长篇历史小说书系

（《雍正皇帝》、《李自成》等，套装共27本）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长篇历史小说书系

（《雍正皇帝》、《李自成》等，套装共27本）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大宋王朝

汉武大帝：全3册

唐太宗：全3册

明史演义

李自成：全4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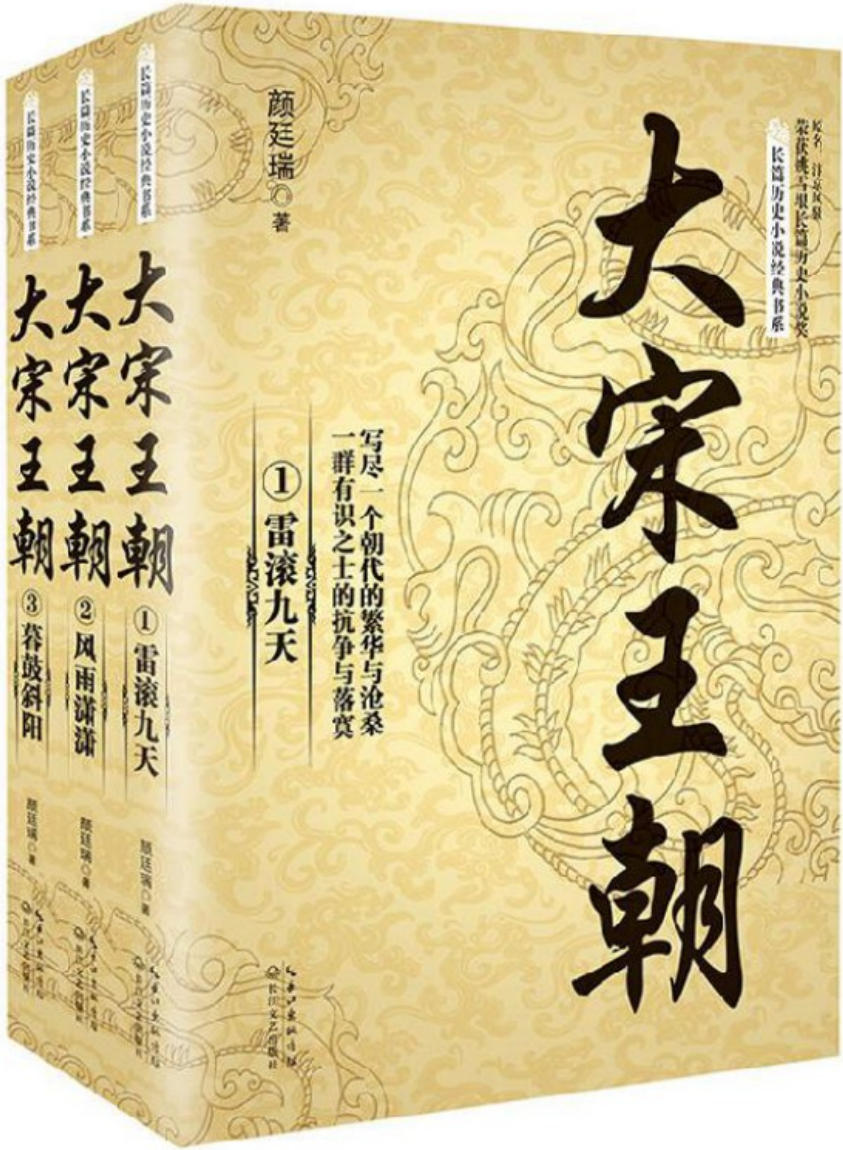
胡雪岩

蒙古帝国：全4册

少年天子

武则天：全三册

雍正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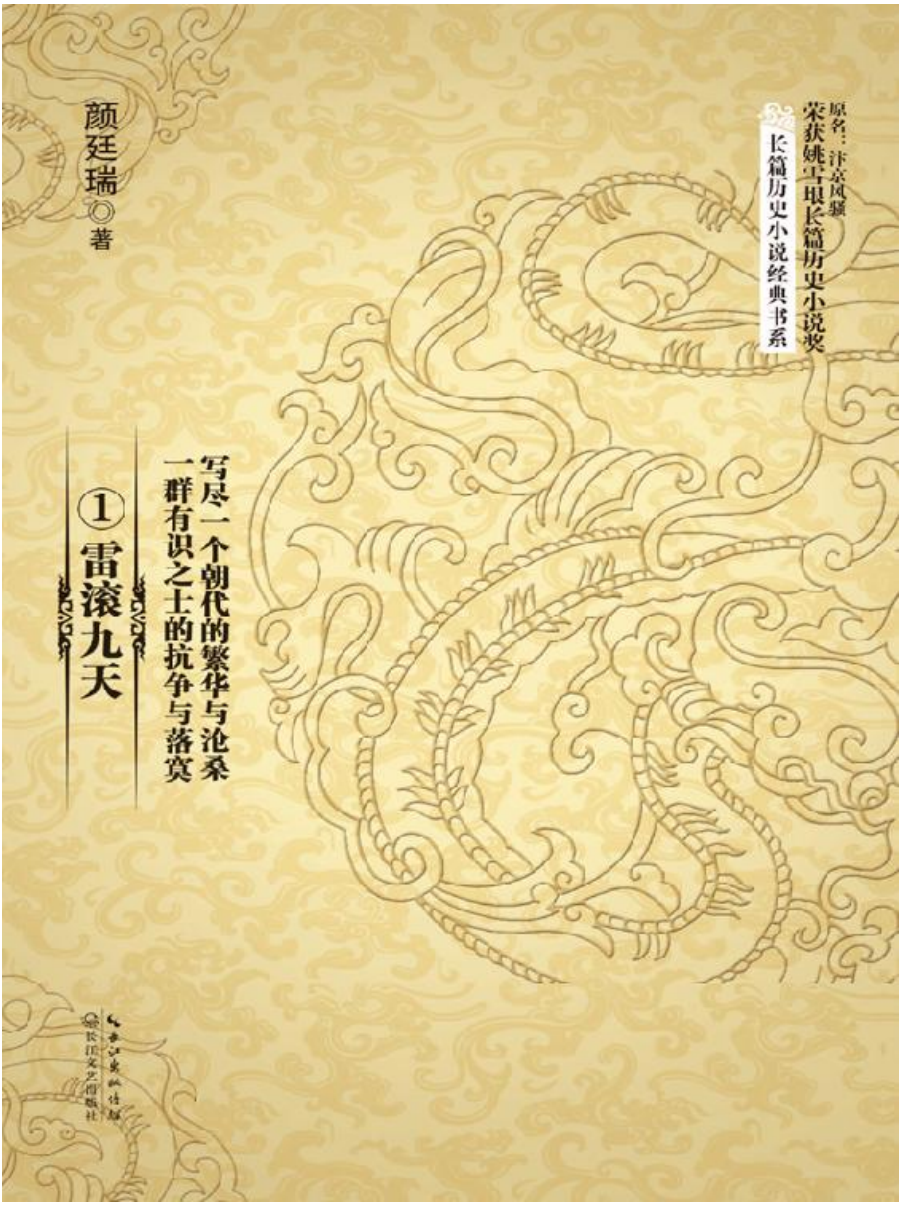


目录

大宋王朝第一卷·雷滚九天

大宋王朝第三卷·暮鼓斜阳

大宋王朝第三卷·暮鼓斜阳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黄国柱

二十年前，颜廷瑞先生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汴京风骚》问世，我曾为其写过评论文字，如今看来，物是人非，恍若隔世，文学的世风景象已经大变。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也一下子穿越时光遂道，进入老年行

列。确确实实体会到了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诗中那种“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人生沧桑的感慨。再读斯作，自然又是一番感受和体会了。

听闻长江文艺出版社要再版《汴京风骚》，并更名为《大宋王朝》，我很是欣喜，同时也钦佩出版社的气度和眼光。颜廷瑞嘱我为再版作序，恭敬不如从命，再续二十年前的缘分，也算一桩为文生涯的幸事。

现如今，戏说乃至恶搞历史已经是一种风气和时尚。人们常说，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敬畏之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固然没错。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批判性的继承和研究的民族，同样可能是很危险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思考，是一个立志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我钦佩颜廷瑞于几十年前便有了那样深刻的思考和洞察。经年的沉寂与深思，洗去了急功近利的浮华和浅薄，留下了绵绵不绝的“历史的滋味”，足以让后人反复地品尝和琢磨。

首先，作者通过对北宋王朝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描绘，体现了对中国封建政治规律的深刻洞察。若干年前，有专家便提出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周期律”问题。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重要的原因是“惰性发作，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

诚如该书所进入的历史语境：“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而迎来的却是北宋历史先天不足、盛极而衰、变革失败的悲剧。小说用大量的细节和场景不仅描绘了北宋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的沉重负担，而且揭示了当时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冲突错综复杂导致斗争激化的残酷现实。当然，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周期率”中，宋朝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其政治制度、军事体制设计上最难言的“软肋”，在于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合法性质疑，以及对今后可能的模仿者的深深的提防。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谋略，那么，把物质赠与、生活享乐和金钱赎买作为一种常用的内政外交策略，则必然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力的下降和军事能力的羸弱。即便获得短暂的和平与繁荣，最终改变不了积贫积弱、被周边少数民族侵略击败的历史命运。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从官到民，从京城到地方，“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不思进取、奢侈腐败、苟且偷安的社会环境。从底层风习的角度，映衬了特定历史时期皇权政治导致的吏治败坏、精神萎靡、风气腐朽的社会基础。对我们民族文化遗传中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享乐的“糟粕”基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沉重的历史描写和深沉的文化反思，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次，作者通过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记述，体现出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改革结局的深刻洞察。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任何改革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维护皇权的统治。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

要复杂得多。从商鞅、桑弘羊、范仲淹直到晚清的康、梁变法，改革者无不怀着对帝王和皇朝的无限忠诚，然而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成功，反而落得遭极刑、受通缉、被追杀的下场。就王安石变法而言，其初衷或基础，是宋神宗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在对西夏等西北少数民族的边战中一败再败、失地赔款、颜面丧尽的多年屈辱，立志富国强兵，夺回失地，恢复尊严的满腔热情和志向。然而，所有的改革无一例外的是一场利益调整、重新分配的博弈和争夺，有时还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厮杀。一旦进入改革的实施阶段，特别是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时，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将根据利益的损益，作出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往往会形成或大或小的掣肘和制约。王安石以“变法度，易风俗”为改革的思想纲领，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同时推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以强兵，涉及到社会、经济、军事、农业、商业、民生、教育、科举（后来的“三舍法”）等广泛的领域。如此庞大的变法，其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如何？靠谁来实施？怎样不断完善和修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失误？如何应对、消除改革反对派的阻力？小说透过复杂纷乱的表象，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的艰难以及一些缺失进行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思考。显然，面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商人、官员、后宫的反对，面对新政的许多破绽，年轻的神宗皇帝既缺少执政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没有具体化、阶段化的改革目标和清晰化的改革线路图，更缺乏变革所必须的坚强意志和实现改革目的的手段智慧，空有满腔热情而束手无策。那么变法的总设计师、“拗相公”王安石呢？尽管不乏思想家的睿智、改革家的锐利和实干家的强悍，但却缺少应对中国官场复杂矛盾的足够的权谋机变。比如为了提高变法的效率而设置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干脆直接剥夺了原有官僚部门的职责、权力，却没有争取到后宫太后们的支持，犯了大忌。加上变法过程中跟踪不到位、监管不力，地方官借变法之名对百姓盘剥，几乎得罪了所有当时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落入“众疑群谤”的漩涡之中。另外，由于用人不当，不仅使吕惠卿、郑侠等小人当道、得逞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导致改革派内部的反目、矛盾激化，成为一盘散沙，最终分崩离析。变法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变法及其支持者的官场失势，更带来十分恶劣的政治后果。皇帝不能勇敢地承担变法失利的责任，反而持续不断在政策上“翻烧饼”，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恶性循环、雪上加霜，导致皇帝的权威日益式微。皇权的衰弱又促使朝廷之上党争进一步激化，一轮又一轮的内斗、争权、清洗、报复，党派利益之争超过原本道德礼义的底线，旧党反对的未必是“新法”，而其实是“新党”，变法成败也演变成两派斗争的幌子，开始慢慢违背了“富国强兵”的初衷，最后完全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国家到这个分上，气数也就尽了。荒唐到“元祐奸党碑”的矗立，宋朝的皇帝和群臣最终自己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三，作者通过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宋朝三杰形象的出色描画，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对于熙宁变法及主导者王安石，千年来一直争议不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清之前的儒家正统的史学家们对其多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归罪于

变法。宋朝的守旧派就用“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这样恶毒的语言施以攻击。近代作家林语堂说：“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但近代以来，却不乏对王安石大加赞赏的著名人物。革命导师列宁称他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借鉴王安石的“青苗法”，使美国的农业大获发展。作为晚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倡导者和亲历者之一的梁启超，与主张“闲适”人生观的林语堂诣趣大相径庭，专门为王安石立传，大加称赞：“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颜廷瑞相当客观地融会贯通了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不同评价，在小说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勾画和现实主义描写。对王安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进取精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写和充分的细节铺排渲染。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几十年，不失政争、碰撞、交锋，却又惺惺相惜，彼此保护与安慰，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特殊的人格操守和高尚情怀。乌台诗案中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大义伸出援手，苏轼晚年江陵访晤王安石等情节可以说感人至深。尤其是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苏轼都对他的人品学问给予很高的评价，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作者努力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拂去封建道统蒙在王安石脸上的污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义凛然、胸怀大志、品格高洁、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并富于才情的古代改革家的形象。

小说对以司马光和苏轼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群像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宋朝对知识分子比较优待，这与太祖赵匡胤的“勒石三戒”不杀士大夫的早年约定有关。从司马光、苏轼等大批官员的命运起伏跌宕可以看出，皇帝往往用贬谪外放作为对官员的惩罚，而鲜见酷刑和杀戮。神宗赵顼对苏轼乌台诗案的处理，让我们为宋朝知识分子感到庆幸。台湾学者柏杨说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看来并不过分。由于有了“不杀”的底线，朝廷上大臣们一般还是敢于直言的。由此，小说中关于若干场朝廷之上群臣争执辩论的场面，绘声绘色，相当令人震撼。官员们互相关系的描写也精微巧妙，皇权下文人们不同性格和命运际遇的状写更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我们看到，官员们为宦生涯的频繁迁徙相当辛苦，往往一个任命还未到位，新任命又来了，与范仲淹死在去颍州赴任的路上几乎差不多，苏轼的贬谪之路的多变、漫长和遥远，地域跨度之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简直难以想象。然而，祸兮福兮？这一切又恰恰玉成了有宋一代文学艺术和儒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贬谪密州、黄州之旅，催生了苏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宦海沉浮，伤感贬途，也造就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的诗词歌赋上的斐然成就，这在书中有着非常充分的引用和描写。

在成功描绘北宋朝文学艺术繁荣景象的同时，小说对儒家学理的专家甚

至是集大成者（如程氏兄弟和后来的朱熹等）的形象也同样有所涉猎和塑造，而这一点，是我以前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85岁的旅美华人历史学家、新著《说中国》的作者许倬云指出，宋朝的军事衰败和儒家的结晶化是两大特点。他认为“宋朝最大的毛病是把儒家思想僵化成一套形而上学。……迂腐的儒者到后来只记得教条，从读书到生活，中间是隔开的。这个对中国是相当不幸的事情。”

用这个判断再去品读颜廷瑞小说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及各种殊途同归的结局，应该是恰如其分、中肯到位的，大宋王朝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两个相距遥远、互不相识的同龄耄耋老人，竟然在这个问题上洞见一致，英雄所见略同，让人不得不相信文化和缘分的神秘力量。他们目前仍在各自领域里勤奋耕耘，期待他们都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2015年6月22日于京华

- 第一回 百年辉煌付流水 君臣聚议论变法
- 第二回 陈季常义救歌女 苏子瞻禅赋王诗
- 第三回 纲不移变法问世 时不待介甫放蹄
- 第四回 吕慧卿一针见血 王介甫“偷梁换柱”
- 第五回 吕献可夜访书局 司马光语助介甫
- 第六回 琵琶报恩进苏府 王诜话别入宴席
- 第七回 琼林苑君臣答对 苏子瞻侃论商鞅
- 第八回 宋皇帝进退两难 王介甫一语释疑
- 第九回 二府三司失权柄 同声相应织罪名
- 第十回 菊花盛会惊环宇 红烛残酒话凄凉
- 第十一回 读《离骚》君实教子 闻墨香老友交心

- 第十二回 雅驸马情慰公主 贤公主画赠苏轼

- 第十三回 箫声幽咽触灵魂 杀气诡厉现血刃
- 第十四回 奸惠卿暗设陷阱 耿司马跌入泥潭
- 第十五回 司马自责愧先帝 淳甫悲号哭师恩
- 第十六回 司马光冒死奏谏 苏子瞻奋笔上书
- 第十七回 变法纷争白热化 皇帝心绪乱如麻
- 第十八回 皇帝用谋期太平 大臣离心难相容
- 第十九回 惊恐笼罩宰执府 安石夜闯福宁宫
- 第二十回 安石善辩服皇帝 征诛再起苦贤臣
- 第二十一回 苏子瞻头悬利剑 司马光失意朝廷
- 第二十二回 御苑射弓显盛世 皇宫设宴藏玄机
- 第二十三回 怜丈夫王妻买妾 性高洁安石拒美
- 第二十四回 恨无穷聚散匆匆 浇块垒其乐融融
- 第二十五回 别京都子瞻无憾 送长亭王诜有情

第一回 百年辉煌付流水 君臣聚议论变法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下旬，三天不止的霏霏细雨，打湿了大宋的京都汴梁。护龙河岸边的数行杨柳，在雨中摇曳；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上的几十座飞桥，在雨中若隐若现；皇宫里高耸的殿宇楼台，在雨中愈显神秘；朱雀门外的驿馆、酒楼，妓院高悬的绣旗、珠

帘，在雨中萧然低垂；宣德门前宽阔壮观的御街，在雨中亮成一条玉带；大相国寺传来的晨钟暮鼓声、曲院街骚乱的市井买卖声、汴河漕运船队中腾起的船夫号子声，都似乎被缠绵不尽的淫雨浸透了，失去了往日的明亮雄浑，变得沉郁涩滞。只有老天深处滚来的春雷，携着骚动，夹着生机，不时轰隆作响，一记一记冲击着被灰色水帘所笼罩的宋王朝的心脏——大内皇宫。

紫宸殿，数十支粗壮的宫烛燃着懒洋洋的光焰，勉强驱散了殿宇内的阴暗，映照着御座上正强压怒火的皇帝赵顼和殿前漠然跪伏的四位宰执大臣——尚书左仆射曾公亮，枢密使富弼，参知政事唐介、赵抃。

翰林学士王安石也跪伏在一边。

雨不断……

雷不断……

皇帝赵顼，时年二十二岁，乃宋英宗赵曙的儿子。他面目清秀，眉宇间跃动着勃勃英气。但一袭明黄色龙袍在身，略显年轻帝王的矜持与浮躁。今天，由于中枢重臣们仍在抵制、反对“变法”，他的神色变得严峻而稍含杀气了。前年（1067年）正月，英宗驾崩，他初继皇位，壮怀激烈，励精图强，“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立志革新，以期改变国家近三十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经过两年来劳心竭虑的准备，他决定今天对抵制和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进行最后一次说服，不论他们通与不通，他都将宣布“变法”开始，并将授予王安石仅次于自己的一切权力。

在这君臣摊牌的重要时刻，年轻皇帝揣着一颗怦怦狂跳的心，向跪在御座前的王安石望去。只见王安石静穆沉稳、神情自若。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失控的龙心渐渐宁帖。他突然想起前年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见。那是有关大宋未来命运的一次重要抉择啊……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的一个夜晚，新皇帝赵顼为遴选符合自己心愿的执政大臣而彻夜愁思焦虑，徘徊于福宁殿御堂金莲烛的烛光里。在众多的大臣中，在堆满御案的奏表谏章中，他苦苦寻找着中兴大宋王朝的吕望、伊尹。他想到过曾推行“庆历新法”的欧阳修、韩琦、富弼，但觉得诸臣都已“老者耄矣，锐者钝矣”；他想到过翰林学士司马光，但觉其“礼柔平和，锐气欠劲”；他阅览了苏轼几年前上呈的《进策》和《进论》，雄图激进，锐气逼人，确实不凡，但又觉“文人之气太重，清谈之风甚浓”，而清谈也可误国呵！

后来，赵顼皇帝信手翻至一部十年前上呈仁宗皇帝的《万言书》，阅览未尽，就被奏者王安石雄辩的议论和奇崛的胆略深深吸引了:针砭时弊，

凿凿实实；忧国忧民之心，如跃纸上。于是赵顼想起这个王安石近日又上呈的《本朝百年无事劄子》，急急找出再读，更见其论识高远、豪气如虹；变革之志，炽若烈焰。这不正是朕所寻找的吕望、伊尹吗！激奋之情，使年方二十岁的新皇帝一时不能自已，不顾惊动熟睡的皇后与宫中的宦侍、宫女，高吟起王安石的奏文以自慰:“……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举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壮哉斯言，道出了朕的心声啊！

赵顼立即吩咐宦侍传出谕旨，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谕令立即派出快马飞骑奔往江宁，诏王安石火速进京。

七天之后，王安石踏进了福宁殿御堂。

已属知天命之年的王安石仍是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一套曲皱不展的黑色宽袍博带，显其不修边幅；一张不剪髭须的方正面孔，显其不究仪表；惟有一双晶亮灵动的眸子，透出思辨的精明。他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后，长期在州、县任职。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他任浙江鄞县县令时，曾以青苗贷款之法解除民间疾苦，政绩寄于民心，怨恨却结于豪门。四年后任舒州通判，是时宰相文彦博遭贬知舒州。这是王安石这个未来的变法主将知识积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也许因为有了鄞县三年官场生涯的坎坷经历，除处理公务外，他蛰居斗室，不舍昼夜，刻苦学读，广泛涉猎于历代文献经典，精研前朝兴衰事迹。他起居无时，伏案为眠；饮食无定，不饿为饱；脸不知洗，发不知簪，衣脏不知浣，衫破不知补；行止坐卧，不拘礼法；蓬头垢面，习以为常。其发奋而不修边幅、不拘规矩之状，更甚于十年前在扬州任一签判小官时期。上司察其形骸放荡，猜度为不分昼夜狎弄官妓，堕入邪途，数召而戒之。王安石懒于申辩，听完就走，翌日相见，依然故我。上司厌恶至极，意欲罢逐。文彦博得知，暗察其所为，惊喜且刮目相待。召其议论古今，安石言之滔滔，博古通今，见地新颖，卓成一家。文彦博惊呼“奇才”，遂以“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推荐于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欧阳修。欧阳修又以其“德行文章为众所推”为据，举荐为谏院谏官。王安石却以脱俗超凡之志，借口祖母年事已高需人侍奉而坚辞。欧阳修知其在等待时机，以求实权实职，大干实事，便奏知当时宰相曹佾，以“禄养”判官为名，储才于群牧司，负责天下马匹的统计核实事务。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呈《万言书》给仁宗皇帝，要求对朝政进行全面革新：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

他大声疾呼：

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可仁宗皇帝根本没有理睬他。王安石寒心了，但没有死心。

仁宗平庸，英宗短命，赵顼即位，时机终于来了。此时，王安石得以面君，跪拜在新皇帝面前。

满怀希望和喜悦的赵顼，打量着眼前衣着不整、仪表不修，一脸灰尘，浑身泥垢，连双翅高顶朝冠都没有戴正的王安石，满腔的热情一下子凉了：一个散人，一个浪荡子，朕七日所思、七日所盼的执政，原是这般人物！

赵顼哭笑不得，本想叱声逐出，但顾虑亲选人才，怎好自己折自己的面子，便漫不经意地开了口：

“王卿飞马进京，汗滴渍衣，灰尘扑面，辛苦了。朕欲中兴大宋江山，王卿可有治国良策以告朕？”

王安石觉察到皇帝语气里的轻慢，但并不在意：皇帝年轻，怪不得的。他微微一笑，抬头禀奏：

“臣王安石请示圣上。圣上中兴大宋之意，是假是真？”

赵顼即位以来，哪里见过这样的臣子，听过这样的奏词，一时蒙了：

“这，这话怎讲？”

王安石拱手：

“圣上若要真的中兴大宋江山，就不应该以衣冠仪表取人。衣冠楚楚、仪表堂堂，是改变不了国家贫弱之状的！”

赵顼惊诧，微微欠身，含笑而语：

“卿勿怪，朕并无考究卿之衣冠仪表之意，朕急于恭听王卿治国方略。”

高踞九五之尊的天子当殿致歉，倒使王安石心头发热：这不正是确有励精图强之志的明君风范吗？他振作精神，朗朗而言：

“圣上明察。依臣看来，要中兴大宋江山，道路只有一条：效法尧舜，行先王之道。”

赵顼不解：

“‘先王之道’何谓？”

“尧舜之道，至简不烦、至要不迂、至易不难。臣概括为六个字：变法度，易风俗。”

赵顼更蒙了：

“变何法？易何俗？”

王安石斩铁削钉而语：

“变朝廷过时无用之法，易朝廷因循苟且之俗。”

赵顼顿觉这铿锵之语正中下怀：

“善！‘变法易俗’，甚合朕意，但不知何治为先？”

王安石侃侃谈起：

“‘变法易俗’，择术为先。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有所为；唐太宗必得魏征而后竟其功。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四贤。但患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亦将卷怀而去耳！”

赵顼双目圆睁，急急切切：

“卿言甚善，试为朕一一经划施设之方。”

王安石挥挥洒洒，倾其所思：

“圣上，现时朝廷沉喑若哑，无惊雷不能振聋发聩！现时朝臣因循成习，无惊雷不能荡涤苟安！现时黎庶沉浸于百年和平之中，无惊雷不能复苏民心！愿圣上以天纵英明之质，采取霹雳手段，以解沉疴之疾。继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发奋图强，锐意进取，三五年内，必见成效。秦汉之强盛，大唐之富裕，都将瞠乎于我大宋之后……”接着，王安石将其关于“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变法措施的设想一一禀奏。

皇帝赵顼的心随着洋洋一席金石之声沸腾激越起来。他来不及弄清王安石所说“先王之道”、“择术为先”的具体含意，就被王安石坚定、自信、强劲、新奇与藐视一切的精神力量震慑了、征服了。

年轻皇帝拍案而起，他选择了王安石。

王安石离开福宁殿御堂之后，便径直奔往司马光府邸。他要从这位新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挚友那里，进一步了解朝廷隐秘莫测的现状，以便制定更为确切的“变法”方略。此外，是年三月，司马光知贡举，赏识王安石之子王雱之才，擢登进士第，并奏知皇帝授予旌德尉之职。王安石急于会见老友，亦含有致谢之意。

阔别三年的朋友相会了。司马光接待王安石于自己的卧室，治酒设宴，为其接风，煮茶置果，为其消劳，当年于群牧司同室而卧、同桌而食的情景复现于眼前。他俩话离情、诉思念、谈趣闻、论朝政。王安石谈今日皇帝之召见和答对，司马光谈欧阳修罢离参知政事前对自己担任翰林学士不遗余力的疏荐；王安石谈今日皇帝召见中的所企所求和自己的所思所想，司马光谈半年来自己弹劾宰相韩琦堵塞言路和弹劾副宰相张方平奸邪贪猥的风风雨雨。两情交融，话语不绝，不觉朝霞已映红窗扉。

王安石在竟夜交谈中，摸清了朝廷的现状，增强了“变法”的信心，拱手向司马光告别：

“朝中病恙，已入膏肓，安石当以急药医治之。君实可有所嘱？”

司马光已为王安石的抱负和气概所激动，拊掌向王安石祝贺：

“介甫所见，胜光多矣！但愿处理国之大事，审慎为之，千万莫用当年在群牧司你我投壶、弈棋决胜之法，光则合掌托福了……”

王安石纵声大笑。

一阵雷声“轰隆”滚过，皇帝赵顼忍无可忍，怒目注视仍然在沉默不语的宰执重臣，神情激动地说话了：“朝政改弦更张，势在必行。不如此，不能荡涤百官因循苟且之习！不如此，不能根除冗官、冗费、冗兵之患！不如此，不能恢复北、西边境日遭蚕食之疆！朕意已定，决不动摇，卿等能作壁上观吗？朕愿听闻诸卿肺腑之言，请畅其所思。”

四位宰执重臣仍然没有反应，仍然不作声响。殿宇里又死一般的寂静。

雨不断……

雷不断……

宰相曾公亮，字明仲，时年七十岁，福建晋江人。一袭紫色蟒袍；一把雪白齐整的胡须，养生得当；一对下垂着的眼皮，透着他用心的深沉。

他历经仁宗、英宗两朝，任宰相一十五年，是官场上的老手，素以“老成持重”闻名。他深谙所谓“改弦更张”的含义，皇上两年来与王安石日夜密谋的核心无非这四个字。但“改弦更张”谈何容易！就从时弊三害“冗官、冗费、冗兵”中的“冗费”一害来说，能“更改”得了吗？“用度太奢”，是司马光天天叫喊的，每年所费的百万银两，“用”在何处？“奢”在何处？用在宫里无节无制的饮宴上，奢在妃嫔宫女们的头上、身上和床上。谁能管得了啊！“赏赐不节”，也是司马光天天叫喊的，每年所费的百万银两，“赏”给何人？“赐”给何人？赏给了祭陵敬祖的宗室王公，赐给了郊祭拜天的朝廷群臣。谁愿意辞而不领啊！“恩遇宗室滥溢”，还是司马光天天叫喊的，每年所需千万银两，“恩遇”了谁人？“滥溢”在哪里？恩遇的是繁多的龙子龙孙，而且繁衍兴旺，岁岁增加；滥溢在“恩”有祖制，“遇”无定数。谁惹得起啊！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不也变过法吗？闹了一年，“太平”没有“兴致”，“新政”彻底垮台，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都被赶出京师，到州府吃闲饭去了。覆车可鉴，前事可师啊！

枢密使富弼，字彦国，时年六十六岁，河南洛阳人。今天他着红色蟒袍。高大的身躯，棱角分明的脸膛和一双炯炯闪亮的眼睛，无不显示出他性格的倔强。他是一个有主见、有魄力的大臣。“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赶出朝廷，出任河北安抚使；英宗赵曙即位后，被召回朝廷，任枢密使；旋即又被赶出朝廷，任河阳通判；皇帝赵顼即位后，又被召回朝廷，再任枢密使。如此三次上下沉浮，使他变得老到周至。此时，他对皇上所谓的“改弦更张”不甚摸底，对王安石的锋芒太露不甚满意，对“恢复北、西境界日遭蚕食之疆”的方略不甚赞同，便沉默地观望着。他认为：大辽、西夏日益加剧的侵扰，尚未构成朝廷大患，朝廷要恢复旧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无力完成。在这相持的岁月里，朝廷当务之急，在于治内而非攘外。

副宰相唐介，字子方，时年五十九岁，湖北江陵人。宽大的灰色蟒袍，空荡荡地裹着一副消瘦的身躯。此公似乎已是一个失却知觉的人，惟有一双深陷的眼睛，尚存活气。此时，他重病在身，应召进宫已是挣扎而来，跪拜之后都无力伸腰。加之他对劳什子“改弦更张”根本就不赞成，对王安石的一套言论早就生厌，故懒于回答皇上的询问。在他那烛火将熄的心里，他只自问自答：朝廷现行的一切制度法令，都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吸取了唐朝末年中央失权、五代十国割据纷争的教训而制定的，是大宋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不可变更的。什么“冗兵”？不养活这么多的军队，你这个皇帝能坐稳江山吗？什么“冗官”？职不分权，不就形成尾大难掉了吗？眼下士大夫“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小皇帝硬是被这些狂人吹昏了头。

参知政事赵抃，字阅道，时年五十二岁，浙江衢州人。他着蓝色蟒袍，神情凝重，半睁的双目和紧闭的嘴巴，说明他此刻心情并不平静。阅道大人为人正直，不尚清谈，曾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有“铁面御史”之称。二十多年来，他的仕途生涯多在州、府任职，赵顼即位后，方调入西府。他不愿孟浪参奏，以免自寻过失。

王安石已不知是第几次环视，观察着眼前的形势：

四位宰执大臣用沉默对付“变法”，已使皇上骑虎难下。其结果，“变法”极可能将在皇上的暴怒之下发端。今天，他根本就不准备说话，他的话两年来已冲皇帝讲完了，刚才皇上的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谕示，就是从他讲过的千言万语中拣来的。此刻，他只需顽强等待身边四位执政大臣的参奏，以便从他们的言论中试探自己前进途中的阻力大小。

执政大臣们装聋作哑式的沉默，使年轻的皇帝不耐烦了。他面色愠怒，压着心头的怒火，竭力用平和的语气，直奔宰相曾公亮发问：

“明仲先生，你是当朝宰相，为什么默不作声？！”

曾公亮听出了皇上的不满，但他并不紧张，慢慢叩头站起，拱手禀奏：

“臣年老力衰，见事迟钝，不敢孟浪作语，干扰圣听。现蒙圣上询问，臣大胆禀奏：我朝太祖、太宗皇帝，启天纵英明之思，借唐末五代之鉴，创建朝制朝纲：事权分离，不抑兼并，内外相维，守内虚外。从而保持了百年太平，创造了大宋王朝的百年辉煌……”

曾公亮搬出了赵匡胤、赵炅的神灵来吓唬年轻皇帝，赵顼忍耐不住了，他霍地站起，面色铁青，发出几声冷笑，大声激愤地说道：

“‘百年太平’！‘百年辉煌’！我们的太平、我们的辉煌在哪儿？现时国力枯竭，危机四伏，百年积蓄，唯存空簿。你没有打开簿册看看，去年的全国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五百一十二万银两，而支出竟达一亿三千一百八十六万银两，短缺一千六百七十四万银两之多。不变更法度行吗？现时养兵已达一百一十八万，军费耗资每年以数千万计，可将骄兵惰，全无报国之心；习练松弛，形同乌合之众；遇大仗而丧师，遇小仗而后退，不仅收复燕云诸州缈无时日，而且北、西边境日遭辽、夏侵蚀，朝廷不得不忍气吞声以财物换取安宁。去年，贡赐辽邦白银十一万两、绢二十万匹、钱三万贯、茶叶两万斤；贡赐西夏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叶三万斤。国威丧尽，奇耻大辱！不变更法度行吗？国家机构庞大，官吏人浮于事，四十年前，全国文武官员只有九千七百人，而现时呢？正式官员已达二万四千多人，而等待差遣空缺者，多达十万之众。一位末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上下苟且，因循成习。不变更法度行吗……”

赵顼越说越气，挥手戟指枢密使富弼：

“彦国先生，你是当年‘庆历新政’的倡导者、参与者，你的豪情锐气哪里去了？今天就没有一句参奏吗？”

富弼的枢密院是主管军务的，对政务他不愿插言，但涉及军务之事却不能不说。于是，他急忙叩头站起：

“禀奏圣上，国家积贫积弱之状，时日已久，积重难返。臣所能参奏者，还是那句老话：愿圣上专治内政，二十年内，口不言兵。”

皇帝赵顼再也压不住胸中的怒火了，抓起手边的一卷紧急奏札向富弼扔去：

“‘二十年内，口不言兵’？只怕等不到十年，辽、夏的兵马就要杀进汴京城了！你睁开眼睛看看，西夏兵马正在掠我牛羊，烧我村落，向大顺城频频进攻了，你还要朕闭口等待吗？”

宰执大臣惊骇。富弼慌忙匍倒请罪。

赵顼又问唐介：

“子方先生，你身为参知政事，也是这样看法吗？”

唐介挣扎站起，瞪着一双浑浊老眼，颤巍巍拱起双手，根本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瞥了身边王安石一眼，也在用最后的气力狠嘟嘟地说：

“禀奏圣上，臣以为王安石好学泥古，议论迂阔。若圣上听其煽惑，天下必乱！”

唐介向王安石发起突然袭击，使赵顼一下子愣住了。他向王安石望去，王安石根本没有在意，只是脸上浮起了一层轻蔑微笑。赵顼立即感到唐介的确可恶，不自主地发出一串大笑，收住笑声，以拳击案，声色俱厉：

“‘好学泥古’之臣尚知变法强国，为朕分忧，而你，官居中枢，却苟且固位、因循误国！朕已决定：诏令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从即日起，筹划‘变法’！”

唐介身子一晃，瘫软在地。

曾公亮、富弼、赵抃深伏不敢仰视，但依然默不作声。

王安石缓缓叩头，高声领旨。

“退朝！”皇帝赵顼跌坐在御椅上，厉声谕示。

一阵隆隆的雷声闯进殿宇。

赵顼心神不安地望着老迈的曾公亮、富弼、赵抃和护扶着唐介缓慢退出紫宸殿。他对这些老臣完全失望了，心底一片伤感、空虚。颓然地摇了摇头，他闭上眼睛，倚在御椅上。

王安石看得清楚，四位执政大臣的合力抵制，很可能动摇年轻皇帝“变法”的决心，使“变法”刚刚开始就沦于流产。现时，急需新的力量使皇帝不觉势单力孤，重新挺起腰杆来。

王安石突然想起前天刚从四川回到京都的苏轼，喜上眉梢。苏子瞻，雄心进取，与己相同；性情豪放，与己相同；立志革新朝政，与己相同；连其狂狷、懒散，也有几分与己相同。而且才华横溢，坦直敢言，在京都文坛，名声鹊起，大有接替欧阳修文坛领袖之势。昔日之交，甚为投契；论及政事，大归相近；诗文唱和，心犀相通，也应当算作密友了。若与子瞻联手并肩，共行“变法”，足以与四位宰执大臣抗衡。

新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轻步走到御座前：

“圣上……”

皇帝赵顼睁开眼睛，望着弥门漫窗的细雨，疲惫地长叹一声，似在自言自语：

“步履艰难，步履艰难！这场愁人的雨何时才能停止啊。”

王安石笑笑，朗声禀奏：

“圣上，当代奇才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回乡居父丧已经期满，前天午后，已从四川返回京都了……”

不知是因为王安石那直通通的声音，还是因为苏轼兄弟的赫赫大名，皇帝赵顼神情一振，霍地从御椅上坐正了身子。

第二回 陈季常义救歌女 苏子瞻禅赋王诗

二月二十五日清晨，随着大相国寺的晨钟敲响，一阵春风拂起，三天不断的连绵细雨倏然打住，丝丝缕缕，顷刻不见踪迹。天宇如洗，万里碧蓝，一轮红日闪出，金光遍地，老天把一座辉煌艳丽、繁花似锦的汴京城又还给人间。护龙河变样了，绿波盈盈，戏弄着两岸杨柳袅袅的倒影；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苏醒了，此起彼伏的船夫号子鼓动着列列白帆；皇宫里的殿宇楼台露脸了，宣德楼、大庆殿、延福宫、福宁殿、崇政殿、保和殿、睿思殿、紫宸殿的屋脊飞檐，越过参天松柏的枝头，展出了色彩纷呈的雕梁画栋、兽吻驼铃，以斑斓的闪光和叮咚不歇的声响，昭示着帝王的尊贵和威严；宣德门前的御街沸腾了，这条从宣德门至南薰门长达十里、宽为二百二十步的大街，不仅是帝王銮驾、卤簿出入、诸国使者晋见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大宋王朝繁华强盛的象征。御街大道两侧，是两条宽为五丈的带状河，玉石砌岸，晶莹生辉。水中荷莲，春时翠绿生津，夏秋花香醉人。带状河两岸，尽植桃、梨、李、杏，奇葩竞放，红白相间，如雪如火。街心两侧，设黑漆杈子为栏，禁

军士卒巡道，严禁人马进入。

此时，御街两侧，人流如潮，各色人等，竟现神通。商人交易赚钱，恋人倾心定情，达官携妓游春，文人赏花觅诗，乞丐讨食，扒手逞能，“光棍”叫卖春药，“瞎子”打卦算命，驿馆举牌招客，酒楼散酒买名，妓女分茶设套，艺伎弄情卖声，浪子闲逛，暗探听风，王公寻花问柳，墨客卖画谋生。河面上，轻舟荡漾，琴声缭绕，歌声缠绵；河岸边，人群熙熙攘攘，嘈嘈切切。

在河岸边一株万花纷繁的梨树下，站着两位学士模样装束的人。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神情飘逸，身着蓝色宽袍博带，头戴高统尖顶学士帽；一位身材稍矮，面容红润，神情沉稳，身着白色宽袍博带，头披学士方巾。他俩置身这繁华都市之中，春色弥望。目睹四周的狂欢极乐，蓝袍学士闭目摇头，神情凄郁；白袍学士仰天长吁，喟然自语：

“三年不见京都，御街变了，习俗变了，民情也变得陌生了。”

蓝袍学士一声苦笑：

“这就是京都的繁华！桃梨李杏，荷莲轻舟，男歌女舞，妓院酒楼……天子脚下的繁华啊！”

蓦地，一支神韵清雅的歌声从远处人群中骤然腾起，委婉幽丽，裂石穿云，四周的喧闹声戛然消失。

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是休。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也不须惊怪，潘鬓先愁。总是难禁，许多魔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空追想，念前欢杳杳，后会悠悠……

白袍学士听得真切，神情激动地对蓝袍学士说：

“哥，这不是你前几年写的那首《沁园春》吗？”

蓝袍学士正入神，连声称赞：

“琴音歌声之美，远胜这首浅薄之作。京都艺坛又冒出了一个难得的奇才……”

突然，在朱雀门外不远处惊叫声炸起，人群骚乱，歌声中断。两位学士抬头望去，御道上飞奔着五匹战马，已越过御道一边的黑漆杈子，向艺伎们歌舞的圈子冲去。御道上巡逻的几个禁军士卒上前拦阻，被马背上

的汉子甩起马鞭抽了几下。一名禁军小校举起皇城司的令旗发出警告，汉子们夺过令旗扯得粉碎。一声唿哨，纵马狂奔，百姓或被撞倒，或被打伤，哭声、叫声、喊声，一片惨相。马背上的汉子均着绯色窄袍，外披金蹀敦背，头戴红沿金冠，分明是西夏使馆的随员。

为首的那个行凶者，身高七尺，似狼如虎，在马背上弯腰伸臂，从惊骇的歌伎中，掳起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提上鞍去。被掳的歌女怀抱琵琶，发出悲切的呼救声。

蓝袍学士见大庭广众、皇宫御门之前，外夷如此猖獗，大喊一声："不许西夏人行凶啊！"随即拉起白袍学士的手向骑马者追去。就在这时，人群中忽地跳出一位身着黑色短装的汉子，挥起长剑截住行凶者马首。他飞身跃起，矫若鹰鹫，伸手之间，从马背上夺回了被掳的歌女。西夏人大怒，五匹战马同时拨转马头，五条马鞭同时抡起，向短装汉子抽打而来。只见短装汉子举剑一挥，一道白光闪过，五条马鞭刷地折断，如五条无头长蛇悠悠落地。西夏人惊骇，跃进御道，仓皇逃去。

此刻，御街上人群和禁军士卒已逃离一空，只剩有惊呆的歌女、提剑的汉子和两位惊诧不迭的学士。

蓝袍学士突然惊喜地望着提剑汉子高声喊道：

"季常，是你啊……"

汉子定睛一看，也高兴地大喊：

"子瞻，子由，可巧找到你们两位了！"说着，收剑入鞘，舒展双臂迎来，抱住了久别的好友——苏轼、苏辙。

"昨天听说你们两位从四川返回京都，今日一早，就去府上造访，任妈说，你俩来御街赏花。果然在此。"

苏轼打量着朋友：

"季常，四年不见，你是更加英俊倜傥了。"

季常转目望着苏辙，逗趣地问：

"是吗？"

苏辙附和：

"岂止英俊倜傥，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剑侠了。"

季常纵声大笑，拱手说：

"谢苏氏兄弟赞誉，借二位吉言，我定能名留青史。今天有位朋友在曲院

街遇仙酒楼设宴，为你们两位接风洗尘，特命小弟前来恭请大驾。”

苏辙诧异。

季常急忙解释说：

“这位朋友今日一早与我同去贵府拜访，你俩不在，我俩分手分工，我来御街找人，他去酒楼治酒。”

苏辙询问：

“这位朋友是谁？”

季常诡秘地一笑：

“两位尽管放心，不是刚才那几个西夏汉子就是了。”

苏轼、苏辙笑了。

季常从怀中掏出一些散碎银子，转身扔在歌女的怀里，大声叮咛说：

“姑娘，快回家去，我们的朝廷管得住老百姓，可管不了那些凶蛮的西夏人啊！”说完，拉起苏轼、苏辙的手，向曲院街遇仙酒楼走去。

歌女从惊呆中醒悟过来，噙着泪水，望着眼前缓步离去的三个人物，心内暗暗自语：

“子瞻”，不就是当年轰动京师的“三苏”中的苏轼吗？“子由”，不就是“三苏”中的苏辙吗？往日诵读苏诗、弹唱苏词，今日，梦中憧影突现眼前。天哪！这不是奇缘奇遇吗？这位救命恩人叫季常，季常又是何等人物？能与苏轼、苏辙为友，想必也是人中麟凤了……

季常，姓陈名慥，号方山子、龙丘子，陕西京兆人，时年三十岁，是原凤翔府太守陈希亮的儿子。此人性情粗豪，少年时仰慕古代侠士朱家、郭解之为人，使酒好剑，嫉恶如仇。弱冠后，立志军旅，精研兵书。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苏轼在陈太守帐下任节度判官时，与陈慥定交为友，至今已经七年了。

当然，歌女更无从知道，此时此地这对朋友重逢，苏氏兄弟将被卷入一团祸福莫测的政治风暴。

歌女跪在当街，手捧恩人留赠的银两，痴情地望着豪爽的陈慥、沉稳的苏辙和潇洒飘逸的苏轼谈笑远去……

陈慥带着苏轼、苏辙沿着带状河，在逶迤不绝的桃梨李杏的五色繁花下向北走去。苏轼无忧无虑地和陈慥攀谈着，别后的思念，苏父苏洵的病亡，陈太守“罢官案”的始末与病故，以及苏轼已故夫人王弗的贤惠、续

娶夫人王闰之的美丽，无不一一言及。

苏辙默默无语地移动着脚步。他思索着自己和哥哥眼下的处境，以及十多年来的种种往事：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四十九岁的父亲带着二十一岁的哥哥和十八岁的自己，离开山清水秀、满院紫桐花的家园，赶赴京都，要把儿子们送进他一直厌恶的科举考场，期望通过这条读书人惟一能够走向高层的途径，去施展儿子们的政治抱负和文学才能。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父亲带着他们走访了老友张方平、范镇，呈上了他们的诗赋文章。接着老友又把两个村野小子推荐给文坛巨擘欧阳修。感谢之余，父亲又私下喃喃自语："这是诗文之力？还是情谊之故？只能在考场上鉴别了。若属情谊之故，我耻于为人了。"春去秋来，京都兴国寺浴院夜夜不熄的烛光，最知那时学子考生的心啊……

陈慥引领苏轼、苏辙走进朱雀门，进入内城。御街东侧横着一条嘈杂喧闹的窄巷，巷口立一座状元楼，由于前几天粉刷一新，春雨刚止，屋脊廊檐上的水珠在阳光下晶莹闪亮。状元楼往前，一溜儿排列着十几家妓院。院院门前都立着一群妖媚的女子，弄情卖俏地招揽行人。陈慥与苏轼、苏辙刚入街口，妓女们一拥而来，花团锦簇，嗲言浪语，声势夺人。苏辙急忙闪闪避避，惹得兄长开怀大笑。陈慥拦住乱拉乱扯的女人们，从怀中掏出一包银两扔去，打趣地说：

"我的这两位朋友都是旱地鸭子，下不得水的，请姑娘们放生吧！"

妓女们并不勉强，报之一笑，高兴地分银子去了。苏辙苦笑一下，整理衣衬。陈慥打趣：

"子由，你知道这条街巷的名字吗？"

苏辙摇头。陈慥低声说：

"这里叫杀猪巷。"

苏辙举目四瞧，不见一处肉铺，神情茫然。陈慥哈哈大笑：

"这里屠宰的不是吃糠的呆猪，而是精明风流的王公。他们都是锦衣万贯而入，皮毛无存而出。在这些妖媚迷人的'屠夫'中，才貌俱佳者，名叫封宜奴，此人乃京都名妓，女中豪侠，和你们兄弟一样，也是轰动京师的人物。你知道'封宜奴颠倒翠花楼'的壮举吗？"

苏辙急忙摇头，不愿听陈慥瞎扯。苏轼却来了兴趣，靠近陈慥，催促道：

"愿闻其详。"

陈慥诡秘地一笑，谈了起来：

“讲起这件事情，可要给皇家龙子龙孙的脸上抹黑了……”

陈慥压低声音，苏轼侧耳倾听，不时发出笑声。苏辙默默地走着，继续想着心事：

嘉祐二年正月的礼部考试中，哥哥在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春秋〉对义》中，精辟地论述了“以仁政治国”的思想，阐明了吏治必须“赏罚严明”的主张，并以纵横捭阖、汪洋恣肆、雄辩宏论、文理自然的风格，荡涤了五代文风藻饰靡靡、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华而不实之弊，赢得了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主考官欧阳修和国子监直讲、文坛骁将梅尧臣的赞赏，中进士第二名。相传，欧阳修曾语梅尧臣：“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自己也以政治上的激进和文风上的澹泊，与哥哥同登进士科。那一夜，浴院里，月光如水，松枝暗绿，一坛清酒，几盘素肴，父子举杯相庆，其乐陶陶。更难忘父亲高擎玉杯，遥向家乡的母亲报喜，至情至爱催人泪下……

面前已是天汉桥。天汉桥俗称州桥，乃汴河流入京都后十三座桥梁之一，因位于御街之上，桥头建筑华丽，桥身石雕成群，成为京都景观之一。

此刻，桥下河水滔滔，清澈见底，舟船帆樯盛装，满载宫用物品结队而过。苏轼对此似无兴趣，驻足只观赏玩味桥上的石栏和石栏上的石梁、石笋、石狮、石佛、石仙女及两岸玉石堤上雕刻的大型海马、水兽，滔滔不绝地谈论雕刻技艺和有关海马、水兽、石佛、仙女的神话传说。陈慥附和着、争论着，惹得过桥行人停步注目。苏辙望着兴致极好、口无遮拦的兄长，微微摇头。望着河面上往返的舟船，他又陷入沉思：

当年三月，仁宗皇帝亲临殿试，哥哥中进士乙科，自己以四等中举。父亲因年过五十，不愿屈身就试，便以平日所著的二十二篇政论呈献欧阳修。父亲的文章，以涉古论今、针砭时弊、启迪人智、呼吁进取的内蕴和老辣犀利、谨严缜密、生动鲜明、雄奇大气的风格亦博得称赞，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三苏”一举成名，轰动京师。父兄的文章，文人、学士争相传诵。自己与兄长同时闯进了文坛高层，当时的朝廷重臣富弼、韩琦、曾公亮、范镇、张方平诸公，均以国士待之。就在这时，母亲于四月在家乡病故。父亲闻讯，号啕痛哭，不得不领着儿子，丢开刚刚降临的机遇和可望可及的追求，告别新朋老友，返回家乡，居丧守制……在居丧的二十七个月中，兄长对在京都一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了深刻的反想，对朝廷几十年来在“太平盛世”掩盖下的四伏危机作了深刻的解析，对浮华因循、奢侈腐败之风作了深刻的溯源，针对种种弊端，探索着种种的革新方略。那是漫长的二十七个月啊！哥哥在哀痛中沉思、求索、奋笔，在寂寞中忧国忧民。居丧期满，父亲拖着多病的身躯，以刚毅之心，决定抛却家业，带着十多口之家，再一次奔赴这繁华喧闹的是非之地，为儿子开辟前程……

走下天汉桥，往西一拐，便是曲院街。

各色店铺的旌旗幌子迎风飘展，各色吃食的叫卖吆喝声扑面而来。陈慥拉着苏轼忙碌地介绍着王楼山洞的“梅花包子”、曹婆婆店铺的“五香肉饼”、鹿家分茶的“鹅脯、鸭脯、鸡脯、兔脯、鸽脯、鹌鹑脯”、黄胖子店的“血羹、粉羹、头羹、石髓羹、石肚羹”……陈慥热情宣传，店主热情赔笑，苏轼慷慨许诺：在京都之日，一定从东到西逐家享用，决不使一家落空。

苏辙跟随在后，依旧不发一声，不置一语，神情沉郁：

嘉祐六年，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自己与兄长又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兄长入第三等，自己入第四等。兄长在呈献的《进策》二十五篇和《进论》二十五篇中尖锐指出：“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甚至指责仁宗皇上“未知御臣之术”。并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军旅”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提出了革新主张。这些激烈的言论和改革措施，立即在朝廷引起震动，同者誉之，异者毁之，誉毁之争，使兄长以革新面目登上了朝政舞台。时韩琦为宰相，王安石知制诰。韩琦认为兄长的《进策》太过激，不可留在朝廷任职。居然豪放不羁的王安石也认为兄长的《进策》“全类战国文章，多为纵横之学”，并戏之曰：“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但仍盛赞兄长大才。兄长终得调凤翔府任节度判官之职。自己却因年少狷浅，竟在试卷中指责宫中“宴饮无时、赏赐无节、优笑无度”、“尼女施粉着绣，置于殿前，状若俳优，亦类戏剧”，而闯下大祸。主考官以忤触圣上主张黜名，欧阳修于一旁搓手叹息，连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恩师范镇也感惶然。惟司马光挺身而出，极力推崇自己坦直敢言，誉为“忠君忧国”、“德才相济”、“对语切直”，而力主录取。并谏奏皇帝“若不蒙取录，恐天下谓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日后将以直言为讳”。仁宗皇帝果真听取了司马光的谏言，授自己以商州军事推官。司马君实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学子肩担道义，其情可敬，其恩难忘啊……

就在这“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的当天晚上，王安石以步代车至西冈寓所向兄长祝贺。父亲感其情谊，与王安石对饮三杯后歉谢避席，兄长遂与王安石举杯畅饮。欧阳永叔公十五年间从考场上发现收录的这两个文士学子，一样狂狷不羁，一样口无遮拦，一样胸无城府，一样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抒发着“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的情怀，兄长抒发着“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的感叹。诗酒通心，意气相投，夜半三更，在御街淡淡月色和荧荧灯火下往返相送的低语畅笑中，兄长与王安石成了相慕相敬的挚友。

之后，仁宗驾崩，嫂子王弗病卒，父亲谢世，具舟载父亲遗体入川居丧守制，离开京都又是三个年头！这三年，大宋积贫积弱之苦状，耳濡目染，真是感慨万千。兄长于家之小哀，国之大哀中冥思苦想，并对“庆历

新政”的失败反复考究：范仲淹“浅思轻发”，变革开始所陈天下利害“百不及一二”，是引起“举朝喧哗”的动因；仁宗皇帝急功近利，要求“一日百法变”是导致新法烟消云散的结果。兄长从仁宗皇帝和范仲淹“失慎求速”的教训中，匡正了自己认识上激烈轻率的偏颇。

今日归来，斗转星移，人事换班，英宗已殁，年轻的皇帝赵顼即位，欧阳修已失权柄，梅尧臣年老病故，韩琦罢相，王安石飞跃……大宋的前景、苏氏兄弟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陈慥一声“到了”，苏辙收拢了思索。他抬头一看，一座雕梁画栋的二层楼阁耸立面前，巨大的金字牌匾气势夺人，“遇仙酒楼”四个大字跳入眼帘。

“遇仙酒楼”是京都有名的酒家，前有楼阁，后有高台。楼阁内分设几十个雅座，宽敞舒适，装饰典雅。王公达官、文人墨士常聚饮于此。高台为歌舞之地，台下设有百十个座位，蓄有艺伎演唱，供客人行乐散心。今日雨过天晴，顾客纷至，楼内雅座早已爆满，斗酒之声，谈笑之声，加之高台上管弦之声，这座酒楼已与闹市无别。

此时，二楼正中的一座字画缀壁的房间里，红木桌上已铺好雪白的细绸桌布，桌案上已摆好杯盘、银箸、丝巾；四把高背椅上已铺好了红绒椅垫；椅旁已置妥了四只红木鼓形矮凳。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沉稳、身着青色宽袍博带、头披青色方巾的中年汉子坐在窗前，带有几分焦虑的神情正向窗外眺望着。他就是陈慥说的那位朋友——章惇。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时年三十五岁。其人天资聪颖，博学善文，行事果断，很有胆量，与苏轼是同年进士。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时，章惇任商州令，二人相遇甚欢，同游终南山诸寺。据传，他俩同游仙游潭，潭上绝壁万仞，道路断绝，横木为桥。行至桥头，苏轼望而生畏，举步难移。章惇平步而过，蹑之上下，神色从容，并漆墨濡笔，在石壁上写了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苏轼惊服，抚着章惇的脊背赞赏说：“子厚必能杀人！”章惇笑问其故，苏轼说：“不要命的人，还怕杀人吗？”二人遂定交为友，在南溪的竹林中置一茅屋，名曰“避世堂”。盘桓数日，饮酒赋诗，兴尽各返其所。章惇任商州令期满后返回京都，王安石重其才能，留在身边任职。

昨天的紫宸殿早朝表明，皇帝赵顼已下定决心进行“变法”，并全心依靠王安石。曾公亮、富弼、赵抃、唐介等四位执政大臣的态度也明朗了，他们都反对“变法”。王安石看得清楚，这些元老重臣都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服的。去年八月，在延和殿议事中，王安石与朋友司马光关于“理财”方略好一场争论，虽然击败了司马光，但朋友之间在国策上的分野更加扩大了。“变法”起步就陷于孤立之地，是十分可怕的。为了摆脱这无援困境，王安石决定向刚刚居丧回京的苏轼伸出手臂。苏轼的诗文轰动京都，名望上已接近欧阳修和故去的梅尧臣；苏轼的策论震动朝廷，被人们视为革新人物，曾为仁宗、英宗两位皇帝所赏识；苏轼的影响在朝

野名士、大夫中不断扩展，已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如果能与苏轼并肩联手，王安石的处境也就改观了。但苏轼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少年得志，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他的《进论》《进策》，就是他全面革新朝政的纲领，他能舍弃自己的而赞同别人的吗？紫宸殿议事之后，王安石回到府邸，立即与章惇作了长时间的计议，决定由他以朋友的身份宴请苏轼，先在酒桌上作一番试探。陈慥、苏轼、苏辙出现在遇仙酒楼的门前。

章惇霍地站起，急忙吩咐酒家招呼歌伎、上菜上酒，迎接来临的贵客。陈慥、苏轼、苏辙走进酒楼，章惇已率领四个如花似玉的歌伎迎面扑来。苏轼、苏辙看见章惇，大为意外，高兴异常。苏轼高呼其名，苏辙深深施礼。章惇大笑，手臂一挥，四位歌伎，四张笑脸，四张甜嘴，“苏长公”、“苏少公”地叫个不停，请安问好之后，左挽臂、右揽腰，扯衣牵袖，搀扶前行。章惇开路，陈慥殿后，一派风流。

入了雅座，桌上的川味酒肴已经摆好：文君酒，姜虾、酒蟹、排蒸栗子鸭、姜辣黄河鲤、獐巴、鹿脯、虚汁垂丝羊头、炉烤莲子鸡……香味盈室。苏轼、苏辙、陈慥、章惇各据一方落座，四个歌伎也各依住一位客人陪坐在红木鼓形矮凳上。

陈慥几句开场白，章惇举杯祝酒，一阵海阔天空，几次锒当碰杯，歌伎便执牙板、弹琵琶，歌唱助兴：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月，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歌伎声停，苏轼笑着询问：

“此词为柳七所作吧？”

“柳七”，即柳永。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世称柳七。因官至屯田员外郎，亦称柳屯田。

歌伎盈盈一笑，以问作答：

“苏长公何以知之？”

苏轼说：

“此词缘情靡靡，幽怨缠绵，香罗绮泽，绸缪婉转，非柳七无人能为。”

歌伎含笑点头。

陈慥大声喊道：

“‘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柳七惯于少女怀春、寡妇弄情。天下少男少女，硬是被柳七教唆坏了。可杀，可杀！”

苏辙摇头说：

“也不尽然。柳七此作，亦有动人处。‘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简短两句，道出一个女子的直抒胸怀，情真意挚，坦坦荡荡，真是难得。可贺，可贺！”

章惇打趣：

“子由平日谨言慎声，今日却语出雷动、救死扶生。可嘉，可嘉！子瞻，该你这位未来的文坛盟主宣判柳七的死活了！”

苏轼掀髯鼓掌，纵声大笑：

“今日不谈文坛盟主，只论柳七诗文。柳七笔下的这位少妇，别看牢骚杨柳，怨言飞絮，细想起来，着实是一位既定目标的炽热追求者，决不苟且岁月，欺世骗人。你们看，‘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其心何诚！其情何专！闭目思之，肃然起敬。但愿朝廷官员忠于君事，也能如此。”

天赠机会，章惇逮住而语：

“子瞻所企，我看朝廷官员中有二人当之无愧……”

陈慥问：

“此二人是谁？”

章惇答：

“苏子瞻与王介甫。”

苏辙沉思了：

子厚今日设酒也许专为介甫而来吧？

苏轼立马也看出端倪，“子厚，说客也！”

陈慥大声高喊：

“子厚所言极是。子瞻、介甫，当代双璧，当之无愧！”

苏辙望着章惇微微一笑，似不经意地试探说：

“我以为还有一人也可入选。”

章惇急问：

“谁？”

苏辙缓缓说道：

“司马君实。”

陈慥听到苏辙说出司马君实的名字，不假思索，又叫起来：

“司马光，当代人表，朝臣典范。只是总摆着一副面孔，太古板了。”

苏辙摇头，随即吟出司马光的一首《西江月》：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装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夜月明人静。

陈慥急问：

“这是司马君实之作？”

苏辙点头：

“你看这首词可有丝毫古板之气？”

陈慥未答，章惇却笑着说：

“司马君实，道德文章，堪为人表。这首《西江月》感情真率，性灵流露，意不晦涩，语不雕琢，确实是司马君实性格的表现。但去年八月在延和殿，君实与介甫关于‘理财’方略的一场争论失败后，君实已是身心俱伤了。”

苏辙脸上浮起几丝惊讶之色。

苏轼在想：君实“理财”之谋，一贯主张稳扎稳打以“养”民；介甫“理

财”之谋，一贯主张立竿见影以“富”民。况且，君实性“柔”，介甫性“狂”，在此人心图变之时，“柔”近因循，易受冷落；“狂”同奇异，易得人心，君实败论于介甫是可能的。但“身心俱伤”之说，未必可信。君实胸怀之广，信念之坚，毅力之刚，远非介甫可比。而且，君实屡次冒死谏奏仁宗皇帝立嗣英宗之功，当三代不衰。他望着章惇略略摇头。

章惇瞥了苏轼、苏辙一眼，似乎看穿了苏辙心头的惊讶和苏轼心头的怀疑，便把一件更为撼动人心的事实摆在苏氏兄弟面前：

“皇上现时已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介甫。昨天在紫宸殿，皇上已诏令介甫为参知政事了！”

苏辙注目。陈慥雀跃：

“好消息！看来皇上真的要革新朝政了！”

苏轼此刻已完全明白了章惇宴请的缘由。他的心潮沸腾起来，霍地站起，举起酒杯：

“君实心底纯正，当代人表；介甫学贯古今，富有创见，苏轼皆敬而重之。现时，介甫任重道远，我为介甫干杯！”

章惇从苏轼激动的神情中，看到了自己今天要得到的东西。

“介甫，天下奇才，但孤傲执拗，极需智者佐助。我为子瞻也干一杯！”

苏轼纵声大笑。

苏辙看得清楚，兄长又激动了。现时对朝廷的政争不甚了解，对王安石如何革新朝政更不摸底，若草草决定依从，后果难以预料。为提醒哥哥注意，苏辙也举杯站起：

“君实身心俱伤，令人挂念；介甫春风得意，令人鼓舞。荣衰之择，我为君实干杯！”

陈慥朗声而语：

“不论官场荣衰，只重人间情谊，我为子瞻、君实、介甫干杯！”

四个歌伎也举杯凑趣：

“弹唱卖笑之人，不问官场是非。我们为四位大人干杯！”笑声哄起。

歌伎斟酒弹唱，陈慥豪饮，章惇与苏辙猜拳斗酒，苏轼自饮自酌，垂首沉思。突然苏轼抬起头来，向章惇询问：

“子厚，介甫革新之举，准备从何处入手？”

章惇酒拳正斗在兴头上，听苏轼问，忙收拳而就苏轼，清清喉咙，准备从详道来：

“介甫变法，方略已定，概括为六个字：‘变法度，易风俗’……”

话刚刚开头，一个年约三十、腰系青花巾、头绾危髻的街坊妇走进房间，道了一声“万福”，便熟练地拿起桌上的青花瓷酒瓶，依次为苏轼等人斟酒，然后，笑吟吟地站在一边恭候着。苏轼、苏辙、章惇望着这位突兀出现、举止有礼的妇人愣住了，以为是走错了房间，认错了主人。陈慥却急忙站起，从怀中掏出一把碎银，说了几句感谢的话，送走了这位街坊妇。回过头来，他对三位茫然不解的朋友说：

“这种角儿叫‘焌糟’，是京城里兴起不久的一种行当，全城约有几千人。她们专以替客人换汤斟酒为业，出入于食馆酒楼，以求得点小钱为生……”

苏辙插话问道：

“店主准她们随意出入吗？”

陈慥说：

“店主比你精明，这样的人得钱越多，店主抽头越多……”

陈慥的话还没有说完，三个身着艳丽时装、涂脂抹粉、头插簪花、年约十七八岁的女子又拥了进来，道完“万福”之后，便摇晃腰肢，走到苏轼、苏辙、章惇、陈慥的身边，浪声浪语地说：

“俺们姐妹为爷儿们寻乐来了。”说着，伸手抓起桌上的酒杯，要为各自身边的主儿喂酒。坐在矮凳上的歌伎并不诧异，一味笑吟吟地看着，甚至起身相让。苏轼懵了，章惇呆了，苏辙惊慌躲闪，手臂撞倒桌上的酒瓶，滚落地上，“当”的一声摔得粉碎。三个女子不仅毫无收敛，且浪笑调情，呼唤酒家添酒。酒家奉若圣旨，捧着三瓶酒旋即送了进来。陈慥急忙又从怀中掏银子，千说万说地打发走了三位粗俗女子。

陈慥跌坐在椅子上，说：

“这类角色叫‘劄容’，也叫‘打酒坐’，是一群惹不得的主儿。她们不呼自来，陪酒凑趣。因为不识文字，不通音律，既不会舞，也不会唱，惟以色情出售，俗称‘下等妓女’。唉，世风日下，好逸恶劳之习日炽，怪不得她们的……”

苏轼灵醒过来，谐谑道：

“但愿介甫的‘变法度，易风俗’早日成功，使我辈免受这目瞪口呆之苦……”

苏轼的话音未落，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口唱偈语又闯进雅座，笑眯眯地单单打量苏轼：

“处世若大梦，冷眼看人间。要知梦中事，快去须弥山。”章惇、苏辙和作陪的歌伎们全然傻了。

这回，陈慥也傻了。

苏轼定神相望：这和尚年约五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面色红润，目光清朗，气度不凡。便拱手含笑问道：

“大师来自何山？居何宝刹？法号何称？”

和尚咧嘴一笑，疯癫癫地说：

“阿弥陀佛。贫僧来自无形山，居住无名寺，法号无知。”

苏轼急忙站起，故作佛门礼数，合掌而语：

“阿弥陀佛。‘无知’、‘无知’，无所不知。不知‘无知大师’仙驾光临，谨屈身请罪。恭请大师吩咐。”

无知和尚并不谦让，合掌闭目，说：

“阿弥陀佛。为人超度，求人施舍，公平交易，两不吃亏。”

苏轼端起一杯酒，打趣地说：

“以酒代茶，敬献大师，请大师佛心超度吧！”

无知和尚睁开眼睛，走近苏轼，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凝目端详苏轼的面孔：

“施主生就一双学士眼……”

苏轼抚髯一笑，从怀中掏出银两：

“这句超度，只值白银二两，我施舍了！”

无知和尚并不生气，接过银两，装进怀里，望着苏轼的头颅频频摇头：

“施主，可惜长了一颗配军头。”

陈慥、章惇、苏辙惊骇地站起。

苏轼大笑：

“‘一双学士眼，一颗配军头’，妙极，妙极！大师，这后一句是佛语天机

吧？为了你这后一句佛心超度，我再施舍白银二十两！”

无知和尚接过银子，并不道谢，合掌喃喃而语：

“阿弥陀佛。施主观照自性，观照自性吧！”说罢，转身唱着偈语，疯癫离去。

苏辙心头浮起一层不快，颓然落座。

苏轼却极认真地琢磨起“观照自性”那四个字。此句佛语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我是你的法师，就盲目相信我的指点，把我的话拿到你的生活中去鉴别，信仰你确认的真理吧！无知大师呵，你的“无形山”在哪？“无名寺”在哪？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你是为苏轼而出现在京都的吗？你的“超度”是对苏轼的一种关照，还是对苏轼的一个警告呢……

章惇为了扭转突然出现的沉闷气氛，故意询问陈慥：

“这京都里还有别路‘英雄好汉’吗？”

陈慥笑答：

“京都是聚英荟萃之地，酒楼乃献技扬威之所，哪会如此单调斯文！就在这曲院街上，还有几路‘英雄好汉’，均由年轻男子组成，行为乖戾，剽悍异常。有称作‘厮波’者，手提果篮，进入酒间，把板栗、干枣、杏核、桃脯等物，放在酒客面前，称作‘献果’，强行销售，以此索取银两。有称作‘撒暂’者，专卖春药，更是了得，进入酒间，不问酒客是否愿意，即将春药撒于酒杯之内，以试灵验与否。不灵验者，分文不取；灵验者，信口讨银，加倍索金。多少酒客因此而扬名，多少酒客因此而丢丑……”

苏辙脸色发白，忙问：

“今天他们会光临吗？”

陈慥不及回答，陈慥身边的歌伎先开了口：

“苏少公别虑，他们都会来的。”

章惇有些发慌了：

“姑娘何以知之？”

歌伎望着陈慥、苏轼笑着说：

“‘焌糟’‘劄客’已去，和尚化缘刚走，这两位财神爷大把撒着银子，银两勾魂啊！”

让歌伎说着了，踩着她的话音，三个肩头斜披药囊、一色绿衣打扮、头披方巾、敞怀绾袖、年约二十六七岁的“撒暂”闯进酒间。歌伎嵌口结舌，苏辙惊骇，陈慥目呆，章惇不知所措。苏轼抬头望去，三个“撒暂”同时拱手道声“万福”，响如炸雷。苏轼心先怯了，急忙低头。雅座里刹那间沉静死寂，“撒暂”头目高声说起套话：

“爷们寻乐，姐们陪酒，小人为爷们姐们添精提神来了。”说着，从药囊里取出一包春药，在空中晃了几晃：

“爷们姐们请看，这仙药洁如白雪，甜似甘露，由人参、灵芝、龟头、鹿鞭、牛鞭、虎鞭、熊鞭、豹鞭混合提炼而成，经普陀寺、少林寺、能静寺、法门寺、五佛寺、清平寺、道静庵、斑竹庵、明月庵、水仙庵、无尘庵、空色庵的和尚、尼姑百次试验，效应异常，万无一失。干咽落肚，无苦无味，效力缓慢，耐长任久；和酒而饮，效用快速，立竿见影。不论干咽酒饮，均能持之以恒，长久不衰。不灵不验，小的分文不取；显灵显圣，爷们多加赏钱。爷们姐们不语就算点头，小的这就恭喜敬酒了。”

头目的话音一停，那两个“撒暂”立即将雪白药粉投进桌上的八个酒杯之中，双膝跪地，拱手为礼，对四个歌伎说：

“请姐们先润玉唇，为爷们带个路吧！”

歌伎们都傻了眼，望着面前的酒杯，“哇”的一声哭了。

这一哭，提醒了发呆的陈慥。他霍地站起，拱手说：

“三位朋友的仙丹妙药，在下深信不疑。可我的这些朋友，都不是你们平日侍候的那些主儿，不必亲身试验。赏赐银两，决不马虎，请三位伸手接银吧！”

陈慥说完，把手伸进怀里，一摸，傻眼了……

“撒暂”头目跨步向前，拱手说：

“这样两便，谢爷们了。”

陈慥的手从怀里拿不出来：银子用光了。他尴尬地摇了摇头，“哗”的一声敞开衣襟，拍着银囊，望着苏轼、苏辙、章惇说：

“银两已空，我无力送神了。”

苏轼、苏辙、章惇和歌伎们“轰”的一声笑了，连“撒暂”也笑了。苏轼、苏辙、章惇竞相倾其怀里的银两放在桌上，几乎同时说道：

“我送神！”

“撒暂”们转动眼珠一望，桌上约有二十两银子，发大财了，急忙道了一声“万福”，疾速动手，揽银而去。

这时，酒家开列账单，笑脸走进房来收银。众人面面相觑，良久，啼笑不得。酒家神情一变，冰冷如霜。苏轼突然大笑，说：

“为了送神，落了个四大皆空。今天若介甫在此，断不会如此‘理财’的。”

陈慥亦笑：

“‘四大皆空’，妙极，妙极！听说国库里的银两，也是如此糊里糊涂花光的。看来，是得请介甫出来‘理财’了。”

章惇借机传达王安石联手的讯息，正色对苏轼说：

“不论‘理财’还是‘理政’，子瞻之言，介甫都乐于听闻。子瞻可有话转告介甫吗？”

苏辙担心地望着哥哥……

苏轼稍作沉思，笑着说：

“请子厚转告介甫，昨天雨中，我与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介甫题壁诗两首，我向他祝贺了。”

章惇急问：“其诗何云？”

苏轼略加回忆，一气吟出：

柳叶鸣蜩绿暗，

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头想见江南。

章惇询问：

“子瞻如何评说？”

苏轼笑着说：

“此诗色彩绚丽，意境空灵，‘知了’被佛化了，‘荷花’被人化了，‘落日’被神化了，‘陂水’被江南化了。此老野狐精也。”

苏辙点头：兄长不糊涂，进退有路。

陈慥惊喜，大声喊道：

“子瞻神才，出语惊人。”

章惇心里踏实了。苏轼所说的“此老野狐精也”六字，足以安慰王安石了。他起身拱手说：

“请子瞻、子由、季常在此稍等，我这就回府去取银两，为三位赎身。酒家放心，我有三位朋友抵押在这里，断不会一去不回的。”

酒家笑了，弯腰称是。章惇离去。

陈慥笑问歌伎：

“‘野狐精’之作能入曲么？”

歌伎点头，弹起琵琶调音。

苏轼低声询问苏辙：

“子厚此行如何？”

苏辙回答：

“子厚亦野狐精也。”

苏轼陷入沉思。

歌伎弹起琵琶，已唱起王安石的《题西太一宫壁》……

第三回 纲不移变法问世 时不待介甫放蹄

当苏轼、苏辙、陈慥、章惇在遇仙酒楼饮酒谈笑的时候，一夜未眠、早餐未用的王安石，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拒绝家人的任何关照，不许家人有任何干扰，为箭在弦上、需要尽快展开的“变法”正焦思竭虑着。他的夫人吴氏，体弱多病，经不起这连夜连昼的劳累，已进入卧室牵肠挂肚地歇息了。只有他的儿子王雱，仍然站在书房门外悄悄地关照着年老而不听劝阻的父亲。

王安石的府邸，坐落在都亭驿西边的董太师巷里，是一座带有偏院和花

园的王字型建筑，乌头门高耸，大门宽阔，可供马车出入；主宅由门房、前堂、后寝三座建筑组成，由穿廊衔接前后；门房七间，有仆役当值，前堂七间，为待客和日常聚集之所，后寝七间及穿廊两侧十间对峙的耳房，为王安石及其子女居住之地。整体建筑规整对称，屋脊迭起，飞檐凌空，彩绘梁栋，气派非凡。主宅左侧，是一座同样格式而规模略小的偏院，有门相通，居住着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及其妻室子女。主宅右侧，是一座面积大于主宅与偏院之和的花园，园内假山青翠，幽径曲折，松柏森森，显示着建园时日之久远。

这座住宅，原是大宋开国功臣王审琦的府邸，由于历史上常出现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功臣的子孙败落了，这座府邸也就没为官宅。前年，王安石奉诏入朝，家眷也由江宁府搬进京都，皇帝赵顼特赐他于此屋居住。这种恩遇，实属罕有。

皇帝赵顼昨天在紫宸殿顶着宰执大臣们沉默的抵制和高声的反对，一声厉吼，宣布了“变法”开始，一下子把大宋中兴的重任压到了王安石的肩上。

王安石当仁不让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多年来他心底的抱负和憧憬变成了搏击风云的现实，他兴奋、欣慰、喜悦，入夜时分回到家里，不及漱洗，不及用餐，面对聚于书房、焦心等待的妻儿兄弟，什么话也没有说，立即吩咐儿子王雱请来章惇，详细地交待了与苏轼联手的想法。并吩咐弟弟王安礼立即告知“变法”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详作准备，定于明天夜晚在客厅商议“变法”的具体进程和有关事宜。章惇和王安礼离开之后，他才狼吞虎咽地开始进餐。

身在其位，要谋其政了。在一阵短暂的狂喜之后，一年来与皇帝赵顼议论“变法”时的那种天马行空、激越壮烈、陆离闪光的宏思巨构纷纷落回到地面，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把握不定的疑团坠在心头，平日始料不及和拆解不清的许多问题，突兀地出现在面前：“变法”宗旨尚未宣示申明，“变法”官吏尚未取集习教，“变法”九项措施的设想尚未完备成法，朝臣中各种各样的异论尚未取得共识，“变法”能仓促驱车奔驰吗？三五年以竟“变法”之功能实现吗……他骤然感觉到自己如同一匹落入车套中的辕马，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载，在腰身难以自由转动的狭窄辕木中，望着前面扑朔迷离、坎坷不平的道路，维难维艰！

深夜二更时分了，王安石仍徘徊于室内。

如何稳健少失？如何取才用人？成了他思考的焦点。他的思绪渐渐移到苏轼和司马光的身上，回溯着昔日在与这两个朋友斗才斗智中得到的启迪和教益。

王安石有个极好的习惯，几十年来“日录”不辍，记载着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思维印迹。王安石有着极强的记忆力，几十年来“日录”的大事，张口便能说出发生的年月和大致日期。他吩咐儿子王雱拿出他的《日

录》，按照他指定的时日，查找他此刻需要的记载。

王雱按照父亲的吩咐，果然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的一则“日录”中，找到了父亲与苏轼会晤的一段，并高声读了出来：

夜，访苏子瞻。子瞻有语：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

王安石在踱步中倾听着，突觉王雱声停语歇，蓦然止步，抬头望着儿子。

王雱急忙说：

“下面就是阿爸写的注语：‘某与子瞻议论素异，缓急有别也。’”

苏子瞻“渐变”之论不是没有道理啊！王安石又在踱步中沉思了，道有升降，政有弛张，缓急详略，度宜而已。朝廷现时之状，一切惟务苟且，见患而后虑，见灾而后救，逸豫而无为，侥幸于一时，人们习玩于久安，士大夫多不恤国事。风俗衰坏如此，能一声霹雳而涤荡无遗吗？当弛而张，当缓而急，不谙实情，恃勇而动，能达到“稳健少失”吗？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当深思啊……

夫人吴氏，似乎理解了丈夫此刻沉默的心境，对苏轼这段富有哲理的话语，发出了感叹：

“苏子瞻果然是语出不凡啊！酷热的夏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严寒的冬天，严寒的冬天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酷热的夏天；白天不知不觉地变成黑夜，黑夜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白天。这‘不知不觉’四个字，真是道尽了自然造化的奥秘，包含着多少令人仰慕的才智啊！”

王雱却说出了与母亲相左的看法：

“苏子瞻‘变革’之策，我看是前后矛盾的。仁宗嘉祐六年，他在《御试制科策》中激越而论：‘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此段‘动而不息’之论，何等明快而有力！而这段‘寒暑之极’之论，正如阿爸在《日录》中所注，实为反对‘骤变’之说，近于因循苟且之习。阿爸意欲与苏子瞻联手并肩，只怕

是缓急难以相济，寒暑难以共时……”

王安石听着儿子的议论，在踱步中微微摇头：子瞻“变革”之论，貌似前后相左，实为子瞻政见中的“破立”之说。在其嘉祐六年上呈的《策略》中已显端倪：“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臣尝观西汉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鸷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废，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劳而忘千载之患，是以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也。”子瞻高呼“动而不息”之论，乃针对朝廷因循苟且而发，意在“涤荡振刷”以破旧，故愤情激越，与自己同调；其“寒暑之极”之论，乃为“卓然有所立”而发，意在渐进以立新，故缓急与自己相异。急缓真的难以相济？寒暑真的难以共时吗？播种的春天，收获的秋天，不就是寒暑相融的季节吗？他没有责怪儿子，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抬头吩咐王雱，从《日录》上查找他需要的另一则记载。

王雱很快翻到去年十月的一则，找到了父亲所记司马光与皇帝的一段答对：

是日，在迩英殿，帝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君实言：富民之本在于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俾转运使按知州，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之不富也。

“阿爸的注语是：‘此君实吏治经世之术，民未必能富。然取才用人之术，君实精其理矣！’”

王安石停止踱步，抬头望着夫人，沉郁的脸色晴朗了，似乎在等待夫人的议论。吴氏微微一笑说：

“司马君实知审官院，可谓才位相济啊。相公欲行‘变法’以富民，若能借得司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则‘变法’得其人矣。得人者事半功倍，相公何乐而不为！”

王雱素来敬重司马光，急忙应和着母亲的话语说道：

“司马公君实，忠厚长者，朝臣典范，声望著于朝野，阿爸若能与司马公联手并肩，必有益于‘变法’！”王安石望着妻子、儿子舒心地笑了：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我将借子瞻、君实之才智，从容计议善俗之方，徐徐而为之。雱儿，你速依据苏子瞻‘寒暑之极’之论和司

马君实‘取才用人’之术，草拟奏表，阐明‘变法’将在‘稳健少失’原则下从容展开之意，明天我将进宫呈奏圣上……”

突然，书房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王府总管推门而入，神情兴奋地急声禀报：

“老爷，福宁殿宦侍深夜驾临，现在已进入厅堂，传谕圣上旨意，召老爷立即进宫议事。”

王安石乍听一愣，旋即神情一振：

“天赐良机！我这就进宫面奏圣上，借苏轼、司马光之才智从容‘变法’。夫人，快为我整冠更衣。”

五更时分，王安石从福宁殿归来，兴奋、喜悦之色不但踪影全无，而且代之以焦躁不安。

皇帝赵顼在深夜紧急召见中，神情惶恐地说，他在入夜时分的倚椅假寐中，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唆使谏院、御史台官员合力反对“变法”，并企图通过后宫的干预阻止“变法”的展开。于是，弹劾“变法”的奏表，雪片般地飞进福宁殿，白茫茫一片，打在他的身上、头上和脸上……梦吗？非梦啊！王安石尽管在用吉祥的解说为皇上圆梦，但在他的心头，却同样看到一幅不祥之景。“变法”的开始，不是朝政争斗的结束，而是朝政争斗的激化，新法将使许多王公、大臣、富商、大贾、豪门和那些“舞手以病民”的闾里贱人失去权位、财源和为所欲为的威风，能没有疯狂的反抗吗？树欲静而风不止。况且，太皇太后、皇太后如若真的支持老臣，一句话，就可能使这场刚刚开始的“变法”夭折！

王安石心领神会了，也许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斗已显端倪。“变法”若不尽快拿出政绩，何以制敌？何以服众？何以向后宫交代？何以护卫励精图治的圣上？何以赢得这千古胜负啊！王安石着着实实地感觉到，皇帝召见中的声声语语，都是险情预报，如同一条鞭子，左右轮番地抽打着自己这匹驾车的辕马。赶车的主儿是要马儿放蹄奔腾，尽快地“奔腾”到这条道路的终点。

身在其位，必谋其政！

负重驾车，惟有“奔腾”！

王安石回到书房，赶走了夫人、儿子，闭上房门，一头倒在桌案旁的软榻上，脱履散发、解袍挽袖，睁大了一双不停转动着眸子的眼睛，凝视着天棚。他的四周，散乱地摆放着儿子王雱为他抄写的《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保甲法》《将兵法》初步设想的文本。软榻前的几案上，摆放着一叠笺纸、一枝濡墨的狼毫笔和一方打开的墨砚。他按照自己奇特的习

惯，开始为皮鞭下的“放蹄奔腾”探索筹划……

朝阳照亮了书房的窗扉。

王安石深知，自己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在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等人的心里是“异端”，在群臣心里是“银两”，在京都一群士大夫心里是“笑柄”，就是在年轻皇帝的心里，也只是一把量入计出的“算盘”。这是自己“变法”的纲啊，真正能够理解的，能有几人？在历代相传“重农轻商”、“重仕轻商”、“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的习俗中，正直而短视的革新者，都在“吏治”、“仁治”、“礼治”、“王治”、“法治”等高雅的圈子里苦苦经营、呕心沥血，却都不肯注目于“理财”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利害。高贵而浮浅的王公大臣们，忌讳言利，忌讳谈财，在靡费奢侈、宴乐无度的挥霍中，却怕“利”、“财”两个字玷污了他们的风雅。“周公歌七月，耕种乃王术”，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只是脚不沾泥的士大夫们懒于通晓而已。要政治清明，没有“财之饶”行吗？要军旅强大，没有“财之丰”行吗？要兴学育人，没有“财之稔”行吗？要文治辉煌，没有“财之裕”行吗？“生财、聚财、理财，宰执首责”、“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聚天下之众者，苦无财”、“聚天下之人，不可无财”、“合天下之从者，财”……这个“理”乃“变法”之魂魄，何时才能为皇帝和群臣通晓而力行啊……

王安石没有动身，只是伸出右手，准确地拿起几案上濡墨的狼毫笔，在笺纸上写出了“纲不移”三个大字。这三个字信笔而划，如同他那不修边幅的模样一般，横斜竖歪，着实丑陋。

阳光透过窗扉，照射在书房里的软榻上。

在一年多时间的议论“变法”中，王安石心下明白：自己用以打动皇帝心机的是“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士大夫们奉为圭臬的“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周礼》中残存的那些含混不清的朝制典章和其他经书中记载的那些诠释不一的史实和理论。这些书堆之中，根本就没有革除时弊的现成药方，自己之所以“法先王之意”而引用，原本只是借历代圣哲先贤的名望，激励年轻皇帝锐意进取之心，并借以堵塞中枢重臣们反对“变法”的嘴巴。现时，要“变法”了，要“放蹄奔腾”了，还能搬用那些早已过时的“先王之政”来捆绑自己的手脚吗？天知地知我王安石知！可真能扭转朝廷“积贫积弱”之状的妙方在哪里呢？一年来自己所设想的均输、青苗、市易、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免行、保甲、将兵九项新法，有些是因袭秦之商鞅变法、汉之桑弘羊榷酤、唐之刘晏理财而来；有的是从自己知鄞县时经游全县、山村问苦、实地考察、“贷谷于民、立息以偿”、“起堤堰、决陂圹，为水陆之利”的经验而来；有的是从“却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绚丝”、“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苦尚凶饥”的饥民惨情中而来。这些思之未熟、议论未精、尚未完备立法的纸上文字，果真能切宜实情，革新朝政吗？

王安石又伸出手，抓起笔，在纸上写了“目待张”三个大字。太阳升至中

天。

王安石看得清楚，“变法”成功的关键，在于君臣之间能否保持长久的契合。商鞅变法，曾遇到守旧大臣和贵族王公的强烈反对，由于秦孝公重用商鞅而不疑，终使西秦称雄于战国；唐贞观之初，求治之道，人人议论，纷争不一，而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道德同一，契合而行，卒成贞观之治。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天下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理可循的，通晓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算作贤人了。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仍居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治天下原似用药医疾，当依虚实寒热而用药，现方虚寒，该是用乌头附子的时候了……

王安石又在笺纸上写出了“时不待”三个字。

太阳西斜，书房的光泽暗了。

王安石仰躺在软榻上，“时不待”的焦虑，使他的思绪激奋起来，帝王的“征诛”术浮上他的心头：历代有作为的贤人、哲人，都是以“征诛”开路，而后实施自己的理想的。即使在“尧舜之世”，也是在以“征诛”除去“四凶”之后，才实现了“先王之政”。“征诛”虽然有时悖于情理，但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古之圣人、贤人也不得不忍痛而为。商鞅变法，秦孝公就是用刑律之剑封住了贵族王公和反对者异论的口舌；秦始皇嬴政，为了一统舆论，不是也焚过书、坑过儒吗？汉武帝刘彻，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不是也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吗？这些惨毒暴戾的行为是不足取的，但这种求治的坚定意志，却是可以借鉴的。这种借皇帝手中权力以涤荡一切阻力的谋略，却是可以效法的……

王安石开始在默默地寻觅着从皇上手中借取权力的方法。终于，他在记载着“先王之政”的《周礼》中找到了终南捷径：周王朝曾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利。现时的“变法”，也需要置泉府之官啊……

王安石霍地挺身坐起，神采飞扬，伸手拿笔，龙飞凤舞地再写三个大字：“借皇权”。兴犹未尽，在笺纸上又吟写出一首铿锵诗句———《彼狂》：

上古杳默无人声，

日月不忒山川平。

人与鸟兽相随行，

祖孙一死十百生。

万物不给乃相兵，

伏羲画法作后程。

渔虫猎兽宽群争，

势不得已当经营。

非以示世为聪明，

方分类别物有名。

夸贤尚功列耻荣，

蛊伪日巧雕无精。

书房门外的王雱听到父亲的吟诗声推门而入。

“今胜于古，新胜于旧，天道终究是不可逆转的！这自古至今的新、旧搏斗，都涌汇在父亲的笔端，描绘着人间日新月异的变化……”

王安石望着儿子，满意地点头。他拿起书写着“纲不移”、“目待张”、“时不待”、“借皇权”的四张笺纸交给王雱：

“记住，一切新法的制定、完备，便以这十二个字为据吧！”

王雱看着那十二个横斜竖歪的字，思索着。

这时，章惇急匆匆地直奔书房，人未到而声先至：

“介甫公，苏子瞻回话了……”

王安石迎章惇于门口：

“子瞻有何高见？”

章惇一笑，吟诗作答：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苏子瞻评曰：‘此老野狐精也’！”

王安石大笑，随即拿起新写的诗作《彼狂》交给王雱：

“今夜厅堂议事，当以乐班演唱此诗开场，以庆祝‘变法’开始！”

第四回 吕慧卿一针见血 王介甫“偷梁换柱”

灯火辉煌的厅堂，围坐着意气风发的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们。

十二名家伎乐班，演唱着王安石的新作《彼狂》，起伏跌宕，情动春风，声震彩梁，奏雄风，唱绝响。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将在这雄壮豪迈的乐曲声中，迈出“熙宁变法”的关键一步。

歌歇舞停，十二名鲜裙长袖、婀娜多姿的家伎离开之后，商议就在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了。

王安石今晚兴致极好，他衣着随便、举止随和，神态庄重，转动着一双机敏犀利的眼睛，斜倚在一张软榻上。也许是昨天紫宸殿里的恩宠仍使他处于兴奋和喜悦之中，他那略为黝黑的脸颊在烛火下闪现着红润之光，显得刚毅而富有朝气。章惇给他带来了苏轼赞语奇特又十分友好的答复，使他更感到满意。他倚在软榻上的身躯，难得如此的长时间不曾移动，神情专注而毫无倦色。他打量着沉静的曾布，狂热的谢景温，兴奋的章惇，沉思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和意气风发的儿子王雱，倾听着吕惠卿慷慨激昂的议论。也许因为吕惠卿的议论已触及当前“变法”极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他凝目观察，默默思索着，不漏掉一句传进双耳的声音，不遗落一个撞入眼帘的神态。他要从眼前这些支持者的言谈话语、一喜一颦中，提取有益的智慧和启迪，完善自己心底百般筹划的方略。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晋江人，时年三十七岁，任集贤院校勘之职。其人博学多才，精明机敏，极富辩才，城府深沉，处事果敢。生性狂傲，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文学辨慧，有扬雄、司马相如之才。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军州事，与吕惠卿相识，论及时弊，两心相通；议及革新，志同道合。王安石大喜，引为同怀知己，以忘年之友待之，并荐于欧阳修，得欧阳修器重，调入京都。吕惠卿与王安石结交

十多年来，事王安石以师礼，虚怀自处，如出门下。吕、王其才互补，其智相依，在眼前这场风云激荡的“变法”之中，吕惠卿已是辅佐和影响王安石的主要人物了。

吕惠卿的一通议论确实尖锐、大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执政大臣绝不可信赖，他们的反对和掣肘，不仅在紫宸殿，更在所辖的司部；不仅在于对皇上的影响，更在于对朝臣的控制；不仅在于年龄上、资历上的德高望重，更在于人事上、关系上的盘根错节。他同时指出：王安石眼下虽得皇上信任，并被授以参知政事之职，但在人望、人事、人力等方面，都处于极弱的地位。而仅凭一个圣明的皇帝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副宰相，是“变”不了“法”的。他提醒王安石：盐铁司掌管坑冶、商税、茶、盐的收入，度支司掌管着漕运、供应等方面的开支，户部掌管着户口、春秋两税、上供、榷酒等事务，这三个部门掌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不攫取这三个部门的权力，任何“变法”都是瞎扯。他大胆指出：趁皇上决意“变法”，并对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四位执政大臣失望之机，应立即呈表参奏，借皇上之力，撤掉他们的执政大臣之职，更换盐铁、度支、户部的官吏，扫除一切障碍，掌握一切权力，以利于“变法”的推行。

王安石倾听着、深思着：

“是啊，‘权位’只是吓人的牌子，‘权力’才是制人的刀子。‘权位’和‘权力’相济而成的‘权势’、‘声势’、‘时势’，才是历代有作为的人物成就事业的根本。现时，‘权位’皇帝授予了，‘权势’却需要在斗心斗智中争夺，‘声势’、‘时势’更须在漫长的岁月中营造。这个相济而成的‘势’，何时才能形成啊……”

吕惠卿火辣辣的言论，烧着了一向沉稳谨慎的曾布，他神情激动地附和：

“朝廷积贫积弱之症，已非一日。积重难返，甘草、山枣之类的药物，已无济于事。现时正如吉甫所言，只能用大黄、附子之类的猛药，方能奏效于沉疴……”

曾布，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时年三十三岁，任集贤院校理之职。其人颇有才智，但胸无主见。其兄曾巩，是王安石的密友，曾布以其兄的关系，得入王安石的门下。

曾布喋喋不休地说着，王安石微笑静听。一旁，谢景温也有些按捺不住。

谢景温，字师直，富阳人，时年三十八岁。其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其人性格激进，博览强记，颇具辩才。因其屡举不仕，对现行科举考试制度不满，常言“现以死背明经取士，只能疏漏人才，专取呆才。此弊不除，士人将为书虫矣”，故鹤居故里，诵究杂学。今年年节，他进京探望妹妹，居王安礼处，朝夕会王安石于花园，散步交谈，话意

投契，过从日益密切。

曾布沙哑之音刚落，谢景温清朗之声即起：

“吉甫之论精辟，子宣之言笃实。商鞅之所以兴秦，权逾百官，是以所向无敌；贾谊之所以忧汉，两手空空，是以泪滴斑竹。愿介甫叔以霹雳手段，建不世之功……”

王安石静听着，慢慢闭上了眼睛，进入更深一层的思索：

“谈何容易啊！在自己的头上，毕竟还有着一个年轻的君王，而这个年轻的君王，有着一颗不定性的心。一经风吹浪打，谁知又会怎么样变动呢？曾公亮这些老臣是暂时失宠了，但能一下子撵出朝廷吗？‘事权分离’、‘分权而治’乃大宋皇帝驾驭群臣的传家信条，是决不可孟浪参奏自招灭顶的。盐铁、度支、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务，皇室的亲信臣子身居这三个部门的要津，不就是为了保证皇室的无度享用吗？更换这些官吏，无异火中取栗啊。”

章惇对谢景温和曾布的议论微微摇头，他插了一句：

“介甫公初获恩宠，任重道远，还是不要树敌过多为是。”

谢景温冷声一笑，说：

“‘树敌过多’？‘变法度，易风俗’，原是翻天覆地之举，能不树敌吗？大明方升，岂惧漫云薄雾；圣命在肩，岂能望而生畏！”

章惇不多理睬谢景温，抬头向王安石望去。王安石仍在闭目自忖：

“是啊，何必要过多树敌呢？天下的路都是弯曲的，绕着道走路虽费时费力，但毕竟可以避免村犬的吠叫、村夫的怀疑和村丁的盘查。吉甫、子宣、师直，你们真的没有想到‘掩人耳目’这样一句俗言俚语吗？”

王安石随着谢景温高谈阔论的终止，蓦地睁开眼睛，向他的弟弟王安礼、王安国投去询问的目光。

王安礼，字和甫，时年三十四岁，任崇文院校书之职。为人谦和，处事沉思而后行。昨天夜里，听到兄长被授予参知政事，并主持“变法”，他的思绪一下子乱了。大宋百年由辉煌而败落的经历，无尽无休地缠绕着他：

大宋江山是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的呐喊呼叫声中开创的。建国之后，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赵炅挟天下要求“统一”之声威，南征北伐，用了十八年的时间，消灭了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北汉等割据一方的小朝廷，结束了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太祖皇帝毕竟是英明的。他吸取了历史教训，

从各方面强化中央集权，以防止分裂局面的再度出现。在朝制上，他以“事权分离”之策，设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以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民权、军权、财权分立而听命于皇帝。在财政上，他以“不立田制”之策以发展生产，特设转运使掌握州府钱财，以加强皇帝对财政的控制。在养兵用兵上，他以“兵将分离”、“内外相维”、“守内虚外”之策，借以避免将帅的威胁和割据。正是这些朝制的实施，保持了大宋朝廷的百年无事。岁月流逝，年久的朝廷老朽了、腐败了，百年辉煌终于衰落了……

今天，兄长要主持“变法”，要追回那逝去的落花流水，能成功吗？吕惠卿刚才的一派主张太狂妄了，足以扰乱天下；曾布的言论只是吕惠卿的注解，没有新鲜东西，但一个一向沉静稳重的人突然变得焦躁激动，似乎也不是吉兆；大舅哥谢景温又无端地混了进来，而且放大嗓门鼓吹煽动，难道要在这“变法”尚未开始之时，就引起一场大混乱吗？王安礼长叹一声，偏转思绪烦乱的脑袋，望着窗外，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王安国，字平甫，时年四十一岁。敏悟博学，以诗文称著于世，然屡举进士不第，性情逐渐趋于孤傲。去年，由朋友韩绛等人的举荐，赐以进士及第，现任秘阁校理之职。他对兄长主持“变法”亦持保留态度：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庆历年间不也“变”过“法”吗？皇帝把他们推上去，又把他们摔下来。老百姓得到什么？不就是“热火”一阵后的更加凄凉吗？皇帝的翻来覆去，最终还是翻来覆去的“圣明”。他人在这种翻来覆去中，则是要粉身碎骨，甚至会罪及九族的。此刻，王安国厌恶吕惠卿的推人入水、曾布的推波助澜，更厌恶谢景温的煽风点火。但又不愿在这样的场合公开反对以触怒大哥，招惹不快，便随口吟出他去年写的一首《清平乐》：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

小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梨花。

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当然都听出了这首词的含意，面色不悦：迂腐而不搭调的悲哀啊！

王安石纵声大笑，霍地挺起腰身，笑着对王安国说：

“平甫，你太悲观了！莫说‘留春不住’，明年又会花满枝头。我欣赏‘春风自在梨花’的清雅，更欣赏春风吹入茅庐、春风吹入画堂朱户的欢乐！雱儿，我有个想法要禀奏皇上，烦你笔录整理吧。”

王雱应诺。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的爱子，时年二十五岁。其人性极敏悟，未冠即著书数万言，饮誉朝野，时有“小圣人”之称。去年，司马光主礼部考官，赏识其诗文学识，擢为进士，调任旌德尉。传说，王安石的一些奏章，大部是口授而由王雱笔录整理的。

王安石稍作沉吟，说出自己的想法：

“‘变法’如何开始，我看先成立一个办事机构，可以暂名为‘三司条例司’。呈奏皇上恩准之后，可正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办事机构，惟听命于皇上，筹划‘变法’方略，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条例，颁布与督察各项新法在全国的实施。此机构将由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负责，以利皇上谕旨的贯彻。诸公以为如何？”

王安石这几句轻松的、干巴巴的话语，却像无数巨大的陨石落在听者的心上，不容你不郑重思索，去探索字里行间的奥秘。连“留春不住”的王安国也皱起眉头琢磨了。

王安石把腰身一倒，又歪在软榻上。

片刻工夫，吕惠卿率先领悟了王安石的用心：精彩啊，自己半个时辰的口舌之苦，半点比不上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七个字来得轻松绝妙。什么“执政大臣去位”？什么“更换三司官员”？什么“权力转移”？都在这“制置三司条例司”七个字中解决了。王安石啊，你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啊！

曾布也弄明白了。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毕竟比大动干戈、大吵大闹、大砍大伐高明多了。在朝臣们丝毫不觉疼痛的变化中，攫取朝政大权，而且这一“攫取”，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沉疴之疾，不服重药而愈，也算是奇迹了。

谢景温看出门道后，着实佩服他这位叔公的机敏和智谋。神出鬼没的安排，权力在刹那间巧妙转移，历史上也许不曾有过！

章惇在沉思中吃了一惊：变革中的斗争，原来不只是呈表、进策、参奏、弹劾，还有这微妙的心智之搏啊！他抬头望着微笑的王安石，突然想起苏轼的那句评语：“此老野狐精也”。妙极！他忍不住笑了。

王安礼此刻也在想，揣度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和朝廷体制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翰林学士院、御史台、谏院、秘书省、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寺监（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的职能关系，猜想这个超越一切权力机构的“怪物”，大包大揽各种政务的前景……他的眼前似乎已经浮现出朝廷里一片乱哄哄地争执、推诿、扯皮

的局面。他急忙闭上了眼睛。

王安国在反复地考虑之后，心内突然凄凉起来。他望着兄长，真想哭啊！雄心勃勃的哥哥，即将成为众矢之的，要在上压下抗、左兑右挤、前拉后扯、明争暗斗中生活了。一个痴呆文人兼半吊子官吏的哥哥，能经受得住吗？王安石在大家长时间的沉默中，似乎看穿了每个人心底的震惊、喜悦和忧虑，他决定不再征询大家的意见，离榻立起，果断地说：

“承皇上恩宠，安石此次主持‘变法’，当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一事，至关重要。吉甫、子宣、子厚，我邀请你们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与我同甘共苦，望万勿推辞。和甫、平甫、元泽都不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免招惹非议。还有哪些适职人选，请诸公荐贤举能吧！”

章惇借机推荐：

“苏子瞻当代英才，当年以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鼓吹革新，震动朝野。此人理应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惊愕了，呆呆望着王安石，神色复杂。

王安礼推荐苏辙：

“子由亦当代人才，言行谨慎，任事尽职，亦当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迅速在脑海中转过弯来：苏轼变革之策，虽与介甫在大目标上相同，但操术各异，若置于一炉，势必两相撞击、两相掣肘，“变法”之力，将内耗而尽。况且，两强终究难以相容啊！

曾布看了一眼谢景温，急忙拱手对王安石说：

“师直支持‘变法’，且意挚志坚，长于论辩。‘变法’伊始，急需宣扬鼓吹之人，师直可委以重任。”

王安石爽朗一笑，走近谢景温，坦然地说：

“师直系我姻亲，为了避嫌，不必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了。现御史台多因循守旧之吏，少刚勇锐进之人，你将来可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为‘变法’尽力鼓吹吧。”

谢景温急忙拱手：

“愚侄听叔公安排。”

王安石高兴地说：

“至于苏氏兄弟，人才难得，我将亲赴苏府，具帖邀请。”

吕惠卿急忙上前，含笑拱手：

“介甫公当代奇人，苏子瞻当代奇才，两人携手共进，‘变法’必成无疑。介甫公，我记得仁宗嘉祐元年，苏子瞻来到京师，初露头角，一举高榜及第，诗文震动京都。时公居谏院，欧阳永叔（欧阳修）公曾赠诗于你……”

王安石回想着，转动着晶亮的眸子。

吕惠卿一笑，随口吟出：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来自怜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

吕惠卿突然停了下来，故作遗忘之状：

“‘后来谁与子争先’，‘后来谁与子争先’……下面的四句已记不得了。”

王安石的眸子停止了转动，他似乎领会了吕惠卿深沉的用心，眉宇间浮现出几丝疑虑，旋即又大笑起来。

章惇诧异：王安石的朗朗笑声，似乎是故意从嗓子眼放出来的。

这时，户部判官吕嘉问闯进客厅，情急地走到王安石面前，低声说：

“御史中丞吕诲，刚才进了司马光的府邸……”

王安石收住了笑，脸色阴沉下来。

第五回 吕献可夜访书局 司马光语助介甫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颍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矮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十九岁的儿子司马康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宫妃靡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

因骄而亡，汉、唐因惰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墉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诘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宋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

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蓍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

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蜂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判大理寺提出询问：

“‘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

“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王珪追问：

“此案有无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摇头。

王安石此时大笑而语：

“禹玉议案寻奸，可见心中已伤风化。”

王珪发窘，欲与王安石争辩，司马光安抚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

“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时，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声乍起，连终日肃穆的范镇也笑出了声。不期皇上赵顼于笑声中步入议事堂。司马光等急忙跪地迎驾。赵顼高兴地说：

“朕回宫经过此处，忽闻笑声朗朗，特来分享诸卿之乐。卿等继续议商，朕默坐听闻。”

皇上给“共议”带来了拘谨，也给“共议”带来了严肃和认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镇说话了：

“去年山东曾发生儿子谋杀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现这妻子杀夫成伤之事，风化败坏如此，令人担忧。重刑治乱世，此女犯决不可减刑轻恕。”

王珪急忙附和：

“俗话说：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祸，这双男女都是糊涂虫，连这个道理都不知，能不闹出人命吗？女犯艳若桃李，岂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乱之心，绝不可恕，当处以绞刑！”

王安石这时却发出一声感叹：

“唉！其女艳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将如何呢？”

司马光闻王安石的感叹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终生，情恨难伸，动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却是无情的！

范镇不悦，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声地顶了一句：

“其男奇丑无比，就该送掉性命吗？此等女犯，若不处以死刑，要法何用？”

赵顼似乎察觉了范镇与王安石之间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询问司马光：

“司马先生有何高见？”

司马光急忙站起，拱手禀奏：

“臣附景仁、禹玉之说。凡因犯他罪，本无杀人之心而伤人者，情可宽宥。女犯阿云不满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叹，但嫌夫丑陋，故而谋杀，初不陈首，经官司执审，将行拷打，方肯招认，情理如此，刑律难悯。若予以宽宥，窃恐今后贼杀横行，良民遭殃。当处女犯以绞刑，登州知州许遵之请，可不予听纳。”

皇帝赵顼点头，询问王安石：

“介甫先生有何见识？”

王安石神情严肃，拱手而语：

“臣另有陈述。此案发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难忍而伤人，是对天命婚姻之抗争，不失为烈性刚强之女，令人钦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当减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谈怪论！

王珪瞠目。

范镇木呆。

司马光望着王安石摇头苦笑。

皇帝赵顼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笑声。标新立异，胆大奇崛，不同凡响，“变法”不正需要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吗？

“介甫先生高论，甚合朕意。”

皇帝一锤定音。

再一次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议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传来皇帝谕旨，诏令商议河北灾情救济之策，以解国用不足之虑。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赏赐东西二府大臣都不领取，节省的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附王珪之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两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做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其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王安石听后又是摇头：

“赏赐，每人三千，区区小数。若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解，诘问：

“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

“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

“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

“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

“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

王安石也站了起来，诚恳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胆子大一点，你的心思活一点，迂腐之论就会少了……”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皇上赵顼又同意了王安石的设想。

司马光不知自己错在何处而老友王安石对在何处。

近半年来，司马光除了每日进迎英殿进行两个时辰的“侍读”外，不再议论朝政，以免干扰皇上在王安石扶助下的思考和决策。皇帝似乎理解他的心情，也不再更多地提出朝政方面的事情询问。这样，司马光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书局这个不大的空间。读书、思考，与眼前这几位年岁不等的朋友谈史论道，进行编纂《资治通鉴》理论上、体例上、资料上、技术上的准备。

他尊重太常礼院博士刘攽（字贡父）。这个身躯不高、举止随和、不修边幅、耿直坦荡、年已四十七岁的江西人，自幼刻苦自励，博览群书，精于汉史，而且往往于诙谐成趣中，化解史料上迷离扑朔的难题。“贡父，天生史学之才也。”

他欣赏刘恕（字道原）的才智修养。这位身材高大、语出惊人、年仅三十七岁的翁源县令，简直是史学上的奇才。“奇”有三：一、在当代文人学士中，真正称得上“博览群书”者，惟此一人；二、博而不呆，深而不滞，是解决史事纷错难治的能手；三、赞语无所藏，抗言无所避。“得史圣司马迁之真谛者，道原也。”

他更喜欢二十八岁的范祖禹（字淳甫）。这个天资聪颖、英俊多才的年轻龙水县令，虽是原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范镇的从孙，却毫无纨绔之气。精研学业而富有主见，锐意进取而沉稳从容；无哗众取宠之心，有究根问底之志；节衣俭食，甘于寂寞；勤于探索，自强不息。“他日史家有继，必此子也。”

也许因为“变法”风雨即来，也许因为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的消息已从大内传出，也许因为半年前延和殿里那场“理财”之争仍在司马光的心头回荡，也许只是因为修史需要，他们今夜议论的话题，是汉武帝时治粟都尉桑弘羊推行盐铁酒类官府专卖的一段史实。

此刻，精于汉史的刘攽正在从容地谈论：

“……汉武帝元狩年间，国库日虚，匈奴压边，治粟都尉、领大司农桑弘羊，组织几十万人屯垦戍边，以御匈奴进犯，确是一件有远见的决策。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他敢于从豪强、富商、大贾手中夺取盐铁酒类私营之权，一变而为官府专卖，也是一件极有胆略的举动。这个举动的直接功效是：削弱了各郡国的势力，打击了豪强的高利盘剥，增加了官府的钱财收入，于国于民还是有益的。所以，对桑弘羊这个人，我们应当予以注意……”

司马光很自然地从桑弘羊就想到了王安石。又从王安石想到刘攽，王、刘私交甚厚，不知史论是否受私情所扰。范祖禹向刘攽提出质询：

“桑弘羊屯垦戍边的决策，从汉以来，似无疑议。但他官营盐铁酒类之举，太史公司马迁似乎不以为然。太史公以为桑弘羊官营盐铁之论，是蒙蔽了汉武帝，故而太史公讥笑汉武帝‘昏暗不明，所用非人’。贡父公以为太史公这个评论公允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他喜欢范祖禹这种敢于向汉史权威提出挑战的精神。

刘攽朗声一笑，谐趣地说：

“太史公当然是圣明的，但不是每句话都高明。他老人家对盐铁酒类和黎庶细民吃穿费用的了解，大约和我们一样外行，决不会比商人出身的桑弘羊高明，所以，也会有拿不准的地方。依我看，太史公对桑弘羊的评论，大半是依据桑弘羊后来德行有缺，为人不忠，与上官桀等勾结、谋废汉昭帝而立燕王旦、终被杀头的既成事实作出的。”

司马光笑了：贡父之智，在于高屋建瓴，故而辟径新奇，引人深思。他

抬头询问刘恕：

“道原，你的高见呢？”

刘恕并不谦让，坦率直言：

“桑弘羊的悲剧，在于他的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远方，而不屑于低头一窥足下。他的一生，成名于理想，毁名于理想。盐铁官营了，而经营盐铁的官吏却腐化了，权钱相交。开始‘钱’为‘权’子，以‘权’谋‘钱’；继而‘钱’为‘权’父，以‘钱’役‘权’。结果，官仓无增，私囊盈满，铁器质劣价高，盐被居奇。名目上富民富国，实际上肥了铁官盐吏。桑弘羊不幸而成了铁官盐吏的代表！后来又在朝廷内争中掉了脑袋。悲夫，桑弘羊！”

司马光喜悦之色跳动在眉梢：道原的议论，深入而浅出，深湛而简要，肯定与否定并存，赞扬与谴责交织，动因与效果相应，活活勾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桑弘羊。他觉得很受启迪，便抚着稀疏的胡须，含笑称赞：

“道原，高论启人，能不能详加论述，以开茅塞。”

刘恕拱手：

“司马公若有兴趣，刘恕愿尽其所思，恭请指教……”

这时，司马府邸五十多岁的老家仆吕直，慌慌张张闯进书局，仍按三十年前对司马光的称谓禀报：

“秀才，一位大人不听劝阻，不容禀报，闯进书局来了。”

老家仆还没有讲完，门外传来一声悲怆而急切的呼叫：

“君实，大厦将倾，你还忍心清谈论道啊……”

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惊异地站起，司马康正要出门迎接，五十五岁的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吕诲闯进书局。他面色沉郁，神情激愤，圆圆的脸拉长了，目光呆滞，在烛光照映下显得凄厉而阴森。他冷眼打量一圈在座的人物，又悲悲切切地对司马光说：

“君实，参知政事唐介子方公在一个时辰前怀恨逝世了……”

司马光等惊骇沉默。

吕诲不由哭出声来。

吕诲，字献可，开封人，是宋太宗时著名宰相吕端的孙子。其人性耿直，具有乃祖之忠，朝臣敬重。吕诲在仁宗时任侍御史、起居舍人之职，后贬知蕲州、晋州。赵顼即位后，司马光以吕诲“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礼，四不畏强暴”之优长，举荐为知谏院。赵顼信而用

之，并迁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遭贬后再起，全赖司马光之力，故二人交谊日深，朝事遇有困难，常议而琢之，以匡偏误。

副宰相唐介，前日在紫宸殿受责昏倒之后，回到家里即卧床不起，时昏时醒。吕诲与唐介同住一巷，两家府邸相距不远，且二人平时交情颇深，今日黄昏，突闻唐介病情告急，即前往探望。进了唐府，只见唐府家人围床啼哭，医生呆坐无策；唐介挺身床上，两目呆痴，面色如纸，神志昏迷，气息短促，嘴里似在喃喃低语。吕诲委身床边，俯身听辨，竟是“王安石”三字的不断重复，直至气绝魂离。唐介是咬着王安石的名字死去的。

吕诲带着“王安石气死唐介”的成见跑来呼冤。

刘攽、刘恕、范祖禹在这突兀而来的变故中悄然离开了。

一场关于西汉桑弘羊的议论，突然转移到当今的王安石身上，真是天意巧合！

司马光在吕诲的激愤和唐介的丧哀中沉思着。

司马康向神情激愤的吕诲敬了清茶，悄悄吹灭室内四角的烛光，坐在门旁的一只凳子上。

吕诲先叙述了前日皇帝在紫宸殿召见四位执政大臣和王安石的经过，以及皇帝宣布“变法”并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情况。

司马光倾听着。风雨终于来临了！但愿是一场滋润万物的风雨，是一场荡涤朝廷因循腐糜之气的风雨啊！

吕诲又言说近日来王安石与其支持者的活动，并预言朝廷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

司马光笑笑：雷动而鸣，毕竟是王安石所为啊！但愿这种变动，能使蛰者复苏，能使大地新生。

吕诲最后拿出一份参表，放在司马光面前，神情赤诚而悲壮地说：

“现时朝廷已呈生、老、病、苦、死之状：明仲（曾公亮）虽居首辅，但年逾七十，已无力与介甫抗衡；彦国（富弼）在紫宸殿受责，已萌称病求退之意；阅道（赵抃）入阁日浅，上不足取恩于皇上，下尚未取信于同僚，苦无对策，苦无所从；子方（唐介）忠肝忠胆、铁心铁面，逆鳞遭责，怀恨而亡。现时朝廷只有一个介甫，口角生花，举止生风，左右皇上，欲乱朝纲。吕诲得君实荐举，蒙皇上垂爱，身居谏院，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之职，岂能容介甫恣意妄为！愿掷身家性命一弹，乞君实以天下为重，协我助我！”

烛台上的五支烛火似乎凝固了。司马光听完吕诲沉重而激昂的倾诉，端坐不语。皇上有重托，宰执却不和，难道介甫要一个人打天下吗？介甫性狂，令人担忧啊！但愿这只是一种传闻，但愿这只是明仲、彦国、阅道一时心情不畅的流露啊。

门前的司马康，心情紧张了。宦海风波已起，父亲也要卷入这场争斗吗？吕伯啊，你难道没有察觉这半年来父亲已经处身于朝政之外了吗？

司马光沉思良久之后，起身为吕诲斟茶，诚挚地说：

“献可公敬谅，光生平所为，决不欺友。自去年八月在延和殿与介甫关于‘理财’方略争执之后，半年来心之所思，多在反省，所得者不过数语，现坦诚以告：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如二者皆无，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康心情豁朗了，这也许是父亲全部政见的概括吧！半年来，被一些人视为守旧的父亲，只能说是不够激进罢了。人生在世，被人了解也难啊！

吕诲急忙询问：

“君实以为今日的‘居室’已经大坏了吗？”

司马光点头说：

“‘居室’已造百年，表面看来，仍巍然耸立，气派辉煌，然虫蛀梁木，鼠穴栋柱，风蚀雨浸，金瓦彩漆之下，已是千疮百孔。光十多年来，沉浸于历代史料之中，为国家盛衰、民生休戚而杞人忧天，实为此也。”

吕诲又问：

“君实认为介甫是造室的‘良匠’吗？”

司马光首肯：

“光与介甫昔日同为群牧司判官，近年又同职于翰林学士院，深知其人诚实聪敏、博学多才，抱负宏大、见识高远。其心际之高，精气之锐，非光之所能及。”

吕诲默然良久，拱手说：

“君实诚不欺友，吕诲敬谢。然介甫所信任之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也是‘造室’之‘美材’吗？”

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苦苦一笑说：

“光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说着，把吕诲所写的弹劾王

安石奏表推向吕诲，劝解地说：

“介甫现有言行，未见有不善之处，光劝公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

吕诲叹息：

“皇上新嗣大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介甫一人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

司马光抚吕诲手背而慰之：

“献可公，此刻，光只能以八字相告：‘处暗观明，处静观动’。明天谁知道又会有什么变动呢？”

吕诲颔首。

司马光吩咐儿子：

“康儿，弄点酒菜来，让我为你吕伯敬酒解愁吧！”

司马康应诺，快步走出书局。

第六回 琵琶报恩进苏府 王诜话别入宴席

司马光担忧的“变动”，果然在五天之后发生了。最先的震动，发生在外城西冈苏轼府邸的庭院里，发生在一树梨花下为陈慥送行的宴会上。

外城西冈苏府，是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三月苏洵第二次携带家眷至京都后购置的。这座庭院原是一个富商的花园，面积很大而房舍很少，苏洵购置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和需要加以改建，形成了京城里一座别具特色的院落，带有文人的懒散和雅致。宽阔的庭院里，栽植花竹果木，筑造假山鱼池。庭院四边筑舍建屋：上屋七间，为苏洵居室和客厅；左屋七间，为苏轼住室及厨房膳厅；右屋七间，为苏辙住室，任妈亦居于此；下屋五间，为门房及仆役住用。因苏洵和苏轼的夫人王弗皆病故于此，苏轼、苏辙入川居丧三年回到京都之后，更恋于此地，除将上屋改作祖宗祭堂、书房、客厅外，其他一切如故。

三天前的中午时分，一个年轻女子闯进苏府大门，弹起琵琶请见苏轼，被老门丁拦阻于梨树之下。也许因为精妙清雅的琴音触动了苏轼的心扉，不等老门丁传禀，他就走出书房，循着音律望去，看见一个女子在梨树下弄弦而歌。他凝目细瞧，原来是那日在御街上被季常从西夏人手里救出的歌女。苏轼惊异，急步迎接。那女子看见苏轼，用力推开拦阻的老门丁，奔扑到苏轼面前，双膝跪地，连叩三头，哀求进入苏府做弹

唱歌伎。苏轼慕其才智，慨然允诺，双手扶起，仔细打量这位重逢的女子：她乌黑的秀发散乱着，显露出生活的坎坷；清秀的容颜苍白无色，显露出人生的艰难；秀丽聪慧的眼睛泪珠遮掩，显露出内心的忧愁；破旧衣襟上的点点泪痕，显露着做人的酸辛；惟有怀中的琵琶锃亮闪光，显露着她的所爱所求。苏轼问其姓名，答曰“琵琶”。问其身世，泣曰“父母双亡”。苏轼喟然而语：“琵琶啊琵琶，用你的琴音歌喉，为苏府聊添光辉吧！”

今天，天色晴朗，春光明媚，无风无尘。庭院里，秀竹碧翠欲滴，春花泛白映红，假山玲珑剔透，鱼池清亮怡人。一树梨花如雪，一团友情如火。苏轼、苏辙送别陈慥的宴会就在这梨树下举行。琵琶见到恩人陈慥，跪拜致谢，三敬佳酿，然后弄弦而歌。苏轼的续妻王闰之新婚不久，亲执玉壶斟酒。苏辙的夫人史氏捧盘送羹。庭院里，酒香漫溢，友情荡漾，枝戏琴音，花恋笑语。乐之极也。

陈慥击节而和，情绪异常炽热。一年前父亲病故，他来到京都，想以“侠义好剑”、“喜论兵书”之身，自献于新即位的年轻皇帝，以图驰骋疆场，立功边疆。可前日保安军兵败，将领杨定被杀，绥州得而复失，朝廷似乎弥漫着一层恐战气氛。他奔走自荐，无人赏识。由朋友章惇引荐，他结识了王安石，并进行过几次交谈。王安石敬慕他的武艺胆略、精研兵书和献身豪气。他敬慕王安石见识高远、抱负宏大和敢作敢为。特别是王安石主张变更军旅中“将兵分离”的朝制，更使他钦佩至极。两人虽非知心至交，也算是投意新朋了。前天夜里，章惇转王安石口信给他：变更军旅之事，容后进行。请季常稍事等待，其才将用，其志将展。他理解王安石现时的忙碌，打算借这段空隙，下江南散散心去。

在琴音歌声中，一位年约六十岁的老妇人捧着黑漆食盒从厨房缓缓走来。老人家中等身材，着装朴素，白发如丝，精神矍铄，慈容昵昵。琴停歌歇，陈慥、苏轼、苏辙急忙站起，歌伎琵琶起身恭候，王闰之和史氏迎上搀扶。

这位老人，是苏府的老保姆，名叫任采莲，时年六十一岁。苏轼和他的姐姐八娘，都是吃这位老人的奶汁长大的。苏辙也由这位老人看顾成人。现时老人正带着苏轼与前妻王弗的儿子苏迈。老人粗通文墨，工巧勤俭，从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十三年前病故后，她就为苏轼操持着这十余口之家，实际上成了苏府的总管。苏府上下人等均称“任妈”。今日的宴饮为送别陈慥而设，任妈亲自下厨掌勺制肴，为苏轼兄弟彰尽友道。

任妈走到桌前，打开食盒，端出一盘川菜放在陈慥面前，笑吟吟地说：

“陈公子远行江南，老妇特意炒了一盘姜辣麻腐鸡皮，为陈公子饯行。请公子别忘了我家大郎、二郎思念之谊。”

陈慥拱手感谢，打趣说：

“大郎、二郎之谊可忘，任妈的恩情是永世不敢忘的。”

任妈乐道：

“陈公子打趣老妇了。”

陈慥忙说：

“小侄不敢。子瞻、子由之所以才气横溢、文章盖世，全是任妈的奶汁和心血变成的。陈慥无福，没有得到任妈的抚育，落得个愚而粗鲁，一事无成。今日吃了任妈亲手烹制的佳肴，也会变得聪明的。各位听着，这一盘姜辣麻腐鸡皮，我一个人包了。”说着，拿起筷子，连吃几口，辣得汗出泪流，咂舌吸气。

众人大笑。

任妈说：

“陈公子爽朗豪放，英俊潇洒，又有一身武艺，胜我家大郎、二郎多了。琵琶，我点一首《人月圆》为陈公子饯行，辛苦你弹唱一曲吧。”

琵琶应诺，抚着琵琶弹唱起来：

小桃枝上春来早，初试薄罗衣。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

禁街箫鼓，寒轻夜永，纤手同携。更阑人静，千门笑语，声在帘帏。

歌停曲歇，陈慥拂去心头的些许离愁，拍手称赞：

“好，好一个‘华灯盛照，人月圆时’！平常八字，道出了人间高于一切的幸福。陈慥永不忘京都月圆、灯盛、人聚之美，永不忘御街深夜与子瞻、子由携手同游之乐，永不忘这庭院之中、梨花之下任妈叮咛之殷。子瞻，这首《人月圆》是你的新作吧？”

苏轼摇头说：

“此词作者王晋卿。”

陈慥惊异：

“那位驸马爷？”

苏辙赞誉说：

“‘华灯盛照，人月圆时’，千古绝唱之句，除王晋卿，无人道出。”

陈慥慨叹：

“此公也算当代一‘奇’，放着一个驸马爷不好好当，尽往你们这些文人堆里混，写诗作画自找苦吃，图个啥啊……”

一声回答忽地由假山后传出：

“别无所图，只图能吃一盘任妈做的姜辣麻腐鸡皮。”

众人抬头望去，驸马爷王晋卿在苏府老门丁的陪同下，笑声朗朗地走来，人们哄地笑了。

王晋卿，名诜，开封人，时年三十三岁，大宋王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代，娶英宗皇帝赵曙的女儿贤惠公主为妻，封为驸马都尉，是皇帝赵顼的姐夫。此人英俊潇洒，有“美男子”之称，能书善画。仁宗嘉祐二年五月，与苏轼定交为友，情趣相投，过从甚密，是苏府的常客。与陈慥也很熟悉。

王诜明天就要南下匡庐一带游览作画，今天是来话别的，并有重要讯息告知苏轼。他的到来，更增添了宴会的情趣。欢笑声中，苏轼吩咐琵琶再次弹唱《人月圆》以示欢迎。酒宴重开，举杯对饮，戏语寒暄，各畅其怀。礼数已过，王诜突然神情激扬地说道：

“朝廷有变，特来告知诸公……”

众人停杯凝神。

任妈、王闰之、史氏、琵琶悄然离去。

王诜侃侃而谈：

“皇上昨夜恩准了介甫‘变法’的方略，诏令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总领‘变法’事宜，以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曾公亮已离宰相之位，由富弼暂代。介甫所设计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等新法，即将迅速实施……”

苏轼心情激动地静听、思索：

“不错，要‘变法’，就要有一个实施新法的机构，这是常理中的事情，介甫抓住要领矣！宰相曾公亮离职，也是常理中的事，雄心勃勃的王安石的头上，是容不得一个尸位素餐的老人的。尽管这个老人曾经是介甫进入朝廷高层的引荐者。富弼暂代宰相一事却出乎意料，皇上对‘庆历新政’参与者之一富弼的重用，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赞许？还是出于谋求一时的平衡稳定呢？”

忽地，王诜提高声音：

“介甫，非常之人，在此非常之时，必建非常之功！”

苏轼受到感染，捋袖举杯，霍地站起：

“好消息，鼓舞人心！普天下‘华灯盛照’有日，‘人月圆时’将至！为皇上的英明决断，为介甫的雷厉风行当饮此杯！”

众人同声附和，一饮而尽。

苏轼放下酒杯，提问：

“晋卿，这个新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位处何级？权有多大？”

王诜举指向天，大声道：

“其位至高，其权至大。介甫在奏折中提出‘经划邦计，议变旧法，通天下之利’，‘上听命于皇上，下通示于各路’。不仅囊括了户部、盐铁、度支三司之职，且有取代东西两府之势。”

苏轼愕然：

“这‘下通示于各路’一句，不是侵二府、三司之职权吗？”

王诜一笑：

“子瞻何其聪明而又迂拙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二府、三司之官吏，因循成习，积重难返，介甫意欲‘置而弃之，优而养之’。”

苏轼摇头：

“‘置而弃之，优而养之’？倒是痛快、简单！”

陈慥插话道：

“是祸是福，决于官吏。晋卿，这个新设置的‘制置三司条例司’都有哪些人物参加？”

王诜回答：

“都是当代年轻俊彦之士。吕惠卿、曾布、章惇、舒亶、吕嘉问等已蒙皇上恩准。子由也将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之职。诏命会很快下达……”

苏辙的头脑“嗡”的一声胀了，他惊异地向兄长望去。

陈慥亦大惊，急问：

“那子瞻呢？子瞻不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吗？”

王诜迟疑片刻，望着苏轼说：

“苏子瞻当代奇才，岂能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同列。皇上看重子瞻的才智文章，将诏令子瞻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

陈慥瞠目：“殿中丞”是个官阶，只是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直史馆”是个“贴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衔，只有“判官告院”是差遣的实际职务，还是一个手中无权的闲职。

苏辙默然：章惇几天前在“遇仙酒楼”的暗示变卦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对兄长都是一个不祥的预示，对自己也未必是个吉兆。

王诜安慰苏轼：

“子瞻，判官告院虽属闲职，但承办的都是宫内事务。靠近皇上的人是不会长久寂寞的。”

苏轼耸肩一笑，笑得远不如平常爽快，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尴尬：

“知我者，圣上也。介甫握权行事，我居官告院办理奖励加封，人尽其才，天下焉能不治。但不知谏院人事有何变动？”

王诜答：

“御史中丞吕诲仍知谏院。”

苏轼再问：

“皇上对欧阳公永叔、范公景仁、张公安道有所借重吗？”

王诜回答：

“张公安道，仍为翰林学士承旨，因其早日与介甫有隔，皇上对其日后能否相让相维，甚为忧心；范公景仁，对介甫素有成见，自己奏请皇上求去知通进银台司之职，皇上留中未准；欧阳公永叔，系介甫恩师，且人望甚高，但自前日因病离开参知政事之位后，身体日益虚弱，是否请其再度出山，皇上正在思考之中。”

苏轼默然。

陈慥急忙举杯为苏轼解窘：

“天下大事已定，用不着我们操心了！酒足饭饱，我也该告辞离京了。祝子瞻禁舌嵌口，祝子由任劳任怨，祝晋卿人月常圆！”

王诜也举起杯来：

“我明天就南下匡庐，今天特来向诸公告别。”

苏轼神情悻悻，举杯而对：

“祝季常闲云仙鹤，遍览山川。祝晋卿诗画双收，早回京都。”

苏轼言犹未尽，动了感情：

“忆昔日轼官于凤翔府，跟随恩伯两年，那时年轻气盛，愚不更事，屡与恩伯争议，以至形于颜色。今日思之，真是后悔不已……”

陈慥神情亦为之凄然：

“凤翔阔别之后，家父常思子瞻，每思必语：‘吾爱子瞻，犹若子侄。’”

苏辙张口，正要说些什么，墙外骤然传来开道鸣锣声，一声高于一声地停落在苏府门前。老门丁神情慌张地跑来禀告：

“大内宦侍驾临，要二位公子迎接圣诏！”

苏轼、苏辙有些惊慌。

王诜提醒苏轼速备赏银。苏轼转身欲取，一位身着黄色宫服的中年宦侍，在一队紫色仪仗和一队大内禁军护卫下，已昂首阔步向庭院走来。

陈慥急忙从行囊中取出二百两白银放在桌上。

苏轼、苏辙疾步迎上，跪伏在大内宦侍的面前……

大内宦侍离去了。陈慥、王诜离去了。

苏氏兄弟怀着沉重纷乱的心绪，走进正屋正中的祖宗祭堂，向父亲苏洵和母亲程夫人的灵牌焚香跪拜后，转入左侧苏轼的书房里。兄弟俩相对无语地沉默着。他俩都有许多话要说，但谁也没有开口，似乎都在调理心头的乱丝，要把眼前看个透彻，把今后想个明白。

落日在天边烘起一抹霞彩，透过竹丝窗帘，把书房映得金黄。

大内宦侍送来的诏令，给苏府上下人等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欢乐。特别是在漫长冷清的三年居丧守制后，返回京都不到十天，便得皇上恩宠赐封，也许真是苏门时来运转。仆役们奔走相告，琵琶弹唱欢歌。任妈亲自操办起三桌酒席，准备欢宴全家十多口人丁。年方三十、身体一向多

病的史氏，也特别精神起来，藕荷色短衫匀称合身，短衫上的金线宽边闪着光亮，衬托着一张圆圆笑脸，正坐在酒桌前裁纸数银，分封红包。二十一岁、体态轻盈的王闰之，红裤红衫，头绾钗簪，秀容如玉，立在史氏一边，神情腼腆地呼唤着一个个家仆姓名，分发赏钱。苏辙的七个子女，都是九岁以下的小童，过年似的在酒桌间跑来跑去，欢笑嬉戏……西冈苏府，上上下下一派喜气洋洋。惟有府中的二位主人反是忧心忡忡。

书房里已燃起红烛，苏辙久思之后，先于兄长开口：

“这两天来，我再次翻阅了介甫的《万言书》和《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介甫在‘除时弊’、‘抑兼并’、‘便趋农’、‘强兵富国’这些大目标上，与我们兄弟的主张并无二致。但在实施方略上，却不尽相同。我们主张‘智者所图，贵在无迹’，介甫似在主张‘暴雨急风，声势夺人’；我们主张‘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介甫似在主张‘鼓鸣车发，翻江倒海’。介甫与我们‘急’、‘缓’之别，甚为分明。今日‘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神秘而突然，朝臣不解其意，官吏不明宗旨，确有猝然轻发、专谋声势之嫌。如此轻车骏马冒险夜行，不辨前途沟壑，一任挥鞭，实有车翻马毙之忧。再说，介甫生性执拗，素拒人谏，今又春风得意，正欲舒其胸怀、展其才智，更不易纳谏从言。因此，皇上诏令‘判官告院’之职，似应呈表谢辞，以免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

苏轼也在思索着这个问题。辞受闲职虽不是多大憾事，但他不忍在皇帝赵顼锐意革新、励志图强之始就颓然退出，抛却自己近十年来沸腾于怀的理想。

他明白自己的主张与王安石的同异，更了解王安石为人之坦直和处事之执拗。王安石所谓的“变法度、易风俗”、“以古准今”、“以舜禹为法”等狂狷之论，许多是由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那里借鉴来的。乍看新奇，究其实质，不过秦、汉以来一些激进变革理想的复活。要凭这些古老的遗产建立一个恬静安逸、无争无斗的舜禹之世，固然美妙，只怕是难以实现。因今时之君已非舜禹之君，今时之臣已非舜禹之臣，今时之民已非舜禹之民。今时的大宋，终非古之秦、汉啊！况且，商鞅、桑弘羊均因其激越冒进，“欲速则不达”！自己的主张呢？也许只能修补这颓敝欲倒的房舍，只能抑制这奢侈贪欲的世风，只能改良这因循苟且的恶习，比起介甫的高远，自然是温和的、表浅的，但也许是现实的、稳妥的。

他明白自己将处的职位是职显而无实，位高而无权，也是一种“优而养之”。于官告院管管封赐，好一个混日子的清闲角色。可这些闲职，位近人主，讯息灵通，正如晋卿所言：在这些职位上的人，是不会久于寂寞的。再则，任命子由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不也是一种预示吗？它表明皇上仍然在考虑着自己的主张，仍留有再用的余地。

苏子瞻看得清楚，这个诏令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将是一个超越朝廷一切权力机构的怪物。将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衙门。也是一个滋生新的弊

端的温床。它的横空出世、包揽一切，必将在这龙蛇混杂的朝廷，引起一场沸沸扬扬、不可掩制的混乱，各类人物都将纷纷表演。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章惇、舒亶等是一拨，曾公亮、赵抃、富弼、吕诲等元老重臣是一拨，大内的后妃、近臣又是一拨。欧阳修、张方平、范镇不会长久沉默，司马君实也不会真的置身事外。年轻皇帝将在一场空前未有的纷争中不断选择。王安石也将经受一场生死沉浮的凶猛冲击。

他完全理解弟弟子由此刻的思虑：是啊，与其在毫无权力的冷板凳上看他人的热闹，莫如去一处僻远的州府为老百姓做一点儿实事。可哪个偏于一隅的地方能实现自己胸中的雄图宏愿呢？

此时，苏轼的心头骤然浮现起故乡那灾难深重的惨景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那睿智高尚的身影……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洵和苏轼的夫人王弗先后病故于京都，苏轼、苏辙及其家人扶父亲和王弗的灵柩返回四川老家安葬。在为父守制三年的最后一个月里，苏氏兄弟为答谢亲朋故友、地方官吏对父亲的悼念和安葬时的帮助，走出悲哀叠垒的庭院，遍访友人所在的州府乡县。他俩在富贵之家看到的是华屋丽堂，在贫困之家看到的是粮米不继；在官府看到的是案牍盈积，在乡镇看到的是乞丐成群。他俩的目光变得深沉忧郁了，不再依恋于山清水秀、湖光竹影、山花水荷、莺鸣燕语，而着意于禾田农舍、风情民俗、黎庶生相和世态炎凉。他俩用从书斋里学得的知识，对应着书斋外的人生，诗文充塞的灵魂顿时失去了雅意。疮痍触目，升平何在？兄弟相语，神情凄然。真是身被其尘，足沾其泥，才可见民间实状；身处农舍，言及农事，才能悟民间真情啊！

一日，苏氏兄弟来到一个名叫清水坪的山村拜访他们幼年时的开蒙老师，谁知旧居已毁，房舍成了牛棚。再三询问村民，才在村外一间茅屋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恩师。老人形容憔悴，须发皆白，境况潦倒，甚至双目失明。闻苏轼、苏辙之声，老人怆然泪下。在凄楚的寒暄中，苏氏兄弟始知老人为豪门逼迫而家业毁尽。

老人神情痛苦欲绝，以手索路，引苏轼、苏辙走到屋外，以失明之目遍览山川，指点而语：

“天府之地，今日已非天府了！子瞻、子由请看，往东，纵几十里，田连阡陌，皆为一户之地；往南，横几十里，民以万计，皆为一户之奴。朝廷百年‘不抑兼并’之策，终于生出今天这样的苦果。只怕真的要‘天下未乱蜀先乱’了……”

苏轼、苏辙悟通而无语安慰老人。苏轼取出银两敬赠，老人怆然拒收。

“行将就木，要银两何用！子瞻、子由已名震四海，若居位为官，但愿能以此恻隐之心，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苏氏兄弟跪倒在老人脚下，咽泣出声……

苏辙突然打断苏轼的回想：

“哥，该我们决定去从了！”

苏轼似在自语：

“不能忘记老人的殷殷希望啊！还是待在京都再看看吧。如若介甫献上的真是一副救世的‘灵丹妙药’，那时我们再退出这龙居之地，也就胸无遗憾了。”

苏辙不甘心，还想再劝，任妈带着琵琶、婢女、仆役，捧盘置酒拥进书房，向二位主人庆贺来了。

婢女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仆役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琵琶敬酒，苏氏兄弟姑且喝了。任妈端起酒杯，喜泪盈眶：

“我刚才给老爷和老夫人的灵牌上了香，大郎、二郎受到皇上重用，苏府光宗耀祖了。老奴敬你哥俩一杯！”

苏辙趋步上前，扶着任妈落座，说：

“任妈，这使不得。”

苏轼慌忙从盘中自端一杯酒，也说：

“任妈，你老不胜酒力，免了吧。我和二郎谢你了。你看，我干杯见底了……”说着，一饮而尽。任妈笑了，泪花滚落胸前。

老门丁举起一杯酒，走到苏氏兄弟面前，呐呐地说：

“大郎、二郎的官职好难叫噢，啥子‘判官告院’？啥子‘检详文字’？弄不懂哟！”

苏轼大笑，接过酒杯，又饮了。然后高声对老门丁说：

“你听真哟，二郎当的那个‘检详文字’，是专门为朝廷写法令律例的，日后你看到盖有朝廷大印的条条规规，那就是二郎做的活计。我当的官比二郎的官大一个小拇指头，叫‘判官告院’，二郎办事好，我就奖赏他！”

老门丁明白了，连声说好，引得婢女、仆役笑声不停。

歌伎琵琶进入苏府已经三天，她爱上了这个家，爱上了这个家里的人，更爱上了这个家里融和、亲切、轻松、清新的气氛。她此刻怀着满心的喜悦，跪到苏轼面前，口齿伶俐地说：

“禀奏大人。现时朝廷大臣府上，大约都是七八人的歌伎班子，有的达十二人之多，我们府上现时只有一支琵琶，太寒酸了。如今，两位大人居

官朝廷，交际又广，今后来往应酬，会有增无减。恭请大人再聘歌伎数人，以壮府风。”

苏轼听了琵琶的请求，掀髯大笑说：

“妙！升官了，交际广了，应酬增多了，不必再寒酸了。琵琶，借你的慧眼明珠，再物色九个春兰秋菊来，让她们竞放奇葩吧！”

苏辙见兄长饮酒过量，又有些口无遮拦，急忙劝阻：

“哥，这……”

苏轼踉跄一步，挽住苏辙的手臂：

“子由，你忘了前几天在‘遇仙酒楼’那位无知和尚赠送的佛语了？‘观照自性’！让我们按照‘自性’居家过日子吧！”

苏辙领悟了苏轼似醉非醉的暗示，默默点头。

第七回 琼林苑君臣答对 苏子瞻侃论商鞅

三月的桃花坐果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公开亮相，以“雷滚九天”的声威敲响了“变法”的开场锣鼓，立即引起了朝野的注目和关切，成了京都酒楼、驿馆、茶舍、妓院、官衙、民宅议论的话题。关心油盐柴米的“民”们，盼望“变法”能带来物价稳定、日子太平；关心小本微利的“商”们，盼望“变法”能使官税减少、生意兴隆；关心世风世俗的“贤良”们，盼望“变法”能使时弊改观、官吏清廉；关心国家命运的“士”们，盼望“变法”能带来兵强国富、朝廷中兴；地位低微的“吏”们，盼望“变法”能带来好的官运；万贯家产的“豪”们，盼望“变法”能带来更多的金银；贪财的妓院老鸨，盼望“变法”能使嫖客如云；生活无计的扒手，盼望“变法”能使捕快绝种、监牢关门。二府、三司的达官，默默琢磨着“制置三司条例司”无边的权力；御史台、谏院的“乌鸦”们，尖利的声音暂时沉默。狂热的祝词，几天之内就把王安石塑成了当代孔孟般的大儒。

皇帝赵顼亲自主持了延和殿的群臣会议。王安石当殿宣布了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方略，阐述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强调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理财为方今先急”。并扼要谈了“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九项措施的设想。

这一整套新法表明，王安石要摧毁和抑制官僚、富商、豪强无情无厌的兼并盘剥，防止因财产分配日益悬殊而引起的天下大乱，维护社会的稳定，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设想。新法还表明，王安石要扶持农

户、增加贷款、减少差役、兴修水利，使百姓能安于田垄，以发展生产，达到“增天下之财”而富国强兵。

王安石的气派，给人以“天下太平可立至，生民咸被其泽”之感。王安石的辩才，不由人不信，实现美景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于是，皇帝拍案叫好，群臣舞蹈相庆，延和殿变成了酒肆。君臣纷纷举杯执箸，视明天已如盘中佳肴。苏轼、司马光也在举杯，尽管他俩不相信“太平”会如此容易地“立至”，但也盼望能够出现一个如此容易“立至”的“太平”。

四月的青杏变黄了。王安石按照他藐视一切的性格，撇开了两府大臣和三司官员，遴选了他“信其才智”的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激进骨干，作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巡察使，率领大批官吏分赴各地，了解赋税利弊，勘察农田水利现状，准备推行新法。

巡察使和巡察官吏震动京都的马蹄声，立即使二府、三司“欢呼叫好”的大臣们警觉了，醒悟了，反感了：二府靠边，三司晒干，“制置三司条例司”侵权啊！“百官失其职”！怨言卷地而起，朝廷一夜之间出现了混乱。宰相富弼装病，副宰相赵抃甩手，连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升之也偷闲不再理事。知开封府吕公著，谏官刘琦、钱□等人纷纷上呈奏表，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王安石气势如虹的第一脚踢在了一块界石上。

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也许他不觉疼痛，也许他疼得咬牙，忍痛不语，总之他依然毫不畏惧地跨过界石，向前走去……

五月的石榴放花了。王安石突然决定变更科举考试制度，罢诗赋帖经墨义，以经义论策取士。并征得赵皇恩准，谕令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议行。

王安石也许有感于“变法”人才的缺乏，想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但旧法实行已久，今突然要予以废除，不仅馆阁官员毫无准备，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更是惊诧。于是，他们以学子的代言人自居，上表参奏：学子们寒窗十年，背诵经书；投师拜友，钻研诗赋，现时突然变更而试以新的课题，不是成心要断送这一茬学子的功名前程吗？中枢重臣们的撂挑和二府三司官员的反对，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吏的借机渲染、借题发挥，喧喧嚷嚷，满朝风雨，直向福宁殿飘去，年轻的皇帝赵顼被惊动了。

王安石又一真知灼见、超越群臣的选才主张，又遇到声势浩大的挑战。

五月二十日清晨，一道诏令由大内传出，送进外城西冈的苏府：今日午时正点皇上要在琼林苑召见苏轼。

苏轼毫无准备，呆坐在卧室外间的一张藤椅上，急遽回想自己三个月来的言行有无犯忌招祸之处。他一向胸无城府，又无每天作日记的习惯，半个时辰的苦思冥想，仍然茫无头绪。

苏辙沉默地坐在苏轼对面的一张木椅上，睁大一双焦虑的眼睛，似乎也在帮助兄长回忆反思。

苏轼之妻王闰之初到京都，根本不知官场风雨、宦海波涛的险恶，更不明白皇上召见这样的荣耀礼遇，怎会使夫君如此痛苦，心里一通胡猜乱想。

此刻，苏轼忽想起一事，低声连连自语：

“失言了，失言啊……”

苏辙忙问：

“什么事情？”

苏轼魂归正位，回答说：

“前日子厚来访，谈及介甫谕示馆阁议变更科举考试之事，我曾随口打趣：‘通晓诗赋有何不好？介甫不也是从诗赋中选拔出来的吗？’”

王闰之舒了一口长气，哑然一笑：

“就是这句话啊，也值得如此愁苦，吓为妻一跳。”

苏辙却惊慌了：

“这也是诽谤执政啊！我担心子厚会不会……”

苏轼霍地站起，打断了苏辙的话：

“子厚，密友也，断不会出卖朋友！我们若有丝毫猜疑，也就是猥亵友情了。算了，再莫自寻烦恼了。”

任妈满脸焦虑地走了进来，担心地询问：

“大郎，皇上今个儿召见，不会有什么事吧？”

苏轼故作轻松，抓住任妈的手说：

“任妈，三个月来，我深居简出，谨言慎行，既没有上表奏事，也不曾当众赋诗，是个地道本分的臣子啊！任妈放心，皇上这次召见，说不定我又要升官了。”

任妈放心了。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马车备好了，你早点动身，不要误了时光。”

苏轼点头，转身对王闰之说：

“季璋，快取朝服、朝冠来，我要披挂出场……唉，你们看，口无遮拦，又说走嘴了！”

王闰之嫣然一笑，转入内室。

任妈笑着说：

“你能自知就好。”

苏辙也笑了，叮咛说：

“琼林苑虽非紫宸殿，但也是是非之地。‘变法’之事，不谈为宜。答对垂问，以少为佳。”

苏轼点头。

琼林苑是皇家花园，位于城西护龙河顺天门外五里处，占地约一百顷，北邻金明池，相峙相映，相衬生辉。琼林苑内，牙道交错，溪水纵横，道旁溪岸，古松怪柏交枝蔽日，翠郁生津。苑之东隅，有石榴园为屏；苑之西隅，有樱桃园为障；苑之南隅，有杏园作托；苑之北隅，有梅园为依。此时，石榴花怒放，一片火红；樱桃果已熟，红珠满枝；银杏半黄，三分羞怯；青梅方绿，七分娇情。四围果木之中，亭榭错落，幽径曲折，楼台闪辉，月池扬波，柳拂虹桥，风抚凤舸。舒心亭耸立于月池岸边，雕梁画栋，迭起三层，金璧相射，飞檐凌空。奇花异卉摆满回廊，争奇斗艳，仰视着三楼廊檐下凭栏远眺的年轻君王。

今天的皇上，身着一套白绸长袍，盘发于顶，像是一个刚满弱冠的书生，面容清秀，略显倦色。三个月来，他已被自己决意的“变法”搅得心神纷乱了。

焦心熬神的三个月啊！朝廷重臣的消极对抗，御史台和谏院官员的奏表抗争，这都是他不曾想到的。他更怨恨富弼、陈升之、赵抃这些执政大臣的怠工撂挑，说不定朝臣们的不满情绪就是他们播种的。他更怨恨御史台和谏院那些多嘴多舌的“乌鸦”，朝政上稍有一点变革，他们就吵闹个不停。不过，年轻皇帝也在考虑王安石这三个月来的所作所为。思来

想去，王安石似乎没有任何背着自己恣意妄为的地方。唉，“变法”起步之始，就这样艰难啊！

他焦躁烦闷，常于夜半三更起床徘徊，寻觅这艰难局面的症结所在。在苦苦追寻的无因无果中，原来的四位执政大臣曾公亮、富弼、赵抃、唐介的身影总在他的心头闪现。特别是死去的唐介，似乎仍然瞪着一双深陷而犀利的眼睛望着他。哼！唐介是死了，难道他那颗桀骜不驯的灵魂还依附在富弼、赵抃、陈升之的身上吗？年轻的天子心头不禁浮起了斩杀的念头：因循守旧的老臣和臭嘴寻衅的“乌鸦”们，你们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但烦闷情绪偶尔消散之际，赵顼心里了如明镜：这些老臣、谏官是杀不得的，太祖皇帝遗诏有不杀大臣的祖制，自己也不愿做残忍的暴君。何况对王安石也是大意不得的。这些谏官的参奏，几乎全是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侵权。权在王安石手中，谏官们似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是啊，朕也不愿在可见的将来，造成一种“尾大难掉”的局面。

怎么办呢？赵顼左右权衡，忽然想起“忠耿刚直”的司马光和“才华横溢”的苏轼。何不召这二人进宫，询问朝政，以了解群言沸腾的真相？司马光已经有半年不预朝政了，苏轼也有三个月没有谈论政事了，这两个局外之人，是如何看待眼前大势的呢？

为了避免王安石和老臣、御史、谏官们的猜疑，赵顼把召见的地点定在这清静的琼林苑。自己三个月来够紧张劳累了，也该到此散散心。

他撇开随行的后妃、宫女、太监和护卫的干扰，独自登上三迭三层的舒心楼。站在廊檐之下，望着苑内的奇花异卉与苑外金明池上的片片渔帆，年轻的赵顼感叹自然之奥秘和世间之欢愉。他不禁低声吟出：“居之宫廷如囚，行之宫外如燕，情回趣异啊……”

中年宦值捧着茶盘轻步走近几案，把茶盘轻轻放在案上。轻微的响声惊动了赵顼，他回头向宦值一瞥，忽然想起苏轼即将来到这琼林苑，心情蓦地紧缩了。帝王的矜持和自尊使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念头：要有准备地去对待这位名震京师、才华盖世的晋见者，即使不能征服他，也要使他不敢轻视自己。赵顼不再欣赏眼前景色，而是急遽地转动心机，思索着与苏轼答对的话题……

午时正点，苏轼在宦值引导下，登上了高耸的舒心楼。苏轼抬头一看，廊檐中央，藤椅竹几之旁，站着一位凭栏远眺的年轻人。此人必定是皇上了。他的心儿“怦怦”跳动，脚步在刹那间迟疑了片刻，又疾步向前走去。皇帝赵顼转过身来，微笑着目迎苏轼。

赵顼是第一次见到苏轼。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四川人洒脱而不似王安石那般狂放，也不似司马光那样的古板，神情举止上洋溢一派文人气韵。如果说王安石似古之商鞅，司马光似古之郑玄，苏轼呢？也许如同汉之贾谊、唐之李白了。这种人也许是令人愉快的。

苏轼也是第一次晋见皇帝赵顼，几步之间的凝目打量，迅速也在心底形成一种看法：这是个早熟的皇帝，虽说脸上的稚气还没有褪尽，但稚气中跳跃着刚烈之色；神情是谦和的，但谦和中流露出勃勃雄心；目光是锐利的，但锐利中含有帝王特有的猜疑。王安石没有看错，他也许就是大宋的中兴之主。

苏轼走近，赵顼跨步迎上，笑着说：

“先生才气横溢，名震京师，朕在颍府时即闻‘三苏’之名。今日琼林苑相见，释朕久愿，高兴至极。”

苏轼跪倒叩奏：

“臣苏轼蒙圣上见爱，惶恐感激。臣敬祝圣上万岁，万万岁！”

赵顼扶起苏轼：

“此乃琼林苑，朕微服入苑散心，君臣之礼多余了。朕今日备龙团茶迎接先生，请先生入座吧。”

龙团茶产于福建武夷山山溪边，据说全年产量只有四十饼。真宗赵恒时，宰相丁谓曾贡此茶以固宠。仁宗赵祯时，翰林学士蔡襄曾贡此茶以图进。此后龙团茶即成为宫中享用的御品，就是采茶少女、制茶工匠也是不许尝用的。

现时，皇上以龙团茶迎苏轼，已是重重的例外，难得的恩典。苏轼心内一轻，灵气活过来了，口舌之关随之松弛。他遵旨落座，谢道：

“圣上赐茶，恩重情深，胜赐臣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多矣！官职之役，臣之本分；赐茶之恩，天外飞来。”

皇帝赵顼大笑，举杯相邀：

“听说先生茶道极高，请品评赐教吧。”

茶香飘飘，笑声朗朗，品茶论道，逸兴成趣。苏轼谈“茶神”陆羽，皇上谈“茶仙”卢仝；苏轼论“茶出佛门”，皇上论“茶出山村”；苏轼赞“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皇上赞“祛病、健身、益寿、清神”……海阔天空，山南海北，情趣相投，两相无隔。一缕清风送爽，君臣茶香满衣。宦值续过水，赵顼伺机转入他思虑已熟的话题：

“先生以为汉之贾谊为人如何？”

苏轼谈兴正浓，根本没有想到皇帝何以于此刻提出贾谊来。茶香醉人，他不及思索，便侃侃而谈：

“贾生，一代才子。十八岁学贯百家，二十岁受汉文帝召见，任为博士，

旋即升任太中大夫。他提出‘劝农立本’之策，以足食足兵而达天下大治。他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分而治之削弱藩镇之权。这些方略确是治世良策。可惜遭一些老臣反对，文帝弃而不用，并贬为长沙太傅，后改任文帝子梁怀王太傅。志不得展，郁闷而亡，年仅三十三岁。贾谊，忠君忧国，继屈原之风。其文，有《陈政事疏》《论积贮疏》《吊屈原赋》《□鸟赋》等篇，文情并茂，光耀人间。”

赵顼又问：

“英才早逝，不胜惋惜。但不知其悲剧之因何在？”

苏轼喟然叹息：

“人生在世，欲追取远大之业绩，必须等待机遇。要实践胸中伟大抱负，必须善于忍耐。贾生才有余而胆量不足，志博大而心胸狭小，不能自用其才，致使悲剧发生。历代史家文人，因同情贾生而归过于汉文帝，未必妥切如实……”

苏轼责怪史家文人，却无意迎合了赵顼此时对老臣、御史、谏官的嫌恶，甚至轻柔地慰藉了一下赵顼那颗“天纵英明”的帝王心。

因此苏轼的话音一落，赵顼击掌称赞：

“善！先生一语，拂一页史案之积尘，匡历代史家文人之偏见，朕受益矣！历史上迷离不解之谜甚多，秦之商鞅就是一例。先生有何高见？朕再讨教。”说着，亲自为苏轼斟茶致意。

苏轼有些晕乎了，更不去思索皇上此时提及商鞅之所图。他呷茶一口，掀髯而谈：

“商君，一代异人。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兴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民见其刑而不见其德，知其利而不知其义，秦卒以此亡。所以，兴秦者，商君；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足以报帝业之功；其死有车裂之祸，足以偿亡秦之责。理势自然，不奇怪啊……”

苏轼对商鞅的评论，是简练生动的，但也是粗浅应景的。可年轻皇帝听得特别认真，觉得十分舒心。他的心头突然浮起王安石的影子：王安石一向以商鞅自誉，前几天又写了一首颂扬商鞅的诗，颇有自得之意。王安石，你真的要成为今天的商鞅吗？他微微一笑，接着苏轼的话说：

“朕记得有一首关于商鞅的诗，请先生评论指教。”说完，诵出诗句：

自古驱民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皇帝赵顼诵毕，凝目注视着苏轼。

苏轼当然知道，这首诗是依据商鞅“变法”开始时，在咸阳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大木，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五十金。果然有人这样做了，商鞅即赏金五十这样一段故事引申的。其诗有理无文，犯有届时文坛上以诗说理的通病，平庸之作而已。但苏轼以为此诗出于皇帝之手，诗中又有“今人未可非商鞅”之句，心头一惊，冷汗涌出，神情惶恐地说：

“臣不敢非议商君，适才所语，狂言而已……”

赵顼大笑，朗声说：

“这首诗不是朕写的，朕也不会写诗。‘今人未可非商鞅’之句太武断了，商鞅为什么不能‘非’？贾谊可‘非’，商鞅亦可‘非’！先生刚才的‘非议’不是很有见地吗？朕赞成先生的看法。”

苏轼以手拭汗，急急说：

“圣上英明，臣领教。”

赵顼站起，挽苏轼手臂凭栏远眺，十分信任地说：

“朕决意‘变法’，以除国家积贫积弱之弊。现朝臣沸扬，人言洋洋，先生判官告院，当为朕深思治乱，无须顾虑，朕之过失，也可指陈。”

凉风一吹，苏轼突然想起弟弟子由的叮咛，悔恨自己刚才口无遮拦、高谈阔论、一副骚人酸态，决计不再多嘴了。但看到皇上此刻焦虑的神情，又觉得不置一词对不起皇上，对不起今日的君臣相会，也有违为臣之道。于是他把自己三个月来积在心底的纷乱想法，浓缩为几句简短的谏言，说了出来：

“圣上恕臣直言，今日之弊，是圣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乞圣上深思。”

赵顼凝神沉思。

这时，宦值走近，向皇帝禀奏：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奉诏晋见。”

赵顼神情不移，从容下旨：

“楼高风大，老人不耐吹打，着令司马光在楼下客厅等候。”

宦值奉旨离去。

苏轼知道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司马光被召见，预示着朝政可能出现新的变动。他望着仍在沉思的皇帝跪倒拜辞：

“臣苏轼告退。”

赵顼舒了一口气，双手抚着苏轼，感情诚挚地说：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简略而明了！先生三言，朕当深思。”

苏轼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望着年轻的皇上，泪眼蒙蒙了。

第八回 宋皇帝进退两难 王介甫一语释疑

皇上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的消息，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二府、三司。官场宦海腾起的风波，在这个晚上突然打了一个回旋，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卷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官员和御史台、谏院官员的心情来了一个颠倒，喜悦和焦虑换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清晨，知开封府吕公著和谏官刘琦、钱□、孙昌龄等奔走相告，聚集议商，四出打听，企图摸清苏轼、司马光参奏的具体内容和当时皇上的反应，以便确定他们再次上表抗争的言辞。吕公著找到同修起居注孙觉询问，孙觉茫然不知。

宋朝中期，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除朝会、经筵、行幸从其出入作简略记录外，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直录皇帝言行。即皇帝在后殿阅事，在前殿视朝，允许修注官侍立作记。二是臣僚录报帝语。即皇帝召见臣僚议事，不允许修注官参加，召见次日，由臣僚告知修注官或由臣僚录记“圣语”封报起居院。三是百司供报修注事件。五日一报，十日一报，一个月报，其内容为进贡谢辞、游幸宴会、赐赏恩泽、风俗善恶、风云气候、奇异物事等。

同修起居注孙觉，也许是出于必须执行第二种录报方法，便答应了吕公著的请求，立即奔往苏府询问。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时年四十一岁。身体魁梧，髯长而美，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是苏轼的密友，与苏辙相交亦厚。当年苏洵购置西冈庭院，孙觉曾解囊相助。

孙觉在苏府与苏轼、苏辙交谈终日，得到的“参奏”、“圣语”只有十六个字：“山南海北，海阔天空，品茶论道，议论古人”。因为苏轼在会见孙觉之前，就得到苏辙的再度忠告，早就把他说给皇帝的三句谏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压在心底，没有说出。孙觉大为失望，傍晚时分，回到家里，当着朋友的面长叹一声：

“苏子瞻也学会耍滑了！”

但也怪，就是这声无可奈何的叹息，竟引起朋友们更大的兴趣，“苏子瞻耍滑”，不正说明内中有不好言明的秘密吗？他们请求吕公著亲自出马去司马光府邸再探。

吕公著，字晦叔，安徽凤台人，时年五十岁，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的儿子。此人沉静老成，与司马光相敬相重，交谊极深。他深知司马光和皇帝不寻常的君臣关系，也深知这位“朝臣典范”决不会像苏轼那样的品茶胡扯，更深知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品德：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人短，从来不在妻儿面前议论朝政，从来不在迩英殿外议论皇帝的言谈笑貌、悲欢苦乐。吕公著之所以应了众人之请来到司马府邸，完全是一种侥幸心理的驱使，人在极愁极乐时，都愿意和朋友谈谈心，以发泄其心中块垒。但愿司马君实也和常人一样，在极愁极乐的发泄中，能流露出几句重要的消息。

吕公著在与司马光将近两个时辰的交谈中，这位白须黄脸的“陕西子”连“琼林苑”三字也没有提及，自己几次提到“变法”两字，都被这位“朝臣典范”用话岔开了。吕公著深夜垂头而归，面对朋友，苦笑而已。

事情愈发神秘。“猜疑”原是在各自疑虑的轨道上寻找谜底，琼林苑君臣会见本身就是一个共同的轨道。眼前朝野风狂浪卷，君臣会谈不可能不涉及。忧国忧民的苏轼和司马光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不申述自己的主张。越是不透露风声，越说明天机不泄。众人进而推断：“变法”大约要煞车了！于是，他们在品茶、饮酒中等待着“变法”煞车的惊雷传来。并把这殷切的希望通过酒气的挥发和茶香的飘散，传给了各自的亲朋故友，又通过亲朋故友的酒气、茶香，传出府邸、衙门，传向京都喜欢小道消息的人群……

第二日晚上，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吕惠卿、曾布、章惇、谢景温等人，也聚集在他的书房里。

书房的烛光亮着，窗外无数夏蚊，黑蒙蒙一片，嗡嗡不息地呐喊着。

王安石身着黑绸短衣，斜倚在一张长形竹榻上，一只手支在耳沿上，机敏的眼睛炯炯有神，眉宇间的肌肉无规律地搐动，显示他心底正飞速寻觅一个新的决断。人间若确实存在传说中的那种“耳眼心手，同时并用，以耳知事、以目明事、以心决事、以手行事”的奇人，那就是王安石这样的人了。

曾布神情忧郁地说着自己的看法：

“……圣上召见苏轼和司马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移进琼林苑，分明有避开执政之意。更为奇怪的是，今天已是第二天，皇上既不视朝，又无谕示，会不会有突变可能？今天一整日，朝廷沉寂得出奇啊……”

曾布所谓的“突变”，就是暗传于二府、三司的“变法”可能煞车。他听到了，吕惠卿、章惇、谢景温等也听到了，他们都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王安石开口。

王安石不移不动，眉宇间肌肉渐渐隆起，形成一个下宽上尖的三角形。

谢景温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的反应，当他看到王安石眉宇间的三角即将形成时，立即从怀里拿出一沓材料献策说：

“可以断言，三个月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苏轼和司马光，在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中，绝不会再做哑巴的。皇上今天的沉默和朝臣们暗地的雀跃，就是一个可怕的预兆。要粉碎这股暗流邪风，必须向几个有声望的人物开刀……”

王安石抬起头来，注视着杀气腾腾的谢景温，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谢景温接着说：

“我半个月来查访得知，判尚书都省张方平曾散布流言，攻击‘变法’，说‘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这个张方平，原是苏轼、苏辙的恩师……”

室内沉寂无声。

“知通进银台司范镇，竟然污蔑‘变法’是‘残民之术’。这个范镇，原是苏轼、苏辙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引荐人之一。且范、苏两家又有世交。更为有趣的是，范镇的从孙范祖禹，现时又被司马光借到书局供职。而司马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忠于皇上，他有一首写王昭君的古风诗不无深意：‘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借古人而抒发心志，这不是对皇上的怨恨吗？”

王安石一惊，霍地站起，瞥了谢景温一眼，若有所思地踱步徘徊。

曾布被谢景温的手段吓蒙了，茫然不知所措。

吕惠卿不动声色，他注视着王安石。

章惇也被谢景温弄得心惊肉跳：这是冲着苏轼、司马光放暗箭啊！

谢景温继续陈述他的战术：

“擒贼擒王，只要拿下这些头面人物，才能制止‘突变’的发生。而拿下这些头面人物的有效手段，就是向皇上弹劾他们貌似忠诚而反对‘变法’的罪行。我已写成了一份奏表，不知是否可用？”

王安石面色阴沉，眉宇间的三角形似乎已呈紫色。章惇看得出，王安石心里正有一场风暴，片刻便要雷声大作了。他的心“怦怦”跳动，一时喘不过气来。然而，王安石忽然缓缓摇头，随即把紧皱的眉头一展，停止踱步，又坐在竹榻上。

王安石的心绪在经历一段激烈的煎熬之后变得从容坦然了。他看得清楚，谢景温要以范镇和张方平为筏，向苏轼、司马光大开杀戒，以回击昨天琼林苑的君臣会见。这完全是“猜疑”产生的报复，是荒唐无据的！

他盯住谢景温，疾言厉色：

“师直，你知道司马光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吗？那是十六年前在群牧司时，司马君实和我深夜饮酒后的一首唱和之作。如果说这首诗里藏匿了司马君实对皇上的怨恨，能有人相信吗？我不也成了司马君实的同谋者吗？王昭君就是王昭君，诗就是诗！‘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两句，我看倒是司马君实的神来之笔，深刻精妙地剖白了昭君心灵。司马君实是脚踏实地之人，决非阴谋行事之徒！苏子瞻虽然口无遮拦，决非无中生有之人！我们‘变法’者心胸要刚正，决不可望风捉影、深文周纳，妄织人罪啊！”

谢景温面红耳赤，把手中的奏表悄悄塞进怀里。

王安石转头询问吕惠卿：

“吉甫，‘均输法’、‘青苗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敲定了吗？”

吕惠卿一直注视着王安石神情的变化，从王安石对谢景温“杀伐”建议的训诲中，他发现王安石的心是软弱的。他的脸上浮起了一层莫名的微笑。但从王安石平静的询问中，他猜到这位软心肠执政的心头，定然又萌生了新的方略，立即取出“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呈上：

“‘青苗法’因为子由有不同见解，诸多条款尚在争议。‘均输法’已经成文，请执政最后敲定。”

王安石立即接过“均输法”文本和实施方案，拉近几案，移来烛台，对吕惠卿说：

“吉甫，谈谈你对当前朝廷动荡的看法，越详尽越好！”

吕惠卿应了一声，谈了起来……

王安石端坐在案前烛光下，展开《均输法》，目视、手批、耳听、心决，忙忙碌碌。

吕惠卿毕竟是一个才智出众、辩才极佳的人物，对当前政局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观察力的深透和敏锐。他说：

“三个月来，我们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震动死气沉沉的朝廷，震动因循苟且的官吏，震动惧怕‘变法’的重臣，震动沉迷不醒的黎民。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我们自己却因此而害怕了……”

王安石目不旁视、手不停笔，大声称赞说：

“好！‘变法’伊始，就是要雷滚九天，惊动鬼神！”

吕惠卿受到王安石豪气感染，提高声音继续说：

“现时，‘均输法’还没有出台，‘青苗法’还在难产之中，其他新法正在研究拟定，‘变法’尚未真正开始，我们何罪之有？‘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一事，针对的是培育书呆子的教育旧制，与天下英才何碍？与黎民百姓何干？范镇说‘变法’是‘残民之术’，分明是无的放矢！张方平预言‘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实在是杞人忧天……”

王安石边阅文本，边随口吟出几句诗来：

众人纷纷何足竟，

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

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

不能铢两为千钧。

……

王安石突然笔停手歇，中止吟诗，低头仔细看着《均输法》，挥笔修改，同时头也不抬地催促吕惠卿：

“吉甫，接着谈你的高论吧！”

吕惠卿听了王安石即兴吟出的诗句，心境觉得坦然了。既然王安石觉得不必浪费精力与反对者去争辩，自己何必找气生呢？况且，王安石把反对“变法”的头面人物看作王莽，把自己比作圣人周公旦，可见已经是胸有成竹了。他觉得再说些什么都是多余的，便概括几句，作为自己议论的结语：

“至于御史台、谏院一些官员的反对，恐怕只是一种本性罢了！”

王安石正在挥笔勾画着，闻吕惠卿之语而大声询问：

“吉甫，你说他们的本性是什么？”

吕惠卿回答：

“维护旧法。”

王安石扔笔抬头，纵声大笑，以掌拍案，连声称赞：

“一语抓住要害！他们立足‘维护’，不想‘开拓’，恋旧而拒新，守死而畏生。此种官员，能有出息吗？”随即又吟出两句诗来，完成了他那首未竟之作：

乃知轻重不在彼，

要之美恶由吾身。

曾布这时凑趣说：

“妙，全诗居境高阔，立意鲜明。最后这两句，铮铮铁骨，毫无畏惧。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在人们如何议论，而是由自己行为的好坏决定的。”

王安石点头：

“千古皆然。我们变法者，只要本身刚正、清廉、光明、磊落，断不会被人骂倒，一定会赢得千古胜负。子宣，这份《均输法》，劳你尽快工整抄写，我要连夜进宫，呈奏皇上。”

曾布应诺接过。

吕惠卿看得出，王安石要抓紧时机反击了，便试探地提醒：“现时已将近亥时了。”

王安石笑着立起：

“我子时进宫，一日之始，必定吉利。你们都安歇吧。”

王雱此时已将王安石的即兴诗背诵抄写于笺纸上，呈王安石过目：

“阿爸，这首诗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可以留集的。”

王安石接过，目光一扫，笑着说：

“理太直而诗意少，若为苏子瞻所知，又要说‘味若嚼蜡’了。”说着，一撕一团。

谢景温急喊：

“可惜，可惜啊……”

吕惠卿一笑，说：

“王公子已牢记于心，会流传于世的。”

窗外亥时的梆鼓声敲响了。

亥时梆鼓，传进大内，传进福宁殿，拂动了内寝外厅里的烛光，惊扰了两天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夜徘徊、俯首焦思的皇帝赵顼，提醒了恭侍一旁的皇后。她轻步走到皇上身边，低声劝说：

“官家，已是亥时了，入内安歇吧。”

赵顼闻声站住，抬头望着皇后，吁叹一声，微微摇头，又在室内徘徊起来。皇后望着赵顼，暗暗垂泪。

皇后，河南沁阳人，时年二十三岁，是真宗赵恒朝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其父向经曾任定国军留后。她贤淑聪颖、容颜秀丽，性情谦和；头上绾簪的粉红珠花，衬托着一双晶莹深情的眼睛，更显庄重秀美。她不

似仁宗皇后（时为太皇太后）那样的胆略超人，也不似英宗皇后（时为皇太后）那样的聪颖过人，却有着女人罕见的雍容大度、柔静平和。三年前，她以曾祖父的余荫和当时女子的德、才、容、工走进颍王府邸，与当时只有十八岁还不是皇帝的赵顼成了亲。她长赵顼两岁，以秀丽的容颜、温柔的性格与大姐一般的关切，赢得了赵顼的欢心和情爱。一年多颍府内如胶如蜜的生活，连结了两颗相恋相爱的心。在甜蜜的沉醉中，总嫌时光易逝、岁月短促。可现时，当皇帝了，当皇后了，朝廷“变法”了，忙碌代替了安闲，愁容代替了笑脸，昔日的欢乐已经逝去，忧郁、沉默、紧张、泪滴占据了这华丽的宫宇。白天没有尽头，这夜晚也没有个头啊！

赵顼昨日傍晚从琼林苑回到福宁殿后，就废寝忘食反复琢磨着苏轼、司马光晋见中的一言一语。

苏子瞻对贾谊的评论，似乎在诉说他自己的抱负。难道他在“自用其才”、在“持志忍耐”、在等待时机吗？可这个“时机”又是什么呢？苏轼对商鞅的评论，似乎是有所暗示，难道这次“变法”也和商鞅“变法”一样，也会出现功在安石、罪在安石的结局吗？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秦王朝兴盛了、败亡了；汉文帝和贾谊相会了、离散了；难道朕也在走这条道路吗？苏子瞻最后的三句谏言是明确无误的，“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虽不反对“变法”，不也在谏奏朕要稳健行事吗？也许现时马车奔驰得太快太猛，该勒勒缰绳了。

司马光的全部谈话，像一位师长那样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贬分明。他赞扬王安石“识高而学富”，并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议辩解：“介甫无他，只是执拗耳”、“介甫固大贤，其失于用心太急，自信太笃”。公允之论，甚合朕心！朕没有看错王安石，也没有看错司马光啊！新进之臣以“守旧”之名罪司马光，诬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马光在谈论中，曾议及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询问其依据，司马光坦诚而语：此人城府极深，看不透，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司马光知审官院，知人颇深，这种感觉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凭感觉对待一个臣子，特别是一个才能超群的臣子，则是荒唐的。再说，“变法”伊始就更车换马，不正是为抗争的御史、谏官长气添力、提供口实吗？而御史台、谏院之设，不也是为匡正朝事的缺失吗……

没有个头的夜晚，折磨着年轻的皇帝。他在“决”与“不决”之间徘徊着。他毕竟只有二十二岁，当皇帝只有两年，而且是第一次经受朝政纷争的考验，他的胸腔里那颗容量不大的心，还没有变得“冷酷如铁”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宫这座炼狱中经受着煎熬……

赵顼一天两夜的废寝忘食，惊动了他的母亲皇太后和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她俩怀着忧愁惊恐的心绪相约而来。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驾临，都知警戒，宦侍列队，嫔妃跪迎，宫女捧茶献果，皇帝、皇后跪伏聆教。内寝、外厅骤然换了气氛，两夜一天来沉入桌底屋角的笑声重新腾起。

太皇太后，河北真定人，真宗赵恒朝宰相曹彬的孙女，时年五十三岁。容仪慈和、性情开朗，言谈有高屋建瓴之势，常于谈笑之间表达精辟的见解。今夜，她着一件白绸暗花宽博装，头饰黄色五支飞凤珠花，显得洒脱而飘逸。这个女人一生中最辉煌之事是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三日，大内卫卒几十人叛乱，借着深夜攻打皇帝赵祯的寝宫，杀死宫嫔多人。皇帝赵祯惊骇失措，欲越窗外逃，仁宗皇后闻变遽起，闭阖保护赵祯，并组织宫女、宦侍抵抗，等待援兵。叛乱者纵火烧宫，仁宗皇后亲自率领宫女、宦侍提水灭火，并下令身边宫女、宦侍各剪头发一绺为记。叛乱平息后，仁宗皇后重赏剪发者，并以剪发为区别，清查宫内暗应叛乱者，使无一疏漏，悉行斩首。其才智胆略，震动朝野，时年三十一岁。皇帝赵祯屡次吁叹："皇后决事应变，朕愧不及。"

皇太后，安徽蒙城人，时年三十七岁，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女。她体态婀娜，容貌秀丽，丽目晶莹，举止端庄，今夜身着青丝暗花紧身服，头饰浅蓝三支飞凤珠花，精明干练之气溢于仪表。这个女人身为皇后的四年中，亦表现了令人感佩的深谋远虑：对其娘家兄弟子侄，严禁参与朝政和领受赏赐，以制外戚势力的发展。即使英宗皇帝赵曙亲下诏令的赏赐、授官，亦强令其娘家谢辞，以避来日之祸。对此，朝臣无不称颂。

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询问了皇帝赵顼的"病情"后，忧虑消失了。太皇太后抚着年轻皇后说：

"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值你陪着官家点灯熬油，太不值了。我看看，瞧，这粉扑扑的脸也熬白了。快去铺床放被，陪官家上床睡觉去！"

皇后羞怯地笑了。

皇太后远远瞟了一眼案几上堆积如山的奏表，缓缓说道：

"宰相执政行权，是朝廷的规矩；御史、谏官参奏告诫，也是朝廷的规矩。当皇帝的，不能一味袒护宰相，也不能一味厌恶御史、谏官，骂人家是臭嘴乌鸦。这一扯一制，才能把事情办好。历史上还有弹劾皇帝的谏官，你能封住人家的嘴吗？"

皇帝赵顼听得出来，皇太后的态度是明显偏袒御史、谏官的。可能后宫已听到不利于王安石的言词了。

皇太后接着说：

“要当一个好皇帝，头一条是心胸要宽，容得下人。第二条是‘兼听则明’，什么话都要听，特别是逆耳之言……”

太皇太后也许觉得话说得太明白了，她截住皇太后的话：

“咱俩该离开了，别讨他小两口嫌气。官家，要当个不挨骂的皇帝，就得像今晚这样点灯熬油、劳神焦思，在纷乱忧烦中发急发呆、滚练摔打！你看，我这老婆子多狠心啊！”

赵顼明白了，皇太后的话，也是太皇太后的意思！他急忙拉着皇后跪倒叩头谢恩：

“谢太皇太后、皇太后赐恩教诲。”

这时，一名宦值急步走进外厅，跪倒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深夜进宫，说有紧急重要事务请见圣上。”

赵顼望着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犹豫不决。皇太后微笑不语。

太皇太后挽起皇太后的手说：

“王安石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别误了官家处理大事。”

皇太后、太皇太后离去了。

赵顼定了定纷乱的心神，大声吩咐宦值：

“准王安石御堂晋见！”

子时的梆鼓敲响了。

王安石踏着梆鼓声在宦值引导下走进御堂。

这场深夜里的君臣会见，是在君臣之间从未有过的。会见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进行。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不仅加重了苏轼、司马光在琼林苑晋见中所言所论的分量，而且中止了年轻皇帝游移不定的心，他决意按照苏轼“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的三句谏言和司马光关于吕惠卿“奸巧非佳士”的参奏，重新考虑“变法”的方略。

皇太后、太皇太后的驾临福宁殿，同样也给王安石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当他在宫门等候晋见听到这个消息时，几乎震惊晕迷。他知道，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苏轼、司马光印象极佳。特别是对司马光敬重如师、从谏如流。这个突然情况的出现，极不利于自己对皇上的规劝和开导。他本想返回府邸，再待时机，但觉得既然来了又突然离去，不仅是对皇上的

不敬，势必引起皇上对自己的猜疑，使苏轼、司马光参奏之论在皇上心底深扎其根。硬着头皮顶着上吧，现时的一切，只能靠自己的胆量了！

君臣在礼见之后，赵顼皇帝神情肃穆地开了口：

“三个月来，‘变法’声威惊天动地，朕心甚欢。欢悦之余，冷静思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之设，各路巡察使之遣派，议行变更科举考试之决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几乎“啊”出声来，皇上的态度果然变了！这可能就是苏子瞻前日在琼林苑的谏言吧？在子瞻历来的主张中，贯穿着一条鲜明的古训：“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虽有合理之处，但与现时“因循苟且”之弊相近相通，是断乎不可容其蔓延的！至于“变法”之举是否“操之过急”，看怎么说吧。“变法”这样翻天覆地的大事，事先未与二府、三司议商，一声霹雳，轰隆而出，当然是“操之过急”了。但朝廷群臣因循成习，几近麻木，中枢重臣存心反对，故作聋哑，能“议商”得通吗？就算你能做到“诚之所至”，那些“金石”仍然不开呢？难道“变法”就不搞了吗？天下的许多事情，就坏在貌似公允实则糊涂的想法上。只有采取霹雳手段，才能打开僵局，才能出现震动。震动的本身，就是“变法”的开始。在此实情之下，“急”是极为正常的。他也间忧“急”，但“变法”已始，更患急停。

王安石昂起头颅，从袖里抽出《均输法》，呈献皇帝：

“禀奏圣上，这是‘均输法’的条款和实施方案，臣连夜呈上，请圣上裁定，以便早日实施。”

赵顼皇帝被王安石这镇定的、突然的、近于胆大包天的不是回答的回答弄懵了！他惊异地打量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

王安石拱手禀奏：

“圣上，‘变法’之举，有人以为‘操之过急’，而臣以为‘行之过慢’。圣上，近三十年朝政之弊，臣以为就出在一个‘慢’字上。慢而生懒，懒而生怠，怠而因循苟且，遂成世风。‘操之过急’之论，形似有理，实为谬误。不以疾风骤雨，何以洗除积弊？不以霹雳手段，怎显圣上神威？圣上，‘变法’任重道远，人生暂短，臣今年已五十岁，能不与时日相争，以期尽早完成圣上所托吗？”

“操之过急”原是苏轼品茶之间脱口而出的，经不得王安石一通雄辩。加之王安石一颗滚烫忠心，赵顼大受感动，他又“变”回去了。“三五年以成大业”的憧憬又浮在心头。他强忍着情感上的波澜，才没有失态。他神情仍作肃穆状地又问：

“吕惠卿为人如何？你了解吗？”

吕惠卿，城府深沉而令人难以捉摸，智者共见。但才高而机敏，亦为智者共识。此人是“变法”中惟一可以借重的人物。不仅可以借重其才智和毅力，实践自己的设想，还可以借重其谋略决断，行事果敢，对付“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心中有数。但此刻他想的是只要自己以强硬和自信，坚定地顶住苏子瞻和司马君实的谏言，皇帝才会完全倒向自己一边。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皇帝赵顼：

“吕惠卿，当代英才，学贯古今而通晓百家。欧阳修曾誉为‘文学辨慧’，富弼曾誉为‘后进俊彦’。臣与吕惠卿相识于常州，至今十年有余，深信欧阳公与富宰辅之言确非虚论。以臣观之，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于今世者，当朝惟吕惠卿一人。圣上请览《均输法》文本，此法之成，全赖吕惠卿之力。其思维之锐进，思虑之精密，绝不在当代人杰司马光、苏轼之下……”

赵顼心动而无语，翻开《均输法》借着烛光浏览几页，忽而掩卷厉声询问：

“吕惠卿既然如卿所论，何以有人以‘奸巧’、‘阴毒’恶之？”

王安石看得明白，此刻皇帝的声色俱厉，不再是因为“操之过急”和“奸巧非佳士”，而是转向这些言论的参奏者了。他及时抓住年轻皇帝的这个变化，抛出了他从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议论中汲取的精华，向赵顼性格中最敏感的部位出了一招：

“圣上询问极是。‘变法’之举刚刚开始，新法至今无一项推行，何以有‘变法乃残民之术’、‘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之说？臣思之再三，其源在于圣上欲以先王之道变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如果流俗权重，则天下之权归流俗；如果圣上权重，则天下之权归圣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朝廷里有些人正在与圣上争权啊……”

王安石一下子捅到皇上赵顼的疼处，赵顼一跃而起，拍案而语：

“若有人以败坏先王之道而诽谤‘变法’，朕决不宽恕！”

王安石急忙叩头高呼：

“圣上英明。”

皇帝赵顼扶起王安石，信任地说：

“朕得卿，如得良师，不再迷茫了！来，我们连夜敲定这《均输法》吧！”

王安石举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舒了一口气，微微地笑了。

第九回 二府三司失权柄 同声相应织罪名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的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至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辚辚、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徕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蹇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漏，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

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

“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

“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

“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

“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

“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捋须而语：

“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十年来，官吏因循，不问丰年灾年，不问需要多少，不问价钱贵贱，一律照章而行，致使运费浩巨，供应不协。物品缺时，高价收购；物品多时，半价抛售。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左右市易，上赚国库银两，下敛黎庶之银。此法主张粮盐百货漕运官营，强调‘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之资，并提出‘从便交易蓄买’，以避免富商大贾之盘剥，也许可解国库匮乏之忧。”

范祖禹点头：这就是他认为的“纲”极佳之处。但“目”呢？老头子不会见而不察吧？他再次拱手请教：

“老师教诲，我记住了。此法有无偏颇之处？”

司马光慈和地望着范祖禹：

“历代安业乐富之道，在于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此法立意于官营，必压抑商贾之交流，乃为偏颇之处。矫枉过正，也许是一时之需，介甫有意为之。我所虑者，此法匆忙而出，实施官吏未加精选，未经教育，新进锐勇之士，又不明宗旨，不解介甫深意，如果借法弄权，或假公济私，则此法之害，烈于富商大贾矣！”

范祖禹瞠目，自己看到的是“‘目’极缺”，而老头子看到的是“祸所倚”，比自己深刻多了。他情急地说：

“老师既看到福之将至，祸之所倚，何不立即奏请圣上，或转告执政，匡正所缺，以完备新法。”

司马光神情一震，面色忧郁起来，旋即吁叹一声，闭目摇头。似乎在说：介甫急功，皇上近利，箭已发出，欲停不及。若再烦言相扰，独讨皇上厌烦、介甫怨恨耳！

范祖禹看出了司马光的疑虑。

他突然想到风华正茂、言无所忌的苏子瞻。此人素来敬重司马光，亦为皇上所赏识，也许能够转呈老头子之所虑于皇上，便站起恭身询问：

“老师有意会见苏子瞻否？”

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惊异地打量着范祖禹，神情肃穆地叮咛说：

“淳甫，从今以后，你也少晤苏子瞻吧。你两家有世交之谊啊……”

范祖禹愣住了。

此时的苏轼，正在苏府庭院梨树下，歌舞酒宴，款待他的朋友章惇。

章惇今天是骑着他心爱的“秦岭玉”来的，现时就系在庭院内的假山旁。此马不算高大，脚力一般，但体态极为神气：浑身雪白，通体如玉，短鬃秀尾，笋耳亮目，颇具飘逸之韵；其反应灵敏，善解主人之意，为章惇自得而乐道。今天，赤色辔头饰其脑，红色鞍鞯覆其背，玉体飘火，更显神韵。苏府上下人等，围而观赏，啧啧称赞。章惇曾任商州令，政绩颇佳，此马乃商州的一位朋友去年来京时赠与的。

章惇今日是为调解苏辙和吕惠卿日益紧张的关系来到苏府的。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后，奉王安石之命与吕惠卿共同制定

《青苗法》条款。“青苗法”是“变法”在乡村中的根本措施，用官府贷款之力，发展农业生产，消除富豪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抵制土地兼并和农村贫富日益严重的分化。王安石根据他在浙江鄞县实践的局部经验，提出的具体设想是：从各路仓库拿出一千五百万贯粮钱为本，在播种和夏、秋粮未熟的正月和五月，由官府以十分之二的利息，每年分两次贷款给农民，以发展生产。夏收、秋收之后，连本带利还纳，使农民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官府亦能有所收益。颁法之后先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试行。但在制定具体条款和实施方案时，苏辙与吕惠卿发生了争执，而且越闹越僵，近日竟形同水火。昨天夜里，苏辙在灯下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安石，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在“贷款作保”、“还纳方法”、“坚持自愿”等具体政策上，斥责吕惠卿的“专横武断”和“不恤民情”，希望王安石出面制止吕惠卿的乱闹。今天午饭后，苏辙就持信匆匆奔向王安石府邸。如果章惇能早来一个时辰，正好堵住，因而苏氏兄弟今后的命运也许完全不同。谁知道呢？

苏辙去了王安石府邸，苏轼十分感谢章惇的情谊，忙设美酒歌舞款待朋友。

酒是醇香的，歌是美妙的。苏府的歌伎，现在已是十人班子了。由于苏轼的声望和歌伎琵琶的张罗，京都艺坛上稍有名气的角色，如丽玉、倩楚、胡琴等都慕名来到苏府。弹奏、演唱、舞蹈，行当齐全。角色才貌俱佳。加之琵琶于管教、习艺上规矩甚严，这个班子的声情音律之美，与朝廷重臣的家伎比较堪为上等。

春兰秋菊，璨烂纷呈。琵琶从容弹奏，韵味清雅；胡琴洞箫横吹，意境缠绵；倩楚巧弄丝弦，筝声幽远；丽玉舒袖歌吟，歌舞戏云。章惇举杯痛饮，高声赞誉：

“绝妙无比，果然不凡！子瞻识人，京都绝色奇才都聚于苏府了！”

苏轼得意非凡，连杯狂饮。

子瞻以歌伎迎客，素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一般客人或入京的学子造访，出歌伎欢宴以礼迎，弹奏歌舞，均随客意，自己独坐一旁，以笑作陪，从不插言插语、指歌点曲。一种是朋友来访，出歌伎欢宴以共娱，他或击节唱和，或赋词入曲；或弄弦而歌，或舒臂而舞；即兴逗趣，形骸无拘；酒尽而醉，兴尽而终。今日，陪密友子厚更无拘无束，跃身而起，与丽玉对舞同歌，并毫不掩饰地向朋友夸耀他的歌伎。

歌曰：

落落琵琶，悟通艺神。弹奏歌舞，乐班之魂。

娇娇胡琴，清雅无尘。洞箫横吹，淳水飘云。

怯怯倩楚，幽古吟今。古筝一曲，醉心怡人。

奕奕丽玉，光艳绝伦。舒袖吟歌，天地皆春。

章惇离席站出，举手投足，与苏轼、丽玉共舞。

“秦岭玉”远远见主人欢愉，按捺不住，似乎通了人意，昂首萧萧嘶鸣，四蹄踩着乐曲的节奏亦踢踏起来……

人们大惊大喜而更是狂欢。

苏轼有些醉了，痴望“秦岭玉”，指点而语：

“神奇，千古之奇，旷世之奇，空前绝后之奇！苏轼若有此名马，当优之、养之、供奉之、教导之，编入乐班，以娱天下宾朋！”

章惇也有些醉了，豪情冲涌，放出高声：

“苏郎苏郎，奇思异想。谁为知音，章惇是也……”他踉跄走到桌前，拿起碧玉做柄的马鞭，双手托给苏轼：

“子瞻之才，章惇心服，愿赠名马以成全子瞻心愿。”

苏轼接过马鞭，纵声大笑，摇摇晃晃，深深一躬：

“子厚豪爽，苏轼拜谢。无以为报，春兰秋菊，任君撷取。”

章惇一愣，恍悟苏轼欲回赠歌伎，急忙拱手致谢，望着身边已停止弹唱的诸女，醉眼矇眬地说：

“苏府乐魂，不敢乞取；苏府云水，不敢拂动；苏府古音，不敢贪求。愿子瞻惠赐晶莹之玉，为章惇的蓬荜陋室生辉滋春吧！”

苏轼大声允诺：

“妙！奕奕丽玉，歌舞兼优，才思泉涌，性情火炽，由子厚提携教导，定成大器。”说着，挽丽玉之手而至章惇面前：

“丽玉，随章惇大人去施展你的才智吧！”

十七岁的丽玉初以为是酒醉戏言，起哄逗乐，现见戏言成真，急忙理装整发，嫣然一笑，敛衽为礼：

“谢章惇大人见怜垂爱。”

章惇执丽玉之手大笑：

“丽玉，晶莹之玉，它山之玉，借你的聪明才智，为章府也组建一个如此卓越的乐班吧！章惇生性好强喜胜，是不甘心落后于苏子瞻的。丽玉，我俩同唱一曲柳七的《凤栖梧》向子瞻致谢告别，如何？”

苏轼高声叫好。

琵琶、胡琴、倩楚等欢声祝贺，随即抚弦弄琴。章惇、丽玉唱起：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歌声婉转。苏轼与歌伎们亦低声唱和。

这时苏辙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庭院，神情忧悒地走近酒桌，凄苦地喊了一声：“别唱了！”

欢歌顿止，苏轼、章惇、众人惊异。苏辙大声说：

“朝廷纷争又起，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公开弹劾介甫了！”

苏轼愕然。

章惇惊骇。

琵琶等茫然而退。

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公开弹劾王安石的事件，是当日午前在延和殿议事时发生的。这位太宗赵炅朝名相吕端的孙子，似乎已作了充分的准备。议事刚刚开始，他就突然站起，当着群臣和赵顼皇帝的面，先是情绪激昂地高声朗读挟风带雨的弹劾奏文，继而正气凛凛地将奏文跪呈给

皇上，并庄严地叩了三个触地响头。然后昂首站起，挺直腰板，大步走出了延和殿。这种拼死一搏的架势，震呆了群臣，震懵了皇上，连王安石也有些失措了。

吕诲弹劾王安石的要害，是所谓王安石“骄蹇阴贼”的道德品质。他开列的王安石的十项罪名是：

小官则避，重任不辞。

不修臣节，傲慢无理。

侍读请坐，要君取名。

掠美于己，敛怨于君。

自为主张，挟情坏法。

援引亲党，盘据要津。

卖弄威福，背公结党。

排除异己，以固权宠。

拗执邪见，不通物情。

追逐财利，动摇天下。

他的结论是：“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必须下台。

吕诲公开亮出反对“变法”的旗帜，谏官、御史刘挚、刘琦、钱□、孙昌龄、张戩等蜂拥而上，群起弹劾王安石“烦扰朝政”、“聚敛民财”、“使天下无一物得其所”，并公开批判“均输法”的推行是“吏缘为奸、掊克而深，民受其病”、“唯利是嗜，其害不胜言”……众口一词要求王安石滚下台，立即停止“均输法”的推行。朝廷乱套了。

年轻皇上头一次见此阵势，惊得手足无措。

王安石被公开推至被告位置，当众受辱。

这场风暴，同样吓坏了苏轼，他惶遽地问苏辙：

“你写给介甫的那封信呢？”

苏辙喃喃回答：

“午后交给了王雱。”

苏轼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章惇摇头：

“子由，你不该此时卷入这场纷争啊。”

苏辙更加痛苦地从怀中取出一篇印刷的文章，交给苏轼：

“哥，祸从天降，我们已经被卷入了……”

苏轼接过文章读出声来：

“《辨奸论》。苏洵。这，这，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章惇茫然。

苏辙双手抱头，懵懂而语：

“满街都张贴着这篇文章，父亲的名字到处可闻，我全然糊涂了。”

苏轼双手发抖，细看全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

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苏轼阅览未竟，冷汗涌出，面色苍白，踉跄一摇，险些跌倒，幸被章惇一把扶住。苏轼把《辨奸论》递给章惇，苦苦一笑，仰天而语：

“苍天作证，三个月来，我一直在沉默、在嵌口、在躲闪、在置身事外，可还是躲闪不过这飞来之灾啊！子厚，你看看这篇奇文吧，真是先父留给我与子由的遗产吗？”

章惇捧着《辨奸论》，更加茫然……

今日午前，似有意与御史中丞吕诲的弹劾相配合，一篇署名苏洵的政论文《辨奸论》出现于京都街头，到处张贴，吸引人群。文人们逐句朗读、讲解，以明理解与不理解的人群。这篇奇文，以“辨奸”为题，影射王安石之奸，有若晋惠帝时的尚书令王衍，有若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并从人身上攻击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死去三年多的苏洵，遗此文参加弹劾王安石的离奇，更增加了这篇文章的魅力和效力，半天之内，京都街巷到处在轰响着“苏洵”这个名字，到处在议论这篇《辨奸论》的预言之妙、针对之妙和现实之妙，都在以“死苏洵”的智慧文采，对照“活安石”的音容举止。文学本身的功德与缺德，产生了比御史中丞吕诲编织的“十项罪名”更为普及的影响。刹那之间，人们心头刚刚树立的孔、孟般的大儒王安石如同被扒光了衣服，活脱脱地倒挂街头。

苏氏兄弟毫无疑问地被拖进了有口难言的尴尬境地。章惇带着丽玉悄悄离去了。

夜幕降临。苏轼和苏辙依然呆坐在梨树下，在星光筛落的阴影里，苦苦考究那篇离奇出现的《辨奸论》。

“……此文论点鲜明，论理有据，气势磅礴，笔锋纵厉，繁而不乱，肆而不流，确有父亲为文之风……”

苏轼自言自语。苏辙似说非说：

“……父亲生前与介甫有隔，这是大家都知晓的。仁宗嘉祐元年欧阳永叔公曾介绍介甫与父亲交游，父亲以‘其人行止怪异、孤傲奇特’而拒交。嘉祐八年八月，介甫的母亲吴太夫人病故于京，朝臣都去王府吊唁，惟父亲未往。父亲一直厌恶介甫孤傲奇特之论，违俗莫测之态和不修边幅之状。这篇《辨奸论》会不会是那时……”

苏轼摇头：

“不会啊，父亲生平著作数百篇，我们都是读过的。父亲写过《六国论》《孙武论》《子贡论》《项籍论》《高祖论》……从未见过、听过写什么《辨奸论》！再说，嘉祐年间的介甫，只是谏院里一名谏官，既非中枢之臣，又无参政之权，虽诗赋文章已名满京都，也不值得父亲以专论而影射啊……这篇《辨奸论》分明是伪造之作，是一篇类似父亲文风的高明伪造！可这伪造者又是谁呢……”

苏辙从兄长的苦状中更感到事态的严重，情急地又说出一件惊人传闻：

“街巷议论，无奇不有。有人说这篇文章是父亲当年在司马君实的府上写的，而且绘声绘色，如同眼见。”

苏轼猛地抬头，惊惶地望着弟弟。苏辙嚅嚅：

“他们说，父亲当年初至京师，司马君实宴请父亲于府邸，介甫亦在座。酒宴之后，客去，父亲独留，询问君实：‘适有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者何人？’君实曰：‘文坛奇士王安石，子不闻耶？’父亲语君实：‘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君实何为与之交乎？’说罢挥笔而成《辨奸论》以行世……”

苏轼喟然而语：

“无中生有，居心险恶，栽赃苏门，移祸君实，伪造流言者一箭双雕，何其毒也！”

苏辙似乎也觉得有理，大声说：

“哥，此文若确系伪作，我们应以‘贴示’声明：此文决非父亲所著，乃别具心机之徒的诬陷！”

苏轼一声叹息，摇头默然。

苏辙愣住了。但从哥哥痛苦的摇头中，看出了哥哥进退两难之心：

“是啊，能完全肯定这篇文章不是父亲的遗作吗？父亲精通‘六经’、‘百家’之文，深得《孟子》《战国策》之益，长于政论，又乐于评说古今人物，并有随情为文、随手赠友的习惯。酒杯之间，以介甫之举止为戏，遂成此文以遗世，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若‘贴示’声明之后，父亲手稿出现，何以安抚父亲之灵，自己与哥哥何以立足于世？况且，这样的无头公案，只能是越闹越乱……”

苏辙亦无可奈何地沉默了，惟于弯月、繁星、树影之下，陪伴兄长唉声叹气。

琵琶不知何时来到身边：

“先生，世上的事情原是一时难以说清的，别把委屈憋在心里，说给天上公正的明月、星辰吧！”

苏轼猛地抬起头来，月色中，望着身边身着一袭银白长裙、怀抱琵琶的歌女，陡地泪珠滚落，喉头气噎，发出碎心裂胆的苦叫：

“高明的伪造者啊，你借着‘死者’的名字著文‘辨奸’，居心良苦啊！这固然置王安石于难堪的境地，更置‘死者’的儿子于死亡之谷啊！你是胆怯的小人，你是卑鄙的懦夫，你是惧怕阳光，隐形隐影的魑魅魍魉啊！

“介甫，我的密友，你遭受着品德上、人身上无法容忍的凌辱，我是无言作解、无语相慰啊！可我，何尝不因友谊遭受着无法诉说的伤害而滴血于心啊……”

夜深了。福宁殿御堂里跳动的烛光，照映着御案前正在参阅“奏表”的皇上。他的额头淌着热汗，眉宇间堆着愤怒，两眼闪着冷冽的目光，双手在微微发抖，手中的“奏表”“嗦嗦”地颤响。站在御案边值夜的宦值，诚惶诚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上，似乎在随时等待一场雷霆的爆发。果然，皇上看完御案上的一份“贴示”，神情骤变，拍案而起，大声喝喊：

“来人！”

宦值闻声，一头栽倒听旨。

“传苏洵！”

宦值惊傻木呆。

皇上望着一副蠢相的宦值，醒悟是自己失态出丑了，颓丧地跌坐在御椅上。

“朕真的碰到鬼了……”说着，年轻皇上身子向后一仰，疲竭地闭上眼睛。

“怎么，连死人也弄出来了！王安石真的是罪在天下、罪在鬼神吗？苏洵的遗文，何以能流入街头？是苏轼、苏辙在借机捣乱吗？苏轼，坦荡之士，不会没入此流。可苏辙呢？城府深沉之人，难说。据讲，这几个月来，议‘均输法’而无语，议‘青苗法’而起争，今又出乃父遗文以谤世，情理可循也！苏辙，不忠之臣！如果王安石罪在天下，那朕不也是罪在社稷了……

“这一堆连篇累牍的参奏，喋喋不休的弹劾，所述王安石的罪过，也还是‘骄蹇阴贼’四个字啊！‘骄蹇’与‘卓越’的界线在哪里？‘阴贼’与‘奇崛’的

区别是什么？人同有一双眼睛，为什么所见之差是如此的悬殊啊！御史、谏官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抓住‘骄蹇阴贼’四个字不放？连知审官院的司马光不也认为王安石之短，只是‘性情执拗而已’吗……

“讨厌的乌鸦们，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反对‘变法’呢？‘变法’行先王之道，于你们何害？‘变法’富民强兵，于你们何损？朕在废寝忘食、劳神焦思地料理朝政，你们为什么总是鼓噪不停啊！‘均输法’推行一个多月，王安石已将漕运盈得的十万银两收入国库。十万银两，虽是区区小数，但毕竟是收入而不是支出啊！

“吕诲，故相吕端的孙子！你的祖父忠于王事，一生以‘谨慎’而遗泽于世，可你，就是这样为朕知谏院吗？吕诲点火，御史添柴，谏官煽风，终于弄成了这样烽火连天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如王安石所讲，他们在与朕争天下之权吗？”

御案烛台上的莲花烛蜡泪成堆，烛光摇曳着。三更梆鼓敲响。一名宦值禀报：

“禀奏圣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请见圣上。”

王安石在这场突发的、急风暴雨般的弹劾面前，始为紧张慌神，继而心焦恐惧，离开延和殿回到家中，走进卧室，连向平时退朝还家必冲妻子吴氏投以一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榻上，什么事情也懒得再想。三个月来，他确实太累了。这场突袭，终于砍去了他身上仅剩的一点精神，他怕是真的要病倒了。

夫人吴氏年近半百，白皙清秀的脸上仍残留着年轻时的艳丽。她衣着平常，但极为整洁；发髻高悬，一支玉簪饰绾。她的音容、仪表、举止之美柔，与王安石的黑瘦、粗放、不修边幅形成鲜明的比照。但内心的相知相亲，使他俩夫妻情笃，结婚三十年来，恩爱不移。

吴氏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个读书、行事不要命的主儿，又累得力不能支了。她像往日一样，只是苦苦地摇头一笑，拿起一床夹被盖在丈夫的身上，希望丈夫能有一个好觉。然后，自己默默地坐在床边，凝目注视着双目紧闭的丈夫，在心中低语：“‘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夫子之语，你可真是躬行无遗了……”

就在这时，儿子王雱怒气冲冲地闯进卧室，把从街头揭下的一份“贴示”——《辨奸论》扔给父亲。

王安石拿起一看，面色苍白，掀被而起。怒目圆睁，细细再看。看罢，挥手一扬，贴示飘落地上。吴氏惊骇，拾起《辨奸论》阅览。

儿子王雱忍不住了，蓦地双膝跪倒，大声号吼：

“父亲，士可杀而不可辱啊！苏轼、苏辙出乃父遗文污蔑诽谤，实属下流！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雱的话音未落，吕惠卿、曾布、谢景温、吕嘉问、舒亶等，也各拿着一份“贴示”，不顾前堂后寝之别，拥进卧室。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吕诲的“十项罪名”和御史、谏官们的尖刻弹劾，而把全部怨怒集中在《辨奸论》上，齐声对苏轼、苏辙发起讨伐：有的主张著文批驳，有的主张深挖深究，有的主张罢官撤职，有的主张依律治罪。谢景温想出了一个绝招：召集御史台亲信官吏进入苏府，以找苏轼、苏辙辩论为名，抄查苏洵此文的手稿，只要罪证到手，苏轼、苏辙就罪责难逃了。

刹那间，王安石的卧室，成了向苏轼、苏辙兴师问罪的大营，就等着王安石抛下令箭了。

离奇的《辨奸论》的沉重打击，“变法”同仁义愤填膺的声讨呐喊，催发了王安石身上的潜在活力，使他神奇地振作起来。他突然变得异常清醒了。他看得清楚，如果按照儿子和支持者的办法闹下去，不仅救不了“变法”，反而会引起朝廷大乱，天下哗然。何况这是一桩无头官司，是无法找到被告的。他下床趿鞋，神情从容地说：

“谢诸位关心。雱儿，厅堂备酒设宴，我要与诸位开怀畅饮，庆贺吕诲大人亮出旗帜，庆贺御史、谏官张开嘴巴，庆贺这篇奇文应时出笼。”王雱愣住了。

王安石又对吕惠卿说：

“吉甫，奇文共赏！请大家解析一下这篇《辨奸论》。”

吕惠卿等了悟，在王雱引领下离开了。

夫人吴氏在身后牵了丈夫衣襟一下，悄声提醒：

“这，这篇奇文，真的是……”

王安石转过身来，握了一把妻子手腕：

“你又为我操心了。”

吴氏怆然一笑：

“相公，你认为这篇文字，真的是苏洵的遗作吗？”

王安石神情一愣，眼睛转动起来……

“相公，你认为这些贴示，真的是苏轼、苏辙散于街头的吗？”

王安石摇头说：

“夫人，我正在想……”

吴氏更紧地抓住丈夫衣衫，轻声说道：

“苏轼、苏辙都不是愚蠢鲁莽之人，他们不会以父亲的名誉作为砖头打人的。再说，这篇文章专事骂人，里面虽有一些哲理，但力量不足，哗众取宠容易，要真正砸倒一个人可就难了……”

王安石的眼中明眸一亮，心底随而缜密思索：

“是啊，这篇奇文的行世，刺伤了自己的感情，损伤了自己的自尊，加剧了自己在朝野的危机，可它以哗众取宠的诡谲乖谬，分散了人们对吕诲弹劾的‘十项罪名’的关注，抵消了人们对御史、谏官口舌如刀的攻击，也是‘有功’的啊！而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理的混乱，足以证明它只是一件赝品。苏洵死去三年而论今日之事，无稽也；伪造者借‘死者’之名以行骗，愚蠢也；行文图痛快而忘大忌，或许……可用也……”

王安石瘦小的身躯如同一块乌铁，又经了一次淬火捶打。

王安石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神情镇定地高声禀奏：

“臣王安石深夜进宫，特为圣上送来一件治国之宝。”

赵顼皇帝睁开眼睛，看见王安石疲惫不堪而竭力振作的神态，心里蓦然浮起一种亲近相惜之感，急忙俯身：

“什么治国之宝？”

王安石从容掏出《辨奸论》双手呈上：

“这是苏洵写的一篇奇文《辨奸论》，请圣上以此文为导，辨臣之‘骄蹇阴贼’。”

赵顼突然心头一热，泪水差点涌出。他被王安石的镇定、从容、坦率的气度感动了：这神态难道也是“骄蹇阴贼”吗？他宽慰王安石说：

“这篇奇文，已作为街头贴示由修注院呈上朕的案头，朕已看过。卿相信这篇奇文真是苏洵所遗吗？”

王安石从容回答：

“苏洵喜战国纵横之术，文风纵厉雄奇，辩理自然有据，此文确有苏洵之

风，但绝非苏洵所作。因为苏洵在世时，臣初为群牧司判官，后为知制诰，并在江宁守母丧三年，既无深交，又无积怨。即使此文为苏洵所遗，苏轼、苏辙也是绝不会让其此时出现于京都街巷的。”

赵顼连连点头。他感佩王安石明辨是非的品质和能力。一个人在遭人诬陷、侮辱和人身攻击的时候，仍能保持清醒理智，不为假相所惑，不为感情所迷，反而为死去的苏洵辩白，为涉事人苏轼、苏辙开脱，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啊！

年轻皇上不由为王安石出气：

“此篇谬文，以卿为晋之王衍，唐之卢杞，并诬卿‘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太过分了！”

王安石坦然回答：

“臣衣不着锦，食不厌粗，发不修饰，面不施粉，贱之以‘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因相去不远，臣不介意。诬臣有王衍、卢杞之奸，圣上自有明断，臣不争辩。惟文中有段文字，臣不能不加追究……”

赵顼急忙翻开案头上的《辨奸论》查阅。

王安石说：

“奇文共赏，请圣上明鉴。文中说：‘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圣上明察，这段文字，是古之四贤皋、夔、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

“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

“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兜、殛鲧、三笛四凶。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

“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

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

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

殿中侍御史钱□，被贬为衢州盐务；

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

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

枢密副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

“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

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

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

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

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

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

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在年轻皇上赵顼的支持下，参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这一步似乎走过了头。他为了推行新法而罢贬反对“变法”的“四凶”，也许是势之所使，不得不为，是必须而果敢的“霹雳手段”。但他却把许多不属于“四凶”的进谏者都撵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也就为他的“变法”和他个人的命运自掘了壕坑。

罢贬狂潮在八月下旬秋风初起的时候平息了，留下了一个寂寞无争的朝廷，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个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一个沉思的司马光和一个沉默的苏轼。

第十回 菊花盛会惊环宇 红烛残酒话凄凉

九月九，重阳节。繁华的御街，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菊花的世界。

朝霞瑰丽，五彩纷呈，秋菊盈街，花色斑斓，馨香弥漫，锦绣满目。万千盆黄色金菊沿着带状河、黑漆杈栏排列，竞逞华丽；万千盆雪白的银菊随桃、李、梨、杏弯枝吊挂，竞展艳姿；御街两侧彩棚飞架，紫菊成门，酒香漫漫；沿街高耸的画阁红楼，墨菊透窗，倩影频频。黄灿灿，若黄金铺地；白花花，若白银蔽室；红彤彤，若红霞万片；碧莹莹，若碧玉闪光。京都的重阳节，暂时销尽千般愁绪，哄起一团畸形欢乐。

这个菊花会，是年轻皇上赵顼在一个月前突然提出的。也许出于对菊花的特殊喜爱，也许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也许为了炫耀皇权的威风，也许为了显示“变法”的胜利，也许为了改变朝廷人人自危出现的凄清，也许什么都不为，只是皇上随口说出了“菊花会”三个字，就成功地导致了这次十州佳菊的大汇演。一言九鼎的帝王啊！

王安石和他的“变法”集团，当然乐得有一个轰动京都的壮举，张扬他们几个月来的政绩。“变法”需要鼓吹，朝政需要活气，王安石需要在官民中亮相，吕惠卿、曾布、章惇等需要在人群中露脸，新任的御史、谏官们也需要一个步入高层的仪式。他们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极大地完美了皇上的这一宏伟设想或一个小念头，制定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御驾赏菊”方案，并征得了皇帝的恩准。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官员飞骑四出，在京都高价收购菊花，在外埠低价征调菊花；借“均输法”之便，用舟船、车辆日夜运送；聚禁军士卒之力传谕市民、店铺修饰御街；组织商贾、百官刷新銮驾、挑选马匹、操练护卫；邀请大辽、西夏、高丽、交阯、回鹘、于阗、真腊、大理、大食、三佛齐等国派驻京都的使节使者……一个月来日夜操劳，成果斐然。常州的金钱菊、处州的金线菊、登州的千佛菊、湖州的千层宝塔菊、江州的金粉浓妆菊、建州的墨菊、明州的药菊、汝州的飞天舒袖菊、杭州的九珠连环菊、扬州的仙女落尘菊等千类万种名菊，竞芳御街，洋洋大观。

京都的王公百官、富商大贾、工织细民、文人墨客、京瓦艺伎、酒家店主、野妓暗娼、厮波劄客、撒暂扒手、三教九流，自然是欣喜若狂的。他们有利可图，有乐可享，有景可观，有客可接，有情可纵，有欲可渲，有风头可出，有银两可扒，何乐而不为？神往所至，急其夜长日迟，早就巴望这个辉煌时日的到来。

九月九日清晨，这个辉煌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万千菊花海啸般突然淹没了汴梁京都。

御路断行，禁军林立，刀枪剑戟在朝阳中闪闪烁烁。大宋第六代君主皇帝赵顼即将驾临。

辰时正点，大内的钟声骤然传出。接着，钟鼓礼乐齐鸣，拂云排空，气势非凡。民宅男女，更着新衣；酒楼顾客，散了酒席；京瓦艺伎，携花执彩；街巷少女，采花提篮……人们涌向御街、巷口、道旁，涌向临街的回廊、窗口，涌向朱雀门。年少健勇者，爬上屋顶，攀上树枝。人们狂热地争睹芳华，迎接御驾。

巳时正点，御驾移出宣德门。六十匹雪白骏马并排四列开路作导。马背上的护卫将校一律着红色甲胄，勒缰缓缓而行。接着銮驾卤簿涌出：大象八头，文锦被身，上置金色莲花座，金色辔头络其脑，锦衣士卒跨其颈，高举黄旗大伞、画戟长矛，以张其威。随之，黑色骏马四十匹，并排四列，锦鞍锦鞯，兜鍪罩面。马上士卒，均着红色锦衣，或持大斧，或持巨剑，或持锐牌，或持豹尾，或持彩旗，或持罗扇，以壮其行。斧、剑、牌、枪皆五色缀染，彩旗罗扇皆画龙绘虎、飘云流河，浩浩荡荡。皇帝赵顼与皇后，在一群妃嫔宫女簇拥下，并列行在一面巨大的黄色“盖天旗”下。皇后姿容皎皎，着暗黄色九凤紧身袍，戴叠玉垒珠飞凤冠，骑一匹白色金鞍金鞯马。皇帝赵顼英气勃发，着明黄色团龙朝服，戴紫金珠玉飞帘三层冠，骑赤红色高头大马。此马名叫“赤珠”，是两年前赵顼即位时于阗国朝贡之宝，高约六尺，长约一丈五，浑身赤红无斑，日行千里不疲，性情暴烈，非高明骑手不能近。现经御厩驭手两年调教，已可供不善骑术的皇帝驱使了。但为了防止万一，今日仍由两名身着绯色骑装的高大驭手分左右挽缰护驾，为皇帝赵顼平添一份威仪。

皇帝、皇后之后，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率领二府、三司、谏

院、御史台、馆阁的官员，并排四列随行护驾。他们均着蓝色朝服，乘黄色坐骑。王安石神情略显矜持。

百官之后，诸国使者拥马向前。大辽使者着紫色窄袍，戴后檐尖长莲叶状金冠，神情沉稳若思；西夏使者着绯色短装窄服，盘发束丝，神情桀骜狂妄；高丽使者着白色宽服，形同唐装，神情谦和可亲；回鹘使者着白色长袍，以白锦缠头，神情欢愉爽朗；于阗使者长髯高鼻，着金丝花袍，戴小金花毡笠，神情欣喜若狂；大理、大食、真腊使者，均着蓝色短衣，椎髻乌巾，神情真诚亲切；三佛齐使者着黑衣，上绣佛面，黄巾缠头，神情质朴坦然。他们目不暇接地为御街两侧迎面而来的菊花而惊喜、赞叹，而喁喁私语。

诸国使者之后，就是宝马花车、金玉盛装的宗室王公了……

皇帝、皇后的出现，立即使御街沸腾了。百姓们在狂声欢呼“皇上万岁”的同时，把花雨般的菊花花瓣从窗口、回廊、屋顶、树上抛出，飞撒空中，遮天蔽日。御街两侧的人们，同时舞起菊花花束，争呈皇帝、皇后观赏，然后扔掷而出。万花飞舞，任妃嫔、宫女接取。

皇帝赵顼沉醉了。他神色飞扬，指点百姓，指点名花，得意忘形。忽见有花束飞来，举手接得一束，纵声大笑，回头询问皇后，并后妃、宫女：

“此花何名，卿等知否？”皇后笑而不答。她要留给皇帝一个显示英明的机会。

妃嫔笑而不答。她们怕回答错了，失去皇帝的欢心。

宫女们笑而不答。她们不愿也不敢智超后、妃。

她们都在用微笑等待着皇帝说出花名，都把“皇上圣明”这句颂词挪到嘴边。可皇帝赵顼确实不知此花何名，说不出来。一时竟出现尴尬局面。

王安石看在眼里，急忙提缰前行，为皇帝赵顼解窘：

“此花乃登州的千佛菊。登州民间传说：得此花者成佛！”

皇帝赵顼大喜，转身赐手中菊花于王安石，笑着说：

“朕赐卿千佛菊，愿卿助朕造福天下！卿才思敏捷，当策马赋诗以记。”

王安石接过千佛菊，马上恭身谢恩。沉思片刻，高声吟出一诗：

一时谋议略施行，

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

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歌颂贾谊，歌颂汉文帝，并对被贬离京的重臣、官吏稍加讥讽，巧妙地袒露出自己此刻宽慰的心绪和情感。

皇帝赵顼听懂了，高声赞赏：

“好！好一句‘谁道君王薄贾生’！几个月前在琼林苑，苏轼曾对朕说：贾谊之悲哀，非汉文帝不用之过，乃贾谊不能自用其才。今天，卿言与苏轼之语暗合，朕深信无疑矣！”说完，自得地大笑，迎着眼前爆起的欢呼声，“走马观花”，沉醉在飞来的花雨、花束之中……

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司马光也在百官行列之中。

自吕诲弹劾案件发生后，他更加谨慎地把自己关在书局里，不再谈论“变法”的任何事情，只想尽早地搞出《资治通鉴》来。在两个多月的罢贬狂潮中，他因为与吕诲平日的关系，曾遭到谏院一些新进谏官的弹劾，据说皇帝赵顼为他说了话，才算平安度过。昨天夜里，他接到礼部“陪驾赏菊”的通知，便于今天早晨卯时走进宣德门，被安排在百官行列里。

两个多月来的人事变动，百官中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和许多带着冷漠目光的眼睛。司马光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弯腰、疏须、白发在这群年轻人中已属怪异之物了。是啊，富弼罢相了，范镇免职了，张方平遭贬了，欧阳修致仕了，曾公亮外调了，陈升之也因母丧回老家守制了。与自己同时代的人都被历史淘汰了，自己已成为多余而孤独的人。他举目在百官中寻找苏轼，却根本不见人影。噢，明天是苏辙被贬离京的日子啊！他的心境不禁悲凉起来。

两个多月来不再过问朝政，他虽然听到过“菊花会”和“御驾赏菊”这个说法，并按照以往皇帝赏花的传统规模和方式设想过一个大概，以为只是皇帝恩遇几十个朝臣的聚会而已。走进宣德门之后，谁知竟是大象披锦、御马列阵、銮驾陈设、卤簿完备、诸国使者云集、禁军甲胄在身，宛如皇帝送征、迎捷一样的宏大阵势。这“菊花会”怎么个“赏”啊，他全然懵了，心中暗暗叹息：花样翻新啊！自己真的成了落伍之人。

随着皇帝的开道马队、銮驾卤簿走出宣德门，御街上满目秋菊和漫天花雨，道旁、屋顶、回廊、树上震耳欲聋的欢呼，使他瞠目结舌，惊骇若痴，几乎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他终于看清了今天这次“御驾赏菊”的真实含意：原来是一次“文而不实”的张扬，是一次更为奢侈的游戏，是一次劳民伤财的闹剧啊！京都菊花，惨遭浩劫；十州名菊，毁于狂热。这是作孽，这是暴殄天物！御街上这厚厚的一层津染马蹄的花瓣、花束，都是黄金、白银铺垫啊！司马君实心境怆然，想喊、想叫、想面斥介甫：弃礼纵欲，奢侈无度，纵然《均输法》有所收益，也会入不敷出的！他想面奏皇帝：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他真想大哭一场。当年以《论燕饮状》谏奏仁宗皇帝，不意今日竟为十州佳菊碎心滴泪！

此时此刻，司马光虽然也在“走马”，但已无半心“观花”。

“御驾赏菊”在司马光悲凉无奈的心境中已推向高潮。颂歌如雷吼，花雨如倾盆。皇帝、皇后，此时已是花瓣沾袍被冠，变了模样。百官、使者为眼前的癫狂、炽热所动，心头各有滋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京都的美景啊！

大宋的繁华，天下之最啊！

大宋中兴，已见端倪。

……

西夏使者却冷声一笑，朝身边的大辽使者低语：

“这等浮华，早晚为你我所享！”

大辽使者会心一笑：

“要享受，还得亲眼见识今晚的‘州桥之夜’。那里真是美女如云啊……”

更加强烈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爆炸声淹没了西夏使者和大辽使者的低语。

这一天的“州桥之夜”，在夕阳西下时就开始了。一是因为“御驾赏菊”已于午后申时一刻结束，御街上警戒的禁军士卒已于申时三刻撤离，御街上的全部欢乐自然而然地浓缩到州桥至朱雀门这段最繁华的地带。二是因为傍晚乃“赏菊”的最佳时间。热气下沉，凉风习习。

赏完十州佳菊之后，文人赋诗，嫖客寻妓，情人幽恋，厮波讨钱，扒手行窃等自由活动，都可以搬进“州桥之夜”。王公百官、富商大贾、文人墨客大半天来虽喊得声嘶嗓哑，可心底运行的激情欲念，并未宣泄。夜来了，才是妙境来了。

州桥上下，着绮罗翠珠的，是富商王公；披凉衫羽巾的，是文人墨士；抱琴簪花、含情脉脉的，是卖唱的歌伎；吆喝呐喊、故作俊逸的，是京都的学子；小轿插花、不垂帘幔、玉容半掩的，是富家士女；短衫小帽、浪声笑语、追逐花轿的，是一群衙内公子；涂脂施粉、骑驴观景、调情逗趣的，是半老暗娼；袒胸露背、龙蛇文身、围驴笑闹的，是恶少狎客；河边树下，牵手幽会的，是命运多舛的情男痴女；红楼画廊、相抱痛哭的，是失意的露水夫妻。熙熙攘攘、拥拥擦擦，直挤得日落西山；沸沸扬扬、喧喧闹闹，直喊得夜幕垂降。

突然，州桥高处亮起了一盏花灯，接着，酒楼的灯亮了，画阁的灯亮了，驿馆的灯亮了，妓院的灯亮了，千盏万盏花灯亮起，灿若世间繁星。沸腾的欲念驱策人们奔向各自的灯盏星辰！

好一个“州桥之夜”！

好一个大宋京都！

同一个夜晚，外城西冈苏府正屋的客厅里，也在进行着一个气氛迥异的“赏菊会”。惨淡的几支红烛，照映着桌案上的四盆金菊、几盘菜肴和几杯清酒。桌前坐着年老的任妈、多病的史氏、年轻的王闰之、聪慧的琵琶、心境凄苦的苏辙和苏轼。

章惇赠送的名马“秦岭玉”在庭院翠竹旁的马厩外，望着客厅窗扉上的烛光昂首嘶鸣，声音凄厉而悠长，似乎应和着新主人此刻的心境。

这个“赏菊会”，是任妈今天午后提出的。她要借重阳赏菊之名，为明日清晨就要被贬出京的苏辙饯行。苏轼感激地应允。

子由被贬居河南府洛阳的诏令发出半个多月来，全家都像掉了魂似的沉默度日。任妈暗暗流泪，弟媳史氏病犯卧床，孩子们似乎也知横祸临门，不再嬉戏打闹了。自己的内心何尝轻松？落一叶而知千秋，厄运也许会接踵而来。半个多月来，每日除了和子由以酒浇愁外，什么也不愿想、什么也想不进，以至忘却了明天子由就要离别。细心的任妈，你有一颗母亲般的心啊！

那篇离奇的《辨奸论》在人们乱哄哄地议论一通之后冷落了。可它产生的那种不可言状的后果，首先降落在子由的头上。也必将永远留在介甫的心上。这是伪造者的把戏呢？还是“父债子还”的报复？如果是前者，把戏决不会就此收场；如果是后者，报复将会更加残酷。

半个多月来，一个陌生的洛阳煎熬着全家人的心。按说，洛阳距京都只

有几百里，家眷原是不必移动的。可贬谪之臣，无诏不许进京啊！家眷随行洛阳吗？可多病的史氏带着不满十岁的七个子女怎么过啊！即使史氏能负其劳，子由遭贬后的些微俸禄，也无力养活全家。任妈，你决定承担鞠养子由七个子女之辛苦，让史氏一人陪着子由前往洛阳，真是恩造天地啊！

是啊，母亲般的任妈，你是因为今天御街上的礼乐喧空、菊香拂路的空前盛景而决意为子由也来个“赏菊”饯行的吧？这桌案上的菊花，是你亲手从自己的卧室搬来的；这桌案上的菜肴、是你亲自下厨烹制的；这杯中的清酒，是你亲手斟满的，你以一颗母亲的大心，护佑着你倒霉的二郎和你这胸无城府、口无遮拦、壮而无用的大郎……

苏轼泪珠莹莹，双手捧杯，激动地向任妈敬酒：

“任妈操劳，大郎敬酒了……”

任妈打量着苏轼，慈祥地一笑，接过酒杯：

“大郎，记得你八岁时，老夫人教你读《后汉书》，书中有个叫范滂的年轻人，因反对时弊被皇上杀了头。临刑前，范滂与母亲告别，范母很刚强，宽慰儿子：‘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你读后询问老夫人：‘我长大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能赞许吗？’老夫人当时是怎样回答你的，你还记得吗？”

苏轼忍泪回答：

“大郎记得。当时母亲说：‘你能为范滂，我就不能为范母吗？’”

任妈尽杯而饮，笑着说：

“若老夫人健在，必不愿见大郎滴泪。”

苏轼拂袖拭泪，破涕强笑。

苏辙亦高举酒杯，作笑敬酒：

“任妈教诲，二郎铭记在心。你看，我不似大郎，我在笑啊！请任妈再饮一杯吧！”

任妈接过酒杯，自己却鼻酸泪滚。她急忙饮酒掩饰：

“还是二郎有志气，我心里高兴啊……”说着，顺手折得菊花两枝，说道：

“今日御街上热闹非凡，人们争向皇上和朝臣献花抛香。我现时为大郎、二郎簪花一枝，也不虚度这重阳节了……”

任妈把菊花簪在苏氏二兄弟的头上。

史氏和王闰之见此情景，忍不住扑在任妈的肩头痛哭出声。

任妈抚着史氏和王闰之凄怆地说：

“他哥俩笑了，你妯娌俩可倒哭了，唉，这年月，眼泪咋这么多啊！琵琶，劳你弹唱一曲，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个重阳节吧。”

琵琶应诺，挪动座椅，理弦寻思，片刻之后弄琴唱起苏轼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是苏轼七年前写的。那是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他赴陕西凤翔府就任签判之职。苏辙送至渑池而别。这首诗为答苏辙和韵而作：感人生之渺小，叹生命之短促，哀生活之坎坷，悲道路之崎岖。昔日悟通的一点人生哲理，今天竟成现实。

这首诗，琵琶十分熟悉。前几年在瓦肆学艺时，师傅曾教唱过，那时只闻“三苏”之名，欣慕苏轼诗文之美，不喻诗中深意，依句清歌而已。前几天，苏轼深夜徘徊于庭院梨树之下，望着苏辙寝室的烛窗，曾邀自己弹唱此诗，并讲解了写作此诗时的感受。此刻，她突然领悟了诗中的深意，胸中涌起万层波澜，眼前似乎看到一幅梦境般的无涯图景：茫茫雪原上，隐约可见一只飞鸿指爪的痕迹。这就是人生留给人间的印记吗？这隐约的痕迹，很快就会消失的。

苏少公啊，你就是这样地要离开京都吗？

琵琶投入全部情感，曲调随着心音而流淌。

苏辙是牢记这首诗的。琵琶深情真挚的倾诉，引起他对逝去岁月的溯想。仁宗嘉祐元年，自己与兄长随着父亲进京应考，出潼关，至渑池，夜宿僧寺。老僧热情接待，飨以名茶素食。兄弟二人题诗于僧寺墙壁，以谢主人。六年之后，兄长赴凤翔府任职，自己送至渑池，再宿僧寺，而老僧已经故去，多了一座埋葬骨灰的新塔。当年题壁的诗句，已不复存在，连那堵墙壁也已坍倒了。这便是消失了的“雪泥鸿爪”啊！唉，佛门尚且如此，何况人间呢！明天清晨就要离开京都了，离开吧，京都除了这座庭院和这些难舍难离的亲人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庭院里的“秦岭玉”又在嘶鸣，凄厉的啸声在夜空回旋。

苏轼完全沉浸在琵琶的如泣如诉之中。琵琶啊，好久没有听到过这样深切动人、凄清婉转之音了。悠悠扬扬，仿佛一线不断的长丝，抽出自己心底言而未尽的幽思。音律之妙，神仙语啊！苏轼的心随着音律的婉转起伏，进入了十三年前的崤山山谷。仁宗嘉祐元年，漫天飞雪，山谷银白，父子三人出潼关，赴京都，在崤山山谷颠簸前行。骑的马匹累死了，只好改赁驴子。路途崎岖，山道弯弯，前不着村，后不见店，疲累交加，连跛脚的驴子也饿得不停地叫喊！人生旅途，原是坎坷多舛。子由，今天我们所际遇的，不又是那般情景吗？

琵琶继续出神入化地弹唱着。她神情专注，泪珠莹莹，已沉浸在忘我之境。

歌伎弹唱的习惯乃一歌三唱。有“开唱”、“精唱”、“收唱”之分。“开唱”传其略，“精唱”传其要，“收唱”传其神。如此目的，大约是为了听者能听清、听懂诗词内容和含意。曲调上不作变动，但高明的歌手，往往在“精唱”、“收唱”时稍作一些技巧上的处理，以期达到更佳效果。

琵琶在“收唱”中，由于心神激越，情怀壮烈，心之所往，力之所至，琴弦“铮”的一声，断了。

人们的思绪也随着琴音的灭绝，失落在无依的沉默中。

弦断声停，乃不祥之兆啊！

惨淡的烛光无力再跳。

案上的菊花垂首无息。

琵琶忽地以手掩面，泣咽出声……

此时，六十多岁的老门丁手执一束菊花，抱着一坛菊花酒走进客厅，笑

吟吟地高声禀报：

“有位公子送来菊花一束，菊花酒一坛，说是为二郎送别饯行的！”

家人们被这突兀而来的花、酒惊愣了。任妈忙说：

“来的是哪位公子？快请进来！”

老门丁回道：

“那位公子不愿说出姓名，留下这束花和这坛菊花酒就离去了。”

苏轼接过花束，从中取出一张笺纸，迅忙展开，一首字迹工整的短诗呈现眼前：

人物竞纷华，

骊驹逐钿车。

此时松与柏，

不及道旁花。

笺纸上没有署名，苏轼急忙把笺纸交给苏辙，闭目猜想写诗的送花、送酒人……

苏辙看过诗句，仔细观看字迹，神情一振，脱口而道：

“司马君实？”

苏轼猛地睁开眼睛，高声喊道：

“是他！司马君实。‘人物竞纷华，骊驹逐钿车。此时松与柏，不及道旁花。’此诗简明老道，辛辣高洁，非司马君实无人能出！司马君实，师中之友，友中之师啊！”

众人惊喜。任妈合掌祈愿：

“司马光说话了，皇上也许能听的……”

“秦岭玉”又一声凄厉的长啸刺进门窗，久久不落，似乎在呼唤苏辙，已当贬途启程……

第十一回 读《离骚》君实教子 闻墨香老友交心

司马光踏着初冬清晨的寒霜，焦躁不安地徘徊在书局前精巧玲珑的花园里。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向皇上禀奏，但一直犹豫不决。

花园内桃树、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尽，藤蔓已经枯萎，菊花败垂在枝头，惟有假山上那棵短松仍然郁郁葱葱地挺立着。

两个月前，参加“御驾赏菊”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叫儿子司马康送给苏辙一束菊花、一坛菊花酒和四句送别诗。这是他近时期中因激愤难捺惟一的一次感情流露。当然也是他心底对子由被贬离京不满的发泄，是对“御驾赏菊”奢侈靡费愤慨的呐喊。子由当年曾借试卷“对语切直”地抨击宫中“优笑无度”，几被黜名，而仁宗皇帝尚能容而优之。可今天呢？再没有第二个子由敢于逆鳞诤谏了。他那是在用诗、酒、菊花呼唤第二个苏子由啊！

不过，在儿子司马康从苏府回来之前，他就有些后悔了。花束和酒，友谊之赠，问心无愧，那四句诗却属牢骚之作，是有愧于臣道的。唉，奢侈之风由来已久，皇上何尝不知？介甫何尝不晓？但在登上皇位、相位之后，就依时尚而忘却，以致甚于以往，且美以“需要”之名。可见是积重难返。自己捶胸顿足又有什么用处？再说，自己不赞成的事情，就可以背着皇帝借着诗文说怪话吗？看来，一个人要时刻不移地遵守臣道，也属不易啊！他决意不再孟浪行事了。

但是，这两个月来，随着“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随着京外各种消息的传入，一股翻腾不羁的思潮澎湃起来，冲击着他心底自束自抑的闸门。沉默呢？谏奏呢？沉默是属守臣道，还是谏奏是属守臣道？痛苦而强烈的责任心日夜不息地受着煎熬。

清晨的北风十分硬冷，司马光稀疏的胡须和长长的眉毛上已因呼吸凝了一层白色，曲折幽径上的薄霜也已被他的脚步踏得纷乱。他仍在徘徊，仍在苦苦思索着攸关家室性命和个人晚节的进退取舍。

“历史上英明的帝王都有两只耳朵啊。一只耳朵听顺耳之言，以确立其自信；一只耳朵听逆耳之语，以匡正其缺失。在两种声音的杂错之中，放舟行船以达朝政清明。唐太宗、宋太祖就是这样的明君啊！

“历史上更为英明的帝王，除有两只耳朵外，还有两只有力的手。一只手指挥亲信臣子，按照自己的韬略披荆斩棘；一只手借重反对者的力量，保持头脑的清醒。化抗力为合力，以创建轰轰烈烈的业绩。秦皇汉武就是这样的霸主啊！

“可如今呢？朝廷只有一种声音了，单调、重复，声高而空洞，除了‘变法易俗’，就是‘英明天纵’。王安石实际已居宰辅之位，吕惠卿成了崇政

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学士院，连乍进京都的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皇上年轻而耳软，能经得起这不绝于耳的颂歌而不迷乱吗？西汉平帝不就是在一片颂扬声中被王莽毒死而失掉江山的吗？

“被逐出京都的御史、谏官有几个是扰乱朝政的‘四凶’？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激烈偏颇，言过其实，弹劾介甫的‘十项罪名’，似是而非，而且诛语如刀，是过分了，贬以罪责，尚可理喻。御史、谏官刘琦、钱□等人，虽哄而起之，其风不可长，但所谏朝政之弊，皆论之有据，即或沦于‘求全责备’，亦不足以逐出京都。更为甚者，范纯仁何罪？苏子由何罪？范纯仁所谏，语不及‘变法’，言不及执政，仅以知谏院之职，对如此大量地贬逐御史、谏官不示苟同，也被逐出。这个四十二岁、一代名相范仲淹的儿子，真的如其父所语，‘先天下之忧而忧’了。若不是皇上感念范仲淹之功，也许要一直贬到岭南海岛。苏子由，‘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在那圈子里，如果不是因为意见相左而遭嫌，便是因为那篇离奇的《辨奸论》而获罪了。前者是操权者心胸狭窄的荒唐，后者则是弄权者疑神疑鬼的荒诞。‘水清无鱼’，难道朝廷真的要成为一副嘴脸、一个腔调、一种声音、一同思想的仙境？可普天之下能归于这样一个‘一’吗？神仙也做不到啊！

“为臣者不为主忧，不诚也；忧而不语，不忠也。年轻的皇上啊，臣忧心如焚，不能不逆鳞而语了！”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决定向皇帝赵顼进谏了。

因他不善于言词，又怕皇上不能耐心地听完谏奏，便决定上呈奏表。

司马光转身大步走进书局，坐在桌案前。儿子司马康捧上一杯热茶，他呷了一口，便立即展纸提笔。

正要书写，助手刘攽、刘恕走进书局，带来了一个司马光最需要而又不愿听闻的重要消息。

刘攽和刘恕都是昨天返回京都的。

刘攽从江西新余老家归来，往返皆乘舟船，对漕运“均输法”的实施作了一些实地调查。刘恕是乘车马去翁源县的，经京东路南下，往返皆宿食于农村，对“青苗法”在京东、淮南地区的推行情况有所见闻。他俩都是以史家的目光观察事物，而且都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吏治”这个环节上，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深刻的，但也是偏颇的。刘攽认为：为推行“均输法”而在各地各埠“设置机构”、“增加官吏”、“厚其廪禄”、“重设赏银”，不仅使当朝“三患”之一“冗官”没有减少，而且是“冗官更冗”了。并且这种冗官肥吏之策所耗用之经费，已超过了“均输法”从富商大贾手中所夺得“均输之利”。刘攽吁叹：官吏中已兴起的“损公肥私”之风将“祸国害民”。有些地方官吏，素质低劣，以利为取，无利不为，曾使南地香蕉、荔枝、桔子等利薄而易腐之物，堆积果园、码头，滞运滞销，伤民害财。他还透露：“均输法”在一些地方已经变形，其权柄暗里转于富商大

贾之手，官吏挂名取利，只是山高水长，下层官吏匿而不报，朝廷无从知晓罢了。刘恕也在“吏治”上大发议论。他说“制置三司条例司”派往各地监督推行“青苗法”的“钦差大臣”，“一旦得志，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足以毁“青苗法”之初衷。他认为，各地新进锐勇之官吏，为邀功得赏，“抑配”青苗钱，强迫农民贷款，赚取利息，并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分赔，此风足以毁黎庶之望。他列举陈留县令姜潜的话说：“某依‘民自愿’之诏，敕榜于县衙及城四门，听民自来请领青苗钱，榜出三日，卒无一人至。”并举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之所为愤然而语：“王广渊，新法之实施者，阳奉御诏而阴为其法，在京东地区，不问贫富，随户贷款，富者不需贷而多得，贫者急需贷而少予；分民为五等，上等户贷款十五千，下等户贷款一千，悍吏征呼，民间骚然。若此种风气不变，此种官吏不除，‘青苗法’之祸，将危及天下……”

司马光听完朋友诉说，没有喜悦，没有宽慰，只有更为强烈的惊骇和更为沉重的思索：

“历史上出现的多次变革，大约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始，吵吵嚷嚷地折腾，凄凄惨惨地了结。争吵的人们，也都在耗尽岁月、耗尽才智、耗尽精力之后，或无声无息、或有声有息地消失了。秦之商鞅如此，汉之桑弘羊如此，本朝仁宗时的‘庆历新政’也是如此。难道介甫的这次‘变法’也要沿着这条老路走向深渊吗？

“历史似在惊人地轮回啊！殷迁都而民怨，秦‘变法’而民疑，汉变革而文学贤良非之。当然，殷之‘民’不同于现时之‘民’，那是殷商时的一群贵胄；秦之‘民’亦不同于现时之‘民’，那是一些高居咸阳的公卿；汉之‘文学贤良’是一群读书人，与现时的读书人无异，但却是经执政霍光暗中挑选调入长安的，他们的嘴巴说的是霍光的心里想的。利益之所在，权力之所关，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流泪、流血的悲剧。可现时的谏奏议论者呢……”

司马光心神一震，睁大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刘攽和刘恕。“刘攽贡父是位列公卿的贵族吗？一个清贫家庭熬出来的穷进士，一个居于太常礼院的事务官，又是介甫的密友啊！刘恕道原何人？一个翁源县令，一个只知读书弄史、不通世故的学者，与介甫交往亦深。此二人，朝廷无高官之戚，家中无万贯之财，与利无染，与权无关，半年前均为汉之桑弘羊鼓吹，今日却与介甫反弹。原因何在呢？大约是熟读屈子（屈原）之文，染有骚韵之故吧……

“‘既替予以蕙攘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子之风，人臣之脊梁也。”

司马光与刘攽、刘恕促膝长谈。在刘攽、刘恕离开之后，他更坚定地选

择了谏奏之臣道，开始书写奏表。他要把一颗焦灼灼、赤灼灼类乎屈子之谏心，呈献给他的皇上……

夜深了，寒风吹进没有生火炉的书局，司马光坐在一盏烛光之下，披着一件已旧的棉袄，伏案疾书。寒风吹打窗纸的“嗦嗦”声伴随着他。烛光摇曳着，把他肃穆的脸拉得更长，把他微驼的腰身曲得更弯。儿子司马康坐在桌案的下端，神情不安地看着父亲，几次想出声劝阻，都为父亲奋笔疾书的专注神态而噤声沉默。

司马光近年来眼睛有些散光，看书写字眼前就模糊不清，特别是夜里在烛光之下，更觉吃力，所以，近年来上呈的重要奏表，都是由儿子司马康重新抄写的。为了保证抄写无误，往往是父亲写出一张奏文，儿子拿起细看一张，先对字迹不清或者错漏之字提出询问。当然，在词句上若有不妥之处，儿子也是可以提出商榷的。司马光平日对儿子极严，惟在文字学问上，却是一个乐于研讨和听取意见的人。

今晚，司马康看一张奏文，心情便沉重一分，看过几张之后，额头沁出了一层冷汗。父亲写的这份奏表，全是议论“拒谏”之害，点名是说王安石，实则是对着皇上。而且言词激烈，上论秦、汉以来“拒谏”亡国之灾，下述现时“拒谏”误国之祸：“今言执政短长者，皆斥逐之尽，易以执政之党，臣恐聪明将有所蒙蔽也。”这不是明显地指责皇帝，为范纯仁、苏辙等人鸣冤叫屈吗？更令人咋舌的是，父亲竟然推举苏轼、陈荐知谏院，并称赞苏轼“晓达时务，劲直敢言”。这简直是顶风而上，故逆龙鳞啊！司马康耐不住了，惊恐地喊出声来：

“父亲……”

司马光被儿子突然的叫声惊动，笔尖一抖，在笺纸上落了一个墨点。他停住笔，抬头望着神色惶惑的儿子。

“嗯？”

司马康不知说什么是好，喃喃低语：

“父亲，夜已深，该歇息了……”

司马光看出儿子有话要讲，便把手中的笔放在笔架上，身子向后一仰，倚在靠背上，揉了揉昏花老眼。

“你有话要说？”

司马康急忙站起，声音有些颤抖：

“父亲，现时上呈这样的奏表，合适吗？”

司马光一怔，睁大眼睛，仔细打量儿子，突然觉得儿子长大了。是啊，十九岁的人了，明年正月就该参加会考，不可再以孩子看待了。他直起腰身，颇有兴致地鼓励儿子，说：

“谈谈你的看法。”

司马康十九年来在如此重大的事情上第一次得到父亲明确的鼓励和信任，心里一热，壮起胆子谈出自己的看法：“父亲，此时呈表进谏，不合时宜者有四：一、‘均输法’、‘青苗法’推行不久，执政惧人议论，皇上喜功自得，此时呈表报忧，不合时宜；二、‘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即将出台，执政正在筹划庆祝，皇上正在等待欢呼，此时呈表谏阻，不合时宜；三、御史、谏官被贬出京，执政胸有余恨，皇上疑意未消，此时呈表论‘拒谏’之灾，不合时宜；四、《辨奸论》离奇出现，苏子由无罪遭贬，执政怀恨待究，皇上忍怒待查，此时呈表荐举苏子瞻执掌谏台，更是不合时宜啊！”

司马光惊讶地望着思虑深沉的儿子，神情肃然了。一连串的“不合时宜”完全否定了他半个月来的所思所想。这使他感到宽慰，更使他感到悲哀。他感到宽慰的是，儿子的心已经在关切朝政，而且能看到时代之束缚于人。能有如此见识，入社稷，入仕途也就不至于糊涂茫然了。他感到悲哀的是，时尚也在强有力地雕琢、凿刻着自己的儿子，一个十九岁孩子的性灵，也不再以“是非”为本，而是以“利害”为尺了。儿啊，合“时宜”的都是正确的吗？追逐“时宜”可以使人发迹，也可以使人堕落啊！司马光心头浮起一层悲苦的自责：好一个“朝臣典范”、“当代人表”，连身边的儿子，你也无力完美其魂灵啊！

良久，待悲苦的心神略略平静，司马光决心与儿子推心置腹，细细剖解。他先亲切询问：

“我要你再读《离骚》，你读完了吗？”

司马康答道：

“《离骚》读完了。我还读了一遍太史公的《屈原贾谊列传》。”

司马光点头：

“好，好！谈谈你再读《离骚》的所得。”

司马康似乎明白了父亲突然提及《离骚》的用意，他瞥了一眼桌案上的奏表，大声回答：

“《离骚》的神韵，是一个‘怨’字：怨权臣之奸佞，怨君王之不聪，怨蕙兰之衰蔽，怨艾芜之丛生，怨众人之皆醉，怨自己之独醒。太史公

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竭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司马光颔首一笑，抬手指着桌案上的奏表，问道：“你以为这些奏文是否为父之‘怨’呢？”

司马康点头。

司马光摇头：

“故而你有‘不合时宜’之结语。再读《离骚》而不知其真谛，愧对屈子一颗光耀天宇之大心啊！”

司马康愕然。

司马光正色道：

“太史公司马迁的《屈原贾谊列传》中有四句话你读漏了，或者是读而不思。这四句话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你知道，《诗经》中的《国风》，多写男女爱情，但不过分，故纯真而美；《诗经》中的《小雅》，多是讽喻朝政，但不逾越君臣之分，故雅而诚挚。太史公说‘《离骚》兼之矣！’这是给了你一把解悟《离骚》真谛的钥匙，可惜你视而不见！”

司马康愧疚地望着父亲。

司马光拨明案上烛火，娓娓而谈：

“《离骚》固然有‘怨’，但更多的是‘爱’。屈子爱楚国，爱君王，爱祖先留下的热土，爱热土上繁衍的黎庶百姓，爱山川河流，爱山川河流中的一草一木、一叶一荷、一鱼一虾。他像一个热情侠胆、正直淳厚的男子，爱着一个美丽的淑女，笃志为那个女子而生息、而劳作、而拼搏、而舍生忘死。也许他爱得太深太沉了，那个女子不理他、误解他，甚至厌烦他；他还是执著不渝地向那个女子投去更深更沉的爱。他爬上山顶为那个女子摘来蜜甜的桃子，他走进深山为那个女子摘来清香的荔枝，他攀上山崖为那个女子采来肥美的香菇，他跳进激流为那个女子采来芬芳的莲子。也许因为有人从中调唆，那个女子不理他、骂他，扔掉了他献上的蜜桃、荔枝，踩烂了他献上的莲子、香菇，还用织布的飞梭，打掉了他的几颗牙齿。他依然爱那个女子爱得发疯啊！走遍田野林园，采来人间最美最香的鲜花，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编织成人间最漂亮、最艳丽、最华贵的花环，献给那个女子。也许因为山鬼作祟，那个女子竟然一把火烧了他献上的花环，突然与一个丑陋的地痞流氓交好，并很快地结了婚，而且天天甘受那个地痞流氓的毒打、凌辱。他看在眼里，痛苦、悲哀，大哭、嚎叫，怨恶人调唆，怨山鬼作祟，怨自己太愚蠢，没有本事使自己心爱的女人免遭不幸。当然，有时也怨那个女子一时糊涂。于是，他舍弃一切，把所有的爱一如既往地献给那心爱的女子，偷

偷地跟随着那个女子，暗暗地保护着那个女子，默默地为那个女子祈祷神灵，悄悄地为那个女子唱着赞歌，直至他身沉江底，魂销命绝，仍把他心中的爱之歌托出水面，在浩宇、山川、大地上千秋流传……这就是屈子的魂灵，这就是《离骚》的神韵啊！”

司马光在朦胧的烛光中讲述着，神情激切，时而低声诵叹，时而昂首浩歌。他似乎不是在开导教诲他的儿子，而是向隐于黑夜中的天下袒露他的情怀。

司马康静听着，心有所恋，神有所往，竟忘其身之所在。眼前的烛光，似乎变成了一堆篝火，火焰升腾，光耀天宇……父亲身上的旧棉袄，似乎变成了博衣宽带，头上簪发的青竹片，似乎变成了莹莹碧玉……这是屈子在临江放歌，在高诵后人难以理解的《离骚》啊……

书局内，司马父子情怀激荡，神交于屈子，神游于《离骚》。忽然，一阵寒风推门而入，几乎吹灭了桌案上的烛光。火苗几经摇曳方复明亮，把五十多岁的老管家吕直托现在书局门前。

“秀才，王安石大人来访！”

如同在此冬季听得一声雷响，司马父子均以为自己耳朵听差了！

吕直又禀：

“参知政事王安石大人来访。”

司马光方信没有听错，老管家也没看错，说错。接着他又愣住了：朝廷有翰林学士与宰执之间禁止私下会见的避嫌之法，以防两相私交而亲。介甫为何弃而不顾？司马光正要开口回绝，老管家吕直笑吟吟地说：

“王安石大人还是那个老样子，衣着随便，披一件旧棉袍，活像街坊上的瘦小老板；言谈亲切，毫无宰相大人的架子，他说为和秀才深夜拥炉品茶而来。”

司马光吐到口边的话打住了。是啊，介甫行动乖戾，现时正值“变法”，这个“禁谒”之法，在他的眼里只怕也是早就“变”了。或许是皇上有所委派？客人已至庭堂，主人能逐出门外吗？司马光舒一口气，立即吩咐儿子：

“快点燃四角烛光，快生火炉来！”

司马康应诺，点燃四角的蜡烛，书局变得通明。随即又奔出书局，生火炉去了。

司马光吩咐吕直：

“快请王大人！速用我珍藏的那包龙团茶治茶！”

老管家吕直应声退走。

司马光收拾起没有写完的奏表，喃喃自语：

“介甫，你来得好！我俩是该倾心竭意地谈谈了！”

王安石的深夜来访，是经过反复思虑后决定的。

半年来，朝廷上风起云涌，几乎都是因他一个王安石。他把别人吹打得东倒西歪，也把自己卷困在昏天暗地的旋风之中。诚然他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快意，但也吃尽了更多的苦恼和痛楚。

霹雳一声爆响，“变法”开始，全国震动，万象更新。沉暗的朝廷不再沉暗，因循的百官不再因循，豪门惊慌，黎庶欢呼，大贾战栗，农商鼓舞，连驻在京都的诸国使者，也都一一瞠目翘首。一潭死水搅活了！腾腾生气滚动了！大宋几十年来有过这样的情景吗？没有。何人所为？王安石啊！

“均输法”推行了，漕运舟船日夜不绝，百货交易日见充足。何人所为？王安石啊！

“青苗法”实施了，“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鲋鱼出网蔽洲渚，获笋肥甘胜牛乳”的景象即将出现于大宋原野。何人所为？王安石啊！

“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也将陆续推行，乡村城邑、农工诸业，都将一改旧貌，展现新颜。积贫积弱之状，将随岁月流逝；富国强兵之势，将随新法跃起。何人所为？王安石啊！

二十年前的一个居官卑微的浙江鄞县县令，得信于一代英明帝王，施展胸中的抱负，中兴一个衰败的王朝，于公于私，均告之无愧。但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惑也随之袭来。御史、谏官们凶狠地反对和抗争，使他百思而不得其解：吕诲，累世豪门，闻“变法”而心怯，怕打乱百年来的秩序，怕丢掉祖宗传下来的特权和遗产，怕失去现有的安逸，怕毁坏了他心目中留恋喜爱的一切，理可通！吕公著，富家之主，见“变法”而生厌，怕新政冲击，波及园林；怕朝廷震荡，危及官位；怕新法实施，断了财源；怕万象更新，毁了旧梦，情可达！可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其父是“庆历新政”的倡导者，因豪门反对而遭贬，因壮志未酬而病亡，何其亦随鼓噪而呐喊？御史、谏官刘琦、刘挚、钱□等人，既非吕诲亲朋，也非吕公著门生，何其也随之而嘈嘈切切？难道他们都是枉食君禄而毫无报国之心吗？至于参予制定《青苗法》条款的苏子由，为何也借机上书而亟言“青苗法”可能出现之患？难道他们只患得患失、怕这怕那，而不思国家之安危吗？范纯仁是正人君子，苏子由也是一个难得人

才啊……唉，他们都离开京都了，现时，耳边除了诺诺之声外，就是一片沉寂，寂寥得令人困惑啊！

更令人不安的是，朋友们都一一冷漠远避了。昔日形影不离的曾子固（曾巩），默默地跟着恩师欧阳修与自己疏阔了；心交神往的韩持国（韩维），也独往汝州，连讯音也不传递了；坦直爽朗的苏子瞻，两个月来不置一语；诚实无欺的司马君实，比邻天涯；连性情诙谐、妙语连珠的刘攽贡父，也不再登门论才斗智了。家中呢？三弟安礼终日哭丧着脸，似有不散的忧愁；二弟安国整天愁眉紧锁，夜夜吹箫，箫音哀哀，扰人心神啊！

是自己变了吗？五尺身材，一张黑脸，衣不着锦，食不厌粗，依然故我。只是不是两年前的翰林学士了。

一个执政的权位，改变了友情，改变了欢乐，带来了一种难以逃脱的苦恼！唉，悲哀中的苦恼可解，而这喜悦中的苦恼磨人啊！

扔却这个权位吧，去追寻昔日那心神无隔、其乐悠悠的欢愉吧！可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抱负呢？积贫积弱的国家呢？这刚刚开始的“变法”呢？雄心勃勃、励精图强的皇上呢？孟子说，治理天下有“大仁”和“小仁”之分。“大仁”者，利国利民，君子之仁；“小仁”者，小恩小惠，小人之仁。现时也只能是取“大仁”而搁置“小仁”，取公而弃私了。

弃？谈何容易！何况弃友，王安石还是王安石吗？

找苏子瞻饮酒谈诗去！这个才智超群的当代骄子，会给人以智慧。可苏子由的被贬离京，已在朋友之间树起一道有形障碍，而那篇《辨奸论》，更是一道无形壕沟啊！“酒”能销愁，也能添恨。“诗”能化仇，也能结怨。从苏子瞻那里得到的可能是欢乐，也可能是更多的痛苦啊！找司马君实品茶论道去！这个学识渊博的“朝臣典范”，虽然其志不可移，但毕竟是诚挚可信的。再说，“茶”可以清心明目，“道”可以清规明理，纵然不如往日狂欢，也不至于在嫌隙之上再添一层仇怨啊！

王安石也许是一时忘记了翰林学士与宰执之间的“禁谒”，也许他根本不愿受这条朝制的约束，便顺手抓起一袭棉袍披在身上，独自走出庭院，向司马光府邸走去。

司马君实啊，你用什么来欢迎这位当了执政的老友呢？

司马光的书局里点燃了六支红烛，室内明亮如昼。他一生节俭，这是不多见的。

司马光的书局里燃起了一盆熊熊炭火，室内温暖如春。他打破了书局不

准点燃火炉的规矩，这是不曾有过的。

书局里茶香飘飘，司马光亲自执铜壶烹茶待友，更是难得。今晚烹的龙团茶，是赵顼皇帝一年前的赐物，他舍不得独自享用，一直珍藏至今，从包装用的暗黄色油纸来看，确有些时日了。但茶香仍溢于室内，真不愧是皇室专用之物啊！

王安石和司马光围炉而坐，品茶论道，谈笑风生，夜深人静，情谊融融。他俩谈往事，谈趣闻，谈名山大川，谈人间风情，一字不沾“变法”，一语不涉朝政。他俩心情如一，都不愿因政见之争而失去今晚相会的乐趣。他俩也都明白，任何一方都不会因为今晚的欢聚而在政见上让步。他俩也更加清楚，今夜的这次会见，终归是要以政见的交锋结束的。

烛光越燃越明，炉火越烧越红，壶中的龙团茶浓了又淡，淡了又浓。在火热茶香、往事谈笑中，王安石瞥了一眼司马光桌案上的石砚、毛笔和叠放的笺纸，把话题引向他俩谁都无法回避的事情上：

“君实，你这书局之中，现时只有龙团茶的香味，真可谓‘皇恩浩荡’啊！”言外之意是说，皇上赐你龙团茶，你总不会只饮茶而不预朝政吧？

司马光当然听出了王安石的弦外之音，微笑回答：

“介甫嗅觉不灵，我这书局之中，除了茶香，还有墨香。公何不辨啊！”

王安石故作惊讶地嗅了一嗅，询问：“茶香、墨香，何同何异？”

司马光举起茶杯，呷了一口，捋须而语：

“奇茶妙墨，形色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茶香清爽，墨香凝重。此屋之中，茶香飘于上，墨香沉于下。介甫妄作不察啊！”言外之意是说，忠于王事者，不惟介甫一人，只是形色不同罢了。

王安石拍掌盛赞：

“妙！天下妙语，莫如君实斯言！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奇茶妙墨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不同，其德一也。君实之语，暖安石之心矣！”

司马光继续笑言：

“奇茶妙墨，香之同异，乃苏子瞻品茶闻墨所得，光鹦鹉学舌以告介甫。暖介甫心者，苏子瞻也。”

王安石知道，司马光在借茶墨之香为子瞻说项，以化解那篇《辨奸论》

郁结在自己心头的块垒，真是好人啊！他放声大笑：

“子瞻才高，善究物理；君实仁厚，醇若茶墨。俱暖安石之心。现时，君实与安石围炉品茶，身不离座，手不执笔，桌案上石砚未开，笺纸未展，但不知墨香从何而来？”

司马光回答：

“介甫难道不知‘《春秋》成墨香三年不绝’之语？光在介甫驾临此屋之前，正在写着一份进谏奏表。”

王安石随即询问：

“所谏何事？”

“弹劾一位大臣。”

“此人是谁？”

司马光坦然而道：

“当朝执政王安石。”

王安石一怔，慌慌拱手再问：

“安石所犯何罪？”

司马光笃诚相告：

“热衷一言，拒谏误国。”说着站起，从桌案上拿起尚未写完的奏表，献于王安石：

“此奏表尚未写完，请介甫先行过目，若事实有误，议论有差，请介甫不吝指教。”

王安石心里热了：司马君实毕竟是坦荡君子啊！自从群牧司两人结交至今，十六年来，其人未变，其情未变，其本色未变啊！他朗声谢拒：

“君实诚不欺友，安石信而无疑。茶墨之香，各有其道，不可强求。安石近日究历代贤人治乱之道，方悟古人所谓‘欲有所为，必先征诛’八字之意。无‘征诛’，无以开其路；无‘征诛’，无以完其功。‘征诛’虽险而艰，但圣人犹忍而为之。君实可速将此奏表上呈，安石引颈待罚。此奏表若感材料有缺，安石愿招供以补之。”

司马光微微摇头，望着王安石轻声叹息。介甫执拗，其志终不可改。作为挚友，诚坦可交，忠信可敬。作为执政，激进可怕啊！“欲有作为，必先征诛”，古人治乱之道，介甫针对朝廷沉暗之状而为之，不是没有道理

的。“变法”以来，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大肆贬逐，荡涤朝廷，“征诛”之举已累及好人，“矫枉”已经“过正”，该有所收敛了。再说，一味“征诛”是推行不了新法的。强行生逆，新法只能在“中和”无偏的土壤中扎根啊！他不愿放过今晚这个规劝的机会，以尽朋友之谊，便再次寻出话题：

“介甫雅量，光敬佩而感激。诚如介甫所语：‘茶墨之香，各有其道，不可强求。’你我各行其道吧！近读《战国策》，投意于齐之孟尝君田文，其人门下食客数千，联合魏国、韩国，先后打败过楚国、秦国、燕国，并曾一度担任秦国、魏国的宰相，纵横之术，逞雄一时。介甫博古通今，且思路新颖，见解奇异，对其人有何评论？恳请赐教。”

司马光于史料中拎出孟尝君田文这人，王安石始觉诧异。转睛暗思，觉得司马光意在维持今夜围炉品茶之乐，心里十分感动，便借此话题谈论开来：

“齐国公子田文，借其父田婴之荫袭爵，称薛公，号孟尝君，纨绔子弟而已，其才不足论。其人一生中举止无定，反复无常，忽而联魏、韩以伐秦，忽而联赵、燕以制楚，忽而合纵秦、燕以伐自己的祖国齐国，是个‘跟斗虫’，其德不足道。至于门下食客数千，皆鸡鸣狗盗之徒，不配称之为‘士’，均系战国时代之刁民。田文其人，充其量，一个杂耍班的班主罢了……”

司马光为王安石评语的怪异大胆而惊愕，不禁捋须大笑。他突然收住笑声询问：

“介甫现时所用之人，可有鸡鸣狗盗之徒？”

王安石一下子打了个顿。

司马光俯身向前，竭诚而言：

“介甫，其道之行，赖于吏治，优则道通，劣则道塞，此千古不变之理，圣人也不敢有所疏忽啊！公行新法以来，锐勇之士急进，颂扬之声日高，小人乘其机，奸人投其好，公以锐勇之状授官，以声高之态置位，光不忧介甫之忠诚，而忧介甫之忠诚为小人奸佞所用啊！”

此言不能不说刺耳，而王安石望着神情至诚的司马光，心里不是厌恶反感，而是倍觉温馨。这个发须稀疏，日渐消瘦的“陕西子”，作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也许是守旧的、缺乏创见的；而作为一个朋友，确实是厚道的、恳挚的、忠于友谊的。他顺手为司马光斟茶一杯，以示谢意，随即亦袒露自己的心迹：

“君实关切，安石鸣谢。安石奉诏推行新法，二府、三司反对，朝臣阻挠，御史、谏官攻击，君实、子瞻亦冷眼旁观。安石若不起用新进锐勇之士，岂不要唱独角戏吗？”

司马光舌结语塞，无以作答，笑而喟叹：

“介甫，介甫，奇言巧辩之才，无可奈何之友啊！”

王安石继续：

“君实不必忧虑，新进锐勇之士中，可能有鸡鸣狗盗之徒，也可能有小人奸佞混入。但安石相信，也会有一大批俊彦之才从底层涌出。若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能造就一批励精图强之士，国家长治久安，庶有望矣！君实可以放心，俟‘变法’完成，安石即逐小人奸佞于权柄之外，以解公之所忧……”

司马光也为朋友的真诚所感动。介甫终究是本性难移，凡事不计后果。他打断王安石的话，抢着说道：

“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若奸人得路，岂可去耶？欲去之，必成仇敌。他日公勿悔之！”

王安石默然。

炉中炭火飞腾，映照着两张大宋重臣、亲密老友的脸庞。

第十二回 雅驸马情慰公主 贤公主画赠苏轼

在司马光与王安石围炉品茶的同时，苏轼在他的书房里，以诗、酒、歌舞招待他的朋友驸马都尉王诜。

王诜半年来临长江，游鄱阳，登庐山，在湖光山色中仙鹤闲云、赋诗作画，昨天一回到京都，就跌入了一片萧索、枯寂的气氛之中。

朝廷的变化太大了。重臣换班，御史遭贬、谏官被逐，熟悉的面孔所剩无几，陌生的面孔蔽眼障目。连到南薰门外迎接他的驸马府执事也换了新人。他感到突然而不解，“变法”真是变得翻天覆地啊！

昨夜，笑脸盈盈的贤惠公主，在卧室里为他置酒接风。四样小菜是公主亲手做的，一坛绍兴女儿红是公主亲手开启的。公主原本不饮酒，昨夜也高兴地饮了一杯。一杯酒饮完，公主显得更加年轻貌美，白皙的脸颊透出两簇红晕，一双晶莹的眼睛浮起一层朦胧，头上的珠花微微颤动……久别重逢，驸马王诜看在眼里，心荡神摇。但他在公主那亲昵的一颦一笑中，似乎也隐约可见一丝极难察觉的忧愁。啊，“变法”难道也变进了驸马府吗？

贤惠公主，英宗赵曙之长女，赵顼的同母姐姐，为皇太后所生，时年二十六岁。她姿容倩丽，聪颖多才，传说，驸马府歌伎们弹唱的诗词，许多都是由这位公主所作。由于英宗皇帝赵曙登上皇位曲折坎坷，造就了这位大公主处人经世的早熟和才智上的不凡。与王诜成亲之后，她不以皇家公主自居高傲，而是以贤妻为本，自律行止，因而夫妻情笃、公婆见爱、侍女颂赞，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惠公主”。

夜深了，一盏红烛亮在床头，王诜与公主同衾共枕而卧，公主枕在丈夫的臂膀上，诉说了半年来焦心多梦的思念之后，便谈起朝廷里发生的一切。

公主谈到年轻的皇帝赵顼，那是姐姐在谈论弟弟，自豪、爱护、担忧、企望混杂在一起。皇上励精图强是真的，急的。皇上日夜操劳，废寝忘食，确有一股创业之气，比半年前消瘦多了。朝政纷扰，皇上经常发火，喜怒无常，脾气性格和以前大不同。也许是老臣们守旧之气太重，如今皇上完全听信于王安石一人，对司马君实也有些疏远了。当她谈到因“变法”受到百官反对，皇帝与弟弟岐王颢出现不睦时，泪珠悄悄滴落在丈夫的臂膀上……

公主谈到母亲皇太后，那是一颗女儿心的袒露。母后时时关心着皇上的行止，怕被朝臣愚弄而不自知。但迫于朝制又不能干预，因而心底极其焦虑。母后时时注视着王安石的言行，担心“变法”失败，担心皇权旁落，担心“变法”变丢了江山。母后的头上过早地出现了几丝白发……

公主谈到太皇太后，那是一个皇室女儿对一位皇族之神的感念。太皇太后虽然不再干预朝政，整日安详大度、无忧无虑地享受清福，其实，何尝掉以轻心！朝廷重臣的去留升贬，谏院、御史台官员的出出进进，太皇太后都在嘻嘻哈哈、不言不语中——看在眼里。心深如海的老祖母啊……

公主谈到朝廷重臣换班和御史、谏官被逐被贬的经过，流露出极大的困惑。特别是谈到苏辙的被贬和那篇应时而出、来历不明的《辨奸论》时，声音发抖，把脸紧紧地贴在丈夫的脸上，低声说：“一场‘文字狱’也许会随时出现……”

王诜紧紧地搂抱着公主，极尽安慰、体贴。是啊，自己与苏氏兄弟交谊甚深，过从甚密，会不会招惹皇上和王安石的猜疑呢？皇宫原是滋长“猜疑”的风水宝地呵！

夜过三更，床头的红烛燃尽了，王诜和公主仍在悄声谈论。

清晨早膳用过，王诜急忙拿出自己半年多来所画的二十几幅江南风情，陈列于卧室四周的墙壁，在公主面前深深一揖：“晋卿此行，撷得江南风情几片，恭请公主指教。”

公主甜甜地笑了，打趣地说：

“离别九个月了，既未得枫叶题诗，也不见鱼雁传书，原来驸马已把一腔情愫，都献给江南了。”

王诜拱手“谢罪”：

“公主所言极是。江南风情之美，在晋卿心中，只有公主可比啊！请公主逐幅审视吧。”

公主嗔怪一笑道：

“谢驸马贫嘴深情，我可要细细品味评说了！”说着，挽起丈夫的手逐幅欣赏起来。

美的情，美的意，美的江南风光，美的夫唱妇随，美的夫妻同心。

《柳燕图》《红枫图》《竹石图》《茶园图》……这哪里是画？是丈夫那颗知美、知善、知真的灵魂！

一幅《惊涛裂岸图》展现着长江的壮澜雄威，室内似乎腾起了磅礴涛声。公主的神情庄穆凝重了，轻声赞叹道：

“汹涌壮丽，东流不回，千古如斯！长江，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啊！驸马，这样的情景，比你一向自慰的《人月圆》如何？”

王诜应对：

“《人月圆》一词，出于京都脂粉，而此情此景，乃天地造化。”

公主点头。

一幅《群峰晓雾图》画庐山清晨奇丽之景观，公主惊愕：

“这是庐山吧？云雾庐山，真是这般的如锦如缎吗？”

王诜作解：

“公主，这是庐山日出时刹那间的情景，被我偷来了。”

公主嫣然一笑：

“为偷得这片风光，驸马有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啊？”

“十个清晨，坐等日出。”

公主道：

“值得，孺子可教！”

王诜拱手：

“承蒙公主嘉奖。”

《云帆相映图》绘鄱阳湖寥廓平静。公主曰：

“但愿朝臣们的心胸都如此湖，世上就会少生许多麻烦了。”

《秋江待渡图》引起了公主极大兴致。

“江水悠悠，芦花孤舟，举篙眺望，丝系岸柳。驸马，此渔夫何人？在等何人耶？”

王诜笑着询问：

“公主细瞧，此人神态似谁？”

公主细瞧惊喜：

“形影传神，此人倒有几分似驸马啊！”

王诜乐极：

“灵犀相通呵！此人正是在下王诜。你看，这件短衫不就是公主亲手缝制的吗？腰间的这颗玉佩，不就是公主那晚悄声送行的信物吗？王诜举篙眺望，是在思念身居京都的公主！”

公主幸福地倚在王诜的怀里，悄声说：

“如若真的有那么一天，驸马，你可要轻轻地摇橹，轻轻地划桨……”

王诜拥抱着柔情的公主。

一幅《乱云劲松图》闪入公主眼帘：乱云如墨，势若波涛，向山崖劲松翻卷，大有折干拔根之意。劲松耸立，枝干如铁，雄姿奇俊，刚毅不屈。两相衬托，人生真谛力透纸背。公主挽着王诜的手，观赏良久，感慨而语：

“乱云如斯，劲松如斯，深山崖顶也是如斯的不平静……”

王诜应和：

“自然造化之妙，胜于命运安排。人生能如劲松之于乱云而不屈，足慰生平了。”

公主点头，抚着王诜的手说：

“驸马，把这幅画送给苏子瞻吧！山崖劲松者，苏子瞻也。”

王诜高兴异常：

“贤哉公主，惠哉公主！我今天就去拜访苏子瞻。”

公主又郑重叮咛：

“再带些银两去，子由的七个子女都留在京都，苏子瞻养活着二十多口人的家啊！”

黄昏时分，王诜乘车来到苏府门前。华丽的马车使苏府老门丁惊慌万状，不知所措地跪倒在车前迎接。当他认出来者是半年多不曾见面的驸马爷时，脸上浮起欢笑，欢颜稍闪即逝，代之以恓惶凄楚：

“这是两个月来头一次马车临门。”

王诜在老门丁的陪伴下走进庭院，心头陡地一寒。一片萧杀景象涌入眼帘。花圃枯叶铺地，鱼池沉寂无波，藤蔓枯萎在假山上，梨树光秃秃地在寒风中抖动着枝条。老门丁似在自语地对客人说：

“二郎的几个孩子病了，夫人照看着。大郎心里不痛快，在书房里又醉了酒。任妈的头发全白了。唉，这个家……”

突然，正屋廊檐下传来惊喜的问声：

“是驸马爷吧？”

王诜抬头一看，年老的任妈，银发如丝，以手作棚，老眼昏花地站在廊檐下张望。他叫了一声“任妈”，快步向前走去。任妈跌跌撞撞迎下台阶，高兴地叫道：

“驸马爷啊，我家大郎可把你盼来了！”

苏轼一直在孤独与寂寞中苦守着。

弟弟子由的被贬离京，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怀疑自己多年的理想抱负，怀疑在文学上的追求，怀疑自己的才智。特别是在子由的几个子女接连患病发热的十多天里，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做一个好的兄长和好的父辈。他曾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放弃现时在朝廷当的这个碌碌无为的闲官，跟着弟弟子由到洛阳去，平平安安地做个老百姓。他又曾多次地宽慰自己：介甫比自己强，有魄力，有创见，有狠心，有霹雳手段，有藐视一切的气派，自己何必多嘴多舌呢？贾谊恃才而不善自处，终成悲剧，自己也该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但是，关于“变法”种种失误的消息不断传入朝廷，也传进苏轼的耳朵：“均输法”实施中出现“官商勾结”，“青苗法”推行中出现“抑配贷款”，朝廷官员又一次出现了“誉者日寡，毁者日众”的局面。苏轼一颗近乎麻木的心又活动起来，高傲而多愁的心性很快又化为一种强烈的自

责：为人臣者，知而不谏是不忠，谏而患失，更是不忠；为诤友者，见友之过而不匡正，是不义，匡正而迟疑，更是失于友道。朝政是介甫的家务吗？国家是介甫的园林吗？该是说出自己意见的时候了！可是……介甫毕竟是现时的执政，而且是一位不听谏言的拗相公啊！

他思念弟弟子由。有子由在，可以倾诉心曲，可子由因谏言而遭贬，离开自己了。

他思念陈慥、王诜。有季常、晋卿在，可以交流所思，季常能给人以勇敢，晋卿能给人以谨慎。可季常、晋卿都杳如仙鹤，不在京都。

他想去拜访章惇。子厚见事机敏，定能示以去从。可子厚现居朝廷要津，事繁时少，打扰不得的，且有探风摸底之嫌，不愿为也。

拜见司马光吧？君实心底坦诚，定能尽力相佐。可君实现时处境与自己相似，与其交往，有暗中勾结之嫌，不敢为也。

道路堵塞，举步维艰。他苦闷，焦炙，每日以酒浇愁，酒醒之后，更是闷如气闭，焦若火烤。

王诜在任妈的引导下走进苏轼的书房。酒醉的苏轼从竹榻上一跃而起，抱住王诜连拍带打，狂声乱吼：

“大喜，大喜，天降大喜！门可罗雀，门前的麻雀被你的马车驱散了！任妈，掌灯，设酒，制肴，传琵琶她们来，传全家老少来，为晋卿接风洗尘！”

任妈迭声应诺，苏府腾起多日不曾有过的笑声。

一坛佳酿，几盘美肴。苏府上下老少人等都来到书房，享受王诜带给苏府的这次特殊的欢乐。酒桌上，王诜居于上座，苏轼居于下座，任妈和王闰之坐在左右作陪。琵琶等九名歌伎列于王诜右侧，为客人献歌献舞。苏府仆役、婢女带着苏轼十岁的儿子苏迈和苏辙的七个子女，坐于书房一角，吃着王诜带来的江南果脯，气氛亲热而略显寒酸。

琵琶聪明，率领歌伎弹唱的又是王诜的那首《人月圆》。歌声中，苏轼举起酒杯，对王诜说：

“苏轼酒量浅小，举全家之量以伴晋卿畅饮，今夜一醉方休。”

王诜举杯应和：

“子瞻酒量浅而智谋足，王诜拜谢，当一醉而报子瞻。”说着，举杯而尽。

歌声悠扬，任妈、王闰之、琵琶、胡琴、倩楚和苏府的仆役、婢女，轮流向王诜敬酒致意。王诜酒量极佳，举杯频饮。乐在酒中，意在酒外。

歌声悠扬，引人叹息：

九个月前，苏轼、苏辙曾在庭院梨树之下设宴为陈慥饯行，王诜亦临场祝酒，琵琶曾弹唱此词，以期人月常圆。可九个月后的今天，不仅陈慥没有回京团聚，连二郎也离京外贬了。“华灯盛照，人月圆时”，原是词家的梦啊！

九个月前，晋卿告以“变法”将行，子由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检详文字之职，子瞻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那天，庭院接诏，膳房欢乐。之后，又是御苑召见，楼台问策，何其辉煌。可转眼工夫，横遭猜疑，骨肉离散，庭院萧索无音，室内叹息不绝。

歌声悠扬，十岁的苏迈带着子由八岁的儿子苏迟捧杯为王诜敬酒。苏迟颇乖巧，按照苏迈的低声教语，借《人月圆》中的词句敬酒：

“祝王伯伯‘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举杯畅饮。”

王诜望着八岁的苏迟，接过酒杯，激情难捺，泪水一涌而出。苏迟受染，突然转身扑到苏轼的怀里，“哇”地哭出声来。

“伯伯，我要爸爸，我要妈妈呀……”

苏轼神情一震，抱着苏迟站起。泪水滂沱而下，流在他那长长的脸上。

琴声、歌声戛然而止。

苏轼泪流不止，把脸贴在苏迟的脸上，颤声抚慰：

“迟儿不哭，迟儿不哭，伯伯给你唱一曲《沁园春·情若连环》听……”

琵琶闻言拭去泪水，拨动丝弦。琴音清怨。

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是休。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也不须惊怪，潘鬓先愁。总是难禁，许多魔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

泪流满面，苏轼声咽难歌……

琵琶就是在御街唱此歌而于患难中认识苏轼的。此刻，她早为苏轼的哀

怨情怀感动，在苏轼声咽之时，她接替苏轼而歌：

空追想，念前欢杳杳，后会悠悠。 凝眸。悔上层楼。谩惹起，新愁压旧愁。向彩笺写遍，相思字了，重重封卷，密寄书邮。料到伊行，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须知道，似这般病染，两处心头。

这首《沁园春·情若连环》是苏轼前几年写的。也许是他第一次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时写给他的妻子王弗的，也许是他写给一位心恋的淑女的，也许是他和许多文人一样，只是为了表达一种心境而作。这首词有柳永之风。但它的婉转言情，铺叙说思，确实把“相思”之情写透写绝了。今夜他借此词以表达对弟弟子由的思念，真是情出肺腑啊！

歌声哀怨，王诜已泪湿青衫。他想得很多很多。这是愁苦愤懑中的相思啊！子瞻在思念子由，也在思念着他心中失落的理想。他的理想是什么？时代没有选中他，他有才难展。皇上没有选中他，他“愁困长沙”。历史没有给予他实现理想的时机，人们除了传诵他的诗词歌赋外，就什么也不会知道了。现时所能感觉到的，是这半年来朝廷腾起的风风雨雨，确已粉碎了他心中原有的美景！这借旧日词作所表达的哀怨，正是他心底不屈的反响。王诜忍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拿出自己的画作《乱云劲松图》，走到苏轼面前，声音哽咽地说：

“相别数月，今夜会晤，谢子瞻酒肴词曲，无以为报，仅呈《乱云劲松图》一幅，以表心迹。拙妻贤惠公主致语：‘山崖劲松者，苏子瞻也。’”

苏轼接过画作，凝视良久，嘴唇微微地颤抖。他左臂怀抱的苏迟，也在睁大圆圆的眼睛，不解地看着图上的乱云劲松。苏轼突然面容一展，壮怀激烈，朗朗有声：

“《乱云劲松图》！云，乱得肆虐，乱得雄厉，乱得猖狂啊！这棵劲松，躯干刚毅，枝叶挺拔，横空风流啊！晋卿，你用如神之笔，夺得天趣造化，揭示了人生的真谛。鼓励智者，启迪愚者。多谢你了！

“青松，万木中的君子啊！你利于世，利于人，利于恢恢天宇！你的躯体，可以为栋；你的枝干，可以蔽屋；你的花脂茯苓，可以入药、酿酒、医疾、健身；你的果实，可以滋血、强髓。你焚其身，可以为烛照亮；你化作灰，可以制墨成金；连你焚身涅槃时散发的烟尘，也可以聚而为香，用虔诚的香火祭奠中华民族不朽不灭的祖先啊！

“苏轼，一个浅饮即倒的醉汉，一个口无遮拦的狂徒，一个心高胆小的弱者，一个思而不行的懦夫，一个连兄弟、子侄、老人、妻室都养活不了

的蠢人，百无一用啊！贤惠公主，你看错苏轼了……”

书房里鸦雀无声，人们惊骇地望着泪水满面、痛苦伤情的苏轼。烛光中的他若痴若狂。

王闰之掩面泣咽着。

任妈老泪横流，仍不忘为她的大郎解脱窘状：

“驸马爷，你别怪罪他，他确实是醉了，说的全是醉话。”

王诜为宽慰任妈，微微点头。他从苏轼手里接过发呆的苏迟，悄声对苏轼说：

“子瞻，你心里若有所思，贤惠公主可以转奏皇太后。”

苏轼像听见了，又像是没听见，依旧舞臂以助高声：

“谢谢驸马和贤惠公主。《乱云劲松图》，这是鞭子，策我奋进。这是锥子，刺我自强。奋进不息，自强做人！苏轼当敢想便敢说，敢说便敢为，不负朋友之望……”

第十三回 箫声幽咽触灵魂 杀气诡厉现血刃

王安石离开司马光的书局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亥时了。夫人吴氏和往日一样，已在书房里备有夜宵，安详地坐在灯下的软榻上，手里做着针线，等待他归来。

王安石走进书房，谈笑风生地坐在夫人身边，重复了几句司马君实与苏子瞻的妙语，博得夫人舒心的一笑，然后，胡乱地吞进夜宵，便坐在灯下写他的“日录”。

王安石今日“录”的，无疑是他与司马光的会面。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愉快、亲切、坦直、融洽，是友情的交流，也是政见的碰撞。是轻松的，也是沉重的。他感觉到又一次严重的挑战即将出现。

他感谢司马光的友谊。司马君实诚不欺友，不仅把弹劾自己的内容告知了自己，而且把“均输法”、“青苗法”推行中出现的偏误全盘托出，希望自己“匡正缺失”。这种坦荡诚挚的情谊确实温暖人心！

他深知司马光的为人。司马君实和自己一样，都是不容易放弃“主见”的，那份弹劾奏表很快就会送到年轻皇帝的御案上。司马君实不是吕诲、吕公著、范纯仁等人，他毕竟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是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与皇室有着不寻常的关系。这种不寻常的关系中，也包

含着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对司马君实的信任。况且，年轻的皇帝还不定性，见事反应快而理解浅，处事热情高而思虑少，这种可怕的“反应”和“热情”如果倾心于司马君实的弹劾奏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司马君实，你的言行和影响，真是令人焦虑不安！

王安石思索着应变的对策：

像对待吕诲、吕公著那样地对待司马君实吗？以反对“变法”之罪奏知皇上，逐出京都，贬至州府。这是断乎不可的！“变法”以来，司马君实不表态、不支持、不协助，用审视的目光站在一边冷眼旁观，甚至偶有微词。但这一切表现，都是源于对他那种“中和无偏”式的革新主张的坚持与维护，而不是反对变革法度。任何曲解和诬解都是不道德的！

与司马君实公平合理地较量吧？他呈他的奏表，我呈我的辩词，让年轻皇帝来裁决其是非曲直。这是问心无愧的，但也是糊涂愚蠢的！这次将出现的较量，不是观灯猜谜，不是品茶射壶，而是攸关“变法”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天下黎庶的祸福啊！友谊是高尚的、珍贵的，但因友谊而误国，古之圣贤，均拒而不为。王安石何敢因私废公！况且，司马君实今晚敢于出示弹劾奏表以见告，而不愿焚毁弹劾奏表以退让，也是公私分明之举！

忽地，一缕哀怨幽咽的洞箫声从清冷的夜空落进天井，穿过窗扉，飘荡在王安石的桌案前，扰乱了他难以决断的沉思。

洞箫声是由左侧庭院传来的，王安石知道，这是弟弟安国又在深夜弄箫消愁。他的心绪烦乱，不愿去听，可又不得不听。箫声断断续续，音律似乎沾着深夜的寒霜，挟着北来的冷风，落在自己心头。他蓦然感到此刻的孤独、凄凉和悲哀。唉，平甫啊，何其哀怨如此？难道你也不理解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吗？为什么要在这即将出现严峻争斗的前夜，送来这颓废之音呢？

书房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王安石收住忧思，以为是夫人吴氏来催促他歇息的，忙换了一副笑脸。当他抬起头时，见是儿子王雱站在面前。他又板起脸来，严肃地询问：“你怎么还没有歇息？”

王雱毫无倦意，神情有些愤懑地说：

“阿爸，我在连夜整理《〈道德经〉注》《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的手稿，可二叔的洞箫声扰人心烦。”

王雱近来的心情也不太好。九个月的“变法”，使父亲周围的人都晋了官职，吕惠卿已成为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院，二叔安国晋为秘阁校理，三叔安礼晋为同修起居注，连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自己呢？父亲为了避“过分”之嫌，自己仍然是个闲散无权的旌德尉。看来，要依靠父亲的力量登上权力高层是没有希望了。王雱是个极有心计的聪明人，决意以自己的才智创造自己的前程。他要一鸣惊人，一鸣而惊动天子！他

心底谋划已熟，日夜劳神竭思地修改、完善自己的著作，准备自费付印，然后在京都的书场公开销售。他确信：自己的这几篇文章，以年轻人而敢于问鼎古籍经典的大胆，一定能够震动京都那些死啃书本的学子。独出心裁的立论，一定能够震动那些墨守成规的朝廷百官。新颖别致而不同凡响的出书、销售方式，一定能够震动深居大内而又急需人才的皇上。现在是“变法”时期，新奇就是胆识，就是力量，就会招人注目，有人赞扬。新奇就是扬名立业的吉祥物，就是当代强者的护身符。两个月来，他一直默默地在书房耕耘着。

王安石爱怜地望着儿子，心头浮起一股暖意。二十五岁的儿子，敢于为《道德经》和佛书作注，确实不易。洞箫声仍在如泣如诉地呜咽。

王雱见父亲沉默不语，低声提醒父亲：

“二叔近来的情绪极坏。吉甫（吕惠卿）叔今天入夜来访，询问父亲去处，二叔不仅拒而不答，反而请求吉甫叔今后少来干扰，使吉甫叔一时十分尴尬。阿爸，你也该劝一劝二叔了。”王安石禁不住一声叹息。近时期以来，随着反对“变法”声音的消失，自己周围的人互相间的不和渐渐公开暴露出来了。章惇不满曾布，曾布不满惠卿。平甫不是“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与吉甫职责上毫无牵扯，也相互仇视。唉，一场争斗中止，对手暂时散去，胜利者便相互厮杀，真是不可理喻的荒唐！如此下去，这场惊天动地的“变法”，不是毁于司马君实即将提出的挑战，而是要毁于变法者的相残了。王安石心头搐搦，灵犀顿然开窍，一个对付司马光奏表的方案闪现在心头：

正视司马君实提出的忠告吧！“变法”这场如此巨大的变革，不可能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误。“均输法”推行中出现的“官商勾结”，“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抑配贷款”，御史、谏官被逐后朝廷里出现的“唯唯诺诺”，自己何尝不知？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罢了。该是认真对待的时候了。

与司马光争夺这面“匡正缺失”的旗帜！“变法”的缺失总是需要“匡正”的。早“匡正”比晚“匡正”好，主动“匡正”比被动“匡正”好，自己“匡正”比别人“匡正”好。只要自己早日把这面旗帜亮在皇帝的面前，司马光那份弹劾奏表就成了过时之言，一场即将出现的新的纷争就可能化解。

在“匡正缺失”中还可整顿规诫自己的力量。要让吕惠卿、曾布、章惇知道，“变法”只是刚刚开始，距竟其事、成其功还远着呢！只有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使“变法”不至半途而废。要让那些“有令不行”、“弄权营私”的下属官员知道，王安石有着一双警觉的眼睛，是不会被你们蒙蔽、任你们胡为的，只有慎独洁身、清廉刚正，才能立身。要让所有推行新法的人知道，“变法”的缺失随时需要“匡正”，只要做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则“变法”将处于不败之地。

王雱看见父亲凝神不语，以为是为王安国与吕惠卿的不和而不快，便为吕惠卿辩解说：

“吉甫叔尽职尽责，热情友好，无可指责。二叔心胸狭窄，性情多疑，总以为吉甫叔行事奸巧，不足信任。这不是无事生非……”

王安石砰地击了一下桌案打断儿子的话，大声吩咐：“请吉甫、子宣、子厚来此议事！”

王雱怔住了。

王安石突然意识到此时已是深夜，摇了摇头，缓和口气说：“等天亮再告知他们吧，你也该歇息去了。”

王雱应诺离去。

王安石在书房里徘徊着。

箫声依旧。

第二天清晨早朝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来到王安石的书房。“变法”四巨头开始密议，为“变法”的前途进行了一次至为严肃、至为重要的探讨。

这次密议开始，王安石一反往日“先听后说”的习惯，率先谈了自己昨夜思虑已熟的方案，就“匡正缺失”的重要意义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并着重谈了“变法”者当前务必防微杜渐，修养自身。他如此做的目的，是要避免吕惠卿、曾布、章惇之间可能又出现无聊争嘴，引导他们在自己总的意图下，施展各自才识。他没有谈论“变法”缺失的具体内容，因为“均输法”是章惇负责实施的，“青苗法”是吕惠卿负责推行的，这样可以避免因责任问题引起的不悦。他特意隐去了昨夜与司马光会见一事。

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讲出自己思之再三的方案之后，吕惠卿、曾布、章惇“团结一致”地向他提出了诘问，压根儿就不赞同他的主张。

首先发言的是章惇。这个胆大心细、言词尖刻的新任编修三司条例官，尖锐地问道：

“‘匡正缺失’之说，是否意味着‘变法’已经失败？”

“如此突然的转变，会不会涣散‘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

“‘匡正缺失’是皇上的旨意？还是出于别的方面的压力？”

“皇上如果追究‘缺失’之责，何人承担？”

章惇最后欲言又止，欲止又言，透露消息：驸马都尉王诜前日回京，昨

夜拜访了苏轼，沉默了多日的苏子瞻，大约也要仰天长啸了！

王安石一时懵了。他昨夜的谋划，只是策略上的抉择，对可能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反响，根本没有多思。章惇突然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使他完全陷于毫无准备的慌乱之中。特别是驸马都尉王诜拜访苏子瞻的消息，更使他惊悚不迭。联想到数月前皇上在琼林苑对司马光和苏轼的召见，以及司马光书写的弹劾奏表，他奇异地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预感：难道司马君实和苏子瞻准备联手发难？他开始怀疑自己昨夜的决策是否正确。

曾布接着章惇的话开口。这个生性谨慎、思维精细、缺乏主见的新任翰林学士，把章惇提出的问题深化到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

“既然要‘匡正缺失’，那就是说，我们的‘变法’错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刘琦、钱□他们对了，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也蒙受了冤屈，连副宰相唐介也成了屈死鬼，下一步该为这些人昭雪冤情了。吕诲、吕公著、范纯仁他们官复原职，我们这些人下台滚蛋，那是容易的。可曾公亮、富弼、欧阳修他们的活账和唐介的死账，该向谁讨还？就是执政介甫公怕也担当不起吧？”

王安石思绪全然乱了：那样的情景，不也是一种翻天覆地吗？“地”易覆，“天”难翻啊！要更换天下的臣子官吏，只要皇上一句随便的话、一个随便的理由就可以办到。但此事涉及皇上本人，天下还不大乱！王安石原本只是一个追求声律学识的文人，是以雄心斗胆、高谈阔论而跃上朝廷高位的，过去在书本上看到过历代政争的残酷，也曾著书立论地加以评说，但自己手执权柄，身历其中，于此道却一窍不通或通之不畅。他望着眼前的章惇、曾布，始则目瞪口呆，继而六神无主了。

吕惠卿以点头为意，略表赞同章惇、曾布所言之后，一直沉默着。尽管王安石几次以目光催促他细说明说，他都装着视而不见，似乎在有意延长沉默的时间，让王安石细细品味这“匡正缺失”将会产生的苦果。他与王安石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作风。

王安石是个文人，品性中有着诗人的气质，易于冲动，有时又表现得十分脆弱，对人间是非曲直的衡量，往往带有浪漫色彩。美、善的事能够使他流泪高歌，丑、恶的事能够使他流泪咬牙。他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好恶鲜明的人，所以也是个什么都刻在脑门上的人。

吕惠卿从官场的底层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层，冷酷、果敢、务实是他的心性。思虑缜密、深藏不露、极会把握时机是他的风格。他的心中也有善、恶，美、丑之分，但决不会为善、恶、美、丑所左右。在他冷静的头脑里，根本不存在“匡正缺失”这个概念。他鄙视“匡正缺失”这个字眼，他认为“匡正缺失”无异自我绞杀。历代有作为的帝王，不都是自始至终的“英明天纵”，有谁公开干过这“匡正缺失”的勾当呢！他比王安石看得明白，现时的任何一点退却，都可能导致“变法”的夭折。他比王安

石看得清楚，在朝廷重臣、谏官御史被贬被逐的今天，能够影响皇帝的力量，只有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苏轼已接替了欧阳修的文坛领袖，在文人汇集的京都，可以掀起舆论大波，造成一股反对“变法”的强劲风浪。加之他在诗词传统上的大胆突破和先前在策论政见上的激进主张，曾在朝臣面前呈现出的“变法”派色彩，不比王安石淡多少。司马光呢？是三朝声誉卓著的良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和顾问，是朝臣忠贞稳健的化身，在皇上心目中，是任何纷乱中稳定大局的中柱人物，是时刻取代王安石的最佳人选。这两股力量合流，皇上随时都可能来一次另样的“改弦更张”。这两个人物不离开京都，“变法”的险情则时时存在。

吕惠卿冷眼打量着陷于困惑和慌乱的王安石，不动声色地已开始策划搬动最后的两块绊脚石了。

在书房陷入沉闷时，王雱走进来，向父亲禀报，京东转运使王广渊来访，说有急事请见。

王安石听到王广渊这个名字，似觉陌生，思量片刻，陡地眉头一展，想起此人了，立即吩咐王雱：“快请进来，我正好有话问他！”

王广渊，时年四十三岁，原是三司户部判官，后在集贤院任职，皇帝赵顼即位后，出知齐州。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广渊投书王安石府邸，极表拥护欢跃之心，被王安石提升为京东路转运使，管理京东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农田水利等事务。此人性机敏，能言善解，与吕惠卿混得也熟。在王安石“变法”以来的九个月中，他曾两次偶然地出现于王安石面前，左右了“变法”的进程：

三个月前，在《青苗法》条款的制定中，苏辙与吕惠卿因意见相左而发生争执，上诉于王安石，王安石赞同苏辙的意见，决定暂缓《青苗法》出台，以俟准备工作更臻完善。就在这个当口，王广渊出现了，亲自向王安石陈述了京东路黎庶渴望“青苗法”早日推行之状，并主动要求在京东路试行，使得王安石于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决定尽早推行“青苗法”，从而加速了苏辙的遭贬。

一个月前，在“青苗法”的推行中，许多州府的官员，如河北转运使刘痒等，对青苗贷款持审慎态度，听任百姓自愿，不作宣传，使青苗贷款受阻。王安石得到奏报，心里十分焦灼。就在此时，王广渊又来到京都，亲自向王安石请求增拨青苗贷款五十万银两，以满足京东路黎庶踊跃贷款之需。苦汤之中，突然投下一枚甜果子。王安石立即将“青苗法”又推向河北路和淮南路，引得南北响应，捷报频传进京。从此王广渊这个名字就在王安石心中有了影子。

今天，当王安石再次陷入迷惘之时，这个小人物又出现了。

王广渊走进书房。

此君体魄敦实，风度英俊潇洒。面对执政王安石与吕惠卿、曾布、章惇

等朝廷重臣，镇定自若，毫无畏怯慌乱之色。在与王安石口角生风的答对中，他谈论了京东路各县推行“青苗法”的盛况。他说：密州、沂州地区的青苗贷款是二十天内完成的，黎庶初有疑虑，经州、县官员宣讲圣上之德和新法之便，黎庶始明其利益，踊跃请贷，曾出现黎庶给州府送匾颂德之事。登州、潍州、淄州地区，民贫钱缺，青苗贷款更符民需，故半个月内，请贷成风，多予者欢欣鼓舞，少予者其情怏怏，有的村落，黎庶自娱搭台唱戏，男歌女舞，情状喜人。王广渊最后说：

“京东路青苗贷款六十万两，年底除收回本钱外，可获利二十五万两。全国如此，民富国强，三五年内定可实现。”

这一回，王安石未敢轻信。他不理会那个“三五年”有何根据，只希望王广渊能够保证刚才所言并非假语。他威严地询问：

“听说你在京东路推行‘青苗法’时，驱吏传呼，挨户抑配，逆民自愿，强贷钱帛。可有此事？”

曾布、章惇神情紧张。

吕惠卿仍是不动声色。

王广渊闻声一抖，转眼之间，惊慌消失，陡然跪倒，立即予以慷慨激昂的回答：

“禀报执政大人，下官力行新法，俱按朝政改令而行，靠皇上恩典而不驱吏卒，遂民之心愿而不搞抑配。诬陷之词，是给新法抹黑。下官愿与诬告者当面对质，以澄清白。若执政大人不信，请移驾京东路查实。下官先纳头颅留此，听候执政大人发落。”说完，卸下乌纱帽，置于王安石几案前。

王广渊是三司户部出去的，他熟知朝廷大臣的五脏六腑。他明白，执政大臣们就是用轿子抬，也是不愿到乡村看看的。曾公亮、富弼、唐介等宰执多年，他们谁的脚板沾过乡野泥土？

王安石被王广渊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和以命抵押的行为征服了。他心里十分高兴。喜“青苗法”的推行并不像司马光讲的那样糟乱，更喜“变法”中涌出这样一个敢作敢为的俊彦之士。他本想嘉勉几句，但觉得此时此地有些不适当，便依然板着面孔，依然声色俱厉地斥责说：

“作为一个京东路转运使，受点委屈，就卸朝冠以赌，像什么样子？快整冠下去！”

这句话就是嘉勉。而且是一种亲昵的、带着爱惜和信任的嘉勉！王广渊心领神会急忙叩头立起，戴上乌纱帽阔步离去。

吕惠卿看准了时机，不待王安石的喜悦溢于言表，便开口说出他思谋已

熟的方略：

“在这世上，做任何一件事情，总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如同老天爷下雨一样，农民喜欢土地得到滋润，行人就厌恶漫地泥泞。我们的‘变法’也是如此，希望人人都喝彩叫好，那是不可能的。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几个月来，宣皇上之德，讲新法之利，散青苗钱以富民，收青苗利以强国，不是也有人鼓舌如簧，以是为非吗？”

曾布、章惇点头赞同。

王安石突然想起昨夜司马光谈到“青苗法”抑配之弊时，就是以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为例的，心中不禁浮起一层惋惜之感：君实一生着意求实，此一事，却是偏听偏信了。王安石根本没有去想，这个王广渊为什么出现得总是如此“及时”！

吕惠卿接着说：

“眼下朝廷表面看来比较安静，似乎没有公开反对‘变法’的声音，但绝不是平静无波的。也许有人正在书房里写着弹劾奏表，也许有人正在客厅里筹划密谋，也许有人正在暗地里进行串联。百官中暗地里流传的所谓‘均输法’的‘官商勾结’、‘青苗法’的‘抑配贷款’，就是一种征兆。他们正在窥伺时机，妄图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王安石边听边想：人心动荡是真，但决非如此可怕。吉甫论事深刻透彻，但有时危言耸听之偏。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谓“奸巧”之由。

“这些人是谁？我看可能是几个受人敬重的庞然大物。只有这几个人有能力与介甫公抗衡，有资格与介甫公较量，有策论纲领与介甫公匹敌。因为，耗子成精也只能是个耗子精，而老虎成精就能称王称霸……”

章惇心内一惊：这不是在说司马光和苏子瞻吗？难道他们会谋取执政之位吗？他失悔自己刚才透露昨夜王诜和苏子瞻的会面，深悔对不起朋友，心绪一下子乱了。

王安石在道理上赞成吕惠卿对朝廷现状的分析，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具体的推断。他心里不停地翻腾着一个疑问：君实、子瞻真的都要与自己公开为敌吗？

王安石抛开滔滔不绝的吕惠卿。他的思绪情不自禁地飞回到十六年前与司马光朝夕相处、同愉同欢的岁月……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在群牧司院内西南角一间宽敞的官房宿舍里，住着两个年龄相仿、形影相随、性格各异、挂名而无实职的“禄养”判官。一个黑，一个白；一个矮，一个高；一个瘦，一个胖。一个是放浪形骸、衣着不整；一个是危冠正襟、循规蹈矩。一个是食无定点、睡无定时，经常是早晨不吃饭，全靠午餐补；一个是甘心为“仆”，乐于

侍候，为友提水洗漱，还要叠被子。情谊排除了差异，他们相依相托，倒十分和谐。诗文唱和，同笑同哭，通宵达旦，日日欢愉。只是每谈及朝政，异多同少，互不相让，争吵不休，一个红脸粗嗓，一个气噎脸青。但酒杯一碰，怒散气消，换个法儿再争。或弈棋决胜负，或投壶定输赢，经常是介甫输了不认账，君实输了挨讥诮……

岁月催人，现时两人都成了朝廷重臣，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头了，可仍然在为朝政争吵着。惜乎，国家大事，“变法”大业，再不能以弈棋、投壶定输赢了……

此时，吕惠卿已把他的看法引向深入：

“……我以为我们现时的对策，不应是防守，而应当是进攻。你真心诚意地‘匡正缺失’，他们会抓住你的‘缺失’兴师问罪，结果可能是越‘匡正’，‘缺失’越大，最终断送‘变法’，丢掉性命。因为历朝历代的法令都是有缺失的，在反对者面前，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我们的出路在于进攻，全面地进攻！首先抓他们对待‘变法’的态度，抓他们策论、纲领上的‘缺失’。他们都是庞然大物，几十年来有着成千上万的文章、奏折，决不会每个字都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这个进攻的时机，必须是突然的。选择的战场，必须是皇上能亲眼观战的……”

曾布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章惇的脸色更加难看。他们第一次看到吕惠卿如此断然决绝。

王安石痛苦地也是认真地思索着吕惠卿这时的每一句话。“变法”的理想渐渐使他在“匡正缺失”和“全面进攻”之间抉择了后者。用“进攻”推进“变法”，用“进攻”实现理想。“政争”压倒了友谊，司马光的娓娓规劝声消失了。他的魂灵开始冰结成一件只知战斗的冷硬兵器，义无反顾地越过文人道德，登上了吕惠卿“一切为我所用”的战车。

旌旗猎猎，战马萧萧，杀心已萌，何处血刃？

迩英殿的影子突然浮现在王安石的心头……

第十四回 奸惠卿暗设陷阱 耿司马跌入泥潭

迩英殿，乃年轻皇帝赵顼听讲、读书之所。今天和往日一样，群臣毕至，庄穆而肃静。

丹墀上，几个禁军武士，悠然地执戟走动，轻松而懒散。

皇帝的御案、御椅，仍然置在高台上。御案上整齐地摆放着笔墨纸砚和需要的书籍。侍读学士司马光讲书前后向皇帝跪拜用的黄色暗缎团垫，距高台五步之远。高台下左右两侧，除了往日的侍讲学士吴申、孙固，

崇政殿说书吕惠卿、翰林学士曾布外，又增加了新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王珪、新任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韩绛。他们躬身而立，等待着侍读学士司马光和皇帝赵顼的来临。

王珪、吴申、孙固等因年事已高，躬立时间一久，身子便有些打晃。吕惠卿暗暗地瞥了一眼，脸上浮起一层鄙夷之色。

大宋朝制，皇帝筵席听讲时，均是皇帝坐，老师站，侍讲者恭身作陪。去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时，认为这个制度不符合古人尊师之道，斗胆提出老师应坐着讲，侍讲者应坐着听。对这个“为争得一把座椅”的提案，皇帝赵顼还没有说话，王珪、吴申、孙固这些老臣却群起而攻之。他们引经据典，纷纷上表参奏，弹劾王安石的这个提案是“反上”、“不符君臣之礼”，并把“侍读请坐，要君取名”的罪名安在王安石的头上。结果是不了了之，维持原状。皇上继续坐着听，老师继续站着讲，王珪他们继续身子打晃地立着作陪。倒是王安石因“变法”重任在肩，皇上擢升他当参知政事，逃了站立说书之苦。

辰时的钟声刚刚敲响，侍读学士司马光身着朝服，掖着蓝布书包，急匆匆地低头走进迩英殿。他乍一抬头，闯入眼帘的竟是新任宰执王珪、韩绛，心头不禁一怔，脚步也随之停住了。噢，这么多的人，他们怎么也来了？在互相拱手礼见问好之后，他突然醒悟了：是啊，现时是十一月底，今天是最后的一堂课，朝廷重臣们是该来为皇帝祝贺了。

辰时的钟声刚停，宦值一句“圣上驾到”的吆喝声传来，朝臣们“哗”的一齐跪伏迎驾。皇帝赵顼在宦值的引导下，精神抖擞，步履生风地跨进迩英殿，登上高台，落座在御椅上，在一片“皇上万岁”的欢呼声中，开始了这一天司马光的“侍读”。

年轻皇上目光炯炯地遍视群臣，突然发现了王珪、韩绛，稍感疑惑，旋即又喜形于色，大声说道：

“朕听读近两年了，今天是伴读者最多的一次，足见追慕先王良治之风已遍及朝廷，朕心甚慰。司马先生，这也是你宣讲评说、谆谆诱导、引人入胜之所致啊！”

司马光叩头谢恩：

“谢圣上嘉勉，臣愧不敢当。”

赵顼抬手示意：

“众卿平身。司马先生，请你开讲吧。”

群臣起立。司马光慢慢地打开蓝布书包，拿出了一册《通志》。吕惠卿神情紧张地注视着司马光手中打开的那本书……前几天夜里与王安石围炉品茶之后，司马光确实为王安石真诚的友谊和坚定的政见所感动，他

反复思考王安石居于执政地位的难处，终于把自己写就的弹劾奏表锁进了抽屉。他不愿在朋友处境维艰时攻其缺失，添其压力。他寄希望于朋友的自省自察，他相信坦荡的介甫会主动匡正缺失的。他根本没有想到，王安石在那个夜晚之后，接受了吕惠卿的谋略，拒绝了他的忠告，放弃了“匡正缺失”的打算。他更没有想到，就在今日这“侍读”的迩英殿里，吕惠卿竟然为他设置了陷阱，并致使他和皇上赵顼分了手。

司马光今天宣讲的，是西汉初期曹参继萧何为宰相而不变其法度的这段史实。即历史上所谓的“萧规曹随”。他讲这个题目，虽然是依据《通志》上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顺序讲的，但也不排除他带有规劝皇帝赵顼和王安石的因素。他毕竟是一位主张“以古资今”的大史家。

司马光一开卷讲出“萧规曹随”四个字，神情紧张的吕惠卿就放下了一颗提吊在嗓子眼的心。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吕嘉问的消息是准确的，司马光果然要讲这一段。他脸上立即浮起一层已然胜利的微笑：司马大先生啊，历史上的盛事佳话多如莽林，你为什么不绕过这棵横枝多疤的古柏，去拣一株溜光水滑的梧桐发挥你的才智呢？你糊里糊涂地自己走进一个壕坑，真是令人可敬而又可怜啊！只怕今天的这次“侍读”，是你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

司马光恭身而立，神情专注，娓娓动听地宣讲着。他治学严谨，思路致密，语言生动准确。他按照自己对史料的研究和理解，讲到萧何辅佐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和治理天下的历史功绩及治理才能；讲到曹参其人和接任萧何为相后的治国方略；着重讲了曹参“自知之明”的优良品德；并引用汉时民谣“萧何为法，讲著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说明法令、政策连续有信的重要；并讲到朝廷稳定和国家安定的关系；最后讲到“萧规曹随”与西汉“文景之治”的因果。他像一位老迈智睿的私塾先生一样，口干舌燥地启迪着那一个高高在上的学生。

赵顼神情专注，偶尔拿起笔来，在笺纸上写下几个字，以记所得和所疑。显然他是听进去了。

侍讲学士吴申、孙固似乎忘记了躬身而立的劳累，专心致志地在司马光的讲词中寻找可以补充和纠正之处，但这个“陕西子”确实令人折服。

王珪、韩绛也在似听非听。他们俩是应吕惠卿之邀前来的。

王珪，宇禹玉，四川人，时年五十岁。是一个有识无胆，文词宏侈瑰丽的笔杆子。长期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之职，为皇帝拟写文稿，已习惯于用自己的嘴巴说别人的话。上个月被迁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明白，这样一个唯诺成性、初涉权柄的人，其才是可以借用的。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人，时年五十七岁，是仁宗赵祯朝副宰相韩亿的儿子，亦是王安石密友韩维的哥哥。其人既无父亲韩亿的耿毅正直，也无弟弟韩维的聪明多谋，只是因为行事谨慎和父亲、弟弟的声望，上个月由枢密副使调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任新职一个多月来，他的作用只是

应王安石之声而鸣，在皇帝面前应对时，第一句话必是“安石奏事至当可用”，连皇上赵顼也听得皱眉蹙额。吕惠卿清楚，这种人今天也必会应自己之语而鸣。

此时，曾布正依事先分工紧张寻找着司马光言论中的“缺失”。可他越听心里越慌乱。他与吕惠卿商定，由他担任首先向司马光发难的先锋，但在司马光将近一个时辰的宣讲中，他寻找谬误毫无所得，而司马君实关于“法令、政策连续有信”和“朝廷稳定则国家安定”的论述，反倒引起他极大兴趣，甚至被征服。他心内感到虚空。他偷偷地向吕惠卿窥望，吕惠卿正用犀利的目光给他打气，似乎在说：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一切都决定于你那一声突然而准确的呐喊了！曾布的心更加糟乱了。

司马光开始以他沙哑有力的声音进行结语：

“秦乱之后，人心思定。西汉建立，百废待兴。萧何约法以稳定天下，符万民之望，利万民生息，其功大焉。曹参继萧何为相，不变萧何之规，得守成之道，故‘文景之治’出现，天下安定，万民晏然，衣食滋殖，人丁兴旺，此乃‘萧规曹随’之精魂，后世人君臣民颂扬之故也。愿陛下察而鉴之。”

司马光宣讲完毕，跪拜于黄缎团垫上，劳累至极，匍匐难起。吴申、孙固向司马光投去敬佩的目光，确无语补充。

吕惠卿举目向曾布望去，曾布狡猾，左顾右盼，就是不望他。见曾布脸色苍白，眼大无神，吕惠卿心里狠狠地骂着：临阵畏缩，孺子误事啊！他决心代曾布而出，向司马光放头一炮。他猛然昂首，正要拱手参奏，皇帝赵顼却拍案而起，兴奋至极地称赞说：

“读书要领，在于理解。‘萧规曹随’四字，朕熟知之，然终不解其意，以为曹参无才无智，继萧何为相，只能蹈萧何之步而行，因循苟且，不求创新，乃庸臣也。今聆听先生教诲，顿开茅塞，曹参随萧何之规，以求稳定，在稳定中徐图进展，貌似平庸，实则高明，亦大才大智之良臣也……”

吕惠卿一下傻眼了：皇上一言九鼎，无隙可钻了！他知道，皇上在说出这段心得体会之后，就该宣布“退朝”了。一股懊丧的感觉涌上吕惠卿心头。走近陷阱边沿的司马光又绝路逢生了！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退朝”两个字从皇上口中蹦出。

可赵顼今日迟迟没有说出“退朝”这两个字，而是继续发挥着他听讲中所获得的“读书要领”，向司马光提出了他从“萧规曹随”中引申出来的疑问：

“但朕仍有一事不明，请先生赐教。西汉如果常守萧何之法，终世不变，就能避免其衰败灭亡吗？”

吕惠卿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心头大振，一股热浪冲上头顶：曾布无能，丧失战机；皇上歪打正着，战机失而复得，而且此一句比任何人的发难头炮都要有力得多！司马光，你在劫难逃了！吕惠卿抖擞精神，等待着司马光的答对。

司马光在近两个时辰的宣讲中，已经耗尽了精力，借跪拜团垫歇息着。皇帝的总结正好是所期望的，他感到十分宽慰，等待着退朝。谁知皇上尚存疑窦，他已经松弛的神经一下又紧张起来。西汉的衰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几句话难以说清的，也许自己就无力说清。避而不答吧？“侍读”失职！他略作思索，觉得西汉后期法令松弛也是衰败的原因之一，今日谈“法”，就以“法”的重要性应对吧。于是，他挣扎着疲竭的身躯立起，拱手回答：

“禀奏圣上。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

司马光的这几句回答，不仅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而且在道理上也是片面的。年轻皇帝赵顼还没有反应过来，吕惠卿却一把抓住了。他急促而出，跪倒，拱手，禀奏道：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今日所语，臣不敢苟同！”

赵顼怔住了。

司马光一惊，转头望着身边跪倒的吕惠卿，心中犯疑。曾布立即醒悟过来，他不得不佩服吕惠卿的机敏果敢，也趋步向前，跪倒在吕惠卿的身旁，拱手大声禀奏：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今日之高论，臣也不敢苟同。”

王珪、韩绛惶惶一阵，也各自反应过来吕惠卿今日约请自己的用心。他们稀里糊涂，亦步亦趋，跟着曾布也扑倒在吕惠卿身后。

侍讲学士吴申、孙固大骇。迩英殿突然跪倒的一片重臣，使他俩看出，这些人要找司马光的岔子，而且也许是早就筹划好的。他俩紧张、恐惧、气愤，但又不敢有所表示，缄口垂目，各自极力按着慌蹦乱跳的三寸之心。

在这突然出现的事态面前，年轻皇帝赵顼也有些慌神了。他竭力保持着天子的尊严，冷森森地注视着刹那间出现的混乱。这时他尚未看出一场激烈的政争即将展开，以为只是学术上的平常争论，而被这些文人、迂夫子表现得过于认真，便徐徐地先舒了一口气，故作坦然地一笑，说道：

“学术争鸣，古已有之，吕卿有何高见，朕亦乐于听闻。”

吕惠卿叩头之后挺直腰板，高声禀奏：

“谢圣上。司马先生博古通今，臣十分敬仰。但其对‘萧规曹随’一事的见解，恐怕只能是一家之言。据臣所知，萧何随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初时约法为三章，其后乃变为九章。可见萧何本人，也不是自守其法而不变的。汉惠帝明令除诽谤、去妖言、除秘祝法，都是对萧何法令的改革。时代在变，法令因时而变，这是常理，也是必然。臣以为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决非常守萧何之法所致，恰恰相反，乃为变更萧何之法的结果！”

赵顼懵了。他凝神打量着御案前的吕惠卿，觉得这个神情从容、话语铿锵、气宇轩昂的“福建子”所谈的论点是明白易懂的。明白的是一个“变”，易懂的也是一个“变”，“变”就是“变法、变革”之变，正是自己现时所需要之“变”。这较之司马光讲的“连续”、“稳定”倒是更加入耳。他望着高台下的群臣：

“众卿，是这样吗？”

曾布立即响应：

“禀奏圣上。吕惠卿博学善思，臣以吕惠卿之言为是。”

赵顼看到曾布脸上红晕耀眼，察觉其不过在随声附和，神色肃穆了。他把目光扫向王珪、韩绛，大声询问：

“王卿、韩卿，你们也与吕卿持相同看法吗？”

王珪狡猾。他看得出，皇帝只是被吕惠卿议论中一连串的“变”字吸引了，对司马光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此刻最好的办法是观望。于是，他也只是把跪姿调整得更恭顺一些。

韩绛与曾布是同等人物，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而这种提拔，还有着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曾布的哥哥曾巩，是王安石的密友，韩绛的弟弟韩维，是王安石取信于皇帝赵顼的最早鼓吹者和引荐者。韩绛当然是明白这层关系的，所以，凡利于“变法”，凡利于介甫，以至利于“介甫变法”四周人事的活计，他都舍身敢死。今日之变，他虽不知就里，但替谁说话是清楚的。听到皇上点名，他连副宰相王珪为何没有发言想都没想，便立即拱手回答：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臣以为这是无知之论，难道司马先生要我们回到几千年前那蛮荒年代架巢而居、钻木取火吗？”

吴申、孙固被韩绛这生硬的、玩笑式的议论惊呆了。连王珪、吕惠卿也觉得十分唐突，太不像样，不约而同地向韩绛望去。

对这种不得体的、抬杠式的“争鸣”皇帝赵顼尤感惊讶和不快。为了宽慰遭受攻击的司马光，赵顼笑颜殷殷地对司马光说：

“司马先生，你也可以争鸣啊！”

司马光在这突然的、连续不断的攻击中，开始懵懂了好一阵子。待韩绛蛮不讲理的几句胡说八道之后，他蓦地醒悟了：眼前的这场争论，根本不是学术争鸣，而是一场朝廷谋杀，王安石只是碍于情面没有亲自出场罢了。他头脑昏昏，甚至怀疑这场围攻的策划，是得到皇帝默许的。突然袭击，不宣而战，友情堕落，诡诈横行，老司马感到悲凉、愤懑、失望、苦痛。此时，他已不想和这样一些人在学术上费什么口舌了，只想表明自己决不退让的态度。一切是非曲直，让年轻的皇上去作决断吧！于是，他愤慨悲怆而语：

“禀奏圣上。臣奉旨‘侍读’，尽其所知，供圣上监察，不敢有争鸣之举。窃见近年来一些贤人能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识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臣反对高奇之论，就是担心这种高奇会致天下‘架巢而居’；臣反对偏激之行，就是担心这种行为会使黎庶‘钻木取火’。圣上，臣的看法仍然是：法者，治国之基石，法存而治，法堕而乱，何独西汉，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亦可存也。臣言之正误，全凭圣上裁决。”

赵顼又被司马光一通诚挚、耿直、刚正不阿的慷慨陈词感动了。他重重点头。

吕惠卿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司马光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有所指的。“好为高奇之论，喜诵庄老之言”，指的不就是王安石吗？“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不就是曾布吗？所谓“高奇之论”和“偏激之行”，指的不就是“变法”吗？吕惠卿暗下狠心，不在皇帝面前扒掉司马光博学的桂冠，不逼着司马光亲口说出反对“变法”的言论来，是扳不倒这个庞然大物的。他趁着皇帝是非未定之际，向司马光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禀奏圣上。司马先生刚才所语，既言简意赅，又深奥莫测，但其核心含意，仍是‘法存则治，法堕则乱’。臣虽属‘读《礼》未识篇数’之流，但认为‘法随时变’乃是天道。天下没有不变之法，即使三代之君，也是因时变法，从不停顿。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月令》记载：‘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记载：‘始和，布法于象魏’，‘刑罚世轻世重’，这‘饰’、‘布’、‘轻’、‘重’四字，不就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几年一变的，如唐虞时有‘五载修五礼’之说，《周礼》记载：‘十一岁修法则’，这‘修’字不也是‘变’吗？先王之法，也有一世一变的，如夏贡、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类都是。当然，先王之法也有百世不变的，那就是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这些君臣长幼之法了。司马

先生博古通今，何其以‘萧规曹随’四字枉解法变之道，是否有欺君之嫌？抑或别有所图啊？”

吕惠卿这最后的两句质问，根本不是争鸣，而是对司马光的审讯了。

毕竟皇帝赵顼年轻，最怕大臣把他蒙在鼓里，成为一个被今人蒙蔽、被后人耻笑的帝王。吕惠卿这一段话，冲着他这根特有的敏感神经，捅了个正着。于是他神色一变，眉宇间浮起了愠怒、猜疑之状。

王珪看到，吕惠卿所谓的“欺君之嫌”四字打动了皇帝的心，他见风使舵，也拱起一对老拳：

“禀奏圣上。‘变法’乃翻天覆地之举，自然多灾多难，臣今日在司马光的言论中，似乎又听到了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叫嚣。”

皇帝赵顼面色铁青，猛然转头，向司马光怒视而去。

此时的司马光早被吕惠卿、王珪的犄角合攻气糊涂了。他想辩解而屡屡插不上嘴巴，便索性怒目圆睁，什么也不想讲了。但忽见皇上赵顼用从未有过的目光向他射来，禁不住满腔悲愤一涌而起，高声疾呼：

“天日昭昭，臣不敢欺君啊！吕惠卿刚才所言，史书上确有记载，但并非变更先王之法。如《周礼》曰：‘布法象魏’，乃布旧法也，何名为变？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乃刑罚可因时而分，刑新国而轻典，刑乱国而重典，非法变也……”

吕惠卿十分害怕司马光对自己提出的论据逐一加以剖解，在这方面他远不是老司马的对手，便借着司马光激愤难捺的情绪，以相激引诱，逼司马光中止申辩而跌向自己需要的方向。他大声喊道：

“朝廷现行新法，就是‘布法象魏’，就是先王之法！”

司马光上当了，狂怒难抑，戟指上空，断然否定：

“否！现行新法与‘布法象魏’根本不同。朝制：‘三司使掌天下钱财，不胜任者可以罢免更换，不可使两府浸其事’。今之‘制置三司条例司’，不仅侵三司之权，而且侵两府之权，是布先王之法吗？‘青苗法’之推行，驱吏传呼，强行抑配，是布先王之法吗？‘均输法’推行于东南诸路，官商勾结，使人间钱荒而粒米狼戾，今弃其有余而取其所无，民皆病之，是布先王之法吗……”

吕惠卿见鱼已上钩，一不做，二不休，更加放高嗓门：

“这正是吕诲、吕公著言论的重复，全是谣言！”

这时侍讲学士孙固再也看不下去，挺身而出，为司马光辩解：

“禀奏圣上。司马光所言，俱为事实！”

侍讲学士吴申亦立即声援：

“圣上，司马光所言‘青苗法’、‘均输法’之弊，与吕诲、吕公著等丝毫无关。因为在他们遭贬时，‘青苗法’尚未推行……”

皇帝赵顼突然拍案而起，厉声吼道：

“够了！群起而噪，你们眼里还有朝制法度吗？”

吴申、孙固噤声跪倒。

殿内沉寂。

吕惠卿窃笑了。他心下有数，皇上的震怒不是因为吴申、孙固的叫喊，而是因为司马光反对“变法”的言论太惊人了。司马君实啊，一代人杰，你何苦要骚扰“变法”？今日迩英殿上你一度惊神泣鬼之谏，剖一副赤忠肝胆，天地可鉴。但你不知天下大势，屡屡阻路挡车，你只有离开京都了。

得胜的吕惠卿生出一丝恻隐，油然而发的哀怜取代了窃喜。

司马光跪地昂首，望着他的皇帝，老泪滚滚而落……

第十五回 司马自责愧先帝 淳甫悲号哭师恩

“吕惠卿面折司马光于讲筵”的重大新闻，当天下午就传出大内，传遍朝廷，传到年老、年轻官员的府邸家宅，到了当天夜晚，已成为朝廷百官在厅堂、密室谈论的主要话题。有人赞赏吕惠卿的才智，有人叹息司马光的晦气；有人期冀官位随有人可能遭贬空缺而升迁，有人忧虑纷争再起；有人担心灾祸的株连，有人预测“变法”将畅行无阻。朝廷百官的府邸、家宅里，几乎都是烛亮通宵。

在司马光府邸一间简朴的卧室里，一盏昏暗的烛光，一张红漆桌案边，相对而坐着两位沉默的老人——司马光和他的夫人张氏。

司马光一下子显得衰老了许多，额头上的皱纹显得更深、更密。他闭着一双长长的眼睛，像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僧，沉浸于心底冥迷无涯的寻索。但那两腮因紧咬牙关而微微颤抖的面肌，暴露了他并非是僧，而是一个远远没有超脱世俗纷争乃至仇怨的凡人。

张氏，仁宗赵祯朝吏部尚书张存的女儿，时年四十八岁。她十六岁嫁入司马家，“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抚甥侄，御婢妾宽而知其劳苦”，执

掌着全家的内外事务。三十二年的默默劳作，使她多病体弱，如今已是灰发满头了。此刻，她无言地坐在桌案另一边，睁着一双深情、焦虑和不安的眼睛，望着危厄临头的丈夫。

夜近三更，烛泪已堆满烛台，前堂、后寝已没有一丝声响。仆役安歇了，婢女安歇了。儿子司马康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熬着夜，准备迎接明年正月皇帝亲临的殿试。人丁本来就不兴旺的司马府邸，今夜显得更加清冷。只有寒风吹袭屋檐门窗的飒飒声低吟不停。

司马光在悲戚、怨恨、痛苦、失悔的交织中，回想了今天迩英殿里发生的一切。这次事件起因于那夜与王安石的围炉品茶，形成于自己的愚蠢和吕惠卿的奸巧，皇帝的震怒只是这次事件必然的结局罢了。

他感到委屈，自己何尝反对“变法”，只是反对“变法”中的胡闹而已。

他感到悲哀，诉心曲于朋友，反被朋友误解；奏谏言于皇帝，反遭皇帝冷眼。难道理解自己的，只有面前这相依为命的老妻吗？

史书上总是不厌其烦地推崇“谔谔”之士，诛贬那些“诺诺”之徒，可历代帝王却为什么总是赏其“诺诺”而贬其“谔谔”呢？可笑啊，自己前几天夜里，还特意叮咛介甫勿为“奸巧者”所误，可今天，自己却为“奸巧者”所败了。

两年来，自己每天都在为年轻的皇帝宣讲古代贤君、英主的治国之术，企盼皇帝成为尧舜之君。史学无用啊，几千年历代盛衰兴亡的血血泪泪，还是抵挡不住“奸巧者”的一笑一颦，更抵挡不住“狂想者”的一言一词。愧对仁宗、英宗皇帝的英灵啊！

司马光的自责自艾，把他引向初次会见仁宗赵祯的久远难忘的年月……

三十二年前的阳春三月，自己二十岁时，举进士甲第，皇上赐宴于崇政殿。那天，崇政殿外百戏演出，管弦高奏，歌飞舞旋。崇政殿内百官云集，酒肴飘香。皇帝驾临，欢声绕梁。同榜登科的几位年兄，依制簪花走进大殿，春风得意。自己因簪花源于远古女风，不愿随俗，故弃而未簪，不期为皇帝注目。那时的仁宗皇帝，只有二十七岁，风华正茂，举止翩翩，举杯赐酒时询问：“卿乃陕州涑水司马光耶？何不簪花？”自己当时喃喃回答：“天宫十二位花神都是女性，臣……”英明睿智的皇帝似乎察觉了自己的心迹，大笑而言：“簪花源于女风，以追求人生之完美；状元进士乃当代人中麟凤，亦当簪花示完美于人间。朕今为卿簪花一枝、赐酒一杯，并扶卿跨马游街，以昭示天下：大宋文治之功，将逾越前唐！”说完，把一枝金花亲自簪在自己的头上。百官震惊了，同科年兄震惊了，自己也惶恐若呆，竟然忘了叩头谢恩。接着，出宣德门跨马游街，在士卒传呼喝道、观众拥道塞街、沿途飞彩落花的非凡盛况中，自己好不容易才从“欣喜若狂”中醒悟过来。仁宗皇帝知遇之恩，没齿难忘啊！

司马光似乎从逝去的岁月里得到安慰，愁眉略展。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依然闭目继续着他的思索。

夫人张氏默望着眼前沉思无语的丈夫，也在回想着三十二年前初识司马光时的甜蜜情景：

那时的他，细高的个儿、英俊的脸儿、潇洒的劲儿、沉静的性儿，一双机敏的眼睛里，有着伟男子的刚毅和大胆，一副突起、饱满的额头有着学子的睿智和深沉。那是皇帝亲临殿试的前三天，他臂下掖着一个蓝布书包来拜访父亲。在前厅中堂他取出诗文，双手呈献给父亲。也许因为他的父亲天章公（司马池的官职）与自己的父亲同判于群牧司吧，父亲未看诗文便笑逐颜开，不卜不媒地开口就要把女儿嫁给他。那时，母亲领着自己悄立于屏风之后，自己偷偷地一瞥，心里甜丝丝地醉了，无疑无虑地向母亲点了一下头就逃离了……

三十二年的宦海风波，夺去了丈夫的一切，头发落了，胡须白了，腰身弯了，潇洒的劲儿磨掉了，只剩下这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的刚毅。可此刻他却重重地落下了眼帘，把一切都埋藏了。夫君啊，是该逃出这官场宦海了！故乡涑水河浅，虽然不能垂钓，但那南原葱郁无尽的莽林里，却有着京都里所没有的清新空气和百鸟婉转的天籁之音啊！

三更梆鼓声隐隐传来，屋外寒风的呼啸声似乎更紧了。张氏望着即将熄灭的烛火，又燃起一支，轻轻地插在烛台上。

司马光的思绪离开了仁宗皇帝赵祯，飘落在病重卧床的英宗皇帝赵曙身上：

三年前的四月，病卧龙床的英宗皇帝突然召自己进宫，应对关于《通志》书稿的处理事宜。这部书稿共八卷，是自己花了三年时间，依照左氏传体例，上起战国，下至秦二世，选国家盛衰兴亡事例编成，欲以善者为法、恶者为戒，以资帝王阅览。两个月前进呈大内，现御旨传出，速召晋见，吉凶未卜，心神不安啊！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自己在宦值引导下走进了大内禁宫，见到了重病的皇上。年仅三十七岁的英宗，两个月未见，竟已苍若老叟，病若枯槁了。自己跪在榻前，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圣明的皇上，不讳忌臣下孟浪的泪水，反而拉着自己的手，无力地一笑说："爱卿做了一件好事，《通志》书稿，朕阅览未尽，已无力尽读。愿卿继太史公司马迁之笔，续其书以至五代，成千古不朽之业，为朕之后世子孙作鉴，朕将无任感激矣……"生命垂危的君王，却为一个年近半百的臣子拓展了朝思暮想的业绩，这是何等的恩典啊！自己感激成咽，泪流不止。皇上又从枕下取出一道御旨放在自己的手里，气息短促地说："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办。"历代历世有这样的事吗？由自己组建书局，朝廷藏书为自己敞开，一切费用由御前银两开销，由内臣宦

官承担杂事之劳。天高地厚的恩典，亘古未有的恩典啊！自己叩头出血，泣咽出声。圣明的君王，臣不敢不以毕生精力遵其所嘱，竟其所托啊……

两行泪水从司马光紧闭着的眼角奔涌而出，张氏的心缩紧了。她不愿打扰丈夫，十四年前也曾有同样情景的一个夜晚呵！

那时在并州，丈夫在恩师庞籍幕下任并州通判。京都传来消息说，仁宗皇帝病重，因国嗣未立，朝臣惶恐，但又不敢进谏。那时，仁宗皇帝四十六岁，没有儿子，谏奏皇帝立宗室子弟为嗣，无异于宣告皇帝病愈无望而为别人谋位，是有灭族之罪的。年仅三十八岁的丈夫，以卑位而忧国事，居小邑而患大体，惶惶终日，夜不能寐。也是在这样一个深夜里，也是在这样一支烛光下，也是这样闭着眼睛，也是这样的泪水流淌，也是这样地劳神焦思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官，竟然胆大包天地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一份“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的疏奏，飞马送进京都。疏奏三上而感动了当年曾为丈夫簪花赐酒的仁宗皇帝，久久沉思后而赞誉曰：“此忠臣言也，但人不敢及也。”并纳其疏奏，立宗室赵曙为嗣，是为英宗皇帝。夫君啊，你还在做昔日之梦吗？彼一时，此一时，如今我们已是黄昏夕阳，已无力经受风云变幻、雷电雨雪了……

此时，司马光了结了纷乱的思绪，从历史的深处走回来。他三十二年的官场生活，充满了大宋三代皇帝的信任和恩典，他要以历代仁人志士“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表达他肺腑心髓的爱与忠。他决定向皇帝上表弹劾王安石，陈述自己对“变法”的全面看法，在即将来临的更大的风暴中，用自己衰老的生命，招回皇上的良知，以达匡正“变法”缺失的目的。他决定向王安石再一次伸出规劝的、友谊的手，用推心置腹的呐喊，唤醒介甫那颗沉醉于海市蜃楼的雄心，面对喜忧交织的现实。并借重王安石紧握权柄的铁腕和得宠于皇上的优势，结束朝廷里这一年来你死我活的纷争，以使大宋全国安定。这是最后的一搏啊，生也坦然，死也坦然，也就无愧于君、无愧于世、无愧于己了。

四更梆鼓敲响，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张氏抬头望去，闪亮的眸子，坚定的目光，刚毅的神情，丈夫突然恢复了昔日的自信。

司马光用爱恋的目光打量着夫人，他想把自己的决定告知夫人。未待他开口，张氏已会心一笑，似乎表明：一切都无须说出。司马光心中坦然，抚须自况地吟出两句诗来：

黄面霜须细瘦身，

从来未识漫相亲……

灵犀相通，张氏轻声和吟：

居然不肯市朝住，

骨相天生林野人。

司马光凄然苦笑，击掌而语：

“妙极！这是一首绝妙的自况写真诗啊！司马光只知自身形陋，夫人却知我天生命苦。琴瑟和之，形神具矣，天数如此，司马光不辞水火了。”

夫人张氏并不紧张，悠悠说道：

“我真思念故乡南原葱郁的莽林啊！归去来兮，当归了。康儿也不必参加几个月后的殿试了，与我同行吧！”

司马光心中一酸，忙拱手深揖：

“谢夫人！琴瑟永偕，司马光无所求了。”

张氏抿抿耳边灰发，苦中作乐地笑着说：

“你以前写的诗中，我以为有两句最好：‘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阳倾。’真是文若其人。”

司马光也凑趣地说：

“谢夫人赞赏。可那句‘更无柳絮因风起’，是我从东晋女诗人谢道蕴的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中借来的。”

张氏笑声朗朗：

“妙极！可见天下的女人，也有不随风飘曳的。相公，你也该料理一下你的书局了。”

司马光点头。

天快亮了，烛光闪跃着，照映着这对琴瑟永偕的老人。

司马光书局的朋友刘攽、刘恕、范祖禹听到“吕惠卿面折司马光于讲筵”的消息后，都经受了一个不眠之夜的煎熬。在五更梆鼓敲响时分，各用凉水抹了一把发紧的脸皮和发涩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来到书局，等待着司马光的出现。他们在官场上都是小人物，现时最关心的，似乎不是正在推行的新法，而是书局的存亡和司马光的命运了。他们又都是判断朝廷对付逆言忤臣的能手，都作好了迎接株连之祸的准备。他们虽然都在故作轻松，但因为过于认真，反而把更深刻的悲哀带进了这清冷的书局。

往日诙谐成趣的刘攽，坐在司马光的桌案前，用手指弹敲着落锁的抽屉，大声说：

“这个抽屉里锁着介甫害怕的一只老虎，原是可以吃人的。可从来不信佛的司马公，却突然成了地道的佛徒，养虎贻患，终于以身饲虎，要成大佛了。司马公今日的悲哀，也许就在于此。”

这些话说得既不成趣，又不精妙，只是陡增一层凄怆，室内毫无反应，连他自己也觉得没劲，收口不语了。

在长时间的闷头喝茶中，往日妙语连珠的刘恕，突然开口询问范祖禹：

“淳甫，景仁公持何看法？”

这不是废话吗？六十一岁的范镇，因斥责《青苗法》为“残民之术”，已被皇帝以本官致仕，退休了，他的看法还用问吗？范祖禹低声回答：

“祖公昨夜通宵未眠，惟闭目叹息而已。”

于是，他们接着闷头喝茶。

门外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司马光推门走进书局。弟子们站了起来，但谁也没有说出一句问候的话，他们望着司马光的模样惊呆了：

老头子今天身着紫色朝服，腰系紫色飞云博带，头戴紫色双翅朝冠，足蹬紫色高腰鞋，一副进殿面君的装束。而且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比往日似乎年轻了许多，也高大了许多。这是昨日在迩英殿败落下阵的司马光吗？不，分明是一位整装待发的斗士。老头子真的要破釜沉舟了！弟子们个个觉得有一股凛然之气涌上全身，心头积压的辛酸被司马光的傲然之气一扫而光，室内的气氛也骤然变得激越悲壮了。

司马光感激地向他们点了点头，快步走到桌案前，落座在椅子上，待朋友们坐定之后，轻松而语：

“昨日一场惨败，昨夜通宵未眠，思之再三，决定今日上殿投案，呈禀弹

劾奏文，倾自己的全部所思所想，以求败得明白。屈子沉落江底，贾生失命长沙，先贤如此，光何敢贪生苟且于世。”

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想说些什么话来安慰眼前这位语惊魂魄的师长，但一时嘴巴难张，似乎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正气塞住了。他们惟钦敬地注视着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抽屉，取出一叠写就的弹劾奏文。

“我知道，此时他们人多势众，占据要津，权柄在握，追随者遍布朝廷，而且杀伐得手，气焰方炽。但在这沉寂无声之时，总需要有人说话，以示朝廷非他们所私有，天下还有封不住的嘴巴。遂决意以一人对十众，以一口对百嘴，成败利钝，顾不得那么多了。家事已托于拙妻，这书局重任，就拜托于诸公了。”

年轻的范祖禹忍悲不住，痛叫一声“老师”，疾步向前，从怀中取出一份奏表，跪在司马光的面前：

“老师，这是学生前几天写就的一份奏表，弹劾‘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侵权’，弹劾王安石的‘拒谏’，弹劾吕惠卿的‘奸巧’，弹劾‘青苗法’的‘抑配贷款’，弹劾‘均输法’的‘官商勾结’，弹劾朝廷对御史、谏官的‘滥施贬逐’。学生位卑言微，难进大内，请老师代学生转呈圣上。”

刘攽、刘恕望着范祖禹，知道他想用“分担罪责”之法，为老师减轻一二，心内感动不已。

司马光接过奏表，苦苦一笑，望着范祖禹厉声说：

“你想为我承担消息来源之责吗？范公景仁是你的祖公，现已见疑于朝廷而被致仕，你若再胡乱插手，无咎讨罪，你的前程将毁之尽矣！我不是怜惜门下忘年之友，而是为史学可能失去一师而忧心啊！”说着，把范祖禹的奏表撕得粉碎，投扔于纸篓之中，伸手抚着范祖禹，深情地说：

“淳甫，你还年轻，不知政争的残酷，也不知吕惠卿的为人。你的奏表，不仅不能为我分责分罪，反而会使范公景仁与我成党，党诛之祸将会牵连无数人啊！”

刘攽、刘恕、范祖禹惊骇。

司马光再次叮咛范祖禹：

“淳甫，千万记牢，你终生之业，当为治史，不可蹈入政争！”

范祖禹伏地痛哭失声。

“老师，世无孔子，《春秋》谁为？学生为老师蒙冤而哭，为书局即将凋零敝散而哭，更为一部史学鸿篇巨著的夭折而痛哭哇……”

司马光扶起范祖禹，神情怆然，沉默良久，摇头而语：

“淳甫，你悲切使我心碎！可书局之设，出于英宗皇帝；《资治通鉴》之名，出于当今皇上御笔。介甫见识深远，断不会因司马光一人之罪而毁掉书局；吕惠卿虽然‘奸巧’，也不敢腰斩两代皇帝之托。《资治通鉴》终需有人来做，最多只是毁掉司马光手中的笔墨而已。你当坚守书局，锲而不舍。记住，公理千载，史家一笔，要对得起后代子孙啊！”

范祖禹点头。

刘恕为司马光的精细思考感佩，走近司马光，诚挚地说：

“司马公昨日之败，非败于公理，而是败于诡诈。刘恕昨夜思之通宵，其忿难平。新法推行中的弊端，是我南下途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并曾语于君实，其责在我，亦可为证。愿署名于君实弹劾奏表之后，乞公万勿嫌弃。”

司马光拱手致谢：

“道源情谊，光心领了。当此之时，与其两人负重溺水而亡，莫如留一人居岸收尸。光有重任拜托于公，请先受司马光一拜！”说着，对着刘恕深深一揖。

刘恕慌忙挽着司马光的手臂，惶恐地说：

“请司马公赐教。”

司马光郑重地说：

“公固知，对先祖历史茫然无知者，虽年老位高，仍是孩子。此乃英宗皇帝命我等编撰史籍精义之所在。公春秋鼎盛，任重道远，《资治通鉴》之成，赖公与贡父公为之。此非司马光之所托，乃千古历史之责也。”

刘恕黯然点头。

刘攽这时拿出了一张昨夜写就的辞职书。

“司马公请看，这是我昨夜写就的辞职书，要旨只有八个字：‘君实蒙冤，刘攽何为？’现时看来，此书当毁而弃之！”说着，撕碎手中纸笺挥手抛撒，拱手为司马光祝福道：

“智者必胜，仁者必胜！愿公勇往直前而勿后顾，书局之事，刘攽与道源、淳甫坚守不散。司马之神在此，其功必成！”

司马光喜形于色，高声道谢：

“谢诸公。后事已了，光无憾了！谨向诸公告辞！”

司马光走到门口，突然转身，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交给刘攽：

“贡父与介甫交谊至深，光有书信一封致介甫，劝其悬崖勒马，匡正缺失，以保‘变法’初衷，万勿为吕惠卿所误。”

刘攽惊诧地询问：

“公此刻仍寄希望于介甫？”

司马光含笑点头：

“介甫，密友也。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上呈奏表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啊！光所谋之事，当予介甫知之，若谋而合之，天下幸矣！”

言毕，司马光大步走出书局，捧着弹劾奏表，向宣德门走去。

第十六回 司马光冒死奏谏 苏子瞻奋笔上书

司马光进入大内请求晋见皇帝的举动，碰了一个软钉子。宦值告诉他，皇帝正在福宁殿和王安石商议国家大事，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弹劾奏表，并答应为他转呈，然后便送走了他。

司马光遭受到从未有过的冷遇，极度难堪。回到府邸之后，他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来访者，倚在卧室里的一张躺椅上，拿起古籍阅览，静等一场风暴的降临。野史上说他此刻“安然若闲”，虽属溢美之词，但应变之心，肯定是有的。

第三天（十二月一日）清晨，一场猛烈的北风呼呼刮起，掀天掠地，宣德门外几株杨柳的枝杈已被折断，门内两侧的行行短松发出震耳的涛声。天气骤然变得凛冽寒冷。卯时时分，群臣们内着皮裘棉装，外罩朝服，缩颈袖手，按时到达崇政殿，例行每日一次的早朝。苏轼、王诜、刘攽也在其中。因为前几天的迩英殿事件与前日“司马光复碰壁于大内”的传闻已遍及朝廷，除王安石和吕惠卿、曾布、章惇少数几个人外，谁也不知今天的早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都以惶恐不安的心情等候着皇帝赵顼的到来。

皇帝赵顼在宦值的喝道声和群臣慌乱的跪迎声中走进崇政殿，登上高台，落座在御椅上，抬头就给了群臣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这是不祥之兆！群臣心惊了。王诜、苏轼、刘攽心凉了。

赵顼近几天来情绪糟糕、脾气很躁，确实是由那场争论和司马光的奏表引起的。司马光和吕惠卿关于“萧规曹随”争论的谁是谁非，他并不重视，那些典故距现实太远，而且各有一套说法，很难辨清。但从眼前

的“变法”来看，吕惠卿分明是激进的，司马光分明是稳健的，“激进”和“稳健”朕都需要啊！但司马光最后断然否定新法是先王之政，并公开抨击“均输法”和“青苗法”，却使他十分恼火。新法不是“先王之政”，难道旧制是“先王之政”吗？他的恼火还没有平息，司马光弹劾王安石的奏表送上来了，他打开一看，恰似火上浇油，对司马光的愤怒爆发了：什么“侵权”？什么“拒谏”？分明是全盘否定新法！什么“匡正缺失”？分明是要停止“变法”走回头路！他暴怒地拳击御案，高声吼号：司马光，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朕的顾问大臣，朕的讲课老师，原来也像曾公亮、富弼、唐介、吕诲、吕公著等人一样的守旧啊！在贤淑柔顺的皇后百般宽慰和劝解下，他才暂时压住了胸中的怒火。他决定以“变法”不可逆转的决心，立即推出“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以警告司马光和朝廷里那些私下非议“变法”的臣子们。

皇帝赵顼毕竟年轻，还没有修炼到以喜代愁、以乐代苦或喜愠不露于色的程度。他端坐在高高的御座上，根本没有理睬群臣，而是把脑袋一摆，对跪伏在台下一侧的王安石说：

“王卿，你宣布朕的旨意吧！”

群臣惶恐，抬头听旨。

王安石叩头应诺，站起转身，大声宣布皇上的四项重要决定：

一、颁布《农田水利法》，并决定从即日起实施。

二、颁布《募役法》，并决定于明年（熙宁三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三、宣布明年元宵节在京都举行隆重的“万灯会”。皇帝将与万民同乐，并决定减价收买浙灯四千盏。由户部、礼部承办，限二十天内漕运至京。

四、宣布晋迁令：晋迁吕惠卿为侍读学士，晋迁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晋迁李定、舒亶为监察御史里行。

一切都清楚了。群臣跟着吕惠卿、曾布等人向皇帝欢呼。苏轼、王诜、刘攽暗暗叫苦。王安石又一次获得皇上的支持，司马君实又一次遭受了打击。老司马离开京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接着，吕惠卿奉皇帝之命，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农田水利法”与“募役法”的要旨和实施方案。

吕惠卿说：“农田水利法”的要旨是，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事，增加财富。其所需费用，由受益人按户等高下出资；若工事浩繁，可依青苗法例由官府贷款收息；不论胥吏、商贩、农民、仆隶以至罪废者，只要有致求水利、财利之策，均可直接来京呈献；兴修水利有功者，朝廷将授官以赏。

吕惠卿说：“募役法”的要旨是，废除“差役法”，改由各州县官府出钱雇役，以利轮流充役之乡村居民安于务农。各州县官府每年雇役所需费用，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等，按定额半数交纳。

吕惠卿最后提高嗓音、坚定地预言：“募役法”将使官府增加大宗财钱收入，并使农事达到稳定的丰收；“农田水利法”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广大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出现。

吕惠卿近半个时辰的宣讲，虽然也出现了热烈的反应，但已没有春天里宣布“变法”开始时那样的真诚、狂热了。

退朝了。辰时的钟声响起。苏轼突然觉得，这瘆人的钟声，似乎是专为司马光的跌落而敲响的。

时近巳时，寒风刮得更为猛烈。司马康神色慌乱地奔进司马光的卧室，他看见父亲倚在炭火旁的躺椅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刹住脚步，平缓了一下气息，轻轻地叫了一声：

“父亲……”

司马光听见了，贪婪地看完一个段落后，才目光离开书本，慢慢地转过头来。他看到儿子的神情，立即明白意料中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缓缓地合上了书本。

司马康上前禀报说：

“父亲，贡父叔来了。”

司马光从躺椅上坐起。刘攽跨步而入，搓摸着冰冷的面颊，嘻嘻哈哈地叫着：

“今天的早朝，真算是大块文章，闹了一个时辰，饿坏了肚子，就近讨吃食来了。”

司马光吩咐司马康备茶、备酒。

刘攽是在退朝之后立即赶到司马府邸的。他要为司马光通报消息，更要帮助司马光走出眼前的困境。昨天夜里，他向王安石转达了司马光的书信，王安石看过之后，虽然有不悦之色，但从言谈话语来看，除对司马光的政见不表赞同外，仍然用了许多诚挚的语言称赞司马光为臣之忠、为友之义和为人之仁，其中似乎还表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歉疚。也许就是这种歉疚，使司马光今天避免了更大的打击和难堪。今天的四项重要

决定，几乎都是针对司马光的谏言而发的，但始终没有涉及司马光这个名字，没有像对待吕诲那样的粗暴，也没有像对待范纯仁那样的无情，更没有像对待苏辙那样的荒唐。只是在群臣面前，心照不宣地否定了司马光的全部主张，又心照不宣地保护了司马光的面子。这是由于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朋友之间的有意照应？还是权术的巧妙运用？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作为执政的王安石，已颇为用心了。

司马康送来了酒肴。酒是汾酒，肴是一盘盐卤青豆，一盘干菜肉丝，一盘油煎鸡蛋，一碗牛肉萝卜。司马光日常生活简朴，这已是待客的佳品了。

司马光为感谢朋友情谊饮了一杯之后，便不再说话，在为朋友频频添酒中，倾听着刘攽的奇言妙语。他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四岁的朋友，在对待复杂的人际关系上，比自己高明得多。他等待着刘攽指点迷津。

刘攽边饮边谈，天南地北，诙谐成趣。乍听起来，杂乱无章，细细品味，含意颇深。他谈到王安石“执拗”之最是“以变法为玩笑”；他谈到吕惠卿之德是“似商女而无情”；他谈到曾布之才是“同木偶而无心”；他谈到当前朝廷的形势是“似沸汤而无鱼”；他谈到今天早朝中宣布的四项决定是“似纸花而无根”。他最后举杯向司马光一拱，似庄似戏：

“今来贵府，途中遇两条汉子横街相殴，围观者百众，杂呼乱嚷‘决一胜负’。甲汉凭力而居上风，飞拳而逼；乙汉力衰而居困境，弯腰而躲。忽见乙汉从怀中掏出一只红丝绣囊，随声而出：‘还你珠宝’，甲汉贪财去接，乙汉乘虚进拳，甲汉踉跄跌倒，俯地不起。乙汉之智，令人叹服……”司马光微笑沉思。

刘攽低声道：

“介甫与其支持者，现时一定在厅堂高歌欢庆。百乐中他们尚有一缺，就是君实的一张辞呈表文啊！司马公，若主动抛弃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这个既无实权又招人嫉恨的职位，而换得一部史家巨著《资治通鉴》的安全问世，也是败中之大胜啊！”

司马光神情一震，这是“辞职求安”之策！他手中的酒杯一斜，酒洒在衣襟上。

刘攽没有猜错，此时王安石府邸的厅堂里，已是炭火熊熊，暖气融融。人们正在飞盏流觞，欢庆“变法”的又一次胜利。执政府邸十二人的歌伎班，正在弹唱着王雱今年清明时节写作的一首惜春怀人之词《倦寻芳慢》：

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倚危栏，登高榭，海棠着雨胭脂透。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

倦游燕，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斗。忆得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还依旧。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

婉转含蓄，多情缠绵，这是王雱才情的结晶。歌伎们奉王雱之命弹唱，自然是竭尽才智的，众人的赞扬，自然更是不遗余力。

王安石此刻是这客厅里最清醒的人。他坐在一边的软榻上，用转动不停的眸子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心里五味俱全。

今天这一连串的决定，宣布了司马君实朝政主张的了结。归咎于“司马光坚定不移的固执”吗？归咎于“司马光操术之柔和无力”吗？也许都是的。但也归咎于自己对那夜围炉品茶的背叛，对友谊的背叛。内心歉疚啊！

司马君实败落了。但自己的主张和所操之术就完全为皇上接受了吗？完全不是的。只怕在“变法”竟其功事之前，皇上心中的疑虑是不会完全消失的。皇上常以心血来潮和一时震怒作出决断。谁知什么时候皇上会再来一次翻转乾坤呢？

“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现时都还是纸上的文字，在实际执行中，谁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偏误？偏误，是新法推行中的孪生兄弟，也是新法夭折的无情杀手啊！他望着眼前的歌扬舞旋、飞酒流觞，机敏的眸子有些黯然失神了。

王雱似乎觉察到父亲的不安，为了宽慰忧郁不悦的老父，他大步走到歌伎女乐面前，吩咐弹唱王安石前几天写作的一首《浪淘沙令》：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祇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这首词是王安石词作中气势磅礴之作，它节奏明快，一气呵成，血脉贯

通，豪气凌云。评说古代贤人伊尹、吕望，并以吕望、伊尹自比，抒发抱负，踌躇满怀，给人以蔑视一切之感。

琴弦骤响，急流奔马；歌声回荡，裂石穿云。吕惠卿、曾布挺起了发软的脖子，李定、舒亶抬起了酒醉的头颅，章惇、谢景温停住了斗酒的嘴巴和猜拳的手臂，王安礼忘却了手中的酒杯，都在欣赏品味这首豪情澎湃之作。此刻，王安石却愈加烦乱。这首《浪淘沙令》所表现的情感是真实的吗？是希望的真实，是幻境的真实，现实未必能完美其所期所愿！司马君实“风虎云龙”久历三朝，今天不也“老了英雄”吗？但王安石不愿拂去众人的兴致，也不愿轻慢歌伎们的辛劳，便站起身来，故作高兴地说：

“弹得好，唱得好，舞得也好！音律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给一首格调不高的抒怀之作增添了飓风烈火般的魂灵。雱儿，赏给弹奏、歌舞者每人白银五两。”

乐声骤停，歌伎们站起，笑容含娇，向王安石弯腰谢赏。突然，一支悲怨的洞箫声随着室外的清冽寒风飘飘而入，若泣若诉，落在众人心头。箫声如同给满堂的欢乐兜头浇了一盆冰水，真是乐极生悲啊！

吹箫者谁？还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

碍于王安石的面子，人们都憋着怒气隐忍着。王安石却忍不住了，他原本心情不好，这悲悲切切的洞箫声似乎提前哀悼着他的未来。于是，他暴怒而吼，厉声吩咐王雱：“去！请你二叔到这里来。”

也许巧合，此时苏轼的书房里，亦悠悠回荡着一缕筝声。

寒风呼号，拍打着垂落的竹帘。一盆炭火，温暖着宽敞的屋宇。歌伎倩楚坐在窗前，轻抚古筝。

苏轼坐在桌案前。桌上的石砚里已磨好墨汁，笺纸已然展开，一支诸葛笔已经濡墨却搭在笔架上。

苏轼喜酒，但浅饮即醉。更喜以美酒、女乐宴客，有“客饮我醉”之说。常于酒醉之际，乘兴赋诗、填词，歌伎尚不及离去，诗赋即成，便乘兴以歌伎为第一读者，请其推敲评说。久而成习，习惯于借音律以酬诗神。据其自述：音律之力，可排除杂念干扰；音律之功，可翼助神思飞翔；音律之妙，可启发神来之笔。今日为写一篇奏表，特约歌伎倩楚作陪弹奏，却是历来不曾有过的。也许因为这篇奏表太重要了，苏轼为了镇定纷乱难决的思绪，不得不借助于歌伎倩楚五指间的古筝了。

聪明的倩楚，似乎理解苏轼苦涩的心境，慢捻琴弦，筝声若思。

自从驸马王诜赠予一幅《乱云劲松图》之后，苏轼决意抛却悲哀和犹豫，直挺挺地向皇帝陈述自己对“变法”以来种种缺失的看法，匡正王安石因其性情执拗而派生出的种种谬误。他的才智和敏锐洞察，使他在短短的几天内，已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均输法”、“青苗法”、“议行变更科举考试”等新法在推行中的利害得失作了深刻的分析，并在胸中反复斟酌，已有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腹稿：

他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弊在于：“使两府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会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患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他主张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

他认为“均输法”之弊在于：“亏两税而取均输之利”不能增加朝廷收入，反而肥了私囊；为推行“均输法”而“设置官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增加了朝廷的负担。

他认为“青苗法”之弊在于：户分五等贷款，一等户贷款为末等户贷款十倍。不需要贷款的一等户贷巨款而放高利贷，实际上是为富豪盘剥细民开了方便之门，而且是以官银助富豪牟利。他反对实行“抑配”，认为“此乃暴政”。

他认为“变更科举考试”没有必要。“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他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变更科举考试内容，而在于朝廷用人是否得当……

但苏轼仍旧不敢贸然付诸文字。因为弟弟子由的被贬离，自己已成为皇帝和介甫特别关注的人物，稍有不慎，就会咎由自取。而且自己不同于司马君实。司马君实赢得皇帝信任的是“忠”，自己取得皇帝赞赏的是“才”。“忠”对皇帝来说是根本，“才”对皇帝来说是枝叶。历代皇帝可以不用“才智之士”，但不能不用“忠耿之臣”。“才”与“忠”原是不能等量齐观的。皇帝对“忠耿之臣”总是宽宥三分，对“才智之士”总是刻薄五成，前者因情之所近，后者因疑之所远。

苏轼看到，今天的形势不是有利于自己的时机，而是逼迫自己非行动不可的时机。今日早朝的四项决定表明，皇上竟然容不下一个忠耿无双的司马君实了。这是“变法”深入推行之所需，也是朝廷之大哀啊！司马君实如若猝然倒下或者悄然出京，今后的朝廷就真的是介甫的一言堂了。那时，年轻的皇帝在吕惠卿等人包围之中，还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该挺身而出了，该直言谏奏了！为了贫弱的国家，为了朋友君实，也为了朋友介甫，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了。

筝声凝重，如荡峡漫谷……

苏轼开始思索上呈奏表的途径。按朝制上呈东府吗？中书门下全是新进官吏，早已把守着通向皇帝的关隘，只怕“奏表”在皇帝不曾阅览之前，便经介甫过目判决了。就算事后能放置在皇帝的御案上，自己也许早就

遭贬离京了。弟弟子由半年前与虎谋皮之教训不可再犯。他突然想到驸马王诜，由王诜而想到贤惠公主，想到皇太后，想到太皇太后，心中立即敞亮了。若由驸马王诜设法转呈皇帝，不仅可以避开介甫的中途截杀，也可以为自己借得一顶遮雨伞啊！这是一条不正常的途径，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走此一次了。

聪明的歌伎倩楚，似乎察觉到苏轼已经作出了大胆的决断，她急弄琴弦，筝声激越，和弦轰鸣，如大雨滂沱、铁骑出奔……

苏轼霍地抬头，捋袖端坐，提笔濡墨，神态昂然：司马君实，你不会孤立无援的！他口诵笔走，写下了那篇大宋历史上著名的《上皇帝书》：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 倩楚停奏，筝声平息。书房内响彻苏轼的诵语和笔墨落纸沙沙的作响声。

倩楚惊叹，这哪里是奏表？分明是诗！孟子所谓的"君权民授"之义，被苏子瞻借用自然造化之理说透了！苏子瞻啊，似你这般以理喻义、以物喻义的谏奏，君王会被说服的。苏轼的笔锋此时直指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

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歌伎倩楚大骇：苏子瞻啊，锋芒太露，祸之源也，你"口无遮拦"的老毛病又发了！

苏轼似乎不是在笔行纸上，而是托着一颗心在诉诸世人。他就“青苗法”之弊向皇上直接质询：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问得有理，问得痛快，问得瞻前顾后，问得惊心动魄！苏子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教训起皇帝来了！歌伎倩楚吓傻了，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气宇轩昂的苏轼。

苏轼突然掷笔于案，徐徐舒气，张起双臂站起，蓦然发觉筝声缈无，歌伎倩楚正呆望着自己，不胜惊讶，旋而记起了自己的所在所为，欣然问道：

“你也在听？”

倩楚点头：

“雷滚九天，不能不听。”

苏轼笑了：

“有何高见？”

倩楚苦笑：

“雷声迅厉，惊动鬼神。只怕鬼魂肆虐，神灵震怒啊！”

苏轼惨然一笑，说：

“食中有蝇，吐之乃已。神鬼之事，顾不得了！”

歌伎倩楚摇摇头，又伏下身去，猛力拨起琴弦，筝声又昂然鸣响。

此刻，在司马府邸的卧室里，司马光经过反复的思考，决意拒绝刘攽“辞职求安”的建议。他是忠于皇帝的臣子，他仍保持着古代士大夫屈原、贾谊一类人物的自尊。他对皇上的迷误有着屈原、贾谊那样的不满，但也同样继承了屈原、贾谊那种不愿舍此而去的爱。“辞职”作为一种规劝帝王的方式，他乐于采用，但作为一种退却求安的办法，他不屑一为。他决定走“虽九死而其犹未悔”的道路，以保全自己人格的完美。于是，他坦然一笑，询问刘攽：

“贡父，你知孔门子夏之为人否？”

子夏，姓卜名商，是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中的文学家。其人家境贫寒，衣若悬鹑，全身都是补丁，但极有志气，不为官位屈其志。刘攽当然是知道的。司马光此语一出，他便明白自己提出的“辞职求安”之策已被朋友拒绝，伤情失色，着实为司马光的安危担心了。

司马光神情肃穆地说：

“子夏有几句话说得很好：‘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为人总是要有一点骨气的！古人‘食无鱼、出无车’的叹息，非为果腹走马，实为其不可苟且之志。光感谢贡父‘辞职求安’之策，但此时罪名临头，诛罚在即，光不敢因苟安而遵行。请贡父鉴谅。”

刘攽神情沉重地说：

“司马公高风亮节，刘攽拜服。现时，君实处境险恶，亲朋忧心，今后何以自处？刘攽心神乱矣！”

司马光拍案立起，神情怆然：

“屈子有教：‘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人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为了大宋不朽之业，光将再呈奏表，弹劾介甫！”

刘攽大惊。

司马光激情难捺，仰天而诉，声情悲壮：

“我要禀奏圣上，‘均输’官商勾结、‘青苗’驱吏抑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如此治国，何得其安！昔日太宗皇帝平定河东，就以与今之青苗法类似的‘和籴法’行之于河东乡村，遂成河东世世之患，至今民犹恨而不忘！西汉末年，刘歆就用此法以佐王莽，致使农商失业，涕泣于道，最终亡了西汉江山！

“我要禀奏圣上，思虑未熟，讲义未精，徒见目前之小利，不顾永久之大害。忧政事之不治，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会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政刑；患财政之不足，不能劝陛下以慕俭节用，乃更遣聚敛之臣，诛剥齐民。

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骇，百姓骚然，犹且坚执而行之，不肯自以为非啊！

“我要禀奏圣上，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如此下去，要亡国啊！

“我要禀奏圣上，如此急功近利，不纳谏言，不计久远，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饿殍满野，加以四夷侵犯边境，羽书猝至，戎车塞路，攻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是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也无路可走啊！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不都是一群饥饿之民吗？到那个时候，就是有才智之士，也无能为力了！

“我要禀奏圣上，司马光现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位，犹是侍从之臣，于事无不可言。谏奏之事，光之份也。愿圣上出光所上奏疏，宣示于中外臣庶，共决是非。若光的言论确实错了，可治光妄言及违慢之罪。光，死而无悔啊！”

情真似火，肝胆照人。这是曲折心音的吐露，这是对十年后国家命运的忧虑，这是一个忠耿臣子发自肺腑的呐喊啊！刘攽望着眼前因激切而近癫狂的司马光，肃然起敬，眼含热泪，喟然叹息：

“用公之心，行公之意！公忠耿如斯，刘攽敬服。但太宗皇帝河东施行‘和籴法’之失，王歆佐王莽行青苗贷款之祸，请公慎勿出口，慎勿出口啊！”

王安石府邸的厅堂里，电闪雷鸣，也上演了一幕兄弟反目的悲剧。

王安国手执洞箫，在王雱引导下走进厅堂，迎接他的，是一排冰冷含怨的目光。他似乎早有准备，根本没有理睬这些常客，慢步走到王安石面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微合双目，只待兄长的训诲。

王安石打量着眼前的弟弟：衣着不整，乱发垂肩，神情颓废，死气沉沉，一副潦倒样子。沸腾在他胸腔里的怒气一下子向心底旋去，化作一团凄楚涌了上来。平甫啊，你何必这样自寻烦恼呢？他叹了一声，望着弟弟手中的洞箫，哀声以询：

“停此郑声如何？”

王安国睁开眼睛，直视兄长，默不作声。

王安石略提高嗓音，乞求般地再问：

“停此郑声如何？”

王安国望着手中的洞箫，突然冷声一笑，瞥了吕惠卿、曾布一眼，反问王安石：

“远此佞人如何？”

王安石一下子被这句尖刻的反诘噎住了。这是平生第一次受到弟弟的顶撞。他的头脑“嗡”地一响，说不出话来。

众人呆住了。厅堂内一片死寂。

吕惠卿醉意骤消，怒火中烧，咬紧牙关忍耐着。

曾布却仗着八分酒力挺身而出，口齿不清地向王安国大声喊道：

“你，你不就是执政的弟弟吗？朝廷‘变法’是天下大事，与你何干？”

王安国直逼曾布，发疯似的吼叫：“执政是我的哥哥，执政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执政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执政因听你们的胡言乱语、奸狡诡诈而获罪天下，毁灭的家室也是我的家室，罪及的祖先也是我的祖先，被掘的祖坟，也是我的祖坟，难道与我无关吗？滚开，你们这些巧弄口舌的小人！滚开吧，你们这些推人入火的奸佞……”

曾布被一下镇住了。

吕惠卿不动声色地转怒为笑，十分感兴趣地看着眼前场面。

王安国蓦地转身，跪伏在王安石脚下，悲声疾呼：

“哥，睁开眼睛看看吧，倾过耳朵听听吧！满朝官员中，从心底拥戴你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人不能总依仗着甜言蜜语过活，也需要咸盐，也需要酸梅，也需要苦瓜，也需要刺口、刺舌、刺心、刺胃的辣椒啊！

“哥，自省自爱吧，匡正缺失吧！日有蚀，月有缺，圣人不被求全，你的‘变法’就一切完美吗？自己不讲‘缺失’，又不准别人讲出‘缺失’，这是自欺欺人！欺人欺天者灭，你在为自己挖掘坟墓啊！

“哥，亲忠耿之人，远奸佞之徒吧！若再听信甜舌蜜嘴之言，我家将灭门啊！”说着，伏地痛哭不起。

曾布神情惶惶，心底有些怯了。

谢景温、李定、舒亶等神情颓然，如遭鞭笞。

章惇在想，毕竟是兄弟情深啊，现在就看王安石的决断了。

吕惠卿仍然是若无其事地微笑着。

刹那之间，一种不祥的感觉在王安石心头浮起。“变法”若败，祸在杀身，他早有准备，一颗脑袋，百十斤皮肉已存在刀斧手处，义无反悔！可政见之争闯进家里来了，兄弟之间也要水火相煎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连一个家庭都不能使其祥和，还能治理天下吗？他焦炙，烦躁，一股无名之火冲腾而起，对着王安国狂暴怒吼：

“你，滚出去！”

王安国停止了号啕，复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任泪水默默流淌……

门外，寒风刮得更猛更烈了。

第十七回 变法纷争白热化 皇帝心绪乱如麻

元宵节的“万灯会”，原是伴着“农田水利法”、“募役法”的实施决定举行的。其本意也是宣扬皇帝“变法”的决心。一个多月来，司马光两次上呈的弹劾奏表和苏轼上呈的《上皇帝书》，早已动摇了皇帝赵顼的决心。而朝臣和京都的百姓，仍然是匆匆地送走了“腊八”，匆匆地度过了熙宁三年（1070年）元旦，狂热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和这个数年不遇的“万灯会”。

正月十五日午后，京都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摆弄着各自门前的花灯：酒楼门前花灯成串，三串五串依门面大小而坠；妓院门前花灯成行，十盏八盏不等，依屋檐长短而挂；富商豪强门前，大都用松柏枝条架起彩棚，其彩棚的大小和所缀花灯的多少，大体上显示着财富的程度和门第的等级；黎庶细民门前，也都挑起一二盏、三五盏聊以应景。黄昏时分，偌大的京都已成花灯世界。人们都拥在各自门前，等候着入夜酉时的钟声敲响，以点燃灯火，迎接皇帝的銮驾卤簿可能从本街本巷走过，与他们同乐这筹措已久的元宵万灯会。

皇宫里的集英殿，是今夜“万灯会”最隆重、最辉煌的观灯场所。皇帝、皇后、宰执、宗室、百官和诸国使节都将光临。经过十多天紧张的准备，现已完全就绪。一座本来平常的殿宇，现时已活脱脱变成了人间仙境：

集英殿四周，彩树花坛、回廊曲径、水榭亭阁，尽在灯海之中，迷离神奇；集英殿山楼上，教坊里的歌伎、舞伎毕集，盛装待命；山楼下，乐队排列，一层一层十分庞大。第一层有琵琶五十面，弹奏者着紫、绯、绿三色宽衫，系镀金凹面腰带，秀雅动人；第二层有箜篌两座，黑漆镂花，金色饰画，弹奏者着彩衣宽服，发髻高耸，跪而交手以待，雅静多姿；第三层列高架大鼓两面，鼓面彩绘金龙，鼓手背结宽袖，别套黄色窄袖，手握赤金裹头鼓棒，形象伟健；第四层是羯鼓两座，置于桌案之上，鼓手着红装短服，戴红色尖帽，双手执鼓杖而立，颇为精干；第五层是箫、笙、埙、篪、觱、篥、龙笛等管乐，两旁对列杖鼓二百面，吹者、鼓者皆戴长脚幞头，紫绣抹额，身着紫色宽衫，套黄色窄袖，密密匝匝。教坊色长二人，皆着宽紫袍金带义襕，立于殿上回廊栏杆边，待命指挥；

集英殿回廊正中，是皇帝的御座。御座两边，是宰执、禁从、宗室的座位；次西边，是大辽、西夏、高丽、于阗、回纥、真腊、大理、大食、交阯、三佛齐诸国使者的座位；殿上两翼左右回廊，设朝臣百官座位。座位之前，均置长条几案，上置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并列果子、生葱、蒜、酱、醋各一碟，惟大辽使者面前，加置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红丝细绳束之，以照顾其饮食之习；集英殿山楼之后，军校士卒列队，以应所需；

集英殿丹墀两侧，歌伎列队，皆服紫、绯、绿宽衫，系义襕镀金带，多达三百之众。

此时，夕阳即将落下，距酉时钟声敲响大约还有半个时辰，宰执、百官、宗室、诸国使者都陆续进入大内登上集英殿，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王安石、王珪、陈升之、韩绛出现在殿上回廊的正面；司马光、章惇、曾布等出现在左翼回廊；苏轼、吕惠卿、王雱等出现在右翼回廊。在诸国使者惊讶、羡慕、赞叹大宋王朝这花样翻新的极盛景象时，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都远远地相互对视着，几乎同时地落座在几案后的椅子上，发出了相互之间谁也听不见的叹息声……

在年前那场呼啸三天的寒风中兴起的朝政之争，一直沉重地压抑着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的心和年轻皇帝赵顼的心。这一个多月来的朝廷政务，像是被严寒冻结了，显得毫无生气。

“农田水利法”在推行着。一批一伙京外的胥吏、商贩、农夫、仆隶、罪废者进入京都“制置三司条例司”，为财利、水利献计献策。确实使朝廷官员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他们提出疏浚漳河、汴水、蔡水以灌溉两岸之田；他们提出可修筑湖泊、堰、渠之处达七千多个，可灌溉民田近两千万亩；他们提出可开垦的荒地、盐碱地、山坡、淤田达一千多万亩。而且多系小型水利，适于州县兴建。这些献计献策，显示了黎庶百姓对大兴水利的兴趣，也显示了“农田水利法”的广阔前途。朝廷以后几年兴修的水利堰、渠，许多是从这次献策中采取的。当然，也有人是为游逛京都而进京的，根本没有可供参考之“计”，也没有可供商议之“策”。据说，一个青州府官吏进京提出“排尽梁山水泊以垦田”之策，曾引起“制置三司条例司”官员的雀跃和欢呼，殷勤接待，连日宴饮，询问其实施之法，其人答曰：“只需朝廷出资，另挖一梁山水泊以蓄水……”众皆瞠目结舌，留下了一个为反对“变法”者可用的话柄。

“募役法”按原定时间推行，明面上已半个月了，但因为此法的开始时间与人们“过年”的传统心情不搭调，更显得没有声势。“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破五”过后派出的二十多名巡察官员分赴各地督促实施，这些人离开京都时都是噘着嘴巴的。现时也许正在各州县迎宾馆里的酒宴上忙碌着。情理如此，眼下村村落落都在“过年”、“走亲戚”，谁会欢迎这些丧着面孔的钦差大臣呢！

这个“万灯会”也缩小了规模，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辉煌，更不像三个月前“菊花会”那样的洋洋大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四千盏花样繁多、新颖的浙江花灯根本就没有漕运至京。不是因为舟船误期、漕运失灵，而是皇帝赵顼在年前“腊八”那天，阅览了苏轼直接上呈的一份《谏买浙灯状》奏表后，连夜下诏停止收买浙灯。

皇帝赵顼在“收买浙灯”上突然地改变态度，不仅影响了朝廷各项政务的有序进行，更使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矛盾着的各方，陷入了更为尖锐、更加捉摸不定的猜测、争斗之中。此时，苏轼望着眼前这缩小了规

模的“万灯会”，寻觅着想象中的那不见形影的精巧美妙的浙灯，一种文人特有的浪漫突然使他有些惋惜了。

他抬头向殿宇回廊正面望去，在宗室的席位上寻找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的身影，这对高贵而随和的恩爱夫妻竟然没有到来。他的思绪立即陷入一个多月来的回忆中。

那天在古筝声中写就《上皇帝书》后，他便顶着呼啸的寒风走进驸马府。在品茶、饮酒之中，他拿出《上皇帝书》，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请王诜转呈皇上。王诜在谈了皇帝近日捉摸不定的反常情绪之后，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在场作陪的贤惠公主看完《上皇帝书》，却笑曰：

“子瞻何其性急如此？”

苏轼拱手请教。

贤惠公主含蓄地说：

“风波险恶，吉凶莫测，子瞻何不投一石而先试深浅？”

王诜当即拍掌附和：

“妙！前月崇政殿宣布的四项决定，惟‘减价收买浙灯’一事可做文章。江浙一带制作花灯者，都是贫苦细民，他们借债出息，购买材料，辛苦一年，就指望在元宵节前卖个好价钱，作全年衣食之需。现官府减价收买，不是变相抢夺吗？”

贤惠公主吐露说：

“三个月前的那场‘菊花会’，虽然张扬了‘变法’的声势，但耗资浩巨，皇帝事后曾多次疚叹。子瞻若能以‘务从俭约’宣扬皇帝爱民之德……”

苏轼顿然醒悟，即席挥笔，成《谏买浙灯状》一篇。内有“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不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并借次日殿中丞奏事之机，亲自呈交给皇帝。

赵顼果然恩准了《谏买浙灯状》所奏，连夜下诏停止收买浙灯。苏轼、王诜、贤惠公主从这断然的“改过不吝、从善如流”中，察觉到皇上内心深处对“新法”的疑虑，王诜遂借机把苏轼写就的《上皇帝书》交到皇帝的手中。

二十多天，皇帝竟毫无表示。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苏轼的心情已经凄凉了：今夜又不见驸马王诜和

贤惠公主，也许是一种不祥之兆啊！

突然，酉时的钟声敲响，花灯迭次点燃，千盏万盏，火树银花。集英殿在灯海里，回廊成了灯的河流，殿宇四周闪动着灯的浪花，人群在灯火的嫣霞中跪拜欢呼。皇帝赵顼和皇后在一群扈从的护卫下登上集英殿。

跟在皇帝身后的，竟然是同修起居注、美髯公孙觉。

孙觉的获恩伴陪皇帝观灯，使群臣不解，使苏轼好奇，使司马光沉思，更使王安石惊骇。

山楼上的教坊乐人，按照事先安排，以口技效百禽争鸣而迎圣驾。刹那间，夜空中鸟声啾啾，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宫墙外阵阵欢呼声隐约传来，相依相托，欢腾之极。皇帝、皇后落座。看盏官紫绯宽袍，举袖高声唱引：

“绥御酒！”

宰酒臣率一对窈窕宫女捧盘而出，高声应和：

“绥酒！”

宫女举盘过头，跪倒在皇帝、皇后面前，落盘献酒。

教坊长二人同声唱引：

“起乐观灯！”

乐曲骤起，五十面琵琶拨弄，箜篌低唱，二百面杖鼓雷动，箫、笙、埙、篪、觱、篥、龙笛呼啸而鸣，二百名盛装舞伎手执各色各式花灯奔涌而至殿前，轻舒广袖，翩翩起舞，若繁星撒落人间，辉煌迷离。接着，三组舞蹈《银河星坠舞》《月宫飞花舞》《瑶池荡舟舞》交错呈现于殿前。皇后啧啧称赞，皇帝赵顼勉强一笑。群臣迅速捕住这一笑，狂热欢呼。

司马光没有笑，没有欢呼，也无心欣赏舞蹈。从远远望见王安石瘦小身影的那一瞬间起，他的心就格外沉重：十多年深交的朋友，就这样断了交往吗？当他看到皇帝身后的孙觉时，一颗心更加疑虑不定。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场争斗中一个新的角色出现了。是好是坏呢？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上赵顼的一举一动……

在那场寒风中，司马光送走了刘攽，就开始写他的第二份奏表。他就新法的偏误缺失，全面弹劾王安石，并很快由大内宦值转呈给皇帝。在等待皇帝的震怒发落中，腊月九日午后，突然听到苏子瞻上呈的《谏买浙灯状》已蒙皇上恩准，并下诏停止收买浙灯。他感到十分兴奋。这是一个讯号，一次转机，圣明的皇帝也许要回心转意了！他要夫人张氏弄来

两碟小菜，独自饮了两杯清酒，暗暗表达着心底的欢愉。饮酒当中，他突然又想到老友王安石。

为了使王安石对皇帝可能的回心转意有所准备，也为了借助介甫之力推动皇帝的回心转意，司马光在几天之内，接连给王安石写了第二封和第三封书信，即史料上记载的《与介甫书》。他仍从新法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规劝朋友匡正缺失，悬崖勒马。

书信中有语：

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恤乎？夫谁人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目前，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司马光在焦虑的等待中，皇帝的“回心转意”杳无音信。王安石的回信却在前天看到了。在这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就司马君实提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事，逐条进行驳斥：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司马光与他的老友王安石，就在这些书信往返中绝交了。他寄托于王安石的希望，也随之而泯灭。

群臣的欢呼声，打断了司马光的沉思。他抬头望去：舞蹈收场，乐曲停歇，二百多舞伎高举花灯，跪拜于殿前。皇帝赵顼撇开身边不远的王安石，转头对身后的孙觉说道：

“孙卿，替朕传谕，赏赐舞伎、乐人每人白银十两。”

孙觉一怔，随即大声传谕：

“圣上有谕，赏赐舞伎、乐人每人白银十两！”

舞伎叩头谢恩，乐人离席跪拜，群臣山呼万岁。

在二位教坊长的唱引下，身着红巾彩服，头顶、口衔、手提花灯的杂技男女登场。艺伎们在殿前演出了精彩的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的惊险百戏。

诸国使臣，宗室、百官，一阵一阵发出惊呼与喝彩。

被皇帝赵顼头一次当众冷遇的王安石如木雕似的发怔着。

一个多月来，王安石何尝轻松啊！弟弟王安国的洞箫已使他再无一处安宁；苏轼《谏买浙灯状》引起的变化，增加了他心底的疑团；苏轼和司马光像是相互配合而上呈的不知内容的弹劾奏表，使他心神不定；皇上近一个月来的沉默不语，更使他不知所措。辅佐一个年轻而多变的帝王，真是为难啊！

他有一时曾想过“辞职”远去。在一个僻远的州府为当地黎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找回二十多年前在浙江鄞县时的轻松和欢愉，在诗文的沃土上去完成自己向往的追求，最后造诣未必就输于苏子瞻。可这也仅是一时之念。眼前，如营造一座华屋，在工场混乱、污物堆积、木架方就、四壁未建、黄瓦未覆、飞檐未造、梁柱未雕、华丽未现、巍峨未就、其功未竟之时离去，愧对自己，愧对皇上，愧对天下啊！

吕惠卿似乎也察觉到现时“变法”之艰难，前日曾有借故调苏子瞻、司马君实离京之谋。让这两位其“忠”足以左右皇上，其“才”足以影响皇上的朋友远走高飞而不再掣肘朝政，也许是明智之举。可是，下不了这个狠心，也不敢下这个狠心，人言可畏！况且，皇上现在疑窦在心，这样重大的事情，也不敢妄奏轻言。子瞻、君实，你们何必固执不移呢？

现在，同修起居注孙觉又走到皇帝身边，而且离奇地取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恩宠。孙觉，敌耶？友耶？

突然，群臣发出恐惧的惊叫声，惊动了王安石。他睁大眼睛望去，殿前

的杂技百戏中止了，艺人们惊恐地慌乱着。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女孩躺在高耸的立杆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单腿勾着立杆上的绳环失神地倒悬着。演出失手，女孩从高杆上跌下摔死了，正在被同伴们抬进彩棚。王安石转头向皇上望去。皇帝赵顼脸色苍白，神情沮丧，闭着眼睛，似乎在为这骤然发生的悲剧而思索什么。皇后惊骇地看着神情痛苦的皇帝，悄声吩咐身边的一个宫女，令其去彩棚看望那个悲惨的女孩。

教坊色长为转变“万灯会”上突然跌落的气氛，掀起一个炽热高潮，立即高声唱引大型歌舞演出。乐部奏起《应天长》曲牌。在排山倒海的音乐声中，由名震京都的歌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为杖子头的四百名歌伎、舞伎，分四队进入殿前。四名杖子头皆裹曲脚向后指天幞头，簪金花数枝，着红黄相间宽袖衫，外着义襕，手执银裹头杖子，每人左右有四名仙童装束的少女护伴，仙裳执花，颇显身价。四百名歌伎、舞伎，皆妙龄容艳，着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衣，或戴花冠，或仙人髻，或卷曲花脚幞头，每人执各式精巧花灯一盏，似仙女携星辰而降临。

群星托月，以舞伴歌，四位著名歌伎合唱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沉郁悲壮，情感凝重。范仲淹在仁宗年间曾任陕西经略副使四年，抵御西夏兵马侵略，抑郁于强敌未灭，悲哀于疆土未复。留得此词一首，足不朽矣。

歌手不愧为杖子头，吐字清晰，抒情细腻，悲壮精妙处，泪随歌出，动人魂魄。舞者造诣深湛，投足举手，情真意切。

群臣寂然。

苏轼情感易露，泪水纵横。

司马光内心如刀绞，垂首叹息。

王安石亦悲愤难抑，以手拭泪。

皇帝赵顼依然紧闭双眼。此时，那张年轻的脸上，眉头搐搦，哀痛至极，有两行泪珠缓缓从眼角溢出，滴落在明黄色团龙朝服上。

大宋积贫积弱，为外族欺凌，再不可苟且不变！而“变法”之举已把年轻皇帝赵顼折腾得心神欲碎。司马光矢志不悔地连连弹劾，已使他的“震怒”蜕变为“震惊”：司马光真是不怕丢官不怕杀头的那种人啊！而苏轼逆风而上，以《上皇帝书》参与政争，对“新法”缺失进行更为尖锐激烈的抨击，如同一支铁骑突然杀入，立即改变了政争态势。怎么，朝廷良臣名士，都不满意王安石之所为？他在侦知司马光与苏轼确无串联勾结之后，内心偏向又开始逆转，不那么厌恶司马光了，也不再厌恶苏轼，而是不满于王安石。近几天来，司马光和苏轼所提出的“新法”缺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

“司马光言词恳切的弹劾奏表，朕不愿看、不敢看、又不能不看，而且是看了三遍啊！‘官商勾结’、‘驱吏抑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这些字眼使朕感到刺目；‘思虑未熟，讲义未精’、‘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这些议论使朕感到逆耳；‘悬崖勒马’、‘匡正缺失’这些呼喊使朕感到心烦。但他所申述的道理，却紧紧抓住朕的心啊！每当朕于夜半更深心平气和思索，似乎均可看到这个老臣的那颗忠耿方正之心。他只是迂阔一点罢了。迂阔、不识时务、不知权变啊！可孔子至圣，子路曾谓之‘迂’；孟子大贤，时人不也谓之‘迂阔’吗？唉！大抵虑事深远者，都近之于‘迂阔’。司马光也许就是这样一类人吧？该如何区处呢？难决啊……

“苏轼上呈的奏表，为什么那样离奇地吸引人啊？朕乐于看、急于看、却不敢看，最终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细看了。这奏表，文字优美，析理深透，那是诗，是纸上的乐曲，也是惊心动魄、令人生畏的雷霆！‘欲速则不达’、‘进锐其退速’，言之也有理啊！可秦之商鞅，变法而速致强秦；汉之桑弘羊，变法而连致富汉……朕非急功近利，惟恐岁月之匆促啊！唉，这位四川才子，才华横溢，但锋芒太露；目光敏锐，但言词偏激。他弹劾的是王安石，暗指的却是朕躬！苏轼，狂狷而多才之士，留耶？去耶？

“王安石，朕之师长，朕之所倚，朕之肱股之臣！何言之若天马行空，行之却似老牛入泥？深失朕望啊！且执拗孤傲，不善与人，弄得愤怨沸腾、朝争迭起。日无宁时，岁月难熬啊！留任其职？朝廷纠纷难解；调其离京，‘变法’大业谁倚？天公何薄，为什么伏龙、凤雏不能同时为朕所用……”

年轻皇帝赵顼在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同样忠诚的夹攻下，二十多天来极为苦闷。

更为惊心的是，今日清晨，得到陕西河东宣抚使的奏札：西夏兵马又在环庆路一带频频寻衅了。内争未平，外患又起，赵顼心焦意乱，坐卧不安。徘徊于禁宫回廊时，偶尔遇见了同修起居注孙觉。这个一向慎于言

行的官员，根据“百司供报修注”，竟把一个十分可怕的传言，摊在年轻皇上的面前：

“……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新法之弊而连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

军队有可能造反！

赵顼惊骇了。他急忙挽孙觉手臂而邀至御堂，急切询问：

“卿言可有所据所指？”

孙觉跪拜，坦然回答：

“臣言无所据，亦无所指，纯系依理推论而言。现患新法缺失者，不惟司马光和苏轼二人，藩镇大臣亦有所议论。”

赵顼舒了一口气，心情稍为宽释。

孙觉却接着禀奏：

“河北安抚使、魏国公韩琦昨天夜里已经回到京都了。据微臣判断，他大约也是为新法之弊而来到京都的。”

皇帝听到韩琦的名字，刚刚宽释的心又骤然缩紧。他神情沮丧，完全陷入混乱的思索之中。

韩琦，字稚圭，河南安阳人，时年六十二岁。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举进士。从那时进入官场起，四十六年间，他在仁宗、英宗朝，演出过多次悲壮惊人的活剧。他担任右司谏之职时，一举弹罢了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执政大臣，为时人所称道。他担任陕西经略使之职时，与范仲淹共同指挥兵马抗击西夏人入侵的战争，名声大震，时称“韩、范”。仁宗庆历年间，他与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共同发起朝政革新，世称“庆历新政”，虽失败而遭贬，名声愈著于世。英宗皇帝赵曙即位后，他因促皇太后归政，被封为魏国公。英宗皇帝病重时，他力请建颍王赵顼为嗣。颍王赵顼登上皇位后，他出任河北路安抚使，是个手握河北四路（高阳关、真定府、定州、大名府）兵权的人物。

韩琦居藩镇疏请回京，是年前十二月中旬的事，皇帝赵顼出于照顾老臣，便以“外职日久，准予年节合家团聚”的批谕而恩准。谁知这位声望极高、又犟又硬的魏国公也要投入这场朝政之争了。天哪，好个魏国公，你还嫌这朝廷里不够糟乱棘手吗？

皇帝赵顼是带着内忧外患的千钧之重走上集英殿的。他今晚的观灯同乐，只是礼节上的应景，根本没有一丝兴致。在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花灯群舞中，《银河星坠舞》《月宫飞花舞》《瑶池荡舟舞》的交错呈

献，在他的眼睛里，似乎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股力量的轮番表演，而且都是美妙动人的，也都是把握不住的。他不偏不倚的赏赐，也许正是他犹豫不决的心迹的流露。惊险的杂技百戏，刺激着他的观感，他感到新奇而有趣，但那上下颠倒、四肢易位的“折腰叼花”，使他感到技艺的残忍；那飞天横空、起落惊人的“跳索”，使他感到游戏性命的悲哀。他把目光投注于“上竿”这个节目上，欣喜于年轻男伎的敏捷，赞赏于年少女伎的勇敢，更惊讶于他俩在高高的立竿横条之上，凭借几个丝圈，竟然从容不迫地演出了一套一套的绝妙花样。这才是百戏王国中的皇帝、皇后啊！他心中的赞誉未了，突然，表演失手，年少女子从高空坠落而下，他急忙闭上眼睛。少女的惨叫声重重撞击了他的心。接着是群臣的惊呼和皇后用发抖的手抓紧了他的胳膊。一个离奇的悟想突然蹦了出来：高处弄险，粉身碎骨啊！庞大的歌舞虽然救了“万灯会”的场面，但却再也无力安定皇帝赵顼的心绪。他听着沉郁悲壮的《渔家傲》，立即想到故去十多年的范仲淹，由范仲淹而想到昨夜回到京都的韩琦，由韩琦而想到藩镇大臣，想到又在西北边境寻衅侵扰的西夏兵马……他的头脑真的快要胀裂了……

一阵欢呼声爆起，歌舞结束了。皇帝赵顼突然听到有人禀报，蓦地定神抬头，见身着绯色窄服，头戴金花毡帽的西夏使者，不知何时在两个礼部官员的陪同下站在他的面前。

西夏使者神情桀骜地说道：

“西夏使者晋见大宋皇帝。大宋乃礼仪大国，素为我国君臣所仰慕。而适才歌伎高唱范仲淹的《渔家傲》，有失大宋泱泱大国的礼体，是蓄意煽动对西夏国的仇恨，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有损于两国边境上的和睦安宁。本使者表示惊讶，并提请大宋皇帝妥为处置！”

狂妄而傲慢的西夏使者，竟然大声高嗓放肆于皇帝赵顼面前，完全是有意说给重臣、百官、诸国使者听的、看的，这在大宋王朝建立以来还不曾有过。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怒不可遏。

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及吕惠卿等大宋百官，横眉立目，齐刷刷，跃起一片。

赵顼厉声斥责：

“大胆放肆！大宋朝政事务，岂容尔等干预！范仲淹未竟之志，朕将派遣得力将领实现。尔可转告尔主：玩火者，必自焚！”

西夏使者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皇帝，竟然如此强硬，一时噎住了。

皇帝赵顼大声吩咐王安石：

“王卿，这位使者该去驿馆歇息了，你依据睦邻法度处置吧。另，速修书告知西夏国王，朕欢迎他派一个懂事知礼的使者来此！”

王安石挺身应诺。

逐客令由大宋皇帝亲口发出，西夏使者傻眼了。他惶恐地跪倒，还想说些什么，被两个礼部官员架起，走下集英殿回廊。

这桩事件的突起突落，惊动了“万灯会”上的所有观众。苏轼、司马光看得明白，外患已经伴随着内忧更加严重了。

突然，皇帝赵顼吼叫似的发出了谕旨：

“起乐观灯！”

乐曲应声腾起，在星空回旋。花灯应声起舞，与群星相映……

圆月在乐曲的飘荡和花灯的飞旋中升至中天，硕大明亮。集英殿回廊上的宗室诸王、宰执朝臣和诸国使者，千百张面孔紧盯着一张面孔，他们显露着一种共同的惊惧：皇上今夜的情绪真是糟透了！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从不同角度也凝眸注视着他们的皇帝，他们都强烈地感觉到：多变的皇上很快就要作出新的决断了。

宫墙外，京都的条条街巷里，仍然闪烁着千万盏各式花灯。各类人等在寒夜里呵着手，跺着脚，仍然在等候皇上的到来，与他们观灯同乐。

第十八回 皇帝用谋期太平 大臣离心难相容

元宵节“万灯会”的第二天午后，皇帝赵顼带着同修起居注孙觉所讲的“晋阳之甲”的恐惧，在福宁殿御堂里，独自召见了回京的河北安抚使韩琦。他要从这位“早负盛名、识量英伟、三度为相、临事喜愠不见”、“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的魏国公的言谈话语和一颦一笑中，检验自己心底的疑虑、猜测和决断。该到平息这场朝政之争的时候了。

魏国公韩琦是在他的大儿子韩忠彦的搀扶下走进福宁殿御堂的。近两年不见，这位老臣确实老了许多，头发白了，胡须白了，腰身弯了。回京途中的鞍马劳顿，使他精神显得十分萎靡，连走路也显得有些困难，当在宦值引导下来到皇帝赵顼面前跪拜礼见时，被御案前的地毯一绊，几乎摔倒在地，若不是韩忠彦和宦值及时搀扶，说不定会摔出什么好歹。皇帝赵顼看着这位老臣的神情举止，心头蓦然凉了，暗暗叫苦，并暗暗庆幸：确实是老了，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君臣礼见之后，韩琦被扶在皇帝御案前一侧的座椅上。宦值献茶之后，

便与韩忠彦退出御堂。

在与皇帝赵顼几声寒暄应对之后，韩琦蓦地睁大眼睛，随着炯炯目光的闪动，他似乎一下子精神了许多。这位老谋深算的河北四路安抚使，似乎早已了然皇上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为了解除皇上对他的猜疑和戒备，在开始他思虑已熟的禀奏时，首先用平和的声音谈起自己对现时大宋与辽国、西夏国关系的看法：

“……辽国是我朝百年来的劲敌，曾屡屡兴兵寇边，至今仍占领着燕云诸州，自然是我朝的奇耻大辱，其仇是不可消解的。但自辽国清宁元年（1055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以来，契丹内部即陷入相互倾轧的朝争，国力日益削弱。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辽国天下兵马大元帅、皇太叔耶律重光与其子耶律湟鲁古谋反夺权，道宗耶律洪基以兵镇压，叔侄相残，持续十日，耶律重光兵败自杀，其党羽数万人，俱遭诛杀。耶律洪基虽然平定了叛乱，但实力耗损已尽，决非三五年内可以恢复。辽国现时已无力南下，我北部边境可保几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故宋、辽之间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成稳定相持之状。在这个时期，我们应把握时机，君臣同心，锐意进取、富国强兵。待时机成熟，陛下即可挥师北上，恢复燕云诸州，雪澶渊之耻，拓无垠疆土，扬天国之威，成不世之功……”

这一招真灵。近一年来，朝臣们都围绕着“变法”上表、参奏、议论、争辩，很少有人谈及边境上的情况。韩琦的话立即吸引了皇帝赵顼，他脸上出现了欣喜的神色。这正是朕需要知道的！老臣终究有用。若论其力，则不如一兵一卒；若论其智，则胜过千军万马。赵顼频频点头，连声说好。

韩琦一开口就奏效了，他自信已经摸准了皇上的脉搏，便接着禀奏：

“西夏乃西北偏远未驯之部族，自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以来，效法我朝朝制，以提高君权之威，发扬剽悍之俗，以助长征战之风。十余年内，攻环州、寇庆州、扰府州、攻占湟水流域，吞并肃州、瓜州、沙州，占据兰州，称雄于西北。朝廷屡屡恩遇宽宥，彼仍恃力不悔，遂遭天诛，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被其部下刺杀。其子赵谅祚即位后，在大将漫咩的支持下，为巩固其地位权力，遂与我朝定约友好，并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故十多年来，边境稍为安宁。前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年），赵谅祚病故，其子秉常即位，时年仅七岁，其母梁太后摄政，其舅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上台伊始，就公开改变赵谅祚宋、夏友好的国策，废止汉礼，恢复蕃礼。在其国内大肆宣扬其祖父李元昊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攻占三川口、庆历元年（1041年）攻占好水川、庆历二年（1042年）攻占定川寨的所谓三大战绩。在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南迄萧关、北抵大漠的范围内，猖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并派出小股兵马在我熙河路、环庆路地区骚扰抢掠，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大规模战事随时都可能发生……”

边境战争的阴影，使年轻的皇帝赵顼紧张起来。他虽然不懂打仗，但贫弱朝廷的帝王对战争有着天生的恐惧，何况他尚忍受着前朝战败后割地赔款的痛苦。

老谋深算的韩琦觉得此刻该向皇上指点迷津了。他知道，一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偏执一词，尽谈新法之弊，那会引起皇帝的反感，因为新法是经皇帝恩准的；二更不能像苏轼那样口无遮拦、信笔舒意，为图痛快，语出惊人，那是文人的毛病，是最讨人嫌的。他要在皇上可能听谏的限度内，轻轻地而又深深地在皇上心底的疑窦上下针，引导皇上作出变更新法的决定。

韩琦在皇帝尚为战争而惶恐的慌乱中开口了：

“臣现任河北四路安抚使，所忧心者，乃民心不协，军心恍惚。‘青苗法’推行于广大农村的利弊如何？臣不敢妄言。但推行于河北四路的街镇城郭，实属荒唐。街镇城郭不种稻谷，不事农稼，却散发青苗钱以收利，不是活见鬼吗？”

赵顼惊异：

“有这样的事？”

韩琦离座跪倒回答：

“臣不敢妄言。圣上创制‘青苗法’，本欲益于农事，造福万民，可现时已在许多地方离其正道而泛滥于街镇城郭。市人逐利，商贾蝇营，唯利是图成风，淳朴之俗已变，黎庶利欲成癖，不再关心边事。士卒薄衣饥肠，执戈守边，望身后逐利之众而寒心。圣上，老臣不忧西夏兵马之凶蛮骄横，而忧军民之离心啊！”

皇帝赵顼猛然立起，神情激愤，以拳击案：

“又是‘青苗法’！朕始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今乃行之以害民，且滥于街镇城郭，何人所为……”

韩琦急忙叩头称罪。但他心里明白，小皇上开窍了，点到为止吧！不论年老或年轻的皇帝，都是厌烦臣子把话说透的。该让这个娃娃自己琢磨决定了。

半个月后，朝廷里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

二月十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一道谕旨：诏令苏轼以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

群臣大惊：苏轼被降职，这就是皇帝对苏子瞻呈《上皇帝书》的回答。于是，群议纷起，昼夜不停。有人认为，苏轼虽未离开京都，但已下降为开封府推官，其事务仅限于审理开封府案件，实际上已被逐出朝廷。有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的阴谋，欲借开封府推官这一繁忙职务，耗尽苏轼的时间和精力，封住苏轼爱管闲事的嘴巴。也有人认为，这是皇上对苏轼的警告，若再舞笔弄墨、多嘴多舌，下一步就该离京外任了。还有人认为，这是皇帝“爱才惜才”的表现，留其在京，也含有“待机重用”之意。但有一点众人认识相同：皇上决意推行新法，逆者必贬，愕者必罚。

二月十一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二道谕旨：诏令王安石、王珪、陈升之、韩绛等议停“青苗法”。

群臣大惑：皇上意欲何为？昨天贬罚了苏子瞻，今天却怎么向王安石问罪了？难道“变法”要煞车吗？据说，诏令下达到东府中书门下，王珪、韩绛瘫软在座椅上，王安石呆若木鸡，陈升之正在品茶，惊得魂飞魄落，茶杯坠地而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闻得消息，也如火燎蜂房，全铩羽了。

二月十二日，皇帝赵顼发出了第三道谕旨：诏令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

群臣全然糊涂了：这是干吗啊？皇上既欲罢停新法，为什么要把司马光调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职位，剥夺其议政谏奏的权力呢？枢密院副使之职是主管军队事务的，看来是个实职，但却没有实权。军队的调动权归皇帝，枢密副使只不过是兵马草料总管罢了。而且司马光不谙军队事务，这种明升暗降的办法，等于置司马光于闲散之位优而不用啊！这不是成心乱来吗？君心难测啊！

其实，皇帝赵顼的心思是明摆着的。他需要苏轼的“才”，需要司马光的“忠”，需要王安石的“锐意进取”，更需要韩琦所谓的“民心”、“军心”，以对付西夏人随时可能发动的战争。他不愿因苏轼、司马光的反对而罢停新法，新法是他“富国强兵”希望之所在。也不愿因新法的推行而伤害司马光和苏轼，以免再次造成朝廷的动荡。更不愿因朝廷的再次动荡而引起“民心不协”、“军心恍惚”，从而激起“晋阳之甲”。他在痛苦的矛盾中，希望用左右平衡的权谋，达到朝廷高层的稳定。

“诏令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而保留直史馆这个贴职，是朕再三思虑作出的决定！朕要告诫‘天下奇才’苏轼，朕断不会因新法推行中的缺失就罢停新法的。朕要暗示群臣，苏轼所呈的《上皇帝书》，虽然被朕拒绝搁置了，但苏轼在朕的心里，仍然占着重要位置。苏轼，你理解朕的心意吗？

“诏令宰执大臣议停‘青苗法’，是朕精心刻意的决定啊！这是一种姿态，也是被迫作出的让步。不如此，不能平息朝野的不满；不如此，不能安慰司马光、苏轼的忠心；不如此，不足以告诫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王

安石、吕惠卿啊，勿执拗专断，勿漠视缺失，勿曲高和寡，勿惟我独尊，你们理解朕的苦衷吗？

“诏令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也是朕劳心之得啊！西府枢密院，掌管军务的最高机构，正是忠贞尽职之臣当居之所。司马光，你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位，职在谏言，势必掣肘，朕不愿挥臂而降罪于你啊！若居枢密院，职责之所在，必能使朕明于军务边情，且与政务无涉，可以超脱地处世处人了。司马光啊，你能体谅朕之用心吗？”

三道谕旨发出了，皇帝赵顼身居福宁殿，焦急地等待着苏轼、司马光、王安石领旨谢恩的奏表，他希望从上呈的谢恩奏表中，看到朝廷政争的消失与安定局面的出现。

谁知道皇帝赵顼的三道谕旨，竟然引起了三堆冲天的大火。

儒家忠君思想培育的苏轼、司马光、王安石都以“守道不移”、“九死不悔”的精神，不愿让步、不愿妥协、不愿沉默，以异曲同工的方式，与皇帝赵顼展开抗争。

苏轼“狂狷”得令人惊异！他接到皇帝谕旨的第二天，就一声不吭地到开封府理事去了。在推官的职位上，恪尽职守地审理案件，半个月内很快地以“清正严明”赢得了黎庶细民的赞扬，被誉为开封府“包拯第二”。但在审理案件之余，又送上了一份《再上皇帝书》，对新法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弹劾。奏表中放肆地写道：

……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并省诸军，迫逐老病，致使戍兵之妻，与士卒杂处其间，贬杀军分，有同降配，迁徙淮甸，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怀忧，而军始怨矣；内则不取谋于元臣侍从，而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于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始解体矣；陛下临轩选士，天下谓之龙飞榜，而进士一人首削旧思，示不复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怅恨者，以陛下有厌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渐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更相扇摇，以谓必行，而士始失望矣！……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

更为甚者，苏轼竟借担任开封府科举试官之机，出题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历史上胜败兴亡之事，在学子中影射王安石之专断和皇帝的用人不当。

王安石也“执拗”得惊人！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后，由沉默而转为愤怒，不仅没有议停“青苗法”，反而闯进大内，与皇帝赵顼一阵争吵，竟以“青苗法若行之有利，施于街镇城郭有何不可”的执拗言论，与皇上对抗。并上章请求外任，随即以病告假，不再临朝理事，撂挑子了。陈升之、王珪、韩绛等人，或出于胆怯，或出于无能，或出于避责，或出于配合，也都以种种理由龟缩不出。吕惠卿、曾布、章惇等虽临朝而不视事，为王安石的“撂挑子”而张威。谢景温等借风作雨，策划于密室，把诬陷苏轼借其父苏洵病亡、扶丧归蜀“往复贾贩”，做投机生意的弹劾奏表送到皇帝案头。朝廷混乱，以至朝政瘫痪。赵顼紧张了，几次派人请王安石临朝视事，王安石借病闭门不出。赵顼不得不专赐诏谕，向王安石说小话，“……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所望将以诿谁？”但王安石执拗到了极端，他不仅对皇帝的诏谕抗章自辩，而且断然表明：皇帝不收回“议停青苗法”的谕旨，他是不再当副宰相的。

司马光的“迂阔”也令人惊叹！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后，拒绝担任枢密院副使，并呈表禀奏说：“臣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全无报效，是以乞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于用臣为两府；若言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并贴黄上奏：“臣……今未受恩命，则犹是侍从之臣，于事无不可言，况二事并是向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命。”同时继续利用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权，弹劾王安石和吕惠卿，请求罢停新法。皇帝赵顼九下谕旨，促其出任新职，司马光九上“辞呈”，坚不就任，使皇上下不了台。韩琦等老臣怕把事情弄僵，纷纷写信劝司马光妥协退让，并为其出谋划策说：“主上倚重之厚，庶几行道，道或不行，然后去之可也，似不须坚让。”司马光接信后抚信叹息：“自古被这般官爵引坏了名节为不少矣！”他和王安石一样，也走到了极端：皇帝不罢停新法，他是决不当枢密院副使的。

在福宁殿御堂深夜惨淡的金莲烛烛光里，年轻的皇帝赵顼，黯然垂泪。他的苦衷得不到臣子的理解，他的帝王尊严受到伤害，他的权力遭受挫折。一捧皇帝泪，滴在苏轼的《再上皇帝书》上，滴在王安石的“抗章自辩”上，滴在司马光的九份“辞呈”上，也流在日夜陪伴他的皇后牵肠挂肚的心上。

皇后早已是泪湿衣襟了。她泪眼中的皇上，神色憔悴，面颊削瘦；腰身弯曲了，衣带宽松了，整个人似乎一下子萎缩了许多。天啊，几天的时光，皇上竟哀伤成这样，真是不忍看啊！她的泪水泉涌而出，心儿颤

着、手儿抖着，情不能禁地走近呆坐流泪的赵顼，双膝跪倒，抓住皇上的双手，声音哽咽地说道：

“官家，不能总是这样，该想个办法啊……”

赵顼一怔，从悲苦中灵醒过来，面对着泪水滂沱的皇后，又是一阵心酸，胸中的委屈和怨愤随着嘶哑的声音喷口而出：

“朕还有何法啊！权不能制人，威不能服人，方略不被理解，好心不获知恩，枉为帝王啊！”

赵顼抱住皇后，痛诉为君之苦：

“几天来，连忠贞的司马光也和朕分心离意了。东西两府，朝臣之首，枢密院副使，权同宰执，职位不算低吧？权执军务，位津不为轻吧？可朕九下谕旨，情近哀求，他却九上‘辞呈’，拒不就职。天下有这样的臣子吗？可恼的司马光，你是迂阔而不知事理？还是蔑视朕躬呢？”

皇后听得出，皇上悲戚的诉说中，愤怒在一层一层地集聚，仇恨也在一层一层地增积。但愿司马光是一时的“迂阔”，但愿这种“迂阔”不会被误作“蔑视”，但愿这种“误作的蔑视”不要引起皇上心底的杀机。她正想说些什么来为司马光辩解，皇帝赵顼的声音变得严厉了：

“苏轼，肆无忌惮！舞笔弄墨，屡屡上书，名为弹劾新法之弊，实则嘲笑朕之决策。并借担任开封府科举试官之机，公然出题《论专断》影射朕所用非人，可恶之极啊！更为甚者，此厮三年前竟借其父苏洵病亡举丧归蜀之机，‘往复贾贩’，以谋私利！此等文才绝世、心底卑劣之徒，朕竟视为奇才良臣，岂不悔耶？恨耶？羞愧于心耶？若不严惩，何以治国！”

皇后心惊：苏轼竟是贩卖牟利之人？朝制规定，官吏借权私商牟利者，与偷盗、贪污者同罪，重者处以极刑！她惊骇地抬头望着皇上。皇上的眸子里闪动着怒火，眉宇间分明浮动着杀气。苏子瞻的性命难保啊！

赵顼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狠：

“王安石撂挑子了，装病不干了！他用才智、诺言、希望把朕送上了高高的爬竿，却突然撒手离去，置朕于云雾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何其毒也！‘变法’，朕‘富国强兵’希望之举，难道要唯他的意志亦步亦趋吗？君臣颠倒，朕这个皇帝还算皇帝吗！”说着，发出一阵似笑非笑的狂嚎。

皇后心碎了，听着皇上撕心裂胆的吼叫，眼前突然闪现出“万灯会”上那个少女从高竿上失手跌落、惨叫而亡的情景，禁不住紧紧地抱住皇上，大声否定：

“官家，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官家，不会的……”

皇后情急而语无伦次：

“官家天纵英明，是会明辨是非的。官家天纵英明，是会听臣妾宽慰劝告的。官家，臣妾有话要说啊！”说着，把脸贴在丈夫的怀里，泣咽出声。

皇帝赵顼在皇后的悲泣声中渐渐冷静下来。他扶着皇后坐在软榻上，拍抚着皇后的手。

皇后倚在赵顼身上，拭去泪水，喘息了一阵，说出了自己这几日的看法。平素，她一向不预政，可见皇上日趋崩毁，她不得不明理以宽解皇上。

“官家，臣妾三年前听人传说，苏洵病亡时，苏府积蓄甚薄，欧阳修等人曾筹措银两五百，赠苏轼料理父丧，均为苏轼拒绝，故而苏洵丧事甚简。官家，苏轼兄弟守礼恭俭如此，今突然有人弹劾其‘往复贾贩’以牟利，情殊可疑，愿官家详察。”

皇帝赵顼沉默良久，微微点头。皇后接着说：

“司马光九上‘辞呈’，迂阔而近抗旨。但谢辞西府宰执之位，实为历代所罕见。官家，司马光不因位高而迷心，不因权重而移志，光明磊落，不矫不隐，正是令人赞叹之处。此事若于奸狡之徒，能九上‘辞呈’而不投官家之所好吗？”

皇帝赵顼怔了一怔，认真思索，赞叹道：

“皇后思虑细致，胜朕多矣！司马光为人迂阔，但不欺朕，朕是越发敬重了。”

皇后立即离座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叩头说：

“官家英明，臣妾谢恩。司马光、苏轼俱为大胆谏奏之臣，纸上纵横笔墨，虽气象万千，但与朝政实施无直接关系，听与不听，决于官家一人。唯王安石执掌朝政权柄，驾驭群臣百官，上承君王之意，下制州府之行，且总负‘变法’之责。现一人称病，朝政瘫痪；一人不出，州府无依。若旷日持久，患乱必生。官家，昔日汉高祖刘邦曾恭让于齐王韩信，唐太宗李世民曾谢罪于谏臣魏征，官家今日就不能负荆于王安石吗？”

皇帝赵顼缓缓站起，徘徊沉思于御堂之内……

惨淡的烛光照映着皇帝赵顼颀长的身影，照映着皇后一双晶莹、焦灼的眼睛。

夜半子时的梆鼓敲响了。

第十九回 惊恐笼罩宰执府 安石夜闯福宁宫

当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面对皇后黯然神伤的时候，王安石也在他的书房里面对夫人吴氏，儿子王雱，弟弟王安国、王安礼，默默无言地煎熬着。

王安石与皇帝赵顼的对抗，已经十多天了。朝政瘫痪，百官无依。王安石的执拗和皇帝赵顼的愤怒，已使师生般的君臣关系，出现了极其危险的裂痕。王安石面临着进退的最后选择，王府面临着祸福的最后取舍。皇帝毕竟是皇帝，年轻皇帝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已被今晚入夜时分曾公亮派他儿子送来的一个重要消息证实了。属于王安石的时间，也许只有一两天的光景。

今晚入夜时分，退休宰相曾公亮的儿子悄悄进入王安石府邸，神秘而紧张地转达了父亲的八字讯息：“政局有变，速销病假”。

这八字讯息，立即导致了王家主要成员的连夜商议。

历史上所有的革新朝政者，几乎都要依从这种命运的安排，在世俗的怀疑中开始，在世俗的反对中前进，最终在世俗反对引起的骚乱中被皇帝抛出，结束其轰轰烈烈的一生，甚至被车裂、杀头。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不都是这样吗？王安石清楚，如今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了。皇上在司马光、苏轼、韩琦的压力下，为了朝廷机器的正常运转，为了赢得一些臣子，特别是一些老臣的欢心，也会拿自己开刀的。对此，他心里坦然。“变法”终归是需要有人作为祭物的。悲哀不畏死，便有一种苦涩的豪情：为皇上承担罪责以成全皇帝的“天纵英明”，也是臣子的一种职责啊！因而，他此刻最关心的，是“政局有变”将变到什么程度？执政大权将落到谁的手里？

他首先想到了司马光。司马君实，道德文章，当世罕有；诚信忠义，人臣之表；怯弱挽强之志，当破金石。但他的治世之策，却如同他的为人一样，缜密周到、图取谨慎、稳健有余、冲闯不足。综观他几十年来的进策、奏表，乃“中和”、“柔治”经纬而成。“中和无偏”乃菽粟之物，可疗饥养人，却不能治病；“仁政柔治”乃媪翁之术，可搔皮止痒，却不除沉疴。君实若仕于太宗、真宗年间，或可阻止贫弱之速成，而于当今之势，是绝不能中兴大宋的。若君实起而执政，“变法”大业定将付诸东流……

他想到苏轼。子瞻激越狂狷，思维敏捷，才华横溢，心志高远，少年得志，睨视一切。其治世之策《进论》、《进策》，虽激烈惊世，但清谈居多，方略奇少，且类战国纵横之学。若起而执政，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茫然不可知啊！

他突然想到了吕惠卿。吕惠卿“变法”以来操劳奔波，废寝忘食，鼓吹宣扬，埋头书案，排解疑难，冲锋陷阵的种种身影迭现在他的心上。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之所在。若能让这位思辨奇崛、见识高远、文学辨慧、胆略过人的“福建子”接替自己执政，实现自己的“变法”理想，自己就是车裂杀剐，也心甘情愿！

王安石在闪烁不定的烛光下，怀一颗即将壮别之心，打量着身边神情依旧坦然的妻子、焦躁不安的儿子和两位忧郁、哀伤的弟弟。渐渐的，他的目光黯淡了：安石死不足惧，可不该连累这些无辜啊……

夫人吴氏当然也察觉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担心着家破人亡的惨剧会在瞬间发生，但她强压忧愁，故作豁达，不愿用自己的愁容泪水使丈夫更乱方寸。此时她见丈夫环顾亲人，似有征询之意，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以宽松心境，微笑言说：

“朝廷的事情，我不懂，也不问，不外乎是上台下台、进京离京。上台未必是福，下台未必是祸。京城里有什么好？乱糟糟、闹哄哄，没有清静的时分，哪里赶得上江宁府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至于家里的事情，不外乎是钱多钱少，吃好吃坏。看和谁比呗。若和耕田、划船的黎民百姓比，咱们此时不是在九重天堂，也是八重天堂，就是跌落十层八层，也不会苦到地狱的。再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用不着提心吊胆过日子，到时候听天由命罢了。当然，也有‘人定胜天’这句话，那就靠平甫、和甫执著筹划了……”

王安石向夫人投去感激的目光，然后转眸向王安国、王安礼一瞥。

王安国自年前和兄长顶撞争吵之后，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很少与哥哥交谈。除年节拜祖祭神来到主宅外，一直把自己关在偏院的书房、寝室里，不再过问朝廷的事情。王安石为了避免这个弟弟再与吕惠卿、曾布等人发生不愉快，两个月来，也不再让他参予有关朝政的商议。兄弟间的关系，更为冷漠了。今晚，“政局有变”的消息传来，事关王府的荣辱盛衰，王安国闻讯后移步来到兄长的书房。二十多天没有见面，大哥憔悴得有些脱形，他的泪水几乎滚涌而出，心里不再是愤怨，而是怜惜和同情了。壮心招来怨恨，忠贞招来猜疑，辛苦招来灾难，上苍对兄长不公啊！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王安石。兄长衰老了，脸变得更加黑瘦，脸颊上的那片黑记变得更大更明显，白发增添了许多……他泪水盈眶，视线模糊，眼前闪现一串幻象：囚禁于天牢的兄长，遭贬流放的兄长，被捆绑刑柱的兄长……他心头的凄楚突然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憎恨，这都是吕惠卿、曾布之流所累所误啊！他正要发泄心中的愤怒，弟弟王安礼呐呐开口了：

“嫂子所言极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二十年前，‘庆历新政’在仁宗皇帝一道‘兴致太平’的谕旨下兴起，叫喊了两三年，实际折腾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在仁宗皇帝又一道‘误朕误国’的谕旨下收了场，新政的推行者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被视为

朋党而遭贬离京。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正是当年范仲淹等遭受的悲哀。历史令人难以参悟之处恰恰是，现时逼迫我们处于困难的，除了司马光和苏子瞻，正是当年革新朝政的欧阳修、富弼和韩琦，真是离奇啊！当年范仲淹等人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重罚，是由于他们自请‘误上误国’之罪而成全了仁宗皇帝的圣名，从而免去了全家的灾难。大哥，这条道路并无难辩之处，眼前似乎是可以借鉴的……”

这是要王安石“引咎求安”！王安石没有说话，但眉宇间紧皱隆起的三角形状，已显出这是一副万难吞下的苦药！王雱深知自己父亲绝不屑此举，神情激动地开了口：

“‘庆历新政’只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根本不能与这次‘变法’相比。范仲淹和富弼当年联名上呈仁宗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只限于整顿吏治，充其量只能是对当时朝政缺失的一种纠正。而且凡是涉及‘厚农桑’、‘修武备’、‘均公田’、‘减徭役’等主张，根本就没有实施。所谓‘新政’，空名而已，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更为重要的是，范仲淹、欧阳修都长于议论而短于实践，富弼、韩琦都专于边事而疏于内政，根本不可与现时的执政并论。且仁宗皇帝在位日久，锐气已减，因循成习，已不喜风云搏击，更不敢风云搏击，‘庆历新政’之败，势在必然。而当今皇上，春秋鼎盛，心志于云，‘变法’乃即位后的第一个创业壮举，断不会因稍有风浪而停棹。阿爸，依孩儿之见，只要再与皇上相持数日，皇上必然会让步的！”

大胆的分析、议论、臧否人物、判断决策，年轻的“小圣人”，真有其父之风！王雱以他的尖锐、新颖、单纯和不知畏惧，震动了父、母、叔父。

王安礼：孺子不知高低！

王安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吕惠卿之猖狂，曾布之愚蠢，污染有形了！

吴氏：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王安石蓦地挺身坐直，惊异地打量儿子，眉宇间闪动着喜悦的神色：儿子对仁宗皇帝和当今皇上的比较分析是极有见地的。自己的命运现时已和皇上的创业之举联系在一起，若“变法”中途停歇，皇上即位以来借“菊花会”、“万灯会”大肆宣扬的惟一政绩，也就变为“暴政”，皇上的“英明”也就变为“昏庸”了。这是皇上决计不愿接受的，也是自己可以摆脱眼前困境的惟一缺口。如何借用这个“缺口”向皇帝施加影响，以改变眼前的“政局有变”，以图“变法”继续推行呢？儿子所谓的“再相持数日”，似乎可取。但毕竟如同守株待兔……

王安石定神思索，谋图寻找一个主动而有效的办法，但心乱如麻，一时难理，他后悔今晚议事没有请吕惠卿参加。若吉甫在此，以其机敏多智之才，定能出奇谋以解疑难的。他在焦虑之中，把目光投向王安国，急

切询问：

“平甫，谈谈你的看法。”

王安国此时虽然同情哥哥的遭遇，但他的政见并没有因大难临头而有一丝改变，相反，王雱刚才一通吕惠卿式的狂妄议论，倒使他旧怨新怨到了一块儿。不用王安石催促，他也是要批驳不知天高地厚的侄儿的。

“范仲淹、欧阳修乃一代人杰，虽长于议论而短于实践，但在‘庆历’革新中，还有几个忠贞不贰、患难与共的伙伴。而现在呢？兄长身边尽是一些奸巧投机的小人。若此等小人不去，兄长纵然是度过这次灾难，日后也会因此等人物的奸狡妄为而粉身碎骨。

“仁宗皇帝虽因循成习，但对臣下却仁慈有恩。‘庆历新政’虽中途停歇，而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并未因此而消失于朝野，而且名声日隆，之后二十年间，仍几度出入大内，主持政务，执掌文坛。

“当今皇上，福威难测，喜则赏赐无度，无功者可据要津；恶则惩罚无法，忠耿者亦被贬逐。我此刻所忧者，不惟一人之安危，一家之祸福，而是忧虑全非‘变法’，重臣换班，风云转向，毁誉易位，被贬者杀回京都，泄一年来失职、落权之恨；奸巧小人改变面孔，搅浑水诬故媚新！如此，则混乱将弥漫朝廷，‘变法’之功过是非难以明析，‘变法’引起之祸，将使国家永无宁日。哥，我还是那个主张：远奸佞之人，纳有道之谏，主动匡正缺失，以保全‘变法’之初衷；停止与皇上对抗，勿为善意者所误，勿为恶意者所乘……”

王安石刚刚借儿子王雱的年轻气盛，在脑中燃一束积极图进之火，刹那之间，被王安国形似周全，实则旧话重提的冷风打得晃了几晃。现在与平甫不是从头争辩的时候，但皇上“福威难测”正是他王安石所忧所虑的。忧虑之核还是在于自己因“威”下台，何人因“福”上台，及其人将以怎样面孔面对“变法”大业？此时，“变法”前途难卜引起的强烈痛苦使他觉得两边的太阳穴膨胀起来，急忙举起双手按住额角……

就在这时，三十岁的吕嘉问在王安礼的大舅兄、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的带领下，闯进书房。吕嘉问顾不得理睬众人，神色慌张地径直向王安石快步走去。

吕嘉问，字望之，安徽凤台人，其祖父是御史中丞吕公著，其曾祖父是仁宗朝著名宰相吕夷简，故以荫入官。其人生性机敏而大胆。去年六七月间，朝廷第一次政争爆发，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弹劾王安石，吕公著起而响应，他的弹劾奏表尚未呈上，底稿即被坚定支持“变法”的孙子吕嘉问从书房盗出，并连夜送交王安石。第二天早朝，吕公著在皇帝临朝听政时，第一个举表弹劾。他神情庄穆，照本参奏，声音洪亮，字句铿锵，为了引起皇帝的重视和群僚的赞同，他特意放慢节奏，大有夫子授课之状。王安石听得不耐烦，打断吕公著的朗读，戏曰：

“吕公所语，某已猜知，容安石代为呈奏如何？”说完，即发挥其过目不忘之本领，仿吕公著之腔调，背诵底稿，竟无一字差错。背诵完毕，向吕公著拱手：

“请吕公指教，可有疏漏差错之处？”

吕公著瞠目结舌，全然懵了。

群臣不知底细，惊骇于王安石先知之才，有人竟然喊出：“执政知人知事如此，真奇人啊！”

皇帝赵顼也糊里糊涂地夸赞：

“此乃以自知之明而知人，朕惊服矣！吕卿，你还有什么事情要禀奏吗？”

吕公著仍在懵懂中发呆，根本没有听清皇帝的询问，慌慌叩首回答：

“臣、臣遵从圣旨。”说完，伸出抖动的双手，把弹劾奏表呈上。

皇帝赵顼被吕公著逗笑了。他没有计较吕公著的失态，从宦值手里接过转呈的弹劾奏表，笑着说出了两个字：

“退朝！”

吕嘉问出卖了老祖父，吕公著随即被罢了御史中丞之职，贬到邓州去了。人们呼吕嘉问为“家贼”，终世为士大夫所鄙视。

吕嘉问为“变法”立了一功，之后被王安石晋升为提举市易务。

此人奸佞乎？小人乎？古人看，无疑奸佞中的奸佞，小人中的小人！

今夜，吕嘉问又匆忙闯进书房，把一个惊人消息，吹进王安石耳鼓：

“大内传出消息，皇上要诏令司马光为执政了！”

真是一声霹雳，王安石在这强烈的震惊中，霍地挺身跃起，突然又倒在软榻上。他的老毛病偏头疼骤然发作，“啊”的一声，双手紧紧抱住头颅。书房一片混乱。

夫人吴氏扑上前去，扶住满头冷汗、咬牙呻吟的丈夫，吩咐儿子王雱速去卧室取药。

辛辛苦苦而闯了祸的吕嘉问，不知王安石何至于此，惶恐地瞪大一双圆目。

王雱很快从卧室里取回药来，是一小瓶浅红色药汁。吴氏接过药瓶，熟

练地把药汁滴入丈夫的左鼻孔。人们都紧张地注视着王安石的反应。

这瓶药汁，是皇帝赵顼一年前特意赐给王安石的禁中之药。据说是用新鲜萝卜取自然汁与少许生龙脑调治而成，对治疗偏头疼病有奇效。用法是：偏左疼滴入右鼻孔；偏右疼，滴入左鼻孔。

皇上赐的药果然有效，王安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疲惫地吁了一声，头疼缓解了。他向人们挥了挥手，示意大家离去。谢景温、吕嘉问、王安国、王安礼相继退出书房。王雱请求留下来照顾父亲，王安石摇头，王雱也离开了。王安石闭着眼睛轻轻握住夫人吴氏的手。

此时此刻，王安石的头脑异常清醒，思路异常清晰，而且敏捷、自信。

司马光登上执政权位之日，就是“变法”夭折之时。因为司马君实的“固执”和自己的“执拗”并无二致，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年轻皇帝对司马君实的信任，也会像一年来信赖自己一样，甚至会有过之的。这样一来，朝政又要走回头路了，这是断乎不可的！

在现时这样的情势下，既不可“相持”，也不可“退却”。若继续与皇上“相持”，势必把皇上推向司马光一边。若引咎“匡正缺失”，势必助长君实、子瞻之谬。现时，惟一的出路在于“进攻”，用“进攻”摆脱被动。

王安石在深入地思索着“进攻”的合理处。此时的“进攻”，用常理来看是危险的，但在年轻皇帝犹豫未决的特殊情况下，“进攻”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此刻皇上的思绪已陷入紊乱，依从的不再是缜密的思维，而是一时意气。

王安石决定“进攻”了。并决定直接向皇上“进攻”！只要征服了这个年轻的、手握生杀权柄的皇上，一切忧虑都将从根本上消除。当然，这个“进攻”如果失败，自己一腔的抱负都将毁灭殆尽，甚至失去性命，罪及家庭。毁灭吧，什么也不留地毁灭吧！自己的一生和“变法”的一切，只能留给后来者去评说了。

王安石的神情突然变得异样的庄严，不停转动的眸子突然变得异样的明亮和犀利，连面颊上早已松弛的肌肉似乎也骤然绷紧了。他像一个胆大包天的猎手，心神专注地围绕着皇帝赵顼这条“龙”，在思谋捉法……

吴氏当然不知此刻王安石心底在想什么。但她看得出，丈夫已经摆脱了病痛，又恢复了原有的活力。她不愿干扰丈夫的思索，只是默默地凝视着。

“人们都视丈夫是个怪人。哪里怪啊？他和常人一样，有着一双眼睛，只是大了一些，亮了一些，睁着的时候多，闭着的时候少，对天下悲哀之状，不愿视而不见罢了。他和常人一样，有着一张嘴巴，只是大了一点，薄了一点，谔谔的时候多，诺诺的时候少，对朝廷因循之状，不愿故作哑巴罢了。他和常人一样，有着一颗头颅，只是额头宽了一些，脸

色黑了一些，思索的时候多，宁静的时候少，对天下兴亡之事，不愿安于现状罢了。这有什么怪？不怪而怪？可见人生在世，还是少看、少说、少想为好！也许人的眼睛该蒙上黑巾，人的嘴巴该堵上棉团，人的头脑该灌满泥沙，眼不见、口不语、脑不思，天下就不会有怪人怪事出现了。

“人们都嘲笑丈夫‘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何其刻薄而有趣啊！是的，丈夫食不厌粗，餐不品味，饱腹为安；衣不求锦，破不知补，污不知换，这不，今天刚换上的长袍，又沾上了几滴油渍，真叫人操心！可有谁知道，正是丈夫这颗食不厌粗、衣不求锦的心，保持了他几十年来对学业的专注，成就了他为天子、为天下的政绩。现时的风习，人都图有个华丽的外表，尤其在这繁华的京都，衣着是标志，是幌旗，是身份，是财产、权力的象征，是吓人、压人、夺人的虎皮。丈夫是该有几件像样的‘行头’了。唉，做妻子的疏漏和懒惰，使丈夫遭受这样的嘲弄，心里有愧啊！看来，自己老了，无用了，该有个新人儿为丈夫的生活操劳了……

“人们都责怪丈夫生性‘执拗’。言之不诬啊！这种‘执拗’，在家人亲朋之间，曾惹出过多少抱怨和不快。这种‘执拗’，在达官豪门之中，曾种下了多少仇恨和不满。这种‘执拗’，现时竟然和至高无上的皇上较起劲来。苦命的人啊，你为什么屡屡碰壁而不知悔改呢？这是为什么啊？难道与你头上长的三个发旋有关吗？老者说：头顶三个旋，生性要改难。你这种可怕的‘执拗’，可真是无可救药了……”

突然，王安石推开夫人吴氏的手一跃而起，神情肃穆，自言自语：“权位可以不争，‘变法’却不能不争啊！”

王安石感慨而激动地对妻子说道：

“现时，流俗猖獗，天心游弋于阴阳之间，‘变法’命运危在旦夕。我要再次夜闯福宁殿，拼死抗争，以挽回天心。夫人，请为我更衣送行！”

吴氏知夫君这一阵思谋已定，定则必行。她起身点头，正要离开，一阵萧萧的马啸声在府邸门前腾起，于沉寂的深夜显得格外凄厉瘆人。吴氏不自主地停住了脚步。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沿着走廊传来，儿子王雱惊慌地推门而入：

“阿爸，大内宦侍带领一队禁军进入客厅，传谕皇上旨意，召阿爸立即进宫！”

吴氏惊遽，“啊”的一声跌坐在软榻上，面色苍白，心儿一下狂跳不止。

王安石此刻异常镇定了，低声询问儿子：

“宦侍还说了些什么？”

王雱忙答：

“除‘上召立即进宫’一句话外，别无它语。”

“宦侍态度如何？”

王雱上前一步，悄声又答：

“冷漠阴沉，大异于往日。”

吴氏忍耐不住，声音悲怆而绝望，低呼：

“迟了，晚了，天心难回了……”

王安石骤然发作，大声呐喊：

“不！天日高照，天心无私，天下大事，不能如此儿戏啊！”说完，不及更衣，大步向书房门口走去。

夫人吴氏高喊一声“相公”，挣扎站起，扑向丈夫，步急心切，险些跌倒，被儿子王雱扶住。

王安石停步于门口，转过身来，刹那间神情憔悴了许多。他深情地望着强忍悲痛的妻子，声音颤抖地叮嘱儿子：

“雱儿，好好看护你的母亲。夫人，天心无私，你放心地等着我！”他不等夫人回答，急忙转身，大步跨出了书房。

第二十回 安石善辩服皇帝 征诛再起苦贤臣

正如王安石所猜测的，此刻的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里，在几盏金莲烛光的照映下，怀着杂乱难理的心绪徘徊着，仍是犹疑不定。皇后坐在一侧，目光不离地陪伴着痛苦的皇上。

唉，岁月艰难啊，现时不再是臣子依着皇上转，而是皇上乞求于臣子了。

皇帝赵顼在徘徊中摇头叹息。叹息声悠长、哀怨：

“这是朕即位三年来最漫长的一个夜晚啊！‘变法’一年多来积累的种种难题，似乎必须在这个晚上理清。可是朕才智不足，精力疲惫，哪里寻得出头绪。在淑娴温顺的皇后面前，朕狼狈地在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所营造的迷阵里穿行，既看不出陷阱在哪，也看不到出路在哪，似乎四周都是危险，却看不见危险之所在。啊，在这夜深人静中，朕似乎隐约地听到一种声音传来：‘昏庸的帝王’、‘无能的帝王’、‘受制于臣下的帝

王’……是祖宗的声音？是后人的声音？是黎民百姓的声音？还是朝廷百官的声音？唉，我朝大殿之上也是济济一堂臣子，何故说话时多是聒噪乌鸦，行事时却极少开路先锋。‘变法’乃大宋必行之路，却惟有王安石一人敢闯。王安石固然‘执拗’可气，但去了他还有何人可用？一个‘青苗法’可缓，而‘变法’大局一日不容迟滞。朕只有用那个‘拗相公’！可恨的王安石，朕派人专程请你入宫，你还要拒召抗旨吗？”

皇帝赵顼略略加速了脚步。

“用尔绝不可信尔。朝政纷争的烟尘，将改变朕原有的、单薄的脸皮，迫使朕舞弄帝王的权柄，探求‘权变’的奥秘。臣敢犯朕之尊，朕将记住这笔账！”

皇帝赵顼的脸突然浮出一丝阴鸷。这神色过去从未有过，与那张年轻的脸极不相称，因而并不那么可怖，倒有些滑稽。

“为了结束朝廷近一个月的混乱，为了对付和安抚执权要挟的王安石，先忍受屈辱向王安石‘负荆请罪’吧！朕罪在年轻，罪在智浅，罪在心善，罪在手软！朕岂止要自身‘请罪’，还要使朝廷群臣都罪伏在王安石的面前，为这个不遵臣道的‘拗相公’创造一个为所欲为的局面，让其为‘变法’尽展才智。

“‘朝臣典范’司马光啊，朕将恩准你的九次‘辞呈’，让你早日离开朝廷。这样，王安石就可以安心了。

“‘天下奇才’苏轼啊，你也要带着你那一张多舌的嘴巴离开京都。这样，王安石才不会感到心烦。

“魏国公韩琦啊，不管你手中有无‘晋阳之甲’，你都必须交出四路兵权，朕才能无所牵挂地与王安石周旋。

“‘拗相公’王安石啊，朕这样的安排，总该满足于你了吧？”

四更梆鼓敲响，皇帝赵顼停止了踱步和思索。他约莫王安石快要到了，便着手做“迎接”王安石的准备。

他取出司马光的九份“辞呈”和苏轼的《再上皇帝书》放在案头。这两个人都是王安石政见上的对手，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奏表，都是讨伐王安石的檄文。朕要交给王安石处理，也就是把王安石的两个对手的命运交由王安石发落。王安石啊，这足以体现朕对你的信任了吧！

他从成沓的奏表中，取出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也放在案头。谢景温是王安石的姻亲，这种“暗箭伤人”的勾当，王安石想必是知晓的。向王安石公开这不是秘密的“秘密”，看王安石作何颜色。

他吩咐宫女立即用宫藏的梅枝积雪净水悉心烹制团龙茶，以备招待王安石。“梅枝雪水团龙茶”乃皇上敬皇太后、太皇太后之极品，自团龙茶进宫几十年来，以“梅枝雪水团龙茶”赐臣下者，尚无先例。今晚，皇帝赵顼破例了。他知道王安石喜茶不喜酒，也听说过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为群牧司判官时，开封府包拯设酒邀王安石观赏自家庭院内盛开的牡丹，因一语不和，王安石“执拗”起来，面折包拯，并终席拒饮。为投王安石之所好，故今晚以茶酬之。王安石啊，朕卑微至此，你将如何感想？！

皇后看得清楚，皇帝虽然在忙碌着召见王安石的准备，但脸色阴沉，眼神复杂，而且吩咐宫女烹制“梅枝雪水团龙茶”的举动大为过分。一个帝王对一个执权要挟的臣子，竟恭礼如此，委实是难堪的。她后悔不该向皇上进谏“向王安石负荆”之言。史书上人们对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恭礼臣下的事迹赞誉有加，大约都是做史的臣子的心声。作为皇帝的刘邦、李世民怎会是一心舒坦而没有半丝怨恨。魏征是善终的，可韩信终究是被砍掉了脑袋。天哪！如果今晚皇上真的在王安石面前低下尊贵的头，说出乞求的话，落下皇威，这样的屈辱早晚会有诛灭九族的报复啊……皇后没想到皇帝听了她的话，却干得大大过了头，不得不故作笑容，又跪倒在赵顼面前禀奏：

“臣妾恭祝官家的英明决断、大度为怀。今夜王安石奉旨在此晋见，乃君臣私下议事，不拘朝礼，臣妾愿为官家传达召见之意。乞官家恩准。”

皇帝赵顼一愣，旋即明白了皇后的用心，双手扶起皇后，说：

“皇后心意，朕感谢了。唐太宗不曾让长孙皇后代为负荆，朕岂敢让皇后代受屈辱。皇后放心，王安石今夜晋见，朕举措有度就是了。”

皇帝赵顼的话音未了，宦值走进御堂，大声禀奏：

“参知政事王安石奉旨晋见。”

赵顼正要举步出门迎接，忽然看到宦值那张惊诧的脸，举起的脚步慢慢落下来，停步不前了，脸上随即浮起一层难堪的神色。这个王安石！简直弄得朕不知如何是好。他转身走向御案，坐在御椅上，难堪已为怒色所代。他瞪着一双凶狠的眼睛，厉声冲宦值喝道：

“准见！”

宦值应诺颤颤离去。

皇后见王安石未到，皇上已乱，更不放心，走近赵顼身边，不安地劝慰：

“官家……”

皇帝赵顼打断皇后的话，把头重重地摇了摇，叹声说道：

“朕咽不下这口气啊！皇后请回避吧，朕不要这张脸皮就是了……”

皇后泪珠滚落，掩面转身，急步向内室走去。

皇帝赵顼随手抓起御案边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目不着字地看着……

王安石在宦值的引导下走进福宁殿，深夜的宁静加剧了他心情的紧张。长廊两侧廊柱上闪闪摇曳的灯光和灯光下矗立的禁军士卒，更使他心情沉重。他胸中虽筹划已定了征服皇帝的方案，此时在心中仍怦怦乱响。一切都决定于今夜的这次晋见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松弛紧张的神经，跟着默不作声的宦值，向皇帝召见的御堂走去。

宦值轻轻推开御堂的盘龙镂金大门，王安石定神望去，皇帝赵顼坐在御案前九枝金莲烛台下阅览文书，神情专注，似乎没有觉察自己的到来。他心头预感不好：“上主意定矣！”不禁心神又慌起来，但他同时意识到，容不得丝毫犹豫了，便大着胆子，大步跨进御堂，跪倒在御案前五尺远的明黄色锦缎团垫上。在俯身叩头的刹那间，借着金莲烛的光辉，他突然发现皇帝的“专心阅览”全是“装持”的，手中的文书只翻开一页。“上心乱而无状啊！”他心头骤然涌起一阵喜悦，胆子蓦地壮了起来，随即俯身叩头，大声请安：

“臣王安石奉旨晋见，恭候圣躬康泰！”

皇帝赵顼在王安石出现在御堂门口的刹那间，就悄悄地观察着王安石的一举一动。准确地说，他简直怕这个胆敢“撂挑子”的臣子举止无礼，开始就置他于窘境。还好，王安石的请安尚且循规蹈矩，尚且认真。他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搁下手中的文书，抬起头来，故作热情地说：

“爱卿请起，朕不及迎接，怠慢了……”

他的话语刚刚出口，突然发现御案前跪着的王安石，穿的不是朝服，而是一件污渍满襟的长袍！戴的不是朝冠，而是用白巾绾起一团乱发！他心头一凛。但转念想到，此公形骸放浪又不是一日两日，何况深夜紧急召见，也许不及更衣。姑且容情。于是，皇帝赵顼冷冷吩咐宦值：

“看座！”

宦值为王安石移来座椅，悄悄地退出御堂，盘龙镂金宫门闭上了。王安石却“执拗”地跪在地上，既没有谢恩，也没有站起，他使出了“征服”皇帝的第一个招数——沉默。

皇帝赵顼面临此状，知道君臣斗法开始，心情不免紧张。

金莲烛的光焰不安地跳着。

“这全然不是以往的王安石啊！那个王安石，好想象，喜辞令，言论滔滔，总是以师长架势，居高临下地开导于朕……朕看你跪到几时！”

君臣相持着，沉默着。

这段相持的时间，也许并不那么久，但对思绪翻滚的赵顼和王安石来说，却似两个时辰一样的漫长。后来还是年轻的皇帝“持”不住了，开口打破沉默：

“爱卿的病恙痊愈了吗？”

这是一句讥讽，也是一句试探，但却暴露了皇帝赵顼的心术并不那么老道。

王安石猛地抬起头来，目光炯炯地对着皇上，大声禀道：

“谢圣上关切臣下。臣四肢无病恙，五内有重伤。二十天来，臣心在流血，肝在流泪，肺在哭泣，胆在发寒颤抖。”

赵顼虽有戒备，还是没有料到王安石一开口就如此荒唐。他一时转不过弯来，随口揶揄：

“这，这是什么病恙？”

王安石继续：

“臣所患之病，乃忠臣徒劳症，富国失望症，屈子忧怨症，贾生不遇症。臣之病恙，二十天来，有增无减，有进无退！”

赵顼听出门道了。此公如此激昂地叫喊，是在倾诉委屈，吐露心迹，自我炫耀，发泄牢骚啊！他竟自比屈原、贾谊，而以朕为楚怀王、汉文帝，可恶可恨……但此刻朕绝不动气，看尔还有何招！皇帝赵顼的心头忽然显得平静了。他左手拿起案头上司马光的九份“辞呈”和苏轼的《再上皇帝书》，用右手指弹了一弹，说道：

“爱卿请起。卿之病恙，朕已知矣。这是司马光上呈的九份‘辞呈’和苏轼上呈的《再上皇帝书》，似可医治卿那有增无减、有进无退之病症，卿可静心阅览。”

王安石本欲站起，忽然听到皇帝说出司马光和苏轼的名字，并看到皇帝拿起两叠厚厚的奏表，立即联想到吕嘉问传递的“司马光将任执政”之说，疑心苏轼的《再上皇帝书》也许是为司马光铺路的推荐书。这二位老友确实不适宜执掌大宋朝政啊！他又重新双膝跪拢，腰身拔直，挺胸

昂首，心下一横，使出他思谋已定的第二个招数——打掉皇上对司马光、苏轼政见的信任：

“禀奏圣上。臣与司马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非它，乃操术不同而已。司马君实，外托劚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言，所与尽害政之人，陛下今欲置之左右，使予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皇帝赵顼对王安石如此评论司马光并不感到惊奇，“朝臣相诋，常事耳”。他知道，王安石此时误解了自己的用意，不无遗憾地微微摇头。

皇上摇头，引起王安石更大的疑惑，他提高嗓音喊了起来：

“至于苏子瞻，才虽高而所学不正。其所作文字，有其父苏洵明允之风，多战国纵横之义。陛下若置之左右，托付国事，必如同儿戏……”

政见之争的烈焰，焚炙着王安石的心，他不吝言词尖刻、偏颇，一股脑地泼向司马光和苏轼，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大有“冰炭不可同器，暑寒不可同时”之状。

皇帝赵顼心头一震：此公心胸狭窄之处，毕露无遗啊！他心底冷笑，打断了王安石的禀奏，扶案而起，说道：

“爱卿深意，朕体察矣！卿可放心……”

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安石似受到莫大的侮辱：某已说明，与君实、子瞻之争，乃“操术”之不同，决非私怨，何来“可放心”之说。他虎地站起，脸色铁青，振臂厉声，不拘形状。

“不！臣之所语，陛下并未体察！臣二十天来，心之所伤者，非为君实、子瞻，实为陛下不聪不明之故！”

一语雷动，使年轻的皇帝赵顼怒发冲冠，一拳捶击在御案上，厉声吼道：

“大胆！放肆！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王安石……”

王安石不管不顾，继续危言狂说：

“陛下决事，有如纸铺孙家所为！”

皇帝赵顼一下懵了。他既不知“纸铺孙家”为何物，更不知“纸铺孙家所为”为何事，一时木呆地望着王安石，喝问：

“‘纸铺孙家所为’，何意！”

王安石口若悬河，语若滚珠，气若飚风：

“陛下，‘变法’一年多来，大道方行，大业始肇，更张改弦者，仅‘青苗’、‘均输’、‘农田水利’、‘募役’四法而已，然励精图治之举，已益于朝廷，泽于生民。‘均输法’实施不足一年，东南六路上供米粮六百二十万石已漕运京都，节省商贾盘剥之银以百万计；‘青苗法’实施半年来，黎庶取重息于豪门之状已为取微息于官府所替代，国库空缺之弊，指日可除；‘农田水利法’与‘募役法’甫始方行，前者将根除旱涝之灾，后者将释天下之农归于田垄。似此旭日腾空、万物欣荣之状，九州声颂、田垅欢歌，而庸者目瞪口呆，佞者蚊声营营。臣以为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下之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足以创非常之业，足以成非常之功。孰知陛下今日少刚健之志，多优柔之心，黏糊调和，缩手缩脚，遇微风而战栗，着细雨而自毁，非若‘纸铺孙家所为’而若何？陛下，你手中治理的是万里江山，而不是糊制一盏黍秸灯笼，更不是在制作纸人纸马啊……”

皇帝赵顼毕竟是年轻、脆弱的，王安石的大声疾呼立即控制了他的思路：是啊，二十天来，朕已暗派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京私访新法实施之利弊，所得禀报，与王安石之言大体无异，看来，王安石是骄有所恃，骄而得理啊！他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茫然而不知如何应对。

王安石看得出，皇上刚才的盛怒稍有缓释，一鼓作气，决定走出第三步棋。他跨步向前，走近御案，声音略低：

“圣上明察。这场朝政之争的实质，乃流俗为阻挠新政圣恩而发啊。”

这低声一语，胜过刚才的大喊大叫，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帝王心中最敏感的部位。

“圣上即位三年来，恩泽天下者，惟新法也。新法存亡，事关圣上千秋定论。新法存，则成圣恩千古；新法亡，则为暴政害民。今日之事，于臣是去留京都，或生或死，于君则是名节万世。乞圣上深思抉择。”

朕所千忧万虑，正是这个，算是叫你猜着。皇帝赵顼此时隐隐发觉自己的命运原是和这个臣子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变法”就是拴着他俩的绳结。他心中苦笑，这真如同村言俚语所道：一根绳拴着俩蚂蚱，要止同止，要蹦同蹦啊。朕心已定，为了赵氏江山，大宋臣民，朕与你王安石暂且同车策马，“变法”图强！思忖着，皇帝赵顼的手不由自主地抓起御案上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推向王安石，说道：

“非卿进言，朕几误大事！这是御史台密告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卿审查处理吧！”

王安石惊诧，他接过密告奏表，心神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了起来。几行看过，他不禁面容失色。这份密告奏表他确实不知，谢景温虽为“变法”，但这种暗作密报的勾当却着实可恨！王安石一时暗暗叫苦：“我何以再见子瞻？何以向世人剖白啊……”

皇帝赵顼看到王安石也就算是开始处理朝政了，周身轻松起来，高声吩咐宫女：

“上茶！”

“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引来了新的一日的晨曦，黎明的光束透过雕花窗格落在御堂里仍在高声答对的君臣肩上。

司马光将出任宰相不过是朝臣私下的传闻而已。从而王安石又一次度过了灾难，巩固了他的地位、权力。皇帝赵顼以自己理解的“权变”，也达到了目的。王安石还得为他所用。

司马光的九份“辞呈”，成了流俗言论的代表。他呼喊的“匡正缺失”，成了为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公开鸣冤。他的存在，成了保守因循的象征。他必须离开京都了。但贬往何地呢？皇帝赵顼不愿司马光离开京都太远，应当带着书局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埋头在古书堆里，为自己题赐的《资治通鉴》而竭尽才智。王安石也许出于对友谊的考虑，建议仍赋予部分地方实职。君臣各说各的想法，但没有争论，似乎都在避免“顶牛”。

苏轼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成了居心险恶的诽谤。他的“欲速则不达”的论点，成了反对“变法”的借口。他的《论专断》，成了心怀叵测的煽动。谢景温密告苏轼“往复贾贩”一案，恰好成了苏轼人格伪劣的暴露。皇帝赵顼提出要严惩这个“以权谋利”的无德臣子。王安石也许为了保护朋友，建议先行“立案勘查”。皇帝赵顼这回依从地点了头。

韩琦的进宫谏言，成了老一代臣子反对“变法”暗地活动的证据，并牵连到久已无权、久已无言的范镇、欧阳修、张方平等人。他的返回京都，被视为“晋阳之甲”的前奏，并牵连到为皇帝谋事析理的同修起居注孙觉。韩琦的兵权被削。

拥护司马光和苏轼的朝臣们也在“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中得到判决。他们都将离开自己现任的职位，离开繁华的京都，分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过那种空有仇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生活。

王安石是这场较量中的胜利者。他战胜了自己的老友司马光和苏轼，排除了德高望重的韩琦的干扰，征服了年轻的皇上。今后，他将单独负起这个时代的风云，在一条充满危机和艰险，既听不到任何警告、又看不到任何路标的崎岖山路上攀登。凭他伟大的想象将只去眺望顶峰上的秀丽，依他“执拗”的性格绝不屑一顾脚下的深谷。

皇帝赵顼在这次较量中投下了最大的赌注。今后，他将在一种声音中，再无须反复分辨、反复选择地去创造超越祖宗的业绩，中兴这个日益虚弱的王朝。他将满怀希望地等候“三五年必成其功”。同样，他也只愿看到山顶的秀丽，而不愿理会脚下的深谷。

这对君臣就这样在自身完美的幻想中，开始了孤独而勇敢的跋涉。

一个月后，“变法”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人事调整逐步展开。冲击由弱而强，渐渐卷向司马光、苏轼。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皇帝赵顼诏命韩绛为参知政事。韩绛与王安石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半年来，得“应声虫”绰号。此诏一出，群臣立即明白，关于“司马光将任执政”的传闻宣告落空，而且王安石在中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五月，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其事务归中书门下（东府）处理。这个侵权机构的撤销，表面看来，是采纳了司马光、苏轼的谏言，消除群臣的不满。而实际上使“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等，一股脑涌进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执掌了政务。郑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等新进人物，也占据了谏院和御史台。东府中书门下和谏院、御史台成了王安石控制的天下。

六月，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真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只领大名府路安抚使一职以示宽宥。容韩琦度其残年。同时，诏令罢同修起居注孙觉之职，黜知广德军。孙觉所担心的“晋阳之甲”，首先把他自己从皇帝身边清除了。

七月，皇帝赵顼以苏轼妄自出策试之题“论专断”为由，诏令停止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并暗地派遣人员去苏轼送父亲苏洵灵柩归蜀途经的州、县，向船夫、仪官查究“往复贾贩”一案。

八月，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

九月，皇帝赵顼诏令四十九岁的御史中丞冯京任参知政事；诏令四十九岁的河北安抚使吴充任枢密院副使；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

半年时光，暴雨急风，朝野变色，群臣惶恐。迁升者鼓乐登台，遭贬者泣咽离京。谏台沉寂，谏官无声，歌颂“变法”成了时髦，议论“变法”成为禁忌。接着，元老重臣陈升之罢相，欧阳修徙居蔡州，张方平出判应天府。

花谢了，叶落了，风雪腊月来了。在一片颂扬声中，王安石与韩绛并肩登上宰相的高位。

宰辅上台，一声霹雳，宣布“保甲法”在全国推行。为了宣扬“保甲法”出台的声威，皇帝赵顼诏令：

“……元旦佳节，将在御南苑隆重举行‘御苑射弓’。”

“御苑射弓”。二十年来不曾听到的名字，今天重新出现了。这个“寓励武于娱乐”的传统节目，压在箱底二十年之后，又要搬上舞台。

“御苑射弓”。陌生而有趣的玩艺，年轻人打听着、询问着，年老人回忆着、叙旧着。当人们弄清这“御苑射弓”原是皇帝亲自跃马射箭、文臣武将陪伴骑射，以比技艺高低时，京都各行各业立即沸腾起来：这是第二个“菊花会”、第二个“万灯会”啊！皇帝要亲自出马演出，又是一次终生难逢的乐事。普天下的富商大贾、文人墨客能不云集京都吗？赚钱的机会来了，酒楼、妓院、驿馆、瓦艺、小摊又都忙乎起来。

于是，南御苑四周的妓院，酒楼，都挂起了银鞍、金箭。《奔马图》走了红运，张贴在家家户户的门上，成了隆冬季节大宋京都的吉祥物。

繁华的京都又变着花样热闹起来了。

第二十一回 苏子瞻头悬利剑 司马光失意朝廷

腊月，一阵罕见的大雪，从夜半时分漫天纷扬而落，覆掩了大地，覆掩了京都，覆掩了皇宫、街巷、酒楼、妓院迎接元旦佳节的花灯、彩带、春联、喜幛和满街满巷张贴的《奔马图》，覆掩了南御苑“射弓”的场地和半个月来几千工匠修建的彩楼、看台、跑道，也覆掩了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庭院和外城西冈苏轼的府邸。

雪，洁白无瑕，公平地对待着强者和弱者，喜者和愁者，得意者和失意者，并用雪水的寒冷和晶莹，洗涤着人们脸上、心上的各色涂物。司马光庭院里的一切，似乎都静静地沉入了昏眠，惟有假山上那株苍劲虬枝的短松，在飞雪中抖擞抗争，孤傲而充满凄楚。

苏轼的府邸，已成为一座冰雪封闭的方城。雪漫曲径石阶，冰裹树干枝条。梨树上的鸟鸣和梨树下的欢歌早已绝音。

大雪仍在落着。

从这一年的五月起，苏轼就很少走出这座方城。风云骤变，雷声不息，他不愿走出这座方城去牵连朋友，朋友似乎也不愿走进这座方城为他添乱，冷落便一日甚于一日。

七月，因策问出题“论专断”而被皇帝停止开封府推官职务的诏令一出，他在刹那之间，就成了一个被皇帝端出来，挂起来，供人们观赏的异端

怪物。亲朋目呆，师友失神，行人撇嘴，四邻侧目。任妈的头发全白了，夫人王闰之以泪洗面，子侄们不再嬉笑，歌伎琵琶、倩楚、胡琴等黯然失神，门房老人木讷无语，连远在百里之外的弟弟子由（熙宁三年，苏辙改任陈州教授）也一日三惊地来函询问。

心酸，孤独，屈辱！因忠贞而遭贬的进谏者。

苏轼真的为老人、夫人、孩子发愁、忧心了。任妈已年过六十，还能经受得起千里贬途的风霜雨雪吗？夫人季璋即将临产，还能经得起颠簸折磨吗？孩子，自己的、子由的，大的、小的，九条幼小的生命，何以饱其饥肠饿腹呢？

朋友们因受自己的牵连一个一个地被逐出京都了。欧阳棐（欧阳修之子）、张恕（张方平之子）、季常、黄实现时在哪里？“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罪愆深重啊！没有告别，其情可感；没有送行，其疚莫赎。唉，就是能够为朋友折柳送别，又能说些什么呢？

在这无尽的孤独、哀怨中，驸马王诜悄悄地来访了。把朝廷对“往复贾贩”一案暗地查究的消息，带进了书房，带给了还在梦中的苏轼。苏轼的思绪全乱了：

他惊骇——根本没有料到朝政之争会是如此的残酷；

他愤怒——根本没有料到对手会是如此的不择手段；

他恐惧——根本没有料到有人会操起朝制刑律之剑；

他悲哀——根本没有料到这天外横祸会是如此的荒唐。

他张臂狂笑，捶胸呼号：欺人啊，欺天啊，欺万古不灭的神灵啊！

他咽泪叹息，默默地吞下了这苦冤之果。他终于明白，自己的被停职、搁置、吊挂展览，原来不仅是因为几句刺目逆耳的“论专断”，而是在等待着身败名裂的诛伐；自己的被暂留京都，不作贬逐，原不是朝廷的仁慈，而是等待着最后判决的囚禁啊！

他举起酒杯苦饮。王诜劝他呈表自辩，并愿意通过贤惠公主之手将奏表直呈天庭。他感激地摇头谢绝了。他放下酒杯，举起酒坛痛饮，激愤狂呼：

“苍蝇点白，我卑视他们！志不可屈，我苏子瞻等待着刑律之剑……”

大雪仍在落着。

此时的司马光也很少走出他的庭院。但他不像苏轼那样日夜不安地为失败的痛苦所煎熬，而是满怀愤怒地顶着袭来的狂风暴雨，进行着单枪匹马的顽强抗争。他闭门谢客，独居书房，不顾妻子张氏的劝阻，不顾儿子司马康的哀求，凭借着尚未失去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地位和权力，奋笔疾书，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政见，更加大胆、尖锐地向皇上的诏令和朝廷出台的新法进行谏奏、抨击，把一份一份的奏表交给儿子司马康送进大内。表现出一个正直的谏官大无畏的可贵品质和令人惊讶的“固执”。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曾布等人进入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时，他书写奏表，赞颂皇帝废除这个“侵权生事”机构，却强烈反对王安石所用非人。再次申述自己的吏治观：“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奏表写就，要儿子上呈。司马康看完，汗浸额头，惶恐地说：

“父亲，这……此时上呈，合适吗？”

司马光掷笔于案，不容迟疑地吩咐：

“立即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罢韩琦高阳关、真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之职”时，他书写奏表反对，大胆为韩琦辩白，尖锐地指出“……所谓‘晋阳之甲’，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中外闻者无不骇愕。窃唯执政之意，止欲禁塞言者，使不敢复言……”这分明是指责皇帝了。

司马康看完表文，大惊失色，劝阻说：

“父亲，我们不能自投罗网啊……”

司马光闭目静坐，只说两个字：

“上呈！”

当皇帝赵顼诏令“停苏轼开封府推官之职”时，他挺身而出，为朋友抱不平，立即书写奏表，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诬陷朝臣。“……今逆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诋毁，中以危法。”

司马康看完，沉思良久，提醒父亲：

“……据朝臣传闻，苏子瞻被停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论专断’，而在于‘往复贾贩’，朝廷正在暗中查究。父亲知道，朝廷有制：官员‘贾贩谋利’者，与盗窃、贪污同罪，案情严重者，是要杀头的。此非政见之争，乃刑律之案。”

司马光喟然叹息：

“谣诼之词，连你也相信了。这是朝廷的悲哀，也是人世间的悲哀，苏子瞻只能以酒浇愁了。上呈吧！”

当皇帝赵顼诏令刘攽通判泰州时，司马光立即意识到贬逐自己的诏令即将下达，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京都了。他心胸沉闷，但不恐惧。他明白，自己一旦离开“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位，也就失去了向皇上直接进谏的权力。他必须在贬逐诏令下达之前，再对皇帝进行最后一次谏奏。即使这最后一次谏奏和一年来所有的谏奏一样，不为皇上理睬，以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自己也问心无愧了。于是，他让妻子张氏备了几样小菜，烫了一壶清酒，在独自浅饮之后，便关起书房的门，坐在烛光下，彻夜不歇，写出了他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来最后一份谏奏表章。

在这份奏表里，他根据朝廷现已推行的“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中的缺失流弊，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唯钱是求”。“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募役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信任狂狡之人，妄兴水利，以劳民费财”。并嘲讽王安石是“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政见之争日益残酷所产生的激愤感情和性格上的“固执”，使司马光在经略上、感情上、态度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谏奏，不再是为了匡正“变法”中的缺失，而是全面否定新法的一切。他从另一个方面和吕诲、吕公著等人走到了一起，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鸡叫了，夜将尽了，奏表写完了，他打开书房的门，想要到屋外清爽一下近于发晕的头脑。他突然愣住了。夫人和儿子站在门外，神情紧张而疲惫不堪地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他打量着脸色苍白、已力不能支的夫人，歉疚地一笑，把夫人搀进书房，同时把写就的奏表交给了儿子。

昏黑的黎明。

沉寂的书房。

突然儿子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面前：

“父亲，这份奏表，还是不要上呈为好……”

夫人张氏惊问：

“康儿，奏表上有不该说的话吗？”

司马康抬起头来，痛切陈述：

“父亲，一年来上呈的谏表，皆为‘匡正新法缺失’而发，忧国忧民，语重心长，皆不为圣上听纳，反而招致今日之灾。天知你心，地知你心，人知你心，当无憾矣。可这份奏表，全非新法，且言词锋利，意多偏颇，不仅嘲讽执政，而且非难圣躬，徒招杀身之祸啊！”

司马光冷漠不语。

夫人张氏轻声劝阻：

“我们也有一家老小，有些话还是不说的好……”

司马光望着将熄的残烛，仰首自言：

“为人谋而不忠乎？我居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职四年，不能致圣上于舜禹，愧对天下啊！明知说而无用，但心之所使，情之所驱，不能不说！况且，时不我待，位不久居，若现时默而不语，只怕今后再没有说话的时候了。我们有家室，奈天下家室何？我们要生活，奈天下黎庶何……”说着，泪水滂沱而下，不能自已。

夫人张氏伏在司马光的肩头泣咽。

司马康拿起奏表，望着相抱而泣的父母，走出了书房……

奏表上呈了，皇帝赵顼诏“司马光以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之令下达了。

意料中的“罢官”是一种轻松的解脱，意料外的“新任”却是一种痛苦的重压，立即把司马光引向逝去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痛苦岁月。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恩师庞籍再次遭贬出知并州，自己随恩师至并州任通判之职。是时，西夏国王赵谅祚年幼，外戚讹庞执政，并臣服于大辽，侵边之事复趋激烈。恩师指派自己去麟州了解边情，以便作出决策。“剑客苍鹰队，将军白虎牙，分兵逻圁水，纵横猎鸣沙”，将士们是忠勇可敬的。可麟州城外屈野河西那荒凉无垠的草原，稀疏的白榆细柳，嶙嶙的纵横白骨，衬托着肆虐横行的西夏铁骑，令人气愤难捺啊！麟州守将武勘、郭恩、黄道元等，提出在屈野河西筑碉堡两座，驻兵以阻西夏兵马内侵。自己同意了，报请恩师庞籍获准。初夏的一个夜晚，武勘等亲自带领兵将千人涉河西行选点筑堡。黎明时分到了一个名叫忽里堆的地方，被西夏兵马包围伏击，激战终日，全军阵亡，武勘夺路逃出，郭恩、黄道元被俘，酿成了血漫黄沙的“麟州事件”。朝廷接到奏札，派侍御史张伯玉来麟州查处，钦差下车伊始，不问情由，即夺了恩

师庞籍的权柄，并要恩师交出所有公文，以待惩处下属。可敬的、知风知雨的恩师，在清理公文时，焚毁了与自己来往的信件，保护了自己，担负了全部责任，结果以“擅筑堡于边以败师徒”之罪，被贬往青州。武勘更惨，发配江州。自己由于恩师的保护却逃脱了惩罚，调回京都任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负责保管和传送有关选举官员方面的文书、档案事务。

“逃罚”的内疚，愧对恩师的内疚，羞见发配者的内疚，有罪于阵亡将士的内疚，使自己心绞如割，昼则投箸辍餐，夜则击席浩叹啊！于是，剖白“麟州事件”真相，投案自首，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宽慰。可诉罪于同僚，得到的是“呒然阳应，腹诽背笑”；请罪于上司，得到的是“逆加排折，不容出口”。唉，世俗是成是败非的，要真实地主动承担罪责，也没有人相信！无奈，向朝廷上呈《论屈野河西修堡状》和《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请求“独治臣罪，以正典刑”。可得到的回答是“借机以沽名钓誉”！唉，处世难，做人更难啊！只有厚着脸皮出入宫门，低着头颅走路……

可今日，“出知永兴军”，又是一次去麟州吗？

夫人张氏以为司马光在这新的任命面前陷于一种艰难的抉择，便说：

“无官一身轻，何必再在官场上熬心血呢。‘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故乡南原的晚霞清风，足够我们暮年享用了。”

妻子随口吟出的李商隐的诗句，勾起了司马光心底的迟暮之感。光阴流逝，离开家乡已三十三个年头了。真是思念故乡的溪流旷野、莽林竹丛，还有年老多病的哥哥啊！是时候了，该飞鸟归林了……

儿子司马康亦神情沉重地说道：

“父亲，出知永兴军之诏是断乎不可接受的。朝廷五月罢魏国公韩琦高阳关、真定府、定州三路安抚使，六月、七月又大批贬逐朝廷重臣，九月、十月朝廷老臣欧阳修等也相继离京，西夏驻京使者不是瞎子聋子，西北边境形势骤变与此有直接关系，决不可以一般边境纷争看待。八月，西夏兵马进犯大顺城，永兴军兵败环庆路。九月，永兴军钤辖郭庆、都监高敏兵败身亡，大顺城为西夏兵马占据。现永兴军兵无斗志，人心惶惶，朝廷掩人耳目，不作声张，已命‘应声虫’宰相韩绛为永兴军宣抚使，前往京兆府。在此捉襟见肘之时，突然命父亲出知永兴军，我怀疑有人不怀好意。况且，父亲久居翰林，与军务无涉，又着意于书局，与征战隔绝。以不谙军情之资，而理军旅之事，岂不荒唐！再说，失去皇上信任的官是难当的。韩绛为宣抚使，上司其事，父亲纵欲有为，岂可得啊！”

司马光默默地静听着：一个年轻娃娃已看事多思多疑。喜乎？悲乎？大宋重文治，朝廷有几个会用兵之人？老夫岂不知前途的险恶！可烽烟边疆，司马光能畏缩而躲避吗？他的迟暮之感，陡然化作苍凉、悲壮和不

甘落伍的情结，在心头滚动起来。西夏兵马的铁蹄，大顺城残破颓废的墙垣、环庆路流离失所的黎庶，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闪动，而“事君能致其身”、“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等先贤圣哲的教诲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他的一腔热血沸腾起来，喃喃自语：

“枢密副使之高位可辞，此诏之鞍马劳顿坚不可辞！”

司马光以豪迈慷慨之声教诲儿子：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为人臣者，分君之忧，死而后已！”

说完，他提笔展纸，工整地写了谢恩呈表：

臣司马光叩头奉诏。荷恩至重，任责尤深……恳请朝辞进对。

司马光掷笔于案，大声吩咐儿子：

“立即上呈大内。”

夫人张氏怆然摇首。

儿子司马康拿起谢表，一声叹息，快步走出了书房。

“朝臣典范”司马光在送上谢恩呈表的第二天，便排除了几个月来积淤在胸中的不快、委屈和愤懑，在等待皇帝的“朝辞进对”中，紧张地进行着奔赴永兴军的准备。他让妻子张氏带着女婢返回涑水老家，以解其妻日后身居京都的孤独和寂寞，并拂照他年老的哥哥司马旦。他叫儿子司马康从户部借来有关西北边陲近年来的政情、民情文书，从兵部借来军情奏札。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不谙军务，他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废寝忘食地参阅研究，像在史料中探索历代的兴衰成败那样，在文书、奏札中思索着强兵安民的策略措施。他把一颗心全然置于一个新的职责，竟在一个多月内三次昏厥于书房，而不为家人所知。

《强兵安民三策》终于拟定出来。

腊月十五日，儿子司马康闯进书房，传禀了皇帝恩准“朝辞进对”。司马光闻讯而起，冒着漫天如席大雪，向大内延和殿走去……

大雪落着。

除了驸马王诜敢来看望苏轼外，苏轼的表兄文同也不避风险地常来苏府。文同不仅用表兄弟的情谊宽慰着倒霉的苏轼，而且每次来访必然携带画卷一束相赠。文同以画竹著称，他也许想用他笔下的山石竹木、水波烟云为他的表弟解忧消愁，希望子瞻能在欣赏自然情趣中，忘却这庭院之外的苟苟营营。也许他别有深意，在他馈赠的画卷中，十之八九是“傲千秋雪霜，阅古今之气”的高风亮节之竹。

今日，文同又冒着大雪，踏破苏府的凄清，来到苏轼书房。进屋的刹那间，他惊愕地顿住了脚：

这书房完全变了模样！洁白的四壁，挂满了自己笔下的竹子，书房成了千姿百态的竹林。主人苏轼也变了模样，长须散发，形容枯槁，活像一个脱却凡尘的浪迹散人。

文同，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梓州永泰（四川盐亭东）人，时年五十二岁。其人皇祐元年举进士，工于诗、文，善篆、隶、行、草、飞白，尤擅画竹，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现供职史馆。他身高六尺，生性澹泊沉稳，木讷少言，言则有意，虽自号笑笑先生，但终日难得一笑，似乎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语言，全融于作画的意境。在朝廷“变法”的炽热争斗中，他一直置身事外，懒于参与，既不议论新法长短，也不议论流俗好坏，终日作画，逍遥于笔墨。谁知风雨无遗，祸从天降，因他与苏轼交往密切，近几个月来又经常出入苏轼府邸，前些天竟接到审官院下达的诏令，命他出知湖州。按惯例看来，这分明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和警告，而他却泰然若常，依旧来往于苏府，依旧和比他年少十八岁、口无遮拦的小表弟品茶论画。

苏轼半个月来，日夜坐卧在文同用笔墨营造的一片竹林之中，观竹、赏竹、思竹、念竹、琢磨竹，用以排解朝政纷争积于胸中的块垒，抗拒压在头顶的厄运，驱散深夜惊悸乍起的噩梦，充实逝若流水的光阴。人啊，有血、有肉、有灵性，何必在牛角尖里发疯，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必念念不忘那些已过去了的是是非非呢？远古是过去，近古是过去，去年是过去，昨天不也是过去吗？感谢文同表兄，他的这一片笔墨拯救了苏轼快要发疯、发癫、发狂、发魔的生命啊！

苏轼在终日赏竹中，已写出了《净因院画记》《文同墨竹跋》论画的文字初稿。他没有示人，也不曾就教于行家里手，今天文同踏雪而至，天赐良机。文同刚刚落座，苏轼便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

“幽居方丈之内，无所事事，观赏表兄之作，聊有所思。小弟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表兄以为然否？”

文同把玩着手中的茶杯，眯着一双眼睛。他之作画，随心而挥笔，随意而泼墨，情之所至，从不考虑“常形”、“常理”之义。子瞻今日论画之语，乍听而觉无奇，细思之，始觉其语甚妙。是啊，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自然风物，可由画者随心曲而创造，观者难以某一固定形态责之，故无常形，领略其情态也。“无常形”三字，道出了艺术之奥秘，乃超越自然之论。而“常理”之说，自然是“依乎天理”之“理”，也就是自然本身的情态了。他眸子一亮，“嗯嗯”两声，表示赞同。

苏轼得到鼓舞，他立身指点四壁，手舞足蹈，高谈阔论：

“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识啊……”

文同不动声色地静听着，思索着，不时地微微点头。是啊，当今画苑之弊，有人借画以售欺，有人于画而遗意。子瞻之语，中时弊矣！其实，今日朝廷，何尝不是此弊啊！他突然觉得，子瞻的论画而不限于画，而是在追觅着人世间一切事物含有的一种奥秘。

文同正入深思，神情慌张的任妈推门而入，向文同打了个招呼，情急地对苏轼说：

“大郎，闰之就要生了！”

苏轼一惊，顿时颓然，依旧呆望着壁上的山石竹木，喁喁诉说：

“任妈，请看，表兄所画之竹，真可谓得其理啊。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末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

文同茫然。他慢慢站起，打量着神情深沉的苏轼，突然觉得面前这个才华横溢的小表弟，在这场朝政风波的煎熬中，确实变得成熟了。

任妈当然不理解苏轼的画论，更无法理解这画论之外的哲理。但她明白，自己用奶汁喂大的大郎，在这半年的煎熬中，心血快要熬干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在大郎心力已显不支的肩头，又增添了一份难以负担的重压。她心疼之极，咽泪而语：

“大郎，朝廷的事，啥也别想了。闰之在床上叫着你的名字呢。”

苏轼搀扶着任妈，强颜为欢：

“生生不息！如是而生，各当其处，合乎天造啊！表兄不是外人，苏府要添人丁了，我们举杯以贺。任妈，我陪你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生吧！”

文同一时不知所措。他今天是来向苏轼告别的，告别的话还没有说啊，

只好“嗯嗯”两声，又坐回竹凳上。

苏轼搀扶任妈向门口走去，驸马王诜恰于此兴高采烈地闯进书房。他把手中的一坛杜康酒举过头顶，高声叫喊：“子瞻，好消息！水落石出了……”

大雪落着。

皇帝赵顼一个多月来，在南御苑临时圈围的“射弓场”里，冒着寒风跃马张弓，在禁军骑射教头的指点下，为即将到来的“御苑射弓”而刻苦习练。这异乎寻常的鞍马生活，不仅使他在骑射上有所长进，而且锻炼了他的体魄和意志。他自然明白，自己是永远不会成为高明的射手的，只愿自己的身体力行，能使“保甲法”切实实施，不再出现弄虚作假之弊，从而促发无数的神射手出现。所以，他的心境是愉快的。

延和殿内，皇帝赵顼刚听完王安石关于“御苑射弓”具体安排的禀奏，深为吕惠卿的组织才能所鼓舞，更为南御苑即将出现的一场盛世壮举而醉心。

不是吗？“御苑射弓”在隐没二十年之后，在自己的手里恢复了，朝廷将出现励武之风。这正是朕“励精图治”之所企啊！昔日的“御苑射弓”，只是年节期间君臣相聚的一种娱乐。今天，朕将借此对诸国使者进行别开生面的召见。朕要用行动告诉他们：大宋皇帝决非软弱之君，朕将以文治武功显示于四邻。

这次“御苑射弓”，将是“菊花会”、“万灯会”后又一次对“变法”的张扬。“保甲法”中的义勇习武将以此为号角而推向庶民百姓；“募役法”实施后的卒伍将以此为法而严格训练。朕要以此而晓谕群臣，“变法”之举，朕不会再有分毫的迟疑了。

皇帝赵顼欣然恩准了王安石关于“御苑射弓”程序上的全部安排，如置身于祥云瑞霭之中，周身轻松，心情舒畅。

就在这乐之悠悠，忘乎所以的时候，司马光走进延和殿，跪倒在御案前：

“罪臣司马光奉旨朝辞进对。”

一声禀奏，打破了皇帝赵顼的陶醉，把他一颗飘逸入云的心，拉了回来，又装入那副经事不多的胸腔里。

皇帝赵顼的脸色一下阴郁了。

“朝辞进对”这一朝制，在宋王朝初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内容。将军外出作战，大臣外任就职，使者出京谈判，几乎都是在这最后的“朝辞进对”中，领受皇帝的秘密谕旨和处事的特殊权力。一百年过去了，这一制度和许多其他制度一样，逐渐失其原有的严肃性，而沦为一种形式，成了大臣告别、皇帝点头的礼节性会见。后几年，连这种形式也沦为可有可无了：臣子们请求“朝辞进对”是不可少的，但皇帝是否准其“朝辞进对”，就要看皇帝的兴致如何了。对于遭贬外任、流放的臣子，皇帝十之八九是无暇、无趣“朝辞进对”的。

皇帝赵顼凝目打量着跪伏在御案前、即将奔赴永兴军的司马光，心情有些沉重：半年不见这位老臣了。这更显霜白的乱发，更显稀疏的胡须，更显憔悴的面孔，更显弯曲的腰身，都是为朕的缘故吗？司马光啊，你九辞只享俸禄而无实事的枢密副使之高位，朕难以理喻，却愿以老迈之身为朕奔波于疆场，朕更是难以理喻啊！

皇帝赵顼在“朝辞进对”之始不由自主的长久沉默和这沉默中不由自主渗出的惋惜之情，表明年轻的皇帝“权变”之心还没有磨砺到失去任何情感的火候。四年来君臣相处一旦分手，难以无动于衷。

司马光在这动人的沉默中，禁不住心头一阵酸楚，泪眼蒙眬了。这泪眼，引得皇帝赵顼心头也是一阵不好受，他急忙打破沉默，宽慰即将离京外任的司马光，说：

“卿几个月来所呈奏表，朕已阅览，虽言词激烈，意多偏颇，朕知卿忠耿之心，不作责罚。现西北边陲衅起，西夏兵马猖獗，环庆路一带，我军屡有败绩。卿至永兴军后，应强兵安民，重创敌寇，保境保土，建立功勋，莫负朕深切之意。有关朝政之论，卿虽离开翰林，仍可大胆奏闻。愿卿一路顺风，早奏佳音。”

该司马光叩头告别了。可他却昂起头来，目光炯炯，一扫酸楚之情，拱手高声禀奏：

“谢圣上恕臣‘言词激烈、意多偏颇’之罪。臣现时已不在翰林，已无直接谏奏之责，今后不会再干扰圣意了。”

皇帝赵顼轻轻舒了一口气。

说着，司马光从怀中取出一份奏表。赵顼吓了一跳。说不再谏，又有何事可奏？

司马光呈上：

“禀奏圣上，臣现知永兴军，从奉诏伊始，臣不敢有片刻怠慢，一个月来，日以继夜，阅览了近年来永兴军呈送的文书、奏札。据其军务民情之所需，仅拟定《强兵安民三策》报奏圣上，乞圣上恩准。”

皇帝赵顼听清了，乍然呈现惊异之色，旋即眉头一展，默默点头：“朝廷典范”，果然是名副其实啊！他接过奏表，不及阅览，热情称赞：

“好！朕知卿必不负朕。卿所思三策，朕极愿听闻。”

司马光叩头禀奏：

“臣所思策略之一是：乞请圣上免除永兴军所驻地区青苗、募役之苦……”

皇帝赵顼脸上的笑容僵了。他以为耳听有误，打了一个寒战，茫然地望着司马光。司马光急忙阐述其意：

“圣上，现西北边境战云密布，战事频仍。青苗、募役两法，取官府银两以贷利，致使军费拮据，械器不修，粮草不继，士气低沉。且当地黎庶细民，生命无依，居住无障，安耕者日少，逃亡者日多。青苗、募役两法的实施，于‘安民’无益，于‘强兵’有损，若不立即免除，则大局难以稳定。臣所论之据，已详书于奏表之中，请圣上恩准。”

皇帝赵顼毫无精神准备，被司马光一下子说蒙了。他看着司马光坚定肃穆的神态，听着司马光字句铿锵的声音，由茫然而惊讶：好一个老糊涂了的司马光啊，何其对新法厌恶如此？真是固执至极，死不知悔啊！

“固执”的司马光根本没有理会皇帝神色的变化，继续“固执”地谈论他的策略：

“臣所思策略之二是：恳乞圣上暂停调陕西义勇戍边之令……”

赵顼的脸色由惊讶而愠怒：着令陕西义勇戍边之事，是上个月宰相韩绛奔赴京兆府任永兴军宣抚使时朕亲口谕示的，你何以得知？难道连朕调动兵马，你也要反对吗？

“固执”的司马光对皇帝的愠怒仍然是视而不见。

“……圣上知道，八月，西夏兵马寇边，大顺城失陷；九月，环庆路败北，铃辖郭庆、都监高敏身亡。此皆将领怯于战斗，自乱指挥所致，非士卒攻战不力。现时，陕西义勇经年不知习练，如何戍边御敌？若令刺充正兵，不仅是自欺欺人，而且是徒令送死。臣以为陕西义勇当务之急，是严格习练而增强其征战之力……”

赵顼脸色发青：司马光的指责全是对着朕来的啊！他咬牙忍耐着，两腮

发出格格的响声。

司马光真是“固执”到家了。他反而提高声音禀奏：

“臣所思策略之三是：乞圣上留诸州屯兵勿动。圣上，天下事不可忽，必须思患预防，若只注意外患而忘内忧，万一犬羊奔突，间谍内应，或盗贼乘虚，奸人窃发，州府官吏手无寸铁，就要坏大事了……”

皇帝赵顼终于忍耐不住了，他霍地跳起，挥拳连连击案，厉声叱斥：

“住口！朕之所为，皆为非耶！”

司马光住口了。但他仍“固执”地昂着头颅。

大雪落着。北风乍起，呜呜作响，掩盖了卧室内王闰之腹痛的呻吟声，掩盖了祭堂里任妈虔诚的祈祷声，也掩盖了产床前接生婆絮絮叨叨的议论声。孩子是头朝上坐在母亲腹里的，是个难产！小小生命还没有来到人间，就要经受一场生死的搏斗，就要去冲闯连母亲的生命也可能遭到毁灭的难关。真是生不得其时，生不得其法啊！

在上屋的书房里，苏轼、文同静听着王诜冒着风雪送来的消息。因为家人都在为王闰之和即将出生的婴儿忙碌着，这里没有火炉，没有果点。苏轼从书架一角抓了几把红枣待客。王诜打开带来的杜康酒，斟满各自的茶杯。

王诜兴奋而详尽地述说着朝廷对苏轼“往复贾贩”一案的查究经过：

“……朝廷派遣刑部官员二十多人，分六路赴汴河漕司、淮河漕司、襄阳、唐州、江陵、夔州等地详加查究，经时三个月，前日已返回京都。据说，他们查询了曾与子瞻接触过的仪官，审问了来往为子瞻开船的船夫，多达七十余人。所幸，京外微吏，不似庙堂大臣诡诈；浪里船夫，不似朝廷群小势利。他们尚存天地间正直凛然之气，未泯人世间公正朴实之心，几十条汉子均签字画押，俱保子瞻送父灵柩之船，既无陶器、盐巴，更无锦缎、珠玉，‘往复贾贩’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谣诼诬陷。刑部办案官员尚存求实之心，且对子瞻亦有好感，以‘此案不实’结论。昨天夜里，介甫已亲自把这个奏文呈送给皇帝了……”

文同性急，紧忙询问：

“那，那皇上可有谕示？”

王诜笑着回答：

“今天清晨，福宁殿透出消息说，皇上在奏表上批了三句话：‘事出有

因，查无实据，自生自灭。’”

文同摇头，“嗯嗯”一声。

苏轼无语。

王诜提高嗓音：

“子瞻，此等批示，虽然妙不可言，但毕竟是水落石出，冤情自白。奸人的诬陷失败，毒恶的阴谋落空，我们都应当高兴啊！与可，我们为子瞻干杯！”

王诜举杯，文同响应。

苏轼举杯站起，泪花莹莹。他感谢朋友送来的喜讯，更感激朋友患难不移的情谊，但心底从未有过的悲哀酸楚，骤然间翻腾而起，直涌喉头，使他说不出一句话来。“往复贾贩”一案是不存在了，堵在心口的石头消失了，但几个月来赖以挺立的精神支柱，似乎随着那石头的落地也一下子倒下了，心底因此而聚的傲气、豪气和硬气，也一下子散了。他真想放声痛哭啊！人活着为什么？就是为着这些数不尽的“往复贾贩”和这难得难有的“水落石出”吗？就是为了一生一世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吗？水落石出了，冤情自白了，自己也该心无所求，安分守己、不声不响地老实做人了。做一个不招惹是非的人吧，做一个只知吃饭、拉屎、睡觉的人吧，今后，什么事也不必想了。他对着朋友苦苦一笑，猛地吞下了杯中苦酒。

一杯杜康落肚，他骤然感到空虚，一种浓烈的、不可名状的苦涩情感，紧紧地揪着他颤抖的心。他的鼻子一酸，颓然坐在竹凳上，任泪水在他那消瘦的面颊上缓缓流淌。

窗外大雪纷扬，狂风怒吼。

王诜手抚苏轼脊背，深情而语：

“子瞻，风说话了，雪说话了，别把话憋在心里，吐诉出你心底的委屈和不快吧！”

苏轼泪如雨注，和着风雪的吼声，怆然悱恻：

“‘水落石出，冤情自白’。潮水真的退落？冤情真的自白了吗？一面之识的仪官，不知姓名的船夫，你们的不阿和朴实，洗去了苏轼几个月来的屈辱，给了苏轼天高地厚的恩情，永世难忘啊！可你们无力洗去苏轼心底的忧愁，无力阻止这潮水的升腾，无力判定这九天之上的是是非非啊！唉，历史长河中的一次真正的‘水落石出’，总是需要更多的冤情，更深的忧郁，更为漫长的岁月和这漫长岁月中的屈子沉江、贾生遗恨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自生自灭’。无懈可击之言词！‘因’是明晃晃

地存在着，十四年来的奏议、表状、策论、答对和诗、词、歌、赋，都是苏轼心声的写照，都是苏轼政见的记录，都是可以招致风波的‘因’，也都是可以供人提取的‘据’。就是苏轼这副恃才傲物、放荡不羁、口无遮拦、浅饮即醉而又毫无心计的血肉之躯，也是起‘因’出‘据’之源啊！此躯不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悲哀，只会是‘生生不息’而决不会‘自灭’的！

“归去来兮！带着这不愿改变的‘因’，留下这改变不了的‘据’，离开京都吧！该是离开的时候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可苏轼的‘海’又在哪里啊？”

苏轼大放悲声，抱头而恸。

窗外风吼雪飘，拥门蔽窗……

文同看得明白，“往复贾贩”一案虽然以“不了”了之了，但遗在苏轼心灵上的伤口，却不会以“不了”了之的。而且这种“不了了之”，加剧了他伤口的疼痛。这面颊上流淌着的泪水，是他心底沁出的血啊！文同突然参悟了刚才苏轼论画的“奥秘”，领略了人生崎岖路上行人做人的哲理。他讷讷而语：

“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世情亦为如此。子瞻得此常理，当无憾了……”

苏轼抬起头来，恍然地望着文同。

王诜借着文同的话题，说道：

“得常理者无憾，此屈子之所以千古也。现时，风吼雪飘，寒凝大地，万木萧索，子瞻今后将何以自处？”

苏轼拭泪沉思，良久，肃然出声：

“晋卿，你是画苑里手，你以为与可所画之竹如何？”

王诜赞赏说：

“与可画竹，身与竹化，故成竹在胸，落纸则披折偃仰，挥洒奋进；高节坚利，不骄不辱，不倚不惧。真君子也！”

苏轼渐渐振作：

“诚如晋卿所言，人当如竹。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瘦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突然，婴儿的啼哭声刺破窗外的风声冲入书房，截断了苏轼的话。

王诜倾耳静听：好清灵悦耳的声音啊！

文同静听：好无邪喜人的声音啊！

苏轼眉宇开朗了：好响亮而有力的声音啊！

任妈边跑边叫，喜颠颠地闯进来：

“大郎，生了，孩子出世了！”

任妈拭着喜泪说：

“感谢驸马爷和文表哥给苏府带来了吉祥。大郎，是个男孩，白白胖胖，眼睛像你，脸盘像闰之。母子平安，母子平安啊！快给孩子起个名吧！”

苏轼一时无措，喃喃自语：

“母子平安，母子平安，天可怜啊！‘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就叫苏迨吧！”

王诜在高声祝贺中，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

“苏迨，好名字！苏府必将舛去泰来。现时，欧阳公永叔已离京都，张公安道已赴应天府，魏国公韩琦远居大名府，司马君实离京外任已成定局。沧海横流，极需中流砥柱；朝廷沉寂，更需诤谏之臣。子瞻冤情自白，人望益显，若能留居朝廷，不仅有幸于天下，更有幸于大宋皇室。我与贤惠公主愿以全力保举……”

任妈笑逐颜开，忙说：

“谢驸马、公主高恩相助，苏府感激不尽……”

苏轼截住任妈的话，摇头而道：

“不！感谢晋卿与贤惠公主雅意，我将自呈笺表，请求外任。”

王诜惊异。

任妈茫然。

此时，文同深深一揖，讷讷而言：

“我向你们告别了，明天就要去湖州。”

王诜不解：

“这？”

文同苦苦一笑：

“前些天接到审官院下达的诏令，我已徙居湖州了。”

苏轼凄然，望着文同喟然叹息：

“又是苏轼之罪！我真无话可说！”

文同望望苏轼，对着任妈说：

“任妈，你家大郎才高命苦，不会处世，更要你老人家操心了。”说完，“嗯嗯”两声，转身离去。

望着文同的背影，苏轼说不出一句话来。

任妈喃喃说道：

“这样一个只会画画的闷葫芦，也要遭贬啊……”

王诜神情凄然。

庭院里的雪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脚印，但很快便被纷扬的大雪掩没了。

雪啊，你何时才停！

第二十二回 御苑射弓显盛世 皇宫设宴藏玄机

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第二天清晨，就冒着纷扬的大雪离开了京都，踏上了通向陕西京兆府的路程。可他在“朝辞进对”中上呈的《强兵安民三策》，却猛烈地搅和着皇帝赵顼的心，时过十多天，仍然牵肠挂肚地使年轻的皇帝无法安宁。

腊月二十八日，快过年了。皇帝赵顼独自坐在福宁殿的御堂里，手捧《强兵安民三策》发着愣，琢磨现时司马光也许已经抵达京兆府了。唉，永兴军路是战事频仍的特殊地区，也许应当依司马光之所奏，实行一种不同于潼关以东地区的特殊政策，以适应军事的需要。“青苗法”、“募役法”也许应当免行。可自己一怒之下，赶走了司马光，不及从容计议，焦躁拒谏，塞言误事啊！

宦值轻步走进御堂，把一份奏折呈上案头，然后轻步离开。

赵顼顺手拿起奏折，打开一看，是苏轼上呈的。他苦笑了一下：这两个人哪，总像串通好了似的，犄角呼应，夹攻于朕。想着，打开奏折凝神阅览：

右臣苏轼准阖门告报：天威在颜，不违咫尺；父命于子，惟所东西。伏念臣受性褊狷，才智短穷，恳辞开封府推官之职，请求外任……

简短的请求，“忠而无怨”，与司马光《强兵安民三策》的“忠而不苟”，璧映生辉，更为强烈地触动了皇帝赵顼的情感，歙然心绪沸动，开始怀疑这半年多来对这两个臣子的处置是否公正：

“朝臣典范”司马光在跌落外任的逆境中，仍然毫无悔改地坚持自己的政见，仍然请求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免行“青苗法”和“募役法”，真是“固执”得可怕啊！可这种“固执”真的错了吗？“乞请在永兴军驻地免除青苗、募役之苦”，以解军费之急，以安军民之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乞请暂停陕西义勇戍边”，以加强习练，提高其征战之力，则是脚踏实地之想；“乞留诸州屯兵”，以保后方安定，更是为朕之安危着意。司马光，务实轻名之臣，你“固执”得使朕难决难断啊！

“当代奇才”苏轼呢？“往复贾贩”一案，分明是冤枉了他，因此案而停止其开封府推官之职，分明是过分了。可他这份寥寥数语的“请求外任”的奏表，分明是压抑着心底的委屈，心灰意冷地希冀避祸求安。朕遇百年人物而不能用，可叹可惜！苏轼啊，你的恃才傲物，也使朕难决难断啊！

他不愿把这种“难决难断”的心事告知王安石。王安石正在为“御苑射弓”忙碌着。再说，这“难决难断”的犹豫，是否会被看作是对“变法”的又一次动摇呢？

他不愿把这心事告诉皇后。贤淑的皇后从颍王府起，就为自己“难决难断”的禀性深忧，在这年节来临，“御苑射弓”的前夕，还忍心让皇后再为自己操心流泪吗？

他更不愿把这心事诉于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登上皇位三年了，难道还要借助拐杖走路吗？再说，母亲和祖母一向偏爱司马光和苏轼。“偏爱”也是一种不公平啊！

年轻皇帝赵顼揣着这“难决难断”的沉沉心事，度过了皇室团聚的除夕之夜，度过了元旦大庆殿场面辉煌的君臣朝会，度过了大年初二热闹的大相国寺的焚香祭天，迎来了大年初三这轰动京都的盛世壮举——“御苑射弓”。

南御苑，位于内城东南一隅，是一座大型皇家园林，红墙围绕，周长十二里，为仁宗赵祯即位初期所建。园内山峰峦岩，池沼岛屿，皆为人工堆造而成，布局精巧，别致奇特；林木竹藤，多系人工栽植，依势而就，尽其自然；楼台亭榭，点缀其间，各逞奇丽，巧夺天工。在峰峦池沼之间，有一片宽阔平地，长约五百丈，宽约三百丈，是园林中惟一不曾经受改造的天然所在。春来绿草如茵，彩蝶飞舞；冬至草枯若金，水禽栖聚。此处原为仁宗皇帝偶尔游乐驰马之地，现时已修饰为“御苑射弓”的射弓场了。

一个多月来，千百名工匠的热汗心血和从国库里流出的黄金白银，变戏法儿似的创造出人间奇迹，使这片宁静的草地，一跃而成为园林中最为富丽堂皇的地方。

一座彩楼依池沼弯曲之势蜿蜒而起，长达一百七十步，高为三层，通体碧绿晶莹，造型从中央逐渐向两侧迭次滑行伸展，形成主次分明的外观；屋檐向上飞翻而出，琉璃闪光，明朗豁亮，展现一派放荡不羁之势；画栋缀列，图案回异；门窗精美，雕花繁复；室内为驻跸歇息之所；长廊横波，宫灯密悬；茶几座椅，依栏而置。

一座看台与彩楼相望而起，长约二百步，阶梯式随峰峦之势依坡而上，直与峦头峰顶相接，浑然一体，高为二十五层，可容五千人落座。整个看台均为木质构建，涂以深绿，与峰峦松柏一色，虽无雕饰之物，亦显浑厚雄伟。

射弓场顶端，并排耸立十座一丈五尺高的箭靶，靶身涂绿，靶面着红，均画一黑色侧面虎头，以虎目为靶心。画者似有惜虎之意，笔下虎目环睁，愤怒而视，张髭而啸，似有扑越厮斗之势。

射弓场起点，是峰峦的谷口，短松灌木，密密匝匝。谷内乃骑射者集结之处。

射弓场内的积雪，已被工役清除干净，泥泞已用黄沙覆掩，场面平整。白色起始线和箭靶前百步处的开射线显得格外耀眼。

熙宁四年（1071年）元月三日黎明寅时，王安石与“御苑射弓”总指挥吕惠卿带着东西两府的大臣进入南御苑。三千禁军也开进苑内警戒，车辚辚，马萧萧，拉开了“御苑射弓”的序幕。

吕惠卿的组织才能，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为了演好这场二十年近于失传的“大戏”，他弄来了许多重要的角儿担任“伴射”：

大辽使馆、高丽使馆、回鹘使馆、于阗使馆、真腊使馆、大理使馆、大食使馆、三佛齐使馆、交阯使馆都答应各派两名使节伴陪皇帝骑射以助

兴。西夏使馆在半个月的犹豫之后，前天夜里也决定派出两名使节参加。

外藩各国使节终于全部出场伴射，足以显示大宋皇帝的德威和荣耀。

为了对付心怀叵测的西夏人，吕惠卿亲至禁军大营，精心选定十名弓马射手参赛，并以禁军中那位骑射教头为首。这些人都是骑射中的高手，技艺精湛，足以压倒西夏人可能出现的挑衅。

为了显示这次“射弓”的欢乐气氛，吕惠卿在文臣中也指定十人参加。这是一组不谙弓马的丑角，用以衬托皇帝骑射的高超。这些文人最好当场弄些令人捧腹的事来，以体现年节期间的喜兴。

为了确保这次“射弓”的安全，吕惠卿在弓箭上也作了规定：凡参加“伴射”者，一律使用弩弓、弩箭，以突出皇帝使用的大弓、长箭，以显示皇帝的神力、神采。

为了保持“射弓场”内的良好秩序，吕惠卿独具匠心地草创了“门贴”的办法。由礼部印制“门贴”为入场证，凡进入南御苑的观众，需持有“门贴”，方可放行。“门贴”定额原为五千张，由于发放中的人情交易，实数已逾万张。当然，能得到“门贴”的，绝非市井细民。

为了激励人们的习武精神，扩大这次“御苑射弓”的影响，并激发“伴射”者的兴致，这次“射弓”特设赏格三等：一等奖二名，赏银鞍马一匹；二等奖五名，赏金银器皿一套；三等奖十名，赏绸缎衣着一套。

当然，为了保证皇帝这次“演出”的成功，吕惠卿对各方人士，特别是“伴射”的禁军将校们都分别作了“特别”交待。事君无小事，任何细微的失误，都是会导致身败名裂的。

卯时的钟声敲响，从大内钟楼传向全城。这是南御苑向市民开放的信号，也是“御苑射弓”即将开始的通告，京都各条街巷立即滚动起五光十色的人流。

大辽使馆的车辇、马队，奔驰在都亭驿大街上；

西夏使馆的车辇、马队，出现在都亭驿西门；

高丽使馆的车辇、马队，走出了安州巷同文馆；

回鹘、于阗使馆的车辇、马队，奔出了礼宾院；

真腊、大理使馆的车辇、马队，拥挤在怀远驿门外；

大食、交阯、三佛齐使馆的车辇、马队，驰出了瞻云馆。

看热闹的市民，跟着诸国使馆的车辇、马队，助兴起哄。爱闹事的“厮

波”、“闲汉”，在人流中狂叫乱喊。京瓦艺伎、食馆杂耍、小摊小贩，急于在御苑四周安营扎寨。远来的富商大贾、逸人雅士，搭伴携妓走出妓院、酒楼。满城人流，满城喧嚷，满城有目标的拥挤，一波推着一波，从四面八方向南御苑滚滚而来……

辰时的钟声响了，回旋在沸腾不息的人流上空。接着，雄壮明亮的鼓声、号声铺天而来，声威赫赫，人流中的喧闹声在刹那间神奇地隐没了。这是皇帝銮驾移出大内的讯号。人流开始慌乱地向街道两侧躲闪。

四列并排的禁军扈卫铁骑奔驰而来，身着黄甲黄胄的年轻皇帝赵顼提缰策马出现在人群面前。万众跪伏，欢呼雷动。起伏不息的声浪，把这位“御苑射弓”的主角送进了南御苑大门。

此时的南御苑，已经按照吕惠卿的策划和安排，完成了各种行当的定位，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气势磅礴的画图：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和宗室诸王及其家眷、宫女，高坐于三楼长廊。绫罗似霞，珠玉闪光；凭栏抚杯，茶酒芬芳；宫女婀娜，袖裙舒荡；欢声笑语，隐隐朗朗。为了观赏孙子、儿子、丈夫、兄弟、主子的跃马一射，都在运用各自的身份、权势和情感，装点着这罕见的排场。

二楼长廊里，端坐着宰执、百官、诸国使者和他们的家眷。大辽使者的紫袍金冠，西夏使者的绯袍金蹀，高丽使者的白衣白裤，于阗使者的花袍花帽，回鹘使者的长袍缠巾，三佛齐使者的黑袍乌毡，大理、大倭、真腊、交阯使者的奇装异服，杂以大宋臣子的蟒袍玉带，衬着大辽使者似笑非笑的面孔、西夏使者无晴无阴的面孔、高丽使者和善亲切的面孔、回鹘使者嫁笑欢愉的面孔、于阗使者幽默亲昵的面孔、真腊使者谦恭多礼的面孔、大理使者沉思善感的面孔、大食使者热情含笑的面孔、交阯使者桀骜自信的面孔，杂以大宋百官的各异神情。呈现出尽天下服式之异，聚天下七色之全，示天下百态之别的壮观。

一楼长廊是这场“御苑射弓”的中枢大营。王安石、吕惠卿、章惇居中指挥。长廊左右，是一百名随时听候调遣的禁军士卒，一律披甲挂胄，威武干练。长廊前是五十名号手，等距排列，一律着紧袖绯衣，戴尖顶高帽，手执长号，严阵以待，随时等候着吕惠卿一声令下，为登场的“射弓”者鸣号助威。

彩楼对面巍峨看台之上，已经是货真价实的“人山”了。一万多持有“门贴”的观众，已布满了看台、山坡，连苍松、古柏的横枝上，也坐满了胆大的男女。大宋京都的繁华，浓缩在这里。富商大贾、逸人雅士在这难得一到的地方，额手称庆这难得一见的好戏。妇人们的绿裙红衫，编织了这“人山”上的七色花坪：她们头上的金钗玉簪，便是这坪上闪光的露珠；她们妩媚的笑脸，便是这坪上的花朵；她们身上的脂粉，便是这坪上的芳香。她们的笑声、逗趣声、打闹声摇弋着这“人山”成千上百个浮浪子弟的心旌。

在“射弓场”顶端，十张高耸的箭靶之间，十名身着绯衣高帽、体壮嗓粗的招箭手，手执长竿，专司报靶。长竿顶端有一团红绒，用以指示中靶位置。箭靶一侧的奖台上，摆放着金银器皿和绸缎衣物，两匹银鞍马分系两侧，咚咚踏蹄，萧萧嘶鸣。

南御苑外，已成“人海”。街巷、环道、苑墙、屋顶，处处是人。为争夺一个行动方便的立足点，为抢占一个生意兴隆的地盘，为独霸一个看得真切的瞭望口，叫喊、争吵、对骂、飞脚挥拳……

巳时，钟声又响，庄严的时刻已然来临。“人山”、“人海”刹那间戛然又静。

身披红绸绶带的吕惠卿，在十名禁军士卒的伴随下走进“射弓场”，站立在“起始线”的一端。他看了看四周，心中感慨万千而来不及更多体会，用力挥动了一下手中的令旗。五十支长号仰天吹响，“呜呜”声惊天动地，“御苑射弓”开始了。

突然，一声尖厉的马啸从峰峦谷口传出，一道闪光随着疾骤蹄响跃出谷口，落在射弓场的起始线上。神骏嘶鸣，四蹄腾挪，金色的辔头、鞍鞯，随着雪白的躯体转动，在阳光下旋出一个金色光环。光环中闪现着一位年轻英俊的骑手。

骑手身着明黄色窄袖起肩紧身服，下着明黄色紧腰飞云裤，脚蹬明黄色高统软底靴，头戴明黄色双幞软顶帽；挎箭囊、执弯弓，英气勃勃，神情从容；随着坐骑的腾挪转动，迎着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他似乎在检阅这万头攒动的宏伟场面。

王安石望着出场亮相的皇帝赵顼，乍是兴奋叫绝，继而心神慌乱：“金玉其表”具矣，千万莫“败絮其内”啊！教场骑射决非坐殿论道，硬功夫决于顷刻之间，即或是弓马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何况这位主子，原是皇宫御室内养大的娇弱“秧子”啊！这头一炮能打得响吗？王安石的心一下子吊在半空当中。

吕惠卿望着皇帝赵顼，心里何尝安定，皇帝原本不喜弯弓射马，硬是被“变法”逼上了马背。在这一个月来的风雪习练中，据说很有长进，已具有“射虎中目”之技，谁知是真是假？但愿这传说的“长进”，可别是招箭手为取悦皇上在箭靶上作了手脚。今天来真的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不得假了，如果一射脱靶落空，下边的“戏”可咋唱啊！

宰执、诸王、百官，心里都在打鼓。皇帝毕竟年轻气浮，急功近利又不知深浅，如若今天砸了锅，今后这皇帝可咋当啊？他们都咬紧牙关沉默着：祸从口出，此刻人多嘴杂，可别因“不幸而言中”招来不幸。

彩楼三层长廊上的皇后，早就认出了自家“官人”。她欣喜、骄傲、心潮翻涌。万众注目的皇上一定能“射虎中目”吗？她似乎一下子通悟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内涵，思索那箭离弦去的结果。是震人呢？还是现

眼？“震人”当然好，震慑那些妄为的臣子，震慑那些桀骜的西夏人、大辽人，为大宋讨得几分威信。可“现眼”呢……她不敢去想了。她真想大声再次叮咛：“官家切莫大意呀！”可皇太后、太皇太后就在身边，她不敢轻狂，只能佯作安静。

皇太后，头一次见自己的儿子如此洒脱、英武、干练，她高兴得几乎喊出声来。可眼前这万众惊愕的情景，使她欢愉的心境，一下跌入沉寂的深谷。她突然意识到儿子正在冒险：冒失权于群臣之险，冒失信于黎庶之险，冒失威于诸国使者之险。她的心慌乱如麻。这慌乱很快又变成愤怨，直指王安石、吕惠卿：尔等这是拿着皇帝的尊严、威望、江山、社稷闹着玩啊！

太皇太后看清马背上年轻英俊的骑手原是自己的孙子时，在高兴的刹那间神情凝重了：孙子毕竟年轻啊，顾前不顾后，沉醉于开头的热闹，不想眨眼之后的结果。瞧他此刻的勒马旋转和流盼四周，似乎尚有十足信心。有信心就好，有胆量就好，大宋也该有一个胆子壮一点的皇帝了。太皇太后禁不住拍手叫了起来：

“是官家！好一个大宋英武的皇帝啊！”

太皇太后的击掌声、赞叹声，为四周早想放声高颂的臣下开了禁忌，“吾皇万岁”的欢呼声首先从彩楼三层长廊爆发，立即波及二楼长廊，继而传向对面看台……万众沸腾，声如雷滚。苑墙外感情丰富而易于冲动的京都观众、听众，也欢呼、叫喊，纷纷把手中的花束、彩绢抛向空中，以表达他们对皇上的敬意和祝愿。

皇帝赵顼的亮相得“彩”了！

他向观众频频挥手作答。在长号声、人群声暂歇的刹那间，他不等吕惠卿手中挥起的令旗从半空落下，便猛力用双脚在马肚上一磕，白马昂首一声长啸，四蹄腾空，向箭靶突射而出……

人群屏息，目光随着骏马飞奔。皇帝赵顼伏身策马……

王安石冷汗涌出。皇帝赵顼从箭囊里拔箭……

吕惠卿气堵喉头。皇帝赵顼搭箭于弓……

皇后闭上了眼睛。皇帝赵顼舒臂开弓了……

在这短暂而紧张的一瞬里，皇帝赵顼干净、利落、准确地完成了开射的全部准备，当马蹄奔近“开射线”的几尺处，利箭“铮”的一声离弦而去，射向中间的五号箭靶。他同时收弓勒缰，白马前蹄腾空，人立在“开射线”上。利箭“嘭”的一声，射在“偏头虎”的眼眶上。

招箭手举起长竿，高声报靶，声如响雷，贯满全场。

看台上的人们雀跃欢呼，似浪如潮！新奇啊，大宋出了一个善射的君王！痛快啊，大宋有了一个尚武的皇帝！

彩楼上的百官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好兆头！大宋中兴有望了！

诸国使者在瞠目中鼓掌以贺。

王安石舒了一口气。

吕惠卿放下一颗心。

太皇太后拭着喜泪，搂着身边的孙媳皇后对皇太后说：

“官家射弓虽不中虎目，也是上等成绩了，比他父亲强，比他爷爷强……”

皇帝赵顼在欢呼狂潮声中跳下马背，精神昂扬地向观众挥手答礼。然后转身，大步奔上彩楼，落座在太皇太后的身边。太皇太后急忙为孙子披上锦袍……

“呜呜”的长号声再起。

十匹火红大马驮着以曾布为首的十名文官，从峰峦谷口慌乱冲撞而出，艰难而勉强地排列在“起始线”上。箭囊在他们身上摆动，弩弓成了他们手中的赘物。坐骑的暴烈和射手的狼狈，构成了一幅绝妙的滑稽图，引起了观众异样的兴趣：马是好马，人是囊货！哄笑声代替了赞赏声，同样如潮如涌。可怜这些射手在哄笑声中个个发抖。

文臣们担任“伴射”原本就是悲惨的。如果在皇宫某一个殿宇里私下陪皇帝射弓，也许尚有某种风雅的趣闻，今天被战马驮进这万人争睹的“射弓场”，一个个早就丧了胆气，一颗心儿已经脱壳离窍，五尺之躯只剩下一腔没头没脑的迷乱。

王安石见此“惨”状，苦笑摇头。

吕惠卿却喜形于色，他要的就是这个。没有平地，不显高山，为了显得高山更高，就需要在平地上挖沟、挖壕。他故意拖延起始的命令，要把这段闹剧的气氛铺得充足。

太皇太后，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些在马背上自顾不暇的文臣，先是开怀大笑，继而笑声含涩，摇头对皇帝赵顼说：

“这是谁出的主意？快开脱这些文臣吧。”

太皇太后的话刚刚出口，“起始线”上的吕惠卿，用力挥落了手中的令旗。十匹火红大马嘶鸣着向箭靶奔腾而去，似十个疾飞的火团。“火团”上的射手们，在慌乱中拔箭，在紧张中搭弓，在东倒西歪中挣扎。当坐骑冲过“开射线”时，有的尚未从箭囊中拔出弩箭，有的虽拔出弩箭却失落于地，有的虽射箭离弦，但去向不明。有三人射中箭靶，但箭头都钉在“偏头虎”的脖子上，距虎目尚有二尺之遥。可怜的曾布遭遇最惨，在临近“开射线”二丈处，竟脱镫落马，扭伤了脚脖子。更为奇怪的是，在摔落触地的刹那间，弓上的弩箭不知何因倒旋过来，刺穿了曾布的手！

“射弓场”上的哄笑声随着射手们的人仰马奔达到高潮之后，立即为吆喝声、斥责声、失望叹息声替代。丢盔卸甲的文臣和被人架走的曾布，留下了一个合理的话题：这群笨蛋和皇上比差远了！

长号声又起。十匹杂色坐骑和十名模样、服式各异的“伴射”，从峰峦谷口奔驰出来，整齐地排列在“起始线”上。

这是高丽使馆、三佛齐使馆、真腊使馆、大理使馆、大食使馆派出的十名“伴射”。那白色、绯色、黑色、灰色的衣着和那洋溢着友善的笑脸，立即引起全场的欢呼声，临近“起始线”时，看台上的一些观众，竟把手中的绢花、荷包抛向这些远方的客人。

吕惠卿对这组“伴射”，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伴射”，是不会对皇帝赵顼造成威胁的。他举起令旗，大步走到“伴射”者的马头前，逐一询问骑射前的准备情况，表现出友好和关切。在确信准备已经完全就绪之后，吕惠卿才退回“起始线”一端，把高举的令旗用力落下。

十匹坐骑向箭靶飞奔而去。马背上的射手在人群热情的鼓舞下，镇定而迅速地完成了开射准备。在接近“开射线”的时间里，他们都射箭离弦，收缰勒马，然后奔回“起始线”。

招箭手高声报靶：“伴射”者全部射虎中靶。高丽使馆和大理使馆各有一人射中虎额。全场再度爆发祝贺声。彩楼三层长廊里的太皇太后派出十名宫女，捧着十盒宫廷糕点已走下彩楼，向十名“伴射”的客人飘然而去。彩楼二层长廊里的高丽、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的正副使者，凭栏站起，合掌稽首，向观众殷殷致意。

长号声再起时，“射弓场”上的气氛骤然紧张。大辽使馆、西夏使馆、回鹘使馆、于阗使馆、交阯使馆的十匹坐骑呼啸着从峰峦谷口飞腾而出，冷森森地排列在“起始线”上。全场观众纷纷站起，把寒冷的目光投向这组“伴射”。连彩楼上的皇帝赵顼、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也都神情肃穆。

大辽使馆的两位“伴射”，身着绯色短装，面带微笑，诡秘而令人生疑。西夏使馆的两位“伴射”，身着蓝色骑射服，面色阴沉，骄横而令人生

厌。交阯使馆的两位“伴射”，着黑色短装，神情桀骜。

王安石心情沉重了。此刻的“射弓”虽系年节娱乐，但也涉及国威、国容，好斗的西夏人是决不会漠然对待的。西南边境近日也不安定，交阯兵马常有侵边之扰，朝廷已派出兵马进剿。狡诈的交阯人，也不会在此时此地示弱服输的。北部边境近年平静，大辽兵马尚能自律相处，难道也会有麻烦出现吗？唉，在这小小的“射弓场”上，似乎也闻到边陲烽烟。

吕惠卿惴惴不安。如若西夏人、大辽人、交阯人果真射虎中目，皇帝何以自容？观众何以自安？京都人一向是以“九天居民”自居，而且善于起哄闹事。他怒目望着马背上的西夏人、大辽人、交阯人，盼望他们马失前蹄，像曾布一样扭脚伤手。他举起令旗，胡乱甩落。

十匹坐骑嘶鸣跃起，奔腾而出。观众一片吼叫，打唿哨的，“喝倒彩”的，毒言恶语从看台上倾泻而下，似乎要用言语的喧嚣，使这组“伴射”的弩箭全部脱靶。大宋京都的同仇敌忾与粗鲁鄙俗暴露无遗，致使彩楼上的皇帝、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脸儿发红。担任警戒的禁军士卒紧张地手握剑柄。

“喝倒彩”的叫喊声随着十支利箭的射中箭靶而无可奈何地戛然停止了。人群用可怕的沉默等待招箭手报出结果。招箭手举起长竿，高声报靶：

于阗“伴射”，一中虎颈，一中虎额。回鹘“伴射”，一中虎耳，一中虎鼻。交阯“伴射”，一中虎额，一中虎目。大辽“伴射”，一中虎目，一中虎颈。西夏“伴射”，两箭脱靶。西夏人的狡猾满足了大宋京都观众心底的希冀。似乎边境上打败仗的也不是大宋而是西夏。一场骚乱避免了。

大辽人、交阯人却悄悄地压倒了大宋皇帝。于是，懊丧的叹息声从看台上腾起，笼罩了整个“射弓场”。只有彩楼上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和皇帝赵顼在笑语祝贺。十个捧盒为“伴射”们赠送宫廷糕点的宫女，在这唉声叹气的声浪中，两条腿似乎有些打飘。

皇帝赵顼虽然以礼相贺，但他的心底却浮起一种捉摸不定的忧郁。

王安石也在凭栏沉思：西夏人的“脱靶”也许是一个讯号啊！兵不厌诈，这“射弓场”上的“韬晦”和“回避”，也许为了掩盖在另一个“射弓场”上的进攻。永兴军驻守地区大约是要闹大事，打大仗了。司马光能跃马弯弓、冲锋陷阵吗？我的老友，切莫成了真枪真刀的战场上的曾布啊……

吕惠卿急于扭转此时的懊丧情绪，急于“后发制人”，用禁军将校的“伴射”压倒大辽人、交阯人，为皇上报仇雪恨，为大宋挽回面子。他焦躁地举起手中令旗。五十支长号愤怒长鸣——号手们似乎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

“呜呜”长号声，驱赶着“射弓场”上的晦气。十匹铁骑呼啸着飞出谷口，

给大宋观众带来新的希望。全场响起了“噢噢”的吼叫声。

白马银鞍，灿若流星；红装朱缨，势若烈焰。禁军将校“伴射”的先声夺人和神骏威武，直使得意忘形的诸国使节引颈张目，直使神情不欢的皇帝、皇后眉飞色舞，直使垂头丧气的王安石高声叫好，直使焦虑不安的吕惠卿热血沸腾。吕惠卿高举令旗奔向列队的“伴射”们，握紧拳头，逐一叮嘱：“射虎中目！”“射虎中目！”直喊得他自己嗓哑失声，直喊得“伴射”们心惊肉跳。

在“伴射”们的心惊肉跳中，吕惠卿倒转回来，仍用拳头的上下挥动，代替失声的叫喊，在每个“伴射”面前，挥动着“射虎中目”的节奏。在强劲的挥动中，他的嗓子突然恢复了发声，喊出了他心底严厉的命令：“要箭箭射中虎目！”当他返回“起始线”一端猛地落下令旗后，再也支撑不住地瘫软在地——他有些虚脱了。

马队飞奔，观众们凝神屏息，天地间只有“哒哒”的马蹄声。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太后高氏和太皇太后曹氏，许多人都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马蹄“哒哒”……

马背上的“伴射”们，原本已明白形势的严峻，此一射的责任重大，早已反复斟定了“射虎中目”的要领。可吕惠卿刚才挥舞拳头的叫喊和激切的神态，搅乱了他们的心。特别是最后那一句“要箭箭射中虎目”的命令，使他们头脑里一片雷鸣，什么射箭要领？全然记不起了。连同那个教皇帝赵顼骑射的禁军弓马教头，一样冷汗如涌，心乱如麻，昏昏然只知随马狂奔。马蹄“哒哒”……

禁军“伴射”们在马背上拔箭、搭箭、开弓，头脑中跳跃着“射中虎目”四个字，心发慌、手发软、臂发颤、眼发花，连拉弓的手指也似乎发麻了。尤其那位弓马教头，竟在瞄准的“偏头虎”的眼睛里，看到了吕惠卿挥舞拳头的身影……妈的，真是活见鬼了！

十支利箭呼啸而出。禁军“伴射”们把十颗心也射了出去。个个失魂落魄、面无人色。

招箭手的高声报靶打破了短暂而漫长的死寂。十名“伴射”的利箭全部中靶。三人射虎中额，四人射虎中鼻，三人射在虎的眼眶上。

大宋观众的叹气声、惋惜声，幽幽怨怨，凄凄惨惨……

十名“伴射”，伏在马鞍上痛哭失声……

当天晚上，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庆寿宫内室里设宴，慰劳“御苑射弓”的

皇帝赵顼。皇后也随驾参加。

太皇太后的这个酒宴，只备有一道菜——海味八宝火锅。这是孙子最爱吃的。其他的则是皇太后和皇后从各自的宫里带来的几样精细小菜。

祖孙三代聚会，庆寿宫内室洋溢着天伦之乐与祥和气息。太皇太后今晚兴致极高。“御苑射弓”虽属年节娱乐，自己却从中感受到一种振奋：不甘因循苟且的振奋，锐意进取的振奋。也许因为朝廷几十年来太平静、太死气沉沉了，这种振奋竟使她心潮澎湃，萌生了询问朝政的念头。在目睹孙子今天“射弓场”上的不凡表演之后，心中滋生出许多话题，不说出来，憋得慌啊！

皇太后今晚母爱更切。儿子一个月来在寒风冷雪中苦练骑射，累瘦了肌肤，磨硬了筋骨，冻肿了手指，也拼出了一副帝王的胆量和威风。做母亲的，心里疼爱，心里高兴啊！

皇后今晚的心绪最为复杂。“射弓场”上皇上那跃马飞出谷口的英姿，把自己的心带进酒杯里，真要醉了。看台上观众如疯如狂地欢呼，把自己的心沉浸在糖罐里，真甜透了。射弓时马背上皇上那飘逸洒脱的身影，把自己的心引入花丛里，美奂美轮。开射前皇上那成败莫测的冒险，把自己的心提向云彩里，魂飞魄散。天可怜见，皇上终于射中了虎的眼眶，自己的心一下子落进胸腔里，没有比此更舒坦了。可在一组组的“伴射”过程中，皇上那凭栏沉思的情景，却又把自己的心扔到火盆里。特别是回到福宁殿寝宫，躺在床榻上那疲惫的神态和那不断声的叹息，又把自己的心拉回除夕前的那个夜晚，真是煎熬难忍啊！为了争得“御苑射弓”的成功，皇上压下了心中的忧愁，在这“御苑射弓”成功之后，新的忧愁和那旧的忧愁，又淹没了皇上。西夏人狡诈，大辽人骄横，交阯人也开始猖狂……“募役法”、“保甲法”、“青苗法”……还有司马光的《强兵安民三策》和苏轼的“请求外任”！天可怜见，别让忧愁再折磨这心事如山的人儿了。但愿能借太皇太后的恩德和皇太后的慈爱，为皇上解脱心中的忧愁……

大宋王朝三个杰出的女人，都在为一个“励精图强”的年轻皇帝操心。这个皇帝也算是一个幸运儿了。

可这个幸运儿却有着宫廷里特有的那种敏感多疑的禀性。他猜度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不避一天“射弓场”登楼、下楼、乍惊乍喜的劳累而举办这个夜宴，必定是有所为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虽然不预朝政，但对朝廷里发生的一切重大事情，何尝掉以轻心过？就是她们有意不问，宫中的宦值、宫女也会“无意通风”的。何况还有姐姐贤惠公主经常问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膝前。唉！但愿王安石、吕惠卿没有再出什么岔子，但愿这两位老人别在“变法”上再出什么难题，但愿今晚这个宴饮，只是一次舒心的天伦之乐的聚会。

宫女们捧上了沸腾的赤铜火锅，在添汤、下注、斟酒之后，便侍立一

旁。太皇太后不等儿媳、孙子、孙媳举杯敬酒，便端起酒杯开了口：

“官家射弓，万民欢颂。前几天听说苏轼讲过一句话：‘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今天南御苑所见，人心拥戴官家，看来大宋真的要中兴了。老身这杯酒，是专为我这个有出息的孙子举起的。皇太后、皇后，你俩也陪老身喝了吧！”

皇太后、皇后一时惶恐地愣住了。

皇帝赵顼急忙举杯站起，毕恭毕敬地说：

“老祖宗折煞孙儿。孙儿恭祝老祖宗圣躬康泰！”

皇后也举杯站起：

“孙媳敬祝老祖宗太皇太后万寿无疆！”

皇太后站起，被太皇太后一把拦住：

“皇太后不必多礼。你看，官家和皇后如此孝敬你我，咱俩就倚老卖老吧！”

皇太后忙说：

“儿媳遵从太皇太后教诲，恭祝太皇太后圣躬康泰！”

太皇太后大笑，四人欢饮。

皇后为太皇太后夹菜，太皇太后笑着拦住，把火锅里的海参、鲍鱼夹到皇帝赵顼的餐盘里，疼爱、打趣地说：

“官家，这一个多月来，你人也累瘦了，手也冻肿了，再不多吃一些，你媳妇就更心疼了。皇后，今儿个你不用孝敬我和皇太后，只要把你官人侍候得身强体壮，我和你婆婆就打心里谢你了。”

皇后脸红红地笑了。席间斟酒的宫女也转头掩嘴笑了。

酒绿灯红，笑声盈盈，谐趣成串，妙语连珠，谈今日京都，话御苑射弓，论西夏人狡诈，议大辽人骄横……

太皇太后在慈爱中选择着暗示孙子的时机。

几杯热酒下肚，皇帝赵顼在谈论“御苑射弓”这一传统节目复活时，他赞扬王安石决策的大胆，赞扬吕惠卿调度的周全，赞扬朝廷百官的辛苦。皇上为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唱起赞歌，精明的太皇太后巧妙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她似乎为皇帝的谈论所感染，欣喜而笑，赞许地说：

“善！古人说：‘善射者不忘其弓，善为上者不忘其下。’官家知君臣相处之道，老身可以垫高枕头睡好觉了。若‘当代奇才’苏轼今日能身临南御苑，必有《射弓赋》以记其盛，大宋文坛又会增添一颗明珠。可惜今天疏漏了此人。”

皇帝赵顼心有所悟，神情略慌。

皇太后接着太皇太后的话题询问儿子：

“听说苏轼要离开京都了？”

皇帝赵顼回答：

“苏轼前几日上呈奏表，请求外任……”

皇太后神情凄楚地说：

“人常讲，‘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如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圣人’。苏轼虽非圣人，也是百年人物。只是口无遮拦、信笔纵情，染有历代文人的毛病，恃才傲物，免不了得罪一些人。其实，这有什么要紧，‘自古文人傲王侯’，唐代的李白不是还要高力士为他脱靴吗？听说苏轼的策题《论专断》犯了罪，外任也好，贬逐也好，若能为他安排一个好的去处，成就他文学上的才能，官家也就功德无量了。”

皇后暗暗用脚在桌下提醒赵顼赶快遵旨谢恩，却误触了太皇太后的脚，她神情惶恐地向太皇太后一瞥，脸先红了。太皇太后纵声大笑，为皇后解窘说：

“都怪我这个老婆子多嘴，牵出一个苏轼，败了皇太后的兴致，惹得官家心烦。孙媳妇，今儿个苏轼不在这里，惜无《射弓赋》飨酒，你就唱一曲为皇太后提兴、为官家解烦吧！”说着，转头吩咐身边的宫女：

“取琵琶来，我为皇后伴奏！”

真是天降梵音！皇帝赵顼、皇太后、皇后全懵了。机敏的宫女雀跃凑趣：“许多年不听太皇太后抚琴了，太好了！”说着，转身取琵琶去了。

皇太后笑着躬身作谢。

皇帝赵顼高兴地走到太皇太后身边为太皇太后挪椅设座。

皇后心情紧张了。她明白，太皇太后这不寻常的举动，一定是为重要的事情而发，也许与“变法”有关。一曲不当，就可能引起风波。她不敢唱王安石的词作，那等于以油灭火；也不能唱苏轼的词作，那等于为丈夫添乱；更不能唱现时京都风行的柳永的词作，仁宗皇帝生前认为柳七的词作都是靡靡之音。精明的老祖宗啊，哪一曲才能符合你的心愿呢？

宫女把琵琶取来了，太皇太后调弦定音之后，望着皇后询问：

“何曲为好？”

聪明的皇后，已在唐代诗人的诗中选出佳作。她要把太皇太后的心思引向边塞。于是，她跪倒禀奏：

“禀奏老祖宗，孙媳不谐音律，不谙歌唱，当年在颍王府时，官家曾教孙媳习唱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请太皇太后、皇太后指教。”

太皇太后点头，赞赏地说：

“王昌龄的《从军行》也是神品之作啊！”说罢，抚弦弹起《相和歌平调曲》。

皇后歌唱：

大漠风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渡洮河北，

已报生擒吐谷浑。

胡瓶落膊紫薄汗，

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

辞君一夜取楼兰。

玉门山嶂几千重，

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

马踏深山不见踪。

边塞之歌，战争之歌，时代最强音编织之歌，震撼着大宋皇族祖孙三代的心。

唐代的战争，有的是为抗击外族入侵而战，和现时朝廷抗击西夏兵马的扰边相似；有的是为开拓疆土而战，和现时皇帝赵顼“变法”的思路吻合。王昌龄这首《从军行》，以风格的清丽，气魄的雄浑，形象的生动，描写了边塞的景色和豪情，立即引起了皇太后和皇帝赵顼的共鸣。皇后此时的歌唱，以其特有的身份、情感和思绪，表现了大宋皇室关注西北边境和北部边境的深深忧虑。

太皇太后抚琴叹息：

“悠悠岁月的边塞沙场，在王昌龄的笔下永生了。唐太宗手下的大将李靖，夜渡洮河，讨平了吐谷浑，保住了西北边境的安宁。我们大宋能行吗？我们的李靖是谁？在哪儿啊？唐高宗置建碎叶城，开拓了广阔的疆土，使大唐称雄于世。我们呢？大顺城失陷了，环庆路战败了，燕云诸州至今还失落在大辽人的手里啊！唐代的边防，像屏障一样重重叠叠，戍边的将士，与烽火台同生同息。我们的边防如何？我们的戍边将士如何？

“官家，听说你把司马光赶到永兴军去了，这不闹着玩吗？他是一个书呆子，一个直筒子，一个治学上的圣手，一个治军上的呆虫，能为大宋夜渡洮河、夜取楼兰吗？与其让他去战场上送死，莫如叫他去洛阳修书。一个不知爱书、读书、用书的王朝是不会有出息的。

“我的话说多了，听不听由你。我累了，要歇息了。但愿官家的这次‘御苑射弓’，能为我们大宋培养出几个李靖。但愿官家的励精图治、身体力行能重振我们大宋的雄风。”说着，太皇太后在宫女的搀扶下，走出了内室。

皇太后跪地向太皇太后送行。她的目光注视着儿子的反应，因为她的心里也牵挂着司马光和苏轼的命运啊！

第二十三回 怜丈夫王妻买妾 性高洁安石拒美

王安石担任了朝廷宰相，登上了施展他抱负的权力顶峰，大宋的命运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头。他来自州县，还没有改变那种“每事亲躬”的习惯；他出身于县邑微吏的地主之家，还没有学会前任宰相陈升之那种“与世无争”的“洒脱”；他怀着“变法易俗”的理想，不可能因袭前任宰相富弼

那种“老于官场”的“稳健”；他天生就是一个轻衣轻食的人，修养不出前任宰相曾公亮那种“把酒论政”的“雅气”。他几乎整天待在大内“东府”里，不知偷闲地处理着“朝政万机”。各地推行新法的奏表、文书，他逐一过目；边境送来的奏札、战况，他逐一阅览；州府呈报的灾情、政情、冤情、异情，他逐一研读；皇帝需要了解的重要文书，他亲自摘录、贴黄上呈。他废寝忘食、昼夜操劳。身体日瘦，声望日升。他如同历代变革者一样，在文书、奏表、奏札、刑律中大展才智，以笔墨呕心沥血，并自得于其中欢乐，而多少有一些轻视文字、文书之外的实情。

对手、朋友、皇帝似乎都在有意地成全他：欧阳修、张方平、范镇、韩琦等人离开了京都，他不再担心这些老臣出难题；司马光外任、苏轼沉默，不再有噪耳的反对声干扰他；吕惠卿、曾布等人全力依循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枢密使王珪也加入了赞歌的合唱而成为“西府”的甩手掌柜，把军务上的大权也拱让于他；另一位并肩宰相韩绛去了京兆府，自然不必再与这位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商议共决；年轻的皇帝给了他充分的信任，除了不断的嘉勉、鼓励外，不再有犹豫、迟疑的表示。一切都是顺心遂意的。两个月时间内，王安石实际上成了统管东西两府的主宰，朝廷已成了“朝臣唯介甫之命是从”的一统天下。大宋历朝集政权、军权、财权于宰相一身的，仅此一例。王安石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驾驭着大宋风云。

他又是十来天没有回家了。

“元旦朝会”和“御苑射弓”之后，他陷入了更为繁忙、紧张的朝政之中。诸国使馆都为“御苑射弓”出了力，需要加以宣抚和慰劳；二府、三司一年的事务规划，需要审定部署；过去一年的财政收入、支出需要结算统计；吕嘉问等草拟的“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条款与实施方案，需要反复酌定……事烦日短，今天儿子王雱来到“东府”，说家里有重要事情要他回家，他才猛然想到今天已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十天来慢待了夫人，慢待了家人，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歉疚。唉，历朝历代都有“国而忘家”之士，那些“士”们的心情，大约也是如此吧！

他放下手中斟酌难定的《市易法》正要和儿子王雱回家，福宁殿宦值走了进来，传下了皇帝赵顼批谕的两份文书。他打开一看，一份是司马光字迹工整的《强兵安民三策》，一份是苏轼文字简短的“请求外任”。这两份奏折他都没有看过，想必是通过别的途径直接上呈皇帝的。他心里立即紧张起来，忘却了儿子王雱就在身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神情不安地伏案阅览。

司马光的《强兵安民三策》阅览至半，他的心就禁不住地怦怦跳动。司马君实啊，你莫非发疯了！西北边陲各路将成为战区，永兴军将投入战斗，你未临军旅就企图乱法，就不怕被杀头吗？而且你临军执权，若有差池，不仅头颅难保，尚会罪及九族！怎还有心思顾念其他？他真为司马光冷汗湿衣。当他看到皇帝御批“诏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谕旨时，一颗心才突然变得平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圣上英

明，司马君实幸免于难！”在这兴奋的回味中，一种悲哀又浮上心头：“‘专意修史’，毕竟是坐冷板凳。司马君实纵然无怨，可总须顶着一个‘遭贬’的名头奔赴洛阳啊。”

苏轼“请求外任”的奏表，使王安石心头更多了一层凄凉。特别是“受性褊狷，才智短穷”的八字自嘲和借口，更使他感到汗颜。这是子瞻的被迫自请！迫于荒唐的“往复贾贩”，迫于无情的政见之争，也迫于自己在皇上面前的危言杀伐啊！皇上“准其所请，诏通判杭州”的谕旨，对子瞻也算是一种照顾了。他茫然而想：江南如画的山川，杭州秀丽的美景，对于才气横溢的苏子瞻，但愿是一件因祸得福的好事。

王安石怀着歉疚的心情，与儿子王雱乘车回到家里，已是入夜时分。迎着他的是元宵节的喜庆。门外屋檐下挂着一串红光闪亮的纱灯，长廊两侧缀着五彩辉映的花灯，卧室门前是贴有囍字的八角灯。

夫人吴氏从卧室笑吟吟地迎出，使他心中腾起老夫老妻间深沉不移的相依之情。他走进卧室，看见窗前桌案上摆着几样佳肴和一坛美酒，欣喜若狂，打量着着装更为整洁的夫人，轻声谢道：

“知我者夫人，疼我者夫人！今日事情颇多，埋头书案，中午仅以两块油糕果腹，现时确实已是饥肠辘辘了。”说着，用手从盘子里扯起一块鸡肉塞进嘴里。

吴氏含笑而语：

“承蒙相公夸奖。今天是元宵节，月圆人聚，我斗胆做主，特意请了一个人为相公烹茶制肴，并将为相公斟酒作陪。”

王安石以为吴氏请来的是家蓄歌伎，便坐于桌案前，拱手作谢：

“夫人雅意，安石恭然从命。”

吴氏一笑，坐在王安石左侧，然后望着门外，轻轻击掌三声，一个年轻女子轻盈走进卧室，向王安石行了晋见之礼。王安石一看，不是自家歌伎，而是一个陌生的女子。他突然想起夫人两个月前因大病一场曾提及需要专人侍候之事，以为是夫人聘进的侍女，便热情相待，亲切地说：

“自己家里，不必拘礼，请落座一同就饮。”

年轻女子根本不知她今天走进的这个庭院，竟是当今的宰相府，更没有想到此刻叫她落座的人，竟是当今的宰相王安石。她再礼之后，便从容地坐在王安石的右侧，绾起衣袖为王安石斟酒，然后为吴氏斟酒，轻声说道：

“请老爷、夫人饮酒。”

王安石端起酒杯，向吴氏作贺：

“元宵佳节，谨祝夫人安好！”说完，浅浅呷了一口，便举箸夹起近处盘中的肉食大嚼起来。

吴氏浅饮一口作答，笑着询问：

“相公，此獐脯味道如何？”

王安石这才注意到吃的是獐脯，迷惑回答：

“是獐脯吗？噢，味道极佳，几乎被我吃糟蹋了。好，好，甚合口味。”

吴氏道：

“这盘獐脯，就是这位新进之人亲手做的。相公今后有佳肴可用了。”

王安石向女子点头，举杯相邀：

“多谢了，你也斟酒自饮吧。”

王安石的随和，消散了年轻女子的拘谨。她浅浅一笑，为王安石添酒。

吴氏知道王安石的饮食习惯。此公饮食随便，只是在近处盘中寻食，对远处盘中再美的佳肴也常常是不及一顾。她便把远处的一盘鲟鱼移至王安石面前，特意提醒：

“这盘鲟鱼，也是这位新人亲手烧的，请相公仔细品尝。”

王安石眼睛一亮，认真看了看盘中的鲟鱼，举箸夹了一块放入口中，细细品味。停箸之后，大为赞赏：

“清香爽口，果然不错！我十九岁随父亲居江宁，外祖母黄太夫人常烧鲟鱼以哺我。今夜甚幸，三十多年不尝此味了！”

吴氏大喜，借机介绍年轻女子：

“相公，你仔细看看，这位新人是哪里人？”

王安石这才抬头仔细地打量身边的女子。

此女子年约二十岁，体态娇柔婀娜。上着浅红色紧身杭缎暗花衫，下着深红色杭缎宽脚裤，黑发高髻，簪以钗凤、珠花，神韵清雅，面容秀丽，细眉如黛，一双晶莹欲语的眼睛，透着江南女子特有的风致。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你是江南人？”

女子微微点头一笑，嘴边的两个酒窝浅露。

“家居何处？”

“江宁钟山脚下。”语音清纯。

王安石高兴了，情不自禁地以江宁乡音交谈：

“江宁是我的第二故乡。异域逢乡亲，最亲是乡音！秦淮河现时如何？”

女子以乡音答对：

“秦淮河上的游船灯火比昔日更加辉煌，秦淮河上的琴音欢歌比昔日更为动听。”

“你可去过定林寺？”

“定林寺的钟声比昔日更是响亮了。”

“你可知道悟真院？”

“悟真院里的蔷薇花已成了江宁的一大景致。”

“你可喝过悟真院里的八功德水？”

“那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蠲疴的圣水，已使游人涌如早潮。”

年轻女子亲切的乡音，流利的答对，使王安石的心绪飞向遥远的江宁，眼前渺渺浮现起客舟、孤帆、江水、月色、渔火……他禁不住吟出当年感怀江宁的诗句：

霸主孤身取二江，

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

逸乐安知与祸双。

……

在王安石沉浸于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低吟中，年轻女子接着吟出三、四两联的诗句：

东府旧基留佛刹，

《后庭》余唱落船窗。

《黍离》《麦秀》从来事，

且置兴亡近酒缸。

王安石惊异，凝目望着身边女子：

“你也知道这首诗作？”

年轻女子款款回答：

“这首诗是当今宰相王安石七年前任职江宁府时写的。江宁人都为他忧国忧民的一颗心而骄傲，这些诗句也就传入了市肆酒楼。谁知他当了宰相之后，还能以这样的一颗心对待天下的黎庶细民吗？”

王安石愣住了。此刻不再是惊异于这个女子的才情，而是惊异于这个女子的心智了。他神情肃穆地说：

“你有这样的担心吗？”

女子说道：

“天下的文人学士，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在贫寒潦倒的时候，会慷慨激昂以济世；待到飞黄腾达之后，就该四平八稳以利己了。王安石在这首诗里，原本就是留着退路的，你听，‘《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这不是在说，该衰亡的就该让其衰亡，又何必去惋惜呢？当然，这是他那时的牢骚话，可现时，他也许早就把这壮怀的一切，都付诸‘酒缸’了。”

王安石心头一惊，坐不住了，站起身来：

“不！王安石不会这样，也不敢这样！”

女子一怔，惊慌地也站了起来。

王安石发觉自己失态，摇摇头，转向夫人吴氏。可吴氏早在他与这个女子江宁忆旧时悄然离去，回到对面的一个房间——她的卧室去了。

王安石心头突然浮起异样的不安。他向窗外望去，月色茫茫。他向门外长廊望去，廊间的灯火已经灭了。他一时失措。夜半三更，在这间卧室之内，只有这个陌生的女子陪伴，饮酒论诗，失检点了！他忙对女子说：

“你快去侍候夫人安歇吧。”

女子不仅没有离开，反而走到床榻边，为王安石铺被置枕：

“夫人早已吩咐，今后由贱妾侍候老爷……”

王安石头脑“嗡”地一响：

“你，你是什么人？”

女子转过身来，低声说道：

“我是夫人用钱为老爷买来的小妾。”

王安石“啊”的一声跌坐在椅子上，望着床榻前的女子发呆。

女子铺好被褥，轻步走到王安石身边：

“老爷，夜深了，安歇吧。”

王安石木呆不语。

女子伸出手来，声音微抖地说：

“老爷，贱妾为老爷脱靴解衣……”

王安石如噩梦乍醒，惊恐地瞪着一双眼睛……

女子含泪低语：

“老爷，贱妾今日傍晚，奉夫人之命，已汤浴熏香过了，身子是……”

王安石打了一个寒战，苦笑着：

“姑娘，你这是挖我的心啊。”

女子愣住了。

王安石镇定下来，轻声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女子嗫嚅回答：

“贱妾名叫婵娟。”

王安石点头，自语：

“婵娟？多好的名字，又是一个婵娟啊！屈子的侍女叫婵娟，是屈子的解语花。这个突兀来到我面前的婵娟，也是天神为宽慰我煎熬的灵魂而恩赐的吗？‘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婵娟，你有聪颖的才智，却不知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婵娟知道遇到了好人，突然双膝跪地，泪水涌出：

“老爷，贱妾也是被迫卖身啊……”

王安石忙道：

“别哭，别哭，快起身，告诉我你的身世。”

婵娟终于停止哭泣。她跪着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生于何处？父母是谁？婵娟根本就无印象。最早的记忆便是江宁钟山脚下那座灯红酒绿的“燕尔酒楼”和总是坐在酒桌前抚琴轻歌、泪珠莹莹、被人称为“醉怀七娘”的养母。养母长得真美，如同古人宋玉所讲：“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她“嫣然一笑”，不是“惑阳城、迷下蔡”，而是倾倒了江宁府的富商、大贾、才子、王侯。

养母琴艺绝伦，歌音超群，却命苦无双。她把一个母亲的爱给了婵娟，把琴弦上的奥秘给了婵娟，把歌唱上的神韵给了婵娟，也把做人的艰难给了婵娟，也许因为小女子有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容和不算平庸的灵性，连“婵娟”这个好听的名字也是她给的。

养母的假欢假笑答兑了无数浪荡的来客。养母的真疼真爱保护了一个零丁的孤女。养母泪干了，血尽了。养女长大了，成人了。“燕尔酒楼”土埋了一个“醉怀七娘”，江宁府又捧出了一个“燕尔婵娟”。“燕尔婵娟”，一个天下男人都可以享用的“婵娟”啊……

王安石回想起七年前身居江宁的情景：“醉怀七娘”何止倾倒江宁府，这个名字曾远播大江上下，为无数富商、大贾、才子、王侯垂涎。只是自己生性“执拗”，厌恶这个浪荡的名字，耻于认识这个烟花妓女。谁知七年之后，这个女人的养女，竟然跪在自己的面前。造化之缘分，难违啊！

婵娟继续诉说着：

也许是养母博大慈爱的灵魂仍在荫护着用泪水心血养大的女儿吧，一个年轻的“书场浪子”竟然抢在众人之前，跨进了“燕尔酒楼”。也许是养母舍身饲虎的一生得到了佛祖的回报吧，那个“书场浪子”竟然是一个值得委身的人；也许是养母在阴间的炼狱里暗为养女苦散功德吧，那个“书场浪子”竟然用一场震惊江宁府的豪赌，把苦命婵娟“博”出了“燕尔酒楼”。

王安石惊异于“书场浪子”这个名字，开口询问：

“‘书场浪子’，何许人耶？”

婵娟带有几分伤情回答：

“他啊，是个怪人。身无分文，却乐于解困救贫。通晓诗书，却厌恶科举功名。身体单薄，却勇于使风弄潮。平时不沾赌博，有事却敢赌死博生。三年前‘燕尔酒楼’的一场豪赌，真是令人心惊胆战……”

一张精致的紫檀木八仙桌放置在“燕尔酒楼”的天井里，桌上摆放着一面一尺见方的玉盘，玉盘中有一只金铸的“宝缸”和三颗白玉血纹骰子。唉，大宋的繁华，只以赌具可见。八仙桌两边的主客位置上，坐着一个赌场无名的“书场浪子”和一个以赌为业的“燕尔楼主”。客位一边的高桌上是“书场浪子”的赌注——借来的一万两银子；主位一边的高桌上是“燕尔楼主”的赌注——一个脱去披挂、只剩内裤内衫的妓女。双方聘来的二十名证人围着天井四周的红案坐定，一个个面色铁青。为首的赌场元老宣告着这场特殊豪赌的特殊规矩：为了正大光明，不用罩杯，不设开宝人，一局定输赢，点数相同，主赌为胜。

观看的人已围得水泄不通，鸦雀无声。

“燕尔楼主”从赌场元老手中接过白玉血纹骰子托在掌心，眉飞色舞地向四周观看的人群亮相鞠躬。二十名证人默默点头。“书场浪子”面色发青。脱去披挂的妓女，听天由命地闭上了双眼。

“燕尔楼主”在一阵阴笑之后，扬手把骰子向“宝缸”扔去，三颗血纹冰凌在空中拉起一道白光落进“宝缸”之中。这一“扔”轻松、老辣，如利箭呼啸、雷电行空。三颗白玉血纹骰子在旋转中不停地变换着颜色、数字，红白翻滚，黑白幻化……突然间，排列成一副赌场绝活———“三六十八红”！

“三六十八红”。大喜，顶尖的点数，赢定！“燕尔楼主”狂笑不止。年轻妓女一声尖叫，绝望地瘫软在高桌上，命如游丝。

四周的观众沉默了，把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投向“书场浪子”：认倒霉吧，你就是再扔出一个“三六十八红”，按照刚才宣布的规矩，也是你输！

二十名证人一阵低语，赌场元老从“宝缸”中揽起白玉血纹骰子，走到“书场浪子”面前，示出骰子，低声说道：

“认输吧，后生，赌场如战场，生生死死，命中注定，今天你已无必要还手了。虽说传说中在‘三六十八红’之上还有一个‘十八点楼上楼’，可那只是传说，连我也没有见过。”

“书场浪子”猛地站起，劈手从赌场元老手里夺过白玉血纹骰子托于掌心，向四周观看的人们深深一躬。二十名证人不得不惊愕地点头。“书场浪子”忽地扬手把骰子向空中抛去，三颗骰子如同三颗流星追逐而上，沿着一条红色光点绘出的弧线，直落入“宝缸”。

人们看呆了。

“燕尔酒楼”沉寂无声。

神奇的三颗骰子在“宝缸”中跳跃、翻腾、旋转，响声如玉盘滚珠，悦耳动听，铮铮不停……“燕尔楼主”惊骇失色，二十名证人呆若木雕。那三颗鬼神附体的骰子，先后亮出了红色六点，并先后跳跃成垒，绝妙地组合成“十八点楼上楼”！

“十八点楼上楼”。赌场绝技，大赢！证人瞠目，观众结舌，欲惊呼欢叫，却发不出半点声响。“书场浪子”看也不看枯木僵尸般的赌场元老与“燕尔楼主”，把借来的银子完璧归赵，用一匹华丽的锦缎，裹抱着年轻妓女大步出了“燕尔酒楼”。

从此，离奇的夫妻寻求着离奇的恩爱，“书场浪子”离开书场，投身江河，以漕运弄船开始新的生路。

王安石一时茫然：

“那又是如何沦落到京都来的？”

婵娟凄然拭泪：

“也许是命中的苦罪还没有挨到尽头，也许是命中的姻缘注定要迎新送旧，汴河的一夜风浪，把贱妾送到了老爷的身边，又要喝一次合卺酒……”

王安石知讽了，双手抚着婵娟说：

“婵娟，请说下去。”

婵娟一头扑在王安石的双膝上，悲痛失声：

“老爷，你可怜可怜那个心地善良的‘书场浪子’吧！两个月前，他从江宁押送一船米粮来京，船行至京都城外三十里处，夜遇特大风浪，粮船沉

没，船工全部遇难。他只身脱险，即去漕运司请罪报案。谁知漕运司官员，不问事故原委，不作勘察了解，不依条律论处，而是以钱为是，硬索罚金五千缗。”

王安石愕然，凝眸打量着膝前的婵娟。

“贱妾得到音讯，倾其家产，携金由江宁赶进京都。谁知漕运司官员言而无信，接过罚金五千缗后传下话来，非付罚金七千缗，不能放人。”

王安石大吃一惊，目光畏缩了。

“贱妾恳求不得，遂卖掉衣物首饰，再交罚金二千缗。可漕运司官员以罚金迟交两天为由，又索要罚金一千缗。贱妾在漕运司门前跪请一日，得到的答复是：若再滋事拖延，罚金还要增加……”

王安石心跳了，气噎心胸，目光黯然。

“贱妾孤身京都，人地两生，无一为援，只有隐瞒身份，卖身赎夫。”

王安石声音颤抖：

“于是夫人用钱买了你？”

婵娟泣咽点头。

“你的身价多少？”

“九百缗。”

“你的丈夫赎出来了吗？”

“承蒙夫人恩德，贱妾已救得丈夫出狱，心无憾了。老爷放心，我会永生永世侍候你的。”

王安石心如刀绞，昂首而语：

“侍候我，侍候一个不知民情的糊涂官吗？侍候我，侍候一个勒索百姓的衙门头子吗？漕运司以钱为是而乱法，其他衙门呢……婵娟，你的丈夫现在何处？”

婵娟懵了，嗫嚅回答：

“住在宋门外一家客栈里，天亮就要南下江宁了。”

王安石蓦地推开婵娟站起，走出房门，高声呼唤：

“来人，来人啊！”

声音惊动了熟睡的和还不曾入睡的家人，王府总管急忙奔来。

王安石厉声吩咐：

“立即套车，带着婵娟姑娘速去宋门外客栈，接回她的丈夫！”

总管一时糊涂了：是夫人叫自己亲自出面为主人纳的妾啊，再三询问说没有丈夫，怎么半夜里冒出个丈夫来了……

吴氏此时也来到门口，婵娟慌慌迎上跪下。吴氏叹息一声，拉起婵娟对总管说：

“快去套车，带着姑娘去接贵客。姑娘，有话回来再说。”

总管摇了摇头，带着婵娟离开了。

卧室里，烛光下，王安石坐在软榻上，抱头不语。吴氏心如针扎一般难受。自己的一片心意不为丈夫接受，并气成如此。她默默地走近王安石，坐在王安石身边。

儿子王雱和家人们，见两位老人枯坐无语，也不敢做声，便悄悄地轻步离开。

四更梆鼓声传来，敲打着老夫老妻两颗相依相贴的心。还是王安石开了口：

“夫人，这一年来，我是否有些变了？”

吴氏轻声回答：

“我们都在变啊。”

王安石心头一震：

“你真是这样想吗？”

吴氏点头：

“我不仅在想，而且想了很久了。岁月如流，今天的你我，毕竟不是以前的你我了。”

王安石慌忙抓住夫人的手说：

“不，夫人，你这是从何说起。”

吴氏深情地一笑：

“从相公说起……”说着，她随手拿起床头几案上的一面铜镜举在丈夫的

面前：

“相公，你看，镜中的你，已不是我前几年的安石了。人在憔悴，腰在弯曲，满头已是霜雪斑白。再看看你的衣着吧，污渍点点，已有一个月没有洗换了。至于饮食，这十多天来，大约和今天一样，每日午间，都是以油糕、麻花之类的东西充饥吧？”

王安石明白了夫人的用心，举臂搂着老妻的肩膀宽慰地说：

“近来朝廷政事繁忙，‘变法’将再次掀起高潮，我不敢有丝毫懈怠啊！夫人，待这段紧张事务忙过，我将依夫人之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饱养其神。”

吴氏苦苦一笑：

“这当然好。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我的安石了。几十年来，你何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啊！相公，你看看你的老妻吧！你看我这头发，白的多于黑的；你看我这脸，皱纹已伸向两鬓了；你摸我这身躯，瘦了、僵了；你再摸我这手，已无力再为相公浆洗了。相公啊，从年前秋里那场大病之后，我真不知自己何时会……”

王安石用力搂着夫人，打断夫人的话，体贴、动情地说道：

“夫人，安石疏懒，连累夫人牵肠挂肚；安石粗心，辜负夫人一怀深情了。今后，我将自勤自理，以慰夫人时刻之念。”

吴氏依在丈夫怀里，嗔怪地说：

“‘自勤自理’？你我结发三十年来，你何时‘自勤自理’过？你的‘自勤’在读书上，你的‘自理’在公务上。虱子积满衣缝，你也不知更换。一日三餐不食，你也不知喊饥啊！天生一个‘不修边幅’的你，天生一个‘好洁成癖’的我，你我成双成对，才摆平了这王府的生活。如果你在府内‘自勤自理’，我不就是白来人世一趟吗？现时，朝廷需要你，皇上需要你，‘变法’需要你，你再用更多的时辰和精力，笨手笨脚地‘自勤自理’于琐事，我这做夫人的，不是要挨天下人的唾骂吗？老天爷既然把你交给了我，你就听我的安排吧！相公，那个女子长相好，会讨你喜欢的；性情好，不会惹你生气的；还有几分才情，会给你增添欢愉的；又是江宁人，习惯、情趣都会称你的心意的……”

王安石忍不住酸楚，双手抚着夫人的面颊，凝目相视，哽咽而语：

“夫人，安石若如此需人操持，与小儿何异？安石愿抛相位、弃‘变法’、离朝廷，与夫人游以终生！”

吴氏哑然失声：

“相公……”

王安石大声说：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吴氏泪珠滚落，依在丈夫怀里。

王安石紧紧地搂着夫人：

“夫人，什么样的天仙我也不要，只要我这多病的老妻！”

五更时分，王安石和吴氏在客厅里设宴招待婵娟和她的“书场浪子”，算是为他俩返回江宁府饯行。“书场浪子”，名叫林家声，时年二十六岁，扬州人，是一个大贾盐商的公子。天资聪颖，生性怪诞。喜读书，好剑术，厌恶功名，热中江湖诸艺。而且一学就会，再学即精。拜一位说书艺人为师，整日泡在书场，对历代游侠、义士、英烈、才女性悟神通。父母管束不改，怒而逐出家门，改名隐姓，浪迹江湖，以“书场浪子”之名行世。五年前，父母病亡，诸兄弟分家，他不取遗产分文，自强自立，在江宁设一书场，以说古论今度日。其人六尺身材，眉清目秀，风骨凛然，拂动潇洒之风；衣着不整，形容消瘦，仍显机敏刚毅之质。他落座在王安石的对面，目光炯炯，神情镇定，似乎在暗暗地猜度这位主人的身份和图谋。

王安石向这位奇人一瞥，便断定婵娟言之不诬，心头蓦地浮起一层惜才之意。他热情地为客人斟酒夹菜，没有谈论江宁风情、客人身世和婵娟未来，而是详尽地询问着漕运司和汴河、淮河上推行“均输法”的现状。

吴氏与婵娟疑惑不解地望着王安石。

“书场浪子”却一杯一杯地饮着酒，镇定而从容地应答着王安石的每一句话。也许主人的问话已使他察觉到主人的身份，而且主人身份与“均输法”有关。“书场浪子”大胆而坦率地谈论起“均输法”在漕运实施两年来的利害得失。他谈到“均输法”给汴河、淮河两岸带来的繁荣：

“……河面上，船舻相接，白帆若云，夜之灯火，寥若星辰。漕运之量骤增，南北水途缩短。众目所睹，其功在焉！码头上，集市日隆，新屋日多，百业日增，百货日繁。店铺数倍于前年，贸易数倍于往昔。其绩在焉，当不必疑！”

王安石欣慰之色浮于眉端：这正是我之所企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常说，“无商不活”，只有这样的“熙熙攘攘”，才能给这沉闷的天下带来一丝生机啊！

“书场浪子”谈到“均输法”带给富商大贾的变化：

“……均输官营，利归官府，抑制商贾，势之必然。富商由咄咄而钻营，大贾由痛骂而称颂；初以酒宴求情而贷运，继以暗地行贿而包船，‘均输法’之名日显，其原旨日益见微……”

王安石神色忧郁了：真是“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吗？苏子瞻曾有过这样的议论，司马君实也曾有过这样的担心，难道被他们言中了？

“书场浪子”的话语更尖锐了：

“……更可虑者，官为客籍，商为著户，漕运司官员不知商贾盘根错节之网，富商大贾却精通以钱制官之术。有的漕运司官员，为图一指之利而为商贾行便，有的商贾以助为名而谋取重利；有的官船为商贾挂旗闯关，有的商船悬挂官旗行走江面。官商勾结谋利，已成公开秘密，惟朝廷大臣尚乐于鼓中，殊可危啊！”

王安石心头大震：“物速成而疾亡”。难道真如苏子瞻所语，“变法”之业，就要“疾亡”于“官商勾结”之祸吗？看来不是没有道理。该到商埠、码头、村落、田间俯耳听听、亲眼看看了，不能“乐于鼓中”而受欺、欺人啊！

“书场浪子”继续说道：

“最堪忧者，‘以钱为是’之风，已侵入官衙、邻里、刑律。律因钱蚀而涣散，刑因钱蚀而失威，伦理因钱蚀而伤风败俗，道德因钱蚀而人心不古。长此以往，只怕宰相王安石的壮志雄心，要毁于‘以钱为是’的时髦风尚了！”

王安石心里全乱了。他没有料到“书场浪子”会从伦理、道德谈论“以钱为是”。是啊，法度在变，时尚在变，伦理、道德能维持原状而不改变吗？可这个变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自己确实不曾思索于此啊！他注视着面前侃侃而谈的“书场浪子”，突然萌生了“破例重用”的念头，便开口试探：

“先生所语，某领教了。先生既知江河漕运现状，亦知‘官商勾结’之害，对现时‘以钱为是’之风亦有见解，可有整治除弊之策？”

“书场浪子”一愣，举起酒杯，借机沉思。

婵娟看得清楚，夫君的话中了老爷的意了，宦海风波甚于江河湖海啊！即或这位老爷出于真心，宰相王安石能允许这样的议论、见解吗？听说朝廷的许多大官都因为持这样的议论被贬逐了。这位老爷的好心，是断乎不可应诺的。她急忙笑着为夫君解脱：

“老爷，他是‘书场浪子’，惯于信口开河，他的话，是信不得的。再说，

官场即使有这般情形，也是百中居一，千中居一，原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书场浪子”放下酒杯，借着内子的话头，故作轻松地说：

“小人感激老爷的恩德，就以船中传闻为老爷佐酒，这叫姑妄言之，愿老爷亦姑妄听之。妄议新法，已是罪过，若为当朝宰执所知，只怕是要连累老爷了。”

王安石大失所望，痛苦摇首：“书场浪子”毕竟无意于功名，勉强不得。怎的他二人均畏安石如虎，难道朝臣惧我，黎庶也惧我吗？如此，我离商君不远矣！王安石思之甚忧。忽见席上冷清，转头对吴氏道：

“夫人，该你说话了。”

吴氏离座，拿出婵娟的卖身文书，歉疚而言：

“婵娟，我不知你夫妻俩的曲折苦衷，虽非有意投石于井，还是伤害了落难之人，愧对你们了。这是你的卖身文书，现当面撕毁，你夫妻俩团聚了！”说着，撕碎手中的卖身契约，投入纸篓。

婵娟、“书场浪子”双双谢恩，跪拜于地，叩头不止。

“谢太太、老爷大恩大德。可那九百缗钱两……”

吴氏打断“书场浪子”的话：

“那九百缗钱两，算老爷替你付罚金了。”说着，又从一边的几案上托出钱两交给婵娟：

“这是五百缗钱两，做你们返回江宁府的程仪吧。我们相识一场，也算是老爷的一点心意。”

婵娟向王安石叩头：

“老爷，婵娟这一生一世忘不了老爷的恩德……”

“书场浪子”谢恩：

“老爷，‘书场浪子’衷心感谢。请老爷示知名讳。”

王安石苦笑着说：

“感谢我？感谢我的德政吗？只要你们不怨恨，我也就知足了。我就是当朝宰相王安石。”

婵娟和“书场浪子”一惊非同小可，刚起身又扑倒在地。

王安石大动其情：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需先同调’，这是杜甫的诗句吧？‘书场浪子’，有你这样一个忘年之交，我知足了。你俩回到江宁，代我看看秦淮河、定林寺、悟真院，代我喝一口悟真院里的八功德水吧。”

王安石抚着婵娟，不无伤情地自言自语：

“你俩要离开京都了。前有司马君实已离开京都，后有苏子瞻也要离开京都。自作自受，我命中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人！”

婵娟和“书场浪子”望着伤情的王安石，心里亦有迷惑亦有悲酸。

吴氏走到王安石身后，把手轻轻地放在夫君的肩上。

第二十四回 恨无穷聚散匆匆 浇块垒其乐融融

熙宁四年（1071年）春天，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而言，似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

王安石在送别婵娟和“书场浪子”南下江宁的第二天，便按照皇帝赵顼传下的批谕，发出了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和诏令苏轼“通判杭州”的谕旨。并立即报请皇帝赵顼恩准，轻车简从地走出京都，奔赴汴河、淮河一带巡察。这是他从“书场浪子”的话语中得到启迪而作出的决定：身为宰相，不可“乐在鼓中”，应当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均输法”两年来推行的实情。

司马光是年前腊月十六日离开京都奔赴永兴军的。由于冰封雪冻、道路崎岖，他在路上踉跄颠簸了十五天，于元月三日到达京兆府（西安）。

这十五天，在漫漫的行程中，他冒着风雪回溯着朝廷这两年来的变化，心境确实有些茫然，对皇上和介甫的所作所为，总觉得看不出一个真实的面目来。“变法”之举是励精图治吗？却草就轻发，专谋声威，近乎玩笑。“变法”之举是玩笑吗？却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极其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实在是难以理喻。

他亦回溯自己这两年来的一言一行。奏表、谏言，谏言、奏表，在别人看来，似乎专与皇上对抗，专与介甫为难，似乎也是一种“玩笑”，可自己却也是非常认真的。唉，也许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在别人看来，更是难以理喻。

除夕之夜，元旦之晨，他是在潼关城西三十里处的一个荒落的农家度过的。面对农家简朴而虔诚的守夜灯光，回想离京前与皇上的“朝辞进对”，他凄苦难当。以不谙军务之躯，任军务不谙之事，也是一种“玩笑”。想有作为而不被恩准，面对边境烽烟而胸中无策，更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风雪两千里走到头了。元月三日司马光走进京兆府。战争的阴影笼罩着长安古城，他的心境惶恐不安。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和祸福莫测的未来还在前面啊！他站在长安南门的城楼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发呆。社稷安危、黎民性命，本是“玩笑”不得的！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添屯军马状》，以图安定民心。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本路官兵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十状》，以图提高士气。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垒倚阁状》，以图解决细民眼前青黄不接之苦。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以图解决民间眼前粮米不继之急需。

司马光的这些奏表，表面看来，仍是他那“固执”的《强兵安民三策》的继续，是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令人泄气的，但确实是现实的、务实的、从实情出发的。他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人”，不想用豪言壮语欺骗自己，欺骗皇上，更不敢欺骗永兴军的将校兵士。他仍然唱着低沉而令人厌烦的老调。

司马光焦虑地等待皇帝“恩准”的谕旨从京都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皇帝的“恩准”没有等来，却接到了“判西京留守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诏令。他当然不知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为他争得的优容恩典，又一次叹息自己命运多舛。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对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仰天长叹：“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他告别了来去匆匆的长安古城，踏上了东去的归途，于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解、餐不及用、衣不及换，便书写谢表，请求皇上“朝辞进对”。

四月六日，大内宦侍传下皇帝谕旨：因朝事繁忙，免于“朝辞进对”，准予住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劳。司马光面阙跪伏谢恩。

因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兴军”之行，其妻张氏已于年前腊月下旬带着女婢、仆役返回涑水老家。书局已于前几日移至洛阳。其子司马康去年中进士后，已获皇帝恩准除到国子监听讲外，进入书局做案头事务。此时，司马光身边除了留守房舍的老仆吕直外，只有随从的两个仆役。皇帝既免于“朝辞进对”，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随即请大内宦侍转禀皇帝，他将于三日内前往洛阳赴任。“朝臣典范”司马光，在翻来覆去的贬逐中也是“典范”！

苏轼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闰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诜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恭侍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拂照于王闰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以口无遮拦之舌，说笑话为任妈

解忧，讲故事为王闰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宽阔，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记了“通判杭州”之诏已贴在脑门，“缓日成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闰之抚着儿子熟睡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哀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伎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拂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饮浆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解庭院凄凉，好歹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

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闰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苏迨快四个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迨儿如何随贬起程？父亲购建的这座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懑又席卷而来。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销愁。百无一用的苏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闷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底的忧虑。“均输法”实施两年多来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罪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饰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饰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语中，得知司马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凄凉处境和皇帝“缓日成行”的恩典。

吴氏入睡了。王安石闭上眼睛，无论如何难以睡着。司马光和苏轼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闪现在他的心头。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君实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实、子瞻，友直、友多闻啊！该自己以“友谅”对友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竟“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

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看来，朋友间的这场抵牾，谁也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惟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司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行之备，勿似君实之匆速”。

苏轼原是重于感情之人，王安石的这封短信，立即使他联想到白居易《鸟赠鹤》中的诗句：“与君黑白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一种欣慰之感涌上心头：介甫终不欺友啊！

片刻之后，老门丁又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书信，说是司马府邸的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司马光送来的情谊深长的惜别书。信中宽慰苏轼“祸福相倚，此乃宦海常情”。信中还有为王安石辩解之语：“介甫无他，惟性情执拗耳”。信中企望“子瞻若能驾临寒舍，以诉别情，则无憾矣！”

苏轼心潮澎湃起来。两年来与君实并肩抗争之情，君实在皇帝面前多次袒护举荐自己之恩，君实为子由赠花赠酒送别之谊，使他坐不住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他吟着王昌龄的诗句，欣欣然奔告于任妈与夫人，告之他今夜要应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之约前往司马府邸为司马君实送行、并向介甫告别。

司马光府邸的这个夜晚，气氛别致。前堂里点燃着几盏淡淡的纱灯，照映着捆绑未解的物箱、马驮。偌大庭院杳无人声。通向书局的荒芜花园里，也挑了几盏灯，有杂草、弱柳在灯光中摇曳。

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乐端坐一隅，老仆吕直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待友的俭朴，特意要吕直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伎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三十四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

歌伎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是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

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直居下斟酒。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

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博带，以黑巾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博带，以白巾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博带，以紫巾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

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

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

他们开始谈诗论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砭时弊”之义，苏轼剖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

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兴观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时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铗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息，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

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地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凿凿侃侃”地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地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射弓”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坛杜康酒见底了。

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痕深豁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沫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狷，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友以诚，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

“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

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

琵琶、古筝、竹笛和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王安石唱起：

渐老偏谙世上情，

已知吾事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

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颇随衰俗废，

壮怀难值故人倾。

相逢始欲宽愁病，

搔首还添白发生。

这确实是王安石出京巡察两个多月来的心境自述！他用苍凉的歌声坦率地向朋友袒露心底的苦闷。他感到孤独，感到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他有着难诉的委屈，委屈中有着浓浓的一层颓废。他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负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志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倡“变法”而执掌权柄，其坚毅锐进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廷无二啊！“戮力乘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霜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近利，倨傲而执拗……唉，想这些干什么啊，朋友相处，何必以自己的所见所思强加于人呢？政见，治国之策，各得其所施之处也。各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施，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正误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甫之所言所为，也许是愚人之不及啊！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

苏轼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心头浮起一种难言的酸楚。政见之争，使争论的双方都已心力衰竭了。自己失意遭贬，介甫又何尝轻松！他赢得了论争的胜利，也尝到了世情的重压；他赢得了辉煌的权力，也尝到了可怜的孤独；他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也必须为责任所驱使。介甫真是朝政上的风云巨手吗？他有着过多的情感，有着过多的想象，此时表现出来的一切，和自己的一颗文弱之心何其相似。“相逢始欲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诚哉斯语！朋友相聚，本该使痛苦和忧愁得以宽解，谁知还是添了新愁。唉，该离开这风波不息的京都了，该噤口不语了，该到江河山林去寻觅人生的真谛了……

王安石歌尽，从携带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褪了颜色的长袍，捧在司马光面

前：

“君实，此袍你还认识么？”

司马光愣住了。

王安石深情地说：

“十六年前，你我同职群牧司，时公年三十七岁，我年三十五岁，家眷未进京都，你我一双逍遥子，同桌而餐，同室而卧，谈古论今，常逾通宵，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一夜，论及太史公司马迁拼性命完成《史记》之举，两情激烈，豪饮猖狂。我醉仆桌底，呕吐污袍。是你，以兄长之谊，为我治茶醒酒，为我浣洗污袍啊。”

司马光想起来了，被王安石不忘旧时友谊的真情深深打动。是啊，十六年前的细微往事，亏他记得真切。十六年前的一件长袍，亏他保存至今。十六年前的介甫，终究没有改变啊！两年多来的“变法”之举，不正是介甫在“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吗？可自己呢？惭愧啊！虽早有志效先人司马迁之志，明史以贯今，以利今之圣上和圣上千古不朽之业，可现时的《资治通鉴》仍是一个空名。十六年前那夜豪饮猖狂，介甫爱我励我之状清晰可见。今夜介甫持旧袍送别，依然爱我励我，用心深沉啊！政争失败了，自己遭贬了，在官场上无能为力了，满腔热血何处诉？只有那清冷寂寞的书局了。介甫，你在指给我一条实现自身心愿的宽阔道路。唉，谁知道今后的风云能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吗？司马光神情怆然，喃喃而语：

“认识此袍，记得此袍，不敢忘记那夜介甫爱我励我之语。”

王安石以袍相赠：

“公博学多闻，嗜史不厌。现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扬帆行舟者，惟公一人。公为人清正，有胆有识，现能辨往事之迷雾，论定历代帝王功过者，亦惟公一人。愿公继司马子长之风，早成千古不朽之业。今夜送别，无他物相赠，愿此袍裹安石之心，常伴君实。”

司马光接过旧袍，沉吟片刻，拱手谢道：

“介甫深情，光无任感激。情之所至，奉诗几句作答。姑娘，也伴我一支古曲吧。”

歌伎们弹奏起琵琶、古筝，吹响竹笛。司马光和曲而歌：

三十余年西复东，

劳生薄宦等飞蓬。

所存旧业唯清白，

不负明君出补忠。

早避喧烦真得策，

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触处农桑满，

赢得闾阎鹤发翁。

司马光向朋友奉还了一颗诚挚的心。他叹息自己命运之不济，他不忘他知遇的“明君”，他庆幸自己能“早避喧烦”，更庆幸自己没有落个更为悲哀的下场，他希图有个“太平”的晚年。他此刻似乎摆脱了往日那种庄重、呆板的形骸，向朋友展现出一副情感复杂的面容——悲哀、苦怨、伤感、侥幸……

王安石倾听着，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莹莹泪珠在眼眶里闪光，往日里那种孤傲、执拗、诡秘、冷漠的神情不见踪迹，坦然而露歉疚、苦痛、重友情而又无可奈何。

苏轼早已沉浸在美好友谊的交融之中。两首诗的唱和，淹没了朝政纷争，一件旧袍复活了肝胆相照的赤诚。看来，“政见之争”终不及“旧袍之谊”久远啊！他忽而记起三年前寄题兴州太守晁仲约的一首小诗，那是自己心境激越时的理想之歌，断不会有丝毫哀怨，当可宽慰介甫歉疚之心；那也是自己今后将追寻的一种境界，是未来的寄托之所，亦可宽慰君实那颗凄楚的灵魂。于是，在司马光歌声停落之际，苏轼离席而出，起舞而歌：

百亩清池傍郭斜，

居人行乐路人夸。

自言长官如灵运，

能使江山似永嘉。

纵饮座中遗白帢，

幽寻尽处见桃花。

不堪山鸟号归去，

长遣王孙苦忆家。

歌伎们急弄琴弦。司马光拍案击节。王安石鼓掌应和。

苏轼虽知音律而不谙歌唱，喜舞蹈而失于粗疏，且时有走调简慢之拙，但声出肺腑，情真意切，手舞足蹈，尽兴抒怀，一下子把今夜这友谊的聚会推到了高潮。

牧歌似的诗句，吟咏着东晋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诗开拓者谢灵运的趣闻轶事，袒露了苏子瞻心底避世归隐的念头。这是历代文人仕途失意之后的殊途同归，苏轼也没例外。

他在用歌舞向司马光送行：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偕朋友属吏寻山越岭，怡情山川，自得其乐。你我遭贬之人，也许应当效仿。

他在用歌舞向王安石告别：自己将追觅子规鸟“不如归去”的叫声，离开这繁华的京都，向那不染凡尘的“桃花源”而去。

司马光领情了。他激情难捺，斟酒一杯，走到苏轼面前，举杯而声音哽咽：

“子瞻年少我十八岁，却早昧人生奥秘，光愧不及。‘纵饮座中遗白帢，幽寻尽处见桃花’，只这两句，就够司马光今生享用了。”说罢，一饮而尽。

王安石从怀中取出一笺，走到苏轼面前：

“子瞻所歌，披肝沥胆。‘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人生如此，当无憾了。愿杭州今后变得更美。安石痴长子瞻十六岁，不敢以兄长自居，仅以片纸相赠，为子瞻送行。”

苏轼接过纸笺，打开一看，纸笺上有两种笔迹书写的四句诗，他好生奇异，朗声读出：

黄昏风雨暝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秋英不比春花落，

为报诗人子细吟。

“后两句诗是自己字迹啊！”苏轼头脑“嗡”的一震，恍然而悟，惊愕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十年前的一桩事，蓦地浮现在他的心头。

嘉祐六年十一月，介甫知制诰，自己奉诏出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离京赴凤翔府的前夜，特去制诰院向介甫告别。适介甫离室他去，遂据椅以待归。忽见案头有未竟《残菊》诗两句，墨香犹存，细观之，即此“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两句。诗入眼帘，不禁愕然：天下百花飘零，惟菊花枯萎而不落，介甫视而不见，霜地寻金，谬之甚矣！那时年轻气浮，当即以戏言向介甫告别，提笔联诗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孰知十年之后，介甫仍存有此诗，并赠以送行，其意何如？思之不解啊！苏轼遂举笺询问：

“天下果有飘零之菊花吗？”

王安石沉吟片刻，微笑作答：

“子瞻岂不知《楚辞》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吗？”苏轼默然。

司马光已猜知此诗乃王安石与苏轼联句之戏作，听见王安石引用《楚辞》中“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作辩，插话打趣说：

“介甫谬矣！《楚辞》中确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可屈子‘餐’的是摘下的初开的菊瓣，而不是枯萎飘零的‘黄金’，如果那样，只怕屈子要闹肚子了。”

王安石朗声大笑，轻松而语：

“子瞻，你我同出于欧阳永叔公门下，恩师论诗，重于‘直寻’而轻于‘补假’。我方才借《楚辞》中一句以‘补假’，几使屈子腹泻受苦，罪莫大焉！幸得君实执鞭教正，方免谬论流世矣！愿子瞻‘直寻’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为大宋文坛增辉。”

苏轼顿悟：这便是“直寻”？直寻“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诚哉斯言！介甫，一字千金，感谢你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就是“海”，这就是我所寻觅的“海”啊！

王安石似乎猜中了苏轼此刻之所思，为鼓励朋友超越前辈文坛巨匠欧阳修，大声吩咐歌伎：

“姑娘，弹唱一首欧阳永叔公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伴我们畅饮！”

歌伎放喉而歌：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歌伴流觞。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司马光想着：这两年多来朋友之间的匆匆聚散，真的化解了政见之争留在心底的疑团吗？真的不会再在政见上捉对厮杀了吗？唉，这只谈友谊、不论政见的聚散本身，不就是“此恨无穷”的说明吗？他有些醉了。

“今年花胜去年红。”王安石的心被触动了：今年的花真的胜过去年吗？文过饰非，难以弄清真相，难以听到真话啊！君实要走了，子瞻也要走了，只怕今后连反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如果今年的花不如去年红呢？他也有些醉了。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苏轼想着他的恩师欧阳修，想着欧阳修的诗论“直寻”，想着王安石的赠言，想着友中之师的司马光，想着弟弟子由，想着朋友王诜、陈慥、文同，想到明年此夜的杭州……“知与谁同”？不知啊！只有天知道！他全然醉了。

司马光醉了，王安石醉了，苏轼醉了。

歌伎们没有醉，她们仍在弹唱着《浪淘沙》，用清雅的曲音，把主人和客人送入醉乡深处。

第二十五回 别京都子瞻无憾 送长亭王诜有情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十三日，是苏轼及其家人离开京都的日子。

四更时分，月色朦胧，苏轼和家人聚集在寂静的庭院里。妻子王闰之，怀抱着出生八个月的苏迨。十二岁的大儿子苏迈，搀扶着满头白发、泪珠莹莹的任妈。十岁的侄儿苏迟，照料着六个弟弟、妹妹。两个中年仆役，挑着沉重的书箱。沉默不语的老老少少，一片黯然。

苏轼的心境可想而知。这就是贬离，没有朋友送行，朋友们都早于自己离开了京都。现时只有驸马王诜在京，可自己不愿意把酒告别，怕伤情更浓。歌伎已于前几天遣散了。只留下年老的门丁看守此屋，可怜的老人此刻正在忙碌着把箱笼包裹装在雇来的马车上。

苏轼抬头打量着月色中的翠竹、花坛、梨树、假山、鱼池，一种瑟瑟索索的声响似乎是花、木、竹、石在低声话别。他鼻子一阵酸楚，泪水潸然而下。

老门丁悄悄走到他的身边，轻声说：

“大郎，车装好了。”

是啊，该早点上路了，该在这不为人知的夜里离开京都了。他默默地把任妈扶上马车，把怀抱迨儿的夫人王闰之扶上马车，把子由的几个年幼子女抱上马车，挽起儿子苏迈和侄儿苏迟的手，向月色中的老屋告别，向瑟瑟作响、频频摇曳的花、木、竹、石告别。然后，随着“吱吱”转动的马车车轮，向门外走去。

在走出大门的时候，老门丁突然哭出声来，抱着苏轼哽咽而语：

“大郎，我等着你们回来啊……”

苏轼抚着痛哭的老人，泪水滂沱，无言答对。回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京都？何年何月才能回到这难舍难离的窝巢啊！他咬紧牙关，不愿放出哭声，可马车上的任妈、妻子和孩子却大声哭了出来。告别窝巢的哭，告别先人灵牌的哭啊！哭声飘荡在夜空……

马车“吱吱”地驶下西冈。苏轼回头张望，林木森森，已隔断了曲折的归路。四周一片宁静，路旁林中栖居的鸟儿，因马车作响而乍起惊飞，惊啼凄鸣地从头顶掠过。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父亲购建的老屋已留人看守，纵然是毁于风雨、雷电，毁于流水无情的岁月，也对得起父亲的亡灵了。七个侄男、侄女，将在陈州亲自交给子由，他们在接连不断的厄运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年，增长了一岁，总算无负于子由夫妇之所托。几名歌伎已重金遣散，几个月内当无生计之忧，自己也可以聊以自慰了。

想到遣散的歌伎，她们离开时那种悲痛欲绝的情景，苏轼的心又一次缩紧：那泪水滂沱的哀求，那心碎肠断的哭泣，那弦断声咽的最后一曲，那一步一回首的悲切恋心，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要落泪。琵琶、胡琴、倩楚，你们的容颜，也许不能美倾京城，可你们的才智、琴艺、歌吟，你们那一点即通的悟性和聪慧在这莺歌燕舞的京都艺坛，却是卓越超群的。苏轼命苦，不愿累及你们；苏轼软弱，不能保护你们；苏轼无力，不敢让这无尽贬途上的无尽风尘，埋没艺苑中的艳丽奇葩啊！再说，你们都已年近二十，也该有个幸福的小家了……

马车“吱吱”地行在御街上。道路两侧的桃、李、梨、杏树下，横卧着一堆堆、一团团席被全无的黎庶细民，有的破布掩肚，有的草帽遮头，有的蜷缩一团，有的抚儿抱女……是京都人？是外乡人？是为乘凉而来享受夜露之福？是因无屋而遭受夜风之苦？说不得了，问不得了，看不得了。

“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两年多来的京都生活，如雷、如电、如雾、如梦。有欢、有乐、有悲、有怨。欢乐是自己理想的颂歌，悲怨是自己理想的哀叹。现时，欢乐失落了，悲怨平息了，随着这“吱吱”转动的车轮和这蹒跚的脚步，一切期冀都将远远地留在身后。

黎明到来，朝阳升起，马车行在京都郊外坎坷的官道上。苏轼的心境豁然开朗：朝阳中的田野是如此迷人！秋苗茁壮，一片葱绿；阡陌相连，一派生机；露珠在葱绿中闪烁，如遍野珍珠滚动。天籁成趣，美不胜收。连这湿漉漉的空气，也醉人心神啊！朝阳中的村落也是如此美丽：炊烟袅袅，扶摇而上，在彩霞辉映下升腾，终与白云融合。炊烟起处，农人将重新开始一天的生计，劳作、谈笑、争吵、亲昵、男婚女嫁、生老病死，迎接着未来的明天。朝阳中的打麦场更是壮观：高积的麦秸堆，若城堡、若山丘、若疆场上的营帐。这是丰收的证明啊！“营帐”之间，枪在飞舞，刀在闪光，青壮男子在跳跃、呐喊，这是村中义勇在操练习武吧？

农户丰收了，介甫的“青苗法”出现了实效；义勇习武了，介甫的“保甲法”显出了眉毛。介甫胜利了，自己的缺失之说看来是有些偏颇……

忽地一座长亭跃入眼帘，四角飞檐在阳光中闪烁，长亭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苏轼的名字。随着呼唤，萧萧马嘶声也迎面传来。苏轼凝神望去，三辆华丽的马车停在长亭的阶下，他心头一喜，兴奋出声：是晋卿！

驸马王诜昨日黄昏时分与贤惠公主散步于驸马府花园，家臣入园禀报说，有一个名叫琵琶的歌伎请见。王诜以为是苏轼派遣而来，便与公主在客厅里接见了琵琶。

琵琶离开苏府后，与倩楚一起，暂居胡琴家里。一位达官以每月二十两银子作聘，她们因惦念苏轼的离京，正筹划着送别，便拖而未允。昨天傍晚，琵琶独自一人去苏府看望，在大门之外，见看门老人与一位陌生人正在修理一辆光板马车，询问其故，看门老人告知，苏轼已决定今夜三更离开京都，前往杭州，并诉说了千里贬途无车无马之忧。看门老人连声哀叹，琵琶见状忧心如焚。她居苏府三年，深知苏轼的为人：乐于助人而不愿求人，有甜大伙尝，有苦自个儿吞。特别是在遭贬离京的逆境中，更不愿累及朋友。她想到苏轼的密友章惇，听说章惇已离京外

出。她想到驸马王诜，由王诜而想到贤惠公主，这对尊贵而有侠肠义胆的夫妇，一定会为苏轼消解贬途之忧的。她顾不上进门看望苏轼、王闰之和任妈，便直奔驸马王诜府邸，通报了苏轼将于今夜三更离开京都的消息，并详尽地禀知苏轼近日来凄苦、焦虑的心境和苏府老小面临的艰难。驸马王诜与贤惠公主相视而叹：

偌大的大宋京都，容不下一位当代奇才，可悲啊！奢靡的大宋朝廷，拿不出一套车马为奇才代步，可叹啊！可怕的政见之争，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连同人情、道义、衣食、住行都在一夜之间改变，可气啊！子瞻，遭贬之臣，这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长途跋涉，原本就是为了惩罚你那恃才傲物的身心啊！

太皇太后的关怀，只能为子瞻求得一个舒心的去处，却无力解脱子瞻的厄运。皇太后的关心，只能减轻对子瞻的惩罚，却无法消除子瞻心底的苦痛。子瞻，“通判杭州”已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况且，你今年才三十六岁，以后的岁月还长着呢，谁知道京都的风云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该尽心尽意地为苏子瞻送行，宽慰苏子瞻那颗凄苦而脆弱的心。”贤惠公主思忖着。她吩咐家臣、侍女连夜备酒、备肴、备马、备车。她要与驸马三更出发，奔向城外的十里长亭，为子瞻送行。

今日驸马、公主长亭送别苏轼，全是贤惠公主亲自筹划的。也许为了表达驸马王诜的深情厚谊，也许出于对苏子瞻的鼓励，也许为了表现对某种势力的抗争，贤惠公主竟违制破例地陪着丈夫来到了长亭。

亭舍中，以食盒为桌的酒宴，是专为苏轼和王诜摆设的，以便朋友倾诉衷肠。

亭舍外三丈处的一片树阴下，席地为桌的酒宴，是专为王闰之、任妈及孩子们摆设的。

大道旁，以马车前板为桌的酒宴，是专为车夫和苏府仆役摆设的，便于他们畅饮饱食。

为了消解苏轼家人贬途费用之需和徒步跋涉之累，她将赠送苏轼马车一套。这套马车，是驸马王诜自用的，车厢里绒毯作垫，锦缎作壁，十分豪华。驾车的两匹高头大马，是贤惠公主的车辇使用的，每匹马的辔头，均为白银制作，外涂一层红粉以掩其实，价值均近白银千两。她已吩咐随车马夫，子瞻若中途遇有难处，可卖马卖车以解其需。

苏轼、任妈、王闰之与王诜、贤惠公主相会了。离愁别苦，笼罩长亭。

苏轼挽着王诜的手只是苦笑。任妈、王闰之欲向贤惠公主行朝制大礼，被贤惠公主一把拦住，相抱落泪……

王诜为扭转这悲凄气氛，抚着苏轼放出笑声，打趣地说：

“长亭饯别，古之遗风。子瞻不告而别，也太小看我王诜了。”

苏轼一拱到地：

“贬臣苏轼告罪。谢驸马都尉深情关切，谢贤惠公主恩外施恩！”

贤惠公主借机说道：

“子瞻的诗文感天动地，词赋惊鬼泣神，不愧是当代奇才。可这举家远行之安排，我实在是不敢恭维。”

苏轼拱手：

“请公主指教。”

贤惠公主打趣：

“听说子瞻三个月来，为远行之事围床徘徊，搓手叹息，辛苦异常。眼前这一辆破车、两副挑担，就是子瞻徘徊搓手之所得吗？真是其笨如牛、其拙如熊啊。”

苏轼尴尬地苦笑：

“这，这不是很好吗？”

贤惠公主嗔怪道：

“自然，子瞻春秋鼎盛，脚板硬朗，步行千里，脚下打不了几个血泡。可任妈年高，孩子幼小，季璋产后虚弱，迨儿尚在襁褓之中，也要与子瞻一起步量天下吗？今天，我和驸马至此，不是来为你送行，而是给任妈、季璋送车来了。”

苏轼感激，一时不知所措。

王诜指着长亭外那辆双马车辇笑着说：

“任妈、季璋，那辆双马车辇归你俩乘坐了，让大郎赶车步行吧！”

任妈笑了。

王闰之慌忙向贤惠公主和王诜拜谢推辞：

“谢驸马、公主大恩。可是，遭贬之臣是不配享用……”

贤惠公主拉起王闰之的手，笑着说：

“你若是心疼子瞻，就让他站在车辕上扶轼望路吧。”

苏轼顿悟击掌，大笑而语：

“‘扶轼望路’？妙极！谢公主安排，苏轼字子瞻，今日名副其实了。”

贤惠公主开心，笑曰：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任妈、季璋，快叫孩子们下车，我们该去树阴下席地话别了。”说着，扶着任妈，挽着王闰之向亭舍外的树阴处走去。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长亭话别，两情依依。

马车旁，驸马府的车夫和苏府的仆役也在把酒话别。他们虽不熟识，但有着人之常情，更有着主人深交相厚的纽带，很快便亲热起来。他们高声赞扬着公主、驸马，同情着贬臣、流人……

树阴下，三个不同年岁的女人低声诉说着，相对泣咽着，举杯祝福着。她们诉说的是女人永恒的话题：丈夫是女人的魂，孩子是女人的心。愿孩子平平安安，愿夫妻花好月圆。贤惠公主拿出闪光的金锁、珠链，一一挂在孩子们的颈间。孩子们亲昵地依偎在任妈、王闰之、贤惠公主的身边……

长亭上的话别已经是肝肠寸断。王诜把满斟的一杯酒放在苏轼面前，道出发自肺腑的最后叮咛：

“子瞻此去杭州，当时时警惕言语之累。”

苏轼点头。

王诜语重心长：

“夫言语之累，不只出于口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都是可以招祸的言语啊！”

苏轼举杯，正要说些什么，一个年约五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目光清朗的和尚，不知何时而至，神情疯癫地走进长亭，仆坐于地，大声呼喊：

“苏子瞻，谢我超度，快拿茶来！”

王诜惊异，茫然地打量着这个突兀而来的怪客。

苏轼在发怔之间，忽然想起这个和尚就是两年前在曲院街遇仙酒楼相识的无知大师。惊异、惊喜挤走了心头的离愁别绪，他纵声大笑，急忙站起，举着酒杯走到无知和尚面前，拱手以迎：

“久违了，无知大师。不意大师今日仙游至此，请恕苏轼不及远迎之罪，仅以酒代茶为大师解渴。”

无知和尚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举杯待酒。

苏轼急忙执壶斟满。

无知和尚再饮，再待。

苏轼再斟。

无知和尚三饮而尽，扔去酒杯，伸臂舒肩，双手合掌，闭目而语：

“阿弥陀佛，好清凉的茶啊！”

王诜站在一旁看呆了。

马车旁的车夫、仆役惶然不知所措，都悄悄地放下酒杯、碗筷张望着。

树阴下的任妈、王闰之、贤惠公主看见一个和尚闯进长亭，大喊大叫，都惊骇不已，惶恐以视。

苏轼看得出，这个自称“无知和尚”的人物再次出现，不会是偶然巧合。但何人所使？缘何而来？他三思不得其解，便作佛门礼数，合掌询问：

“阿弥陀佛。请问大师缘何而来？”

无知和尚闭目合掌：

“阿弥陀佛，请问施主缘何而去？”

苏轼稽首：

“大师忘了，苏轼生了一颗‘配军头’啊！两年前蒙大师在遇仙酒楼超度，今天果然要发配杭州了。”

无知和尚闭目点头：

“阿弥陀佛。佛祖常说：‘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条生命’。祸福相倚，祸福相随，施主不必太悲观了，贫僧记得施主还有一双‘学士眼’呢！我佛慈悲，今日特来再度超度施主。”

苏轼大笑。

“阿弥陀佛。大师纵有超度之心，苏轼却无施舍之银。看来，今天的交易，大师要吃亏了。”

无知和尚微微一笑：

“阿弥陀佛。贫僧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施主身边不是有一辆双马车辇吗？”

王诜惊诧。

苏轼惊讶出声：“大师何以得知？”

无知和尚声平气静，闭目娓娓而语：

“阿弥陀佛。佛有千只手，手心长眼睛，驸马、公主携带美酒佳肴长亭送别，两套马车足矣。”

苏轼笑了：

“阿弥陀佛。原来如此。”

无知和尚喃喃以念：

“笑即是哭，哭即是笑，万物一体，无死无生，无生无死。贫僧有一纸超度施主，凭施主的才智心机敏领悟吧！”说着，长袖一拂，从袖中甩出一纸。

苏轼打开一看，纸上写着四个大字：“佛法无边”。稀松平常的一句口头禅啊！苏轼再次笑了。

无知和尚并不在意，话锋直逼苏轼而来：

“人生在世，如白驹之过隙，施主十年前，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名震京都，声著朝野，何等荣耀！可转盼之间，功名烟消云散，富贵流水成空，只落得今日长亭，亲朋洒泪……”

苏轼心头酸楚，笑不出来了。

无知和尚话锋一转，开始指点迷津：

“施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了这个地步，还不知性命之所在，往日的聪明才智飞到哪里去了？我三世诸佛，法力无边，施主若能一笔勾断功名富贵，寻取自家本来面目，心存净土，把握佛法，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成为不死人。比之此时此地的活受罪，舒适多了。”

和尚在弄玄，说了半天，不就是“急流勇退”四个字吗？苏轼打量手中的

纸笺，突然发现这纸片是杭州特有的“十竹纸”！心头一震，立即浮现出朋友参寥大师的身影。这位无知和尚也许是奉参寥之托从杭州专为我而来的吧？禁不住欣喜著眉，合掌询问：

“阿弥陀佛。请问大师，佛法现在何处？”

无知和尚微笑点头：

“阿弥陀佛。施主总算是开窍了！佛法在何处？在行住坐卧处，在著衣吃饭处，在屙屎撒尿处，在没理没会处，在死活不得处……”

突然，一阵尖啸激越的骏马嘶鸣从官道远处传来。接着是震动大地的“哒哒”马蹄声。车辇旁的马夫、仆役抬头望去，一队飞骑风驰电掣而来，马背上似乎是一群飞红飘绿的富家公子。

马蹄声“哒哒”逼近……

众人惊疑。

无知和尚闭目钳口，合掌坐禅入静了。

苏轼似乎仍沉浸于和尚的超度之中，他无师自通地随着“哒哒”的马蹄声放声高吟：

“苏轼得道了！佛法在何处？在马蹄‘哒哒’处，在人心慌乱处，在吉凶未卜处，在坐禅入静处，在不理不睬处，也在眼不见为净处……”

马队逼近长亭，苏轼住口望去：是琵琶，是胡琴，是倩楚，是自己遣散的歌伎！还有丽玉，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一个不缺，一个不少！

苏轼激动地望着越来越近的歌伎们，泪珠滚落了。

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名歌伎飞马到来。十匹勒缰收蹄的坐骑，顿蹄踏步，萧萧嘶鸣，气势赫赫，有若郊送皇帝出征的禁卫铁骑。

十位丽裙艳装的歌伎跳下马鞍，英姿飒爽，清风拂动，一齐涌向流泪的苏轼，有若皇帝的朝廷大臣。

十件乐器列于长亭之上，锃亮闪光，有若皇帝的卤簿銮驾。

十颗知情知义的锦绣之心感动了上苍——朝阳更艳；感动了大地——禾木起舞；感动了长亭内外所有的人们。

苏轼流泪拱手作谢。

王闰之含泪敛衽作谢。

任妈弯腰合掌作谢。

车夫仆役笑咧了嘴巴，笑眯了眼睛。

贤惠公主赞叹出声：歌伎，虽下层之人，心地纯真，灵魂高尚，比朝廷有些臣子强胜百倍！

驸马王诜啧啧称赞：人心难欺，苏子瞻心通黎庶啊！

坐禅入静的无知和尚似乎也跳出了禅界，偷偷地睁开双目，偷偷地一瞥，偷偷地会心一笑，又偷偷地闭上了眼睛。

歌伎们拥上长亭，向苏轼行了恩师之礼，向王闰之行了师母之礼，向任妈行了师婆之礼。她们默默无言，用崇敬虔诚的礼数，替代了赠金、折柳、献花，替代了酒肴、赠言、泪水。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长亭送别，是帝王也不曾享用过的。

文坛奇才苏子瞻，得天独厚啊！

歌伎琵琶走到苏轼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而语：

“先生，汴京十名歌伎，跟随先生三年，承蒙教诲，始知如何学艺、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师长之恩，无以为报，今日长亭，就以学生弟子之心，弹奏一曲，送先生去‘三吴都会’的杭州城吧！”

歌伎们蓦然奏响怀中的丝竹，激越之音腾起，缭绕长亭，飞荡在明媚的阳光之中。

突然，音韵变得清灵委婉，琵琶唱出了柳永的词作《望海潮·东南形胜》：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这便是苏轼要去的杭州啊！柳永以他多情的才思和长于写景的笔墨，怡情驰骋，写出了杭州的烟柳云树、湖光山色、珠玑罗绮、清丽富庶、江

涛箫鼓、灿烂辉煌。“三吴都会”之美，令人陶醉而向往。

歌伎们弹唱着，长亭下的仆役、马夫静听着。也许他们不知这是柳永写的《望海潮》，也许他们不知柳永写的是自古繁华的杭州，但一种喜闻乐见的美牵动了他们。

歌伎们弹唱着，三个女人静听着。任妈神情怆然，她似乎已无力追寻杭州那“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繁华了。王闰之泪珠滴落在怀中迨儿的被巾上，她似乎心境已冷，已无意欣赏杭州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丽了。贤惠公主喟然叹息：“柳七当年这首惊天之作，现时还能引起词家的唱和吗？江山如画，爱者几人？”

歌伎们弹唱着，驸马王诜静听着。他泪花莹莹，不安地注视着凭栏垂首的苏轼。“琵琶啊，你为什么要用柳永这首《望海潮》为子瞻送行呢？你想送给他一个人间仙境杭州，可才高命苦的柳七，也许会惹起子瞻‘同病相怜’的更大的悲哀啊。”

琵琶似乎应着王诜忧虑，对词作中“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的尾句偏作凄凉处理，结束了这咽泪的弹唱。

长亭上下沉寂了。

苏轼淤积于胸中的情感昂然喷发，他仰天长啸:

“好一首《望海潮》啊！道尽了杭州的繁华秀美，道尽了‘怒涛卷霜雪’的壮观，‘羌笛弄晴，菱歌泛夜’的清雅，‘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风采，道尽了杭州无美不在的辉煌。仅‘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八个字，足使柳七不朽于人世了！这提山挈湖而一的胆子，真令人叹服啊……”

空中的微风停拂。树上的鸟儿停鸣。田野的禾苗宁静了。

苏轼凭栏咏叹:

“柳七，柳屯田，感谢你了！你给了我一座桃花源和桃花源里四季灿烂无衰的绮丽风光，足以宽慰我孤独的心，足以陶冶我放荡的性，足以堵塞我无遮拦的嘴巴，足以消磨我遐想的灵魂，也足以了却我百无一用的终生了。可有谁知道，我真的能一直成为桃花源中人吗？”

车夫、仆役叹息，任妈落泪，王闰之泣咽了。

苏轼忘情地高吟着:

“柳七，柳屯田！你和我一样的痴心而愚蠢啊！‘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真是自作多情！杭州的‘好景’在等待着你的‘异日’，你的‘异日’在哪里？平步难于青云啊！你精通音律，善为歌词，创制慢词长调，开了

一派词风，点缀了大宋江山。‘凤池’称赞了吗？你不是捧着一道‘且去填词’的御旨，四处漂泊，浪迹江湖吗？

“琵琶，你用此歌为我送行，我感激你的用心了！柳七尚且如此，我何敢贪求而不知足啊！”

琵琶泣咽而语，宽慰苏轼:

“柳屯田之词作，誉者有之，毁者有之，柳屯田依然是柳屯田，他的《望海潮》不是依然有人弹唱，有人叹服吗？人不自弃天难弃啊！”

苏轼惊悟，高声重复:

“‘人不自弃天难弃’？妙语解玄，妙语启人啊！看来，我是比柳屯田更为痴心、更为愚蠢的人了！琵琶，我向你鞠躬，你是我的一语之师啊！”

无知和尚结束了他的坐禅，径自吟出四句诗:

度数形名岂偶然，

破琴今有十三弦。

此生若遇邢和璞，

方信秦筝是响泉。

苏轼知道，无知和尚借用唐代道士邢和璞与房琯凿地得书的故事又在超度自己了。他涌泪直下，悲怆而语:

“‘方信秦筝是响泉’？我相信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天可怜见，我这颗心离不开京都啊……”

此刻，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赠送的高头大马踏蹄而嘶，咴咴而鸣，催人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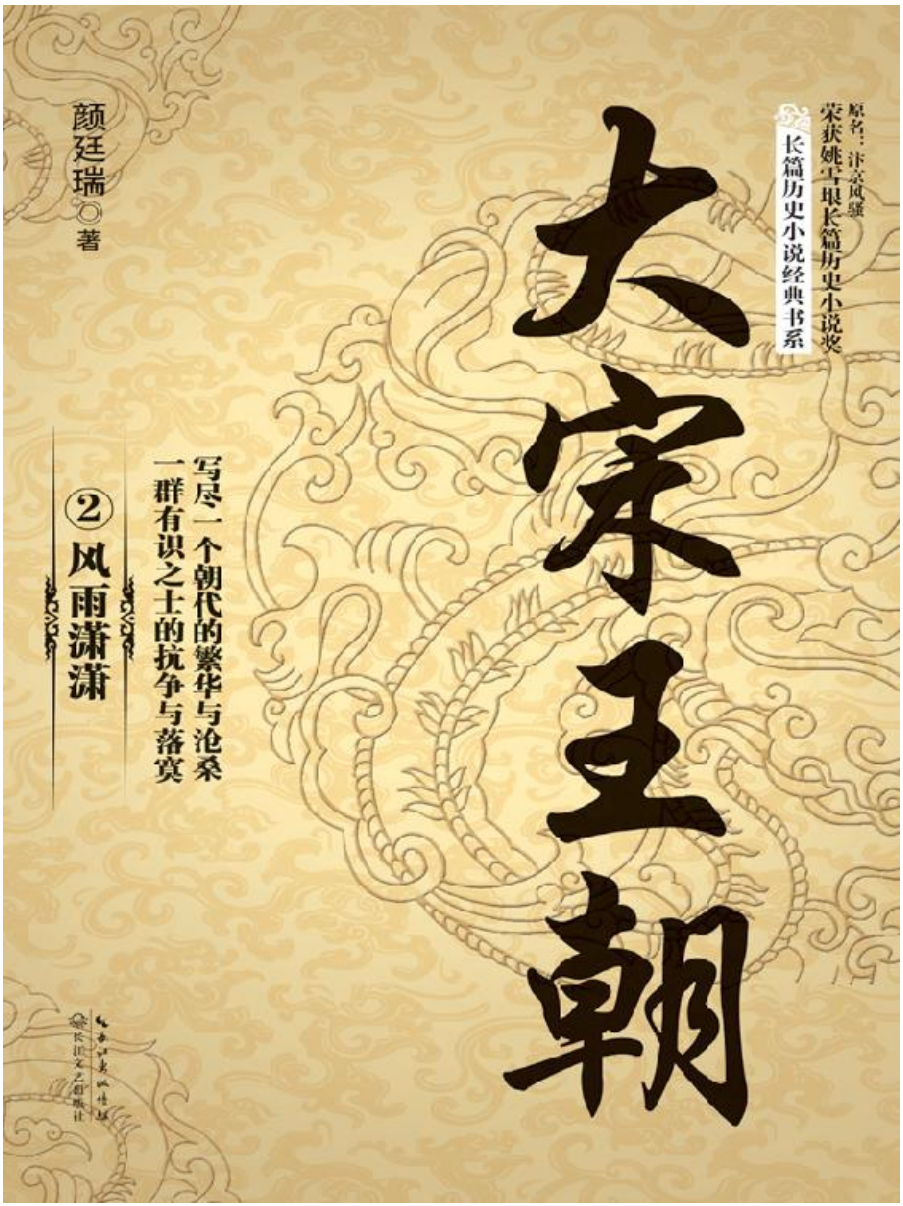
苏轼喃喃自语：“‘方信秦筝是响泉’。离开吧，该是离开这大宋京都的时候了……”

苏轼深深鞠躬，向驸马王诜告别。

苏轼深深鞠躬，向贤惠公主告别。

苏轼深深鞠躬，向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位歌伎告别。

苏轼鞠躬，向难舍难离的汴京城告别。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黄国柱

二十年前，颜廷瑞先生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汴京风骚》问世，我曾为其写过评论文字，如今看来，物是人非，恍若隔世，文学的世风景象已经大变。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也一下子穿越时光遂道，进入老年行列。确确实实体会到了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诗中那种“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人生沧桑的感慨。再读斯作，自然又是一番感受和体会了。

听闻长江文艺出版社要再版《汴京风骚》，并更名为《大宋王朝》，我很是欣喜，同时也钦佩出版社的气度和眼光。颜廷瑞嘱我为再版作序，恭敬不如从命，再续二十年前的缘分，也算一桩为文生涯的幸事。

现如今，戏说乃至恶搞历史已经是一种风气和时尚。人们常说，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敬畏之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固然没错。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批判性的继承和研究的民族，同样可能是很危险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思考，是一个立志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我钦佩颜廷瑞于几十年前便有了那样深刻的思考和洞察。经年的沉寂与深思，洗去了急功近利的浮华和浅薄，留下了绵绵不绝的“历史的滋味”，足以让后人反复地品尝和琢磨。

首先，作者通过对北宋王朝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描绘，体现了对中国封建政治规律的深刻洞察。若干年前，有专家便提出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周期律”问题。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重要的原因是“惰性发作，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

诚如该书所进入的历史语境：“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而迎来的却是北宋历史先天不足、盛极而衰、变革失败的悲剧。小说用大量的细节和场景不仅描绘了北宋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的沉重负担，而且揭示了当时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冲突错综复杂导致斗争激化的残酷现实。当然，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周期率”中，宋朝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其政治制度、军事体制设计上最难言的“软肋”，在于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合法性质疑，以及对今后可能的模仿者的深深的提防。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谋略，那么，把物质赠与、生活享乐和金钱赎买作为一种常用的内政外交策略，则必然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力的下降和军事能力的羸弱。即便获得短暂的和平与繁荣，最终改变不了积贫积弱、被周边少数民族侵略击败的历史命运。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从官到民，从京城到地方，“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不思进取、奢侈腐败、苟且偷安的社会环境。从底层风习的角度，映衬了特定历史时期皇权政治导致的吏治败坏、精神萎靡、风气腐朽的社会基础。对我们民族文化遗传中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享乐的“糟粕”基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沉重的历史描写和深沉的文化反思，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次，作者通过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记述，体现出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改革结局的深刻洞察。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任何改革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维护皇权的统治。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要复杂得多。从商鞅、桑弘羊、范仲淹直到晚清的康、梁变法，改革者无不怀着对帝王和皇朝的无限忠诚，然而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成功，反而落得遭极刑、受通缉、被追杀的下场。就王安石变法而言，其初衷或基础，是宋神宗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在对西夏等西北少数民族的边战中一败再败、失地赔款、颜面丧尽的多年屈辱，立志富国强兵，夺回失地，恢复尊严的满腔热情和志向。然而，所有的改革无一例外的是一场利益调整、重新分配的博弈和争夺，有时还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厮杀。一旦进入改革的实施阶段，特别是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时，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将根据利益的损益，作出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往往会形成或大或小的掣肘和制约。王安石以“变法度，易风俗”为改革的思想纲领，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同时推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以强兵，涉及到社会、经济、军事、农业、商业、民生、教育、科举（后来的“三舍法”）等广泛的领域。如此庞大的变法，其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如何？靠谁来实施？怎样不断完善和修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失误？如何应对、消除改革反对派的阻力？小说透过复杂纷乱的表象，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的艰难以及一些缺失进行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思考。显然，面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商人、官员、后宫的反对，面对新政的许多破绽，年轻的神宗皇帝既缺少执政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没有具体化、阶段化的改革目标和清晰化的改革线路图，更缺乏变革所必须的坚强意志和实现改革目的的手段智慧，空有满腔热情而束手无策。那么变法的总设计师、“拗相公”王安石呢？尽管不乏思想家的睿智、改革家的锐利和实干家的强悍，但却缺少应对中国官场复杂矛盾的足够的权谋机变。比如为了提高变法的效率而设置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干脆直接剥夺了原有官僚部门的职责、权力，却没有争取到后宫太后们的支持，犯了大忌。加上变法过程中跟踪不到位、监管不力，地方官借变法之名对百姓盘剥，几乎得罪了所有当时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落入“众疑群谤”的漩涡之中。另外，由于用人不当，不仅使吕惠卿、郑侠等小人当道、得逞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导致改革派内部的反目、矛盾激化，成为一盘散沙，最终分崩离析。变法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变法及其支持者的官场失势，更带来十分恶劣的政治后果。皇帝不能勇敢地承担变法失利的责任，反而持续不断在政策上“翻烧饼”，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恶性循环、雪上加霜，导致皇帝的权威日益式微。皇权的衰弱又促使朝廷之上党争进一步激化，一轮又一轮的内斗、争权、清洗、报复，党派利益之争超过原本道德礼义的底线，旧党反对的未必是“新法”，而其实是“新党”，变法成败也演变成两派斗争的幌子，开始慢慢违背了“富国强兵”的初衷，最后完全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国家到这个分上，气数也就尽了。荒唐到“元祐奸党碑”的矗立，宋朝的皇帝和群臣最终自己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三，作者通过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宋朝三杰形象的出色描画，

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对于熙宁变法及主导者王安石，千年来一直争议不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清之前的儒家正统的史学家们对其多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归罪于变法。宋朝的守旧派就用“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这样恶毒的语言施以攻击。近代作家林语堂说：“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但近代以来，却不乏对王安石大加赞赏的著名人物。革命导师列宁称他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借鉴王安石的“青苗法”，使美国的农业大获发展。作为晚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倡导者和亲历者之一的梁启超，与主张“闲适”人生观的林语堂诣趣大相径庭，专门为王安石立传，大加称赞：“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颜廷瑞相当客观地融汇贯通了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不同评价，在小说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勾画和现实主义描写。对王安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进取精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写和充分的细节铺排渲染。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几十年，不失政争、碰撞、交锋，却又惺惺相惜，彼此保护与安慰，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特殊的人格操守和高尚情怀。乌台诗案中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大义伸出援手，苏轼晚年江陵访晤王安石等情节可以说感人至深。尤其是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苏轼都对他的人品学问给予很高的评价，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作者努力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拂去封建道统蒙在王安石脸上的污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义凛然、胸怀大志、品格高洁、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并富于才情的古代改革家的形象。

小说对以司马光和苏轼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群像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宋朝对知识分子比较优待，这与太祖赵匡胤的“勒石三戒”不杀士大夫的早年约定有关。从司马光、苏轼等大批官员的命运起伏跌宕可以看出，皇帝往往用贬谪外放作为对官员的惩罚，而鲜见酷刑和杀戮。神宗赵顼对苏轼乌台诗案的处理，让我们为宋朝知识分子感到庆幸。台湾学者柏杨说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看来并不过分。由于有了“不杀”的底线，朝廷上大臣们一般还是敢于直言的。由此，小说中关于若干场朝廷之上群臣争执辩论的场面，绘声绘色，相当令人震撼。官员们互相关系的描写也精微巧妙，皇权下文人们不同性格和命运际遇的状写更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我们看到，官员们为宦生涯的频繁迁徒相当辛苦，往往一个任命还未到位，新任命又来了，与范仲淹死在去颍州赴任的路上几乎差不多，苏轼的贬谪之路的多变、漫长和遥远，地域跨度之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简直难以想象。然而，祸兮福兮？这一切又恰恰玉成了有宋一代文学艺术和儒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贬谪密州、黄州之旅，催生了苏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宦海沉浮，伤感贬途，也造就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的诗词歌赋上的斐然成就，这在书中有着非

常充分的引用和描写。

在成功描绘北宋朝文学艺术繁荣景象的同时，小说对儒家学理的专家甚至是集大成者（如程氏兄弟和后来的朱熹等）的形象也同样有所涉猎和塑造，而这一点，是我以前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85岁的旅美华人历史学家、新著《说中国》的作者许倬云指出，宋朝的军事衰败和儒家的结晶化是两大特点。他认为“宋朝最大的毛病是把儒家思想僵化成一套形而上学。……迂腐的儒者到后来只记得教条，从读书到生活，中间是隔开的。这个对中国是相当不幸的事情。”

用这个判断再去品读颜廷瑞小说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及各种殊途同归的结局，应该是恰如其分、中肯到位的，大宋王朝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两个相距遥远、互不相识的同龄耄耋老人，竟然在这个问题上洞见一致，英雄所见略同，让人不得不相信文化和缘分的神秘力量。他们目前仍在各自领域里勤奋耕耘，期待他们都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2015年6月22日于京华

- 第一回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
- 第二回 皇帝夜读《钱塘集》 韩维驱车洛阳城
- 第三回 王安石“心游万仞” 吕嘉问“当绝流俗”
- 第四回 韩学士承旨奉诏 司马光泪书奏折
- 第五回 皇帝诏令求“直言” 安石应对贬“流俗”
- 第六回 流民图惊心动魄 赵皇帝倒王“换马”
- 第七回 《钱塘集》波及皇室 “老天爷”定王去留
- 第八回 吕惠卿阳奉阴违 邓李舒构诬设陷
- 第九回 赵皇帝议停新法 王介甫气噎昏眩
- 第十回 “天命”磨人火烧天 暴雨呼啸定乾坤

- 第十一回 王安石失意新法 吕惠卿荣登相位
- 第十二回 《钱塘集》风波袭来 灵隐寺佛印谈禅
- 第十三回 种瓜得豆介甫恨 收非所种师生搏
- 第十四回 苏轼自嘲“杞菊餐” 子瞻吊民“雩泉饮”
- 第十五回 谣言啄伤司马光 勘审追踪独乐园
- 第十六回 吕惠卿背后插刀 王安石欲辩无词
- 第十七回 御史台千里追捕 苏子瞻悲歌人生
- 第十八回 圣上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之身
- 第十九回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更伤神
- 第二十回 曹氏临终救子瞻 艺伎魂牵梅花棚

第一回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

苏轼、司马光贬离汴京已近三个年头了。王安石的九项大法已经全部出台。“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将兵法”在大宋寥廓疆土上的实施，卷起了翻江倒海的雄风，创造着万象更新的现实。加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大破西夏军的“熙河开边”、中书检正官章惇平定西南峒族暴乱的“梅山之捷”和王安石之子王雱所著《〈道德经〉注》《老子训传》《佛书义解》的自费镂版、鬻于书肆，哄动京都，更为“变法”增添了绮丽的光彩。“人定胜天”，王安石正竭力改变着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

“人奈天何”！天灾突至。从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起，河北路、京西路、京东路、河东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等广大地区，十月不雨，一场特大的旱灾，毁掉了秋收、冬种、春苗，甚至毁掉了野菜、山果、鱼虾。大旱之中，飞蝗漫天，人蝗争食，树叶也光了，草根也尽了。饥饿相逼，哀鸿遍野。健勇者成群结队，铤而走险，呼啸山林；羸弱者老幼

相扶，拥入城镇，涌入大宋京都。

“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的汴京城，被这场漫长的天灾煎熬得改变了容颜，连昔日繁华绮丽的十里御街都成了万千流民白日乞食、夜间栖居的地场。

王安石和他的新法遇到了空前未有、人力莫及的挑战，历史的大悲剧从此愈演愈烈。

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十九日清晨，随着汴京外城新曹门、新宋门、东水门、东北水门徐徐地打开，又一群来自京东西路的近千名饥饿百姓拥入京都。他们憔悴脱形，拖儿带女，步履艰难，其状惨不忍睹。中午时分，这群呼天号地的乞食者，涌入天汉桥下酒楼食铺汇聚的曲院街。

其时，遇仙酒楼楼上，两桌酒宴正在进行。一桌是王公子弟的轮流做东，新近推出的几个绝色的歌伎，五个剽悍骁勇的“厮波”、“撒暂”正闹得浪声浪调；一桌是京都商贾的巨头潘、王、张、谢正在借酒浇愁，计议着应付市易司“米粮官营”的对策。遇仙酒楼老板绰号“小掉刀”，时年三十多岁，短小精悍，人极精明，此刻，他正在参与着巨头们的密议。忽地堂倌闯进雅座，神情慌张：“爷，鹿家分茶被乡下讨饭的吃坍了，曹婆婆肉饼铺被乡下讨饭的吃黄了，王家包子铺被乡下讨饭的吃干了……乱哄哄几百人，又朝咱酒楼拥来了……”商贾们有些慌神。

“小掉刀”手执酒杯，眸子一转，叱斥堂倌：

“一群乞丐，也要潘爷、王爷、张爷、谢爷离席迎接吗？”

堂倌一时摸不着头脑地愣着。

“小掉刀”把杯中的残酒向堂倌泼去：

“蠢货，你听隔壁那桌是谁在瞎扯乱唱？”

堂倌眼睛亮了。

“小掉刀”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扔给堂倌：

“告诉他们，潘爷、王爷、张爷、谢爷此刻正在兴头上，别让那些穷讨饭的打扰了四位老爷的雅兴！”堂倌急忙应诺退出。

饥饿的流民哀声悲怆地涌上遇仙酒楼的台阶，迎接他们的是那五个剽悍蛮横的“厮波”、“撒暂”。

一阵乱骂、驱赶，在推推搡搡中，“厮波”、“撒暂”突然从腰间拔出匕

首，捅入五个流民的胸口，惨叫声炸裂而起，鲜血喷涌，人群刹那间凝住了。杀人的“厮波”、“撒暂”稍显迟疑之后，为首者一声唿哨先退入门内，然后转身逃逸而去。痴呆的流民一下子醒悟过来，发疯一般叫骂着冲进遇仙酒楼，见人就打，见物就砸，他们抓不到凶手，便以毁坏这酒楼中的一切来发泄愤怒和仇恨。不到半个时辰，辉煌的遇仙酒楼只剩下了一个破门坏窗的空壳。待皇城司操刀执戈的士卒赶到，酒楼空无一人，除了门前台阶上的五具流民尸体外，只有满街满巷围观的千百细民。

在“酒楼杀人案”发生的同时，内城东华门外市井，也发生了一起捣毁“杂卖务”的骚乱。

是日午时，因东华门外市井货物奇缺，购物未得的皇室王公子弟、总管府丁六七十人，气势汹汹地闯入东华门外“杂卖务”，抓住管理市场的几个小吏，索要市场缺货的鱼虾鳖蟹、鹑兔脯腊。可怜的“杂卖务”小吏们，衣冠不整地在大门前的台阶上跪成一排，任凭这群装束华贵的闹事者嘲弄辱骂。围观的商贩们也在诉说“杂卖务”弄权牟利、肆意勒索、捆绑关押业主的罪行。一位王府总管模样的中年汉子跳上台阶高处，面对人群，口角生风地对“杂卖务”进行声讨诛伐：

“东华门外这块地方是干什么的？头一桩事就是经营皇宫皇室日常用物。几十年来，这里货物齐全，品类繁多，质量上乘，菜蔬瓜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以至应时小菜，莫不新鲜清洁。绫罗绸缎、脂粉篦梳、首饰佩物，以致金玉珍玩，莫不精巧奇丽。可近两年来，‘市易法’行世，‘免行法’出笼，莫说黎民百姓衣食不保，就连皇宫皇室也取消了实物供应。‘杂卖务’这些赃官污吏们，你们的新法不是规定‘依爵位等级发放银两，由各宫各府依其所需自行购买’吗？今个我们来买了，可鱼虾鳖蟹在哪？鹑兔脯腊在哪？‘变法’，‘变法’，这不是变着法儿整治人吗？”

中年汉子的煽动演说，立即赢得围观的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以及起哄者的狂热喝彩。

喝彩声中，市易司提举吕嘉问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三名市易司官员，正巧前来视察市场的买卖情状。他一出现，立即被闹事者认出，闹事者更加长了精神，他们扔弃“杂卖务”那几个可怜的小吏，蜂拥而上，团团包围了吕嘉问，叫喊声、诅咒声、诉苦声如浪似涌。

吕嘉问紧勒马缰，打量着眼前这群衣着鲜丽的闹事者：这是一群惹不起的主啊！他不敢跳下马，怕失去说话行事的主动。在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为缓解形势，他笑呵呵地拱起双手，佯作不知地打趣：

“吕嘉问这厢有礼了，吕某这厢有礼了！做买卖就是要讨价还价，最终还是要公平成交的。你们中哪位是陶朱公，我愿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闹事者在吕嘉问这故作轻松的打岔中，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中年汉

子。中年汉子轻蔑地一笑，跨步而出，立于马头前，神情傲慢地草草拱手：

“市易司提举大人，别装疯卖傻了！请问大人，你的市易法缘何而行？是为国吗？是为民吗？是为皇上吗？”

吕嘉问心想：此人必是闹事的头。他拱手一笑：

“看先生的装束，听先生的高论，既非店铺老板，亦非货摊业主，更非一般买卖人。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中年汉子毫不畏惧，话语慷慨激昂：

“大人忘记了这里是东华门外市井，几十年来，卖者赚的是皇室的银两，买者花的是皇室的供奉，皇家的银子养活着这条街上的男男女女、猪狗鸡鸭，并且包括大人你立的那个‘杂卖务’……”

吕嘉问堆笑隐忍着：

“先生高论，请讲下去。”

中年汉子开始揶揄嘲弄：

“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强国，可眼下粮米日少，菜蔬日缺，流民入京，连一碗稀粥也喝不上啦！大人提举市易司以富民，可眼下货不流通，商贾钱荒，买卖停歇，市面萧条，民可是越来越穷了！大人提举市易司以解皇上之忧，可眼下皇室待菜进厨，待米下锅。大人，我向你弯腰打恭：皇室成员，也是宗庙子孙，看在太祖太宗皇帝的情面上，请高抬贵手，别再在宗室恩遇上开刀了。”

吕嘉问耐不住了：

“先生何人？”

“皇室右羽林大将军赵府总管。”

围观者慑于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显赫名头，不由向赵府总管投去恭敬的目光。

吕嘉问厉声叱斥那总管：

“造谣生事，一派昏话！太祖太宗皇帝建国立业，旨在解民倒悬，造福黎庶，决非图后世子孙之优容靡费。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自不长进，靠祖宗余荫，是不能长久当饭吃的。你身为赵府总管，今日所言所行，不仅犯有惑众滋事之咎，而且有辱皇室德望之罪……”

赵府总管怒而咆哮：

“井底蛤蟆，刚跳上井台，就逞起威风来了！砸掉‘杂卖务’，找皇上要饭吃去！”

存心闹事的皇室王公子弟一哄而起，冲向“杂卖务”……

赵府的府丁则扑向吕嘉问。吕嘉问的坐骑受惊，嘶鸣腾跃，冲倒了赵府的一个府丁，冲出围观的人群，在骚乱的街道上狂奔着。

市井大乱，乞食的流民们，趁混乱抢掠食物。无论抢到还是没抢到的，都将为皇室子弟的闹事承担罪责……

几乎在同一时辰，朱雀门外太学贡院南大街的“五岳书肆”门前，也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惨剧：

巳时，又一场别具风格、震动京都文坛的售书活动在“五岳书肆”门前开张了。一幅特大的红绸金字“贴示”覆盖了半面墙壁，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红黄交映的光彩，向街上行人宣示苏轼诗作《钱塘集》已隆重行世。几百部镂版精致、装帧堂皇的《钱塘集》整齐地摆放在门前的书架上。京都的文人学士、馆阁官吏、知书细民、官妓歌伎、瓦肆艺人皆欢聚于此，争相购买，真是人山人海。特别是驸马王诜的驱车来临，使这次销书活动达到了高潮。

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半年前在苏轼本人尚不知晓的情况下着手镂版印制的。驸马的用意，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朋友不移不变的情谊，特别是在朋友倒霉遭贬的年月；也许是出于对朋友艰难生活的资助，因为苏轼仅靠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也许是受到去年王雱自费镂版出书、鬻于书肆、哄动京都、被皇帝破例晋升为崇政殿说书的启示，也想用《钱塘集》唤醒皇帝的良知；也许是欧阳修于前年（熙宁五年）八月病故于颍州，苏轼已成为文坛领袖，特以此为朋友鼓吹祝贺；也许他什么也不为，只是因为苏轼的诗风变化太大，诗句太精彩，诗魂太动人了，文心相通的喜悦和欣慰，使他不能不把远在杭州的苏轼再次推给京都的人们。

驸马王诜一走下马车，就受到文人学士的热烈欢迎。他身着浅黄色博带宽袍，红绸束发，气宇轩昂，举止随和，言谈无拘。书肆老板急忙上前恭行大礼。王诜执老板之手朗声谈笑：“书肆老板，文人之神！《钱塘集》销售景况如何？”

“托驸马洪福，景况空前，超过去年王公子王雱镂版自售《〈道德经〉注》《老子训传》《佛书义解》的盛况。八百部《钱塘集》，半天售完，京都少有。这得感激驸马爷的慧眼识珠了。”

王诜纵声大笑：

“苏子瞻，诗才超人，声威夺人啊！”说罢，走进文坛的新朋故友之中，相互问候，热情打趣。为朋友们关切苏子瞻的命运的议论所感动，他以

《钱塘集》为话题，慷慨激昂地为朋友张扬鼓吹：

“苏子瞻的这部诗集，绝大部分诗篇是赞美杭州风光的秀丽和多情，这与子瞻的郁郁不欢有着血肉真情的联系。他要借陶冶山水以忘忧消愁。他热爱杭州，吟出了‘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感慨；他热爱西湖，把西湖喻为美女，吟出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多情；他热爱西湖春天‘新蒲出水柳映洲’的清雅；他热爱西湖夏天‘夏潦泓水深更幽’的邃远；他热爱西湖秋天‘西风落木芙蓉秋’的萧索；他热爱西湖冬天‘飞雪暗天云拂地’的凄凉。他赞美孤山，吟出了‘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宁静；他迷恋灵隐，吟出了‘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的感叹。他热爱杭州，爱得朝夕难舍、生死难离啊，竟然吟出了‘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的生死恋情。

“这部诗集，也有一部分是写民间生活的。这些诗作，有的是从‘朝推囚、暮决狱’的公堂上得来的，有的是从‘飞蝗来时半天黑’的灾情中得来的，有的是从田中老妇‘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的悲惨情景中得来的，有的是从视察润州、秀州、富阳、新城等地的山村、农舍、盐田、猪圈、牛栏里得来的，有的是从他那片‘见事有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的痛苦心境中喷涌出来的。子瞻的诗变了，不再是‘发万古之幽思’，而是着眼于治下人们的疾苦了；不再追求绮丽、峻险和缠绵，而是变得真切、深沉、犀利、明快、泪花闪闪和含讽带刺了。子瞻似乎在超越他的恩师欧阳修，向诗圣杜甫的身边跨去，他在为天灾中黎民的疾苦奋力呼号。在这些地方，他还是那样口无遮拦……”

门外街头，三四百名饥饿的流民，在王诜心神专一的谈论中，弄清了有一位大人物对他们的境遇十分同情，“哗啦”一声响动，一齐跪倒，打断了王诜未尽的话，向这位着装高贵的驸马爷发出了碎心裂胆的乞求。

王诜望着跪地哀求的流民，望着乞食行列里奄奄待毙的老人和孩子，心胸发闷，嗓门似乎淤结了。他一时不知此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身边的官妓歌伎、瓦肆艺人突然咽泪出声，他才灵醒过来。

“我无诗，我‘呼号’不出声啊！书肆老板，借我铜钱五千，我要学《钱塘集》中的苏子瞻广布功德！”

“五岳书肆”的老板忙从屋内取出五千铜钱，放在王诜面前。王诜抓起铜钱撒向乞食的饥饿百姓，喟然自语：

“我能做的，只是如此，只能如此啊……”

谁知，五千铜钱落地，却引起了疯狂的争抢，以至相互践踏，任何劝阻、恐吓都制止不住。待皇城司的士卒赶到，书肆门前，竟留有十余具被活活踩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我做了一件蠢事啊！施舍为了救命，谁知五千铜钱却杀害了他们……”驸马王诜呆呆地站在“五岳书肆”门前。

从三月二十日起，皇城司开始在全城驱赶流民出京。

禁军马队，挥动皮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奈何禁军有数，且不都是铁石心肠；流民万千，个个都是饿不怕死；京城方圆四十余里，街巷千百，道路纵横，大有回旋之地，于是，流民窜于京都，神出鬼没。禁军追踪寻迹，疲于奔命。逃躲追逐之间，马蹄声、斥叱声、鞭打声，呼天抢地的哀号声，有气无力的咒骂声，悲不忍闻的惨叫声，不分昼夜地起伏在京城。

三月二十四日午时，烈日如火，热风如炙。一群老幼相扶、腿脚打飘的流民二十多人，艰难地流动到皇城左侧的安上门附近，终于筋疲力尽，一位老者脚步一乱，身体踉跄地跌倒于地，随着一声微弱的呻吟，不见动静了。流民们木呆地注视着老人，颓然瘫坐在地上，无言，无泪。就在这时，一队禁军士卒追逐而来，四面围上，驱赶着、叫骂着，挥起皮鞭向流民抽去。皮鞭如蛇如刀，衣片飞卷，血花四溅，一扇扇流血的脊背，一只只流血的手臂，一张张流血的面庞，依然无言、无泪，甚至无知、无觉、无火。

突然，一串激愤而威严的怒喝声从安上门前传来：

“住手！畜生，你们还有人性吗……”

士卒一愣，停鞭转头望去，一个年约三十岁的官吏，身高约六尺，眉清目秀，举止潇洒，头戴黑色双翅朝冠，身着黑色博带朝服，从安上门前提袍急步而来。这位年轻官吏神情激愤，举手指点禁军，高声训斥：

“你们也有父母兄弟，你们也有姐妹姑嫂，你们也是父母生养的，如何下得这般毒手！”

士卒们被年轻官吏一下镇住了，手提皮鞭，疑惑地看着他们的头目。

禁军头目何尝不为年轻官吏真挚的话语所打动，但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他注目打量着眼前这位身份不明的官吏，厉声询问：

“你是谁？”

年轻官吏拱手回答：

“监安上门小吏郑侠。”

禁军头目惊诧了：

“大人莫非是王安石相爷门下能诗善画的郑介夫郑参军？”

郑侠点头，弯腰致意：

“请军爷高抬贵手，莫再为难、逼迫这些饿以待毙的父老孩提……”

王安石的门楼和名头发生了效用，禁军头目拱手施礼，带着他的士卒离开了。

遍身血渍的流民们似乎在奈何桥头遇到了菩萨，死里逃生又回到阳间，纷纷从地上爬了起来，跪倒在郑侠面前，痛哭失声，连声哀求：

“大人活我，大人活我啊……”

郑侠急忙弯腰搀扶，流民们跪伏不起，乞求声更哀。郑侠的心突然间收缩得发抖了：多么善良的百姓！拖着鞭伤跪拜，只为自己说了一句人话啊！“大人活我！”一个看门小吏，能活天下挨饿的百姓吗？连眼前这些流民的一餐饱饭也供不起啊！他泪水滂沱，气噎嗓间，无言以对，突然悟通了做一个好人难，做一个好官难，做一个违心的好官更难！新近从《钱塘集》中读得的两句诗从他的口中自语吟出：

平生所惭今不耻，

坐对疲民更鞭箠。

流民们虽然听不懂他说些什么，更不知这两句诗是他从王诜镂版的《钱塘集》中记取的，但从他那滂沱而下的泪水中、气噎嗓间的神态中、吟诗自责的歉疚中，明白了这位恩人的难处。有心无力，不可强求其难啊！他们戛然地停止了乞求，只是不停地默默叩头感谢。

郑侠不忍再看。他急忙低下头，伸手从衣囊中摸出一把散碎银两和铜钱，递在面前的一位老妇手里：

“老妈妈，给孩子们买点吃食充饥吧。”

说完，他转身向着皇宫跪倒，叩头触地，声泪俱下，昂首高呼：

“皇上，天高听卑，你看看这无云无雨的天空，你看看这青苗衰败的田野，你听听这响彻京都的哭声，快救救大宋嗷嗷待哺的黎民百姓吧！”

流民们“哇”的一声，又放声痛哭。

当天晚上，这位守门官吏郑侠回到他的住宅，把自己关在一间狭小的画室里，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桌案上摆好的画绢、画笔发呆。他眼前闪现着流民们老幼相扶、伸手乞讨的悲惨情景，心头闪现着禁军士卒挥鞭驱赶的暴虐凶相，脑中闪现着流民们横卧的尸体和飞溅的血花，耳边轰响着流民们不歇落的痛哭。他闭上眼睛，企图把自己纷乱的思绪集中起

来，可流民中那些孩子们惊恐含泪的眼睛，似无数繁星闪烁着，包围着他，使他的心神更为紊乱。他要画一幅《流民图》，要把几天来，特别是今日午间所见流民各种各样的悲惨情景，形象地展示在他的皇上面前，禀报皇上以实情，以求皇恩浩荡，活天下流离失所、饿以待毙的黎庶。可是王安石的身影，却又不时地闪现在他的眼前、心头和脑海，那亲切的目光，那熟悉的声音，那长者关怀后进的神态，总是萦绕于心，使他不忍提笔，不能濡墨，不敢落绢作画！

郑侠，福建福清人，时年三十三岁。从学童开蒙起，十七年的学子生涯，他都是在孔、孟儒家的熏陶中度过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汉代谶纬传说，使他深信天命的存在。联系眼前惨景，他认为前年的华山崩塌和现时的十月不雨，都属于上苍对朝政不良的警示！而上苍警示的具体缘由，正是王安石现时推行的新法！若新法不罢，这种“警示”是不会停止的。深居高墙之内的皇上，现在该是猛省而知天命的时候了。

郑侠居官京都已有七年，深知官场宦海风波的险恶和无情，更明白上呈《流民图》之举是在玩火玩命，玩自己之命，亦玩妻儿家室之命，玩亲朋故友之命，也是玩皇帝的命！事情明摆着，一个小小的看门吏，竟敢以“天命”的警示弹劾新法，威逼皇上作出取舍，这不仅是“狂妄”，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作乱。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春秋》之义，也许会在一夜之间，用不着刑部开堂勘审，自己的人头就会落地。并且在自己的人头落地之后，又会有一群尚不知《流民图》为何物的梦中人被杀、被贬、被逐！自讨罪愆，死不足惜，那些冤枉鬼魂就是想讨债告状，只怕也寻不到债主的名头！何苦害己害人呢？自然，皇帝是天子，上天之子，当然是英明的，理应是英明的，定然会听“天命”而罢停新法，顺应“天命”以活天下黎庶之命。可“新法”不也是王安石的“命”吗？王安石执政六年，只有“变法”这一条“命”啊！皇上如若接受天命，同时也就将王安石断送掉了！

而他与王安石的交谊太深了。治平元年（1064年），他中进士，任光州司法参军三年后，就被王安石调进京师，居于王安石身边整整一年，研讨学术，议论朝政，老少交契，情若师生。他钦服王安石的人格、才智、勇气和胆略，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敢苟同。但王安石仍然信任他，重用他。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变法”伊始，王安石欲调他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他以“不谙青苗、免役诸法”为由而推辞，王安石笑而允诺。去年（熙宁六年）四月，王安石提举“经义局”修《三经新义》，又欲调他入局协助，他以“读书无几，不足以辱检讨”为由而拒绝，王安石依然笑而允诺。他以傲物不群之躯监安上门，居皇帝之侧多年，亦得王安石之庇护。官场十年，受王安石之恩七载，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

郑侠在友谊和莫测的祸福面前犹豫了。他离开桌案，绕室徘徊，希望靠不停走动的脚步摆脱心头所有的苦恼，老老实实做一个深夜清静人。他的脚步越来越重，心绪越来越烦，想要忘却的，却越加深刻地嵌入脑际；想要抛弃的，却越加频繁地袭上心头。唉，人活在世俗之中，要摆

脱世俗中的喜怒哀愁、善恶美丑，难啊！在这心绪无依、无靠、无适、无从的焦虑中，几案上那部新得的《钱塘集》映入眼帘，他顺手拿起，坐落在椅子上，信手一翻，一首《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的诗作异常猛烈地撞击着他苦闷而沉重的心。

一朵妖红翠欲流，

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

不放闲花得少休。

诗的功能奇效，诗的尖刻凌厉，诗的牵动人心，有时会超过千言圣诏、万言奏折。苏轼这首诗作，一下子抓住了郑侠犹疑、畏缩之心。他闭上眼睛咀嚼着，品味着，思索着：

这是一首讽刺新法之作啊！苏子瞻用牡丹“妖红翠流”的艳丽，隐喻这光怪陆离的现实，“化工”不就是热衷于花样翻新、争奇斗巧的执政王安石吗？而喻作“闲花”的老百姓，已被繁多的“新法”折腾得不得安生了。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只有苏子瞻才敢开口道出。

苏子瞻，政坛激进、文坛盟主，与介甫之谊，远非自己能比。然因政见不合，被贬、被逐，其政见不改，其友谊不改。离京之前，苏、王、司马不是仍然有过一幕崇高友谊的诗酒吟唱，至今仍传誉京都吗？三年之后，在这部哄动京都的《钱塘集》里，依然可睹苏子瞻神采奕奕、谈锋激烈、钟情西湖山水、关心民间疾苦、执著地拥抱着自己的政见和光明磊落、不吐不快的超凡风采！

苏子瞻的诗是学不来的，但苏子瞻的为人，却是可以效仿为师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原是历代圣哲、贤者、仁人、志士尊奉的信条。苏子瞻在《墨君堂记》里咏竹之“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瘐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也许就是他人格力量之所在。“不骄”、“不辱”、“不倚”、“不惧”，做人如此，当无憾矣！

郑侠蓦地睁开眼睛。他的眼前似乎天高了，地阔了，烈日高照，一群扶携塞道的流民，羸瘠愁苦、身无完衣、吃糠咽菜、鬻儿卖女，毙倒路旁的，仰天呼号的，似乎都在向他诉说着什么。他霍地站起，凝神望着桌案上跳动的烛火和画绢、画笔，胸中的积愤喷涌而出。

“皇上，臣要冒死谏奏了！”

他踉跄奔向桌案，提笔濡墨，画起即将在大宋历史上撞出一记钟鼎之声的《流民图》。

第二回 皇帝夜读《钱塘集》 韩维驱车洛阳城

清晨，福宁殿宦侍把一份东华门外市井骚乱、商贾罢市的“急报”和一份宗室王公联名弹劾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市易违法”的奏表送进御堂。已被“十月不雨”、“流民入京”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皇帝赵顼，心神更烦。骚乱已逼近宫门，连宗室也卷进来了！他几经思索，召来了办事认真的三司使曾布。

曾布仓皇走进福宁殿御堂，尚不及跪倒请安，就被皇帝赵顼当头一声森冷的询问弄懵了：

“曾卿，你身为三司使，近一年来，又代王安石料理朝政事务，东华门外市井骚乱之事，原委何在？”

一贯木讷的曾布更加结结巴巴：

“臣、臣今日卯时方知此事，听说，听说缘于宗室王公发威闹事……”

“宗室王公为何闹事？”

“臣、臣不敢查询。”

“市井商贾为何罢市？”

“臣亦不明原委。”

赵顼厉声叱斥：

“蠢材！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

曾布仆俯于地，叩头不止，讷讷作答：

“圣上，京都市易务的一切事务，俱由吕嘉问直接管理，臣不敢胡乱插手。且市易经营，纷繁复杂，金银钱财，数额巨大，收进支出，干系各方，臣，臣无此才，也不敢染指。乞圣上恕罪。”

“吕嘉问主管市易，群臣有何议论？”

“臣不曾听闻。”

“京都商贾有讦告奏表上呈三司吗？”

“臣亦不曾见。”

赵顼叹息：

“不聪不明，市井能不发生骚乱吗？曾卿，你可知，这市井骚乱，商贾罢市，会轰毁朕六年‘变法’的业绩。”

赵顼拿起宗室联名弹劾吕嘉问的奏表交给曾布，低声发出谕旨：

“朕知卿一向未参与市易事务，今特授权于卿，勘查京都市易务‘尽括行户、细碎无遗’、‘贱买贵卖、重进轻出’、‘聚敛财利、侵渔贫下’之罪。卿勿敷衍应付，更勿官官相护，朕要知市易务的实情真相。”

曾布周身一凛，突然觉得责任重大，急忙叩头领旨：

“臣一定竭心尽力，解圣上仁德之忧。”

“卿传朕谕：从今日起，朕依古制‘避殿’、‘减膳’自罚，以挽回天心。”

曾布叩头站起，偷望了皇帝一眼，心下着实感动了一阵。三日后，曾布便带着吕嘉问市易违法的罪行奏章又走进福宁殿御堂。连日的辛苦勘查，带给皇帝赵顼的，是惊心动魄的愤怒。

“……圣上设置京都市易务，旨在流通货物，繁荣市井，造福黎庶。然吕嘉问主持市易，专谋多利以求赏，凡商旅所有货物，必卖于市易务，由市易务转卖黎庶；凡黎庶所需之物，必买于市易务。市易务买卖之物，大抵皆重入轻出、贱买贵卖，因而招致商贾不满、黎庶怨恨。此乃市井骚乱、商贾罢市之个中缘由……”

皇帝赵顼眉头紧锁，在红莲宫烛的光焰下徘徊着。

曾布没有注意皇上神情，只顾禀奏：

“由于市易务经营品类不断扩展，连油盐酱醋、冰块果子等细碎之物也收了进来，致使小商小贩无业可营、无利可图，加之取税繁多，连负水、拾发、担粥、提茶等卑贱行业，皆以三分征税，故造成市井萧条，怨声四起……”

赵顼脸色铁青，放慢了脚步：灯下黑啊！朕蒙在鼓中了。

“市易务近年收入账目，已作查对，所收税银九十六万余缗下落不明。据三司禀报，熙宁六年财用收支，尚不及治平二年收支……”

赵顼驻足回头，厉声吼道：

“此处重奏！”

曾布一惊，手中的奏章落地，急忙捡起，高声禀奏：

“所收税银九十六万余缗下落不明。据三司禀报，熙宁六年财用收支，尚不及治平二年。”

皇帝赵顼跌坐在软榻上，发出几声瘆人的冷笑：

“救灾？财货匮乏，用什么救灾！活民？财用收支少于治平二年，用什么活民！朕误黎庶，谁误朕啊？！”

遭受臣下欺骗愚弄的悲哀，化作胸中按捺不住的愤怒：

“诏令三司，出募榜于市井街头，准商民人等告发市易务违法恶行。一切弄权贪渎、侵渔贫下的污吏贪官，朕将严惩！”

曾布呆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如实禀奏，可能闯下了大祸。

第二日清晨，以三司名义号召商民人等告发市易务违法恶行的“募榜”便立于京都街头市井。人群沸腾，商旅欢呼。吕嘉问得知，如五雷轰顶，急忙奔向经义局，禀报于正在伏案著书的王安石。

王安石闻讯大骇，推纸掷笔，不及著袍戴冠，徒步奔往福宁殿。中午时分，一场君臣失协和播种猜疑的争吵再次发生。

这是王安石自去年四月进入经义局近一年来第一次进入福宁殿。他要维护“变法”的圣洁和完美，他对“变法”爱得太深了，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变法”，即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赵顼正在批阅文书，对王安石的突然闯入御堂似乎并不惊讶，也许他已经猜到王安石会因募榜而进宫大吵大闹的。

“圣上，臣居经义局著书，是告假而不是告退。募榜立于街头市井，其意何为？臣为宰执大臣，不可不知！”

皇帝赵顼淡淡一笑，以问作答：

“近日市井骚乱，先生知否？”

“臣不知。”

“近日商贾罢市，先生知否？”

“臣不知。”

“近一年来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在京都市易务的所作所为，先生知否？”

“臣不知。”

皇帝赵顼拿起曾布上呈的勘查市易务违法恶行的奏章交给王安石：

“先生看看这份奏章吧。”

王安石接过奏章认真阅览着。渐渐的，他双手抖动，脸上浮起惊骇之色。阅览未尽，即闭目吁叹，他分明是被市易务的违法恶行气坏了。

赵顼朗声道：

“吕嘉问坏朕法度，大胆妄为，逼商贾罢市，导致骚乱发生，且隐匿钱财，欺朕误国，朕岂能宽恕！先生安心于经义局著述《三经新义》，不必为募榜之事操心了。”

王安石举起奏章，高声禀奏：

“臣不能辞咎不管。请问圣上，此奏章何人所呈？”

“三司使曾布。”

王安石显得更加震惊，旋即放声号吼：

“曾布愚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赵顼茫然：

“怎么，曾布所奏有假？”

王安石叩头：

“曾布愚钝，从不作假，但不识大体，不谙市易，不懂理财。吕嘉问遇此木脑石心之人，必蒙冤屈……”

皇帝赵顼厉声打断王安石：

“先生，你不可一味偏袒吕嘉问！”

王安石昂首挺胸向皇上发出质问：

“请问圣上，京都市井骚乱共有几处？”

“据朕所知，惟东华门外。”

“商贾罢市，共有几处？”

“据朕所知，亦东华门外。”

“吕嘉问‘侵渔贫下’、‘掊克取利’所得金银钱财是否中饱私囊？”

“这，曾布勘查所奏，并无‘中饱私囊’之说。”

“圣上，京都之大，周长四十余里，街巷千条万条，商贾数以万计。东华门外市井，弹丸之地，商贾数百人而已。若因几只跳蚤闹事而自乱阵脚，岂不是自招骚乱？”皇帝赵顼对王安石的议论有些吃惊。

“圣上，臣非偏袒吕嘉问的过失，而是偏袒圣上开创的一代伟业！‘变法’是革故鼎新的举动，是在荆棘山路上行走，自然会有跌失，也会有些丑事、坏事发生，但若因噎废食，其祸不可收拾。恕臣直言，募榜之立于街头，是自毁清白、自打嘴巴、自取失败。在这四十万人的汴京城，若告发市易务之风刮起，真恶行、假恶行、编造的恶行、诬陷的恶行，说不清、道不明的恶行，会毁掉所有的变法者。”皇帝赵顼凝目注视着王安石。

赵顼何尝不珍惜“变法”，何尝不知六年来“变法”取得的一切成就：“均输法”已在全国主要富庶地区施行，打破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局面，控制了市场的供应，增强了官府掌握财富的权力，也减了黎庶细民纳税上的额外负担。“青苗法”限制了“兼并之家”的高利盘剥。“募役法”已使轮流充役的农人返回田垅。“农田水利法”推行之后，仅修建水田就有三十六万顷之多。“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将兵法”的实施，不都在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吗？王安石之所论，确有道理，莫因一件丑事而自招众人对新法说三道四。可要立即收回募榜，朕的颜面放在何处？王安石，你真是笼罩在朕头上的一片乌云吗？

皇帝赵顼用苦涩的声音询问还跪在地上的宰相：

“先生还有所奏吗？”

王安石急忙提出处理“吕嘉问市易违法案”之策：

“此案可命吕惠卿参与复查。吕惠卿定会严惩贪渎而又维护‘变法’声誉的。”

“先生一向见识高远，朕屡屡受教了。依先生所奏，收回募榜，准吕惠卿参与复查吕嘉问市易违法一案。现时，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先生乃当朝宰相，请尽快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来！”

王安石叩头领旨。他抬头望着皇上，突然发现皇上除了话语里多了一种酸溜溜的讥讽味道，炯炯的目光中，还多了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

赵顼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在三司官员救火似的收回街头市井的募榜中，吕嘉问又把一份弹劾曾布“沮害市易法”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御堂。

夜深了，王安石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尚未等来，流民在曲院街、南

大街、马行街、牛行街、麦□巷等地抢食闹事的消息，却由宦侍传进赵顼的耳朵。万千流民若铤而走险，京都龙居之地岂不丧尽了尊严。诸国使者岂不要传播四邻吗？赵顼又陷入深深的烦乱。户部何为？皇城司何为？通进银台何为？谏院御史台何为？宰相王安石何为？一通责怪之后，皇帝赵顼似乎悟通了个中关键——“人事不修”。接着，眼前似乎呈现出一张脉络清晰的蛛网，蛛网的各个交织点上，似乎都闪现着一个人影。人影渐渐清晰，而且又增加了些人物：王安石居中挥臂指挥，四边是惟王安石之命是从的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是笑脸附和的枢密使陈升之和低头沉默的副宰相冯京、枢密副使吴充；还有谏院、御史台为王安石唱着赞歌的邓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真是水泄不通啊！随即赵顼也悟出了自己这两年来的孤独和寂寞，孤独得无人对话，寂寞得无人反对。

这时御堂的门响了一声，皇后身着洁白紧身衫，肩披红纱巾，头戴珠花出现在门口。赵顼吁叹着摇摇头，定了定神。

“官家，你这是怎么啦？”

皇帝赵顼抚着皇后：

“朕在等那个王安石，在等他的应时治乱方略。真是急人，到现在还不见踪影。朕这几年来别无长进，这耐性可是快要修炼出来了。”说着拉皇后坐在软榻上，接着道：

“我们坐着等，等他一年半载，等他五冬三秋。”

皇后见赵顼半是牢骚，半是愤懑，她明显感觉出君臣失协的阴影。为了分散丈夫的苦恼，使丈夫那颗煎熬欲碎的心能得到片刻的歇息，她倚在丈夫身边，望着赵顼甜甜地一笑，嗔怪地轻声说：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官家现时越发是反其道而行之了。”

赵顼去掉了矫作，恢复常态，抚摸着妻子的手，长长吐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微笑摇头。

“官家，臣妾带来一件奇异之物，可为官家解忧消愁。”

皇帝赵顼的神情稍显活跃了一些。

皇后从袖中取出一部装帧精美的诗集，双手呈交丈夫。

赵顼接过一看，惊讶出声：

“《钱塘集》？苏轼的诗啊！苏子瞻又在作诗了！”

皇后笑了：

“诗人作诗，有何奇怪？这部诗集为皇姐贤惠公主今日午前所赠。皇姐特意关照，愿苏轼笔下的西湖风光，能为官家消愁解忧。”接着皇后依在丈夫肩头随口吟出一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官家给苏子瞻找了一个好去处，苏子瞻爱上杭州了，他在用诗句报答官家。”

赵顼摇着妻子的双手：

“谢皇姐关照，谢皇后深情。今晚，王安石迟迟不至，苏子瞻却意外地来到御堂。请皇后先行歇息，朕要打开这部诗集，与苏轼作一次心谈。”

皇后微笑点头，她要把时间留给苏轼，愿丈夫在与苏轼的“心谈”中能得到启迪和宽慰。她顺手移来红莲宫烛。望着丈夫打开《钱塘集》，自己在内室门旁的一只宫凳上坐了下来，远远地望着开始专心专意阅读苏轼诗作的丈夫。

今日午前，皇后跟随崇庆宫的皇太后，去庆寿宫向太皇太后请安，适逢贤惠公主进宫探视母亲和祖母。贤惠公主携来驸马王诜镂版印刷的《钱塘集》数部，分呈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同时分赠皇后一部。苏子瞻，人中凤麟、文坛领袖，《钱塘集》立即给庆寿宫带来了少有的欢乐。太皇太后拍膝击节，吟着苏轼的新作，追慕着杭州的绮丽风光，猜度着苏轼“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的旅途生活。皇太后吟着“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的诗句，称赞着苏轼的忠耿坦直。诗魂感人，逐臣在外，两宫太后眷念之意终于体现在眼前的贤惠公主身上：太皇太后连声称赞驸马王诜为人重义，行事豪爽，并摘下身上的一只玉佩，赏赐王诜“为大宋文坛做了一件好事”。皇太后更是爱婿胜女，开口要拿出私房白银一千两，赏赐驸马“爱惜人才，裨益朝廷”。皇后虽急忙向皇姐贤惠公主祝贺，但她心中却隐约地浮起一块不曾有过的疑团：苏子瞻的诗果真使皇太后、太皇太后神往如此吗？如此深恩厚意的赏赐，是出于对苏轼诗才的叹服？是出于对苏轼人格的敬重？是出于对京都寂寞文坛的感慨？还是出于一种高深莫测的暗示呢？说不定这场天灾、朝争的最后结局，两宫太后终究是要说话的。

红莲宫烛的光焰跳动着，皇帝赵顼被苏轼的诗作迷住了。皇后悄悄地眺望着丈夫，默默猜度着丈夫读到何处了。是读那首《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吗？钱塘江壮观的海潮在苏轼笔下活灵活现地人化了，那汹涌澎湃、万马奔腾、山飞云旋的雄伟气势和那悬空而照的中秋圆月，似乎都是苏轼胸中思潮的写照。

定知玉兔十分圆，

已作霜风九月寒。

寄语重门休上钥，

夜潮留向月中看。

“‘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苏子瞻不满足于耳闻，在寻求目睹的真相，这两句诗不正是苏轼心底的追求吗？”

万人鼓噪慑吴侬，

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

越山浑在浪花中。

“苏轼借魏晋名将王□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的故事喻钱塘浪涛的声威，别出心裁，气势恢宏，情切意远，当是苏轼有感而发吧？”

江边身世两悠悠，

久与沧波共白头。

造物亦知人易老，

故教江水向西流。

“豁达中带有苍凉，苍凉中满含希望，这也许是苏轼感慨中对官家的希冀。他在歌吟‘江水向西流’，是盼望自己也能返回京都啊！”

吴儿生长狎涛渊，

重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

应教斥卤变桑田。

江神河伯两醯鸡，

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

三千强弩射潮低。

“第四首是苏轼沉郁的牢骚，第五首无疑是苏轼的理想和抱负了。官家，你也在为苏轼淋漓恣肆、奇雄纵厉的笔墨所吸引吗？也在为苏轼沉重真切的议论而感动吗？”

皇后猜对了，皇帝赵顼此刻确实被苏轼的诗作《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醉迷了。

烛光闪动，皇帝赵顼看着看着笑容消失，神情凝重起来。

皇后又在猜测：官家，你是看《山村五绝》吧？这确是一首招惹是非的诗啊：“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这分明是讽刺官吏的。“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分明是讽刺市易法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分明是讽刺青苗钱的。这些话近两年来已经无人敢讲了，可苏轼却仍然在远离京都的杭州嘟囔着。唉，诗历来是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善者可以借来警世，恶者可以用来杀人。不疑苏子瞻的用心，但怕苏子瞻会被无端地卷入冤枉。官家，太皇太后、皇太后称赞这样的诗句，驸马王诜在诗集里收入了这样的诗，你可要审慎于思，千万孟浪不得啊！

皇后这一次猜错了。皇帝赵顼看完《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之后，便没有再往下看，他把苏轼的感慨、追求、愿望和理想纳入了他心底焦虑的“人事不修”的轨道。他神情凝重地沉思，由苏轼而想到司马光。想到司马光的“脚踏实地”，想到司马光作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的那段岁月。那时，尽管司马光事无巨细地谏奏呈表，而且执理不让，确实令朕

心烦，但朕面对朝政，心里总是充实的，总是有话可讲的，言之有据的。可近两年来，御史所奏皆是喜讯，谏台奏表亦皆是颂扬，朕听之舒心，视之悦目，但面对朝政，心里却是虚空的，虚空得无话可说！天时如此，政争如此，若司马光在朕身边，朕断不会有今日之耳塞目蔽，也断不会有今日之捉襟见肘了。赵顼的心不由飞向身居洛阳的司马光。

皇后眺望着陷于长思的丈夫，耐不住了，正要移步向前，看看丈夫到底为哪篇诗作而如此，一个宦侍推门跨入，跪倒在皇上面前轻声禀报：

“禀奏皇上，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深夜有急事请求晋见！”

皇帝赵顼继续沉思了很久，接着霍地站起，似乎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诏韩维晋见！”

皇后知道现时不便再留了，她关切地望着丈夫，转身悄悄地向内室走去。

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字持国，开封雍丘人，现年五十七岁。他中等身材，头发和两鬓依然乌黑，目光炯炯，给人以干练之感。他是仁宗朝宰相韩亿的儿子，以父荫入官，在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有六年时间是在赵顼身边度过的。赵顼为淮阳王、颍王时，他任王府记室参军。他为人正直、谦恭有礼、泊于名位、淡于利禄，故言无所隐。他与王安石交谊甚厚，最初王安石就是借他之力而为皇帝赵顼赏识的。六年前变法伊始，王安石重用其兄韩绛为枢密副使，后其兄与王安石并肩居相位。为了避亲，韩维只能出知汝州，权开封府。去年，其兄韩绛因与吕惠卿、曾布等相处有隔，求去宰相之位而出知河东宣抚使。今年一月，他被皇帝赵顼调任翰林学士承旨，个中微妙，略见皇帝赵顼对中枢重臣的用心。

韩维急步走进御堂，看见皇上站着迎候于软榻旁，一股亲切之感涌上心头，急忙趋步向前。不待韩维跪拜于地，赵顼挽住韩维说：

“持国先生，御堂之中当如在颍王府一样，不必拘礼了。”

韩维激动更甚，执意跪倒，叩头禀奏：

“圣上，臣深夜打扰圣躬，实出于心焦如焚。三日来，数以万计的流民涌入京都，塞巷蔽街，已使京都糜乱。皇城司不恤流民之苦，派出禁军铁骑挥鞭驱赶，死者遗尸于路，伤者号啕于街。大内红墙之外，已有哭声沸起。天子脚下，无恩有刑之举，无异于扑火以油，久必酿成大祸。请圣上明思圣断。”

赵顼虽然已从宦侍口中得知流民入京的消息，但绝没想到流民之数如此之多，遭遇如此之惨。他喃喃自语：

“有如此惨情吗？”

韩维接着禀奏：

“陛下，臣今日午前，乍闻‘皇城司驱赶流民’之说，亦心怀疑异，午后微服出宫察看，方知实情惨于宫中传言十倍百倍。流民悲凄之状，目不忍睹；禁军挥鞭之恶，触目惊心。臣畏惧流民铤而走险，更畏惧陛下临渊不知啊！”

皇帝赵顼变得严峻，他拳击软榻，怀恨而语：

“朕误天下，谁误朕啊？！”

韩维急忙说出自己思虑的应急之策：

“陛下，当务之急，在于稳定民心，安抚流民，勿使流民由饥饿而滋事。臣所思有三，请陛下裁定……”

赵顼如溺水遇救，急忙挽韩维坐落于身边的宫凳上，坦诚说道：

“朕夙夜焦劳，苦于无活民之策，请先生赐教。”

韩维拱手：

“臣所思之一：流民入京，迫于无奈，乞食求生，嗷嗷待哺，万不能以皮鞭相加，如驱强盗，招致遗怨于圣躬。当于京都街巷之内，广设粥棚，赈济流民，若待宾客，以广施皇恩。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由皇城司奉命实施。”

皇帝赵顼点头从谏：

“善！流民涌入京都，意在使朕知其灾难之情。朕虽无德无才以感动上天，以雨霖活百姓，但这稀米流粥之食还是应当供给的。”

“臣所思之二：现京都流传‘上天示警’之说，虽不可全然相信，但却反映黎庶惧灾祈雨之心，此心背向，关系社稷安危。陛下当顺应民情而用之。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万民敬佛祈雨之事，必然举行。陛下当诏令京都十大禅院举办‘浴佛’斋会，并亲率万民祈雨。雨落，则陛下德动上苍，民欢欣矣；雨不落，则陛下德在黎庶，民无怨矣。敬佛祈雨所需费用，陛下可诏令京都十大禅院自筹，由礼部奉命实施。”

赵顼点头：

“善！朕人事不修，上天已有警示，朕当率黎庶乞求于天，若能得霖雨三日，则旱情解矣。”

“臣所思之三是……”

韩维突然停语了。

赵顼惊诧：

“先生何以如此？”

韩维离座跪奏：

“臣将言不当言之语，特请陛下恕罪。”

“先生大胆直言，朕乐于听闻。”

韩维再次叩头：

“陛下忧悯被灾黎庶，‘减膳’、‘避殿’、‘施粥’、‘敬佛’，恐怕不足以应天变以安民心。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闭……”

“先生讲下去！”

韩维急忙从袖中取出一份草诏双手呈上：

“陛下，痛自责己，诏求直言，乃历代明君英明之举，必修人事，必怡人情，必符天命。臣现任翰林学士承旨，已草诏成文，恭呈陛下裁定。”

赵顼移红莲宫烛于韩维近处：

“先生辛苦了，请读给朕听！”

韩维遵旨读诏：

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阙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日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听纳不得其理与？讼狱非其情与？赋敛失其节与？忠谋谠言囿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何嘉气之不久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求考其当，以辅政理。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韩维读完，皇帝赵顼略思之后首肯：

“善，朕所欲言，先生尽道出矣。‘意者朕之听纳不得其理与？讼狱非其

情与？赋敛失其节与？忠谋谠言囿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与’几句，尤得朕心底之思。请先生即行付有司颁行，以遂朕愿。”

韩维遵旨，欲起身离去，赵顼压低声音询问：

“先生以为此诏一出，司马光会开口言政吗？”

韩维对此询问心头毫无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朕有一事拜托先生，万勿为他人所知……”

韩维头脑“嗡”地一响，全身紧张：

“臣谨遵圣命，请陛下示知。”

“请先生带着此诏连夜奔赴洛阳，朕要听听司马光对现时朝政的看法，朕要司马君实拿出一个摆脱目前困境的方略来！”

韩维心里立即浮起一个非常清晰的念头：王安石又将失宠了。

第三回 王安石“心游万仞” 吕嘉问“当绝流俗”

四更时分，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带着一份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乘坐一辆双马车辇，出汴京西门，向洛阳疾驰而去。

此刻，董太师巷王安石府邸的客厅里，烛光通明，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仍在为皇帝赵顼急需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苦熬着。

王安石仓促走出经义局，上不摸皇上意图，下不谙朝政现状，会议尚未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原已邀请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均未参加。朝廷中枢长时期的“人事不修”，到紧要关头果真暴露出来。枢密使陈升之是官场老手，精明圆滑，不愿在这棘手的事情上与王安石斗嘴磨牙，更不愿招惹皇上的不满，便借口“卧病在床”告了假。枢密副使吴克是王安石的亲家，他的儿子吴安持娶王安石的长女为妻，与王安石的私谊尚好，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甚赞同，政争中已伤了几分和气，也不愿再因政见之争而累及家庭不和，便以“枢密院事体繁多”为由而躲开了。副宰相冯京，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议定对策的，但他是守旧老臣富弼的女婿，平时为王安石所疏远，且积怨于胸，因此也以“不愿掣肘以误执政明断”为辞告了假。

三位宰执大臣借病、借事的拒绝参加，已向王安石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朝政纷争的讯号，但王安石似乎乐于顺水乘舟，依了他们的托词，开起了一个不会有异声异调的“同声会”，以图在无争论的情况下迅速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办法来。他虽然人走进了旱灾肆虐、骚乱四起的朝

政，但他的神思仍然停留在经义局。他像是在满怀信心地制造着新的悲哀。

会议一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沉闷、忧郁、紧张、凝重的气氛。曾布神情颓丧，低头箝口，如遭霜打，完全失去了往日议事时的热情；吕嘉问怒眉竖立，眼睛充血，腮帮上突起肉筋，不时横扫曾布两眼；吕惠卿依然坐在客厅左侧的楠木椅上，自顾遐想，双手捧着茶杯，偶尔心不在焉地浅呷一口；王雱坐在王安石身边的几案前，手握笔杆，不时打量着众人，忧心忡忡。只有王安石一如既往满怀兴致、精力专注地伏案走笔，草录着他的对策纲目。弥漫在客厅里的不祥气氛似乎根本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王安石终于结束了笔录，抬起头来，宣布议事开始，并以更胜于往日的热情和自信先定了个基调：

“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圣上忧心如焚，京都亦有零星骚乱之事，这是对新法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变法者的一次推动。‘顺应上天示警’之策的拟定，当以显示‘变法’六年来业绩为本，以阐明‘变法’义理为宿。古代诸子百家之说，之所以能够传继于后世，其义理都是依据其现实需要而赋予新的内涵。现时‘变法’之义理，即富国强兵，亦当包括抗灾救民……”

基调已定，下面该曾布、吕嘉问、吕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应王安石的，仍然是沉默，各有难唱之曲的沉默。

吕嘉问连日来遭受“市易违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计议什么“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易务两年来的收支账目是否真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务”。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易法以取悦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易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这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啊！今晚，他一走进这间议事客厅，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紧牙关，闭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勘查，是皇上亲口谕示的，他是奉旨执行。募榜立于街头市井，也是皇上亲口谕示，他也不敢不执行。可是谁知不到半天时间，募榜又撤走了，“市易违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顶“沮害市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突然变成了被勘查的对象，这个理往哪儿说啊！曾布憋着气、窝着火。他虽然举止愚钝，但思维并不浮浅，而且缜密细致。他知道吕嘉问怨恨自己，也知道吕惠卿参与复查，其结果必定是对自己“勘查”的完全否定。他明白，“市易违法案”通过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对皇上的进谏所致，目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变法”的声誉，但自己的声誉谁出面维护呢？唉，老师毕竟是老师！他实在不愿再说什么。

吕惠卿不似吕嘉问那样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样呆板，他对眼前朝廷出现的混乱有着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违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重，做买卖不违法能赚大钱吗？但不会出于吕嘉问的爱财贪渎，这位出身于豪门的公子哥，对钱财有着叛逆浪子式的轻蔑和卑视。他也相信曾布对“市易违法案”的勘查结果是真实的，如果有伤害吕嘉问之处，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对“变法”的忠诚，排解了皇帝对“市易违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维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但募榜的撤去和一个“沮害市易案”的出现，必将引起人们对“市易违法案”的猜疑，更加严重地损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他对这场“十月不雨”的天灾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黎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啊！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

长时间的沉默。

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式的不满。

他厉声地训斥：

“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箝口结舌，畏畏缩缩，互相观望，懒于先声，成什么样子！望之，救灾活民，以食为先，市易司责任重大，你先谈谈想法。”

吕嘉问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驴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点名询问，他张口发起了牢骚：

“这年头，谁干事，谁倒霉！市易法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多做买卖、广收赢利吗？没有钱，用什么富国？用什么强兵？用什么救灾？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但连个招呼都不打，收抄账簿，如同对待贪渎罪犯，弄得执管市易官员，个个都像贪污的贼子。勘查？好，我就等着勘查个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吕嘉问贪污一个铜钱，贬官、流放、坐牢、杀头，我决无一字怨言。”

吕嘉问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铮铮汉子，现时几乎泪水流出。

因为吕嘉问的不满有些是对着曾布的，曾布接着开了口：

“我愚钝，但我决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对‘变法’决无二心。我不善言辞，但别人给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来，介甫公信任我，让我代行朝政具体事务，我无德、无才、无能，做错了许多事情，对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对我做错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无话说。请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务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没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吕嘉问和曾布的诉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变法者个个怀揣、口含着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职，感到对不起朋友和属下，他闭上眼睛，浩叹一声：

“是我误国。这一年来，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开春，当“变法”的全部项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维，开始转向大宋命运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领域：鉴于“变法”需要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他瞄准了书院这个培养人才之所，决定向传统的教学领域进击。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学派，以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道德，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他在皇帝赵顼的支持下，要对一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新的解释，为他的“变法”寻找依据。他在历朝历代帝王们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经典中，选中《周礼》、《毛诗》、《尚书》作为突破口。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荀、庄、杨朱、墨翟、释、老、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仞，精骛八极”，以天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对吕嘉问、曾布的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廪，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干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

又把思绪集中在各自的职责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调，出谋划策。曾布说道：

“我看，任何‘义理’的充实，都得先充实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现时，官府仓廪‘财货匮乏更甚’之说，绝非谎言……”

这真是一瓢凉水浇头，王安石吃惊地问道：

“子宜，你执掌三司，情况果真如此吗？”

曾布扳着指头算账：

“请介甫公细思。近两年来，南涝北旱，各地税赋收入锐减，而朝廷各类开支如常。国库出多入少，库存财货能有几何？再说，西北‘熙河开边’，每年特支钱四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绸绢二百万疋，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山之捷’，每年特支钱五百万缗，米七百万石，绸绢三百万疋，布五十万端。市易法推行两年来，为求市场繁荣，库存粮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仅二十天前的一次市易，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场，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场，均属减直出粜……”曾布说到市易司，因涉及吕嘉问，便半道停口不语。接着他讷讷地说出自己的主张：

“我看，顺应民心，就是顺应‘上天示警’。民心现时盼望什么？我看，一是减轻税赋，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说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赞誉：

“‘减轻税赋，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时，也许只有这八个字才能赢得民心。”

但沉思的吕惠卿却微微摇头。他认为曾布发言的调子是消极悲观的。“减轻税赋，官吏清廉”的提法，势必又给人以“匡正缺失”的错觉。特别是“官吏清廉”四字，很可能会导致各层各地执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为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市易官吏很难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他认为，充实和完善“变法”义理的根本，在此非常之时，当以打击流俗反扑、消除人们的悲观情绪为要务。他不愿直接驳斥曾布的主张，便以两件小事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近日有两件小事，似乎应予以特别关注：一是朝廷宰执大臣陈升之、吴充、冯京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来议事吗？一是东华门外市井‘杂卖务’被砸。‘杂卖务’官员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为，带头闹事的乃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赵府的总管。这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出有谋呢？”

两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现时被吕惠卿郑重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思索，而且越思索越觉不祥：宗室王公参与朝政纷争，也许将会左右眼前

混乱形势的发展。

王安石催道：

“吉甫，谈谈你的看法。”

吕惠卿微微一笑：

“介甫公一年来埋头经义局，无暇顾及中枢事务，致使朝廷纲纪松弛，流俗猖獗而起，借天灾非难‘变法’。原枢密使、潞国公文彦博就有‘市易敛民怨，招天变’之语，听说驸马都尉王诜近日镂版抛出一部《钱塘集》，已在京都广泛流传。苏轼借杭州雨涝而攻击新法。‘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诗句，已成为京都黎庶反对‘变法’、发泄不满的歌谣。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下，一些心志不坚之吏，投机求官，随流俗而叛为雠仇，以张扬新法之缺失为快，群臣惶惶，是非莫辨，交头附耳，妄作猜测，以至影响圣躬听闻，遂成今日朝廷混乱之状。故‘修善人事’乃当务之急！”

王安石不停转动的眸子闪亮了，吕惠卿用精细的推敲和诱人的联想，描绘出一幅“人事不修图”。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枢密使陈升之，唱反调的副宰相冯京，不与合作的枢密副使吴充和那个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知河阳的潞国公文彦博，在天灾之中想必他们不会那么安分。但要说好友苏子瞻……王安石不为人察地苦笑了一下。

吕惠卿在谈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抛出了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方案：

“天灾不足惊，人事实堪忧，在此非常之时，当以‘修善人事’而救灾救民；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当从速组织忠耿理财之吏，勘查京都库存之资，细作筹划，以应京都流民之需。况且，朝廷手握均输之便、市易之权，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心里似乎亮堂了。“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理也；“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义也。吉甫独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远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彦之士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一个“修善人事”的谋划在他的心中逐渐显形了。

吕嘉问随即谈起市易司“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正在进行的情况。他先是向曾布瞥了一眼，扔出了几句带刺的抢白：

“做买卖有赚有赔，这是常理，不叫‘违法’。就是替官家做买卖，也得思

谋着赚钱，如果为了赔钱，干吗不提一筐银子到大街上撒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册账本，翻开用眼睛一溜，拱手向王安石禀报：

“去年冬天无雪，今年开春无雨，我就瞄准了粮食买卖。二十天前从司农寺、市易司拿出的那二百二十万斛常平粮，就是为这笔粮食买卖筹集资金。现在市易司的人马均被派往各地购买粮米。江南东路的购粮官约莫十天之内可返回京都，可漕运粮米五十万斛；荆湖北路的购粮官半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亦可购得粮米五十万斛；夔州路购粮官现时尚无消息，那里粮价便宜，不及京都一半，原打算购买一百万斛，若船运顺便，估计两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执政大人可以放心，这两个月内，市易司将有二百四十万斛粮米陆续上市，京都断不会有缺粮之虑。当然，这二百四十万斛粮米若以现行市价出售，这车马舟楫的费用，怕是要全搭进去了。”

王安石聚精会神地听着，吕嘉问侃侃凿凿的话语，恰似几股清凉的泉水，汩汩地流入他的心头，消解着他的焦渴，使他兴奋而宽慰。但他没有细算，这二百多万斛粮米至今还在几百里外的江南东路、荆湖北路和几千里外的夔州路和荆湖南路，如果水陆受阻、天时变化或者市易司派出的购粮官员不能按时回到京都，这一切岂不都是纸上画饼吗？王安石仍然在沿用学者的思维方式，对吕惠卿的精辟议论和吕嘉问的纸上计划进行扬弃和综合，终于在胸中形成了一个根本不符合皇帝意愿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

鸡啼声隐约传来，一缕黎明曙光透进了客厅的窗纸。

新的一轮祸福莫测的君臣会见，在等待着王安石。

第四回 韩学士承旨奉诏 司马光泪书奏折

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乘坐着双马车辇，带着皇帝殷切的希望，怀着故友重逢的急切心境，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跑完了汴京至洛阳的路程。途经六个驿站，他顾不得歇息，顾不得用餐，饿了，买几张煎饼在车上干嚼；渴了，喝几口路边的泉水，换马不歇人地日夜兼程。真是“板荡诚臣”！连赶车的老马夫也堆着满脸苦笑叹服了。

夕阳傍山，韩维到达司马光的住处“独乐园”门前。他拖着因颠簸而将散架的身子，艰难地移下马车。为了掩饰狼狈，他没有马上去叩“独乐园”的柴门，而是手扶车架，伸腿活脚、捶胸挺背地调整着。在夕阳的辉映下，他望着久违的洛阳城，思索着与司马光的会见。

洛阳，形胜之地，“挟殽、渑之险阻，控秦、陇之襟喉，通赵、魏之枢纽”，周王朝之所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武周、后唐之都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衢通四方，文化兴盛，城周长六十余里，跨

洛河而南北，枕瀍河而东西，隋、唐，四方文士云集，文苑生辉，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居此，曾演出过“九老会”宴游吟诗的佳话。汉魏，高僧荟萃，寺院达一千三百余座。洛阳有着胜于汴京的辉煌历史。入宋百年，繁华有增，靡费无减。

洛阳，世间安危之表，“天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如今这依石傍水的园圃，怎么显得荒芜了？这各尽精巧的建筑，怎么显得昏暗了？满街满圃、结蓓顶蕾、名冠天下的“洛阳牡丹”，怎么也显得凄凉了？“上天示警”的灵验，果真要从这“治乱之候”、“安危之表”的洛阳开始吗？

洛阳，藏龙卧虎之城，这里是汴京的陪都，从太祖皇帝赵匡胤开国起，就在这里设置了一整套品位极高的朝制机构，安排着致仕的老臣和蓄而待用的谋士。这遍布四周的园林别墅，不就是过去和未来权力的象征吗？这陌生而别具神采的“独乐园”，不就是昨日巨大权力的印记，也是明日巨大权力的胎床吗？这不，皇上已差遣自己悄悄地来向司马光求教了。

韩维吩咐老马夫卸车遛马，他独自走近柴门，望见园内苗圃中有一位老仆着黑裤短衫，正在提水浇菜，作歌而唱。他细听之，歌声是：

草软波清沙路微，

手携筇竹著深衣。

白鸥不信忘机久，

见我犹穿岸柳飞。

韩维听完，欣喜自语：此必司马君实之作。遂叩门而呼。老仆闻声张望，稍有迟疑，缓步行来，惊诧地打量着柴门外韩维的装束和华丽的马车，拱手询问：

“大人有何训示？”

韩维虽不认识这位老仆，但他猜想此人必是司马光身边那个忠顺的吕直了，便微笑而语：

“老兄莫非是敢于管束司马大先生的吕直？”

“大人是……”

“请老兄传禀，在下韩维特来拜见司马大先生。”

吕直惶然，急忙拉开柴门，弯腰恭迎：

“是翰林学士承旨大人光临，恕老仆怠慢之罪。”

吕直引路前行几步，忽然转过身来对韩维说：

“秀才现在正在‘读书堂’著书，请大人缓步慢行，老仆这就急去传禀，以便秀才恭迎大人。”说完，转身急步而去。

韩维知道，这是老仆迎客之责，也是一般人家的家规，便缓下步子，借机将京都传闻中的“独乐园”与这眼前实有的“独乐园”相互映照地观赏起来。

这实是一座卑小的、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园林。听说熙宁四年四月十八日，司马君实初至洛阳，寓居于留守御史台附近的一座宅院，因其院小屋少，书局事务无法展开，遂于去年在国子监尊贤坊北侧购得一块荒地，辟此“独乐园”。此园规模若与洛阳其他致仕老臣的屋宅相比，仅农家园圃而已，何其传闻之浩浩！大约是司马君实的名声太高太大了，传闻者添油加醋想当然耳。

韩维举目观赏着“独乐园”的布局：小溪短桥，竹亭茅屋，翠竹青藤，花卉药草，精巧而自然、质朴而典雅，确似司马君实之为人，确有司马君实之风采。

那是司马君实读书著书的“读书堂”吧？瓦房七间，一色青蓝，窗扉敞开，竹帘低垂。居中三间，也许是司马君实著书之所？两端四间，也许是五千卷书籍的藏室？“读书堂”之南那一区房屋，跨五条小溪而建，精巧雅致，有短桥通向屋前，清静爽人，这就是司马君实会友、饮宴、赋诗的“弄水轩”吧？“弄水轩”，名副其实，在此似已闻得潺潺流水之声了！“弄水”而会友，其情当欢；“弄水”而饮宴，其情当醉；“弄水”而赋诗，其情当真、当美、当出自肺腑！“读书堂”之北，是一汪湖水，碧绿见底，有鱼浅翔，方圆约三亩。湖中有岛，周长约五丈，状若玉玦，遍种竹藤。结竹梢蔓草为庐，似渔人之舍。此必是司马君实歇息垂钓的“钓鱼庵”。竹梢蔓草之庐，偏命名曰“庵”，可窥得司马君实心境之凄凉了。碧湖之北，有茅屋六间，厚其墉次，以避暑热，茅屋四周，皆高节翠竹，清爽怡心，此必是司马君实避暑之“种竹斋”了。谁说司马君实孤性寡和？只是其性格之洁、情趣之高，非俗人所难理解。碧湖之东是一片苗圃，面积约三亩，种蔬一百多畦，莳弄精细，遍地葱绿，仔细观看，多植药材。无疑，此乃传闻中的“采药圃”。司马君实读写疲劳时，常来此把锄劳作，以解脑思，以健身体。“采药圃”之命名，足见司马君实用心之精细，神态之豁达。“采药圃”之南，有花坛数处，多种芍药、牡丹，这就是传闻中的“花园”吗？不叹十里传闻之无信，只叹司马君实愧对花神、枉居洛阳。“花园”北有凉亭一座，以青竹建造，自然是“浇花亭”了。“浇花亭”东侧远处，有一高台，拔地而起，高约五丈，台上筑三

层楼阁一座，青砖绿瓦，颇为辉煌，为“独乐园”内最高建筑，这就是传闻中的“见山台”上的“见山楼”啊！凝视良久，心神恍惚，似见司马君实登临楼阁之上，北望滚滚黄河波涛，南望巍巍嵩山瑞霭，西望漫漫长安烟雨，东望繁华汴京风云，抒其胸中忠耿、追求、愤怨、悲哀、依恋、失望和无尽的情思。司马君实啊，汴京没有忘记你，皇上正在思念你，但愿你的忠耿，能使汴京的桃李梨杏重放芳华；但愿你的追求，能使汴京的飞桥灯火再呈绚丽；但愿你的依恋，能使汴京的画舫藕荷再荡欢歌笑语，我也就不负圣托、不虚此行了。可是，你的愤怨太深，悲哀太重，失望太大。三年来遭贬而冷清的生活，能激起你昔日的热情吗？皇帝的有所企求，你若佯作不知呢？皇帝的“广求直言”，你若不置一词呢？我又何以返回汴京交差啊！

韩维忧心忡忡，不由自主地向“读书堂”望去，蓦地发现司马光带着范祖禹和司马康正急步向他走来。他疾步迎上，宾主相逢于碧湖之畔。司马光高高拱手，热情欢迎：

“鄙园迂叟司马光，恭迎翰林学士承旨大人大驾光临……”

韩维望着年已五十七岁的司马光，发现其发须更为稀疏，面容更加消瘦，便跨步向前，一把抓住司马光的双手，对视而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退后三步，深深一揖：

“韩维恭候司马大先生大安！”

司马光忙挽住韩维动情地说：

“持国公，三年苦别，思念至深。今晨喜鹊闹枝，历久不歇，今夕果然喜从天降，故友临门。看来，上天有意施恩于‘独乐园’啊！”

范祖禹和司马康也向韩维执晚辈之礼以恭迎，并殷切地表达了久别仰慕之意，便拥着携手相语的司马光和韩维向“弄水轩”走去。

韩维听到司马光动情的话语，欣喜于心，默然思忖：“喜从天降”之语从司马君实口中说出，是一个吉利的征兆！

现时的司马光，似乎已摆脱了三年前激烈政争落下的悲哀和痛苦，成了一位乐于林泉的隐者。他脱朝服，着深衣，冠竹簪幅巾，踏软草细沙，伴白鸥湖边漫步，看紫燕穿柳而飞。“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花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这四句自侃诗，似乎道出了他的心境。“独乐园”的建成和命名，似乎就是他这种心境化出的实影。

他似乎已完全丢弃了谋臣不甘寂寞、不甘冷清的积习，成了一位安于清茶浊酒的迂叟。他与老仆吕直耕耘于“采药圃”，沉醉于泥土的芳香；他与老妻张氏品茶于“种竹斋”，缅怀着昔日的种种情趣；他从故乡涑水接来年迈体弱的哥哥司马旦，晨昏请安，踞“钓鱼庵”垂钓，卧“种竹斋”避暑，坐“弄水轩”浅饮，乐在自然，乐在天伦！他似乎在效仿晚年的白居

易。

他远离纷乱嘈杂的现实，从事着品评古人（古人已无足畏了），无涉今人（今人是惹不起的）的劳作。这鄙小宁静的“独乐园”，似乎成了他自划为牢的禁地，篱笆墙外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独乐园”内这精巧玲珑的江湖岛屿、苗圃花坛、翠竹蔓藤、茅屋亭台，就是他的万里江山。“读书堂”里的五千卷籍册，就是他遨游宏宇的扁舟，载着他在历史的长河中，采撷着晶莹的珠玉，准备留给历史的未来。籍册中的千古人物，都已是他神交的挚友，不论为帝，为王，为相，为将，为圣，为贤，为盗，为匪，为娼，为妓，都一律平等地卸下戏装彩服，赤条条地袒露着肉身和五脏六腑。三年来，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对待着从他的眼皮下走过的各样人物和无数恢宏的、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历史画面，删定了《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此时，正在为删定《梁纪》忙碌着。

他毕竟是从几十年的风雨官场上走出来的，有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阅历和耐力。他毕竟是儒家学说造就的学者，有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深厚修养。他独立支撑着《资治通鉴》书局艰危欲倾的局面：三年前的一场政见纷争，刘攽贡父被贬往泰州，离开了书局，他失去了左臂；刘恕道原被贬往南康军监酒税去了，他失去了右臂。现时只有范祖禹一人在《唐史长编》六七百卷浩瀚简牍中耕耘着。儿子司马康只能充任文牍书案之役。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只靠一支笔删定，何日可竟其功啊！他埋头书案，形若负重之牛。他日以继夜，状若燃烧之烛。他累年累月，不知春秋之更迭。他无悔无怨。

但他并没有失去老臣的敏感。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突然地出现，使他立即察觉到朝廷形势有变，而且断定韩维是奉皇帝之命来的。他想到了皇帝赵顼，接着就想到老友王安石。在一阵思绪的翻肚倒肠之后，一种沉重的感觉在心头浮起，他隐隐地意识到，厄运肯定又降落在介甫头上了，否则皇上未必会想起自己。他再次为王安石那种激烈而不顾后果的操术担忧。在与韩维的漫步交谈中，他竭力想摆脱这种不吉祥的感觉，并在心底暗暗责怪自己“杞人忧天”，但这感觉却牢牢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不离不散。三年前那种可怕的烦恼又向自己逼来，他开始埋怨：

“韩维，持国公，你为什么突然要来到这宁静的‘独乐园’啊……”

入夜，天幕上稀疏的星斗辉映着“弄水轩”的几点烛光，溪水潺潺作响，托出了“独乐园”罕见的欢乐。这是一个别具情趣的夜宴，没有丝竹之声，没有歌伎弹奏，没有做作的豪华，没有矫情的喧闹，质朴、热情、亲切、真诚而清新。一向生活简朴的主人已尽其所有，一向生活讲究的客人也开了眼界。

除请范祖禹作陪外，司马光还邀请了韩维的老马夫和老仆吕直参加，由司马康执壶斟酒。连司马光六十八岁的哥哥司马旦也扶杖来到“弄水轩”，为韩维敬酒之后方离开。

司马光也许要借此向韩维传递一层意思：自己已安于“独乐园”，不愿再去人事维艰的官场上熬心血了。

韩维根本没有领悟到这点，他着实为这个独特的夜宴而惊奇。这是一个有别于一切官场应酬的夜宴。司马君实，脚踏实地之人，不事奢侈，厌恶浮华，汴京所欠缺者，唯此风也。两个老仆同桌酌饮，更使他诧异：司马君实，确有仁者之风、长者之风，在大旱饥馑之年，群臣所急需者，不正是这种与民同济之风尚吗？特别是年迈的司马旦的临席敬酒，使他激动不已：司马君实，孝悌人也，事兄若父，亲朋共知，今夜此翁扶杖临席，乃大喜之兆！

夜宴上的一切，都是“独乐园”内之物。酒是司马光的妻子张氏亲自酿造的米酒；鸡是女主人平时饲养的，鱼是老仆吕直刚从湖中捞得的，竹笋是少主人马司康从竹林中新挖的，肉蘑是范祖禹从树林中刚拾的，蔬菜是老仆吕直从苗圃中才摘的。而且，所有菜肴都由女主人亲自下厨制作。几样精细素菜，如菠菜松、鸡烙菜花、活捉莴笋、蒜泥肉蘑，盐渍兰片等，颇有洛阳风味，使吃腻了京都大内山珍海味的韩维脾胃大开。也许因为旅途腹饥，他确实觉得这是生平享用的最佳美食了。

客乐主喜，司马光频频举杯，司马康频频添酒，范祖禹频频敬客，老仆吕直也以主人的身份与老马夫猜起拳来。这一切都似乎在暗示韩维：“独乐园”之乐，是上下无隔之乐，是人心交融之乐，是天籁祥和之乐，也是远离朝政忧患之乐。如此人间仙境，司马光能舍而远行吗？

可是，米酒清淡、芳香、柔和，既消解了韩维的劳累，也使韩维的神思空前活跃：司马君实兴致之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也许猜知了自己的来意，猜知了皇上的意图，也许在为皇上的回心转意、迷途知返而暗自庆贺吧？他举杯畅饮，思索着与司马光即将开始的面谈，思索着司马光可能提出的种种话题，思索着消除司马光疑虑的办法。“李白斗酒诗百篇”，韩维饮酒已有五升之多，一个征服司马光的方案已在思索中形成。“司马君实，饭饱矣，酒足矣，我俩该作竟夜之谈了……”夜深了，“独乐园”里的一切景物，都隐于夜幕与宁静之中，惟“弄水轩”留有一扇明亮的烛窗。深邃夜空中的楚楚银河和灿烂繁星似乎都在远眺着“独乐园”内这次神秘的会晤，聆听着从“弄水轩”传出的隐约细语。

韩维礼节性地了解了《资治通鉴》的进展情况，并应对着司马光对老友王安石的殷切询问，粗略地谈了王安石著作《三经新义》的辛苦，随即逗趣说：

“京都文坛，近有四言趣谈一则，公愿闻否？”司马光点头。

韩维拊掌击节吟出：

“至和年间，黑白两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风急雨骤，岁月悠悠，高者低头，矮者昂首，瘦者变胖，胖者变瘦，分居西东，注‘经’治‘史’，殊途同归，人文泰斗，莘莘学子，高山仰止……”

司马光大笑摇头：

“昨日种种，若在眼前，但不敢回首了。光所治《资治通鉴》，乃故纸堆中之物，以尽愚忠之志而已，平庸之才敢吃冷板凳之苦者，均可成其事。介甫所著《三经新义》，乃九天揽月之举，非介甫无人敢为。以介甫资赋之高、志趣之锐、才学之博、见识之远，必将超越前代经学大师马融、许慎、郑玄、贾公彦、孔颖达诸辈而翻新经学一页，为究道德性命之义开拓一条新路。光居洛阳独乐园，为介甫高兴，为大宋祈福。”

韩维称赞了司马光与王安石相惜相爱的友谊，便把话题转向自己所需。

“请教司马公，此园精巧自然，质朴典雅，观者悦目，居者舒心，书局设此以品评古人，老仆作歌而耕于苗圃，何取名为‘独乐园’耶？”

司马光看得出来，韩维是在作试探。他微微一笑，回答：

“‘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独乐园’者，独乐而已。”

韩维笑而诘之：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公何违孟子之语而为之？”

司马光摇头：

“孟子之语诚善，那是王公大人之乐。光乃贫贱之人，不能及也。”

韩维再诘之：

“若公所语，乃求颜回之乐耶。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司马光拱手告谢：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那是圣贤之乐，光愚昧之人，不敢及也。”韩维三诘之：

“那么，公之‘独乐’者何义？”

司马光捋须而语：

“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乃光之所‘独乐’也。”

韩维大笑，暗思之：“各尽其分而安之”，此公要端出闭门羹了，急忙紧逼：

“公有枝可栖，有水可饮，独乐其分，故无憾矣！然天下流民，栖无枝，饮无水，食无米，公能独乐其分吗？司马公，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近几日来，流民成千上万拥入京都，哭声塞巷蔽街，哀不忍闻，惨不忍睹，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怨声鼎沸于宫墙之外。联想前年西岳华山崩塌之异，‘上天示警’之说已弥漫京都，朝廷群臣亦为之惶恐战栗。司马公对此有何见教？”

司马光知道，韩维要奔正题了。他敏锐地察觉到：现时纷扰朝廷君臣的动乱根源，也许就是这十月不雨而引发的种种“上天示警”！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正在经受着这“上天示警”的声讨和判决。而这不以人力为转移的“上天示警”，又要把自己拖入政争的旋涡吗？唉，历代哲人贤士对“天”、“人”关系的探索寻觅，终于营造出一个“天命难违”的神话，左右着天下君臣黎庶的心灵，这也是一大悲哀啊！司马光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对皇权和皇帝的忠贞带有浓厚的“天命观”，但在对待世俗和朝政上，他却不是“天命观”的奴隶。现时，为了替王安石辩解，也为了自己不再陷入纷争，他娓娓而语：

“持国公请谅。光治《资治通鉴》，有自律一条：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怪之事吾不信也。光认为：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十月不雨，乃人力所不及，故曰‘天灾’，非人之祸。若以此责怪介甫，则不公不平。西岳华山阜头峰崩坍，覆峰下一岭一谷，越四十里平川，毁七社民家，死者万人，坏田七八千顷，乃物之自毁。世人怪异，怪其少见，异其不解而已，与人无关。若以此归咎于‘变法’，则荒诞可叹。‘上天示警’之说，诞怪之论，光不敢信而从之。”

韩维碰了一个软钉子，勉强颔首：司马君实，果非庸人庸众可比。看来，是要费一番口舌了。他要用苏轼与司马光“青山一道同云雨”之友谊，回转司马光回避之意，随即从怀中取出一部诗集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司马公不信‘天命’，当信人言，此亦不信‘天命’之作，请公一览如何？”

司马光拿起一看，惊喜出声：

“《钱塘集》，苏子瞻之新作！大宋文坛又生辉了。”他禁不住翻开诗集，急急拜读。不知看到了哪一篇，他的目光突然迟疑了。

韩维忙以话语相勉：

“子瞻此集之诗，现已哄动京都，流传于书肆、酒楼、学舍、官府，文人学士以先睹为快，真是纸贵京都。”

司马光神情黯然，缓缓合上诗集，轻轻置于几案之上，似乎在自语：

“三年前与子瞻、介甫飞盏流觞话别，子瞻曾以‘纵饮座中遗白帢，幽寻

尽处见桃花’的诗句相赠。苏子瞻自己毕竟不是桃花源中人啊。”

韩维又忙为苏轼辩解：

“此诗集乃驸马王诜镂版而出，跋中已有申明，是从友人之手集苏子瞻近两年来在杭州部分诗作而成，恐怕苏子瞻此时尚不知此诗集已行世。”

司马光苦笑摇头：

“王晋卿重于友情，只怕是多事了。”

韩维不以为然：

“苏子瞻此诗集中，并无天命诞怪之句，而以饱满之情，赞江南风光之丽，抒民情纯朴之欢，哀民间疾苦之深，发人事不修之怨。华章似锦，字句成珠，已为京都黎庶吟诵成谣，听说亦得皇上赞赏。”

司马光喟然叹息：

“此正是苏子瞻之悲哀啊！”

韩维惊愕地望着司马光，一时懵懂。

司马光肃穆而语：

“持国公知道，天下丰晏，诗文繁茂，文网不张，百家争鸣，此文坛之春。天下艰危，言归一统，文网覆地，百家喑□，此文坛之秋。秦、汉至今，律而成规，此形势使然，非贤人圣人所能变也。其中情理，如日月行空，江河经地，因文附于道，非道附于文也。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说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有意抬高诗文的地位，安抚天下的读书人。东晋道学家葛洪说过，‘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故吾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此公竟把诗文的功能凌驾于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给天下文人喝迷魂汤，便是吃多了仙丹说昏话。可惜苏子瞻被贬杭州之后，仍不识时务，恃才以哀民间疾苦，逞性以怨人事不修，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辈的甜话、好话、大话、空话和昏话了。”

韩维听明白了，司马光不仅在为苏轼今后的处境担忧，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关上了“独乐园”的柴门。看来皇帝欲召司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颓然。

司马光从几案上捧起《钱塘集》，恭敬地放回韩维面前，极其坦然地说：

“持国公鉴谅。三年前，光与介甫相约，不再议论朝政。三年来，光蛰居书局，目蔽耳塞，不闻墙外之事，亦不吐有关朝政之语，言而有信，足自慰矣。现时，‘十月不雨’困扰介甫，‘上天示警’逼压介甫，光决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乱，决不敢毁介甫之所为以图快，此出于私人之情谊，亦出于朝廷安定之大局，介甫现时处境艰难，光惟有遥祝安顺而已。光之政见，也许会在《资治通鉴》的著述中以‘臣光曰’之插话而阐明，不求有知于现在，只想求教于未来。公之所企，恕光不能从命。光深知苏子瞻之忠耿慧敏，亦深知苏子瞻之侠肠柔心，三年前介甫曾执酒赠子瞻‘直寻’两字，以期苏子瞻立业文坛。现苏子瞻‘直寻’于山村、街坊、民间，可‘寻’得山川之灵气，可‘寻’得时代之新风，可‘寻’得千古文化之底蕴，也可‘寻’得民间疾苦之泪痕。他是口无遮拦之人，又以诗魂词韵为生命，要他什么也不说会憋死他的。愿持国公以伴随天子之便，以缓子瞻他日之危。光叹服子瞻才气，常为大宋文坛有此百年人物而庆幸；光珍惜子瞻诗词，常吟诵以陶冶性情，但此诗集，光惶恐而不敢领受，亦不敢拭目拜读，个中情理，持国公自当深知。光怀疚谢罪了。”

司马光说罢，向韩维深深一揖。韩维周身一凛，为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神交的友谊深深感动。“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从这位败落而蛰居于园林之内的“陕西子”身上，他看到了人世间坦坦荡荡、诚不欺友、义气相扶、危难相济的高贵。也似乎看到了王安石那颗执拗不移的忠耿之心和苏轼那颗狂狷不羁的火烫之心。人生交契，若能达到如此神韵相知之境界，当无怨无憾了。

韩维挽着司马光的双手，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若再勉为其难，以语相逼，确有猥亵于天理人情之尊贵了。但如此返回汴京，何以向皇上交代？何以消解朝廷即将出现的混乱？看来，只能借助皇上本身的权威了。他急忙从怀中取出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拱手一礼，神情怆然地说：

“司马公心洁如冰，韩维拜服。但圣命在身，不能不倾心而语：旱灾肆虐，灾民流离，各地库存粮米甚少，国库财用匮乏，流民拥入京都，大内震动。介甫一年来埋头经义局，心血尽洒于《三经新义》，闻惊仓促应变，已显捉襟见肘之窘。皇上绕室徘徊，惧‘上天示警’而废寝，忧‘人事不修’而忘食，‘减膳’自省，‘避殿’自罚，已多日，上天仍不见谅，皇上被逼无奈，前日已罪己而下诏广求直言。司马公，皇上授诏于我时，殷切而语：‘朕要听司马光对现时朝政的看法，朕要司马光拿出一个摆脱目前困境的方略来！’司马公，皇上期望之殷，韩维难以用语言表达啊！这是皇上‘广求直言’的诏文，请公恭览。”

司马光心底的防线一下子崩溃了，几十年修养的“忧君之忠”立即占据了他的身心中的一切。他面色灰黄，两膝跪倒，伸手接过诏文，借着烛光恭览，双手发抖，嘴唇战栗。览完诏文他面东三叩其首：

“陛下，臣心碎矣！臣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谏奏不坚，招致今日之祸，臣知罪，罪愧圣躬，罪愧天下黎庶啊！臣现居书局，已无才无智

解圣上之忧，只能故谏重奏，以赎臣之罪愆了。”

司马光从地上爬起，坐落在几案前，展纸提笔，似乎忘记了韩维的存在，写出了《朝政阙失状》：

……‘天’‘人’之应，臣亦迷离，臣只知，天力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夫‘十月不雨’之灾，乃天道之异变，当与‘人事不修’无涉。帝王之责，当以人事而胜天命。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

“弄水轩”外的溪水潺潺作响，天似乎要亮了。

第五回 皇帝诏令求“直言” 安石应对贬“流俗”

韩维带着司马光写的《论朝政阙失状》和司马光对王安石、苏轼神交相知的感人友情驱车离开洛阳“独乐园”。在车辇飞快奔驰的途中，一场危及王安石地位的政争，在汴京大内福宁殿御堂里发生了。

三月二十八日巳时三刻，大内宦侍来到王安石府邸，传谕王安石午时正点在福宁殿御堂晋见皇帝。王安石知道，皇帝要听他的趋时应变方略了，便带着吕惠卿关于修善人事的设想和吕嘉问关于南粮北调、川米东移的具体措施，随着大内宦侍向宣德门走去。

王安石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推敲，他把与吕惠卿、曾布、吕嘉问所商议的一切精炼成为释解“变法”义理的两句话：“天道尚变”和“人道尚占”。并且正在思谋运用这两句话深入浅出地解析眼前这“十月不雨”带来的种种困难。

他太了解年轻的皇上了。这个主子，在六年的“变法”中，处于顺境时，“上则用心太急”；处于逆境时，“上则失意摇摆”。不根除其热冷无常之疾，“变法”是难竟其功的。

他打定主意在今天的君臣会见中，首先用“天道尚变”四字对皇帝进行耐心的开导，以坚定其信心；再用“人道尚占”四字，消解皇帝心中的焦

虑，以增强其趋时应变的勇气；然后以吕嘉问所呈关于二百多万斛粮米分批漕运至京的具体举措，消除皇帝燃眉之忧。但他没有想到，从城外驿站飞来的一卷要他下台的《流民图》和一份借天降之灾弹劾他“不合天理，变法祸民”并要求停止新法的奏表，也已悄悄地跟在他的背后，向宣德门飞马急驰而来。他更没有想到，在他背后致命一击的，正是他几年来一直信任和庇护的监安上门郑侠。

昨天傍晚，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用了数天的时间，终于画就了他的长卷《流民图》，这幅血泪斑斑的作品，充分展示出他的艺术才能。凡流民者，形象各异、栩栩如生。其情注于笔墨，跃于绢上。其意透于绢锦，怨声可闻。郑侠似觉难尽心底之思，乃尽其胸中之才，书写弹劾奏表，先述旱灾之惨状，次述执政之缺失，再述求罢新法之愿，最后提着脑袋作赌注。其情之迫，足以使人落泪。其胆之狂，足以震慑群臣。奇特年代，终于造就了这个奇特的人物。真是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活在世上，都得遇到一个尅星啊！

郑侠密封了画卷和奏表，准备连夜呈送皇帝，但他位卑人微，根本没有可能走进福宁殿。他沉思良久，决定用走后门的办法打通关节。他来到中书门下侧门，找到一个相识者，请其设法迳呈皇上，并以十两银子作酬。相识者猜知事体重大，微微摇头，便以“□门上呈文书，均需执政过目”为由而拒绝。郑侠知其不可勉强，遂留银作谢而别，相识者感其豪爽，在收起银两的同时，低声暗示可通过驿站马递之途，绕经通进银台司而直达福宁殿。郑侠悟通，遂于五更时分，身着朝服，怀揣印记，驰马出南薰门三十里，走进驿站，佯称自己是大内派出的督察官员，有密急奏状案牍上呈通进银台司。驿站官员见其身着朝服，气宇轩昂，并验其印记，不敢怠慢，即发快骑传递，奔向京都。

王安石走进宣德门不久，驿站马递也匆匆地走进了宣德门。

王安石兴冲冲地走进福宁殿御堂，抬头一看，一下子蒙了，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早已到来，而且都神情惶恐地呆站着。皇帝赵顼端着一副阴沉而冰冷的面孔迎接他，显得十分憔悴。宰相王安石胸中正在翻沸的那股耐心开导皇帝的热情骤然冷却了：陈升之、吴充、冯京啊，该你们露面的时候，你们告假；不该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却抢先来了。随而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莫非要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吗？他心绪惴惴不安地向皇帝行叩见之礼。皇帝回答他的是微微点头和脸皮上一丝挤出来的苦笑。这种冷遇更加重了王安石心头的狐疑，难道皇帝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感到悲哀，坐落在首辅的椅子上，凝眸注视着皇帝，等待着皇帝赵顼开口。

赵顼却一言不发，眼睛直视前方，却不知看的是什么。老于官场的陈升之，嘴角微浮笑意，似乎已经摸着了皇上的心思。城府深沉的吴充，绷着面孔，不露声色，眉宇间浮起一层忧郁。性情沉稳的冯京，举目望着皇帝，目光中含着同情和歉疚，似乎在为皇帝的焦虑而担忧。王安石先是凝眸注视皇帝的神色，继而微微叹息。君愁臣忧啊！

是啊，皇帝赵顼在这场天灾面前，在连续多日的应变无策，废寝忘食的折腾下，特别是在两天来闭门沉思中，完全感受到“上天示警”的威逼了：十月不雨，哀鸿遍野，市易榷兼，商贾怨道，朕失民心；华山崩塌，中枢不协，重臣箝口，谏台无声，朕失吏心；流民入京，朝野震动，谤起街巷，文人助澜，朕失士心啊！三年前苏轼在奏表中曾说：“存亡之所寄者，民、吏、士、军而已。”今朕四失其三，能视而不见形势之险恶吗？

赵顼看得清楚，这场天灾造成的局面，必将危害“变法”的执行、“青苗贷款”不可能满足饥饿黎庶的需要，“青苗法”也就会失去吸引力。官府所贷之款，将本利难收，若“追呼收缴”，势必招民怨恨，进而激起不测。城乡货物匮乏，百货流通已呈枯竭，将使“市易法”失去敛利功效，若再由市易务“控制开阖之权”，势必加剧市场供应的紧张，招致商贾细民的怨恨，使市易更加萧条。“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的推行，在灾荒年月，已非当务之急，强行之，徒耗民力，徒增民间惶恐而已。暂停“变法”以休养民力吗？退一步而顺应天灾的驱使吗？六年“变法”取得的一切都将丧失殆尽，朝野变革图强之志也许会从此而瓦解涣散无遗的。“变法”不可停！停止“变法”这句话是万万不可出口的。

皇帝赵顼在思绪混乱中寻找着出路。他毕竟是已经当了七年的皇帝，已经探知治理天下的一些奥秘，已有了一些手段。他要在“修善人事”中，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设想：为度过这场天灾，需要一批稳健持重的宰执大臣执掌朝政。司马光也许是最理想的人选，只有这位脚踏实地的“朝臣典范”才能养民生息，实现朕在这荒年之所托。可王安石如何安排呢？去掉王安石，不也是明显地抛弃“变法”吗？朝廷又将如何？这些都需要走着看！非常时期，任何决定，断不可操之过急，若骤然扭转船头，不唯船上划桨的船夫会惊慌失措，连岸上的看客也会惊诧失声，弄不好会翻船的。况且，现时居于船头的操舵者，是一位生性执拗、动辄拿把要挟的“拗相公”，谁知又会闹出什么样的事端来。先听听王安石的“应变之策”再说吧。

皇帝赵顼在运用皇权的收放予取上，已有了相当的经验，不再是三年前废黜众议，独尊王安石那么简单了。为了安抚怀有不同政见之臣，为了扩大自己施恩于天下的影响，为了借群臣之力牵制可能执拗抗衡的王安石，也为了给今后的收放予取留有回旋的余地，他决定接受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之谏，以“罪己自责”的方略，先放出一点风声，对群臣作一次测试。

皇帝赵顼在长时间沉默之后，终于抬起头来，从御案一端拿起一份文稿，望着中枢重臣，长长叹了一声，怆然而语：

“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无才无德，‘上天示警’愈急，虽损膳自省，避殿自罚，仍不足以应天变。现惟有罪己下诏，广求直言。愿朕之中枢重臣，直言责朕，并遵诏颁行天下。”

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骇，急忙跪伏于御案之前，俯首听诏。

皇帝赵顼读起诏文：

诏曰：朕涉道日浅，暗于政治，政失厥中……

在皇帝赵顼其状忧形于色，其声悲切恳恻地亲自宣读诏文中，王安石、陈升之、吴充、冯京都在专心聚意地捕捉着从皇帝口中蹦出的每一个字，都在竭其心智地揣摸着皇帝的心机，都在悄悄地谋划着自己应采取的对策。

王安石在震惊中醒悟了：这貌似“罪己”的诏文，分明是对“变法”的全面动摇，分明是对执政失职的指责。而诏发朝野“广求直言”之举，分明是鼓励群起而攻。他突然发现自己已被皇帝置于千人所指的祭坛，将成为“上天示警”的替罪羊。他的心绪一时怆然。

陈升之在盘算：天旱成灾，上天示警，“变法”六年的火树银花，终于在拥入京都流民们的哀号声中凋谢了。朝臣惶惶，人怨塞道，计将安出？只能在“匡正阙失”中找出路了。而这道诏文，正是“匡正阙失”的前奏，其用意是要把天下舆论引向皇上所规划的河道。王安石也许会成为“匡正阙失”中的众矢之的。但是，帝王之心是难以揣摸的，谁知这“广求直言”之举，是出于迷途知返的通悟，还是出于一时权宜的机变呢？等着瞧吧，别急于出头。

吴充为姻亲王安石担心，更为朝廷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担忧。六年来，王安石的积怨太多太深了，已酿就了一座愤怒的火山，一旦喷发，会使其骨肉无存。但他毕竟是中枢主宰，毕竟是一位能够制约群臣的领袖人物。如果这具神像骤然崩毁，朝廷会怎么样呢？欧阳修已故去，范镇已致仕，韩琦老了，吕公著、富弼已经臭了五年，香不起来了。司马光现在洛阳，因政见不合曾有九辞枢密副使之举，现时也是不会轻易进京的。而王安石手下的人物，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现时正围绕着“市易违法案”和“曾布沮害市易案”内讧斗法。六年“变法”，六年争斗，人才凋零，取代王安石的人物已找不出来了！陛下啊，你这痛苦而急切的决定，是英明，还是愚蠢？臣百思而不解。

冯京几乎将他的惶恐挂在了脸上：皇上自我反省的数条暗示，都是东府中书门下之责，自己身为副宰相，自然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虽然皇帝之所指是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但职务、道德所系，一个副宰相总不能率先非难首辅而取悦于皇上啊。再说，“上与介甫如一人”，今日之事，也许

是皇上与介甫早有所谋，自己切莫自作多情而讨人嫌！

皇帝赵顼声情悲凄地读完诏文，便佯装闭目歇息，实则在等待中枢重臣们的反应。但如他所料，是死一般的寂静，既没有赞颂声，也没有反对声，更没有自责谢罪声。他睁眼望去，三位中枢重臣都在低头视地，惟有王安石脸色铁青。赵顼心中苦笑，随即又宣布了三项决定：

“流民入京，栖□惶无状，乞食求生，嗷嗷待哺，朕心甚忧。朕决定在京都十五门内设置粥棚，以解流民之饥。其所需粮米，由京都殷富之户承担。现特命枢密副使吴充监督皇城司实施。”

吴充急忙叩头领旨，并借机自责谢罪：

“陛下忧悯灾伤黎庶，痛自责己，臣不能分圣躬之忧，罪该万死。陛下委臣以重任，臣当竭尽心力以布陛下爱民之德。”

皇帝赵顼点头，接着部署：

“四月八日，乃佛祖生日，为消解天旱之灾，朕决定京都十大禅寺在这一天同时举办浴佛斋会，朕将率领百官万民祈天降雨。敬佛祈雨所需费用，由十大禅寺自行筹划。现特命参知政事冯京监督礼部实施。”

冯京叩头，也借机颂扬皇上之德：

“陛下爱民如子，敬佛祈雨，上符敬天之德，下符万民之望，必能祈得雨霖，普救苍生。臣奉圣命而行，必当勤恳理事，不负陛下厚爱。”

赵顼遂举起《广求直言诏》对王安石说：

“介甫先生，请你代朕将这道诏文颁示朝野吧！”

皇帝把这最后一项决定交给王安石办理，也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尊重，也许是为了消解王安石的狐疑和愤怒，也许是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信任。但在王安石看来，却是对自己的戏弄。广求直言，不就是要搜集“变法祸民”的罪状吗？“设置粥棚”之举，固为救急之策，可由皇城司出面逼迫殷富之户出米，不正是加剧京都的动乱吗？“敬佛祈雨”之举，则更为荒唐，且由礼部出面勒索十大禅寺出资，简直不成体统。况且，这种关联京都命运的重大事体，事前竟不与宰相知闻，这宰相还有什么当头！他早就憋足的愤怒，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刹那间，骤然爆发了。宰相的敏感和学者惯于钻牛角尖的迂腐相合，使他忘记了时间、地点，忘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的存在，忘记了君臣严格的界限和朝制，他猛地从地上爬起，向皇帝赵顼高声质问：

“臣请示陛下，这道诏文，缘何而发？”

陈升之、吴充、冯京一惊，皇帝赵顼也如遭棒击。

“这、这，上天示警啊。”

王安石厉声追问：

“天为何物？示警何在？”

赵顼从刹那间的木呆中清醒过来，迅速恢复了帝王的尊严。他怒目注视着王安石：

“‘巍巍乎，唯天为大。’前年西岳华山崩塌，是为‘上天示警’！今之十月不雨，是为‘上天示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安石对皇威视而不见，反而板起面孔，为皇帝讲起“课”来：

“‘巍巍乎，唯天为大。’孔夫子这句囫囵不清之语，误了天下多少明君圣哲啊！夫‘天’，有‘天道’、‘天神’之分。‘天道’乃天地万物，变化‘成象’，有目可睹，有手可着；天气在变化，故有春夏秋冬之分；山陵在变化，故有崩塌陷裂之异；江河在变化，故有潮汐涨落之别；云雾在变化，故有水涝干旱之差；沧桑在变化，故有古今形势之大不同；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故有古之架木为巢、钻木取火而演进为今之琼楼玉宇，火树银花。此‘天道尚变’之理，千古而不悖。‘天神’乃子虚乌有、诞谩荒唐、无影无形之臆想，是愚者之所倚，是弱者之所托也。有人畏惧‘天神’而不解‘天道’，故杞人忧天，辛苦和心血全然用错了地方。山崩陵替、水涝干旱、冬寒暑雨，乃‘天道’自然之变，与人何关？陛下‘避殿’、‘减膳’已逾七日，其心至诚，雨何不落？徒受苦煎而已。今又要‘敬佛祈雨’，更为怪诞，泥塑菩萨，与天何干？若能拂照人间，还要历代君臣何为？徒劳民伤财而已。至于颁布这道‘广求直言’诏文，更是自扰，难道有人‘直言’反对‘变法’，陛下就要废除新法吗？水旱常数，尧、汤不免，既非天神示警，亦与人事无涉，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人道尚占’为宗旨，在‘天道尚变’中，观察和推测这种变化带给人世间的影响，顺应其变化而‘修善人事’。如天寒而增衣，山崩而移居，江河涨落而筑堤、旱涝频仍而兴修水利，沧桑变化而趋时应变……”

王安石侃侃不休，陈升之不时地摇头：“天道尚变”、“人道尚占”，又是一套新鲜玩艺。“天人合一”没有了，“天人相应”没有了，连大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训也全然错了。欺人乎？欺天乎？欺哄年轻的皇上啊！王安石，狂狷而不识时务之人，此地不是经义局，而是天灾流民相逼的御堂，你竟敢如此卖力地传歪经，布邪道。

吴充听得一颗心儿怦怦乱跳。介甫啊，一年来经义局里的冷板凳，真把你坐成书呆子了，“天道尚变”、“人道尚占”之说纵然有理，也不是现时之所需。天花乱坠的雄文华章，当不了饭吃，济不了流民，解不了皇上心头之忧！再说，皇上不是孔、孟、荀、庄，更不是杨朱、墨翟，你竟敢如此嘲讽揶揄，是不是活得不耐烦啦？皇上“散粥”、“敬佛”、“广求直言”三事，乃应变安民之策，虽有收买民心之嫌，但总比你现时还在耍嘴皮子说空话强多了，何劳你逐条不漏地挖苦批驳呢？唉，自司马光、苏

轼遭贬离京之后，介甫你在朝政上已无对手，在才学上已无匹敌，你独领风骚三年，终于养成了这睥视一切、目空一切的脾气，真是权位造成的悲哀啊！吴充多次向王安石投去提醒和阻止的目光，奈何王安石忘乎一切，根本无暇向他一瞥。

王安石一通铺天盖地的狂说，让冯京听得脸上不时出现兴奋和惊讶之色：王安石敢言别人之所不敢言，连先师孔子也敢于责贬！他窥得了天地间万物变化的奥秘，叩开了“人定胜天”的大门，此人确实不同凡响！“灾异与人无关”的见解毕竟是有见地的。这些都是王安石一年来埋头“经义局”之所得吧？可惜，此公心胸狭窄、霸气凌人、好为人师，独不知自己的轻重分量，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和体察他人，虽高声据理而言，只怕皇帝听不进十之一二！

如冯京所猜，皇帝赵顼的愤怒在胸中翻腾着，根本就听不进王安石含讽带刺的高谈阔论。赵顼此时琢磨的，是如何不失态又能抵挡住这位“拗相公”的奚落，既保住帝王的尊严，又制止这无稽之谈。当王安石说到英明君主辅天地以理万物，当以修善人事趋时应变时，他耐不住了，厉声打断了王安石：“善！朕虽非英明君主，亦愿闻先生‘趋时应变’之策！”王安石的思维，仍处在快马奔驰当中，想刹车也刹不住，何况不想刹。

“‘天道尚变、人道尚占’，此乃英明君主治国理政之根本，明乎此道，方能识人知人，用人信人。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才出，刘、项并世而筹划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此皆明主‘趋时应变’之杰作。现天旱成灾，臣所思‘趋时应变’之策有二：一、修善人事，变更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以‘适时之人才’替代‘才不逮时者’，以利‘变法’大业得竟其功。臣以为市易司提举吕嘉问、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等人，均可委以重任。并请陛下速召中书检正官章惇从西南梅山回京……”

陈升之、吴充、冯京闻声大惊失色，相对而觑，心犀通矣：王安石所谓的“修善人事”原是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大换班啊！又一批人将被贬逐，又一批人将被晋升。如此“趋时应变”，朝廷不就成了王安石的书房、客厅吗？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皇帝赵顼。

皇帝赵顼已经是怒竖双眉：王安石的“修善人事”，原是要取代朕的“修善人事”，胆大妄为，竟至如此！

王安石不理不睬皇帝神色的变化，从袖中取出一份奏表，自说自话：

“二、全力救灾。‘敬佛祈雨’之举，劳民伤财，断不可行！朝廷可向十大禅寺和京都殷富之户暂借银两，各州各府亦可援例而行，以便筹款资助干旱地区打井取水，广种蔬菜诸薯，以度荒年。市易司已从江南、四川诸路购得粮米二百多万斛，十天之后，将陆续运至京都，可保京都形势之稳定。此乃市易司提举吕嘉问所奏南粮川米分批漕运至京的日期和粮数，仅呈陛下阅览。”

皇帝赵顼勉强接过奏表，草草看了两眼，突然发出一阵瘆人的苦笑：

“真是美妙的前景啊！全是一派鬼话！朕耳塞目蔽，对荆湖南路和夔州路购粮情况浑然不知，但江南东路和荆湖北路的粮米，只怕在一个月内也是看不到踪影的。据朕所知，市易司派往江南东路和荆湖北路的购粮官离开京都还不到五天！”

王安石闻此言大骇，冷汗“唰”地涌出：难道吕嘉问在弄虚作假？！

皇帝赵顼抬手把吕嘉问的奏表扔下御案，忿然而语：

“臣下如此欺朕，上天能不示警吗？！朕若依此欺朕误国之言救灾，京都待哺流民必将陈尸街头。朕连日来废寝忘食，所恐惧者，正为人事如此之不修，依新法而论，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若再不及早匡正缺失，朕将失尽天下民心！”

陈升之、吴充、冯京的面孔恢复了常态，他们徐徐地舒了一口气。

皇上一言九鼎，清除了可能出现的又一场朝臣被贬的灾难。

他们开始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望着王安石，关注着王安石的反应。

王安石此时在想，皇上不唯没有领会自己“天道尚变”、“人道尚占”的开导，反而要“匡正缺失”，要拿变法者开刀了。呼呼气喘，气得说不出话来。

在君臣斗鸡似的对峙中，冯京毕竟是副宰相，且生性耿直，为缓解这紧张欲炸的气氛，促使王安石做必要的让步，宽慰正在发怒的皇上，急忙叩头禀奏：

“陛下所言极是，群臣怨于新法缺失，臣亦有所听闻……”

王安石正在昏热之中，见冯京说话，没等人说完便抓住冯京向皇帝赵顼“扔”去：

“禀奏陛下，冯京乃反对‘变法’老手富弼之乘龙快婿，故不满‘变法’者纷纷依归于冯京。陛下需‘修善人事’，不应罢贬支持‘变法’的官员，而应罢贬反对‘变法’的‘流俗’余孽。”

冯京被王安石蛮横的、株连式的攻击堵住了嘴，哀叹一声“执拗之人，不可理喻”，便不再说话了。

吴充觉得王安石做得太过分了，为了阻止姻亲王安石的胡批乱斗，亦叩头禀奏：

“陛下，群臣不满新法缺失的言论，臣亦有所闻……”

王安石误解了吴充的用心，气急败坏，立即把攻击的矛头又指向吴充：

“禀奏陛下，吴充不满新法，若新法果有缺失，乃这些中枢重臣屡屡掣肘使然……”

皇帝赵顼愤怒难捺：

“介甫先生，你总不能一味地拒听人言！皇室和后宫亦有言及新法缺失者，难道也与富弼有关吗？”

本来，皇帝赵顼已抬出皇室和后宫表明了他的态度，王安石就该收场了，谁知这位“拗相公”根本不吃这一套，挥臂作吼：

“臣不知陛下所指皇室何人，如果后宫也有反对新法的言论，那就是向经、曹佾捣的鬼……”

皇帝赵顼勃然大怒：

“住口！执拗放肆，竟敢如此！”

王安石猛地察觉到自己严重地失言闯祸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经是皇后向氏的父亲，曹佾是太皇太后曹氏的弟弟，自己直呼其名而责之，有违朝纲！

陈升之、吴充、冯京在一旁都簌簌发抖了。

可是王安石飞速地想到，说也说了，该罚该杀也由它去了，新法若去，留王某何用！索性心头一横，再次呼号：

“陛下，‘变法’如同煮羹，若随心所欲或加一把火，或下一勺水地乱折腾，这‘羹’什么时候才能煮熟啊！”

皇帝赵顼拍案而起，想怒喊一声“可杀！”但话出了口，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另外两个字：

“退朝！”

恰在此时，宦值走进御堂，把郑侠通过通进银台司转呈的一卷《流民图》和一份弹劾奏表送到了赵顼的面前。

赵顼拂袖而去。

王安石梗着脖子还跪在地上。

第六回 流民图惊心动魄 赵皇帝倒王“换马”

皇帝赵顼离开御堂，怒气冲冲地用脚踢开内室的门，厉声叱去前来解袍卸冠的宦侍，挥手赶走捧来漱洗浴盆的宫女，自言自语地骂出声来：“无法无天，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说着，奔进寝室，把手中密封的画卷和奏表猛地摔向几案，仆倒在床榻，仰面闭目，和衣而卧，胸脯一起一伏地出着粗气……

这是赵顼即位七年来第一次不避宫人的失态，宫女、宦侍吓呆了，在寝室门外跪倒一片。跟随皇上从御堂返回的宦侍，知道皇上发怒的原委，也知道只有贤惠温柔的皇后才能泄去皇上心头这团怒火，便悄悄地轻步离去，禀报皇后去了。

皇帝赵顼确实被王安石的狂狷执拗气坏了。刚才在御堂里，他已是竭力控制心中的怒火，维持一个开明皇帝应持有的宽容和忍耐。在被逼无奈喊出“退朝”两个字之后，他突然发觉这似乎是“逃跑”两字的同义语！而王安石那副梗着脖子跪倒而不低头的神态，简直是示威。陈升之、吴充、冯京刹那间目光中的惊诧，似乎也是一种对皇权失落的嘲笑。多亏宦值及时呈上了奏表，自己才借机离去，避免了一场贻笑于臣下的尴尬。唉，王安石，你是骑在朕脖子上的一尊天神吗？！

他闭目回忆着与王安石八年来的交往，真是风雨雷电多于晴空旭日。尤其此时在头脑里闪现的，不再是质朴俭素的王安石，不再是超凡脱俗、刚正清廉的王安石，不再是锐意进取、刚强坚毅的王安石，而是刚愎自用、执拗偏颇、狷狭少容、恃才傲物、不听人言、不懂人情、专断骄横、好为人师的王安石。赵顼突然想起王安石曾写过的一首诗：“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哼！诗为心声，文若其人，朕多年来不解的玄机，终于在今天通悟了。“意气与日争光辉”，真是自命不凡！在这六年的“变法”中，朕谦恭求教，言听计从，敬他若师长，奉他为执政；而他，三年前喻朕为“纸铺孙家”粘糊灯笼的工匠，今天又喻朕为“煮羹”时“加一把火，下一勺水”的愚妇。六年来，他成了当代大儒，而朕呢？“意气与日争光辉”？岂止在“与日争光辉”，分明是要“偷天换日”了！

“脱略不省旁人讥”，多么狂狷传神的写照！“变法”以来的一切风波，几乎都是源于这“脱略不省”的执拗心灵。是他，王安石，刚愎自用，赶走了元老重臣欧阳修、韩琦、范镇。这些人何尝因循保守，只是持重怕乱而已。其中的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也是王安石的恩师啊！是他，王安石，排除异己，赶走了持有不同政见的苏辙、孙觉、刘攽、刘恕和一批谏官御史，这些人何尝反对“变法”，只是不满王安石的自以为是！是他，王安石，狷狭少容，容不得一个司马光，容不得一个苏子瞻！唉，朕之不聪，宠信一人，权力尽付一人之手，终于酿成今日尾大难掉之势，连朕之权威和后宫之尊严也难以保全……

皇帝赵顼愈想愈气，将“变法”以来的一切晦气事都栽在王安石一人头上。

听了宦侍惶恐而如实的禀报，皇后一颗心一下子蹦到嗓子口。几天来一直忧虑的君臣失和终于发生了。

她衣不及换，发不及拢，连头上的珠花也不及插戴，着一身藕荷色宽裤紧衫寝宫装，不待侍女搀扶，便急急走进内室，低声安抚了跪伏待罚的宫女、宦侍，吩咐他们在内室外侍候，并叮咛他们别高声喧哗，别重步走动，不许一切官员进入内室，不许宦侍入内禀奏军政大事。她走进寝室，关上门，站在床榻前，望着仰面闭目的皇上，轻轻地唤了一声：

“官家。”

皇帝赵顼睁开眼睛，望了皇后一眼，微微颔首，又闭上了眼睛，神情冰冷。

皇后望着怒火中烧的丈夫着实心疼。官家啊，王安石执拗不羁，口孽成习，你也不是不知，何必与之一般见识呢……

赵顼对王安石的愤怒继续走着极端，几乎达到了昔日憎恨和厌恶曾公亮、富弼、唐介、赵忭、吕诲、吕公著的地步。他开始认真考虑用司马光代替王安石，以至心想口出，喃喃自语：

“韩维能婉转不遗地转达朕的心意吗？他会不会因谏言遭贬而不愿返回朝廷呢？他会不会以停止‘变法’作为返回京都的条件呢……”

皇后听在耳里，知道她的官家分明是在盼望司马光归来。她的心里一片狐疑。虽说她是敬重司马光的，但司马光执掌朝政就一定能够消解眼前的困扰吗？现时朝政的一切，都似乎与王安石连在一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大都是王安石遴选的，馆阁、六监、九寺，也都有王安石的支持者，一举失误，悔恨不及。历朝历代的动乱，大都发生在天灾人祸中，但愿今日的朝廷，千万别再出现三年前那样的朝臣大换班。官家登上皇位已有七年，对后宫干预朝政日益反感，这也许就是官家日益成熟之处，自己也只能尽一个妻子的职责，柔心柔情地为丈夫消忧解愁了。

皇后又轻轻叫了一声“官家”，仆身丈夫，把头贴在丈夫的怀里。

赵顼用手爱抚着怀中的妻子，口里仍在自语：

“去耶？留耶？……”

皇后既是打岔又是宽慰地低声道：

“臣妾知官家悯民至深，思治至急，亦知官家忧在今日，虑在未来。愿官家精心筹划，细心思虑，必能以万全无失之策，中兴社稷大业。官家手操收放予取之权，自会审时度势而为之。圣躬安适，圣意欢愉，就是臣妾最大的心愿了。”

赵顼果然中断了思路，回过神来，他突然发现妻子身着藕荷色宽裤紧衫，身上无佩瑶，头上无珠花，越发天然俊美。这才是朕居颍王府时的恩爱妻子啊！他抚抱着皇后深情说道：

“朕怀念颍王府里那段欢愉舒心的岁月，卿卿我我，我我卿卿。谈诗论文，琴瑟相偕。无人相扰，无事相烦，岁月悠悠，其乐无穷。据位七年，不再有昔日之宽余，也不再有昔日之情怀了。皇后请看，刚到的紧急奏状又堆在几案上，等待着朕去批览……”

皇后以为赵顼是说要理朝政劝其离开。她又在丈夫怀里偎了一会儿，脱身站起，却被皇帝赵顼一把抱住：

“朕不让卿离去，愿卿如昔日在颍王府，为朕诵读文书，朕将闭目养神，听卿琅琅如玉之音。”

皇后心里如蜜，甜甜笑道：

“官家不忘昔日颍王府，臣妾知足、知恩了。请官家闭目养神吧。”说着，顺手移来被衾作枕。

皇帝赵顼舒适地仰卧在被衾上，嬉戏地闭上眼睛，享受着当皇上以来少有的乐趣。

皇后从几案上取来密封的奏表，坐在丈夫身边，打开之后，朗声读起：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知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真是一份奇特的奏表，一下子拂去了皇帝、皇后刚刚漾起的缠绵情怀，把一层严霜寒冰撒在他俩心头。读者刺目惊心，声涩音滞；听者震耳失魂，心寒目瞠。及至读完，良久，赵顼惶然询问：

“呈此表者是谁？”

“表上署名：监安上门郑侠。”

皇帝赵顼接过奏表，凄然道：

“监安上门郑侠，何许人耶。”

赵顼突然想起什么，举目望着几案：

“图，他绘的图在那儿，皇后，快取图来。”

皇后急忙走近几案，打开密封的画卷，悬于床榻对面的墙壁。一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骤然“闯进”了皇帝赵顼的寝室。悲凄的惨叫声似乎跃出画卷，直扑皇帝、皇后而来。血泪汪汪的一幅《流民图》啊！皇帝、皇后俱惊呆了。

这卷画图，长约八尺，宽约三尺，浓缩了北方广大地区哀鸿遍野的惨情。干裂的田野、焦枯的禾苗，喷火的日头炙烤着冒烟的村落街巷和嗷嗷待哺的黎庶。身披锁械者，步履踉跄；负瓦揭木者，面色如草；扶携塞道者，羸弱愁苦；身无完衣者，树叶蔽身；茹草食根者，噎喉难咽；插标卖身者，声咽泪流；仆卧道旁者，残喘待毙；陈尸沟壑者，青蝇聚逐；卖儿卖女者，相抱痛哭；嗷嗷待哺者，呼天号地；禁军鞭笞者，肉绽血飞；道旁围观者，目不忍睹；同病相怜者，咬牙眦目；路见不平者，擦掌摩拳……

生长在官邸、王宫里的大宋王朝第六代皇帝和皇后，哪里见过这样的情景！他们头脑中天下黎庶的形象，不过是皇家园林中那些布衣整洁的杂役、官府庭院里那些举止有礼的老仆、御街酒楼上那些皂服白帽的“茶饭量酒博士”、茶馆脚店里那些巧于应酬的老板、炉娘和京都市面上那些到处窜游的“闲汉”、“焌糟”、“厮波”和“撒暂”。他们虽然在古诗中读过“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但根本想象不出天下黎庶家破人亡的悲哀形象，仅是欣赏诗人回荡九肠的情思和技法。现时，郑侠的浓墨重笔，胜过诗人的音律神韵，冲决了禁池红墙，把一群血泪交加的流民送进了这华丽房间，那一张张饥饿变形的面孔，使主人惊骇万分。

从未见过的人间惨情，震懵了赵顼的神志，他失魂落魄，跪倒在地，仰望着《流民图》，无泪有声地泣诉：

“这就是朕治理的天下吗？这就是朕治理下的黎民百姓吗？朕终于明白了‘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的含意，朕终于明白了‘白骨露于野’的悲哀。朕愧对天下的百姓啊！

“这就是朕日夜操劳所希求的中兴景象吗？欺人乎？欺天乎？朕愚蠢，朕昏庸，朕自乐于梦中！朕误了天下……

“《流民图》，好一幅血泪汪汪的《流民图》啊！你粉碎了朕高墙华屋中的梦幻，你驱走了朕殿堂御椅上的糊涂，你消除了朕心底深处的迟疑和犹豫，你真是一声振聋发聩的惊雷！

“《流民图》的绘制者是谁？不是肩负社稷兴亡的中枢重臣，不是谏奏有责的谏官御史，而是一个位卑人微、无权谏奏的守门小吏。一个不怕贬逐，不怕入狱，不怕杀头的看门小吏啊……

“郑侠，你是大宋的良史董狐！你正直、磊落、直书无隐，你直谏无曲，不徇私情、不畏权势，你肆情奋笔，无所阿容。所以，你画出了别人不敢画的图，你喊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你的所作所为，羞杀了谏院的食禄者，愧杀了御史台的弄舌者，也鞭笞着朕蒙在鼓中的昏庸，使朕愧疚、猛醒啊……”

一幅有形有色的画，无疑使赵顼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惊，但同时七年治国生涯，使这个年轻的皇上敏感到，这未必不是提供了一个“改弦更张”的契机。由衷的感伤之中更坚定了其倒王“换马”的方略。

皇后却不解作为一个帝王的真正用心，她抚抱宽慰着：

“官家痛自责己，臣妾的心快要碎了……”

皇帝赵顼重新展开郑侠上呈的奏表，神情愈现激奋：

“这是上天又一次示警于朕！皇后你听：‘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其言凿凿，其志磊磊，若非天意使然，谁敢拼着脑袋作赌！皇后，朕若再不通悟，只怕要遭天诛了。谁能扭转天心？谁能为朕设谋画策，渡过这场灾难……”

恰在此时，寝室门外传来宦侍尖啸而惶恐的跪奏声：

“禀奏圣上，庆寿宫侍女进殿紧急传报：太皇太后病重卧床，思念圣上……”

这禀奏声似一阵霹雳落于御堂内室，赵顼猛然推开妻子，发疯似的号吼：

“‘上天示警’，这‘警示’终于直落到朕的头上了！王安石误朕，朕招祸于皇室！司马光，朕的顾问大臣，朕的授课老师，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回应朕的呼唤啊……”他高声号吼着，猛地推开寝室的飞龙翔凤吉祥门，门外红莲宫烛通明闪亮，照映着跪伏在门前的宦侍。赵顼的头脑骤然清醒，已经夜深了。他有气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吩咐宦侍：

“备车！朕要去庆寿宫探视太皇太后。”

第七回 《钱塘集》波及皇室“老天爷”定王去留

太皇太后病重卧床的强烈震动，使皇帝赵顼心中翻滚的痛苦、焦虑、愤怒、歉疚强烈地相互撞击。在皇后为他匆忙地束发、整装、着履中，他仍在昏乱地想：王安石可去，但司马光肯不肯在这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并拿得出一个万全的应变方策来？他心里默默地叨念着：韩维，你的洛阳之行，何其如此迟缓啊……

宦侍轻步走进内室，禀奏说：车辇已经备好。

赵顼一声吁叹，在几个宦侍、宫女的簇拥下，走出了福宁殿。

夜已近二更，微风吹拂，四周一片宁静，殿宇廊檐下闪亮的一排红纱宫灯和长廊里川流闪亮的灯火，更衬托着这夜色的苍茫。皇帝赵顼立于丹墀，仰望着夜空中的繁星，以手抚心，默默祈祷上苍：上天，朕已知过了，快起风吧，快生云吧，快落下一场复苏万物的雨霖吧……

皇帝赵顼正要与皇后登上车辇，忽然发现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出现在灯光闪亮的长廊里，提袍端带急匆匆地正向他走来。赵顼情不自禁地举步向前，迎接这位奔波劳累的臣子。

红纱宫灯照映着丹墀，风尘仆仆的韩维，拖着连日颠簸已显疲惫不支的身躯，跪拜在车辇旁，叩头触地，高声向皇帝、皇后请安。

望着灰尘被面、汗水湿衣、气喘吁吁的韩维，皇帝赵顼竭力稳定着怦怦跳动的心，却收拢不住滚到唇边的急切话语，他问道：

“司马光何时进京？”

韩维抬起头来，张口而语塞。司马光写就的《论朝政阙失状》是“故谏”重奏，还是三年前那种不改不移的态度，皇帝不停止“新法”，他是不会返回朝廷的。可这该怎样向皇上诉说呢？

赵顼以为韩维因劳累而气噎：

“卿莫急，从容道来，司马光何时可以到达京都？”

韩维情急，忘却了这是在丹墀下的黑夜，急忙取出司马光写的《论朝政阙失状》呈上：

“禀奏圣上，司马光洒泪作书，诉其所思所想，呈圣上明察明断。”

赵顼急忙接过表状，夜色茫茫，看不得，急忙搀扶韩维，问道：

“司马光应变之策要旨何在？卿可口述！”

韩维根本不知这几天内朝廷局势的急剧变化。既不知王安石的咆哮御堂，也不知《流民图》闯入大内，更不知太皇太后的“重病卧床”和皇帝心中已经产生的那个“罢逐王安石、起用司马光”的设想。他只想如实托出司马光“忠君”、“信友”的用心，为司马光的《论朝政阙失状》作解脱，禀奏道：

“司马光奉圣上‘广求直言’之诏而面东叩头出血，感激圣上恩德，遥祝圣上万寿无疆……”

“司马光终不负朕，司马君实毕竟是‘朝臣典范’！持国先生，你讲下去！”

“司马光深责自己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年间谏奏不坚之罪，并恳切陈述：水旱螟蝗，十月不雨，乃天数之变，非人之祸；西岳华山崩坍，乃物之自毁，世人怪异，乃‘怪’其少见，‘异’其不解耳。遥乞圣上以天纵英明之资察而鉴之……”

赵顼爱屋及乌，没多思此调与王安石并无二致，一味连声称赞：

“司马光在为朕消解罪责啊，朕由衷地谢他了。”

韩维继续禀奏：

“司马光深明大义，一再声称，他不敢借‘上天示警’之说掣介甫之肘而添乱，更不敢借‘十月不雨’之灾诋毁‘变法’而图快，故对现时朝政不敢妄加非议……”

赵顼心中一震，浮起一层不安预感，但仍高声赞扬：

“此乃司马光之本色，也是司马光胜于所有庸臣庸吏的高尚之处，贬居洛阳三年，慎独而居，不论朝事，不发牢骚，晨昏劳作以修书，甘于委屈沉寂，朝臣有几人能如此恪守臣道！”

韩维最后禀奏了司马光对皇上《广求直言诏》的回答：

“司见光在上呈的《论朝政阙失状》中，仍坚持三年前谏奏停止‘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的政见。圣上若不停止‘新法’，司马光是不会应诏入京的……”

皇帝赵顼沉默了。司马光“拒而不出”的回答，立即轰毁了皇帝赵顼心中刚刚筹划停当的“换马”方策。心头猛然浮起一层无依无靠的孤独。司马光“怕掣介甫之肘而扰乱‘变法’”的忠君信友，也许是真诚的，但司马光把王安石与“变法”视为一体的看法，不正是三年前那场水火难以同器争斗的重现吗？王安石不想用，司马光不能用，朕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吁叹一声，无可奈何地对韩维说：

“卿日夜奔波于京都与洛阳之间，辛苦了。司马光忠君信友之心朕已知

晓，卿安歇吧！”

无风的夜是如此宁静。

在前往庆寿宫的路上，贬逐王安石的决心不得不动摇了。“变法”不可逆转，王安石自然动不得。六年的“变法”已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进退不得！可灾荒造成的混乱，又将如何应对呢？

皇后默默地陪伴着丈夫。她看得清楚，王安石现时已成为官家心中搬不动、推不开、离不了、扔不掉、割不断的难题，也成为当前朝廷纷争的焦点。王安石的留任和离职，都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震动。谁知道皇室和后宫又是如何看待王安石的呢？她望着神情忧郁的丈夫，悄悄地祝愿：但愿“重病卧床”的太皇太后千万别提及王安石这个名字和因这个名字而引起的任何话题。

庆寿宫。宫外静悄悄的，几辆华丽的车辇停在宫灯辉映的丹墀下。

赵顼举目一看，有母亲皇太后的明黄锦缎飞凤车辇，有姐姐贤惠公主的猩红锦缎流云车辇，有弟弟岐王颢的蓝缎镶黄车辇，还有弟弟嘉王□的蓝缎镶红车辇。皇室车辇毕至，一种不祥之感骤然袭来。他与皇后急步走上丹墀，情急中免了宫制，闯进庆寿宫。

庆寿宫几个当值的宫女，不及跪迎、请安、传禀，慌乱地望着皇帝、皇后向太皇太后的寝室直奔而去。

太皇太后的寝室，灯火通明，气氛沉寂。皇太后和贤惠公主坐在太皇太后的床榻前，岐王颢、嘉王□垂手立于床尾。皇帝赵顼闯进室内，不及向母亲皇太后请安，便跪倒在太皇太后的床前：

“老祖宗，孙儿听得老祖宗圣躬欠安，失魂落魄。”

皇后也急忙跪在床前请安。

太皇太后倚枕而卧，她汗渍额头，口干唇燥，双目显赤，脸上似乎有些浮肿。望着匆忙赶来的皇帝、皇后，她强作笑容，打趣道：

“什么仙丹妙药都没有官家和皇后的请安灵验，看到你夫妻俩为我卧床而失魂落魄的样子，我这病全然好了。看来，这场病来得好，要不，咱们这祖孙三代哪能在一个晚上聚在一起呢？快，快扶我坐起来……”

寝室内一下子有了生气，皇室骨肉都应和着太皇太后的兴致轻松起来。贤惠公主小心翼翼地扶起太皇太后，皇太后急忙挪来被衾放在太皇太后的背后作依。

皇帝、皇后借机向皇太后请安。岐王颢和嘉王□急忙向皇帝、皇后请安。贤惠公主也欲请安，被赵顼双手挽住，皇后借机向贤惠公主敛衽作

拜。贤惠公主一时慌乱，撞落了太皇太后床头几案上的一册《钱塘集》，皇太后、岐王颢、嘉王□都笑了。太皇太后也笑着为贤惠公主解窘说：

“今夜家人相聚于后宫，原是不必拘礼的，可你们姐弟平时也难得一晤，朝制君臣之礼还是应当讲的。官家、皇后，你们就受贤惠公主一礼吧。”

贤惠公主急忙向皇帝、皇后行了朝制大礼。

太皇太后已是五十八岁的老人，这几年虽然居住在僻静的庆寿宫，不再过问朝政，但“变法”的风风雨雨，政争的起起伏伏，皇帝的年轻浮躁，王安石的权势日隆，时刻都牵动着她的心。因朝制不准后宫预政，而且有皇太后居于她与皇帝的祖孙之间，她对朝政的关切，几乎都是在嘻嘻哈哈的谈笑中曲折表达的。她原本是一个性情开朗的女人，喜爱琴棋书画，通晓诗赋，尤善飞白。十八岁被仁宗皇帝册封为皇后，三十年的皇后生活，她具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在仁宗朝“燕乐无度”的靡费中，她以“俭朴”治理后宫，以宫制为律治束怙宠纵乐的妃嫔，使仁宗皇帝屡屡中辍而叹服。在仁宗朝奇巧花园、纵欲无禁的享乐中，她于禁苑种谷亲茧，勤事稼穑，以“慈俭”赢得了朝臣的尊敬。仁宗皇帝驾崩后，她以皇太后之尊与英宗皇帝赵曙“权同处分军事”，在垂帘听政一年中，决疑信赖于群臣，决事多援于经史，使朝政“宫省肃然”。王安石“变法”以来，她不是一个保守的女人，却有着一个太皇太后关注江山社稷的忧患之心。她欣赏王安石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刚毅果敢的气概，却对王安石的孤傲执拗、大事“征诛”、偏狭少容疑虑于心。她希冀王安石能把自己的孙子塑造成为一个锐意进取、敢作敢为、善谋勇断、权逾秦皇、威逾汉武的一代帝王，却担心宰执窃权、朋党暗生、尾大不掉、皇权旁落。她心中的忧郁太多太重了，又得不到痛快的排遣，积淤、凝结，她日益走向衰老。在这“十月不雨”、“上天示警”、“流民拥入京都”的强烈刺激下，一阵阵急火攻心，她终于病倒了。

卧病的三天中，她思索着六年来朝廷纷争不休的缘故，思索着天灾人祸交织的艰难局面，思索着未来把握不定的前景，思索着近臣们不断带入后宫的不安讯息，思索着“变法”者内部已显端倪的倾轧，思索着“群臣唯介甫之言为是”的怪诞，思索着孙子年纪日长、权威日微的异状。“朝政堪忧”，“现状堪忧”，“未来堪忧”的结语在她的心里彻夜地轰鸣。疏忽不得，大意不得，等待不得啊！她开始思索着开口的办法和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在这个晚上来临了。这里不是延和殿、福宁殿，可以不受朝制的约束。这里没有中枢重臣、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说话不必虑其深浅。此刻所言，乃病榻寄语，而且有皇太后、皇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在场，骨肉之情，亲而无疏，更易为赵顼听取。即使赵顼不听不从，当着皇室主要成员之面，她也算尽到了心，也就无愧于赵氏的列祖列宗了。

歇息片刻，气喘稍见平息，强打精神的太皇太后便自嘲自解地开始说

话：

“是老了，不中用了。这场病闹了三四天，自个儿也感到精神不济了。可有一首诗总在我的头脑里回旋，真是一首叫人难以忘却的好诗啊……”

赵顼为宽慰老祖母，应景地请求：

“恳乞老祖宗吟诗赐教，孙儿谢恩了。”

皇太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也同声附和。太皇太后笑着说：

“三年前官家射弓，那夜皇后在这庆寿宫里歌唱王昌龄的《从军行》祝贺，声情并茂，绕于彩梁，我心里高兴啊。可惜，现时病恙缠身，不能再为皇后抚弦伴奏了。”说罢，沉吟片刻，吟出一首诗来：

今年粳稻熟苦迟，

庶见霜风来几时。

风霜来时雨如泻，

杷头生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

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

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

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

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

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

不如却作河伯妇。

太皇太后吟罢，寝室内默无声息。

这是驸马王诜镂版印刷的《钱塘集》中的一首诗，皇太后读过，皇帝赵顼读过，岐王颢、嘉王□读过，贤惠公主读过多遍，而且已熟记于心。此时此地太皇太后突然带病吟出，其意何为啊？

一种炽灼的焦虑随着诗吟飞落在贤惠公主的心头，她突然意识到，在天灾人祸导致的这场风暴中，驸马王诜重于友情的善举，却把苏轼送进了风暴的漩涡，也把自身与苏轼捆绑在一起了。子瞻有难，驸马难逃；驸马有灾，子瞻将罪上加罪。慈爱的老祖母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吟出苏子瞻这首诗作呢？

赵顼蓦然惊觉：老祖母啊，你此刻吟着苏轼的这首哀民之作，是要借机召唤苏子瞻返回京都呢，还是要借用苏子瞻这块棱角锋利的砖头打向什么人呢？城府深沉的老祖宗啊……

皇太后则领悟了今夜将要发生的一切。皇太后今年四十二岁，有超人的才智，也有超人的敏感，因为她是太皇太后的外甥女，从小就生活在宫中。嫁给颍王赵曙之后，在赵曙走上皇位曲折坎坷的道路上，她伴着丈夫经受了焦心煎肺、惊魂落魄的折磨。在居于皇后之位的短短四年中，由于英宗皇帝病魔缠身，她更是日日夜夜地提心吊胆。儿子赵顼继了皇位，她当了皇太后，希图能以传统的“母以子贵”的优势，辅佐儿子巩固已得的江山，可王安石的“变法”和“变法”带来的狂风暴雨、青雷紫电，使她处于更为惊恐的不安之中。她对宫廷里的纷争看得太深太透了，她知道，年轻皇帝的任何一次闪失，都会失落权柄，遗恨千秋。她早就厌恶了“变法”，早就厌恶了刚愎自用、自视不凡的王安石，只是由于头上还有一位恩重如山的姨妈——德高望重、城府深沉的太皇太后时刻关注着朝廷中的一切，她才隐忍不发地沉默着。现时，朝政混乱如此，宰执能避其咎吗？太皇太后要借着苏轼的诗作说话了。只要太皇太后说，她也要说！

太皇太后此时把目光停落在嘉王□的脸上：

“嘉王，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

嘉王□，是英宗皇帝赵曙的第四子，与皇帝赵顼、岐王赵颢、贤惠公主均为皇太后高氏所生。时年十八岁，聪颖好学，工飞白篆籀，善画墨竹，性情淡泊，酷爱医书，为太皇太后所钟爱。

嘉王□听到老祖母指名询问，急忙回答：

“这首诗为苏轼在杭州所写，借吴中田妇之口，哀叹江浙农家悲惨的生活情景，故题为《吴中田妇叹》。”

“能领略其意吗？”

嘉王□稍作沉吟，从容说起：

“苏轼在这首诗里，用叙事抒情之手法，紧紧扣住一个‘叹’字，抒发了内心真挚的情怀。叹稻熟苦迟，叹秋雨成灾，叹谷贱伤农，叹官吏索钱，叹卖田拆屋，叹虐政甚于秋涝，借用汉代渤海太守龚遂和颍川太守黄霸恤民宽政的事迹，反衬吴中官吏敲诈勒索、残害黎庶的恶行，使百姓不堪其苦，竟至愿投河自尽而作‘河伯妇’。苏轼用真挚凄楚的笔墨，倾注了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描绘了农村生活中一幅血泪悲惨的图景……”

嘉王□是个聪明人，他在谈论苏轼的这首诗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推行新法”的背景和“青苗法”、“募役法”这些字句，并在谈论中不时地因皇帝赵顼的神情变化而吞吐迟疑。

太皇太后神情怆然，一股凄楚怆凉的情感向皇帝赵顼直冲而来：

“杭州有个苏轼，还能为吴中田妇吐诉出秋涝之苦和胸中的郁闷，可有谁能为北方灾区的老婆子吐诉‘十月不雨’的苦怨和血泪呢？连拥入京都嗷嗷待哺的流民，只怕也无人敢为他们说一句同情话啊！”

太皇太后的声声语语，如同一把锥子刺着赵顼的心。他咬着牙隐忍着。《钱塘集》传入书肆街巷，引发了臣民的鼓噪；传入后宫，引发了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忧虑。连那《流民图》的出现，只怕也是监安上门小吏郑侠仿苏轼之所为而作的。苏轼远在杭州，其影响仍在搅动着京都的风云！他抬头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姐姐贤惠公主，打量着弟弟岐王颢和嘉王□，心头突然闪现出驸马王诜的身影，以及原宰相、舅祖爷曹佾的身影和叔姥爷高遵裕的身影。他对今夜的家人相聚生疑了：难道这是一次有准备的干预朝政？是对朕的一次“讨伐”？岐王颢、嘉王□也要参与这次“讨伐”吗？已居于外戚的姐姐也要“干预朝政”吗？宗室王公施威于东华门外市井，皇室骨肉也要兴师问罪于宫内吗？反感陡然使他冷目以待，紧张地注视着面前的每一个人。

皇帝赵顼的异常表现，惊得皇后魂不附体。她已看清了庆寿宫现时的形势，《吴中田妇叹》已叹出了一个悲惨的开头，后面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谕示，将要涉及王安石和王安石的“变法”了。她了解丈夫此刻的心境：韩维从洛阳归来，司马光的拒而不出已轰毁了官家心中的筹划，陷于进退无依的困境。亲人啊，别再逼迫这个可怜的人了！

皇太后对儿子的疼爱和怜悯，迅速地化作对王安石的不满，径直向着“变法”泄愤：

“朝政乱哄哄地闹了几年，是非曲直，说法不一，今日，该是官家清醒的

时候了……”

皇帝赵顼额角的青筋暴起，太皇太后的含蓄暗示，还可忍，皇太后的直接指责，实难接受！但他也得依照朝制跪倒在皇太后面前：

“儿臣聆听母后训诲。”

皇太后看到儿子勉强的样子，心里更加不悦，厉声询问：

“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朝廷有为难之事吗？”

皇帝赵顼话语冰冷而简单：

“朝廷无难事，一切正常。”

室内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不正常的询问，不正常的回答，不正常的神态，预示风暴即将来临。太皇太后已料到冲突不可避免，不动声色地闭上了眼睛。

皇太后直说道：

“十月不雨、上天示警、流民入京，这些都正常吗？王安石现在何为？”

“正在计议‘趋时应变’之策。”赵顼硬邦邦地回答。

“‘趋’什么时？‘应’什么变？”

“‘趋’十月不雨之时，‘应’上天示警之变。”

“策将安出？”

“调荆湖夔州之粮米以赈济入京流民；筹富户禅寺之银、掘井种蔬，以解‘十月不雨’之灾；修善朝廷人事以符‘上天示警’之意。”

“如何‘修善朝廷人事’？”

“更换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以‘适时之人才’代替那些‘才不逮时者’，全力推行‘新法’，以解现时之危难……”

皇太后被这一连串冰冷的回答惹怒了，霍地站起，厉声斥责：

“王安石疯了，官家你也疯了吗？”

皇帝赵顼箝口不语，以示反抗。母后震怒，皇后急忙跪倒。

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也随之跪倒。

皇太后话语激愤：

“几千里外的粮米，能解流民危在旦夕之饥吗？掘井种蔬非朝种暮收之物，能解灾民燃眉之急吗？官家，你是皇帝，你执掌着大宋江山，哪里的百姓不是你的臣民，你心里能过得去吗？”

皇帝赵顼神情严峻，仍箝口不语。“还要大力推行新法，又要罢逐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吏，真是昏过了头！你还嫌民间怨恨少吗？还嫌朝廷不够乱吗？现行新法究竟利害如何？官家，你是皇帝，心里就没有个数吗？

“‘青苗法’、‘募役法’，病民害民之状不用说了，就说在官家眼皮下推行的‘市易法’、‘免行法’吧，原本的宗旨是抑制富商大贾的投机兼并，增加国库收入、审知市物之贵贱，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可是，在京都推行的情况如何？全变样了！市易司大包大揽，借‘免行法’到处收税取钱，尽括行户，细碎无遗，油盐酱醋、冰块果子、梳朴脂麻，什么都管。负水、拾发、担粥、提茶之类的小商小贩，不纳钱就不许买卖。而且是市易务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即脂麻贵，弄得街面萧条、怨声四起，连宫廷里的食用、百货，也取消了实物供给，都得到‘杂卖务’去购买。官家，这种荒唐之事，你知道吗？灯下黑，灯下黑啊！王安石作法苦民，天怒人怨交加，已危及社稷，你为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官家，你说话啊！”

皇帝赵顼向母后重重叩了一个触地头，挺起腰身，神情冷森地开口了：

“母后，儿臣之所言，母后能听得进去吗？‘变法’全错了吗？六年来岁入递增，去年已达四千三百万缗，较嘉祐年间三千六百万缗增加了七百万缗，总不算错吧。六年来兴修水利三万多处，可灌溉民田一千万亩，总不算错吧。六年来方田清丈已有一百万顷，抑制了豪门的兼并，总不算错吧。六年来，均输已执掌了物货的主要流通，保障了京都之所需，总不算错吧。户部所谓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不减二十万贯，纵然言中有假，但也不会全然不实啊！可这些母后能听进耳朵吗？‘十月不雨’、流民入京，天灾淹没了一切，六年‘变法’的利钝得失说不清了，儿臣也不愿说了。可母后这无尽无休的怨咎，于眼前的‘十月不雨’、流民入京、朝廷震动、市井骚乱何救何补？”

皇太后激愤的训示，被儿子列举的具体事实和冰冷的回答顶了回去。她心冷意凉，跌坐在太皇太后的床榻边，凄然自语：

“我，我操什么心啊。”

岐王赵颢，是英宗皇帝赵曙的第二个儿子，时年二十二岁。为人孝悌，性情豪爽，喜酒善歌。皇帝冰冷地答对母后的询问，使他早已反感。他向皇帝赵顼连叩了三个头，高声禀奏：

“皇上，母后慈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

这几句话，对皇太后当然是个宽慰，但对皇帝却是直截了当的抨击。皇

帝赵顼的面颊发抖了。

岐王赵颢申述着“不可不思”的理由：

“王安石作法乱政，现时已是有目共睹。就‘青苗法’而论，抑配给百姓的青苗钱，利息高达百之四十至六十，有的地方高达百之一百，这种高贷，甚于豪门，原意本为益民，现已成为害民之政了。拿‘募役法’来说，亦与原旨背道而驰。‘差役法’时不用出钱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现时也要出钱，而且每年两次。其中的下户人家，素来钱荒，现已负重难熬了。再说‘市易法’、‘免行法’吧，市易司专以敛钱为是，与细民争些微之利，实耗官府库廪之物。六年新法积弊，今日偕天灾而剧发，以至形成黎庶流离失所之状。皇上明察，在此天灾人祸之时，若再以王安石之见为策，则天下必乱啊！”

嘉王赵□此时也附和着叩头禀奏：

“皇上，母后慈训，岐王所言，不无道理，乞皇上深思。”

皇帝赵顼忍耐不住了，几天来在福宁殿郁结于胸的忧虑、焦躁和愤怒，一股脑喷发出来：

“够了，别说了！我昏庸，我愚蠢，我不谙朝政，我不解民情，我不恤民间疾苦，我‘变法’而误国苦民，我招致了天怒人怨，我造成了今日黎庶流离失所的悲哀！岐王，你来当这个皇帝，我……”

皇后一声惊叫，扶地站起，用手捂住皇帝赵顼的嘴巴。岐王赵颢、嘉王赵□惊恐若呆。

皇太后一时气噎，瘫软在床榻上。

太皇太后挺身坐起，手扶着贤惠公主落下两行老泪：

“萁豆相煎，纷争还是闯进皇室来了，大宋的中兴在哪？江山多灾多难啊！岐王、嘉王，快向皇上谢罪！”

岐王赵颢全然傻了，叩头出血，指天谢罪：

“罪臣赵颢，若有一丝异心，天诛地灭……”

嘉王赵□亦惶恐若痴，叩头不止：

“罪臣赵□，恳请皇上治罪，臣若怀有一缕恶意，天地不容！”

皇太后泪水若注，泣咽不止。她也许在为自己的尊严遭受损伤而哭，也许在为儿子间的反目成仇而哭，也许在为岐王颢和嘉王□的未来性命而哭，她在泣咽中跪倒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自责谢罪说：

“太皇太后，儿媳言多违制，干扰朝政，乞老祖宗依照祖制惩罚吧……”

皇后和贤惠公主几乎同时呼唤着“母后”，跪倒在皇太后的身边，相抱而哭。

哭声充塞了这皇宫寝室。

皇帝赵顼在哭声中冷静下来了。面对着眼前出现的一切，他那重压难负的心再也撑持不住，不禁也流下泪来，“扑通”跪倒，叩头请罪：

“母后，饶恕儿臣的不孝不悌吧！儿臣忧塞五内，愁迷灵台，举止失措，形同癫狂，决非有意悖于慈训，而是迫于国事之难断难决啊！现时哀鸿遍野，天警频仍，朝臣离心，群怨鼎沸，儿臣曾思更车换马，但群臣中无‘趋时应变’之才，皇室中无辅撑大厦之擘，苏轼怨诗于野，司马光拒而不出。靠岐王吗？岐王燕乐宫苑，无意朝政。靠嘉王吗？嘉王着意于琴棋书画、扁鹊华佗，自得于学林。连驸马不也在镂版苏轼的怨诗以讽朝政吗？母后，儿臣并非偏袒王安石一人，实不忍‘变法’大业中途停歇啊……”

“老祖宗，孙儿举止无依，乞老祖宗施恩赐教吧……”

随之，赵顼又概述了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的《流民图》及奏表之事。

太皇太后此时似乎添了力气，望着跪在床前的皇帝赵顼，从容而语：

“王安石才学过人，胆略过人，朝廷无二，但违民行政，终致民怨。官家如果爱惜王安石，当思保全之策。如何区处，官家明断。”

皇帝赵顼抬起头来，神情茫然。

太皇太后请赵顼平身，接着含意深沉地说：

“那个小吏不是说十日不雨，即乞斩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吗？好一副替天行道的气派！十日之内，果然能够下雨吗？那就让天意决定王安石的去留吧！”

皇帝赵顼睁大了眼睛，眸子陡然生辉。

第八回 吕惠卿阳奉阴违 邓李舒构诬设陷

王安石在福宁殿御堂的午朝上，因咆哮御堂，轻慢后宫受到皇帝赵顼的严厉斥责后，他那学者“心游万仞”式的思维，如同搏击九重的鲲鹏，在云海中遭到雷电轰击，折断了空灵生风的翅膀，跌落在尘世纷争所交织的悲哀之中。在一阵难以忍受的难堪、困惑和迷茫之后，他终于猛省：

灾荒和流民形成的现实需要，不是他的“天道尚变”、“人道尚占”，而是粮米菜蔬，而是具体行动。“义理”探索是升平年月圣人贤人的事，衣食住行可是灾荒年月帝王宰执的首务。一年来自己埋头经义局的废寝忘食，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失误啊！

宰相王安石毕竟是一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午后申时，他带着满怀的歉疚和急不可待的焦虑，回到他的书房，顾不上更衣、用餐，顾不上与妻子吴氏打声招呼，便开始思谋处理朝政中亟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不能在京都再饿死流民啊！”他立即召来市易司提举吕嘉问，严令在三天之内查清京都仓廪现储粮米的确切数字和京城里富商大贾囤积粮米的确切实情，以备必要时采用非常措施进行救灾。

吕嘉问现时正在苦于应付吕惠卿和曾布奉皇上谕旨对自己在市易务违法罪责的复查。这是有关市易法命运的一次复查，他怕曾布抓住市易买卖那些枝节问题不放，更怕吕惠卿借题发挥，哪有心思去清查仓廪粮米账目和富商的囤粮情况，他完全没用心思理解王安石这一指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了抢得时间堵塞市易务的漏洞，他只是满口唯诺地答应王安石，便抽身离开了。

“不能因灾情而累及‘变法’的推行。”王安石接着召来代理朝廷具体事务的翰林学士兼三司使曾布，令其在三天之内，查清变法六年来国库岁入银两的递增数字、均输收入的具体数字、青苗收息的具体数字、水利兴修及灌溉田亩的具体数字、开垦荒田的具体数字、均田清丈征税的具体亩数和“变法”六年来用于水利修建、农田灌溉、荒地开垦、灾荒补助、增加吏禄、增加公使钱、增加宫观耗用的具体开支，并详细开列西北“熙河开边”和西南“梅山之捷”两次用兵的战争费用。以备用可见可着的具体事实，回击朝臣们对“变法”的弹劾和攻击。

曾布此刻已自顾不暇。吕嘉问把一顶“沮害市易法”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吕惠卿加入对“市易违法案”的复查，弄不好是要为吕嘉问解脱，并可能制造一种“诳报欺君”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他哪里还有精神去和六年来名目繁多的数字纠缠。再说，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功过，都涉及着吕惠卿、章惇、吕嘉问的职权，若稍有差池，不是又自招咎怨吗？他心里暗暗叫苦，也只是口上应诺而已。

“不能因‘曾布沮害市易案’而加剧商贾的怨恨和‘变法’者内部的纷争！”王安石又召来正在奉旨复查这一案件的吕惠卿，明确告知：借复查此案之便，立即纠正吕嘉问在市易管理上“编管无罪牙人”、“枉徇市易、决责商贾”、“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的违法行为和“尽括行户、细碎无遗”、垄断市易、拘拦商贾、包办买卖的过火做法，以缓解商贾之怨、调动小商小贩获利之心，繁荣市易，以利救灾。并暗示吕惠卿放慢复查“曾案”的步伐，以缓解朝廷百官日益紧张、猜疑的气氛。

吕惠卿完全理解王安石此刻的焦虑，也完全清楚王安石这一决策的重大

关系，但他不愿放过这次个人显示才干的良机。他虽然痛快地答应了王安石，但心里真正谋划的，是如何在此次“复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

“不能蒙在鼓中昏昏应变。”王安石最后召来了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同判太常寺李定，询问谏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动静。

邓绾，字文约，时年四十六岁，四川成都双流人，原为宁州通判。熙宁二年“变法”开始，他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调至京都，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同知谏院、侍御史杂知事而迅速迁升为御史中丞。邓绾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

“千万流民拥入京都，已动摇了朝廷百官对‘变法’六年来所有成就的信赖，把三年前关于均输法‘官商勾结’和青苗法‘抑配贷款’的老账又翻弄出来了。谏院、御史台一些原来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已流露出对司马光、苏轼的怀念，人心在变！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现时的情状是，只要有一点儿火星迸溅，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俗话讲‘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可历朝历代的事实是：家贫孝子少，国难奸佞多……”

王安石静听着，默然不语。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时年四十七岁，原为秀州判官。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进京谒见王安石，极言“变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荐于皇帝赵顼，由集贤院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而迁升为同判太常寺。

李定在王安石皱着眉头时，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前天深夜，翰林学士承旨韩维，悄悄驱车去了洛阳……”

王安石神情悚然。

舒亶神情紧张地询问：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李定望着沉思的王安石，严肃地说，“韩维的洛阳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这似乎表明，圣上的心已悄悄转向司马光了。天灾不足虑，哪个朝代都有旱涝螟蝗之灾，执政者应尽力补救，以减轻黎庶之苦，实在无力，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老天爷总归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虑，万八千人喝的稀粥，朝廷还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粮碎米，也够打发几个月了。实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个大户开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粮米来。朝廷百官的弹劾参奏也不足虑，现时的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还没有出现像司马光、苏轼那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让他们放开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现时最可虑的，是皇上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如若司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图进，落井下石，朝廷

形势就很难说了……”

王安石的神情显得更为忧郁、阴沉了。

舒亶，字信道，浙江明州慈溪人，时年三十三岁。原为临海县县尉，因勇于任事，政绩颇佳，“变法”伊始，被王安石调进京都，授予监察御史里行之职。

舒亶此刻似有意与李定相呼应，立即从怀中取出一部《钱塘集》，双手呈于王安石面前，言词激烈地道出了一个更为可虑的现实：

“朝廷这场纷争的出现，表面看来，是由十月不雨的天灾引起的，其根子，可能是来自后宫。这本《钱塘集》在前几天突然镂版行世，而且很快哄响京都，朝廷百官、文人墨士立即唱和叫好，并借其诗集中的一些诗句，发泄对新法的不满，绝不会是偶然的。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这部《钱塘集》是驸马王诜出资镂版印刷的。而这个王诜，正是苏轼的密友，正是司马光道德文章的崇拜者，而且上通后宫，下达文坛。现时的一切迹象表明，韩维的洛阳之行和这部《钱塘集》的行世，可能都是有人在暗中策划……”

邓绾、舒亶、李定这三个人物，是“变法”六年中涌现出的一代“俊彦之士”的代表，他们都以敢于冲锋陷阵的勇气，赢得了王安石的青睐，现时已成为“变法”派中仅次于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的重要成员。由于近一年来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之间的内争日益显露，舒亶、邓绾、李定对王安石的影响也就日益增强。也由于他们都是在“变法”大潮中随着潮流浮上来的，在这六年“变法”与“流俗”的生死相搏中，他们似乎都不曾精研“变法”的宗旨和内涵，而是热衷于争斗方式上的陶冶。他们已习惯于以“流俗”为对象，以司马光、苏轼等人为靶子。

邓绾、舒亶、李定离开之后，他们留下的答对和进策，猛烈冲击着王安石。

“根子在后宫”。这个分析有道理。王安石认真思索：“变法”已有六个年头，各地机构已经完备，州府官吏已明宗旨，九项新法已经推行，天下人心已经习惯，朝廷之内“流俗”已被逐尽，“变法”不可逆转之势已经形成。朝臣中些微的风吹草动，是不足以动摇“变法”根本的。惟一能够造成“变法”逆转的力量，只能是来自后宫。后宫，毕竟是皇权最高的操纵者啊！

王安石想着后宫的主要成员：年轻浮躁的岐王赵顥，沉湎于宫中燕乐，虽一直不满“变法”，但人望不高，声大而无人听闻，皇上素来对其反感，起不了什么作用。年轻聪颖的嘉王赵□，生性淡泊，沉醉于琴棋书画，特喜医书，对朝政兴趣不大，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代名医，在政见上也不会起大作用的。染有文人积习的驸马王诜和处事缜密的贤惠公主，虽然是皇太后、太皇太后的掌上明珠，但毕竟身居外戚，在朝廷人事上可能有所影响，但在朝政大事上，作用是有限的，而且，皇上早已对这

对夫妻与后宫密切的关系有所戒备。整日目不转睛看视着儿子的皇太后，在处理外戚的关系上是聪慧明敏的，但在朝政的决断上，尚且缺乏把握全局的能力，她整日地忧虑、愁苦、担心、训示，只是护着儿子的母爱罢了。整日陪着皇上提心吊胆的皇后，仅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一个娴淑柔情的妻子，一个全心随着皇上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的可心人。而整日嘻嘻哈哈、城府深沉的太皇太后，才是皇室真正的神明！这个女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既能看到“变法”会给大宋江山带来中兴，也能看到“变法缺失”可能会给大宋社稷带来危害，眼睛里是揉不得沙子的。这个女人，有着一颗深邃难测的心，开口说出的话，几乎都是用欢愉轻松的彩纸包裹着，寓深意于不经意之中，使听闻者三思之后始能得其奥旨。这个女人，有着老辣独到的谨慎，思多于言，大智寓于拙愚，在“变法”六年中，很少对“变法”的推行和朝政纷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却有力地影响着朝廷的稳定，支持着“变法”的进行。可现时，在这场十月不雨的特大灾害面前，这位皇室之神，另要策划一场“变法”逆转的悲剧吗？皇上呢？现时确实如李定所语：“遇灾慌神、遇乱思迁”，对“变法”又一次动摇了。这种“动摇”，已经通过“避殿”、“减膳”、罪己的“广求直言”等过分谦恭的举止，显露在群臣面前，从而加剧了朝廷的慌乱，下一步只怕他真的要以新法作为敬天赎罪的祭物……

王安石深思之后，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朋友司马光和苏轼。按照邓绾、舒亶、李定所论，子瞻和君实都是后宫策划的这场纷争前后两个关键环节的关键人物，子瞻已以其诗作掀起舆论大波，搅乱了人心；皇上派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去洛阳，君实返回京都收拾局面。王安石痛苦地闭上眼睛，三年前那夜在司马光府邸与君实、子瞻相聚话别的情景，蓦地复现在眼前。司马光举杯吟诵的和苏子瞻起舞歌吟的诗句，随而复响于耳边，沸腾着的友谊情愫，也随而浸漫了他的身心。

夜深之后，王安石处置完公务，拿起苏轼的《钱塘集》翻阅起来。这部诗集，确实是子瞻写的。但子瞻远在杭州，能有分身之法参与后宫的谋划吗？子瞻是个口无遮拦之人，若借人搭桥参与其事，或领受其后宫所使，何不写奏表、举弹劾，有恃无恐地图个痛快呢？何必苦心孤诣、用写诗的辛苦，拐弯抹角地在字里行间露其所思？况且，一部诗集的镂版印刷也需要时日，纵然是驸马王诜，也不会在三五十天内用气吹出一部精致的诗集来。唉，晦气未消的苏子瞻，只怕是糊里糊涂地又撞进了一股更为晦气的漩涡……

难道是身居洛阳的司马君实参与了后宫的这场策划？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作如此猜测，也许是出于纷争中的警觉，自己若轻信这般猜度，那就是对友谊的渎亵了。司马君实，刚正坦直之人，光明磊落之士，断不会依从权势而屈毁名节的，即使皇太后、太皇太后谕示其所为，君实也会以屈原为楷模，明来明往。可现时韩维确实去了洛阳，君实纵然不会“借机图进、落井下石”，但君王圣旨，却不能不依从。司马君实毕竟是一位誉满朝野的“朝臣典范”！君实，君实，“政争”真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物，相距几百里之遥的你我和远在杭州的苏子瞻又将乱作一团啦！

王安石思毕，重读苏轼的《钱塘集》。他对苏轼歌咏杭州山水和西湖波光之作，一览而过，对其被视为反对新法和借吟民间疾苦而诽谤朝政之作，则注目细览，静心细嚼，明其全诗旨意，探究苏轼心境中的酸甜苦辣和仰抑离合。

他读着苏轼熙宁五年写的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

山前山后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

白衣仙人在高堂。

这就是人们传诵的那首所谓的反对朝廷执权者的诗作吧？王安石喟然叹息：讽刺之意，溢于言表，责备观音菩萨，颇具匠心，苏子瞻确是有感而发。然而，水涝伤农害蚕，民处苦难之中，居于高位者漠不关心，枉受香火之福，讽刺何妨？若以此而判定子瞻反对新法，叛逆犯上，则今后诗将绝于凡尘。诗能这样读吗？读能这样解吗？解能这样评说吗？

他又读苏轼熙宁五年写的《吴中田妇叹》，感慨良多：子瞻的诗风在变，变得沉重，变得辛辣，变得实在，情感也变得真挚动人。这哀叹稻熟苦迟、秋雨成灾、官吏相逼、民苦不堪，以致愿投河求安的惨情，触目惊心，分明是一步一步走近诗圣杜甫了。这才是诗人的神圣归宿啊！这首诗中，子瞻也许带有对新法的不满和偏见，惟其如此，才赋予了这首诗的魂灵，但毕竟不是以讽刺新法为目的，而是以同情民间疾苦为基调啊！京都浅薄的文人墨士和那些心中有妓的高官大吏，硬是把这首诗誉为苏轼讽刺“虐政害民”之作而哄传张扬，真是奸污了子瞻的诗魂，歪曲了子瞻的为人！唉，一首诗行世，读者千百，解者千种，评说者尽其心曲，一切都归功、归咎于作者，不公啊！

他再读苏轼熙宁六年写的《山村五绝》，这也是京都哄传的一首“反诗”。读着读着，王安石不禁吟诵出声：

烟雨濛濛鸡犬声，

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

布谷何劳也劝耕。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

杖藜裹饭去匆匆，

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言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

王安石拍案叫绝：

“直截了当，不施掩饰，令人汗颜，这才是苏子瞻的本色啊！讽官吏轻农，讽盐法过苛，讽青苗钱用而不当，调侃戏揄，活灵活现，无怪京都文人墨客借其发泄对新法的不满，无怪吉甫、舒亶、邓绾、李定要判定子瞻为‘流俗’之代言人了。悲夫，口无遮拦的苏子瞻啊……”

天渐亮了，王安石合起《钱塘集》闭目沉思：

“但诗中所透出的情景，都是子瞻凭空捏造的吗？若山村实情果真如此，这样的诗句，是有益于民、有益于朝、有益于执权者醒悟呢？还是有害于民、有害于朝、有害于执权者昏庸呢？《诗经》中的《小雅》，多是讽刺时政之作，因其讽喻得当，成了执权者自省自鉴的明镜，圣哲孔夫子编纂成集，与《书》《易》《礼》《乐》《春秋》并列，成为历代学

子必修的经典。屈原的《离骚》，盖自怨生，忧愁幽思，疾痛惨怛，乃成千古不灭之绝唱。子瞻这些情挚而刺耳之音，未必不是现时之《诗经》《离骚》。可孔子不世，人心不古，子瞻这疾痛惨怛之作，人君重臣，又该怎么去读？怎么去解？怎么去评说呢？”

王安石对朋友的担忧尚未了却，对眼前纷争的根源尚未弄清，厄运却闯进了他的府邸。大内宦侍来到他的厅堂，传下了皇上的紧急谕旨——午时正点，在延和殿召见群臣。

皇帝赵顼突然地停止“避殿”和紧急而不知为何的召见，使王安石一时紧张了。现已是巳时三刻，已没有时间静心推测，他匆忙着袍戴冠，随着大内宦侍向延和殿走去。

第九回 赵皇帝议停新法 王介甫气噎昏眩

太皇太后毕竟是老谋深算的。她用镇定、泪水和不是决断的最后决断，平息了病榻前皇室出现的内争。在决断中，她给皇帝赵顼留了面子，又实现了皇太后心中之所想，同时解脱了岐王颢、嘉王□的慌窘。她借助看门小吏郑侠的荒唐赌注，把王安石提了起来，共同押放在这次赌博的赌盘上，让王安石经受王安石自己一贯蔑视的“天命”的摆布。这真是精巧而离奇的安排！

四更时分，皇太后带着满怀的懊丧和不快回到她的崇庆宫，在忧思焦心、闭目难眠、辗转反侧地苦熬五更中，突然领悟了太皇太后“决断”的精妙：郑侠奏表上的“行臣之言”乃“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也就是停止新法。若十日之内果有一场大雨，则罢新法同时王安石势必离开京都，这是“天命”的安排；若十日之内旱灾更烈，在郑侠人头落地的同时，王安石也将被视为“灾星下凡”，民怨将会潮水般地卷来，王安石也将会被冲出京都。更为精妙的是，太皇太后已将监安上门郑侠用生命描绘的可见可着的“天命”，挂在了皇帝的头上，在《流民图》的刺激下，在十日之内可能有一场雨霖消除旱灾的诱惑下，皇上能不以“暂停新法”作祭品乞求天神的回心转意吗？如此，不论十日之内是否会有一场大雨，只要皇帝暂停新法的谕旨一出，王安石的地位也就动摇了。皇太后由衷佩服太皇太后的才智与心机，在不动声色中便纵横捭阖。而自己智短、浮浅，只会把年已二十六岁的皇上仍然当作昔日宫中的孩子，能不自讨无趣吗？

皇太后推枕而起，吩咐侍女立即传谕膳房，制作皇帝喜欢食用的几样菜肴，送往福宁殿。她要主动修补母子间出现的裂痕，鼓励儿子按照太皇太后指出的道路向前走。

贤惠公主也是带着满腹的惶恐和忧虑回到她的驸马府的。驸马王诜还在

卧室里的烛光下，把玩着自己镂版印刷的《钱塘集》，等待着深夜未归的妻子。妻子归来，皇室纷争的阴影也随着妻子闯了进来，笼罩了这座一向情意缠绵的屋宇。驸马“信友”的情谊，招来了皇帝的猜疑，并把远在杭州、至今尚不知其《钱塘集》行世的苏轼卷入了这场天灾人祸交织的朝廷纷争。“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全是一个看门小吏发疯的呓语！十天之内果能有一场大雨吗？如果没有，看门小吏郑侠的人头落地，那驸马和苏子瞻呢？不是也与看门小吏一样，犯有怨诗谤政之罪吗？驸马府的门头高大，有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荫庇，也许会得安于一时，可苏子瞻呢？苏子瞻贬任杭州通判已满三年，本该回京都了，这样一来，不仅返回京都无望，只怕又要贬往更远的地方了。唉，“信友”镂版刊印《钱塘集》，原是要为苏子瞻返回京都铺设归路，谁知反而害了友人。山高路远，风雨莫测，子瞻不能蒙在鼓中，得有个迎受厄运的准备啊！

鸡鸣五更，黎明将至，从驸马府奔出一匹疾速的飞骑，沿着御街疾驰。马背上的汉子，正是三年前赶着驸马王诜的车辇送苏轼去杭州的那个马夫。他扬鞭策马，奔出了南薰门，向千里之外的杭州驰去……

皇帝赵顼在皇后的陪伴下，回到他的福宁殿，坐落在空旷、宁静的御堂里，懊悔之余也庆幸终于有了权宜之计。宦侍在拨亮屋角的几盏仙鹤灯之后悄悄地退出，贤淑的皇后为了不干扰官家的思索，远远地坐在一边的昏暗处，默默地陪伴着丈夫。

赵顼回想着今夜庆寿宫里发生的一切，懊悔自己对母后的不恭不孝，对弟弟岐王颢、嘉王□的不友不悌，对姐姐贤惠公主的冷言冷语、旁敲侧击，更懊悔自己在太皇太后病榻前的失态和鲁莽。唉，难道历代皇室的骨肉相残，都是这样开始的吗？不可做一个残忍的帝王，不可做一个不孝不悌的帝王，不可做一个招致后人唾骂的帝王啊！

但他毕竟从太皇太后那儿讨了个绝好的主意。姑且理解太皇太后的用心，真的是“让天意决定王安石去留”，乃“爱惜王安石保全之策”，为王安石送来一个下台的台阶。郑侠弹劾奏表中的“天意”是什么？不就是“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吗？一个监安上门小吏何才何德，竟能使上苍十日之内普降雨霖？疯话而已，连太皇太后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但十日之后，“天意”将消解皇太后、岐王颢、嘉王□和皇室王公对王安石和“变法”的怨恨，王安石和进行的“变法”都将得到保全，群臣的异议也就容易统一了。在灾荒年月，借“天意”暂停部分“新法”，以休息民力，平息城乡黎庶的怨忿；借“天意”进行朝廷“修善人事”的调整，既可以保持皇权“替天行道”的尊严，又可以避免王安石执拗蛮横的反对和王安石追随者的非议！这场“赌博”的任何一种结局，都有利于朕。皇帝应当是英明的，皇帝本来就是英明的。

五更梆鼓敲响，暂停新法的十八项内容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形成，召见群臣的时间、规模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确定，延和殿里乾坤顿转的场面，已在皇帝赵顼的心头闪现了。

决定宰相王安石命运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逼近……

延和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威严。在骄阳的烧灼下，屋脊飞檐蒸腾着一层白烟，两列披甲挂胄、执戈佩剑的禁军士卒，从丹墀下直抵正殿门前，甚是森严。

王安石跟着大内宦侍在禁军士卒戈剑排列的行列中行走着。

他走进延和殿，殿堂里已恭立着黑压压一片朝臣，肃穆得不闻一丝声响。他放慢步子，眨眼调整了一下因室外阳光刺激而模糊不清的视线，转眸仔细打量两厢的大员，二府、三司的官员来了，谏院、御史台的官员来了，邓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等都在用茫然的目光询问着他。

王安石走近高高的御座前固定的首辅位置，用目光向右一瞥，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都绷着一张疑惑不解的面孔，直望着他。向左一瞥，陈升之、吴充、冯京等中枢重臣，都耷拉着脑袋，手足无措。王安石心里浮起一层慰藉：大家都蒙在鼓中啊！

忽地，殿外传来宦侍一声尖利的“皇上驾到”的唱引，群臣一阵惊慌，旋即匍匐于地，叩头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皇帝赵顼踩着群臣骤然腾起的迎驾声，一道闪光似的走进延和殿。跟随皇帝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和两个中年宦侍。

群臣抬头望去，一时瞠目结舌：皇帝赵顼今天着一袭雪白细绸宽襟博带袍，盘发于顶，绾以白巾，神情严峻，目光含怒。这是“解冠自罚”的装束，更甚“避殿”、“减膳”、“广求直言”！群臣惊骇地纷纷垂下头颅。

王安石更是惊骇不迭。他惊骇不仅因为皇帝敬天自罚又进了一层，更多的是因为韩维的出现使他想到了洛阳的司马光：难道司马君实真的要返回京都了？

赵顼根本没有理睬群臣刹那间的惊骇和沉默，举步登上御座，威严地坐落在御椅上。他似乎忘记了让朝臣“平身”的朝制，开口就向王安石提出问题：

“介甫先生，你认识一个叫郑侠的人吗？”

匍匐的群臣同时抬起了头，茫然地瞪着一双眼睛望着他们的宰相。

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皇上一开口就抓住了自己，更没有想到会问及一个监安上门小吏，他懵懂不解地叩头站起答对：

“是监安上门郑侠吗？”

“正是此人，卿可认识？”

王安石愈发糊涂了，既不知郑侠犯了何罪，也不知郑侠立了何功，更不知郑侠何以累及自己。他拱手坦然作答：

“禀奏圣上，监安上门郑侠，治平年间进士，原任光州司法参军，秩满后被臣调进京都，曾居臣门下一年……”

“其人品德如何？”

王安石据实禀奏：

“据臣所知，其人博学慧辨，精于儒术，对汉儒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论颇有所得，热衷阴阳五行之说，所见常具新颖，亦颇具奥秘，常人才智不及。故对‘变法’极表赞同，曾以‘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它宫应之，鼓其商则它商应之’以誉九项‘新法’之相谐。其人且聪敏多才，诗画皆优，但生性疏狂，不愿任事……”

皇帝赵顼用几声冷笑打断了王安石的禀奏，神情严峻地谕示群臣：

“好一个‘天人感应’！好一个‘阴阳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天说话了，人感应了，今日朕‘解冠自罚’，召对众卿，以解‘上天示警’之忧，企盼天心回转，悯我大宋黎庶。现有一物示于众卿观赏！”说罢，向御座旁的两名宦侍挥手示意。

群臣惶恐地伸长了脖子。

两名宦侍奉旨走到群臣面前，“哗啦”一响，展开了一幅画卷——血泪斑斑的《流民图》。

群臣惊诧不已。

延和殿刹那间成了一座绝无声息的世界。

《流民图》，扶携塞道的流民，闯进了群臣的眼帘，似乎在控诉着这些庙堂大臣的昏庸无能。

王安石瞪大眼睛望去：《流民图》！这是郑侠画的《流民图》！他突然明白了皇上刚才质询的所指。郑侠用画弹劾了，向着“变法”问罪了！难以相信，不敢相信！他头脑昏昏，有些魂迷心乱……

昏庸，离奇而有苦难言的昏庸啊！六年来自己信任庇护的心腹，原是仇视“变法”的“流俗”；自己刚刚赞誉的才士，原是背后捅刀的仇敌；自己满怀满腹地对人赤诚，为什么总换不到别人的信任呢？

王安石自责失职。屈辱而不明情由的失职啊！自己身为宰相，对流民惨情茫然不知，却被一个看门小吏活生生地搬进延和殿了，这是对自己的鞭笞，也是对自己的诛伐啊！尽管这种鞭笞和诛伐是来自一个背叛者之手，但情理却在郑侠一边！

王安石自责的同时也在认真思忖：枉食俸禄，理当咒骂！可这悲惨的现实，是天灾之害，还是“变法”之过？如若真是“变法”使然，那么，这样的“变法”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了，“变法”的始作俑者则应当斩首示众！可这真是“变法”的罪过吗？这样的大是大非总得分个清楚明白啊！难道没有“变法”，就不会有这个“十月不雨”的天灾吗……

《流民图》，身被锁械的流民，饿毙道旁的流民，咬牙切齿的流民，呼地怨天的流民……延和殿里似乎呼啸着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暴。

陈升之、吴充、冯京等人，在惊骇中默默猜度着。他们猜度着皇上的意图，猜度着看门小吏的吉凶，也猜度着王安石是否又将爆发愤怒的反击。

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在对流民深切的同情中也在盘算着“变法”的命运，自己的命运，王安石的命运。王安石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危及“变法”的安排，必将进行强烈抗争。

邓绾、李定、舒亶、谢景温等人已在心底摩拳擦掌，郑侠作画反对“变法”，其罪当杀！他们焦急地等待王安石发出反击的暗示……

王安石却仍在认真注视画中的惨景，怨恨自己的不明、不聪，怨恨自己对“十月不雨”的后果只有耳闻而无亲见，对此他不想推卸任何责任。

沉寂良久，皇帝赵顼高声谕示韩维：

“韩卿，你代朕诵读那份字字含泪的弹劾奏表！”

韩维躬身应诺，取出监安上门郑侠上呈的弹劾奏表，哀声诵读：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知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是比《流民图》更为惊心动魄的炸雷之音。

群臣吓呆了。看门小吏郑侠提着脑袋向王安石提出了挑战！

当朝宰相王安石敢应战吗？

吕惠卿、曾布、吕嘉问在想，这种挑战不是辩论，不是析理，不是解题，不是斗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荒唐的、无依无据的赌博。介甫就是想挺身应战，也应不了啊！

陈升之、吴充、冯京吓傻了。历朝历代有过这样庙堂决事的先例吗？朝政大事、生民疾苦、社稷未来，决定于一个看门小吏的脑袋，荒谬绝伦啊！古时虽有“龟甲卜筮”之举，那是在析理基础上的决疑。可这十日之内能否落雨之赌，完全是看不见、摸不着、凭着运气胡闹啊！

王安石却被这荒唐的赌博惊醒了。由于自己“趋时应变”的迟缓和失误，终使“遇灾慌神、遇乱思迁”的皇上走进了“天命”的死路。“观臣之图”——郑侠的《流民图》展出了，“听臣之言”——郑侠的奏表宣读了，难道真要“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吗？难道真要把朝政大事交给“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全然是一场“荒唐”的赌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一切统一于天，一切决定于天，皇帝没有了，朝臣没有了，世间的人都成了一群依从于“天命”的、失去灵魂的奴仆。只剩下听任“天”的摆布了，“变法”自然也就该停歇了！这是“天人感应”的悲哀，还是“天人感应”的荣耀？！“拗相公”王安石睁大一双眼睛，望着御座上神情复杂的皇上，此时心里也不禁战栗，一个劲儿默默祈念：皇上英明，断不可糊涂至此啊……

皇帝赵顼在群臣惶恐的注视下开口了：

“天高听卑！天神终会为卑下流民的哭声感动的，终会为卑微小吏的忠心感动的。朕不敢漠视黎庶流民之苦，更不敢漠视卑微小吏忧国忧民之忠，朕无才无德，‘避殿’、‘减膳’、‘罪己’、‘求言’都不能挽回天心，只有以‘解冠自罚’之躯，依卑吏黎庶之愿，遵照天意行道了……”

群臣倾耳静听。

“‘开仓廪、赈贫乏’，与朕同心，当速力行。枢密副使吴充听旨：从即日起，开京都所有仓廪，赈济灾民，有敢违抗、怠慢者，斩无赦！”

吴充站起应诺。

“‘下召和气，上应天心’。人天感应，必降吉祥。参知政事冯京听旨：传谕京都十大禅寺，从即日起，敬佛祭天，有敢晨昏懈怠者，当重罚！”

冯京站起应诺。

“‘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朕将听纳而从之！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听旨：议停免行钱、议停市易法、议停青苗、免役追呼、议罢方

田、保甲诸法……”

王安石踉跄站起，他拱手想要争辩，但嗓门发紧，心胸气瘀，声咽泪流，说不出话来。

赵顼见状，内心亦为之怆然。然决断已出，矢志不移。他不再留意那个为扭转大宋积贫积弱之势而曾经君臣同心、情同师生的王安石，仰天疾呼：

“天高听卑，天高听卑！朕已下令停止新法十有八事的推行了，总该算是顺应了上天的示警吧？！威福莫测的上苍啊，十日之内，快降雨霖吧！快救救骄阳炙烤中的大宋黎民百姓吧！仁慈的上苍，无德无才的赵顼，向你跪倒哀求了……”

皇帝赵顼直挺挺地跪倒在高台上，合掌祈天。

群臣匍匐叩头，同声高呼：“皇上……”

王安石头脑一阵昏眩，重重地跌倒在御座前的砖地上……

第十回 “天命”磨人火烧天 暴雨呼啸定乾坤

天道远，人道近。大旱之中已万念俱灰的庶民百姓，使皇帝赵顼在延和殿决断的一切，第二天就以霹雳之势见诸京都，而且虔诚无比。“天命”毕竟是震撼人心的。

京都外城陈州门、南薰门、戴楼门、顺天门、利泽门、金耀门、西北水门、卫州门、新酸枣门、封丘门、陈桥门、东北水门、新曹门、新宋门、东水门内“开仓廪、赈贫乏”的粥棚开张了，安抚着拥入京都的流民。皇城司士卒维持着秩序，干当官宣讲着皇上的恩德。枢密副使吴充，骑着马巡视着外城十五门的情景，一日三次地走进福宁殿，向皇上赵顼禀奏“皇恩浩荡”之状。

京都的大相国寺、兴国寺、报恩寺、祐国寺、净因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寺、上方寺、繁塔寺等十大禅寺，各在庭院之中，大摆祭坛，焚香敬天。在此起彼伏整日不歇的钟声、鼓声、磬声中，各禅寺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数佛珠，倾巢而出，吟诵着朝廷下发的祈雨祝文：

我大菩萨，为世导师，救危难于三涂，化清凉于五浊。比者官吏不德，刑政失中，讼狱非情，赋敛失节，故此骄阳，害死天物。警惕当世，以求悔悟。今皇上圣明，傍采民言，悉心交儆，敬佛祈天。伏愿江海贡

润，田野葱绿，林木苍莽，龙天会朝，布为三日之霖，适副圣上之望……

参知政事冯京奔走于十大禅寺，每当深夜磬鼓之声暂时停歇，便风尘仆仆地走进福宁殿，把一日香火辉煌的佛事禀奏给皇上。

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不得不代替“卧病在床”的王安石，分头带领二府、三司的一批官员，忙碌在京都的街头、市井、杂卖务、杂买务，用锣声、喊声、宣讲声和连夜印制的“贴示”，向商贾、小贩宣布“暂停市易法”的谕示，向黎庶细民宣布“暂停青苗、募役追呼”，宣布“暂停新法十八事”。回答他们的是惊讶，是人声欢闹、鞭炮齐鸣，继而是对新法的诅咒、对他们的戏弄和侮辱。他们奉旨作为祭物敬天祈雨，等同奉旨埋葬自己。晚上回到各自的屋宅，忍着泪水喝着更加添愁的苦酒。朝廷百官、京都细民、文人墨士，都似乎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声中恢复了灵性，他们或自我宣扬先知，或借题发泄哀怨，或自诩六年的忍耐，或自造六年的委屈，或真心地祈天降雨，或假意地从众凑趣，一夜之间，大宋京都涌起新潮：高门大户、柴门小屋前均摆起香案，焚起香火。

几十年一直冷落的司天监，也一夜之间成了宠儿。观察天象，原本是摸黑熬夜、顶风冒雨，坐冷板凳、无人理睬的职务，此时，一下子大红大紫，个个都变成了神仙似的人物。皇上、后宫一日三问，中枢重臣频频关注，御史、谏官不断探风，害得司天监年老的提举陈绎和少监、监丞们抛家离舍，吃住在观天台上。白天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寻觅着无踪无影的云朵；夜间忍着疲累、强撑眼皮，仰望着密密麻麻的繁星。他们苦苦地寻觅着雨霖的蛛丝迹象。

汴京，真是一座花样翻新的都会。就是在这旱灾煎熬、敬天祈雨的悲哀气氛中，也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气派：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满街满巷的瑞霭祥雾，满街满巷的祈雨声、鞭炮声，应和着十大禅寺的钟声、鼓声、磬声，衬托着十五座城门“开仓廪、赈贫乏”的宣扬声、吵闹声……人们同声而不同德地把千万颗心献给冥迷神秘的上苍，成全着监安上门小吏郑侠的预言。

一天过去了——热烘烘的一天。

两天过去了——焦灼灼的一天。

三天过去了——火辣辣的一天。

第四天黎明时分，随着司天监提举陈绎驱车奔向大内福宁殿、禀奏天上星辰有所变化的辚辚车轮声，东方天际一片黑乎乎的云浪涌出，迅速地向头顶滚动。

十大禅寺早起聚于庭院做佛事、念祝文的和尚们首先发现了，不约而同地放大了诵颂祝文的音量和调门。撞钟的和尚长了劲头，用最大的气力撞击出威于平日十倍的钟声，为滚动升腾的黑云伴奏，向京都沉睡未醒的人们报喜。

这时，福宁殿里的皇帝，已听完司天监提举陈绎“今日有雨”的禀奏，下旨敲响大内钟楼上的皇权之钟，以昭示京都臣民：一场救灾救难的雨霖即将降落！

禅寺的钟声和大内的钟声，应和着响彻京都上空，汴京城在钟声中惊醒了，发狂了。

皇宫，随着皇帝、皇后喜冲冲地奔向丹墀，王公、嫔妃、近臣、宦侍、宫女、仆役亦不顾礼数举止地奔出各自宫门，望着东方滚涌而上的乌云，狂呼着：皇上圣明。

官邸、吏宅，大臣、官员及其眷属、仆役，衣着不整、七嘴八舌地赞叹着看门小吏郑侠预言的灵验。

街巷里，黎庶细民纷纷拥上街头，望着翻涌而上的黑云，神情大振，急忙燃起更多的祭香，燃起更多的鞭炮。满城的鞭炮声和着钟声，震得偌大京都摇摇晃晃。

监安上门郑侠也被不停的钟声和骤然响起的鞭炮声牵出门外。他面色憔悴，乱发如麻。《流民图》上呈以来，他一直静等着皇上和上苍判决自己的生命。倚门望着天顶那团云彩，他忍不住一声狂笑，疲竭地瘫坐在台阶上。

王安石在病榻上被震耳的声响惊醒了，他询问守护在床榻前的妻子和儿子：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儿子王雱望着父亲，语塞头低。雨霖降落之时，就是父亲罢官遭贬之日。

妻子吴氏毕竟更了解丈夫。她浅浅一笑，回答中带着深情的安慰：

“安心歇息吧，乌云漫空了，要降雨霖了，人们都在迎候着喜雨。我们安闲舒心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王安石霍地掀被坐起，挪腿挣扎下床，扶着妻子和儿子的手臂站定，笑着问儿子王雱：

“为什么不早点唤醒我？此时的一场雨霖，胜过五世恩泽、七级浮屠、九鼎皇位！快扶我去看看，我要亲眼看着雨霖降落，亲耳听听天下黎庶的

欢呼！”

王安石执意要妻子吴氏和儿子王雱将自己搀扶出门，走进花园，走上亭台，眺望如墨泼染的天空。三天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在一阵自持不住、翻胃倒肠的强烈震动之后徐徐地消散了。他喃喃自语：

“干旱而望云霓啊！好，好，能落一场雨霖就好！雨润大地，雨润禾木，雨润百姓，雨润人心啊……”

突然，一声炸雷在空中作响，一道闪光撕裂了云层。雨要落了……

皇帝赵顼和皇后跪倒在福宁殿的丹墀上。

王公、嫔妃、近臣、宦侍、宫女、仆役、大臣、官吏跪倒在各自宫院、府邸的门前。

王安石和妻子、儿子跪倒在花园里的亭台上。

郑侠跪倒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

流民、市民跪倒在京都纵横交错的街巷里。

雨啊，快快降落吧……

随着那雷声和闪电的消失，天上的黑云停止了滚动，慢慢地扩散着、飘失着……不到半个时辰，又闪出了那一团火烫的烈日！

跪伏在地的人们全然傻了：捉弄人的上苍！愚弄人的上苍啊！

“天道”茫茫不可期。

第五天，天上不见一丝云彩。十五个城门内的粥棚，日夜依然卷动着炉火和炊烟。可锅里的粥越来越稀，流民的行列却越来越长。维护施粥秩序的皇城司士卒，首先吃不住连日的曝晒，乱了当值的秩序。宣讲皇上恩德的皇城司干当官，今天已不再露脸。枢密副使吴充倒是按时巡视，但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粮米不继，流民出现了混乱……连他胯下的坐骑，也显得萎靡不振。

第六天，天上还是一团烤炙皮肉的烈日，没有一丝清风。十大禅寺的钟声、鼓声、磬声仍在响着，但声音明显地减弱了。香灰已积满了香案上巨大的铜炉，可香案前做佛事、念祝文的和尚日益减少，有些年老的和尚经不住曝晒接连昏倒。参知政事冯京看到这般情景，不胜感慨。他决定明天巡视，不再骑马，要改坐轿子。

第七天，如旧，地面上冒着一层白蒙蒙的热气。满街满巷的香案依然燃着香火，市民们却躲在屋檐阴凉处闲聊着。聊粥棚争食的殴斗，聊杂卖务物价的暴涨，聊停止新法十八事的利弊，聊司天监那些观云测雨的“神

仙”是白吃饭，聊传闻中卧病在床的王安石，也聊各自家中米缸将尽的艰难。文人墨士们三五成伙地聚集在茶馆里，在竹帘作扇人工拉动生风的“天扇”下，胡乱猜测——猜测看门小吏郑侠人头落地的时间，猜测王安石下台后的去处，猜测皇上收拾这尴尬局面的办法，猜测天下大乱将在何州何府冒头，也猜测朝廷里将出现的人事变动。朝臣们已不再以弹劾新法凑热闹，各自躲进清凉的内室里，开始琢磨看门小吏郑侠的欺君误国罪行和平日与郑侠过从密切的大臣官员，断定这一场雨霖在十天之内是下不来了，而一个唆使郑侠绘图上表的朋党必将出现于朝廷。朝臣中的许多人，似乎忘记了几天前自己曾为郑侠的绘图上表而欢呼叫好。

四月四日，“敬天祈雨”的第八天，这场荒唐赌博揭盖的日子临近了。这一天，清晨就热得离奇。

七天七夜忙碌在观天台上已显体力不支、神智昏迷的司天监提举、少监、监丞和年轻官员们，在一夜目不转睛地观察星辰云雨一无所得的焦虑中，突然面对黎明出现的奇异天象，全都傻眼了。不见微风、不见霞片、不见云霓、不见岱峦翳气，只见一个完整的火焰般的烈日从东方天际升起！风伯哪里去了？云师哪里去了？雷公哪里去了？电母哪里去了？连四海龙王、九江河神都在这一天同时偷懒渎职了吗？不解的天象，预示着大灾大难的天象啊，随着烈日的升腾，司天监的“神仙”们心神憔悴地呆坐在观天台上，面面相觑而眼皮耷拉了。

这些埋头苦干、忠于职守的司天监官员，几十年来的观星望气，很少进行关于气象变化的探究，他们的全部心血几乎都耗费在紫微垣星相的变化上，为大宋的几代皇帝提供“帝星明暗、臣星隐现、煞星出没”的“天命”情报，在析云测雨上，原本就所知有限。在这北方地区“十月不雨”的特殊气象变化中，更是无能为力。特别是三天前那场上苍捉弄世人云而无雨的恶作剧发生之后，他们更是心惊胆寒，莫衷一是了。年老的提举陈绎，习惯于依从“天命”，苦思苦解之后，他从远古的神话中寻得了诠释现实异状的依据：看门小吏郑侠在奏表中所赌的“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这“十日不雨”四字，不就是远古“十日曜世”的隐语吗？郑侠所谓的“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的现实，不就是远古那“焦禾稼、杀草木、民无食”的再现吗？郑侠所弹劾的“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不就是暗示今之重臣皆远古为害为患的猰貐、凿齿、九婴、封豨、修蛇吗？老提举心底苍凉了：“天命”在惩罚大宋，这一切终非我等世俗庸人所能理解……

烈日升至中天，阳光更热更焦更灼更毒了。毒热的气浪加剧了老提举的灰心和疲劳，他再也撑不起沉重的眼皮，身子一软，也瘫倒在观天台上。

焦灼热毒的烈日，烤炙着大内皇宫。居于福宁殿的皇帝赵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身心焦躁地徘徊在闷热的御堂里。宫女奉皇后之命走进御堂为他挥扇驱暑，他摇头拒绝；宦侍奉皇后之命从冰窖里抬来巨大的冰块送进御堂为他消热，他挥手赶走。

七天七夜期待雨霖降落的废寝忘食和三天前上苍“云而无雨”的灰心失望，使赵顼对“天命”产生的迷信、敬畏，在今天这火辣辣烈日的威慑下，进而演化成惶恐无状的惊骇。

赵顼强烈地意识到，“敬天祈雨”如果失败，将会导致一场混乱的发生。“天命”乖戾的暗示，将会粉碎朝廷现有的一切权威；黎庶希望的落空，将会爆发对现行一切朝政的不满；群臣信心的涣散，将会加剧政争的激化；饥饿流民对生活的绝望，将会产生铤而走险的事端。看门小吏郑侠那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地，也许会成为一切混乱发生的借口。“灾荒出祸端”，这条古训就在眼前。

他心乱如麻，发现《流民图》并不可能使他左右逢源。他开始怨恨看门小吏郑侠居心叵测的献图呈表，怨恨后宫相逼，更怨恨自己轻率地决定暂停新法十八事，终于在这短暂的七天七夜中，动摇了群臣、黎庶对整个朝廷的信心，酿成了这样一种京都沸动、万民敬天、骑虎难下的荒唐局面。天命不可欺，民心不可欺，流民的饥肠饿腹更是不可欺啊！他突然想到三年前司马光在呈表弹劾王安石时所预言的情状：

……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饿殍满野……将何之矣！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皇帝赵顼念忆至此，心神惊悸，汗水湿衣。他停止踱步，颓然跌坐在身旁的软榻上，口中自语：

“司马光是有远见的。‘方二三千里之水旱’果然来了，‘饿殍满野’之状已出现于京都，难道‘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也在这些饥饿流民之中吗……”

“天命”！这也是“天命”吗？赵顼双手抱头苦苦地思索着。在流民、黎庶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惊恐焦虑中，他心中突然萌生了对“天命”的逆感，期望在“人道”中寻觅出对付“天命”的办法。司马光那清癯、肃穆的身影又闪现在他的心头，三年前“朝辞进对”中那清朗铿锵的声音又响在他的耳边：

……天下事不可忽，必须思患预防……万一犬羊奔突，间谍内应，或盗贼乘虚，奸人窃发，州府手无寸铁，就要坏大事了……

“思患预防”，金石之言，司马光毕竟是忠国忠君的。皇帝赵顼在司马光“金玉之言”的引导下，他惊恐而痛苦地为“敬天祈雨”失败后可能发生的混乱谋划对策：如何拱卫皇宫的安全？如何维持京都的平静？如何驱赶流民出京？如何消除不测事件？如何处置万恶不赦的郑侠……他在宰执大臣中遴选执行这一机密任务的忠信者。他想到王安石，这位现时愤懑填膺的“拗相公”是不会领受这一重托的；他想到枢密使陈升之，这位一向处事圆滑的“筌相”是不敢承担这一任务的；他想到参知政事冯京，其人敢作敢当，曾任过枢密副使，对“驻京禁军”情形亦有了解，倒是个适当的人选，但因其是守旧老臣富弼的乘龙快婿，有引起朝廷党争之嫌，不可用！他想到枢密副使吴充，其人忠于王事，恪守臣道，位居西府，职权所系，且与王安石为姻亲，与司马光的关系亦善，确是一个既能依朕的旨意行事，又可缓冲各方面压力的人物……

赵顼猛地抬起头来，面色严峻，高声召来宦值，发出了“召吴充即刻进宫议事”的谕旨。

独居书房的王安石，此时倚椅闭目。他的眉宇间积淤着厚厚的忧愁，整个人似乎变得更矮小了。他面前的桌案上，展着一叠笺纸，墨砚已经打开，一支狼毫笔濡墨后放在笔架上。他正在进行着他那“人世反覆那得知，谗言入耳须臾离”的悲愤哀怨的沉思，完成着一份积愤难吐的辞职奏表的腹稿。

这七天七夜，他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是在花园亭台上望着热毒的烈日度过的，是在深夜里伫立庭院仰望着晶亮的繁星度过的，也是在思前虑后、瞻前顾后的痛苦煎熬中度过的。三天前那场黑云漫空的情景，曾激动着他那一贯蔑视“天命”的心，希望即便是荒唐巧合，也能消解黎庶的渴盼。哪怕让自己一个人承担输家的责罚，成全年轻皇帝成为“天命”化身，成为人世间一尊英明的“神”。谁知一声炸雷，轰毁了一切。“天命”把朝廷这场荒唐的赌博推向倾家荡产、疯魄迷魂的边缘——混乱的朝廷，混乱的京都。混乱中孕育着失控的局势！这是“天命”的神力所致，还是“圣命”的威力所导啊！

王安石也看清自己已身处绝境。“嫁时罗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难托”，“天命”灵与不灵，雨霖落与不落，与自己的命运已经毫无关系了。就是“十日不雨”，自己虽成“赢家”，“变法”还能气势若虹地进行吗？从皇帝在延和殿突然宣布这场“赌博”开始的那一刻起，自己就被置于“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的被审地位，而暂停新法十八事的决断，自毁清白，已动摇了“变法”的根本。泼水难收啊！

吕惠卿七天不露面了，他也在“天命”与“圣命”的双重压力下，弯了腰骨吗？曾布七天不临门了，被这场赌博吓破了胆吗？吕嘉问七天音讯杳无，被新法十八事的暂停搅乱了心性吗？陈升之、冯京、吴充七天来不

再登门议事，真的是在粥棚、禅寺为“敬天祈雨”奔波、劳累吗？“群疑并兴，众怨总至”已使自己成为一个孤独而无人敢于接近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啊！

王安石低声吟叹着：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八年辛劳，毁于一张《流民图》，六年‘变法’，毁于一场‘有无雨’，荒唐啊，亘古未有的荒唐！但这令人痛心疾首的荒唐，不也是人缔造的吗？虚缈的‘天命’是后宫意志的借托，年轻皇帝成了无知的判官。郑侠只是一块供人抛掷的石头，所谓‘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的时限，只是启动群臣为揭露、弹劾新法‘罪恶之衅’宣布的最后时刻。第八天了，万事该有头了……

“‘少喜功名尽坦途，那知干世最崎岖。’崎岖道路上的悲哀，不是来自司马君实的固执己见，不是来自苏子瞻的‘口无遮拦’，而是来自门下崇拜者的背叛，而是来自头上支持者的动摇，有苦说不出啊……

“‘回首江南春更好，梦为蝴蝶亦还家。’在这场‘赌博’输赢未分之时，该是主动辞恩机务，藏疾里闾的时候了。”

王安石睁开因过度疲劳而失去光泽的眼睛，提起毛笔，写起了被逼无奈的《乞解机务札子》……

七天七夜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郑侠，此时的神经已近崩溃。

他此刻蓬头散发，身着一套白色曲皱的短衫、短裤，仆俯在笔、纸、杯、盘散乱的桌边，托着一张苍白的面孔，瞪着一双浑浊迟滞的眼睛，望着窗外火辣辣的阳光。一声吁叹，他从衣兜里慢慢地摸出几包用黄色纸张包裹的药物，双手颤抖地一包一包放置在桌案上。狭小的画室里没有一丝声息。

监安上门吏郑侠是个读书认真，嗜古不疑，自视甚高，行事乖戾的人物。他崇信帝王是“受命于天”，“君权神授”。他对皇权有着绝对的忠诚，对“神权”有着绝对的敬畏。他尤其精通西汉经学家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时时处处以“天命”的“成象”观察世间的事物。他神神秘秘，常自诩为“天命”的解语人。他相信“天为百神之大君”，人间发生的一切符瑞灾异，都是“天”对人的希望、暗示、警告、谴责和惩罚。“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凡灾异之本，尽生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前年的“华山崩坍”，去年至今年的“十月不雨”，就是“天”对皇上施政不良的警告和谴责！

他虔诚地相信，皇上若能“听谏改过”，善德善行，一定会引起“天”的“感应”，以雨霖之恩消除眼前旱情，拯救流民于水深火热。他以命作赌的依据是：人间苦情于此，“天”能无动于衷吗？

《流民图》献上了，弹劾奏表生效了，“受命于天”的皇帝赵顼，果然“听谏改过”，暂停了新法十八事，在延和殿午朝上“敬天祈雨”的开坛仪式中，把他的一颗作为赌注的头颅，摆在群臣的面前，摆在京都黎庶面前，摆在火天烈日之下。从那时起，郑侠骤然意识到自己的头颅，似乎已不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是握在他所崇信的“天命”的手里了。

脑袋落地毕竟是悲惨痛苦的。他踡曲在自己的画室里，一分一秒地等待着雨霖的降落。烈日如火，一日三秋，云雨无影，焦躁难耐啊！在无云无雨的煎熬中，他以皇上为榜样，“停食”敬天，每天以凉水充灌胃肠。三天粒米不进的虔诚，虽然使他四肢发软，头昏眼花，但在第四天黎明时分，终于赢得了“天人感应”的黑云翻涌。他拖着瘫软的身躯跪伏在门外的台阶上，感念着“天命”的灵验，等待着雨霖的滋润。可转眼之间，黑云消散！一场“云而无雨”，使他瞠目结舌。

但他仍坚持着虔诚的“停食”，坚守着天神赐雨的希望。五天、六天、七天，随着烈日的更加焦灼热毒，他饮水的次数减少，头昏目眩的次数增多，他感到死亡的逼近。

郑侠毕竟只有凡人的躯体和肠胃，有着凡人对生的欲望和对死的畏惧。第八天黎明，他挣扎爬出画室，观看到东方日烈更甚，对“天命”开始生疑了，对一场雨霖的降落绝望了。生的欲念也随着烈日的升高而泯灭。

他哀伤“天命”的缥缈，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和十大禅寺八天不断的钟声、鼓声，不都是“德音”吗？“天”为何没有“感应”呢？皇上举粥棚，赈济流民已经八天了，“天”为何不见回心转意呢？难道只有落下一颗看门小吏的头颅，才能触动九天之上的“天心”、“天意”吗？

他哀伤自己命运的悲凄。虔诚于“天命”，反被“天命”遗弃，自己谋杀了自己。八天来得到的，是皇上即将爆发的怨恨，是群臣即将投来的侧目，是背叛友情即将遭人厌恶的诅咒，是万人即将围观的斩首，是留给后世欺人自欺的恶名。不过，这也是“天命”的安排吧？与其天诛，莫如自罚！“天诛”将成为黑白分明的定案，“自罚”也许能引起后世猜度探究，总会有一二人知我郑侠。

午前巳时，监安上门吏郑侠身着朝服、朝冠，顶着焦灼的烈日，走向景灵西宫南门对过的报恩寺街，在百钟园、回春阁等五家药铺里，以治疗痔疮、瘰疬、牙疳为名，分别买了五包砒霜，暗暗地为他的“自罚”准备着。

明日，天上还会是这样一颗火辣辣的烈日吗？

天象真是不可测的。傍晚时分，西边天际突然浮起一抹薄云，夕阳一照，艳红似血，映红了半边天宇，映红了黄河波涛，映红了热毒未退的汴京城。

“火烧云，晒死人”，明天定又是一个无风无云的“干晒日”。观天台上司

天监的“神仙”们傻眼了，朝廷群臣慌乱了，十大禅寺的和尚泄气了，粥棚里的工役叹息了，京都的市民哗然了，流民殴斗事件已多次发生。皇帝赵顼听到宦侍的禀报，仓皇奔上丹墀，望着血红的西天发呆。王安石木雕似的站在花园里的亭台上，凄然地闭上了眼睛。监安上门郑侠，站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发出了绝望的惨笑……

“天命”把所有的人逼上了绝路。

三更时分，无月的夜空宁静而深邃，繁星麻麻密密地闪烁着蓝光。一条干涸的银河横在夜空，那银河烁烁闪亮的晶点，不就是干涸河床上的鹅卵石在诉说旱情吗？观天台上司天监值夜的提举、监丞全然发懵了，无云可测，无风可寻，在唉声叹气中，无可奈何地倚在仪象台旁歇息着。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都闭上眼睛睡着了……

此刻的皇帝赵顼，正在福宁殿御堂红莲宫烛的光焰下，心情沉重地听着枢密副使吴充关于“拱卫皇宫安全”、“维持京都平静”、“驱赶流民出京”、“消除不测事端”方案的详细禀报。

吴充是今天午时领受这项特殊密谕的。他办事认真，干练、快速，在不到四个时辰内，就拿出了一个完备的方案。而且在这个方案中，把驻京禁军的一切权力，都委托于皇帝身边的过臣。在这个方案中，禁军部署的要点是：

以内侍都知充任勾当皇城司公事，掌三千禁军拱卫皇宫，确保皇宫的安全。

以内侍押班充任皇城司副使，亲率士卒二百人，侦察京都臣民的动静，确保皇帝耳聪目明，消息灵通。

以侍卫马军都指挥司统领为指挥使，率领禁军铁骑二千，日夜巡察于京都街巷，驱赶流民离京、消匿骚乱，确保京都平静。

以“捧日”禁军驻封丘门外，“天武”禁军驻南薰门外，“龙卫”禁军驻新曹门外，“神卫”禁军驻金耀门外。以此十万精锐之师稳定京都大局……

这确实是一个完备的方案！皇帝赵顼默默地听着，但他的心头却浮起一层难言的悲哀：用十万精锐之师对付自己身边的黎庶细民，光彩吗？用十万精锐之师对付饥饿的流民，是一个君王的德政吗？郑侠献上的那幅《流民图》又浮现他的心头，他愧怍地闭上了眼睛。流民们苦楚的饥号声、悲哀的泣诉声、愤怒的呐喊声随而在他的耳边响起，淹没了枢密副使吴充的禀奏。

与此同时，王安石在他的书房里，召集了他的妻子吴氏、儿子王雱、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宣布了他八天来思谋已熟的决定。他决定辞职南归，不再在朝廷熬心血了。

一盏烛光跳动着。王雱正在声音怆楚地代替父亲念着父亲写就的辞职表状——《乞解机务札子》：

……伏念臣孤远疵贱，众之所弃，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异议而付之以事，八年于此矣……今乃以久擅宠利，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罪恶之衅，将无以免；而天又被之疾□，使其意气昏惰，而体力衰竭，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然后敢干天威，乞解机务。

……

表状读完，王雱怆楚的声音消失，书房里没有议论，没有争执，没有反对，没有一丝声响，只有一层浓重的沉默，伴随着一盏烛光微微地颤抖。

家人还能说什么呢？眼前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尴尬的处境，才能了结这场荒唐的“赌博”，才能成全皇上的英明，才能避开京都出现的任何人无能为力的一场混乱，才能保全这个家啊！

一朝宰相这样做，不是出于渎职失误，不是出于因循误国，不是出于以权谋私，不是出于年老力衰，而是出于人力所不及的灾情，人智所不解的“天命”和一场荒唐的“赌博”。虽然窝火于心，心碎而不服其输。

最后还是妻子吴氏率先打破了沉默。她抬起头来，凄楚而深情地望着丈夫，强作笑颜：

“这样好，回江宁吧，那里的秦淮河、定林寺、悟真院还在等着我们。六年来焦心、累心、伤心、担心的一切，也都解脱了……”她泪水涌出，急忙遮掩，用手捂着发颤的嘴唇起身离开了。

吴氏哽咽离去，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都鼻酸心楚地低下了头。王雱气盛，愤愤不平地开了口：

“只是有一件事我心不甘！阿爸，《三经新义》书稿真的要上呈皇帝吗？那是你几十年心劳之所得，是衰败王朝中兴的‘理义’之本！因人废言，千古定例，朝廷镂版印刷已不可能，我们又无力镂版印刷以行天下，与其留稿朝廷任凭别人扯碎焚毁，莫如带往江宁以待来日。阿爸，此书的命运决不可寄托于别人啊……”

王安石神情一震，睁开眼睛，目光骤然黯淡了。儿子的话语，比妻子的泪水更为沉重。儿子话语中的“别人”，不就是暗指皇上吗？“变法”不搞

了，皇上还需要这部《三经新义》吗？新法暂停了，这部《三经新义》不就成了禁书吗？新的执政上台，还能容许这部离经叛道之作留在人间吗？儿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文章千古事”，谈何容易啊！唉，二十多年来凌云搏风的理想在骤然间毁灭了，六年来翻天覆地的变革在骤然间消失了，“解玩山川消积愤，静忘岁月赖群书”，圣上，连臣一年来埋头经义局的一点所得，也要毁于这场荒唐“赌博”的妖风邪火吗？王安石一下子变得苍老了。

王安礼心里阵阵发酸，急忙为大哥设谋解忧：

“兄长可在这份《乞解机务札子》中，陈述《三经新义》书稿于世、于朝、于国、于民之要义，借皇上赐恩之力，保全书稿……”

王安国厉声打断了王安礼的话语，询问王雱：

“书稿现在何处？”

“现在已定稿成册，存于经义局，准备明日呈交皇上。”

王安国霍地站起，神情果断，话语铿锵：

“书稿不交，带往江宁！不当官了，何用禀奏！难道民间著书立说也要经皇上恩准吗？”

在同一个时刻里，郑侠呆坐在画室里的孤灯下，痛苦地品味着傍晚西天“火烧云”带来的威逼和煎熬。此时他什么也不愿想了。父母妻儿远在福建福清，万里迢迢，已来不及传送音讯了。就是去信相告，又能如何呢？徒增老父、老母的悲伤和妻儿的痛苦罢了，愧对父母妻儿啊！皇上高居大内，原本就不知世上还有一个叫郑侠的人，只是一幅画卷、一份奏表，适应了皇上的需要，使郑侠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响遍京都、领演了这场八天不歇的连场闹剧。闹剧该收场了。为了皇上新的需要，郑侠这个名字，也该在这个夜晚骤然地消失了。天公地道的报应。王安石现时如何？介甫于我，恩重如山；我于介甫，恩将仇报。自己的献图、呈表，只是想代“天命”作赌而谏奏停止新法，不曾有意置介甫于死地，皇上的“准赌设局”却把介甫押放在对立的“赌盘”，真是“天命”的安排啊！介甫，“天命”在你一边，你是赢家了，永远恨着因你的拔擢而混入京都的这个小人吧！

郑侠颤抖着双手拿起桌案上的砒霜，打开纸包，把药倒进酒碗，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他端起酒碗，眼前发黑，酒药溢出。

郑侠正要一气吞尽，窗外刷地一道闪光，霹雳炸雷滚来，撼天动地！

郑侠手中的酒碗在惊骇中失落在青砖地上，“啪”的一声粉碎。他本能地转身向门外奔去，飞来的暴雨，瓢泼似的落在他的身上、脸上。

郑侠望着雷电交加、暴雨呼啸的夜空，“扑通”一声跪在雨中，放开嗓门嚎吼：

“天，百神中的大君，你圣明，你伟大，你无处不在，你无所不能，你决定着人世间的一切啊……”

雷雨惊醒了观天台上熟睡的司天监提举和监丞，他们在渎职失误中接受着暴雨的“惩罚”，相抱大笑着。他们根本不知气象是怎么变化的，暴雨是怎么形成的，又是怎么降落的。只能把这在睡梦中降落的雨霖，归诸“天命”的安排。他们在暴雨中向“天命”唱着赞歌，一直唱到了皇帝召见他们到福宁殿御堂里……

雷雨惊醒了京都的黎庶细民、文人墨士、僧道伎艺和群臣百官，他们在暴雨中狂欢高喊，载歌载舞……他们谈论着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排遣着八天来各自心中积淤的郁闷，只有涌入京都的流民无话可言，他们只在心中盘算着：下雨了，该回家补种庄稼了……

雷雨惊动了福宁殿御堂里密议的皇帝赵顼和枢密副使吴充，他俩奔出御堂，站在宽阔的丹墀上。吴充高声赞颂着皇上的英明，英明的皇上顺手撕碎了手中禁军部署的方案。一场“驱赶流民出京”、“消除不测事端”的暴行避免了……

大雨瓢泼而下，雷电霹雳轰鸣，“哗哗”雨声波浪般响彻昏暗的宇宙。雨丝编织的珠玉帘幕泛着银光，把整个大宋京都密密实实地网着。

王安石和他的亲人王安国、王安礼、王雱站在花园的亭台上，贪婪地享受着雨霖的清凉。他们已是浑身透湿。雨水自头到脚缓缓流淌着，滋润着他们的躯体，滋润着他们的心胸，也滋润着他们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的灵魂。

王安石和着雨声放声高吟着，诉说着他心中的喜悦、宽慰、渴望、悲哀、愤怨和万感交织的思绪：

好一场救灾活民的雨霖！

好一场滋润万物的雨霖！

好一场恩遇现实的雨霖！

好一场哺育未来的雨霖！

好一场清爽人心、消解忧愁的雨霖啊！

我听见了干旱大地吸吮奶汁的声音。

我听见了草木舒叶抽枝的声音。

我听见了禾苗复生滋长的声音。

我听见了江河舟楫扬帆奋进的声音。

我听见了山村农舍黎庶欢笑的声音。

我听见了集市商贾买卖的声音。

我听见了大宋仁人志士永不畏缩、永不灰心、永不自暴自弃的呼号声、奋进声。

我听见了这美妙的、拨动着我的心弦的雨声……

王雱怕父亲经受不住这苦乐交织的兴奋和长时间的雨淋，轻声劝慰：

“阿爸，该回屋了……”

王安石高声吩咐儿子：

“《乞解机务札子》和《三经新义》书稿，立即呈送皇上！”

王雱不解地望着雨中的父亲。

王安国询问兄长：

“你又是鬼迷心窍了吗？”

王安石伸出双臂抱着两个弟弟朗声呼喊：

“天道尚变，天道尚变啊！”

王安国苦笑摇头。

王安礼反诘兄长：

“‘天道尚变’，可‘人道’呢？”

一道闪电撕裂夜空，炸雷轰隆。电光照亮了王安石黑瘦憔悴的面容，他兴高采烈地仰天畅笑着。

雨下得更猛了。

第十一回 王安石失意新法 吕惠卿荣登相位

瓢泼大雨一气下了两天两夜，至四月六日傍晚才戛然收场。

一阵清风吹拂，薄雾飘散，残云逸离，天宇还给人间一个湛蓝的夜空。晶亮的繁星从夜色中跳出，眺望着雨后的汴京城。

十大禅寺的钟声有节奏地响着，汇集在宽阔御街的上空，似乎在宣告着四月八日的“浴佛节”即将隆重举行。御街万盏华灯之下，人群熙攘，笑语如潮。

饥饿的流民已开始陆续离开京都，返回各自的家园。

大相国寺成了“浴佛节”活动的中心。皇上十天前下达“隆重举办浴佛节”的谕旨，就是在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召集诸寺方丈，由参知政事冯京宣示的。皇上的这一特殊关怀，在雨霖突然降落的四月四日深夜，似乎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恩宠，以致参知政事冯京四更时分冒着瓢泼大雨亲临大相国寺，会晤方丈，殷切叮咛。并答应以朝廷之力，组织京都所有的歌舞伎乐、瓦艺百戏参与“浴佛节”的庆典。现时，大相国寺灯火辉煌，亮若白昼。大雄宝殿、三门阁楼、资圣门内一派忙碌。僧人们正在张施宝盖，悬挂彩花，擦拭五百尊罗汉安坐的铜佛盘、金佛盘、木佛盘、石佛盘，制作着浴佛香水。在侧殿两厢的长廊里，僧人们正在用金片、银片、琉璃、玛瑙、珊瑚等物，装饰着四辆巨大的四轮“像车”。准备庆典中的“行像巡游”。山门内宽阔的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近百张黑漆酒桌，僧人们正在摆放上千件杯盘器皿，以备庆典之日“开讲设斋，大会道俗”。东三门侧院的斋房里，几十座炉灶在腾火沸汤、烹煮煎炸；几十张白案在和面淘米、切擀捏削，膳僧们正在赶制寺院里特有的“指天馂馅”、“香水黑糕”，以备庆典之日款待来临的官民僧俗，并将撒给街头巷尾朝拜“行像巡游”的凡尘俗众。

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和崇庆宫的皇太后，是这场“赌博”中最大的赢家，此时都倚椅歇息于各自宫院的亭台上，听着十大禅寺传来的悦耳钟声，呷着清香的团龙茶，安怡地享受着雨后夜风的清爽和夜色的宁静。

在喜上心头的沉默中，皇太后仍然把她的全部心思倾注在当皇帝的儿子身上：“天意”已经作出裁决，该打发王安石离开京都了。“隆重举办浴佛节”一事，除了感谢佛门“敬天祈雨”的功绩外，也许含有送别王安石离开京都之意。这样也好，皇上厚待臣下，以辉煌的礼仪为一个贬臣饯行，王安石当体面而无怨地离开。王安石离开宰执之位，王安石的新法还能推行于城乡吗？她感到今夜心旷神怡。

太皇太后的思虑更深更细：灾荒年月，如此靡费地举办“浴佛”盛会，官家不只是为了敬佛感恩吧？也许为了排解心中难释的忧烦？看来，王安石的去留一事，在官家心中，还是没有最终决断。王安石诚然见识高远、才智超群，但刚愎自用、好为人师，而且狂狷不羁，疏于臣道，七年岁月，“辅君治国”之义，似乎已变为“强君行政”之风。官家现时的理政方略，几乎都是围绕着王安石转动，朝臣有“上与介甫犹一人”之说，只怕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帝王的心机谋划，随着一个臣子的头脑转动，是国家之福，还是社稷之祸呢？唉，靠拐杖走路的人，一时离开拐

杖，心就怯了。睁着眼睛默默地看着吧。不能过多地絮叨。但愿自矜自持的孙儿能在自强自省中丢弃拐杖走路。

十天来冷眼旁观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参知政事冯京，是这场“赌博”输赢之外的旁观者。他们从四月四日深夜雨霖降落的时候起，就奉诏为隆重举办“浴佛节”忙碌着，陈升之负责宣德楼皇帝观光台的修建和装饰，吴充负责“行像巡游”路线的确定和警戒，冯京负责十大禅寺“浴佛”庆典的组织和实施。他们都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对这场纷争进一步的走向，思绪冷静。他们都预感到在四月八日的“浴佛节”庆典上，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他们看得清楚：王安石已是掉进粪坑里的菩萨，臭了，不灵了。六年来王安石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将成为群臣讥议弹劾的话题；六年来被人们吹捧为“翻天覆地”的业绩，将会被同样的人们斥责为“祸国殃民”的罪恶。人言可畏！“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王安石的离开京都已成定局。就是皇上有心留其暂居资政之位，王安石也是不会在群臣阳笑阴非的奚落中坐冷板凳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他们看得明白：现时断送王安石宰相生命和理想的，并不是被王安石视为“流俗余孽”的那些同僚，而是王安石身边的心腹和门生。权力的欲念和魔力，已使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人改变了以往与王安石的依从关系。皇上重用曾布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查究，反映了这个变法集团的裂隙；吕嘉问在反击中构成的“曾布沮害市易案”，标志着这个变法集团的瓦解；吕惠卿奉诏参与“吕嘉问市易违法案”复查中的左右逢源，加速了这个变法集团的毁灭。监安上门郑侠手持《流民图》的凶狠一击，简直是要王安石老命的背后一刀！现在，吕嘉问孽债难还，曾布厄运临头，只有吕惠卿巧妙地利用这个时机，一手按着王安石的肩膀，一手攀着皇上的衣袖，正向权力的高峰爬。“浴佛节”皇上说不定会为吕惠卿演出一曲“跳加官”。

他们都是现任宰执大臣，都在斜着眼睛注视着宰相的职位，也都有着升任宰相的条件和可能，所以此刻他们对吕惠卿的畏惧更甚于对王安石的不满。那个“福建子”为人奸巧，城府极深，而且有着极佳的辩才。如果说王安石的执拗、偏狭、狂狷和不善与人，是性格坦直，坦直得令人可怕，那么，吕惠卿的深沉、狡黠、冰冷和不动声色，则是心术隐秘的诡诈，诡诈得令人恐怖。如若让这个人跃居首辅之位，朝政将会出现更不堪设想的专断，新法将会变得更为激进，东西二府的日子将会变得更加难熬。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当务之急，是阻止吕惠卿接替王安石而执掌朝政。在竭尽心智地思虑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借着向皇上禀奏“浴佛节”的筹备情况，向福宁殿走去……

监安上门郑侠，是这次“赌博”中的暴发户。他的名望在十天之内，传遍京都，数度暴涨，成了头号话题人物。在百官、商贾、僧道、细民、贩夫走卒、厮波扒手中哄响，并随着揣摸不定的“天意”，在人们的口舌间产生了繁多的称谓：小丑、义士、奇人、疯子、奸佞、忠吏、混蛋、骗

子、投机者、背叛者……赞美者口角生花，咒骂者咬牙切齿。随着两天两夜雨霖的滋润，人们众口一词地把一顶“预言家”神秘高雅的衔头戴在郑侠的脑袋上，其声威，除皇帝之外，别无二人。真是“时势造英雄”！

“预言家”郑侠，对这从天而降的胜利和荣誉，却表现出奇特的冷漠。

此刻他独居画室，皱着眉头，眯着发红的眼睛，捏着酒杯，凝视着画案上的画纸、画笔发呆。

他确实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人，在四月四日深夜雨霖降落的癫狂喜悦中，听说“浴佛节”筹备事宜已冒雨展开，他突然领悟了皇上的心机，决心再搅动一次朝廷风云，荡尽皇帝身边的一切奸佞，以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已断定王安石必将下台，皇帝必将另换新马，所以他此刻思索的内容，是谁可能和应当接替王安石宰相之位。

他似乎尝到了“以画参奏”的甜头，现时又在构思着一幅更为奇特的画图——《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他要用满怀热情颂扬忠贞，用满腔激愤鞭笞奸佞，为英明的皇上作鉴。他“以古喻今”地从唐代众多的宰相中选取数人，并按照史家笔墨的褒奖贬诛，把魏征、姚崇、宋璟等人请入“正直君子”之位，把李林甫、卢杞等人拉入“邪曲小人”之列，作为形象的基本准绳。然后以画家明快、准确的笔墨，以当朝大臣的模样特征分别绘出，让他们“对号入座”，使人一看便知谁是忠臣，谁是奸佞。他确信这样一幅图卷展示于延和殿，朝廷定会烽烟四起。

他首先想到吕惠卿这个“福建子”的宽额、大眼、阔嘴的模样，那不就是唐代奸相李林甫的再版吗？接着他想到参知政事冯京，那质朴敦厚的形容，不就是唐代名相魏征再世吗？他想到现时活跃在大宋朝廷的一群人物，曾布、章惇、吕嘉问、陈升之、吴充、韩维、韩绛、李定、舒亶、邓绾等人，一群各具特点的形象迭次在他的心头闪过，似乎都在经受他的犀利目光的历史判决。

郑侠猛地喝尽杯中酒，扔掉酒杯，抓起画笔，开始了他以古人褒奖杀伐今人的空前杰作。并决定在四月八日隆重举办的“浴佛节”庆典中，呈现给他的英明的皇上。

此时的吕惠卿、曾布、吕嘉问，仍然处在这场“赌博”带来的慌乱中。十天内束手无策或有策而不敢轻动的焦虑，随着两天两夜雨霖的收场，使他们感觉到厄运的临头。十大禅寺的噪耳钟声，更加重了他们心头的悲哀：“天意”毁灭了王安石，毁灭了轰轰烈烈的“变法”，也毁灭了自己的前程。

他们怆然地躲进各自的寝室，面对着妻儿老小无欢无笑的面容，暗暗怨恨着该死的郑侠，怨恨着背后操纵者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怨恨着在“变法”上有始无终的皇上，也怨恨自己对形势估计的错误。

曾布在这厄运临头之时，痛苦地自省着“变法”六年来的所作所为，一种

揪心的委屈憋在胸口，说不清道不明。在追随介甫大刀阔斧的“变法”中，自己确实做过错事、蠢事和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糊涂事，结怨于同僚，贻害于黎庶，除了自疚自愧外，说不得了。但忠于“变法”之心，可指天日。追随介甫之志，不曾有须臾动摇。奉诏查究吕嘉问“市易务违法案”一事，结怨于吕嘉问，遭陷于吕惠卿，见弃于王公介甫，落了个“沮害市易法”的罪名，心里不服又向谁诉说呢？官衙霸市、官吏贪渎、商贾叫苦、货流不通，危害的不正是新法吗？亲亲为奸，官官相护，以非为是，美言遮丑，是变法者自掘坟墓啊！现时，介甫倒台，新法受挫，形势逆转，人心散离，大宋轰轰烈烈的岁月又将跌入清冷的谷底。看来只有与介甫结伴走向漫漫贬途了。曾布决意听天由命，居家待罚。

吕嘉问仍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机敏，在绝望中寻找生路，而且神速地发现了生路的所在：曾布现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查究市易务那些收支钱物的流水账；皇上正在为雨后的事情忙碌着，朝廷人事的更换就够他操心的了，哪里还有精力去听商人们乱哄哄地呼喊？况且市易法已暂停十天，商人们早就自由买卖。至于吕惠卿，这个城府深沉的“福建子”，在奉诏与曾布共同核查“市易务违法”一事中，其态度与曾布截然不同，阳唱皇上之谕，阴行介甫之意，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保全新法，袒护官吏，也有恩于自己，可算是保全新法的护法神啊！再说，介甫的离职，对吕惠卿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若吕惠卿能接替介甫为宰相，一个“换人不换法”的局面不也是保存了“变法”宗旨吗？

吕嘉问的思绪活跃起来，决心和吕惠卿靠得更紧。他拔腿走出卧室，往亲朋故友的府邸、住宅探听消息去了。

此时的吕惠卿在这厄运临头之时，仍然保持着超人的冷静和精明。他同情王安石不幸的遭遇：六年来王安石所有的“失误”和这“失误”引起的天怒人怨，几乎都源于变化莫测的君心，王安石不过是遵旨具体行事而已。但这是不可说出口的，古之贤人创造了“君愁臣忧”之词，那是因为贤人们看透了人世间事物的奥秘。

他在同情王安石不幸遭遇的同时，一个强烈的“取而代之”的念头在心中腾起。六年来翻腾不歇的“变法”风暴，促进了他才智、信心的增长和权力欲念的膨胀。他佩服王安石的见识高远，但不赞赏王安石的文人柔寡。他鄙视吴充、冯京、陈升之这些宰执大臣，认为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群照葫芦画瓢的庸吏。他蔑视韩绛、韩维之辈，认为这些人只是一群借着祖宗余荫拱手称是的蠢物。他自信：岁月、是非、命运已淘走了一代人杰，司马光离开京都了，苏轼离开京都了，王安石也即将离开，将相无种，自己若居于相位，比那些庸吏、蠢物强得多。

他冷静地捉摸着皇帝的心思。色厉内荏的皇上虽然“遇难而退”已成痼疾，但“励精图强”之志仍然未泯，“变法”还是要搞的。眼前这次以“天意”作赌的退缩，只是迫于天灾的折磨和后宫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妥协，两天两夜的雨霖滂沱，已使这种“妥协”走到尽头。王安石替罪离职，将

背走六年来“变法”中一切失误的债务，皇上还会重新敲响锣鼓爬山的。这是皇上心中闪烁的一线光明，也是引导自己走出困境、登上高峰的神火。现在应激励皇上打起精神，重新再干。

吕惠卿凝神聚意、长时间地沉思着。渐渐地，他目光闪亮，神采飞扬，激情难捺地霍地站起，大步走出府宅，向皇宫福宁殿走去。

福宁殿里的皇帝赵顼，在这场“赌博”中有赢有输。“隆重举办浴佛节”谕旨的冒雨发出，既是他赢得“天意”的欢歌，也是他输掉“变法”的哀歌。在雨霖收场后的一个时辰里，他向皇太后、太皇太后祝贺和请安。他厉声撵走了禀奏“浴佛节”筹备情况的吴充、冯京、陈升之，并下旨“加速筹备，不得马虎”。他低声地劝走了意切情柔的皇后，免得皇后再为自己的焦虑担忧操心。他六神无主地徘徊于御堂之内，品味着这场雨霖带来的酸甜苦辣。

这场救灾救难的雨，消解了“十月不雨”的旱情，给濒于死亡的流民带来了生机，给今年的秋收带来了希望，也给暂停新法十八事的复活开辟了生路。“天”回应了朕“自罚敬天”的心愿——一片爱民之心总算感动了上苍，成全了朕的决断——纳谏于一个看门小吏的《流民图》，重振了朕的声威——“天人感应”，朕毕竟是“上天”之“子”。也避免了朕几乎铸成的九州大错——用十万精锐之师，对付赤手空拳的黎庶。“天意”在朕一边啊！

这场铺天盖地的雨，也置朕于艰难的境地：百废俱兴的“变法”就这样停歇了吗？朕励精图治、中兴祖业的心愿就这样沉沦了吗？朝政今后的出路在哪？又要回到那因循苟且、坐吃山空的老路上去吗？

赵顼心境茫然地走向御案，再次拿起两天前王安石上呈的《乞解机务札子》，凝眸阅览着，思索着：

“群疑并兴，众怨总至”。王安石的担心成了现实。两天两夜的雨中，群臣上呈的几十道参奏，无一不是怨恨“变法”，无一不是企图推翻六年来“变法”中发生过的案件。

“罪恶之衅，将无以免”。王安石的判断是准确的。谏院、御史台那些臭嘴乌鸦们不都在把“变法”中的一切失误归咎于王安石吗？不是都在影射朕的用人失当吗？

“意气昏惰，体力衰疲”，“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王安石这些切肤刺目的字句，使朕心境凄凉啊！一场雨霖毁了王安石一生的英名，毁了王安石的壮志雄心，使这个见识高远的臣子已无颜立足于朝廷。现时，舆论漫天，群臣蜂嗡，民心沸怨，非难王安石之势已成，就是朕心存宽宥，后宫能谅解吗？群臣能心服吗？黎庶能转过这个弯子吗？“天意”真的要遗弃王安石了，朕今后倚重谁呢？

皇帝赵顼手捧着王安石上呈的《乞解机务札子》发着呆。宦值推开御堂

的门走入，轻声禀报：

“翰林学士吕惠卿深夜请见圣上。”

皇帝赵顼猛地抬头，凝神思索：吕惠卿，王安石的门生，王安石的密友，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深夜请见，难道是为王安石辩诬而来？他微微点头，心里更为怆楚：

“介甫先生，朕终当尊重‘天意’，爱莫能助啊……”

吕惠卿在宦值带领下，走进御堂，“扑咚”一声跪倒在皇帝赵顼面前，直截了当地禀奏：

“圣上，壮心不可移，变法不可废，王安石非得离开京都不可吗？”

皇帝赵顼在吕惠卿如此突然的直言诤奏面前有些发懵……

王安石无疑是这场“赌博”中最惨的输家。

人生在世，当理想和希望泯灭之后，心便会静若死水。王安石闭目坐在书房里，一切思索似乎都离开了朝廷，进入了一个宁静、淡泊的境界，留下的只有坦然地等待着皇上对辞职奏表的恩准，对《三经新义》书稿的谕示和对这个即将离散的家室的依恋。

儿子王雱两天来已不再愤懑、焦躁，这个年轻人似乎变得沉默寡言，去掉些焦躁和轻狂终究是可喜的。儿子已决定以“病”告假，扔掉那“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衔头，陪着自己退居林泉。这样也好，多用一点时间读书，也许是一个好机缘，官位终究不能给人以智慧。儿子已有两天没有回家，埋头在书局里，清理着需要带走的书卷、资料，为日后的治学研究做准备，现在大概正在翻拣、收集《三经新义》的草稿残页、只字片纸吧？

弟弟安国、安礼，两天来也变得亲昵了。公务之余，总是陪着自己弈棋论艺、饮酒赋诗，故作轻松地宽慰自己。和甫、平甫，你们心中的苦楚我何尝不察，株连之灾，势所难免，你们留住京都的日子也不会太长。这个兄弟共巢的家庭，很快便会离散零落，我愧对祖先、愧对全家老小啊！其实，“离散”也是一种解脱，兄弟各分东西，今后都不必为彼此的痛苦、烦恼和看不见、说不清的奇灾异祸操心了。“零落”也是一种归宿，今后不会再有愧于皇恩浩荡的憾事了。

十大禅寺的钟声仍在响着。他在笺纸上写下了偶得的诗句：

独山梅花何所似？

半开半谢荆棘中。

美人零落依草木，

志士憔悴守蒿蓬。

妻子吴氏送茶走进书房，把茶放在王安石的面前，双手轻轻地放在丈夫的肩头，柔声说道：

“雨后吟诗，别有情趣，比在官场轻松多了吧？”

王安石吟写完毕，掷笔于案，回头一笑，拿起诗稿，递给妻子：

“政后而工诗，圣人之所教！今夜偶得一首，恭请夫人评说。”

吴氏接过诗稿，吟诵之后，真的评说起来：

“‘独山梅花何所似？半开半谢荆棘中。’好一枝清香愁苦的梅花，何似苏子瞻的奇语！

“‘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守蒿蓬。’好一层郁结不散的《离骚》神韵，近于司马君实的愤情……”

王安石恍然而悟：

“妙极！出我意外的评说。一针见血的评说。我已谓心若死水，谁知还是微波荡漾，未脱凡尘。我与子瞻、君实官场厮斗数载，今夜却殊途同归。这是文心相通所致，还是命运相同所使？”

“也许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吴氏漫应了一声，借机谈起离京前的准备：

“今后要过清静日子了，十二名歌伎今日已重金遣散，她们离开时哭作一团。相处数载，零落而去，心酸难舍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王安石凄然点头，心里一阵酸楚：这个家的离散开始了。

“我已吩咐女仆，正在清理衣食用物，需要带走的，打包装箱；带不了的，今后用不着的衣被箱柜、锅碗瓢盆、日用杂物，分送街巷里的穷苦百姓……”

王安石点头：

“执政数年，留给穷苦百姓的，也只有这些衣食用物。”

“家里的一切家具和厅堂里的桌椅几案，都是沉重之物，今后也用不着排场了。我已吩咐管家全部酌价变卖，筹作贬途费用。你知道，我是个不会理财之人，没有这些钱，只怕贬途上要饿肚子了。”

王安石默然。

“这书房里的一切，书卷、书橱、桌椅全部带走，只是尚不知贬往何处，车船难定。六年前我们进京，书籍装了两船，现时离京，大约需要三条书船相随了。如若贬往不通水路的地方，可真需要十辆车子装书了。书车浩浩荡荡，胜过古时孔夫子周游列国。”

王安石喟然叹息：

“安石败落了，一无所有，只有这几车书了，可真是输（书）得风光啊！”

这时，管家急步走入书房禀报：

“老爷，翰林学士吕惠卿深夜来访。”

十天不曾露面的吕惠卿突然出现，使王安石刚刚平静的心境又沸动起来。他不是为自己的处境担忧，而是为朋友吕惠卿的前程操心了：吉甫，此时你不该来到这是非之地啊！

吴氏预感到有重要的事情发生，面色苍白，低声提醒丈夫：

“吉甫，知心的朋友，能拒之于门外吗……”

王安石微微点头。

管家离去了，吴氏回避了。王安石茫然地坐落在竹榻上，等候着吕惠卿的到来。

吕惠卿是从福宁殿来的。他的谏言，震动了皇帝赵顼的心，在与皇帝近一个时辰的密谈中，他以别于群臣的卓识远见展望了“变法”的前景，以缜密周详的分析论述了“变法”的形势，以确凿无误的实事论证了“变法”的成就，以诡奇雄辩的才智颂扬了皇帝的英明，以乐观豁达的气度？申述了“变法”的信念，从而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在皇帝心中，已经是个可以立即取代王安石的人选了。

他今夜的来访，不再只是王安石的门生与朋友，而是负有皇帝谕示的特使。他的深沉与精明之处，在于他踏进王安石府邸的大门之后，便收藏起皇帝特使的身架，仍以“朋友”和“门生”的身份请求会见。

吕惠卿走进王安石的书房，执弟子之礼，恭谨谦逊，神情怆然，拱手语出：

“介甫公，惠卿谢罪了……”

王安石原是重感情的人，患难中突闻吕惠卿歉疚深情之语，心若春风拂慰，鼻子酸了一酸，吮了吮嘴唇，声音有些颤抖：

“吉甫，你深夜来访，我已是感激不尽了。你，你何罪之有……”

吕惠卿开口一语，就缩小了与王安石十天相隔的距离，而且取得了王安石真心诚意的感激。于是，他进一步说明自己歉疚的情感：

“惠卿之罪在于处事粗疏，偏误了介甫公的设计筹划；惠卿之罪，在于度势有错，干扰了介甫公的卓见远识；惠卿之罪，在于遇事畏缩，十天来居室待罚，失魂落魄，羞于见人……”

王安石的泪珠簌然滚落，他完全被吕惠卿的友谊感动了。在此“众怨总至”之时，落井下石已成风气，独吉甫一人敢于负罪分责，温暖人心啊！他挽着吕惠卿之手请坐于自己身边，十天来郁结在胸中的激愤脱口而出：

“吉甫，你我相知，情若兄弟，何自咎自苦如此！安石所为，出于公心，毫无私欲所图，此心无愧，可对天日！今日之事，非你我微薄之力所能扭转，只求无畏、无惧、无愧、无悔罢了。这十天来，我也居室待罚，面壁自省，哀生民之苦怨，察自己之行踪，胸中乱丝盘结，越理越乱。吉甫今夜至此，当为我释心头之疑。”

吕惠卿从相握的王安石颤抖的手上，察觉了王安石心中的痛苦和愤怨。是啊，荒唐而沉重的打击，终于使这个才高而狂狷的强人，濒临精神癫迷的边缘。可哀可叹啊！他用力地握了握王安石颤抖的手以作宽慰。

王安石发问：

“吉甫，你直言相告：我们进行的‘变法’，真的错了吗？”这完全是癫迷者一种迷茫恍惚的求证。

吕惠卿心头也有几分酸楚，他声音铿锵地回答：

“‘变法’没有错，我们没有错！错的只是那些惧怕‘变法’的懦夫和那些听信‘天意’的庸人！”

王安石似乎得到鼓舞，神情更为激昂：

“‘天意’是什么？天上真有主宰人间一切的神灵吗？‘天意’为什么能够征服天纵英明的皇帝、饱读诗书的高官、谈禅论道的僧侣和那些质朴勤劳的黎庶呢……”

这几乎类似屈子的“天问”。历代圣人贤人不能回答，王安石自己不能回答，吕惠卿自然也回答不了，但他还是高声作答：“‘天意’也许是权势人物借助九天冥迷中莫测的‘天象’所编造的一种谎言！谎言的荒唐和莫测‘天象’的奇缘巧遇，诞生了一种迷惑人心的有形魔法，满足了各种人等的需要。皇帝借以治国、高官借以晋爵、僧侣借以布道、黎庶借以求生。懦弱者借以壮胆自安，野心家借以浑搅风云。只有我们这些不信‘天意’的倒霉蛋在吃着‘天意’的苦头。”

王安石失声地笑了。吕惠卿的回答，满足了他希望宣泄的心绪，透露出对皇室的揶揄，表示了对郑侠的轻蔑，饱含着对变法者的赞扬和同情，暗示出同心相知的情义。王安石似乎从癫迷中跃出，又回到了忧心忡忡的现实：

“吉甫，以你所见，我们的‘变法’还能重振雄风吗？”

吕惠卿等待的就是这个关键的话题。他神情大振，霍地站起，话语斩钉截铁：

“雄风再起，势所必然。‘变法’一波三折之后，即将步入正道，汹涌澎湃。此乃时代变化之规，无论圣人、贤人、庸人、愚人，概莫能阻！介甫公，皇上已有重振‘变法’雄风之志，朝廷离不开你啊，请接皇上的手诏吧！”

吕惠卿从怀里取出手诏，呈现于王安石面前。

王安石一时愣了：难道皇上又背叛“天意”地作出了决断？这就是皇上对自己《乞解机务札子》的批谕吗？他面南跪倒，伸出抖动的双手，接过手诏，凝眸恭览：

……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宜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

吕惠卿急忙申明这道手诏产生的经过：

“惠卿今夜进殿冒死以‘壮心不可移，变法不可废’而面谏。圣上英明，慨然允诺，称赞介甫公六年来‘变法’之劳绩，特遣惠卿持手诏传谕，欲留公居京师，以备顾问。介甫公，此乃圣上之大恩大德，望公万勿推辞。”

王安石心境骤然腾起的喜悦又骤然地冷落了。他全然明白：皇上已恩准了自己《乞解机务札子》之请，“留京师以为论道官”之说，乃虚意挽留而已。他凄然一笑，苍凉而呼：

“谢圣上皇恩浩荡。‘留居京师以备顾问’之任，臣不敢当啊！”

吕惠卿的神情亦为之凄然。

王安石伏案提笔，写出了乞求离京的《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

……臣伏奉手诏：“欲留京师以为论道官，宜体朕意，速具承命奏来。”臣才能浅薄，乞解重任，幸蒙圣恩，已赐矜允，不胜感激。而继蒙恩遣吕惠卿传圣旨，欲臣且留京师以备顾问。臣眩昏寝剧，体力衰疲，难胜重任，恳乞离京……

王安石写完奏表，连同手诏密封而付吕惠卿：

“请吉甫转呈圣上，安石心灰意冷，即使强留京师，也不会有所作为了……”

吕惠卿接过奏表，长吁一声，改变了话题：

“介甫公，圣上带来口谕：四月八日，将隆重举办‘浴佛节’，其辉煌之状，我朝百年罕有，公若体力可支，亦请登宣德楼观赏盛况。”

王安石笑了：

“‘浴佛节’，辉煌的节日……”

四月八日清晨，天色晴和，晨曦中的汴京城，呈现出一副神秘、庄严、静穆的异样风采。巷弄宁静，道路洒水铺沙，家家户户门前都架起供桌、香案，惯于高声谈笑的京都居民，个个压低了嗓音，似乎都改变了心性，成了虔诚的佛徒。象征着皇宫威严的宣德楼，悬灯结彩、飞黄流金、幡盖似云、帏幕堂皇。两条巨大的黄绫寿幅上分别写着“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的大红祝语，从楼台上飘落而下，迎着初升的朝阳。

辰时正点，皇宫钟楼上的钟声响起，宣告了“浴佛节”盛大庆典的开始。接着，十大禅寺的钟声应和而起，回响在汴京城的上空，如潮如涛，振奋人心。街巷里家家户户几乎在同一时刻跪倒在门前的供桌前。接着如潮如涌的人流，踏着有节奏的钟声，欢舞呼啸着奔向住处附近的大相国寺、兴国寺、报恩寺、祐国寺、净国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寺、上方寺、繁塔寺，奔向佛祖沐浴的圣洁之地。

四月八日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传说释迦牟尼生出娘胎，即与俗众不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大有“天下地上，唯我独尊”之气概，立即惊动了难陀和伏波难陀龙王。二位龙王为祝贺释迦牟尼出世，急忙赶来，口吐清澈之水，为释迦牟尼沐浴身体，完成其身心的净洁高尚。后来，释迦牟尼涅槃成佛，佛徒们便在释迦牟尼的诞辰日隆重纪念，以香水沐浴其金、银、铜、石之身，以期永远保持其身心的洁净高尚。并以浴佛之吉祥圣水点滴自身，以期能滋润清净之心，荡去昏沉之气，亦随而成佛。此俗千载不断，相沿成习，遂定为“浴佛节”。而且是越办越隆重。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在沉寂十多天之后也走出了驸马府。王诜今日着白色博带宽袍，戴白色学士帽。贤惠公主今日着藕荷色宽裤斜襟短衫，戴雪白红丝缀边黍□帽。随着欢腾的人流，拥入大相国寺。他夫妻俩与其说是睹佛参斋，不如说是散心消愁。一部《钱塘集》把他们也牵进朝政纷争，十多天来焦心焦肺啊！

此刻的大相国寺，已是梵乐喧天，歌声动地，香烟缭绕，人群熙攘，与极乐世界无二。

山门敞开，似乎揭示着佛缘中“无我”的宽阔和深邃，已不分槛内与槛外、寺院与世俗、僧人与俗人、王公与百姓了。山门内，正在进行规模宏大、方式灵活的“开讲设斋”。近百张筵席上，酒肴飘香，款待着观光的俗人。几位身披法衣的禅师，诵经于高台之上，讲解着佛义中通俗的“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和佛祖“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度去”的宏大气度和慈悲。佛门的布施今天确实大方，几组身披袈裟的年轻和尚，不停地把酒肴和佛门特有的“指天馋馅”、“香水黑糕”捧上筵席；今天的俗人、游人，也似乎受了禅机的洗礼，一下子变得“精进”了，酒足饭饱后迅速离去，把座位让给接续而来的俗人、游人。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观赏良久，不胜惊讶。王诜向妻子低语：

“佛门真是圣地啊，如此设斋布道，比迩英殿的侍讲、侍读高明多了，轻松多了。”

贤惠公主微笑，与丈夫一同向大二门内走去。

大二门内的庭院比山门内更为宽阔，一片古松参天。此刻原有的庄穆气

氛，已被成千名疯狂观众的叫喊声所替代，禅院成了爆满的瓦子剧场。四周殿宇的长廊，均成了歌舞杂剧演出的舞台，南北东西四支艺伎班子正在唱着对台戏，疯狂的观众随时在表示着他们的裁决：或高声叫好，或唉声摇头，或热烈鼓掌，或气急跺脚，或把喝彩的花束扔上舞台，或把喝倒彩的骂声抛向天空。

这个热闹场面的出现，完全归功于参知政事冯京。为了落实皇上的谕示，他不仅命令宫廷教坊的诸艺参加，而且临时征取了京瓦有名气的班子参加，并有意地安排了这样的“对面锣鼓”：

在南面长廊上，他安排了宫廷教坊的歌舞杂剧。这个班子是由天下名优、宫廷教坊使丁仙现领导的，歌舞伎皆京都俊秀，杂剧以诙谐诮谑，蜚声京都。

在东面长廊上，他安排了东角楼街街南的桑家艺伎演出。这个班子，是以京都歌王凤眼奴为杖子头的，其穿云裂石之声，将使大相国寺远离凡尘的僧人们神魂颠倒，对嗜艺如命、捷才知音的丁仙现也是一个威胁。

在西面长廊上，他安排了莲花棚李家艺伎演出。这个班子，是以“一声雷”李奴哥为杖子头的，舞伎刚劲泼辣，歌伎声断流水，李奴哥的一声歌吼，据说可传送十里。有这样的艺伎与丁仙现、凤眼奴唱对台，必有好戏可观。

在北面长廊上，他安排了梅花棚的女伎演出。这个班子是由十名女歌伎组成，在京都露头尚不到两个月，据说，歌伎舞伎色绝艺高，极受年轻人的欢迎。更为奇特的是，在流民涌入京都的十多天里，这个班子曾为流民义演赈济，一举而哄动京都。此次请其艺演，只是酬其行事仁义而已，至于对台锣鼓的结局，就在其次了。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踏进大二门，正是丁仙现、凤眼奴、李奴哥三家竭其全力较劲的关键时候。丁仙现杂剧演出的讽刺、嘲弄、滑稽、谐俳、辛辣、深沉，已被观众的嘈杂声削减了成色。凤眼奴歌唱柳永《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的醉心荡腑，已拉走了丁仙现台下的观众。而李奴哥歌唱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的一声雷吼，立即冲垮了凤眼奴“洞房相遇”的柔情相思。但他那刚劲泼辣的“雷鸣”因为求胜心切，用了拙劲而走调落腔，变成了噪耳的“驴吼”，引得观众疯狂喝倒彩。一时间，丁仙现气闷哑了，凤眼奴忍恨哑了，李奴哥含羞哑了，疯狂的观众也因“三强”的骤然跌台而沉默。在这暂短的沉默中，北面长廊上梅花棚女伎的琵琶声、古筝声、月琴声、洞箫声乘虚而起，清雅婉约、若柳若烟，深沉而怨意绵绵。观众一下被这轻柔的琴音箫声醉迷了，几乎在同一时刻转过身来，打量着眼前抚弦品箫、色艳艺精的歌伎。驸马王诜突然惊愕出声：

“是琵琶？胡琴？倩楚？是苏子瞻旧日的歌伎……”

贤惠公主凝目细看，惊喜应和：

“是她们，还有丽玉……”

舞台上的歌伎琵琶正向人群端庄地敛衽一礼，和着琴音、箫声，唱起《钱塘集》中苏轼的诗作《吴中田妇叹》，丽玉等伴歌起舞。

今年粳稻熟苦迟，

庶见风霜来几时。

风霜来时雨如泻，

杷头生菌镰生衣。

……

也许由于《钱塘集》行世流传，人们已熟知此作，也许因为琵琶等人的弹唱感染了人们，也许因为吴中田妇吟叹的苦情引起了人们对入京流民的联想，在琵琶等人歌停、琴歇、舞住的刹那间，台下爆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喊声，接着是花束飞舞，纷纷落向舞台。京都名优丁仙现、凤眼奴、李奴哥也奔上北面长廊，抱着年轻的歌伎们同声相贺。

王诜被此情深深感动：

“苏子瞻要看到此刻的情景，也会泪水滂沱的。知情知义的歌伎啊！琵琶、胡琴、倩楚、丽玉，你们不该在此时歌唱苏子瞻的诗作，我镂版《钱塘集》已铸成大错，你们为什么要错上加错呢……”

贤惠公主宽慰丈夫：

“大错已铸，怨不得，悔不得了！我们也上台去，看看这些有情有义的歌伎，代替苏子瞻向她们致谢吧！”

这时大雄宝殿的钟声、磬声响起——“浴佛”礼典开始了。

殿前已是另一样的辉煌景象：宝盖施张，一片金黄。四辆高约二丈、宽约八尺、长约一丈五尺的四轮“像车”置于殿前两侧，形如宫殿，悬缯幡盖，珠玉装饰，鲜花缀绕，瑰丽壮观。

殿前长廊上，佛祖释迦牟尼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端坐在巨大的金盘、铜盘、木盘、石盘之内，舒眉慈目，神态安详。

殿前廊下，香案排列，香烟缭绕，僧众坐禅入定，百官恭立静默，人群悄然无声。

两侧陪殿的长廊里，等距离地放置着十八座大罗汉的木像，十八位身披袈裟的中年僧人，恭侍于木像之侧。这些罗汉木像，大小相同，神态各异：有的敛眉扼腕，非言非默；有的两眉虽举，六用皆寂；有的弹指赞叹，思念系之；有的半肩磨衲，佛意玄微；有的默然闭嘴，中含真机；有的摄衣跏趺，三乘指南；有的目视超然，忘经与人；有的扬眉注目，佛风轻拂；有的聃耳属肩，绮眉覆额；有的垂头没眉，俛目注视；有的捧经持珠，自然真常；有的以口诵经，以手叹法……

突然，钟声、磬声停歇，梵乐法音高扬，神秘的曲音，给人以飘飘欲仙之感，大相国寺的方丈和五位年长的禅师身披法衣，陪着朝廷重臣陈升之、吴充、冯京和二府三司官员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等走出大雄宝殿、走下长廊，恭立于香案之前。在梵乐法音中，吕惠卿跨步出列，接过香案前司香禅师点燃的香火，执佛礼参拜之后，把香火插进香炉……

这是代行皇帝祭天敬佛的最高委托、最高恩宠啊！为什么不是陈升之？不是吴充、冯京？而是“福建子”吕惠卿呢？王安石为什么没有到场？难道朝廷已开始人事变动了吗？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心神乱了。

吕惠卿镇定自若地焚香完毕，从袖中取出“敬佛谢雨青词”高声清朗地诵读起来：

大宋熙宁七年四月八日。皇上敕曰：伏以十月不雨，常旸为灾，秋谷未艺，春苗枯焦，夏收将空，致使生民流离，哀鸿遍野。朕德愧于天，自罚其躬，屡求于上天佛祖。天神有灵，佛祖慈悲，遂赐两日两夜五福雨霖，救灾救难，解流民之所急，起三农之既病，成田野之葱绿，慰朕躬之焦虑。惟天之德，非朕敢忘，惟佛之恩，莫报深仁，遂借佛祖诞辰之日，仅伸上天佛祖鞠育之报。惟佛知之，惟天知之，仰承灵贶，赐福黎庶……

吕惠卿清朗的声音在大雄宝殿前回响着。驸马王诜心里滚动着不解的疑团。这神力与佛法融合为一体的《敬佛谢雨青词》是对佛祖的一种嘲讽啊！佛义否定任何神灵的存在，现时却与天神并肩就座了；佛谛探索人间苦难的“缘起”和“解脱”，现实却归宗于天神喜怒哀乐的“主宰”了。这样的“浴佛节”，沐浴张扬的不是佛祖的躯体，而是“天神”缥缈的灵魂了。

精通佛谛的佛门禅师，毕竟是方外之人，根本不似诗人兼画家王诜那样

的迂阔。他们心里明白，皇上这道敕旨中的“天神”，毕竟是虚无的，眼前佛祖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却是实实在在地端坐在人群的面前。庸人庸众分什么佛与神，佛在今天就是神啊！佛法无边，眼前不正在替代着神吗？于是，在梵乐法音中，方丈执礼拜领皇上敕旨，禅师们合掌向吕惠卿致谢，坐禅入定的僧众齐声开口诵经，声贯庭院，烘托着隆重庄穆的香水浴佛。

方丈和禅师们走上正殿长廊，在梵乐、法音、诵经声中，把磨香涂在佛祖的像上，再以香瓶中的香水灌浴，然后用洁净的白□恭敬地擦拭着，直至擦干为止，意在保持佛祖永远清洁高尚的品德。敬佛在诚，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因去其积尘而生辉，方丈禅师们喜形于色，俗人俗众们也觉得佛祖显灵了。

两侧陪殿长廊里十八罗汉木像旁手捧佛盘的僧人，走入庭院人群中，口诵佛经，指蘸浴钵中的香水，滴洒在僧众、俗众和朝廷百官的头顶，意在借佛祖的智慧，点化其浑浊不洁之气，滋生洁净不浊之心。庸众、百官在滴水点化之后，似乎也觉得突然聪明了，“阿弥陀佛”的念佛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高，终于淹没了高扬的梵乐法音。人们在“阿弥陀佛”的雷动声中，恭敬地抬起佛祖熠熠生辉的金像、银像、铜像、石像，安放在瑰丽壮观的“像车”上，“浴佛节”高潮——“行像巡游”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的头顶也被点化了几滴香水，他们似乎也参悟了眼前出现的禅机：吕惠卿也许要跃居相位了，苏子瞻的返回京都将成泡影，王安石也将离开京都……

此时的王安石，正在他的书房里以茶接待他的朋友、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王安石与韩维的交谊已十年了，在“变法”初期，虽然意见相左，两人的交往有所疏远，但友谊并未有所伤害。前年，韩维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之职，因范镇、张方平、吕公著、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已离京都，政见之争趋于平息，韩维又是个不喜惹事的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切举措，还是支持的，即或有不同看法，亦默而不语；王安石也因为司马光、苏轼离开京都后，朋友少了，对手也少了，孤独寂寞之感浓重，对韩维也就备觉亲切，倨傲执拗之气也有所收敛，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就恢复如昔，而且在相互尊重中加深着。

在这次因“十月不雨”而引起的朝廷纷争中，韩维身处皇帝赵顼身边，对事态的发展比王安石清楚得多，对皇室的纷争比王安石看得透彻，对王安石在这场纷争中的连连失误和现时处境的险恶更是郁结于心。但他是一个行事谨慎的臣子，不愿违背“禁止翰林学士与宰执大臣私亲”的朝制，更不愿卷入这场各种因素交织的纷争，只有站在一旁眼巴巴地为王安石着急：介甫处于危难之中，自己却爱莫能助，爱莫敢助啊！

今天韩维的来访，是带着皇帝的特殊使命和朋友间的特殊情感匆匆赶来的。今晨寅时三刻，他正在洗漱着装，准备赶往大相国寺参加“浴佛”礼典，却被皇上召进福宁殿御堂。神情憔悴的皇上，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室内，把手中王安石上呈的《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交给他，话语怆然伤情：

“王安石不愿留居京师以备顾问，朕不勉强。卿可以拟旨，让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经义局随行……”

韩维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他心惊目呆：介甫终毁于这场灾难……皇帝喟然称道：

“江宁，六朝繁华绮丽之地，王安石自江宁而来，回江宁而去。朕不算亏待介甫先生吧？”

韩维完全理解皇上此时的心境：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他低声回答：

“圣上英明，介甫会感激圣上恩德的。”

皇帝频频摇头，苦笑语出：

“卿知朕心。今日隆重举办浴佛节，朕将登宣德楼观赏‘行像巡游’，在群臣面前，朕不能箝口不语。介甫离去，何人可继其任？难决难断啊！其人将去，其言必善，卿可立即去介甫先生府邸，善达朕焦思渴求之意。朕在此静候回音……”

韩维跪倒领旨。他心里清楚：司马光不愿回京，吴充、冯京都不是皇上理想的人选，皇上有皇上的难处啊！他叩头站起，行至御堂门口，又被皇上叫住。皇上从御案捧起一包封金，殷情嘱托：

“王安石虽以‘理财’、‘聚财’变法治国，但在家中从不‘理财’、‘聚财’，听说他的夫人吴氏，也是个不善‘理财’的大方人。介甫清廉，朝廷无二，巍巍宰相府，其实是个空架子。这黄金一百两，作他南下江宁的程仪吧！记着，赠此银两的，不是朕，是卿，是他的朋友韩维，韩维持国！”

韩维一时懵了，旋即领会了皇上的心意，急忙跪伏于地，心里发热。

韩维与王安石近一个时辰的倾心交谈，始于“韩维的赠金”。黄金无语，但已诉说了这场纷争凄凉的结局和这凄凉结局中无可奈何的情愫。王安石神情怆然，似有无限感慨。沉默良久，他吁叹一声：

“往者烟云，不再想了，该上路了。无官一身轻，不再受种种朝制的约束了。司马君实在洛阳如何？三年不通音讯，想得慌啊！”

韩维听得出，王安石已知自己十天前秘密的洛阳之行了，事至今日，也无必要遮掩。唉，君实、介甫三年来音讯阻隔，哀心相通、哀声相敬之

状，惟自己知！他拱手道：

“君实之思介甫，亦如介甫之思君实……”王安石凝神静听。

韩维谈了他的洛阳之行，谈了司马光的“独乐园”，谈了司马光著述《资治通鉴》的近况，谈了“弄水轩”人心交融、上下无隔、天籁祥和的酒宴，谈了司马光的“拒而不出”，谈了司马光“决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乱，决不敢借机诋毁‘新法’以图快”的高贵品德和深厚情谊。韩维最后说：

“司马君实十分推崇介甫《三经新义》之作，誉为‘九天揽月之举’。认为《三经新义》之出，将超越前代经学大师之伟业，为经学翻开新的一页，为究道德性命之义开拓一条新路……”

王安石起身至桌案前，喃喃自语：

“君实知我之短，知我之长，知我之心，君实亦当知我此刻之心境！”他伏案提笔，写下了心迹坦然的诗作：

日日思北山，

而今北山去。

寄语白莲庵，

迎我青松路。

王安石举诗拜托韩维：

“洛阳远在几百里外，无缘与君实把酒话别了，拜托持国公，若再次去洛阳，请转呈此诗于君实。小诗无状，君实能理解我心底的哀愁期盼的。”

韩维接过诗作看着，心里浮起怆楚之情。这首短诗袒露着介甫心底对过往岁月永不消逝的留恋和这留恋中无可奈何的追求！他借机把话题引向皇帝赵顼委托的特殊使命上：

“介甫公，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给皇上吗？”

王安石苦笑摇头。韩维急了：

“现时纷争平息，‘赌博’收场，赢者沉醉于胜利，起哄者热衷于狂热，在这离奇的热闹中，隐藏着一种凄然无声的悲哀：朝廷今后的‘青松路’在

哪？介甫公，你总不能不作一语吧！”

王安石叹息：

“勋业无成照水羞！持国公，我现时还有资格论政吗？我的话现时还有人愿意听吗？”

“因人废言，千古成习，但对介甫之言，却有例外。现时，除韩维正洗耳恭听外，还有一人殷切而语：‘其人将去，其言必善’，他在等候着介甫的珠玉之言啊！”

“此人是谁？”

“英明的皇上。”

韩维一言出口，使王安石木雕般地愣住了。一股说不清的甜蜜酸楚从心底涌起，他闭上了噙泪的眼睛，前天深夜吕惠卿的来访和吕惠卿谈论的一切，立即重现在他的心头。他突然觉得皇上的可敬、可亲和可怜，突然觉得自己的理想并未泯灭，突然觉得大宋走向富强的“青松路”依然宽阔，也突然觉得自己有责任激励皇上重振“变法”的雄风。他的心绪在刹那间又澎湃起来。

“介甫公，皇上负公，出于无奈。公难道也忘了昔日的知遇之恩吗？”

王安石闻韩维之语若遭掌击，双目环睁，霍然站起，话语脱口而出：

“‘变法’！坚定不移地‘变法’！不怕挫折地‘变法’！只有‘变法’才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

“皇上急于听闻何人可继公而居中书门下平章事之位。”

王安石略一沉思：

“吕惠卿才高识远，矢志‘变法’，坚定不移，可负重位。但资望浅薄，人望有议，可速召前宰相韩绛子华回京，以其持重稳健总领其事，则‘变法’之业庶可畅然进行。”

韩维拱手致谢：

“惠卿吉甫，才智超群，公之所荐，韩维当如实禀奏圣上。至于家兄子华，才智平庸，且年事已高，介甫公荐之谬矣。”

王安石手捧韩维所赠黄金笑而作语：

“安石举荐韩绛子华，乃朝廷现时所需之贤，决非持国公之兄长，请公如实禀奏圣上。公所赠黄金，原封奉还，免污持国公之清白，安石也心静无惊。”

韩维愣住了。

十大禅寺的钟声同时敲响，“浴佛节”的高潮——“行像巡游”活动开始了。

午时正点，在聒动天地的钟声中，大相国寺、兴国寺、净国寺、报恩寺、祐国寺、法云寺、庆爱寺、龙兴寺、上方寺、繁塔寺等十大禅寺装饰华美、形若殿宇的佛祖金像车、银像车、铜像车、石像车，在成百上千佛门禅师僧众的簇拥下，由几十位年轻佛门弟子牵拽推动，高奏着梵乐法音，以身着五彩服装的歌舞伎乐为前导，涌出山门，按照皇城司规定的路线，沿着京都的主要街巷，从四面八方向宣德门行进。

汴京沸腾了。街巷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燃烛焚香，人群塞巷，车骑填咽，欢声如雷，香烟似雾，虔诚的信徒法侣和看热闹的俗人庸众，如潮如涛地迎接着金华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的“行像巡游”队伍，波浪起伏似的向“佛像”跪倒欢呼。“阿弥陀佛”成了今日京都的惟一用语，甚至替代了昔日“菊花会”、“万灯会”、“御苑射弓”中的“皇上万岁”。护卫着“行像”的禅师、僧众们，昂首阔步，面带笑容，持珠合掌，亦不停吟诵着“阿弥陀佛”，代表佛祖向狂热的人群致谢问候。十大禅寺身披袈裟、抬筐背囊的“散果童子”，不停地抓起筐中、囊中的“糕糜”、“指天馂馅”、“香水黑糕”扔向跪拜的人群，散布着佛的吉祥。

崇信佛教的大理、真腬、三佛齐使者，已在怀远驿、瞻云馆门前搭起了巨大的五色佛棚。帏幕张扬，幡盖凌空，燃烛焚香，设茶置果，全体使馆人员持花挂珠，恭立棚前，迎接“行像巡游”队伍的到来，祝贺佛祖在大宋京都赢得的辉煌，感谢大宋皇帝在大旱大灾之年敬佛的虔诚。他们在激情难以倾尽的喜悦中，也喊着“阿弥陀佛”加入了“行像巡游”的队伍，向宣德门涌去。

拥出使馆看热闹的大辽使者、西夏使者、高丽使者、回鹘使者、大食使者、于阗使者、交阯使者，都被这雨霁后汴京突然出现的壮举奇观弄呆了：兴师动众，奢华排场，辉煌的敬佛风情！他们多半为了好奇，也都弃车、下马加入“行像巡游”队伍，向宣德门涌去。

宣德门至州桥一段五里长的御街，现时已是佛的世界。十大禅寺四十辆华美壮观的佛祖“像车”，宫殿似的排列在宣德门外，光辉映日，横四纵十，组成了一个宏伟的方阵，显示着佛的博大和庄穆。

气势煊赫、装饰灿烂的宣德楼呈现在苍松云空之中。绿枝托着宝盖，半掩了飞檐屋角。薄雾托着幡幢，点缀着雕梁画栋。姹紫嫣红的鲜花布满楼台，织成了瑰丽的彩霞。彩霞中显现出衣冠楚楚的宰执百官，衣着华贵的宗室王公和珠玉生辉的后宫妃嫔。

人群仰望着宣德楼，惊讶着这烟霞中“佛殿”的神奇。

大辽使者仰望着，在烟霞仙境中寻觅着一位重要人物。他们在宰执百官

的行列里看到了陈升之、吴充、冯京，看到了吕惠卿、曾布、吕嘉问、邓绾、舒亶等人，偏偏没有看到王安石的身影。王安石真的要跌台吗？他们的脸上浮出了一丝隐秘的笑意，心里暗暗地盘算着。

西夏使者仰望着宣德楼。他们在后宫行列里寻找着两个权势人物，皇后端坐在皇帝御椅之侧，岐王颢、嘉王□也在花丛中露出了笑容，妃嫔宫女们都在交头接耳地谈笑着。后宫的主宰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却没有出场。看来，大宋朝廷的这场纷争是不会在今天的热闹中收场的。他们的脸上也展出了笑容。

交阯使者在百官中寻找十多天来名震京都的“预言家”郑侠。今日的辉煌，也有此人的一份，能不展示尊容于京都百姓的面前吗？他们在寻觅失望之后，低声询问身边的俗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心里不禁为“预言家”郑侠惋惜。

突然，楼台上鼓乐大作，惊天动地。扈卫禁军涌出，威风凛凛。宰执百官、宗室王公、后宫妃嫔宫女慌忙站起，跪倒迎驾。皇帝赵顼身着金黄色龙袍，头戴金黄色三层珠玉帝王冠，在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的陪同下，从宣德楼正殿走出，走上楼台，落座在高高的御座上。金色衣冠在楼台上闪着“佛光”，奇迹出现了：

“皇上大佛”的欢呼声呼啸而起，向宣德楼飞涌。僧众、俗众随着欢呼声波涛般地涌向楼台，四十辆佛祖“像车”组成的宏伟方阵徐徐向前移动，梵乐法音高奏，禅师僧众同时持珠诵经；四幅巨大的黄绫佛幛从前列四辆“像车”上高高撑起，佛幢上鲜红醒目的佛义偈语映照楼台：

若谛何云？浊酒苦茶。

因谛何云？故道疲马。

灭谛何云？柳暗花明。

道谛何云？美政新法。

楼台上的鼓乐声停歇了。

楼台下的梵乐法音停歇了。

楼台上的宰执百官、宗室诸王、后宫妃嫔瞠目了。

楼台下的僧众、俗众沉默了。

宁静的楼台。

宁静的御街。

皇帝赵顼伫立楼台，望着眼前虔诚期待的人群和人群上空字字耀目的佛幛偈语，神情激动，泪花濛濛，双手合十，用全部力气喊出了一声对僧众、俗众的虔诚祝福："阿弥陀佛"。

这是九天上飘落的梵音，一下子赢得了心中有佛的人群。

这是皇帝亲口颁谕的最高奖赏，一下子抬高了佛的身价和佛在人群心中的地位。

这也是最通俗有力的鼓动，一下子煽起了人群的疯狂：

歌伎狂歌；

舞伎狂舞；

僧众们破了槛内修行枯燥单调的戒规，舞起了狮子。

吕惠卿借机率领邓绾、舒亶等一群朝臣跪倒在皇帝赵顼身边。吕惠卿高声禀奏：

"圣上六年岁月废寝忘食，'变法'图治，遂成美政，天下讴歌。前日听一狂夫之言，罢废新法十八事，岂不可惜。圣上，佛祖显灵，在乞求圣上恢复新法十八事啊……"

皇帝赵顼望着楼台下狂欢的人群微笑着。

邓绾高声禀奏：

"圣上明鉴：佛门'苦谛'是展示眼前的困境，佛门'因谛'是探索困境的缘由，佛门'灭谛'是论述摆脱困境的途径，佛门'道谛'是揭示走出困境的方法啊！圣上请看，佛显灵了，那'美政新法'四字，不就是圣上的'变法'吗？"

皇帝赵顼神色不改。

舒亶乞求：

"圣上慈悲为怀，心在黎庶，德逾大佛，恢复新法，佛意所在，民心所归……"

皇帝赵顼微笑着向楼台下狂欢的人群，高声谕示：

"佛祖慈悲，普度众生：佛语含机，启朕昏愚。佛意恢复新法十八事，朕

能不恭然依从吗？”

吕惠卿、邓绾、舒亶等人急忙叩头欢呼“皇上万岁”……

陈升之、吴充、冯京、岐王颢、嘉王□等朝臣懵懂慌乱地先后跪倒。

皇帝赵顼头也不回地谕示枢密使陈升之：

“旸叔先生，请你派出快马飞骑，召河东宣抚使韩绛子华即速进京！”

陈升之叩头领旨。

皇帝赵顼突然转过身来，望着吕惠卿发出谕旨：

“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拱手向前，群臣凝目注视着。皇帝赵顼突然改变了主意，放声大笑：

“吕惠卿，朕要为佛祖散花致敬了，你为朕递花作助吧！”

吕惠卿眼珠一转，心领神会，急忙叩头领旨，立即捧起一团花束站立在皇帝赵顼身边。

皇帝赵顼放声高呼，拿起花束，不停地撒向狂欢的人群：

“佛祖啊，请你多多拂照大宋的黎民百姓吧……”

鲜花从宣德楼飘撒而下。

在拥挤的人群中，监安上门郑侠，怀抱着一幅新的画卷，向宣德门艰难地拥挤前行，他已累得大汗淋淋，但仍在奋力地前进着。

第十二回 《钱塘集》风波袭来 灵隐寺佛印谈禅

驸马王诜派往杭州的信使王林，由于在泗州地面遇到三日不歇的暴雨，山洪暴发，道路中断，耽误了几天时间，于四月二十日傍晚到达繁华的“三吴都会”杭州城。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牵着疲惫的坐骑，走进钱塘门，踏进凤凰山下苏轼的住宅，便瘫软跌坐在庭院里一株垂柳浓荫下的石凳上，似乎连呼唤主人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三年前曾奉驸马王诜和贤惠公主的差遣，赶着车辇把苏轼一家由汴京送到杭州，送进这座当时十分荒芜的庭院。这株绿丝袅袅的垂柳，是原先就有的。这柳下的石桌、石凳，是他帮着苏轼摆设的。可这眼前滴翠的竹丛、葱绿的假山、清澈的鱼池、艳丽的花坛，都是苏轼三年来苦苦

营造的。这庭院中的一切景物似曾相识，哦，这不就是汴京西冈苏府的模样吗？苏子瞻心恋着京都啊！苏子瞻贬职外任三年，按朝制若无新的过失，是应该返回京都任职的，可驸马、公主今天送来的书信，却是轰毁苏子瞻这点恋心的雷霆！这宁静沉寂的庭院，莫非正在等待着这声惊雷吗？！他的心有些怆然了。

柳阴下蹒跚的坐骑，似乎也被这庭院中似曾相识的景物触动了情思，它突然昂首长啸，发出了一声激越的嘶鸣。

坐骑的嘶鸣声刚落，漆黑的大门里跑出一个年约四岁的男孩，胖乎乎十分可爱，流海覆额，红兜护肚，赤腿赤膊，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惊异地打量着柳阴下的客人。王林脸上露出笑容，□了□眼睛，逗趣地说：

“来啊，小主人！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苏迨！”

苏迨“嘻嘻”一笑，转身向门内跑去，一个十五六岁，身着短褂、短裤的少年从门内走出，顺手抱起奔跑的苏迨，注目打量着柳阴下的来客。王林急忙站起：

“苏迈，你还认识我吗？”

“王叔叔，是你啊……”苏迈叫喊着放下苏迨，向客人奔来。

苏迨转身喊叫着：

“阿婆，阿爸，王叔叔来了，王叔叔来了……”

白发满头的任妈，拉着四岁的苏迨，迎接客人于门前的台阶下。王林忍着心头的酸楚向任妈鞠躬问好。任妈挽着客人的双手喜泪盈盈：

“昨夜烛蕾炸响，今日稀客来临。好人啊，三年前没有你赶车送行，迨儿也许会扔在山野路旁的沟壑里……”

王闰之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苏过，敛衽为礼，借语儿子苏过表示对客人的感谢和欢迎：

“过儿，快叫王叔叔，他是咱家的恩人啊……”

苏过是前年生于杭州的，眉眼很像苏轼，眉毛浓而长，眼睛大而亮。小儿用伶俐清朗的声音叫着“王叔叔……”

王林抱过苏过，高高举起。

“又是一个苏子瞻，无畏无惧，不怕生人啊！”

苏过是个“人来疯”，人越多他越高兴，在王林高高举起的逗趣中，蹬着小腿，舞着小手，“格格”大笑，“王叔叔，王叔叔”地叫个不停。

一阵爽朗的笑声由厅堂传出，厅堂门敞开，苏轼走出，拱手迎接客人：

“‘才微易向风尘老，身贱难酬知己恩。’王郎，王郎，你又为我布恩赐福来了。”

王林走进厅堂，望着面前的苏轼：一袭旧袍，一头乱发，容颜憔悴，皱横额头，爽朗的笑声中带有一层凄楚。他仆地而拜：

“苏长公安好……”

苏轼急忙双手扶起客人，恭请入座，大声吩咐：

“季璋，赶快献茶，迈儿，内室摆宴，今晚我要与王郎一醉方休。”

王林站起，情急地取下背上的包袱，急忙打开，取出一封书信和一部《钱塘集》，呈交苏轼：

“驸马、公主有急事相告，请苏长公亲启阅览。”

苏轼有些吃惊。

任妈预感到不幸的来临：

“与我家大郎有关吗？”

王林惶恐地望着任妈：

“京都风云有变……”

此刻，王闰之捧着茶盘走进厅堂，闻语大骇，手中的茶不由落地。

为王林洗尘的酒宴，是在谈论京都近几个月诡变莫测的风云中结束的。王林话语中关于皇上、吕惠卿、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以《钱塘集》为据，判定苏轼“以诗煽动反对变法”的罪论，惊了苏府每个成员。王林在叹息声中，回到客房安歇了。任妈、王闰之心碎胆寒地回到各自的卧室流着泪。苏迈已经懂事，骤然降落的灾难，煎熬着他那颗初知世事的心，悄悄地走到月色苍茫的庭院里，坐在柳下的石凳上，默默地注视着父亲书房惨白的烛窗。他突然从父亲三年来所写的诗句中，窥见了父亲仕宦人生的悲哀。

遭贬者戴罪任职的勤恳，失意者蹉跎岁月的悲凉，进取者壮志未泯的恋心，灰心者清风明月的情怀，在这秀丽的杭州，矛盾地交织在父亲的心头，结就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迷惑：散漫无拘，非官非民；官署狂歌，归家叹息；署衙审案，日以继夜；察访民情，跋山涉水；赈济饥民，挑柴负米；治湖凿井，形若工役；湖面荡舟，唱和官妓；寺院谈禅，乐而忘归。杭州三百六十座寺庙里，处处留有父亲的足迹。这个迷惑，今夜才算领悟了个中的情缘。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这就是父亲三年来署衙审案时的心境吧？一个政坛上败落遭贬的官吏，喝令衙役用皮鞭抽打一群生活无计的贫困黎庶，心里能好受吗？父亲用有形的皮鞭抽打着“疲氓”的肉体，朝廷不也是用无形的皮鞭抽打着父亲的灵魂吗？

“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父亲常说：“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一颗“悯农”之心，使父亲与太守陈述古一起，率领工役，疏浚钱塘，负山凿井，造福杭州，就是这清甜的六井之水，滋养着这大旱年头杭州的百姓和百姓家中的牲畜鸡鸭。还是一颗“悯农”之心，使父亲去富阳，走新城，访察润州、秀州等地，组织黎庶捕蝗，赈济旱涝饥民，为山民的苦情而吟，代田间的老妇而泣。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不合时宜”的悲歌终于招来了“时宜需要”的罪名。连今夜的繁星不也和三年来夜夜的云汉一样，“不合时宜”地用隐情脉脉的闪光照映着那惨白的烛窗吗？“腊日不归对妻拏，名寻道人实自娱。”寺庙里高高的门槛真能隔绝凡尘的纷扰吗？深深的寺院真能避免凡尘的喧嚣吗？静静的佛堂真能洗涤凡尘的苦恼悲哀吗？灵隐寺、海会寺、净慈寺、丛林寺、法惠寺、祖塔寺、符祥寺、灵感观音院是宁静的，是一块块供人沉思的圣地。可沉思就能消解父亲心头的是非恩怨吗？父亲所结识的参寥大师、惠勒大师、清顺大师、义诠大师、无知大师和润州金山寺的佛印大师，都深通禅机悟境，都是诗坛高手，而且都在所作的诗词中，注入了超越凡俗的禅气。可父亲一颗“悯农”的心，真的能在禅机悟境中得到解脱吗？

解脱不了的悲哀啊！“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哀心已老的父亲，终年在游舸酒楼的官妓中，寻觅失去的壮心，在饮酒赋诗的唱和中，消散心底的哀愁，在谐趣无拘的歌舞中，排解心底的积怨，连官署审案的许多判词结语都是在游舸酒楼的唱和中写就的。

游舸酒楼上才高命苦的官妓、独领风骚的一群特殊人物啊！“三吴都会”的人杰地灵，赋予了她们艳丽秀美的姿容。朝廷百年畸形的繁华，成就了她们高妙卓越的才华。她们地位卑微，卑微得敢于蔑视一切，直言无忌。她们天生命苦，命苦得敢于求异创新，冲破禁锢。她们是官场、兵营中任人猎取的尤物，又是歌坛、舞场开拓新风的先锋。她们是落魄诗人的朋友，又是落魄诗人心中的春天。她们是用歌舞、诗词营造春天的百花仙子！

然而歌舞、诗词营造的春天毕竟是暂短的。舞停歌歇之后，悲哀又会重返心头。况且，这虚无缥缈的春天，原本就经不起风雨雷电的吹打轰击！

苏迈心绪焦虑地望着惨白烛窗里父亲隐现的身影，惶恐地感觉到头上的“雷霆”即将轰毁这所宁静的庭院。父亲另一种心境的诗句又在他的心头响起：

已外浮名更外身，

区区雷电若为神。

山头只作婴儿看，

无限人间失箸人。

父亲，九天之上的“雷霆”已轰隆作响，您还能站在雷霆之上，看作是婴儿柔弱的啼哭吗？

“无限人间失箸人”的苏轼，毕竟是置身凡尘的，驸马王诜书信中所告知的京都“雷霆”已使他失魂落魄。

他神情沮丧，愁眉紧锁，默默地坐在书房里的烛光下，手捧着驸马王诜的来信发呆。呆滞的目光逐渐模糊，京都骤起的风云，一幕接着一幕腾起在他的眼前：

“十月不雨”哀鸿遍野……

“流民入京”血泪交加……

“皇上避殿、减膳、诏求直言”悲哀含泪……

吕嘉问“市易违法案”怪诞离奇……

曾布“沮害市易案”诡秘莫测……

“韩维洛阳之行”意味深长……

“王安石咆哮殿堂”险象环生……

“郑侠以《流民图》作赌”荒唐不解

……

“后宫皇室之争”撼天动地……

这些黑色的、灰色的、橘黄色的、血红色的风云交织着、翻滚着、撞击着、撕裂着他一颗不停颤抖的心。他突然发现，一部镂版精致的《钱塘集》在这翻涌撞击的风云中飘浮着、隐现着，终于跌落在一张巨大的蛛网上，变作一个身披万道绳索的囚徒——这个囚徒便是自己！

苏轼用双手揉着眼睛，幻象消失，空荡荡的书房里，只有一盏摇曳的烛

光。

“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口无遮拦的舌头又闯祸了。语言、文字之累，终于把自己牵扯到千里之外的这场毫不知情的政争之中。他的心境更加悲凉：三年来自己远在杭州，还是逃脱不掉京都风云的追袭啊！

苏轼毕竟经受过朝廷政争磨练。他看得清楚，京都这场风云的再起，不再是过去那种“变法者与流俗”之间的争斗，而是演进为“变法者之间的内争”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较量了。这种政见不甚分明的权力之争，比三年前那种政见分明的争斗复杂得多、残酷得多。加之天灾变异和郑侠的突然出现，其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的。

变法者的内争爆发，标志着一种力量的解体，是一次灾难性混乱的征兆，也是一场悲剧的开始。不论是曾布获胜还是吕嘉问得势，作为首领人物的王安石，都将在政见上、人望上、心理上遭受沉重的打击。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也将陷入困难的境地。

后宫皇室之争，是“变法”六年来不曾有过的。它显现着皇室对新法实施六年来认识上的分歧。皇室纷争的结局，终归是需要有人作替罪羊的。

郑侠以《流民图》作赌，“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本身就是荒唐的。不论“天意”如何裁决，皇权终将决定一切。一场更为激烈的风暴，将在“天意”裁决之后兴起，谁知又会有多少臣子将在这场风暴中走上漫漫的贬途。

此刻，苏轼虽然还不清楚自己因一部《钱塘集》被卷入这场纷争的深浅，但他已自感是在劫难逃了。心灵上三年来不断发生的“置身荒蛮”与“重返京都”的撞击，骤然消失了，接踵而来的是悲凄的“青山黄壤”的情感折磨，他再一次尝到了“崎岖世味”的苦涩。他突然想起六年来一直杳无音讯的密友陈慥季常，前几日听人传说已在黄州某处弃冠居山作“隐士”了。不愿听信的传闻此刻笃然相信了：任侠行世而归山林，闻之奇异，思之则必然啊！仕途人生的悲哀，原是通向寂寞林泉的奈何桥，只是人们彻悟的早晚而已。不必再作“重返京都”的痴梦了，安静地等待着这场风暴的吹袭吧！苏轼的思绪又飞落在朋友的命运上。

他首先想到王安石。介甫啊，你“超凡才智”的自负和“执拗倨傲”的武断，原是人际交往中的大忌，今日终于招致了自身势力的动摇和离散，把自己置于艰险的境地。你为什么不能“一日三省”地完善自身呢？现时众叛亲离的悲哀，会毁掉你心中那高远的理想！介甫，你好为人师的狂狷和刚愎自用的偏狭，原是处理君臣关系中的祸根，今日终于招致皇上的猜疑了。你为什么不能“自律自束”地收敛呢？你难道忘记了魏国李悝在变革中推行“食有劳禄有功”的新政，完全依赖于魏文侯的支持；楚国吴起变革“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弊政，完全依赖于楚悼王的信任；秦之商鞅变法，使西秦跃居七国之雄，不也得益于秦孝公的信赖吗？君心难测，介甫，你想到没有，替罪羊的惨剧也会落到你的头上啊！

他想到司马光。洛阳现时如何？该是牡丹开放的时候了。三年来音讯隔

绝的司马君实，还在操守昔日的政见吗？但愿韩维的洛阳之行别给这个老实的“陕西子”带去错误的消息。但愿皇上“诏求直言”的旨意不要拨动司马君实三年来沉默的心弦。但愿三年来冷清的书局生涯，能给司马君实带来自得的快乐。现时是混乱的年月，就是一块白玉移进京都，只怕也会被是非莫辨的烟雾弄黑的。君实，静心营造史学上的丰碑吧。别卷入这场祸福莫测的纷争。

他想到驸马王诜，心情更为沉重了。顺手拿起桌案上的《钱塘集》，一颗心在凄楚地发抖：这精致的装帧，这洁白的纸张，这清晰的文字，这芬芳的墨香，是晋卿的心血，是友谊的结晶。晋卿，我理解你和贤惠公主的心意，为遭贬的苏轼铺设重返京都的道路。我感谢你和贤惠公主的盛情，召唤我昔日那种“奋厉当世”的雄心。我更难忘你和贤惠公主的冒险相助，用这部《钱塘集》打动皇上爱才的心。可苏轼毕竟是命中注定要败落的，如同一个落入急浪狂涛中的溺水者，在朋友伸臂拯救的时刻，竟然拖着朋友沉入水底。真是万古莫赎的罪愆啊！

苏轼翻阅着《钱塘集》。这部诗卷中收集的近百首诗作，确实都是自己三年来写的。赞美山水之作，是自己对秀丽河山的依恋；抒发情怀的，是自己面对生活的欢心；追溯远古的，是自己缅怀古圣、先贤的幽思；呐喊呼号的，是自己对生民苦情的眷念。就是这些“不合时宜”的闯祸之作，也都是出自自己这腔真诚而抑制不住的肺腑。无愧无悔！苏轼的目光停留在一首《戏子由》上：

宛丘先生长如丘，

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泣面，

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

肯为雨立求秦优。

……

他凄然一笑，闭目而思。思绪又回到三年前贬来杭州途中与弟弟苏辙在陈州的那次相聚。

倒霉的子由，是熙宁三年二月再次由洛阳贬至陈州的。借重恩伯张方平的关照，当上了陈州州学教授。教授生涯，清冷而贫困，子由如小山一般的身躯，居住在一间小船似的小屋里，七个子女的突然来临，身子碰着身子地拥挤着，居何难啊！子由微薄的俸禄，九张嘴巴吞食着，数米为炊，饥腹难饱，食何艰啊！可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既不理睬势利小人的讥笑，又不乞求别人的怜悯，仍然自强自尊、无拘无碍地驰骋在高尚清雅的精神境界里，寻觅着学业上的碧玉明珠，达到了“门前万事不挂眼”的自若坦荡，保持了“头虽长低气不屈”的浩然之风。这是子由摆脱仕宦人生羁绊的自由，是抗争仕宦人生命运的胜利，也是远离凡尘纷扰的一种情趣！可自己呢？三年来的居官忙碌，只是得到了“气节消缩今无几”的悲哀。子由的成功，是对“崎岖世味”的悟觉，这不，现时又被贬往齐州（济南）去了。追觅那远离凡尘纷扰的自由吧，何必再做那“重返京都”的痴梦呢……

苏轼再次怅惘茫然地翻阅《钱塘集》。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首《陪欧阳公燕西湖》的诗作上。

三年前在来杭州的漫漫贬途中，八月二十三日途经颍州，拜见了致仕于颍州的恩师欧阳修。恩师年已六十五岁，须发银白如雪，神采奕奕，壮怀依然。一日，恩师置酒相邀，荡舟颍州西湖，白云相随，歌伎作陪，水波湖光之中，论及国事，恩师志在千里。兴之所至，恩师和弦而歌，借答资政谏议邵公兴宗之律诗见示：

豪横当年气吐虹，

萧条晚节鬓如蓬。

欲知颍水新居士，

即是滁山旧醉翁。

所乐藩篱追天□，

敢言寥廓逐冥鸿。

期公归辅岩廊上，

顾我无忘畎亩中。

湖面清风，轻拂着恩师雪白的须发，银丝飘飘，湖光增色，宛若诗仙李白的神姿！

水波轻鸣，衬托着恩师抑扬铿锵的诗句，洒落湖面，铮铮作响，犹若屈子心琴之鸣奏。

学生激情沸动于怀，不能自禁，踏舟而舞，扶栏而歌，以“高山流水”之音，报“山高水深”之恩：

谓公方壮须似雪，

谓公已老光浮颊。

羯来湖上饮美酒，

醉后剧谈犹激烈。

……

深渊大泽，风波无常，谁知颍州别后不到一年，恩师竟病逝于颍州。荡舟唱和之音犹在耳畔，银须凌空之志已成烟云。惟有缄词千里，以寓一哀，为天下恸，为私谊哭。恩师请老致仕而归于颍州，天下黎庶莫不怅惘失望，期盼恩师以老当益壮之身，关怀生民疾苦，谁知竟一去莫追了。唉，仕途崎岖，世味苦涩，民心何用！恩师命运多舛如此，苏轼还敢魂萦京都吗？

该像弟弟子由一样远离凡尘去追觅那种摆脱仕宦的羁绊，该像恩师欧阳公一样高歌于水泽湖泊，该向晋卿复书致谢了。苏轼展纸提笔，突然迟疑起来：重恩不言谢，深情不言谢，一个“谢”字能回报晋卿的所思所念吗？忍着心底的痛苦吧，噙着涌出的泪水吧，咬着嘴边的咽声吧，把一副镇定、硬朗、挺直、昂扬的身躯展现在朋友的面前，也许是对晋卿最好的宽慰。

苏轼突然想起三年前在驸马府宝绘堂欣赏王诜书画时的所感，虽未落纸成文，但三年来一直铭记于心，遂略作思索，挥笔落纸：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此而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壁，皆以此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

苏轼正在苦涩忧伤中走笔行文，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儿子苏迈推开房门，走到他的面前：

“父亲，无咎学兄从新城来了。”

苏轼似乎没有听清，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儿子。

“无咎学兄近日得词一首，其心颇欢，今日乘船由新城赶来，要亲自呈于父亲求教。”苏迈也许要借来访者的诗作，排解父亲此时的忧愁，故把客人请见的理由讲得特别急切。

苏轼眉头一展，长长吁了一口气，似乎要吐尽胸中的积郁。他置笔于笔架，喟然语出：

“无咎啊无咎，无咎毕竟是无咎的……”

父亲答应了，苏迈急步走出书房。

这个深夜来访的“无咎”，就是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字无咎）。他是新城县令晁端友的儿子，时年十七岁，随父居于官所。晁端友亦善写诗，他的一首《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寒林残日欲栖鸟，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病马□残芻。”为苏轼所赞赏。前年（熙宁五年），苏轼去新城县视察，与县令晁端友诗文唱和，交谊甚欢。晁无咎慕苏轼之名而投入门下，并以描写杭州景色、人物的辞赋《七述》呈献，苏轼誉之为“博辨俊伟，绝人远甚”。

苏轼继承了恩师欧阳修“好士爱才”之风，奖拔后进不遗余力，并引以为兴。三年前在贬途中与弟弟子由相聚于陈州，子由以淮南才子张耒引见。张耒字文潜，时年十七岁，以诗作《秋怀十首》进呈而入苏轼门下，其中一首为：“少年读诗书，意与屈贾争。口谈霸王略，锐气虹霓横。”其壮志凌云之气，襟怀阔远之音，使苏轼当时“心神俱灰”之哀，荡然无存。他捋髯赞叹：“张郎心志绝尘，堪为我师。”

几个月后，苏轼途经扬州，早一年遭贬至湖州的朋友孙觉，闻讯由湖州来扬州相晤，荐高邮才子秦观于苏轼门下，并呈秦观所作诗词数十篇。秦观，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时年二十二岁，“少豪隽，慷慨溢于言词”，但数试不举，穷愁潦倒，因与孙觉有亲戚关系，以幕僚居湖州。传说，苏轼得秦观诗词，顺手翻阅，突被一首《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

衰草，画角声断谯门”的开句吸引，伏案细览，动魄摇魂，忘情地吟出声来：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苏轼吟罢，拍案叫绝：

“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大宋词坛的一颗巨星出现了！”

“露花倒影”是柳永词作《破阵子》中的一句妙语，苏轼对秦观词作的意境、布局、气度、词藻、音律的赞赏，高及柳永。此后，便以“山抹微云君”称呼秦观。苏轼之爱才好士，甚于学子之投门拜师。

苏迈带着晁无咎走进苏轼书房，苏轼起迎而高呼：

“无咎啊无咎，‘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深夜为我动魄摇魂来了。”

晁无咎面容清秀，体魄单薄，颇显文弱，已从苏迈口中得知京都风云的追袭，神情中露出几分忧伤。恩师热情而谐趣地迎接，并借卜辞寓吉的喜悦，使他忧伤的心情更加悲凄起来。他故作欢愉，不拘俗礼，拱手朗声作答：

“恩师大安。无咎本无‘山抹微云君’之才情，只怕又要恩师劳心劳神了。”

苏轼捋须大笑，斟龙井茶以待晁无咎：

“君虽无‘山抹微云君’之妙，却有‘峥嵘珠玉’之奇。风格各异，百花纷呈，乃文坛之春，若雷同一律，千人一面，则文坛凋零无色矣！君近日必有所得，当一睹为快。”

晁无咎聆听恩师的教诲，不禁鼻酸目湿，他急忙打开诗囊，取出一首词作，敬呈苏轼面前。在呈交词稿的刹那间，他的泪水流了下来。

苏轼的神情凝重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在杭州为无咎审稿。他强作笑容，捋袖净手，慢慢打开词稿。《金凤钩·送春》一词展现在眼前：

春辞我，向何处？怪草草，夜来风雨。一簪华发少欢饶恨，无计，殢春且住。

春回常恨寻无路，试向我，小园徐步。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自未曾归去。

苏轼聚精会神地阅览着，默默地沉思着。“送春”这个古老的诗题触动了他的愁思：难道无咎也知道了京都风云的追袭，用这首词作为我送行吗？唉，诗词原是奥秘莫测的情感精灵，诗词中的语言所营造的朦胧深邃的迷离境界，常会使那些灵犀敏感的痴男痴女无端地感慨万千！

烛光跳动着。苏迈恭立一旁，凝目注视着父亲。

苏轼聚精会神地阅览着，默默地沉思着。他被词作上片“春辞而去”的怅惘描写吸引了：“春辞我”、“怪草草”，相应生情，古今常恨啊。无咎，你年轻、稚嫩，你不曾有过宦海中的颠簸沉浮，你哪里知道仕途的崎岖和“夜来风雨”的无情。你坦然地承认“无计留春”，也算是窥见人生的必然了。

他从词作的下阕发现了作者的“峥嵘”和“珠玉”，发现了新的“创造”和“春光”，发现了人生的顽强之力和生命之花，是古今万千篇“惜春”、“送春”的诗篇中少有的。他禁不住拍案叫好：

“好，好一句‘小园徐步’，寻春得春！妙，妙在‘一栏红药，倚风含露’，春没有凋谢！石破天惊的一句‘春自未曾归去’，荡散了我心中沉郁的哀愁啊……”

苏轼一跃而起，绕桌而过，抱住发呆的晁无咎，纵声大笑，欢欣若狂：

“无咎啊无咎，你年轻，峥嵘，你超过我，你在‘无路’中找出了‘生路’，你从芍药花的红色花瓣中看到了‘春天’，抓住了滋养春天的薰风和露珠。你揭示了一个人生哲理：在坚忍奋斗的人们的心里，春天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春自未曾归去’，至少在晁郎无咎的心坎里！”

晁无咎扑在恩师的肩头，终于按捺不住，哭出了声。苏轼抚着晁无咎，吩咐苏迈：

“快拿酒来，快拿菜来，我要为这首《金凤钩·送春》畅饮！无咎啊无咎，我们在饮酒中只谈诗，只说词！”

苏迈望着父亲笑了。

晁无咎的词作给了苏轼一个舒心的夜晚和一个无忧的晨眠。午前巳时时分，四岁的儿子苏迨跳蹦着跑进卧室，大声叫喊地吵醒了苏轼。他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一看，迨儿站在床边还在叫喊着“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他正要厉声赶走儿子，再睡一个回笼觉，妻子王闰之蹑足轻步地走了进来。

王闰之昨夜几乎是通宵未眠，京都飞来的灾难折磨着她，很想在夜深人静之后，询问丈夫今后的所处所行。谁知晁无咎的一首《金凤钩》，竟勾住了丈夫的魂，又谈了一宿，五更时分回到卧室，竟和衣而卧，立即放出了鼾声。真是一个心不知愁的主啊！她此刻急步走进卧室，原是要阻止迨儿的叫喊，让丈夫多睡一个时辰。她见丈夫已被儿子吵醒了，便不再训斥儿子，苦笑着舒了一口气，走到床边，催促丈夫：

“醒了就起来吧，我已叫迈儿陪着无咎、王郎游湖去了。”

苏轼躺着伸了一个懒腰。

“官妓、和尚来访，已在客厅等候半个时辰了。”

苏轼闻声挺身坐起，望着妻子忧郁的面容和疲惫发涩的眼睛，昨夜饮酒、论诗的喜悦突然消散。他拉着妻子的手苦笑着。

王闰之坐在丈夫身边，忧心忡忡地提醒：

“琴操是带着两个不知名的官妓来的，说她俩的终生命运全操在你的手里，只怕又是官场上一桩难解的纠葛。小和尚思聪说是奉参寥大师的吩咐而来的，有急事相邀，但又不肯说出是什么事情，全然不似平日相约谈禅的样子，只怕是京都又有什么消息传至杭州了。”

王闰之说的琴操，乃杭州官府名妓，时年十八岁，才貌俱佳，悟性极高，精通音律，尤喜诗词，以琵琶、歌唱冠于杭州群芳，性情豪爽，藐视百官，乐于助人，敢担风险。三年来敬重苏轼，常与苏轼荡舟唱和，遂与参寥等僧人相识，参与谈禅，诗意禅机，使她厌恶灯红酒绿的生活，已萌生青灯孤影之志。今日光临苏轼府邸，是为解脱自身和两位姐妹的困境而来求助于苏轼的。

王闰之说的小和尚思聪，字闻复，是灵隐寺参寥大师的小弟子，时年十六岁，传说此人极为聪明，七岁善弹琴，有“琴聪”之称。十二岁工于画，十三岁舍画而学诗，深为参寥大师喜爱。前年秋时的一个傍晚，苏轼谈禅于灵隐寺，与参寥大师以昏字韵吟诗唱和，思聪侍茶于侧，苏轼为试其诗才，亦令思聪吟诗和之。思聪以目光请示参寥，参寥点头，思聪立时吟出“千点乱山横紫翠，一钩新月挂黄昏。”苏轼惊叹，大笑称赞：“奇才，奇才，不需念经，也做得一个和尚了！”遂与思聪成为忘年之交。

苏轼抚着妻子的手思忖着：琴操带来的两个官妓，大约是二十岁的郑容

和十七岁的高莹，她俩落籍从良之请，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事，可上司、同僚恋妓而专有，棘手难办啊！参寥之邀，吉凶难猜，也许是无知大师从外地云游回来了。官妓、僧人，总算与自己结下不解之缘了。他笑语安抚着心神不安的妻子：

“官妓请求从良，和尚相约谈禅，苏轼成了大忙人了。季璋啊，官妓、和尚都是怠慢不得的，官妓统治着酒楼，和尚把守着山门，离开了他们，我可真是走投无路了。”

王闰之苦笑点头，急忙为苏轼漱洗束发。

诗人、名妓、和尚原本就是灵性生活中的同类。盛唐以来，诗人、名妓、和尚之间的交谊盛事、恋情秘事、风流韵事，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增添了哲学的内涵，点缀了人生的情味。和尚占据的青山绿水、古刹林泉，为诗人携妓游览提供了觅情觅诗的场所；宗教禅道的奥秘，为失意的诗人和失情的名妓提供了心灵上的安慰，并从禅境中觅得了凡俗中不曾存在的深邃高远；而诗人的才智意境和名妓的才情艳丽，又时时冲击着寺院的清冷和教规的严肃，填充着禅境中的空虚。灵性世界的互通有无和相益相惠的结果，使诗人缘禅机而出世，使和尚缘诗意而通俗，使名妓缘诗意禅机而辉煌，闯入了男人垄断的青史和野史的殿堂。大宋王朝的畸形繁华，更为诗人、名妓、和尚的交往涂抹了一层奇异耀眼的光彩，使诗人超脱了凡俗，使名妓提高了地位，使和尚摆脱了神秘，他们并肩携手地活跃在社会的底层，共同营造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凡尘与禅境交融认同的文化。

苏轼带着他随时随地准备办理公务的文具布囊步入厅堂。官妓琴操、郑容、高莹弹弄起怀中的琵琶、月琴、洞箫，演奏起清婉动听的曲牌《凤栖梧》，以琴音代语地诉说着她们心底的所求。琴音通灵犀，苏轼含笑合掌，向官妓们鞠躬作答，心里默想：

“该是向这些苦命的人儿烧香还愿的时候了……”

小和尚思聪察觉到了这琴声中含有的曲情隐秘，一声“阿弥陀佛”，举步插了进来，把参寥大师的请柬呈交苏轼，并传送了一个使苏轼振奋的讯息：润州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昨夜来到灵隐寺了。

佛印禅师，是苏轼饮酒论诗、吃肉谈禅的密友，法名了元，字觉老，时年五十多岁，原出身于殷富之室，传说与当朝同判太常寺李定是同母异父兄弟。其人体魄高大，举止不凡，曾住江州承天寺、淮州斗方寺、庐山开先寺，佛心奇特，佛风别致，居寺饮酒吃肉，通变佛门教戒；出寺

则佣人相拥，骡马相随，全是官场派头；既友诗人文士，又交贤良缙绅；既通晓佛门禅理，又嗜于歌赋诗词，是一个集凡俗与禅机于一身的人物，在佛门也算是怪杰之人。

苏轼果然振奋而按捺不住了，挥手制止了琴操等人的弹奏，合掌祝福：

“阿弥陀佛，思聪大师布降梵音，恩德无量。佛印大师仙临杭州，苏轼无忧无愁了。琴操、郑容、高莹，佛地是福，我们去灵隐寺饮酒吃肉去！”

琴操等笑而应诺。思聪合掌打趣：

“阿弥陀佛。佛法无边，酒肉搬动了苏子瞻，小和尚不辱师命了。”

灵隐寺，居杭州三百六十座寺庙之首，在杭州城西十二里处，山林密茂，修竹滴翠，地处绝胜。寺院辉煌，白云岩、松隐岩、飞来峰、龙泓涧摄奇搜胜，绝妙人间。此寺为东晋咸和元年僧人慧理所建，山门紧对巉崖峭壁，门上有一匾牌，传说为东晋葛洪所写。门前有一冷泉，涌流成溪，溪内碧藻澄鲜，鱼翔浅底。冷泉上建亭一座，高约十尺，广约丈余，传说为唐代杭州刺史元藾所造，供游人歇足休息。是时为初夏，草碧花香，畅人肺腑，风拂泉亭，启人幽思。苏轼携妓漫步而至冷泉亭，但见山门紧闭，冷泉寂寞，林鸟争鸣，游人绝迹，不禁惊诧，转眸而语思聪：

“山门之外，属凡俗之地，今日何其清冷如此？”

思聪笑而作答：

“只缘苏公今日来访，敝寺已谢绝一切游客，这空灵之气隐于林泉，正是为迎迓苏公而使然！”

思聪的话音刚落，山门“吱”的一声徐徐打开，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和尚跨出高高的门槛，合掌迎接：

“阿弥陀佛。苏公别来无恙！”

苏轼抬头一看，是仲殊和尚，急忙合掌执礼：

“阿弥陀佛。蜜殊大师的嘴巴是越来越甜了。”仲殊和尚大笑。

这个仲殊和尚，姓张名挥，籍贯全已隐去。据说，少时为士人，诗才慧敏，游戏情场，放荡不羁，其妻妒而恨之，投毒于肉羹之中，仲殊食而中毒，死亡在即，适一和尚化缘而至，令其啖蜜而解，果然灵验而死中得生。和尚遗语而去：此疾食肉则毒发，不可复疗。仲殊悟其情场之荒唐，人生之险恶，遂弃家而入灵隐寺为僧，啖蜜为食，辟谷修炼，身体虽日见单薄，诗才却日见工妙，与苏轼相处甚欢，故苏轼以“蜜殊大师”称之。

苏轼正要跨入山门，仲殊和尚举臂拦于门外：

“苏公且慢，寺庙的清规是破不得的……”苏轼茫然。

“苏公鉴谅，佛印大师自润州金山寺飘飘仙临，海会寺惠勒大师、祥符寺清顺大师、梵天寺义诠大师皆云集于此。苏公知道，义诠大师圣洁严肃，恪守清规甚苛，一向与女施主隔绝来往。故参寥大师特命贫僧传言：若今日苏子瞻携妓进入山门，当令女施主冷泉沐浴三遭，且需苏子瞻为女施主沐发浴体，擦背濯足，方可放行。”仲殊说完，黠然一笑，双手关上了山门，不见人影了。

“蜜殊，蜜殊，几日不见，竟然口蜜腹剑，乱了佛性了！”苏轼以拳叩门，高声而呼。山门内杳无声响，遂转身与小和尚思聪论起理来：

“我佛普度众生，何以自食其言，忘却佛祖训诫，遗忘了天下的女人？我佛慈悲为怀，何以猥亵佛义，另立戒规，强令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冷泉沐浴三遭？我佛是否有些春心动荡了……”

琴操、郑容、高莹知是诗人、和尚间的游戏，都笑出声来。

小和尚思聪并不生气，亦无窘迫，话语坦然：

“阿弥陀佛。我佛‘普度众生’，但众生也不能置我佛之忧愁不悯啊！我佛‘慈悲为怀’，但施主也不能毫无慈悲之心！况且，苏公为女施主沐发浴体，擦背濯足，均在山门之外，我佛纵然‘春心动荡’，又将如何？苏公是聪明人，就不能想个变通的办法吗？”

苏轼搓手思索起来。小和尚思聪走近苏轼：

“我佛也是人啊！山门之内，除了晨钟声、暮鼓声、击磬声、诵经声，就是一团寂静了……”

苏轼拊掌高呼：

“妙极！思聪啊思聪，你真的成了大佛了！琴操、郑容、高莹，用你们的歌声、琴声叩开这高大厚实的山门吧。”

琴操等旋即通悟，抚琴弹唱起来：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突然，山门内一曲浑厚的歌声和起：

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炉片雪上钳槌，打就金毛狮子也堪疑。

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迟，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

歌声中，山门徐徐打开，无知和尚歌唱走出，仲殊和尚恭随其后。此刻的无知和尚，身披袈裟，手数佛珠，潇洒飘逸，笑容可掬：

“苏子瞻，这次交易你又占便宜了。”

苏轼执礼：

“阿弥陀佛。无知大师终于露出了真容，一副浑厚的嗓音，足以与杭州名妓琴操匹敌了。”

无知和尚纵声大笑：

“请进山门！”

山门之内，松林托起的云霭，翠竹溢出的秀雅，佛堂呈现的肃穆，流泉响出的宁静，在这块奇特的天地中，冥冥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驱散了苏轼从凡尘中带来的困惑、烦恼和忧伤，使他的心绪立即与这充满禅机的气氛融合了：

“佛地是福，山门隔绝了凡尘中的风风雨雨，在这恬愉中谈禅论佛，就是一次摆脱凡俗的通悟啊！何必要问佛法的有无？何必要问禅理的真假？佛门所呈现的一切，不也是人生的一种追求吗？”

朋友们相聚。苍林之下，溪流之滨，山崖作屏，乱石为椅，大师们各显佛法，参禅论道。潇洒的自行潇洒，深沉的依然深沉，打趣的自由打趣，沉默的尽管沉默，这就是禅机中的“关照自身”。佛印大师沉睡的鼾声已是响若滚雷。

银须飘洒的参寥大师，正襟危坐于一块方石之上，合掌闭目，宛若罗汉□陈如，谈论着他“意在尘外”的奥秘，似乎在向苏轼布道：只有他的灵隐寺，才是人间最圣洁、最庄肃、最能消解凡俗烦恼的境地。

长眉低垂的惠勒大师，倚松坐定，徐徐作语，宛若罗汉十力迦叶，谈论

着他的“禅机悟境”，似乎在向苏轼宣扬佛家超越凡俗、追求空灵、舍身求法的崇高精神，召唤苏轼进入他的海会寺的山门。

木讷寡言的义诠大师，濯足于溪水之中，举目望着蓝天上的浮云，宛若罗汉跋提，吟出了他自得的诗句：“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门夜未掩，片月随行屐。”似乎在向苏轼展示佛门的“顿悟”，超度苏轼赶快离开纷乱的凡尘。

辟谷修炼，身影憔悴的顺清大师，盘腿合掌于溪边，闭目垂首，宛若罗汉摩男俱利，轻声舒发着他那“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的淡远空灵，并请苏轼品评指点，坦然地向苏轼伸出了手臂。

苏轼领情了，心头震动。他仰卧于巨石之上，望着云霭轻拂的天宇，听着淙淙的流泉，思索着大师们谈禅引起的启迪：“淡远空灵的佛门，这枝叶如盖的古松，就是菩提树吧？这古松下坐禅的人们，就是等候传法布道、等待涅槃永生的佛徒吧？传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禅入定，苦苦追寻人生真谛‘宁碎此身，终不起此座’，辟谷绝食，苦思冥想，终于在第四十九天的深夜，应着夜空天花乱坠的繁星，成了正果。贪、嗔、痴、烦恼、色、欲、爱、恨不再起于心头，心如明镜，不再沾染人间的是是非非；视力、听力无所隔阻，通悟了人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创造了‘涅槃永生’的永恒。这是真实的吗？也许是真实的。‘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这精妙的教义，不正是使那些甘居清苦的佛门弟子矢志弥坚的心灵偈语吗？不正是使眼前这些佛门大师若痴若迷的性灵通悟吗？

“深邃圣洁的佛门啊，世间的草木风泉，在这里似乎也变得玄奥冥灵了。苍松是远古，碧草是现今，清风是匆匆的过客，流泉是忠诚的知音。在佛语禅机的奏鸣中，天和地的界际消失了，人和神的区分不见了，人间的恩恩怨怨融合成为和谐的一体，连世间的曲曲直直、是是非非都无须分晓了。凡俗和超越在同一的土壤中生长，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在禅机中完美、安闲了。这是卓越灵魂的企盼，也是伟大智慧的想象啊！是啊，别管谁是和尚，谁是诗人，谁是歌伎，脱掉遮掩皮囊的衣物，都是一群从凡尘中走进山门的来客；莫问大师们的信佛是真是假，莫问大师们的道行是浅是深，扔弃那些肃穆的戒规和神秘的法号，这些佛语禅机中所含有的哲理，不也是关于凡俗人生真谛的一种探索吗……”

禅师们望着陷于长时间沉思的苏轼微笑了。

苏轼突然侧过身来，面对溪水，把手中的一束松叶抛向流溪，吁叹一声：

“可这美妙的曲音响过之后呢？”

参寥大师洞察了苏轼的思绪，吟诗出口：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无知师弟，苏子瞻六根不净，难成

正果，你再次超度这个山门外恃才自负的才子吧。”

无知和尚是前日从京都返回的。他遵师兄之命，放声吟出两句诗来：“一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并以这两句诗含有的禅机，解说了京都郑侠作赌赢得的一场雨霖，并在“禅机”即“天命”的神秘诠释中，沟通了槛内的超越和槛外的凡俗，托出了京都风雨飘摇中的王安石，动向莫辨的司马光，祸福无测的驸马王诜和进退难料的皇帝赵顼……苏轼在巨石上躺不住了，忽地挺身坐起，神情突变，山门内佛语禅机聚集于胸中的超越、空灵、淡远，刹那间都烟消云散了，一种沉重苦涩的预感浮上心头：“天意”成全了郑侠，介甫将要离开京都，吕惠卿可能扶摇而上，朝廷将成为纷争不休的戏台。多灾多难的大宋社稷啊，这也是禅机中含有的必然吗？

官妓琴操、郑容、高莹，虽不熟悉京都官场高层的情状，但从无知大师“超度”苏轼的谈禅中，从苏轼惶恐的神色中，已猜得京都卷动的风云，将截断苏轼仕宦人生的道路，在杭州的时日不会太长了。苏公一走，自己心底的企盼不都成为泡影了吗？山门内的佛，终究化解不了她们心中血泪凝结的伤疤啊！

熟睡的佛印大师突然带着鼾声一跃而起，锦袍闪光，气度非凡，如同罗汉额鞞，呵呵一笑，放声吟出一首诗来：

打睡禅和万万千，

梦中趁利走如烟；

戏君打快修禅定，

老境如蚕已再眠。

佛印的笑声和吟诗声回响松林，枝头上的鸟儿一阵急啼，扑簌簌乍起，向林外飞去。参寥大师举手呼道：

“捧茶进斋！”

仲殊和尚与思聪和尚闻声抬出一副红漆楠木“斋柜”，放置在众人中间。

参寥大师以主筵客：

“清茶素斋，不成敬意，老衲愧为主人了。无知师弟，为客人献茶呈斋吧。”

无知和尚应诺，大步走向斋柜，“啪”的一声，双手揭开柜盖。仲殊、思聪分茶送斋。

“茶”——绍兴女儿红。芬芳溢漫流泉碧草。每人一坛。

“斋”——红烧五花肉。淳香尽染松林竹丛。每人一盘。

群情振奋，众僧欢呼，酒坛高举，银箸飞舞。离散的鸟儿飞回松林，五色蜻蜓飞出竹丛，成群的蜜蜂光临碧草，流泉中的鱼儿在水面跳跃欢腾。

惠勒大师嚼着肥肉参禅：

“凡俗有凡俗的情味，佛门有佛门的戒律，原没有什么高下，何必要分什么是‘茶’，什么是‘酒’，什么是‘斋’，什么是‘肉’！过眼烟云，万事皆空，这些原本都是无名之物，只不过是僧人、俗人、男人、女人胃肠之所需。”

恪守清规甚苛的义诠大师捧着酒坛论道，嗓眼里蹦出几个妙字：

“妙啊，妙！‘茶’与‘酒’原是同根而生。没有水，哪有它们的身份和名头？‘斋’和‘肉’原出自一个家族。没有五谷，哪有‘斋’的清淡，‘肉’的醇香？禅机原是探索事物的本源，‘酒’就是‘茶’，‘肉’就是‘斋’啊！”

佛印大师原本就是靠酒肉度日的，他知道，现时的这“清茶素斋松下宴”，是参寥大师为自己洗尘而设，也是为消解苏子瞻心中的忧愁而设。该向苏子瞻指点迷津了。他醉眼矇眬，手捧酒坛，唱着唐代李白的诗句，提袍而舞。惠勒大师、清顺大师、参寥大师、义诠大师拊掌击节唱和。清风起了，斜阳暗淡了，竹林低吟，流泉弹奏，松涛滚动了：

问予何事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佛印舞向苏轼，举坛相邀：

“苏子瞻，大宋的李太白！何沉默而无诗。”

苏轼神情激越，不能自已，猛地从巨石上站起，端起酒坛狂饮。他感念大师们的盛情，亦欲与朋友们一起起舞唱和，但一种无措、无奈、无言的心绪在他胸中猛烈地滚绞着，使他气噎哽嗓，他双手一抖，酒坛脱落于巨石之上，他忽然跪仆于青石，怆然地望着朋友们，双手抱头。

佛印大师骤然停舞，凄然地坐在苏轼的身旁。朋友们都歌住声歇、沉默无语。清风停拂，竹丛停吟，流泉停奏，松涛停歇，只有依山的斜阳依恋着这沉静的灵隐寺。

苏轼泪水滴落着，他明白，今日的诸友聚会，是为迎迓佛印大师举办的，更是为自己的多舛的命运举办的，自己由衷地感谢啊！朋友们诙谐雅趣的参禅论道，是在启迪自己的顿悟，盼望自己能在“禅机悟道”中疗治心头的创伤，摆脱凡尘的一切纷扰。

他询问自己，真的能摆脱凡尘的牵念吗？介甫要成为替罪羊了，自己难安于心；驸马王诜处境如何？自己难辞其咎；皇帝今后何为？自己难断其念；朝廷就这样混乱下去吗？自己于心不忍；连眼前琴操、郑容、高莹三个可怜弱女的命运，自己也抛弃不下啊……

超越与凡俗、天堂与地狱，明晃晃地摆在眼前，佛门既然不能使其销声匿形、亲切融合，既然不能实现一个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世界，那又何必贪恋山门之内的空灵淡远、禅机悟境呢？跨过高高的山门门槛，去选择通向凡俗与地狱的道路吧……

琴操哀伤地宽慰苏轼：

“先生，我们弹唱一曲，为你消愁吧。”

苏轼点头。

琴操、郑容弹起怀中的琵琶、月琴，高莹唱起秦观的《满庭芳·山抹微云》：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

琴声突然停了。

官妓高莹掩面咽泣：

“先生，高莹有罪，误举韵脚，错秦少游的‘谯门’为‘斜阳’了……”

苏轼黯然：

“高莹啊高莹，我知你此刻的心神乱矣！秦少游伤感于‘谯门’，你在伤感眼前的‘斜阳’，足见其心意真切了。你伤感的‘斜阳’也许比秦郎的‘谯门’更加动人情怀！琴操，你能以‘阳’字韵而借秦郎原意，完成高莹‘斜阳’之感吗？”

琴操含泪点头，理弦而歌：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棹，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低墙。

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谩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

琴声、歌声在松林缭绕，在竹丛飘荡。

参寥大师颔首称赞：

“阿弥陀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凡俗中通悟音律诗意的才女，你有着佛的禅机啊！几作颠倒，几易数字，不伤高邮才子秦郎原词之意，更添了几分凄楚。才思敏捷啊！”

佛印大师合掌叫绝：

“诸法皆空，业果不空。凡尘中通晓禅机悟境的才女啊，出语滚珠，着字成玉，折煞山门之内迂腐食斋者，可以进入我们的菩萨行了。”

苏轼喟然叹息，诗从口出：

若言琴上有琴声，

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

“琴操，女菩萨，你在借秦郎之词作为我送行！‘斜阳’、‘离觞’、‘烟霭茫茫’、‘薄幸名狂’。‘斜阳’惨于‘谯门’，该偿还欠下你的债务了。”

琴操纳头拜倒：

“恳乞通判大人遂我心愿，准我削发为尼吧！”

苏轼打开文具布囊，取出笔墨度牒，提笔落字，付予琴操：

“十年一觉杭州梦。我了却一桩心愿了。”

郑容、高莹借机纳头拜倒：

“通判大人，你忘了我们的数度哀求吗？”

“没有忘记，苏轼不敢忘记。三年来，宦海徘徊，瞻前顾后，羞愧于心啊！我卑怯，怕再罗罪网！我懦弱，怕累及亲朋！我有私念，怕回不了京都！我委曲求全，向权势者弯腰打恭！我愧对杭州黎庶，也荒芜了你们的年华啊！该离开杭州了，该偿还你们的企盼债了！”苏轼提笔展纸，书《减字木兰花》一首作为判词：

郑庄好客，

容我楼前先堕帻。

落笔生花，

藉藉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

莹骨球肌那解老。

从此南徐，

良夜清风月满湖。

郑容、高莹接过“判词”一看，“郑容落藉、高莹从良”八字嵌于词中，急

忙叩头谢恩。

苏轼凄然站起，向朋友拱手告别：

“谢诸位大师‘禅机悟境’之约和‘清茶素斋’之请，苏轼要走出山门了……”

参寥大师的神情亦为之凄然：

“子瞻此去何往？”

“舍弟子由已贬居齐州，但愿朝廷能赐予兄弟相聚之方便。”

佛印大师含怒作吼：

“苏子瞻，混沌而愚如笨伯，只怕是红烧肉吃得太多了！”

苏轼笑了。

众人笑了。

佛印也摇头笑了。

笑声，都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第十三回 种瓜得豆介甫恨 收非所种师生搏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去中书门下平章事，带着多病的妻子吴氏、“以病告假”的儿子王雱和徒有虚名的“经义局”离开京都，出知江宁府。

六年湖海老侵寻，

千里归来一寸心。

回望国门搔短发，

九天宫阙五云深。

王安石的心仍在京都！

在王安石离开京都的同一天，皇帝赵顼按照王安石的奏言，重新组成了他的“变法”班子：以韩绛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翰林学士吕惠卿为参知政事，继续实行没有王安石的“王安石法度”，以期重振“变法”雄风。时人遂称韩绛为“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王安石的推荐，有力地抬高了吕惠卿的威望，励精图强的皇帝赵顼和忠于“变法”的朝臣，立即把希望寄托在吕惠卿的身上，盼望这个见识慧辨、城府深沉的“福建子”，能够完成他的恩师王安石的“变法”设想，使大宋走向真正的富强。

“护法善神”吕惠卿上台伊始，就根据皇上“恢复新法十八事”的需要，以自己特有的凶狠和无情，掀起了一场“荡涤世俗邪见”的飓风，捍卫着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在半年内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轰轰烈烈的活剧。

他首先雷厉风行地处理了影响“变法”声誉的“曾布沮害市易案”和“吕嘉问市易违法案”。

是年五月，中书检正官章惇经制西南归来，吕惠卿借重章惇功在“梅山之役”的声威和“敢决敢断”的才智，委派章惇主持这两个案情的勘查，以处理王安石留下的这笔牵扯皇帝赵顼在内的混乱“遗产”。经过两个月的勘审查证，终以“坐不觉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饰词理，不应奏而奏”、“所陈治平年间财钱内有内藏库钱九十六万缗当于收数内除豁，曾布于支数除之”、“意欲明朝廷支费多于前日，致财用缺乏、收入之数不足为出。当

奏事诈不实”等为罪名，罢曾布权三司使之职，贬知饶州。同时，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为罪名，罢吕嘉问市易司提举之职而贬知常州。

吕惠卿左右开弓，毫不留情地处置了“沮害市易”的曾布和“市易违法”的吕嘉问，在群臣中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既维护了新法的威信，又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希望和刺激。不仅赢得了皇帝赵顼的赞扬和百官的称颂，而且赢得了市民、商贾的欢呼，为恢复新法十八事打开了局面。

是年六月，随着变法派主要人物曾布、吕嘉问的离开京都，“预言家”郑侠又以他的独特方式杀了出来，向吕惠卿弹劾问罪。

郑侠凭借自己在“天意赌博”中赢得的威信和朝臣们对“天人感应”偶尔巧合的迷信敬畏，在连续几个夜晚躺于画室门前，睁大眼睛仰望紫微垣星辰变化之后，气势堂皇地通过中书门下向皇帝上呈了《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画图。图中取唐代魏征、姚崇、宋璟等贤相和李林甫、卢杞等奸相的事迹，把当朝宰执大臣拉入画图之中，对号入座：冯京对魏征，吴充对姚崇、韩绛对宋璟，吕惠卿对李林甫、章惇对卢杞……变法派的人物，几乎都被“预言家”郑侠对上了唐代的奸佞小人。

郑侠惟恐皇上不明彻自己的用心，随图又附上了一份“奏表”，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

……安石为惠卿所误至此，今复相扳援以遂前非，不复为宗社计。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

这不仅是要吕惠卿下台，而且是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不仅以王安石为杨国忠，而且以皇帝赵顼为唐玄宗。皇帝赵顼观图览表之后，不禁怒火中烧。

六月八日深夜，赵顼召吕惠卿进入福宁殿御堂，不动声色地把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推向吕惠卿：

“监安上门郑侠，精于‘阴阳五行’之说，谙悉‘天人感应’之学，今再次献图进言于朕，卿可观图览表，抒其所思。”

吕惠卿展开画图一看，切齿欲碎。再览表文，怒恨填膺。但他不似王安石心无所藏，一触即跳。他有着极强的自制能力，不仅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而且能够在极大的刺激下冷静思索。并借着观图览表的掩护，迅速对皇上此时的举止、心境进行了分析判断。他认为：皇上如果完全

赞同郑侠所奏，断不会召自己进宫，更不会把郑侠抛给自己；皇上此刻的声色俱厉，显然含有考察自己之意。不能让皇帝猜疑于心，不可放过可杀的郑侠！他迅速确定了对策，用异于王安石的举措，冷静地对付这位“预言家”的挑战。他向皇帝赵顼呈还郑侠的画图、奏表，拱手禀奏：

“圣上明鉴，郑侠上呈画图、奏表，均针对臣下而来，臣听从圣上明断区处。”

皇帝赵顼十分欣赏吕惠卿这沉着知礼的回答：

“区处之策，卿可进言。”

“谢圣上。为明断是非，使臣明了其‘奸’在何处，臣奏请圣上：一、张示郑侠所呈画图、奏表于延和殿群臣之前，使群臣知晓，以辨正误。二、请监安上门郑侠亲临延和殿，尽揭臣下罪过缺失；臣愿与其理论真相，澄清事实。三、恭请圣驾御殿明断。”

皇帝赵顼被吕惠卿的气度、胆略感动了，他竭力控制着心头的喜悦，微微摇头：

“卿当细思，郑侠画图以辱卿，奏表以诬卿，若张扬散布于朝，众口如川，难堵难塞啊。”

吕惠卿昂首挺胸，话语铿锵：

“谢圣上九天之恩。臣已将身心所有献于圣上，岂畏众口如川，只求不辱圣上知遇之恩。”

皇帝赵顼拍案而定：

“善！依卿所奏。卿传朕谕，明日午朝，延和殿召对群臣。”

六月九日午时，一幕谁是“正直君子”，谁是“邪曲小人”短兵相接的“肉搏”在延和殿开始了。

皇帝赵顼坐在高台的御椅上，摆着一副公正、森严的面孔。群臣惶恐不安地跪伏在地。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充等衣冠楚楚地跪于高台正前之下；吕惠卿神情自若、冷静沉稳地跪于高台下右侧一边；监安上门郑侠，一改平日画家衣着不整的落拓不羁，换上了朝服、朝冠，跪于高台下左侧一边。也许由于第一次走进延和殿，紧张使郑侠往日的飘逸和不凡略减了成色，给人一种沉重、孤傲和忧郁的感觉。

皇帝赵顼一声谕示，两个宦侍走至殿前，把手中的“画图”一抖，一幅长约一丈、宽约三尺的巨幅画作《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出现在群臣当面。群臣仰起的头颅，百十张面孔上百十双晶亮的眼睛飞速转动，都在“正直君子”、“邪曲小人”的座号上，寻找着自己和别人形似的

面孔和神似的情态。被拉入“邪曲小人”之列者愤怒、仇恨，被请入“正直君子”雅座者喜悦、自得，被疏漏于“邪曲小人”和“正直君子”之外者，轻松、超脱，殿前实际上呈现的是一幅千古佳作——“喜怒哀乐脸谱图”。

接下去百十双眼睛一齐转向“预言家”郑侠，送去了各色各彩的目光。这反使郑侠神情一振，气宇轩昂。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充等人的面孔，此时变得忧郁苍白，他们虽被郑侠请入“正直君子”的头排人物，但摸不到皇帝当殿展示此图的心机是祸是福。他们转向郑侠的眼睛显得悲喜难分。

皇帝赵顼又一声谕示，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宣读起郑侠随“画图”上呈的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的奏表。随着韩维清朗的宣读声，百十张面孔和百十双眼睛，慢慢地转向“邪曲小人”之首的吕惠卿。吕惠卿在众目睽睽之下，似乎也神情一振，昂起了头颅。

皇帝赵顼擂起了“肉搏”的战鼓：

“朝朝代代，都有忠奸，然忠奸之分，难乎其难。监安上门郑侠，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于朕，开古今以画图论忠辨奸之先河，并呈表弹劾吕惠卿‘朋奸壅蔽’之罪，新朕耳目。郑卿，你缘何而知吕惠卿等人是‘邪曲小人’？”

郑侠似乎早有准备。他叩头站起，整襟捋袖，拱手禀奏：

“臣从‘天’知，亦从‘人’知。”

“‘天知’为何？‘人知’为何？”

郑侠侃侃而谈：

“禀奏圣上。臣连续五个夜晚，于画室门外卧竹席而仰观天象，见紫微垣内黑雾侵入，绕帝星而不散，是谓‘雾侵紫垣’之象，主帝星暗；臣再细察天龙星座东藩八星，见其臣星移荡无定，光侵紫垣，亮若白熊，并挟黑雾漫掩西藩，是谓‘客星欺主’之象，主奸佞生。是为‘天知’。

“‘变法’六年，王安石主政祸民，现已贬知江宁，罪有应得，天人称快。然安石数年来所倚重者，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耳。而吕惠卿为‘四凶’之首，安石所行罪孽，皆缘于吕惠卿之执著设谋。臣在奏表中感叹而言：‘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今之惠卿即昨之安石，今惠卿所行之政，即昨安石所行之政，换汤不换药耳。是为‘人知’。

“‘天人感应’，明政之道。臣冒死奏请圣上：贬惠卿而绝安石之政，去邪曲小人而信赖正直君子，上符天象，下慰民心，则天下大治……”

郑侠禀奏完毕，转头向群臣一瞥，着意瞥了一下被他的画笔封为“正直君

子”的宰执大臣韩绛、冯京、吴充等人，以期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支持。谁知这些“君子”并不“正直”，一个个默而不语地冷落了他。

皇帝赵顼发出了似乎是赞许的感叹声：

“‘天人感应’，深奥莫测，朕受教了。吕惠卿，你对郑侠弹劾之事有什么辩解的吗？”

吕惠卿站起：

“禀奏圣上。臣愚鲁，不明天象，可否请司天监提举陈绎大人以近日天象变化情况以明臣下？”

皇帝赵顼允诺：

“司天监提举陈绎可在？”

年老的陈绎急忙应声站起，走出群臣之列，跪于高台之前：

“臣司天监提举陈绎叩见圣上。”

“近日来天象有何变化？卿当如实奏知。”

陈绎几十年来就是端着紫微垣这个饭碗生活的，对紫微垣星辰变化与王事的关系，有着精明的理解：与其说是天象预示着王事，莫如说是王事引导着天象。因为帝业兴盛、帝王健康时的“天象”都是好的；帝业衰微、帝王更迭时的“天象”都是坏的。像郑侠这样观天望气的“预言家”，只能说是仅知“天象”皮毛而尚未入其门槛的蠢材。他慢慢从地上爬起，拱手禀奏：

“司天监日夜观察天象，特别注目于紫微垣和天龙星座东西两藩，未见‘雾侵紫垣’、‘客星欺主’之象……”群臣哗然。

郑侠持不住了，他忘了朝制，疏狂的毛病发作，放声打断陈绎的禀奏：

“司天监尸位素餐，在圣上十日祈雨中连连失误。此等庸碌无能之吏，不可再留司天监！”

群臣惊骇。陈绎语停摇头。

皇帝赵顼怒声叱斥郑侠：

“放肆！”

吕惠卿抓住时机开始反击。他明白，司天监提举陈绎的寥寥数语，已粉碎了郑侠“天知”的根本，自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他急忙向皇帝拱手奏请：

“禀奏圣上。臣有几件事要向郑侠大人请教。”

皇帝赵顼允诺：

“准卿询问。”

吕惠卿向郑侠拱手为礼：

“请郑侠大人少安毋躁，就算司天监提举尸位素餐，你说得全对，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雾侵紫垣’之象，一定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而不是来自那些心怀诡诈的小吏？”

郑侠的观察天象变化，原本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现时被吕惠卿的询问绕住了，出现了迟疑的困窘。

吕惠卿逼了上来：

“就算如大人所说，‘雾侵紫垣’之象是来自现时的宰执大臣。现时的宰执大臣中的韩绛大人、冯京大人、吴充大人，都被大人封定为‘正直君子’，正直君子的命星自然是不会冒黑雾的。请问大人，你怎么能够断定，那‘客星欺主’的黑雾是我的命星冒的，而不是别人的命星冒的呢？”

郑侠一时情急，高声呼喊：

“因为，因为你出于王安石的门下……”

吕惠卿咬住不放：

“不错，我是出于王安石门下，可郑大人不也是出于王安石的门下吗？‘天人感应’总是有迹可寻的。我任参知政事几个月来，奉圣旨恢复新法十八事，有目共睹。可郑大人你干了些什么？上呈《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以古喻今，分裂朝廷重臣。上呈《奏表》，诬几个月来朝廷所为是‘以遂前非，不为宗社计’，公然反对恢复新法十八事。更为甚者，郑大人竟以唐代‘天宝之乱’喻今之‘变法’，以杨国忠喻王安石，以杨贵妃喻我吕惠卿，那么，请问郑大人，你心中那个重用杨国忠、包庇杨贵妃的唐玄宗又是谁呢？！”

韩绛、冯京、吴充倒吸一口冷气：吕惠卿慧辨心狠，比王安石可怕多了。

群臣们都被吕惠卿的机敏辩才折服了，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

郑侠全然懵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吕惠卿在几个转弯中，已把一顶“影射皇上昏庸”的罪名套在他的头上。他有口难辩，神情慌乱。

吕惠卿仍然穷追不舍：

“郑侠大人，你通晓‘天人感应’的奥秘，你所观察到的‘雾侵紫垣’之象，本是你上呈《奏表》中冒出的黑雾；你所观察到的‘客星欺主’之象，正是你上呈‘画图’中闪烁的血火之光。如果要在当朝众多的群臣中寻找‘邪曲小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你监安上门郑侠！”

郑侠又急之气，无力还手，也不知如何还手。郑侠的迟疑，给沉默已久的群臣，提供了一个发挥各自才智的空当。同修起居注张璪、御史中丞邓绾、监察御史邓润甫等相继站起，纷纷弹劾郑侠的“讪谤朝政”、“影射圣躬”、“心怀不轨”，并纷纷揭发冯京、王安国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知中枢之事，乃冯京告王安国而转知郑侠”。三人成党，郑侠罪案立。

皇帝赵顼用响亮的笑声宣告了郑侠悲惨命运的了结。他拿起郑侠上呈的“画图”、“奏表”扔下御案：

“‘画图’、‘奏表’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反对‘变法’吗？为使‘变法’停止，不惜借助‘天人感应’、伪造天象，向朕的中枢重臣开刀。以‘天知’、‘人知’的狂言疯语蔑视‘朕知’！朕虽非圣明之主，但郑侠此等欺世欺人之邪曲伎俩，尚可察觉。郑侠一案，交有司勘审处置。今后有再敢狂言反对‘变法’、‘讪谤朝政’者，当以郑侠为鉴……”

皇帝的谕旨发出，郑侠受审，群臣完全明白了今日午朝皇帝的“宗旨”所在：杀鸡给猴看！“变法”和“变法中的缺失”不可再非议了。

七月，罢郑侠监安上门之职，编管英州；罢冯京参知政事之职，贬知亳州；罢王安国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之职，放归故里。

王安国潦倒地回到江宁，是年八月十七日，病卒于王安石住宅，时年四十七岁。

吕惠卿反击郑侠挑战的胜利，不仅以“忠诚”、“才智”、“冷静”、“慧辨”赢得了皇帝赵顼的信任，也以其“干练”、“无私”、“不怕邪”赢得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多数官员的钦佩。冯京乃郑国公富弼的女婿，对“变法”时有非议，王安石也莫可奈何，今天竟被吕惠卿扳倒了；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公开反对“变法”，皇上也网开一面，今日跌在吕惠卿的手里；“疯子”郑侠更是一身滚刀肉，占天卜地，一支画笔，弄得朝臣人心惶惶，不知何时被他的画笔点了穴位，连皇帝也被他牵着鼻子乱转，这个人怕人恨的祸害精，终于被吕惠卿赶出了京都。

吕惠卿的声望急速地上升，他的权力欲念也在急速地膨胀。

半年之内，朝臣已成“惟吉甫马首是瞻”之势，御史争相依附，谏官异口颂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鹜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绛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讥”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同者：王安石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是性格使然，不失真诚；

而吕惠卿的“刚愎自用”、“狂狷少容”则是权势使然，具有官场上可怕的残忍。

吕惠卿认为脚跟已稳，于是开始标新立异、自树招牌。是年十月，他采用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建议，创立了“手实法”，报请皇帝赵顼恩准后，由司农寺颁布推行于全国。这个“手实法”的主要内容是：

……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蓄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手实法”的产生，在吕惠卿心里，也许是为了发展前宰相王安石“变法”的设想，丰富“王安石法度”的内容，推动“变法”的进一步深入。但他的这个“发展”和“丰富”，却把王安石原本就不完备的“设想”推向极端，把王安石“变法”中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绝对化，从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

“手实法”的要旨是针对“五等丁产薄多隐漏不实”的目标而发，明显是对着农村贫困的农户的。它向农民增加赋税，而且收到了屋宅、资货、用器、家什、骡马、猪豕、牛羊、鸡鸭头上，真是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先例，对北方广大地区正在度着灾荒的黎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也许是因吕惠卿不了解乡村实情，也许他心中根本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

“手实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追呼抑配”而“奖励告发”，造成了“民家尺椽寸土简据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心相互猜疑，邻里相互戒备，世风败坏，并累及“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的推行。“种瓜得豆”，这是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的。

朝廷纷争又起，各地州府官吏纷纷上书告苦，宰相韩绛借机向吕惠卿发难，皇帝赵顼又皱着眉头徘徊于福宁殿御堂，开始对吕惠卿的为人起疑了。

此时，从杭州移知密州的苏轼，在“不敢论事久矣”的心态中，也按捺不住对“手实法”的忧虑，把一份《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送至朝廷：

……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于已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讦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讦之人，未有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苏轼并以“手实法”非朝廷制定，而是出于司农寺，“是擅造律也”，拒绝在密州治下执行“手实法”。

不甘寂寞的苏轼在州县官吏中带了一个“坏”头，身居千里之外，又稀里糊涂地卷入了朝廷的一场新的纷争。

宰相韩绛自度非吕惠卿敌手，便密奏皇帝赵顼，复用王安石以稳定朝廷政局。

皇帝赵顼去年出王安石知江宁府乃一时之无奈，大乱之时又怀念起王安石的“见识高远”，并亦有赎消去年因“天意赌博”有负于王安石的内疚，便依从了韩绛的奏请，发出了“复王安石同平章事”的诏令。并派出快马飞骑传谕江宁，召王安石立即进京理政。

吕惠卿闻讯大骇，立即陷入仇恨与愤怒交织的恐惧中。

吕惠卿看得清楚：皇上对自己信任的动摇，标志着自己一生抱负的破灭。他恨从密州上书呈表弹劾“手实法”的苏轼，更恨唆使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时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

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权力之威。他相信王安石重返京都必有新的作为，但他嫉妒王安石创建的业绩毕竟不是自己的业绩；他相信王安石执掌权柄后对自己会一如既往，但他知道自己已不甘于再为他人出谋划策了。与其来日水火相煎，莫如今日水火分离。

吕惠卿膨胀的权力欲强烈地排斥着王安石的卷土重来。逆闭王安石入京之途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他当了六年王安石的助手，熟知王安石主政数年的全部失误，而且握有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把柄”。但这毕竟是对付王安石，他不愿把事情做绝，便在王安石的失误中选取了易于引起皇上猜疑的数十事，写成奏

表，以图打消皇上对王安石的信任。

熙宁八年二月六日夜晚，吕惠卿袖着揭露王安石理政失误的“奏表”，以“完善东府理政程序”为由，向福宁殿御堂走去。

吕惠卿在宦侍引导下走进福宁殿御堂，御堂里空无一人，四角的红莲宫烛亮着，更显得这间殿堂的空旷。他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宦侍见状，低声说：

“皇上和皇后正在内室弈棋作戏，请大人稍等。”说罢，轻步走向内室。

空旷沉寂的御堂，使吕惠卿的心更显不安。他摸着袖中的“奏表”，心里浮起难堪的愧疚和苦涩：这是恩将仇报，这是叛师背友啊！本无心伤害介甫，可形势逼人，不得不为，在政坛上，权力就是神明。权力决定着人的高下，有权，人可成神；无权，人可成鬼，这也许就是政争不休的渊薮，吕惠卿也是人啊！

内室的门响了，皇帝赵顼笑声先于人出：

“吕卿，你打断了朕一盘必胜的棋……”

吕惠卿中断了沉思，急忙跪地请安。皇帝赵顼挽起吕惠卿：

“卿深夜请见，必有要事，朕怠慢了。你我君臣，先品茶，后议事。”

皇帝赵顼落座于软榻，吕惠卿坐在软榻一侧的宫凳上，宦侍捧来香茶。

吕惠卿望着眼前身着微服、潇洒欢愉的皇上，心中浮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是一个好征兆，改变了装束的皇帝，也许会改变“诏王安石进京”的谕旨的。他从袖中取出“奏表”，跪在皇上面前拱手禀奏：

“臣近日于东府理事堂翻阅近几年来存案文书作借鉴之资，见州府文书奏札积压延误或处置失误者甚多，且均无圣上批谕，执政妄自为之。这些文书奏札，均反映有关社稷大业之事。如戎州札奏五百刁民聚啸山林事，束之高阁，几年被尘；清州札奏清河县吏朋党阴通辽邦事，有阅无批；均州雨涝伤农事，无阅无批；沂州札奏僧道云集余姚县其迹可疑事，批以‘传经布道’四字留压。凡此种种，达数十事，臣览之心惊，思之不安。此或为渎职，或为东府理事程序不明所致，臣不敢妄言。若系渎职失误，当究查其责；若系理事程序不明，当完善其政。仅呈奏表，并附文书奏札十则，供圣鉴谕示。”

皇帝赵顼惊诧，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表细览。

这些州府上呈的文书奏札，大都是熙宁五年的，所有奏札上，都有王安石潦草难辨的签字，根本没有上呈福宁殿的字样。王安石贪权渎职，自作主张，无视朕躬啊！皇帝赵顼的脸色阴沉了。

吕惠卿凝眸注视着皇帝赵顼，皇上对王安石的不满和猜疑已经产生，希望这种“不满”和“猜疑”能够接着产生自己期盼的结果……

赵顼脸上的阴云，又很快地消散了。赵顼望着吕惠卿一笑，说：

“朕知卿意，卿之所言，慎勿外语，朕当审而察之。介甫先生会很快返回朝廷的……”

吕惠卿心里凉了，他向皇上叩头谢恩。正欲起身离去，福宁殿宦侍梁惟简急步走进御堂，把一份“急奏”跪呈皇上。

皇帝赵顼打开一看，神情大变，怒起眉间，霍地站起，连声叫骂“该杀”，随即走向御案，展纸提笔。正欲落墨，忽而又掷笔于案，凝神沉思……

吕惠卿不知发生何事，不敢开口告退打搅了，只好跪在御案前熬着。

皇帝赵顼声色严厉地吼了一声：

“吕惠卿听旨！”

吕惠卿急忙抬头。

赵顼把“急奏”扔给吕惠卿：

“这是一桩谋反案，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少有的一桩谋反案，你速为朕勘治审查！”

吕惠卿拿起“急奏”一看，“李逢、刘育谋反案”映入眼帘：

……沂州黎民朱唐告发，余姚县主簿李逢，借宗教活动进行谋反活动，词连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医官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道人李士宁等……

吕惠卿的目光停落在李士宁这个名字上，心里立即浮起李士宁与王安石的交往，迅速联想到王安石对沂州“奏札”“僧道云集余姚，其迹可疑”的批示：“传经布道”，心中沸动起一股喜悦，亦浮起了道人李士宁奇特的形影……

李士宁，一个神秘奇异之人，白发白须，骨瘦如柴，仙风仙气，自言修道于峨眉山，时年三百余岁，精通导气养生之术，能预知人之休咎祸

福。于是他成了京都公卿黎庶敬仰的人物，为大宋“靡费奢华”之风中又增添了一笔奇异色彩。他行踪神秘，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去无声息，来有声威。居京之日，出入于王公大臣之家，宝马香车，万人争睹，塞街蔽巷，人们奉之若神，视之若仙。他曾为昔日的仁宗皇帝赵祯讲过养生之道，仁宗皇帝曾以御诗赠之。他曾为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的母亲传授过导气之术，以仁宗皇帝的御诗转赠世居之母，并赠世居以宝刀，且曰：“非公不可当此”，赵世居奉之若师。他曾为许多王公看病制药、卜凶问吉，王公大臣们都以“不遇李士宁为憾”。他曾多次进入王安石府邸，王安石曾茶酒接待。这样一个人物，不正是“谋反”串连中最需要的角色吗？

吕惠卿心中暗道：介甫公，这可不是弟子有意害你，是你命当如此。

熙宁八年二月九日，身居江宁府官衙的王安石，跪拜在官衙门前一株越墙而过的高大古槐的横枝下，怀着十个月来“回望国门”的悲哀，从大内宦侍手里接过皇帝诏令“复王安石平章事”的御诏，潸然泪下。也许弟弟王安国郁愤而死的悲哀仍重压着他的心，也许去年凄然离京的屈辱仍萦绕着他的魂，也许京都未来的前景给了他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望着苍老的古槐，和泪吟出了凄凉的诗句：

去年北风吹瓦裂，

墙头老树冻欲折。

苍叶蔽屋忽扶疏，

野禽从此相与居。

他想着京都那些北风般寒冷凛冽的反对变法者，想着京都那些野禽般居住无定的变法投机者，带着病魔缠身的妻子吴氏和愤懑淤胸的儿子王雱，七日七夜背道而行，于二月十六日到达汴京。当夜，就获准走进了福宁殿御堂。

这一夜的君臣会见，完全不似七年前那次君臣际遇的景象了。御案前宫烛下的皇帝用一副冷漠的面孔、一双猜疑的眼睛、一种凝重的沉默迎接他。王安石在刹那之间一腔热情冷下来，七日七夜舟楫、鞍马的劳顿突然浮起，漫过周身，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在向皇帝跪倒、叩头、说

出几句礼见性的祝愿套话之后，便匍匐在地，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皇帝赵顼似乎为王安石千里奔驰，招之即来的忠诚有所感念，长吁一声，伸手拿起一份弹劾奏表交给王安石："卿可一览，朕等待卿的解释。"

王安石接过"奏表"一看，神情恍惚，双目飞花：这份条列着自己"变法"来几十项失误事件的弹劾奏表，竟然是出自吕惠卿的手！

他不敢相信，竭力镇定着恍惚的思绪，竭力聚集散乱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奏表"上署名的"吕惠卿"三个字，一阵酸楚刺心，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意想不到啊！自己这七天七夜舟楫、鞍马上的焦思判断全然错了，朝廷里寒冷凛冽的"北风"不再是反对"变法"的冯京、吴充、郑侠，而是自己多年来信任的朋友；朝廷里居住无定的"野禽"，不再是投机转向的曾布，而是自己去年离京时亲自举荐的继承人。他弄不清吕惠卿何以如此迎面截杀？想不通吕惠卿何以如此背后捅刀？他更找不到吕惠卿如此绝情绝义的理由。

"志气与日争光辉"的自负受挫了，"脱略不省旁人讥"的自信动摇了，藐视一切的自尊遭到戏弄，真挚的情感受到伤害，王安石心里此时只有懊悔的自责：原不该离开江宁，再次步入这京都啊！

王安石已无心对吕惠卿弹劾奏表中条列的种种罪行作任何申辩和解释。他拱手怆然禀奏皇上：

"臣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为敌……"

皇帝赵顼从王安石神情骤变、泪水潸然、有苦难言的悲哀中，似乎察觉到"事事欲须自明"的艰难和"人人与之为敌"的苦衷，反而同情王安石"变法"七年来处理朝政的辛苦了。是啊，王安石有"执拗偏狭"的狂狷，但较之吕惠卿"反目相噬"的奸巧，毕竟是高尚、忠厚和值得信赖的。他离座而至王安石身边，挽起这个不得不倚仗的宰相。

"朕深知卿之忠贞，故以此弹劾奏表示卿，乃欲使卿明了朝廷今日之势已非昔日。'手实法'之出，朝臣纷议，州县告苦，民怨沸起，卿当为朕详而察之。"

王安石原本是个文人，皇帝的一番体己话，又使他心头热浪滚滚，五味俱全。"卿所撰《三经新义》书稿，朕已阅览。不拘俗见，不袭人言，新颖而有见地，实为'变法'之所需，将使天下学者归一，道德一统。朕已诏令麟台从速镂版印刷，颁于学官，迎接卿重返京都。"

王安石颓然苍凉的心绪又被皇上的浩荡皇恩驱散了。皇上以肝胆相见，

臣下能疑于心吗？他急忙仆伏于地，叩头谢恩：

“臣王安石敢不竭心竭力以奉圣上……”

王安石开始重新处理朝政了。

但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已引不起朝臣们闻风而动的响应。他大刀阔斧的做法，已不再产生哄动的效果。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如同一架松散而粘着锈斑的马车，推不动、敲不响、运转不灵。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现时的身边，已没有出谋划策的吕惠卿，已没有埋头苦干的曾布，已没有行事果敢的章惇，已没有四处联络的吕嘉问，已没有壮大声势的同路人苏轼、苏辙、王诜、陈慥、司马光、欧阳修，连高声反对“变法”的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吕诲、吕公著、范镇、张方平等人也没有了。沉寂无声的朝廷使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他隐约地感觉到，吕惠卿似乎已经主宰了这块天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他的手脚，使他寸步难行。这种力量是什么？他根本没有看到现时的“变法”已失去了原有灵魂，宰执、重臣们不再为国家的安危着想，而是借着“变法”的口号营造各自的权力。他根本没有看到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大多数官员，已经失去了“变法”的热情，都在用厌恶的目光藐视着这层出不穷的权力之争。他根本没有看到朝野黎庶和京都细民已经对“变法”失去了信心，他已成为惟一钟情于“变法”的孤家寡人。他根本没有看到，一场更加残酷的权争即将出现在朝廷。他对眼前的形势，简单而善良地猜度为吕惠卿嫉恨自己的“再起”和“逆闭其途”失败后的不与合作。他希望时间能愈合他与吕惠卿之间感情上的裂痕，在合力“变法”中恢复昔日朋友间的亲密情感。

文人出身的宰相，有着文人处世处事上的糊涂宽厚。王安石根本没有想到，在他等待友谊裂痕的愈合中，吕惠卿正在指使御史中丞邓绾和御史邓润甫等人，抓住王安石与道人李士宁的交往，已把他拉进“李逢、刘育谋反案”之中，从而引发了王安石的学生、门人、儿子之间一场断送“变法”命运的生死搏斗。

“李逢、刘育谋反案”的暴露，引起了皇帝赵顼的惊恐，也激起了皇帝赵顼的暴怒，一声令下，案犯全部落网。吕惠卿遴选御史中丞邓绾，知谏院范百禄，监察御史里行徐禧、王古勘治审讯。

身陷牢狱中的道人李士宁，在邓绾、徐禧、王古等人轮番的刑棒、竹签审讯下，既无“导气”之法，又无“养生”之术，在皮开肉绽中，像凡人一样地张开嘴巴，吐出了他与王安石的交往。其供词为：

……王安石延于东府三次，传授导气养生之术，王安石每次均治茶酬之。

……王安石延于宰相府邸计五次，为夫人吴氏讲导气养生之术，并望病制药，王安石每次均治酒肴酬之。

王安石在其夫人吴氏病愈之后，曾经赠诗一首作为酬谢。其诗为：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

“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这“杳杳”、“冥冥”之句，不就是最神秘、最理想的织罪材料吗？精于当官术的御史中丞邓绾，为了自洁其身，彻底割断昔日王安石极力提携自己的那段历史，并借以向吕惠卿邀功依附，便以案情勘审人的名义，绞尽脑汁，在这“杳杳”与“冥冥”的诗句中，寻觅最能使皇上疑心的字眼，写就了置王安石于狱牢的弹劾表状：

……道人李士宁，妖妄惑世，煽动罪犯赵世居不轨，迷惑朝臣刘育、张靖武、郝士宣等阴助发难，且与王安石过从极密。据李犯士宁供称，王安石曾阴邀于东府、宰相府邸八次之多，并酬李犯士宁隐诗一首：“杳杳人传多异事，冥冥谁知此高风。”“杳杳”者何？“冥冥”者何？李士宁神情慌乱，惊恐异常，拒不吐实，仅以“导气养生”四字对之。王安石生性疏狂，一贯藐视天命异说，人所共知，何独钟情于士宁之术？奈何安石现居高台，朝制护身，逍遥事外，致使狱案疑窦难明。乞谏圣上明断，以解狱审蹒跚之急……

邓绾写就“奏表”，并携带李士宁的“供词”至吕惠卿处报功。

吕惠卿为急取宰相高位，不惜置人于死地，除指使其亲信官吏散布消息于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以扩大影响，造成舆论，并指使邓绾将其弹劾“奏表”迳呈同平章事韩绛处理。他要一箭双雕地借机把韩绛也拉进这桩“谋反案”之中。

王安石从韩绛处闻得讯息，大惊失色，欲哭无泪，欲诉难吟，泪水往肚子里流：“种瓜得豆啊，自己亲手提携的两个门生，却合伙谋取自己的老命了！”他含恨忍辱地咬着牙关，不予理睬，仍集中精力奋而推动着朝廷这架粘满锈斑的马车，等待皇上自己做出裁决。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却不似王安石那样的糊涂和宽厚。“小圣人”毕竟是经过七年“变法”风暴陶冶的，他有着年轻人的敢爱敢恨、简单鲁莽，有着年轻人敏锐的判断力和强烈的报复心。二叔王安国的愤怨而死唤醒了

王雱对吕惠卿“奸巧阴毒”的警觉，父亲再起后尴尬的处境引起了他对吕惠卿“反目相噬”的憎怒，吕惠卿欲置父亲于谋反案的丧心病狂引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凭借着父亲的人望，活动于谏官、御史之中，暗暗进行着反对吕惠卿的串连，并赢得了御史蔡承禧等谏官御史的支持。并以“讽刺”、“威逼”、“利诱”等手段，制服了依附于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为吕惠卿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月二十三日，在延和殿午朝上，御史蔡承禧上呈奏表，突然发难，率先向吕惠卿进行弹劾：

……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如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为死党。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为奔走，此奸恶之尤大者……

蔡承禧一举震动了朝廷，不满意吕惠卿所作所为和同情王安石的谏官、御史纷纷起而响应，午朝成了揭发吕惠卿的控诉会，延和殿里掀起了一股弹劾吕惠卿的浪潮。同平章事韩绛推波助澜，挺身而出，也把一份弹劾吕惠卿的奏表放在皇帝赵顼的面前：

……惠卿奸巧，路人皆知。执政两载，党羽已成，现朝政中梗而难以上通下达，乃惠卿布局之密，风雨不泄。臣深感惶恐……

吕惠卿在突袭的风暴中大为慌神。

皇帝赵顼把审视的目光移向了吕惠卿。

御史中丞邓绾，为了避免与吕惠卿一同下台，借机向王安石表示“一度背叛”的忏悔，在宰相韩绛站起弹劾吕惠卿之后，他便转过头去向吕惠卿“反目相噬”，又揭发了一起惊人案件：吕惠卿兄弟弄权贪污——“华亭弄权奸利案”：

……“变法”过程中，吕惠卿与其弟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曲阳县尉吕和卿，乘新法推行之机，与华亭知县张若济狼狈为奸，以权强借华亭富民朱华等人钱五百万，用以私置田产五百顷；并使其舅父郑膺强夺民田，使僧人文达强夺王竺僧舍。此种阴行其事，以权谋私，共为奸利的卑劣行径，已失天下黎庶之心……

吕惠卿傻眼了，连反击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是“变法”七年来最大的一桩弄权奸利案。而且发生在一个主持“变法”的大人物身上，朝野哗然，百官震惊。皇帝赵顼大骇，立即诏令“置狱鞫之”。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吕惠卿之舅郑膺、富民朱华等人进了牢狱，吕升卿调离京都，吕惠卿也居家“养病”。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暴露了吕惠卿人格的缺陷。在富民强国口号掩盖下“弄权奸利”的倒行逆施，自毁了“变法者”的名节。至此，“变法”已失去原有的魅力。权力成了朝臣关注的中心。人们不再为新法的利弊、黎庶的苦乐、国家的兴亡而争执论战，而是热衷于权力和私欲的勾心斗角。“变法”人物也随之纷纷失势与消失。王安石因涉及“李逢、刘育谋反案”，成了群臣私下议论的中心，他主持朝政，已无人真的听从；吕惠卿因“华亭弄权奸利案”所证实的“执政踰年，所立党派不一”的“结党营私”，已成了御史谏官弹劾论政的主题。章惇、李定、徐禧、曾旼、刘泾、叶唐懿、周常、徐申等忠诚于“变法”的大小官员，都处于吕惠卿“死党”的地位，都被列入未“置狱”而“鞫之”之内。“变法派”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勘审，个个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审查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破灭了。吕惠卿“反目相噬”的诬陷，使人们看清了官场风波的险恶和世情道德的衰微。如此官场，能给国家带来强盛、能给百姓带来幸福、能给社会带来祥和吗？吕惠卿的“弄权奸利”使人们看到了财利迷心的魔力和以权谋私的恐怖。人们突然感到“法度”变更的无力和悲哀。人的灵魂的净化绝非“法度”的变更所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官们的灵魂净化也许更难更难。

沉寂已久的前副宰相张方平借机上呈的“奏表”，要求弹劾新法：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匡二可悉……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弹劾，人将不堪…… 吕公著也开口说话，他请求皇帝赵顼迷途知返：

……古之为政，初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治郑，一年而民怨之，三年

而民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然与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馆阁校勘王安礼的疏谏也摆在皇帝赵顼面前，对“变法”中出现的“以权奸利”提出了警告：

……乘机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

沉寂数年的反对“变法”之风又借机刮起，皇帝赵顼心寒了，对这些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再暴跳如雷。他对这些疏奏不加任何谕示地转交于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举目茫然，既无力反驳，也无心反驳了。

“李逢、刘育谋反案”和“华亭弄权奸利案”的出现，使王安石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不敢过问“李逢、刘育谋反案”，因为他已是此案的涉嫌者。他不敢过问“华亭弄权奸利案”，怕陷入更为可怕的纷争。他心神紧张地为南北边患的夹击忙碌着：北面辽国侵犯黄嵬山边地，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韩镇去河东与辽国使者谈判，若谈判失败，将于黄嵬山北失地东西七百里，北部边防之险将失之尽矣；南面交阯的兵马已在围攻邕州城，知州苏缄正在悉力拒守，朝廷已派天章阁待制赵离为安南招讨使救援，若援兵迟至而城陷，则邕州城里五万黎庶将尽遭涂炭！他在默默地恪尽一个宰相的职守与臣道，同时等待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两案相继折腾了半年之久，皇帝赵顼因此而心力憔悴。特别是这两个案件所反映出吕惠卿与王安石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使他寒心至极、失望至极。而在这两相倾轧中所显出的王安石、吕惠卿各自拥有的力量，更使他寝食不安、提心吊胆。“变法”，竟然“变”出了群臣结党、拥权坐大、谋反有形、贪渎惊心、祸国殃民，而且蒙蔽朕于鼓中！一颗天生的帝王猜疑心终于越来越重，以至他的性格都变了，变得喜怒不形于色，变得言不由衷、深奥莫测。他不再相信任何臣子，“变法”不再是梦魂萦绕的大事，翦除吕惠卿和王安石的党羽，成了当务之急。他的行动举止也变了，变得奇特诡戾、不可预测、不可捉摸。在“华亭弄权奸利案”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便运用帝王的御臣术，开始了对吕惠卿、王安石势力的突然贬逐：

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罢陈升之枢密使之职，以镇江军节度使出判扬州。以吴充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五月，赐宗子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死。李逢、刘育磔于市。道人李士宁决杖发配永州。将作监主簿张靖武、御史郝士宣等贬离京都。由于同平章事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的偏袒保护，王安石得以解脱。

八月，罢韩绛同平章事，出知许州。

十月，罢“手实法”；罢吕惠卿参知政事，出知陈州；罢章惇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十二月，罢王安礼馆阁校勘之职，出知润州。

皇帝御臣术不可能公正了解纷争的脉络，不可能逐尽朝廷与王安石、吕惠卿相亲相近的人，更不可能消除这场纷争产生的根源。皇帝赵顼半年工夫对朝臣连续不停地贬逐，只取得了朝廷表面上的沉寂。吕惠卿的势力和王安石的势力的生死搏斗，仍在这暂短沉寂的时日里悄悄地进行着。

“华亭弄权奸利案”从一开始就由吕惠卿的亲信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专案勘审，半年来“置狱鞫之”的结果，自然是“案情迷离”，狱久不决。被敲诈的僧人王竺、富民朱华等人，在审讯中死去活来，顶着“以钱赂官”的罪名，经受着酷刑的折磨，而华亭知县张若济、僧人文达和吕惠卿的舅父郑膺等人，却在狱中备受优待地玩着“招供”和“翻供”的把戏。皇上诏令吕升卿的贬离京都和吕惠卿的贬知陈州，又为此案的拖而不决提供了合理的借口。徐禧、王古、蹇周辅的弄权拖延，除了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还有着更为深沉的打算：等待着皇上对吕惠卿态度的转变。“弄权奸利”毕竟不是“弄权谋反”。“弄权奸利”是财钱问题，“弄权谋反”是忠奸问题，皇上能对王安石“不予追究”，对吕惠卿就不会“再起重用”吗？皇上原本就是一个“多变”的主子，谁知道明天又会相信哪一个臣子呢？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似乎看穿了徐禧、王古、蹇周辅等人的用心，害怕吕惠卿的卷土重来。他年轻气盛，私怨难捺，忘不了二叔王安国因吕惠卿“挟仇报复”而死，忘不了三叔王安礼因弹劾吕惠卿“乘机刺利”而遭贬，忘不了父亲因吕惠卿的“反目相噬”而几陷死地，他容不得“华亭弄权奸利案”的狱久不决，容不得吕惠卿党羽们的执法徇私，更容不得吕惠卿身居陈州而逍遥法外。他便背着王安石，与因事返回京都的吕嘉问共谋，借王安石门生练亨甫身居中书户房习学公事职务之便，也弄起权来：吕嘉问和练亨甫设法从中书刑房窃取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及皇上“置狱鞫之”的谕示，由王雱借去东府看望父亲之便，杂于东府下达刑堂的其他案件之中，企图以蒙混的办法，由刑堂制狱严惩吕惠卿。

谁知当日刑堂值勤的堂吏，正是吕惠卿的亲信，并识透了王雱等人的用心，急谋于徐禧、王古、蹇周辅三人。这三个精于刑律的酷吏，见状大喜，连夜派王古急驰陈州向吕惠卿告密。

吕惠卿勃然大怒：

“王安石仍追杀不放啊！”

王古低声提醒吕惠卿：

“天赐良机，这当是吕公追杀王安石不放的时候了……”

吕惠卿抓住王安石这个“弄权矫令，罔上欺君”的罪证，连夜写就“讼奏”，并悉发王安石昔日私信中“欺君蔽贤”之笺，交王古带回京都，通过刑堂堂吏，直呈于皇帝赵顼。

吕惠卿要最后置王安石于死地了。

“种瓜得豆”，王安石继续吞食着“收非所种”的苦果……

第十四回 苏轼自嘲“杞菊餐” 子瞻吊民“雩泉饮”

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二十八日，苏轼告别了“自古繁华”的杭州，告别了“烟柳画桥”的西湖，告别了“风帘翠幕”的街巷，告别了“珠玑罗绮”的闹市，告别了“十里荷花”中的游舸，告别了“淡雅清远”中的寺院，告别了新朋故友、僧众同僚和巷闾里纯朴的长幼黎庶，要走向千里之外的密州了。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皇上谕旨的。他十分感谢皇上恩准他“携拏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克；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的奏请。他心里明白：五个月前王安石因一场“天意赌博”失败的被迫下台和吕惠卿的飞跃直上执掌权柄，完全断绝了自己返回京都的道路，吕惠卿的奸巧是可怕的，就是皇上诏令自己回京，自己也不敢踏进京都一步。京都既不能回，密州就是一个好的去处，弟弟子由现任齐州掌书记，据说齐州距密州只有车马一日之隔，兄弟两地相处，毕竟是近了许多。

杭州有情，今日天高气爽，微风轻拂。两辆马车载着任妈、王闰之、苏迈、苏迨、苏过和书籍家什，驶出了居住三年的庭院，驶出了杭州城钱塘门。苏轼跟在马车后面，向沿街黎庶拱手作别而行。蜂拥送别的人群里，竟有杭州城内外三百多名活跃在官衙、营盘，身份低下而特殊的官妓。这些官妓着装艳丽，婀娜多姿，黑发如云，珠花映日，表现出比常人更为大胆、坦荡、深沉、诚挚的惜别之情。她们中间，有杭州名妓秀兰、翠云、盼盼、燕燕，此刻已是伤情憔悴；还有落籍从良的琴操、郑容、高莹，此刻也哭成了泪人。这支阵容宏丽、雅秀美艳的送别队伍，仿佛聚集了“三吴都会”人杰地灵的全部精华，开创了千古送别最辉煌的礼典。她们手中的箫笛弦丝，弹奏着行云流水之音，奏出了千古送别最深情的绝唱。沿街的黎庶沸腾了，欢呼着苏子瞻的名字，表达他们对三年来“察访民情，跋山涉水；赈济饥民，挑柴负米；治湖凿井，形苦工

役”的清官廉吏的感激和敬仰。

苏轼站在十里长亭上拱手答谢，哽咽难语，怆然喊出：

“杭州整三载，我已是杭州人啊……”随而向长亭下送别的人群跪倒，掩面哭出声来。

任妈、王闰之随着苏轼的哭声，也跪倒在苏轼的身旁，用滂沱的泪水感谢杭州黎庶不舍不弃的深情。

长亭下送别的人群，随之“哗啦”一声跪倒，啼嘘声哀动大地。

这时，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女孩气喘吁吁地奔跑赶来。她面容清秀端庄，双眼晶莹秀丽，刘海覆额，双髻缀花，身着粉红色紧身短衫，挽着深色宽裤腿脚，怀抱琵琶，斜背布囊，赤脚踏着沙石，额头透满汗珠，穿过人群，冲上十里长亭，跪拜在苏轼和王闰之面前，流泪哀求：

“先生，夫人，你们带我走吧……”人群惊诧。

苏轼望着跪拜在面前的少女，摇头叹息：

“霞姑娘，你还是赶来了……”

王闰之抚着跪拜在面前的少女，贴面而泣：

“霞姑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这个叫“霞姑娘”的少女，姓王，名子霞，字朝云，是杭州林逋街瓦艺里的一名歌伎。因为父母早亡，五岁起沦落于艺苑，艰难的世情生活，不仅玉成了她琵琶上卓越的技艺，也玉成了她处事做人自强自立和秀外慧中的性格与人格。两年前，她与苏轼偶然相逢于西湖游舸中的一个宴会上，一曲琵琶独奏，不仅赢得了酒宴上文人、墨客的喝彩，也赢得了苏轼的赞赏：

“润丽彻腑，精妙清心啊！京都的歌伎琵琶也来到了杭州吗？”

之后的两年间，朝云常入苏府弹唱学诗，并帮王闰之择菜做炊，看抚小孩，料理家务，相处极欢，亲如家人。此次苏轼移知密州，朝云已是五次苦苦哀求相随了。

朝云见苏轼、王闰之仍不应允，情急地跪行至任妈面前，泪水满面，叩头哀求：

“任妈，可怜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吧……”

任妈心软了，抱着朝云泣咽不止：

“霞姑娘，我家大郎可是个命苦的人……”

朝云坦直地回答：

“先生是个命苦的人，也是一个好心人，命苦人不怕命苦，就怕遇不到一个好心人啊！”

“听说密州那个地方很穷，不像杭州，城里人过不惯的……”

朝云发誓似的回答：

“先生过得惯，夫人过得惯，任妈过得惯，一个下贱的歌伎还能过不惯吗？任妈，就是密州那儿吃的是黄连，跟着先生，我心里也是甜的。”

任妈抱紧朝云而语苏轼、王闰之：

“大郎、季璋，霞姑娘心志如此，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王闰之一把拉过朝云，为她拭泪，替她解下了背上的布囊。

苏轼扶起朝云，叹道：

“愿随苏轼吞吃黄连的人，苏轼无权拒绝！霞姑娘，弹起琵琶，让我们向杭州城的父老姐妹告别吧！”

朝云点头，弹起琵琶，音律骤起，苏轼含泪和弦而歌：

青鸟衔巾久欲飞，

黄莺别主更悲啼。

殷勤莫忘分携处，

湖水东边凤岭西。

送别的官妓秀兰、翠云、盼盼、燕燕、琴操、郑容、高莹等人，以苏轼的诗作弄弦唱和：

绛蜡烧残玉斝飞，

离歌唱彻万行啼。

他年一舸鸱夷去，

应记侬家旧住西。

官妓们同声唱和，深情叮咛的歌声伴着苏轼走下长亭，登上马车。苏轼回首望着伴泪而歌、洒泪相送的人群，喃喃低吟：

“苏轼忘不了杭州，苏轼忘不了西湖，苏轼忘不了西湖荷花中‘吟赏烟霞’的琴音歌语，苏轼忘不了琴音歌语中千百颗知寒送暖的热肠锦心……”

苏轼在官妓们深情叮咛的送行歌声中，驱车驶向天边的密州……

密州，负山面海，京东屏障，“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可近三年来旱蝗肆虐，州治千里之内，所见城镇、村社、田野、山川，都笼罩着一派荒凉萧索的景象。州府所在密州城，也在寂寞与冷漠中败落着。连北城上那座象征着京东重镇的“古台”，也荒芜了园圃，破败了亭阁，毁坍了台基。

触目伤情的密州城！

苏轼带着家人，于十一月三日午后申时到达密州城。密州通守刘廷式率领州府的几个官吏，仓皇迎接苏轼于州府门外。刘廷式年约四十岁，河南口音，衣着朴素，为人忠厚、老诚。

“听说大人要来，晨昏盼望，今日总算是喜从天降了……”

几个州府官吏，也热情地为苏轼卸车、搬物、遛马，安排马夫于驿站。刘廷式亲自带路，领苏轼一家到州府右侧一个名叫“西斋”的院落——为苏轼特意安排的住宅。

“西斋”院墙为花砖建筑，颇为典雅；屋舍有十间之多，宽阔而明亮；庭院里有几株叶落枝枯的桑树和枣树，只怕是因为三年来的干旱已经死去了；庭院角落有一口高台水井，从矗起的巨大辘轳架和辘轳绞盘的粗大绳索上，可以看出此井约有十丈之深；屋舍内简朴整洁，仅有的几件桌椅还算干净，但都久历岁月，估计是前任太守遗弃的；寝居之室，都有青砖盘起的北方火炕，炕上铺着崭新的黍秸编织的席子；膳房锅灶完备，柴火堆放整齐，但米缸、面柜全是空的，几升大米、几袋玉米面，一捆大葱、一坛大酱放在膳房一角，看样子是为迎接苏轼的到来特意张罗的。

这就是移知密州后要过的日子吗？苏轼站在庭院的台阶上，环视四周……

四岁的苏迨，惊异地站在庭院里，瞪大一双圆圆的眼睛，打量着四周的一切，闪动着新奇的目光。

十六岁的苏迈，正在把沉重的家什、包裹、书籍搬进屋舍，神情忧郁而疲惫。

王闰之抱着两岁的苏过，坐在一株枣树下的石头上，打开衣襟，为饥饿啼哭的小儿子喂奶。

十三岁的朝云，已卸去双髯上的绢花，挽起衣袖，泼辣而拙笨地摇着沉重的辘轳汲水。

年老的任妈，不顾疲累地走进膳房，开始为全家人的辘辘饥肠忙碌。

“人生无常啊！”苏轼神情黯然，“昨天享受着水波游舸的安逸，今日却品味着风沙鞍马的辛劳；昨天享受着锦帐华屋的高雅，今日却品味着低檐陋室的清寒；昨天享受着歌舞闹市的乐趣，今日却品味着山城寂寞的酸楚。人生原是苦与乐的交叉、取与舍的更迭、生长与死亡的相依相克。十九年的官场生涯，已领受了仕宦人生的一切，惟独没有品味过黎庶人间的酸甜苦辣啊！今天，也许就是黎庶人间生活的开始，可这突然入口的酸辛折磨着妻子，折磨着儿子，折磨着年老的任妈，折磨着追随自己而来的霞姑娘。问心有愧，于心不忍啊……”

任妈在膳房里点着了锅灶，炊烟袅袅于屋顶，寂寞的庭院腾起了新的生机。

朝云汲水挑桶的“吱吱”声响起，凄清中有了悦耳的奏鸣。

枣树下王闰之怀里的苏过，吃饱了乳汁，发出甜甜的笑声。

“随遇而安啊！”苏轼默默地思索着，“人世间能满足人一切欲望的事原本就不存在，何况在这密州；而能满足一个人一时所需的事物，却是随处可得的，特别是在这密州。这里寂寞，却没有朝廷的狗苟蝇营；这里僻远，却没有朝廷里的尔虞我诈；这里民风淳朴，没有京都的奢华靡费；这里三年旱蝗，黎庶处于苦难之中，正需要自己为黎庶做些实事！再说，熊掌鱼翅可以饱人，瓜果菜蔬不也可以饱人吗？”

灶火热炕温暖着简陋的膳房。一盏油灯照亮了白木餐桌，餐桌上摆放着来到密州的第一顿饭食——玉米面饼子、糊糊粥、大葱、大酱、大煎饼。

全家人围桌而坐。苏迈、苏迨、朝云和怀抱着苏过的王闰之，都望着餐桌上金黄色的饭食愣住了。他们不是食厌其粗，而是惊异于这种食物的

色调、形状。苏轼捋须而笑：

“好一席美味佳肴啊！任妈，你给他们报个名，开开他们的眼界吧。”

任妈笑而应诺：

“这就是二郎从齐州来信说的‘苞米饼子’，这是‘糊糊粥’……”

苏轼伸手拿起一张饼，一阵猛嚼，大声赞誉：

“香啊，二郎言之不诬，果然是香满齿唇！季璋，你尝尝看。”

王闰之拿起一张煎饼，卷起大葱大酱，狠狠地咬了一口，细细品味，也叫起好来：

“果然不错，清香、略咸、微辣，有咬头，舒气、开胃，胜过京都曲院街鹿家的姜辣鲊脯……”

朝云、苏迈、苏迨哄笑而起，伸手抓起大饼，就着大葱、大酱，大嚼起来。

任妈舒了一口长气，笑着说：

“入乡随俗，今后，这苞米面饼子就是咱家的主食了。”

苏轼拊掌叫好：

“妙极！‘入乡随俗’，不就是‘随遇而安’吗？迈儿，打酒来！霞姑娘，拿琴来！大葱大酱佐浊酒，一曲琵琶唱新生。”

片刻工夫，苏轼又是醉意朦胧了。

朝云弹奏着怀中的琵琶，苏轼唱起了他来密州途中写给弟弟子由的一首《沁园春·孤馆灯青》。任妈、王闰之、苏迈击掌唱和着：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溥溥。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年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具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任妈唱和着。她按照自己的心愿理解着她的大郎此刻的心绪：大郎、二郎纵有晋代陆机、陆云兄弟的才情，纵有“致君尧舜”的忠心，朝廷仍不见容，真是“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悲哀啊！

王闰之唱和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样的牢骚话，不正说明丈夫此时仍然没有泯灭胸中的理想吗？可在这“寂寞山城”里，又能做些什么呢？

苏迈已经长大，他从父亲这首在马背上吟就的词作中，感受到父亲“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的凄苦和“世路无穷，劳生有限”的悲哀，而“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直抒胸臆，不也意味着胸中久淤的激愤在暗暗地涌动，抑制不住地要喷发吗？忍受着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父亲，只怕还是要招灾闯祸的……

夜深了，琴声、歌声仍在密州城沉寂的夜空回响着。两岁的苏过和四岁的苏迨，已在膳房的热炕上睡熟了。

密州“旱蝗为虐，连年饥馑、‘盗贼’纵横”的严峻现实和“自秋不雨、霜露杀菽、黄糜黑黍、不满囷籠、麦田未种、狼顾相目”的凄哀惨情，驱散了苏轼三年杭州箝口政事的沉默，赋诗填词的牢骚和谈禅论佛的避世，刺激了苏轼太守的责任心。在到达密州的第二天，他便聚掾属，议灾情；审积案，查祸源；访苦民，定举措。轰轰烈烈、风风火火，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向朝廷上呈了《上韩丞相论伤灾手实书》和《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上韩丞相论灾情手实书》是写给宰相韩绛的。他猛烈地抨击了吕惠卿的“手实法”。并借“手实法”的为害于民，联系到“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之患，反映了他对新法缺失一如既往的反对态度。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仍怀有“不胜战栗”之感，故有“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重得罪于世也”之言。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是写给皇帝赵顼的。也许因为是以“论盗贼”为话题，他的心态似乎强硬多了。在这份“奏状”中，他急呼朝廷重视京东地区的灾祸危急：

……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

臣伏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冠攘为患，甚于今日……

他急切请求朝廷减免密州地区沉重的赋税，以保小民生计。他认为：赋税沉重将逼民为盗。并提出了减免赋税以图治安的举措：

今来二麦原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

乞将夏税斛□，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以上人户，取便纳见钱与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

他猛烈抨击现行于密州的盐课法，急切请求朝廷免除小民贩盐之税：

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阴销盗贼。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其利岂可胜言哉。

他急切请求朝廷对“乐祸不悛”的“盗贼”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

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

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幸废刑，不以灾伤挠法。

这份《奏状》，是苏轼执政密州的施政方略，也是苏轼仕宦人生的基本反映。他同情灾伤黎庶的悲惨命运，并大声为黎庶的灾伤疾呼，但对因灾伤难耐而铤而走险的黎庶，他与朝廷重臣一样忠于他们的皇帝，忠于

皇上的社稷，不惜以“峻刑”、“极法”镇压。

苏轼的奏状、文书送进了京都，可朝廷正在进行着“案件”层出的斗法，皇帝赵顼根本就没有阅览他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他的《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宰相韩绛确实是看了，但没有按照他诚恳的叮咛“否则置之”，而是当作“石头”向吕惠卿砸去，使他再一次结怨于“变法派”，对他的“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等请求，根本未予理睬。他的朋友驸马王诜因三年前的《钱塘集》事件已见疑于皇帝，已不敢再有所“旁而协之”，在来函中，惟有“思仰日深”、“读之洒然”而已。

汴京毕竟是大宋的心脏，京都朝臣们花样翻新的厮斗毕竟是头等大事。苏轼和他上呈的奏状文书，成了自作多情、无人应和的嚎吼，在冷落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密州黎庶仍在经受着旱蝗为虐的煎熬和沉重赋税的逼迫。一批又一批饥寒交加的青壮细民，在“挨饿是死”，“为‘盗’是死”，“挨饿死而速”，“为‘盗’死而迟，且或免于死”的选择中，走上了为“盗”之途。年关时节，地冻天寒，密州城里的细民，也开始了流离逃移。街巷里弄，炊烟日见稀少；州衙四邻，哭声昼夜不息；送葬的人群出现在街头，用喑哑的哭声迎接着熙宁八年的元旦。更为惨者，弃婴之事，时有发现，州府官吏已拾得弃婴二十多个。苏轼洒泪特设义所，特拨粮米养育。民若不到绝衣、绝粮的绝境，谁肯割舍亲生骨肉？更为急者，各县村社城镇，“盗贼”劫掠杀人案件骤增，告急文书飞蝗般地闯进了苏轼居住的“西斋”。

苏轼愧疚地煎熬着。他怨恨朝廷的因循麻木、不恤民情，但天高路远，难于面奏皇上。他想依《奏状》所谋之举措，自行实施，减赋活民，免税救民，但心怯而不敢为，吕惠卿毕竟不同于王安石，王安石执拗而居心仁慈，尚能辩之以理；吕惠卿奸巧而居心阴毒，只会弄权作法！他郁结于胸，寝食不安，无可奈何地忍受着满城不绝于耳号寒啼饥声的折磨。他终于明白自己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啊！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夜半，苏轼惶惶不知所措地走出“西斋”，踏着惨白冰冷的月光，漫步登上密州北城荒芜坍塌的“古台”，俯视着自己治下的“寂寞山城”，远眺着迢迢银汉下不见踪影的京都，沉重吟出了“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的哀叹。

春夏之交，更苦更哀的饥馑来到密州，细民们不再是“数米计日”，而是“野菜果腹”了。连苏轼居住的“西斋”，也是“斋厨索然”。苏迈已学会爬树摘叶，朝云已学会辨认野菜，任妈已学会烹制野菜成饼，王闰之也放下了脸皮，敢于提着篮子与街坊里的妇女为伍，在荒野草丛中寻觅萝芳、波薸、蒲芦、车前子等可食之物。

熙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午后，苏轼在府衙理事之后，便提篮寻觅野菜于密州古城废圃。废圃荒芜，杂草丛生，觅食宝地，然每日都有饥民寻觅笆梳，可食之物已荡然无存，惟残垣坍冢之上枸杞野菊碧翠，无人摘采。苏轼视之良久，采得一篮回家。

苏轼提篮踏进“西斋”的大门，一个婴儿气促欲绝的啼哭声迎面扑来，他的心突地沉了：又是一个“弃婴”，又是一个家破人亡。他急步走进庭院，看见妻子王闰之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孩正在喂奶，这个女孩长得很秀气，皮肤白皙，双眉弯弯，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只是瘦成了皮包骨。王闰之因饥饿断了乳汁的奶头，不仅止不住孩子的哭声，而且引起孩子委屈嘶哑的号啕，抓手蹬脚地哭闹着。全家人都被这委屈嘶哑的哭闹声弄得团团转。王闰之已是汗水淋淋，朝云捧着水杯侍候着。任妈从膳房急急地赶来，把一小碗苞米糊糊送到王闰之手里：“这是从几条面袋上拍抖下来的一把面……”

王闰之急忙接过，拿起小羹匙哺喂婴儿。婴儿立即停止了啼哭，小嘴“吧吧”地吃了起来。吃得真香啊！

任妈笑了：

“真是个烈性女子，受不得委屈的。”

朝云说：

“真是个有福气的女子，要不是遇到夫人，谁会拣你这条小命啊。”

王闰之舒了一口气：

“也是个苦命女子，要不是爹妈死活难保，谁舍得把亲生骨肉扔进草棵。”

四岁的苏迨笑着奔跑过来，拉住王闰之的衣襟说：

“妈妈，她不哭了，留下她！我们有个小妹妹了。”

苏轼见此，泪珠滚落，他突然抱起苏迨，声音哽咽：

“迨儿，爸爸无能，使密州黎庶流离失所，抛儿弃女！爸爸无能，使自己的家室断粮断炊，连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婴也养活不了啊……”

任妈、王闰之、朝云都忍不住了，泣咽出声。苏轼默然良久，转语苏迈：

“迈儿，送孩子去义所养育吧，那儿有特拨的粮米，好歹会喂她半饱……”

苏迈抱着女婴离开了。

苏轼怀中的苏迨突然喊道：

“爸爸，我饿……”

苏轼无言以对。他紧紧抱着苏迨，忽而想到自己采撷的一篮枸杞、野菊，苦涩的话语蹦出嗓门：

“迨儿莫叫，你看，爸爸已采来一篮最香最甜最好吃的野菜，保你吃个饱！任妈，今天可要看你的手艺了。”

任妈赶紧拿过篮子，苦中作乐地赞扬着苏轼：

“我家大郎已学会采撷野菜，而且是满篮而归，有长进啊！迨儿，快跟婆婆去膳房择菜去。”

孩子是好哄的，苏迨高兴地离开苏轼，奔向任妈。朝云望着菜篮子里的枸杞、野菊，惊恐地询问苏轼：

“先生，这些野菜何名？”

“枸杞、野菊。”

“采于何处？”

“古城废圃。”

“可食吗？”

“不可食吗？”苏轼笑而反诘。

朝云从篮中拿起一枝枸杞和一枝野菊：

“听饥民讲：枸杞、野菊，气味苦涩，入口麻舌，落腹呕吐，密州人有‘饥不食杞菊’之谚。若此物可食，岂能待先生一劳而满篮而归！”

苏轼大笑：

“朝云，朝云，此乃天物，你暴殄遗弃了。枸杞、野菊，均入药典，若不可食，何能为药？古籍有载：庐山有一僧人，年逾百岁，攀山若飞，自言常食杞菊而常健，汝不闻啊！”

朝云悟其苏轼借古籍而杜撰，戏而作语：

“古籍亦有记载：与其尽信其书，不如无书，先生又作何解释？”

苏轼笑而作答：

“饿肠辘辘，饥不择食，河豚虽剧毒天下，然鲜美绝伦。天下事物，原是

不能以一而论的。若古籍记载灵验，则密州黎庶又多一种充饥之物，可救得多少人的生命。”

朝云话噎，说不出来了。可敬可怜的密州太守，在朝廷不理不睬、不帮不助的情景中，只有学神农尝百草，为密州饥民解饥了。壮哉！悲哉！

王闰之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论杞菊是否可食，丈夫的一颗爱民之心总算对得起密州黎庶了。她插话鼓励丈夫：

“杞菊既可入药，当然亦可为食，古籍有载，岂有谬啊！任妈，你膳制河豚，手艺精妙，这天下第一道杞菊佳肴，可要出自你老人家之手了。”

任妈听懂了王闰之的叮咛，要自己像烹制河豚一样烹制杞菊。可烹制河豚之法自古有传，精心除其毒液即可，这杞菊之毒何在？茫然不知啊！但大郎一颗为民解饥之心，是容不得自己畏缩退避的。她提起菜篮，坦然一笑：

“季璋放心。这道杞菊菜也会鲜美绝伦，特别在大家饥肠辘辘的时候……”

苏轼大笑喝彩：

“任妈妙语，可传千古！只有‘饥肠辘辘’，方可‘鲜美绝伦’。因果之理，金玉之理，不朽之理啊！”

王闰之、朝云皆悟而大笑……

苏迈在笑声中急步走进庭院，把驸马王诜从京都托人带来的一封书信交给了苏轼。

京都来信，一向是凶多吉少，人们的笑声骤然沉落。任妈、朝云带着苏迨悄悄地走进膳房，王闰之抱着苏过又提起一颗惊恐的心，苏轼坐在枣树下那块石头上，用颤抖的手慢慢打开信函。

驸马王诜的这封书信写得极短，且字迹潦草，似急就而成：

东望密州，契交愈厚，仰思日深，旅人东行，匆促借驾致安。京都云滚风急，冷暖难知，介甫复出已抵京师，且居东府，“晋江”悚然不安……

“晋江”是吕惠卿的籍贯。王诜借“晋江”两字暗喻吕惠卿！

苏轼霍地站起，高举信笺，仰天呼号：

“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

王闰之、苏迈惊喜，奔至苏轼身边。苏轼抚抱着妻子、儿子，形近癫狂：

“季璋快看，迈儿快看！王安石复出上台了，介甫又执掌权柄了……”

任妈、朝云闻声从膳房走出，苏轼举着信笺高喊：

“任妈、朝云，你们说，介甫重掌权柄意味着什么……”

苏轼顾自大声说着：

“意味着吕惠卿的失势！意味着‘手实法’即将停止，意味着皇上对一年来朝政的不满，也意味着我上呈的《奏状》会有响动了！迈儿，这封信是谁带来的？”

“通守刘大人说，是一个商人带来的。”

“这位商人现在哪里？”

“通守刘大人说，现已安排在驿站歇息，明天就来拜访父亲。父亲若有回信致驸马都尉，商人亦可带往京都……”

“不！我现时就想会见这位带来喜讯的报春鸟，与他举杯共饮，祝贺介甫的复出执政！任妈，快制佳肴……”

任妈忍不住笑了：

“大郎，现时咱家的佳肴，就是一锅杞菊，尚不知是否会取人性命。”

苏轼一下子从狂喜中醒悟过来，望着身边忍俊含笑的家人，知道自己又“乐而忘忧”了。他频频摇头，以示歉疚，拉起任妈的双手笑着说：

“我全然忘记此刻的所在所有了。任妈，还是你说得对，杞菊菜宴虽美，只怕京都的客人吃不惯，还是我们自家围桌聚餐而欢吧！”

杞菊之餐，一次别开生面的晚餐。一张餐桌上，摆放着一只盛满野菜的青花瓷盆，青花瓷盆的周围，是一圈盛满野菜的青花瓷碗。葱绿的色调，葱绿的图案，使人联想，诱人垂涎。任妈，你精巧的手艺，创造了一个绿色的梦境。

这无疑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晚餐。王闰之抢着吃，不是为了填充饥肠，而是为了品味舌尖上的麻感、苦感和不测的预感；苏轼抢着吃，不是为了证实古籍记载的灵验，而是要争得噎呕、腹疼和不测的凶险。任妈眼

睁睁地看着这对夫妻，老泪纵横，这才是同心相求，同命相连；朝云眼巴巴地看着这对夫妻，泪水盈眶，这才是真的爱，真的情，真的爱河不竭，真的情若连环。

杞菊之餐，一次有惊无险的晚餐。任妈在烹制时的三次盐杀，三次清洗，已荡尽了杞菊的麻味毒汁。朝云的三次噎呕、三次舌麻，已品出了杞菊根、苞、叶、干的滋味：干，硬而涩；叶，柔而苦；苞，脆而清爽；根，肉肥而甜香。

王闰之含齿而笑，抱着朝云，拉着任妈，流着欢畅的泪水，连声称赞：

“古籍记载灵验，杞菊可食，味道精妙：苦中有点清爽，涩中有点甜香，下咽时滞嗓欲呕，但憋气压咽，入肚后就舒坦了。任妈，霞姑娘，你们好手艺，变杞菊为食粮了……”

任妈笑言：

“大郎知书，书可解饿。迈儿，迨儿，你们大口吃，吃个饱吧。”苏迈、苏迨顿长精神，端起青花瓷碗，狼吞虎咽。苏轼捧腹大笑，随即自嘲自答地吟诵起来：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

先生听然而后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朝云大喜而击掌：

“好一首《杞菊赋》！自嘲之句，绝妙活脱，画出了先生官场上潦倒的尊容；自答之句，洒脱飘逸，却成了诗赋意境中的活神仙了。我当引此赋入曲，时时为先生弹唱。”

苏轼称赞：

“霞姑娘，解语花啊！”

王闰之蹙眉而叹息：

“可密州饥民万计，山野杞菊寥寥，纵可得一餐之饱，其后又将如何？”

苏轼的片刻之欢，一扫而尽，瞠目结舌：

“问得好！杞菊之餐，难解旱蝗为虐。身为太守，职责何为？杞菊之餐，施民苦涩之食，忝为‘父母’，何以自得……”

苏轼扔箸推碗而罢食，思之良久，霍然站起，神情激越，声震屋宇：

“减赋免税，开仓救灾，灭蝗求雨，捕盗安民，非此，密州别无出路！”

苏迈急忙劝阻父亲：

“父亲上呈的《表状》，朝廷不理不睬，若擅自减赋免税、开仓救灾，只怕……”

苏轼厉声打断儿子的话语：

“迈儿，今日不比昨天，你忘了，介甫已返回京都执掌权柄了……”

苏轼淤积于胸的热流，终于在这寂寞的山城爆出了火花。写出了他仕宦人生中辉煌暂短的一页。

三月底，他以“司农寺创法违制”为由，停止推行“手实法”。并以“《表状》上呈，朝廷默然许诺”为由，减免了四等以下人户的田赋和细民煮盐、贩盐三百斤以下者的税赋。民谚有“苛税销敛，苏公活我”之语。

四月，他以“皇上恤贫忧民”为由，下令开仓救灾。散常平仓粮豆麸糠五十万斛，活各地嗷嗷待毙之民。野史有“活民万众，呈表谢恩者络绎不绝”之说。

五月，他破除密州府治自古“视蝗为神物”、“借蝗以除草”的愚昧迷信，下令“以火焚蝗”、“以土埋蝗”，并率领州府官吏组织实施，督促检验，在密州府治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灭蝗活动。“旬日之劳，蝗患除矣！”并组织衙役捕快，捕捉“盗贼”以安定民心，“凡督捕奸凶五七十人，近始肃然”。

六月，他率领官吏、黎庶，摆案焚香，敬天祈雨于城南二十里处的常山，并亲撰祝文，亲躬吁嗟祭天，果然祈得一场雨霖。“消三年之灾，符万民之望，润田野之禾，成千里之茵”。密州因天雨而改变容颜，黎庶因天雨而心畅气和，苏轼因天雨而名声大振，成了人们敬仰的衣食父母官。

八月，他组织工役凿石为井于常山，井上筑亭，取名“雩泉”，并撰书《雩泉记》于亭上，以志常山有德于民，有求必应之恩，且作《吁嗟》

诗以祷之：

吁嗟常山，东武之望。

匪石巖巖，惟德之常。

吁嗟雩泉，维山之滋。

维水作聪，我已所噫。

我歌云汉，于泉之侧。

谁其尸之，涌溢赴节。

堂堂在位，有号不闻。

我愧于中，何以吁神？

神尸其昧，我职其箸。

各率尔职，神不汝弃。

酌山之泉，言采其蔬。

跪以荐神，神其吐之。

苏轼喊出了自己仕宦人生二十年来最强烈的心声，勉励自己和同僚：做官就要关切黎庶的疾苦！

九月，他修缮了密州的象征——“古台”。以砖石固其台基，以花木美其园圃，以安邱、高密之木修造亭阁，以五彩使其堂皇，更名为“超然台”，并撰《超然台记》以志“超然”之意：

……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他的“超然台”和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一样，都在“超然物外”的掩饰下，强烈地表现着自己仕宦人生痛苦执著的追求。

十月，京都一声惊雷传到密州：“手实法”罢停，吕惠卿下台出知陈州。苏轼欣喜若狂。他欣喜自己近一年来的“政绩”不再被朝廷视为“劣行”，欣喜自己的命运可能出现新的转机，欣喜吕惠卿的下台可能使皇上启开心窍，可能使王安石清醒头脑，尽快匡正新法的缺失。他仕宦人生的期盼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多梦的春天。

他在威武雄壮、风驰电掣的围猎中，抒发着驰骋疆场、立功边陲的豪情：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激越的诗词，响彻在他居住的“西斋”，响彻在他理事的密州城，响彻在朋友同僚的住宅书舍。而他所期盼的朝政变化，仍然没有出现，他的命运仍然没有好转。密州黎庶仍然遭受着苛税的煎熬。北部辽国又占去黄嵬山北东西七百里疆土。朝廷的纷争并未因吕惠卿的出知陈州而停歇，反而更加迷离难测。驸马王诜和其他朋友从京都的来信，似乎都是带着“茫然难语”的心境写的。随着“李逢、刘育谋反案”、“华亭弄权奸利案”和又一批朝臣遭贬离京消息的传来，随着“变法派”内讧厮斗的更趋残酷，苏子瞻澎湃于胸的期盼再次失落了。

他觉得近年来出现的一切案件、事件，似乎都是对着王安石来的。权力之争已吞噬了介甫弟弟王安国的生命，介甫今后还要付出更多更惨的代价吗？

他想到驸马王诜。二十年来的“旁而协之”已是恩重难忘，一部《钱塘集》结下的生死缘分更是铭刻五内啊！皇室也许是一切是非的源地。“李逢、刘育谋反案”已经以右羽林大将军、宗子赵世居的人头落地而告结。但类似于这种可怕的“案件”今后就不会再次出现吗？

他想到五年来不通音讯的司马光。君实身处洛阳，居园“独乐”，醉心书局“喑哑”度日，算是修身养性到家了。“独乐”避祸，“喑哑”免灾，可自

己心躁气浮，做不到啊！

他想到八年来不见人影、不通音讯的陈慥季常。一个飞马腾空、箭响雁落的身影，突然息声于林泉，能耐得住人生的寂寞吗？

他思念着弟弟子由，无日无夜地思念，无寝无食地思念啊！从杭州移知密州，原是期望与弟弟常欢常聚，谁知来到密州将近两年，仍然是会无机缘，聚无时日，第七个月圆人散的中秋节又追踪到这寂寞清冷的密州城了。

密州中秋圆月，似乎更为清冷苦寒。处境的迷离失意和兄弟离愁的抑郁惆怅，使苏轼夜不能寐，独自携酒登上了密州北城的“超然台”。在更深夜静、不为人知的高处，对月消解着胸中的郁结。

他举目南望，常山出没，马耳隐现，那里也许有贤人归隐吧？归隐的贤人啊，你们的迷离愁结又是什么呢？

他举目东望，卢山茫茫，秦人卢敖，你入海求仙不得，隐于卢山，是为了逃避秦始皇的诛罚吧？其实，“仙人”的有无，谁能说得清呢？

他举目西望，穆陵关肃气腾腾，隐约的兵车之声拂动月光，周之吕尚，齐之桓公，创建赫赫业绩于此，可如今，只剩下后人想象中的陈迹了。世间的事物原本就没有永恒，连这朦胧山月不是也变得泪水漉漉了吗？

他举目北望，潍水浩浩，东流而去，淮阴侯韩信在这里曾使大地生辉，但他的下场不也凄凉悲绝吗？

东晋诗人陶渊明毕竟是先知的，早就领悟了人生的奥秘。“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俱已逝。”管什么天上人间，论什么海北山南，讲什么悲欢离合，说什么月缺月圆，也许人生的一切，都在于这方寸之心如何去对待这些难移难了的现实。

他举杯而舞，吟出了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子瞻绝不会想到，他在这段时间里唱出的这些诗词，同他在杭州唱出的《钱塘集》一样，又播下了灾难的祸根。

他也绝不会想到，京都的风暴再次腾起，已卷袭着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

第十五回 谣言啄伤司马光 勘审追踪独乐园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是汴京的陪都，是致仕老臣聚集之地，因而也就成了朝廷各种讯息首先扩散的场所。一年来“李逢、刘育谋反案”、“华亭弄权奸利案”及吕惠卿和王安石的激烈厮斗，已使这座古城人言沸腾、形势纷乱。惟有司马光的“独乐园”似乎仍然保持着“桃花源”般的寂寞与宁静。

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当吕惠卿上呈王安石“私笺”于皇上，欲置王安石于死地的时候，一种“诼伤”司马光的谣言也在洛阳御史留守台浮起，并哄传于洛阳街头。这种谣言，言简意赅：“《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就是说，司马光贪图朝廷赏赐而故意放慢修书的进度，是诈骗皇上的不忠之臣。于是，说咸道淡、谈是论非之语围着“独乐园”热闹起来。某些善于联想的御史留守台官吏，便借机丰富着谣言，诬陷喑哑无语的司马光与朝廷的厮斗“暗中关联”，散布司马光与朝廷致仕老臣邵雍、范镇等人的互访相聚是“结党营私”。这些谣言终于渗入了“独乐园”的柴门和篱笆。

四月二十日午前，司马光的老仆吕直挑着担子去杂买务购买粮米，适逢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正在杂买务哗众取宠地高声散布这些谣言。冯安年约三十，作派轻浮，口齿伶俐，是个很会耍嘴皮子的人，任何事无论真假，只要从他的口里说出，就变得有板有眼，因而此时吸引了许多听客。忠诚于司马光的老仆吕直，当下气噎心胸，愤懑难忍，便挺身而出，以木讷之口为其主人辩解，遂与冯安争吵起来，引得众人围观，杂买务大乱。木讷之口终究难胜“如簧之舌”，吕直便动起“粗”来，抡起扁担向冯安打去。冯安屁股着打，仓皇逃跑。吕直气犹未消，挑着空担而归，闯进读书堂，把“谣言诼伤”之事，如实地告知了正在埋头书案的范祖禹和司马康。

范祖禹现时已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惟一助手，他闻讯惊骇，脸色变得惨白。长期的治史生涯，使他养成了“月晕而风”的敏感和“水银泻地”的思维：此等谣言卑劣而轻屑，原是不足畏的，但谣言引起的人心猜疑，却足以毁掉司马君实的清白。纷乱时日帝王的心总是脆弱多疑的，任何一种捕风捉影的错觉，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而邵雍、范镇等人身上都带有“反对变法”的印记，他们与司马君实的友谊交往若被皇上视为结党为患，则灾祸更不可测了。再说，刘恕道原近日将由江西高安

来到洛阳，欲以数月时间与司马君实共商史料中纷错难治之疑，刘恕道原也是因“反对变法”而遭贬的，若因谣言而枝生节外，或因谣言而干扰学业商讨，不仅是司马君实的不幸，也是《资治通鉴》的不幸了。唉，司马君实五年来一直是“喑哑”度日，还是没有躲过某些人的追杀啊！

司马康现为书局“检阅文字”，专司资料校对之事。他心头首先惊起的忧虑是怕身体日益虚弱的父亲经受不起这猝然的打击，是怕整日操劳的母亲经不起这样的惊吓，是怕年已七十的伯父司马旦猝出意外。他一把拉着老仆吕直的双手，急切请求：

“吕伯，此事万勿为我父所知，万勿为我母所知，万勿为我年老的伯父所知啊……”

吕直这才意识到这事比自己所想的更为可怕。他望着沉思的范祖禹和含泪请求的司马康呆住了。

此刻的司马光，正在读书堂北面竹梢蔓草结建的钓鱼庵里，埋头书案，聚精凝神、一字不苟地删定着《隋纪》的最后一卷。他要用定稿的《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迎接密友刘恕道原的到来，用书卷的笔墨芬芳为千里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刘恕从江西高安老家托人捎来的回信的。道原重情重义，应诺立即起程来洛阳，共商“五代”这段历史中一些纷错难治的疑案，真是义薄云天啊！道原有通史之才，而且见识卓颖，有道原相助，司马光觉得心里有底了。半个月来，他清晨寅时走进“钓鱼庵”，深夜亥时离去，一日三餐都是妻子张氏送上书案。他盼刘恕道原之早到，又怕《隋纪》未定而刘恕道原之匆至。

钓鱼庵，湖中之岛，茅草之屋，宽敞而清静。为了书稿的安全，不生火，不冒烟，真是隔绝“烟火”的仙境。每当司马光披着黎明前的春露夏雾，踏着忽悠悠的板木便桥走上岛岸，走进茅屋时，便似乎进入了一座华美圣洁的殿堂。

屋宇内的四周，摆放着范祖禹完成的唐代“长编”六百卷，刘攽贡父从泰州寄来的后汉“长编”三百卷，刘恕道原从高安老家送来的魏晋南北朝“长编”五百卷。司马光每当站在这些书稿面前，心里热浪滚滚，双眼泪花濛濛：刘攽贡父五年前贬知泰州，已不是书局的人了，仍操劳于汉史的蒐集、分析、考证、注疏，若非心怀日月，肩担史义，谁能如此？刘恕道原五年前已贬为南康军酒监，归居老家高安，虽“遥隶书局”，在职责上毕竟不再专职修书，仍以通史之才、博览之智，正褒贬、辨邪正、笃名教、厉风节、贱功名、尊王道，梳理纷错难治之业，苦非相知以心，矢志于史，谁能如此？钓鱼庵，知识的宝库，友谊的见证，司马光黄面霜□、年衰愚鲁之人，若不遇贡父、道原、淳甫，岂能完成两朝圣上之托啊！

钓鱼庵，寂寞冷清的晨风夜露，耗损着一个老者日益衰弱的躯体，孕育

着一部宏篇巨著的诞生。“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其间抵牾”的史料，已累得司马光“骸骨癯瘁，目视近昏”，但著书的兴味和《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共一百〇六卷的完成，似乎弥补了他躯体上的血肉损失。

今日午时正点，妻子张氏又送饭于钓鱼庵书案，看着丈夫消瘦的面颊怆然伤神。司马光拍打着刚刚定稿的《隋纪》八卷，笑语作戏：

“有失有得，理合天造。”

妻子张氏哭笑不得。

为了庆贺《晋纪》和《南朝纪》的定稿，消解司马光半个月来日夜不息的操劳，活跃“独乐园”肃穆沉闷的气氛，张氏特意做了几样拿手菜肴，捧来自酿的米酒，摘来园圃中半熟的青杏、沙果，把当日的晚餐搬进了读书堂南面流水潺潺的“弄水轩”。司马光抛开书稿中那些古圣先贤、英主明君、侠士烈女、佞臣大盗，欢愉地为哥哥司马旦敬酒搛菜，与范祖禹碰杯畅饮。范祖禹、司马康会心地隐藏着“独乐园”外谣言诼伤的忧虑，装出极高的兴致。可吕直却对午前杂买务那场争吵殴斗转不过弯来，他愁眉苦脸，低头不语。司马康见状急忙举杯相邀，并以目光示意。吕直似乎记起了司马康在读书堂的急切请求，强作笑容，猛地举起酒杯喝了起来，借以压住憋在胸口的怒火。吕直向司马旦、司马光分别敬酒之后，便借故与司马康离开了。

文人相聚，总是以朋友间交谊的趣事为乐道的话题。在范祖禹向司马旦敬酒时，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欣喜而饮，亲切询问范祖禹：

“景仁公近年身体如何？”

景仁，是范镇的字，范镇与司马兄弟交谊至深，遭贬致仕后卜居许昌。范祖禹急忙恭敬回答：

“祖公近年来身体尚好，去年还和老师（司马光）爬过一趟嵩山呢！”

司马旦点头称赞：

“好，好！景仁小我两岁，长君实十一岁，算来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六十八岁而登游嵩山，令人羡慕啊！”

司马光亦颇为得意，遂口吟出他上个月寄给范镇的两首诗来：

辛夷花烂开，

故人殊未来。

愁看柳渐绿，

忍更折残梅。

叠石溪上春，

茅茨卜築新。

前言如不践，

山蝉又笑人。

司马旦笑问弟弟：

“‘前言’为何？何‘不践’耶？”

司马光笑而回答：

“景仁举止言行，弟敬仰至深，虽几十年来对古之‘礼’、‘乐’争辩不休，势难调和，但相处知心，争亦坦然，辩亦坦然，数月不见，颇焦心神。去年春时，弟与景仁登游嵩山，拨散荆棘，攀越岩峰，徜徉于山水草木之间，沐浴于云雾仙界之中。景仁虽年近七十，策杖而行。举步有法，措足有则，弟扶臂牵衣，窥视良久，忽从其举止之间，悟其行路之道，遂题于嵩山寺院以记：‘登山有道，徐步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

司马旦拊掌赞叹：

“‘慎之哉，其旨远矣！’此岂登山之道，亦行世之道也。”

司马光拱手告知：

“去年此时，兄居涑水老家，弟不及请知，即邀景仁移居洛阳为邻，以便就近求教，景仁欣然允诺，并答应在辛夷花开放时节即卜居洛阳，谁知……”

司马旦大笑：

“好，好！若景仁居此，我亦可相濡以欢了。‘前言如不践，山蝉又笑人。’山蝉笑者，只怕是君实盛情之不足啊！何不再致诗促景仁早日成行。”

司马光笑而拱手：

“恭请兄长联句成诗，共邀景仁居此。”

“脑力不济，勉力为之。”司马旦点头，笑谓范祖禹：

“淳甫，请你接纳转达司马兄弟对你祖公的再次邀请。”

范祖禹拱手作谢，急忙提笔作录。

司马光吟出：

壮齿相知约岁寒，

索居今日鬓俱斑。

司马旦接吟：

拂衣已解虞卿印，

筑室何须谢傅山？

司马光接吟：

许下田园虽有素，

洛中花卉足供闲。

司马旦接吟：

它年决意归何处？

便见交情薄厚间。

司马光纵声大笑：

“结尾妙绝！‘它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薄厚间。’情感急切，形同激将，景仁除卜居洛阳，无路可走了！”

司马旦也笑：

“倚老卖老，诗不成诗，倒有几分霸道了。”

范祖禹也憋不住笑出声来：

“长辈相知相谊，古今罕见，祖公读得此诗，当翘首洛阳，饱饮而醉。”

在这醉心的笑声中，司马康带着一个年轻干练的官吏走进“弄水轩”。司马光远远看见，高声招手而迎：

“刘郎至矣，当先饮三杯！”

司马光招呼的这个刘郎，名叫刘安世，字器之，河北大名府人，时年二十八岁，熙宁二年进士，时任洛阳御史留守台司理院文书。司马光遭贬至洛阳修书，刘安世不避世俗轻薄，常入“独乐园”问讯求教，并以微薄之力，解司马光生活上之所急，与“独乐园”里的人都很熟悉。

刘安世走进“弄水轩”，向司马旦、司马光、范祖禹拱手为礼，并致问候，然后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书，恭呈于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文书一看，《状告恶奴行凶案》几个大字展现在眼前，他大惊失色：

……状告恶奴行凶情由。是日辰时三刻，有“独乐园”恶奴名吕直者，倚仗判西京御史台、提举宫观使司马光之势，逞威杂买务，霸买欺市，以扁担为凶器，追殴朝廷命官，气焰凶炽，无人敢阻，黎庶呐呐，无人敢言。致使被害负伤逃逸，卧床成残。此等藐视法度，大胆欺天之恶行，状呈司理院秉公勘治……

司马光看完《状告》，面色苍白，双手颤抖，连声音也变得惊诧惶恐了：

“不，不，断不会有这样的事……”

司马旦的神情也变得阴沉起来，无言地望着神情失控的弟弟。

司马光急语：

“断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样的恶行断不会出自‘独乐园’的。器之，这份状告必定是告错了……”

刘安世神情亦为之怆然：

“晚生也曾作如是想，但状告上写得清楚：‘行凶’者是吕直，‘所仗之势’指的是先生，‘凶器’是一条扁担，‘行凶地点’在杂买务。晚生身在司理院，职在审理民讼，已察看过状告者冯安的伤痕，屁股上确有一道青紫伤迹……”

司马光频频摇头：

“不，不，吕直不是惹是生非的人！康儿，快找吕直来！”

司马康“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父亲，不用找吕伯了……”

司马光一下子全然傻了，他如遭雷击，僵住了口舌目光。

司马旦长叹一声：

“家风丧尽啊！司马家累世恭谦仁爱，饮誉邻里，不意今日竟出了此等愧对祖先之事。君实，你就是这样治的吗？”

刘安世已经查清，这桩案件是因谣言诼伤司马光而引起的，“义仆护主”本可视为正义之举，但自己是执法者，不能启示被告反诉于公堂。他已经看出，司马康可能是知情的，但这位一向埋头书案、不谙讼诉的善良公子，却在痛苦之中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环。

范祖禹心里明白，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的“状告”，是进一步对司马君实的中伤，并企图通过“讼诉”，在洛阳城掀起轩然大波。现时再向司马君实隐瞒“谣言诼伤”之事已无必要，只有挑明谣言肆虐之状才能解除司马兄弟的误会。他开口询问刘安世：

“请问刘大人，这桩杂买务厮斗案件发生的原委是否已经查清？”

刘安世望着范祖禹，眼睛亮了：

“冯安状告上写得清楚：因霸买欺市而起。”

范祖禹断然否定：

“否！我听吕直诉说，杂买务争执厮斗一事，乃因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无端散布谣言，诼伤司马先生，而且用心阴险，语言恶毒……”

司马旦、司马光面面相觑。司马康则突然醒悟了。

刘安世喜形于色，大声催促：

“冯安谣诼司马先生何事？请详加说明！”

范祖禹愤愤叙述：

“冯安谣言诼伤之一：《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冯安谣言诼伤之二：司马先生与邵雍、范镇等人的友谊交往形迹可疑；冯安谣言诼伤之三：司马先生表面喑哑于‘独乐园’，实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

司马旦、司马光惊呆了。

司马康急忙插话：

“今日午时，老仆吕直闯入‘读书堂’，诉说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谣言诼伤家父之词，我也在场，只是怕伯父、父亲、母亲受不了这迫害之苦，才匿而未报。”

范祖禹立即对“状告者冯安”进行反诉：

“刘大人执法明察。这谣诼毒词之一，是诬司马先生为‘不忠之臣’；这谣诼毒词之二，是诬司马先生在‘结党营私’；这谣诼毒词之三，是诬司马先生‘插手朝政’。言之不实，即为诬陷，诬陷者当罪。而且公开散布于杂买务，实为煽惑动乱，煽惑动乱者当罚。老仆吕直，追随司马先生数十年之久，深知主人忠君忠国，廉洁爱民，公正无私，人格高尚，岂能容其小人奸人谣诼诬陷，遂挺身相争，维护公正，其功当赏……”

刘安世霍然站起：

“请淳甫先生与公休世兄速将吕直供词上送司理院，晚生这就告辞了！”

他走到司马光面前，取回《状告》，低声叮咛：

“先生慎而处之，洛阳园林繁多，林中什么样的鸟儿都有，‘吱吱’叫的，只是几只麻雀，浓阴之下，还藏有秃鹰啊……”

刘安世离开了，留给“弄水轩”的是沉寂、疑惑和恐惧。京都纷争的风暴闯入了“独乐园”，这里成了忧患充塞的场所。他们忧虑不解的是：这股风是从哪个穴洞吹来的呢？

司马旦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移动脚步，喃喃作语地向“弄水轩”门口走着：

“还是景仁想得周到，来洛阳干什么？还是住在许昌好，还是住在许昌好啊……”

司马康急忙上前搀扶，被司马旦一手推开了。

司马光突然间也显得精神萎靡，脸显得更瘦更长了。在闭目长思之后，他开口道：

“康儿，叫吕直到这里来。”

司马康应诺离去。

范祖禹轻声宽慰司马光：

“老师不必甚虑，器之正直而机敏，会妥帖处置这件事的。谣言腿短，不会长久……”

司马光吁叹一声：

“淳甫，这突来的飞祸，真是猝不及防，只怕我确是衰老昏庸了。谣言可畏，畏在自身的不省不聪。几年来，我蛰居‘独乐园’，专意修书，对京都的一切，不问不闻，与朝廷重臣，都断绝了交往，天日昭昭，诬我与京都纷争‘暗中关联’，我不畏惧。我与尧夫（邵雍）、景仁等相聚相游，纯属友谊之交，既不议新法，也不谈朝政，心怀坦然，诬我在‘结党营私’，我也不畏惧。惟作《资治通鉴》一事，心存愧疚啊！自熙宁四年至今，已近五个年头，仍未全其功……”

司马光话语未了，老仆吕直闯进“弄水轩”，跪倒在司马光面前，伏地痛哭：

“秀才，我闯下大祸了，你捆绑我送官衙吧……”

司马光扶住吕直，也禁不住声音哽咽：

“莫哭，你的泪水使我无地自容啊！你我同庚，都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你比我勇敢，面对邪恶，敢于挺身而出。你比我胆壮，敢于据理申辩。你比我有血性，面对邪恶，敢于抡起扁担。可我，一生至今，只会忍让、

回避、退缩。你为我操劳了一生，在这须发雪白的时候，还在为我拼命啊……”

吕直的哭声更响了：

“秀才，我……”

司马光拍抚着吕直的肩头：

“莫哭了，为我再做一件大事吧……”

吕直不再哭泣，连连点头。

“为我制作一个‘警枕’……”

“警，警枕？”吕直抬头，不解地望着司马光。

“就是睡觉用的枕头。用圆木做，要圆、要光、要滑，我要在熟睡时翻身枕滚，落枕人醒。这样我就不会再睡懒觉了。”

吕直惊呆地瞪大了眼睛。

“康儿，从明天起，你把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送进钓鱼庵。我为自己立下了规矩，每卷用三日删定，有事妨废延误者，早起晚睡以追补。请你们共同监督我！”

司马康泪水潸然而下。

范祖禹含泪摇头：

“老师年事已高，不可如此操劳……”

司马光高声道：

“我不是畏惧流言，我是怕鹅□之先鸣啊！圣命在身，能不日以继夜吗？史料浩瀚，能不分秒以争吗？刘恕道原，你什么时候才能走进这失去欢乐的‘独乐园’啊……”

第三天午后未时，司马光期盼的刘恕道原从江西高安来到洛阳。

他是带着十七岁的儿子刘羲仲来的，在路上整整走了二十天。

司马光听到儿子司马康的禀报，忙不迭地奔出钓鱼庵，呼唤着“道原”的名字，相逢于柴门内园圃的夹道上，刹那之间，司马光全然愣住了：这是五年前身体魁梧的道原吗？这是京都书局伟岸英俊的刘恕吗？骨瘦如柴、腰背已弯、形容憔悴、发须灰白，今年只有四十四岁的朋友，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满腔的喜悦突地为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凄楚情感淹没

了。他扑上前去，紧紧抱着脱了形的朋友，以手抚背：

“道原，一日不见，思若三秋，我们已是五年不见了，想得苦啊……”

刘恕当然知道司马光此刻真挚的情感中含有思念、喜悦和对自己病体的担忧，泪水奔涌而出，洒落在司马光的肩上。他喜忧交织地谈笑：

“公卧林壑，避世独乐，神仙生涯啊！刘恕千里而来，扰公之安静，分公之欢乐，乱‘独乐园’之旨矣……”

两人拂泪相欢，激动不已。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趋前相见。刘恕的儿子刘羲仲也急忙向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向范祖禹、司马康行了鞠躬之礼。

欢声笑语，飞绕园林，漫过弄水轩、读书堂、钓鱼庵，最后停落在湖畔翠竹环抱的“种竹斋”——这里是“独乐园”内最雅静、最阔绰的地方。司马光平生最喜爱的字画，包括密友邵雍、范镇等人的墨宝，都聚集在这六间茅屋的四壁上。

“种竹斋”迎接着“独乐园”建成四年来第一位尊贵的友人。女主人张氏亲自执盏接待。花香、茶香、果香、酒香洋溢于室内。刘恕在酒热九肠、情暖五内的喜悦中，打开行囊，取出一卷文稿，放在司马光的面前：

“刘恕千里而来，无他物以娱君实，惟此篇文章，可慰君实焦虑挂念之思。”

司马光打开一看，高声喊出：

“《超然台记》，苏子瞻之作……”高兴若狂地捧着文稿展示于范祖禹、司马康和妻子张氏。众人兴起，举杯以贺。

刘恕称赞说：

“洛阳有个‘独乐园’，密州有座‘超然台’，东西辉映，情趣盎然。君实与子瞻之心交，哲理相通，不谋而合啊……”司马光手捧文稿，朗声读起了苏轼的《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为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栗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苏轼在朝廷失意中寻觅阐述的这种“超然于物外”的哲理，唤起了“独乐园”里人们辛酸的情感共鸣，特别在这“谣言诼伤”的苦境当中。是啊，事物的好与坏是交织为一体的，好与坏的分辨就在人们的内心争斗着，取与舍的选择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事物的外形蒙住人们心窍的时候，人们也就沉湎于事物的有限范围里，而不能超出事物之外了。这也许就是一切悲哀的所在。事物本质并无大小的区别，从它的内部来看，都是高大的，它高大地耸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迷惑不解。如同从缝隙里观看一场激烈的争斗，很难断定胜负归于何方。因而爱好和厌恶交相产生，忧伤和快乐交相出现，悲哀也就不离人生地相随着。

苏子瞻这种人生失意中“无往而不乐”的豁达对失去欢乐的“独乐园”也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宽慰。司马光眉展了。张氏气舒了。范祖禹称赞苏轼的“乐观不馁”。司马康想到苏轼坎坷的遭遇，也觉得自己心头上的悲哀减弱了。

就在此时，一辆华贵的双马四轮车辇，轰隆隆地驶入了“独乐园”柴门，老仆吕直急忙上前拦阻，马匹一惊，险些撞倒吕直。车轮一拐，离开了园圃相夹的窄道，驶入园圃的泥土里停住了。车辕上身着宫廷仆役服、年约三十岁的车夫大怒，骂语出口，同时挥鞭向吕直抽来。这时，从黄幔红顶车辇里跳下一个年约四十岁的锦衣贵人，头戴黄绫无翅帽，脚踏黄绫高腰靴，气宇轩昂，目光中带有一股杀气，冷声制止了狂暴的马夫，转头对吕直说出一句冰冷的话：

“我要见司马光！”

吕直一时呆住了。他虽然不认识这个高傲冷漠的中年人，但他熟识这套大内皇宫宦侍的装束和派头，更熟知这类人物作威作福的习性和深浅莫测的权势。他双腿一软，跪倒在马车前，口里冒出了一句官话：

“老仆遵旨。”

京都大内皇宫宦侍的驱车来临，立即轰毁了“种竹斋”刚刚腾起的欢乐和苏轼送来的“超然物外”、“豁达乐观”的梦境，把几天来“谣言诼伤”的预示变成了追究勘审的现实。原来洛阳御史留守台一些官吏的猖獗谣诼，确实是有来头的。不是源于皇上对修书未成的不满，就是“谣诼”已引起了皇上对修书未成的猜疑。也许在这谣诼之后，还有着更为可怕的事。

这位中年宦侍司马光认识，是福宁殿皇帝身边的人物，名叫梁惟简。熙宁三年，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亲自呈表而“碰壁于大内”，就是这位宦侍极有礼貌地接过“奏表”，极有礼貌地“拒绝”他会见皇上，又极有礼貌地送他出宫。他对这位宦侍的为人处事茫无所知，此刻只能是硬着头皮听任这位中年人的“训诲”。

宾主相晤，司马光首先朝京都的方向跪拜，遥祝皇上“万寿无疆”，以尽臣道。然后向客人表示“竭诚欢迎”，以示对朝廷的尊重。他的一切举止，都是合乎“礼”的。梁惟简也以“礼”回敬，首先向司马光请了“大安”，然后申明此次来到洛阳，既未带皇上“圣旨”，又未持皇上“谕示”，但绝非妄自行动。其任务是“检校书局自成立以来领取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赏赐情状”。并提出：为不延误司马光修书，愿依书局账目自行检校，不需书局派人佐助，只希望司马光能提供在“独乐园”入户穿堂之便。

官场情状，官场腔调，干干巴巴、正正经经。宦侍绷着脸皮说明来意，便不再作声。

司马光答应了梁惟简的全部要求。

司马康交出了书局从成立以来的全部账目。

梁惟简被安置在“独乐园”内最高处、最堂皇的屋宇——见山台上的“见山楼”安歇。他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审察“独乐园”里的一切。

司马光颓然地坐在弄水轩里。皇上在朝廷激烈的纷争中西顾洛阳究竟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排除书局人员的佐助？为什么提出“入户穿堂”的要求呢？心无愧而无惧，心无邪而无惧。可自己一颗无愧无邪的心，又为什么忐忑不安呢？

入夜时分，范祖禹悄悄地来到弄水轩，刘恕也悄悄地来到弄水轩。三个精于“史学”的大家，在一盏烛光下，面对着一个可疑可怕的“现实”。因为他们都是埋在史料堆里远离“现实”的人，对京都的纷争都懒于关注，不甚了解，所以在这突来的“现实”面前，只能胡猜乱测。

在长时间沉默之后，范祖禹激愤地开了口：

“‘检校书局账目’的举动，是当年诬陷苏轼‘往复贾贩案’的再版，又是一次‘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官场迫害。悲哀的是，皇上又一次中了某些奸佞之徒的阴谋圈套，向老师开刀……”

刘恕凝目注视着痛苦无状的司马光，轻轻地发出一声吁叹。范祖禹的话变得更尖锐了：

“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其险恶用心也许在于追究‘谣言’中所谓的‘结党营私’，再次掀起一个迫害致仕老臣和遭贬臣子的浪潮，老师可能已被视为

这个‘结党营私’中的首领人物。而这个‘检校书局账目案’的设计和出笼，很可能是王安石一伙人干的。王安石一年来与吕惠卿的激烈厮斗，以吕惠卿出知陈州的惨败而告结，王安石为了巩固相位权力，打击老师声望，防止老师出山，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洛阳。即使王安石心怀友谊不忍如此，王安石手下的舒亶、李定、邓绾等人也会强迫王安石这样做。老师，政争无情，在‘谣言诼伤’面前，不能坐以待毙，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身处洛阳难以直面皇上，趁此借重这位宦侍的特殊权力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司马光静听着，思索着：是啊，淳甫分析的有理，仅仅为了“检校书局账目”，是不值皇上亲自派宦侍来“独乐园”的。政争无情，政争无常。但要说是介甫为巩固其权势而阴行其事，不可相信，决不可相信……

刘恕看到司马光沉思不语，用低沉无力的声音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皇上对此案的处理，与处理苏轼‘往复贾贩案’有极大的差异，不是动用刑律之剑，而是派一个宦侍悄悄勘审。宦侍是皇上身边的人物，是居于王安石、吕惠卿两派势力之外的，这也许是这桩‘检校书局账目案’尚可回旋之所在……”范祖禹微微点头，他赞赏刘恕这细微入理的分析。

刘恕调整一下因极度疲惫而歪斜的身躯，气息喘促地说：“此案的发生是能够理解的，在朝廷纷争中，某些人抓不到司马君实别的过失，只能以书局里的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这类小事，造谣中伤。这反映了某些人的卑屑阴鄙，也反映了君实这几年来，‘喑哑度日’的奇异功效，或反或正，都在情理之中。但皇上亲派宦侍来到‘独乐园’检校勘审却是离奇难测的。书局清冷桌案，有何可检？白纸黑字，有何可校？君实为人，两袖清风，世人共知，有何可审？宦侍前来，不带‘圣旨’、‘谕示’，已暗示出皇上对书局的‘笔墨绢帛’、‘果饵金钱’心中有数，并不关心。所以，皇上此举，也许别有所图……”

司马光静听着。

刘恕呷了一口茶，神情凝重：

“能不能作这样的猜测：三五年来，朝廷纷争不断，案件事件迭出，《流民图》的哄动京都，‘天意赌博’的震动天下，‘宋室不和’的泄露于外，‘李逢、刘育谋反案’的发生，‘华亭弄权奸利案’的揭露，王安石的下台和上台，‘手实法’的推行和罢停，吕惠卿的失势和出知陈州，已使朝廷成了一座乱哄哄的烂摊子。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几乎都陷于这个或那个案件、事件之中，分派、分帮、分体、分系，以倾轧异己为业，以谋取私利为本。人无干净之人，心无公正之心。忠于帮派，形同铁板；心于朝廷，势若散沙。皇上握掌难成泥团，松掌则满手皆空。如此局面，就算介甫所创新法完美无缺，也难行之于天下。因为执法在人，人若不济，再好的法度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司马公熟知历代治乱之道，此时的帝王，通常有两种抉择：消帮派、削体系、掺沙子以通气

息，加楔子以沾泥土，遴选无派、无帮、无体、无系之忠耿才智之士以摄总行公，转乱为治，此乃英明之帝王所为；一种是狐疑百变，朝秦暮楚，以甲制乙，以乙制丙，以丙制甲，捕风而捉影，听谗而制狱，有案必诛，有诛必连，驱无德、无知之徒揽总而行令，越治越乱，此乃昏庸帝王之所为。今天，宦侍突然进入‘独乐园’，神情暧昧，疑窦甚多，公当善待宦侍，揣摸其来意，庶可知将至之祸福……”

范祖禹愕然地望着刘恕，心头浮起了一种沉甸甸的敬重：道原寥寥数语，清晰描绘出了朝廷兴衰难料的未来。

司马光完全听懂了刘恕对朝廷现实和未来的担忧，只是没有明白地点出皇帝赵顼的名字罢了。朝廷近十年来的变革，震荡了百年因循苟且的积习，活跃了百年沉闷喑哀的气息，开始了一种惊扰民心的尝试，但举措失当，用人不精，专事诛罚，贬逐频繁，群臣离意，民心怨沸，以致酿成今天纷错难治的现实。但皇上毕竟是英明之主，吕惠卿的失势和出知陈州，王安石的复出和执掌权柄，也许就是道原所讲的第一种抉择。圣上，现在确实已到“转乱为治”的时候了。

但“独乐园”眼前的灾祸莫测，仍然是惶惶而沉重地压在司马光的心头。他叹息道：

“谣诼在前，勘审接踪，连日飞祸临头，光心神全然混乱而无依了。道原、淳甫析事至细、至深，光感激而尽领受矣。光不畏惧灾祸之降临，只求在灾祸降临之前，皇上能赐数月安静无扰的时间，让我们于钓鱼庵从容商议史料上纷错难治之题。如何‘善待宦侍’？如何‘借重宦侍的特殊权力’？光无知、无法，愿道原、淳甫为我执箸一决……”

夜已深了，弄水轩外的潺潺流水声清脆而响亮。刘恕和范祖禹相视而无语，轮番打量着司马光粗布黑衫上的补丁和满身的一股寒酸气叹息摇头。

大宋三位史学大家，在谈论悠久而烽烟弥漫的历史时，都有着卓越的见识、不凡的才智和丰富的语言，但在如何“善待宦侍”这样简单的问题上，都成了束手无策的呆虫。在大宋百年来崇尚“华贵绮丽”的传统和近几年来“以钱为是”的新风中，他们实在想不出除了“金银珠宝、权势美女”八字之外，还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赢得大内宦侍的好感和同情，更不敢奢望大内宦侍能够仗义相助了。无计无策而又沉默不语，简直是活受罪！刘恕怆然一笑，自嘲自解地道出了他们心底共同的无可奈何：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之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之乎哉？’孔夫子这句话问得糊涂！他老人家对‘礼’、‘乐’高尚的注释早过时了。在现时，‘礼’就是金银玉帛，‘乐’就是钟鼓美女！金银能使鬼推磨，美女能使神拉车。司马公，你有金银玉帛吗？你的金银玉帛只够买书局用的笔墨绢帛；你有钟鼓美女吗？你的‘钟鼓’是弄水轩外的几溪流水，你的‘美女’是满屋沾满灰尘的黄面书卷；你原来还握有翰林学士兼侍侍讲学士的

大权，可你有权不会用，只知梗着脖子与皇上顶牛，不知聚敛财物以自肥，所以落得今日如此潦倒。身居‘独乐园’，坐着冷板凳，却梦想一个大内宦侍俯首听命，这不是愚蠢而荒唐的异想天开吗？”

司马光拈髯大笑：

“一语而解玄机，一语而断生路，光只好束手待毙了。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我们还是进钓鱼庵自乐其业吧。天塌下来，也不管了。道原、淳甫以为如何？”

范祖禹拱手应和：

“我已是‘独乐园’中人物，既无生路可逃，只有死途作陪了。”

刘恕以掌拍胸，嘭嘭而响：

“鬼神难敬，我入伙了！”

三人相视而笑，笑声飞出了弄水轩。

一晃宦侍梁惟简来到“独乐园”已经五天了。

在这陌生的天地里，面对几个陌生的文人，他已完成了皇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检校书局账目，考察司马光的言行，观察司马光与致仕老臣的交往，特别是与范镇、邵雍的交往。

他是皇上身边的小人物，但也是了解朝廷纷争内幕最多的人物之一。他当然清楚这个“特殊差遣”产生的始末和含有的分量：

去年二月初，“手实法”推行受阻。苏轼从密州上书，拒绝推行“手实法”，宰相韩绛以苏轼的奏表为由，弹劾吕惠卿，并谏奏皇上复用王安石。吕惠卿闻讯惊恐，即上呈笺表弹劾王安石兄弟前几年的“政事过失”，同时，御史中丞邓绾，也上呈笺表弹劾司马光“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而推迟修书”，“故作喑哑而插手朝政”，“阴与邵雍、范镇等人相聚，有结党之嫌”。皇上似乎察觉到邓绾在为吕惠卿的固位贪权效力，便留中此事而未发。一年来，吕惠卿与王安石交恶，生死水火，两不相容。吕惠卿终因“华亭弄权奸利案”而出知陈州。王安石之子王雱追杀不舍，十天前吕惠卿上呈王安石“私笺”于皇上以反击。皇上暴怒王安石的“欺君蔽上”，又重新捡起了一年前留中的这份弹劾奏表，并派他来到“独乐园”检校审察。其意如何？他也猜不透！

在“独乐园”五天的生活，他破天荒地窥见了根本不同于宫廷生活的另一幅生活图景。园圃茅屋，洋溢着人间的质朴；翠竹青藤，托出了人间的宁静；清风流水，飘动着人间的淳美。入夜，站在高高的“见山楼”眺望整个“独乐园”，头顶是繁密的星光，脚下是几点灯火，夜色融合了天和地，一颗被宫廷生活折腾得紧张成习的心，一下子似乎变得十分舒坦、

轻松。安逸得似乎能够听到自己均匀的心音。

人不能不讲良心啊！这五天来的酒肴是粗劣的，每餐数盘肉食菜肴，涩舌碜牙；一壶浊酒，难以下咽。可自己去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察看过，司马光、刘恕、范祖禹等人，不都是一盘蔬菜、一盘辣椒，啃着馒头吗？他们连低劣的米酒也没有。

司马光的接待虽是冷漠的，可书局的账目里却有着最诚挚的语言。这位黄面霜须的朝臣典范、史学大家，自书局成立八年来，除在京都三年时间里，如数领取过“尚方笔墨绢帛”和“御府果饵金钱之赐”，从熙宁四年至今，就分文、片纸未领。书局的所需所费，都是用“提举宫观使”些微的俸禄购买的。如此洁身自爱，两袖清风，在朝廷大小官吏中，只怕是没有几个人了。

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那深夜和黎明照映夜空的灯火，是“独乐园”里几个学者的赤胆忠心啊！看到读书堂范祖禹、司马康置身书海，埋头书案，连茶也顾不上喝的情景，若再在他们身上寻觅“结党营私”的罪迹，那就是丧尽天良了。看到钓鱼庵里司马光床榻上的那只“警枕”和那桌案上三天删定四支书稿的劳绩，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掉下泪来。如果硬要把这“警枕”和书稿看作是“插手朝政”，那还算个人吗？看到种竹斋里骨瘦如柴、卧床口授儿子论史解难的刘恕和四壁上邵雍、范镇等人与司马光相勉相励、相谑相嬉的赠诗，就什么都不必勘审视察了。“独乐园”里住着几个嗜书如命的呆虫，他们的兴趣和精力都投入了辉煌的学业，根本不屑一顾京都官场上的狗苟蝇营。

梁惟简决定明天清晨离开“独乐园”，而且要遵照皇上“什么也不说”的谕示离开。他心里又有些不忍：就这样一声不吭地离开吗？那样留给司马光的，将是更沉重的压力，更难解的谜和更为不安的折磨，对不起这位忠贞可敬的“陕西子”啊！向司马光吐诉这五天来自己的所见所思吗？万一有所泄漏，不仅自己违犯“天条”，司马光还真的会戴上一顶“插手朝政”的罪名了。他在辗转反侧地思索中，还是认定“圣命不可违”！皇上的心事是不可测的，自己本来就不知道皇上在想什么，况且皇上的想法时刻都在变化。

深夜四更时分，当钓鱼庵床头的“警枕”滚动，司马光落枕而醒，从床上爬起，埋头于书案的时候，宦侍梁惟简望着钓鱼庵的灯窗，默默向司马光拱手致敬。他走下见山楼，坐上华丽的双马四轮车辇，悄悄地驶出了“独乐园”的柴门。

天亮之后，大内宦侍不告而别的消息震动了“独乐园”所有的人。司马光闻讯，一声惊诧，眼前一黑，扑俯在书案上说不出话来。

第十六回 吕惠卿背后插刀 王安石欲辩无词

宦侍梁惟简从洛阳回到汴京，不敢稍有耽误，便走进福宁殿御堂叩见皇帝赵顼。几天不见，皇上的面色变得憔悴灰黄不敢认了，一双眼窝发黑，眉宇间堆着一层愤怒的郁结，心神不安地在御堂里徘徊着，似乎根本没有发觉他进入御堂。他熟知皇上的脾气，在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不要靠近皇上，以免引火烧身，挨一通无由无缘的臭骂。但自己已进入御堂，退不出去了，便硬着头皮，恭敬地跪倒在门口等待着。

皇帝赵顼在低头急步徘徊几圈之后，突然停住了脚步，头也不回地扔过几句话来：

“司马光也在欺骗朕？司马光也在玩朕于掌上吗！”

梁惟简一惊，不知皇上这股怒冲冲的火气从何而来，更不知何人在皇上耳边又念了司马光的邪经。在他疑惑尚不及理结的片刻工夫，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两眼射着愤怒的目光盯着他，厉声叱道：

“如实禀奏，若有隐瞒，决不轻恕！”

梁惟简一时心慌胆怯，不顾语言的繁琐混乱，如实禀奏了在“独乐园”看到的一切：司马光的勤恳、简朴、忠君、守礼；钓鱼庵的灯光、警枕；司马光三天删定四丈书稿的劳绩；司马光用“提举宫观使”俸禄购置书局用的笔墨绢帛、“两袖清风”的洁身自爱；刘恕卧病口授儿子刘羲仲代笔治史的献身精神；范祖禹、司马康在读书堂书海苦熬的情状……他特意禀奏说：

“司马光居洛阳，近年来足不出‘独乐园’，埋头于钓鱼庵，与范镇、张方平、邵雍等人，已有一年不曾交往。‘独乐园’内，除范祖禹、司马康和前天刚刚来到的刘恕父子外，只有他的哥哥——七十岁的司马旦了……”

在梁惟简杂乱无章的禀奏中，皇帝赵顼听得十分入神，渐渐神色趋于正常，最后坐落在软榻上，自语道：

“朕知司马光必不欺朕，朕知司马光是个脚踏实地的老实人。像这样的老实人，朝廷已没有几个了，也许连一个也没有了……”说着，仰头闭目，不再理睬面前跪奏的梁惟简。

梁惟简望着眼前神情有些迷乱的皇帝，心里禁不住浮起一层凄凉。他熟悉皇上在闭目沉思中，是讨厌任何人打扰的，便悄悄地站起，退出了御堂。

皇帝赵顼此刻的悲哀，是他登上皇位九年来最大的悲哀。吕惠卿揭发王安石“弄权矫命、罔上欺君”的《讼奏》和作为王安石罪证的“亲笔信笺”，是今天清晨由刑堂堂吏亲自送进福宁殿御堂的。刑堂堂吏极聪明，如实地禀奏了东府“蒙混文书”下达刑堂的时间和经过，并如实禀奏了吕惠卿上呈《讼奏》的情状，充分显示了一个位卑微吏的坦诚忠心，然后诚惶诚恐地离开。

皇帝赵顼翻开吕惠卿的《讼奏》一看，一股热浪冲上天庭，他感到眼前一黑。他着实地感觉到自己早就被臣下欺骗、愚弄和摆布着。自己这个皇帝，在王安石、吕惠卿心目中，只是一具由他们提线跳舞的木偶！

他痛恨王安石的“背叛”和“怀有贰心”，他痛恨吕惠卿的“奸巧”和“阴毒诡诈”，他把“变法”九年来出现的错事、坏事、鬼事都归咎于王安石，根本不去分析这些“弄权矫命、罔上欺君”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具体原因是什么？他已经陷于帝王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急于报复的愤怒之中。

在他心境极坏的时候，西北熙河路钤辖韩存宝兵败五牟谷的塘报于午时送进福宁殿御堂，在皇帝赵顼愤怒悲哀的心头又刺了一刀。

傍晚时分，洮州、岷州遭受西夏兵马围攻的塘报接踵而至。

一日三惊的刺激，使赵顼失去了理智。他迁怒于王安石，认为这些战场上的败北，都是王安石封锁消息、罔上欺君的结果。他决定起用司马光之事暂缓，先彻底消除王安石、吕惠卿在朝廷的势力，一劳永逸地消除朝廷的内争，全力对付外患的侵扰。

五月二十七日深夜，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紧急召见了王安石。西北熙河路钤辖韩存宝兵败五牟谷的塘报和西夏兵马围攻洮州、岷州的塘报，这一天也苦苦折磨着王安石。枢密使吴充原是一个不爱出头露面的人，又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两人在商议了应付西北边境战事方略之后，便托王安石转奏皇上。

事有凑巧，王安石接到皇上深夜召见的谕召后，便带着应对西北战事的方略设想走进福宁殿御堂。

皇帝赵顼异常热情地接待他，并亲自为他斟茶设座。

在王安石受宠若惊的惶恐中，皇帝赵顼把一份《讼奏》表文放在王安石面前，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的宰相。

王安石打开《奏表》一看，是吕惠卿写的《讼诉书》：

……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恶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

王安石压根儿没有想到现居陈州的吕惠卿还会讼告自己于皇上，更想不

到还有何事可讼告！他望着似笑非笑的皇帝赵顼，不知从何说起，欲辩无语，欲诉无声。

皇帝赵顼含笑不露地从御案上一叠下狱制罪的案件中，捡出一件厚厚的“案情”，放在王安石的面前，若无其事地说：

“弄权蒙混，偷天换日，才智超群啊！先生可察而览之……”

王安石拿起“案情”一看，是邓绾几个月前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的条列“案情”，立即猜出有人企图蒙混于其他案件之中下狱制罪。这是罔上欺君啊！他冷汗涌出，两腿瘫软，跌跪在皇帝赵顼面前，叩头禀奏：

“圣上明察。臣居东府，有不察失职之罪，但此事确非臣下所为。臣虽厌恶吕惠卿的为人，痛恨吕惠卿的弄权贪渎，但决不敢方命矫令，蒙混欺君……”

皇帝赵顼大笑，声音干涩，边笑边冷眼盯着王安石：

“朕相信先生不会欺君蔽上，更不相信先生会以如此手法玩朕于掌中。但先生官居东府，有责任查清此事以告朕！”说罢，拂袖而走入内室。

月色茫茫，王安石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大内皇宫。他回想自己第二次任相以来一年间的所作所为，觉得无愧于皇上，无愧于朝廷，也无愧于同僚。即使在吕惠卿反目相噬的陷害、诬蔑中，仍以委屈相让，不予反击，以图有利于“变法”的推行。可皇上今夜不仅是对自己失职不明的谴责，而且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了。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在痛苦的思索中行走着，走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何时走进家门的？他不知道。

四更时分，在泪烛照映的书房里，在病妻吴氏的拂照下，当他弄清这桩不光彩、不道德、不得人心的“弄权蒙混事件”是出自儿子王雱的筹划时，他的一颗心真的要碎了。他的老泪滂沱而下，以拳捶胸，仰天嚎吼：

“‘种瓜得豆’，人生的一大悲哀啊！我一生坦诚耿直处世，为什么弄权诡诈之徒却出于我的门下？我一生光明磊落待人，为什么奸佞阴谋之徒却是我的学生？我一生负重如牛地耕耘着自己的田园，为什么收获的只是一把棘手的蒺藜！是我的狂狷执拗、偏狭少容造成的恶果吗？我误了国家，我误了黎庶，我误了英明的皇上，也误了自己的儿子啊！‘变法’何其如此之难！王安石再也挺不起腰杆了，愧对圣上，愧对大宋江山，愧对古圣先贤啊……”

王安石悲怆的泪水和哀号，使妻子掩面而泣，使儿子无地自容。王雱“扑通”一声跪倒在王安石的面前，发出了碎心裂胆的忏悔：

“阿爸，儿愚蠢！让仇恨蒙住了眼睛。我恨吕惠卿的‘奸巧’，使二叔郁愤而亡；我恨吕惠卿的‘阴毒’，使三叔蒙冤遭贬；我恨吕惠卿的‘反目相

噬’、‘恩将仇报’，欲置阿爸于‘谋反’的死地。可我瞎了一双眼睛，干出了一桩‘矫令欺君’的蠢事，铸成大错，毁了阿爸的名节，毁了阿爸的毕生追求，毁了‘变法’……

“阿爸，我恨吕惠卿的‘忌贤嫉才’，曾布被逐了，吕嘉问落职了，现时朝廷忠于‘变法’的人，已被吕惠卿翦除大半；我恨吕惠卿的‘贪渎奸利’，现时‘变法’的声誉，已被吕惠卿败坏殆尽；我恨吕惠卿的‘结党营私’，现时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几乎都成了吕惠卿的党羽。可我鬼迷心窍，以‘弄权’对付‘弄权’，以‘阴谋’反对‘阴谋’，铸成了‘弄权罔上’之罪。我与吕惠卿殊途同归，成了千古罪人，罪该万死啊！

“阿爸，儿不孝！浮躁自负，自作聪明，违背了父母的训诲，玷污了家风的清白，陷阿爸于不忠不义之中。儿愿自缚请罚，以满腔悔恨之血，洗刷自己这莫赎的罪愆。阿爸、阿妈，儿愧对你们三十三年掬劳养育之恩，儿悔恨不及啊……”

王雱痛哭呼号，鲜血喷口而出，染红了王安石脚前的青砖，昏厥倒地。

吴氏惊叫扑去，抱着昏厥的儿子，大放悲声……

王安石完全木呆了。他手脚失措，慢慢弯下腰身，抚着昏厥的儿子，哽咽着呼唤：

“雱儿，雱儿，我不该来到京都，我不该带着你来到这是非之地……”

当王安石为昏厥的儿子到处延医求救的时候，一则“王安石自请离京”的谣言，当夜便在朝臣府宅中哄传。精于当官之术的御史中丞邓绾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他害怕王安石离京后吕惠卿返回京都，更害怕吕惠卿弄权报复，便急忙找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摸底。练亨甫原是一个惯于恃才逞能的人，根本不知他与王雱合谋的“弄权蒙混，罔上欺君”的罪行已经败露，仍以“万事通”顺竿爬的伎俩，杜撰了“王安石自请离京，皇上坚留不准”的情状，并唆使邓绾以御史中丞的身份立即上表，谏奏皇上恩宠王安石“变法”之功，借以加强王安石的地位。

精明的邓绾，以为摸到了底牌，立即写就奏表，于当夜酉时迳呈福宁殿御堂。

邓绾的这份奏表，“其言甚无顾忌”，除极力称赞王安石的“变法”功绩外，其主旨是奏请皇上赐王安石府第，以示恩宠之意；并荐举王安石之子王雱和王安石之婿蔡卞有非凡之才，可委以重任……

邓绾这不失时机的拍马溜须，在加速着王安石的垮台。

翌日清晨，皇帝赵顼在福宁殿御堂阅览了邓绾的这份奏表，怒火中烧，以拳击案：

“如此媚心卑鄙、贼性奸狡之徒，竟居于御史中丞之位，朝廷能不纷争四起吗？”一声喝令，召御史中丞邓绾进了福宁殿御堂。

在皇帝赵顼声色俱厉的诘问下，邓绾自知犯下了“谄附安石，为其谋第，为其子婿营官”之罪，灵机一动，立即把谄媚的“奏请”又变成了投机的“揭发”：

“圣上明察。臣之所奏，乃王安石门人练亨甫所指使。臣为王安石请赐府第，为王安石子婿营官，亦为王安石门人练亨甫所言及……”邓绾又不失时机地“反目相噬”，简直是推王安石落井了。皇帝赵顼一声怒吼，斥逐了邓绾，烦乱焦灼地跌坐在御椅上，陷于酸楚、凄苦之中：

“朝政衰败如此，谁之过啊？王安石在骗朕，吕惠卿在骗朕，王雱在骗朕，御史中丞邓绾在骗朕，连一个小小的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也在骗朕！满朝大小臣子都在串通一气地蒙蔽朕啊！‘昏昏’之主，能有‘昭昭’之政吗？

“做一个‘昭昭’的帝王难啊！时时、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在辨别‘谎言’与‘真话’中生活！一时不慎，就会跌入群臣编造的‘谎言’中，成了臣子们谎言操纵的玩偶。这些‘谎言’，有时是忠顺悦耳，有时是信誓旦旦，有时是投其所好，有时是扑朔迷离，有时是色彩斑斓，有时是无形无色！朕落于王安石与吕惠卿共设的彀中多年，不是今日才知晓了吗？

“此风不灭，何以兴邦！此患不除，终有一天要亡国！王安石啊，前日你‘弄权蔽上、方命矫令’之案未了，今日又谮愬胁持，巧使党羽，与朕斗起法来！你以为朕奈何不得你吗？”

一个发泄愤怒的念头在皇帝赵顼的心中产生了：

“借今日午朝之机，该清算王安石一贯‘罔上欺君’的罪愆了，为奸佞弄权者戒！为不忠不顺者戒！为狂狷不羁者戒！”

午朝在等待着王安石……

王雱的如实招供、沉痛忏悔和吐血昏厥，轰毁了王安石的疑惑、委屈，以及追求、理想，一夜的痛苦煎熬，他心胸中冲撞折腾的，只有一个官场上虞诈奸狡所结就的现实。这现实的虞诈奸狡甚至塑造了自己的儿子，儿子亦用虞诈奸狡坑害别人，最后则被别人更为阴毒的虞诈奸狡击倒了。圣明的皇上呢？不也在用高明的虞诈奸狡行事吗？前日深夜福宁殿御堂召见中的一言一行，显然是有着周密的准备。那热情亲切的捧茶设座，那不露声色地托出《讼奏》，那虚与委蛇的言谈话语，全是御臣术的运用。道德沉沦了，友谊沉沦了，坦诚沉沦了，相知沉沦了。自己心中的热情、向往、追求也在沉沦着啊！他望着病榻上昏厥不醒的儿子

王雱，泪流不止。

王雱在厢房里的病榻上昏厥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巳时时分，才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年老的父母陪着一位御药房医官坐在榻前流泪，锥心的愧疚和悔恨又刺痛了他，不待父母脸上的微笑浮出，他突然挣扎着掀被推枕而起，狂呼一声“我罪不容诛啊！”随着这声摧肝裂胆的嚎吼，他背上一年前生长的一块蜂窠状的痈疽破裂，脓血涌出，污染衣被，疼痛彻骨。他又昏厥摔倒在床榻上。

医官急忙翻过王雱的身子一看，脸色惨白：这是属于危象的“疽”，脓毒败血，发于骨骼肌肉深处；疽毒内陷，损伤筋骨，无药可医！秦末楚汉相争，项羽的军师范曾，就是因为“疽发于背”而死。但作为一个医官和王安石的朋友，他不愿以实情告知王安石夫妇，怕这对年老的夫妻经受不起“老来丧子”的打击，便故作轻松地说：

“急火攻心，不碍事的。公子会很快苏醒过来，我当尽力疗治。介甫公，该是午朝的时候了……”

王安石何尝不知儿子的病症是可怕的“疽”，何尝不知范曾的“疽发背死”？只是怕妻子惊骇心碎，才佯装不知罢了。医官的一句“该是午朝的时候了”的善意提示，分明是要自己和妻子离开这里，以便医官对儿子背上破裂的“痈疽”做去肉刮骨的治疗。是啊，该去参加午朝了，该向皇上禀奏“弄权蒙混”事件的原委了，该是父亲替儿子偿还这笔债务的时候了。他向老医官表示感谢，挽起妻子吴氏，相沫以慰：

“医官已明病情，且谓不碍事的，你也该放心地歇息一会儿了。该是午朝的时候，我也该去叩见圣上了……”

妻子吴氏自然明白“叩见圣上”的含意，她惊乍而起，紧紧抓住丈夫的双手不放，泪眼相对，突然扑在王安石的怀里泣咽不止。

王安石抚拥着妻子，声音哽咽：

“夫人放心，我会很快回来，我会回来看望我们的儿子的……”

吴氏泣咽着，用泪洗的面颊紧贴着王安石的胸膛和胸膛里那颗滴血滴泪的心……

今日的午朝，群臣几乎都是提前半个时辰毕集于延和殿的。而且异常肃穆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不再有人相互寒暄，不再有人恃才斗趣，连一向懒气怏怏、大大咧咧的王珪，也显得神情庄重。“王安石自请离京”的传闻已哄动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而王雱“吐血病危”的消息似乎增强了“王安石自请离京”传闻的准确性。朝臣们都想从今天的午朝中看出个究竟来。暗中探知吕惠卿上呈《讼奏》的官员，更是存心要看王安石的“热闹”。

王安石匆匆赶来。连日的疲劳加习以为常的衣冠不整，显得他颇为潦倒，儿子“弄权蒙混”罪行的折磨和对儿子病情的牵挂，使得他神情颓废，衰老无力。他浑然不觉地匆匆穿过人群，刚刚走到宰相的位置上，宦侍尖啸的“圣上驾到”的喝道声就迎面传来。

皇帝赵顼大步走进殿堂，登上高台，坐落在御椅上。同僚们“哗”的一声跪伏于地，高呼“皇上万岁”。王安石却因气喘吁吁、立足未稳而慢了几拍。

皇帝赵顼原是带着满腔的愤怒走进延和殿的，目光追索的对象自然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刹那间的举止“失误”和“失误”之后的惶恐失措，触动了皇帝赵顼紧绷的心弦，他突然感觉到王安石的衰老和可怜。

王安石毕竟是朕的宰相啊！十年来君臣之间，也有过多次的冲撞和不快，但王安石的狂狷，都是从“变法”的需要出发的，朕应予谅解。十年来君臣之间，也有过几次上下颠倒的争吵和要挟，但王安石的执拗，都是因朕优柔寡断引起的，朕也是可以隐忍的。可近几年来，“罔上欺君”事件屡屡发生，蒙朕于彀中，而且门人党羽竟相效尤，使朕心寒，朕虽欲隐忍而终不能啊……

王安石毕竟是与朕共同发起“变法”的谋臣，毕竟是为朕的江山社稷熬了十年心血的老臣，终不可使其受辱于群臣之面前！再说，又何必一触即跳地发作呢？深沉成熟的帝王“威”在不露声色，“严”在思虑缜密……

皇帝赵顼平静下来，他缓缓站起，大声发出了谕旨：

“今日午朝不举，诏令同平章事王安石福宁殿御堂晋见！”说完，不待群臣礼祝欢呼，大步走出了延和殿。

熙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三刻福宁殿御堂的这次君臣会见，标志着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命运的根本转折——理想破灭、君臣失契、事业衰落、“变法”中止。

皇帝赵顼还是用“梅枝雪水龙团茶”接待王安石。

“梅枝雪水龙团茶”是芳香的，但也是苦涩的。君臣据几案相对而坐，气氛肃穆沉寂。王安石怀着一颗冰冷待罪之心，皇帝赵顼怀着一颗隐忍勘审之心。五年前此地此时的那次君臣品茶论政，决定了司马光、苏轼、韩琦等人的命运，今天的君臣会晤，将决定皇帝赵顼和宰相王安石自己的命运了。

赵顼暗暗瞟了邓绾奏请为王安石“赐第”、为王安石子婿“营官”的奏表一眼，口中说道：

“闻先生宰相府邸简陋狭窄，人多屋少，起居不便。朕欲赐先生一座富丽堂皇之室，先生以为如何？”

王安石惊诧。他不知有邓绾为自己“奏请赐第”之事，还以为是皇帝对自己目前处境的一种宽慰，他十分感激，急忙拱手谢辞：

“谢圣上关怀臣下。九年前臣奉诏进京，圣上赐臣以宽敞巍峨府邸，臣已是居之有愧，何敢再有所奢求。圣上意欲‘赐第’之恩，臣铭刻五内，但惶惶然不敢领受。”

赵顼微微一笑：

“听朝臣传言，先生之子王雱，不惟文才非凡，政见亦卓然超群，素有‘小圣人’之称；先生之婿蔡卞，干练而多思，木讷而敏行，亦当代俊秀。朕欲委他们以重任，先生以为如何？”王安石大惊失色，急忙离座跪倒。

他谈了儿子王雱对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案”狱久不决的怀疑和不满，谈了王雱与吕嘉问、练亨甫合谋窃取邓绾弹劾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案”罪状的经过。谈了儿子王雱借去东府之机，杂吕惠卿“罪状”于其他案情之中蒙混下狱制罪的详情。王安石叩头请罪：

“臣之子王雱，心怀私怨，党奸枉法，方命矫令，罔上欺君，实为‘弄权蒙混’一案之首恶，犯有万死不赦之罪，乞圣上绳之以法，以严刑典；吕嘉问、练亨甫为‘弄权蒙混’一案之从犯，亦当严惩。臣教子不严，纵放成劣，遂有今日蔽上欺君之祸，罪愆在身，乞解机务，顶罪待罚……”

赵顼见状，神情亦为之凄然。他对王安石关于“弄权蒙混”一案的禀奏是满意的，王安石没有参与此案，也没有隐瞒此案中儿子王雱的犯法行径，而且揭露了门人练亨甫的弄权行奸，并不欺朕！可这些悲哀之事，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王安石的身上？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学生，练亨甫是王安石的门人，邓绾是王安石提携起来的，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连以画图作谏的郑侠，也是出于王安石的门下啊！这些惯于在朝廷里兴风作浪的人物，为什么都没有学会王安石的博学远识、正直廉洁的优长，反而因袭了王安石执拗偏颇、孤傲少容的短劣呢？介甫先生，你锐意进取、勇于变革的勃勃雄心，在影响着众人；你的偏狭少容、执拗自负和藐视朕躬，也在影响着众人啊！赵顼长吁一声，弯腰扶起哀痛的王安石，斟茶相慰：

“先生披肝沥胆，朕甚为感激。王雱‘弄权蒙混’一案，朕已不想追究。往者已矣，昔日那些纷乱如麻的糊涂账，朕也无心清理了。朕今日亦披肝沥胆于先生，愿先生能够体谅朕一颗苦涩之心……”

王安石望着皇帝赵顼，茫然不解皇上的话外之音为何？

皇帝赵顼从御案上拿起吕惠卿上呈的一沓“私笺”，交给王安石。王安石接过一看，瞠目结舌，僵痴于座椅上，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些“私笺”，都是“变法”前几年写给吕惠卿处理朝政事务中的便笺、留条，而且都是在“政争”最激烈的时候写的，其中确有“无使上知”、“无使齐年知”等字句。可这些字句，都是依据当时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发，有的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牵扯，有的是为了弥合同僚间的关系，有的是为了消解皇上的忧虑，有的是为了避免皇上的为难，有的是为了维护皇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天日昭昭，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罔上蔽君”而谋私利的邪念。但这些具体事情是什么？这样做的原委如何？自己已记不起、说不清了。就是能够说清，皇上此刻能够听信吗？“无使上知”四字，原本就是“罔上欺君”的同义语啊……

王安石的一颗心吊在嗓子眼里，上不来、下不去，完全迷乱无依。委屈、惶恐、愤怨、悔恨、悲哀交织着，往日的自尊、自信、自负、自制似乎在刹那之间解体了、消失了。

他的精神全然垮了：皇上近几个月来的猜疑和怪戾的举止，原不是对着支持“变法”的臣子来的，原不是对着弟弟安礼来的，原不是对着儿子王雱来的，而是对着自己这颗所谓“无使上知”的“叛逆”之心啊！这种猜疑也许在去年三月自己再次进入京都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自己不察而已。愚蠢啊，自己敞开胸怀，捧着一颗可鉴天日的忠心忙碌了九年，到头来，还是走上了秦之商鞅、汉之桑弘羊的道路。可悲啊，君臣之间为什么总是不能坦诚地以心相见呢？

吕惠卿如此年久精心地保存着这些“便笺”、“留条”，而且对其中“无使上知”、“无使齐年知”等句都做了朱笔圈定，真使人触目惊心、视之胆寒！这些早有预谋的心机，实在是令人百思不解，防不胜防！可自己九年昏昏，却用双手、肩膀、心血、才智，把一个早就暗算着自己的“小人”扶上了高位，并委托以继承“变法”之重任，亲逾兄弟、爱逾子侄！昏庸之至，有何颜面再见同僚？！

白纸黑字，脱不了，赖不掉，推不翻，移不走的“罔上欺君”、“蔽贤党奸”！在吕惠卿面前，在吕惠卿这样一类人物面前，自己是个才智不足的呆虫，是个不敢还手的懦夫。不能还手，不愿还手，也不敢还手啊！“还手”的结果，朝廷里只能多出几个愚蠢的“王安石”罢了……

王安石在长时间的沉默中，似乎已经认识到：自己在皇上的心目中，是朝廷一切“弄权蔽上”、“罔上恶名”的始作俑者。“始作俑者无后”，自己惟一的儿子王雱果真已不久于人世！王安石此时真是欲怒无言，欲哭无泪。

皇帝赵顼望着木呆失神的王安石，凄然一笑，从王安石手中拿回“私笺”，靠近红莲宫烛，慢慢点燃，望着青蓝色跳跃的火苗，不无伤情地

说：

“‘无使齐年知’。‘齐年’？指的是谁？是当时的参知政事冯京吧？冯京与先生同年而生，也就是‘齐年’了。先生，过去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朕不记在心上，你也不必念念不忘了。”

王安石似乎一下子清醒了。清醒后的痛苦，才是彻骨、彻髓、彻心、彻肝、痛彻灵魂的痛苦。他没有跪倒叩头，也没有拱手谢恩，而是伸出颤抖的手，捧起茶杯，麻木地呷着杯中的“梅枝雪水龙团茶”……

苦茶清心明目。皇上真能忘记那些已经焚化的“私笺”吗？就算皇上能够忘记，王安石也忘记不了啊！

吕惠卿凶狠的一击，从身躯上打倒了王雱，从精神上打垮了王安石。

几天之后，王雱的病情日益加重，挣扎在死亡线上。王安石的精神已经完全萎靡，整日坐在书房里的桌案前，手握狼毫笔，不停地、反复地写着可怕的三个字：“福建子”。似乎吕惠卿就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眼前，在他的灵魂之中，他怎么也摆脱不了吕惠卿的阴影。是恨？是怕？是失悔？是诅咒？是无可奈何？还是为了永不忘却？他一声不响、不语不发地写着……“福建子”吕惠卿，确实欠下了王安石永难忘怀的亏心债啊！

体弱多病的吴氏，这几天来日夜不歇地操劳着，二弟王安国已长眠于江宁北山，三弟王安礼已贬知润州，家里一切不幸的重压，都落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既要照应王安国留在人世的遗孀遗嗣，又要拂照王安礼留在京都的妻子儿女；既要护理厢房里病危的儿子，又要关照书房里心力交瘁的丈夫；既要向儿子隐瞒丈夫的危难，又要向丈夫隐瞒儿子的病情。亏她是一个心志刚强的女人，在妻子、母亲、兄嫂的诸多情感煎熬中，支撑着这个即将彻底衰败的家庭。

此刻，已是深夜亥时，王雱的病症出现了缓解的迹象，吴氏把病危的儿子交给两个弟媳看护，她急忙奔向书房看望王安石。踏进书房，映入眼帘的，是散落在地上、榻上、桌案上的无数纸片和满屋满眼的“福建子”三字。丈夫闭着眼睛，麻木而疲惫地坐在“福建子”包围中的藤椅上，神情苦闷不堪。吴氏的心针扎似的疼痛，她轻步走到丈夫身后，双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丈夫的肩上。王安石察觉了妻子的到来，举手抚着妻子冰冷的手，闭目询问：

“雱儿此刻怎样？”

“此时尚好，两位婶娘陪着他……”

“你怎么哭了？”

“我……放心不下你，你该想开一些了……”

王安石紧握着妻子的手，像是回答，像是自语：

“我想开了。司马君实在识人、知人上比我强啊！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够看透人世间所有的人。人，天底下最复杂、最善变、最不可捉摸的生灵！八年前的一个深夜，我与君实围炉品茶于司马府邸，他说过一段关于‘论人’的话：‘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若奸人得路，岂可去也。欲去，必成仇敌。’诚哉斯言！可我现时才领悟到。惭愧啊，我的目光短于司马君实八年之遥……”

吴氏滴着泪水：

“司马君实是雱儿的恩师，雱儿在昏迷中也曾呼唤过司马君实……”

王安石接着说：

“苏子瞻比我年轻，但也是我的‘二字师’。八年前‘变法’开始，苏辙遭贬，我与子瞻相遇于早朝，在拱手问安时，苏子瞻以口无遮拦之舌责我而语：‘介甫大哀是轻信。“轻信’两字，多么尖锐而精当的评语，若非心灵两知，何能一针见血！可我当时竟一笑而未予深思，后悔不及啊！我轻信郑侠，败于一场荒唐的‘赌博’；我轻信邓绾，几乎跌入一场‘谋反’的冤狱；我轻信吕惠卿，终于败落到今天如此悲惨的下场……”

吴氏泣咽着感叹：

“有司马君实、苏子瞻这样的朋友，你也可以宽慰了……”

王安石痛苦万端地说不下去了。

突然，管家慌张地闯进书房，声音悲怆地呼号：“老爷、夫人，公子他……”

吴氏猛地打了一个趔趄，号啕一声，呼唤着“雱儿”，发疯似的奔出书房。

王安石惊恐地从藤椅上站起，扑向门口，两步跨出，险些跌倒，幸被老管家双臂抱住，扶坐于藤椅之上。王安石发疯似的用拳捶打着右腿，他的右腿突然不听使唤了……

厢房里传来悲痛的哭声。

王安石瘫软在藤椅上，泪水涌流，仰天痛号：

“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雱儿，是我的‘轻信’枉杀了你，是我的‘不善识人’枉杀了你！一切都想开了，我陪伴你回到江宁去吧，雱儿啊……”

王安石从藤椅上挣扎站起，在老管家的架扶下，拖着一条不听使唤的右腿，向哀号震天的厢房跌撞而去……

熙宁九年六月，王雱病逝于京都。七月，王雱的灵柩运至江宁，安葬在江宁北山王安国的坟墓旁，相距十六步远。

“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

熙宁九年十月，皇帝赵顼依据自己“一劳永逸地消除朝廷内争”的设想，以霹雳手段改组了朝廷：

罢王安石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罢邓绾御史中丞之职，以兵部郎中出知虢州。

罢练亨甫中书户房习学公事之职，出任漳州军事判官。

迁陈州太守吕惠卿出知延州。

迁密州太守苏轼出知河中府，旋迁徐州、湖州。

迁齐州掌书记苏辙为应天府（商丘）签书判官。

诏令吴充为中书门下平章事。

诏令王珪为参知政事同平章事。

诏令冯京为枢密使。诏令李定为御史中丞。

……

熙宁十年初春，王安石吟着悲凄的诗句，离开了风云十年的大宋京都：

贱贫奔走食与衣，

百日奔走一日归。

平生欢意苦不尽，

正欲老大相因依。

空房萧瑟施□帷，

青灯夜半哭声稀。

音容想象今何处？

地下相逢果是非。

他唱着悲歌回到了第二故乡江宁。到江边迎接他的，只有两个一面之识的“天涯沦落人”——“燕尔婵娟”和“书场浪子”。

王安石叱咤风云的时代结束了。

第十七回 御史台千里追捕 苏子瞻悲歌人生

王安石时代结束了，九年来力主“变法”的人物和反对“变法”的人物都离开了京都。朝廷灰蒙蒙地失去了鲜明的色彩，朝政大权落到吴充、王珪、冯京、李定等人的手里。皇帝赵顼随即改朝号为“元丰”，希望开创一个丰裕安定的新时期。

此时执掌权柄者，原本都是游移于“变法”和“反对变法”之间无定见的官僚，有些干脆就是滑头。在两派人物长期激烈的厮斗中，时而支持“变法”，时而同情“流俗”，貌似公正无偏，实则看风使舵。一旦权柄在握，应和着皇帝赵顼所需，虽然还在高喊“变法”，但其所为，均以强化皇权为宗旨。王安石时代围绕“变法”兴起的严肃论争，成了强化皇权需要诛伐的“傲悖之语”；王安石时代比较活跃的“百家争鸣”，成了强化皇权需要禁锢的“讪谤谩骂”。口无遮拦的苏轼和他“讽喻朝政”的诗词歌赋，自然成了新时代的“箭靶”。苏轼“应时”而上呈的《湖州谢上表》，“应时”地引发了他仕宦人生的沉痛哀歌。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七日清晨，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他的儿子和御史台两名狱卒，飞马驰出京都的南薰门，奔赴湖州，奉旨逮捕苏轼入京治罪。

一个时辰之后，苏轼的密友驸马王诜，也派出他的亲信马夫王林，飞马驰出南薰门，驰往应天府（商丘）急告苏辙，意在通过苏辙急告苏轼速做应变的准备。

王林和皇甫遵日夜不歇地飞马争时，拉开了大宋百年来最大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帷幕，其悲哀如同为王安石的“变法”唱起了一曲挽歌。

苏轼是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从徐州移知湖州的。他按照朝制向皇帝赵顼呈表谢恩，并禀报已遵诏到职。这份《湖州谢上表》全文二百七十四字：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此份谢表，有文人之酸气、狂气和牢骚气，但绝无不忠于皇上的“戾气”。可御史台的一个官吏，在强化皇权、禁锢言论的森然气氛中，却看到了苏轼“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愤心”和“诋訾”，便摘取其中“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字句，呈于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时为御史台实权长官，正在创建“强化皇权”的业绩，苏轼“谢表”中的这些字句，正是他需要的“猎物”。他与苏轼有着强烈的宿怨：熙宁三年，当他在王安石提携下刚刚步入朝廷，改嫁的生母病故，他怕因“母亲改嫁”而遭人耻笑，便匿母丧而不肯奉孝祭奠，苏轼与司马光借着一个“孝”字，对他进行了猛烈的弹劾，几乎断送了他的仕宦前程。宿怨与现实需要结合，李定立即“应物而用”地抓住苏轼，运用御史台的职能，树起了一个“讪上有诛”的“箭靶”。他带头上呈奏表弹劾苏轼：

……知湖州苏轼，本无学术，偶中异科。初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轼怙终不悔，狂悖之语日闻。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试举对，即已有厌毙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

新账老账一起算，李定祭起了“典宪”之剑。

监察御史舒亶，跟着搜集了苏轼大量的“讽喻新法”的诗句，补充了李定弹劾奏表中事例的不足，也把弹劾苏轼的奏表上呈于皇上：

……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政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轼则曰“赢得儿童语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轼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立为能……

舒亶并随弹劾奏表呈上《钱塘集》和其他苏轼的镂版诗作三卷为罪证，请求皇上严惩苏轼“谩上”之罪。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更是“义愤激烈”，上呈弹劾奏表，请求皇上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则归罪于新法，喜动于色，惟恐不甚；现更明上章疏，肆为诋诮，无所忌惮。若不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则法无存矣……

此时的皇帝赵顼，正陶醉于皇权日益显赫的欢愉情绪中，对行之十一年的“变法”内容，似乎已失去了热情，他的精力已转向北部边境日益“倔强”的辽国：

每虔夕惕心，

妄意遵遗业。

顾余不武姿，

何日成戎捷。

他每日夜深之时，即召集宰执吴充、冯京、王珪等人于福宁殿御堂，计议收复燕云诸州之策，以图创建超越祖业的功绩。谁知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讪谤谩骂”、“愚弄朝廷”、“讽喻皇上”的奏表接踵而来，扰乱了他壮烈的情怀，勾起了他对以往朝廷纷争的可怕记忆，也勾起了他对苏轼积存于心的不满。为了防止朝廷纷争再起，为了维护现时朝廷一言九鼎的安定，他御笔一挥，写下了“罢苏轼知湖州，差职员追摄入京”的谕旨。“乌台诗案”遂成。

时贤惠公主卧病在床，驸马王诜昼夜侍于床前。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宫的皇太后和福宁殿的皇后，不时派来宫女看望。在皇帝赵顼御笔铸成“乌台诗案”的当天夜里，皇后派来探视贤惠公主病情的宫女，便奉皇后之命，悄悄向贤惠公主透漏了这个消息。贤惠公主闻讯大骇，与驸马王诜密议于床头。王诜已是几年前《钱塘集》之祸的惊弓之鸟，惶恐地围床踱步，哀叹连声，计莫能出。还是贤惠公主倚床长思，急得一策，既可避开朝廷耳目，不致再落“泄漏朝中机密”之罪网；亦可急通讯息于苏轼。暗派亲信马夫王林，急驰应天府（商丘），通过苏辙传信于苏轼，以便苏轼及早准备，焚毁一切“谩谤君相”之诗赋文字，争个“死里逃生”。

由于王林是单人单骑，食宿以“歇马”而定，苏辙救兄心切，派出的亲信专差又是日夜飞马背道而行，而皇甫遵是多人多骑，相互需要照应，且因他的儿子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在润州停歇了一日，终使拯救苏轼的送信专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先于皇甫遵半天到达湖州城。

谁知此时苏轼既不在家中，又不在州衙，专差在州衙里只见到了湖州通判祖无颇。

祖无颇，时年四十岁，为人豪爽，处事干练，亦通诗文。他与苏轼相识三月，情趣投合，交谊渐厚，遂成诗文密友，互有诗文唱和。送信专差因不知祖无颇与苏轼的关系，不敢孟浪以实情告知，便吞吞吐吐地询问。

“苏长公何在？”

祖无颇含笑回答：

“昨日已外出游访。”

“游访何处？”

“或游于古刹禅寺，或访于新朋故友，或卧于林壑觅诗，或居于山村问苦。行迹难测，归不知时。”

专差默然语塞。

祖无颇询问：

“贵差来自何处？”

“应天府官衙。”

“有何重要差遣？”

专差沉吟良久，漫语应之：

“苏少公子由，思念兄长，特托小人路过此处一晤……”

祖无颇心释疑虑，急忙为专差准备早餐去了。

专差搓手顿足，叹息不已。

苏轼此时正在察访湖州城南十里处碧浪湖畔的一个渔村。碧浪湖碧水连天，渔舟浮浪，水鸟戏波，渔歌绵绵，使他想起了杭州西湖，想起了西湖的荷莲游舸和那些“应记侬家旧住西”的黎庶、官妓、歌伎们。离开杭州已是五个年头了，岁月沧桑，可湖光却是一样的碧蓝秀丽。唉，人生原本就不该老于一处。

渔村的景色绮丽幽静，民情敦厚纯朴。一老者知是太守临门，捧茶迓迎，邀至庭院交谈，坦直爽朗，无隔无碍。此地渔家，以缫丝为业，以鱼虾为钱，然着锦者绝无，食米者鲜有。询问其故，老者答曰：“鱼虾满舱，均翰因利微而拒收；蚕丝盈室，官府因钱荒而停购。”苏轼默然，联想到杞菊为食的密州和那常山祈雨、雩泉作记的艰苦岁月，心境歉疚而喟然叹息：山地湖泊，各养其民，各有其乐，各有其哀，身为州府太守，职在解民之哀啊！他应允老者，返回州府之后，当以实际举措，解渔民鱼虾、蚕丝之困。老者感激再三。

苏轼正欲告辞离去，抬头忽见一位女子当窗缫丝，姿态曼妙，情状聪颖，然而有忧色，恻然皱眉。老者叹道：

“家女年已十九，无银难以出阁啊……”

苏轼心绪涌动，诗句随思吟出：

晚蚕乱缕累红妆，

碧绿湖光杂草香。

岂是青春长作伴，

……

苏轼尚在思寻第四句，女子并未停止缫丝，当窗一笑，接着吟出：

湖州太守怜丝娘

苏轼惊讶：

“好敏捷的才女，道出了苏轼的心声。请问姑娘芳名？”

女子停止缫丝，从容站起，当窗敛衽作答：

“太守大人就叫我渔女吧，一个碧浪湖畔的渔家女子。渔女平素喜读大人的诗词，一部《钱塘集》中跳动着大人一颗为民忧愁的心，渔女曾颇为诧异：官真的知民吗？今日得识子瞻先生，并亲耳聆听先生谈吐，方知先生身在官衙，心在民间。”

苏轼愧怍，心如怀铅，沉重难语，拱手为礼，高吟“我愧于中，何以吁神”，向渔女告别而去。

七月二十八日午后未时，苏轼才从碧浪湖回到州衙。

刚入客厅，苏辙派来的专差一跃而起，急忙呈交苏辙、王诜的信笺。苏轼打开一看，惊呆失神，不知所措，头脑一片空白，跌坐在木椅上茫然失语。跟随苏轼走进客厅的通判祖无颇拿过信笺一看，也惊骇万分，他急忙提醒苏轼：

“子瞻，事急矣！回家速作准备，以应付御史台太常博士之抄查。”

苏轼恍然大悟，忘记了千里送信的专差，仓皇站起，懵懂地向客厅外急奔。他刚刚走近州衙大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哒哒”而至，堵住了州衙大门。接着是御史台狱卒暴戾而响亮的喝道传报声：

“御史台太常博士皇甫遵大人奉旨驾到！”

苏轼煞住脚步，一切都晚了，一切也都完了。

苏轼像是一个失去了知觉的人，痴呆地站在州衙的大门口，似乎在等待着御史台的钦差大臣们从他的身上踏过去。州府的录事、宾佐和官吏都惊慌而出。

祖无颇是个临急善断的人，他立即吩咐宾佐在客厅接待御史台的“钦差大臣”，转身架起苏轼走进一侧的小屋，关上房门，与苏轼商议眼前的应变之策。

太常博士皇甫遵在御史台狱卒扬威喝道声中走进州衙大院，宾佐带着一群官吏急忙上前跪迎。皇甫遵厉声责令：

“立即封锁衙门，断人出入。阳奉阴违者严惩！”

宾佐慌忙应诺，并高声吩咐录事立即封锁衙门，然后弯腰打恭地请皇甫遵等人进入客厅。

皇甫遵，时年四十七岁，身躯高大，相貌伟岸，连腮短髭托着一副森厉威严的面孔。此时他朝服在身，秉笏在手。两个狱卒，白衣青巾，挎刀握柄，立于左右，神情凶蛮。皇甫遵之子，时年二十岁，亦高大身躯，浓眉大眼，手持台牒，顾盼狞恶。宾佐恭敬让坐，皇甫遵置之不理。皇甫遵之子高举台牒，厉声叱斥：

“老奸巨猾，欲以殷勤之态为罪犯拖延时间吗？着苏轼来见！”

宾佐知“钦差”之威难测，已难以周旋拖延，便急忙拱手应诺，弯腰退出。

小屋里的苏轼，在突然间的惊骇无状之后此刻总算清醒了：今天灾祸临头，是自己十多年来“口无遮拦”造成的苦果，也是自己政见不悔不改的必然结局。可“宪台”千里追捕，百年少有啊！死不足惜，只是不知其何以罪罚至此？他的内心十分酸楚。

祖无颇关切地鼓励苏轼：

“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见识一下这位太常博士。”

苏轼苦苦一笑，打起精神，脱掉朝服，神情颇为悲壮：

“苏轼既负罪在身，当以微服与‘钦差’相见……”

祖无颇急忙制止：

“‘钦差’尚未宣示台牒，你何知其罪责？身着微服接见，这是‘不打自招’啊！”

苏轼悟而点头：

“无颇，我此刻的心境，早已感同囚徒，这两条腿也有些发软了。”说着又抓起朝服披挂起来。

“子瞻勿虑，我与公携手面见‘钦差’！”祖无颇挽苏轼之臂走向客厅。

客厅里，皇甫遵具靴袍秉笏偕其子、狱卒立于上，神情傲慢而冰冷，苏轼与祖无颇亦具靴袍秉笏而立于下，两相对视，沉默片刻。皇甫遵突然叱声出口：

“枷锁罪犯苏轼！”

两个狱卒跨步而出，甩出枷锁，锒铛作响。苏轼惊慌，祖无颇跨步而出，拱手询问：

“太常博士大人必有被受文字？”

“你是何人？”皇甫遵厉声反诘。

“下官祖无颇，乃湖州通判。大人乃御史台太常博士，当知朝廷法度，无台牒怎能任意捉人，何况是一州太守。”

皇甫遵语塞，即令儿子授台牒于祖无颇。祖无颇打开一看，有皇上御笔谕示：“罢苏轼知湖州，着职员追摄入京。”祖无颇怆然，将台牒转交苏轼，苏轼心已凉了，接过台牒，合而不视，双膝跪倒，话语凄厉：

“谢皇上天高之恩。苏轼向来激怒朝廷者多，死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说罢，伸出双手。

皇甫遵喝令：

“枷锁罪犯苏轼，暂寄州府！”

狱卒上前，厉声询问苏轼：

“家有五代誓书铁券否？”

苏轼摇头。

狱卒抬手，枷锁苏轼，若缚鸡鸭。

皇甫遵命令狱卒：

“抄查苏轼住宅！”

狱卒应诺，在皇甫公子带领下奔出州衙。

御史台太常博士天威雷霆般的到达和苏轼的锒铛被捕，早已哄动了湖州城。御史台狱卒似狼如虎，对苏轼住宅翻箱倒柜的抄查，更惊动了湖州城里的黎庶百姓。街巷里善良的人们，不避风险地拥向苏轼的住宅门外，关切着这位随和亲切、无官架官威而又多才多艺、知民爱民的太守。

一场骤然而至的浩劫，已使苏轼的住宅门破窗裂、柜倒箱翻、书卷漫地、诗稿散落，狼藉而无插足之地，更使苏轼的家眷飞魂落魄，战栗而不敢做声。七十一岁的任妈经不起这猝然而至的打击，已经昏倒床榻。三十一岁的王闰之，根本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在狱卒破门而入的刹那间便木呆了。十八岁的王朝云，前不久已被苏轼纳为小妾，她是在杭州瓦肆长大的，目睹过官场上的云雨反复，心里明白眼前狱卒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对师长的敬意，对丈夫的爱心，使她表现出罕见的冷静。她抚抱着吓得发抖的苏迨和苏过，坐在侧室的门槛上，默默地流着泪水，睁大眼睛看着狱卒们把抄查翻检出的诗稿、信笺、文书，一件一件地装进布囊。她知道，这是在搜集着丈夫的罪证，要一网打尽与丈夫诗文来往的朋友啊！二十岁的苏迈，正在客厅里经受着皇甫遵之子的蛮横审问。苏迈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而审问者气急败坏的叫骂声、斥叱声和以势欺人的恐吓声，震撼着黑夜中屋外黎庶的心。

三更时分，狱卒们带着他们抄查的诗文、信笺、文书离开了。苏迈发疯似的跑往州衙看望被捕的父亲，苏轼住宅腾起一片浩劫之后的哭声。任妈呼唤着她的大郎，王闰之呼唤着她的子瞻，王朝云和苏过、苏迨哭作一团，拥入苏轼住宅的街坊、黎庶也陪着咽泪。人们哭这家室之破、人命之危，哭这浩劫之暴，好人无安。

四更时分，由于通判祖无颇的百般恳求和宾佐的巧妙周旋，在摆酒欢送御史台“钦差”押解苏轼入京的空当时间里，皇甫遵破例恩准“罪犯”回家与家人诀别。

苏轼披枷戴锁，在苏迈的搀扶下踏进了哭声震天的家门。烛光惨照下的家人、黎庶、书卷、残稿和屋宇内狼藉的一切，触目惊心，苏轼倚门而立，默然无语：罪累家人，罪累亲朋啊！他终于哭出声来……这是生离，也是死别，团聚渺茫无望的生离，刑场远在京都的死别。

莫再忧伤，亲人们今后要走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很长，还要跌着爬着走啊！留下一点欢乐吧，留下一点勇气吧，留下一点不屈不挠的精神吧，在儿子面前，留下一点做人的浩然之气吧！苏轼抚着泪水满面的苏迈、苏迨、苏过，殷切地叮咛：“我家虽无五代誓书铁券可以免罪免死，但有万卷诗书可以壮气壮胆。我八岁时，母亲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以教我。范滂因直谏之祸而被杀，临刑前，母子诀别，范母很坚强，安慰儿子说：‘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我听后询问母亲：‘我以后如果成了范滂，母亲赞许吗？’母亲教我：‘汝能作范滂，我就不能为范滂之母吗？’刚直不阿，乃我家之家风啊……”

儿子们听懂了，郑重点头。

苏轼抚慰着泪人一般的妻子王闰之，强作笑容，打趣地说：

“季璋，你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吗？本朝真宗年间，隐者杨朴，因诗获罪被召入京，皇帝在审问时劈头询问：‘临行时有人作诗送行否？’杨朴回

答：‘臣之老妻曾作一绝送行。’皇帝惊诧：‘其诗何云？’杨朴吟出：‘且休落托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皇帝听后大笑，就把杨朴放回来了。季璋，你也作一首诗为我送行吧。”王闰之噙泪以笑。

苏轼转向爱妾王朝云：

“霞，解语花啊！今年三月来此途中，遇秦观少游于松江，曾赋诗作记。仅以此诗与汝别，汝善解之：‘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王朝云会意，扑在苏轼怀里：

“妾知先生闻雷霆已不惊，得失祸福之情早已在心头消失。妾当以先生为师，自强自立而处之……”

苏轼跪在任妈的床榻前，抓住任妈粗糙、冰冷的手，连强作的“笑”也笑不出来了。自己四十四年的冷暖坎坷，三个儿子的养育成长和这个家庭的欢乐安宁，都倚仗着任妈这颗母爱不竭的心啊！这颗心最终还是为她养育而成的大郎操碎了。“风烛残年”，无情而可恶可憎的“风”啊！苏轼低头亲吻着任妈粗糙、冰冷的手泣咽起来。

任妈已无力再抚抱她的大郎，泪水横流，淌在已滴湿的布枕，脸上浮着凄苦，用无力的声音叮咛苏轼：

“大郎，我再无力侍候你去京都了，可我的心时时跟着你。让迈儿陪你去京都吧，他已二十岁了，也该出去见见世面了……大郎莫哭，我等着你回来……”

苏轼再也忍不住，伏在任妈的床榻上号啕痛哭……

七月二十九日黎明，苏轼枷锁在身，被御史台狱卒押出州衙。他的儿子苏迈背着沉重的衣物布囊陪着他。皇甫遵父子在通判祖无颇和宾佐弯腰打恭的答兑下，神态似乎随和了一些。罪犯已捕，罪证到手，也该“随和”了。

黎明的街道是寂静的，皇甫遵选定这个时辰押着“罪犯”上路自然是有道理的。一可以避免湖州城里百姓的干扰；二可以避免罪犯家眷哭哭啼啼的纠缠。

苏轼站在州衙门前的台阶上，抬头望着夜色消褪中刚刚苏醒的湖州城，心头浮起一层浓重的凄楚：来到湖州恰恰一百天，没有为湖州黎庶做出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就要离开了，而且给这座水乡古城留下了诉说不清的屈辱，心里有愧啊！他在黑暗中寻找任妈、王闰之、王朝云和苏迨、苏过的身影，盼望能有再看一眼、再见一面的机缘，可眼前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唉，也好，免得又一次绞心揉肠。

狱卒押着苏轼向湖州城北门走去，苏轼立即明白是要乘船走水路了。水

路直通太湖，可免去几百里丘陵山地跋涉之苦，这对自己也许是一种照顾。但他也猜度得出，祖无颇和宾佐周旋答兑朝中“钦差”之物，也是马匹不便携带、并且携带不了的，肯定在半个时辰之前，已连同马匹一起装上官船了。他感激祖无颇、宾佐的友谊和用心，世情如此，世风如此，怪不得的。只有这样，自己在押解途中，也许会少受一些苦罪。

走出湖州城北门，眼前的情景，猛使苏轼的心情沸腾，而狱卒目瞪，皇甫遵色变——从城门口至水路码头一里长的官道上，跪伏着黑压压的人群，男女老少，数以千计。有的高举酒酿，有的捧着薯果；有的点燃线香，有的焚化黄表；有的号啕痛哭，有的伏地泣咽；有的牵苏轼之衣，有的拦苏轼之路。人群熙攘，哀情惨惨，惜别之声如滚沉雷，送别之泪如雨滂沱。“苏公珍重”、“太守安途”的叮咛声、祝福声、送别声不绝于耳……

苏轼泪流满面。难离难舍的黎庶，难泯难灭的深情啊，他用戴枷戴锁的双手，高高揖礼，感谢送行的人群……

狱卒们在人群夹道中侷促而行，人心可畏，众怒难犯，他们的双脚不由地发抖。

皇甫遵也在人群中挤着，他心里有恨有怕。这是藐视朝廷法度，这是为苏轼撑腰壮胆啊！他咬牙切齿，压低声音叱问身边的祖无颇：

“这是谁人搞的？”

“太常博士大人息怒。黎庶无知，自己跑来的。”

“胡说！为罪犯张目送行，图谋不轨，这是要造反啊！”

“大人多心了。湖州南夷之地，民俗异于京都，此处黎庶，敬重朝廷命官，太守离去，均以此等习俗相送。况且，苏轼所犯之罪，仅州府官吏知晓，民间尚不知啊……”

皇甫遵睨视祖无颇而衔恨于胸：此厮亦苏轼同党！

苏轼走近码头，忽被凄厉呼唤“爸爸”的哭叫声绊着了脚步，他转身望去见是苏迨、苏过在哭叫。他看到了王闰之、王朝云，看到了被街坊两个青年人抬在一张藤椅上的任妈。季璋没有哭，只在眼眶里噙着汪汪的泪水；霞没有哭，只在嘴角浮着揪心的酸楚；任妈没有哭，只在眉梢托着深切的慈爱。苏轼刚刚喊出“任妈”两个字，就被凶蛮的狱卒架上了官船。

送行的人群涌向码头，高呼着“苏公珍重”、“太守安途”，声浪卷来，官船都有些颠簸摇晃。突然，几条渔船箭一般地从上游直射而来。渔船上的人也应和着码头上的声浪，高喊着“苏公珍重”、“太守安途”。这是渔村的送行者。第一条船头正站着那位不知名字的缫丝渔女和她的父亲。

皇甫遵惊慌无状，急令船夫断缆开船。

官船开动了，苏轼直挺挺地跪倒在舱板上，无言无语，向湖州城告别，向家人告别，向质朴深情的湖州百姓告别。码头上的人群也“哗”地跪倒，哭成一片。

那渔女情急，加速弄桨，追赶官船。在渔船与官船并行飞驶之中，渔女高喊“太守苏公，湖州黎庶盼你早日回来啊！”她抬手把一包赠物抛在苏轼的怀里。

渔女手离双桨，站在船头蒙面而哭，渔船在水面打着旋……

一忽儿，官船走远了。

湖州百姓不曾想到，他们水路码头送行的深情祝愿，反加重了苏轼的罪行，加重了苏轼在官船上的苦罪。皇甫遵惩罚有法：其一，让苏轼父子与四匹走马同居于船尾船板上。人马为邻，马粪马尿之臭，足以威慑“天下奇才”苏轼的斯文。其二，以剩饭残羹果苏轼父子之腹。江面终非陆地，膳厨只此一家，你纵有钱，无处买食，狱卒酒足饭饱之后，方“嗟”苏轼父子进餐。“嗟来之食”，足以整治“文坛领袖”苏轼的傲气。其三，无定时地勘审提问。勘审“罪行细节”情状，提问“诗文往还”之党，而且不分昼夜，存心折腾。“劳心疲力”之术，足以挫磨苏轼“恃才傲物”的习性。

屈辱、虐待、谋伤和几天几夜逆水行舟的颠簸疲劳，果然使苏轼愤懑盈胸、羞辱捶心，怒不可遏、耻不欲生。“士可杀而不可辱”，知耻而近勇的刚烈之气充塞于五脏六腑，他厉声斥责狱卒的愚蛮，尖刻训斥皇甫遵的阴毒用心。他的无畏无惧，竟使御史台的“钦差”慌了手脚——苏轼万一有个好歹，如何向皇上交差！

夜入太湖，月高风急，波涛汹涌，船不能行，遂停泊于湖中小岛的鲈香亭畔，以待风平浪静。苏轼举步登上鲈香亭，披枷锁而独立于天水之间。望着清冷的银月和月色下的碧波银浪，心中不由涌起仕宦人生的沉痛忏悔。

月色茫茫，夜风吹打着鲈香亭，吹打着鲈香亭四角飞檐下“叮当”的铜铃。苏轼在心底低吟：

“鲈香亭，是因鲈鱼成肴的鲜美芳香而命名的吧？碧波中自由自在的鲈鱼啊，你的世界原在这辽阔、静谧的水底，何必要闯进人间无处不有的罗网呢？人间的罗网是冲撞不破的，一道罗网之外，还有无数的罗网。旧的罗网轰毁了，新的罗网应时而撒。你走出了缚身的渔网，进入了油锅，上了餐桌，你献身了，粉身碎骨了，赢得一座‘鲈香亭’——座湖光辉映的不朽丰碑！这是你的悲哀，还是你的荣耀？”

夜风更急，吹打着苏轼曲皱的衣襟，吹打着苏轼散乱的须发。苏轼眼前

的碧波银浪，似乎沉吟着一首凄婉的哀歌。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尅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苏轼叹息：

“这是屈子《九章》中的绝命诗啊！此诗一出，屈子就沉身于汨罗江的波涛之中了。悲哉屈子，你给后来的忠贞之臣，开辟了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条悲壮而毫无用处的道路啊！

“‘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屈子毕竟是以生命的代价，通悟了仕宦人生中的奥秘，道出了仕宦人生中的不幸和悲哀，给后来的忠贞之臣，留下了一份永不泯灭的遗产。这‘纯庞’的心是什么？不就是那些‘傲悖之语’吗？官场的情态在千古不移地延续着，‘诺诺歌功’之言，历来是升官的阶梯；‘谔谔傲悖’之语，自然是诛伐的‘罪证’。可是一个朝代的兴盛，决非来自‘诺诺歌功’的粉饰，而是得益于‘谔谔傲悖’之语所产生的自省自强！连屈子所爱所忧的楚国，不也亡于‘诺诺歌功’的谄媚和拒听‘谔谔傲悖’之语的警告吗？

“‘谗人’，官场情态中千古不灭的‘龙蚤’啊！嫉贤嫉能、嫉忠嫉贞。朝朝代代几乎都在演出着‘谗人离间’、‘谗人弄权’、‘谗人误国’的悲剧。朝朝代代几乎都有着惩治前朝‘谗人’的口诛笔伐，可朝朝代代仍是‘谗人’猖狂，‘被谗者’流血、流泪。可怕的不绝其种的‘龙蚤’，惹不起，除不掉，根不绝的长命怪物啊……”

夜风呼啸，波涛奔涌，湖面翻江倒海，腾起了撼天动地的嚎吼。乌云飞卷而起，吞没了惨淡的银月，天地漆黑一团。渔火消失了，官船朦胧了，连鲈香亭似乎也消失于黑暗之中。在一个混沌莫辨的景色中，苏轼高吟出告别仕宦人生的哀歌：

“屈子就是在这失去光明、断了出路、负罪流落、孤愤悲凄的境遇中沉落于汨罗江的吧？这种尸骨不留的解脱，是最干净、最彻底、最崇高、最完美的解脱，是对仕宦人生最肃穆、最郑重的告别！

“苏轼，一个心高位卑的狂人，是不配以屈子为师的。虽有过‘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的向往，有过‘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的壮志，有过‘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的豪情，可二十三年的官场沉浮，‘向往’失落了，‘壮志’沉沦了，‘豪

情’消失了，得到的只是猜疑、贬逐、遭谗、屈辱和这副环首缚身的枷锁！“苏轼，一个愚蠢而多情的可怜虫，是不敢以屈子为师的。但也真心地热爱着这块秀丽如画的土地，热爱着这块土地上质朴善良的黎庶，热爱着雄心勃勃而又不聪不明的君王。愚蠢的多情，生就了一张‘口无遮拦’的嘴巴，吐着‘激烈傲悖’之语，谈着‘不合时宜’之论，抨击奸佞，讽喻朝政，故而口孽深重，招谗招怨啊！愚蠢的多情，造就了一支‘着墨无情’的秃笔，为弱者而哭，为冤者而号，诛伐暴虐，揭示丑恶，故而笔孽累累，招恨招仇，文字成狱！愚蠢的多情，又练就了一种‘不知悔改’的猖狂，贬逐而不低头，负罪还要挣扎，抱着一颗矢志不移的忠心爱心在油锅里打滚，仍不肯闭合报忧说愁的嘴巴，故而罪行难宥，终于落到这个爹妈不爱舅舅不疼的下场。仕宦人生的道路走到了尽头，该向这祸福莫测的人间告别了……”

也许真存在着天人感应，一道闪电突至，托起湖面的万顷波涛，向鲈香亭汹涌卷来，如万马奔腾；一阵炸裂的雷声，驾着夜风袭来，亭阁震动；暴雨随着天河崩坝似的急泻而下……苏轼领受着急风暴雨的洗涤，一步一步走向鲈香亭的边沿，一条腿跨过了生与死交接的木制栏杆……

夜幕中，苏迈吼叫着扑出，紧紧地抱住了苏轼，发出了撕心裂胆的乞求声……

风声、雨声、雷声、苏轼父子相抱的痛哭声，交织在风雨飘摇的鲈香亭。

第十八回 圣上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之身

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进京都，当天晚上，就被投入御史台监狱。

幽幽百尺井，

仰天无一席。

隔墙闻歌呼，

自恨计之失。

苏轼成了一个失去自由的囚徒，他的监狱生活开始了。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亲自勘审此案。皇甫遵从湖州抄查得来的诗稿、信笺、文书，在此案审讯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苏轼“虚称更无往复”的拙笨抵抗和托词，使苏轼处于“态度恶劣”的被动地位。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车轮战术、日夜提审，连续一个月的逼供下，苏轼终于体力不支、心力交瘁地低头屈服了：

他供认了“诗赋文字往复”的“同伙”王诜、王巩、孙觉、李常、刘挚、文同等人，并详尽地交待了与王诜、王巩、孙觉、李常的交往。

他承认了“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的罪行，并承认了《钱塘集》是一部谤世之作。

他按照审讯者的需要，写出了御史台满意的供状：

……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言为当……

白纸黑字的“供状”，握在李定等人的手里，朝廷内外官员王诜、王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孙觉、李常、苏辙、刘攽、刘恕、陈襄、刘挚、钱藻、文同、湖州通判祖无颇、密州涟水县令盛桥、杭州钱塘县令

周邠、福州太守曾巩、海州太守李清臣、扬州太守鲜于侁等三十九人皆入网内，成了苏轼的同谋者。

一个庞大的、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集团在逼供中形成，这极大地鼓舞了御史们“强化皇权”的自得心理，极大地满足了皇帝赵顼“帝王集权”的急切需要。副宰相王珪、知谏院张璪等人侦知皇上的意图，蜂拥而起，推波助澜，与御史台相呼应，纷纷上表弹劾，欲置苏轼于死地。皇帝赵顼在一片请求诛伐苏轼和这个“讥讽朝政”集团的声浪中，采纳了御史中丞李定“当予深究”的谏奏，一道“缴诗赋往还文字证物交有司勘查”的谕旨下达了。

“乌台诗案”按照皇上的谕旨，迅速地扩展开来：

御史台派出狱卒闯入驸马王诜、王巩和居住于京都“同谋者”的府邸，抄查“证物”。

御史台派出缉骑分赴洛阳、许昌、商丘、密州、湖州、杭州、扬州、福州等地，勒令各地的“同谋者”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文书，并进行抄查。

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一些官员震惊了，京都的文人墨士、街巷细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州各府的官员惶惑不定，“乌案”影响之大、牵扯官员之广，超过了十一年来“新法”推行中的任何一次朝廷变故。人心惶惶，议论鼎沸，连庆寿宫的太皇太后、崇庆宫的皇太后都睁大了眼睛。“乌台诗案”一时成了朝野关注的焦点。

人们疑惑：在这三十九个苏轼的“同谋者”中，司马光、张方平、范镇、苏辙、刘攽、刘恕、曾巩、孙觉、文同是人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原是一些政见不同的朝臣，是为人耿直的学者、文人和画家，已因政见不同而遭贬离京，他们“讥讽朝政”的言论是公开的，在几年前已遭到清算，而且有的人（刘恕、文同）已不在人间，现时又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多少有点“弄权追杀”之嫌。而且这种炼罪成狱、一网打尽天下英才的做法，也太绝理绝情。人们对弱者的同情，超过了对这一案情的信任。

王诜和王巩的被收入网内，尤其引起了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一些官员的极大不安，驸马王诜与皇室的关系人人皆知，御史台敢于明目张胆地对其操刀下手，也许预示着皇室纷争的再度爆发。王巩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更加重了宰执大臣们的这种猜疑。

王巩，时年三十五岁，乃真宗皇帝赵恒朝宰相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是遭贬老臣张方平的女婿。平日他与吴充、冯京等人过从甚密。这个血缘相府、结姻老臣、又与现时宰执大臣有交的小人物，突然被御史台格外关顾，也许预示着朝廷重臣的又一次变动！

一种对抗“乌台诗案”的力量在悄悄地酝酿着……

抄查“诗赋文字证物”的行动风风火火地在京都内外进行。

御史台的狱卒闯进驸马王诜的府邸，手持皇上谕旨，勒令驸马王诜交出与苏轼“往还”的诗赋、信笺。驸马王诜避而不见，贤惠公主扶病而出，先是以礼接待，继而准予抄查。狱卒不谙驸马府朝制特权，竟然闯入贤惠公主卧室，翻箱倒柜，诗赋、信笺所获无几，却翻捡出贤惠公主的春宫用物，而且大加观赏。贤惠公主大怒，下令驸马府禁卫，刑枷狱卒送大理寺治罪，并进宫哭诉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御史台闯下了大祸，皇上与后宫的冲突由此而引发了。

御史台的狱卒闯入王巩府邸，皇上谕旨在手，落败的宰相府自然不敢拦阻，听任狱卒翻箱倒柜。因王巩已从苏轼游学六年，往还的诗赋、文书根本不在京都府邸，狱卒抄查所得，除苏轼写给王巩的一首“砚铭”外，只是王巩几年前与吴充、冯京等人“往复”的信笺。苏轼的这首“砚铭”是：

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

苏轼的这首“砚铭”，绝无“讥讽朝政”之味，而吴充、冯京写给王巩的信笺中，倒有几句讽刺“新法”之语。王府总管以为吴充、冯京的信笺不在抄查之列，不许狱卒带走，两相争执，终成殴斗，诉于大理寺。大理寺以“王巩身在三十九人之列”为由，判御史台胜诉，并惩治了王府总管。从而又引发了吴充、冯京对御史台的愤怒。

御史台的缉骑抄查了杭州钱塘县令周邠和湖州通判祖无颇的住宅，因周邠和祖无颇早有准备，缉骑毫无所获，却带回了杭州、湖州黎庶怀念苏轼、为苏轼祈福免灾而“做道场”、“解厄斋”，累月不歇的讯息。

御史台缉骑奔至洛阳，闯入“独乐园”。老仆吕直得知缉骑来意，惶恐无状，急入钓鱼庵禀报司马光。司马光因刘恕于熙宁九年秋从洛阳返回高安途中，闻母病故而得风挛疾，右手右脚瘫废，以口授儿子刘羲仲完成了司马光所托之后，于去年（元丰元年）九月病卒，失友之痛，使司马光居钓鱼庵而不出，据“警枕”而少眠，争以时日，删稿不辍。近两年来，体弱至极，须发脱落将尽，牙齿所剩无几。突闻苏轼被捕入狱、缉骑猝至，濡墨之笔失落而拍案疾呼：

“子瞻以诗为魂，终以诗为累。痛哉子瞻！天若祈佑大宋，必不使诗魂丧失……”

司马光自检与苏轼近几年来“往还”之诗稿，在老仆吕直的搀扶下走进弄水轩，会见了御史台派来的缉骑——一个中年狱吏和两个年轻的狱卒。

司马光从狱吏手中接过皇上“缴收证物”的谕旨，朝京都方向跪倒，叩头谢恩，如实禀奏：

“圣上，臣司马光与苏轼确是密友，熙宁四年作别于京都之后，至今已有八年，两地相思，无由相会，但有诗赋往还。熙宁九年初夏，臣偶见苏轼《超然台记》一篇，其趣超然物外，纵有失落之感，断无谤世之怨，臣颇为赞赏，遂成《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首，托人带给苏轼。熙宁十年，苏轼官居徐州，曾寄臣《司马君实独乐图》一首。以述怀念之情。除此而外，别无往复文字，现奉旨将底稿上呈，以备勘审。臣跪待罪罚。”

司马光叩头站起，交诗稿于缉骑狱吏，拱手而语：

“公等奉旨行事，备受辛苦，光怀德感谢。独乐园内，仅此‘有往无还’的诗稿二篇，公若相信司马光之言，请带此稿回京复命；公若有疑，可在独乐园内翻箱倒柜以抄查，老仆吕直恭听公等吩咐。司马光正在修书，待罪告辞。”说罢，深深一揖，离开了弄水轩。

狱吏亦敬重司马光的为人，刚才司马光坦诚真挚的话语，使他不忍心再行抄查以打扰这位年老力衰的“朝臣典范”。他打开《超然台诗寄子瞻学士》一诗阅览：

使君仁智心，

济以忠义胆。

婴儿手自抚，

猛虎须可揽。

出牧为龚（遂）黄（霸），

廷议乃（王）陵（汲）黯。

万钟何所加，

□石何所减。

用此始优游，

当官免阿谄。

乡时守高密，

民安吏手敛。

乘闲为小台，

节物得周览。

……

狱吏再看苏轼的来诗《司马君实独乐图》：

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

花竹秀而野。

……

先生独何事，

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

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日？

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

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

年来笑喑哑。

狱吏阅览完毕，心底暗暗一笑：司马光以汉代循吏龚遂、黄霸喻苏轼仁爱为民之心，以汉代良臣王陵、汲黯喻苏轼忠义不畏强权之胆，此乃友谊之音，亦可视为鼓励苏轼的罪行。苏轼誉司马光名满天下，儿童走卒皆知，已得黎庶之心，此乃今日实情，亦可视为盼望司马光复出的暗示。罪证在手，可以向御史中丞李定大人复命了。他推开老仆吕直，带着两个狱卒走出了弄水轩。

与此同时，朝廷盘根错节的人际蛛网颤动了。

官场谲秘诡诈的权力冲突爆发了。

民间善恶分明的志士仁人呐喊了。

活跃在朝廷内外的各种力量，随着“乌台诗案”的扩展和苏轼生命的垂危告急，掀起了一个震动京都的营救苏轼的浪潮，铺天盖地地向福宁宫冲击。

首先为营救苏轼生命而呐喊的，是京都游乐场所——瓦肆梅花棚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个女子。她们以救济狱中的苏轼为名而举行义演，专场歌舞苏轼诗词。此举正合了文人墨客、街巷细民的心愿，反应强烈，场场爆满。丽玉并扮作苏轼模样，着学士宽袍博带，戴短檐高筒便帽出现于舞台，观众为之泣咽成声。紧接其后，瓦肆中的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都起而应和，特别是艺坛首领丁仙现和歌坛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参加营救苏轼的义演，又引起了京都杂剧、说史、散乐、影戏各种游乐行当的响应，形成了京都处处歌吟苏轼诗词的局面。

苏辙从应天府急速上书皇帝赵顼，投案自罪，愿以自己的官职，替苏轼赎罪：

……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依为命……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轼，得免狱为幸……

宰相吴充也挺身而出，上呈奏表，为苏轼辩解。奏表中谏奏皇帝赵顼：

……陛下效尧舜以仁治天下，还不能容忍一个‘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的苏轼吗？

旧友、已复职的三司使章惇上呈奏表营救苏轼，并猛烈抨击监察御史舒亶欲使苏轼“家破人亡”的祸心。他直言劝谏：

……苏轼领袖文坛，名著朝野，今投入监狱，臣恐后世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是去年从润州调回京都的，也上呈奏表为苏轼说情，力陈苏轼之不可杀：

……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至于法，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顾陛下无庸竟其狱……

被文章网连在内的致仕老臣范镇，也从许昌上呈奏表，不避嫌疑地提醒皇帝赵顼：

……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

同样被牵连的张方平，更表现出奋不顾身的激愤，从商丘遣其子张恕进京至闻鼓院上呈营救苏轼的奏表，言词激烈，其激愤之情跃于纸上：

……传闻有使者追苏轼过南京，当属吏。臣不详苏轼之所坐，而早识其为人，其文学实天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优容，四方闻之，莫不感叹圣明宽大之德。今其得罪，必缘故态……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亦未闻见收而下狱也。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谪，敢不甘心！

朝廷重臣和致仕的朝廷老臣反对罪炼苏轼一案的奏请和京都文人墨士、黎庶细民歌唱苏轼诗词浪潮的结合，形成了十多年来京都最大的一次社会震荡，逼迫皇帝赵顼不得不对“乌台诗案”重新考虑了。恰在此时，王安石从千里之外的江宁，也送来了一份拯救苏轼的“奏表”。

贬居江宁白下门外半山园的王安石，得悉苏轼因“诗赋文字”获罪被捕入狱的消息，已经是十月初了。他乍闻而大骇。

此时的王安石，正在“谁有锄耕不自操，可怜园地满蓬蒿”的清冷境遇中，苦熬着凄凉的晚年。他有着朝政失败者的愤懑，有着理想破灭者的悔恨，也有着一位学者“义理”追求受挫后的疑惑。在淤结于胸的痛苦的折磨中，他思索着“十年变法”轰轰烈烈开始、凄凄惨惨停歇的原委，思索着自己风风火火北上、窝窝囊囊南归的根由，思索着一个悲剧时代的谜底。难以解开的谜底使他对朝廷里现时的一切，都变得冷漠麻木了。

两年前弟弟安国病亡和儿子王雱逝去的悲哀，仍在日夜不停地折磨着他，成了他迟暮生命中难以愈合的伤口。他不是惋惜弟弟安国和儿子王雱的短命，而是追悔“十年官场”的糊涂。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弟弟和儿子的墓地凭吊，抚摸着坟头上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的青草，咀嚼着“种瓜得豆”的悲哀，追悔着“轻信”和“不善识人”的血泪代价……

病体恹恹的老妻，现时已常年卧床不起了，思念儿子的哀声苦泪，日日不绝于耳。

现时，王安石正在“每怜今日长垂翅，却悔当年误剪翎”的心境中，撰写

着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字说》，借以寄托“眼中唯见北山云”的忧心、苦心、恋心和折翼难飞的伤心。

谁知苏轼被捕入狱的消息，如雷霆轰顶，一下子撼动了他凄苦欲死之心、是非分明之心和友谊相怜之心。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字狱兴，国家衰败之兆！朝政已步入歧途，朝廷将失去生机，“变法”即将最后毁灭啊！

他坐不住了。诗赋原是时代神韵之音，既非街头“贴示”，亦非棘署讼词，乃诗人、词家遇事触物之感，随兴而发，随思而鸣。若采其韵音，足以聪耳明目，以成盛世；若深文周纳，系之以狱，则箝塞天下之口。

苏子瞻口无遮拦，恃才傲物，长于以诗词论世，颂山川之美者有之，哀生民之苦者有之，狂想奇思者有之，愤懑怨恨者有之。作为诗人，无愧于时代；作为朝臣，却易见疑于君王。时代之不幸，命运之不幸，苏子瞻恰恰落在御史台执权者的手里，这些执权者恰恰又是一群精于刑律而疏于诗赋的人……

李定、舒亶等人，都是自己提拔而上的，而且早想择苏轼诗词歌赋中的“哀怨愤懑”之作诉于刑律，不意今天果然炼罪成狱！

王安石一颗冷却了两年的心骤然沸动起来，他愤声高呼：

“不能这样啊！不能堵塞天下人之口啊！为了积贫积弱的国家，为了一时糊涂的皇上，为了危在旦夕的子瞻，不能再沉默不语！”

王安石提笔展纸，为营救苏轼，写下了他贬居江宁两年来的第一份奏表，并请“书场浪子”飞马送往京都……

“乌台诗案”引起的京都震动、朝臣纷争和后宫沉默，两个多月来已使皇帝赵顼陷于慌乱和一筹莫展。十月二十二日深夜，这种震动和纷争，似乎都一齐拥进福宁殿御堂，等待着他最后的裁决。

赵顼坐在御案前，望着御案上堆积的各样“奏表”发呆。两年来，朝廷“强化皇权”的声势，使得皇后也依据朝制不再敢随意进入御堂陪伴他了，红莲宫烛烛光之下，只有他孤独无依的身影。

京都瓦肆歌伎们以救济义演为名营救苏轼的活动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特别是宫廷“教坊使”丁仙现和京都著名杖子头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参与演出，使全城黎庶都在唱着苏轼的诗词。歌声是高大的宫墙挡不住的。听到这越来越多的歌声，赵顼感到刺耳、厌恶，但又不能堵人人的嘴巴。皇城司虽然已作了相应的防范准备，但今天勾当皇城司公事在上呈的“奏表”中却有“民心在苏轼一边”、“举措当慎之又慎”的谏言。看来皇城司的官员也染有这些歌声的影响了。民心真的在苏轼一边吗？

朝廷宰执大臣和二府、三司官员对此案的分歧和对立日益尖锐。副宰相同平章事王珪和知谏院张璪今天午后来到御堂，神情激昂，声称“苏轼所怀如此，顾可置之不诛乎？”主张对苏轼处之以极刑，以张刑律之威严，杀一儆百，威慑那些目无君王的臣子；可宰相吴充、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今天午后也来到御堂，神情更为激昂，都在为苏轼辩解，认为“以诗赋文字成狱难服天下之心”。朝廷百官同情苏轼者居多，一些致仕老臣似乎都站在苏轼一边。两相对立，难以调和！章惇与苏轼交谊深厚，为朋友解脱，情理可知；吴充、冯京，为巩固权位，借苏轼一案谋私自卫，理亦可解；可朝廷百官为了什么呢？致仕老臣为了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私谊私利吗？两年来，朝廷所为，旨在“强化皇权”，到头来，连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官员的心也难以统一了。唉，朝政大事，依赖群臣，朕不能因一个苏轼而使群臣离心啊……

御史台对苏轼一案的审讯已经结束，李定、舒亶、何正臣今日黄昏来到御堂，上呈了勘治苏轼一案的“疏奏”，主张严惩苏轼而开杀戒，并主张对王诜、王巩、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刑以贬逐或流放。这个“疏奏”，读之惊心，思之胆寒。贬逐司马光，于心不忍；流放王诜，于情不能；而且一举严惩如此众多的臣子，朕真的要成为后世诅咒的暴君吗？

庆寿宫太皇太后病情转重的消息也是入夜时分传进御堂的。太皇太后这次病倒，缘于御史台狱卒抄查驸马府公主寝居，姐姐贤惠公主哭诉于庆寿宫是直接的导因。皇室王公和朝廷百官借“抄查公主寝居”一事对御史中丞李定的弹劾曾折腾了半个月之久，但太皇太后沉默着，皇太后沉默着，歧王颢、嘉王□沉默着，连皇后也沉默不语。这沉默是对此案的依从？是对此案的不满？是一场皇室纷争的酝酿？还是众叛亲离的冷漠？御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同修起居注王安礼轻步走入，跪倒在御案前，叩头轻声禀奏：

“臣同修起居注王安礼叩奏陛下，苏轼一案，勘治入狱已逾两月，朝野震动，后宫惊慓，臣奏请陛下格外开恩，宽宥苏轼、王诜，以恩市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

“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顼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

王安礼从怀中取出“书场浪子”千里送来的“奏表”，恭呈于皇上：

“陛下，一个北望京都之老臣，托臣转呈‘奏表’于陛下……”

皇帝赵顼猛有所感：

“是介甫先生吗……”

“陛下明察。臣之家兄王安石，远居江宁，闻苏轼入狱而惊骇，特上书陛下陈述所见。因其对苏轼一案茫然无知，且生性执拗，所奏之言，恐多偏颇，乞陛下明断而赐教。”

赵顼急忙离开御案，从王安礼手中接过“奏表”，坐于软榻，移来烛台，凝目阅览起来……

史料和宋人笔记有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之言为决。十分可惜的是，史料所记载的这封信的原文未能留下来，使今人无从一睹那为了崇高的友谊而披肝沥胆的精彩文字。

王安石的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皇帝赵顼，他的神态极肃穆凝重起来。三年前，王安国遭吕惠卿诬陷而放归江宁，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两年前，王雱因“弄权蒙混”而获罪，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默默承受了“失弟丧子”之哀。今天，苏轼获罪入狱，其罪为讥讽新法，讥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可王安石忘私为公，以负罪遭贬之躯，冒死为苏轼求情！这仅仅是友谊的相怜相助吗？

皇帝赵顼的眉头渐渐舒展了。文字成狱，天下箝口，表面上人心归一，实际上背非阴行，江山虚假的稳固终不可恃！唐太宗优容文人才士之策，让文人说话，让才士牢骚，为天下不满的怨言怒情开设了一条发泄排解的渠道，并借这个“渠道”揣摸和掌握世情人心，遂成千古之业。唐太宗之后的几个皇帝，沿守此策，遂有了李白、杜甫……把盛唐推向了辉煌。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长恨歌》，揭露唐玄宗李隆基的荒淫无道，玄宗的子孙也不曾因此而文字成狱啊！皇帝赵顼从软榻站起，朗声而道：

“介甫先生析事明澈，析理精深，朕受教矣！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犀相通。诤友之谊，决非私情，乃人间至高至美的情谊！”

王安礼放下了一颗惶恐的心，叩头告辞。皇帝赵顼挽王安礼之手而戒之：

“卿去，幸勿泄言。朕将从速了结苏轼一案！”

王安礼再次重重叩首。

第十九回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更伤神

御史台监狱，坐落在内城东城街北面的尽头。高耸敦实的灰砖墙垣，圈囿着人间一团暴戾之气。监狱门前担任警戒狱卒的顾盼狞恶，又为这团

暴戾之气染上了一层沉重的恐怖。监牢屋檐下风动“叮当”的铜铃声，哀哀怨怨地飞出高墙，使这条街巷充塞了阴沉瘆人之感。

苏轼被关押在墙垣中央一座隔绝四邻的牢房里。这间牢房，坚壁如井，阴暗潮湿，铁窗尺许，牢门两重。清晨，阳光从洞窗射入，在昏暗的牢房上空，斜拉起一束亮光，如利剑，如白素，如飘入的一片白幡，它显示着昼夜的更迭，也给人以死亡临近的联想。牢房一角，是一片无床草榻，供苏轼席地而卧。因床高三尺，可借以悬梁自尽，故撤而不设。铁窗之下，特为苏轼增添了两件“奢侈”之物——盏油灯，昼夜不熄；一张矮几，可供写字。苏轼以诗赋文字犯罪，自然要以文字招供。

看守苏轼牢房的狱卒名叫梁成，年约四十岁，性情和善，木讷寡言，没有一般狱卒那种刁怪和凶狠。也许苏轼案情的特殊引起了他的同情，也许苏轼文人的随和引起了他的好感，也许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每天定时地为苏轼送水解渴，端水洗漱，并取送苏迈送来的饭食竹篮。在面对苏轼的时候，他总是唉出一声悠长的叹息，便不再开口。

“幽幽百尺井”的狭窄监牢，用隔绝狱外一切讯息的寂寞，折磨着才华横溢、恃才傲物的苏轼。他不知道京都瓦肆艺伎们为营救他而掀起的演唱浪潮，正在震动着朝廷；他不知道弟弟苏辙为营救他已上表皇上，乞以自身官职，为他赎罪，并已把他的家眷由湖州接到应天府；他不知道吴充、冯京、章惇、王安礼、范镇、张方平等人为营救他而上疏抗争；他更不知道王安石已从千里之外的江宁，把营救他的“奏表”送进了福宁殿。儿子苏迈是每天三次送膳进狱，但都被狱吏禁步于牢房之外，既看不见儿子的形影，又听不到儿子的声音，自然更不会有狱外的消息传入。他惦念着狱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们，他惦念着京都西冈父亲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仆，他惦念着十年离别、十年挂牵的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他惦念着京都熟悉的一切。可他如今能够得到的，只是竹篮里无言的菜蔬饭食。四壁无言，草榻无言，油灯、矮几无言。寂寞凝滞着他天马行空的才思，冰冻着他豪爽奔放的热情，在累日累夜的孤独中，咀嚼着离开人群、失去自由的苦涩，他憋得快要发疯了。

“举止触死壁”的阴森监牢，熬煞人类尊严的狱俗狱规，已使苏轼须发疯长而散乱、衣裳褴褛而污浊。御史台大人们的顺蔓摸瓜、诗文株连，三十九个朋友的文字成党，已使他精神溃散，心力大亏。勒令他“自注《钱塘集》罪思”的用心阴毒，更使他心慌意乱、手脚无措。天日昭昭啊！这一切也许都是命定的，诗词原本就是引人联想、引人猜度的任意物，仁者可以见仁，智者可以见智，强人可以寻得杀人放火，执权者自然可以觅得“讥讽谩上”。诗赋往还，原是诗人、词家之间的常事、趣事，但在御史台大人们的眼睛里，却成了鬼事妖行。苏轼顿足叫苦、仰首而叹，对生的欲念似乎已经淡漠，对死的恐惧似乎已经消失，对仕宦人生的向往已经完全泯灭，在咨嗟怨愤的躯壳里，似乎只留有一颗钟情于诗的灵魂，寻求着超越痛苦的另一种人生境界……

“苦泪渍纸笔”，他跪地屈身于矮几前，守着一盏如豆的灯光，面对《钱塘集》，“剖心露胆”地“自注”着“罪思”，并在这种文字中完成着灵魂新的飞跃。

他知道，御史台大人们这“自注”的招数，是一个居心毒恶的阴谋，是一个陷阱。自注《钱塘集》的一笔一墨、深浅正误，都是逃不出御史台大人们设置的罗网的：白纸黑字的辩解抗争，可以构成“抗拒”之罪；“诚恐诚惶”，可以构成“谩上”之罪；一时不慎，可以构成“死而不悔”之罪；遗忘疏漏，可以构成“避重就轻”之罪；如实招供，也可以构成“借机反攻”之罪。唉，仕宦人生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业，却被官场上的诡诈、残忍、利欲、权势腐蚀得变形、变质，变得荒谬、冷酷了。

他知道，“自注”就是自筑断头台，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愿逃避、躲闪，更不愿矫作辩解、借词推托。“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诗词出于自己之口，落纸于自己之笔，是自己灵魂的袒露，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是功是过？都留给久远的未来，留给未来一个赤条条不带一丝掩饰的“新我”。其实，又何必寄托“新我”呢？当虫食风化了这七尺皮囊之后，真正能够留下的，也许只有这《钱塘集》中一颗缥缈的诗魂了。感谢御史台大人们阴曲莫测的用心，恩赐苏轼以机缘，为这颗缥缈的诗魂更确定地打下苏轼的印记。

无疑“自注”完成之时，就是自己生命了结之日。他不愿拖延时日，给仇者以谈笑之话柄，使亲者延长痛苦的折磨，更不愿混淆是非，作践自己，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账。

他在自注“罪思”中，用“史笔”作释，在一部《钱塘集》的字里行间、眉头页脚，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下了每首“讥讽朝政”之作的写作时间、地点，抨击事物、寓意情怀、灵感希冀等详尽文字。

他在自注“罪思”中，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并对别人的政见作了自认为公正的阐述，清清爽爽，毫不含糊。

他在自注“罪思”中，对自己讥讽朝政不实不妥之处，明确地进行了自我匡正，也继续抨击别人政见实施中的不妥不实。

他在自注“罪思”中，更加激越地为民间的疾苦呐喊，并仍在讥喻某些“新政”。

当然，他在自注“罪思”中，也继续向他的皇帝袒露着忠耿的心迹，吐露着屈原那种“怨愤而不愿他去”的情怀。

十月二十三日，苏轼入狱已六十五天。

这天午后，苏轼跪于矮几前，正在自注《钱塘集》中的最后一首诗作，监牢的门“啷当”一声打开，一个罪犯被狱卒梁成带入牢房。苏轼抬头一

看，这个罪犯年约三十岁，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神态中却带有几分矜持。苏轼正欲起身迎接，打个招呼，罪犯却把头一摆，把腋下夹带的一卷被褥铺在牢房一角，纳头躺倒，闭目箝口地歇息了。

狱卒梁成似乎要排除苏轼心中的狐疑，哀叹一声，喃喃叨咕：

“牢里都住满了人，先在这里住下吧！能到这里来的人，案情不轻啊……”说着，梁成锁上了牢门离开了。

苏轼望着同室的囚人，心里骤然浮起一种同病相怜之感，由衷地想和新来的囚人说说话、解解闷。但对方毫无理睬之意。苏轼吁叹一声，回过头来，专意进行“自注”。

当苏轼埋头矮几写字的时候，罪犯慢慢地睁开眼睛，偷偷地注视着他。

入夜了。苏轼完成了《钱塘集》“罪思”自注，完成了走上断头台前的“画押”，并交给狱卒梁成转交狱吏，由狱吏而转呈御吏台。他感到躯体上的轻松和心底的解脱，便一头躺倒在草榻之上，舒展着久屈而酸疼的腰身。

苏迈送来的饭食竹篮，由狱卒梁成送进牢房。梁成自言自语：“心神感应，父子连心啊……”

苏轼从草榻上坐起，不解地望着梁成。

“先生今晚注书完毕，孝顺的儿子就给先生送来了好的吃食。可见人间万事都在冥冥中安排好了……”说着，把饭食竹篮放在苏轼的草榻前。

苏轼以微微一笑作答。他伸手打开竹篮，大惊失色：鱼！一条红烧鲤鱼！他禁不住面色苍白，双目发呆，神情怆然：

“这，这真是‘心神感应’吗……”

狱卒梁成不解，惊诧地愣住了。

新来的罪犯在牢房一角，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苏轼被捕入狱，自度必死，遂与儿子苏迈相约：平时送膳，菜肉即可，一旦定为死罪，则送鱼以告知。今日苏迈要去驸马王诜府邸探听消息，晚饭托歌伎琵琶送食。琵琶知苏轼喜食鱼，又不知苏轼父子暗中有约，特意买得活鱼一条，并亲手制作，以飨苏轼。谁知，一条红烧鲤鱼，竟使苏轼已超越痛苦的灵魂又经受了一次洗礼。

一次洗礼啊，六十五天的牢狱已冶炼了苏轼面对死亡的胆量，《钱塘集》自注已道尽了苏轼想说的话语，也许对“这么一天”的到来，苏轼早就有所准备，也许历朝历代忠贞谏臣为“谏”而死的壮烈此刻产生了效

力，也许屈原沉江的千古不朽成了他此刻的向往，他表现出了罕见的镇定和自制，慢慢地端起饭碗，拿起筷子，伸向盘中的红烧鲤鱼……

新来的罪犯注视着苏轼的一举一动……

夜深了，寒气弥漫，低垂的弯月照映着狭小的铁窗。突然，一缕哀怨的琵琶声从窗外飘入。苏轼乍听而惊异，静听而神迷了：

“美妙绝伦的琴音，启人心智的琴音，给人力量的琴音，亲切熟悉的琴音啊！铮铮然，若高山流水；飘飘然，若薄雾漫空；切切然，若花间鸟语；默默然，若冷泉销声；荡荡然，若江河东泻；轰轰然，若雷电交鸣。这悦耳、爽心、怡志、荡神的琴音，是天神在安慰苏轼的灵魂吗？”

铁窗外的琵琶声，在一阵激越的“钱塘涛涌”之后，托出了一曲深沉含情的歌声：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歌声缠绵，苏轼情沸五内，泪涌而出。歌声停歇，苏轼情不能禁，朗声出口：

“是琵琶，是琵琶！果然是十年分离、十年挂牵的歌伎琵琶啊！天怜苏轼，天怜苏轼一颗爱在人间的心啊！

“琵琶，你的来到真使我喜悦：你活在京都，唱在京都，这正是人间‘真’、‘美’永生不落的明证！你的琴声拂荡在夜空，你的歌声穿透了牢墙，这正是人间‘文心’力量之所在！十八年前写的这首《和子由渑池怀

旧》，原是匆促人生的一首哀辞，今夜你弹唱而出，算是为我最妥帖、最可心的送行了。只是隔墙难见，有着千古莫赎的遗憾啊！”

苏轼仰面躺倒在草榻之上，双目紧闭，无言无语，泪水横流，滴过双耳，落在衣物做垫的“枕”上。

铁窗外琵琶弹奏的琴音回荡在夜空，将苏轼的一颗心牵向远方：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他想到早年与弟弟苏辙雨夜读书的情景，吟着唐代诗人韦应物“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相约功成名就之后，退居故里，共享“风雨对床”之乐。他想到嘉祐六年自己前往凤翔府，与弟弟苏辙相别于郑州，雨夜联吟，心情怆然：“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鼓。”现时，昔日约言犹在，兄弟将作永别，阴阳两界难通，何时何处的空山夜雨，才能实践“风雨对床”之乐！

他想到风烛残年的任妈，心如刀绞。湖州北门外码头病卧藤椅、饮恨吞泪、强笑送别，实是母亲般的心在流血！几十年掬育之恩，今生难报，遗恨千古。任妈，你的大郎不孝啊……

他想到妻子王闰之，难舍难离的煎熬，终成无尽的感激：季璋，你甜心柔肠，终日为苏轼操劳，励我勿馁，劝我慎言，乐我情趣，佑我饱暖，尽天下贤妻之最；你慈心暖怀，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天性，迈儿虽非己出，抚育教养，胜过亲生，尽天下良母之最。苏轼感激不尽，亡妻王弗亦感激不尽啊……

他想到爱妾王朝云，魂断九肠：霞啊，早失怙恃，风尘飘蓬，乍得安暖，又遭霜杀，天何不公！愿佛佑孤弱……

他想到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魂失灵台。痛哀之余，聊生慰藉：天伦舐犊，三个儿子都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啊！来日或智或愚、或龙或鱼、或荣或辱，只能自成于天，自成于己了，父亲已无力眷顾了……

苏轼在冥冥无尽的思念中，亡妻王弗的身影浮现在眼前：弗啊，你的容颜还是那样秀美，你的眼睛还是那样晶莹，你的秀发还是那样乌黑，你的一颦一笑还是那样清甜纯真。情通阴阳，受逾三界，弗啊，你是从那个世界来迎接我的吧？

苏轼默默吟诵着四年前写的一首词作《江城子》，心灵向虚幻中的王弗走着：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夜半了。铁窗外的琴音还在响着。苏轼痛苦的灵魂又飞扬起来。

他想到贬逐生涯开始的杭州。烟柳画桥、荷花游舸的西湖，曾宽慰过一个贬臣滴血滴泪的心；深邃安逸、宁静清远的禅寺道院，曾愈合了一个贬臣怀辱怀恨的创伤；春华秋实，殷情深意的山村农舍，曾拂去了一个贬臣心头的迷雾；论佛谈禅、抚琴歌舞的朋友，曾给予了一个贬臣无尽的关切、无尽的鼓励、无尽的友谊、无尽的勇气；连那载着一个贬臣心声的《钱塘集》，也是杭州给予的！杭州，梦魂萦绕啊！

他想到贬逐生涯结束的湖州。蔚蓝的碧浪湖，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足迹；碧浪湖畔的渔村，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诺言；湖州城的府衙，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惶恐；湖州城的小巷，曾留下了一个贬臣的哭声；湖州城北门外的码头上，曾留下了一个贬臣永远忘不了的眷念，眷念着那些焚香洒泪的黎庶和那位临窗缫丝、飞船赠物的渔女！湖州，铭心刻骨、忘怀不了的湖州啊……

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啊？若是为了吃喝拉撒睡活着，为什么又要十年寒窗、闻鸡起舞地贪读圣哲先贤的言行，折磨自己呢？若是为了用诗书礼乐填充自己躯壳的空虚，为什么又要步入坎坷曲折的仕途呢？若是为了谋取仕途的高官厚禄，为什么又不安于高官厚禄的享受，梗着脖颈“逆鳞直谏”呢？若这种“逆鳞直谏”出于对君王的忠诚，为什么这种忠诚却引起君王的猜疑呢？难以捉摸的仕宦人生，欲东而西，欲南而北，欲走向九天至美至善的仙境，却落入了九地至罪至恶的地狱，这个谜谁能解得开啊！屈原“问天”，终生不解天道的谜底沉江了；贾谊“问苍生”，半生不解人道的谜底愁死了。这官场上不解的谜底，也将毁掉自己的生命！人来到这个世间，也许本无目的，一切追求和探索，都是一个时代所强加的。幸运者是撞上了机缘因幸运而流芳千古；倒霉者也是撞上了机缘，因晦气而遗恨终生，都并非人生于世的所求啊……

人生原是一股从生到死的云烟，既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悲哀。死亡，灵魂上天入地了，荡空游海了，成神成鬼了，无影无形了，无色无味了，不知何处而来，不知何处而去，一切都顺乎自然。留在人世的，只有自己知道的遗憾和忧伤啊……

自愧自疚的遗憾，自悲自哀的忧伤是万古不灭的。由于自己的糊涂、软弱，闯祸累人，累及司马光、王诜、王巩、范镇、张方平、孙觉、李常、刘攽、刘恕、陈襄、刘挚等三十九位朋友，为罪殊深，悔恨不已。狱墙如山，牢房如井，只怕连当面向朋友们致歉告疚的机会也没有了。特别是对君实、晋卿，更有着粉身莫赎的歉疚，君实友中之师，晋卿友

中之友，今罪累而至绝境，纵然能以高风伟岸而怜惜原谅苏轼，苏轼魂归泉台，也歉疚而茫茫无止期啊……

苏轼慨然坐起，屈身矮几前，提笔写下了“绝命诗”，以遗弟弟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再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

风动琅玡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

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成，恳请狱卒梁成在他“遭遇不测”之后，转遗弟弟子由，梁成默然点头允诺，接过诗稿，藏于怀中。苏轼向梁成深深一揖作谢，便转身

倒在草榻之上。他已了却了全部心事，无所挂牵了，在狱卒梁成心事重重地走出牢房落下铁锁之时，苏轼已然入睡，且鼾声如雷。

也许因为新来的罪犯在旁，狱卒梁成害怕苏轼托付遗诗之事泄漏获罪，也许梁成阴负监视苏轼一举一动之责，他在走出牢房之后，便片刻不停地把苏轼所遗弟弟子由的诗作交给了狱吏，狱吏连夜就上呈了福宁殿。

天亮了。新来的罪犯在苏轼依然如雷的鼾声中，从屋角站起，立即收拾起席片被褥，走向牢门。在踏出牢门的刹那间，他停住了脚步，望着熟睡的苏轼，诡秘地一笑，返身走到苏轼草榻前，在苏轼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苏轼睡得香甜，仍不见醒，只是翻了一下身子，又打起鼾来。新来的罪犯微笑摇头，咽下涌在嘴边的话语，快步走出了牢门。

苏轼做梦也不会想到，与他同室一夜的“罪犯”，原是皇上赵顼亲自派来暗中查访的小黄门。

第二十回 曹氏临终救子瞻 艺伎魂牵梅花棚

黎明时分落下了一场寒霜，大地一层霜白。冬天的寒意，笼罩着大宋京都的清晨。

皇帝赵顼因苏轼一案的困扰，夜不能寐，今日起床，已是辰时。早餐之后，他坐在福宁殿御堂里的一盆炭火旁，拥着裘袍，品着热茶，阅览着御史台监狱狱吏连夜上呈的苏轼遗给弟弟苏辙的两首诗作，听了小黄门关于苏轼在狱中一夜举止的禀报，心底一松，口中吐出一声喟叹：

“苏轼终不欺朕，看来还是有忠耿之心的……”

他欣赏苏轼这两首诗中的开头两句：“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这不是在乞求朕的恩赦吗？这不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吗？

他叹服小黄门禀报中所说的“苏轼鼾声如雷”。在身陷监牢、负咎顶罪、剖心露胆，连续两个月“自注《钱塘集》罪思”刚刚搁笔之后，在自度必死的悲哀中，竟能酣然入睡，而且鼾声如雷，真是不可思议！苏轼如此，可见其心底纯净、胸怀坦荡、灵魂高洁，足以消除朕心中的疑虑。苏轼诗赋文字谤世有罪，但心中无鬼，朕终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律行刑。

苏轼一案的成立，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忠君之心的表现，是朕同意的，只是举事焦躁，牵扯过多，而且触及皇室后宫，引起了朝野的惶恐和不满，导致了今日纷乱的局面，反而提高了苏轼的身价，张扬了苏轼的声名，使苏轼成了体现朝野人心的人物。苏轼的才华横溢、诗文影响、领袖文坛也确实具有质孚众望的资格。朕既不能背离民心以诛罚

之，则当顺应民心以利用之，朝政上的事情原本需要“纵横捭阖”。“纵横”乃刚柔之术，“捭阖”乃阴阳之道。该是运用苏轼的这两首诗文平息京都人心的浮动、朝廷重臣的对立、两宫皇太后的不满和天下文人人人自危的时候了。

“纵横捭阖”，皇帝赵顼立即密封了苏轼《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首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的诗作，并派亲信宦侍梁惟简呈送庆寿宫里重病卧床的太皇太后。

年已六十四岁的太皇太后，自从五年前皇室那场纷争爆发之后，便很少对朝政发表议论，即使在嘻嘻哈哈的谈笑中，也不再寓政于乐了。老而讨嫌，似乎是人间铁定习俗，再孝顺的儿女，也讨厌老人絮絮叨叨的啰唆，尽管这个“啰唆”全是处世做人的真理。在这五年来自制自忍的寂寞中，她的身体急剧地衰弱了，隔三差五的小病小灾，也在侵蚀着那颗慧敏机智的老辣之心，凡事也就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地放过了。苏轼一案的出现，却使她不安。疯狂株连，使她震惊。对驸马府的抄查，使她愤怒。文字成狱，与秦之“焚书坑儒”何异？一个帝王若惧怕诗赋文字的讥讽，这个朝代也就开始衰微了。特别是满城艺伎、黎庶歌唱苏轼诗词的声浪澎湃，逾月不停，日趋高涨，使她内心惊悸；朝廷百官的分派对立，宰执重臣的形同水火，使她寝食不安。

她联想这五年多来朝廷接连出现的“吕嘉问市易违法案”、“曾布沮害市易案”、“李逢、刘育谋反案”、“吕惠卿华亭弄权奸利案”、“王雱弄权蒙混案”、“王安石蔽上欺君案”……隐隐约约地感到，十二年来，从司马光、苏轼离开朝廷之后，这些层出不穷的案件和纷争，似乎早已离开了“变法”的正道，蜕变为权力的争夺了。现时，宰执重臣们虽然都在高喊“变法”，但实际上却是借“变法”之名而阴行其私，还有谁能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那样认真地为“变法”的成败而严肃地进行争论呢？然孙子赵顼现已三十二岁，当皇帝已经十二年，早已过了“耳提面命”的岁月，提醒不得，指点不得。忧郁使病情恶化，她终于病倒在床榻，再也挣扎不起来了。

但她尚清醒。王安石贬居江宁之后，大宋江山的安危，赵氏社稷的命运，都操在皇帝一人之手。她赞同御史台官员们“强化皇权”的努力，权力的集中是医治纷乱和分裂的有效药方。但权力的集中也会造成万马沉喑的死寂，也会导致奸人谗人的诞生。这个局面终于悲哀地出现了。她了解自己这个孙子，有中兴大宋之志，无中兴大宋之智；有开拓创新之心，无驾驭风云之胆；有容人纳谏之量，无识能任贤之明；有负重耐劳之魄，无高瞻远瞩之魂。守成尚可，创业难啊！园圃里养大的花木，毕竟不是凌云斗风的松柏。岐王颢呢？嘉王□呢？同样的柔草，只怕连“守成”二字也做不到啊！

在这场因苏轼一案引起的对立纷争中，皇室后宫的卷入，将会带来不可收拾的恶果，不仅会使心存猜疑的孙子依从于御史台李定等人的摆布，而且会使皇室遭受猜疑的王公近臣陷于苏轼一案的株连追究之中。自己

一旦撒手离去，鲜血就会飞溅在皇室。历朝历代帝王之家的骨肉相残、萁豆相煎，不都是由猜疑而引发的吗？

其实，太皇太后处事应变的方略是深谋远虑的。皇太后向她谈论皇上的“不聪不明”，她沉默摇头，并劝慰皇太后“莫预朝政”；岐王颢、嘉王□向她禀奏皇上的“文字成狱”，她厉声制止，并叱令皇室王公“勿躁勿言”；贤惠公主向她哭诉皇上的“不友不恩”，她只是与孙女相抱而泣，殷殷叮咛孙女“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她用皇室后宫的“沉默”，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并用这种“沉默”向当皇上的孙子施加压力，等待着赵顼自己的觉醒。

两个月来，她寝食不安，在病情日益加重中苦苦地等待着。

十月二十四日入夜，太皇太后终于等来了福宁殿送至的苏轼《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首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的诗作。她秉烛倚枕，读着、想着、谋划着：

“这是苏轼的‘绝笔诗’啊，发自肺腑，毫无雕琢，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不论苏轼的政见是否正确，这真挚的君臣之情、兄弟之情、夫妻之情、对待黎民百姓之情，感人泪下啊！

“想来，那个侮辱斯文的‘自注’已经完成，案情已到判决苏轼生死的时候了。可怜的苏子瞻已经泯灭了生的希望，在绝望中吟出了告别人世、告别亲人、选定墓地的遗嘱。才士失命，诗人断头，大宋开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用刑律之剑杀害一个因诗赋文字获罪的臣子，奇耻大辱啊！历史悠悠，如何向后人解说这一荒唐事件呢？

“这两首诗由福宁殿密封转送而来，也许是表达一种隐晦的讯息？是官家借苏轼的诗作暗示苏轼即将断头的丧音呢？还是暗示官家对苏轼一案的收帆转舵呢？官家当了几年皇帝，竟然向自己的老祖母耍起‘藏而不露’的把戏来了。全城黎庶唱苏轼，民心难违！朝廷百官谈苏轼，皇帝不好当！苍天有眼，轮到一个形将入土的老婆子为大宋朝廷做最后一件功德事了。”太皇太后推枕挣扎，意欲坐起，力衰而未果，长吁一声，吩咐床榻前的宫女：

“传告崇庆宫、福宁殿、驸马府、岐王府、嘉王府，就说我病情转危了！”

宫女惶恐地愣住了。

太皇太后惨然一笑，有气无力地说：

“傻丫头，你怕什么，我一天半会儿还咽不了这口气……”

午后未时，皇太后、皇帝赵顼、皇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都惊慌地来到庆寿宫。

皇太后和岐王颢、嘉王□是每天晨昏都来看望的，他们对太皇太后病情发展的一波一浪都刻在心里，早就担心这么一天的到来，现时望着病人并非危急，以为是回光返照的一种病象。

皇帝赵顼和皇后已有三天没有亲自进入庆寿宫请安，乍一见面，则是心神战栗，跪倒在病榻前怀疚请罪。皇帝赵顼的心绪一下子乱了：是自己密封送来的苏轼诗作引起“病危”的出现？还是老祖母病危已无力再看苏轼的诗作？他匍匐在病榻前轻声呼唤着老祖母。

贤惠公主已有五天没来请安，苏轼一案的牵扯，使她不敢贸然进宫，怕再引起皇上的猜疑。此刻看到老祖母病危脱相，心儿碎了，扑在老祖母的怀里，忍痛泣咽，但不敢放出声来。

太皇太后见人已到齐，用手抚摸着贤惠公主的乌发，苦苦一笑，转眸打量着榻前的亲人，最后把目光停落在皇帝赵顼的脸上，声音无力而缓慢：

“官家的神色也有些憔悴，这几天忙乎着什么大事啊……”

赵顼本想以苏轼之事回答，但虑及苏轼遗子由的诗作老祖母恐已无力阅览，谈之则更受刺激，便以近来萦绕梦魂的另一件大事作答：

“老祖宗，燕云诸州未复，孙儿愧对祖先，愧对老祖宗的慈爱，孙儿日夜筹谋者，意在燕云诸州。”

太皇太后微微点头：

“要打仗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储蓄赐予完备了吗？”

“孙儿正在筹划。”

“战场厮杀，强者为胜。马匹甲仗齐备了吗？”

“孙儿正在调集。”

“制胜之道，精兵为要。士卒精锐吗？”

“孙儿正在精选习练。”

太皇太后微微摇头，声音变得苦涩了：

“事体重大，干系社稷安危，官家当善思而为之。唉，战端一开，万民涂炭，胜则南面而受贺，万一不谐，说不得了。我已不久于人世，大宋江山、赵氏社稷，全托负在官家一人的手里了。遗憾的是，我再无缘弹奏琵琶伴皇后唱王昌龄的《从军行》了……”

哀语出口，贤惠公主再也控制不住哀伤，哭出声来。皇太后、皇后、岐

王颢、嘉王□也都泪如雨下。皇帝赵顼叩头泪泣：

“老祖宗的训诲，孙儿敢不受教！”

太皇太后双手抚着贤惠公主，凄然一笑，笑容似乎僵在面颊上，泪珠滚落：

“贤惠的孙女，我的心尖，你这么一哭，我的心也酸楚难耐了。莫哭，莫哭，我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就是我走了，还有皇太后看视着你，还有你这当皇帝的弟弟照应着你，你们都是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亲骨肉啊……”

这话是安慰贤惠公主的，也是冲着皇室里可能出现的萁豆相煎发出的，更是对着皇帝赵顼说的。皇太后失态地抱着岐王颢、嘉王□哭声更切。

悲声互染，皇帝赵顼也伏在床榻哭出声来。

太皇太后见都已动了真情，从枕头底下取出几张诗稿，拭泪微笑，一声叹息：

“人老了，话多了，连这心情也变得婆婆妈妈、絮絮叨叨了。嘉王□，我这里有两首诗，你吟给我听吧！”

嘉王□拭泪接过诗稿，吟诵起来：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再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

风动琅玡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

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知葬浙江西。

在嘉王□开口吟诵的一瞬，皇帝赵顼心中明了：这是太皇太后的一计。皇室和后宫对苏轼一案的沉默终于结束。但他已有准备，准备回答弟弟的询问和姐姐的哭诉，并准备接受母后和老祖母的训诲。

嘉王□吟诵的声音停歇，室内一片沉寂。人人似乎都沉浸在苏轼浓烈凝重的深挚情感之中，又似乎在等待着另一种情感的喷发——在病卧床榻的皇室之神面前，诉说对朝廷纷争的忧郁和担心。

皇太后用哀怨的目光望着低头不语的儿子赵顼，正要开口说些什么，被太皇太后痛苦的吁声制止了。

贤惠公主急忙捧来茶汤，太皇太后呷了一口，低声而语：

“这是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写的两首‘绝命诗’，是写给他的弟弟苏辙的。人世间的事情真难预料啊！二十二年前，苏轼、苏辙殿试高中，仁宗皇帝策贤良回到宫中，喜出望外，拉着我的手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一名苏轼，一名苏辙。’二十二年后的今天，苏轼却因诗赋文字要上断头台了。也许是仁宗皇帝不聪不明，看走了眼……说不得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苏轼的这两首诗，是对自己罪行的一种解释，也是对苏辙的一种关照和嘱托，都是发自肺腑的实话真情啊！对苏轼一案的是非曲直，我不想知道，无论是咎由自取，或者是咎由他来。官家自会明断。可苏子瞻一颗明晃晃的心，使我感动，使我落泪，使我联想啊……”

皇太后望着这位姨妈兼婆母，把嘴边要说的话咽下去了。她知道自己已没必要再说了。

“历朝历代被杀、被剐的臣子，不论是该死的，还是屈死的，都会在上断

头台之前叫骂几声‘昏庸的皇上’、‘寡恩的君王’，以发泄其心中的委屈。连屈原也没有免俗，在沉江之前不也发出‘蔽晦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的呼号吗？可苏轼没有，他在死亡面前，仍在唱着‘圣上如天万物春’的颂歌。官家，你说，这样的一颗心还不算是‘忠君’之心吗？岐王颢、嘉王□，你们对着苏轼这颗明晃晃的心自照自省吧，有朝一日你们也处于这样的境地，也能像苏轼这样地至死不变其忠心吗……”

太皇太后这位皇室之神手托着苏轼的一颗“忠心”，巧妙地维护着皇帝赵顼的尊严，皇帝赵顼感到亲切而舒坦。

“苏轼毕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这两句话使人碎心伤怀啊！这种深挚动人的兄弟情，越生逾死、生死不休，真令人羡慕啊！这种情义我们皇室有吗？没有。大约都在为国家大事而操心，把兄弟姊妹间的情感疏漏了。这也是生于皇家的悲哀。‘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真是骨肉亲情的绝唱啊！官家，你是大宋皇帝，你执掌着人间的最大权力，你就不能超越苏轼的兄弟亲情、骨肉亲情，为大宋皇室增添光彩吗……”

太皇太后的嘴唇仍在蠕动，声音却逐渐消失了。她疲劳地闭上了眼睛。她确实再无力说话了。

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此刻恍然而悟：精明的老祖母在保护着皇室的平安，保护着皇室子孙的生命啊！他们泪眼汪汪地凝视着太皇太后，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知恩感激地再次流下眼泪。

在老祖母字字如玉、句句如火的暗示中，在苏轼纯净亲情的照映对比下，皇帝赵顼虽也感到羞愧，但他心里主要想的是趁此解决朝廷危机。他匍匐在老祖母的身边哀号一声：

“老祖宗，孙儿知罪了……”

听到此声，太皇太后用力撑起沉重的眼皮，直视着孙子，声音愈显微弱，断断续续，但却十分清晰：

“苏轼是杀不得的。杀一人而失民心，杀一人而箝天下之口，得不偿失啊！我死之后，不求你大赦狱中的杀人凶犯，只求你赦免一个苏轼——一个可怜的、不说假话的苏轼……”

太皇太后闭目箝口，不再说话了。

她安静地躺在床榻上，任皇太后、皇帝、皇后、贤惠公主、岐王颢、嘉王□痛哭哀号，不再睁开眼睛。

三天之后，太皇太后曹氏病逝于庆寿宫。这个女人六十四年漫长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是营救了一个命运坎坷的苏轼，减轻了宋代最大的一次文字狱对朝廷官员的株连迫害。仅此一点，曹氏足以不朽于世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太皇太后大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皇帝赵顼在延和殿午朝群臣，对苏轼“诗赋文字讥讽朝政”一案进行最后的议决。

这日的延和殿午朝，气氛紧张、肃穆，且空前凝重。太皇太后的病逝，使苏轼失去了最有权势和权威的庇护，给今日的“议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延和殿四周担任警戒的禁军士卒，执戈佩剑，神情冷森，更加重了这沉闷不安的气氛。朝廷重臣中对立的两派似乎都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势：副宰相王珪、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等，手捧案情供词和证物，昂首阔步，结伴而行地走进延和殿，带着一股气势逼人的寒意；宰相吴充、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同修起居注王安礼等，神情庄严，蹙眉低首，相互照应地走进延和殿，带着一种气度非凡的悲壮。二府、三司、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现已分为两派，也都怀着惶恐不安的心绪走进延和殿。不少同情苏轼和参与营救苏轼的官员，看到眼前的情状，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官场生涯担心了。

延和殿里，此刻黑压压一片双翅朝冠，蟒带博袍。宰相吴充等居于御台之左，副宰相王珪等居于御台之右，朝廷百官居于殿堂之中。人们在出奇的死寂中跪伏昂头，凝目注视着御台御座上的皇帝赵顼，酝酿着为苏轼性命存亡的厮斗——也是关系到各自官场生涯的厮斗。

皇帝赵顼此刻神情沉稳，他已有周密的考虑：苏轼之罪，本可以依照太皇太后的临终嘱咐，用一道御诏赦免。但那样势必冷落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强化皇权”的忠心，同时在群臣心里造成后宫干预朝政的印象，有损于朕之权威。何况苏轼之罪，也是不可一笔抹煞的，一切宽宥的仁慈，势必助长朝臣的桀骜不驯和天下文人的猖狂，以致形成朝政大事什么人都可胡言乱语的局面。今天延和殿的群臣议决，朕将对苏轼一案作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裁决，并在这“裁决”中，显示朕驾驭群臣、君临天下的韬略。

赵顼高踞御座，长时间地用森然犀利的目光打量着御台下的群臣，在群臣们高昂的头颅低低垂下了之后才开口：

“苏轼一案，已审讯四月有余，当如何处置？朕愿闻卿等高见。愿诸卿畅言所思，供朕抉择。”

皇帝赵顼的谕示刚停，御史中丞李定抢先而出，手捧着苏轼自注的《钱塘集》高声禀奏：

“臣御史中丞李定启奏陛下：苏轼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证据确凿，与其党人诗赋文字往复之作，除驸马王诜、从学奸人王巩外，均已收纳在案，多达三百余件。且苏轼‘自注《钱塘集》罪思’，供认不讳。臣今所再次禀奏者，苏轼居狱思过四个月之久，其劣性未除，祸心未改，在‘自注《钱塘集》罪思’中，仍借题肆虐，讥讽朝政愈甚，以至影射圣躬，其罪之大，令人发指。苏轼之奸匿，今已具服，不屏之远方则乱俗，载之以从政则乱法，伏乞圣上特行废绝。现上呈苏轼‘自注《钱塘集》罪思’一卷，恭请圣上明断裁定。”

宦侍走下御台，从李定手里接过苏轼的“自注《钱塘集》罪思”，恭呈于皇帝赵顼面前。

皇帝赵顼微微点头，用手轻轻拍打着苏轼的“自注《钱塘集》罪思”询问：

“李卿所奏‘特行废绝’四字，是流放，还是砍头？”

李定拱手回答：

“苏轼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流放亦可，砍头亦可。”

皇帝赵顼微笑而不置可否。百官震动，营救苏轼者瞠目结舌，欲诛苏轼者欢欣鼓舞。监察御史舒亶，从皇上面露微笑中揣摸皇上的意图，亦即附和李定的奏请而出，向王诜、王巩杀去：

“臣监察御史舒亶禀奏圣上。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苏轼讥讽朝政文字，并赠苏轼钱物，漏泄禁中消息，镂版苏轼诗文，并与王巩有诗赋往还，其罪亦不可轻恕。臣认为，苏轼之怨恨朝廷，诋讪君父，盖虽行路之人，犹所讳闻。可王诜恬闻苏轼之言，不以上报，既而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至于王巩，乃流俗张方平之婿，向连逆党，已坐废停。此等奸人，受国厚恩，列在近戚重臣，而朋比匪人，原情议罪，实不容诛……”

在舒亶因激动而言词混乱的禀奏中，跪伏的百官再次把目光投向皇帝赵顼。王诜是皇室驸马，是皇上的姐夫，皇上真的能大义灭亲吗？同情苏轼的官员希望从皇上的神情中看到对舒亶的厌恶；欲诛苏轼的官员担心皇上出于亲情而叱斥舒亶。舒亶在禀奏完毕之后也似乎后悔了，睁大一双眼睛惶恐地望着皇上。

皇帝赵顼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望着惶恐的舒亶微微点头，似乎表现出一种微妙的赞许。舒亶舒了一口气，欲诛苏轼的活跃了，同情苏轼的官员耷拉了脑袋。

知谏院张璪亦附舒亶之意而出，乘胜追剿苏轼的党羽：

“臣知谏院张璪禀奏。收受苏轼讥讽朝政文字者，除王诜、王巩外，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

挚、苏辙等人。这些人臣，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其所怀怨恨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臣以为，当严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刘攽等人……”

李定、舒亶、张璪的追随者哄地一声从殿堂中央站起，神情激愤，同时拱手，同时禀奏，异口同声，请求皇上诛杀苏轼、王诜、王巩，严惩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刘攽等人，喊声震动着延和殿。但由于人数约为十之二三，气势单薄，反而衬托了同情苏轼者的人数众多。但这众多的苏轼同情者，似乎都认为眼前演出的这些“把戏”，是皇上与御史台、谏院早有所谋。故箝口禁声，用沉默表示着不满和抗议。

皇帝赵顼似乎察觉了多数官员的这种心境，抬头望着沉寂的群臣突然询问：

“诸卿还有异议吗？”

枢密使冯京突然站起，高声禀奏：

“臣枢密使冯京另有禀奏。御史台弹劾苏轼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臣不敢为其辩解。但弹劾苏轼犯有‘诋讪君父’之罪，臣不敢苟同，不知御史台有何罪证？”

副宰相王珪霍地站起，跨步而出，拱手禀奏皇上：

“苏轼诋讪君父毋庸置疑，有其所作《双桧》一诗可为罪证。”

皇帝赵顼神情严峻了：

“其诗何云？”

王珪高声诵出苏轼诗作：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唯有蛰龙知。

皇帝赵顼品味思索……

王珪高声参奏：

“圣上明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地下之蛰龙，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心怀不满、‘诋讪君父’吗？”

三司使章惇急忙站起，拱手反驳王珪：

“臣三司使章惇禀奏圣上。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亦可言龙。自古人臣称‘龙’者多矣！东汉荀淑有儿子八人，均有才名，时称‘荀氏八龙’；三国时的诸葛亮，字孔明，隐于南阳草庐，人称‘孔明卧龙’。王大人如此曲解苏轼之诗，实在令人震惊……”

王珪气急而攻击章惇：

“禀奏圣上。章惇大人心神惊悚，那是因为章惇大人与苏轼交谊极深……”

皇帝赵顼此时一声冷笑，也吟出两句诗来：

“‘天下苍生待晓雾，不知龙向此中蟠。’王卿，你认为这两句诗中所谓的‘龙’是指谁呢？”

王珪沉吟片刻，他猜度此两句诗亦为苏轼所写，便硬着头皮顶上去：

“圣上明鉴。晓雾中的龙，自然是‘天龙’了。天龙亦暗喻陛下。其诗在诋讪龙蟠雾中而不雨……”

赵顼愠怒而以拳击案：

“胡说！此两句诗乃王安石所作，难道王安石也是苏轼一党？难道王安石也在‘诋讪朕躬’吗？诗人之论，安可如此解说！苏轼自在咏桧，何预朕事！”

皇帝赵顼此语一出，王珪傻眼了，急忙跪倒请罪。李定、舒亶、张璪、何正臣等也都晕头转向。他们原是揣摸着皇上意图投其所好的，现时皇上突然变脸把他们冷不防地甩到了一边。延和殿里同情苏轼的官员，一下子来了精神，挺身睁目，交头接耳，发出一阵“嗡嗡”声。

宰相吴充站起，走近御台，拱手禀奏：

“臣吴充奏请圣上：魏武何如人耶？”

“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其人处世之道如何？”

“猜忌成性，宁负天下，何足道哉！”

吴充跪倒叩头禀奏：

“圣上英明天纵。圣上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曹瞒猜忌，犹能容一祢衡，圣上就不能容一苏轼吗？”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高声称赞吴充：

“善！卿为宰相，不负朕望。苏轼一案，拖延四个月未决，惟卿与介甫先生理解朕心。介甫先生从江宁千里呈书于朕，直言谏奏：‘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与卿刚才所言相同，朕能无动于心吗？”

延和殿宁静无声，群臣挺胸引颈倾听着皇帝赵顼的自我剖白：

“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而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

吴充由衷地叩头谢恩：

“陛下英明天纵，天下归心，大宋必然中兴。臣向圣上祝贺！”

皇帝赵顼接着大声说出了对苏轼一案的裁决：

“众卿听旨：苏轼以诗赋文字讥讽朝政，有罪当罚。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御史中丞李定、知谏院张璪、监察御史舒亶、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你们同意朕的裁决吗？”

李定、舒亶、何正臣、张璪，知道皇上的态度无可挽回了，悻悻跪倒，同声回答：“圣上英明，裁决极当。”

“众卿听旨：应天府签书判官苏辙，以其‘身官’为苏轼赎罪，猥亵朝廷官职，贬为筠州监酒；王巩不尊朝廷法令，拒交与苏轼往还诗文，逐放宾州；驸马都尉王诜，对抗朝廷法令，拒交苏轼谤世诗文，本当削除一切官爵，但念贤惠公主正在病中，朕特旨赦免。枢密使冯京、三司使章惇、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你们同意朕的裁决吗？”

冯京、章惇、王安礼叩头高声欢呼：

“圣上英明，裁决至当！”

“众卿听旨：司马光、张方平、范镇、刘攽、孙觉、李常、钱藻等人，均与苏轼诗赋文字讥讽朝政有涉，各罚铜二十斤，以示警告。群臣众卿，你们以为朕之裁决如何？”

百官礼拜欢呼，欢呼皇帝的英明，欢呼苏轼的得释，欢呼一场“文字狱”的消解。

欢呼声传出大内，传遍京都，黎庶百姓的欲望是容易满足的，苏轼得救

了，皇帝赵顼成了一个公认的英明的君王。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场鹅毛大雪覆盖了京都的园林、殿宇、街巷、河面，一个冰清玉洁的天地，晶莹而令人醉迷。黄昏时分，雪厚尺许，街上行人都躲进了家门，空中的寒鸦“哇哇”地叫着，寻觅着落脚的枝头。

在这黄昏的沉寂中，苏轼走出了东城街北面的御史台监狱，儿子苏迈和歌伎琵琶在监狱门外迎接他。死里逃生的苏轼，抱着四个多月不见的儿子苏迈痛哭，抚着十年离别、十年牵挂的歌伎琵琶苦笑。一场噩梦，哭笑不得的噩梦啊！

夜将至，往哪儿去呢？他想去驸马府向朋友王诜和贤惠公主面谢累友之罪，但蓬头垢面、浑身污尘、虱子满头、须髭成结，去不得。而且罪责在身，也不敢再给朋友添累加罪。他想去西冈老屋，带着儿子苏迈祭奠上屋里祖先的灵牌，和那位十年不见的看门老仆过一个清冷宁静的年节，可老屋已凋敝瓦落，看门老人已故去两年，不能去了，也不忍去了。他想租屋旅店，剪理发须，洗澡更衣，与儿子苏迈过几天清闲的日子，筹划未来的生计出路，可店钱、饭钱全无，连湖州渔女的送别赠物——一支金簪、一双玉镯，都被迈儿换钱糊口了。雪厚尺许，四路断绝，他只有接受歌伎琵琶再三的邀请，走向东角楼街的瓦肆，走向歌伎们安身立命的梅花棚。

梅花棚，巷弄里一座半出地面、半入地下的圆形宽阔屋宇，四周用木椽架设，形成一个高出地面一丈五尺的尖顶，木椽上围铺着竹条编织的席榻，上涂黄泥成盖，四周有门窗采光通气，有冬暖夏凉之利。此处原是说书讲史的娱乐场，琵琶等人购得后，内外装修别致，更名为“梅花棚”，已成京都颇有名气的歌舞场所。今夜，飞雪飘落，冰霜凝结，已成了一座晶莹白玉般的银装玉冢，远远望去，颇显壮美巍峨，气势胜过四周的食馆、店铺多了。

苏轼刚刚走近梅花棚，一曲牵魂动魄的歌声从玉冢中传来，拥着苏轼，牵出苏轼情怀中的千头万绪：

情若连环，恨如流水，甚时是休。也不须惊怪，沈郎易瘦，也不须惊怪，潘鬓先愁。总是难禁，许多魔难，奈好事教人不自由。空追想，念前欢杳杳，后会悠悠。

凝眸。悔上层楼。谩惹起、新愁压旧愁。向彩笺写遍，相思字了，重重封卷，密寄书邮。料到伊行，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须知道，似这般病染，两处心头。

牵魂动魄的相思，无尽无了的相思，苏轼迎着歌声，喊着胡琴的名字，喊着倩楚的名字，喊着丽玉的名字，喊着他忘不了的所有歌伎的名字，在琵琶的引导下奔进了梅花棚。梅花棚在苏轼的心目中神圣无比：

梅花棚，一座辉煌的殿宇。红的灯，绿的酒，扑面的茶香，芬芳的花束，亲切的笑脸，含泪的眼睛。灯有情，酒有情，茶有情，花有情，人间最深沉、最美好的情愫，编织了这座辉煌的梅花棚。而这人间仙境，迎接着一个刚刚走出监牢的囚徒。苏轼如在梦中……

梅花棚，一块深情的绿洲。琴音袅袅，一曲春色离离的春娘曲，驱走了心头的忧伤；霓裳飘飘，一支春风荡荡的春娘舞，驱走了心底的孤独。见到了阔别十年的胡琴、倩楚、丽玉姐妹，心中无憾；会见了京都艺坛领袖丁仙现，三生有幸；结识了京都歌坛风云巨擘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喜出望外；拜见了京都艺苑为营救自己而披肝沥胆的百十位故友新朋，心愿了却了。友情沐浴着心灵，友情慰藉着神智，友情愈合着伤口，在这友情的绿洲里，终于发现了那新的人生——在监狱里苦苦寻觅的那个人生……

苏轼举杯向艺坛领袖丁仙现鞠躬致敬：

“尊敬的朋友、艺坛的泰斗，你的光辉拂照着梨园，梨园的春色，滋生了人间的姹紫嫣红啊。”

苏轼举杯向歌坛巨擘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鞠躬致敬：

“歌坛的皇帝、歌坛的皇后，雷声、风声是天神的心音；钟声、磬声是大佛的心音；只有你们的歌声才是天下黎庶的心音——为民而鼓，为民而呼，为民而讴，为民而哭，支撑着这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苏赋举杯向艺苑百十位故友新朋鞠躬致敬：

“情满艺苑，情满歌坛，情满京都，情满人间。深情难忘，岁岁年年……”

苏轼举杯向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位当年的家伎鞠躬致敬：

“我的十年阔别的故友，我的十年挂牵的亲人，在我苦居监牢时日，是你们深情真挚的心陪伴着我、福祐着我、保护着我。恩深难报，情深难酬啊！”

苏轼饮酒掷杯，单腿跪地，拱手致谢。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拥着苏轼相抱而泣。

陈伴奴、凤眼奴被苏轼和琵琶等人的深挚情谊所感动，她俩和着凄楚哀婉的丝竹之音，唱起了柳永的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李奴哥、董姐哥亦放声随和：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在歌坛皇后、皇帝的唱和中，苏轼心境茫然地想着：

“柳屯田无复检率的悲惨一生，也是始于诗词文字为累啊！仁宗皇帝一道‘且去填词’的御批，把柳七赶进了娼馆酒楼，从而断送了一个人的理想和抱负。这首词作中所反映的哀怨回环、暗含讥讽、自作宽慰和自暴自弃，全是心态曲扭的牢骚话，是柳七情不得已的自我解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个‘忍’字，包含着千般哀楚、万般酸辛！‘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柳屯田何曾心情舒畅，只是对人生失意的一种抗争罢了。柳屯田，我今日总算理解了你为人一生的痛苦了，这种难言的苦痛，此刻也正折磨着刚刚走出监牢的苏轼啊……”

唱和中，艺坛领袖丁仙现也在心里怆然沉思：

“此刻用柳七这首《鹤冲天》为苏子瞻解忧消愁，其意深焉——是在为苏轼指点迷津，还是在试探苏子瞻此刻的心境呢？天下悲哀事，无独而有偶，当年柳七‘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的悲惨命运，今天又降临到苏子瞻的头上。‘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狂狷自负，苏子瞻与柳屯田同具，而且都具有‘白衣卿相’的才情！命运把柳七逼向了‘偎红依翠’的‘烟花巷陌’，同样的命运，也要把苏轼逼向‘浅斟低唱’的朝云暮雨吗？苏轼也要走柳七这条‘风流事，平生畅’的道路吗？”

歌声停歇了，陈伴奴，凤眼奴，李奴哥，董姐哥凝目注视着苏轼。

琴音停歇了，弹奏的乐伎和击节唱和的百十位友人沉默了，也凝目注视着苏轼。

梅花棚，似在静候着苏轼的心声。

歌伎琵琶轻步走到苏轼面前，声音有些颤抖：

“先生，该你说话了……”

苏轼昂起头颅，拱手相求：

“琵琶，请助我一曲，我要用偶得的诗句回答朋友们山高水深的恩情。”

琵琶奏起。苏轼向友人深深一揖，放声高歌，舒臂而舞：

百日归期恰及春，

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

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

偶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

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

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

为予投檄到江西。

丁仙现霍地站起，拊掌叫好：

“妙啊，妙极！‘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两句，可见苏子瞻诗魂的豁达刚烈；‘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两句，可知苏子瞻文心的清远空灵了。苏子瞻毕竟不同于柳屯田啊！”

梅花棚骤然腾起了一阵欢呼声，乐伎们随着琵琶的琴音风雨而起，陈伴奴、凤眼奴、李奴哥、董姐哥和歌伎、舞伎们，伴着苏轼欢舞高歌。苏轼的诗魂文心，伴着飞盏流觞、欢声笑语，跳动在火热的梅花棚。

梅花棚，一座文心脉脉、诗魂融融的非凡瓦肆。胡琴伴苏轼翩翩起舞，嬉戏地低声说：

“先生，你真是死不悔改啊！”

苏轼喟然叹息：

“我算是无可救药了！”

倩楚伴着苏轼起舞，不无担心地说：

“先生，黄州终非浔阳柴桑，先生终非陶渊明，只怕‘桃花源’难寻。”

苏轼宽慰倩楚：

“路在脚下，绝处逢生。黄州‘桃花源’难寻，可有一处三国周郎的赤壁。”

丽玉伴着苏轼，嬉谑无拘地说：

“先生的歌技、舞技毫无长进，依然简慢粗疏，落腔走调。”

苏轼微笑点头：

“此病成习，改不了了。”

“我有妙法，可医此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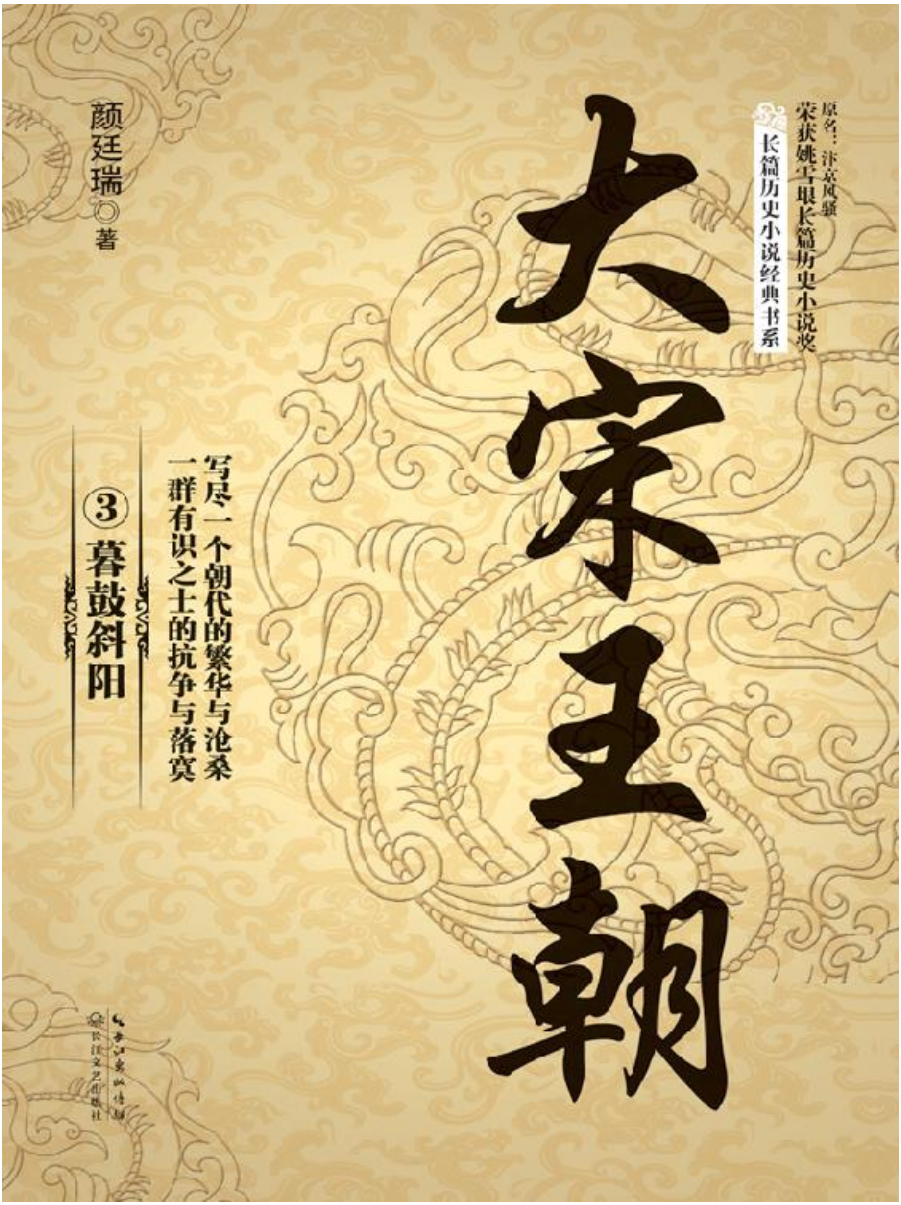
“其法何云？”

丽玉停步歇舞，扑在苏轼怀里，声音激动而诚挚：

“先生，带我们去黄州吧！”

苏轼一下子愣住了，他抚抱着丽玉说不出话来。

梅花棚外的鹅毛大雪越落越急，越积越厚，覆盖了皇宫门前的御道，也覆盖了通向黄州的土路……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黄国柱

二十年前，颜廷瑞先生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汴京风骚》问世，我曾为其写过评论文字，如今看来，物是人非，恍若隔世，文学的世风景象已经大变。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也一下子穿越时光遂道，进入老年行

列。确确实实体会到了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诗中那种“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人生沧桑的感慨。再读斯作，自然又是一番感受和体会了。

听闻长江文艺出版社要再版《汴京风骚》，并更名为《大宋王朝》，我很是欣喜，同时也钦佩出版社的气度和眼光。颜廷瑞嘱我为再版作序，恭敬不如从命，再续二十年前的缘分，也算一桩为文生涯的幸事。

现如今，戏说乃至恶搞历史已经是一种风气和时尚。人们常说，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敬畏之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固然没错。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对本民族的历史缺乏批判性的继承和研究的民族，同样可能是很危险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历史、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思考，是一个立志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我钦佩颜廷瑞于几十年前便有了那样深刻的思考和洞察。经年的沉寂与深思，洗去了急功近利的浮华和浅薄，留下了绵绵不绝的“历史的滋味”，足以让后人反复地品尝和琢磨。

首先，作者通过对北宋王朝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描绘，体现了对中国封建政治规律的深刻洞察。若干年前，有专家便提出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周期律”问题。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指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重要的原因是“惰性发作，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

诚如该书所进入的历史语境：“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侈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而迎来的却是北宋历史先天不足、盛极而衰、变革失败的悲剧。小说用大量的细节和场景不仅描绘了北宋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的沉重负担，而且揭示了当时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对立严重、统治集团内部冲突错综复杂导致斗争激化的残酷现实。当然，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周期率”中，宋朝又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其政治制度、军事体制设计上最难言的“软肋”，在于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合法性质疑，以及对今后可能的模仿者的深深的提防。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谋略，那么，把物质赠与、生活享乐和金钱赎买作为一种常用的内政外交策略，则必然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国力的下降和军事能力的羸弱。即便获得短暂的和平与繁荣，最终改变不了积贫积弱、被周边少数民族侵略击败的历史命运。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从官到民，从京城到地方，“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不思进取、奢侈腐败、苟且偷安的社会环境。从底层风习的角度，映衬了特定历史时期皇权政治导致的吏治败坏、精神萎靡、风气腐朽的社会基础。对我们民族文化遗传中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享乐的“糟粕”基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沉重的历史描写和深沉的文化反思，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次，作者通过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记述，体现出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改革结局的深刻洞察。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任何改革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维护皇权的统治。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

要复杂得多。从商鞅、桑弘羊、范仲淹直到晚清的康、梁变法，改革者无不怀着对帝王和皇朝的无限忠诚，然而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成功，反而落得遭极刑、受通缉、被追杀的下场。就王安石变法而言，其初衷或基础，是宋神宗即位之后，为了改变在对西夏等西北少数民族的边战中一败再败、失地赔款、颜面丧尽的多年屈辱，立志富国强兵，夺回失地，恢复尊严的满腔热情和志向。然而，所有的改革无一例外的是一场利益调整、重新分配的博弈和争夺，有时还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厮杀。一旦进入改革的实施阶段，特别是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时，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群体将根据利益的损益，作出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往往会形成或大或小的掣肘和制约。王安石以“变法度，易风俗”为改革的思想纲领，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等，同时推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以强兵，涉及到社会、经济、军事、农业、商业、民生、教育、科举（后来的“三舍法”）等广泛的领域。如此庞大的变法，其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如何？靠谁来实施？怎样不断完善和修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失误？如何应对、消除改革反对派的阻力？小说透过复杂纷乱的表象，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的艰难以及一些缺失进行生动的描述和深刻的思考。显然，面对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商人、官员、后宫的反对，面对新政的许多破绽，年轻的神宗皇帝既缺少执政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没有具体化、阶段化的改革目标和清晰化的改革线路图，更缺乏变革所必须的坚强意志和实现改革目的的手段智慧，空有满腔热情而束手无策。那么变法的总设计师、“拗相公”王安石呢？尽管不乏思想家的睿智、改革家的锐利和实干家的强悍，但却缺少应对中国官场复杂矛盾的足够的权谋机变。比如为了提高变法的效率而设置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干脆直接剥夺了原有官僚部门的职责、权力，却没有争取到后宫太后们的支持，犯了大忌。加上变法过程中跟踪不到位、监管不力，地方官借变法之名对百姓盘剥，几乎得罪了所有当时社会上有话语权的人，落入“众疑群谤”的漩涡之中。另外，由于用人不当，不仅使吕惠卿、郑侠等小人当道、得逞于一时，更要命的是导致改革派内部的反目、矛盾激化，成为一盘散沙，最终分崩离析。变法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变法及其支持者的官场失势，更带来十分恶劣的政治后果。皇帝不能勇敢地承担变法失利的责任，反而持续不断在政策上“翻烧饼”，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恶性循环、雪上加霜，导致皇帝的权威日益式微。皇权的衰弱又促使朝廷之上党争进一步激化，一轮又一轮的内斗、争权、清洗、报复，党派利益之争超过原本道德礼义的底线，旧党反对的未必是“新法”，而其实是“新党”，变法成败也演变成两派斗争的幌子，开始慢慢违背了“富国强兵”的初衷，最后完全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国家到这个分上，气数也就尽了。荒唐到“元祐奸党碑”的矗立，宋朝的皇帝和群臣最终自己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三，作者通过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这宋朝三杰形象的出色描画，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对于熙宁变法及主导者王安石，千年来一直争议不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清之前的儒家正统的史学家们对其多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归罪于

变法。宋朝的守旧派就用“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这样恶毒的语言施以攻击。近代作家林语堂说：“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但近代以来，却不乏对王安石大加赞赏的著名人物。革命导师列宁称他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借鉴王安石的“青苗法”，使美国的农业大获发展。作为晚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倡导者和亲历者之一的梁启超，与主张“闲适”人生观的林语堂诣趣大相径庭，专门为王安石立传，大加称赞：“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颜廷瑞相当客观地融汇贯通了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不同评价，在小说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勾画和现实主义描写。对王安石“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进取精神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写和充分的细节铺排渲染。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持不同政见的司马光、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交往几十年，不失政争、碰撞、交锋，却又惺惺相惜，彼此保护与安慰，展现了古代士大夫特殊的人格操守和高尚情怀。乌台诗案中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大义伸出援手，苏轼晚年江陵访晤王安石等情节可以说感人至深。尤其是在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苏轼都对他的人品学问给予很高的评价，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作者努力用客观描述的方式拂去封建道统蒙在王安石脸上的污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义凛然、胸怀大志、品格高洁、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并富于才情的古代改革家的形象。

小说对以司马光和苏轼为代表的上层知识分子群像的描写也是非常成功的。宋朝对知识分子比较优待，这与太祖赵匡胤的“勒石三戒”不杀士大夫的早年约定有关。从司马光、苏轼等大批官员的命运起伏跌宕可以看出，皇帝往往用贬谪外放作为对官员的惩罚，而鲜见酷刑和杀戮。神宗赵顼对苏轼乌台诗案的处理，让我们为宋朝知识分子感到庆幸。台湾学者柏杨说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看来并不过分。由于有了“不杀”的底线，朝廷上大臣们一般还是敢于直言的。由此，小说中关于若干场朝廷之上群臣争执辩论的场面，绘声绘色，相当令人震撼。官员们互相关系的描写也精微巧妙，皇权下文人们不同性格和命运际遇的状写更是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我们看到，官员们为宦生涯的频繁迁徒相当辛苦，往往一个任命还未到位，新任命又来了，与范仲淹死在去颍州赴任的路上几乎差不多，苏轼的贬谪之路的多变、漫长和遥远，地域跨度之大，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简直难以想象。然而，祸兮福兮？这一切又恰恰玉成了有宋一代文学艺术和儒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贬谪密州、黄州之旅，催生了苏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宦海沉浮，伤感贬途，也造就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的诗词歌赋上的斐然成就，这在书中有着非常充分的引用和描写。

在成功描绘北宋朝文学艺术繁荣景象的同时，小说对儒家学理的专家甚

至是集大成者（如程氏兄弟和后来的朱熹等）的形象也同样有所涉猎和塑造，而这一点，是我以前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85岁的旅美华人历史学家、新著《说中国》的作者许倬云指出，宋朝的军事衰败和儒家的结晶化是两大特点。他认为“宋朝最大的毛病是把儒家思想僵化成一套形而上学。……迂腐的儒者到后来只记得教条，从读书到生活，中间是隔开的。这个对中国是相当不幸的事情。”

用这个判断再去品读颜廷瑞小说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及各种殊途同归的结局，应该是恰如其分、中肯到位的，大宋王朝实在是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两个相距遥远、互不相识的同龄耄耋老人，竟然在这个问题上洞见一致，英雄所见略同，让人不得不相信文化和缘分的神秘力量。他们目前仍在各自领域里勤奋耕耘，期待他们都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2015年6月22日于京华

- 第一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 第二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 第三回 曲水流觞韩公宛 天降大哀独乐园
- 第四回 征师葬身永乐城 皇帝吐血宣德楼
- 第五回 暮鼓苍凉大内哀 梦境陆离赵顼惊
- 第六回 闻败讯司马中风 忧朝政君实上表
- 第七回 意未平安石著书 情难了尧桀入梦
- 第八回 东坡雪堂密友醉 赤鼻矶岸苏轼歌
- 第九回 王安石“凄怆江潭” 吴夫人“泪看黄花”
- 第十回 王苏聚会肝胆照 故友相逢情意深
- 第十一回 宰执大臣厮斗紧 病危皇帝忏悔迟

- 第十二回 福宁宫皇帝早逝 延和殿赵熙登极
- 第十三回 天汉桥司马亮相 春官居君实逃亡
- 第十四回 春官居司马摆宴 崇庆宫君实拒旨
- 第十五回 司马光罢废新法 章子厚争议殿宇
- 第十六回 别登州子瞻进京 探旧友老者讲史
- 第十七回 苏子瞻语出惊人 政事堂又起纷争
- 第十八回 星辰坠落安石卒 黄土覆掩黎庶吊
- 第十九回 悼介甫君实情真 作敕文子瞻意切
- 第二十回 司马府君实临终 政事堂老相长逝
- 第二十一回 人生坎坷终有尽 诗文浩瀚当长存
- 第二十二回 暮鼓哀鸣金兵入 汴京陷落北宋亡

第一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清晨，“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苏轼，在梅花棚告别了歌伎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带着二十一岁的儿子苏迈，冒着纷扬的大雪，踏着没膝的雪路走向他生命旅程中又一个陌生的驿站。“春来空谷水潺潺，的□梅花草棘间。昨夜东风吹瓦裂，半随飞雪度关山”的哀怨紧揪着他的情怀；“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寂寞伴随着他的脚步。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熬过了整整一个月的风冷雪寒、山路坎坷，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城。当他父子俩相搀相扶踏进黄州城北门，苏轼就仆倒于地，一病不起。

黄州太守徐太受，字君猷，时年四十岁，素慕苏轼之名，亦怜苏轼之

苦，热情接待，悉心照顾，安排苏轼父子居住于定惠院。

定惠院，位于黄州城东三里许，远离江边，依山而建，林木苍莽，宁静幽深，且寺僧寥寥，香火稀少，确是罪谪之人“思过自新”的佳境，卧病之人休养的去处。近处有安国寺独占人间风光，堂宇斋阁，庄穆深隐，朝夕送来晨钟暮鼓声似在送来佛缘佛机，荡涤着谪贬罪人的灵魂。此寺原名护国寺，宋仁宗嘉祐八年更名为安国寺。晨听钟，暮闻鼓，大宋皇帝的声息威严就在罪人苏轼的身边！

苏轼卧病僧斋，闭门却扫，收召魂魄，思过自新，寻觅着痛苦灵魂的解脱：佛门境界原是历代失意士大夫摆脱困窘的捷便道路，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超世入佛”，不就得到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清闲洒脱吗？“佛门是福”，“佛机是空”。苏轼在安国寺专心研读佛经，废寝忘食，两月不辍，右目病疾日甚，目光模糊而难视字，便让儿子苏迈床前诵读。心之所至，意之所迫，比当年在杭州灵隐寺的谈禅论佛严肃多了，认真多了，心诚多了。

四月六日黄昏，苏轼拄杖步入安国寺。因天色已暮，俗众离寺已归，僧人诵经已停，寺内恢复了清静。苏轼心诚意虔地膜拜于大雄宝殿巍然端坐的大佛像前，他焚香方了，未及吐诉心愿，忽听到一种清朗慈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转头一看，见一位年老和尚身披袈裟由佛像后绕出，停步于殿台右侧七尺处，合掌闭目，虔诚地吟诵着：

“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尘亦灭，幻灭亦灭，非幻亦灭……”

苏轼举目细瞧，这位和尚年约七十，身躯健朗，飘逸若仙，白须尺许洒落胸前，白眉寸余垂于两鬓。苏轼惊诧其风骨不凡，拱手询问：

“大师莫非潜道方丈？”

和尚睁开眼睛，明眸照人，面向苏轼落座于蒲团之上，以问作答：

“阿弥陀佛，施主必是寄居定惠院的苏子瞻了。”

“大师何以知之？”

“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我佛无处不在啊！”

苏轼执佛礼请求：

“阿弥陀佛，罪废俗人苏轼，恭请大师超度。”

潜道大师合十回答：

“阿弥陀佛。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曷为正思，无虑无思……”

苏轼惘然皱眉，心想：这不是车轱辘话吗？转了一圈，还不是“弗虑弗思”四个字吗？

潜道大师立即打断苏轼不敬的思绪：

“依觉故迷，若离觉性。苏子，因何而惘然皱眉？”

苏轼急忙收敛不佛之心，答道：

“苏轼性愚，罪垢厚重，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法。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乞大师指点。”

潜道大师朗声而语：

“苏子，你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智。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何锄其本？”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矣！”

“‘物我’何以‘相忘’？‘身心’何以‘皆空’？”

“默坐焚香，深日省察，日日不息，其功自成。”

苏轼哑笑出声：

“阿弥陀佛。苏轼崇尚佛门‘普度众生’之旨，亦崇尚佛门‘博辩顿悟’之思。但焚香默坐，待饱熟睡，晨昏钟鼓，腹摇鼻息，其状其性，与猫儿、狗儿何异？佛当何解？”

潜道大师失望叹息：

“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佛法虽曰无边，但对六根不净之人，却是爱莫能助的。苏子，你崇佛而无佞，读经而多思，其性奇戾，其情浪漫，愿你深日省察，善自为之，虽然终生难登‘如来’地，但于另一天地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之境界，还是混得进去的。阿弥陀佛……”

苏轼仍在倾耳静听着，但潜道大师已飘然去了。他心底突然浮起一层浓重失落的悲凉：我罪愆深重，连佛门也无解脱之法，真是“过可悔而无缘自新”啊！回头无岸，入佛无门，也许只有一条“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道路可走了。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在何处呢？二十多年来仕宦人生淤结的链

条，自缚着心灵的双翼，使人难以冲破名缰利锁的樊笼；十多年来朝政纷争凝结的创伤，时时折磨着波起浪翻的心，使人难以消除膨腹堵肠的怨气；一场惊魂落魄的“乌台诗案”，至今仍在心头重压着，使人犹若惊弓之鸟不敢飞鸣。苏轼浸着夜色，拄杖点路，吟着无可奈何、苦涩自嘲的词句回到了定惠院。

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

五月十三日，惊魂未定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从南都商丘托人捎来的书信：

……弟定于五月二十日奉旨离南都应天府赴贬所筠州，任妈、嫂子、侄儿随船至黄州与兄团聚，六月初可抵黄州西二十里处巴河口渡口，望兄早抵渡口迎接……

喜讯？愁音？“本州安置”，形同禁锢。薪俸薄微，生计窘迫的苏轼，立即陷于居住无屋、糊口无米的艰难困境。他派儿子苏迈去官府催领三个月来欠支的薪俸，因官府钱荒，所欠银两均以实物抵折，苏迈领回来的只是一堆盛酒的布囊。“压酒囊”固然可以换钱，可人地生疏，苏迈数日奔忙，沿街叫唤，总是找不到换钱的门路。苏轼厚着脸皮亲自求助于黄州太守徐君猷。多亏徐君猷格外恩遇，移苏轼居于黄州城南的临臯亭。

临臯亭，傍江岸而筑，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与对岸武昌相望，青峰如黛，江流碧蓝，江面千帆往还，更增添了形胜的灵秀。此亭传说建于唐代中期，是历代官员江上行舟登岸歇息的一座驿站，因二百多年来的风蛀雨蚀，屋宇亭台已失去昔日风采，落拓为衰敝斑驳之状。现时的朝廷官员奢华成习，胃口极高，锦帆丽舱，穿梭江面，都不屑歇脚于此，更无心思凭吊这座古驿的历史神韵。黄州太守徐君猷早有修缮古驿为黄州增色之意，但府库银两拮据，只能望“亭”兴叹。苏轼家眷即将来到黄州，苦无安身之处，遂违例安置于此，以尽太守之责和仰慕苏轼之谊。并于江畔高处筑屋三间，取名“南堂”，供苏轼游息。至于“压酒囊”抵折薪俸一事，乃检校郎应行制例，不好更改，便以默而不

语表示“爱莫能助”了。

六月二日，任妈、王闰之、王朝云、十二岁的苏迨、十岁的苏过来到黄州，苏轼、苏迈迎接亲人于新筑的“南堂”。多情的长江似解人意，浪涛拍岸，飞溅着层层雾雨，为“南堂”消暑；江风轻拂，摇曳起片片白云，为“南堂”送爽。苏迈愁容尽消，跑进跑出，为亲人捧来自己烹制的菜肴，并捧来了从街上打来的浊酒。生离死别后的亲人团聚，原是人世间最欢愉、最醉心、最伤情的团聚啊！

苏轼喜泪盈眶，吟着“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古江驿，绝境天为破”的诗句，为七十二岁的任妈敬酒。望着任妈满头银色的发丝、满脸密布的皱纹和一双泪尽失神的眼睛，他心里浮起一层凄楚：这都是为自己的厄运操心煎熬的！他嗓眼发紧，说不出一句感慨的话来，只是一再喝尽杯中之酒。

苏轼笑容和泪向着王闰之、王朝云举杯，他凝目而视：季璋瘦多了，忧愁刻就的鱼尾纹已上了眼角，连一双晶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愁雾；霞也变多了，变得忧郁、变得沉默、变得深沉了。他心里一阵痛楚，这都是情扰五内、梦断九肠之所致啊！话淤嗓闸，相慰的话也无法说出。

苏轼抚抱着年幼的迨儿、过儿，儿子们拦腰扯衣的一声呼唤，一下子冲开了苏轼强抑的情感闸门，禁不住泣咽出声，他猛地举起酒坛痛饮，纵声而笑，若癫若狂，手舞足蹈地唱着心中淤积已久的苦歌：

自笑平生为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

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

尚费官家压酒囊。

自嘲之歌，自讽之歌，和着拍岸的涛声，袒露出苏轼此时五味相煎的心

绪，这心绪中饱含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和苍凉。王闰之一时忍耐不住，哭出声来：

“子瞻，你喝多了，醉酒了，又口无遮拦了……”

苏轼颓然地坐在身边的一张藤椅上。他确实有几分醉意，眼睛矇眬，吐诉出心底的忧愁和委屈：

“我罪累家室老小，百无一用！贬官至此，还要破费朝廷一堆一叠抵折薪俸的‘压酒囊’。季璋，我们都有一张嘴，有嘴就得吃饭……”

王朝云急忙安慰苏轼，她只盼望能用豁达随缘的话减轻丈夫心中的忧伤：

“先生，你把‘压酒囊’换钱的差事交给我办吧，以先生的名字打出招牌，沿街叫卖，说不定会在黄州城掀起一股抢购‘压酒囊’的风潮……”

浊酒力猛，苏轼的醉意更浓，他大笑而喊：

“霞，解语花啊！其言妙极，其法妙极！‘沿街叫卖’四字，足以千古，这才是真正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只怕朝廷的枷锁又要飞到我们身上了……”

任妈拭着泪水，凄然一笑，急忙插话，打断苏轼不吉不祥的话头：

“我们这家人，哪一年没有愁事揪心，若尽是一个‘愁’，只怕早就愁死了。现时的生计虽比不上在京都、杭州、徐州、湖州时那样宽裕，但也不像在密州闹灾年月那样的粮米断炊、杞菊为食。大郎现时每月的薪俸四千五百小钱，虽不足养活七口之家，但日子总得过啊！我的主意是，今后每月领取薪俸不论多少，分为三十份挂于厨房墙壁，日取一份为食，不可超支，节余者聚少成多，以备待客。虽说苏府以诗书传家，但农桑植垦乃做人的根本，我家亦可于屋前屋后垦植菜蔬，我虽无力提锹举锄，但可以养鸡养鸭，亦可小补于生计……”

苏轼醉语喃喃，语实情切：

“任妈，你是苏府千年修来的大佛。你为苏府创立了一条勤俭持家的家规，愿我苏府子孙，世代勿违……

“任妈，你是人世间真正的圣人贤人。你劬养不必其子，爱人不必其亲，豁达不避其灾，乐观不避其贫。你一颗平凡无奇的灵魂，比那些尸位素餐、锦衣玉食、权操四海、势动宇宙的帝王将相，高尚千倍，高尚万分……

“任妈，你能在荆棘丛中辟出一条生存的道路，使你的大郎不敢沉沦啊！季璋，落下我们自视清高、实无一用的身架吧！霞，脱下我们的宽袍博

带、锦衣丽服吧！迈儿、迨儿、过儿，伸出我们执笔弄墨的双手拿起镐锹犁锄吧！到田间去从学拜师，去垦荒，去拉犁，去播种，去砍柴拣粪，在沃土中自觅食粮，在山坡上建造窝巢。‘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啊……”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经多方游说恳求，赖朋友马正卿（字梦得）的帮助，蒙黄州太守徐君猷的恩准，苏轼求得黄州城东山坡上一片“废垒无人雇，颓垣满蓬蒿”的故营防废圃，“准予躬耕其中”，开始了历代文人少有的一种特殊生涯。

他葛衣芒履，带着妻儿，拙笨地放火烧荒。干枯的三尺蓬蒿腾起的浓烟急火，常因风向改变使他遭受烟呛涕流的嘲弄和火燎须眉的难堪，腐霉之物燃烧散发的臭味、霉味，驱散着仕宦人家的儒雅。

泥土中的石块瓦砾，使他虎口发麻；盘根错节的荆棘，使他心焦如焚；骄阳似火，暑地冒烟，使他汗流如雨；腰疼、腿疼、臂膀疼、骨架疼，使他接受着“脱胎换骨”的身心再造。在“我廪何时高”的向往中，他摆脱着心灵上的羁绊，寻觅着生活中另一样乐趣。

他挑篮抬筐，从僧寺、学舍、官衙的公厕里挖取粪肥，精心地撒入自己新垦的土壤，吟着“岁旱土不膏”的时令农经，离弃着士大夫酸腐的高贵。

也许因为诗人苏轼的名声太响了，也许因为贬官苏轼的遭遇太惨了，他拙笨而踏实的劳作，缩小了“官”与“民”之间自古存在的鸿沟，赢得了四邻黎庶的称赞和同情。除马正卿、王子立、王子敏、郭兴宗、古耕道、潘彦明帮他垦荒、平地、施肥外，黄州长者潘邠老每日必至，指导耕作，潘邠老的弟弟潘大观还带领青壮农夫，帮他开渠治垅、播种浇水、打坯垒墙、架木造屋。一些长年劳作于菜田蔬圃的农妇，也都成了王闰之、王朝云的朋友，教以种菜植蔬，摘桑养蚕。“种稻清明前”、“分秧及夏初”、“秋来霜穗重”、“新春便入甄”，整整一年的辛苦劳作，终于在一片故营防的废墟上创造出一座绿树清渠的园圃。

这座园圃，筑而垣之，占地约五十亩。坡上筑正屋三间，为苏轼居住之舍，厢房对峙各三间，一侧为苏迈夫妻居室和厨房，一侧为苏迨、苏过住处及膳房。屋室之坡下有亭台一座，名曰“远景亭”，登亭瞭望，黄州城及滚滚长江如收眼底。远景亭下是五间堂舍，取名“雪堂”，乃苏轼读书待客之所。“雪堂”室内四壁，苏轼亲手绘制雪原雪景，大约是志其飞雪中建筑此堂的艰难，亦含有表示心中无尘之意。“雪堂”之前植细柳一行，垂枝掩窗，旁有小井，水清冷冽。“雪堂”之后，植松、柏、桑、桃、桔、枣为倚。“雪堂”之西，有北山之微泉，清流弯曲而下，灌溉田畴。“雪堂”之东，造鱼塘一泓，旁筑牛棚鸡舍。稻田蔬圃遍布东坡，翠绿迭起，环绕屋舍。

元丰四年八月五日，是园圃建成、“雪堂”挂匾的日子。黄州民风古朴淳

厚，有“日出”成典之说，似取“一元复始”之意，乡里相贺，同欢同乐，祝福主人有个吉祥的开端。

入乡随俗，苏轼自觉已是黄州人了，他要借这个日子，答谢一年来怜惜、帮助自己的四邻乡亲，答谢一年来与自己同流汗水、苦力劳作的朋友学子，答谢一年来指点自己筑园造屋、耕种收获的潘邠老等人，也为了告慰去年八月十二日为自己操劳病逝的任妈，便决定“热闹”一场。结束“仕宦人生”坎坷的以往，开始“田舍翁”默默平静的生活。

八月四日夜晚，东坡园圃的通宵灯光伴着夜空的繁星，苏府上下人等都在为明日清晨日出时的“挂匾”典礼忙碌着。女主人王闰之、王朝云在厨房里烧烤煎炸，制肴做糕；苏迈、苏迨在庭院里摆置酒席，洗涮着借来的桌椅，擦拭着餐具、酒具，搬出了母亲自酿的米酒和父亲酿制的松子酒；从学的郭生兴宗、古生耕道、潘生彦明也来帮忙，他们都是黄州人，借来了锣鼓铙钹，并按照家乡的习俗，精心装饰着“雪堂”外的喜庆景物；苏轼独居“雪堂”，在三枝巨大红烛的光焰下，精心制作着明天清晨将要悬挂的匾额。匾长为四尺，宽为一尺五寸，是苏轼亲自漆饰的。匾上的四个大字“东坡雪堂”亦是亲笔、亲刻。

鸡鸣星落，黎明悄悄步入黄州，东坡下墨影绰绰的村落里，腾起了敲锣打鼓声，呼喊声，欢笑声。人群沿着绿色的田埂、溪岸、小径向东坡园圃走来。东坡园圃沸腾了，流泉淙淙、花木摇曳，连塘水中的鹅鸭，草坡上的牛羊也都撒欢似的鸣叫着。朝霞变得透亮桔黄，霞光灼热着“雪堂”前喜庆的情景。披红的门扉，飘彩的绿树，红联上传统的吉语，树枝上下垂的鞭炮……主人苏轼、王闰之、王朝云农夫农妇装束，鞠躬恭迎，热情的客人虔诚地祝贺。黄州习俗，“拉手”是亲，“拍肩”是近，“啊”一声是称颂，“嗯”一声是赞许。

东山辉煌，旭日露头，锣鼓声停，人群穆静，庄重吉祥的时刻来到东坡园圃。潘邠老一手擎着一张木犁，一手举着一束稻穗走出人群，走向苏轼：

“吉日良辰，太阳驱邪，万物被恩，村野黎庶，祝贺子瞻先生建屋黄州。昔有陶渊明归隐种菊，使柴桑闻名江南，今有苏子瞻躬耕东坡，使黄州生辉。黄州贫瘠无他，惟有沃土一片，敬赠木犁一张，愿先生热恋此土，耕耘播种；敬赠稻穗一束，愿先生勿忘穑稼，岁岁丰收。”

苏轼接过木犁、稻穗，泪水盈眶，弯腰向潘邠老致敬，向四周的男女乡亲鞠躬，声音哽咽地说：

“黄州土热水暖，我已是黄州人啊！潘邠老，请你为苏轼落户入册吧！”

苏迈、苏迨捧着匾额走近潘邠老，鞠躬奉上。潘邠老银须一抖，双手接过匾，大步走向“雪堂”门前。

鞭炮响了，锣鼓响了，人群欢呼。潘邠老登上门前的长凳，把匾额悬挂

在“雪堂”的门楣。

欢腾的人群围着苏轼、王闰之、王朝云携手起舞，宾主临席相欢，举酒相庆。苏轼逐席敬酒，畅怀而饮；王闰之、王朝云逐席添酒致谢，喜话桑麻。情之所亲，兴之所逐，客人拊掌击桌，唱着苏轼的诗作《东坡八首》，抒发着农事耕耘的喜悦和乐趣：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

分秧及夏初，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

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

……

王闰之、王朝云感乡亲们的盛情浓意，也唱以答谢：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苏轼情切，举杯畅饮，放声高歌：

我久食官仓，

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

口腹吾已许。

……

在宾主歌酒相欢的喜悦中，一顶四抬蓝色轿舆爬上东坡，闯进园圃柴门，停落在“雪堂”前。人们惊以为黄州太守徐君猷驾临，纷纷站起迎接他们的父母官。苏轼停歌，脚步踉跄，举杯相迎。他注目于轿夫揭开的轿帘，竟一时瞠目结舌地愣住了。

来客走出轿舆，身躯高大，皂衣皂服，头顶黑纱凉帽，一把白须，面带风尘，清癯洒脱，望着苏轼捋须大笑：

“苏子瞻，确已是黄州的‘田舍翁’了！”

苏轼闻笑音话语而恍悟大喜，扔掉酒杯，扑身上前，抱着来客，情不能禁：

“滕公，是你啊！意想不到，如在梦中。公从何而来？从天降吗！”

客人坦然一笑：

“解印安州，再贬筠州，途经黄州，昨夜借宿驿站，得知子瞻躬耕东坡，今晨特来拜谒。真是幸中有幸，巧逢东坡园圃落成之喜，滕甫只能是一双空手祝贺了。”

王闰之在京都时认识滕甫，见状惊喜，急忙上前迎接，敛衽请安：

“滕大人安好！十一年不见，可真有些不敢认了……”

滕甫大笑，拱手为礼：

“当年清秀娇雅的蜀女，今天不是也成了黄州的‘农家妇’吗？”

苏轼喜狂，一面吩咐王闰之在“远景亭”设宴为客人接风，一面挽滕甫至席间与黄州诸老、马正卿、郭生、古生、潘生相识，并招王朝云、苏迈、苏迨、苏过前来拜见，在叮嘱王朝云、苏迈“勤奉乡亲以尽其欢”后，便与滕甫走向“远景亭”。

滕甫，字元发，浙江东阴人，时年六十二岁，熙宁年间曾任知制诰、知谏院、翰林学士等职，与苏轼过从甚密，交谊颇深。其人性情豁达，耿直忠恳，与皇上议事，言无文饰，洞见肺腑，深受皇帝赵顼器重，待之亲若家人。后因屡言“新法”不便和妻子娘家亲戚李逢叛逆案的牵连，皇帝赵顼责以“不宜令处京都”，遂被黜知池州，再徙安州，三徙筠州。

今日滕甫至东坡园圃是有为而来。七月初，他解职安州，入京待命，即呈表请见皇上，以解臣下忠恳之念。居京十日，请见皇上的“奏表”未获恩准，却接到了“徙知筠州”的诏令，并限时三天离开京都。但在盘桓京都的十天里，他获知了“元丰改制”以来朝廷内政边事日见窘迫的内幕，并获知了皇上“意欲起用司马光、苏轼”的讯息。在离开京都奔往筠州的途中，他寝食不安，体念着皇上现时的艰难处境，为“元丰改制”以来的朝政担忧，为“用兵西夏”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担忧，更为皇上日益憔悴的身心担忧。他反复体念皇上“意欲起用司马光、苏轼”的用心，心头似乎闪动着朝政转危为安的亮光：在体要变革、皇上大权在握的中枢格局中，司马光的“忠贞勤恳”和苏轼的“谏言无畏”正是两个载重向前的车轮，足以保持朝政的廉洁进取，实现皇上“中兴社稷”的追求。君臣相依啊，现时也许是苏轼再次飞腾的最好时机！他要为朋友鼓起飞腾的翅膀。

“雪堂”前欢快的歌声依旧。

苏轼会滕甫于“远景亭”。久别乍逢，感慨良多，朋友相会，以酒见心，苏轼连饮三杯迎接滕甫的到来，滕甫连饮三杯祝贺东坡园圃落成。王闰之侍酒于侧，似乎忘记了滕甫年老、苏轼酒浅，不停地把酒斟进精致的荷叶杯里。

酒滋润着滕甫、苏轼脉脉相通、遭贬流离的心，也冲开了他俩年久凝滞的喉咙。他俩共忆昔日的京都，都曾得到皇上的信任和器重，都有着一颗忠于君王的肝胆，也都失落了难以觅回的抱负。天何知其公，地何知其忠，忠贞原是牢狱，诤言原是贬逐。他俩共叹命运的坎坷，才不见用，智不见纳，岁月耗于贬途，报国而无门！他俩共论人生的茫然，飘泊无定，流放无期，都有着不甘沉沦的壮心，都有着不甘沉沦的无奈。侍酒的王闰之已是泪眼朦胧。滕甫把话题转向朝廷：

“子瞻，你知今日朝廷的现状吗？”

苏轼摇头。

“‘元丰改制’，徒有虚名啊，变更的只是职官的名称，保存的却是固有的因循靡费。文书奏章上闪烁着天花乱坠的虚假数字，朝政人心却如阴沉

的天空，无风、无雨、无阳光，灰蒙蒙一片死寂，重臣们似乎都在安逸中昏睡了，只有一个呕心沥血的皇上。子瞻，你说，一个灰色的朝廷还会有作为吗？我真有些怀念王安石那雷电交加的岁月了……”

苏轼猛地喝尽杯中酒。

“枢密使吕公著已贬往定州，参知政事章惇已贬蔡州，知开封府文彦博将贬往洛阳，翰林学士王安礼已出知开封府。现时朝廷主政者，惟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四人。此等人物，均以‘诺诺’之声舔痾圣上，营造着‘朝政一新’的幻影。无‘谔谔’之言，无忧患之谏，无睡枕上之噩梦，子瞻，你说，这样的朝廷能使圣上‘昭昭’吗？可怜的皇上独于鼓中自乐呵……

“朝廷‘用兵西夏’之举，乃王珪、蔡确‘为己计’，而非‘为圣上计’也。战争的发动，仅仅基于西夏朝廷的纷争，荒谬啊！五路兵马的命运，竟付予一个不知兵事、不识战阵的内侍押班李宪之手，儿戏啊！攻伐之事，不以敌情而定，望空深入，不灭敌力而抢地盘！现时，西夏朝廷纷争消解，敌合力以抗我师，五路兵马有徒劳无功之虑，朝廷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且言征战不利者，亦有遭贬之危。子瞻，兵者，国家之墙垣柱石，若有不测之灾，社稷谁倚？圣上谁倚……”

苏轼霍地站起，高声呼号：

“滕公，你忠义皎然，日月共照，皇上待之，亲如家人，何不于京都闯登闻鼓院投进？”

“子瞻所言极是，滕甫亦有此心，曾数度徘徊于登闻鼓院门前。然滕甫幼无学术，老不读书，虽有一腔愚忠，既无邹衍雕龙之辨，又无扬雄犀利之笔，如何能驳批王珪、蔡确之佞，以感动圣上之心。今滕甫专程登临东坡拜谒，乞子瞻赐我一物，以遂滕甫之愿。”

苏轼茫然：

“此物为何？”

“才智文笔。”

苏轼瞠目，跌坐于椅……

王闰之终于明白了滕甫此来之意，心神战栗，面色惨白，天啊，刚刚建成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窝巢，又要引火烧身，自招罪罚吗？她呆呆地望着丈夫，六神无主。

“雪堂”前的锣鼓声、歌舞声一浪高似一浪炽热狂放。苏轼仰天痛饮，酒漫衣襟。王闰之急忙拦阻：

“子瞻，你醉了，你不能……不能再喝了！”

苏轼挽着妻子：

“我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啊！季璋，快取笔墨来！快取纸砚来……滕公，感谢你对苏轼的信任，你看，酒气和文思，已在我的指间流淌，我一定会写好上呈皇上的奏表……”

第二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大宋元丰四年（108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入夜，凛冽的北风带着怆恻的哨音呜呜作响，肆虐地吹袭着汴京城。京都的人们关门闭窗躲进屋里拥炕取暖，围炉话闲。御街两侧叶落枝枯的桃、李、梨、杏在寒风中瑟瑟颤抖。沿街店铺门前悬挂的灯笼彩幌，在寒风中摆动摇曳。酒楼妓院华丽的回廊，在寒风中消失了丝竹管弦，沉入了夜色昏暗的冷清。“州桥之夜”呈现出杳无人影的凄凉。皇宫宣德门前景灵东宫、景灵西宫屋檐下的红纱宫灯摇摇欲熄，灯光照映处，一堆一群因灾荒而流入京都的饥民，拖儿带女、衣衫褴褛地瑟缩于墙脚屋檐下，颤抖着、呻吟着。啼饥号寒声惊乍而起，如割如切，阴森悲怆。忽地一阵凄厉的马啸声沿着御街萧萧传来，接着，马蹄声“哒哒”而近，三匹传送西北边境“用兵西夏”紧急“塘报”的铁骑，汗水淋淋地越过州桥，呼啸着向宣德门急驰。京都十大禅寺的暮鼓声也应和着风声、哭声、呻吟声、马蹄声响起，沉重苦涩，怆怆楚楚，显露出“元丰改制”后第一个严冬的萧索和凄凉。

此时的福宁殿内室，一盏宫灯照亮御案，皇帝赵顼正在伏案批览着叠垒盈案的文书奏章。窗外寒风呜呜，他似乎不曾听闻，屋檐下的风铃叮当，他似乎不为所扰，宦侍梁惟简轻步走进内室，把一件裘袍披在他的身上，他似乎也不曾察觉。夙夜匪懈，他不敢荒疏朝政。

他的腰身已显弯曲，已失去了风华正茂的健壮；他的一双眼角已刻出了几丝浅浅的鱼尾纹，眉宇之间浓重的愁云，托出他心境的痛苦和孤独。

突然，他的沉郁神情变为眉竖目睁的暴怒，掷笔于案，愤然而起，衣袖拂去案头的文书奏章，愤而不顾地离开御案，在室内焦躁地徘徊起来。

梁惟简被皇帝赵顼这突然的暴怒吓坏了，急忙跪倒，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文书。其间，他发现几份边事“塘报”的“贴黄”上分别写着“征战告捷”、“俘敌三百”、“敌众溃散”、“催运粮秣”等字样，而更多的“贴黄”上，几乎都是“灾情呈报”、“饥民走险”、“匪盗猖獗”、“贪渎要案”、“饥民入京”等摘题。他的双手战栗，抬头望着蹙眉低首、疾步徘徊的皇帝，心里不再是惊恐，而是对皇上的怜悯了：

皇上今年只有三十四岁，可眼前的身心情状，憔悴不堪啊！五年前王安石遭贬离京之后，皇上就独自挑起了变法的重任，事无巨细，亲躬操

劳。皇上要做一个“中兴祖业”的帝王，要扔掉一切拐棍用自己的双脚走路，五年来就是这样步履艰难地在走。

五年来，不满足于王安石在“生财、聚财、用财”上所做的种种“变法”和“新法”推行中的种种缺失，皇上遂于去年春天开始了体要上的变革，以图消除朝廷机构上的臃肿冗散和由冗散臃肿而滋生的因循苟且、靡费贪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撤销，三省（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的成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权力的加强，宰相权力的分散，枢密院权力的削弱，终于确立了“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格局。可在这个格局中，宵旰操劳的，只是皇上一个人！

为了消除十年来无休无尽的纷争，皇上用心良苦地筹建着一个恭顺听命的中枢班子，拟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副宰相）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拟以参知政事章惇为门下侍郎，拟以参知政事张璪为中书侍郎，拟以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为尚书左丞，拟以翰林学士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拟以翰林学士孙固知枢密院事。现时这个官制诏令虽未正式公布，但这些人物已各据其位，各行其职。这个官制名称变更而主要成员依旧的中枢班子，真能使朝政更新吗？此刻的皇上不是正在忧愁中煎熬吗？

皇上确有收复疆土之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祖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就是皇上心志的流露。今年五月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借西夏朝廷纷争，夏主秉常被其母后梁氏夺政幽囚之机，唆使皇上发起五路兵马（高遵裕率环庆军、刘祚昌率泾原军、王中正率河东军、李宪率熙河秦军、种谔率鄜延军）进讨西夏的战争，把“元丰改制”推向了高潮，也把皇上的“天纵英明”推向了顶峰。

事与愿违！“元丰改制”近两年，朝制体要在形式上是变更了，但在理政实效上，却根本没有改观，而且产生了新的混乱和纷争。“新法”的推行仍然是名存实亡。灾荒在农村中再现，各地官吏贪渎之风有增无减，官场靡费之习日甚一日。饥民再次入京。“用兵西夏”的战争已打了五个多月，五路兵马会师灵州的捷报至今仍不见踪影。

窗外的寒风如泣如诉。皇帝赵顼停步于窗前，怆然自语：

“这是饥民在泣哭吧？今夜京都，到底有多少无家可归的黎庶在饥寒交迫中露宿街头？”

梁惟简心头一凛，京都的饥民已经是成千上万，宰执大臣们匿而不报，皇上足不出宫，缘何知闻？文书奏章上的“饥民入京”，只怕是轻描淡写！

“这是沙场上士卒的哀怨呼唤吧？粮秣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迟运而不至……”

梁惟简想说几句话宽慰皇上，可气噎语塞说不出口来。窗外的风声似乎更猛烈了，屋檐下的风铃声似乎更急促了，皇帝赵顼猛地转过身来，望着梁惟简，吁叹一声，似在自语，似在询问：

“司马光修著《资治通鉴》为什么还没有完啊？”

梁惟简知道，这是皇上近一个月来心中之所思，今天终于说出口了。朝制不许宦官预政，他低头不敢回答。

“苏轼这两年在黄州如何？”

皇上近来常在用膳之时，翻看吟诵苏轼的诗作，起用苏轼之意早已流露，难道今夜要颁诏召回吗？但梁惟简不敢说透。

皇帝赵顼似乎因得不到回答而失望，微微摇头，神情颓然地坐在几案旁的软榻上，怆然闭目，喟声哀叹：

“‘元丰改制’，难道也要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吗？‘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徒有虚名！一切决定于人，决定于人的才智品德，‘揆议’，需要王安石的‘天马行空’；‘审复’，需要苏轼的‘诤言直谏’；‘承行’，需要司马光的‘脚踏实地’。现时中枢宰执所缺少的，不正是这些特殊的才智品德吗？”

皇帝赵顼的心头又一次浮起了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念。他想到熙宁年间与王安石的相处相倚，心头搅动着难以分辨的酸甜苦辣和情感上难以忘却的留恋，心底似乎有着一团难以消散的压抑；他想到熙宁年间对司马光、苏轼过早的贬逐，特别是两年前对苏轼的惩罚入狱，略感歉疚不安和对一种“不阿”品德的肯定。“元丰改制”需要这样的臣子，朝廷现实需要这样的臣子啊……

这时，枢密使孙固轻步走进内室。

孙固，字和父，河南郑州人，时年六十五岁。英宗皇帝治平年间，赵顼为太子，孙固侍太子于藩邸，系赵顼亲近之臣。赵顼继承皇位之后，孙固于熙宁年间，曾两次出知通进银台司，因反对“变法”而落职。元丰初年，孙固与吕公著同知枢密院，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赞成吕公著之议而反对“用兵西夏”，吕公著罢职遭贬，他仍为皇帝赵顼信任而留任。

孙固与皇帝赵顼有着特殊的君臣关系，十多年来，或荣或衰，或升或降，或在职，或赋闲，无时不在关注着皇上。他早已察觉皇上有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之意，今夜，他手捧告急“塘报”入宫，思谋的应变方略之一，就是奏请皇上早日召回司马光和苏轼。

孙固一声急切地奏请，跪倒在赵顼面前，呈上一份紧急“塘报”，急声禀奏：

“圣上，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日入夜时分飞骑送来‘塘报’，五路兵马已处险境，‘会师灵州’之役，可能惨败……”

赵顼惊骇失神，霍地从软榻上站起，一把抓过“塘报”，凝目阅览。阅览未尽，喃喃作语：

“王珪误朕，蔡确误朕……”

孙固正欲禀奏应变方略，皇帝赵顼厉声发出谕示：

“速召宰执大臣御堂晋见！”

三更时分，御堂四角的宫灯点燃，室内灿烂如昼。

高台御椅上的皇帝赵顼，恢复了帝王的威严。华贵的衣冠，掩盖了身体的虚弱；森厉的怒色，掩饰了形容的憔悴。要扭转“会师灵州”征战中出现的危机，要拯救险境中几十万兵马的生命，要维护帝王决策的天纵英明。他用冰冷犀利的目光，打量着高台下跪伏的宰执大臣们。

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珪，时年六十三岁，今夜着紫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须发已白，苍暮之气已显。他是王安石、司马光同代人物，也是熙宁年间宰执大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老臣。其人善文翰，文采宏侈瑰丽，但政无定见，对“新法”不亲，对“流俗”冷漠，处事圆滑，八面玲珑。五年前王安石罢相离京，他接任宰相之职，一变王安石“狂狷自负”之风，倡导“唯上为是”之习，领旨、奉旨、颁旨不走样、不议论、不辨正误，极树皇权之威。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钱钞五百万缗，以供军食有余”而力主兴兵讨伐西夏，并力荐宣庆使李宪任五路兵马监军，赢得皇上信任，即将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参知政事蔡确，字持正，福建晋江人，时年四十五岁。着绛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春秋鼎盛，精力充沛，显示出行事的自信。其人城府颇深，生性诡巧，原为监察御史里行，初附王安石，为“新法”大唱赞歌，及至王安石罢相遭贬，即反目相噬，落井下石，诋毁王安石“目视无上，专务显己”，遂得皇上赏识，三迁其职，晋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其所言所行，皆由揣摸皇上意图而发，而且确有一猜即中的本领，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以“西夏内有衅而不取，则必为辽国所有，此千载难逢之机，决不可失”等语，促使皇上下定了“用兵西夏”的决心，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已驾于王珪之上，即将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职。

参知政事张璪，字邃明，时年五十六岁。着蓝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举止沉稳，一双晶亮的眸子，似乎随时都在捕捉机遇，显示出行事的精明。熙宁年间，因附王安石“变法”，数月之间骤迁知谏院、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之职，后附吕惠卿而反噬王安石，改判国子监。四个月前，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看透了皇帝赵顼急于强边树威、

建立功业的心境，立即上呈奏表，支持用兵，并严厉批驳知开封府文彦博、枢密使吕公著的“流俗无为之论”，博得皇上欢心，由冷清的国子监擢入中枢任参知政事之职，并将在新制中任中书侍郎。

翰林学士兼侍读蒲宗孟，字传正，四川阆州人，时年五十四岁。着红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身躯魁梧，面色红润，神采中有着官场上的裕如和旷达。熙宁年间，他初为著作佐郎、提举三司帐司，因拥护吕惠卿的“手实法”擢迁为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其人有史才，通晓历代治乱兴衰之道。“元丰改制”参唐代三省制而行，多赖此人之力，故得皇帝赵顼器重。然富家纨绔之气浓重，忱于安逸，趣在酒色，蓄妓成群，靡费无度，洗漱必三更银盆，沐浴必五妓侍奉。在“用兵西夏”的争论中，他是兴兵讨伐的狂热鼓吹者，并以必胜的诗句献呈皇帝：“阳关决胜飞捷雨，四海生春沐薰风。”即将出任尚书丞之职。

参知政事章惇和翰林学士王安礼今夜皆着黑色飞云披肩蟒袍，戴高顶双翅朝冠。此时他俩的心境，似乎在共同的境遇中痛苦地煎熬着。他俩原本与王安石有着不寻常的关系，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的罢相遭贬和“变法”灵魂的失落，使他俩在朝廷中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俩都赞成枢密使吕公著、知开封府文彦博的奏议，反对“轻动干戈”，招致了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的强烈不满，以至视他俩为吕公著、文彦博的同党。皇帝赵顼听从了王珪、蔡确等人的主张，发起了讨伐西夏的战争，贬吕公著出知定州，贬文彦博出知洛阳留守御史台，贬章惇出知蔡州，出王安礼知开封府接替文彦博。半个月前，皇帝赵顼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章惇从蔡州调回，召王安礼复入朝廷，并官复原职，拟让他俩分别担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丞之职。

寒风呜呜。

风铃凄怆。

御堂里沉寂宁静。梁惟简站在高台御案一侧，奉旨朗读河东转运使赵离飞马送来的“塘报”，声震殿宇：

……诸路奉命大举，直逼灵州，方士气精勇，横裂四出，势如压卵，既阅月矣，虽捷获不补失亡。今锋锐销软，民力凋耗，粮秣不继，将士已面临断炊之虞。堪疑虑者，敌避交锋，退迹无踪，坚壁清野，我军所得城堡村落，无粮秣可补，无柴草可燃，冰结雪漫，如处绝境。更可哀者，五路监军李宪及所率熙秦兵马，失约未至，不知何去，致使大军无命可奉，诸路举止失协，若复深入，恐速他变。另获讯息，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

这份“塘报”，字字滚雷，句句惊心，宰执大臣们全都傻了。王珪失魂落魄，蔡确冷汗湿额，张璪左右顾盼而惊慌无状，蒲宗孟目瞪口呆而六神无依，章惇、王安礼也同样惶恐茫然。皇帝赵顼以拳击案，声色俱厉：

“监军失职，诸路不协，粮秣不继，士气低沉，敌军诡诈，朝廷仍在鼓中！禹玉先生，你的‘以供军食有余’的粮秣现在哪里？你总理朝政，如何扭转这‘兵陷险境’之危，朕在等候你的应变之策！”

王珪跪仆的腰身弯得更低了。

近几年来，他耳朵听的，是皇上的谕示，口里说的，是皇上的御旨，他的一颗头颅，似乎早已不再主动思索，哪里还会蹦出一个“应变之策”来！

此时，他听得真切，皇上已把前方“粮秣不继”的罪责放在他的头上，他不敢辩解，只能硬着头皮答对：

“臣，正在想……”

皇帝赵顼怒极，气瘀心胸，两眼冒火，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牙关咬得吱吱作响。他极力控制着自己，把目光转向低头沉默的蔡确，声音有些发抖：

“蔡卿持正，你听清‘塘报’了吗？‘夏主秉常再执国政’、‘西夏朝廷纷争已复和解’，敌人终不似我们所想的那样愚蠢！敌情在变，我们将何以区处？卿也要作壁上观吗？”

蔡确毕竟比王珪机敏，用不停的叩头掩饰着心头的惊恐和焦思：皇上话中有话，不仅暗示自己在“用兵西夏”谏奏上的失误，也暗示着对自己现时无能的不满。自己何尝不想立即拿出一个万全的“应变之策”来，何尝不想在群臣噤口结舌之际显示才智，只恨一不知兵事，二不识战阵，“策”无出啊！在此皇上震怒之时，最好的答对是自咎自罪。蔡确在不停地叩头中高叫着：

“臣愚陋，有负圣望，臣罪当诛……”此时，跪仆在蔡确身旁的章惇挺身站起，跨步出列，从怀中掏出一份厚厚的“奏表”，拱手禀奏：

“臣章惇禀奏圣上，臣今日于政事堂当值，在翻阅近来待处理的文书奏章中，偶见一份关于‘用兵西夏’的奏表。此表所见奇特，所谋高远，所论真切，所据充分，其忠耿之心跃于纸上，其所料之事似先卜而知。臣惊其呈表人之超群才智，携带上殿，特斗胆呈献于圣上。”

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都惊诧地抬起头来。皇帝赵顼凝目望着章惇，一层感激和宽慰之色浮于眉头，章惇，今虽召回朝廷，心仍

有余悸，奏议而托他词，情之然也。他神情依然肃穆，声音却缓和地说道：

“子厚先生奏议，朕乐于听闻，请先生代为禀奏吧！”

章惇谢恩，打开奏表，高声读起：

……臣窃观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有巧思。请试为陛下论之。袁绍以十倍之众，大败于官渡，仅以身免。而操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缓绍而乱其国也。绍归国益骄，忠贤就戮，嫡庶并争，不及八年，而袁氏无遗种矣！向使操急之，绍既未可以一举荡灭，若惧而修政，用田丰而立袁谭，则成败未可知也。其后北征乌桓，讨袁尚、袁熙，尚、熙走辽东，或劝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则合，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遂引兵还。曰：“吾方使公孙康斩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谓巧于灭国矣。……

章惇朗读着，王珪神色大骇，甚于皇上刚才的询问斥责。章惇现时朗读的这份奏表，是他半个月前与蔡确商议搁置的，章惇翻阅而出，携之入宫、呈于皇上，其意何为？他的心一下子乱了。

他悄悄地向身边的蔡确一瞥，蔡确的眉头拧在一起，也呈出焦虑、紧张。

但皇帝赵顼已为这份奏表的开头所吸引：确实是“所见奇特”！但其文采气势，似乎不是章惇所为，疑团生，兴致则更足。

今者西夏主弱臣强，其国内乱。陛下使偏师一出，已斩名王，虏伪公主，筑兰、会等州，此真千载一时，天以此贼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云：同舟而遇风，则吴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虽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必肯俯首连臂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为一，坚壁清野以抗王师，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风之势也，法当缓之……

皇帝赵顼神情专注地倾听着、咀嚼着：精明的哲理！四个月前，朕若得此奏此议，何有今夜之窘迫？今西夏“同舟遇风则吴越相救之势”已

成，“法”，真的当缓吗？章惇的朗读声似乎更为铿锵有力了：

今天威已震，臣愿陛下选用大臣宿将素为贼所畏服者，使兼帅五路。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卒，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多出金帛，遣间使辩士离坏其党与。且下令曰：“尺土吾不爱，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与众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斩。”不出一年，必有权均力敌内自相疑者。人情不远，各欲求全，及王师之未出，争为先降，以邀重赏。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棋布错峙，务使相仇，如汉封呼韩邪通西域故事。不过于要害处筑一城，屯数千人，置一将以护诸部，可使数百年面内保境，不烦城守馈运，岂非万全之至计哉？臣愿陛下断之于中，深虑而远计之……

皇帝赵顼的神情显得凝重：这是一个缓进持重的用兵方略，在主帅遴选、谋略运用、引而不发、恩威并举、遣使离间、金帛招降、封爵错峙、分而治之、筑城屯边、搜乘补卒诸方面，无不启人深思。但在诸军失协、兵陷困境的今天，也是一个可取的“应变之策”吗？“缓进”就是退兵，“待重”就是守边，“退兵守边”虽可免于灵州兵败，但朕的“中兴业绩”却是渺茫无期了……

夫人臣自为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

赵顼心头一凛，“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他的头脑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若五路兵马全殁于灵州，国家精锐兵马尽矣！天下何以安？社稷何以固啊！

他情急挥手，截住了章惇的朗读：

“章卿，呈此表者何人？”

章惇急忙拱手回答：

“禀奏圣上，此表署名滕甫。”

“是知筠州的滕甫元发吗？”

“禀奏圣上，正是此人。”

蔡确在章惇朗读奏表声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帝赵顼神情的变化。他自以为看得清楚，奏表中论述曹操用兵的巧思，曾使皇上激动向往；奏表中阐述兵法上“同舟遇风则吴越相救”的哲理，曾使皇上怦然动心；“聚重兵境上”，曾引起皇上的猜疑；而“为人主计”已使皇上厌恶了。精明的章惇，也有失算的时候。他抓住时机，霍地站起，跨步出列，向章惇发难：

“臣蔡确恭奏圣上。章惇大人今天的举止使臣惊讶，殿堂之上，竟敢指鹿为马，欺君蔽上，其罪当诛！”

群臣震栗。

皇帝赵顼面色阴沉：

“蔡卿，你之所奏，使朕茫然。”

蔡确扑通一声跪地：

“圣上明察。这份奏表的炮制者，根本不是知筠州滕甫，而是贬往黄州的罪犯苏轼！”

张璪瞠目。

蒲宗孟木呆。

王安礼、孙固惊诧。皇帝赵顼惊愕，目视章惇，厉声叱道：

“章惇，你知罪吗？”

章惇跪倒在高台之下，低头不语。

“呈上奏表！”

章惇双手举起奏表，梁惟简接过，转呈皇上。

赵顼接过奏表仔细地翻阅察看。

他面色凝重，双手在微微抖动，眉宇间浮起一层浓重的忧思。

这分明是苏轼的字迹，这种字迹展现在眼前，似乎神奇地加重了这份奏表的分量。那字里行间显露着一颗苏轼“为人主计”的忠心，似乎促动着他的心向“退兵守边”一边转移，但心底又腾起一连串憾恨、疑虑和焦躁，“退兵守边”将证明自己“用兵西夏”决策的失误，将招致群臣的轻

蔑，将挫伤黎庶的期望，也将贻笑于邻邦。

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他打量着眼前的宰执大臣，希望得到臣下的支持。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蔡确的脸上：

“蔡卿，章惇欺朕，你何以得知？”

蔡确面色从容地拱手答对：

“禀奏圣上，这份滕甫署名的奏表，是十月八日由筠州府衙上呈朝廷的。臣与王珪大人在参阅承办中，察其文风不似滕甫大人行文之朴实，其文理亦不似滕甫大人为人之忠恳，且筠州距灵州战地数千里，妄议边情更非滕甫大人之所肯为，故暂时搁置于政事堂，遣人去筠州察其实情，始知这份奏表乃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圣上明察，苏轼行事如此藏头藏尾，联系其以往之桀傲慢上、讪谤朝廷，臣痛惜其戴罪黄州而不知悔改。章惇大人与苏轼相交数十年，情谊之深，朝野皆知，当熟知苏轼的文风、字迹，然而今夜竟胆敢于殿堂之上欺君蔽上，臣甚感蹊跷……”

赵顼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压奏表何异？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骨骾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为计”吧！他深感失望。

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章惇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逆闭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章惇解危：

“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代友上书、代友论事、代友呈表、代友辩诬，乃朝政休明之体现。欧阳修有《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代杨推官洎上呈吕相公求见书》，堪以为荣。今苏轼以戴罪黄州之身，代滕甫大人上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足见其不忘君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乞圣上恩予嘉奖，以励天下仁人志士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询‘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协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呈策人是谁？滕甫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惑。十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塘报’纷至，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秣、暗袭夜扰之事，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缘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离‘塘报’告急，事危矣，乞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起……”

皇帝赵顼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和甫与介甫，虽政见不同，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伪、心底无私，堪为兄弟。良哉斯言，事危矣，是该从速决断了。

张璪素与王珪、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勾通他们之间灵犀上

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禀奏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站起出列，拱手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

“禀奏圣上，臣聆听了章惇大人朗读的苏轼奏表，甚为惊讶。这份奏表字里行间，充斥着猖狂清谈、不臣不忠之气，苏轼所膜拜的，是奸臣曹操；苏轼所轻蔑的，是英明的人主；苏轼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坚壁清野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傲慢上，讪谤朝廷’，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在这份奏表中，提出‘法当缓行’、‘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若依此行事，贼虏何时可灭？疆土何时可复？圣上中兴业绩何时可见？现‘灵州会师’情状尚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乞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敕令陕西转运判官李稷，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请圣上速遣忠信可倚之臣前往灵州督促，整饬五路，合力图敌。圣上，大宋臣民都翘首京都，盼望圣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啊！”

蒲宗孟一直在思忖着，“攻取灵州”原是皇上威望的寄托，是“天纵英明”的体现，是“元丰改制”业绩之所在，而苏轼的奏表，只不过是皇上业绩功亏一篑时的一服苦药。苦药是难吞的，只有灵州战地还跳动着一点希望的火花，皇上决不会轻易地“退兵守边”。现时最需要的是坚定皇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

“臣蒲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中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王中正曾任昭宣使）和赵漕运（离）乃溃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夜飞马送来的‘塘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宫中，其忠毅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捷开兰会之役，擒敌首三人，俘敌酋二十余人，斩敌二千有余，筑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八万，其功大焉，怎可凭河东军一漕运所呈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塘报’，轻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失期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如这份奏表中有‘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卒，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议，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章惇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蒲宗孟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离“塘报”和苏轼奏表的分量，似乎也减轻了赵琐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险危和心头的慎虑慎思。

王珪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孟禀奏的功效，当蒲宗孟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

“臣王珪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苏轼假滕甫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协，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至所致，乞请圣上速遣大臣宿将整饬诸路，合力图敌，即可收‘攻取灵州’之利。臣仅奏：内侍押班李舜举忠信可倚，行事稳健，曾制置泾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将，可暂代监军之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谙熟兵书，通晓战阵，每议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吁叹：‘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怯耳’！可任五路兵马指挥之责……”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

“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珪大人之议，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作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禀奏也只可作‘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离的‘塘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

蒲宗孟惊慌无语。

“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详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灭于灵州光彩合算得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愿荐举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协成诸路将领之和，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

皇帝赵顼询问：

“此人是谁？”

“司马光。”

赵顼惊讶：

“司马君实！”

孙固急忙跪倒：

“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德服，大辽、西夏，亦殚其日月肝胆，且十年前曾知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裕、种谔、刘昌祚、王中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乞求圣上明断！”

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漫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默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时，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

王珪、蔡确、张璪、章惇、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

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

“和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

孙固老泪滚落，仆伏于地。

皇帝赵顼扶案而起，发出谕示：

“诏令内侍押班李舜举、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立即进宫！”

梁惟简跪地领旨。

突然，跪地待罚的章惇仰起头来，高声呼号：

“圣上，良策当纳，良臣当用，今日朝廷，需要苏轼和司马光啊！”

皇帝赵顼闻声色变，把冰冷犀利的目光射向章惇。

孙固、王安礼一时木呆了。

第三回 曲水流觞韩公宛 天降大哀独乐园

十一月底，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奉诏前往西北战地指挥五路兵马攻取灵州去了，给京都居民增添了一股热血沸腾的兴奋。同时，被贬逐的知开封府文彦博来到洛阳留守御史台就职，把内政边事的窘迫和朝廷中枢的纷争悄悄地带给了闲居洛阳致仕、遭贬的老臣们。这些“伏枥老骥”个个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朝廷内政边情的进展。

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五日巳时，著书于钓鱼庵的司马光，正在伏案删定唐代长编，神情肃穆地为唐僖宗（李儇）中和元年农民造反军首领黄巢攻入长安的一段文字润色加笔：“……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忽然司马康推门进入：

“父亲，文彦博大人来访。”

司马光闻讯惊异，住笔出神。

司马康走近书案，低声说：

“文彦博大人任西京留守一个月来，听说已筹建了一个诗酒社，名曰‘耆英会’。”

司马光自语：

“‘耆英会’？是年老英贤相聚之意吧？”

司马康急忙作解说：

“是这个意思。据洛阳街头传闻，这个‘耆英会’是文大人仿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遭贬后卜居洛阳，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真、张浑、李元爽、僧人如满等耄耋老人宴游洛阳香山，诗酒相聚而成‘九老会’的古例成立的，其旨为‘徜徉山水、林亭、名阁、古刹，以怡天年’。并以‘尚齿不尚官’为序，以‘年满七十’为岁界。”

“洛阳都有哪些人参加？”

“听说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大人，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大人，七十六岁的朝议大夫王尚恭大人，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丙大人，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大人，七十二岁的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大人，七十二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大人，七十二岁的朝议大夫王慎言大人，七十岁的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大人都入会了。连身在大名府、家留洛阳的北京留守王拱辰大人也投书文彦博大人，申请加入‘耆英会’。”

“洛阳街头有何反应？”

“听说文彦博大人离京来洛阳前，皇上曾以‘西都旧士女，白首伫瞻公’的赠诗送别。荣天子之言，洛阳街头对‘耆英会’的成立是一片叫好声。”

司马光骤然感到一股冷飕飕的寒风逼人：这些参加“耆英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十多年来因为反对“变法”被皇帝贬逐、致仕的人物。这些志同道合者的集会结社，就不怕朝廷罪为“结党谋反”吗？“耆英会”的出现是一种征兆，可这“征兆”预示着什么？天下人心的变化？朝廷纷争的深入？还是一群遭贬者失去理智的疯狂？使他更为不解的是，朝廷对此事为什么没有反应！是中枢重臣根本不知“耆英会”的出现？是宰执大臣们忙于西北边境的战争无暇顾及？还是皇上有意借用唐代“九老会”的遗韵遗风消耗这些耄耋之臣的余热残火呢？唉，自己离开朝廷十二年了，京都的一切，朝廷的一切，都茫若隔世，看不清，说不清了。他突然想到“耆英会”的倡导者文彦博，这位辉煌于仁宗年代，执权于英宗年代，对抗“变法”十四年至今不悔的潞国公，是素以胆识谋略称著的，如何此时也变得

孟浪昏愦了？也许该会一会这位六十年来的“不倒翁”啊……

司马康见父亲沉思不语，便低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父亲若此时不便会见文彦博大人，我就以‘外出造访’四字谢之。”

司马光置笔掩卷，吩咐儿子：

“弄水轩备茶接待潞国公！”

文彦博，字宽夫，山西介休人，时年七十七岁。仁宗天圣年间举进士，累迁殿中侍御史、河东转运使、知秦州，曾呈表论军队制度上“将权不专、军法不严”之弊，并稍有成效，对加强西北边防有所贡献。庆历七年（1047年）任宰相，与枢密使庞籍合议裁减冗兵，颇有进取精神。皇祐三年（1051年）被弹劾罢相，出知永兴军。至和二年（1055年）复宰相之职。嘉祐三年（1058年）出判河南、大名、太原等府，封潞国公。英宗皇帝即位后，任枢密使四年，政绩颇佳。皇帝赵顼即位后，因其反对“变法”出知洛阳。元丰三年，出知开封府。元丰四年五月，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被斥为“流俗无为之论”，十月，两次上呈奏表，论征战师老兵疲之状：“……臣闻昨来西师出界，中辍而还，将下师徒，颇有饥冻溃散，以碍人众，不行军法。今便欲再举，何以励众？又，运粮远涉，颇被邀截，官吏民夫，甚有陷没。伏望圣慈深察王师之举，必有边将谋臣首开端绪以误大计，若不深责，无以励后……”王珪、蔡确怒，反弹文彦博“虚言怨谤”，皇帝遂贬文彦博任西京留守。这位三次任中枢将相的潞国公于去年十一月下旬移居洛阳，不仅带来了朝廷纷争未见结果的祸福现实，而且以其不甘寂寞的愤心悲怀，串连于致仕老臣之间，联络感情，交流政见，经时月余，终于建造了“耆英会”这个议论朝政的讲坛。

文彦博虽年已七十七岁，但脑力仍健，并不糊涂，他同时代的人物，死亡的死亡，致仕的致仕，现时还混迹于高官职位者，惟他一人。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处人处世经验，三次担任中枢将相的显赫经历，使他练就了超人的敏锐洞察力。他此时看得清楚，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开京都，已有六个年头，这六年中，变法的主要人物已零落四散，“王安石变法”已名存实亡。在这“名存实亡”的过程中，上至中枢宰执大臣下至州府官吏，人心失落，法纪松弛，道德沦丧，靡费成风，物欲泛滥，贪渎横行，已构成了大宋一百多年来最为可怕的危机。朝野忧国之士，皆悲怀痛心而吁叹；城乡朴纯之民，皆忍怨含怒而诅咒。可皇上和宰执大臣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仍然打着“变法”的旗号用兵，耀武邀功，全然不知大祸将至。兵事无常，若万一失败，朝廷可真的要出现一场翻天覆地的混乱了。“耆英会”的倡导和成立，完全是他这种认识和心境的产物，希望能在这老臣聚集的洛阳，唤起人们“心存魏阙”的波澜，为来日可能出现的混乱纷争作未雨绸缪之备。他之所以援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古例而行事，正是为了用优游闲散、诗酒浪迹、遗情世外的外表，掩饰其所图所为。他毕竟是用心深沉的，遍视哄然而

起加盟于“耆英会”的十二位朋友，大都是风烛残年，纵有臂撑苍穹之心，却无柱砥中流之力。在默默数遍洛阳城中千百人物之后，他把目光紧紧盯住了独乐园里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声望，在王安石“变法”停滞之后，已成为朝野仰望的一面旗帜；司马光的品德，已因冷居独乐园十二年不妄言朝政，成了“臣道”的典范；司马光的博学才智，将因《资治通鉴》的成就而居文曲之位；司马光的居官清廉、为人忠贞简朴，已赢得黎民百姓的心。更为重要的是，皇上已有起用司马光之意。文彦博每思念至此，均展眉捋须高呼：

“司马君实，你当为‘耆英会’中人啊！”

司马光在弄水轩接待了文彦博。

今天的文彦博是偕画家郑奂来访的。他身着裘袍，头戴皮帽，脚著棉靴，颈围狐尾，拄九节藤杖，面色红润，朗目流盼，剑眉似雪，白须冉冉，神情雍容自若，一副长者之风，居上而轻拂屋宇。

画家郑奂，时年五十三岁。形容消瘦，性情随和，木讷寡言。一身蓝色布袍，一顶短檐高帽，一条黑色围巾，手携一只画囊，颇具潇洒之气。但在文彦博的神采风度掩抑下，几分文人洒脱，已变为一派寒酸了。

司马光之于文彦博，在年龄上已居晚辈之列，且因其恩师庞籍任枢密使时，文彦博官居宰相之位，两人同居中枢，相扶相助，并有“合议裁减冗兵”而共遭御史弹劾之谊，司马光遂以事庞籍之礼事文彦博。三十多年来，岁月沧桑，庞籍早已作古，文彦博亦居官外府，政事无涉，相聚极少，近十二年来，司马光居洛阳独乐园专意著书，不问园外之事，与文彦博也就断绝了交往，但那种“师生之谊”在司马光心里仍然是不移不减的。

主客相会于弄水轩，司马光对文彦博执弟子礼以跪拜祝福，对郑奂执朋友礼以拱手问好，并亲自执杯敬茶，侍立一侧，态度极为恭谨。文彦博捋须大笑作答：

“流光飞梭，恍惚之间，已逾三十多年了，不期当年庞籍公门下的涑水神才博学郎已经是鹤发阔额了。君实啊君实，你现时已是朝臣典范、天上文曲、四海人望，仍如此恭礼而立，不减当年，文彦博可真有如坐针毡之感了。来，来，来，你我相对而坐，品茶共语，一不尚官，二不尚齿，岂不更为亲切融和吗？”

文彦博以长者风趣的训教开始了十二年来首次相聚的交谈，使司马光一时窘迫而不得不从，便拱手告坐：

“谢潞公教诲。恭敬不如从命，司马光告罪僭越了。”

文彦博反客为主，为司马光执壶斟茶，借机谈起移居洛阳近一个月来的

观感，风光、气候、习俗、饮食、婚娶、游宴，话无定题地寒暄起来。

坐在一侧的画家郑奂，既不饮茶也不插话，悄悄打开画囊，展纸墨于桌案上，一会儿打量着文彦博，一会儿打量着司马光，挥笔泼墨地作起画来。

司马光与郑奂交谊亦深，郑奂是独乐园的常客，举止已不拘俗礼，往日与司马光谈诗论画，多为简要提询、静听解说，偶有诘难，亦简短数字而已，已达相知以心、不以语言之境。

此时，因司马光根本不知“耆老会”成员均有画像挂于“耆英堂”，反而以为文彦博初至洛阳，郑奂跟踪相随，展纸作画，是为文彦博留取须眉皓白之神采，便尽心尽力地应和着文彦博的妙语玑珠和神采飞扬，为长者尽晚辈辅成之谊。

文彦博在兴致越来越浓的寒暄中，巧妙地把话头转入了正题：

“洛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君实耐得辛苦，耐得清冷，在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祈钱拜金的世态中，埋头冷室十二载，坐冷板凳著文章，真算得上是一个冷透心肠的奇人了。但不知宏篇巨著《资治通鉴》进展情况如何？”

司马光心中突地腾起一股暖流：此公尚知冷室著书之苦啊，比起几年前那些“谣言诼伤”的中枢大臣简直是圣人再世了。他不愿谈十二年冷室著书的清苦，但不能不谈朋友们的功绩。

他谈到刘邠贡父的强学博敏：

“……典籍所载，太史所录，俚闻录记，故事旧章，孔墨百氏，阴阳鬼神，贡父无不涉知，真可谓超绝一世。惜乎朝廷不怜贡父嗜史之心，硬是贬往泰州去了。”

他谈到刘恕道原的博闻强记：

“……上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道原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道原了若指掌，讨论编次，多出道原，遇史之纷错难治者，辄以委道原解之。惜乎因治史而殁身。”

他谈到范祖禹的智能明敏，好学能文：

“……遍阅旧史，若鲸吸川，别白是非，不少借隐，躬耕冷室，用力最勤，唐史长编近七百卷，皆出淳甫之手。设书局十二年间若无一淳甫，其状如何？不堪想啊！”

他谈到《资治通鉴》的现状：

“《资治通鉴》一书，篇帙浩繁，计约为三百卷左右，今定稿者，仅十之

六七，然光近觉力衰，精力似已不济，目视近昏，齿牙无几。但愿天公能假光三四春秋，以成此书，则光无所求了……”

郑奂仍在默默地作画。

文彦博立即接过司马光的话题，抛出了自己此行之所图：

“君实啊君实，何苦执著如此？蜜蜂筑巢，尚知戏游花丛；蜘蛛织网，尚知夜作昼眠，你何劳逸之不分啊！《诗经》有云：‘靡哲不愚’，是说圣哲之人也有糊涂的时候，这句千古妙语，却偏偏叫你证实了。你治《资治通鉴》，当知魏武曹操有几句吟唱：‘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离开清冷的书斋吧，走出狭窄的独乐园吧，丢开你日夜守而不舍的《资治通鉴》吧，随我到一个舒心畅怀，无忧无虑的地方去……”

长者毕竟是长者，倚老卖老的长者往往是不容争辩的长者，司马光突然感觉到此时的文彦博仍然是三十年前的朝廷宰相，自己此时已完全进入了三十年前太常礼院掌管文书的角色。他神情惶惶然，急忙拱手请教：

“潞公所言‘舒心畅怀，无忧无虑’之地何在？”

“洛阳‘耆英会’。”

司马光几乎惊讶出声，但见文彦博朗目炯炯，如火相逼，一副自信自得之状，他欲断然拒绝的回答噎在嗓间吐不出来了。真是一日为师，终生门下啊！他慢慢吞回卡在嗓间的话语，佯作不知，拱手恭敬询问：

“潞公所谓‘耆英会’者何？”

“‘耆英’者，老英雄之谓也。会而结社，乃仿唐代诗人白居易‘九老会’之所为。”

“宗旨何在？”

“开筵坐花，飞觞醉月，鼓腹而歌，以乐其生。”

“耆英高贤何人加盟？”

“郑国公富弼彦国、司封郎中汝言君从、太常少卿尚恭安之、太常少卿赵丙南正、秘书监刘几伯寿、卫州防御使行己肃之、太中大夫建中正叔、司农少卿慎言不疑、龙图阁直学士赵焘景元、太中大夫张问昌言，均已入会加盟。现时惟缺一人……”

“所缺何人？”

“执印挂帅之士，大宋之白居易白乐天啊！”

司马光急忙应声附和：

“潞公德高望重，朝廷栋梁，文勋武功，世人共颂，天下学子高山仰止，朝野人心仰福所倚，当掌‘耆英会’之旗而无愧。”

文彦博捋须大笑：

“老朽年已七十有七，行将就木，掌什么旗啊？惟愿以此衰老之躯，充当马前走卒之役，鸣锣开道，为贤者鼓吹，为能者呼号。连日所思，已为‘耆英会’觅得一位执印掌旗之人。”

司马光急声询问：

“此人是谁？”

文彦博从容作答：

“司马君实。”

司马光大惊失色，“啊”的一声呆住了。

画家郑奂作画完毕，掷笔于案，捧起画像展于司马光面前：

“司马公请审视，‘耆英堂’里惟缺公之形容啊！”

司马光惊慌站起，面对文彦博，拱手弯腰，声音发抖：

“潞公，此事万万不可！司马光才疏学浅，遇事懵懂，生性呆滞，拙愚无比，怎能‘开筵坐花’？司马光既无酒量，又无诗才，行酒无令，猜拳头晕，怎能‘飞觞醉月’？司马光黄面白发，骨瘦如柴，齿牙无几，胸背相贴，怎能‘鼓腹而歌’？只怕是敲破肚皮，也敲不出一缕声响的。再说，‘耆英会’以年七十为岁界，光今年只有六十四岁，怎敢僭列耆英高贤之列。潞公，请你网开一面，饶过晚生吧！”

郑奂看着司马光惶恐乞怜的样子抿嘴笑着。

文彦博却频频点头，似乎动了恻隐之情，挽司马光之手娓娓而语：

“君实啊君实，你的申辩和难处，真使我心肠发软了！我知你平生好学，学则锲而不舍，锲而有成。‘开筵坐花’，必能改变你迂阔之性，‘飞觞醉月’，必能消散你忧郁之思，‘鼓腹而歌’必能强健你消瘦之体。君实年虽不及七十，但可依唐代洛阳‘九老会’破格吸引六十二岁狄兼謩入会的古例办理，此难题已迎刃而解。至于‘执印掌旗’之事，文彦博退让一步，待君实年满七十，再行击鼓升帐之典。君实，老朽如此办理，总不算强你之所难吧？”

司马光哭笑不得，望着眼前这位装聋卖傻、移花接木、城府深沉的老前

辈说不出话来，在啼笑不得的摇头中，他似乎悟通文彦博的本领：近六十年的官场生涯，此公败而不落，落而不倒，也是一种才能啊！

文彦博对司马光的频频摇头似乎是视而不见，高声致语画家郑奂：

“郑郎，君实感谢你的丹青劳作，这幅画像该挂进‘耆英堂’了！”

司马光情急，单腿跪倒在文彦博面前哀声请求：

“潞公……”

城府深沉的文彦博根本不让司马光把口中的话语说出：

“君实，‘耆英会’无你，则洛阳失色，大宋失色，天下失色啊。再说，文彦博也没有脸面走出这独乐园，也没有脸面去见洛阳的朋友了。”

司马光张口结舌，重重地低下了头，说出了一句文彦博需要的话：

“潞公，司马光……从命了。”

正月十五日是上元节，“郑公园”里流觞溪畔的耆英聚会，可真是一场灾难的肇端！

郑国公富弼的园林，居洛阳园林之首，红墙内三十顷土地上的亭台楼阁、清溪、竹林、苍松古柏、花圃湖泊、幽径曲道，似乎采撷了洛阳园林所有风光的精华，成了大宋西京繁华璀璨的象征。今晚是上元节，华灯万盏，各尽奇巧，饰于高台楼阁、竹林溪畔、松柏枝头、曲径弯处，似繁星落于人间，在碧翠的苍茫朦胧中，织成了无数银河。一轮圆月爬上东山，用素波清光，凝视着松柏林间的“流觞亭”和“流觞亭”前一带九曲曼绕的“流觞溪”。

“流觞溪”是“郑公园”内天造自成的一方钟灵幽境。“流觞亭”是为彰扬“流觞溪”而建造的高台五间屋舍，都是郑国公富弼致仕后平日安歇会友的地方。“流觞溪”岸边排列着郑国公府十三人组成的家伎乐班。她们盛妆珠玉、花枝招展，正在用欢乐的琴音歌声，为“耆英会”亮牌剪彩。一首流行于官衙、酒楼、妓院的迎宾曲响彻夜空。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月色银光照映着“流觞溪”畔择石而坐的耄耋英雄们：

七十九岁的郑国公富弼，须眉皓白，着裘袍皮帽，在两个侍女的陪伴下，坐在铺有豹皮的一块鹤状璞石上。富弼今夜神态悠闲，兴致极高，拍膝和歌而唱，声音苍劲低沉，显示着主人的热情和慷慨；

七十七岁的潞国公文彦博，衣冠楚楚，着裘袍，戴皮帽，围狐尾，他是今夜“耆英会”的组织者，显露出兴奋和激动，他从一位乐伎的手中拿过月琴，濒水而立，弹弄不停；

七十七岁的司封郎中席汝言，眉飞色舞，着红缎飞云长袍，戴双翅红呢软帽，挺直了肥胖的腰身，乐呵呵地笑着；

七十六岁的太常少卿王尚恭，文质彬彬，着蓝缎锦袍，戴黑色毡帽，坐在一块铺有羊皮的舟状璞石上，也许因为着衣单薄，经不起夜风吹袭，不停地咳嗽；

七十五岁的太常少卿赵丙，神采飞扬，着紫色暗花锦袍，戴立毛护耳五彩圈，盘发于顶，用贪婪的目光，打量着弄弦高歌的乐伎歌伎；

七十五岁的秘书监刘几，神情恍惚，着灰色锦袍，戴黑色软帽，正不停地转眸张望；

七十五岁的卫州防御使冯行己，神态昂然，着褐色缀丁戎装，坐在一块铺有棉垫的璞石上，残留着军人气概，目不斜视，一副气嘟嘟的样子；

七十三岁的太中大夫楚建中，神情懒散，着紫色锦袍，戴幞头软帽，手持一条松枝，搅和着溪水流波；

七十三岁的司农少卿王慎言，神情严峻沉稳，披貂氅，围狐尾，禁口不语，似在沉思；

七十一岁的太中大夫张问，神情激昂，着红色锦袍，戴红色软帽，顾盼左右而高声谈笑，旁若无人，自放自纵；

七十一岁的龙图阁直学士赵焘，举止不凡，着紫色锦袍，不戴帽子，盘发于顶，择溪水中一块露出水面的璞石而坐，双脚脱履去袜，拍打着冰寒的溪水，放声和弦仰面而歌；

六十四岁的司马光，是被文彦博破格拉入“耆英会”的，在这些“尚齿不尚官”的耄耋长者面前，他自然是排位最末。他着一件已褪了颜色的蓝色棉袍，戴一顶短檐护耳棉帽，撑着一副瘦骨前倾的身架，自觉地择溪尾之石安坐，颇显卑小寒酸。但他似乎不曾察觉自己的窘迫，默坐无语地欣赏着歌伎乐伎们的弹唱，似乎等待着这片人间仙境中即将发生的一切。

九曲宛转、清波缓移的“流觞溪”，无数盏蕉叶状、莲荷状的竹制金漆酒斝，满盛琼酿浮波而下，忽儿结伴旋转，忽儿倚岸停歇，忽儿追踪流波，忽儿分散泊于璞石之侧，天籁精巧、变化莫测。因为郑国公府几位开坛取酒、斟酿、放斝的“酒博士”劳作于溪流上游的松柏浓阴中，更增加了这九曲流觞的神秘和雅意。按照“九曲流觞”之规，泊于石之四周，据石者必饮，饮尽必歌。于是琴声、歌声、谈笑声、促酒声、喧嚷起哄声，不绝于松柏林间。

郑国公富弼捧斝饮酒，和弦而歌：

九曲流觞坐语哗，

心境安怡即为家。

切莫辞饮十分酒，

任人笑我满头花。

潞国公文彦博：

绿树华灯飞彩霞，

魂入酒乡不忆家。

醉眼矇眬君莫笑，

清波流水尽莲花。

司封郎中席汝言：

月色银光映酒斝，

笑语何时入万家？

惆怅繁星似有恨，

清晖莹莹是泪花。

溪水悠悠，流斝不绝，酒香溢漫于幽径园林，浸溶于月色银光，染透了湿淋淋的琴音歌声。九曲流觞既不“尚齿”又不“尚官”的任意赠与，已使郑国公富弼、潞国公文彦博、司封郎中席汝言、太常少卿王尚恭酒醉五分，已使司马光、楚建中、赵丙酒醉七成，已使卫州防御使冯行己、秘书监刘几、司农少卿王慎言、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赵焘胡说八道了。

司农少卿王慎言已被酒力揭去了往日的稳健沉稳，冲垮了往日三思而语的牙关，在醉态踉跄中，解去貂氅，扔去狐巾，伸出双手，从流波中捞起飘动的酒斝发起了酒疯，他要乐班弹奏起乐府古曲，举斝望月，嚎着嗓子唱起了时下流行的一首民谣：

吏勋封考，笔头不倒。

户度金仓，日夜穷忙。

礼祠主膳，不识判砚。

兵职驾库，典了晬裤。

刑都比门，总是冤魂。

工屯虞水，白日见鬼。

这是不满朝政的怨词谤语啊！人们全然愣住了。司马光突觉如一盆冰水淋头，他不仅震惊于王慎言的不“慎言”，更震惊于朝廷六部的腐败渎职。

富弼毕竟是“耆英会”里年岁最高的长者，而且这样的怨词谤语是出现自己的园林，便高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为王慎言解说：

“无疑（王慎言字），你是真的醉酒了！醉语无真，醉语无实啊……”

王慎言没有回答，他在吐出心里的积愤之后，便一头倒在溪岸边痛快地睡去了。可七十一岁的赵焘，仗着酒力，晃悠悠地站在璞石上，大声高喊：

“无疑是喝……喝多了，醉，醉了！把这首民谣唱、唱错了。姑娘们，起、起乐，我唱！”

乐伎们紧忙弹奏，赵焘指手画脚地破着嗓子唱起：

吏勋封考，三婆两嫂。

户度金仓，细酒肥羊。

礼祠主膳，淡吃齑面。

兵职驾库，咬姜呷醋。

刑都比门，人肉馄饨。

工屯虞水，生身饿鬼。

这不仅是怨谤朝廷，简直是用刀捅朝廷重臣的心肝，人们不只是感到惊讶，而是心如擂鼓般地惊恐了。富弼已是目瞪口呆，司马光头脑一片空白，民谣如此，民怨如此，朝政如此，不敢深思啊！不等司马光纷乱的思绪安静下来，七十五岁的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又在醉醺醺地大声呼号：

“‘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士卒苦啊，有的连命也糊里糊涂地送掉了。郑国公、潞国公，你们知道吗？两个月前朝廷讨伐西夏的‘灵州之役’已遭惨败，四十万兵马中了西夏人‘诱敌深入，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之计，全部溃败灵州。朝廷蒙蔽天下人于鼓中啊……”

真是霹雳雷声！一切哀音中的最哀音！富弼、席汝言、王尚恭等原本就持有“二十年内，口莫言兵”的谏奏，而且已离开朝廷十多年，今不幸言中，全都神情惶恐。溪畔围观的人们，原本就恐惧战争，这次征战的失败，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其中有些人的亲人正在西北边境打仗，一时人声沸动。司马光虽然离开京都已有十二年，但从京都朋友的来信中，已略知这次“用兵西夏”的起因，也略知王珪、蔡确等人“鼹鼠妒鹏”般的猜疑和用心。他本无意重返朝廷，暗中期望这次征战能够大获全胜，以消除中枢重臣对自己存在的担心，上符皇帝“开边创业”之愿，下佑自己能够安然地完成《资治通鉴》的修著，谁知“灵州之役”失败了，自己今后的日子也许更加莫测。文彦博此刻的心境是复杂的：半年来自己在朝廷两次反对“用兵西夏”，招致了贬居洛阳的怨罚，现时不幸而言中的“灵州溃败”，也许会招致更为凄惨的贬逐，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在“天纵英明”遭受失落打击中，总是迁怒于预言灵验的臣子的。此刻，他作为“耆英会”的组织者，突然感到处境的险恶：刚才司农少卿王慎言和龙图阁直学士赵焘已闯下了“怨谤朝廷”的大祸，眼下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又犯下了“泄露军机”之大罪，若被暗居于洛阳的朝廷耳目探知而上报皇帝，则这“耆英会”之举可就成为“谋反有形”了。醉言招灾啊！他正要谋议于身旁的富弼，以求提早结束这兴致未尽的聚会，醉酒而糊涂的冯行己却毫不知罪地大叫大喊：

“……你们知道这次领兵打仗的统帅是谁？是李宪。李宪是干什么的？是个黄门供奉官，是为皇帝捧茶供果的人物，懂什么打仗，懂什么带兵，瞎着眼睛搞什么‘五路进军，会师灵州’，结果，他自己先迷了道路，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四十万兵马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完蛋了……”说着，他抱着头颅痛哭起来。

“流觞溪”两岸没有一丝声响，人们的情绪似乎在冯行己的痛哭声中酝酿着愤怒的爆发。文彦博的心在“怦怦”跳动，感觉到自己周身的肌肉都在紧张地颤抖。他当机立断，高声喊出了“耆英会”结束前的一项议程：

“流放大斝，幸运者诗酒唱终！”

须眉皓白，醉态朦胧的“耆英”们突然悟到这场畅怀舒志的聚会该结束了，除了几位醉卧璞石的酒场英雄外，似乎都在有意摆脱须眉、脸皮上的悲愤哀愁，堆出轻松欢愉的神情。

松柏丛中担任开坛取酒的“酒博士”们，听到文彦博高亢急切的酒令，急忙斟满一盏千层莲花大斝，放进潺潺的“流觞溪”。

月色似乎更明，银光似乎更亮，流波似乎更晶莹了。一盏千层莲花酒

斝，大若升斗，圆若玉盘，花朵叠叠，红白相间，斝内琼酿，乳白生辉，浮绿波而下，缓缓急急，旋旋转转，婀娜多姿，从容飘逸，应和着人们众口异词叫“停”喊“走”的声浪，在富弼的坐石前旋转，在文彦博的坐石前徘徊，在席汝言的坐石前进进退退，在王尚恭的坐石前左右飘忽，在刘几的坐石前欲停又走，然后移居水之中流，飞舟般地掠过冯行己、楚建中、王慎言、张问、赵焘的坐石，直射司马光而去，在人们声音嘶哑的欢笑声中，轻轻地叩敲着司马光的坐石，安然不动地停止在司马光的面前。

是祸是福？是吉是凶？是命运的关照？还是命运的提醒？司马光一时万感沸动，无依无从。他后悔今夜不该来到这里，无端地又卷入了一场纷争；他又庆幸今夜来到这里，无意中知晓了朝廷现时的实情；他抱怨文彦博不该拖自己下水，又感激文彦博对自己殷切关照之情；他迷恋着独乐园的宁静，又按捺不住一个臣子对皇帝不移不减的忠贞。他弯腰从水面捧起千层莲花酒斝站起，拱酒敬月、敬星，敬远方阵亡的将士。他举斝一饮而尽，和着乐班奏起的铮铮曲音，用苍凉的嗓音唱出了沸腾于胸的心声：

嵩峰远叠千重雪，

伊浦低临一片天。

百顷平皋连别馆，

两行疏柳拂清泉。

国须柱石扶丕构，

人待楼航济巨川。

萧相方如左右手，

且于穷僻置闲田。

歌声是凄凉的，歌伎们唱和着。唱出了“耆英”们遗情世外、心在朝廷、惆怅不快的心情。

歌声是激越的，唱出了“耆英”们柱石撑天，巨船渡江的心底希冀，大宋还需要耄耋之臣啊！

歌声是韵味深长的。九曲流觞，寂寞园林，当年辅佐刘邦创业成帝的贤

相萧何，不也曾遭贬而离开朝廷吗？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等人在司马光唱出的真切现实面前，唉声叹气……

凄凉的月色，凄凉的银光，凄凉的“流觞溪”，凄凉的上元节。“耆英会”在一片凄凉中收场了。

司马光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他歌唱中，他的老妻张氏，去钓鱼庵为他送去夜宵的途中，从木板架起的独木桥上，失脚落于湖水中，虽被家人及时救出，但此刻已卧床榻，奄奄一息……

正月二十九日，这一天的黄昏，春寒回潮，风峭林木，雨冷花草，司马光六十岁的老妻张氏，衰弱的病体终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磨，在医生诊病无效的叹息声中，病故于独乐园一座苍松覆盖的简朴屋舍里。这个秀于闺房、操持家务的女人在弥留之际，拉着坐在床榻边丈夫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吟出了她默默一生献给司马光的无尽无竭的情爱：

相看不足，

相亲不倦，

相爱不绝，

人间黄泉。

四十四年结发共枕的老妻吟着爱的绝唱撒手离去了，半个月来亲自侍病于床榻前的司马光一下子痴呆了。他无言无语，仍然握着妻子的手，默默地淌着泪水，他的一双昏视的眼睛，如同雾漫的泪泉，滴答不停。他似乎在用泪祭奠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锦心浓意、暖怀柔情、甘苦共尝、风雨同舟；他似乎在用泪回忆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离愁别苦、萤影雁鸣、义如宾友、勤瘁相成；他似乎在用泪感激着妻子四十四年来朴俭持家、洒水执帚、炉火灰颊、锄蔬湿衣；他似乎在用泪赞扬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潜德不耀、宽厚待人、娣奉舅姑、慈礼役婢。两心相知，情若连环啊！司马光突然摇着妻子冰冷的手哭出声来：

“卿今撒手去，留我独何如……”

司马康跪地号啕，吕直伏地痛哭，范祖禹唏嘘不止，仆役婢女都大放悲

声，“独乐园”也在寒风冷雨的黄昏哭泣着……

二月三日，司马光带着儿子司马康、老仆吕直，赶着载有老妻张氏灵柩的马车，走出独乐园，走向五百里外的故乡陕州涑水。司马光崇尚简朴，没有乐班鼓吹，没有亲朋送行，只有两个仆女身着孝衣，跟着高举灵幡的司马康，向西走去。

二月二十九日，六十岁的张氏，被安葬在涑水南原林木葱绿的司马家族的墓地里。墓穴深七尺，无青砖砌宫，无石木装饰，无一草陪葬，无僧人超度，亦无碑石作记，仅在墓地一侧，结草庐一间，为司马康居丧之舍。然方圆十里的男女老幼，相识者和不相识者，闻讯送葬而来，众以万计，号啕哭祭之声，终日不绝。这位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女人，在葬礼上却赢得了人间真情。

夜风残月，林木苍茫，送葬哭祭的人群散尽了，留下了一座散发着泥土芳香的黄土墓冢。年老的司马光更显得衰老了，他步履蹒跚，举止迟钝，站在老妻的墓前，弯下颀长微驼的身躯，低下白发稀疏的头颅，悲怆而亲昵地叮咛着：

“……入土为安，你劳累了一生，该静静地安歇了。让明月伴着你，让清风伴着你，让康儿伴着你，我该回洛阳著书了。可身边没有你，我今后怎么活啊……”司马光声音哽咽，语不成声，泪水滂沱而下。

三月十日，司马光带着吕直回到洛阳，他一踏进独乐园，就陷入无法排解的苦情哀伤之中。看到柴门内的菜地苗圃，他就想起老妻浇蔬除草的身影；看到“读书堂”，他就想起妻子提壶送茶的身影；看到“弄水轩”，他就想起妻子制肴捧酒的身影；看到“钓鱼庵”，他的心在跳，他的泪在流，眼前就浮起妻子为给自己送食而失落湖中的大悲大哀。触景生情，见物思人，他怀疚而悔恨地喃喃自语着：

悲由我起，

哀缘我生，

形骸不灭，

不敢忘卿，

形骸俱灭，

魂伴卿行。

……

司马光把自己关在钓鱼庵里，以伏案著书分散着心灵上苦情的折磨。司马康已不在身边，文牍之役由范祖禹兼任；妻子离去了，一日三餐由老仆吕直送上案头；《唐代长编》七百卷里国事的不幸和大幸，抑制着亡妻之哀。

司马光决计不再离开书案，不再离开《唐代长编》，不再停止手中的笔墨，不再放纵自己“相看，相亲，相爱”的苦情思念，他定稿于书案，饮食于书案，困眠于书案，日以继夜，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定稿的进度加快了，精力的消耗将尽了，衰老的身躯将垮了。“靡哲不愚”，他不仅不知更大的悲哀将至，反而为自己的自制、自抑、自束、自约而庆幸。

其间，“耆英会”的朋友们频频来访，无意中调解着他头脑中越绷越紧的神经，延缓着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拜访交谈中，朋友们传来的朝政讯息，却也在无意中撞击着他紧绷欲断的心弦。

八月十日夜晚潞国公文彦博来访，惊慌地说出了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不顾“灵州丧师”后的军心颓丧、士气低沉，再次举兵讨伐西夏、图取永乐堞的消息，并预言“永乐之战必败”，司马光惊骇，激动地挺身站起，突然眼前一黑，倒在文彦博的怀里。

司马光中风跌倒，右肢偏瘫，舌僵失语……

第四回 征师葬身永乐城 皇帝吐血宣德楼

“灵州会师”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失败，几十万兵马溃退于西夏“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饷道、聚兵歼灭”的战略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诏监军、指挥“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才匆匆地抵达鄜延军的住地延州城。他俩见到的，是灵州突围而出的疲惫兵马和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副经略安抚使种谔。他俩从种谔口中听到的，是对五路兵马监军李宪失期不至的痛骂，是对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嫉功不协”的控告，是对河东路昭宣使王中正“遇敌先逃”的憎恨，是对“灵州丧师”的败而不服。他俩从沈括口中听到的，是监军李宪所率的十万熙秦军已于十天前退居兰州，高遵裕所率的八万七千环庆军现时只剩下一万三千兵马，刘昌祚所率的五万泾原军几乎溃散殆尽，王中正所率的七万河东军早已退回麟州，鄜延军十万兵马围攻灵州十八天，不克强虏的重大伤亡和“灵州丧师”后边事险危的现实。边臣们此时不同的处境和心机，产生了不同的应变“方略”，随着报忧请罪的“塘报”飞马送往京都，上呈皇上。

李舜举，字公辅，开封人，时年五十岁。其人世为内侍，忠恭老实，有

自知之明，此时已知边事之不可为，主张采用苏轼奏表中“聚重兵境上”的奏议，以观西夏动静，相机而进。

种谔，字子正，洛阳人，时年五十五岁，是庆历年间西北守将种世衡之子。其人熟悉边情，性烈骁勇，屡建战功，此时积怒在胸，主张再次讨伐西夏，雪“灵州丧师”之耻：“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宥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州、灵州，可以直覆西夏巢穴。”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时年四十八岁。其人性倜傥，少博览周游，不事科举，自视甚高，喜论兵事。熙宁年间，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得王安石青睐，以布衣充经义局检讨，后累迁至知制诰兼御史中丞，仍有怀才不遇之叹。此时奉诏执掌兵马，抱凌云之志，贪西讨之功，主张“筑城永乐，直逼夏都”。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人，时年五十一岁，附徐禧“筑城永乐”之议：“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恶，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归来疆塞，乃在心腹……”

“灵州丧师”的“塘报”，使皇帝赵顼愤懑、沮丧、愧疚，而徐禧、沈括奏议的“方略”，适应、宽慰了皇帝赵顼“愤懑”的雪耻心和“愧疚”的自尊心：只有一场征伐的胜利才能抵消“灵州丧师”的耻辱啊！在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等人“唯上为是”鼓动下，皇帝赵顼恩准了徐禧、沈括的“方略”，重新召集各路兵马，于元丰五年四月，打响了再次讨伐西夏的“永乐之战”。七月初，鄜延路经略副使种谔攻取夏州（靖边），七月底，鄜延路钤辖曲珍攻取银州（米脂北），八月中旬，鄜延路钤辖高永能攻取宥州，八月二十五日，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督军十万攻取军事要冲永乐城。这些威逼西夏京都兴州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各国驻京使者的注目和京都黎庶的昼夜狂欢。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神采飞扬。九月五日，几百名西夏战俘被押进京都，立即刺激了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的狂想。为宣扬皇帝的“英明天纵”，为展现大宋的“中兴业绩”，为宣告大宋“积贫积弱”历史的终结，在皇帝赵顼志得意满的恩准下，一场“献俘”与“大赦”的隆重礼典在宣德楼前举行。

九月十五日巳时的皇宫宣德门，呈现出庄穆威武的雄伟景象：黄瓦流金，红柱闪光，画梁绘檐，飘云飞彩，龙凤翱翔；楼台四周，整齐地排列着五百名着甲戴胄的禁军士卒，面外而立，甲胄闪光，映耀艳阳，雄壮威武；灿灿闪光的楼檐下，十盏巨大的朱红宫灯挂起，若十日悬空，宫灯下依序排列着后宫嫔妃、宰执大臣、宗室王公，他们似乎都振作了精神、改变了性情，端出一副庄重神态。宣德楼东西两侧临时筑建的观礼台上，依序排列着朝廷百官和大辽、高丽、于阗、回鹘、真腊、大理、大食、交阯、三佛齐等诸国使者及其随员。

宣德楼前长五百步、宽五百步的方形广场，今天成了京都万千黎庶目光关注的所在。广场四周的道旁、巷口、楼台、回廊、屋顶、树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广场外边，一千五百名禁军士卒担任警戒，一色红缨长戈。广场上端，立黄色大旗十面，旗绣飞龙，高与宣德楼齐，名曰“黄龙旗”，俗称“盖天旗”，在云空中“哗哗”作响。“盖天旗”前，立“鸡竿”一顶，高二十丈，直插云际，竿顶有朱红木盘，八尺见方，木盘内一只金制公鸡展翅昂首而立，首尾五尺、高为三尺，口衔数丈红幡，上书金色“皇帝万岁”四字，飘展于空，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木盘四角，有彩索四条，凌空垂下，四个身着黄色紧身短衫的年轻内侍，手拽彩索，恭立待命，以备皇帝登临宣德楼颁诏大赦西夏战俘时，攀索而上，取下圣诏，以喻“恩从天降”。“鸡竿”之后，四周漆黑栏栅圈围，五百名身披绳索、散发垢面的西夏战俘，分十列等距离两臂负背跪地，每个战俘的背上，插有五尺木牌，上书姓名官职；各个战俘身旁，站有禁军士卒一人，皆着戎装，佩刀握柄，簪花鲜洁，显示着战胜者的威武和骄傲；木牌横竖成行，密密麻麻，宛若一片坟场；栏栅内西夏战俘前，十名英武的“献俘官”着甲戴胄，手持“献俘表册”恭立待命，以备“献俘”开始，立即打开栅门，奔上宣德楼，把五百名西夏战俘的生命呈交皇帝处理——皇帝曰：“杀”，栏栅内的战俘将是人头落地，血漫广场；皇帝曰：“赦”，栏栅内的战俘将是刀断绳索，开栅放生。生死未卜的禁地，阴风森森。

广场两侧和底端则是另一番景象。右侧的景灵东宫前，排列着气势宏大的歌舞艺伎，各种乐器琵琶、古筝、箜篌、大鼓、羯鼓、箫、笙、埙、篪、觱篥、羌笛等迭次安放，高低有致，鼓手乐手三百多人，皆着朝廷发给的紫绣绯衣，气势堂皇，抱琴待命，以备皇帝驾临，演奏迎驾。歌伎舞伎八百多人，均着朝廷发给的彩装丽裙，列队待命。这些歌伎舞伎，除了宫廷教坊的成员外，京都瓦肆梅花棚、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等的歌伎舞伎也奉命参加。她们在宫廷教坊使、艺坛领袖丁仙现和京都名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主持下，已进入皇宫集贤殿排练五天，并将在宣德楼前歌舞三日三夜。今天，他们献给皇帝的歌舞，已不再是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现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的诗作《闻种谔米脂川大捷》，范仲淹沉郁悲壮的歌吟已经过时，现在该王珪皇恩浩荡的颂歌行时走红了。

广场左侧景灵西宫前，排列着另一支艺伎队伍五百人。京都瓦肆的杂剧、说唱、散乐、影戏、傀儡、讲史、索罗小技、毯杖踢弄、小儿相扑等诸类的张翠盖班、李外宁班、张臻妙班、张真奴班、刘百禽班、董十五班、刘乔班、伊常卖班，亦奉命献艺参加。他们亦着朝廷发给的绿袍黄巾，一改往日贫穷寒酸的形象，似乎一下子长了精神。今晚宣德楼前通宵歌舞的空前盛况，全凭他们手上、嘴上、身上、脚上的绝活填充大型歌舞的空隙，调剂皇帝、皇后、宗室王公、宰执大臣、朝廷百官和诸国使者的欣赏情趣。

广场底端，是五百名身披袈裟的僧侣队伍。他们是京都十大禅寺派来的

代表，都是禅师一级的人物，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上。他们分十列席地而坐，个个腰板挺直，姿态端庄，闭目入定，神情安详，数珠诵经，声若滚雷。

大宋真的“中兴”了吗？观礼台上的诸国使者，此刻确实被眼前的情景弄蒙了：宋夏之战，实情如何？高丽、大理、大食、于阗、回鹘、三佛齐等国对大宋友好的使者，在茫然中为大宋暗暗祝福；大辽、交阯等国对大宋心怀敌意的使者，一时乱了方寸。当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顶冠端带，趾高气扬，以接见诸国使者为名出现在观礼台时，大辽、交阯使者，都收起了往日的桀骜狂妄，急忙站起恭迎，弯腰打躬，祝贺大宋的胜利。

大宋真的终结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吗？在宣德楼上，身躯高大肥胖的尚书左丞蒲宗孟，神采飞扬地活跃在人群之中。他一会儿窜至后宫妃嫔面前，指点广场上欢腾的京都黎庶、英武的禁军士卒、跪地的西夏战俘，滔滔不绝地赞颂着皇帝的“伟业显赫”；一会儿走到宗室王公面前，口角生风地解释着“献俘”与“大赦”的“威恩并举”，并以秦皇汉武沉迷“武功”而忽略“文治”的偏颇，衬誉今日之辉煌，不时地把暗含沙石的冷言冷语，撒向凭栏沉思的门下侍郎章惇、尚书右丞王安礼和知枢密院事孙固……

章惇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十四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时只剩下他孤孑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枢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均输法”在许多地方已经为富商大贾把持，“市易法”大多早已停止，“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无作为，只是这三年来全国大部地区靠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关照，使农村呈现出丰收景象，每年赋税收入以五百万缗之数增加，在官府朝廷的谈论行文中，仍与“变法”相联系，真是欺天盗名之悲哀啊！可这两年的战争，每年都以六百万缗的支出耗费着，若再遇旱涝肆虐，朝廷又将遭受一次死活莫测的煎熬。他眺望着眼前绚丽辉煌的情景，心境酸楚，默默叹息：休养生息，为何如此艰难？这倾家荡产的辉煌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王安礼侧耳倾听着蒲宗孟大声嚎出的每一句话，对泼向他的沙石污水，不愤怒，也不计较，但那些哗众取宠的胡诌乱扯，却使他难以忍受。什么“献俘”？什么“大赦”？西夏未灭，战争未了，用得着这样张扬吗？什么“文治”？什么“武功”？攻取一座永乐城就算“武功”吗？千人艺伎歌舞一曲宰相王珪的《闻种谔米脂川大捷》就算“文治”吗？两军攻战，一胜一败都在变化之中，如果明天永乐城丧失呢……这些话现时是不能说了。军国大事，如此儿戏，只怕后果是爬得高，摔得重啊。

孙固此刻也在凭栏眺望，看着“献俘”安排，如同演戏，胸中怒火腾起。

这叫“献俘阙门”吗？胜利之师未班，出征将帅未回，由几个禁卫宫廷的将校充任“献俘官”，简直是乱了朝制军规，而跪倒在阙门前的五百名战俘，连一个西夏的重要将领、执权大臣也没有，这不是逗着皇帝玩吗？再眺景灵东宫和景灵西宫前宏大的艺伎队伍，彩衣丽裙、花枝招展，更是怒火烧心：弄这些歌舞戏子干什么？“献俘”也要用歌舞消愁解忧吗？“大赦”也要歌舞唱和吗？肃穆庄重的军国大事，叫这些歌舞戏子一闹，国威军威不就化为乌有吗？他的目光突然停落广场底端五百名坐地数珠念佛的和尚身上，肺气炸了，眼气红了，胸前的一把雪白胡须直发抖：这叫什么事啊！连为“战俘”超度亡灵的和尚也请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恰在这时，蒲宗孟高声开导宗室王公的奇言宏论传入孙固的耳鼓，他积怒发作，猛地转过身来，左手掀起一把雪白的胡须，右手戟指蒲宗孟声若洪钟，嚎吼斥责：

“奸佞，你利口误国，巧言蔽上，罪不容诛！”

孙固声震楼台，后宫妃嫔、宗室王公全然蒙了。蒲宗孟一时反应不及，睁大了惊骇的眼睛。人们几乎同时向孙固望去，年老的孙固双目环睁，仍在戟指蒲宗孟，石雕般地怒视着……

忽地，“呜呜”的长号声响起在南薰门内的御街上，接着，“皇上万岁”的欢呼声海啸般的漫过州桥，漫过广场，涌上宣德楼。皇帝赵顼即将驾临宣德楼了。

赵顼是从城外琼林苑回驾入城的。昨天晚上，他在琼林苑舒心楼三层回廊里，沐着夜风，品着清茶，倚椅凭栏，听取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关于“献俘”与“大赦”隆重礼典程序安排的禀奏，十分欣赏王珪的组织才能。是啊，有时一次宏大辉煌的集会，胜过几千官吏百次千次地宣谕讲解！他身清神爽地听了王珪草拟的“大赦诏文”，对其中一段关于“用兵西夏”的论述，十分满意：

……以兵为仁义，仁义生刀头，朕之“用兵西夏”出于睦邻求和之心，乃不得已之举。朕之“大赦战俘”，出于仁德慈厚之怀，乃天性使然。朕诏告四邻：“近者说，远者来”，亲仁善邻，皇皇大宋邦交之本也……

“寥寥数语，道出了朕心底之所思，禹玉善文辞，亦善知朕意啊！”皇帝赵顼高兴地依从了王珪关于“驾回宣德楼”路线的奏请，为满足京都黎庶“喜睹天颜”的急切愿望，便改变了以往由城西顺天门入城的老路线，在城外西南角绕了一个大圈，入南薰门直御街而行，果然赢得了山呼海啸、鲜花铺路、人群癫狂、京都轰动。

皇帝今日的銮驾卤簿，全然是征战凯旋的模样，雄壮威武，新人耳目。二十匹红色铁骑，银鞍银鞯，马背上二十名士卒身着金色甲胄，前后一组，并列而行，前者肩负长号，后者擎管吹奏，“呜呜”号声开路，呈现出移山倒海之势；号手之后，是銮驾卤簿，六十匹黑色铁骑，金鞍金鞯，兜□罩面，十列成行，马上士卒红甲红胄，或持大斧，或持巨剑，或持锐牌，或持豹尾，十八般兵器成列成行，直指天空，呈现出无坚不摧之势；接着，一面巨大的“盖天旗”凌空蔽日，旗下一辆巨大雄威的六轮朱红“帅车”巍然耸立，长为二丈，宽为八尺，高为丈五，由八匹高头大马牵拽。“帅车”高处设宽大软榻，皇帝和皇后并列而坐，皇帝赵顼着金黄色甲胄，颇显英武；皇后着暗黄色九凤紧身袍，头顶珠花，颇显雅静。王珪身着紫色衣冠，骑着一匹青色高头大马，伴“帅车”缓缰而行，不时地转过头来，与皇帝答对谈笑，自得之色浮于情态。“帅车”两侧，有八十匹雪白铁骑护卫，马上士卒均着金色甲胄。“帅车”之后，是二百匹黄色铁骑组成的方队，马上士卒皆着黑色甲胄，呈现浑重磅礴之势。

皇帝的銮驾卤簿如五彩钱塘怒潮漫过州桥，广场四周的人群刹那间目瞪口呆。威武雄壮的铁马金戈，气壮山河的铁马金戈，京都近百年来不曾领略过的另样情景啊！坐地诵经的僧侣们哑了嗓门，跪地待罪的战俘们魄落魂散，观礼台上的朝廷百官、诸国使者看呆了双眼。宣德楼上的后宫妃嫔、宗室王公急忙跪倒，宰执大臣蔡确、章惇、蒲宗孟、王安礼、孙固急忙奔下宣德楼迎驾。在这神奇的片刻沉默之后，突地爆响起疯狂欢呼，道旁巷口的人群，抛出了花篮、花束。景灵东宫前鼓乐轰响，管弦交鸣，千人乐伎、歌伎、舞伎演出歌颂战争胜利的诗作《闻种谔米脂川大捷》：

神兵十万忽乘秋，

西碛妖氛一夕收。

匹马不嘶榆塞外，

长城自起玉关头。

君王别绘凌烟阁，

将帅今轻定远侯。

莫道无人能报国，

红旗行去取凉州。

旋天卷地的颂歌，锦天绣地的花雨，惊天动地的激情，使皇帝赵顼心神激越，热血沸腾，转头对骑马护驾随行于侧的王珪说：

“卿才思敏捷，虽不及苏轼，亦相距无几。此诗中‘君王别绘凌烟阁，将帅今轻定远侯’两句，甚合朕意，俟征战凯旋，朕将高筑凌烟阁，以志文武群臣不朽之功业。”

王珪马上叩首，举臂高呼：“皇上万岁。”

皇帝赵顼挽着皇后从“帅车”上站起，在銮驾卤簿地徐徐行进中，合掌向僧侣们致谢，挥手向黎庶们问候，微笑向歌伎、乐伎、舞伎、朝廷百官、诸国使者致意。銮驾卤簿停落在宣德楼下金钉朱漆的五列门前，皇帝、皇后在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的迎驾陪同下，登上了高耸的宣德楼，走进了楼台上富丽堂皇的大厅。

与此同时，皇城司内侍都知姚信，带着两名禁军士卒护送着一名来自鄜延路急报军情的小校，从南薰门飞马狂奔而来。

这个小校年约二十四五岁，甲胄污血，伏身马背，双手紧抓马鬃，闭目垂首，似有体力不支之危。姚信神情紧张，夹镫而立，一手挽缰，一手高举皇城司通行牌牒。闯过州桥，闯过广场上禁军警戒，直至宣德楼下滚鞍落马，转身架起身负重伤的小校奔上宣德楼。内侍都知姚信把小校架进大厅。

小校无力跪拜，仆俯在地，抬头望着皇帝赵顼，气弱声微，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禀报：

“永乐城……失陷，二十万……兵马……阵亡，徐禧大……人，李……舜举……大人……殉国……”小校力尽气绝，头颅垂地。

猝不提防的“霹雳”，大悲大欢陡然颠倒的“霹雳”，意夺形骇、失魂要命的“霹雳”，震得宣德楼大厅死寂沉静、绝了声响。震得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失魂落魄，跌瘫仆地。震得皇后失神失措、失言失语。皇帝赵顼一时双目呆滞，眼前一片空茫，心胸如撞如击，气噎血涌，恶心迷魂，“哇”的一声，鲜血喷口而出，染红了明黄龙袍，喷洒在脚下死去的小校身上。

赵顼眼前一黑，昏迷在坐椅上。

皇后激凌一惊，一把抱住身边的皇帝，失声尖叫：

“官家……”

宰执大臣们深伏在地，不敢作声。

皇帝赵顼从昏迷中醒转过来，面无血色，神情凄恻，整个的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心志骨力，如瘫如颓。

他用失神的眼睛望着眼前伏地沉默的宰执大臣口唇发抖，喃喃语出：

“禹玉先生，这就是你说的‘西碛妖氛一夕收’吗？蔡确，这就是你所说的‘永乐大捷’吗……”

宰执大臣们不敢仰视。

皇帝赵顼轻轻推开皇后的手，挣扎站起，跌坐在死去的小校身边，俯身抱起小校：

“朕谢你一片忠心，朕愧对永乐城阵亡的二十万士卒啊！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沈括在哪？鄜延路副经略使种谔在哪？难道他们也以身殉国了吗？”

死去的小校不能回答，跪地的宰执大臣无以回答。皇后急忙吩咐身边的宦侍、宫女：

“快招御医，快护驾回宫！”

宦侍梁惟简等人刚走近皇上，午时的钟声“当当”地闯入大厅，“献俘”、“大赦”隆重典礼的时辰到了，宣德楼前广场上人群的欢呼声起。皇帝赵顼神情凄苦地自语：

“这是‘献俘’、‘大赦’礼典开始的钟声吗？‘献俘’，欺人自欺！‘大赦’，欺天欺神啊……”

王珪、蔡确伏地颤抖，叩头请罪：

“臣罪当死，死有余辜……”

孙固叩头禀奏：

“圣上，今日宣德楼前，十万禁军列队待命，几十万京都黎庶仰首企盼，诸国使者亦侧目探听虚实。事已至此，势已至此，圣上不能不出啊！”

皇帝赵顼周身一震，轻轻放下死去的小校，慢慢站起，挽起皇后的手，怆凉凄楚地说道：

“朕终于走上欺人自欺，欺天欺神的道路了！”

午时的钟声“当当”地响着，皇帝赵顼挽着皇后的手向宣德楼楼台走去，他面色苍白，脚步打飘。

广场上腾起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献俘”、“大赦”的辉煌礼典开始了……

第五回 暮鼓苍凉大内哀 梦境陆离赵顼惊

“兵败永乐”、雷轰五内的打击和宣德楼上违心受罪的表演，使饮恨吐血的皇帝赵顼从躯体到精神完全垮了。两个时辰的“献俘”与“大赦”，弄得他精疲力竭、神颠魂迷，硬撑着演完这幕长长的悲剧。申时一刻，被章惇、王安礼搀扶走下宣德楼后，他便瘫软在梁惟简特意准备的黄绫金顶轿舆里，冷汗浸衣，浑身发抖。被抬进福宁殿寝室之后，便昏昏迷迷地呓语不停，不断地叨念着徐禧、李舜举的名字。御医沈安士诊脉为“气郁痰火，蒙迷心神”，服了“安神静心，散火舒气”的药汤之后，病情稍为转轻，神情稍为安静，但仍睁眼不眠，不饮不食，喃喃不断地叨念着“塘报”两字，辗转床榻。沈安士再次切脉诊断、再次调剂药汤，累得焦头烂额，皇帝仍然呓语不止。沈安士束手无策，坐在床榻前的宫凳上，冷汗直流，凝目注视着有药难治的皇帝赵顼发呆。

皇帝赵顼的昏迷卧床，使后宫乱作一团，使朝廷茫然失措。黄昏戌时，大相国寺缓慢隐约的暮鼓声传来，沉重而凄凉，随着夜幕的降临，给大内皇宫蒙上了一层凄怨的悲哀。

暮鼓声传入福宁殿寝室，皇后咽泪如雨，皇太后抚着皇后，泪珠滴答而下。往日锦衣珠花的后宫主宰，都被泪水洗落了富贵权力妆饰的矜持和雍容，现出了女人、妻子、母亲的真性、真情和真容：满面的泪痕，是母亲真挚的爱，是妻子真挚的情；散乱的发式，是母亲不散的忧，是妻子无尽的愁；憔悴的神态，是母亲苦熬五内的呻吟，是妻子痛断九肠的哀声。

福宁殿御堂，岐王颢、嘉王□、皇子延安郡王赵傭、宁国公赵佶、仪国公赵佖、成国公赵俣、和国公赵似等，都在滴泪的烛光下，等待着皇帝赵顼病情转安的讯音。年仅六七岁的赵傭、赵佶，经不起宣德楼上狂欢带来的疲累，已坐在一边的宫凳上双手支颊打起盹来，年仅四五岁的赵佖、赵俣、赵似，早已身倚软榻睡着了。在悠长的暮鼓声中，嘉王赵□，望着睡着的皇子们，神情怆然地摇头叹息，悄声吩咐宫女取来几条线毯，小心翼翼地盖在几个孩子的身上；岐王赵颢在一旁沉思着。他也许思索着永乐城二十万兵马败亡的真相，也许思索着皇帝现时的病情，也许思索着他与皇帝之间十多年来兄弟情谊的变化和隔阂，也许思索着朝廷的明天和未来。他不时地抬头向内室的回廊和宫门一瞥，目光是焦虑的和深奥的。

中书议事堂，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都似乎忘记了十多天来筹备“献俘”、“大赦”礼典的疲劳。王珪、蔡确、蒲宗孟三人，已表现出神不守舍的慌乱：这场“用兵西夏”的战争，是他们唆使皇帝发起的，这“兵败永乐”的结局，势必成为章惇、王安礼、孙固和谏院、御史台弹劾的把柄，二十万兵马败亡的责任，总得有人承担！尚书左丞蒲宗孟惯于“贪功诿过”的秉性又显露了，在唉声叹气中放出了推卸责任的口风：“用兵永乐，原是不智之举，某曾多次谏

阻，惜前方将领立功心切而无人听闻，终于导致了今日全军覆没之惨败……”此语一出，不仅引起章惇、王安礼、孙固的侧目而视，也引起了王珪、蔡确的心惊肉跳，他俩不再关心福宁殿内室床榻上的皇帝，而为自己的处境焦心着。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毕竟是老辣圆滑的，他憎恨蒲宗孟的奸狡，但很快从蒲宗孟的“奸狡”中悟出了摆脱眼前困境的途径：徐禧原是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兴狱勘案有神鬼之才，但根本不知带兵打仗，而且志大才疏，逞强显能，以这种人指挥攻取，能没有失误吗？李舜举，原是内侍押班，乃宫内供茶洒扫之辈，不知征战为何物，却制置泾原兵马，能没有差错吗？况且，鄜延路正副经略使沈括、种谔，用兵方略相左，征战中能协同如一吗？抓住徐禧指挥的失误，抓住李舜举制边的差错，抓住沈括、种谔不和的危害，宰相纵然当国，也鞭长莫及永乐城啊！这样，一场群臣弹劾的灾难总是可以消除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的思索更为深沉：“兵败永乐”的责任如果要受到惩罚，自己的头上还有一个王珪，不一定立即落在自己头上。做臣子的最忌在皇帝失意的时候逞能，最忌以皇帝的失误衬托自己的聪明，他决计与蒲宗孟反道行事，必要时以“臣道”自罪而为皇帝分担责任，以摆脱眼前的困境。他此刻所担心的是这场“永乐兵败”可能毁掉皇帝的雄心，可能加剧皇帝的猜疑，可能导致司马光、苏轼返回朝廷。在一场可能出现的新的纷争中，自己该何去何从？想到后宫的主宰皇太后，想到年幼而不懂事的皇子们，想到岐王赵颢、想到嘉王赵□……他心神惶恐地向章惇、王安礼、孙固胆怯地一瞥，章惇、王安礼、孙固人人是一副严肃的面孔。

也许因为药汤发生了作用，昏迷焦躁的皇帝赵顼逐渐安静了。他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疲累，心底蓦然浮起一层从未有过的孤独，他的眼皮沉重得再也支撑不住，慢慢地闭合了。耳边的暮鼓声似乎在无尽无断的绵延着，他的思绪随着越去越远的鼓音飘着。

守护在床榻前的年老御医沈安士，望着不再呓语的皇帝，急忙切脉诊断，良久，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抬手拭去额头的汗水，轻声禀报皇太后和皇后：

“圣上气脉已转平和，若能睡一个好觉就无大虑了……”

皇后、皇太后向御医点头致谢，她们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榻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心里默默地祈祷：

“上苍啊，给这苦命人一个无惊无梦的好觉吧……”

昏昏迷迷的皇帝赵顼，现时已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幻非幻、似梦非梦，各种痛苦、悔恨、悲哀、忧郁、希望，交织成一个陆离光怪的梦境。他的灵魂似踏云御风，似腋下生翼，轻飘飘、懵懂懂地在溟迷的天宇飘浮着。烟尘弥漫，浓雾缭绕，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顺其自然，身不由己。轻松而舒心的神魂飘荡，不知经过几多时辰，终于落在一座雨濯云烘的高山脚下。他在朦胧山色中眺望：其山，巍峨峻险，墨

晶葱茏，三峰横空，笔立天宇，其西一峰，松林莽莽，烟霞恋峦；中间一峰，青冥浩荡，巉岩触天；其东一峰，云青欲雨，水澹生烟。在东峰山腰林木中，红墙蜿蜒，屋宇迭起，画栋点缀绿海，飞檐巧饰林泉，一幢楼阁跃出滴翠的竹林，钟灵毓秀之气漫于绿海谷壑。好一幅美妙而熟悉的图景啊，他骤然恍悟其所处所在：这不是嵩山吗？这不是少室山、极峻峰、太室山三峰并立吗？这跃出葱茏的红墙、屋宇、画栋、楼阁，不就是嵩阳书院吗？梦境是神奇的，错乱不清的，他在惊诧中想起来了，十五年前，曾随父亲英宗皇帝游访过这个书院，并在这座立于山崖的楼阁里聆听过父亲与书院圣哲们深邃难解的交谈。那时的父亲已是病魔缠身、举止不便，仍躺在肩舆之上，爬山越岭，问治乱兴衰之道于这些林泉下的哲人贤人！山林如故，人主非昔，自己今日为什么来到这里？不也是因为朝政失修、边事失利来向这些在野的贤人哲人讨教经国治世的方略吗？他脚步沉重地向山腰攀登，在险峻的山路转弯处，突然闪出一泓碧绿的湖泊，隔绝了前行的道路。湖面烟波浩淼，碧浪翻涌，白帆点点，白鹤舞空，渔歌唱和，银光闪烁。他瞠目而困惑，这里原来没有湖泊，这湖泊从何而来？十五年之间，真有如此美妙的沧桑之变吗？他放声呼唤湖面的渔舟，请其划桨摆渡，渔舟上无人理睬。他呼唤空中的白鹤，请其驭负渡湖，白鹤唳鸣而去。就在这无援无奈之际，忽见一叶扁舟从烟波深处风疾而来，舟上渔人蓑衣雨笠举桨相邀，他扶桨跃上轻舟，拱手致谢。渔人大笑而伏舟叩迎："臣恭请圣安。"他急扶渔人细瞧，乃苏轼！他茫然若呆：

"子瞻先生远居黄州，今何以至此？"

苏轼捋须而笑：

"天下万水相通，何拘泥于嵩山、黄州。梦境神游，无古无今，无远无近，心曲所至，皆可成象。臣特为圣上摆渡而来。"

"先生知朕何往？"

苏轼摇桨飞舟，疾若迅燕，湖波扬珠，风啸耳鸣，顷刻之间，飞越十里湖面。苏轼停舟依岸而语：

"嵩阳书院已到，圣上可得其所求，知其所需，臣离朝廷数载，再不敢作聒耳之谏了。"说罢，拱手而别，高吟"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诗句，飞舟向烟波深处而去，眨眼之间，不见其踪影。幻觉构成的喜悲奇遇，似乎还残存着些许清醒：这是在做梦吧？梦中怎会有这样真切的情景？他抬头望着眼前高大的门楼，"嵩阳书院"四个金色大字分明镌刻在漆黑宽阔的门匾上，他又心神坦然地进入了畅怀适志的梦境。他举步踏进"嵩阳书院"的门槛，院内空旷而寂静，既无宽袍博带的学子，又无消瘦白须的圣哲，依山势而迭起的屋宇学舍，都漫于浓雾之中。他仰面眺望，曲折的回廊里，藤椅倚栏，几案横置，茶具精巧，茶香飘溢，藤椅上坐着一位黄面白须的哲人，肃穆庄严，凝神而思，他凝目而视，神迷目花，这儿原是琼林苑中

的舒心楼啊，此人不就是司马光吗？司马光著书洛阳，且云重病卧床，何其也在这里？他的叹息声未了，一阵风啸云滚，司马光的身影却消失于迷雾之中。他的心茫然而悲凉：君臣际遇，原是缘风云而会，何以离散无常？风有东西南北，云有飘忽游离，往事渺茫而不堪回首啊！他呼唤着司马光的名字，向山崖上云雾弥漫的楼阁奔去。这座楼阁忽儿变成了一座辉煌的殿宇，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跪伏在他的面前，遭贬、致仕老臣文彦博、吕公著、张方平亦居其列……

门下侍郎章惇口角生风的弹劾，似乎一下子拂去了梦境的缥缈，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

“圣上，‘永乐兵败’乃去年‘灵州丧师五路’之覆车再现，‘灵州丧师’罪在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永乐兵败’罪在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而王珪以宰相当国，极力鼓吹用兵西夏，并以‘朝廷今捐钱钞、以供军食有余’之说欺君罔上，其用心，乃出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逆闭苏轼、司马光返京之途’之密议，以阴谋侵扰圣谕，固位贪权，以战争制约内政，满足私欲。其罪亦不可恕……”

梦境的虚无缥缈，演出了朝政纷争的真实，皇帝赵顼如芒在背。他暗暗用牙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以是否疼痛的感觉判断梦境的是否存在，得到的却是尚书右丞王安礼更为慷慨激昂的陈词：

“禀奏圣上，臣以为‘用兵西夏’之败，乃中枢举将有失，用帅非人。李宪出身黄门，位居供奉官，职在供禁廷洒扫，干当后苑，本不知兵，却以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安抚制置使、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等显赫衔头将领诸路兵马，督军进攻西夏，以其昏昏，令其昭昭，焉能不败？制置泾原军马李舜举，亦出身黄门，位居内侍押班，其人虽忠耿正直，但与征战之事相隔无涉。且有自知之明，任职离京之时，宰相王珪以‘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李宪），无西顾之忧’送别，李舜举曾叹息作答：‘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相国当朝，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止宜供禁廷洒扫，岂可当将帅之任。’其言至明，其言至切，而宰相王珪不以为惭，仍推不知泳者入水。鄜延路督军徐禧，言过其实，志大才疏，且生性狂妄，行事专横，如何将得千军万马？今日永乐兵败，非败于士卒怯于用命，而败于中枢用人之大误也……”

梦境毕竟有梦境的妙处，真假交错，全在于人心的感受，此刻皇帝赵顼突然通悟到梦境胜于现实的幻真升华：幻出的是君臣间千古礼制的假象，幻入的是人世间是非曲直的真情。王安礼此刻弹劾的是宰相王珪，也在弹指敲打着朕的脑门啊！他面红耳赤地有些忍受不住了。致仕多年的张方平霍地站起，根本不顾皇上此刻的尴尬和难堪，延续着王安礼的慷慨激昂，训教而来：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

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殆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张方平尖刻的挖苦和对战争失败后可能引起的可怕后果的分析，描绘了一幅阴森森苦风凄雨的图景，使真切的梦境变得悲怨哀愁、天地暗淡。几年前那种“府库空虚”的困窘，“十月不雨”的荒灾、“流民入京”的惨状、“军心沸动”的恐惧、“死伤愁怨”的悲哀和“缘兵而死”的冤魂苦鬼，都似乎浮现在面前。他心乱了、心寒了、心怯了，吕公著力衰声弱的弹劾，文彦博咽泪悲凄的弹劾，孙固手捧辞呈的泪谏，王珪满口飞沫的辩解、蒲宗孟巧言内荏的推托、蔡确诚惶诚恐的认罪……各种声音撞击着，各种神态对峙着，殿宇一时成了战场，朝臣们振臂叫嚷乱成一团。他突然双耳失聪，双目飞花，只见其纷争之状，不闻其纷争之语，心头沸腾着焦躁、悲哀和厌恶。他所在的辉煌殿宇，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座砦堡：在烟尘弥漫、战马嘶鸣、马蹄奔腾的震动中颤动着，纷争叫嚷的群臣忽然不见踪影，满身鲜血、断头裂腹的徐禧、李舜举抱着流出的九曲回肠、端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闯了进来，仆伏在他的面前，哀声高呼：“圣上，臣等以身殉国了……”

皇帝赵顼惊骇失魂，嚎叫一声，惊梦而醒，挺身坐起，满头汗水淋淋，痴呆地望着为自己拭汗消惊的皇后、皇太后。他的声音颤抖：

“现时是什么时候？”

“鸡鸣丑时，官家已睡了三个时辰。”皇后愁容稍释，轻声回答。

“朕梦见了苏轼、司马光。苏轼轻舟荡桨，高吟湖海，好不安逸！司马光病体已愈，凭栏而思，神思致远……”

“周公入梦，大吉大利。若苏轼、司马光在朝，必不会有此飞来之灾。”皇太后借机称赞苏轼、司马光。

床榻前的御医沈安士已为皇帝切脉诊断完毕，跪地叩头祝福：

“吉人天佑，圣命在天，臣恭祝圣上转危为安。”

皇帝赵顼微微摇头：

“朕也梦见了徐禧、李舜举……塘报怎么还没有来啊？”

日出卯时，鄜延路经略使沈括、副经略使种谔联署上呈的永乐兵败“塘

报”，由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带进福宁殿御堂。重病未愈的皇帝赵顼，不顾御医、皇后、皇太后的强烈劝阻和反对，由宦侍梁惟简搀扶走出内室，以心力支撑着酸疼瘫软的身躯，倚坐在御堂一侧的软榻上。“永乐兵败”，朕要败得明明白白！

因为这是一份报忧报丧的“塘报”，皇帝已确实无力亲自阅览，只好由王珪读给皇帝听闻。此时的福宁殿御堂，早就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凄楚气氛。这份“塘报”写得别具一格，不似昔日那些“塘报”干巴巴死板呆气。它不仅写出了“永乐兵败”具体过程中的将帅不和、悲壮苍凉，也写出了徐禧、李舜举及前方将士音容举止的狂谋轻敌、赤胆忠心、昏庸无能。从上呈“塘报”的沈括、种谔来说，也许含有借此“塘报”明辨战场功过是非之意；对恭读“塘报”的王珪来说，正好借此“塘报”推卸中枢决策失误之责。于是，善于文翰、精于诗赋的王珪，便以低沉哀伤的声情节奏，把“塘报”中“永乐兵败”的惨剧展现在皇帝赵顼面前：

……八月二十二日，徐禧欲率兵攻取永乐，种谔再次极言城永乐非计：“永乐接宥州、附横州，处无定河东岸，夏人必争之地，且城小人寡，内无水泉，难以固守，莫若城横山。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我出兵据之，既可征劲悍善战之卒，亦可收盐铁粮米之利……”徐禧拒而不纳，以督军之威变色而叱斥：“尔敢违节制而不畏死耶！”种谔乃一武夫，性暴而烈，愤愤而语：“城永乐必败，败则死，违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徐禧度种谔不能屈，遂留种谔守延州……

“塘报”开始禀奏的“将帅不和”，如一块可怖的阴影，压抑着皇帝赵顼早已战栗的心：帅专将骄，能不溃败吗？种谔拥兵跋扈，违节制而不听调遣，按律当斩！为什么不斩而留住延州？也许是旧制“将兵分离”之遗患啊！王安石早有所见，遂制“将兵法”以除此弊，可惜没有在军旅中实施，朕之过啊！

八月二十五日，徐禧率兵攻取永乐，西夏军溃败而逃，俘获西夏兵士一千，马匹五百。遂留鄜延路鞲辖曲珍率兵万人驻守，并修建城池，筑造砦堡。陕西转运判官李稷用车辆马队运送金银钞帛入城，以为城已甫就而物用充实。徐禧率兵返回米脂。当日黄昏，西夏军千骑至无定河西岸觇视，曲珍飞马急报，并请求出兵渡河追杀，徐禧耽于酒色，不信会有其事。翌日，曲珍侦得西夏军三十万众集结于泾原北，有进攻永乐之

势，飞马再报者十数次，徐禧举杯狂言：“吾正患其敌不来耳。彼若即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九月八日，西夏兵马出现在无定河西，曲珍飞骑告急，徐禧惊慌，留沈括守米脂，亲率泾原制置兵马李舜举、陕西转运判官李稷救援永乐城。鄜延路大将高永亨谏言：“永乐城小，又无水泉，若被敌军围困，我军将不战自乱。今日之势，不可固守一城，当思他策与敌周旋。”徐禧刚愎自用，以“沮丧众志”为罪，械高永亨送延州狱。拥兵二十万驰援永乐城……

赵顼神情惧悚，面色苍白。这就是朕熟知的徐禧吗？举止无度，胸中无敌，既不知兵，又不知阵，狂而愚，暴而专，今日始知书生狂言滔滔之误国啊！“永乐兵败”，败于朕之知人不明，败于朕之用人不当，也败于朕之刚愎自用，拒谏自专啊……

九月九日，西夏军三十万众抵无定河西岸，黑鸦鸦一片，逶迤数十里，已呈黑云摧城之势。鄜延路鞲辖高永能（高永亨之兄）进言：“敌初至，未列成阵，当急出击之。”徐禧叱曰：“尔何知？王师不鼓不列阵。”遂以万人列阵城下，以曲珍所部精锐——鄜延路选锋军万人列阵于无定河东岸，自己坐谯门，执黄旗号令三军：“视吾旗进止。”形同演戏，诸将啼笑皆非。西夏军纵铁骑渡河，曲珍急声进言：“此乃西夏军精锐，号铁鹞子军，冲击力强，凶狠剽悍，当乘其半渡而击之，使鹞子落水，铁骑失威。若让其得地登岸，则其锋不可当，请主帅速速下令出击。”徐禧举旗不落，怒叱曲珍：“乘敌半渡而击，虽胜亦不武，吾当待其上岸而与其决战！”将士见敌骑安然横渡，茫然失色，曲珍跪于谯门之前哀声请求：“今众心已摇，不可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恃险防守。”徐禧大怒，举剑逞威：“尔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耶！”曲珍愤然站起，切齿出血，怆楚呼号：“愚蠢而不知征战之人，不可理喻啊！”急飞上马，提枪迎敌，时西夏军铁鹞子已得地登岸，震荡冲突，杀声如雷，战刀蔽空，飞火闪电，徐禧惊骇失神，手中黄旗失落，仓皇逃离谯门而入城。鄜延路选锋军因不得将令而仓猝应战，先失主动，后陷重围，以一当百，浴血而战，扶创格斗，断臂高呼“杀敌”，将校寇伟、李师古、高世才、夏俨、程博古及使臣数十人先后阵亡，万名士卒几至覆灭。曲珍率高永能、王湛、李浦等将校突围而出，因城门紧闭，攀窄径峻崖入城。永乐城下，士卒尸蔽荒草；无定河边，碧血漫染黄沙……

赵顼闭目垂泪，他没有暴怒，也没有怨天尤人的哀叹。揪心的痛苦和越积越重的内疚，耗尽了他重病未愈仅存的一点精力。沈括、种谔上呈“塘

报”中弹劾的是徐禧，实际上是在讽喻朕啊！战争终非延和殿里的口舌相讥，永乐城下的尸蔽荒草，是朕信任非人的错咎，无定河边的血漫黄沙，是朕永世莫赎的罪孽！

皇帝赵顼的一颗雄心失落了，满怀壮志消散了，连刚才胸中腾起的对种谔拥兵跋扈的“杀机”和对徐禧丧师误国的憎恨，也在自悔自疚中沉没了。

西夏军围困永乐城厚数里，越三日，游骑四出，隔绝沈括、种谔之援。城中水绝，凿井无泉，渴死者大半，活存者绞马粪而止渴，战斗力俱失。曲珍知势不可支，请求徐禧乘兵气未竭之时而突围，以保存生力，再图进取。徐禧已乱方寸，惟哀声叹息：“此城据要地，奈何弃之，且为将而奔，众心动摇。惟有一死谢圣上。”高永能亦劝陕西转运判官李稷尽捐金帛募死士力战突围，李稷拒而不听。曲珍叹息：“非敢自爱，但敕使谋臣同没于此，惧辱国耳。”是夜，大雨倾盆，西夏军环城急攻，守城士卒力竭难御，人亡城陷。徐禧、李稷为敌兵所杀，高永能易一卒敝衣举力高呼：“吾结发从事西羌，战未尝挫，今年已七十，受国大恩，恨无以报，此吾死之所也。”挥刀与西夏军拼杀，身被百刀而死；内侍押班李舜举，举剑断衣襟，破指血写奏表，捧衣襟奏表面东跪拜，衣襟奏表托侍卫，举剑自刎殉国。惟曲珍裸跣走免。将校死者数百，丧士卒役夫二十余万……

徐禧、李稷悲哀的死，高永能壮烈的死，李舜举从容的死，二十万士卒役夫悲惨的死，使皇帝赵顼悲愤欲绝，仰面泣咽。“永乐兵败”彻底毁灭了他十四年来“变法”的理想，也彻底毁灭了他对现时朝廷中枢重臣王珪、蔡确、蒲宗孟、张璪等人的信任。他的思绪又一次转移到司马光、苏轼身上，在司马光、苏轼身上寻找希望和寄托，寻找未来朝政的转变，寻找另一种安稳平静的生活……

王珪读完“塘报”，捧出一个袖珍木匣呈上：

“此乃内侍押班李舜举殉国前遗呈圣上的衣襟奏表……”

皇帝赵顼挣扎站起，接过木匣，轻轻打开，用颤抖的手取出一片衣襟，凝眸打量着血色变黑的奏文，怆楚而读：

“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

他突然眼前一片昏黑，摔倒在软榻前的地毯上。

王珪吓呆了。

梁惟简急忙抱起皇帝赵顼，哀声呼号。

第六回 闻败讯司马中风 忧朝政君实上表

皇帝赵顼吐血、昏倒、卧床不起的消息，被严格地控制在大内皇宫。皇太后已发出懿旨：有敢泄漏皇帝病情于外者，必斩。于是，御医沈安士食宿于宫内，不准回家；宰执大臣王珪、蔡确、章惇、张璪、蒲宗孟、王安礼、孙固等人，都胆战心惊地慎于口舌，不敢在府邸、客厅、床闱、枕边漏出半点口风，但“永乐兵败”的惨剧是皇太后的懿旨封锁不住的，通过京都惊慌的朝廷百官、文人墨士、黎庶细民、商贾行人的口舌书信飞出了京城，飞向诸州县府，飞向北京大名府，飞向南京应天府，飞向江宁王安石的半山园，飞向黄州苏轼的东坡雪堂，飞向西京洛阳，飞向司马光的独乐园。

九月二十八日未时，独乐园钓鱼庵里中风卧床、言语不清、右肢偏瘫已近半年的司马光，从洛阳留守御史台司理院文书刘安世的口中听到“永乐兵败，丧师二十万兵马”的消息，锥心裂胆，左臂支床，艰难坐起，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怆然呼号：

“苍生何辜？天啊，真的要亡大宋吗？……”

他呼号声未了，两眼翻白，目斜嘴歪，仰面跌倒，神志失迷。陪同刘安世进钓鱼庵看望司马光病情的范祖禹和侍病于侧的司马康都惊恐失色。范祖禹急忙去延请医生，司马康抱着父亲捋胸呼唤，刘安世自怨自疚地用拳捶打着自己的头颅：

“我糊涂，我真糊涂！我不该以‘永乐兵败’之事告知司马大先生啊……”

司马光在儿子的呼唤声中苏醒过来，望着床前的刘安世，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舌头僵硬，欲语不能，他凄然闭上眼睛，心底浮起一层哀伤，朝廷中枢重臣轻动兵戈所引起的政事危机和自己晚年鹅□将鸣的命运，更加浓重了内心难以冰释的焦虑情结：大宋历史的进程，似乎已陷于急流回转、徘徊不前的漩涡；十四年风风火火的“变法”，似乎已到了该总结的时候……

“再度中风，性命至危”，这是中风病人的大忌。

范祖禹很快请来了为司马光专治中风病的老医生。

这位医生叫李兰亭，字墨魂，时年七十八岁，童颜鹤发，面色红润，原为仕宦子弟，醉迷华佗扁鹊之术而轻蔑仕途。因其家境殷实，耻以医术谋生，虽医术声冠洛阳，但很少出门看病，洛阳留守御史台几位高官曾

重金延请医疾，均遭冷眼拒绝。但对司马光中风之疾，却招之即至，十分用心，半年来，也确实显示出医术的高超。

李兰亭在范祖禹的引导下匆匆走进钓鱼庵，冷目杀了刘安世一眼，便一声不响地坐于司马光的病榻前，迅速切脉诊病，片刻即起，迅速取出携带的一根三寸银针，扎入司马光的阳陵泉穴，再以数根二寸银针，扎入合谷穴、郄穴、络穴、风池穴，神情凝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司马光神色的变化，并视其神色变化之状，轻轻转动着不同穴位的银针，如此心神贯注地行针半个时辰之久，见司马光脸色由灰而白，气息舒展平静，双目微微启开，才舒了一口长气，起身而至书案前，疾笔开出处方，并嘱范祖禹迅去“济春堂”抓药。然后行至床榻前，伸手拔出大小银针，收入针盒，面色方见舒展，落座于床榻前，开口教训司马光：

“君实，你还想要这一条老命不？”

司马光似乎正要开口回答，被老医生一声喝住：

“不许开口，点头摇头即可。”

司马光面露笑意，急忙点头。

老医生满意了，口气转为缓和：

“中风之疾，顽而难医，老夫为你医治，是以五十年醉迷医术的名望信用冒险，你若不能安静配合，老夫纵然用尽平生所得，也难使你话语流畅、举止自若啊。”

司马光面露感激之色，连连点头。

司马康急忙捧茶献上。

老医生接过清茶呷了一口：

“中风之疾虽顽，但绝非不愈之症，其愈要旨有二：一靠药物疗治，二靠心境安怡。夫人乘鹤而去，乃人生常理，不可甚哀自斫；国事虽江河日下，忧患人心，自有朝廷重臣佐理乾坤，何劳你这局外之人费心熬神？‘耆英会’之出现于洛阳，全然是几个失权人物百无聊赖之举，你何必混杂其中，郑国公富弼，两次任宰相，一次任枢密使，前后二十多年，有何作为？潞国公文彦博，三次任中枢将相，执权近三十年，有何建树？这两个大人物加在一起，还不如王安石七八年间来得热闹。你这中风之疾，不就是他们捏着酒杯说空话带来的吗？”

司马光苦笑点头。他知道老医生不仅为自己医病，也在为自己医心。家哀国愁，确实是自己的“心病”啊！言谈中那句对王安石的评论，可真是新颖而别具意味：介甫七八年间之所为，无论是否正确，其气势之惊天动地，不仅郑国公富弼、潞国公文彦博无法比拟，只怕由唐至今，文臣

中无第二人。

老医生看到司马光思维反应的快速已近乎自然松弛，心里十分高兴，话也就多了起来：

“老夫五十多年来，不行医而医病，一不尚官、二不尚权，君实若仍居朝廷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高位，则你我绝无结识之缘。老夫五个多月来出入于独乐园，亦非仰慕君实雷动天下之名声，实为一部宏篇巨著《资治通鉴》之行世耳。君实与《资治通鉴》已合为一体，老夫医救百年人物，亦即在救扶千古之书啊……”

司马光激动忘情，脱口说出：

“司马光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违背了老医生之训诫，急忙语停住口。

老医生纵声大笑：

“妙！话语虽不清晰，但字句可辨，君实病愈可望，老夫敢为君实拍胸作保了！”

司马康、刘安世亦转忧为喜，向老医生致谢，向司马光祝贺。

范祖禹捧着一叠药包走了进来，神情惊异不安：

“大内宦侍梁惟简来到独乐园，我已安排在弄水轩歇息。”

钓鱼庵刚刚腾起的一层喜悦顿然消失。司马光再度失语，闭上了眼睛。老医生喟然叹息：

“老夫一个时辰的良苦用心，又白搭了。”

范祖禹轻步走到司马光的床榻前：

“老师，大内宦侍梁惟简说是奉皇上口谕专程看望老师的，还带来了一些专治中风之疾的用药……”

司马光闭目不语。

刘安世插话为司马光解忧：

“大内宦侍梁惟简，决不会是专程送药而来，也许与‘永乐兵败’后的政局有关。去年十月‘灵州兵败’，今年九月‘永乐兵败’，几乎断送了朝廷全部精锐之师，宰执王珪、蔡确能辞其咎吗？”

司马光微微摇头。

司马康求助于老医生：

“李伯，家父病恙如此，是万万不能移动的，可皇上派来专使，又不能不见，这如何区处？”

老医生无可奈何：

“圣命难违，圣命有时真要人的命！淳甫，可否请大内宦侍屈尊来钓鱼庵会见？若蒙允准，老夫可避居钓鱼庵外待命，庶可保君实无虞。”

范祖禹请示司马光：

“老师以为如何？”

司马光闭目点头。

范祖禹抓住司马康的手详为叮咛：

“公休，应对宦侍，由你承担，答对之语，力求简短，臣道之礼，是万万疏忽不得的。宦侍高傲成习，该低头处，就低个头吧！”

司马康连声应诺。范祖禹走出钓鱼庵，向弄水轩走去。

大内宦侍梁惟简这一次奉皇帝口谕来到独乐园，惟一的任务是亲眼观察司马光的健康状况。皇帝在睡梦中看到司马光“病恙痊愈”、“凭栏而坐”、“肃穆沉思”，实际生活中的司马光自然应当如皇帝之所梦。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但他已猜出八分：王珪无能，蔡确奸狡，国事弄成了这个样子，皇帝要更车换马了，司马光已是皇帝心中驾驭朝廷未来的第一个人选。为了给坐了十二年冷板凳的司马光传送这个喜悦，他特意带来了大内御药房制作的“追风丸”。为了使司马光能够产生一种“即将返回朝廷”的明确预感，他准备在与司马光的会谈中提出三个问题讨教：一、“乌台诗案”后，朝臣沉喑，绝少生气，何以解之？二、“元丰改制”以来，奢华风起，贪渎日增，何以除之？三、“永乐兵败”后，西夏猖獗，边事窘迫，何以善之？这三件事现已成皇帝寝食不安的忧患，他盼望司马光的朝政见解，能够符合皇帝心中之所思。当然，司马光是以固执自己的政见而饮誉朝野的，他准备以巧妙的暗示，规劝司马光收敛锋芒，忍隐求取，以小忍而成大谋。但在与范祖禹的简短交谈中，皇帝的梦境破灭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冷却了，司马光不仅中风之疾未愈，而且今天未时又再度中风，昏迷失语。可怜的司马光，今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啊！

梁惟简在范祖禹引导下走进钓鱼庵，司马康急忙跪地迎接：

“晚生司马康，代家父跪迎梁大人驾临钓鱼庵。”

梁惟简双手扶起司马康，拱手为礼：

“公子跪拜大礼，梁惟简愧不敢当。梁惟简奉圣上口谕，特来看望司马大先生。”

司马康再次跪倒，叩头高呼：

“皇恩浩荡，司马父子敬祝圣上万寿无疆！”

梁惟简走近床榻向司马光望去：司马光仰面而卧，形容憔悴，双目深陷，白发稀疏而散乱，嘴角歪斜，昔日一双如电如火的目光今日也变得暗淡昏浊了。这是一幅比范祖禹所言更为悲哀的情景啊，他心头一震：司马光不行了，一代人杰无望了！这悲哀来自何处？来于固执的政见，来于无情的贬逐，来于不移的忠贞，来于清冷的孤独，来于清贫的生活，来于痴心的著书，也来于执著的追求啊！他竭力控制着酸楚的感情坐在床榻边的椅子上开了口：

“司马大先生，圣上思念大先生甚殷，常于梦中相晤，特命梁惟简前来探视，转圣上谕示：盼司马大先生早日大安。”

司马光闻声点头，泪水滂沱而下，其情甚哀。

司马康急忙代父亲回答。

“父亲失语，仅以泪水恭奏：谢圣上九天恩德。臣生生死死，不忘圣上知遇之恩。”

司马光连连点头，表示司马康的回答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梁惟简泪水盈眶：

“梁惟简此次来洛，带来大内御药局所制‘追风丸’六十盒，计三百六十丸，请司马大先生日服三丸，或可有益于贵体康复。大先生，此乃梁惟简之所祈，亦非梁惟简一人之所祈啊……”

司马光凝视梁惟简而目光不移，司马康急忙取巾为父亲拭去泪水。司马光向梁惟简三次点头。

司马康急忙代父亲回答：

“家父三谢梁大人深情厚谊，五年前独乐园遭谣言诼伤，幸遇梁大人施恩相援，明辨是非；此次千里奔波，转述圣恩，恩深莫报；‘追风丸’之赠，更是送春回生，情深谊重。”

司马光点头。

梁惟简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哽咽而语：

“梁惟简已转达了圣上的眷念，有话要说，但说不出来了。大先生病得不是时候，梁惟简来的也不是时候。大先生还有什么话要奏知英明的圣上吗？”

司马光闭目而泪水出，忽而睁开眼睛，举左手而指枕，司马康一时不解：

“倚枕不适，要调整吗？”司马光摇头。

“枕有泪水，需擦拭吗？”司马光摇头。

“枕下有物，需取出吗？”司马光点头。

司马康轻手从父亲的布枕下取出一封书信，一时不解其意，见父亲以目视梁惟简，便拱手呈上。“家父请梁大人阅览。”

梁惟简接过一看，是苏轼从黄州寄给司马光的书信，急忙阅览：

……谪居穷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审迩日寝食何如？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已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此细故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在背尔。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无期，临书惘然，伏乞以时善加调护……

梁惟简览毕，茫然片刻，忽而恍悟：司马光知自己病入膏肓，无望再起，遂荐苏轼以符皇上更车换马之愿。司马大先生啊，病危而不糊涂，失语而不忘国事，且与皇上之思暗合，可谓知君信友啊！他收信于怀，拱手向司马光一揖告别：

“请司马大先生放心，苏子瞻书信，梁惟简一定亲手呈交圣上，大先生心之所思，梁惟简定亲口转述。愿大先生依时服药，善加调护，早日大安，以符天下之望……”

司马光嘴唇颤抖，意欲挣扎坐起，忽头落布枕，闭目昏迷过去……司马康急声呼叫。梁惟简急声呼叫。

老医生李兰亭、范祖禹、刘安世闯入了钓鱼庵……

梁惟简带着司马光再度“中风”、无望再起的病情和苏轼的书信回汴京向皇帝复命去了。老医生李兰亭为救治司马光行针、煎药、喂药，忙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分，又为司马光服了一剂静心安神汤药，看到司马光已安然入睡，才由刘安世送回府宅歇息，钓鱼庵里只有司马康和范祖禹守护着司马光。秋雨是夜里什么时候下的，他俩不知道，现时还在绵绵不停地下着。

司马光整整睡了一天，九月三十日深夜亥时，他从熟睡中苏醒，也许因为老医生的高超医术和用药的神奇，也许因为这次“中风”不是发生在重要的部位，也许因为这近十个时辰的歇息使他耗尽的精力有所恢复，他突然听到了窗外淅沥的雨声和雨打翠竹的索索声。他突然觉得头脑不再昏昏沉沉，有着清爽之感。他慢慢睁开眼睛，桌案燃着一支红烛，光焰金色的轮廓是清晰的。他打量着桌案边倚椅闭目的范祖禹，这几天来分明瘦了许多，两腮已陷，颧骨突起，把一张“国”字形的脸盘拉长了，此刻虽在闭目消乏，但右手手指在轻弹着木椅扶手，分明是在闭目思索。淳甫，你在为我的病情担忧吗？

“淳甫，生死，命也。勉强不得，我再次‘中风’，说明此疾朝夕均可再三，再三则猝然不救，连我也失去自信啊！从来好与天争力，困竭方知己力微，人总是要死的，也该作后事的安排了……

“淳甫，你在为《资治通鉴》之未成而忧于心吗？事物之奥秘，似乎早寓于你我之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依，前后相随。天以淳甫佐助我修《资治通鉴》，即以成《资治通鉴》付淳甫，只是司马光虚名于上，掩抑了淳甫的光彩啊！司马光去，范祖禹出，此天道之必然也。”

司马光把目光移向床榻前倚榻打盹的儿子司马康，心里浮起一层舐犊之哀：可怜的康儿，居母丧未尽又侍父疾于病榻，两祸压肩，能经受得起这哀痛不绝的折磨吗？他情不自禁地唤了一声“康儿”，谁知舌动声出，却不成语言，惊动了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在范祖禹、司马康闻声乍起而惊恐、紧张的脚步踉跄中，他看出心力交瘁将要拖垮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的身体。病累后生啊，若他俩心力交瘁而病倒，这独乐园可真就坍了天了。

他以躺得时间太久、腰痛难耐为由，示意儿子扶自己倚被而坐，并示意范祖禹移近烛光，拿来半年来卧床著书的支架垫板，以笔代语，用左手写出了他要说的话：

“速去歇息，勿违。”

范祖禹不肯离去，申述床榻之前不可无人守护之理，司马光以笔代答：

“宦侍所语，我要静思。”

司马康恳求父亲静养勿思。

司马光摇头闭目。

范祖禹知道司马光有重要事情需要在安静中思索，拉着司马康走出钓鱼庵，但他俩没有离开湖心岛，悄悄地坐在岛岸丛竹旁一株枫树下的钓鱼石上，注视着钓鱼庵的烛窗和烛窗内司马光的身影。

秋雨淅沥地下着，敲打着身边的一丛翠竹和眼前湖面上的残荷……

钓鱼庵里倚被闭目而坐的司马光，回想着宦侍梁惟简病榻前短暂会见的全部过程，神态、情绪、话语、话语中的暗示和话语外潜有的深意，他明确无误地察觉到，朝政上一场根本性的变动即将发生，这场变动也许会总结从“庆历新法”到“王安石变法”近四十年来的成败利钝，开始大宋一百多年来实实在在的一次“中兴”，但自己已无缘参与了。

唉，过往的历史，无论是轰轰烈烈，还是凄凄惨惨，都是人们用血泪写出的。

这血，有圣洁之血，有卑污之血；这泪，有舒心之泪，有苦心之泪，自然有功过是非之分。圣洁的血泪，可以青史育人，卑污的血泪，不也可以污地肥田吗？巧其施用，鉴戒人生，都是有益于未来的。感谢圣上的眷念和恩德，司马光老而无用，残而待毙，只能以十几年来积存的热血苦泪写出一篇叩拜而别的遗言了……

司马光艰难地坐直身躯，左手执笔，在荧荧的烛光下，和着窗外的雨声，一笔一划写着他的《遗表》：

臣光言。臣世受国恩，常思补报，但以性识愚憨，不合圣心，是以比年以来，屏居杜口，不敢复言。今衰疾日侵，将填沟壑，敢以平生忠恳一达天聪，庶几陛下知臣无求于朝廷而未尝忘国家也。臣光诚哀诚切，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天纵睿哲，烛物精敏，践祚以来，锐志图治，图任奇术，恢张洪业。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复疑贰，听其言，从其计，人有沮毁之者，责而逐之，虽周成王之信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乐毅，蜀先主之托诸葛亮，殆无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不幸所委不得其人……

钓鱼庵外，秋雨不停，敲打翠竹的“沙沙”声，叩击残荷的“蓬蓬”声，组成了雨夜凝重不散的哀愁。

司马康坐立不安地望着烛窗里父亲的身影，任秋雨浇着湿淋淋的长衫；范祖禹无可奈何的叹息着：老师啊，朝事堪忧，忧在汴京，你何必如此多情啊……

钓鱼庵里，司马光神情激越地一笔一划地写着：

……臣窃见十年以来，天下以言为讳；大臣偷安于禄位，小臣苟免于罪戾；闾阎之民，憔悴困穷，无讫所控告；宗庙社稷，危于累卵，可为寒心；人无贤愚贵贱，莫不知之，而讫无一人敢发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闻谀臣之言，以为天下家给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胜愤懑，为陛下忍死言之，庶几陛下览其垂尽之辞，察其恳忠之志，廓然发日月之明，毅然奋乾刚之断。悔既往之失，收将来之福；登进忠直，黜远佞邪；审黄发之可任，悟谝言之难信。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使众庶安农桑，士卒保首领，宗社永安，传祚无穷。则臣殁胜于存，死荣于生，瞑目九泉，无所复恨矣。

司马光以沉疴病体不凡的毅力，写完了心中之所思，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掷笔于案，收起《遗表》，妥加密封，置于枕下，然后，吹灭烛火，倚被闭目，安然睡去。

钓鱼庵外，秋雨停了，黎明的晨光，闪现着垂首俯枝的翠竹、零落遍地的枫叶、雨滴莹莹的残荷。

窗内的烛光熄灭了，范祖禹、司马康急忙走进钓鱼庵，司马光已经倚被睡着了，气息平稳，神情舒展。

床榻的支架垫板上放着一张纸笺，司马康拿起一看，上面写着：

预作《遗表》，置于枕下，慎勿拆览，吾若一睡不醒，寿尽命亡，谨授淳甫代呈圣上阅览。司马光拜托。

司马康泪流如注，咬牙吞声，把纸笺交给范祖禹。范祖禹看毕，双手抱着司马康，泪水流了下来……

第七回 意未平安石著书 情难了尧桀入梦

元丰五年十一月初，“永乐兵败”和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的消息，已在江宁街巷悄悄流传，失意的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荒僻的半山园里，茫无所闻，仍在苦度着他“知世知梦无所求”的淡泊晚年。

半山园，位于江宁白下门外七里许一个名叫白塘的地方，原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所在，岁月沧桑，几百年后的故宅遗址，已是荒草蓬蒿编织的一个宁静清冷世界。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京返回江宁，在心神憔悴，无人对话的悲怆苍凉中，于元丰二年（1079年）选定这片荒僻之地辟荒结舍。他没有惊动官府，在“书场浪子”和几位农夫的帮助下，筑起三合院式茅屋一幢，正屋五间，厢房对峙各六间，天井极小，矮墙柴门，在门前辟蔬圃数畦，广约三亩，辟鱼塘一泓，广约一亩八分，并引悟真院八功德水成清溪浅流绕屋入溏，依水旁植垂柳，垒石作桥。他似乎在着意摆脱以往生活的记忆，使自己成为一个闲散无忧之人。屋舍左侧有一座山丘隆起，高约两丈余，苍松覆掩，状若碧玉，即谢安故宅留下的惟一证物——“谢公墩”。传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率大军几十万南下，“投鞭足以断流”，列阵淝水，威逼东晋，江东大骇，谢安力主抗争，遂与其弟谢石，其侄谢玄，弈棋筹划于此，演出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破前秦苻坚，留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千古不朽的历史足音。王安石似乎着意要在这足音中抚慰自己孤独的灵魂，在苍松覆掩的山丘上，筑起四角飞亭一座，亭内置石几石凳，并命名为“半山亭”，亭碑上镌有戏趣之作一首，是他与古人谢安执杯相语的对话：

我名公字偶相同，

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

不应墩姓尚随公。

戏则戏矣，然王安石一颗虽落魄而不改其狂狷的灵魂，仍澎湃于亭中。

王安石几年来太孤独了，除了妻子吴氏扶病莳蔬、灌田除草的身影外，就是垂柳袅丝的轻吟。“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常来为他抚琴唱和，解忧消愁，但都是言不涉国事，语不及“变法”，忘年相交的友谊，怕刺伤他痛苦的情怀。他常常登上“半山亭”，望着苍劲的古松，缅怀昔日“谢公墩”的主人，士族出身而位居东晋宰相的谢安，除晚年遭受排挤，出居广陵，忧郁而亡的悲哀命运引起他“相惜相怜”的忧伤外，似乎再也无话可谈。他经常走进定林寺，与年老朋友时空法师谈佛论禅，“功名荣禄尽烟雨，六朝兴衰一梦中”的虚无，虽可宽释胸中的惆怅，却不是心灵上渴求的。他有时也走向田间黎庶，江山依旧，世情依旧，织女依然吟着哀歌，富豪依然飞扬跋扈，丰收的锣鼓，唱的是风调雨顺，歉收的愁怨，骂的是将相王侯。他几十年来追求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于无声无味、可有可无的境域中，为世人所冷漠、所轻视、所不知。这“不为人知”的悲哀更增添了他灵魂深处的迷惘和痛苦。他似乎为了逃避现实中一切世情的刺激，便终日幽居于茅屋之中，抱疴负忧的审定着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劳心巨著——《字说》，以排遣自己灵魂之中的怨悱之音。

秉性难移，心志难改啊，他心曲难诉的灵魂，在这部浩瀚二十四卷的文字学著作中又闪现了他执拗、叛逆、不合时宜、失于严谨的灵光。他要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中，探索远古的人性之谜、国家之谜、权力之谜，他带有“变法”的浓重色彩，从“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为圣时”的变革需要出发，《字说》成了《三经新义》的姊妹篇。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要把《字说》作为青衿学子的教材，从孩童抓起，用他的“理想”影响未来。他以大无畏气概，向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挑战，冲破儒家经学的传统樊笼，从佛老百家、野史传闻、民谚俚语，话史小说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寻找材料，博取所见，诠释语言文字的起源和规律，取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后人提供一种敢于疑古开拓的精神。他似乎要在此领域里追取他在朝政上丧失的一切。

也许因为“变法”的旗帜还没有最后降落，皇帝赵顼又一次把他高高捧起。他的《字说》在“元丰改制”的高潮中上呈朝廷，皇帝赵顼在思谋“用兵西夏”创建“武功”的同时，立即抓住《字说》，与《三经新义》并举，思谋创造“文治”的辉煌，便加封他为“荆国公”。宰执大臣们迎合着皇帝赵顼的心意，同声唱和，极力吹捧，把他的《三经新义》和《字说》抬高到与“六经”并驱的高度，把他誉之为“今之周公”、“今之鲁公”。于是，皇上诏出，《字说》与《三经新义》独据学馆，“主司纯用以取士”，成了天下学子“鱼跳龙门”的敲门砖。青衿学子滔滔背诵《字说》的热浪于元丰四年随着“用兵西夏”的兵马出征达到了高潮，也给王安石的苍凉心灵以慰藉。

这丝“慰藉”也终于失落。十一月九日傍晚，王安石的侄婿叶涛牵着毛驴从江宁城购日用杂物归来，不及卸货进屋，便神情紧张地跑上半山亭，向身着皂袍，拄杖踱步的王安石禀报了“永乐兵败”、“皇上重病卧床”的消息，王安石立即意夺形骇，手杖落地，呆然失神于半山亭，举目北望，神情怆楚，吁叹不止。

南浦随花去，

回舟路已迷。

暗香无处觅，

日落画桥西。

王安石心头绞动着万般愁结，在叶涛的搀扶下回到书房。他心绪无依，夜不能寐，预感到一场灾难的逼近：“永乐兵败”后的朝政走向，可能是纷争的再起，可能是人心混乱的猖獗，可能是“新法”的明令罢废，可能是“变法”旗帜的最终降落。“变法”将成为历史，人们将为“永乐兵败”寻找注脚，“变法”将蒙受不白之冤，将被执权者抹去锐意进取的光辉，将被执权者视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也将被执权者借来掩饰一切无能不智者的昏庸、一切贪渎不法者的恶行、一切弄权谋私者的祸心、一切利欲熏心者的腐败。而这一切“是非颠倒”出现的迟、早、强、弱，都决定于“重病卧床”的皇上的命运了。他感到心酸、心痛、心哀，一生的心血白费了，一生的岁月蹉跎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失落的是一代理想，沉沦的是一代追求，毁灭的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留在人间的，也许只有永世连绵的惆怅和“欲东而西”不解的谜。王安石在夜阑人静的风啸雁唳中，提笔濡墨，在桌案前的八页屏风上，飞笔写上了他去年秋天吟出的一首《千秋岁引·别馆寒砧》：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日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王安石当日病倒，昏迷不醒，两日不语，但似无痛苦之感，神态安详，微弱的呼吸出多入少，一丝一丝地抽泄着他衰老身躯中的精气，面色变得灰暗无光。侍于床榻之前者，惟妻子吴氏、王安国之婿叶涛、“燕尔婵娟”、“书场浪子”四人。吴氏是久病方愈，体弱难支，只能依偎于丈夫身边，洒泪湿襟，不停呼唤着不醒的丈夫。叶涛是二十多岁的诗人，早就

乱了方寸，一日三次进城延医诊治，但请来的几位名医，在望气诊脉之后，都瞠目摇头，以为病得离奇，不敢开方下药。吴氏心碎望绝，病卧丈夫身边，闭目流泪，不进饮食，亦不愿就医疗治，只求与丈夫情结同往。叶涛惊慌无措，只有求助于定林寺时空大师的弟子玄音和尚，飞马京都，向居官朝廷的王安礼告急。在半山园悲哀日益浓重之时，“书场浪子”不愧是个杂家，以其多年过从对王安石心境思绪的了解，上山采得一篓名叫“醒心棘”的草药，指点妻子“燕尔婵娟”佐三年乌鸡慢火熬制成汤，晨昏七次用羹匙喂疗王安石，并悉心悉意为吴氏宽心解愁。这对夫妻，形若王府婢仆，昼夜不离王安石的床榻。

王安石这次病倒，确如“书场浪子”所判断的，是一种灵魂极度痛苦时的心神衰竭，在杂籍传闻中称之为“佯亡之疾”——病者昏迷不语，气息微弱，脉搏隐现不定，灵魂飘忽无依，多梦多妄，三日无药物解其昏迷，则佯亡成真。传说，三国时代，蜀相诸葛亮即患此心神衰竭之“佯亡之疾”而病逝于五丈原军帐中。

王安石虽然由朝政的最高层跌落到荒僻宁静的半山园，但作为学者“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想象力，并没有衰退；“踞傲人生，探密求蕴”的僻习，并没有泯灭；学者“神龙飞天”般的灵感奇思仍然紧系于他的理想。他执拗的个性，精微的感觉，闷郁的心灵，升腾为对人生种种神秘悲哀和壮志难酬的探索，升腾为超越凡俗、一厢情愿的空虚和迷惘。他毕竟是一位实干的“变法者”，又是一位因“变法”而被贬逐的宰相，当升腾的空虚和迷惘被京都不断传来的哀音撞击之后，便化作痛心疾首的痛苦。

“书场浪子”的药挽回了王安石飘忽无依的灵魂。第三天入夜时分，当“燕尔婵娟”再用羹匙向王安石喂饮“醒心棘”药汤时，王安石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睁开困倦的眼睛，茫然地打量着身边含泪伤情的妻子、捧碗执匙的“燕尔婵娟”和床榻前神情焦虑的“书场浪子”，似在惊异不解中猜测人们此时的所作所为。良久，他的眼睛闪了闪，似乎明白亲人、朋友是为自己猝然病倒在担心和操劳，他苦笑了一下，声音低弱沙哑地吟出一首诗来：

杖藜随水转东岗，

兴罢还来赴一床。

尧桀是非时入梦，

固知馀习未全忘。

妻子吴氏喜泪滚落，俯身抓住丈夫的手高兴地说：

“谢天谢地，相公，你昏迷不醒，两日不语，现时终于说话了。”

王安石望着妻子，歉疚地又一笑：

“我依稀记得自己在一直说话啊，你听，我的声音都哑了……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了远古的唐尧、虞舜、殷汤，也梦见了古之暴君夏桀……”

“书场浪子”闻声大喜，王安石的思绪已走出了抑郁忧思的牛角尖，在梦中找到了对话的人，这是病恙走向康复的绝妙良药啊！他立即坐在床榻边，鼓励王安石走向舒畅和宽愉的心境：

“先生梦境超凡脱俗，唐尧何状？虞舜何样？殷汤果是英俊汉子？夏桀真是面目狰狞吗？”

“燕尔婵娟”似已理解丈夫的用意，亦笑语请求：

“先生两日不语，清音凝尘，人寰凄绝，婵娟似已双耳失聪，心焦神息，愿闻先生梦中之所见所得，发聩震聋。”

王安石当然理解“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友谊真切的用意，无力地莞然一笑，接过药汤，呷了几口，便若有所感地谈起：

“三代之初的人间世情谁说得清啊，依稀梦中之所见，也许比史籍记载和历代圣人贤人们留下的训诲更为切合实际。尧何状？体长而伟，结兽皮为衣，勤劳节俭之状可见，分明是一位田间老者，然一双八字眉颓然下垂，不仅消没了人主的英武，而且眉宇间堆着浓重的忧郁，不曾见上天所赋‘天纵英明’的气象啊！舜何状？体矮而面色黝黑，重眸相对，貌不惊人，且语迟而缓慢，给人以钝滞木呆之感，然目光戾利冰冷，望者寒心，孝悌之色无存，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致吧？汤何状？体长面皙而极瘦，似病恙终年缠身而不离，然双目炯炯，城府颇深，双眉如剑，眉宇间带有几丝狡黠；桀何状？体魄雄伟，浓眉虎睛，举止潇洒，确有美男子之姿，王者精明干练之气溢于言表，毫无狰狞之色。然远古以来，世人都似乎以心中的向往，塑造着远古的圣贤和暴君，依据现实的需要，颠倒了远古的混沌，留下了后人永远释解不了的远古之谜——人生之谜，世情之谜，秩序之谜，权力之谜，王业之谜，万物形成之谜和神鬼魔道之谜。也许我梦中之所见，也是一种荒谬，只是自己不解远古之谜的一种癫狂颠倒……”

妻子吴氏心情沉重。丈夫真是陷于“探索天理世道”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了。“天理”是飘渺的，你能抓得住吗？“世道”是迷惘的，你走得通吗？居茅屋而心系朝廷，处今时而探索远古，真是一种多情的悲哀。唉，悲哀有时也可宽慰一个人的灵魂，如若离开了这种自寻的悲哀，他可怎么样生活啊！随他去吧，一个生性执拗、令人心疼，却又无可奈何的亲

人……

王安石仍迷醉在他的梦境里：

“三代‘先王之政’真是清明的吗？我请教于尧，尧喃喃语焉不详；我请教于舜，舜讷讷不知所云；我请教于汤，汤狡黠而推托于宰相伊尹，伊尹却深避远藏，不知去处；我诘问于桀，桀嬉笑而语：汝何愚啊！天地混沌之时，原是万物本初的世界，相依相欺、相聚相离、阴阳参合、相撩相拨，上下无形，顺其自然，无以为‘清’，无以为‘明’，‘清明之政’压根儿是不存在的，汝从何处寻找啊！尧出现了，舜出现了，钻木取火，架木为巢，耕作得黍，制麻为衣，结绳记事，刻甲为文，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相摩相荡，结束了万物本初的混沌，随之而来的，是人群分伙，私欲产生，虚伪行世，欺骗得宠，王位成了争夺的猎物，权力成了人间的主宰，清浊共存，明暗交融，构成了‘三代之政’的躯体灵魂，‘清明’之说，只是后人的假想罢了，汝何信其真啊！如果有其‘清明’，何来尧、舜、禹、汤之更迭？……尧低头惭然地离开了，舜喟然吁叹地离开了，汤默然沉郁地离开了，桀也狂然大笑地离开了。迷惘缠裹着心神啊！梦中所闻都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罗网似的组成了人世之初的不解，这不解的‘人世之初’，已变作谬种而遗传于后世，为聪明的后世圣人贤人所因袭。尧主持的江山，真是温良敦厚的‘禅让’吗？史籍记载：‘尧让许由，巢父耻之，秽其溷听，临河洗耳，池主是让，以水为浊，嗟此三士，清足厉俗。’天下终于落到尧‘二女共婿’的女婿舜的手里，时人嗟叹。何其‘嗟’啊，难道根本就不曾有过‘禅让’，而是经受了一场争夺厮杀吗？‘尧日’、‘尧天’的传闻也许全是假的，梦中所闻‘尧晚年德衰，为舜所囚，其位亦为舜所夺’，泄出了探索远古之谜的一丝亮光，也许就是时人‘嗟’叹之所本啊！舜时天下何尝清明安定？与其弟象的权争闹得你死我活，开创了骨肉权争的先例，播下了历代相传的谬种，屈子《天问》有语：‘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不就是浓缩了远古之谜的纪录吗？夏桀与殷汤君臣之间的纷争，终于撕落了三代‘先王之政’辉煌的帷幕，桀贬囚汤于均台，置之于种泉（水牢），汤贿通狱卒而出逃，继而割地造反，演出了血淋淋的权力争夺，并牵出一个贤人伊尹和一个美女妹嬉，释解这远古之谜的残酷。屈子《天问》中的‘缘鹄饰王，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无人解答的疑问，先为夏桀宰相，后又充任殷汤宰相的伊尹，真是这场权争中决于胜负的人物吗？一个漂亮的女子妹嬉，真是造成远古之谜的祸根吗……”

“书场浪子”暗思：这正是王安石的悲哀啊，远古留下的人生之谜、世情之谜、秩序之谜、权力之谜、王业之谜，原是不可探索的，历代的圣人贤人都佯作视而不见，以维持这些罪恶根源的永恒，或美化这种罪恶渊薮的神秘，王安石却苦苦地追索着，试图用“变法”的霹雳手段加以改变，而且在失败遭贬的清冷空虚中仍魔迷于此道而不疲，真是难得的可怜可敬可佩。

王安石似乎已察觉到他梦境中所闻所见的悲哀，声音变得苍凉：

“尧桀的是非也许原是不可探索的，就是苦苦追求而释解其中的奥秘，又能如何呢？况且一切都在梦中。人的一生，何尝不是一个做不完的梦啊！婵娟，我在梦中登高眺望，似见历代兴衰之迹，吟得一曲《桂枝香》，此刻尚且记得大意，请你为我作录吧！”

“燕尔婵娟”应诺，王安石低声吟出：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燕尔婵娟”为王安石昏迷成梦的苦苦追求所感动，她不忍心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如此痴心执著地折磨着自己，便佯作欢愉地说：

“先生于梦境之中，仍不暇歇息地精研远古留下的无字天书，当朝当代，能有几人。梦中所得《桂枝香》，豪雄慷慨，是先生一颗忧国忧世之心啊，婵娟为先生低吟入曲清遣心神吧！”

王安石微笑着点头。

“燕尔婵娟”入曲吟唱。

夜风呼啸，呜咽激越，似在伴奏着……

第八回 东坡雪堂密友醉 赤鼻矶岸苏轼歌

“永乐兵败”的消息传到荒僻的黄州，已经是元丰五年岁尾了，而且被严密封锁在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府衙里。因为这一年旱情严重，收成大减，时近年节，饥民结伙为“盗”之事已在几处发生，太守徐君猷害怕“盗”风缘此消息而猖獗，不得不严禁传播，更不敢告知“口无遮拦”的苏轼。

冬季天气有些反常，无雨无雪，寒冷来得缓慢，莽莽林木至今仍然托着深秋的红枫、黄叶，苍凉的秋色仍然覆盖着黄州城，覆盖着黄州城外的定惠院、安国寺、临皋亭，覆盖着黄州城的东坡园圃，覆盖着东坡园圃里的松、柏、柳、桃、桑、枣、花、蔬和新筑的屋舍、亭台、牛棚、鸡

舍。黄州城四周的山山水水，更显得苍凉而寂寥。

十二月十八日黄昏，夕阳的金辉斜映着东坡园圃一片一畦苗叶初绿的麦田和一群踩田啃青的牛羊。“东坡雪堂”的主人苏轼，葛衣芒履，乱发垂肩，长须漫胸，神情颓然地坐在一张几案前，凝视着“雪堂”四壁自己亲手绘画的雪景，抚弄古琴，唱着一支苍凉的《雪堂歌》：

雪堂之前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

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

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

挹清泉兮，抱瓮而忘机。

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

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

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

吾非逃世之事，

而逃世之机。

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

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

……

琴音歌声相融。

“雪堂”的女主人王闰之推门而入。她着蓝布衣裤，方形印花蓝巾覆发，已是黄州村妇的装束，轻步走近几案，把一杯热茶放在丈夫面前：

“子瞻，你还是没有逃出‘世之机’吗？”

苏轼停琴默然。

王闰之坐在丈夫身旁，为其解忧：

“田里种的冬麦，绿汪汪一层，长势喜人。邻居潘邠老说，若有一场大雪覆盖，明年准是一个丰收年……”

苏轼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

“午后去太守徐君猷处，得子厚（章惇）托人捎来书信一封，心烦意乱啊。”

王闰之见是章惇的来信，急忙接过，打开笺纸看着，不无感激地说：

“子厚毕竟是朋友，在‘乌台诗案’中帮了我们的大忙，你去年代滕甫上呈的那份‘论西夏’的奏表也为子厚添了麻烦。他现时还在关心着你。你听，‘子瞻若能思过自新，则重返京都有望，万勿错过机缘，则为幸甚……’唉，子厚说的这个‘机缘’是什么啊？”

苏轼摇头，喟然自语：

“子厚所谓的‘机缘’，也许就是我没完没了地‘思过自新’吧！两个月前，我已第三次把‘思过自新’的表文上呈朝廷：‘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乃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我已自贬自新如此，还嫌不够吗？”王闰之急忙宽慰丈夫：

“子厚也是一番好心，他现时是门下侍郎，副宰相啊，话也只能这样说。别想朝廷里那些乱事了，还是多想想我们眼前的这些好人。我常想，咱们一家人来到黄州，如果没有太守徐君猷的关照，真不知在哪里安身；如果没有正卿梦得的四处张罗，真不知怎样活下去；如果没有郭生、古生、潘生的帮助，凭我们一家老小，是建造不成这个窝的。再就是如果没有潘邠老一家人的操劳指点，咱们就是哭，也哭不出仓里的几石粮米来；如果没有左邻右舍那些大娘大嫂的帮助，真不敢想咱一家人现时会是什么样子……”

苏轼频频点头：

“黄州，水暖土热的黄州啊……”

王闰之拂去忧愁：

“子瞻，你想想明天是什么日子？”

苏轼一愣而思，茫然摇头。

王闰之嗔笑：

“真是‘任性逍遥’而不知其岁月之移。明天是十二月十九日，是你的四十八岁生日。”

苏轼恍悟叹息：

“岁月老人，我也该‘知天命’了。”

王闰之微微一笑，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和霞商议，明天何妨‘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热闹一番。全家诗酒欢歌，为一家之主祝寿，驱一驱这几年的晦气，招一招来年的好运气。霞已在厨房里杀鸡剖鱼了……”

苏轼大喜，双手抚着妻子面颊，凝目打量着说：

“既不避世，也不避人，季璋，连你也乐观旷达、澄怀观道、自由自在地做人了。明天在赤壁矶上置酒设宴，踞高峰，俯鹊巢，欢舞高歌，庆祝苏轼新生。请太守徐君猷来，请潘邠老一家来，请梦得、郭生、古生、潘生来，请有恩于我们的左邻右舍来。我要向他们敬酒致谢。”

王闰之高兴地附和着：

“明天叫迈儿去岐亭，请季常（陈慥）也来一块儿热闹吧！”

苏轼点头：

“这缺酒少肴之宴，可全靠你精心操劳了。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要提前探索‘天命’的奥秘……”

突然，一阵歌声在“雪堂”外响起：

天地解兮六合开，

星辰陨兮日月颓，

我腾而上将何怀？

王闰之惊诧：

“这不是晋代竹林贤士阮籍的《大人先生歌》吗？”

苏轼惊喜地站起：

“天遂人愿，季常来了！”

苏轼、王闰之急忙走出“雪堂”迎接。夕阳照映之下，只见陈慥弃车马，毁冠服，布衣散发，孤身徒步，手提酒坛，拄杖向“雪堂”走来。苏轼高声相迎，步随语出：

“说曹操，曹操到，两心相通啊！”

陈慥高举酒坛朗声应和：

“岐亭野叟，专为落魄寿星送寿酒而来。季璋，明天是子瞻四十八岁华诞，女主人何以待客？”

王闰之急忙敛衽为礼笑着回答：

“子瞻近日发迹，已备‘三白’宴会以待季常。”

“何谓‘三白’？”

“白饭一碗，萝卜一碟，白汤一盏。”

陈慥大笑：

“好一个俭朴持家的农家妇啊！”

苏轼喜狂，挽陈慥走进“雪堂”。

陈慥自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与苏轼握别于汴京西冈苏府之后，便辗转于大江南北，不再北返，隐遁于黄州岐亭山。林泉野鹤，清风明月，以庄子梦蝶之趣，洗心中壮志难酬之块垒，十年之间，断绝了与所有朋友的音讯交往、诗酒唱和，消失于朝政纷争之外，成了名不闻世的“隐者”。元丰三年（1080年）一月下旬的一天，苏轼在贬移黄州的途中，与陈慥相遇于岐亭山下。当时的陈慥，白马青盖，行迹疏狂，踏雪寻梅，放歌自娱，且佯作癫狂、隐姓埋名，自称方山子，使苏轼面对而不敢相认。后挽苏轼至林泉草庐，“呼酒意颇急，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酒饮五日，诉十年离别之情，谈仙鹤麋鹿之趣，不胜欣喜，不胜怆楚。苏轼感慨万端，因贬令在身，不可久留，吟着“枯松强钻膏，槁竹欲沥汁。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的诗句而别。之后两年间，苏轼两次去岐亭访问陈慥，陈慥亦两次来黄州看望苏轼，两情相依，两心相怜，“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

今晚，“雪堂”烹茶置酒，烛光如昼，主客畅怀痛饮，“雪堂”四壁的雪原雪景，为主客提供了吐诉心声的话题。一个是踏入仕途而不断遭贬的背时者，一个是仕途不遇的可怜人，心中都有着寂寞沉沦的块垒，也都有着“顿悟”人生的渴求，酒醉人，景醉人，情更醉人，陈慥醉眼朦胧，举杯凝目打量着“雪堂”四壁苏轼绘画的雪掩绿林、雪漫流溪、雪卧渔舟、雪映红梅，默然沉思，揣摸着朋友此时的心境幽思、苦衷隐情，思虑着把苏轼引向一个忘忧忘愁的境界。

苏轼是个酒浅易醉之人，此刻已是醉眼移影，醉意摇曳，醉志恍惚，举杯望着眼前的朋友，一幕幕慷慨激越，神采飞扬的情景，不停地闪现在眼前：

岐山之侧，凤翔原野，一位英姿少年，箭衣红缨，纵马荒原，两骑相随，风啸云飞。忽鹊起于前，从骑突出，张弓逐射，鹊上下翻飞，盘旋云空，傲然而鸣。少年怒马独出，飞马张弓，弓响而鹊落马前。何其英武啊，这就是嘉祐八年的季常……

终南山下，凤翔城外，高台横空，丽亭蒙翳，凌虚台上孤灯映星，一位英俊豪士，奋“驰骋当世”之志，发“忧患边疆”之心，折节读书于孤灯之下，精研兵法，论古今用兵成败之理，孜孜不倦，乐而不疲，冬夏不辍，彻至黎明。何其志坚而心诚啊，这就是治平年间的季常……

汴京城内，御街官衙，笙鼓喧歌，华灯灿烂，一位多情之士，心在边陲，志在征战，携长剑、兵策，奔走于王府官邸，输忠心于帝王，欲献身躯于边事，为“变法”唱着赞歌，寄希望于安石介甫。命途多舛，不被录用，京都西冈，梨花树下，仍留慷慨激昂的追求企盼于京都。何其肝胆生辉啊，这就是熙宁初年的季常……

可现时呢？嘉祐年间的季常何在？治平年间的季常何在？熙宁初年的季常何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眼前这“弃车马，毁朝冠”者何人？是晋代狂狷不羁的阮籍吧？步兵校尉阮嗣宗先生，你何冒充吾友季常而至此……

苏轼醉眼闪花，虚实莫辨。“阮籍”醉语殷殷地诘问响起：

“子瞻，汝世之散人耶？拘人耶？”

苏轼醉语反诘：

“‘散人’何谓？‘拘人’何解？”

“散人也，天机浅。拘人也，嗜欲深。今似系马而止，有得乎而有失乎？”

苏轼愕然：

“嗣宗先生所谈甚妙，苏轼洗耳恭听。”

“阮籍”一笑谈起：

“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

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观而惊，智者起而轧，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藩外之游，可乎？”

苏轼大笑而回答：

“予数度遭贬，今至黄州，自以为藩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

“阮籍”摇头叹息：

“子瞻，汝何如此不明事理啊！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跼蹙之不已，则藩之于人，抑又固矣。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为警，则神固不能碍。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燃，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

苏轼一时窘然，语不能出。

“阮籍”举杖而指点四壁：

“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而厌于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

苏轼喃喃而语：

“予多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矣，奈何！”

“阮籍”摇头反驳：

“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袭，岂有异哉？”

苏轼兴发，拱手高声辩解：

“子之所言是也，苏轼敢不闻命，然言过其顶，理逾极端，苏轼不能默而

不语。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人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警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溯而□，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披之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孔夫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以为如何？”

“阮籍”忻然而吟叹：

“天下有若人耶！苏子瞻，真风凌俗，傲视王侯，屡遭贬离，仍抱璞守真，兼济独善，似儒非儒，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狂狷不改，走着自己的路啊！真是疴疾难医，无药可救了……”吟毕，抱酒坛而饮，倚椅闭目，逸然醉去。

苏轼仰头饮尽了杯中酒，望着醉去的“阮籍”，喃喃地说：

“史传嗣宗先生嗜酒，有鲸饮百川之量，今何醉之速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苏轼横卧在坐椅上，发出雷动般的鼾声……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傍晚，黄州赤壁天造奇峻的赤壁矶上，响起了千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壮情浩歌。矶下的狂涛拍岸，轰鸣着撼天动地的节拍；矶顶巨鹘盘旋，展现着击云搏雾的健影；矶上岩边黄花挺立，显示着经霜不凋的傲姿。苏轼居黄州三年，他忧郁痛苦的灵魂，在现实的炼狱里经受煎熬，在田叟野老、贩役渔樵的情趣里经受陶冶，在山林波涛、翠竹蒿蓬的风雨里经受洗礼，终于获得了“任性逍遥，随缘旷放”的境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云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歌起赤壁矶，峰峦回应，江水唱和，天地间似乎涌起澎湃的浩荡之波。这是苏轼两个月前面对长江吟就的千古绝唱，叹“千古风流人物”的一去不返，悲自己“早生华发”的一事无成，在灵魂的“故国神游”中，他会见了曹操、周瑜，还有那位绝代佳人小乔。他追慕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追慕那赤壁鏖兵、群英聚会的辉煌，更仰慕周瑜创造的英雄业绩。他似乎顿悟到人生暂短、世情坎坷和壮志难酬的悲哀，只能用愁酒一杯祭奠不再回归的过往。也许因为这首词作写出了黄州人的怀古不忘，黄州人认定这是苏轼献给黄州赤壁的一颗魂灵。于是，争相传诵，诵而成歌，不到一个月时间，已成为黄州黎庶抒发骄傲情怀的浩歌。今晚，在苏轼四十八岁华诞之时，他们叩石击铁而歌舞，把黄州人一颗相知相亲的灵魂，回赠给苏轼。

苏轼垂泪了。他带着王闰之、王朝云、苏迈、苏迨、苏过向黄州太守徐君猷敬酒，向长者潘邠老敬酒，向郭生、古生、潘生等人敬酒，向黄州的田叟野老敬酒。这是三年来不曾有过的心灵宽慰。这敲石击铁之歌，叩钵敲碗之歌，拍膝叩角之歌，舒臂舞蹈之歌，粗犷炽烈之歌，是热流，是暖裘，是炭火，温暖着贬臣流客的心！这是灵魂相亲的撞击，这是心神交融的圣曲，这是黄州黎庶接纳一个外地贬臣庄重的礼典！人活在世上，总得有个扎根的地方，扎根于这群黎庶之中，扎根于这片水暖土热的黄州，心底无忧、无愁、无疑、无惧……

歌声停歇，赤壁矶格外的宁静，天地山川似乎都沉醉在这首怀古伤今、千古绝唱的深邃意境中。明月繁星照映的深夜，除了耳边响着大江东去的滔滔足音外，似乎什么声息也没有了。突地，一声苍凉的长吟破空而出，陈慥季常举杯站起，洒酒于赤壁矶下，对着苍茫的大江，高声吟诵：

“慷慨激昂，悲壮苍凉啊！昔日樯橹如林，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如画的江山；昔日风流倜傥、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逝去了，留下的只是千古不灭的英灵。苏子瞻的‘故国神游’，又把消失的古战场和逝去的英烈还给了今人。并招来了绝代佳人小乔为怀古者消忧解愁，何其旷达而多情啊！儒家之僵腐，佛家之色空，道家之虚无，在这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人间如梦’，人间真的如梦吗？

“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啊！这是滚滚长江的写照，又何尝不是苏子瞻胸怀气度的写照呢？雄威壮丽谓之‘豪’，摆脱束缚谓之‘放’，身婢性奴的‘词’，走出了闺房，走出了妓院，走出了酒楼，走出了悼红惜绿，走出了春怨秋泪，走出了缠绵柔弱的多愁善感，也走出了低声细语的怨恨牢骚，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开创了‘豪放’的新风。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起笔突兀，雄视千古，无所顾忌，情感无拘，大吼大喊！世间一切新异出现，总是符合天造的，水要破坚而流，花要驱寒而放，鱼要逆浪跳过龙门，鹏要腾云扶摇九重，人只能在荆棘和污秽中一步一步

地跋涉。苏子瞻命途多舛，荆棘牵衣，污秽陷足，路途塞断，前景泯绝，身处绝境，却没有缚颈自裁，抱石沉身，反而把一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宏愿理想，移向这无权无势、清冷苦涩、却万古不朽的文苑词坛，在豪放旷达的笑对人生中，捧着一颗滴血滴泪的拳拳忧心……”

忽地一缕如怨如慕的洞箫声在赤壁矶峦腰的巨石上飘起，人们仰头望去，夜色中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捧洞箫而吹。苏轼急忙起立，拱手相迎：

“阿弥陀佛。好一曲清婉哀怨之音。”

和尚落箫停音，双手合十，吟诗作答：

上国归来路几千，

浑身犹带御炉烟。

赤壁矶上听歌咏，

惊起山翁白昼眠。

苏轼闻声音而惊诧：

“莫非无知大师仙临？”

无知和尚念佛应诺，举步离石，沿蜿蜒石阶而下，朗声而语，并背诵起苏轼舟游长江而作的《前赤壁赋》：“苏子瞻华诞四十有八，已探知人生底蕴，可喜可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字字珠玉，此苏子瞻人生之悲慨啊！‘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句句警哲，此苏子瞻人生之旷达也。这篇《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相映生辉，已勾出了一个活脱脱的苏子瞻，无须贫僧再饶舌为苏子瞻超度了。”

人们对无知和尚的骤然而至感到奇异，更对其神秘的诗偈和诵颂《赤壁

赋》的情状感到惊讶，随着苏轼纷纷涌上，形若群起而迓迎。

无知和尚合掌以佛礼回敬：

“阿弥陀佛。黄州地处江滨，人心纯朴而忠厚，古风暖人，苏子瞻似已扎根落户了。”说着，抬头打量着官服在身的徐君猷：

“此黄州太守徐公君猷啊！公富以三冬之学，绰有建安之风，济苏子瞻于困窘之时，世人知者，莫不敬仰。”

徐君猷执佛礼答对，语尽地主之谊。

无知和尚把目光转向散发布衣的陈慥：

“此必岐亭隐者方山子也。粪土功名富贵而自甘萧索，消弭凌云之志而隐居蓬蒿，亦非常人也。适闻感慨苏子瞻《念奴娇·赤壁怀古》之论，亦顿悟人生之绝唱啊！”

陈慥亦执佛礼答对。

苏轼笑捧酒钵而相趣：

“大师来自京都，御炉烟气颇浓，请饮茶解渴吧！”

无知和尚笑饮而尽。

王闰之亦捧酒钵相迎：

“大师仙临，苏门有幸，连这赤壁矶也月色晴朗，星光灿烂。请大师多多指点子瞻早入佛门。”

无知和尚大笑：

“阿弥陀佛。女施主不愧是天下第一贤人，贫僧为佛门的兴旺向你致谢了。”

王朝云捧着酒钵至无知和尚面前，深深一揖：

“大师佛光普照，云游京都，千里之外，亦知先生有《赤壁赋》之作，且口吟而出，无一字差错，批点评说，佛化了先生内心的苦衷与忧思。真是名副其实的‘无’所不‘知’啊！”

无知和尚接过酒钵一饮而尽：

“女施主真是苏子瞻的解语花，但不知怀中琵琶可有荒疏？请赐古曲一支佐贫僧为苏轼祝寿。”

王朝云敛衣应诺，抱起琵琶，弹起一支古曲。

无知和尚就地打坐，自斟清酒一钵，面对苏轼，闭目放声而歌：

云雨关山坎坷多，

深潭飞龙霹雳落。

山林鬼魅东西走，

晨钟暮鼓难诉说。

这哪里是祝寿之辞，分明是偈语暗示。人们欢愉的心境骤起疑云，都沉默猜想着。苏轼茫然，王朝云手指间的琴音有些慌乱。惟太守徐君猷神情不安地举酒浇愁。

无知和尚神情漠漫地继续放声：

清晨绿水绕城郭，

浊暮枯鱼卧浅辙。

西天原是极乐地，

一片残阳映血泊。

混沌的偈语，刹那间激变为悲凄的哀音。人们心头的疑云，变成了愤怒：有这样给人祝寿的吗？苏轼已猜知朝廷有所变故……

上宫方欲强搜罗，

肯使贤侯此地歌。

只待修成云路稳，

皇书一纸下天河。

突然，太守徐君猷摔杯踉跄而起，醉语真话：

“怎么，朝廷用兵西夏，兵败永乐城，几十万兵马送命，现时又要下传谕旨要粮征兵吗……”话语未尽，仆俯在无知和尚的身边，醉倒在地。

这真是“深潭飞龙霹雳落”，赤壁矶上，一时死寂，篝火照映着人们惊诧、惊骇、木呆、凝固的面孔。陈慥眉宇间的精悍之色勃发，苏轼面色苍白。无知和尚声音悲怆：

“子瞻，永乐兵败，皇上忧郁成疾，听说已有三月，卧床不起……”

苏轼举起酒，仰天狂饮，王朝云急忙劝阻：

“先生，你已经酒醉了……”

苏轼推开王朝云，怆楚吼道：

“吾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啊……”

郭生、古生、潘生拥上，搀扶着步履踉跄的苏轼。苏轼望着身边的年轻人，喃喃而语，似在指点后进：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可这‘必不仕则忘其君’真的容易做到吗？”

无知和尚谈论起京都的现状：

“永乐兵败，重臣惶恐，百官无依，民心失散，军心萎靡，大宋百年之危，莫过于今日。传说，司马光中风偏瘫于洛阳独乐园，已无望再出；王安石退居江宁半山园，因‘变法’蜕变而心力俱瘁，亦无心再出，且人望跌落殆尽，实无力再号召天下人心。今日京都朝野，皆目视黄州，寄希望于苏子瞻啊！”

苏轼挥手，踉跄走向陈慥：

“否！现时朝廷需要的，不是口无拦挡的苏轼，而是胸有甲兵的季常。季常，你‘必不仕’近二十年，真的忘却了国家，忘却了皇上吗？你隐居岐亭十年，林泉草庐的墙壁上，不是仍然挂着利剑强弓吗？我仔细察看过，利剑闪着寒光，强弓绷紧着鹤筋。”

陈慥紧紧抱住酩酊欲倒的苏轼，他怕苏轼着凉，取下自己的头巾戴在苏轼的头上：

“子瞻，你真的大醉了……”

苏轼手抚头巾大笑：

“谢季常深情。‘醉’和‘醒’都是一种心境，何必要分得清楚呢？惟有醉时真。霞，你在哪里？快弹起古琴，我要送季常驰骋疆场了……”

王朝云含着泪水，弹起古琴，琴声铮铮。

苏轼不支，躺在陈慥怀里，仍唱着心系朝廷的壮歌：

夫子胸中万斛宽，

此巾何事小团团。

半升仅漉渊明酒，

二寸才容子夏冠。

好戴黄金双得胜，

休教白纻一生酸。

臂弓腰箭何时去，

直上阴山取可汗。

陈慥泪水滂沱而下。黄州黎庶泣咽出声。无知和尚合掌：

“阿弥陀佛。天上的玉皇，人间的帝王，该知苏子瞻的一颗心了。”

苍茫的江面上传来一声划破夜空的鹤唳，月色中一支羽毛雪白、尾巴漆黑的仙鹤振翅而起，长啸着掠过赤壁矶，向北飞去。

第九回 王安石“凄怆江潭” 吴夫人“泪看黄花”

“安得病身生双翼，长随沙鸟自由飞。”王安石病卧“南窗榻”已一年有余，病情忽轻忽重。“攘攘生死梦，久知无事拣”的人生归宿，常使他的哀心飞向北山墓地儿子王雱和弟弟安国的荒草青冢。直至元丰七年“井陉从芜漫，青藜亦倦扶”的五月中旬，他才离开病榻，强扶竹杖，走出茅屋，常在老妻吴氏的搀扶下，艰难地登上半山亭，眺望着北山外天际漫起的云霭晚霞，心里翻腾着纷乱的思绪，在久久地痴情呆思中，茫然而忘其夜归，有时直至银河横空、斗柄转移。五月二十九日，王安石的二女婿蔡卞奉诏从京都来到半山园探视其病情，并带来了皇帝赵顼的关怀和恩典，也带来了朝廷变幻的风云。

蔡卞，字元度，福建仙游人，时年二十六岁，眉清目秀，英俊潇洒，诗文兼优，熙宁十年进士，年仅十八岁，人称奇才，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职原为寄禄官，实不任事，“元丰改制”后，掌起草诏令，若事有失当，亦有奏请皇帝重新考虑之权。其兄蔡京，现知开封府，亦为京都权势人物。王安石前年十一月病倒，叶涛请玄音和尚赴京都向尚书左丞王安礼告急，时王安礼恰遭侍御史张汝贤弹劾，其罪名是“王安礼与王珪陈乞子侄差遣，为害大政”、“王安礼不能修身治家，居官湖州、润州时，与娼女共政”。王安礼罪案在审，不能离开京都，急修书一封，佯称“政务繁忙”，不能侍兄病于榻前，请玄音和尚携银两速回江宁，并以王安石病情告蔡卞，蔡卞踌躇数日，借中书舍人草拟诏令之便，乞假南下江宁探视王安石的病情。当时皇帝未置可否，一年之后，于元丰七年五月二十日，皇帝赵顼突下诏令，命蔡卞南下江宁，探视王安石的病情，赠给王安石的是一颗怀旧思友的心，是怆楚凄凉的四个字：“凄怆江潭”。

蔡卞的到来，立即拂去了半山园久积的沉寂郁闷，王安石夫妇极是欢欣。他们有两个女儿，现都在京都，长女嫁吴充之子吴安持为妻，次女嫁蔡卞为妻，两个女儿都捎来了孝敬父母的问候和礼品，只此一点，就足以暂时消散王安石心头的忧愁。“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汝”，王安石拄着竹杖，领着蔡卞观赏半山园的清溪、石桥、蔬畦、鱼塘、垂柳、亭台，随口吟出了半山园春天的清雅秀丽：“春风过柳绿如缲，晴日□红出小桃。池暖水香鱼出处，一环清浪涌亭皋。”吴氏今日顿觉身清神爽，催促叶涛赶快进城购买美味佳酿，自己亲自执铲割蔬，执网捕鱼，操劳于厨房，亲自烹制蔡卞喜食的清炖鱼虾。

几支蜡烛，燃起洋洋喜气，一桌酒肴，腾起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王安石居首位，脸上焕发着丈翁的欢愉；蔡卞居左位，叶涛居右位，脸上浮现婿子的恭谦；吴氏，脸上挂满了丈母的慈爱，忙不迭地为蔡卞、叶涛斟酒夹菜，并为王安石斟酒半杯，以示可解卧病一年多来滴酒不沾之戒。

酒过三巡，欢情方浓，蔡卞举杯站起，面北拱手，遥祝皇上“万寿无疆”，继而神情肃穆地转述了皇上诏令南下探视的突然决定，然后郑重地说出了皇上赠给王安石的四字口谕：

“凄怆江潭。”

叶涛知道，“凄怆江潭”之语，是出于北周庾信的《枯树赋》，“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长年悲斯啊！他杯停唇边，默而不语。

王安石神情一震，心里骤然腾起一股苦涩的悲哀、哀痛交织的预感：皇上的病情转危了，“变法”旗落号息的时候快要来临了。“凄怆江潭”，他眼前似乎展现着熙宁三年深秋的一天，在琼林苑为皇上讲读庾信所作《枯树赋》的情景，年轻皇上感情真挚地吟着《枯树赋》中寒冰凄哀的辞句，晶莹的泪珠在闪着清光。“凄怆江潭”，这凄绝情深的四字赠语，是哀叹，是问候，是自诉，是君臣相知相思、难以忘却、难以再见的告别，也是君臣际遇十多年来恩怨是非不须诉说、也诉说不清的心音啊！他不敢再往深处追思，也不敢向蔡卞询问皇上的病情，泪水潸然而下，闭目衔悲。

昔日种柳，

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

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

吴氏望着丈夫的神态十分害怕，她怕今夜的欢宴不欢而终，更怕丈夫的病情出现反复，为了驱散“凄怆江潭”四字带来的阴影，急忙站起，为蔡卞、叶涛斟酒，并想劝慰丈夫几句，但她一时心头酸楚，竟说不出话来。在此之际，叶涛开口了：

“元度，朝廷政局近来有何变化？……”

蔡卞哀叹一声，谈了起来：

“朝廷‘用兵西夏’的溃败，已引起了朝政的急剧变化，百官怨愤骚起，圣上心乱无依，宰执大臣皆推却责任，相互举表弹劾，朝廷已无宁日。尚书左丞蒲宗孟已贬知汝州，知枢密院事孙固已调知郑州，韩缜接任枢密院事。去年六月，原宰相、致仕老臣郑国公富弼病故，临终之际，手封‘疏奏’一份着儿子由洛阳来到京都，呈圣上。其‘疏奏’主要论点是：其

一，天下现时之状是：上自辅臣，下及庶士，畏祸图利，习成弊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致使皇上聪明蔽塞，天下祸患已成，但朝廷尚不知警怀改悔，创艾补救。其二，现时宰执大臣之状是：辅臣皆贪宠患失、柔从顺媚之人，事一出于上，则下莫任其责，小人因得以为奸，事成则下得窃其利，事不成则皇上独当其咎。其三，现时宫闱之臣的情况是：临阵监军，委以统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则挟权怙宠，陵轹上下，入侍左右，宠禄既过，则骄怨易启，势位相友，猜夺随主，立党生祸。其四，论其治道之要：谀佞者进，则人主不闻其过，惟恶是为，所以致乱；谠直者进，则人主日有开益，惟善是从，所以致治。富弼的这份‘疏奏’来自洛阳，也许代表着洛阳一群致仕老臣的共识，已在圣上心中产生了影响……”

王安石闭目默然，聚精会神地听着。富弼毕竟还是那个富弼！富弼死了，但灵魂还活着，皇上健在，但励精图治的灵魂失落了。在一场新的风暴面前，这副失落灵魂的躯体，还能维持多久呢？“凄怆江潭”正是一颗无可奈何的心灵在悲叹啊。世间的事物原本也许就是这样的：日出日落，潮起潮退，花开花谢，月圆月亏。现时是日落潮退的时日，日出东山，潮起滩头的年月又在何时呢？他想到身居洛阳的司马光，低声插话询问：

“司马君实近日如何？”

蔡卞收住对富弼“疏奏”的议论，急忙回答：

“司马君实仍箝口禁舌，对朝政不置一言。听说前年老妻病亡，孤独益深，话语更少，且所患中风偏瘫之疾似无好转，仍然是举步困难，话语不清，右手不能写字，然此公亦奇特之人，据说依然蛰居于独乐园中的钓鱼庵，晨昏不歇，用左手执笔，致志于《资治通鉴》的著述。”

王安石闭目而自言自语：

“君实之致志于事业，或为政，或为文，堪称人表。昔日居群牧司，曾欲傍司马府邸而筑屋，效‘孟母择邻’之义，为雩儿延司马君实为师，惜因倏忽分离而未果。”王安石微微摇头，似在摆脱往日的回忆：

“苏子瞻居黄州情状如何？”蔡卞应诺谈起：

“两年前，苏轼在黄州代滕甫上呈奏表，论西夏事，被王珪、蔡确弹劾为‘讪讽朝政’，因章惇、孙固及三叔（王安礼）为其辩诬而免祸。后‘永乐兵败’，圣上思苏轼诤谏之明，起再用之意。今年元月二十一日，圣上召宰执大臣于福宁殿御堂，叹息而语群臣：‘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并欲以江州团练副使徙之。蔡确、张璪默而不语，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以苏轼‘未知悔改’为由而以为不可。圣上不悦，翌日即出手札，诏徙苏轼居汝州为团练副使。此诏一出，朝廷百官纷议，京都文坛雀跃，皆以为圣上欲以苏轼口无遮拦，耿直敢言之风，扫涤朝廷重臣怙宠衰靡之气……”

王安石仍是闭目静听。苏子瞻被宽恕而徙往汝州，皇上之意恐非计于今日，而是意在未来。深沉的思虑啊，未来一个年幼的君王，是需要一个耿直敢言的老臣保驾的，既能够赢得民心，又可以弹劾群臣，皇上没有看错，但愿知恩重情的苏子瞻，莫辜负皇上的所托。他闭目伸出手来，摸索着端起酒杯，默默地为苏轼喝下了一杯祝福酒。

蔡卞仍在谈论：

“二月十四日，圣上强扶病弱之躯，在延和殿召对群臣，晋封濮阳郡王宗晖为嗣濮王，封宗晟为高密郡王，封宗绰为建安郡王，封宗隐为安康郡王，封宗瑗为汉东郡王，封宗愈为华原郡王。并以罕见的举止，携八岁皇子延安郡王赵傭侍立于御座之侧，群臣多有不解。三月四日，圣上宴请三朝重臣文彦博于琼林苑，群臣更为惊诧。文彦博元丰四年知开封府，因反对朝廷‘用兵西夏’而被贬居洛阳留守御史台，并纠合洛阳致仕老臣十多人而倡作‘耆英会’，借诗酒怨谤朝廷，圣上闻知，令其致仕歇息，谁知突然敬若蓍龟。文彦博从洛阳入京之日，圣上遣皇子延安郡王赵傭驱车迎至南薰门外，并以宗室诸王陪宴，圣上自制诗以赠，颇有为其雪冤平反之意，其隆重堂皇，实为近年所未有……”

王安石神情黯然了：这分明是确立皇子赵傭嗣位的暗示，暗示着朝政将落入文彦博等人之手，暗示着一个“励精图治”时代的即将结束。“凄怆江潭”，蔡卞奉诏而来，原是为了传送一个大时代逝去的挽歌啊！他的心真要碎了。

蔡卞接着说出了一个更为惊心的消息：

“现时皇上是深居简出，已有一个月没有早朝了。宰执大臣各营其私，各有所图，圣上以上种种用心，未必能如愿以偿。据小婿所知，在嗣君这样的重大事体上，王珪圆滑，不露痕迹，蔡确狡黠，有意于岐王赵颢，忠于皇上暗示主立延安郡王赵傭者，惟尚书右丞李清臣一人……”

王安石全然木呆，泪珠从闭合的眼角悄悄滚落。

吴氏坐在王安石的对面，丈夫痛苦的心境她看得真切。

亲人啊，你已无回天之力了，若再这样痛苦的折磨下去，迟早会发疯的。

她急忙截住蔡卞的话语，拖出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

“元度，朝廷的事情已谈了不少，该谈谈京都亲人的情况了。你三叔和甫近来好吗？你大姊近来如何？她生性软弱，是惹我最挂牵的，你仔细说说。”

蔡卞一时语塞，急忙端起酒杯，借饮酒掩饰：三叔、大姊若处境安好，我何略而不详地拖到此时啊！

王安礼遭侍御史张汝贤弹劾，时逾一年，皇帝近日已有谕示：“安礼果如此，何以复临百官”，罢贬已不可免，只是时日问题。

王安石长女身居吴府，以泪洗面，吴充任宰相遭罢之后，于元丰三年忧郁而亡，吴府上下人等以为遭此劫难与王安石结亲有关，吴安持官场坎坷，亦有怨愤王安石之意，遂迁怒于妻子。

这些与官场沉浮有关的恩恩怨怨，蔡卞能仔细谈吗？

蔡卞放下酒杯，佯作轻松之状：

“三叔居尚书左丞之位，慎独而处，不曾卷入纷争，自然无切身之虞，公务之外，沉迷于读书，生活颇为安闲。大姊居吴府，上孝婆婶，下慈婢役，安持内兄常赞其贤惠多才。只是近一年来，闻阿爸病恙而心焦，郁情于怀，不能自已。我临行去吴府告知，大姊不及修书，特从内室取出昔日诗作一首，以述其怀。”

说罢，从怀中取出诗作，呈于吴氏。吴氏接过读出：

西风吹入小窗纱，

秋气应怜我忆家。

极目江山千里恨，

依然和泪看黄花。

诗作中女儿的悲声和苦泪，一下子刺疼了母亲的心。

吴氏似乎从“秋气”、“黄花”这些字句中看出了蔡卞善意的说谎，为软弱女儿“极目千里”的泪恨痛哭失声。

王安石似乎早已知道朝政纷争带给这个女儿的天外飞灾。一场“变法”已断送了弟弟安国、儿子王雱的生命，现时又该轮到大女儿偿还这个债务了。

他听着女儿“和泪看黄花”的哭诉，内疚的悔恨和着“凄怆江潭”的悲哀化作泪水，涌滚而落。他双手举起，仰头发出一串悲壮的苦笑和自嘲：

“‘凄怆江潭’，壮心难酬，千古憾事。我负天下黎庶之望，我欠人间还不了的债啊！我虽识天下兴衰之理，却定力尚浅，轻躁急为，导致了欲东

而西的结局，使自己走进了这荒僻的半山园。我生命未了，壮心犹存，常思匡正前失，从头修为，但世情、人望、躯体、精力、流光、历史都不再给我御风弄云的时间和机遇，只有茫茫然寄希望于后来者了……

“‘凄怆江潭’，情莫能诉，爱莫能助。我与皇上，在朝为君臣，在野为宾友，胸怀结草之酬，身处蓬蒿之地，耳塞目蔽，八年于兹，虽知有天狼噬日之祸，却无弯弓射天之策。老而将殁，深自悔责，连自己软弱命苦的女儿也无力保护啊……

“‘凄怆江潭’，道失路穷，谁知我心？也许只有虚无的佛门才是弱者、失意者安抚灵魂的归宿。元度，请把我的心意带给我那软弱命苦的大女儿……”

王安石含泪吟出：

青灯一盏映窗纱，

好读《楞严》莫忆家。

能了诸缘如梦幻，

世间应有妙莲花。

吴氏悲极，掩面痛哭，王安石咽泪安抚妻子：

“夫人，现时只能让我们的女儿在《楞严经》里寻觅自己的欢乐了。人生原是一种寻觅，有得到的，有失落的，莫再伤心自戕了。我们要此半山园何用？莫若创做一座禅寺，为天下弱男弱女的灵魂祈福超度。”

深夜沉寂，烛光摇曳，王安石自嘲忏悔的悲怆声似滚滚雷声回荡在茅屋厅堂。

在这“凄怆江潭”的哀诉声中，“书场浪子”突然兴冲冲地推门而入。

他手中拿着一封书信，是苏轼从筠州苏辙住处托人带来的！

苏子瞻要在赴汝州的途中，过江宁拜访王安石！

第十回 王苏聚会肝胆照 故友相逢情意深

七月七日午时，骄阳如火，在江宁人群熙攘的渡口，一位身着黑布野服、头戴遮日草帽、躯背微弯、神态散然的老者，牵着一头瘦骨毛驴，伫立在江岸一株苍老弯曲的垂柳下，目光仔细地搜索着依岸停泊的客船扁舟，失望地把目光移向碧波浩荡的江水上游。岸边船夫的吆喝声、商贩的叫卖声、亲人相会的欢笑声、离人别去的哭泣声和着江面的风声、拍岸的涛声哄响着，他充耳不闻、不为所扰，仍在心切意专地注视着江水上游出现的片片白帆。他就是一个月来“梦中相聚笑，觉见半床月”的王安石。

一个月前，在那“凄怆江潭”晚宴之后，他看到了苏轼从筠州苏辙住处托人捎来的书信，信中“离别经年，心神驰仰，过江宁将专谒求教，以释十三年来之苦思积念”之语，使他心暖肠热，愁怀转舒，感慨万端，往事种种浮上心头。“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同为耿直磊落的性格，同遭贬逐飘摇的坎坷，使他心中沸腾起“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路分”的情思，他突然觉得，只有苏轼能够理解自己八年“变法”的苦衷，只有苏轼能够消解自己八年来愁居江宁的孤独，他渴望着与苏轼的相晤。他送走了女婿蔡卞，并让蔡卞带走了上呈皇帝“凄怆江潭”的赎罪请求——《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赐额札子》。他在魂萦梦绕中等待着苏轼的到来。

昨日午前，他接到苏轼从当涂友人郭祥正家托人捎来的书信，信中说：“舟行三日，当于七月七日抵达江宁。”今天是七月七日，他黎明即起，牵着毛驴来到渡口，立岸等待，怕舟楫之先至而冷落了苏轼。百舸随波而下，泊岸者数十，等待已有三个时辰，终不见苏轼的身影。他抬头仰望天空，喃喃自语着：“风和日丽，子瞻将不会延误约期。”突然，身后的毛驴“噢噢”地嚎叫起来，他回头一看，叶涛推着一辆架子车“咯吱咯吱”地走来。他突然恍悟到自己的粗疏：子瞻是带着家眷行囊来的，牵一头毛驴迎接客人，荒唐可笑啊，这不，连驴子也放声嘲笑主人了。他向叶涛点头以示称赞。叶涛放下架子车，向他禀报说：“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夫妇已到半山园，正在整饬半山亭作为宴请苏轼之处，他俩还带来了笛子、琵琶，今晚将充任乐手，并将亲自下厨，显示烹调手艺……

在叶涛的诉说中，一帆船只已浮波而下，向岸边泊来。苏轼野服不冠，须发飘飘，站于船头，正纵目向岸边搜寻，反复者三，不得所寻人影，遂高声放喉而呼：

“大丞相何在？”

王安石闻得有人呼唤，急忙转身望去，船已落帆泊岸，突见苏轼从船头跳上岸边，正举目四望，他急忙脱帽举臂应和：

“子瞻，某在此等候久矣！”

苏轼望见王安石，先是惊诧，继而恍悟，急忙理衣拢发，趋步而至，长揖而礼：

“大丞相安好！苏轼今日散发野服拜见大丞相，实在是愧感唐突……”

王安石大笑，拱手为礼：

“礼岂为我辈设啊！子瞻请看，我不也是散发野服吗？所区别于子瞻者，我须发全白了！”

他介绍叶涛于苏轼：

“此平甫（王安国）之婿叶涛，字致远，侍我身边，极慕子瞻之名。”

叶涛急忙鞠躬为礼：

“仰慕苏公已久，今日得晤，奋感于心，乞苏公垂爱训诲。”

苏轼执叶涛之手赞叹：

“苏轼居黄州，已知致远恭谦多才，侍介甫公甚孝，今日相见，果然英俊不凡。平甫得此佳婿，当无憾啊！”

王安石急挽苏轼奔向船边，亲迎苏轼家眷登岸。

王闰之是认识王安石的，急忙敛衽请安：

“苏宅上下人等，十三年来驰仰大丞相援危救难之德，恭祝大丞相安好。”

王安石微笑摇头：

“季璋言重了，安石愧不敢当。十三年不见，季璋仍是神采依然，只是比昔日居京都西冈时显得有些消瘦了……”

王朝云怀抱未满周岁的儿子苏遁，偕苏迨、苏过至王安石面前请安，王安石笑呵呵地逐个打量着：

“此必子瞻的解语花王朝云，此必苏迨，此必苏过。我猜度的不错吧？”并慈和地端详着王朝云怀抱中正在熟睡的小儿：

“白白胖胖，个头不小，眉眼似子瞻，却比子瞻漂亮多了。此子何名？”

“此子名叫苏遁，去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黄州。”王朝云回答。

王安石似有所感，抚苏遁而语：

“苏府人丁兴旺，令人羡慕啊！若明允公（苏洵）有知，必抚须举酒而欢。子瞻，你在江宁多居一些时日，遁儿满周岁之时，我当于半山园大宴宾客以庆。”苏轼拱手作谢。

王安石环视左右，不见苏迈，诧异而询问：

“怎么不见伯达（苏迈字），现已二十四五岁了吧？听说已与景仁公（范镇）的孙女结为连理了？”

苏轼笑着回答：

“谢大丞相怜念迈儿。上月他已携带家眷去饶之德兴赴县尉之职，别于湖口，谨向大丞相致歉谢罪。”

苏过时年十二岁，聪颖机敏，举起手中的一盆翠菊，呈于王安石面前：

“苏过奉家父之命，谨以翠菊一株敬献，请王爷爷笑纳。”

王安石一时茫然：

“此菊何奇？”

苏过灵舌利齿，背诵出两句诗来：

黄昏风雨过园林，

残菊飘落满地金。

王安石突然恍悟，纵声大笑，接过翠菊，抱住苏过：

“聪明的过儿，还有何解？”

苏过忽闪着眼睛，思索片刻，稚气地说出两句诗来：

“‘我家居东坡，秋菊为夕餐’。天下有飘落的菊花，吃了不会闹肚子的……”

王安石抚着苏过，贴脸而亲，望着苏轼笑道：

“苏子瞻有子当如此啊！”

苏轼亦大笑拱手：

“十三年前，介甫公赠我‘直寻’两字，今苏轼所得，仅黄州飘落之菊，惭愧惭愧。”

叶涛此时已将苏轼的行囊装上了架子车，并将毛驴牵至王安石面前。王安石抬头望着身边男女老幼六位客人，一时窘迫而不知所措，喟然摇头叹息：

“子瞻，此刻我始知‘出无车’的无奈了。驴子一头，你们谁乘，我不管了。”

苏轼拍胸而戏趣：“些微小事，何须大丞相操心，由在下负责处置吧。迨儿、过儿帮致远推车开道，季璋抱遁儿乘坐毛驴，霞牵驴保驾，我与介甫公赶驴护航……”

王闰之急声反对：

“这样不妥，霞妹产后身体虚弱，当抱遁儿乘驴。”

苏轼叹道：

“霞产后身体发胖，体重增加，我是心疼介甫公的毛驴，经不起霞与遁儿的重压啊！”

人们全笑了，连一旁车带在肩的叶涛也笑了。王安石几乎笑岔了气，高声喊着：

“苏子瞻，天生之才，给我带来了欢乐……”

王闰之笑着从王朝云怀抱里抱过苏遁，在苏轼的搀扶下跨上驴背，王朝云急忙牵驴，跟着“咯吱咯吱”前行的架子车，向半山园走去。苏轼伴着王安石跟在驴后缓步而行，惹得路人注目指点，他俩并肩谈笑，无暇顾及，自得其乐。

傍晚的半山亭，在绚丽的夕照霞光中现得绮丽多姿。古松碧玉般的簇簇枝叶，浸染着斑驳陆离的千缕光丝，织成了一幅五色帐幕。四周枝叶间悬挂的几十盏绣球花灯，织成一圈光环。亭子中央摆放的黑漆餐桌座椅，金华酒已启泥开封。“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原是从“六朝金陵”和“燕尔酒楼”背叛而出的奇才，今日“有物其中”、“有象其中”的笛声琴音，使荒僻的半山亭变成了一座辉煌别致的舞台。

女主人吴氏和着笛声琴音唱起王安石近来写作的一首《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鹏一两声。

吴氏歌唱着，神态是安闲轻松的，苏轼的心境却苍凉了：这是介甫愁居半山园的自画像啊，一位脱去宰相服的老人，在垂杨摇曳的水边漫步徘徊，青山绿水，翠柳红花，恬静无扰，但心系朝廷，得到的只能是更加浓重的愁苦。“午醉醒来晚”，不正是借酒浇愁的写照？“花是去年红”，不正是怀念昔日的轰轰烈烈吗？婉转的黄鹂声，传送的不会是朝廷的喜讯，朝廷已无喜讯可传。

王闰之在京都时曾有几次与吴氏相晤，吴氏在年龄上是长辈人，故以“师母”称之。她十分钦佩吴氏贤惠豁达、惜弱怜贫、尊朋重友、处事周切的高尚品德，她知道吴氏从不临席饮酒、和琴歌吟，即使丈夫与宗室王公相聚也不例外。今日子瞻来访，竟亲自举酒待友、和琴而歌，真是格外的执礼隆重了。她听着吴氏心境忧郁的歌声，心里浮起一层相通相近的凄苦，惺惺惜惺惺，也许是女人间最亲切的宽慰了。她笑着对王朝云说：

“霞，我俩同唱一首子瞻近来吟出的《满庭芳·归去来兮》，感谢师母的盛情吧。”

王朝云连声应诺，和着笛声琴音，与王闰之同声唱起：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是苏轼在东坡雪堂告别黄州父老时难舍难离的寄语，也是苏轼十三年来飘泊流离的心境写照。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感慨着：苏子瞻的一颗心，确乎不再是当年在京都时的轻躁激愤，已融有民间乡野、鸡豚社酒的深沉凝重了。“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的悲哀是浓重的，但在感慨人生飘泊无定的坎坷命运中，却流露着对黄州黎庶的真挚恋情和对江南父老的殷切嘱托，一句“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一声“时与晒渔蓑”，不正是抑郁情绪中闪现的火花吗？也许正是由于这“归去来兮”的留恋民间乡野，才使苏子瞻的词作获得了新的生命，苍凉中含有豪放，冷漠中透出豁达。这豪放豁达的激越，也许就是苏子瞻生命的不朽，必将影响后世文坛诗词之风啊！

“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是缘于王安石而了解苏轼的——苏轼的政见、苏轼的品德、苏轼的才情、苏轼的口无遮拦、苏轼的坎坷飘泊，但与苏轼谋面今天还是第一次。午后王安石引荐他俩与苏轼半个时辰的暂短交谈，给他夫妇俩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才高识远，举止随和，表里如一，肝胆透明，和王安石一样，都是人世间的真人。此刻的一曲《满庭芳·归去来兮》，凝重深沉，苍凉别致，在思归、未归、将去、还留的环环情结中，透露了茫茫苦海中人性温馨的高尚和多情，并升华为澎湃江河山川的豪放。人生能达到如此出世入世的境界，也堪称大佛了。

“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这对情爱真挚、经历离奇的夫妻，都是生活中的“卑贱者”，既无政坛上门户之见的污染，又无文坛上流派相倾的薰炙，不存偏见，此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想：王安石是这个时代搅动风云的百年人物，苏子瞻是这个时代开拓文坛新风的领袖，不都是天上的日月、仙界的凤麟吗？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相会于中天，世人能不焚香膜拜吗？传说中的凤凰麒麟相聚于泰山、华山，世人能不鼓乐相贺吗？于是，“燕尔婵娟”琴音转急，“书场浪子”停笛起舞，夫妻俩合唱起一支古老的颂歌：

子之还兮，

遭我乎狲之间兮！

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

遭我乎狲之道兮！

并驱从两牡兮，

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

遭我乎狲之阳兮！

并驱从两狼兮，

揖我谓我臧兮！

这是《诗经》中一首名叫《还》的颂歌，赞美着两个勇敢英俊的猎手在猡山追赶大兽野狼时相互鼓励的友谊。此刻相慕相敬的王安石和苏子瞻不正是这个时代并马驰骋的猎手吗？吴氏、叶涛、王朝云，偕着苏迨、苏过离席而出，伴着“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和琴而歌，舒袖而舞。

苏轼早已风闻“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逆世不凡的身世，亦知他夫妻俩与王安石不同凡响的忘年之交，长久以来心存着对他夫妻俩才情道德的敬慕，今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切，骤然产生了“相见恨晚”之感。他为王安石交下这两位情深义重的朋友而高兴，更为自己能够有缘结识这两位蓬蒿奇人而醉心，他蓦地站起，高高举起酒杯，向“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鞠躬致敬，和着琴音吐诉着自己按捺不住的心声：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是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州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这首抑郁于怀、豪迈雄健、傲目王侯，念及曹操、祢衡、黄祖、李白、崔颢等人生业绩的词作，是苏轼离开黄州后游登黄鹤楼留赠鄂州太守朱寿昌的。他此刻感念“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的深情厚谊而放声高歌，是要把自己一颗悲怆感慨的心献给新结识的朋友，并向老友介甫诉说此刻的心境情状：黄鹤已去，千古悠悠，惟有崔颢吟诵黄鹤楼的不朽诗篇，与日月共存生辉啊！

“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心领神会，他俩伴着苏轼也歌唱起来。半山亭深夜的清风也显得苍凉了。

王安石心犀相通，他的心境也蒙上了一层凄楚：子瞻超然物外的豁达中，含有沉郁不平的块垒，这“块垒”是大宋这一代志士仁人心灵上的印迹，谁也无力完全清除啊！也许为了宽慰苏轼，也许为了向朋友袒露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恨，他凄然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吁叹一声，怆然而语：

“婵娟、林郎，也赐老夫一曲《桂枝香》，我也要为今夜的相会放歌！”

人们拊掌而欢，笛声琴音急转乐曲《桂枝香》，王安石神情庄穆地唱起他去年“尧桀之梦”后吟出的一首《桂枝香·登临送目》：

登临送目，正故国深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如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凄婉的绝唱！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景”是秋色肃杀、征帆残阳、六朝流水；“情”是“图画难足”对山川的热爱，“悲恨相续”对故国的怀恋。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闯进半山园，停落在半山亭下。江宁府衙役，“圣诏不过夜”地送来了皇帝赵顼对王安石上呈《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赐额札子》的恩准谕示。

江宁府衙役终止了半山亭诗酒唱和的王、苏相聚，苏轼及其家眷，怀着不安走进客室安歇了。“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回到城里他俩“说书话史”赖以为生的“书场”。王安石走进书房，打开朝廷快马传递而来的密封文书，展开皇上恩准“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并赐额”的谕示和一幅御笔匾额仔细观看：“谕示”分明是出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之笔，字迹工整，气势若虹，看来蔡确已走近皇上身边，朝廷纷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宁禅寺”四字匾额确是皇上的御笔，但字迹结构失衡，笔力疲懈失位，近似涂鸦，已显示出笔者握笔手抖、力不从心。这也许是皇上病入沉疴之迹象啊！一种从未有过的失魂落魄之感漫过周身，他的心境似乎一下子颓丧黯淡了：“变法”的气数将竭，大宋的劫运将至，寻觅追索的道路已走到尽头，剩下的只有君臣灵犀相通的痛苦心灵向着佛门寻求宽慰了。唉，皇上何尝不知佛门并无“极乐”之境，人生无奈，也只能视“无”为“有”了。

深沉痛苦的刺激，使王安石习惯于思索的头脑又活跃起来，他毫无倦意，吹灭了烛光，斜倚在桌案旁的竹榻上，睁大眼睛，杂乱无章地回溯着自己一生中的酸甜苦辣涩。他想到皇帝赵顼，想到洛阳的司马光，想到今日来访的苏轼，想到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郑侠，想到逝去的韩琦、富弼、唐介和活着的吕公著、文彦博，想到北山墓地青冢下的儿子王雱和弟弟安国，他此刻已不再有仇恨和哀痛，只是思索自己成

功中的失败、失败中的悲哀，寻觅着自己留给现实和未来无可奈何的遗憾和歉疚。秋夜苦短，黎明时分，他的思绪又回落到来访的苏轼身上：不久的朝廷会是什么样子？当纷争弥漫京都的时候，口无遮拦、胸无城府的苏子瞻真的能够由汝州进入朝廷吗？就是能够进入朝廷，对苏子瞻来说，是祸是福呢？他一颗茫然若失的心，着实为苏轼的未来担忧：苏子瞻啊，现时的京都，是不可进的。

清晨散步于屋外，王安石招来叶涛，告知“捐园屋为僧寺”之事已蒙皇上恩准，嘱其今日进城告知“书场浪子”，请其在秦淮河畔寻觅购置几间屋舍，以便早日移居，并嘱其勿为苏子瞻所知，以免“客住不安”。早餐之后，他更衣著帽，兴致盎然，令老仆牵驴携带酒肴相随，与苏轼作山川寺院之游。

王安石与苏轼漫游钟山。老仆牵驴作导，行至山腰碧湖，泉流淙淙，波光滟滟，芳草绿岸，游鱼安闲，几树野花临湖流彩，花水相映，碧红交融，景致极丽，苏轼情舒而赞叹：“此钟山高台明镜，当对镜抚发洁须而入堂”，遂与王安石席碧草而坐，临波怡神，良久不忍离去。忽有清风拂来，几片花瓣恋水波而飘落湖面，荡起几丝涟漪，王安石触景生情，吟出一首诗来：

北山输绿涨横陂，

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苏轼听罢叫好：

“妙极！‘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道尽了此刻你我的闲适舒意，足以与欧阳公（欧阳修）的名句‘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抗衡。”

王安石笑了：

“子瞻何不察啊，‘细数落花’两句，是我从王摩诘（王维）两句诗作‘兴闻啼鸟缓，坐久落花多’中化出来的。”并借机向苏轼发出了朝廷即将有所变故的暗示：

“子瞻既钟情于钟山，何不于此置田几亩，筑屋一庐，适闲而居。汝州近临京都，只怕无此适闲之境啊……”

苏轼心在诗中，根本没有品味王安石话中的深意，举手说道：

“有了！我得一诗相和，请介甫公教正。”遂即吟出：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知苏轼此时情迷于诗，无暇顾及京都之事，便挽苏轼站起：

“子瞻才捷，开口即见性情之爽、情感之深。‘从公已觉十年迟’，正是你我的共同心愿，岁月难追，岁月可追啊！未来的邻居，你我相携攀山吧！”

王安石在苏轼的搀扶下攀上山顶。钟山龙盘虎踞，呈奇现胜，莽莽苍苍，东西七八里许，顶天宇而俯视大江，巍巍乎，云飞雾滚，细雨蒙蒙，激神荡志，霸气森森。苏轼豪情澎湃，面江而立，舒臂欲飞；王安石坐于石上，气喘吁吁，捋须鼓舞苏轼：“六朝兴亡事，尽在云雾中。子瞻可诗赋而歌……”

苏轼应诺，放声而吟：

千古龙盘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路，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骈凌紫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王安石笑而吁叹：

“白鹭者得无意乎？豪哉子瞻，放哉子瞻，胸怀之豁达，今时无人可及！予昔日登山顶，曾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之狂狷，今日年老力衰，终悟觉子瞻在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参透的禅机：‘高处不胜寒’啊。”

苏轼神情亦为之怆然，但他根本没有想到王安石在提醒自己，反而以为王安石在为宰执遭贬而哀叹。介甫与皇上的失和，自己是无语宽慰的，他急忙脱下长衫，披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与苏轼又游悟真院。沿钟山山脚蜿蜒小路而东行，王安石以主人殷切之意，为苏轼介绍悟真院环境之清幽和景色之绝胜，吟出了去年春天游悟真院写的一首诗：

野水纵横漱屋除，

午窗残梦鸟相呼。

春风日日吹香草，

山北山南路欲无。

王安石还讲述了一个佛界仙缘的故事：

“传说五百多年前，悟真院为一白须胡僧所建，虽地居形胜但无水泉，仅以岩洞滴水为饮，致使香火冷落、钟鼓音微。胡僧掘井不得，遂割臂血染香火以求佛，参禅三日三夜，翌日清晨，忽有一庞眉老者扶杖而至，召胡僧至佛堂后之山崖巨石处，指石而语：‘悟真，悟真，“真”在此处’，说罢，举杖一点，石地轰裂成池，九泉涌溢，芳香醉人。胡僧急忙执礼拜谢，庞眉老者已不见踪影，胡僧惊诧，跪地捧起泉水品尝，果然清冽爽口，唇齿生香，筋骨舒坦，白须变黑，再仔细品味，其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蠲疴。胡僧狂喜高呼：‘佛祖功德无量，此八功德水也，悟真院将施佛恩于天下’……”

苏轼听得认真专注，忘记山路峻险，几次落脚踏空几至跌倒。

“几百年来，悟真院香火兴旺，探幽索胜者四季不绝，香火事毕，或饮一杯泉水解渴，或洒一身泉水消灾，或带一瓶泉水送友，更有青春男女，临泉交杯，欢饮泉水以定情盟誓。”

苏轼的心境，全然沉浸在王安石语言描绘的仙界幽境中，更着迷于八功德水的神奇，发誓似的喃喃自语：

“悟真，悟真，我此刻似已悟真成佛了。今日酒可以不饮，斋可以不吃，当畅饮‘清、冷、柔、净、甘、香、不噎、蠲疴’八功德水而醉神……”

驴子“噢噢”的昂头嚎叫声惊动了缓步交谈的王安石和苏轼，他俩抬头一看，悟真院就在眼前。

苏轼和王安石兴致盎然，谈笑风生地踏进悟真院，突被眼前的情景弄蒙了：数以千计的人群，乱蜂似的拥挤在通向佛堂后泉池的甬道上，捧钵端碗，提桶挑担，疯狂地叫嚷着、嘈杂着、移动着，人群之中，有渔樵农夫、有街巷黎庶、有篾工织女、有官吏学子。苏轼瞠乎不解，视王安石而求答，王安石神态茫然，双目发呆。老仆急中生智，带苏轼、王安石觅路绕过佛堂而至泉池，眼前的情景更使苏轼、王安石惊诧失神：一群青壮僧侣，身披袈裟，手执禅杖、横眉怒目护卫着泉池，僧人老少二人立于泉池柴门之内，老者捧钵收钱，少者提杓卖水，一位禅师打坐于池畔高岩之上，闭目敲打木鱼，高声喊价：

“阿弥陀佛，佛法无边，八功德水，救苦救难，五钱一钵，三钱一碗……”

王安石脸色苍白，跌坐在身后的一块青石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有语难说地微微摇头。

苏轼恍然：奇货可居，奇货生财啊！心中的希冀失落，他向王安石望去，王安石的痛苦更加重了他心头的悲哀，发出了一串苦笑：

“探幽索胜？悟真成佛？今天总算大开眼界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散碎银两，交给身边的王府老仆：

“老伯，劳你辛苦，买一桶八功德水来……”

老仆犹豫了：

“先生，我们没有水桶啊。”

“你不是带有喂驴的油布桶吗？”

“这……”

“我要用八功德水饮咱们的毛驴。”

老仆不解地离开了。

苏轼颓然地坐在一块青石上，心中烦乱地望着泉池边的人群，长吁一

声：世风如此，京都的情景又会如何呢？

王安石怆然开口：

“子瞻，你此刻看到什么？”

“农夫不再耕田，织女不再梭丝，官吏不安其职，学子离开书房，黎庶不再各司其业，连僧人也不再诵经坐禅。”

王安石默不作答。“变法”灵魂的失落、人们心中寄托的消失、官吏贪渎，重臣纵欲，朝政日非，边事溃败的“四面楚歌”，已摧毁了固有道德。学子的茫然，黎庶的惶恐，天下的牢骚，都惶惶然向着游弋不定、神化佛化的依托物拢来，正在淹没着人间实有的良知。唉，“天纵英明”的皇上，在几年之前不是已向京都的十大禅寺礼顶膜拜了吗？今天江宁悟真院这幕草台闹剧，还值得悲愤惊讶吗？

苏轼道：

“唉！怨什么渔樵农夫、篾工织女、官吏学子、黎庶僧侣？自己不也闻‘八功德水’之神奇而心醉神迷吗？道德在权势、欲念、珠宝、金银面前是软弱的，心灵原是朝三暮四的淫妇，自己的心灵不是也在经受着饥渴的煎熬吗？彼岸在哪？苦苦寻觅终不可得啊……”

王安石没有直接回答苏轼的询问，他似乎也回答不了，只是用吁叹宽慰着苏轼：

“大佛已去，悟真院已非昔日，历史的轮回，也许就要开始了。子瞻，你今年四十九岁吧？仍是可为之年，安居江宁等待天时吧！当‘八功德水’失去神秘的佛光，恢复了真实的存在，人间的悲哀也许会消失的。”

王府老仆手持油布桶颓丧而回，把银两奉还苏轼，歉疚地禀报：

“泉池人群拥挤，青壮人物均系买水倒卖之徒，凶悍异常，老仆力衰，实在挤不进去！”

苏轼站起，笑着宽慰老仆：

“大佛已去，带走了人间慈悲，怪不得老伯的。佛不超度，驴子只能是驴子了。”

他把手中的散碎银两放置在青石上，执佛礼祈祷：

“阿弥陀佛。大佛轮回转世吧，凡人苏轼留下香火钱了。”

王安石微笑摇头。

王安石与苏轼再游定林寺。山路弯弯，奇景迭出。

漱甘凉病齿，

坐旷息烦襟。

因脱水边屦，

就敷岩上衾。

但留云对宿，

仍值月相寻。

真乐非无寄，

悲虫亦好音。

王安石反复吟唱着，似在敲字炼句，似在吟给苏轼听，似在品味着“无机巧在心”的闲适，不觉已抵达定林寺山门。

山门徐徐打开，时空大师长眉白须，身披袈裟，举止飘逸，微笑而出。

“阿弥陀佛。闻歌吟而知荆公至，‘真乐非无寄，悲虫亦好音’，真佛门之语啊！”随即合掌转向苏轼，吟出苏轼十多年前在杭州写的诗句殷切致意：

“‘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施主必是昔日杭州夜宿九仙山的苏郎苏子瞻了。定林寺今日生辉，老衲竭诚欢迎。”

苏轼惊讶于时空大师竟能张口背诵自己十多年前的一首诗作，急忙拱手为礼：

“大师仙安。苏轼愚钝，特谒定林佛缘，以净灵魂，乞大师指点。”

王安石笑道：

“子瞻今日何其拘谨如此？时空大师慈悲，佛境高雅，然根柢性情乃我辈诗行人物，尤喜子瞻诗词。昔日你的一部《钱塘集》常使大师捋须赞叹。”

苏轼更为惶恐：

“惭愧，惭愧，苏轼轻狂之作，污大师慧目智珠了。”

时空大师：

“荆公所言极是，老衲与子瞻虽属初次结缘，也算是年久的神交了。”

时空大师，姓名不详，籍贯亦不解，自云时年八十三岁。民间传说，此人乃江南才子，因考场失意，愤感世情混浊而遁入佛门，研读佛经以参悟人生，绝迹江宁繁华，自守僧寺空灵。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王安石居江宁，与时空大师结交，论诗谈禅，相慕相敬，朝夕相晤，交谊日笃。王安石宰执京都时期，两人书信来往不断，时空大师常以“势不可使尽，言不可说尽，规矩不可行尽”等佛语相嘱。特别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贬居江宁的八年间，定林寺成了王安石自疗心灵创伤之所。时空大师虚无名利、崇尚空灵的言行，多少宽慰了王安石郁闷愁苦的心境。王安石明知佛门的晨钟暮鼓敲撞不出人生奥秘的蕴底，但佛门对于人性美好的追求，却能给自己以慰藉。况且这定林寺里有着一位年老的佛心诚挚的朋友。

王安石和苏轼随着时空和尚走近佛堂，忽被门前两楹新添的一副长联吸引住了。王安石和苏轼注目观看。

上联是：

有何胜算各争先？问，虎踞龙盘，衮衮英雄谁在？休论它，挥戈除暴，问鼎称尊，到头来，一局终场，好梦都成千古恨。

下联是：

至此愁关真打破！笑，宫开燕逝，茫茫世事如斯。且任俺，饮水流觞，催诗击钵，放眼去，前途入画，青山犹当六朝看。

苏轼看着，一层凄寒刺心，一阵怅惘扑怀，一场秋风秋雨似的绵绵怨愁笼罩灵魂：这就是茫茫人生的蕴底吗？这就是千古历史的写照吗？这就是佛机佛理揭示的世情结局吗？他茫然若失……

王安石则频频点头，连连称善。看毕，发出坦然舒心的微笑，转头询问：

“大师，缘何不写联额？”

时空大师合掌：

“阿弥陀佛。老衲今晨佛事完毕，随意涂鸦长联于此，专等荆公挥笔点睛。”

王安石并不推辞，语随笑声而出：

“佛门境界，至此尽善尽美，凡俗香火弟子，睹此六十八字长联，无须再长夜青灯苦读千卷经书了。额以‘心有灵犀一点通’七字如何？”

“荆公赐额，桥通佛俗，功德无量，愿天下众生，循荆公指引，早日离弃凡尘忧患愁苦之境，心通我佛极乐之界。”时空和尚说罢，望着茫然若失的苏轼，微笑询问：

“子瞻有何见教？”

苏轼从茫然中醒过，急忙执佛礼回答：

“阿弥陀佛。珠玉落盘，铮铮然，爽魄荡魂。佛门空灵，六十八字长联，胜过诗书万卷啊！”

时空大师大笑：

“阿弥陀佛。苏子瞻愁关未破，心仍在人间，荆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指引一出口就失灵了。”

王安石、苏轼相对笑起来。时空大师推开佛堂大门：

“我佛慈悲，来日方长，请两位施主进入佛堂‘饮水流觞，催诗击钵’吧！”

七月二十七日，“书场浪子”为王安石移居秦淮河畔购置的小屋已经收拾停当，苏轼游览江宁形胜之后也急于北上汝州，当天夜晚，在离情凄凄的送别酒宴之后，王安石与苏轼走进王安石的书房，二十天来两位相聚、相游、相怜、相慰的朋友作最后的话别。一盏烛光，一壶清茶，宁静沉寂，相对无语。

王安石望着苏轼：二十天来，情谊交融，两心无隔，遂晚年之愿矣，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谈的事都谈了，所担心者，惟未来纷争朝廷中苏子瞻的命运耳。唉，这也许是一种“杞人忧天”，子瞻抱负的治世之策，终因

自己蒙皇上信赖而未及施展，时代偏爱了自己，自己却失败了，时代冷漠了子瞻，子瞻不甘心啊！此次子瞻奉诏北上汝州，也许是一次机缘，使子瞻展其胸中抱负以创造功绩，也算是一种公平！

苏轼望着王安石：二十天来，介甫以病后衰弱之躯，隐忍着失弟丧子愁居蓬蒿之痛，扶杖挣扎，陪自己登山临水，吟诗唱和，回忆往事，盛情殷殷，亲若师长，尽人间友谊的高山流水了。所忧于怀者，介甫自疚过重，失望过多，心情常溺于悔恨之中，病弱衰老之躯，怎堪其如此自罪自罚？唉，政争原是无情物，政坛原是仇恨地，任何才智高明之士，若一步蹈空，则遭万劫不回之灾，不许忏悔，不许改正，甚至连参与计议的机缘也没有了。这公平吗？介甫乃人间鲲鹏，志在四海风云，也许只有四海风云才能排解其歉疚的忧伤啊！他举起茶杯，浅呷了一口清茶，低声说道：

“明日一别，不知何时再晤，轼有一言，欲言于公。”

王安石微微点头。

“天下大事，公能无动于衷吗？大兵大狱，乃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懈，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

王安石摇头叹息：

“此二事皆吕惠卿、王珪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及朝政。”

苏轼以语驳之：

“是啊。在朝言，在外则不言，乃事君之常理。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吗？”

王安石似为昔日“君臣际遇”的深重情谊所感动，神情激越起来：

“子瞻所言有理，安石应说，安石当说……”

苏轼喜形于色，急忙执壶为王安石斟茶，忽见王安石摇头苦笑：

“安石终不可说啊！出安石之口，入子瞻之耳，则自得其安了。”

苏轼一时悲凄：政争残酷，吕惠卿叛师背友的阴险毒辣，已使介甫心悸胆寒如此。他愤怒不平之语不禁出口：

“公仍畏吕惠卿及吕惠卿之流的奸佞吗？”

王安石怆然摇头，从书案上捧出皇帝赵顼恩准的《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的“谕示”，交给苏轼：

“安石老了，难忘皇上知遇之恩，蒙皇上恩准，半山园已捐为僧寺了。”

苏轼看完“谕示”，心全乱了，始知皇上已无意于介甫，介甫亦无意于朝廷。今“捐园屋为僧寺”，介甫晚年连一个适闲的住处也没有了。他望着眼前病弱体衰的朋友，泪珠簌簌滚落，声音哽咽：

“介甫公，你为什么要呈送这样的奏表啊……”

王安石也动情垂泪了。他抓住苏轼的手苦笑着，话语哽咽而苍凉：

“子瞻，你知我心，我捐园屋为僧寺，是在赎罪啊！”

“介甫公……”

“我不是为自己失落的理想赎罪，那个理想在我的心中，仍然是光耀千秋的！

“我也不是为弟弟安国赎罪，他反对我，反对吕惠卿，反对新法，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因亲朋而害公，更不因我是他的兄长而改变自己的政见，这就是做人的品德。他的灵柩已埋入我家的祖坟，他无罪而不需赎！

“我更不是为了英年早逝的雱儿赎罪，他有罪于为人的诡戾，用不光明正当的手段对付吕惠卿。但他在生前就知错了，就跪在我的面前用泪水忏悔过了。他是‘变法’的卫道者，又是一个为‘变法’做了蠢事的殉道者，如若阴间一定要因他的愚蠢判罪于十八层地狱，我不会向他伸出一只手，也不会向他烧一张纸钱的……

“我在赎罪啊！赎自己‘自毁变法’之罪，赎自己‘种瓜得豆’之罪，赎自己‘政失偏颇’之罪。‘变法’中我只看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之急切，而忽视了‘行德则兴，倍德则崩’的古训，使人间道德失落，‘变法者’争权自残，执权者污身贪渎，据位者奢侈靡费，终于导致了一幕‘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以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侯，圉夺成家者为雄杰，礼义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饰变诈为奸佞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的荒唐悲剧……

“我已无权、无机缘匡正失误以赎前愆；我本无财、无粟银赈济天下以消民苦。我只有一颗知是知非的心，仅示过失清白于人间：王安石愧对天下黎庶，但一双手是清白的。我今之所有，仅秦淮河畔新置茅屋三间和北山下一片葬有父母、弟弟、儿子的墓地……

“‘凄怆江潭’！病卧床榻的圣上，这是罪臣王安石献给您的一颗苍老无力的忠心啊……”

苏轼五内翻腾，咽泣出声，他眼前的王安石似乎一下子变得更高大、更

慈和、更亲切了。他突然恍悟到二十天来王安石隐曲劝阻自己北上汝州的深沉用心。莫再蹈介甫的覆辙了。去汝州干什么？进京都干什么？上呈奏表留居常州吧，常州宜兴县有薄田数亩，足以粗给□粥了。他感激地望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口中喃喃地念叨着：

“从公已觉十年迟，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半山园，离开心碎体衰的朋友王安石，在继续乘舟北上的江宁渡口，他的不满周岁的小儿子苏遁因急病不救而死亡，遗骨埋在江宁的土地上。全家悲痛欲绝，王朝云经不住失子的打击，病倒在江水呜咽北去舟船上。但苏轼不忍再回半山园打扰“凄怆江潭”的王安石了。

第十一回 宰执大臣厮斗紧 病危皇帝忏悔迟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四日午后申时三刻，久已停止欢歌曼舞的大内皇宫，突然增添了一层紧张气氛：通向福宁殿的甬道、回廊、角门都增加了大内禁卫人数。福宁殿丹墀上，禁卫成列，连往日趾高气扬的当值宦侍，也显得举止谨慎、神情沉默。这些无声有形的迹象，把一个人们不敢说出口的消息，送进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官员的眼睛里和心里。

正在群臣惶惶不安的猜度中，一座明黄锦缎飞凤轿舆，由四个辇官抬着走出崇庆宫，飞速地绕过凝晖殿，穿过会通门，进入北廊门楼，向福宁殿奔去。这是皇太后乘坐的轿舆。猜度似已证实：久病卧床的皇上，不久于人世了。

此时的福宁殿，已是一片无奈和凄凉。老御医沈安士神色慌乱。几十名皇帝身边的亲从宦侍、宫女，都愁容满面，落着眉眼，三五相依，站在皇帝寝室外的长廊里，望着紧闭的寝门，惶恐地等候着宣唤或是那句不敢说出口的哀音传出。宦侍梁惟简和内臣张则茂，神情沉重地倚于寝门两侧，形若沉思。寝室内此时已是心碎泪流。

皇太后走进寝室，抬头望着病榻上的皇帝赵顼，泪水滂沱而落：儿子已脱形了，脸上似乎只有一层纸薄的皮肤，而且灰黄失色；双眼深陷，跌入隆起的颧骨眼眶之中；一双眸子虽然还算明亮，并有一丝无力的微笑在向她致意。但皇太后心如刀绞，急忙用手捂住了泣咽的嘴，泪眼望着儿子点头，心里默念：官家，娘看你来了。

皇后一年多来一直侍疾于丈夫病榻前，情伤和劳累已使她心力欲竭。今日午时，丈夫病情突然恶化，几次出现昏迷，她已哭成了泪人，紧握着丈夫的手不愿舍去。

皇帝赵顼此刻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望着母亲、妻子，心如乱麻，有许

多话要说。他心里明白：自己活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储位之争，历朝历代都是一场难过的血泪险关。宗室王公有宗室王公的选择，宰执大臣有宰执大臣的选择，有喜欢温厚的，有喜欢平庸的，有喜欢乖觉听话的，有喜欢胸无城府的，皇子越多，选择越众。喜欢选择精明干练者的皇帝也许会有，但在现时的宗室王公和宰执大臣中，只怕难于寻找啊！朕虽有意于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并已示意于群臣，但皇六子只有十岁，终难孚宗室王公、宰执大臣之望；皇后贤惠，待皇六子如己出，但不谙朝政，更无使风弄云的心机，是保护不了皇六子的。弥留托孤之事，只能仰仗皇太后了。他望着母亲，声音低弱、有气无力地说：

“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仰母后福佑了……”

皇太后停止咽泣，她明白儿子要托付后事了，便拭泪俯身回答：

“皇六子傭，年虽幼而孝悌有知，清俊好学，我已接进崇庆宫看视，官家放心……”

“雍王颢（原为岐王）、曹王□（原为嘉王）近来好吗？我、我、我已多天不见他们了。”

皇太后心里明白，官家是担心他的两个弟弟有意于皇位，她心里一阵酸楚，苦笑着说：

“雍王颢、曹王□，近来都好，我是怕他们常来探视，打扰官家的歇息，已传谕他俩无诏不许进入福宁殿，他们还是听话的。”

皇帝赵顼气息短促，会意作谢：

“谢母后操心了。母后以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人如何？”

蔡确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对王安石大加弹劾，欲置王安石于牢狱，深得皇太后赞赏，在皇太后心中留有极好的印象：“右相蔡确，勇于任事，不吝改过，亦行政之佳才。”

皇帝赵顼摇头：

“儿臣近日有察，蔡确诈而不实。此人先瞻王安石马首，捧之有加；待王安石罢相，织罪弹劾，且多不实。趋势之人也。‘用兵西夏’败北，此人不吝改过，殿堂自察自咎，而非出于至诚，矫情之诈也。愿母后来日详察之。”皇太后点头。

皇帝赵顼再嘱：

“儿臣思之再三，皇六子延安郡王傭之辅养，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

“官家要立即诏司马光、吕公著入京吗？”皇太后急切地询问。

皇帝赵顼摇头。皇太后茫然。

“苏轼到了常州没有？”

皇太后不解其意：

“官家是担心苏轼会借机诗谤朝政吗？”

皇帝赵顼摇头说：

“司马光、吕公著、苏轼，都是我贬离京都的，特别是苏轼，十三年来，几乎都是在贬途中生活，还坐了几个月的牢狱，遂使朝野多怨，怨我昏庸，怨我寡恩，其怨在我，我领受了。去年十二月，司马光成《资治通鉴》一书，我已粗览，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故朝野敬仰，威望愈高，我仅下诏赏赐银帛衣带鞍马，仍留其居住洛阳，寡恩昏庸。苏轼十三年颠沛流离，诗名播天下，已为文坛领袖，我诏令从黄州移居汝州而不准入京，后又准其改居常州，亦属寡恩昏庸之举。我死之后，可使皇六子傭下诏召司马光、吕公著、苏轼入京，委以重任，发挥其治国之才，平息民怨，其恩在傭。我现时能为皇六子傭今后着想者，惟此一事耳。”

皇帝赵顼力竭，汗湿额头，双目慢慢闭合，急促地喘着气。皇后忙为丈夫拭汗，滴着泪水宽慰着：

“官家放心，皇太后会为皇六子做主的。”

皇太后被儿子一颗弥留不歇的忧心感动了，为宽慰儿子，立即招来梁惟简，低声吩咐：

“汝速归，告汝妻，连夜密制一袭黄袍，十岁儿童可穿，密怀入宫呈我，切切勿为人知。”

梁惟简一时愣住了：私制黄袍灭门之罪啊！

皇太后见梁惟简迟疑之状，从头上取下一支飞凤玉簪：

“此簪乃英宗皇帝留赠之物，宗室王公和朝廷重臣皆识，权作懿旨吧！”

梁惟简跪倒，接过玉簪。皇帝赵顼听得明白，急喘的气息平和了一些。

与皇帝赵顼病榻托孤的同时，在大内皇宫的政事堂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因皇太后的轿舆飞速地奔向福宁殿而惊慌万状，在惶恐无依的徘徊中，职方员外郎邢恕，兴高采烈地闯入政事堂，压低声音说：

“一切都在按蔡公的筹划进行，高公绘回到京都了，而且写了‘奏请’……”说着，把一份“奏请”交到蔡确手里。

邢恕，字和叔，郑州原武人，时年四十九岁。少俊迈，喜功名，嗜论古今之事，有战国纵横气习，曾从学于程颢，嘉祐年间举进士，得吕公著举荐任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重其才，熙宁变法开始，放纵任性，窜迹六监九寺，放声非议新法，无人敢阻，阻则大声嚎吼，没完没了。王安石怒，贬知延陵县，任职不到一年，延陵县废，遂浮游于陕、洛之间，七年不仕。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邢恕复官为著作佐郎。蔡确为右相，擢为兵部职方员外郎，掌管图经、地图，遂成蔡确心腹。

蔡确看完“奏请”，惶恐稍减：

“高公绘是什么时候进京的？”

“进京尚不到一个时辰。”

“你俩会过面吗？”

“没有。”

“他现在何处？”

“宣德门值房。”

“噢？”蔡确愕然。

邢恕诡秘地一笑：

“高公绘不愧是外戚臣子，心系圣躬。他进京入府尚不及更衣洗尘，忽闻皇上病状转急，便匆忙进宫探视，谁知大内已增加禁卫，情状森然，当值押班黄子恢不讲情面，以‘外任官员无政事堂准令不得入内’为由，挡驾于宣德门，并逼出这份‘奏请’来。”

蔡确听得出高公绘进宫受阻的一切，都是邢恕着意安排的，会心地笑了。邢恕走近蔡确：

“蔡公，高公绘乃皇太后内侄，年龄与皇上同庚，小时常住皇太后身边，深得皇太后垂爱。若能制服此人，就是为通向崇庆宫架起一座桥梁。此事关系重大，请蔡公亲自出马。”

蔡确凝视着邢恕，一股森然之气在眉间聚集，突然开口询问：

“和叔，你俩的交情究竟如何？”

邢恕低声回答：

“三年前他居京都闲暇无聊，恕曾与其交游，虽非刎颈之交，但已是语无所隐。前年，他外任光州团练使，临行饯别，恕已告其光州之任乃右相奏请皇上所赐。今天受阻于宣德门，自呈‘奏请’于右相，可见其仍怀蔡

公之恩于心胸。”

蔡确决定走这座桥了，霍地站起：

“看来天意在我们一边，高公绘在这关键时候回到京都，就是一个吉兆。和叔，你亲自去宣德门值房，迎接高公绘到政事堂吃茶！”

邢恕应诺，转身行至门口，忽被蔡确叫住：

“和叔，此事重大，让我再好好想想，这座桥该怎么走……”

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立储继位之事成了当务之急。皇帝有十四个儿子，皇长子□、皇二子仅、皇三子俊、皇四子伸、皇五子□、皇七子价、皇八子倜、皇十子伟都先后早亡，现存的皇六子傭、皇九子佖、皇十一子佶、皇十二子俣、皇十三子似、皇十四子偲，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这就成了立储继位的艰难。皇帝赵顼有意于皇六子傭，并以皇六子傭出□露面于延和殿以示知群臣，但宰执大臣中暗里仍存在着两种对立的选择：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选择了皇六子傭，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选择了雍王赵颢。他们选择的标准，都摒弃了“变法”的灵魂，都出于自身权欲的所需。王珪之看中皇六子傭，除迎合皇上的示意外，主要因为皇六子是个十岁的孩童，对朝政一窍不通，易于操纵，拥立之功，将巩固自己的相位；蔡确等人之看中雍王赵颢，除雍王颢是皇太后的儿子外，主要因为雍王颢是个“宴乐宫闱”的福主，且对“变法”有着强烈的不满，而这个“不满”正是皇太后和宗室王公十多年来之所怀，拥立雍王颢继位“改弦更张”之功，必会使自己飞黄腾达。随着皇帝赵顼病情的加重，他们的暗中活动日益加紧，已使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分为两派，各有所依，暗中已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他们又都是宰执朝政的人物，对宫廷权力的奥秘都有着透彻的了解，弥留病榻的皇上和死人已无区别，在那个时刻决定一切的，将是崇庆宫里的皇太后。蔡确知道邢恕与皇太后的内侄、光州团练使高公绘交游甚密，便令邢恕写信给高公绘，暗示其当回京都探视皇上病恙，以尽君臣之义和血缘亲情，借以打开通向崇庆宫的路子……

邢恕带着高公绘走进政事堂，蔡确急忙起立，迎至门口而拱手：

“公绘，两年辛劳在外，今日抵京，就遭大内禁卫挡驾，蔡确执政有失，先在这里告罪了！”说着深深一揖。

高公绘，时年三十八岁，皇太后弟高士林之子，身躯魁梧，举止潇洒，着装饰佩，仍有外戚高傲之气。此人有项羽之风，读书不多，识字无几，但酷爱剑术，悟性极高，为人颇为正直。由于小时常居姑母皇太后身边，对外戚与皇室关系，有谨慎自重之习。今日，或因数日风尘劳累，或因皇上病情忧心，神情呈疲惫之状。蔡确抢先恭礼相迎，使他一时失措，急忙拱手致礼：

“光州团练使高公绘，恭请右相大安。卑职接到和叔书信，得知圣躬欠

安，心急如焚，不及请示朝廷而至京，并违‘无诏莫入’之制，恳乞右相处置。”

蔡确挽高公绘入座，并亲自奉茶，笑着说：

“‘无诏莫入’之制岂是为公绘设啊！大内新增禁卫有眼无珠，我当查究以重罚，请公绘海涵其咎。”

高公绘急忙拱手作谢，并极力为宣德门当值押班解脱，随即急切询问：

“皇上近来病恙如何？”

蔡确心里一喜，借机抛出与邢恕计议的圈套。先是故作忧伤而不语，继而唉叹一声说道：

“公绘乃皇上亲眷之人，恕我直言无隐了。皇上服药日久，御医已尽其所能、所知、所闻，皆无医效出现，近日时有昏迷之状。现朝臣所虑者，无新的药方以奉皇上，且一般臣子，位卑人微，虽有奇方，亦不敢贸然贡奉。公绘从光州归，知光州有医昏迷之疾的妙方否？”

高公绘忧心更重，默然摇头。邢恕在旁似忽而恍悟道：

“蔡公所语，突使我想到一个偏方：‘桃著白花，可愈昏迷’。但此方载于何书，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请右相速下谕旨，立即着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诸阁官员，翻阅全部藏书查找。”

蔡确听罢，急忙而起：

“和叔何延误至今啊？你说的是《道藏》一书吧？《道藏》一书中确实载有这一药方，我也是看到过的。但‘桃著白花’，乃旷世绝无仅有之物，何处可得啊？”邢恕回答：

“对，对！是《道藏》一书中记载的，还是蔡公的记性好。蔡公、公绘，实不相瞒，寒舍花园有一株桃树，满著白花，十分神奇，今闻蔡公言及偏方，突忆起‘桃著白花，可愈昏迷’之说，真是天意巧合！公绘，请至寒舍睹‘桃著白花’之奇，借重公绘忠贞高贵之躯心，能献此药方于皇上，邢恕则生无所憾了。”

高公绘一把抓住邢恕的手，激动地说：

“若‘桃著白花’果能治愈皇上昏迷之疾，和叔之功将冠于群臣。”

蔡确急忙拱手祝贺：

“公绘、和叔之交，真有高山流水之雅，这种情谊必将造福朝廷。”

邢恕的住宅在东华门外土市子街北端的莲花巷里，是一个不大的庭院，

宅屋之旁，有一小型花园，篱笆环绕，柴门敞开，内有石几石凳，颇为雅致。高公绘在邢恕引导下走进柴门，果有几株桃树，花满枝头，在落日的辉映下一片嫣红。高公绘举目观望，不见“桃著白花”，疑而询问：

“和叔，‘桃著白花’者何在？”

邢恕挽高公绘坐于石几旁，笑指高公绘说：

“今日朝廷所需之‘桃著白花’，乃公绘也。”

高公绘一时茫然。邢恕的神情变得肃穆诚恳：

“恕与公绘之交，肝胆相照，公绘知今日朝廷之危乎？”

高公绘立即明白：“桃著白花”之论，原是一场骗局，心里蓦然腾起一层不悦，但事已至此，耐着性子看个究竟吧，便佯作惊诧之状：

“公绘外居光州，已整整两年，对现时朝廷情状，茫然不知。和叔所语，我心惶惶。”

邢恕开始试探：

“上疾成疴，已有八个月不理朝政，朝廷状似平静，实则波浪汹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借左相之权，阴与尚书右丞李清臣谋，背着崇庆宫皇太后，欲行立储继位之举。他们指使亲信，暗地游说于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已选定了如意之人。”

“所选定者何人？”

“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

高公绘心机一转，欲擒故纵地询问：

“去年春时，我居光州，曾闻皇上大宴群臣于集英殿，着皇六子延安郡王傭侍立于御座之侧，并令与王珪相见，暗喻立储之意，不知此事确否？”

邢恕知道凡事不可一味撒谎，特别是朝臣皆知之事，便坦然回答：

“确有此事。去年三月十八日，皇上大宴群臣于集英殿，命延安郡王侍立御座之侧，但当时延安郡王尚未出□，‘暗喻立储’之说，只是一些臣子的猜度，至于‘与王珪相见’之说，只怕是王珪自抬身价的谣传。况崇庆宫皇太后至今未有丝毫赞许之意。今春二月二十五日，皇上病情转重，二府、三省重臣入问于福宁殿病榻前，王珪借机奏请‘早建东宫’，皇上三顾而未语。”

高公绘微微点头，似已相信了邢恕之说。邢恕放开胆子游说：

“公绘当知，皇六子傭年仅十岁，虽有聪明乖觉之处，但毕竟还是孩子，于朝政一窍不通，如何理政治国？且为德妃朱氏所生，人望亦难孚宗室王公之心，若立其为储而继位，其朝政大权必落于王珪之手。皇太后素恶王珪行事左右逢源、八面使风、诿过成性、贪功成习。用兵西夏，乃王珪为逆闭司马光、苏轼入京之途而唆鼓皇上兴兵，及至兵败永乐，反诬皇上孤意而致。王珪对皇太后亦素怀不满。朝廷之危，莫危于今日，右相蔡公忧心忡忡，寝食不安，特命邢恕谋于公绘。公绘乃皇太后之内侄，皇上之表弟，能漠然无视吗？”

高公绘的神色严峻了：

“右相蔡公意在何人？”

邢恕见高公绘已入其套，便壮大蔡确的声威侃侃谈起：“右相蔡公意在雍王颢。不仅右相意在此人，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及宗室王公多数人都寄意于雍王颢。公绘当知，雍王颢乃皇上御弟、皇太后之子，春秋鼎盛，正是有为之年，在王安石权势炽热、威风凛凛之时，敢于与王安石抗衡者，惟此人也，其德孝智勇，深得皇太后、宗室王公、朝廷群臣的赞许。雍王颢乃仁义之人，恩遇皇室、宽厚臣下、仁待元老，泽及外戚，无怨于朝廷，无怨于天下，弟承兄业，符合我朝之古例。公绘当知，我朝建国初期，太祖皇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后太宗皇帝（赵匡义）以弟继兄位大兴帝业，创我朝五十多年的兴盛辉煌。今若依右相蔡公所谋，雍王颢立储继位之后，必与皇太后共同处理军国大事，母子同心，必造我朝的再度辉煌……”

高公绘已完全听明白了，他感到堵心和厌恶：朝廷之危无他，乃是这般宰执大臣各怀私欲、各结私党、各弄权术所致，王珪、蔡确一丘之貉，邢恕，倾危诡诈之士！他真为朝廷的未来担忧，遂高声打断了邢恕滔滔不断的游说：

“和叔，谢你肝胆相照。天色已晚，请你明白说吧，右相蔡公有谋于我者何事？”

邢恕大喜，全盘托出：

“请公绘进崇庆宫，劝皇太后废王珪‘拥立皇六子’之阴谋，纳蔡公‘拥立雍王颢’之谏言。事成之后……”

高公绘大笑：

“驰书光州，骗我回京；宫门遭阻，诱入政事堂；‘桃著白花’，拖入圈套。皆和叔与右相之杰作啊！”

邢恕亦大笑：

“心系朝廷，不得不为，请公绘鉴谅。”

高公绘摇头叹息：

“肝胆相照，肝胆相照啊！和叔系我知己，何不察皇太后对母家高府的规矩？我仅举两事告之：英宗治平二年，皇太后时为皇后，皇帝念我父任殿内崇班年久，且多建树，欲迁其官，并已下诏，是皇后为避外戚沽恩之嫌，断然命我父呈表谢辞。元丰四年，我伯祖父（高遵裕）兵败灵州，群臣以责在监军李宪为其辩解，皇上亦有怜意，是皇太后为避外戚恃恩之嫌，力主贬伯祖父为鄂州团练副使以罚罪。”

邢恕一下子愣住了。高公绘霍地站起：

“君与蔡确之谋，欲祸我九族啊！”说罢，拂袖而去。

邢恕颓然，全然傻了。

大相国寺的暮鼓声缓慢地传进福宁殿寝室，轻叩着皇帝赵顼的耳鼓，轻抚着他一颗疲惫无力的心。他静听着，感到暮鼓声的柔和、适意和悠远。品味着这奇妙的音律，似乎是一种庄穆忏悔的痛苦呜咽，眼前似乎闪现出大相国寺大雄宝殿画壁上大佛涅槃的形影：涅槃，不就是忏悔人生无留无恋的最高境界吗？不就是了却人生失误和遗憾的一种心灵飞跃吗？凡人是成不了大佛的，但佛的涅槃却同样可以消除凡人心灵的悔恨和痛苦。这暮鼓声原是一种召唤，原是一种启迪，召唤自己用忏悔偿还欠于人间的一切债务，启迪自己还原作为一个人的本性，随着这暮鼓声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去。

暮鼓声仍在响着，融浸于皇帝赵顼的心灵。他挣扎着撑开沉重的眼皮一瞥，眼前是泣咽的妻子和流泪的母亲：我不仅有负于天下黎庶、列宗列祖，也有负于妻子、母亲啊！他的心头酸楚，眼皮闭合，说出口的，是含混不清略可听辨的哀声浅叹。皇后、皇太后在俯身倾耳地细听着：

“我当了十八年的皇帝都做了些什么啊？只搞了一场毁誉不一的‘变法’。看来这场说不清的‘变法’，还是要久远地‘毁誉不一’下去。近几年来，在自己的心里，不也是时‘誉’时‘毁’吗？岁月逝去又来，悠悠绵绵，一切由今人、后人说去，管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能够得到‘毁其当毁，誉其当誉’的公平，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唉，十八年来，‘励精图治，欲一振其弊’的理想错了吗？‘奋而雪耻，恢复疆土’的追求错了吗？世情难解，人生迷惘啊，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追求，却导致了一场乱糟糟的悲哀结局？为什么一副热腾腾的希冀却换来了个冷冰冰的失望？十八年来，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为恢复失去的疆土，我雄心勃勃地变革旧制，我废寝忘食地推行新法，我急风暴雨地涤荡因循苟且，我处心积虑地争取军心民心，不敢偷懒，不敢懈怠，竭其才智，呕心沥血，结果呢？旧习痼弊复起，因循苟且更甚于往昔。外患日炽，还得用银两、丝绢、锦缎、布匹、茶叶、马匹和忍气吞声的屈辱买得边境半月十天的安

宁。连一度雷滚九天的‘变法’两字，现时也很少有人提及了。十八年来，朝政翻了一个筋斗，我原是一件事情也没有做好的帝王，留下的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个‘宴乐无度、因循苟且’的朝廷和一场莫测结局的纷争混乱。

“我不怨天尤人。往事如梦，不堪回首，这场冷清的悲剧缘何发生？我太多太重的私欲是难辞其咎的。‘变法’风起，朝野不解，群臣疑虑，我急功求名，贪雷霆之威，少周切举措，急行冒进，企图一蹴而成其业，名传千古，种下了朝廷混乱的祸根。‘变法’深入，王公嘈杂，后宫非议，我私其宗室，怕危及祖制，怕骨肉离心，怕对不起勋臣外戚，遂惶惶然而动摇，埋下了旧物复生，痼弊复辟的种子。‘变法’有失，官商勾结，权钱为奸，道德沦丧，天下攘攘，我吝于匡正，怕‘变法’受挫，怕诏令失威，怕丢失自己‘英明’的脸皮，遂借词包庇了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终使民心丧失。‘变法’遭遇天灾，民怨沸起，流民入京，我自丧信心，怕流民生事，怕盗贼蜂起，怕社稷遭危，遂信天命而自毁新法，贬王安石以消民怨，终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恶果。我‘叶公好龙’，亲自发起了‘变法’，又亲手埋葬了‘变法’……

“我哀伤自己的命运，居于皇位十八年的我，原不是真的我啊！一袭黄袍掩盖了我生性的平庸，一张龙椅神化了我生性的软弱，一座宫殿美化了我生性中的因循、贪婪、残忍、嫉忌、动摇、怯懦和卑下的一切，至高的权位吞没了我生性中善良、谦和、友爱、同情、自强、进取和高尚的一切，‘皇上万岁’的颂歌唱昏了我的头，‘天纵英明’的欺骗终使我成了人间的‘神灵’。于是，一切荒唐出现了：我听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对待臣下，连忠耿正直、出言无隐、朝臣典范、才冠天下的司马光、苏轼也不能幸免。我爱才嫉才，容不得头上有一片乌云遮掩，怕黯淡了帝王的灵光，连自己视为师长的王安石也逐出了朝廷。我多疑猜忌，怕大权旁落，不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弟弟、母亲和祖母。我又轻信谗言，在一个又一个圈套里穿行跌倒，而且是痛定忘痛，不知悔改。我有时又离奇地心慈手软，对贪渎误国之人，仁慈沽誉，下不得手，致使法纪松弛，奢侈之风泛滥。现时，这召唤忏悔的暮鼓声正在一层一层撕揭着自己身上那些斑驳灿烂的外衣，衣连皮肉，衣连灵魂，是切肤的疼痛，是撕心的疼痛，是无人知道的疼痛，也是罪有应得的疼痛啊！当这些原不属于自己的饰物和污物被剖尽之后，一个失败的帝王将会消失，一个原本的我也许会留在世间，供后人剖析评说……

“追悔不及的忏悔啊！忏悔真能了却人生的失误和遗憾，走向无思无恋的涅槃吗？看来忏悔也是一场骗局，我越是忏悔，越是难以忘却往昔的种种：五色灿烂的‘菊花会’，繁星落地的‘万灯会’，人欢马叫的‘御苑射马’，梵音解愁的‘浴佛节’，欺人自欺的‘献俘大赦’和那献身‘变法’而被贬居江宁秦淮河畔的王安石——王安石的见识高远，王安石的矢志如一，王安石的刚正不阿，王安石的铮铮铁骨，王安石的执拗狂狷，王安石的不善与人，王安石的简朴无华和不修边幅，‘凄怆江潭’，我还是摆脱不了对他遥远的思念啊！天知地知，我的不聪不明，终使介甫先生蒙受屈辱，替我背着罪愆，遭受着世人的咒骂！忏悔终不能了却人生的失误和

遗憾，我此刻的心仍在朝廷，还是放心不下年仅十岁的皇六子傭啊……”

皇帝赵顼的声音越来越弱，终于消失在暮鼓声中，与暮鼓声融为一体，向窗外，向幽远无涯的星空飘去……

皇后、皇太后一动不动，仍然在俯身倾耳静听着，等待着那含混不清的声音在微弱的气息中再次出现。高公绘却神情紧张地走进寝室……

大相国寺的暮鼓声停歇了，烛光明亮的大内政事堂，刹那间变得格外沉寂和压抑。此刻聚集在政事堂里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都拧着眉头，僵着一副副阴沉惶恐的面孔沉默着；站在一旁的邢恕，失魂落魄地耷拉着脑袋，失去了往日的机敏和灵气，一副骨架似乎全然颓了，他低头转动着眸子，惶恐地打量着眼前三位宰执大臣神情的变化。

中书侍郎张璪面色苍白，瞥了邢恕一眼，不无埋怨地说：

“‘桃著白花’关键一招的失灵，高公绘的反目拂袖，不仅使近一年来‘拥立雍王颢’的全部活动暴露，而且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崇庆宫的皇太后毕竟不是优柔寡断的女人。蔡公，速作决断吧！”

蔡确的神色更显惶恐了。邢恕冷汗满脸地跪倒于地，用颤抖的声音竭力挽回自己的过失：

“蔡公，现时的高公绘也许就在福宁殿，也许已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禀奏了皇太后，若片纸由福宁殿飞出，立皇六子为嗣，我等身处危地矣！蔡公，若真是无路可走，我、我、我愿承担这断头之责……”

蔡确的冷汗从额头涌出，顺着苍白的面颊向下流着。章惇满脸腾腾杀气，霍地站起，果断地对邢恕说：

“你今夜不必歇息，分头告知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的朋友，明日早朝，一切以蔡公马头是瞻！并可透漏这样一个消息：王珪诬皇太后欲舍延安郡王而立雍王颢为储。”邢恕茫然，但不敢做声。章惇转语张璪：

“邃明大人素与知开封府蔡京相善，请蔡京明日早朝中领壮士十人随行，以对付王珪。王珪有‘口吃’之语病，口吃则语迟，彼若争论中有‘逆上’之语，可命壮士缚之论罪。”张璪全身瘫软，茫然失神。

章惇向神情惊骇的蔡确拱手说：

“蔡公，事急矣，出奇制胜之策在于突然袭击。明日清晨公可率群臣依例问上疾于福宁殿，乘机发其端。”

蔡确惊骇无状，连说话的声音也变调了：

“这，这不是要乘危逼宫吗？”

章惇纵声大笑：

“不，蔡公，你想错了，我们是要与王珪争夺拥立新主之功！”

蔡确、张璪、邢恕不解，茫然地望着章惇，六只眼睛使劲地琢磨着……

第十二回 福宁宫皇帝早逝 延和殿赵熙登极

高公绘带来的宰执大臣“立储之争”，立即冲淡了福宁殿的悲哀和忧伤，代之以紧张、惊恐和不安。皇太后已走进御堂调度应付不测，福宁殿的宦侍、宫女、禁卫都遵照皇太后的懿旨行动起来。人们已无暇照应即将离开人世的皇帝赵顼，寝室里只留下皇后和御医沈安士守护着皇帝。

三更梆鼓敲响，声声敲打着人心。

福宁殿寝室病榻上的皇帝赵顼，已经是失音直视，只有一丝微弱的气息延续着。这延续不断的气息，也许就是他对皇六子傭能否立储继位的牵挂。皇后年已四十岁，居皇后之位已有十八年，她知道这场争斗意味着什么，如若雍王颢真的被宰执大臣立储继位，丈夫十八年来所做的一切，都需重新看待。从听到高公绘禀奏的刹那间起，她的心神就慌乱起来，最使她愤怒悲哀的是，皇上还没有离开人间，那些平日里唯唯诺诺竞相表示忠诚的宰执大臣，就背弃了皇帝的意愿作起乱来，真是人心势利啊！她望着失音直视的丈夫，想着丈夫的嘱托和对皇六子傭放心不下的眷念，真想大哭一场。寝室外的情状如何？蔡确他们真的要打上门来吗？她一颗痛苦的心，经受着两头撕扯的煎熬。

御堂里的皇太后毕竟是经过世面的，她的丈夫英宗皇帝赵曙“立储继位”的坎坷，使她通悟这个中的奥秘：“立储之争”受罪的是皇室的子孙，厮斗的是宰执大臣，危害的是社稷的根本。当决断时决不可犹豫，任何优柔寡断，都会导致大权旁落，受制于弄权的重臣。在这非常时日，也许只有必要的流血，才能保持朝廷的安定，才能显示皇权的权威。她知道，皇六子傭继位之后，她就是太皇太后，依制将与孙子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她对朝廷可能出现的纷争已有所准备，特别是今夜儿子嘱托中对蔡确为人的看法，已引起了她对蔡确的警觉，因而在应对这场突然面临的危机中，表现出周密细致的稳健和干练。

她敕令大内禁卫二百人连夜列于福宁殿四周警戒，没有她的恩准不许任何人进入。并在福宁殿禁卫中挑选心志忠诚、武艺高强者五十人，埋伏于御堂两侧的回廊里，以应不测。

她敕令福宁殿宦侍梁惟简带领二十名禁卫，借夜巡皇宫之机，悄悄从崇庆宫接皇六子傭进福宁殿，以便在需要时即刻举行立储之典。

她敕令内侄高公绘立即去雍王颢和曹王□府邸，传她懿旨，无诏不许雍王颢、曹王□离开各自王府，更不许私晤宰执大臣。

她敕令福宁殿内臣张茂则密诏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进入福宁殿，决定用王珪与蔡确等人周旋，达到依靠“中枢行事”的名正言顺。

她敕令福宁殿宦侍、宫女、仆役从即刻起无旨不得私自外出，各安其位，做好应变准备，随时听候差遣。

她布置停当之后，便挥去身边的宦侍、宫女，独自坐在福宁殿御堂里，静静地思索着。她思索着王珪“拥立皇六子为储”的用心，心中有着难释的忧虑：一个处事玲珑，八面使风的首相，辅佐一个年幼无知的皇帝，能令人放心吗？朝政能有作为吗？只怕是权力到手就难于掌握了。她思索着蔡确、张璪、章惇“拥立雍王颢为储”的用意，心中有着强烈的不安，这几个联手为伙的重臣意欲何为？是针对王珪而发？是发泄对官家的不满？是着意制造混乱？是追求更大的权力？人心难测啊！“雍王颢”远非帝王之才，是断不可“立储继位”的。她厌恶王珪，厌恶蔡确、张璪、章惇，她的思索落到司马光、苏轼身上，开始考虑起用司马光、苏轼的时机……

四更梆鼓敲响，声声敲打人心。

寝室病榻上的皇帝赵顼，病情骤变，面色呈青，一口一口地倒着余气，嘴唇也慢于闭合，一双沉重的眼皮微微睁开，呆滞的目光似乎在寻找什么人。是寻找皇六子傭吗？皇后急忙安慰地说：“皇太后已诏皇六子进宫了。”皇帝赵顼垂下了眼帘，御医沈安士急忙取出银针，扎进了皇上手腕上的内关穴和间使穴，以延续垂危的生命。

御堂里，皇太后仍在闭目思索着。也许由于应付“立储之争”举措已经落实，皇六子傭已进福宁殿，甲兵已伏于御堂两厢，王珪已奉旨进宫，高公绘已至雍王府和曹王府，她的心境稍为宽释，便把思绪落在祖宗法度制内的功能上：大宋一百多年来，“立储之争”屡出，然从未构成社稷动摇之灾，全赖祖制“三权分立”、“兵将分离”、“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等法度国策的福佑，若宰执大臣权专而握兵权，如此险关就难以度过了。“祖宗遗制终不可废，太祖太宗的国策终不可变啊！”正是这个焦心夜晚的思索，确立了她今后八年间预政的施政基调……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清晨日出卯时，蔡确、章惇、张璪带着二府、三省、谏院、御史台官员六十多人，从延和殿出发，以问疾为由向福宁殿走去，也许他们意识到此次行动意义的重大，都绷着面孔，闭着嘴巴，脚步有力，心情沉重，使大内皇宫的气氛立时紧张起来。他们进入会通门，绕过睿思殿，突见福宁殿四周禁卫环列，宫门紧闭，情状异常，宦侍头子梁惟简踱步于丹墀，森然可怖之气迎面扑来。蔡确心先怯了：皇

太后早有准备啊！他突然觉得身后群臣的脚步声有些混乱了。正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带着十几个官吏由皇仪殿右侧的甬道上闪出，也匆忙地向福宁殿走去。他的心似乎得到一些宽释，便硬着头皮，着意挺胸昂首，阔步向前。

此刻福宁殿寝室里，皇帝赵顼的病情急剧恶化，直瞪瞪睁着的眼睛，呈现出混浊的凝固，已失去了光泽，嘴巴微张着，气息弱如游丝，对御医沈安士的各种疗治似乎已失去知觉。沈安士面色惨白，汗满额头，无力地从病榻前的宫凳上站起，“扑通”一声跪倒在皇后面前，叩头无语。皇后知大哀将至，急令身边的侍女禀报御堂里的皇太后，她转身一把抓住丈夫的手，扑在丈夫的耳边呼唤着……

御堂里的皇太后听了侍女“大哀将至”的急禀，全身一下子瘫软了，母子连心，泪珠扑簌簌地落下。她没有哭，在侍女的搀扶下走向寝室，要为儿子送行。她刚走出御堂，宦侍梁惟简快步带风地从外庭长廊走来，跪倒在她的面前：

“禀奏皇太后，宰执大臣蔡确、章惇、张璪带着朝臣六十多人来到殿前，请见皇上，问疾请安。”

皇太后一惊，用力推开搀扶的侍女，神情似乎一下子振作起来，脸上浮起一层杀气，冷声一笑：

“他们来的真是时候啊！”

梁惟简急忙压低声音说：

“可疑的是，知开封府蔡京也带着十多名官员到此，也是问疾请见。”

皇太后稍作沉思，发出懿旨：

“敕令福宁殿内臣张则茂为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着袍顶冠，至内室待命。”

梁惟简应诺。

“敕令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至福宁殿御堂接待宰执大臣。”

梁惟简应诺。

“敕令知开封府蔡京及其随行官员，殿外丹墀下待旨。”

梁惟简应诺。

“敕令蔡确、章惇、张璪及二府官员，三省左史、右史、都司，御堂晋见，其余所随朝臣，殿外候旨。”

梁惟简叩头领旨站起。皇太后上前一步，低声叮咛：

“进殿朝廷重臣，逐个验明正身，不许杂人混入，有敢违抗者，严法以惩！”

梁惟简应诺离去，皇太后转身返回御堂，侍女不解，急忙跪倒禀奏：

“皇太后，皇上在寝室……”

皇太后停止脚步，神情凄然，转过身来，扶起侍女，话语哽咽：

“好孩子，回寝室禀奏官家，我忙完这一件事就去看他，叫他等着我……”

侍女抬头望着皇太后哭了。

福宁殿外，梁惟简宣谕的皇太后“懿旨”一出口就打掉了蔡确、章惇、张璪等人的声势。在宦侍梁惟简的“热情”监视下，他们与二府官员、三省左史、右史、都司十多人，心情忐忑不安地走进御堂。御堂空落落一片沉寂，既不见皇后，也不见皇太后，只有王珪一人坐在御案旁的软榻上。此刻的王珪，神态傲慢，因皇太后隐于内室，甲兵伏于两厢而信心十足，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只待这些自投罗网的作乱者说出“拥立雍王颢”几个字，他便在怒吼中发出讯号，两厢甲兵拥出，擒拿这些叛逆者，干净利索地结束这场纷争。故而他决定后发制人，只是用含有敌意和戏弄的目光打量着进入御堂的同僚。蔡确在走进御堂看到王珪的刹那间，心全凉了，跨越御堂门槛的脚步被绊踉跄，险些跌倒，原先准备说给皇太后的滔滔大论没有去处，头脑里一片空白，一时想不到如何应付这样的突变。张璪此刻已面色如灰，惶恐的目光与王珪投来的目光一接触，便畏缩胆寒，急忙低下了头。章惇此刻却是出奇的冷静，梁惟简在福宁殿外宣谕的皇太后“懿旨”已使他惊骇过了，在那个“惊骇”中，他发现那些“丹墀下待旨”、“殿外候旨”的“敕令”，全是针对“拥立雍王颢”而发的。此时王珪独留御堂，只是表明皇太后御堂设网罢了，其目的，仍然是针对“拥立雍王颢”的作乱，而且，他已从王珪神态傲慢的异常表现中断定：皇太后可能隐于内室，御堂四周也许伏有禁卫甲兵。他环视御堂，心里暗暗发笑：章惇为“奏请立储”而来，何惧之有？他向蔡确、张璪一瞥，微微摇头，窝囊货，米粒大个胆子，还想当宰相呢！看来，只能是自己做出头椽子了。章惇神情坦然地走到王珪面前，拱手为礼：

“左相大安。上服药日久，朝臣惦念万分，今日早朝于延和殿，以待左相赐知。然左相未至，群臣惶恐不安，章惇猜想，左相必来福宁殿请上安，遂带领群臣趋福宁殿问疾请安。敢问左相，圣躬起居如何？”

王珪望着神态从容、话语侃侃的章惇，脸上浮起几丝阴笑，心里暗暗骂道：此厮胆大包天，果然不假，此时仍作诈态啊！遂两手一拍双膝，提袍站起，拱手还礼：

“子厚忠贞之心，令人感动。王珪亦问疾请安刚至，茫然不知。已请内臣张则茂大人入内请示了。”说着，把目光转向蔡确、张璪：

“请子厚与持正大人、邃明大人稍安，张大人或有皇上起居情状赐知。”

王珪的话语刚停，内臣张则茂年约五十岁，举步沉稳，轻步从内室走出，行至王珪面前，拱手为礼：

“回禀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大人。皇后感念左相趋殿问疾，并口谕王大人：上病状堪忧，现时正服新药疗治，望左相勤劳其职，勿使朝政有失。”

王珪急忙跪倒：

“敬祝圣躬康复，臣王珪奉皇后口谕。”

张则茂后退两步，似乎了却了一桩公事，忙向蔡确、章惇、张璪拱手相迎：

“蔡大人、章大人、邃明大人安好，老仆怠慢了。诸位大人若有所奏，老仆在内室待命。”

内臣张则茂转身走入内室，蔡确和张璪从张则茂的话语中听到了皇后对王珪的倚重，心里更加惶恐，章惇却从张则茂的话语中听出了暗含的杀机：“上病状堪忧”不就是一块诱饵吗？他抬头打量着王珪，王珪仍默而不语，只是摇头叹息，作悲哀状，来回踱步。章惇眸子一转，把这块诱饵向王珪抛去，为了能让可能隐于内室的皇太后听得真切，他提高了嗓门：

“左相大人，‘上病状堪忧’，令人惊心。为了朝廷稳定，我等宰执大臣，应同呈奏表，乞圣上早日立储，以安群臣之心。”

王珪蓦地停止踱步，转过身来，注视着章惇。他等待的就是这个。他平日说话虽有“口吃”之疾，一遇激烈的争论，“口吃”愈显厉害。因此时此事他早有准备，如同舞台上口吃演员作起戏来，并不口吃，而且出语极快：

“子厚独有此意吗？”

“不！上病日久，时逾一年，群臣忧心，不惟章惇今有此意，持正、邃明及三省左史、右史、都司皆有此意。今‘上病状堪忧’，立储之事已是当务之急，我等欲呈奏表于皇太后。”

王珪目视众人，蔡确、张璪犹心悸未定，惟颔首低声称是。三省左史、右史、都司神情惶惶，相视而不语。

王珪暗喜，只要“拥立雍王颢”的白纸黑字在手，任你章惇狡诈猖狂，也

逃脱不了惩罚。他朝内室高呼：

“请张大人赐以笔墨纸砚。”

内臣张则茂从内室走出，捧笔墨纸砚置几案。

王珪催促章惇，并暗示张则茂说：

“子厚可速作奏表。张大人，这份奏表关系军国大事，要劳你亲自转呈皇太后了。”

张则茂会意点头，匆匆离去。蔡确、张璪已听出王珪话中的杀机，木然失色，两腿颤抖，以目示意章惇，章惇浑然不觉，反而对众人说：

“章惇代诸位大人之意书写奏表了。”

章惇坐于几案旁的宫凳上，展纸提笔，濡墨而写。王珪神情专一地注视章惇笔下出现的每个字：蔡确的名字、张璪的名字、章惇的名字及三省左史、右史、都司的名字，当他看到“拥立延安郡王傭为储”几个字时，心蒙了，眼傻了，一时转不过弯来，戟指章惇而高喊，口吃起来：

“你，你，你……”

章惇推砚掷笔高声回答：

“我等拥立延安郡王傭为储……”

王珪语不成句：

“这，这，这是，假的！”

章惇厉声反诘：

“左相难道反对拥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吗？”

王珪决意揭露章惇等人的邪谋祸心、踪迹诡谲，但口吃得更厉害了：

“你，你，你们是……”

章惇用清朗的话语，高昂的颂词，压住了王珪情急艰难的谈吐：

“我们相议共识，拥立延安郡王傭为储。延安郡王，虽年仅十岁，但天资聪颖，清俊好学，天性孝友，去年三月十八日，上大宴群臣于集英殿，命延安郡王侍立御座之侧，即暗喻立储，群臣共睹。今春伊始，延安郡王出□，居崇庆宫受皇太后训诲，必成英明之主。”

御堂里发生的一切，隐于内室的皇太后听得真切，章惇等人“拥立延安郡

王为储”的言论，确实出她意料之外，但也带给她莫大的宽慰。她心里十分清楚，“桃著白花”的败露和内侄高公绘的拂袖而去，促使了这几个邪谋在怀、行踪诡谲的宰执大臣畏难而退，看风转舵，但毕竟是转到皇六子一边来了，寝室病榻上弥留托孤的儿子也可以瞑目了。顺水推舟吧，言和比厮杀好，特别是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糊涂啊。

在章惇伶舌俐齿堵压着王珪，高声歌颂皇六子和皇太后的侃侃声中，皇太后在梁惟简的跟随下走出内室，出现在御堂，人们一齐跪倒。王珪一愣，也跪倒在地。章惇急忙捧起奏表呈上：

“禀奏皇太后，臣蔡确、章惇、张璪及三省左史、右史、都司，满怀忠诚，伏维叩奏：为祈皇上早日康复，为求社稷千秋永固，谨奏请立延安郡王傭为皇太子。乞皇上、皇太后圣裁明断。”

梁惟简从章惇手里接过奏表，呈于皇太后。皇太后接过一览，舒了一口气，表示宽慰，大声说：

“天下甚幸，朝廷甚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和三省左史、右史、都司，忠君忠国，所奏立延安郡王傭为储之议甚好，符皇上之意。诸卿今日立储之功，皇上甚表感激。”

内臣张则茂陪皇六子延安郡王赵傭从内室走出。人们抬头一看，十岁的赵傭，着皇太子黄袍，戴明黄太子冠，有清俊之姿，神情拘谨。人们急忙叩头，高呼：“千岁！”

皇太后挽皇六子傭至群臣面前，取出一份“谕示”，发出懿旨：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听旨！”

王珪急忙出列跪倒。

“诣内东门召对群臣，宣皇上谕，立延安郡王傭为皇太子，改名煦……”

王珪叩头，伸手接过皇上“谕示”。

突然，福宁殿寝室传来皇后和宫女们悲哀的痛哭声……

王珪、蔡确等惊恐失色。他们低头悲哀着，明知大哀已至，但不敢哀痛出声。

皇太后听到哭声，神情突变，泪水流出，几乎晕倒，被身边的梁惟简扶着。

皇太子赵煦，痛哭失声，呼唤着“父皇”向寝室奔去。

时年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皇帝赵顼驾崩于福宁殿。庙号神宗。年仅三十八岁。

第十三回 天汉桥司马亮相 春官居君实逃亡

在皇帝赵顼驾崩的哀乐梵音声中，十岁的皇太子赵煦在内东门匆促地继承了皇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皇太后，尊生母德妃为皇太妃，并与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其实际权力完全落到太皇太后的手里。这种符合伦理朝制的皇权交接，不仅没有维持朝廷的稳定，反而诱发了一场新的“改弦更张”的混乱。“变法”十七年来积累和潜伏的种种危机，一夜之间在朝廷爆发，在京都沸腾，在全国二十三路的州府县衙蔓延。“天下治乱之表”的洛阳，因居住着众多的朝廷耆老、致仕大臣、失意贬臣，首先闻风而动地哄闹起来：各种来自京都的消息哄响街巷，先是在悼念神宗皇帝赵顼的哀叹声中，议论朝廷近日“晋封王公”、“大赦天下”、“哀告四邻”、“中枢变动”的征兆，继而在赞颂太皇太后的摄政声中，谈论朝廷“散遣修城役夫”、“减皇城觇卒”、“止禁庭工役”等举措的含意。于是，以致仕太师文彦博为首的“耆英会”成员司封郎中席汝言、朝议大夫王尚荣、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等，又开始了诗酒相会，以他们久于官场的敏锐目光和丰富经验，剖析“变法”以来的朝政纷争，剖析王安石退隐江宁后的朝廷现实，剖析神宗皇帝赵顼“元丰改制”后的悔恨当初，剖析太皇太后摄政后的心境追求。他们都有亲朋门生在三省六部，所了解的朝廷纷争内幕基本真实，他们的结论也就基本准确：神宗皇帝赵顼晚期的思想和太皇太后的一贯思想已趋于一致，恢复祖宗法度，清除“变法”影响，已是新的朝政的基本走向。这些老臣也有雄心壮志，也在追求晚节的不辱，他们虽已致仕闲居，但在政坛上仍有着“王安石涤荡未尽”的力量，仍有着“虎老威在”的影响。他们确信，太皇太后的摄政，将为这种“力量”和“影响”开拓有用的前途。风起云涌，夕照亦辉，“老骥伏枥”虽有无力奔驰之憾，但仍有一颗不甘寂寞的壮心。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身边的“独乐园”，把消除“变法”影响的“改弦更张”寄托在司马光的身上。

三月十七日，神宗皇帝赵顼驾崩已经十二天，独乐园里的司马光仍独居钓鱼庵，面对着庵内神宗皇帝赵顼的祭牌和祭案铜炉里十一天来昼夜不灭的香火，衔痛怀哀的沉默着：风云际会，昔日君臣相知的鱼水情景终是难忘啊！

四个月前，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著述，书成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由范祖禹和司马康驱车送往京都，亲自上呈皇帝，总算完成了两代皇帝的嘱托，了结了一桩心愿。也许由于《资治通鉴》的完成，司马君实心境宽舒了，劳累减轻了，他的身体健康情状几个月来略有好转。虽然还是骨瘦如柴，但精神状态却不再孤寂；右肢虽然仍是举止不便，但右手已可握笔，右腿亦可拖着行走；须发、牙齿虽然更为稀疏，目视仍觉模糊，但语言恢复已近正常。三月六日，皇帝赵顼驾崩的消息传至洛阳，他痛哭失声，面东叩头出血，怆然高呼：“臣蒙圣恩，无缘再报啊”，唏嘘两日方止。

十一天来，司马光独居钓鱼庵不出，神情完全沉浸在沉思之中。三月八日，文彦博前来拜访，他以身体不适而拒见；三月十日，朝议大夫王尚荣、王慎言进独乐园问疾，他以头昏目眩而谢绝；三月十三日，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太中大夫张问等结伙而来，迳至钓鱼庵叩门求见，说有重要事情商议，他以“右肢疾发，举止艰难，无力开门”而杜绝；三月十四日，儿子司马康借奉茶之机，以“左相王珪任山陵使”的消息禀告，希望父亲能入京吊丧致哀，他置之不理；三月十五日，范祖禹借问疾之机，再次劝说司马光：“大行皇帝健在时，老师曾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载，君臣之义，非一般重臣可比，似不必拘于朝制，当不俟驾而赴京都，吊丧致哀，以尽臣下之思。”司马光依然不为所动，仍在默默地沉思着……

司马光的思索是深沉的。他看得清楚，王安石退隐江宁八年来的朝廷现实，已不再是“变法”的急行躁进，也不再是“新法”的滥行急施，而是“变法”败落后整个社会的神魂颠乱：人欲泛滥、道德沦失，民心涣散、文人牢骚，农商失望，官吏窃国自肥，重臣饰变诈为；奢靡风行，纲纪失威莫禁；奸人谋利，假名“变法”猖獗；上下交应，左右襟连，盘根错节，已成积重难移之势；世情颠倒，贵狡诈而贱仁义，守道循理者被目为孱头，圉夺奸宄者被赞为雄杰。情状如此，即使介甫复出江宁，只怕也要瞠目结舌，袖手兴叹。

他看得清楚，文彦博、王尚荣、王慎言、楚建中等人的接连来访，皆为今日天下倒悬累卵之势所趋，或欲捧自己于“火炉”之上。他喟然叹息，其情固可感，但皆不知司马光此时之心境啊！光闲居洛阳十五年，久已绝问政之心，只求居此园独乐而已。况且今日自顾其影，心虽无惧而有馁，骸骨癯瘁，目视近昏，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世日无多，已无力在风云激荡中经受颠簸了，即使岁月倒流，还我青春，光五内所藏，也缺少介甫那种解天下倒悬累卵之胆略、气概和霹雳手段。

他看得清楚，幼主新立，太皇太后摄政，时处斗转星移之际，群臣斗法，百论嘈杂，各种力量都在重新组合，朝廷将陷于一个纷争迭起的困难时期，自己既无意于政坛，何必混迹于龙蛇之中招人猜忌呢？赴京吊丧致哀之举，何须争一时之先？哀心之诚，惟自己知啊。

三月十七日巳时时分，比司马光年轻十五岁的程颢走进了独乐园，竟然叩开了钓鱼庵杜绝客人来访的板门。

程颢，字伯淳，时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嘉祐年间举进士，熙宁初年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拥护王安石“变法”，曾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辞职而出任州县官吏。其人形容清癯，生性泊淡，学读善究义理，任事颇为公直，举止谦和，慎于言语，早年与其弟程颐从学于濂溪学者周敦颐，后于洛阳讲学十年之久，潜心研究理学，提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他的父亲程珦与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同属洛阳“同甲会”（类似于“耆英会”）成员，并与司马光交谊亦深，程颢

遂与司马光成了忘年之交。传说司马光作《中庸解》，于不尽融通之处，常暂付阙如以待程颢来。程颢至，两人举茶相对，司马光一语之问，程颢一语之答，即解其疑惑或深悟其妙。司马光曾有叹语：“伯淳之公直，光不如也。”

今天，程颢一走进钓鱼庵，司马光似已知其来意，扶椅而起，高声相迎：

“伯淳至矣，我不敢宁居了。”遂设坐斟茶以待。

程颢对司马光十分敬重，忙执大礼请安，然后落座而语：

“先生，太师文老彦博、司封郎中席老汝言、朝议大夫王老尚荣、卫州防御使冯老行己前日已赴京都致哀了。”

司马光漠然回答：

“长者先行，光之所企，不敢僭越而同往。”

“观文殿学士孙固和父，已于三天前由郑州驱车进京吊丧了。”

司马光回答：

“和父在英宗治平年间，曾侍神宗皇帝于颍王府邸，元丰五年虽因反对‘用兵西夏’而贬居郑州，终系神宗皇帝肱股之臣。光不敢攀比而行。”

“资政殿学士韩维持国，听说亦于三天前由许州抵达京都。”

司马光回答：

“持国在英宗治平年间乃颍王府记室参军，其功大焉，熙宁七年，移知许州，那是因为其兄韩绛子华入京为相，兄弟避亲之举。光贬逐之臣，怎敢与持国同步。”

程颢声色依然平和地说：

“先生谦逊谨慎，怕锋芒太露而遭忌，怕声震京都而招祸，难道就不怕人言可以致灾吗？”司马光神情震惊。

“先生居洛十有五年，朝廷上至太皇太后，下至百官群吏，或友或敌，或亲或仇者，无一日忘却先生，现处斗转星移之时，黑云涌空，风暴将至，独乐园篱笆疏稀，远非绝尘之境，先生于朝廷亲友之企盼，可以咽声作谢，于仇雠者的吠声相诬，也可以咽声作哑吗？若蔡确、张璪之辈以‘怨恨在怀，情无哀悼’八字谤论先生，先生将何以作答？”

司马光神情大骇，惶恐顿足：

“光彷徨疑虑，不敢辄行，计小失大矣！”

程颢便不再作声，起身离座，向司马光深深一揖，转身离去。

三月十七日午时，老仆吕直套好马车，在读书堂前等待司马光的到来。范祖禹和司马康牵马侍于马车一侧。司马光瘸着脚步从钓鱼庵走来，衣着如常，仍是一袭蓝色夹袍，所增添者，惟头上一顶圆顶宽檐布帽，状若田舍之翁。他走近读书堂，望着蓝缎作篷的车舆，神色变得惶恐而愠怒，司马康急忙迎上，胆怯地向父亲解释说：

“路途遥远，父亲年老力衰，怕经不起鞍马劳……”

司马光厉声打断了儿子的话：

“把车卸了！”

司马康不敢再说，遵命转身卸车，老仆吕直却护着车辕看着司马光喊道：

“秀才，你是大病刚愈啊……”

范祖禹也急忙迎上：

“老师，莫怪公休，这是我和吕伯的主意。洛阳距京都几百里，一是怕老师不堪劳累，二是想早几个时辰到达京都。前天文老彦博先生、席老汝言先生，也都是乘车赴京都的。”

司马光语气缓和些：

“淳甫、吕直自然是一心疼着我，可你怎么也忘记了古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我们是去京都为大行皇帝吊丧致哀啊！驱车招摇于京都，我心怀歉疚而不敢为。况且，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范祖禹点头叹息。

司马康急忙卸车，吕直取来鞍鞯，搭在马背上，一边系肚紧索，一边嘟囔着：

“秀才，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小，你的脾气却是越来越犟了，我为你牵马同行吧！”

司马光苦苦一笑，拍着吕直的肩膀说：

“直，你留守咱们的独乐园吧，畦里的菜蔬也该莳弄了。”说罢，在老仆吕直的搀扶下跨上马鞍，拉低帽檐，与范祖禹、司马康驰马奔出了独乐园。

洛阳至汴京的六驿站路程，驿卒快马奔驰一昼夜即可跑完，司马光一行三人，马是劣马，人非劲卒，虽昼夜不歇，足足走了两天两夜，于三月十九日午时走进了汴京的南薰门。

京都御街已是一派哀悼忧伤。桃、李、梨、杏，绿叶簌簌，树阴下已无俏男倩女。带状河面，微波清冷，荷莲间已无欢声荡舟。两侧妓院酒楼，都消失了红灯，回廊里已无琴音笑语。御道上的行人默默走着，似乎都愁重了脚步，忧锁了眉头。司马光的一颗心更加沉重了。他放松马缰，任疲惫的坐骑蹒跚而行。他习惯地拉低帽檐，遮掩着自己的面孔，怕被人们认出。司马光走进里城朱雀门，勒马走上伏波而起、石雕成群、建筑雄巍的天汉桥。桥上聚集着一群沉寂哀伤的黎庶，似乎在居高眺望着停放着神宗皇帝灵柩的景灵东宫。司马光骑马在人群中走着，忽地一阵清风从河面呼啸卷起，掠过桥栏的石雕，吹落了司马光低掩的布帽。他惊慌失声，惊叫声惊扰了身边的人群，一位老者仰头一看，惊诧而呼：

“司马光？司马君实啊！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回来了……”

这声呼喊如同春雷，惊动了天汉桥上的人群，“司马相公来了”的呼喊声卷地而起，人们一齐向司马光拥来。范祖禹、司马康慌神了，急忙拥着司马光快马前行，人们追逐着，呼喊着，十里御街似乎一下子沸腾了。司马光行至都亭驿街口，已被欢呼的人群包围，马不能行，只能在人群呼喊“司马相公来了”的声浪中团团旋转，宣德门前哀悼神宗皇帝的浓重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对司马光的热烈欢迎。人群越聚越多，黎庶塞巷，妇孺充咽，少年健勇者登树骑屋，嘈杂的呼喊声变成了有节奏的请求：

“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司马光呆在马背上全然懵了。他害怕显山露水，招惹是非，谁知一阵清风却引起了这场始料不及的大祸，掀起了这场震动京都的大波。他望着四周叠足聚观，招手相亲，声浪暖心的黎庶，拱手泪落，终于掩面伏鞍、泣咽出声。范祖禹、司马康高高拱手，高声请求人们让路，但在人群雷动般的呼喊声中，他俩的请求声压根儿就没有飞过马头。直至皇城司巡街的几十匹铁骑路经此地，司马光一行才借便走出人群，来到哀乐梵音低吟的景灵东宫。

今天是皇帝赵顼驾崩的第十四天，谓之“二七忌日”。景灵东宫门前，灵幡悬挂，白茫茫一片，一队守丧乐班七八十人，披挂黑纱，排列在宫门两侧，吹奏着哀乐，哀乐已显得疲惫失魂。景灵东宫门内殿前宽阔的丹墀上，整齐摆着黍秸扎制的銮驾卤簿，两队守灵禁卫分左右排列，由丹墀而下，似乎仍在展现着皇帝赵顼昔日的威风。丹墀下是二十位身披袈裟的佛僧焚香设坛，敲打法器，口诵佛经，超度着亡灵。殿内停放着皇帝赵顼的灵柩，灵柩上空悬挂着一盏青铜油灯，光焰跳跃着，似乎是皇帝赵顼壮心未泯的英灵。灵柩前设漆黑祭案，宽约五尺，长约两丈，祭

案中间是一座巨大的铜炉，香烟缭绕。香炉两侧几十支白色粗大蜡烛整齐排列，烛光闪动，照映着祭堂四壁排列有序的挽联挽幛，有王珪写的，有蔡确写的，有章惇写的，有张璪写的，这些白绢上的黑字，似乎散发着宰执大臣和朝廷百官各式各样、亦真亦假的哀思。

司马光来到景灵东宫门前，已是午后申时三刻，宰执大臣和宗室王公早已哀悼完毕回家去了。现时排列成队、低头前行的，都是六监、九寺的年轻官员，对司马光的到来根本未予理睬。有理睬者几人，或以为是王府的老仆，或以为是致仕的老朽，眼皮一抹，就转过头去。司马光甚觉宽慰，便由范祖禹和司马康搀扶下马。由于两天两夜的鞍马颠簸，他的两腿发麻，站立不稳，由于刚才的人群欢呼，他的心惶惶无依，不敢抬头，只能由范祖禹和司马康两边架扶，默默地跟随在吊唁的官员之后，听从主祭官的指挥，挪着脚步向前。白茫茫的灵幡使他泪眼矇眬，凄凉的哀乐使他心灵颤抖，佛僧的超度声使他哀痛难忍。昏沉沉、凄惨惨的祭堂使他的神志失控，他猛力推开范祖禹、司马康架扶的手，向皇帝赵顼的灵柩扑去，踉跄几步，便重重地摔倒在祭案前。他挣扎爬起，恭敬跪倒，连叩三头，放声而泣：

“圣上，一代明主，壮心未酬，奄弃天下，世之大哀。罪臣司马光哀荒摧绝，有话谁诉？有心谁鉴？无地自处啊……”他的哀悼之语未尽，便昏厥在皇帝赵顼的祭案前。

六监、九寺在场的官员们，蓦地得知这位布衣老人原是司马光，都瞠目结舌。

范祖禹和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的身边，向着皇帝赵顼的灵柩叩头致哀，泪水流出。

司马光吊丧完毕，走出景灵东宫，都亭驿街口黎庶热烈欢呼的情景仍使他心悸不安，本想立即返回洛阳，避免在京都再惹是非，但身体确已不支，范祖禹和司马康坚持歇息一夜，以免途中病体出险，他点头答应了。他们三人在一家食馆草草就餐之后，便向界月院街深巷一座名叫“春官居”的驿馆走去。

“春官居”驿馆，是礼部为接待京外五品以上官员进京奏事、领旨而开设的，平时也接纳富商大贾。“春官居”门高墙厚，院深屋多，树木葱茏，环境幽雅，且有皇城司禁卒门前守护，比市面酒楼安全宁静。这座官办驿馆，表面虽森然庄穆，但门墙之内，却与市面酒楼无异，既蓄有官妓数十，又设有赌场数处，且因所住京外官吏多为公款挥霍，极奢极乐之状，高出市面酒楼多倍，只是高墙之外人们鲜知而已。现时处在国丧期间，管弦歌舞、豪赌豪博是不敢搞了，但狎妓醉酒照样进行，而且成了官员们排解郁闷的主要方式，官妓们的忙碌和劳累更甚于往日。

司马光一行三人走进“春官居”驿馆，出面迎接的是身着官服的司宾吏郑磊。郑磊时年三十岁，汴京人，属礼部官员，专管“春官居”事务，为人巧于交际，善于言词，熟悉势利官场情状。他既不认识司马光，更不认识范祖禹和司马康，但神情极为热情，接待司马光三人于厅堂，一边吩咐“铛头”设坐奉茶，一边吩咐“仆役”为客人的马匹喂水添料。寒暄中郑磊笑脸盈盈地询问范祖禹：

“大人来自何处？”

“洛阳。”

“大人名讳？”

范祖禹害怕为司马光招惹麻烦，便以司马光自嘲诗中“近日蒙呼作隐人”一句中的三字作答：

“作隐人。”

司宾吏郑磊不作思索，提笔以“洛阳卓仁人”作记挂牌，引司马光三人出厅堂，往南一拐，至绿树翠竹丛中的一座玲珑楼阁前。此楼阁二层建筑，十分精巧，红砖绿瓦，雕梁画栋，地铺绿毯，窗垂竹帘。更为妙者，一座亭台飞出，直伸竹林，青藤缠绕，红花点缀。三个艳丽的女子出现于亭台，嫣然一笑，返身入内，随着一串笑声，出门迎接。郑磊夸耀地说：

“这座楼阁名曰‘翠月楼’。月出东山，月光透过碧树翠竹筛落亭台而成碧翠之色，清凉带香，其妙无比。此楼阁五年前建成，左相王珪大人曾于此盘桓三月，题此‘翠月楼’三字而依依离去。七天前，原尚书左丞蒲宗孟大人从亳州进京吊丧致哀，亦居此楼三日，赞不绝口，前天才怏怏离去。”

司马光停步于台阶之下不敢走了，仰望着青藤红花的亭台，双眉紧锁，郑磊见司马光忧愁之状，以为因其举止不便而发愁，便吩咐门前敛衽恭迎的年轻女子说：“快扶老大人登楼入室。”

三个艳丽的女子急忙走到司马光的身边，却被司马光伸手挡住：

“请问司宾吏大人，住此一夜，需要银两多少？”

郑磊笑着回答：

“房金是便宜的，每张床位白银二十两，此楼三位大人独居，总价是白银一百两。另外，姑娘们的陪侍费用，就看大人出手的多少了。”

司马光脸色发白，苦笑着说：

“司宾吏大人，这一次你怕是看走眼了，我这副老骨头，也不值一百两白

银啊。”

郑磊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

范祖禹急忙插话：

“司宾吏大人，实在对不起，不瞒你说，我们这次来京，行色匆匆，没有带那么多的银两。况且，我家老人……”

郑磊瞥了一眼司马光愠怒肃穆的面孔，觉得一股凛然的冷气逼人，急忙又变过了神色笑着说：

“好，好，老年人吗，一辈子俭朴惯了，舍不得花钱，和我爷爷一样，一个小钱能攒出一把汗来，这也是好习惯、高品德，实堪敬仰！这样吧，现时天色已抹黑，老人家的腿一瘸一拐的走路不便，就是能拐到别的驿馆，也不一定有一两银子住一宿的房间，况且你们还有三匹坐骑，就是朱雀门外小巷里那些杂乱的马车店，也得要你们三人三马二十两银子。看着老人家节俭的样子，我今晚发善心了。喏，你们看，那墙脚下有三间平房，东头那一间是马厩，你们的三匹坐骑就拴在那里，中间的屋里和西头的屋子里，有几张床铺，被褥都有，你们就挑着睡吧。明天走时，留下十两银子，如果连十两银子也没有，就扔下三个小钱走人，算我背时了！”说罢，轻蔑地一笑，转身走了。

三个艳丽的女子，立即闪身走入门内，“呯”的一声，关上了翠月楼的大门。范祖禹和司马康品味着郑磊的奚落，胸中憋着一股火，等待着司马光做出去留的决定。司马光突然觉得周身无力，心里涌起一层说不清的苍凉和苦涩，真想找个地方躺一躺，仔细地梳理一下这一天来纷乱如麻的思绪，遂叹出声：

“我怕是真的老了，不识时务，不谙世情，赶不上趟了！走吧，到那平房里安歇吧。我们这样的人，也就是三个铜板的身价，不算耻辱啊。”

这两间平房其实也很干净，生活用物齐全，有桌椅，有茶壶瓷杯，有照亮的蜡烛，有洗漱的脸盆，门外还有一个盛水的大缸，每个屋里都有三张床铺，被褥齐全，就是脏一些。这里原是朝廷重臣忙里偷闲驱车来翠月楼狎妓解闷、饮酒散心时马夫们临时歇脚等候之所，比街巷里的一般旅舍店铺舒服安静多了。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都是日夜奔波，疲劳至极的人，得此舒适伸腰展脚之地，已觉进入天堂，虽然心里仍憋着“嗟来”的闷气，但现实如此，只有忍着。为了避免马厩里臭气的侵袭，范祖禹和司马康请司马光居西头一室，侍司马光躺于床榻上，并为其捶背、舒臂、揉腿、搓脚，活其经络，消解疲劳。司马光闭目歇息之后，他俩悄悄离开，回到中间的屋里，纳头和衣而卧，不大一会儿，就发出鼾声。

司马光却久久没有入睡，几十年来养成的一种“有疑即思”的习惯，使他头脑里的思维更为活跃。他挺身坐起，移被作倚，闭着眼睛，梳理着今

日京都所见的一切：天汉桥上的人群，都亭驿街口的喧闹，景灵东宫的乐班、佛僧、六监九寺的官员和这“春官居”的司宾吏、铛头、仆役、少女，剖析着头脑里闪现的、模糊不清的感念和所得：

“十五年不进京都了，景物今非，人事今非，连百官黎庶的音容笑貌也不似昨日了。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大江大河原是奔腾向东的，这是天造的永恒，可奔腾激流中不是也出现了九曲徘徊和湖泊的水流倒转吗？意料不及的景物今非，使自己感到陌生和迷惘。岁月更迭的人事今非，使自己感到疑惑和孤独，就连置身于都亭驿街口热烈欢呼的人群中，自己也感到似一片枯黄飘零的落叶，不知将归何处！唉，凄凉的怀古，悲哀的恋旧，浸泡着自己一颗苍老的心灵。当年圣上壮心绘制的中兴蓝图，纵然是飘缈的，可那云空中展现的五彩斑斓，把希望洒下凡尘，激荡着天下黎庶的心，总比眼前这人心失落的渺茫绝望高尚壮丽吧？当年王安石急行躁进的轰隆马蹄车轮声，纵然是刺目惊心的，可那震动大地、勃发的生机，总比眼前这私欲纵横的蝇营狗苟光明磊落吧？当年苏子瞻喋喋不休的牢骚，纵然是讨人厌恶的，可那振聋发聩的叫喊，使人清心明目，魂魄震荡，总比眼前这万马齐喑的浑浑噩噩有益于世吧？理想原是有几分缥缈的，可失落了理想，人们不就成了行尸走肉吗？京都的一切似乎都败落了，只有无权无势的黎庶，仍抱着生活的向往，保持着一颗真诚不变的心，召唤着他们心中的未来。可未来的情况又将如何？谁说得清楚啊……”

突然，屋外几下“嘭嘭”的敲门声打断了司马光对迷惘未来的思索。他睁开眼睛，倾耳听辨，是敲范祖禹和儿子司马康居室的门，接着呼唤询问声传来：

“司马公休，屋里住着司马公休吗？”

回答这声询问的，仍是起伏舒坦的鼾声。接着又是“嘭嘭”的敲门声。

司马光也许出于诧异，便下床趿鞋摸到桌边，点燃了蜡烛。烛窗招来了客人的敲门询问：

“请问，屋里有司马公休吗？”

“先生何人？”

“郑州邢恕。”

邢恕这个名字，在司马光的记忆里似有印象，但其貌其状已记不清了，他拉开了房门。

邢恕举步入内，一时惶恐：站在面前的，不是司马康，而是司马光啊！这个老头子一生为人严谨心细，稍有不慎，就会失着遭斥的。他灵机一转，旋即深深一揖，纳头跪拜：

“晚生邢恕，拜见司马大先生，恭候大先生安好！”

司马光打量着伏地跪拜的客人，突然想起此人不就是熙宁初年谩骂“新法”，大闹东府政事堂的那个程颢的门生吗？感情陡地亲切。他急忙扶起客人：

“先生莫非是程颢伯淳公门下的邢郎和叔！”

“谢大先生还记得晚生。敢问大先生，晚生恩师伯淳先生近日可好？”

“伯淳大安，清逸之风如故，体健之状有加，仍是言不虚发，发必中的。”

“大先生称赞晚生恩师，晚生也觉心底生暖。夜风颇凉，请大先生坐榻赐教。”说着乖觉地搀扶司马光坐在床上，移被作倚，取毯护膝，执礼甚恭，并挪椅于床前，居下侍奉，借话恩师程颢的往事趣闻，密切与司马光的感情，套个近乎。

邢恕的深夜跟踪来访，是受右相蔡确指使的。皇帝赵顼驾崩的第三天（三月七日），太皇太后为避免朝廷纷争的爆发，为消除左相王珪与右相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的冲突激化，便诏令王珪为山陵使，专治皇帝赵顼的丧葬事宜，把中枢大权交给了蔡确，以便借蔡确而控制章惇和张璪。此时的蔡确实际上已成为朝廷代理宰相，大权在握。

代理宰相蔡确，自有一副曲折心肠。今日午后司马光出现于京都，在黎庶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种“震动”继续在京都蔓延着，蔡确立即预感到一种严重威胁的逼近。表面上，他镇定自若，以对待文彦博、席汝言、孙固、韩维等致仕遭贬老臣的冷漠对待司马光的出现，但在内心里，却急剧地筹划着对付司马光的办法。他知道神宗皇帝赵顼在世时，就有起用司马光的打算，他知道太皇太后对司马光有着特殊的信任，他更知道司马光贬居洛阳十五年间慎独自处，洁身自律，矢志精诚在人臣中赢得的威望和一部巨著《资治通鉴》在朝野赢得的信誉，已使司马光处于人望的顶峰。如果说今后年幼皇帝需要一个顾命大臣，必此人了，此人若出现于朝廷，现时朝廷的一切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他也看得清楚，司马光也有着天公难助的劣势:一个两次中风、右肢偏瘫的六十七岁老人，终归是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即使拼着老命逞强一搏，也不会躲过命运的“天数”，未来毕竟是不属于他的。但这“天数”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一年？两年？三年？谁能说得准？何况那些病怏怏半死不活的人，往往都是长寿者。真是人为怪物，参悟不透。他更看得清楚，司马光十五年来，积存在心中的委屈和愤怨，随时都可能爆发，人总是受感情支配的，这位固执的“陕西子”也有感情，如若真的为其未曾实践的抱负理想“拼着老命一搏”，必将使大地变色，江河倒流，像自己这样资望浅薄的人物，是不会保持现状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志大才疏的王珪啊！惶恐之无奈，蔡确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病魔缠身、心力将竭的自察自省上；安安稳稳地度个晚年吧，何必再为已不属于自己的事呕心沥血

呢？蔡确是个聪明人，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已教会他在复杂的纷争中变幻面孔，绝境觅生；如果不能阻止这位可怕的老人东山再起，那就结交这位已不久于人世的老人为自己所用。人到晚年，大约都有一种不自察的毛病，耳根虽皮老起皱，却爱听深沉的吹捧和求教式的奉承。蔡确熟知官场上人际关系的奥秘，便利用司马光与程颢的友谊，把程颢的门生、司马康的朋友、有着曾强烈反对“变法”特殊经历的邢恕，派进了“春官居”，探知司马光现时的所思，并相机传送他友好的讯息。

邢恕以其特有的乖觉和机巧的辩才，在表达了对恩师程颢“一日门下，终身为父”的深厚感情后，便为司马光解愁消闷地谈论起恩师程颢在教学中“执简忘路而碰壁”、“呻吟入理而流泪”、如醉如痴于“太极、无极、理、气、道、性、命、象、天、心、有、无”的学究趣闻，引得司马光欢笑而叹：

“果若伯淳，果若伯淳，邢郎知其师啊。”

邢恕见司马光已完全放松了对自己的戒备，便吹捧起来：“现时京都学子，崇敬向往而热于议论者，惟当代两人。一为江宁荆公介甫，一为洛阳司马大先生。”

司马光神情专注了。

邢恕侃侃谈着：

“荆公介甫，以霹雳手段推行新法，威慑天下，名扬四海，轰轰然朝野惊服，遂成当代叱咤风云之人，然终是以力取信于人，力竭而民心尽失，伟业灰飞，凄凄然退隐于江宁半山园而无闻，善始而无善终，令京都学子扼腕吁叹。大先生欲以循序渐进之策兴邦，虽不见用，仍矢志不悔，贬居洛阳独乐园十五年，虽默而无语，然天下形势之进展，均应了大先生的预言，且埋头书案，耕耘播种，《资治通鉴》成而朝野仰止，以德取得民心。‘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故有今日京都黎庶拥马狂呼之状，‘司马相公留居京都’乃朝廷百官、京都黎庶仰大先生之德而祈求大先生扶危救世之心声啊。”

司马光似已察觉邢恕在贬介甫而褒己，神情不安，厉声打断了邢恕的奉承：

“和叔言之谬矣！介甫‘变法’，急行躁进，举止过激，欲速不达而致祸民，遂导致民心丧失，然心底纯正，志在兴邦，决非以力威慑人心，断不可因‘变法’衰落而污其介甫人格。光谨小慎微，目光常视脚下实地，有弥补屋漏瓦落之心，无介甫改弦更张之志，或许可免小过小失，断不会有介甫惊天动地之作为。光年已黄昏，齿发愈衰，羸老抱疾，此刻的心境是：治心以正，保身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

司马光此刻所流露的心志颓丧，恰恰符合了邢恕心中之所企，他佯作惊

讶，慌张站起，深深一揖：

“大先生若如此心寡欲清以待世，不仅晚生惶恐无依，京都黎庶将失望困绝矣！现大行皇帝弃世，幼主新立，国策未定，‘变法’遗害仍苦天下，左相王珪已任山陵使，右相蔡确已总领中枢，朝廷弊端积重难返，蔡确已有捉襟见肘之窘，困境思援，极寄希望于大先生，近已奏知太皇太后，急召大先生入朝主政。”

司马光惊骇：

“这，这如何使得！右相蔡确欲置司马光于火炉之上啊。”

邢恕急忙拱手解释：

“右相蔡确生怕大先生责怪，且深知大先生节风高雅，屡辞高位，特遣邢恕趋前恳求：为天下计，为朝廷计，为黎庶计，太皇太后将待大先生以异礼，请大先生万勿推辞。”

司马光终于明白了邢恕深夜来访的用心：程颢的门生邢郎，居然也成了说客，真是官场改变人啊！他根本不知蔡确的为人，更无法判断邢恕传送的消息，是一种善意还是一种阴谋？便凝目注视着邢恕，笑而不答。

突然，一阵喧天闹地的嘈杂声从“春官居”门外传来，接着是门前禁卒杀气腾腾的吆喝斥叱声，司马光和邢恕都惊诧地愣住了。

喧闹斥叱声同时惊醒了隔壁房间里熟睡的范祖禹和司马康，他俩一骨碌翻身下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迟疑片刻，稍作分辨，范祖禹急忙向“春官居”门前跑去，探知吵闹情状，司马康急忙走向父亲居住的房间。

司马康推门而入，突见一盏灯光下相对坐着发愣的父亲和一位发愣的来客，一时也愣住了。邢恕一声亲切的呼叫“公休”，才消解了刹那间的紧张和疑惑。司马康正要与久不相见的邢恕交谈，“春官居”门前人群有节奏的呼喊声传来，在宁静的深夜显得格外清楚响亮：

“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司马光神情慌乱，踱步徘徊，喃喃作语而不知所措……

司马康知道，父亲居洛迟迟不敢来京，怕的就是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果然出现了。他不敢插话，怕扰乱父亲的思索。

邢恕在一阵慌乱之后，很快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京都黎庶这么一闹，将逼迫司马光作出最后的抉择。他借机向司马光逼去：

“大先生，这是民心啊！京都黎庶喊得清楚：‘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朝廷百官、宗室王公、太皇太后都会听到这种声音的，你能忍

心使京都黎庶失望吗？”

司马光终于忍不住了，驻足而仰天呼号：

“民心沸腾，惊扰宫阙，乱由我起，祸缘我生。我不该来到这京都啊！”

范祖禹急步闯入，神色慌乱地禀告说：

“老师，‘春官居’门前已聚众万余，有街巷黎庶，有瓦肆艺伎，有商贾官员，有宗室王公，也有厮波、撒暂、闲汉之类的人物，众口同声请见老师，请老师留相天子，主持朝政，造福生民。‘春官居’司宾吏郑磊一口咬定‘春官居’绝无司马光其人，并请得皇城司出动铁骑数百，阻人群于门外。现时，人群激情难抑，禁卒执戈勒马，若有人借机捣乱挑唆，一场厮斗流血之事随时都可能发生……”

司马光情急，一时失去计较，转身要走出房门：

“我，我这就去会见黎庶百姓，请他们立即散去……”

司马康急忙跪倒劝阻：

“父亲，这万万不可！人群情绪激越，是不会听你解释的，再说，聚众万余，乱乱哄哄，你对谁解释啊！若万一出现厮斗流血之事，父亲不就成了倡乱者吗？”

司马光一下子僵在门口，挪不动脚了。范祖禹急忙走到司马光身边，低声说：

“事已至此，惟一的办法是：走！”

“走？”

“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返回洛阳。”

“好，好！可‘春官居’门外，禁卒守护，人群塞巷，如何走得了？”

“我刚才勘察过了，此屋左侧百步处，有后门可出。”

“门上无锁吗？”

“‘春官居’重地，后门怎能无锁，且有一根门杠拦腰，长约七尺……”

司马光泄气了：

“这……”

范祖禹压低声音说：

“老师，锁锁君子，不锁小人，我们就当一回小人吧！”

邢恕十分赞成司马光深夜逃离，这么一“逃”，也许就再不会返回京都了，蔡确盼望的不就是这个结局吗？他顾不得刚才还在极力留人，也压低嗓音拊掌而呼：

“好一个‘走’字，‘走’能消灾，‘走’能避祸，‘走’能保全大先生的一世名节。大先生，这取锁开门的小事，晚生承担了。”

司马光低头思索着……

“春官居”门外的呼喊声越来越高，越来越急。人群开始涌动，向吆喝斥叱的禁卒逼近。排列在“春官居”门前的数百铁骑，不再吆喝，勒马执戈以待。

正在此时，一队大内禁卫铁骑呼啸着拥入界月院街口，为首的是着装威风的大内宦侍头子梁惟简。梁惟简手持金色御诏高声呼喊：

“太皇太后懿旨，诏司马光进宫议事……”

这声懿旨真灵，喊声到处，人群跪伏欢呼“太皇太后万岁千秋！”人群骚乱稍平。

梁惟简进入“春官居”，司宾吏郑磊跪于马前迎接，梁惟简跳下马鞍，厉声询问：“司马光何在？”

郑磊回答：

“司马相公确实不曾来到‘春官居’……”

“有从洛阳来的老者吗？”

郑磊傻眼了：

“有，有，有一个老者名叫卓仁人，不叫司马光……”

梁惟简沉思片刻，忽地眼睛闪亮，脱口吟出：

“‘初时被目为迂叟，近日蒙呼作隐人’，他正是司马光啊！现在何处安歇？”郑磊一下子蔫了：

“在，在马厩平房里……”

梁惟简闻声大怒，抬脚踢向郑磊：

“混蛋！还不爬起来带路！”

郑磊带着梁惟简来到马厩平房，室内空空，马厩里的三匹马也无踪影，在西头一间房内的桌子上，放着十两白银。梁惟简摇头叹息：

“我来晚了。”

司马光三月十九日夜半逃离京都，急驰五十里之后，便缓缰而行，遇店打尖，日落夜宿，于三月二十二日午后未时回到洛阳独乐园。谁知人方解带，马方解鞍，梁惟简就驱车来到洛阳，闯进了独乐园的柴门。司马光在钓鱼庵里得到老仆吕直的禀报，一颗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敏锐地感觉到：太皇太后可能说话了，自己将被迫作出最后的抉择。

司马光没有猜错，梁惟简确实是捧着太皇太后的“手书”来到洛阳独乐园的。

太皇太后摄政半个月来，右相蔡确、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的阴影一直压在她的心头。这是几个行事诡诈，把握不住的重臣。她虽然调开王珪任山陵使，以中枢大权安抚和笼络蔡确等人，但她的一颗心日夜都是紧张不安的。三月十九日，司马光出现在京都，并在黎庶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的狂呼声，立即应合了她久欲重用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夙愿，也应合了皇帝赵顼弥留之际，“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的嘱托。她从京都黎庶、文人学士、宗室王公、瓦肆艺伎对司马光狂热的欢迎中，看到了力量和“革故鼎新”时机的到来，便迎合着黎庶人群的请求，派梁惟简飞马“春官居”，用“诏司马光进宫议事”的一纸谕旨，把形将骚乱的一股力量拉到了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她欣慰自己的果断决策，更欣慰自己对朝廷人事的判断：除了司马光，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承担这斗转星移非常时期的朝政重任了。但司马光悄然逃离“春官居”，给她带来了一丝忧虑：十五年来，大行皇帝亏待了这位“朝臣典范”，司马光也是人，而且是一个坐在冷板凳上失去了鼎盛年华的老人，纵然十五年来修身自律，心中无太多太厚的怨愤，但一颗长久遭受冷落的心，还愿意拖着一副举止不便的躯体为自己即将开始的“革故鼎新”拼老命吗？她深知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柔中有刚，谦和中含有傲骨，威不能屈，势不能逼，位不能移，利不能诱，也许只有天下生民的苦衷和社稷衰危的忧患，才能使其抱疾而出。她特命梁惟简带着自己的手书前往洛阳独乐园恭请，但愿自己真心实意的哀国之思，能够感动年老体弱的司马光。

三月二十二日入夜，司马光为梁惟简接风洗尘的便宴在弄水轩举行。席间，司马光夜宿“春官居”并深夜仓皇逃离的狼狈，成了谈论的主要话题。这个话题是梁惟简提起的，自然谈到太皇太后对京都人群在“春官居”门前聚众踊跃一事的英明处理。便宴结束之后，范祖禹、司马康和梁惟简的车夫、随员都离开了，弄水轩里只剩下司马光和梁惟简两人，大宋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就从这里开始了。

夜阑人静，梁惟简取出太皇太后的手书交给司马光：

“司马公，太皇太后心焦如焚啊！”

司马光接过“手书”，面东而执大礼遥拜，然后打开恭览：

……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冲幼，同摄国政。公历事累朝，忠亮显著，毋借章赞予不逮……

司马光恭览完毕，神情凄然。梁惟简神情真挚沉重地说：

“司马公，我在朝辞来洛之时，太皇太后授‘手书’于我，曾怆然而语：‘昔日朝廷有负于司马君实，君实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兴邦之言，滞于口舌，良可哀也。往者已矣，今黎庶哀苦，社稷累卵，君实当淋漓心志，快马莅京，共议革故鼎新之策，以解当务何所为先之疑’。司马公，太皇太后寄重如此，公能默居弄水轩而无动于衷吗？”

司马光泪湿青衫，闭目沉思着：

“‘积年之志，郁屈于怀’，太皇太后知我啊！‘淋漓心志’，我何尝不想倾吐为快！可现时是说话的时候吗？‘变法’虽已败落，但十七年来形成的世风世情，能用几句空话改变吗？‘变法’十七年间，朝廷官员更换了几茬，均以‘捷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津，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绝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弊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弊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惹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还要再次遭受‘墙倒众人推’的鞭笞吗？良心上过不去啊！禁忌重重，‘革故鼎新’谈何易啊。十七年形成的一切，是一道冲不破的罗网。况且，太皇太后新摄国政，这‘革故鼎新’的心愿，真的准备付诸实施吗？”

梁惟简看得出司马光在默然沉思中作着最后的抉择，便低声插话催促说：

“司马公，在此斗转星移非常之时，天下归心于公，黎庶企盼于公，亦公伸展积志之日，当早日莅京，以符上至太皇太后，下至贩夫走卒之望。”

司马光睁开眼睛，忧心忡忡，蓦然询问：

“梁公，现时国库财物岁入实情如何？”

梁惟简心里大喜，以为司马光已决定进京，欲弄清朝廷现时财力情状作宰执朝政的准备，便以实情相告：

“国库现时财物银两实情如何，不惟太皇太后心中无数，就连主管财物的门下侍郎章惇只怕也说不明白。‘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均有增赢’已是年年岁岁的官话、套话。据说前年的岁入是六千余万缗，去年的岁入是六千三百余万缗，较之嘉祐年间的三千六百多万缗已增加了一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时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账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

“现时朝廷居要津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

“近几年来，中枢虽以王珪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覆王安石，捧王珪而覆王珪，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亦附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珪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枢，乃势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缜玉汝执政，此人虽是韩维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兄甚远，暴戾贪渎，与蔡确左右相倚，京都商贾已有‘宁逢乳虎，莫逢玉汝’之惧。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四十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老，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监铸钱之职，操财物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至极，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遂致天下有累卵之危。司马公奉太皇太后旨意进京，当详察此三人之行。”

司马光怅然长叹：

“朝廷情状如此，光心怯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已无力效忠于朝廷，只能以羸老悲寂之心，为大宋祈祷了。”

梁惟简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这、这，司马公，你这是以军国大事为儿戏啊！”

司马光神情肃穆，话语铿锵：

“光所祈祷者，愿以四字呈奉太皇太后。”

梁惟简急问：

“四字何谓？”

“广开言路。”

“请公详而言之。”

司马光神情一振，羸老之状一扫而去，话语虎虎生风：

“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光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仍颁下诸路州军，出榜晓示，在京则于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委长吏即日附递奏闻。皆不得责取副本，强有抑退。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夜阑人静，司马光铿锵的声音在弄水轩里响着，梁惟简一下子通悟了，他的心头闪现着“春官居”门前人群踊跃的情景。“广开言路”，不就是要“变法”十七年来受压制的官员黎庶说话吗？这些人的声音比司马光一个人的声音响亮得多，强烈得多，有力得多，而且是不可抗拒的。“广开言路”，将使“变法”十七年来的种种弊端暴露于天下，无论是蔡确、韩缜、章惇、张璪都不能一手遮天。缘“变法”而青云直上、占据要津的“捷勇健谈者”，都将处于被动的地位。“广开言路”，将为太皇太后的“革故鼎新”吹奏起惊天动地的号角。

梁惟简霍地站起，向司马光拱手告别：

“谢司马公指点，我这就连夜返回京都，向太皇太后复命！”说罢，不等司马光说出挽留的话，他大步走出了弄水轩。

司马光，站在弄水轩门前，望着梁惟简离去，长长舒了一口气，觉得周身清爽了……

第十四回 春官居司马摆宴 崇庆宫君实拒旨

宦侍梁惟简连夜离开洛阳独乐园之后，司马光与范祖禹品茶把酒、谈史论政于钓鱼庵，以逍遥闲散之身等待着“广开言路”的浪潮在全国兴起。二十多天过去了，京都无“广开言路”的消息传来，洛阳留守御史台也不见“广开言路”的一丝动静，他骤然意识到，要让人们说话，特别说真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此时虽然不知朝廷在“广开言路”上犹豫纷争的内情，但他断定是受到宰执大臣中权势人物的阻挠。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斗转星移，乃大有作为之时，失却机缘而冷落民心，再欲更新朝政就为时晚了！就在他“旁观者清”的心烦意乱中，接到了太皇太后四月十四日发出的一道诏令：

以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为侍读。以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知陈州……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司马光惘然失图，凝视着这道诏令，在这些简单明了的字行间，他看清了“广开言路”难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太皇太后心有疑虑啊！怕“广开言路”累及神宗皇帝，怕“广开言路”累及皇权声威，怕“广开言路”累及皇室子孙的天纵英明。宰执大臣们也心存忌畏！怕“广开言路”涉及他们昔日的言行，怕“广开言路”危及他们现时的权势，怕“广开言路”累他们心中设计的未来。“变法”十七年来实施的一切，已经成了一道壁固的藩篱，藩篱上明晃晃地打着神宗皇帝的印记，是神圣而碰不得的。“广开言路”原是一个犯忌的字句啊！

司马光感到一种不平和凄楚，失望地徘徊着，怆然地叹息着：奉诏去陈州吧，朝廷的事情原本就无须自己操心……但在整理去陈州的行囊中，他感到一种良心的谴责、责任的驱使、形势的逼迫，思绪更乱了：

“变法”十七年来，人们的沉默太久了，积怨太深了，现时不准说话，怨者怒者迟早总是要说话的，饥者饿者迟早总是要呐喊的。当言语呐喊被封闭于口时，就会变为揭竿而起、烽火连天。这是千古历史留下的不移鉴戒！“广开言路”形似可怕，实则只是为天下淤积的怒愤打开一扇泻泄的闸门而已。太皇太后何其不察？何其察而不明啊！

“变法”营造的藩篱是令人生畏的。有形的藩篱，是戴着各种光环的“新法”；无形的藩篱，是皇权、臣道、伦理、权力所编织的铁链，经纬禁锢着人们的心神灵魂，叛离者将被视为不忠之臣。可怕的藩篱，毕竟是神宗皇帝亲手制造的。

此时的司马光，如同十七年前的王安石，不安于现状，不安于因循苟且！

为了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冲破这层阻塞力量，鼓励太皇太后的信心，尽一个老臣的忠恳责任，四月二十日深夜，司马光把一个月前在弄水轩对梁惟简论述“广开言路”的必需，结合太皇太后对“广开言路”可能抱有的疑虑，郑重地写成《乞开言路状》，再次论述“广开言路”在此非常时期的重要。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司马光把这份《奏状》交给范祖禹，请其飞马京都，直投登闻鼓院以进，并殷切郑重地叮咛说：

“淳甫，‘广开言路’之举能否实施，都寄于你这次京都之行了。但愿这份《奏状》能躲过中书政事堂的截杀，到达崇庆宫太皇太后的手中。我不日将赴陈州就职，愿在陈州看到‘广开言路’的谕旨传出。”

范祖禹神情严峻，点头无语，向司马光鞠躬告别，然后转身走出钓鱼庵。

四月三十日，司马光登上马车，在儿子司马康的陪伴下，离开独乐园，

向千里之外的陈州驶去。

陈州位于汴京东南三百里，洛阳至陈州的官道，经汴京东南行至杞县而南下最为便捷。汴京西二十里处有一小镇，名叫榆园，因其地榆树成林而得名。小镇西头筑有长亭一座，乃京都文人、官员西行东来送迎之地，“榆园长亭”遂名于当时。

五月四日午时，司马光乘坐的瘦马布车驶近榆园，司马光推开蓝布车幔，吩咐据辕赶车的司马康说：

“行至榆园长亭不必停留，拐入仙人庄便道，至陈留再歇息打尖吧！”

司马康知道父亲想绕过汴京而直至杞县南下，便应了一声。他抬头向“榆园长亭”望去，绰绰可见长亭前停放着一辆华丽车辇，在阳光下斑驳闪烁。十几匹马在长亭畔蹒跚嘶鸣，其声萧萧。长亭四周有士卒走动，长亭之上有几人相聚。看来是官府人员在作“长亭迎送”。司马康怕瘦马布车败坏了官员们的雅兴，便挥鞭驱马，以便加速驰过“榆园长亭”。

当司马光的瘦马布车驰至长亭台下时，一串清朗的声音从长亭腾起。随着声音的传来，八名大内禁卫跃上官道，一字排开，堵住了去路，一位身着朝服朝冠的中年官吏，一把挽住了奔驰的瘦马：

“司马公休，当代子路，为夫子御车而驰啊！”

司马康大惊，跳下马车，凝目打量，原是邢恕：

“和叔，这，这是何为？”

邢恕压低声音，以问作答：

“司马大先生可在车内？”

司马康不解地点头。

邢恕一笑，移步车侧，深深一揖：

“晚生邢恕，恭候司马大先生。内臣张茂则大人奉太皇太后陛下诏令，在此恭候大先生已有三个时辰了。”

司马光听到内臣张茂则奉太皇太后诏令而来，惊诧不已，急忙推幔下车。内臣张茂则在两个禁卫跟随下，捧着诏书从长亭缓步走出，神情极为肃穆：

“司马光接诏。”

司马光急忙提袍跪倒。

张茂则高声宣读诏文：

“诏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司马光过阙入见。”

司马光神情恍惚，叩头接过诏令。

张茂则放松了脸皮，泛出了笑容，急步向前，双手搀扶起司马光：

“司马公，十五年不见，世情沧桑啊！今日得晤，感慨系之，公虽发齿有衰，但精锐磅礴之气，仍似当年。在下专程候驾迎接，请公登车入京吧。”

司马光挽着张茂则的双手不知所措……

日映未时三刻，张茂则的驷马华车和司马光的瘦马布车，在邢恕和十名大内禁卒的护卫下，车辚辚、马萧萧地走进“春官居”，直抵“翠月楼”门前。

今天的“春官居”，因神宗皇帝国丧已过了七七四十九天，早已恢复了昔日辉煌繁华的气派。加之，今天清晨礼部来人转告了右相蔡确的谕示，有一位高贵客人今天可能抵达，务必热情接待，不得出任何差错。“春官居”司宾吏郑磊便卖力地准备起来。他命官妓中的舞妓赶排《采莲舞》，要给客人一个轻柔生情、举止恣意、婀娜多姿的惬意享受。他命官妓中的歌伎练习柳永的词作《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要给客人一个情深意浓的相思联想。他命“翠月楼”的厨师拿出最好的手艺，以最高的规格烹制佳肴，并亲自制定菜单。他命“翠月楼”的仆役用各种鲜花布置厅堂、门径，要用芬芳和艳丽满足客人的观感。此时的“翠月楼”，已是花簇盈目，人艳似花，酒肴飘香，丝竹待奏，楼内楼外，沸腾着发烫的热情。

张茂则和司马光的车辇刚刚停歇，司宾吏郑磊急忙走出迎接，官妓们也蝴蝶般地飘舞而出，用笑声和笑脸围住了车辇。郑磊不等邢恕踩镫下马，便抢先走到华丽的车辇前，举止利落地揭开车幔，恭请客人下车。内臣张茂则移出车厢，郑磊一愣，旋即行大礼请安，急忙搀扶张茂则。官妓们也一声声“张大人驾安”地叫个不停。此时，司马光已移出车厢，郑磊端着笑脸，伸出双手搀扶，抬头一看，骤然间发愣发呆了，官妓们在刹那间也哑了笑声，僵了笑脸。司马光屈身于车辕上，望着“翠月楼”和眼前的情景也愣住了，惘然的心绪又多了一块疑团：“过阙入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春官居”，“过阙”之“官”难居啊！他打量着眼前发呆的郑磊微微一笑，打趣地说：

“郑司宾，你怎么忘了，我们是老朋友啊。”

郑磊反应极快，伸手搀扶司马光下车，热情地恭维：

“司马相公驾临，‘春官居’得福了！”

官妓们也急忙向司马光敛衽请安。

张茂则向司马光拱手：

“司马公，来则安之，‘翠月楼’虽不及独乐园清雅宁静，但别有一番情趣！在下这就回宫向太皇太后复命，公在此的起居需要，就劳邢右司员外郎照应了。”

张茂则原是崇庆宫的供奉官，司马光当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时，与张茂则常有来往，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今日“榆园长亭”的会见，张茂则的热情亲切神态中似乎有着一种隔隐，对“过阙入见”的原委守口如瓶，未作丝毫暗示，连各乘其车也含有一种戒备。但此时的最后一句嘱托，似乎暗示着邢恕身份的待殊。司马光拱手向张茂则致谢，恭送这位年老的内臣带领大内禁卒离去，把释解“过阙入见”疑团的希望，寄托在邢恕身上。他心里默默地叨念着：

“邢郎和叔，何许人耶？”

邢恕是半个月前由右相蔡确提名奏请晋升为右司员外郎的。按“元丰改制”的体制，右司属尚书省，分管六部中的兵部、刑部、工部，并与左司同管开拆、制敕、御史、催驱、封椿、印房等事宜，已成为直接参与朝政处理的重要官员。太皇太后几天前看到司马光由登闻鼓院上呈的《乞开言路状》后，十分欣赏司马光在这份《表状》中把皇帝赵顼在“变法”上与王安石区分开来的提法。这意味着司马光肯定的，是皇帝赵顼的“励精图治”、“以致太平”；司马光要否定的，是王安石的“专威福”、“行私意”。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便急令右相蔡确按照司马光上呈的《乞开言路状》草拟“求谏诏书”，以匡正十七年来的“变法”缺失。蔡确不敢公开反对司马光“广开言路”的主张，更不敢公开对抗太皇太后速拟“求谏诏书”的谕旨，但在草拟求谏诏书中以“防止混乱”、“杜塞激烈之议”为由，设置了重重障碍。草诏拟定后，呈太皇太后审批，而且得到了恩准，遂于昨日清晨早朝中宣示于群臣，榜于延和殿。太皇太后也许要以“广开言路”已付诸实施的行动安慰司马光两个月来二奏其事的忠心，也许另有所谋，便发出要司马光“过阙入见”的诏令。蔡确看到这道“诏令”后十分慌恐，怕司马光察觉他在《求谏诏书》中塞进的私货，怕司马光又有新的动作，更怕司马光的出现又在京都黎庶中惹起“欢呼踊跃”的风暴，便把心腹邢恕派到司马光身边。

邢恕对司马光的关照侍奉十分殷勤周到，亲自安置住室，亲自扫床理帐，亲自捧水斟茶，甚为恭谦。在司马光宽衣松履的歇息闲谈中，向司马光热情地说：

“晚生祝贺大先生数年积志已展。”

司马光愕然。

“大先生‘广开言路’之奏，已被太皇太后采纳了。”

司马康急忙询问：

“和叔何以得知？”

邢恕借机恭维：

“大先生高瞻远瞩，两次奏言，但宰执大臣持见不一，太皇太后亦似有‘投鼠忌器’之虑。右相蔡确敬仰大先生为人，钦佩大先生之深虑，四处奔走，阐述大先生‘广开言路’之奏乃当务之急，颇费心力。然曲高必和寡，好事须多磨，五天前太皇太后得大先生《乞开言路状》，英明决断，依大先生之所奏而行。昨日早朝，右相蔡确奉太皇太后谕旨，已宣示《求谏诏书》于群臣并榜于朝堂。”

司马光神情专注地问：

“群臣有何反应？”

“群臣情绪激昂，议论纷起，盛赞太皇太后的英明决断，争相揭露‘变法’十七年来的缺失弊端，若江河决堤，沸沸滔滔。当然，人心尚难一致。默而不语者有之，颓丧低头者有之，摇头浪语者亦有之。右相蔡确颇为一些人一时转不过弯而忧虑。”

司马光似乎相信了邢恕这些合情合理的谈论，心里暗自思忖：“过阙入见”之诏，也许就是为此事而发。他也对右相蔡确产生了好感，感谢蔡确在“广开言路”上所作的支持和努力，遂捋须而赞：

“右相蔡确，乃有胆有识之士。”

邢恕知道该收场了，便恭顺地请示：

“大先生，‘春官居’要为大先生洗尘小酌，恳请大先生赏光。”

司马光点头同意了。于是，邢恕引导司马父子向膳厅走去。

司马光走下楼梯，司宾吏郑磊带着两名艳丽的女子急忙迎上搀扶，司马光虽觉唐突，但还是入乡随俗地顺受了。司马光走近膳厅门口，丝竹之音在膳厅乍起，司马光虽觉刺耳，但还是体谅了邢恕、郑磊的热情。他举步踏进膳厅，官妓们靡靡柔柔的歌声迎面扑来，眼前的情景着实使他目瞪口呆，举步难移：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初留住。其

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华灯灿烂，鲜花盈室，花丛中歌妓轻吟，华灯下，舞妓舒袖，司马光的心茫然了：“春官居”是礼部接待外任官员之所，也成了这般样子，与酒楼妓院何异？靡萎之风至此，真是闻所未闻！他转眸向鲜花围绕的大型四方楠木餐桌望去，人间少有的珍馐佳肴，造型精奇，色味美绝，见所未见！仔细观看，是鲍鱼、海参、燕窝、熊掌、乳鸭、飞龙、醉蟹、龙虾，是一坛皇室御用佳酿蔷薇露。他的心愤怒至极：昔日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接待诸国使者的国宴，也不敢如此奢侈啊！近几年来，闲居洛阳独乐园，久闻官吏吃喝之风猖獗，不意已至此排山倒海之势，真的要吃掉万里江山吗？他倾耳听辨官妓们靡靡柔柔的琴音歌声，原是柳永的词作《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他的心怆楚战栗：轻薄的理解，已使“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的纯情忧伤，变成了粗俗的欲念；淫荡的联想，已使“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的痴情悔恨，变成了丑态的猥亵；癫狂的灵魂，已使“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的凄凉情恋，变成了“东施效颦”的虚假。这是在糟蹋诗词的灵魂，这是在糟蹋一代词人柳屯田，更是在为这每况愈下的世风世情添丑添臭！司马光的老泪扑簌簌滚落。

邢恕对此靡费的豪华已习以为常，猜不透司马光的泪水因何而流，便殷勤关切地询问：

“大先生偶感不适吗？”

司马光望着邢恕，悲声而呼：

“邢郎和叔，这就是你从学于程颢伯淳先生门下多年之所得吗？”

琴音停歇。

歌声灭绝。

司马光悲愤地喊着：

“奢靡绝奇，暴殄天物，你端出的这桌‘洗尘小酌’需要多少银两！真的要吃光万里江山你们才甘心吗？声色为乐，害人害己。”

膳厅里一片寂静，邢恕、郑磊和官妓们呆呆地望着这位齿发衰落、腰身弯曲、气度不凡的老人。这种敢于犯众怒、贬时弊、不留情面的老人已有多年看不见了。他们心头泛起的，似乎不全是怨，且有尊敬。

司马光摇头叹息：

“我老了，目视近昏，看不出这里的一切美在何处？我老了，耳聋重听，辨不出这里的一切善在哪里？我老了，齿牙无几，吃不了那样的珍馐佳肴。邢右司，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司马康急忙为邢恕解窘：

“父亲，世风如此，已非一日，眼前之事，是不能全怪和叔的……”

司马光神情颓然：

“不怪邢郎和叔，该怪谁呢？司宾吏郑磊，奉命而为，若不如此靡费，官职能保得住吗？歌伎、舞伎、乐伎原是生活无着的苦命人，谁愿意以粗俗和庸俗自贬人格？权之压迫，利之诱惑啊！可他，邢郎和叔是新任的右司员外郎，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正欲革故鼎新，若新任朝廷重臣仍如此奢侈靡费，朝政还有更化之望吗？！”说罢，转身欲走出膳厅。

邢恕从一时的懵懂中转过神来，心里即刻浮起对司马光的厌恶和鄙夷：一桌酒席，用得着如丧考妣般的叹息号叫吗？真是老而愚的讨人嫌啊！但他十分乖觉。他知道若司马光此时拔腿一走，自己今生的前程就全然了结了，对右相蔡确也无法交待！他急中生智，忍着难堪，故作悔改之态，“扑通”一声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大先生，晚生知错了，有负于太皇太后的恩典，有负于恩师伯淳先生的教诲。大先生刚才的训诲，晚生受益了。”说着站起，大声吩咐司宾吏郑磊：

“熄灭靡费华灯，搬走奢侈花卉，撤下珍馐佳肴，停奏靡靡之音。从今以后，‘春官居’将倡清正廉洁之风，行朴实无华之习。”

司马光转过身来，双眼噙着泪花，望着膳厅里的郑磊和官妓，声音哽咽：

“革故鼎新，当从我们自身作起。我感谢你们的心意和操劳。我扫了你们的兴致，我向你们致歉了。”司马光向郑磊和官妓们深深鞠躬。

郑磊忍不住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司马相公，让我做几个小菜，取一碗清酒来，你还饿着肚子呢。”

官妓班头也跪倒在司马光的面前：

“司马相公，我们也是人，也有人的良心，也会唱一个让人清清爽爽的歌。”

司马光急忙扶起面前的郑磊和官妓，激情沸动，话不成语：

“好，好，我吃，我喝，我听！邢郎和叔，让我们共享薄酒小酌之乐。”

华灯熄灭了。

鲜花搬走了。

珍馐佳肴撤走了。

几样小菜，几碗清酒，一盘水饺带来了人间心安理得的喜悦和融洽。司马光、邢恕、郑磊、司马康小酌谈笑着，官妓们弹唱着气势磅礴、雄威瑰丽的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云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在黄州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传入京都已有两年，但酒楼瓦肆歌伎吟唱者寥无几人，“春官居”害怕政事纠葛，更是不唱苏轼的诗词的。此时，另一样抒怀感慨的浪漫壮美，飙风般地荡尽了膳厅里残存的奢靡之气，连弹唱的官妓也变得气宇轩昂了。

司马光在小酌着。这“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高远境界，只有苏子瞻才能探索得到啊！“人间如梦”，若把人生的梦想、梦境融会于东去大江，“梦”不也就长存了吗？他在琴音歌声中思念着朋友苏轼，思念着那才智超群的潇洒，思念着那矢志不移的狂狷，思念着那口无遮拦的耿直，思念着那因“诗赋谤世”而遭受的牢狱之苦，也思念着那十五年来拖家带口、脚迹无定的贬逐飘泊。苏子瞻，你现时在哪里啊……

夜深了，琴音歌声仍在伴着司马光的薄酒浅酌，夜空晶莹繁星的冷光，透过苍松翠竹的枝叶，浸染着“翠月楼”，玲珑的楼阁变得更加碧翠了。

五月五日清晨，当“司马光罢宴春官居”的奇闻由官妓传出，迅速在朝廷三省六部、京都街巷酒楼传播的时候，范祖禹来到春官居翠月楼会见了司马光。趁右司员外郎邢恕回家尚未归来，他急促地禀告了十天来在京都所了解的朝廷纷争内幕。

他谈到左相、山陵使王珪已重病卧床，命在旦夕，朝政大权已落入蔡确、章惇、张璪之手。

他谈到吕公著虽被诏为侍读，但仍在扬州，尚未入京，太皇太后已遣飞

骑去扬州催促。

他谈到苏轼已被朝廷从常州移知登州，诏令也许还在途中，也许苏轼已开始北上。看来是不会很快诏入京都的。他着重谈了司马光“广开言路”之奏的受阻情况：

“老师上奏‘广开言路’受阻近两个月，皆右相蔡确所为。蔡确先是以‘司马光、苏轼、吕公著等乃流俗首领，天下已有定论，若骤然起用，必致朝臣逆感、人心疑惑’为由而塞途；继而以‘司马光入京吊丧致哀，黎庶拥巷欢呼，几成骚乱，乃洛阳耆英会成员文彦博、席汝言等先入京都煽惑愚民所致’而诽谤；并诬老师‘广开言路’之奏有讪谤神宗皇帝之嫌。遂有四月十四日诏令老师知陈州之举。更为甚者，五日前，老师的《乞开言路状》通过登闻鼓院以进，太皇太后知老师忠耿之心，决意广开言路，下诏求谏，蔡确却借草拟《求谏诏书》之机，暗设障碍。昨日清晨榜于朝堂的《求谏诏书》，明为求谏，实为拒谏……”

司马光惊诧：

“可看到《求谏诏书》全文？”

“《求谏诏书》榜于延和殿，百官非早朝答对不得入内，听说内容中有六条禁锢。蔡确已严令不得抄传。”

司马光愠怒了：

“奸佞又见于朝廷啊！”

范祖禹低声提醒老师：

“据谏院几位朋友反映，邢恕乃蔡确心腹，蔡确所为，邢恕皆参其事。”

司马光惊骇瞠目。他立即联想到一个月前邢恕的深夜造访“春官居”和昨日的言行所为，头发根有些发凉。

范祖禹从怀中取出两份奏表：

“现时，三省六部的一些官员，都以吕惠卿比蔡确，奸伪巧作，阴毒诡诈。这是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奏朝政被蔡确惩罚而反弹蔡确的奏表，求老师相机上呈太皇太后。”

司马光接过宋彭年、王鄂的奏表正要详览，内臣张茂则和右司员外郎邢恕带着太皇太后召见司马光的谕旨，闯进了司马光居住的房间……

巳时三刻，司马光在内臣张茂则的引导下，准时到达崇庆宫厅堂。

张茂则入内禀报去了，司马光坐在这空荡荡的厅堂里，等待着太皇太后的到来。十五年没有走进这座殿堂，他心里蓦然浮起一层悲酸，现时的

太皇太后还是十五年前的皇太后吗？还保持着昔日的亲切、热情、坦直和嫉恶如仇的真诚心志吗？如果让优柔寡断、胸无砥柱、心浮耳软充塞了临政执权的灵魂，今天的召见和今后的一切，就难以预料了……

突然，一阵脚步声响在厅堂门口，司马光抬头一看，右相蔡确身着紫色朝服朝冠，气宇轩昂、春风满面地跨入厅堂。司马光心头一震，太皇太后的厅堂召见，蔡确也要参与其事吗？他的思绪全然乱了。

此时的蔡确，却是异常的镇定从容。昨夜四更时分，邢恕从“春官居”急急来到他的府邸，详细禀报了司马光抵达京都后的举止言行、情状神态：司马光接到“过阙入见”诏令后的迷惘和不安，听到《求谏诏书》后的兴奋和喜悦，闲谈中对蔡确“有胆有识”的赞语，以及司马光的“罢宴”。邢恕还附带说明，内臣张茂则与司马光是分乘各自的车舆到“春官居”的，两人根本没有私下交谈；司马光至“春官居”后，更无朝臣前去拜访。邢恕这些忠实的禀报，使蔡确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求谏诏书》之榜于朝堂，似已满足了司马光“广开言路”的要求。从而导致他作出一个错误的对策：只要这位“朝臣典范”不在“广开言路”上纠缠，就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骂爹骂娘，自己也都认了。他决定用恭恭敬敬、服服帖帖的礼让，把司马光早日送往陈州。于是，他在司马光的面前热情地拱手请安：

“大先生安好。尊驾昨日抵京，喜从天降，朝臣得知，无不欢欣鼓舞。蔡确因杂事缠身，未至‘榆园长亭’恭迎，告罪，告罪！”

司马光顿生厌恶，站起拱手：

“右相安好，老朽司马光奉圣诏‘过阙入见’，劳右相悉心操劳，不胜感激。”

蔡确殷勤地搀扶司马光落座，并斟茶以敬：

“大先生昨日午后抵京之时，蔡确正在此厅向太皇太后奏请杂碎事务，内臣张大人复命大先生已至‘春官居’，蔡确当即奏请太皇太后恩准去‘春官居’拜见大先生，并请安乞教。太皇太后赐旨：‘司马大先生明日入见，卿可恭立一侧聆听言论，也长一点做臣子的见识。’奇遇机缘，天外之福，蔡确尊圣命寝食难安以待大先生驾临。仅向大先生拜谢。”

司马光听得明白，蔡确今日之参与“过阙入见”，确实是太皇太后的安排，心里更加怅惘了。恰在这时，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引导下走进厅堂。司马光急忙跪倒，仆伏于地，高声请安：

“臣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司马光，奉诏‘过阙入见’。恭祝太皇太后陛下万岁，皇帝陛下万岁！”

太皇太后坐于高台御案前，神情亦显凄怆：

“司马大先生，请你抬起头来。”

司马光抬头望去，十五年前的皇太后，现时已是两鬓斑白，形容见老，眉宇间积淤着厚厚的忧愁。

太皇太后也打量着司马光：衰老的身躯，消瘦的面容，深陷的两腮，耷拉的眼皮，一副耄耋之态，已代替了十五年前的清癯刚健。她吁叹一声，话语怆然：

“十五年，岁月老人啊！司马大先生，‘过阙入见’之诏无他，只是思念大先生至切，欲睹大先生晚年丰采耳。蔡卿，为大先生设座御案前。”

蔡确叩头应诺，急忙站起，为司马光移来一把座椅。

司马光跪而不起，叩头禀奏：

“谢太皇太后皇恩浩荡。臣痴年今已六十有七岁，齿发衰落，目视近昏，神识衰退，所计之事，旋踵遗忘。骸骨癯瘁之躯，自顾不暇，自惭形秽，已习惯于破帽遮颜。于身外所见所闻，已是麻木无知了。”

太皇太后微微一笑：

“大先生昨夜于‘春官居’罢宴之举，也是麻木于身外之所见所闻吗？”

司马光惊诧语塞。

太皇太后突然把话转向蔡确：

“蔡卿，此事你也有所闻吧？”

蔡确亦惊骇太皇太后耳目之灵敏，但一时揣摸不准其意何为，便以活络话回答：

“臣亦听到朝臣议论，但不知其详情。”

太皇太后笑：

“蔡卿回答极妙，首尾兼顾矣！司马大先生，讲究吃喝并不是什么大事，世风世情如此，如今官衙已习惯于餐桌议政、举酒成交，你又何必犯众人之怒而自讨苦恼呢？再说，你年事已高，趁牙齿尚余几颗，多吃几次何妨，朝臣之中，谁也不会因一桌珍馐佳肴非议你的。”

司马光蓦地抬起头颅，拱手高声禀奏：

“太皇太后明察。臣有所奏！”

“请讲。”

“臣昨夜罢宴于‘春官居’，情属鲁莽，臣知罪。但决非怕人议论，而是畏世风世情之可悲、可哀啊！

“唐德宗年间，外任一吏以一双鞭靴馈宰相陆贽，陆贽拒而不受，并严斥其吏。德宗皇帝闻知，语陆贽曰：‘卿清慎大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陆贽对曰：‘贿道一开，辗转滋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陆贽之言惊心动魄啊！太皇太后陛下，臣昨夜于‘春官居’餐桌所见，决非一双鞭靴、一袭衣裘、一辆车舆可比，而是一桌千金！臣非不欲食，而是不敢食，怕一桌馐肴下肚，撑大了奢胃侈肠，来日就要吞噬天下黎庶了。”

太皇太后神情突变，厉声询问：

“如此看来，罢宴之举，乃大先生借机而‘广开言路’了？”

司马光一时愣住了，旋即坦直回答：

“臣当时情急，未及深思，事后追念，确有‘广开言路’之意。”

太皇太后从御案叠放的奏表中取出一份“诏文”扔向司马光：

“这是皇上昨日清晨颁发的《求谏诏书》，大先生可自览自察！”

蔡确一下子神情紧张了，难道太皇太后要以《求谏诏书》中的禁忌条款惩罚司马光吗？他的心疑惑而不安。

司马光神情怆然，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拾起《求谏诏书》详览：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诏曰：朕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惧无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御治之始，必明目达聪以防壅蔽。诗不云乎，“访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然。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

司马光阅览完毕，愤悒不已，悲声而号：

“天条纵横，天网恢恢，这不是诏书求谏，而是暗藏杀机，杜塞天下人臣

之口！”

蔡确头脑一震，心底发冷，凝目注视着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有些动怒：

“司马大先生，你的悲号，使我茫然不解！”

司马光愤悒之情更烈，昂首梗脖，双目闪辉，朗声申述：

“陛下慕周成王求助群臣之举，图周文王、周武王不世之功，今诏书求谏，何以于诏书中遍布罗网，待雀而入。人臣惟不上言，有上言者必触犯天条，获罪于身。”

“大先生此言何据？”

“求谏书上，白纸黑字，甚为分明：进谏者所言或于群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进谏者所言或于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进谏者所言国家安危之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进谏者所言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进谏者所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进谏者言民间之愁苦可怜，则可以谓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陛下，如此天条纵横地下诏求谏，天下还有可谏之事吗？如此欺己欺人，欺世欺天，会使忠臣解体，直士挫气。太府少卿宋彭年，因谏奏‘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罪以‘犯非其分’而受罪；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奏‘大学增置《春秋》博士’，罪以‘犯非其分’而罚铜二十斤。这样一来，欲士者敛冠藏之，欲谏者咋舌相戒，徒使那些窃国贪渎之辈私以为快啊！陛下，当此慈心初揽庶政之时，天下黎庶翘首而仰望宫阙，期以善政善法以活民。臣乞求陛下将此诏书中的天罗地网，统统荡去，使民言之无惧，言之有尽。并榜于天下，令人臣黎庶共知，在京于登闻鼓院、检院投进，在外於所属州军驿以置闻，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陛下如指诸掌矣！”

太皇太后拍案而起：

“善！司马光，老而弥坚啊！梁惟简听旨！”

梁惟简趋前：

“臣在。”

“宣示诏令吧！”

梁惟简宣读诏令：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诏曰：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染病卧床，不能料理朝政，特命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

这是悄悄地权力转移，王珪歇息了，蔡确明升暗降了，章惇失权了，司马光进入了中枢。“过阙入见”之诏，原是为司马光进入中枢建造的阶梯。

蔡确仆跪于地，头脑里一片空白，太皇太后的机变戏弄了他，他已想不起如何抵制和反击。

司马光没有领旨谢恩，他沉默着，心存感激与怆楚。感激于太皇太后对自己的信任，怆楚于国难当前自己虽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但“骸骨癯瘁”的身躯已不堪驱使了。他抬头望着面含微笑、神情从容的太皇太后，不知说什么是好。

太皇太后发出谕旨：

“门下侍郎司马光，广开言路、下诏求谏之举，皇上就委付大先生全权处置了。”

司马光拱手谢辞：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羸老抱疾，命薄西山，时日无几，确已无力承担门下侍郎之重任。且十五年远离朝廷，已疏隔于内政边情，臣不敢贪图暮夕之清闲，是怕荒误太皇太后‘革故鼎新’之伟业啊！计之长远，请太皇太后陛下遴选忠恳年轻之士，教而驱之，任而使之。臣言出至诚，不敢有欺，谢辞门下侍郎之诏，乞请放归陈州。”

太皇太后惊讶无语。

蔡确魂归正位，凝目注视着太皇太后……

第十五回 司马光罢废新法 章子厚争议殿宇

司马光三辞门下侍郎职位的举动，使朝廷群臣惊讶，使京都黎庶心慌，更使太皇太后寝食不安：司马光的态度是真诚的，思虑是周致的，让一位两次中风、举止不便、骸骨癯瘁的老人驾辕拉车，于心不忍啊！可遍视朝野臣子，权衡各方需要、各方影响及兵、民、农、商、士、学之望，找不到第二个司马光！

在二十多天的相持中，“春官居”翠月楼热闹起来，朋友们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规劝司马光“勿再谢辞”、“勿负皇恩”、“勿失民望”，司马光也在“心志抱负”和“羸老抱疾”的矛盾中心神煎熬，日见消瘦。

宦侍梁惟简知司马光事兄甚恭，便与司马康、范祖禹商议，从陕州夏县涑水老家接来了年已八十岁的司马旦。

五月二十六日午后，梁惟简来到“春官居”，向司马旦恭致问候之后，便笑呵呵致语司马光：

“司马公，二十天来，梁惟简三顾‘春官居’，这是第四次了，今有太皇太后亲笔手书致司马公，请公自览。梁惟简这就告辞了。”说罢，扔下“手书”后离去。

司马光惶恐万状，挽留梁惟简不及，心情沉重不安，急忙打开“手书”阅览：

……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君实不助，朝廷何倚……

司马光恭览完毕，神情怆然，这是诏令，这是希求，这是责怪，这是宾朋之音，这是无法抗拒皇恩圣旨啊，他转呈“手书”于司马旦请示：

“事已至此，弟心神迷乱，当何去何从？乞兄教之。”

司马旦览“手书”后而低语：

“皇恩浩荡，亘古少有，汝平生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君实，汝有何难而不决耶？”

“骸骨癯瘁，不堪驱使……”

“以身许国可也。”

“朝政之弊，积重难返，身似秋风黄叶，难有作为，徒负皇恩……”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竭尽心力而耕耘，收获丰寡，俟天命可也。”

“革故鼎新之举，势必罪及介甫，弟心惶惶，结缚愁肠啊……”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你放开脚步，走自己的路吧，王安石，非凡

俗之人，你多虑了。”

司马光持“手书”面阙谢恩：

“太皇太后陛下，臣司马光将顺民心、合君意，拼力而为，荣辱不惧，鞠躬尽瘁。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革故鼎新’壮举，当从‘求谏诏书’开始……”

《求谏诏书》的修改和重新颁行，气势不凡地烘托了司马光复出的声威。朝廷对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言“犯非其分”冤案的公开平反，春雷震动般地抬高了司马光“老而弥坚”的权威。司马光受权主管的“广开言路”，迅速地在朝廷和京外二十三道的州府县衙展开，形成了揭露“变法”十七年来种种缺失弊端的风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势头之猛、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的“气势澎湃”。历史上一切交替反复的变革，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和清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朝廷百官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认识和信仰，日以百计弹劾王安石及其变法者的奏表卷地而起，成了大内皇宫惟一的声音。京外诸道的州官县吏，也都闻风而动，军州驿站昼夜不停地传送“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章”。特别是竟有村野农叟耕夫一百五十余人，手持“青苗、保甲不便”奏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京都投诉，把“广开言路”弄得热闹至极，也把司马光推到了朝野“高山仰止”的境地。战争和内争的日子太长了，黎庶都需要一个能使天下安定的人物，司马光成了这种需要的偶像。司马光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为防止风暴般的“广开言路”毁及皇权的神圣，也为了松弛一下朝臣们绷得过紧的心弦，他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场“风暴”的吹袭。

六月二十八日，崇政殿举行午朝，群臣毕集，主要内容是廷议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情况。这个“午朝”，也许含有为司马光“平反”的意思，连十岁的皇帝赵煦也着袍顶冠坐上了御椅。十五年来不曾在延和殿露面的司马光今天露面了，群臣们都想从这位掀起“广开言路”风暴的新任门下侍郎的言谈话语中，探知今后朝政的走向，弄清这场“风暴”将刮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尚书右丞李清臣是支持司马光的，他此时情绪高昂，心情紧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左相蔡确、右相韩缜、知枢密院事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等人。这些反对“广开言路”、已被“广开言路”弹劾的宰执大臣一个个面色阴沉，目光凶冷，似乎已咬紧牙根，要从司马光廷议“广开言路”话语中，抓取疏漏和缺失，以便伺机反击。崇政殿里此刻已是一片寂静。

太皇太后主持了今天的午朝，她首先赞扬了司马光“忠于臣道，十五年甘于寂寞，忠君忠国，老而弥坚”，继而谈了“广开言路”、“下诏求谏”的一般情况，为司马光敲响了上场锣鼓。

司马光步履艰难地走出群臣之列，在群臣们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张开了十五年来默而不谈朝政的嘴巴，神情平和地讲出了他对“变法”十七年功过是非的见解：

“……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间，虽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司马光一开口，就确定了神宗皇帝赵顼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也就是空泛地肯定了“变法”的必需，肯定了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崇政殿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太皇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马光为“广开言路”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弹劾奏章的处理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比蔡确高明多了。尚书右丞李清臣和大多数朝臣唧唧喳喳的议论声起，反映了对司马光言论的赞同。蔡确、张璪、韩缜早已被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风暴吹蒙了头，此刻突觉心头一阵宽适，轻轻舒了一口气。章惇却更加拧紧了眉头：老奸巨猾，司马光果然虑事精细啊！一出手就举起了维护神宗皇帝的旗帜，师出有名了。

司马光话头一转，情绪随着激昂起来，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了“变法”的倡导者：

“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知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己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其异者，摈斥沉沟壑，专欲遂其狠心，不顾国家大体……”

这分明是不点名地对王安石的声讨，也是不点名地对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三省六部的重臣们都低下了头，因“变法”而“登青云”者惶惶不安。司马光似乎察觉了这些人的心境，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制定新法的少数重臣：

“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画，务为技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军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需，遂使九土之民，失业穷困，如在汤火。此皆群臣躁于进取，误惑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

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

“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

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首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首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谙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惟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鼎新”，也为了改变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众，置身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的艰危处境，便借吕公著由扬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征询意见之机，按照自己的“吏治观”，把一份“任贤任能”的名单上呈于太皇太后：

……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间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

馀如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陛下记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至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司马光所荐举的这二十五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委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委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委孙觉为侍讲，委朱光庭为左正言，委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

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时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困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渎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

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跖跋，交阯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自谓桑、孔复出，相与诱惑先帝。于是制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钱，又驱畎亩之人为保甲，

使拾禾耜习弓手，又置都作院，多造器甲，又养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舍祖宗教阅旧制，竟为新奇，朝哺上场，罕为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今吏民上封事者千有余章，未有不及此数事者，而犹因循不知改辙。议者谓革弊不可仓猝，当徐徐有渐，此何异使医治疾而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源使尽也。保甲、募役、将兵三事，当为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当明令罢废……

奏表上，太皇太后览后大喜，拍案称赞：

“司马光思虑深沉，抓住尽罢废新法的要害矣。当公诸于群臣，以张‘革故鼎新’之威！”

于是，一场纷争发生了：

十月十六日，早朝，照例在延和殿举行，群臣照例应卯而至。司马光、吕公著、李清臣依然是神情肃穆。蔡确、韩缜、章惇、张璪依然是无精打采。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已明显地分为两派，都是个个激愤、目光森冷。五十三岁的太皇太后，在宦侍梁惟简的喝道唱引声中走进延和殿。

太皇太后今日着浅黄宽袍博带，头顶两层垂玉珠花，神态庄穆，眉宇间闪动着勃勃豪气。

早朝开始，照例是太皇太后那几句“询政于臣下”的开场白：

“诸卿辛劳政务，若有所思，可舒怀奏闻。”

紧张气氛中，人们似乎都慎于言行。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的官员都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章惇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著、李清臣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

“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

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

“司马大先生请讲。”

司马光叩头站起：

“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谏，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啬等人实封诉疾苦者一百五十道。农民诉奏，绝非政见所驱，实为苦情难耐。窃惟农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仰生也，是以圣主重之。窃闻太宗皇帝尝游金明池，召田妇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坐，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帛。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固无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及践大位，咸平，景德之治，为有宋隆平之极，《景德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畎亩之民皆得上封事，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

“保甲法的施行，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浸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三路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棚、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事，几尽废也……

“募役之法，其害有五：旧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备，然年满之后却得休息，今则年年出钱，钱数多于往日陪备者，其害一也；旧日下户原不充役，今来一例出钱，其害二也；旧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则曲法受赃，主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挈家亡去，其害三也；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输我钱，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则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柘以求钱纳官，其害四也；提举常平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希求进用，其害五也……

“将兵之法，虽云‘挑选武艺高强，谙熟战阵者充任’，但在实施中，皆为宫廷供茶洒扫之辈，儿戏战场，恃宠专横，不知用将，不知爱兵，‘灵州之失’、‘永乐之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

“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乃病民伤国之法，乞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乞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

司马光所谈保甲法、免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奏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的静听着，包括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

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章惇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声：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章惇有事禀奏。”

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章惇说：

“容卿禀奏。”

章惇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

“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

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

“噢？”

章惇从容谈起：

“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进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缜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

蔡确跨步出列：

“我事先闻所未闻。”

韩缜亦跨步出列：

“我事先亦不知。”

章惇微微一笑：

“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侵慢朝制了。”

吕公著情急出列反驳：

“难道门下侍郎就无权奏举谏官吗？”

章惇厉声回答：

“有。奏举别人可以，奏举范纯仁、范祖禹则不可！祖宗之法有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现为台谏者皆徙他官。司马大先生现为门下侍

郎、副宰相，居执政之列，而众所周知，范祖禹佐司马大先生修著《资治通鉴》，相处十七年之久，为大先生门下高徒，且以‘老师’恭称；范纯仁乃司马大先生之密友，二十年前，亦为司马大先生荐举入朝。如此奏举相近相亲之人为谏官，实属违背祖宗法制之举。”

群臣都傻眼了。章惇以朝制祖宗法度为据，其言论无懈可击。吕公著心里狠狠地诅咒着：王安石调教之徒，皆伶牙俐齿啊！

章惇紧接着一放一收，逼向司马光和太皇太后：

“当然，司马大先生公忠天下，朝野皆知，此举未必出于私心私谊。万一他日奸佞执政，援此为例，安插亲信心腹于台谏，朝廷又将如何？乞太皇太后深思明断。”

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半年多来，根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战阵，心里早就慌乱，而且章惇言之有理，也不能蛮横阻止，她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

“司马大先生，对知枢密院事章卿的质疑，你也可作申辩。”群臣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光。

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章惇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司马光冷静地借词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章惇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侍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废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耶？泻积年之怨耶？伸未展之志耶？报贬逐之仇耶？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中书侍郎张璪立即响应，悲声而号：

“司马光，外附忠贞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伊始，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

“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收拔当世之

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启衅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讪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忧朝廷纷争之再起……”

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张璪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章惇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礼，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议变更法度。”

章惇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

“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将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州、道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将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利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

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

“章惇佻薄险悍，谄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

“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骜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

“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

“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

“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徐，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今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绝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羸老抱疾”、绵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

“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即日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第十六回 别登州子瞻进京 探旧友老者讲史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泗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迨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满归舟啊！

舟船过灵璧、越扬州，苏轼一直在关切着朝廷的变化，但山高云远，讯音杳无，朝廷宰执大臣王珪、蔡确、张璪等人的身影却时时闪现在他的心头，这些昔日的冤家对头如果继续执政掌权，常州就难以久住，只怕又要飘泊流离。十五年颠沛流离中所企盼的“买田阳羡，誓毕此生”的闲适生活，原是孤独哀绝中的避世需要。佛门的宁静，道观的疏阔，儒家的“舍之则藏”，似乎都蓦然消失，随流而去。

五月二十七日，苏轼拖家带口行至常州，在朋友钱济明的帮助下，房舍刚刚觅得，“谢上表”刚刚发出，常州府衙信使急促的马蹄声驱散了苏轼两个月来“心系阙门”的焦虑迷惘。六月五日，他接到朝廷“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的诏令，并得知十岁的皇子赵煦即了皇位，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大事，司马光已至京都。他高兴，他欣慰，他感念，他热泪滂沱：“乌台诗案”后的六年间，被贬逐、闲置、管束，顶着“讪讽朝廷”的罪名，失去了人的尊严和自由，现时，“收召魂魄，复为平人，洗濯瑕疵，尽还旧物”，总算恢复了知州的职务，还了自己一个清白。王闰之欣喜泪流，忙着烹鱼宰鸭；王朝云愁容尽消，弄琴吟歌以贺；苏迨打来清酒，苏过采来野花，连屋檐下的雀儿也叫个不停。“野花啼鸟亦欣然”的欢乐，真的腾起在这草舍茅屋了。苏轼被一个新时期的曙光朝霞照映得惶恐涕零，他举酒面北而祝祷：“先帝全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啊……”

六月中旬，苏轼怀着“自惊缧□之余，忽有民社之寄”的喜悦，告别常州，取道扬州、楚州、海州、密州而北上登州。过海州占山亭，他吟出了“尚父提封海岱间，南征惟到穆陵关。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的诗句，舒发着内心的欢悦。过密州超然台，他停车瞩仰，泪洒杞菊荒圃，亲自操琴，弹唱出“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间。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的诗句，抒发着故地重游的感慨。十月十五日，他到了登州府治地蓬莱城。

登州虽属小郡，但蓬莱却是一座名城，北临大海，烟波浩渺，古代传说的“蓬莱神山”为这座小城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唐代置县，使这座神秘的小城成了现实中的仙境；宋代治平年间修建的蓬莱阁，以其富丽堂皇的灿烂，为远古的神话增添祭祀的香火；城西的海神庙，城南的亚父（范增）冢和千佛山，点缀了这座小城久远的历史；特别是天下奇观“登州海市”，以其海空特有的“群仙出没”、“浮世万象”、“贝阙珠宫”、“车水马龙”、“重楼翠阜”使这座小城令万人神往。

十月十六日，苏轼微服骑马而出，走访渔村，问农草舍，谒识府治民风，体察城乡民情。青春可追，他要补偿六年散官无为的损失。余晖当惜，他要为登州黎庶做几件实事。四天走访使他激烈于怀，哀黎庶之贫困，感习俗之淳朴。十月二十日，他回到家里，进门急呼：

“季璋展纸，子霞磨墨！”

王闰之惊诧：

“几日不见，子瞻何青春焕发……”

苏轼捋须而语：

“几日走访，感慨良多！民在水火，我不能无动于衷。民言珠玉，我当上达于朝廷。”

王朝云以苏轼在密州所作诗句戏趣：

“此乃‘梦里青春可得追，欲将诗句伴余晖’啊！”

苏轼大笑，在妻妾展纸磨墨的侍奉下，挽袖提笔，疾书《登州谢上表》：

……宠命过优，训词尤厚，非臣愚蠢，所克承当。臣所领州，下临涨海，人淳事简，地瘠民贫。入境问农，首见父老。载白扶杖，争来马前，皆云：“枯朽之余，死亡无日，虽在田野，亦有识知。恭闻圣母至明而慈，嗣皇至仁而孝，每下号令，人皆涕流，愿忍垂死之年，以待维新

之政。”言虽甚拙，意则可知……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姒之位，行尧舜之仁，勤邦俭家，永为百王之令典；时使薄敛，故得万国之欢心。岂烦爝火之微，更助日月之照。但知奉法，不敢求名……

苏轼写的“谢上表”尚不及发出，朝廷的又一道诏令到了登州，他打开一看，“诏知登州苏轼，以礼部郎中召回京都”几个字映入眼帘。青云节节，诏令频频，恩宠有加，他一时愣住了。道路有闻，司马君实至京，遭宰执大臣蔡确、韩缜、张璪、章惇等人的排挤，步步荆棘，处境艰危，已有离去之意。此“诏令”吉耶？凶耶？朝廷宰执大臣蔡确、张璪的身影立即浮于心头，他一颗耗血于多难的心骤然茫然生疑，传“诏令”而示妻妾，一时默然。

王闰之看完“诏令”，亦生疑惑：好事难多，乐极生悲！她的猜度与丈夫的疑虑相同：

“子瞻，现时朝廷纷争又起，左相是蔡确，右相是韩缜，韩缜为人虽不知，蔡确我们却是领教过的。如此恩宠有加，颇为离奇。我们来登州方五日，论政绩，尚无丝毫建树……”

王朝云看过“诏令”，默然不语，她也在暗暗地猜度着：司马君实现任门下侍郎，势孤力单，此诏或出于司马君实援引之意，亦未可知。果其如此，则朝廷此时的纷争，已是鏖战正激。她不敢说出口来。

苏轼怆然说道：

“十五年来，我们居无定处，形若飞蓬。今日方出九死之地，始有再生之心，危迹粗安，惊魂未返，今骤然膺此非分之宠，恐有意外之忧，纵无天灾，必有鬼责啊！世情难料，人心难料，十五年的坎坷流离，我确实已是惊弓之鸟，连祸福之音也拙于分辨了。”

王朝云在久久地沉默中发出一声叹息：

“天下祸福之事，惟神知之，我等凡俗之人，不必为此事熬费心血，听天由命而已。久闻‘登州海市’神奇瑰丽，壮观至绝，今不睹其景而离去，颇为憾恨啊！”

王朝云的“神论”，触动了王闰之“疑而求卜”的心弦。让“神”决定这“召回京都”的祸福吧！便借机而语苏轼：

“霞之‘憾恨’，亦在我心。子瞻，何不祈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若神灵佑我，赐以‘海市’奇景，也不枉我们五日登州之居了。”

苏轼何尝听不出爱妾王朝云所语之所寄！登州父老云：“海市”尝出于春

夏，秋冬不复见。此时已是初冬，逆天时而异想天开，乃徒招失望烦恼之举。遂摇头作答：

“寒冬已临，海气低垂，海神广德王亦潜居深宫暖室，不理人间之事，祈之无视，祷之无闻啊！”

王朝云笑着说：

“先生何未祈祷而先怯！‘信则在，诚则灵’，此古训也。唐代文学大师韩愈任监察御史时，逆鳞而谏，被贬为潮州太守，后改移江陵江曹参军而北上，途经衡山，正逢秋雨时节，阴气晦昧，雾被群山，祝融峰隐于黑霾之中。韩愈欲睹衡山丽景奇观，遂祈祷山神于衡岳庙。心存正直，山神感通，果然‘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先生，唐之韩退之能诚感山鬼，今之苏子瞻就不能德感海神吗？”

苏轼大喜，捋须而笑：

“病急乱投医，妙语解忧愁啊！‘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韩退之能信赖山鬼，苏轼还敢不信赖海神吗？季璋、子霞，快备香烛黄裱、贡果祭食，借夕阳黄昏，我们同去城西海神庙祈祷，愿明日海空晴朗，给我们一个消解‘憾恨’的瑰丽‘海市’。海神啊，苏轼一家的命运，都交给神灵了！”

王闰之、王朝云亦畅然而笑，携手准备香烛黄表、贡果祭食去了。

十月二十一日清晨，海雾如潮如涛，飞卷涌动，弥漫在海面，遮蔽了海空，吞没了山崖，一团一团地卷入临海的蓬莱阁，似绵，似絮，似雪，似纱，目光所及，是一层层穿不透的白幔。隐约的潮声在蓬莱阁脚下呻吟着，似乎在告诉蓬莱阁上的人们，今日将是一个雾漫大海的日子。

此刻，蓬莱阁曲折的观海回廊上，在浓雾肆虐无声的狂舞怒卷中，只有五个人在凭栏沉默着，不合时宜的奇思梦想，不合时宜的苛觅苛求，不合时宜的形影孤单，痴心痴意经受着时节必然的浓雾遮掩和浓雾中霜冷水寒的惩罚。蓬莱阁飞檐的铜铃在浓雾中发出了一声声苦涩的哀叹，似乎在悄悄地诉说着：这一家人莫非都心痴犯傻了……

苏轼在凭栏昂首远眺，似在浓雾中品味着无可奈何的失望，在失望中寻觅着安抚怆楚灵魂的慰藉。

王闰之愁眉紧锁，目光忧郁，似已被浓雾漫湿了冰冷的心灵。这翻滚的海雾何时才能消散？就是海雾消散之后，就一定会有一个瑰丽的“海市”吗？她的神情哀怨失神。

王朝云怀抱琵琶，倚栏闭目合十祈祷。怀中的琵琶原是要为丈夫“日将旦而四海明”的命运歌唱，谁知海神不佑，今日却要为丈夫“必有鬼责”的不

幸哀伤了。她也许在忏悔自己昨日的多言多语……

苏迨手握竹笛凭栏呆然。两年前，他在黄州随着一位牧牛老人学会了吹奏横笛，能吹出动听的牧歌，曾得到父亲的赞扬。今日原是要伴父亲吟诗而歌的，可现时的浓雾早已浸咽了竹笛。他无言无语，任雾团绕着身躯飞旋。

年幼的苏过，似已被从未见过的浓雾吓蒙了，惶恐地俯视着脚下升腾而起的雾团，飞卷的雾团似已使楼阁摇晃起来，不知何时就要坍陷。他紧紧拉着母亲王闰之的衣襟。

雾漫楼台，不消不散，有增无减。王闰之耐不住了，她不愿丈夫为最终的失望强咽痛苦，便移步于苏轼身边，轻声地说：

“子瞻，明日再来吧，这雾……”

苏轼似已明白妻子之所思，用爽朗的赞颂声截住了妻子的劝慰：

“这雾，这雾壮观而神韵醉人啊！季璋，我们何曾沐浴过这多情好客、醇若酒酿的神山之雾？这是海神为我们一家奏起的迎宾曲啊……”

这自觅欢快慰藉的话语是对王闰之说的，似乎也是对王朝云和儿子说的。

苏轼侃侃地说着：

“季璋，我们沐浴过庐山之雾，那是林海壑谷之雾，诡秘，奇巧，轻柔多姿，迷离销魂。忽而带着松脂野花的芳香而来，收起了峰峦壑谷的碧翠峻险；忽而挟着清风细雨而去，闪出了奇峰秀峦、碧壑翠谷少女般的羞怯。那是江南娇柔秀美甜丝丝的雾！

“我们沐浴过长江之雾，那是涛峰浪谷之雾，清爽，灵秀，飘逸多思，恋情缠绵。托着两岸竹林芦荡的清香温馨而起，亲昵地飘浮在江面，轻抚着彻夜不歇的涛声，拥抱着从远古匆匆走来的水流，迎接着东海升起的一轮红日。那是母亲般慈情深意暖烘烘的雾啊！

“可这，登州海面之雾，蓬莱之雾，才是人间铁铮铮、硬朗朗、搅天卷地之雾！万马奔腾，狂涛怒卷，狂狷不羁，天地无阻，随心所欲、肆虐从容，天地合一、消却凡尘。季璋，在这蓬莱之雾中，你不必去分辨东西南北，四周都是一样的缥缈；也不必去分辨天上人间，你我都是天上的神仙，神仙即是人间的你我。季璋，你仔细品味这蓬莱之雾的神韵吧，重重的咸味，咸着唇齿；重重的苦味，苦着舌尖；重重的涩味，涩着咽喉。这才是人间之雾，融合着世情世味之雾……”

突然，王朝云惊喜的呼叫声响起：

“先生、夫人快看，蓬莱之雾辉煌了！”

苏轼、王闰之凝神注目望去，也许由于朝阳将出，霞光映照，浓雾转薄，迷雾深处五色纷呈，瑰丽神秘，有的呈桔黄色，有的呈银白色，有的呈赤橙色，有的呈碧蓝色，有的呈姹紫色，有的呈嫣红色，相托相倚，相间相融，飘曳相戏，变化隐现，其美无比，其妙无比。

苏轼兴致大发：

“蓬莱之雾，海神之魂魄！季璋、子霞、迨儿、过儿，何其不察不语啊！那桔黄的飞雾，是海神的玉冠；那银白的雾丝，是海神的须发；那嫣红的雾片，是海神的袍甲；那赤橙的雾朵，是海神袍甲上的鳞钉；那碧蓝的雾团，是海神胸前的玉佩；那姹紫的雾流，是海神御驾出宫的銮驾卤簿啊！海神出动了，‘海市’的奇观还能隐匿不现吗？”

在苏轼激越奔放的呼唤声中，海神似乎真的感动了。果然，风起、雾散、天朗、海澄，蓬莱阁左右的渔村、码头，现出了成百上千观赏“海市”的人群，海啸般的欢呼声卷地而起，飞向彩霞瑰丽的海天。

天晓日出时分，“海市”奇观出现于碧空：殿宇巍峨，紫贝阙兮珠宫；楼台流彩，锦帘幕兮罗绮；城池堞朵参差，街巷市列珠玑；仙女列阵，服饰华丽，笑语可闻；车水马龙，粼粼萧萧，声威可感。万象浮生，鬼工神造，幻象若真，妙不可述……

苏轼诗兴骤发，急声呼唤：

“子霞弄琴，迨儿吹笛，海神以奇景飨我，我将报之以歌！”

王朝云应诺弹起琵琶，苏迨急忙吹响竹笛。古曲伴着“海市”奇景的展现飞出，苏轼凭栏而歌：

东方云海空复空，

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

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

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

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

异事惊倒百岁翁。

人间所得容力取，

世外无物谁为雄？

率然有请不我拒，

信我人厄非天穷。

潮阳太守南迁归，

喜见石廪堆祝融。

自言正直动山鬼，

岂知造物哀龙钟。

伸眉一笑岂易得，

神之报汝亦已丰。

斜阳万里孤鸟没，

但见碧海磨青铜。

新诗绮语亦安用？

相与变灭随东风。

海市辉煌，琴声琤琤，歌声悠悠。天上人间似已无隔绝。苏轼心智顿开：人心真诚追觅的一切美好，都是可能得到的。天道如此，海神广德王不也是人心塑造的吗？苏轼进而恍悟人生：人生征途上的一切坎坷，原不是天之所罪，而是人为的灾难！

“海市”消失了，万里海面碧净如镜，映着蓝天，映着蓬莱阁，映着欢笑的人群。一切幻象都在清风中消失了，永存的只是“海市”的辉煌和歌颂“海市”的“新诗绮语”。观赏“海市”的人群回头向蓬莱阁张望，寻觅着楼台上的弄琴放歌人。一位渔村老者突然发现放歌者原是前日拜访自己的太守大人苏轼，惊讶而呼叫出声。叫声惊动了人群，人们呼喊着“苏子

瞻”的名字向蓬莱阁涌来……

苏轼惶然站起，望着欢呼涌来的人群，低语妻妾儿子：“海神佑我，该去京都了。登州五日，无所事事，我们借机向登州父老谢罪辞行吧！”

苏轼偕着妻妾儿子急步走下蓬莱阁，迎接涌来的人群……

苏轼十一月五日拖家带口由登州出发，于十二月六日午后抵达京都。由于弟弟苏辙先于两个月被朝廷以秘书省校书郎从筠州诏回京都，并迁为右司谏，已在东华门外白家巷租得一座宽敞的庭院以待兄长归来，苏轼也就免去了置舍安家之劳。

兄弟劫难后的京都团聚，使苏府重新出现于京都。王闰之、王朝云与苏辙妻子史氏的妯娌相会，苏迨、苏过和苏辙二子、三子苏适、苏逊的相聚，使苏府的人丁一下子兴旺起来。

当晚，全家劫后团圆的家宴结束之后，苏轼和苏辙在苏辙的书房里作了通宵交谈。司马光“老而弥坚”的心志和“革故鼎新”的筹划，使苏轼心情振奋，赞叹不已。王珪的病逝，蔡确、韩缜、张璪的失魂落魄，并在继续遭受着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朝臣的猛烈弹劾，使苏轼怨愤消解，心舒神怡，并消除了两个月来道途听闻的忧愁和疑虑。他原本就是敬重司马光的，此刻的心境，似乎已升华为敬佩叹服了。但对朝廷几个月来对王安石不停地声讨诛伐和全盘否定，他感到惊讶：介甫是“变法”的始作俑者，执政八年，操术过激而误国病民，理当清算其当否定者。但熙宁九年以后的十年间，朝政日非，贪渎泛滥，靡费猖獗，边事败丧，其种种罪责，是无论如何放不到介甫肩上的。他对章惇的坚持“新法”和伺机反扑，更感到震惊和惋惜，沧海横流之时，要改变一个人的政见和性格，终非易事啊！他默默地自解自慰着：此乃“革故鼎新”之所需，司马君实不得不如此啊！

十二月七日午前，他依制向朝廷上呈了到京的“谢上表”之后，便不避嫌疑地向章惇的府邸走去，首先拜访这位陷于困境的朋友。几十年的友谊了，而且子厚有恩于自己，特别是在“乌台诗案”自己身陷牢狱之时，子厚仗义执言，挺身营救，不遗余力。子厚与吕惠卿、王珪、张璪之流终究是有区别的。“变法”失败了，难道所有参与“变法”的人，都是乱臣贼子吗？若在此时能使子厚转变其政见，或收敛其抗拒“革故鼎新”之愤，于公于私都是有益的，也算尽到朋友的一点心意了。他急匆匆走近章惇府邸，但见朱门紧闭，门前一片萧索，古槐秃枝，败叶铺阶，他心里一阵酸楚：子厚现时仍知枢密院事，何冷清而至此耶？他叩门再三，始有一年轻书童开门而出，恭敬一揖，冷漠地说：

“知枢大人杜门谢客已一月有余，先生请归吧！”

苏轼愕然：

“我乃知枢大人密友苏轼，刚从登州入京……”

书童听到“苏轼”二字，注目打量，面呈喜悦之色，旋即又归于冷漠：

“请子瞻先生在此稍候，小人这就通报便了。”说罢，退入门内，关上了朱门。

苏轼望着朱门叹息：子厚心傲、志鲠、性谑、胆大，官场几十年，仍不改其初。福耶？祸耶？矢志不移耶？不通情理耶？一层阴影浮上心头，他着实为朋友担忧。

朱门“吱”的一声打开，书童依然是神情冷漠地走出，依然是恭敬地一揖：

“知枢大人知子瞻先生驾临，喟叹连声，仅以两语谢先生：‘知终南之谊，避齐州之嫌’。请子瞻先生归去吧！”说罢，低头退入门内，关上了朱门。

苏轼骤然心凉了：“知终南之谊”，其心相通，难忘昔日终南山“避世堂”的肝胆相照；“避齐州之嫌”，却是借汉初齐士蒯通与齐王韩信交往于齐州的悲惨冤祸，暗喻着一种警告。难道朝廷会有人怀疑自己对“新法”的厌恶吗？政争毕竟是残酷的，连章子厚也心惊肉跳，拒绝友谊的交往吗？

苏轼吃了闭门羹，怏怏郁郁地向东角楼街的梅花棚走去。那里是一块深情的绿洲，是一片没有权力纷争的净土，有着自己六年来萦绕于梦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十名知情知义的歌伎，都是有恩于自己的朋友。但愿能从这些真诚善良人们的言谈话语中，了解今日京都的民心民愿，但愿梅花棚里的琴声歌声，能消解这一日京都所给予自己的忧烦。

岁月沧桑，事与愿违，他眼前的东角楼街瓦肆，已是一派萧索。他寻觅的那座帐庐形梅花棚，已是一堆倒坍的废墟。他急切期盼会见的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已不见踪影了。他神情颓丧，茫然失图，久久徘徊于废墟前，形若呆痴，口中喃喃自语，吟着古老的哀歌，似在吐诉着胸中无尽的惆怅。

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

道上的行人驻足观望，窃窃指点，苏轼惘然不觉。一位年约七十多岁的老者趋前，端详良久，茫然而询问：

“先生留连于此，何所求啊？”

苏轼蓦然抬头，不禁赧然，急忙拱手致礼：

“请问长者，这梅花棚倒坍于何时？”

老者释然一笑，打量着衣着粗旧的苏轼，心里恍悟：看来是一个落魄文人！便鄙夷地开了口：

“你没有长眼睛吗？枯草掩留废墟，梅花棚的倒坍，已有三个年头了。”

“长者可知梅花棚的主人何往？”

老者的目光森厉了：

“你问的是那几个女孩子吧？”

苏轼点头。

老者神情肃穆：

“你与她们有亲？”

“无亲。”

“有故？”

“非故。”

“那又为何询问？”

苏轼不愿暴露身份，漫而应之：

“不瞒长者，我家居西京洛阳，乃梨园之友，六年前盘桓京都数日，曾来梅花棚观赏演出两次，琴音之妙，歌声之美，舞姿之佳，令我倾倒。今日重来京都，特来再睹芳华，谁知已是人屋全无了……”

老者骤然变得亲切起来：

“我也是梅花棚的常客啊，说来也可怜，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年大嫁人，有的转作他业，有的移地卖唱，四零八落了。”

苏轼情急：

“何以如此？何以如此啊！”

老者长长唉叹一声：

“红颜薄命，自古皆然。那几个女孩子，又都摊上了一副硬性子、死心眼，能不倒运背时吗？”

苏轼急忙从废墟中搬来一块脚石，请老者落座，自己蹲蹴于前：

“请长者详而言之。”

老者摆古似的讲起：

“那几个女孩子，原是苏大才子苏子瞻家里的歌伎，人皆聪颖，才貌俱佳，又极仗义，以唱正经诗词闻名京都。从立梅花棚以来，先是唱唐人李白、杜甫的诗词，本朝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柳大才子柳七的艳词，也偶尔唱之，但与酒楼、妓院的哼哼呀呀根本不同。后来苏大才子苏子瞻被朝廷贬出京都，她们就来了邪劲，专唱苏子瞻的诗词，还真的唱红了。苏大才子后来被皇上关进天牢，她们胆大包天，不光是专场演唱苏子瞻的诗词，还装扮苏子瞻上了舞台，轰动了京都，连大内教坊使丁仙现也亲自加份同台演唱，一下子就大红大紫。再后来，苏子瞻被发配黄州，朝廷下令不准再唱苏子瞻的诗词，她们又不肯像酒楼、妓院那些女子自我作践，以色相淫声赚钱，梅花棚也就日见冷落，唱不下去了。元丰五年，也是这个时候，这座梅花棚终于倒坍，琴瑟绝音。”

苏轼心境凄然，悲怨堵胸，说不出话来。

老者也长长吁叹一声：

“唉，春夏秋冬，花红一时，世情在变，人心在变啊！李白、杜甫的诗词已老掉了牙，无人记起了；欧阳修、范仲淹的诗词成了干鱼，无人理睬了；苏子瞻的诗词，已无人敢唱，就是唱出来，也不一定有人愿听；连柳七的艳词，人们也觉得不够味了。现时，京都所需要的，似乎不再是铁的脊梁、玉的人格、火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只需要吃喝嫖赌的伴奏曲

了……”

老者越讲越失去兴味和劲头，声音越来越低，最后索性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就是京都文坛的现状吗？苏轼的心禁不住战栗起来，声音也随之颤抖：

“请问长者，你可知她们中间一个名叫琵琶的歌伎现在哪里？”

老者似乎懒于睁眼回答，声音悲切地喃喃自语着：

“琵琶在哪里？还有胡琴，还有倩楚，还有丽玉，她们现时在哪里？也许在孤寂的城镇，也许在僻远的山村，也许在清澈的水乡，也许在遥远的边陲。天下野台子多着呢，哪个野台子不唱戏啊！她们在哪里？你问我，我问谁啊？”

苏轼的心火辣辣地被烤炙着，胸中似憋着一种堵物。痛苦？悲哀？愤怒？怨恨？这不就是民心民愿吗？！“革故鼎新”，该是追回失落的铮铮灵魂的时候了！司马君实知道这浩然之气的失落吗？他恭敬地向老者拱手：

“请问长者姓名？”

老者默而不答，闭目摇头，哂然一笑。

老者这一笑，蓦地引起了苏轼年久的记忆，他霍地站起，激动地呼喊：

“长者乃京瓦‘讲史大师’曾老前辈曾无党啊！”

老者长眉一耸，神情木然，冷声闭目回答：

“曾无党，孤身无党啊，他已经死去了。‘讲史’，‘史’难讲啊，王安石的‘史’，讲不得；苏子瞻的‘史’，无法讲；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西京洛阳来的‘梨园之友’，你认错了人，忙你的正经事去吧！”说罢，钳口低头，不再理会苏轼。

苏轼心神震悸，民间终有一笔是非账，现时虽然不讲，后日将会清清爽爽地托出。野史也许就是这样形成的！他向老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他的脚步疾速，着地“噔噔”作响，苏轼向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府邸走去。

第十七回 苏子瞻语出惊人 政事堂又起纷争

董太师巷司马光故宅的租主是十月底租期满约后搬出的，老仆吕直提出“修缮房舍，以去旧色”，被司马光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

也”为理由而制止，遂于十一月初从“春官居”搬进故宅。同时，司马康带着家人和书籍由洛阳独乐园移居于此。屋内的布置又恢复了十五年前的情状，偏院后寝七间，原是书局，现时成了司马光的书房和接待客人的客厅。

苏轼急急走进董太师巷，远远望见一个老仆弯腰执帚在司马府邸门前打扫阶径，他猜度必是老仆吕直，便放慢了脚步。这位勤劳的老人，老而不衰，手脚不闲，也染有司马君实俭朴之风啊！及至走近细瞧，果是吕直，尚未开口相呼，却被吕直发觉。吕直抬头呵呵大笑，扔下扫帚，急忙迎上，拱手为礼，热情地转达着主人殷切之意：

“子瞻先生大安。秀才今日早膳时，得知子瞻先生昨日已由登州回京，即命老仆去白家巷苏府迎驾，可惜晚了一步，先生出访了。”

苏轼与吕直极熟，且喜欢这位老人的戆厚耿直，以“吕伯”称之，急忙拱手还礼：

“你老大安。谢吕伯操劳了。十五年不见，你老还是如此结实硬朗啊！”

吕直挽着苏轼的双手，眯着眼睛打量着：

“十五年啊，子瞻先生也长出白发了。可人还是没有变，眼睛还是带笑的，眉毛还是带喜的，说话还是没掩没藏的……”

苏轼笑：

“谢你老吉言，一见到你老，我自个儿也觉得无忧无愁了。请你老快为我向司马大先生传禀吧。”

吕直仗义作主：

“不用向秀才传禀，子瞻先生驾临，秀才高兴还来不及呢！”

苏轼打趣地说：

“吕伯啊，你老怎么还是一声一声地称大先生为‘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

吕直不解。

“你老想想，现时大先生已不再是‘秀才’，而是执政握权的宰相，比‘秀才’大十倍百倍了。若仍以‘秀才’称之，大先生自然不会见怪，但朝臣们会笑你老头脑古板，赶不上趟的。再说，大先生今后要时常接见诸国使者，你一声‘秀才’，诸国使者一听，会说咱们大宋没有‘能人’，叫一个‘秀才’管理朝政，这不就全砸锅了吗？今后就以‘相公’称大先生吧！”

吕直连连点头，连声说“好”，遂挽苏轼手臂登阶入府。

苏轼行至厅堂，忽被堂前巨大屏风上司马光亲笔书写的一帧“条幅”吸引，便驻足观看：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吩咐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奏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

苏轼拊掌叫绝：

“笃诚廉洁，光明磊落，革故鼎新，邪魔却步，此司马君实之‘泰山石’啊！”

吕直自得地介绍说：

“秀才，不，相公入京，朝廷不少官员，前来拜访，有的怀揣私笺求官，有的手提盒子送礼，有的说是秀才，不，是相公的门生，有的说是相公的朋友，到此一看这个条幅，都傻眼而后转了。昨日，相公老家来了一位表亲，名叫刘蒙，以为相公做了大官，必定有许多银两，前来讨要，适逢相公用餐，遂与相公共桌而食，见桌面上只有青豆一盘，白菜一碗，鸡蛋一碟，刘老先生惊问：‘相公以此为食？留金银而生蛋吗？’相公笑而作答：‘光不敢锱铢妄取于人，每月所得，薪俸而已，若有金银珠宝，表亲可抄查带走盖房置地，富其家室。’刘蒙空手而归，出门回头顿脚而叹：‘司马光，傻官也。’”

苏轼大笑：

“吕伯，我可也是大先生的故交啊。”

吕直戆直地说：

“你一不求官，二不送礼，两手空空，心里没鬼，秀才，不，相公请还请不来呢。”说着，挽着苏轼向偏院客厅走去。

苏轼来到司马光客厅门口，看见司马光正在和一位道貌岸然的学者交谈，便收住了脚步。吕直轻步走进客厅，低声禀报：

“秀才，不，相公……”

司马光回头，目光诧异地望着吕直，微微一笑：

“不称秀才称相公，是苏子瞻教你的吧？”

吕直哧哧一笑：

“称呼‘秀才’过时了，叫不得了，秀才现时已是‘相公’了。相公，子瞻先生已在门外。”

司马光急忙站起迎接，口中高喊着：

“苏子瞻，我有一仆，忠厚老实，还是被你教坏了！”

苏轼跨步进入客厅，急忙拱手施礼：

“大先生安好！夫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在为大先生‘正名’啊！”

司马光大笑，抚着苏轼上下打量，神情激动，泪花濛濛：

“好，好，盼你早日回京，回来了，好，好啊！吕直，快置酒席，为子瞻接风！”

吕直应诺而去。

苏轼亦怆然含泪，望着形容憔悴，齿发无几，但精神抖擞，情谊感人的司马光，笑语哽咽：

“苏轼罪愆深重，累及大先生，心神愧怍……”

司马光摇头，急忙把身边的客人介绍给苏轼：

“此人乃程颐正叔，程颢伯淳之弟，濂溪先生周敦颐之高足。今日方抵京都。”

程颐一脸庄穆，周身肃气，向苏轼一揖：

“久闻苏子瞻先生高名，今日得晤，慰平生之愿，相见恨晚耳。”

苏轼亦肃然一揖：

“久慕濂溪先生胸次如光风霁月，早有‘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之叹。伯淳、正叔，濂溪双璧，世人仰之，今得谒正叔先生，三生有幸，乞今后多加指点。”

司马光作趣：

“正叔不苟言笑，动遵礼仪，竟使苏子瞻规矩其行了。”遂挽苏轼、程颐

落座，品茶相欢。

程颐，字正叔，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与其兄程颢同从学于理学家周敦颐。其人仁宗皇祐年间曾任太学学职，后二十多年间，大臣屡荐不仕，潜心于理学研究，以“天理”为认识的最高境界，有“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说。他崇尚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学说，宣扬“天人之间最可畏，作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作恶则千里之外违之”。他认为“人欲”是通悟“天理”的最大障碍，主张“窒欲”以达“天理”：“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惟思为能窒欲。”其人由于学“理”入迷，修其身心，其色甚庄穆，其言多讽谏，其行以师道自居，成了宋儒的典范。也许这种“理学”与司马光心中的某些理念相通，也许这种“理学”有助于司马光“革故鼎新”治乱的需要，六月，司马光荐程颐之兄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未及就职而病故。九月十五日，司马光以“江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仪，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圣慈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为由，荐程颐为秘书省校书郎。程颐在两个月的迟疑之后，今日才风尘仆仆地来到司马光的客厅。

司马光府邸的酒宴一向是简朴的，几乎是二十年不变的老几样：酒是汾酒，肴是盐卤青豆、清蒸鲤鱼、油煎鸡蛋、牛肉萝卜、香蘑炖鸡、干菜肉丝，今日增加一肴，乃姜辣豆腐，大约是厨师专为牙齿无几的司马光准备的。然久别重逢之乐，劫后余生之幸，使司马光神魂快怡，举杯不停；使苏轼欣喜若狂，畅怀而饮；连言行“足以矜式士类”的理学大师程颐，在新朋苏轼和故友司马光频频举杯的相敬相邀中，也有些“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了。酒过数巡，心荡耳热，坎坷诉尽，牢骚已毕，司马光举起酒杯，神情怆然而语苏轼：

“闻子瞻去年过江宁，晤介甫，光心甚慰。介甫现时情状如何？关念至深。这杯酒为介甫而饮吧……”

苏轼原是重感情的人，骤然之间，胸堵鼻酸，泪滴几乎滚落，江宁半山园那夜烛光之下与王安石话别的苍凉情景涌上心头。他举起酒杯，声音已现哀楚：

“介甫久病体衰，荒圃孤影，策杖北望，亦牵念洛阳独乐园啊。”

司马光点头作谢。

苏轼声音有些哽咽：

“岁月老人，介甫已呈龙钟之态，先帝曾有‘凄怆江潭’之叹，苏轼亦有‘人何以堪’之哀。然介甫‘见识高远’之志，仍老而弥坚，似在沉痛哀悔中探索着人生千古不移的谜底，析解‘权力’于世于人深不可测的蕴含，并已将其半山园的房舍田园全部捐于僧寺，现已移居于秦淮河畔瓦弄茅舍之

中。江宁介甫，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或存一有，乃壮志未果、遗恨千秋的一颗心啊……”

程颐在冷眼旁观中神情惘然：苏轼之所语，仍脉脉相善于王安石。

司马光心情愈现沉重，望着苏轼，久久无语，相对凄然一笑，为朋友王安石饮尽了杯中酒。

也许司马光受到王安石在江宁“凄怆江潭”的触动，力求避免自己未来的“人何以堪”，他举杯站起，沉重诚恳地说：

“‘革故鼎新’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光短于筹划应变，亦拙于远瞩高瞻，举步战栗，若履薄冰，请子瞻、正叔为我执箸设谋。且光已日薄西山，自知来日无多，之所以勉为其难者，正是有赖于子瞻、正叔、子由、尧夫（范纯仁）、淳甫（范祖禹）诸友的相扶相助。公等之所论，启光之昏聩，亦启社稷之未来也，望公勿因谦而辞义。此光之所请，先饮此杯，以明感激之心。”

司马光双手举杯，深深一躬，恭敬地饮了杯中酒。然后落座，神态肃穆，等待着苏轼、程颐开口。

苏轼原是口无遮拦之人，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但见司马光心情沉重而态度挚诚迫切，反而慎于开口，持重思索起来。程颐似有所准备，便拱手一礼，抢先似的开了口：

“司马公虚怀垂问，程颐就浪言求教了。”

司马光急忙执壶为程颐斟酒：

“正叔请讲。”

程颐侃侃谈起，如同讲学：

“司马公此时在论‘革故鼎新’之艰，程颐此时却在思虑‘革故鼎新’之危。‘革故鼎新’之危，不在今日，而在十年之后。何也？今日太皇太后临政，司马公据位，且已雷动日出，横扫阴霾，纵有片云浮起，亦难成为气候，若章惇之流的伺机逆动，徒遭天下唾弃耳！然十年之后，嗣皇年长而主政，则一切决于一人，若奸佞之徒若王安石者复出，则‘革故鼎新’之命运，实难预料矣！王安石‘变法’初时，不也是轰轰烈烈吗？”

司马光连连点头。他何尝不忧于此事啊！

苏轼不觉惊讶而叹服：此人虽师道气派烦人，但所思所见，不同凡响！

程颐看见司马光和苏轼凝神静听之状而得到鼓舞，声音更加铿锵：

“故程颐之所思有三：其一，经筵之事，需从现时抓起。嗣皇幼冲，辅养

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当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时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同时，当辟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当择内臣十人，充经筵支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再者，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今之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今后当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司马光听得出神，连连点头：正叔思虑精细，富经筵之才智，当以经筵之责付之。

苏轼却听得瞠目结舌：濂溪先生门下，有此世外人耶？如此看管罪犯似的管束皇上，能行得通吗？迩英殿不是村野私塾，经筵官不是村野私塾里那些手执教板的孩子王，真是烘冬而迂腐！再说，十八年前，王安石任经筵官时，曾主张“讲者坐”，为争得一把座椅，闹得迩英殿沸沸扬扬，结果，王安石窝脖，还得站着讲。今重复王安石之所为，不是自讨没趣吗？

程颐的神情更为激昂：

“其二，王安石的著作文字，如《三经新义》《字说》者，皆离经叛道之说，贬辱古贤，自尊一家，行于学馆，立异科举，蛊惑学子，流毒天下，当明令禁绝，付之一炬。

“其三，王安石党羽，遍布朝廷，其同情盲从者，州县如蚁。除恶务尽，以免死灰复燃。业计千秋，万不可有妇人之仁。以上所思，供司马公参酌。”

司马光的神情已不似程颐开始谈论那样情急有力，并立即把注意力移向苏轼：

“子瞻，该听你的高论了。”

苏轼正在琢磨着程颐关于“禁绝王安石著作文字”和“除恶务尽”的激烈言论，突然觉得这位“理学大师”的心结走向，与王安石并无二致，只是比王安石的“躁进急行”更为呆板，更为残忍罢了。王安石之失，在于容不得不同政见，动辄以贬逐为惩，以自己之意判定官吏优劣。难道司马君实也要再走王安石自毁的道路吗？他心头压不住对程颐自居师道的反感和厌烦，便借着司马光的询问开了口：

“苏轼自登州来京，田夫野老皆谈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皆为司马公入京而欢呼传颂，沿途黎庶挡车断道、相聚呼号寄语者三次：‘寄谢司马相公，毋离朝廷，厚自爱，活我百姓’。苏轼为君实之得民心而欢慰，亦为民心之拥戴君实而高兴。其所以然者，‘变法’苦敛百姓，使黎庶不

宁；‘变法’以钱为是，使道德失落；‘变法’官商勾结，使官衙成了贪渎之所。民心寄希望于君实，盼望能有个清廉、公正、安居乐业的日子。苏轼今日在京都所见，民心民愿亦为正直、奋进、自强灵魂的失落而悲哀，为萎靡、癫狂、醉生梦死的世风而绝望。京都东角楼街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京瓦‘讲史’大师，名叫曾无党，说了一句极好的话：‘司马光的‘史’，他自己正在讲啊’……”

程颐在倾耳静听着，似已被苏轼深情地反映民心民情感动。

司马光点头叹息：

“民之所望不算高，光知‘变法’之害，光亦知道德失落之灾，光更知追回华夏高尚壮烈灵魂之难。光心之所惧，惧于朝政毫无转机，再使天下黎庶失望。若民心再度失落，大宋社稷只怕真的要沉沦了。”

苏轼舒怀直言：

“司马公恕苏轼口无遮拦：公几个月来所行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民望，无可疑也，故黎庶颂之，百官仰之。‘新法’为虐，病民害国，势在必改，惟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轻决。差役募役，各有利害。募役之害，掊敛民利，十室九空，钱聚于上，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愿公良思。”

司马光神情愕然：

“若如子瞻之言，计将安出？”

“司马公志在‘革故鼎新’，则应放眼各朝各代，兼蓄优长。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司马光默而不语，低头沉思。

程颐却神情惊诧，心里狐疑：“革故鼎新”难道可以“相因”王安石的法度吗？难道能够因“民不惊”而自缚手脚吗？苏轼与司马君实之所思，相歧分明啊。

苏轼进一步申述自己“法相因则事易成”的看法：

“司马公明察。有人专欲尽罢‘熙宁之法’，以图创新，不复校量利害，则可能事与愿违，欲东而西。举例言之，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实出于介甫的过激自专。介甫之文字未必不善，而患在好使人同。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介甫却欲以其文同天下，能办得到吗？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介甫之同也。”

司马光仍在沉思不语。苏子瞻之论，不是没有道理。介甫制定之法，是自己臆想的吗？也是“相因”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变革方略而成，因而掀起了“变法”初期不可抗拒的潮流。介甫的文字著作也不能说是全错，《三经新义》就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但在此时，这种“相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导致“革故鼎新”成为一纸空文，将会导致民心的再度丧失。苏子瞻毕竟是思维敏锐而才子气太浓，长于天马行空而短于政坛实践，也许可执掌台谏之职，终不可握权行政……

程颐却对苏轼的言论逆感难耐了：苏轼在为王安石解脱罪责啊。若任其此种言论张扬，司马公“革故鼎新”之举将瘫废难行矣！遂肃然开口，冷语讥讽：

“妙语惊人！子瞻先生遭贬流离十五年，其‘欲速则不达’之论，仍坚之如昔。”

苏轼闻声瞠目，旋即纵声大笑，报程颐以讥讽：

“‘欲速则不达’，夫子所教，虽非‘天理’，亦事物进展之律途，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正叔先生不以为然否？”

争论相讥在骤然间发生了，司马光感到震惊：一种不祥之兆！正叔之论，是朝廷一些人的想法；子瞻之论，何尝不是朝廷一些人想法呢？要熔各种所见于一炉，谈何容易！介甫当年面临的棘手难题，今天终于落到自己的头上了。他举起酒杯站起，诚恳地说：

“光自五月就任门下侍郎之职，于兹七个月矣！能直言善意规谏光之失者，惟子瞻一人耳！若非相交以心，荣辱与共，谁能如此？子瞻有关役法之论，可否形诸文字，理之成策，赐教于光，光当内自省讼，佩服而行。这杯酒，特敬子瞻之忠公坦直耳！”

苏轼笑，与司马光碰杯而饮。

程颐受到冷落，但他依然是不苟言笑，动遵礼义，神色上似乎无一丝不快之感。

几天后，苏轼便践司马光之请，在“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名曰：《论给田募役状》交司马光上呈太皇太后：

……臣伏见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亦系官田，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臣闻之道路，本出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它用，故相更驳难，遂不果行。臣谓此法行之，盖有五利：朝廷若依旧行募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

钱，因积所省，益买益募，要之数年，雇钱无几，则役钱可以大减；若行差役法，则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减，农民自宽，其利一也。应募之民，正与弓箭手无异，举家衣食，出于官田，平时重犯法，缓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谷贱伤农，农民卖田，常苦不售，若官与买，则田谷皆重，农可小纾，其利三也。钱积于官，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宽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恩德显白，其利五也。

此法独有二弊：贪吏狡胥，与民为奸，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暂出应役，一年半岁，即弃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虑，见利忘患，闻官中买田募役，即争以田中官，以身充役，业不离主，既初无所失，而骤得官钱，必争为之，充役之后，永无休歇，患及子孙，此二弊也。但当设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决不可废……

右所陈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条，伏乞朝廷详议施行……

苏轼所提的《给田募役法》，原是王安石“变法”中对“募役法”缺失匡正的产物，由于他在密州有过半年的实践，其利弊得失论述明确，所举十二条防止弊端的措施，亦为切实周到，无论此法是否能消解“役法”上根本难题，但苏轼的态度、用心是真诚的。但在朝廷详议中，由于是“熙宁中”的产物，由于与王安石的“新法”有着联系，由于有着与变法“相因”的色彩，被朝廷断然否定了。这也许就是苏轼与司马光政见分歧相撞相击的种子和开端。

司马光的心胸毕竟比王安石宽阔，他没有因为苏轼在政见上，特别是在“募役法”上与自己的主张不同而厌忌朋友，半个月后，便荐举苏轼为起居舍人，掌记皇帝言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三个月后，又荐举苏轼为中书舍人，掌管起草诏令，参与朝政机密，使苏轼青云直上，权力大增，给了苏轼在政坛上施展才能的时机和天地。表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自信与容忍。

司马光毕竟也有着自己的“固执”，他没有因为苏轼的规谏而放慢“革故鼎新”的步伐，更没有因为苏轼在“募役法”上言之坦荡的劝告而动摇罢废“募役法”的决心。也许心中长期积淤的愤懑感情在起着作用，他固执地认为：“募役法”的罢废与否，关系着章惇、蔡确、张璪等人的命运，也关系着“革故鼎新”的命运。不怕现时添乱，只怕遗患于未来，即使“募役法”确如苏子瞻所论“与差役法利害相等”，也是必须断然罢废的，不能让“新法”的幽灵仍游荡于朝廷，继续影响群臣的心志灵魂！政争是一种把握不住的怪物，有时不是你牵着它走，而是它牵着你走！他似乎从王安石执政期间大喊大叫、纷争不息的混乱中得到教益，他决定不再声张，不再议论，不再招惹麻烦，不再浪费时日，悄悄果敢地进行着“罢废募役法”的筹划……

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十二日，他上呈《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于太皇太后，奏请明令罢废“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并提出了具体施行的方案，并很快获得了太皇太后的恩准。

二月十八日，他召知开封府蔡京至政事堂，商议在京郊两县先行实施“罢募役、复差役事”，并以五日为时限，检讨其实施中的利害情状，以便摸清底细，依例推行。蔡京慨然应诺。

二月二十四日，他在政事堂议事中，正式颁布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司马光与苏轼的争论爆发了。

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和往日一样，除左相蔡确、右相韩缜、中书侍郎张璪、知枢密院事章惇、尚书左丞吕公著、尚书右丞李清臣外，还有御史中丞刘挚、起居舍人苏轼、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天章阁待制范纯仁等人。司马光以门下侍郎之职，奉旨主持。

会议开始，司马光一如昔日，神情肃穆，话语从容。他首先宣布了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罢募役依旧差役”的诏令，接着申述贯彻“诏令”的具体措施：

“圣诏耀世，当去募役病民害国之灾，复差役便民利国之制。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地各有不同，今来敕内，举措如下：

“其一，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誊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

“其二，若依令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

“其三，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仰本州类聚诸县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个月内，具利害擘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到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朝廷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

“其四，复行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少有烦扰，但执之当坚如金石，虽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为更改，勿以人言轻坏良法……”

司马光一字一句地讲着。平心而论，这道“诏令”和司马光的四项举措，并非“强行抑迫”，较之去年十月司马光在延和殿的声讨诛伐温和得多，而且留有宽阔的议商余地。但因其突然提出，引起一些朝臣的逆感，也就使政事堂寂然无声。政见不同的人们都沉默着。

“这是比王安石更为阴森的突然袭击啊！”蔡确、韩缜、张璪、章惇心神惊悸：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蔡确、韩缜、张璪几个月来已权落势失，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特别是蔡确，在王珪病故之后，已被任为山陵使，几个月来已离开中枢，曾几次上送“辞呈”，现时，对什么“募役”、“差役”早就没有兴趣了，他原本对王安石的“新法”就没有什么感

情，主政时，不过是奉其名号而已。可章惇却不肯在这道“诏令”面前屈服，他有着对“新法”的留恋，也有着对司马光的仇恨，他在惊悸中转动着心机，在司马光的言论中寻找纰漏，准备伺机反扑。

“这是一种可哀的征兆，司马君实难道也要甩开中枢议商，步介甫自专自毁的后尘吗？”苏轼、范纯仁心里犯疑了：圣诏已下，还计议什么？此风若长，朝廷只怕又要多事了。特别是苏轼，似乎从司马光今天异乎寻常的冷静中，感到了程颐以师道自居而又杀气腾腾的阴影。一个多月来，程颐影随司马君实而不离，实堪忧啊！昔日吕惠卿塑王安石，自己是爱莫能助。今日程颐欲塑司马光，是断不能允许的！再说，天下之治，在于宽猛相资、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个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他抬头向吕公著、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一瞥，个个都是仪表生威，胸背戒备，目视章惇、蔡确、张璪等人，若面对仇雠。他心里狐疑突起，纷乱无序。

司马光的话说完了，举措分明，清清爽爽，人们沉默着，似乎都没有什么话要说。章惇在司马光的言论中找不到纰漏，但他似乎不甘寂寞，不愿看到这政事堂一片宁静，不愿司马光过得舒心如意，便举手一拱，玩世不恭地打破了沉默：

“圣诏耀世，当执之‘坚如金石’，我无话可说。但司马公在四项举措中，准予‘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章惇就有几句话要说了：今复以‘差役法’代替‘募役法’，中枢事先未议而突下诏令，是司马公一手操办的吧？此与王安石的‘独断专行’何异？司马公宣讲中谕示：复‘差役法’，准予详议熟讲。但县官实施限时五日，其推行之速胜于王安石昔日之推行‘青苗法’，是不是也属于‘传呼抑配’之类？其弊只怕更甚于王安石昔日的‘躁进急行’。”

章惇恶劣的态度，恶毒的话语，没有惹怒司马光，却使吕公著发火了，他勃然站起，厉声反驳：

“司马光之论，大意已善，其间虽不无疏略，但章惇之言词尖刻，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一泄私忿，不顾朝廷大体，实为对抗圣诏之逆动。”

接着，御史中丞刘挚、左司谏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相继站起，同声支持司马光所论，合力围剿章惇所言。有的斥章惇是“寻衅滋事，用心莫测”，有的斥章惇是“躁忿忌嫉，败群乱众”，有的斥章惇为“安石党朋，惠卿余孽，朝廷大害，贼心不死”……

司马光击案，声色俱厉地制止了这些声色激愤的支持者：

“群起而噪，成何体统。”

人们都归于沉默了。

糊涂的苏轼见小而忘大，在人们骤然的沉默中竟吁叹出声：

“昔日君子，惟介甫是师；今之君子，惟君实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

话出惊人。

苏轼的哀叹，道出了十多年来官场上的实情，也道出了政坛上趋炎附势的丑态。但祸从口出！特别在此时此地，分明是与章惇等人相近相亲。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刘挚等人愤懑而侧目，连司马光也感到茫然。右司谏苏辙急忙以目光示意哥哥勿再“口无遮拦”，但苏轼的目光一直盯着司马光，司马光的“茫然”反而使他不吐不快：

“募役、差役之害，半斤八两，轻重盖略相等，何操之急啊！”

司马光有些不悦：

“子瞻可详而言之。”

苏轼又口无遮拦地侃了起来：

“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其募役之法实类此。司马公欲骤罢募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吕公著极为反感，喝断苏轼的议论，怒而讥之：

“子瞻先生狂言滔滔，不就是因为你上呈的《论给田募役状》没有被采纳吗？”

苏轼反应极快，立即报以讥之：

“不错，《论给田募役状》乃苏轼上呈，但《给田募役法》乃出于先帝之意，吕公厌之，烦之，贬之，否之，只怕是因为看花了眼，发现了王安石的影子吧？”

吕公著目瞪语结。

这不仅是公开与司马光唱反调，简直是为王安石唱颂歌了。王岩叟等人惊骇变色，连章惇等人也惊诧咋舌，苏辙禁不住暗暗叫苦。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却起而支持苏轼的看法：

“新法当废，罢其太甚者可也，恢复差役法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为民病。且宰相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也。愿司马公虚心以延众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司马光色忿而语急：

“子瞻、尧夫之论，光不敢苟同。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民皆厌而讼之，何其子瞻、尧夫钟情而不悟！”

范纯仁紧谏不移：

“公如此，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速富贵！”

司马光心头一震，忿色稍敛。

苏轼神情自若，笑语司马光：

“公记否？二十年前，魏国公韩琦为相，建议于陕西成立义勇，公时为谏官，极言不便，争之甚力，魏国公曰：‘吾在此，君无忧。’公不为屈，曰：‘光终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国公怒斥：‘君何相轻之甚啊！’公直言而答：‘相公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国公默然乃止。司马公今居此位而为相，亦似魏国公不许苏轼尽言。”

司马光了解苏轼，口无遮拦，出话图快，不计影响，他望着苏轼笑而无奈：

“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光谢罪矣。”

恰在此时，知开封府蔡京急急走进政事堂，把一份《奏表》呈于司马光。

蔡京，字元长，福建仙游人，时年三十九岁，熙宁三年进士，因拥护王安石变法而累迁至知开封府，其人聪颖机敏，善言词，行事果敢。熙宁变法，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附吕惠卿；吕惠卿遭贬，附章惇。司马光去年再起，殷勤恭趋，亦得司马光赏识。

司马光打开蔡京的《奏表》阅览：

……得复差役旨，依敕令而行。委逐府县官吏看详，群情踊跃；布之城乡，黎庶欢腾；诵圣母陛下、皇帝陛下之恩，颂朝廷“革故鼎新”之政。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

司马光大喜，霍然起立，面向与会重臣，亲自诵读蔡京的《奏表》，以蔡京的闻风而动、政绩卓著激励同僚。然后庄严宣布：

“圣诏如日悬中天，上合天心，下符民愿，若朝臣人人若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吕公著、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群起而欢，向蔡京祝贺。苏轼却不合时宜地又发出一声哀叹：

“离奇的岁月，荒唐的岁月！今日蔡京之于司马君实，亦如当年王广渊之于王安石啊！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官场的必然？”

蔡京望着苏轼隐忍微笑着。

王岩叟、吕公著、刘挚、朱光庭向苏轼投去了猜疑和冰冷的目光。

第十八回 星辰坠落安石卒 黄土覆掩黎庶吊

司马光“革故鼎新”的风暴，从京都兴起，日益强劲凶猛地卷向全国，埋葬着“熙宁变法”，埋葬着一个理想失落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嘲弄？身居江宁的王安石，在历史的惩罚中病倒了。

元祐元年四月五日黄昏，随着定林寺隐约的暮鼓声传来，江宁秦淮河上绮丽锦绣的游舸花舟，先后张扬起“六朝金陵遗风”的豪华竞逐，酒旗凌空，灯火灿烂，琴瑟交鸣，流觞飞盏，妩媚婉转的欢歌笑语铺张于河面。商女们不知哀愁的《后庭》遗曲，伴奏着“革故鼎新”的翻天覆地。

在秦淮河北岸乌衣巷一座狭窄的小宅里，柴门紧闭，一片沉寂。庭院里，用松枝、栎条支架的棚宇，枯萎低垂。棚宇上攀绕而起的酴醾花、牵牛花，藤叶绿暗。棚宇下一张青藤座椅，孤零零呈现着失落的悲哀。一间昏暗的寝居里，一盏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床榻上槁骸残息的王安石。他仰面而卧，危疾垂衰，面色灰黄，双目深陷，神志昏眩，气息奄奄，生命已确实接近尽头，连诊病的医生也哀叹离开了。床榻一侧的桌案上，摆置着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赶制的寿衣、寿帽、寿袜、寿鞋，凄凄惨惨地等待着“那个”时辰的到来……

屋外，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从门隙窗扉传来，逼命似的加重了这秦淮小宅的凄凉。

泪烛颤抖着，烛光照映着王安石棱角分明的脸庞、紧闭的嘴唇和不瞑不灭的目光，显示出他狂狷不屈的倔强，似乎他仍在抗拒着死亡的逼近，似乎他仍在关注着这多灾多难的人间，似乎他仍在等待着什么。

这已是今天第三次神志昏眩了。

坐在床榻边的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泪流不止，相依相抚着。跪在床榻前的侄儿王防、侄婿叶涛，眼噙泪水，似在等待着老人的最后嘱托。

站在床榻前的“书场浪子”，凝目注视着王安石安然无惧的神态，盼望生命出现奇迹。他的心头，骤然闪现出这位老人近一年来奇特的悲欢忧乐：

这位生性狂狷的老人，有时真是不可捉摸，不可以常人的情感衡量。先帝未逝、司马光没有重返朝廷之前，“变法”虽遭受冷落，但仍是无人敢于更动的法度，可他，寂寂于心，无一日为欢，常常倚杖北望，心系朝廷而喃喃自语：“政将如何？国将如何？欲释而难释啊！”忧患之情，胜过据位执权的公卿，全无“东篱种菊”之悠闲。冬寒夏暑，这秦淮小宅狭窄的庭院，是他步漫长夜的天地。庭院里松枝栎条支架的棚宇，是他遮暑蔽雪凝神凝思的殿堂。棚宇下一张青藤坐椅，是他“骛极之思”歇翼的港湾。他自寻烦恼，无尽无休的苦愁忧悲凝成嗟世的哀歌：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皇帝驾崩了，司马光返回朝廷，敲响了“革故鼎新”的锣鼓，声讨诛伐的风暴埋葬着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于是，朋友疏远，门生绝离，追随者反戈，宿怨者讨债，“新法”罢废，天翻地覆，咎归一人，罪归一人，他成了一切祸事的渊薮，成了祸国殃民的罪人，连江宁府谙于世故人情的官吏也不再走近这秦淮小宅的柴门了。可他，不急，不火，不理睬，不辩解，不反驳，不申诉，任京都飞来的种种弹劾、诬陷、传闻猖獗肆虐，表现出奇特的从容和不可思议的豁达。

夜深了，秦淮河上的琴瑟欢歌变得更为炽烈，刺耳挠心地闯入了这座小宅。

床榻上的王安石，突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微微的吁叹，似挑夫卸去重担后舒展疲劳的自慰，似攀登者登临绝顶后怡情形胜的舒怀。在身边亲人、友人的惊喜中，用低微的声音喃喃自语：

城阙宫车转，

山林隧路归。

苍梧云未远，

姑射露先晞。

玉暗蛟龙蛰，

金寒雁鹜飞。

老臣他日泪，

湖海想遗衣。

这是皇帝赵顼驾崩消息传至江宁后他垂泪吟出的一首悼诗，此时在昏眩乍醒中吟出，倍觉怆楚苍凉。妻子吴氏急忙抓住丈夫的手轻声呼唤：

“相公……”

王安石似已清醒，但声音仍是微弱的：

“我梦见了大行皇帝，‘姑射露先晞’，大行皇帝似乎有几分超然了……”

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停落在小宅门外，接着，狭窄的庭院里腾起一声凄厉的马啸。人们惊诧，“书场浪子”急忙走出屋舍察看。王安石似有所觉，声音仍然是平静微弱地喃喃着：

“‘城阙宫车转’啊……”

闯入秦淮小宅的客人，不是“城阙宫车”的使者，而是王安礼从京都派出向哥哥飞报消息的中年家仆。家仆从“书场浪子”口中得知王安石处于危疾垂衰之时，不胜悲伤，急忙走进寝居跪倒在王安石的床榻前，叩头请安，并转禀了王安礼对哥哥的深切怀念。也许是一种“回光返照”，王安石此刻变得异常清醒，连声音也显得清朗有力了：

“平甫在京情状如何？”

家仆急忙高声回答：

“三老爷去年八月被召进京都之后，一直闲居在家。近日似有消息传出，三老爷可能移知扬州。三老爷特嘱小仆禀告老爷：京都难居，若去扬州传闻属实，他接旨后即刻南下看望老爷。”

王安石哀叹一声，不再作语，凄然闭上眼睛。良久，悲怆而语：

“时不我待啊！平甫还有所转告吗？”

家仆声音也有些凄苦：

“三老爷要小仆禀告老爷，朝廷中枢有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已被贬知亳州；知枢密院事章惇，已被贬知汝州；中书侍郎张璪，已被贬知郑州。吕公著已任门下侍郎，范纯仁已知枢密院事，司马光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居相位握权执政了。”

王安石似有所料，神情坦然自语：

“我想念章惇子厚啊！‘变法’至今十七年，无大过大辱者，惟此一人。司马君实作相矣，势之使然，该他熬费心血了。苏子瞻现任何职？”

家仆回答：

“苏子瞻去年十一月以礼部郎中入京，半个月后迁起居舍人，现已是中书舍人了，进京半年来，曾几次来府拜访三老爷。”

王安石微笑点头：

“司马君实，知人善用，我不及啊！”

家仆迟疑片刻，嗫嚅不安地说：

“三老爷还要小仆禀告老爷，近来吕公著、程颐等人上呈奏表，请求太皇太后禁绝《三经新义》和《字说》，司马君实尚未表示态度，故禁令尚未发出。”

王安石眉头一皱，嘴角现出几丝轻蔑的微笑：

“司马君实终不似吕公著胆小如鼠！《三经新义》和《字说》总有一天会被他们禁绝的。防儿在哪？”

侄儿王防急忙站起趋前：

“阿伯，防儿在这。”

王安石点头叮咛：

“朝廷既然惧怕我的文字如此，我也不愿再给他们添麻烦了。书房里有我《日录》七十册，记载着熙宁年间上领旨意，下晤群僚的许多琐事，亦当全部焚毁。这样，他们心安无猜，我也就心静无牵了。防儿，你现时就去焚毁《日录》。”

王防惊骇，迟疑不语，转头求助于伯母吴氏。吴氏垂泪哀伤。

王防，时年十八岁，王安国之子。十二年前王安国遭贬病逝于江宁，王防年仅六岁，即由吴氏抚养。此子性聪颖，酷爱史学，甚得王安石夫妇

喜爱。此时，他虽然不曾看过伯父的《日录》，但他断定《日录》之所记，乃“熙宁变法”最真实、最原始的珍贵资料，不忍一炬焚之。伯母吴氏之垂泪不语，也许亦念于此。

王安石察觉王防迟疑不语之意，哀声催促：

“防儿，勿迟疑了，烧掉那些《日录》吧，人事沧桑，世情诡戾，我不愿再为你们母子留下一笔冤枉债啊……”

王防泪水流出，跪伏叩头而应诺。但在应诺之时，他心头萌生了一个念头：焚毁别样书籍，保存《日录》。

王防焚毁《日录》去了，王安石的泪水从眼角流出。家仆因跪于床榻前，看不见王安石正在心痛泪流，仍继续着他的禀告：

“三老爷还要小仆禀告老爷，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恩准了司马光的奏请，已下诏令罢废了‘募役法’，恢复了‘差役法’……”

王安石闻声震骇，再也禁持不住，怒目环睁，愕然而语：

“司马君实竟然胡闹如此，昏过头了，亦罢废至此耶！安石与先帝议之两年，乃成‘募役法’，无不曲尽。此法终是不可罢废的！”说着，喘气吁吁。

人们惊慌，妻子吴氏急忙俯身劝慰丈夫：

“相公何必如此动气，你已不在其位，何必再为此而熬心血呢？再说，千古胜负在于理啊！”

王安石怒气稍敛，神情稍为安定，苦苦一笑，微微摇头说：

“理？理有时无处讲，也不让你讲。‘千古胜负在于理’，至理名言，可需要多久才能判定是非胜负？我是等不到了，也不愿等待了。夫人，我心里烧得慌，难以自安，难以自在，扶我到庭院去，我要坐在酴醾花、牵牛花攀绕棚宇下的藤椅上，清心舒意地安歇。”

妻子吴氏预感到悲哀的临近，咽泪摇头：

“不，不，相公，夜深风凉……”

王安石殷切地请求着：

“夫人，你知我心。心之所往，无忧而乐。这样的躺在病榻上，我觉得胸堵、心闷、灵魂憋屈，连心志、神气也觉得短缺了。我要伫立庭院，脚踏热土，仰望星空，在群星中寻觅那颗属于我的星辰……”

妻子吴氏垂泪点头。

天亦有情啊！今晚中夜的晴空，碧蓝深邃，无云无霾，似一汪深情湖泊，纯晶宁静。繁星莹莹，河汉楚楚，“天道”清晖柔和的神韵，关切着凡尘的“人道”沧桑，情急意切地低垂在江宁上空，注视着秦淮河畔乌衣巷内这座狭窄的小宅。

王安石坐在青藤椅上，垫着厚厚的棉被，盖着厚厚的毛毯，由“书场浪子”和叶涛抬着，从屋内来到繁星照映的庭院，妻子吴氏和“燕尔婵娟”左右拂照着。

秦淮河上灿烂的灯火熄灭了，“六朝繁华金陵”突然变得昏暗冷清。游舸花舟上的琴瑟欢歌音绝了，喧闹的四周突然变得沉寂宁静。庭院里攀绕棚宇的酴醾花、牵牛花的蔓叶在星光下闪烁着露珠，露珠悄悄地滚落在王安石歇息的藤椅上和老人的面颊上。

宁静和清冷似乎使王安石的神志更加清爽，他抬头仰望星空，眼前却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他惊诧了，气息急促地发出询问：

“夫人，今夜是阴天吗？是黑云蔽空吗？怎么不见银河，不见北斗，连一颗星星也没有啊……”

妻子吴氏惊骇失魂，“燕尔婵娟”急忙伸出手掌在王安石眼前晃动，王安石浑然不察，毫无反应。人们一时都似乎屏住了呼吸，咽哑了嗓喉，全都木呆了。

王安石仍在用急切低弱的声音询问着：

“夫人，婵娟，你们怎么不说话啊……”

吴氏和“燕尔婵娟”再也禁持不住，几乎是同时哭出声来，叶涛和“书场浪子”也咽泪而泣。

王安石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伸手猛力推开胸前覆盖的毛毯，挺身欲起，妻子吴氏急忙拦阻，咽声宽慰：

“相公，这也许就是天意吧？眼不见为净，一切都归于安闲，无须再操心劳神了……”

王安石抚着妻子的手，凄然一笑：

“目视失明，天意怜我！这样也好，再也看不见群星中属于我的那颗星辰陨落了。一切安闲，乐而忘忧，难得的福分啊！可我的双耳还没有失聪，还分辨得出人间的一切声响：这是婵娟的哭声，这是致远（叶涛）的咽泣声，这是‘书场浪子’林郎的泪滴声，看来，我还是摆脱不了人间

生生不息的苦乐悲欢……

“我此生之于人世，狂狷成习，口孽深重，行止怪戾，其罪莫赎。故而，王侯侧目，豪绅诅咒，新朋故友皆群起而声讨，罪废之身已成为天下人人共诛之物。在此危疾垂衰之时，婵娟的哭声、致远的咽泣、林郎的泪滴，使我心热，使我胆壮，使我感激，使我念及此生此世而无怨无悔……”

妻子吴氏的心快要碎了，倚在丈夫的身边，“唔唔”痛哭，哀声不止。王安石抚着妻子的手安慰着，声音也变得哽咽颤抖：

“夫人，莫再痛哭，莫再流泪，安石此生劳累夫人，九生难报。但愿佛门轮回之说成真，来生乾坤颠倒，再结连理，安石当以此生夫人的言行为范，报夫人此生之恩情。夫人，莫再哭泣了，我此时已是心无悲哀，胸无忧患，周身轻爽，你也该破涕为笑了……

“世间人的悲哀，大半不是为了本身的衣食需要，而是出于身外的非分追求。忧患的大半不是自身，而是追求的那个事物。忧国家之积贫积弱，患外敌之猖獗侵扰，谋社稷之中兴稳固，求朝政之廉洁清明，图黎庶之安居乐业，也追求自己的功业不朽。于是，‘变法’开始了，‘新法’创建了，忧患悲哀也就循环无尽的产生了。忧‘变法’之受阻，患‘新法’之无成，悲纷争之再起，哀世情之残酷。忧患无尽，悲哀无穷，直至子殇弟亡，黄土青冢，理想毁灭，追求失落，忧患方止，悲哀方休，现时，只有旁观者的安闲了。秦淮小宅足以蔽风雨，粗茶淡饭足以解饥渴，闹市嘈杂足以驱寂寞，秦淮河上的游舸琴瑟足以览世情，棚宇上攀绕的酴醾花、牵牛花足以示春秋，此刻又是‘目视失明’，更无虑于这红绿世界的干扰了。饥则食之，渴则饮之，困则眠之，还原了一个无所追求的本我，才会达到‘乐而忘忧’的高妙境界，我已是有幸涉足入境了。安闲难得啊，夫人，我若先弃你而去，请为我珍视这‘安闲’的欢愉，勿请佛僧超度，那是猥亵我不改的初衷；勿置元酒生刍张罗，那是作践我一生清白的追求；勿告知亲朋故友，那会玷污他们的名声、累及他们的前程。北山墓地，掘地七尺，入土为安，草草了事。我需要安闲，需要清静，需要怡情舒意地安歇啊。”

悲凄豁达的后事嘱托，使妻子吴氏已是咽泣难语。“燕尔婵娟”咽泣出声，跪仆在王安石的藤椅前：

“老爷，古人有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你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天知、地知、人知……”

王安石伸出双手，抚摸着“燕尔婵娟”的发丝和面颊，双手微微颤抖着：

“婵娟，我的女儿，你的话使我心神宽慰。我贬居江宁九个年头，赖你和林郎悉心看护，大恩难谢，我愧无可谢之物，惟有一颗行将垂毙而毫无怨悔的心。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人生的正道。生有所图，生有所举，是人生的必然。‘举图’原是人生的一种探索，就其‘举图’本身来

说，原没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成功’是揭示事物的奥秘，‘失败’也是揭示事物的奥秘，当然两者有利钝得失的不同，但在人们‘探索’之前，谁能分清‘成功’与‘失败’的界限呢？人间的圣人，贤人，不都是在‘探索’之后而得到的尊敬和赞誉吗？我是狂狷之人，是断定不会成为圣贤的。‘变法’轰轰烈烈的开始和凄凄惨惨的结束，也是人生的一种‘探索’，无论成功失败，利钝得失，都将为后人提供评说的话题和鉴别正误的辙印。‘成功’之处，也许是一片虚假的磷火；‘失败’之哀，谁能断定不是未来的一种先声呢？‘变法’之举，不是出于我的私欲邪念，而是出于时代之所需，故我敢于理直气壮地无怨无悔。人生在世，总得有一点精神吧，总得有一点‘举图’吧，总得有一点不怕粉身碎骨的胆量吧！如今，天地翻覆，‘变法’已成为过去，声讨也好，诛伐也好，更改也好，埋葬也好，都与我这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无关了，最多只是给予王安石一个万古不劫的罪名和恶名，作为那段逝去岁月的印记罢了。‘阽予身而危死兮，览予初其未悔’，婵娟，我的狂狷终不能改啊……”

“燕尔婵娟”停止了咽泣，心头似乎沉浸在王安石心迹坦荡的遗言中。神志清晰、临危不惧的可敬老人啊！王安石骤然听到了身旁响着强忍的咽泣声：

“是林郎在咽泣吧？‘书场浪子’，忘年之友，心神相通之友，萧萧长草没麒麟啊！蓬蒿中的麒麟，我在等待你为我解疑解难。”

“书场浪子”急忙拭去泪水，走近藤椅，抓住王安石的双手，强颜为欢地说：

“先生，今夜晴空如洗，繁星晶莹，北斗依旧，河汉横空。属于你的那颗星辰，熠熠生辉，居于北斗之畔，是永远不会陨落的。”

王安石笑了，笑声低微而舒心。

“先生一生所言所行，纵非圣人、贤人，却是一位辉耀天地的杰人。千古以来，只有一个人可比……”

“此人是谁？”

“此人生于我华夏先祖炎帝黄帝纵横天下之时，与黄帝争神，被黄帝断其头颅，仍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呼喊厮杀，战斗不止。其志不衰，其力不衰，其魂不衰。其魂魄精气已化作华夏族类共有的不屈不挠的操节、品德和心志，衍流至今而不衰，并将衍流千秋万代……”

“你说的是神话中的刑天啊！”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从事业上说，刑天是一个失败者；从人格上来说，刑天是一个成功者。先生以为如何？”

王安石欣然而泪流：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可以瞑目而眠了。致远，你还在哀痛悲伤吗？”

叶涛咽泣出声，跪倒在王安石身旁：

“阿伯，我心神已乱而无状，恨‘天道’之渺茫，恨‘人道’之不公啊……”

王安石神情坦然，话语飘逸：

“‘天道’的真谛，并非靡常的天命，只是前人不解而寻觅的一种境界，何必去怨恨呢？‘人道’的真谛，乃人事、道德、神志、情趣规范下的世情，善恶由人，又何必悲哀呢？用你朴朴实实、真真切切、恭恭敬敬的心去爱惜天下的黎庶，‘天道’和‘人道’就与你的灵魂相通融合了。今所嘱于汝者。若学诗，当师苏子瞻，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若为政，当师司马光，葵花向日倾，清廉两袖风。若蓬蒿自守，当以‘书场浪子’林郎为师，麒麟恋长草，潇洒傲春风。莫学我之狂狷人生！”

叶涛咽泣回答：

“谨遵阿伯教诲。”

王安石似诉尽了自己的心事，再无所牵挂了，顿然神情颓凄，似力不能支，气息微弱，喃喃而语：

“夫人，你自珍自重吧！婵娟，请你清唱一曲，我疲劳至极，昏昏欲睡了。我生平所作诗词甚多，但上乘之作甚少，前年写的一首《桂枝香·登临送目》，似乎尚可与苏子瞻之作抗衡……”

“燕尔婵娟”泪眼蒙蒙仰望着眼帘幔幔垂落的王安石，咽泪轻声唱起《桂枝香·登临送目》：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燕尔婵娟”的歌声刚停，王防端着积满纸灰的瓦盆走出房舍，站在王安石倚坐的藤椅旁轻声禀告：

“阿伯，《日录》已焚……”

王安石没有回答。

“阿伯，《日录》已全部焚毁了，这是纸灰……”

王安石毫无反应。

妻子吴氏情急，抱着丈夫呼唤，王安石已气绝魂离，无痛无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里程。

王防惊呆，手中的瓦盆失落，着地“当啷”而碎，纸灰飞扬，他“扑通”一声跪倒，痛哭哀号：

“阿伯，防儿不孝啊……”

秦淮小宅哭声哀恸，惊醒了秦淮河睡意朦胧的黎明。

天上繁星隐去，恰有一颗晶亮的星辰坠落，在晨空中拉出一道耀眼夺目的光焰，倏然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时年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安石病卒，享年六十六岁。

按照江宁民间习俗，王安石的灵柩在秦淮小宅停放七日之后，吴氏遵照王安石的遗言，葬丈夫于北山墓地父母坟茔脚下、儿子王雱坟茔之上、弟弟王安国坟茔之左。

营葬之日，葬仪极简，王防、叶涛举幡戴孝，“书场浪子”、“燕尔婵娟”护灵车而行，吴氏亲临墓地视丈夫灵柩入土。

无亲朋送葬，无佛僧超度，无官府参与，无门生凭吊，七尺深坑，一副薄棺，黄土覆掩，植柳作记，冷冷清清地送走了一代叱咤风云的杰人。

惟半山园附近村落和秦淮小宅四周邻居数百黎庶，自行赶来，焚香祭酒，凭吊黄冢，哀声动地，安慰着死者狂狷而无怨无悔的亡灵。

人心总是善良公平的。之后的十多年间，这座北山墓地，每逢春风日暮、柳绿霞飞、阴雨黄昏、飞雪夕照，总有苍凉的歌声伴随着哀怨的琵琶声、洞箫声飞起，成了悲人心神的“北山绝唱”，行人驻足，哀伤吁叹；耕者驻耕，凄怆洒泪；渔人停舟，抚棹悲怀。其歌曰：

去来夫子本无情，

奇字新书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

人人讳道是门生。

门前无爵罢张罗，

元酒生刍亦不多。

恸哭一声唯有泪，

故时宾客今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

得路青云更肯来？

若使风光解流转，

莫将桃李等闲栽。

江水悠悠去不还，

长悲事业典型间。

浮云却是坚牢物，

千古依栖在蒋山。

王安石光辉夺目的一生，终究是政坛纷争的狂风乱云所泯灭不了的。在其逝世十年之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他的名字和事业，受到皇帝赵煦的敬仰，谥曰文，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十八年之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他的名字和事业，再次受到皇帝赵佶的推崇，追封舒王，配享于宣圣孔庙，居孟子之上，与颜子（回）为对。七十年后，野史记载，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看过他的《日录》后，对他的为人和“变法”曾评而论之：“荆公（王安石）初出来便要做事，后来为人所

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强辨，藐视一世，如文潞公（文彦博）更不敢出一言；司马温公（司马光）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苏轼）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却又改了；神宗皇帝尽得荆公许多伎俩，便不再任用，到元丰年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二百六十年后，元朝顺帝至元年间宰相脱脱（蔑儿吉特氏，字大用），主修宋史，为王安石立传，大约是最早对王安石作出了公平的评价：

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己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苍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浮云千古，江流千古，王安石终是不朽的！

第十九回 悼介甫君实情真 作敕文子瞻意切

江宁府关于王安石病故秦淮小宅并草草埋葬的奏札，于四月十八日午后到达京都。司马光已“危病卧床”半个月了。半个月前朝廷中枢进行了重大改组：特授八十岁的文彦博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晋升六十八岁的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晋升六十九岁的韩维任门下侍郎，晋升五十九岁的吕大防任中书侍郎，晋升五十九岁的范纯仁知枢密院事，晋升六十七岁的鲜于侁代替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晋升五十三岁的程颐为崇政殿说书。重臣们几乎全更换了。加之现时居于二府、三省、六部的执权者，大都是当年被王安石贬逐的人物，心中仍存“愤懑”，故对王安石的病故，反应冷漠，少数人似有“欢欣”之色，连主持中枢事务的吕公著看了江宁府的奏札，也顺手放在一边，不再理睬。

这次中枢班子的重大改组，是司马光在他的病情恶化后采取的紧急措施，年轻的德才忠恳者尚未考察遴选，只能起用忠恳可信的老臣了。三月旬，他的双脚突然行走困难，筋力日显衰微，饮食日见减少，冷热无常，夜间盗汗。太皇太后闻知，极为忧虑，特派沈安士等四名御医专门负责疗治，但病情总是不见好转，而这种浩荡的恩宠，反而使他诚恐诚惶，“不见君，不可视事啊”。他每天清晨，由儿子司马康推着轻便轮车送至宣德门，然后由儿子架扶进政事堂处理政务。太皇太后闻知垂泪，特下诏令，准于司马光乘坐抬轿入宫，免去司马光朝觐之礼，准于司马光三天临朝一次。司马光拒绝了这种特殊的恩典，仍坚持天天由儿子推车架扶入朝。四月三日，他的双脚已完全不能着地，双腿已不听使唤，不得不告假居家治疗。双脚疾废之哀使他感到鹈□之将鸣，便以改组中枢班子为他身后的“革故鼎新”作准备：“革故鼎新”大业终需后继有人，终不可中途而废啊！

司马光病情恶化的原因无它，“骸骨癯瘁”的躯体，确实已经受不起“亲躬庶务，不舍昼夜”的操劳。他担任宰相之职三个月来，在内政上基本完成了“革故”的构想，更换了二府、三省、六部的执权官员，更改了科举制度，罢废了“新法”，除掉了他认为朝政“四患”（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戎未决）中的三患，而西夏侵扰之患，仍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去年三月，皇帝赵顼驾崩之后，西夏四次派使者携带贡物来京，“稍示屈服”，以求“和好如初”。司马光看得清楚，西夏之所企，一是要求归还朝廷数年用兵所取得的米脂、浮图、安疆、葭芦、吕堡、义和等六处军事要塞，二是开放边境私市，以贸易缓解西夏物资之匮乏。如此“和好”，是西夏之欺骗！然朝廷自“灵州丧师”、“永乐兵败”之后，已无“用兵西夏之力”了，而且，“革故鼎新”伊始，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司马光思之良久，欲以“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之策以对应，企图以军事上的让步，物资上的封锁，维持边境上的安定。并于今年三月二十日议商于政事堂，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等人强烈反对，苏轼的直言谏谏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神：“王安石对西夏持进攻之策虽不成功，但仍可激发将士黎庶同仇敌忾之气，其失在于豪言荡天，举措空空；君实‘一者返其侵疆’之策断不可用，自堕将士黎庶之气，动摇军心，倘西夏得六处要塞而作为

侵扰跳板、则西北边防溃散矣……”司马光原是不谙军旅之人，战和之策难定，终于在束手无策中病情加重了。

四月十八日入夜时分，司马光孤独地倚在书房里的软榻上，忍着病痛的折磨，怀着苍凉的思绪，蒙着昏暗的夜色，默默思索着朝政的现实和未来。如何消除西夏侵扰之患？如何使嗣皇贤明英达？如何使群臣廉洁奉公？如何使黎庶安居乐业？如何使百官衣食丰足而清廉尽职？如何使世风趋于朴实？如何德化天下以中兴社稷……沉重的压力，使他焦乱于心，哀伤于怀，明知自己病起无望，时日无几，却丢不开任重道远的缠绕，自罚自斫着。他稍感宽慰的是，这次中枢班子改组的顺利落实，文彦博已从洛阳来到京都，吕公著已开始总领中枢事务，鲜于侁已接管了朝廷的财权，范纯仁已主持枢密院，程颐已开始了对年幼皇帝的辅养，总算为“革故鼎新”的未来确立了一个忠信不移的执权核心。他多么盼望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鲜于侁今夜能来此叙谈，以商议未来的朝政大计。可他们近来都忙于权力的交接，无暇来此。司马光抬手点燃身边几案上的蜡烛，侧身几案，提笔濡墨，在笺纸上一笔一画地记载着此刻自己思索中所触及的种种有待于进一步议商的事宜。

司马光的右手也因病情的恶化运转不灵了，笔墨落纸，字迹已失去了昔日的严谨秀气，但他严谨之风不改，仍在艰难地规笔矩墨而运作。儿子司马康急步匆匆地走进书房，稳住脚步，迟疑片刻，把一份奏札呈放在父亲的面前，声音嚅嗫地说：

“父亲，这份奏札是江宁府今日午前送至朝廷的……”

司马光放下手中的笔，打开奏札一看，是关于王安石病故江宁的禀奏，他“啊”的一声，整个的人全然呆住了。司马康轻声宽慰父亲：

“这份奏折晦叔伯（吕公著）已经看过，现已进宫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去了。”

司马光似不曾听闻，展开奏札细览，泪水滚落，滴答在奏札上。览毕，闭目吁叹：

“逝者如斯，介甫如此冷清地离去，光有愧于心啊！介甫当知我心，介甫能知我心吗……”

司马康看见父亲哀痛自疚之情，神情亦为怆楚，他轻声提醒父亲：

“介甫公之大哀，朝臣待之冷漠，有人竟有‘欢欣’之色……”

司马光睁开眼睛，目光森然，微微摇头，沉痛地闭目思索，泪水在消瘦的面颊流淌。苦涩的泪水，展现着司马光苦涩的心音，他咽泪说：

“取酒来，取三只酒杯来。”

司马康急忙取来一瓶杜康酒和三只酒杯放在几案上。

司马光面对几案而端坐，恭敬地摆置酒杯成鼎，恭敬地拿起酒瓶斟满酒杯。默思良久，俯身几案，展纸走笔：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书成，司马光密封好，付司马康切切叮咛：

“汝速去吕相府邸，亲自呈交吕相晦叔，请其审览，谨转达我殷殷拜托之意。”

司马康接过书信转身离去，行至书房门口，苏轼神情沉重而至。司马康猜度苏轼亦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急忙躬身相迎，设座于父亲身旁几桌前，然后执札离去。

苏轼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时确实是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

今天入夜，苏轼在白家巷府邸客厅，与其门生黄庭坚（字山谷），晁补之（字无咎），张耒（字文潜）诗酒相欢，被人视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彭城才子陈师道（字无己）亦应邀参加，苏辙亦参与其乐。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订《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年三十二岁，由范纯仁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陈师道，时年三十三岁，由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来京。

由于审官院事务现由吕公著和程颐负责，对调入朝廷官吏察审极严，他们的任职命令还没有下达，遂居于苏府等待。“苏门学士”的进入京都，不仅张扬了苏轼的声望，而且在京都文坛掀起了一股新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面，显示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苏门学士”多才多艺，几乎都会弹弄琴笛瑟箫之音，不必乐伎、歌伎、舞伎临场，也会自得其乐。

今夜他们诗酒相欢的话题，是为苏门另一个学士秦观的命途多舛而鸣放不平。时年三十七岁的秦观少游，尽管诗词惊世，为苏轼、王安石所赞赏，但屡试不第，到处以布衣混食，去年（元丰八年）才混得了一个进士，现仍任定海县主簿，不经殿试制策一关，怕是调不进京都的。诗酒醉心，文人善感，黄庭坚执酒举笛，提议为苏门弟子的时来运转畅饮而歌，晁补之响应抚琴，陈师道应诺品箫，张文潜放喉而歌唱：

长翁波涛万顷陂，

少翁□秀千寻麓。

黄郎萧萧日下鹤，

陈子峭峭霜中竹。

秦文蒨藻舒桃李，

晁论峥嵘走金玉。

六公文字满天下，

君欲高飞附鸿鹄。

丝竹清雅，歌声激扬，苏轼舒臂而舞，苏辙拊掌唱和，欢情正浓，女主人王闰之神情悲伤地出现在客厅，人们惊异，王闰之挽住苏轼的手臂轻声说：

“大内宦侍传旨，要你速入大内。介甫已病故于江宁了。”

苏轼惊骇，跌坐于椅，沉痛而无语，人们也都沉默了。

苏辙对王安石虽怀有不满，但仇恨的是吕惠卿，此刻对王安石反倒有怜惜了。晁补之十三岁时在常州从师于王安国学诗，对王安石自有一层私谊之亲。黄庭坚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自有见解，曾有“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的感慨，而且一直推崇王安石的诗词。也许他们都是文人气质多于官员气派的疏狂人，厚于文采而薄于政见。诗酒相聚的欢乐，突然变成了对王安石哀思沉重的悼念。

苏轼忆及十七年前“变法”开始之时，与弟弟子由同游西太一宫见到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诗作的情景，沧桑人世之情涌上心头，遂含泪依王安石原韵吟诗以怀念介甫：

秋早川原净丽，

雨余日风清酣。

从此归耕剑外，

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

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

而今烟草凄迷。

黄庭坚接着苏轼的低吟，也依王安石旧作之韵，高声吟出苍凉的悼诗：

短世风惊雨过，

成功梦迷酒酣。

草《玄》不妨准《易》，

论诗终近《周南》。

啜羹不如放麑，

乐羊终愧巴西。

欲问老翁归处？

帝乡无路云迷。

晁补之也许由王安石的病故想到恩师王安国的死亡，想到王府十多年来遭遇到的不幸，竟然咽泣出声……

苏轼此刻与司马光相对而坐，眼前的几案，酒杯和酒杯中清冽的杜康酒，使他犀通了司马光此时的所想所思，这是祭奠介甫英灵之酒，也是祭奠友谊不泯之酒啊！他抬头向司马光一瞥，老司马泪蒙老眼，他的泪水也滚落下来。凄怆无语，他俩也许都在回想着十五年前在此屋此处王安石诗酒送别的情景，也许都在怀念王安石那“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的哀叹和忧郁，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的劳累和感慨，也许都在想着王安石那“相逢始觉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的悔怨和无奈。苏轼终于在苦涩中开了口：

“司马公近日病恙如何？”

司马光怆然出声：

“‘凄怆江潭’，我已体知介甫愁居江宁十年的悲哀了……”

苏轼声咽：

“君实知介甫之冷清归去吗？”

司马光吟庾信之《枯树赋》以诉心中之哀伤：

“‘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戴瘿御瘤，藏穿抱穴，木魅□睒，山精妖孽，况复风雷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哀……’我终有负于介甫啊！”

苏轼为司马光的哀伤所感吁叹。

司马光剖心而自语：

“子瞻，我之哀，也许是不该走出‘独乐园’啊！天下之悲怨鼎沸，朝廷之混乱熙攘，社稷之倒悬累卵，太皇太后之焦虑殚思，势之所迫，光自知鹈□之哀将鸣，但又不能不出，出则不能不有所作为。‘革故鼎新’之图，乃翻天覆地之举，我只能违心而舍弃友谊，真心为社稷谋啊！介甫之于世，已非你我交友之介甫，而是与‘熙宁变法’融为一体之介甫，私谊公怨，难以区分！再说，‘熙宁变法’之祸，不由介甫承担，又能去找谁人呢……”

苏轼点头，表示理解。

司马光的声音变得更为怆楚：

“现时之‘革故’，乃革除介甫所制定的‘新法’，现时的‘鼎新’，乃树立无‘新法’痕迹影响的朝政，我只能以诛贬介甫之失误为‘革故鼎新’开路，只能以清算介甫之失误而重整朝纲，忍痛而为，出于无奈。介甫在世，纵有怨恨，我心尚可歉疚自忍；今介甫已逝，黄土青冢，我还要诛贬其过失而使亡灵不安吗？介甫生平，见识高远，志在富国强兵，锐取之气，朝

廷无二，一生清白，毫无苟且靡费之风，我岂不知，但褒扬介甫生平之功业，将与‘革故鼎新’之举相悖，势必引起朝廷混乱，为章惇之辈的反扑提供机缘，自毁其所图啊！子瞻教我，何以解忧？……”

苏轼默然沉思着：权力之于人，枷锁耳！人一走上权力的高位，一坐上权力的魔椅，也就失去了人的自由，无论狂狷不羁的介甫，还是循规蹈矩的君实，莫能幸免。这就是权力的奥秘所在啊，它既可使执权者舒展雄心，又可使执权者良知煎熬。若其执权者良知泯绝，随心所欲而毫无歉疚之累，那便是万恶不赦的暴君酷吏了。他不想再说什么，徒增添司马君实心中的悲哀，便拿出一份文稿交于司马光：

“今夜入更时分，皇上召轼入宫，示以介甫病逝江宁之哀。上甚怜介甫冷清归去，有追赠太傅之意，命轼草制敕文。轼亦知褒贬介甫与现时朝政情状之微妙，举笔惶惶，不敢自信，特请君实详审而示之。”

司马光急忙接过“文稿”，因目视近昏，移近蜡烛，艰难仔细阅览：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遭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

“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歉疚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

“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轼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

“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

“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拼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

“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第二十回 司马府君实临终 政事堂老相长逝

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轿”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

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擤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光备位宰相，职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故设十科取士。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

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均可举）；

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

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

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

……

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器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枢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八十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五天一次乘轿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食，乐度晚年。六十八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枢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拼命一搏的劲头。六十九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五十九岁的中书侍郎吕大防，仍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岩叟、尚书右丞刘挚、工部郎中梁焘、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

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易等，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查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可备讲读科”的设想，把年仅十一岁的皇帝赵煦，“讲读”得心惊胆寒，急头摆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诲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朱槛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谏：“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烦心。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依然唱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违时歌，偶尔还流露出对王安石几句赞语，引起一些朝臣的皱眉和侧目。朝廷人心混乱，中枢政施迟缓，“革故”容易“鼎新”难啊，司马光在病中闻之，神焦心焚不能自已。

元祐元年八月三十日夜晚四更时分，神焦心焚的司马光，辗转病榻，胸闷气堵，似睡似昏，六神迷离，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幻觉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文彦博、韩维醉怡晚年的形影向他走来，吕公著、范纯仁愁眉苦脸的形影向他走来，苏轼、朱光庭、王岩叟、程颐相讥相讽的形影向他走来，年幼皇帝郁郁寡欢的形影向他走来，章惇、张璪、吕惠卿怒目衔恨的形影也向他走来。皇帝、太皇太后、同僚们似乎都在向他询问“鼎新之策”、“福民举措”，而章惇、张璪、吕惠卿等却在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怍，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妻。老妻笑吟吟地向他走来，他急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梦境，是心神恍惚的幻觉啊，他哀声吁叹：“幻觉也是一种征兆，也许鹅□将鸣了……”他骤然间猛烈地咳嗽起来。

侍疾于寝居一侧床榻上的司马康，突然被窗扉的“乒乓”声和父亲的咳嗽声惊醒，急忙翻身下床，捧起盥盆至父亲床前，忙为父亲捶背捋胸。司马光抓住儿子的双手，待气息稍平，声音艰难地吩咐：

“康儿，我这个月的俸薪怎么是原俸啊？大概是户部官员弄错了。天亮之后，即去户部奉还我当减之俸薪，多一分不可取！”

司马康急忙惶惶释解：

“朝廷有制，告假超过百日，当减俸薪十之三成，父亲卧病至七月十三日已满百日，故七月、八月都是减俸领取的。三天前，太皇太后得知，虑父亲久病体弱，特下旨赐恩，准于原俸不减。皇恩浩荡，儿怕……”

司马光摇头：

“太皇太后垂怜，我更当自爱其身，若恃恩而特殊，制为谁设啊！朝制之失威，民心之不平，皆源于特殊于制外之事、之人。汝当牢记，制外之

物，分外之物，针线不取，乃我家家规。”

司马康连声应诺。

“康儿，人生为官，当清廉如水，方可取信于民，无愧自身。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决非胆怯于粉身碎骨，而是追求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也许就是范公仲淹讲的那个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之数十年，至今仍未全入其境……

“康儿，人生之行世，亦如‘投壶’之乐，不可使其过，亦不可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可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圣人作礼乐、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谟，凡所施为，不啻万端，要在纳民心于中正。民为主，官为仆，明乎此理，你也能居官而堂堂正正了……”

司马康惊异于此刻父亲的谆谆教诲，一时茫然。司马光拉儿子坐在床边，从枕头下取出一份密封的表文：

“我居官四十八年，除祖上留下的房几间、地几垅外，别无所有。能遗于汝者，惟此笺纸几页。汝当记得，此乃四年前我病危于‘独乐园’钓鱼庵雨夜时，写作的那份遗表，是准备死后由淳甫（范祖禹）上呈先帝的。今已失其所图，特留于汝作念，汝当留示子孙，使知吾事君区区之心。若子孙能继承吾志，利国而不害国，福民而不祸民，则我瞑目无憾矣！”

司马康一时心神慌乱：这是父亲在遗托后事啊！他“扑通”一声跪在床前，泪水滚落，接过遗表，语不能出。

司马光似了却了一桩心愿，以拳捶打自己瘫废的双腿，声如誓语：

“病假自今日告止，我要入朝视事了！”

司马康情急，垂泪哀求：

“父亲，这万万不可！”

司马光喟然叹息：

“苟利社稷，惶恤其它！死生，命也，我不能抱疾误国，我有一肚子话要向晦叔说啊！这天，怎么还不见亮啊……”

清晨卯时，司马康去户部退还父亲当减的俸薪还没有返回，司马光着袍顶冠，坐着两名家仆抬着的“椅轿”，冒着凉飕飕的晨风，向大内政事堂走去。他怕沿途被黎庶士卒认出，便以袍巾覆面。他怕再增添家仆背负上朝的劳累，便改变了往日由宣德门上朝的路线，由东便门乘“椅轿”入

宫。谁知刚进东便门，朝臣们的卯时早朝已散，几个由东便门回家的早朝官员迎面而来，而且发现了以袍巾覆面的司马光，他们惊诧地恭敬请安，司马光移开袍巾恭敬答礼。这样一来，“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便哄然传向皇宫处处。

“司马相公病愈临朝”的喜讯传至宣德门，早朝散去的官吏立即停住了脚步，一种欣慰和振奋的情绪骤然而生，欲睹司马公大病痊愈后的神采！中枢重臣韩维、吕大防、刘挚、李清臣急忙转过身来，走向政事堂。也许今日有要事相商！

喜讯传至东华门，早朝散去后正要回府歇息的程颐、邢恕、苏辙等人，也都来了精神。程颐、邢恕急忙转身奔向政事堂，苏辙却加快脚步奔向白家巷府邸，他要把这个喜讯告知今日请假没有参加早朝的哥哥。

喜讯传至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梁焘、鲜于侁、朱光庭、王岩叟、贾易等人都欢欣鼓舞，即刻告知所属官吏，各安其位，不许离去，等待司马光新的示令传来。

喜讯传至东府枢密院，范纯仁急忙携带近日的边情“塘报”，奔向政事堂，准备答对司马光的询问。

喜讯传进文彦博的府邸，这位八十岁的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也喜出望外，破了五天入朝一次的惯例，急忙乘车赶往政事堂，要向司马光祝贺病愈之喜。

苏辙回到白家巷苏府，正值早膳时分，膳厅里腾起欢乐，王闰之笑语“苍天有眼”，王朝云合十诵念“阿弥陀佛”，苏辙的妻子史氏亦赞“好人长安”，“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陈师道也欢声祝贺。苏轼推开饭碗，急忙着袍顶冠，高声说：

“君实病愈临朝，诸事将谐，山谷、无咎、文潜、无己的馆阁任职之事，将于今日核定。吕公著和程颐逆闭天下才士之门，今日就要打开了！”说罢，喜滋滋地走出膳厅，向大内皇宫走去。

司马光的声望已是如此之高，连结着朝廷各式人物的心，也就维系着朝廷的安定和社稷的安危。

司马光在政事堂门前落下“椅轿”，两名家仆取下轿杆，落下轿篷，抬起座椅把司马光送进政事堂。早朝后进入政事堂处理政务的吕公著，突见司马光到来，大为惊诧，急忙上前迎接：

“君实，你这是……”

司马光椅上拱手：

“晦叔公，想你想得慌啊！我这是以椅代步，享清福了。”

家仆放下座椅，退出政事堂。

吕公著急忙为司马光斟茶，歉疚地说：

“我正欲去府上禀告近日‘十科取士’情状，谁知你竟……”

司马光笑着说：

“两心相通，我猜知晦叔公将驾临寒舍，然病榻焦心，我是等不及了。出题容易作文难，光出了一个不旧不新的偏题，要晦叔公在一个月内拿出一篇大块文章，真是逼你的老命啊！晦叔，我今乘轿入宫，就是为拜读这篇大块文章而来。先睹为快，请你朗读以飨我。”

吕公著颓然坐在司马光面前，苦笑摇头：

“负君实之重托，惭愧啊！一个月来，我确实感到才力不逮矣。”

司马光看见吕公著确如昨夜恍惚中所见愁眉苦脸之状，心已忧了，仍强颜为欢以鼓励：

“晦叔公何慎默太过，我等垂老乃得国政，平生所蕴，不施于今日，将何俟乎？放开胆子，胸怀自信，藐视艰难，介甫可为你我之师。”

吕公著脸上连那几丝苦笑也消散了，话语颓丧：

“君实，‘鼎新’之举，面对的不是王安石、吕惠卿、章惇、张璪等人，而是你我昔日之同怀者！这些人，几乎都是昔日被王安石贬逐的人，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都是反对过‘变法’的英雄，都各有政见，惹不起啊。而现时四十岁左右的才智之士，多为‘变法’十七年中科举所得之人，完全符合君实所倡德才者极少，且多陷于恩恩怨怨之中，于此人有恩，则于彼人有怨，相互牵扯，撕弄不清。如‘苏门学士’黄庭坚乃君实举荐，晁补之乃李公清臣举荐，张耒乃范公纯仁举荐，才智皆超群之士，任职馆阁，足以胜任，可他们情近苏子瞻，亦有赞扬王安石之嫌，朝臣反对者不少，能轻率‘随器指任’吗？再说……”

司马光静听着，脸色变得清冷森穆，他终于听明白了：朝廷几十年来，“任人唯亲”的痼疾又发作了，而且又新添了恩恩怨怨的鲛线□丝，蒙上了一层恩怨道德的灵光，变得合情合理。这是“变法”十七年道德沦丧的报应，难道也要当作遗产继承吗？此患不除，什么“革故鼎新”？什么“十科取士”？什么“得政在人”？都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只能是恩恩成党，怨怨相残，朝制失威，害国病民……

吕公著终于说出一个可怕的现状：

“君实，现时朝廷已出现了‘朔党’、‘洛党’、‘蜀党’之说。”

司马光若遭雷击，蓦然色变，目光含怒，声音森厉：

“谁在结党？”

吕公著压低声音：

“朝臣议论：尚书右丞刘摯、工部郎中梁焘、左司谏王岩叟为‘朔党’之首；崇政殿说书程颐、左正言朱光庭、左司谏贾易为‘洛党’之首；苏轼、苏辙、殿中侍御史吕陶为‘蜀党’之首……”

司马光胸堵气噎，心在颤抖。

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所信所倚。昔日的被贬逐者，刚刚脱离了政争的迫害，就反回头来又要以政见制造朝廷的纷争，而且结党营私，何其离奇而愚蠢！权力、私欲、恩怨，力大无比，改变着人的良知、神志和一颗在苦难中曾经闪烁着光辉的灵魂。

他骤然恍悟到，自己的十科取士构想，原是一场秋梦，即将破灭了。自己的处境，已类于江宁半山园里的介甫，其道难行，其志难伸。

怀着失败者的心绪，癯瘁垂衰地面对着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司马光悲愤呼号：

“不！天若祚宋，决不会有此等事情发生！苏子瞻，光之密友，虽口无遮拦，断不会做出这样的糊涂事！”随着呼号声的戛然中断，司马光身躯一震，歪斜在坐椅上昏厥过去。

吕公著惊骇地呼唤着司马光，闻“喜讯”而赶来的中枢重臣文彦博、韩维、吕大防、范纯仁、刘摯、李清臣和程颐、邢恕等人都拥进政事堂，全然愣住了。

停步在政事堂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刹那间失魂落魄、禁口哑声。人们一时慌乱无措。

韩维此刻还算冷静，喝令邢恕速去御医房传御医抢救，喝令程颐速去崇庆宫、福宁殿禀奏太皇太后和皇帝，喝令司马府家仆速召司马康来政事堂，喝令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严禁谈论喧哗。

在韩维果断的喝令声中，范纯仁和吕大防已将司马光从座椅上移于政事堂一侧小室的床榻上，中枢重臣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摯、李清臣、范纯仁、韩维等环榻而立，神色紧张地注视着司马光神情的变化。

也许由于移卧于床榻，司马光的身躯舒坦了，血液畅通了，也许由于司马光未了的心志仍在起着某种作用，他忽而长长舒了一口气，神态稍现平和安静，气息也顺畅了一些。

吕公著身为右相，此刻已心神镇定，他急需司马光在至为重要的“继任人选”上有所嘱托，便俯身于司马光耳边，轻声询问：

“君实，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司马光微微点头。

“今后朝廷，谁可继君实之重任？”

司马光眉头一动，没有回答。

“文太师彦博先生如何？”

司马光摇头，喃喃而语：

“文公年事已高，何必累他受罪……”

“苏子瞻系君实密友，可否继任？”

吕公著此问，乃缘于刚才司马光不信苏轼有结党之事而发。

司马光低声断断续续地说：

“子瞻可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介甫文章绝世，在翰苑，为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多事。当以介甫为戒。”

吕公著再问：

“君实意在何人？若圣母、皇帝询问，我何以答对？”

司马光的声音愈显微弱，断断续续，仍可听辨：

“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生，以家事付子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付于晦叔了……”

吕公著急切推辞：

“君实，我才智不逮啊……”

司马光不再回答，声音喃喃地重复着两个字：

“鼎新，鼎新，鼎……新……”

老御医沈安士带着两个医生跑步赶来，闯进政事堂，闯进小室，急扑司马光身边，但神情一下子颓了。

他取出一片薄纸放在司马光的口鼻上，已无一丝气息，老御医跪在床榻前，泪水如注。

司马康在范祖禹陪伴下发疯似的闯进政事堂，看见老御医跪地垂泪，他

的脚步踉跄，扑在父亲的身上，沉痛哀绝，声咽嗓哑，在范祖禹咽泪不止的劝慰下，神情迷痴地跪在床榻前，叩头禀告：

“父亲，你当减之俸薪，儿已遵示退回户部了……”

一声宦侍的唱引喝道声传来，一队宦侍宫女拥着太皇太后和皇帝赵煦走进政事堂。

司马康和群臣跪地迎驾。太皇太后挽皇帝行至床榻前，望着司马光垂泪不止，用手抚合了司马光不瞑的眼帘。

时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卒，享年六十八岁。

太皇太后哀声悼念：

“司马大先生，你为朝政累死了，天薄大宋，天薄皇室，天薄世间黎庶啊！我将厚葬大先生，报大先生忠国忠君之德。皇上，以敬师之礼为大先生送行吧！”

十一岁的皇帝赵煦，单腿跪倒在司马光的床榻前，叩头送行，哀声恸哭。

司马康感谢皇恩浩荡，叩头出血。

群臣在欢呼“太皇太后万岁”、“皇上万岁”之后，也放声恸哭起来。

政事堂内外，一片哭声。

苏轼来晚了，他呼唤着“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大放悲声，闯进了政事堂……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走的是古圣古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路，给人间留下了一丝“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浩然之气。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周身清爽，两袖清风，居官四十八年，个人财产一无所有。府邸所有银两，仅当月减发之俸薪。给人间留下一丝“居官清廉”的凛然之气。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的府邸寝居之内，留有遗奏八张纸笺，皆系手札，论当世要务，探索着“鼎新”之途。床箦萧然，惟枕下有《役书》一册，页行注释密密麻麻。他虽然罢废了王安石的“募役法”，恢复了“差役法”，但仍然没有停止对“役法”的探索。他留下了一个未竟的事业，也给人间留下了一种“不停探索”的精神。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用十八年时间修著的《资治通鉴》成了光照千秋的不朽巨著。他在十八个月执权行政中所推行的“革故鼎新”（后人称“元祐更化”）却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也许他执权的时间太短了，历史没有给予他足够的生命。他在学问上是成功者，他在政坛上同王安石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失败者。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的人品、道德、学识、作风，赢得了朝野官员黎庶最广泛的怀念，赢得了朝廷最高规格的礼遇。病丧之时，朝廷辍朝三日，百官吊唁，满城哀悲，“京师之人为之罢市往吊”，家家焚香悼念，哀状空前。京都画师，绘像刻印鬻之，市人皆“家置一像，供于祭堂，饮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购之”。灵车移往老家涑水时，人们夹道送行，炷香于头顶以送葬者九百余人，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之众。朝廷拨治丧费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其墓地庄穆辉煌，碑楼宏大，高四丈五尺，回廊环绕，蔚为壮观，与江宁北山王安石冷清的墓地相比，世人议之曰：君实升天，介甫入地，世态炎凉……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天下文人学士以诗词哀悼者不计其数，他的老朋友范镇景仁为他写的墓志铭，在朝野广泛流传：

呜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泐也，公之意气坚不可夺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论浚不可遏也！呜呼公兮，时既得矣，道既行矣，志已伸矣，而寿止于斯，哀哉，哀哉！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苏轼亲自为老友撰写《行状》和《神道碑》，概述了司马光生平的业绩，洋洋万言，公允凿实，奠定了司马光人品、道德、功业、学识的历史地位。《神道碑》结尾，苏轼“拜手稽首”的诗吟，唱出了当时民心归倚的生动情状：

……

公来自西，

一马二童。

万人环之，

如渴赴泉。

孰不见公，

莫如我先。

二圣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无我，

惟民是度。

民曰乐哉，

既相司马。

尔贾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时哉，

既用君实。

我后子先，

时不可失。

公如麟凤，

不鸷不搏。

羽毛毕朝，

雄狡率服。

……

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失，导致了一个时期龙蛇相争的混乱。

崇政殿说书程颐主持丧事，置灵柩祭堂于董太师巷司马光的府邸，也许出于对司马光的尊敬，也许出于展示“理学”的风采，也许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程颐竟以古礼始终丧葬。以古礼敛体，用锦囊裹司马光之身；以古礼制棺槨，依诸侯制，棺厚五寸，槨为三重，皆用松木；以古

礼殡葬，依诸侯制，殡为五日，葬为五月；以古礼行哀，祭曲招魂，葬曲挽歌；以古礼服丧，哀子著斩丧之服，居三年之孝。

朝臣闻知，议论纷起，善者赞其复以古礼符合司马光的初衷，恶者斥其复以古礼糟践司马光的心志。

九月六日，一场纷争在司马府邸的门前发生了。

是日，是司马光病逝的第六天，是开祭的日子，也是神宗皇帝赵顼的灵牌放进宗室明堂的日子。

早朝之后，群臣明堂祭祀，在庄穆隆重的礼典中，和着礼乐，完成了先帝赵顼灵牌的定位，朝廷颁布大赦天下之诏，算是先帝赵顼最后赐给人间的恩典。群臣欢呼，以吉礼完成了“明堂祭祀”。

“明堂”礼毕，时已巳时，苏轼、苏辙与同辈官员二十多人，急忙奔向司马光府邸祭吊，欲凭棺哀思，忆昔日之谊，叙难舍之情。

他们行至司马光府邸门前，见程颐、朱光庭、贾易立于阶上，神情森穆，默然无语。

苏轼等正欲拾阶而进，程颐举手阻之曰：

“《论语》有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公等方歌朝廷大赦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

这也是“古礼”吗？群臣驻足蒙了。程颐拱手为礼：

“请公等返回，明日斋戒来祭。”

苏轼心愤而戏谑：

“古人但云‘哭而不歌’，并没有说‘歌而不哭’啊！正叔熟记古人之言，只可惜闹颠倒了。先古礼而后吊唁，于礼何害？”

程颐语塞，张臂拦阻，怒吼道：

“子瞻强词狡辩，猥亵古礼！”

苏轼亦怒吼：

“燠糟鄙俚，你那是枉死市叔孙通所制之礼，糟践君实之心志、辱没君实之人品道德啊！”说罢，推开程颐的手臂登阶欲入，在旁的朱光庭、贾易援程颐出，苏辙、吕陶等人亦援苏轼而上，口舌相讥，争吵声起，此时，司马康率领家人披麻戴孝而出迎，程颐见状，把满腔愤怒撒向司马康：

“孤哀子若真行孝，当依古礼悲恸哀绝，居室思父母劬劳之恩，不可因受吊而废哀！”

司马康惘然，进退不得。

苏轼亦怒，正欲出语抗争，大内宦侍尖利的唱引喝道传来：

“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驾临祭吊！”

苏轼、程颐和群臣们抬头望去，太皇太后的飞凤轿辇、皇帝的雕龙轿辇，在一队禁卫士卒的蜂拥下向前拥来。群臣急忙跪倒迎驾。

司马康跪倒在最前面，他的左边是苏轼，右边是程颐，他低头左右顾盼而心底惊悸：

“这就是朝臣们议论的‘洛党’、‘蜀党’吗？朋党之争开始了。”

第二十一回 人生坎坷终有尽 诗文浩瀚当长存

一晃，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四年了。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二十三岁的皇帝赵煦病亡，庙号哲宗，因其无嗣，他十九岁的弟弟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与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起用韩忠彦（韩琦之子）为左相、曾布为右相、李清臣为门下侍郎、蒋之奇知枢密院事，大赦“绍圣”、“元符”七年间被贬被罚的“元祐”朝臣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韩维、范纯仁、苏轼、苏辙、范祖禹、刘挚、程颐等三十三人。贬逐宰相章惇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复贬雷州；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出知永兴军，复贬提举杭州洞霄宫；贬尚书左丞蔡卞（王安石之婿）于池州。帝王更换，党争依然，大宋王朝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折腾。翌年改元为“建中靖国”。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十五日酉时日落时分，江南运河河面，从润州码头漂出一条客船，逆流荡波，缓缓而行。在晚霞映红的粼粼水波中，向常州驶来。

船头上坐着一位风尘染衣的老人，十四年不息不离的苦雨寒风，已染白了他的须发，折弯了他的身骨，吹凉了他的心怀。他病恙初愈，神情憔悴，望着川流不息的红波白浪，似乎凝住了神思，沉浸于这十四年来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回忆之中。他闭目凄然，口中喃喃地吟出一首告别以往的哀诗：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位老人就是“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从儋州大赦归来的苏轼。

苏轼去年（元符三年）五月接到朝廷“以琼州别驾，安置廉州，不得签书公事”的诏令，六月十七日即与儿子苏过乘船离开儋州北返，七月四日到达廉州。居屋未定，又接到朝廷“改任舒州团练副使”的诏令离开廉州而行，九月下旬途经广州，儿子苏迈、苏迨率妻室儿女至广州迎聚。劫后的天伦之乐，使苏轼悲喜交加，特别是几个孙子苏箪、苏符、苏箕、苏籥、苏筌、苏筹的萦绕膝前，更使他感到喜从天降的满足。可秦观少游卒于滕州、范祖禹卒于永州的消息几乎是同时传至，残酷地粉碎了苏轼宽释的心境，他连日沉默，“同贬者死去大半，最惜淳甫、少游啊！”十一月初，他带着家人二十多口，前往舒州赴任。行至英州，再得朝廷“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的诏令。“任便居住”，标志着朝廷将不再起用了，他心境坦荡而茫然：居住何处啊？常州？舒州？真州？江南风光，山清水秀，足颐余年。但弟弟子由从颍昌来信邀居，信中并有“桑榆末影，复忍离别”之语，他的心又移向颍昌了。可颍昌地近京都，可居宜住吗？他一时难以决定，便吟着“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的诗句，带着家人过大庾岭，经南安，逗留虔州，重游庐山，过九江、湖口，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至润州。常州老友、冰华居士钱济明专程至润州迓迎，同居金山寺，登临妙高台，叹常州一别十有五年之思念，论今日朝廷政局变化之微妙，苏轼终于明白：皇帝赵佶继位一年来的所作所施，似乎已与“政见”无关，而是在追求皇权的“为所欲为”。贬逐“绍圣”中枢重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并非因其“坚守变法”或“专图报复，屡兴大狱”，而是因其曾议“端王轻佻，不可立”，反对他继承皇位。起用“元祐”旧臣亦非因其“革故鼎新”或“蒙受冤情”，而是为了巩固新居的皇权。如此人主大权独握，今后的朝政走向不可测啊！苏轼决计远离京都，定居常州，并遣儿子苏迈、苏迨随钱济明早去常州，购屋置舍，以便安顿全家老小。

突然一阵喧闹欢呼声从岸边飞来，惊扰了苏轼心在海南儋州的深情回忆，他蓦地睁开矇眬的眼睛望去：岸边人群踊跃，摇臂挥巾，呼唤“苏公归来”的声浪起伏雷动，他茫然失神，以为是心境幽思中儋州“千山动鳞甲”幻影的闪现和“万谷酣笙钟”幻声的轰鸣，动止虚实一时难以分辨。儿子苏过急忙跑到苏轼身边，搀扶起父亲，高兴地说：

“常州到了！父亲，常州父老欢迎父亲归来！你看，那是钱伯济明，那是大哥伯达，那是二哥仲豫……”

苏轼骤然明白了：朋友钱济明向常州父老吐露了自己定居常州的意愿，这隆重的欢迎，担待不起啊！他推开苏过的手，跪倒在船头上，向岸边欢呼的人群拱手致礼。

六月十五日夜晚，钱济明在其府邸宴请归来的苏轼一家，为其接风洗尘，常州故知十数人亦应邀参加。主人热情，故知欢愉，苏轼虽觉周身乏力，头脑沉昏，精气不舒，有旧病复发之状，仍勉力诗酒以欢，酬谢故朋挚友。席间，在诉其离情话其相思之后，钱济明以已购得“裴氏宅”一事相告，并详细讲述了“裴氏宅”的环境幽静、庭院典雅、屋宇宽敞。故知中经手购买“裴氏宅”的邵民瞻，极赞庭院中翠竹葱茏、流溪清澈、假山奇绝、怪石天造。苏轼大喜，举酒作谢，并许以搬入新居之日，置酒庭院，欢愉亲朋，诗酒以歌，不醉不散。人们欢笑畅饮相约：来日必隆重祝贺苏公迁乔之喜。

酒宴欢散，故知离去，苏轼却毫无倦意，倚椅而坐，凝目注视着桌案上跳动的烛光，静听着常州城内鼓楼上二更梆鼓的敲响。也许因为已走尽了贬途，落脚于“任便居住”之地，心境十分坦然。也许因为儿孙归膝，全家团聚，再无噩梦扰魂，心绪亦十分清爽。也许因为已经购得了住屋，居之有巢，不再忧风忧雨，他又在默默地思念着安寝于故乡祖坟里的父亲、母亲和亡妻王弗，茔葬在黄州东坡的任妈，遗骨于江宁旷野的遁儿，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的妻子季璋，掩埋在惠州白鹤峰下、丰湖之滨的爱妾子霞，还有远居颍昌、“桑榆末影”的弟弟子由，他感到安闲中的空虚，便悄悄走出钱府，走进宁静洁白的月色之中。

时已三更，月光如洗，星光点点，夜风清凉。仰望星空，他感到宇宙的浩茫深邃，不禁吁出悠长的叹息。忽然，他听到一丝轻微的脚步声响在身后，回头一看，原是长子苏迈远远地跟随着。他知道儿子不放心自己夜半独行，便漫问一声：

“你怎么还没有睡？”

苏迈见父亲没有责怪，便快步上前，把一件单衫披在父亲的身上：

“夜风凉了……”

苏轼用手理着披上的单衫，漫步走着：

“你安歇去吧，明天找人捎信去颍昌，告诉你二叔，我们已安抵常州了。”

苏迈应诺，但不肯离去，借禀报购屋之事伴父亲漫步：

“‘裴氏宅’今天看过了，主人已经搬出。其庭院、屋宇、环境确如钱伯和

邵民瞻所语，庭院里的那片翠竹极好……”

“契约和手续都办妥了吗？”

“契约已签字画押，卖方是屋主的儿子裴人俊，买方签的是父亲的名字，盖的是父亲印章，中人是钱伯和邵民瞻。昨日去官府备案，官府初有刁难之意，由于钱伯亲自出面并暗送官府衙吏纹银二两，一切手续也就顺利办妥了。”

“价钱公平吗？”

“房主的儿子知是父亲购屋，以为遇到了富家翁，张口就要价五百缗。钱伯怕讨价还价累及父亲名望，便一口应诺。这样一来，我们的全部积蓄也就囊空翻底了。”

苏轼苦笑喟叹：

“名声累人，活该受穷啊！这二十多口之家，只怕又要挨饿了……”

苏迈急忙为父亲消愁：

“父亲勿忧，你的两个儿媳，已拿出了所有的首饰镯佩，仲豫（苏迨）今日已去银铺变卖，得钱数百，两月生计，不会有困难的。再说，我家有阿婆（任妈）所制按日分俸度日之规，量入而出，节俭持家，自种菜蔬，劳作自强，总会填饱肚子的。何日搬入‘裴氏宅’，请父亲择日早定，宴请宾朋之事，总须做一些准备。”

苏轼稍作沉吟，作出决定：

“用两天时间准备，七月十八日搬入，了却这桩心事吧。”

蓦然一阵哭泣声传来，打断了苏轼的话语，他停步倾听，举目四寻，哭声乃由不远处一所祠堂传出，其声甚哀。苏轼吁叹：

“何悲切如此！此哭声有割爱触心之沉痛，伯达，我不能听而不闻啊。”

苏迈知父亲闻民哀已不能自已，急忙扶着父亲走向祠堂，叩门而入，果见祠堂前廊里有一老妪坐于一盏油灯下掩面哭泣。其妪七十多岁，衣着颇整洁，发丝稍呈散乱，神情憔悴，形影孤零，四周堆着杂乱的桌椅、床榻、箱柜，身边堆着杂乱的被褥、纱帐、包裹，其状颇为凄凉。苏迈上前揖礼询问：

“老婆婆何哀伤如此？”

老妪一惊，双手移落，满面泪水，突见两个陌生人站在面前，神态慈和而执礼甚恭，心头一热，竟大放悲声，痛哭起来，苏轼移步向前，出语宽慰：

“哀声凄绝，闻者泪下，你我虽不相识，人心同理，老妪莫非有碎心断肠之悲痛耶？”

老妪咽泣而诉：

“老妇年已七十三岁，家道衰微，生莫如死。家有一屋，相传百年，生子不肖，举屋售人，我已是无家可归了……”

苏轼心头一震：我购得之屋，莫非此妪之屋耶？天下有这样蹊跷之事吗？他转眸向苏迈望去。

苏迈脸上亦呈狐疑之色，急忙踞就于老妪面前：

“请老婆婆详述其事。”

老妪止泣谈起：

“老妇四十岁始得一子，十分钟爱。忤子三岁，其父病亡，我寡居而娇养，谁知娇养成患，子长成人，嗜赌成性，赌掉田亩，赌尽家业，前日又赌欠债务五百缗，儿媳带孙出走娘家，落得家破人散。赌债相逼，甚于索命，只能以出卖庭院屋宇还债。昨日契约已成，今日已别旧居而迁至祠堂。羞见祖宗，羞见族人，羞于苟且于世啊。”

苏轼一时怆然：

“老妪旧居坐落何处？”

“此城东门之外。”

“老妪之家可为裴姓？”

老妪惘然点头。

“老妪之子是裴人俊吗？”

老妪瞠目：

“先生何以知晓？”

“他现时人在哪里？”

老妪惊诧：

“你……”

“我要见他！”

老妪惊骇，神情失色：

“难道，难道他也欠了先生的银两？”

苏轼拱手为礼：

“老妪鉴谅。妪之旧居，乃我所买。妪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

老妪木呆，周身颤抖站起，“扑通”一声跪倒在苏轼面前，放声痛哭而致谢：

“感先生大德啊……”

苏轼垂泪，急忙俯身搀扶老妪。突然，祠堂祭殿大门敞开，一位三十多岁的汉子由殿内号啕奔出，跪倒在老妪身边，双手抱住老妪哭诉：

“母亲，儿已遵母命在祖宗灵牌前自罚忏悔，自知其错了。先生还屋之事，断不可接受。”

老妪双手颤抖，抓住儿子的衣襟喊着：

“这，这是为何啊？”

“母亲，卖屋所得之五百缗钱，我已交给债主了。”

老妪神情颓然，双手垂落，瘫软在地，痴呆地望着苏轼，喃喃而语：

“先生是好人，我领情了。‘裴氏宅’换了一位好心的主人，比住着一个败家子强多了。先生，庭院里那片翠竹，是先夫生前喜爱之物，你千万别毁了它……”

苏轼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酸楚：

“迈儿，‘契约’带在身上吗？”

苏迈已猜知父亲的心思，急忙从怀中拿出购屋“契约”奉上。

苏轼接过“契约”示于老妪：

“这是‘契约’，现时作废了，你带着儿子搬回你的‘裴氏宅’吧！”

老妪蒙了，一时不知所措。

苏轼当着老妪的面，用灯火点燃“契约”，火焰升腾着，纸灰飞舞着，老妪泪眼蒙蒙望着火焰发呆，裴人俊跪在苏轼的面前叩头作谢：

“先生，我欠你的五百缗钱，我会……”

苏轼笑着说：

“不必说了，那五百缗钱，我献给了一位人子之母，一位含辛茹苦、寡居三十年抚养儿子成人的母亲！”

老妪的泪水默默地流着。

苏轼烧尽手中的“契约”，与苏迈走出祠堂。老妪呆呆地望苏轼父子身影消失，突然恍悟了：

“一个好人，我忘了问他的名字，我忘了问他的名字啊！”

她急忙爬起，脚步踉跄地向门外追去，她的儿子裴人俊在门口扶住了她，望着月色中漫步而行的苏轼说：

“母亲，他就是苏轼，大诗人苏子瞻啊……”

老妪哭了：

“苏子瞻，不是被朝廷流放到天边去了吗？也是一个遭罪受苦的人，终算回来了……”

苏轼从祠堂回到钱济明府邸，突然冷热煎熬，跌倒在床榻上，他从儋州北返途中染上的“热毒”之病又发作了。半个月后，在钱济明和邵民瞻的帮助下，他举家搬进了一座借租的狭小院落——“孙氏宅”。

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七月十八日，苏轼的病情突然加重，竟至卧床不起，身软乏力，进食腹胀，夜不能寐，齿间出血，儿子们延医治疗，朋友钱济明送来人参、茯苓等补药熬粥服饮，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体弱更甚，出现胸堵头晕之状，连在床上翻身也困难了。苏轼由于连年流离颠沛，自病自医，已初知医理医术，似乎已知自己之大限将至，便不再寄希望于药物，而是冷静地检讨自己可哀可悲的一生：

“生于斯世六十六年，步入仕宦之途四十五年，‘仕宦之途’是怎样度过的啊？居父母之丧六年，遭贬流离二十八年，供职凤翔府四年，居于朝廷只有七年时间！由于自己不变不移的‘政见’和‘口无遮拦’的狂狷，酿成了东飘西荡的悲哀。在‘熙宁’不容于‘熙宁’，在‘元祐’不容于‘元祐’，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符’不容于‘元符’。自己之处于世，犹如人们手中牵线放飞的风筝，飘忽岁月，沉浮无定，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琼州、儋州，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其志何伸？其道何达？满头白发，一事无成，此生碌碌而可哀可悲。上苍何薄苏轼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人生的奇遇，是自己的偏得，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如若没有这

二十八年的南北飘泊、西东流离，何以得有‘行万里路’的机缘？如何能享有‘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院乞儿’的任性豁达？流光省人，当以老子所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嘲自慰自己歉疚悲哀的一生了……

“歉疚终是不可自嘲的。自己也曾任大理寺丞、中丞、开封府推官、礼部侍郎、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及现今皇帝四朝，‘涤荡振刷以除积贫积弱’之志仍沸腾于胸，然江河日下，一切都无话说了。不再听见九天上的雷鸣，不再看见田野里的生机，就连朝廷里惊扰民心、愈演愈烈的政论纷争也现得越来越卑下了。‘熙宁之争’，旨在富民强兵，中兴社稷，虽争得电闪雷鸣，但光明磊落，相撞生辉，你可以不赞同介甫的‘躁进急行’，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服救世药方。你可以反对司马君实的‘缓进求实’，但你不能不承认那也是一种治国之策。胜者足以骄傲，败者亦足自豪，此介甫之‘死而无憾’和君实之‘老而弥坚’，堂堂正正啊！可‘元祐之争’，以‘是否全部罢废新法’为旨，似乎在寻求一种感情的补偿，如果说司马君实执权十八个月的‘革故’纷争，还带有医民伤痕、抚民怨恨之意，那么，司马君实病逝后的‘鼎新’纷争，只能是妇姑勃谿了。胜者于国何益？败者于国何损？什么‘朔党’、‘洛党’、‘蜀党’，什么‘帝党’、‘后党’，都不过是一群势利政客和一群糊涂文人的自我逞能、沐猴而冠罢了。太皇太后仙逝，皇帝赵煦亲政执权，‘后党’败北，‘帝党’获胜，先改元‘绍圣’，再改元‘元符’。‘绍圣、元符之争’，更是一场良莠不分的扫荡，连‘妇姑勃谿’都不如，其旨全在报复，而且不留余地：追贬死者司马光、吕公著，落职贬逐中枢重臣范纯仁、文彦博、韩维、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流放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馆阁官吏贾易、程颐、钱勰、杨畏、朱光庭、孙觉、孙固、赵离、李周、鲜于侁等人。连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也因‘亲近苏轼’之罪，分别贬逐于黔州、滕州、处州、夏州、颍州。如今，秦观少游病殁于滕州，师道无己、庭坚山谷、补之无咎、张耒文潜的命运仍不得而知。可怕的一场浩劫，借恢复‘熙宁变法’之名而行，可‘新法’便民益国者真的恢复了吗？介甫‘变法’之所旨所求真的能再现了吗？欺天欺人啊！介甫的那个岁月不会再出现了。今天，‘建中靖国之争’又要开场演出了，章惇、蔡京、蔡卞遭贬，‘元祐’被贬之臣复出，朝廷难道又要来一次恶性循环的报复吗？国力将尽，国运将竭，国脉将绝，思之怆然，自己已无力操心，也无须操心了……

“悲哀终是不可自慰的。泪洒贬途，处处牵魂啊！任妈病逝于黄州，我失去了‘大佛’的护佑；遁儿遗骨于江宁，我经受了晚年丧子的痛苦；元祐八年（1093年）妻子季璋病故于京都白家巷，年仅四十六岁，时太皇太后病重卧床，‘帝党’与‘后党’之争已趋尖锐，太皇太后早有‘病不起，为之奈何’之叹，皇帝已有‘来日可俟，自有故事（惯例）’之说。季璋心细感微，弥留之际，执自己之手而遗语：‘朝廷风暴将起，子瞻当自慎自重，勿再口无遮拦。此刻心哀而难舍者，不能伴子瞻于苦雨终风了……智哉季璋，痛哉季璋，言果灵验啊！哀之未节，太皇太后驾崩，十九岁的皇帝亲政，风暴一夜骤起，风头所卷，茫然中抛我于定州、英州、惠州。

萍踪无定，何处葬妻？只能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以待来日共居一穴。能酬于妻者，惟‘祭文’数语：‘……妇职既修，母仪更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共穴，尚蹈此言。’谁知哀妻之泪未收，悲妾之哀踵至。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十五日，爱妾子霞‘长春如稚子’的稚弱生命，终于在瘴风蛮雨中毁灭了，年仅三十四岁。三年之前，季璋之失已碎我心；三年之后，子霞之失，断我之魂。霞，出身卑微，然敏而好义；读书无多，然灵悟好学；一生坎坷，然忠敬如一。从我于颠沛，侍我于颠沛，又殁于我之颠沛，相依相濡，二十三年，天以解语花赐我啊！霞之殁，吟留偈语而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语禅机，也算通悟了人生的一种境界。霞虽离去，魂当永生，黄土一堆，茔葬于惠州城西白鹤峰下，丰湖之滨，背倚林泉，傍近寺院，晨钟暮鼓，当伴孤魂。纪以墓碑一座，哀词一首：‘玉骨那堪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花丛，倒挂绿毛么风。素面翻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歉疚悲哀终是可以了却的，了却于儋州啊！儋州的荒蛮，儋州的酷暑，儋州的奇异风光，儋州的环水无涯，儋州贬人生活的食无米，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和朝廷不肯歇手的追逼迫害，把一个官场的失意者推入了习俗绝异、语言不通的黎庶中。于是牙牙学语，苦苦挣扎，图存求生，与农人同耕，与樵者同樵，与村童同戏，与黎女同歌，与士人同笔同墨，与老者同酒同茶，人原是适应性极强的动物，只要能抛却虚荣，扔掉官架，何处寻不得欢乐？‘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吃得香啊！‘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处得融洽啊！‘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玩得欢愉啊！‘明日东家当祭灶，双鸡斗酒定膰吾’，亲我如骨肉啊！于是，悲哀的心境开阔了，仕途的羁绊化解了，在‘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的困苦生活中，终于觅得了人生真正的‘超然自得’……

“‘超然自得’了，在那儋州的‘桄榔庵’里，在这常州租借的‘孙家宅’里，吟唱着《桄榔庵铭》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吧：‘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屃赑，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斤缺。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奥堂，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庐。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

七月二十五日，钱济明来探视病情，苏轼已无力坐起迎接。钱济明见状甚忧，坐于床边，含泪询问：

“子瞻今日感觉如何？”

苏轼笑语作答：

“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病情之不愈则天也，非我之过，故心神坦然。”

钱济明强欢而宽慰：

“古人有‘医疾莫如医心’之说，今日子瞻心境宽舒，乃医疾之本，病情会很快好转的。”

“谢公吉言，此刻我已感到周身轻舒了。”

苏轼说罢，吩咐侍于床前的长子苏迈：

“取我儋州三年所著《苏轼易传》书稿来。”

苏迈遵命从书房里取来《苏轼易传》书稿放在苏轼床头，然后离去。

苏轼执钱济明之手而嘱：

“苏轼与公交谊十五年，始于常州，终于常州，此天公以公惠苏轼也。《苏轼易传》书稿，乃轼受先父之托，于儋州三年苦雨终风中沥血而成。汉人解《易》，偏于象数；晋人解《易》，偏于义理；轼之解《易》，多切人事，此稿虽浅陋，不敢与古贤相列，但乃苏轼平生所持政见之源。苏轼认为：《易》之哲理，在于阴阳之交织、运转和隐现。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则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苏轼今托于公者，个中情由，公日后当知。苏轼之于世，口孽笔孽均深重难赦，诗词已流于天下，评说由人，不去管了，此书稿愿公善保全之，三十年后，世人或可借此稿以了解苏轼颠沛一世之心迹……”

钱济明接过书稿，默默沉思：子瞻之“政见”未施，至今仍憾于心啊！这是苏子瞻的不幸还是苏子瞻之大幸呢？王安石的“政见”历时十七年在实践中失败了，司马光的“政见”历时八年失败了，苏子瞻的“政见”在未经实施中却成一个不破不灭的“虚幻”，仍然留在苏轼的心境里和天下学子黎庶的希望里，这种不破不灭的“虚幻”，真能中兴大宋积贫积弱的社稷吗？他抚着书稿，庄穆语出：

“子瞻放心，我将竭尽心力，使此书稿行世。子瞻之‘政见’，后人自会公平评说的。”

苏轼点头：

“谢公雅意，我心无遗憾了。”

七月二十七日，苏轼的病情急剧恶化，热冷频仍，食则呕吐。他已知大限将至，招家人于病榻之前，神情平和若常，言无悲切之意，感谢家仆女厨之辛劳，逐一看视孙子苏箪、苏符、苏箕、苏籥、苏筌、苏筹，摸手抚额，欢为嬉戏。然后留儿子苏迈、苏迨、苏过于床前，坦然嘱咐：

“我一生虽以文字为累，然钟于文字之情，至死不改。言必有意，言必中当世之过，乃我为文之旨；随物赋形，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乃我追求之美；我之为文、为诗、为词、为赋，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力求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当年在京都，与介甫、君实诗酒话别，介甫借欧阳永叔公（欧阳修）文论‘直寻’两字以赠我，二十年来，受益多矣！汝等之于文字，不求因袭我为文之风，但需继承我为文之志，切记‘直寻’二字，千万勿为不痛不痒其情靡靡之文。若无此志，就不必弄笔弄墨了……”

苏迈、苏迨、苏过知父亲在遗托后事，心底酸楚，强忍哀痛，连声应诺。

“汝母灵柩仍寄于京都西郊佛寺，已八年矣，孤魂无依，梦魂萦绕，我心神疚痛至绝。迨儿、过儿当北上京都，迎取母亲灵柩，与我同穴茔葬。践我八年前‘惟有共穴’之约。汝等今后若有机缘旅游惠州，当于子霞墓前祭酒焚香，代我一祭。”

苏迈、苏迨、苏过泪水盈眶，咽泪应诺。

“此刻，我有憾于心者，惟不能晤子由一面耳。我与子由少时读书于山中，如形与影，自奔驰宦海，不能频会常聚，念故山风雨联床，已不可得了。犹欲早谢世缘，与子由朝夕相聚，欢怡晚节，不意命与祸会，垂老投窜，各奔东西。幸今日北归中原，而踪迹相左，至于老死，不及一见，四年前濒海相逢，遂成长别，碎心割肠之痛啊！我之殁，当葬于汝州郏县嵩阳峨眉山。山有故乡之名，地近子由而寝，死无憾事矣……”

苏迈、苏迨、苏过终于哀痛难忍，咽泣出声，跪在父亲床前。苏轼闻哭声而神情怆然，泪珠滚落，仍强欢而语：

“岭南万里不能死，今归宿田野，乃大幸啊。我平生未作恶事，死后不会坠入地狱的。汝等莫哭，生生死死，世之理也。为我热水沐浴吧，我要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告别这生我养我的凡尘。”

七月二十八日午后，苏轼的病情告危，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呼吸短促，双眼微合，面色苍白，神志时迷时醒，既无痛苦的呻吟，又无悲哀的表情。他的家人和朋友钱济明、邵民瞻等都侍于床前，神情沉重，心痛如揪，凝目注视着他面部神情的变化，等待着他发出的一声呼唤或呻吟。寝居沉寂宁静，连苏轼短促的气息声似乎也显得越来越微弱了。

这时，苏府一个家仆急匆匆走进寝居，轻声向苏迈禀报说：无知和尚来

访……

佛缘佛机真有神秘的功能吗？在人们惊诧无语的神情震动中，苏轼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目光突然显得明亮，气息也随之变得平和。人们紧缩的心境骤然舒展，压抑的呼吸声也变得舒畅了。就在这时，无知和尚风尘仆仆地走进寝居，向着躺在病床上的苏轼合十致礼，不待无知和尚的佛语出口，苏轼无力地一笑，用微弱的话语迎接朋友：

“无知大师，你来的恰是时候。佛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

无知和尚看见苏轼沉疴脱形之状，大骇而哀，合十俯身，语出怆楚：

“苏子瞻，何病恙而至于此……”

苏轼声音微弱仍戏而作语：

“三十三年前，苏轼与大师相识于京都曲院街遇仙酒楼，大师为我超度，赠以‘一双学士眼，一颗配军头’之偈语，真灵验啊！谢大师前来为我送行。”

无知和尚泪水盈眶，仍以趣语安慰苏轼：

“阿弥陀佛。贫僧此来，是专为子瞻播送佛音的：三十三年，世情茫茫，苏子瞻普度众生，俗心成佛。佛祖特留苏子瞻常居人间，救灾救难。”

苏轼笑而语出：

“谢佛了。可佛心常在槛内，对槛外之事，知之不详啊！司马君实虽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昭了，德力之所成就，衣食起居之所自律，皆符佛法；王安石喜读佛书，深究佛理，平生所为，何尝不是为了普度众生，晚年所施，逾越佛心，成了大佛；苏轼六根不净，口无遮拦，赖无知大师数次超度，也算有了半片佛心，然平生碌碌，除舞笔弄墨，写了几首诗词而外，于世别无建树，虽蒙佛祖偏爱，终是槛外人啊！君实不长居人间，介甫不长居人间，苏轼何敢长居人间啊。”

无知和尚合十超度：

“阿弥陀佛。子瞻此时，佛心当想西天。”

苏轼含笑摇头：

“西天真的有吗？就是真有，苏轼终不愿去啊！过儿，你还记得我在惠州时写得那首《荔枝叹》吗？”

苏过急忙回答：

“过儿记得。”

苏轼声音渐衰：

“代我吟给无知大师，那是我的半片佛心啊……”

苏过遵从父命，咽泪吟出：

十里一置飞尘灰，

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

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

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

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

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

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

莫生尤物为疮痏。

风顺雨调百谷登，

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

武夷溪边粟粒牙，

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

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

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

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一首凄怆雄浑的史诗，它鞭笞着汉唐皇室生活的穷奢极欲，它揭露着现时朝廷重臣“争新买宠”的卑心丑态，它哀叹着疾苦黎庶溅血千载的惨情，它展现了苏轼一颗“忠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在苏过悲愤激越，沉郁顿挫吟诵《荔枝叹》的声浪中，苏轼闭上了眼睛，他静听着，微笑着，舒心地品味推敲诗中的字句……

苏轼悄悄离去，时年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六岁。

苏过吟诵《荔枝叹》声停，无知和尚急唤苏轼，苏轼不应，无知和尚仆床而泣，痛哭呼号：

“苏子瞻，心系黎庶，至死不移，史诗传世，佛莫能比，亦人间的大佛啊……”

“孙氏宅”腾起了哀痛哭泣声，亲人离去了，文星陨落了。常州城在哀痛中，数万黎庶，举幡以哀，焚香门前，三日不歇，祭奠苏轼的亡灵。“裴氏宅”门前，老妪和她的儿子，跪地七日不起，泪尽目干。

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颍州，张耒闻知，举哀行服，出俸钱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奠之哀。朝廷知之，乃遭论列，贬往黄州。

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荆州，黄庭坚闻知，设祭堂于府邸，士人往吊之，黄庭坚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以致深哀。

苏轼病逝消息讣至京都，朝廷无些微反应，街巷黎庶却举祭哀伤，京都文坛哀悼连日，陈无己悲疾而亡，太学士侯秦、武学士杨选率众举哀于宣德门前，从者数百人，为苏轼祭奠招魂，在京师掀起了一场风波。

苏轼病逝的消息讣至颍昌，苏辙哀痛昏倒，停食泣咽者三日，设灵堂以祭，咽泪写出《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哀诉兄弟之情。并书《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之殁，苏辙杜门于颍水之滨，终日默坐，不复与客相见，如是者十年，自号颍滨遗老，于政和二年（1112年）病逝。遗有诗作一首，记暮年的孤独凄凉和当时朝政的昏暗：

闭门不出十年久，

湖上重游一梦回。

行过闾阎争问讯，

忽逢鱼鸟亦惊猜。

可怜举目非吾党，

谁与开樽共一杯？

归去无言掩屏卧，

古人时向梦中来。

苏轼之殁，士大夫作祭文、挽诗甚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字方叔）之祭文，颂苏轼之功业，叹苏轼之坎坷，抒自己的哀伤，流传于当世，“人无贤愚皆诵之。”

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翌年（崇宁元年）六月二十日，葬苏轼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嵩阳峨眉山，与妻子王闰之同穴。

苏轼逝去了，他的诗词文字却繁星似的辉耀人间，黎庶吟诵，文坛益贵，商贾镂刻鬻之，学子、士大夫慕而学之，翕然成风，时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谣。野史记载：有学子名章元弼者，娶妻陈氏，甚端丽。蜜月间，得苏轼《眉山集》，日夜嗜学，观而忘寝，冷落新妇，陈氏怒而求去，章元弼应而诺之，事后每为友人言：“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及至苏轼文字遭禁，片纸只字皆宝，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隐相”梁师成以三百千钱购得苏轼一幅《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从沈元弼手里购得苏轼亲笔“月林堂”三字榜名；有一士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役查获，执送有司勘审，京尹见其诗集后士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抚苏轼诗集而神情怆然，誉士人为人之义，执酒以敬，暗纵之。

苏轼逝去了，人们怀念他，思之不得，化之为神。野史记载：京都学子莫蒙正，夜梦行湖上，见一老者，野服髻发，颀然而长，参从者甚众，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皆雀跃欢呼：“此苏翰林也。”莫蒙正趋前拜见，执礼甚恭：“蒙正为儿时，诵先生文，愿执巾侍，不可复得，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者若是啊？”苏轼熟视曰：“是京都太学生莫蒙正否？”对曰：“是。”苏轼颔首作答：“我今为紫府押衙了。”莫蒙正梦醒，遍传“苏子瞻今为天上紫府押衙”于京都。更为甚者，苏轼成神之说，起于皇宫：一日，宫醮，皇帝赵佶亲临之，道士拜章，忽如睡梦，久之乃起。皇帝赵佶诘问其故，道士答曰：“贫道匍匐于地，即恍惚而魂灵升入天帝灵霄宫，见奎星长正在奏事，视之，乃本朝苏轼也。”皇帝赵佶惧而惶恐，遂访求搜集苏轼之文，归之秘府，南宋文学家刘克庄有诗记其事：

岭外瘴魂多不返，

冢中枯骨亦加刑。

稍宽末后因奎宿，

暂仆中间为彗星。

早日大程知反覆，

暮年小范要调停。

书生几点残碑泪，

一吊诸贤地下灵。

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

第二十二回 暮鼓哀鸣金兵入 汴京陷落北宋亡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五年。

苏轼病逝一年。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七日清晨，雾漫汴京，掩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酒肆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灰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御路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一百四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伎、黎庶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巳时，已聚众数千，嘈杂、议论、喧闹声代替了十大禅寺的晨钟声，端礼门前呈现出一片混乱。

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以“元祐奸党碑”五字，乃皇帝赵佶御笔，碑文乃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所书。其文曰：

皇帝即位，旌别淑匿，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罪，乃命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一百二十人。皇帝命书而刻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

下列元祐奸党名单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状，刻石而定。

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

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范纯仁、曾布、刘挚、王岩叟、范纯礼、蒋之奇、韩维、孙固、李清臣、苏辙等。

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

苏轼、范祖禹、赵君锡、朱光庭、吴安持、孙觉、鲜于侁、贾易、曾巩、范纯粹、杨畏、吕陶等。

馀官四十八人：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司马康、刘安世、吴安诗、欧阳棐、王巩、郑侠、程颐等。

内臣八人：

张士良、鲁焘、赵约、谭扆、杨偁、陈询、张琳、裴彦臣。

武臣四人：

王献可、张逊、李备、胡田。

曾任宰臣二人：王珪、章惇。

这座“元祐奸党碑”的出现，群臣黎庶都迷惘而恐慌。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熙宁之政”、恢复“熙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祐奸党”的一百二十人中，既有“熙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祐”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一百二十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奸党”失去了明确的界线，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所欲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奸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累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发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三十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三十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拥护“变法”者，在思念章惇、曾布、李清臣、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太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刘

攽等人十五年冷室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伎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为对这座“元祐奸党碑”的怀疑和反感，心中长久淤积的对朝廷不满的愤怒喷发了，变成了骚乱的狂呼号叫：

“章惇何罪？”

“曾布何辜？”

“苏轼连年颠沛流离，何党何奸？是非不分！”

“司马光，朝臣典范，何罪而遭此劫难，人心不服！”

“崇宁，崇宁，崇尚‘熙宁’，‘熙宁之政’何在？欺天欺人！王安石地下有知，当号啕痛哭……”

骚乱的狂呼嚎叫声，震动了皇宫，震动了京都，人群不断地向端礼门前拥来，朝廷惶恐了，大内禁卫甲戈拥出，立即控制了端礼门，皇城司的巡逻铁骑也狂飚似的赶来，控制着通向端礼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

在大内禁卫拥出，皇城司铁骑狂飚而至的同时，一队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

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四十八岁，因善于迎合皇帝赵佶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和而内狡，笑面而刁心，现时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赵佶的左右手，“元祐奸党碑”之立，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

童贯立马于端礼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

“圣上诏谕百官黎庶！”百官急忙跪倒领旨。黎庶、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

……奸党之罪，为害社稷，实不可宥，刻石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今再谕四事：

一、诏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备立“元祐奸党碑”以示天下黎庶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章惇、曾布之辈，遗臭千古；

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东宫绘像；

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禹所著《唐鉴》、范镇所著《东窗纪事》、刘攽所著《诗话》、僧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匿藏者，以律严惩；

四、诏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其奸党子孙亦不得入京为官……

焚书坑儒，暴秦之所为啊！童贯宣旨声停，端礼门前死寂沉静，人群默然禁口，既无欢呼皇帝英明天纵的套话，也无愤懑激烈反对之声，端礼门前似乎成了一座苍凉阴森的墓地。人们胆怯了？哑巴了？麻木了？童贯立马而视，突然感到这种死寂沉静的可怕恐怖。这时从黎庶群中站起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年近八十岁的老人，长发散乱，神情颓废，步履踉跄地走向“元祐奸党碑”，深深一躬，稽首为哀，怆然悲呼，声恸云天：

“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国运将尽，国脉将绝。上苍啊，大宋社稷，真是不可救药了吗……”

苍凉悲怆的呼号声在端礼门前的上空回荡着，如雷声轰鸣。跪地的人们仰首而视，眼睛里含着泪水和火焰。

人群四周的铁甲铁骑，在苍凉悲怆的呼号声中，人伏鞍闭目，马垂首落鬃。

童贯立马端礼门前，眺望着如癫如疯的老人，脸上浮现出几丝阴笑。

老者突然仰天大笑，随即放声而歌，步履踉跄而去：

苏黄不作文章客，

童蔡翻作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

不知奸党是何人。

老人吟唱远去了，跪地不起的人们眺望着、垂泪着、沉默着、思索着。识者早已认出老人，心中默默地叨念着：他是云游和尚无知大师啊！

童贯立马端礼门，眺望着踉跄离去的老人，脸色铁青，低语身边的禁卫：

“奸党余孽未绝……”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四十年。苏轼病逝二十五年。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四日日落时分，汴京城城北城西号角急吹，战鼓急擂，战马的嘶鸣声萧萧不绝，马蹄腾起的烟尘，遮暗了落日，淹没了城堞。三个月来兵临城下的金兵，又以攻城之势恫吓威逼着龟缩于皇宫内的大宋太上皇、教主道君皇帝赵佶、二十六岁新即皇位的皇帝赵桓和朝廷中枢重臣太师蔡京，太傅王黼，太尉梁师成，领枢密事、广阳郡王童贯，宰相李邦彦。他们此刻都聚集在“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辉煌的延福宫，在守城将校不停禀报的金兵动态中颤抖着。

去年（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入侵，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攻取燕山府；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攻取太原府。宋军主帅童贯、蔡攸（蔡京长子）不战而逃，各地守将竞相降金，并作向导。金兵东西两路长驱南下，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中旬会师汴京城下。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据城抗击，数挫金兵锐气，并号令天下兵马勤王。陕西边塞致仕老将种师道，以七十四岁高龄率师驰援汴京，任京畿、河北制置使之职，与金兵周旋于京都城外。而崇奉道教的太上皇赵佶，在占据皇位二十六年中，穷奢极欲、专事靡费，大建宫观，大兴土木，狎妓寻乐，微行觅春，腐败透顶，早被金兵吓破了胆子，年仅四十四岁，便把皇位传给了二十五岁的儿子赵桓，自己躲进延福宫自娱嫔妃去了。新即位的皇帝赵桓也是香风中长大的一个软胎，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挟持恫吓下，便派朝廷重臣李邦彦、张邦昌、白时中、赵野等至金兵大营，乞盟于城下，订立了屈辱的条款：

一、贡输金五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驼一千匹，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

二、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三、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宋国皇帝为亲王。

四、宋朝以宰相及亲王各一人为质。

条款已订，金银绢帛已纳，金兵仍围城不解，战马肆虐于城下，威逼朝廷罢免主战将领，遣散勤王兵马。金兵的号角声、战鼓声，终于使昏庸的大宋朝廷再次屈膝。今日傍晚，皇帝赵桓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催促下，借种师道部将耿南仲夜袭金兵大营失败之机，下诏罢免了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和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的职务和兵权。

罢免李纲、种师道的诏令传出，立即激怒了京都的人们，在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的领导下，数百名学子冲出太学大门，沿街呼号，慷慨激昂，京都黎庶起而响应，聚众数万人，群情激奋地拥向皇宫宣德门。

陈东，字少阳，润州丹阳人，时年四十岁，登高挥臂情愤泪流，声情动人：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邦彦敛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使天下之势，危如发丝。此六贼者，异名同罪，当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欧阳澈，字德明，抚州崇仁人，时年三十五岁，亦登高而演说，揭露朝廷荒淫靡费于人群之前：

“朝廷昏庸，奸佞当国，几十年来，王公卿相，几乎皆出于蔡京门下，误君蔽主，罪恶滔天。元祐奸党碑遍布全国，致使人才凋敝，谏言堵塞，谄媚之论，充斥谏院；投主所好，弄权取宠，极奢极欲，鱼肉黎庶。大家抬头看一看延福宫、艮岳园，雕梁画栋、奇花异石、馆舍台阁，华丽奇绝。艮岳园周长十五里，高峰九十尺，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再看一看蔡京、蔡攸父子的府邸吧，金碧相照，形若天上宫阙，花石为墙，珠玉饰屋，极天下木石之最。若不是贪赃枉法，窃国盗库，他能有那么多的银两吗？童贯公开鬻卖官爵，人所共知，京都早有‘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之民谣，可有谁敢管啊！王黼荒淫无耻，坏事做绝，侍妾成群，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之多，朝廷的官爵还有尊严吗？李邦彦，市井浪子，以讴谑得宠，凭蹴鞠当上了宰相，懂得什么朝政！此等奸佞执权，国家能不灭亡吗？现时，金兵威逼城下，李邦彦、梁师成对外屈服，与金兵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贡以金银千万两，以食饲虎，简直是卖国！对内残害忠耿之士，罢免李纲大人和种师道大人的兵权，简直是投敌所好！蔡京、童贯不除，社稷难保！梁师成、李邦彦不死，大宋必亡……”

这是大宋王朝建国一百六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京都大骚乱，也是孤城日落哀境中民心愤怒的大爆发。人群震怒，高呼“除此六贼”。陈东破指滴血成书，其书曰：

李纲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谓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时中、

张邦昌、赵野之徒，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拔李纲为执政，中外相庆，而李邦彦等嫉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缘沮败，归罪于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且李邦彦等人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后，李邦彦等人能保金人不复改盟否也？……李邦彦等人不为国家长久计，又欲沮李纲成谋以快私愤，罢命一传，兵民骚动，至于流涕，咸谓不日为敌擒矣！罢李纲非特堕李邦彦等人计中，又堕敌计中也。乞复用李纲而斥李邦彦，且以阃外付种师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

陈东的“血书”交宣德门禁卫呈入，人群秩序尚肃，伏阙高呼：“请见李右丞！请见种宣抚！”适李邦彦带随从护卫趾高气扬由宣德门出，人群拥前论理，李邦彦以势压之，众怒而数其罪状，且欲殴之，李邦彦捷足逃逸。时皇帝赵桓遣内侍吴敏出而传宣：“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罢之；俟金人稍退，即复李纲职。”众怒而挝坏登闻鼓，吴敏惧，返身而入宣德门。人群益怒，喧呼动地。皇帝赵桓再遣开封府尹王时雍带执戈禁卫列阵出而宣旨：“圣谕：尔等结伙闹事，欲胁天子乎？当速散退！”陈东、欧阳澈挺身而出，高声答对：“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于以奸佞胁之乎？”王时雍以目示大内禁卫捕捉陈东、欧阳澈，大内禁卫佯作视而不见，人群欲殴之，王时雍逃去。人群更怒，沸乱难禁，殿前都指挥王宗濋恐生变故，急奏皇帝赵桓“勉而从之”。皇帝赵桓纳谏，急传内侍朱拱之召李纲入朝，召种师道入城。朱拱之奉旨出召，被愤怒的人群怒拳交挥而亡。人群遂闯入宣德门，捶杀内侍数十人。大内震动，皇宫惶恐，蔡京、梁师成、童贯等闻讯匿藏，三省六部大臣皆离散而去，皇帝赵桓一时失措，身边所倚者，惟户部尚书聂昌一人。

聂昌，字贲远，抚州临川人，时年四十八岁，为官清廉，与李纲相善，有“不当轻弃土地，当檄天下兵马坚守京畿”之论，在京都人望颇高，且支持陈东上书。他奉旨而出，先向人群鞠躬为礼，以消群疑，继而称赞人群此举出于忠君忠国，以消民怨，然后高声宣读圣谕：

览太学生陈东书，朕心甚慰。即复李纲尚书右丞之职，充京城四壁守御使。复种师道京畿、河北制置使之职，以阃外之事相托。并除元祐党籍学术诸禁，以利谏奏……

人群骚乱始平，但仍在同声呼号“请见李右丞！请见种宣抚！”不肯离

去。

四更时分，李纲、种师道奉旨出宣德门与人群相见，人群伏地哭泣：

“果李右丞啊！果种宣抚啊……”

陈东、欧阳澈走到李纲、种师道面前，跪拜致礼，咽泪而语：

“李大人、种大人，国家安危，黎庶祸福，都在大人肩上了！”

种师道泪湿白须，面对人群，举臂而吼：

“马革裹尸，武臣天职啊！”

李纲咽泪，向人群拱手致谢，心里默默地说：晚了，一切都晚了……

陈东、欧阳澈与人们相率喏声离去，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几个时辰之后（二月五日），皇帝赵桓又明令下诏：禁止伏阙上书，诏诛士民闹事首领和杀内侍凶手……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十八日入夜，京都十大禅寺敲响的暮鼓声在寒风呼啸的夜空颤抖着，汴京城在浓烟烈火中呻吟着。冲天的火焰，烧红了夜空，也烧毁了一个衰败的王朝。

火光腾空，映红了汴京城外东南三里许的繁塔寺。在繁塔寺山门前的一棵苍松下，站着一位年逾百岁的老僧，他身披袈裟，白发白须，神情怆楚，身背佛囊，手拄禅杖，迎着呼啸的寒风，凝目眺望着汴京城里升腾的浓烟烈火，目光变得越来越焦虑了。突然，山坡上枫树丛中的小道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转眸一瞥，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小和尚跑到他的面前，气喘吁吁地说：

“无知大师，金兵入城了，烧毁了建宁殿、政事堂、景灵东宫，烧毁了封丘门、新酸枣门、新曹门、陈州门、南薰门、新郑门的门楼，六宫嫔妃都成了金兵的俘虏……”

“金兵破城何如此之速？”

“城里老百姓都在痛骂奸臣蔡京、童贯等人。尚书右丞李纲再次罢官之后，这些奸臣遣散了各地的勤王兵马，撤除了京都的防御。”

“皇帝逃出城了吗？”

“皇帝（赵桓）和太上皇（赵佶）已向金兵纳表投降了。”

无知大师周身一震，险些跌倒，目光失神，泪水滚落，望着汴京城升腾的烈火，伴着夜空颤抖的暮鼓声，大放悲声，怆楚哀号：

“汴京毁灭了，大宋一百六十六年的社稷沦丧了，这是佛的安排？这是神的惩罚？还是人道沧桑的必然啊？王安石中兴社稷的追求失落了，司马光革故兴国的努力失败了，苏子瞻忧国忧民的呼喊泯灭了，我哭大宋黎庶的多灾多难啊……”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因果业报啊！理想的失落，道德的衰亡，人才的凋敝，私欲的横流，早就谱写了这亡国的哀曲。火，烧毁了朝廷诈虞交织的蛛网，也烧出了人主人臣狰狞的本相。皇宫龙椅上端坐的皇帝，原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软胎，荒淫腐朽、骄奢极欲的皇帝赵佶，终于在执政二十六年中，为大宋王朝掘好了坟墓。政事堂里议政执权的中枢重臣原是一茬不如一茬的奸佞，弄权贪渎，横征暴敛，残害忠良的蔡京、童贯、王黼、高俅、朱勔、梁师成等人，在二十多年的暴政虐民中，终于充当了大宋江山的送葬人。天日昭昭，这样的人主人臣当世代为后人唾骂……”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缘成大我啊！火，烧毁了京都的繁华，也烧毁了几十年来诉说不清的迷惘。昏昏帝王，何尝知晓世情的变化，何尝知晓民间的实情。几十年来朝廷演出的一切闹剧，都是帝王左手和右手的拳击，都是帝王前言和后语的纷争。谔谔者受到冷遇，诺诺者得到垂青；益国利民者受到压抑，祸国殃民者得到纵容；正气跌落沟壑，邪气拂云荡空；给予天下黎庶的，是空洞的甜言蜜语；给予宠臣的，是实在的高官厚禄；天下黎庶在行事颠倒的朝政中心灰意冷，帝王的社稷在行事颠倒的朝政中化为轻烟清风。轻烟消散了，清风无迹了，留给人间的，只有一个王朝的屈辱和遗恨……”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无知和尚凄怆地吟出苏轼的一首词作《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

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

暮鼓声在夜空哀恸着。

小和尚喃喃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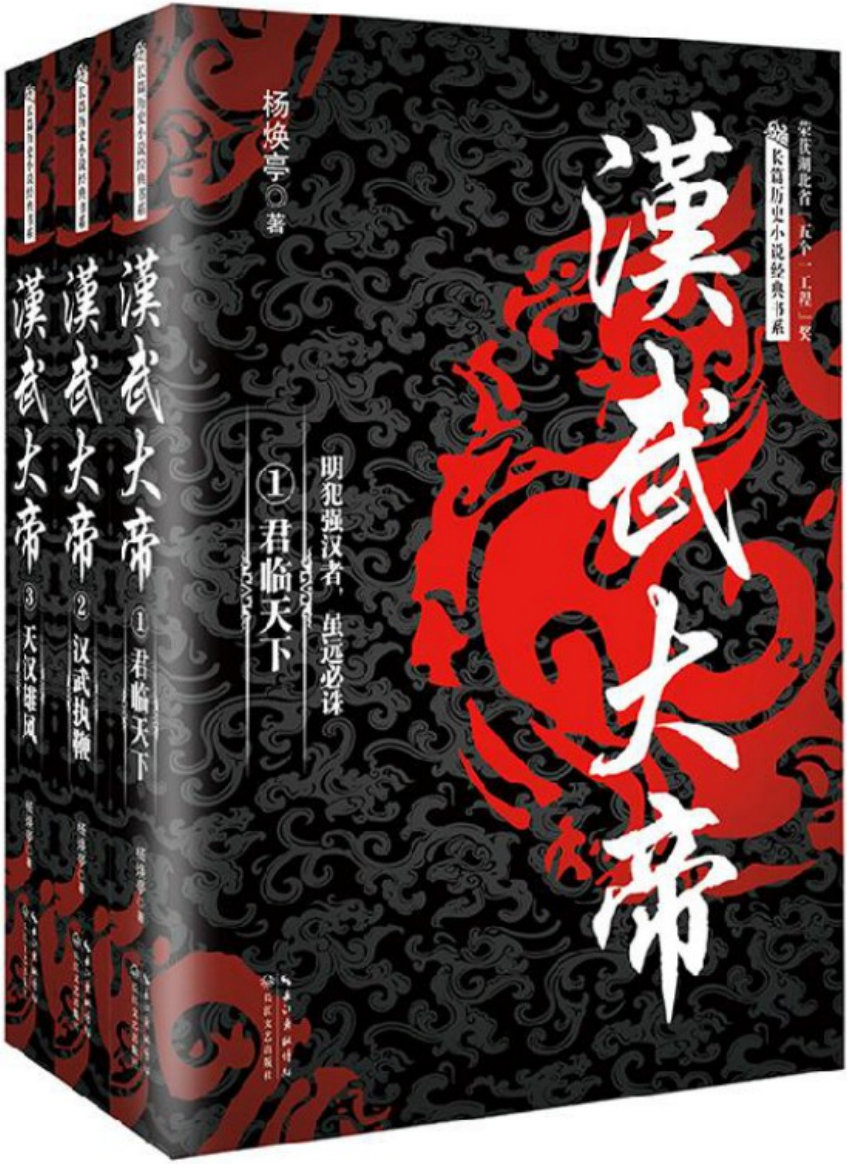
“大师，太上皇第九子康王赵构已与尚书右丞李纲突围而出，去了南京（商丘），我们也该走了。”

无知和尚默然，向着浓烟烈火中的汴京城跪倒……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一日，太上皇赵佶（徽宗）、皇帝赵桓（钦宗）被金兵押上囚车，离开汴京城，向北而去……

北宋灭亡了。

暮鼓斜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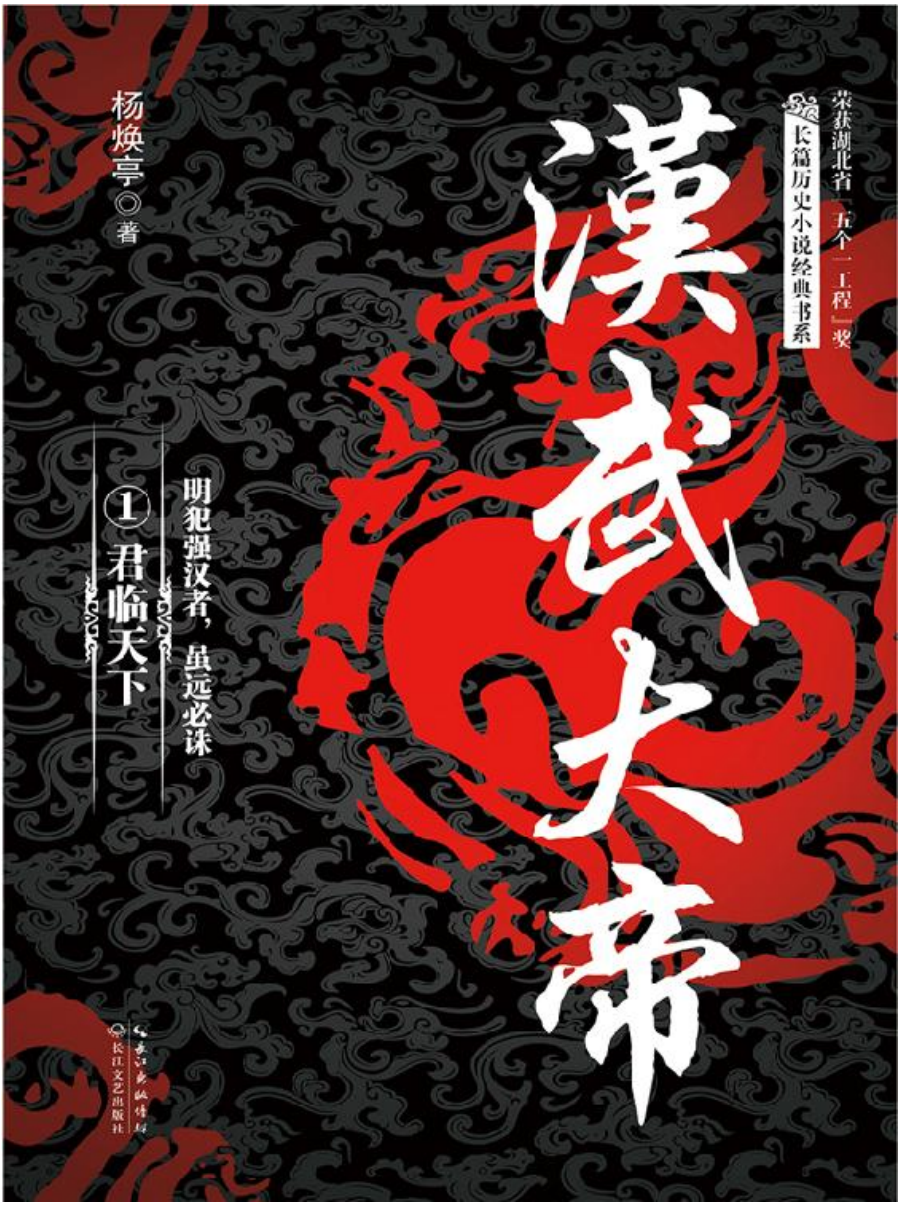


目录

汉武大帝：1君临天下

汉武大帝：2汉武执鞭

汉武大帝：3天汉雄风



楔子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大约在公元876年的秋天，一位来自浙江的新科进士，在萧瑟的秋风中

沿着茫茫的渭水漫步。他南望秦岭，北顾莽原，数历代之兴衰，叹世事之无常，不禁感慨万千，发出了这千古绝唱。

遥想当年，秦皇一扫六国，虎视天下，何其雄哉？十年征战，远交近攻，山东六国，土崩瓦解，最终一统天下。他胸怀壮志，欲图万世基业，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打碎了他一世二世乃至千万世的梦想。

骤雨卷华夏，烽火漫中原。

陈胜、吴广起义被镇压后，项羽、刘邦相继而起，秦朝统治岌岌可危。

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项羽闻之大怒，在灞上设鸿门宴。推杯换盏间，剑拔弩张，杀机四伏。刘邦为避其锋芒，出走汉中。

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刘邦是为汉王。八月，刘邦趁齐赵反叛、彭越作乱之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起兵讨楚，西定“三秦”，东取洛阳，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公元前202年，刘邦大军围项羽于垓下。是夜，寒风凛冽，垓下四面楚歌，昼夜不绝；楚军思乡垂泪，人心离散。项羽见大势已去，率少数骑兵败走乌江，自刎而死。楚汉相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出而告终。

山连河水碧氛氲，瑞气东移拥圣君。

话说刘邦一路西来，行至洛阳。他见河洛滔滔，嵩山苍翠，中原形胜，欲在此建都。但娄敬却谏言道：“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地可全有也。”此正所谓“褐衣忠言兴汉室，丹心秀语定关中”。

刘邦入主长安后，整治朝政，与民休息，裂土分封，强干弱枝，徙关东豪强十万入关中，从此揭开了汉朝气势恢宏的篇章。

卧榻之旁，虎狼犹在。

曾在秦军重击下“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匈奴，趁秦末战乱之际迅速在北方崛起。

公元前209年，匈奴太子冒顿发动政变，成为大单于。他雄心勃勃，欲挥师南下，饮马渭水；他西击大月氏，取其国王头颅为酒器。诸族震恐，纷纷臣服，遂控弦三十万。他扩地千里，挽弓南望，铁蹄屡犯大汉河山。

公元前201年冬，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拒听娄敬劝阻，亲率三十万大军北上征讨。时值深冬，大雪纷纷，汉军行至白登山，被冒顿大军围困

七昼夜，乃得解围。刘邦痛定思痛，审时度势，首开和亲之议，图谋边境和睦。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外患方息，内乱又起。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率军讨伐，为流矢所中。公元前195年，驾崩于长乐宫。

太子刘盈继位后，内修政治，纳谏用贤，可谓宽仁厚德。可他在位七年，因吕太后专权，郁郁而终。吕后临朝称制，封诸吕为王，擅权用事，排斥老臣，拔擢亲信，群臣惶恐，政局飘摇。

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协力诛杀诸吕，后派使者前往代地，迎刘恒进京登基。

公元前180年冬，刘恒入主未央宫，是为汉文帝。他任用贤能，继往开来，重振朝纲。他废酷刑，重农桑，轻徭薄赋，弛山泽之禁，废关传之制，躬行节俭。他内得民心而天下定，外睦友邻而边塞安，终于迎来了大汉立国以来的第一个治世。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公元前156年，伴随着刘启登基大典的雅乐高蹈，鼓动钟鸣，王娡生下了一个男孩，刘启为他起了一个很不雅的名字，曰“彘”。

他并不是皇上的长子，在诸多的皇子中，他排行第十。但让刘启不能忘怀的是他“红日”入怀的出生背景，加之刘彘相貌奇伟，天资聪颖，颇得刘启喜爱。

在刘彘三岁时，大汉王朝经历了一次几于倾覆的危机。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诸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刘启在惶恐之际，诛晁错于长安，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叛军大举西进，反而让他们有了问鼎长安、欲夺皇位的野心。

据守睢阳的是景帝胞弟梁王刘武，在韩安国鼎力协助下，他们力拒强敌于城下。危急关头，刘启起用周亚夫为太尉，窦婴为大将军，率领大军断敌粮道，终使叛军崩溃。

公元前153年，战争的阴云终于散去，长安城头天高气清，王朝迎来了平叛后第一个朝觐之日，刘启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出城十里迎接从封地赶来的刘武。

函谷关上，旌旗猎猎；长安城外，军威赫赫。刘武踌躇满志，想起一年前皇兄许下百年之后传位于自己的承诺，他内心就高兴不已。

然而，就在未央宫前殿大宴诸侯、群臣之际，刘启断然下诏：立长子刘

荣为太子。

刘武梦破长安，怀着满腹愤懑回到了睢阳，他发誓要让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付出代价。

树欲静而风不止，雨过长安，而危乱伏。大汉王朝从此刻开始，又酝酿着新的血雨腥风……

- 第一章
  - 惊天刺案动长安 刘彻请缨出京都
- 第二章
  - 慧识忠勇赠虎鞶 谋出少壮擒元凶
- 第三章
  - 刘彻远虑焚狱词 李广出奇却敌兵
- 第四章
  - 金屋藏娇谈笑里 风雨化虹辩词间
- 第五章
  - 登楼追远忧国政 帝后论人起锋争
- 第六章
  - 尊儒策问正纲纪 上林不眠议国是
- 第七章
  - 王婊书札言心事 刘彻细柳振军威
- 第八章
  - 心怀高远拒风雨 积怨太深两情疏
- 第九章
  - 张骞持节使西域 汉皇探心宴刘安
- 第十章
  - 赵绾倾舟坠情网 祸起萧墙遇逆风

- 第十一章
  - 公主明理救汉使 刘彻动情遇红颜
- 第十二章
  - 汉皇韬晦待崛起 窦后锁眉愁烽火
- 第十三章
  - 柏谷历险镌足痕 江南伐酋主沉浮
- 第十四章
  - 盈泪出宫恨无语 思漫归京赴新程
- 第十五章
  - 暮霭深秋残阳落 风雨关河看英杰
- 第十六章
  - 不战屈兵平南叛 力主和亲谋北安
- 第十七章
  - 闽越分国南藩定 永巷事发韩嫣倾
- 第十八章
  - 静心自问思官品 开怀放眼选良才
- 第十九章
  - 王恢巡边雁门郡 周风沐贤古雍城
- 第二十章
  - 余吾水荡情爱曲 未央廷议析战局
- 第二十一章
  - 马邑首战失地利 池阳闻报怒冲冠
- 第二十二章
  - 痛追败因还自省 争宠尤人意难平

- 第二十三章
  - 窦婴含恨辩朝堂 阿娇泄妒作巫蛊
- 第二十四章
  - 引颈喋血巫蛊案 废后阿娇出椒房

第一章

惊天刺案动长安 刘彻请缨出京都

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深冬的一个深夜。

夜色如墨，凛冽的北风呼啸地穿过长安城，在城中的每个角落肆虐，只有未央宫前昏黄的灯火、将宫阙两边绣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的旗子投射在冰冷的宫墙上。城头上传来打更的声音，唱着子时的幽歌……

此刻正是值守的羽林卫换岗之时，在每一条大街口，当值的士卒在什长交代了应注意的事项后，便瑟缩着身体匆匆离去。

霎时，风中传来的浓烈血腥味，让中尉郅都的眉毛骤然收在了一起。

“不好！出事了！”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使他果断地向身后的部属喊了一声，然后就催动坐骑向大臣们聚居的尚冠街奔去。“嘚嘚嘚”的马蹄声伴随着步卒的跑步声打破了午夜的宁静，街道两旁的屋宇间荡起杂沓的回音，沉闷而急促。

战马比他更敏感地捕捉到弥漫在暗夜中的杀气，它疾奔的四蹄在太常袁盎的府邸前骤然停止，然后怎么也不愿往前一步了。郅都勒紧马缰回眸一看，只见袁盎血肉模糊的头颅被悬挂在府门前，鲜血已凝固成紫色。两具守卫的尸体一个头朝外，倒栽葱式地卧在台阶上；一个头朝里，沾满鲜血的手伸向门内，口张得老大，似乎连最后的一声惊叫都来不及喊出，就被身后的剑穿透了胸膛……

“袁大人，下官来迟了。”郅都压抑住胸中的负罪感，向身后的羽林卫沉闷地发出命令，“有刺客！以一什为列，向四周搜索！”说罢，他便带着一名司马和四名羽林卫登上了台阶。

门虚掩着，轻轻一推，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袁府府令也倒在血泊之中，尸体已僵硬多时。郅都绕过血迹，直奔后堂，从内室传来袁夫人母子的呼吸声。他不及多想，转身又奔向书房，只见案前的灯火依旧

亮着，袁盎的身体斜躺在案边。血从脖子喷出来，染红了月蓝色的深衣。环顾室内，除地上散落着几筒竹简外，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站在袁盎的尸体旁，郅都的眼里喷出愤怒的火焰。

刺客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取袁盎的性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袁夫人母子幸免于难。

刺客选择在两班值守交接，后一拨还没有到，而前一拨因为气候寒冷，精神疲惫，警惕性不强之时。而且他的行动诡秘而又利落，显然是在袁盎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入室行凶的。

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杀手，他不但杀了袁盎，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来高悬府门，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郅都来不及理清自己的思绪，就吩咐羽林卫用丝绢裹了袁盎的尸体，抬到院内的竹林旁。他正要离去，却不知道踩到了什么东西，就听见脚下传来“咯吱”的声响。他下意识地低下头去，就从几片染了鲜血的竹简上看到了几行令他十分吃惊的文字：

刺客虽罪在不赦，然尚知过而不惮改。且区区刺客能耐我大汉者何？臣之所忧者，乃刺客身后主谋。贼之所谋，在乱我朝廷，惑我人心。臣虽死不足惜，惟念陛下、太子与各位同僚之安危。

他弯腰捡起血书，从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袁盎犀利忧郁的目光。那些字虽然被血水浸渍得有些模糊不清，可这工整流畅的行文诉说着这位大臣的远虑和近忧。郅都判断，刺杀袁盎的事绝不止这一次，此前一定还有刺客欲对他下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得逞……

郅都的目光牢牢地盯着竹简，忽然一道闪电划过脑海，眼前骤然出现一幅让他惊心的画面。

时光追溯到四年前，时值吴楚七国之乱刚刚平息，大汉在经历了一场几乎倾覆的劫难之后，终于迎来了十月朝会。那一天窦太后在后宫设宴，为从睢阳归来的小儿子刘武接风。席间太后再度提出，要皇上践行一年前册立梁王为储君的承诺——上次这个议题因当时在太后身边担任詹事的窦婴反对而搁浅。窦婴是太后的侄儿，他的态度成为旁人在立嗣问题上表态的依据。

皇上十分尴尬，为当初酒后失言追悔不已，他希望朝臣中有人像窦婴一样挺身而出，为他说话。而就在这时，袁盎站了出来。

他整理了一下衣冠，目光炯炯环视着大厅，然后抑扬顿挫地说道：“臣以为，当初窦大人反对立梁王为储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只不过重申了太祖高皇帝当年的誓约。”

因为只隔几步远，他已经发现太后面露不悦，但他并不顾忌，继续阐述

自己的观点：“臣夜观《春秋》，掩卷沉思，久不能寐。昔日宋宣公舍其子舆夷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冯而立舆夷，其后冯与舆夷争国，战乱不已，生灵涂炭，国势日衰。前车可鉴，望陛下明察。”

若不是长公主在紧要关头及时出来打圆场，愤怒的太后怎会放过这个敢藐视她权威的臣下呢？

那一场宴会的结果，就是皇上一连发了两道诏书：第一道就是免除了梁王刘武的朝觐，要他据守睢阳，断了回京的念头；第二道就是册立栗姬的儿子刘荣为太子，打碎了梁王觊觎储君的美梦。

从那时起，袁盎就常常伴在皇上左右了。

他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散朝后，太尉周亚夫在司马门外等待袁盎的情景。周亚夫对袁盎维护大汉祖制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并邀他登上自己的车驾，相约携手为大汉江山尽忠。两位同僚正谈到高兴之时，一支利箭飞来，正中了驭手的脖子。

四年之后，袁盎又一次以他的清醒和果敢赢得了皇上的赞赏。

风波都是由那个迂腐的大行引起的。朝野都很清楚，四年来皇上之所以不愿意册立皇后，都是因为对栗姬不满。她刻薄、尖酸而且性情浮躁，没有一点母仪天下的风范。可是大行偏要在那个冬日的早晨，不知天高地厚地进谏皇上速立栗姬为后，因此导致皇上龙颜大怒，竟然不顾太傅窦婴和太尉周亚夫的劝阻，要废掉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

袁盎很清楚，如果栗姬无法获得皇上的宠爱，那么废掉太子，册立新嗣是迟早的事，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站在了皇上一边。他也认为刘荣不适宜继续做太子，不单单是因为栗姬的人品，更在于其自身的懦弱。

“臣以为相比于太子，胶东王智慧超群，举止合仪，立为太子，乃国之所望。”他的这番言语让太尉和太傅大为不解，但是却顺了皇上的心意。袁盎不是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再一次加深与刘武之间的愤恨。可是，他毫不后悔。

袁盎一番慷慨陈词，影响了包括郅都在内的一大批同僚，结果这场废立的廷议以皇上连发的三道诏书而形势大变。

制曰：太子刘荣，生性懦弱，着即封为临江王；即日起程，不得滞留。立夫人王娡为皇后，胶东王刘彻为太子，中尉卫绾为太子太傅。钦此。

制曰：丞相陶青，履职以来，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朕念其年迈体衰，准予致仕，颐养天年。封周亚夫为丞相，钦此。

制曰：临江王之母栗姬，性度乖戾，觊觎后位，结怨诸姬，朕屡有警责，然不思悔改，言多不逊。着即闭门思过，朕不再见。钦此。

而那位提出立栗姬为皇后的大行则被斩首。

……

袁大人，请您告知下官，到底是谁主使了这次疯狂的暗杀？又是什么人意图毁我砥柱，乱我朝廷？

突然，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闪过脑际，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了，头上冷汗顿出。他对司马叫道："快！快派羽林卫守好袁府，你速率所部沿街察看，本官这就去丞相府禀告。"

说罢，郅都奔出门外，骑上快马疾驰而去……

到丑时一刻，各路什长纷纷前来禀报。这一夜，长安城中有十数位大臣倒在血泊之中。

一颗颗人头落地。

一股股鲜血飞溅。

一具具尸体横陈。

这的确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目标如此明确，手段如此相同，连悬挂头颅的位置似乎都经过主谋者的精心谋划。

丑时三刻，尚冠街布满了羽林卫将士，太常街、华阳街上，军队也在迅速集结。

当郅都陪同周亚夫全副披挂地出现在袁府门前时，几位司马纷纷上前，禀告结果——所有被害者都是拥立胶东王的大臣。在昏黄的灯光下，周亚夫面沉如水，脸色铁青。

他低沉而又有力地说道："大汉天下，哪容蟊贼兴风作浪？郅大人听令！"

"下官在！"

"速传老夫命令，命各城门司直严防死守，决不让一个贼徒漏网。"

"诺！"

郅都正要离去，只听见耳边响起一阵马蹄声，片刻之间，廷尉刘福已来到周亚夫面前。

周亚夫道："情势紧急，请廷尉府诸位值守以待，等抓住刺客，立即审问，务必让他们供出主谋。"

这时候，左右内史也相继赶到，周亚夫严令他们在京畿各县展开搜索，防止贼徒潜入乡里，危害百姓。

待各路官员纷纷领命离去，已是卯时一刻。往常这个时候，正是周亚夫梳洗整装、准备上朝的时候。然这突如其来的事变，让他来不及换上朝服，就匆匆地策马向未央宫奔去……

王婼这些日子脸上布满了喜色，她终于把一个个对手踩在脚下，一举入主了椒房殿。

虽然未央宫黄门总管严锦当着她的面把栗姬送进冷宫的那一刻，她为大行的丢命而心头掠过短暂的一丝自责，但这种心情很快就被黄门、宫娥们的朝拜所冲走。比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来说，牺牲一两个官员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那个倒霉的大行，他至死也不会明白，唆使他在皇上面前提起立栗姬为皇后的谦恭谈话，其实是王婼预设的圈套。

王美人告诉他说，椒房殿总不能就这样空着，既然刘荣已贵为太子，他的母亲栗姬成为皇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王美人告诉他说，知恩图报是人之常理。大行既然为栗姬说了话，她一旦登上皇后宝座，又怎么会忘记大行的功劳呢？就是她为大汉江山计，也要重重地感谢大人。

几乎就在大行遭到皇帝痛斥的同时，王婼带着她的儿子、胶东王刘彻走进了栗姬的宫殿。她像亲姐妹一样称颂着栗姬的容貌和身姿，为栗姬长达四年不能荣升皇后而扼腕，她拉着栗姬的手摩挲着，表示要面奏皇上，尽快册立她为皇后。

而那个心计与容貌差距甚大的栗姬就在这些温言软语中陶醉了，她并不回避“子贵母荣”的现实，当着王婼的面，她毫无顾忌地声言这皇后之位非她莫属。

王婼用体贴的微笑掩藏着复杂而又嫉恨的内心，在两个女人趁着正午的阳光在花坛散步时，王婼适时地折了一支黄灿灿的腊梅，插上栗姬的鬓角，笑道：“妹妹插上这花，愈发貌若天仙了。”而当时，一场废掉太子刘荣的风波正在宣室殿内涌动。

此刻，当女御长紫薇为她奉上一杯热茶时，王婼的眉梢流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意。她从心里鄙夷栗姬的浅薄，她怎么能读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道理呢？

“她哪里配戴腊梅呢？那应该是我头上的点缀才对。”她在心里想。

说起来，其实她走到今天这一步也很不容易。这些年来在栗姬等妃嫔面前忍辱受屈且不说，将亲骨肉扔在安陵乡间也不去论。她不会忘记在立嗣大典的那天，匈奴人忽然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并且指名道姓地要她的

三女儿隆虑公主。

虽说宫苑深深，可她也是个母亲，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女儿远嫁到茫茫草原的。但是，她最终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她在关键时刻的深明大义，使她与皇上的情感又深了一层。她明白，皇上之所以在立后这件事情上举棋不定，也是顾及她的感受。如今只要一静下来，她就会想起隆虑公主走过横桥时的回眸，就会禁不住潸然泪下。

王婊刚在宫娥们的搀扶下坐定，兄弟田蚡就来了。

“臣弟参见皇后娘娘。”田蚡一改往日出入的随意，脸上显出从来没有过的庄重。那淡黄色的胡须，随着叩首的节奏如雀儿尾巴一样微微翘动，使本来就不那么舒展的眉毛更显低垂，与突出的鼻梁挤在一起，看上去显得十分别扭。

王婊被眼前的情景逗得掩口失笑，忽然觉得这位来自安陵的小个子兄弟很滑稽，几乎找不到与自己相似的地方。

“自家兄弟，何必认真呢？再说还没有举行立后大典呢！”她示意紫薇为田蚡看座。

但是，当田蚡站起来的时候，王婊却从他的眉眼间觉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她的心立刻提到了半空，问道：“出何事了，让你如此惊慌？”

田蚡一想起清晨看到的情景仍不寒而栗，说道：“娘娘，昨夜有十几位大臣被刺杀了。”

“啊！谁这么大胆，竟敢在京城行刺？”王婊的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了倾，一脸惊讶。

田蚡摇了摇头，口里讷讷着：“那样子，真令人悚然啊！”

“中尉们呢？难道就没有一点警觉么？”

田蚡一听这话，连忙道：“皇后这一提，臣弟倒想起来了，前几日早朝时，袁盎曾告诉臣弟一件奇怪的事情，说有一天夜里，他正在灯下看书，忽然有一蒙面人闯进府中，言他受了人的钱财，前来取袁大人的头颅。可他潜入京城后，却不断地听到有关袁大人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消息，于是不忍下手。那人道，游侠虽以行刺为业，但决不滥杀无辜，要袁大人好自为之，说完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袁大人没有听出那人的声音么？”

“没有。那人始终没有露出真容，而且声音听起来很生疏，不像京城人氏。”

“那一定是睢阳派来的刺客了。”

“何以见得呢？”

“兄弟难道忘了四年前尚冠街头的血案了么？要不是当时袁盎坐在太尉的车驾上，也许早就做了箭下冤魂了。还有一件事情……”王姼屏退身边的女御长和宫娥，“这件事让本宫百思不得其解。自那次梁王立储的图谋失败后，他就向皇上提出，要从他在京城的王府与长信殿之间修一条复道，不知他有何图谋呢？”

田蚡低头想着王姼的话，越想越觉得其中蹊跷无比，狐疑道：“是啊！复道本是出于安全之虑，不让人窥见皇上行踪，梁王为何要这样做呢？难道仅仅是为了礼抗陛下么？”

“不！”王姼眉头皱了皱道，“是为了掩盖他去太后宫中的行踪。”

“噫！”田蚡不禁倒吸一口气，“这么说来梁王也许就在京城？”

“即使他不在京城，尚冠街上的那座王府也可能是藏奸纳邪之处啊！”王姼说着，心头便益发地沉重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彻儿安危系着王、田两家，倘若彻儿出了事，你我还有活路么？”

田蚡站了起来，坚定地说道：“娘娘不必忧心，臣弟这就去找郅大人，要他加强警戒，决不能让太子出一点差错。”

田蚡走出丹景台的时候，已是巳时了。他忽然想到，再过半个月就是正月了。过了年，就要举行立后大典。看来，这个年是过不消停了。他登上车驾，驭手询问道：“大人是要回府么？ ”

田蚡挥了挥手，很果断地说道：“不！去中尉府。”

但是，在他刚刚登上车驾，未央宫黄门就来传话了，说皇上要他速去宣室殿。田蚡心底“咯噔”一下，不敢多想，就匆匆地跟着黄门去了。

此刻，王姼的心陷入了入宫以来从未有过的烦乱。她忽然觉得宫中的生活太累，不是想着暗算别人，就是担心被别人暗算。于是，她因战胜栗姬而获得的喜悦渐渐退去，一种难以言状的隐忧如同窗外假山上的青藤在心中盘绕，挥之不去。她狠狠地摇摇头，试图将这些烦恼赶出自己的思绪。但她越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就越是心潮汹涌。

用过午膳，王姼觉得有些疲惫，就对紫薇说道：“本宫要歇息一会，任何人都不见。”

昨夜与皇上的云雨和上半天的兴奋使得王姼感到困倦，在紫薇轻轻合上帷帐时，她已悠然进入梦乡了。

王姼感觉自己飘飘然地到了一个云霓环绕、紫气蒸腾的幻境，满天星斗在她周围眨着俏皮的笑眼，一簇簇牡丹花在她的脚下铺开芬芳的道路，

嫣红的花瓣被风托着，飞飞扬扬地点缀着她柔软的肩头。

忽然那云彩开了，蓝天深处走出一群窈窕美女，莲步袅袅地来到她面前，那走在前面的女子是谁呢？那不是陪嫁到匈奴的紫燕姑娘么？她怎么会在这里呢？她们道贺的话像歌声一样悦耳动听，流水一样清脆嘹亮，美酒一样清润甘甜。

那女子轻轻指着前方。王婊便抬眼望去，只见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在苍穹的尽头岿然耸立，灿灿的光芒照得她双眼迷离。顷刻间，从殿门内飘出一条红色的绢帛，直铺到她的脚下。那女子搀扶着王婊的胳膊，温柔地说道："皇后娘娘请。"王婊正待举步，眼前的一切却在瞬间幻化成一片血色。血色的天空，血色的云块，血色的星辰，刚才还温言软语的女子摇身一变，成了栗姬狰狞的面容。王婊低头看去，只见足尖有殷红的血迹，她不禁惊叫一声，跌坐在地，脸色霎时变得惨白。

是的，这是从栗姬身上喷涌出的鲜血，那紫红色的斑点中映出栗姬冷酷的、仇恨的眼神；那早已凝固了的血丝里回旋着栗姬绝望的、愤怒的哭声；那浸渍在锦缎纹理中的血色，把严冬的寒意渗入王婊的骨髓；那无法冲洗掉的血印，把恐惧的阴霾注入这个即将走向人生顶峰的女人心底。

王婊醒了，发现紫薇正站在床前，正轻声地呼唤。她一抹额头，冷汗淋漓。

"彻儿！我的彻儿！"她的目光焦急地四处寻找。

"娘娘！太子被皇上召到未央宫去了。"

"哎呀！"王婊一下子跌坐在榻上，颤抖的右手抚着急剧跳动的心，"这是怎么了？本宫这是怎么了？"

太子刘彻是在思贤苑里听到十几位大臣被杀的消息的。

清晨，他在黄门的伺候下乘车穿过杜门大街时，看到满街都是羽林卫将士，便知朝廷发生了大事。他询问身边的黄门，却不得要领。待他走进思贤苑讲书堂，却没有看到往常总是先到的太傅卫绾。

"太傅为何还没有到？"刘彻向思贤苑黄门总管问道。

黄门总管脸上的惊惧还没有退去，急忙上前禀奏道："袁盎等十数位大臣昨夜遇刺身亡，卫大人一早就奉旨去宣室殿觐见皇上了。"

"大汉朗朗乾坤，几个蟊贼岂敢猖狂？"刘彻说着，就转身朝外走。

黄门总管急忙跟上来问道："殿下这是要去何处？"

"本宫这就去宣室殿，求父皇允准本宫捉拿刺客。"

黄门总管一听就急了，紧走几步，赶到刘彻前面跪倒了：“太傅临行时反复叮嘱，要殿下将昨日布置的文章写完。擒贼之事，皇上自有定夺。殿下此刻要前往皇宫，太傅回来若是责问奴才，奴才如何担待得起？”

刘彻挥了挥手，却没有回去的意思，继续朝外面喊道：“轿舆伺候，本宫要前往未央宫！”

黄门总管从地上爬起来，追着刘彻的脚步喊着：“殿下！殿下！万万不可啊！”可他还是眼巴巴地看着刘彻登上轿舆，出思贤苑去了……

长安一夜间十数名大臣死于非命，朝野一片震惊。尽管刘启面对众多的大臣，表现出临乱不惊的镇定和从容，可这自大汉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还是让他内心忐忑不安。朝会一结束，他就要严锦去传周亚夫、卫绾、郅都、刘福和田蚡到宣室殿议事。

当严锦战战兢兢地呈上袁盎写给同僚们的最后一卷信札时，刘启朝殿外喊了一声“袁爰卿”，然后就叹息着闭上了眼睛，喉头哽咽道：“他们皆是国之栋梁啊！”

周亚夫、卫绾、田蚡等人很自然地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同四年前尚冠街头的血案联系在一起，郅都更是把锋芒指向了睢阳。

这时候，一位黄门进来禀报，说城门司直在黎明时抓到几个神色诡异之人，后经审问正是行刺大臣们的凶手。

刘启盛怒到了极点，吼道：“朕要将这些乱臣贼子碎尸万段！”

可刺客首领羊胜、公孙诡却借着羽林卫与属下们打斗的机会，逃出京城，往睢阳方向去了。

事情一牵扯到梁王，刘启就为难了。太后在那里坐着，就如同一堵墙让他感到棘手。可如此大案，岂能大而化之呢？不擒住凶犯，会殃及更多人的性命。正踯躅间，却听见殿外传来稚嫩的声音：“孩儿愿往睢阳擒拿凶犯！”

大臣们回头看去，只见刘彻气宇轩昂地进了宣室殿。刘启立时满脸不悦，斥道：“不经宣召，你为何来此？”

刘彻跪倒在地说道：“启奏父皇，孩儿此来是请缨前往睢阳捉拿凶犯，请父皇恩准。”

“一个孩子……”刘启断然拒绝，“朝廷大案，你不知深浅，还不速回思贤苑去！”

“孩子又怎么了？”刘彻的眼睛透出倔强和自信，“孩儿在思贤苑中读书时，窦太傅曾讲过，甘罗十二岁就出使赵国，孩儿都八岁了，比当年孔

子的老师项橐还要长两岁呢！”

“你！”刘启吃惊地看着他，他没有想到刘彻会拿这些人反驳，“今非昔比，你可知此案轻重？”

“股肱之臣，死于刺客，是可忍，孰不可忍！孩儿身为太子，理应替父皇分忧，为朝廷除害！”

见此情景，卫绾十分着急，他生怕皇上一怒之下，责怪自己为师不严。他急忙上前，低声对刘彻道：“殿下！此事牵涉到梁王，他可是殿下的皇叔……”

“皇叔又如何？皇叔就可以目无朝廷，为所欲为？当年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不也是父皇的皇叔么？”刘彻高声道。

“那太后那边……”

“这个……”刘彻挠着头，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连皇上也感到为难的问题。他想不了这么多，他有限的阅历还无法面对复杂的现实，更无法理解身为九五之尊的父皇为什么事事都要看祖母的脸色。

这时候，田蚡也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了。他不能眼看着外甥的地位有丝毫动摇，于是便上前禀奏道：“皇上完全可以绕过太后处理此事。”

闻言，刘启立即申斥道：“你是要陷朕于不孝么？”

对触及皇上情感的事情，卫绾的话语显得更加委婉一些：“田大人的意思是在案情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先不要惊动太后。也许这事本来就跟梁王无任何关系，到那时也好还梁王一个清白。”话说到此处，刘启紧绷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些松动。

他转脸打量了一下刘彻，虽然他脸上还没有脱去童稚，然而面对如此大案，他竟毫无惊惧之色。刹那间，当年王婊怀孕时的奇梦涌上心头。

那是在他们云雨两个月之后的一天，王婊告诉皇上，夜间忽得一梦，有红日扑入怀中，不久就从太医那里传来喜讯，说王美人怀孕了。也许是上苍注定了他要承继大汉国脉的重任，这些年来，窦婴在谈到两位皇子时，总是不自知地流露出对刘彻的赞赏。

是的！从太祖到先帝，哪一个不是从风口浪尖上走过来的呢？刘启最终决定，让太子随周亚夫和卫绾奔赴睢阳。

“那就依卿所奏！丞相率五千人马先行到睢阳城外驻扎，郅都持诏奉节入城擒拿凶犯，所有行动不能伤及梁王，太子由卫绾陪同，随后出行。”

……

这是关中平原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风每天从南山头刮起，掠过平原，把滔滔东去的渭水冻成坚冰。只有猎猎的旌旗告诉东去的队伍，战争就在眼前。昨天，他们还在长安城外举行了短暂的开拔仪式，今天就已经奔驰在两山夹道的函谷关外了。

刘彻的车驾走在卫队的中间，这位身披狐裘、捧着木炭手炉的太子现在正依偎在卫绾身边。他还没脱离稚气的眼睛很不安分，时不时想掀开窗帘。每到这时候，卫绾总是很谦恭地以臣子的身份，又带着长者的温厚劝他："外面太冷，殿下身体要紧，此去还有很长路程，千万不能染上风寒。"

刘彻听到这些话后很失望，百无聊赖的把手炉弄得嗡嗡作响，甚至天真地埋怨卫绾，说究竟是太傅应该听太子的，还是太子处处要受太傅的约束呢？

面对这个比同龄孩子早熟的太子，卫绾并不辩解，只是报以温和的微笑，而不像窦婴那样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

望着身边陷入沉思的卫绾，刘彻的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受，奇怪！同样的意思，舅父说了，父皇就不高兴；太傅说了，父皇怎么就那样深信不疑呢？正想着，前军司马来报，说函谷关守将李息就在关外迎候。

刘彻早被憋坏了，听说守关将领在外迎候，他立即放下手炉，跳下车来。他抬眼望去，这函谷关果然地势险要，两边峰峦叠嶂，直插云天，山上林深路隘，关城就筑在两山之间，恰似一只猛虎，雄踞在千里驰道上。

刘彻向卫绾问道："当年秦皇就是从这里去山东巡视的么？"

"殿下所言极是。秦皇先后五次东巡，有三次是从这函谷关经过的。"

刘彻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与好奇，进而问道："听窦太傅说，高皇帝也是从这里进入咸阳的？"

卫绾点了点头："殿下好记性。当年高皇帝与项羽定下盟约，先入咸阳者为王。那年八月，高皇帝率军攻下武关，驱兵关中，进入咸阳，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遂成千古佳话。"

刘彻在一旁听得入神，眼神光彩熠熠，幼小的心灵联想到未来，自己一定也像秦皇、太祖那样威风，于是性至于情脱口而出道："大丈夫当如是也！本宫将来一定要扫平内忧外患，缔造大汉盛世。"

卫绾转脸凝视着刘彻，他披着一件皂色的大氅，边上缝着一轮白色的裘毛，内着玄色长袍，腰扎褐色革带，佩戴虎头鞶，足蹬黑色战靴，小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煞是英俊，他顿时为太子的壮怀激烈而感到兴奋。

他正看得入神，刘彻忽然扯着他的衣袖问道：“那依太傅说，本宫这次算不算东巡呢？”

卫绾笑了，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太傅，您说呀，您不是老师么？老师还有什么不懂的？”

卫绾连忙拱手道：“殿下恕罪！臣非圣贤，岂能尽知天下事？”说完，他把刘彻拉到一边，低声劝道，“皇上在上，殿下说话还需谨慎些。”

刘彻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似乎明白又似乎有些懵懂地点了点头：“就依太傅，本宫不说就是了。”

但刘彻还是无法掩饰其天性，看到函谷关上旌旗猎猎，刀枪林立，守关将士个个精神抖擞，阵容严整，刚刚被卫绾平复的兴奋顷刻之间又躁动起来。他上前挥手向将士们致意，稚嫩的童音驾着寒风，在两山之间荡起阵阵回音：“将士们辛苦了！”

“恭迎太子殿下！”

……

喊声在山间久久回荡，直到遥远的天际。

卫绾见状，分外吃惊，心想，小小年纪，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啊？他的思绪还没有回转过来，李息已经上前行礼了。孰料刘彻摆了摆手道：“将军请起。本宫在思贤苑中陪荣哥哥读书时，窦太傅曾说过，先祖文帝劳军到细柳，周亚夫以甲胄之身不拜，而行军礼。祖父非但不怪罪，反而称赞他为‘真将军’。太傅，本宫是不是也该这样呢？”

卫绾频频点头，心中却暗暗惊叹，窦婴对太子的影响真深啊，以致都成了刘彻的影子，这应是为师者的荣耀啊！

在经过由将士们组成的走廊时，卫绾问起周亚夫与郅都过关的时间，李息说已经过去有六日了。卫绾的心稍稍松了下来，按照这个行程，等太子到达睢阳城时，一切都应该安排妥当了……

而此刻，军次睢阳的周亚夫也在担忧刘彻的安危和郅都查案的结果。

傍晚时分，周亚夫走出营门，望着二里外的睢阳城头，十分惊异地摇了摇头。

睢阳果然不像其他诸侯国都城那样——在城楼的高度上比长安城低了许多，城墙的规模也与诸侯的身份大抵相当。而眼前的睢阳城，城楼高耸，城墙恢宏，吊桥高悬。城头上“刘”字和“梁”字大旗迎风招展，影影绰绰地瞧见城墙上巡逻队伍的穿梭，俨然一个中原长安。

周亚夫捋了捋胡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藩国不削，必成大患啊！”

七国之乱平息仅仅四年，如今又闹出十几位大臣被暗杀的风波来……周亚夫眼里充满忧郁，思绪渐渐地转到了这次出征睢阳上来。他知道，这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披挂上阵、号令三军了。皇上之所以把擒拿凶手的重任交给自己，完全是因为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太尉来统军罢了。难道皇上不知道自己长于兵事而不善于打理国政么？显然，皇上因为自己曾为废太子刘荣辩护而心生了芥蒂。

要说自己还算是好的，窦婴不是已经赋闲在家了么？他似乎还看出皇上改任自己为丞相的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新太子年纪太小，皇上怕他将来驾驭不了这一帮老臣。这一点，最让他感到委屈。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他周门世代忠良呢？委屈归委屈，耿直的周亚夫决不容许自己对皇上有一闪念的埋怨。他也知道，此次出征非同小可，这不仅因为梁王对他当年没派救兵到睢阳而耿耿于怀，还因为他是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果得罪太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要让皇上和太子知道，周亚夫是忠臣。

天阴得很，睢阳上空的云团被寒风卷着从他的头顶飞过。他抬头望去，只觉得有清凉的水珠落在额头。噢！纷纷扬扬的雪花不知什么时候静静地开始飘落，他捂着双手，哈了一口热气，抬起头再望了望雪中的睢阳城，自言自语道：“这个郅都，到这时候怎么还不见回来呢？”

一双手从背后为他系上了披风，回头看去，原来是他的儿子、官居中郎将的周建。

“父亲，下雪了，还是回帐去吧？”

“郅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为父实在是不放心。”

“郅大人一向处事干练，再说他是奉旨行事，料梁王也不敢怎样。”

“话虽如此，可为父作为当朝宰辅，身负重任，怎么能放心得下呢？”周亚夫望着与自己并肩而站的周建，问道，“对了，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他指的是皇上改任他为丞相后，他知道自己从此将告别战场，因此一回到府中，他就要儿子到工官处购买五百甲盾，以备陪葬之用。

周建道：“请父亲放心，孩儿当日就到工官处议妥了。这次回去，孩儿再去催问。不过，父亲，孩儿……”

“有什么话就说，为何吞吞吐吐的？”

“依孩儿看来，父亲是不是有些多虑了？”

“宦海沉浮，不尽险恶啊！为太子废立之事，皇上已经很不高兴了，这次又要得罪太后，这不是一条夹缝么？”他说到这里，把披风裹了裹，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怆向着眼角涌来，“为父一把年纪，生死荣辱都不重要了。只是你身为家中长子，还要好自为之，周家就全靠你了。”

周建听了这些话，不知说什么好，父亲心事重重，深深地感染了他。

“为父知道你一向孝顺，你母亲那里我不担心什么。只是以你的性格，朝廷的许多事情恐怕难以应付。”

“还请父亲指点。”

“依为父看来，你遇事可以向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卫绾，他为人忠厚坦荡，又曾追随为父平叛，相交甚笃；另一个就是灌夫，他虽然鲁莽，但为人正直，且又精通兵法，为父向来把他当作知己。”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周建说这话时，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周亚夫的语气顿时加重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流什么眼泪？”

周建有些不好意思，辩解道：“孩儿只是被雪花迷住了眼睛。”

说话间，从远处传来“嘚嘚嘚”的马蹄声，周亚夫抬眼眺望，只见苍茫的暮色中，一队人马向着大营飞奔而来，队伍所过之处，荡起迷离的雪尘。没过多久，马队就来到周亚夫父子面前。

“下官回来甚晚，让丞相担心了。”

“大人辛苦，快到帐中说话。”

“丞相一定等急了。”郅都接过卫士递过来的热酒，一饮而尽。他抹了抹嘴唇，一路的风寒顿时被驱散而去。

“连日来，下官遵照皇上的旨意，率人在睢阳城中缉拿嫌犯，与梁相轩丘豹、内史韩安国等一起搜索，已经将十余名嫌犯缉拿归案。惟首犯羊胜、公孙诡在逃。”

“梁王对此事态度如何？”周亚夫问道。

郅都冷笑道：“梁王表面上对行刺朝廷命官之事非常愤慨，一再要轩、韩两位大人协助下官，务必一人不漏地将所有嫌犯缉拿归案。可当下官追问羊、公孙两人行踪时，他却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有人举报说，二贼就藏匿在梁王府中。只是眼下尚无确凿证据，故下官不敢贸然进王府搜查。”

周亚夫听罢，眉头紧皱，沉思许久才道：“这就难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如果让二贼脱逃，不仅无法向皇上复旨，而且日后必

成大患啊！可这进入梁王府，也非同儿戏，如无证据，难免有僭越之嫌。”

“依下官看来，既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就不必避嫌，进梁王府中搜查也无妨。如果丞相感觉不便，此事就由下官去办。皇上怪罪下来，下官一人承担。”郅都慨然道。

周建也在一旁进言道：“孩儿也以为当务之急是捉拿凶犯，孩儿愿与郅大人一起为父亲分忧。”

郅都鹰一样的眼睛看了看周建道：“听大人的意思，下官是贪生怕事之人了？”说罢，他又饮下爵中之酒，两颊泛红，说出的话都带着浓烈的酒气。

“论起对皇上的忠心，下官的一颗热心天日可鉴。丞相可记得当年陛下游于上林苑，贾姬随行。贾姬如厕，遭遇野猪，命在旦夕，陛下要亲自去救。是下官对皇上说，今天死了一个贾姬，明日就会有另一美姬进宫，可执掌大汉天下的却只有陛下一人。如果陛下为了一个贾姬而轻生，如何面对宗庙，面对太后呢？后来，野猪逃去。太后闻之大喜，赐下官金百斤。若论起执法，下官与两位大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下官作为中尉，身负掌刑重任，怎能置大汉律法于不顾呢？倘使搜出了反贼还好说，倘使毫无所获却惊扰了梁王，太后追究下来，你我丢官事小，连累了太子和丞相……”

“如此踯躅不前，优柔寡断，贻误了擒贼大事，皇上更要追究。”周建抢道。

周亚夫摆了摆手，欲待说话，却见从事中郎从门外匆匆进来，说太傅与太子到了。如同久雨初晴，周亚夫的脸上豁然开朗，心头轻松了许多，连道：“快！快！出帐迎接太子殿下。”

未及众人反应过来，周亚夫已先行出帐，又是拂尘，又是整冠，又是捋须，一副严肃的样子。

“臣周亚夫恭迎太子殿下！”

连禀数声却无人答应，周亚夫借着灯火细看，才发现沉沉夜色中，太傅背着一人。他不禁大惊，莫非太子路上遇险？他一个箭步上前，满脸狐疑地问道：“太傅，这是怎么了？”

卫绾摇着头，径直进了中军帐，轻轻将刘彻放在榻上，拉了锦被盖了。自己才撩起袖襟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疲惫地笑道：“真是个孩子！说着话就睡着了。”

周亚夫“啊”的一声：“吓煞在下了。”

大家听卫绾说明情由，脸上的紧张顿消。卫绾接过卫士送上的热酒，已顾不上仪容，仰起脖子就灌进腹中。周亚夫见状，忙招呼太傅落座，笑着道：“看太傅刚才的神色，真有点周公辅成王的意思啊！”

卫绾喘着气连连道：“快别取笑在下了，还请丞相备些酒食来，众位将士都饿坏了。”

第二章

慧识忠勇赠虎鞶 谋出少壮擒元凶

用过酒菜，已近午夜。周亚夫对刘彻道：“太子一路劳顿，臣早已在营中安排了寝宫，虽是简陋了些，却也能遮风御寒。”

刘彻此刻早已从梦中醒来，加之喝了些米酒，此时已毫无睡意，一定要听关于缉拿凶犯的计划：“既然父皇要本宫督办此案，丞相和太傅就该对本宫一一奏来，而两位大人却要本宫去睡觉，是不是以为本宫是一个孩子，就轻看了本宫？”

周亚夫和卫绾见相劝不成，只好由了他的性子，听郅都叙述完半月来在梁国境内搜索的情况。

周亚夫为难道：“此次擒凶，不比在战场上，是非容易分辨。虽有人举报，可毕竟没有凭据，我们如果贸然进入梁王府，于法于理都不通。”

刘彻却是一脸正经：“既是奉了父皇的旨意，皇叔亦当全力协助，本宫明日就进城说服皇叔。”

卫绾连忙劝道：“殿下此举万万不可。”

“这是为何？”

“殿下身系大汉国脉，岂可劳动玉体，这些事情交给臣等去办即可。”

“说来说去，太傅还是拿本宫当孩子看了。本宫连梁王府都不敢进，将来还如何率军讨伐外虏呢？”刘彻的孩子气一来，就分外倔强。

卫绾拈须沉吟了良久才道：“最好是设法让梁王主动地交出羊胜、公孙诡二贼。”

周亚夫不解道：“太傅此言差矣。行刺朝廷命官是何等严重的罪行，梁王不可能不知道此事的轻重，怎么会引火烧身呢？”

听卫绾这样一说，郅都眼前一亮，忙起身禀告道：“太傅的话让下官想起一个人来。”

刘彻忙问道：“谁？”

“多日来，臣与梁国内史韩安国一起追捕逃犯，深感此公为人忠厚，处事稳健。又精通申、韩之术，集文韬武略于一身，虽与梁王私交甚笃，却对羊胜、公孙诡二贼的作为很是愤慨。”

“韩安国？本宫倒是听说过这个人。”

“韩内史还向臣介绍了一个人。”

刘彻忙不迭地问道：“什么人？”

卫绾心想，殿下怎么对什么人都感兴趣呢？于是随口道：“郅大人说的可是司马相如？”

“正是！”郅都话音刚落，刘彻又在一旁插话了，“可是那位长于辞赋的司马相如？”

卫绾不想刘彻也知道司马相如此人，惊讶地问道：“殿下也知道此人？”

刘彻说到兴奋处，不禁眉飞色舞：“当初窦太傅曾对本宫说到过司马相如的才华。本宫能见此人，也不枉做一回太子了。”

醉心于行伍的周亚夫虽然静静地听着大家谈话，心中却翻起连天波浪。不善交际的他往日里很少与皇子见面，对这位新太子更是知之甚少。征战多年，在他的印象中，皇室贵胄大都是纨绔子弟。可仅仅只几个时辰，他已感受到了刘彻的王者气象。到这时候，他才真正领悟到皇上改立太子的深谋远虑，不由得从内心里感叹。

但作为丞相，此时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尽快将首犯捉拿归案。

“郅大人的意思是……”

“如果韩安国和司马相如能说服梁王交出羊胜、公孙诡二贼，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刘彻很快就知道了郅都的用意，拍着双手道：“这样很好，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攻伐上策！”

可卫绾还是担心韩安国能否心甘情愿去当说客。

刘彻笑道：“这有何难！明日传韩安国来问问便是。”

周亚夫有点不放心：“据臣所知，韩将军乃重义之士。当初平叛时，睢阳

大兵压境，是他顶住了弃城的主张，全力抗敌，才为梁王赢得殊勋。现在要他……”

卫绾接过周亚夫的话道：“丞相的意思在下明白，大人是怕韩将军担上贰臣之名。其实，无论是梁王还是诸王，都是皇上的臣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于朝廷是大忠，忠于梁王是小忠，这个道理对韩将军来说，是不难权衡的。”

“太傅所言极是！”刘彻浓黑的眉毛悠悠抖动，大声宣布，“明天一早就传话给梁王，说本宫到了。”

众人先是一愣，而后周亚夫合掌而击，连称妙计：“这对梁王也是一个考验。若是他未做有负朝廷的事情，一定会亲自来迎接太子；若是他心怀叵测，臣这里有五千精兵，他一定不敢贸然出城，只会派使者前来表示慰劳之意。”

“眼下最可能来的人就是韩将军了。”

周亚夫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是担心韩安国难以割舍与刘武的私情，问道：“万一韩将军他不……”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被刘彻截住了：“丞相不必多虑，他只要进了这座营帐，就在朝廷的掌握中了。他要同意一切都好说，他要抗拒那就一并拿了回京复旨。”

众人都被刘彻的果断所折服，周亚夫心想，从小看老，现在就如此，将来当了皇上，杀起人来一定不会眨眼的。

……

梁王府坐落在睢阳城的东侧，这一片庞大的建筑对睢阳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尽管他们知道这里居住着当朝至贵的梁王，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王爷的身影，而只能透过复道的喧哗去想象那车驾的豪华，仪仗的威严和皇家的气派。因此，他们更无法知道在这片貌似平静的深宫中，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

而此刻，刘武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也有些烦躁不安。

显然，皇上把京都血案的源头追到睢阳了。否则，他怎么会陈兵城外呢？虽然说这是追索逃犯的必备，可刘武心中明白，如果在梁国境内找不到羊胜和公孙诡，战火势所难免。一旦动起刀兵，他又怎会是周亚夫的对手呢？

他清楚羊胜、公孙诡就在府中藏匿，而这种藏匿不可能持久，他要与这两位最信赖的心腹商量对策。

“周亚夫大军虎视眈眈，你们说这该如何是好？”

羊胜似乎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他慨然道：“请殿下放心，在睢阳地面，周亚夫未必熟悉地形，打起仗来谁胜谁负，也未可知。”

“将军此言差矣！”公孙诡截住羊胜的话头，捻着胡须道，“且不说周亚夫善于用兵，单就睢阳山川情势而言，他当初抗击七国叛军时，就曾在这一带驻军数月。睢阳的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打起来未必对我们有利。”

“照先生这样说，我等就只能束手就擒了？”羊胜不以为然地反问道，“先生总是这样谨小慎微，哪里是干大事的样子？”

对羊胜的指责，公孙诡并不理会，现在不是与这个莽汉计较的时候，大敌当前，他们需要的是团结。公孙诡放开指尖的胡须，看了一眼刘武道：“为今之计，只能智胜。”他自信的目光停留在窗外的雪幕上，笑道，“此天助我也。”

刘武转过身，看着公孙诡问道：“何谓天助我也？先生无须打哑谜，本王现正在火炉上烤呢！”

“臣听说，昨夜太子已经到了睢阳。”

“这又如何？”

“依臣看来，太子年幼，凡事都是周亚夫和卫绾的主意。”

“先生能不能简单些？”

“王上是皇叔，总不该让太子住在冰冷的军营吧？”

“先生的意思是……”

“王上可以皇叔名义，邀请太子住到睢阳城中来。”公孙诡站起来，环视一下周围，“只要太子住进城中，一切就都在王上掌握之中了。进，可以太子为筹码，逼迫太后和皇上立王上为储君；退，也可以让皇上暂时退兵！”

刘武满脸狐疑：“这行么？”

“王上！此乃可遇不可求之良机。臣料定周亚夫为太子安危计，断不敢攻打睢阳。若是因动刀兵而危及太子，王上不是又可以上演一出新的清君侧了么？那时候……”

“可是，派谁去好呢？谁又能取得周亚夫和卫绾的信任呢？”

“臣以为有一人可担此重任。”

“先生是说韩安国？”

“王上圣明！臣听说韩将军颇得长公主信任，皇上也赐过他黄金百斤。”

刘武叹了口气道：“看来也只有他了。”

第二天，郅都奉刘彻的指令进城后不久，就带着韩安国回到了汉军大营，他先是拜见了周亚夫，然后又在他们的引导下前往刘彻的寝宫。

军营里喊杀连天，将士们正冒着严寒操练军阵。只见点将台上，周建稳坐，一位司马挥着手中的彩旗，士兵们按照彩旗的指令，时而集结，时而分散，时而一字长蛇，时而巨龙入海，演绎着各种阵法。而在军营的另一角，一队士兵在司马的带领下，操练着骑射。一匹匹战马嘶鸣着从校场驰过，带起阵阵雪尘。

韩安国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看了好一会儿，才收回目光。他从心底叹服周亚夫的带兵才能，难怪刘濞一伙一遇到他就纷纷败北。在这样的精兵良将前，羊胜、公孙诡挑唆梁王与朝廷分庭抗礼，是多么的不自量力！韩安国正想得出神，周亚夫却在一旁催促道：“韩大人，请这边走。”

韩安国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道：“丞相真是治军有方啊！”

“韩大人过奖了。老夫乃一介武夫，只知效忠皇上！”

“朝廷有丞相主兵，乃社稷之福啊！”

周亚夫摇了摇头叹道：“廉颇老矣！老夫期待有年轻的将军主兵，辅佐皇上，强国安邦。听说韩大人不但精通兵法，且对申、韩之术也颇有心得，前途不可限量啊！”

“下官才疏学浅，只求效命朝廷，还请丞相多加指点才是。”

两人说罢，相视而笑。

刘彻的寝宫在大营中央，说是寝宫，其实也就只比军中的其他营帐更大一些。下了一夜大雪，睢河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寝宫在大雪衬托下，更增添了冰冷的威严。那些持戈守卫的羽林卫士兵，每隔三五步就是一岗，从路口一直排到寝宫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听见有踩踏积雪的声音，立即警觉起来，喝道：“太子在此，何人走动？”

周亚夫挥了挥手，对士兵们道：“你等不必惊慌，这是梁王的使臣韩大人。”

士兵收回兵器，拱手躬身道：“丞相请，大人请！”

刘彻早已起床，正在练剑。一把短剑在他的手中舞得密不透风，一会儿

凤凰展翅，一会儿犀牛望月，卫绾在旁时不时指出其中的破绽。看样子，已经练了有些时辰了，他的小脸红扑扑的。

看见周亚夫来了，卫绾赶忙上前见礼。

刘彻宝剑回鞘，周亚夫就不失时机地把韩安国介绍给他。韩安国正要行朝拜礼，却被刘彻一把拦住："大人快快请起！这是军营，又不是京城。"

韩安国便不知所措，局促地说道："殿下！这……"

"皇祖早就立下规矩，军中不行朝拜之礼，不信你可以问丞相。"

周亚夫又是一惊，叹道："殿下果然是博闻强记啊！"

刘彻一边进帐，一边说道："这些都是窦太傅告诉本宫的，可本宫认为这有道理。三军将士，每日不是操练就是打仗，让这些繁文缛节捆住手脚，还有多少时间练兵习武呢？太傅，您说是不是？"

卫绾点了点头道："太子所言极是。"

但是，韩安国进帐后，还是行了该有的礼数，并禀奏道："梁王闻听太子驾到，甚感不安，并大骂羊胜、公孙诡一伙无视朝廷，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劳太子冰天雪地，驱兵千里，一定要微臣作为使者迎接殿下入城。梁王早已命人准备好了行宫，就等太子殿下入城。"

周亚夫等人在旁边听着韩安国转达梁王的意思，一时间如坠五里云雾之中，猜不透他的心思。不料刘彻冷不丁问了一句："那依韩大人之意，本宫是住进皇叔的睢阳城中好呢，还是就住在这里好呢？"

韩安国略思片刻便说道："臣作为梁王的使者，身负王上的使命，自然要完整地禀奏王上的意思。至于臣的意见……"

"本宫问的就是你的意见！"

韩安国望了望周亚夫、卫绾和郅都，眉头紧蹙，神情顿时凝重起来："只是臣作为王上的使者，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周亚夫道："大人现在汉军大营之中，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还是卫绾善解人意，道："老夫理解大人的难处，大人素重情义，如果老夫没有猜错，大人的主张一定与梁王的使命有相违之处，说出来怕落个不忠的罪名。不过，依老夫看来，梁王与皇上乃同胞手足，绝不会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即使暂时有离心之为，也是受了乱贼的蛊惑。而离间梁王与皇上的关系，正是乱贼之所图谋。大人一世英名，也决不愿意看到汉室骨肉相残吧？"

卫绾的一番推心置腹，令韩安国十分感动，疑窦顿消。

“太傅所言，也是下官所虑。两名贼首尚未落网，眼下太子还是不要进城的好。”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无论是周亚夫，还是卫绾、郅都，都从韩安国眼中读出发自肺腑的真诚和仁厚。

卫绾上前一步，拉住韩安国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难得大人一片忠心，大汉有大人这样的忠臣，何愁奸贼不能落网？”

韩安国刚刚起身，在刘彻身边伺候的黄门已将一爵热酒送到他的手中。韩安国接过酒爵，似有一股热流在胸中奔涌，他随之转身面向刘彻，索性把自己多日来对梁王的劝谏、与羊胜、公孙诡等人的争执和盘托出。

“臣这就回去说服梁王交出羊胜、公孙诡二贼，待臣擒拿二贼后再饮此酒不迟。”韩安国说罢，转身向外走去。

“韩大人请留步。”

刘彻随手从腰间解下随身佩戴的虎头鞶，将征询的目光投向卫绾和周亚夫：“丞相、太傅！本宫可把此物赠予韩大人吧？”

周亚夫十分感佩，他小小年纪，倒学会了笼络人心。虎头鞶戴在刘彻身上，只是私人之物，如今赐予梁使，其意义非同一般，他们当然赞同。

“韩大人请看，这上面刻有本宫的小名。日后大人进京，凭借此物，就可以直接来见本宫。”韩安国的心潮再次涌动，把赠物藏好，便翻身上马出了汉营，直奔睢阳去了。

韩安国一走，周亚夫立即传来郅都，吩咐他持节进城，缉拿要犯。又传周建等人，令他们迅速整顿军马，做好攻城准备。

卫绾见此疑惑道：“丞相还信不过韩大人么？”

“不是老夫不相信韩大人，但在老夫看来，韩大人此去，祸福两可。倘若梁王念及社稷，定会听从韩大人的劝谏，交出羊胜、公孙诡二贼；如果他翻脸不认人，那么韩大人就要大难临头了。老夫现在这样做，是有备无患。”

周亚夫告退后，刘彻的心早已不安分了，对卫绾道：“这半天把本宫憋坏了，这军营真不能与未央宫相比，连个玩的地方也没有。”说罢，就朝帐外跑去。

卫绾追上去喊道：“殿下，外面天冷……”

冬日的睢河，早已没有了欢动的浪花，河面冻结成冰，与中原大地融合

在一起，显得辽阔无边。垂柳枝头挂满了雪花，时不时落下晶莹的雪团，被风一吹，恰似带雨梨花，纷纷扬扬地在天地间飘洒。对面是一个村庄，点点农舍，沿着河岸蜿蜒曲折坐落；太阳在雾气的过滤下，轮廓清晰地悬挂在上空。刚才还在埋怨的刘彻，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

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千里冰封、气势恢宏的景观。特别是当他看到河面上有十数小儿追逐嬉戏打雪仗的场面，顿时兴奋异常。往日深宫重重，每动一步都有大群宫娥、黄门相伴，他们要么只会回答一个“诺”字，要么就只会拣好听的说，哪有什么自在呢？

刘彻眼里充满了羡慕，回过头来对身后的黄门们道：“本宫与你等也来打雪仗如何？”黄门们听了垂手而立，众口一词地道不敢。刘彻很不高兴，可任由他怎么说，黄门们只是呆若木鸡般地站着。

刘彻气不打一处来，弯腰捏了一团雪，就朝一个黄门的头上扔去。那黄门赶紧抱住头，既不敢躲闪，又不敢还手，只是口中连连求饶。刘彻也不管这些，只管任着性子用雪球击打着黄门们，一时间求饶声此起彼伏。

刘彻的心中忽然生出惆怅，觉得自己永远没法像远处那些少年无拘无束地嬉戏。他说不清这感觉是优越，还是落寞，于是把捏在手上的雪球扔在地上，兴味索然地对惊魂未定的黄门们道：“起来吧！本宫不跟你们玩了，本宫去找那些人玩去。”

黄门们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说话，刘彻很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就从羽林卫的缝隙间穿过，直奔河中心而去，却不承想被从身后赶来的卫绾拦腰抱住了。

刘彻扯着嗓子叫喊，却无法挣脱卫绾的双臂：“放开本宫！太傅为何要阻拦本宫？”

卫绾一脸严肃：“殿下不能去。”

“为什么？为什么呀？”刘彻倔强地把头扭到一边，嘴噘得老高。

“因为您是太子。”

“太子怎么了，太子就不能和别人一起嬉戏么？”

“太子忘了此行的使命么？”卫绾虽然仍然以君臣的语气与刘彻对话，可其中分明加入了老师对学生的教诲，“皇命如天。臣在长安听到殿下请命缉拿乱贼，深感上苍赐英主于我大汉。现在贼首在逃，殿下却置皇命于不顾，放纵自己，倘若皇上知道，岂不是要责罚微臣失职么？”

卫绾的话字字落地，铿锵有声，刘彻虽然情感还没有转过来，但是也不

再执拗了。

见刘彻不再强辩，卫绾便知道他已经明白错了，他毕竟是当朝太子，又天资聪颖，只能点到为止。再说他也只是个孩子，贪玩也是他的天性，说不上多大过错。况且像他这样的个性，只能疏导而不能强求，于是卫绾用谦恭而又平和的语气说道："韩大人、郅大人进城已经多时，殿下还是回大营去等候消息吧！"

"就依太傅！"刘彻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回头看去，只见黄门们还跪在地上，一个个脸上冻得青紫，牙齿"咯咯"的直打战。

"你等还不起来，是想冻死么？"说罢，他就与太傅一起回大营去了。

……

午后未时，韩安国安排好郅都后，就径直到梁王府复命。

在韩安国前往汉军大营的这几个时辰里，刘武焦虑不安地在王府大厅里徘徊。不管太子会不会接受邀请，刘武都觉得他已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不知道诓太子入城的计谋是否会得手，如果被周亚夫、卫绾等人识破，又会是怎样的结果？

四年前，吴王联合楚王起兵造反，结果是身死国除，而今只有他孤身一人，岂非以卵击石？况且，当初他本意也只是恐吓朝中反对立他为储君的大臣，并不想闹到骨肉相残的地步。他是有名的孝子，不能置太后的情感不顾；但他也不愿意亲手把羊胜、公孙诡送上断头台。他们有什么错呢？他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让自己掌握大汉的权柄么？

昨晚，羊胜、公孙诡又一次与刘武聚在一起，三人酩酊大醉，借着蒙眬醉眼，羊胜望着刘武紧蹙的双眉，络腮胡子剧烈地抖动着，大声道："王上！自古忠臣不事二主。臣自跟随王上以来，一片忠心，苍天可鉴。臣与公孙先生之作为，毫无私心，只因王上匡扶汉室，功盖天下，掌握四海，天理使然。臣等拥立王上为储君，实乃应天顺时之举……"

公孙诡接过羊胜的话道："自古成王败寇，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臣已无悔。臣知道王上的难处，就请王上命人缚了臣等到京城请罪。臣死不足惜，只恐王上从此无望矣。"说完，羊胜和公孙诡跪在地上，做出一副束手就擒的样子。

"唉！二位爱卿这是干什么，本王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们呢？"刘武上前扶起羊胜与公孙诡，"二位都是本王的股肱之臣，本王怎么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举呢？"

可当他今天一早登上城楼远望汉军大营时，那震天动地的喊杀声，那迎风飘舞的旌旗，那营外穿梭巡逻的羽林卫将士，都使他明白，朝廷不拿住首犯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继续对抗下去，连他也会重蹈覆辙。

回到王府，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连宫娥送上来的早膳也被摔到了地上。现在，他颓然地在厅内踱步，两只手不自觉地上下摩挲着，口中讷讷地埋怨韩安国办事拖沓："这个韩安国怎么搞的？去了半天怎么还不见回来。"

虽然着急，但他没有忘记询问羊胜、公孙诡的情况。府令告诉他，自从昨晚相别之后，两位大人只吃了一点东西。

"吃酒了么？"

"吃了！酒倒是吃了不少。"

"借酒浇愁啊！"刘武挥了挥手，吩咐道，"内史大人回来，命他速速来见。"

话音刚落，外边就传来韩安国的声音："微臣向王上复命来了。"

刘武的眉头骤然展开，忙道："内史快快请起，来人！给内史奉茶！"

刚刚坐定，刘武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太子答应了么？"

韩安国喝过热茶，从容地答道："太子殿下尚武好兵，更愿意待在军营。"

"怕是信不过本王这位皇叔吧！"刘武叹了一口气，"你对太子印象如何？"

韩安国放下茶盏，正色道："太子虽小，可天资聪颖，气度不凡，依臣愚钝的眼光来看，将来怕不可限量。"

"那他对处理眼下的事情有何看法？"

"殿下说，王上乃皇上的兄弟、他的皇叔，万不会做出此违背朝廷旨意之举。周丞相和卫太傅也以为，只要王上交出羊胜、公孙诡，皇上定会息雷霆之怒，从轻发落。"

刘武摇摇头道："羊胜、公孙诡二人逃往何处，本王也不知道。举国大索了这么久，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如今却要本王交出首犯，岂不是强人所难么？"

刘武这么一说，韩安国就沉默了。王上在这件事情上陷得太深，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现实利害上都不能自拔。韩安国知道，僵持下去，只能兵戎相见。那时候，整个睢阳城恐怕会陷入灭顶之灾，就是他也难免陷"池鱼"之祸。

辞别刘武，韩安国步履沉重，踉踉跄跄地出了大厅，当他走到王府大院的雪地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他猛然回头，双膝跪倒在雪地上

向着大厅痛心裂肺地喊道：“王上！请为睢阳百姓计，为太后计啊！”言罢，他泣不成声，只把那沐过风刀霜剑的额头磕得“咚咚”作响。

刘武远远地瞧见，心里受到极大地震撼。一刹那，昔日韩安国多次临危受命，为自己排忧解难的旧事纷纷涌上心头。他相信韩安国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贰臣逆贼。眼见他额头鲜血染红了面前的白雪，心里不免有些慌乱，忙向站在台阶旁的黄门厉声喊道：“还不快扶起韩大人！”

韩安国被扶进大厅，宫娥打来热水，洗了血迹。刘武发现他不能再隐瞒什么了，便直言道：“内史大人忠肝义胆，令本王感动，本王就是有再大的隐情也不能再瞒着大人了。”

“这样说来，羊胜、公孙诡确实在王府内？”

刘武点了点头：“他们都是多年跟随本王的心腹，在这时候，本王若是将他们交给朝廷，这不是要陷本王于不义么？”

“王上此言差矣！”韩安国挪了一下身体，面向刘武道，“臣可否向王上提几个问题？”

“大人有话请讲！”

“请王上自度于陛下，与临江王相比，谁与皇上更亲？”

“当然不可比。”

“临江王身为太子，皇上一言即废，为何？治天下者，终不能以私乱公也。今王上位列诸侯，听信邪臣浮说，犯上禁，挠明法，皇上念及骨肉之情，才不忍致法于王上。再者，太后若见王上兄弟相残，能不痛心么？自京城血案后，太后日夜涕泣，希望王上自改，王上终不自醒。假若有一天太后晏驾，王上还能靠谁呢？那时候，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

韩安国说着，再次拜倒在地泣道：“主辱臣死，王上无良臣，故大难至此。今羊胜、公孙诡不能伏法，臣有负皇命，不能为王上分忧，不能拯救黎民于水火，生又何益？请王上赐臣一死……”

韩安国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刘武截住，他急切地问道：“太后！你说太后怎么了？”

“臣听周丞相说，太后得知袁盎等大臣被杀，十分吃惊；又闻太子率军到睢阳缉拿嫌犯，生怕王上有个闪失，已数日茶饭不思，只是默默流泪，人也苍老了许多。”

刘武听罢，长呼一声“母后”，就脸色苍白昏倒在地了。韩安国急忙传来王府御医，救治了半日，刘武才从昏迷中醒来，却痛哭不已：“母后，都是孩儿不孝，连累母后牵肠挂肚。”

韩安国见状，不失时机地递上热茶，待梁王情绪稍稍稳定时，又劝导道：“为太后计，王上也不能再有丝毫犹豫啊！”

“这样说来，本王必须交出羊胜、公孙诡了？”

“当断不断，要贻误大事啊！”

“好！”刘武一拍案几，“本王就听内史的！”

“王上又错了！您不是听臣的，而是遵行朝廷旨意。此刻，中尉郅大人正在睢阳城中等候王上召见呢！”

刘武闻此，忙请郅都到王府议事。他望着郅都和韩安国道：“你们且到殿外等候，容本王与他们说几句话。”刘武说罢，就向着外面喊道，“来人！拿酒来！”

现在，羊胜、公孙诡已站在王府大厅了。

刘武亲为二人斟满珍藏多年的“睢河玉液”，深情道：“请二位饮了这酒，本王有话要说。”羊胜、公孙诡在接酒的时候，就已发现羽林卫站在王府大院了，霎时，他们什么都明白了。

其实，自从逃进梁王府后，他们就清楚这一天迟早是会到来的。此刻，他们想起了睢河之夜的盟誓，想起了四年来屡次策划的图谋，想起了那些比他们更早离去的同道们，想起这些日子在王府虽然每日受到梁王丰盛的款待，却如身陷囹圄的难耐时光。他们也曾多次在心里对自己说，与其这样提心吊胆的逃亡、藏匿，倒不如死个痛快，只是他们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任何的后悔，他们只是尽了臣下的责任，这和周亚夫、卫绾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痛心的是，没有完成梁王的心愿。

两人相视片刻，饮尽爵中之酒，又续上一爵，双双举过头顶，向刘武敬道：“臣为王上，九死不悔。今日就此拜别王上，臣将在九泉之下为王上遥祈，王上保重。”饮罢，向刘武行了三叩九拜大礼，相互搀扶着出了王府。

“爱卿！”刘武看着羊胜、公孙诡被押上囚车，心中不忍，正欲冲出王府，却被从门外进来的韩安国拦住了。

望着门外的雪幕，刘武的眼神被映得一片迷茫。渐渐地，他觉得浑身冰冷，本来就烦乱的心绪，被这种奇怪的感觉弄得更加没有头绪，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是茫然地自语道：“是本王亲手把他们送上了不归路，是本王害了他们！”

韩安国安慰道：“王上不必自责，羊胜、公孙诡咎由自取。王上功在社稷，利在百姓。只是臣认为这事目前还没有结束，王上应尽早考虑下一

步事宜。”

“啊？那依内史而言，本王下一步要做什么？”

韩安国略思片刻道：“为今之计，王上必须做两件紧要之事。”

“哪两件？内史快快讲来！”

“第一，太后、皇上因为朝廷大臣被刺而迁怒于王上，所以王上应速到京城求得皇上和太后的谅解。”

“出了这样的事情，皇上还能见本王么？”

“现有一人可帮王上疏通！”

“现在谁还敢替本王说话？”

“王皇后啊！”

刘武叹了叹气道：“内史之言差矣！谁不知道本王为了储君之事，对王皇后多有得罪，如今要本王去求她，岂不缘木求鱼？”

“臣听说皇后的兄弟田蚡乃贪财好利之徒，王上何不重金与他，让他在皇后面前美言几句呢？”

刘武听罢，仰天长叹：“想我刘氏宗亲，一家诸侯，如今倒要去求外戚……”

韩安国接着道：“第二……就是眼下赶紧要做的事，就是王上宜速到城外请太子进城，以叙叔侄之情。”

“此事有劳内史了。只是……”

“王上有话请讲，臣一定竭尽全力。”

“不是这个意思！本王只是觉得……唉！事到如今，什么都不说了。请内史随本王出城迎接太子吧！”

第三章

刘彻远虑焚狱词 李广出奇却敌兵

案件办得如此顺利，远超周亚夫等人所料。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刘彻的早慧和王者气度。

随着羊胜、公孙诡进了大狱，行刺袁盎等大臣的案子有了个了结。周亚夫及时将睢阳之行的状况向皇上禀奏，自然，刘彻的聪颖和果敢成为宣室殿的主要话题。

“要不是太子以韩安国说服梁王，大索之期或许会延宕许久。”周亚夫一想起太子与韩安国说话时的率直天真，那将虎头鞶放在韩安国手心时的雍容大气，眉宇间就露出锁不住的愉悦，“太子年纪虽小，却是处事果断，收放有度，颇有太祖遗风！”

这些话让刘启因废立太子而缠绕在心头的郁结多少有了些消解，毕竟刘荣是他的长子，没有过错便降为临江王，无论如何都有些不公平。每每想起刘荣离京时的忧伤，他的心总会隐隐不安。现在，刘彻初试锋芒，总算让他心里有了一点踏实。

“太子尚幼，朕之所以遣他前往，意在历练，若非卿等忠直尽命，他能奈贼何？卿等一路劳顿，尽心竭力，朕甚欣然。”话虽这样说，可周亚夫感觉得到皇上语言背后的欣喜。

“请丞相督促廷尉府加快审理此案，依律定罪。”刘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盘桓，朝廷该做的事情太多了：立后的诏书宣达月余，可王婊依旧没有入主椒房殿；立后大典不能再拖，椒房殿空得太久了，后宫急需要人来管理。

周亚夫于是便知趣地告退了。本来从睢阳回来后，他就打算面奏皇上，希望皇上能允准他致仕告老，可刚才皇上一番话让他怎么也不好开口了。

出了宣室殿，他才发现天空又飘起了雪花，现在地上已白茫茫一片了。唉！时令已到腊月，这期间朝廷变故不断，真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了！

卫绾依旧每日在思贤苑为太子讲书，因皇上允准他可以不必每日上朝，所以也有好些日子没见到他了，现在正好去看看他。这样想着，周亚夫登上车驾时，就吩咐驭手转向了。

进入苑内，远远就听见书堂内的说话声。周亚夫是第一次到这里，他发现这园子很大，虽是深冬，园中却是修竹苍翠，青松亭盖。

正踌躇间，只见迎面走来一个扫雪的黄门，就忙要他带自己去见太子。

周亚夫跟着黄门穿过回廊，到了书堂，就参拜道：“臣周亚夫参见太子殿下。”

刘彻忙道：“天雪寒冷，劳丞相辛苦，快快平身！”

周亚夫刚刚站定，就听见“下官参见丞相”的声音，定神看去，却是郅都。及至落座，周亚夫发现除了太子，书堂内还有一位年龄稍大的少年，他打量了一下，便问道：“这位是……”

卫绾忙介绍道：“从睢阳回京后，皇上就找了一位习武的陪读来陪太子。这少年名叫韩嫣，乃弓高侯韩颓当之孙，自幼跟祖父练得一身骑射本领。”

其实这韩嫣不仅武功有些根底，人也生得剑眉玉面，身姿挺拔，说话也伶俐乖巧。卫绾的话音刚落，他就毕恭毕敬地跪在周亚夫面前道：“小人久闻丞相威名，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

初次见面，周亚夫对此人说不上什么感觉，但卫绾和韩嫣相处了一段日子，从这少年对刘彻的恭维逢迎中看出了瑕疵，所以对他就多了些反感。他眉头皱了皱，斥责道：“诸位大人在此说话，你还不退下？”韩嫣倒也知趣，跪谢丞相后就悄悄地退了出去。

喝过热茶，寒意远去。周亚夫在木炭盆上烤着火，看了看环绕刘彻而坐的几位大臣，问道：“诸位今日何得闲暇，来与太傅叙话？”

郅都忙道：“经过廷尉和下官多日审讯，凶犯们一一招供，对行刺罪行供认不讳，狱词也尽皆画押，正要向丞相禀报，不料丞相竟冒雪前来了。”说着，他就将竹简递了过去。

周亚夫接过竹简，大体浏览了一番，随口问道：“太子和太傅可曾看过？”

郅都点了点头。

“哦！皇上今日正问案情呢？要老夫督促加快审理，依律定罪。”

卫绾道：“刚才在下还和太子议论此事呢……”正要继续，不料刘彻突然站起来，从周亚夫手中拿过狱词，就投入木炭盆中。

众人见状大惊，卫绾和周亚夫几乎是同时发出惊呼：“殿下！这……这……”

卫绾一边对郅都喊，一边自己上前去抢。他来不及挽起宽袖，眼看衣裳的一角就烧了起来，旁边的一位黄门眼快，从案头端起茶盏，就朝着卫绾浇了过去……

拉着卫绾的手，郅都见其手腕上红红的一片，忙问道：“大人不要紧吧？”卫绾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竹简一点点被烈火吞噬，口中唏嘘不已。

刘彻却笑道：“何须去抢，烟消云散，恩仇泯灭，一了百了。”

卫绾、周亚夫、郅都听了，你望望我，我看看你，在狐疑片刻后，都齐刷刷地跪下了：“殿下此举，臣等十分不解。若是皇上怪罪下来，臣等即便万死，亦难辞其罪啊！”

刘彻看着竹简上的火苗慢慢熄灭，青烟随廊庑吹来的冷风飘向窗外，笑道：“各位大人请起，本宫自有话说。”可卫绾他们就是不肯起来。

“各位大人！本宫焚毁狱词，自有道理。”看着大家战战兢兢的样子，他暗自觉得好笑，脸上却分外庄重。

“此举与各位大人无关，皇上若是追究下来，本宫一人承担，绝不推诿，这总可以了吧！时候不早了，请各位大人回府吧，本宫要听太傅讲书了。”

走出思贤苑，抬头看了看天，雪越下越大了。每个人都惴惴不安的，无法判断太子焚毁狱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刘彻被立为太子的消息传到匈奴，已经是第二年开春了。

塞外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二月了，龙城附近仍没有半点绿色。稀稀落落的枯草在西北风中瑟缩着身体，望着每日从头顶飘过的云团，发出盼春的焦渴。

偶尔有巡逻的马队从高坡上疾驰而下，战马的嘶鸣被风传到很远。在他们身后，总有一只苍鹰警觉地俯视着大地，它坚硬宽大的翅膀笔直地伸开，硕大的影子被阳光投射在草原上。它那双犀利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搜索，似乎草原上的每一个动静，都会激起它搏杀的欲望。

这是一年中最寂寥的季节，草原因此也呈现出没有生机的辽阔和旷远；这也是匈奴人最觉无聊的日子，他们每日在帐篷里围着火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后把希望寄托在春天的到来上。

但是，汉朝改立太子的消息使军臣单于处于极度的兴奋中，他觉得这个早春对匈奴人来说，是一个出击汉朝的良机。

是的，汉人用一年汗水换来的粮食，汉人豢养的牛羊，汉人用高超技艺打造出来的器具，汉人用五谷滋养的美女，这些对匈奴人来说，就像翱翔在万里长空的苍鹰忽然看到了猎物一样，让他们垂涎欲滴。在这时候，匈奴人早已忘记了四年前和亲时定下的盟约，而是摩拳擦掌地酝酿着一场新的战争了。

清晨，军臣单于带着臣下虔诚地向着东方，朝拜着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然后，他急忙把左右骨都侯召到单于庭，商议对付汉人的策略。

“感谢太阳神把进攻汉人的机会赐给匈奴人！”当侍女把滚烫的马奶酒送到大家手中的时候，军臣单于说话了，“汉朝改立太子，因此与梁王发生冲突，这真是天赐良机啊！”

“单于说得对！”左骨都侯吐突狐涂呷了一口奶酒，一抹嘴唇道，“只是……”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干什么？”

“五年前，我大匈奴与汉朝曾因为隆虑公主和亲而再定盟约。而如今隆虑阏氏刚刚生下小王子，以汉人的习俗，汉朝的太子与小王子从此就是甥舅关系，单于与当今汉皇就是亲家。这个时候用兵，怕是人心不服啊！”

“这个……寡人倒是没有想到。”军臣单于手里把玩着一只银碗，心不在焉地说道。

右骨都侯耶律孤涂已经喝完了一碗马奶酒，当那奶酒的香气在单于庭中渐渐弥散时，他大笑道：“左骨都侯多虑了。自汉朝建立以来，我大匈奴多次与汉皇和亲，可战争从来没停止过。盟约从来都是弱者的一厢情愿，怎么可以用它绑住匈奴人的手脚呢？”

“说得好！”单于的兄弟、左谷蠡王伊稚斜的话里也充满了嘲讽，“什么时候见过狼对羊信守盟约呢？汉朝就是大匈奴口中的羊。这个时候不出兵，那是草原田鼠的目光。”

但是，左骨都侯还是表示了忧虑：“自我们与汉朝交战以来，虽然汉军多次吃亏，但近来我不断地听说上郡太守李广取我军之长，专事骑射和奔袭，常常出其不意攻击我军，我军已多次败在其手。汉人将李广置于上郡，其用意十分明显！”

“这李广年龄多大？”

“从封都尉李穆口中得知，这李广大约四十岁，他的祖先是当年赵国名将李信，他自幼熟读汉人兵书，精通兵器，可拉三百石弓。”

“哦？”军臣单于陷入沉思。

“我还听说，有一天傍晚，李广率兵巡逻，走到一处深草丛中，忽然发现有一头卧虎，他立即张弓搭箭，将其射杀。士兵上前去看，却是一巨石。大家纷纷上前拔箭，可谁知箭矢入石太深，直到折断箭杆，也没有把那箭头拔出来……”

吐突狐涂正要继续说下去，耶律孤涂站了起来，眼中流露出轻蔑的神色：“左骨都侯这话怎么像是从兔子嘴里学来的？谁不知汉军自刘邦以来，无不谈战色变，一个李广又能怎样？”言毕，他转身面向军臣单于道，“臣愿作为监军，发兵征讨汉人。”

军臣单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呀！大匈奴要的是雄鹰，不是兔子！”

耶律孤涂很是得意地瞥了一眼吐突狐涂，那神情深深地刺伤了吐突狐涂的自尊心，他愤怒道：“听右骨都侯的意思，我倒是贪生怕死之徒了？”

“我可没这样说！”

在军臣单于身边，以右骨都侯为代表的少壮派始终以他们的骚动和激情影响着单于的决策。这批在马背上长大，喝着马奶酒，吃着牛羊肉走进权鼎核心的青年人，身体里总是奔腾着不安分的热血。他们似乎更愿意把生存的筹码押在战争上，对于和亲，他们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他们十分瞧不起以左骨都侯为代表的元老派，他们并不是不了解元老派也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岁月，不过他们说出的话都带有强烈的挑战性——“狼老了，就该退出寻肉的行列。”

“你！”吐突狐涂指了指穹庐顶，反唇相讥说道，“苍天在上呢！”

“哼！苍天再高，也是雄鹰的家园！匈奴人天生就该是雄鹰！”

在这时候，军臣单于总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平息他们的争论。他虽然赞成少壮派的主张，但对从老单于年代走过来的老臣，他既不愿得罪他们，也不愿让他们阻碍自己去实现目标。军臣单于清楚，他们虽然老了，但并不是孤立的个人，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庞大的部落群体。

军臣单于伸开臂膀，做了一个拥抱的姿态，大笑道：“两位是寡人的左膀右臂，怎能伤了和气呢？虽说吐突大人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但耶律大人的勇气更是可嘉。汉朝虽与我屡战屡败，然自汉文帝以来，他们国势日强，的确不可掉以轻心。还是由耶律大人监督左屠耆王攻打上郡，全当一个试探吧。如果出师不利，寡人再做打算也不迟。”

“好！我们听大单于的！”

走出单于庭的时候，耶律和吐突之间的芥蒂并没有因为单于的调解而淡化，他们分别朝着两个方向走去。这时候，那只在空中盘旋已久的苍鹰，箭一样地从云端俯冲而下，仿佛一道黑色的闪电，顷刻间消失在山梁背后，等它扶摇直上时，那可怜的猎物已经放弃了挣扎而蜷缩在它尖利的鹰爪间了。

耶律孤涂望着雄鹰搏击长空的矫健雄姿，浑身顿时一阵燥热，他放开歌喉唱了起来。那浑厚的歌声立即被风载着，传到了草原上的各个角落：

雄鹰啊！万里长空才是你的世界。

匈奴啊！茫茫草原才是你的家乡。

雄鹰离开了雷电就没有了生命，

匈奴人离开了弓箭就会失去土地。

张开翅膀飞吧！飞向长城的那一边，

举起马刀前进吧！铁蹄踏遍万里中原。

……

大帐外，这歌声就像雷电一样击中了紫燕姑娘，她手中的银盘掉落在地上，热腾的奶茶很快就渗入厚厚的积雪中。

进入帐中，敏锐的隆虑阏氏就从紫燕的神色中判断出发生了事情。她放下怀中酣睡的小王子，从地毡上站起来问道："出了什么事？让你像丢了魂似的？"

紫燕"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公主恕罪！紫燕将奶茶打翻了。"

隆虑阏氏宽容地笑道："我当出了什么事呢？不就是一杯奶茶么？回头让侍女们送来就是了。"

五年的草原生活，把汉宫的两个女人完全变成了地道的匈奴人。她们不再穿汉服，而是改穿了在袖边和领口镶了羊毛的皮袍和刺绣得十分精致的靴子；她们当年十分滋润白皙的脸庞被塞外的风雪雕琢得黝黑发亮，两颊长期经太阳照射而变成了朱红色；她们飘逸的长发如今缀上了各种兽骨制成的装饰品，从她们肌肤中散发出来的不再是玫瑰香而是牛羊的奶味；她们只能在梦中重温长安的曲江烟柳，未央灯火，去知会相别的亲人。

隆虑阏氏与紫燕相处的时候，就用长安的话语倾诉对家乡的怀念，而这时候她们都明白，不管她们着怎样的胡服裘衣，她们的心永远属于大汉，属于那遥远的母土。

回想当年那远行的仪式，是何等的隆重。除了满朝文武，平阳公主和南宫公主也都赶来送行。隆虑公主含着热泪站在高台上，向祖先辞别，向父皇辞别。然后，步履沉稳地走下高台，依依不舍地拥抱了母亲王婼。

在这个时候，王婼知道，就是有一肚子的泪水，也要强忍着不能让它涌出眼眶，她不愿意让女儿带着牵挂上路，她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儿啊！此去漠北，气候会越来越冷，要注意早晚起居，平安到达。"

隆虑公主默默地点头，在长信殿中向太后辞行那天，她已经承诺，从那天以后，不再流泪。只是这情景，让站在一旁即将陪嫁到匈奴的紫燕有些受不了："请夫人放心，奴婢一路上会好生伺候公主的。"

在钟鼓笙瑟声中，隆虑公主深深地吻了脚下的土地，轻轻地抓起一把长安的黄土，放入紫燕递上的帛囊中。然后登上车驾，她再也没有回望一眼身后的长安。

……

前些日子，隆虑阏氏从军臣单于那里得知，朝廷已经改立了太子，她的小弟刘彻成为皇位的继承人。那一夜，在军臣单于如雷的鼾声中，她咬着被角哭了半夜，已分不清那泪水究竟有多少含着喜悦，有多少含着悲凄。

她无法得知朝廷发生了什么变故，她很喜欢的刘荣哥哥怎么就被废了呢？在梦中，她又一次听到了刘彻站在横门城楼上狂怒的叫喊："匈奴，我要杀了你！"五年来，这几乎成为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也许有一天，弟弟会接她回长安。

每当梦醒来后，看着塞外的冷月透过帐顶的气孔，洒在小王子沉睡的小脸上，她总是忘情地亲吻着身边的小生命。其实她并不后悔，毕竟她为大汉与匈奴已经赢得了五年和睦的时光。

"恐怕又要起战事了？"紫燕道。其实，隆虑完全不知道在她身为匈奴阏氏的五年间，边界上的小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你如何得知的？"

"是单于身边的侍女说的。一大早，单于就召集左右骨都侯议事，说要趁大汉改立太子之机，进攻上郡。"

"不是都和亲了么？"

"谁知道呢？"

"单于现在哪儿？"

"听说与右骨都侯到左屠耆王那里去了，要一两天才能回来。"

隆虑阏氏立即做出决定："快传封都尉来见。"

"公主有什么事么？"

"不要多问了，快去快回。"

看着紫燕上了马，隆虑阏氏回到帐篷，小王子已经醒来，他响亮的哭声

扰乱了阏氏的心绪。她茫然地抱起王子，把丰腴的乳房送进他的嘴里。小王子显然饿了，他贪婪地吮吸着母乳，鼻翼间发出稚嫩的“哼哼”声。

往日，这种声音就是一首美妙的乐曲，会冲淡阏氏浓浓的乡思，但今天不知是怎么了？这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而又微弱，战争的消息，像阴云一样地覆盖在她的心头。她无法让自己的心宁静下来，她无法想象父皇接到边关战报以后的盛怒，更无法想象那位对匈奴有着刻骨仇恨的小弟会怎样牵挂远方的姐姐。

一想到两国百姓因为战争会家破人亡，她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劝告单于放弃开战的打算，可他却连给自己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她这样想着，泪水就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滴滴地落在小王子的脸上。

帐外“嘚嘚嘚”的马蹄声打断了阏氏的思绪，她急忙放下熟睡的小王子，刚刚整理好衣服，封都尉李穆就在紫燕的引领下进了帐篷。

李穆拜见阏氏之后就急忙问道：“阏氏这样急着唤小臣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隆虑阏氏笑道：“也没有什么大事，在这里只有大人和紫燕是汉人，时间久了，就想和你说说话。”

“哦？”李穆喝过侍女送上来的奶茶道，“阏氏的眼神告诉我，您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隆虑阏氏不能不暗暗叹服李穆的目光，便觉得没有绕弯子的必要，在紫燕退出后，阏氏直接把话题转到了即将发生的战事上。

“听说又要打仗了。”

李穆放下茶盏道：“前两天，左骨都侯还向臣打听了上郡太守李广呢！那时候，臣就猜想单于一定有重要的战事。刚才，左骨都侯路过臣的帐前，向臣通报了单于的决定。”

“那么，依封都尉来看，此次出兵胜算有多少呢？”隆虑阏氏在李穆的对面坐下问道。

“臣在匈奴为官多年，自有汉以来，总体上说，在汉匈的战争中，匈奴总占着上风，可是具体到某些战事，则是各有胜负。”

“那么眼下进攻上郡又会如何呢？”

“眼下么？”李穆沉吟片刻，“臣虽然无缘见到上郡太守李广，可边境上回来的人把他说得很传神。据说他精通兵法，善于布阵，又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在军中威信很高。因此臣以为，眼下进攻上郡，胜算不大。”

“这些，封都尉为何不禀告单于呢？”

“唉！”李穆喝干盏中的残茶，无奈地摇了摇头，“不瞒阏氏说，臣虽位居封都尉，可毕竟是汉人，何况单于对汉人很警惕。臣要是阻拦单于出兵，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

她不得不承认李穆的话有道理。多年来，自己与单于同枕共眠，又为他生下了一位可爱的小王子，可在她看来，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隔膜。

隆虑阏氏转脸望了望睡梦中的小王子，那种许久以来的忧虑再度涌上心头。她知道，单于的儿子很多，她的小王子只是其中的一位，而且年龄与单于长子相差二十多岁。如果有一天他驾崩，她的小王子哪里是他兄弟们的对手呢？

隆虑阏氏决计把小王子托付给李穆。她缓缓地来到封都尉面前，含泪跪下道：“封都尉在上，请受隆虑一拜。”

李穆完全没有料到隆虑阏氏会向他行如此大礼，于慌乱中匍匐在地，头抵着厚厚的毛毯，半天不敢抬起头来：“阏氏这是干什么？折杀微臣了。”

隆虑饮泣着拜完三拜，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请封都尉接受了隆虑的大礼，本宫还有话要说。”

“阏氏如此看重小臣，臣就是肝脑涂地，也万死不辞。”

“请封都尉接受隆虑的托付，有朝一日将小王子送到长安，隆虑就是身死他乡，亦无悔了。”言罢，她早已泣不成声。

她的泪水，她的诉说，她的信任，让李穆无法拒绝。多少年了，他第一次接受一个来自长安公主的重托。

李穆写满沧桑的脸上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肃穆：“臣定不负公主重托。若有食言，当死于乱军之中。”

正当此时，有马队疾风暴雨般地从帐外跑过，战争的序曲已经奏响了……

大汉的北方重镇、上郡首府肤施城，雄踞在大漠与高原交界处。此城西濒榆溪河，北面是一望无际的瀚海，东倚驼峰山，南带榆阳水。因为它与匈奴接近，所以在历来的王朝战争和国家的棋局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曾是秦帝国的三十六郡之一，现今仍然是朝廷最关注的前方。

每年十月，高原的黄土和大漠的沙尘，都会越过沟壑，越过莽原，给这座塞上古城涂上雄浑、苍凉的颜色。

风在长城内外怒吼。

李广站在肤施城头，望着长城在午后阴云下略显朦胧的身影，一种担忧和不安悄悄爬上心头。渐渐地，他按着剑柄的手渗出了汗，腻腻的。

这本应是匈奴人息战蓄锐的季节，可前不久，皇上让中贵人包桑带来一封敕令，说匈奴将趁汉朝发生重案，人心浮动之机进犯上郡。敕令中并没有具体部署，只是提醒边境三郡太守要严防。

李广觉得肩头责任重大，可他不明白，这些中人们本来在长安待得好好的，可为什么皇上偏偏要他们到边塞来习什么兵，演什么武呢？难道大汉真到了兵微将寡的地步了么？

如果他们只跟着将士们在军营里长长见识倒也罢了，可那个包桑偏偏别出心裁地要到长城脚下去看看，他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派长史陪他走上一遭。

虽然李广从心底鄙夷这些人的无知浅薄，但他明白，这些皇上身边的人是亲近不得也得罪不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皇上耳边吹风。他们的一句话，不仅会让将军们用鲜血换来的功勋付之东流，而且可能将人置于死地。李广虽不是那种计较的将领，但他最苦闷的是不被信任。

当初，平定七国之乱后，依照大汉条律，他本来应该获得封赏的。可是回京以后，不知为什么对他的赏赐和嘉奖都被束之高阁，相反，他还从最靠近匈奴的云中郡调到了上郡。

据说是因为一位名叫公孙昆邪的典属国在皇上面前说了这样一番话：“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确，恐亡之。”这话传到李广耳里，他胸中的愤怨迅速化为熊熊的烈焰。世间哪有比忠而见疑、信而遭谤更让他感到伤心的呢？

那一天，他有了要杀人的冲动，却不知道刀剑应砍向哪里。李广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沿着渭水北岸一路狂奔。他挥动长剑，一连砍去几棵柳树的大枝，最后倒在了渭河湾的一处芦苇丛中，无奈地向上苍发出了一声声诘问：

昊天恢恢，请告知李广，广与典属国素无来往，他何以要在皇上面前进谗言呢？广自别离双亲，即以身许国，何曾想背叛朝廷，逃亡匈奴呢？上谷与匈奴，毗邻而居，广若是要降胡，何待今日乎？

暮色渐渐笼罩渭河，他决定不再滞留京城，他要带着士卒回边关去。那晚，他向皇上写了一道奏章，说自己自从军以来，即决计效命疆场，为国戍边，不敢在京城虚度年华。

皇上恩准了他的奏疏，准他重回云中，他也对这个结果很满足。那里曾洒下他的汗水和热血，那里埋着陇西子弟的忠骨，见证了他从青春少年到不惑之岁的人生经历。

从那时候起的四年时间里，李广一直在上谷、云中、雁门之间转任太守，用手中的刀，腰间的箭，赢得了“飞将军”的美名。

不久前，皇上又诏令他到上郡任太守，接任他的是程不识将军。

他们都是长期屯兵边陲的将军，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惺惺相惜，对彼此都十分佩服。

交接那天，两人借着酒醉，踏着如水的月色，登上云中城头。他们北望远山，那巨大的黑影横亘在大漠边缘，程不识情不自禁道：“李将军戍边数载，云中亭障林立，敌虽对我大汉疆土垂涎，却不敢轻进，实赖将军之力。只是将军战功赫赫，却未得大用，不免让人扼腕。”

李广嘘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此乃天命，哪里是人力所能为的呢？就拿程将军来说，这些年来，你我不就是这样不断转任么？”

“事实虽如此，然你我驰骋疆场，非图私利，亦无封赏之欲，只要不被谗言所谤就心满意足了。”

李广点了点头道：“将军之言甚是，在下愤懑也在于此。有人竟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广有降胡之疑，这不是诬陷吗？”

程不识安慰道：“皇上是不会相信小人谗言的。”

好在上郡仍是大汉的关键边塞，距长安不足千里。匈奴人常常越过九原进入上郡，骚扰边民，甚至威胁长安。对李广来说，还有什么能比马上挽弓、沙场点兵更令他快慰呢？只要有仗打，他就会把一切置之度外。

可现在，他却要为一帮闲人操心。

塞外的风吹着头盔上的红缨，卷起颌下的美髯，遮挡了他的视线，他伸出手按下胡须，重新把目光投向远方。当长城与天际相连的地方渐渐露出黑色的阴影时，他的眉宇终于展开了，包桑他们回来了。

李广下意识地抚了抚盔甲，向左右的司马道：“开门！准备迎接包公公。”

刚刚赶到城下，包桑就踉跄着滚下马来，惊恐地喊道：“将军救我！将军救我！”

李广冲过吊桥，扶起包桑，连道：“公公受惊了！快拿水来！”说着，便从兵卒手中接过水囊递到包桑嘴边。

“公公如何成了这副模样，是遇见匈奴人了么？”

包桑喝过水，平定了许多，但依然不停地呻吟：“哎哟！疼死我了！轻点，疼死我了！”李广见他腿上的血已经凝固，便知是中了匈奴人的箭。

“还好！这只是一支平常狩猎用的箭。否则，李广恐难见到公公了。”

听李广这么一说，包桑的神情才放松下来，一边听凭军医官包扎伤口，一边喘着气描绘与匈奴人接触的情景。末了，他感叹道：“匈奴人太厉害了！只三人就把我们十数骑打得大败。多亏长史拼死断后，要不然我等命丧于此了！”

长史在一旁轻松道：“没有那么危险，也用不着属下断后，匈奴人不过三个人。”

李广眉头一挑，急问道：“公公说匈奴几人？”

“三人啊！”

“那肯定不是军人！他们走了多久了？”

“不到半个时辰吧？”

李广听罢，随即翻身上马，对身后的士卒喊道：“上马！追！”

待包桑明白过来，只见黄土大道上，一道烟尘朝着远方滚去……

李广带着百十来骑，追出数十里外，果然发现有三个匈奴人背着弓箭，腰挎弯刀，向北奔驰着。他们显然没有料到汉人会追上来，散漫而又清闲地追逐着。

李广勒住马头，挽起三百石硬弓，只听“嗖”的一声，利箭离弦而去，不偏不倚，正中最前面匈奴人的肩部。那人“哎哟”一声跌下马来，就被汉军士卒活捉了。

那匈奴人被推搡到李广面前，司马问道：“你可认得眼前这位将军么？”

那匈奴人直着脖子摇摇头，哼道：“我只知道匈奴的大单于，认得他做什么？”

“那你可曾听说过飞将军么？”

那匈奴人抬起头来望了望李广，果然一副国字脸，直鼻梁，浓眉毛。那一双鹰眼，似乎可以看透人心。哦！原来他就是匈奴人闻之丧胆的飞将军。那匈奴人顿时害怕了，神色软了下来。

李广见此便大声问道：“你们一共多少人？”

“只有三人，是出来打猎的。”

“哦？”李广看了看远方，对司马道，“为他们疗伤后就放了。”

“放了？”司马不解，“将军！他们可是匈奴人啊！”

李广抚摸着战马，良久才对司马道：“匈奴人也是人啊！他们同汉人一样，都是些老百姓。战事乃卒伍之责，人主所决，与他们何干？若不是单于贪婪，若不是中贵人多事，怎么会起纷争呢？兵者，国之凶器也，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妻儿都在盼望着他们回去呢？先帝在时，也对匈奴以兄弟相称呢！”

长叹一声，李广走到三个匈奴人面前道：“这是边关，你们离家太远了，回去吧！”

三名匈奴猎者十分吃惊，多年来，生活在边界的匈奴人都知道，只要落在汉军手里，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当要放他们回去的话出自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之口时，他们一时难以相信。

“谢将军不杀之恩。”匈奴人鞠躬之后，转身就离去了。可还没有走出几步，就惊恐地指着远方不动了。

透过沉沉的暮霭，李广发现从远处滚来一团团黑色的乌云，渐渐地，那云团越来越清晰，其间夹杂着“嗬嗬”的呼喊声。原来他们与匈奴骑兵遭遇了。

“将军快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汉军将士们都有了大战将临的紧张，全都上了马，从腰间抽出战刀，勒紧缰绳。

李广没有上马，他右手按着剑柄，左手拉着战马，紧紧地靠在它的脖子旁。他锐利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从远方奔来的匈奴骑兵，他知道，此刻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到士兵们的意志和情绪。

司马有些沉不住气了：“大人，咱们赶快撤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慌什么？”李广瞪了一眼司马，“看样子，敌人并没有弄清我军虚实。你看！”顺着李广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匈奴骑兵在二里外就停止了前进。

敌人一定处在狐疑之中，我可以将计就计。李广迅速做出判断，他毫不犹豫地向司马发出指令：“全军撤到山坡上下马休息。”

“将军！您这是……”

“违令者斩！”李广的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

百十骑在山坡上扎下阵脚，李广一方面安排哨兵提高警戒，另一方面却要士卒埋锅造饭，茅草燃起的浓烟顺着风势向几里外的匈奴军方向飘去，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烟味。

不到半个时辰，饭菜便已做好，他看着士卒们每人碗中盛满小米干饭后，才开始与司马用餐。司马特地给李广的碗中夹了一块干牛肉，然后问道：“将军为什么不撤回去呢？”

李广顺手便把干牛肉给了旁边正在吃小米饭的士卒，笑道：“亏你还是带兵的司马呢，岂不闻兵不厌诈的道理？匈奴人显然不知我军底细，如果当时撤退，他们一定会穷追不舍。以匈奴人的速度，我们肯定会处在危险之中……”

李广说到这里，忽然像想起什么，转脸就对司马道：“通知士卒，点燃篝火，散开围坐，解马卸鞍。”

“这又是为什么？一旦遭敌突袭，我军将无可奈何！”

“匈奴人以为我们要撤走，我们今天就解鞍以示不去。他们怕中埋伏，必不敢轻进。”李广的话音刚落，就有哨兵来报，说发现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带着十几名士卒朝这边来了。

李广略思片刻就判断出这是敌军细作，必是来探听虚实的。他踩镫上马，便带着十余骑冲了出去。在两军相距不足二百步的时候，李广张弓搭箭，朝着冲在前面的白马射去。

暮色中，只听“啊”的一声，那匈奴将领落马。其余的十数骑兵见状，纷纷落荒而去。李广也不追赶，很快回到山坡上。司马十分惊异，赞道：“将军真是摸透了匈奴人的习性啊！”

李广仰起脖子喝干了皮囊中的水，还觉不过瘾，就朝司马喊道：“拿酒来！”接着又是一阵猛喝，直到两颊泛红，才捋了捋胡须上的酒滴，哈哈笑了。

“我料定经此一战后，匈奴人今晚必不敢再来。”说完，他又朝围坐在篝火旁边的士卒喊道，“可有陇西来的人么？”

士卒中一位十八岁的青年站起来回答道：“报将军，小人是从陇西来的。”

“可会唱陇西小调么？”

青年憨憨地笑道：“在家时，听家父唱过。”

“唱一曲如何？”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推诿了一下，就从胸腔中吼出了一首粗犷的陇西小调：“家在陇西渭源头啊！”

众军士和道：“渭源头啊！”

“从军千里上了路啊！”

“上了路啊！”

“宝剑出鞘杀胡虏啊！”

“杀胡虏啊！”

“立功回家看我奴啊！”

“看我奴啊！”唱完这一句，士卒们爆发出笑声。其中有好事者问那青年：“我奴是谁呢？”

“就是！就是……”

“说呀！就是什么？”

“说呀！大丈夫，扭扭捏捏像啥？”

“就是小人的媳妇啊！”

“哈哈哈……”

李广也被士卒的情绪感染了，他来到大家面前说道：“如果不是战争，你等与妻儿不是在家终日厮守么？”

一位君侯接过李广的话道：“白日听将军说，先帝曾对匈奴以兄弟相称，真有此事么？”

李广拨了拨面前的篝火，火光映亮他的脸庞。

“那时候本官还年轻，先帝以博大的胸襟，与匈奴约为昆弟，结无侵害边境之盟。之后，左屠耆王私自出兵，侵我大汉边界，匈奴冒顿单于复信先帝，说左屠耆王听从后义卢侯难支之计，‘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表达了‘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的愿望。为表达诚意，他还赠送先帝一匹橐驼，两匹战马，二十四辆车驾。先帝也在回匈奴书中，要双方‘明告诸吏，使无负约’，也回赠单于袷绮衣、长襦、锦袍以及绢帛、黄金饰具等，并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再续和睦。”

说到此处，李广将目光驻留在眼前的篝火上：“没有先帝的圣明，大汉不会有相对安宁的边陲。没有相对安宁的边陲，哪会有今日我朝的中兴呢？虽然本官戎马一生，可并不以战事为乐啊！”

司马又问：“既是匈奴屡次违约，为什么朝廷不兴兵一举灭之，还要续修盟约呢？”

“国家之间，就像邻居一样，总是强人占上风。匈奴虽然是蛮夷之国，可兵强马壮，国力雄厚，不是一场大战就能灭得了的。何况我军现状还不足以与匈奴抗衡。”

“大人不是也打了不少胜仗么？”

“唉！独木难成林，小胜又怎么可能让匈奴臣服呢？”

夜深了，李广头枕马鞍躺着，前面是熊熊燃烧的篝火，身后是紧紧与他依偎在一起的战马。士卒们的歌声勾起了他的乡思，从肤施往西，要不了几天的路程，就到了他的家乡成纪。那里有他的父母、妻子，他们这会儿都在干什么呢？或许父母正在灯下读着他稀少但很珍贵的家书，或许妻子正在向儿女们讲着他驰骋疆场的故事。

前些日子，从成纪来的商人捎来一封家书。在信中父亲说家乡近年来久旱成灾，尽管官府赈济，但仍是饿殍遍野。他们的情况比普通百姓好些，却也是寅吃卯粮，屡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况且，他们也不能看着左邻右舍挨饿受苦，总是设法周济一些，这样日子就过得紧巴多了。

父亲还说，他的几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大儿子李当户已应征入伍，另两个儿子正在温书习武，将来定是国家栋梁之材。这些消息对李广那颗漂泊的心来说，是最大的抚慰。

的确，自从被征入伍的那一天起，他与战马的情缘似乎超过了对亲人的爱，他把自己都交给了国家。小时候，他常听乡亲们说，做了朝廷的官员，就会拥有万贯家财，可是从伍长、什长到将军、太守，他带给家人的除了不绝的思念，还有什么呢？他也曾为之不平，但是这种心绪很快就掠过他的心田而藏入情感深处。

对面就是匈奴的大军，不容他被儿女私情和功名利禄所困扰。李广狠狠地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身边的兵器，凝神静听敌人的动静。

然而，这一夜是平静的。

当东方晨曦渐显的时候，当篝火逐次化为灰烬的时候，从细作那里传来消息——匈奴人在昨夜就已经悄悄撤退了。

李广登上高坡远望，在遥远的天际处，在蜿蜒的黄土大道上，在逶迤的千山万壑间，在落叶的丛林中轻轻飘荡着淡淡的晨雾，高原避免了一场血肉厮杀而回归宁静。李广情不自禁地发出喊声：“开拔！回肤施城！”

昨夜，包桑几乎无眠，他在心底祈祷李将军能够平安。天刚刚亮，他就急忙向门外值守的士卒打探李广是否归来。

这一天多时间，成为包桑人生经历的重要一页。他觉得来边关这段日子所获得的东西，比他在宫中几年要多得多。李广爱护士卒的故事、临危

不惧的从容，都让他为自己的诸多幼稚之举感到汗颜。现在，李广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他忽地就有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欣喜。

“都是咱家不知深浅，以致将军远途奔袭，鞍马劳顿，咱家内心真是惭愧。好在将军平安归来，咱家就放心了。”

“区区一场小战，不足挂齿，公公若是在此久住，还会有更大的仗呢！”尽管这些中人给边塞的防务带来许多麻烦，但数日来，李广对包桑的印象从最初的反感逐渐趋于平和。他看得出，包桑与那些专在皇上耳边进谗言的黄门不同，虽然他对兵家之事茫然无知，但做人却还有良知，因此李广说话也就和气多了。

“我等在此讨扰，也是皇命难违。由于咱家已负伤在身，故明日就启程回京。”包桑继续感慨道，“不到边关，不知将士辛苦；不与将军共处，不知治军之难；不与匈奴接战，不知国家安危。回京之后，咱家一定要禀奏皇上，如实汇报边关情况。”

李广忙揖手道：“如此便多谢公公了，明日在下便设宴为公公们饯行！”

第四章

金屋藏娇谈笑里 风雨化虹辩词间

长乐宫丹景台此刻来了一位连皇后也不敢怠慢的客人——大汉的长公主刘嫖，以及她的女儿陈阿娇。

王婊心中十分清楚，自己能走到今天这步，与这位当朝皇上的姐姐有着巨大的关系。她常常在心里庆幸，倘若当初栗姬与长公主就刘荣与阿娇的婚姻达成默契，那么今天椒房殿的主人就是栗姬了。

从内心来讲，王婊对这位皇姐的做派十分厌恶。但她也很清楚，至少眼下，她必须与这位长公主搞好关系。因此，当长公主的车驾停在椒房殿门口时，她早已等候多时了。

“姐姐到了，快请到殿中休息。”王婊脸上笑得很灿烂，话语间的热情让长公主十分舒服。

“妾身参见皇后。”毕竟不同往昔，长公主很有分寸地例行了宫廷礼节。

王婊连忙上前扶住长公主的肩膀，那手就很自然、很亲密地与长公主的手牵在一起，“姐姐这是干什么？折杀妹妹了。再说大典还没有举行呢！”

“呵呵！诏书都颁了，大典只是个仪式，就是皇后现在搬到椒房殿，后宫也没有谁敢说个不是！”

王婠并不辩解，只说了一句让长公主十分开心的话：“妹妹能有今日，不能忘了姐姐。”

两个女人就这样在相互礼让的氛围中开始了她们微妙的利益和情感交换。

虽说是春寒未去，但是丹景台奢华的暖炉给这座后宫主人的居室带来了融融春意。长公主一进大殿，就闻到了醉人的兰香。她抬眼望去，便在大厅的一角看到了一盆盛开的兰花，它正张开着诱人的笑靥。

兰花旁是一石头做的盆景，花工精心的照料给石峰间增添了茵茵绿意，石头周围清盈的水中，有一丛碧绿的水仙，绽开着一簇簇洁白的花。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殿中央的一盆红梅，枝虬花盛，生机盎然，显然是经过多年栽培和养育，才能如此大气融融，可见主人的情趣也尽在此中了。

长公主在梅花前久久地端详着，王婠在一旁看着，不用猜就知道了长公主的心思。她轻声笑道：“姐姐要是喜欢这花，待会儿带走便是了。”

长公主不好意思地回以温暖的笑容，推却道：“娘娘心爱之物，妾身怎好掠人之美呢？”

王婠忙拉着长公主的手臂道：“姐姐有恩于妹妹，不要说是一盆花木，就是这殿中所有摆设，姐姐喜欢什么，妹妹差人送到府上就是。”长公主闻此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忙唤阿娇前来觐见。

阿娇已经十三岁了，与五年前相比，不仅出落得更加漂亮，而且也懂事多了。听到母亲的呼唤，她忙上前彬彬有礼道：“阿娇拜见皇后娘娘！”

王婠忙拉起阿娇疼爱地说道：“外面这么冷，快别折腾了，外甥女看起来越来越招人喜欢了。”

三人说着话进了殿门，长公主眼前又是一亮。迎面墙上，镶嵌了一只硕大的朱雀浮雕，刀功遒劲，线条流畅。那朱雀双翅展开，翩翩欲飞，周围祥云缭绕，气象峥嵘，烘托出大殿主人诸事得意的心境。长公主明白，这一切肯定都是出自皇上的意思。她自己也常常纳闷，同样都是女人，王婠是凭什么就系住了皇上的心呢？

宾主坐定，早有宫娥端上了热茶、果品。王婠道：“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姐姐。待哪日有空了，妹妹摆上一桌酒宴，专门款待姐姐。”她又从果盘中拿起荔枝，递到阿娇的手中，阿娇忙道：“谢皇后娘娘。”

王婠笑了：“这孩子越来越会说话了。”

“快别夸她了，整个一疯丫头，都是妾身给惯坏了。倒是彻儿，年初到睢阳把那么大一个案子办得干净利落，满朝文武都赞不绝口呢！”

“姐姐见笑了，他一个孩子能干什么？还不是太傅和丞相前后张罗。皇上让他出去，也不过是让他长长见识罢了。”

“古人说，有志不在年高，彻儿一看就是当皇上的料。”长公主的目光在殿内环顾了一周，问道，“彻儿呢？”

“他如今做了太子，就不能由着性子了。这会儿，正在思贤苑中听太傅讲书呢！听说姐姐要来，妹妹已差人去传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传来刘彻的声音：“阿娇姐姐在哪呢？阿娇姐姐在哪呢？”

说话间，他人已进了大殿。王婊刚才还笑吟吟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做了太子，举止还这样没有规矩，还不见过长公主？”

刘彻忙上前作揖道：“彻儿见过姑母。”

阿娇在一旁吃着荔枝，却被刘彻毕恭毕敬的样子逗得“吃吃”直笑。

刘彻行过礼，在阿娇的上首坐了，他悄悄地用胳膊肘推了推阿娇，小声道：“笑什么笑？像个傻子。”

阿娇吃着荔枝，还是笑道：“看太子刚才那样子，那才叫傻呢！”

刘彻举起手，做出要打的样子：“再说！再说我就打你。”

阿娇并不害怕，不服气道：“真动起手来，还指不定谁打谁呢？”

长公主看着两个孩子在那里斗嘴，喜上眉梢，想顺势将此行的目的说出来。但她并不直接道出内心的打算，而是先批评起女儿：“胡说什么？彻儿如今是当朝太子，按理说见了太子是要行大礼，都是为娘平日把你给惯坏了。”

阿娇噘着嘴道：“太子怎么了？做了太子就没有姐弟的情分了？他过去没有做太子，是我的弟弟，如今做了太子，还是我的弟弟。难道因为做了太子，就可以不叫姐姐了？”

“这孩子……”长公主叹道。

王婊眼色流转，接过长公主的话道：“阿娇这话也没有什么错。他们无拘无束，说明之间没有芥蒂。倘若见了面就别别扭扭的，倒生分了不是？”

长公主掩口把一颗荔枝核吐在小钵里：“还是皇后娘娘说得对。看他姐弟如此亲密，妾身真是打心眼里高兴。”接着她把目光投向刘彻，笑着问

道，“彻儿，你说说，与阿娇姐姐在一起高兴么？”

“高兴！”

“阿娇姐姐好不好呢？”

“好！”

“什么地方好呢？”

刘彻吃着甘甜的荔枝，嘴里“咕噜咕噜”地说道：“人长得好看嘛！”

长公主被刘彻的率真逗得拊掌大笑：“太子说话倒是不掩不藏的。”说着，她又看了王婊一眼，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问道，“这样说，太子是喜欢阿娇了？”

“当然了！”

“那么，如果让阿娇做太子妃好不好呢？”

刘彻早已吃完荔枝，他顽皮的眼睛在姑母身上打量着，觉得姑母的话很好玩、很有意思，于是他就拉着阿娇的小手，轻轻抚着，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如果阿娇做了太子妃，侄儿就要造一座金屋让她住。”

长公主笑得前仰后合，眼角都溢出了泪花：“这孩子说话真有意思，这不是‘金屋藏娇’么？”

话音刚落，旁边一个少年立即上前大声道：“恭喜太子！贺喜太子！”

长公主看这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颇是儒雅，便问他是谁家的孩子。王婊说他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孙子，名叫韩嫣。因为生的聪明伶俐，被选到宫中做太子陪读。长公主立即换上了一副笑脸赞道：“娘娘慧眼，不但身边的宫娥们个个娇艳非常，就连太子的陪读也如此玉树临风。”

其实，长公主今天来的目的，从她进丹景台的那一刻起，王婊就已经心知肚明了。平常的女人都不放过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何况是经历了与栗姬较量如今又登上了皇后宝座的王婊呢？就算长公主不提阿娇与刘彻的事情，王婊在心中也盘算许久了。

在长公主的笑声中，王婊说话了：“彻儿，果子也吃了，话也说了。阿娇姐姐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们就到棋坊中玩去吧！”

刘彻最受不了拘束，听母亲这样说，自是分外高兴，他拉起阿娇便向外跑，黄门们一步不落地跟在身后。

长公主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两个孩子的身影，言出于心道：“真是天造的一对啊！”

王婠的身体很自然地往长公主跟前靠了靠，显得很亲昵的样子，“这事在妹妹这里自是没说的，只是……”

“有什么担忧娘娘尽管说。”

“他是太子，今日的太子妃就是将来的皇后，因此这事还得皇上和母后允准才是。”

长公主笑道：“这个不用皇后娘娘操心，妾身自会禀明皇上和母后。再说，皇后娘娘总住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椒房殿空了许久了，依妾身看来，也早该举行大典才是，这样皇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搬过去了。都是那个不晓事理的梁王给闹的，妾身明日就跟母后说去。”

两个女人都觉得今日的见面很值得，话说到这里就可以了。于是，长公主起身告辞，而皇后在热情的挽留之后，也送长公主出了殿门。但是，当她们搜寻着自己孩子的身影时，却在琴房中看到了很有意思的画面。

阿娇喊着要刘彻为自己找一匹马骑，刘彻十分为难。阿娇不依，撒着娇拉着刘彻胳膊道：“不嘛！我就要骑马嘛！”

刘彻无奈，于是对韩嫣道：“你能不能为表姐找匹马来。”

韩嫣的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容，说道：“太子何须舍近求远，韩嫣为翁主当一回马得了。”说完他就伏下身体，让阿娇骑了上去。

韩嫣绕着棋桌转圈，阿娇将拂尘当作马鞭，在韩嫣的屁股上边打边吆喝道：“马儿马儿快快跑，快送阿娇去见太子。”

刘彻在一旁暗暗发笑。

见此情景，长公主的心中再度充满愉悦，随口道：“看看！真是天作一对啊！”

王婠并不多搭话，心里想，他们现在只是孩子，未来说不定还有什么变数，就算皇上和太后允准了这门亲事，也不能保证彻儿登上皇位后，不会发生移情别恋的事情，这一切都要看他们的造化了。只不过在眼下，这门亲事能巩固我皇后的地位。

王婠忽然想起应该给长公主的夫君带个好，于是便问道：“侯爷最近好么？”

“好什么？”长公主刚才洋溢在脸上的喜悦荡然无存，眼圈说着说着就红了，“整日病恹恹的，妾身过的不知是什么日子。”

王婠忙在一旁忙劝慰道：“长公主也不要太伤心，多找太医看看，兴许就会好的。”长公主此刻的心境王婠怎能不理解呢？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男人的滋养，很快会变老的，唉……

巳酉，未央宫东阙大火。

太史令司马谈在当日的宗室录上沉重地记下了一笔，他的手由于发抖而把字写得歪歪扭扭。走出太常寺时，他回望被大火烧为灰烬的未央宫东阙，心里烦乱极了。

好好一座宫阙，怎么会被大火焚毁了呢？据严锦说，大火是凌晨子时从天而降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司马谈不敢多想。

早朝时，他在塾门遇见了田蚡，田蚡建议他在当日的宗室录中隐去关于灾象的记载，但他认为作为太史令就应该秉笔直书，不可因为非祥瑞之兆就不记载。

两座宫阙烧毁了一座，远远看去，未央宫就像折了翅的苍鹰显得很不协调了，而镌刻在西阙上的玄武在暮云下成了孤单的身影。司马谈在东阙的废墟旁站了许久，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去了。

在汉朝的官制中，太史令并不是什么显赫的位置，品秩不过六百石。但他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不但掌天时、星历，而且负责记录朝廷发生的重大事件。

自从父亲那里承袭了这个职位以后，他就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计划，他要写一部上自三代下迄当朝的著作。这样他就忙碌了许多，他不但要全力地搜寻能够找到的所有史籍，而且每年还要去游历名山大川，做实地勘查。

前些日子，他刚从睢阳回来，在那里他遇见了司马相如，书生意气使他们很快便以同族兄弟相称。他们走遍了睢河两岸，司马相如的才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司马相如当时还特别说到了太子赴睢阳督办“行刺朝廷大臣案”时的睿智。他对此行的收获很满意，谁知刚刚回来，就遇到了这样一场火灾。

司马谈的宅院在尚冠街深处的一个小巷里，这段路并不长，可他却用了比平常多了一倍的时间才走到家门口。当他叩开宅门的时候，女仆把一个喜人的消息告诉了他。

“老爷！夫人生了！”

“生了？”司马谈一路上的沉闷顿时淡了许多，“男童还是女童？”他一边问话一边加快步子向后院跑去。

夫人刚刚分娩，脸上还留着疲倦的痕迹，但那在眼角的喜悦让她看上去

比平日更有魅力。看见司马谈进来，她忙要坐起来。

司马谈忙伸出双臂托着夫人的肩膀，当女仆把酣睡的男孩送到他怀中时，司马谈笑了：“司马家又多了一个太史令啊！”

看着司马谈笨拙地抱着儿子亲昵，享受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夫人轻叹一口气嗔怪道：“老爷就记着太史令了，咱们的儿子就不能干点别的？”

“嗯！我还指望他帮我写完史书呢！”司马谈把儿子递给女仆，坐在床头与夫人说话。

“老爷！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司马谈搓着双手陷入了沉思。

他在房中踱起步来，思绪在历史的瀚海中穿梭，眼前再度浮现出游历名山大川时丰富多彩的画面。司马谈眉宇渐开，左手在右手的掌心轻轻敲出节奏，大声道：“就叫迁吧！《诗经》说，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他长大后与我一样，游遍名山大川，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好！就叫迁儿。”夫人从女仆手中接过儿子，脸紧紧地贴着儿子粉嘟嘟的两颊，“迁儿！娘的儿啊！”

月亮也从窗外悄悄地投进银色的光，抚摸着司马迁宽阔的额头。

这孩子偏偏在未央宫大火的日子降生，这意味着……司马谈看着夫人怀中的儿子，不敢再往下想。

……

早朝一结束，刘启就把周亚夫、卫绾、郅都、田蚡等人传到宣室殿，询问睢阳一案的结果，周亚夫和郅都分别陈奏了案件的审理情况。

刘启脸上显出几分不悦：“既是审理清楚，为何今日早朝不奏？”

周亚夫道：“启奏陛下，臣有难言之隐，不便在朝堂上陈奏。”

“有何难言之隐，莫非朕冤枉了梁王不成？”

“陛下圣明！臣等日夜审理，刺客对所犯罪行全部招认。只是……”周亚夫说到这里，打住话头。

刘启不免更加着急，蹙着眉头道：“丞相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如今说起话来怎么吞吞吐吐的，这是要急死朕么？”

周亚夫正要再说下去，刘启摆了摆手，向卫绾问道：“看来丞相也学会明哲保身了。太傅，你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丞相的难言之隐，也正是陛下所忧虑的。众贼供认，行刺之事确系梁王指使。因此臣等在回京的路上，遵照太子之命，已将所有狱词都焚为灰烬了。”

一听卫绾说完，郅都立即伏地而跪：“焚毁狱词，皆臣所为，陛下要治臣罪，臣死而无憾。”

刘启大惊道：“你是说太子要这样做的？”

他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竟会自作主张地做出如此决断。当初，他答应刘彻督办此事，不过是想让他长长见识罢了，孰料他却当真了。要是放在别的案件倒也罢了，可这是何等重要之案？是十几位大臣死于非命的大案，是针对朝廷废立太子的血案，能如此草率行事么？这事要是放在刘荣身上，他决然没有如此胆量的。

眼前的局面让他想起昨晚王娡的枕边话来。王娡也觉得此案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莫非彻儿早已和皇后通了气？他无法将自己复杂的内心袒露在大臣们面前，他选择以斥责大臣们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懑。

“你等难道不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吗？怎能听任太子随兴而为呢？”刘启指着周亚夫大喊道，“你父周勃当年果断剪除诸吕的气度，朕怎么就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呢？你是不是对朕改任你为丞相心存不满呢？”

“还有你！朕让你做太傅，你就该尽师道之责，可你……却在一个孩子面前唯唯诺诺。当年晁错为太傅时，何曾如此？你是想说话么？你不要说，朕知道你要说什么，无非是为太子辩护。袁盎呢？”刘启的目光在殿内搜索，“袁卿呢？”

周亚夫急忙答道：“袁大人他……”

哦！袁盎已经成了刺客刀下的冤魂，他永远也听不到袁盎那慷慨激昂的辩论、思路清晰的奏疏和力排众议的谏言了，再也看不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了。要是袁盎在，他一定会冷静地处理好这一切。一想到倒在血泊中的袁盎，刘启眼睛就模糊了，对睢阳案的结果就越发不满了。

“还有你！”他又把矛头指向了田蚡，“你身为太子舅父，不思为国尽力，整天在皇后面前递送各种消息，蛊惑人心。”

刘启把大臣们斥责过之后，气犹未尽，又转脸向伺候在一旁的严锦问道：“太子呢？这会儿躲到哪里去了？”

严锦哪里知道太子的行踪呢？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惹得刘启挥起衣袖，“哗”的将面前的笔墨、奏章扫下御案。

“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去呀！快去把太子找来，朕倒要问他长了几颗脑袋？”

严锦不敢怠慢，战战兢兢地出了宣室殿，身边的黄门欲拾起地上的东西，被刘启大声喝住了。殿内空气极度压抑，大臣们一个个垂首肃立，谁也不敢出列辩解。

刘启发泄过后，颓然地闭目埋头座中，叹息道：“你们哪！真是让朕伤心透了。”

这时候太常寺长史慌慌张张地进来了，他顾不得与跪在地上的大臣打招呼，就直接陈奏道：“皇上，大事不好了。”

刘启正在气头上，抬起头就劈头盖脸地训斥起来：“如此惊慌失措，哪像个大臣的样子？”

太常寺长史低下头小声道：“天火烧毁了未央宫东阙。”

“啊！”刘启一个激灵，眼睛睁得老大，“你再说一遍？”

听完太常寺长史奏明后，刘启呆了，半天才从胸腔中发出一声长啸：“苍天啊！何故如此惩罚朕？”

他很快将宫阙被焚同刘彻焚毁狱词联系了起来，一定是先帝对刘彻的所为颇多气愤，才有了这灾异之兆，这些事情都把刘启对太子的愤怒推到了爆发点。

“哼！”刘启不无自嘲地想着，朕刚刚废掉了一个太子，今日就再杀一个去求得列祖列宗的宽恕。但话到口边，却变成了对太常寺长史的怒吼，“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快传太史令！你要朕砍了你的脑袋么？”

太常寺长史不敢再延宕盘桓，心惊胆战地离开了宣室殿。

此刻，刘启的情绪由气愤转为伤感，他觉得累极了，说话的声音中透着极度的疲惫。

“严锦回来了么？”说着他悲怆地转过身去，给了大臣们一个背影，“你们就给朕跪在那里好好思过吧！”

在大臣们等待太子的时候，田蚡那双小眼睛一直在观察着皇上的表情。皇上近来的脸色很不好，那种疾言厉色并不能掩盖他精神的疲倦；他的目光在发怒时虽仍有犀利的光芒，却不似多年前那样富有穿透力；他的声音虽然在怒斥众臣时让人感到雷霆万钧的威猛，但语言却远不及四年前平定七国之乱那样有条不紊。

对先朝有深入研究的田蚡明白，越在这个时候，皇上对任何事情越敏感。无论是为了太子，还是为了王、田两家，他都觉得现在应该尽快见到刘彻。因此，在刘启闭目养神的时候，他拉了拉卫绾的衣袖，悄声问道：“太傅应该知道太子去了哪里吧？”

卫绾小心地看了看皇上，才用低得只有田蚡才听得见的声音道：“殿下去找灌夫习武去了。”

“这个彻儿，真是想一出是一出。”田蚡在心底埋怨，遂对周亚夫道，“下官有些内急，急需如厕。”说罢，他就蹑手蹑脚地来到宣室殿外，站在台阶上朝远处张望。

他似乎觉得站在这里太显眼，于是又提起袍裾，下了台阶，来到塾门翘首以盼，这样刘彻一俟出现，一切都在他的视线之中了。

虽然田蚡心急火燎地在那里盼望着，可这会儿刘彻却正在兴致勃勃地听灌夫讲他在七国之乱中单骑闯敌阵的故事。

在睢阳办案期间，周亚夫不止一次向刘彻提起这位性格豪爽的将军，于是在他心头，一次次地激起了欲见之而后快的心愿。就在昨天午后，刘彻缠着卫绾，好让他去见见灌夫。

卫绾当时就很为难：“这个还是容臣奏明皇上之后再定夺吧！”

“本宫知道，太傅是怕父皇怪罪下来不好交代。”刘彻合上书卷，露出少年才有的率真，“太傅何必事事都要父皇知道呢？本宫快去快回，不耽误听书总行了吧？”

卫绾见此就不好再坚持了：“太子言重了，不就是看看老将军么？微臣不说就是了。”

卫绾却没有想到，皇上会在过问睢阳案子的时候，也把他列入宣召之列。现在面对皇上的怒火，他也仓皇得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这一切，刘彻当然不知道，因为此刻他同灌夫正谈得投机。

行伍出身的灌夫，对太子的来访受宠若惊，遂在后花园置宴款待。灌夫不带任何修饰的描述把自己呈现在刘彻面前。

“臣本姓张，家父曾是颍阴侯灌婴的舍人，因为颍阴侯的引荐得以官至两千石。吴楚七国乱起，侯爷为将军，随太尉平叛。家父为校尉，带着微臣出征。”

说到这，灌夫为太子斟满了一爵酒，抬头望着亭外不远处父亲经常挂甲的一棵楸树长叹道：“不瞒殿下，家父当时已是七旬的老人，心知力不从心。但一向重情义的他不忍驳颍阴侯的面子，这一去就踏上了不归路，战死沙场。消息传至朝廷，皇上命臣护送家父灵柩回京。臣乃将门之后，父仇未报，岂可退缩。于是臣就挑选了军中壮士和家奴数十人，冲入吴营，杀伤敌人无数，后终因寡不敌众，仅臣一人回到汉营。”

说到这里，灌夫就借着酒酣敞开了自己衣襟，数十处创伤全都裸露在刘

彻面前。那些伤疤，大的若铜钱，小的若豆粒，纷乱地分布在灌夫的肌肤上。刘彻轻轻抚过一个个伤疤，喟然叹道：“将军真乃大丈夫也！”

随后，刘彻又兴意盎然地问道：“将军擅长使何种兵器？”

“臣当年单骑奋战吴军时用的是长戟。”

“将军可否为本宫舞戟呢？”

“那就让殿下见笑了。”灌夫豪饮之后，一股英气借着酒意油然而出。

卫士很快抬来长戟，灌夫在手中掂了掂，随之舞将起来。两人才能抬得动的长戟在他手里，似游龙出水，倒海翻江；似猛虎入林，落叶纷飞。

刘彻禁不住拍掌欢呼：“好戟法！”

灌夫舞得兴起，干脆脱掉外衣。

刘彻被灌夫一番戟云剑雨激荡得热血沸腾，他紧握着灌夫的双手，脑中却是边城烽火的画面：“倘若有朝一日本宫带兵出征，将军可愿随往。”

灌夫手按左胸，激动道：“灌夫早已以身许国，愿追随殿下，虽死不辞。”

刘彻端起酒爵，正要说话，耳边却传来严锦尖细急促的声音：“殿下！殿下！”

“何事如此慌张？”

严锦因走得太急而语不成句：“皇上……皇上正在宣室殿中传唤殿下呢！”

“出了什么事？”

“奴才也不清楚。殿下……去了就……就知道了。”

刘彻不敢怠慢，道了一声将军保重，遂急忙朝未央宫奔去。

宣室殿内，刘启为刘彻的迟迟不到而恼怒到了极点，他怒视群臣，大吼道：“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羽林卫何在？”

立即有一队羽林卫跑步进殿，刘启厉声道：“速拿太子来见。”

周亚夫、卫绾见状，顿觉大事不好，几乎同时跪在皇上面前，说出了同一话语：“陛下且息雷霆之怒！陛下且息雷霆之怒！”

刘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皇帝的自尊使他无法收回成命，于是他转移

了发泄的对象，怒斥道：“都是你等纵容的结果。”

宣室殿外，田蚡焦急地踱着步子，口中讷讷道：“这个彻儿，怎么掂不来事情的轻重呢？”

他心里万分焦急，不时地向远处眺望，终于，透过初春的阳光，他瞧见刘彻在严锦的陪同下，步履匆忙地朝这边来了。

田蚡迫不及待地跑上前去，不顾礼仪地埋怨道：“这半日太子到哪里去了？都急死微臣了！”

严锦忙问道：“皇上这会儿心情如何？”

“还如何呢？皇上正在大骂各位大人呢！”

刘彻闻此便问道：“出什么事情了？”

田蚡长叹一声：“皇上与梁王的事殿下又不是不知道，殿下去焚狱词干什么？一定是那些老臣蛊惑的。”

刘彻听罢，坦然道：“焚毁狱词完全是本宫的主意，与各位大人没有关系，本宫这就去向父皇说个明白。”

田蚡在身后连连提醒刘彻小心说话，万不可再惹皇上生气。接着又跑步上前，把严锦拉到一边低声道：“太子命系一刻，烦劳公公速到丹景台请皇后去求太后出面。”

严锦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他不敢怠慢，听完便匆匆赶往丹景台了。

刘彻走进宣室殿，映入眼帘的是跪倒一地的众臣和木然肃立在两厢的羽林卫。他情知自己的祸闯大了，于是小心翼翼地来到殿前回话：“孩儿参见父皇！”

刘启冷冷地看一眼刘彻，哼道：“这半日到何处去了？”

“孩儿找将军切磋兵略去了。”

“小小年纪，懂什么兵略？”

……

见刘彻没有回答，刘启更加生气：“你为何不说话了，平日里不是话很多么？”

“孩儿参见父皇来迟，请父皇恕罪。”

“你可知罪？”

“孩儿不知，还请父皇明示！”

“大胆刘彻，是你主动请缨到睢阳查案。朕之所以允准，只不过是为了让你长长见识，谁知你竟妄自做主，焚了狱词！你还不知罪？难道你不知这是一桩关系到十几名大臣性命的大案么？”

“父皇，孩儿当然知道此案重大。”

“既然知道，为何置大汉律法于不顾，你该当何罪？”

刘彻望着刘启，却并无惧色，平静道：“父皇，孩儿有话说。”

“大胆！违抗皇命，你还有何话可说？来人……”霎时间，羽林卫将士包围了刘彻。

周亚夫见状，知道此刻只有卫绾出来说话，才能拦住皇上，于是他暗地用手推了推卫绾。卫绾会意，忙向前跪了一步，不等刘启发问，就抢先说道：“启奏皇上，臣有话说！”

刘启看了看卫绾怒道：“你还有何话可说？太子犯法，你难脱失职之罪！”

“陛下圣明。昔日秦孝公在位，太子非议商君变法，孝公治太傅公子虔之罪。今太子违抗皇命，臣作为太傅，自有不可推卸之责，臣情愿领罪。但臣知道，陛下向来从谏如流，太子既然有话要说，陛下何不先问个明白，再责罚也不迟。”

刘启之所以这样，一则气在梁王；二则毕竟十几名大臣死于非命，需要向朝野有个交代；三则是因为刘彻先斩后奏，让他的自尊心受不了。再加上东阙失火，这些事情环环相绕，使他不由得急火攻心。

其实，他哪是真要向太子开刀呢？现在卫绾给了一个台阶，他的心情也就平静了：“好！你等且平身，朕就听他还能说些什么。”

这半晌可把众位大臣苦煞了，见皇上发了话，一个个踉踉跄跄地起身，彼此相看，虽是早春，却人人汗水直淌。

周亚夫抓住机会，小声向刘彻提醒道：“皇上让殿下说话呢。”

刘彻先是回头面向丞相、太傅伸了伸舌头，转脸又严肃地拂尘整冠，那双还没有脱离稚气的眼睛见父皇不像刚才那样怒气冲天，心中的胆怯就去了许多，遂把如何决定焚毁狱词的前因后果一一详奏。

刘启在上边听得不耐烦，便打断道：“别的朕不想知道，朕只要你回答，此案与梁王干系如何？”

“依大汉律法，皇叔当治死罪。”

“既是如此，就当奏朕知道，为何要焚毁狱词？”

“孩儿以为，父皇不知道也好。”刘彻抬头望了望刘启，见父皇没有阻拦他的意思，于是继续道，“梁王乃父皇亲弟，此案若在朝野公开，反而让父皇为难。”

“难在何处？难道朕能视大汉律法为儿戏？”

“这正是孩儿想说明的。”刘彻身体往前挪了挪道，“朝野一旦了解案情，眼睛就会看着父皇。皇叔如不伏诛则是律法不行；皇叔伏法则祖母会食不甘味、卧不安枕。祖母若是病了，父皇必不能安心朝政。因此，孩儿……”

刘彻正要说下去，却见严锦神色慌张地从宣室殿侧门直接到了刘启身边，小声耳语了几句。刘启顿时大惊，目光立时散乱地望了望下面的众臣和刘彻道：“此事今日就先到此，太子随朕前往长信殿。”

众位大臣相互看了看，就知此事已经惊动太后了。

刘启匆匆赶到长信殿，窦太后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责问道：“你把哀家的孙儿怎么样了？”

话音未了，刘彻一下子跃到太后面前，操着从母亲那里承继来的槐里口音道：“孙儿向祖母问安！”

三日水米未进的太后吃了王婊调制的银耳人参汤后，精神好多了。刘彻很乖巧地扑到太后怀里，窦太后颤巍巍地搂着刘彻，从头到脸地仔细摩挲了好一会儿，才循着刘启话音抬起头来斥责道：“不是彻儿想出那主意，皇上还不早把武儿问成了死罪？听说你还要治彻儿的罪？”

太后说完喘了口气，刘启忙上前欲要为母后捶背，可却被挡开了：“都说皇上孝顺。依哀家看，那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皇上坐稳了皇位，眼中就没有哀家了。今天要杀这个，明儿要治那个，莫非连哀家也要做了皇上的刀下鬼不成？”

刘启闻言大惊，也顾不得威仪，慌忙跪倒在地道：“母后言重了，孩儿怎么敢……母后有何旨意，孩儿遵旨就是。”说着，他瞪了一眼王婊道，“皇后怎么会在这里？”

太后放开刘彻，大声道：“怎么！皇后想看看哀家，都有罪了不成？”

刘启不语，倒是王婊说话了：“臣妾听说太后玉体欠安，急忙过来伺候，请陛下恕罪！”

太后说：“你替他尽了孝道，你有何罪，要他恕什么罪？”接着，她话锋一转，“哀家只要皇上回答，对武儿如何处理？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是欺

负哀家看不见么？可哀家的心里长着眼睛呢？莫非你还真要治武儿的罪？”

“母后，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与梁王有关，那此案到这就可以了结了。孩儿已命廷尉府将乱贼斩首灭族，以慰众卿在天之灵。”

“那么，你告诉哀家，武儿现在何处呢？”

“这……”刘启显出几分尴尬，“孩儿即日派人将梁王接到京城便是。”

太后说着说着，又气从心起，喝道：“你会接他来么？哀家前些日子派去睢阳的人回来说，武儿根本不在睢阳，一定是你害了武儿……”

太后还要说下去，却被长信殿外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太后很是不快，喝道：“是谁如此没有规矩，在此大声喧闹？”

长公主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先到了。在她的身后跟着的是阿娇，她简直就是长公主的化身。她一进长信殿，就毫无拘束地跑到刘彻身边，太子长太子短地问个没完没了，直到王婊要紫薇陪他们到花园中去放风筝，殿中才安静下来。

长公主一回到太后身边，就完全没有了场面上的那些讲究。她以家庭一员的身份，以一个皇姐的姿态很热情地同皇上与皇后打了招呼，很亲切地向太后问了安。她把一个让皇上解除尴尬、让太后愁云顿去的消息带进了长信殿——刘武已经在前晚化装回到了京城，现在就在她的府中。

长公主情态丰富地对太后和皇上讲述刘武怎样追悔莫及，怎样为十几位大臣死于非命而潸然泪下，怎样因思念母后而夙夜忧叹，却因为皇上诏命不许回京而寝不安席。末了，她向皇上求情道：“还望皇上开恩，饶恕梁王。”

太后越发地生气了，怒道：“好呀！连武儿在哀家面前尽孝都不让了，你还配当这个皇上么？你何时发的诏书，哀家怎么不知道？”

长公主赶忙道：“母后言重了，皇上是怕梁王远途跋涉，免除了他每年的朝觐，怎么会不让他回京尽孝呢？”

她没有忘记王婊对皇上的影响，很亲昵地走到她身边道：“皇后！您说这都是自家兄弟，何必弄得剑拔弩张，让亲者痛，仇者快呢？”

王婊忙接过长公主的话道：“臣妾也是这样想。皇上海纳百川，胸有天下，定会化阴云为丽日的。”

可太后的心结仍然无法打开，她捶着胸膛，声泪俱下道：“一个诸侯国的亲王，哀家的亲骨肉，竟被逼得化装进京。刘启……”自从刘启登上皇位以来，这是太后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你好狠心啊！”

太后如此伤心，也让刘启的心境分外的沉重和不安，便愈发感到刘彻当初焚毁狱词不失为明智之举。当长信殿中的气氛冲淡了刘启父子之间的冲突时，他甚至感到正是刘彻为他弥合与太后之间的感情创造了契机。

他很虔诚地、集中精力地平息着太后的愤懑，小心地求道：“母后息怒！都是孩儿的错，孩儿这就差人去接梁王。”

严锦此刻早就在旁边伺候着了，他早已读懂了皇上眼中的意思，有意提高声音道：“奴才这就去接王爷。”

“用朕的车驾去接！”

皇室弥漫了几个月的阴云终于散去，严锦的心中便充满了喜悦，大声回答：“诺！”

太后的心情渐渐平复，紧锁多日的眉头也渐渐展开了。但她心中清楚，大儿子毕竟是当今皇上，决不能因此事而损了他的威严。

她不失时机地做着挽回皇上面子的事情，抚着他的手心道：“哀家心里明白，这事怨不得皇上，也是武儿用人不当，听信了一帮乱臣贼子的蛊惑。待会儿见了他，还要多加训诫才是。至于被刺身亡的大臣，你要厚葬，要多多抚恤才是。虽说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一直奉行黄老清静无为的国策，可黄老学说从来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论是谁，乱我朝廷，天理不容。”

见太后心境好转，王婊意识到此刻提起刘彻与阿娇的婚事是再合适不过了。她的这点心思，长公主一丝不漏地看在眼里，她们几乎没有什么眼神的交流，就禀奏了此事。

“啊！你们是说彻儿与阿娇么？那皇上以为如何呢？”

“孩儿依母后就是。”

太后分外高兴，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她明白，这种婚姻无论对公主还是皇上都是必须和重要的。

“哀家看也是天作之合啊！彻儿呢，彻儿这会跑到哪里去了？”太后的双手在四处摸索。

王婊心里充满了欣慰，几个月来的担心和忧虑终于消散了，因为太后如此表态，标志着她终于承认了太子的地位。梁王自取其祸，刘彻的智慧周旋无疑成为改变太后初衷的重要原因。最善抓住机会的王婊急忙对长信殿詹事窦宇道：“快去传太子，太后要见他。”

“诺！”

太子和阿娇很快来到殿内，太后已感到了他们的气息：“彻儿，阿娇！你

们都到哀家身边来。”

当刘启要刘彻和阿娇向太后行礼时，太后拦阻道：“家里人在一起，要那么多的礼数做甚？”

她俨然一个慈祥的老太太，笑声随着手在两个孩子肩头的抚摸而显出舒缓的节奏。

“你们的娘要月老用红绳子把你们一辈子拴在一起，这可是天意啊！呵呵！噢！什么是月老？月老是专门为人间男女牵媒的神灵，他要哀家的阿娇和彻儿做夫妻呢！告诉哀家，你们脸红了么？”

刘彻一脸不解道：“祖母！做夫妻就做夫妻，脸红什么呢？”

太后被刘彻的话逗笑了，乐道：“毕竟是男孩子啊！阿娇也没有脸红吧？听你的娘说，你生就一个男儿的脾气，这可不行啊！做太子妃就要像个太子妃的样子呀！”

阿娇被太后说得不好意思，摇着太后的肩膀撒娇：“外祖母！您都说些什么啊！阿娇可不是这样的！”

长公主急了，批评女儿不能这样同太后说话，可是太后却不计较这些，忙圆场道：“好！哀家不说了！阿娇大了，知道害羞了。”

刘彻在一旁小声揭发道：“她哪里知道害羞，疯着呢！刚才还在追着打孙儿。”

太后听了便更加心花怒放了。

看来太后已不再为储君的事烦恼了，刘启望着刘彻依偎在太后身边，心想，这个彻儿，倒比朕想得远些……

绵延到蓝田境内的南山，峻峭险拔，像屏障一样横亘在关中平原南缘。春天的脚步越过巍巍蓝关，在这京畿之地展开了它绚烂多彩的画面。

艳丽的桃花染红了整个山坡，南来的紫燕在林间清脆地鸣唱，泉水轻快地向着山外奔去。浐河展开慈母般的双臂，把从深谷幽涧中归来的儿子轻轻揽入怀抱。

河水在山下转了一个弯，一片气势恢宏的庄园镶嵌在河湾突兀的崖头上。

这些日子，窦婴就在这诗情画境中打发着赋闲的时光。

此刻，初升的太阳透过帷帐，把暖暖的光芒洒在窦婴的床头。他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就见睡梦中的赵女修长的胳膊在云鬓边交叉成桃形的娇态。

她艳若桃花，粉嫩如藕，睫毛闪动，小嘴微撅，两颊还荡漾着幸福的微笑。

她简直太可人了！窦婴在心底呼唤。他轻轻地掀开被角，那两只散发着女人馨香的乳房就肉嘟嘟地呈现在眼前。

然而，每一次交欢之后，都是无尽的烦恼，仿佛自己的生命正在被这消闲的时光一点点吞噬，窦婴很担心自己壮志未酬便像流星一样陨落。

窗棂上有人影晃动，窦婴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隔着帷帐问道："有事么？"

"启禀大人，京城来人了。"

"又是来讨酒喝的，不见！"

"是周丞相！"

"你说是谁？"

"是丞相大人到了！"

"快快有请！"

他迅速唤来丫鬟为自己梳洗、穿戴。窦婴知道，周亚夫天生性格刚直，最见不得男人被妖冶的女人缠绕。在走出卧室的时候，他叮嘱赵女去后院厢房，周丞相在庄园停留期间，一定不要露面。

不一会，大汉的两位大将军、曾经的太傅和丞相就在庄园的客厅相遇了。

"不知丞相驾到，有失远迎，多有得罪，还望丞相海涵。"

周亚夫苦笑道："大人不是太傅，老夫也不是丞相。前日早朝时，皇上已经免了老夫的丞相之职，现在你我都是无官一身轻了。"

丫鬟送上点心、茶水，当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窦婴神色严肃地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亚夫摇摇头，叹息道："这真是一言难尽啊……"

由梁王挑起的风波终于过去了。

用一批人头祭奠另一批亡灵，那是秋后的事情了。现在，刘启要做的是弥合兄弟之间的裂痕。

就在罢朝五天、祭祀天地之后，刘启在未央宫设宴款待刘武。卫绾、周

亚夫、田蚡、郅都等人作陪。这样的安排，一半是太后的意思，一半是王娡的劝告。

刘武今天得到了很高的待遇，刘启特地让他与自己并排坐在一起。酒席是丰盛而又奢侈的，熊熊大火煮着大殿中央巨型铜簋里的酒酿，案上的菜肴、果品因酒气的润泽而更加的可口。

在掌管礼仪的仆射宣布宴会开始之后，刘武很谦恭地向刘启敬酒，他的眼角甚至溢出了泪水："臣谢皇上的宽恕。"

刘启拿起酒爵，很大度地与刘武对饮："你我都是太后的骨肉，至亲的兄弟，从今往后，当戮力同心，固我大汉江山，万不可再听信谗言。"

"臣谨遵皇上教诲，臣以后当谨言慎行，只求在母后身边躬行孝道，别无他图。"

刘启把脸转向众臣："众位爱卿，朕今日特地让人烤了上好的乳猪，佐以美酒，让大家尽情享用，岂不快哉！"说完，刘启很爽朗地笑了。于是，大臣们就在这笑声中开始了新的享受——品尝乳猪。

没有谁发现，周亚夫的脸在皇上的笑声中渐渐地阴沉了。是的，当周亚夫的目光被皇上的笑声引向乳猪时，他忽然发现面前桌上既没有切肉的刀具，又没有筷子。他胸中顿生燥热，本来就黝黑的面容此刻变成绛紫色，两道浓眉随着血液的涌动而微微地颤抖。是宫中管事人的疏忽，还是皇上有意地羞辱？

但另一个人的目光让他很快判断出自己的尊严遭受了践踏和漠视——田蚡此刻正用一种隐晦、诡秘的眼神朝这边打量，他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早已明白。

周亚夫不能容忍在这样的场合被人侮辱和蔑视，他愤而起身，直朝着皇上的席位走去。

田蚡见到此景十分得意，小胡子因为兴奋而撅成一个弧形。

他从卫绾身边经过的时候，卫绾找不出更好的方式，只是用筷子轻轻地敲击案头，轻声呼唤道："丞相！不可啊！"他试图伸手扯住周亚夫的衣袖，但是周亚夫却从他的手指尖头擦过。

当理智遭遇尊严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奈，而冲动的情感却鬼使神差地把周亚夫的行为推向极端。他来到皇上面前，铁青着脸，并不说话。

刘启笑容中夹带着几分奚落："朕如此待将军，将军亦有愤乎？"

周亚夫很机械地说道："臣谢陛下圣恩。只是臣腹中不适，欲回府就医。

望陛下恩准。”

刘启并不说话，只是不经意地挥了挥手。

周亚夫深深地叩头，缓缓地转身，迟滞的步履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走过，渐渐地，他老迈的身影就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很快！皇上就免了老夫的丞相。”

“皇上怎会做出如此草率的决定呢？省了太尉之职，又免除了你的丞相。”

“不！是老夫得罪了皇后。”

那个王信有什么能耐，除了攀上一个做了皇后的妹妹外，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开疆，凭什么封侯呢？因此，当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他望了一眼窦婴，自嘲地笑了笑道：“老夫本来就不是当丞相的料。”

“那么，现在是何人在当丞相呢？”

“圣旨已下，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周亚夫不以为然道。

窦婴失望了，看来因为废太子刘荣，皇上对他的成见很深。自从刘荣被贬为临江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

朝臣们免的免、杀的杀，这让窦婴感到朝廷的动荡并没有过去。他们的心境都陷入无以名状的复杂中去了，他们都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安慰对方，只有一爵接着一爵喝着不知滋味的闷酒。

周亚夫告诉窦婴，太子每遇大事时总是想起他的教诲，常常因此弄得卫绾十分尴尬。窦婴听此，便在心中生出不尽的欣慰。

酒酣之时，他们数日的郁闷都被这酒精渐渐淡化，在酒爵交碰中，窦婴心头升起对刘彻的希望。特别是听了刘彻睢阳之行的故事后，他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的感知——大汉的崛起在先皇和当今皇上，而大汉强盛就在太子身上。

窦婴情之所至，不能自已，遂站起来，邀周亚夫为太子干杯。但他没有从周亚夫的目光中得到响应。

“请大人饮了此爵，老夫还有话说。”周亚夫说罢，先自饮了，那话也随着琼浆的燃烧而溢出了口，“恕老夫直言，依大人眼下的境况，既愧对于临江王，又愧对于太子。”

“大将军何出此言？”

周亚夫看窦婴饮了爵中的酒，知道他并不计较自己的指责，继续道：“能使将军富贵的是皇上，而与将军最亲近的却是太后。如今太后年迈，皇上龙体欠佳，皇后说动皇上大肆封侯，而大人却长期称病不出，躲在蓝田，以饮酒射猎为乐事。倘若朝中生变，大人则危矣。”

“值此多事之秋，只有大人才能辅佐太子，光大大汉基业！为了大汉江山，请大人受老夫一拜。”

窦婴被感动了，他情不自禁地伸手上前与周亚夫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多谢大人指点，在下定不负大人厚望，不日便进京朝见太后。”

此时，从南山响起的春雷，滚过滔滔的浐河，在平原上拉开一道口子……

第五章

登楼追远忧国政 帝后论人起锋争

大汉的风云变幻夤演了八个年头，到刘彻十六岁的冬天，终于随着在长陵、安陵的东北边矗立起一座阳陵而翻开了崭新一页。

这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九月的一天，刘彻在丞相卫绾和中大夫韩嫣的陪同下登上了长安横门城楼。十二年前，他就是从这里目送他亲爱的姐姐走过横桥，走过高原，走向大漠深处的。

尽管他已不记得当时的情景，然而母亲含泪的描述一次次激起了他对匈奴的仇恨。他越过城下的横桥，久久地凝望着远方。那平坦宽阔的驰道，那影影绰绰的帝陵，那郁郁葱葱的松柏，在秋云下显得逶迤而又厚重。

那里长眠着他的曾祖父刘邦，他的堂祖父刘盈，如今，那个把汉朝的声威推向新的巅峰的皇帝——他的父皇刘启也静静地躺在了他们身旁。

刘彻的眼睛渐渐地模糊了，他感叹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苦短。父皇——汉朝的第四代君主，曾叱咤风云地平定了七国之乱，曾在潇洒谈笑中化解了梁王凯觎储君的图谋。可怎就忽然在一个深夜撒手人寰了呢？

也许在这一变故之前，上天降了一些先兆警示人们。

前年五月，上庸县发生了大地震，城墙崩塌，人口死伤无数。消息传来，朝野大惊。

去年正月，刚刚过完上元节，京城的华灯还没有来得及拆卸，东市、西市的年气还没有散尽，百姓们庆祝的龙灯和百戏依然在上演。都城却在一日之间连动三次，皇宫的城垣也被震开一道道裂纹，少府寺整修了十个多月，直到立冬方才结束。

而时令刚刚进入十二月，一场更大的灾象出现了。

那天，刘彻在思贤苑中听卫绾讲书，两人正说到兴奋处，突然从城外滚过一阵惊天动地的雷声。卫绾手中的竹简“哗”的被惊落在地，眉宇间充满了不解和惊恐。

他向来不相信灾象异变的，可这雷声来得太突然了。刘彻顺着卫绾颤抖的手看去，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多么怪异的景象。绚烂温暖的太阳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成为一颗悬挂在天空的紫色圆球，而本应晚上才出的月亮却横贯中天。昏暗中，上相、次相、上将、次将四颗星自西向东逆行而聚于太微星周围——这一切，让大家产生了一种大难将至的恐惧。

思贤苑内，黄门们乱作一团，惊恐尖叫声一片。宫墙外，杂沓的脚步声纷至迭去。

卫绾步履仓皇地奔出门外，仰天长呼：“昊昊上苍，卫我圣皇，佑我子民……”一言未尽，身体已经颤抖不已了。

他的行为让刘彻多少有些失望，秦皇挥戈东进，高祖笑唱大风歌的雄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作为大汉的太子、未来的皇上，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对周围的人——不！对整个王朝的臣民是多么的重要。

他几乎没有犹豫，“嗖”的从腰间拔出宝剑，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啸：“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泱泱大汉，德配天地，享国万世。区区天象，能奈我何？羽林卫何在？！”

“属下在！”

“属下在！”

……

年轻的羽林卫将士被刘彻凛然的气度感染，迅速执戈列队，聚集在他的周围。刘彻铿锵的声音在他们的耳际回荡：“张弓开弩，严阵以待，顺我者存，逆我者亡！”

林立的弓弩直指长天，羽林卫爆发出震天的吼声：

“顺我者存！”

“逆我者亡！”

……

吼声从思贤苑中卷起，涌向长安街头，涌向滔滔的渭水，涌向嵯峨的南山，涌进都城每一个百姓的心里，淹没了云天深处的雷声。

这样对峙了大约半个时辰，云退了，风息了，天晴了。太阳重新将灿烂的光芒洒向大地，经历了这场风云的未央宫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两旁镶着青龙的旗帜发出炫目的光彩。

这件事让卫绾惭愧了许久，从那天起，当他与刘彻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气流不断地从刘彻体内散发出来，笼罩着他的身心，使他既不敢走近，也无法摆脱。

那些年也是朝廷政局剧烈动荡的日子。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刘武怀着一颗遗憾的心在睢阳去世。这位曾谋杀了朝廷十几位重臣的梁王殿下，在弥留之际仍然对自己没有成为大汉的天子而抱恨。据主办丧事的官员回京后传说，梁王薨后依然睁着眼睛，似有牵挂让他难以瞑目。

梁王去世的消息传到长信殿中，太后痛断肝肠，仰天长叹："皇上果然杀了我的武儿！"

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周亚夫因置办陪葬的五百甲胄被告发，以谋反罪锒铛入狱。

他虽然是一介武夫，但他清楚皇上这样做的用意，那就是为太子清除执政的障碍。皇上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些手握重兵的大臣。因此，辩亦死，不辩亦死，辩又何益？

卫绾后来从廷尉府呈送给皇上的奏章中得知，周亚夫在公堂上曾为自己辩护过。他拒不承认加在头上的罪名，他认为购买的甲胄都是用于陪葬的，根本谈不上谋反。而廷尉却说，大人纵然不在生前谋反，死后也会在地下谋反的。周亚夫便不再辩解。

对一位曾统率三军，位极人臣的将军来说，还有什么比被诬陷更令他寒心的呢？还有什么比从昨日座上宾沦为今日阶下囚更让他绝望的呢？最后，他绝食五日，呕血而亡。

是的，皇上是到晚年，性格就越怪异多疑。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七月，在丞相位置上待了三年的刘舍被免去职务，卫绾接任丞相。是什么原因，皇上没有说。

在那天灾象退去、日丽风清的时候，刘彻与卫绾一起被召到刘启的床前。

刘启的脸色很苍白，说话间常常伴随着断续的咳嗽，头上也冒着虚汗。他显然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王婊和卫绾速为太子准备行冠礼。

甲寅日，刘启拖着病体勉强为刘彻举行了冠礼，随后便被抬回了皇宫。

甲子日，刘启在走完了四十八年的人生后，驾崩于未央宫。

而今，先帝已经长眠地下，摆在刘彻面前的问题是——王朝今后向何处去？

景帝晚年行事随性，使朝政动荡，许多机构都已十分混乱，亟待走上正轨。而人才匮乏，官吏更迭频繁，这也是刘彻忧虑的焦点。

社稷不稳，就不可能德配天地，享国长久。因此，刘彻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等两千石以上官员举贤良之士。可一个月都过去了，事情却没有什么进展，他不免有些焦虑。

他回头望了望紧跟在身后的卫绾和韩嫣，看他们毕恭毕敬的样子，就觉得不舒服。他心想：朕要的是办事效率，而不是每日的如影随形。

可是，他越不愿看见的事情，就越屡屡发生在他的眼前。刚刚转过横门城楼，韩嫣就发现道边有一块不知何时脱落的城砖，他一边忙不迭地把它搬到城垛的边沿，一边训斥守城的羽林卫士卒："何人如此大胆，竟敢在此遗下砖石？"

韩嫣见无人应对，上前对着一个士兵就是一耳光。士兵在微微摇晃之后，立即恢复了肃然站立的状态。

这一幕让刘彻很感动。是的，固若金汤不仅靠城池的坚不可摧，更在于将士们万众一心。他对韩嫣的举止表示了不悦："韩卿何必如此虚张声势？难道你不知岗哨不经允准，不能与人说话的军规么？"

韩嫣诚惶诚恐："臣一心想着陛下的安危，因此疏忽了军规，请陛下恕罪。"

这个韩嫣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世故和圆滑了呢？虽然在过去的七年中，他只是一个陪读，可他终究也师从卫绾，怎么如今倒如陌路人一般呢？刘彻心里不解地想着。

不过此刻令卫绾更担心的是，今日的韩嫣再也不是七年前那个单纯的少年了，他是本朝最年轻的中大夫。这样的人如果长期待在皇上身边，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这种感觉卫绾现在只能埋在心头。

刘彻并没有发现卫绾的异样，对朝政的思考使他很自然地想将一个敏感的问题提到卫绾面前。他知道当着韩嫣回答这样的问题会使卫绾十分为难，因此他对韩嫣说道："近来晴好，朕有意到上林苑中游猎，韩卿可速

去准备。”

“诺！”

韩嫣迈着轻快的步子下了城，他已许久没有陪皇上狩猎了。他最担心的就是皇上兴趣转移，那样他就会失宠。他决定把皇上登基后的第一次射猎安排得周周全全，给皇上留下须臾不可离开的印象。

走完城楼的最后一个台阶，韩嫣的眉宇间透出难以掩饰的喜悦，甚至笑出了声。

刘彻放慢脚步，等卫绾跟上来后才问道：“太傅怎样看父皇最后七年的朝政呢？”

这是让每一个朝廷官员都难以回答的问题，皇上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意思呢？卫绾不敢深想，他只能首先歌颂先帝的功绩。

“先帝一生，恭俭尊业，移风易俗，黎民拥戴。皇皇业绩，光昭万世。臣每思先帝恩泽，铭感肺腑。”

刘彻摇摇头笑了：“朕知道丞相信守儒家‘为尊者讳’的箴训，不肯对先朝的政事说些什么。可朕记得当初在思贤苑听窦太傅讲述《孟子》时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皇也是人，哪能事事都对呢？”

刘彻并不等卫绾的回答，就继续说道：“朕近日翻阅父皇生前批阅的奏章和发出的诏书，发现有几件事情处理得不够妥当。譬如临江王的冤案，周亚夫的冤案，都不免让忠良之士寒心。还有那个窦婴，只因为对废除刘荣太子之位表示了异议，就被革去职务，长期赋闲在家。其实朕现在想来，窦婴亦无大错。他作为太傅，也是在尽为师之责！还有，因为对周亚夫的猜忌，就省去太尉一职。皇皇大汉，怎能没有执掌军务的大臣呢？”

他说到这里，就打住了话头。这些事满朝文武心知肚明，只能点到为止。只要卫绾不表示异议，就说明他的感觉准确。历史已翻到新的一页，他现在需要清楚的是，自己该做些什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凡事得从当前做起，朕月内要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举行策问，另一件就是恢复太尉府，开始整治军备。”

一提到策问，刘彻就想询问推荐贤良之士的情况：“朕要丞相举荐人才，怎么至今都没有回音呢？”

“启奏陛下……”

一言未了，就被刘彻挥手拦住了：“丞相有话就直说，这又不是在朝堂。”

“诺！启奏陛下……”

“怎么又来了？”

“臣习惯了！臣这就改！”卫绾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在心里埋怨自己，自从去年思贤苑灾象之后，他在皇上面前越来越拘谨了。他轻轻喘了一口气，尽量让心绪平静下来，“自从诏书下发各地后，郡国纷纷举荐忠谏刚直之士。现在报到丞相府的大约有五百多人。经过筛选，比较优秀的有严助、赵绾等人。只是……”

“有话就说。”

“只是其中有不少治申、韩、苏、张之徒者，臣以为这些皆属异端邪说，尽可罢黜。”

“丞相说得对。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大一统岂非空言？”刘彻说着话，想起一个人来。

“那个董仲舒呢？”

“太常寺已把他作为首选人才。”

“朕在思贤苑陪读时，窦太傅曾为朕讲过他读《公羊春秋》的心得，其取经用宏，其思通古今，其要言不烦，颇有见地。如此之人，朕要亲自问策。”

又是窦婴。卫绾心里不是滋味，他发现皇上最近不断在他面前提起窦婴。过去做太傅的时候，听听也就罢了，可现在……

“朕何时可以当殿问策？”

“臣以为十月可以准备就绪。”

“要抓紧时间，朕可等不及了！”

“诺！陛下圣明！臣这里还有一人，姓公孙名弘，亦善治《春秋》，只是年龄大了些。”

“春秋几何？”

“已经过了知命之年。”

刘彻想了想道：“的确是大了些。朕以为中兴大汉，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不过此人还是先放到太常寺吧！”

“诺！”卫绾捻须沉吟片刻之后，缓缓道，“吸纳儒学之士入朝，太皇太后那里……”

君臣的谈话正要继续下去，却见包桑气喘吁吁地上城来了，说太后召见，有要事相商。跟随着刘彻的脚步，卫绾发现自己越来越迟钝，有些不适应皇上锐意进取的节奏了。他从皇上的话音中也隐约听出朝廷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必然要受到来自长信殿和永寿殿两股力量的牵制。他在皇上身边待了十三年，深知窦婴对皇上的影响。

随着景帝的驾崩，窦婴东山再起已成定局，而太后王娡决不会对田蚡的位置不予考虑。这样一来，他的丞相之位肯定是坐不稳了。没有背景，仅靠跟周亚夫平叛立功、靠思贤苑讲书立德、靠研习儒学经典立言的卫绾便有了急流勇退的考虑。

“陛下……”卫绾说话的声音很低，以致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不知道皇上会怎样对待他的这个请求。

刘彻的一只脚已经登上了车驾，他转身问道：“丞相有事么？”

“陛下！臣……”

“丞相这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陛下！臣请陛下爱惜龙体……”卫绾最终还是咽下了要说的话，看着皇上的车驾在黄门的簇拥下渐渐远去了……

田蚡这几天真是忙坏了，时而出入于公卿府上，时而到宫中打探皇上对官职的安排。这会儿，他正在长信殿中与王娡叙话。

田蚡打量着王娡，他发现先帝驾崩后，姐姐忽然就老多了。眼角细密的皱纹记录了这个后宫主人心灵深处的痛苦，而两颊艳丽粉黛的褪去，则标志着她从皇后到太后的身份变化。

这一切，都使田蚡心底生出亲情的恻隐，由衷地安慰道：“国事繁杂，还请娘娘珍惜玉体才是。”

“唉！”王娡理了理垂到胸前的长发，“哪能轻松得了呢？先帝走了，彻儿年幼，哀家觉着这肩上的担子更沉重了。”

王娡这一年来的心情并不轻松，她既要为刚刚登基的皇上牵肠挂肚，又要为田、王两家的未来而费心。太后这至高无上的荣耀排解不了她情感上的寂寞，千头万绪的国事也不能带给她丝毫安静，而错综复杂的关系又使她徒添了许多的烦恼。她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太皇太后的性格是那样的孤僻。这皇宫就像一盆炉火炙烤着她的灵魂，使她离自己的本性愈来愈远了。

“其实，只要把人安排妥当，想来是不会出什么事的。”

“兄弟说得是。可你知道么，就是这事最让人闹心。刘姓诸王不能不考虑

吧？太皇太后那边更是马虎不得，弄不好就会出事。”

“娘娘所言极是。臣弟听说，窦婴已于昨日被皇上召回京城了。”

“这是皇上的意思，也是哀家的意思。窦婴秉性耿直，当年为了立储一事，敢于当面顶撞太皇太后，这说明他心底无私。现在正当用人之际，就不该让他闲着。”

王婊的回答让田蚡很吃惊，他原以为太后首先会想到是田、王家族里的任何一个人，却不想她首先把那个在蓝田庄园赋闲的窦婴纳入视线。田蚡觉得不能再等了，他必须弄清楚自己在朝廷中居于什么位置。

“窦婴当然要老成和稳重一些，那娘娘有没有考虑过臣弟的事情呢？”

“这……”王婊没有继续往下说，其实田蚡进宫的那一刻，她已经命包桑传话去了。

黄门悠长尖细的声音打断了姐弟的谈话。

“皇上驾到……皇上驾到……”

王婊站起来对田蚡道：“不要看彻儿年轻，可他最烦的就是裙带关系，兄弟还是先回避一下为好。”说完，她就吩咐宫娥伺候田蚡到偏殿休息，又命紫薇帮自己整理好服饰。她刚刚坐稳，就见刘彻出现在殿门口。

“孩儿参见母后！”

“平身！紫薇，给皇上上茶！”

刘彻的心思还没有从与卫绾的谈话中转过来，他对太后的忽然召见也感到大惑不解：“母后这么急召孩儿进宫，不知有何要事？”

王婊皱了皱眉头，她听得出皇上好像不大乐意来此。她心想：他这点怎么就没有随他的父皇呢？他才十六岁，日后渐渐地大了，还会听她的么？可她又能怎样呢？他一旦坐上皇帝的宝位，就不能再拿他当孩子看了。

王婊屏退左右，才把事情提到刘彻面前，“哀家今日请皇上来，就是想问问皇上对国事的打算？”

刘彻很快猜到太后找他来的目的，笑道：“母后的意思，不就是要问对舅父有何安排么？”

王婊很吃惊，怎么她的心思被彻儿揣摩得如此透彻，而且还是这样一针见血呢？

“既然皇上明白哀家的意思，哀家也就直说了。皇上刚刚主政，朝廷诸事

未稳，刘氏诸王虎视眈眈。依哀家看来，田、王、窦氏才是心腹之人。”

“嗯……母后所言甚是，只不过外界对舅父颇有微词！”

“他们都说些什么？”

“有人举报，说舅父借着母后荫庇，侵占民田。”

“哦！有这事么？”王婊疑惑的目光掠过刘彻的额头，质疑道，“也许是有人出于私欲，故意中伤呢？”

刘彻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不瞒母后，孩儿虽然年轻，可对舅父贪利多欲的性格还是有所了解的。”

王婊的话被噎了回去。其实，她也不得不承认刘彻的话有道理。但是在田、王两家，除了田蚡，没有谁能替她分忧。她那个兄弟王信，论贪欲比起田蚡有过之而无不及。给他个爵位也就罢了，万不可指望他能帮彻儿打理国政。

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对刘彻行使母亲的权威，只能激起他更大的反感。她有意转换了说话方式，严肃道：“这个皇上大可放心，哀家不会因私废公，一定会多加管束的。”

“那依母后之见，安排什么职位比较合适呢？”

“这个请皇上考虑，不过依哀家看来，总要位列三公才好。”

刘彻皱了皱眉头，王婊的话让他非常不快。说不干涉朝政，却要位列三公，这不是伸手要权么？但不管怎样，她是太后，他掂得出她话中的分量，尤其是目前，有一个太皇太后在那里牵制着，他就更不能违逆太后的意思。刘彻知道，他必须尽快脱身，否则太后必有更多的要求。

“孩儿一定谨记母后的旨意，既然父皇将江山托付给孩儿，孩儿自然是竭力用命，不会因重亲情而轻社稷的。”

“皇上这话是何意思？”

“孩儿的意思是，纵然孩儿依母后旨意委重任于舅父，他也要依律行事，倘若他触犯大汉律令，孩儿也绝不姑息。”接着刘彻便起身告辞，“母后要是没有其他事情，孩儿就告退了。包桑，起驾回宫！”

从长信殿外传来尖细的声音：“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皇上有旨，起驾回宫……”

“皇上……”王婊望着刘彻的背影，怅然若失。她反复品味着刘彻的话，不免又心生烦恼。什么时候，皇上性格变得如此了！

“娘娘！皇上已经走远了。”田蚡不知什么时候从殿后转了出来，悄悄地站在王婊的身后。

王婊一脸不高兴：“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

田蚡捻着翘起的胡须叹道：“怎么会没有听到呢？看来，我这外甥也是一匹烈马啊！”

“你说什么呢？他可是一条龙，骨子里流着刘氏血液的龙！”

田蚡的小眼里蒙着一层雾，道：“这可是一条不易驯服的龙啊！”

王婊白了田蚡一眼：“还说呢？哀家早就对你说过，这朝廷内外都是眼睛，要你注意行事，不可张扬，你怎么就不听呢？虽说哀家如今是太后，你等因此也受到皇上的恩宠。可是，兄弟也是久治儒学的人，儒学从来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箴言。倘若你触犯了大汉律法，无论是哀家还是彻儿，恐怕也救不了你。所以，你要好自为之。”

“那么，皇上对臣……”

“哀家已经说了，具体的事哀家不干涉。不过彻儿绝顶聪明，哀家的意思他明白，总不会太差。”

田蚡捻着胡须没有说话，他对未来有了一种担心和忧虑，眼里似乎没有往日那样流转和精明了。对自己这位外甥，他实在有些琢磨不透。

出了长信殿，包桑小声问道：“皇上是要到椒房殿去么？”

“不！回未央宫！”刘彻说着话，步履轻盈地登上了车驾。

“皇上可有好些日子没有到椒房殿了。”包桑小心翼翼地提醒。

“这是皇后的意思么？她怎敢干涉朕的事情？”

“不是的！奴才以为，皇上太劳累了，也该调养调养身体了。”包桑抬头去看，刘彻已经坐上了车驾。

“既然不是皇后的意思，你还啰嗦什么？起驾！”可车驾走了没几步，又停了下来，刘彻在车内对包桑高声道，“你去告诉皇后，就说朕夜间要批阅奏章，就不到椒房殿了。”

“诺！”包桑看着皇上的车驾越来越远，才转身朝椒房殿走去。

对皇上，包桑怀着深深的感激。也许是因为当年在思贤苑为皇上讲述李

广将军故事的缘故，皇上一登基，就让他做了未央宫黄门总管。这份恩宠让他感激涕零，他不愿看到皇上有一丝不快。他虽然不清楚皇上刚才和太后说了什么，但他凭着直觉，就知道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母子相聚。

自从做了中人之后，包桑早已没有了对异性的冲动。未央宫中美女成群，但对包桑来说，她们只是视角上的不同。所以，他理解不了女人在皇上的眼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更令他无法理解的是，韩嫣不知用了什么法术，竟让皇上撇下美丽的皇后而同他待在一起。而且韩嫣一到皇上身边，他就只能远远地站在宫门外守候。

其实，韩嫣也有说不出的无奈。他已经十九岁了，对女人的征服和占有欲使他每天都处在骚动和不安中。他到上林苑安排了狩猎的公务后，并没有急着回京复旨，而是坠入了水衡都尉安排的温柔乡里。

那女子是十分精于调情的。她每一个眼神都把韩嫣全部的激情汇聚到她最敏感的部位；她嘤嘤带着娇媚的笑，像一汪春水从韩嫣焦渴的心土上漫过，弥合着他寂寞的裂缝；她滑腻的肌肤，仿佛丝帛一样，在韩嫣的身下抖动着诱惑的光波；而她“哼哼”的喘息，带给这个每日陪伴着皇上的男人，是妙不可言的快感。

那一刻韩嫣真正地体味到，一个没有在女人这方土地上耕耘过的男人，一个不能给女人注入快感的男人，他的生命简直就是清晨的一缕雾霭，轻飘得没有任何分量。

他对这女子说不上爱，完全是一种发泄，他们彼此满足的只是肉体的欲望。这使韩嫣在每一次冲击时总表现出穿透的残酷，他认为只有那女子求饶的声音才能让他感觉到他作为男人的存在。

“哎哟！哎哟！哥哥，您轻点，妹妹受不了了！”那女子斜睨着韩嫣，大声叫道。

但韩嫣的脸色却变了：“你叫本官什么？”他不待那女子回答，就一边用手狠抽那女子的脸颊，一边挪动着身体再次发起冲击，“混账，本官是什么人，敢叫我哥哥？弄死你.....”

直到那女子昏厥过去，他才带着满足的轻松离开了那间掩藏在密林深处的房子。

他相信来这地方逍遥的，不只他一人，而水衡都尉却从这些女子身上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在他被迎到客厅的时候，水衡都尉笑问道：“大人可痛快？”

韩嫣不置可否地笑道：“天下没有不抓兔子的鹰。大人有什么要在下办的事情么？”

当女人做了他们之间的交易筹码时，水衡都尉便不加任何掩饰地把要求摊在了韩嫣面前，“卑职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有朋友希望大人在皇上面前引荐一下罢了。”

“此人叫什么？”

“赵绾！是地方上有名的儒生。卑职知道，皇上现如今正在大力求贤，大人何不将这好事做了，赵绾也一定不会忘记大人恩德的。”

“哦！呵呵……”韩嫣以他爽朗的笑表示对所托事情的应允。

现在韩嫣回到了未央宫，他已经早早地站在殿门口迎接刘彻的归来。他扶着刘彻进了未央宫前殿，督促黄门伺候皇上梳洗；尽管御膳坊在为皇上奉上饭菜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黄门尝过，但韩嫣还是在亲自尝过之后，才禀奏皇上进食。他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旁，似乎只要皇上吃得舒心，他就获得了最大的满足。

他所做的这一切，给刘彻留下忠诚的感觉：“韩卿！你就与朕一起用膳吧！”

韩嫣顿时激动道：“谢陛下隆恩。臣怎么敢与陛下同席用膳呢？臣看着陛下用膳，已是天大的荣幸了。”

“韩卿何出此言？朕从小就与爱卿同榻而卧，吃一顿饭又有何妨？”

韩嫣还是嗫嚅着：“皇上……臣……”直到刘彻正色起来，韩嫣才轻手轻脚地在刘彻的对面坐下。

与其说是与皇上一道进餐，不如说韩嫣是想借此寻找向皇上进言的机会。这美食玉馔究竟是什么味道，韩嫣一点也没有尝出。他的一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刘彻的眉宇，在确定刘彻对上林苑狩猎安排妥当表现出肯定时，韩嫣很随意的又把赵绾的名字提到了皇上的面前。

韩嫣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赵绾，说他学养深厚，精稔儒学；说他办事干练，忠于朝廷。刘彻听着听着，嘴角就溢出会心的笑意：“韩嫣！朕没有白与你同榻而卧，朕要赐你一杯御酒！”

看着韩嫣饮下澄亮的玉液，刘彻心头再一次闪过一个强烈的信念：“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也！”

……

此刻，在椒房殿里，阿娇正对着她的母亲撒气。

依照宫廷的礼制，皇后的家人拜见，是要先例行宫廷的礼节，然后才论亲情。但阿娇没有等母亲行拜见之礼，就扑在母亲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是谁这么大胆，敢欺负到皇后头上来了？”长公主抚摸着女儿的肩膀问道。可阿娇不说话，只是哭。又是骂宫娥们，又是拿殿中的陈设撒气，看见什么就摔什么。

这都是平时自己放纵了她，可自己当年在窦太后身边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现在是在宫中，可不是在侯爷府，情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长公主心中这样想着，就不得不正色地批评起女儿来。

在母亲连规劝带批评下，阿娇情绪渐渐地平复了，遂将自己的遭遇一一说给了母亲听，她扯着母亲的衣袖撒娇道：“您说！女儿是皇家的外孙，当今的皇后，可是皇上他……”

听着阿娇的诉说，长公主的心渐渐沉重了。

是啊！论起年龄，皇后虽然比皇上大了三岁，可也不过十九岁，正是一朵花刚刚开放的季节；论起容貌，阿娇虽说不是绝代佳人，可也够得上倾国倾城了；论起身份，她是太皇太后的外孙女，长公主的女儿，皇上为什么就对阿娇冷落了呢？

她半是期盼半是担心地向女儿问道：“皇后最近身体有没有不适呢？”

“没有啊！”

“清晨起来，就没有恶心的感觉么？”

阿娇摇摇头。

“有没有想吃辣的或者酸的等偏食的嗜好呢？”

阿娇还是摇摇头。

“皇上对你好么？”

“怎么说呢？眼下还可以，往后就……”阿娇抿了抿嘴唇，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那一双眼睛却分明多了几许波澜，“反正他是很能折腾的，有时候一夜几次，女儿……”

长公主不再问下去，这样的事情，问得太细反倒不好。只是她有些困惑，也有些担心。从小在皇宫里长大的她不会忘记薄皇后就是因为没有为先帝生下龙种而失宠的。

“女儿啊！”长公主的黛眉渐渐收拢了，此刻完全让亲情占据了心胸，“为娘不说你也明白，皇后的位子是要靠太子来维系的。听娘的话，在皇上面前千万不可任性，要拴住他的心。为娘明日就到永寿殿去找太皇太后商量，找太医来看看。不过，这事千万不能让皇上知道了，以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有，你对身边的宫娥们既不能放任，也不可太刻薄。不要看她们一个个俯首帖耳的，心里鬼着呢！”

长公主忽然想起刚才进宫时遇见了包桑，忙问道：“包公公来过么？”

“来了！就是他传话说皇上今夜不来的。”

“皇后没有赐点东西给包公公？”

阿娇摇了摇头。

长公主叹息道：“女儿啊！你不要瞧不起那些中人，他们哪个不是皇上的耳目？下次包公公再来，你可不能怠慢了。”

第二天，长公主早早地进了永寿殿。在那里，她看到了表兄窦婴。

窦婴的脸色很好，长期的赋闲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依旧是那样谈锋劲健，那样思路清晰。

太皇太后对这个曾经伤她心的侄儿的归来感到很欣慰。景帝驾崩以后，她一直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中。先是最疼爱的小儿子刘武撒手人寰，接着刘启又英年早逝，这使这位在太祖高皇帝年代进宫，陪伴了两代皇帝的老人遭到了沉重打击。躺在永寿殿的榻上，人们曾担心她从此会被遗忘，再也不可能成为皇室安定的象征。

可她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早年的颠沛流离铸就了她坚强的意志，使她作为这个王朝的最高权威依然挺立。这些日子，不断有人传来消息，说皇上对儒学热情甚高，这意味着大汉这艘负载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大船即将改变航道，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而就在此时，窦婴回到了京城。

太皇太后对窦婴寄予很大的期望，嘱咐道：“皇上此番召你进京，必有大用，你要好自为之，万不可让哀家失望。而我窦氏一门，也只有你堪大用了。”她也没有忘记教导一直伺候在身边的窦宇，“往后，跟你族叔学着点，不要整日浑浑噩噩的。”

“侄儿一定不辜负太皇太后的期望，定会竭力辅佐皇上光大汉室。”

但是，太皇太后对这笼统的回答并不满意，她要的是他对国策的具体态度。

“立国之本，莫过于国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素以黄老之学治国，才得以享国长久。”

“这个侄儿知道。”

“哀家知道，你向来薄老而厚儒。前些年，我们还为此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这一回，哀家希望你能以国事为重。皇上年轻气盛，在戡定国策上不免会有所遗漏，你作为重臣，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窦婴很清楚，这是太皇太后召他来的核心，也是今后未央宫与永寿殿交

锋的核心。而他在进宫之前，恰恰就是儒学立国的鼓动者。他前日一回到京城，皇上就召他到未央宫进行了长谈，话题只有一个，这就是要改弦更张，大力吸纳儒学人才，以儒学立国。皇上在谈起自己的治国方略时，眉飞色舞，慷慨激昂，使得窦婴都不忍打断他的话。可是，窦婴却十分清楚，儒学立国最大的障碍就是坐在他面前的这位姑母。

窦婴不再是当年的那个窦婴了。仕途的一波三折使他的性格得到了淬火锻钢般的历练。在太皇太后说话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冷静。

“太皇太后的意思侄儿很清楚，侄儿定会向皇上禀奏的。”

太皇太后的眉宇展开了，她相信当年把窦婴赶出朝廷，让他赋闲在家是多么明智的决定。这一定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会促使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性格也会得到磨炼。她于是对这位已到中年的侄儿恢复了早年的亲昵，她颤巍巍地伸手要窦婴坐到她的身边，她拉着他的手亲切询问他在蓝田的日子，她甚至埋怨已经去世的儿子不该为了废太子而罢了他的太傅职务。

这亲情让窦婴十分感动。他想，如果太皇太后不是那么固执地维护祖制，那么刘彻的执政一定会比现在顺利得多。他任太皇太后枯瘦的手在自己的掌心摩挲，却想不出用怎样的话语将这种亲情更加向前推进一步。

恰是长公主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温馨的平静。

“哎呀！是表兄到了。”长公主爽朗的笑声在窦婴耳边回响，他急忙起身向长公主行礼。

“参见公主殿下！”

长公主忙上前扶起窦婴道：“免了！免了！自家兄妹，何必多礼呢？”

窦婴道：“前日刚刚回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见皇后和公主呢！”

长公主道：“是呀是呀！阿娇哪天不念叨你这个舅父呢？常说要到蓝田去看望你呢！这下倒好，你回来了，有空就去宫中看看她，也让她放心。”

“嗯，一定一定！”

“不知表兄可曾见过皇上？”长公主总是不失时机地让话题围绕着自己关心的问题展开。

窦婴道：“前日回来，就被皇上召见了。”

“依皇上的性格，表兄这回要派上大用场了。”作为女人，长公主并不关心国家大事，她只关心皇后的地位是否稳固。因此，她想得更多的是母后这一族在朝廷的位置。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让兄长做丞相呢？”

“这……”窦婴迟疑了片刻道，“皇上没有说，我也就不便猜度。”

“可是我听说，卫绾昨日已经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你说……”

“怎么？卫大人要辞去丞相？”

“而且听说皇上已经准了。”

长公主笑了笑，转身来到太皇太后面前，挨着她的肩膀坐下了。

“母后呀！您说说，这卫绾之后谁会是丞相呢？”长公主意味深长地看着窦婴，而说出的话却指向了宫外，“会是田蚡么？”

她放出这话之后就沉默了，神情专注地观察面前这两个人的反应。果然，太皇太后的嘴角露出了不屑一顾地鄙夷：“田蚡？他怎么能做丞相呢？”

“他可是太后的兄弟啊！”

“太后怎么了？哀家还没有死呢，还轮不上她指手画脚！”长公主的话显然刺伤了太皇太后的自尊，她说话的声音伴随着脸色的严肃骤然高昂不少。

“先帝在世时，有什么事不与哀家商量呢？哀家就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彻儿，敢把哀家不放在眼里？哀家明日就宣彻儿进宫，要他让窦婴做丞相！”

太皇太后这样坚决表示自己的看法，非但没有让窦婴感到如释重负，反而使他的心更沉重了。他预感到，年轻的皇上即将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

作为曾经的太傅，他最清楚刘彻那种独立不羁的性格，他决不会轻易屈从太后或太皇太后的意志，他所追求的是像秦皇、太祖高皇帝那样的丰功伟绩和皇图霸业。当长公主提醒他要谢过太皇太后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绪。

“你怎么不说话了？是怕得罪太后么？”太皇太后很敏感地解读着窦婴的沉默。

“不！不是！”窦婴迅速地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侄儿谢太皇太后恩典，侄儿是在想，为了大汉江山社稷，应该如何辅佐皇上，以不负太皇太后之恩。”

第六章

尊儒策问正纲纪 上林不眠议国是

这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十月的日子。

汉制，以十月为一年之始，可是这并没有给董仲舒一点新岁的欢喜。

长安笼罩在一片萧瑟之下，灰色的云在天空中点缀出冷清的色调，偶尔有大雁从空中飞过，悠长的鸣唱与卖炭翁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在驰道旁的垂柳枝头久久回旋。

回望秋日的长安，眼里已布满了惆怅。董仲舒站在十字路口抬眼眺望，驰道像一条金色的锦带，伸向远方。

他有些失落，在听到皇上诏令天下举贤，并且要亲自策问的消息后，他十分振奋，以为报国的机会来到了。

就在月初，朝野瞩目的策问在未央宫前殿举行。贤良们云集长安，盛况空前，他们翘首期待的量才任官终于开始了。它预示着从此将诞生一个与“非功莫侯”具有同等分量的选才制度，大家都为之振奋。当黄门把皇上拟定的题目一一传递到大家手中的时候，董仲舒真正感觉生命的春天到来了。

那策问是多么精彩啊！皇上在“制”中所体现的“永惟万事之统，忧惧有缺”的虚怀若谷，表达对贤良们“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的求贤若渴。

皇上在策对中提及了许多问题，比如：那些先王之法到了后来为什么就无法延续下去了？三代之王受命于天的象征是什么？灾异之变又是因何而起的？面对这些尖锐问题，董仲舒不仅领略到皇上的博大，更感到了终遇知音的激动。他没有丝毫犹豫，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字的策对呈送给皇上，他自信策对很对皇帝的心思。

还没有容得上他喘息，皇上的第二道策问就下来了。皇上把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提到贤良们的面前。

皇上在策对中提到，为何同样的帝王之道，虞舜就能垂拱而治，而周文王却忙得连饭都顾不得吃呢？为什么同样的刑罚，在周代可以收到四十余年、囹圄空虚的奇效，而到了秦人那里，竟然“死者甚众，刑者相望”呢？

皇上这道策问对那些食古不化者表示了明显的不满，认为他们虽然言世务却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虽然稽古溯源，却都是些无用的东西。皇上要贤良们只管“明悉指略，切磋究之”。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皇上要贤良们不必畏惧那些居于高位，惟黄老之学而是从者的态度，只管敞开心扉，直言进谏。

董仲舒受到了极大鼓舞，在第二道策对中，他不再回避现实，直言不讳地指出皇上虽效法先王“亲耕籍田，以农为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但百姓却没有感受到皇上的苦心，这些事情没有被百姓所理解，而他们不理解的原因就在于教育的荒疏。

董仲舒在策对中提到，不重视教育而希望得到贤者，就如同一块玉，不对它进行雕琢，却希望它光彩熠熠一样。他恳请皇上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就不愁天下英才不可得了。朝廷也不必把选才目光局限在官宦、富豪的子弟之中。

皇上所忧虑的廉耻混乱，贤愚混淆，正是因为不能选贤任能而造成的积弊。他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贤能为上，量才任官，录德定位的政策。

策对递上以后，董仲舒已是大汗淋漓了，他有些后怕，担心皇上不能读懂他的良苦用心，甚至误解他的一片忠诚。

然而，当董仲舒接到第三道策问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在心底感叹皇上的圣明，因为他从皇上的策问中读出了“虚心以改”四个字。皇上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说话绕弯子，要他直指要害！

董仲舒顿时感到了自己的浅陋和狭隘。在第三篇对策中，他不但就皇上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而且把问题集中到皇上最关心的因革损益上来，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这篇策对中，董仲舒还隐藏了一个别人不易察觉的秘密，就是他希望通过策对进入三公行列，虽然在文字上他一再表明自己缺乏三公的经验和才能，但他相信皇上会看出其中的意思。

但是，当任命的诏书下来后，他并没有像所期待的那样留在皇上身边，而是做了江都王相。而同时接受策问的严助、赵绾却做了京官。

董仲舒内心很清楚，随着窦婴、田蚡、赵绾等人的任命，标志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谏言已获得皇上认可。至于是什么原因让皇上将自己冷落到一边，他说不清楚，也不敢去打探。他只有打点行装，郁郁登程。临行前，他多么想借向皇上辞行的机会，把对大汉的一片赤诚悉数捧出。可皇上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只是让丞相窦婴传来他的旨意，要他在江都国尽责尽力，安一方百姓。

策问带来的喜悦已经远去，而他面临的是跋山涉水。现在，御史大夫赵绾、中大夫严助在长安宣城门外十三里的轵道亭设宴为他饯行。

凭栏望去，秋日的关中平原一片萧瑟，落叶漫道，淡淡的雾霭挡住了董仲舒远眺的视线。

此去天各一方，何时才能回到长安，他一片茫然。接过赵绾的送别酒，他的心顿时碎了，话音中带了凄婉的哽咽。同是贤良，同答策问，命运却如此天壤之别，他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表达此刻的心境。

“在下此去，定不负圣命。只是家小尚在长安，还请二位关照，在下在这里先谢过二位大人了。”董仲舒说着，就拱手作揖了。

赵绾和严助慌忙上前扶起董仲舒，严助道：“董兄言重了。论起才学，严助不敢望董兄项背。赵大人身负设明堂的重任，嫂夫人和贤侄就由我照顾吧。严助只盼董兄在江都大展雄才，早日回京。”

“如此，在下就上路了。”董仲舒再拜了拜两位同僚，遂上了车驾。驭手一声鞭响，那马蹄霎时在东去路上敲出“嘚嘚嘚”的节奏声。

送走了董仲舒，赵绾和严助沉默了好一阵子，情绪才慢慢恢复过来，他们开始讨论设明堂的规划。多日来，赵绾系统地阅读了《周礼·考工记》。按照礼制，明堂是当年周天子宣明政教和举行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的场所。周朝的明堂共分为九室，一室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牖，以茅盖顶，上圆下方，取象天法地的意思。

他据此要少府寺绘了工程图，但是皇上看了还觉不满意。一天，刘彻把他和严助召到宣室殿，言清词明地对他俩道：“汉室的明堂要体现崇儒的意图，要有大汉的气魄，展示大汉的威仪。”

根据皇上的旨意，赵绾要少府寺做了修改。最后，皇上审定的方案为上圆下方，九室八窗四闼十二重。九室法九州，八窗法八方，十二重法十二月。

狩猎前五天，刘彻亲自带着三公勘测了堂址，要求明堂建在京城南安门以东，杜门以西。刘彻当时就要督促少府寺加紧实施，要求在十月朝觐时，儒生能在这里讲授《春秋》。

现在，赵绾带着严助策马来到了未来的明堂堂址上。工匠们见两位大臣前来视察，立即打起精神。他们围着堂址转了一圈后，严助兴奋地说道：“在下大体目测了一下，堂方一百四十丈，比前朝的明堂大了不少。”

赵绾望着远处飘落的秋叶，说道：“这正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可这件事情要做起来，还真不容易。”

严助不以为然：“难道还有人敢于违抗圣命么？”

赵绾点了点头：“太皇太后还不知道皇上有此举动呢！她要知道了，能不干涉么？”

严助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赵绾的话。从会稽来到京城，他虽对皇上与太皇太后的关系有所耳闻，却也摸不清底细。他不像赵绾身处朝廷中枢，可这里只有他们两人，沉默又觉得不妥，于是像自说自话道："过了年皇上就十七岁了，太皇太后大概不会过多地干涉吧？"

"你可不要小看太皇太后，先帝在世时，都对她唯命是从，何况皇上呢？最主要的是太皇太后不是一个人，在她的周围还围着一批固守黄老学说的人。不知大人注意到没有，对皇上的这次策问，有一个人一直沉默着。"

"谁？"

"万石君石奋的儿子石建。这石奋以崇尚黄老学说而颇得太皇太后的青睐，先帝做太子时，他就曾是太傅。他的四个儿子现在也都是两千石的秩禄，故而他有万石君之称。他们不甘心被排除在中枢之外，必然要找太皇太后的。"

严助倒吸一口冷气："大人这样一说，在下倒真有了印象。记得那天在司马门外，他就曾放言，说先帝遵循的纲纪要丢了。原来他……"

"所以！明堂一事必得有分量的人来主持。这次皇上狩猎回来，我就要奏明皇上，请我的老师申公出山，只有他才能与万石君抗礼。"

"只是不知道大人的这位老师春秋几何？"

"与石奋相差无几。"

"哦！令师春秋已高。皇上眼下可是看重年轻人。"

赵绾道："话虽如此说，可没有他出面，恐怕无人能与石奋抗衡。"

"也是！我们都太年轻，分量不够。"

长安这地方，有着许多解释不清的机缘。正当赵绾他们议论着石奋父子时，就见东边过来一辆马车，车上的人竟是石建。

虽然是各怀心思，但在这种场合，同僚们总是彬彬有礼地掩盖着内心世界。相互问候后，石建绕着明堂的堂址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他们说话的地方，似乎很意外地问道："烦劳两位大人赐教，这里是在干什么呢？"

"难道大人不知，这是奉诏选下的明堂堂址啊！"严助直言道，他认为皇上在朝堂上决定的事情，没有必要吞吞吐吐。

赵绾已经听出来了，石建这是明知故问。他虽然信守黄老学说，但也不至于连明堂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石建点了点头，好似大悟道："噢！是这么回事啊！恕下官浅陋无知。不

过……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一直遵循黄老之说，而明堂却是儒家的礼教之所啊！”

“这……”赵绾捻着美髯正要回答。

石建抢道：“这事太皇太后知道么？”

严助惊异赵绾的预见，忙接过话茬道：“皇上会禀告太皇太后的。”

石建诡秘地笑了笑：“呵呵！是这样啊！呵呵……”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呵呵……呵呵……”石建继续笑着，一只脚早已登上了车驾，然后慢慢离去了。

两人对石建的忽然到来感到不解。

“石建在此时突然出现，总让人感到蹊跷。”

看赵绾心事重重，严助宽心道：“也许是碰巧，大人不必放在心上。”

“但愿不要起什么风波。”赵绾望着石建的车驾越走越远，讷讷自语道。

韩嫣为刘彻精心安排的狩猎在董仲舒离开长安的第二天就成行了。

浩浩荡荡的队伍出了章城门，然后转头向南，走上了通往上林苑的驰道。数百名担任禁卫的羽林卫骑兵，分为前、中、后三队，在中尉张□的率领下缓缓而行。

紧随在骑兵之后的，是数十面旌旗和多辆鼓车。震天的鼓声在离开长安城许久之后，才渐渐地平息下来，太尉田蚡的车驾就走在这支队伍的后面。

他从中大夫开始，就很少涉足军事，但今天是皇上的首次狩猎，他也不得不披上沉重的甲胄。他十分不习惯戎装裹身，却又不得不挺直身体，摆出军中统帅的架势。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周亚夫宁愿做太尉也不愿意做丞相。

穿上这东西，实在是不堪重负！田蚡在心里想。其实，远比甲胄沉重的，还有他的心境。

这些日子他频频出入于长乐宫，本来是瞅着丞相的宝位。可是，刘彻却把丞相的职位给了窦婴，这让他心中很不平衡，为此他还找到太后发了一通脾气。王婊意外平静地听完了他的不满，又以女人的聪慧平息了他的怨愤。

王婓告诉他，说窦婴曾平定过七国之乱，又曾经做过彻儿的太傅，还是太皇太后的侄儿。更重要的，他既精通儒学，又懂军务，素来得到朝野的拥戴。而你此前只是一个中大夫，真正的仕途才刚刚开始，就算现在做了丞相，又有几人心服呢？太尉怎么了？太尉也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一样参与军国大事，还可以得个让贤的美名，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话说到这个分上，他只有听从太后的劝告，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丞相一职的觊觎。他认为窦婴太刚直了，直了就容易折断。想到这，田蚡脸上浮现出自信的微笑。

“禀太尉，前面就要进入上林苑了！”张□勒住马头站在田蚡的车外大声说道。

“速去禀告皇上！”

“诺！”

窦婴今天享受到了回京以来的最高待遇，他以“骖乘”的身份与刘彻坐在一起，而韩嫣则以护驾的身份骑马跟在车旁。

“丞相对前日的策问如何看呢？”

“皇上圣明，前日的策问，聚天下英才于京都，凝贤良智慧于朝纲，此乃我大汉中兴之举！臣只是不解，皇上既然以董仲舒最为杰出，为何不留他在京城，以备大用？而那个略逊一筹的严助，反倒被擢升为中大夫呢？还有赵绾，怎么做了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

刘彻犀利的目光朝车外望了望道：“朕至今仍然以为，在策问中，董仲舒以理论深刻，言辞严谨，思虑缜密而居于贤良之首。特别是他提出的‘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策对，不但与卫绾的谏言相契，而且切中了我朝时弊。”

窦婴很吃惊，策问过去了这么久，皇上对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却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他不由得在心里感叹。

刘彻顿了顿，把重点转移到对董仲舒的任用上来：“可丞相没有看出他的书生气么？他竟要朕以古准今。按他的说法，凡是失于古之道者，就是违背了天理。这不是要朕对旧制不能有任何的变革么？这样的书生，只能用其策而不能用其人。朕之所以要他做江都相，就是要他到郡国去历练历练，好让他少些书生气。”

“那么严助和赵绾呢？”

“他们就不同了。他们策对虽不及董仲舒，但却懂得经世致用的道理。他们能够从朕最关心的现实切入。譬如赵绾，他策对中所言的设明堂和皇帝独立主政的议论，都是朕眼下思考的问题。他作为御史大夫，一定能够辅助朕推进尊儒的。”

“皇上圣明！”刘彻的一番话说得窦婴心底豁然，倒不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层，而是这种思虑出自这位少年天子之口，他的目光中就禁不住闪耀着由衷的钦佩。

是啊！皇上是到了应该独立处理国政的时候了。想起回京后与太皇太后的一番谈话，窦婴更感到丞相责任的重大。朝廷再也不能循着“无为”的老路走下去了，如果再不通变，迟早要成为匈奴口中的羔羊。窦婴在心中默默地念道，姑母！侄儿这回又要让您失望了。

有马蹄声自远及近，原来是张□向御辇跑过来了。

“皇上，前面就是上林苑，请皇上换乘坐骑。”

刘彻与窦婴刚刚下车，便见陪同狩猎的文武大臣在田蚡的率领下，前来迎接。

太仆寺早已备好两匹战马，等待在这里。

韩嫣上前奏道：“请皇上选马。”

刘彻仔细地打量了两匹坐骑。左边的一匹为铁青色，身体虽然略显瘦削，但胸部却十分的宽阔，特别是那浓密的马鬃伴随着高高扬起的马头飘扬，时不时地发出震撼的长啸；右边的一匹为棕红色，在秋日的阳光下，毛色闪闪发光，恰似燃烧的火焰，这马四腿修长，两耳高耸，目光炯炯，性格却是十分的骚动，还带着“啾啾”的低鸣。

看见刘彻过来，它表现出格外的亢奋，顿时前蹄腾空，叫声划过长空。韩嫣大惊，紧紧地拉住手中的缰绳，生怕它伤了刘彻。

刘彻向身边的窦婴问道：“丞相要选哪匹呢？”

窦婴今日一身黑色盔甲，衬紫色的战袍，内外都透着大将军的气息。而刘彻却是一身金色的盔甲，红色的战袍，鱼鳞状的甲片在秋日的照耀下显出闪闪的光芒。按这身装束，乘红马最是般配，但是当窦婴从走近两匹战马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就选择了红马。

就当他要从韩嫣手中接过马缰时，却被刘彻拦住了：“丞相年纪不小了，还是让朕骑这匹吧！朕看见了，这马与朕有缘！”

“皇上，万万不可。万一……”窦婴揪着马缰不放。

田蚡和韩嫣也都在一旁帮腔，不让刘彻骑这匹红马。韩嫣还紧勒马头

道：“皇上若是担心丞相，就让臣先骑罢了，皇上万万不可……”

刘彻见众人相劝，平日的倔劲就来了，他挥动马鞭朝交织着众人之手的马缰狠狠抽去，大家见状，立时松开了。刘彻趁机抓住马缰，“嗖”地登上马背。待大臣们惊呼“小心”的时候，他已蹿出一箭之地。

窦婴和田蚡见状，一边飞身上马，一边向着警跸和羽林卫们高呼，韩嫣、包桑、张□等不敢有丝毫的滞慢，紧紧追随着丞相和太尉。

但见云天之下，战马齐鸣，蹄声如涛，犬吠鹰啼。没用一刻，大家就到了苑林深处的“众鹿观”，此刻水衡都尉已早早地带了护苑的羽林卫在那里恭候了。

韩嫣上前询问狩猎的筹备情况，水衡都尉称已经将“众鹿观”中的数百只鹿散放于林中，只是老虎凶猛，怕伤了皇上，“虎圈观”没有开放。

韩嫣道：“虎为兽中之王，若不为狩猎对象，只怕皇上不能尽兴。”

但是，水衡都尉还是怕老虎伤了皇上。于是两人商定，只放一头猛虎出来驱赶群鹿。

这一切刘彻全然不知，君臣人等持弓立马，隐蔽在障碍物之后。忽然大家听见远处灌木丛中传来飒飒风声，刘彻举目望去，隐约看见一头斑斓猛虎正紧紧追着鹿群不放。

那猛虎先一天晚上就断了喂食，此刻正饥肠辘辘，见了猎物，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这情景让刘彻热血沸腾，他两腿一夹马腹，便腾龙般地上了高坡。

那老虎受了惊吓，放下猎物，怒吼一声，朝着狩猎的队伍扑来。窦婴、田蚡、韩嫣以及警跸们顿时神色紧张起来，急忙向刘彻靠拢，在他前面构成一道防线，形成了人虎对峙。

田蚡悄悄回头偷看，却发现刘彻没有丝毫惧色，只见他神色镇定地从身后的箭壶中抽出一支银羽，拉满强弓，只听“嗖”的一声，那箭就飞了出去，不偏不倚地入了虎口。

箭中咽喉，老虎疼痛难忍，腾空而起，向大家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众人不失时机地放出猎犬，向老虎发动攻击；韩嫣正待发箭，却见刘彻手中第二支箭已离弦，直入老虎的腹部。连中两箭的老虎终于丧失了力量而重重地摔在地上，不一会就气绝身亡了。猎犬们围着老虎的尸体，“汪汪”的叫个不停，是亢奋，也是邀功。

在沉寂了片刻后，大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窦婴和田蚡来到刘彻面前，几乎同时把充满着钦敬的话语献给了刘彻。

“皇上好力道！”

“皇上好箭法！”

刘彻来到坡下，用靴尖踢了踢从口腔中淌出殷红的血的老虎，抬头问窦婴和田蚡道：“二卿可知朕这会儿想到了什么？”

“请皇上明示！”

“朕想到了六年前第一次听说李广将军暮中射虎的故事。从那时起，朕日夜都想有朝一日到草原上去狩猎。”

刘彻的话让窦婴心中顿起波澜，回想皇上刚才射虎时的张力，再听听皇上心迹的袒露，他知道这位天子平日里一定把匈奴单于做了习武的靶子。

窦婴正想着，又听到刘彻感慨道：“这是一个强者存、弱者亡的天下。禽兽如此，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朕记得山东六国曾谓嬴秦为虎狼之国，乃在强秦据关中之险，虎视六国。国之不强，必成弱肉，国亡土失，前车可鉴。太尉……”

“臣在！”

“朕命你在羽林卫中挑选精壮英才，组成骑射营，每日加强奔袭骑射训练，以备御敌之用。”

“诺！”

当晚，刘彻留宿苑中长杨宫——这长杨宫因周围遍种杨树而得名。水衡都尉以狩猎的野味为主，为刘彻准备了丰盛的晚宴。饭后，水衡都尉悄悄地找到韩嫣，问是否挑选苑中美女陪伴皇上。

韩嫣不耐烦道：“你难道不怕皇后要了你的命？你那心思我知道，本官会相机向皇上引荐你的。再说，你的那位故人赵绾，现今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炙手可热，你还愁什么呢？”水衡都尉听了之后满意而去。

韩嫣回到长杨宫，就见包桑急忙从宫中出来。他上前悄悄地拉住包桑问道：“皇上安歇了没有？”

“大人久在皇上身边，难道不知道皇上的脾气？这会儿奏章摆满了案头，皇上正在认真地看呢？这不，还要咱家去请丞相和太尉到殿中议事呢！”包桑说完便匆匆而去。

韩嫣进到殿中，只见刘彻正全神贯注地批阅着奏章。灯光太暗，刘彻看得很吃力。韩嫣上前拨亮了灯光，又狠狠地瞪了一眼伺候在身边的黄门道：“伤了皇上的眼睛，你等想找死吗？”

刘彻听见说话，抬起头来见到了韩嫣，问道：“韩卿这会儿到哪里去了？”

“臣刚才到水衡都尉处安排明日的猎程去了。”

刘彻指着案上的竹简道：“这个赵绾，今天怎么没有来狩猎？”

说话间，窦婴和田蚡进来了。刘彻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直接进入正题道：“朕今日到苑中狩猎，看这苑子甚大，草茂林深。朕欲使官婢和天下贫民资财不满五千钱者，徙置苑中养鹿。按照养鹿的数量计算，收取一定的抚鹿矢，以充国库之实。不知二卿以为如何？”

窦婴听了之后接口便道：“皇上圣明，这样既可以济贫扶弱，又可以充实国库，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田蚡也以为这样甚好。

“既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回京以后朕就拟一道诏书，令各地推行就是。”

窦婴又道：“如今各个诸侯国广造园林，大养苑马，豪强借机侵占民田，百姓怨声载道。”

“太尉知道这些事么？”

田蚡嗫嚅着没有说话，只是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心里明白，自从王婊册封为皇后之后，田、王两家封君晋侯者甚众，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苑林。但窦婴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又不便明里反对，只有装糊涂。

刘彻道：“此事朕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早有耳闻。梁王在睢阳的苑林可与朝廷媲美。诸侯王是这样，大臣们也纷纷效仿。农为国基，民为邦本。天下都造了苑林，百姓何以为生？朕以为除上林苑外，各个郡国都要废除苑林，将土地退还给百姓。”

“还有，朕这里接到不少奏章，皆言转置迎送的卫士太多。朕以为可以省去一万人，充入军中。”

听到此话，田蚡担忧道：“这样固然省了不少费用。只是这样一来，臣担心皇上的安全……”

刘彻摆了摆手道：“太尉不必多虑。京城有羽林卫，朕身边有警跸护驾，再说了，国家安危，在民心向背。卿等不闻桀纣之时，诸侯离叛，人心不再，徒有京师宿卫甚众，形同孤舟？”

刘彻望了望一直沉默的韩嫣，问道：“韩卿以为呢？”

韩嫣赶忙站起来道：“皇上圣明。自看了皇上射虎之后，臣的心情就一直

没有平静。匈奴之所以屡犯我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游牧部族，生活的习俗成就了匈奴人的马上功夫。所以臣以为今后要与匈奴开战，一定要建立一支可与匈奴抗衡的骑兵，而这一万人似可先做示范之用。”

“你这个主意好！这件事情就由太尉去办。”

刘彻想了想又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就不说话呢？”

“皇上请两位大人议事，让臣在旁恭听，已属大幸，哪里还敢放肆呢？”

时过三更，月上中天，包桑进来提醒刘彻更深夜凉，两位大臣欲起身告退，但刘彻却毫无睡意。

“我朝自立国以来，长期居中自守，对西域各国不甚了解。朕思谋已久，想选派一名使者，打通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这样既可以宣示我大汉国威，互通商贸，又可以联络他们对付匈奴，岂不两利？”

窦婴本已有了几分倦意，但是听了皇上的这番话，他不禁深受鼓舞，倦意一扫而空，由衷赞道：“皇上深谋远虑，令臣惭愧。这件事情就交给臣来办，最迟明年就可成行。”

田蚡也在一旁道：“臣可从军中挑选精壮之士护卫使臣前往。”

兴奋中的刘彻丝毫没有倦意，思绪一下子由政事跳到了文章上，说他最近读到了一篇《子虚赋》，文采激扬，诙谐有趣，只是不知道是哪位所著。

韩嫣在一旁答道：“其实，这篇文章早就在长安传诵开了。臣听说这赋乃蜀人司马相如所作。”

韩嫣这么一说，刘彻记起来了，那年在睢阳韩安国就曾对他说过此人的才华。

“为何如此人才朕却无缘一见呢？”

韩嫣道：“此人现在蜀郡，听说发生了一桩风流韵事，皇上若是想见他，宣他进京就是了。”

刘彻“哦”了一声道：“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韩嫣于是将梁王薨后，司马相如如何心灰意冷回到蜀郡；怎样在一次饮宴中，以琴声打动了蜀中美女卓文君，又是怎样遭遇了卓文君父亲卓王孙的阻拦，最后竟然携卓文君静夜私奔的故事奏与刘彻。

刘彻听罢，沉吟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司马相如倒是个敢作敢为的男儿。听韩卿这么一说，朕越发希望见到他。”

大家越说越兴奋，渐渐地竟然忘记时间，直到包桑再次提醒，两位大臣才起身告退。

送走两位大臣，刘彻对身边的韩嫣道：“今夜与朕合榻而卧如何？”

韩嫣道：“谢皇上，只是臣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刘彻此刻在黄门的伺候下梳洗完毕，一边上床，一边带着年轻人的戏谑道：“韩卿今日是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这么多年了，你有什么话不能对朕讲呢？”

韩嫣道：“臣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因为此事关乎太后。”

“太后？太后怎么了？”刘彻已经躺下，听到事关太后，又坐了起来。

“难道皇上没有听说，您有一位皇姐流落在民间么？”

“什么？你说太后有个女儿还在乡间？”刘彻十分吃惊。

在刘彻的记忆中，王婊不仅端庄秀丽，尤其以贤德淑慧闻名。如今忽然冒出一个乡间女儿来，这岂不是说，母亲当年不是以女儿身进宫的么？

刘彻由震惊转而狂怒，“嗖”的从挂在床头的剑鞘中拔出宝剑，架在了韩嫣的脖颈上，大怒道：“大胆韩嫣！朕要杀了你！”

韩嫣望着刘彻手中寒光闪闪的剑刃，跪倒在地，扯着剑穗，按住剑柄连道：“微臣罪该万死，请陛下让微臣把话说完，微臣就是做了陛下的剑下鬼，也不枉陛下待臣的瀚海之恩了。”

“快讲！”刘彻冷冷道。

韩嫣喘了口大气，话语就飞奔而出了：“臣以骑射小技，蒙皇上不弃，才得有今日，臣虽九死而不能报其一，又怎敢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妄议宫中大事呢？实在是因为臣从太后贴身女御长那里得知，太后常常为此而夜间涕泣。臣不忍太后骨肉分离，才斗胆奏明皇上。臣知道，我朝以孝治国，必不忍见太后每日以泪洗面。”说完，韩嫣挺直了脖子，而刘彻手中的剑却落在了地上……

“母后！都是孩儿不孝啊！”刘彻朝着长安的方向呼喊，那悠长的声音在韩嫣心头久久地回响。

望着刘彻的背影，韩嫣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笑意。他为自己又一次冒险的成功而得意。他相信，随着太后流落在民间女儿的归来，他在仕途上蹒跚不进的境况就不会太久了。

……

安陵邑在秦朝时还是咸阳城郊一个不足几百人的小村落。自从惠帝葬在这里之后，人口就急剧地膨胀了。到景帝时，它已成为一座富豪云集、拥有五万户、近十八万人的小城了。当朝太尉就是攀附他姐姐王娡从这里走进长安的，而王娡的前夫金王孙也居住在陵邑的小市里。

金王孙一想起那个趋炎附势的岳母臧儿，就气郁盈胸。当年，臧儿不就是看中金家的殷实和富足，才将王娡嫁给自己的么？可当她占卜问卦得知王娡将来前途无量、大富大贵之后，这个该杀的老妪，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毁了木已成舟的婚姻，强行地带走了她的女儿。

金王孙至今也弄不明白，臧儿到底是通过什么关节把王娡送进宫中去并且还做了妃子的。现实是，王娡不但做了妃子，而且还为刘启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后来，她竟然登上了皇后的宝座，现在已成了大汉的太后。不过当初，大女儿金俗却留在了金王孙的身边。

他和王娡，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咫尺天涯，他只能在叹息中追忆那些无法回去的岁月。

“那可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人啊！”金王孙抿一口酒，迷醉着眼睛在心里念叨。他不能忘记新婚之夜，洞房花烛的交欢，那通体散发着的骚情不知多少次让他销魂。

“皇上怎么了？皇上怀里搂着的还不是我金王孙睡过的女人，那皇冠不就染上了绿色么？有什么光彩的呢？”可是，这话金王孙只能在心里说。

“这个骚女人，竟然做了太后。她把自己的女儿扔在了乡下，她配做太后么？”这些话，他也只能在心中发泄。

臧儿去世的时候，身处深宫的王娡一无所知，金王孙断然阻止了金俗的奔丧行孝。不久，他也怀着满腹的愤懑离开了人世。

什么大富大贵？什么前程似锦？金俗现在与普通百姓无异，她与丈夫终日都为一双儿女能平安地活在人间而劳碌奔波。

深夜，劳累了一天的丈夫与孩子在身边酣睡，金俗却要在灯下缝补着衣裳，此刻，她就不由自主地怀念起亲娘来。娘啊！您还记得女儿么？乡亲们都说我有一个身为太后的母亲，为什么母亲把这一切都忘了呢？金俗望着窗外的月光，潸然泪下……

“女儿……”王娡从梦中惊醒，一身的冷汗。她在梦中看见了女儿金俗，她怎么就长不大呢？还是在怀里吃奶的样子。

她的喊声惊动了在外间伺候的紫薇，她急忙进来掀开帷帐呼唤道：“太后！太后！您有什么不适么？”

王娡摇了摇头，伤心道：“哀家刚才在梦中看见了金俗。”

在长乐宫，只有紫薇一人知道太后的秘密。常年在深宫见不到亲人的她深深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牵挂，她安慰道：“奴婢懂得太后的苦衷。”

“你睡不着，就陪哀家说说话吧！”王婊道。

“奴婢遵命！”紫薇披衣来到内室，问道：“太后为何不向皇上说说呢？”

太后叹着气摇头道：“哀家又何尝不想说呢？只是哀家担心皇上性子烈，不认他的姐姐，反倒弄巧成拙。”

多少年来，王婊背着沉重的情感负担。虽然每日锦衣玉食，但她没有一刻不想念她的女儿。先帝在世时，她几次欲说又忍。现在，她也判断不出刘彻能不能接纳金俗。

紫薇为太后掖了掖被角道：“皇上虽然年轻，可他素来倡导仁孝，又怎么能不认自己的亲姐姐呢？”

王婊以为紫薇的话很有道理，随口问道：“皇上走了多少日子了？”

“五天了！”

“哦！”王婊决计不再承受情感的折磨，等刘彻回来，她无论如何也要一吐为快——即使他不承认金俗的地位。

王婊再次入睡的时候，长安城已经沉浸在绚烂的晨曦中了。

第七章

王婊书札言心事 刘彻细柳振军威

王婊是被紫薇急切的声音唤醒的。

“发生了何事？为何如此慌张？”王婊睁开惺忪的睡眼，打了一个哈欠。昨夜梦中与女儿的相遇，让她一夜没有睡好，紫薇此刻叫醒她，使她满腹不快。

紫薇隔着帷帐轻声道：“娘娘，太皇太后那边的詹事来了，说让您过去呢！”

王婊想起来了，按照礼制，今天是她和皇上该向太皇太后请安的日子。不过即使这样，也用不着派人来催啊！一定是朝廷发生了什么大事，要不就是太皇太后身体不适。王婊不敢怠慢，立即唤来宫娥们为她梳妆，随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往永寿殿去了。

当她刚刚迈进殿门，就感觉到殿中气氛不同往常。老态龙钟的太皇太后正襟危坐，一脸严肃。旁边还坐着一个人，就是那平日里称病在家的柏至侯许昌。他见王婊进来，忙起身相迎，然后就匆匆地离去了。

他怎么会到永寿殿来呢？自皇上登基以来，他就“请告”回家养病了，现在回到京城，他不先去朝见皇上，为何倒先进了永寿殿？在向太皇太后请安的那一刻，王婊满腹疑窦地想着。

“臣妾向母后请安！”王婊向太皇太后行礼。

“平身！赐座！”

“谢母后。”王婊在对面坐了，这样好让太皇太后感觉到她的亲近。

“母后起居可好？”

“还没死呢！”太皇太后用严厉的话语，发泄着她胸中的愤懑。

王婊顿时懵了，她实在搞不清楚老人家为何发怒，尽量温顺地回答太皇太后的问话，“是谁惹母后不高兴了？臣妾这就让彻儿治他的罪！”

“问你自己吧！”

“臣妾实在不知，还请母后明示。”王婊说着，提起衣裙又下拜了，一颗心悬在了半空。

“太后可知罪么？”

王婊没有回答，她的确不知道从何说起。

“说话呀！”

“母后，臣妾不知错在哪里？还请母后明示。”王婊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但是她硬是强忍住了。

“你可知彻儿近来所为？”太皇太后无法平心静气地与儿媳说话，而是怒不可遏地数落起刘彻来，“小小年纪，竟敢目无尊长，蔑视祖训。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可他就是不安静，搞什么举贤良，设什么明堂，难道他忘了我朝向来以黄老治国的国策么？连韩非子都知道儒以文乱法，他倒好，把儒学捧到了天上。养不教，母之过，身为太后，难道不应负失教之责么？”

太皇太后虽然双目失明，然而讲起话来，声音仍然铿锵有力，透着森森威严：“哀家今日要你来，就是要告诉你，只要哀家一息尚存，任何人都不要希图忘祖易制。”

王婊明白了，太皇太后的怒气都由刘彻近日的一系列改制而来。

平心而论，王婊近来一直处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作为母亲，她理解刘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的中兴。可是他锋芒太露，尽管多次告诫他要照顾到太皇太后的情感，不可操之过急。可他那个烈性子，哪里听得进去呢？现在，果然老人家发难了。

此时此刻，王婊首先想到的是为儿子遮风挡雨，她很快就决定把全部的责任承担起来，以减轻太皇太后对儿子的愤怒。

王婊伏下身体，表示诚恳地接受老太太的训诫。

“母后训诫，让臣妾明白这一切都是教子不力的罪过。等彻儿一回来，臣妾就宣达母后的旨意，要他谨遵祖制，维护祖宗基业。”

“你不必跪着，站起来说话。”王婊诚恳的话语使太皇太后的情绪稍微平复。她毕竟是一国太后，虽说年龄仅过了四十，可也是有儿媳的人了，不能太伤她的自尊。

“也不能全怪你。彻儿身边的那些儒生，一个个在他周围嘤嘤嗡嗡，他一个小孩子家难免受人左右。自古亲小人远贤者，没有不误国的。回去告诉彻儿，不要被小人的谗言蒙蔽了耳目。还有，哀家听说彻儿常在未央宫夜寝，让皇后一人守着空荡荡的椒房殿，这成何体统？”太皇太后知道王婊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点到，她不会不明白的。

“你回去吧，哀家也有些累了。窦宇，送太后！”

人虽然离了永寿殿，可王婊想起刚才的那一幕，仍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那是一种说不出却能隐约感觉得到的恐怖。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女人，虽然双目失明许久了，但她心中的眼睛何曾有过一刻的松懈呢？他们母子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这样的思绪一开，王婊的心就分外的烦乱。坐在轿舆里，昔日她与景帝恩爱的情景就涌上心头。

先帝在世时，虽然对太皇太后唯命是从，有时候甚至唯唯诺诺，其实只有她懂得，他心里有多痛苦。他既要顾及大孝的名分，又对太皇太后干预朝政颇有微词。

七国之乱后，特别是匈奴在立嗣大典那天骄横地点名要隆虑公主和亲之后，这些事情给予他心灵的撞击丝毫不亚于文帝驾崩后的诸侯拥兵自重。他不是没有看到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奉行的黄老之术已不合时宜，可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对王朝今后的去向有个明晰的梳理，就撒手人寰了。到现在她还清楚地记得，先帝弥留之际，留下的那些挥之不去的遗憾。

他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朕去之后，皇后一定要辅佐彻儿，光大汉室。”

然后，他又对跪在榻前的刘彻道：“自古以来，墨守求稳，不思因变，未有不亡国的。你登基以后，务必顺势应时，变法图强……”

先帝说到这里，已经耗尽最后一缕生命气息，留下“太后……太后……”几个字，就丢下他们走了。

现在，回想刚才太皇太后那一番疾言厉色的训诫，让她想起先帝那未完的话语中包含了太多的不甘和忧虑，他一定是带着复杂无奈的心离去的。

王婊正了正身体，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彻儿！天降大任于你，也降磨难于你啊！她在心里长叹。就在这时候，紫薇在耳边提醒道：“太后，长信殿到了。”

她回过神来，突然觉得看到了昨夜梦中的情景。韩嫣正站在殿门口迎接她的归来，他的身旁站着一位乡间女子。

在王婊走下车驾的那刻，韩嫣拉着那女子跪在了她面前。

“臣韩嫣叩见太后。”而那女子则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

王婊的目光反复地在那女子身上流动。她黑发垂肩，上身着一蓝色深衣，下着藕色长裙。虽不似宫中女子那样的浓妆艳抹，却也是天然的端庄和俏丽。那眉眼，那身段，那气质，她似乎在梦中见过。

正思索间，她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她的脖颈上居然有一颗朱红色的胎痣。

是俗儿！是俗儿！王婊的眼里顿时涌出晶莹的泪珠。这是真的么？难道真是魂牵梦萦的俗儿回到了身边么？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可是，一个怯懦的声音使她确信了眼前的事实。

“民女金俗拜见太后。”

韩嫣见状，忙在一旁禀奏道：“奉皇上诏命，臣迎接修成君回宫。”

“啊！你真的是俗儿！”王婊一步上前，扶起金俗。一声“俗儿”，一声“娘”，母女就紧紧拥抱在了一起。王婊忘情地抚着金俗的肩头，轻轻地捧起女儿泪如雨珠的脸庞，久久地亲吻她的额头。

“俗儿，想煞为娘了。”

“娘！孩儿……只有在……只有在梦里才能看见娘啊！”

紫薇见金俗回了皇宫，就明白是韩嫣将太后的秘密告诉了皇上。眼见面前如此场景，她急忙带着众位黄门和宫娥参拜，这让金俗茫然不知所措。王婊忙对女儿道：“快让他们平身。”金俗虽照着母亲的吩咐去做

了，但说出来的话来却十分别扭。

韩嫣陪着太后母女坐定，王婓问起事情的缘由。

“这都是皇上的主意，微臣只不过是将太后的苦衷如实禀奏了皇上。后面的事还是修成君最清楚。”

金俗于是又流泪了，嘴里喃喃道：“娘……”

“事情来得突然，可把女儿吓坏了……”王婓心疼道，又把金俗搂进怀中。

……

原来刘彻在第三天就改变了行程。他要窦婴和田蚡一干人到细柳营等候，自己只带了韩嫣和张□到安陵邑去寻找失散的姐姐。亲情迅速地消融了岁月的阻隔，使他产生了要改变姐姐命运的冲动。于是，浩浩荡荡的皇家车队越过中渭桥，朝安陵邑行来了。

车驾离开驰道时，百姓跪倒在街道两旁，他们耳边只有车轮滚动的轰鸣、羽林卫和警跸整齐的脚步声，大家都不敢抬头看一眼皇上的风采。

刘彻在里长引导下，直朝着安陵东头的金宅走去。

金俗的丈夫什么时候见到过如此庞大的阵仗呢？从来没有，就连那个身材矮小的里长，也从来没有来过这破落不堪的柴院。里长向他询问金俗的下落，他惊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战战兢兢地指着虚掩了的屋门。

羽林卫把躲在床下的金俗带到刘彻面前时，他惊异地打量着这个荆簪布衣、满脸菜色的女人。这就是母后朝思暮盼的姐姐么？她一脸的沧桑，头上几片枯叶，裙裾上沾着黄土，这让刘彻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同母亲联系起来，只有那对眉眼，依稀可见母亲的影子。

“阿姐！”刘彻上前一步，拉起了金俗的衣袖，大声道，“母后可是日夜想念阿姐呀！”

金俗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当今皇上会忽然登门，惊惶失措地向后倒退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民女……金俗……惊扰皇上，请……皇上恕罪。”

这情景让刘彻感慨万千，他感慨自己和金俗之间已隔了一道无形的墙。他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只有皇上的诏命才能让金俗真实地感受到命运的转机。

“韩嫣何在？”

“臣在！”

“传朕旨意，阿姐金俗与母后分离多年，备尝艰辛，朕甚悯之。自即日起，册封为修成君，迎回京都，赐钱一千万，奴婢三百，公田五十顷。”

宣完诏命，刘彻亲自扶金俗上车。这时候，金俗的丈夫带着一双儿女上前拉着她的衣袖，流着泪道：“你走了，我和两个孩子怎么办？”

可皇命如天，即使她是皇上的姐姐又能如何呢？何况她血脉中遗传着王婓的性格。当年王婓离开金王孙的时候，何曾有过丝毫的犹豫呢？金俗挥泪告别了丈夫和两个孩子，一步三回首地上了车驾。

一路上，孩子的哭声似乎跟随着她，这让金俗无法斩断萦念……在今后的日子，她会相机说服母亲允准她将一双儿女接到京城。虽然那很遥远，可不是没机会。不过现在，她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命运。

“女儿就是这样在韩大人的护送下回到了母后身边。”

听完金俗的叙述，王婓悲喜交加。她让紫薇服侍金俗前去沐浴、更衣，然后才向韩嫣询问刘彻的去处。王婓还当着韩嫣的面承诺，要让皇上擢升他的职务，还要重重的赏赐。

韩嫣立即起身叩谢：“谢太后恩典！臣已将修成君安全护送回京，皇上还在细柳营，臣这就去陪伴皇上。”

“韩爱卿稍待片刻，待哀家修书一封，你带给皇上。”说话间王婓已铺开丝绢。她觉得手头的笔太沉重，她既要提醒刘彻，又不能说得太直白；既要言明自己的心迹，又不愿意给儿子增添负担。反复斟酌，她才下笔写了简单的话语：

十月京都，云暗天低，寒意萧瑟，皇上狩猎离京，定当倍加珍重。新政初起，百事待兴，然秋风吹皱渭水，落叶犹自不去，淫雨瞬息将至。哀家身在宫苑，心忧万分；每思前朝近事，夙夜不眠。人心叵测，世事难料，还望皇上为大汉江山计，笃诚慎行，见微知著，切不可操之过急，致舟倾楫摧，有负先帝之托。

写完之后，她用锦囊装好，并且叮嘱韩嫣路上要小心谨慎。韩嫣虽不知道书中究竟写了些什么，但凭借直觉，他知道此事的重大。

“请太后放心，韩嫣以性命担保，万无一失。”

马蹄声渐行渐远，带走了王婓一颗沉重又不平静的心。

细柳营还是那座细柳营，汉军还是当年立下赫赫战功的汉军。可自从周亚夫绝食而亡，先帝省了太尉一职后，军人的士气就大不如前了。

虽然武备名义上归皇上直接统辖，但军队的管理实际上归了各路领兵校

尉，加上景帝晚年多有疾患，精神倦怠，自顾不暇，军队的纪律也就松弛多了。

刘彻登基后，恢复了太尉一职，但田蚡怎能和周亚夫相比呢？刘彻担心军队不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这也是他利用狩猎的机会，巡视军营的初衷。

现在，在这里主军的是周亚夫的另外一个儿子——平曲侯、中垒校尉周坚。

刘彻的车驾到达营前的时候，周坚、窦婴和田蚡已经在营外迎候了。从二里外的渭河南岸起，由战车、射弋、骑士组成的汉军方阵，一直排列到大营之外。

这是从景帝后元三年起以来的第一次阅兵。

秉承父业，负责这次阅兵的周坚，心中有着说不尽的感慨。冥冥中，仿佛父亲和兄长都在看着他。他十分激动，皇上这次钦点阅兵细柳的举动无异于是对父亲和兄长冤案的平反。为此，他十分重视这次机会。

现在军中的一切都是按照父亲当年接待文帝时的礼仪安排的。车驾刚刚到达第一方阵前，领队的司马立即上前对张□道：“军中不许车驾行走，请皇上下车。”

张□皱了皱眉头，正要说话，却被刘彻挥手制止了。他按照司马的要求下了车，缓缓地向营门走来。

刘彻一眼就认出了站在迎接队伍中的周坚，黝黑的皮肤，浓黑的眉毛，刚硬的胡须，要不是那双不如他父亲锐利的眼睛，配着镶了铁色鳞片的玄甲，简直就似周亚夫活了过来。

在旌旗猎猎的营门前，周坚代表受阅的汉军揖手挺立，迎接皇上驾临：“甲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窦婴在旁边看了，心中不禁感叹，真将门之后也！

登上点将台，周坚上前道：“陛下，臣奉命率军演阵，请皇上明示。”

“朕此次观阵，非图一时之快，意在壮我军心，请将军以实战为之。”

“诺！”

周坚一转身，就向校场上的汉军挥了挥手中的旗帜。霎时间，演武场上鼓角齐鸣，杀声连天。先是双方在各自司马的指挥下，向着对方的阵地推进，厮杀在一起；接着是数百骑穿越校场，向靶子射去。接下来就是演练军阵，将士们以周坚手中的旗帜为号，逐次演练了鱼鳞阵、锋矢阵、鹤翼阵等不同阵法。最后是“匈奴军队”或被分割包围，或被聚而歼

之，或统帅被俘，完败于汉军。

这些让田蚡看得眼花缭乱，不禁拍手称快，眉飞色舞。

可当他转脸去看窦婴的时候，那笑容便僵住了。他从窦婴的神色中看不出任何鼓舞和欢欣，于是他在心底认为窦婴气量狭小。

这只是一个触机，其实田蚡对窦婴的芥蒂早在景帝驾崩、刘彻勘定“三公九卿”时就产生了。要不是太皇太后给窦婴撑腰，他田蚡大概已经坐上丞相的位子，号令朝野了。

然而，让他最不安的还是皇上的表情。皇上先还是引颈凝望，全神贯注地看着将士们在校场上演练着各种阵法，不过他渐渐就不耐烦起来，后来干脆要周坚停止演练。田蚡见此便如坠入五里云雾中，这是怎么了，难道皇上看出什么破绽不成？

果然，刘彻叫来周坚，很不悦地问道：“将军对演习满意否？”

“臣愚钝，请皇上指点。”

刘彻侧脸问身边的窦婴道：“丞相以为如何？”

“华而不实！如此浮华虚妄，将来若是遭遇强敌，必将不堪一击。”窦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这不是军演，这与小儿嬉戏无异！”刘彻拂了拂衣袖，满脸怒色。

周坚暗暗叫苦，当初田蚡反复要求的就是要气氛热烈，让皇上高兴。他也曾提出若不以实战为之，恐难逃皇上锐眼。但是从未上过战阵的田蚡却很不以为然，说皇上观阵，不过是朝事之外的消遣。他就是一个将军，如何能改变太尉的意志呢？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又无法明辩，只有低头领受皇上的训斥。

“你与你父天壤之别也！”

校场上的风越来越大，但刘彻全然不顾。他被眼前的虚假所激怒，转脸看着田蚡道：“前些年，太尉一职长期省缺，致使军心涣散，军备松弛，长此下去，社稷危矣。过去的事情，朕可以既往不咎，但从今往后，凡贻误军机者，杀无赦！”

尽管已是深秋，凉意习习，但刘彻的话却让田蚡大汗淋漓，他悄悄窥了一眼身边的窦婴，却见他频频点头。田蚡禁不住暗暗切齿：哼！有什么幸灾乐祸的？迟早要让你这老儿知道我的厉害。

其实，窦婴欣喜的是皇上虽然年轻，却目光敏锐，明察秋毫。像这样的演练，不但田蚡，即便自己做了太尉，也逃不过皇上的责难。田蚡和窦婴——这两个大汉重臣的芥蒂，从细柳营阅兵开始，便逐渐夤演成一场

残酷的斗争。

田蚡很快就明白刘彻阅兵的真正目的，那就是重振汉军雄风。他随机应变，没有丝毫迟疑地接上了皇上的余音，煞有介事地将满腔的不快转变为对周坚的斥责：“我皇皇大汉，岂容匈奴猖獗。可将军却把如此严肃之军演形同儿戏，可知罪否？”

“太尉，属下……”周坚一肚子的委屈正待要说，就被田蚡制止了，“念你父有功于朝廷，且饶你渎职之罪。你还不重整旗鼓，再开演战？”

此刻，细柳营的校场上，军演已经完全回到周坚的思路，“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沣河与渭河夹角的开阔地带。周坚位于阵形中央，手持号旗。“汉军”按照号旗所指，迅速把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

“匈奴将领”虽屡次发动进攻，但“汉军”固若长城，岿然不动。眼见“匈奴军”渐渐疲惫，周坚挥动号旗，集中兵力对敌阵发起猛攻，“匈奴将领”被分割在汉军的小方阵中，首尾不能相顾。

“匈奴将领”左冲右突 ，周边不断有“汉军”倒下，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歼灭。第一阵演练刚刚进入尾声，“汉军”士卒已满面征尘，汗流浃背。但是“汉军”士气依然很旺盛，不待休息，又进入到下一场演练。

坐在点将台上的刘彻看得高兴，按捺不住地喊道：“汉军威武！”

观兵的大臣们也爆发出阵阵叫好声……到了这时候，田蚡阴沉的表情才开始有了起色。

周坚手持号旗，位于阵形中后方，兵力向中央集结，前锋张开呈箭头形状，直插“匈奴军”的心脏。“匈奴将领”调集两支队伍，试图从两翼展开进攻，但是在“箭形”的阵列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匈奴将领”遂改变策略，从尾侧发动进攻，顿时“汉军”阵营的尾部有些混乱。周坚见状，迅速转换阵形，稳住阵脚，迫使“匈奴军”放弃尾翼进攻战术……

刘彻看得入神，并没有发现韩嫣已悄悄站在他的身后。

直到太阳西斜、演习结束的时候，韩嫣才轻轻地上前向皇上复旨，说已经将修成君平安送到长乐宫，随即又悄悄附耳通报了太后书信的消息。

“母后有什么要事么？”

“太后没有说，只是……”

“只是什么？”

韩嫣再次压低了声音：“太后要臣严守机密。”

刘彻摸着锦囊，眉头一皱，他知道如果不是十分紧急而又严重的事情，太后是不会要韩嫣带信的。

在队伍结束演练、周坚到点将台复旨时，他对后半日的演阵给予了高度评价。

“朕问你，为何同样一支军队，前后大相径庭呢？”

“启奏皇上，后来的演习是依照皇上实战的旨意布阵排兵的，臣心中有敌，自然眼中有敌。”

刘彻对周坚的回答很满意：“爱卿所言甚是。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要多了解匈奴，做到知彼才是。”

“诺！”

刘彻进而问道：“不知三军之事，而统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也。太尉以为然否？”

田蚡蜡黄的脸顿时变得通红，尴尬地低下了头。他何等精明，怎能听不出皇上话里的讽刺呢？那意思很明白，若不是太后，他绝对没有资格去做这太尉的。

这话的分量很重，它给田蚡的不只是尴尬，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田蚡已经明白，往后在这个朝廷里，他单靠那一点精明，不可能赢得皇上的青睐和大臣们的尊重，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浑浑噩噩了。

正恍惚间，他又听刘彻道：“传朕口谕，赏周坚金百斤，绢五十匹，以示褒扬。”

“谢陛下！”

田蚡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心中并没有丝毫的快意。皇上把赏赐给了周坚，这不是给他难堪么？他似不经意地掠过窦婴，发现窦婴的神色忧郁凝重，他猜不透这个老儿现在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此刻，窦婴却没有心思去关注田蚡的情绪。刚才接过韩嫣带来的锦囊，刘彻神色的微妙变化引起了窦婴的注意。

走下点将台的时候，窦婴紧跟几步，贴着皇上的后背小声问道：“陛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么？”

“些许小事，无关大碍。”刘彻轻描淡写地说着，似乎他现在全部的精力就是分享阅兵的兴奋。

窦婴站住了，看着刘彻走出营门轻快而又矫健的步伐，他想起了当年在思贤苑中的许多故事。只有胸中装着万里江山的圣主才会有如此的度量

啊！可还没容他多想，就听见刘彻喊道：“丞相！你乘朕的车驾。”

窦婴弹了弹脚上的尘土，迅速跟了过去……

北地都尉韩安国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巡查辖内防务了。

他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此行的心境。自从梁王刘武去世后，韩安国被牵扯到一件案子中，由于他谨言慎行没有受到廷尉府的追究，但却在家赋闲达数年之久，可他的心没有一刻不想着报效国家。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总是拿出虎头鞶，在心灵深处呼唤皇上。

可就是他这样曾为睢阳大案立下殊勋的忠良之士，要重新出山都得花五百金去叩开田蚡的府门。据田蚡说，是他说动了太后才为韩安国谋得这个位子的。而最让他伤感的是，当他赴任前想面见皇上时，竟被田蚡以各种理由阻挠。

走在高原的沟壑间，韩安国呼出的气都是干燥的。

这里已有大半年没见一滴雨了。北地郡司马告诉他，草原枯死大半，马匹过冬都很困难。

转过一座山头，韩安国举目远眺，长城逶迤起伏地横亘在眼前。虽说是深秋，但这里已是寒风凛冽了，刀子一样的风从大漠深处刮起，发出肆虐的吼声。风中夹带的黄沙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

韩安国下意识地拉了拉头上的风帽，他不得不承认匈奴人的强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穿过沙漠，在长城内外燃起烽火。回望身后，跟随他的士卒们一个个脸色青紫，盔甲上落满了沙尘。

他勒转马头，面对部属高声道：“本官深知，大家常年戍边北地，餐风饮霜，艰苦备尝，忠心可鉴。不过从北地到长安，仅数百里路程，我等身负守土保国之重责，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让匈奴南窥长安一步。如有疏忽大意，贻误战事者，军法是问，明白吗？”

“明白！”

韩安国扬起马鞭，在坐骑的屁股上狠抽一鞭，部队又急速地前进，在他们身后，孤寂的太阳悬挂在灰色的天幕上……

这样的巡边进行了多日，他才回到北地都尉治所义渠城。

义渠城坐落在陇东高原之中，像一只猛虎盘踞在那儿，雄视着北方草原。它是汉王朝北方边陲最大的郡——北地郡郡治所在地，也是北地都尉的行辕。

说起此城的来历，那是四百多年前的故事了。那时候，义渠作为北方的戎狄大国，占据着东达上郡，北到草原，西到陇西，南达渭水的辽阔地

域。但是它还不满足，野狼一样的性格使得它对关中之地垂涎三尺。三百多年前，它发动了对秦国的战争，一直打到泾河北岸，距秦国都城不足百里，这对刚刚进入关中不久的秦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然而，骄横的义渠王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有一天会死在一个女人手里。

秦昭王即位后，母亲宣太后摄政。这个美丽而又掌握秦国大权的女人向义渠王发出了邀请，请他到甘泉宫居住。她施展了女人的全部魅力去消磨义渠王的意志，甚至不惜与他生下两个儿子。直到有一天宣太后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才醒悟。刚强而又妖媚的宣太后在杀了义渠王后，发兵一举灭了这个曾经称雄北方的大国。从此，秦国版图上又多了一方领土——北地郡。

但是，当韩安国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开始，就有一种危机感。数日来，他和北地太守、都尉史等一起视察了辖域内的各个要塞。越是向北，他的心情就越发沉重。

他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是边防意识的淡漠，是将士纪律的松弛，是官吏们的嗜酒懈怠，是老百姓的提心吊胆，是千里之遥竟无亭障要塞。这不为匈奴的长驱直入敞开了大门么？

直到一天，他们在边境的一个小镇，竟发现一个汉军士卒正拿战马的鞍鞯与匈奴人换酒喝。韩安国发怒了，他的马鞭狠狠地抽打在那个士卒的身上。

“大人饶命！小人再也不敢了！”士卒在雨点般的皮鞭下打着滚，鲜血顿时染红了干裂的土地。韩安国铁青着脸，不停地挥鞭。那士兵先还叫着求饶，渐渐地只剩下微弱的“哼哼”声。

“再有违反军纪者，他就是下场！”韩安国怒吼着上了马。

在回都尉府的路上，韩安国的脸色更加阴沉，他心里有一种杀人的冲动。他不能理解，同是镇守边陲的将领，眼前的这位太守怎么就和李广有天壤之别呢？

在踏上都尉府的台阶时，韩安国捋了捋垂在胸前的胡须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用这些误国之徒的血去祭奠那些死于匈奴铁蹄之下的无辜百姓和士卒。

北地太守小心翼翼地陪着韩安国进了都尉府，那个士卒的死使多年来浑浑噩噩的他第一次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别的不说，仅不设亭障这一条就够得上人头落地了。但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韩安国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他毕竟是朝廷的命官，就是判罪，那也是廷尉府的职责，韩安国充其量也只能向朝廷上疏参劾而已。

刚刚落座，韩安国就怒不可遏地斥责道：“太守可知罪否？”

“下官不知，还请大人明示！”

“大胆！你在此为官多年，千里边陲，竟没有一座像样的亭障，难道不是渎职么？”

太守试图为自己的过失辩解，但刚刚张口就被韩安国打断：“任你巧舌如簧，也无法抵赖放纵部属、松弛军纪、荒疏边防的罪状。本官近日亲自察看，难道冤枉你了不成？”

太守见辩解不成，干脆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势，哼道：“就算下官有罪，那也是廷尉府的事，将军能奈我何？”

太守的狂傲激怒了韩安国，他大吼一声：“本官要杀了你们这些国之蛀虫，以谢天下。”

“下官是朝廷钦命的官员，只怕皇上没给将军这个权力！”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本官今天就拿你开刀。来人！”韩安国话音刚落，早有刀斧手一拥而上，把太守及其属下二十八人捆绑起来。

韩安国扔下一支令箭，咬着牙齿地喊道：“把这些误国之徒推出去斩首，把头悬挂城楼上，以儆效尤！”

二十八颗人头现在已经在义渠城楼上挂了多日，有的已开始腐烂。

风，在每天日暮时分，就从高原深处肆无忌惮地朝着古城扫来，凄厉的吼声让每个初到这里的人都感觉到它的蛮荒和寂寥。

土地广袤的北地郡人口却非常稀少，十几万农牧民散落在高原和草原上，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延续着他们的生活。偌大的义渠城，不过三万人口。

太阳刚刚西斜，街上已是人迹寥寥；夜色笼罩在古城上空，只有更夫和巡逻的士卒表明，这是一座大汉的城池。

韩安国的睡意早已被窗外的风声吹得老远，街头传来更夫时断时续的喊声，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他站起来，在火盆前暖了暖冻僵的手，朝着外间喊道：“来人！”

从梦中惊醒的卫士顷刻间就站在他面前：“将军有何吩咐？”

“把凉茶换成热的。”

“诺！”

从睢阳到京城，他最大收获是将自己的家小安排住在了京城的尚冠街。关于他的职务，太尉的理由是再度出山，不宜过分张扬。其实，韩安国

看出来了，太尉是一位十分贪婪的人。他很担忧让这样的人掌管三军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以当时的戴罪之身，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结果已属万幸，哪敢有过分的要求呢？

离开京城的时候，夫人说塞外风刀霜剑，天寒地冻，要他带些丫鬟和下人过来。不过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当时义正词严——大丈夫当以献身疆场为己任，军营里放置些女人做什么呢？话虽如此，可他怎能忘记离别时夫人的婆娑泪眼呢？特别是在这漫漫长夜，思亲的情绪更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站起来，摇了摇头，在心里问自己这是怎么了，何时也变得儿女情长了？

就在此时，他的腰间“叮当”一响，他下意识地低头去看，皇上送给他的虎头鞶就握在了手上。于是，睢阳知遇的情景迅速地取代了对亲人的思念。

在这个边陲的冬夜，他想起离京时与皇上话别的情景，周身的热血就迅速地驱除了寒冷，让他的胸间浸满了温暖。

虽然太尉有意阻挠，但韩安国还是来到了未央宫北阙，直到韩安国拿出了虎头鞶，司马才放行。但是，当他站在宣室殿巍峨的殿门前的时候，却有些徘徊犹豫了。他怕自己的到来，打扰了皇上打理国政。

这时候，包桑从大殿内出来了，他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立嗣大典上的这位梁国使者。关于这位将军的诸多传闻使包桑对他有种由衷的钦敬，他不但热情地邀请韩安国到塾门等候，而且很快就宣达了皇上召见的旨意。

走进宣室殿，刘彻埋头批阅奏章的身影在他看来是何等的亲切，韩安国情不自禁地感慨岁月逝如过隙，当年英气勃勃的太子殿下已经长成一位风华俊奇的大汉天子。而刘彻抬头的一瞬间，看韩安国的目光中也充满了兴奋。

皇上拉着他的手，不厌其烦地询问他这些年的经历，说朝廷现正逢用人之际，像他这样的人才必大有作为，还问他还有何求，尽可奏来。

他本来想诉说他所蒙受的冤情，可忽然发现，与大汉中兴相比，个人的荣辱进退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他想将此次出京在太尉那里的遭际和盘托出，可是当他看到皇上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和文书时，顿时为自己的狭隘而感到惭愧。

当他说到经过北阙时被司马拦住了，皇上笑了。爱卿何须“门籍”，只要出示朕赠予的虎头鞶，这未央宫便畅通无阻了。

辞行之时，刘彻亲自把韩安国送到大殿之外，他握着韩安国的手，殷殷的期待都在话语中了。

“自先帝驾崩以后，边关军备松散，亭障废弛，爱卿此去任重如山啊！”刚强的韩安国听此述说之后，喉头也哽咽了。

韩安国手捧虎头鞶，细细地端详。那是一方温润细腻的蓝田玉，在炭火的映照下，分外玲珑剔透。当风声扑打着都尉府的铁脯首时，他似乎听到了皇上的呼唤。韩安国的眼睛有些潮湿，在听到外间传来卫士的脚步声后，他迅速地用衣襟擦了擦眼眶。

可是，卫士还是发现了韩安国红红的眼角，小声问道：“大人想念夫人和公子了？”

韩安国接过热茶，呷了一口，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没什么，刚才炭火太呛。你去睡吧！本官再坐会儿。”

“已经快四更了，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啰嗦什么？退下！”

“诺！”

卫士退出后，城角就传来鸡啼——又是一个不眠之夜。韩安国重新回到案头，铺开竹简，缓缓写道：

北地都尉臣韩安国上疏皇帝陛下：

臣自赴任以来，为严明军纪，整肃武备，以渎职罪诛北地太守以下二十八人。臣知太守乃地方重臣，非廷尉府不能治其罪。然臣观览昔日义渠国之兴亡，深知亡义渠者，非秦也，乃义渠也！诛义渠王者，非宣太后也，乃王也！自古骄奢淫逸，贪恋女色者，未有不身死国灭者也。……

此刻窗外，塞外的第一场大雪已铺天盖地地向古城飘来了。

第八章

心怀高远拒风雨 积怨太深两情疏

从细柳营回京的第二天，刘彻先去看了修成君金俗，多方抚慰之后，就急急奔往长信殿。

屏退左右，母子相对而坐，刘彻发现王娡的眼圈发红，鬓边隐约又添了些许白发。他知道自己离京的这些日子，母后过得一定不轻松。他原以为寻回流落乡间的阿姐，会排解母亲多年的思亲之苦，现在又看到母亲为自己牵肠挂肚，心里就十分心痛。

“让母后担忧，孩儿不孝！”

“你寻回了金俗，解了哀家的思亲之苦，有什么不孝的？只是哀家期盼社稷安稳，不负先帝所托。哀家知道皇上力主新政，是为了光大大汉基业。可这长乐宫中，牵挂皇上的也不只有哀家一人。先帝宏业未竟，中道崩殂，哀家以寡居之身，辅佐皇上，时感如负泰岱，心力交瘁。皇上未及弱冠，又逢多事之秋，哀家每思至此，夙夜忧叹……”

母子间的谈话，眼神、声音所携带的信息，所蕴含的寓意要比话语本身丰富和深刻得多，往往是默默两相视，悠悠万重心。

刘彻通过王娡的表情，已经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太皇太后的压力。他心里明白，在这个宫廷里，任何事情一旦与大汉的权鼎纠缠在一起，就不再是单纯的恩怨所能囊括得了的。他和母亲之间，常常因涉及田、王两族的利益而引出诸多龃龉，但这些与太皇太后围绕立国之策而生出的风波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刘彻站起来给王娡续了茶水，然后高高地举过头顶，所有感恩都化为几个简单的字眼：“谨遵母后所嘱，孩儿这就去向太皇太后请安。”

当他从太皇太后那里回来后，就觉得新政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要远比太后所说的严重得多。太皇太后没有给她的皇孙留一点情面，而是声色俱厉地申斥他不该舍弃祖制，摒弃黄老学说，喧嚣什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说到在京城设立明堂时，太皇太后的言语中流露出愤怒和不屑。自春秋以来，儒家就如丧家之犬，靠在诸侯之间游说度日。倘若儒学真如孔子门徒们所说的那样，为何孔子会陈蔡绝粮，被桓魋追杀？说到激动处，太皇太后手拍案几，透着凛然的威严。

你若不知进退，一意孤行，休怪哀家言之不预！

这严厉的警告不断在刘彻耳边响起。这些他当然不能当着大臣们的面讲出来，他在心里反复地掂量着太皇太后话的分量，他不能不对这种压力做出回应。

这天早朝后，他特地召窦婴、田蚡和赵绾到宣室殿议事。虽然刘彻在转述太皇太后意思的时候措辞非常谨慎，但大臣们还是猜到了皇上推行新制遇到了困难。

对太皇太后秉性，深知者莫过于窦婴。她早年被选入太祖高皇帝的后宫时，因为美貌而遭到吕后的妒忌，几乎陷入绝境。后来在作为宫人被外放代国期间，赢得了当时还是代王的文帝垂爱，她不但将情敌们一个个踩在脚下，而且最终登上皇后的宝座。

她辅佐文帝“内兴农桑，外和匈奴”，终于在景帝朝时，让大汉迎来了可以与周朝成康时代相媲美的兴盛。这种丰富而曲折、坎坷而独特的经历，不仅奠定了她在景帝朝的权威，更养成了她孤僻、多疑、刚烈、果敢的性格。

窦婴知道，只要触动了这位姑母的利益，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她的肆权弄威丝毫不逊于吕后。

至于太皇太后眼下的心境，他更是十分清楚。表面上看来，她是在维护朝廷的道统，实际上却是对自己权力巩固的担忧。这一点，窦婴从蓝田庄园回京时就感受到了。

如果说，当年她对刘彻焚毁狱词给予了褒扬与呵护，那是因为此举拯救了她心爱的小儿子刘武，避免了一场宫廷里的自相残杀。其实当时，她也从太子身上感到了他的独立不羁。从那时候起，她就担心如果刘彻掌握了这个国家，还会不会像景帝那样对自己唯命是从。这一切，都使她对刘彻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

窦婴不得不承认，太皇太后深深影响了自己的性格。只是太皇太后没有想到，她给了窦婴果断和坚毅的性格，却无法让他服从于自己，反而在她试图逼迫景帝许诺梁王为储君时，遭到了窦婴的强烈反对。

窦婴并不打算退却，他绝不愿因私情而让刚刚起步的新政中途夭折，那样的话他才真的无法面对先帝。

他以毋庸置疑的态度说道：“前事可鉴，历来变革没有一帆风顺的。当年商鞅变法如此，今日皇上推行新政也是如此。老臣虽然愚钝，但为皇上分忧，万死不辞。大汉已历四代，太祖高皇帝当年推行黄老之术，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如果现在还墨守成规，势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自古为新政而以身殉国者，不计其数，窦婴岂能惜命惧死？”

窦婴一口气说了这些话，有些气喘，他略作停顿，然后继续道：“先前上

林苑所议国是，皇上只宜速办，不能拖延犹豫。”

“那太尉的意思呢？”刘彻把目光转向田蚡。

田蚡眼睛转了几圈，捻胡须的动作也慢了下来，他虽然看不惯窦婴的沉稳和矜持，但是在确立儒学的主导地位上，他与窦婴并没有分歧。他很快揣摩出皇上的意思，缓缓说道：“如果微臣没有猜错，太皇太后一定对皇上目前的举措心存怨愤了。”

“太皇太后何足惧哉？”田蚡的话音刚落，赵绾站了起来，撩了撩袍袖，脸色因为情绪激动而涨得通红。

“太皇太后身历三朝，功在社稷……”赵绾尽量让自己说话的节奏慢一些，以便缓解因紧张产生的结巴，“然……然而，臣以为，太皇……太……太后毕竟春秋已高，自当……颐养天……天年，再说，还有太……后呢！皇上……皇上……”

赵绾说到这里，窦婴已经明白下面的意思了，他接过话茬道：“赵大人的意思，是不是皇上不必事事禀奏太皇太后？”

“然也！然也！”赵绾长出了一口气，用真诚的目光表达对窦婴的感谢。

此时窦婴的眼眶渐渐发热，眼前的赵绾，让他忆起了当年的自己。那时候，他就像赵绾现在这样年轻，这样热血澎湃。

窦婴觉得作为丞相，自己应当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态度，他高声道：“臣以为御史大夫所言甚是。以皇上的圣明，一定能够独立处理国政。再说，少奏事也是为太皇太后的身体考虑！”

“丞相说得好！”田蚡一下子就接过了话。其实，不仅仅是窦婴，田蚡又何曾不为赵绾的胆识和勇气所感动呢？当今皇上是自己的亲外甥，“有覆巢毁卵，而凤凰不翔，刳胎焚夭，碣麒麟不至”，皇上一旦有事，首先遭殃的一定是他。

无论从社稷还是家族的利益考虑，田蚡都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暧昧，他忽然生出了作为太尉应有的气魄和果断，“呼”的从座上站起来道：“臣也以为，皇上应该独掌国政，而不必……”话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住了，失声叫道：“皇上……殿后有人……”

就在同时，赵绾也看到一个身影在宣室殿窗外闪了一下就消失了，难道真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而偷听么？

这事顿时激怒了刘彻，他“嗖”地拔出宝剑，朝外面大喊道：“大胆！何人在外面……”

皇上的怒吼惊醒了在殿外打盹的包桑，他急忙跑进来，茫然地看着皇上

和诸位大臣。

“朕在此议事，何人在外走动？”刘彻怒视着包桑，厉声道。

“没有人啊！”

“你刚才在干什么？”

“奴才刚才……”

“说！否则，朕这一剑下去，取了你的性命！”

包桑“扑通”跪倒在地，哆嗦道：“皇……皇上……奴才在外边候着……时间长了，就……”

“说！”

“就打了个盹。忽然听见皇上传唤，就……就赶忙进殿伺候来了。奴才罪该万死，请皇上赎罪。”

“果真没有人么？”

“没有！”

“你先下去！再有任何疏忽，小心性命！”

“谢皇上，奴才再不敢了。”

看着包桑走出大殿，大臣们重新落座议事。大家都要求皇上独掌国政，这使刘彻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宽阔的额头泛着亮色，一双犀利的眸子辉映着绚烂、激情、坚毅的色彩。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窦婴、田蚡和赵绾的心头激起阵阵回音。

“诸位爱卿，朕刚从太皇太后那里回来时，心情的确沉重，但现在却好多了。传朕旨意，加快明堂的建设，明年十月，朕要在那主持诸侯朝觐大典。”

“遵旨！”

刘彻在三位大臣中间穿行，在窦婴面前站住了：“朕素闻申公为山东大儒，值此用人之际，丞相可速遣使者迎申公到京，朕要亲自问政于他。”

窦婴笑道：“臣早已派人去迎请了，只怕此刻已经在路上了！”

“老人家年已七秩，路途遥远，多有颠簸，丞相可想到了？”

“臣命少府寺派了安车，为了减轻颠簸，车轮上都裹了松软的蒲草。”

“申公乃当今大儒，丞相可曾想到马匹的选择？”

“行前臣亲自察看了，马匹均为驯良之骥。”

“先生高寿，饮食起居不可疏忽。”

“嗯，这个臣也想到了。先生乃鲁地人，届时就安排住在鲁王府。”

“好！丞相这件事情办得好！赵绾！”

“臣在！”

“你是申公弟子，接待的事就由你安排好了。朕要从自身做起，大兴尊贤惜才之风。”

刘彻顿时觉得窦婴这个丞相比卫绾做得好，他既不唯唯诺诺，又不矜持倨傲，很对自己的心思。他的思绪从求贤出发，迅速想到打通西域上来，遂把目光转向窦婴，说道：“朕要丞相选一出使西域的人才，可有了着落？”

窦婴忙答道：“已有了一个人选，此人名叫张骞，系光禄勋寺的一位骑郎，汉中人。自幼习武读书，深谙礼仪，儒雅恭谨，处事周密。臣曾多次‘考课’于他，他均对答如流。臣将皇上的旨意大略陈述于他时，他不但欣然愿往，而且还提出了不少可用之议。”

“这事不能拖得太久，至迟明年开春就要成行。等朕见过申公之后，朕要在未央宫前殿召见张骞，亲自过问西行之事。”

田蚡这时接话道：“臣已选好了三百人的随行队伍，这些日子都在加紧筹备，正等着皇上的召见呢！”

……

窦婴是最后一个离开宣室殿的。出了殿门，冷风迎面扑来，冬云漫漫，天色有些阴沉。远方的云际间，有一黑点正在盘旋，待到京城上空时，才发现那是一只苍鹰。它硕大的翅膀，沉稳而又潇洒地划过长空。窦婴很久没有在长安看到鹰了，它搏击风云的雄姿让窦婴有了激情重燃的感觉。

是的，自古战斗并不仅限于战场上排兵布阵，精神的厮杀比驰马疆场，不知要艰难多少！

半个月后，申公就来到了京城。他刚刚住下，刘彻就在赵绾的陪同下，到鲁王府向他问政来了。

在鲁王府迎接皇上的除了王府府令，还有随申公一同前来的两名弟子。

赵绾先道："皇上驾到，快请老师出来迎接圣驾。"

两位弟子有些为难："老师用过午膳，刚刚睡下。"

赵绾不耐烦道："烦请二位务必要叫醒老师，就说皇上到了。"

两位弟子面有难色，赵绾的脸上便露出不悦，他虽然知道申公有睡觉时不许打扰的习惯，可眼前来的可是当今皇上。他可以怠慢任何人，可不能怠慢皇上啊！

倒是刘彻听了赵绾的问话，很大度地笑道："先生春秋已高，未免倦怠，朕就到客厅等候吧！"

两位弟子如释重负，急忙迎皇上到了鲁王府客厅，小心谨慎地在一旁伺候。君臣坐了约半个时辰，刘彻就坐不住了，他对赵绾说道："先生正睡得好，看样子一时半会也不会醒，你们就陪朕到府中各处看看吧。"

"诺！"

于是大家就陪着刘彻顺着厅外的长廊一路走来，先看了鲁王的议事室，虽然陈列规整豪华，打扫得也还干净，但显然许久没有人在这里议事了。

看完议事室，他们又参观了书房。虽然不能与皇家藏书相比，却也收藏颇丰，看着一卷卷竹简蒙着的灰尘，刘彻不禁感叹时世的浮云苍狗。

自从父皇驾崩后，他已经许久没有看到这位皇兄了，而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依稀记得，那时候鲁王就表现出皇家弟子少有的寡言和木讷。

这位皇兄虽然生活上奢侈放纵了一些，却也不似其他的皇兄那样荒诞不经，弄得民怨沸腾。朝廷颁布了禁养苑马的诏书后，他就带头把林苑退还给了百姓。这次之所以将申公安排在鲁王府，也是因为他也曾向申公研习《诗经》的缘故。

不管怎样，只要他们不觊觎帝位，刘彻都能以宽容和大度对待他们。想到这里，他就不禁批评起府令的失职来，说他没有及时地将这些书籍拿出去晾晒和打扫。

从书房出来，前面是一片竹林，林旁是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从这里过去，经过一道门，就是王府的后花园。刘彻正要前往，就见申公的两位弟子急忙地跑来了。他们说老师醒了，正在客厅迎接圣驾呢！赵绾在心中估摸了一下，皇上至少在鲁王府等了一个时辰。

刘彻来到客厅，申公颤巍巍地俯下身体，口齿不清地说道："臣恭迎皇上。"刘彻急忙上前搀扶，申公竟然喘着气动了几次都站不起来。赵绾见

状，忙同皇上一起用力才将申公扶到座上。刘彻很关切地询问了老人家一路上的生活，申公耳聋，常常答非所问。

刘彻问道："先生一路可好？"

申公迟疑了片刻，才答道："皇上，臣起得不早，让皇上久等了，臣罪该万死。"

刘彻又道："先生辛苦了。"

申公又迟疑了片刻，答道："不走了！不走了！臣以垂老之躯受到皇上恩宠，当为皇上效力，还能走到哪里去呢？"

刘彻望着赵绾，笑了笑，又问道："朕欲求治乱之道，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话太长，申公一时无法猜度皇上的意思，又不敢多问，干脆闭目不语，弄得赵绾十分尴尬。他急忙移坐到老师身边，对着申公的耳朵大声传达皇上的意思。

申公看着赵绾，疑惑道："你说什么？"

"皇上问您治乱之道呢？"赵绾有些不耐烦。

刘彻摆了摆手说道："荀子曰，人不可以无师。你不可以对老师无礼，让老人家想想。"

两人等了一会，申公总算猜着了皇上的大体意思，转脸问赵绾道："你是说皇上在问治乱之道么？"

"然也！"

申公点了点头，又闭目思考了一会儿，才回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赵绾担心老师口齿不清，皇上没有听明白，又转述了一遍说道："皇上！老师的意思是，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则可！"

刘彻有点失望道："先生的意思朕已经听明白了。话倒是不错，只是太简单了。像这样的问题，司马相如洋洋千言，犹不能尽；董仲舒条分缕析，如庖丁解牛，先生怎么就用一句话就打发了呢？"

的确，对听惯了太傅们的滔滔不绝，又长期与贤良们多有辞赋唱和的刘彻来说，申公的回答不仅简单，而且还十分枯燥。

刘彻正和赵绾说着话，耳边却传来"呼呼"的鼾声，他们抬头看去，只见申公竟酣然入睡了。

对申公的访问让刘彻有些失望，他原以为这位闻名宇内的大儒一定会如董仲舒那样博闻强记，滔滔不绝，孰料他竟如此老迈昏聩。刘彻等人失望地出了鲁王府，却见窦婴的车驾停在府外。见皇上出来，窦婴立即下车，紧步来到刘彻面前，深行大礼道："臣不知皇上探问申公，姗姗来迟，还请皇上恕罪。"

"丞相不必自责，朕只要赵绾陪同即可，丞相何罪之有？"

赵绾忙上前谢罪道："都是臣办事不力，劳皇上移动圣驾。"

窦婴问道："怎么？不顺利么？"

赵绾不说话，只是叹气。

临上车时，刘彻回头对窦婴说道："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通过向申公问政，朕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我朝在用人上要大力提拔年轻人。官员到了一定年纪，就应该颐养天年了。"

窦婴又问道："那怎么对待申公呢？"

"既然是我们安车蒲轮请来的，总不能让他又回到鲁国去，就赏他一个中大夫吧！关于建明堂的事，你们还是要多向他请教。"

"对了！说到重用年轻人，朕倒想起一件事情。那个韩嫣办事干练，近来又为朕找回了阿姐，太后也有奖掖的意思，朕看就擢升他为上大夫吧！明日早朝时与申公的封赐一并宣布好了。"刘彻说罢，就上了车。

窦婴虽然对韩嫣颇有微词，但皇上根本就没有征询他的意见，他也不好说什么……

椒房殿女御长春芳推开窗户，望着外边纷纷扬扬的雪花，"啊"地叫了一声，那喜悦就涌上了眉梢。大院里的松树上、木槿上都缀满了洁白的雪花，风一吹，悠悠飘落到地上。

站在宫院墙角那株腊梅，腊蒂满枝，疏影摇曳，暗香浮动，其中一支新发的枝条上，缀着三五初开的花朵，在众多含苞待放的花蕾簇拥下，披着飞雪，直伸到窗前。

春芳微闭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便沉浸在如饮甘醇般的陶醉中了。她吩咐宫娥和黄门们给火盆添加木炭，不一刻大殿里就暖意融融了。

春芳又吩咐他们把殿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只留下院里的雪没有动。女儿家心肠软，觉着这雪为水时至清至澈，为云时不染尘埃，如今来到人间，也是素衣玉颜，污了岂不负了上苍的一片美意？

她怀着这样的心绪来到阿娇的帷帐前，轻语启奏道："娘娘，今儿外面下

雪了。”

阿娇睁开惺忪的睡眼，有些慵懒地说道：“下雪有什么奇怪的？这长安城中哪一年不下雪？”春芳于是就再不言语，只是伺候在一旁，听从皇后的吩咐。

长期在皇后身边，她熟悉皇后喜怒无常的性格。她知道皇后的这种性格是与她从小的娇生惯养和皇上长期的冷落是分不开的，她有时在内心也同情这个雍容华贵的女人，觉得她反而不及那些庄户院中的女人活得畅快。

宫娥们在这时候都是勤快而小心的，她们迅速为皇后穿衣梳洗，敷粉施丹，轻扫蛾眉，佩戴首饰。

这些事前后用去了大约半个时辰，皇后终于掀开帷帐，走到大厅里来了。早已伺候在一旁的两位宫娥，一位捧着漱口的汤盏，一位捧着药汤走上前来。春芳禀奏道：“这是昨日太医开的新药，刚刚煎好，请娘娘趁热服了。”

“这是第几剂了？”

“大概有几十剂了。”

“本宫都快成药罐子了。”阿娇眉头凝成一个结，“怎么总没有一个结果呢？大概是本宫注定怀不了龙种。这药本宫闻一闻都恶心，算了，不喝了，不喝了！”

春芳从宫娥手中接过药汤，双膝跪地劝道：“娘娘！太医说从这一剂开始，又添了几味新药，都是补气促孕的。为了娘娘，也为了太主，就请娘娘服了这药吧！”

阿娇的心上下悸动着，春芳说得对，良药再苦，也苦不过怀不上龙种被废的那种结局吧？这褐色的药汁系着她母亲，也系着陈家的命运！

阿娇最终听从了春芳的劝告，接过药汤，紧闭双目饮了下去。宫娥立即将漱口的汤盏递了上去，阿娇漱着口，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但愿这药能让本宫怀上个儿子。

春芳轻轻地为阿娇抚背，直到她呼吸平缓了才扶着她前去看雪。

她轻移莲步来到了窗前，初始，她的确为这雪的皎洁、清纯、晶莹而在眉宇间掠过短暂的欢快，她甚至浪漫地想过要请那个司马相如来做一篇雪赋，让乐师谱成曲子吟唱。但这种心境并没有持续多久，她的蛾眉又紧蹙在一起，显出一缕淡淡的惆怅。

“唉！这雪虽说是分外的洁净，可毕竟颜色太单调了，少了春花的艳

丽。”她觉得这单调的颜色有如自己单调的宫廷生活，一样令人压抑，“天晴的时候，本宫还可以到花园中去看看。可在这样的日子，本宫不是更加无聊了么？”

春芳知道，根本不是这雪惹皇后不快，而是皇上。他昨晚又没有到椒房殿来，让皇后寂寞地等了一夜。

这时候，有几只觅食的家雀“叽叽喳喳”在窗外叫个不停，这叫声使春芳忽然找到了一个排解皇后惆怅的妙法。她小心地，带着试探的口气问道：“娘娘，奴婢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干什么？”阿娇瞥了春芳一眼。

“娘娘！奴婢在乡间时，每遇到这样的日子，也无聊得很。不过那时我们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拿蒲萝捉家雀玩，挺有意思的。”

“真的好玩么？”

“奴婢怎敢欺骗娘娘呢？”

“那就玩玩看！”

“诺！”春芳笑盈盈地应道。

过了一会儿，宫娥们就找来了绳子、蒲萝和谷粒。春芳灵巧地把绳子系在蒲萝上，然后轻轻地从窗口拉进来，她又用木棍支起蒲萝，在下面撒了些谷粒。然后，蹑手蹑脚地回到殿内，守在窗口静静地等候着。

不一会儿，就有一只家雀出来觅食。它警惕地四下张望，确定没有威胁，才跳进蒲萝，贪婪地啄食谷粒。宫娥们第一次玩这种游戏，个个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瞧着，有按捺不住性子就要伸手去拉绳子的，都被春芳制止了，她说一定要等家雀吃得入神时才好下手。

大家于是又静下心来等，直到那家雀把谷粒吃了一半的时候，春芳做了个手势，一名宫娥立时拉动绳子，只听“扑”的一声，家雀就被扣在了蒲萝下面。

可怜的雀儿受了惊吓，“叽叽喳喳”的在蒲萝下面扇着翅膀寻找出路，宫娥们一阵欢呼，叫道：“娘娘！抓住了！抓住了！”

阿娇受到大家情绪的感染，少女的情怀再度爬上心头，她被大家簇拥着来到院内。春芳拨开积雪，纤纤细手伸进蒲萝，晕头转向的雀儿一下子就跳上了春芳的掌心。宫娥们很快找来一条橘黄色的丝线，拴住了雀儿肉红色的爪子，捧给皇后。

雀儿被阿娇的手托着，惊恐地跳着。阿娇捋着雀儿褐色的羽毛，在它的脖颈处就停下了，哼道：“还想跑么？本宫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阿娇从喉咙深处发出阴冷的笑声："你这可恶的家伙，也有落到本宫手里的时候？哼！你去死吧！"她忽然举起鸟儿，狠狠地朝地上摔去。

雀儿的哀鸣非但没有引起阿娇的恻隐，反而激起她更大的愤怒，口里骂道："让你跑！让你跑！"她接连又摔了几次，雀儿终于气绝，躺在地上不动了。见此，阿娇忽然转身厉声喊道："看什么看，你们还不快把那讨厌的东西扔出去？"

春芳吃惊地望着皇后扭曲的脸，觉得往日看上去年轻漂亮的皇后原来是这样一个丑陋的女人。这是一场多么无趣而又恐怖的游戏，那惨烈的一幕与皇后的冷酷阴影一样地笼罩在春芳、宫娥和黄门们的心上。大家出出进进都提着一颗心，生怕惹恼了皇后而招来杀身之祸。

果然，雀儿的死还没有让阿娇消气，不一会儿，她又传宫娥进殿，骂道："你等是不是在心里怨恨本宫呢？这半天，累得本宫口焦唇燥的，竟然没有人上一杯茶来？"

一名宫娥忙去沏了茶水，捧过头顶，战战兢兢道："请娘娘用茶。"

阿娇接过茶水，用舌尖舔了舔，"咝"的吸一口气，就将茶水朝宫娥泼去，大叫道："你这是要烫死本宫么？来人！"

椒房殿黄门应声进来，一个个垂手而立。

"把这贱人拖下去，重笞二十。"

"诺！"

黄门正要离去，阿娇又在身后喊道："扒掉她的鞋，让她赤脚站着。"

接着，殿外就传来宫娥求饶的哭喊声，阿娇听了哼哼地笑出了声，但随之而来的一句话让一旁的宫娥们冷到了骨头里，因为有几个胆小的宫娥哭出了声。

"哭什么哭？你们是要诅咒本宫么？春芳，让她们掌嘴。"

宫娥们于是站成两排，互相抽打对方的脸，不一刻，每人脸上都是一道道的红印。这时候，行刑的黄门惊慌失措地跑进来叫道："娘娘！娘娘！不好了，那个宫娥死了。"

"啊！"阿娇先是吃了一惊，但很快就平静了。

"这么不经打啊！"她咬着牙，忽然提高了声音道，"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否则要你们一个个地下做鬼。听见了么？"

"听见了。"

“滚下去！”

……

这一天，阿娇就这样哭哭笑笑，直到过了午时，才昏昏睡去，椒房殿这才安静下来。

宫娥们围着春芳低声哭泣，都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出头之日，倒不如死了痛快。春芳轻轻地抚摸宫娥们红肿的脸庞，无奈地摇了摇头。

唉！命运为何如此的折磨人呢？论起年龄，皇后和她们不相上下，倘若在父母身边，她们哪个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呢？只因为她们出生在茅屋草舍，就该如此卑贱、任人宰割吗？可春芳只是女御长，她就是怎样同情她们也无济于事。

她只有想着法儿安慰她们，说世事如此，只能认命忍耐，千万不能有轻生的念头。在这幽深的宫苑里，死一个宫娥，就跟死一个雀儿，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上苍有眼，有一天被皇上看上了，也许会有转机……

傍晚时分，雪住了，云稀了，从西边天际露出一缕晚霞。椒房殿詹事忽然从殿外复道口匆匆忙忙下来，对春芳说皇上驾到了。话音未落，就听见长长的传信声：“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这声音不免让阿娇心慌意乱，她急忙更衣梳妆，刚刚收拾妥当，刘彻就已踏进了殿门。

“臣妾恭迎圣驾。”

“平身！”

“谢皇上！”

刘彻回头看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包桑道：“你先回去，朕今晚就住在椒房殿了。”

“诺！”包桑愉快地答道。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听到皇上这样说了。

“警跸留下，其他人跟咱家回宫去。”他尖细的嗓音在殿门外响起。

最高兴的人还要数春芳。是啊！皇上虽然是九五之尊，可在夫妻感情上，其实也与普通人无异。她相信皇上的到来一定会让皇后心中的冰雪化为春水，她愉快地传话到御膳坊，为皇上准备酒菜，又吩咐宫娥和黄门为炭盆和暖墙加了火，把个椒房殿烘得暖融融的。

刘彻今天心情不错，他亲切地询问了阿娇的情况，谈起童年时追打嬉戏

的趣事，逗得阿娇掩口直笑。这难得的场面让春芳暗暗惊异，皇上已是一位日见成熟的男人了。他青春的眸子里退去了少年的稚气而多了男子汉的沉稳，他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长出了浅浅的胡须……

春芳突然发现自己走神了，她的脸颊不禁有些发烧，更有些后怕，倘若让皇后发现了，她还有命么？好在御膳坊的酒菜送来了，春芳用麻利地手脚掩饰了慌乱的内心……

刘彻的到来让阿娇的青春活力和温顺迅速苏醒过来，她苍白的脸色再度泛起红润的光泽；干涩的眼睛现在也水汪汪地闪烁着温柔和多情；她烦躁多日的情绪现在被皇上的言语撩拨得春心荡漾。在宫娥们伺候她洗了浸着玫瑰花的热水浴后，她整个肌肤都透着凝脂一样的雪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诱人的芬芳。

阿娇被宫娥们扶上了榻床，她们很熟练很老到地在皇后的身下垫了绢巾。春芳隔着薄如蝉翼的帷帐望去，从皇后下体溢出晶亮的春泉，顷刻间在绢巾上绘出湿润的图案。这时候，另一批宫娥搀扶着沐浴后的刘彻入帐来了，当她们缓缓褪下他肩头的浴巾时，他雄健的身躯，迅速地刺激着阿娇焦渴的神经，她丰盈的乳房与细腻平滑的腹部构成静动交合的曲线……

这是生命媾和的圣典。

春芳和宫娥们轻轻地合了帷帐，退到外间的暖阁里等待皇上和皇后的传唤。

皇上如初升的太阳那样喷薄，他的激情如高山瀑布那般跌宕，他对女人的欲念如烈火般炽热。他浊重有力的喘息，皇后如梦如幻的呻吟；他征服一切的冲刺，皇后如醉如痴的呓语；他如流如注的喷发，皇后如癫如狂的尖叫，演奏着人性最美最激越的咏叹。那一个个诠释男女情感的音符让宫娥们心旌摇荡，她们都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也许这一夜，就能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当这乐章一步步地走向高潮的时候，却从帷帐里传来皇上愤怒的斥责声。

“放肆！你要破坏朕的兴致么？”

“皇上不能小点声，外面有人呢！”

“是你不识时务，坏了朕的兴致！”

“臣妾身为皇后，为母亲求点公田有何不可？”

“先帝在世时，太主就广占公田。朕登基以来，屡有赏赐，至今少说也有近千顷了，如此贪得无厌，朕还怎么整顿朝纲？还怎么推行新制？”

“皇上喊什么喊，难道皇上忘了当初？如果没有母亲，皇上做得了太子么？皇上当初做不了太子，能有今天么？”

“你这是在要挟朕么？朕继承的是大汉江山，非太主私财。来人！”

这是怎么了，刚还云里水里的，怎么就闹翻了？春芳心里打着鼓，隔着帷帐答道：“奴婢在！”

刘彻几乎是声嘶力竭地怒吼：“轿舆伺候，朕要回未央宫！”

春芳慌了，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急忙传来椒房殿詹事……

刘彻回到未央宫，直到黎明前才昏昏睡去。等他醒来时，包桑早已在旁边伺候了。

“现在何时了？”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胳膊问道。

“已是巳时了，大臣们在塾门等了两个时辰。”

刘彻“呀”的一声坐了起来，悔道：“朕睡过头了，都是那个可恶的阿娇。”他顿了顿便问道，“大臣们有什么事情么？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就代朕宣布散朝吧！”

“皇上！这……”

“这什么？你没看见朕昨夜睡得迟么？就这样，速去传朕旨意。”

“诺！”包桑怀着复杂的心情出了温室殿，向前殿奔去。

这是刘彻登基以来第一次误了早朝，窦婴和田蚡大惑不解。窦婴改变了回府的打算，转身就朝着温室殿走去。包桑远远地瞧见窦婴，急忙上前迎道：“丞相大人怎么还没回府？”

窦婴一脸严肃：“皇上梳洗过了么？”

“已经用过早膳，现在正在殿内看书呢！”

“皇上昨夜睡得好么？”

“唉！大人有所不知，皇上昨夜先是睡在椒房殿，可不知为什么三更时分又回到温室殿，直到黎明时才睡着。”

窦婴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那位不懂事的外甥女惹恼了皇上。可即便如此，皇上也没有理由不上朝啊！皇上虽说年轻，也决不能置社稷不顾而放纵自己啊！想到这里，窦婴对包桑道：“烦劳公公通传，就说窦婴有事求见。”

包桑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对窦婴说道：“皇上请大人回府。”

“烦请公公再去通传，就说窦婴一定要面见皇上。”

包桑面露难色，看到窦婴不肯离去，只好再去禀奏。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了。他来到窦婴面前，小声说道：“丞相还是回去吧！皇上发脾气了。”

包桑没有想到，窦婴听了这话，非但没有离去的意思，反而就在雪地上跪倒了，大声说道：“皇上今日不见，我就一直在这儿跪下去。”

包桑急忙上前搀扶：“丞相使不得，丞相若冻坏了身体，咱家担待不起啊！”

窦婴不再理会包桑，目光直视殿门，仿佛铁铸一般。包桑见此就慌了神，转身就朝殿内跑去。

大约过了一刻时间，殿门口终于传来包桑尖细的声音：“皇上有旨，窦婴觐见。”

窦婴从地上站起来时，顿觉两膝僵硬，整条腿都凉飕飕的。

现在，刘彻的身影已进入了窦婴的视线，他看上去有些疲倦和苍白，虽然手中捧着一卷竹简，但游离的目光表明他的心思并没有在书上。

“臣窦婴参见皇上！”

刘彻抬眼望了望窦婴，吩咐赐座。窦婴却坚持站着说话：“昨天傍晚虽说雪停了，可到后半夜又飘起了漫天大雪。但为了赴早朝，众位大臣寅时起身，卯时到朝，冒着寒冷在塾门等了足有两个时辰，而皇上一句话没说就散了朝，臣以为此举不妥。”

刘彻脸上有些不自在，放下竹简道：“难道包桑没有告诉丞相，朕今日有些不适？”

“既是不适，就该由总管早些告知臣下，为何要大家等到巳时呢？”

刘彻脸上露出不悦：“丞相这是在指责朕么？”

“臣岂敢指责皇上。”窦婴虽然低下了头，但说出的话却是掷地有声，“臣记得荀子说过，‘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皇上身负重任，自当为臣下做出表率。秦皇当年治理国政，每日要阅批一百二十石奏章，决不留待明日。今皇上……”

刘彻脸上开始发热，继之涨红，为自己行为辩解的话语中分明夹带了恼怒：“什么不敢？丞相刚才的一番话，不是在指责朕懈怠么？丞相不必再说了，朕念及丞相曾做过太傅，不治你的罪也就罢了，还不退下？”

窦婴似乎没有听见刘彻的呵斥，更不顾包桑在一旁暗使眼色，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慷慨陈词道：“皇上要治臣的罪，不过是一句话。但臣听说在先王那里，‘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今皇上国事未兴而先冷了臣下的心，臣恐大汉社稷危矣。”

“危言耸听！”

“皇上！臣当年为大汉社稷而不惜获罪于太皇太后，以致罢黜回乡。臣今冒死进谏，也是为了大汉社稷，皇上纵然杀了臣，臣也得劝谏陛下。自陛下大兴尊儒以来，妇孺皆言修身齐家。陛下若不能率先垂范，何以服天下人？”

窦婴如此犯颜直谏，刘彻在一旁听着，起先十分恼火，但听着听着，怒火就渐渐退去了，他为自己的失信而生出了惭愧。他来到窦婴面前，诚恳地说道：“丞相忠肝义胆，光明磊落，朕受教也。”

包桑此刻趁机奏道：“皇上，司马相如已来到京城了。”刘彻大喜过望，忙宣他进殿。

等候在塾门的司马相如听到皇上的传唤，脸上增添了许多肃然。

司马道不算很长，但司马相如却从睢阳一直走到今天。景帝在世的时候，他本希望到长安一展宏图，无奈皇上不好辞赋，他只有怀着怏怏的心情到了睢阳。

睢阳虽是王都，但在那里时却是他心境最复杂的一段时光。梁王刘武不但精于武功，而且长于辞赋。他广揽贤良文士，这让司马相如常怀着知遇的感动。但待得久了，他见梁王对储君之位过于热心，肆意扩展梁都，就渐渐生出担忧之心。

梁王薨后，他怀着从此高山流水无知音的伤感回到了家乡成都，生活很快就陷入窘境。他不得不感谢朋友临邛令王吉的周济，尽管他从心底瞧不起他的庸俗和浅薄。可王吉却不计较这些，不是他的胸怀宽广，而是司马相如的名声太大了，这让王吉的脸上徒添了许多光彩。

这一天，王吉又登门拜访了：“有个人想见先生，不知先生可愿见否？”

“在下新回故里，家徒四壁，何人如此青睐？”司马相如一边将王吉让进客室，一边问道。

王吉听此，脸上就不免露出几分得意，笑道：“卓王孙其人，先生可知否？”

司马相如摇了摇头。

王吉顿时睁大眼睛，疑惑的目光反复在他身上打量。他唏嘘不已，为司

马相如的孤陋寡闻而遗憾："天哪！先生不识卓王孙？他可是临邛的首富哦！攀上他，先生何须如此窘迫不堪？"

司马相如有些不以为然地笑了："在下多年游于长安、睢阳，每日与王公贵胄饮宴作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区区卓王孙，何堪入眼？"

王吉的脸色就有些不自然了，不耐烦地问道："先生就说见不见？"

"不见！不见！"司马相如说罢，自顾抚琴去了，将王吉晾在一边。

此后一连三天，司马相如都是一口回绝。到了第四天，他终于架不住王吉的纠缠，勉强跟着他到了卓王孙的府第。

他没有想到，那场酒醉后的即兴抚琴竟让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心旌摇荡，坠入爱河。

一曲弹罢，酒在血液中燃烧，司马相如不禁有些燥热。他走出了人头攒动的客厅，找了一处僻静的柳荫散热。

什么是寂寞呢？寂寞就是没有人读得懂你的雅韵高蹈。司马相如发现，在他埋头弄弦的时候，招来的目光何其迥异。或盲若瞽者，或茫若聋者，或心有旁骛，或面露不屑。就连那个王吉，也是脑满肠肥，附庸风雅，说几句赞美的话也是文不对题，究竟有几人从那曼妙雅曲中听到了他的惆怅和彷徨呢？

面对月光，他仰天长叹："子期去矣，伯牙独鸣，知音何在？我也应断了这弦吧！"

"知音在，弦未断，莫负听琴人。"从花影间传来绵绵细语，打断了司马相如的思绪。

朦胧中只见一位窈窕佳人，高髻云鬓，桃腮柳眉，亭亭玉立。她如静夜春风，让司马相如的酒醒了大半。正痴呆间，女子却柔声细语地说话了："适才妾身一直在帐后聆听先生高音。思杳杳而无际，情缱绻而泪潸。妾身冒昧，解先生之心绪，浩然中透出惆怅。"

互通姓名，司马相如十分吃惊，庸俗势利的卓王孙竟然有如此一位精通音律，貌美若仙的女儿。她不但心随曲行，而且读透了他的苦闷。当晚，两人遂于月下倾心，谈辞论赋，相悦甚欢。

卓文君道："妾身丧夫孀居，寂寞长夜，独守孤灯。今遇先生，风流倜傥。若蒙不弃，愿以身相许。"

这番话又让司马相如惊叹世间竟有如此敢爱敢恨的女子，正合了自己潇洒飘逸、不拘一格的性格。

但他是清醒的。以目前的境况，他能给卓文君带来什么呢？卓王孙怎能

容许卓文君嫁给他这样空有一腹学问，而又穷困潦倒的人呢？

卓文君真是一位奇女子，对司马相如的倾慕使她不顾父亲的反对而选择了私奔。

卓王孙虽然是逐利之徒，但他怎能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呢？他虽然有家财万贯，却不愿意分给卓文君一钱，这让司马相如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卓文君矢志不渝地与自己厮守，他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呢？司马相如一怒之下卖掉了从睢阳带回来的车骑，购了一间酒舍，干脆让卓文君当垆卖酒，而他则为人佣工……

他没有想到，他的《子虚赋》竟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如今重回旧地，司马相如感慨万千。如果不是朋友的引荐，凭着卓王孙后来回心转意馈赠的数百万资财，他的后半生也许就会在衣食无忧中消磨掉了。

现在，他猜不出皇上是怎样的风采，更不知道皇上召见他是出于对文士们的看重还是故作礼贤的姿态。当他走进未央宫前殿的时候，步子不免有些踯躅，直到刘彻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的思绪仍在飘浮不定中。

“臣司马相如叩见陛下！”

皇上是否对他下了“平身”的旨意，他似乎听见了，又似乎没有听见。等他抬起头的时候，气度不凡的皇上已经走下丹墀，扶起了他。

“爱卿的《子虚赋》，朕读了。”

司马相如很惊愕，皇上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看他的文章。

“文采泱泱。”刘彻又说了一句。

听到这话，他顿时有了一见如故的亲切和温暖，昔日遭遇的冷落，一路上的担心顷刻间淡若渺云了。

“朕虽尚武，然辞赋朕亦爱之。爱卿可否为朕作一篇《子虚》一样的赋呢？”

司马相如越发激动道：“那是臣言诸侯的文章，不足为奇。请允许臣为陛下作一篇游猎之赋。”

刘彻暗自高兴，问道：“爱卿要几日可成？”

“不必！倚马可待！”

“果真么？莫非爱卿戏言耳？”

“如妄言，臣愿当殿领罪！”

天下果然有倚马千言的文士，这岂不是社稷之福么？刘彻忽发奇想，何不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来看看呢？于是他立刻下令，不一刻，大臣们便匆匆赶来了。

窦婴见皇上匆匆宣召，只是为了一个书生，便心中暗忖，皇上真的还是个孩子，说风便是雨。自己自幼治儒学经典，不可谓不思绪敏锐，也不曾有出口成章的经历，这巴蜀士子竟然当着皇上的面口出大言。而皇上如此张扬，又不免有些小题大做。

正要说话，却见皇上身边的黄门铺开竹简，调好漆墨。司马相如当着朝廷大吏，没有丝毫的胆怯和畏缩，他略思片刻，那淋漓的翰墨便落下了。

司马相如写着，官员们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时不时用眼神传递着各自的感觉。

随着情感的波澜迭起，司马相如手中的笔时而舒缓如淙，时而疾行如瀑，到后来，他越写越快。那一行行蝇头小隶，仿佛滔滔江水，直朝眼底奔来。

围观的大臣们暗暗惊叹，始知天下果有文思泉涌的才俊。田蚡瞪着一双小眼，感到不可思议；赵绾回想起贤良策对，觉得那曾经让皇上击节赞叹的董仲舒都黯然失色了。

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读起来，自有不同的感觉。窦婴默诵着司马相如的华章，却从中捕捉到了批评皇上过于铺张的讽喻意味。仅这一点，他就对司马相如有了几分喜欢，心想皇上身边就应该多些这样的忠谏之士。窦婴侧目看了看陶醉在绮丽文采中的刘彻，悄悄点了点头，曲折表达了对司马相如的赞许。

这一切，司马相如都浑然不觉，他此刻的心神都沉浸在情的飞流，文的奔涌，思的激荡，神的驰骋中去了。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才发觉大家用惊异的目光在打量着自己。他连忙站起来道：“诸位大人在此，在下献丑了。”之后，他转身对刘彻奏道，“臣已将《游猎赋》草成，请皇上御览。”

因墨迹未干，刘彻只有边走边看，及至浏览一遍，他便可以举目成诵了。

“爱卿文中所言之子虚先生，乌有先生、无是公，皆何方人氏？”

“启奏陛下！‘子虚者’虚言之谓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亡是人也。臣的文章，是虚借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起卒章归之节俭，因以讽谏。”

“妙文！妙文！”窦婴情不自禁地带头击节。

赵绾也道：“先生果然信笔千言，倚马可待啊！”

田蚡虽然没有太过褒扬，心中却觉得司马相如的文章给他留下了繁花纷飞的感觉。

刘彻更是喜不自胜道：“爱卿果真才情并茂。朕就拜你为郎，早晚随在朕的身边吧！”

要说，这郎官既不授印，亦不赐绶，是地道的散官。但因为刘彻将司马相如留在身边，他的身份无形中就提高了许多。

第九章

张骞持节使西域 汉皇探心宴刘安

这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的早春。

三百多人的队伍走过横桥，踏上了曾经辉煌瑰丽、宫观相望，如今洗尽铅华、素面朝天的咸阳北原。张骞勒住马头望去，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有驰道两旁亭亭如盖的松柏，只有当年焚为灰烬的残垣断壁，长安早已隐没在苍茫的雾霭中了。

这个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第一次担负了如此庄严的使命。前路茫茫，关山重重，西域对他来说，还只是文字上的只言片语。他无法知道，从此西去，何时才能再回长安。不过万千眷顾，终究抵不过雄心万里。既然做了这样的选择，他就没有理由再儿女情长，只有义无反顾地前进。

一团火焰在天地间跃动——就在两个时辰前的送别仪式上，皇上把狩猎乘坐的红鬃马赐给了他。仪式宏大隆重，横门外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庞大的仪仗簇拥着皇上登上了检阅台。丞相来了，太尉来了，他们分别坐在皇上的两侧。在京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一个个冠冕高耸，朝服肃整，排列在台下。

张□率领着羽林卫沿着横桥部署，岗哨一直排到横桥北面。

这场面让张骞强烈感受到凿空西域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也带给他从未有过的荣耀，更使他知道自己肩上的使命。他知道，以自己的官爵和地位，是没有资格享受如此庞大的送行仪式的，皇上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他怀中的汉节，那代表着大汉的威严，象征着皇上远播四海的恩

泽，宣示着天子和谐万邦的胸襟。

虽然论起来皇上比他还要小，但皇上目光高远，早在八荒九域之外。因此，当他带着三百人的使团出现在皇上面前时，那从昨夜就辗转反侧的兴奋迅速被诚惶诚恐取代。

大约在辰时三刻，主持送行仪式的典属国宣达了朝廷任命张骞的诏书。他在鼓乐响起之后，登上检阅台，向皇上行辞别大礼，然后从典属国手中接过青绿的、缀了鲜红旌毛的汉节。

待他稍稍稳定情绪，就见皇上迈着铿锵的步伐朝他走来了。在皇上身后，未央宫卫尉牵着皇上的坐骑——红鬃马。

“此去道远任重，朕将此马赐予张卿，希望它能保护张卿早到西域！”

他并不知道皇上曾向韩安国赠送过虎头鞶，因此，当从皇上手里接过马缰时，他对凿空西域的分量又有了更深一层理解。他正想着，皇上洪亮的声音就在耳际响起：“你等均是朕挑选出来的勇士，朕寄予厚望。待他日归来，朕要论功行赏！”

……

早春的风吹动着汉节上的红缨，摩挲着张骞的脸颊，一种温暖的感觉在血液中流淌、弥漫、扩散。

故乡汉中，塑造了张骞铁马金戈、百折不挠的性格。那里曾留下了太祖高皇帝临风高歌的潇洒风流，也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动人佳话，还留下了韩信临危受命的拜将台。

童年的张骞，常常躺在祖父的怀中，听着那些动人的故事进入梦乡。他很感谢祖父，除了教他做人的道理，还把《山海经》《尚书》等典籍拿给他看，这让他的眼界渐渐地从脚下移到对外面事物的向往。

天高云淡的日子，他喜欢独自一人坐在家后面的山坡上，望着绵延不绝的大山和滔滔远去的河水，想象着京都的繁华锦绣，九州的广袤无垠。他憧憬有一天自己会骑上战马，像韩信一样指挥千军万马，纵横千里。

他的这种信念，随着年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

终于在一个夜阑人静的夜晚，刚刚步入青年的张骞告诉祖父，他要响应朝廷的招募，到长安去，像先辈那样为大汉建功立业。

祖父笑了，他为孙儿置办骏马、鞍鞯、宝剑，送他到郡里参加招募比武，他知道眼前这个还显稚嫩的年轻人终究会有一天做出足以告慰张氏祖宗的大事来。

才俊云集的京都给予张骞的就是做了光禄勋寺的侍卫郎，虽然官阶和秩

禄都不高，可每日沐浴着皇上的恩泽，感受着皇上的威仪，护卫着皇上的安全。只要他恪尽职守，迟早也会进入两千石的行列。

但是，张骞那颗躁动的心却总是越过城墙，飞到遥远的边境。李广将军的传奇故事常常让他热血沸腾，梦里赴关山，飞雪被铁衣，他醒来就不能安睡。他时常披衣望月，反躬自问：大丈夫当如飞将军，岂可安于锦绣！

在皇上招募使者的诏书颁布后，张骞欣喜若狂，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应了募。过去，他只能远远地望着皇上，而这次应募使他能站在未央宫前殿与皇上直接对话。

又一夜未眠的刘彻没有丝毫倦意，他匆忙地上了早朝，将在此刻启动“凿空西域”的宏图大略。他犀利的目光环视站在阶下的大臣们，高声问道：“张骞何在？”

包桑立即跟着余音喊道：“皇上有旨，宣张骞进殿。”

伴着黄门依次的传唤，张骞进殿了。他英姿勃勃的身影，他雄健有力的足音，他真诚敏锐的目光，立即给刘彻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去路途遥远，吉凶未卜，你可知否？”

“回皇上！臣深知此去关山万里，征途艰险，但臣更知圣命如天。纵臣身死国外，葬骨青山，也决不负皇上嘱托。”

“朕素知匈奴虎狼之性，倘若你被扣为虏，将何以处之？”

“臣生为大汉臣，死亦为大汉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匈奴可取臣首，然不可屈臣节。”

“你身负凿空西域重任，劳苦功高，朕当照顾好你的家人。”

“陛下！臣离开汉中时，曾对祖父言，大丈夫功业未就，决不成家。”

“好！你果有英雄之气，定不负朕望！你还有何求，尽可奏来！”刘彻满脸喜悦。

张骞撩了撩袍裾，上前道：“皇上，臣无他求，只需一懂得匈奴语且办事干练者随行即可。”

刘彻笑了，他通过这个细小却十分关键的细节感受到张骞的虑事周密，“朕已经为你选定了一人。宣堂邑父进殿！”

大臣们一阵骚动，纷纷询问这堂邑父是何人？

堂邑父来了，大家不禁暗暗吃惊了。原来这堂邑父不是别人，正是皇上

曾亲自庭审的匈奴俘虏，他已经脱去了胡装，只是还不习惯以汉礼觐见。

刘彻将堂邑父介绍给众位大臣，说道：“众位爱卿，就是他告诉朕，在匈奴国的西方，有一大月氏国，与匈奴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他的亲人也死于匈奴军臣单于之手。他素来仰慕大汉文明，精通汉、匈奴和大月氏语言，且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武艺。朕欲遣他随张骞出使西域，众卿以为如何？”

严助闻言出列奏道：“堂邑父初沐皇恩，臣担心其会中途变节。臣以为还是选派一名大汉译令为妥。”石建、石庆立即出列响应，以为匈奴人性格乖戾，不可大信。

但田蚡因为曾陪皇上审问堂邑父，深知堂邑父绝非苟安图生、背主忘义之徒，皇上之所以起用他，不仅因为他与军臣单于有着血海深仇，还因为他不屈于刑罚却感恩于皇上的胸怀。他相信皇上的眼光没有错，所以赞同皇上的提议。

窦婴也出列道：“皇上圣明。臣深信堂邑父当不负皇恩，会竭力完成使命。”

刘彻对大臣们的理解十分欣慰，转身对包桑道：“看过汉节。”

他缓缓走到张骞面前，严肃而又庄严地说道：“汉节者，皇命之所载，使臣之象征，百姓之所期，大汉威严之所彰。你须谨守汉节，待爱卿归来之日，朕要在这里，在这未央宫前殿为爱卿接风洗尘。”

……

现在，张骞持着汉节，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一切回忆都如温馨的春水，轻轻漫过他的心头，渐渐融遍全身。

“大人在想什么呢？”

张骞没有回答堂邑父的询问，反问道：“行至何处了？”

堂邑父人地两生，不知该如何回答，正要问队伍中的当地人，就见前面远远地驰来一骑，到了跟前方知是好畤县的县丞，他奉命在这里迎接使节。

县丞道：“好畤乃京畿之地，民风淳厚，闻知大人身负皇命，离乡远行，三乡父老略备薄酒，为大人饯行。”

张骞道：“好畤这个地名好奇怪，可有什么来历？”

县丞道：“畤，乃神明所依止也。因此地处于雍州高地，宜于神明所居，故朝廷在这里立畤以郊祀上帝诸神。”

张骞闻言道：“烦劳县丞速去通报，本使要在这里祭祀上天神灵，为皇上祈福，为黎民请瑞。”

“诺！”县丞随即策马而去。

只见道路沿着斜坡沟壑向前蜿蜒而去，好畤县城就坐落在沟道里。城池倚坡濒水，呈半圆形框架，只有南北两座城门，两面坡上松柏郁郁葱葱，漆水河静静地从城下流过。此地虽然土地贫瘠，却是皇上郊祀诸神的所在，倒也不显得荒僻。

张骞一行来到城下，好畤县令早已在城外迎接了。稍事寒暄，张骞即在县令的陪同下直接到庙坛祭祀天地。

张骞每次揖拜，额头都久久地贴着地面祷告：“昊昊上苍，佑我圣皇，享国长久，德配天地。”

县令上前搀起张骞，双手深揖道：“使君忠心，天日可鉴。下官已在城内‘醉香楼’备下薄酒为大人饯行，还请使君赏光！”

名曰“醉香楼”，不过两间门面，店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就做了几样时令菜蔬，喝的是当地酿的黍酒，一种淡淡的苦味。

席间，张骞询问好畤县的风土人情，县令告诉他，县城西南七十里的明月山上有一隐者，年逾九十，鹤发童颜，乃太祖朝的建信侯。

“是曾经出使匈奴国的建信侯么？”

县令点了点头。

张骞高兴道：“本使明日就去拜见。”

第二天，县令亲自担任向导，一行人快马走了大半日，就远远地瞧见阳光下明月山。三峰并立，直插云霄，岚气缭绕，云涌松动，气象森森。

他们登上东北峰举目四眺，远处逶迤起伏的梁山，近处满川沃野田畴，一览无余。

半山腰有一座院落，青石围墙，卵石铺道，荆扉柴门，院子不算大，却也宽敞。张骞连连赞道：“此地真乃妙境也！”

踩着卵石小道前行，中间是三间草房，两边各有两间厢房。屋前的几株红杏，正是迎春绽放的时节，满枝粉色的花骨朵透着淡淡的清香；红杏旁边不远处，一丛修竹，枝叶苍翠，透着盎然生意。竹林下，一位小童正在打扫庭院，从屋里传来悠悠的琴声，抑扬起伏，悠远流畅。

这不是《高山流水》么？张骞情不自禁地赞叹。县令欲上前问话，却被张骞拦住了，直到一曲终了，县令才上前很谦恭地说道：“烦请通禀你家

主人一声，就说前往西域的使者张骞大人求见。”

“使君少待，小人这就去告知主人。”童儿进去片刻就出来道，“主人请使君大人到厅中叙话。”

张骞让一干人等在外等候，只带堂邑父、县令进了厅堂。环顾室内，除了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外，其他陈设都十分简朴。可抚琴者却是年约五十的汉子，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声若洪钟。

“在下在此等候使君多时了。”

张骞心中暗暗吃惊，忙上前参拜道：“敢问此处可是建信侯之居所？”

中年汉子道：“此处正是家父颐养天年、潜心守静之处。区区茅舍，虽说简陋，却远离俗尘。”

张骞作揖道：“在下在故乡时曾听祖父讲过，建信侯谏言定都长安，首倡与匈奴和亲，受命徙关东豪强十万于关中，功在社稷。今在下上奉皇命，出使西域，欲聆听先辈教诲，故冒昧打扰，不胜惴惴。”

汉子目光中掠过依稀惆怅，叹息道：“家父已于七年前逝世了。”

张骞喉结颤了颤，脸上流露出几许失落。但既然来了，也许还能从这儿获取一些关于匈奴的风土习俗。随后他大略介绍了持节西行的原因，汉子开始还平静地倾听，及至听到皇上将坐骑赐予张骞时，他就再也无法平静了。

“当年家父之所以力主和亲，除了暴秦殄灭，社稷初定，百废待兴之外，更因为朝廷根本无力消除边患，只有和亲睦邻，以求百姓免遭涂炭。可是，他那时最远也就只到了漠北的匈奴单于庭。今使君负命西行，何止万里，可见当今皇上的目光远在祖先之上啊！”

眼前这位年轻的使者，器宇不凡，目光炯炯，让中年汉子想起父亲当年一言兴汉鼎、壮怀睦邦交的往事，他终于领悟到父亲弥留之际的预见是何等的深邃。

那一天，童子来告，说老爷病重。他匆匆赶回家中，父亲已是奄奄一息。他强撑着说道：“儿啊！为父将去见太祖高皇帝，只因有重托与你，才苟延以待。”说着，他要童子从靠窗的匣内拿出一张绢绘的地图，“为父料定，不久将有贵人路过此地，儿可将此图馈赠予他，必有大用……”

从那以后，他这一等就是七年。当今皇上果然派遣了使臣，并慕名来到了明月山，父亲终于可以瞑目了。

汉子起身，从背后的书架上拿起一卷绢轴，缓缓展开道：“这是当年家父出使匈奴时秘密绘制的《匈奴山川形势图》，原希望在与匈奴的交往中

有所用途，不想数十年过去，心愿未了，人已逝去矣。今赠予使君，或许有些用处。”

捧着地图，张骞望着面前的汉子，一时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先生两代，忠于汉室，其情感天动地。先生若有志于汉与西域邦交，何不随在下西去，以了先辈心愿？”

汉子摇了摇头道：“家父临终有言，宦海险恶，要在下守着这明月山，淡泊一生。在下不可违背家父遗愿，更不愿远走他乡，让家父在此孤守青山。”

人活得如此明白，也算至高境界，张骞由此对汉子又平添了几分敬重，道：“前辈情系江山，让在下铭感肺腑。有了这张地图，此去就是刀山火海，在下也无所畏惧矣。明日一早，在下就要上路。若是有一日回到长安，在下再来拜望先生。”

中年汉子的眼睛有些湿润，他紧紧握着张骞的手道：“那时候，使君若是路过此地，不要忘记到家父墓前告知凿空西域的消息。”

春月不知何时悄悄升起，沐浴着高原广袤的身躯，回首望去，明月山巅，有光如昼，整个好畤平原笼罩在奇光异彩之下。 张骞勒住马头感喟道：“真仙境也。”

……

盛大的送别仪式一结束，石建就匆匆忙忙地进了永寿殿。

这位平日言语木讷，不显山露水，甚至从来就没有进入刘彻视线的人正坐在太皇太后的对面，小心谨慎地回答着老人家的问话。

“皇上近来可好？”

“启禀太皇太后，皇上近来一切安好！”

“没有问你这个，哀家是说，他们最近在忙些什么？”

“皇上刚刚送走了张骞，现在又去城东了。”

“不就是个四百石的小官么？还用得着劳动皇上大驾么？春寒料峭的，又不是春游的日子，去城东干什么？”

“这个……臣……”

“说话吞吞吐吐的，他到底干什么去了？”

“臣刚才听说，皇上到明堂的工地去了，皇上说，要赶在诸侯朝觐的时候，在那里举行大典呢！”

“大典？这个彻儿，心中都在想些什么呢？”太皇太后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刘彻愈来愈自行其是，不愿意接受管束，这让太皇太后一想起来就气郁填胸。她孤独一人静坐的时候，总是不能忘记景帝在世的日子。那时候，她虽然身在宫闱，可朝廷大大小小的事哪一件她不清楚呢？皇上总会在请安的时候把一切告诉她，只要她稍不满意，皇上都会立即改变决定。

可是现在，她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自信和荣耀正在渐渐远去，请安虽然每五天一次照常持续着，但她从刘彻那里获得的消息却越来越少。而且他在身边待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总是一种应付的样子。她很担忧把国家交给他究竟会是怎样的前途，如果朝廷因此陷入危机，她将来到了九泉之下，也没有颜面去见列祖列宗。

她凭经验断定，刘彻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多事的儒生。

“他们几个近来都忙些什么？”她不禁提高了声调。

“太皇太后指的是……”

她便有些不耐烦了，喝道：“还会有谁？你们哪，能比得上人家一个哀家也就省心了。”

石建怎会看不出太皇太后对自己不满意呢？自从景帝驾崩以来，石氏一族一直处在朝事国政的边缘，虽说他们父子是京城有名的万石君，但他们所信奉的黄老学说越来越受到皇上的冷落。

两千石只不过是个虚名，皇上从来没想过要给他一个实在的职务。先帝在世的时候，每遇大事都会亲自到府上向父亲咨询。可自建元元年以来，这种礼遇就不复存在了。他和父亲都感受到了威胁，这使他们越来越明白，只有紧紧依靠太皇太后，他们才不至于在皇上的改制中举族倾覆。

现在，看着满面愁容的太皇太后，石建的心中充满了惭愧，说道：“都是臣办事不力。”

“罢了！你父年轻时可比你等强多了，真是今不如昔啊！”太皇太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到时候头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啊！臣想起一件事来了。”

“快说！想起了什么？”

“是这么回事。”石建咽了口唾沫道，“臣看那个赵绾道貌岸然，实际上也

是个唯利是图之辈，最近从代郡传来消息，说他的族人利用皇上推行‘限民名田’的机会，私下里抢占民田。臣还听说，就是这个赵绾上奏皇上，要皇上不必事事奏禀太皇太后知道。”

这个该千刀万剐的赵绾！太皇太后在心中骂道，可她说出口的话却分外冷静：“听说！听说！怎么都是听说？赵绾如今是朝廷重臣，你怎么能仅靠听说呢？就不怕落个诬陷的罪名么？”

石建明白了，太皇太后不只要消息，更要罪证。不过这两件事办起来十分麻烦，但他又不敢深问。他懂得宫廷斗争的复杂，对太皇太后来说，她要的是“清君侧”的结果。

“私占民田之事代郡太守庄青翟已前去盘查了。只是后面这件事情，臣还得费点周折，望太皇太后给些时日。”

石建说完之后，就从太皇太后那里告退了。他刚回到府上，兄弟石庆就从后花园练剑回来了，他一见面就问道：“太皇太后是怎么说的？”

“太皇太后责备我们不该轻信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弄不好是要担罪名的。”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太皇太后的深不可测，一切都只能意会而不可说破。”

“她是不是还在犹豫呢？”

“这你还不明白，她要我等拿出证据。”

“证据？这还不容易么？”

“容易？他们现在都是三公重臣，戒备森严，怎么弄得到证据？”

“这个么……”石庆略思片刻，一拍膝盖，叫道，“有了！”

石建迷茫地看看石庆，问道：“有什么呀！看你这一惊一乍的。”

石庆笑了笑，随即附着兄弟的耳朵说了起来。石建一脸狐疑地问道：“这能行么？”

“怎么不行？不过要一些时日，你就看好吧！嘿嘿！”石庆阴冷地笑着。

“这事要不要告诉父亲？”

“告诉他干什么？父亲处世古板。告诉他了，难道还要老人家对案不食，看着我们相互指责么？”

石建惊叹石庆心思的幽深，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有道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很严谨的黄老之徒。他虽然信奉黄老学说，可他的入世思想一点也不比贤良们差。一领朝服，在他老人家的眼中就是社稷的重托，就是皇上的天恩。

虽然子孙们都是小吏，可每当他们谒见的时候，他都要朝服峨冠，正襟危坐。他教育子孙们的方式也很特别，很少见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声呵斥，他会把他们叫到侧室，要他们一个个脱衣袒肉，面壁思过，直到改正为止。

这近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使得石氏一族在朝野赢得了孝谨的美名，赢得了太皇太后的尊重。其实，在石建兄弟的眼中，这不仅是古板，简直就是一种迂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对父亲的举止不屑一顾，甚至把他视为仕途上的障碍。

是的，父亲很注重自己的人品，可人品到底是什么呢？在朝廷上，哪个走上高位的大臣像他那样呢？石建望着石庆消失在假山背后的身影，在心里想。

他同样也很担心，石庆的那个办法究竟能有几成把握。

……

朝廷雷厉风行的改制，犹如城下的渭水，在窦婴、田蚡和赵绾等人的推动下，波浪迭起地向前推进了。

首先是还田于民的政策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但也引发了豪族和贵胄的不满。董仲舒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尽管他辅佐的江都王放荡不羁，骄奢好勇，但他还是凭借着自己丰厚的学养和人格魅力，说服江都王把一部分公田退还给了封邑内的百姓。接着是罢养苑马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效，据从睢阳回来的朝臣说，刘武的几个儿子慑于皇上的威严，缩小了他们父王生前扩建的苑林，把土地分给周围的百姓。那些苑马，在太尉府的督促下，全部集中到京城，用来作为训练骑兵的战马。

令刘彻十分高兴的是，在诸王送来的苑马中，以鲁王的为最多。从这一点上说，他倒是很称道申公对鲁王的影响。在申公九十寿诞的那天，他还特地题了“寿比南山”的匾额让包桑送了过去。

其次是国内形成了治儒的风气，那些期盼子孙成就大业的长辈们纷纷丢弃了黄老学说，而为自己的孩子请了儒者授课。

“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琅琅书声从长安一直飘荡到每一个郡国。这一切都使兴建太学成为一件迫在眉睫而又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明堂——独尊儒术的标志性建筑，在七月雨季到来之前，已巍然矗立在长安的南安门外。

按照皇室旧规，每年夏至一过，皇上都要到京畿西北的甘泉宫去避暑，但刘彻在登基的第二年破例没有移驾，而是去了渭河南岸的细柳营。在观看了骑兵的演练后，他很是欣喜。与去年秋天阅兵时相比，汉军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长途奔袭和射箭的技艺，丝毫不逊色于匈奴骁将。

刘彻觉得这样下去，进击匈奴指日可待。

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张骞的队伍至今没有传来消息。每当日暮时刻，他的心便会驾着万里云彩，飞到遥远的西方，望着西沉的太阳，在心里呼唤着张骞的名字……

当然，每五天他都要依制与母亲一起，到永寿殿去向太皇太后请安。他免不了还要拣些无关大碍的事情向太皇太后请示。太皇太后对孙儿的请安表示了欢心和愉悦，她总是选择鼓励的话语来活跃这五天才有一次的气氛。一般的情况下，皇上总会与皇后一起去，老人家拉着他们的手，祝福他们夫妻恩爱，早生太子。

刘彻渐渐觉得，老人家并不似他想象的那样偏执和食古不化。只有王婊隐约地感到这种平静的气氛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难道太皇太后真的从此要颐养天年了么？真的对朝政没了兴趣么？

这种事情是不可乱加猜测的。她只有不断地提醒刘彻处事一定要谨慎，万不可疏忽大意。但刘彻不这样看，他很乐观，甚至觉得母后有些多虑，他依然一如既往地专心致志地推进自己的事业。

转眼到了建元三年十月，各个诸侯王朝觐的时节到来了，这是自大汉立国以来最宏大的盛典。除了郡国要依例向朝廷进献贡礼外，今年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请太常寺的博士公孙弘讲述儒家经典。

明堂的门窗向着四面开放，周围坐满了从各个郡国、从京城的各个官署来朝觐的诸侯王和官员。公孙弘坐在中央，他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让大家听得如醉如痴。

在公孙弘讲完经典之后，刘彻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岁以来，朕全力推行的大计，就是以儒学立国，以治兵强国。朕以为，惟有儒学才能实现同心协力，大汉一统。民者，国之本也，兵者，国之利器也，惟有富民强兵，我皇皇大汉才能享国长久……”

他的讲话，把朝觐的盛典推向高潮，欢呼的声浪滚过每个人的心头。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一位藩王走进永寿殿看望太皇太后来了，他就是后来几乎酝酿了一场谋反事变的淮南王刘安。太皇太后以少有的热情在宫中款待了他，这不仅是因为太皇太后这些日子蓄积了太多的愤懑需要向人倾诉，更因为刘安为她带来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女御长照例把酒爵小心地递到太皇太后手中。在确定刘安就坐在自己的

对面后，太皇太后以婶娘的身份说话了：“王爷远道而来，哀家略备了些薄酒，以图个说话的机会。”

刘安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太皇太后乃大汉支柱，臣怎敢当得起您的敬酒，还是请太皇太后接受臣的祝福吧！”

说着，刘安从座上站起来，酒爵高高举过头顶，言辞恳切地敬道：“臣刘安祝太皇太后鹤寿松龄！”

酒过三巡，他们很自然地进入了彼此关切的话题。太皇太后询问着淮南国的风土人情，并且提到他每年都要送来的蜜橘。

“平定七国之乱后，先帝就是用王爷送来的蜜橘在未央宫招待武儿的。”太后说到这里，泪水就止不住流了出来。

“说起来，王爷和先帝、武儿都是本家兄弟，可哀家怎么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呢？”

刘安怎能读不懂太皇太后的伤感呢？他深知她至今仍为景帝没有立梁王为储君而心结难解。他虽然身在淮南，然却时刻关注着京城的风吹草动，他不断获得太皇太后与皇上政见相左的信息。

平心而论，这对独处一方的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京城的冲突越激烈，皇上就越没有精力去顾及郡国的事情。但是近来他有些惴惴不安了，皇上大刀阔斧的推行新制，这让他感受到了威胁。

听说窦婴已经向皇上建议废除郡国私铸钱币的权力，随着政局的稳定，还要实行盐铁官营。这不是针对他又是针对谁呢？他对废止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充满着恐惧。但是，现在他却用一种非常乐观的语言安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也不要过于伤感，自新皇登基以来，国事顺畅，万民安乐，此乃我大汉之福也。”

太皇太后摆了摆手，惆怅地叹息道：“什么呀！又是一个不省心的。”

“皇上年轻，还要太皇太后多加指点啊！”

“他要是听哀家的就不错了。”太皇太后一谈起刘彻就来了气，“这个彻儿，眼中哪里还有哀家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呢？整天就是尊儒呀，建明堂呀，通西域呀，他把祖宗的无为之治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刘安听到这里，惊道：“黄老学说乃我朝的立国之基，怎么可以轻易地动摇呢？”

“可人家就是要动摇这个根基！”太皇太后说到生气处，酒爵在案几上震得“叮当”响。

话说到这里，刘安意识到该向太皇太后呈奉礼物了，他命随从抬进来一

卷卷的竹简，从中拣了一卷双手捧给太皇太后，话语中多了许多的谦恭。

“这是臣多年来研习黄老学说的心得，臣为这部书起了个名字，叫《鸿烈》。”

太皇太后接过竹简，转递到女御长手中道：“哀家看不见，你就说说都写了些什么吧！”

“臣编纂这部书的主旨是为了批评儒家和墨家，弘扬黄老道统。臣以为宇宙万物皆道所生，道者，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臣知道，太皇太后精于黄老学说，所以这才拿来请您老点评。”

“好！好呀！王爷所言，正合哀家之意。”太皇太后情不自禁地将身体向前移了移。

“臣在这部书中，回顾了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坚持以黄老学说立国，以无为清静治国的皇皇功业。臣虽远离京都，可没有一天不为兴我大汉而思虑。”

刘安说着，就翻开其中的一卷读到：“道德之论，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昔日赵襄子一天攻下两城。却面带忧色，为什么呢？因为赵氏德行不行，来得快也去得快。臣回顾历史，深感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只有‘道’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而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以道治国。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太皇太后也知道，我朝之所以历四世而益盛，正在于持道而不移。”

刘安这些话，看似很随意的心得倾谈，却句句戳在太皇太后痛处。她听着听着，身体又向前移了移：“谁说不是呢？可是，彻儿就是不懂这个道理。他仗着年轻气盛，非要背离祖宗道统。哀家要把王爷的著述作为我大汉的镇国之宝，号令全国都来研习。”

刘安听了惶恐道：“太皇太后的圣意刘安心领了。这不过是臣平日的一些读书心得，哪里称得上国宝呢？再说了，皇上那儿也……”

“皇上怎么了？哀家要发懿旨，命他接受。”

刘安知道，懿旨是太后的特权，抗逆懿旨，将落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可这样一来，他刘安岂不暴露在国人的面前，以他现在的实力，远不如当年的吴王刘濞。刘安想到这里，对太皇太后说道：“臣已经将本书抄写了多部，也为皇上准备了一部。”

“好！好！难得王爷的一片忠心。是得让这小子好好看看，看看我大汉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可令刘安也没有想到是，在第二天朝见时，刘彻竟欣然地接受了他的《鸿烈》。

朝见仪式结束后，刘彻在温室殿为刘安单独设宴。

刘彻似乎也不像太皇太后所说的那样傲岸不羁，恃才傲物。他邀请窦婴、田蚡和韩嫣作陪，并以侄辈的身份称他为皇叔。

皇上很谦恭地举起酒爵为他接风洗尘："皇叔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朕素来仰慕。朕知道淮南乃楚国故地，皇叔可不可为朕作一篇《离骚》呢？"

刘安怎会想到刘彻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免有些措手不及。不过他很快对皇上的要求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皇上如此看重微臣，臣纵然才疏学浅，也只有勉力而为了。"

他还十分惊异皇上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皇上只是将自己的著作大概翻阅了一下，就从中找到了"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的论述，并且很自然地与朝廷当前的变革联系起来。

"朕看出来了，皇叔也是新制的响应者啊！"

这让刘安很难堪，他本是奉了太皇太后之意来劝导皇上的，不料如今倒不知从何说起了。

"嘿嘿！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可让刘安更想不到的是刘彻忽然就把私铸钱币的问题提了出来："皇叔对取缔私铸钱币怎么看呢？"

刘安最担心的就是刘彻追问私铸钱币的问题，这半日来，他左回右旋，就是希望躲开这个敏感的话题，谁知刘彻还是朝着这个方面来了。此时，刘安终于感到决不可把皇上当一个无知少年看待了。他的锋芒、气度和后发制人的谋略完全是在一种谈笑和闲适的气氛中表现出来的，而他幽深的内心就隐藏在那双看不透的眸子里。

刘安觉得自己一向善辩的思维遇到了难以言表的阻滞，他的语言也变得磕磕绊绊起来："这个么……这个么……"

正当他思索如何回答皇上的问题而迟疑时，刘彻却用爽朗的笑声化解了他的尴尬："哈哈哈！朕不过随便问问。皇叔请喝酒，喝酒！"

刘安的心境刚刚平复，刘彻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听说皇叔的女儿、朕的妹妹刘陵这次也来京城了，为何不带来让朕见见？"

刘安回答道："臣一向家教甚严，她又是个女儿家，多有不便。"

“这有何妨！她是朕的妹妹，别人谁敢说三道四？淮南虽说是鱼米之乡，毕竟比不得京城，皇叔若是有意，就让她在王府住了，朕为她找一人家岂不更好？”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呢？刘安一时摸不清刘彻话中的意思，不敢轻易回答，只得推到刘陵身上：“这个臣还得问问陵儿再说。”

此刻，田蚡却对皇上的提议分外热心，好色的他自然有自己的打算。前几日刘安到京时，他奉皇上旨意去灞上迎接，他第一眼看到刘陵，就被她的美艳所震撼，甚至于心猿意马间将刘彻至今无后的信息说给了刘安。现在，他借着刘彻的话推波助澜道：“王爷何必推辞呢？郡主在京城，每日与各位公主一起，出入宫廷，荣华被身，是何等的荣耀啊！”

窦婴在旁边听着，心底便生出了狐疑。皇上的意思不过是要探探刘安的心理，太尉怎么对此倒热心起来了？

他举起酒爵，朝刘安说道：“皇上致力新政，天下一统，万民归心，淮南虽在南疆，却也是大汉重地，臣知王爷素来心系社稷，心忧天下。臣请王爷满饮此爵，共祝新政日新，福致黎首。”

刘安听得出窦婴话里的意思，与其说是为新政祝福，毋宁说是一种暗示，要他恪守臣道，勿生离心，同时也借机冲淡田蚡的俗气。刘安更知道窦婴虽系窦氏贵胄，心却从来都是向着皇上的。于是他便来个顺水推舟，以举爵响应而掩饰了心中的不快。

这场微妙的心理探试，借着未央宫浓浓的酒香持续到日影西斜，刘安有些疲于应付，他觉得这温室殿再也不能待下去了，不然会露出马脚，中了刘彻的圈套。于是他起身告退，田蚡很热心地请求送王爷回府。

看着田蚡陪刘安上了司马道，刘彻向身边一直沉默的窦婴问道：“丞相对朕的这位皇叔印象如何呢？”

“恕臣直言，当年七国之乱时，他就曾有意起兵响应，只是因为遭到淮南相的坚决反对才偃旗息鼓。臣听说他在国内广招兵马，延揽人才，私铸钱币，将来必是国之大患啊！”

窦婴停了一下继续道：“正当皇上您大力推行新制、弘扬儒学之际，他却召集数百学子，编纂了这部《鸿烈》，这到底是何用心呢？”

韩嫣立即接着窦婴的话道：“丞相所言甚是！臣也以为这位王爷心怀叵测，不可不防！”

刘彻点了点头道：“朕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他今日拿着著述来赴宴，分明是要探朕的虚实，他以为朕还是孺子呢？”

“但臣看出来了，皇上今日已打乱了他的阵脚。臣想知道，皇上将怎样处

置淮南的事情呢？”

“那依丞相看以为如何是好？”

窦婴略思片刻，回答道：“虽自古就有养痈为患的教训，但依臣看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推行新制。等这些理顺了，回头再整治他们也不迟。”

刘彻的眉毛颤了颤道：“丞相所言，正合朕意。朕料定淮南王暂时还不敢有什么大的举动，可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朕以为应当选派一名忠诚之士担任淮南相，一旦有事，也好与朝廷有个呼应。丞相看上大夫怎样？”

皇上这样说，让韩嫣的心头不由紧张起来，皇上怎么会想到自己呢？且不说他从小就在宫中，对郡国之事不甚了解，即便他熟悉，可那种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地方，岂是可以久待的地方。

他小声道：“皇上！臣……”

“用人是丞相的职责，上大夫多虑了，朕不过随便一提。”韩嫣立时面色通红，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这一场宴席，不仅让刘彻获得了一次探察诸侯王心理的机会，也让窦婴的内心很不平静。在回府的路上，他的车驾一直就跟在刚走不久的刘安和田蚡后面。

上了安门大街，刘安的车驾慢了下来，接着就看到田蚡上了刘安的车。两人并肩而坐，一会咬耳密语，一会儿开怀大笑。那种亲昵就是在皇上与田蚡之间也从来没有看到过。

是什么话题让他们如此投机呢？窦婴不禁皱起眉头，眼睛也盯着前面的身影不动了。

近来，不断有风闻吹到自己的耳内，传言田蚡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对他的为人和政风多有非议。说他能够做到丞相，就是凭借太皇太后的威势；说他将臣僚视作政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说他恃才傲物，心胸狭隘，结党营私。

窦婴自认为人磊落，心底敞亮，并不惧怕这些谗言谤语。但让他不安的是田蚡明明知道刘安觊觎朝廷，拥国自重，为什么还要攀附追随、献媚弄谄呢？

说起来，田蚡不仅是皇上的舅父，更是熟读经典的大儒，他完全应该一心一意地辅佐皇上推行新政，也应该与自己携手共济。可看他的做派，逐利追名，贪欲无度，有哪一点能够与太尉的尊严相称呢？

有几次，他本来要就此与田蚡作深谈的，但每每相逢，田蚡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似乎没有和他敞胸畅谈的意思。

新政初开，波谲云诡，如果三公不能同力，九卿不能同心，如何能排难化险，破浪前进呢？

车驾载着窦婴缓缓地驶过街头，他举目望去，又是漫天黄叶，金菊吐香的季节。眼前的事物让窦婴想起去年皇上在上林苑狩猎、在细柳营阅兵的情景。是的！皇上经过一年的历练，益发地成熟和沉稳了。这是大汉的幸运，也是百姓的福祉。

夕阳的余晖透过稀落槐树的枝叶，撒在窦婴宽阔的额头，他下意识地捋了捋垂到胸前的长发，竟发现这一年间，白发又添了不少，他的心头骤然涌起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窦婴一回到相府，府令就告诉他，赵大人已经在客厅等候多时了。赵绾今天告假，没有赴皇上为淮南王举行的宴会，窦婴已觉不正常。如今他突然来访，让窦婴更加疑窦重重，他来不及换下朝服，就赶忙奔向客厅。

“丞相！大事不好了。”赵绾不等窦婴坐定，就急切地说道。

“究竟出了什么大事，竟使大人不去赴宴？”

“下官给皇上奏章的草稿丢了。”

“什么奏章？”

赵绾顿足叹道：“通常的奏章倒也罢了。偏偏是下官建议皇上不向太皇太后奏事的那件。”

“哎呀！大人怎能如此粗心大意呢？”窦婴灰白的眉毛顿时锁在一起，“这样重要的奏章你怎能丢了呢？”

窦婴沉重地坐了下去，不知道话该从何说起。他在心中埋怨赵绾办事不慎，他不是不知道一年来未央宫与永寿殿之间的龃龉。倘若这奏章流入永寿殿，那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呢？弄不好，就要人头落地了。窦婴沉默了半晌才问道：“何时发现的？”

“今晨起来，下官到书房查阅文书，忽然发现夹在《春秋》中的那卷奏章草稿不翼而飞。于是，下官就没有心思赴皇上的宴会了。”

“还丢了什么？”

“府上的一位丫鬟也失踪了。”

“哎呀！赵大人，你可闯下大祸了！”

第十章

赵绾倾舟坠情网 祸起萧墙遇逆风

赵绾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回到了府上。窦婴的分析，让他觉得自己已跌入一个不能自拔的陷阱。

丫鬟送上晚膳，被他狂怒地喝退了，那些昔日乖巧的丫鬟和府役，现在在他看来个个都是一副奸细的嘴脸，甚至连一向温柔的夫人，如今的一笑一颦仿佛都暗藏着杀机，让他厌恶和恐惧。

“滚！都给我滚出去！”

夫人示意下人出去后，慢慢走到赵绾身边，柔声细气地问道：“老爷这是怎么了？什么事情让老爷如此烦恼呢？”

往常这个时候，赵绾总会让她为自己宽衣解带，捶背揉肩。而这些事情，她也从来不让丫鬟们去做，她认为只有自己纤细的手指，才能去除丈夫奔波的疲劳。但是今天，她的一只手刚刚搭上他的肩头，就感到了他身体的颤抖。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他像遭了瘟疫一样地躲避着，“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赵绾不由分说，一把将夫人推出门外，并用力关上了门。

夫人的眼中涌出了泪花，哭道：“老爷！开门啊，是妾身呀！”

“老爷！您要想开些，不就是丢了个丫鬟么？”

赵绾没有开门，他颓然地趴在书房的案几上，夫人的声音是那么遥远，那么生疏。

如果仅是丢了一个丫鬟，倒也好说。夫人哪里知道，他所丢的是一件事关新政成败、身家性命的奏章。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导致一场新的流血，甚至能让皇上背上大逆不孝的罪名。

绝望中，他又一次将书房的角角落落都翻了一个遍，但还是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他无力地坐在地上，努力回忆着奏章丢失的蛛丝马迹。

“一定是她！一定是那个贱人干的！”那张曾令他迷醉、销魂的脸庞从记忆深处跃入脑际时，赵绾顿时冷汗淋漓，浑身颤抖，从前那些亦真亦幻的情景也一幕幕地从眼前闪过。

这可恶的女人是怎样进入御史大夫府邸的呢？现在想来，那绝不是一次

偶然的邂逅，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陷阱。

在送走张骞的第二天早朝后，他就急忙到明堂工地去了——皇上在早朝时又一次责备明堂进度太慢。散朝以后，他就径直到现场督察。他的车驾刚穿过安门大街，就到了靠近南城墙的宣明里。往常这里的百姓，远远地瞧见官员的车驾都会自觉回避。可今天城墙脚下却人头攒动，丝毫没有让道的意思。

赵绾有些烦恼，正要吩咐卫士上前驱赶，却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忽然冲开人群，踉踉跄跄地跌倒在车前，微弱地喊了一句“大人救命”就昏过去了。

赵绾抬头看去，只见几个彪悍的汉子手持棍棒正朝这女子追来。朗朗乾坤，京城长安，怎能容忍一伙狂徒对一个弱女子大打出手呢？赵绾顿时怒吼一声：“光天化日之下，岂容强盗横行？来人，速速与我拿下！”

那些汉子似乎并不认识这位大人，眼神轻蔑地骂道：“你算什么东西，敢搅老爷的好事？”

赵府府令上前一步，高声喊道：“休得无礼！你等也不睁眼看看面前的是何家大人！倘若识相，就快快退下。”

“退下？哼哼……”那大汉一串冷笑，哼道，“没那么容易吧。你归还了这女子则罢，否则，老子将你这车驾砸成碎片。”说罢，他就向身后挥了挥手，众人围了上来。

赵绾本不想与这些狂徒纠缠，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他是御史大夫，怎能对这样的事熟视无睹呢？他从腰间抽出宝剑，朝天一挥，早已严阵以待的卫士一拥而上，与狂徒展开了厮杀，没几个回合，那些人就四散逃去，把受难的女子留给了赵绾。

这女子就这样地被赵绾救回了府邸，他善良的夫人不但接纳了她，还从对话中得知她来自于代郡，因为父母去世，故到长安来投亲。孰料亲戚远走他乡，她孤身一人流落街头，不想路遇强人，要将她卖入青楼。

那女子诉说完自己的遭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恳求道：“小女子现已无家可归，求夫人让我留在府上，就是当牛做马，我也毫无怨言。”

一个吃尽苦头的女子，没有别的乞求，就是希望有一口饭吃。赵夫人还能说什么呢？尽管事后赵绾埋怨她不该还没弄清女子的来历就做了决定，但那女子一口代郡方言很快就打消了赵绾的疑窦。因此，当夫人安排她到自己身边伺候起居时，赵绾也没多少顾虑就答应了。

洗去蒙尘，女子的天生丽质就如出水芙蓉一般呈现在赵绾面前。她顾盼生辉的杏眼、含羞带露的桃腮、亭亭玉立的身段和知书达礼的举止都让

赵绾惊异。原来燕赵之地不仅多慷慨悲歌之士，也能造就女子们的妙容月华啊！他更感喟上苍有眼，把这样一位窈窕女子送到自己身边。

人性的弱点在于欲念的侵扰，它可以使理智让位于情感，让迷茫取代清醒。赵绾此刻却没有想到，一位失去双亲的女子，怎么会写出一手漂亮的隶书呢？怎会对儒家经典如此娴熟呢？他常把自己的一些读儒心得交与她抄写，她也很勤快，每次抄完稿子，都会把书房收拾得整整齐齐。这一切不仅博得了赵绾的好感，也赢得了赵夫人的信赖，他们甚至私下里议论将这位小乡亲收为螟蛉。

所有的危机，大概都在初春时就埋下了伏笔。三月，秦桑满枝，风和日丽。王婼下旨，要在上林苑举行“亲桑”典礼，要求大臣们的夫人前往采桑饲蚕。

赵夫人至今也不会想到，这个意在劝百姓农桑的旨意，却成了赵绾坠入情网的契机。临行前，她没有忘记叮嘱代女，说老爷这些天为建明堂日夜奔波，劳碌疲惫，须得好好调养，而代女低眉顺眼的应诺也让她觉得很放心。可就在这一天，代女用她丰腴的、弹性的、青春的身体征服了一个男人，一个在赵夫人眼中用情很专的男人。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送赵夫人离开后，赵绾就去了署中，等他回来时，就看到代女在书房来回忙碌的倩影。

“大人回来了。”代女笑盈盈地上前施礼，接着就要为赵绾更换朝服——这些，平日都是由赵夫人亲自去做的。因此，赵绾对代女的伺候反倒有些忐忑。

“还是老爷我自己来吧！”赵绾道。

代女并不理会赵绾，继续轻手轻脚地为他宽衣。两人如此之近，那从代女小口中呼出的芬芳就浸入他的心脾了，淡淡地，悠悠地，顺着赵绾的鼻翼慢慢地向血脉深处蔓延。这让他有些迷糊，却也十分惬意。

脱下朝服，换上便衣，赵绾顿觉清爽了许多。代女不失时机地奉上热茶，待赵绾干渴的喉咙得到滋润后，她又捧上了抄好的文稿说道：“请大人过目。”

这一手好字，赵绾不知看了多少遍。但是，今天看这些字时，他却有些心神不定了。他这些微妙的表情变化，自然逃不过代女的眼睛，不知不觉间，代女就悄悄地坐在他身旁了，云鬓时不时地摩挲赵绾的脸颊。他也想着躲避，可就是迈不开腿。接着，他就感觉到代女轻轻地靠上了自己的肩膀，话语里渐渐带了些挑逗：“没想到大人饱读诗书，却如此拘谨。”

他的脸有些发烧，话也显得语无伦次了：“非赵绾不懂风流，实在是朝廷耳目甚多……”

“人生如梦，转眼老之将至，大人就这样甘心将大好年华消磨在烦琐的朝廷之事中么？”

赵绾有些恍惚，双目迷离间，代女的酥胸就在他的眼前晃悠起来。年方三十有五的赵绾面对如此妙龄佳人，怎能无动于衷呢？他就这样一步步地越陷越深。

完事之后，代女从榻上爬起来，整理衣服时说道：“从今以后，小女子就是大人的人了，以后小女子还是称大人为哥哥好。”

赵绾连连摆手道：“不妥，不妥，这让夫人知道了，那就……”

代女于是上前搂着赵绾的脖子，丰胸就贴在他的背上了：“好！那以后就你我两人的时候称哥哥……”

这一切如此的隐秘，以致当赵绾再度提出要将代女收为义女的时候，赵夫人不但应允，而且还以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虽然当着府中众人的面，她们依旧是主仆的关系，其实在夫人内心，早已把她当女儿看待了。

情欲一旦决了口，便会狂涛般地淹没理性，烈火般地焚毁良知，飓风般地扫落尊严。赵绾开始疏远夫人，更多地与代女守在一起。

前几日，他借口要为皇上准备朝觐大典而睡在书房里。以往这也是常有的事，赵夫人为他准备了夜宵、水酒和果品，叮嘱代女在旁精心伺候。喝过代女为他温过的酒酿，两眼蒙眬地望着在她摇曳的身影和媚态的目光，他心中的欲火便熊熊燃烧起来。

他伸手拉她，她顺势就斜躺在他的怀中，他们彼此在对方身上寻找着快感。当他疲倦地躺在榻上时，代女重新为他斟了一爵酒，他喝过这酒，就昏昏沉沉、酣然入梦了。

赵绾醒来的时候，灿烂的阳光已经洒在窗棂上了，他觉得头有些沉，口中干渴。他伸着酸困的胳膊呼唤着代女，但是除了叽叽的鸟鸣，府役们的扫地声，那个让他神魂颠倒、身骨酥软的代女早已无影无踪……

事情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一旦奏章落入石建等人手中，那么牵扯的不仅是窦婴、田蚡，就连皇上也脱不了干系。

更让他忧虑的是，草稿的措辞要比递送给皇上的正式文本激烈得多，它在太皇太后那里激起的愤怒，所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都使他一向自信的精神壁垒彻底崩溃了。

虽然他来长安仅仅只有两年，但太皇太后处事的果断和残酷他还是有所耳闻的，她怎么可能放过一个对自己极尽排斥的政敌呢？

窦婴救不了他，那个圆滑的田蚡更不会引火烧身。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奏章，他们也将自顾不暇，能依靠皇上么？不能。只要太皇太后的懿旨一下，皇上也无能为力。

赵绾至今也没有后悔当初选择追随皇上，他只是自责自己的行为将会给正在推行的新制造成巨大的困难，甚至会导致其中途夭折。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策问之后皇上在宣室殿召见的情景，皇上毫不掩饰对董仲舒的赞赏，说仅从策对的文字上看，他无法与董仲舒比肩。可皇上还是打算任他为御史大夫。赵绾当时心中就十分不解。皇上说，他看重的是自己的务实作风，他策对中所言的正是皇上当下需要的。

可现如今，他却辜负了皇上的厚爱。赵绾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顿足捶胸，愧恨交加。苍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一个一心报国的儒生呢？皇上啊！臣对不起您啊！臣惟有一死，才能向您谢罪啊！

可“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是一种多么难以割舍的煎熬。夫人婆娑的泪眼，儿女可爱的脸庞，让他牵肠挂肚、割舍不下。

风吹着窗外的竹林和花木，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雨从天而落……夜色渐渐深沉，赵绾最终决定以死来寻求解脱。一旦这样决定了，他的内心倒平静了许多。死何足惜，只要新制能够继续下去。

赵绾从榻上爬起来，开始一件件地清理过去的文书，将那些既与皇上有关，又容易引起太皇太后怀疑的文书一一化为灰烬。在确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后，他庄重地换上朝服，对着铜镜整理了冠冕，然后把一条白绫悬在梁上。

“皇上！臣去了！”

赵绾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就踢掉了置于白绫之下的小凳……

在茫茫秋雨中，长安城外的一片树林中，躺着一位遍体鳞伤的女子，当地的里长向官府禀报说，她的脖子上留有勒痕，手脚被捆绑着，雨水已将她的脸颊冲洗得苍白……

没有人关心这个年轻的女子在一个漆黑的秋夜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汉朝位列三公的重臣自缢身亡，却在朝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昨夜，皇上是与窦婴、田蚡和韩嫣一起在宣室殿度过的。

当赵绾用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时，窦婴匆匆进了未央宫。君臣都明白，一场不可避免的风雨将在这个初秋早早到来。

子夜，傍晚刚刚住了的雨又哗啦啦地下起来，偶尔有雨丝飘过幔帐，带来丝丝凉意。但宣室殿内的三个人却浑身燥热，窦婴将丢失奏稿的经过

详细地禀奏给刘彻，这消息让他很吃惊。

“这个赵绾，为何如此不谨慎？难道他不知道此事的利害么？倘若太皇太后怪罪下来，不仅卿等要受牵连，就是新政也会陷入困境。”刘彻气咻咻地说道。

窦婴正要说话，却见包桑匆忙地走了进来，禀奏道：“太尉冒雨前来，现在正在塾门等候，说是有紧急事情禀奏皇上。”

“快宣他进来。”

田蚡的脚步是急促的，朝服也淋得湿漉漉的，看样子他是从半道上折进宫的。他直到提衣下跪时，口里仍然喘着粗气。

刘彻摆了摆手道：“太尉就不必拘礼了，何事如此惊慌？”

“大事不好了，赵绾在府上悬梁自尽了！”

话听到这里，窦婴已明白了八九分。他望着殿外黑漆夜色，从宽阔的胸膛呼出一口无奈的闷气，心中责怪道，赵大人啊！你一死可以了之，但你可知道，因为你的不检点，将陷皇上于何种境地么？

窦婴转过身，对刘彻说道：“依微臣看来，奏稿十之八九已落到太皇太后手里。事情紧急，皇上应速作决断。”

刘彻何尝不心急如焚呢？但他更清楚，在这个时刻，他任何失措都会影响在场每一个人的情绪，更可能由于自己乱了方寸而使事情变得复杂。他轻松地挥了挥手道：“众卿不必忧虑，朕乃钦定的皇帝，太皇太后不会轻举妄动的。”

皇上如此镇定，这让窦婴十分欣慰，可他的心情却轻松不了。他从小就跟在太皇太后身边，深知已历三朝而居于宫廷中心的她仍是国家的根基。尤其关键的是，先帝临终之际曾留下遗言，关键时刻，太皇太后可以钦定朝纲。要是姑母真的使出这招，那么皇上也无可奈何。

一想到这些，窦婴越发觉得此事命系新政存亡，事关国家兴废。作为丞相，他理应挺身而出，他看了看田蚡，然后坚定地说道：“事已至此，臣倒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田蚡急道：“大难临头，丞相有话就快说吧！”

窦婴从牙缝中艰难地吐出两个字：“逼宫！”

田蚡睁大了眼睛，惊恐道：“啊？丞相的意思是派兵围住永寿殿，逼迫太皇太后从此不再干预朝政？她可是大人的姑母啊！”

“此亦是不得已而为之。于私而论，太皇太后待窦婴恩重如山，先严去世

后，太皇太后视窦婴如己出。然窦婴不敢以私废公，置社稷大计于不顾。窦婴此举，无愧于苍天，无愧于先帝。请皇上下旨吧！”

“请皇上下旨吧！”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刘彻，等待他的裁断。大殿里静极了，只有窗外的雨声。刘彻的心中此刻也正经历着疾风骤雨，窦婴的奏请如雷声滚过他的心田。其实，在刚得知赵绾自尽的消息后，他就想到了出兵。但是，他不能不对此引发的后果做出慎重的权衡。

事情的关键不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太皇太后，而是与她有着盘根错节关系的刘姓诸王和窦氏一门。倘若那个远在淮南的刘安借此兴风作浪，以“营救太皇太后”的名义，号令刘姓诸王对朝廷发难，那无疑是一场新的七国之乱。流血也将在所难免，刚刚开始的新政也必然搁浅，而且他还要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对以仁孝治国的朝廷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刘彻终于打破了难耐的寂静，把想法和盘托出：“匈奴虎视眈眈，诸王心存异念，朕不愿再起兵戈。眼下朕与众卿宜以静制动。”说完，刘彻跨步上前，握着窦婴和田蚡的手道，“卿等怕死么？”

窦婴双眼有些发红，他似乎听到了皇上胸中的波涛，慨然道：“臣既为大汉宰辅，当效法商鞅，死何足惧？倘社稷要臣赴死，臣义无反顾！”……

一大早，永寿殿詹事就传来太皇太后口谕，要王婼、刘彻、窦婴、田蚡、严助紧急到永寿殿议事。

他们一进永寿殿，就只见羽林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宫门口一直排到大殿前；殿门外还布置了百名卫士，由太皇太后的族中兄弟，现任长乐宫卫尉窦甫带领。在他们后面，宫娥和黄门站成整齐的队伍，垂手而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窦宇远远地瞧见皇上和太后的车驾进了宫院，立即向内传话：“太后、皇上驾到……”

窦婴、田蚡、严助紧随在太后、皇上之后，鱼贯而入。窦婴用余光轻轻地环视了周围，他发现一向称病不出的许昌今天也来到了太皇太后身边，站在他们旁边的还有石建、石庆和庄青翟，显然，他们早已知道了赵绾自杀的消息。

刘彻暗暗打量着母亲，此时她已是目光黯淡，神情庄严，他们双双跪倒在太皇太后面前，行礼道：

“臣妾叩见母后！”

“孙儿叩见祖母！”

“知道为什么召你们来么？”

“臣妾不知，还请母后明示！”

“装什么糊涂？”太皇太后扬起脸，似乎透过瞽目，看到了刘彻母子的恐惧，“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串通一气，架空哀家。说！你们意欲何为？”

“启禀母后！”

王婊正要说话，太皇太后厉声打断道：“没问你话，站到一边去！”

她按照自己的臆测，把脸转向刘彻，喝道：“说！哀家哪里对不起你了，你竟然做出此等忤逆不孝之举？”

刘彻平静地答道：“孙儿自登基以来，夙兴夜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惟恐上负祖宗，下负黎民。每遇大事，总不忘请示祖母。孙儿不明白，是什么地方惹祖母不高兴了。一大早，您就终止了孙儿的早朝。”

“放肆！”太皇太后声嘶力竭斥道，“你还敢狡辩。石庆！”

“臣在！”

“把证据拿给他看！”

“诺！”

石庆捧着赵绾奏章的草稿，走到刘彻面前：“皇上，这是逆贼赵绾进谏皇上毋事事禀奏太皇太后的奏章草稿，请您过目。”

刘彻接过竹简，大略浏览了一下，不再说话。

大殿里静极了，大臣们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只有太皇太后急促的呼吸敲击着每个人的心，一种天塌地陷的气氛笼罩着永寿殿。刘彻在这种沉闷的空气中迅速地调整着自己的思路，他决计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也不能让赵绾背上逆贼的罪名。

赵绾有什么错？他不就是希望朕能将新制推行到底么？他所求的不就是朕能够独立主持大汉的朝政么？刘彻想到这里，愤然地站起来，面向太皇太后道：“赵绾一向忠于朝廷，他怎会写出如此大逆不道的奏章呢？一定是有人从中陷害，孙儿还请祖母明察，千万不能中了小人的奸计！”

“哼！”太皇太后冷笑道，“这样说来，倒是哀家错了？”

“孙儿不敢！”

“证据摆在面前，你仍然执迷不悟。庄青翟！”

“臣在！”

“念给他听！”

庄青翟出列，摊开手中的竹简，高声念道：“查御史大夫赵绾，自建元元年以来，不思报国，恃权弄威，目无朝廷，唆使其亲属，在代郡肆意侵占民田数百顷，致死人命数十条，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罪在不赦，有负皇恩。为大汉社稷计，将赵绾革去官职，族其户。”

刘彻愤怒至极，从庄青翟手中夺过竹简，大叫道：“诬陷！这完全是诬陷。赵绾作为谏官，岂敢如此妄为？”

可是，随着庄青翟将百姓诉说的一桩桩案件摆在他面前时，刘彻的额头渗出点点汗珠，他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他没有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还田于民，倒成了豪强们掠夺兼并的契机。可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身在京都的赵绾与这些没有任何关系，他自去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后，就再没有回家乡。

但事已至此，刘彻觉得任何的辩解都是徒劳的。他转过身，带着深深的负疚跪在太皇太后面前道：“都是孙儿用人失察，请祖母恕罪。”

“不仅是皇上，”太皇太后开始把打击的目标扩大到刘彻身边的大臣上，“还有你们，窦婴、田蚡，作为皇上身边的重臣，却朋党比周，屡进谗言，排斥异己，撼动国基，毁我社稷，该当何罪？”

窦婴与田蚡双双跪下了。太皇太后旋而又训斥起王婊来：“还有你，身为国母，放纵一个孩子搞什么新制，摒弃自太祖高皇帝以来的黄老学说，把朝廷搞得混乱不堪，鸡犬不宁。哀家虽多次提醒，你等却一意孤行，才致今日逆贼猖獗，忠良见弃，真让哀家寒心。”

太皇太后越说越气：“刘彻！哀家告诉你，哀家可以把你扶上皇位，也可以将你拉下来。哀家不能看着当年新垣平的闹剧重演。”

太皇太后重提新垣平旧事，这让窦婴心中一惊。这不是把设明堂与新垣平装神弄鬼、蛊惑先皇孝文帝相提并论么？

太皇太后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和场合，旧事重提，其中隐藏着令人齿冷的杀机。窦婴深知这位姑母对违背自己意志的行为向来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况且多年来，她一直对刘武没有被立为储君而耿耿于怀。赵绾事发，不过是为她的发泄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

新制刚刚开始，匈奴还在磨刀霍霍，凿空西域还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还田于民已在宇内获得百姓拥护，决不能中途搁浅。窦婴心潮难平，思绪万千，上前一步道：“太皇太后，臣有话要说。”

“你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还有何话可说？”

“臣以为皇上自登基以来，心系社稷，国势日盛，物阜民丰，百姓安乐。

至于儒学立国，那是顺天应时之举。连老子也以为，‘万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怎么能与新垣平相提并论呢？至于赵绾，臣认为是奸人诬陷，就算果有其事，也是罪在赵绾，太皇太后因此而迁怒于皇上，只能让忠良寒心，奸佞快意。”

窦婴还要继续说下去，却被太皇太后厉声喝住：“住口！哀家不想听你信口雌黄。皇上有今日，都是你等蛊惑的，哀家正要问你罪呢！”

窦婴毫无惧色，继续道：“臣自入朝以来，数起数落，今日臣之所奏，乃为大汉兴盛计，太皇太后雅量，就该准臣所奏。纵然九死，臣亦无悔。”

窦婴的勇气深深地感染了田蚡和严助，他们纷纷出列，聚集在刘彻周围，为皇上辩解。一时间，大殿里启奏之声此起彼伏，形成对峙僵局。

“反了！反了！”太皇太后血气上涌，脸色煞白，转而责备许昌、石建兄弟以及庄青翟等，“你等都哑巴了？平日你等一个个在哀家耳边喋喋不休，怎么今日一个个都不说话了？你等总自诩为大汉忠臣，如今面对国家大计，如何倒退缩了？”

经太皇太后的点拨，这一干人等纷纷指责窦婴目无尊长，狂放不羁。窦婴对此不屑一辩，报以轻蔑的冷笑：“你等檐下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等尸位素餐，岂能当得大任；你等不学无术，岂配与本官谈论治道；你等内心阴暗，岂敢妄称大汉忠臣？”

石庆口拙，情急之间，传令禁卫将窦婴等人拿下，却被田蚡怒斥而退。田蚡道：“你非中尉，有何资格对禁卫下令？又非廷尉，又有何理由拘拿朝廷重臣？”噎得石庆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一直沉默的许昌说话了。

“太尉所言极是，石大人确实没有资格调动禁卫。”说到此处，许昌转而面对太皇太后，“然臣一直在府上养病，对朝廷近来发生的事情不甚了解。不过，今日依臣之所见，以为皇上没有错，错在窦大人、田大人等。太皇太后乃三朝国母，万民敬仰，各位大人竟敢当面顶撞，难道就不怕担僭越之罪么？民无尊卑，国无上下，何谓国乎？”

“皇上乃圣明之君，大汉兴亡系于陛下一身。太皇太后乃先帝之母，皇上之祖，一切所为都是为了皇上，还望皇上明察。臣以为，赵绾自缢，绝非偶然，必与各位大人脱不开干系。臣请皇上严查此事，整顿朝纲。”许昌这一番话使大殿里的气氛稍有缓和，也为太皇太后打破僵局提供了一个契机。

太皇太后这个虽然白发满鬓，却依然把江山紧紧地拥抱在怀中的女人，借着赵绾事件，又一次表现了她不可抗拒的威严。

当许昌提出整顿朝纲的动议时，她以不容商议的决然和果断再度干预了

朝政，喝道：“包桑！宣读哀家懿旨。”

当石建把早已拟好的懿旨递到包桑手中时，他以迟疑的目光看了看刘彻和王婊，这迟滞顿时引起太皇太后的不满，不耐烦道：“你还迟疑什么，快宣呀！”

“皇上，奴才……”

“念吧！”刘彻背过身去。

太皇太后懿旨：查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赵绾，不思勤政，惑乱人心，撼我国基。着即免去窦婴、田蚡之职；御史大夫赵绾，诋毁太皇太后，肆意侵占民田，罪在不赦。因其畏罪自缢，着廷尉府严肃查办，诛其三族。柏至侯许昌，温厚宽仁，着即任丞相；两千石石建任郎中令，石庆为内史，参知政事；代郡太守庄青翟查办赵绾一案有功，着即任御史大夫。以往所行明堂诸事皆废，太常寺之儒学典籍悉数封存，以《鸿烈》教化吏民。

“皇上还有话说么？”太皇太后冷漠地问道。

“祖母！您不能这样。丞相、太尉何罪之有？祖母为何要如此对他们呢？难道朕只是一个摆设么？若是这样，祖母何需如此大动干戈呢？一道懿旨，朕将皇位交出去得了。”刘彻说着，就摘下冠冕，交给包桑，然后朝外走去。

王婊一把把他拉住，厉声斥责道：“皇上不可无礼！”

“母后放手，孩儿从此就做个闲云野鹤罢了。”

“放肆！跪下！”太后怒不可遏地把刘彻按倒在地，眼里充满了泪水。

“都是臣妾之错，望母后息雷霆之怒，饶恕皇上的不敬之罪。臣妾回宫后，当与皇上一起面壁思过。”

“那么，太后对朝事如何安排呢？”

“谨遵母后懿旨。”

“母后！国之兴衰，岂可如此？”刘彻的声音在大殿内久久徘徊。

王朝的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许昌、石建等人在早朝之前，就把在朝廷所提的动议事先征询太皇太后的意见。每当刘彻否定他们的奏章时，他们总是抬出太皇太后，这让刘彻十分无奈。

在这些日子里，刘彻十分感谢韩嫣和包桑，他们不离左右地陪伴着他。尤其是韩嫣，总是寻找各种机会为他排解烦恼，劝慰他放开心怀。

有一天夜里，两人合榻而卧。已是子夜，但刘彻仍然不能入睡，一想起建元以来的变故，他就禁不住气郁心结，对韩嫣道：“朕近日读史，忽然觉得这个‘孝’字，有时乃国之柱石，有时又不免成为桎梏。譬如秦昭王，可谓是一代雄主，却处处受制于其母宣太后；秦始皇虎视六国，却对其母无能为力。朕眼下的境况，与他们何异？朕在想，这个‘孝’字该怎么解？究竟怎样才算‘孝’呢？”

韩嫣答道：“皇上思虑深矣。不过依臣看来，太皇太后此举乃回光返照。当年宣太后是这样，我朝吕太后也是这样。大凡人到了晚年，都会表现出不可思议的固执。可皇上怕什么呢？属于您的日子还长着呢！太皇太后此次虽然免掉丞相、太尉，却对皇上没有触动，此乃陛下人心所向，太皇太后也有所顾忌。”

刘彻点了点头道：“爱卿是说她怕伤及了皇后？”

“皇上圣明。皇后毕竟是太主的女儿。眼下皇上一定要善待太主，她的每一句话都会对太皇太后产生强烈影响。”

刘彻听了吃惊地问道：“你这些道理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韩嫣笑道：“臣当初陪皇上在思贤苑中读书时，卫太傅就曾不止一次地讲过。臣近日翻阅史籍，大致如此。”

说到卫绾，这又引起了刘彻不尽的思念，叹道：“卫太傅当初就曾劝告朕，凡事不可操之过急，现在回想起来，倒是至理啊！”

“卫大人归乡养老，可仍心系朝廷，皇上有时间不妨到他那里去走走。”

刘彻又想起那个耳背的申公，问道：“申公不知如何了？”

“在太皇太后下懿旨的第二天，他就回鲁国去了。”

“都是受了朕的牵累啊！但是朕不会甘心这个结果的。”

“皇上何出此言，不是还没有结束么？”

“嗯！好了，不说了，睡觉！”

话虽如此，但刘彻还是无法忘记过去一年的许多事情。第二天，他就和韩嫣、严助一起到南安门外的明堂去了。

沿着安门大街到了宣明里时，韩嫣告诉严助，赵绾就是在那里救了那个代地女子的。

严助听了之后叹道：“君子不养浩然之气，就很难做到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不修身焉能齐家？不齐家焉能治天下？夫子之言，金声玉振。不过话又说回来，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早设好了圈套让他钻，他

也不能幸免。”

刘彻在车驾里坐着，虽然听不见他们议论的内容，但眼前的一切，也勾起了他无尽的感慨。有人曾经向他说过，那女子是石庆安排到赵府的。他也曾想让有司查一查，可是太皇太后认为，一个民间落难女子，死了就死了，能查出个什么结果呢？何况这女子与赵绾一案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不管怎么说，都是赵绾自己不检点，才惹出如此大祸。冷静地自察，这不能不说是自己用人上的一大失误。如果当初把董仲舒留在京城……

刘彻摇了摇头，想把一切烦恼都丢在脑后。前路漫漫，他需要察终而思始，温故而虑新，需要从往事的阴影中走出来。

出了南安门，走过护城河，长安就在他们身后了。抬眼望去，满目萧瑟。除了驰道两旁的松柏依然苍翠，那在春天里婀娜摇曳的垂柳，那直穿云霄的白杨，那龙枝虬爪的老槐，现在都一个个形容枯槁，懒洋洋地站在冬日的平原上。

灰白的太阳照着大地，没有一丝暖意。睹物思人，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在他心中弥散，一种无法诉说的隐恨绞痛着他的情感。好在此刻张□前来报告，说明堂到了。

刘彻下令道：“你们不用总是跟着朕，朕想和两位大人随便走走。”于是黄门、宫娥和警跸们便远远地站在一旁。

仅仅一个多月，昔日庄严瑰丽的明堂已不忍卒睹。许久没有人打扫，遍地都是沙砾和灰尘。

懿旨颁布的第二天，石庆就遣人将明堂的围墙推倒了一个豁口，作为废弛的标志。石庆在行动前是奏禀了刘彻的，这既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刘彻不同意又能怎样呢？现在，看着这座曾经云集天下儒生的建筑就这样荒废了，他不禁自责。韩嫣和严助在一旁看了，心中更不是滋味。

三人正说着，就听到东南角传来吵闹声，韩嫣急忙上前察看，原来是警跸正在拦着一位儒生模样的人进入明堂。韩嫣一眼就认出那是诸侯朝觐时讲述儒家经典的公孙弘。

“哎呀！这不是公孙博士么？”韩嫣一边喝退警跸，一边恭迎道。

“先生怎么到这里来了呢？”

“唉！一言难尽。”公孙弘叹息道，“自从太皇太后的懿旨颁布后，太常寺要博士们终日研读《鸿烈》，《谷梁春秋》《公羊春秋》一概封存。下官无所事事，只好到这里聊表思念罢了。”

这时候，刘彻和严助已来到两人面前。公孙弘一见皇上，万般悲苦涌上

心头，匍匐在地，号啕大哭道：“皇上！臣罪该万死，臣不能为皇上分忧，眼看奸人得道，臣忧心如焚啊！皇上……”

刘彻扶起公孙弘，为他抚去衣服上的草叶，话语中渗入了许多的抚慰：“先生乃一代大儒，登坛讲经，弘扬儒学，功在社稷，何罪之有啊！”

待公孙弘情绪稍稍稳定，刘彻又问道：“太常寺近来都干些什么？”

“许丞相现今还兼着太常，正按太皇太后懿旨，抄写研读《鸿烈》。”

“淮南王前些日子也送了朕一部，文采斐然，吸收了道家、阴阳家和兵家学说，内容庞杂。不过依朕看来，这位淮南王大概是想做大汉的吕不韦吧？”

公孙弘、韩嫣和严助听了都十分吃惊，皇上在这样的日子里，竟对一部诸侯王的著述如此精稔，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只可惜，太皇太后只看到了《鸿烈》倡导黄老学说，却没有洞察到朕这位皇叔深藏的内心。”

刘彻接着对公孙弘道：“先生虽然潜心儒学，可也不妨读读《鸿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刘彻的一番话，让在场的几位大臣心结顿开。望着皇上年轻的脸庞，透过他坚毅的目光，他们觉得永寿殿的风波并没有击垮皇上的意志，他的精神如同坚冰下的江水，时刻等待着春天的爆发。面对皇上，他们内心生出诸多的惭愧。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抱定一个信念：有皇上在，新制就不会结束。

午后，刘彻一回到未央宫，长信殿詹事就过来传话，说太后让他过去。

经过永寿殿的风波，王姁消瘦了许多，鬓边又添了不少的白发。这些日子，她最担心的就是儿子不能承受人生第一次强大压力和命运中的第一个浪头。

“皇上近日可好？”

“好什么？什么事都是太皇太后说了算，孩儿就是一具傀儡。”

“彻儿，你要想开些。”

刘彻望着母亲倦怠的面容，心疼道：“母后！您瘦了！”

王姁环顾了一下周围，屏退了众人。

在大家退下后，王姁的母性顿时在身体里复苏，那慈爱的目光，那种亲

情润泽的话语，让刘彻获得了只有在童年时才有的抚慰。

王姼捧着刘彻的脸，久久地凝视着，泪水一滴一滴地掉落在刘彻的胸前，伤心道：“彻儿！你小小年纪，经受如此变故，娘心里痛啊！”

“母后！作为皇帝而不能主宰国家的命运，孩儿心里也憋屈啊！”

“哀家怎能体味不到彻儿的心思呢？儿啊！这就是当皇上的难处，你不能像别人那样由着性子来。你就是有千般痛苦，也得忍着。”

刘彻在王姼对面坐下来，说道：“孩儿昨夜还想到‘孝’字，觉得天下有‘大孝’与‘小孝’之别，为国家者，乃大孝；事亲老者，乃小孝。舍小孝而成大孝，乃帝王之责也。”

王姼皱了皱眉头问道：“彻儿的意思是……”

“对错其实就在一念间。倘若孩儿当初采纳了窦婴的谏言，也许会力挽狂澜。”

“不！彻儿，你没有错。”王姼擦干眼泪，说话的声音也明显沉重了，“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已历五世。先帝在世时，之所以会有吴楚之乱，皆因诸侯林立，尾大不掉。以致贾谊屡有削藩之策，文帝和你父皇却举棋不定。他们不是不想有所作为，而是时机未到。后来虽然吴楚枭首，七国兵败，然诸侯林立大势未改，任何举动都有可能导致汉室自相残杀，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因此，忍为上策。”

“可孩儿要忍到何时呢？年华流逝，时不我待啊！”

“这书中记载着一段往事，哀家现在就讲给你听。”王姼说着，就从案头拿起一卷竹简说起来。

“当年秦庄襄王殒薨后，秦王嬴政继承了大位，可国家大事皆决于丞相吕不韦。他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朝野莫不畏惧。为了宣示权威，他又招徕宾客三千多人，令他们‘各著所闻’，然后兼收并蓄，最后著出了一部《吕氏春秋》。当时嬴政已十八岁了，眼看就要举行冠礼了，可吕不韦就是不愿意交出权柄。你说，嬴政能不痛苦，能不愤怒么？”

“此时，李斯来到嬴政身边。他有一天在和秦王谈话时，意味深长地对秦王说到，古今成大事者，无不坚而能忍。昔秦穆公为强秦而事于周室，屈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此乃大忍也。儿啊！如果嬴政当年不能忍耐，哪还会有后来的秦始皇？小不忍则乱大谋。儿啊！你整日研习儒学，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你为何不懂这个道理呢？孟子说，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都容易，就是这苦其心志最不容易做到。做到了，就可以内修成圣，外化为王啊！”

王嫣娓娓道来，仿佛一股清溪缓缓地流进刘彻干裂的心田。哦！刘彻在心中感叹，看上去羸弱的母亲，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远大的目光啊！刘彻心里十分感谢母亲与他这次的谈话，让他的思绪穿破乌云，看到了希望。

“孩儿明白了。请母后放心，孩儿一定振作起来，为了母后，也为了大汉社稷。”

“你呀！真是个孩子。过些日子，你也该去看看你的姐姐了。”王嫣在这里说的是平阳公主。

月亮徐徐升起，银色的月光洗着历经沧桑的未央宫，洗着广厦连绵，宫阙嵯峨的都城长安。

……

王嫣比谁都清楚，劝别人容易劝自己难。一旦独处的时候，她就没办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先帝把儿子托付给自己，自己不但没有呵护好，反而弄成了今天这个局面，这使她在心里无法原谅自己。她曾暗暗埋怨过太皇太后滥施权威，当着田蚡的面她也恨不得把赵绾千刀万剐。恨过了，怨过了，她也就明白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九月初一，依照郊祀礼仪，朝廷都要从太庙中请出太祖高皇帝的衣冠，然后由宫廷仪仗护送到高庙祭祀，这种惯常的慎终追远让王嫣找到了诉说心中苦闷的机会。刘彻亲送太祖高皇帝衣冠回太庙时，王嫣却借故留下了。

地处长安东门，在武库以南的高庙里，如今供奉着太祖高皇帝、文帝和景帝的神位。王嫣跪在地毡上，似乎看见了景帝忧伤的目光，听到了景帝弥留之际艰难的喘息。她的泪水涌出了眼眶，先还是无声的，渐渐地就向隅而泣了。

“先帝啊！臣妾无能，远不能卫社稷，近不能护皇儿，臣妾有愧啊！”

“先帝啊！请您告诉臣妾，臣妾该如何才能无愧于列祖列宗。”

“先帝啊！您可知臣妾心中的苦……”

王嫣痛哭的时候，忽然听见身旁多了一个女人的哭声，转脸看去，却是窦太主。

一座高庙，异样悒惶。两个女人借着祭祀，诉说各自的心事。

“皇弟啊！你怎么说去就去了，我有事该找谁说啊？”

“皇弟啊！请你保佑娇儿为刘家生个龙种吧！你听见我的话了么……”

话虽两路，而心却是暗中连着的。一个为了儿子，可儿子是谁呢？不就是窦太主的女婿么？一个为了女儿，可女儿又是谁呢？不就是太后的儿媳么？两个女人不知不觉间就住了哭声，千般滋味都在彼此的目光中了。

窦太主行礼道：“不知太后也在这，妾身有礼了。”

王婊忙摆手说道：“自家姐妹，何必多礼。”

窦太主的话语里生出了劝慰：“多日不见，太后眼见消瘦了许多啊！”

王婊的心里也生出一丝温暖，嗯！还是韩嫣说得对，眼下最能与太皇太后说上话的就是这位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女儿了。想到这，王婊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她不能就这样看着儿子生活在太皇太后的阴影中，她要为儿子做点什么。

她很热情地向窦太主发出邀请道：“是呀！多日不见，妹妹也十分思念姐姐，若有闲暇，你我姐妹不如到长信殿中一聚如何？”

“多谢太后盛意，妾身正要进宫拜见太后呢！”

这话一出口，王婊就急忙要紫薇张罗回宫。

此刻，王婊与窦太主已坐在长信殿内了，共同的需要让她们从来没感到像今天这样亲切。她们忽然找到了许多共同的话题，聪明的太后则把话题选在了窦太主最关心的阿娇身上，她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婆婆对儿媳的关爱。

“妹妹近来又找太医给皇后把了脉，开了药，想来应该会有用的。”

“可不是么？皇后这么长时间怀不了身孕，妾身也很心急啊！”窦太主话锋一转，也焦急地说道，“说来也真是的，母后忽然来这一手，对皇上周围的大臣又打又压，朝政诸事皆决于长乐宫，皇上这对小夫妻心境能好么？”

窦太主可以这样说，但王婊却不能顺着应，她只好拣了许多言辞称赞太皇太后。

“妹妹言重了。母后之所以如此，也是为了大汉社稷。妹妹每每在皇上请安时，都不忘提醒他要修己正行，细心体味太皇太后的良苦用心。”

窦太主笑道：“也就是遇上太后这样宽宏大量的人，若是那个栗姬，不定会闹出一个怎样的局面呢？不过话虽如此，可皇上毕竟也到了主政的年龄。依妾身看来，黄老也罢，儒家也罢，只要是为了江山长治久安，何必要分得那么清呢？”

王婊在这些问题上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她只笑眯眯地听着，频频地点

头。窦太主的话很对她的心思。但她明白，在窦太主信马由缰的时候，她的眼神所传递的意思，要比她口中的言辞要激烈得多。

窦太主的心情今天分外好，她重新找回了当年在景帝面前时的尊严，她说道："有一个彻儿和娇儿牵着，窦氏和王氏不就是一家么，为何如此剑拔弩张呢？明日妾身就进宫去劝劝母后，要她不要总是把大事小事都攥在手里。"

王婊赶忙摆手道："姐姐千万不要这样，太皇太后乃大汉柱石，那是一天也离不开的。"

什么叫欲擒故纵？就像王婊现在这样。她越是阻拦，太主就越是上心。

"这是妾身与母后之间的事情，与太后没有关系。彻儿怎么说也是妾身的女婿，妾身岂能坐视不理？"

"姐姐的大恩大德，彻儿不会忘记的。"王婊说着，就向紫薇招了招手，不一会，就见她捧着一尊精致的高颈竹节熏炉进来了。

……

第十一章

公主明理救汉使 刘彻动情遇红颜

云如风干的棉絮挂在青色的天空，偶尔有苍鹰掠过，然后又挥动着翅膀飞向遥远的天际。张骞勒住马头，南望祁连山，觉得三百多人的队伍，行走在这狭长的山道间，仿佛一叶孤零零的小舟。眼前除了一片片的衰草，再也看不到耕牛漫步田头的散淡。有时候走上半天，才能看见散落在草原上的几顶穹庐。

故土有多远，那情感的量尺在游子的心底。尽管陇西是大汉的西部边陲，可只要站在那里，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也带着长安的温度。而如今，他才真正地感受到了异国他乡的寂寞。

前几日，在陇西的一个驿站，张骞与陇西太守作别。马上相揖，太守话里为张骞壮行——从此往西，就不再是大汉国土，而是匈奴休屠王的领地。那休屠王狷狂倨傲，常常派遣军队袭扰陇西，杀我吏民，掠我财物，望使君小心谨慎，尽量避其锋芒……

太阳升上头顶的时候，清晨的寒意渐渐退去。张骞与堂邑父并马行走，话里自然绕不开河西的风土人情。

堂邑父道："这里原本是大月氏的领地，与我朝接壤。那时候，大月氏兵强马壮，匈奴奈何不得。但自冒顿单于以来，大月氏国势逐渐衰落。文帝十四年，冒顿单于率军攻入大月氏，杀了月氏王，用他的头骨做了酒器。并分河西土地给浑邪王、休屠王、折兰王、卢侯王等。从此，匈奴就成了大汉的严重威胁。"

"哦！"张骞沉吟了一下，就从背囊里拿出匈奴全图，果然此处标示的是大月氏国，这让他对皇上凿空西域的深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如果能够与大月氏联手，那么根除边患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但是，眼下他要担心的是三百多兄弟的安危。陇西太守说得对，必须避开休屠王的耳目。想到这里，张骞对堂邑父道："你去告诉后面的兄弟，跟上队伍，切勿喧哗，我们要速速过境。"

"诺！"堂邑父拨转马头，朝后奔去。

这些日子以来，堂邑父陪着张骞晓行夜宿，张使君的举止都看在他眼里。匈奴人说，猎鹰再嫩，也是兔子的天敌。汉人也说，有志不在年高。不要看张使君年轻，可办起事来沉稳、庄重……

队伍贴着祁连山北麓一直向西，正午时分，来到石羊河畔。张骞找了一山坳避风处歇息，并派人到河里汲水造饭。离开陇西时，太守送了一些熟羊肉和用麦粉做成的糇粮。为了不耽误行程，张骞要大家赶快做饭，然后尽快赶路。

在大家忙碌的时候，张骞靠着向阳处坐下了。紧张奔走的日子，所有的乡思都被压在心灵深处，可只要一静下来，那思乡之情还是悄然爬上了心头。

离开长安时，他曾向祖父去了一封家书。他在信里只是询问了祖父起居，并没有将西去的消息透露半字，他害怕因此让老人家寝不安席。

父亲当年死于意外，母亲随即改嫁，祖母因思儿心切，也郁郁而亡，祖父就成了他惟一的亲人。教他读书做人，送他北出南山。可他自从来到长安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每思及此，他总是充满内疚。这一去，尚不知几时才能归来。也许，在他归来之日，祖父早已驾鹤西去了，这份思念让他心里酸酸的。

他就这样让自己的思绪慢慢展开，却不料一场危机正在渐渐临近。当马蹄声响过河滩的时候，他看见一队匈奴骑兵朝这儿奔来了，而他的部下也纷纷亮出了兵器。

张骞从地上站起来，迅速来到队伍面前，扫视了一眼严阵以待的部下道："少安毋躁，我们身负皇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妄动手中兵器。"说话间，匈奴骑兵的身影就渐次地清晰了。

“什么人吃了豹子胆？竟敢闯入休屠王领地？”奔跑在前面的匈奴将领大吼一声，看他的装扮，至少也是个当户。

堂邑父见状，急忙上前说话：“小人见过将军，我们是前往西域的商贾，在此休息片刻即走，还望将军给个方便。”

“商贾？”当户狐疑的目光转向张骞，就看见了他手里的汉节。

“既是商贾，怎么会拿着汉节？”当户说着，就朝身后的士卒挥了挥手，匈奴骑兵立即四处散开，把使团围在中间。

“你要说实话！否则，休怪刀箭无情！”

事情既已穿帮，张骞也不打算隐瞒，上前有礼道：“不瞒将军，我等确非商贾，乃大汉使团，欲往西域寻求通商。”

“什么通商？兔子再狡猾，也逃不过鹰的眼睛！分明是在刺探军情。给我拿下！”当户大声道。

堂邑父大喊一声道：“弟兄们，操兵器！”

霎时间，三百多名勇士刀光闪闪，与匈奴骑兵形成对峙。大家把目光投向张骞，只要他一声令下，就会拼个你死我活。但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命令，而是看到了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平静。

“张骞奉诏，是为寻求睦邻而来，将军不必动手，我们随将军去就是了。”

当户听不懂张骞绕口的话，瞪着眼问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堂邑父急忙上前解释：“大人的意思是说，跟着将军去见休屠王就是了。”

当户听了，嘟囔道：“那还废什么话？走吧！”

一干人上马驱车，在匈奴人的挟持下来到姑臧城。适逢休屠王北来察看兵情，长期闭塞，偏居一隅的他对大汉国情知之不多，忽地遇上了自称大汉使团的三百多人，惊异中又多了许多新奇。他拿着汉节看了半天，才抬起头凝视被缚了绳索的张骞，目光中露出狡黠：“你果真是汉使？”

张骞一脸愠怒道：“我乃堂堂大汉使节，何须隐匿行踪？倒是王爷不通礼仪，对一个寻求通商的使节如临大敌，让本使可笑。”

休屠王遭到奚落，尴尬之余，转而恼怒道：“羔羊还敢在野狼面前撒野，你不怕死么？”

张骞冷笑一声道：“据本使所知，大汉隆虑公主现为阏氏。王爷杀了本使

不要紧，若是因此而导致两国战事重起，单于追究下来，您恐也难辞其咎吧？”

“你说什么？”

堂邑父在一旁解释：“使君的意思是，我们是大汉的使节，如果您杀了我们，单于怪罪下来，您能担当得起么？”

“这……”张骞如此说辞，让休屠王很意外，但就此收场，他又觉得威严顿失，于是又问道，“既是汉使，就该持通关文书，何故本王只见汉节而不见文书？”

张骞又笑了笑道：“敢问王爷，匈奴主政者是大单于，还是您休屠王？”

“这还用问，当然是大单于。”

“那就是了！本使在大汉也只闻匈奴大单于之名，现在休屠王要本使交出文书，是否欲取大单于之位而代之？”

这番话让休屠王一时语塞，未及回过神来，又听张骞道：“今日张骞以汉使身份被王爷囚禁，本已没有求活之念，现在就请王爷取了本使项上人头，好去向大单于邀功。但张骞一死，我大汉雄师必席卷而来，何去何从，请王爷三思！”

气氛急转直下，休屠王眼看乱了方寸。这时候，陪坐在一旁的当户侧身对休屠王低声耳语，才见他的脸上渐渐有了活泛之色，说话的口气也收敛多了。他吩咐左右松了张骞的绳索，要当户好生招待。

“呵呵！”休屠王脸上堆着笑道，“既是汉使到来，本王也不敢私自做主，待明日本王便送使君去单于庭，大单于想怎么处置都行……”

张骞听了这话，心情就不由得沉重了。原本打算借一场唇枪舌剑逼迫休屠王放行，却不料他意出邪处。这误了行程不说，倘若单于欲加阻挠，岂不负了皇上的嘱托？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这一番心头的翻波卷浪，都被他眉宇间的淡定从容掩盖了。张骞伸了伸酸疼的胳膊，一步上前把汉节持在手中。这时他听见穹庐外传来红鬃马的嘶鸣，哦！那是堂邑父在帐外等着呢……

军臣单于和隆虑阏氏生下的小王子已经七岁了。

在诸多的王子中，他是惟一的混血儿，这使他的体形比同龄的小孩大了许多。不过，只有隆虑阏氏才知道，他那双眼睛，他说话时的声音和节奏太像小时候的刘彻了。

十多年来，刘彻声泪俱下的呼唤，没有一天不在她的耳际萦绕。她明白无论是贵为阏氏，还是岁月在她身上打上的匈奴人印记，她永远都割不

断与长安的血缘。因此，尽管军臣单于给小王子起了一个“呼韩琅”的名字，但隆虑阏氏却在心中为他珍藏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刘怀。

军臣单于很喜欢呼韩琅，刚刚六岁，就为他安排了老师。他每天带着呼韩琅朝拜太阳神，训练他骑羊——匈奴习俗，孩子从骑羊开始，到了一定年龄，才改为骑马。

而隆虑阏氏却暗地做着另一件事情——教儿子汉朝的文字；为他讲述外祖父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告诉他舅舅如何才智过人、英武雄健。现在，趁军臣单于和众大臣聚会之机，她把呼韩琅叫到帐中来，检查儿子近来的学业。

等待儿子的时间，是隆虑阏氏最感漫长的时候，惟一能够让她安静的就是弹奏多年来相伴的琵琶，吟唱她用乡愁填写的歌词：

苍山巍峨兮长城长，

长城之内兮有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痛断肠，

望断云山兮情已觞。

鸿雁南飞兮去复还，

带我心魂兮一同往。

……

阏氏唱着唱着，泪水就如断了线的珠子流淌下来。

她怎能不伤心呢？

父皇驾崩的时候，军臣单于派出庞大的使团参加了葬礼。使者回来后告诉她，父皇就葬在阳陵，但她却没有机会看父皇最后一眼。

她怎能不伤心呢？

刘彻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军臣单于又派出庞大的使团前去致贺，回来的时候，使团带来了新皇赠予她的珍珠、绢帛。可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刘彻坐在帝位上是怎样的风采。

去年十月，诸侯朝觐的时候，皇上特邀了军臣单于，封都尉李穆奉命随使团前往，她托李穆为母后带去了裘皮锦衣。李穆回来后，为她带来了母后的来信。

若是在长安，哪怕是嫁给一位平民百姓，她都有省亲的机会。可现在，

她只有伴着琵琶度过一个个长夜了。

惟一让她欣慰的是，怀儿一天天长大了。此刻，紫燕带着他进帐来了。

呼韩琅看上去足有八岁少年的个头，大概是因为贪玩挨了紫燕的责备，现在还噘着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母亲唤孩儿来有何吩咐？”在阏氏面前，呼韩琅说着汉话。

“娘就是想问问，最近《论语》读得怎么样了？”

“孩儿……孩儿……”

紫燕笑着打趣道：“刚才还像一头发怒的小狼，怎么这会儿不会说话了呢？”

“一定又是贪玩，受到姨娘的训斥了吧？”

自己养的儿子自己知道，阏氏心里很清楚，出生在草原，吃着牛羊肉长大，受着匈奴习俗熏陶的儿子对绕口的汉文不感兴趣。但对她来说，汉文是她情感的寄托，她只有听着儿子背诵那些来自故乡的经典，才不会忘记他身上的汉家血统。

“不是为娘说你，这样贪玩可不行。你舅父八岁时已经是大汉太子了！”

呼韩琅低着头，小声说道：“母亲，不是孩儿不愿意学，实在是夫子的话太绕口了。而那些汉字，更是难学。孩儿……”

“不好学也得学。要知道，你是汉家的外甥，总有一天要到长安去。如果见了你舅舅不会说汉话，岂不让舅舅伤心？”隆虑阏氏加重了语气。

“孩儿记住了。”

“记住了就好，如有不懂的地方，你可向李穆请教。”阏氏脸上露出喜色，“你现在为娘背诵一段《论语》吧！”

“是，孩儿遵命！”呼韩琅摇头晃脑地念道，“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天真的样子，让一旁的紫燕忍俊不禁。

呼韩琅瞪着紫燕说道：“姨娘笑什么？难道我念错了么？”

紫燕止住笑，对阏氏道：“公主看看怀儿的神态，像不像当年的皇上？”

阏氏叹了一口气，幽幽道：“本宫当年离开长安的时候，皇上还只有四岁，现在过去这么些年了，他已经做了皇上，但愿他能像父皇那样有作为。”

说完，阏氏转脸又要呼韩琅把文中的意思讲给她听。儿子的声音，如四月的春风吹皱了阏氏的心湖，她忘情地将儿子搂进怀抱，在他的额头烙下唇印。可呼韩琅却摇着头挣脱阏氏的怀抱："母亲不可这样，孩儿已经是大人了！"

阏氏就忍不住笑了："怀儿还不好意思了。"

这时候，从帐外面传来脚步声，紫燕忙出帐去察看，原来是李穆来了。

他为隆虑阏氏带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休屠王在河西一带俘获了三百多名汉人，现在已押到单于庭来了。

"都是些什么人呢？"

"听说为首的叫张骞，手中持着汉节，车上拉着的都是丝帛和银器。"李穆答道。

阏氏明白了，这一定是皇上派到远方的一个使团，那缀着红缨的汉节表示，他们是一支寻求友好的队伍。他们没有北行到龙城，而是一直向西，这表明他们是要穿越匈奴国到很远的地方去。

阏氏眉头一皱，说道："单于应该明白，既是持节的使者，就应当以礼相待，放他们过境，为何要将他们扣留呢？"

李穆知道阏氏是一位很重情感的人，不要说是三百多名汉人，就是从天空飞过一只南来的候鸟，都会让她双目流连，心驰神往。

"单于将会对他们怎样呢？"

"单于会不会杀了他们呢？"

"单于会不会因此而再起烽火呢？"

伴随着杂乱的脚步，阏氏提出了一个个问题。

她再也无法在穹庐中待下去了，她让李穆将王子带回去，随后便朝帐外喊道："紫燕，备马！"

这是建元三年的五月，是匈奴人欲望最冲动的季节。

此刻在单于庭中，军臣单于和身边的臣下们正围绕如何处理汉使而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吐突狐涂认为，张骞一行，手持汉节，车载辎重，穿境而过，并无恶意。随意扣押，显然失理。况且自汉朝新皇登基以来，虽小有摩擦，但总的来说，两国边境安宁，如果因为扣押汉使而导致烽烟再起，势必会生灵涂炭。

而耶律孤涂和曾经在剿杀东胡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左屠耆王则认为，张骞等人通商是假，刺探军情是真，应该杀之以绝后患。

提起汉人，耶律孤涂总是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他大声道：“单于，看狼的脚印就可以知道它是向羊圈去的，看狐狸的笑容就知道它心怀一肚子坏水。匈奴人的眼睛是太阳神给的，能穿破汉人的皮，看到他们的心。虽然多年来汉朝与大匈奴和亲，但它一刻也没有放弃灭我族群的企图。张骞一行，显然有奸细之嫌，应杀之才能解朝野之虑。”

“难道你不担心两国战事再起么？”

“怕什么？我大匈奴控弦数十万，战马百万匹，难道还怕小小的刘彻不成？”

右屠耆王道：“杀掉汉使，违背惯例，一旦打起来，周围的国家一定会为汉朝说话的。”

“大匈奴连汉朝都不怕，难道还怕那些小国议论吗？对匈奴人来说，这个天下就是弱肉强食的天下。王爷为何对汉人惧怕到如此地步，真是愧对我大匈奴的祖先！”左屠耆王讥笑道。

“你！”右屠耆王顿时黑下脸来，脸色变得十分冰冷，“本王跟随单于征战无数，怕过谁呢？”

这个左屠耆王，平日趾高气扬，与右骨都侯沆瀣一气，经常挑唆大单于对汉朝作战，致使两国屡有风波。现在他又寻衅滋事，不是引火烧身么？

他轻蔑地看了右屠耆王一眼，笑道：“王爷若是不服，可与本王比试比试。”

“比就比，难道本王怕你不成？”

两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就听见帐外一声“住手！”隆虑阏氏已跨进帐来。

“战争还没开始，自己人倒先斗起来了，你们不惭愧吗？”

匈奴风俗，一向尊重女人，加之隆虑阏氏又是大汉公主、大单于的最爱，自然备受大家的尊重。左右屠耆王被阏氏呵斥，忙单膝跪地，一场即将爆发的格斗遂告平息。

阏氏不等军臣单于说话，就自顾自先说了：“大单于身为一国之君，怎能看他们无谓地打杀呢？刚才臣妾在帐外就听见单于和众大臣说扣留汉使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军臣单于抬起头来面对阏氏，觉得此事无法隐瞒，于是说道：“休屠王在

河西捉到张骞一行三百多人，疑是汉朝奸细，寡人正与众位大臣商议该如何处置。”

“那这些汉人所持何物？”

“持有汉节。”

“所带何物？”

“布帛银器。”

“准备去往哪里？”

“听他们说要到大月氏。”

“既是这样，臣妾就有话问大单于了！”

“阏氏有话尽管说。”

“大单于可曾想过，世上哪有人持节来做奸细的？世上哪有车载布帛、银器来刺探军情的？他们带着这些东西到大月氏去，显然是意在通商啊！”

“这……”

“单于！臣妾远离长安，来到单于身边。虽然昼夜思念故土，却不曾想过要返回长安。为何？就是为了汉匈之间的和平。今汉朝新皇登基，百废俱兴，对我国并无用兵之意，单于为何要重燃烽火呢？”

阏氏说话的时候已经来到单于身边：“而现今汉朝新皇，乃臣妾胞弟，年轻有为，高瞻远瞩，这正是再续两国和平关系之良机。倘若单于听信谗言，杀了张骞等人，必然会激怒汉朝君民，一旦用起兵来，不仅两国百姓要遭受兵祸之苦，而且孰胜孰负，也未可知呢！臣妾已为单于生下琅儿，汉与匈奴更是甥舅之亲，两家若是兵戎相见，岂不让臣妾伤心？”

阏氏说着说着，眼中便涌出了泪花。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可有几人体察得到这柔软的魅力呢？有几人能透过她们的呢喃软语看到这至强至坚的力量呢？在军臣单于的周围，有着众多的阏氏和王妃，可隆虑阏氏的言语和温情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平复他躁动的心。

他不得不承认阏氏的每一句话都如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弦，让他无言以对。但他是一国之君，他深知匈奴与大月氏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如今，汉使想过境去大月氏，他也不能不心存忧虑。

既不能杀，也不能放，单于进退维谷，难以定夺。他环视帐内，右骨都侯和左屠耆王板着面孔，皱着眉头，对阏氏的话很不以为然。再看看左

骨都侯和右屠耆王，倒是频频颔首。

他知道，作为元老，左骨都侯向来处事稳健，颇多谋略。果然，顺着阏氏的话音，吐突狐涂说话了，一向主张汉匈和睦的他怎能看不出单于此刻矛盾的心理呢？身处相位，他虽然不主张杀掉张骞，可也不主张放他们过境，老谋深算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阏氏说得很有道理！张骞他们万万杀不得，可也万万放不得。既然眼下还不知道汉使的真正意图，为什么不让他们留在匈奴，是羔羊还是野狼，一试不就知道了？”

隆虑阏氏没想到左骨都侯会提出这样一条奏议，她忙转身望着单于，希望他能够驳回左骨都侯的奏议，做出放行的决断。

军臣单于站了起来，他轻抚着阏氏的肩膀，通过久握弓箭的手传达着他的情感，他希望自己心爱的女人站在自己角度去考虑此事。

“阏氏呀！寡人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匈之间的和睦。可是，地处西方的大月氏从来就没有忘记仇恨，何况还是我们把他们赶走的呢！现在汉使要到敌国去，岂能不引起寡人的疑虑？请阏氏想想，倘若寡人要派使节从大汉过境到南越国去，汉皇会不会答应呢？”

“单于……”隆虑阏氏还要说话，却被他摆手制止了。

“寡人决定留他们在匈奴住一段时间，如果他们真是要通商，寡人自会放他们西去的。阏氏，这样总可以了吧？”

“单于圣明！”大家叫嚷道。

隆虑阏氏还能说什么呢？单于毕竟是一国之君，他决定不杀汉使，已给足了自己颜面。不管怎么说，汉使的危险暂时解除了，她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

平阳公主的性格与远在草原的隆虑妹妹相比，相差实在是太大了。倒和姑母窦太主很像。的确，这两个女人的经历太相似了。她们都身居长公主的高位，都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都有一个才气平平却经常病恹恹的丈夫。

在平阳公主的记忆中，她的姑母总是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她开朗的笑声时时在父皇耳边响起，而父皇对姑母的尊敬也曾带给她做女人真好的感觉，她不用和男人一样去承担很大的压力，却能得到男人得不到的东西。

而当姑母和母后待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姑母常

常哀叹自己命途不济，虽然有一个丈夫，却跟守活寡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遭遇渐渐改变了她的性格，使她变得刻薄、尖酸，尤其对女人有着一种阴冷的妒忌和仇恨。但她和母后之间却因为有了某种利益关系而变得融洽起来。

新皇登基之后，馆陶公主顺理成章地晋升为窦太主，地位也更高了，那么等皇上有了太子，是不是意味着太主的桂冠也在等待着自己呢？

一想到太子，平阳公主的目光就黯淡了。说起来，阿娇进宫也有几年了，可为什么总怀不上龙种呢？这不仅让窦太主着急，就连她的母亲、当今的太后也时常忧心如焚。

作为皇上的大姐，她如果不操这份心，又有谁来为母后分忧呢？开春以来，她就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为刘彻选妃的事情上来了。她要为皇上选一位美丽贤淑的新皇妃，为他生下一大堆的皇子。她要让母亲和小弟知道，她有着一双识人的慧眼。

现在，一群从各地选来的少女已经站在平阳公主面前了。她们一个个身材苗条，两肩如削；那肌肤细腻如脂，润滑如水；那手指柔嫩如笋，长细如叶。

平阳公主缓缓地掠过一张张俏丽的脸庞，她惊异上苍的鬼斧神工。虽说她们一个个都是美人坯子，可每个人的气质又都各有不同。有的笑靥可人，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婉转蛾眉，有的低眉弄目。

她轻轻呷了一口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紫娟是太后身边地位仅次于紫薇的人精，果然把公主的心思理解得十分透彻。当平阳公主正想知道她们对宫中礼仪的掌握时，紫娟的声音已经如竽笙丝竹似的在她的耳边轻轻响起。

“公主是要看她们的步法和礼仪么？”

平阳公主点了点头。紫娟也不说话，只是向面前的少女们招了招手，就见她们依次地轻移莲步，缓缓地向公主走来。在一一演练了如何拜谒太后、太皇太后，如何恭迎圣驾，如何接待皇家公主和妃嫔后，平阳公主没有任何表情。仅仅这些还不够，在皇上身边的女人怎能只如花瓶一样的徒有其表呢？

公主的这一点心思，早已传到紫娟的心中去了。于是她又一招手，少女们便都到后堂换了统一的舞装，在悦耳的乐声中表演了最能展现女人形体美和温软柔声的《踏歌舞》。一时间，舞姿翩翩，云转飘忽，纡修袖而将举，似惊鸿之欲翔。

平阳公主正看得入神，孰料一位少女在大厅间来了一个大旋转，很潇洒

地飘落在她面前只有几步远的地方。

一个惊鸿回眸，那千般的风情，万般的妖媚便从那双明亮的眼睛中飞了出来。只是这眉目传情中多了几分挑逗的意味，这让公主心中极不舒服，让她在这一刻想起了栗姬。

这样的女人怎么配为皇上的妃嫔呢？倘若她有一天得势，在皇上耳边妖言惑众，岂不是朝廷的灾难？平阳公主刚才还挂在脸上的笑容顿时荡然无存，冷冷地瞅着眼前的这个女人，眼光似乎要穿透那凝玉般的肌肤，把她的五脏六腑看个明白。

乐师们见公主变了脸色，一个个不知所措。再看那少女，笑容僵持在眉宇间，仿佛一尊玉雕的人儿。

“你从何处而来？”公主就这样看了少女许久，才冷漠地问道。但是，她没有从方寸已乱的姑娘那里得到答案，公主便越发地恼怒了。

“似你这样妖媚之女，一脸凶兆，前世不是鬼魅便是妖狐，岂能容你在府上作孽。来人，拉下去！”少女这时才明白过来，是那双秋水惹下了杀身之祸。她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捣蒜般地连连叩首，乞求公主饶命。

紫娟在一旁看了，倒吸一口冷气，心中道，她简直就是窦太主的化身，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直到卫士拖着那女子出去了很长时间，她的求饶和哭声仍然在紫娟耳边回响。

“紫娟，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

“是不是在怜悯那妖人呢？”

“紫娟怎么会呢？”

“呵呵！本宫料你也不会的。”

平阳公主早已把刚才的恼怒和不快抛之脑后，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的说道：“好吧！今日就到这里。先带她们下去吧，本宫累了。”

“诺！”

这半天的观看，平阳公主虽然有些累，但却增加了她的信心。她相信在这些如花似玉的少女中，一定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皇上心爱的妃嫔。到了那时，她在未央宫将会是怎样的风光和荣耀呢？公主一边想着，一边伸了伸发酸的胳膊。

几位侍女见公主起了身，急忙上前搀扶。当平阳公主刚刚步下大厅的台阶时，她脚步骤然停住了。从乐坊中传来婉转清亮的歌声，驱散了她的

困顿和疲倦。那歌声仿佛春风，仿佛春水，让她神清气爽。

穿过竹林枝叶的缝隙，她看见一位俊俏的女子正伴着音乐且歌且舞。

“哦！那不是卫子夫么？怎么把她给忘了。”

……

两天之后，便是建元三年的清明节。平阳侯曹寿陪同皇上祭扫皇陵回来，带给平阳公主一个欣喜的消息，皇上将到府上来小住一段时间。她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她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刘彻被安排在中心的位置，而曹寿和她则分别在两边作陪。现在，朝廷事无大小都要请示太皇太后才能最后定夺，她清楚弟弟不是那种甘愿被人左右的皇帝。她尽量不去触及这个话题，只是要曹寿殷勤地劝酒，而她则伺机去完成策划已久的夙愿。

看着刘彻心境不错，她很适时地把关乎皇家命脉的话题提到了面前：“皇后近来还没有怀孕的迹象么？”她说话的声音很低，连曹寿也没有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

刘彻摇了摇头，仰起脖子，一口饮下爵中之酒。曹寿见此，忙又为皇上斟满了。

“这怎么好呢？皇上不能无后啊！”

刘彻阴郁的眼睛被酒酿燃烧得血红，从胸中发出沉闷的低吼：“朕现在只是个傀儡，还管什么有后无后？”

看弟弟这个样子，平阳公主心中也很不好受。这哪是刚刚登基时那个踌躇满志的皇上啊！他苍白的脸色下有一个多么痛苦而又饱受折磨的灵魂啊！

在这样的心境下饮酒是很伤身体的，父皇留下的皇子一大群，可她只有刘彻这个亲弟弟。她不能看着他每日都在受折磨，她更不能看着他在无所作为中消沉下去。她希望自己能够给他的生命注入重新崛起的力量。

“皇上不必再想那些伤心的事情了。今日春和景明，臣妾为皇上准备了乐舞，皇上可有兴致观看？”

她见刘彻不置可否，便要府令到后堂安排。不一刻，整个客厅就乐声绕梁，一群身着淡青色舞装的歌伎婷婷袅袅地进了前厅。

踏歌兮渭水汤汤而东去，

舞袖兮终南巍巍而耸立。

踏歌兮杨柳依依而碧垂，

舞袖兮长天昊昊而云飞，

踏歌兮吾皇仗剑御社稷。

舞袖兮万民安乐呼万岁，

踏歌兮，舞袖兮。

水逶迤，山崔嵬。

……

伴随着旋律的起伏，舞者前俯后仰，脚步虚虚实实，婉转悠扬，有如龙趋凤回、行云流水。尤其是那些从眼前飘过的纤纤细腰，风姿婀娜；而那长舒的舞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的弧线，似乱花飘摇，又似霓云簇簇，把曹寿看得两眼发光。

平日慑于平阳公主的威严，曹寿从来不敢正眼瞧一瞧这些人间精灵，今日借皇上的光，他大饱眼福，禁不住引颈张望，那一颗心便心猿意马地离缰而去了。这一切都被平阳公主收入眼底，她眉目间顿时涌出万千嗔怨，却当着皇上的面不好发作，只好瞅个机会干咳两声。

曹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很快地调整了坐姿，对刘彻道："皇上！这可是公主特地为您安排的啊！"

可是，当平阳公主打量刘彻时，却见他目光冷漠，心不在焉，甚至昏昏欲睡，仿佛眼前的乐舞离他非常遥远。显然，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能进入他的视线。她很失望，一腔兴致霎时一落千丈。皇上不喜欢，女人们就是舞断了腰肢，也是枉然！

她正欲中止乐舞，却听耳边的旋律忽地变了。始则急促跌宕，旋而舒缓婉柔。平阳公主抬头看去，啊！原来是卫子夫从厅堂的左角飘然入场了。

就在这时候，她听见刘彻"啊"了一声，只见他睁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痴痴地望着卫子夫轻盈摇曳的风姿，目光追逐着卫子夫在大厅里来回流转，胸膛也因为卫子夫的到来而剧烈地起伏着。

踏歌的歌伎们悄悄地退了，刘彻的眼中只有卫子夫的影子在摇动。

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每一次流转，每一个顾盼，都把多味的感觉传达给刘彻，是忧郁的美，还是凄婉的美；是恬淡的美，还是娇柔的美。他只要与她目光相对，就有一种被燃烧、被融化、被震撼的感觉。

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目光？那忧郁，他只在母后的眼睛中读

过；那凄婉，他只在隆虑姐姐的回眸中看见过；那恬淡，只有参透了人生的女人才会如此安谧；而那娇柔则把她化为一汪春水，漫过他的心灵。

那是怎样的歌声啊！是冰雪融化后山泉的叮咚，是春日枝头黄鹂的婉转，是北国笛声的如慕如诉，是江南丝竹的如缯如缕。时而低吟浅唱，时而引吭高歌，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平湖秋月。

乐莫乐兮心相知，

苦莫苦兮将远行。

将远行兮吾相送，

杨柳依依兮知我情。

为君且歌兮舞广袖，

天涯海角兮伴君影。

坚石峻峭兮多磨砺，

高树秀林兮多悲风。

长天赐剑兮斩腐恶，

荡平浊浪兮世清平。

……

整个大厅里除了乐师们的演奏，就只有这天籁之音在刘彻耳边回旋。他的眼睛模糊了，他强烈地感受到，这词，这曲，就是他此刻心境的写照。

啊！汉宫粉黛无数，人间佳丽无数，究竟有几人能像她这样读懂朕的内心呢？

刘彻眼前幻化出一幅幅动静交叠的画面：一轮皎月轻盈窈窕地在云彩间穿行，满天云彩追逐着月亮轻快的脚步，一位天上的仙灵，从月中脱颖而出，飞翔在万里云天。她宽大的长袖携带着云彩的多情，把万里长空织成流光溢彩的云锦；她的身上洒满银色的月光，在星际间裁出绚烂璀璨的霓虹。

长天赐剑兮斩腐恶，

荡平浊浪兮世清平。

……

这歌声，仿佛天际间一声叹息，重重地敲着刘彻的心弦，于是，天空忽然变得一片阴暗，恍惚间，刘彻似乎觉得自己握着长剑，腾空而起，与卫子夫共舞于茫茫苍穹。

他的长剑划过云山雾岭，在天地间劈开一道闪电；他的长剑刺向云涛雨浪，在太极深处唤来阵阵雷鸣。他的长剑与卫子夫的长袖交织在一起，他强健的体魄与卫子夫的倩影凝结在一起，他火焰般的目光与卫子夫秋水般的眸子碰撞在一起。

刘彻的郁闷因为与一个女人的共舞而获得了空前的释放，他在意念深处将自己化为一条巨龙，而身旁的卫子夫分明是与他相依相偎的彩凤。

电闪处，刘彻牵着卫子夫的长袖急速地旋转、翻飞；流光中，卫子夫舞姿带起的风在刘彻的剑刃上划出一阵阵鸣响，那是夏风掠过竹林的节奏，是万花散开的耀眼。

忽然，卫子夫似一只受伤的小鸟跌跌撞撞，她被刘彻轻轻地托起，一缕黑发顺着俏丽的双肩瀑布般地流淌到刘彻的膝前。

乐师们忘记了演奏，他们的目光聚在刘彻和卫子夫身上。

平阳公主惊呆了，她的心随着刘彻和卫子夫的狂舞而上下翻飞。

曹寿沉醉了，他不知道用怎样的话语描绘眼前的情景，只是两片厚唇张着，发出“啊呀”的感叹。

站在帐后的黄门和宫娥们屏住了呼吸，皇上的刚健，卫子夫的阴柔，让他们都认为这是一对天作之合。

一曲终了，大厅内在寂静片刻之后，爆发出“皇上万岁”的欢呼声。

从歌舞中清醒过来的卫子夫发现自己被刘彻拥在怀里，顿时满脸通红，低声道：“妾身惊动了皇上，罪该万死。”

刘彻诡谲地笑了笑，对平阳公主说道：“朕要更衣了。”

眼前发生的一切，让平阳公主笑逐颜开。看来，她多日来的运筹终于因卫子夫的出现而达到了目的。她轻轻地拉了拉卫子夫的衣袖，朝着皇上的身影努了努嘴，说道：“还不快去伺候皇上。”

卫子夫面露难色：“公主！这个……奴婢……”

“这个什么？宫中的女子谁不盼望皇上的雨露呢？”平阳公主不由分说，催促卫子夫进了尚衣轩。

刚一进去，卫子夫就被刘彻有力的臂膀抱住了，他喘着粗气道：“美人儿！朕的美人儿……”

刘彻在卫子夫身上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和快意，这使他许久以来已经淡漠了的东西逐渐苏醒、崛起。他们狂热地交欢，放纵地媾和，用各种姿态和心境演绎着人性的优美和激越。他们从生命腾飞的战栗中触碰到了彼此的情感，直到东方鱼白，才带着倦意进入梦乡。

醒来的时候，春日已爬上了侯府高大的桧松枝头。刘彻展开双臂托起卫子夫，轻轻地放在梳妆台前，铜镜里就映出女人端庄还带着惺忪的脸庞。

“子夫！朕昨夜过于冲动了吧？”

卫子夫回眸给了刘彻一个灿烂的笑容，她没有说话，她全部的感受都融在笑意中了。她看了看垫在身下的“铺垫”，眼角溢出泪花。

“为何哭了？”

“不！妾身是在高兴。”

“朕要带你回宫去。”刘彻捧起卫子夫的脸说道。

“这要公主允准才行。”

“小傻瓜！难道你还看不出公主的意思吗？就是她要你陪伴朕的。”刘彻拿起了梳妆台上的眉笔说道，“朕要为你画眉。”

卫子夫躲闪着：“皇上！您别折杀妾身了，妾身怎么敢让皇上画眉呢？”

没有了坐在朝堂上的矜持和肃然，年轻的皇上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浪漫的少年。他像常人一样追求和享受着闺房的乐趣，他忽然觉得与阿娇那种夹杂着太多因素的婚姻是多么索然，而与那些受过训练的妃嫔们在一起又是多么刻板。

刘彻拿起眉笔，在卫子夫的眉宇间轻轻地勾勒出浅浅的八字形。他上修下描，不一会便画好了，这眉越发地衬托出卫子夫忧郁、婉转的美。

刘彻画完眉，很得意地站在卫子夫身后欣赏了一会儿，他显然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好！就这样。朕要命宫人都画成‘八字眉’！”

卫子夫心中漫过一种无以言状的温馨。她原以为皇上是正襟危坐的模样，原来他也有温柔情趣也有常人的愁苦欢悦啊！

这时候，侯府的丫鬟进来了，请皇上过去用膳。刘彻拉起卫子夫就向外

走，她却轻轻地挣脱了刘彻的手说道：“妾身本一奴婢，怎敢与皇上和公主一同进膳？”

那传命的丫鬟见状，忙说道：“公主有命，让姐姐与皇上一起前往。”

卫子夫听了，眼睛就湿润了，这是怎么了？这是真的么？虽说平时公主对自己不像对其他下人那样的横眉冷目，然而毕竟主仆有别，自己何曾有过与公主坐在一起吃饭的荣耀呢？卫子夫就这样心绪彷徨地被刘彻牵着手来到饭厅。

平阳公主和曹寿早就在那里等着了。他们迎接刘彻入座，公主特意安排卫子夫坐在刘彻身边。

平阳公主很亲昵地拉着卫子夫的手问道：“妹妹昨夜睡得可好？”

卫子夫脸上顿时泛起一朵朵云霞，窘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皇上过剩的精力使她整夜都泡在情海爱波之中，哪里还说得上睡得好不好呢？公主见此，便神秘地笑了……

用罢早膳，刘彻对公主道：“朕要带子夫回宫去。”

平阳公主脸上顿时笑成一朵花，曹寿也是高兴之至，心想：这卫子夫倘若果有造化，日后得了皇上的百般宠爱，再给皇上怀上龙种，他不也要跟着沾光么？于是，他忙着张罗为卫子夫安排车驾，但这举动却被公主拦住了。

“皇上垂爱子夫，自是臣妾的荣幸。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个女子回宫，如果让永寿殿那边知道了，又要横生枝节。皇上还是先行回宫，待明日臣妾专程把卫子夫送进宫中便是。”

“这样也好，只是皇姐可不要延误啊！”

刘彻出得门来，抬眼望去，早有黄门及侯府的家奴们在院内伺候。其中有一精壮汉子，身高体阔，目光炯炯，牵着一匹雪青色的战马，样子十分英武。

刘彻禁不住问道：“这是何人？”

平阳公主回道：“这是卫子夫的兄弟，名叫卫青，现为侯府骑奴。他练得了一身好武艺，我们出行，常以他为护卫。”

隔着一段距离，刘彻静静地注视着卫青，心中倒有几分喜欢了。只是卫青不知道，眼前的皇上与他今后的命运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二天，卫子夫向公主夫妇道别，她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此去对她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皇上与她情感到底能够持续多久。

她虽然在平阳府为奴，可这里毕竟留下了她青春的足迹。她要走了，可她的母亲和弟弟还要继续留在侯府，她不知道这一进宫，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这一切都让她百感交集，却又不敢哭出声来。她一副热泪欲流还住的样子，越发楚楚动人。

她深深地向平阳公主和曹寿行礼，言未了却已潸然泪下："奴婢这就向公主和侯爷辞行了。家母年高，还望公主关照；舍弟卫青，生性好勇，还请侯爷严加管教。"

平阳公主轻抚着卫子夫的掌心，那眼中分明多了许多的温情："妹妹，你此番进宫，若得皇上宠幸，可别忘了姐姐哦！"

"子夫怎敢忘了公主的恩德呢？"

"好了！上车吧。"

第十二章

汉皇韬晦待崛起 窦后锁眉愁烽火

朝廷现在看起来十分平静，早朝依旧按部就班进行。不过刘彻再也听不到尖锐的谏言了，只有许昌、石建、石庆等人转达太皇太后的一些旨意。特别是那个石建，最喜欢人后奏事，到了朝堂反而没有话说了。

可供廷议的事情一少，早朝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空闲的时间一长，刘彻便觉得分外无聊。这时候，韩嫣总会想出一些让皇上高兴的主意。

这天，他又出主意道："当初皇上举贤良时，策对者中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因文辞不逊让皇上反感，令其待诏公车。据说此人诙谐幽默，皇上何不传来解解闷呢？"

"真有这样一个人么？朕怎么没有印象？"

这公车署本是士人等待任用的驿馆，俸禄不高，到了这里，等于是坐了冷板凳，皇上是很难想起的。如果不是韩嫣提醒，刘彻倒真想不起这个人了。

"玩什么呢？"

"就玩射覆吧！这样正可以试试东方朔的机敏。"

"好主意！既然爱卿说东方朔滑稽有余，机智过人，朕今天就试试他。"

"诺！"

出了未央宫，韩嫣直奔公车署。官居上大夫的韩嫣对公车署的士子向来是不大待见的。这不仅因为公车署的级别低，而且在这里待诏的多是怀才不遇之士。性格乖张，放荡不羁。不过今天，为了讨皇上高兴，他不得不亲自前往了。

公车署令见上大夫来访，自然毕恭毕敬，急忙吩咐下人煮茶备酒招待。韩嫣一边摆手一边说道："免了免了，皇上正急着召见东方朔，快让他出来跟本官进宫去吧。"

一提起东方朔，公车署令就一个劲地摇头叹道："大人有所不知，这东方朔虽是待诏公车，可谁管得了他呀？他经常清晨出去，夜半归来，甚至夜不归宿。下官说他一句，他能回上十句，讽刺挖苦，尖酸刻薄，下官真怕他了。这不一大早又不知到何方去了。"

韩嫣一听就急了，道："那你还待着干什么？快去找啊！"

署令急忙安排署中众人四下去寻找。其中有一位士子，平日与东方朔交好，听说皇上要召见他，就对韩嫣道：“东方先生晨间出门时提过一下，他今天要到‘卜肆’去转转。”

韩嫣听完，就无奈地笑了：“这个人还真是行为诡异，令人捉摸不透啊！好！既然已知去向，你就快带本官前往。”

“卜肆”地处长安东市，一行人沿着杜门大街一路疾走，就远远地看见东方朔正与一位卜筮者理论，也许是因为东方朔说话幽默，围观的人群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东方朔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说起话来却声若洪钟，隔很远都听得清楚。

“呵呵！”东方朔手舞足蹈地说道，“先生十卜九错，何来卜者之誉？占吉而实凶，占富而实贫，岂非欺世盗名，不就是想骗几个钱花罢了。”

那卜者被说得满脸通红，却又不愿意当众服输，赌气道：“你如此轻看我，想来必是卜筮高手，那就请你为我卜一卦，倘若说准了，我就将这龟板当面烧掉；倘若你输了，那就从我胯下钻过去怎么样？”

“好！”人群中一阵高呼。

东方朔也大叫一声道：“这有何难，咱们击掌为誓！”

韩嫣在一旁看了，暗地向署令使了一个眼色，署令会意，立即钻进人群，拉了拉东方朔的胳膊小声道：“皇上要召见先生，先生却在这里打赌，成何体统？快随本官去吧！”

东方朔挥手将署令推到一边，笑道：“哈哈哈！署令这谎话编得何其笨拙，如东方朔这样的闲云野鹤，皇上怎会召见？”说罢，他从腰间拿出酒壶，仰起脖子，满满地喝了一口。

“真的！这回真是皇上召见，先生就是给下官十个胆，也不敢拿皇上的诏令瞎编啊！”署令说完拉着东方朔的衣袖，指了指韩嫣。

东方朔又是一阵嬉笑：“呵呵！那不是专讨皇上欢心的韩嫣么？”虽然他嘴里还在这样说着，可心里早信了十之八九。他随即对卜者道，“皇上要召见我，待明日再来与你理论。”

韩嫣听到这些话，心里就老大的不乐意了。但射覆的主意是他出的，人也是他举荐的，纵有千般不满，他也只能先忍着。哼哼！待日后有机会再与这狂生计较。想到这，他连忙催促驭手追着东方朔的背影而去。

皇宫中，东方朔在包桑的引导下进了殿门。刘彻一看到他，就想起来了。哦！这就是东方朔，在策对时言辞狂放，不可一世。不过当他穿一

身待诏冠服，寒酸地出现在大殿时，刘彻仍无法将他与那个狂徒联系起来。他远不似刘彻想象中那么飘逸俊秀，玉树临风，反倒看上去有几分猥琐。那双小眼睛、凹鼻梁，处处透着调侃和幽默。

“朕今日闲暇，欲与卿作射覆一戏，不知可否？”

“小臣乐与皇上分忧。只是臣一人戏之，甚无乐趣，请皇上允准众人都来嬉戏，不中者罚酒，不知可否？”

“正好君臣同乐。”

于是，包桑捧来一个钵盂，由韩嫣事先验过，然后让大家猜钵内所置之物。

一个年轻黄门猜道：“盂中是地龙一条。”韩嫣微笑着摇摇头。

又一位黄门说道：“必是蟋蟀无疑。”韩嫣摆了摆手。

一连十数人过去，竟然没有一人猜中，韩嫣遂将目光移向包桑道：“包公公何不来射一射呢？”

包桑犹豫了一下道：“既非地龙，亦非蟋蟀，必是‘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虫。”

韩嫣拊掌大笑道：“看来只有东方先生来猜了。”

东方朔挤了挤眼睛，不无神秘地自言自语道：“臣曾研读过《易》书，必会中之。”他遂捧起钵盂，时而摇摇听听，时而置于阶下，时而围着钵盂游走，然后又用龟蓍在案头卜起了卦，那做派惹得黄门们掩口而笑。

可东方朔却旁若无人，口中念念有词道：“臣以为此物，是龙却没有脚，是蛇又有足；它的习惯是攀缘墙壁。所以，盂中之物若非守宫，那就是蜥蜴！”

众人被他煞有其事的模样逗得忍俊不禁，但慑于皇上的威严，又不敢大声笑出来。倒是韩嫣听了东方朔的解说后，频频点头。刘彻见此便分外高兴，当场赏赐东方朔帛十匹，又罚未猜中者每人酒一爵。

大家见皇上高兴，气氛就渐渐地活跃起来。接着往下玩，每每都是东方朔猜中，于是皇上的赏赐便都归他一人了。

这时候，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人，一脸的不服和不屑。原来是以滑稽博得皇上高兴的郭舍人站出来了，他必是想与东方朔一搏。看来，今天有好戏看了。大家都在心里默默地念到。

果然，只见郭舍人走到刘彻面前奏道：“皇上，臣以为东方先生乃侥幸而已，并非实才。臣请皇上令其复射之，如果他猜中了，臣甘领鞭笞。若

是不中，请皇上赐臣金帛。”

“爱卿可知，君前无戏言？”

“臣明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刘彻又对东方朔道：“爱卿可敢应搏？”

东方朔并不说话，只是笑着点头。

“好！韩嫣，将钵盂交与郭卿。”

郭舍人接过钵盂，便去了廊庑，不一刻就回来了。他道：“盂中物为树上寄生，请东方大人猜猜此为何物？”

东方朔捻须略思片刻，便脱口而出道：“此乃窭藪也。”

郭舍人很自负地笑了：“哈哈！下官早知道大人是猜不中的。这金帛下官是得定了。”

东方朔摇了摇头道：“舍人的鞭子是挨定了。”

郭舍人不以为然。

东方朔迈着八字步，缓缓地绕着钵盂走一圈，然后面对众人说道：“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藪。”

刘彻听罢，禁不住哈哈大笑，抚着东方朔的肩膀道：“爱卿好一副伶牙俐齿，郭卿认罚吧！”

郭舍人被剥去上衣，连打数鞭。他疼痛难忍，撅着屁股，嗷嗷大叫，东方朔在旁见了，笑着又是一套俚语脱口而出：“口无毛，声謷謷，股益高。”

郭舍人遭到奚落，恼羞成怒道：“好一个东方朔，竟敢欺负天子从官，按律当弃市。”

刘彻也帮腔道：“舍人既已认罚，爱卿为何嬉笑之？”

东方朔回道：“臣不敢诋毁舍人，那不过是几句隐语而已。”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东方朔晃着脑袋，吟吟哦哦道：“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謷謷者，鸟哺榖也；股益高者，鹤俯啄也。”

郭舍人不服，对刘彻说道：“臣愿再问东方朔隐语，如果他不知道，也该

挨鞭子。”

东方朔笑道：“舍人尽管道来，在下若是回答不出，甘愿受罚。”

“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何意？”

“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乃辞未定也；狋吽牙者，两犬争也。”

郭舍人不服，又连出数句，东方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亦庄亦谐，插科打诨，调侃嬉戏，凡难皆对，凡对皆奇。

众人纷纷为东方朔的诙谐和敏捷而倾倒。特别是刘彻，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双方的舌战，东方朔的诡谲和狡黠、藏锋于谐的辩才，让他见识了另外一种士者风采。他不似司马相如那样的潇洒飘逸，却有着比司马相如更令人快慰的可爱；他没有似司马相如那样的清词丽句，却有着比司马相如更让人吃惊的奇巧。

刘彻不禁为自己得到这样一位人才而感到侥幸，当下就任东方朔为长侍郎，这样他就可以早晚与司马相如一起谈诗论词，倒也优哉。

众人散去之后，刘彻向韩嫣问道：“爱卿以为太皇太后知道这事后会怎么想呢？”

韩嫣道：“太皇太后可以安稳入梦了。”

刘彻哈哈大笑道：“还是韩爱卿知道朕的心思。”

可是，射覆的游戏偶尔为之尚觉新鲜，玩过几次刘彻便厌倦了。这一天，刘彻对韩嫣道：“朕近来想出去散散心。”

“皇上要去何处？臣安排就是。”

“不用安排，朕只带你一人。”

韩嫣不解地看着刘彻，猜不透他究竟想干什么。刘彻拍了拍韩嫣的肩膀道：“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朕是不想让人知道。”

韩嫣还是不能理解。皇上出行，羽林卫、黄门和警跸动辄成百上千，怎么可能销声匿迹呢？他茫然地摇了摇头。刘彻从腰间解下一个“门籍”，放到韩嫣的掌心。

“你看看这个。”

“平阳侯？皇上是要以平阳侯的名义出行？”

“对！”

“这样说来，臣就是侯府府令了。”

“嗯。不过此次出行，朕要从骑射营中抽调精壮之士随行。你要记住，出了长安，朕便是平阳侯了，你不可再称朕为皇上。”言毕，刘彻又叮嘱包桑道，“自即日起，朕要埋头读书，没有大事，不再早朝，明白么？”

“明白！但如果太皇太后那边有人来传呢？”

“你就说朕在研读《鸿烈》，撰写心得呢！”

“诺！”

次日黎明，长安城门刚刚开启，一队人马就披着秋日的晨露，悄悄出了横门，匆匆朝北去了。

回望长安，城楼宫殿在晨曦中影影绰绰，分外雄伟；举目远眺，咸阳原上的皇家陵冢，松柏苍苍。

也许是心境的缘故，路过安陵的时候，刘彻勒住马头，久久地望着坐落在陵园前的寝殿，一时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当年堂祖父惠帝登基的时候，吕后不也像太皇太后这样专权么？

刘彻十分吃惊自己会想到这些往事。是因为自己目下的处境与惠帝当年的遭际相似么？不！他不是惠帝，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微服出行，要给太皇太后一个对朝事淡然的印象。只要是琐事，他都任许昌等人去太皇太后那儿讨主意，他只要在诏书上盖上玉玺即可。韬光养晦——这是目前唯一能拯救自己的办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朕起一定要消除后宫干政的陋习。刘彻驻马东望，陇原尽头刚刚升起朝霞。然后，他狠甩一鞭，催动坐骑冲入晨光下的旷野。

韩嫣紧紧追在身后，问道：“侯爷，这是要去往何方？”

刘彻马鞭指向前方，道：“池阳。”

一连数日，刘彻带着狩猎队伍，北至池阳，南猎长杨，西至黄山，东游宜春。常常是他带领一支队伍，韩嫣带领一支队伍，从不同的方向出发，然后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后来，这支游猎队伍竟然变成一支名曰“期门军”劲旅的雏形。

走出深宫，他们放纵在天地苍穹、沃野莽林之间，起居都安排得十分随意。他们往往是披着夜幕出发，天明就到了山脚下，然后队伍分开，以狩猎的数量决胜负。韩嫣明白，皇上展开这样的狩猎，不过是为了发泄。因而，他总是暗中叮嘱部下少打些猎物。这样几次之后，就被刘彻

看出了破绽。

这天午夜时分，大家决定到户、杜一带的山间狩猎。在队伍即将分开之际，刘彻向韩嫣问道：“为何你的人马每一次打的猎物都比朕的少？”

韩嫣迟疑片刻便答道：“皇上……”

刘彻“嗯”了一声，韩嫣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口误，忙改口道：“侯爷有所不知，在下所带人马，与侯爷的相比较弱，自然要稍逊一筹了。”

刘彻笑了笑，随之严肃道：“你觉得能自圆其说么？同是一营所选的士卒，何故本侯的人马就会强一些呢？莫非你要戏耍本侯不成？”

韩嫣闻言大惊，慌忙滚下马来，伏地跪拜，惶恐道：“小的不敢，请侯爷恕罪。”

“罢了，起来说话。本侯说过，这游猎如同打仗，不可视作儿戏。而你却暗地让本侯沉湎于虚荣之中，这岂能瞒过本侯双眼？念是初犯，本侯且饶你这一回，若再如此，本侯就不客气了！”

“谢侯爷！”

刘彻看了看周围的环境，觉得这地方很有意思。四周皆是平原，只有一座丘陵孤零零地坐落于此，上面如棋盘一般平坦，便饶有兴趣地问道：“此为何处？”

其间有一个来自户县的子弟道：“此处是望乡坪。相传当年周武王在此狩猎，常常登坪回望镐京。”

刘彻听罢，就要上去看看。于是他纵马踩过稼禾，向坪上冲去。韩嫣正要号令大家上前，却听见不远处传来大声喝问：“何人如此大胆，竟敢在此狩猎，还踩踏百姓稼禾，还不赶快下马，难道要以身试法吗？”说话间，两位身着县尉冠服的人提刀策马，顷刻间就到了狩猎队伍面前。

“本官奉县令之命，前来捉拿你等扰民毁田之徒。”

衙役们纷纷上前，却见刘彻身后的子弟一个个弓上弦，剑出鞘，便先怯了。

韩嫣见状，忙喝住身边的人马，上前道：“你们可知何人在此？”

“不管是谁，都不能违反皇命。”县尉的态度很坚决。

“这可是当今……”话到口边，韩嫣打了个结巴，“这可是当今平阳侯曹大人！你们有几个脑袋？竟敢对曹大人动手？”

县尉属地方小吏，且对曹寿也不甚了解，但平阳侯的大名却是如雷贯

耳，于是他们说话的口气缓和了一些，马上向刘彻作揖道：“侯爷是朝廷贵戚，绝不会忘记皇上还耕于民的诏命吧？今侯爷狩猎，踩踏稼禾，百姓怨声载道，侯爷此举，岂不枉视诏命，欺君害民么？”

“这……”

“卑职职责所系，请侯爷不要为难卑职，随卑职到县府复命便是。”

“大胆！谁敢动手。”韩嫣在旁边听到县尉理直气壮训斥着刘彻，早已按捺不住，一声喝令，身后的子弟们顿时剑拔弩张。

孰料刘彻却平静地摆了摆手道：“难得他们对汉室如此赤诚，你就不要为难了，本侯就随他们到县府便是。”

“侯爷！”

“侯爷！”众子弟跟着韩嫣向前奔去。

“无须多言，你随本侯到县府去，其他人原地待命。”

大约巳时时分，刘彻一行来到户县衙门，杜县县令也在那里等候。两位县令从堂口看去，但见堂下站着一位十六七岁的翩翩少年，身材高大，器宇不凡。单看年龄，不像是平阳侯。再看跟在身边的韩嫣，玉面浓眉，一身玄色劲衣，也是英气勃勃，心里当时便有些忐忑。但不管怎么说，踩踏百姓稼禾，就触犯了大汉律条，身为地方长官，就不能不问。

户县县令举起堂木，正要拍案，却被韩嫣制止道：“大人且慢，在下这里有一样东西，大人看了再审不迟。”说完便疾步走上前去，将一只金虎头鞶递到县令手中。两位县令一见这只有皇上才能佩戴的东西，顿时大汗淋漓，跌跌撞撞地跪倒在大堂了。

“起来说话。”

两位县令跪在地上没有动。

“起来说话。”

“微臣有眼无珠，不知皇上驾到，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刘彻环顾县府大堂，不仅县令们魂不附体，就连那些手持法棍的衙役，负责地方治安的县尉，还有两县的县丞，也都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按说，他们高举着大汉的律法，为地方百姓仗义执言，本应理直气壮，可面对皇上，律法也显得无力。不过这半天的经历又让刘彻十分欣喜，因为他亲眼看到新制已深入人心。

记起前些日子，他为排解烦恼，便翻看了先朝的书籍。他从《商君书》

中读到了“宪令著之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的箴言，这些话都被眼前的情景赋予新的含义——政之兴在民。

“二位县令不必惊慌，你等奉诏保民，非但无罪，朕还要褒扬赏赐，且站起来说话。传朕旨意，赏户、杜两县县令金百斤。”刘彻有条不紊地说道。

“谢皇上隆恩！”意外得到赏赐，两位县令恍若梦中。

及至明白事情的原委后，他们心中不禁为刚才的惊慌失措而尴尬，为皇上的胸襟而感动，便觉得与其得了皇上的赏赐，倒不如将之散给百姓。

刘彻对他们的行为自然是分外高兴，朗声道：“二位爱民就是忠于大汉，朕回京后定当擢拔你们；你等要恪尽职守，好自为之，切不可辜负了朕的厚望。”

县令们益发地受宠若惊，为官多年，他们什么时候有当面聆听皇上声音的机遇呢？他们除了千恩万谢之外，对为官之道又多了一层体悟。

当刘彻和韩嫣返回沣水岸边的时候，却看到在狩猎的队伍中多了不少人。韩嫣眼尖，很快就认出那披着玄甲的正是未央宫骑郎公孙敖，而另外一名身着黑色劲衣的青年就是卫青。

卫青见了刘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臣卫青叩见陛下！”

刘彻眼前一亮：“卫青？你不在建章宫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皇上，若非公孙大人相救，小臣恐怕见不到陛下了。”

刘彻将不解的目光投向公孙敖，问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

卫青一想起自己的命运，就百感交集。当初他随人到甘泉宫服役时，同行中一位相面的说，他是贵人相，将来必封侯。他当时就笑了，只觉得这身负刑罚的“钳徒”也学会了阿谀。一个奴仆的儿子，一个连身份都得不到承认的牧羊儿，一个靠卖苦力为生的佣工者，只要不被鞭笞不被辱骂就知足了，怎么可能封侯呢？

可就在今年清明那天，阿姐的一曲轻歌曼舞，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也让自己得以成为建章宫的一名卫士。

从那时候起，他的人生目标就有了新的方向，他兢兢业业守卫着皇宫，精益求精地习武健体，潜心研读兵家典籍，期待有一天会被皇上发现。也许是因为姐姐的缘故，皇上给予他特别的照顾，使他不断增强对未来的自信。

可就在昨夜，他在建章宫当班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被人绑架了。他被蒙住眼睛，装进麻袋里，横置在马背上，他的耳边只有马蹄声和绑架者说话声。

“听说这小子的姐姐叫卫子夫。”

“是啊！听说他母亲还是个奴仆呢！”

“皇后怎么就这样仇恨她呢？”

“你根本不懂女人的心，皇后能容忍一个漂亮女子每日在皇上身边转悠么？”

“少胡扯！让皇后听见了，有你好果子吃！”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你说，怎么处置这小子？”

“杀了算了。”

“唉！皇后也是女人，她的心怎么就……”

卫青明白了，绑架他的人是皇后派来的人。那一刻，他有些绝望了，他知道落到皇后手里，等待他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没有想到，他的好友——在未央宫担任骑郎的公孙敖会在此时出现，把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公孙敖是从接替卫青当班的卫士口里得知他被绑架的消息的。精明的他深知宫廷的复杂，他并不想陷入两个女人争风邀宠的漩涡，他只要救出好友就够了。因此，面对刘彻质问的目光，他很快就找到了理由。他说卫青是被一伙强盗劫持到林子里勒索钱财，他正好带着人马从那里经过……

他用目光制止了卫青解释的企图，把一场宫廷风波化解为普通的打劫事件。

刘彻的脸上恢复了平静，道：“既然你们来了，就随朕一起狩猎吧。”

公孙敖奏道：“皇上，臣是受包公公之托一路追赶皇上而来的。”

“有事么？”

“包公公说，太皇太后那边传话要皇上过去呢？”

“不是让他说，朕要闭门读书么？”

“包公公说，只怕瞒得了一时，不可能瞒得长久。”

“这个包桑，怎么就如此愚钝呢？”刘彻思忖片刻，便对公孙敖说道，“回去告诉包桑，让他先瞒着，朕不日回京。卫青留下，随朕狩猎便是。”

“诺！”

公孙敖走了，但刘彻的思绪并没有从刚才的氛围中走出来。卫青有什么财物值得强盗们冒险去打劫呢？那么多的禁卫，没有人觉察么？他越想就越觉得其中有蹊跷，却又理不出头绪来，直到远去的马蹄声渐渐消失于耳际的时候，才大声道：“上马！”

“皇上！下一步我们要去何处？”

“湖县！”刘彻扬起马鞭指向东方，“此为朕狩猎的最后一站。”

一干人顷刻间便奔向平原的深处。

刘彻并不知道，在他离京的日子里，七国之乱的余波在南疆燃起了熊熊战火……

此刻，在都城典客署的官衙中，东瓯国使节正焦急地等待着皇上的召见。

他满脸痛苦，几欲流泪道：“大人可知，东瓯国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了。我们不甘成为闽越国的鱼肉，与闽越军相持了两个多月。如今城中粮食殆尽，除了守城军士尚可得到勉强充饥的食物外，百姓开始吃食草根和树皮了。现在，我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朝廷身上了，请大人现在就带本使去见皇上！”

“这个……”典属国声音拖得长长的，因为他无法回答使节的问话。其实他也不知道未央宫发生了什么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为皇上的拖延寻找适合的理由。

他尽量让自己的话平和，带着不易觉察的歉意道：“使君稍等，依本官看，皇上很快就会召见使君的。”说完这些，他就唤来译令，要他作陪，而他自己却匆匆赶往丞相府了。

丞相府亦是一团乱麻，石建、石庆、庄青翟等都在那里。这些平日在太皇太后面前鼓舌的大吏们，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一筹莫展，愁眉苦脸，谁也拿不出个好主意来。

许昌埋怨石建道：“大人身为郎中令，统领宿卫、侍从，却不知道皇上现在哪里，叫老夫怎么说呢？”

言未尽，他又转过来批评石庆道：“大人作为内史，掌管京都事务，也不知道皇上的行踪么？皇上连我们这些人都不召见，总该有些道理吧！”

石庆性格暴烈，自然对许昌的埋怨不服，反唇相讥道：“若说与皇上关系

最近者，恐怕莫过于丞相了。丞相身为宰辅之臣，总揽朝廷大政，每日不离皇上左右，如果丞相对皇上的去向都茫然无知，我等就更不知了！”

庄青翟站起来摆了摆手道：“如今东瓯国使节还在京城，南国战事吃紧，各位大人却在这里互相埋怨，传出去岂不让人耻笑？当务之急还是决定出不出兵吧！”

许昌应道：“这是皇上的事情。现在皇上不见我们，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石庆提议道：“干脆让太皇太后发一道懿旨得了！”

“万万不可。”许昌否定了石庆的提议，“太皇太后怎能代皇上发诏出兵呢？当年吕后专断，也不敢直接号令三军。这事且不说违制，传将出去，匈奴一定会认为我朝发生了变故，这不是引火烧身么？”

“这不行，那不行，丞相总该有个定夺吧？”

庄青翟此时疑惑道：“皇上会不会微服出宫去了？为了不惊动我等，才托词闭门读书的？”

石建道：“这事只有太后知道。”

许昌正要说话，就见典属国进来了。石建、石庆和庄青翟忙起身迎接，纷纷询问使节的态度。

典属国道：“现在东瓯国内人心浮动，一部分人已主张投降闽越，还请丞相速作决断。”

许昌沉吟半晌才安排道：“请庄大人速去太后处打听皇上行踪；典属国大人先回去安抚使节，一定要断了他们投降闽越的念头；我和两位石大人现在就去太皇太后那儿讨主意！”

永寿殿此刻却是一片宁静，太皇太后正做着到上林苑赏菊的准备。许昌等人的到来，令太皇太后大吃一惊。

“皇上是从何时不再早朝的？”

“大概已有数日了。”

“你等为何不禀告哀家？”

“皇上说，他要亲自禀奏太皇太后。”

“你等啦！”太皇太后一下子跌坐在榻上，苍老的脸顿时阴沉了，“太后知道此事么？”

“臣已让庄青翟去问了。”

太皇太后不由分说，转脸厉声下令：“速传太后来见！”

“诺！”窦宇一转身便匆匆离去。

太皇太后将一腔怒火撒向面前的大臣们：“你等拿着朝廷的俸禄，却整日浑浑噩噩，不思为政之道。好啊！皇上已经数日没有早朝，你们竟匿情不奏，该当何罪？”

许昌嗡嗡回道：“皇上说，他要闭门读书……”

“哀家什么时候只要他闭门读书而不早朝了？你等就没有发现皇上近来有什么异样么？”太皇太后越说越气，问着话就流下了泪水，伤心地自言自语道，“启儿呀，你当初怎么就选了这个冤家呀！”

伤心归伤心，生气归生气，眼前的难题她却不能不去面对。

“你等都是皇上的近臣，怎么对他的行踪一点都不知道呢？那东瓯国的使节来了几日了？”

“大概六七天了，他正等着皇上的召见呢！东瓯国已经断粮，他们盼望朝廷早日出兵。”许昌道。

石建小声提议道：“依臣看来，太皇太后还是见一见使节吧！”

“胡说！”太皇太后打断了石建的奏议，喝道，“皇皇大汉，皇帝在上。哀家打理国政，传扬出去，成何体统？”

正说着，王婊就在包桑的陪同下到了。太皇太后一听见王婊的声音，怒火就从心底烧起，喝道：“快说！皇上到哪里去了？”

王婊对此事茫然不知，如实答道：“皇上不是在宫里吗？”

“哼！你们是成心合伙欺骗哀家是不是？”太皇太后闻言怒极反问道。

王婊感到很委屈，她确实不知道皇上的行踪。她问过包桑，可包桑就一句话——皇上在未央宫中读书，不见任何人。

她凭自己对儿子的了解断定，彻儿不见臣下，必有重大的举动，但不至于到了荒废朝政的地步。好在包桑就在身边，他一定知道皇上的行踪，于是王婊大声问道：“包桑！皇上究竟到哪儿去了？”

“这……启禀太皇太后、太后，皇上正在未央宫读书呢！”

“大胆！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太皇太后由于盛怒而发出断断续续的喘息声，“身为黄门总管，不悉心伺候皇上，已属大罪，如今又隐情不

报，其心可诛！”

“太皇太后，奴才真的……”包桑双唇嗫嚅，却不知该从何说起。作为每日不离皇上的中人，这几个月，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皇上排解烦恼，他希望皇上等待时机，重新崛起。因此，当他被传到永寿殿时就打定主意，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说出皇上的行踪。

“奴才真的不知道……”

“哼！看来你今日成心要与哀家作对了。”太皇太后冷哼一声，让一殿人都毛骨悚然，“哀家从侍奉文帝起，还没人敢如此大胆。来人！让包公公清醒清醒。”

“太皇太后，奴才……”

“拉下去！”太皇太后没有任何心软和动摇。

从殿后传来包桑凄厉的惨叫：“太皇太后饶命啊！哎哟！啊！……”

许昌、石建和石庆第一次见太皇太后对一个中人动如此大刑，一个个心都悬着，暗暗打量着太皇太后。她脸上掠过一丝冷笑，问道：“众卿以为如何？太后以为如何？”

包桑的每一声惨叫，都牵动着王姼的心。倒不是她的心承受不了，当初对栗姬动手的时候，她的冰冷和残酷丝毫不逊于眼前的这位老太婆。只是如今她心里明白，太皇太后的刑罚，虽然打在包桑的身上，实际上是指向她和刘彻的。

王姼的思维急速运转着，在寻找解救包桑和自己的办法。她在太皇太后问话的时候，就已想好了应对的辞令：“母后息怒！包桑隐情不奏，是罪当其罚。”

“你真的这样认为么？”

“一个黄门总管，死何足惜？只是……”

“只是什么？”

王姼顿了顿，竭力使自己说话的语气平和：“只是只有他知道皇上的行踪，若他毙命，皇上便无可寻找，而东瓯国急待朝廷发兵，这岂不误了大事？还请母后三思。”

太皇太后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这一阵她只图发泄心中的愤怨，却忘了还有这一茬事在等着。不论怎样，她是不能出面去接待使节的。她不能出面，王姼自然更不能替代刘彻去应付局面。想到这里，她命令道：“把包桑带上来！”

包桑已被打得皮开肉绽，脸色惨白，汗水和泪水搅在一起，往日尖细的嗓音也变得十分微弱：“奴才谢太皇太后、太后不杀之恩。”

太皇太后不满道：“难道你现在还不肯说么？”

王婊知道，这话只有自己来问，才能消除太皇太后心中的郁气。她走到包桑面前轻声问道：“公公这是何苦呢？如今南国战事吃紧，东瓯遣使求援，十万火急，公公隐瞒皇上的行踪，岂不要误了朝廷大事？不仅太皇太后不能饶恕你，就是皇上知道了，你也怕难逃责罚。公公还是赶快说出皇上的去处，也免得让哀家难堪。”

许昌也在旁边催促道：“快说！皇上究竟在何处？”

包桑抬起头望了望王婊，断断续续地说道：“皇上……以平阳侯之名……出宫去了。”

“你可知他现在何处？”

“自那日丞相要见皇上，奴才就让骑郎公孙敖到京畿各县寻找，最后一次听说皇上是在户杜两县交界处，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河水岸边的湖县。”

太皇太后听罢，声音愈加沉重了，叫道：“看看！看看！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荒诞嬉戏到如此地步，成何体统？”

王婊见状，忙劝道：“母后息怒！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皇上的下落。”

太皇太后这时候态度反倒变得冷淡了：“刘彻是你儿子，平阳侯是你女婿，你自己看着办吧！”

王婊知道，事情到了这一步，只有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才能化解太皇太后心中的块垒。她遂转身对许昌说道：“传哀家口谕，速派张□前往湖县寻找皇上。误了朝廷大事，斩无赦！”然后又对随来的黄门命令道，“快扶包公公下去，好生伺候。”

等处理好这一些事情，大家再回头请示太皇太后，却发现她已昏昏欲睡了……

坐落在尚冠街深处的窦婴府邸，如今是院庭冷落，门可罗雀。当年那些狂热追随他的门生故吏，现在都像躲瘟疫一样地避着他，有些曾经称他为恩师的人，甚至在车驾路过他门前的时候，特地加快了速度，生怕因为盘桓太久而沾了晦气。

这些事情时不时地通过府令传到他的耳里，他都坦然一笑。每日坐在囚笼一样的书房里，他手捧着书卷，心却在茫然地游荡。他忘不了昔日门庭若市的喧闹，忘不了朝拜者相望于道的荣耀。当年他曾对这种浮华厌倦之至，憧憬有一天辞官回乡，过一种平静如水的日子。然而，当一切

真如这样时，这些浮云一样的往事却让他挥之不去。

同样是罢官在家，但他听人说，田蚡就不一样了。他的府邸整日高朋满座，依旧花天酒地。当初那些在自己面前“恩师，恩师”叫得何其甜蜜的人，现在都跑到他府上去了。

这让他有些寒心，然后又是自嘲的释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看得很清楚。臣僚们改换门庭，说好听些，便是良禽择木而栖，说破了，就是奔着太后而去的。

而自己就不同了，自从被皇上召进京的那一天起，他就同姑母分道扬镳了。没有了这棵大树，他就变成了一株独木，给别人带不来多少荫庇，于是大家疏远他就是自然了。

窦婴苦笑着放下手中的卷册，就看见府令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外了。

“有事么？”

“中大夫严助求见。”

“啊！严大人来了。”窦婴放下书卷，脸上充满了欣喜。

“求见”这两个字他已经很久不曾听到了，严助是自赵绾事件后第二个登门的在任官吏。第一个是太仆灌夫，他从太守任上调到京城的第一天就来看望窦婴，这让他孤寂的心温暖了多日。现在，严助也来了，他的厅堂也因此明亮了许多。窦婴站起来，就往客厅走。

“严大人来了，老夫未能远迎，还望大人见谅。”

严助急忙站起来回礼：“大人如此谦恭，倒让下官有些无地自容了。大人在朝的时候，严助刚刚进京不久，大人提携之恩，下官没齿难忘。前些日子总想来拜望大人，却是琐事缠身，惭愧！惭愧！”

窦婴道：“大人能来，老夫已十分欣慰。大人看见了，现在我这府邸，还有谁敢多看一眼呢？”

严助劝慰道：“大人何出此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大浪淘沙，疾风知劲草也！对那些朝秦暮楚之徒，去一个少一个，倒也落个清净。”

宾主寒暄一番，窦婴就请夫人出来见客。过去严助只听说窦夫人贤惠，现在一见，果然是雍容华贵，气度不凡，只是他也从窦夫人的目光中看到了淡淡的忧伤。

窦夫人道：“老爷虽然赋闲在家，可一颗心何曾有消闲过呢？有时候，梦中醒来，倒问起妾身是不是上朝的时间到了。今日严大人来了，就好好劝劝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没了冠冕，就当颐养天年才是。”

窦婴摇了摇头道：“严大人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啰嗦这些干什么？快吩咐下去准备酒宴，老夫要与严大人一醉方休……”

“诺！”

夫人出去后不久，菜肴就上来了。府役在厅中烧起鼎锅，煮起了酒酿。窦婴先举起了酒爵，那话语中带着浓浓的热意。

“赵绾一死，窦婴一去，朝中就只剩大人力挺新政了。请大人满饮此爵，窦婴先干为敬。”

这样推杯换盏，几巡过后，双方的话自然都多起来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共同的经历使他们的话题绕不开新政。

“皇上近来可好？”

严助放下酒爵，长叹一声：“自丞相、太尉去职以后，朝廷诸事悉决于太皇太后，皇上的心情很郁闷。不过早朝每天还照常进行，但每逢遭遇大事，许昌总是抬出太皇太后，皇上也无可奈何。”

“那皇上还是睡得很晚么？”

“是啊！不过，近来皇上忽然传下话来，说要闭门读书，要许丞相凡事直接去请教太皇太后，皇上罢朝已有多日。这不，前些日子，东瓯国派使节前来求援，可他们竟然不知道皇上的去向。”

窦婴很诧异，惊道：“竟然有这等事？”

对于刘彻，窦婴自信要比别人知道得多。自从那次跪雪犯颜直谏之后，皇上就再也没有罢过朝，孰料现在闹到这种程度，他的心便不由得沉重了。

“太皇太后可知此事？”

“直到今天早上，太皇太后才知道皇上外出狩猎了。”

一定又是韩嫣的主意。窦婴在心里想。他端起酒爵，一饮而尽，从胸中吐出一股闷气。

对韩嫣的为人，窦婴不大了解。新政夭折太快，他作为丞相还没有来得及对皇上身边的人进行考察。韩嫣当陪读时，卫绾任太傅，他只听说韩嫣常常与皇上同榻而卧，相交甚好。他曾和卫绾有过书信往来，在谈到皇上身边的近臣时，卫绾尤其担忧韩嫣。现在看来，卫绾的眼光没有错。取悦于上，乃奸佞所为也。

是的！不管太皇太后如何专权，她的每道旨意，都必须经过皇上这一关才能宣达朝野。只要皇上还在未央宫里，新政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时

候，这一点皇上应该明白啊！

令他不解的是，皇上就算要韬光养晦，也不必私自外出啊！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太皇太后会不会一道懿旨，让先帝的其他皇子取而代之呢？要知道，先帝还有十三个皇子呢！更何况那个刘安，每年进京朝觐，都要赠予太皇太后厚礼。

窦婴忽然觉得，事情远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他的心就惴惴不安起来，向严助劝酒的速度也明显迟滞了。

不过，窦婴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老臣，他把东瓯国求援的事情看做成皇上重掌朝政的良机。这事不仅能彰显大汉的国威，尤其能为皇上施展雄才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想到这里，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早已不在朝堂的现实，朝外面大喊一声："笔墨伺候！"

这声音让严助吃了一惊，疑惑道："大人这是……"

"老夫有话要对皇上说。"窦婴仿佛又回到新政开局的日子。

当府令呈上笔墨的时候，他的目光又黯淡了，叹道："唉！老夫早已不在朝堂，何必多此一举呢？"

严助怎会不理解窦婴的心境呢？在野言政，非有胆识和勇气者不能为之。但严助更多的是感动，为窦婴心系天下社稷而感动。

他向府令使了个眼色，然后亲自从砚边拿起笔，饱蘸墨汁，双手捧到窦婴面前，那一腔热肠都在这行动中了。

"大人！写吧，想说什么尽管说，下官一定亲手转交给皇上！"

"依大人之见，这奏章老夫写得？"窦婴看着严助。

"写得！"在窦婴接过笔的时候，严助顺手铺开绢帛。

"好！既然大人这么说，老夫就一吐为快！"

窦婴俯下身体，略思片刻，心绪就如滔滔江水都倾注在洁白的绢帛上了。

臣窦婴昧死上疏皇帝陛下：

臣闻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先帝大业未竟，中道崩殂，大汉国运，社稷安危，系于陛下一身。

陛下正当盛年，大略在胸，奇伟俊貌，圣光耀之四海，圣威及于九域。当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善生养人，四统者具，四海归之。然则，今陛下偶挫其锋，而合光息锐，何负于先帝重托，何失于群黎之望。今闽越狂傲，无视朝廷，擅兴兵戈，东瓯告急，臣祈陛下，吊民伐罪，以安四邦，恩惠九州。延宕犹豫，则大汉圣威危矣。

臣以尘埃之躯，而直谏圣听；以垂老之体，而萦怀社稷。放言狂语，罪在不赦。然臣忠贞刚直，天日可见。

窦婴一边写一边感慨，严助在一旁欷歔不已。一篇写罢，但见夕阳的余晖从门外洒进来，落在绢帛上。

两人都有些微醉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十三章

柏谷历险镌足痕 江南伐酋主沉浮

当卫青回到刘彻身边时，已浑身是血。他已分不清楚，这血多少是来自于那谷底的野猪，多少是来自于自己的创伤。

回想起刚才人兽相搏的一幕，他心底忽然生出后怕……

也许是山中日迟，柏谷的禽兽们便也慵懒了许多，太阳移到头顶，山林仍然沉浸在一片静谧的安详中。刘彻看着身边的韩嫣和卫青，心中不免有些焦躁："今日怎么了？为何此时仍无猎物出现？"

话音刚落，就听见天空传来雁鸣。一群大雁挥动着翅膀，自南向北从河谷上空飞过。在刘彻身旁的韩嫣，不待他人张弓，就已箭矢离弦，刺破谷中雾霭，直上云天。眨眼间头雁一声哀叫，就跌落地面，折翅毙命了。人群中顿时一阵欢呼，但未等大家从兴奋中回过神来，就从对面坡上传来惨叫声，眨眼间，一幅惨烈的场景就展现到众人面前。

那位拾猎物的骑手被丛林中冲出的野猪叼在口中，来回撕扯，瞬间成了一个血人。野猪尖利的牙齿插进骑手的脖颈，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韩嫣的眼里顿时充满惊恐之色，手中的弓箭也掉落在草丛中。紧随其后的卫青感觉到韩嫣的不对，忙问道："大人怎么了？"

韩嫣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指着前方。此时，卫青也听到皇上喝令射杀野猪的声音。但还是晚了，眼看野猪就咬断了骑手的脖颈。大家更担心的是，一旦野猪扑过谷来，会危及皇上。

说时迟那时快，卫青高大的身影飞快地从人群中蹿出，直扑到野猪面前。他伸出一双铁扇般的大手，用力地掰开了猪嘴，将那骑手从中抢出。

到口的美食被夺，野猪狂怒起来，它立刻向敌手发起进攻。卫青一个迅疾转身，闪在野猪身后。趁野猪失去目标、茫然四顾之际，他“嗖”的一下骑上了猪背，一只手揪着野猪的耳朵，一只手握成碗大的拳头，狠狠地向野猪的眼睛砸去。不用片刻，那两只凶狠的猪眼便被凿成了深洞。

野猪疼痛难忍，扭动着庞大的身体，试图甩掉卫青。卫青顺势跳下，抓住野猪的后蹄，在空中旋转几圈，最后用力抛向谷底。只听那沉闷的落地声在山谷间响起，那野猪便口喷黑红色的鲜血而气绝了。

当卫青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他才觉得在刚才的搏击中，身上、手上被野猪咬破数处，隐隐作痛。他喘了一口气，转身去看那骑手，早已没有了气息。在他周围，骑手们张弓围成一个圆形。这时候他才明白，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过去了。

现在，他跪在皇上的脚下，他的豪气、勇力，迅速被童年起就伴随他的卑微所取代。

“让皇上受惊了，臣罪该万死。”

在卫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骑上猪背的那一瞬间，刘彻直觉得浑身燥热，血脉贲张。他似乎看到了挥舞长戟的灌夫，看到了追击匈奴的李广。

他断定眼前这个年轻人将来必会成就让大汉扬威四方的辉煌。他俯下身体，轻轻地托起卫青的双臂，那发自内心的喜悦就飞上了眉头：“此等英豪，倘不纵马疆场，岂不可惜？回京后，朕就封你为建章监！”

卫青心中霎时涌起不尽的惶恐，久为奴仆、看尽人间冷暖的他面对至尊至贵的皇上，竟然一时茫然失措。如果不是韩嫣在一旁提醒，他也许会一直就这样木然地站着。

他此时的心境也很复杂，自从跟随皇上来湖县的那一刻起，他就想着要不要将自己被绑架的实情说出来。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姐姐。

当初平阳公主送姐姐进宫的时候，家人都以为她从此将结束卑微的命运，可大家没想到，那未央宫的每一块砖石都是染着血腥的。

他们更不曾想到，美貌也会成为“罪过”。皇上身边的女人太多，一个个明争暗斗，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姐姐生就一副善良的性格，如何应付得了呢？果然，皇后迁怒于他，因此才策划了这次绑架。

现在，皇上就在身边，但他却没有这个胆量，他怕弄不好反而会给姐姐带来灾难。不过，无论怎么说，今日与野猪的搏斗，他给皇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这不是第一次，这样他就会有机会去保护姐姐。

太阳渐渐下落，一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长眠在青山碧水间。骑手们望着野草丛中堆起的一座新坟，久久不愿离去。

这情景让刘彻心中颇为不快，他对着马队大声呵斥道："如此怜生惜命，还能驰骋疆场么？"他心里生出对游猎的厌倦，萌生了返回京都的念头。

"朕明日就回去，朕离开长安太久了。"二十多天来，他第一次以皇上的身份对韩嫣说话。

"既然皇上已不再借平阳侯的名义，那要不要派人去湖县通报一声，让他们来迎驾呢？"

"不必了！朕早已说过，不想让地方知道朕的行踪。"

"今日天色已晚，臣暂且为皇上觅一住处，待明日拂晓臣等就护驾回宫。"韩嫣说罢，就对身后的骑手们下达了出谷的命令。

一弯新月孤独地挂在山头，柏谷溪水旁的马蹄声衬托出夜色的宁静。约酉时时光，他们在离谷口还有二里的山腰看到了幽幽的灯光。韩嫣喝住马队，只带了一名骑手前往打探。登上高坡，借着弯月微弱的光，韩嫣发现这是一个沿着河谷散落的村庄。

村头一家的灯火亮着，韩嫣上前轻叩门环，有一老者开门，一双眼睛紧盯着韩嫣，警惕地问道："请问客人从何处来？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韩嫣道："我们是游猎者，因天色已晚，想在贵处借宿一晚，讨口水喝。"

老者围着韩嫣转了一圈，见他佩剑带弓，猎装裹身，才相信近日来有一队游猎人马纵横湖县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于是他说话的口气突然冷淡了："没有水喝，正有尿等着你等饮用呢！"

官至上大夫，平日不离皇上左右的韩嫣何时受过如此奚落呢？正待发作，却见从屋中出来一位银发老妪，埋怨夫君不该如此与客人说话。

她笑着对韩嫣道："夫君年迈，说话不免失礼，还望客人见谅。不知客人有几人投宿？"

"连同主人在内约有数十骑。"

"鄙舍虽小，却也有十数间干净房舍，客人若不嫌弃，尽可叫你家主人来住。老身这就吩咐下去，为客人操持饭食。"

“如此便多谢了。”韩嫣遂转身去向刘彻汇报。

听着韩嫣的脚步渐远，老者掩了门道：“你老糊涂了？这些人晚间来访，又随身佩戴刀剑，你贸然接纳了他们，不是为村寨招来祸害么？”

“夫君老眼昏花，混淆了玉石，依妾身看来，来客相貌不凡，必非常人。”

老者正要说话，韩嫣已陪刘彻走进院内来了。刘彻双手打拱道：“我等贪恋猎事，延误归途，现借贵处歇宿，打扰了。”

老妪借着灯光看去，眼前的翩翩少年，“天”阔“地”方，相貌奇伟，说话彬彬有礼，更确信自己的眼光没错，她忙招呼家人为刘彻一行安排住宿酒食。

连日来的奔波，使刘彻和骑手们都很累了，加之多饮了些酒，大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出于对皇上的感怀，卫青主动提出由他担任警戒，韩嫣当然求之不得。皇上对卫青姐弟的青睐使他迅速地调整着与阿娇和卫子夫的距离。

山中天窄，刚刚还悬挂在中天的月亮，很快就西移到黝黑的山头。夜露悄悄地润湿了山间的林草和院中的花木，也润湿了卫青的肩头。卫青很庆幸，露水冲淡了疲倦，使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听着室内传来皇上的呼吸声，他知道皇上的确累了。

能为皇上值岗，他觉得十分高兴。也许，皇上在梦中正与姐姐携手走在丹景台的复道上呢！

想过了皇上，他的思绪又回到自身，他不能忘记离开平阳府的那天，公主那深情的目光和温软的话语。平阳公主拉着他的马缰说道：“进了宫，可不要忘记还有人惦记着你呢，有空就回来看看。”

他读得懂平阳公主目光中的炽热和心境，但他也明白，他不能朝深处想，命运还没有给他这个机遇。他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为皇上尽忠竭力。想到这些，卫青使劲摇了摇头，把精力集中到警戒上来。

当一个黑影出现在院中的时候，卫青本能地按住了剑柄，厉声喝道：“谁！”

“官爷不要误会，是老朽。”

“深更半夜，老丈不在舍内休息，为何在院内走动？”

虽然夜色深沉，但老者分明感到有一双眼睛直插他心底。

“傍晚饮酒太多，夜里如厕小解。不想惊动了官爷，真是对不住。”

“夜深人静，老丈不要轻易走动，惊扰了我家主人，在下的刀剑可是不长眼的。”

“那是！那是！”

老者慌慌张张地回到屋里，对老妪道：“老夫越看他们越不是好人。方才他们进院的时候，老夫已经差人到村中召集青壮，今夜定要将他们生擒送往官府。”

老妪听罢，眉头紧蹙，心想这下可糟了，若是青壮们真的来了，免不了一场厮杀。情急间她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笑吟吟地对老者道：“夫君定要擒拿他们，妾身也不阻拦。只是这村庄南北居住甚散，大家聚集也需好些时间，夫君静坐等待，索然无味，倒不如让妾身温些酒酿，你我且饮且等如何？”

这老者平日就有贪饮的嗜好，听说有酒喝，自然乐得其中了。

不一会儿，老妪已备好酒菜，夫妻二人遂席地而坐，对饮起来。其间老妪又出了数支酒令，让老者来猜，每输一次，便要罚酒三杯。饮到子时时，老者已烂醉如泥，酣然入睡了。

老妪用绳子将夫君缚了，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来到院中，新月早已沉没在山后。从院外传来纷乱的脚步声和岗哨的喝问声，老妪急忙上前道：“大人不必惊慌，一定是村中之人听说鄙舍来了不少外地客人，感到新奇罢了，待妾身打发他们散了便是。”

说着她便走到门下，对着墙外说道：“各位乡邻，我家有客自远方来，打扰了众位乡亲，妾身在这里谢过了。更深露重，还请各位早些归家歇息，明日一早再来相聚不迟。”

……

东方刚露出晨曦，刘彻就已经醒了，他唤起韩嫣：“朕昨夜做了一个怪梦，朕独自一人走在深山之中，被一伙强人追赶。朕拔剑奋战，尽杀强人于剑下。醒来后朕反复思忖，朕离京已有数日，不知是不是朝廷有事托梦于朕呢？”

韩嫣忙起身替刘彻整理好行装。

“想必是皇上太过劳累，便多梦了。好在今日便可启程回京。”

两人走出室外，举目远望，虽是秋气萧瑟，然天高气爽，白露茫茫，远山如黛。刘彻兴奋道：“如此好景，若不起舞助兴，岂不辜负了这金天时光？”

韩嫣忙道：“既然侯爷兴致所至，小人就陪侯爷舞上几个回合。”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对彼此的剑法都很熟悉，于是舞将起来，一个天枢剔斗，剑随人动，银光裹身；一个天璇射月，锋芒毕露，直刺青天；一个天机开展，划破晨曦，朗日扑怀；一个天权银河，银凤展翅，风起青苹。

适值老妪从柏谷溪中汲水归来，看得她眼花缭乱，心中庆幸昨夜幸好未轻举妄动，否则恐怕此刻已血流成河了。

刘彻与韩嫣舞了数十回合，感觉神清气爽，于是便收了剑势，才发觉骑手们已在旁边观望许久了。

用过早膳，刘彻启程告辞，老妪解了老者身上的绳索，两人一直把刘彻送至村外。看着人马渐渐远去，老妪心中忽然有些失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她也说不清楚。

茫茫然回到庄院不久，就听见院外马蹄的“嘚嘚”声，夫妇精神顿时紧张起来，老妪埋怨夫君不该得罪客人，以致别人现在问罪来了。正说话间韩嫣已进了院子，老妪急忙拉了老者出来赔罪道：“夫君昨夜举止鲁莽，还望大人恕罪。”

韩嫣将马拴在石桩之上，来到他们面前说道：“二位不必惊慌，起来说话。二位可知，昨夜借宿贵庄的是何人？”

夫妇俩面面相觑，猜不透韩嫣话中的意思：“大人不是称他为侯爷么？”

“呵呵，他可是当今皇上啊！”

“皇上？”当这两个字从韩嫣口中说出的时候，老者顿时惊得魂飞魄散，立时昏倒在地。老妪见状，赶快狠掐老者人中，连连呼唤。半日，老者方才醒来，却对着苍天号啕不止：“都是老夫害了家人啊！老夫愚钝，怎么就没看出是皇上啊！完了！完了！”

听着老者的号哭，韩嫣觉得好笑，同样一个人，昨夜与今天却判若两人。皇上的队伍已经走远，不容他在此延宕，于是他大声道：“老者听旨。皇上手谕，老者夫妇接驾有功，赐百金，绢百匹。”

“谢皇上隆恩。”老者夫妇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懵懵懂懂地谢恩。

“这是怎么回事呢？”待他们放胆抬眼张望时，但见院中石案上放着一卷帛书，韩嫣早已策马追赶队伍去了。

……

皇上回京的消息，让许昌、石建、石庆等人如释重负。第二天早朝刚一开始，许昌就迫不及待地出列，向皇上陈奏了东瓯国的事情。

刘彻的神色严肃起来，话里也带了责备的意思：“既是军情紧急，丞相为

何不禀奏太皇太后，以致延误至今呢？倘若让闽越灭了东瓯，大汉岂不威信扫地？”

许昌惶恐不安，小声回道：“启奏皇上，臣已禀奏过太皇太后。”

“既然太皇太后知晓，你等就该遵旨发兵。为何迟迟不动，是要朕治你的罪么？”

“嗯……”许昌不知道该怎样应对皇上的申斥，话在舌尖上打滚，就是找不到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句子。他暗地打量着刘彻，眼看皇上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心就“怦怦”地直跳个不停，“皇上，太皇太后要臣等皇上旨意。”

刘彻“哦”了一声，随之道：“等朕的旨意？好！朕现在回来了，朕就听听丞相高见，依丞相看，如何才能平息闽越国战事，救东瓯黎民于水火呢？”

“这个……”许昌越发难堪，“臣久在太常，若是问臣经籍典制，尚能勉强为之，至于这用兵之道么……臣十分惭愧……”

“惭愧？”刘彻淡淡一笑，眉宇间拂过一丝讥讽，“朝政无小事，社稷系安危，丞相一个‘惭愧’，就可以退却闽越大军么？”

说完，他就撇下许昌，把话锋直指石建和石庆，怒道：“就算丞相不通兵事，你等也昏昏然么？看你等平日一个个伶牙俐齿，临到紧要关头，却茫然无措，尽是误国之徒！”

在贬斥许昌等人的时候，他连太皇太后一个不是也没有提，反而一再地批评他们辜负了太皇太后的厚望。这话里的意思，让站在朝班里的严助听得明明白白的，皇上的恼怒虽然指向几位大臣，可句句都打在太皇太后的痛处。

严助进京时间虽然不长，然每每有空余时间，他都喜欢与同僚们一起谈论大汉立国以来的诸多盛事，他深知出将入相，乃朝廷历来任官的惯例。从早年的萧何、曹参到周勃；从周亚夫到卫绾、窦婴，哪个不是久经战阵的老臣呢？即使是陶青、刘舍，也都有过做过太守的经历。许昌之流怎么可能撑得起大汉的天空呢？

果然，在几位大臣被一顿犀利的言辞训得六神无主时，皇上的话题就转到战事上来了。

“典属国何在？”

“微臣在！”

“闽越国无视大汉神威，擅兴兵戈，朕岂能容忍？你转告东瓯使节，朕不

日即发兵南下讨逆！严助何在？”

“臣在！”

“朕记得你是会稽人，对闽越国情必是熟知，早朝后，你到宣室殿议事。”

随着包桑一声“退朝”，大臣们纷纷散去。许昌、石庆、石建都懵了，相互看了半天，无话可说。最后还是许昌打破了沉默，说道：“各位大人看着老夫作甚？皇上训在你我的头上，可痛却在太皇太后心里呀，还是速去禀奏太皇太后吧！”

石庆听了，频频摇头：“禀奏什么？皇上说太皇太后什么了么？没有。我等为太皇太后长脸了么？没有。现在，皇上要出兵讨贼，你我胜任得了么？不能！既是不能，那么向太皇太后禀奏什么呢？这个时候去永寿殿，除了挨训，还能有什么呢？”

石建听了点头道：“言之有理，既然皇上已经决定出兵，你我就已替太皇太后分了忧，且看潮涨潮落吧。”

说罢，他们跚跚地出了未央宫前殿，各自回署中去了……

刘彻一进宣室殿，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掩饰不住的眉飞色舞。看着跟随他进来的庄青翟、严助、张□和灌夫，他的话语中就带了必胜的自信。

“卿等说说，朕如何才能解东瓯之围？此乃朕登基以来首战，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严助趁机呈上窦婴的奏章，刘彻看了，本已不平静的心霎时潮头澎湃，在朝政死气沉沉将近一年之后，他终于重新听到了让他快意的声音。当年窦婴“跪雪直谏”的情景又回到了他的眼前，真是板荡识诤臣啊！

刘彻收起奏章，由衷地感慨。他想邀窦婴过来议事，不过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就被打消了。他怎么能忘记因赵绾之事，窦婴冒死折太皇太后面子的事呢？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让这对姑侄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他反复思忖，还是觉得邀田蚡前来比较稳妥些。不管怎么说，田蚡背后站着太后，太皇太后纵有千般心结，也不能不顾及太后的感受，于是他对包桑说道：“速传田蚡到宣室殿议事。”

“诺！”包桑应声朝殿外奔去。

田蚡的日子过得很惬意，虽然太尉的官职被罢之后，让他郁闷了许久，但他很快发现，因为太后的原因，因为他是皇上的舅父，丢掉太尉对他来说，倒是少了许多的冗务，并不影响同僚们摩肩接踵地拜倒在他的门下。

这使他很快就忘记了永寿殿所受的耻辱，沉入了迎来送往的喧嚣中。他喜欢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他十分鄙夷窦婴刚直的性格。

窦婴算什么？本侯早就说过，总有一天要将他踩在脚下。可这个窦婴却如此不知进退，前些日子竟然找上门来，要本侯远离淮南王、严于自律，不可向皇上索求无度。

田蚡以冷面回应了窦婴的絮叨，依旧我行我素。昨夜，他从刘陵身上获得了纵欲的快感，刚回到府中，就有人送来百斤金子。与其说对方要自己笑纳，毋宁说他收的心安理得。

田蚡也曾听说了东瓯国告急的消息，可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自己早已不是太尉，调兵遣将那是朝廷的事。他甚至希望朝廷拒绝东瓯的请求，这样也可让那个死而不僵的老太婆看看，这个朝廷没有了田蚡，将会是怎样的混乱和被动。

清晨起来，喝过燕窝，他就来到后室，细细地清点着同僚们送的奇珍异宝，淡黄的胡须伴着眼角溢出的笑意而翘起。这时府令来报说包桑公公来了，要侯爷进宫呢！

“呵呵！一定脱不了东瓯的话题。”田蚡关了后室，匆匆而去……

该来的都来了，问题也很集中，就是拿出退敌良策。

田蚡在什么情况下都改不了捻须若有所思的神情，可他说出话却平庸得让刘彻吃惊。

“依臣观之，皇上大可不必劳师远征。闽越、东瓯，向为蛮夷之地，自外王化。越人互相攻击，属鹬蚌相争，无须大惊小怪。据臣所知，彼处从秦朝时就放弃了管辖，现在何必劳师动众地去救援呢？”

严助望着田蚡，一脸的不解。这还是那曾掌管着朝廷军务的太尉吗？既然都是藩国，就不能倚强凌弱，任意妄为。就算现在已经不是太尉，可皇上把你招来，就表明在皇上的心目中，你仍是太尉，你怎么能辜负皇上的期望呢？

他觉得，在朝廷决策的关键时刻，自己决不能沉默。于是这小个子的江南人站出来器宇轩昂道：“太尉之言差矣！臣之所虑，在于我们没有力量拯救他们，没有圣德保护他们。既然现在这两样都具备，援之则圣威大彰；弃之则大失人心。至于说到秦失东南，非二世本愿，乃强弩之末，力不能为也。太祖高皇帝大军压境，项羽火焚阿房，咸阳俱为焦土，自顾不暇。今东瓯有求，皇上却不发兵救援，岂不让藩属寒心么？”

让严助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得到了庄青翟的积极响应：“中大夫之言，亦是臣之所虑。东南荒蛮，尤需大汉天恩。故讨伐闽越，非独解东瓯之围，更是昭告天下，大汉域内，不容持强称霸。今皇上出兵，上顺天

意，下合民心。”

灌夫和张□也以为非出兵不能挫敌之锐气，不能杀鸡儆猴。

这么久没到宣室殿议事，一来就与皇上心思相违，田蚡的脸就有点挂不住了。他随后又道：“即使皇上有意出兵，但虎符在太皇太后手中。没有虎符，皇上又该如何发兵？”

这话刘彻不仅不爱听，而且更伤了他的自尊。登基已近两年，太皇太后毫无交还虎符之意，这正是他耿耿于怀的，现在田蚡拿这个说事，失望之余，更添了对舅父的愤懑。他没有等田蚡说完，就截住话头，目光冰冷地道：“这又能怎样？武安侯的意思，是要朕守着这个未央宫，做个无为之君么？”

刘彻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气愤，他越说越气，干脆一句“武安侯不足与谋”，就把田蚡撇在一边，对严助说道：“朕授你汉节，前往会稽发兵驰援东瓯。你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

“臣别无所求，只请皇上派一副使随臣前往。”

灌夫立即自告奋勇地上前道：“臣愿前往。”

刘彻于是问道：“灌将军如何？”

严助答道：“灌将军英勇善战，臣求之不得，只是臣资历浅薄，恐委屈了灌将军。”

灌夫忙道：“严大人何出此言，灌夫只知效忠朝廷，从不计较高下。”

刘彻知道灌夫与窦婴乃莫逆之交，如今见其憨直爽快，甚是欣慰，遂拉着严助和灌夫的手说道：“闽越与东瓯，本是同宗兄弟，同室操戈，本属不义，朕出兵之意，在于扶弱抑强，安定南疆。然闽越乃大汉属国，东瓯亦大汉属国，故卿等此去，以解围为首要，非以酣战为宗旨。你们明白朕的意思么？”

“臣明白！”严助答道。

“好！”刘彻转过身来对庄青翟道，“请御史大夫拟诏，昭示天下，大汉不日将兵出会稽，南下平乱。”

这半晌，刘彻再也没有给田蚡说话的机会。他正要向皇上告辞，却不料刘彻说话了。

“武安侯稍待，朕还有话说。”

田蚡闻此内心很不安，猜不透皇上的心思。望着众位大臣一个个奉命而去，偌大的宣室殿就留下他们两人，他忽然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恐慌，

额头也渗出点点汗珠。正捉摸不定间，就听见刘彻的声音响了起来。

“舅父知道朕留下您的意思么？”

田蚡嗫嚅着：“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

刘彻背着手，在田蚡身边绕了一圈道：“舅父是真的不知，还是故意装糊涂？”

“微臣……微臣自被免了太尉一职后，终日赋闲在家，真不闻朝野之事！”

“朕问的不是这个。”刘彻在田蚡面前站住，目光直视着他，“朕听说舅父的门庭很热闹呀！门前的车驾比早朝时还要拥挤，有这事么？”

“哦！皇上问的是这事？”田蚡寻找着言辞搪塞，“是有些人登门，不过……”

“不过什么……”

“都是昔日的故旧。闻听臣被免职，稍事慰藉而已。”

“仅仅慰藉倒也罢了！朕听说，昔日那些窦婴的门生旧吏，现今都投奔到舅父的门下，轻则以金馈送，重则珍奇古玩相赠。”

“皇上……”田蚡正要辩解，却被刘彻制止。

“舅父听朕先说。”刘彻在殿内踱着步子，谈话进一步深入，“这些且不去论，朕还听说舅父借太后的权势，强掠民田，甚至还要所在郡县官员出面，为家人扩大宅第，可有此事？”

“这个……臣……”

“舅父的家人横行乡里，动辄致死人命，竟然无人敢管。”话说到这里，刘彻又回到田蚡面前，越发咄咄逼人了，“朕要问问舅父，这大汉的江山，究竟是刘氏的天下，还是舅父的天下？是不是有一天，朕也要把这未央宫让给舅父呢？”

话说到这里，田蚡已是惊心动魄了，慌忙跪倒在地道：“皇上此言，折杀微臣了。臣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这殿中就只有舅父与朕，还是站起来说话吧。”

田蚡虽然站起来了，可心并没有放下，低着头道：“皇上明察，臣在封地内置了宅第是不假，但说臣肆意掠夺，致死人命，却是不实之词。”

“具体细节朕不想追究，朕只是觉得舅父虽系外戚，却也是朝廷名儒，须

知民为贵的道理，倘若都如舅父这样，那天下倾覆之日就不远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到那时候，倾覆的岂止朕？舅父收受馈赠，不仅失了品节，更是败坏了政风。”

“今日朕的话就说到这里，还望舅父三思。好了，舅父请回吧，朕要批阅奏章了。”

外出多日，案头已经堆满了奏章，他不得不花时间去处理。直到日已西落，包桑在一旁提醒，刘彻的思绪才从奏章中走出来，望着殿外苍茫的暮色。

“朕听说，因为朕出京的事，太皇太后对你动了刑？”

“嗯，不过奴才受刑不要紧，只要皇上平安就好。”

“让你受累了。”刘彻抚慰道。

包桑十分感动，觉得自己皮开肉绽也值了。于是他趁皇上心绪不错，适时提起了皇后：“皇上！在您离开京城的日子，皇后可是牵肠挂肚啊！”

“哦！”刘彻沉吟一声，心想，自回京之后，又忙于出兵之事，竟然忘了皇后。他已经从太后那里得知，窦太主不止一次进宫劝太皇太后缓和与皇帝的关系。眼下这个特殊时节，他也不愿意夫妻之间的不快导致与太皇太后隔阂加深。

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胳膊，对包桑说道：“传皇后进宫，与朕同进晚膳。”

“诺！”包桑接过旨意，步履轻快地出殿去了。

看着包桑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刘彻禁不住感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父皇当年派他到边关，让他变了一个人……

严助站在船头，望着烟波浩渺的江水，一种游子归来的情绪迅速充满胸怀。江风吹来，卷起他的衣角，船底传出哗啦啦的响声。手中的汉节，也绕着朝服轻盈地飘舞。

从建元元年进京策对，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乡了。现在站在船头，他眼前再现赴京时父母江边送别的情景。不知二老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此次回乡是否有与家人相聚的机会。他在心中想着。

皇上把解救东瓯的重任交给他，他肩上责任重于泰山。皇上的深谋远虑，让严助感动了许久。他知道持上汉节，他就是钦差，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皇上和朝廷。沿着长江南下，一路上他谢绝了一切迎送，昼夜兼程，直奔会稽郡而来。

这日正午，他们的船队渐渐缓慢下来，远远瞧见江边码头人头攒动，站在身边的灌夫道：“已派人告知会稽太守，想必是他们到码头上迎接来

了。”

“不是早就说过，不让迎送的么？”

灌夫笑道：“这会稽乃大人故里，又是皇上发兵之处。郡守迎接的不仅是大人，也是皇上的汉节啊！”

一想起会稽太守，严助心头感慨万千。当初皇上诏举贤良，若不是郡守鼎力举荐，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船刚一靠岸，严助就迫不及待地先自下了船。郡守急忙上前拜见道：“下官在此恭迎钦差大人！请大人入城歇息，下官略备薄酒，为大人洗尘。”

于是，车队浩浩荡荡地进了会稽郡。沿途百姓听说这钦差大臣是会稽人，纷纷拥向街头，想一睹他的风采。世事苍茫，今非昔比，严助万千感慨都化为游子归乡的喜悦了。

郡守特意准备了家乡的鱼招待严助，吃得他乡情悠悠，思绪漫漫。酒罢席散，郡府只留下严助和副使。他一进客厅，严助就拱手道：“恩公在上，请受严助一拜。”

郡守大惊，忙上前扶住严助：“折杀下官了！大人快快请起！大人此次归乡，让会稽生辉，吴地绚彩。大人老家就在吴县，何不回去看看？”

严助道：“在下圣命在身，怎好因私废公？”

郡守又道：“大人若不方便，下官遣人去将二老接来就是。”

严助婉拒道：“现在东瓯告急，还望郡守大人发兵以解燃眉之急。”

郡守沉吟片刻道：“下官虽系一郡之守，却是文官，对军备不甚了解，还是请司马前来回话。”

不一刻，司马便来了。他闻听朝廷要会稽发兵驰援东瓯，便对郡守道：“我朝兵制，必见虎符才可发兵。现今钦差持节前来调兵，恕在下实难从命。”

严助心中掠过一丝不悦，说道：“难道皇上汉节在此，你也敢拒绝么？”

“只有虎符才是发兵的信物。否则，末将难担其责！”

司马的话刚一出口，坐在一旁的灌夫顿时大怒。论起年龄，灌夫要长严助数岁。但是，严助一路上公而忘私、廉洁自律的风范他一一看在眼里，现在，这司马竟对钦差的汉节表示怀疑，灌夫就不能容忍了，他冷眼说道：“司马难道怀疑这汉节有假不成？”

“副使大人何出此言？”司马年轻，久居南国，并不晓得灌夫出入乱军的

经历，言语中多有狷狂，“末将既是会稽郡司马，自然要听郡守大人的。”说完，便将灌夫冷在一边，转而对郡守说道，“依末将看来，大人且不忙发兵，可遣人到京城奏明皇上，讨得虎符，再发兵也不迟。”

“你说什么？！”灌夫的铁掌狠狠地击打着案几，震得香炉“嗡嗡”作响，“好一个小小司马，竟敢蔑视汉节，延误军机。钦差大人在此，你再敢多言，老夫一剑取了你的性命。”

“哼……”司马冷笑道，“只怕你没这个胆量。”

“大胆狂徒！今日就用你的首级试试这腰间宝剑。”说话间，灌夫已经拔出宝剑，一个弓步，直朝司马刺来。

眼看一场厮杀即将爆发，严助忙起身喊道：“灌将军且住手！”

他虽然对司马抗旨怒在心头，却不愿因此贻误朝廷大事。他急忙上前一步，按住灌夫的宝剑道：“临行前皇上曾对在下言道，他新即位，不便发虎符调兵，所以才授以汉节。见汉节如见皇上，大人若是知晓大局，就该迅速出兵。东瓯虽系小国，可也是大汉藩属，贻误战机，祸莫大焉。请大人速速定夺。”

“这个……”郡守迟疑道，“只是下官从来没有用汉节调兵的先例啊！”

“大人！听我一言……”

严助正要说话，却不料那司马因遭了灌夫的呵斥，耿耿于怀，趁着严助与郡守说话之机，暗暗拔出腰刀，跳到灌夫身后，试图谋害。正听钦差讲话的灌夫忽觉耳边风声乍起，急忙回头，眼见司马手中的刀迎面劈来。灌夫怕伤了严助和郡守，一边纠缠，一边向室外退去。年轻的司马却以为灌夫胆怯，不仅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反而步步紧逼，刀刀砍向要命之处。

“好个司马，竟然要置本官于死地！”灌夫骂道。

“今日不杀了你这老匹夫，难消我心头之恨。”司马说着，又一刀朝灌夫的头顶砍去。灌夫被彻底激怒了，迅速转守为攻，司马大惊，忙来一个弓步格挡，架住了灌夫的宝剑。可他哪里是灌夫的对手，片刻已气喘吁吁，力不从心了。只见灌夫狠劲一压，司马的刀就应声落在地上。灌夫不容司马回神，一剑割了他的首级。

灌夫撩起袍裾，擦了擦剑刃上的鲜血，将司马的首级扔在地上，伏身在地，双手举剑道：“灌夫杀了司马，请钦差治罪。”

“副使大人快快请起。”郡守抢在严助前边扶起灌夫道，“都是司马自取其祸，副使大人何罪之有？”

郡守完全被灌夫的气势震慑了，司马的首级更是让他心惊肉跳。他暗暗打量身边的严助，却是面带微笑，一切事情好像都在坦然中。

“郡守大人当初推举的恩德，在下没齿难忘。可今日之举，却不能不让在下失望。本来在下持节出兵，乃顺理成章之事，大人却寻出种种托辞，犹豫徘徊，以致酿成司马暗刺副使之事。倘若在下如实向皇上禀奏，大人丢官事小，恐怕性命也不保。”

郡守连连作揖道：“钦差息怒，都是下官一时糊涂。下官这就调兵救援东瓯，以彰皇上圣德。”

“东瓯与会稽，相隔崇山峻岭，陆上进军多有不便，还请郡守大人点齐水兵，由海上进发，直取闽越之都。这样，闽越首尾不能相顾，自然息战退兵！”

“大人言之有理。”

“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谋。我们要把进军的声势造得很大，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使闽越速速退兵。”

“嗯，大人高见。”

“灌将军身经百战，又是朝廷副使，此次进军闽越，非灌将军不能取胜。在下以为，水军当由灌将军统领。”

“就依大人。”

灌夫在一旁听着，心中好笑。刚才的犹豫到哪里去了？猜度又到哪里去了？人啊，真是个说不清的生灵！长久与刀戈为伴的他弄不清这些人复杂的心理，拍了拍脑袋试图将这些不解挤出心外。正想着，郡丞、郡尉到了……

会稽郡的水军由灌夫统领，严助督战，沿着海岸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一路上，艨艟斗舰，旌旗招展。每从城镇走过，灌夫就命军士吹角擂鼓，喊杀连天，他又把严助撰写的《讨闽越檄》交与地方官散发。不几日，沿途的百姓纷纷传开了汉军征讨闽越的消息。其间，有混迹于百姓中的闽越细作，早将檄文拿着飞报闽越王驺郢去了。

这一天，汉军来到会浦城靠岸。南部都尉率部下在城下迎候。都尉本来是要率军加入讨伐闽越大军的，不料昨夜他们抓到一名闽越的细作，说闽越军已于前几日退兵了。

未曾交战先自退兵，都尉不免生疑，但今日一早，就有东瓯国的军士来报，说东瓯之围已解，东瓯王驺摇有感于汉皇圣德，带着全城百姓面对救驾山、大溪水，长跪不起。

水军司马们听了，纷纷言道：“钦差大人果然料事如神。”

严助笑道：“一切都赖皇上英明。闽越非惧严助，乃惧大汉耳！”

可灌夫却有些闷闷不乐，严助见了奇怪道：“闽越退兵，乃是幸事，为何将军反而心中不快？”

灌夫道：“自七国之乱后，末将就再也没有上过战场，此次蒙大人不弃，将统领水军的大任交与我。可还没有动一刀一枪，敌兵就退了，因此末将不免有些遗憾。若是依末将脾气，干脆直捣冶城，灭了这祸害，也为皇上省了心。”

“将军无须遗憾。闽越国虽然退兵，然善后事宜尚多，还要将军披坚执锐，多有辛劳。”

灌夫拱手道：“大人何出此言？大人有何吩咐，灌夫当竭尽全力。”

当日，严助便在行辕召集会稽水军司马和南部都尉商议善后事宜。

严助道：“此次我军一路南下，仰赖圣威，敌人不战自退，我军未伤一兵一卒，固然可喜可贺。然本官观之，闽越国兵虽退，可未必甘心。倘若不加以节制，使诸藩各有约束，日后还会再生战乱。因此本官决定，由灌将军统率会稽、会浦水军继续南下，依旧要鼓振旗张，广贴檄文。另南部都尉随本官前往冶城，宣达朝廷旨意。”

议事结束后，已日近午时，南部都尉道：“两位大人奉旨讨逆，多日辛劳。下官在营中略备薄酒，一来庆功，二来壮行，还望两位大人赏光。”

灌夫看着严助道：“依严大人之意，是不接受地方迎送的。不过此次既是含了庆功、壮行的意思，大人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严助笑道：“灌将军是借此讨杯酒喝吧？哈哈哈！”

众人见这一对文武同僚相悦和谐，彼此调侃，都会心一笑。严助也在这说笑声中上了南部都尉的船……

来到南方后，饮食大为改变，一日三餐不离鱼虾，这让灌夫很不习惯。可当他登上南部都尉的战船后，却是目不暇接了。士卒们送上来的菜都是江鱼所烹，色香各异。吃完一道，又上一道，好多都叫不上名字。

但灌夫没有这个口福，加上他又是个急性子，耐不住一根根剔去鱼刺，因此，他鱼吃得很少，但酒没有少喝。那江南米酒，先还是甘醇可口，越喝后劲越大。到酒阑席散之时，灌夫已经深醉了。

严助许久都没有这样享受乡情的温馨了。品着家乡的米酒，吃着家乡的鱼虾，仿佛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当初在会稽没有回家，现在更不能去想了。为此，这顿饭吃得他双目湿润，喉结酸涩。

回到行辕，两人却毫无睡意。灌夫借着酒意，说出的话像竹篙一样直爽。

“不瞒大人说，末将一向瞧不起儒生，以为他们只会摇唇鼓舌，清谈误国。然而此次随大人一同讨逆，方知此乃末将偏狭之见。如大人这般文武兼备之才，胜过末将这样的莽汉千百倍。”

这番话一下子就打开了严助的心扉。其实，他何尝没有这样的感受呢？与灌夫相比，他对将军们的偏见常常是隐藏在心底的，虽然表面上谦恭之至，骨子里却是瞧不上的，以为他们只会打打杀杀，而这灌夫却让他换了一种看法。

接过灌夫的话，严助道：“此次共赴南疆，将军以九卿之尊追随于严助左右，大人何其度量，乃严助楷模啊！”

灌夫憨憨地笑道：“大人！你说话能不能让灌夫好懂些。”

严助会心地笑了，有些不好意思道：“好！好！就依将军。从小受老师的教诲，习惯了。”

这一夜，他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他们对窦婴的遭遇愤愤不平，对田蚡的作为大为不齿。他们冲破了心理阻隔，在浓浓的醉意中合榻而卧。这一夜严助领教了灌夫如雷的鼾声，仿佛长江的涛声在耳边回荡。在这样的鼾声中，严助带着故乡的梦，南行去了冶城。

长江因为闽越百姓免于生灵涂炭而更加清澈，将军山因为战争的远去而更加挺拔，而冶城因为大汉钦差的到来而倾城生辉。

闽越王邹郢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迎接汉使的。闽越、东瓯同属越王勾践的后裔，同宗相煎，本不得人心，何况当初大汉与各个属国盟誓，不经汉廷授权，不可妄动兵戈。现在汉军陈兵会浦，未再南下，显然是等待他的幡然悔悟。

其实，对这场出击东瓯国的战事，闽越国内也是歧见纷纭的。丞相多次向他谏言，说吴楚七国，带甲百万，舟车云集，可又怎么样呢？一遇朝廷大兵，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今闽越国虽攻东瓯，却是向汉廷发难，长安岂会坐视不管？但是掌握闽越军权的余善亲王却一意孤行，他说动邹郢对东瓯用兵，结果却未达到吞并目的。现在，大汉的钦使来了，他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

迎接汉使的仪仗出城五里，旌旗林立，邹郢带着余善亲王和丞相以下官员，列队城外，等待严助的到来，当汉节在他们眼中映出一片殷红时，他们似乎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流席卷而来，这让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紧张。

邹郢还没有等严助下车，就率领臣僚们迎了上去：“闽越国邹郢恭迎大汉钦使。”

严助在南部都尉的陪同下来到邹郢面前，将随行人员一一介绍给闽越国官员。然后，他从怀中捧出文书，高声念道：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华夏宇内，人无老幼，皆大汉子民；地无南北，皆大汉疆域。同生于太极两仪，同根于阴阳之气，同属于一宗血脉。陛下悯人怀土，与诸藩盟约立誓，和谐共处，四海晏然，今闽越国徒生战事，上逆天意，下违民心。王师南下，意在彰显陛下恩典，非以杀戮为快。谕意诸藩，守土安邦，大兴农桑，使民安居乐业，与邻和睦友善……

时序已近初冬，南国的大风载着严助的声音，载着大汉王朝的声音，在长江的浪花里，在崇山峻岭间久久回荡。

第十四章

盈泪出宫恨无语 思漫归京赴新程

严助与灌夫不费一兵一卒就臣服闽越，朝野为之振奋。刘彻谈笑间退敌的雄才大略一时间成为大臣们的话题。

在刘彻看来，这也是自己走出逆境最得意的一步。于是，他下旨在未央宫设宴，与群臣共庆。

窦婴没有在受邀之列，这使他本来就抑郁的心情又增添了许多愤愤不平和心灰意冷。且不说在过去的多年中，他为朝廷殚精竭虑，心劳神疲，也不说他是因为推行新制才获罪于太皇太后，可毕竟他还有一个魏其侯的爵位，难道皇上真如问政申公时所说，今后用人多拔于年轻有力者么？

是那道奏章惹恼了龙颜么？似乎不像。他记得很清楚，灌夫和严助南行前曾到府上辞行，描述了皇上看过奏章后的激动表情。那到底是为何呢？

此时，夫人带着丫鬟过来了。在仕宦生涯黯淡的日子里，是夫人陪他度过一个个寂寞的遥夜。夫人的贤淑、清静使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窦婴迎道：“哦，是夫人来了！”

夫人给他一个浅浅的笑容道：“今日天色很好，妾身就陪夫君到园中走走如何？”

“难得夫人这样体念老夫。好！就去走走吧！”

窦婴站起来的时候，感到一阵眩晕，身体晃了晃，丫鬟急忙上前搀扶，他随即喝道：“不用了！老夫还没有到老态龙钟的地步。”

一路上，夫人寻找着贴心的话儿来安慰丈夫：“妾身知道，夫君是为皇上没有邀你赴宴而怄气吧？其实，依妾身看来，不去也好。”

夫人看着窦婴没有烦恼的意思，就继续道：“夫君现今是有爵无职，若是去了，遇见那些热来冷去的人，给老爷几句不阴不阳的话，反倒不愉快。夫君出将入相，眼看已过知命之年，还想要得到什么呢？只要夫君身康体泰，就是妾身之福啊！”

窦婴频频点头，夫人一番话让他的心绪平静了许多。他想起老子曾经说过——“塞其兑，闭其门”，看来他的话也不全都是错的。

当花园门上的铁锁“叮当”一声打开的时候，那刚下心头的烦恼便又爬上眉头。这花园显然许久没有来过人了，那园中凋落的花卉，那纷乱的杂草，那铺满小径的黄叶，便透过园门映入窦婴的眼底。

遥想当初，这后花园是何等的热闹，众同僚围案畅谈新制、饮酒高论朝事、行令自得其乐的盛景如今都随风散去了。窦婴顿觉兴趣索然，正待转身，窦府府令迈着急促的脚步跑来，说是灌将军来了，现在厅上候着。

对一个门可罗雀的失宠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有知己来访更令他欣慰呢？窦婴顾不得向夫人道别，就匆匆赶往前厅去了。

沿着小径返回的窦婴百感交集，喟叹不止，及至看见灌夫高大的身影，便迫不及待地握住了他那双粗糙的手，叹道：“仲孺来了，此去平乱，辛苦你了。”

“侯爷好！侯爷好！”灌夫望着窦婴，关心道，“多日不见，侯爷消瘦了许多。”

“衰朽之人，苟活而已。”窦婴立即唤来府令，“将军到来，岂能无酒？速备些上好酒肴来！”

“不劳侯爷操心，妾身早已备好。”灌夫抬头看去，就见夫人带着丫鬟，捧着酒菜进了客厅。

酒过三巡，灌夫告诉窦婴，皇上也没有邀请田蚡。

灌夫道：“在下是来向侯爷辞行的。”

“此话怎讲？”

“皇上已经诏命在下为燕相，不日就要动身了。”

“为什么？你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外放燕相，皇上是怎么想的？”

想起宴会上的情景，灌夫依然为自己的冲动而懊悔。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向海量的他为什么那么轻易就醉了呢？是因为庆功宴上没有窦婴而让他愤愤不平么？是因为那个不知趣的长乐卫尉窦甫的挑衅么？那一刻，他让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化为雨点般的拳头，在窦甫的脸上烙下青紫的印记。

“你呀！你惹他干什么？”听完灌夫的描述，窦婴埋怨道。

在窦婴的眼里，他这位小他数岁的族叔也算是纨绔子弟了。除了飞鹰走狗，欺男霸女，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皇上之所以赏他个长乐卫尉的头衔，完全是因为太皇太后的缘故。可他毫无自知之明，仗着自己是太皇太后的兄弟，屡屡惹出事端。

“你打了他，我那姑母能善罢甘休呀！”

“侯爷说对了！消息传到永寿殿，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令皇上责罚在下。皇上担心末将留在京都再生事端，干脆外放幽燕。唉！都是末将鲁莽，让皇上为难了。”说完，他长叹一声，将一爵酒灌进肚里。

仅仅一个窦甫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他虽为太仆，位列九卿，然在许昌和石建等人的心中，他总是一副莽汉的形象。每每于塾门等候早朝的时候，他们的话语间不免夹带了奚落和讽刺。

他不像窦婴，心中烦了可以读些书来排解，而他只有把这一切闷在肚里。与其说与窦甫相搏出于酒醉，毋宁说那是一种简单而又粗暴的发泄。即使现在面对知己，他除了喝酒，依然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心事。

“这两年简直把人憋死了。人和人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那个田蚡！虽说罢了太尉，可就因为有太后在那儿，就屡屡向皇上请求赏赐。”刚说完，灌夫就为自己的失言而懊悔，他本来是想安慰窦婴的却偏偏戳在了他的痛处。

“唉！瞧我这张嘴。”灌夫扬起拳头，狠狠地打着自己的胸部。

“仲孺！你何必这样呢？今日权当老夫为你饯行吧！”窦婴按住灌夫坚实的肩膀道。

男人有男人的感伤，女人却有着女人的辛酸。在刘彻与群臣欢宴之际，卫子夫的心却在寂寞中流泪。

丹景台被淹没在未央宫大片鳞次栉比的建筑中，作为后宫八区供妃嫔们居住的殿阁之一，虽然比皇后居住的椒房殿逊色了许多，但它依然是文以朱绿，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看起来也十分富丽

堂皇。

至于殿内的陈设，更是珍物罗生，焕若昆仑。虽说规模不算很大，其侈靡迤逦亦是民间百姓无法想象的。

可这对卫子夫来说，这彩饰纤缛，裛以藻绣的繁华居处，不啻为一座让她寂寞、孤独的堡垒，让她绝望、窒息的牢笼。她的青春面容，她的翩翩舞姿，她的浪漫天性都将会在这彤庭辉辉的琼楼玉宇间消磨殆尽。

她常常回忆起与皇上邂逅的时光，正是那次相遇，改变了她的命运，并在她面前勾绘出绚烂的未来。

但是进宫不久，她便发现当初的憧憬过于浪漫，幼稚。她原以为从此可以与皇上终日厮守，但是她错了。后宫的一切都掌管在皇后手中，连在她身边的黄门和宫娥都是皇后安排的。

不要看他们一个个点头哈腰，谦恭有加，事实上他们个个都是皇后的耳目，她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后的监视之下。于是，她想唱不能唱，想舞不能舞，有话不能说，这样的日子与坐牢有什么区别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跟着皇上到了这个美人云集的后宫么？可这是自己的错么？皇上是天下至尊，她如何敢违背他的意志。

是因为她太俊丽了么？难道好看也成了罪过么？况且她并没有非分之想，她只想获得一个男人的真爱！

让她最感焦灼的是，自从进宫以后，她与皇上就咫尺天涯，不能早晚相见。

此刻正是午后的时光，卫子夫缓缓地走到楼外，凭栏而立，望着谢了又开，开了又谢的芍药花。是的，花儿今年谢了明年可以再开，而她的青春却不会回来，如果再继续这样生活，等待她的就只有孤寂地老去。

她深信皇上是爱她的。在这宫中，除了包桑和韩嫣，她是惟一知道皇上外出秘密的人。离京前一天夜里，她被黄门抬进宫中，在温室殿与皇上颠鸾倒凤——那是皇上在最郁闷的日子里赋予她的力量与激情。

那一刻她曾想，还要什么名分？还争什么地位？她只要一个男人天长地久的拥吻。但在第二天，她就听春香说，太皇太后一大早就传皇上前去质问，为什么不在椒房殿过夜？为什么要冷落了皇后？而也就在这同时，皇后传她到椒房殿，斥责她不该以色相迷惑皇上。皇后的眼里像结了冰，从那里射出的每一缕光都让她不寒而栗。

“你如果再不检点自己的行为，休怪本宫无情。”皇后警告她说。

唉！都是自己不好，给皇上带来诸多的烦恼。卫子夫在心里一遍遍地自责。

“夫人！”她没有听见，继续想着那些断肠的伤心往事。

“夫人！”这一回她听到了，是春香在叫她。

“是叫我么？”她痴痴地问道。

“外面风大，夫人还是回殿中歇息吧！”

在丹景台，只有春香才能这样温柔地与她说话。虽说都是皇后安排在她身边的宫女，可她看得出来，春香与其他的宫女不一样，她善良、正直，并无狐假虎威的骄横。

她看着春香泪光闪闪的眸子，脸上掠过一丝凄然的笑意，问道：“傻姑娘，你哭什么呢？”

春香道：“夫人，春香自小就心软，见不得人家伤心，刚才看见夫人伤心，奴婢禁不住就眼湿了。”

“别夫人夫人的叫了，”卫子夫拉着春香的手道，“论起来，你我年龄相仿，往后就叫我姐姐好了。”

春香摇了摇头道：“这怎么行呢？您是夫人，春香只是奴婢，奴婢不敢。”

卫子夫拿出丝巾，擦了擦泪水道：“有什么不可以呢？你我都是女人。再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像夫人么？”两人说着就转回到殿中，春香为卫子夫斟上一杯热茶，她们的话题慢慢地就转到近来后宫发生的一件大事上来了。

“皇后已经圈定出宫人的名单了吗？”

“还没有呢！今早皇后唤我到椒房殿询问夫人起居的时候，我遇见了春芳，她说昨晚皇后还在为谁走谁留费心呢！长得太好看的，她不愿意留下；可全都选了好看的，又怕皇上怪罪。”

“哦！原来是这样。”卫子夫沉默了许久才抬起头说道，“姐姐有些累了，你先退下，有事我再叫你。”

“诺！”春香轻轻带上卧室门，蹑手蹑脚地到厢房去了。

卫子夫关了门，一个人陷入了沉思。进宫这么久了，她还没有想过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宫闱深院呢。可是现在，她可得想想了。

她透过窗户，看着天空漫步而过的朵朵白云，它们是多么的自由，玉阶

彤庭虽好，可这里没有自由；她听见檐下的紫燕呢喃，它们该是多么的舒心，锦带丝罗虽美，可它是无形的锁链，锁住了她的身心；她闻着风儿送进来的花香，它们该是多么的惬意，可她没有花儿的幸运，它们有花工们侍弄浇灌，修叶剪枝，而她只能顾影自怜地承受漫漫遥夜的煎熬。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为皇上做些什么。她一想到只要自己还在这宫中，皇上就无法平息与皇后的争吵，就不免受到来自太皇太后和太后的指责，她就不能心安。若是那样，她就真成了罪人。假如自己能离开这是非之地，也许会有另外一种结果。

只要能对皇上好就行了，至于自己，只要出了这堵囹圄般的围墙，哪怕流浪，哪怕风餐露宿，哪怕嫁一个终日与耕牛做伴的男人，她也愿意。卫子夫想到这里，就铺开洁白的丝绢，几乎是一字一泪地写下了自己的心迹。

她搜肠刮肚地寻找词句把自己描绘得愚钝不堪，说像自己这样卑贱的女子，不能与各位妃嫔一样享受这瑰丽辉煌的掖庭广厦。

她乞求皇后给她一个机会，将她列入出宫人的名单，她对皇后的照顾表示深深的感谢。待她在末尾签上名字时，发现字里行间布满了泪痕。这压抑许久的情感一旦通过这曲折的文字宣泄出来，她的心境反倒轻松多了。她轻轻地封好丝绢，才唤来在外面伺候的春香。

看着卫子夫红肿的双眼，春香心中很不好受，说道：“夫人！您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啊？”

卫子夫眉宇间掠过一丝苦笑，说道：“不要紧，这样心里反而轻松多了。”说完把丝绢装进锦囊，让春香唤一位黄门前来说话。

不一刻，一位年轻的黄门进来了，卫子夫听得出来，他“参见夫人”那几个字说得是那么的轻描淡写，他行礼的举止也很勉强。但是，她并不去计较这些，她向春香使了个眼色，等她悄悄退出去后，卫子夫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包金子递到黄门手中，说道：“小小薄礼，还请公公笑纳。”

那黄门瞅见金子，脸上顿时换了和悦的笑容，操着尖细的嗓音道：“夫人有事尽管吩咐，这可使不得。”

在宫中待了这么久了，卫子夫早已摸透了这些阉人的脾气，有哪一个不是见钱眼开呢？哪一个不是半推半就、遮遮掩掩的呢？看着黄门收下金子，卫子夫才拿出锦囊，说道：“烦劳公公将这个递给皇后娘娘。”

“这是……”

“公公不必多问，皇后娘娘看了就知道了。只要公公送到了，妾身还有重谢。”

“夫人放心，奴才这就去了。”

站在窗口，望着黄门远去的身影，卫子夫环顾院中的花木修竹，古树奇石，它们仿佛都投来眷恋的目光，她不忍再看下去，怕自己的泪水又涌出眼眶，忙轻轻地掩了窗户……

出宫的日子终于到了。

这天早朝后，皇后邀刘彻来到后宫，传来这些即将被送往各个郡国的女人们，向皇上辞行。她们中有的也曾承受过皇上的雨露，却不曾怀上骨血，因而很快就被皇上淡忘了；有的根本就没见过皇上的样子，只是在离开京城的这个日子，才有机会一睹皇上的风采。

名单是由包桑念的。他每念一个名字，就有一位女人从队伍中走出，向皇上和皇后辞行，她们感谢着皇上和皇后的恩泽，她们提心吊胆而又隐忍含泪，没有一个人敢在这样的场合哭出声来。

对刘彻来说，后宫粉黛成群，究竟哪位曾与他有过云雨之情，他早已淡忘了。在她们向他跪拜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感触，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她们就战战兢兢地回到即将出行的队伍中去。

不一刻，他就对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过程感到厌烦。后宫这么多女人，出就出了吧，没有什么留恋的。今天走了这些，说不定明天又有许多进来。放她们出去，是给她们自由，她们应该对皇上感恩戴德才是，但是你看看，她们一张张沮丧的面容，一个个落魄的身影，如丧考妣的样子。他看了看坐在身边的皇后，正要说话，却听见包桑在耳边高声念道：“卫子夫向皇上谢恩！”

“子夫！”刘彻几乎是跟着包桑的余音喊出了这个曾经让他沉醉，让他销魂的名字。当他把目光投向面前的出宫人时，随着一声悲怆的呼唤，卫子夫就跌跌撞撞地跪倒在刘彻面前，而那饱含着哀怨的哭声，须臾间就抵达了刘彻的心底。

这情景大大出乎皇后的意料，这让她吃惊，让她恼怒。她用鼻翼间令人战栗的“哼哼”声表达了极度的不满，接着就是杀气腾腾的呵斥：“哭什么哭？今日……”

没有等皇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刘彻犀利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停在皇后的脸上，怒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说！朕问你话呢？”

“皇上……臣妾……”

“说！”

皇上的愤怒如同晴天霹雳，皇后顿时乱了方寸，她再也不能泰然处之地坐下了，她迅速地撩起裙裾跪在了卫子夫的右首，语无伦次地回答皇上的问话："皇上，是……"

"说！"

"是她自己提出要出宫的。"

"子夫，是这样么？"

"陛下！臣妾……"卫子夫一句话没有说完，又嘤嘤地哭出了声。

"有话就说啊！哭什么呢？"

卫子夫心想，好赖都是要走的，皇上不问倒也罢了，既然问了，索性就说了吧！要杀要剐，就听天由命了。她伏下身体，向刘彻大礼叩拜，千般委屈，万缕愁情，平日的痛苦，今日的感伤，全都在这一瞬间涌上心头。

"皇上！是臣妾要求出宫的。臣妾……"

"说实话！朕会为你做主的。"

卫子夫暗暗地打量了一下身旁的皇后，又把一肚子的话吞了下去。

"陛下！是臣妾自己要出宫的。"只是她依然地泪流不止。刘彻见此，心中便明白了八九分，此事一定与阿娇脱不开干系。他虽是一肚子的恼火，却在这样的场合无法发泄。她是皇后，掌管着后宫，他若是在这个时候折了她的面子，往后掖庭岂不更乱了。

他强压着满腔怒火，转而向卫子夫问道："倘若朕要你留下呢？"

"臣妾本家童之女，蒙陛下恩泽，得以来到宫中，臣妾就是当牛做马也难报恩。臣妾盼望见到皇上，如枯树望春。今日得睹龙颜，虽死亦无憾了。就是出得宫去，再为奴仆，也甘心了。"卫子夫这番话和着她的泪水，化为一股清流，轻轻地漫过刘彻的心头。

刘彻的眼角湿润了，他深情地望着卫子夫道："你不必再说了，朕要你留下，你就得留下！"

随即，他转脸冷冷地盯着皇后道："你且站起来，出宫人的事情，就由你去处置吧。传朕口谕，移驾丹景台。"

正在为自己的去处而发愁的春香，吃惊地望着皇上与卫子夫相依进殿来的身影，就觉得从清早到现在似乎是在做梦。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不容她多想，就慌张地招呼宫娥们迎驾了。包桑看着皇上与卫子夫亲昵地进了殿门，舔了舔嘴唇，对春香道："还不伺候皇上和夫人沐浴更衣？"

春香会意，一只脚刚刚迈进殿门，眼前的情景就让她的一颗心突突跳个不停——皇上早已等不及了，抱着赤裸裸的卫子夫向皇榻走去。她只看见卫子夫浓密的长发垂成一条黑色的瀑布，被皇上走路带起的风吹得飘飘扬扬。一时间，她的脸上顿然生出两片红霞。她顾不得多想，轻轻地掩了殿门，向包桑摇摇头，就站在一旁不说话了。

……

阿娇抚着酸痛的膝盖，眼巴巴地看着皇上与卫子夫远去的背影，想起往日与皇上的龃龉和多年遭受的冷落，加上对卫子夫的切齿痛恨，此刻这些一起涌上心头，顿时化作杏眼中的怒火，直朝着出宫人喷去："滚！立即滚出去，本宫再也不愿看到你们！"

随即她便给了伺候在身旁的掖庭令一记响亮的耳光："你聋了么？你是要看本宫的笑话么？还不让她们滚出去？"

掖庭令捂着发红的脸战战兢兢地去执行皇后的旨意。看着那些昔日在眼前晃悠的女人们被卫士带出宫去，皇后又把各个下人都一一骂了一遍。大家虽然大气不敢出一声，却都从心底增加了对皇后的厌恶。

只有春芳还是忍受着，她深知皇后心中的苦。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不到男人的宠爱更加痛苦的呢？不要说阿娇从小娇生惯养，就是寻常百姓家的姑娘遇到这样的事情，也非疯了不可……春芳就这样想着，只要皇后心里能好受些，就是自己受几次责骂也是值得的。

出宫者含着各自的辛酸，而回京的人却怀着新的期望。

皇上的诏令是在七月中旬发出的，等送到北地郡府义渠时，已是八月初了。皇上的诏令说，入夏以来，蝗灾严重，粮食歉收，农桑凋敝。擢升韩安国为大司农，兴农治粟。

诏令是以六百里加急送到的。严助宣罢诏书，就在韩安国的引导下沿着马莲河畔巡视了边关防务。沿途所见，士卒严阵以待，边民秩序井然，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固若金汤。

韩安国在任上一直致力于北地郡与上郡、云中郡之间建立联防，一方有事，两方侧应，所以近年来北地郡一直都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当他们沿着秦直道驰马长城脚下，来到贺兰山巅时，但见山北草原浩阔，牛羊成群，隐隐约约地传来牧民高亢的歌声；而山南农舍点点，绵延到山脚下，刚刚收过庄稼的地里，农夫们赶着耕牛在播种新的希望。

这祥和安定的氛围深深地感染了严助，他不禁由衷感叹道："边境烽火不兴，百姓安居乐业，皆因将军治边有方，下官回京之后，一定要面奏皇上，为将军记功。"

“多谢大人！此皆皇上德被边土，大政深入民心之故也。此处偏远，昔日官吏多有怠惰，豪强趁机大肆兼并，致富者阡陌连连，贫瘠者无立锥之地。自皇上诏令还田于民以来，在下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使商者乐其业，耕者安其居。百姓无不称颂朝廷圣德，皇上隆恩。”

严助点了点头道：“大人所言极是。下官前次奉诏解东瓯之围，沿途所见，亦是如此！”

一说到皇上，韩安国总忘不了那件随身佩戴的虎头鞶。从那时候起，他就把个人的荣辱与大汉兴衰紧紧连在一起。他虽身在边陲，却时时关注着新制的成败。赵绾案发后，他曾担心皇上不能度过那一段艰难时光。现在，面对作为新制推动者的严助，他一肚子的话都化为内心的问候：“皇上还好吗？”

“皇上心胸恢宏，高瞻远瞩。虽然太皇太后废除了许多新策，可皇上并没有消沉，他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从建元三年起，皇上做了三件顺天意、得民心的大事。”

“哦！大人快说说，在下久在边陲，消息不通。”

“第一件事情是继续削弱藩国，让晁太傅当年的梦想变为现实。前年，济川王刘明坐杀中傅，皇上废除其国，将其迁到房陵；前不久，皇上又因广川王刘越、清河王刘乘殒薨无后，废掉了两国国号。下官久在京城，深感皇上处理起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比先帝更加沉稳机智，使太皇太后无懈可击。这真是帝王的气魄啊！”

韩安国击节赞道：“这个在下在睢阳时就感受到了。”

严助接着道：“古今成大事者，必有过人之坚韧。皇上之所以能屡次化险为夷，正在于此。虽窦婴、田蚡被免，赵绾自缢而死，可皇上并没有改变独尊儒术的意志。今年开春，他又趁太皇太后身体不适之机，在太常寺设置五经博士，研读整理儒家经典，一举打破了建元二年以来的沉闷空气。现在又要大司农寺大力整顿货币，废除三铢钱，行半两钱。”

听着这些发生在长安的故事，韩安国完全沉浸在皇上举重若轻、谈笑间指点江山的魅力中去了。他想象着现在的皇上该是怎样的潇洒和俊逸，怎样的凭虚御风，运筹帷幄。他似乎忘记了长河落日，暮霭沉沉，只将一双火热的眼睛盯着严助，兴奋道：“严大人，把皇上的故事都说给在下听听。”

严助笑了笑指着西斜的太阳和渐渐烧起来的晚霞，两人拨转马头，向山下走去，一路上，严助依然滔滔不绝，韩安国全神贯注，等到了山下营中，已是酉时了。

用过晚膳，严助对韩安国说道：“下官此行，得以观瞻边塞雄风，受益匪浅，明日下官便要启程回京了。”

韩安国起身作揖道：“大人先行一步，待在下将北地防务交接，即可赴京。”

建元五年九月，韩安国在巡视了北地、云中、上郡等地的防务，向各郡太守们一一告别之后，就星夜奔驰，到长安赴任，未等与妻儿享受久别重逢的喜悦，就受到了皇上的召见。

走进未央宫宣室殿，刘彻伏案批阅奏章的身影就映入了韩安国的眼帘。那手执朱笔的专注，眉头微皱的思虑，沉稳雄健的气度，使他无法把眼前的皇上与当年睢河边哭喊着要与农家小儿打雪仗的太子联系在一起。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大汉的风雨把一个天真少年磨砺成一代挟雷弄电的君王。他不忍打扰眼前的情景，暗地朝欲上前禀奏的包桑摆了摆手。两人屏住呼吸，静静地站在丹墀内望着刘彻，直到他批完一道奏章，包桑才走了上去说道：“皇上，新任大司农韩安国奉诏觐见。”

韩安国忙跪倒在地，以笏板掩面道：“臣韩安国参见陛下。”

“韩爱卿快快平身。”

刘彻由各地灾情带来的烦恼因韩安国的到来而消逝了不少，他紧步走出龙案，来到丹墀内，望了韩安国片刻，口中吐出四个字：“风采依然！”

包桑在旁边道：“韩将军一路风尘，未及回家喘口气，就来拜见皇上了。”

刘彻赞道：“他的脾气朕知道，总是先公而后私，这是古者之风啊！”

君臣坐定后，刘彻笑道：“朕听说韩爱卿在北地都尉任上颇有作为，朕正思谋着该怎样赏赐爱卿呢！”

“谢皇上隆恩。臣区区都尉，何德何能？边关能有今日，皆赖郡守们戮力同心，尽忠竭命。特别是李广将军和程不识将军，其功尤大。李将军以爱士卒而闻名军中，饮食与士卒共之，士卒不尽饮，将军不近水；士卒不尽餐，将军不尝食。故每逢大战，士卒争先赴死，未敢惜命。程将军治军严谨，行伍营阵，井然有序。匈奴每闻二将军之名，都望风而逃。臣所忧虑的是，现在二位将军年事已高，若有闪失，必折我朝股肱。臣此次奉诏回京，一个心愿就是恳请皇上调两位将军回京调养，以备大用。”

韩安国虚怀若谷，重情重义，令刘彻分外感怀：“爱卿胸怀宽广，乃我大汉社稷之福。你的心愿，严助复旨时亦向朕陈明。”

刘彻说着，就对站在一旁的包桑道：“传朕旨意，调上郡太守李广为未央宫卫尉，云中太守程不识为长乐宫卫尉。那个平庸而又不检点的窦甫，就让他回家养老吧。”

“诺！”

刘彻没有忘记凿空西域、根除边患的大计，他问韩安国可曾听到有关张骞的消息。韩安国告诉他，边境的匈奴人传闻，张使君在河西一带被匈奴军俘获，押到单于庭，后来被隆虑公主救下，现在尚不知情况如何。

刘彻眉头紧蹙片刻后又展开，目光中充满信任地说道：“朕相信张骞一定能排除万难，到达大月氏的。现在还是说说当务之急吧！眼下各地灾情严重，爱卿有何良策，可速速奏来！”

“此事臣在回京途中亦多有思谋。管子曰：‘安邦定国，以人为本。’眼下蝗灾严重，稼禾无收。故臣以为，为今之计，莫过于减免税赋，安定民心；其二，请皇上下诏，要求各地郡守、县令务以农桑为本，号令百姓灭蝗自救；其三，诏令各地开仓赈民；其四，严厉打击囤粮抬价的不法商人。”

“好呀！爱卿早已韬略在胸啊！”刘彻听着韩安国的陈奏，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猛地站起身来在丹墀内踱着步子。

“就依爱卿所奏，拿酒来！”

不一刻，两位黄门就抬着一坛御酒进来了。

“将军久在边陲，艰苦备尝，朕赐你御酒一坛，以作犒劳。”

韩安国诚惶诚恐，拜倒在地谢道：“谢皇上隆恩。”

这就是忠诚之士的情感，一坛御酒，就会让他们感激涕零。想想姑母窦太主，再想想舅父田蚡，一个个食无劳而禄无功，却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刘彻顿感泾渭清浊，自在人心。正要说话，却见包桑匆匆忙忙地进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窦宇过来说，窦太主在长乐宫中等候皇上呢！”

“又是她，朕不见！”刘彻狠狠地一甩袍袖，继续与韩安国说话。

包桑面露难色道：“恕奴才直言，若是窦太主直接来参拜皇上，不见尚可。现今她在太皇太后宫中，若是不见，太皇太后那边便不好交代，请皇上三思。”

韩安国也劝道：“包公公所言有理，皇上还是去见见为好。”

……

借着从殿外折射进来的阳光，窦太主看清了太皇太后布满皱褶的脸。那

脸闪着蜡黄的亮色，久病的浮肿让这张当年倾城倾国的脸变得坑坑洼洼。透过脖颈下松弛的皮肤，几根青筋清晰地暴露在她的面前。似乎这脆弱的生命就靠几根筋勉强地支撑着，时刻都有脉断气绝的危险。

太皇太后如今是她的靠山，看到这种情况，窦太主心如刀绞。但她强迫自己把已流到眼角的泪水强压进肚里，把太皇太后的女御长叫到一边悄悄询问道："太皇太后近来情况怎样？"

"这……"

"不要吞吞吐吐的，本宫要的是实情。"

"不大好！太皇太后整天昏睡，话少得多了。"

"太医怎么说？"

"太医说，恐怕不会太久了。"

"太皇太后生病的消息要严格控制，不能让宫外的人知道，懂吗？"

"诺！奴婢一定不说，也不让他们说。"

问完病情，窦太主整个人就像散了架子，从没觉得这样累。若不是面对这么多的宫娥和黄门，她真想伏在母亲的怀抱中痛哭一场。是的，母亲在她的眼中是一座山。没有了这山，她也将不再拥有荣耀和富贵。窦太主发狠地擦了擦眼角，正要回到母亲身边去，却听见殿外传来包桑的声音："皇上驾到！"

大殿内的人们立时紧张起来，连同窦太主母女在内，"哗啦啦"跪倒了一片。刘彻一脚踏进永寿殿，就听见阿娇的声音，心中便明白了七八分，一定是这个多事的女人又跑到老祖宗面前嚼舌头了。

"平身！"刘彻的眉头已写了几分不快，目光并不愿在阿娇母女脸上停留，他直接来到太皇太后榻前。

"是彻儿么？"太皇太后睁开黯淡的眼睛，茫然地看了看，又垂下了眼睑。

"是孙儿。"刘彻说着话就跪倒在太皇太后面前，"孙儿向太皇太后请安！"

刘彻没有从太皇太后那里听到任何回应。他抬眼看去，那是怎样一个身影啊！是经过漫长风雨匍匐在地的一段枯木，是被岁月风干的一条干涸河床。没了往日的威严，远去了早年的权欲，留下的只有那苍白的平静和木然。刘彻顿时觉得，她离自己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熟悉，又那么生疏。似乎四年前她凭借一己之力让一场生机勃勃的新制中途夭折的往事恍若隔世，而现在溢出眼角的只有泪水和亲情。

刘彻再一次呼唤道：“孙儿向太皇太后问安！”

太皇太后终于睁开了眼睛，刚才她的魂魄在九天之间孤独地飘荡，冥冥间听见遥远的声音，她轻如薄帛的身体便晃悠悠地回到了永寿殿，及至听见跪在面前的是让她烦恼揪心又让她深爱的嫡传孙子刘彻的请安时，她那双承载了太多沧桑而失去光芒的眼睛滚下了浑黄的泪珠。

“是彻儿么？到哀家跟前来。”她试图给孙儿一个温馨的微笑，可她留在刘彻印象中的却是一种对生命的无奈和凄然。

刘彻几乎是用双膝挪到太皇太后跟前去的，她枯瘦的手无力地拉着刘彻的衣袖，柔声问道：“怎么瘦了啊？”

刘彻没有说话。

太皇太后命令道：“大家先出去，哀家要和彻儿说说话。”

“外祖母，我……”阿娇极不情愿地站起来。

“你也出去。”

窦太主严厉地瞪了阿娇一眼，自己先出去了。

大殿里静极了，太皇太后闭着眼睛沉默了许久，才开口说道：“彻儿！你今年二十一了吧？”

刘彻“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你恨哀家么？”

“怎么会呢？”

太皇太后喘了口气说道：“哀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社稷。哀家不能带着罪过去见先帝。”

“孙儿懂祖母的苦心。”

“你不懂！”太皇太后闭眼养了会儿神继续说道，“到了哀家这个年纪，你才能真正懂得做人的难处。”

刘彻便不再说什么了。也许她说得对，也许只有到了与她一样的风烛残年，他才能从漫长的岁月中咀嚼出生命的不易。

“好了！我的彻儿已经二十一岁了。从今天起，哀家不再过问朝事，大汉的江山都交给你了。”

然后，太皇太后拉起刘彻的手说道：“朝堂的事先不说了，现在说说家事

吧！哀家这一生最后的牵挂就是你和阿娇了。”

刘彻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太皇太后的话中蕴涵了太多的沉重，太多的忧郁，太多的悲凉。

“你和阿娇，一个是哀家的孙子，一个是哀家的外孙女。一为至亲，一为至爱，血脉相连，哀家从未厚此薄彼。她至今没为汉家生个太子，又生就那个脾气，可她毕竟是你的表姐。你是男人，又是皇上，你可要善待她啊！”

“还有你的姑母，她对你可是有恩的啊……”

“孙儿记下了！请祖母放心。”

“让她们都到榻前来。”

当窦太主和阿娇等人回到大殿的时候，太皇太后已经筋疲力尽，脸色更加蜡黄了，紧闭的双眼只可见睫毛在微微颤动。可这个刚强的女人在沉默了一会儿后，又用微弱的声音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

“包桑！”

“奴才在。”

“宣哀家懿旨，自今日起，哀家不再过问朝事。军国大事，悉由皇上决断。”

“诺！”

这时，未央宫外远远地传来暮鼓的声音。

建元五年九月最后一天的太阳把它橘黄色的光芒留给了万里云天，悄悄地隐没在苍山背后。

第十五章

暮霭深秋残阳落 风雨关河看英杰

一年一度，春去春回。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四月间，正是长安万千芳菲的季节，但是从咸阳北原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说是长陵的寝殿遭遇了火灾，这让刚刚重掌朝政的刘彻十分震惊。

往日大都是百官在塾门等候皇上的到来，但是今天，刘彻却先于大臣们

到达大殿，并派人传太史令司马谈到宫中问话。

司马谈匆匆走进大殿，还没有等他行礼，刘彻就拿上宗室录浏览起来，眉宇顿时紧蹙在一起。司马谈记得很详细，建元元年以来的所有重大天象都没有遗漏，刘彻的目光在建元四年以来的记录上反复扫过：

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

六月，大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建元五年夏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二月，辽东高庙遭遇火灾。

刘彻记得，这高庙是父皇在平定七国之乱后诏令各诸侯国修建的，其意在唤起诸王渐渐淡忘的血缘和亲情。他觉得这火烧得太蹊跷，按说辽东这时正是冰封雪飘的季节，为何就忽然起了漫天大火呢？

据宗正寺和太仆寺的官员说，大火烧得很猛，供奉太祖高皇帝的大殿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其他附设建筑也已成为残垣断壁。而眼前，长陵高园的寝殿又被焚毁。

“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彻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司马谈。

司马谈很惶恐，作为史官，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不仅是忠实地记录皇上的起居、朝廷的大事，还负有解释天象的责任。但如回答不慎，往往要担着身家性命，他不免慎之又慎了。

“依微臣看来，天象与人道相分而又相应。记得当年五星逆行于空时，皇上曾借用荀子的话来解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高园失火，臣认为纯属偶然，皇上大可不必在意。”

“是这样吗？”刘彻对司马谈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他指着实录上的记载道，“朕之所以忧虑，是因为前年有星孛于东北后，辽东的高庙就毁于火灾。今年刚刚开春，高园又再度毁于大火。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人为？‘相分而又相应’，这让朕想起了董仲舒当年在策对中的话，这是不是皇祖的在天之灵在警示朕呢？”

司马谈犹豫再三，觉得还是把天象和人事分开来说比较稳妥，他整理一下思路道：“董公之言，过于玄秘。臣记得周昭公十八年，宋国发生天灾，郑国亦惧，史官欲以宝物祭灶，祷于上天，子产闻之，言于王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臣又闻，宋襄公在位，陨石落入境，鸟退而翔，国人皆惧之，内史叔兴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由是观

之，臣认为高园大火，乃天行之常，非上天谴告。建元四年以来，虽天灾频仍，然闽越臣服，东瓯围解，农桑兴国，万民安乐，皇上无须忧虑。”

话虽这样说，但刘彻的心情却没有因为司马谈的分析而有丝毫轻松。正待要再问下去，包桑进来说众位大臣已在塾门等候多时了。刘彻才收住话头，传旨上朝。

刘彻将灾变提到朝会上，固然有反躬自省的意思，但他更有一个内心深处的目的，那就是以此为据，向许昌、石建等人问罪。当大臣们站定在大殿时，刘彻的目光环顾了一下，语气重重地问道：“丞相到了吗？”其实，许昌就在面前站着，他之所以明知故问，意在强调今日早朝的不同寻常。

“启奏陛下，臣在……”昨晚，许昌即获知高园失火的消息，因此当皇上问到他时，他心里就格外紧张。近来皇上总是对他的行为多加指责，以致他一上朝，就从心底发慌。

“高园失火，是何原因？”

“这个？臣……”

“朕一问话，你就支吾其词。”

刘彻又问了石庆和石建，这兄弟俩也摇了摇头。刘彻的脸顿时拉了下来，不满道：“身为朝廷重臣，碌碌无为。高园毁于火灾，你等竟不知原因，这是何道理？这都是你等尸位素餐，惹恼了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以灾异谴告于朕！”

在刘彻发脾气的时候，许昌等人都耷拉着脑袋不说话，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们知道，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严厉的斥责，甚至会激怒皇上而招来杀身之祸。

在将大臣们一一数落过后，刘彻宣布道：“高园遭灾，是朕之过，朕自今日起，素服五日。内史石庆，着即免职，闭门思过。”

朝堂上的风雨，有时候就是如此莫测。表面上的处罚和被处罚，隐藏在背后的往往却是智谋和权力的较量，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如若四年前，赵绾不丢失那份要命的奏章，太皇太后就算对皇上有多少愤怨，也不会公开阻挠新政。同理，高园火灾也成了石庆被逐出朝堂的缘由。

相比之下，经过四年磨砺的刘彻，处置这些事情来，却比太皇太后高明多了。他并没有将许昌和庄青翟的职务也免掉。这样，既表明他整肃纲纪的决心，又不至于让躺在病榻上的太皇太后受太大的刺激。而他素服五日，又一次将大汉以孝立国的宗旨昭示天下。

散朝以后，司马谈又被刘彻留下，但却再没有谈灾变的话题。刘彻指着实录上的文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谈捧起竹简，见刘彻在记载他外出狩猎、踩踏百姓稼禾一处点了记号：“你这不是给朕难堪么？后人看了这些记载，将会怎样评价朕呢？”

司马谈对刘彻的问话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已从父亲口中得知，历来的国君或帝王总是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最辉煌的、最神圣的形象，而不愿把哪怕一点污渍留给后人。但是，史家世代因袭的传统又不容许他去按照个人好恶编纂历史。

司马谈跪在刘彻面前，将《宗室录》举过头顶说道：“陛下，此乃史官之责，臣记得《礼记》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一言一行，臣都要记录在案。如此，臣留给后人的才是一部信史。”

“朕自登基以来，做了那么多大事，你能保证都记录在案了吗？”

“皇上圣明，臣斗胆，倘有一件遗漏，臣甘愿领罪。”

“这么说，朕不早朝的事你也记下了？”

“皇上圣明。”

看着一脸严肃的司马谈，刘彻又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不怕朕罢了你的职么？”

“启奏皇上，微臣不过是六百石的小官，不要说皇上罢微臣的官，就是将臣诛灭九族，也易如反掌。然臣宁可身死族灭，也不能因文过饰非，而遭万世唾骂。臣记得圣人有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历史不仅在微臣笔下，更在百姓的心中。就是微臣不书，百姓也会传扬的。”

刘彻望着跪在地上司马谈，侃侃而谈，毫无惧色，一时倒不知怎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了。司马谈说得是否有理，他需要时间思考，但现在他明白了一个现实，就是对史官来说，信史如同他们生命一样重要。纵然杀了司马谈，他的儿子也会秉笔直书的。

“难得爱卿如此忠直，这本《宗实录》，暂且留在朕这里。你先下去吧！”

出了未央宫前殿，司马谈才发觉刚才与皇上一番对话，自己早已大汗淋漓了，如今冷风一吹，浑身透凉。他正要回府，却远远地望见了田蚡，看样子是刚从宫中出来。

最近不断传言，说田蚡倚仗与太后的关系，不断向皇上提出要求，甚至他推荐的人也都得到了安排。于是，很多人都纷纷投到田氏门下。司马

谈一想起这些作为，就从心底鄙夷这样的追名逐利之徒，急忙转向走上去官署的道路。

“太史公！太史公！”田蚡隔着数十步远就和司马谈打起了招呼。

“呀！是侯爷呀，在下眼拙，请侯爷恕罪。”

“说哪里话？本侯现是赋闲之人，大人何罪之有？”说话间，田蚡已来到司马谈面前，语气急促地问道，“大人知道么？长陵高园失火了！”

“在下知道了，今日早朝皇上还为此素服五日！”

“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事是因为……”田蚡压低了声音说道，“这是先帝在天之灵告诉皇上，太皇太后就要寿终了。”

司马谈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惊道：“侯爷！这话可不能乱说。太皇太后乃我朝支柱，国不可一日无她。”司马谈说着就要离去，却被田蚡拉住了。

“太史公不要走，老夫还有话说。”田蚡挤了挤小眼睛悄悄问道，“这件事太史公记录在案了吗？”

“在下的职责就是记录朝廷大事，这件事情当然也不能例外。”

“太史公说得好。不是老夫夸口，不出一个月，这事就可见分晓。”田蚡捻着胡须笑了笑，“到那时候，皇上就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行新制了。”说完，他就摇头晃脑地走了。

这尘世的人从来就是形形色色的。有时候，两个看似极不相容的东西就偏偏奇怪地融合在一起。田蚡就是这样，论起治学，他不可谓不精。虽不能与公孙弘、董仲舒这些“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的雅儒相比，却也是说起儒家的经典就滔滔不绝。但他自己明白，要内修为“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的大儒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故而，他更看重的是眼前利益。

不管窦婴当面贬斥他为人俗气也好，还是有人背地里骂他“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也罢，他依然按照自己的处世原则去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田蚡坐在车驾上，对高园火灾的发生表示了难以言表的暗喜。

他虽然没有到过火灾现场，但却透过那联想中的熊熊火苗，依稀看到了那扇紧闭了四年多的仕宦之门已被烧开了。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通过太后阻止窦婴复出。

“回府！”田蚡向驭手挥了挥手。

而此时司马谈望着田蚡的车驾远去，直觉得一股凉气直朝脊梁袭来。田

蚡的话语，他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只能匆匆打道回府了。

按照父亲的安排，司马迁已经将《诗经》中的有关部分读完，刚刚伸了伸酸困的胳膊，丫鬟就来告诉他，说老爷回府了。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匆忙来到书房。

司马迁是最近才来到京城的。在他出生以后，父亲就将他送回家乡龙门，在祖父身边长大，他随后读完了《小学》《大学》等经书。

司马谈之所以现在将他带在身边，是想从小就培养他史官的使命和品格。因此，现在司马迁正在读的书是《中庸》，等到有了一定的积累，他就要开始读《春秋》。

“父亲回来了！”

“嗯！书都读完了么？”

“读完了！”司马迁答道。

近来他在读《诗经》的同时，也先看了一部分《春秋》的内容，他将自己不懂的问题提到父亲面前：“父亲，孩儿不大明白，按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春秋》中有许多记载就不大合情理。”

“都有哪些方面呢？说给为父听听。”

“《春秋》中有不少臣弑君、子弑父的故事，这不是暴露国君的隐私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尊者讳的传统又体现在哪里呢？”

“哦？你先坐下，为父正要和你说这个呢！”司马谈随手翻开手头的一卷竹简，沉吟片刻后道，“这是为父草就的一部分手稿，你可以拿去看看。这里面不仅记载了三代的盛世，也记载了他们的缺点甚至污点，不仅如此，我朝历代皇上的一言一行，为父都真实地记录着。你长大后是要继承这史官之职的，为父最担心的就是你不能秉笔直书，现在让你看这书稿，就是要让你记住史官的职责，你知道么？”

“孩儿明白了。”

“仅有这点还不够。再过几年，你还要到各地去游历，要实地考证史实的来龙去脉，才能承担起撰写信史的重任。”司马谈说到这里，拢了拢灰白的鬓发，“天将降大任于你，你一定要上不负苍天重托，下不负祖宗期冀，身不负太史的使命，更不能辜负了为父的一片苦心啊！”

司马迁撩了撩宽大的衣袖，那充满稚气的脸上顷刻间充满了庄严：“请父亲放心，孩儿一定记住父亲的教诲，将来写一部流传万世的信史！”

司马谈会心地笑了，上前抚摸着司马迁乌黑的头发，心头涌起说不尽的欣慰，可是这种欣慰很快就飘逝了，他想起了眼前这个孩子出生的那

天，正是未央宫东阙被大火烧毁的日子，而现在他十岁的时候，高园又毁于火灾，于是心中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莫非这预示着迁儿今后的命运会十分坎坷？

司马谈抚着的手久久不愿意拿开，他向来不相信这些，可这两次灾象也太巧了！

五月，太皇太后的精神忽然好了起来。当她坐在永寿殿的病榻上追忆渺如烟海的往事时，思路分外的清晰——她想起当年与文帝邂逅在代国、一见钟情的幸福时光，蜡黄的两颊泛起难得的潮红。

宫娥们都十分惊异老人家顽强的生命力，可有人也明白这不过是回光返照，但谁也没有胆量敢将这个事实说穿。当着太皇太后的面，她们总是拣好听的说。

丁亥日早朝后，许昌到永寿殿来探望太皇太后了。对许昌太皇太后自信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虽然在任上没有多少建树，可他对黄老学说的精到，对自己的毕恭毕敬，都使得他们一见面就总有共同的话题。她相信，有许昌做丞相，完全不用担心刘彻会重启新制。

“丞相有好些日子没来看哀家了。外面都有哪些新鲜事，说来给哀家听听。”

“启奏太皇太后，皇上近来十分勤勉，只是微臣……”

“怎么了？”

“只是微臣愈来愈老迈，不能为皇上分忧，总觉惭愧。”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么？又是那些儒生兴风作浪了？”

“这倒没有。”许昌嗫嚅了几次，都不知道该不该将高园火灾的消息告知眼前这个病中的女人。

太皇太后听出了许昌欲言又止，身体便情不自禁地成了前倾的姿势，急道：“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太皇太后着急的样子，许昌便觉得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未央宫前殿——那座作为王朝权力象征的建筑。许昌被深深地感动了，面对这位虽然苍老却坚韧的老人，似乎任何隐瞒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他说道：“太皇太后，一个月前，长陵高园的寝殿忽然起火，皇上为此而素服五日。”许昌刚一说完，就老泪纵横，“都是微臣无能，让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能安宁。”

不过耳边的呼唤声打断了许昌的哭声。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的昏厥让永寿殿内一片混乱，大家一时不知所措。许昌明白是自己的不慎加重了太皇太后的病情，他几乎声嘶力竭地喊道：“还不速传太医！速去禀奏皇上和太后。”

……

消息传到长信殿时，田蚡正与太后说话。

看着日渐衰老的太后，田蚡深为这些年姐姐生活在太皇太后的阴影下而打抱不平。

“那边……”田蚡指着永寿殿，“时间不会太久了。”

王婊看了一眼四周，低声道：“这话兄弟也只能在哀家这里说，万不可在外信口张扬。”

“那是自然。”田蚡呷了一口茶，嗓子利索多了，话也更加清晰，“臣弟此话绝非妄言。去年九月，她之所以声明不再过问朝政，非是不愿，而是力不从心了。今年四月高园起火，臣弟就断定，她将不久于人世。其实，这个朝廷也早该有气象更新的样子了，总让一个将去的人指手画脚，太后的位子往哪里放呢？”

王婊却没有顺着田蚡的意思说下去，而是感叹道：“哀家这里倒没什么，只是皇上被掣肘，委屈他了。”

“谁说不是呢？尤其是太皇太后安排的那个许昌，整日浑浑噩噩。前些日子，为了高园起火的事，他就受到皇上的严厉申斥。”田蚡不失时机地把话题转移，“那边一去，皇上肯定要对官职重新考虑的。”

这话一出口，王婊就摸清了田蚡的心思，故意淡然道：“怎么安排，那是皇上的事。”

话虽这样说，但王婊不是没有想到。而且她对田蚡的复出也有一些预先的打算，只是不便言明罢了。

“哀家要劝你，近日你的举止要谨慎些，你的所为不但皇上看不过去，哀家也是略有所闻。”

田蚡点了点头，太后的话他已经听出了八九分，进一步探道：“臣弟所忧虑的，就是那个窦婴。”

王婊正要说话，就听见紫薇慌慌张张的声音：“太后！太后！大事不好了！”

王婊皱了皱眉头，不快道：“何事如此惊慌？”

“永寿殿那边来人了，说太皇太后病危，传太后过去呢！”

王婊顾不得和田蚡说话，就向殿外疾步走去。

当王婊赶到永寿殿时，刘彻、阿娇、窦太主已先到了。黄门、宫娥把宫院挤得满满的；门外警跸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新任长乐宫卫尉程不识按照安排，在宫外的大街上布满了岗哨。自建元二年以来，京城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太皇太后已被移往内室的卧榻，刘彻等人就在大厅等候。看见太医走出内室，刘彻便急不可待地上前询问病情。太医犹豫再三，只是叹息。

刘彻分外不悦，怒道：“到底如何？或吉或凶，都应奏明才是，你吞吞吐吐是何道理？”

太医“扑通”一声跪倒在殿前，浑身颤抖道：“皇上，微臣无能，微臣无能啊！”

刘彻见此情景就明白了，太皇太后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他把目光投向内室，隔着一层幔帐，他已看不清太皇太后的面容，一时间，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全都涌上心头。忽然，他的眼睛就潮湿了，缓缓说道：“生死有命，你不必过于自责。先站到一边去吧！”

太医刚刚站起来，许昌就对着太后和皇上跪下了，哭道：“老臣许昌，请皇上恕罪，如不是老臣将高园起火的消息禀奏给太皇太后，也不至于……臣万死而难辞其咎啊！”

刘彻闻言大怒道：“你真是老糊涂了，如此大事你怎能告诉太皇太后呢？朕恨不得……”下面的话没有来得及出口，太皇太后的女御长就出来传话让皇上和太后进去。

“朕回头再追究你的失职！”刘彻狠狠地瞪了许昌一眼，与王婊匆匆进了内室。

“祖母！孙儿来了！孙儿看您来了！”

“母后！彻儿看您来了！”

太皇太后的声音很微弱，只见她布满皱褶的嘴唇轻轻地蠕动，她握着刘彻的手已经没有了力量。王婊望着这一切，泪水骤然涌出了眼眶。她轻轻俯下身体，对太皇太后说道：“母后，您有什么话就说吧，彻儿就在您身边。”

“哀家刚才看见你祖父了，他正在灞上等着哀家呢！哀家这一生，跟随先皇文帝、辅佐你的父皇，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的过错。现在好了，哀家就要到你祖父那里去了。”太皇太后说着说着，就觉得痰涌胸

口，神志模糊，恍惚间整个身体升上了长安的空中，回头望去，那万里锦绣江山，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那滔滔东去的渭水，那莽莽绵延的终南山，渐渐地在她的视线中模糊起来。

她深情地望着这方曾经浸透着情感、心血，倾尽了她整个生命的土地，用尽最后的力气道："彻儿！哀家身后，就葬在灞陵，哀家要陪伴你的祖父。"

这就是一个曾经掌握着王朝命运的女人留在这个世间最后的嘱托。

"祖母！祖母！"刘彻拉着太皇太后的双手急切地喊着，"祖母！您醒醒啊！"

王婊轻轻地拍了拍刘彻的肩膀，悲怆地说道："太皇太后已经去了。从此，一切的风雨雷电，一切的沧海桑田，都只有我们去面对了。"

在大厅里等候消息的窦太主和阿娇听见刘彻的呼喊声，一下子奔进内室，扑到太皇太后身上放声大哭："母后！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窦太主凄婉的倾诉从内室传到每一个宫娥与黄门的耳里。

"母后！您走了，留下妾身该如何是好啊！母后！您睁开眼睛，看看女儿和外孙女吧！"而阿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掩面嘤嘤的哭泣。她们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大殿内外的人们，于是永寿殿哭声一片。

王婊这时候倒冷静了，她近乎无情地听着窦太主母女撕心裂肺的诉说，她怎会听不出这哭诉的弦外之音呢？与其说她们是为太皇太后的驾崩而哭泣，不如说是在为自己今后的命运而伤情。

这哭声让王婊心中颇为不快。哭什么呢？似乎我们母子要把你们怎样似的。说到底，你不还是皇上的岳母么？你不还是当今的皇后么？王婊决不容许这种情绪再蔓延下去，她几乎是狂怒地朝着窦太主母女喊道："不要哭了！"

永寿殿的哭声戛然而止，窦太主有些愠怒的目光与王婊对峙了片刻，就移向一边。王婊趁着大家静下来的机会说道："如果眼泪可以唤回太皇太后，哀家情愿哭瞎一双眼睛。哀家蒙太皇太后垂爱，方有今日，哀家与太主一样悲痛。国母驾崩，天崩地裂，眼下最要紧的是，莫过于安排好老人家的身后事。"

王婊以她丰富的经验表示了对儿子的支持。刘彻发现在一片哭声中，许昌一直跪在那里没有起来，只是面前的地面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

"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考虑怎样张罗丧事？传朕旨意，自今日起，诏令天下，举国致哀。宗正寺、太仆寺择定吉日，为太皇太后举行国葬。"

但刘彻这一决定，却遭到了许昌等人的阻拦。其实，他们内心也有一个恐慌，就是太皇太后这棵大树倒了，他们必须寻找与皇上亲近的机会。他们以为皇上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试探朝臣们的反应，而内心仍对这个曾经将新制斩断的女人有着不尽的怨恨。

许昌忽然不顾太皇太后刚刚驾崩，诸事未定的混乱局面而变得严肃执拗起来，慨然劝阻道："皇上，国葬万万不可！"

"你意欲何为？"

"我朝自开国以来，太后的葬礼从来没有高过先帝的，如今皇上却要为太皇太后举行国丧，臣以为不妥。"

许昌的话立即得到庄青翟和石建的支持。

"丞相之言，臣等深表赞同。如此铺张，有违祖制，臣等请皇上三思。"

可是他们猜错了，他们根本不会明白刘彻和王婊提高葬礼规格的真正意图。他们是想借太皇太后的葬礼去堵刘姓诸王的嘴，去平息窦氏家族的愤懑，去淡化朝廷新派与旧派之间的裂痕。他们要借此机会，在一片哀声中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而许昌等人的行为更是引起王婊极大的厌恶，她用冰冷的目光看着老迈的许昌，怒道："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太皇太后生前视你等为社稷股肱。现在她老人家的尸骨未寒，你等就如此做派，岂不让老人家在天之灵寒心么？"

"微臣不敢！"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传朕口谕，速传太宗正、太仆正入宫，总领国葬事宜。"刘彻走到永寿殿门口，回过头来，望着仍然跪在地上的许昌，大声斥责道，"太皇太后葬礼由宗正寺和太仆寺直接奏朕定夺！回头再追究你等不治丧事的罪行！"

……

而此刻，一场应对战争的紧急御前会议正在南越国都番禺的王宫中举行。南越国王赵胡，刚刚举行了登基大典，就接到了闽越国大军压境的急报。

"寡人新服未满，闽越国就来进攻，众位以为如何才能退兵？"一脸愁容的赵胡将目光投向丞相。

"目前军情紧急，不容迟疑。要解这场危机，非得求助于汉廷不可。况且我国与汉廷有约，不得天子诏令，不可妄动兵戈。请王上派快马飞报，请求援兵。"

大将军上前一步说道：“丞相所言极是，不过，长安距番禺千山万水，只怕远水解不了近渴啊！依臣愚见，可一面派使者驰往汉廷求援；另一面修书给淮南王以求近援。论国力，我们虽不及闽越，但我国倚山临海，北控五岭，近扼三江，闽越要攻下我国，也不是那么容易。”

“如此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晨曦刚在五岭山露出白色的时候，一队使团离开了番禺，向长安的方向疾驰而去；而另一支队伍，则沿着长江向淮南进发了。

朝廷的丧报星夜送往各地，使者在淮南相的陪同下来到寿春城东的王府街。

来自南越国的求救信让刘安一夜都没睡好，黎明时分，他终于做出决定，要上书朝廷阻止出兵。只要朝廷对南越和闽越的战争作壁上观，那朝廷就必然失信于属国，那时候……

刘安再也无法在榻上泰然安寝了，他迅速来到书房，铺开竹简，洋洋洒洒地写到：“陛下君临天下，布德施恩，天下慑然，人安其生，自以为没身不见兵革……”

太阳跃上寿春城头的时候，刘安已写完了他的谏书。他对自己这篇上书的措辞很是满意，不仅展现了绮丽的辞采和飘逸的书法，而且字里行间还潜藏着一股无形的压力。他很得意地传来刘迁和伍被，正要念给他们听，却听见王府外传来门丞悠长的声音。

“朝廷使者到……”

刘安第一个反应就是太皇太后驾崩了。他没有任何的迟疑，就带着刘迁和伍被到王府大厅迎接使者。

刘安做事向来是滴水不漏的，他面对诏书，如同朝觐皇上一样一丝不苟，诚惶诚恐。

刘迁在旁见了，心里想到：有这个必要么？又不是在京城。

更令刘迁不能理解的是，刘安在接过诏书后，竟然声泪俱下，痛哭失声：“呜呼！贤哉太皇太后，待我有如亲生，萦萦系念于怀，瀚海之恩，海枯石烂，何以忘之；慧哉太皇太后，固我刘氏社稷，辅佐三代君王，功可比天，冬雷夏雪，何以忘之；圣哉太皇太后，持黄老以立国，倡《鸿烈》以天下，相坐赐酒，教诲谆谆，天涯海角，何以忘之。呜呼！国失天柱，吾失至亲，天丧我也。昊昊上苍，何不让安代母一死……”

刘安哭着哭着，竟然昏厥在地，不省人事了。刘迁和淮南相都慌了手脚，急忙传来医者，仓皇救治。半晌，刘安才缓过气来。他躺在榻上，仍然流泪不止，对淮南相和刘迁道：“寡人心痛如绞，恐不能赴京城为太

皇太后奔丧，就让世子代本王尽孝吧！”

接着，他要刘迁从案头拿起一卷竹简，说道：“这是本王为皇上新写的《颂德》和《长安都颂》，还有《谏不出兵闽越国书》，都一并呈送。国葬事急，你等速速准备去吧！”说罢闭了双眼，又是两行热泪。

朝廷使者被刘安的悲痛神情深深感动了，不免对淮南王欲步吴楚后尘的传言心生疑窦，心想：像这样一个温文尔雅、文采泱泱的王爷，怎么可能心怀叵测呢？看来是有奸人诬陷了。

使者正这样想着，刘安又说话了：“使者大人远道而来，不胜辛苦，寡人本来略备薄酒，想为大人洗尘。然太皇太后驾崩，寡人心痛难忍，就不奉陪大人了。就请国相奉陪吧！”

使者安慰道：“王爷如此，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必然安宁，还请王爷节哀。”

不几日，刘迁到达长安。各诸侯国奔丧的藩王或使者一时云集京城，人数之众不亚于十月的朝觐。刘迁秉承刘安的吩咐，并没有立即进宫去朝见皇上，而是暗地先回了淮南王在京城的府邸。

刘迁十分吃惊，当他在王府里看到妹妹刘陵时，怎么也不能将之与四年前那个小姑娘联系在一起。她不仅出脱得如芙蓉般俏丽，目光中也多了京城女人的风情，言语举止都俨然京城皇家公主的做派了。

在这里，兄妹间说话便不像在刘安面前那样拘谨，提起父王接到朝廷丧报时的情景，刘迁便觉得好笑，打趣道：“不就是一个老女人么？又是顿足，又是捶胸的。”

“兄长知道什么？此正是父王谨慎缜密之处。父王对世事洞若观火，岂能动辄怒形于色。你以为父王真的在哭太皇太后么？呵呵，那一切都是做给当今皇上看的。”

“妹妹不提倒罢了，一提这皇帝，为兄就更加大惑不解了，难道他真如此令父王害怕么？”刘迁问道。

谈起京都的职官，刘陵了如指掌，谙熟在胸，尤其是对当今皇上的印象，竟然与父王的判断如出一辙。

“父王是对的，这个刘彻万不可小视。太皇太后专权那几年，他能忍别人所不能忍，又能及时抓住机遇，逼太皇太后退却，就足以证明他不好对付。你不要看刘彻对父王很是看重，依我观察，他对淮南国十分警惕，连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睛看着的。兄长敢说，你进京不会被朝廷监视？”

“照小妹这样说，父王只能寄人篱下了？”

“目前只能取悦于上而暗流于下。国葬结束，你得速速离京，不可久留！”刘陵的果断让刘迁不知所从，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日，刘迁向皇上呈送了《谏不出兵闽越国书》等几篇奏书，特别是他的《哭祭太皇太后》，听得守灵的诸王和大臣们泪如雨下，哀声一片。连刘彻一时都无法判断那些断肠的话语究竟几分是假，几分是真了……

一个权倾一时的女人永远地躺在了孝文皇帝身边。

国葬的规模十分盛大，京城和各国的诸王、官员数千人出席了葬礼，这是宗正寺和太仆寺按照刘彻的旨意精心安排的。送葬的队伍从灞陵一直排到长安近郊，白色的荆幡和旗帜搅得周天寒彻，似乎这个六月蒙上了隆冬的惨淡。刘彻借此不但对王朝的承前启后有了一个交代，而且还从内心深处抹去了那段曾经让他郁闷、压抑的岁月。葬礼结束的时候，他回望坐落在白鹿原畔的灞陵，心中忽然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

许昌、石建和石庆因阻拦国葬的行为为刘彻整顿朝纲创造了一个契机，他以“丧事不办”的罪名免去了许昌、庄青翟和石建的职务。

又是秋风飒飒的九月。

刘彻要考虑的是，谁来接替丞相和御史大夫的职务。可是一涉及这些，他很快又与王婊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一天，王婊召刘彻到长信殿，就丞相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哀家以为，眼下丞相的最佳人选莫过于田蚡。”

“舅父？”刘彻坚决地摇了摇头，“他不合适。无论是能力还是品格，他都不能胜任。”

“许昌昏庸，窦婴老迈。皇上看看朝野，还有谁比田蚡更合适的呢？田蚡再不好，他也是哀家的兄弟，你的舅父。他总不会与皇上离心离德吧？皇上推行新制不就是要以儒立国，以儒治国么？田蚡精通儒术，正合皇上的意图，不用他又用谁呢？”

“论起儒学，他远不及严助精通。”

“严助只是一介书生，难当宰辅重任。”

“论起人品，他远不及韩安国忠直刚正。”

“可韩安国资历尚浅，还需历练。”

“照母后说来，朝廷内外便只有田蚡一人当之无愧了？”刘彻站起来，在大殿里走起来，脚步带起的风吹动了殿内的纱帐。

“虽说历来有‘内举不避亲’的常理，可母后总该推举那些德才兼备者才

是，像田蚡这样……”

“这些哀家都知道。”王婊制止了刘彻的发泄，她的语气也缓和了许多。

“皇上说的这些都对。可田蚡还有哀家，还有皇上管着呢，他再怎么样，也不敢拂逆皇上的旨意吧！”

“当年他做太尉时，母后也是这样说的。”刘彻反驳道。

王婊知道，今天他们怎么说也不会出结果了。于是她婉转地说道：“哀家有些累了，话就说到这儿吧，孰轻孰重，皇上细细想想，自然不难明白。”

刘彻心里当然明白，他首先还是把丞相的人选定在窦婴身上。这一天早朝后，他留下韩安国，要他登门请窦婴再度出山，辅佐自己重启新政，共谋大汉中兴。他认为只有韩安国才能出于公心，准确地转达他的意思。

果然第二天，韩安国就带来了窦婴的上疏。窦婴在疏里对皇上重启新政满怀希望，对皇上再度召唤他出任丞相百般感激。不过涉及丞相一职时，窦婴却是这样说的——

臣闻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新政以待重启，百废以待重兴，必赖才俊新秀，良骥少壮。陛下不以臣愚钝而厚遇之，臣铭感皇上隆恩。然臣以衰朽残念，羸弱之躯，而居于阁僚之首，立于陛下左右，于国无益。让贤荐才，论德任官，乃尧禹大治之故。燕相灌夫，中直刚勇，主三军必胜任；中大夫严助，贵名而不比周，求实而不夸诞，积德而遵道，乃丞相之才；大司农韩安国，虽治申韩，然则内足使以益民，外足使以拒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乃御史大夫之用也。臣祈皇上隆礼至法，尚贤使能，才技官能，使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公道达而私门闭矣……

这一番至诚之词，让刘彻十分感动，他默然良久，问道：“韩爱卿如何看待窦婴的奏章？”

“魏其侯之言，至忠至诚。三公之任，不可不慎。”

“爱卿以为田蚡做丞相如何？”

皇上这样一说，韩安国立即悟到此事定非皇上所愿，皇上向来不待见自己的这位舅父，多次当着大臣们的面责备他，这是朝野尽知的。这必是太后的意思，这下就难了。帝后不和，受损失的将是新政，而南越国事

急，不容久拖不决。

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自己复出时田蚡百般刁难，然国是惟大，岂可以私废公。想到这里，韩安国道："臣以为，目前武安侯出任丞相，未尝不可。臣闻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力、愤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皆在皇上。"

是啊！用人之掣肘在太后，而驭人之术在朕啊！这个韩安国何其聪颖，他不点破帝后之间的龃龉，却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好！若是田蚡出任丞相，那是非让韩安国任御史大夫不可。

大臣们期待许久的职官任事，在建元六年六月终于尘埃落定了。田蚡任了丞相，而刚刚入朝两年，因在兴农务本方面显露出过人才华的韩安国也拟任御史大夫。

之后，刘彻顺理成章地把出兵闽越的议题提上了朝会。早朝时，刘彻面对群臣，把刘安呈送的《谏不出兵闽越国书》弄得哗啦啦响，犀利的目光掠过每一个大臣的额头，洪亮的声音在未央宫墙壁间荡起阵阵回音。

"闽越国屡次违背誓约，前几年发兵东瓯，现在又入侵南越。此乃目无朝廷，以强凌弱之举，朕欲遣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以讨伐之。然朕的这位皇叔却上书朝廷，说'越，方外之地，被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说'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弗能治也'。说'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这都是些什么话？难道南越不是我大汉的国土么？南越之民不是我大汉的子民么？众卿说说，难道朕不该发兵？"

刘彻将奏折掷之案头，将目光聚在田蚡身上，问道："丞相以为如何呢？"

田蚡没有想到刘彻会让自己首先说话。昨夜，妩媚而又激情的刘陵又一次约他到淮南王府邸。虽然说这已不是第一次，但当他面对灯下刘陵的胴体时，还是不由得血脉贲张，而她却在他最兴奋的时候提出了要他设法阻止皇上出兵的要求。

"父王已向皇上上疏，建议不要出兵闽越，大人还要多在皇上面前进言劝阻。"

"皇上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恐怕……"

"妾身不管，妾身就要大人说话。"刘陵扭动着身躯，把一种滑腻的感觉传给田蚡。

"要是皇上不答应呢？"

“那我……那我就把大人的胡子一根根拔下来，给院中的蟋蟀挽个笼儿。”刘陵睨斜着田蚡，就揪下一根发黄的胡须，疼得他直咧嘴。

“哎呀！小乖乖，你轻点，疼死老夫了。”

可刘陵却不管这些，自顾自道：“还有，就是把大人与妾身的事情告诉皇上，那时候……”

“好！好！好！别闹了，老夫答应你就是。”田蚡精疲力竭地趴在刘陵身上。

但现在看皇上的态度，他作为丞相还能唱反调么？他早已从王婊那里获知，他这个丞相做的不容易，他不能拿着头上的冠冕当儿戏。想起建元三年就因为反对皇上出兵救援东瓯遭到了批评，他觉得这一回再不能模棱两可了。他眨了眨小眼睛，很快就做出了支持皇上出兵的选择。

“皇上圣明！闽越多行不义，天怒人怨，我军师出有名，必将震慑南疆，安抚黎民，振我国威。”

田蚡一表态，朝臣们也都纷纷跟上来了表示，皇上出兵乃是张正义之举，行济弱扶困之道，上顺天意，下合民心。

韩安国顺势道：“皇上出兵讨伐闽越，其意不仅在匡扶正义，而对岭南诸国更是一个警示，在我大汉统治之下，决不容许有以强凌弱，逆天乱国之举。”

严助也出列道：“韩大人言之有理。待战事平息后，臣愿作为使者，出使南越，传达皇上圣意，使他们各自守土安邦，效忠朝廷。”

王恢慨然道：“臣愿率军出豫章、越五岭，南下驱敌。”

韩嫣此刻也道：“臣以为，皇上出兵的深意还在于给那些心怀叵测的诸侯王一个警告。因此，微臣奏请皇上，在二位将军离京之际，应举行盛大的出师仪式，宣读讨伐檄文，以示大汉一统，乃朝廷国策。”

“韩大夫所奏正合朕意。”刘彻环顾了一下丹墀内的大臣们，语气雄浑地说道，“朕那位皇叔不是说对胡越威不能治么？朕就是要天下人都知道，大汉之威无所不及；他不是说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法度理么？朕就是要让我中国的文明如日月之光，照耀大汉的每一寸土地。”

接着，他话锋一转：“不过淮南王有一点说对了，就是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讨伐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宣我大汉国威，让世人都知道，四海之民，皆为汉臣；大汉之恩，泽被万世！”

“司马相如呢？”刘彻的目光在朝臣中搜寻着司马相如的身影，“这个檄文就由你来拟就吧。”

“臣遵旨。”

在司马相如入列后，刘彻情绪高昂地站了起来，他目光炯炯，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气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高声道：“众位爱卿！出兵闽越，不过是一个序曲。内正朝纲，外御匈奴，革故鼎新，百业待举。大汉正处在治国兴邦的紧要关头。朕决意从明年起，改元元光，再举贤良，广纳人才，重启新制……”

刘彻洪钟般声音振荡着每一个人的耳膜，大臣们因此而倍感振奋。九月的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彩，洒在宽阔的司马道上，清爽的秋风吹动着宫阙上的旗帜，而宫外安门大街上的金菊，正以它炫目的金色和浓郁的芬芳为王朝新纪元的到来献上如意和吉祥。

而此刻，距太皇太后还政正好一年。

第十六章

不战屈兵平南叛 力主和亲谋北安

韩安国奉诏持着虎符日夜兼程赶到了会稽郡郡府所在地吴县，稍事休息后，他又在太守的陪同下来到南部都尉治所会浦。

韩安国明白，在皇上心中，对匈奴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东南的忧虑。但是，如果这些南藩纷争不断，那朝廷就不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北方的强敌。前两年，皇上已经将饱受闽越国欺凌的东瓯国部族、军队四万多人北迁到江淮流域间的庐江郡。谁知没过多长时间，这个闽越国又向南越国发动了战争。

这不是在向汉廷挑衅么？然皇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度还是让韩安国感受到“拢四海于一怀”的胸襟。因此一到会浦，他就将皇上围而不剿，迫使闽越退兵的旨意明白地告诉了太守、都尉和司马们。

第二天黎明，韩安国早早起床之后，便在行辕外舞了一会儿剑，不一会儿，司马相如就飘然而至了。

南国的秋日依旧炎热，司马相如一身白衣，宽大的袍裾被海风吹得飘飘扬扬。啊！世上竟有这样风流的俊男子，难怪卓文君宁可舍弃锦衣玉馔，不惜当垆卖酒与他鸾凤和鸣呢！

两人茶盏相慰，司马相如问道：“大人传在下来，一定是有要事吧？”

“哪里话？本官是有请先生。像先生这样的座上宾，本官岂敢‘传’也！”

司马相如笑道："大人身居高位，如此礼贤下士，让在下感慨。不瞒大人说，那个田蚡虽说是丞相，可在下就是看不惯那狐假虎威的样子。"

韩安国摆了摆手，诙谐地说道："我们就不要相互吹捧了吧，哈哈哈！今天请先生来，就是想商议檄文的事。先生这篇文章，一定要体现皇上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的意思。既要陈述闽越国屡次违背誓约，擅自兴兵，以强凌弱的罪行，又要大张皇上布德施惠、恩及四域的情怀；既要扬我大汉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赫赫军威，又要陈明对方罢兵息战，臣服朝廷的光明前景。先生文如泉涌，定会不负皇上重托的。"

司马相如谦虚道："大人的意思在下明白了，这就叫作晓之以理，震之以威。在下已有腹稿，现在就写。"

韩安国了解司马相如，他写起文章，非美酒助兴不可，于是便向着帐外喊道："拿酒来！"

司马相如仰头将一爵酒灌进腹内，顿觉神清气爽，那万千的思绪顷刻间化作滚滚的血流涌上笔端。他干脆脱了白袍，略思片刻，便哗啦啦地洒下了词锋语剑。

陛下以四海为境，生民之属，皆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乐业，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闽越、南越，虽地处边陲，然皇上恩泽，无不覆被。今闽越不奏天子，擅兴兵戈，以强凌弱，上违誓约，下负黎首，域内震撼。今安国奉诏讨逆，乃天道之皇皇，陛下之圣威，民心之所向。一路南来，百姓箪食壶浆，郡县倾城相迎。我大汉江山万里，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带甲百万，车骑千乘，一俟战起，胜券在握。然则彼国生民，必遭涂炭，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自古审时者为明君，度势者乃俊杰。千钧系于一发，战和尽在大王，何去何从，安国拭目以待。

司马相如写罢，长舒一口气，他抬头看去，只见太守与南部都尉一个个击节称赞，唏嘘不已。韩安国更是大喜过望，连道："好文章，好文章！先生一纸檄文，抵得上千军万马！"

司马相如打拱道："大人过奖了！在下区区书生，何德何能，蒙皇上垂爱，怎敢不为大汉尽心竭力呢？"

在场的人无不为司马相如的谦谦之风所感叹。韩安国找来会浦城中的缮写者，连夜将檄文抄写，除了在周围的乡邑张挂外，又沿着会稽和闽越边境广为散发，一时大军南下的消息便传遍南国了。

接下来，韩安国又安排一能言善辩而又通晓闽越语言的郡丞与卫青一起，深入到闽越国内刺探军情。

从皇上安排卫青跟随自己南下的那刻起，韩安国就感到这个年轻人的未来不可限量。皇上把这次历练的机会给了他，不仅是因为卫子夫的关

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皇上是考虑到今后与匈奴的战事，因而要磨炼这个年轻人。为此，韩安国并不因为卫青是外戚而顾虑太多。他相信这个年轻人完全能够把握时机，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实现皇上的意图。

当卫青化装后站在韩安国面前时，他竟以为是闽越国使者到了。卫青皮肤黝黑，散开长发，又做了假文身，看上去活脱脱一个蛮人。就连在一旁的郡丞看了，都说如此装扮，就是站在驺郢面前，他也难辨真假。

韩安国对卫青道："你不会说闽越语言，到了那边，只管察看军情，其他全听郡丞安排。"

卫青回道："大人请放心，属下自有分寸，决不因小失大。"

韩安国的手落在卫青的肩头，这是一种更有力的嘱托。

此时，当韩安国在会稽太守和南部都尉的陪同下，登上会浦城头的时候，他心里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卫青此刻该返程了。

在陆地延伸到大海的地方，忽然隆起一片广阔的平地，会浦城就像猛虎，雄踞在被惊涛骇浪扑打的高岸上。站在城头举目远眺，大海与遥远的天际融合在一起。风掠过海面，掀起数尺高的浪头，汇成气势磅礴的浪花，向城下滚滚而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这使得韩安国想起大漠深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

而数百只海鸥，正展开铁黑色的翅膀，横扫过大海的胸膛，向浪花深处冲击，它们天生就是大海的挑战者。追随海鸥的踪迹，韩安国看到的是水卒们在海上操练。阳光下，十几名舵手奋力划着船桨，战船在波峰浪谷间穿梭，而射手们就在这颠簸的船上把一支支利箭射向漂浮在海上的靶子。

韩安国满意地对南部都尉道："将军真是治军有方啊！"

受到朝廷钦差的褒扬，南部都尉眉宇间飘过一丝欣喜，手中号旗一摆，水军们随即改变阵法，向不远处的"敌阵"插去……

"只要朝廷一声令下，我大汉水军就会势如破竹，直捣敌巢。"

韩安国捋了捋被海风吹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一线——这是他思考时最明显的标志。是的，他现在想知道的是王恢在战线另一端的兵力部署。

离开长安时，他从王恢的言谈中感到立功心切的情绪，他十分担心这位京官不能很好理解皇上的用意，会做出不利全局的决策。他似乎在自言自语道："王大人还没有消息么？"

太守摇了摇头。

太阳渐渐西沉，海风越来越大。太守建议道："现在开始退潮了，将军还

是回行辕吧！”

韩安国点了点头，他们刚刚下到城下，就瞧见司马相如脚步匆匆地赶来了。

“大人！王大人来信了！”一身紫袍的他高举着信札喊道。

韩安国一听这个消息，便加快脚步来到司马相如面前，急急问道：“是王大人的信么？何时到的？”

“刚刚送到，在下知道大人正盼着王大人的信呢！所以就急忙送来了。”

王恢在信中说，豫章都尉率领的大军已进驻大庾岭北的雩都、赣县和南野。现在正加紧操练，一俟会稽开战，就立即率军策应，形成对闽越的包围之势。

“有道是兵不厌诈，传信给王大人，到了赣县、雩都以后，我军要做出佯攻之势，给敌造成势在必取的态势。”合上信札，韩安国眉头展开了，“现在就等闽越国的消息了。”

司马相如道：“大人放心。依在下看来，卫青虽然年轻，然处事干练、稳健，定不负重托的。”

一干人回到辕门，已是暮色苍茫了，一轮明月从海上冉冉升起，不远处传来涛声的轰鸣。卸去盔甲，韩安国整个人就清爽了许多。会稽太守和南部都尉从帐外进来，他们身后跟着几位军士，抬着一坛还未开启的酒酿。

太守拱手道：“将军自来到会稽后，鞍马劳顿，连一顿安稳饭都没有吃上。今日下官略备了些薄酒，一则尽地主之谊；二则贺我军旗开得胜。”

韩安国上前揭开红布包裹的坛盖，一股浓香扑鼻而来，他连声道：“好酒！好酒！”

太守一边张罗，一边望着韩安国道：“这是当地人用上好的稻米酿造的，其味绵长，其质醇厚，多饮也无妨。”

韩安国看了看身边的司马相如，爽朗地笑道：“比夫人之酒如何？”

“哈哈哈！水土异也，水土异也！”司马相如连连摆着手说道，只是他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清亮的琼浆，喉结幽幽颤动，整个人先陶醉了。

当太守准备将酒倒入鼎中时，韩安国一手按住太守的胳膊，“且慢！现在还不是时候，留待卫青回来再饮不迟。”

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值岗的军士喊道：“典护军卫青大人回营。”韩安国忙出门迎接。

不一会儿，卫青与会稽郡丞已风尘仆仆到了帐前，拱手道：“属下参见大人。”

“快快请起！将军一路辛苦了。”韩安国一步上前扶起卫青。

穿越山林沟壑，一路星夜兼程，卫青渴坏了，喝完凉茶，一抹嘴唇，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多亏郡丞陈说利害，余善亲王派特使前来拜见大人了。”

郡丞大体介绍了与余善亲王交涉的经过，卫青不失时机地将韩安国介绍给特使。特使叩头便拜，韩安国顺声看去，只见这特使络腮胡须，高颧骨，散发文身，穿一件丝麻短装，浑身黑亮，确如淮南王所描述的那样。待郡丞将特使的话语翻译给在座的各位后，韩安国便按照朝廷的礼仪，邀请特使入座。

那特使也不客气，竟自在韩安国身旁坐下了，果然是不知天子法度。不待韩安国问话，那特使便将余善亲王如何不满驺郢对南越用兵，如何苦苦规劝，而闽越王如何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以致兄弟反目，族相为仇的事情一一道来。

特使说一段，郡丞就在旁边翻译一段，待特使讲完，韩安国已对闽越国内的情况有了清晰的了解。不过他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余善对撤军的态度，于是问道：“下一步，余善亲王将如何呢？”

卫青在一旁插话道：“余善亲王对皇上的恩德铭感肺腑，对大人的威名仰之已久，尤其是看了讨逆檄文后，更是对战祸殃及百姓而忧心忡忡。他决计与丞相一起再次进谏闽越王，劝其迷途知返。不然，他们将采取措施，以求挽回危局。”

“郡丞大人对亲王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闽越、南越均是大汉藩属。皇上不愿看到闽越国内兵戎相见，然万一情势剧变，大汉也尊重亲王的抉择。”

卫青一语刚了，郡丞就连忙补充道：“在卫将军与下官离开时，亲王已前往闽越王府去了。”

特使这时也说道：“亲王希望大人禀奏朝廷，一旦局势变化，朝廷能够像卫将军所说的那样，以藩王之礼相待。届时，亲王一定效忠朝廷，永无二心，永不反叛。”

韩安国据此判断，余善亲王已有了兵变的意图，这与他希望驺郢退兵的初衷大相径庭，为此他就不能不谨慎了。酒阑席散之后，他只留下卫青、司马相如说话。

韩安国问道：“事情大大出乎本官预料，各位以为如何是好？”

司马相如道：“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兵变终非小事，在下以为，将军可一方面做好应变之备，另一方面则飞马快报朝廷，请皇上定夺。”

卫青亦赞成司马相如的意见，道：“如此十分稳妥。依属下看，即使闽越王族内乱，流血范围也有限，绝不会殃及百姓，这也与皇上‘围而不剿’的旨意相符。”

韩安国微微点头，对司马相如说道：“请先生拟一份战报，奏明军情，请皇上明示。”随后他又转头面对卫青，“请将军传话给郡丞，让其告诉特使，本官一定会将他的意思奏明皇上。”

卫青接令出帐去了，踏上月色洒下的银波，他觉得头有些沉重，始知这南国的米酒，入口时绵绵其味，后劲却是很大。

……

司马相如一张玉面也被酒烧得通红，他觉得早早睡去，辜负了这大好时光。于是，他踏着趔趄的脚步晃悠悠地走近了卫青的营帐。刚一靠边，就听见值岗的军士喝道：“何人如此大胆，深夜竟在营中走动？”

司马相如拂了拂宽大的衣袖，哈哈大笑道：“怎么？连本官也不认识了么？”

“哦！是司马大人，小的眼拙，大人恕罪！”

“卫将军睡了么？”

“没有，在帐内呢！要不要小人通禀一声？”

“不必了！”

司马相如醉眼蒙眬，憨憨笑着进了营帐，只见卫青光着身体，正举着水桶浇个痛快。随着哗啦啦的水声，卫青叫道：“爽快！爽快！”

洗过澡，酒意散了一半，两人都没有急于睡觉的意思，于是，他俩席地而坐地说起话来。

卫青打趣道：“司马兄来了这些日子，一定想嫂夫人了吧？”

一句话唤起司马相如浓浓的思恋，他望着在云海中穿行的月亮，好像在自言自语道：“也不知在这样的月夜，她是如何打发孤独的时光的？”

至今想起来，司马相如认为他最舒心、最自由的不是在梁王府做舍人的时候，而是与卓文君在临邛卖酒的那些日子。

那时，虽然卓文君卸去浓妆，抛却锦衣，司马相如卖去车马，每日奔忙，可那种清淡的时光中却流淌着琴瑟和鸣的爱意，荡漾着水光月华的

浓情。

现在，月光如旧，他们却天各一方，迢迢千里，他们只能在彼此的思念中打发遥夜。司马相如望着头顶的明月，便把那万千思念都赋予高天流云了。

皓月皎皎之横空兮，惟嫦娥以独栖；

霓云汤汤之飞渡兮，傍星辰以远行。

佳人倩倩之倚户兮，若兰桂以飘香；

秋水微漪之露润兮，托南雁而惆怅。

佳期知会之梦境兮，拥锦衣而垂泪。

秋叶飘零之伤别兮，问君以何日归。

……

卫青在一旁听着司马相如的吟吟哦哦，就觉得这婚姻就如一条绳索，一旦绾发相结，就拴住了男儿的心，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总有千丝万缕的牵挂，这还不如自己孤身一人，说走就走，也落个清静利落。他于是“嘿嘿”笑道：“看司马兄写起那檄文来，也气势如虹，不承想你也有这一副柔肠啊！”

“贤弟啊！你还年轻，等你有了妻室就明白了。”

“看见司马兄思家的样子，卫青不想娶妻了。”

“贤弟此言差矣！无情未必是英雄。依愚兄看来，凡世间的好男儿，不仅有剑胆侠骨，还当有倜傥柔情，这样才能显出真性情来。”

卫青便不说话了，他承认司马相如说得有理。其实，他自己也不是那种寡情少欲的男人。至少在他的心底，就有一个女人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

早在平阳府做骑奴的时候，他就隐约读懂了公主那秋水间荡漾的情波。他魁梧的身影，挥剑的气概，都不止一次催开公主娇艳的笑靥。那种火辣辣的眼光，那种无酒人醉的娇态，那种欲掩而露的神情，是那么强烈地灼热着一个青年的心。

他清楚公主绝不是寻求情感补充，也不是像其他贵族女人一样猎取纵欲的对象，他相信公主是真心爱他的。但是，他只能将这种爱深深藏在心底。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他与公主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他怎么敢轻易地去触动公主那颗珍贵的心呢？

即使现在已成了典护军，可这一切都还是个遥远的未来，于是他叹道：“司马兄的意思愚弟明白。不过，愚弟更知道大丈夫功业未就，不可儿女情长的道理。愚弟眼下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为大汉建功立业。”

“贤弟志存高远，将来必能成功，到那时候，愚兄一定保媒，为贤弟觅一佳人作偶。”司马相如伸出大拇指赞道。

卫青只是憨憨地笑着，他伸手悄悄地摸了摸腰间的玉佩——那是离开平阳府时公主送给他的。唉！司马兄哪知道我的心呢？

月影西移，两人的酒意全都醒了，话题自然就转到眼前的战事上来。卫青道：“司马兄的檄文，正如韩大人所说，抵得上千军万马。愚弟在闽越国打探之时，檄文成了百姓议论的中心。”

“百姓们都如何说？”

“大家都埋怨闽越王不该违背誓约，擅自兴兵。”

“这就叫怨声载道，不得人心。”司马相如哼哼道，“对了，贤弟是怎么说服余善的？”

“其实在去见余善之前，愚弟已经打听到闽越丞相乃会稽人氏，与郡丞当年曾师承一人，于是我们便暗中化装进了相府。在那里我们得知余善其实早就心存觊觎的图谋，因为羽翼未丰，故隐忍未发。如今朝廷大军压境，他以为时机到了，所以一见我们，他就大骂闽越王昏庸，不识时务。”

“这就叫鹬蚌相争。”司马相如有点渴，起来找水喝，卫青忙唤人为他斟茶。司马相如喝了凉茶，舒了一口气道，“贤弟接着说。”

“知道了这个情况，愚弟就如实地传达了皇上的旨意。并说只要他能制止战争，皇上一定会恩赏有加的。”

“哈哈哈！这就叫渔翁得利！贤弟果然韬略过人。余善若非痴呆，他一定听得出话里的意思。”

“司马兄这张嘴啊！”卫青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令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事变之神速大大超出了预料，就在他们谈笑风生时，特使的信已被信鸽送往了余善王府。

山雨欲来，大海咆哮，一场倒戈的厮杀即将在冶城爆发……

信鸽落在王府假山上的时候，余善刚刚起床。昨夜在闽越王宫发生的争论，让他心中十分郁闷，回府后他喝了很多的酒，现在仍然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

几年前，汉军没有攻入闽越国，他们解东瓯之围后就罢了兵，这让闽越王驺郢十分后悔没有能一举吞并东瓯国。每当他一人独坐的时候，先祖勾践纵横江南、气吞吴国的辉煌挥之不去地折磨着他的情感。

“无诸苗裔分崩离析，一个个沦为汉朝藩国，此乃越人之奇耻大辱。”驺郢常常这样想着。回顾东瓯战事，他觉得汉军不过如此，只不过虚张声势，也不敢轻易用兵。后来，汉廷还不是把东瓯之众迁往庐江郡了吗？于是，在经过几年的秣马厉兵后，他又出兵南越。

让驺郢大惑不解的是，余善本来是极力主张打这一仗的，可到现在，他竟然指责自己违背誓约，要自己罢兵息战……

“目前，我军已成破竹之势，汉军能奈我何？寡人才不会重蹈东瓯之战的覆辙。”驺郢心中想。

驺郢拒绝撤兵，原本都在余善预料之中。但现在想起他那副讳疾忌医的模样，那一意孤行的固执，那目空一切的眼神，余善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豹子般的环眼就喷出愤懑的火焰，似乎要把整个冶都焚毁在他的怒火之下。

“滚！滚出去！”余善狠狠地推了一把身后梳头的侍女。

他的声音炸雷一样地滚过，侍女顿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饶道：“大王息怒！”但余善还不解气，飞起一脚，那女子便尖叫一声，飞了出去。

不过，当余善抬头向窗外看的时候，就见到了假山上的信鸽，他的心怦然地加速了，他立即将信鸽捉住，并命令道：“没有传唤，谁也不许进来！”

他忐忑不安地解下信鸽身上的信。信写在一条薄如蝉翼的绢带上，内容极其简单，只有一句话：一切如意。余善见此，心情顿时好多了，脸上随即挂上了浅浅的笑意。他朝外面喊道：“来人！”

“王爷有何吩咐？”

“速请丞相议事。”

望着府令匆匆而去的身影，余善想起昨夜王宫的争论，就只觉得自己的兄长很可笑。他怎么能与汉廷抗衡呢？他怎么能够违背誓约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决不会想到我早已对王位引颈许久了。而汉军的到来，正好是一个夺取王位的契机。

其实，在汉使离开的那天，他已经到王宫里进谏了一次，昨夜之所以再去见他，一则是因为从西边传来消息，说王恢率领的汉军已经到达了雩都、赣县和南野，对闽越国形成了夹击之势，如再徒兴兵戈，只能导致

身死国灭；二则是因为他要在行动之前给国人和汉廷留下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印象，他不愿意那个身在长安、心在边陲的皇上把自己视为逆臣贼子。用中原人的话说，这叫做先礼后兵。

“驺郢，你这回死定了……”

看过密信，丞相便明白了亲王的心思，但他还是不放心地问道：“王爷准备怎么应对呢？”

“这还用问么？”余善看了一眼丞相，不悦道，“本王倒是担心，不知丞相可准备好了？”

“按照密令，臣已抽调心腹将领和精锐禁卫，只待王爷号令。”

“好！”余善从席上站起来，话语也加重了，“大王不奏请天子，擅自发兵，以致触怒天庭，引来大兵。汉军众强，即使我们侥幸取胜，也只会招来更大的战火，到那时汉军不灭掉闽越是绝不肯罢休的。”

“王爷的意思是……”

“我们纵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王室宗庙着想，也要为闽越百姓着想。”

“王爷所言极是。”丞相走近余善，低声道，“从昨夜王爷进宫时起，臣就悄悄地将王宫禁卫换成了王爷的属下。”

“好！今夜寡人就再进宫一次……”

当晚，余善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就进了闽越王的王宫，而利令智昏的驺郢此刻正陶醉在歌舞之中。

这歌舞完全不同于长安的踏歌，表演者都戴着面具，或执拂尘而跳跃，或举竹节而高歌，时而如雁阵过空，时而如一字长蛇。当地人唤作“傩舞”，观者只见其舞姿翩跹，却无法看清舞者的真实面目。

驺郢看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他乘兴举杯畅饮，情不自禁地搂着身旁两位美妃作乐。

这时候，一位黄门急匆匆来到驺郢身旁，说余善亲王求见。驺郢眉头顿时紧皱，抬眼看了看黄门怒道：“他又来干什么？又是要寡人退兵么？”他抹了抹挂在络腮胡须上的酒珠，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就说寡人睡了，有事明日再议！”

一言未了，就听见从殿外传来一阵冷笑声：“王兄好兴致啊！哼哼……”驺郢一惊，醉眼蒙眬中，余善的身影已经来到面前。

“现在汉军大兵压境，国难当头，王兄不思退兵之计，不谋救国之策，却沉湎于酒色之中。”余善的吼声掠过王宫上空，让两位美人胆战心惊，王

宫霎时变得寂然无声。

接着，余善越过歌舞队伍，径直奔到两位美人面前，拎起她们的长发，“嗖”的一下摔向丹墀，口中大骂道：“这些妖女，蛊惑大王，扰乱宫廷，罪该万死！今天不结果了她们的性命，我闽越国永无宁日！”说罢他从腰间拔出弯刀，取了她们的首级，扔在驺郢面前。

“王兄今天只有一句话，是退兵还是不退兵？”

此刻，驺郢的酒全醒了，看着血淋淋的人头，情知来者不善，他忙朝着宫外喊道：“好个余善，寡人平日待你不薄，你竟敢杀了寡人的爱姬。来人，还不将这逆贼拿下！”

但是他错了，随着他的喊声，那些表演的舞者纷纷摘下面具，一个个怒目圆睁，刀光闪闪，步步逼近；而昔日的禁卫，早已情同寇仇，反目倒戈，把王宫围了个水泄不通；宫墙外火光连天，杀声阵阵：

“杀了驺郢，以谢国人！”

“杀了驺郢，以谢国人！”

听到这如雷的喊杀声，曾独霸南疆、不可一世的驺郢绝望了。

求生的本能，使他选择了侥幸。他一边抽出腰刀，一边搜寻着退路。

但是，这一切已经晚了。余善大吼一声：“取驺郢首级者重赏！”话音刚落，早有傩舞表演者中身强力壮的大汉冲在前面，举刀向驺郢刺去。没用几个回合，邹郢便身首异处了。鲜血从脖颈间喷出，在王宫的廊柱上留下惨烈的痕迹。

这时候，宫门打开，闽越国王室、大臣、将军以及宫廷禁卫们在丞相的率领下潮水般地拥了进来，纷纷拜倒在余善面前。欢呼声此起彼伏，激荡在王廷的每一个角落。

“大王！大王！……”

余善手按刀柄，凶煞的目光掠过拜倒在地的人们，果断地宣布了政变的消息。

“众位爱卿，驺郢不知天高地厚，不听忠臣之言，不管百姓死活，不经天子允准，擅自发兵进攻南越，结果招来了朝廷大军。本王为使国人免遭涂炭，杀了这昏君，从此我闽越服膺汉廷，永修和睦。”

他的声音在大臣和禁卫中再度掀起热浪，伴随着欢呼声，禁卫军林立的刀枪，此起彼伏。

“大王圣明！”

“大王圣明！”……

在一片混乱中，驺郢的嫡孙繇君驺丑被军士拉进王廷，余善冰冷的目光俯视着他，许久没有说话。喧闹的王庭变得十分安静，人们屏住呼吸，数百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繇君，无诸家族的君侯们不知道余善将会怎样对待这个只对游猎感兴趣而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少年。

繇君浑身筛糠般地发抖，极度的恐惧使他的意识一片空白，甚至说不出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只是默默地流泪。

余善摸着腮下浓密的胡须，这是他下决定前的习惯。他抬起头来，布满红丝的眼睛喷出凶光，他从牙缝间挤出几个冷气彻骨的字：“推下去斩了，连同驺郢的首级一并报与汉军。”话音刚落，身边的军士就举起了弯刀。

大家都呆住了，担心余善从此大开杀戒，在整个无诸族内上演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就在这时，一只胳膊从军士身后伸出，拦住了举在半空的屠刀。大家定神看去，原来是丞相。余善的眼中顿时充满了狐疑，问道：“丞相这是……”

丞相按下军士手中的弯刀，转身来到阶陛前，深深施了一礼，才抬起头道：“请大王允臣禀奏之后，再行刑不迟。”

“难道丞相以为本王错了？”

丞相摆了摆手道：“不！此次事变，本因驺郢擅兴兵戈而起。如今大王大义灭亲，诛杀驺郢，功在闽越，忠在汉室。繇君虽系驺郢嫡孙，然却从未参与政事，罪不当死。倘若大王杀了繇君，传将出去，天子闻知，必然见疑于大王。还请大王三思！”

丞相的话虽然寥寥数语，却句句戳在余善的心头，他所担心的正是汉廷能否承认他的王位。虽说特使信中说韩安国已上报朝廷，但是倘若因小失大，那多年来的预谋岂不功亏一篑。想到这里，余善的脸色开始和悦了，他上前亲自为繇君松绑，轻抚他被绳索勒红了的肩膀，话语中便多了长辈的关切。

“众位爱卿，丞相所言极是。驺郢获罪，与驺丑何干。何况其亦本王之孙辈，自当厚待。于今之后，若有以驺郢之罪而延及繇君者，本王定斩不饶！”

一场杀戮终于过去了，丞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人群中再度爆发出欢呼：

“大王圣明！”

“大王圣明！”……

这是闽越国骚动而又不眠的一夜。

当太阳跃上云蒸霞蔚的长空时，一队人马带着闽越王驺郢的首级朝着汉军大营飞驰而去。

城头上，余善的环眼眯成一条缝。他心里很乱，不知道远在长安的汉皇将会怎样看待他的行为。

……

在闽越国使者在向长安进发的日子里，北方匈奴国的使者已走过了横桥，到长安来了。

这次来的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左骨都侯吐突狐涂，在匈奴国的地位与大汉的丞相可以比肩。

对刘彻来说，除了这是自登基以来第一个匈奴的和亲使团外，他更关注的是这位宰辅大吏会不会带来张骞的消息。因此，刘彻对吐突狐涂的到来表示出格外的重视，特地安排田蚡、汲黯、严助等人到渭河桥头迎接。

吐突狐涂等人此刻已换乘了大汉的车驾，在以往的年月里，他对汉朝的了解仅限于两国往来的文书和战报。在他的印象中，汉朝似乎从来都是处于守势。尽管他一向主张睦邻邦交，但是当他以使节的身份踏上汉朝的土地时，那种强国使者的优越感总是不加掩饰地流露在脸上和言语中。

他眺望着渭水两岸，环顾着关中平原，尤其当他一步步走近雄伟的长安城时，大汉隆盛的文明，让他开始对以往关于汉朝的传言发生了动摇。

特别是当他的车驾驶过渭桥中线，远远地望见汉廷的官员们峨冠博带，肃然地站在那里迎接时，他的神色顿然庄重了。他提醒身后的随员，一定要彬彬有礼，不可以给汉人留下野蛮的印象。

车队在横桥南端停了下来，吐突狐涂下了马，快步走到田蚡面前，庄严地行了匈奴礼节，说道：“匈奴国使者吐突狐涂见过丞相大人。”

他不凡的气度和仪态让田蚡有些吃惊，急忙还礼道：“本相奉皇上旨意，在此恭迎使君大人。”

“谢汉朝皇帝盛意。”吐突狐涂尽量将自己调整到不卑不亢的状态。

车驾沿着安门大街一路走来，两旁房屋的鳞次栉比，驰道宽阔平坦，树木葱郁，百姓熙熙攘攘，这让吐突狐涂目不暇接，那思虑便活跃起来：如果两国真能如文帝当年所期待的那样，和睦相处，尤其是匈奴若能虚

心向汉朝学习，那兵戈对两国百姓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那种急于见到刘彻的希望迅速变成一种请求。

在驿馆，吐突狐涂喝过茶水后问道：“敢问丞相，本使何时能够见到大汉的皇帝呢？”

田蚡眨了眨小眼睛道：“本相奉旨款待使君大人，明日一早，皇上将在未央宫前殿接见使君。大人远途跋涉，今日不妨先行歇息，晚上本相将设宴为使君洗尘。”

吐突狐涂有些失望，问道：“能不能安排本使今天就去拜见皇帝呢？”

田蚡摇了摇头，然后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在驿馆门外，田蚡留下一句话：“不瞒使君，朝廷对匈奴出尔反尔，屡犯边城可颇有微词，尤其对单于的和亲诚意疑虑重重！”

田蚡脸上扑朔迷离的笑意让吐突狐涂证实了来长安前有关大汉丞相贪利的传言。

“这个本使明白！”吐突狐涂暗自碰了碰田蚡，低声道，“大单于特要本使为丞相带了些匈奴的物产。晚宴之后，本使就差人送去。”

吐突狐涂其实还带有刺探汉朝军情的重任，而田蚡的贪欲为他提供了便利。

“这怎么可以呢？使君这不是要陷本相于不义么？”

吐突狐涂在心里笑了，道：“此事本使怎会让别人知道呢？”说着，又从衣襟里拿出一卷绢帛，“这是隆虑阏氏写给皇上的书信，烦劳丞相转达。”

“本相明白了！晚宴之后，请使君到府上一叙如何？”

吐突狐涂忙不迭地接道：“如此！本使就先谢过丞相了。”

离开驿馆，田蚡根本就没有回丞相府，而是直奔未央宫宣室殿。他知道皇上这会儿没有闲着，一场关于和亲的争论正在激烈地进行中。果然，当他来到宣室殿外的时候，就听见严助慷慨激昂的声音。

“皇上，南方传来捷报，闽越国战事已定，邹郢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事变，被余善所杀。眼下我大汉军民士气正茂，正是对匈奴用兵之机，倘若和亲，不仅养痈为患，也使我大汉军民士气受挫。因此臣认为，不和亲于国于民两利……”

田蚡立即觉得自己的到来是多么的适时，他不等严助的话音落地，就跨进了宣室殿的大门。

“皇上！匈奴国使节已到京。这次匈奴国派来的可不是普通的使节，而是左骨都侯吐突狐涂。据臣所知，此人在匈奴国中不仅举足轻重，而且一向主张汉匈和睦。”

严助撇了撇嘴，很不以为然道：“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国君如此，况乎宰辅？丞相怎么可以灭我朝之志气，长他人之威风呢？”

“大人言重了！”汲黯开口说了话，“照大人的意思，只有百姓流血才能显示我大汉的强盛么？如果真是那样，那孙子为什么还要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呢？”

“哦！”刘彻倏然抬起头，打量着面前的这个主爵都尉。“言为心声”，那些关于眼前这个前东海太守性倨、少礼、面折的传言都在这凛冽逼人的话语中得到证实。

这个汲黯，刘彻并不生疏，先帝在世时，他就曾经做过太子洗马。建元初年，他被外放到东海做了太守，在任上治绩卓著，最近才被召回长安。

此时此刻，刘彻需要听到的是关于和亲的真话。果然，汲黯几乎是用判断式的语序表达了自己的谏言：“汉军驱驰数千里争利，则人困马疲；而敌以全治其敝，则我军势必危矣，故臣以为不如和亲。”

严助觉得这个中原来的汉子说话太直接了，简直就不给自己留面子。加上他对中原口音似懂非懂，只能揣摩出十之五六。于是，两个人分别操着不同的方言，当着皇上的面争论不休。

对田蚡来说，他关心的是吐突狐涂将会送给他什么厚礼，要的是皇上对和亲的态度。而且他深信，这封隆虑公主的亲笔信，一定对皇上的态度有巨大的影响。

他向两位同僚做了个打住的手势，然后庄重地把信札呈到刘彻面前道：“这是隆虑公主写给皇上的亲笔信，恭请皇上圣览。”

“哦！朕的阿姐来信了！”刘彻眼中立即溢出亲情的光彩，多年的牵挂和思念都在这一刻化为欣喜和迫切。他一打开信札就情不自禁地念出了声——

匈奴国阏氏恭祝汉朝皇帝圣安：

光阴荏苒，岁煎人寿。长安一别，悠悠十载。关山重隔，身远路遥。忆先帝天音圣容，思母后瀚海恩重，念陛下手足情深。几度梦回，情缱绻而怨流光；凝目慈母，抚华发而叹岁短；晨鸟啼晓，伤良辰之虚设。望云山以垂泪，托飞鸿以寄语：惟祝母后，华宫耆年，松寿鹤龄；惟期陛下，圣德广播，励精图治；惟望我朝，享国长久，以垂日月丽天之象，

以张四海来服之威；臣妾纵埋骨异乡，亦无悔和亲之行矣。

一番情深词切，让君臣们唏嘘不已，刘彻捧着信札感慨道：“唉！朕的阿姐呀！”一时间，横门外依依惜别的情景又涌上心头了。

“唉！阿姐离京时朕才四岁啊！”刘彻讷讷自语，继续往下看：

今匈奴国左骨都侯吐突狐涂来京朝拜。夫汉与匈奴，天地之子，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故圣祖文帝、老上单于，曾结兄弟之盟。先帝怀德，遣臣妾以成和亲之约，永结睦邻之蒂。陛下摄制四海，运于九域。当以社稷为重，察天地之权衡。更当以祖训为箴，体人心之所向，玉成和亲，此臣妾之夙愿也……

放下信札，刘彻抬头看着身边的几位大臣，也都一个个红着眼，似乎忘记了刚才的争论。田蚡更是感慨万千，趁机说道：“还是公主思虑深远。臣也以为，吐突狐涂此次来京，抱着十分的诚意。我朝若是一味拒绝，未免有失上国风范。”

刘彻转而又问严助和汲黯。两人都被公主一番金玉之词所感动，生出隐隐的惭愧，忙说悉听皇上圣裁。

“公主书信，言辞恳诚，谋两国和睦大计，朕甚欣慰。然朕乃大汉天子，非特尊阿姐之命而是从，实乃太皇太后驾崩不久，新政重开之初，百事待举。而依我军目前情势来看，此时与匈奴开战，尚乏时利。故为长远计，朕以为和亲有利。”

“皇上圣明！”

“好！来人！”刘彻喊道。

“奴才在！”

“传朕口谕，明日早朝，朕要在未央宫前殿会见匈奴使者。”

“诺！

第十七章

闽越分国南藩定 永巷事发韩嫣倾

建元六年的秋天对刘彻来说，是一个喜讯纷至的季节。

这天早朝开始，田蚡就带来了让刘彻振奋的消息。他脸上挂着喜悦，下颚上的黄胡须因为高兴而悠悠颤动，一双眼睛闪烁着得意的神采。

这是田蚡复出后最得意的一段日子。出入于淮南王在京城的府邸，夜夜与刘陵欢情，让他的脸色红润而又光亮，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在匈奴左骨都侯停留京城的一个月里，不断地给他送上各种银器珍宝，这些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虽然只能藏在心底，但却也时不时飞上眉头。

现在，闽越战乱平息，当初作为力主用兵的丞相，从中最大收获就是皇上改变“田蚡不足与谋”的印象，从而不再在甥舅独处时，对自己充满了指责。这一切事情，都使田蚡出列时的脚步轻盈有力。

“启奏皇上，典护军卫青带着闽越国的使团回京了。”

“哦！”刘彻的目光迅速投向田蚡，“南越之围解了么？”

“是的，皇上。我军此次南下，未损一兵一卒。大汉天威，激波扬电；皇上圣德，沛若甘霖。闽越国内，人心思定。驺郢不听忠言，一意孤行，已被余善斩首，现已呈送京都，正在殿外听候发落。”

“宣卫青与闽越国使者。”

“皇上有旨，宣卫青与闽越国使者上殿。”包桑尖细的嗓音穿过清晨的空气，被黄门递次地传到殿外。卫青与使者捧着匣子，便来到刘彻面前。

“臣卫青叩见皇上。”

“闽越国使者叩见皇帝陛下。”

“平身！”

“谢皇上！”

卫青双手奉上盛了驺郢首级的盒子道：“启奏皇上，微臣奉命陪同使君押送驺郢首级回京，请皇上圣察。”

“呈上来！”

于是，包桑上前接过盒子，轻轻地放在御案上。他去了丝帛，又揭开盒盖，果然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刘彻的眼睛淡淡地掠过人头，停留在使者的额头，问道："使君可有话说？"

这使者显然熟悉中原礼仪，又见皇上年轻英俊，气度不凡，心中便生出敬畏，先自施礼后才奏道："闽越国余善亲王有奏折呈送皇上。国不可一日无君，请朝廷早议闽越立君之事，以安抚民心，稳定下国。"

刘彻微微点头道："朕知道了。使君且回驿馆休息，听候回音。"

看着使者被黄门带出殿外，刘彻收回目光，再次端详面前的人头，问道："众卿中可有认识驺郢的？"

严助出列仔细地察看了已经变得青紫的人头，奏道："上次驺郢出兵东瓯，臣奉旨出征，曾经向驺郢宣示过朝廷谕旨，臣见过他，就是这副模样。"

"余善奏请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朕允准他为闽越国王。但古人云，君者，民之影也。这余善是怎样的人朕不了解，众卿以为如何，尽可畅所欲言。"

卫青这时又说道："韩安国大人就此事亦有奏章，恭请陛下圣览。"

刘彻接过奏章，大略浏览一番，看那文采，就知道是出自司马相如之手。

大农令臣韩安国上疏皇帝陛下：

臣奉旨南下，一路关山，丽日炳耀，皇上圣威，震撼东南。诸藩闻之，纷纷归服。驺郢愚钝，不谙大势，背誓约而逆行，恃强势而凌弱，掷百姓于水火，使圣土而蒙垢。身死名裂，罪有应得。

前次臣曾奏明皇上，余善事变，势所必然；欲立为王，意图昭然。然则，以臣观之，驺丑懦弱，难服众望；余善枭雄，恣意多变，身虽臣服，而心未必不怀叵测；言必忠于朝廷，而行未必不贰。陛下经略东南，事关大汉社稷，臣不胜惴惴，请皇上明示……

收起奏章，刘彻并不急于说话，而是将目光投向群臣，问道："众卿怎么不说话呢？"

田蚡立即上前道："当初为了执行皇上'围而不灭，退兵为上'的旨意，王大人和韩大人派遣使者与卫青一起策反余善，约定事成之后，奏请朝廷允准立余善为闽越王，臣以为此事关系我朝信誉，还请皇上明察。"

刘彻将询问的目光转向卫青道："前次的奏章朕早已看过，朕现在要的是

处置之策。”

“皇上，此次余善发动兵变诛杀驺郢，确实功在朝廷，利在社稷，不过……”卫青顿了顿，接着道，“余善已在兵变当日自立为王……”

“岂有此理！”刘彻脸色顿时严肃起来，“虽说闽越乃蛮夷之地，然也是大汉天下，不经朝廷允准，岂可自立为王？众位爱卿……”刘彻从案旁站了起来，拂动衣袖，“况且本朝祖制，向来是立嫡不立庶。朕有意立驺郢嫡孙驺丑为王，不知众卿以为如何？”

“皇上圣明！”田蚡立刻附和道。大臣们追随着田蚡的声音，纷纷表示立驺丑为王最是恰当不过，只有韩嫣与严助没有说话。

从建元元年贤良对策时起，严助的干练和多思给刘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廷每有大事，刘彻总希望能从他那里听到真知灼见；而韩嫣与他平日里更是无话不说，现在这两人保持沉默，这便不能不引起刘彻的注意。

“韩嫣！严助！”

“臣在！”

“你等为何沉默不语？”

“臣……”严助欲言而嗫嚅，将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刘彻便越发地不快了，声音略带不满道：“爱卿平日可不是这样的！”

严助沉思片刻，才轻轻地撩起衣袖，缓缓地用笏板遮住面上的表情，尽量让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他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今日的皇上已没有谁能够约束他的性格和情感，这使得严助不能不选择恰当的句子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立繇君驺丑为闽越王，既是皇上的深谋远虑，又是我朝祖制之要旨。不过……”严助有意放慢了说话的速度，“皇上若是立繇君为王，必先考虑如何安抚余善。否则，他心中不服，日后必生祸乱，免不了我军又要远途奔袭。”

“严大人所言极是。”韩嫣接过严助的话，“况且，余善因为让闽越国百姓免遭了一场战乱，目前在国内威信如日中天，正因为这个原因，韩安国大人才答应奏明朝廷，给予其应有的地位。故臣以为，皇上对闽越立谁为君还应从长计议，三思为妥。”

“卫青！你怎么看呢？”

卫青没有想到皇上会点名要他说话。在陈述了南国战事之后，他本来是等待三公九卿与皇上的决策的。他明白，在这样的场合他没有说话的资

格。现在，皇上既然点了自己的名，他就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依微臣看来……”他抬眼环顾了周围，见大臣们都把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心情就平静多了，“此次闽越兵变，乃是其国内王位之争与我军压境双重原因酿成。余善觊觎王位，蓄谋已久，只是没有机会。而驺郢背离誓约，擅自兴兵，正好让他找到了诛杀驺郢的借口。故臣以为，对余善既不可小视，亦不可放纵。小视会酿成新的战乱，放纵会重蹈驺郢的覆辙。”

“卫青之言，正合朕意。”刘彻点了点头，韩安国奏章所言之难也在于此，而卫青的陈奏，又引起他的注意。看来，这次钦点卫青出征没有错。

卫青思考缜密，言辞清晰，在刘彻面前展示了不凡的才干，也进一步延长了他的思绪：“像余善这样的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既然敢背主弑君，也不会甘居于大汉之下，迟早还是要分庭抗礼的，不知皇上该如何处置呢？”

刘彻把脸转向田蚡，问道：“丞相可有良策？”

“这个么？”田蚡沉吟着，思考着怎么应对。昨夜他与刘陵的床上云雨，此刻还没有从温柔乡中走出来。

刘陵是魔鬼，是精灵，每次都让田蚡神魂颠倒，不辨东西。

而且每一次她也都不白让他上床，总是要有所获。朝廷的许多秘闻，就这样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淮南国。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她要田蚡说服皇上把闽越国交与淮南王监视。田蚡也明白，这样等于是给刘安多了一份策应的力量。

但是，田蚡更清楚刘彻的性格，他从来就没有满意过自己的处事。只不过碍于太后的情面才不得不有所顾忌。现在，皇上要他说话，他不能不用一种试探的口气揣摩刘彻的心思。

他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开始说话了：“卫青之言，切中要害。然臣以为，长安之去闽越，迢迢千里。臣恐鞭长莫及，倒不如让他做个闽越王，然后诏令淮南王监视，岂不两便……”

“罢了！”刘彻对田蚡的发言表示了极大的不悦，愤然打断道，“让他们沆瀣一气么？让他们重演七国之乱么？让朕的那位叔父再添羽翼么？朕就知道丞相拿不出像样的主张。作为当朝宰辅，不为朝廷着想，却处处为他人张目，何以表率群臣，振兴纲纪呢？”

田蚡很尴尬，便低下头不敢再看刘彻的目光，可刘彻声音却如黄钟大吕震动着他的耳膜：“众位爱卿！朕自即位以来，致力于大汉一统，岂能纵虎肆虐。朕记得七国之乱后，先帝将吴地一分为三，朕看此法也合于闽

越国现状……”

刘彻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声音中便多了烈烈霸气——他是在作决定，而不是征询朝臣们的意见：“传朕旨意，立繇君为闽越王，立余善为东越王。两国并处，不可相扰。”

包括田蚡、韩嫣和严助在内的数十名重臣都没有想到皇上会将一个偌大的闽越国一分为二。但是他们都知道，一旦这样的格局成为现实，闽越国便再也没有力量对周围的小国挥舞兵戈了。

汲黯因为进京不久，对平定闽越战乱的事情不大了解，因而说话很慎重。但此次皇上的话刚一出口，他的情感就又一次受到强烈冲击。他觉得将闽越国一分为二只是一个开始，以后皇上一定会用同样的方法去处置诸侯与朝廷的关系。

但当大家的思绪还沉浸在皇上的决策中时，刘彻的声音又在他们耳边响了起来。

“传朕旨意，诏令韩安国、王恢班师。”

“诺。”

刘彻的思绪如滔滔大江，前浪刚刚回落，后浪又波澜迭起，几乎没有大臣们喘息的机会。

“严助听旨。”

“臣在！”

“朕令你即日出京，谕意南越王赵胡，此次汉军南下，实乃为解南越之围。而今彼国转危为安，朕欲与他会于长安，催他速来长安。回京途中，你转道淮南，说明朕此次用兵之意。”

“臣该如何对淮南王陈词，请皇上明示？”

刘彻眉宇间流过一丝极不易觉察的轻蔑与狡黠，而口中传达出来的意思却是非常的谦恭和大度——

朕已明白，兵固凶器，明主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除乱，不用兵者，未之闻也。汉为天下之宗，操生杀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然今闽越王狠戾不仁，所为甚多不义，又举兵侵凌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浔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朕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乃发会稽、豫章之兵。我军一路南下，广布盛德，诛而不伐，焉有苦于百姓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殒命。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诛，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

国。此则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乃使你来谕意于王。

“臣明白了，臣不日即赴南越和淮南。”

刘彻天马行空的思绪让田蚡再次遭到了细柳营那样的尴尬，他害怕皇上再说出难听的话来。于是着急寻找能够平息皇上情绪的条陈，他出列禀奏道：“前日番阳令唐蒙来京，说到西南夷中，夜郎最大。南越国常与之交易通货，却不能使其臣服。依臣之意，不如派一使者，前往谕意，宣示皇上圣德，使之内附。”

刘彻点了点头，心想朝议半日，这话总算说到点子上了。随即问道：“唐蒙何在？”

“正在塾门候旨。”

“宣唐蒙。”

不一刻，唐蒙便进殿来了。

刘彻道：“丞相奏请在夜郎置吏事，你可将夜郎国情简要奏来。”

远在西南边陲的唐蒙，虽然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面圣，但他看到刘彻英气勃勃，却也十分随和时，心里便轻松了许多。遂将夜郎国的地理、人口、风俗一一道来。末了他建议道：“臣闻夜郎有精兵十万，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粤一奇也。故臣以为，以大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使之置吏内附，甚易！”

唐蒙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刘彻听着，胸中关于西南一统的思路也愈来愈清晰。待唐蒙禀奏完毕，刘彻兴奋地站起来，对着丹墀内高声道：“唐蒙！”

“臣在！”

“朕封你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人，从巴符关入，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这样一来，朕的那位皇叔大可高枕无忧了吧！哈哈哈……”

刘彻自信的笑声在未央宫经久不息，大臣们都被这种举重若轻的风度所感染，情不自禁地呼出“皇上圣明”的喊声。

刘彻的思绪就像大江东去，一波刚平，一浪又起：“宗正和典属国来了么？与匈奴和亲一事办理得如何了？”

典属国上前奏道：“按皇上旨意，已选了鲁王的翁主和亲匈奴，宗正寺已派遣使者前往鲁国，转达朝廷的旨意。”

“好！她既是代表大汉，朕就封她怡和公主，亦为朕之义女，食邑五百户

如何？”

典属国说道：“皇上封赐，不仅弥补了鲁王当初引荐申公的尴尬，更体现了皇恩浩荡。”

“不仅如此！朕还要像当年父皇送隆虑姐姐那样，送怡和公主出京，此事就由宗正寺去办。”

“诺。”

随着一声“退朝”，大臣们的脚步渐渐远去，刘彻一改威严和肃穆的形象，恢复了青春的激扬和浪漫，他一边走，一边朝卫青喊道：“卫青！卫青！”

待卫青反应过来是皇上在叫他时，刘彻已经站到他的面前了。不由分说，刘彻拉起卫青的手，就向外走去。

“皇上！您这是……”卫青一脸疑惑。

“傻瓜！去看你的姐姐呀！”刘彻的脚步是轻松的，与卫青一起登上车驾的表情是亲热的。

包桑见状，忙向着伺候在殿外的黄门和宫娥们喊道：“起驾丹景台！”

但是这情景，是如此强烈地撞击了一个人的心。

韩嫣呆呆地站在司马道旁，看着刘彻的车驾呼呼地从眼前而过，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只把一种失落的情绪留在他的心底。

自从有了卫子夫之后，皇上再也没有与他同榻而卧，做竟宵晤谈，而这样的日子将再也不复回来了。一阵秋风掠过，韩嫣觉得今年的秋天去得太早，而冬天已在不知不觉中临近长安了。

想想也是，李广、程不识浴血边关，最终不过当了未央宫、长乐宫卫尉；严助凭借满腹经纶，屡次奉旨出使，至今仍是个中大夫；董仲舒才冠儒林，却至今在诸侯国为相。他凭什么做到了上大夫的高位呢？就是凭着为皇上找到了流落乡间的姐姐，凭着能与皇上同榻而卧，凭着能陪皇上到上林苑游猎。

前不久，江都王刘建来京朝觐，竟在前往上林苑的道上误将韩嫣的马队当作皇上，命令随从，伏谒道旁。试问当今朝臣中，谁有这样的威风呢？每每想起这些，韩嫣就无法遏止对往昔的怀念。

现在，韩嫣站在司马道上，远望皇上拉着卫青的背影，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和情绪。是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何况他是风流倜傥的皇上呢？自己就是与皇上再亲近，终究是个男人。而作为男人，他也需要女人啊！

而不久前一次偶然的相遇，那个永巷的黄门悄悄领他进了后宫的隐秘处——黄门这样做当然不是没有目的，他希望韩嫣能够在包桑面前多多美言，能让他脱离这永远见不到皇上的所在。

走过长长的巷道，进入宫女的居所，他的眼睛都发直了。他根本想不到，在每日簇拥着皇上的妃嫔之外，还有这么多也许今生都无法看到皇上的女人们。她们一个个秀色可餐，风姿翩翩，仅仅因为无缘而只能靠“女红”度日，而且住得还如此的拥挤。

黄门在让他“饱餐”一番“秀色”之后，引他到旁边一室中小坐。韩嫣问道：“她们当初不都是被选进宫来的么？为何落到如此地步？”

“大人有所不知，虽说皇宫每年都要选‘美女’进宫，却不是每个人都有卫子夫那样的好运，大多就只有在永巷待着，直到白头。”

韩嫣不禁欷歔感叹，却又不能多说什么，遂又问道：“这永巷还住些什么人？”

“那些失宠待罪的妃嫔也住在这里。”说着他又压低声音告诉韩嫣，当初栗姬就是被囚禁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宫室内郁郁而死的。

“这事绝不能让外人知道，否则，小人乃至掖庭令都会没命了。”

看着韩嫣点了点头，黄门又道：“大人稍坐，咱家去去就来。”

“公公请便，本官略坐片刻就走。”

黄门去了不一会儿，就引着一位宫女进来了。看这女子，年不过二八，却是弱柳细腰，见了韩嫣，也是彬彬有礼，比起上林苑中的女子更加风韵可人。黄门已从韩嫣的目光中读出了一种燥热和不安，便悄悄地带上门出去了。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销魂的时光啊！一个失意的男人与一位期盼雨露的女人如胶似漆地缠绕在一起，韩嫣忘了一切伤感和烦恼，把一个男人的雄健和勃然呈现在一个孤独的女人面前。他在高潮一瞬间才觉得，只有这时候，他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再后来，他贿赂了掖庭令，获得了永巷“通籍”，频频地光顾这男人的“禁地”，他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放纵、消沉还是出于对那些囚徒一般女人的悲悯。他绝不重复与某一位女人厮守，而是每隔几天，都会有一位新的女子投进他的怀抱。

在遭受了孤独和冷落之后，他去永巷的欲望就更加强烈。现在，韩嫣悄悄地顺着宫墙旁的树丛，进了临池观的大门。

黄门笑着迎接韩嫣：“大人请稍候，咱家今天为大人找一位江南女子，那

可是清水芙蓉啊！”

韩嫣搞不清楚，黄门是用了什么法子将这女人唤来的，他也不愿意去想这些。他的手缓缓地摩挲着女人细腻的肌肤，这种看似轻微的抚摸却比鲁莽的占有更能燃起女人心头熊熊的欲火。

女人腰肢剧烈地起伏、颤动，狂热而熟练地迎接着男人对玄牝之门的刺入，她急促的喘息撩拨着男人的心性。两团白花花的肉体很快地缠绕、拥抱、交欢。只有在这时候，那司马道上的孤寂和失落才从韩嫣的意识中远去。

可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乐极生悲的命运就在他们即将进入高潮的时候降临了。从外面传来长乐宫卫尉程不识的声音：“请问公公，这后宫禁地何来男人的声音？”

韩嫣顿时慌了手脚，程不识的出现，让他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

程不识披甲戴盔，腰挎宝剑，而声音却是平静的。他严格遵守了宫廷的规矩，隔着紧闭的门说话。他似乎对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只是重复着太后的口谕，却不曾再向前迈近一步。室内的韩嫣整个地软瘫了……

程不识很耐心地等待着，在估计女人已经穿好衣裳的时候，他却以一种近乎轻蔑的口气对着室内说道：“韩大人，不必躲避了，还是出来随我去见太后吧！”

韩嫣耷拉着头颅，衣衫不整地出了永巷。只见长长的巷道上，布满了长信殿的禁卫，韩嫣“咯噔”一下，心里悔道：“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

丹景台现在每天都是丽日高照，一场围绕出宫人的风波让卫子夫获得了更多地恩宠。这种爱滋养出来的美，是宫廷任何补品和脂粉都无法弥补的。卫子夫的眉宇、脸颊生出摇曳的风韵。那皮肤白皙中透着嫣红，被从幔帐外透进来的阳光映得光彩熠熠。

当宫娥们扶着卫子夫面对着梳妆台时，就从铜镜里看到一张丰润、青春的面容。春香十分惊异上苍的造化，把世间的美都给了卫子夫。

其实，卫子夫不像皇后那样浓妆艳抹，每一次临窗理容，她都吩咐宫娥们不可矫饰。她更注重内修，不愿意给人留下徒有花容的印象。现在，当太阳懒懒的爬上窗棂的时候，卫子夫已经静坐看书一个时辰了。皇上打理朝政的时候，也是她最安静的时候。可她没有想到，这种安静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夫人！你看看，朕给你带谁来了？”没等包桑传话，刘彻一进丹景台就

喊道。

卫子夫忙放下手中的竹简，诚惶诚恐地带着宫娥们接驾。

刘彻扶起卫子夫道：“你看看，谁来了？”

哦！是青儿，青儿。卫子夫心里直笑，眼角却涌出了泪花。南国之行，卫青黑了，瘦了。

有皇上在，姐弟私话不便。卫子夫只是站在皇上一边道：“你有今日，皆因皇上提拔。你一定要竭力效忠朝廷，才不负皇上厚望。”

刘彻笑了笑，接过卫子夫的话道：“此次出兵闽越，朕令他随大农令南下，就是为了给他历练的机会。”

刘彻丝毫不掩饰对卫青的喜欢，说韩安国在奏折中也对他多有褒扬，他也有意今后将期门军交给卫青。卫青听了这些话之后便不好意思了，赶紧道：“臣见识浅薄，若非韩将军处处提示，哪里会有什么功劳？”

刘彻就喜欢卫青这一点，他从来不恃宠而骄，外戚如果都能像他这样不攀附，何愁新政不能有所建树？

“朕从来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你须谨言慎行，有所作为，才能平息别人的非议。”

卫子夫了解皇上因为田蚡而屡屡同太后发生龃龉，就更加体味到皇上的用心，她看了看卫青道：“你要时刻记着皇上的告诫，清楚自己做的事情。”

看看时间不早了，卫子夫又问道：“你回京之后，可否去看过公主？”

“臣弟本打算今日早朝后就去，只是……”

“公主有恩于我家，没齿都不可忘。”

卫青何其聪明，立即领悟了姐姐的意思。是呀！皇上都带自己来看姐姐了，自己却在盘桓徘徊，这太不应该了。想到这，卫青站了起来，向皇上与卫子夫施了一礼道：“那臣先告退了。”

“他今后必有大作为。”看着卫青的背影，刘彻若有所思地说道。

“皇上不可宠着他，要对他多加历练。”

说到平阳公主，卫子夫顿然觉得自己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索性明日与卫青一起去平阳府吧。她心里这样想着。

“皇上，臣妾明日想去看看公主。”她悠悠道。

但刘彻没有再去回答她，他的心早已被卫子夫衣袖中散发的香气撩拨得心猿意马，他从后面抱起卫子夫就向卧榻走去。

“朕的美人儿，你要急死朕么？”刘彻的胡须贴着卫子夫的嘴唇，一种痒痒的酥。

“皇上……”卫子夫喘息着闭上了眼睛。

……

平阳公主睁开惺忪的睡眼，阳光透过硕大的窗户，正好照在她的脸上。想想昨夜的梦境，她就禁不住长叹——那是悠长、缠绵的气息，久在她身边的丫鬟们都明白，公主此刻的心境一定是百结缠绕的。她们只能蹑手蹑脚地进进出出，生怕惊扰了她。

平阳公主伸了伸胳膊，一种麻酥酥的感觉在血液间弥漫，这是从爱的高潮中走出来的女人特有的反应。很困倦，却不是劳累的困倦。筋骨酸酸的，透着难以名状的舒坦。现在回想起来，那梦是多么令人眷恋，她甚至埋怨窗外的鸟儿何其多事，不该惊扰了她的酣梦。

她和卫青相依相偎，躺在花丛中，秋风带着菊花的芬芳轻轻地抚着他们的脸颊，秋云缓缓地落在山坡上，覆盖了两个青春的躯体，隐藏了女人婉柔的羞涩；秋草在他们身下悠悠地颤动——这是属于相爱男女独有的空间和时间。

她完全被卫青的魅力征服了，小羊羔一样地歪在他的怀抱里。她水波潋滟的目光静静地看着卫青，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她只认为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需要男人呵护和珍爱的女人，而卫青就是能让她动心销魂的男人，值得她为之付出、为之牵挂的男人。

山风乍起，卫青迎风而立，仰天长啸，大丈夫生当为人杰……他仗剑向着云海深处奔去，渐渐地远了，远了……

她望着厚厚的灰色云层，绝望地喊道：“卫青……卫青……”

她就这样醒了，只觉得脸上潮红，身体松软软的。

“翡翠……翡翠！”公主隔着帷帐轻轻地喊道。

丫鬟翡翠急忙撩开帷帐，看见了坐在榻上的公主：“奴婢在。”

“刚才我做梦了么？梦中都说些什么？”

“奴婢什么也没有听见，只听见公主甜蜜的气息。”翡翠怎么可能没有听见平阳公主的呼唤呢？可是她敢说么？要是公主发现身边的人窥见了她的秘密，那还有命么？

“真的？真是这样的么？”

“真的！奴婢不敢说谎。”

“侯爷呢？”

“出去了。说是其他几位侯爷邀他一起去游猎，大概有几天才能回来。”

“嗯！知道了。”

于是，翡翠开始为平阳公主梳妆打扮。临窗而坐，铜镜里映出她的脸庞，显然，她昨夜没有睡好，脸色有些灰暗，皮肤也不及早年光润了。

为平阳公主梳着头发的翡翠明白，这两年公主心境十分不好，身边虽然有侯爷守着，可他如同一个废人，公主与守寡没有什么两样。多少个夜晚，她都听见公主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虽说公主脾气无常，难以捉摸，但翡翠还是为她伤感，像她这个年龄的女人，怎么可以没有男人的呵护呢？但翡翠能够做到的，就是用脂粉去掩饰公主脸上的沧桑。

“公主！今天梳个什么样的发髻呢？”

“老了！随意吧。”

“那翡翠就为公主梳个螺髻怎么样？”

“也好。”

于是翡翠将平阳公主浓密的黑发用丝线分股拢结，然后精心地盘，细心地叠，一层层地螺旋衬托出公主俏丽的脸庞。敷粉修面，描黛施丹，铜镜里的公主就立时娇艳润泽，光彩照人了。

在她们梳妆打扮的当儿，窗外传来清脆的鸟叫，翡翠抬了抬眼，惊喜地叫道：“公主！您看！”平阳公主顺着翡翠的手望去，只见临窗一株桂树上站着两只喜鹊，正叽叽喳喳地说话。

翡翠的杏眼霎时充满了笑意，说道：“公主！今天注定有贵人来了。”

话音刚落，府令就匆匆忙忙跑到了门外，说卫子夫带着卫青到府上来拜望了，车驾已经到了门外。

“什么？他们来了？”公主“哦”的一声，忽然身体就软了，有一种莫名的慌乱。她说不清一个曾在身边做骑奴的卫青，如今却如此让她忐忑不安，脸热心跳了。直到翡翠轻轻地呼唤她时，她才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要府令快去迎接，自己随后就到。她有意没有提卫青的名字，可她在

心里在轻轻地呼唤："你终于回来了，可知我这些日子是怎样牵挂你啊！"

此刻，公主的眼里有的尽是快意和温柔。她借口夫人到来，不知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去见面，把征求的目光投向了翡翠。

"快替我找找，什么样的衣服合适出去呢？"

翡翠拿出一件，公主摇摇头，说太老气；再拿出一件，公主还是摇摇头，说太艳丽；又拿出一件，公主还是摇摇头，说太淡了。翡翠于是就明白公主的心思，她要将一个年轻的自己展现在卫青面前。

最后，翡翠拿出一件玫瑰红的曲裾深衣，宽大的衣袖和长长的裙裾，紧束的腰带，衬托出公主的纤纤细腰，益发显出她的风姿绰绰，艳若芙蓉……翡翠拿着铜镜前后地照了照，直到她满意地笑了……

当平阳公主莲步轻移地来到客厅时，卫子夫和卫青就急忙上前参拜。

平阳公主急忙上前扶起姐弟俩，问道："妹妹到宫中也有些年头了吧？"

"嗯，如今算来已经五年了。"

"进了丹景台，你就把姐姐忘了？"

"没有公主，就没有子夫的今天，公主如此大恩，子夫怎敢忘呢？"

"本宫就说嘛，今后还要靠妹妹在皇上面前美言呢？"说着平阳公主就拉起了卫子夫的手，肩膀也渐渐地靠近了，低声问道，"她再没有难为妹妹吧！"

卫子夫摇了摇头，她知道平阳公主指的是皇后。

"那个女人，不就仗着太皇太后的势么？如今太皇太后走了，她要是再怀不上皇上的龙种，本宫看迟早还是要被废掉的。你说是不是呢？妹妹。"

卫子夫没有接公主的话，这样的话题太敏感，她有些承受不起，只有保持沉默。至于卫青，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场合，他也只有听的份儿。

平阳公主不管这些，她只图自己说着痛快，进一步将话题深入。

"说到生皇子，妹妹也进宫了几年，怎么也……"看看卫青在身旁，公主打住了话题。卫子夫只能讪讪地笑了笑，近来不少人都关心起这事情，让她有些不好意思。

"这样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求，子夫……"

不知道这话该如何说，卫子夫便转移了话题，向公主问道：“子夫许久没有回府上了，不知道那些姐妹可好？”

“妹妹进了宫，给她们做了样子，现今她们都勤快着呢！要不，本宫带妹妹到后面去看看？”

卫子夫赶忙施礼谢道：“子夫怎么敢劳驾公主呢？青儿在府上一场，蒙公主关照，才得以有今天。这次从会稽回来，就想来拜望公主。还是翡翠妹妹带子夫去转转，让青儿陪公主说说话吧。”说罢，卫子夫径自和翡翠出了客厅。

现在，偌大的客厅就剩下卫青和平阳公主两人。两双眼睛痴痴地望着，一时倒无话可说。良久，还是公主打破了沉默，幽幽道：“回来了？”

“嗯，卫青回来了。”

“谁要你说这些呢？”平阳公主嗔怪地说了一声，她目光掠过卫青的额头，心疼道，“你瘦了，也黑了。”

“多谢公主挂念！”卫青除了这样回答，选不出更加符合自己身份的话语。之后，他便又规规矩矩站在那里。

可在公主朦胧的意识里，一切都正在冲破往日尊卑的束缚。她多么想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只要迈出这步，那皇室贵胄的傲岸，那金枝玉叶的矜持，顷刻间就会显得多么无所谓。然而，她没有。

她希望在卫青的眼中，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让他心仪的女人，她已经做好了迎接这种情感冲击的准备，只要卫青越过了心底的羁绊，她就会像街巷闾里的百姓一样地依偎在他的怀抱里。但事实是，谁也没有勇气打破这种沉默。

这也许就是爱，谁都能够读出对方眸子里的波澜，却依然在徘徊；这也许就是爱，谁都能感觉得到对方的心跳，却无法敞开彼此的心扉；这也许就是爱，折磨着女人的情，也折磨着男人的爱，让人语无伦次，让人无法摆脱。

卫青很自责，在心里责问自己：你是干什么来了？你不是要向公主问安么？这是怎么了？

于是，他鼓起勇气问道：“在卫青不在这段日子里，公主还好吧？”

这句话如放在别时别处，也许就是一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问候，然而此刻却催下了平阳公主压抑许久的泪水，晶莹的泪滴顺着眼角淌了下来。

“好什么呀？这府上的一切你了如指掌，我究竟过的什么日子，你会不明

白？”平阳公主泪眼婆娑地望着卫青，幽幽道，“我虽贵为公主，可也是一个女人啊！”

“卫青明白公主的苦处，也深知公主的心思。”

“真的么？”公主含笑的泪眼直勾勾地看着卫青，脚步情不自禁地移动，在卫青面前站定了。她可以清晰地闻见他身上诱人的男人气息，公主轻轻地合上眼睛，长长的睫毛被泪水滋润成一道黑色的迷人的线。

卫青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向后退了两步，却被平阳公主柔软的胳膊牢牢地抱住了。

“卫青！我要你……我……”平阳公主踮起脚尖，狂吻着卫青的额头和脖颈，香味从男人的鼻翼沁入心脾。

“公主！你不能……”

“我不管……我受够了……我就要你……”

“公主！您听卫青说。”卫青轻轻地推开公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公主，您这样就折杀卫青了。”

公主的脸“刷”的沉了下来，潮红的血色消退，冷冷地瞅着卫青道：“你是轻视我么？”

“卫青不敢！”

“那到底是为何？说……”

……

“你哑巴了？”

“公主……”卫青抬起头，望着她难堪而又恼怒的眼睛道，“卫青明白公主的苦心，承蒙公主抬爱，卫青不胜荣幸。可现今卫青只是区区一介武夫，一个小小的典护军，又怎么能配得上公主呢？卫青一心想建功立业，报效陛下。待来日爵禄高登，定不负公主一片深情……”说罢，头深深地低下，久久不敢直面公主的凝望。

“唉！你呀！”公主的手颤抖了，嫩笋一样的纤指指着卫青的额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但卫青的一番话让她冷静多了，也许他是对的。自己身边不是还有一个形同废人的丈夫么？怎么能希图他走近你的身边呢？你又怎么能奢望与他鸾凤和鸣呢？她收回手势，轻柔地抚摸着卫青的头发，喃喃自语道：“我等着你……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转眼就是十月，大汉新的一年开始了。

眼看着和亲启程的日子一天天趋近，吐突狐涂的心也更加不安了，他觉得如果把本该对汉皇说的话藏在心里而离开长安的话，那么他将会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返回大漠。

一个月来，他时而在典属国的陪同下，拜谒高帝、文、景的宗庙，领略三代之风；时而被田蚡引领，去明堂聆听博士们的争论；时而又被御史大夫邀请到上林苑狩猎。特别是卫青等人登门询问匈奴的风俗和诸多事情，这让他从中感受到大汉的虚怀若谷。而皇上对和亲的重视，更使他看到两个民族之间久违的和睦之意，他多么希望匈奴能有更多的人来中原看看……

可是，直到现在，他都严格地遵照单于的旨意，没有向汉朝吐露过一点关于张骞的消息。有几次话到嘴边，他又收回去了。眼看着再有两天就要离开长安了，朝廷的盛大欢送仪式正紧锣密鼓的筹备着——那从横门直搭到咸阳原头的彩门、那崛起在横门外的高台、那每日加紧排练的乐舞与离开草原前隆虑阏氏的叮嘱，一次一次地叩问他的良知。昨夜，田蚡又为他举办了饯行宴会，虽然好酒醉人，然而他却失眠了。

不！这绝不是背叛。他一次次地提醒自己，又一次次地又加以否定。他最终做出了决定，要借向皇帝辞行的机会，说出关于张骞的消息。

巳时一刻，吐突狐涂在田蚡的陪同下来到未央宫宣室殿，向刘彻辞行。

“皇上在殿内等候两位呢！”包桑笑容可掬地迎上来说道。田蚡在前面引导，吐突狐涂很谨慎，而又脚步轻轻地进了大殿。刘彻正在埋头批阅奏章，他浓黑的眉毛凝结在一起，全神贯注的神情营造出一种严肃的气氛。

吐突狐涂低声向田蚡问道：“皇帝每日都这样专注么？”

“当然！皇上每日规定了批阅奏章的数目，完不成是不会安寝的。”田蚡答道。

刘彻在抬头的一瞬间就看见了他们，他停下手中的笔，招呼大家坐下。他一脸温和地问道：“使君在长安过得还好吧？”

“陛下，本使在京都月余，亲身感受了大汉的风俗淳朴，民丰物阜。纵观了大汉天下，沃野千里，山川险峻，真是风光无限啊！各位大臣也都是勤政廉洁，无敷衍塞责之徒，而陛下您则是雄才大略，胸怀九域，从谏如流。”

吐突狐涂会如此说话，是刘彻没有想到的。他接着将话题转到两国关系上来：“本使向来以为，汉匈之间不该刀兵相见。此次长安之行，使本使更加确定，两国之间不仅不要战争，更应和睦相处。”

田蚡在一旁听着，内心有些不好意思，回想一个月以来，他私下里接受

了不少匈奴的银器珍宝，便觉耳根发热，好在刘彻谈性正浓，所有的话锋都在两国关系上，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匈奴使者，并未在意田蚡脸上这些微妙的变化。

听到这番话，刘彻很是吃惊。多年来，朝臣们都把匈奴描述成不懂礼仪的蛮夷形象，可这位左骨都侯的谈吐，哪有一点野蛮人的影子呢？他欣然地表示对吐突狐涂意见赞同。

“使君所言，正合朕意。尤其是看了阏氏的信后，更坚定了朕和亲的意愿。”早年那种单纯的仇恨，已被皇帝的胸襟取代了。

刘彻的一番话，如春风一般吹得吐突狐涂心里十分清爽。他遂将阏氏在匈奴怎样传播大汉文明，怎样一次次劝解单于熄灭对汉朝的战火，又怎样地受到匈奴臣民的尊敬等事情都一一告诉了刘彻。末了，吐突狐涂道：“阏氏还为皇上生了一名小外甥，名叫呼韩琅。”他还不露声色地牵出了张骞等人的行踪。

“若不是隆虑阏氏从中说情，张使君一行大概早已埋骨荒漠了。”

“哦！这么说，张骞是真被扣留了？”

“说来惭愧。”吐突狐涂显出几分赧颜，“本来，本使一到长安就应该告诉陛下，可却狐疑踯躅，以致今天才将实情禀奏，还请陛下见谅。”

“使君何必自责，使君彷徨游移，自有道理，今天言明也是一样！朕遣张骞出使西域，意在疏通往来，互通商贸，绝无刺探情报之意。这一点请使君回去后务必向单于陈明，并请单于善待我朝使者，早日放行，切莫口是心非，做出有损两国和睦的事情。”

这话让吐突狐涂听着听着，便觉得背后隐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他再也无法泰然安坐了，便不顾田蚡的阻拦而站了起来，眉宇间透出从未有过的庄重：“请陛下放心，本使回到匈奴，一定力谏单于，早日送张使君西行。”

“好！从现在起，让我们开启汉匈修睦和谐的新篇章。朕今日就在宫中设宴，为使君饯行。就让大汉的琼浆和着匈奴的马奶酒，一起浇灌两国百姓的福祉吧！”

“皇上圣明！”田蚡、吐突狐涂和包桑几乎在同时呼出一个声音。

……

第十八章

静心自问思官品 开怀放眼选良才

大汉又一位女子拜别长安，到大漠深处去了。

王婼没有出现在怡和公主的送行仪式上。尽管刘彻晋升她为怡和公主，自己多了一个孙女，可这毕竟打不破血缘在她情感深处刻下的痕迹——那是她永远抹不去的痛。所以这些年来，她不愿意看到或者提及有关匈奴的话题，更不愿意出现在送别仪式上，因为这样的场面总是会勾起她对隆虑公主的思念。

两个月前，吐突狐涂来长安时，不仅带来了隆虑公主写给皇上的信，也带给她催泪文字。一声声的呼唤，让她的心几乎破碎，一下子就病倒了。好不容易在太医的精心调养下，她的身体渐趋好转，又怎可再去目睹那幕天各一方的分别呢？但这对朝廷来说，毕竟是一件大事，她又放心不下。因此当田蚡来到宫中的时候，她还是问起了送行的细节。

“公主走时还高兴么？”

“唉！哪能高兴呢？她父母都在鲁地，因为她是以公主身份去和亲，鲁王也不能来。皇上再好，也不比了亲生父母啊！”

“唉！也是。”王婼叹息一声，用丝绢擦了擦眼角，“故土难离，乃人之常情，哀家至今仍不忍看辞宫伤别之景，也不愿聆听思亲怀乡之曲！但愿她一路平安，到了匈奴能得到她姑姑的关照。”

“太后所言甚是。”

“好在亲也和了，哀家希望从此边关烽烟不再，百姓安宁，这也不枉她远嫁一场了。”

“太后高瞻远瞩，实乃大汉之福。”田蚡说着，就要起身告退。

“皇上直接回宣室殿了？”王婼问道。

“这……”田蚡这才弄明白了，太后召他进宫，不仅是要听关于怡和公主的消息，更是关心皇上与皇后的关系。这恰恰也是让他烦恼的地方。

“皇上移驾丹景台了。”

看了看太后的表情，田蚡有意点拨道：“太后还要劝诫一下皇后，不要总是拧着，把皇上往那边推啊！”

“嗯？你是说，皇上经常在丹景台么？”王婼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问道。

“是的！”田蚡又坐了下来，呷了一口热茶，将近来发生的故事细细地讲给王婼听。皇上现在几乎每夜都传卫子夫进宫或者他移驾丹景台，而且有意地在各种场合推崇卫青。

在田蚡看来，除了情感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皇上要培养起一批力量，来实现他的宏图大略。田蚡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太皇太后在世让皇上赋闲两年，让他任官用人有了更加严格的标准。

虽然此次策对现在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但通过直接的观察和提拔去培植忠于自己的力量，也成为选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皇上的翅膀现在真的硬了。依臣弟看来，卫氏姐弟风光朝廷的日子不远了。”田蚡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分外地冷峻，甚至带着对外甥的不满。

是的，他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在朝会上，皇上不仅否决了他的谏言，而且还当着那么多朝臣的面申斥自己，这让他在朝廷的威信发生了动摇。

王婼听着听着，眉头就皱在一起了。田蚡说得对，窦氏家族随着太皇太后的驾崩而光辉不再，而另一个家族的力量却正在悄然崛起。令王婼惊异的是，目前卫家的情况与自己当年的情景几乎如出一辙。王婼倒不是对田王家族的势力遭遇威胁有什么恐惧，而是对卫子夫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卫子夫虽然端庄秀美，才情过人，却总改变不了奴婢的身份，做个妃嫔倒也无可厚非，但她绝对是没有资格做皇后的。想到这里，王婼的眉间就多了几分轻蔑。

“说到底，她也只是个奴婢，怎么能与皇上厮守终身呢？”

田蚡嘿嘿笑道：“姐姐当初不也是来自安陵乡间吗？”

“说什么呢？”王婼脸上微露不悦，嗔怪道，“她怎么能和哀家相比呢？哀家可是燕王之后啊！”

这是王婼引以为荣的。尽管她的外祖父燕王臧荼在楚汉争锋中被太祖高皇帝所杀，可王婼从来不愿意提起这段血仇，而总是拿了望族门第，去洗淡安陵岁月的窘困。

“也是阿娇不争气，进宫这么些年了，也没有给皇上生个太子。”

“太后所言甚是！如果皇后怀不上龙种，那么能不能继续住在椒房殿都是问题了。”田蚡接上了王婼的话茬。

“这个阿娇，到底是为什么？”王婼很忧虑，毕竟皇后是自己挑选的。而且自皇上登基之日起，她就觉察到了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只不过当时太皇太后在，皇上在情感上还依赖于自己。如今不同了，他显然不希望

再有人去干涉他的行为。

王婊有时候也很懊恼，包括田蚡在内的几位兄弟总不能让她省心，他们不断向皇上提出要求，以致皇上在她面前埋怨舅父已妨碍到新制的推行了。如果有一日，皇上用另外的力量替代了田王家族，那么她王婊就真的只能做个颐养天年的女人了。

王婊看着田蚡，语重心长地说道："兄弟要明白，无论是论起品性，还是才干，朝廷里有的是人才。你之所以坐上了丞相的位子，完全是因为哀家的缘故。现今皇上越来越喜欢独行其是，你若是再不慎行自励，迟早要被别人取代的。"

"这个臣弟明白，臣弟一定记住太后的话。"

"你不明白。哀家听说，你借着丞相的权威，广置宅第，苑林极其奢侈，你家奴仆去各郡县集市上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前堂上罗织着钟鼓等器物，后庭中有数以百计的妇女，可有此事？先帝在世时，哀家向来行事谨慎，如何现在你总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皇亲国戚呢？你说说，你身为人臣，在府门立那么大的旌旗有何意思呢？"王婊一口气数落道。

"这……"

田蚡十分吃惊，虽然姐姐身居宫闱，却是什么都在心中。他立即为自己辩解道："臣弟在京城确是置了些田宅，但远不是传闻的那样，不过较之别人好些罢了。"

"仅仅是好些么？"王婊的眉毛皱了皱，从案头拿起一封帛书，丢在田蚡的面前道，"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何物？"

"你看看就知道了。"

田蚡打开帛书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帛书就是那个整天跟在皇上身后的韩嫣写的奏章。他弹劾田蚡利用丞相之权，趁着大旱，囤积居奇。名为买卖，实与掠夺无异。又与公田周围百姓争水，打伤打死数十名无辜男丁，以致民愤沸腾，怨声载道。

"这个怎么到了太后这里？"

"还不是因为你是皇上的舅父！"

"皇上圣明！"

"你就会说这些无用的话。皇上多次在哀家面前发脾气，说你不断地向他推荐心腹在朝为官，说你的贪欲简直到了要把整个府库搬到丞相府去的地步。你要一直这样做的话，不是在打哀家的脸么？"

田蚡的额头渗出点点冷汗，说话的底气不足了，连连道：“臣弟有错，臣弟有错。”

“岂止是有错，简直就是有罪。你身为朝臣之首，却把整个朝廷的风气都带坏了。哀家还听说，那个跟在窦婴左右的灌夫，也在自己的封地上扩充公田；窦太主也利用她的地位，侵占民田。看看，哪一件不是你等这些与皇上沾亲带故者所为呢？你等这样，还让皇上如何推行新制？”

田蚡偷偷抬眼看了看王婊道：“那依太后的意思，臣将田退了？”

王婊挥了挥手道：“那倒不必！过去的就过去了，哀家的意思是你们一定不要持权弄势，以强凌弱，引得天怒人怨，到时候不可收拾。”

话虽是这样，可皇上把奏章给自己是什么意思呢？仅仅是为了照顾外戚的面子么？仅仅是为了给他们一番训诫么？不！皇上显然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对自己处处维护家族利益表示了不满。

王婊认定，韩嫣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抛出这道奏章，目的一定是冲着丞相一职来的。从看到奏章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思谋该用怎样的手段给这些利令智昏而又善于摇唇鼓舌的“佞臣”以血的警示。现在，在深知了皇上与卫氏姐弟的关系后，她的谋划便又多了一层。她要让任何敢于向田王家族地位挑战的人都明白，在太皇太后之后，这个江山，这座都城仍然站着一个不可侵犯的女人。

终于，机会来了。有黄门暗中向她禀告说，那个韩嫣竟然目无尊卑地到永巷与宫女们幽会。他的眼中还有这个太后么？还有皇上么？

这个可恶的韩嫣，早先夹在皇上与皇后之间，如今暗中出入掖庭，难道他不知道这掖庭是大臣们的禁地么？

“去死吧！你这个瘟神，小人！”王婊狠狠地将茶盏放在几案上，茶水溅在了田蚡的衣袖上。

田蚡很吃惊，惶恐道：“太后这是怎么了？难道太后真不念骨肉之情，要置臣弟于死地么？”

“哪是在说你呢？哀家是说那个韩嫣。简直是色胆包天，竟敢……”太后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这样的事情让她难以启齿。

田蚡立即明白了太后的用意，她这招一石二鸟，既对族人们加以警告，又达到了发泄愤怒的目的。

但是，处在朝野漩涡中的田蚡，现在想事情绝不像太后那么简单。论起对丞相位置的垂涎，最有资格的应该是这两个人：一个是建元初年以来一直跟着皇上的严助，另一个是韩安国。至于韩嫣，他除了会取悦皇上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建树。

“哦！”田蚡一声沉吟，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个一直闲居在家的窦婴。一定是他，不要看他如今不在朝堂，可他那双眼睛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朝堂，也没有放弃复出的欲望。

眼下，田蚡觉得自己要做的是借“韩嫣之事”给窦婴传信，让他明白这个朝廷再也没有他的位置。因此，当程不识缚了韩嫣前来复旨时，他立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太后圣明，如此奸佞，非杀不能正纲纪。”

“押韩嫣进来。”王婊厉声说道。

一同带进来的还有向韩嫣私送了通籍的掖庭令。那掖庭令自知闯下了大祸，一跨进大门，就软瘫在地，捣蒜般地磕着头：“小臣该死！小臣罪该万死！”

王婊看都不看掖庭令，从牙缝中挤出的都是轻蔑和愤怒。

“私通奸佞，惑乱掖庭，罪不容赦，你是自招其祸。”说罢，向程不识摆了摆手，早有后宫禁卫架了掖庭令的胳膊，向殿外拖去。在他们消失在大殿门外的时候，仍然听见掖庭令的求饶声。

王婊收回目光，转向韩嫣怒道：“韩嫣！你可知罪？”

“臣罪该万死。”

“如此说来，你认罪了？”

……

“为何三缄其口？你平日不是伶牙俐齿的么？”

……

“这么说，你死而无怨了？”王婊转脸示意身边的紫薇，“哀家早已为你备好了饯行酒，你就安心上路吧！”

从进宫起到成为太后的女御长，紫薇第一次见太后动了杀机，她的心不由得一阵阵紧缩，手也颤抖得厉害。

“抖什么？你怕什么？”

“奴婢……奴婢只是……”

“田蚡！你代哀家送韩嫣。”

“诺！”田蚡从紫薇手中接过毒酒，脸上掠过一丝冷笑，“韩大人！请

吧！”

拿着酒爵，望着里面的汁液，韩嫣百感交集。从十二岁进宫当太子陪读，他今生最大的幸运就是一直陪伴在皇上身边。为了给刘彻留下忠心耿耿的印象，他不惜丢掉尊严，去扮演一位黄门的角色。他知道，从窦婴到卫绾，各位大臣都对他的为人不屑一顾。

可在他看来，这又有什么呢？用什么手段无所谓，目的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很失落，自从卫子夫进宫以后，皇上离他越来越远。当然，君臣之间的旧情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往日那样亲密了。

永巷失足，是他无法挽回的。但他并不知道，弹劾田蚡的奏章才是将他推入绝境的原因。

平心而论，他弹劾田蚡也不全是出于公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田蚡那种每每与他相遇时的蔑视目光，那些把他贬到与黄门一样卑贱羞辱的话，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因此，当有人举报田蚡因与乡民争水而致死人命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启动了报复行动。

可这奏章却到了太后手中，并且被田蚡看见了。

死是一定的了，只是就这样死去，他是多么的不甘。那墨绿色的酒酿，映出了田蚡可恨狰狞的嘴脸。只要嘴一张，一切都过去了，从此这个世上将不再有韩嫣……

对着毒酒，韩嫣发出冷森森的笑声，直刺田蚡心底。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怒道：“死到临头，你笑什么？”

“我笑你小人得志，攀龙附凤，笑你将不得好死！哈哈哈！”

“大胆狂徒，私入掖庭，罪该万死，还敢胡说八道！”田蚡恼羞成怒，转脸对程不识说道，“太后有旨，赐韩贼死。程将军！”

“末将在！”

“强令韩贼饮鸩。”

“且慢！”韩嫣一手端着毒酒，然后面向太后，双膝跪地陈述道，“太后要臣死，臣无话可说。只是臣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太后可否允准？”

王娡道：“念你是将去之人，有话尽管说。”

“臣死不足惜。只是臣十二岁就进宫伺候皇上，深受皇恩。太后若念及臣陪伴皇上多年，使臣死之前能再睹龙颜，臣就死而无憾了。”

“你还奢望见到皇上么？”太后轻蔑地扫视韩嫣一眼，“你欺瞒皇上，犯下如此罪行，还有何面目见皇上……”

王婠话还没有说完，却听见大殿外传来黄门的声音：“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王婠心头不由一惊，暗忖：消息传的好快啊！未及开口说话，刘彻就已经跨进长信殿了。田蚡、程不识和宫娥们急忙接驾。刘彻也不理他们，径直来到王婠面前，不假思索便问道：“孩儿听说母后要杀韩嫣，不知是为什么？”

“私入永巷，淫乱后宫，还不该死么？”

刘彻撩了撩衣袖道：“韩嫣触犯律令，罪不容赦。然念其当年前往安陵迎修成君回京，孩儿请母后开恩，赦其死罪。”

“糊涂！”王婠打断了刘彻的话，“哀家并非少恩寡情之人。当年韩嫣接俗儿回京，是哀家提出晋升他为上大夫的。可他不思报效朝廷，却倚仗天子之威，傲视诸王，以致江都王在哀家面前涕泣，要求回京任宿卫，位比韩嫣；他还诬陷朝廷重臣，离间君臣关系，此其罪二；出入永巷，淫乱后宫，此其罪三；皇上推行新制，乐平侯卫侈因坐买田宅不法，依律当被处死。韩嫣却接受贿赂，为其开脱，此其罪四。依照大汉律令，四者有其一，即处极刑。何况四罪并处，纵死千次，也不能平朝野之愤。”

刘彻明白了，出入永巷只是一个借口，重要的在第二条。刘彻紧皱眉头，顿觉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当初他将韩嫣的奏章送给太后的本意是想警示田蚡等人，不料却招来一场大祸。

太后如此果断处置一位上大夫，与当年太皇太后的做法何其相似。虽然目标都是冲着新制，但太后此举又与太皇太后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着眼于国策大计，一个只不过是为了私情亲缘。

可这样的话他能说得出口么？也怨韩嫣行为不检点，才有今日之祸。正在刘彻进退维谷之际，田蚡在一旁说话了。

“皇上，韩嫣罪大恶极……”

“丞相不要说了，朕知道你是何意！韩嫣既然触犯了大汉律法，那么就该命廷尉府依律审问，绝不姑息。”

“罢了！”王婠一甩衣袖道，“事发掖庭，哀家难道不能处置么？为了一个罪臣，皇上竟然目无尊长，何以君临天下？”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那皇上是何意呢？”王婠朝前迈了一步，狠狠地瞪了一眼韩嫣，“皇上为他说情，不就是因为他曾经与皇上一起抵足共眠么？要说这一条罪状哀家还没有追究呢！没有他，皇后能……”

“母后为何这样说呢？孩儿的意思，难道母后还没有听出来么？孩儿不希望母后因私废公。”

王姼怎会听不出刘彻的意思呢，她很吃惊皇上能把事情看得如此透彻。这种母子间的妥协往往是在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现在，面对一个即将伏法的韩嫣，一个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一个儿子看不上眼的田蚡，她无论如何也不愿落个后宫干政的罪名，于是，她很快地就选择了妥协。

“好！哀家就依皇上。但韩嫣罪在不赦，如何处置，就由皇上决定吧！”

这一来田蚡就急了，急忙上前道：“太后……”但当他看到刘彻冰冷的目光时，就退却了。

刘彻转过身来，高声对程不识道：“将韩嫣押至廷尉府听候审理，回宫！”

廷尉府的审理只是一个过程，韩嫣对私入永巷、淫乱掖庭的罪行供认不讳。廷尉拿着狱词向刘彻复旨，刘彻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批了“斩无赦”，然后对廷尉吩咐道：“韩嫣此罪，弃市也不能平朝野之愤。然朕念他自小跟随左右，就在廷尉府中处决吧！ ”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严助奉旨到了廷尉府。

韩嫣万念俱灰，人眼见地消瘦了，一双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看到严助，他有诸多的不解，问道：“大人为何来了？”

严助将所带的酒菜在狱室摆开，为韩嫣斟了一爵酒，然后说道：“在下奉旨前来看望足下，请足下先饮了此爵。”

韩嫣闻此，眼中就涌出了泪光：“罪臣谢皇上隆恩。请大人与罪臣共饮一爵！”

严助道：“此乃陛下御酒，在下看着足下畅饮，也不负圣命了。”

韩嫣觉得自己的话太唐突了，今非昔比，如今自己已沦为阶下囚，他也不再勉强，开始自斟自饮起来。

“皇上没有话带给罪臣么？”

“唉！”严助叹了一口气，“足下犯此大罪，皇上心痛啊！以足下之青春，应该是前程无量啊！皇上只说了一句话——罪有应得，一路走好。”

韩嫣听此便泪如雨下，那泪滴在酒爵里，饮下的是千般悔恨。

“罪臣有今日，也怨不得别人，甘愿伏法，倘若罪臣的死能让同僚们引以为戒，也算是死而无憾。不过罪臣还请大人转奏皇上，田蚡贪利欲奢，

必成朝廷大患……”

就这样，这位童年进宫，与刘彻朝夕相处的年轻人走了，刘彻在很长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虽然有卫子夫陪伴，但是那些同榻而卧的情景，那些狩猎的往事，总是会挥之不去地缠绕着他。

而更让他不满的是，太后一方面口口声声说支持他推行新制，另一方面，一俟遇到事关田王家族利害的事情，又总是千方百计地袒护。

当然，他也会反思韩嫣的一生，回忆卫绾、窦婴对这位年轻人的评价，他觉得他们的目光很犀利。韩嫣的确喜欢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热衷猜度上面的意思。这样的人在身边，迟早会惹出祸端的。因此，他在重启举贤良的诏书中，就十分强调才能与品德。

元光元年，一道要求郡国举孝廉的诏书发往各地。元光二年，田蚡就送来了各个郡国推荐的贤良名单。与七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刘彻没有当殿策问，而是要贤良们“受策察问，咸以书对”。

一连几天早朝后，刘彻都在宣室殿聚精会神地批阅贤良们呈送上来的策对，他在众多的策对中看到了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名字。董仲舒不仅重申了他的主张，尤其对兴办太学言辞深切，而且送来了他在江都相任上倾情编著的皇皇巨著《春秋繁露》。

董仲舒在策对中提出了五点建言，除了重新强调设明堂、置博士等之外，他还直指积弊，针对秦以来推行的土地制度。

董仲舒的陈述，让刘彻再一次想起韩嫣的奏章。是的，是得对官吏、豪绅占有土地的数量给予限制了，否则国家税源越来越少，以后靠什么去支持庞大的支出呢？读到这里，刘彻频频点头，甚至怀念起这位远在江都的儒生来。

可当他继续读下去的时候，眉头却越发紧蹙了。这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仍然固执地以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

读到这里，刘彻生气道：“这个呆儒，六年的江都相白做了。看看，他都说些什么？”

此刻，刘彻的身边没有别人，只有包桑。他明白，皇上是要他发表见解。包桑嗫嚅了片刻道：“依奴才看来，这些书生的话，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皇上圣明，一定会去芜存真的。奴才听说董博士在江都推行仁义治国，很有成效。江都王殿下素来骄勇，先生以“礼”匡之，赢得了殿下的敬重。”

“哦！这个朕也听说了。”

“皇上圣明！”

“本来朕是想重用他的，可他如此冥顽不灵，还是让他待在江都国算了。”刘彻说着，就将董仲舒的策对推到一边，继续看其他贤良的文章。

公孙弘的议论更趋务实，让刘彻看到了当年赵绾的风格。

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

刘彻读到这里，禁不住拍案连声道：“好文章！好文章。经世致用，不尚浮华，此人可用矣。”

抬头望了一眼包桑，刘彻问道：“此人所论，在董仲舒之上，朕就擢他为策对第一如何？”

“皇上圣明。”

“改日朕还要在宣室殿召见他呢！”

刘彻因这篇策对而精神显得有些亢奋，批阅的速度也明显地加快了。凡是他认为不太满意的策对，都在旁边加了批语，由包桑整理了放在一边。只要是触动他心绪的，他也洋洋洒洒地批了许多激情洋溢的词语，并且还要对包桑发一番议论。

忽然，他在众多策对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朱买臣。此人策对中有许多新的见解，看那字迹，显然年纪也不算大。为什么在以往的日子里，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呢？刘彻抬头便问道：“你可知道太常寺里有一个叫朱买臣的人？”

“奴才并不知道此人，想来是郡国推荐来的吧！”

刘彻释然，是的，这些中人每日的责任就是服侍皇上和妃嫔们的起居，又怎能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儒生呢？刘彻不免有点遗憾，刚要埋头继续看文章，一位当班的黄门进来禀奏，说韩安国、王恢、严助和司马相如回来了，现正在塾门候旨。

刘彻大喜，忙要黄门们收拾了策对：“朕这几日正想着他们呢！快宣他们进殿。”

众人鱼贯入殿，一起向刘彻行大礼。

“众卿一路辛劳，快快平身！”

韩安国、王恢向刘彻禀明了汉军一路南下，未伤一兵一卒而解了南越之

围的过程，他们都盛赞皇上将闽越国一分为二的英明决策。尤其是让司马相如随军南行，写了气吞山河的檄文，瓦解了闽越军的意志，使驺郢闻风丧胆。

韩安国言辞不善铺张，但刘彻还是笑了："朕没有看错人吧！司马相如的刀笔可敌千军啊！"

尤其让刘彻感慨的是，韩安国只字不提自己，只把功劳往王恢、司马相如、会稽太守和南部都尉身上推。这不张扬、不贪功、不诿过的作风，使刘彻想起了十多年前睢阳办案的往事，那是他第一次见识韩安国的官德和人品。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北地都尉任上，还是在大农令官署，抑或是奉命南征，他总是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很少听到他矜夸炫耀，这该是多么的难得。大汉正是有了这样的股肱之臣，才国运鼎盛啊！

刘彻情不自禁地打量着韩安国，一时心潮起伏，诸多抚慰的话语涌上喉头，但话到嘴边，却依然转为对众臣的褒扬。现在内心深处，他已经做好了要与韩安国做一次推心置腹交谈的打算。

"此次南征，众卿劳苦功高，朕要重赏你们。传朕口谕，明日朕要在未央宫前殿设宴，为各位爱卿洗尘。"

刘彻的一番话让四位大臣十分感动，他们纷纷表示，效忠皇上，献身社稷是臣子的本分。议论完大事，刘彻眼见天色不早，就起身让韩安国等人回府。

刘彻亲自送他们到殿门口，他笑着对司马相如道："先生恐怕比其他人更归心似箭吧？"

司马相如有些不好意思道："谢皇上体恤微臣。只不过韩将军刚才过奖了，其实，真正的功臣应当是韩大人。"

"这个朕心中有数。"

看着三位大臣的身影渐渐远去，刘彻才回转身来向大殿深处走去，他望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严助，问道："爱卿有话要说么？"

"臣奉皇上御旨，此次到南越国宣谕。南越王赵胡顿首感谢皇上隆恩，他说天子兴兵诛闽越，他死无一报。"

"既如此，他又为何不随卿来朝呢？"

"臣转达了皇上的盛意。可南越王说身体有恙，只命王太子赵婴齐随臣进京，现在驿馆候旨。"

刘彻笑道："如果朕没有猜错，他是怕见到朕啊！哈哈哈！"

"臣愚钝，请皇上明示！"

刘彻娓娓道来：“朕此次兴兵诛杀驺郢，不仅为南越国解围，也是借机向各个藩国昭示，在大汉域内，是不容许离心叛逆之举的，赵胡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他是怕朕将他扣在京都，作为人质。”

严助惊道：“皇上真是料事如神！微臣惭愧。”

“不过，他未免有点轻看朕了。朕乃大汉天子，又怎会扣留藩国国君作为要挟呢？明日早朝，就宣赵婴齐来见，只要他们忠于朝廷，朕乐观其盛。”

“诺！臣一定向赵婴齐陈明皇上的宽仁和厚德。”

“朕的那位皇叔怎样呢？”

“臣将皇上谕意禀明淮南王后，大王盛赞皇上的盛德神威。说虽汤武罚桀，文王罚崇，也不过如此。他说自己愚妄狂言，陛下不忍加诛，还令使者告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让他觉得十分荣幸。”

“哈哈哈！朕这位皇叔风向也转得很快啊！”刘彻一挥衣袖，很潇洒地将这页翻过去了，“不说他了！朕不仅观其言，更要观其行。”

说话之间，刘彻忽然想起刚才看过的策对，遂问严助道：“爱卿可知朱买臣此人？”

听皇上这样问，严助心中不由暗喜。离京前，他在长安街头遇见待诏公车、经济拮据的同窗好友朱买臣，因为赊欠店家酒钱太多而险遭殴打。他遂代其付了酒钱，迎至府上，相谈甚久。

言及仕途多舛，朱买臣潸然泪下。虽精读《春秋》，娴熟《楚辞》，怎奈无缘沐浴皇恩，连妻子都瞧不起他，讥讽说他这样的书呆子，终饿死沟中，何能富贵？

朱买臣说着便起身大揖，向严助求计，说如得富贵，将衔环结草，以报恩德。严助急忙扶起朱买臣，告诉他皇上正诏令各郡国举贤良，要他跻身策对，以求发迹，并且答应会相机向皇上引荐。

现在，他还没有提出这事，皇上倒先问起来了，真是太好了。

“皇上，朱买臣乃会稽人氏，臣的同窗，学识渊博，尤其善治《春秋》《楚辞》。”

“比之爱卿如何？”

“论起才识，在微臣之上。”

“朕看了策对，也觉得他是个人才。不妨宣他明日早朝后到宣室殿为朕讲述《楚辞》如何？”政事的繁忙并不影响刘彻对文学辞赋的钟情。

严助大喜道："皇上圣目识才，乃大汉之幸。臣一定将这个喜讯告知朱买臣，臣这就告退了。"

……

第二天早朝时，刘彻当庭宣示了对南越国的政策，要他们务本兴农，岁时朝觐。又赐赵婴齐金千斤，绢百匹。并令典属国盛情招待，游历长安。赵婴齐十分感动，宣誓要永远忠于朝廷，愿随皇上左右。此事在南方诸藩国中一时传为佳话。

就在这次早朝时，刘彻正式敕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擢升郑当时为大司农，封典护军卫青为太中大夫。本来，在出兵闽越之前，这个任命就已经确定了。只是刘彻当时考虑，经过对闽越的战役，可以消除朝野某些人对韩安国的不服。

至此，朝廷的三公，除太尉一职依旧空缺外，总体的格局算是定下来了。

散朝之后，包桑禀奏，说朱买臣已在塾门候召多时了。

第一次面见皇上，朱买臣不免拘束，听黄门高呼皇上驾到时，他低头便拜，许久不敢抬头仰视。直到刘彻要他平身时，才战战兢兢地站立一旁。

刘彻望了望眼前的朱买臣，虽衣衫陈旧，却清俊飘逸，便问道："朕闻先生善治《楚辞》？"

"启奏皇上，微臣略知一二，不敢言善。"

"朕素爱辞赋，对《楚辞》亦甚喜爱，先生不妨讲来，朕愿闻其详。你不必拘束，平日怎样，今日亦怎样。"

朱买臣的紧张心情因为刘彻的豁达而轻松了许多，于是他从《楚辞》的形成说到南北诗歌的风格，从屈原的《离骚》说到宋玉的作品；从贾谊的作品说到东方朔的骚体诗歌。他引经据典，摘章引句，信手拈来，滔滔不绝。

一个时辰过去了，朱买臣话音落地，大殿里静极了，过了好一会儿，这寂静才被刘彻的掌声打破，包桑和严助随之也鼓起掌来。朱买臣被这气氛感染了，顿时泪水盈眶，纳头便拜倒道："臣一介布衣，不揣浅陋，信口妄言，还请皇上恕罪。"

"先生果然学识不凡，朕谨受教矣！包桑！"

"奴才在！"

"传朕旨意，敕封朱买臣为中大夫。"

“谢皇上隆恩，臣当肝脑涂地，效忠朝廷。”话虽如此，但朱买臣的心绪并没有从惊喜中转换过来，刚才还谈锋甚健的他，此刻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

这年年底，刘彻的策问终于告一段落。

这是刘彻即位后第一次独立的、有始有终的、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地完成了一次擢拔人才的过程，他的心情因此而分外快慰。于是，他传旨由太常寺与太仆寺联合举行一次盛大的朝会，向朝野展示朝廷人才济济的盛况。

虽然具体事务是两寺的主官经办，可这也是田蚡最忙的日子。这不仅因为他是独尊儒术的主要推动者，更因为那些刚刚立脚京都的贤良们都对他的引荐感恩戴德，而且在京为官的两千石都要行拜谒大礼。他十分看重这种场面，乐于享受这样荣耀的过程。他认为这次朝会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拜在他的门下。因此，这一天，他早早地就来到了未央宫外的塾门，等候贤良和大臣们的到来。

紧跟在田蚡后面的是韩安国。作为朝廷最高的谏官，他监督了整个策对的过程，虽然因南征而回京很晚，对田蚡在此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还不清楚，但他相信，皇上这次发起的策对，已完全不同于建元元年，它的选才范围和标准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使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他远远地瞧见田蚡志得意满的身影，心中就有了一种莫名的不快。但他明白自己此刻的身份，自太皇太后驾崩后，朝廷的职官一直空着太尉一职。除了田蚡，他是惟一位在三公的高官。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把对田蚡的厌恶暴露在众人面前。

韩安国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都能心胸开阔地看待一切。一进塾门，他就很谦恭地向田蚡行了谒见之礼：“丞相先到了。下官惭愧，晚来一步，还请丞相见谅。”

田蚡今天显得很大度，笑道：“彼此，彼此！御史大人来得也不晚啊！”说罢，很亲切地挽了韩安国的手臂。

“今日朝会，可是我朝盛事啊！”

“然也！然也！”田蚡捻着黄色的胡须，频频点头。

“此次郡国举荐贤良，丞相功莫大焉。”

“然也！然也！”田蚡笑容可掬地回答，忽然觉得自己过于外露，忙改口道，“此乃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两人坐下没有一盏茶的工夫，京城两千石以上官员和贤良们就纷纷到了，大家纷纷拜见了丞相和御史大夫，感念他们提携和关心，把平日里朝堂上的争论和龃龉都暂时地搁置了。

约莫上午巳时，众人由谒者引导，鱼贯而入，井然有序地站在丹墀内等候刘彻的到来。

这时候，一位步履矫健的身影进入了韩安国的视线。那是谁呢？原来是汲黯。听说这位学黄老言、好清静的汲黯，在东海任太守时，从不苛求于细枝末节，竟然辖内大治。他也听说，这位汲大人为人倨傲，少有礼仪，素喜面折。

这让韩安国想起了许多人——那个曾经面折太皇太后、惨死在刺客刀下的袁盎，那个曾经让先帝怀念不已的晁错，还有那个殒命于长沙的贾谊。他在心中想到，惟有这些耿介之士，才堪担当社稷重臣的使命。

韩安国很快发现，今天朝会的排列与往年相比有了新的变化。依照以往的惯例，殿下有郎中夹陛，形成一个甬道；然后是太尉等武官列西方，东向；丞相以下文官列东方，西向。而今天东西两侧的队列前面站着的却是贤良的阵容。

年逾六旬的公孙弘站在队首，以下依次是朱买臣等。他想，这一定是皇上的决定。他这样做，就是要把这些贤良推到众位大臣的面前，他被皇上这种重视人才的行为所感动了，脸上呈现出从未有过的肃然，不禁加快脚步走到田蚡的身边——他今天是以文官的身份参加朝会的。他是继周亚夫、窦婴之后又一个出将入相的大臣。

在气势恢宏的鼓乐声中，刘彻从东厢缓缓地进殿来了。大臣们齐刷刷地跪倒叩首，巨大的声浪和着雄浑的鼓乐，在未央宫前殿激起经久不息的回声。刘彻登上御座，以少有的沉稳伸开双臂，面对朝拜的众臣大声道："众卿平身。"

"谢皇上！"

"众位爱卿！"刘彻眸子传递出饱满的热情，"众位爱卿！列侯、郡国举荐贤良之事今日终于告一段落。朕举行这次朝会，就是要众卿明白，国之兴在人才。他们或少年壮志，或老骥伏枥，或满腹经纶，或孝誉乡里，却长久以来明珠蒙尘，翘首以待。从今以后，每隔几年，朕都要列侯郡国举荐贤良，以使朝廷英才济济，永不绝续。"

"皇上圣明！"

刘彻挥手制止了大家的欢呼，继续说道："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氐羌徕服，星辰不悖。朕自承继宗庙以来，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如何才能彰先帝之宏业修德？朕之不敏，此子大

夫之所睹闻也，故而朕要郡国举荐贤良，建言献策，直陈安天下之良策。朕将量才任官，使尔等各尽其才。望各位贤良勿负朕望，好自为之。”

贤良中有人已年过六旬，有人已逾不惑，有人尚涉世未深，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境已经超越了年龄的界限而汇成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忠于汉室，鞠躬尽瘁。

接下来，朝会进入到祝贺的程序。从田蚡、韩安国开始，自两千石至六百石秩禄的官员依次出列，奉献贺词。有言语质朴，却意思直白的；也有文采斐然，洋洋洒洒的。这样的场合，往往是文士们纵横的时候。

司马相如捧着一卷竹简，迈着潇洒的步子来到刘彻面前，他轻轻展开竹简说道：“臣闻皇上为贤良们举行朝会大典，连夜写了《英才赋》，谨致贺忱，请陛下允臣当庭吟诵。”

刘彻点了点头，司马相如转身面向朝臣，吟吟诵道：“夫天之降才，或在九皋，或在草莽，或在陋巷，若夫声闻于天，必有圣主出，拂尘还珠……”

整篇赋铺排张扬，起承转合，把朝臣们听得如醉如痴。纷纷惊异于司马相如平日里说话口吃，一句话要断成几截，憋得面红耳赤，为何今日读起文章来却如行云流水。

一气读完自己的得意之作，司马相如轻轻舒一口气，刚要向刘彻施礼，却听见耳际传来声音：“微臣不才，也做得一‘赋’，权且为朝会助兴！”

大家转脸看去，却是平日里幽默闲散的东方朔不甘示弱地走出来了。他手中捧着作品，摇头晃脑，吟吟哦哦，亦庄亦谐。人们不仅为他过人的才气所折服，也为他多变的神采所感染。刚刚落音，人群中已是掌声如潮了。

刘彻更是眉飞色舞，忙令黄门赐酒。在大臣们纷至沓来的朝贺中，刘彻发现唯独不见汲黯。他的目光穿过大臣们的肩头，搜寻他的身影，同时大声问道：“汲黯何在？汲黯来了么？”

“启奏皇上，臣在！”

刘彻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不悦，问道：“今日朝会，爱卿何故沉默呢？”

此刻，汲黯已经穿过郎中夹陛来到刘彻面前，拱手行礼道：“启奏皇上，郡国举荐贤良，俊才云集长安，实乃我朝幸事。因此众位大人献词朝贺，礼赞陛下圣德。然老子有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臣斗胆敢问皇上，欲闻信言，还是美言？”

“爱卿难道没有听见，朕刚才已经说过，朕之不敏，自然是愿闻信言了。”

“恕臣直言。”汲黯撩撩衣袖，脸色霎时严峻起来，“皇上一方面广揽人才，一方面放纵自己。如此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放肆！”刘彻没想到汲黯竟然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话语指责自己，一时怒火中烧，脸色大变，“你大胆……”

贤良和大臣们也不禁大惊失色。好个汲黯，怎么能当着大臣的面数落皇上呢？难道他不怕招来杀身之祸么？

韩安国心中暗暗叫苦，埋怨汲黯糊涂之至，就是批评皇上，也得找个适当的机会嘛！

他悄悄地侧目去看身边的田蚡，先见他眼角露出讥讽的冷笑，继之干黄的胡须微微颤动，接着，双手紧握，摩拳擦掌，终于怒不可遏地出列大骂道：“大胆汲黯，皇上待你不薄，奈何你不思图报，竟敢触犯龙颜。似你这样不识时务，留之何用，来人，与我拿下！”

站在廊庑下的羽林卫应声上前，扭了汲黯的胳膊，就要向外拖去。但汲黯面无惧色，甩脱禁卫，轻轻地拂了拂肩头，随即大笑道：“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臣今日既然敢直言不讳，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皇上如此讳疾拒谏，汉室危矣！”说罢，就转身昂首阔步向殿外走去。

大殿里的气氛紧张极了，大臣们眼光追着汲黯的背影，呼吸几乎要停住了。就在这时，只听从御案后传来沉重的喊声：“慢着！”

顷刻间，禁卫们的脚步凝固了，汲黯的脚步停滞了。

刘彻慢慢地从案几边站起来，似乎是要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汲黯，你既然敢当着众卿的面折朕的颜面，朕就给你机会，让你将所思所想尽数道来。”

汲黯再度来到刘彻面前，肃然道：“皇上乐于纳谏，乃大汉之幸，万民之幸。臣之所奏，绝非妄言。臣在东海任太守时，就听百姓街谈巷议，说皇上图一时之乐，竟然要将宜春、蓝田、周至大片农田划归上林苑，此非多欲乎？臣又闻听，皇上仗着体魄健壮，屡欲搏击熊罴，此非多欲乎？臣还闻听丞相侵占民田，与民争水，致死人命，此又非多欲乎？”

汲黯一一列举，然后又道：“臣身为汉臣，光明磊落。况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臣已在其位，纵爱吾身，奈辱朝廷何？臣的话说完了，皇上若不能容臣，臣虽死无憾。”说完，汲黯跪地伏身不起。

当汲黯再次抬起头时，刘彻已站在他的面前了。他心中的怒火早已被汲黯的铮铮直言所浇灭。自即位以来，刘彻第一次听见大臣用如此犀利的语言指责自己。就是当初扩充上林苑，东方朔等人谏言阻止时，也没有用这样的秉直之辞啊！看来，在这样的诤臣面前，朕今后确实要约束自己了。为了社稷大业，也为了自己的人格。

刘彻弯下腰，几乎是拥着汲黯从地上站起来，而一种欣慰和喜悦也从他的胸间汩汩而出了。

“甚矣！汲黯之憨也。”他觉得，此时此刻，只有一个“憨”字，才足以表达对汲黯的认知和赞誉。

“众位爱卿，自窦婴之后，朕罕听如此诤言。朕今闻之，顿感豁然。朕谨受教矣。”

他又忙令黄门赐酒。汲黯十分感动，接过酒说道：“陛下如此胸怀，大汉之福也。”

“圣哉吾皇！明哉吾皇！”

“圣哉吾皇！”

“明哉吾皇！”

……

这声涛冲出未央宫前殿，在长安城头经久不息。

第十九章

王恢巡边雁门郡 周风沐贤古雍城

时光飞逝，转眼又过了一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初冬，岁首的气息伴随着寒风，飘进了长安城。

田蚡的车驾从安门大街上经过，道路两边的槐树叶子都落光了，偶尔有一两片孤零零地挂在树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切都显得萧瑟，只听得见车轮压在冻土上的沉闷之声。

这一切，都让田蚡感到青春难再，“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不是么？太皇太后驾崩那年，皇上要窦婴出任丞相，窦婴以年事已高而

推辞，其实，那时窦婴也不过刚过了知命之岁。几年过去了，自己也过了五十岁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胡须，那种老之将至的紧迫感，引发他长长的叹息。

自怡和公主和亲后，这一年虽然在雁门、上郡等地，与匈奴之间小摩擦时有发生，但大体上还是和睦的。从呈上来的计簿就可以看出，长安的匈奴皮毛和牛羊肉比往年多了不少，而大汉的丝绸、茶叶、铁器也流向北方，这些都让刘彻更加确信当初和亲的正确。

田蚡知道皇上喜欢什么，这些奏章和计簿，都是由他亲自呈送给皇上的。而且每有喜讯，他也是一刻不停地传到未央宫，让皇上批阅奏章之余感受惬意与放松。于是，由韩嫣弹劾引起的风波渐渐远去，现在倒是常常听到皇上关于“丞相近来精勤尽职，朕甚欣慰”的褒扬。

但田蚡却没有忘记，从看到弹劾的奏章时起，他就一直认为韩嫣没有资格觊觎丞相的位置，因而把目光投向那个赋闲的窦婴。窦婴的坚辞相位，在田蚡看来无异于待价而沽。而皇上却顺水推舟，干脆绝了他的念头，他能够甘心么？因此，他认定韩嫣写不出这样的奏章，只有窦婴才可能心生妒忌。

多少次， 当他的车驾从窦府门前经过的时候，他除了在心底嘲笑窦婴的不自量力外，那种报复的火焰也逐渐在心中生根，慢慢吞噬了他刚刚复苏的良知。

此刻，田蚡坐在车驾上，远远地看见冷落的窦府门前几位懒散的府役，又一次在心底道：“迟早给这老儿厉害看看。”

驭手一声吆喝，车驾缓缓地停在自家府门前，府令上前迎接，田蚡点了点头，进了府门。

比起窦府，田蚡的丞相府显得阔绰多了。虽然在太后的严责下撤去了曲旃、钟鼓，却依旧气魄非凡，丝毫不亚于诸侯王府。转过萧墙，是一条用青砖铺的小径，在书房前分岔，折转向北，直通回廊。平日里田蚡读书或者起草奏章、文书累了后，总要沿着回廊走上一圈。

进了书房，换下朝服，田蚡就向跟着进来的府令问道：“可有人来？”府令告诉他，有一位刚刚到京不久的贤良登门拜望，还送来五百金。

“哦！知道了！”对这类事情，他总是表现得很淡然，从来不会在下人面前有任何多余的表示。田蚡在案几前坐了下来，喝了一口茶，他觉得身心舒畅多了，丫鬟趁机禀告：“夫人在庭中等候，想与老爷共同进膳，不知老爷是否前去？”

“不用了！老夫已用过膳。”

丫鬟一退下，田蚡的脸就拉得老长，心里埋怨夫人不知进退——他已许

久不曾与夫人在一起吃饭了；下人们当然还不知道，他也很久不和夫人同室而卧了。有了那个勾魂的刘陵，他看夫人和家中的小妾们怎么都不顺眼。

“去请藉福将军。”田蚡转移了话题。

“诺！”

半个时辰后，藉福就到了。他很谦卑地向田蚡行了礼，两人就在书房叙话。

“老夫记得将军曾经是魏其侯的门客。”田蚡说道。

藉福点了点头，脸上却有些挂不住。丞相明知故问，等于轻看他的为人。可他却立即释然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良禽择木而栖，这是自古的道理。

“不知丞相唤末将来，有何吩咐？”

“老夫听说，魏其侯在城南有田，并且甚是肥沃？”

“嗯，那是魏其侯任丞相时所置庄田。”

“老夫欲购此田，将军可愿前往说之？”

藉福面露难色道：“丞相应该知道魏其侯的性格，当年在丞相任上，常常犯颜直谏。今丞相欲买其田，恐怕不容易吧？”

田蚡眨了眨眼睛，笑道：“所以老夫才请将军前往。玉成此事，老夫有赏！”

丞相口里出来的“赏”字，绝非金银之物，他只要在皇上面前一提，自己的前程就有了。尽管他也知道，要窦婴让出这块膏腴之地难比登天，但他还是答应到窦府走一遭。

“谢丞相厚爱，末将虽不才，愿为丞相效劳。”

第二天，当藉福来到窦府时，却看到了从燕国归来的灌夫，他们正在饮酒叙话。对藉福的到来，他俩都颇感意外。灌夫是个直性子，不无讽刺地问道：“藉将军现今乃武安侯爱将，怎么忽然到窦大人府上来了呢？”

藉福的脸“腾”的就从两颊红到了耳根，却又不好发作，好在窦婴素来胸怀宽广，不计前嫌，忙拦住了灌夫话头，邀了藉福入席。

几巡过后，窦婴问道：“将军今日前来，有何事情，请不妨直说。”

藉福看了看灌夫不屑的目光，有些口塞。

窦婴笑道：“灌夫乃吾至交，不必回避，将军但说无妨。”

藉福赶忙作揖道：“有侯爷这句话，末将便不揣浅陋，禀明来意，倘若得罪，还望侯爷海涵。”

他顿了顿，便说出了此来的目的。这话一出，庭中的气氛顿时沉闷了。窦婴不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喝酒，而灌夫却挽起衣袖，摩拳擦掌，怒不可遏，几次要站起来，都被窦婴用眼色制止了。

窦婴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和一些，缓缓道：“老夫现在虽然遭弃，但丞相可以以势相夺吗？”

“侯爷之言差矣！丞相命末将前来，实乃欲以金易之，何来相夺一说？”

“丞相宅甲诸第，田园极其膏腴，怎么会在乎窦婴的区区薄田？恐怕是心有旁骛吧？”

藉福听了这话便不能平心静气了，说话间就带了指责：“侯爷如此说话，不免有失信义。昔日丞相在太尉任上时，侯爷之子致死人命，丞相多方相救，侯爷不思图报便也罢了，何来以势相逼一说呢？”

话到这里，在一旁的灌夫早已按捺不住，“呼”的从座上站起来，揪住藉福的衣领骂道：“似你这等狗彘之徒，势利小人，何有颜面在侯爷面前奢谈信义？想当年侯爷任太傅、丞相时，待你恩重如山，如今你却背信弃义，弃侯爷而去，这也就罢了，你还助纣为虐，说出此等猪狗不如的话，还不赶快滚出去！”

窦婴见状，忙上前拦住灌夫道：“老夫念及将军昔日曾在门下，今日不予计较，请将军回禀丞相，就说我不答应，请他不要再费心机！”

藉福见窦婴下了逐客令，也立时撕破了脸皮，站起来道：“当今大势，丞相如日中天，侯爷应识时务才是。倘若自招其祸，也怪不得丞相。”说罢，便欲转身离去。不料灌夫一个箭步上前，揪住藉福的衣领，一拳打去，立时鲜血就从藉福的鼻孔中喷出来。

“老子今日就先要了你的狗命！”

窦婴赶忙挡在中间，喊道：“仲孺！不可鲁莽。”

藉福趁着这个机会，落荒而逃，临出客厅时还留下一句话：“好个灌夫，竟然欺负到丞相头上，你等着……”

灌夫眼中喷火，一个劲地向外冲，却被窦婴死死抱住，脱身不得，愤恨道：“侯爷一味忍让，以致便有今日！”

“唉！是老夫没有识人之明。”窦婴长叹一声，眼圈都红了，“仲孺！听老夫一句话，你今日就离开京都，回燕国去。”

灌夫望着窦婴道：“藉福遭打，田蚡在太后面前诬告大人，灌夫这一走，侯爷怎么办？”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朝野皆知武安侯田园甚广，岂在乎老夫城南几顷田庄。仲孺不知，你去了燕国之后，韩嫣因弹劾田蚡而被太后逼杀。田蚡便怀疑老夫为背后主谋，今日之举，非图田畴，乃是寻衅滋事。仲孺若是再打下去，岂不为他提供了口实。”窦婴一口气说了许多。

“不！即便有罪，也罪在末将，自该末将一人承担，与侯爷无干！”

“糊涂！仲孺应知老夫素来不齿韩嫣为人，田蚡尚疑老夫与弹劾有关，况你我莫逆之交？”窦婴不容灌夫再说下去，用力把他向门外推，“走！你今日必须离开京城。”

“侯爷！”灌夫拜倒在地，泪如泉涌……

灌夫星夜兼程，回到燕国，却在雁门郡遇到了大行王恢。

王恢这一年过得极不快意。一场闽越之战下来，韩安国做了御史大夫，卫青任了太中大夫，惟有他还在大行的位上踯躅不前。

从豫章回来后，他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皇上每遇大事，总是喜欢听取韩安国的谏言，就连那个倨傲的汲黯，也比自己待在皇上身边的时间多。

一种无言的落寞在他的心中徘徊，每日早朝后，他就将署中事务交与长史处理，自己则早早回家坐在书房里对着一卷卷的书籍发呆。

他不明白，韩安国究竟靠什么取得了皇上的宠信。他们一同奉旨发兵讨逆，且余善把驺郢的首级也送到了他的行辕。但韩安国却被晋升为御史大夫，成为参与军机的辅臣之一。

论资历，韩安国在九卿中的任期比他短得多，难道就因为他有与匈奴对垒的经历么？若把他王恢放在北地都尉的任上，他同样可以挽弓射天狼的。况且他的家乡就在幽燕之地，他对匈奴人的了解远比韩安国熟稔。

不！他不服，他一定要寻找机会，让皇上认识到自己的才能。

元光二年，王恢被恩准“告归”，踏上了省亲的旅途。路过雁门郡的时候，他与正在此地游历的灌夫不期而遇。

当雁门太守得知王恢乃大行时，当晚就在雁门城内最豪华的“飞凤”酒楼为他设宴洗尘。

太守首先为灌夫和王恢斟满一杯酒，说道：“两位大人一路辛苦，一杯薄酒，不成敬意。”

宾主邀杯，开怀畅饮，昔日同僚，互叙别情。灌夫最牵挂的还是窦婴的处境，开口向王恢问道："窦大人还好吧？"

王恢饮下一杯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还是不说这个吧？下官对窦大人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怕是说不明白，反而会让将军更加担心。喝酒，喝酒！"

见王恢讳莫如深，灌夫便不好再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上次一别之后，他对窦婴的忍让有了新的体会。

三人正说话间，酒楼老板聂壹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为三位大人敬酒。有一个外人加入，话题很快就转移到推杯换盏上了。聂壹举起酒爵，那钦敬的话语就随着浓浓的酒香一起溢出来了。

"小人久闻大行之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听说大人此次兵发豫章，驻而不伐，闽越王闻之，自刎谢罪。小人愈加敬佩，请大人满饮了此爵。"

"那都是传言。"王恢笑了笑，端起酒爵，一饮而尽，"南国大捷，全赖皇上圣德，泽被南越，威震暴王。闽越国起了内讧，我军未挫一刀一锋。"

"呀！皇上果然少年英俊，威加四海，四夷徕服啊！"聂壹浑圆的头颅被肥硕的脖子支撑着，直伸到案几中央，眼睛直直地望着王恢问道，"敢问大人，皇上对匈奴究竟有何打算？"

"这……"

灌夫听了，在一旁插话道："前年刚刚和亲，恐怕战事一时起不来。"怡和公主赴匈奴途中路过燕国，灌夫曾陪着燕王到驿站迎送，这些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王恢道："灌大人言之有理。"

"大人不知匈奴的豺狼本性，他们往往一边与朝廷和亲，一边不断派兵袭扰我边境百姓。小人乃马邑人氏，家乡父老饱受匈奴之苦，大家都盼望朝廷早日扫灭匈奴，根除边患！"

聂壹说着便站了起来，看着北去的白云，听着窗外的朔风，他那颗心仿佛又飞回了马邑乡间，听到了遍野哀鸿。

"百姓盼望朝廷大军如同久旱之盼甘霖。小人虽身在商旅，然先祖也做过楚国大夫，深受家风熏陶，小人略通兵法。小人多次到家乡附近勘察，发现家乡之马邑谷，山高沟深，乃设伏之最佳处，倘若朝廷伏兵于马邑谷，诱匈奴人入之，必大胜。"

聂壹借着酒酣微醉的兴头，声言为了报效朝廷，为了家乡父老，愿意担当诱饵。他的情绪感染了王恢，他那颗建功立业的心再度骚动了，他觉

得机遇到来了，他许久以来黯淡阴郁的目光因为这次相遇而重新焕发出光彩。

酒阑席散的时候，他已对回乡的行程作了新的调整。他要尽快回到长安，向皇上请缨，要用战场的刀光剑影，去印证自己的人生。

灌夫已经醉得一塌糊涂，可是他仍对窦婴念念不忘，在回驿馆的路上，他不断地叮嘱王恢，要带去他对窦婴的问候。但王恢此时的头脑里尽是伏击匈奴的壮烈和快意，灌夫的声音在他听起来很近但却十分遥远。

大漠漫漫兮尘飞扬，

旌麾北指兮残日苍。

剑光凛凛兮敌丧胆，

将军醉卧兮在沙场。

……

夜风中，王恢苍凉的歌声和着边塞的风在驿馆上空盘旋。

第二天天色刚刚放亮，王恢已在驿馆待不住了，匆匆用过早膳，他就去和灌夫告别。

灌夫刚刚练完一通剑，正在房间洗漱，见王恢前来道别，忙取了两坛雁门老酒，一坛送给王恢，一坛托他带给京城的窦婴。两人依依揖别，王恢刚要登车，却见雁门太守赶来送行了。

王恢十分感动，上前谢道："在下此次归乡，纯系私人省亲，却受到太守如此盛情相待，在下真是不胜感激。"

太守连道："这是下官应该做的，只是雁门地处边塞，地穷人稀，又加上连年匈奴袭扰，民生凋敝，拿不出好东西招待大人，还望大人海涵。"说着亲自搀了王恢上车。

驭手正要催动车驾，却不料聂壹骑着一匹雪青骏马，朝着驿馆奔来了。隔着老远，就听得到他的喊声："大人请留步！……"话音未落，那马一声嘶鸣，就急急地停在了王恢的车前。

聂壹翻身下马，向王恢施了一礼道："由此北去百里，就是小人的家乡马邑，不知大人可有兴致到马邑谷看看？"

雁门太守急忙摆手道："足下何出此言，马邑乃匈奴出没之地，若是大人有个闪失，你让本官如何向皇上交代？此事万万不可！"

灌夫也在旁边说道："王大人在京为官数年，从未省亲，此次皇上恩

准‘告归’，家人一定是牵衽夹道，望眼欲穿了，足下就不要再烦劳大人了，还是让大人早早归乡吧！”

“小人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拿大人的性命开玩笑。太守在此地为官多年，难道忘了现在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匈奴人在这时节是决不会出来的。”

聂壹的一番话引起了王恢的兴趣。

“先生所言甚是，倘若能够亲自到马邑谷去看看，本官回京后向皇上禀奏时就有了佐证。如此，那就烦劳先生陪本官前往如何？”

“大人就是不说，小人也责无旁贷。”聂壹说着，就翻身上了马。

太守见王恢动了心思，忙道：“大人若是执意要去，下官也不阻拦。不过，为防备不测，下官派一队人马，保护大人如何？”

“如此甚好。只是人数不要太多，以免打草惊蛇。此外，太守大人还借在下一匹战马，不知可否？”

太守忙道：“大人言重了，同为朝廷效力，何言借乎？这边塞虽穷，唯独不缺的就是战马。”说着，就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

只见王恢拉了拉马缰，飞身上马，“嘚嘚嘚”一阵蹄波，一干人就向着马邑方向去了……

在王恢回乡省亲的日子里，刘彻一行浩浩荡荡地驾幸雍城了。

连日来，他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祭祀典礼，表达了对五帝的尊崇。随行的公孙弘比谁都清楚，在这些盛大的典礼背后，是皇上追寻“圣周”之粹的决心。

果然，皇上在一个上午就开始了他的实质性行程。

此次巡幸的“卤簿”属于祭祀宗庙，所以车驾的次第是按照“小驾”的规模安排的，虽然规模尚不能与“大驾”的八十一辆车和“法驾”的三十六辆车相比，可也是警跸林林，旌旗耀日。

刘彻的车驾停在雍城东南方的饮凤池边，警跸们按照张□的安排，环池布置了严密的岗哨；黄门、宫娥们也都依次地排列在车驾的周围。

刘彻首先下车，他浑身充满着活力，回眸着紧跟在后面的车驾，只见卫子夫被春香扶着缓缓地下了车。

饮凤池畔的花木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在初冬的日子里，西北风还没有带走的黄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叹息。环池合抱粗的梧桐，在蓝天下，挺拔地站立着。

刘彻朝觐之后，选择驾幸橐泉宫，其实心中有一个久有的夙愿，就是要感受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气息，他正在倡导儒术，而西岐正是周礼的发祥地。

现在，他站在当年凤凰饮水的池边，思绪立即跨越数百年的时空，追逐着周人的黼黻文章、礼乐钟鼓去了。

“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想当年因为这凤鸣岐山，文王基业大兴，灭商纣而兴宗周，成一统大业；制礼乐典章，星辰不悖，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藪，河洛出图书。众卿说说，为何殷商就无法如此完美呢？”说这些话的时候，刘彻的目光停留在被冷风吹皱的池水上，久久没有移开。

朱买臣上前道：“皇上，诗云：‘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可见当时诸侯来朝的盛况啊！皇上圣德广布，惠及万方，我朝亦必会鸣凤在树，臣服戎羌，遐迩一体，功越三代啊！”

公孙弘没有立时回应刘彻的问话，他觉得皇上的思虑深远，显然不会满足大家的礼赞和称颂，他谨慎地选择自己说话的切入点。当朱买臣描述了文王圣朝的宏大时，他就对自己的话语有了明晰的选择——既然皇上的提问是因为《诗经·卷阿》而起，他就沿着这条思路走入皇上的话语氛围。

在皇上止步的时候，公孙弘也跟着皇上站住了，感叹道：“皇上对《诗经》的熟稔让臣感到惭愧。诗曰：‘有冯有翼，有孝以德，以引以翼，四方为则。’臣以为，圣周之所以万方来朝，是因为文王治国以孝以德，垂范天下。皇上尊儒术，举贤良，正在于彰孝明德，移风易俗。”

“朕之所思，也正是这个道理。还是先生明白朕的意思，哈哈哈！”

说话间，君臣来到一棵巨大梧桐树下，刘彻围着树身转了一圈，估摸这树至少有三人合抱之粗。他兴之所至地想起一个轻松的话题，向身边的大臣们问道：“究竟面前这池是叫‘饮凤池’还是叫‘引凤池’呢？”

包桑立即小声道：“既是一池碧水，应是凤凰饮水的地方，当然叫饮凤池了。”

刘彻回眸看了看一直没有插言的卫子夫问道：“夫人以为呢？”

卫子夫腼腆地笑了笑，脸颊挂着浅浅的霞绯，羞涩道：“众位大人都是当朝博学的大儒，妾身哪敢随意妄言呢？”

话题一轻松，大家也就少了许多朝堂上的严肃，纷纷劝道：“皇上今日高兴，夫人但说无妨。”

卫子夫又是莞尔一笑道：“既是各位大人抬爱，妾身便班门弄斧了。《卷

阿》这首诗，妾身也是前不久在皇上的引导下才读了的。诗中说，‘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妾身以为，这是说因为有了这繁茂如荫的梧桐，才出现了丹凤朝阳的绮丽景象。妾身在民间时，也常听乡间人说，梧桐蓊郁，凤鸟毕至。看这池水涣涣，梧桐葱郁，原来叫作‘引凤池’亦未可知，也许年深日久，讹传为‘饮凤池’了。”

在场的人都十分惊异卫子夫的聪颖，纷纷交口称赞。而她仪态谦恭，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做派，大家从心里庆幸皇上有了知己相伴。

刘彻更是神采飞扬，龙颜大悦，毫不掩饰内心的欣喜：“夫人所言，正合朕意。读书也好，吊古也罢，关键在一个‘思’字。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嘛！”

站在饮凤池边，举目北望，祥云缭绕，那就是周公姬旦长眠的卷阿岗。虽然冬日岚气空蒙，但卷阿岗依然以它拔地而起的雄姿屹立在岐原怀抱。

一想起周公，刘彻的内心就不平静了。周公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周公的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都引起他对刘氏王胄以及田王家族行径的深深忧虑。

据从燕国回来的宗正寺官员举报，那个燕王刘定国，竟然与自己父亲的王妃通奸淫乱，甚至生下一个儿子。他还夺弟妻为姬，如此乱伦，成何体统？而田蚡等也都贪欲弄权，不能为太后脸上争光。如此下去，又如何能确保汉室开万世太平呢？刘彻似乎在自言自语道：“朕之望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若周公者，夙夜萦怀矣！”

皇上的话重重地敲击着公孙弘的心弦。他深感眼前的皇上虽然年轻，但心事却是很重的。对于周公，久在太常寺、身为博士的公孙弘是耳熟能详的。他“握发吐哺”的故事不止一次地让他感动，现在，皇上在贤良面前提起周公，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大臣们效法周公，忠于汉室。

公孙弘很快对皇上的忧叹做出了回应：“皇上圣明，臣闻周公洗一次头，常常要握着梳子停下来接待来访的贤人；往往一顿饭都吃不安宁，经常要将含在口里的饭吐出来，去接待拜访的幕僚。臣等虽不才，然愿效法周公，为大汉江山尽忠竭命，不负皇上恩典！”

刘彻点了点头，高声对身边的贤良们道：“众卿听见了么，你等要以周公为范，恪尽职守，忠于朝廷。”贤良们从皇上的话中读出南山一样的分量，争先恐后地表示，要以生命去守卫大汉社稷。

在漫步到饮凤池西岸的时候，刘彻感觉到卫子夫的娇喘，他转脸看去，见她的脸色有些苍白，虽是冬日，额头上却渗出细密的汗水，忙问道：“夫人是累了么？”

卫子夫笑着摇了摇头：“不妨事的，臣妾陪皇上游览，又长了不少见

识。”

刘彻越来越觉得卫子夫不仅生得风姿绰约，含珠带露，而且她绵软滑润的肌肤，清澈幽深的目光，翩翩若仙的舞姿，每一夜都能让他喷发新的激情。

每一次癫狂之后，卫子夫总是温顺地用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梳拢刘彻的长发，他就在这样的抚慰中进入梦乡。他发现卫子夫并不是那种贪婪且占有欲特别强的女人，她从来没有对皇后或者后宫其他妃嫔有过指责或埋怨，她甚至常常轻声细语地劝告皇帝回到椒房殿去，不要把圣恩只给了她一个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刘彻的心与卫子夫的心被紧紧地系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卫子夫说自己身体并无大碍，但刘彻还是担心风寒会伤了她的玉体，决计送她回橐泉宫去。

“包桑！”

“奴才在！”

“送夫人回宫！传太医为夫人诊脉。”

“诺！”

“皇上，不碍事的。”

“外面风大，你还是回宫去吧！”

看着春香搀扶卫子夫上了车驾，黄门和宫娥们簇拥着卫子夫的车驾离去，刘彻才慢慢地转过身来。卫子夫苍白的面容一直在他面前徘徊，让他内心非常不安。但他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因为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他此行雍城的重点。

“张□！”

“臣在！”

“你还记得朕细柳营阅兵么？”

“臣怎能不记得呢？臣至今还记着皇上的训诫。”

“那时候，朕就听说西岐乃秦人养马的草场，于是朕便命人在橐泉宫设了养马场，专为朝廷饲养战马。朕要他们参照匈奴人的驯养方法，重在培养战马的奔袭能力。如今几年过去了，朕闻这些马都已训练有素，众卿不妨随朕前去一观。”说罢，刘彻径直登上车驾，庞大的队伍在大道上荡起滚滚尘土。

正午时分，刘彻一干人来到坐落在雍城西北的养马场。说是马场，实际上是在汧河与渭河之间方圆百里的开阔草地。春夏季，马匹都是放养在草原上的。只有在草木凋落的冬季，马才回到马房里，由马倌饲养。

张□此前已派遣警跸快马通报，因此橐泉宫总管和马监早早地在马厩门口迎接皇上的到来。刘彻下车步行，到各个马房走了一圈，果然数万匹战马被调养得膘肥体壮。它们看见来人，一个个竖耳奋蹄，啾啾嘶鸣。

刘彻一时兴起，遂要马倌牵出一匹战马试骑。大臣们熟知皇上的性格，在这样的时候，最好不要扫了他的兴致。不一刻，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就来到了刘彻面前。

张□上前接过马缰，送到刘彻手上道："请皇上上马。"

刘彻一跃上马，那马前蹄腾空，一声长鸣，似乎要把刘彻摔将下来，众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但刘彻勒着马缰，在原地转了两圈后，一鞭下去，战马就如一团火焰，"嗖"的驰向远方。

张□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忙策马追去，很快就在人们面前消失了。约半个时辰后，才从遥远的天地连接处滚来两团黄尘。说时迟，那时快，在儒生们搭在额头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时候，刘彻与张□已经风驰电掣般地回到了马房。

刘彻翻身下马，伸手捋了捋深红色的马鬃，连道："好马！好马！"

橐泉宫总管携着马监急忙上前道："皇上骑术甚精，臣等佩服得五体投地。"

刘彻脸上掠过舒心的笑意："朕虽未马上取天下，然则何不能骑马杀敌？朕不想只做个批阅奏章的皇帝！"

刘彻接着问了场中马匹的总数，脚力状况及奔跑的速度。马监一一做了回答后，还特意道："这些马都是关中马与匈奴马杂交而生，既有匈奴马的神速，又有关中马的耐力，是上好的战马。"

刘彻听完，满意地点了点头，遂对身旁的张□道："回京后，速要周坚前来挑选万匹良马，配备给期门军，交卫青管制。他们现今的战力已不在匈奴军之下，所缺的就是战马了。"

他的思路一下子拉得很远："这汧渭之汇，原本地广草肥。当年嬴秦先祖大费于此养马，奉之周室，得以封赏，终成大业。朕今于此，再辟马场，重振大汉雄风，天时地利已今非昔比了。"

贤良们今天算是大开了眼界。皇上胸中激荡的不仅是独尊儒术的人文氤氲，也澎湃着周秦天下臣服的历史潮声。他们在这个冬日被皇上的思维带出了子曰诗云、引经据典的单纯，进入了一个更加旷远的境界。

时光已经过了未时，但刘彻仍然兴致勃勃，包桑在一旁提醒道：“皇上，已过了午膳时间，还是回宫去吧！”

“好！起驾回宫。”

……

用过午膳，刘彻第一件事就是到云华殿看卫子夫。

“夫人怎么样了？”刘彻问伺候在一旁的春香。

“启奏皇上，夫人刚刚服了药，睡着了。”

“太医如何说？”

“太医说，妇人脉象平稳，只是身体劳累了些。”

“你先退下，朕在此坐坐。”

望着卫子夫睡梦中的娇姿，聆听她均匀的呼吸，刘彻心头就漫过无以诉说的甜蜜。唉！你说这女人到底是水做的还是玉雕的呢？光洁的额头下，一双微闭的眼睛如月季花瓣上的露珠一样地颤颤巍巍；鼻翼间吐纳的芬芳给娇艳的红唇染上饱满的湿润。也许是内室比较温暖，卫子夫的两颊红扑扑地不再苍白。

哦！她笑了，她的笑是含蓄的，又是舒心的，从嘴角轻轻地漫出，翘成一弯新月。头微微侧向一边，整个睡态美极了。他多么想俯下身体，在她的额头，在她的丹唇上印下一个吻痕。但是他忍住了，他不愿意打扰了她五彩斑斓的梦，而愿意就这样默默地坐着，痴痴地望着，宁静地守着。

卫子夫睁开眼睛，就看见刘彻坐在自己面前，忙欠身要起来。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臣妾这就起来，陪皇上说话。”

刘彻扶着卫子夫的肩膀道：“快躺下，朕就是喜欢夫人躺着与朕说话。”

皇上的关切，让卫子夫十分感动，想想自己入宫这么多年，一直受着皇上的宠幸，却没有为皇上怀上一个龙种，心里顿时酸酸的，眼角也潮湿了。

刘彻发现了卫子夫表情微妙的变化，疑惑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流泪了？”

“没有！”卫子夫赧然地笑了笑道，“臣妾是看见皇上，高兴的……”

“夫人有话就说么？”

“这次回去，皇上该到椒房殿住些日子了。”

“你怎么又提起这个？朕不是反复叮嘱，不让再提了么？”

“皇上！”

卫子夫还要说话，被刘彻挥手制止了：“你不要说了，朕不愿意听这些话。”

就在这时候，包桑在殿外禀奏道：“皇上，丞相从京城赶来了，现在正在勤政殿候旨呢？”

刘彻的脸色顿时呈现出不悦，走出帷帐道：“丞相这时候匆匆来此，有要事么？”

“丞相说，他带了一位皇上很希望见到的人。”

“知道了！来人！”早在外边听命的春香，立即带着宫娥们出现在刘彻面前。刘彻吩咐春香好生伺候夫人，就出了云华殿，直朝勤政殿走去。刘彻根本没有想到，在他驾幸橐泉宫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事情正在等待着他。

……

在等待皇上的时间里，田蚡的心是忐忑不安的，他无法预料皇上对他从京城赶到这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他一想起在朝会上汲黯蔑视的目光，就感到这次面圣的非同寻常。

死了一个韩嫣，又来了个汲黯。这是田蚡万万没有想到的。

比起韩嫣，这个汲黯更加不好对付，连皇上也敢于犯颜直谏，但皇上却不以为意，反而更加敬重他。他听包桑说，皇上在宣室殿单独接见朝臣时，往往衣着随便，有时候踞厕而视，有时候甚至连皇冠也忘了戴。但是对汲黯，皇上向来是不冠不见的。有一次，皇上习武之后，正坐在帐中读《孙子兵法》，未及整冠，就远远地瞧见汲黯过来了。皇上不免有些尴尬，急忙躲入帐中，说已经准了他的奏章。

皇上如此敬重一位主爵都尉，这是自大汉一统天下以来所没有过的。若是有一天，皇上忽然心血来潮，让他去查处“限民名田”落实情况，那不等于把刀架在了他田蚡的脖子上了么？

他曾想让太后提醒皇上注意君臣的尊卑有序，不要过于纵容臣下的行为。然而，从太后口中得知，因为韩嫣的风波，他们母子有过很长一段日子没有在一起用膳了。皇上虽然还是遵循着祖制，每隔五日就到长信殿去例行问安，可太后明显地感觉到，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隐

藏在礼仪背后的那种淡漠和疏远，使得每一次见面都带着压抑。

田蚡知道太后的性格，她虽然有超越栗姬的智慧，却没有太皇太后那样的刚烈，她不可能为他去同自己的儿子反目。

而他最担心的是，那一天藉福从窦府归来后，就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说窦婴不仅对他的要求表示了拒绝，而且在场的灌夫还大骂丞相上不忠于君，不恤公道通义，朋党环主，以图私为务，是地道的篡臣，还说窦婴声言要将他的作为禀奏皇上。他现在迫切需要知道的是，皇上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而就在皇上驾幸橐泉宫的日子，方士李少君找上门来了。

这李少君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银髯飘飘，自诩曾经做过太祖高皇帝功臣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深泽侯去世后，他居无定所，游说诸侯，传说能够起死回生，颇受郡国青睐，每到一处，馈赠甚厚，倒也优哉。

有这样一个奇人登门，田蚡自是喜出望外，邀他到自己的田庄中盛宴款待，并请庄中三老作陪。酒至半酣，那李少君醉眼蒙眬地看着席间一位九十岁老者说道："足下的祖父可曾是太祖高皇帝年间的骑郎？"

那老者点点头。

李少君又道："某年某月足下的祖父与吾，曾经在代地之'小峪沟'狩猎。足下当时还只是个少年，跟随祖父习猎。足下因射熊不中，而险遭厄运，若非你祖父利箭穿了那熊的咽喉，恐无今日的宴上相欢了。"

那老者虽已年届九旬，儿时的记忆却仍然十分清晰，闻言不禁大惊。若非他当年亲临猎场，何以能绘声绘色地描述出当初的情景？

这亦真亦幻的故事让满座的人无不称奇，让李少君越发地神秘莫测。他捋着银须道："这都是因为在下服了蓬莱仙人的金丹，可以知往世，知来生。"

当大家还在云山雾罩的时候，李少君又说话了，声称自己能将丹砂炼为黄金丹，服之可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田蚡闻之大喜，心想：若是皇上得了此法，他自是功莫大焉。于是宴会一结束，他就匆匆地驱车赶到橐泉宫来了。

田蚡伸着脖子朝远处焦急地望着，双手在胸前不停地摩挲，李少君在一边看了笑道："丞相少安毋躁，在下断定，皇上一定会十分看重此次召见的。"两人说着，就见不远处皇上朝这边来了。

两人急忙上前迎接，刘彻的目光越过田蚡，发现了跪在一旁的李少君。他发现此人虽衣衫陈旧，却于素朴中透出几分气度，尤其是一双眼睛，岩穴幽谷，深藏玄机，这引起刘彻浓厚的兴趣，遂问道："这位先生

是……”

李少君忙道：“方士李少君参见陛下。”

“哦！”刘彻沉吟一声，进了大殿。

“丞相不在京城，急急忙忙到这里来，有何要事要禀奏朕么？”

田蚡暗中打量刘彻，一脸的严肃，心中不免有几分发慌，便不敢啰嗦絮叨，只把如何遇见李少君，李少君又是如何热心地欲献“奇方妙丹”给皇上的事，简要地叙说了一遍。

听完田蚡的禀奏，刘彻心中的不悦渐渐地淡去，脸上也随和多了，田蚡紧张的情绪终于在“赐座”的声中松弛了些。

刘彻把目光转向李少君，问道：“先生果真能使朕延年益寿么？”

李少君拢拢垂到胸前的乱发，那双狡黠的眼睛顷刻间写满了真诚。

“皇上，祠竈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皇上若是服了这黄金，则寿可益，蓬莱之仙可见。”

“真有如此奇效么？”

李少君身体朝前挪了挪道：“皇上只要看看臣，就可知这仙丹的妙用。”

刘彻仔细地端详了李少君，虽说白发缕缕，但脸上却光洁润泽，竟然没有一丝的皱纹。刘彻遂问他春秋几何，李少君神秘地笑笑说道：“臣在太祖高皇帝年间，曾做过深泽侯的舍人。”刘彻屈指算了算，少说也过了百岁。

“臣服了黄金后，曾游于海上，见到了仙人安期生，赐予臣枣而食，彼非普通枣果，其大如瓜，世所未见。臣食后，先是浑身发热，继之是神清气爽，再后来就是身轻如燕，竟然踩着东海滔滔巨浪，到了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但见云气如虹，凤鸟翔集。安期生告臣说，先生于此之后，乃仙人也。然臣言于安期生，臣不恋仙山琼阁，惟愿皇上万寿无疆。安期生为臣的忠诚感动，从凤鸟身上取一羽毛，化而为舟，投入海中，送臣到京都来了。”

“从琅琊之到长安，遥遥数千里，不知卿需几日路程？”

“臣亦不知，被那羽毛载着，只觉耳边风声嗖嗖，等到臣睁眼一看，已降落在长安城外了。现在想想，还如在梦中一般。”

刘彻目光灿灿，身体前倾惊道：“世上竟有这等奇事？”

田蚡急忙插话道：“臣前几日夜间在书房观书，忽见窗外祥云缭绕，云间

似有人影绰绰，不一会儿，府令就来禀告说，李先生登门拜访来了，臣亦感到十分神奇。”

刘彻的膝盖不觉间朝前移动，敬道：“先生真神人也。”

李少君趁机道：“皇上若是服了黄金，何止万岁？”

“果如先生所言，朕若是服了黄金，也可以见到安期生了？”

李少君咽了口唾液，喉结颤动着道：“这安期生通蓬莱之道，合则见人，不合则隐。贵在一个诚字，心诚则灵！”

刘彻的心被李少君神秘传奇的故事搅得不能平静了。从十六岁登基，日月如梭，恍惚七年已去，一种人生苦短的惆怅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爬上他的心头。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做的事情何其之多，而上苍给予他的时间又何其之少。多少次他对着沉沉夜色，遥想当年秦皇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现在，这方士仿佛一颗耀眼的星辰，降落在自己的面前。

至此，刘彻的心绪完全沉浸在李少君描绘的灿烂图景中了，他对田蚡的厌恶因为与李少君的相遇又淡去了许多，他眉飞色舞地与李少君筹划着回京后速起祠竈炼丹的举措，然后朝殿外喊道：“来人！”

“奴才在！”包桑应声进来。

“传朕旨意，赐方士李少君金百斤。”

未及李少君拜谢，刘彻又说话了：“朕不日即返回京城，派先生前往蓬莱，寻访安期生。如能一见，乃天幸也。”

“谢皇上隆恩，臣一定不负圣命。”

刘彻又对包桑说道：“安排先生歇息，明日与朕同驾回京。”

李少君走后，刘彻见田蚡并没有立即离去的意思，随即问道：“丞相还有事么？”

田蚡道：“皇上巡幸后，朝野对汲黯多有微词。”

“哦？”

“臣听说汲黯不能容人，和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弗能忍见，同僚大都跟他说不到一起。”

“丞相所闻乃一面之词。朕也听说，汲黯好游侠，任气节，行修洁。丞相岂不闻古之官吏其责人也易，责己也难。汲黯慎微其行，实属难能可

贵。丞相的意思朕明白，不就是因为他当面指责了丞相侵占民田，与民争水么？此事咎在丞相，不在汲黯。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丞相乃百官之首，朕之佐辅，本当率先拥戴‘限民名田’，聚民心于汉室，谋久安于社稷。孰料丞相求无度，不说朕看不过去，就是太后也痛心。既然丞相提起此事，朕也就不妨直说，还望丞相多有检点，切勿激起民怨，危及朝廷。”

田蚡的脸顿时红了，忙揖首称是。

说到这里，刘彻的话语也缓和了：“朕念及丞相是舅父，许多事情都以宽怀为要，丞相要多体会朕的用心才是。”

“皇上的良苦用心臣明白，臣一定不负皇上厚望。不过……”

“不过什么？”

“臣有一事始终不明白，当初卫绾任丞相时，曾建议皇上凡有治申、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皆属异端邪说，尽可罢黜。然汲黯学黄老之言，这个……”

刘彻听罢，哈哈大笑道：“丞相的意思朕听出来了，你是说朕用汲黯，有违于尊儒国策，对吧？朕之尊儒，乃是就整个朝廷纲纪而言，并非要把朝中非儒的臣僚都排斥在外。朕之用人，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韩安国不也是治申韩之术么？但他忠心竭诚，誉满朝野，当今官吏中，有几人可比？朕委他们以重任，非但不妨碍尊儒，反而大益于朝廷。”

说到这里，刘彻觉得是该结束这场谈话了，他多么希望今天的谈话能使田蚡有所省悟。

“天色不早了，朕也有些累了，丞相一路辛劳，也该早些歇息了。”

望着田蚡出了殿门，刘彻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他的思路还在李少君描绘的神奇和奥妙中徘徊，他憧憬着有一天能够踩着东海的波涛到蓬莱岛上与仙人们相会。

他想上苍倘若真的赐予他长生不老之药，那么他将该如何在这漫长的生命中书写自己的波峰浪谷，诗云歌雨，奇章妙曲呢？他甚至畅想到了那时候，他的妃嫔有多少？儿女又将有多少？是否会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共在，与大汉江山共寿呢？

他觉得浑身发热，有一种莫名的张力自内向外地散发，以致在冬日的午后身上也渗出了微汗，他需要到室外去释放一下这种奇怪的炽热。

但是，当他步出大殿的时候，一声“咕啊咕啊”的雁鸣打断了他的思绪。冬日的蓝天下，一队雁阵横空而过，朝南飞去。刘彻的目光在蓝天白云处凝固了，他的心一下子飞到了遥远的塞外。

“张骞，你现在怎么样了？六年了，你在哪里？”

第二十章

余吾水荡情爱曲 未央廷议析战局

雁阵缓缓地融入天际之间，终于在张骞的视线内消失了。这也许是今冬最后一批离开草原的大雁了。

他的心空落落的，像是被人带走了最珍贵的东西一样，如果不是远处穹庐传来“汪汪”的犬吠、战马的嘶鸣和咩咩的羊叫声，他也许会在这里一直站着。

“啾啾……”红鬃马向着南方长啸，悠长嘶哑的声音在空旷的余吾河边留下良久的余音。张骞的眼睛湿润了，马也懂得思乡，何况人呢？他放下手中的羊皮桶，走到战马身旁，轻轻地拉了拉缰绳，他们就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张骞拿着篦子，细细地梳理着它火红的鬃毛，浅浅的印痕，一道一道地在马身上延伸，而此刻张骞的心底却弥散着漫漫的思绪和不绝的追忆。

六年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回望流逝的春秋，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了这匹马的陪伴，他不知该怎样打发那难耐的时光，怎样支撑这艰难的坚守。

他怎能忘记，当年被休屠王押解到单于庭时，右骨都侯耶律孤涂劝降的情景。他先是诱之以利，许诺只要张骞归顺匈奴，就可以封他为北顺王，分给他奴隶和广阔的草场。

张骞当时就笑耶律孤涂太异想天开：“我乃堂堂大汉使节，岂可辱国格而贪小利。不要说草场和奴隶，就是整个匈奴都给了本使，也抵不住本使手中的汉节和战马的分量。”

耶律孤涂听不懂汉朝使节的话，道：“我匈奴地域辽阔，还独缺区区一匹战马么？”

张骞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轻蔑，肃然道：“阁下之言谬矣！此乃汉皇坐骑，本使西行时皇上赐予的。区区匈奴之马，岂能与此马相提并论？”

耶律孤涂被张骞一阵奚落，眼看着怒气上了眉宇：“使君之言太过了，不怕本侯一怒之下将使君与战马一同杀了吗？”

张骞大笑道：“本使已料到大人会如此说，难怪先贤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大人身居匈奴相位，竟然对大汉使者动辄以死相威胁，传出去岂不让人笑话。”

“好！使君既然如此说，那就休怪本侯无理了。来人，拖出去！”

风吹醒张骞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躺在羊圈里，浑身被绳索捆住，血已凝固成绛紫色。仰面望去，灰色的云层间，一只苍鹰在盘旋，大概是把自己当成猎物了吧。

他想动一下，每一块骨头似乎都像碎了一样，钻心地疼。当他艰难地侧过头时，一团烈火般的红色驱散了他冰冷的寒意。

哦！是红鬃马。它静静地卧在他的身边，头依偎着他的肩膀，用身体给张骞以温暖。

唉！你是何时挣断了缰绳来到我身边的呢？

……

张骞还不知道是隆虑公主救了他，只是觉得过了些日子，匈奴人不再用酷刑折磨他，只是行动上还受到限制。但是，接下来一种新的忧虑让他很不安。

他发现红鬃马拒食匈奴草料，先一天送去的草料，到了第二天还原封不动地在那里放着，连一丝咀嚼的痕迹都没有。眼看着它一天天消瘦下去，堂邑父就急了：“倘若再这样下去，这马就只有埋骨大漠了。”

张骞的心也像被撕扯一样，一阵阵绞痛，这马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怎能忍心看着它离去呢？他来到马桩旁，俯下身体，扶着马头，喉头就哽咽了。

“你是皇上赐予我的。当初皇上要你陪伴我出使西域，纵然前路艰险，我也未改其志。可你现今拒食匈奴草料，倘若饿死大漠，又如何面对皇上的重托呢？草虽是匈奴的，但你我的生命都是大汉的啊！你若是还想回到长安，就该自今日起进食，养身健体。”张骞轻轻地抚摸着战马的额头，他相信自己的每一句话它都听懂了。

果然从那一天起，红鬃马就开始进食了。几天以后，它高昂的嘶鸣又回响在余吾河畔。

堂邑父觉得它是一匹神马，能通人语。而张骞却说，此乃是上苍赐予大汉的龙驹。

现在，张骞已经梳理好战马的鬃毛，亲昵地对它道：“你思乡，我何尝不想家呢？等见了大月氏王，我们就回长安去。”

马打了一个“响鼻”，张骞知道它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是他解开缰绳，拉着它到河边去饮水。穹庐外勇猛的牧羊犬的叫声告诉他，有人来了。张骞理了理被风吹得散乱的头发，收回温和的、眷顾的目光，开始往回走。

远远地，他看见穹庐前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叫作纳吉玛的姑娘站在那里，高挑的个儿，穿一件匈奴皮袍，领口、袖口和袍裾上都镶了洁白的羊毛。她手里提着装奶的皮囊，风帽下一张红扑扑的脸，正朝着这边笑。

张骞向她打招呼道：“郡主来了！”张骞比照汉朝的官阶，这样称呼着这位左骨都侯的女儿。

纳吉玛笑道：“就知道你未走远。”

“天这么冷，站在外面看什么呢？”

张骞淡淡地笑了笑：“随便看看。”

“又在和你的马说话吧？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汉人，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纳吉玛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也不客气，并不需要张骞的礼让，自己就进了穹庐。

首先映入她眼帘的还是那个陪伴了张骞六年的汉节。塞外的风雪早已把节上的红缨易为粉色，但张骞只要看到它，就想起了皇上，就想起了长安。

不管春夏秋冬，他外出时都带着汉节，回到穹庐，他也要把它放在最显眼处，他要让单于明白，他是汉使，他庄严的身份不容受到任何侮辱。

纳吉玛要挪一下汉节，就被张骞拦住了。

“此大汉皇上之信物，请郡主勿轻易挪动。”

“那东西就那么重要？”

“此物乃大汉之象征，在下之情所系，观之若陛下在上，若长安在心。”

“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懂。”

“呵呵！我不懂，就你懂！”纳吉玛笑了笑，往炉膛里加了几块牛粪，红红的火苗立即升腾起来。她什么时候都不会把一张发愁的脸呈现在张骞面前，只要她一来，张骞的穹庐里立即就会充满笑声和欢乐。

她蝴蝶一样地在狭小的空间里旋转，不一会儿，就把张骞凌乱的居室收

拾得整整齐齐。当壶里奶茶飘香的时候，她给张骞盛了一碗。

“喝吧！草原上的奶茶养人呢！”

纳吉玛在张骞的对面坐下来，问道：“多年了，你习惯了吃草原的肉食吧？”

“嗯！不过在下还是天天都想着吃长安的饭菜。对了，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纳吉玛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阿妈起的名字，是女神的意思。”

“哦！女神，那不就是女娲娘娘么？”

“女娲娘娘是谁？”

张骞无奈地笑了笑道：“哦！你不懂。”

“我不懂！我不懂！在你的眼里我是傻瓜，是小孩子，可是我都十八岁了。”纳吉玛喝完奶茶，不高兴地噘着嘴道。

是的，纳吉玛都十八岁了，当年张骞被押解到单于庭时，她才十二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六年的风雪，把张骞英俊的脸吹成粗糙的树皮，也把纳吉玛变成一个漂亮的姑娘。

有时候，张骞很喜欢看到纳吉玛生气的样子，那小嘴噘起来像什么呢？像草原上锦鸡花，还是像长安的牵牛花？湿漉漉的润泽。

喝了一口奶茶，张骞道：“这个你真的不懂，在汉人眼里，女娲娘娘是天地之母呢！”

“哦！”纳吉玛睁大了眼睛，好奇道，“呵呵！纳吉玛是天地之母？快说说！”

“等有机会吧？”

纳吉玛不依：“就现在要听！就现在要听！”

唉！是不是丞相的女儿都这样任性呢？张骞摇了摇头。六年了，他还是不习惯称纳吉玛的父亲为左骨都侯，而是习惯叫他丞相。

“好！那我就说给你听。”

他娓娓道来，她听得津津有味。末了，她突然问道：“女娲一定很美吧？”

“嗯，相传她先造了男人，后来觉得男人太孤单，又造了女人，让他们结

婚生子，因此被称为天地之母。”

“这么说，匈奴人也是女娲的儿女了？既然都是女娲的儿女，汉与匈奴就该以兄弟姐妹相称，和睦相处，没有理由打打杀杀啊？”

这就是纳吉玛，她纯洁得像余吾河水，善良得像草原的小羊羔，美丽得如盛开的锦鸡花。她把世间的事情都想得那么美好，在倾听张骞讲女娲的传说时，她的眼睛就像闪烁在穹庐里两颗明亮的星。张骞忽然觉得心底有了一种说不清的躁动。

表面上看来，由于隆虑阏氏的关照，军臣单于似乎并没有囚禁张骞一行。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与囚徒没什么两样。除了张骞因为身份原因而单独住一顶穹庐外，其余三百多人分别居住在十五座帐篷内。

他们的主要劳作就是每天由匈奴士兵押着到方圆数十里的草原上去放牧；一回到驻地，他们的行动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看护羊圈，他们不能随意离开穹庐，不能与普通匈奴人接触。要不是纳吉玛是吐突狐涂的女儿，张骞又怎么可能认识这位匈奴贵族的女儿呢？

但他很快就用理智压制了刚刚露出苗头的心火。他暗地告诫自己，皇上在等着他，长安在呼唤他，他不能消沉，更不能贪恋儿女之情。

吐突狐涂并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喜欢上了张骞。她不再要亲兵跟在左右了，她常常会用呵斥的口气，甚至用鞭子驱赶那些不听话的亲兵，然后一个人来到张骞的穹庐，为他煮奶茶，和他一起说话。她喜欢看张骞的身影，喜欢注视他英气勃勃的眼神，有时候看得走神了，会憨憨地笑出声来……

“时候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张骞委婉地提醒着纳吉玛。

“张骞，你不喜欢纳吉玛来这里么？”纳吉玛自己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她不再称张骞为使君，而是直呼他的名字。她从堂邑父那里打听到，“骞”在汉字里就是“高飞”的意思。她也在心里感谢神圣的太阳神，把张骞这高飞的苍鹰送到她身边。而现在，张骞的一句提醒让她的目光黯淡了。

张骞忙道：“说哪里话，在下是怕丞相牵挂郡主呢！”

“唉！你不能直呼我的名字吗？纳吉玛都叫你张骞呢！”

“哦……”

“我在等一个人。”

“谁呢？”

纳吉玛调皮道：“不告诉你。”

外面起了大风——这是日暮的象征，可是纳吉玛要等的人还没有来，她有些不耐烦了，不断地朝穹庐外张望。

“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她惆怅的眼睛掠过短暂的笑，眉头又紧缩了。她在心里暗骂，这家伙死到哪里去了？

外面的牧羊犬凶狠地叫着，有人掀开了穹庐的门。

是堂邑父来了。

“参见使君，参见郡主。”堂邑父以匈奴的礼节与张骞和纳吉玛打着招呼。

看见堂邑父，纳吉玛的愁容顿然消失，她的脸上立刻绽开笑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怎么？你们有约么？何事瞒着我？”张骞问道。

“不告诉你！”纳吉玛闪着晶亮的眼睛站起来说道，“好了，这一回不用你赶，我也得走了。要不，阿爸又要说我没有规矩了。”说着，她给了张骞一个妩媚的笑，然后掀开穹庐的门跑了出去，接着从穹庐外传来她清脆的歌声：

草原上的锦鸡花啊向着太阳神开放，

姑娘的心啊追着雄鹰飞翔。

亲爱的人儿啊你可知道，

没有太阳神哪有月亮的光芒。

亲爱的人儿啊……

“这姑娘……”张骞转过脸向堂邑父问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听说今夜有大风雪，早早地回来了。”

“纳吉玛是等你么？”

“是的！”

“那为何你来了，她就走了？”

堂邑父接过张骞递来的奶茶，喝了一口道：“她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呵呵！”堂邑父爽朗地笑道，“她喜欢上使君了。”

“胡说！”

“是真的，属下刚从左骨都侯那里回来，并将纳吉玛的心事告诉了吐突大人。吐突大人很高兴，他要属下告诉使君，以汉人的礼节上门提亲。”

“你不是在说笑吧？本官乃大汉使节，皇命在身，怎么能生出此等让皇上失望之念呢？”

“大人先不要忙下断语，且听属下把话说完。”

堂邑父从穹庐一角割下一块羊肉递给张骞，又为他斟满了奶茶，才坐下来道：“属下以为，这没有什么不妥的。首先，汉匈历来就有和亲的传统，匈奴可以娶汉女为妻，汉人为什么就不能娶匈奴的姑娘为亲呢？其二，纳吉玛确实喜欢大人，况且左骨都侯向来是主张汉匈和睦的，大人若是拒绝了这门亲事，吐突大人今后又如何在单于面前为我们说话呢？其三，这也是麻痹单于的好办法。大人要是与纳吉玛成了婚，单于必然以为我等从此不思归汉，就会放松警惕，大人正好相机脱逃。”

听了这些话，张骞静思了一会儿，不得不承认堂邑父说得有道理。但他还不能从情感上接受这一安排，叹道：“有一天回到长安，本使该如何面对皇上呢？”

“大人多虑了。皇上心怀广大，连堂邑父这样的人都能信任，又如何容不下一个匈奴女人呢？”

说到这里，张骞还能说什么呢？何况纳吉玛的美丽和善良是他早已心仪的。看看夜已深，张骞对堂邑父道：“此事容本使再思忖思忖。夜深了，你也该回去了，免得匈奴人怀疑。”

不久之后，余吾河畔，狼居胥山下辽阔的草原，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张骞和纳吉玛双双骑马奔驰的身影。他们有时追赶着马群，尽情地放纵自己的身心；他们有时随着羊群吃草的节奏，拉着马呢喃细语地漫步；有时候，当两匹马并行的时候，调皮的纳吉玛会忽然用鞭子抽打张骞的马，于是，在绿色的背景下两人追赶着白云而去。等纳吉玛追上张骞之后，她会拉他下马，双双坐在蓝天白云下，倾诉彼此的心语。

“骞！汉人男女相爱也像草原上这样么？”

张骞摇了摇头道：“大汉男女婚配，须循礼制。通常要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齐备，婚配才算成了。结婚前，男女是不可随意结伴而游的。”

纳吉玛听得脸红红的，仿佛新娘一样娇羞。

“纳吉玛结婚，想穿汉人的礼服出嫁。”

张骞很惊异，问道：“你见过汉人的礼服？”

“怎么没见过，隆虑阏氏来匈奴时就穿过的，好看极了。”

“哦！”张骞沉吟一声，望着远方，很久才回转身来道，“等回到长安，我一定为你置办一套汉人礼服。”

纳吉玛沉醉地靠在张骞的肩膀，嘤嘤道：“骞！纳吉玛谢谢你了。”

从远方传来牧羊姑娘的歌声：

天上的白云啊你慢些走，

带我去寻找亲爱的人儿。

草原的锦鸡花啊你快些开，

摘一朵插在姑娘的鬓角。

云彩是妹妹为哥哥织的彩带，

花儿是妹妹含露的娇容。

只要哥哥带着妹妹走，

我就跟你到天尽头……

风儿带着张骞和纳吉玛相爱的消息传到了单于庭。军臣单于找来左骨都侯吐突狐涂询问，吐突狐涂回道：“单于，汉人的女子嫁给匈奴人，匈奴的女子嫁给汉人，两国亲上续亲，这是一件好事啊！”

单于狐疑的目光看着吐突狐涂道：“张骞不会另有所图吧？”

吐突狐涂嘿嘿笑道：“单于大可不必多虑，张骞果真另有图谋，是绝不会答应成婚的。”

风儿带着张骞和纳吉玛相爱的消息传到了滞留匈奴的三百多弟兄之间，他们找到堂邑父，倾诉自己的担忧。

“使君不会从此就在匈奴做官了吧？”

“使君不会忘记了皇上的诏命吧？”

“使君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了吧？”

堂邑父解释道：“大家与使君一路走来，觉得他是那样的人么？只要看看

使君怀抱的汉节，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

冬天来临草原的日子，吐突狐涂在他的穹庐为张骞和纳吉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匈奴的王公大臣们俱来庆贺，军臣单于与隆虑阏氏也送来良马五百匹，牛羊一千头，银器一百套作为贺礼，只有左屠耆王和耶律孤涂没有赴宴。

这是张骞六年来第一次看到隆虑阏氏和她的儿子呼韩琅。

尽管婚礼是按照匈奴的礼节举办的，但直到婚礼前一天晚上，张骞才最终与吐突狐涂商定，他要穿汉服参加婚礼，持汉节与客人见面，否则就不结婚。

此刻，张骞和纳吉玛双双来到单于面前，以汉礼向单于敬酒道：“汉使张骞感谢单于驾临，请单于与阏氏饮了此酒，共祝汉匈和睦相处，万世太平。”

堂邑父持了汉节站在张骞身后，那被风雨吹淡的红缨，让隆虑阏氏注目了许久，她仿佛从汉节中看到了刘彻当年倔强而又稚气的眼睛。

隆虑阏氏在饮酒的那一刻，就从张骞的目光中读出了一种乡情的温馨，未及举杯，她已泪光盈盈了。但是，从她的嘴角溢出的却是欣慰的笑意，因为她看到了纳吉玛身上穿着她昨夜送去的凤冠和深衣。那婀娜的风姿，让她一下回想起长安的日子。

呼韩琅跑到纳吉玛身旁，扯着宽大的衣袖说道：“姐姐的衣服真好看。”

纳吉玛俯下身体亲了亲小王子，笑道：“你阿妈当年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来的。”

“呼韩琅将来也要穿这样的衣服。”

“傻王子，这可是女人穿的呀！”

两位年轻人向张骞夫妇走过来，纳吉玛急忙上前迎接道：“多谢太子和太子妃前来。”

纳吉玛拉过张骞，一同向太子行礼。

“这就是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殿下。”

“哦！”张骞明白了，旁边这位汉人容貌的女人一定是前不久和亲到匈奴的怡和公主。他的脸上立即显出分外的愉悦，她的到来也许可以使隆虑阏氏少了许多思乡的寂寞。

他举起酒爵，向太子殿下夫妇致谢。于单太子以微笑回敬张骞，然后挽起怡和公主的手，准备离去。可怡和公主的目光却不断回眸、打量着张骞。那不尽的亲情，也深深地烙在了张骞的心底。

塞外铺天盖地的大雪打破了草原与天际的界限，整个大地成为一片混沌的银色世界。

这一夜是不眠的，张骞拥着美丽的纳吉玛，呼吸着女人的芬芳，而他的第一句话却是："有朝一日，我还是要回到长安去，到时候你会随着我走吗？"

纳吉玛紧紧地依偎在张骞怀里，泪水打湿了张骞的胸膛。那是幸福的泪，是欣喜的泪。她知道，从现在起，她就属于这个男人了。

"你们汉人常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纳吉玛今后跟着夫君到天涯海角。"……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清晨起来，龙城周围的山峦、沟壑、草原被雪幕装点成一派苍茫。远远望去，狼居胥山犹如一头奔驰的银象，与单于庭北面的姑衍山遥遥对峙在灰色的云幕之下。

张骞伸了伸懒腰，推开穹庐的门朝外望，才发现吼了一夜的风终于停了，只有雪花静静地飘落到草原深处。他回眸身后，那是纳吉玛梦中甜甜的笑容。他俯下身体，深情地亲吻了那娇艳的红唇。

是的，这些日子她一直沉浸在幸福中，每一夜都把草原女人的浪漫和狂野传达到他身体和灵魂。张骞为她掖了掖被角，才向穹庐外走去。

他最担心的是羊群在昨夜风雪中是否平安，六年滞留匈奴的生活，使他对羊群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放牧的时候，他常常会望着从头顶飘过的白云，把思乡的惆怅诉说给羊儿听。羊儿产了羊羔后，他会像自己得了儿子一样喜悦。有时候他甚至会忽发奇想，等到有一天告老还乡，他就在家乡的山上盖几间草房，放一群羊，伴着青山和羊群度日。

想着这些事，他自己也忍不住地笑了。出使西域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怎么会想到这些遥远的事呢？

他来到羊圈旁，很欣喜地发现，在头羊的带领下，他的羊群都安全地躲进了羊舍，正在啃着他半夜起来添的干草，而两只牧羊犬正警惕地守卫在羊圈。

他和纳吉玛结婚后，吐突狐涂曾要他们搬过去和他一起住，但张骞婉言谢绝了他的盛情。

张骞不是那种寡情的男人，他从吐突狐涂的目光中感受到他对大汉的友好。可张骞有自己的原则，他怕自己在安逸的生活中磨去了男儿的志向，做出对不起皇上的事情。

羊群见到张骞，都“咩咩”地叫着，那此起彼伏的声音，像歌谣一样从他的心头飘过。他从它们的眼睛中看到了焦渴，于是他弯下身体，拿起冰冷的羊皮水桶，又扛起一把铁锹，朝着不远处的余吾河走去。

余吾河缓缓地流过单于庭所在的草原，滋润着匈奴人的生命。河水已经结了冰层，他抡起铁锹，一锹一锹下去，在河面上破开了一个窟窿，清清的河水冒着热气，汩汩地溢出冰面。当他装满一桶水回到羊圈前的时候，就看见穹庐前站着一位匈奴着装、汉人容貌的不速之客。那人一直看着张骞给羊群喂完了水，才上前搭话。

“参见使君。”

“阁下是……”

“在下李穆，在匈奴官居封都尉。”

“原是李大人，请到帐内说话。”

“不了！郡主正在休息，在下不便打扰。在下今日来，只因为一个人想见你。”

“是谁呢？”

“大人随在下去了就知道了。”

自从与纳吉玛结婚后，张骞的行动就自由多了，何况传话的又是一个汉人，于是他也没多想，就把牧羊犬拴到穹庐门外，翻身上马随李穆去了。

大约半个时辰后，他们来到了一座豪华的穹庐前。李穆道：“使君少候，待在下进帐通报。”

趁着李穆进帐的当儿，张骞环顾了一下周围，便知这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匈奴人居所，不仅穹庐非常高大宽阔，且装饰得富丽堂皇，而且环穹庐还布置着严密的禁卫。正想着，李穆出来了，邀他一同进帐。

张骞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一切都循着汉朝的礼节。

“汉使张骞拜见阏氏。”

然而，当一声“平身，赐座”的温馨乡音在他的耳际响起时，那种穿越寒冬的暖流顷刻间涌上心头。随着一声“谢公主”，他的泪水难以抑制地从眼角流了出来。

六年了，面对单于的重金利诱，他没有动摇过；面对杀头的威胁，他没有害怕过，甚至在最孤独的时刻，他也不曾落过一滴眼泪，而如今……

张骞缓缓地抬起头，就看见了隆虑公主眼中晶莹的泪光，每一滴都似乎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到长安的时候，公主已经远嫁匈奴了；他被匈奴人扣押的时候，公主以她的智慧救了他。他一直无缘一睹尊容，直到婚礼上，他才第一次看到了大汉的女儿——隆虑公主。

这一切，似乎都无法割断血脉交织的亲缘，只要他们记着自己是大汉的子民，即使萍水相逢，也会心意相通。

张骞按照匈奴人的习惯，在公主对面席地而坐，李穆则坐在他的下首。喝过紫燕送来的奶茶，阏氏说话了。

“使君受苦了。”

“臣蒙皇上隆恩，凿空西域。孰料中途遇险，若非阏氏相救，臣早已身首异处，今日得见，臣想说的就是感谢阏氏的救命之恩，哪来的辛苦？”

“血脉之情，同气连枝，使君无须言谢。”

“只是臣滞留匈奴多年，有辱使命，每思及此，愧疚难当！”

“使君不必担忧，只要有机会，本宫和李大人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阏氏又详细地询问了张骞离开长安时皇上和太后的情况，当听说先帝驾崩，太后日渐衰老时，阏氏又一次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说到凿空西域，张骞眉宇间就洋溢着崇敬，他说皇上雄才大略，胸纳四海，威及四夷，阏氏闻此又转悲为喜。

“本宫离开长安时，他只有四岁，现在也不知道他长成何等模样了？”

“皇上相貌奇伟，胸怀恢廓，乃一代英主。”

张骞问到公主这些年在匈奴的生活，阏氏的目光就凝重了：“本宫是为两国的和睦而来，虽身在匈奴，但今生无怨。今日请使君来，只是有一事相托。”

“没有公主，就没有张骞。公主有话尽管吩咐，臣当万死不辞。”

“有使君这句话，本宫就放心了。”阏氏转脸对坐在一边的李穆道，“接下来，还是请封都尉说吧。”

李穆未及说话，就先向张骞斟满一爵酒，高高举过头顶道：“请使君饮了此爵，在下再说不迟。”

接过浓香的酒酿，张骞掂得出其间的分量。李穆自己也满饮一爵，于是蓄积多年的话就在舌尖上滚动了。

“不瞒将军说，在下乃李广将军族弟，早年随父从商，流落到此。”

张骞十分震惊，他敬慕的飞将军竟然有一位族弟在匈奴为官，忙问道：“阁下见过飞将军么？”

“没有，但关于他的传说在下倒是听了不少。”李穆凄然地笑了笑，神情严肃地叹道，“还是说正事吧！当初公主生下小王子的时候，为他起名刘怀。曾托付在下，一旦有机会就将他带回长安。然而，时序迁延，机遇难求，而风霜亦催老了在下的年齿。眼看着王子一天天长大，军臣单于日益老迈，他的几个兄弟和儿子正为争夺王位而明争暗斗，危机四伏。特别是伊稚斜亲王，更是跃跃欲试……”

伴随着李穆的描绘，张骞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

……伊雅斜率领部属，包围了军臣单于的单于庭，寒光闪闪的战刀架在单于的脖子上，逼迫他将大位传给自己。

……秋日的狩猎场上，伊雅斜的禁卫埋伏在龙城东南方的山谷里，当军臣单于的王子们进入埋伏圈时，那些穿着汉军甲胄的匈奴人万箭齐发，惨烈的叫声掩盖了傍晚的风声。

……伊雅斜冰冷的笑声在隆虑阏氏的帐内回荡，而他的亲信则端着投了毒的奶茶，一步步地向着刘怀逼近……王子口吐鲜血，一声断肠的“母亲，孩儿要回长安”之后，永远地躺在了冬日的草原。

……伊雅斜狂放地大笑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毛骨悚然，他淫邪的目光掠过隆虑阏氏的额头，笑道：“美人儿！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这样的水灵。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单于的阏氏了，哈哈哈……”

正想着，李穆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

“所以，公主今天请使君来，就是想把刘怀托付给使君。一旦有风吹草动，在下一定会通知使君的。届时，使君便可逃离匈奴，把刘怀带回长安。”

张骞的心在战栗，在滴血。权力，往往是催发兽性、扭曲人性的毒药，是离间亲情、斩断血缘的魔剑。当年梁王的往事历历在目，而今远在匈奴，张骞再度见证了人是怎样地被权力的魔障驱使着，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悲剧。

张骞知道，军臣单于的祖父冒顿单于就是杀了他的父亲图曼单于才得以登上宝座的。如今虽说山雨尚远，但公主未雨绸缪的用心深深地触动了他。

“那……公主怎么办呢？”张骞急急问道。

阏氏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至于本宫，使君就不用担心了。本宫既是为两国的和睦而来，就没有打算再回长安去。况且军臣单于待本宫不薄，匈奴人是不会让本宫离开的。”

在这个冬日冰冷的上午，张骞的心被北国的风雪再度涂上了苍凉的色调，那是一种复色的凝重——草色的苍茫，黄土的浑厚，白云的悲怆。他觉得人其实对命运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连贵为阏氏的公主也不能例外。

“请公主放心，臣一定不负重托。”

闻此，隆虑阏氏的心境才明丽了许多。这时候，紫燕进来了，她身后跟着十二岁的呼韩琅。阏氏拉过儿子，指着张骞说道：“这是你来自长安的舅舅，往后读书时有不知道的问题，尽可以找舅舅去问。”

呼韩琅睁着眼睛，对母亲的介绍显然没有理解，问道：“母亲不是说，孩儿的舅舅是汉朝的皇上么？怎么又多了个舅舅？”

阏氏摸着呼韩琅的头笑道：“你的舅舅的确是皇上，不过那是你的大舅舅，你在长安还有许多的舅舅呢，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阏氏又要儿子将近来读《论语》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张骞十分感慨，公主始终没有忘记，她的根在长安。

张骞看了看紫燕，发现她早已过了青春，留在脸上的只有年华流逝的尘斑月影。

敏锐的阏氏很快从张骞的目光中发现了无言的叹息，幽幽道：“不瞒使君，这些年就苦了紫燕。如不是她陪伴，本宫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塞外的时光。”

紫燕凄然一笑道：“公主千万别那样说。紫燕在长安时，就得到太后百般抬爱，无以回报。紫燕陪伴公主，是紫燕的造化，也是紫燕的心愿。”

“怀儿都十二岁了。可姐姐仍然孑然一身，本宫近来常想，该找机会奏明单于，让他选一家王爷，让你嫁过去，这样你也算有了归宿。本宫……”

阏氏的话还没有说完，紫燕已泪流满面了。当着张骞、李穆的面，她跪倒在阏氏面前：“公主千万不要这样，紫燕跟定了公主，哪儿也不去。”

“紫燕，我的好姐姐……”阏氏一步上前，抱着紫燕哭出了声。

呼韩琅迷茫的眼睛在紫燕和阏氏的身上来回移动，问道：“母亲和姨娘这是怎么了？刚还好好的，一会儿就……”

张骞把呼韩琅拉到怀中，道：“王爷年纪还小，你母亲是看见长安来人高兴了。”

“人高兴了也哭么？”

张骞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倒是李穆叹一口气道：“还真是个孩子啊！”

……

时序刚刚进入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三月，树梢隐约点染了星点的鹅黄，李少君就奉命到蓬莱去寻找安期生了。

而王恢也在这个季节里提前结束了“告归”，赶回长安来了。他是踌躇满志地回到京城的，他自信马邑之行已经为他赢得这场战争奠定了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他顾不得旅途劳顿，一回到长安，就向皇上递交了奏章，希望皇上能给他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王恢当然知道汉匈之间刚刚和亲不久的事实。为了说服皇上，他在奏章中十分细致地描绘了从聂壹那里得来的情况，他使边陲百姓的呼声通过文字直达圣听。

说来也该王恢走运，就在他回京途中，从雁门传来急报，说一开春，匈奴人就不断地派出军队杀掠汉朝边民，弄得农桑误期，百姓流离失所。

这样，王恢奏章里对马邑谷地理形势的分析，对战役精密的构思，让刘彻不禁感叹他的谋略，更印证了当初严助关于匈奴反复无常的判断。这也使刘彻蓄积了多年的夙愿，顺理成章地在这个春天将情感朝战争一边倾斜。

但这毕竟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匈奴，何况这个北方大国，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它的军事实力都远远在南方诸越之上，他不得不慎重对待。他迅速地找来田蚡，要他把王恢的巡察结果通知群臣，并选择在适当的时机举行廷议。

这种讨论在三月初的时候，终于转变为朝会，提交到未央宫前殿来了。而唐蒙的归来，使得朝臣们对打一场对匈战争有了一种新的期许。

早朝起始，唐蒙首先出列向皇上复旨：“臣奉皇上旨意出使西南，拜见夜郎王多同。那多同问臣‘汉与我孰大？’臣向他出示了从长安带去的布帛珠宝玉器，又言我大汉疆域万里，带甲百万，德被九州，威及内外。那多同闻之目瞪口呆，方知天下之大，惟汉是首。遂与臣盟约，同意在夜郎设吏，以其子为令。”

唐蒙绘声绘色的陈奏，在朝臣中激起一阵笑声。刘彻更是被这种气氛所

感染，当庭发出诏命，继续保留夜郎王封号，在犍为设郡，由唐蒙发巴、蜀吏民，通道西南。

“众位爱卿！不管那夜郎如何自大，也最终臣服于大汉。从今以后，朝廷威德，泽被西南。而现在，是朕将旌麾转向北方的时候了。多年来，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去年十一月，朕在橐泉宫的时候，卫青曾进言出击匈奴，朕念怡和公主新嫁匈奴，不忍兵戈相交。孰料匈奴翻云覆雨，废约背誓，近来屡犯边城，掠我百姓资财。边民被害，朕甚悯之。不久前王恢又有奏章，谏言朝廷出击匈奴。然此举成败，关乎大汉国运，众卿以为如何，尽可奏来！”

作为主战的首倡者，王恢不等其他大臣说话，首先站出来响应刘彻的号召。

“皇上圣明。”王恢撩了撩衣袖，尽量让自己情绪平静一些，可他说出的话还是掩饰不了胸中的激荡，“臣闻战国之初，代为北方一国，北有强胡之敌，内临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敢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四海为一，然匈奴侵盗不止，何也？其不以为惧耳。故臣以为，只有出兵痛击，方能根绝边患。”

田蚡是朝臣中最早看到奏章的，但在他看来，要紧的不在于王恢说什么，而在于皇上想什么。他一直在揣摩皇上话里的意思，他自信已经把握了皇上准备打仗的决心。

建元六年围绕出兵闽越而遭遇的尴尬历历在目，这次他再也不能背着“太尉不足与谋”的骂名了，因此，他接过王恢的话道：“王大人所言极是。我朝自太祖以来，屡次与匈奴和亲，然彼国从未停止过对我边境的侵犯。依王大人之计，伏击匈奴的把握十之八九，故臣也以为需要痛击匈奴。”

韩安国对王恢奏章研究最为用心。曾担任过北地都尉的他有着同匈奴交往的切身体验，对于这个北方强国，他向来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站在朝会上，他又怎能听不出皇上的意思呢？从大局着眼，他觉得目前出兵为时尚早，汉军无论是将士的意志力还是装备的实力，都还不能保证对匈奴的优势。因而，当刘彻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他时，他出列了。

“启奏皇上。”韩安国陈述自己主张的语气平缓而又委婉，“臣闻当年太祖高皇帝被围平城，七日而不得食，然解围之后而无愤怒之心，何也？臣以为并非高皇帝软弱，乃有圣人随天下人心，不以己之私怒而伤天下之公的宽大度量。不仅如此，太祖高皇帝还派娄敬与匈奴结和亲之好，至今利国利民五世。两国和睦来之不易，况怡和公主和亲方定，即使匈奴边将侵犯，也必是个别事件，故臣以为，不出击为好。”

情感这东西，实在隐含着说不尽的奥秘。一旦不投缘，哪怕是平常的一句话，都会种下深深的芥蒂。不善揣摩人心的韩安国没有发现，在他按

着自己的思路阐述主张的时候，王恢的脸色早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了。

“韩大人所言差矣！”王恢的话顿时离开了奏章，直冲着韩安国而来，“太祖高皇帝被坚执锐，行数十年。之所以不报平城之怨，非力不能，乃在休天下之心。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斯，中国□车相望，大凡仁人者，能不生恻隐之怀乎？故而臣以为击之便。”

“不然！”正待韩安国接招的王恢没有料到，一个洪亮的声音打破了片刻的寂静，当他眼睛的余光流向后排时，就惊愕停在汲黯的身上。

他现在已顾不得观察韩安国的举止了，而把目光集中到汲黯身上。

“皇上刚以宗室之女和亲，送亲场景犹在昨日，今日就有人要对匈奴用兵，彼国若知，岂不要陷皇上于无信乎？臣不禁要问，如此急功近利，意欲何为？”汲黯冷峻的目光直视着刘彻。

廷议是一方绝妙的舞台，每一个朝臣的风采都在登场中得以充分展示，每一个人的性格都通过他们的话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韩安国对王恢因为没有升迁的怨气心知肚明，但是他稳重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把一场严肃的讨论引向口舌之争，即使是与人辩论，他仍然保持着舒缓的节奏和平和的心态，没有人从他的眼中发现丝毫的不悦。

“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接兵覆众，罚国堕城，常坐而役敌国，此圣人之兵也。”韩安国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谏言寻找先贤的宏论作为铺垫，接着他话锋一转，将说话的要旨转移到对目前战事的分析上来，“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功。纵行则迫协，横行则中绝，疾则粮乏，徐则后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岂非以军馈敌而令其擒获么？故臣以为，勿击之便。”

话说到这个分上，事实上已经涉及战役方案本身了。对此，王恢有着十分的把握和信心。他不再周旋打与不打，而是聚精会神地阐述自己实地勘察所获。

“韩大人多虑了。下官此次所言击之，并非孤军深入，而是顺应单于之欲，诱敌至我边境，吾选骁骑、壮士埋伏，倚山势险要而隐蔽，待单于到来，或营其左，或营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如此单于可擒，大战可胜矣！”

王恢的话在朝臣中引起一阵窃窃私语，有以为此举不失为制胜之策者，有为王恢的方案击节叫好者，有对单于会不会上钩表示质疑者。王恢最担心的就是这种莫衷一是的议论会动摇了刘彻的决心，他觉得目前最能阻止别人议论的就是自己当着大臣的面，承担战役失败的责任。于是他不再犹豫，奏章是自己呈上的，他明白已经没了退路。

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到丹墀的中央，庄严地面对皇上站着，用男人的血气点燃生死誓言：“皇上，臣早已以身许国，《司马法》曰：国虽大，好

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臣此次请战，意在壮我大汉军威，绝无私欲可言，倘使战败，臣愿以死谢罪！”

王恢的誓言让朝臣们的议论发生了短暂的中断，包括韩安国、汲黯在内的反对者都没有料到王恢会以自己的生死做主战的军令状。一时间，他们也不得不为王恢的壮怀激烈而生出说不清的感动，而田蚡则顺势拉起王恢的手，双双站立在刘彻面前。

“启奏……皇上！”田蚡说话时因为激动而显得不那么连贯，“王大人以生死相许，其情感人，其忠可嘉。臣请皇上发兵，以雪平城之辱。”

其实，被直接感动的还是刘彻。王恢的慷慨陈词在刘彻脑际勾勒出汉军旌麾北指、气吞山河的壮观画面。多少年了，从组建期门军到开辟养马场；从细柳阅兵到整顿军备，不都是为了与匈奴一战么！刘彻走下丹墀，面容庄重地扶起王恢道：“二卿快快平身，如此忠贞命臣，大汉之幸也。”

“众位爱卿！朕意已决，马邑之战乃我朝对匈奴之第一役，只能胜不能败。传朕旨意，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李息为材官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发兵三十万于马邑谷伏击匈奴。五月准备，六月出兵！”刘彻高亢的声音掠过大臣们的心头。

王恢听出来了，皇上并没有把大军交与自己节制的意思，这意味着他只能管辖他所部的三万人马。但皇上毕竟下了出征的决心，这对他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鼓舞。

走出未央宫前殿，王恢破例地没有与同僚们同行。他沿着长长的司马道，踱着缓慢的步子。抬眼望去，他发现未央宫的桃花灿若云霞，飘飘洒洒的红尘弥漫着芬芳，那错落有致的桃树枝头，一片片嫩绿的叶子展开争春的娇姿，托起绿萼粉妆，仿佛春阳都被这红粉染香了。

王恢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他在心里想：这个春天属于他，属于遥远的马邑谷……

现在，他的车驾已稳稳地停在府邸门口，他下车的动作十分敏捷。迎接他的府令王安从他的表情中迅速地捕捉到信息——皇上一定赏赐了老爷，不然他怎么会如此高兴呢？

“夫人正在厅中等候老爷呢！”

“哦！老爷有话和夫人说。”

“老爷回来了？”夫人闻声已满面笑容地站在了厅门口，目光稍一流转，丫鬟就会意地捧上了热茶。

“温酒来！”

是的，此刻茶水怎么能够表达他亢奋的心情呢？女人就是这样，把男人的情绪作为调节自己情感的晴雨表，丈夫高兴了，她这一天就活得滋润。夫人虽然还不知道勾起丈夫“酒欲”的缘由，但她知道一定与早朝有关。于是，她急忙吩咐在小厅里摆了菜肴，温了酒酿。

捧着清亮的琼浆玉液，夫人说话了：“难得老爷如此高兴，妾身也如沐春风，请老爷饮了这爵。”

“不！”王恢把夫人的手推到一边，兴奋道，“换大觥来！”

“老爷……”

“无须多问，换大觥来！”

第二十一章

马邑首战失地利 池阳闻报怒冲冠

匈奴人在这次奔袭马邑的进军中再次表现了狼一样的速度。六月初，从龙城出发，不到半月，就已长驱直入到了平城西北的武州塞。

这时节是匈奴人血液最沸腾、情绪最不安分的季节。草肥马壮，些许的诱惑都会让他们敏感的神经摩擦出火花。而聂壹带来的消息，迅速在匈奴军中燃成燎原之势。军臣单于深信，聂壹的投奔使他洞悉了汉军的虚实，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率领十万大军直向马邑城杀来。

匈奴人知道，草原才是他们的生命之根，是他们繁衍不息的圣地。居无定所的习俗使他们从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将目标指向了财物，尤其像这样长途行军，是不能与沿途的汉军纠缠的。

因此，从大军集结时起，军臣单于就严令他们一路不得恋战，不得贪图小利，尽量绕过汉军的要塞和关隘，长驱直入。

现在，武州塞就在眼前，迎风飘扬的“汉”字大旗在夏日的阳光下分外耀眼，远远望去，城头上隐隐约约可见巡逻的士卒。城堡外，没有看见多少汉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农夫在炎阳下收割稼禾。大军隐入要塞边上密林中，刚刚扎下帐篷，军臣单于还没有来得及润一润干渴的喉咙，就见伊稚斜满头大汗地进来了。

他被战争调起的兴奋毫不掩饰地挂在眉宇间，他谢绝了单于的赐座，就那么凶煞煞地站着说话：“王兄，武州塞外正是麦熟季节，我军路过，为什么不夺些粮食回去？”

“糊涂！”军臣单于望了望眼前的这位弟弟，心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心想事呢？“我军的目标为马邑城，岂能因小失大？”

“哦？臣弟这个倒是没有细想。”伊稚斜挠了挠头发，准备出帐去。但军臣单于有些不放心，看着他的背影喊道，“传令下去，大军只可在密林隐蔽，如果有人敢违抗命令，要他的脑袋。”

风从林子中吹来，掀起军臣单于的衣摆，他静了下来，想这一路走来太顺利了，他忽然有了一种忧虑和不安。

尽管那个聂壹言之凿凿地提供了马邑城的情报，并信誓旦旦地声明，他以一己之勇杀了马邑令，然后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城头，用以迎接匈奴大军的到来。但军臣单于还无法判断这位汉人豪绅对匈奴人究竟怀着几分真诚。因此，在大军刚刚越过长城时，他就派了细作潜入马邑城去印证情报的真实。

正是骄阳如火的午后时光，军臣单于稍稍睡了一会儿，就焦虑地朝着帐外喊道：“来人！马邑方向有来人么？”

“报单于，没有。”亲兵应声道。

“那个聂壹呢？”

“正睡着呢！呼噜声像打雷一样。”

“好了！退下吧！”

单于伸了伸酸困的胳膊，有些懈怠地向着帐外走去——毕竟华发霜鬓了，即便是肥美的牛羊肉和马奶酒也无法让他抗拒日益老去的生命。年轻的时候，他曾徒手打死过狼居胥山的两头野狼，而如今那种力量和勇气已一去不返了。

环顾四周，密林深处立着一顶顶的帐篷，不时有巡逻的队伍在帐间穿梭。单于的目光越过沟壑，远远瞧见武州要塞上迎风招展的旗帜，这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草原。他好像看到了隆虑阏氏忧郁的眼睛，她似乎有许多的话要对他说，他听不见她的声音，只看见她嗫嚅的丹唇。

一路上，单于对阏氏都怀着深深的歉疚。十几年来，他第一次用马鞭在阏氏的手上留下了血红的伤痕，因为她扯着单于的马缰，试图阻止这次出兵。

其实，阏氏很晚才知道军臣单于要深入大汉的消息。当李穆告知她的时候，她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亲刚刚年余，怡和公主已有了身孕，且纳吉玛与张骞新婚欢宴才散去不久，军臣单于怎会做出如此不慎的决策呢？

但李穆的神色和沉默让她再也无法坐在穹庐里教儿子读书了，她将刘怀托给紫燕，自己翻身上马就朝单于庭奔去了。

远远的她就看见了单于那匹黑色的骏马，还没有等坐骑停稳，她就跳了下来，直朝单于奔去。

“单于！”隆虑阏氏在说话的时候双手就已经拽住了马缰，“汉匈之间刚刚和亲，单于为何不顾匈奴的安危，又要打仗呢？”

“这……”

“臣妾前来，就是希望单于收回成命。”隆虑阏氏澄明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单于。单于有些六神无主，头茫然转向身旁的伊稚斜。他说不清自己是寻求伊稚斜的支持，还是回避隆虑阏氏的诘问。多年了，他不怕阏氏发脾气，最怕的就是这双不染尘灰的眼睛，他的意志常常被这双眼睛所融化。

对单于弱点，最了解的莫过于伊稚斜了，他已被战争灼热的野心绝不容许王兄有丝毫的动摇和彷徨。他用讥讽的眼神撇了撇身边的军臣单于，高声道：“母鸡永远只是母鸡，它只能是狼口中的美餐，怎么可以对狼发号施令呢？莫非王兄想安卧在母鸡的翅膀下？”

军臣单于被激怒了，大吼一声“闪开”，立时马鞭就狠狠地打在阏氏的手上，他朝身后的队伍大吼一声：“出发！”队伍就呼啦啦地驰过草原，向远方奔去了。

他怎会不知道阏氏的苦衷呢？但这是战争。当聚集在他周围的王爷和将军们群情激昂的时候，他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让臣下们寒心。

等打完了这一仗，他一定要用十倍的温情去抚慰阏氏那颗受伤的心。
唉！男人啊！也有柔肠百结的时候！

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贪婪的欲望所取代。单于对刘彻的疏忽大感意外和欣喜。他竟然把两位让匈奴人胆战心惊的将军——李广和程不识调职回京，这不等于在汉匈漫长的边境上开了一道豁口么？这不等于把优势让给了匈奴么？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伊稚斜和前锋将军呼韩浑琊带着细作来到单于帐中，他们很快就开始对情报进行甄别和分析。

“你真的看见悬挂在城头上的首级了么？”

“是的！小的亲眼看见那人头，在太阳的暴晒下已发出阵阵恶臭，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苍蝇。”

“这么说来，聂壹果真没有说假话。”

“小的还看见，汉军每日用车辆不断地向马邑城运送粮草资财。”

“这么说来，聂壹果真的投靠我匈奴了。”单于兴奋地拍打着膝盖。

“嗯，你先下去歇息吧。”

“是！”

伊稚斜对情报表示了极大的亢奋：“如此看来，王兄不必再踯躅不前了，咱们就趁着今夜天黑，直取马邑！”

“好！兵贵神速。传令下去，子时出兵，将军认为怎么样？”单于将征询的目光投向呼韩浑琊。

“这？单于……”

“将军犹豫什么？要知道机不可失，现在不果断，必将后患无穷！”伊稚斜对呼韩浑琊的迟疑表示了不满。他并不愿意再听呼韩浑琊对决策的看法，随即撩起战袍，昂首走出了营帐。

伊稚斜走在密林的小径上，他密匝的长发顺着脖颈直垂到腰间，一只巨大的耳环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那双自信的眼睛透出狼的野性和残忍。

一个巡逻的军士从身旁走过，向他问候，他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此刻，他的全部思绪都集中到心事上了。的确，王兄一天天老迈了，这使伊稚斜越来越觉得匈奴多么需要一个新的雄主去续写冒顿单于时代的辉煌。

军臣单于太平庸了，他几乎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战争，他应该明智地让位于真正的强者。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那几个只盯着漂亮女人的纨绔王子么？

不！在他眼中，除了自己，没有谁比他更合适掌握国家的命运了。但是，他不想重复冒顿单于凭借残杀而登上王位的血腥。一直以来，他都在寻找一个机会，要借汉人的手取下单于的首级。那样，他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接过权杖。

而聂壹的出现，让他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狡黠的伊稚斜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聂壹。可是，他需要单于对聂壹深信不疑。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战役中有巨大的回旋余地，胜了，他可以借此扩大在匈奴各部中的影响；败了，他就完全有理由要单于交出国柄，从而为这个国家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当然，最好的结局是单于亡于乱军之中，这样他将使各个部落的力量集结在自己麾下，而把仇恨集中在汉人身上。

“哼！”伊稚斜情不自禁地扯断了一根树枝，笑了。他加快脚步——他现

在要做的是，立即召集心腹商议对策。

不过，伊稚斜没有想到，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直到他的身影融入绿色深处，呼韩浑琊才收回目光。

“将军有话要说么？”

“单于……”

“有话就说。”

“单于，再往前走就是马邑了，臣请单于要小心谨慎，不可贸然前进。”

“为什么？”

“单于有没有想过，自我十万大军入塞以来，一路所见，牛羊遍野，却不见牧者，这不是很奇怪么？”呼韩浑琊疑惑道。

“哈哈哈！”单于笑了，“寡人早就严令，不得与沿途汉军纠缠，这不很正常么？”

“单于！”呼韩浑琊向前迈了一步道，“即便如此，我十万大军深入汉境，汉人不会毫无觉察吧？即便汉军没有发觉，百姓也不会无动于衷吧？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么？还有，边境百姓多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的阴云之下，可我们所看到的百姓个个心气平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单于想想，这正常么？臣记得，当年汉朝皇帝就是因为孤军深入，才有白登之败。臣的部落虽然远在呼揭，但臣的家族世代忠于单于，不愿看到我匈奴十万健儿……”

“且慢……”军臣单于吸了一口冷气，牙缝间发出声响，“容寡人想想。”

他眉头紧皱，双手在胸前摩挲，突然用右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道：“哎呀！寡人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汉人诱敌之计？”

“单于圣明！臣怀疑汉军在马邑设有伏兵。”

“那依将军之见呢？”

“臣以为，在没有弄清聂壹所图之前，不可冒进，我们还需要试探一下汉军的虚实。待一切清楚之后，再处置聂壹不迟。”呼韩浑琊走到军臣单于身边，附耳密语了几句，单于的眉头慢慢展开了。

“好！此事就由将军去办！”

停止行军的命令迅速下达到各个部伍。伊稚斜顿时如坠五里云雾，这是怎么了？刚刚下了进军的命令，不到半个时辰又收回，难道王兄真的老糊涂了么？不仅如此，单于还做出了进攻武州塞城外亭堡的决策。

第二天黎明，呼韩浑琊带人袭击了武州塞外的亭堡。

长于夜袭的匈奴人首先杀了巡逻的哨兵，当他们进入亭堡时，两位尉史还在睡梦中。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他们就成了呼韩浑琊的俘虏。

现在，呼韩浑琊坐在帐内，冷冷地看着尉史，时间足有半个时辰。他知道这种凝视比鞭笞更能摧垮一个人的意志，更能使他们在生死的徘徊中做出选择。

呼韩浑琊犀利的目光穿过尉史的甲胄，直抵他脆弱的心脏。他看着尉史由冷静到慌乱，脸色愈来愈苍白、肌肉愈来愈僵硬的变化，心里快意极了。当刀斧手将另一名尉史的头颅扔在帐前的时候，眼前的尉史腿就发软了，“扑通”一声跪倒在面前。呼韩浑琊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要活命，就说实话！汉军现在何处？究竟有多少人马？”

“汉……军三十万……大军正在……马邑谷设伏。”

“那么，那个叫聂壹的人又是怎么一回事？”

“他……是诈降……的。”

呼韩浑琊的脸色顿然变得铁青，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押下去。”

尉史刚被押出帐外，呼韩浑琊就站起来，他不敢有须臾迟滞，就匆匆地赶往军臣单于的营帐。

军臣单于听后一下子跌坐在地毡上，已是冷汗淋漓了，他许久只说了一句话：“险些遭遇全军覆没的厄运。”

“单于！现今最要紧的是抓住聂壹。”

单于撩起袍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朝着帐外怒吼道：“来人！速速捉拿聂壹。”

可是已经晚了，聂壹早在他们进攻亭堡时就趁乱逃走了。

伊稚斜闻讯赶来了，跟随单于的各路将领也闻讯赶来了。军臣单于招呼大家一一落座，要呼韩浑琊通禀最新军情，各路将军闻之大惊。

军臣单于用粗糙的拳头狠狠击打着厚实的胸膛，顿足长啸道：“都是寡人轻信聂壹之言，求胜心切，险些致我十万儿郎死无葬身之地。今日之事，咎在寡人，寡人断发谢罪。”说完，单于从腰间拔出战刀，“嗖”的割下一缕长发。

伊稚斜接过单于的长发，挂在身后的剑架上，他血红的环眼烧成两团火

球，灼灼怒气从鼻翼间直扑到将军们的脸上。

“都是可恶的聂壹！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他挥舞着战刀，手指迅速地划过刀刃，用舌尖舔着从指间淌下的鲜血道，“请单于允准我率军攻打雁门郡，踏平汉营，以雪我军被愚弄之耻。”

伊稚斜的情绪很快在将领中弥漫成求战的呼声。

“踏破雁门，杀了聂壹！”

“踏破雁门，杀了聂壹！”

……

“诸位王爷、将军，请少安毋躁。”一直沉默的呼韩浑瑯无法再忍耐这种狂热的激愤，他挥动双手要大家平静下来，“聂壹固然可恨！可诸位想过没有，雁门郡距马邑谷不过百里。我军若是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愤而攻打雁门，必然会引来马邑谷中的三十万汉军，敌军是我三倍，我军孤军深入，粮草不济，恋战必招其祸。”

“将军此言，莫非怕了汉军不成？”伊稚斜制止了呼韩浑瑯的话头。

“我匈奴十万铁骑，骁勇善战，真的打起来，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难道王兄就这样罢休了么？”

呼韩浑瑯并不在乎伊稚斜的骄横，他在内心瞧不起这个亲王的短视和浅薄，也素知这位亲王对单于之位垂涎已久。他知道对付这亲王最好的办法就是回避争论，只按自己的思路陈述见解即可。

“臣素知王爷勇力盖世。但是，此战事关十万弟兄的生死，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如果臣的估计没有错，聂壹现在已到了汉军大营。不需多时，他们就会席卷而来，那时候，想退兵都不可能了。”

大帐内一片沉寂，只听得到大家浑重的呼吸声。帐外吹进一股山风，掀起单于的长发，露出他宽阔的额头，脑门上青筋突突颤动——那是他思考时的样子。

“寡人已错了一回，不能再用十万兄弟的生命作赌注。”呼韩浑瑯的劝说似清风一样迅速地平复了单于的心火，“寡人心意已决，趁汉军尚未觉察，立即撤兵北归，有再敢言战者，斩无赦！”

呼韩浑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一场无谓的战争，为单于的明智之举，也为十万匈奴将士免遭一场灭顶之灾。

……

最近两天，匈奴人突然从视线中消失了，汉军大营的将军们不免有些不

安。是有人走漏消息了么？不！从汉军进入马邑谷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封锁了谷口，就是一只飞鸟也很难从这里飞过；是沿途的军情发生了变化么？不！皇上在派出三十万大军的同时，早已诏令代郡和雁门郡以及各部都尉，让开大路，任匈奴军长驱直入。

其实，最为闹心的还是韩安国和王恢，他们一个是朝廷三公之一，一个当庭向皇上立了军令状，都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曾在北地统军的韩安国深知，一支三十万的大军是不可能在这狭长的谷道里埋伏太久的。他现在盼望的就是聂壹赶快归来，午饭草草对付之后，就带着幕僚到附近的山上察探。

他不得不承认聂壹的目光，马邑谷实在是伏击匈奴的绝佳战场，整个峡谷自南向北，宛若一条长蛇，曲折延伸到远方，满坡葱郁的森林把它装点成一处神秘的所在。

清清的溪水淙淙流过谷底，马邑城就在河谷的南端，所以要想夺取马邑城，这里是必经之道。如果没有人走漏消息，有谁能想到这滚滚的碧涛之下，埋伏着数十万汉军将士呢？如果单于真的进了这谷，那汉匈关系就将会是另外一种态势。

身后响起脚步声，韩安国转身看去，原来是李广来了。

韩安国望着汗水淋漓的李广问道："将军为何不小憩片刻，也来看山了？"

李广喘了一口气道："大人不觉得眼下这种安静很令人不安么？"

韩安国点了点头，两人来到一棵树下。

李广心中怀疑，进而问道："在下久在边陲，对匈奴军力知之较多。马邑之战，我军除占地利之外，战力尚无法与匈奴匹敌，廷议也是反对者居多，皇上怎就听了王大人的谏言，非要打这一仗不可呢？"

韩安国一向谨言慎行，可面对李广，他无法嗫嚅其口。

"此次出兵马邑，固然与大行急功近利有关，然依在下看，也是皇上年轻气盛，急于雪耻所致。"

"大人所言甚是。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没有等李广说完，韩安国就接道："大人的意思本官亦有同感，马邑之战，实乃主怒将愠所致，因此在下心里十分忐忑。然为臣者，不可逆旨而为，只可因势利导，你我还需勉力而为。"

他煞住话头，眯起眼睛眺望着远方。山间的小道在岚气和光波的烘托

下，柔若玉带，飘飘荡荡在林海白云中。

当他把目光定格在前面山包拐弯处的时候，他惊异地看见一骑疾驰而来。

顷刻间，那人就来到了二将面前。隔着十几步远，聂壹就滚下马鞍，沉闷地喊道：“大人，大事不好了！”说完，就晕了过去。

李广冲上前去抱住聂壹，喊道：“拿水来！”……

聂壹睁开眼睛的时候，已躺在军帐内了。

“我军诱敌之策已被看破，匈奴十万大军已经撤退了。”

王恢颓然地跌坐在军帐内，垂下了头颅。战机已失，这是无法挽回的事情，现在要考虑的是，他将如何面对皇上那双望胜如渴的眼睛。

军前会议在韩安国的营帐举行。他们认为这一定是驻守武州塞的汉军走漏了消息，如果判断没错，匈奴大军现在已经踏上了北归的道路。

韩安国叹了一口气道：“地利已失，真是天时不与我啊！”

“伏击已无望，我等该作何打算，一挽眼前之失？”王恢问道。

作为这次战役的首倡者，王恢深知不战而归，对他来说将意味着怎样的结果。退一步说，即便是皇上开了恩，那曾经强烈反对出兵的韩安国、汲黯等人又会怎样看待他呢？

“诸位大人，依在下看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匈奴大军就是退兵，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我军若趁势追击，尚可重创敌军！”

“不可！”李广几乎不容王恢阐述追击的理由就打断了他的话，“末将长期驻守边关，素知匈奴战马的速度非我军可比。而且他们久在大漠，耐得干渴和长途奔袭，这也是我汉军不可企及的。”

韩安国也赞同道：“不仅如此，匈奴军是主动退兵，沿途必然设伏，我军若贸然追击，正中其计。依本官看来，不如班师，再做打算。”

公孙贺、李息也纷纷表示目前的形势不宜追击，军前会议一时陷入僵局。

离开长安后，王恢第一次感到了孤立，难道上苍真的要陷自己于绝境么？环顾帐内的各位大人，一个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一个是太仆，在朝中与自己同列；一个是未央宫卫尉，掌管着皇宫卫戍禁军，哪一个都可以面见皇上弹劾他的罪责。在战争迅速向无功而返一方倾斜的时候，自己怎么能够奢望他们去支持一次极为冒险的军事行动呢？

皇上并没有赋予王恢节制三军的权力，但他不甘心就这么回去等待皇上的处罚，哪怕有一线希望，他也决不放弃。

“诸位大人！”王恢的声音沙哑哽咽，“此次失利，咎在在下。在下决计以所部三万人马追击匈奴大军，以报皇上之恩。”

他的决定让大家十分吃惊，以三万之众去追击匈奴十万大军——这可是以卵击石啊！大家认为王恢已乱了方寸，失去了一个统帅应有的理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在韩安国身上，希望他能够阻止王恢的一意孤行。

在场没有人比韩安国更能了解王恢的心思了，他急功近利的浮躁早在闽越之战中就已显露端倪。当余善手刃驺郢的消息传到雩都行营时，王恢立即派了一位司马前往冶都，索要驺郢的首级，作为向皇上捷报的凭据。这种贪功的行为，曾经激起了司马相如和卫青的愤怒，是韩安国平息了他们的不满。

当时，韩安国是这样说的：“我等出战闽越，不是为加官晋爵，而是为报效朝廷；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拯救百姓。谁捧首级进京报捷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南国已平，百姓安居。”这话传到雩都后，王恢也被韩安国的大度所感动，遂书信商定，派卫青送驺郢首级回京。

而战后封赏与期望的落差，助长了王恢求战立功的欲望，这欲望一旦与王恢心存的芥蒂混为一体，就迅速变为一种固执和偏狭。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官阶最高的御史大夫，他有责任为这支军队的安危站出来说话。

“王大人！”韩安国理了理美髯，眼睛中充满真诚和温和，“本官深谙大人苦衷，然大人以孤军追击，凶多吉少。本官还望大人以大局为重，三思而后行。”

韩安国还愿同王恢一起承担战役失利的责任，他说道：“此次伏击失利，乃消息走漏之故，非大人力所能及也。回京后，本官将向皇上奏明情由，愿同大人一起承担罪责。”

众人也应道：“御史大夫言之有理，两军作战，瞬息万变，亦非一人之错，在下愿与韩大人一起向皇上陈明缘由。”

但是，韩安国没有从王恢那里获得理智的回应，却从他的眸子里读出了一种冷淡和愠怒。

“依大人所见，倒是下官不为社稷着想，显得气量狭小了？大人位居三公，自然不能理解在下对皇上的赤胆忠心。”王恢突然站起，拔剑割下战袍一角，“众位大人不必再说，在下心意已决，若再失利，在下甘愿领罪！”说罢，就径直出帐去了。

“这王大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据在下所知，他一向熟读兵法，谈起用兵，侃侃然也。为何到了关键时刻竟置大局于不顾呢？”公孙贺的目光追着王恢的背影，叹道。

“唉！他久在京城，何曾亲历过战阵呢？”

“事情紧急，韩大人宜速作决断！”

事已至此，大家都希望韩安国能够出来主持局面。韩安国略思片刻后道：“我身为御史大夫，战事失利，自然难辞其咎。然现今之重，在于阻止大行冒险轻进。请公孙将军率部接应大行，不可太远，也不可太近。李广、李息二位将军分次班师，不可退之太急，本官亲自断后。回京后，本官将向朝廷领罪。”

“此役之失，咎在大行，他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与大人何干？”公孙贺说道。

李广等人点头赞同公孙贺的话。

韩安国站了起来，向众位将军抱拳致敬，他并没有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意思：“感谢众位大人美意，只是本官身为御史大夫，负有监察之责，岂能诿过他人？请从事中郎速拟一道战报，快马送往长安，皇上一定急着知道马邑战情。”

众人离去后，营帐内显得很空落，韩安国的心有些纷乱，从廷议马邑之战到如今的变故，事情脉络清晰，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他思考的是，王恢的心浮气躁固然是马邑之役的发轫，但如果没有田蚡的推动，进一步说，如果没有皇上的急于彰显大汉国威的心情，也就不会有此次驱驰千里、王师劳而无功的事情了。而且还有，倘若朝廷大军节制于一主将，那王恢也就不敢执意率部孤军深入了。但是，他该怎样向皇上表达自己的所忧呢？

……

云彩很悠闲地漫步在遥远的天际，太阳孤零零地悬挂在池阳兵营的上空，热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从校场的阅兵台眺望远方，田野在这个季节脱去了金色盛装，赤裸裸地暴晒在阳光之下——又是一个少雨的年份，渭北高原的每寸土地都在干渴中呻吟。

可这些似乎并不能影响期门军的训练。演武场上的杀声此起彼伏，从队列步法到阵法变化，从马上骑射到兵器格斗，一连几个时辰的演练使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汗流浃背，疲惫不堪。但只要卫青没有命令，大家就没有人有些许懈怠，他们都十分清楚卫青治军的严格。

终于，有人因受不了酷热而晕倒落马，正在奔驰的骑士们纷纷勒住马头。那个带头勒住马头的年轻什长跳下马来，试图抱起昏厥的骑士，但

却被从一旁伸过来的皮鞭有力地拨开了，他抬起头来，就看见队史阴郁的脸。

“起来！”

“让我死吧！我受不了了！”年轻的骑兵抱着头道。

“这点苦都吃不了，没出息，起来！”

……

“起来！难道你要吃皮鞭么？”

……

“起来！”队史厉声喊道，皮鞭随之重重地抽打在骑士身上，“想死，就死在战场上，趴在这里算什么？”

剧烈的疼痛催开骑兵疲倦的眼睛，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只用舌尖舔了舔裂了的嘴唇，挣扎着站了起来。

马队在烈日下重整队列，队史手握战刀，站在最前面。其实，在骑士们的眼中，他并不比他们年长多少，如果不是他的父亲在平定七国之乱中血洒疆场，如果不是他的母亲因为伤心而撒手人寰，他也许至今还在双亲的庇护下快乐成长。

可生活使他很早就经历了人世沧桑，他也跟着父辈的足迹开始了军旅生涯。当他嘶哑的声音重复着卫青的训词时，背后的深情都化为此刻的严厉和无情。

“我军正在马邑与匈奴大战，我等热血男儿，岂可贪图安逸？卫大人不止一次说过，平时多流汗，是为战时少流血！你们明白吗？”

“明白！”

“大声点！”

“明白！”声音在莽原荡起一阵阵的回音。

“上马！”队史的战刀直指前方，马队风驰电掣般地朝目标奔去。

这时，卫青陪同刘彻以及跟随他而来的包桑、汲黯、张□朝着校场走来了。

数日来，刘彻的心无时不牵挂着马邑前线——这毕竟是他登基以来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出击。战争的胜负，不仅关系到汉匈关系，更是对他能力的一次考验。

由于对战事的关注，他再也无法与卫子夫卿卿我我了，也没有时间去顾及阿娇和窦太主的纠缠不休了，更没有心思去听太后对后宫妃嫔们道德的评判了。

每日早朝后，他询问的就是有没有前方的战报？大军是否已到达设伏的地点？匈奴军是否被引进了伏击圈？而田蚡这些日子也分外地尽职尽责，不时地把那些让他欣慰和振奋的消息送到案头。

但刘彻还是觉得这些战报太空泛，太笼统了——他有点等不及了，甚至有时候担心这一仗不能打胜。于是，他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就把那些不急于处理的奏章搁到一边，邀了汲黯、张□，轻车简从地来到了池阳军营。只有在这此起彼伏的喊杀声中，他那颗紧张的心才能安静下来。

刘彻对自己缔造的期门军怀着特殊情感，因为它镌刻着新制受挫的伤痕，也寄托着他对未来汉军战力的希望。因此，一走进池阳军营，那些在大权旁落的日子里，只有靠游猎打发时光的往事便涌上心头。

期门军初创时不过千人，后来，他把万人仪仗补充到军中，再后来，他又把七国之乱中战死的将士子弟招到军中，这些人都由卫青负责训练。今年二月，他又从雍城马场选调了万匹良马装备了这支年轻的军队。

现在，期门军已在他的关照之下成为一支拥有三万之众、装备精良的精锐之师了。刚才，他暗地观看了将士们的演练，就觉得它将是未来与匈奴战争的中坚。他之所以要汲黯一同前来，也是想让他了解卫青治军的成就，好为将来擢拔和重用卫青铺平道路。

固然，对卫青的情感中包含了他对卫子夫的偏爱，但对刘彻来说，仅仅因为这些卫青是无法进入他的视线的。闽越一战，让他看到了这位年轻人的韬略和胸怀。

刘彻征询着汲黯对训练的看法，问道：“爱卿认为太中大夫治军如何？”

汲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严而苛，谨而猛也！”

“爱卿何出此言？”

汲黯解释道：“严者，乃治军之统要，苛者，言待士卒以酷峻也；谨者，乃统帅胸有大局，猛者，责罚失重也。臣闻李广将军统军，绳之以法，动之以情。大漠行军遇水，士卒不饮，将军不饮；每餐士卒不食，将军不食。士卒有伤，将军亲往视之，汲脓敷药，故而每于阵前，士卒争先赴死，未惜其生。不知太中大夫知否？”

“末将有所耳闻。”卫青小声应道。

张□悄悄拉了拉汲黯的衣袖，道：“汲大人，你得给皇上留一点面子

啊！”

汲黯并不理会张□，继续道：“兵法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此五者，乃为将之要旨，缺一不可。何谓仁，就是要爱护士卒，今太中大夫惟知严而不知仁，惟知罚而不知赏，如何为将？”

卫青的脸“腾”的红了。自从皇上把期门军交给他以来，他总以为练兵之道，教戒为先。而且自练兵之后，他听到的也都是褒扬之词，却不承想汲黯会这么严厉地批评自己。当着皇上的面，他又不好辩解，一时语塞，倒不知该说些什么了，只是方才还很兴奋的目光瞬间黯淡了。

“汲爱卿言之有理。朕在少年时，就常听说李将军的治军往事。今汲爱卿旧事重提，看来是很适合当下的。卫青！惟爱士卒，士卒才能不惜生命！你明白吗？”

“臣明白了。”

孰料汲黯却立马跳转了话题道：“微臣刚才正与中尉大人讨论外戚之事呢！”

“哦？说来听听！”

汲黯看了看张□，狡黠地笑了笑道：“中尉大人以为外戚都有来历，要微臣说话小心。然微臣以为，外戚若没有才干，亦与尸位素餐者无异，何须惧乎？若如张大人所言，因为是外戚就该给他一些颜面，那微臣是不屑这样做的。”

张□脸上很尴尬，心中道，这个汲黯，嘴就像刀子一样……

刘彻听了汲黯的话，虽然也认为话语唐突了些，却为其忠直性格所感动，于是便几分认真、几分调侃地对卫青道：“听见了么？汲黯是说给你听的。不过在朕看来，汲黯之言，不无道理。”

说话间，日色已过中午，卫青正要在军营设宴为皇上接风。话音刚落，就见远远的官道上，一骑朝校场奔来。待那人来到跟前，才发现他是田蚡的爱将藉福。

这个藉福，因为前不久胁迫窦婴将城南之田让给田蚡，引起了一场风波，因此给刘彻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他脸上顿时露出不悦和厌烦，问道：“朕刚刚离了未央宫，丞相就遣你跟来，究竟何事如此慌张？”

藉福滚鞍下马，跌跌撞撞地拜倒在地：“皇上！大事不好了……”未及说完，便把一封信札交给了包桑。

刘彻启开信札，未及看完，就脸色大变。先是剑眉紧缩，继之血色从两颊泛起，嘴唇也渐渐地变成紫色，及至看完最后一行，已是怒不可遏

了。

“王恢误国，罪不容赦！”午间的太阳将刘彻狂怒的身影印在灼热的大地上，“三十万大军呀！就这样让匈奴人从身边溜走了。”

刘彻的愤怒迅速聚集、膨胀，终于变成仰天长啸：“王恢！朕要杀了你，以谢天下！”

包桑慌了手脚，不知该怎样劝慰皇上，他求助地看着卫青，卫青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退到一边。他知道，这时候任何不慎的举止都会招来严厉的斥责。

可是，汲黯却说话了，他似乎早已预见到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他的理智和冷静甚至让包桑和卫青陷入迷茫。

“皇上可曾想，此战伊始，就已埋下了失败的诱因么？”

“你是要耻笑朕么？”

“不！臣不过是说了真话而已。”

……

第二十二章

痛追败因还自省 争宠尤人意难平

黎明时分，雨过天晴，大臣们纷纷聚在未央宫前殿的塾门等候早朝。昨夜的雷雨对长安酷热的天气没有丝毫影响，廷尉走进塾门回廊时，就远远地看见田蚡正和韩安国说话。他遂来到二人面前，低声道："禀告丞相，御史大人，大事不好了。"

眼下最大的事会是什么呢？田蚡一听这口气，就知道是王恢出事了。昨夜藉福回府后，就向他描述王恢神色恍惚的样子，他当时就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可这话他是不能先说出口的，他脸上立时充满了惊讶："何事让大人如此惊慌？"

"大行被雷击身亡，身体烧成一堆灰烬了。"

"啊？竟有这等事？"田蚡拉着韩安国，与廷尉一起来到塾门外，"究竟是怎么回事？大人快说说，待会儿上朝后，才好向皇上禀奏。"他还特别强调，只说王恢是怎么死的，其余不必涉及。

廷尉立即明白了田蚡话里的意思，那就是不要将藉福探监一事说出去。于是他遂将王恢如何神志迷乱，如何狂呼天雷，如何被天火烧死的情景叙述了一遍。末了，他惊奇道："二位大人，你们说怪不怪？怎么他想着雷电，雷电就真来了呢？难道真如董仲舒大人所言，那是遭天谴了？"

韩安国素来重人事而轻天命，因此不愿把王恢之死归咎于天谴，他认为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大人何出此言？王恢获罪，乃大汉律法所致，此乃人道；雷电劈击，乃阴阳气动之功，此乃天道，二者各循其常，天谴之说，乃蛊惑人心之言，岂可信乎？"

"韩大人所言极是。"田蚡表示肯定。

这赞同中蕴含着田蚡复杂的情感。王恢的死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从道义上讲，他在太后面前尽了力，对王夫人有过回应；从内心上说，这雷击去除了他收受千金的心病。因此，他眼下最迫切的愿望是，让这件事尽快过去。

而廷尉就不同了，他最怕的就是皇上将王恢之死归咎于他的疏于职守，因此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分析并没有使他的内心有丝毫轻松。三人说着说着，上朝的时间就到了。

王恢之死自然成为今天朝会的议题，廷尉带来的消息，让刘彻又吃惊又疑惑，他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他没有料到，这位曾当殿立下军令状的大行会有如此惨烈的结局。而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将此事归于巧合，似也无可厚非，何况他对天谴之说也是信疑参半的。但他还是不能原谅廷尉，这件本来可以彰显大汉律法权威的大案，可就这样在大火中结束了。

他正要说话，却见包桑急匆匆地进来，在耳边低语几句，他的脸色立时变得十分难看，呼吸也顿时沉重起来，他要包桑速宣廷尉长史进殿。

廷尉长史的脚步有些仓皇，手中的笏板也颤颤巍巍。他来到殿前，断断续续，句不成语地奏道："启奏皇上，王恢夫人……在府中……悬梁自缢了。王府府令到廷尉府报案，认为王夫人死得蹊跷，恳请彻查。微臣不敢拖沓，特来禀明陛下。"

刘彻将气愤的目光转向廷尉，厉声问道："一夜之间，连失两条人命，你这个廷尉怎么当的？"

廷尉来不及细想，就跪在大殿中央慌张道："都是微臣考虑不周，微臣罪该万死。"

"你不必再说了，一下丢了两条人命，足见你难履其职。传朕旨意，廷尉渎职失责，本该免职，姑念王恢之死有因，暂不追究，命你查清王恢夫人自缢原因，戴罪立功。"

"谢皇上。"廷尉谢过之后，就匆匆出殿去了。

散朝以后，刘彻召韩安国到宣室殿议事。

事实上，当皇上要他留下的时候，他已经明白皇上的意思了。从上朝之时起，他虽然站在朝堂上没有说话，心却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思索。因此，这次谈话与其说是回答刘彻的提问，倒不如说是韩安国自闽越战事以来第一次就朝廷大计一次总的阐述。

"陛下襟怀，旷若瀚海，微臣不胜感激。然依臣观之，马邑之误，非王恢一人之罪，臣等亦有失察、屈顺之责。倘若微臣当时直言明晰，陛下兼听慎思，当不至于仓促出兵。兵法云：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称胜者，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正所谓，千里之行，积于跬步。自建元以来，我军兵力虽日益强盛，然尚不足以锱称铢，勉强为战，此大忌也，还望陛下明察。"

痛定静思，刘彻听起韩安国的话比廷议时要顺耳多了，身体不自觉地向前移了移："现在看来，朕对匈奴之战还是有些操之过急了，田蚡、王恢顺了朕的意思，以致有今日之误，此朕之不慧也。爱卿一番透析，让朕受教矣。"

“皇上如此说，更让臣无地自容了。”

“爱卿又何须多礼？朕之意就是要心平气和地思过补救。朕感觉王恢夫人之死似乎另有隐情，近来朕常闻丞相借大臣获罪之际，敛财受贿。而前些日子，太后要朕赦免王恢，不知是不是田蚡说动之果？”

“这……”

“朕知道，田蚡乃朕舅父，又位居丞相，朝野畏惧。其实大家不是在畏惧田蚡，而是在畏惧朕与太后。倘若朝廷因裙带而言路闭塞，外戚个个逍遥法外，朕又如何推进新政？故朕宣爱卿来，就是要爱卿从王恢夫人自缢一案查起，对田蚡的作为彻查，不知爱卿以为如何？”

“这……”韩安国回话的节奏无形中拖长了，尽管从职责上说，御史大夫负有执掌法令、监督百官之责，但田蚡是什么人？是太后的兄弟，是皇上的舅父，他不能不有所顾虑。

“臣深谙皇上旨意……只是……”

“朕理解爱卿之难处。不仅是爱卿，就是朕每每涉及田蚡，也颇感棘手。”刘彻说着话就站了起来，韩安国不敢怠慢，赶忙跟着站起来，“可自睢阳与爱卿相识以来，朕屡感爱卿之忠厚，故委予重任，望爱卿不负朕望。”

话说到这个分上，韩安国再无退缩的理由，而皇上的信任在他心头激起的，是一个谏官“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的品节和责任。

“臣为大汉社稷，万死不辞！”……

在散朝后，皇上单独留下韩安国，而把他田蚡排除在外，这是以往所没有过的。这个举措立即引起田蚡的不安，他很快就将之与王恢案联系在一起。出了司马门，他没有回署中，而是径直去了长信殿。

七月的长安，天气十分闷热。碧树掩映，花团锦簇的宫苑就像一座蒸笼。风只有在清晨时才很吝啬地掠过树梢，而后又躲得无影无踪。尽管长信殿的水车不断地将地下的水送到殿顶，但紫薇还是安排了宫娥轮番为太后散热取凉。不过今天，太后宁愿汗水流淌，还是把宫娥们都打发了出去——为的是与兄弟说话方便。

“那依你看，皇上会与韩安国说些什么呢？”

“臣弟愚钝，一时茫然无头绪，不知会不会与王恢案有关呢？”

“王恢怎么了？哀家不是都不再干涉此案了么？”她现在一想起田蚡当初恳求她出面劝诫皇上宽恕王恢，依旧满腹埋怨。当她说出这次出兵是经过廷议，并非王恢一人之举，责在朝廷而不在王恢，要刘彻宽恕王恢

时，刘彻立即点破，此话绝非出于太后之心，只不过是转达了田蚡的意思而已。

接着，刘彻把一个庞大的数字摆到了太后面前："众人只看到他将三万之众全数带回，但他们何曾想过，朝廷为此次出击匈奴，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据韩安国禀奏，我军仅为引诱匈奴大军进入马邑谷，每日往马邑城运送粮草辎重的百姓就达数千人。二者相比，一目了然。母后圣明，不难做出决断。"

在王婊看来，刘彻的态度是如此固执，那一刻，她很失落，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但没过多久，她就想通了。王恢充其量就是一个大行，而这个朝廷最不缺的就是官吏，但大汉的国威却不能受到任何损害。想到这里，王婊对面前的田蚡道："此事你无须多言，遵循皇上旨意，乃是臣子本分。"

"可王恢已经死了。"田蚡喟然道。

"怎么？王恢死了？何时发生的事情？"王婊脸上掠过瞬间的惊异。

"就在昨夜。听廷尉禀奏，是被雷电击死的。"

王婊舒了一口气道："王恢误国，罪在不赦。天谴雷击，罪有应得。"

"可要紧的是，王恢的夫人也于今晨自缢身亡。"田蚡讷讷道。

"那又是为何？"王婊话语中带了惋惜，"不会是闻听夫君已去，万念俱灰，走了不归路吧？说来也是她糊涂，纵然自己身死，也换不回夫君一命啊！"

但是，当她将目光转向田蚡时，就从他苍白的脸色中窥出一些说不清的隐忧，自己的心就不由得"咯噔"一下："呀！莫非他……"

"一个大行夫人之死，为何让你如此心事重重？你是不是做了有愧于朝廷的事？"

"这……"田蚡的回答有些心不在焉，"自太后训诫之后，臣弟处处小心……"

"罢了……"王婊的眉宇间倏然添了怒色，"你的品性，哀家焉能不知？快说，你是不是与此案有关？"

被太后步步紧逼，田蚡自知没有回旋余地，"扑通"一下子就跪在太后面前了。

"太后救臣……"田蚡嗫嚅了片刻，终于说出了接受王恢夫人千金，并求太后说服皇上赦免王恢的经过，"朝野不少人认为，王恢夫人自缢另有蹊跷，故早朝之后皇上召韩安国到宣室殿，臣弟担心……"

昨夜雷雨过后，田蚡才匆匆从淮南王府赶回家中，还没有来得及洗漱，廷尉就叩门拜见了。

他心中十分不快：“什么事不能等上朝了再说？”

“此事重大，下官不敢拖延。王恢遭雷击死了。”

田蚡“哦”了一声，在厅席上坐了下来：“天谴罪臣，亦是常数，并非逼供而死，你急什么？天色不早，你先回去歇息，待明日早朝时禀奏皇上。”

廷尉离开了很长时间，田蚡却没有丝毫的睡意。他要丫鬟泡了一壶上好的茶，慢斟慢饮。

虽然他将王恢之死归于天谴，可那是他心情的真实流露。他终于可以不再为王夫人送来的千金而提心吊胆了，他甚至想好了明天早朝时面对皇上和众位同僚应该说些什么。

他现在用不着再为王恢辩护，而要转而谴责他让朝廷特别是皇上颜面扫地的罪责，从而将这难熬的一页翻过去。

但这种轻松并没有持续多久，田蚡的眉头就重新收紧了。

他想到了一个人。

送金子的并不是王恢，而是他的夫人，只要她还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会泄露秘密。田蚡吹茶叶的嘴唇就那么停在杯子边，很久都没有动。待他将茶杯放到案头时，就向站在门外的丫鬟低声叫道：“速传藉福来见。”

半个时辰后，藉福进了客厅，田蚡便说道：“你知道么？王恢被雷击死了。”

藉福忙道：“此乃上苍有眼，丞相从此少了许多烦恼。”

田蚡摇了摇头道：“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难道他的夫人不会寻衅滋事么？”

藉福伸着脖子道：“丞相的意思是……”

他顺手做了一个杀的手势，立即遭到田蚡的申斥：“糊涂！本相让你杀人了么？”

藉福非常不解：“那依丞相的意思……”

田蚡诡谲地笑了笑道：“本相在想，王大人夫妻情感至笃，王夫人听到王大人惨遭雷击的消息后，能不心痛欲裂，寻短见么？”

藉福眼睛闪了闪，立即回道：“属下明白了。丞相放心，属下一定做得滴

水不漏。”

卯时三刻，田蚡起身准备上朝时，府令前来告诉他，说王夫人在府中悬梁自尽。田蚡立时仰天长叹道：“本相为何如此大意啊！夫人怎么如此想不开呢？”

若不是皇上留下韩安国说话，这也许会成为一个别人永不知道的秘密。可他如今不得不对太后、他的亲姐姐说实话。

“你呀！”王婊无力地跌坐在地上，只是喘气，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昏了过去。田蚡仓皇上前，疾呼“太后！太后！……”

紫薇慌忙进来，又是解凉，又是喂汤，过了半晌，王婊终于醒了过来，只是一双无神的眼睛里涌出晶莹的泪珠。

紫薇轻轻地抚摸着太后的胸口，劝道：“太后，您玉体要紧，还是宣太医来看一下为好。”

王婊摇了摇头道：“不要大惊小怪，哀家只是累了，你先退下，哀家还有事与丞相商量。”

“诺。”

“此事还有何人知道？”太后问道。

“这金子是由王府府令送来的。”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呢？”

“太后的意思是……”

下面的话田蚡没有说出口，就被太后截住了，“你先回去吧，哀家想一人静一静。”

辞别王婊，出了长信殿，田蚡心中仍然惴惴不安……太后话里藏着的意思，他多少明白了些。

为人的难处恰恰就是许多人、许多事，你想躲都躲不开，想避避不了。

紫薇刚刚扶着太后从席上站起来，就听见长信殿詹事的声音从殿外传进来：“启奏太后，皇后与窦太主求见！”

王婊的心暗地“咯噔”一下，这对母女此时前来，能有什么好事呢？

虽说皇上在对阿娇的态度上有些不近人情，可太后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位儿媳妇的骄横狭隘和她母亲的颐指气使。古往今来，哪个君王不是妃嫔成群，粉黛三千呢？一个没有女人蜂蝶般环绕的男人还算得男人吗？她

们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卫子夫呢？

不用说，她们上门来肯定又是说那些后宫女人之间的是是非非。王姼缓一口气，对紫薇摆了摆手道：“就说哀家身体不适，要她们改日再来。”

“来都来了，太后还忍心将臣妾拒之门外么？”那是窦太主的声音。保养很好的她脸色依旧红润，眼睛依旧明亮，声音依旧清脆。在参拜之后，她半是伤感半是玩笑地道，“妾身人老色衰，太后都不待见了。”

“太主是变着话怪哀家么？倒是太主有好些日子不来看哀家了！”

看着姑嫂两位相向而坐，阿娇才移动脚步，上前拜见太后。王姼循着皇后的凤冠细细打量，发现她消瘦了许多，脸色也不及以前那样光亮，眉宇间多了许多凄婉，眼角红红的，脂粉间还残留着斑斑泪痕，似乎刚刚又遭遇了什么伤心事。

王姼的心一下子就软了。皇上夫妻不和许多年了，作为女人和婆婆，王姼知道那种寂寥的滋味。正待要问，窦太主却在一旁说话了。

“皇后今日是向太后尽孝来了。”

“孩儿见这些日子天气酷热，亲自到御膳房做了同心梅汤为母后消暑。”阿娇说完，就从春芳手中接过铜盘，轻轻地举过头顶，那从朱唇中流出的话语也带了莺燕的温软，“这同心梅采自上林苑，这做汤的水采自终南山，又加了枳蔗浆，酸中含甜，可以清热润肺，请母后品尝。”

王姼缓缓端起玉盏，抿了一口，果然清凉入心，她眼角便溢出会心的笑意。母亲毕竟是母亲，她在享受儿媳孝敬的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子，她很自然地问起了皇上：“这汤为皇上送了么？”

这一问不要紧，阿娇一肚子的委屈顿时泛上三焦，那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涌出了眼眶，哭诉道：“母后！孩儿……”

“怎么？又闹别扭了？”

“孩儿……”

阿娇只是抽泣，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倒急坏了在一旁的窦太主，她抢过女儿的话头说道：“太后，这皇上怎么越长越不懂事了？皇后好心做了同心梅汤奉敬皇上，他不领情倒也罢了，反而当着妾身的面大发脾气。不管怎么说，妾身也是她的姑母，这不是给妾身难堪么？”

哦！王姼明白了，皇后在皇上那儿碰了钉子，一定是王恢案搅得他近来情绪烦躁。可不管怎么说，皇后总受了委屈，王姼爱怜地抚摸着她的掌心，语中带着长辈的慈爱：“这个彻儿，朝堂的事情再烦，也不能拿皇后撒气。待明日他来请安时，哀家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快不要哭了，你看

这脂粉一道一道的，都成小花脸了。”

“嗯！母后可要为孩儿做主啊！”太后的话驱散了皇后心里的阴云，脸上渐渐有了笑意。

仅仅是因为朝事不顺心么？窦太主可不这样看，她认定皇上的厌烦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卫子夫。要不是她迷住了皇上的心，皇后哪能遭受如此冷落呢？她在心里埋怨女儿没有出息，这么容易就被太后的几句开心话说通了，而把一路上反复酝酿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她自信太后对她这个先皇的姐姐还不敢轻视，她要替女儿讨回公道。她撩了撩深衣的裙裾，鼻中就发出“哼哼”的冷笑：“不单是因为朝廷的事那么简单吧？”

“那还会有什么呢？”

“就与那个贱奴出身的女人没有关系么？”

“太主说的是卫子夫吧？”王婊轻轻舒了一口气，淡然道，“她怎么能与皇后比呢？就是将来得了势，她也不过是封个妃嫔，皇后可是正室啊！”

“皇上也这样看么？依皇上的性格，说不准会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呢？”窦太主并不需要太后的回答。她从小在窦太后身边长大，又一直受到景帝的袒护，她养成了喜欢独语的习惯，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妾身今天来拜见太后，就是希望太后告诉皇上，记得他当初是怎样当上太子的。如果没有妾身，他能有今天么？如今先帝走了，皇上怎么能忘了本呢？”

“太主！”王婊打断了窦太主的话。许久以来，她最不能容忍这个女人的就是喜欢搬出当年的事情来要挟自己。似乎这皇位不是从先帝那里继承来的？就算当初你在先帝面前鼎力相助又怎样？哀家难道还应当永远忍受你的骄横么？王婊的笑意立即从目光中退去了，“太主也不要忘记，若不是当初哀家允了这门亲事，皇后能有今天么？”

“对呀！太后果然没有忘记这些。当初当着先帝和太皇太后的面，太后与妾身定下这门婚约。如今皇后却独守空房，夜夜以泪洗面，而皇上却与一个下贱的女人厮混，难道太后就没有责任么？难道太后要让先帝和太皇太后的在天之灵不安么？”

“放肆！你知道在和谁说话吗？”

“妾身怎么能不知呢？太后是当今皇上的母亲，长乐宫的主宰。可……”

“可什么……”

“可太后忘记了，若不是妾身当初在先帝面前屡屡美言，太后能从美人一步而登上皇后的宝座么？”

这些话从窦太主口中说出的时候，王婼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安陵到长乐宫一路走来，她忍受了骨肉分离的痛苦，经历了忍辱受屈的磨砺，目睹了争宠夺爱的风雨，她付出的还少么？就说刘彻与阿娇的婚事，当初若不是那个可恶的栗姬，若不是为了儿子的前程，若不是为了获得太皇太后的支持，她又怎么会答应这一桩并不幸福的婚姻呢？

而如今，这婚姻倒成了她的话柄。不！她不能容忍在这个象征着权威和地位的宫殿里受到别人的挑战，她的声音因愤怒而忽然变成了当初面对栗姬时的冷酷和无情。

“来人！送皇后回椒房殿去！”

王婼以漠视窦太主的方式表示了自己极大的愤慨。阿娇惊呆了，两只泪眼茫然地在母亲和太后脸上来回徘徊。童年的记忆中只有刘彻的“金屋藏娇”曾让她感到幸福，她不承想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宫廷交易的筹码。一瞬间，她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她原本指望太后能够弥合她与刘彻之间的情感裂痕，可眼下两个老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让她心灵上仅存的绿色顿时枯萎了。不仅如此，这可能还会毁掉她在椒房殿拥有的一切。当巨大恐怖迅速弥漫了她心灵时，那绝望的浓云顷刻间凝结成泪的雨线，打湿了面前的地砖。

“请皇后回到椒房殿。”

“孩儿乞求太后饶恕母亲的无礼。”皇后不顾詹事的催促，双肩颤抖着跪在太后面前。

“孩儿替母亲向母后请罪。”皇后甩开紫薇搀扶的手，双膝摩擦着坚硬的殿砖向太后身边挪动。

“母后！请宽恕孩儿的无知。”

“请皇后自重。”窦太主宽大的衣袖很有力地拂过皇后的头顶，把一股酷热的风带出了长信殿，在登上车驾的那刻，她分明听见了皇后断肠的痛哭。

“母后息怒！孩儿有罪啊！”

没出息的东西，这哪是我的女儿？窦太主在心里骂道。

……

一连几天，阿娇跪在长信殿的身影挥之不去地在太后的脑际徘徊，这使她一想起来就心里隐隐作痛。当理性战胜情感的冲动时，王婼的心里又泛起了柔情。

不管窦太主怎样不讲理，阿娇终归是自己的儿媳，她不能看着刘彻和阿

娇的情感裂痕一天天扩大。她已打定主意，要就王恢和皇后的事情与皇上好好谈一次。

昨夜的燥热，把轮番为太后取凉的宫娥们害苦了，可太后仍然没有睡好。一大早起来，太后眼睑肿胀，脸颊苍白，头也有些昏昏然。可尽管如此，她还是要宫娥们快给她梳妆打扮，因为今天是刘彻进宫请安的日子，她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心中筹划的两件事情和皇上谈谈。

在宫娥们伺候下梳洗清爽之后，王姼走出寝宫，在庭中养神。她轻轻地吸一口气，那空气中的清香就顺着鼻翼进入了胸腔，不经意地让酷热的烦恼消解了。当她抬起头，把目光投向殿外的风景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

那是一对鸟儿在枝头深情的歌唱。

雄鸟的音节虽然很短，然有趣的是尾音忽然上扬而形成一个清脆的休止，似乎是雄性的宣示，又似乎是情侣的邀约，而雌鸟的歌声便多了许多婉转和温柔。隔着枝杈遥遥相对，那旋律中流淌着潺潺的情感。

这样经过四五个来回，那雌鸟的心便被真诚和热烈感动了，一双亮亮的眸子深情地注视着雄鸟。这目光点燃了雄鸟蓄积已久的欲望，它扇动着一双极不安分的翅膀，围着雌鸟旋转。而此刻雌鸟却分外地恬静，仿佛一位待嫁的姑娘，它伸出浅灰色的喙梳理自己的羽毛，缓缓地，细细地，慢慢地，偶尔投给雄鸟一声婉柔的小唱。当太阳在枝叶间的晨露洒上五光十色时，它终于“扑扑”地飞到雄鸟的树枝上去了。

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幕哟！它们亲昵地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地看着彼此，然后就是热烈的交颈，尖尖的喙吮吸着彼此的气息。

太后的眼睛渐渐地湿润了，到后来这一幕在她的视线中越来越模糊，最后化为心底的痛！唉！鸟儿都知道相互温存，何况人呢？

宫娥们吃惊地看着两行热泪滚到太后的腮边，她们猜测太后一定是想起了与先帝相濡以沫的日子，抑或是想起了皇上与皇后的烦心事。紫薇急忙拿出丝巾为太后擦泪，却听见太后自言自语道：“哀家觉得，这人有时候倒不如鸟儿那样知心知情啊！”

宫娥们明白了，太后这是对皇上夫妻的牵挂啊！

“皇上驾到！”那是黄门尖细的声音。

太后迅速地拂去眉头的哀伤，恢复了作为这个朝廷最尊贵女人的端庄和威严。当她一如往日地看到只有刘彻一人的身影时，眉头只是略略皱了一下，就很平静地对跪在地上问安的刘彻道：“皇上起来吧。”

紫薇很自觉地将早点摆上了案几，就退了出去。

刘彻明白，他今天再不可能回避处理与太后的关系了。他用过早点，母子俩就开始了自韩嫣被杀之后第一次严肃的谈话。太后将王恢的信递到刘彻手中，他很快浏览了一遍，抬起头时，就与太后的目光碰在一起。

太后的话丝毫没有迂回："哀家听说皇后为皇上熬了同心梅汤，却被皇上打翻，可有此事？"

刘彻一听这话就明白了，一定是皇后来过了。他心想，只要不涉及朝政，就可以妥协，他随即点了点头说道："让母后为孩儿担心，孩儿深感不安。"

"究竟是何原因，使皇上龙颜大怒呢？"

"此事说来都怨孩儿焦躁。那日孩儿在殿中批阅奏章，骤然想起自己执掌国柄已九载，然至今除了子夫为孩儿生下几位公主外，膝下还无一位皇子。大汉后继无人，必为诸侯觊觎。恰在这时，皇后来了，孩儿就……"

"哦！"王婊端起消暑汤，抿了一口，话里就多了几分与儿子的同感，"哀家又何尝不心急如焚呢？可皇后不想要个皇子么？若皇上总是拿皇后撒气，后宫岂能和睦？皇上岂能专心朝政？孰轻孰重，这些都不言而喻。"

刘彻不得不承认太后的话有理。自从有了卫子夫，刘彻对阿娇的骄横已经不在意了。前几日，在卫子夫的劝说下，他终于到椒房殿与皇后共寝。当夜色渐渐归于宁静时，虽少了初婚时的癫狂，但两人却都觉得气氛温馨，彼此都生出温存的愿望。

但这样的时光，就像夏日的阵雨，那种相语甚欢的享受，很快就被言语的冲撞所取代。皇后不能说起卫子夫，一想起这个歌伎夺了自己的所爱就怨气郁结，眼睛、语言里都充满了鄙夷。在遭到刘彻的训斥后，她又哭又闹，再次将窦太主扶持太后的往事搬了出来。刘彻怒不可遏地扇了皇后一巴掌，愤愤地离开椒房殿。

"母后说说，如此不明事理，她就是做了山珍海味，孩儿亦无食欲。"

"唉！这个阿娇，就是喜欢耍小性子。可她毕竟是皇上的表姐，先帝的外甥，你不能冷落了她。你应知后宫平安，也关乎社稷安危呀！哀家明白，皇上是九五之尊，身边多几个女人不算什么，阿娇不该拿这个说事。至于那个卫子夫，你跟她多在一起待待也无可厚非，可是，皇上也千万不要太上心啊！"

刘彻不喜欢别人说卫子夫的长短，当然也不会容忍太后将卫子夫视为与掖庭一样卑贱的宫女，他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道："比起皇后来，子夫要深明大义多了。是她多次谏言孩儿与皇后和睦相处的，又是她提醒孩儿要勤政尽责的，可皇后却不能见容于她。"

"她怎么可以与皇后相比呢？"王婊听得出刘彻话里的偏倚，"说到提醒，

皇上不是历来反感后宫干政的么？如何拿一个奴婢出身的女人的话当回事呢？”

刘彻清楚，太后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对父皇的怀念。但母子间的谈话一旦进入死角，就很难回转。一旦继续下去，结局只能是不欢而散。他只能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期待假以时日，卫子夫能够被太后接纳。

这就是朝廷，它是一张盘根错节的网，任何试图打破平衡的举动，都有可能使这张网破碎，葬送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切。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上，有时也不得不为维护这张网的完整而违心去平衡各种势力。

这一点，刘彻再明白不过了——王朝的稳定说到底就是家族的稳定。而长乐宫对他来说，就是这种和谐稳定的象征。如果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出现裂痕，那么高兴的就只有那个在淮南做着“皇帝梦”的刘安了。于是，刘彻寻找托词，准备很得体地而又不触动太后的告退。

“请母后放心，孩儿一定善待皇后，不让母后为此揪心伤神。”

“如此甚好。”王婊在心里早就期盼皇后生下皇子，好成为这一对夫妻之间的纽带。

刘彻对太后施了一礼，道一声孩儿告退了，就起驾回宫了。

包桑早已理会了刘彻眼中的意思，尖着嗓子朝着宫外喊道：“皇上有旨，起驾回宫。”说毕，就护送着皇上的车驾出长乐宫了。

脚步声渐行渐远，王婊仍然手捧着田蚡送来的信发呆。

“太后！皇上起驾回宫了！”紫薇在一旁提醒。

“什么？你说什么？”

“皇上回宫了。”

“哎呀！糟了！哀家还有话说呢？去！快请皇上回来，哀家还有话说。”王婊忽然想起她的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询问有关田蚡的消息。皇上留下韩安国密议国是，不仅在田蚡、也在太后的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她情急道，“快去！传哀家的话，就说哀家还有话说。”

“诺！”

紫薇急急朝外走去，但她知道，皇上是不可能回来了。在太后身边这么久了，紫薇太了解这母子之间的关系了。她虽然不知道他们刚才究竟说了什么，但皇上离开长信殿时表情已告诉她，这又是一次并不愉快的母子相聚。

不一会儿，紫薇就回来复旨，说皇上的车驾已经走远了。王婊就在心头

叹了一声，埋怨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健忘了。

第二十三章

窦婴含恨辩朝堂 阿娇泄妒作巫蛊

王恢死了，藉福从廷尉那里带回的消息，皇上与韩安国宣室殿的密谈，这些都如梦魇一般缠绕在田蚡的心头。王恢夫人悬梁的惨状，几乎夜夜都进入他的梦境，那声音阴森而又飘忽不定，悲戚而又含恨。

“受人之托，就该履行承诺，丞相为何食言？”

“丞相！还我夫君的命来……”

这声音，让他惊魂不定，仅仅半年，须发就全白了。

一天，当田蚡仓皇地出现在长信殿时，王婊就禁不住流泪了，伤感道：“兄弟啊！数日不见，你如何成了这副模样？”

“唉！”田蚡不知道该如何向姐姐叙说这些日子的遭遇，叹息道，“都是那个王恢闹的。”

“他不是已经死了么？”

“谁说不是呢？”田蚡一脸苦相，似乎有一肚子委屈，“马邑之误，咎在王恢，与臣弟何干？可他夫妻却夜夜在梦中向我索命。臣弟真是不堪其惧啊！”

太后的心境十分复杂。眼前的这位兄弟，是多么不让她省心，平日里朝野皆言他贪欲多利。就说去年，河水改道南流，中原十六郡水患横野，民众死伤无数，郡国纷纷上奏朝廷，恳请治理水害。他因封地在河水北岸，不受水浸，便千方百计地延宕推诿。如此目光短浅，营营于私利，岂能当得大任呢？

可再怎么说他也是自己的兄弟，她除了规劝、警策之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看着皇上将他逐出朝廷的。现在，王婊听着田蚡的苦衷，她心底就浮现出许多童年时的情景。

当年她随母亲到了田家，备受冷落。后来有了田蚡，她才不再孤寂。等到田蚡稍微懂事之后，她有什么委屈都会告诉他。那时候，田蚡总是握着小拳头，发誓要保护姐姐。如今兄弟遭遇困境，她怎么能够心安呢？他再怎么不争气，也是自家兄弟。

“你先回府休息，待哀家思虑之后再行定夺。”

不久，赋闲在家的窦婴就接到了太后的懿旨。懿旨不是由两宫黄门送来的，而依旧是那个藉福。他说，太后为田蚡选了一房夫人，懿旨要列侯宗室前往致贺。

好好的，为何又中年新婚，藉福没有说，窦婴更是不便问。但他从外面传来的消息获知，田蚡近来神志恍惚，却是真的。

府令送走藉福，窦婴就感到这事情的为难。唉！他的心早已平静如水了，他的血在被罢黜丞相后就冷却如冰了，他的眼睛早已不再关注朝廷的风云变幻，他的思绪再也回不到当年剑气潇潇的战场了，他只希望与夫人度过秋水文章的日子。

一旦平静下来，他才真正感受到亲情的温馨，相伴的幸福。他已经习惯了每日陪伴夫人散步，然后到书房读书，整理那些过去因公务繁忙而一直搁置的文字。可谁知，懿旨却再一次打破了他的安谧。

依照朝廷规制，即使是太后的懿旨也应该由黄门发送和宣读，这次却由藉福送来，同时他还送来了请柬，这就更让窦婴迷惑不解了。现在他坐在书房里，凝望着这两件东西，真有点不知所措。同朝共事多年，他对田蚡知之甚深，他没有那种可以对臣僚之间的龃龉一笑了之的胸襟。

单是一封请柬倒也罢了，要紧的是有太后的懿旨在，他就没有理由拒绝了。论爵，他是魏其侯；论关系，他属于宗室，不去就会落下抗旨的罪名。现在，他多么希望严助或是灌夫在身边，好好为他分析一下。恰好此时，府令在门外禀告，说灌夫回京，到府上来拜望了。

窦婴的眉头骤然展开，他没有邀灌夫到客厅叙话，而是直接将他请到了书房。一壶香茗，两人打开了话匣。听了窦婴的顾虑之后，灌夫圆睁豹眼幸灾乐祸道：“去！为何不去呢？去看看那老儿被折磨成啥样了！”

他批评灌夫不该落井下石，更不该想寻衅滋事。他们是看着皇上和太后的面子去祝贺的，并不是田蚡有多么高贵。

“好！就依仲孺。”窦婴最终决定去走一遭。

送走灌夫，窦婴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他虽不赞同灌夫去看田蚡笑话的说法，但灌夫的话却让他感到这是一个契机，如果能借赴宴而消除他与田蚡之间的恩怨，那对他俩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贺礼当然是不能少的。窦婴唤来夫人反复商量，最终决定送一卷手抄的《礼记》，他认为对一向崇儒的田蚡而言，这是最值得珍视的礼品。

丞相府因为一场铺张华丽的婚礼而红烛高照，门庭若市，官员的车驾将丞相府门挤得满满当当。

窦婴一下车，就觉得与昔日同僚相比，自己是如此相形见绌——别人都是抬着沉重的礼盒，而自己怀揣着的却是一册竹简。他倒不十分在意这个，而让他难受的是这些昔日的同僚们形同路人，对他视而不见。好在他与严助和灌夫不期而遇，才摆脱了被漠视的尴尬。

进入宴会厅，看见田蚡在那里招呼客人，窦婴急忙上前作揖行礼："丞相今日大喜，在下特来恭贺。"

田蚡没想到窦婴真的会来，两人相视，都不免有些矜持："侯爷真来了？"

窦婴笑道："太后有旨，丞相有请，在下敢不从命？大喜之日，在下送丞相一卷手抄《礼记》，请丞相笑纳。"

田蚡心中不悦，却又不好说什么，恰好他的兄弟王信来了，于是他便撇下窦婴应酬去了。

窦婴脸上有些挂不住，不过想了想还是忍了。

他用眼神制止了灌夫，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把与田蚡往昔的恩怨一笔勾销。

他怀着这样的心境走到相别许久的大臣们的面前，他没有料到，那些在他任丞相时挤破了大门的故旧们，竟纷纷避席婉拒了他的盛情，而一班陌生的后来者也不过微微起身加以应付，这让窦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这也就罢了，让他尤其屈辱的是当他向田蚡敬酒时，田蚡并没有起身，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道："老夫有恙，只能饮至半爵。"

窦婴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看见田蚡与客人们频频举爵，开怀畅饮，何以到了自己这里，就不领情了呢？他强忍着心头的怒火笑道："丞相乃贵人也，请满饮此爵。"

但田蚡并没有给他这个面子，干脆放下酒爵与别人说话去了。

窦婴心里很后悔，早知如此，今日就不自寻没趣了。这使他知道，田蚡并没有消解他们之间积下的怨恨。

窦婴毕竟是宦海沉浮的老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道理他是懂的。何况对他来说，"伸"早已成了昨日故事。他继续自己的行酒，可当他行酒到临汝侯灌贤的席前时，灌贤装作与程不识耳语而把窦婴拒于千里之外，这一幕灼烧着灌夫的心。他起身骂道："好个灌贤，平日里诋毁程不

识，今日何以效仿女儿态窃窃耳语，成何体统？丞相何必与你这等小人同席而饮？”

在灌夫的心里，他从来就没有承认田蚡的丞相身份。

这一切让田蚡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喝道：“灌夫何其无理，程将军乃老夫座上宾，你辱骂他，岂非辱骂老夫？”

灌夫很不屑地看了田蚡一眼道：“今天杀头穿胸，老子都不在乎，骂你又怎么了？倘若再侮辱他人，老子的拳头可不认什么丞相！”

鲁莽的灌夫就这样被田蚡引进了圈套，一个曾为平定七国之乱、身受数十处创伤的将军，就这样被诬告为骂座不敬，加上过去“侵占私田”的罪名，被判处弃市。

窦婴后来听说，本来依照太后之意，灌夫是要族户的，只是皇上提到灌婴父子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的战功，才改判一人伏法。

皇上的坚持，让窦婴对灌夫的命运产生了一线希望。

田蚡婚后第四天，窦婴走进了未央宫。

他不能眼看着灌夫就这样死在长安东市，他要营救灌夫。

虽然说他很久没有上朝了，但刘彻却没有忘记他，在包桑禀奏说窦婴求见时，他立即放下奏章，宣他立即觐见。

“朕久已不见爱卿，不知爱卿一向可好？”

“谢皇上，臣今日冒昧进宫，是要禀奏灌夫酒醉骂座一事。”

皇上很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谏言。

“爱卿所言灌夫功过，朕亦深有所感。酒后失德，原本罪不及杀，可太后不容他，朕总得有个交代。”

“微臣记得当初太皇太后专权时，太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今为一人之好恶而斩功臣，恐朝野不能心服。”

“爱卿的意思是……”

“臣之意，可将灌夫案交廷议，朝野皆曰杀，臣无话可说，若朝野皆曰不可杀，皇上也可以面对太后了。”

刘彻破例答应了他廷辩的奏请，但事情却并没有如他想的那么顺利。

过了几天，黄门传皇上口谕，说两位大臣的冲突乃是外戚之间的龃龉，

廷辩应搬到长信殿。

窦婴虽不理解，但为了灌夫，其他都不重要了。

窦婴很坦然，也不在乎太后的脸色。他先指出灌夫不该在丞相婚宴之日做出非礼之举，接着又列举了灌夫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和讨伐闽越时的赫赫功绩，最后他说道："依臣观之，灌夫本性良善，性格刚烈，酒醉失态，以律处罚，情理使然。然丞相将灌夫拘捕，未免小题大做。"

窦婴刚落下话音，田蚡就说话了："灌夫所为横恣，由来已久，前者有闽越大捷后，于庆功宴上殴打未央宫卫尉窦甫；今又当着大臣的面，大骂当朝丞相。"他说着说着，就把事情扯到了的皇上和太后身上。

"微臣以为，灌夫作为，乃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蔑视朝纲，非杀不足以明纲纪。"

"丞相还有资格奢谈纲纪么？丞相私吞民田，草菅人命，宅甲朝野，丞相是拥护新政还是诋毁新政呢？"

"侯爷此言，岂非自不知羞。侯爷昔日为相时，不仅自己广置田宅，还怂恿灌夫侵占民田。今又诬陷本相，该当何罪？"

窦婴眼里掠过轻蔑的笑意："丞相大概忘记了，闽越之战时，丞相却言说非中国之地，自古不可以法度治之。是灌夫当朝请命，甘当副使。相形之下，丞相不觉得自愧不如么？"

田蚡回道："当今天下太平，作为股肱之臣，所好非权，只好音乐、狗马、田宅、倡优巧匠之属。而窦婴、灌夫则招聚天下勇士、豪强，臣不知其意欲何为？"

两位大臣又都为外戚，却偏离对灌夫获罪之辩而陷入口水之争。

刘彻在上面听得心烦，要朝臣们分出是非。可只有韩安国和汲黯替灌夫说话，而其他人却都保持了沉默。

刘彻见此情景大怒，痛斥平日里一直说窦婴好话的郑当时道："公平日数言窦田长短，今日朝廷公论其是非，你竟局促如新驾辕之马驹！"

皇上一发脾气，大殿内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以郑当时说话为起点，众位大臣纷纷表示魏其侯言之有实，奏请皇上赦免灌夫，令其离京戍边，将功补过。

在整个廷辩过程中，王婊虽然没有说话，但她情绪的变化窦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开始时，还是一副公允的情态，随着情势的逆转，眼看田蚡处于理屈词穷之地，她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想要发作，却碍于身份，便干脆早早地离席了。

刘彻对窦婴的为人很了解。他明白如果灌夫没有蒙受冤屈，如果田蚡在筵席上没有令人不能容忍的举止，如果不是灌夫真的到了罪不容赦的地步，他是不会冒死当庭为之辩解的。

窦婴虽然老迈，可他并不糊涂，他从皇上的目光读出了宽容和谅解。他认为以皇上的圣明，自然不难听出其间的是非曲直。但几天过后，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让他彻底绝望了。

他没有想到，太后竟然与当年太皇太后为救梁王一样，演出了一场绝食闹剧。太后以死相挟，声泪俱下地数落皇上："哀家今日尚健在，你就如此侮辱哀家的兄弟，一旦哀家不在了，你还不知道怎么欺负他们呢！"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灌夫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血染红了长安，也腌渍了窦婴苍老的心。但太后并不就此罢休，她对窦婴为灌夫的辩护怀恨在心，她认为灌夫之所以敢于骂宴，都是因为有窦婴在背后怂恿。于是接下来，她就将屠刀举向了窦婴。接着，窦婴就被廷尉府拿进诏狱。

审理不过是一道程序，窦婴承认不承认，都脱不了怂恿他人、惑乱人心的罪名。

窦婴不惧死，只是觉得就这样死去，未免太不值得了。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了先帝在世时曾经给自己留了一道诏书，上面言说"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于是他连夜在狱中上书皇上：

臣奉诏讨逆，军次荥阳，拒齐、赵乱军。先帝隆恩，封魏其侯，赏千金，臣不为私据，皆散之属。先帝临终遗诏：'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请皇上念及臣为大汉社稷而辩于朝，恕臣无罪……

上书很快就通过北阙司马送到了宣室殿，对窦婴充满同情的包桑那天特意将他的奏折放在最前面。而那些日子，刘彻也正因为与太后争论窦婴的命运而烦恼。窦婴的上书让刘彻一下子找到了事情的转机——先帝遗诏是他说服太后赦免窦婴的最充足理由。

刘彻立即传旨给窦夫人，要她带上先帝遗诏进宫。可这一切都晚了，负责保管先帝遗诏的家丞忽然失踪，遗诏也不翼而飞。第二天，田蚡进宫禀奏称，窦婴的家丞说从来不曾有过先帝遗诏一事。这样，窦婴头上又多了一道"矫诏"的罪名。

廷尉诏狱中，窦婴正披枷戴镣，等待着刑期的日子。他知道，算上今天画的，墙上一共一百八十道痕迹。

对死他从来没有丝毫的畏惧，只是这样死无其所，他不甘心。当夕阳的最后一缕残辉从牢房的一角退却后，窦婴眼里滚出两行浊重的泪水，仰天长叹道："皇上！老臣冤枉啊！"

元光三年十二月的寒风，萧瑟的穿过牢狱，吹进窦婴的狱室，吹乱了他

蓬草一样的头发。他瘦骨嶙峋的手拉起冰凉的脚镣铁链，走到溅着血渍的墙边，手指在墙上画了一道痕迹，眉宇间流过一丝凄楚的冷笑：“唉！在这世上的日子又少了一天。”

“灌夫被弃市都是因为我啊！窦婴，你真的罪该万死啊！”他捶着胸膛，自责像毒蛇一样地爬过了记忆的河床。

太阳渐渐西斜，昏黄的光线投射在牢房的一角，斑斑驳驳地映出他刻在墙上的指痕。他很自责自己的不慎，为什么要用先帝的遗诏保护自己呢？不错，先帝在诏书中的确说过“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的话。并且皇上看了他的奏章后，立即就要尚书台查找遗诏，也是想借此说服太后。可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曾替自己封存遗诏的家丞会在关键时刻背叛，竟然否认有这样一道遗诏。

牢房的门响了，典狱官引着一位年轻的将军进来了，他很恭敬地叫道：“窦大人！皇上差卫将军来看你了。”

卫青披着一件黑色的外氅，整个脸都埋在风帽里，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大人受苦了！请受卫青一拜！”

窦婴艰难地起身回礼：“将死之躯，怎敢受将军如此大礼！”

“不！大人在卫青心中，是一座山。”卫青说着，就把酒菜摆开，“末将奉皇上旨意，今晚与大人一醉方休，烦请阁下为窦大人卸去刑枷。”

一切都不用说了，窦婴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顿饭，遂道：“请将军扶老臣起来。”

在卫青的搀扶下，窦婴挪动着伤痕累累的脚腕，来到牢门口，“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朝着未央宫的方向叩首道：“罪臣窦婴，就此辞别皇上。”

随后，他接过卫青递上的酒酿，洒向地面道：“灌将军一路走好。”

接着他又接过卫青递上的第二爵酒，喉咙便涌出了埋藏许久的心愿：“匈奴乃大汉之强敌，请将军受老朽一拜，来日捷报，不要忘了告诉老朽一声。”

“大人……”泪水顺着卫青的脸颊淌下，而那滚进热肠的酒酿，则在他蒙眬的泪眼中幻化出一幅幅追击匈奴的画面……

元光四年初，窦婴被斩于长安东市。那一天，干旱了一冬的苍天突然降下漫天大雪，厚厚的积雪很快覆盖了窦婴的身躯。

三个月后，也就是元光四年的三月，田蚡也不明不白地得了一种浑身疼痛的怪病，但见有人探望，常常惊恐地连道“谢罪”。刘彻请从蓬莱归来的李少君作法，他对守候在一旁的太后和皇上叹着气道：“丞相之命休

矣。魏其、灌夫共守，皆欲杀之。”

而此时，韩安国已将田蚡在王恢一案中收受千金之事探查清楚，刘彻闻之大怒，欲治其罪，可在乙卯日，田蚡却已去了。

消息传到长信殿的时候，王婊刚刚起床，正为昨夜的梦境惶恐不安。她在梦里看到田蚡披枷带锁，一脸痛苦的来向她告别。他说王恢夫人、窦婴和灌夫已将他告到阴府，现在鬼魅拿他前去问话，此一去也许永远不得生还。他还说，其实在人间终日疼痛，倒不如一走了之，惟一牵挂的还是太后。言毕，姐弟俩相拥而泣。

太后醒来后，正是凌晨卯时，她反复思量，觉得一定是田蚡有什么事情，正要遣黄门前去询问，却不料田蚡去世的消息却传来了。

太后黯然神伤，良久才泪眼婆娑地向前来禀奏的奉常问道：“丞相生前没有留下什么话么？”

“据说丞相临终时，萦萦于怀者，惟身后事。”

太后闻言更加凄然，遂要奉常奏明皇上，厚葬田蚡。器用如生人，生前随身器物，皆纳入墓中……

但是，当奉常来到未央宫宣室殿时，正遇见韩安国在那里。刘彻一脸的怒色，发泄着对田蚡的愤怒。

“朕与太后念及亲情，对他所求，能满足的尽量满足，孰料他却求之无度，朕曾当面斥责他，他后虽有收敛，却是不思悔改，后又借大臣获罪之际，收受贿赂，若非卿等气正风清，整个朝政都会让他带坏了。”

“听说他近日噩梦不断，不知是不是多行不义的原因？太后有言，曾希望朕予以关顾。朕今日就托爱卿带去旨意，待他病体好转，就来朕这领罪。”

刘彻抬起头来，就听见跪在面前的奉常道：“皇上，丞相薨殒了。”

“哦？什么时候的事？太后知道了么？”

“太后已经知晓。”

随之，刘彻无问自答道：“如果朕没有猜错，太后一定要求朕厚葬丞相。”

奉常十分惊诧，皇上真是料事如神啊。

窦婴、田蚡，这两个曾推动了建元新制的大臣之间的恩怨，从此翻过去了……

说起来，椒房殿属于长乐宫，而它的位置却是在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从那里到椒房殿修建了复道，为的是皇上来去的方便和安全。

这条复道，不知留下了刘彻多少青春的足迹，也不知留下阿娇多少美好的记忆。多少次，皇上的脚步声通过复道传来让皇后心跳的讯息，催开她含露的花蕾；多少个春夜，他们依傍漫步在复道的回廊间，看皎月慢慢地爬上长安城头，将融融的银辉洒满每一座宫苑；多少个傍晚，他们携手凭栏，看雪花把长安城装点成一个琼玉世界。

什么是地久天长呢？在那样的时光中，阿娇总是如梦如痴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就是这样朝朝暮暮的厮守，就是这样形影不离的依偎，就是这样彼此凝望的含笑……那时候，她坚信“金屋藏娇”是一个男人感天动地的承诺。可现在，这一切，都成了空中楼阁。

许久以来，她再也听不到从复道上传来那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了。自从那个讨厌的卫子夫进了宫之后，她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彩。自从上次皇上打翻了她亲手调制的同心梅汤，而母亲又与太后发生了不愉快之后，皇上就再也没有驾临过椒房殿，她的心也因此被彻底地撕碎了。

又是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七月，从早上起来，阿娇的情绪就被从窗口进来的热风撩拨得烦躁纷乱。她先是埋怨宫娥们手脚笨拙，惩罚她们互相掌嘴；接着，又斥责春芳捧上的茶水太烫，怒骂她是卫子夫的奸细。她向春芳吼道：“滚！你是要害死本宫么？你这个奸细，与那个贱人合起伙来谋害本宫。”

阿娇骂春芳的时候，整个嘴脸都变了形，她恶煞煞地朝外边喊道：“詹事何在？还不将这个贱人拖出去，让她尝尝皮鞭的滋味。”

春芳忍着疼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就滚下来了：“奴婢该死，娘娘饶命！”

“拖出去！”阿娇狂怒地喊道，嘴角哼出肆虐的笑。

春芳是跟随皇后多年的女御长，是当年阿娇出嫁时作为陪嫁丫头跟进宫来的，她怎么可能与卫子夫联手谋害皇后呢？打死詹事，他也不会相信。可皇后正在气头上，他敢说什么呢？他只好命令黄门将春芳向殿外拖去。刚刚出了门槛，皇后一声“慢着”，黄门们就退出去了。

当春芳再度跪在殿中时，阿娇道：“念你跟随本宫多年，故且饶你这次。”

“谢娘娘！奴婢再也不敢了！”

“下次再要谋害本宫，小心你的贱命！对了，本宫要你找的女巫，可有结果了？”

“启奏娘娘，奴婢已经找到了，昨夜已经接进宫来，就在密室中藏着。”

“还不宣她来见？”

“诺，奴婢这就去传。”

第一次接触女巫，阿娇内心充满了好奇。她用冰冷的目光在女巫的脸上反复扫描，企图从中看出什么端倪。最终，她只觉得女巫皮肤苍白，高深莫测，隐约有一些杀气。

阿娇满意地点了点头：“春芳可将一切交代清楚？”等从女巫的眼里获得肯定的回答后，她屏退左右，要女巫开始作法。

那女巫手持木剑，煞有介事地把椒房殿的角角落落看了一遍，突然地就从口中发出一声惊呼，然后双眼微闭，浑身抖动，头发散开，不一刻，她似有神仙附体，便说出一串神秘的咒语来。

“何方妖孽，杀我龙子，断我续绝，毁我社稷，命你伏法，免遭杀戮。”颂罢，女巫便仰面跌倒在地，顷刻间就清醒了。她来到皇后面前，双目还似在梦中道：“启奏娘娘，小人刚才云游天界，有神仙告小人说，娘娘命中应有三位龙子，奈何有妖孽从中作祟，致使娘娘十年不孕。妖孽不除，娘娘永无宁日啊！”

“真的么？”

“小人怎敢欺骗皇后娘娘呢？”

“依你看来，这妖孽现在何处？”

女巫又环绕椒房殿转了一周，在殿后的窗前停了下来，望着高高的院墙许久，又是一声尖叫，说着用木剑指着窗外道：“呀！娘娘请看，东北方向有妖雾缭绕，想必就是妖孽藏身之处。”

阿娇顺着女巫手指看去，却是高墙横眼，碧树葱茏，除了爬满宫苑的紫藤外，什么也没有，她不禁不悦地看了女巫一眼。

女巫道：“心诚则灵，娘娘用心看，一定会看清楚的。”

恰在这时，一团云彩从天上飘过，那云彩中心浓黑，边缘泛白，尾部翘起，似是一条飞过天空的白犬，又似是一只展翅的凤鸟，自东向西，悠悠而过。这不就是弥漫在东北方向的妖气么？而东北方向，不就是卫子夫居住的丹景台么？阿娇完全相信了女巫的神力：“仙人果然法力无边，请仙人赐法，驱除妖孽。”

女巫却收起木剑，整理好衣冠，眨了眨眼睛道：“眼看日色已近正午，此时作法，效力不佳。待小人今夜观看星象，明日一早呈上驱妖之法。”

“如此甚好。倘若除妖有功，本宫定会重重有赏。”

好个妖妇，你这回死定了。皇后一边屏退女巫，一边在心里想。

当人性被复仇的烈焰燃烧得扭曲癫狂时，阿娇的精神就高度的亢奋起来，整整一夜，她是在怒骂、诅咒、哭泣中度过的。启明星刚刚在东方升起时，她就已按捺不住内心的焦灼，就要筋疲力尽、刚刚打了一个盹的春芳速传女巫来见。春芳去了大约半炷香的工夫，女巫就带着四个人偶来了。

“这是何物？”

“启奏娘娘，这是那妖孽的人偶。”女巫指着人偶身上一个个针点说，“娘娘只要每日午时在这人偶身上刺下钢针，那妖孽就会浑身疼痛；如果将人偶埋于道上，让千人踩，万人踏，那妖孽将必死无疑，永世不得再生。大汉将从此太平，娘娘不久就会怀上龙种了。”

阿娇点了点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传来了四名宫娥，让女巫将针刺点一一地教给她们，并威胁道：“你们要狠狠地刺，除掉妖孽，本宫有赏。倘若走漏了风声，便将你等碎尸万段。明白了么？”

“明白了！”宫娥们打了一个寒颤。皇后究竟要干什么？她们不敢多想，只知道拿起钢针，向人偶身上的针点刺去……

难道上苍将大任降临在一个人的肩头时，就注定要用各种生活的艰难和情感的创伤去磨砺他的意志，劳动他的筋骨么？难道当一个人坐上皇位的时候，就注定要迎接一个个人生打击么？为什么上天总是如此不公地让那些贤者早早地离开人世而却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延年益寿呢？

这一年多来，每当在未央宫前殿阅完奏章，刘彻就禁不住这样一遍遍问自己。是的，这一年来他遭际的变故太多，让他感叹的事情也太多了。

田蚡和窦婴，这两个当年竭力将自己扶进未央宫的老臣，在自相残杀中双双地走了。他们斗了一辈子，临了一个死于太后绝食威逼下，一个死于被亡灵索命的恐惧中。

不错，就性格和品德而言，他们都有许多瑕疵。但他们毕竟一个是曾给了自己深刻影响的太傅，一个是自己的舅父。刘彻每每想起他们，都怀着一种复杂、惋惜的情绪。

还有谁能来协助他完成光大汉室的宏图大业呢？他首先想到了韩安国。元光四年五月，在与太后就朝廷职官的擢拔再次发生冲突后，他采取迂回的方法，让韩安国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代理丞相，打理国政。但天有不测风云，韩安国还没有来得及接手，一场不测横祸飞来了。

这件事让刘彻心中自责了很久。如果端午那天自己不大驾出行，韩安国

就不会作为护驾引导，也就不会因为坠车蹇足而卧倒在床了。如果韩安国很快康复，那么太后也就不会推荐平棘侯薛泽为丞相、中尉张□为御史大夫了。结果，因为这次事故，韩安国不但失去了擢升丞相的机会，就连御史大夫也丢掉了……

元光五年春，宗正寺带给他一个痛心的消息：一向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闻名朝野的河间王刘德薨了。那一夜，刘彻是在未央宫温室殿度过的，他一卷卷地翻阅河间王献给他的善本典籍。这些几于失传的先秦旧书，经过他的重新装帧、整理，增补编辑，竟达五百多卷。

透过那些线条流畅的手稿，他似乎看见刘德真诚的眼睛。他不能忘记，就在元光四年十月诸侯朝觐的日子，刘德还为他送来了河间乐师整理的雅乐。留京的半个月时间，宫廷数百人的庞大乐队，在辟雍、明堂和灵台等宫观中雅韵高扬，笙鼓动天。

就在这天地人和的逸韵中，他们兄弟就朝廷的大政展开交谈。刘德文质彬彬，其气量品格，常常让刘彻想起河间王的胞兄——废太子刘荣。

望着坐在对面的刘德，他有时候会忽发奇想，以他们兄弟的德才人品，要不是他们的母亲，哪一个都可以胜任天子之位的。但是这个刘德，并不像他的皇叔刘武那样觊觎皇位，野心勃勃。他是儒术的热心追随者，那些先秦的旧书，就是他邀请儒者整理的。难怪山东儒生都愿意跟随他周游四方呢！可分手仅仅几个月，他竟然撒手人寰了。

刘彻仰天长啸：“昊天不公，夺我皇兄！”

通报刘德死讯的人对刘彻说道：“大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请皇上谥号，褒扬惠德，既凝聚人心，又安妥亡灵。”

刘彻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找来大行。大行道：“依照《谥法》，聪明睿智曰献。”第二天早朝时，刘彻就诏令宗正寺筹备隆重的葬礼，谥号献王。

他这样做，是要在皇族中树立一个做人的楷模，好让那些招豪杰、喜骄奢、治宫馆而败坏风气的皇族们对自己的行为反躬自省，有所收敛。

可事情往往不能让他称心如愿。那个江都王刘建，在游章台宫时，竟要四个女子乘坐小船，他用脚将船蹬翻，致使四人溺于水中，二人死亡。不几天，游雷波池时，他又故技重演，将两名男子溺死水中。看着别人在水中挣扎，他哈哈大笑，以此为乐。消息传来，太后震怒，朝野哗然。

还有淮南王刘安，虽然不断向朝廷献书，可那都是些什么书呢？满篇诡辩浮躁之词。田蚡在世的时候，风传他那个叫刘陵的女儿，常常出入丞相府，与田蚡同榻而卧……

南方战事频仍，北方匈奴虎视，马邑之战后，匈奴与汉廷绝了和亲之路，攻关塞路，掠夺资财。

他要做的事情太多，还腾不出手来对皇室来一个彻底整顿。

朝廷新制推行也时不时地遇到来自外戚、重臣和王族的障碍。首先，太后对“限民名田”持消极态度，每逢朝中有人弹劾田王家族侵占私田、而他欲治罪时，太后就总是寻找各种理由搪塞阻拦，使有罪者逍遥法外。前些日子，他要郑当时对“限民名田”情况做个彻底调查，可直到现在，此事仍然不甚了了。还有，为张达儒学而在京城筹办太学的事情也进展缓慢，令他也很不满意。

每当这些矛盾缠绕着他的心绪时，他就陷入无尽的烦恼中。坐在皇帝这个位子上，他有了太多的约束，而无法享受常人的愉悦和自在。他有时候批阅奏章累了，就会忽发奇想，也许做一个百姓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

两年前，他起用唐蒙为中郎将，发巴蜀士卒开凿南夷道。从僰道到牂牁数百里之间，数万士卒开山凿道，逢水架桥。那些巴蜀子弟因水土不服而纷纷逃亡，唐蒙把他们抓回来后都以军法处以极刑，巴蜀百姓闻讯，陷入恐慌。

消息传到京城，朝臣们担心刚刚平定的巴蜀会酿成新乱，于是司马相如带着他的诏书去了巴蜀。刘彻在诏书中严厉斥责了唐蒙的行为，宣慰蜀中百姓，言明此非皇上之意。现在，司马相如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了。如果顺利，他该回来复旨了。

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胳膊，喝一口茶水，顿时清爽了许多。

“有司马相如的消息么？”

包桑回道：“皇上，司马相如已于昨夜回到京城，现在正在塾门候旨。”

“为何不早禀奏？”

“奴才看皇上批阅奏章正入神，因此不敢……”

刘彻摆了摆手道：“快宣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进殿来了。长途奔波的倦意还留在脸上，南国的风尘还留在靴尖，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在刘彻心中潇洒飘逸的形象。他依旧是那样步履轻健，那样宽袖如翼，那样目光炯炯，这种身影总带给刘彻不尽的欣喜。因此，几乎是在司马相如拜倒在面前的同时，他已上前拉着司马相如的手道：“爱卿一路辛苦，快快平身！”

“臣奉旨前往巴蜀平息民怨，宣扬圣德，现在南夷道士卒情绪安定，巴蜀

百姓无不感念皇恩浩荡，唐蒙也为自己的鲁莽和严酷而引咎思过。”司马相如说着，从怀中拿出唐蒙写给朝廷的奏疏，“唐大人要臣代他呈送奏章。他说决不辜负圣恩，一定早日凿通南夷道。”

“如此甚好！朕不会忘记是唐蒙首倡通南夷道的，他的功过朕心中有数。唐蒙能明白朕的用心，也不负爱卿风尘仆仆到巴蜀走一趟了。朕要重重地赏赐司马先生！”

司马相如赶忙下拜，刘彻按着司马相如的手道：“你这是干什么？今日一大早，朕还在想什么时候朕能够像普通人家那样自由自在。你这样繁文缛节，朕受不了，你也战战兢兢。”

司马相如笑了。他原以为皇上会把自己看作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原来他也有不尽的苦恼，这就是高处不胜寒吧！于是，在这个七月的上午，在未央宫的宣室殿里，司马相如用他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南夷诸郡的风土人情，奇闻轶事。说到兴奋处，两人开怀大笑。

“臣此次前往西南，途经邛崃和筰县，那里的部族君长看到南夷道通，夜郎等国纷纷内附，得到了大量赏赐，因此大家要微臣奏明皇上，希望效法南夷，成为内属。”

“那依你之见呢？”

“臣以为邛都县、筰县，加上冉□，居住着六夷、七羌和九蛮部落。那里距巴蜀不远，打通道路也很容易，秦时就曾在那里设过郡县。如果现在能够恢复这里的郡县，其对朝廷之利，逾于南夷。”

“好！如此一来，西南连成一片，尽在大汉节制之内。只是如此重任，该派谁去呢？”司马相如低头只是喝茶，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刘彻，又含笑如故。

刘彻看着司马相如的表情，心中便有数了。

“朕看此任非卿莫属，朕就拜你为中郎将，建节出使。朕再为你派一名副使，带上朝廷的重金、珍奇，务必让他们归顺朝廷。”

司马相如听罢，纳头便拜：“谢皇上隆恩。”

“又来了，又来了！这个还没有在朝会时宣布呢！朕不是说了么，今日不讲君臣之礼嘛！”

司马相如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又道：“臣还有一句话要说。”

“何事？”

“自闽越一分为二，东南趋于平静；南夷、邛筰设郡，西南归汉。现在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北方的匈奴。马邑之战后，边患日烈，此一仗迟早要

打，还请皇上早作筹划。”

“难得先生为朕分忧，朕早已心中有数。前日朕已发出诏书，发士卒万人堑山湮谷，治雁门道，以作伐匈奴之用。”

“皇上江山在胸，乃万黎之幸，大汉之幸。”

“罢了！罢了！好听的话就不要说了，想想近一年来的许多事情，朕也深感惭愧。”看看日近中午，刘彻笑道，“先生终日奔波，夫人独守空房，想来已是倚门翘首了。朕就许先生与夫人欢聚半月，再行启程如何？”

“谢陛下！”

……

看着司马相如步履匆匆地出了宣室殿，刘彻忽然想起在刚才谈话间，他发现司马相如已留下了一腮美髯。是的，他不再是那个做出私奔风流之事的司马相如了。

由人思己，刘彻禁不住一声惊叹，引得包桑慌了手脚，忙上前要扶皇上。

“朕没事。朕只是在想，朕已经执掌朝政十来个春秋了，岁月匆匆，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刘彻的感慨在包桑的心头激起阵阵涟漪，是啊！恍惚之间，自己跟随皇上都十来年了。

正想着，刘彻的口谕下来了：“起驾丹景台，朕要去看夫人。”可他没有想到，一场后宫的风雨正在渐渐地逼近他的生活。

来到丹景台，刘彻撩开帷帐，顿时两眼发直了。仅仅两天没见，卫子夫竟然憔悴得让他不认识了。她疲倦地闭着双眼，昔日红润的脸苍白中泛出青紫，虽然穿着薄如蝉翼的短衣，却仍是大汗淋漓，白绫紧紧地贴着卫子夫的润肌，勾勒出她曲线窈窕的身形。她打着冷颤，伴随着痛苦的呻吟，这一切撕扯着刘彻的心。

他在榻前坐下来，伸手轻轻地抚摸着卫子夫的额头，却引来她恐惧的躲避。

“不要！不要！疼死臣妾了！”

他去拉卫子夫冰凉的手，她又是一声惨烈却是无力的回应。

“不要！不要！疼死臣妾了。”

“子夫！子夫！朕来了，朕来看你了。”

“子夫！你不必惧怕，朕在你的身边呢！”

“子夫！睁开眼睛看看，是朕来看你了。”

卫子夫终于睁开眼睛，往日的秋水如今黯淡无光。看着面前的刘彻，她的泪水哗哗地就流下来了，喊了一声“皇上救我”，就昏过去了。

“夫人这病是怎么得的？”刘彻唤来春香急急地问道。

“昨日午间，夫人正在进午膳，忽然就昏厥过去了，醒来之后，便浑身发热疼痛，如针刺一般。奴婢们都慌了。”

“太医看过了么？”

“看过了。”

“太医如何说？”

“太医开了镇痛的药，却说不上病因。”

“不弄清病因，如何开药？如此庸医，就该斩首！”刘彻愤怒地对站在一边的包桑说道，“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呢？速传太医令到丹景台见朕！”

“诺！”

包桑不敢怠慢，急忙命人到少府寺，自己则直奔太常寺。

汉时的御医，分属太常寺和少府寺管辖。少府太医令下有太医监、侍医、为后妃诊治疾病的女医、掌御用药的尚方和本草待诏；太常太医令，掌诊治疾病的太医和主持药物方剂的药府。太医既负责朝廷官吏的疾病诊治，又掌管郡县的医疗事宜，通常情况下，后妃们有病，都是由少府寺指派了女医来诊断治疗。如今皇上心爱的夫人患了重病，自然惊动了整个两寺的御医。不一刻，少府寺太医令秦仲和太常寺太医令淳于意就率领着太医们紧急地会合在丹景台殿外了。

这秦仲乃是名医扁鹊的第七代孙，他不但应召前来，还带了自己的女儿、宫廷女医秦素娟；而太常寺的太医令乃景帝时名医淳于意。大家听说皇上为夫人的病而震怒，一个个提心吊胆，莫知所从。

淳于意问道：“昨日是哪位太医为夫人诊病的？”

秦素娟回答道：“是小女前来瞧病的。”

“可看出病的症结？”

秦素娟摇了摇头：“小女百思不得其解。自随家父进宫以来，小女为后妃们诊断病情无数，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病。小女为夫人诊脉，发现气

血通畅，脉象平和，不像有病的样子，可就是浑身疼痛不止。小女无计可施，只开了止痛的药。不想……”

秦仲接着道：“小女昨日回府后，向在下陈说病症，在下也百思不得其解。”

正说着，就听见殿内传来夫人的呻吟，大家不敢迁延，随太医令进了大殿。

“臣等参见陛下！”

刘彻甩了甩长袖道：“你等就不必拘礼了，快上前为夫人诊治！”

太医们战战兢兢地起身，自然先是秦素娟奉命进入内室，她先拿丝绢做的小枕，让夫人的手轻轻放在上面，然后努力捕捉着夫人的脉象，但半个时辰过去了，她却无奈地摇头叹气出来了；接着是淳于意出场，他用一条丝线缚在夫人的腕间，隔着大约几尺远，淳于意手捏丝线的一端，屏气闭目，聚精会神，不放过一个蛛丝马迹，却也是一无所获；待秦仲诊过脉后，刘彻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夫人究竟所患何疾？”

大家相互看看，没有人敢说话，

“秦仲！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彻怒问道。

“皇上！”秦仲话未出口，就先跪下了，“臣等无能，一时还无法诊断清楚夫人的病症。”

“你们一为扁鹊之后，一出淳于名门，竟然对夫人的病束手无策，有何颜面面对你等的祖先？来人，将此等庸医交廷尉府问罪！”

太医们纷纷跪倒在地，乞求皇上饶命，这情景让淳于意十分心痛。他从幼年就跟随父亲学医，后来到了宫廷做御医，直到迁升为太医令。淳于意明白他是从刀刃上走过来的，时刻都有入狱掉头的危险。但他不能违背父训说假话，现在，面对生命威胁，他觉得只有自己冒死一谏，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淳于意定了定神，拜伏在刘彻面前：“皇上，臣等无能，罪该万死。然臣不能巧言令色，犯欺君之罪。如果臣等谎报病情，岂不误了夫人之病？”

刘彻的情绪虽然还没有平息下来，可他却承认太医令的话有道理。

“难道你等就这样看着夫人痛苦么？”

淳于意道：“医理说，本固则体强，体强则邪不可干。依臣看来，尽管眼下夫人的病症尚不清楚，然臣可以断定，夫人之病在于过于劳累，身心虚弱，导致邪气外侵。皇上圣明，可否让臣开一剂固本安神的汤药，待夫人疼痛稍解后，再慢慢调治。”

刘彻急道："那你还犹豫什么，快开方剂来！"

傍晚时分，刘彻看着卫子夫服了汤药，疼痛消除，渐渐睡去，才放了心。他对包桑道："朕今夜就在丹景台护着夫人。"

"皇上圣明，夫人病情缓解，皇上龙体更当珍惜。依奴才之意，皇上不妨到清凉殿歇息。这边有何情形，奴才及时奏明皇上。"

第二天早朝一结束，包桑就把一个人偶呈送到刘彻面前。正欲批阅奏章的刘彻不经意地看了看，放在一边，随口问道："这是何物？你竟拿给朕看！"

包桑犹豫了片刻，还是把真相陈奏出来："皇上，今日清早，有黄门前来向奴才禀告夫人病情，不想在来未央宫的路上，被翘起的地砖绊倒。他扒开一看，原是砖下埋着一人偶。奴才不敢怠慢，忙前来奏明皇上。"

刘彻停住了举在空中的朱笔，问道："有这等事？那埋人偶者意欲何为？"

"这……"

"还不从实奏来？"

"皇上，奴才怕说不准……"

"恕你无罪，速速奏来。"刘彻眉头皱了皱，显得有些不耐烦。

包桑吞咽了一口唾沫："看这人偶身上伤痕累累，数处被钢针刺破，一定是有人施巫蛊，挟嫌报复，诅咒敌手。奴才听说，若是有人要致他人于死地，就会找来巫女，制作人偶，只要在人偶身上针刺，被诅咒者就会浑身疼痛，轻者大病一场，重者难逃毙命。"

"慢着！"包桑说到这里，刘彻的眼睛都直了，"你是说有人暗施诅咒、巫蛊之术，危害他人？"

"皇上圣明！"

"大胆！"啪的一声，刘彻的手掌重重地击在案头，"难怪夫人之疾让太医令茫然，原是巫蛊作祟。"

刘彻本能地将眼前的人偶与卫子夫联系起来，他因为事发突然而说话的声音霎时急促了："好个贼心之人，竟然要置夫人于死地，何人如此歹毒？一旦查出来，朕一定不会放过他！"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速传丞相来见？"

皇上的口谕如同万钧雷霆，迅速在两宫掀起一阵飓风。不到半个时辰，

丞相薛泽赶来了，御史大夫张□赶来了，侍御史张汤赶来了，未央宫卫尉李广、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也赶来了。

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见刘彻指着薛泽道：“丞相整天都在想些什么？皇皇大汉皇宫，竟然有人施展巫蛊，你竟毫无察觉。还有你等……”刘彻把目光投向李广和程不识，“卫尉之职就是护卫两宫安全，巫者却在你等的眼皮底下潜入宫内，诅咒夫人，你等该当何罪？”

薛泽见刘彻为一个后宫女人发这么大的脾气，头脑早懵了，唯唯诺诺地只有垂首连道：“臣罪该万死！”

张□跟随皇上多年，知道眼下最能平息皇上情绪的就是赶快把嫌犯查出来，于是他小心翼翼地上前对刘彻道：“皇上龙体要紧！依臣之见，当务之急就是把巫蛊、诅咒者查出来。”

张汤也道：“张大人言之有理。皇上，此事就由微臣去办好了。”

“快去呀！你们还在这啰嗦什么？朕一刻也等不了！”

刘彻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嗓子叫道：“张汤！”

“臣在！”

“朕命你主管此案。与李、程将军一起，在两宫严查巫蛊，一定要找出幕后真凶！”

“诺！”大臣们几乎不约而同答道。

第二十四章

引颈喋血巫蛊案 废后阿娇出椒房

一年一度，从渭河生起的秋风将长安槐树的叶子吹得纷纷扬扬。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十一月，这对汉廷来说，是一个人心浮动的月份。

张汤查处巫蛊案的奏疏早已送到御案上。刘彻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列出了三百名罪犯的奏章上写下了“斩无赦”的批语。

刘彻十分惊异张汤办案的速度，他竟然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将案情审理得如此清晰。因此，他在发出行刑诏令的同时，也将监斩的职责给了张汤。

刘彻发现，这个过去不大引人注目的张汤实在是天生的执法人才，他已

在心中盘算，等巫蛊案一结束，就让张汤和赵禹承担起修订刑律的重任。

刘彻放下朱笔，看了一眼等待在一旁的张汤道：“朕对张爱卿可寄予厚望了。”

张汤十分感动，他担任茂陵尉的时候，可谓恪尽职守，皇上也曾一次次地驾临茂陵，但何曾有过如此恩泽浩荡的褒奖呢？没有！他在御史台作为幕僚的日子，可谓如履薄冰，皇上何曾有过如此的刮目相看呢？没有。

来到京都这么些年了，他忽然发现，直到今天才对仕宦之路有了比较透彻的领悟。其实，人生的道路如此漫长，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

清查巫蛊案让他终于冲破了长期以来的冷落，他心潮涌动，暗暗告诉自己，千万不要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那一天，捧着御批监斩的诏命，张汤走过宣室殿外长长的回廊，在未央宫北阙下驻足伫立。他望着雄伟的宫阙，少年的记忆在这一瞬间就像阙楼上的那一缕阳光，在愉悦的心上轻轻漫过。

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只是一个长安丞。一天，外出归来的父亲发现厨房的肉被偷食，就用皮鞭抽打张汤。可他没有想到，少年张汤竟然先用烟熏，继之掘开鼠洞，找到了老鼠和没有吃完的肉；他更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竟然有模有样地上演了一场审鼠剧；更为惊诧的是，儿子那篇还没有脱去稚气的文书，其清晰的条理丝毫不亚于经年治狱的老狱吏。从此，张汤就跟随父亲学习撰写律法文书了。

那是父亲第一次发现了他的价值，父亲的眼光没有错！父亲的那一顿鞭打也没有错！可这些又怎么能与皇上的垂爱相比呢？

张汤这样想着，把目光从朱雀那双展开的翅膀移开，眉头就绽出不为觉察的笑意。

“三百颗头算什么？哪个飞黄腾达之人没有粘着别人的鲜血呢？”

“株连算什么？从古至今，哪一件案子没有株连呢？”

依照“秋冬行刑”的惯例，处斩的日期定在十一月初五。告示早在前几天就挂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建元元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行刑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薛泽心中充满了疑虑，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三百多人被投进牢狱，真的人人都证据确凿么？但他没有勇气将自己的想法陈奏给皇上。

田蚡去世后，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着，军国大事悉由韩安国处置。甚至连

久拖不决的太尉一职，皇上似乎也束之高阁了。朝野之士都看得很明白，皇上对韩安国的信任超过了曾经的丞相卫绾、窦婴。这一点，韩安国也强烈地感受到了。

他越发谨慎，总是在皇上最需要的时候提出有见地的谏言。他虽然早已不在大农令的任上，却时刻不忘农桑乃兴国之本，刚刚进入三月下旬，就提醒皇上到长安郊外举行“籍田”之礼，倡导兴农之风。

清明过后的一个日子，大农令郑当时筹备了多日的“籍田”终于成行，皇上诏令两千石以上官员随行。三十六驾马车浩浩荡荡地出了横门，向咸阳原奔来。

韩安国奉诏引车，走在队伍的前列。正午的太阳照着高原起伏的身躯，风儿吹着柳丝儿在道旁轻盈起舞。车队上了原面，就看见先期到达的郑当时、公孙弘和张□，他们率着羽林卫在公田边迎接皇上的到来。庞大的部伍在周围散开，将四里八乡赶来的百姓拦在数十丈远的地方……

韩安国被这种情景深深地感染，油然想起在大农令任上的那些年，曾不止一次地受到皇上的褒奖。他离任时，向皇上举荐了郑当时，又因为郑当时恪尽职守，政绩颇佳，他被皇上认为是知人善任的宰辅之才。

皇上已私下同他谈论过出任丞相的打算，他也有志辅佐皇上将大汉中兴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他这种心境通过马鞭传递到马背上，唤起的是马儿欢快的四蹄。

可是，灾难恰恰就在这一刻降临了，车驾转过一个弯道，车轮就撞到了横在道边的一块石头上，正聚精会神想着问题的韩安国从车上跌落下来。

事先没有一点征兆，出事的那一瞬间，韩安国埋怨自己不该走神。

张□看到韩安国坠车，立即带着几位羽林卫冲到车前，搀扶起韩安国问道：“大人没事吧？”

“本官马上经年，怎会经不起一个颠簸？不过这一跤跌得值得，倘是皇上，那本官就罪该万死了。”韩安国平静地说道。

张□回头就训斥身后的羽林卫：“你们如此疏忽，本官昨日就严令清道，为何还有石头挡道？”

这时候，公孙弘也赶来了。韩安国小声道：“请二位大人切勿声张，此事待皇上籍田之后，再作计较。”

公孙弘十分感慨，他吩咐羽林卫搀扶韩安国上车，但韩安国刚想站起来，却发现脚踝钻心的疼。

在勉强陪同刘彻行罢“籍田礼”之后，韩安国不得不“请告”，然后一躺就是四个月。

薛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推上相位的。

他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皆得益于先祖广平侯的恩泽。因此，他从走进丞相府的第一天起，就打定主意，要唯皇上之命是从，事不关己，便不去主动染指，平安无事地度过任上的每一天。

因此，他虽然对张汤的肆意株连颇有微词，却也是藏在心底，听之任之。

待到韩安国伤好之后，朝廷的职官任吏均已到位，刘彻召他到宣室殿，不无惋惜道：“朝事繁多，不能一刻无丞相和御史大夫，只是这样一来，爱卿不免受了委屈。”

韩安国将此事看作天意，也没有任何怨愤之意。天意不予，如之奈何？“臣只想报效朝廷，追随皇上，至于职位，臣从来没有在意。”

刘彻又一次被感动了，就禁不住从御案处站起来，道：“事已至此，爱卿就先做个中尉吧！京师安危，事关重大，还望爱卿能帮朕分忧。”

韩安国顺势道：“微臣在御史台时，张汤曾是侍御史，此人内心阴暗，判案重刑罚而轻证据，臣请陛下对巫蛊一案审慎严查。”

可刘彻却在之前已允准张汤的奏章，而且行刑的日期都已确定。

“此事就不劳爱卿费心，朕心中有数。”

前些日子，韩安国到张□府上拜访，谈到巫蛊案，便问道：“张汤出身长安小吏，求官心切，如此草率结案，难免冤错。大人身在三公，岂可视人命如儿戏？不知能否请皇上甄别之后再行刑？”

张□很吃惊地看着韩安国，心想：这位韩大人怎么了？自己的仕途都一波三折，怎么还有心思去管别人的安危呢？当然，这话他也只是在心中想想。他以皇上的诏令已经发出为由婉拒了韩安国的建议。他甚至怀疑当初皇上没有让他继续任御史大夫一职，大概也与他过分认真的性格有关。

于是，议论归议论，这些建议却始终没有作为朝会的议题被提到未央宫，而行刑的日子就一天天临近了。

……

昨夜，寒流袭击了关中平原，西北风凄厉的吼声让蜷缩在被窝中的长安百姓感受到了冰凉。十一月初五一大早，重重黑云压向长安城头，远远望去，雄伟的灞城门、覆盎门、横门城楼似乎矗立在云海之中，只有滚

动的镶嵌着巨大“汉”字的旌旗，从云雾中翻卷出星点的亮光。

寒冷，让往日热闹的街市一夜间冻僵了，店面前的旗幡都结了厚厚的冰。大约在上午辰时时光，漫天飞雪覆盖了都城的每一条街道。可是人们的心却没有因为这场雪而凝固，再有两个时辰，三百条生命将在这凛冽的寒风中消逝。

为了保证安全，除了在未央宫和长乐宫周围布置了严密的岗哨外，韩安国等负责京都卫戍的中尉们从昨夜寅时起，就率领众多的羽林军将士，警惕地巡逻在都城周围。而刑车将要经过的杜门大街，早在黎明时分就实行了戒严，长安城笼罩在自建元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紧张中……

上午巳时，三通鼓响，一辆辆囚车从两个方向汇聚到杜门大街上来。那些牵扯进来的朝廷官员被关在请室诏狱，而女巫则被关在专门囚禁女犯的若卢诏狱。囚犯们登上囚车的那一刻，他们的头与整个身体便被囚笼分开了。这样，一路上他们就只能挺直身体站着，否则，脖颈就会在木茬的摩擦下鲜血淋漓。

风！穿过囚笼，吹进囚犯们的每一个毛孔，锥刺着他们血污的伤口。绝望早已麻木了他们的感觉，他们仿佛是一段段枯木，随着囚车“吱呀”的节奏而缓缓晃动。

女巫的囚车被押解在最前面。心如死灰、只求速死的她从被囚进这个笼子里时就双目紧闭，万念皆去。这个世界——椒房殿的馨香、皇后赐予的锦帛、金子——所有的一切，都已渐行渐远。只是她至死也没有看见被皇后诅咒的那个女人究竟是怎样的如花似玉？怎样攫取了皇上的心，为何让长乐宫中地位显赫的女人妒火中烧，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呢？

而紧随在她囚车之后的春芳就不一样了，从昨天傍晚狱卒把不一样的饭菜端到她面前开始，她的泪水就如溪流，淌个不停。

人常说，十指连心，春芳一想起十指被夹在刑具间，洒血碎骨的情景，就浑身打颤。那时候，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快些死去。但现在她被押解在囚车里，即将走向死亡时，却有了许多的自责和遗憾。自从被窦太主作为陪嫁送进宫后，她就永远地失去了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机会；这倒也罢了，一场巫蛊案，还把母亲株连了进去。她没有想到，母女相遇竟是母亲被关进牢狱的那个上午。她隔着牢窗，看见了母亲的身影，却是不能问候她一个字。

过堂时，侍御史要她母亲承认自己教唆女儿，与皇后一起诅咒卫子夫，母亲听不明白大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侍御史又说，只要她在狱词上画了押，她的女儿就会解脱，她们母女就能团聚。

今天，她们母女将一同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鬼魅，这是多么的残酷。

春芳想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罪呢？皇后要她寻找女巫，她敢抗旨么？皇

后要她埋藏人偶，她敢违命么？但是，没有谁去关心一个宫娥的命运，他们要的是皇上满意。

迎着冰冷的寒风，春芳迷离的泪眼艰难地掠过这条陌生道路，掠过在风雪中肃立的将士，她才二十二岁，她多么不想离开这个纷繁熙攘的人世。她想回头去看后面的囚车，看看母亲在哪一辆囚车上。可她的头却被死死地卡在圆孔中，于是，她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念叨：母亲！孩儿这就陪母亲上路了……

现在，男囚的囚车也驶过来了。在第一个囚笼中的，是曾经与张汤同窗求学，又几乎同时从县吏起步的御史中丞李文。两个多月的庭审、过堂，让这个平日里十分注重仪表的男子变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而风扑不灭的是从那双仇恨的眼里喷出来的火焰。押解他的狱卒，还有路边的士卒们都无法知道，他此刻脑际变幻着那些扑朔迷离的情景：

——那是张汤诡谲的眼神，那眼里藏着让他捉摸不透的神秘。那一天——大概是巫蛊案刚刚发生的时候，张汤忽然来到了他府邸。他的热情让李文陷入突兀的迷茫，话题都是在饮茶期间不经意地展开的。

说到巫蛊案，作为在署中任职的同窗，作为直接上司，他出于对学弟的关切，劝张汤务必实事求是，不可肆意株连。他至今想起来，也还是找不出错在哪里？而在他的印象中，张汤似乎对他的劝解也没有多少反感和拒绝，他始终微笑着倾听，频频地点头。甚至他们分手时，张汤还一再地感谢他的建言。可就在他们分手后没几个时辰，他就被带进了廷尉诏狱……

——那是张汤嫉妒的眼神，那眼里藏着让他极为不安的火苗。哦！李文想起来了，当他们在建元六年一同进入京都的时候，庄青翟刚刚被免职，御史大夫一位空缺，于是，李文以御史中丞的身份主持了署中事务，而张汤则受命于李文。

他的勤勉和敬事，受到后来御史大夫韩安国的高度评价，而张汤却因为功利阴暗，所以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虽说在那时李文也感觉到了张汤的这些缺陷，但他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一切祸根在那时候就埋下了。

风吹起李文的一缕长发，遮挡了他的视线，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只有冰冷的雪花让他的意念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妒忌，毒蛇信子一样吞噬了张汤的良知，使这个势利小人对同窗举起了屠刀。

而李文当然不会俯首帖耳地承认自己是巫蛊案的参与者之一，他对张汤的诬陷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张汤在对待囚徒时的残酷和无情也是他从政以来闻所未闻的。李文在酷刑下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一次次地被冷水激醒。终于有一天，当他再度昏死之后，张汤令人按着他的手画了押……

在李文画押的当天夜里，他的家人六十余口被捕入狱。张汤——这个小

个子的杜陵同窗，到廷尉诏狱来了，看着遍体鳞伤的李文，他笑了。他带来了上好的酒菜，很“大度”地要和他对饮，那是一种胜者对于败者的人格蔑视。李文怒不可遏地端起酒泼在了张汤的脸上。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不甘心的是就这样被诬陷而死，他的清名就这样毁于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

张汤知道，李文直到最后也没有对自己的指控认罪，就在昨夜，在李文即将走上刑场的前夜，张汤再一次来到了牢房，他的脸上依然笑容可掬。可是，李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最后一道酷刑就是被割去了舌头。李文现在唯一能够宣泄的就是这双仇恨的眼睛了，不过，他的吼声就在喉咙处涌动……

漫长的杜门大街走完了，前面就是长安东市的“燧”，也就是十字街口。那里已经聚集了众多的百姓，他们被羽林军隔在刑场之外。刑场上落了厚厚的雪，沿着积雪覆盖的台阶上去，是一平台，上面置放着刑具。今日因为处斩的犯人太多，这样的平台和刑具有十多架。

负责监斩的张汤是在正当午时的时候来到刑场的。他登上东市的“市楼”，眺望刑场，三百辆囚车排列在西北角，行刑的刽子手早已严阵以待。

午时三刻一到，张汤便从案头拿起一支火签，递给行刑官。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不知是因为远处吹来的冷风，还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恐惧，张汤在发布行刑令的时候，打了一个寒颤。

依照程序，行刑官在行刑前要先宣布皇上的诏书，风太大，行刑官宣读诏书的声音断断续续。

制曰：查女巫……御史中丞李文等……妄行巫蛊，惑乱人心，诋毁朝廷，着即枭首弃市。钦此！

人群中一阵嘈杂，女巫被推上断头台，行刑官向刽子手挥手示意，只听“咔嚓”一声，一颗人头就骨碌碌地滚到了雪地，立刻就有士卒用木笼装了楚服的头颅，跑到东市的东南角，将木笼挂在了足有两丈的高竿。

李文的囚车打开了，准备上前挟持的刽子手在李文愤怒的目光下退却了。他抬起头，望了一眼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长安，抬起伤痕累累的手拂去肩头的雪花，然后，坦然而又艰难地走向断头台。哦！李文记起来了，二十多年前，他十分仰慕的晁错就是在这里被杀的。晁大人，李文随你来了。

在将头伸向圆孔的那一刻，他的心头仍然响着一个声音：“皇上！臣冤枉啊！”然而，未及在心底喊出第二声，他的头与身体已经分离了。这时候，围观的人群中忽然发出震天的惊呼，那声音犹如汹涌的波涛，从刑场涌向“市楼”。

张汤惊异地站起来，抬眼看去，就看到了一个奇异场景——在李文人头落地的一瞬间，一团红云拔地而起，卷着满天的飞雪，直上九天。张汤顿时脸色苍白，惊恐地跌坐在座上……

这场杀戮，从午时三刻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东市地上的积雪，浸透着鲜血，殷红殷红的。

多少年后，接替父亲任了太史令的司马迁不无激愤地对张汤给予了“深竞党舆”的评价，这是后话……

东市的行刑进入高潮的时候，包桑捧着诏书，率领黄门进了椒房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任何朝臣敢对废除皇后提出异议了，朝会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通过了议题。

自从女巫和春芳被捕进牢狱之后，阿娇就明白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曾经的金屋藏娇，烟云一样地散去了；曾经的良宵共度，化为了痛苦的情殇；曾经的华贵和荣耀，如窗前的积雪消融殆尽；曾经温馨的椒房殿，不久将住进另外一个女人。两个多月以来，她除了在心里继续诅咒那个可恶的卫子夫外，就是万念俱灰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圣旨到！”

……

黄门们依照程序和惯例，在进入椒房殿门之前，依次地将消息传给即将离开这里的阿娇。可阿娇面容冰冷、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仿佛这自远及近的传唤与自己没有任何干系，直到包桑进入大殿，高声喊道：“圣旨到！请皇后娘娘接旨。”她才在宫娥们的搀扶下，撩衣跪倒。

“皇帝诏曰……”包桑顿了顿，侧目望了一眼脸色苍白的阿娇，心中生出悲凉，十几年来，他是看着皇上与皇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到现在他都难以置信，皇后竟然会采取巫蛊的手段来挽回她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皇帝诏曰……”包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回到诏书的起首，“查皇后陈氏，身为后宫之主，不遵祖制，失于自约，所为不轨，唆使巫蛊，咎在难辞，着即废去皇后，收其玺绶。令居长门宫思过……”

尽管阿娇早已明白，这是巫蛊案的必然结果，但是当包桑宣布了收回玺绶的决定后，她还是懵了，她甚至忘记了接旨必需的程序。当宫娥在一旁提醒之后，她才木讷地说了一句：“臣妾谢皇上恩典。”然后就瘫坐在地上。

憋了半天，她终于撕心裂肺地对着未央宫的方向哭喊道：“皇上！臣妾冤枉啊！”

多年了，包桑第一次看见阿娇这样伤心。他知道这哭声中夹带了太多的

意味，包含了太多的凄楚，注入了太多的幽怨。他几分无奈地向跟随在身后的黄门挥了挥手，然后就退到殿外，伫立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待着皇后平静……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阿娇在宫娥们的搀扶下，双手捧着皇后玺绶，慢慢地递给了包桑，然后旁若无人地径直朝早已等候多时的车驾走去。

包桑急忙从后面追上来喊道："娘娘移驾长门宫！"

载着废后阿娇的车驾在卫士的护送下碾过积雪覆盖的覆盎门大街，缓缓朝着东南方驶去，车毂碾碎雪泥的声音撞击着阿娇破碎的心。

长门宫，不就是她母亲献给皇上的长门园么？当年皇上可是将它作为外出游览的行宫的，皇上在高兴的时候，也曾经与她一起在这里对酒话语过。如今却成了一座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冷宫，她将在这里孤独地消磨她还很年轻的生命，每天陪伴她的，只有身边的小心翼翼的宫娥与黄门。

这几年，阿娇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前年，父亲陈午托着久病的身体走了。从此母亲孤身一人，虽然享受着荣华富贵，可是她那颗孤寂的心，却是一片飘落无着的枯叶。

春芳今天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她一定对自己充满了怨恨吧？没有巫蛊案，春芳依然会伺候在左右，她是因为自己才被牵涉进去的。想起以往的日子，她不禁为自己的刻薄和严厉而自责。

此刻陪伴在她身旁的春柳，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阿娇决计在今后的日子里，要好好地待她，用来补偿对春芳的歉疚。她情不自禁握住了春柳冰冷的小手，问道："冷么？"

春柳有些惶恐不安，慌道："禀娘娘！奴婢不冷！"她本能地撩起衣襟，把阿娇的手放进自己怀里，"奴婢为娘娘暖手。"

阿娇凄然地笑了笑，泪水却溢出了眼角。

"娘娘不要难过了，其实皇上心里还惦记着娘娘呢？"

阿娇摇了摇头，不信地说道："怎么可能呢？"

"真的！奴婢刚才听皇上的圣旨说，皇后的身份虽然没有了，可是一切供奉如故啊！"

是这样么？自己怎么就没有听见呢？如果真是这样，那本宫就稍稍欣慰了。阿娇心里这样想着。但没过多久，心中的怨恨又一次占据了她的情感，好你个卫子夫，只要本宫不死，就一定不让你有好日子过！她狠狠地咬了咬嘴唇，眉宇间掠过一丝冷笑。这笑让春柳浑身战栗了一下，她慌忙问道："娘娘！您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把一切的仇恨都深深地埋进心里了。

车驾出了覆盎门，阿娇回头看了看雄伟的门楼，然后决然地转头看着前方。她要把一切甩在身后，重新开始她的人生。

午后申时，车驾停在城东南的长门宫前，阿娇下车后的第一眼就是看见了在长门宫等候她的母亲。她一腔的酸楚顿时化为了决堤的泪水，大声叫道："母亲！"然后就放声大哭……

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自从阿娇被贬长门宫的那一刻起，窦太主就意识到，在太皇太后之后，她与宫廷的又一条线断了。当年，她与王太后穿缀的这件婚事，因为一个在她看来很卑贱的女人而走到了绝境。而她曾经精心打造的裙带也被残酷的现实撕成了碎片，她曾陶醉的圣殿在长安东市的杀声中崩塌成一堆残垣断壁。

后来，她听府令说，因为巫蛊牵扯进来三百多人，她就不仅仅是失望了，更是充满着恐惧——皇上把阿娇打入长门宫，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重责，她生怕皇上有一天忽然地要追究她教女的失责。

她平生第一次对自己与太后之间的龃龉产生了懊悔，她认为那次争论加快了阿娇被废的结局。她一时陷入六神无主的恐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可她知道，她必须迅速地打破这种僵局——眼下，她只能屈尊去找卫子夫，尽管她对这个奴婢出身的女人从来不屑一顾。

她怀着这样忐忑的心境走进了丹景台，她在那里看到了皇上正与抱着五岁女儿的卫子夫相语甚欢，他们充满着天伦之乐的情景让她很不舒服。

是的，这本该是属于她女儿阿娇的，但现在却被眼前这个妖媚的女人攫取了，而且她明白，椒房殿不可能空缺得太久，不久，这个女人就会成为那里的主人。但是眼下，她只能把这一切埋在心底。

她很快就把愉悦涂上自己的双眉，而且向皇上和卫子夫行了大礼。她亲切地问候卫子夫的病情，然后又惶恐不安地声言阿娇罪有应得。她知道，她愈是坦言自己和女儿的过失，就愈能获得皇上的宽恕。

果然，她不仅从卫子夫的目光中看到了大度和宽容，更从皇上的话语中得到了她最需要的信息。

在乳娘将五岁的阳石公主抱下去后，刘彻以皇上和晚辈的双重身份抚慰了窦太主："姑母不必忧虑。皇后所为违背大义，不得不废。姑母当信道以自慰，切勿听信妄言而生恐惧。朕虽然废去了皇后的名分，但是一切供奉如故。因此，长门宫与椒房殿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

自从皇上登基以来，她难得听到皇上以亲属的口吻与她说话。她十分感

动，进而以姑母的身份试探道：“感谢皇上和夫人的宽容。但不管怎么说，错在娇儿。若蒙皇上不弃，臣妾明日在府中略备小宴，请皇上与夫人赏光。”

她说完这话，心就悬到了半空中，她不知道皇上会怎样回答她的邀请，一双眼睛打量着皇上。

让她意想不到的是，皇上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这让她的心灵获得了巨大的慰藉，她很适时地告辞了。她明白，她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回到府上，她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偃。

长安卖珠人的儿子董偃今年刚刚二十一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前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会被刚刚孀居的窦太主相中。从此，他就夜夜与年过半百、却风韵犹存的窦太主纠缠在一起。

那时候，他们之间仅是一种相互需求的关系。窦太主从董偃身上得到了多年来没有得到的男人的雄壮，贪婪的她全然不顾这个小男人的感受，如饥似渴地与他交媾，而她的容颜也因为情欲的滋润而延缓了衰老。

侯府丫鬟成群，美女如云，常常让董偃看得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但是他不敢有任何的旁骛，他知道窦太主杀死他犹如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对董偃来说，他也不是毫无所获地付出，他用强壮的身体换来了大把的金钱，得以整日出入于长安的酒肆，尽情挥霍，广交友宾，故长安城内公卿名士，争相与他往来，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他原来的身份而称他为董君。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年轻的董偃就惴惴不安了。倘使皇上知道窦太主与一个市井小儿混在一起，他将会有怎样的下场呢？会不会也将他枭首东市呢？就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不期与他的挚友——已故太常袁盎的侄子袁叔在街头碰面了。

几爵酒下肚，董偃就把一肚子担忧说给了袁叔听：“太主乃皇上姑母，若是在下不侍奉她，难免会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但是长此以往，在下又恐事情败露，还求仁兄指点迷津。”

袁叔将爵中的残酒下肚，眯着醉眼看着董偃道：“主意倒是有一个，只是不知道太主会不会听你的？”

“这个你放心，太主视在下如掌上明珠，只要是在下提出的要求，没有不答应的。”

“未必吧？在下听说太主在城南建了一座长门园，乃是太主心爱之物。倘若她能够在你和宫苑之间权衡轻重，也许足下就会平安无事。”

……

最后，窦太主选择了男人，她亲自到未央宫将长门园献给了刘彻。只是窦太主当时不曾料到，长门园日后会与她的女儿阿娇凄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

“偃儿！”窦太主拧了一把董偃光滑的脸蛋问道，“你说本宫应当怎样去迎接皇上呢？”

“这个么？不好说。”董偃谄媚地回了窦太主一个吻，“就是宴请，也应太主出面，以小人的身份，怎么好意思与皇上见面？弄不好，小人的命就没了。”

“也是！”窦太主趁势坐进了董偃的怀抱，纤细的手轻轻地摩挲着董偃的脸，笑道，“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可怜，你就委屈一下吧。明日皇上来了，你就先藏起来好了。”说完窦太主放荡地解开衣襟，将董偃的头埋进她深深的乳沟……

第二天，刘彻果然到堂邑侯府来了。不过，他并没有带卫子夫，他了解自己的姑母，她对卫子夫的礼仪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无奈，在内心深处对她是恨之入骨的。从童年到成年，他经历了太多的宫廷风云，没有一个女人会甘于失去既得的荣华。

关于窦太主与董偃的风流韵事，早就通过包桑传到了刘彻的耳内。也曾有臣下进言，说到此举败俗，可刘彻却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重。他出于本能的好奇，要亲眼看一看姑母垂青的男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

窦太主春风满面地迎接刘彻的到来。姑侄相向而坐，客厅浸渍着欢悦与轻松。不一会儿，府上的丫鬟们鱼贯而入，奉上她精心烹饪的菜肴。她亲自为刘彻斟满酒，说道：“难得皇上有空屈尊到府上，妾身敬皇上一爵。”

“姑母且慢！”刘彻摆了摆手，环顾了一下周围问道，“主人何在？朕今日与姑母相聚，他为何不愿意见朕呢？”

窦太主的脸顿时羞得通红，幽幽道：“皇上取笑了。侯爷前年就亡故了，这偌大的侯府就妾身孤身一人，何有主人一说呢？”

刘彻笑道：“姑母就不要掩饰了吧！这件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朕焉能不知呢？如果朕没有猜错，他此时就在室内，还是请出来吧！哈哈哈！”

事已至此，窦太主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遂对着内室叫道：“出来吧！皇上要见你呢！”

董偃从内室走出来，纳头便拜道：“小民罪该万死，乞皇上恕罪。”

刘彻抬眼看去，见这董偃果然是玉面剑眉，高鼻阔唇，挺拔身材，一瞬间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哦！想起来了，他多么像陪伴自己多年的韩嫣。是的！他太像韩嫣了。除了没有韩嫣的骑射武功，他的眉眼、气度，简直就是韩嫣再世。

这印象很快淡化了他对董偃先前的厌恶，他挥了挥手道：“起来入座吧！此乃姑母家事，朕就不多问了。”

于是，窦太主与刘彻饮酒，董偃在旁侍饮。席间，刘彻时不时地问董偃一些街闾见闻。董偃出身卑微，久在长安混迹，也知道不少宫外的故事。他一边为刘彻斟酒，一边将那些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拣些说给刘彻听。

刘彻每日在朝堂上听到的都是军国大事，哪里能闻见宫外的精彩和苦乐呢？他不禁忽发奇想，若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这董偃传进宫去，撷取些奏章以外的消息，不也是排遣疲惫和烦恼的一件乐事么？

这场酒饮了足有一个时辰，酒阑席罢之时，已是日色西斜。微醉的刘彻站起来时，头有点晕，机灵的董偃急忙上前搀扶。

刘彻也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当他们坐在几案旁喝茶的时候，刘彻对一直伺候在大厅外的包桑道：“速去拿一套冠服来，朕要赐予董卿……”

皇上留下冠服走了，而窦太主和董偃仍然沉浸在梦境中没有醒来。他们不敢相信这半天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巫蛊案的阴云即将散去。

屋外太阳融化了屋顶的积雪，晶莹的水珠“滴答”地落在檐下，一种惬意的湿润。

……

京城的风云突变，对一个少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遵照父训，游历着名山大川的行程没有任何改变。

进入八月，牂牁江终于度过了汛期，渐渐地平静温顺了。清清的江水穿越高原峡谷，自北向南奔腾而去。司马迁站在船头，望着两岸险峻嶙峋的峰峦，完全陶醉在旖旎的风光中。

在船转过一个峡湾，江面渐趋平缓时，司马迁终于抑制不住好奇心，向撑船的老者询问此处是何地。

他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态度使老者非常乐意回答。老者擦了擦额头的

汗水，手搭凉棚朝远处的山头望了望，然后说道：“年轻人，过了前面那座山头，再行一二里，就是皇上新置的犍为郡码头。”

“哦！犍为郡？”司马迁的眉毛兴奋地跳跃了一下，忙向老者打拱道，“请问前辈，您可知道这里的唐蒙中郎将么？”

老者狐疑的目光掠过司马迁，问道：“请问先生是……”

司马迁忙解释道：“在下与唐蒙并不认识，只是在长安的时候，听说他奉诏在这里通南夷道，所以就问问，恕在下冒昧了。”

老者查看了一下前面的水情，又继续与司马迁说道：“要说唐大人，他上对得起朝廷，下不负黎民百姓，单是从僰道到牂牁江东岸的陆路凿通，就给这一带的百姓带来很大的便利。只是他脾气暴躁，滥杀无辜，弄得巴蜀父老怨声载道，才受到皇上责备的。前些日子，来了一位叫司马相如的大人，到处张贴告示，宣慰皇上的圣德，才平息了风波。不瞒先生说，他走的时候，就是从这里溯江而上的。百姓们都到码头送别，真是热闹啊！”

“哦！是这样啊！”司马迁不免有些遗憾，看来这次是没有机会与仰慕已久的司马大人相遇了。

顺流而下，水急船速，说话间，南广码头到了。司马迁向老者告别，老者摆了摆手，就把船开走了，那乳白色的帆影渐行渐远，淡出了视线。他抬头看了看悬挂在山头的太阳，朝着北方深深鞠了一躬。

书童在一旁提醒道：“公子！船走远了。”

“什么？你说什么？”

“船走远了。”

“知道了，”司马迁最后望了一眼望峡谷的尽头，才依依不舍道，“走吧！”

在回眸的一刻，他的心仿佛回到了长安。

四月是长安芳菲尽绽的日子，刚过了十六岁生日的司马迁被父亲唤到书房，指着案头一卷卷史稿，眼中就泛出老迈的无力和苍凉。

父亲的史稿已经完成了一半，虽然文字还需要润色，可毕竟记下了先秦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剩下的一半还很巨大，可他却越来越力不从心。更让他感到为难的是，他对大汉德惠所及的南国一无所知，而他又不愿意让这部书稿留下遗憾。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能够游历名山大川，亲身感受大汉的辽阔和广袤。就这样，司马迁带着父亲的嘱托上路了。

几个月来，司马迁晓行夜宿，足迹踏遍了南国的山山水水。在拜访了夜郎国的君主后，他理解了为什么会有“汉与夜郎孰大”的问题。

在西南夷诸国中，夜郎的国土面积确实最大。只是他们不知道，在大山之外还有一个大汉。是皇上的恩泽打开了他们封闭的视野，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他走访了滇北数十个部落后，感觉生活在那里的百姓都对大汉有着强烈的向往，这让他再次感受到皇上的英明。他在随笔中描绘了西南各部族的民俗风情，心中就有了一种冲动，他要接过父亲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在书中。

现在，雄心勃勃的司马迁带着书童，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犍为郡的治所——南广城走来了。

莺鸣猿啼，林深苔滑，山幽径曲，真是一峰刚过一峰叠来，水影山光共徘徊，以致司马迁认为自己是在云上行走。

正看得入神，却听见书童小声耳语道：“少爷！你看！”

顺着书童的手看去，司马迁看见前面的坡地上正有一群人在耕作。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身强力壮的青年，一个个赤膊文身，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虽然穿着与汉人不同，但发式却与汉人一般无二。

再看那些面容，眼睛深陷，颧骨突出，阔鼻厚唇。一双双眼睛正好奇地朝着这边张望。书童看着心里不免有些发怵：“少爷，他们不会把咱们抓起来吧？”

司马迁笑着摇头道：“这里距南广不远，民风开化。我们也走得热了，不妨上前去讨口水喝。”

两人来到地头，司马迁先向领头的老者施了一礼，说明来意，那老者只是站在那里面带慈祥地笑着，却迟迟没有动作。这样反复几次，司马迁才明白，原来他们听不懂长安话。正着急间，忽听从远处传来一声招呼：“先生一定是从长安来的吧？”

司马迁转脸去看，只见从林间小径上走来一位老丈，中原服饰，满头银发，椎髻布衣，袍及膝上。等他走到跟前，司马迁忙上前作揖，谦谦有礼道：“晚辈正是从长安来的，路过此地，口中干渴，正想向父老们讨口水喝，却是语言不通。”

“哈哈哈！”老丈爽朗的笑声在山谷间回荡，“中原常说，十里不同俗，更不用说长安与犍为之间，何止千里迢迢？”说罢，老丈走到百姓面前，用当地的语言道明了司马迁的用意，众人都笑了。

这一笑不打紧，司马迁又有了发现，原来这里成年人都有一颗牙齿是镶上去的。他在夜郎国的时候，就听说这里的僰人乃是秦人的后代，在秦末战乱中迁到了南国，却改了风俗，有了凿齿的习惯，凡男子成年之

际，都要凿掉一颗牙齿，镶上其他生灵的牙齿，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喝过山泉水，吃过用青竹蒸出的饭团，那竹子的清香，山泉的甘甜，一时间让司马迁感到心旷神怡。

一旦打破了语言的障碍，司马迁就与这个生活在大山里的部族更加接近了。他们对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居住着皇上的城市充满着新奇，通过老丈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

长安人煮饭用什么呢？也用竹筒装米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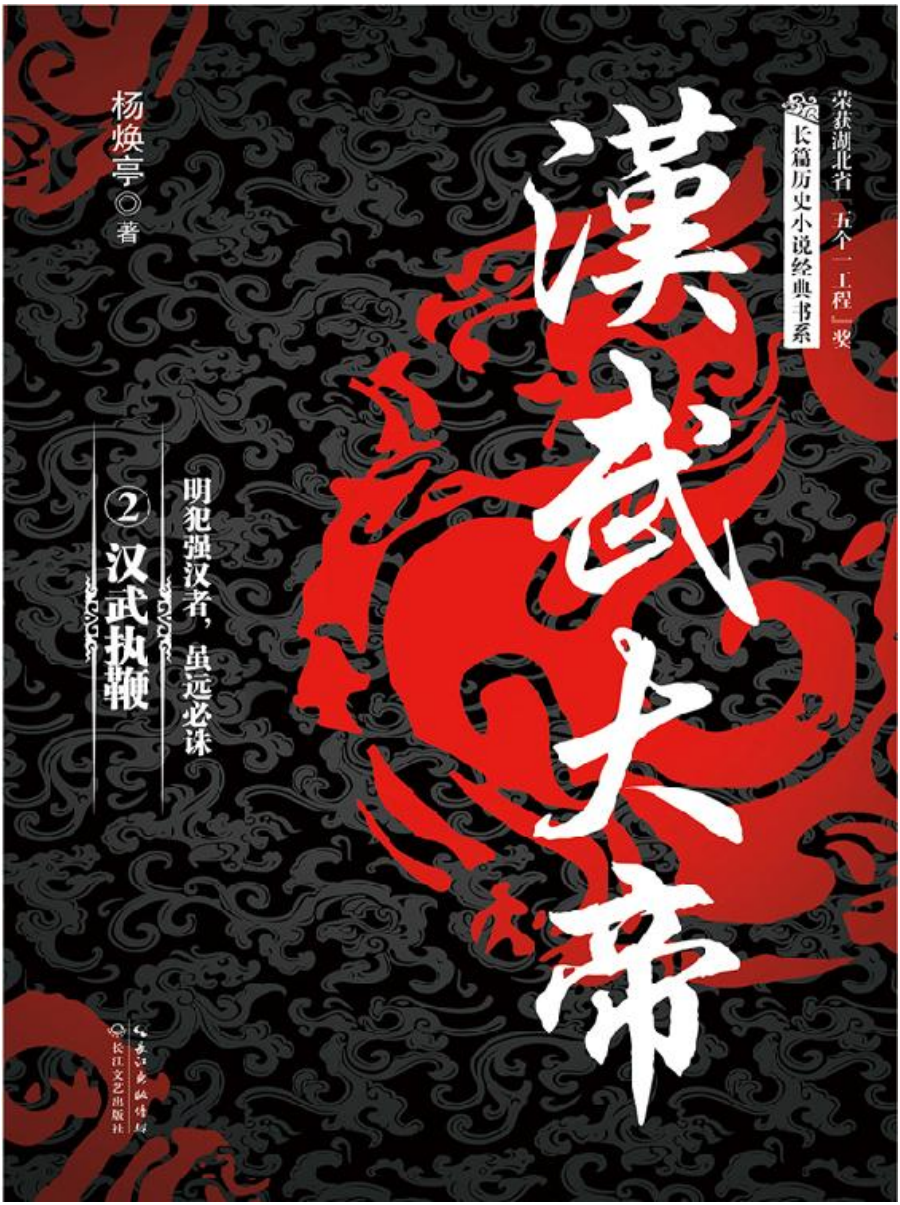
长安的水也是取自山上么？

长安的月亮也像僰道一样的圆么？

司马迁尽其所能地回答他们的问话，说到高兴处，他们也会哈哈笑个不停。

司马迁在心中感慨，这是一个多么勤劳质朴的部族啊！他们迁到哪里，就把尚农的风气带到那里，在僰道、邛都、夜郎和巴蜀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情同兄弟，传递着大汉的文明。至此，他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他云游四方的用意了。

太阳西斜，山风送爽，司马迁与僰人们依依惜别，那领头的老者要司马迁带去对皇上的祝福。司马迁闻言，眼睛都湿润了。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用真切的语言记录这难忘的一幕。



- 第一章
  - 东方朔怒斥董偃 张使君再征瀚海
- 第二章
  - 卫将军初战告捷 长公主情发春华

- 第三章
  - 沧桑尽在酒时语 风流当属情中人
- 第四章
  - 瑞雪妙赋摇玉树 金麟嘤啼降皇廷
- 第五章
  - 阿娇含泪诉积怨 卫后喜盈入椒房
- 第六章
  - 血洒疆场志未酬 推恩狂飙振长缨
- 第七章
  - 铁骑重击破楼烦 卫青封赏犒三军
- 第八章
  - 主父弄波齐王府 淮南梦破推恩潮
- 第九章
  - 汲黯判案公生明 刘彻护法义灭亲
- 第十章
  - 阏氏凛然玉石碎 张骞倾泪归长安
- 第十一章
  - 论官语中见官品 情怨话里识情操
- 第十二章
  - 大将军负重出京 卫子夫遭嫉添愁
- 第十三章
  - 霍去病漠南试剑 淮南王寿春布局
- 第十四章
  - 龃龉始觉心隔远 佳气天赋麒麟情

- 第十五章
  - 淮南平叛血雨飞 祭祖忧思立嗣急
- 第十六章
  - 月夜遇刺蒙虚惊 情爱萌生公主心
- 第十七章
  - 恃威联姻一厢愿 雨化云散两情结
- 第十八章
  - 雄略谋通身毒道 风从上谷燃烽燧
- 第十九章
  - 谈笑帷幄定战局 廷议重案见人心
- 第二十章
  - 汲黯上谷查军情 去病祁连出奇兵
- 第二十一章
  - 焉支山巅飞剑影 上林捷报扫浮靡
- 第二十二章
  - 决战河西驰万马 旌指雁门动千军
- 第二十三章
  - 干戈化帛定河西 瀚海染血泪雨飞
- 第二十四章
  - 爱在英雄心事定 贷贳风波强项官
- 第二十五章
  - 莽原见证山海誓 汉皇痴迷思倾国

第一章

东方朔怒斥董偃 张使君再征瀚海

虽然空气中还带着料峭的寒意，但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春天仍然随着季节的呼唤，慢慢地走进了长安。当太阳升至中天时，寒冷便悄悄地退去了，被阳光蒸腾的水气暖暖地弥漫在驰道两旁，催醒了槐树和柳树枝丫间沉睡的嫩芽，它们静静地，在人们不经意的脚步声中张开了叶片，好奇地注视着从高墙内伸出的杏花。

宫墙内的女人们或笑靥灿灿地迎接春的芬芳，或神伤垂泪、寂寥落寞地暗叹又长了一岁。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窦太主再一次走进了未央宫，她的心境并没有因为几个月前刘彻的过府而有丝毫的轻松。虽然阿娇仍然享受与皇后一样的待遇，可她除了在孤独中度过一个个冰冷的遥夜，却再也不能为她的母亲带来哪怕一丝的荣耀，反而常常会让她有一种危机濒临的忧虑。

但窦太主毕竟是太皇太后的女儿，母后遗传的刚强秉性使她从来就没有想过在未央宫高大的门阙前退却。她明白，现在还有一条维系她和皇上情感的纽带——她是景帝的姐姐、皇上的姑母，身上也流淌着刘氏家族的血液。她要牢牢抓住这根纽带，让皇上拂去巫蛊案的阴影，尽情享受亲情的温馨。

男人的长处和短处，只有女人才揣摩得清楚。窦太主很快发现，刘彻总是将董偃当作儿时的玩伴韩嫣，只要他与董偃在一起，就会时不时地想起与韩嫣朝夕相处的许多趣事。

这个发现让窦太主心境顿开，看来这个宝贝不仅让她销魂剔骨，还有着弥合她与皇上情感的价值——他就是自己佩戴在身边的须臾不离的一块“命玉”。而他似乎也并没有令自己失望，几个月来，就是这个董偃在上林苑的平乐观中为皇上准备了斗鸡、赛狗、赛马等游乐项目。

董偃是聪明的，他知道皇宫之人喜新厌旧的习性，所以每次娱乐都不重复，这些给皇上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他看得眼花缭乱。终于有一天，当窦太主向刘彻提出赐予董偃“将军”称号的请求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好！朕就赏你一个平乐将军吧！不过朕要提醒你，你不可以借将军之名侵害百姓。”

皇上甚至邀请窦太主到未央宫宣室殿赴宴，并让董偃作陪。

这是何等的荣耀！

此刻，窦太主的车驾缓缓地行走在长安的街头，年轻的董偃就坐在窦太主身边，他白皙柔软的手指顺着窦太主的黑发轻轻地滑到背后，从指尖传来的感觉让他一次次惊异这个女人肌肤的弹性和滑腻，那种对她床上

疯狂表现的恐惧渐渐地化为了一种感激。

是的，没有她与皇上的关系，他怎会有机会走进那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宫苑呢？没有她在皇上面前的求赐，以他一个卖珠人后代的身份，又怎么会跻身于将军之列呢？而他所得到的回报则是从窦太主那里获取了更多的金银财宝。就这样一天天过吧，要什么男人的自尊呢？自尊能当得饭吃么？

她默默地任他的手指在柔软的背后抚摸，她喜欢这种酥麻的感觉，这勾起她对昨夜床笫之欢的回忆。当宫苑雄伟的阙楼透过车驾的窗纱进入窦太主的视线时，她拉下了董偃的手，轻轻地问道："偃儿，皇上前日在平乐观看斗鸡高兴么？"

"高兴！皇上还赏了小人御酒呢！"

"有了皇上，你可不许忘了本宫啊！"

"怎么敢呢？没有太主的引荐，小人今生哪会有缘见到皇上呢？"

"算你有良心。"窦太主伸出尖尖的手指，在董偃额头敲了一下，那亲昵、那温柔都在眼睛里了。

远远地瞧见未央宫，窦太主提醒道："这里是朝廷大臣出入之地，耳目繁杂，你不可像平乐观那样随意，免得皇上脸上不好看。"

"小人记住了。"

不一会儿，窦太主的车驾停在了司马门外，董偃搀扶她下了车，然后换乘由府中带来的轿舆，并用幔布将轿舆围得严严实实的。她毕竟还有一点自知，不愿意让这里出出进进的人看到一个皇家的贵妇身边陪着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男人。

走完司马道，拐过前殿，轿舆停在宣室殿门前，早有黄门前来迎接。

刚刚登上台阶，他俩就看见今天值守的不是别人，正是平日里以诙谐和幽默而闻名于朝的东方朔。窦太主心里不由得打起了鼓，她小声对董偃道："别看他其貌不扬，说起话来尖如利刃，千万不可招惹他。"

话刚落地，东方朔就上前迎候，他眼里闪着诡谲的光波道："恭迎太主，皇上已在殿内等候多时了。"

窦太主笑了笑道："免礼，难得先生一片忠诚。"

她正要招呼董偃一同进殿，却不料东方朔一挑长戟，横在董偃与窦太主之间："太主请进，此人不可。"

"这是为何？"

“这个太主心里清楚，何必要微臣挑明呢？”

一句话说得窦太主脸上发热，心气翻涌，她拉下脸不悦道：“好个东方朔，小小执戟郎，竟敢对皇上的客人横加阻拦，就不怕治罪么？”

说得没错，我本就不该站在这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感觉，我东方朔是什么人？过目成诵，倚马成文，当一个执戟郎确实大材小用。可比起待诏公车署，这里总算是离皇上近些。

但是，他不能容许任何人轻视自己，小小的执戟郎怎么了？今天我守在这里，就是一道关口。何况董偃这个卖珠儿，只知道取悦女人，有什么资格进入皇上议事的大殿呢？

“臣只闻皇上为太主置酒，却不知有他人。”

“好！好个伶牙俐齿的东方朔，本宫不与你理论，待我奏明皇上，看你如何收场！”说罢，窦太主负气拂袖进了殿。不一会儿，包桑便出来传旨让东方朔进殿。

进了宣室殿，东方朔就看见窦太主正气咻咻地坐在刘彻对面。不等他开口，刘彻先指责道：“朕今日置酒宴请太主，你却对董偃横加阻拦，是何道理？”

“董偃区区舍人，岂可擅入这乾坤圣殿，故臣将他挡在门外。”

“大胆！”刘彻指着东方朔道，“难道你不知朕已封他为平乐将军了么？”

“皇上明察。”东方朔近前一步，面无惧色，“臣不知何为平乐将军，臣只知道太祖高皇帝初创天下时立下祖制，非刘氏莫王，非功莫侯。董偃，区区卖珠儿，有何功于大汉，焉得封赏？”

这不是当着皇上的面揭窦太主的短么？她怎么可能忍受一个为皇上值岗的郎官如此伤自尊呢？她怎么可能容忍这个长得十分猥琐的男人伤她的偃儿呢？窦太主无法保持皇家公主雍容的仪态而疾言厉色道：“放肆！你竟敢当着本宫的面指责皇上，你是要反了么？”

“臣不敢！”东方朔凛然挺立，眼里充满了讥讽。他从心底瞧不起眼前这个把一个市井小儿拥在怀中的女人，他似乎并不关注她的存在而将目光转向刘彻，而言词也更加犀利和尖刻，“依臣看来……董偃至少有三条问斩的罪状，他怎么可以进入大殿呢？”

“哦？朕今天就听听，他究竟有哪三条罪状？你若是说得有理，今天就饶过你的无礼之举；若是你信口无据，指鹿为马，朕定要治你诽谤之罪。”

“谢皇上！”东方朔一改平日调侃和诙谐的神色，凛然道，“董偃以人臣入侍太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体，其罪二也；尽狗马之

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此三罪者，不杀不足以振朝纲。”

这个该死的东方朔！窦太主在心中骂道。

其实，在东方朔看来，董偃的作为一目了然。因此，在列举了三条罪状之后，他没有打住话头，而是话锋一转道：“臣闻春秋时期，宋宫失火，左右皆劝宋公夫人伯姬躲避，夫人言道，越义而生不如守义而死。一个妇人尚且如此重名节，奈何陛下九五之尊，岂可为极耳目之乐而忘节义呢？”

也只有你东方朔才会想出这样的比喻来说朕。刘彻在心底埋怨着，却想不出反驳的理由。

其实，在刘彻身边待久了，东方朔已摸透了皇上的秉性。皇上向来对文士更为宽容。建元三年，皇上为了扩充上林苑，侵占了民田。他就曾当着司马相如的面批评了皇上，结果皇上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赐了金帛。

此时，他精明的小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皇上的脸。他断定皇上此刻正思考的不是自己的难堪，而是如何平息这场风波。

果然，刘彻沉默了许久，环顾了一下身旁的窦太主和东方朔，那说话的口气便分外地缓和了。他以商议的语气表达了对这个小个子执戟郎的尊重，他捻了捻淡淡的胡须道：“爱卿之言不无道理。不过，朕已设下酒宴，再撤去不怎么好吧？这样，朕下不为例如何？”

“不可！”东方朔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你这个不知进退的东西！窦太主咬着嘴唇，几次想发怒，都被刘彻的眼神制止住了。她只有呼呼地在一边喘气，脸颊憋得通红。

东方朔此时已被刘彻的大度深深地感动了，只不过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既然已走出了第一步，就绝没有中途退回的打算。他比谁都清楚，对年近而立的皇上来说，这是人生多么关键的一步。而只要他再坚持一下，皇上就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朕今日真遇上得理不饶人的主了。刘彻在心里想。

“皇上知道，宣室乃处置军国大事之地，非法度大政不得擅入。皇上若是为淫乱之徒开了这个先例，总有一天要酿下大祸。”东方朔毫无顾忌，滔滔不绝。

“董君与朕游于平乐观，也是为了朕的身心之悦嘛！”

“非也！臣闻当年管仲生病时，齐桓公登门请教为政之道。管仲请他远离

竖刁和易牙。桓公却说，易牙和竖刁，一个将儿子烹炸后供寡人享用，一个自己施了宫术以近寡人，难道他们的忠诚还值得怀疑么？管仲说，人之情莫过于爱子，易牙残忍到烹炸其子的地步，还可能忠于君主么？人之情莫过于爱身，竖刁残忍到对自己实行宫术，还能爱君主么？结果不出所料，齐桓公晚年，易牙、竖刁作乱。古人云，竖刁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皇上明鉴。”

话说到这个份上，句句像尖刀利剑，刺得窦太主阵阵心痛，昔日公主的仪态万方、矜持自尊，此刻就像阳光下的雪水，被东方朔犀利的词锋冲击得稀里哗啦。曾经在汉景帝和太皇太后面前言必有声的女人，此刻羞愧交加，无言以对。

她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皇上能够出来说话，让她摆脱眼前的尴尬从而挽回仅存的那点颜面。但是，当她侧目打量刘彻时，看到的却是一副平静的神态。

宣室殿的气氛此刻已陷入了沉静。东方朔在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后，挺直地站在那里不再说话；而窦太主脸色冰冷，沉默地盯着面前的酒肴发呆。两颗殊途的心同时对皇上怀着各自的期待。

包桑的眼神迅速地在三人身上流转，然后小心翼翼地望着皇上，他意念处却藏着对东方朔不知进退的埋怨和对窦太主行为失德的遗憾。他多么希望皇上能够拨云见日，英明地平息这场风波。可这样的场合他没有说话的资格，只有在心中干着急。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安静了片刻的东方朔竟又意犹未尽地打破了沉闷的局面。

“臣请皇上为新制计，正纲纪，除蟊贼，兴社稷，利万民。”

唉！这个书呆子，怎么就不知道适可而止呢？难道真要逼皇上开杀戒么？包桑在心里埋怨，悄悄地移到东方朔身后，扯了扯他宽大的衣袖，然后摇了摇头。可就在此刻，刘彻的声音在大家耳边响了起来。

“好！朕受教矣。”刘彻从座上起来，走到东方朔面前，“爱卿一席话，让朕豁然开朗。宣室乃国之正处，朕于此置酒，实属不妥，来人！”

“奴才在！”

“传朕口谕，赏东方朔金三十斤，擢升为太中大夫。”

“诺！”包桑快速地回答着皇上的话，他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地。皇上以他的瀚海胸襟接纳了东方朔的直谏，这让他生出不尽的感动。

再看东方朔，他因为激动，眼角再也找不见往日的诙谐，他忙不迭地跪在刘彻面前：“谢皇上隆恩，请皇上宽恕臣不敬之罪。”

“快快平身！爱卿你这是干什么？是朕应该感谢你的忠言才是啊！从此爱

卿就不必再持戟了。”刘彻开怀畅笑的春风，漫过东方朔的心苑，暖融融的。但是，当东方朔眼里的余光扫视窦太主时，那失望、泄气、落寞的神情让他的心境霎时变得复杂和烦乱了。原本自己是针对董偃的，却不料殃及窦太主——她毕竟是皇上的姑母，她也有皇室公主的尊严。

他内心微妙的涟漪怎么能瞒过皇上的眼睛呢？刘彻明白，窦太主这边善后的事还要自己来处理——她失去了丈夫，女儿又失去了皇后的地位，其境已不堪，恐不能再过多苛责了，何况今天的酒宴本就是自己提出来的。

再说了，她是一个女人，情感深处的空白也需要得到填补，找一个男人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刘彻缓缓走到窦太主面前，以征询的口吻道：“朕一时疏忽，于宣室置酒，确为不妥。这样吧，酒宴移至北宫，谒者引董君从东司马门进入如何？”

尴尬的窦太主还能说些什么呢？他是皇上，却用商量的语气与自己说话，这对她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挽回颜面的台阶。她冷静地想了想，自己带着一个没有名分的男人入宫，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是东方朔不阻拦，难免其他大臣不议论纷纷。想到这一层，窦太主的一腔怒火逐渐地熄灭了，遂道：“臣妾遵旨。”

窦太主这话一出口，包桑立即忙碌起来了，他一边吩咐黄门到北宫安排宴席，一边通知谒者引董偃从东司马门入宫，他还要招呼黄门、宫娥跟随皇上移驾北宫，虽然如此，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发生在未央宫的事情不胫而走，迅速在大臣中传开，大家不仅为皇上的从谏如流感动不已，更对东方朔不畏权贵、仗义执言而敬佩有加。就连往日里对东方朔油腔滑调、不循常规看不惯的汲黯和公孙弘都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他了。

这一天，风和日丽，汲黯约公孙弘一起走进了新任太中大夫府第。推杯换盏之间，他们才第一次见识了东方朔的足智多谋。其实，在东方朔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比自己早进入了九卿之列而已。

酒至半酣的时候，往日因地位而带来的隔膜被共同的话语打破。三人在一起说起元光五年的巫蛊案和张汤与赵禹重新修订律令的事情，他们都对张汤不惜株连无辜，借机排斥异己，执法偏于严酷，藐视德政的行为颇有微词。

汲黯道：“若此风蔓延滋长，我朝必人人自危，心志离散，惶惶不可终日。”

公孙弘虽然在学术上向来扬“儒”抑“老”，但在这一点上却与汲黯不谋而合，他接着汲黯的话道：“汲大人所言极是，黄老倡导清静无为，而儒学主张为政以德，二者殊途同归，类不同而其理不悖。张汤用法严酷，人多厌之，我等为大汉社稷之故，当奏明皇上，应杜绝恶风迁延。”他们的

这些主张都得到东方朔的赞同。

第二天早朝时，汲黯首先站出来说话，他奏请皇上对巫蛊案重新进行甄别，凡是属于遭遇株连的无辜，应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并对其后代给以抚慰，以彰皇上的圣德。

“不仅如此，张汤借办案之机，诛杀御史中丞李文，此为以权谋私。而据臣所知，李文乃张汤同窗，又是他在御史台的同僚。在张汤接手巫蛊案时，李大人曾对他妄意猜测、不重证据、刑讯逼供的行为多次提出劝告，以致张汤怀恨在心，诬良为奸。”东方朔紧接着汲黯的话说道。

朝臣中围绕对巫蛊案的评价，很快形成了尖锐的两派。

张汤怒斥汲黯和东方朔居心叵测，肆意诬蔑。说此案是皇上钦定的铁案，他们如此推波助澜，无异于告诉朝野是皇上错了。支持张汤的赵禹甚至指责东方朔小人得志，刚刚做了太中大夫就得意扬扬；而支持汲黯和东方朔的严助、朱买臣、韩安国等人则严厉抨击张汤弄虚作假，蒙蔽圣听，犯下欺君罔上之罪。

有没有冤案，有没有株连，张汤心里再清楚不过。此案涉及的嫌犯及其家眷数千人，有一半是受刑不过，屈打成招的。在拿到狱词的时候，他对事情是否会败露不是没有担心，一旦翻过案来，他的结局就只能是枭首东市。他当时就连夜与赵禹商议对策，一是尽快地奏明皇上，一俟皇上批准，就是铁案；二是凡录了狱词的，全部杀掉。

尽管在他看来，此案已是天衣无缝，孰料现在还是被汲黯等人抓住不放。张汤明白，争论延续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被动，就越容易影响皇上的情绪。情急之间，他想出了以退为守的主意。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刘彻面前，怆然涕下：“皇上明察，臣自幼受父亲教诲，为国执法，刚正不阿。此次办理巫蛊案，臣谨遵皇上旨意，一丝不苟，尤重证据，所有案犯均有画押的狱词。现在几位大人吹毛求疵，肆意指责，非置臣于死地而后快，这分明是妒贤嫉能。臣请皇上赐臣一死，也免某些人耿耿于怀了。”

在这个时候，刘彻总是十分看重两个人的意见。

“丞相以为呢？”刘彻向站在文官最前面的薛泽问道，却没有听到回答。原来老迈的他竟然垂着头，在群臣的争论声中打起了盹。

刘彻的气就不打一处来，高声喊道：“丞相！……”

薛泽从梦中惊醒，茫然四顾。

刘彻大声说：“丞相！朕问你的话呢！”

薛泽彻底醒了：“臣在。”

“朕问你，对张汤主持的巫蛊案，你有何看法？”

“这个……”薛泽想了想道，“微臣惟皇上之是而是，惟皇上之非而非。”

老滑头！刘彻在心中骂道。随即他又转头向公孙弘问道：“内史有何看法？”

“微臣以为巫蛊一案既已定案，就不应反复。如此大案，纵有些许纰漏亦在所难免。何况巫蛊一案，关系卫夫人安危，作为臣下应该深解皇上意图，切莫旁骛枝节，自相抵牾，影响新制推行。”

“大人何出此言？”汲黯对公孙弘的回答很不以为然。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追究张汤的责任，本是事前三人的约定，怎么到了朝堂，他竟出尔反尔了呢？儒家不是向来主张仁、义、礼、智、信么？此何信之有呢？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他对公孙弘的弃信背约投以轻蔑的讽刺，“臣在渤海任太守时就曾听人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今公孙大人一番举止，果然如此。皇上，公孙大人事先同臣等约定此谏，东方大人与臣皆如约，惟公孙大人背之。人无信，不可立也。像这样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之徒，还能相信他会忠于朝廷么？”

但是，公孙弘对汲黯的指责不予辩解，只是一脸委屈地对刘彻道：“臣不怪汲大人。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臣心中惟有大汉社稷，素来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

张□此刻也接着公孙弘的话说道：“内史言之有理，如此折腾下去，必是永无宁日。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刘彻很专注地听着大臣们的廷辩，觉着汲黯、东方朔等人过于书生气，倒是张□和公孙弘比较通达，因此他很适时地为这场辩论做了结语。

“内史之言正合朕意。朕意亦是如此，往后再有拿此事滋生事端，朕就不宽容了。”

其实关于巫蛊案株连无辜的风语，从东市行刑那天起，就不断地吹进刘彻的耳朵，而关于公孙弘的处事风格，他在屡次召见时也有感觉。在他看来，这个朝廷就像一个池塘，既需要有鱼浮在水面，也需要有鱼沉于池底。如果没有郅都、张汤，那还有谁会畏惧皇上的威严呢？如果没有汲黯、东方朔，那些肆权弄威者岂非有恃无恐？而公孙弘这样的人恰恰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在和而不同中维护着朝廷的稳定，这自然是汲黯等人所无法理解的。

刘彻这样说，大臣们自然便没有话说。他随之将思路转到“限民名田”上来，朗声问道：“大农令来了么？”

“臣在！”

“朕要你清理‘限民名田’，可有结果？”

郑当时将手中的竹简递了上去，刘彻大致浏览了一下道：“奏疏待朕早朝后再看，爱卿就将‘限民名田’的情势阐述一下吧！”

“诺。”

随后郑当时开始如数家珍：“自重启新制以来，各郡国遵照朝廷旨意，开展计口限田，卓有成效。至元光四年，我朝域内人口达三千六百万口，比秦和太祖高皇帝时增加了一半还多。户以五口计算，约为七百二十万户。先皇文帝时，曾诏令劝农桑，人口和开垦土地大大增加，到后来，郡国豪强逾制侵占私田，致使贫者无田而国家赋税日少。赖皇上神威，各地打击豪强，还田于民，现全国可耕之地已经达到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六顷。兼并之风得到抑制，百姓无不称颂皇上圣德。只是……”

“只是什么？”刘彻皱了皱眉头，“若有抗旨者，无论王公贵族，依律惩治，决不姑息！”

“只是关中近年干旱少雨，民虽有田，收成减半。故臣以为，穿渭引渠，傍南山而下，至河三百余里，不仅可使关东粟米转输京都，还可以灌溉沿渠民田万余顷。只因工费浩大，需耗民力数万，所以臣请皇上下诏，敦促京畿郡县发民而为之。”

刘彻听着，眉宇间喜不自胜，他的目光掠过站在大殿上的大臣们，高声说道：“众卿听到了么？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兴农，兴农之道，在于治水。当年郑国自仲山谷口凿渠，以疲秦而始，以强秦而终，朕今穿渭引渠，利在千秋，众卿以为如何？”

“皇上圣明！”

“好！那朕就下旨发京畿之民十万，凿通渭渠。”

刘彻走到郑当时面前，目光中充满着信任和兴奋：“朕给你三年时间如何？”

郑当时分外感动。皇上第一次推行新制，举国独尊儒术，当时他为济南太守，曾担心自己因好黄老之言而不能再报效国家。但是皇上不仅对治黄老之术的他和汲黯等人一视同仁，而且现在又将“凿渭”大计委于自己，他便有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诚惶诚恐地回应道：“请皇上放心，三年以后，臣在渭渠迎接皇上。”

“好！朕一定如约前往。”

他的双眼越过群臣的肩头，就见窗外垂柳枝头的叶子退去了生命原初的鹅黄，呈现出成熟的婀娜和轻盈。他的心被丝丝柳枝牵到了郊外的籍田上，那土地深处涌动的泥香，犁铧翻动掀起的波浪和牛马欢叫传递的诗

意，让他再也无法埋头于案牍之劳了。

“众位爱卿，谷雨将至，朕也该行籍田之礼了，届时两千石以上官员均须随朕前往。”

刘彻的声音载着春日的生机，飞进每一个大臣的心里。他们明白，籍田之礼并不在于皇上耕了多少地，而在于它体现着一个皇上怀土爱民，务本兴农，奖掖农桑，与民垂范的情怀。这种气氛冲淡了巫蛊案产生的压抑，而让未央宫的春天多了许多温润。

公孙弘在退朝以后，并没有离去，而是到了宣室殿。他有这个习惯，有些事情不在朝堂上说，而是喜欢单独向皇上禀奏。汲黯的抨击让他的心里不安，他需要向皇上表明自己的心迹。

……

北海是一位乳汁丰满的母亲，滋润了郅居河、安侯河和余吾河三条小龙，它们缓缓流过广袤的草原，给了匈奴人绵延不绝的生命，它们解冻的日子一天天来临了，草原上充满了生机，萌动着苏醒的张力。于是，灰黄的狼居胥山开始披上了青翠的绿衣，野草被融化的雪水催生出嫩叶，在太阳底下装点出迷人的秀色。

在这样的日子，张骞的心就像解冻的余吾水喧腾跳跃。这不仅因为纳吉玛为他生下了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而且他为此也获得了在各部落间行走的自由。

谁都知道，左骨都侯的姑爷是一位成熟干练的男人，他不仅学会了匈奴的语言，而且把汉人的风俗传遍了草原。他可以大嚼大咽半生不熟的肉块，也可以一碗碗地畅饮马奶酒，他每天骑着他的红鬃马，与纳吉玛奔跑在草原上，他们的身影总是招来姑娘们羡慕的眼光和银铃般的歌声。

云彩里的雄鹰啊！

你从哪里来？

翅膀上挂着太阳的光芒。

草原上的骏马啊！

你从哪里来？

马蹄上染着马兰花的馨香。

马背上的哥哥啊！

你从哪里来？

身影擦亮了妹妹的眼睛。

……

“骞！你听听，姑娘们都嫉妒了。”纳吉玛勒住马头，笑盈盈地看着张骞，眉眼中充满幸福和满足。

是啊！在草原上的姑娘，有哪一个不想嫁给这样的男人呢？而这样的机会就让她纳吉玛遇到了，她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张骞不言语，只是低头憨憨地笑。

“傻瓜！你笑什么呢？”纳吉玛嗔怪地看着丈夫。

这两年，张骞总是被幸福包围着。一旦走进纳吉玛的情感世界，他就被这个匈奴女人炽热如火的爱征服了，他渐渐习惯了纳吉玛那种不加掩饰的草原野性。

在纳吉玛眼里，张骞就是她的惟一，是一个让她迷醉的男人。她不要他每天到很远的地方去放牧，那样她会因为看不到他而心神不定；她也不要他为自己的家族做出什么承诺，她担心这会让心里一直装着长安的张骞感到不快。她每天都会变着法儿做各种珍肴美味，然后就在穹庐里等他回来。她也知道，张骞不会永远留在余吾河畔，一有机会他就会离去的。

张骞脸上的笑容渐渐退去了，庄重地问道：“纳吉玛，你想好了么？这一去也许就回不来了！”

纳吉玛很严肃地点了点头道：“纳吉玛早就打定主意，夫君走到哪里，纳吉玛就跟到哪里。”

“可这里还有你父母呢！左骨都侯对我之情，恩同再造啊！”

纳吉玛咬着嘴唇沉默了。草原的牛羊肉给了母亲旺盛的生育力，仅哥哥就有七个，但女儿却只有她一个。跟张骞远走他乡，到遥远的大月氏去，她的心又怎能不牵肠挂肚呢？

“匈奴人的性格，一口唾沫一颗钉，纳吉玛怎可以不顾新婚之夜的盟誓呢？”纳吉玛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寻找理由。但是她至今也没有把心思告诉父母，这一半是出于对张骞行踪的保密，一半是出于女儿家的柔肠，她不忍心父母遭受分离的痛苦。

有多少个大风的夜晚，烤着暖烘烘的牛粪火，喝着香甜的马奶酒，纳吉玛都想说服张骞留在草原。可当她看见张骞梳理汉节旌髦的专心致志，听他唱着故乡的歌谣，念叨着皇上的那种专注，她就再也开不了口了。

张骞又怎么会读不懂纳吉玛眼中的意思呢？可他是一个志在千里的男

人，他不能让女人的温柔消磨了自己的意志。有多少次，他都试图悄悄地离开纳吉玛，与堂邑父和兄弟们一起逃走，但是堂邑父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

“使君纵要离开，即便是瞒了任何人，都不可以辜负纳吉玛。再说，没有纳吉玛的帮助，使君和我们能离开单于庭么？”

此刻，张骞看着身边并马走在草原上的纳吉玛想到，是的，她和自己有了两个孩子，却从来没有提让他留在草原上的要求，面对这样一个女人，任何伤害都是一种罪过。

唉！小鹰长大了，总有单飞的一天，纳吉玛既然跟定了张骞，就注定要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眼前这个高大的汉子。可爱的她用马鞭轻轻地敲打着张骞的肩膀道：“骞！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千万不要动摇了纳吉玛的决心。趁现在单于放松警惕，我们早些走，要知道，你还担着皇帝的使命呢！”

“纳吉玛！谢谢你！”

牧羊犬“汪汪”的狂叫，左骨都侯的穹庐到了。听到犬吠，一位卫士警觉地按了按腰间的刀柄，看到是纳吉玛和张骞，立即上前迎接。

张骞点了点头问道：“大人在么？”

“在。”

“请禀告大人，就说张骞和郡主到了。”

“请姑爷稍待。”

……

一会儿之后，张骞夫妇就已经坐在大帐的地毡上喝着马奶酒了。左骨都侯眯着眼睛打量着小夫妻俩，对汉朝的仰慕使他对女儿的婚事十分满意，因此对张骞的情感也亲近了许多。他慈祥的眼睛闪着光彩，问道：“阿爸的孙子呢？”

纳吉玛答道：“他们都到草原上骑羊去了。”

吐突狐涂点了点头连道：“好！好！好！匈奴人都是从骑羊开始直到跃上马背，才算完成一个男人的成长过程。你要为他们准备好弓箭，不会射箭，不会打仗，就不能算是匈奴人！”

他忽然意识到张骞已做了他的乘龙快婿，不禁为自己的失语而尴尬。他打着哈哈就转移了话题，问道：“长安的孩子都是从读书开始明白世事的吧？”

张骞摇了摇头：“不仅是读书，长安的贤士们个个都是剑术高手，只会读书，不会舞剑，会被人瞧不起的。”

“哦？”吐突狐涂捋了捋灰色的胡须道，“贤婿言之有理，我的孙子也要读书才对。”

“岳父大人说得对。”张骞说着就为左骨都侯斟满马奶酒，然后双手递了过去。就在吐突狐涂接过银碗的时候，他好像明白了，他们登门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张骞！你们今天来找我，不单是为了喝酒吧？”

张骞不说话，望了望身边的纳吉玛。于是，她的身体往张骞身边靠了靠，很亲昵，很温顺地同阿爸说话了。

“春天到了，我家的羊现在已经有了上千只，马群也扩大到了几百匹，现在余吾河畔聚集了太多的穹庐，大家挤在一起，用不了多久，这山就会变得光秃秃了。女儿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将羊群赶到更远的地方去呢？”

“那你们想赶到哪里去呢？”

“我们想越过安侯河，到涿邪山北的匈奴河畔去。”

“那里距单于庭可很远呀！”

“那又有什么呢？”纳吉玛抚弄着胸前的头发说，“匈奴人从来不都是逐水草而居的么？”

吐突狐涂迟疑的目光扫视着纳吉玛，那意思很明白，要紧的是她的丈夫，一个有着汉使身份的人，如果单于知道了，会怎么想呢？

纳吉玛知道父亲的担忧，正要说话，却听见帐外急匆匆的脚步声，有人不顾卫士的阻拦，直接闯了进来。来人正是左骨都侯的部将，他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余吾河畔放牧的须卜氏和丘林氏为了争夺草场而发生了争斗，双方都死了好几十个人，早有人飞马报告单于去了。

左骨都侯听了心立即沉重了，须卜氏和丘林氏是匈奴最大的两个部族，他们之间动起了干戈，这对整个匈奴来说都是不幸的。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部将正要回话，卫士便进来报告，说单于传大人速去议事。左骨都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再也没有心绪与女儿和女婿叙话，一心想着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而这消息却让张骞心头一亮，他觉得机会来了，在送左骨都侯上马的那

一刻，他几乎没有犹豫就说道：“请岳父大人如实将我们迁往匈奴河畔的打算报给单于，其实这也是为了匈奴的安定。”

听着左骨都侯远去的马蹄声，张骞拉着纳吉玛的手说道：“夫人快回去通知堂邑父安排转移之事，我还要到阏氏那儿去一趟，有了阏氏的帮助，又会少去许多障碍。”

当张骞赶到隆虑阏氏的穹庐时，李穆早已在帐中等候，他们显然已知道两个部族为争夺草场而发生争斗的事情。看到张骞，隆虑阏氏的第一句话就问：“使君现在有何打算？”

“臣准备将羊群移至涿邪山北的匈奴河畔，然后继续西进到大月氏，以完成皇上交给的使命。”

“使君还记得本宫的托付么？”

“臣不敢忘。”

“好！那本宫就把怀儿托付给使君了。”

“公主托付之事，臣万死不辞。只是若单于问起这事来，公主将怎样应对呢？”

“使君不必担心，本宫自有打算。”隆虑阏氏凄然一笑。话虽这样说，但这毕竟是骨肉从此天各一方的痛。

“公主如果舍不得王子离开，不妨暂时留在匈奴，待臣从大月氏返回时再作打算。”

“不！”隆虑阏氏决断地摇了摇头，“使君也已经看到了，单于一天天老了，伊稚斜无时无刻不觊觎着大位，若是让怀儿留下，必将难逃厄运。”

她顾盼的目光朝着门外看去，就听见一声悠长的喊声被三月的风带进了帐内，十五岁的刘怀片刻之间就站到了面前，当年在婚宴上看到的那稚嫩小鹰如今已经长成一个翩翩少年。

汉匈的血统使他的身体不仅呈现出匈奴人的彪悍，而且还带着汉人的干练；他的眼睛不仅散发着匈奴人的野性，而且还蕴含着汉人的明澈；他的行为不仅带着匈奴人的豪爽，还流露出汉人的诚信。

他很有礼貌地见过张骞，然后以一个男子汉的语气与母亲说道：“母亲唤孩儿到来，不知有何事情？”

隆虑阏氏轻轻走到儿子面前，伸手想抚摸儿子的肩膀。而刘怀却躲开了，叫道：“母亲！孩儿已是大人了，当着舅父的面，多不好意思。”

“不管多大也是娘的儿子！”隆虑阏氏收回了亲昵的手，把一个现实的问

题摆到刘怀的面前，“怀儿！想不想见你的舅父？”

“母亲是说在长安做皇帝的舅父么？”

隆虑阏氏点了点头。

“当然想啊！”刘怀兴奋道，“孩儿就想看看，舅父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娘要让你跟张骞舅舅一起到长安去呢？”

“什么？母亲是要让孩儿离开父王和母亲么？”刘怀摇了摇头。

“傻孩子，你已经十五岁了，你舅父十六岁就做了皇上。男人哪有整天守在娘身边的呢？”

“孩儿可以继承单于位，与大汉永修和睦啊！”

“糊涂！”隆虑阏氏目光沉重地看着刘怀，“你怎么可能继承单于位呢？且不说你父王已立了于单为太子，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王子呢！个个彪悍强壮，谁不想成为统领大匈奴的单于呢？还有你那位伊稚斜王叔，如今统率着十几万匈奴大军，一旦你父王百年之后，不要说继承王位，恐怕你连命都保不住了。”

“不会吧！母亲是不是多虑了？”

“儿啊！你还年轻，草原可处处都是刀光剑影呀！”隆虑阏氏说着，泪水就“滴滴答答”地落在了儿子肩头，“为娘实在不愿看到你命丧于此。你若随张骞舅舅到了长安，皇上会保护你的。”

张骞、李穆、紫燕等人也纷纷上前劝说刘怀，要他千万不要让隆虑阏氏提心吊胆，刘怀终于心动了，但他还是担心母亲的安危。

“儿啊，难得你一片孝心。”隆虑阏氏拉着儿子的手，眉宇间透着坚毅，“你不用替为娘担心，只要你父王健在，娘就会平安无事。儿啊！好男儿志在四方。今晚，就趁你父王处理国事之机，随张骞舅舅走吧。”

“嗯，孩儿听母亲之命。”刘怀抬起头来，望着母亲。是的，记忆中美丽、年轻的母亲远去了，塞外的云、草原的风带走了母亲和姨娘灿烂的年华，为她们的眼角刻下细纹。

一想到这，刘怀的泪水就禁不住涌出了眸子：“母亲保重，孩儿这就走了。”刘怀先是按照匈奴的礼节，后又按照汉人的礼节，向母亲行了拜别之礼，然后又转过身，与李穆和紫燕一一拜别，“拜托大人和姨娘照顾好母亲。”说罢，刘怀便跟着张骞走出了穹庐。

“走了？”在刘怀离开前的那一刻，隆虑阏氏果断地背过身去，她甚至不知道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直到穹庐里只剩下她和紫燕的身影时，她

才明白，儿子最终走了。也许在她的余年里，再也看不到他了。

隆虑阏氏再也无法忍受别离的伤痛，一声“紫燕”，两个人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阏氏的悲泣，载着漫漫乡思，追着刘怀远行的脚步而去。岁月、年华、风霜、雨雪，填平了她们身份的沟壑，让两颗心牢牢系在一起。

紫燕无言地拥着阏氏，任她的泪水打湿自己的衣襟……

事实上，吐突狐涂并没有向单于提出张骞迁移的事情，在喧嚣的争吵声中，他以“丞相”的身份再次表现了大度和忍让，他向单于提出，让他的家族迁到涿邪山北的匈奴河畔去。这个请求感动了单于，他不但允准了左骨都侯的请求，而且在其他人面前盛赞他的高风亮节。

夜幕笼罩了草原，狼居胥山凝重的身影在单于庭的北方组成天然的屏障，余吾河水的声音穿过干燥的风，在各个穹庐间回荡，远处偶尔传来几声苍狼的长鸣，给草原平添了沉郁的恐怖。

张骞从穹庐中拿起昼夜相伴的汉节，紧紧地贴在胸前。许久了，他都没有这样感受作为汉使的神圣了。他明白，从这一刻起，他将恢复使节的身份。因此，当纳吉玛提出替他持汉节时，他笑着婉拒了：“谢谢夫人。我离开长安时，曾经向皇上承诺，人在汉节在，所以……”

“纳吉玛明白了！”纳吉玛吻了吻张骞的额头，“时候不早了，夫君该起程了。”

“儿子呢？”

“早随马队走了。”

张骞深情地望着身边熟悉的一切，月色下的草原，刚刚灭了火的穹庐，刚刚被赶出圈的牛羊，对纳吉玛道：“走吧！”

夜色中，他看见当年跟随的队伍重新集结到了一起，马队一字儿排列在他的面前，他的红鬃马就站在队伍的前头。

看到这些兄弟，他百感交集。八年间，有多少兄弟先后离去，现在同他一起重登征途的不足百人了。而他们也都风华不再，也有人同他一样与匈奴女人结了婚。但是他们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大汉，也没有被羊群和家庭所羁绊，他们义无反顾地集结在汉节之下，他从心底感谢他们，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他迅速走到红鬃马旁，那马就昂首抬头，用鼻翼亲昵地蹭他的脸颊，他轻轻地梳理战马的红鬃，仿佛看见皇上当年骑着它飞驰在上林苑的身影。他知道，这手中的汉节，这身边的战马，是他滞留匈奴八年的全部精神支柱。

“从今天起，又要辛苦你了。”张骞深情地对战马道。

这时候，堂邑父来到身旁，小声问道：“使君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王子的安全不可忽视，否则我们对不起阏氏，也难以面对皇上。”

“请使君放心，在下安排了十名兄弟紧随在王子左右。”

他十分感谢堂邑父，在八年的漫长岁月里，是他排解了自己的惆怅，是他建议自己与纳吉玛成婚才得以使匈奴人放松了警惕，又是他在自己即将开始新的远征时，暗地召集了队伍，安排好一切。在这一刻，张骞忽然觉得，对一个人来说，那种超越种族的人情才是彼此走向灵魂深处的通道。

他飞身上马，朝着马队发出了低沉却是坚决的命令：“出发！”

第二章

卫将军初战告捷 长公主情发春华

匈奴人似乎忘记了用牧歌抒发对太阳、对月亮、甚至对狼居胥山的崇拜，忘记了用发情的骒马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姑娘，忘记了用温暖的余吾河水去濯洗在穹庐里“囚禁”了一冬的长发。

当须卜氏和丘林氏为争夺草场的厮杀在单于弹压之下而渐趋平静时，他们才发现，张骞在他们自相残杀的时候，觅得了一个西去的机会。

复仇的火焰很快地在草原上蔓延，战争的喧嚣到处响起，匈奴人将分歧和纠葛暂时搁置，迅速集结在单于的旗帜下，他们把对张骞的愤怒化作剑刃的寒光，要以仇恨去报复汉使对他们的嘲弄和蔑视。他们七万铁骑狂涛般地越过长城，朝上谷席卷而来。

上谷、代郡、云中、雁门之间的高冈和山头上，自东向西每隔十里就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烽火台，每座烽火台设燧长一人。戍卒平日有一人专事守望，其余的人收集柴草和干粪，以备传递信息。

五月初的一个早上，位于居庸县城外长城城头的燧长李戈，刚刚走出燧堡，就嗅到从空气中飘来的狼烟，那呛人的味道告诉他，战争来临了。他不敢有些许松懈，迅速唤醒戍卒点燃了堆积在台顶的柴草。

不久，沿途的烽火台也纷纷燃起了烽燧，匈奴人来袭的信息，就这样通过滚滚的浓烟，传递在郡与郡之间的辽阔天空。在驻军将士的心头，在

边陲百姓的心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匈奴人的目的显然不是在攻城略地，而是发泄对汉人的愤懑。他们抓到汉朝官吏，一律砍下头颅，挑在枪头宣示他们的强悍。他们所获得的赏赐比起汉朝的封赏，简直不值一提。

匈奴人看汉朝女人的眼神总是透着狼性的贪婪，这一点单于十分清楚。他给予匈奴将士拥有缴获女人和财产的处置权。于是，呼韩浑琊的部属在每天回营的时候，就用羊皮绳拴着成群的女人，然后在庆功宴上把她们一一分配给立功的士卒。

女人们恐惧的尖叫、瑟缩的身影，是他们狂歌纵酒的佐料。他们在胜利的骄横中放纵情欲，拥着汉朝女人入梦。

匈奴人的生活习惯是如此深入他们的战争，他们把速度看作克敌制胜的法宝。他们数万铁骑在上谷境内纵横来往，烧毁民房，抢夺粮食和牛羊，可是他们并没有忘记马邑之战曾遭遇的险境，因此他们不再进入城内，而是在大肆杀掠之后，迅速撤到可以进退自如的安全地带。

他们这种倏忽即来，倏忽即去的战术，让汉朝将领们措手不及……

边境各郡的告急文书星夜飞向京城，烽燧吹到长安的时候，已经是落红如雨的五月底了。刘彻蓄积已久的战争激情急剧亢奋起来，长达十数年对期门军的严格演练，使他对赢得这场战争充满了自信。他立即诏令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

四路汉军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在上谷、云中、雁门、代郡之间拉开了战线，纵横数百里。大军所过之处，旌旗招展，战马嘶鸣此起彼伏，不时有传令兵在行军队伍旁来回穿梭，一种大战将至的气氛在山川莽原上蔓延。

但这一切在卫青看来，都只是一种表象。他明白就战局而言，国力、民心乃制胜之本，但具体到眼前的上谷之役，将领的才能，军令的执行，天时和地利，都是缺一不可的条件。他更知道，因为马邑之误，上谷这方土地一直是皇上的心结。

记得大军出征的前一天，皇上召他到宣室殿，赐酒为他壮行。在举起酒爵的那刻，皇上问道：“爱卿可知，朕为何要你出上谷么？那里曾是朕的伤心之地，三十万大军看着单于从眼前逃遁而未出击，实为我军耻辱！”

皇上毫不讳言朝野对卫青的质疑，说之所以要将他置于最前沿，一则是要借上谷之役，雪马邑之耻；二则是要让朝野了解他的知人之明。皇上的手，按在他的肩头，让他感到了江山之重。

进攻上谷的匈奴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破了汉军马邑之谋，将匈奴军带出

险境的呼韩浑琊。他临事冷静，多谋善断，卫青早在韩安国那里有所闻知，这不仅让他为有这样一位对手感到兴奋，而且更多了慎重和缜密。

当获知呼韩浑琊沿用了往日与汉军交战的战术，他脸上浮现出了自信的笑意，他断定呼韩浑琊还不知道，他的对手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这年轻人所率领的军队也是一支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年轻军队。

在军前会议时，他果断地下达军令，以奔袭对奔袭，以攻击对攻击，绝不给匈奴人以喘息之机。

“兵法云：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卫青严肃的声音在司马们的心头回荡，“法令孰行，赏罚孰明，乃阵前统要。军前无亲缘，临战无父子，违令者斩，明白么？”

“诺！”司马们因心弦紧绷而声音多了几许刚强。他们都觉得任何疏忽和大意，任何轻慢和迟滞，都可能让自己身首异处。

按卫青的思路，战役分为两个阶段。

六月初，汉军在泉上、居庸两县将呼韩浑琊所部截为两段。然后以一万对敌五千，由一路司马率领，在冶水北岸寻机作战。汉军发现，经过多日周旋，这一带的匈奴当户裕隆已无法忍受速度丝毫不逊于他们的汉军，一直在寻找决战之机。

接到一路司马的战报后，卫青连夜下令，此正是兵法所说的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想逞侥幸之欲的状况，你可诈败而诱敌于居庸关北之峡谷，而后围而歼之。

司马接到书札之后，在居庸关下摆开决战态势。消息传到匈奴军营，连日来被汉军纠缠得极度疲惫、烦躁的裕隆终于因为这次机会而振奋起来。他清楚如果不抓住机会，与汉军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久拖下去，失去了抢掠汉人财物机会的匈奴军队必然不战自溃。

当日，裕隆号令部属进击汉军，他冲到阵前，只见一年轻将领迎头杀来，便大吼一声：“卫青！还不下马受死？”

一路司马勒住坐骑，哈哈大笑道：“杀鸡焉用牛刀！区区当户，不须车骑将军出手，且吃我一刀。”

两军很快混战在一起，半个时辰后，只见汉军阵中大旗挥舞，司马掉转马头，率军逃去。依照卫青的吩咐，他令汉军沿途丢下辎重，造成败逃的迹象。

“哈哈哈！”裕隆脸上露出几分轻蔑，心想如此不堪一击，竟狂言取本将首级，真不知天高地厚。遂对身边的传令兵喊道，“快命鼓手擂鼓，决不可让败军逃走！”

循着汉军足迹一路追来，饥饿的匈奴军看见汉军丢下的粮秣，纷纷下马抢食，队伍一下子乱了。裕隆见状，在连杀几名士卒后，才使队伍平静下来。第二天上午，他们追到云都山的峡谷口，就远远地瞧见汉字大旗在前面飘扬。裕隆精神大振，来不及歇息，就率队冲了上去。

但是，当他们转过一道弯，发现前面的道路很狭窄时，他的眉头就骤然收紧了，他觉得自己钻进了汉军的口袋，而且陷入了他最不习惯的山地环境。他忽然有了种大难将至的恐怖，正要对掌旗兵发令退兵，却已来不及了。

只见突然出现在两面山坡上的汉军弓弩手迅速开弓，箭如雨下。接着是步军从山坡上冲进匈奴军阵，匈奴骑兵在狭窄陡峭的山道中无法施展。双方战至午后，在死伤数十骑后，裕隆冲出了山谷。

一路司马率部追击数十里之后，才移军至沽水河一带，与给予呼韩浑琊所部重创的二、三路司马会合。

二、三路司马由卫青直接指挥，在西线茹县、广宁一带与呼韩浑琊所部展开大战。按皇上诏命，战事初期，西部都尉稍作抵抗，即放开一道口子，待匈奴军进入上谷后，便封死了塞上关口。

卫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争一城一池，重在取匈奴首级，呼韩浑琊的疲敌之策失去了效用。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汉军的追击速度比匈奴军的奔驰还要快，他们甚至还未清点所掠资财，就不得不仓促撤退。

六月中，卫青调动二、三路司马，协同西部都尉，与呼韩浑琊会战于长城脚下。

汉军两万人马将呼韩浑琊的几路当户分割包围。无论是卫青还是呼韩浑琊都非常清楚，在没有任何地利可以依凭的开阔地带，唯有鼓足士气，奋勇杀敌才可能获得胜利。

卫青站在将旗下，铁青着脸，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战场的变化。他不断地发出激赏，以此来鼓舞汉军士气。呼韩浑琊也用取敌首级者赐酒一碗的话语来催动匈奴军的杀气。

汉军采取车轮战术，每冲击一次，就有新的军侯率部来替换，从容有序地缩小包围圈，而匈奴军被包围在中间，疲于应战。双方的军队，犹如黑色的云团，被彼此的大旗牵动着，充塞在耳边的只有喊杀声和马蹄声。

双方士气空前的高涨，每斩获一首级，就割下耳朵挂在腰间，战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双方死伤的士卒绵延数里，不惟汉军之战力让呼韩浑琊吃惊，匈奴军的顽强也让卫青感叹这个部族的强悍。

战至深酣，双方的主将还没有直接对阵，呼韩浑琊才觉得自己遭遇的不是李广，也不是程不识。他觉得此次对阵的将领多谋善断，运筹帷幄，以克敌制胜为目标，不以独勇为快。

呼韩浑琊决计撤回到大漠去。在率部沿沽水河北撤时，他回首南望，发出了由衷的感慨：“汉朝有此将军，我族后患无穷啊！”

现在，卫青的中军大帐已经移到东部都尉的驻地女祁县了。

大约是凌晨卯时，女祁县城头不时传来打更人悠长的声音，街巷深处的鸡鸣则表明，新一天浴血的格杀即将到来。燕山横亘在城池的东北方，在微露的晨曦之下，更显得雄伟奇峻；阳乐河水从城池的西北角下流过，水声清晰地飘过城墙。

卫青手按剑柄，从守城的将士身旁走过，大家都本能地挺胸抬头，直视前方。城外的草原上，匈奴的帐篷被一堆堆的篝火映照得影影绰绰，火光中巡逻的队伍来往穿梭，井然有序。

想起出征的这些日子，卫青心里就很不平静，首战克敌的快慰让他回忆起行前那次壮怀激越的聚会。

这支军队的将领们也是耐人寻味的。除李广外，其他三位将领之间都有亲缘关系。公孙贺作为皇上的连襟，是卫青的姐夫；而公孙敖对卫青来说，更是有着救命之恩。

他的大姐、公孙贺的夫人卫君孺，受了卫子夫的委托，以公孙贺的名义在府上设宴为他们饯行。

三位将军深谙卫子夫的用心，虽然他们都与宫廷有着某种关系，但他们更愿意用能力来证明自己，他们要靠手中的宝剑去赢得朝野的尊重。而皇上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将马邑之战后的首次大战托付给他们，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皇上这份信任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心头，尤其是卫青，更是感慨万千。他知道那些王侯对他统领大军就颇多非议，这些议论撕开了他用多年军旅生涯才弥合的伤口，从而让他对功名有着更强烈的期待。

那天，卫青喝了很多酒，那玉液催开了壮士长久以来被卑微地位所压抑的情感，点燃了炽热的烈火，伴着酒香，飘洒的是勇将撼地冲天的豪气。他在内心嘲笑那些纨绔子弟的鼠目寸光，他们怎么可能理解翱翔万里的鸿鹄之志呢？他们又怎么可能了解他十年磨剑的苦心孤诣呢？

当月影西移、摇动窗棂上的竹影时，卫青趁着酒兴，拔剑起舞，剑光闪闪，剑气潇潇，惊起夜宿枝头的群鸟，惊落竹叶上的露珠。公孙贺、公孙敖明白，少年时代留给卫青心灵的阴影太重，他的醉中狂舞，不过是蓄愤已久的宣泄。

一通舞罢，两人不约而同地上前握着卫青的手，那千言万语就化作一句简单而又铿锵的话语。

“初次上阵，还望兄弟保重。”

公孙敖道：“赖陛下神威，我军必大胜而归。”

三人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不是还没有出征么？用得着如此悲壮么？

这时候，他的大姐，公孙贺将军的夫人卫君孺进来了，催促道：“妾身为各位将军准备了茶水，请大家过来一饮。”

喝过茶水，三人的酒醒了多半。趁二位公孙将军在一旁叙话的时候，卫君孺把卫青拉到一边，悄声问道：“去看过你子夫姐了么？”

卫青点了点头。

卫君孺又问道：“到平阳公主那里去了么？”

卫青知道大姐话中的意思。他也明白，平阳公主孀居经年，十分寂寞和痛苦，但是他觉得只有当上一个成功的将军之后，他才有资格去回应公主火辣辣的目光，才能最终填平他们之间的鸿沟。因此，在接到皇上的诏命后，他没有到公主府上辞行。他怕承受不了公主缠绵悱恻的目光，更不愿意她为自己的安危牵肠挂肚。

“还是等班师回朝后再说吧！战场上瞬息万变，生死未卜。何必让更多的人为弟弟悬着一颗心呢？”

卫君孺不得不承认兄弟说得有道理，遂转身对公孙贺道：“青儿虽说勇力过人，带兵也有十年之久，可毕竟是第一次独当一面。夫君虽说与他兵分两路，相距数百里，可妾身还是希望你们相互照应，平安而去，安然而归。”说着说着，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看看！这又不是第一次，哭什么哭？再说卫青是夫人的兄弟，难道就不是为夫的兄弟了？”公孙贺不满道。

卫青扶着大姐，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童年的时候，他回到郑家，郑家兄弟欺负他，是两位姐姐处处护着他，这种情分是他封侯拜将也不能忘记的。他用男子汉的刚强抚慰着大姐柔弱的心灵，轻轻说道：“姐姐请放心，弟弟一定提着匈奴人的首级回到长安！”

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他战事之余最温馨的回忆。

一位军侯远远看见卫青，急忙跑上前来道：“参见将军！”

“有何军情？”

“禀将军，一切如常。”

“匈奴人作战，向来神出鬼没，要防止他们偷袭。”

“诺！”

“士气如何？”

“禀将军，现在大家士气高昂。大家都说，多年了，从来没有这么痛快地与匈奴人打过仗。”

卫青笑道：“你倒会说话，去吧！”

“诺！”

回到帐中，卫青毫无倦意，他传来长史、东部都尉、上谷太守，待大家坐定后，卫青问道：“我军连日与匈奴作战，捷报不断，下一步我军该如何动作，不知各位有何想法？”

长史任安道：“多日鏖战，行军甚急，将士疲惫，依下官看来，把匈奴赶出上谷，驱逐到长城之外，指日可待。不如眼下在女祁县稍事休整，再作打算。”

东部都尉接着道：“长史所言甚是。此次大战，匈奴遭到重创。呼韩浑琊短期内不敢再生南进企图，休整很有必要。”

“将军之言不无道理。然匈奴离我边城近在咫尺，难保大军班师后他们不会卷土重来。故下官以为，宜作纵深打击，致使其短期内难以恢复军力。”上谷太守却另有一议。

卫青将目光投向从事中郎李晔，问道：“中郎怎么看呢？”

从职务上说，从事中郎主军中参谋，他的话对主将的决策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每逢帐中议事时，李晔都会考虑周密后才提出自己的主张。刚才大家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听，在思考。在卫青点名让他说话的时候，他遂撩了撩袍袖道：“两军交战勇者胜。虽然我军一路追击，将士疲劳，不过以下官观察，我上谷一路的将士多为期门军，经十年磨砺，现行军速度和战力丝毫不逊于匈奴。我疲敌亦疲，故下官以为，应该继续进击，不可松懈。”

“有理！”卫青兴奋地接过话头，“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为今之计，就要一鼓作气，否则就会功亏一篑。匈奴之所以屡犯边陲，在于我军总是满足于将其阻挡在长城之外。”

说到这里，卫青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望着帐外渐渐出现的晨光道：“诸位，据探马报告，匈奴人正在考虑的是如何退兵而不是与我军作战。而敌人要退出上谷，只有沽水河峡谷一条路可走，如果我军放出休整的消

息，而暗地设伏于沽水两岸，则必可置敌于死地！”

他的一番话说得大家频频点头，这一路上，他们见识了卫青宏大的战略目光和精密的临阵部署，他们虽然从军多年，现在也不得不对卫青刮目相看了。

一连几天，女祁县城外的汉军营门紧闭，远远望去，不少将士在玩“投石”的游戏，不断传来笑声和呐喊声。城内的士卒在市令的带领下，到处购置好酒好肉，街市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呈现出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热闹。而“卫青”则由太守陪同，堂而皇之地到县城北关的马市上挑选马匹。

太守赞道：“如果没有卫将军重创匈奴，女祁县至今恐怕还是战云密布呢！”

“卫青”摇了摇头道：“说战云散去还为时过早，现在我们这不也是迷敌之策么？”两人相视而笑，向前走去。

“卫青”来到一匹马前，伸手托起马头，掰开马嘴，饶有兴趣地看了许久，才问一旁的马主人道：“请问这马是从何处来的？”

马贩子急忙近前，忙不迭地介绍道：“这马是从匈奴来的，是匈奴马与大宛马交配而出，脚力好，速度快。”

“比之关中马如何？”

马主人看了看“卫青”，觉得好像遇到了行家，于是又多了一些话：“看客官的样子一定见过不少马，可这马比关中马好多了。它有三大，体格大，蹄子大，眼睛大。跑起来不仅速度快，而且平稳。通常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匈奴人称之为神马。客官要是骑这马打仗，一定是百战百胜，如果是用这马跑商贾，一定会财源广进。”

两人正说话间，一个中年汉子过来拉着马主人到一边问道：“你可知道这位买马的人是谁？”

马主人大声嚷嚷：“还能是谁？不就是个马贩子吗？”

那人压低声音道：“你看走眼了！”

“怎么了？”

“你瞧那人的气度，像是做生意的么？”那人故意打住话头，见马主人抓耳挠腮，一副焦急的样子，才几分神秘地告诉他，“他就是近日追击匈奴人的车骑将军卫青啊！”

“啊！”马主人惊叹一声，“这么说，在下遇见贵人了？”

“可不！”

听说是与匈奴大战的卫青，马主人油然生出敬意，他拉着马缰来到“卫青”面前，慷慨道：“将军驱除匈奴人，救边民于水火，小人就将这马献给将军，请将军笑纳。”

“卫青”见状，忙摆手谢绝。双方拉扯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太守出面，让“卫青”收下此马。

这一切，早就有细作飞马驰报呼韩浑琊去了……

又是一个黎明，启明星在天际闪着光芒，一轮残月悬挂在沽水河谷上空。偶尔从河边的密林处传来几声枭的哀鸣，愈发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呼韩浑琊率领着数千人马，匆匆穿越峡谷，向长城脚下奔去。

战争，有时与其说是军事实力的较量，毋宁说是主帅心理的较量。单于此次把进军上谷的重任交给呼韩浑琊，就是看中他处乱不惊的大将风度。但是在遭遇卫青之后，他的方寸乱了，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迷茫过。

他捉摸不透这么多瞬息万变的阵法，也不知道汉军什么时候有了这样惊人的奔袭能力。他隐隐觉得，这支军队无论是从布阵的熟稔还是从作战的勇力上，都远远地超过了曾经闻名匈奴的李广。他们不给自己喘息的时间，而是紧紧咬住不放，这让他想起草原上的狼。

昨天，细作终于带给他一个好消息，说汉军停止了追击，在女祁县城驻扎下来，并且看见卫青在马市上买马。而与此同时，前方的细作回来报告说，汉军军纪松弛，毫无临战的气氛。呼韩浑琊依照往昔的经验判断，这支汉军也和他的军队一样，处于疲惫的状态，他们也需要一个休整的时间。

在与部将们反复商量之后，呼韩浑琊做出决定，在当日后半夜撤退，一口气冲出关塞。他要为兄弟们负责，决不能等汉军恢复之后再给他沉重一击。

呼韩浑琊的目的是清晰的，傍晚时分，他故意让士卒们把烤肉的火烧得很旺，在几里外都可以看得见，他要给卫青造成坚持作战的表象，而他们就在烤肉的飘香中悄悄地踏上了归途。

此刻，他正穿行在沽水河狭长的谷道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忧虑。是的，河谷太平静了，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危险呢？他转头向紧跟在身边的部将问道：“汉军会不会在这里埋伏？”

“不会吧？昨日卫青不是还在女祁县么？这里距那儿少说也有三百里，而且山路崎岖，卫青不可能在几个时辰内率数千大军赶到这里啊！”

“不！还是小心为好。传令下去，警惕埋伏！”

看着传令兵向后面飞驰而去，呼韩浑琊狠狠地抽了战马一鞭，加快了行军速度。就在他走出不远后，心就“怦怦”直跳起来。他看见前面的道路被一堆巨石挡住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山崩带下的石头。于是催动战马来到队伍前面，对正在指挥搬运石块的部将愤怒地喊道：“上马，赶快从河里蹚过去！”

但是，这一切都已晚了。

他的军队刚刚下到河里，就听见对面山坡上传来战鼓的响声，接着密集的箭雨从密林深处射来，不少将士中箭落马，鲜血顿时染红了河水。呼韩浑琊挥动长枪，拨开箭雨，朝后看去，只见匈奴军队已乱作一团。

汉军从山上席卷而下，喊杀声在群山间回荡。匈奴军被分成几块，与汉军在狭长的谷道间展开厮杀。

展现在呼韩浑琊眼前的是一幅惨烈画面：

一位汉军士卒将长枪深深刺入一个匈奴人的胸膛，鲜血直喷到他的脸上，模糊了眼睛，而匈奴兵在最后一刻扑了上去，咬断了汉军士卒的喉咙，他们几乎同时落入河中。

一位匈奴兵被四名汉军团团围住，刀枪在生死搏杀中发出铿锵声响，匈奴兵一刀下去，一个汉军的胳膊从肩膀处断落，露出森森白骨，而他的身体也很快被其他三名汉军肢解。血的喷洒，肉的痉挛，让河滩水草瑟瑟发抖。

一位汉军与一名匈奴兵徒手搏斗，汉军一手死死揪住匈奴兵的长发，而另一只手将他硕大的耳环连同耳朵一起扯下；匈奴兵忍痛咬牙，将匕首插进了汉军的胸膛，当他们倒在地上的时候，眼里仍射出冷冷的凶光。

在过去的十年里，汉军用刀和剑、用热血和意志将自己从一头秦川牛变成嗜血的狼。

呼韩浑琊被激怒了，他的长枪上下翻飞，如蛟龙舞动，扫落一片汉军骑士。他冲进军阵，只见一位年轻的将军，身披黑衣玄甲，骑一匹黄骠马，挥舞着长剑冲下山坡，那人左冲右突，匈奴士兵就倒下一大片。他断定这人就是卫青，他明白自己上当了，昨天在女祁县城见到的那个“卫青”根本就不是他。

正在惊愕间，卫青已冲到他面前，厉声喊道：“来者可是呼韩浑琊？你还不快快下马投降，本将可免你一死！”

事已至此，战亦死，不战亦死。呼韩浑琊也不答话，挥动长枪，直刺卫青咽喉。卫青头稍稍一偏，然后挥刀挡开了枪尖，两人遂厮杀起来。

连战数十回合，两人都汗流浃背，难分胜负。这时候，一位匈奴部将喊道：“将军快走，冲过关塞，我们就有救了！”

呼韩浑琊拨转马头，向北逃去。走出不远，就听到一声惨叫，原来那部将为拖延时间，已被卫青击杀，头颅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就掉到河里去了。

在他的身后，是汉军震天动地的喊声：“活捉呼韩浑琊！”

“活捉呼韩浑琊！”

……

山谷里起了狂风，太阳挂在灰蒙蒙的山头，匈奴军和汉军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河谷，血水淌进河里或溅洒在水草间，弥漫着浓烈的腥味。卫青踩着血浆和泥泞，走过一具具尸体，不时地蹲下拂去汉军将士脸上的血泥，合上他们的双眼。

一位军掾前来报告：“此役斩匈奴人首级四百余。”

“我军伤亡情况呢？”

“我军也有百名将士阵亡，二百多名重伤。”

“五百多条生命就这样完了。”卫青长长地叹息道，“无论是我军还是匈奴军阵亡将士，都要好生掩埋。记住那些将士的名字，本将要为他们请功！”

卫青并没有就此收兵的打算，两天以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继续追击北逃的匈奴军，长驱直入大漠腹地。七天以后，汉军的铁骑就第一次踏入了匈奴人祭祀天地和举行部落会盟的龙城。

自从高皇帝和亲以来，在匈奴人的印象中，只有他们的铁蹄踏进中原的记录，还不曾有过汉军长驱直入，直取龙城的故事。匈奴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他们来不及组织抵抗，就仓皇地撤往大漠深处，将一座空城留给了汉军。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汉军扬眉吐气的奇功。他们将旗帜插在高高的土城墙头，欢呼自己的胜利。他们发现匈奴人祭祀天地的“圣城”竟是这样的简陋和荒凉，不用说楼阙嵯峨，也不用说城门堂皇，就连一块城砖都找不到，四处留下的只是穹庐拆除时的痕迹。

卫青的行营就驻扎在龙城东北的城墙脚。在刚进城的时候，李晔就部署好了岗哨，随后他就亲自来布置行营了。

他在帐中摆上案几，点燃了灯火；他摊开《孙子兵法》——那是皇上赐予韩安国、出征前韩安国转赠给卫青的；他在屏风挂上行军图，图上的

方位表明，他们离长安已经很远了；他在帐内铺上地毡，以供参加军事会议的各路部将就坐。

其实，论起年龄，李晔要比卫青年长将近十岁。但是这一路打下来，他被卫青的韬略折服了，他觉得作为军中幕僚，能为卫青做这一切，就是忠于皇上。

李晔刚刚收拾妥当，卫青就从门外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施礼。

卫青看着帐内的一切，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他十分看重李晔，并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听取他的见解。此刻，他最关心的是云中、雁门和代郡的消息。

“两位公孙大人和李将军有消息么？”

“将军！”李晔不知该怎样把知道的情况告诉给卫青，他的声音沉重了。

“怎么了？”

“虽说我军此次出征已获大胜，然从云中、雁门和代郡来的消息却不容乐观。公孙贺将军刚出云中，就遭遇了伊稚斜的阻击，双方虽无伤亡，然匈奴骑兵的速度很快，为汉军所不及，所以公孙贺将军只能望敌兴叹，无功自守；公孙敖将军则为敌所败，损失惨重；最为惊险的是李将军，他沿用以往的经验，让部属散在雁门关外的长城脚下，试图引诱敌人，孰料他被匈奴军暗中包围，自己也被俘，匈奴人用狩猎的网盛之，置于两马间。将军装死，走了十几里，趁匈奴人大意之际，才得以逃脱。”

听完李晔的叙述，卫青睁大眼睛惊道：“这么说，其他三路都出师不利了？！”他颓然地跌坐在地毡上，良久没有说话。对皇上来说，他要的不是局部的胜利，而是要全局的结果。因此，将士们用血换来的战绩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小胜，并没有实现皇上的意图。不仅如此，他觉得战场形势骤然变得对自己十分不利，他要尽快做出部署。

“事已至此，中郎看当前战势如何？”

“其他三路的失利导致我军已成孤军深入之势，倘若匈奴人回过神来，集中兵力收复龙城，我军必然危机。依下官之见，今夜就应疾行撤回上谷。”

“本将也是这样想。此次出兵，我军败于节制分散，各自为战。回到长安，本将一定要明奏皇上，尽快恢复太尉府。”

说到这里，卫青站了起来，果断地对李晔道，“传令下去，今夜二更造饭，四更撤军，有贻误者，斩！”

“诺！”

“慢！让军中市令将酒肉分发下去，让将士们饱餐一顿再行撤退。还有……留十面军旗，插在龙城高处，给敌军造成我军驻扎的假象。”

李晔走了，卫青的心躁动起来。连日来纵横驰骋的场景，对中途撤军的扼腕，交织成复杂的思绪，煎熬着他的情感。他走出帐篷，抬眼望去，天空像一张巨大的穹庐，笼罩了茫茫的草原，军士们埋锅造饭的炊烟阵阵飘来，使卫青的眼睛有些酸涩。从浓浓的夜色里，传来狼群呜咽的声音。

……

卫青走了，他连辞行都没有，这让平阳公主很伤心，在听到大军远行的那一刻，她甚至决心即使他封了侯，拜了相，也绝不理他了……

可她很快就发现，所有的誓言都抵不住对卫青的思念，所有的怨恨都挡不住心的跟随。

昨夜，她在梦中朦朦胧胧地看见卫青从前方回来了，他们惬意地漫步在上林苑。

云在他们的头顶轻轻飘荡，好像在说，你们缓缓地行啊悠悠地走，不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

风在他们的脚下翩翩起舞，好像在说，你们悄悄地看啊静静地听，莫打扰了佳人的低语呢喃。

他们双双醉入花丛，卫青揽着公主的细腰，公主丰润的红唇落在他的额头；卫青用胸怀温暖着公主的脸颊，公主甜蜜地依偎在他的怀抱。

忽然从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声，卫青就无法陶醉在公主盈袖的芳香里了，他轻轻抱起公主，放在鲜花铺就的地上，然后独自翻身上马，顷刻间驰入遥远的天际，从云中传来他深情的呼唤：“等我归来……”

公主一个激灵就醒了，她说不清这梦意味着什么。望着帷帐，她追忆着每一个细节，不愿丫鬟打扰她享受那种酸酸的幸福。那是一种只有经历了孤独寂寞后才品味得来的感觉，却也只有在孤独中才有意思的品味——痛并缠绵着。

她有时候觉得人的一生充满了未知数，可刘家的女人怎么总摆脱不了悲凉的梦魇呢？几年前，姑母窦太主失去了陈午，而两年前，她也失去了丈夫曹寿。姑母虽然年过五旬，却有一个董偃陪着，而她的卫青至今仍然在躲着她。

其实她也明白，这种煎熬完全是自己甘愿承受的，早在曹寿活着的时候，早在卫青还在做骑奴的时候，她就为他的雄健所迷醉，为他的气度所倾倒，何况他现在已是皇上垂青的将军了。与其恨他，倒不如就这样

苦苦地恋着……

她多想听到前方传来卫青的消息。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都足以慰藉她焦灼的心灵。

她怀着这样的迫切走进了未央宫前殿，包桑立即上前迎候。

公主很温柔地问道："皇上在忙些什么呢？"

"皇上在看前线战报呢！"

"前方的战事如何？"

"这……公主还是问皇上吧！"

一听这些话，她的心顿时就七上八下的，她担心卫青第一次出征就不顺利，甚至担心……她不敢再往下想，就跟着包桑进了殿门。

刘彻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战报，清晨的阳光照在大殿内，衬托出他高大的身影，这让她瞬间想起了平定七国之乱时的父皇。是的，他太像父皇了。她透过他眉飞色舞的表情判断，一定是前方有了振奋的消息，只是她不确定这消息来自哪里。直到刘彻拍着案头狂喜地喊道"卫青！朕没有看错你"时，她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好卫青……"平阳公主在心中呼唤。

刘彻转过身就看见了平阳公主，他知道她是为卫青来的，却还是煞有介事地问道："皇姐怎么进宫来了？哦……朕明白了……"

"皇上明白什么了？"

"皇姐比朕清楚啊！"

平阳公主有些不好意思，脸上泛起团团红晕："皇上取笑臣妾了。"

刘彻收了笑容，对包桑说道："你先退下，朕要与公主说话。"

在宫娥和黄门们都退下后，刘彻兴奋地告诉她，说卫青率军在上谷以北的沽水河谷伏击了匈奴军，斩首四百余，现正在追击残敌。

"朕刚刚登基时就说过，欲成大业，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可朝廷中总有人说，骑奴出身的卫青不能带兵打仗。朕相信经过这次战役，这些议论都会烟消云散，而母后那里也会对卫氏姐弟刮目相看的。"

他并不回避公主与卫青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暧昧，打趣道："这次回来，皇姐与卫青可以喜结连理了吧？"

公主掩口低声道：“还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呢！”

“这有何妨！朕赐婚便是。这个证婚人就由朕来当如何？”

“焉有兄弟为阿姐证婚之说？”

“呵呵！皇姐希望月老出面呢！”刘彻说着就笑了，“朕还要感谢皇姐为朕送来一位温柔娴静的夫人和一位力敌万军的大将呢！”

平阳公主尽情享受着刘彻对卫青的赞誉，她何尝不想与卫青早日共度良宵呢？只是一想到母后的门第之见，她就高兴不起来了，幽幽道：“尚不知母后如何想呢？”

两人正说着话，包桑进来奏道：“皇上，长信殿詹事来了，说太后正询问前方的战事呢！”

“朕正要去母后那里。传朕口谕，移驾长信殿，皇姐与朕一同前往。”

“诺。”

太后对他俩的到来十分高兴，她拉着女儿的手亲切地询问她的生活起居，一想到女儿早早孀居，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平阳公主陪着母亲流泪——为了母后的牵挂，也为了自己的命舛。直到刘彻把前方的消息禀奏给太后时，她的情绪才缓了过来。

“哀家听说，单于此次兵发上谷，主要是因为张骞出逃的缘故。哀家担心，隆虑会不会受到牵连。”

“前次，匈奴使节左骨都侯曾经对孩儿说过，三姐在匈奴德惠广布，很得人心，母后就不必太担心了。”

其实，刘彻的担忧绝不亚于太后。二十多年了，他再也没有见到过隆虑姐姐，记忆深处留下的依然是她十六岁时的模样。可他知道，坐在皇帝这个位置上，他就代表国家，面对匈奴的入侵，他惟一的选择就是战争。

“卫青此次初试锋芒，就大获全胜。当年孩儿看着三姐远走他乡，心怀怨恨，如今终于可以雪心头之恨了。”

“但愿她平安。”太后拭了拭眼角的泪水，她显然也被刘彻的情绪感染了，由衷地称赞皇上的知人和用人，“由此观之，卫青确为大将之才。”

“大军班师后，孩儿要赏赐有功将领，要委以卫青重任。”

“应该！应该！自大汉开国以来，何时有今日这样的扬眉吐气呢？”

可是，当刘彻将平阳公主与卫青的婚事提到太后面前时，她的脸色顿时

就严肃了。她端起消暑汤，把本来就凉了的汤水吹了又吹，不再说话。她心中还是打不开那个结，她不能容忍一个骑奴出身的男人做了自己的女婿。

“不行，”太后用清凉的消暑汤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道，“先帝当年为平阳择婿时，就选定了曹寿，那是因为他是仕宦之家。现今平阳已孀居两年，另择佳婿未尝不可，但必须选择王侯世家才是。卫青虽有治军之才，毕竟根基不正，怎么能够与皇家结亲呢？”

为卫氏姐弟的出身问题，刘彻已与太后发生过几次争论，他原以为随着卫青地位的变化，太后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孰料她竟然不留些许余地。

可她是太后，他只能用劝告的语气陈说自己的理由：“古人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追溯起来，我朝哪位大人不是百姓出身呢？孩儿的祖先，当初也不过是个亭长。”

“放肆，你怎可如此妄议先祖，高皇帝斩蛇之事，你忘记了么？”

“孩儿不敢。”

平阳公主于是伤心起来，她感慨皇室的桎梏。回想起刘彻与阿娇的婚姻，自己与曹寿的结缘以及隆虑妹妹远嫁异乡，哪一个不是与国政纠缠在一起呢？有谁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呢？有谁顾及他们的幸福呢？母后不是不知道她与曹寿在一起的痛苦和无奈！可……

平阳公主不敢再往下想，她也不想让皇上为难，于是站起来走到太后面前，深深地施了一礼道：“母后不必为孩儿担忧，孩儿觉得现在就过得很好，很安静。”

她又回转身来对刘彻道：“皇上国事繁忙，日理万机，臣妾不能为皇上分忧，已感惭愧，怎能让皇上为臣妾的琐事分心呢？时候不早了，臣妾也该回府了。”

“皇姐！”刘彻追到殿门口，见平阳公主没有回头的意思，就急忙对包桑喊道，“用朕的车驾送公主回去！”

“不！用哀家的凤辇。”太后道。

第三章

沧桑尽在酒时语 风流当属情中人

当李广走出廷尉诏狱时，他望着初秋的天空，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空气。在与匈奴鏖战的年月里，在未央宫守卫皇上的日子里，他整日里思考的就是如何克敌制胜，保境安民；如何守好宫闱，侍奉皇上。他从来不曾认真地看一看头顶的高天流云，也没有机会感受秋风染黄大地的力量。

这些往日从不在意的景物，如今在他眼里却格外的亲切。

十几天牢狱生活，让他好像重活了一世。

这些日子，他对自己的命运做了各种猜想，他并不打算为自己开脱，与初出茅庐的卫青相比，他感到十分惭愧，而被匈奴人俘虏，更让他无地自容。当被廷尉府判定为死罪时，他已绝了求生的念头。只是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在人生最失败的时候。虽说是罪当其罚，可这样的结局也不免悲哀。可现在他竟罪后余生，活了下来。

太阳就这样照在头顶，秋树是这样的亲近，甚至连身后的牢门在这一刻都少了些许冰冷。

“祖父！”

听见孙儿李陵的呼唤，李广流出两行热泪：“你怎么来了？祖母呢？”

“在那边！”

顺着李陵的手看去，他的心就禁不住战栗了。仅仅十多天的时间，她的鬓边就添了不少白发，憔悴的脸色表示在他入狱的这些日子里，她不知承担了多少精神重负和心理压力。她由于悲伤而挪不动脚步，只能在那里饮泣。李广拉着李陵走到夫人面前，她终于无法忍住一肚子的委屈而哭出了声音。

“你这是干什么呢？老夫不是好好的么？”

“妾身就是觉得老爷冤枉。”夫人擦干眼角的泪水。

“何来冤枉？皇上把大军交给老夫，老夫却只带回一半人马，不该治罪么？”

“孙儿也觉得祖母言之有理，这些年来，祖父一直在边关打仗，立了多少功勋，朝廷不曾赏赐也就罢了，这回偶有闪失，就让廷尉府治罪，这公平么？”李陵跟在后面为祖父鸣不平。

“皇皇大汉，哪有以功抵过的道理？皇上若是这样，今后还怎么治理天下？”说话间，他们已来到停在牢狱外道口的车驾旁。家丞早已在那里候着，看见李广，他只是默默地上前搀扶。

“你这是干什么？老夫还没有老到需要搀扶的地步，你还是照看夫人去吧！”李广说罢就上了车驾，李陵骑马在后面跟着，直奔尚冠街的府第。

一路上，秋叶飘零，金风飒飒，想起出兵时，长安还是碧树葱茏，绿荫遮道，一场大战下来，渭水已生起了秋风，夏日也已经走远了，而他也由将军沦为阶下囚。此景此情，使李广的思绪怎么也平静不了。

元光六年六月的一仗，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生最大的羞辱。

早年，李广在云中、上郡一带做太守，家小都随他四处漂泊，后来他当了未央宫卫尉，才在这尚冠街深处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盖了几栋房舍，把家人安定下来。从外面看，李府虽鸱吻高翘，虎面辅首，青砖铺阶，可进去之后就会发现，与那些王侯将相的宅院相比，要寒酸多了。

但是，他从来没有感到尴尬，而他欣慰的是，几个儿子都很争气，大儿子李当户、二儿子李椒、小儿子李敢都做了军中的骑郎。可惜当户早殇，只留下了遗腹子李陵，虽然仅仅只有十岁，却知礼习武，很有壮志。

他遗憾和痛心的是，打了一辈子的仗，却栽在了自己十分熟悉的雁门。因此，从前线回来后，他就让李敢缚了自己，向皇上请罪。

在廷尉府审理时，他对自己的失职之罪供认不讳，倒也没受刑枷之苦。现在，当车驾在街头缓缓行进的时候，他仍然拂不去负罪感。

车驾在府院门口停下，迎接他的除了李椒和李敢外，还有接替了他卫尉之职的韩安国和灌夫的儿子灌强。患难见人心，他入狱之后，他的族兄李蔡一次也没来看过他，可是韩安国来了，灌强也来了。

李广刚一下车，灌强就上前一步跪倒在他面前：“参见叔父大人！”

李广赶忙扶起灌强：“老夫戴罪之身，岂敢承受贤侄如此大礼？起来！快起来！”

韩安国的目光掠过李广的额头，不禁感叹岁月无情，连道老了，老了。

李广凄然一笑道：“李陵都十岁了，能不老么？快！进去说话！”

几样菜蔬，一鼎老酒，几巡之后，韩安国将憋在心头多日的话袒露在李广面前：“皇上此次用兵，原是对将军寄予厚望的，为何结局如此？”

李广将一爵酒灌进腹中，长叹一声道：“说来都怪老夫轻敌。将军可曾记得老夫当年在上郡时，就常常以散兵麻痹匈奴人。此次原想也用此计引

诱敌军，孰料匈奴军舍小袭大，将我军拦腰斩断。”

那是多么惊险的一幕，现在想来，他仍然心里有些后怕。

当他将小股士卒散落在一片开阔地时，就对即将展开的战事在心里做了乐观的勾画。他故意让旗手将写了“汉”字和“李”字的大旗插在最惹眼处，以吸引匈奴军来袭。但是，整整一天的时间，他都没有看到匈奴军的影子，山坡上出奇的宁静，这让一向很自信的李广变得不安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他的心头。

“不好！”李广心中“咯噔”一下，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上马！回大营。”

但是一切都晚了！匈奴左屠耆王对李广的计谋置之不理，他命令当户们直接进攻了李广军的主力，并将他的七八千人包围起来。等李广明白过来，赶去救援时，映入他眼帘的是尸横遍野的惨景。

李广的心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他迅速召集司马，向匈奴军发起反击。可大军行至勾注山下时，又遭到了匈奴军伏击。

军臣单于对于李广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人，他相信人心是可以变的，只要他用一颗坦诚的心对待这位刀箭染了无数匈奴将士鲜血的将军，他同样可以将刀箭转过来举向汉军。因此，他下令一定要活捉李广。

当然代价是惨重的，李广在射杀了大量匈奴人后，在一道土梁前被绊马索放倒。在跌下马的那一刻，他屏住呼吸，紧闭眼睛，甚至僵硬了身体，任由匈奴的千夫长将他放进了狩猎的大网。

“唉！单于要活的，他怎么偏偏就死了。”千夫长惋惜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机会。

“说来也真奇怪，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怎么就经不住一摔呢？”百夫长也疑惑地自言自语道。

千夫长叹了一口气道：“算了，大单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还是用网抬回去听凭处治吧！”

……

“匈奴人抬着老夫，大约走了十余里的样子，老夫暗中发现有一匈奴小儿骑马在旁，遂趁押解之人不备之际，腾身而起，跃上马背，南逃而归。”李广追忆起自己的脱险经过，不由得侥幸。

押解的匈奴将士懵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李广翻身上马，飞奔而去。

“我的马！我的马！”小儿望着李广逃去的方向哭叫道，“他骑走了我的马

呀！我的马……”

匈奴人这才明白，李广根本没死，只是在诈死寻找时机逃脱。

“老夫用六支箭就一连射落六个匈奴人，其余人纷纷拨转马头向北逃去。回来后，老夫自缚面圣，想以死谢罪。岂料皇上开恩，没有将臣治罪！”李广斟满一爵，眼里充满了感激。

“什么没有治罪？廷尉府以祖父损兵折将、被匈奴所俘为由，要判祖父的死罪。多亏灌世叔从蓝田庄园中拿了上好的玉，加上叔父的千金才使祖父免去死罪，最后还是被皇上贬为庶人！”李陵只管自己说得痛快，未曾注意到李敢和灌强的眼色，及至觉得自己失言时，发现李广已怒不可遏了。

他的自尊受到强烈的冲击，他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道：“你们为何要这样，老夫报效朝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此次失利，老夫自知上对不住皇上，下对不住死难的陇西子弟，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原以为是皇上开了天恩，孰料却是你们用重金赎了老夫一条性命。与其这样，倒不如死在狱中还好些……”李广连连顿足，叹息声弄得大家都不知所措，夫人更是涕泪沾襟。

李敢生气地看着李陵道：“都是你瞎说，看看……”

韩安国明白，这样的场合只有自己出面，才能平复李将军的心火。他急忙上前抚慰道：“将军也不必指责他们。死还不易么？不劳刀斧，牢狱的墙壁就可以轻易结束性命。可这是将军希望的结果么？大丈夫当战死疆场，才不枉一生。”

“当初在睢阳时，在下因劝谏梁王而被投入牢狱，有一狱卒屡屡侮辱在下，在下就笑其目光短浅，仗势欺人，说死灰也会复燃！他却立即回道‘即溺之’。没过多久，梁国内史空缺，朝廷复拜在下为梁国内史，那狱卒听到后想逃跑。在下威胁说，如果他不归来，在下将灭其宗族，后来他肉袒谢罪，在下就没有怪罪他了。倘若当初在下图一时之意气而自裁，岂能有今天之语乎？”

“话虽如此，可老夫这心结……”

“其实灌强和李敢也说不上有错，将军久在边关，大概还不知道前两年朝廷府库空虚，入不敷出。张汤等谏言皇上下诏，可以以重金赎身，所以……”

“别人怎么做，老夫管不着。可李家如此，让老夫颜面扫地。”

“将军言重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军可知，自汉军班师后，匈奴又从渔阳犯境，杀我吏民。在下素知将军志在疆场，岂能因此而负了百姓呢？”

“老夫这就奏请皇上，率军到渔阳与匈奴决战，以雪雁门之耻！”可一想到自己已是庶人，李广又灰心地跌坐在席上了。

韩安国道：“将军之心，天日可鉴。只是眼下时机未到，皇上已下诏任在下为材官将军，屯兵渔阳，修筑堡垒，以做御敌之备。”

李广一听，那颗刚沉下的心又如脱缰的野马，想着上阵杀敌了。他随即表示愿协助韩安国戍边：“大丈夫苟活于世，如无作为则与狗彘何异。老夫不求封侯拜将，只求效忠朝廷，哪怕是做一小校，亦无怨无悔。”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韩安国更是心潮澎湃。他满斟酒酿，万千感慨都化在这玉液琼浆之中了：“请老将军饮下此杯，在下才好说话。”

“这么说，将军是答应老夫的请求了。”李广一饮而尽，眼睛直直地望着韩安国，“不要看老夫年迈，但仍可以拉三百石强弓。”

“将军英雄一世，就是匈奴人听到了将军的名字，也胆战心惊。在下与将军在北地戍边多年，岂能不知。只是……”

李广一听便急了：“莫非将军反悔了？”

“老将军少安毋躁，且听在下把话说完。如将军要做在下的幕僚，在下自然是喜出望外，不过据在下所知，皇上在做太子时，就十分仰慕老将军。此次将您与公孙敖一同贬为庶人，一是因为此役与皇上的构想差距太大；二是如同当年诛王恢一样，为了给朝野一个交代。不用多久，皇上还会起用将军的。”

“世叔言之有理。就是父亲愿意做幕僚，皇上也不会答应的。父亲不如在家休息，以待时机。”李敢接着韩安国的话说道。

这时候，灌强也上前说话了：“家父在世时，也十分仰慕世叔为人。小侄在蓝田山中的庄园为世叔安排了居处，世叔若不嫌弃，就到那里住些日子，看看书，打打猎。待皇上心情好转，一定会重召您回朝的。”……

韩安国总是看得更远，面对李广，他也是无话不说。

“不瞒将军，对雁门之失，在下也曾思考过。将军也可在这段时间对此役加以梳理，从中吸取教训，切不可再墨守旧规，给敌以可乘之隙。”

“将军言之有理。”李广再次举爵相邀。

这酒一直喝到太阳西斜，李广的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了。是的，他需要一个僻静的去处，来总结此役的教训，他也需要一段时间，去回顾自己的一生。

可他还有一个疑惑。他不明白，韩安国官至御史大夫，后来又署理国政，就因为一次意外坠车，就不得不从中尉做起，如今又被外放边关，

这究竟是为什么？走出大厅的时候，他悄悄把韩安国拉到一边，问了这个问题。

韩安国坦然地笑了笑，捋着胸前的美髯道：“将军看看在下岁齿若何？说风烛残年为时尚早，可毕竟也是夕阳晚景了。在下在御史大夫署中时，常听皇上说，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虽是刘氏龙脉，但皇上的性格与先帝不同，他喜欢年轻人，似我等只能聊尽余力，多为朝廷做些事情了。至于宦海仕途，早已淡若浮云了。这次到渔阳屯兵，一方面是皇上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在下不愿将余年消磨在觥筹交错之中。”

李广若有所思，透过淡泊的话语，他看到了韩安国进退自如的胸怀，不禁问道：“家小呢？也带去么？”

“是的！这一去，在下就以边塞为家了。”

“何日启程？”

“三日后。”

“好！”李广回身招呼李敢，“牵老夫的马来！”

不一刻，李敢牵着一匹栗色的战马来到院中，李广接过马缰，对韩安国道：“这是老夫从匈奴小儿那夺来的战马，今日老夫将它赠给将军，留个纪念。”

韩安国接过马缰，慨然道：“恭敬不如从命，愿将来我们重聚在长城脚下。”

他跃上马背，作了一揖，便扬鞭催马出门去了。从身后传来李广沙哑的声音：“三日后，老夫来为将军送行。”

第二天，韩安国到未央宫向皇上辞行，在塾门等了一会儿之后，黄门出来告诉他说皇上与卫青一早就出去了，韩安国遂将上疏递给了北阙司马。

他望着阙楼上的玄武，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岁月悠悠，一转眼又过去了八年，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八年，也是新政推行最见成效的八年。无论是在大农令任上，还是在御史大夫任上，皇上对他的信任远远地超过了身为丞相的田蚡，甚至比当年的窦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次皇上点他为材官将军，屯兵渔阳，让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慰藉。皇上又一次召他到宣室殿，话里都是君臣之间的情谊。

“朕知爱卿年岁已高，万里赴戎机，朕亦于心不忍。然李广获罪，边将缺乏，故东线军备，非爱卿莫属。”

感受着皇上的信任，韩安国只有频频点头。他平时行重于言，如今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末了他就只说了一句话：“谢皇上隆恩。臣当恪尽职守，固我边城。”

霜志依旧在，可以对长天。

不管皇上在哪，他都相信皇上一定会感知这份忠诚。在看了北阙一眼后，他毅然转身，朝司马门外走去。

韩安国的判断没错，战局不仅让刘彻失望，更多的是震惊。四路大军除卫青外，其余三路不是为敌所败，就是无功而返，就连他十分敬重的飞将军李广，也险些做了匈奴人的俘虏，这不是为单于所笑么？

屈指数来，他已近而立之年，还不能对匈奴有一役之胜，这是他最为愤恨的。

于是，关于班师后大宴功臣的承诺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将军们的惩罚。而唯一让刘彻感到欣慰的是，卫青创造了首战即胜的战绩，开创了汉军深入敌境打击匈奴人的先河，而且一度还占领了匈奴的龙城。这无论从战局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匈奴以重创。更重要的是，再也没有人对卫青持怀疑的态度了。

早朝时，包括薛泽、张□、公孙弘在内的群臣盛赞皇上知人善任，于是卫青被赐爵关内侯，成为朝野瞩目的新星。

主管封赏的汲黯在查阅汉初以来的封赏记录时惊异地发现，高皇帝时娄敬因主张和亲而曾获得过这一殊荣。一样的爵位，一为和而封，一为战而赏，但它所表达的是汉匈之间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关系。

他的发言在刘彻心头引起共鸣，而刘彻想到的是更深一层，他要以这个赏赐为起点，去翻开汉匈关系新的一页。他心头再次响起盘桓了十几年的声音：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因此朝会一散，他就在卫青的陪伴下去了期门军军营。

他要检阅这支倾注了心血的劲旅，更要犒劳那些披着征尘的将士。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他登基以来在对匈战争中唯一获胜的军队，还因为他要和卫青就今后的战争准备作一次深入交谈。他相信经过这次大战，卫青一定有许多话要说。

期门军的营地就在长安附近，当卫青以骖乘的身份，带领浩浩荡荡的犒军队伍走近营寨时，刘彻的热血沸腾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秋风中猎猎招展的“汉”字大旗和“卫”字将旗；是由各路司马统领的骑兵方阵；是兵戈林立、寒光闪闪的步军方阵；是由弩机和弓箭手组成的强弩方阵。

各大方阵中隔出一条宽阔的通道，以供皇上检阅。让刘彻尤其感动的是那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似乎还留着浴血的征尘。这让他想起了元光二年

夏天将士们艰苦操练的情景，更想到了新制失败后，这些子弟伴随他度过的一段艰难岁月。

同样是阅兵，但他这次感觉真不一样。虽然他们这次取得的胜利不算辉煌，但他们才是汉军真正的精神和希望。

刘彻在卫青的陪同下走过军中长廊，来到骑兵方阵前，他发现站在前列的战马体格高大，鬃毛竖起，脑门上有两个明显的漩涡；并且胸部宽阔，腿脚颀长，比后面的战马整整高了一个头。他拉了拉笼头，那马就十分亢奋地发出长长的嘶鸣，与它并排站立的马匹立即右蹄高高抬起，一呼百应地朝着同一个方向长啸。刘彻立刻被这马的气势吸引了。

卫青见状，立即上前介绍道："这是与匈奴作战缴获的战马，据俘虏说，这是匈奴马与西域马交配而成的品种。"

"这样的马一共有多少匹？"

"不过百匹。"

"太少了！"刘彻挥了挥手道，"今后与匈奴作战，要多缴获马匹。并告诉韩安国，要他在边关多购这样的战马。"

"诺。"

刘彻来到步军方阵前，他发现那些兵士手中的兵器在阳光中泛着青色，远远地就觉得一股寒气从锋刃中袭来。

刘彻从一位士兵手中拿过战刀掂了掂，正端详间，卫青在一旁道："皇上，这刀也是从匈奴人手中缴获的，臣也曾试用过，虽然比我军兵器稍轻，却锋利无比，削铁如泥。据匈奴人说，他们在铸刀时加入了一种叫作精钢的东西，所以他们所铸的刀剑，不仅锋利，而且极其坚韧，不易折断。"

"那这精钢从何而来？"

"臣已打听过了，在雁门郡城外有一座勾注山，就产这种含有精钢的石头。当地人不知其妙，只当沙石卖给匈奴人。"

"如此精妙之物竟为敌国所用，立即命少府寺遣人采集，打造兵器，以充军用。"

"皇上圣明。"

沿着各个方阵走了一遭，刘彻觉得心境开阔多了，他开始对这场战争有了新的评价，虽说此役不尽如人意，可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对匈奴的了解。建元元年在细柳营阅兵时，他就曾提醒大家，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可是，怎样才算是知己知彼呢？卫青让他有了更深的感触。

知己知彼不仅仅是要了解敌国，更要善于将敌之优势化为我之优势，他很欣赏卫青这一点。他转过身来由衷地赞道：“爱卿这一仗没有白打，比取匈奴人首级更有意义。”

“一切皆是皇上运筹帷幄，臣不过是遵照皇上旨意执行而已。”

“爱卿不必如此。你的话让朕想起了当年夜郎自大的往事，朕现在明白了，我朝也会犯这种毛病。譬如李广，守旧而不知变，轻敌而不自醒，结果让万名将士损伤一半。看来，朕一定要找个机会，让你向大家介绍一下匈奴的国力、军力。否则，以己之浑浑噩噩，焉能布阵领兵，更枉论克敌制胜了。”

这一番话说得卫青十分激动：“其实众位将军各有所长，臣若非军中各位协力同心，时时提醒，亦会无所作为。”

这就是卫青，他没有世家子弟的不可一世，他有不矜不骄，对士大夫有礼，对士卒有恩的品格。从进入营地开始，他只听得到士卒喊“皇上万岁”的声音，而不曾有一声“将军威武”的呐喊，这也是他比周亚夫明白的地方。这个阅兵，不仅仅是犒军，也是检验人心的过程。

“朕准备了酒肴，以慰有功将士。”于是，汲黯奉旨宣诏，对班师将士表示抚慰。

任安率众将拜倒在地，高呼“皇上万岁”。

“请长史宣示皇上的盛意。”汲黯大声道。

任安、李晔立即吩咐下去，顷刻间，御酒的封签被启开，浓浓的酒香随着秋风在营寨中弥漫。

阅兵结束后，卫青对刘彻说道：“皇上亲自劳军，令臣铭感肺腑。臣在帐中略备薄酒，为皇上接风。”

刘彻爽朗道：“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朕今日也与众乐乐吧。”

酒是皇宫的御酒，菜却是卫青在山中猎取的野味。君臣相语甚欢，席间，汲黯频频向卫青举杯。

卫青很是不安，忙不迭地回敬道：“汲大人过奖了，卫青能有今日，应该感念大人！”

汲黯道：“人之可贵，在自知之明。山不拒寸土而见其高，海不拒细流而见其涤。卫将军海纳百川，修为正己，方有今日。”

酒宴之后，刘彻屏退左右，只留下汲黯。他一边喝着热茶，一边问道：“爱卿首次出征，一定感触颇多，你有何话，尽可说来，朕恕你无罪。”

果然，卫青趁着酒兴，就把那憋了多日的话说出口了：“臣多日所思，为何我军以胜敌之众而未达克敌之果？依臣观之，其不利者有三。兵法云，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乱也。我军虽有四万之众，然众军各自为战，将自为战，节制不一，此其一也；我军虽有期门军可与匈奴对垒，然其他各军战马脚力，士卒战力，尚显不足，此其二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时移势异，因时顺便，乃制胜之道。而我汉军除期门军之外，其他各军皆沿旧制，战法守旧，因而不能取胜，此其三也。”

卫青在那里滔滔不绝，刘彻这边听得入神。他先还是正襟危坐，神清气定，渐渐地身体前倾，目光随卫青的话语而流动起来，到后来竟不知不觉地移到了卫青对面。

“卫将军所言，乃我军未获大胜之症结，也是臣这些天来思虑的事情。自建元二年以来，太尉一职一直空缺，因此臣请皇上早做定夺，对诸军节制有所决断才是。”汲黯并没有直接谏言卫青担任太尉，卫青初战即胜，固然可喜，然太尉乃三军之首，不可不慎。

“卿之所言，正合朕意。”刘彻把话题引向深入，“不知卫爱卿对整治军备有何看法？”

卫青从席间站起来，走到刘彻面前道：“依臣愚见，当前要务在统一军政。自皇上重启新制以来，太尉一职一直空缺，皇皇大汉，岂能无三军中枢？所以，臣以为恢复太尉之职迫在眉睫。”

“此事朕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太尉一职，事关重大，至今尚无合适将帅，不过，朕会认真考虑爱卿的谏言的。”

“还有……”卫青顿了顿，“皇上恕臣无罪，臣才敢说。”

汲黯在一旁鼓励道：“你就大胆说吧！皇上就是要将军直言。”

“臣以为今后出兵须有一将为统帅，节制各路人马，并授予临阵决断之权。否则，前方战事多变，皇上鞭长莫及。而各路将军又各行其是，如何能克敌制胜呢？还有……”

“说嘛！”

“请皇上不仅要举贤良，还要擢拔年轻将领。”

“好！爱卿之言甚是。”

话音刚落，却听见殿外传来争执声。原来是一位少年要进帐见他的舅父，被卫士拦住了。刘彻看这少年英气勃勃，便问道：“这少年是何人？”

卫青不好意思答道："皇上，此乃臣的外甥霍去病。都是臣疏于管教，请陛下恕罪。"

刘彻摆了摆手道："哈哈哈！天下何其小也！当年去病这个名字，还是朕给起的。一转眼，他都成翩翩少年了。看他年纪不大，却是气度不凡，这让朕想起了许多少年往事，传他进来。"

"诺。"

霍去病进帐来了，虽然只有十二岁，可个头却是比普通孩子高许多，浓眉下一双眼睛聪明顽皮地看着皇上和舅父："臣在营中，请皇上允臣以军礼见。"

刘彻见霍去病被一身小盔甲裹着，先自喜欢了："你倒是有几分舅父的风范啊！哈哈哈……你吵闹着进帐，意欲何为呢？"

"臣见皇上与舅父饮酒论军，就想进来听听，顺便为皇上舞剑助兴。"

卫青在一旁听了，脸色沉下来大声斥道："皇上在此，你不可无礼，还不快出帐去！"

可刘彻对霍去病的举止却非但没有厌烦，反而充满了兴趣："好啊！朕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为了看灌将军的舞戟，也曾受到先帝的训斥。朕看他目光炯炯，英姿焕发，不妨舞上一回。"

"谢皇上。"霍去病不等卫青说话，就先抢了话头。接着就拔出宝剑，在二人面前舞了起来。

他腾跃翻转，或拨云见日，或猛虎回眸，那手中的剑被他舞得天花乱坠，发出潇潇剑气。待一通舞完，霍去病气归丹田，走到刘彻面前道："臣献丑了。"

卫青没想到霍去病这一阵剑舞，把刘彻看得心花怒放，未等卫青回过神来，刘彻上前仔细地端详着那张稚气的脸，欣喜道："此子可教也！此子可教也！"

卫青怕霍去病再生什么意外，忙接过刘彻的话说道："无知小儿，皇上不怪罪已很侥幸了。剑也舞了，皇上也见了，你还不退下？"

霍去病高兴地出帐去了，而刘彻的目光却一直追着他的背影。霍去病的少年壮志，使他想起了许多事情。

卫青说得对，要掌握战争主动权，非有一批年轻将领不可。他断定卫青将来必大有作为，于是他暗地有了一条新的思路——不管太后什么态度，他都要决计促成平阳公主与卫青的结合。他这样想着，直到卫青呼唤他的时候，才转过神来。

“朕刚才有些走神。”看着帐外午后的阳光，刘彻站起来对卫青道，“你回京也有些日子了，朕希望你去看看公主，她可是常常提起你呢！”

卫青懂皇上的意思，答道：“臣将营中诸事料理一下就去。”

“朕也该去看看夫人了。”刘彻说着就起身朝帐外走去。

……

卫子夫又一次怀孕了，腹部一天天大起来。听说皇上驾到，卫子夫还是挪动着臃肿的身体下了榻，未及下拜，刘彻已经进来了。

宫娥和黄门们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卫子夫在春香的搀扶下，正要下拜，却被刘彻扶住了，他愠怒地看了春香一眼道：“夫人有孕在身，怎么好行大礼？动了胎气，你不要命了？”

卫子夫害羞地笑道：“不怪他们，是臣妾接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

“夫人为朕生了三位公主，如今又怀了龙种，夫人之功大焉，何罪之有？”说着，刘彻就挽起卫子夫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把她扶到榻上，才叫宫娥和黄门们平身。

春香不失时机地呈上茶点，然后悄悄退到门外。

“夫人还好吧？”刘彻问着话，眼睛就在卫子夫的脸上打量起来。要说自卫子夫进宫以来，刘彻的目光不知在她的身上扫视过多少遍，她的每一个变化，他总是第一个发现。而这细微的变化可以影响他一天的情绪，或让他欣喜，或让他不安。就像捧在手里的一块玉，生怕不小心掉到地上碎了；生怕一个意外，伤害了他心中的最爱。前些日子，当他从太医处得知夫人又有了身孕时，心情越发喜悦了，国政再忙他也记着让包桑送去宫中最好的补品。

风雨岁月丝毫没有磨去她的光洁和靓丽；三个女儿的出生还增添了她女人的美丽和风韵，就是如今怀了龙种，她依旧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让刘彻看了就遏制不住心中的骚动和燥热，情不自禁将卫子夫拥在怀中。

卫子夫透过皇上的手指，感受到了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她回眸投给皇上一个妩媚的笑意，摸了摸鼓起的腹部，那意思就在这暗示中了。刘彻笑道：“这个……朕明白。”

他爱怜地抚摸着卫子夫的手心，亲切地询问胎儿的情况。他也没有忘记叮嘱卫子夫起居一定要小心，不可过分操劳，他平静地说道：“如果这次夫人能为朕生个太子，那夫人就要移居椒房殿了。”

卫子夫的眼睛湿润了，但她口中说出的话仍是平静坦然的：“谢皇上。臣

妾只是想早日为皇上接续龙脉，至于其他的事，臣妾未曾多想。”

“不！椒房殿不能长期空着。再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不仅关系后宫的安定，还关系皇姐的未来。眼下，太后对卫青与皇姐的婚姻迟疑不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夫人的名分不定，倘若夫人为朕生下一个皇子，那椒房殿的主人自然就落到夫人头上，到那时候，太后一定会赞成卫青与皇姐成婚的。这样一来，朕就少了许多障碍。”

“青儿还年轻，皇上还要多加训导才是。再说臣妾就是进了椒房殿，也不愿青儿借臣妾的身份谋取官职。”

“夫人之言不无道理，但朕看中的就是夫人这样的品质。可卫青不是田蚡，朕观察他很久了，他丝毫没有外戚的骄矜，在朝臣中也声誉颇佳。虽然立了战功，但依然谦恭谨慎。往后与匈奴作战主要靠他，他可不是借着夫人的荣耀而受朝廷重用的。况且，朕向来主张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

“果真如此，臣妾当然高兴之至。”

刘彻说着，又想起了军营中的情景，对卫子夫道：“朕今日阅兵，看到了一个人，你猜猜是谁？”

卫子夫摇了摇头道：“会是谁呢？”

“霍去病。”

“哦！是这孩子啊！他从小就喜欢读兵书，使枪弄棒，一定是青儿把他宠坏了。”

“朕可非常喜欢他呢！”

“他在家里就分外淘气。”

刘彻“哦”了一声，忽然问道：“他母亲至今仍孤身一人吗？”

卫子夫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当年她与姐姐同在平阳侯府做歌伎，本来是心静如水的。可那个平阳县吏霍仲孺随县令到府上拜望过一次后，姐姐卫少儿的那颗心就如沾了露水的花蕊，不得安宁了。

那霍仲孺生得玉树临风，他常常借机与卫少儿幽会，还时不时地送给她一些小物件，卫少儿的心就这样地被融化了。

那些日子，她魂不守舍，心猿意马，整个情思中都是霍仲孺的影子。她多希望他能够结束她为奴的生涯，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霍仲孺对卫少儿的心思猜得很准，他终于在那年的八月十五——平阳县令请平阳公主夫妇赏月的那个晚上，占有了她。

不久，卫少儿便怀孕了，当她满怀喜悦将这个消息告诉霍仲孺时，他却一改昔日的柔情，不仅不承认她腹中的胎儿是自己的骨血，甚至诬陷她背着自己与人私通。

卫少儿的心碎了，她想找妹妹诉说自己的满腹委屈，可妹妹已随皇上进了宫。但是平阳公主不仅宽恕了她，而且还帮她生下了孩子。

有一天，卫少儿抱着一岁的孩子来宫中探视妹妹，孩子突然大哭起来，声音如雷，惊得偶感风寒的刘彻一身冷汗，顿觉轻松了许多。皇上觉得这孩子与自己有缘，遂问孩子的姓名。卫少儿说尚未起名，刘彻闻之大笑，朕之病因他的哭声而去，就叫去病吧！

卫子夫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总是十分感激皇上。

“自生下去病后，姐姐的确未再嫁。”

“呵呵！我朝女子再嫁也属常事。长信殿詹事陈掌眼下也是一人，改日朕去长信殿问安，就向太后道明此事，然后选一个日子，为他们完婚。”

“谢皇上。”卫子夫道。

刘彻这番话秋水一样地漫过卫子夫的心田，滋润了她情感的最柔软处。她感激兄弟和外甥给自己长了脸，使她不用如太后那样为了外戚们的事而烦恼；她感激腹中的婴儿，她明白皇上之所以对卫青和霍去病如此上心，都是因为他把生皇子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她在心底祷告上苍，赐予她一个皇子。

她一想到这些，心境就变得十分复杂，生怕再次辜负了皇上，她缠绵地依偎在刘彻的肩头，身上的脂粉味撩拨得刘彻心猿意马，瞬间脱缰狂放起来。

“夫人！朕今夜就在丹景台过了。”

卫子夫能说什么呢？他是皇上，有哪个女人敢违抗他的旨意呢？但是为了大汉的龙脉，为了皇上，她又不得不说：“皇上！臣妾如此模样……”

刘彻眼睛转了转道：“朕就看着夫人睡了后再走吧！”

晚膳是在丹景台吃的，春香伺候卫子夫沐浴、就寝后，刘彻一直坐在榻前与她说话。说他们的初识，说他们的郊游，说三个公主的成长，说腹中胎儿的将来。

皇上平日太忙，难得有今天这样漫游式的交谈，卫子夫觉得这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她就那么静静躺着，听刘彻说话，不时地回他一个温馨的笑，然后就在这样的幸福时光中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卫子夫的睡态美极了！光洁的额头下，一双微闭的眼睛如月季花瓣上的

露珠；鼻翼间吐纳的芬芳在娇艳的红唇上染了柔嫩的湿润，两颊红扑扑地如绽开的云霞。她在梦中牵着儿子的手，惬意地漫步在万花丛中。头顶是一轮红日，圣光灿灿，脚下是一条大道，蜿蜒至远方。

“皇儿，你看！”卫子夫的手指着前方，那是一个多么绮丽的世界：

金光闪闪中，一座辉煌瑰丽的大殿岿然耸立。白玉台阶上簇拥着千百只丹凤，嘹亮的歌声汇成祝福的旋律。忽然，一条巨龙从大殿里飞出，扶摇直上，搅得云海波涌浪卷。卫子夫似乎觉得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哦！哦！她的腋下怎么生出了洁白的翅膀，风吹开双翼，托起她的身体，而皇儿被她背着，朝巨龙飞去！

不！那穿越在茫茫苍穹的，分明就是他的皇儿，他鳞甲耀眼，双目炯炯，气吞云雾，俯视山河，丹凤们围着他翩翩起舞……可就在他们沉浸在吉祥和安宁中时，一道闪电划过云天，惊雷滚滚，天地间顷刻一片混沌。卫子夫惊叫一声就醒来了，她定神一看，身边已空无一人，却听见从外间传来男人的哼哧声和女人的呻吟声。

“皇上！奴婢不敢，要是夫人醒了，奴婢就没命了。”

“什么不敢，这宫中女人哪个不是朕的，谁敢说三道四？你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朕的宠幸吧！”

“奴婢……哎呀，皇上……奴婢……”

卫子夫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嘴唇紧紧地咬着被角，不敢哭出声来。

“儿啊！你是娘的救星啊！”卫子夫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在心中暗暗想。

第四章

瑞雪妙赋摇玉树 金麟嘤啼降皇廷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中郎将司马相如从西南回来了。他没有辜负皇上的期望，西南诸夷，邛、筰之君纷纷归附。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急于向皇上复旨。

朝廷的恩泽就像春天的玉露，滋润了南疆夷族的民心，开启了藩国百姓的心智，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感受到文明的魅力，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南国的物产十分富庶，品种也十分繁多。稻米流香溢芳，果蔬甘甜如蜜，他们内附朝廷，以后这些物品转输京都将非常便捷……

他觉得要对皇上说的话太多了，在回来的路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口拙会影响对一路所见的描述，倒不如写一篇辞赋来淋漓尽致地描绘。但是当他铺开竹简，执笔在手，又觉得活脱脱的万象众生，一旦付之笔墨，便多了文字的艳丽，而少了原初的质感。于是，他决定当面陈奏，不加任何修饰，让皇上有一个真实直观的印象。

天刚蒙蒙亮，他就躺不住了，急着起来做进宫前的准备。

久别胜新婚。他刚刚动了动，就被卓文君修长的玉臂给勾住了，她趁势一拉，司马相如的胸膛就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上了。那种温软的感觉，顺着血脉，朝着司马相如的情感深处蔓延。

不怨卓文君的缠绵和贪婪。当初她不顾父亲的反对，与司马相如走在一起，就是图个卿卿我我，早晚厮守。但自从司马相如入朝为郎后，就一直在外奔波，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她。

这不，昨天刚刚回到长安，被窝还没有暖热，他又要出门，卓文君心里不免有些失落。她揽住司马相如的脖颈，那双杏眼就直勾勾地盯着他："天色还早，你这就要走？"

"皇上还等着复旨呢！都腊月十五了，再有半个月就是春节了，那时候，我再陪夫人过一个清闲的节日。"

"夫君一走就是两年，妾身好不孤单，现在你回来了，也不睡一个安稳觉么？"

司马相如微笑道："昨晚你折腾了一夜，还不累么？"

卓文君娇羞道："哪能有个够呢？两年不能一夜就还了啊！"

"往后我就常常陪伴在夫人身边。"

可卓文君还是闭上了眼睛，只把两片红唇翘得老高，司马相如怎能不理解卓文君的寂寞和孤独呢？可他是男人，就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让皇上见识自己的价值。他俯下身体，给了卓文君一个深深的吻，他感觉她那颗焦渴的心兔儿一样的跳动，忙道："好了！我该起来了！要不然就迟了！"

卓文君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多年来的情分都在一个"随"字上，她披衣下床，亲自为他束发挽髻，披袍系带，盛水洗面。她的手轻轻地抚过司马相如的脸颊时，那感觉真是惬意极了。

拥着这样一个男人，她这辈子没有白活，她与父亲的反目、她独守寂寞的日子都化为幸福的暖流，在胸间涟漪阵阵，绵延不绝。

打开门，他们都不禁"啊"了一声，原来就在他们在温暖的被窝里享受云

雨之欢时，一场大雪悄无声息地洒落在了长安。卓文君赶快取了披风给司马相如披上，难怪今天的天色比平常明得早呢！

“瑞雪兆丰年！”司马相如掩不住心头的欣喜，回头给了卓文君一个温暖的微笑，“外面天冷，夫人还是快回去吧！”

卓文君娇笑道：“夫君从南国带回来的琴曲甚好，妾身也不想独自躺在榻上，该抚琴赋曲去了。”

看着夫君登上车驾，她又叮嘱道：“下雪路滑，路上多加小心！”

车驾碾过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眼前是漫天皆白的画卷。纷纷扬扬的雪花，自由地在天地间飘荡。

司马相如张开手掌迎接雪花，让它一片片地被体温融化为亮亮的水滴。他感谢上苍无私和博大的赐予，让他拥有了千娇百媚的卓文君，让他能够辅佐一个雄心勃勃的皇上。

走上已清扫得很干净的司马道，他环顾道旁的风景，还是走时的模样。苍松碧翠，青竹扶疏，松枝和竹叶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雪，沉甸甸地弯着腰迎接他的归来。还是那依旧的墙垣，楼榭叠翠，碧水幽池，水面上都结了晶莹的冰花。

沿着司马道一路走来，居高临下，整个长安城都在眼底了。过去在京城时，司马相如每日都看这些风景，倒也司空见惯。如今两年不见，一切看起来还是那么亲切。

哦！前面不是东方朔么？

“东方大人早！”司马相如紧走几步，向东方朔打招呼。

东方朔瞧见是司马相如，笑道：“司马大人是何时归来的？”

“昨日刚回京城。一路上看到关中大旱，在下真是心焦如火。郑当时大人督促民工抢凿渭渠，也许是感动了上苍，一夜之间，这雪就厚达盈尺，看来京郊的旱情可以缓解了。”

“是啊！瑞雪兆丰年嘛！”

“大人这是……”

“皇上有旨，要在下陪他赏雪呢！”

“皇上日理万机，难得有这样的雅兴。在下也要向皇上复旨，如此正好与大人同行。”

两人正说着，就见包桑匆匆赶来了。

“皇上现在何处？”

“正在复道上赏雪呢！”

两人跟着包桑上了复道，只见刘彻披着一身黑色披风，戴着裘毛的风帽，正望着漫天大雪出神。

司马相如与东方朔相视而笑，彼此都懂对方的意思。他们都有文士固有的傲岸和自矜，在他们的眼中，即便眼前的雪景再有诗意，宫娥和黄门们也是一个字也吟不出的，要触动皇上的诗兴，还是离不开他们的黼黻文章。果然，刘彻看了一会儿后，高声问道：“东方朔何在？”

“臣在！”东方朔紧走几步来到刘彻身边，不等皇上问话，便从袖中拿出一卷竹简道，“臣昨夜醒来，忽见大雪降临，一时兴起，遂作《雪赋》一篇，请皇上御览。”

刘彻接过竹简，迅速浏览，果然笔底雪飞，玉龙翻滚，气象万千。瞻万物而思纷，缘耳目而情驰，叹道：“爱卿果然是文随景出，倚马千言。赐酒！”

“谢皇上！”

东方朔正欲饮酒，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且慢”，原来刘彻已发现站在一旁的司马相如，“中郎将是何时回京的？”

司马相如急忙上前参拜道：“臣昨日回京，今天一早就来向皇上复旨。”

有了两位才华横溢的文士在场，刘彻喜不自胜，赏雪兴致大增，他立即要黄门取来金百斤，帛十匹。

“如此美景，爱卿如若无赋，岂不辜负了这场大雪。爱卿若能在半个时辰内作赋一篇，朕便将这金帛赐予你。”

司马相如眉宇间掠过一丝微笑道：“皇上知臣口拙，不善言辞。还是请皇上赐臣笔墨，臣在一边写，东方大人随笔诵之，若半个时辰内赋成，请皇上将金帛一分为二，赐予臣与东方大人，若赋不成，请皇上将赏赐尽归东方大人。”

包桑拿来笔墨，司马相如面对雪景，凝思片刻，然后饱蘸浓墨，那云涛雪羽便随笔飞舞而从东方朔口中倾泻而出了——

玉龙之生于云霓兮，欃然然而相逐反。瞻银甲之纷纭兮，周静而致下。忽极其之甚远兮，卬卬而咸蹇。玉树素装而傲立兮，犹竞艳于梅芬。入潺流而无迹兮，睹霜桥以鸿爪。垂“隋珠”于飞檐兮，凝“和璧”而鳞池。精微乎毫毛兮，其盈乎大寓。惛惫而通于大神兮，动静以为极。眺南山之被素兮，叹曲径而无寻；覆莽林之明霁兮，惟京都而深寒；思北国之

壮士兮，枕兵戈而待旦。闻角声之连营兮，马蹄过而无痕。恩施于广畴，泽被于沃野。兆农桑之丰年，象紫瑞而东来，喜山河而锦绣兮，知帝恩之浩浩……

司马相如写到这里，笔触顿了顿，他抬眼远望，若有所思，却不意刘彻接过话茬，高声吟诵道："德至厚而不捐兮，大参乎天地；功被天下而不私兮，嵬嵬乎以尧、禹。春至而归之元气兮，惟精神以广大。"

司马相如思路顿开，急忙伏笔疾书，一口气写完了赋的结尾，然后与东方朔不约而同地恭祝道："皇上文思泉涌，绝妙至佳，令臣等汗颜，赏赐愧不敢当了。"

"朕也是触景生情，语不自禁罢了。今日这赋就权当君臣赏雪的唱和吧。"说完，他转身问包桑道，"可过了半个时辰？"

"还不到呢！"

"将这金帛一分为二，赏给二卿。你们与朕同到温室殿，朕还要听爱卿西南之行的见闻呢！"

大家走下复道，却见有人站在温室殿前，原来是即将赴任的会稽太守严助。

京城十几年的生活，让严助早已习惯了北方的寒冷。弹指一挥间，当年与董仲舒、赵绾一起参加策对的他来长安都十二年了。董仲舒被外放任江都相，后来因为高庙火灾，妄言天人感应而险些丢掉了性命，出狱后赋闲在家；而赵绾早在建元二年就自缢了。

如今，朝廷新人迭出，且不说那个平庸的薛泽在丞相的位子上终日无所事事，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有用的话；就是那个担任城防中尉的张□，都做到了御史大夫；更不必说上谷一役后，卫青青云直上，皇上赏赐有加。只有他仍在中大夫位置上徘徊，这让他感到十分尴尬。

严助渐渐动了归乡的心思，因此，有一天皇上问他未来的打算时，他以想早日回乡尽孝为由，曲折地表达了归去的愿望。他原以为皇上会挽留的，未料到诏书很快就下来了，任命他为会稽太守。

严助清楚，他的离去代表着建元以来曾追随皇上推行新制的人都走了，而代之而起的是元光年间的儒生，这是新老更替的必然，也是皇上的用人方式。因此，离京前他的心境是五味杂陈的，说不清是眷恋还是失落。

的确，自会稽北来后，毕竟皇上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这让他一想起来就对皇上怀着深深的感恩。他从来不敢心生怨愤，可看着别人一步步升迁，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本来他是要立即启程的，可这漫天的大雪留住了他。他想着这样的日子，皇上一定是在温室殿，所

以……

看见刘彻过来了，严助急忙上前参拜。

“天气寒冷，爱卿不必拘礼！”

“臣是向皇上辞行来了。”

刘彻看了看大雪迷漫的天空道：“天气如此恶劣，恐怕连飞鸟都过不了蓝关，何况爱卿乎？朕看还是等到来春再走吧！你既然来了，就一同进殿听听司马相如的西南之行如何？也许对爱卿治理会稽会有借鉴。”

严助便不好再说什么。

四人进了温室殿，顿觉春意融融，兰香盈室，与窗外的寒冷相比，俨然两重天。包桑早要御膳房在殿中温了酒酿，又备了果品佳肴，君臣依序坐了。

刘彻举起酒爵，意气昂扬地说道：“为二卿的《雪赋》，大家满饮此爵！”

司马相如很不好意思：“臣之赋虽张扬奔放，但终无皇上雄视八荒、俯瞰苍穹的境界。此赋若少了皇上参天地，观人生的指点，一定是平庸之作。因此，臣以惶恐之心，敬皇上一爵。”

“爱卿的盛意朕领了。”

大家看着刘彻喝了酒，才举起面前的酒爵。

暖气和着酒香，打开了大家的话匣。

司马相如放下酒爵，侃侃而谈：“皇上，臣奉旨前往西南，宣我大汉惠德。沿途六夷、七羌和九蛮的君长百姓，闻听汉使到来，纷纷走出石室，要一睹中原人的风采。及至看到臣与他们一般无二，只不过少了文身和散发而已，霎时觉得亲近了许多。”

“他们可愿归附？”

“臣与副使先到蜀郡，从那里船载币物，进入西南诸夷所处，厚与其部族君长。他们久居山野，茹毛饮血，何曾见过大汉之物？及至受之，爱不释手，纷纷要求归顺朝廷。因此，诸族现皆为我大汉臣民。他们各部族之间，拆除边关，从沫水、若水到牂牁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已皆为汉地。”

刘彻的神思随着司马相如的叙述而在南国广袤的土地上纵横，及至司马相如收住话头，刘彻情怀激荡地举起了手中的酒爵，在胸前绕了一圈，一腔感慨便涌上舌尖了：“卿于大汉，功莫大焉，朕要重赏你！”

“然西南诸夷乃蛮夷之地，不习大汉礼仪。虽已归附，然随时反复，亦未可知。故依臣之见，皇上需德威兼施，方可稳定人心。”司马相如并未接过皇上的话头，而是继续建议道。

“哦！爱卿如此一说，倒让朕想起了一个人。不知爱卿此行，可曾听说文翁其人？”

“臣听说了，蜀郡百姓说起文翁时，都称颂其大兴学宫，功德无量无不表示赞扬。”

“文翁任蜀郡太守时，朕还是太子。卫太傅曾多次跟朕提到，文翁在蜀郡开兴学之风，声名远播。他派人到京城学习儒家经典和律令，学成后回蜀任教。他还免除了入学者的徭役，优秀者都委以郡县职位。蜀郡因此风俗清雅，民知礼仪。朕即位后，他又上奏朝廷，谏言兴办官学。朕多次请他回京，他却执意致仕后留居蜀郡教化吏民。朕甚感之，多有褒奖。”刘彻娓娓而谈。

“西夷开化，非效文翁之举不可。”

“卿之所言，正合朕意。待明春朕就在那里设郡，选尚法隆礼之臣为太守，以法驱邪除暴，以德收拢人心。朕还要诏令蜀郡太守，选派文翁之徒往西南办学，教化边民。”

“皇上圣明。”

严助听了司马相如的讲述，愈发地感到自己与其在京城徘徊，不如回故乡去造福桑梓，为父老多做些事情。于是，他离座来到刘彻面前，向皇上敬道：“一等雪住天晴，臣就要起程，即使蓝关不通，臣也要绕道南下，早日赴任。臣当以文翁为楷模，兴学教化，移风易俗。”严助说得很诚恳，刚才皇上与司马相如的一番对话，使他心中的失落淡了很多。

“爱卿既然去意已决，朕就借这酒为你送行。”司马相如、东方朔见状也急忙起身，君臣相饮，同僚作别。

东方朔任何时候都改不了诙谐的本性，他见严助泪水津津的，就上前打趣道：“若是在下有一天到会稽去找大人射覆，输了可是要罚酒的啊！只是大人说的那吴侬软语，在下是怎么也听不惯的。”说完，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刚才惜别的悲切一下子散去了不少。

“皇上！臣就此告别了。”严助跪倒在刘彻面前，行了离京前的最后一次大礼。这时候，包桑喜冲冲地跑进殿来，带给刘彻一个期待已久的喜讯——卫夫人生了。

“是男是女？”刘彻迫不及待地问道。

“丹景台来人说，生了一位小皇子。”

司马相如、东方朔和严助听到皇上得了一位龙子，几乎同时喊道：“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刘彻已听不见三位大臣的恭贺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卫子夫抱着婴儿的情景。他不及披上毛氅，就快步朝外走去。包桑跟在后面，尖着嗓子喊道：“皇上，天冷……”

等三位大臣追出殿外，刘彻的轿舆已在黄门和宫娥的簇拥下，出了未央宫北阙，消失在茫茫雪中了。

望着飞舞的雪花，严助在心里想：天留人，人亦留人，皇子这一降生，恐怕一时也回不了会稽了。

卫子夫躺在床上，还有些疲惫，脸色也有些苍白。想想刚才的一幕，她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她每一声呻吟，每一次努力，儿子可否听见呢？那撕裂般的阵痛，儿子可否感知呢？

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哭，她整个人也瘫软了。

阵痛从黎明就开始了，当那种喜忧参半的疼痛不断密集时，她在心里呼唤的就只有皇上。但是她却让春香不要惊动皇上，她不愿因此影响皇上打理朝政，也害怕再生一个小公主而使皇上失望。可是当她剧痛难忍的时候，她多么希望皇上能够听到她的呼唤。

卫子夫并不是一个没有分娩经历的人，她已经为皇上生下了三位公主。可是，她们都无法继承这万里江山。尽管秦素娟曾暗地告诉她，她很可能怀的是一位皇子。可她仍然处在惶恐中，万一生下的是个女孩呢？

之后的几个月中，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她都要一个人焚香独处，祈求上苍赐给她一个皇子。这种折磨，直到刚才秦素娟抱着婴儿进来，才得到了一丝放松。

看着身边熟睡的婴儿，多少年的期盼，多少年的等待，多少年的辛酸，一时间都化为含笑的泪水，顺着眼角流下。

儿啊！你救了为娘啊！卫子夫在心头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皇子的降生对大汉王朝来说，意味着希望和未来。负责接生的秦素娟为夫人开了滋阴补气的药方，直到取药的宫娥出了殿门，她才轻手轻脚地来到夫人榻前，仔细地询问她产后的感觉。

看到夫人流泪，秦素娟道：“产后最忌流泪，弄不好会落下病的。夫人得此皇子，应该高兴才是。”

卫子夫擦了擦泪水，莞尔一笑道：“这是高兴之泪，这是为皇上高兴，为朝廷高兴！”

秦素娟理解卫子夫此刻的心情。随着皇子的诞生，意味着她通往椒房殿的最后一道障碍消除了，太后再也不能以身份的理由阻碍她登上皇后的宝座了。

秦素娟在掖庭从医多年，看的宫廷女人多了，但卫子夫的美丽、贤淑、大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她入主椒房殿，才能担负起母仪天下的重任，才能为后宫带来安宁和祥和。

也许是因为这些情结，秦素娟对卫子夫多了许多职责之外的关爱："夫人身系大汉国脉，要倍加珍惜玉体啊！"

"谢秦太医关心，本宫会珍惜的。"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

听到这声音由远及近，卫子夫的眼里就溢出幸福的光芒，她刚要起身迎驾，就听皇上在殿外叫嚷道："皇子在哪里，快让朕看看！"

秦素娟急忙来到殿门口迎接皇上，刘彻挥了挥手，径直往内走。秦素娟忙上前道："请皇上随小臣到这边来。"说着，她便将刘彻引到取暖的木炭盆旁。

"你这是为何？朕要看皇子，你却让朕在这里等着。"刘彻不悦道。

"皇上，皇子刚刚降生，千万不可受到风寒。请皇上在此取暖驱寒之后，再去看望皇子。"

"朕不是心急么！"刘彻大悟道。

等了大约一刻，刘彻才来到卫子夫床前，皇子刚刚睡醒，他看见刘彻，竟然笑了。刘彻用烤得暖烘烘的双臂抱起皇子，心底生出了为人父的喜悦。

望着怀中的婴儿，他的心境有如耕云种月而终获希望的农夫，脸上洋溢着喜悦。

他俯下身体，轻轻地吻了吻婴儿的脸庞道："看看！这体魄，这眉眼，多像朕呀！生在腊月，正是岁初，又是春节前夕，里外都沾了喜气。"

卫子夫在一旁静静地躺着，她用细柔的感觉，默默地体味着刘彻的每一个笑意，每一句话语。

只有在这时候，刘彻被国事掩盖的父性才呈现出来，才使她真正找到家

的温馨和安谧，她多么希望眼前这个男人就这样天长地久地与她和儿子簇拥在一起。

但刘彻怎么可能像一个农夫那样去看待儿子的降生呢？他很快想到了王朝的未来。早在卫子夫分娩前，他就在反复遴选进宫的乳娘，待她将皇子抱走后，他便唤来秦素娟，详细地询问了夫人的身体状况，又叮嘱春香照顾好夫人的起居。最后，刘彻将目光停留在卫子夫的脸上。众人见此情景，都自觉悄悄地退下了。

生了孩子还这样粉面玉颜，细嫩的皮肤下充溢着饱满的汁液，滋养着青春的靓丽。就连那淡淡的倦意，也能显现出一种天然美来。刘彻情不自禁伸出手来，缓缓地滑过卫子夫的额头，感受着她的细腻与滑润。卫子夫腮边泛起浅浅的红晕，嗔怪道："皇上这样看着臣妾，臣妾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朕就是想看么。"

"皇上有的是时间看臣妾。不过在这之前，皇上还是先给皇儿起个名字吧！"

"嗯！皇儿要有个响亮的名字！取什么名字好呢？"刘彻站起身，在床前踱着步子，在脑海中搜寻最能表达他此刻心境的字眼。

"诗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据。皇儿是朕的第一个儿子，将来是要继承大汉江山的人。他必须刚毅果断，养成独立主政的性格，不可唯唯诺诺，受制于人。"

刘彻转过身朝床边走来，忽然眉头一皱道："朕想起来了，当年高皇帝要建都洛阳时，娄敬就曾谏言：据长安，因秦之故，则可以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朕看就起名'据'吧，将来如同朕一样的据长安而摄制四海，掌天下之枢。"

"谢皇上恩典。"

"夫人这是什么话？据儿是朕的骨肉，何必言谢？"

卫子夫欣慰地笑了，害羞道："臣妾入宫这么久，屡承皇上甘露，到如今才生下皇子，臣妾真是有愧圣恩。"

"你不是还为朕生了三个公主么？"

卫子夫的眼睛又湿润了，是啊！三女一男，哪一个不是她和皇上的情感结晶呢？在宫廷时间长了，她没有少读前朝兴废的典籍，看过不少君王据爱纳宠的往事，很少有用情专一的。刘彻也是皇上，他不可能只守着自己，但她感觉得出来，自己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刘彻从卫子夫的眼中读出了思绪，果然卫子夫在沉默片刻后就说话了：“臣妾有个不敬之请，还请皇上允准。”

“是立后的事么？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夫人尽可放心。”

卫子夫微微摇了摇头：“臣妾一心想为皇上接续龙脉，至于其他的事，臣妾从来没有想过，臣妾只是想……想亲自抚养据儿。”

“这个……恐怕不行！我朝皇子历来都是由乳娘抚养长大的。朕要册封夫人为皇后，夫人若是亲自抚养皇儿，还能掌管后宫么？据儿若是处处依赖母亲，还能担当摄制天下的重任么？”

“皇上！臣妾……”

“你不必再说了，朕是不会允准的。”

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刘彻严肃起来，把卫子夫的心也搅乱了，她不知道下面的话该怎么说，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要求而破坏了据儿降生带来的喜气，她微微地喘一口气问道：“皇上生气了？”

刘彻没有回答。其实，减少皇子对母亲的依赖只是一个方面，他另一个想法就是，他不愿意卫子夫因为抚养皇子而失去了女人的光彩，他希望她一如往日地风姿绰约，含珠凝露，一如往日地以这个皇宫最美的形象出现在椒房殿，出现在群臣面前。

卫子夫不是那种固执的女人，在刘彻沉默的时候，她将皇上表情的变化梳理了一番，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心思。

“皇上！”卫子夫伸出手，拉了拉刘彻的衣袖，亦庄亦娇地说道，“臣妾遵皇上的旨意就是了……”

那双顾盼生辉的眼睛，那双热辣辣的目光，让刘彻一下子就找到了当年那个尚衣轩中活泼可爱的卫子夫。

“这就对了。”刘彻为卫子夫掖了掖被角，站起来道，“夫人好好养着，朕允准夫人每日与据儿团聚一次。”

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皇宫。即使像卫子夫这样集后宫宠爱于一身的女人，也没有想象中的自由。

“皇上！”在刘彻起身朝外走的时候，卫子夫轻声地呼唤道。

“夫人还有话要说么？如果还是皇儿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臣妾不再提抚养皇儿的事情，但臣妾还是有话想说。臣妾自入宫以来，承蒙皇上垂爱，生得三女一男，臣妾深知女人不能孕娩之痛，此上苍不予，实非不愿，因此臣妾请皇上有空就到长门宫看看皇后吧。”在分享皇

上宠爱的时候，卫子夫还没有忘记这个寂寞的女人。

“巫蛊案才过去不久，夫人为何如此健忘？”

“不！臣妾没有忘。臣妾只是觉得，冤冤相报何时了？臣妾若是胸襟狭隘，还有资格入主椒房殿么？”

“你！”刘彻长叹一声，这是个多么单纯善良的女人啊……刘彻忽然有一种担忧，她这样的性格，将来主宰了后宫，能降服那些妃嫔么？

卫子夫生了皇子的消息，让婚姻受挫的平阳公主心头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多么希望这个消息是卫青带给她的，但从未央宫来的黄门告诉她说，皇上已经征得太后的同意，决定在次年三月为卫子夫举行立后大典。

平阳公主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女人，也不是那种见事迟滞的女人。她的眼睛时刻都注视着宫廷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她则根据这些变化，常常做出一些出人预料的举动。而这些举动的结果往往会给她带来诸多光彩，让她贵胄的光环更加耀眼。这一点，连她的姑母窦太主都无法与之媲美。

凭借从小在宫中的耳濡目染，她敏锐地感觉到随着刘据的诞生，朝廷的格局将会出现一次新的调整。毫无疑问，卫氏姐弟的地位将会迅速上升，而这种迹象在卫青出征上谷时已初现端倪。刘据的出生，只是加快了调整的步伐。

形势到了这一步，太后没有别的选择，她只能赞同皇上立后的想法。有什么办法呢？阿娇是先帝的外甥，窦太主的女儿，论起来太后还是她的舅母，根基不可谓不深厚。可她没有为皇上生下一个儿子，也就不得不离开椒房殿。朝廷一切都是围绕江山的永固而旋转的，升升降降，兴兴废废，概莫能外。谁让上苍对卫子夫有太多的偏爱呢？

呵呵！当平阳公主行走在雪后侯府回廊上的时候，她为自己当年的得意之作而掩口笑了。

皇后和太子靠谁来维护呢？除了卫青，没有别人。这一点，无论是太后还是皇上都再明白不过了。即使太后在内心很瞧不起卫青，可为了大汉基业，她只能选择卫青。这样一来，太后还有什么理由阻挡他与自己的婚姻呢？

这是一张巨大的网，在这张网里的人都必须遵守世代相沿的规则，接受它的约束，连太后也不能例外。

人就是这样，当一切呈现出希望的时候，进入眼睛的事物都改变了它固有的颜色。平阳公主现在看什么都是喜气洋洋，生机勃勃的。这不，当翡翠上来劝她说外边天冷，要千万小心时，她就觉得这丫鬟很有眼力，

很对自己的心思。

但是，她压根没有回去的意思。筒瓦檐头冰凌的消解，回廊边沿的大雪融化，都仿佛成了春天到来的前奏，分外地让她舒心和惬意。

“冬去了，春天就不远了。不信你们去看看，路边的花草正在苏醒呢！”平阳公主道。

丫鬟们蹲下身体，轻轻地拨开积雪和湿润的泥土，果然发现那花草的根都泛了嫩嫩的绿色。

“人也是一样，到了该发芽冒尖的时候，就得出头，任谁也挡不住！”

丫鬟们相互看着，不知道公主发这样一番议论的意思，只有懵懂地跟着点头。

平阳公主的步子慢了下来，她现在正考虑应该给卫子夫送些什么？山水轮流转，卫子夫现在可是身价百倍了。她的一句话，可以让人青云直上，也可以让人坠入深渊。她还要考虑应该给即将成为太子的刘据送些什么？虽说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不能理解姑母的一片心意，但关键是皇上和卫子夫明白就好。

哦！对了。前些日子，她要工官处打磨了一面日光镜，工匠们知道是为平阳公主打磨的什物，都十分尽心。

据说他们从来没有制作日光镜的经验，十几个工匠花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失败了上百回，才打造了这面精美的铜镜。

铜镜送来的第二天清晨，公主就早早地临窗而坐，镜里映出她雍容华贵的面容。但她也只看了那么一次，就珍藏了。卫子夫是个爱美的人，有了这面铜镜，她不定怎样地感谢昔日的主人、今日的皇姐呢！平阳公主就这样想着。

又该送据儿些什么呢？他是长子，将来不但要做太子，还要做皇上。就送他一只鎏金虎镇吧。它可以祛除邪恶，威震四方。他终归是要读书的，可以置于书案，让他时时想着自己对王朝的责任，同时，也会想着时刻关心他的姑母。

“呵呵！”平阳公主在心里为自己的筹划而得意。在这个朝廷，送什么东西都是有指向的，一切都隐喻着赠送人复杂而曲折的意图，一切都象征着接受人的品格、情操、性情或地位。

平阳公主自信这两件东西足以让她和皇室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当她走完回廊，透过竹枝看见了当年卫子夫排练歌舞的乐坊时，她又动开了心思。

是啊！皇后策立大典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举行，除了宫廷乐队要演奏象征吉祥的古乐外，又怎么能没有歌舞助兴呢？

她很快就有了新的打算，她要排练一部精彩的乐舞献给皇后。

“翡翠！前面引路，去乐坊看看。”平阳公主说着，就转了方向，丫鬟们在后面紧紧跟着，沿着通往乐坊的石径迈开了细碎的脚步。

乐师和歌伎们见平阳公主忽然驾到，纷纷停止了演奏，起身迎接。平阳公主走到领头的乐师面前问道：“在场有几人曾为卫夫人伴奏过？”

有几位年老的乐师站起来道：“臣等都是夫人在时的乐手。”

“有几位歌伎曾为夫人伴过舞呢？”

年轻的歌伎们都摇了摇头。

平阳公主点了点头，若有所思。也难怪，歌伎是靠青春吃饭的，年龄稍大的都走了。

“她都喜欢哪些乐曲呢？”

“据小人所知，夫人当年十分喜欢的是《月下竹影》。”

“你们奏来让我听听。”

于是，大家依次排好顺序，一时笙管大作，时而轻柔婉丽，时而舒缓悠扬，时而“清风徐徐”，时而“竹影沙沙”，在平阳公主的意念中掠过一幅幅朗月当空，青竹摇曳，风动云飞的画面。一曲终了，她频频点头称赞道：“不错！不错！”

大家脸上这才有了一丝轻松，为没有遭到训斥而暗自庆幸。

平阳公主要乐师们坐定，话语柔柔地说道：“不错是不错，可是再好的曲子，听久了也不免厌烦。何况夫人现今生了龙子，肯定是要举行庆典的，这样的曲子如何拿得出去呢？你们能不能奏点让皇上和夫人高兴的曲子？”

大家相互看了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平日养着你等，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你等若是写出了曲子，自然有赏。若是坏了本宫的大事，哼……翡翠！走！”

平阳公主欲起身要走，领头的乐师就领着大家跪下了：“公主平日待小人们不薄，小人们怎敢不思图报？小人前不久刚作了一首曲子，初步取了一个名字叫《凤仪百鸟》，才由歌伎们配了舞，正在演练，等演练成熟后再请公主验看。”

“这曲名好，你等就加紧排练吧。”说罢，她就出了乐坊门，到丹景台看望卫夫人和皇子去了。

依照规制，平阳侯是住在尚冠街的。可是因为与公主的关系，就住在太常街了。现在，孀居数年的平阳公主乘着车驾，在府役、丫鬟和骑奴们的护卫下出了侯府，一拐弯就上了安门大道。

被冬雪濯洗过的阳光耀眼而又洁净，撩开防风的窗帘朝外看，阳光正好把窗帘的红色映在公主的两颊，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可就在这一刻，她的呼吸、目光和洋溢在脸上的喜气都凝固了。

啊！迎面而来的不是卫青么？没错，是卫青！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那双总是含着忧郁的眼睛和那朝思暮想的魁梧身影，让她的车驾再也无法挪动轮毂了。她知道卫青一定是来看她的，她的心就禁不住怦怦直跳。

顷刻间，卫青的坐骑停在了平阳公主的车前，他翻身下马，依旧按照主仆的关系参见了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定了定神，她毕竟是皇家贵胄，在府役和丫鬟们的面前，她要保持了公主的矜持和严肃。

“将军这是要到何处去？”

“卫青正要前去拜见公主，公主这是……”

平阳公主没有回答卫青，就对府役、丫鬟和骑奴们喊道：“回府！”

执辔的驭手迅速掉转车头，卫青跟在车后，转眼就到了侯府门前。

“本宫有话与将军说，你等下去吧！”

“公主！奴婢……”平日里时刻不离左右的翡翠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内，开口道。

“你也下去吧！有事会传你！”

一切都是彬彬有礼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一切都还残留着主仆的痕迹。但是当卫青随平阳公主踏进门，而那张门很快掩上时，那礼仪的面纱很快就在卫青面前撕得粉碎，迎接他的是从一颗焦渴的心里喷射出来的火焰。

灼热的烈焰迅速穿破卫青的战袍，吻舔着他宽阔的胸膛，吞噬了他据守在心底的矜持，溶解了留存在内心深处那难以抹去的樊篱。

平阳公主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她的心因为这种难以忍受的期待而几乎干涸。卫青并不知道，在他还在做骑奴的时候，公主那双热辣辣的眼睛就把他的身影摄入了灵魂深处。因此，在从闽越归来后，当他矜持地

婉拒了公主的痴爱时，她还为此而大病了一场。秦素娟反复诊脉，也没有弄清公主的病症。

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的病根在骨子里。那些日子，她也曾想过许多，可无论如何就是对这个男人恨不起来。恨不起来，她就发誓要得到他。现在，他终于来到她的身边，而且来得正是时候。

平阳公主认定，这是上苍对自己的偏爱。她的胳膊紧紧地勾着卫青的脖子，贪婪地在他黝黑的额头落下温热的唇印，紧锁了十几年的心灵堤坝就在这一瞬间崩塌了。爱的潮水紧紧地包围了他们，男人的阳刚，女人的阴柔交合在月华芬芳的玄牝之门，凝结成混沌的生命元初。

平阳公主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不必说孀居数年的寂寞让她的生命之湖干涸，就是与曹寿在一起的那些年月，她又何曾有过这种汹涌呢？

在她周围的男人成百上千，那些艳羡的、谄媚的、殷勤的、卑微的目光和话语环绕着她骄傲却是孤独的身影。她就像一株带刺的玫瑰，男人们只能远远地闻着风从花蕊中，从青枝绿叶间送来的香气而无法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

其实，她是很脆弱的，她一直以来都希望被一个优秀的男人征服。她愿意把美丽女人的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目光之下。

高大的卫青让她一下子变成一个娇小的被呵护者。而她的每一声喘息，每一次呻吟，甚至每一次战栗，都让爱着她的男人散发出英雄的光彩，温暖地照耀着她。

而身下这个女人对卫青来说，曾经是多么遥不可及。她带着皇家的美艳让他觉得面前耸立着一座高山，让他难以跨越。他不是没有感到她的目光，他也不是对她的暗示麻木而又迟钝。

不！他曾经多次被融化、被炙烤，被撩拨得浑身燥热。但是骑奴与公主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像幽灵一样地缠绕着他的情感，在关键的时刻总是冷却了他燥热的血液。

可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过去，或者说从被皇上任命为车骑将军的时候起，他心灵的骏马就已飞越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沟壑。

卫青被女人托着，不断地在波峰浪谷间前进，他粗壮的呼吸喷出的热浪，湿润了月季展开的花瓣，把生命的精髓注入了承接甘露的玉盏。

“哎哟！青，我的……我的……”公主亢奋地叫着。

第五章

阿娇含泪诉积怨 卫后喜盈入椒房

日近中午的时候，阿娇才懒洋洋地起了床。

冷清的长门宫，落寞的时光，在心力交瘁的煎熬中，阿娇日渐生成的一种“残荷”“憔菊”的心境，这主宰了她的生活。白日里她烦躁焦灼，昏昏沉沉；夜里她常常竟夜不眠，对月垂泪，这让她明显衰老了。

“现在何时了？”阿娇拢着披散的长发，倚在榻边向在外间忙碌的春柳问道。

“皇后娘娘，已经日近午时了。”

“什么皇后、皇后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本宫早已不是皇后了，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本宫不是问你时辰，是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春柳明白了，皇后是问的朝廷纪年，忙答道：“今日是元朔元年腊月二十。”

“哦？皇上又改元了？”

春柳便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主人的话。

“雪还在下么？”

“雪停了，太阳都出来了呢！檐头的冰凌都在融化，正淅淅沥沥地滴着水呢！”春柳掀开帷帐，来到阿娇的榻前。

“点点是泪，声声如泣啊！”阿娇木然地看着春柳。

“主人！凡事想开些，身体要紧！”

“也就只有你还惦记着本宫。”阿娇说的是心里话。在这漫长的一年多里，如果不是春柳早晚守在她身边悉心照料，她不敢想象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可是她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椒房殿，来自长乐宫和未央宫的任何消息都会触动她的神经。现在，阿娇最关注的依然还是皇上和他身边的女人们。

“那边有何消息？”

春柳明白，阿娇所说的那边就是指长乐宫，但她不知道阿娇听了消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嗫嚅着，小心翼翼道：“那边过来送炭的人说，卫子夫生下了一个皇子。”

“什么？你再说一遍！”

“卫子夫生下了一个皇子。”

“这个贱人！”阿娇跌坐在榻上，好久没有说话。她好像是一个在大浪中苦苦挣扎的溺儿，当看到不远处的船只对她的呼救视而不见、渐渐远去的时候，她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虽然她清楚不可能再做回皇后，但她希望皇上能念及十多年的夫妻之情，时不时地来看看她。她不理解，皇上对母亲和董偃都能宽容，为什么独不能宽恕她呢？

她到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她诅咒的是卫子夫，希图唤回的是皇上的爱。但是，皇上的心被那个妖媚的女人夺走了，他从来就没有走近长门宫一步，以致她都慢慢地生疏了皇上的脚步声。如今，那个贱人又生了一个儿子，这意味着她进入椒房殿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她的儿子也注定要被封为太子。

阿娇压抑了许久的愤懑、嫉妒和仇恨霎时被这严酷的现实“激活”了。她挥起衣袖，朝着春柳的脸上横扫过去，吼道：“她生不生皇子，关本宫何事？你为何要告诉本宫这些，你是要看本宫的笑话么？小贱人，快滚出去！”

春柳捂着热辣辣的脸庞，不敢再多说一句，颤战栗栗地退到帷帐外。她听见阿娇伏在床头号啕大哭的声音，夹带着断断续续的哀怨。

“上苍啊！你为何如此折磨阿娇啊？”

“皇上啊！你已经忘记了臣妾么？”

“贱人，本宫与你不共戴天……”

长长短短的哭声在宫中绵延了许久才平息下去，宫娥们因为阿娇的情绪而一个个心弦紧绷，生怕因为不慎而遭训斥和责打，直到内室安静了下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哭过了，闹过了，骂过了，阿娇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她觉得自己太傻，犯不上为别人而动怒伤肝。不管怎么说，卫子夫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自己就是再痛恨也无济于事。徒生烦恼，到头来受伤的只是自己。不！她要做到宠辱不惊，挺直腰板，她不能给那个贱人任何嘲笑的机会。阿娇擦干了泪水，朝外边喊道：“春柳！”

“奴婢在！”

“本宫刚才失态了。来吧！”阿娇凄然地笑了笑，坐在了梳妆台前。

“诺！”

春柳早就准备好了温水为阿娇静面，她的皮肤在热气的蒸腾下，迅速恢

复了润泽，呈现出弹性。待春柳用柔软的丝绢揩干水珠时，阿娇的风韵便显现了出来。

春柳解开阿娇的发带，自上而下地梳理着保养得很好的长发。直到发丝垂到腰间，她才开始精心地盘旋，层层地佩戴首饰，把它们缀成一个个漂亮的螺髻。这一切做完后，春柳开始为阿娇敷粉、施朱、点唇，一切都是一丝不苟的。

半日的折腾，阿娇有些饿了，春柳急忙送上燕窝粥，阿娇浅浅抿了一口，感觉有些烫，正要申斥，却见一个年轻的黄门慌慌张张地进来了。阿娇就更加不高兴了，她放下粥盏，语气冷冷地问道："慌什么？死了人么？"

"娘娘，宫外来了一辆车驾。"

阿娇冷笑一声，鼻翼间发出来的声音带着森森杀气："大胆！你竟敢戏弄本宫？来人！拉下去……"

"娘娘饶命！奴才不敢说谎，真的来了一位大人。自报是中郎将司马相如，说是奉了皇上的谕旨来看望娘娘的。"

"若有半句假话，本宫要你的狗命！"

……

真的！在这个雪后初晴的日子里，司马相如偕夫人卓文君来看望废后阿娇了。

这本是一件棘手的差事。皇上听从了卫子夫的劝告，对废后动了恻隐之心，但他又不愿亲自前往，于是就要司马相如代他前来了。

司马相如明知巫蛊案波及甚广，弄不好就会牵连到自己。但要因此让夫人受到牵连，就太不值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皇命如天。

阿娇激动地将司马相如夫妇迎进客厅，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母亲窦太主，司马相如是第一位登门的朝廷大臣，而且他还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带来了皇上的问候。

当司马相如夫妇口称"娘娘"参拜她的时候，她忽然生出一种无以名状的惶恐。她很久没有享受这样的礼遇了，她冰冷的心因此而生出一丝暖意。

皇上托司马相如带来羊羔毛做的披风和各种宫廷食品，还有绢匹、布帛以及乌桓国朝贡的人参。对阿娇来说，她并不缺这些，她感动的是皇上还记着自己，还没有忘记十几年的夫妻情分。因此在宴席上，她除了高兴地饮酒，几乎没有心思去品尝满案珍肴美味。她不断询问皇上的日常

起居，不放过她熟悉的任何细节。

“皇上还睡得很晚么？”

“皇上还喜欢吃乳猪肉么？”

“皇上还喜欢玩射覆么？”

“皇上……”

她忽地生出自责，如果早这样温柔细心，怎会有今日呢？

司马相如尽其所能地回答着皇后的问话，但对皇上的生活，他怎么可能比一个与皇上厮守了十几年的女人知道得更多呢？而作为女人，阿娇对皇上的牵挂让卓文君十分感动。女人啊！即便再刚烈，在男人面前也总是娇弱的，何况阿娇面对的是皇上呢？

端庄秀丽的卓文君举爵向阿娇表示自己的敬意：“皇上要是知道娘娘的心思，一定会十分感动的。”

“唉！宫闱深深，能有几人像夫人与先生这样如此心心相依，深情至爱呢？”想着自己现今孤影独守，冷落凄清，阿娇那无尽的伤感又从心头跃上眉头。一语未了，泪水就落在了爵中。

司马相如道：“娘娘经此变故时，臣正在西南，回来才知道此事。”

阿娇长叹一声道：“此事说来也怪本宫，不过现在就是后悔也晚了。”

“事已如此，娘娘也不必过于伤感，还是玉体要紧。”卓文君劝道。

阿娇沉默不语，眼睛直看着司马相如，一个念头忽然爬上心头，遂举起酒爵敬道：“请先生饮了此爵，本宫还有一个不敬之请。”

司马相如举起酒爵，一饮而尽。

“本宫现在就是有万般悔恨，怎奈与未央宫咫尺天涯，心意难达天庭。本宫有意请先生作一篇赋，以道对皇上的思念之情。皇上若是听了……”

“娘娘的用心臣明白了，臣这就为娘娘写来。”司马相如趁着微醉，慷慨地答应了。而在一旁的卓文君心中却急了，当年司马相如就是乘着醉意抚琴高歌，赢得了自己的芳心。可现在是什么情形呢？是皇上夫妻之间的恩恩怨怨！他这样借酒恣意，信马由缰，惹出乱子如何得了？

可是，当着阿娇的面，卓文君又不便明说，只是暗地拉了拉司马相如的手道：“夫君今日醉了，哪里能写出什么好文章？待明日酒醒之后，再为娘娘写就不迟。”

司马相如却甩开卓文君的手道：“夫人说哪里话，我何曾醉了？我不过是将娘娘的心意说给皇上听而已。”

“夫君！皇上命夫君看望娘娘，可没有让夫君写文章啊！”卓文君有些急了，不顾阿娇在一旁就说道。

“皇上？皇上与我是何种关系？前几日我们还杯酒为赋，雪中唱和呢！”司马相如说着，就铺开了洁白的绢帛，洋洋洒洒地写开了——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踰跌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伊予志之漫愚兮，怀真悫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廓独潜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赴闺兮，举帷幄之襜襜。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于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欂栌兮，委参差以糠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毒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

抚柱媚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征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

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一篇赋罢，司马相如将笔扔在案上，独坐一旁。他黯然神伤，默而不语，被字里行间的悲郁浸渍得神情恍惚了。阿娇忙为司马相如调了醒酒汤，过了小半日，司马相如才逐渐苏醒，仰天长叹：“悲乎哉，人生命途之多舛也……”

阿娇捧起墨迹淋漓的赋文，细细读来，一读一垂泪，再读而涕血，整个的心都被赋的文字揉碎了。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踰跌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皇上啊！你可知道臣妾的惆怅。一夜夜地临月长叹，向月自语。一次次期盼，一次次失望。

冰轮清辉，有谁能读懂阿娇彻心的疼痛呢？是司马相如的文字撕开了她几近麻木的伤口……

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

皇上啊！臣妾的泪水在消瘦的脸上纵横交织。臣妾的呼吸中都含着蹙郁。但臣妾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皇上啊！咫尺天涯，臣妾只有在梦中与皇上相偎，为此而常常埋怨黎明的鸡啼惊扰了梦境。可梦终归是梦，臣妾醒来的时候，依旧是孤身一人，留下只是些若有若无的记忆。

阿娇读到这里的时候，再也无法忍住悲哀，放声大哭道：“皇上！臣妾思念皇上啊！臣妾盼见皇上啊！”

“皇上！臣妾……”阿娇咬破了手指，滴滴鲜血渗入丝绢，开出一朵朵的红花。及至后来，阿娇气郁填胸，突然晕倒在地上了。卓文君慌了手脚，连忙抱起阿娇，呼唤道：“娘娘！娘娘……”

冥冥中，阿娇好像回到了未央宫，与刘彻相依相偎，漫步在沧池边。池旁垂柳依依，池中莲荷涣涣，宫娥、黄门前后簇拥着，刘彻回眸一笑，深情地对阿娇说道：“还记得朕当年‘金屋藏娇’的承诺么？”

阿娇有些羞怯道：“臣妾怎能忘记呢？臣妾感念皇上的恩德，只要皇上宠爱臣妾一人……”

“什么？你要朕只爱你一人？”刘彻愤怒地推开阿娇，阿娇一个趔趄，跌入池中。

池水很快就淹没了阿娇的脖颈。她在水中拼命地挣扎，朝离去的刘彻呼喊……

阿娇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卓文君怀中，卓文君的泪水将她的衣襟打湿了一大片。

“文君！”

“娘娘！”

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

司马相如看着眼前两个相拥而泣的女人，心都被搅乱了。他无法预料，自己的这篇《长门赋》，对阿娇意味着什么，对自己又意味着什么。

……

不管刘据的诞生怎样使人忧郁失落，使人狂喜激动，未央宫的日子一如流水一样慢慢消逝，立后大典的筹备事宜，终于在元朔元年三月就绪了。

少府寺制作了精美的皇后玉玺。

太仆寺为皇后织出了绚丽的绶带。

将作监对椒房殿修葺一新。

太常寺择定了大典的吉日。

作为织作染炼的专门官署，暴室的官员们连日来更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他们反复遴选从南方送来的丝绢，挑了上等的绢帛，然后送到织室去制作成衣。

从令丞到普通工匠，个个都是提心吊胆，他们知道这朝服的分量，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

其实，最忙的还要数丞相府、宗正寺和典属国。丞相府的数十名曹掾，一连多日都在抄写发往郡国的笺表；宗正寺则负责通知外戚和诸王的朝贺；而典属国在接到大典事宜的文书后，一刻不停地译成各种文字，发往周边各国。

后宫更是鼓乐盈天，笙管高奏。宫廷乐队加紧排练名为《青阳》的太乐，七十多名童男童女在乐令的指挥下，宫、商、角、徵、羽，抑扬顿挫，雅韵高蹈；而即将推出的百人踏歌舞，更是袖舒云霓，顾盼流光，只待大典之日登台献艺。

在这些日子里，文士们也没有闲着。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一帮能手，竟夜不眠，捻须苦吟，都希望写出让皇上高兴的文章。他们都期待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展示自己的才气，技压群儒。

这一切都让刘彻的心境如三月的阳光一样温暖和明亮，他整日都沉浸在身为人父的愉悦中。每日早朝听罢关于大典的筹备奏报之后，他都要询问每一个细节，不断地对大典的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就喜洋洋地到丹景台去看儿子，看卫子夫或与太后一起分享得子的幸福。

但他更多地还是想以此为契机，推进朝廷格局的调整。他很高兴，因为皇子的诞生，太后对卫子夫表示了从未有过的热情。她不再计较卫子夫的出身，并且在刘彻请安时详细地询问母子的情况，俨然一个婆婆。她

还让刘彻嘱咐卫子夫产后应注意的事情，并差紫薇送去了滋补品。

不仅如此，太后还一改对平阳公主与卫青婚姻的反对态度，而是提出要刘彻在适当的时候带卫青到长信殿来，她也要看看大女儿钟情的将军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一切，都使得自韩嫣死后冷却的母子关系开始逐渐恢复。

刘彻十分感慨，太后总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

的确，刘据的诞生改变了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色调，使得大家的情绪渐渐地朝宽容与和谐倾斜。

刘彻欣然地接受了卫子夫的谏言，派司马相如到长门宫看望了阿娇。而司马相如带回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故事又使刘彻常常反躬自问，自己当初是不是对这位表姐——曾经与他耳鬓厮磨了十多年的女人太过了？她体内毕竟也流着一半刘氏家族的血液。

立后大典定在三月十三日在未央宫前殿举行。司马谈同太祝令经过占卜测算，认为这月十三日是大吉之日。这日为甲子日，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九九归一，象征着朝廷的一切都在刘彻的掌握之中。他们在呈送给刘彻的奏疏中说："甲子为干支之始，为第一个干支组合。相同于事之起始，事之确立之时也。"

这标志着，从这一天起，卫子夫的皇后地位将获确定。

甲子日的天空分外晴朗，徐徐春风扯着丝丝阳光，编织出惬意的春网，片片绿叶在春日煦风中摇曳，而桃花落红荡起的香尘，让每一条碾过车毂的道路都弥散着芬芳。

从卯时起，安门大街上就停满了王公大臣的车驾，每辆车都披着节日的盛装，连马匹也缀上了鲜艳的红缨……

大约上午巳时，王婼、刘彻来到了未央宫前殿，来自各个诸侯国和藩属国的使节、各州刺史、三公九卿和在京大吏依照朝会的序列在殿内等候。待太后、皇上入座后，大行宣布大典开始。

霎时，太乐高奏，鼓乐喧天，笙管和鸣。王公大臣们在这庄严的旋律中肃然地站着，感受着雅乐给心灵带来的冲击。他们本来就端正的站姿似乎有人在提醒似的，都本能地做了微微的调整。

一曲奏罢，刘彻看了看太后，转脸对大行仆射点了点头。

"宣卫子夫上殿。"

"宣卫子夫上殿。"

……

随着黄门传唤的声音，卫子夫被鼓乐迎进大殿来了。她迈着缓缓的步履，悠悠穿过文武众臣之间的通道。她本来就澄明的眸子此刻浸润出湿漉漉的晶莹，凝香积翠地盘桓在长长的睫毛丛中。

从讴者到尚衣轩中的邂逅；从出宫人到被皇上再度宠幸；从被阿娇诅咒到走上这座神圣的殿堂；这条路在她的内心深处漫长而又崎岖。当这一切都成真的时候，她一刹那间像走进了梦幻。

她没有当初阿娇那种春风得意的感觉，她内心甚至还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惶恐，她就这样地被谒者引导着，跪在了太后和皇上的面前……

包桑宣读了册立的诏书，而卫子夫此刻涌动在心底的，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她俯下身体，向太后叩首谢恩，向皇上谢恩。按照大行主持的程序，她从丞相手中接过皇后玉玺，而御史大夫则为皇后披上了身份象征的绶带。

包桑走上前去搀扶着卫子夫来到皇上身边就座。然后，大臣们在丞相的率领下，齐刷刷地跪倒在御座面前，高声赞道：

“恭喜皇上！”

“恭喜太后！”

“恭喜皇后！”

卫子夫看见了卫青，她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驰骋疆场的潇洒和俊逸，也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因为姐姐当上皇后而表现出来的张扬和喜悦，反而看到他显出少有的谨慎。

这情景让卫子夫心头安定多了，她在心里默默希望眼前这位兄弟永远不要忘记过去，也不要把姐姐头上的光环看得太重，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

围绕一个女人命运的光芒迅速地从未央宫前殿发散，普照到每一寸山河。刘彻在这个日子里，发布了第二道诏书：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词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

大臣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从高皇帝定都长安到孝景皇帝，没有哪一个皇帝在立后的日子里大赦天下。大家纷纷赞道这是自殷周以来第一次在大典时发布赦免诏书，这是这个女人给王朝带来的崭新气象。这意味着那些身陷囹圄的刑徒们也会因此而走出牢狱，得以与家人团聚。

当然，此时此刻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刘彻的这道诏书为后来开创了一个“大赦”的先例，他们此刻能够表达自己心境的就是四个字：

“皇上圣明！”

虽然声音是高亢的，但不是每个在刘彻身边的人都能够读透他“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的新锐思维。站在文官之首的薛泽甚至觉得皇上思维变化太快，自己除了懵懂的顺应，没有任何思考的空间。而对张□来说，在为皇上起草诏书的时候，他也没细想过大赦的深意。凭借多年跟随皇上的经验，他只能在心里告诉自己，皇上这样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他们这种机械的顺从也正是刘彻最不满意的，常让他有一种曲高和寡的感觉。刘彻的目光扫着每一张挂着笑的脸颊，跳过那些盲从的艳羡，终于在汲黯的脸上发现了一种清醒，从郑当时的眼里触摸到一种理智，从卫青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一种拥戴，从公孙弘的颔首中捕捉到发自内心的理解。

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的目光在一瞬间对撞了。就像两个对弈高手，他们的棋局都在心中，靠着心与心的交流就明白彼此的意图。

的确，世间有许多的对话是不需要语言的，眼里蕴含的意义往往使彼此了解的人会从一瞥中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汲黯自信甚至有些戏谑地打量着站在身边的张汤，小声道：“张大人，听到了么？皇上要大赦天下呢！”他没有从张汤冷峻的眼里获得所期待的回应，但是他断定，皇上的大赦令是对张汤、赵禹等人用法严苛的自然矫正。

而对刚刚从凿渭工地上回来的郑当时来说，皇上大赦令的意义不仅让这个国家的百姓分享到宽惠，更在于让那些刑徒回到土地上去，这样他就不用再为穿凿渭渠缺乏劳力而发愁了。

对皇上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颁诏大赦，卫青与郑当时有着相同的感触。他曾不止一次听汲黯说过，有不少年轻人身陷牢狱。有的是因为在关中大旱之际与富豪争水而被判处徒刑的，有的是因为抗拒豪强吞并田产而触犯法律的。皇上的大赦，给了他们一个效命疆场的机会。

……

可不管人们对皇上的大赦有着怎样的解读，这一切都被遮盖在立后大典的华光之下，“皇上圣明”的声浪将大典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借此时机，皇上的第三道诏书下来了。皇上让太中大夫、车骑将军卫青与平阳公主秉承太后的旨意，择日完婚。

当包桑宣读完诏书的时候，大臣中出现了片刻的骚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接着又是“皇上圣明”的欢呼。以立后为契机而发出的三道诏书，把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摆在了大臣们面前——卫氏家族辉煌的时代到来了。

在大臣们欢呼的时候，卫青有些诚惶诚恐地跪倒在太后与皇上面前。在这一刻，他的思绪回到了那个雪后的下午，那个平阳公主用柔情溶化了他用剑气浇铸的心的下午。他的脸不禁有些发热，抬起头时，他看见了太后柔和的笑容。

这是王婊第一次看到卫青。此前关于这位骑奴的各种传说曾给她的心头蒙上了阴影，不管刘彻和平阳公主怎样将他描述成一位气概不凡的英雄，在她的印象中，她断定他是一个猥琐的俗人。现在，他奇伟的相貌，炯炯的眼神，彬彬有礼的气度，都让她觉得女儿对一个骑奴的倾心其实是情之所至，是一个女人在失去丈夫后聪慧的选择。而且，当这种选择与刚出世的皇子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太后对女儿的行为就从反对转为赞许和支持了。

“平身！”王婊轻轻地挥了挥宽大的衣袖。

“谢太后。”

卫青刚刚站起来，大行就宣布大典进入了朝贺的程序。在热烈隆重的乐声中，来自藩属国和诸侯国的使者们捧着礼单进殿来了。

……

立后大典的余波在长安激荡了多日。

在三月下旬的一天，太后在长信殿举行了一次家宴。一是为了促进婆媳情感，二是为了再次表明对卫青和公主婚姻的态度。太后毕竟是从景帝年代过来的人，除了刘彻、卫子夫、卫青、平阳公主外，她也没有忘记邀请窦太主。

太后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女人，尽管她对窦太主所表现出来的傲岸和刻薄看不惯，但当初是她鼎力相助才把自己推上皇后宝座的。这一点，她一直没有忘记。

之所以邀请她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位大姑子太苦了。先是失去了丈夫，短暂的两年间，给予她肉体和精神抚慰的董偃又去了。作为一个为先帝独守宫闱的女人，太后能体会她的寂寞和凄凉。

卫子夫今天是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拜见太后。多年来，她作为皇上最宠爱的女人，虽然与皇上相濡以沫，却因为名分的缘故而没能踏进长信殿一步。当她与刘彻并肩走过长乐宫北门高大的阙楼，远远地望着长信殿瑰丽的殿门时，她的心就忐忑起来。

待与黄门和宫娥拉开一段距离时，她因无法平息紧张的呼吸而下意识地向皇上依了依，那惶恐就写在脸上了：“不知怎么了，臣妾这心里就跟打鼓似的。”

刘彻笑道：“母后也是从安陵乡间来的，她向来大度，不会难为你的。”

不一会儿，卫子夫与刘彻就已双双跪倒在太后面前了。

“孩儿向母后请安。”

“臣妾参见母后。”

“平身！赐座！”随着太后话音落地，紫薇很适时地奉上了茶点。

在这样的场合，太后才有机会打量这位新皇后的风采。那种极不易觉察的眼神贴近卫子夫的时候，太后眼里就流露出满意甚至赞许的色彩。卫子夫虽然出身卑微，但是她的端庄秀丽、温文娴静、一笑一颦，都迅速地改变着太后对她的感觉。

儿子眼光没错，她一定能够执掌后宫。这种感觉迅速地通过温软的话语传递给卫子夫。

太后关切地询问皇子的近况，问她后宫的现状，还很体贴地用过来人的经验教导着卫子夫。这完全是婆媳之间的谈话，这氛围很快就消除了卫子夫的拘谨。她们说到高兴处时的笑声让刘彻很轻松，由此而心生出由衷的感谢：“多谢母后的教诲。皇后毕竟年轻，以后还要母后多加提携才是。”

“那是自然。”太后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她知道，卫子夫要真正在后宫站住脚，还要应对妃嫔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她不仅要豁达大度，还要学会使用自己的威严。

看着时间尚早，太后便很随意地将话题转到了修成君身上。时光流逝，修成君进宫已有十几年了，她的女儿娥儿都十六岁了，婚事自然成了太后牵肠的事情。

“娥儿的婚事还要你这个舅父拿主意。”

“这事可得问问皇后。”

“只是不知阿姐想将女儿嫁给哪家大臣？”

太后道：“总该是王侯才行。前日哀家身边的黄门曾说，齐王之子人品相貌甚佳，哀家有意与之联姻。”

刘彻听罢，觉得这是一桩两全其美的好姻缘，心想：一则随了母后意愿；二则娥儿到了齐国，朝廷也多了一个耳目。

卫子夫说道：“还是母后圣明。”

太后的脸上就笑开了花：“既然皇后都说好，那哀家就命人办理此事了。”

她们就这样无拘无束地谈了大半个时辰，平阳公主和卫青就来了。皇上在立后大典上宣布了她和卫青的婚事，这消息便化为仲春的细雨，滋润了她的心田，让她容光焕发，整个人都年轻了许多。她拉着卫青拜见太后、皇上和皇后时，那双眼睛始终都是水汪汪的。

太后许久都没看到公主这样了。在母亲面前，平阳公主毫不掩饰对卫青的喜欢，甚至时不时表现出几分撒娇的可爱，这让卫青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在太后面前，你不可这样。”卫青小声对平阳公主道。

公主斜睨了一眼卫青道：“母后您看看，还没有怎样他就管起人家来了。”

太后笑着抚着平阳公主的长发道：“都是哀家将你宠坏了，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跟孩子一样。”

平阳公主装着委屈道：“母后偏心。”

刘彻在旁边看着，忍不住插话道：“皇姐嘴里这样说，心里巴不得母后多夸卫青呢！”

“皇上！”公主羞涩地摆了摆头，这时候，大家听见殿外传来爽朗的笑声，那是窦太主的声音。

“谁在里面呢，如此热闹？”

紫薇回答道：“是皇上、皇后，还有……”

窦太主道：“还有那位潇洒俊逸的将军吧！”

“太后和皇上已在殿内等候了，请太主随奴婢进去。”

此一时彼一时也，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得随着环境不断地调整自己。作为阿娇的母亲，作为昔日的大汉长公主，不可能对刚刚入主椒房殿的女人熟视无睹，虽然她感到卫子夫恬淡的笑容都满含着虚伪。

但是精明的窦太主明白，覆水难收，落花已去，她无法改变椒房殿易主的事实，而她的任何矜持和倨傲，都会让皇上更加厌恶阿娇。因此当她一只脚踏进长信殿时，就自然地把自己置于臣下的位置了：“臣妾参见太后、皇上，臣妾恭喜皇后喜得皇子。”

她当然也没有忘记向平阳公主与卫青这两位有情人表示长辈的欢悦，她不无风趣地表示希望能早日参加他们的婚礼。在向他们表示祝贺时，她心中掠过一丝悲凉，韶光易逝，风华不在，她不会再有侄女的风光和幸福了。

她的谦恭让卫子夫的情绪轻松了许多，在例行了朝廷礼节之后，这殿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家族的温馨和祥和。

那饮宴的布局也很有意思，太后理所当然地坐在上首，而窦太主与平阳公主并肩坐在右侧的席位，刘彻与卫子夫居于左侧。而卫青则坐在两位公主的下首。一切积怨都被脸上的愉悦掩盖了，一切饮恨都被爵中的酒酿而稀薄了。大家都很自觉地回避巫蛊案的阴影，回避着废后阿娇的过去和现在。

酒过几巡，平阳公主的脸上就飞起了朵朵云霞，眼里也多了几分水色，她面朝太后说道："为了恭贺皇后入主椒房殿，臣妾排练了一曲《凤仪百鸟》，今日权且作为席间的助兴，也是臣妾献给皇后的一份薄礼。"

太后十分感念平阳公主的细致，频频点头称道："仅仅饮酒，不免显得单调，这下有歌舞助兴，自然多了不少的情趣。"

云在袖间飞舞，舞在云中翻卷，伴随乐师精心制作的旋律，窈窕的歌伎广袖翩跹，乘着三月的春风，舞出了云蒸霞蔚的桃烟柳雨。

顷刻间，歌伎们如繁星闪烁，四面散开，只有领舞者在殿心旋转翻飞，若梨花带雨，若月出沧海，若鸣凤展翅，若鱼龙潜跃；骤然乐律翻转，化出幽谷深林，群鸟齐鸣的意境。

这情景让卫子夫一下子回到了建元二年的那个早春，是上苍在生命吐蕊的季节，把皇上送到了她的身边。如今她已是三个公主、一个皇子的母亲了。

卫子夫的目光久久地注视着群鸟朝凤的造型，耳际不闻笙竽，眼前不见欢颜笑靥，似乎纷纭的尘世远离了她的灵魂。直到刘彻一声"好舞"，她的灵魂才从万里苍穹回到了长信殿。

"来人！赏乐师百金，帛百匹。赏歌伎二百金，帛二百匹。"

"诺！"

"回来！"

包桑正要转身，又被刘彻叫住了："赏皇姐千金，帛千匹。"

平阳公主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叩谢皇上的时候，她的神态是得意的，而她的眼神却捕捉着每个人的反应。

她首先当然关注的是皇上的感觉。整个过程，皇上看得很投入，他似乎被乐舞陶醉了，这场景激起他的回忆，也带给他全新的享受。

但是，平阳公主很快地就从太后的脸上发现了隐约的不悦。她明白是这领舞的女子太美丽，这让皇上心猿意马，这些都会让太后担忧。其实，从那女子出来的那刻起，公主早在心中举起了屠刀，她不会让这女子活到明天的，她现在要的是与皇后和睦而不是给皇上再送一个女人。

她敏感的触角穿透卫青平静的眼睛，看到了他心底的不屑。也许欣赏一场舞蹈对他来说，远不及取匈奴人的首级更快意；也许他的心此刻已回到了军营；也许他认为那甘甜的酒酿，应该用来为出征的将士壮行……

女人的心思只有相同经历和秉性的女人才读得透，当平阳公主将目光投向窦太主时，她感到了这个孤独的女人眼中的冷气。

自始至终，窦太主都用一种冰冷的情感阅读着侄女的作品。她感觉平阳公主太像她了，她再熟悉不过这些铺张了。当年，她就是这样对待栗姬和王婊的，她几乎用了同样的手段去维系着皇宫与堂邑侯府之间的纽带，为阿娇铺就了走向皇后宝座的道路。

不过，皇上的兴奋和赏赐使得被家族气氛淡化的恩怨又聚集成阴霾，驱走了她进殿时还留在心中的一缕亮色。

窦太主从席间站起来施了一礼道：“难得公主雅乐助兴。皇上册立新后，普天同庆。皇上又大赦天下，更是让黎民共沐圣恩。阿娇虽独居长门，也为皇上感到欢欣。她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托臣妾奉上。”

窦太主的话让刘彻很吃惊，阿娇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思呢？他的神情顿时严肃了：“不知她送的是何礼物？”

“皇上可曾记得，前些日子您派司马相如去探视娇儿？娇儿感念皇上的牵挂，特地要司马先生作了一篇《长门赋》，命宫中乐师谱了曲子，很是动听。不知皇上可否允准当殿吟唱，以了娇儿的贺忱之愿？”

“哦！是这么回事？”刘彻沉吟着没有回答。他太了解阿娇的性格了，她怎会对取代了自己而成为椒房殿的主人无动于衷呢？要真是那样，就不会发生巫蛊案，她也就不是阿娇了。他担心这赋会给刚刚分娩不久的卫子夫带来伤害，但一想这做赋的不是别人，而是司马相如。他不会糊涂到无视卫子夫的地步。他正这样想着，就听见卫子夫说话了。

“母后、皇上，难得皇后一片热心。”卫子夫这样称呼阿娇，大大出乎在场人的意料，“臣妾感念姐姐对皇上的忠贞，请母后、皇上允准太主的奏请。”

这话从卫子夫的口中出来，不仅使太后对她的印象更加深刻，而在刘彻那里也形成了与阿娇鲜明的对比。在太后点头认可后，刘彻也欣然允准

了窦太主的请求。

这是一个失宠的女人泣诉的泪水：

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

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

这是一个孤独女人无奈的呻吟：

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

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

这是一个落魄女人丝缕的幽怨：

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

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

这是一个绝望女人五内俱焚的哀鸣：

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

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

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太后的泪水顺着细密的皱纹，慢慢地流到了颌边，她眼前仿佛出阿娇凭栏孤守、望月长叹的身影。

窦太主的肩膀也剧烈地颤抖，不断地用丝绢擦着泪花："皇上！娇儿她……"

卫青和平阳公主一脸茫然，他们都希望从彼此的眼中获得答案，但都失望地摇了摇头。

作为女人，卫子夫的心被司马相如的那些文字给搅乱了，她不知道该怎样去理解废后的情感，更不知道皇上将怎样看待她的宽容和谨慎。她用惊恐的、游离的目光怯怯地看着皇上，看着太后。阿娇心中诸多的不平究竟是怎样积淀的呢？她在赋中虽然不乏愧疚的检讨，然而更多的却是对皇上的怨恨啊！

卫子夫的感觉很快就被刘彻的愤怒证实了。

"够了！"

"何谓'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这不是埋怨朕么？是她忘记

了朕，还是朕抛弃了她？”

刘彻虽不得不为司马相如的文笔所震撼，但他透过阿娇的泪水，看到了一双含恨的眼睛。他走进司马相如铺排的凄惨，感触到一颗爱恨交织的心。而隐藏在那些满怀期待的文字背后的，是一腔不甘寂寞的欲望。

一个不能反躬自省的女人，怎么可能获得他的谅解呢？一个对欲望不能约束的女人，又怎么可能奢望再回到长乐宫呢？刘彻断然地挥了挥手，大声喊道：“退下！朕不愿意再听那些絮絮叨叨了。”

“皇上……”

“太主不用再说！阿娇有今日，完全是她造成的结果。朕姑念她是表姐，又有十几年的夫妻情分，才让她居住长门宫，待遇一如既往。孰料她不思悔改，竟然在立后之际，发泄私愤……”刘彻说着，就朝殿外喊道，“来人！”

“奴才在！”包桑匆忙进了大殿。

“传朕口谕，今后不许任何人再接近废后阿娇，违者斩无赦！”

第六章

血洒疆场志未酬 推恩狂飙振长缨

韩安国从梦魇中惊醒，一身的冷汗，他看了看外面黑魆魆的天空，从胸中吐出一声悲叹：“皇上！老臣愧对朝廷啊！”

那是怎样的梦境啊！渔河从云蒙山中劈开百丈悬崖，在长城脚下汇成滚滚激流，朝东北而去。可那终年拥抱着峰峦的云彩不知什么时候滴下了血雨，将站立在峭壁间的树林化为一片殷红。那飘过渔阳城的雨线，湿了将士们的铁甲、城头的旗帜和一具具年轻的躯体。

匈奴的骑兵风暴一样地卷过汉军，马蹄踩过他们的身躯，将其踏成肉酱；战刀扫过松散的军阵，将士们的头颅纷纷落地。

韩安国催动坐骑冲了上去，试图用老迈的身体挡住敌军。可匈奴人的长刀劈头砍来，“噗”的一声，他的一条胳膊飞出几尺之外。他忍痛独臂挥刀，耳边响起风雷凄厉的怒吼。

血雨中，汉军士卒瞪着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发出最后的杀声。

在血色的山道上，是两千多被掳掠的辽西百姓，他们在皮鞭下呻吟，伴

随着匈奴人肆虐狂放的笑声。

韩安国浑身发冷，身上每一处都在颤抖。他睁开模糊的眼睛，仿佛看见一张狰狞的面孔。他“呼”的从榻上坐了起来，顺手操起榻边的枕头，用尽全力向那面孔抛去：“哪里走？吃老夫一刀！”

“夫君！你怎么了？”守在身旁的夫人急忙递上丝绢。韩安国终于清醒过来，才发现站在面前的并不是匈奴将领。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长叹一声，摇了摇头。

夫人递上一杯热茶，韩安国饮了之后心神才稍微安定，他黯然对夫人道：“唉！刚才老夫又梦见那些牺牲的将士了。都是老夫失算，才遭此惨局啊！”

“事已至此，夫君也不要过分自责。妾身相信，皇上一定会明察的。”跟着丈夫一起短短一年，韩夫人备尝了作为军属的不易。

“你不明白。此次失利，皆因老夫刚愎自用，就是皇上赦免了老夫，老夫也不能原谅自己。”韩安国叹了一口气。

夫人泪眼婆娑地看着病中的丈夫，再也想不出什么可以安慰的话来。

这一年来，韩安国被噩梦一夜夜地折磨着，身体也日复一日地消瘦了。每当夜色降临的时候，他总是想起去年离京时皇上在宣室殿接见的情景。

“虽然卫青给匈奴沉重打击，但匈奴随之而来的报复却让渔阳百姓饱受涂炭之苦。尽管公孙弘和主父偃等人都主张和亲息战，但是倘无有相应的军备，那么和亲也是屈辱和退让。朕闻当年赵国的大将李牧长期屯兵于代，使匈奴不敢南窥。朕这次请爱卿出镇渔阳，希望爱卿也能够为大汉走出一条屯兵戍边的路来。”

皇上热切的期待让韩安国想起当年的知遇之恩，他明白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力。从离开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就将尚冠街的府第转卖了，并将所存资财也都散给曾为他日夜操劳的府役和丫鬟们。

平日里，韩安国和夫人对身边的府役和丫鬟很好，大家久久都不愿离去，有几位年长的人要跟他们一起赶赴边关，这都被韩安国劝住了。

“边城遥远，山高路险，匈奴虎狼之军，战场危机四伏，老夫皇命在身，怎好让诸位蒙戍边之苦？”

出城十里，他远远地瞧见李广站在路口张望。他迅速策马上前，向李广拱手道：“将军真的来了？”

“老夫说了要来相送的，岂能食言？老夫已闻知将军已将家产散去，情知

今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就更应该来了。”

“唉！”韩安国喉头有些酸涩，“如此就多谢老将军美意了。”

看着夫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下了车，李广与韩安国便前后走进亭子入座。

“城外送别，多有不便，几样菜肴，一壶暖酒，老夫戎马一生，言辞驽钝，所有的话都在这酒里了。”说罢，李广便先自饮了一爵，韩安国急忙起身回敬。

李广又向韩夫人敬道：“似韩将军这样终年枕着边关冷月，饮着雪雨风霜，连做梦都与匈奴剑来刀往，厮杀不断的人，惟一对不住的就是倚门守望的夫人了。此次夫人陪韩将军远途劳顿，这令老夫十分钦佩，老夫敬夫人一爵！”

说话间，李广将近年来匈奴的情况一一告知韩安国，说匈奴各个部落常会因私利而置两国大局于不顾，动辄杀掠边城百姓，因此皇上要他屯兵戍边，实为长远之策。

韩安国放下酒爵道：“将军所言甚是。此去渔阳，在下打算招募边关丁壮，严加整训，平时务农，战时戍边。这样既可以保境安民，又可以充实军需，减轻朝廷负担。”

“将军标本兼顾，乃边城长治久安之策。”

……

这些酒暖话热的挥别犹在眼前，但仅仅一年时间，边境的状态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韩安国一想起来就十分揪心。

行前，韩安国认真查阅了典籍，细心研究了当年李牧屯兵的每一个细节。他又有担任北地都尉的经历，因此到了渔阳之后，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城外修筑了坚固的壁垒，招募了壮丁。韩安国训练时十分严格，半年时间，所募士卒已经对战阵十分熟稔。

那是一个微风的夏日，匈奴小股军队入侵，韩安国率部阻击，全歼敌军于塞上。当地百姓获悉后，抬来了羔羊酒酿劳军，盛赞韩安国治军有方。

当晚，韩安国便将屯兵概略写成奏报，送往长安。不久，六百里加急送来皇上的诏令，对他褒奖有加，并免渔阳赋税一年。那一夜，他一人坐在帐中，长久地抚摩着虎头鞶。

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谁也没想到，一则来自细作的情报，竟让身经百战的韩安国改变了战局思路。情报说，匈奴人已经远去，消失在茫茫大漠之中，边陲许久都没有看到匈奴军队的踪影了。距渔阳城二百里的

小镇上，每天都是汉匈百姓易货的繁荣景象……

转眼秋日到了，春季拓垦的荒田如今都飘着诱人的禾香，颀长的谷穗垂着黄澄澄的头颅。秋风吹过，金浪滚滚。

韩安国没有司马相如的诗情，但是当他率领部属穿行山村、边镇时，那种难以遏制的喜悦总是情不自禁地飞上眉头。他望着一望无际的嘉禾，憧憬有一天皇上如果巡狩渔阳，将会是怎样地龙颜大悦。而山坡上时不时还传来农夫们收割庄稼的歌声，隐隐约约的、十分欢畅：

八月秋风起，田家人倍忙。

朝来收嘉禾，戴月忙珍藏。

农夫驱车急，军爷相扶将。

丰年举樽庆，升平思汉皇。

边地一片月，帝京恩泽长。

……

军田收罢，从事中郎把近来军屯的状况报告给他：那些招募来的壮丁担心着他们地里的庄稼，根本没有心思操练。

“你的意思是说，暂罢军屯，让壮丁回家收割庄稼？”

从事中郎道：“一切还要将军定夺！”

当晚，韩安国邀集长史和司马一起商议。长史听闻后也认为该消除壮丁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回家收割庄稼，如不这样，即使他们人在军营，心也未必能留在这里。

韩安国于是决定罢屯，除戍边的常备军外，凡在当地招募的壮丁都回去抢收庄稼。

军令是在八月底下达的，要求士卒在九月半回营，趁冬闲时节加紧操练。可匈奴人没有给他们机会。

元光六年九月初的一天深夜，匈奴军在耶律坤莫和呼韩浑琊的率领下，悄悄地越过长城，不几日就直逼渔阳。

呼韩浑琊决心雪上谷之耻，他好像对壁垒内的兵力部署十分清楚，采取了轮番攻击的战术。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消耗汉军的有生力量。

韩安国发出急告，催促壮丁们迅速归营。但呼韩浑琊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情况，他派出小股军队沿途设伏，许多壮丁还没有来得及回营，就

陈尸山野。

双方打得很激烈，每天都有匈奴军留下的尸体，接着又是新一轮的进攻，汉军逐渐陷入困境。

韩安国懵了，难道这些匈奴人是从天而降的么？难道边报是匈奴人为了麻痹他而编造出来的么？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沿着边境走一走，对敌情予以核实。他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军事将领不该犯的错误，他惟一的选择就只能是退入壁垒，一方面据力坚守，另一方面派使者奔往长安，向朝廷奏明军情。

第二天傍晚，当残阳的余晖在西方天际消逝时，匈奴人终于停止了进攻。韩安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帐内，刚刚喝了一口热汤，长史就进来了。他的战袍已经被鲜血和黄尘改变了颜色，右臂的伤口还未包扎。

“有援兵的消息么？”

“还没有！”

“混账！”韩安国用污秽的袍袖擦了擦嘴唇，愤怒地骂道。

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沮丧压抑过，他看着长史艰难地吞咽着糇粮，就把手中的汤钵递了过去：“将士们情绪如何？”

“经过一昼夜的鏖战，我军死伤过半，兵力已经不多，军心也开始浮动。”

“唉，此天丧我也！”韩安国仰天长叹。他突然意识到，他的生命或许会在这里终结，他的一世英名也可能毁于这个错误。

他下意识地按了按宝剑，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匈奴军攻入壁内，他就用这把剑结束自己的生命。男儿膝下有黄金，他不会对匈奴人奴颜婢膝。

韩安国从腰间解下陪伴了二十多年的虎头鞶，对长史说道：“老夫不才，有负圣恩。事已至此，老夫决心以身殉国，倘若将军能够回到长安，请将此物交给皇上。还有，老夫生有两子，一个随我在军中，一个在卫将军营中，还请足下多多关照。拜托了！”

韩安国说着就要下拜，长史可急坏了，连忙上前拦道：“使不得！使不得！将军折杀下官了。”

长史的心随韩安国的话语而悸动，多年来，他作为幕僚从不离韩安国左右。他亲眼看着韩安国在仕途上起起伏伏，他曾多次在心中为他的遭际而愤愤不平。而如今，面对韩安国忠肝义胆的剖白，他似乎看到了那颗永远向着长安的心。

“将军！”长史亲自为韩安国系好虎头鞶，“将军身负圣命，岂可轻言生死？”

“我军今日有此结局，老夫是无颜再见皇上啊！”

“大丈夫生为人杰，何惧一死？只是死于疆场，流芳千古。倘若将军自裁，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太不值得，下官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唉！你我情同兄弟，还有何话不能说呢？”

“匈奴人向来看重掠财而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现在我军势孤，不如趁夜突围到右北平，匈奴军不见我军踪影，必然退去。”

“只是这样一来，渔阳的百姓要遭殃了。但我军还是要留下一部分人守城迷惑敌军，那犬子韩宏就留下吧！”

“万万不可。即便要有人留下，也该是下官留下！”

“此事不容再争。老夫命在旦夕，长史身系全军，岂可因小失大？”

韩安国叫来韩宏：“你今年已十七岁，也该为国效力了。为父只有一句话，若是战败，宁可骨碎，也不可屈节苟活，有辱韩家门风！”

韩宏跪倒在韩安国面前道：“父亲放心，孩儿早已以身许国，将生死置之度外！”

果然不出长史所料，渔阳城破后，匈奴人掠了大量畜产和一千余名百姓，就撤到大漠中去了。

不久，朝廷派使者朱买臣到右北平来了，他带来了皇上的诏令。在诏令中，皇上严厉斥责韩安国——

制曰：以你之罪，当下诏狱。姑念你有功于朝廷，且恕你罪过。令你在右北平屯兵御敌，不可疏忽。匈奴之患，乃朕之所忧，屯兵戍边，乃朕之长策，望你恪尽职守，不可一错再错。

韩安国怆然涕下，感念皇上的宽宏大量。他要朱买臣转奏皇上，他定以衰朽之身，报效朝廷，宁可粉身碎骨，决不让匈奴南侵一步。

送别朝廷使者的情景犹在昨日，而韩安国却已沉疴在身，卧床不起了。面对相伴自己一生的夫人，他心中只有愧疚。她跟随自己多年，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度过，而今老了还要风餐露宿，到这与匈奴对峙的前沿。

唉！别人的妻子跟随丈夫享尽荣华富贵，可自己又给了她什么呢？韩安国觉得亏欠夫人太多了，他拂了拂夫人垂到额前的头发缓缓道：“夫人！这些年苦了你了。”

“唉！夫君何出此言？妾身能陪伴夫君，此生足矣！”

韩安国伸出手来，夫人见此心都要碎了。这还是那双挥舞着战刀的手么？这还是那双可以拉开三百石强弓的手么？它是那样的无力，那样的枯瘦，犹如一段风干了的树枝。

“夫君……”

韩安国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微笑：“夫人这是怎么了？”

一言未了，韩安国便觉得气喘吁吁。夫人赶忙上前轻轻拍打他的脊背，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气来。韩安国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忙喘气道：“快！快……请长史过来……”

不一会儿，长史和韩宏闻讯就匆匆赶来了。韩宏一进帐，就跪倒在父亲面前，失声痛哭道：“父亲！您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干什么？悲悲切切的，成何体统？”

韩宏站了起来，长史随后来到床前，韩安国吩咐丫鬟准备了笔墨，然后看着长史道：“老夫恐将不久于人世，请将军为老夫代写一封奏疏，派人送往长安。”

材官将军臣韩安国上疏皇帝陛下：

臣本梁地小吏，蒙皇上垂爱，得以沐浴圣恩。臣屯兵渔阳，疏于职守，本罪该万死。然陛下胸怀博大，既往不咎，命臣屯兵右北平。履职经年，臣夙夜自责，持戈待旦，不敢懈怠。孰料上苍无情，夺我年寿，身染沉疴，将不久人世……

“将军……”长史写到这里，握着笔的手颤抖着。但韩安国十分平静。

右北平者，大汉之重镇矣，匈奴虎视眈眈，不可一日无将。将军李广，骁勇善战，望陛下重召入朝，接任右北平太守，匈奴闻飞将军之威名，必不敢造次矣。

韩安国说到这里，自觉筋疲力尽，他停了下来，慢慢地喘了几口气，气息逐渐平缓下来：“臣戎马一生，了无积蓄。然封邑内尚有薄田数顷，家人衣食无忧矣。臣生不能亲取单于首级，死当葬于北地。王师北进之日，臣当含笑于九泉矣！”

念罢奏疏，韩安国了却一桩心愿，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唤韩宏近前道：“老夫死后，暂不要走漏消息，待李将军接任之后再发丧，丧事一定从简。你要自食其力，不可向朝廷伸手。”

说完这些，韩安国就觉得自己轻飘飘地朝遥远的天际飞去了，就像一片深秋的叶子。他回眸望去，似乎看见了夫人和儿子们的身影，他呼唤他

们，他们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父亲！”他冥冥中听见韩宏的喊声。

“夫君！”他模糊地听见了夫人的呼唤。

“将军！”那是长史和部属的声音。

可这些都是那么遥远……

当韩安国的使者奔往长安的时候，未央宫宣室殿正酝酿着一项重大的决策。

上苍把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刘彻面前。这几年来，各个诸侯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

元光六年，长沙王刘发薨。

元朔元年，鲁王刘余薨。

元朔二年，江都王刘非薨。

加上元光五年薨殒的河间王刘德，短短的几年间，先后有四位诸侯王逝去。

依照祖制，他们的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可从宗正寺递上来的呈报得知，这些王侯子弟大都为纨绔之徒，这些人怎么有资格袭封王位呢？

刘彻一想到他们奸邪淫恶的嘴脸，就恨不得立即把他们捉到京城，千刀万剐。可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的父辈在封国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一旦动起兵戈，难免牵一发而动全身，危及朝廷稳定。因此这件事情如鲠在喉，让刘彻非常不舒服。

一连数日早朝之后，刘彻都在宣室殿查阅典籍，翻阅卷宗。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削藩策》，他读了许多遍。他们对诸侯国的警惕，不可谓不睿智；他们对削藩的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他们对大一统的向往，不可谓不强烈。但问题却是，他们的这些对策不但没有真正奏效，反而使各人因此遭遇厄运。贾谊被流放到长沙，死在异乡，而晁错在七国之乱的关键时刻，被腰斩于长安东市。

怎么办？削亦难，不削亦难，刘彻将手中的笔举起来，又放下，再举起，再放下，最后干脆停留在空中。他手握的仿佛不是一支朱笔，而是染了鲜血的青锋宝剑，寒光闪闪，却不知该劈向何处。自从建元元年登基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地犹豫过。

这时候，包桑近前禀奏：“皇上，中大夫主父偃求见！”

“快宣！他来得正是时候！”

主父偃进殿来了，这位来自临淄的士子，身材高大，浑身带着齐地的豪爽和强悍。他早年想要做一个游学之士，一直以苏秦和张仪为楷模，因此常常恨自己生不逢时。在举国独尊儒术的日子里，他的足迹虽然遍及齐地山水，却处处受到冷落和排斥。他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以致朋友都不愿意见他。他最终明白，满腹经纶抵不住一官半职。他诅咒上苍无眼，让他流落九皋，而机遇恰在此时也找上了他。

元朔元年，皇上颁布了一道诏书，要各地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举贤良——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性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

主父偃闻讯大喜，他带着自己的精心撰写的上书到长安来了。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份，要想见到皇上是多么不现实。于是，他将书投到了北阙司马门。他没有想到，当天傍晚皇上就召见了他。

他一口气向皇上陈述了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九件事，其中有八件都是谈论律令的，只有一件谈到匈奴。他至今仍不明白，一向主张对匈奴用兵的皇上在听了他对匈奴作战的批评后，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把他留在身边。

短短一年间，他竟然被连续升迁了四次，现已官至中大夫了。这是在严助之后，大臣从来没有过的待遇。

主父偃不同于汲黯。汲黯遇见不公的事情总是喜欢言辞犀利地抨击，有时候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主父偃却善于猜度皇上的心思，并且会很适时地来到皇上身边提出建议。

此刻，他正站在皇上面前等待询问。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给皇上留下自作聪明的印象。在听了皇上的担忧之后，主父偃的第一句话就是：“皇上深谋远虑，乃社稷之福。”

“朕是要你分忧，爱卿何必如此应付呢？”

主父偃没有直接回答皇上的问话：“臣听说皇上近来赐淮南王杖，许他今后不再赴京朝觐？”

“嗯！朕的这位皇叔借口年迈，已有几年没来朝觐了。与其这样，朕还不如不让他来了，倒也落得清静。”

“淮南王不来京都，是怕皇上看穿他的心思吧？”

刘彻的眉毛挑了挑，觉得主父偃这话很准确，但是他又是怎样猜透了淮

南王的心思的呢？

主父偃觉得现在是该他说出自己见解的时候了。他撩了撩袍袖，近前一步道：“臣有一言，不知该不该奏明皇上？”

“讲！”

“臣以为皇上所难正在削藩。我朝自文帝以来，屡次削藩，未能奏效，皆因为欲除藩国，必会引起战乱。然现在藩国之势，根深树大，已历数世，皇上若草率行事，恐适得其反。但如若任其发展，必会危及社稷。臣近观史籍，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势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以法制削之，则逆筋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恶仁孝之道不宣。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嗯，卿之所言，十分有理！”刘彻多日来的忧虑被主父偃一扫而空，心境明朗多了。

“皇上可颁一道诏书，命各诸侯国将要分封子弟的表章上奏朝廷，由宗正寺审定后恩准，诸侯子弟必感恩皇上，效忠朝廷。就是有人要闹事，其族人也未必会跟随！”

“如此甚好！明日早朝时，朕就将之付予廷议。”

“皇上圣明。”

辞别皇上，主父偃在心中嘲笑同他一起向皇上进言的严安和袁固。他们懂得什么？他们怎能猜透皇上的心思呢？等着瞧吧，主父偃理了理被风吹起的须发，那自信都写在嘴角上了。

但他没有料到，在司马门外，他遇见了一向有些忌惮的汲黯。

“何事让大人如此高兴呢？”汲黯问道。

“哦，没有什么。”

“一定又是受到皇上的夸奖了吧？”

“哪里！哪里！大人取笑了。”

汲黯没有顺着主父偃的话语，突然问道：“下官听说，近年来因为大人常在皇上身边走动，朝中竟有人向大人贿赂，果有其事么？”

主父偃的脸立时变得通红，分辩道：“此乃诽谤之言，大人能信么？”

“不在别人是否相信，而在于大人心中怎么想。下官有一言想奉送大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为官之道，要在诚信。若是私心自用，以取悦他人为能事而置社稷大计于不顾，恐不会长久的。”汲黯说罢，就拱手作别，他并不在乎主父偃是否接受他的忠告。

主父偃的脸色由红变紫，又由紫变白。哼！这个濮阳的酒徒，竟然教训起本官来了。他愤懑地朝汲黯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沫，心中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本官就是生前五鼎食，身后五鼎烹之。人不为财死，还是人吗？

……

中午，刘彻破例没有到椒房殿与卫子夫一起用膳。尽管削藩有了新的思路，但刘彻似乎高兴不起来，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烦躁，似乎预感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午后，他准备小睡一会儿，可包桑却引着春香进来了。

“有事么？”

“皇后要奴婢看皇上用过午膳没有。”

“皇后好么？”

“好着呢！皇后就是担心皇上的身体。”

“你去回禀皇后，就说朕在宫中吃过了。”

“诺！”

春香退去后，包桑并没有走，刘彻疑惑道：“你有何事？”

包桑低垂着双眼道：“右北平的信使到京通报，说韩安国大人病逝了。”

“什么？你说什么？”

“韩大人病逝在右北平了。”

“什么？你是说韩爱卿他……”刘彻心中“咯噔”一下，说不出话来。

“韩大人有奏疏呈报朝廷，丞相正等着皇上召见呢！”

“快宣！”

薛泽进了殿，正要参拜，刘彻飞快地挥了挥手道：“免了！免了！快将奏疏呈上来！”

这显然不是韩安国的手笔，字迹虽然雄浑，却远不及韩安国的遒劲有

力，一定是他病危之际让人代写的。待刘彻一句句地读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语时，他的眼睛也禁不住发热了。

往事一幕幕从刘彻眼前流过，他一想到这些，就叹息道：“唉！韩爱卿一去，建元以来的臣僚没有几个了。朕想起去年因渔阳战事而责备过他，不知是否太过了？”

“人已去矣，还望皇上节哀。”薛泽说着，又呈上了虎头鞶，“韩大人临终时，叮嘱一定将此物呈送给皇上。”

刘彻捧着虎头鞶，回想起当年赠给他此物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小太子。二十多年过去了，岁月将此物打磨得明光锃亮，在那每一个纹路中，似乎还留着韩安国的体温。

刘彻放下奏章，沉默了许久，耳边似乎听见了韩安国的呐喊：“臣生不能亲取单于首级，死当葬于北地，王师北进之日，臣当含笑于九泉矣！”

“渔阳又送来了边关战报，说匈奴军在韩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又入寇了上谷和渔阳，杀掠我边民数千人。韩大人次子韩宏，也战死疆场了。”

刘彻被激怒了，大声吼道：“泱泱大汉岂容匈奴如此猖獗！速传张□、卫青来见！”

卫青赶到宣室殿时才获知韩安国已经去世了，刘彻也没有征询大家的意见，一连下了两道旨意：

令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部于河南。诸将由卫青节制，违令擅动者，先斩后奏。

复李广职，即日起赴任右北平太守，主持韩安国葬礼。

丞相和张□退下后，刘彻对卫青道：“朕知道你才新婚，让你出征，实为军情紧急。”

“大丈夫为国效力，岂可贪恋儿女私情。然上谷、渔阳事急，陛下何以要臣进击河南？”卫青不解地问道。

“不！”刘彻的手在空中一摆，来到汉与匈奴形势图前。他指着云中和代郡的位置道：“朕是让你出云中、代郡，从西部出击匈奴白羊王、楼烦部。明白么？”

卫青眉头一皱，立即理解了刘彻的战略意图：“臣明白了，皇上是要臣避实就虚，迂回击敌！”

“李广在北地多年，与匈奴大小战事数十次，有飞将军之誉。此次让他出任右北平太守，匈奴闻讯，或不敢深入。只要爱卿在云中、陇西一带大获全胜，渔阳、上谷之危就迎刃而解了。”

刘彻这样一解释，卫青的心中就豁然开朗了：“皇上风云在胸，一言定战局，有了皇上的指示，臣此役就稳操胜券了。”

“兵法云，势者因利而制权。战场之势，因时顺变，爱卿还要精于运筹，方能克敌制胜。孙子常言用兵之法有五变，其中一条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爱卿到了前方，可放手布兵，不必事事奏报，以免贻误战机。”

“诺！”

“好了！朕不再多言了，爱卿回府上好言抚慰公主，朕在京城等候爱卿的佳音。”

……

白鹿原在灞河和浐河之间骤然隆起，将这两条苍龙分割为遥遥相对的姊妹，夜阑人静的时候，它们可以相互听见彼此的呼啸和叹息。而灌强从记事时起，就听祖父不断地重复着鲸鱼沟的故事。

相传周平王当年被西方戎狄所欺，欲放弃镐京，另择地建都。他从南山北麓一路东来，过了灞河，登上了广袤的高原。他举目北眺，河水滔滔东去，回首南山，逶迤如浪，祥云瑞霭，覆天载地，王气浩浩，终日不散，一只白鹿腾云而来，跪倒在他的面前。周平王大喜，连呼此地乃龙居之地。遂下令筑城，孰料工程惊动了原下的千年神鲸，它破土西去。太祝、太宰们见此情景，急忙祭天卜筮。卦象显示，神鲸毁了龙脉，此地不可再为王都。周平王遂继续东行，终于在洛邑建都。而神鲸巨大的身躯却在原上拉出一道深沟来。后来，这沟就叫作鲸鱼沟，这原就叫作白鹿原了。

当年平定七国之乱后，灌夫因为战功卓著，景帝便将蓝田以南的庄田划为他的封邑。于是灌夫在此建了庄园，招人种花务果。每到春日，这里便碧树掩映，姹紫嫣红。每年清明前后，他都常邀三五知己来此赏花论武。

灌夫死后，灌强遵循父亲遗愿，将一部分田庄散于当地百姓，每年收取适量租赋，其余则自己料理，虽不能与当初相比，却也广厦连连，花木葱郁。而李广自从上次被贬为庶人后，已在此闲居许久了。

此时正是初冬季节，鲸鱼沟已是落叶满地。草枯了，叶落了，野猪、黄羊、虎豹、锦鸡和野兔便无法再隐藏在密林之中，因此，这也是狩猎的最好季节。

还在辰时的时候，李广就喊起了贪睡的灌强，他们来到后院剑来刀去地比试了几十个回合，额头的热气早已驱除了晨霜的寒冷。

“贤侄的刀术近来有不少长进，不过比起你父亲来，还相差甚远啊！哈哈

哈！”

“还请叔父指点。”

“刀之利，利在砍，而刀之用，在勇猛快速。贯于其间者，惟气耳。气之贯，在意。惟意立则气守，气守则力聚。力聚而势猛，势猛而敌惧。贤侄可再来一遍，老夫在一旁观看。”

灌强依照李广的指点，重新演练一遍，招招有序，猛而不乱。他舞到兴头上，便朝沟边一棵柿树劈去，只听“咔嚓”一声，碗口粗的树枝被拦腰斩断。李广看了，频频点头道：“贤侄果然一点即通！如此，你在战场上、万军之中取匈奴首级，也易如探囊了！”

灌强收回战刀，连连道谢。

李广笑道：“若说言谢，老夫不知要谢贤侄多少次，老夫一介庶民，蒙贤侄关照，一直在此如闲云野鹤，倒也清静多了。”

灌强知道李广又想起了往事，忙接话道：“叔父为何又生此哀叹，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者，乃在天时地利耳。既然时不我与，何不让自己心平气和，也不至于徒生烦恼。”

“贤侄所言甚是！相较你父，你要儒雅不少。”

“家父之所以为人算计，所失在于知书甚少，他要小侄多习儒家典籍，近年来也稍有体会。”

李广顿时觉得灌夫比自己清醒，自己只知道让几个儿子习武演兵，何曾想到让他们读书呢？

这时候，灌强已将刀入鞘，他望了望对面的原头，太阳刚露出一张红脸。

“今日天气晴好，叔父若是有意，不妨到沟中狩猎如何？”

“如此甚好！若是再不找个猎物射射，老夫的箭镞都要生锈了！”

灌强心里感慨，在与李广朝夕相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知道李广虽然被贬为庶人，但他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军营。与其说是去狩猎，不妨说是让他过过打仗的瘾罢了。

早膳很简单，但也不同于一般人家，桌上总有时令菜肴和野味，这次还煮了酒。考虑到要去狩猎，灌强只向李广敬了两杯，之后就频频劝他吃菜。李广的心里暖烘烘的。

多年军旅奔波，使李广没有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庄园。烦闷了，他就到蓝田来住些日子。多亏了灌强的悉心照料，才使他排解了闲居的寂寞。看

着灌强大嚼大咽的样子，李广的眼睛有些发酸，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不禁感慨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自己已白发皓首了。如果再不为国家效力，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前几日小侄回到京城，到府上看望了叔母，叔母说李敢兄从代郡来书，向叔父问好。叔母已回了信，说叔父在蓝田乡间过得很好，要他安心戍边。”

“唉！这也是无奈之举啊！老夫哪是过消闲日子的人呢？不上战场，老夫浑身的筋骨都不舒服。”

“小侄还听说，最近又要打仗了。”

李广眼里立时有了光彩，问道：“快说，谁奉命出征？”

“听说是车骑将军卫青。”

“为何老夫……”话说到半截，他就打住了。是的，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自己现在是庶人，还有什么资格期待皇上的征召呢？

“希望卫将军能旗开得胜！”

“小侄不解，匈奴人在渔阳、辽西杀掠我边地军民，皇上却让卫将军出云中、陇西，不知这是为何？”

“兵法云，途有所不用，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所谓不用其途，非不行也，乃另择其道，迂回而为之。所谓军有所不击，非不击也，乃避其锐而击其弱者也。去年，皇上派遣卫将军出雁门，斩首数千人。今年，匈奴就入辽西，其必有所备。而白羊、楼烦两部却从未与我军接战。皇上权衡利弊，出兵云中，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实为上策。”李广论起兵来侃侃而谈。

这时候，家丁拿来弓箭，李广抻了抻弓弦，接着道：“皇上这才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老夫料定，卫将军此去必获全胜。不过那是朝廷的事情，我们还是打猎去吧！”

两人正要出门，只见守门的家丁急忙地跑进来禀告，说门外来了两个人，正打听李大人的住处。

灌强立即警觉道：“叔父不妨暂且一避，待小侄前去应付。”

李广摆了摆手：“人家声言要找老夫，老夫怎么能不见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还是出去见见吧！”

他走过庄园的萧墙，就见家丁引着两人进来了。这不是未央宫的黄门么？后面跟着未央宫的禁卫。李广赶忙上前作揖道：“公公为何来了？”

“恭喜卫尉大人！”在未央宫的日子里，李广与黄门们相处甚好，他们一直都称李广为卫尉。

一干人来到内庭，黄门便宣达了皇上的旨意。灌强听明白了，皇上要起用李广，但是只给了个右北平太守的官职。他愤愤不平，正要说话，却被李广用眼神制止了。

喝过乡间甘甜的茶水，黄门告诉李广，韩安国在疆场病逝，临终时留下奏疏，推举他担任右北平太守。李广一时伤感，禁不住唏嘘不已。看着日近中天，黄门起身告辞道：“边关事急，请卫尉大人稍微收拾一下就回京吧！”

“还收拾什么？这两年老夫闲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老夫这就随公公回京！”

灌强急道：“右北平路途遥远，事情也不在这一两天，叔父不妨与公公暂住一天，明日回京不迟。”

“韩将军对老夫有举荐之恩，如今他为国殉职，皇上要老夫主持他的葬礼，这是一刻也不能耽搁的。贤侄，你还是速备马来吧！”

灌强见留不住李广，于是请求道：“叔父此去边城，当是建功立业之时。小侄不才，愿随叔父上阵杀敌！”

“那这庄园……”

“交给管家看守就是，叔父在这住了两年，家丁们武艺见长，护院看家足矣。叔父既然去意已决，就请先行，小侄稍事安排，随后就来！”言毕，灌强亲自到马厩去牵来了李广的战马。

与李广一起出生入死的战马似乎有预感，灌强刚刚解开缰绳，它就直向前院跑去，瞧见李广，它就“啾啾”叫个不停。

李广的手轻轻地从浓密的马鬃中滑过，深情道：“呵呵！你也闲慌了吧？”

他翻身上马，一干人飞马向长安方向奔去。

灌强站在庄头，望着滚滚而去的烟尘，远远地听到李广的声音：“贤侄！老夫在边关等你……”

第七章

铁骑重击破楼烦 卫青封赏犒三军

天下河水九十九道湾。

波澜壮阔的河水，贴着灵武县城向北而去，直到阴山南麓，才曲而东流为北河，勾勒出河南地辽阔的轮廓。

初春时节，蓝天之下，站在窳浑城头北望，阴山托起长城雄壮的躯体，蜿蜒而去。过了阴山，就是广袤的漠南草原，再往北，就到了匈奴的单于庭了。而白羊王和楼烦王的部落，就驻守在这方水草肥美的土地上。

他们和匈奴人并不是同一族群，在心理上始终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匈奴人也并不希望他们介入汉匈之间的战争，而只想让他们成为后勤物资的补给地。

在汉朝君臣的心中，楼烦人和白羊人是匈奴的旁系，所以汉匈战争的重心一直都在匈奴人所处的东线，汉朝虽从来没有将他们视作主要威胁，但从来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存在。

楼烦人和白羊人早已习惯与匈奴人一样将自己视为太阳神的儿女，可是匈奴人在单于庭举行祭祀仪式、祈祷祖先庇佑匈奴人草肥马壮时，却没有邀请白羊王蒲尼与楼烦王符离赴会。

不去就不去吧，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祖先，不去反倒少了许多进贡和那种貌合神离的不快。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种族的根，他们在窳浑城外的草原上摆开了盛大的庆典场面。

月亮还在西天的时候，楼烦人已经拉开了狂欢的序幕。肥美的牛羊肉味和着马奶酒的浓香，在空气中弥漫，这欢乐的气氛催开了他们高亢的歌喉，数百人起舞的队伍绕着楼烦王符离的穹庐旋转——这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日子。

阴山高啊河水长，

牛羊肥啊汉子壮。

是太阳神给了楼烦人美丽的草原，

是太阳神给了楼烦人温暖的阳光。

是英雄的符离大王，

给了我们幸福和安康。

……

当太阳露出半个脸庞，草原沐浴在金色的霞光中时，就到了楼烦人和白

羊人心中最神圣的时刻。在悠长雄壮的号角声中，符离和蒲尼走出穹庐，人群中立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大王！大王！”

女奴捧着银盆上来了，符离和蒲尼先后用从屠申泽里打回的清水洗了手，然后接过马奶酒，指尖蘸了蘸然后洒向天空。

太阳跃上草原边缘，普照世间万物之际，符离虔诚地朝着东方顶礼膜拜道：“神圣的太阳神啊！请赐给楼烦人幸福；圣洁的太阳神啊！请赐给楼烦人光明；英雄的祖先啊！请你们保佑子孙兴旺！”

在他和白羊王的身后，是齐刷刷跪倒的族人，他们将脸贴在大地上，感受着大地的脉搏。太阳温柔地将恩泽一缕一缕地投向他们，每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虔诚。

祭祀仪式大约持续了半个多时辰，人们又开始载歌载舞，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这天，他们都表现出少有的阔绰与大气，他们把大块的羊肉塞到别人的手中，而后又把别人的敬酒大碗、大碗地灌进自己嘴里。

“喝！喝他个昏天黑地！”

“喝！喝他个碗底朝天！”

“哈哈哈……”

符离看着臣民们沉浸在欢愉之中，拈着胡须笑了，他对蒲尼道：“大王请！我们接着喝！”

他们不用臣下敬酒，只要王妃作陪，为的是说话方便。

王妃美丽的眼里飘着迷人的色彩，蒲尼色迷迷地看着她笑道：“王兄好福气啊！”

“哈哈哈！给大王敬酒！”

“大王请！”王妃送来主人的热情。

“喝！你我兄弟今日来个一醉方休！”

“大王就不怕汉人偷袭么？”

“哈哈哈！汉人离我们还远着呢！他们恐怕现在正在渔阳呢！大王没有听说左屠耆王和呼韩浑琊正在渔阳进击汉军么？汉人早顾不上这边了，你就放心喝酒吧！”

蒲尼觉得楼烦王说得有理，赞道：“大王真是英明！即使汉人西来，他们

也要先经过右屠耆王的领地。来！寡人敬大王一杯，愿我们部族亲如兄弟，世代修好！”

符离举起银碗，将马奶酒一饮而尽，随后便放声大笑起来。

“听说大王先祖曾受封于周朝，果有此事么？”蒲尼忽然想起左屠耆王说过的楼烦故事。

“说来话长啊！”符离眼里充满了兴奋，提起祖先与中原的关系，他的脸上流露出自豪，“寡人的先祖曾是周天子的诸侯，要说楼烦人与汉人之间，还真有些缘分啊！哈哈哈！不说了，不说了，喝酒！”

“为何又不说了呢？”

“寡人现在都归附匈奴了。”

“那又有什么？大王是怕单于知道吗？”

“那倒不是，冒顿单于时，就知道楼烦人的来历了。”

“那就说来让本王听听？”

“大王果真想听？”

蒲尼点了点头。

“好！”符离放下酒碗，就拉开了记忆的帷幕。

是的，楼烦人也有辉煌的过去。当年，他们也曾是驰骋北方的大国。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不仅让楼烦人丧失了称雄北方的地位，而且把他们变为毫无自尊的附庸。

“大王还记得那个秦始皇么？”

“刚过去不到百年，怎能忘记得了呢？”蒲尼道。

“当年他巡游天下，欲修一条直抵九原的直道，于是严令咸阳以北的百姓服役，寡人的祖父就在服役队伍之中。他们每日被秦军驱赶着堑山湮谷，开凿道路。有一天，一个伍长借酒撒泼，将寡人的父亲绑在树上，鞭笞得皮开肉绽。先祖愤而出逃，隐于山泽，以图自救。之后，始皇病死，秦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先祖随义军四处征战。到项羽和刘邦争霸天下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建立起一支由楼烦人组成的军队。因此，依寡人看来，这刘汉的江山也有楼烦人的一份。”

蒲尼举起银碗，喝了一口马奶酒，抹了抹嘴道：“大王所言，让寡人想起了我白羊人的过去。与你们一样，白羊人当年也跟着刘项灭秦，欲图改变奴役的地位。楚灭汉兴，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这使我楼烦人、白

羊人再度复国，趁机脱离汉朝，占据了河南地。并在和亲的大势下归附了匈奴。”

符离道：“惟同命同运，匈奴人才将楼烦白羊视为一体。”

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选择，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无法融入汉人耕耘稼穑的习俗中，他们与奔驰在草原上的匈奴人一样沉醉于羊群的奔波和大漠的风沙，他们过惯了天苍苍、野茫茫的生活，这让他们觉得只有归附匈奴，才不会觉得自己是异类，才不会成为孤儿。

那时候，这个世间还没有符离，而白羊人也还没有蒲尼。

楼烦人坎坷的命运经历让蒲尼明白，为什么他们对天神那么虔诚，为什么他们对大地那样情深。部族的故事在两位大王的口中传递着，直到太阳落山，月亮从屠申泽面升起时，两人都酣然进入梦乡了。

王妃无奈地望望鼾声大作的符离和蒲尼，轻轻地叹息着，看来今夜不会再有与夫君缠绵的时光了。

半夜，起了风，风和沙在窃窃私语。

风说，快叫醒大王，汉人来进攻了。

沙说，大王终日为子民辛劳，让他睡个安稳觉。

风说，汉人可是来抢楼烦人的土地和牛羊的。

沙说，危言耸听，汉人不是在渔阳么？

风把沙使劲抛到一边，拍打着穹庐，发出沉闷的声音。

沙说，打扰大王的睡觉，你想找死么？

符离亦真亦梦地睁了睁醉眼，骂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惊扰寡人？”

“砰砰砰……”这回他听清了，是有人在敲门。

“大王在睡觉，大人您不能……”

“汉人都杀来了，还睡什么觉？”

“谁！黑灯瞎火的！”

“大王！是当户乌力图。”

“让他进来。”

卫士这才让开，乌力图一头扎进穹庐，就扑倒在地毡上了大叫道：“大

王，大事不好了！”

蒲尼也醒来了，看着乌力图的神色，遂问道：“当户干吗如此慌张？出了什么事吗？”

“大事不好了！汉军已经攻下了高阙！”

符离笑道：“说什么梦话，你喝多了吧？阴山奇峰峻峭，道路崎岖，高阙在两峰之间，自古易守难攻。难道汉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再说，汉人就算要占领高阙，也要从这里经过，为什么寡人一点也不知道？”

“小人就是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欺骗大王！这是高阙逃出来的士兵亲口告诉小人的。”

“汉军真的占了高阙？！”符离和蒲尼一下子呆了，跌坐在地毡上，“难道右屠耆王也没察觉么？”

“怎么会是这样呢？”

蒲尼嘟囔着出了穹庐，朝守卫穹庐的亲兵喊道：“备马！”

未等符离清醒过来，他已驱马北去了……

白羊人和楼烦人筹备祭祖盛典的日子里，卫青的铁骑正从楼烦人与右屠耆王领地的交界处穿过，朝漠南通往河南地的咽喉之地高阙城进发了。

这是下弦月的日子，夜色很深，只有依稀的星光，山川和草原在视野中混沌一片，只有河水沉闷的呜咽声。

前面隐约传来细微的喘息声，不一刻，校尉苏建的前哨就来到卫青面前禀告道：“将军，队伍已经过了广牧，离临河不远了。”

卫青低声问道：“右屠耆王可觉察我军踪迹？”

“禀将军，右屠耆王所部裨小王、都尉，也因祭天地喝得酩酊大醉，对我军行踪毫无觉察。”

“传令给苏建，叫他避开右屠耆王耳目，直取临河。”

“遵命。”前哨应声而去。

卫青又对李晔道：“传令给张次公，明晨到临河开军前会议。”

大约在凌晨寅时，担任前锋的苏建已到达临河城下，借着晨曦的微光远远望去，城池坐落在平坦的草原上，这曾是赵武灵王南窥强秦的前沿重镇，后来秦一统天下后，成了中原防备北方的要塞。如今它早没了当年的雄姿，早年的房舍被一顶顶穹庐所取代。

守城的右屠耆王部完全没有想到，汉军会在睡梦中骤然降临。苏建也知道长途奔袭，贵在突然。于是他借着夜风，令弓弩手将“火箭”射入城中，匈奴军连片的穹庐顿时陷入火海之中。守城的当户苏比还以为这是天降神火，他一方面调集人马救火，另一方面令祭师祈祷。而汉军就在这一片混乱中攻进临河城了。

当苏建骑马持刀冲进匈奴军营时，苏比才明白是遭到了汉军的偷袭，他顾不得穿戴盔甲，就仓促上马迎战。他挥动长枪直刺，被苏建一刀挡开，他被震得手掌发麻，便知来者不是等闲之辈。

两人在马上厮杀数十回合，苏比环顾周围，遍地都是匈奴军的尸体，他无心恋战，正欲掉头夺路逃生，苏建从身后赶来，大吼一声，手起刀落，取了他的首级。

黎明时分，战事已经接近尾声，苏建来不及喘一口气，就叫来曹掾，让他速速起草战报，快马送往卫青大营。

第二天上午，卫青的大帐已经移到了临河，各路将军聚此商议下一步行动。

卫青担心胜利来得太容易会让校尉们轻敌，使战争偏离皇上的意图。所以会议一开始，他就将皇上的战略意图再次摆到大家面前：“我军夺取临河乃初战小胜，大家切不可松懈。皇上在发兵前一再明令，此战要将白羊人和楼烦人赶出河南地，扫除渔阳、辽西与上谷之间的障碍。下一步我军主攻的目标就是高阙城，此地乃楼烦人、白羊人与匈奴单于庭联系的咽喉要地。不知诸位有何高见？”

苏建道：“我军攻下临河后，末将曾审问过俘虏，听说高阙在山谷中间，两边山势陡峭，因其状若门阙，故自古以来就有此名。自战国至秦，李牧和蒙恬都曾在此驻军。楼烦人复国后，这里就成了通往匈奴单于庭的关口，历来易守难攻。”

“苏将军所言俱实，因此我军只可智取不能强攻。这河南地不仅仅有楼烦人和白羊人，还有匈奴右屠耆王部在此长期驻军。我军此战俘虏千人，其间必有楼烦人。本将意可将前军扮成楼烦军，趁夜色朦胧，赚开关门。只要高阙一得，白羊人、楼烦人就会不攻自乱。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张次公道：“此举确是克敌妙计，只是这喊城的人不知由谁来担任？”

苏建道：“这个倒无妨，末将在夜审俘虏时，有一楼烦什长，其祖先乃是汉人。当年楼烦复国时，他被裹挟到此。多年来，他一直希望回到中原。此人军阶虽低，却精通汉语与楼烦语。”

卫青听了自是十分高兴：“那就让他去！”说罢，卫青站了起来，在帐内踱了一圈，便在李晔面前站住了：“李息现在到哪儿了？”

“按您的部署，李将军从云中进军，现在已经到了五原。”

“好！”卫青在五原的位置点了点道，“速将我军取高阙的意图飞报李将军，要他沿五原至临沃一线西进，形成对楼烦人和白羊人的包围。张校尉……”

“末将在！”

“你部明日移军陇西，负责拦截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驰援。”

“诺！”

“上谷之役后，皇上要我军多夺匈奴战马。此次出征，皇上又一再交代，此战除了收回河南地外，就是要多掳匈奴战马以充实我军，这一点请诸位务必明白。”

“诺！”

“传令下去，今夜亥时造饭，子时出兵。”

“诺！”

当夜，汉军前军换成楼烦人的衣装，一路奔袭，在第二天卯时就到了高阙城下。若明若暗的火光中，扮作高阙关主将的楼烦什长上前喊话，要守关军士打开关门。

军士借着火光望去，只见夜色朦胧中，一位身着楼烦盔甲的将军威风凛凛地坐在马上。只是看不清面目，军士心中不免狐疑，就朝着城下喊道：“将军不是去祭天地了么？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什长骂了一句，吼道：“汉军都打到门口了，还祭什么天地？大王有令，命我军严把关阙。老子奉了大王之令，连夜赶回，你还不快开门？误了大事，老子活剥了你！”

“将军一路辛苦，待小人禀明副将大人，马上开门。”

约莫一刻时间，吊桥终于放下来了，苏建一马当先冲了过去。汉军也趁势潮水般地冲过吊桥，涌入城内。高阙城守军此刻尚在梦中，一个个不是束手就擒，就是身首异处。将士们按照安排，直奔马厩，夺得了上万匹战马。东方晨曦初露的时候，汉军的大旗就呼啦啦地在高阙城头飘扬了。

作为全军统帅，卫青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虽然胜利洗涤了一路的征尘，清晨的太阳也给眸子里投进了光彩。但这喜悦就像雷电倏忽闪过，眉头瞬间又紧锁了，这情形让紧随在身旁的李晔陷入困惑。

“将军是累了么？”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卫青摇了摇头：“不！本官是在想楼烦王和白羊王现在何处？此地距窳浑大概有多少路程？”

“不足八百里！”

“如果白羊王和楼烦王都在窳浑，一旦他们明白过来，一定会集结军队反扑。我军不可在此地滞留，留一千人守关，其余军马迅速南下收复河南地，绝不给楼烦人任何喘息之机。传令苏建，立即挥兵南进，所有将士的坐骑都换成匈奴战马。”

……

汉军渡过河水，果然遇到了楼烦人激烈反抗。

当高阙失陷的消息传来时，符离第一个反应就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保卫家园，他的命令星夜传到各个部落，牧民们意识到，一场灾难正在降临。

汉子们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告别了心爱的妻儿，告别了温馨的穹庐，向指定的地点集结；而那些留下来的妇孺老幼急忙地收拾行装，踏上了躲避战火的路途。

“神圣的太阳神啊！保佑楼烦人度过这一劫吧！”

走在人群前面的老者忽然面向东方匍匐在大地上，悲哀的哭声穿过空旷的草原，传到每一个逃难者的心里。于是，哭声很快地蔓延到各个角落。一直前后照应的部落酋长见此情景，怒吼道：“野狼来了，你们还在哭什么？赶快走！谁敢再哭，就让他尝尝鞭子的味道！”

酋长率领亲兵冲上一道山冈，高声喊道：“兄弟们，我们的儿子跟着大王保卫家园去了，我们要看好牲口，有大王在，楼烦人一定能赶走汉人！”

人群中的哭声渐渐平息。夕阳西下，牛羊和马队缓缓地移向远方，从云彩飘落的天际传来悲壮的歌声：

哪有惧怕风雨的雄鹰啊！

哪有害怕狼群的猎豹啊！

当家园跑来狼群的时候，

我们挥动手中的战刀。

血！染红了草原的土地。

战马，踩碎敌人的头颅。

楼烦人的汉子啊！

站在草原上，是一座山。

躺在大地上，是一道梁。

谁敢侵犯我的家乡，

就让他们尝尝我们手中的箭。

……

但是，这歌声后面跟着的却是急促的马蹄声。那声音像决了堤的河水由远及近，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酋长向远处张望，不禁惊呼一声道："不好！汉人的骑兵来了。"他已顾不上牛羊，就朝身后喊道，"女人和老人们藏到山冈背后，所有汉子都拿起兵器，随我迎敌。"

汉军马队在离酋长一箭之地处停住了。

"留下牛羊马匹，放你们一条生路。"说话的是一个军侯，随军的译官立即将话传给酋长。

"要夺我们的牛羊马匹，先得问问我们手中的刀愿不愿意！"

"此乃秦朝故地，我们奉皇上之命前来收复。"

"楼烦人没有要过汉朝一寸土地，你们……"

军侯并不答话，他挥动宝剑，直指前方。汉军将士们立即冲下高坡，杀入酋长的队伍。刀与剑的碰撞，人与人的格斗，喊杀声被风吹到山冈背后，一个幼童吓得哇哇哭了起来，立即被他的母亲捂住了嘴巴。老者小心地匍匐到山冈的灌木丛中，一幅残酷的战争场面就摆在了他面前。

酋长和他的亲兵们被汉军团团围住，几次试图突围，都被严密的军阵逼了回去。在厮杀和周旋中，马蹄将双方士卒的尸体踩成肉酱。倔强的楼烦人迎着汉军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孤身一人的酋长还在奋力厮杀。当他最终意识到难逃一劫时，就把最后一剑留给了自己。酋长倒下了，他的脸朝着东方，去追随着祖先的亡灵去了。

忠实的牧羊犬们被激怒了，它们在体格强壮的雄犬率领下，朝汉军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吠，那疯狂的野性在一瞬间变成复仇的凶狠。

不过它们很快地就被斩杀殆尽，草原随即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一位汉军伍长道："刚才好像听见山冈后面有哭声，要不要去看看？"

军侯将剑刃在战袍上擦了擦道：“卫将军有令，我们只要牛羊和战马。你立即率领部属护送牛羊马匹回营，不得有误！”

“诺！”

……

而符离此刻正率领着部属转战在修都一带的草原上，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试图用速度拖垮汉军，率领着精锐的骑兵在修都和高阙之间的草原与汉军周旋起来。符离很自信地对当户们说道：“只要这样拖上半个月，汉军必然退兵。丰美的草原永远是楼烦人的，谁也休想夺去！”

但是这一回符离错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卫青和李息每占一地，就把夺得的战马全部用来装备汉军。前日黎明，符离率领的部伍在北撤途中，与苏建的军队遭遇，双方激战两天两夜，长期的和平让楼烦军早已失去了祖先当年敢于攻战的勇气，他们根本不是期门军的对手，到了第三天傍晚，符离突围到青盐泽畔，死伤已近二成。

夜色如水，萧瑟的寒意伴随着符离走进了深秋。他自己说不清，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汉军终于停止了攻击，周围一片死寂，几里外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汉军星星点点的篝火。楼烦军疲倦地收缩在一道丘梁后面，符离靠着一棵树在歇息，一闭上眼，耳边就会响起汉军不断的喊杀声。

有一个黑影朝他走来，符离警惕地抽出短刀，厉声喝道：“是谁？”

“大王！是末将。”

那是乌力图的声音，他拿出水囊，递到符离手里。

“大王，我们都错估了汉军的战力，现在看来，北去的道路已被堵死，也许进入河西，是一条求生之道。”

“休屠王和浑邪王会收留我们么？”

“汉人有‘唇亡齿寒’的故事，汉军绝不会只占领河南，依末将看来，他们下一个目标，就该是河西了，浑邪王和休屠王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唉！目前也只好如此了。”符离低下了头。

他们刚刚进入阜移山，就遭遇了张次公的伏击；他们转而朝东北方转移，试图渡河进入阴山深处，又在五原遭到李息的沉重打击。这样辗转下来，符离损失巨大，他的八个当户已有三个被杀，牛羊和马匹被掳走近百万。

饥饿的、疲惫的符离军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被挤压在灵武以东、修都以西的地域内，决战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决战前夜，卫青与李息、苏建、张次公等将领举行了军前会议。在这些将领中，除了李息和他的部将外，其余都是卫青的校尉。作为节制两军的统帅，虽然连日来的奔波使他显得有些疲劳，但这都无法冲淡胜利带给他的振奋和愉悦。

的确，从第一次出击以来，这是他最顺利、最恢宏的手笔。他清楚，虽然每一次战役都出自于他的运筹，但是战略和目标都是皇上早已确定的。如果没有皇上赋予他统率全军和便宜行事的权力，他不可能书写如此荡气回肠的战争篇章。可现在战争还没有落下帷幕，他只能将喜悦藏在心底。

“诸位，连日来我军日夜兼程，转战河南，终于迎来了决战的时刻。本将已向皇上陈奏了各位将军的功勋，相信皇上会不吝重赏。现在，请李中郎给各位介绍一下战场形势。”

李晔指着地图道：“目前，楼烦在东部的几个当户已被李将军击溃。集结在修都以西、灵武以东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却是楼烦王亲率的精锐，虽经我军连续打击，却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据探马禀报，这部分人马非常疲惫，人心离散，有不少士卒逃走。”

“各位将军！”卫青站起来接过李晔的话道，“我军经过三日休整，士气高涨，正是全歼顽敌的大好时机。楼烦人归附匈奴多年，养成了奔袭的习惯，我军要谨防其逃进匈奴境内。李将军所部，集中全力消灭盘桓在修都以西之敌。苏建、张次公部随本将攻打楼烦王的大营。今日后半夜出兵！”

“诺！”将军们本能地紧了紧盔甲和腰带，身影融入草原的夜色中。

而这一夜，对符离来说也是一段难熬的不眠时光，眼看着士卒减少，家园丧失，牛马被掠，一种濒临灭亡的悲凉涌上心头。在卫青召开军前会议的时候，他也正和两个当户商议去处，他们认为河南地沦入汉军之手，短期内没有力量收复，现在唯一的前途就是逃进匈奴，寻求军臣单于的保护，待羽翼丰满后，再打回来。

乌力图道：“恐怕还是要从灵武渡河。”

“难道就这样被汉军赶走么？”符离忧郁地灌了一口马奶酒，凶狠的眼角滚出浑浊的泪水，“是本王丢弃了子民，本王该遭到天神的惩罚。”

可有什么办法呢？拼命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将来，从修都来的当户道：“大王不必如此悲观，我们迟早总要打回来的。”

“对！总有那一天！”乌力图道，“白羊人早已北逃，现正是深夜，天气奇冷，末将料定汉军不可能攻打营寨，而我们楼烦人是最能耐得住寒冷的，不如趁着夜色，我们抢占灵武，扫除北去障碍。”

但汉军又一次打乱了楼烦人的计划。当他们跨上战马正要启程的时候，只见四周火光突起，杀声震天，汉军开始进攻了。站在符离身旁的乌力图大吼一声：“保护大王！杀啊！”

他在汉军中左冲右突，一群汉军倒下，又一群紧跟着冲了上来。他一边奋勇杀敌，一边招呼身后的符离：“大王，跟着末将，千万不要走散！”

人！就是这样一种残酷而又有韧性的生灵。不管处在怎样绝望的境地，不管未来是怎样的前途未卜，只要有一丝求生欲望，都会爆发出撼天动地的力量。符离现在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信念：冲出去。那双精铜铸就的大锤，骤风般地扫过面前的汉军。等他们冲杀出几里路外时，身边的士卒只不过百人了。人呢？到哪里去了？其实，符离很清楚，他的军队被打散了。他颓然地靠在战马身边，喘着粗气。这时候，乌力图拿着从汉军尸体上剥下的盔甲走过来了。

“请大王换上汉人的衣服。”

“为什么？”

“大王！您听听！”

是的！汉军朝着这边追过来了，喊杀声中夹着一位将军的声音：“楼烦王哪里走？快快束手就擒！”

接着，是山崩地裂的呼喊：“活捉楼烦王！”

“活捉楼烦王！”

……

“事不宜迟，大王请换装吧！”

“那你呢？”

“楼烦可以没有末将，但不可没有大王！大王若是有一天见到末将的妻子，就说末将在天上守着她！”乌力图说罢，就挥起战刀割下长发，递给符离，然后率领五十骑，向另外一个方向奔去。

他们没有走多远，就与张次公的军队遭遇了。乌力图也不搭话，两腿一夹坐骑，冲上前去。他们在马上格杀了数十个回合，张次公卖了一个破绽，等乌力图战刀砍过来时，他顺势一拉，本想把乌力图拉下马，谁知却因用力过猛而双双跌落马下。于是，马战转而为步战，又是数十个回合。乌力图惦记着符离，无心恋战，他一声口哨，战马立即奔了过来，他飞身上马，“嗖”地蹿出去了。张次公见状，也上马追去。东方渐露晨曦，张次公见距离不远，就抽出弓箭，朝乌力图射去，只听“啊”的一声，乌力图栽下马来。

……

到第二天傍晚，大战终于以楼烦军的覆灭而结束。大军在河水东岸扎下营寨，卫青刚刚擦了把脸，李晔就进来了，他兴冲冲地告诉卫青，自开战以来，总计斩首虏两千三百级，俘敌三千人，牛羊百余万。

“白羊王和楼烦王呢？”

“白羊王逃走，楼烦王被张将军射杀。”

“看清楚了么？果真是楼烦王？”

“尸体已经运回营寨，从服饰看，确系楼烦王。”

“快领本将去看看。”卫青顾不上歇息。

擒贼先擒王，他最关心的还是楼烦王的下落。在前往张次公营帐的时候，他不免有些惋惜，如果活捉符离，那皇上将会是怎样的心境呢？

“张校尉在哪？张校尉在哪？”隔着老远，卫青就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高声喊道，张次公急忙出帐迎接。

“将军可看清楚了，真是楼烦王么？”

“末将虽然没有见过楼烦王，然从他的服饰上看，确系楼烦王无疑。末将这就带将军去看。”

一干人来到停放楼烦王尸体的帐篷，卫青上前拉开蒙在死者脸上的丝绢看了一会，抬起头来问道：“俘虏中可有认识符离的？”

张次公道：“昨夜俘虏了五十多名楼烦王的亲兵。”

“速传一位俘虏来辨认。”

不一会儿，俘虏被押解到帐前，卫青道：“两军交战，是国家之事，你只要说出真相，本将饶你不死。”

那俘虏上前看了良久，才对卫青道：“死者是楼烦王室守卫乌力图。他与大王换了行装，掩护大王逃走了。”

张次公听说自己只射死了一位当户，却让楼烦王走脱，很是懊恼道：“都是末将有眼无珠，竟然让楼烦王从末将眼前走脱。”

卫青抚着张次公的肩膀宽慰道：“你不必自责。我们从未见过楼烦王，怎么能辨别真假呢？这次他走脱了也无妨，依本将看来，匈奴人也不会善待他。”

说完，卫青吩咐卫士取来一盆清水，自己拿了丝绢，细细地擦净了乌力图脸上的血迹，合拢了他圆睁的双眼和半张的嘴唇，最后才用干净的丝绢覆在他的脸上。

“在生死关头，此当户替主赴死，其忠心可嘉；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其气概可敬。我汉军将士，当如此也！”

回到主帐，卫青布置起善后事宜。他要李晔起草安民告示：楼烦诸族，原本大汉兄弟，后归附匈奴，乃王室之举，与百姓无干。今皇上圣德，泽惠河南。百姓见此告示，尽可归乡放牧，安居乐业……

当夜，卫青又召集各路将军，就河南地防御作了部署。会议结束时，卫青不无远虑地说道：“诸位将军，河南地回归汉廷，匈奴前哨顿失，从此我北方东西连成一片，这皆仰赖皇上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之外。我等深受皇恩，当枕戈待旦，不可疏忽。现在，我军就地驻扎，等待朝廷旨意。有敢扰民滋事者，以军法论处。”

众将都以为卫青想得周全，纷纷点头应诺……

朝廷的宣慰使者到前方来了——他不是别人，正是中大夫主父偃。

庞大的宣慰使团带来了皇上的圣旨，还有劳军的美酒、肥猪和大量的布帛。

卫青出动了军容严整的仪仗队，在草原上举行了盛大的接旨仪式。

主父偃和他的宣慰使团在雄壮的号角声中被迎进主帐，卫青率领李息、苏建和张次公等将领身着崭新的盔甲，齐刷刷地跪倒在地，等候主父偃宣读皇上的诏书。

这种氛围主父偃从来没有经历过，加之皇上要赏赐的不是别人，乃是未来的国舅，是皇上的姐夫，他如日中天的辉煌让主父偃对自己的使命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制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造谋籍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卫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两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岭，梁北河，讨蒲尼，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

此次，皇上敕封卫青为长平侯，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典礼结束后，卫青要李晔将朝廷的赏赐按照军功大小，造册发放。并在主帐中摆了酒宴，接待主父偃一行。但是当将领们举起酒爵感谢皇上的恩典时，却发现李息不见了。卫青忙唤来李晔询问，才知道接过诏书

后，李息就策马回五原了。

当着众将的面，他又不便多说，但是送到口里的酒菜顷刻间就变得十分乏味了。好不容易挨到酒席散去，卫青才迫不及待地向主父偃问道："使君可知，为何皇上的诏书中没有赏赐李息将军？"

主父偃也纳闷，因为这诏书事前是封了签印的，他并不知晓内情，所以面对卫青的提问，他也摸不着边际。

"下官也不知情，不过皇上没有赏赐，也总有道理。我等身为臣下，也不敢揣测皇上之意啊！"

卫青闻此也无话可说了。

主父偃喝了些酒，毫无睡意，便道："今夜月色尚好，将军不妨与下官到帐外一叙？"

"就依使君。"

两人刚出帐，就有卫士跟在左右。卫青道："这是在营中行走，你等不必随得太近，本将要与使君说话。"

皎洁的月光柔柔地洒在战后的草原上，远处黝黑的丘陵背后偶尔传来狼的叫声，那生硬地带着哀鸣的节奏在静夜时刻传得很远。从帐篷里传来军士们香甜的鼾声，疲劳加上酒劲使他们在梦中回到了故乡。值更的哨兵鱼贯地穿梭在帐篷之间，警惕地巡视着一切。

这月色，这清露使卫青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长安，回到了平阳公主的身边。出征前他已知道，公主怀孕了。他倏忽即逝的情思很快地被主父偃摄入眼内，他碰了碰卫青的肩膀道："离京前，下官特地拜访了公主殿下，殿下要将军千万保重，她在京城等着将军回去呢。"

"哦！公主好么？"

"好！一切都好！"

他又何尝不想尽快地回到长安与公主厮守呢？但是他是一军统帅，必须服从皇上的旨意。

"现今河南地已经收回，不知皇上有何打算？"

"皇上已恩准了下官的奏疏，决定在河南地设置朔方郡，并且要苏将军在河水南岸筑朔方城，估计诏令不久就会到达。"

"皇上深谋远虑，这样就彻底断了楼烦人、白羊人复国的念头。"

主父偃望了望远方的山峦道："关于设郡，朝中有不少人都无法理解，颇

有微词啊！”

“哦！都怎么说？”

“汲大人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河水宽阔，水急浪高，涨落无常，朔方濒临河水，水患不断，于此筑城，弊大于利，此其一；因河为固，山东诸郡漕运困难，此其二；朔方地广人稀，筑城劳力缺乏，此其三；大汉若欲徙十数万众筑城，必为匈奴可乘，此其四。还有公孙弘大人甚至认为，我朝目前最要紧的是内实府库，外固边塞。倘若因筑城造成府库空虚，乃得不偿失之举，都以为不筑为好。”

“怎么会这样？”卫青难以置信，汲黯会站出来反对在朔方设郡。

“若非下官力排众议，恐怕廷议是不会通过的。”说着主父偃的声音便激昂了，“难道要我汉军将士浴血得来的国土重新沦丧么？下官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卫青没有接主父偃的话，在没有弄清事情原委之前，他不便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这些在皇上面前说的话都是光明磊落的，似乎没有私心可疑。他一向敬重汲黯的为人，看着天色不早，卫青便道：“夜深天凉，大人还是早些回帐歇息。明日在下就带大人到各营看看……”

回到帐中，卫青却没有一点睡意，皇上宣慰的诏书虽然让他的部下分享了胜利的荣耀，但是李息所部却没有得到赏赐，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结。皇上既然把节制三军的权力交给自己，自己就不仅要为所部负责，更要为整个大军考虑。河南一役大获全胜，固然取决于自己的精心运筹和临阵决断，但平心而论，李息所部在五原一带牵制敌军，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他已在战报中也一再申明，可皇上为何就单单赏赐了自己的部属呢？他实在想不明白。

李晔巡营回来，见卫青对着灯火发呆，就上前轻轻拨了拨灯花道：“已是丑时二刻，将军还没有歇息么？”

“本将今夜毫无睡意。同参一战，血流在一起，李将军没有得到皇上赏赐，本将内心十分不安。”

李晔深谙卫青心中的重负，可皇上的诏书就是泰山，为将者又能怎么样呢？于是他宽慰道：“皇上不赏，自有轻重之权，将军无须自责。”

“不！一定是本将不善言辞，致使皇上误解了战报。”卫青说着，就摊开了手头的绢帛，“本将今夜就重拟奏章，向皇上陈明原委，请皇上为李息追赏。”

……

鼎锅里的酒翻出浪花，弥散着浓浓的清香。鼎锅下的火苗将李息的脸映

成红色，他已喝了许多的酒，还在不断地喊着卫士为自己添酒。

“来！喝！今日有酒今日醉啊！”

“将军！您喝多了？”从事中郎在一旁说。

“什么？本将喝多了？再喝一鼎也无大碍，本将可是海量！”李息仰起脖子，将一爵酒灌进肚里，嘴里吐出的确是阵阵疑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从事中郎长长地叹息着，他知道只有酒才能让李息忘记心中的郁结。他明白，李将军心中积了太多的不平，同样是出击楼烦，同样是洒血流汗，凭什么卫青和他的部下就能得到皇上的赏赐而对他李息却只字不提呢？但这些话能说出口么？他无法给部下交代，他又怎么能对家人说这些呢？那些将尸骨埋在草原的亡灵们，也只有在沉默中化为沃土了……火光中，他看见李息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拔剑起舞，那歌声中充满了悲凉：

忍将热血兮洒疆场，吾以忠魂兮慰苍生。

……

第八章

主父弄波齐王府 淮南梦破推恩潮

战争是一曲雄壮的交响乐，不仅让将军们热血沸腾，也催动着春天的脚步。上林苑万千红紫的花草正郁郁菲菲、吐纳芬芳；渭沣灞浐春波潋滟、碧浪涣涣；九嵕南山岚浮翠绕、松柏蓊郁。

刘彻双眼不眨地盯着前线的硝烟，也关注着“推恩制”的进程。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春天，是让刘彻既兴奋又舒心的季节，卫青不断送来汉军大胜的消息，而“推恩制”也像一场骤风，席卷各诸侯国。那些平日里自以为是的诸侯王们顷刻间“分崩离析”，宗正寺每日递上的奏疏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河间国先后分为兹、旁光等十一个侯国。

淄川国分为剧、怀昌等十六个侯国。

赵国分为尉文、封斯等十三个侯国。

城阳、广川、中山、济北、代、鲁、长沙、齐等诸侯国也都分为几个或十几个侯国。

虽说“推恩制”要落到实处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毕竟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

而随着诸侯国的分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些侯国地位与县相当，王国析为侯国，朝廷直辖土地逐渐扩大，这就消除了分裂的危险。朝廷的诏书为诸侯国们的庶子们提供了索权分邑的尚方宝剑，他们折腾的结果就是将诸侯王们一个个架空，让诸侯国实力大减，徒有虚名。

推行了十三年的新制，终于有了新突破，这使刘彻每每站在未央宫前殿北望渭河时，胸中就不时荡起汹涌的波浪。感到只有这个春天，才被他真正拥抱在怀中。

居高临下，长安的一切尽收眼底。前几日，他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籍田礼，在回来的路上，他特地到郑当时督建的渭渠工地上巡察。郑当时禀奏道：“在公孙弘大人的协助下，京畿各县投入十多万劳力，工程进度很快，如果不出意外，年内就可以贯通。”

这又是让他振奋的好消息。关中的富庶事关朝廷的稳定，刘彻觉得郑当

时虽然年龄大了些，但就恪尽职守这一点来说，一点也不比韩安国差。

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主父偃的行程，他向包桑问道：“有主父偃的奏章么？”

“陛下，还没有。”

“一旦有了他的消息，立即禀报。”

“推恩制”不可能在所有的诸侯国都一帆风顺。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那些不愿意被架空的诸侯王，很快地就会以对抗朝廷的罪名而被觊觎的庶子们告到朝廷，这也是刘彻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们闹得越厉害，朝廷的削藩就越彻底。

不是么？那个燕王刘定国，就被一纸书信告发到未央宫北阙的司马门下，这恰恰被前线劳军归来的主父偃发现，他迅速呈送给皇上，刘彻毫不犹豫就将此案交给主父偃办。刘定国在恐惧中自杀，刘彻趁机废除了燕国。接着，刘彻又命主父偃去查办齐王淫乱后宫的案子。为了方便查案，他任命主父偃为齐相。

但是主父偃出京的第二天，汲黯就进宫来了，他是来弹劾主父偃的：“郡国都说主父偃借推行‘推恩制’之机，大肆敛财。”

这番话让刘彻有了忧虑和担心，新制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大一统，绝不是为了给京官们提供敛财之机，如果因行“推恩制”而致官员贪贿，这显然有悖于新制的初衷。

刘彻的眼神追着天空悠悠东去的云彩，久久不愿移开……

的确，元朔二年是主父偃春风得意的日子。时令刚刚进入四月，这位当年在游说中备受冷落和排斥，几乎陷入借贷无门困境的杂家，便以齐相的身份衣锦还乡了。

站在临淄城中最大的酒楼“临海居”凭栏俯瞰，巷闾纵横，广厦连绵，酒肆林立，人头攒动，主父偃的眉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他忽然觉得自己命运与苏秦何等相似，当年苏秦落魄回家的时候，被妻子拒之门外，但谁又能想到他后来佩戴六国相印呢？待一会儿，那些当初曾对他投以鄙夷之色的迂腐之徒以乡友的身份坐在席上时，当那些不曾借钱给他的富豪们持着帖子登上这豪华无比的酒楼时，他们该怎样看待今日的自己呢？

主父偃要以答谢的方式报复那些目中无人的狂徒们，要让他们在饮下美酒时去蒙受无以言表的尴尬和羞辱。

其实，他要报复的又何止是那些浅薄之徒？他还在办理燕国的案子时，就已经将齐国列为下一个目标了。一天，在向皇上复旨时，他就不失时

机地向刘彻传递了一个新的信息。

“臣在查处燕王淫乱后宫的案子时，他不但不服，反说这样的事情在诸侯国比比皆是，皇上为什么偏偏只盯住他不放？臣要他列举事实，他说他不过与父王爱姬、兄弟的姬妾有染，而齐王竟与他的姐姐通奸，皇上为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刘彻的脸色当时就阴沉了，怒道：“果真如此不齿么？”

“臣在齐国游学时，也曾听过此类传闻。”主父偃暗地打量着刘彻的表情变化，在他近前一步说话的时候，就把与“推恩制”有关现实摆到刘彻面前，“仅仅是这些倒还罢了。臣担忧的是，临淄有户口十万，仅是租赋每天就达千金，人口多而富足，超过了长安，况且齐王刘次景原非皇上嫡亲，怎能如此称王一方呢？尤其是那个纪太后，早就有了对抗朝廷的野心，竟然拒绝了娥儿翁主的婚事，这不是无视朝廷，无视皇上，无视太后么？”

“爱卿所言甚是。朕在做太子时，就曾听卫太傅说过，七国之乱时，齐孝王亦曾图谋不轨，只不过后来见大势已去，才有所收敛。如此忤逆，今日不除，就是后患！朕就任爱卿为齐相，严查细究，以正纲纪。”

与皇上的对话犹在耳际，主父偃已经踌躇满志地站在这曾让他伤心的故土了：“哼！本官倒要看看，那个可恶的纪太后将如何应对朝廷的问罪。”

主父偃转身发现店家不知何时就站在了身后，怒道：“你是何时进来的？不经通禀，私自入室，你要以身试法么？”

店家顿时就慌了，求饶道：“大人息怒！大人息怒！大人要小的迎接乡绅富豪，现已有几人到了，小的怕大人着急，故冒昧进来，还请大人见谅。”

“哦？他们到了？”主父偃冰冷的目光扫过店主的额头，出口的话也十分的傲岸和冷漠，“就让他们在下面等着！”

“诺！”

听着店家脚步纷乱地下了楼，他轻轻端起面前的杯盏，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思绪随着袅袅的水汽蔓延开来。

一想起纪太后，他就尽其所能地在脑中勾勒着这个孤傲女人的嘴脸。说起来还是他刚刚进入朝廷的事情。当徐甲带着太后和皇上的旨意即将奔赴齐国的时候，主父偃以乡人的身份宴请了这位黄门，他期待一旦娥儿成为齐王后，能够将他的妹妹带进王宫做一名贴身的侍女。

可令徐甲吃惊的是，纪太后不仅回绝了朝廷的旨意，而且从言语上彻底

地封死了回旋的余地："齐王已有王后，后宫妃嫔俱全，修成君的女儿乃太后外孙，皇上的外甥女，只怕下嫁齐国，会委屈了金枝玉叶。"

齐懿王殒薨后，国事皆决于纪太后，她一直对朝廷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对朝廷与齐国有关的举措充满着疑虑。徐甲乃是齐国的穷苦之人，穷困至极才去做的黄门，太后为何让他来提亲呢？若不是他图谋邀功取宠，就是太后想给齐国安插一个耳目。于是，纪太后很客气地婉拒了这门亲事。

提到主父偃，纪太后道："主父偃乃末路小人，竟然也想让他的妹妹进入齐王宫，简直是痴心妄想！"

徐甲回到京城，不仅太后训斥了他，而且更成为黄门们讥讽的笑料。恰在这时，齐国案发，主父偃前往查处。徐甲感到报复的机会来了，他找到主父偃，绘声绘色地传达了纪太后对主父偃的奚落。主父偃感觉自己遭受了莫大的侮辱，他从心里发誓一旦有机会，就一定要借皇上之手杀了这妖后，以雪心头之耻。

机会来了，齐王与翁主通奸的丑闻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他仿佛看到那颗无耻的首级已经跌落在地。

"哈哈哈……"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他唤来店家，叫他传那些人上来。于是，乡绅豪富们一个个上来了。

面对主父偃，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丰富的，一双双谄媚的、恐惧的、尴尬的抑或是懊丧的眼睛把他们纷乱复杂的心思呈现在主父偃面前。他们觉得这世界变得太快，让他们对自己当初的短视和愚蠢生出难言的懊悔，以致在与主父偃见礼时称呼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主父回乡……哦！不！主……先生回来了。"

"主父大人……哎呀，相国回来了……呵呵……"

"大人……呵呵……贵人……回……回来了。"

"呵呵！大人归乡，山水生辉。今天这酒宴就由鄙人做东了……"

"不！大人风尘仆仆，千里归来，还是小人效劳吧！"

"大人在朝为官，乃乡邑之荣耀，鄙人这里有一双玉璧，还请大人笑纳！"

看来，他们没有空手而来。他们或捧着珍奇古玩，或捧着金子。他们生怕被拒绝，似乎早已将当年的旧事忘得一干二净了，那种迫不及待让主父偃领略了沉浮的天壤之别。

主父偃一声不响地欣赏着这些势利之徒的表演，直到他们虚假忐忑的笑

容因遭遇冷漠而僵持在脸颊和眼角的时候，他才说道：“各位都入座吧！”

每个人案头摆的都是齐地的海鲜，浓香四溢的米酒。但主父偃没有感受到乡情的温馨，倒是对这些脑满肠肥的富豪们不断投以鄙夷的目光。

“用吧！”主父偃挥了挥手，似乎是在面对一群狗彘异类。

可是众人没有谁敢动第一筷子，反而谄媚地要他先开始。主父偃的声音中就带了愤懑：“让你们用，你们就用！”

于是，大家都不敢多话，就默默地用起了膳。

在桌上的菜肴快少了一半的时候，主父偃站了起来，缓慢地沿着每个人面前的案几走了一遍，然后向楼下喊道：“抬上来！”

大家都不知道主父偃将会向他们展示什么，都纷纷伸长脖子，朝楼梯口方向瞅着，只见几位随从抬着几只箱子上楼来了。当主父偃打开箱盖时，挥金如土的富豪们都傻眼了。

那里面不是别的，都是光灿灿的金子。

“看清楚了吧！”主父偃轻蔑地在屋里扫视了一遍，说话的声音忽然抬高了，“这东西对各位来说并不陌生吧，可是它却曾伤透了本官的心！”

大家这才明白，主父偃并没有忘记当初的恩怨，他是要借这一箱箱金子来讽刺他们的龌龊和卑贱。他们顿时陷入惶恐中，战战兢兢地离开座位跪倒在了主父偃的面前，用最难听的话语骂自己目不识珠，用肥厚的手掌扇自己的耳光，那种“噼噼啪啪”的声音仿佛音乐一样，让主父偃获得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

“你们站起来，本官有话说。”

“谢大人。”

“把这金子分成五份。”在豪富们站起来的时候，主父偃叫随从把金子码成五垛。

他转过身来，指着他们的鼻尖道：“当年本官困在中途，同族的兄弟不予我衣食，宾客乡人拒我于门外。今日本官到齐国来任相，你们又纷纷攀援于我，如此欺贫附贵，与狗彘何异？今日本官叫你们来，将金散之，意思很明白，从此断绝了与你们的来往，再也不要看到你们这些势利之徒！”

这样的宴会已经连续举行了多次，今天是最后一场，主父偃郁积心中多年的块垒终于消散了。回到相府，他没有丝毫倦意，便唤来令丞们，毫不掩饰地托出了他要整顿齐国后宫的筹谋。

“诸位说说，我们该从何处着手呢？”

令丞们言道：“后宫美丑，黄门最清楚。”

主父偃豁然开朗：“好极了！就以审问黄门开始。明晨本官就禀明纪太后，提王宫黄门总管审问。”

一梦醒来，已是雄鸡啼晓了。主父偃梳洗整齐，衣冠楚楚地进了纪太后居住的祈年殿。当他捧着皇上的诏书站在纪太后面前的时候，这个正在生闷气的华贵女人惊呆了。眼前这个多少有些猥琐的男人，难道就是曾被她瞧不上眼的主父偃么？难道这个一脸矜持的小个子齐人，就是未来的齐相么？

太后顿时有了一种来者不善的感觉，不仅是因为主父偃，还因为她拒绝了皇太后的提亲，这可能就是皇上任命主父偃为齐相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等待她的将是王国的灭顶之灾。她将如何去见齐国的列祖列宗呢？就在此时，“纪太后接旨”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皇上的诏书说得很明白，主父偃在齐相的任上，就是要帮助齐王整顿纲纪，查处后宫淫乱行为。不用说，她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对象。虽然从职位上说，相是诸侯王的辅佐。但是皇上的一道诏书，就赋予他超越诸侯国，直达天听之权。纪太后很后悔，为什么当初要拒绝朝廷的提亲呢？

主父偃宣读完诏书，接着就提出查处案件的请求：“微臣此行，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查纠后宫淫乱之举，还请太后明示。”

纪太后道：“大人从朝廷而来，哀家自当按皇上旨意，选派得力官员协同大人查案。不过据哀家所知，齐国后宫一向风清气正，所谓淫乱云云，不过是流言罢了。”

主父偃淡淡一笑道：“臣也希望如此，可既然有人告到朝廷，皇上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如果确系诬告，皇上不但会明察是非，而且会将诬告者绳之以法，还齐国一个清白。”

话虽这样说，但纪太后听出来了，主父偃是非查不可的了：“那么，依大人之见，该如何查处呢？”

“臣以为王宫之事，黄门最清楚，只要将黄门总管招来讯问便知分晓。”

纪太后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逆贼果非善辈。她没有反对的理由，便顺着主父偃的意思道：“如此就依大人，只是黄门总管近日甚忙，待哀家先传来问问。”

主父偃的脸上依旧留着淡淡的笑意，但话里的意思却是滴水不漏的：“这样的事情怎好劳驾太后，臣已命人前去传唤了。若没有其他的事，臣这就告退了。”

等到他回到相府时，就看见齐王宫的黄门总管已经在堂中候审了。主父偃作为主审，入座后并不急于问话，只是用一双冰冷的眼睛盯着他。那夹杂着自信、讥讽、轻蔑、狐疑和尖酸的眼神让黄门总管脊梁发怵，虽然他不知道被忽然传来是为了什么，但新任的齐相给他带来的或许就是一场灾难。果然没过多久，主父偃开口说话了："公公可知下官请你来这里的意思么？"

黄门总管抬了抬眼皮没有说话。

"有人向朝廷告发齐国后宫淫乱，公公可知否？"

黄门总管的心"咯噔"一下就悬了起来，这事到底还是败露了。不过他还是故作镇定道："咱家在宫中只是伺候大王起居，至于淫乱之事，咱家耳背，还真没有听说。"

"公公不离大王左右，岂能不知？有道是无风不起浪，公公终日陪伴大王，宫中的一切不都是公公安排的？你说不知道，谁会相信呢？下官是奉了皇上旨意办案，还是请公公全都说了吧，免得彼此难堪。"

"这……咱家确实不知道啊！"

"看来公公是要对抗皇上的旨意了。不知公公可曾听说燕王之案么？当今皇上决心惩治腐败淫奢之风，若是负隅顽抗，岂知世有猛虎，必有冯妇而搏擒之。下官倒是不愿意做那个擒虎的冯妇，劝公公亦勿效负隅之虎。燕王乃诸侯，尚且自杀，况公公乎？"

……

"太后为何要让翁主涉足后宫？"

……

"大王与翁主之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公公要是缄口不言，就休怪下官不恭了。"

主父偃向内史使了个眼色，大喝一声："来人！鞭笞五十。"

府役们一拥而上，缚了黄门总管，就向外拉去。隔壁就是临时设置的刑室，黄门总管被剥了衣服，绑在柱上。两名府役持着蘸了水的藤鞭，轮番抽打。惨叫声穿越墙壁，传到堂内。主父偃看了看内史，沉浸在舒坦和惬意之中。倒是内史脸上的肌肉随着鞭笞的节奏而抽搐着："大人！还是谨慎些，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大人不必担心，本官心中有数。"在他看来，似乎一切都是司空见惯

的。他的手指在案几上轻轻地弹出“叮叮咚咚”的声响。果然，在第二十五鞭，黄门总管就被拖到堂上来了，他嘴角挤出六个字：“奴才愿意招供。”

主父偃上前托起黄门总管的下颌，笑道：“早知如此，何必受皮肉之苦呢？录供……”

这是一幅怎样的春宫图呢？那年轻的齐王，不思治理齐国，不思报效朝廷，终日与宫女们灯红酒绿，肉欲横流，多少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要宫女裸着身体，当着其他人的面，与他交媾。

这又是怎样的乱伦图呢？消息传到祈年宫，纪太后心痛欲裂，真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先祖悼王刘肥，在高皇帝时受封七十座城，百姓中凡说“齐语”的都归属他，是刘姓诸王中封地最大的一个。可悼王之后，他家是一代不如一代。正是因为如此，纪太后才将侄女立为王后，希望她约束齐王。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拒绝了皇太后的懿旨。更因为如此，她才遣翁主整饬后宫，她要用权威将那些宫女与儿子分开。可纪太后不知道，对这样一个病入膏肓的诸侯国，她的苦心是多么的无力。就在翁主进入后宫第三天的深夜，黄门总管竟然听见王宫中传来阵阵的淫笑声。

“难怪王上乐此不疲呢？瞧这身板，哪个女人看了不动心呢？”

“也就是那个不懂风情的纪家小女才那样呆板和矜持，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那么！王上看妾身呢？”

“阿姐可是风情万种啊！瞧这酥胸，真让寡人……”

“嗯嗯嗯……”那是男女相互撩拨摩挲而散发出的骚情声。

“王上怎的就那么有劲呢？”

接下来，就是男人的喘息，女人的哼哧……

黄门总管只觉得天旋地转，大王与翁主不是亲姐弟么？怎么可以如此不顾羞耻呢？这难道就是高皇帝的后人么？看他们平日里正襟危坐的样子，可谁又能想到他们皮囊下包裹着的丑恶魂灵呢？

他不能让这不堪入目的淫秽污了自己的眼睛，于是悄悄地离开了。

主父偃相信黄门总管说的是真的。这些年，无论是在齐地、还是在长安的日子，这些丑闻他听得多了，不过只是没有人敢传给皇上罢了。如果这次不是皇上下决心实施“推恩制”，恐怕仍然会被诸侯王们的谦恭所蒙蔽。但对主父偃来说，查处这样的案子，不仅能使他今后的仕途更平坦，更重要的是，自从皇上颁布了“推恩制”的诏书后，就不断地有诸王

们的庶子们将重礼送到门上。

主父偃拿着黄门总管画了押的供词，心里就得意地想，明天他就可以拿着这供词与纪太后和齐王讨价还价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供词，而是黄灿灿的金子啊！

主父偃看了看内史道：“大人还有什么要问的么？”

内史急忙打拱道：“大人断案果然神速，下官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大人不如与下官一起去见纪太后，以陈明案情。”

主父偃将供词放进衣袖道：“大人不必着急，此乃黄门总管一面之词，本官还要与王上、翁主对质后才有结论。”

世间万物都有定数，得意过头了就会翻船。主父偃刚刚收起供词，就见一位曹掾匆匆地进来，附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他就一下子跌坐在几上，失神道：“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让大人如此吃惊？”内史问道。

“齐王……”主父偃的语言忽然显得如此不畅，“齐王与翁主自杀了……”

主父偃颓然地坐在几上，自言自语道：“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还没有与大王和翁主对簿呢！”

从奉诏查案时起，主父偃就没有料到会是这个结局，而他内心的秘密，面前的内史也不可能知道。所谓与齐王去对质，也不过是一种心理压力。主父偃将大量的时间留给齐王，让他去选择是舍财消灾，还是等他把狱词交给皇上。可现在说什么都无用了，他不得不退而求自保，他第一步就是要获得内史的支持。于是，面对内史，他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责和愧疚：“本官有负皇恩啊！可大人是亲眼看见，没有人刑讯逼供王爷和翁主啊！”

内史点了点头，主父偃的自责和愧疚让他很感动：“大人不必自责，朝廷若是追究下来，下官愿为大人作证。”

“如此便多谢大人了。”

“推恩制”的诏书到达淮南国时，已是元朔二年三月中旬了。

寿春郊外的麦子已经抽穗了，又是一个好年景。当农官把这消息报告给刘安时，他在心底感谢上苍，有了粮食和钱，他起事的准备就更加充分了，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机会。

刘彻一个接一个的新举措，除了给他带来压力外，也使他离起事的时机越来越远了。

元朔元年六月，皇上和太后忽然诏令将修成君的女儿许配给他的王太子。他知道这是因为齐国的纪太后拒绝了皇太后的提亲，但刘安欣然接受了这门亲事，他不能让皇上认为他有何悖逆之举，他需要为起事赢得足够的准备时间。

几个月前，刘彻忽然地赐予他几杖，免去了每年十月的朝觐。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荣耀，实际上是排除了他出现在朝廷的机会。

正月的时候，在京都盘桓多年的刘陵回到了寿春，带给他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皇上要在诸侯国推行“推恩制”。

“这不是要将诸侯国五马分尸了么？”他思量着这个主父偃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曾经让几代皇上都绞尽脑汁的主意呢？他简直就是同贾谊、晁错、袁盎一样的罪人。有朝一日他入主长安，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主父偃。

这一切举措都使他对皇上将外甥女嫁给刘迁产生了巨大的疑问，这女子会不会是皇上安排在淮南国的一个耳目呢？当他把这一猜测告诉刘迁时，完全被娥儿美貌迷倒的刘迁在心里笑父王的胆子太小，嘴上却言不由衷地说道：“一个小女子，能把淮南国如何呢？”

刘安对太子的回答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你是要女人还是要江山呢？”

“这有区别么？江山孩儿要，女人孩儿亦要。”

“糊涂！这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天下女人何其多，可皇上的玉玺只有一方啊！”

“那父王的意思呢？”

“把她送回长安去。”

“这不容易吧？当初可是父王亲自应了皇太后这门亲事的。”

“不用你想办法，寡人会让她自己回去。你只要以夫妻不和为由与她分居三个月，寡人断定她必然自请离去。”

“这？”刘迁摇了摇头。娥儿太美丽了，她的一笑一颦都让他神魂颠倒，他怎么可能舍得这样的女人呢？

刘安严令太子自即日起，不可接近太子妃一步，否则将废掉他的太子之位。但他知道儿子见了漂亮女人就挪不动脚步的秉性，于是派黄门到淮南各地遍寻美女，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他当初说这话的时候，寿春还是冰天雪地的日子，而现在院内林花早已谢了春红，只有牡丹芬芳依旧，被清晨的阳光映出万千红紫。他便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一腔才情脱口而出：

春罗数叠兮敷丹陛，云缕重影兮浴绛河。

蝶穿密叶兮长相守，蜂恋繁香兮亦忘归。

何时春风兮渡淮水，呼我长驱兮到秦州。

咸阳四月兮树朦胧，瑶台不见兮心怅惘。

这就是刘安，他在繁杂的国事中总能保持着诗人般的浪漫，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蓄积问鼎长安的力量。

在刘姓诸王中，像他这样集文采与韬略于一身的诸侯王已是凤毛麟角了。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自己屈居淮南是上苍的不公。当年他曾重金贿赂过田蚡，田蚡告诉他当今皇上尚无太子，他是太祖高皇帝的亲孙，广行仁义，名闻天下。有朝一日宫车晏驾，除了他，不会有人能撑得起刘氏的天下。但是回到寿春，他就明白田蚡只给了他一个空头人情。别的不说，单就年龄而言，他怎么能抵过刘彻呢？而建元二年的那一次朝觐，彻底打破了他对皇上先前的印象。从那时候起，又过去了十三年，他一直用“忍”字压抑着自己的那颗难以平服的心。他不再寄希望于别人，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一夙愿。

当他坐在王宫里看着窗前的花木时，就预感到一定会发生什么。果然，黄门进来禀奏道：“太子妃今天要起程回长安，现正在殿外等候向王上辞行。”他立即收回目光，摆出很庄严的样子，示意宣太子妃进殿。

娥儿被两名宫女陪着，很忧郁地站在殿外，听到黄门宣召的声音，她就来到了刘安的面前。

“孩儿今日就要回长安去，前来向父王辞行。”娥儿提起裙裾下拜的时候，泪水就禁不住地涌出了眼眶。

刘安的脸上立即充满了惋惜和歉疚，他顺手就扶起娥儿。

“太子妃乃皇上的外甥女，无须多礼。”

“孩儿奉太后旨意，与太子婚配，都是孩儿不好，让父王揪心。”

刘安摆了摆手，脸上就充满了无奈道：“都是寡人教子无方，让你受苦了。”

这话太子妃听起来十分熟悉。就在她和刘迁分居一个半月时，王上就在这个地方用同样的话安慰过自己。那一次，王上严厉地斥责了刘迁，说他目无朝廷，寡情少礼。娥儿就越发难过，对王上满怀感激：“孩儿怎么敢责怪父王呢？是孩儿命中注定与太子没有共度此生的福分。”

刘安以沉默表达了他的挽留之情，他详细询问了太子妃一路上的安排。当从黄门口里得知陪送太子妃的车辆多达十数辆，而且还有专门的卫队

护送时，他似乎还不满意，他还要求沿途关隘热情迎送，在安排完这一切后，他没有忘记最关键的一句话："请太子妃回到长安后，一定向太后和皇上转达寡人的苦衷，儿大不由父，寡人也是无可奈何啊！"

娥儿走了，她只知道丈夫不爱她了，却猜不透这背后的玄机，她并没有发现身后那双难以捉摸的眼睛是怎样因为去了一块心病而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从此，他不用再担心有人将淮南国的消息通报给朝廷了。

当刘安抬起头的时候，眼前的一切又熟悉地映入他的眼帘，虽说这宫殿的规模比不上皇宫，却也是冠盖诸王了。要论起宫中的陈设，大概也可以与皇上媲美了。出了这宫苑高墙，就是王府大街，它的宽阔和平坦，都让他常常有一种走在安门大街上的感觉。

可这里毕竟不是未央宫，也不是长安，他只能做偏安一隅的藩王。而且最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就摆在眼前，皇上的诏书到了多日了，它就像一块巨石投进了平静的水池一样，在寿春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关于请求封侯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为王室子孙的议论中心。

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长子刘不害的儿子刘建。当初他之所以要立刘迁为太子，完全是爱屋及乌。刘不害的母亲去世后，刘迁的母亲荼氏顺理成章成为王后。刘不害的理想幻灭了，他整日沉醉于声色犬马，以致刘迁在兄弟聚会踏青或外出狩猎时，时常会忘记邀请这位兄长。

刘安没有想到，他这个长子却生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儿子刘建。他不但承继了自己好学善思、能言善辩的性格，而且对他父亲的被遗忘、被蔑视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似乎从来不把当王太子的叔父放在眼里，总在一些场合突如其来地生出非常之举。

皇上的诏书无疑在刘建的心头添了一把火，一向自诩处乱不惊的刘安心头有些忐忑不安了。

这时候，中郎将伍被匆忙地进宫来了，带了一个令他最担心的消息："太子拘捕了刘建，正绑在太子府呢！"

"混账！人未乱我，我自乱也。"刘安发狠地骂道。他再也没有心思坐在大殿里琢磨他的《鸿烈》了，径直驱车赶往王太子府。

王太子府坐落在王府大街的南端，走完长长的街道，就只见府前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门卫们远远望见王上的车驾，就急忙禀告刘迁。当刘安从车上下来时，刘迁早已在府门恭候了。

"孩儿恭迎父王！不知父王驾临有何要事？"

刘安并不理会，甩开阔袖径直向府内走去，拐过院内萧墙，刘安就向跟进来的刘迁问道："建儿现在何处？"

“这？”

“还不如实讲来？”

刘迁见到刘安身旁的伍被，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便道：“父王，他被拘押在后花园的密室。”

“大胆！”刘安愤怒地将手中的茶盅摔在地上，“为何不奏明寡人就私自拘人，你不怕寡人问罪么？”

“父王！非是孩儿妄动私刑，实在是因为孩儿得到密报，说刘建暗中密谋刺杀孩儿，孩儿才不得不将其拘押。”

“可有证据？”

“目前尚无确切证据。”

“他可曾招供？”

刘迁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刘安捶打着案几，怒斥道：“既无证据，又无口供，私设公堂，成何体统？还不速传建儿来见寡人！”

不一会儿，刘建被带到前庭，虽然脸上、身上伤痕累累，嘴角还淌着血，却不曾有丝毫的畏惧。伍被上前为他卸去了枷锁，小声劝道：“还不赶快参见王上？”

刘建揉了揉疼痛的肩膀，依旧倔强地站着，眉梢眼角都是愤懑地道：“大丈夫死不足惜，为何要跪？”

刘安觉得这孙儿简直就是年轻时的自己，他虽然脸上依然严肃，但说话的口气却缓和了许多：“太子身系淮南国脉，你为何要加害于他呢？”

刘建将头扭到一边道：“孙儿光明磊落，只是不满太子盛气凌人，所谓加害，纯属陷害。倒是太子乱用私刑，上违大汉法制，下背王上旨意，枉为太子！”

“放肆！王上在此，岂容你信口雌黄！”刘迁斥责道。

刘建眼角流过一丝蔑视地笑道：“是啊！王上在此，太子都如此颐指气使，足见背后是如何疯狂了。”

刘安长叹一声道：“眼下正是多事之秋，你们应当同心同德，共度艰危，怎可同室操戈？”

刘建道：“王上圣明。孙儿素知王上从谏如流，在这有几句话不知当讲

否？”

“速速奏来！”

“谢王上。孙儿记得，当年太祖创业，铸鼎兴汉，立下嫡长相传祖制。然孙儿的父亲虽为长子，却与太子无缘，备受冷落，孙儿每见父亲垂泪，五内俱焚。现在皇上天恩大开，诏命推恩。孙儿替父亲请王上条陈朝廷，封侯置邑，王上非但置之不理，太子又将孙儿拘于府下，乱刑鞭笞。如此，则淮南国分崩离析，岌岌可危矣。”

“这……”

“王上所思，孙儿明白。王上素喜黄老之说，不会不知道‘执白守黑’的道理。皇上正值盛年，天下咸归；将军卫青，横扫朔方，势如破竹，楼烦、白羊土崩瓦解。当此之时……”

“说下去！”

“倘若王上圣听为太子蒙蔽，试图北窥，无异于引火烧身。况且推恩诏令颁布后，诸侯国纷纷上奏朝廷，封侯署邑。王上若是延宕慢殆，恐朝廷生疑，一旦皇上转过神来……”

“杯弓蛇影！”刘迁截住刘建的话头，“父王切不可听信竖子恫吓！现在我淮南国兵强马壮，府库充盈，一旦动起兵戈，正好问鼎长安……”

“太子少安毋躁，臣以为少将军言之有理，还望王上明察。”伍被这时也插话道。

刘迁横了横眉毛道：“你等目光短浅，不足与谋。”

“罢了！事情坏就坏在你这小不忍上。”刘安瞪了一眼刘迁，上前一步抚着刘建的肩膀，“你虽年少，然思虑深远，无愧寡人之后。扶少将军回府，好生调养。传寡人旨意，即日起草奏疏，上表朝廷，为诸子孙封侯。封侯而不裂土，这一点，就不必写上去了……”

转眼到了六月，郑当时督办的渭渠竣工了。

刘彻闻讯大喜，他选在甲子日，率领着两千石以上官员到渭河岸边举行隆重的通渠大典。

刘彻对郑当时的勤勉十分满意，说好三年，一天都没有推后，倒提前了一个月。他喜不自禁，诏令他以“骖乘”的身份坐在自己的右侧。

关中平原在六月的阳光下呈现出浑厚和广袤。麦子早已入仓，玉米和糜谷的青苗在大地上铺开翠绿的画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而秋禾的茁壮成长预示着秋天又将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远远望去，雨后的水汽在天地间弥散出柔美的波纹。刘彻在军政上的成功与农事上的风调雨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大汉稳定秩序的基础。

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地领悟到，一个执掌国柄的帝王就像追日的夸父，只有在磨砺之后才能成熟起来。建元初年的挫折、与匈奴首战的失利以及后来新制推行中的种种曲折，就像他生命道路上的每一道坎坷。而早年的急躁和骚动，早已在岁月的流逝中沉淀升华。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倘若当初太顺利了，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所有的过往都在他胸间积累成治政兴国的借鉴。

当年，他在与窦婴讨论学问时，曾对他所勾画的生命规律很不以为然，并且声言要打破他的经验。是皇朝的风云变幻，是世事的浮云苍狗使他明白了，人的成熟有一个无法逾越的过程。三十岁对他来说，虽然还处在青春的边缘，但无疑已走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听着车毂碾过驰道的节奏，他心中就激荡起感恩的情怀，让他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列祖列宗。

“这渠修成后，可灌多少民田？”刘彻问道。

“陛下，渭渠修成以后，不仅到京都的漕运可以比过去缩短三个多月，而且沿渠万余顷民田可以得到灌溉。”郑当时答道。

他今天的心情分外明朗，渭渠的竣工使他获得了“骖乘”的殊荣。在他的记忆中，能够坐上皇上车驾的只有周亚夫和窦婴，就是以推行“限民名田”和治理蝗灾而得以代理丞相的韩安国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但他清楚，这绝不意味着自己的政绩超越了他们，而是表明了皇上对务本兴农的高度关注。外谋一统，内修治平，始终是皇上心中的宏图。因此，他的话充满了感激和拥戴。

“关中百姓近年来为修渠备受艰辛，可当他们看到清流缓缓流入庄田时，都感戴皇上的恩德。”

“忧民之忧者，民必为我忧之；乐民之乐者，民必与我乐之。”

“皇上之言，让臣受教了。”

“渠成不易，管好更不易。爱卿可和公孙弘商议一下，从府库中拨出专资，招募关中百姓之贫者，专司护渠。此外，还要在大农令府设置水丞署，统管用水。”

“诺。今天通水之后，臣就抓紧办理此事。”

“水丞署不仅要管好渭渠，还要署理天下水务。”刘彻忽然由水转到了人，问郑当时道，“爱卿以为主父偃其人如何？”

“这……臣这三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开凿渭渠，很少与主父大人交往。不过，他每次朝会时的言行，似乎过于实用了……”

“是啊……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出了推恩的谏言。”刘彻若有所思。

说话间，车驾就到了渭渠渠首。在渠首的高处，矗立着一块厚重高大的碑石，上面刻着刘彻题写的“渭渠清流”四个大字。沿着碑石后面的斜坡下去，十数艘首航的船只聚集码头，整装待发。每一艘船的甲板上都站着十几名鼓手，震天的鼓声从码头一直响彻云霄。

“原来皇上这样年轻啊！”一位肩头还残留着泥巴的老者感叹道。

“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真天子啊！”

他们虽然都是京郊的百姓，但这样近距离地看到皇上还是第一次。

午时三刻已到，郑当时登上高台，向刘彻奏道：“陛下，吉时已到。”

“传朕口谕，启闸通水。”

郑当时便向严阵以待的水工挥了挥手，高声喊道：“启闸通水！”

顿时，渭河南岸，鼓乐喧天。数十名精壮汉子拉动绳索，闸门慢慢提升。滔滔的河水欢腾地涌进渭渠，奔向南山脚下。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郑当时来到阅水台，邀请皇上登船游览渭渠沿岸的风景。

“记得三年前皇上说过，要乘首船巡视。臣请皇上登船！”

薛泽、张□也都纷纷劝皇上登船，刘彻大笑道：“好！卿等就随朕一同登船吧！”

郑当时十分感动，朝码头高声喊道：“开船！”

但见十数艘大船在响亮的船工号子声中，悠悠驶进渭渠，船头的“汉”字大旗，迎风招展，被正午的阳光映得闪亮。

大臣们跪倒了。

百姓们跪倒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彻站在甲板上，久久地望着人潮，心中回荡着一个深沉的声音。

第九章

汲黯判案公生明 刘彻护法义灭亲

事情发生在通水仪式前一天的朝会后。

皇上参加通水盛典，对这样利在当代、泽被千秋的盛事，大臣们显出空前的热情。

薛泽认为皇上此举，不仅仅是为渭渠竣工而庆贺，更在于在臣民中倡导“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的风气。

多年了，薛泽第一次主动请缨，督促内史、少府寺、大农令合力筹办通水仪式。

刘彻也第一次当着大臣们的面，褒扬薛泽开始谋大事了。

薛泽自是十分自豪，走在司马道上的身影显得比往日挺拔了许多。

人逢喜事精神爽。

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司马门口，正有一件棘手的事等着他。

司马告诉他，他们收到来自赵国的上书。因为送书的使者说干系重大，所以他不敢耽搁。

薛泽立刻满腹疑窦。究竟是什么重大的事情，让司马如此焦急呢？及至拆封一看，不禁大为吃惊，因为他在上书中看到了一个令当今朝野侧目的名字——主父偃。

上书称主父偃趁皇上推行“推恩制”的机会，收受诸侯贿赂。不仅如此，他还在去齐国办案时，逼死了齐王刘次景。

那上书末尾的署名也是颇令他吃惊的，不是别人，就是赵王刘彭祖。

薛泽的脚步踯躅了，他顿时感到这上书的烫手。

主父偃是什么人？他因为积极推行“推恩制”，是眼下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在这种气氛下弹劾他，皇上若是纳谏查处倒也罢了，若是出于对“推恩制”的考虑而庇护他，老夫岂不要落下挟嫌报复的话柄么？

而这个刘彭祖又是谁？他是皇上的兄弟，一个无法无天的藩王，朝廷派到他身边的相，任期没有超过两年的，不是被整死，就是被诬告治罪。

遇上这件棘手的事儿，薛泽为难了。如果不将上书呈送，会被告一个欺

君之罪，可他不知道该怎样将手中的上书呈给皇上。假如皇上征求他的看法，他又应当如何回应呢？

“唉！都怪自己慢了一步。倘若脚步再快些，也不至于碰见司马。”很快，他就为自己的心思而感到可笑。快了能怎样？所有的奏疏不都要经过丞相转呈么？

他有些茫然地回看着未央宫前殿，只见一个急匆匆的人影迎面而来。哦！那不是汲黯么？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今天怎么也出来晚了？

显然，汲黯也看见了他，上前问道：“丞相为何还未回府？”

薛泽瞅瞅手中的信札，没有回答，却长叹了一口气。

“这是何物？”汲黯问道。

薛泽将汲黯拉到一边道：“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丞相有话不妨直说。”

“主父偃出事了。赵王上书告他收受贿赂，大肆敛财，还逼死了齐王和翁主，纪太后惊惧气急，一病不起，齐国乱了。”

“哦！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汲黯没有表示任何惊讶。

薛泽十分不解，难道这一切尽在汲黯掌握之中？

“这样说，汲大人早就知晓了？”

汲黯撩了撩衣袖道：“事出齐国，虽属偶然，但却是主父偃的人品造成的。当初皇上将‘推恩’大计交与他办理时，下官就料定他迟早要出事。”

“那依大人之见呢？”

“如此重要的上书，丞相当然要呈送皇上了。”

“这……”薛泽故意拉长了话音。

“哈哈哈！下官明白了。”汲黯脸上露出不经意的笑意，心想丞相真是个老滑头，“丞相是怕落个妒贤嫉能的话柄吧？”

薛泽有些尴尬和语塞，他了解汲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秉性，他肯定不会对此事漠然置之的。果然，汲黯说出的话正中他的下怀。

“请丞相将上书交与下官，由下官呈送皇上如何？”

“这怎么好呢？”

“丞相既然不放心在下，那下官就告辞了。”

薛泽急了，急忙拉住了汲黯的衣袖道：“这样吧！老夫府上还有急事，烦请大人能够将这个……”

汲黯微微笑道：“这不就是了。”

“如此，就有劳汲大人了。”薛泽的心一下子轻松许多，至少他不用单独面对皇上的诘问了。

在司马门前分手上车的时候，汲黯仍忍不住在心里奚落薛泽：“这样的官当一辈子，又有什么意思呢？”

通水盛典一结束，汲黯就带着赵王的上书进宫来了。

天气渐热，未央宫前殿又耸立在龙首原的最高处，汲黯拾阶而上，到达殿前时，已是汗水涔涔了，他喘了口气就向站在殿门外的包桑问道：“皇上可好？”

“渭渠通了，皇上的心情好着呢！现正与御史大夫说话。”

“烦请公公禀奏皇上，就说下官有要事觐见。”

“请大人稍待。”说着包桑转身进了殿门。

张□的辞呈早在刘彻下诏实行“推恩制”之前就递上去了，可是刘彻一直没有批准，他不免有些心急。

七年了，张□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干得很吃力。卫戍将军出身的他，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擅长于文书的撰写。可那些令丞们起草的诏书、敕令等却要他点头后才能送到皇上那里，这比带领羽林军巡逻京城让他难受多了。

日常通俗的话，为什么到了儒者那里，就变得这样绕口和艰涩呢？本来可以直说的事情，他们总是要引经据典，转很大的圈子才回到主题。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儒生们说文章就该这样写。因此，他越来越觉得御史大夫这个官职，实在是个负担。

“皇上！臣不是故作谦虚，臣确实以为应该有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担当此职。”

“朕知道爱卿的话是肺腑之言。朕曾拟任孔藏为御史大夫，可他上疏给朕说，孔门弟子以经学为业，所以愿意到太常寺去整理典籍、纲纪古训，朕已任命他为太常了。”

“我朝人才辈出，胜于臣者数不胜数，公孙弘就堪担当此任。”

“朕不是没有想到他，只是他年龄大了些。”

张□力荐道：“公孙弘博通古今，数次对策都曾震动朝野，依臣之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到了这个地步，刘彻对张□的苦衷感同身受了，而更难得的是他举荐人才的胸怀。刘彻真诚而又大度地说道：“既然爱卿去意已决，朕就准了你的辞呈。至于公孙弘，朕想先听听丞相和其他大臣的意见后再定夺。”

张□如释重负，仿佛一座大山从肩头卸去了：“谢陛下。”

“爱卿上任之时，恰逢新制重开，百业待举。你不辞辛苦，恪职尽责，清廉自律，誉满朝野。朕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张□这才注意到，刘彻的衣襟半敞着，露出宽阔的胸膛，一阵凉风吹来，刘彻叫了一声：“好凉快呀！”

他发现张□正看着自己，忙笑道：“天气太热，朕这样舒服些。”

这时，包桑已经站在一旁了，刘彻忙问道：“有事么？”

“主爵都尉汲大人求见。”

“你是说汲黯来了？”

目送张□出了殿门，刘彻忙对包桑道：“让他先等着，快拿朕的衮服来！”

包桑在心底暗暗发笑，像皇上这样随意又不拘小节的性格，还真得有汲黯这样的大臣管着。

他帮皇上整冠、穿衣、束带，直到刘彻坐在御案后，才发出了宣召的口谕。

汲黯应声进殿来了，刘彻向他看过去，虽说骄阳当头，汲黯却冠冕肃然，衣履整齐，毫发不乱。

“这个吹毛求疵的老头，这时候来会有什么要紧事呢？”

这二人的谈话也很特殊，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

汲黯将赵王的上书呈送给刘彻的同时，没有丝毫的委婉和曲折：“似这等唯利贪贿之徒，实乃社稷之害也。”

刘彻一看奏章，脸色就变了。

“草菅人命，逼死藩王，万死不能赎其一，朕要杀了他。”刘彻“嗖”的抽

出宝剑，横空一个斜刺，带起一股风，从包桑面前掠过。

汲黯躲过迎面而来的寒光，接着大喊道：“皇上，逆贼尚在齐国呢！”

刘彻的宝剑在空中停住了，口中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刘彻又把赵王的上书浏览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朕将‘推恩’重任委之于他，他竟然借机大肆敛财，实在有负朕望啊！”

“皇上何必为小人生气呢？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当初皇上将‘推恩’重任交给他的时候，皆因此议是他提出，而他目无大汉律法，有负圣恩，怨不得别人。”

“朕用人失察，才致今日之果。”

“恕臣直言，这主父偃为人奸诈，巧言令色，专以揣摩主上心思为能事。又因藩国积习成疴，加上‘推恩’乃当下削藩上策，故掩盖了他的龌龊行径。”

“爱卿真是深明朕心啊！”

刘彻的思绪渐渐平复了，想想实施“推恩制”前后的诸多情景，他愈发喜欢汲黯的憨直了，也觉得对主父偃的处置迫在眉睫。他立即命令包桑去传张汤到宣室殿议事。

包桑走后，汲黯问道：“皇上是让张大人查办此案么？”

“眼下正是‘推恩制’实行的要紧关头，倘若此风不刹，大汉律法形同虚设，藩王必然借此兴风作浪。”

“这也是臣之所虑，不过……”

“爱卿有话就直说。”

“依臣观之，张大人办案素来重推理而轻证据，重用刑而轻攻心。上次巫蛊案中，御史中丞李文因此而蒙冤。”

“这个朕也知道，但主父偃担任齐相，按制应由廷尉府管理。张汤是廷尉，这案子由他办理也是职责。”

“嗯……不过臣斗胆进言，愿与张大人一起审理此案。”

刘彻想了想，认为多一个人总是稳妥些。但汲黯进一步说下去，就让刘彻感到了他的思虑周密。

“主父偃之罪绝非空穴来风，但尚需证据来证实，毕竟上书只是一面之

词。必须经审理参验，方可依律定罪。只有罪当其罚，才能取信于朝野，让罪犯心服。”

刘彻觉得汲黯说得很有道理。如此案中之案，错综复杂。张汤固然办案快速，的确有失缜密之处，容易受到臣僚的指责，有了汲黯，正好作为补充，于是道：“就依爱卿所奏。”

……

又见长安，已是秋风乍起的八月了。

这年对主父偃来说，真是百感交集。

过了骊邑，过了嵯峨的秦皇陵冢，关中大地便在主父偃的面前展开秋气弥漫的画卷。

离时草青麦苗秀，桃花如红雨，归来黍稷麦稻熟，农家荷担回。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生命又是一个轮回。天空洒下几点雨星，打在主父偃的额头。

离时高车华辇，归来身被罪衣。命运让他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阶下囚的底谷。

哦！前面那座亭子，不就是“布恩亭”么？他离开长安的时候，皇上特派宗正在亭中为他饯行。那御酒的浓香至今仍然在喉头徘徊，而眼前却已物是人非。

过了“布恩亭”，长安就在望了。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是枭首东市，还是老死廷尉诏狱呢？犯下这样的罪行，他没有渴求皇上的赦免，他只求能够在离开人世时有一具全尸。

目光穿过押送队伍，前边两辆车驾上面坐着的就是他的昔日同僚——张汤和汲黯。

后面跟着的是此案的证人，齐国的黄门总管和内史。

主父偃使劲地摇了摇头，他已没有了愤怒、委屈和遗憾。他利用皇上给的机会，实现了对这个曾让他受伤的人世间的报复，这就够了。

正如他在未央宫司马门外遭遇汲黯时所说的，即便身后五鼎烹之，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临淄登上囚车的那一刻，他对自己的妹妹只说了一句话：“为兄此生已无憾，你好自为之。”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回望故乡，他要将这曾让他伤心的地方彻底从记忆中抹去……

囚车在严密的警戒下进了覆盎门，沿着杜门大街一直向北，朝着京城东

北角的方向而来。

主父偃一直闭着眼睛，任人们的猜测和议论在耳边盘旋。

“听说这位主父大人，可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呢！”

“红人怎么了？惹恼了皇上，不照样披枷带锁！”

“不知道不要胡说，是因为他贪赃枉法，逼死人命。”

“唉！如今这官，只要有机会，没有不贪的……”

“人心不古啊……”

“说话小心些，你不要脑袋了？”

“你说朝廷会判他什么罪呢？”

……

哀莫大于心死，心一旦死了，肉体就是一个躯壳，什么诅咒、谩骂、议论，他都不在乎了。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囚车已经停留在廷尉诏狱的门前。

囚车被打开，主父偃在狱卒的推搡之下进了牢房。他发现廷尉诏狱比其他牢房好多了，囚犯都是单独关着，而且囚室也比较干净，还有一张尽管粗糙，却可供睡觉的榻床。

他自嘲地笑了笑，然后就仰面躺下，继续闭目冥想从座上宾到阶下囚的命运……

汲黯和张汤从京城到临淄，快马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他完全可以选择出逃，但是没有，他知道天网恢恢，逃到哪里都是枉然。

当他在齐相府中看到张汤和汲黯时，就知道一切都败露了。

在汲黯宣读了皇上的诏书后，他没有任何辩解。

公堂就在他曾审讯过黄门总管的厅里，张汤很自信地担任了主审。他冷酷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府役和主簿，然后向汲黯微微点了点头，就开始讯问。

“你回到临淄后，遍召族亲宾客，散金绝交，可有此事？”

“确有其事。”

张汤又问这些金子的来历，主父偃看了看他没有回答。

“有人上书皇上，说你收受贿赂，可有其事？”

主父偃很爽快地就承认了，这让张汤很吃惊，自他到廷尉府主持审案以来，没有哪个罪犯这么快就认罪的。但眼前这个小个子的齐人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就承认了受贿的事实。

“好个主父偃，皇上将‘推恩’重任委任于你，你不思报效朝廷，却到处受贿敛财，该当何罪？”

“不劳廷尉大人动怒。罪职虽受诸侯贿赂，依律当治罪。然推恩削藩，功在社稷，罪职也无憾了。不过罪职敢问两位大人，王侯、豪富之财又从何来？罪职取他人不义之财，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

从小吏走到今天位置，张汤一直在夹缝中谋求前程。为了博得皇上的信赖，他不惜严刑株连，诬陷他人。他知道这样的结果会在朝中树敌过多，因此他自律甚严，从不贪贿。像主父偃这样直言不讳为贿赂辩护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所谓人各有品，世相繁复。

接下来的审讯就不那么顺利了。

张汤指控主父偃草菅人命，逼死齐王。

主父偃不承认：“此纯属诬告，罪职奉旨到临淄审理后宫淫乱一案，依律行事，尤重举证，不曾有逼死人命之举。”

“大胆！”张汤拍打堂木，步步紧逼道，“既是依律行事，齐王与翁主又怎会死于非命？”

“齐王、翁主乱伦丧德，慑于圣威，自杀身亡。”

“你果真没有诱供？”

“没有！”

“你果真没有逼供？”

“没有！”

“既没有诱供，亦没有逼供，齐王作为一国之君，为何自杀？”

“自寻死路，咎在齐王，与罪职何干？”

“狡辩！”

主父偃的傲慢、冷漠和对指控的拒绝，都让张汤觉得遇到了一个棘手的对手，但这并不影响廷尉大人的自信。他坚信酷刑之下必有真实的口供，他还没有见到过能熬过皮肉之苦的罪犯。

“大胆狂徒，本官晓之以理，你竟拒不招认。来人！拖下去，大刑伺候。”张汤冷笑道。

话音刚落，他的耳边就传来一声“且慢”，一直坐在旁边观看审理过程的汲黯说话了。

“张大人！在下还有几个不太明白的案情，需要嫌犯回答。”

“哦？请汲大人问吧！”

汲黯起身来到主父偃面前：“你传讯黄门总管是在何时？”

“午前巳时。”

“嫌犯画供是在何时？”

“午后未时。”

“你中途可曾离开？”

“不曾离开。”

“何人可以作证？”

“齐国内史和黄门总管均在场。”

“齐王自杀的消息，你是何时得知的？”

“黄门总管画押之后，有人来报，说齐王和翁主在王宫饮鸩自杀，罪职大惑不解，齐王当时并不知道黄门总管的供词，不知为何选择了自裁？”

“如此说来， 你果真与齐王、翁主之死毫无干系？”

“罪职连受贿都不否认，还有什么不能认罪的？然非在下所为之事，决不胡乱承认，还请大人明察。”

“本官和张大人一定会凭据量刑的。”

最后的结果是他的案子要移送京都，奏明皇上。

主父偃对汲黯怀着感激，使他免遭酷刑之苦。

除了当初朝堂上的屡屡争辩，司马道上的邂逅讥讽，他对汲黯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为什么一个只官居九卿的主爵都尉，都让皇上无法在他的面前随意放纵呢？为什么他的矜持和傲岸，却让卫青分外地钦敬呢？原来，在他背后是品节铸就的不可侵犯的伟岸。

但主父偃并不知道，围绕这件案子，张汤与汲黯发生的争辩。

汲黯道：“根据主父偃所述，在下认为齐王自杀一事与他无关。”

张汤不解道：“大人何以见得？”

“没有证据证明主父偃进入王宫对齐王施加压力，而内史和黄门都证明他在审理现场，没有离开。”

“难道他没有在审案前与齐王接触么？”

“虽然齐王后宫乱伦早有传闻，但作为主理此案的朝廷大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怎能以此要挟齐王呢？况且，他面对的是诸侯国君，岂可当作儿戏？”

汲黯十分了解张汤的官品，知道单靠自己是很难说服他的。在与张汤争论过程中，他一直在寻找可以支撑自己的说法。

“在下记得，高皇帝七年（公元前200年）曾有制曰：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两千石；两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必律、令以闻。此案既然一时不能判决，在下以为，当奏明皇上决断。”

就这样，他被解到了京城……

牢房的光线越来越暗，长安的夜晚即将拉开帷幕。牢门打开了，狱卒送来了牢饭。那粗糙，那味道，让他不堪忍受。

简单地吃了几口之后，他又接着想心事。比起其他官员，虽然他在刘彻身边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了解皇上的个性，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官吏腐败。

所以，他不存在求生的奢望。况且，眼下正是秋天，因此处决的日子将很快到来……

不错，关于主父偃的审理结果连同狱词，几乎没有丝毫耽搁就送到了刘彻的案头。这毕竟是一个有大功于朝廷的大臣，他的计策打破了自文帝以来削藩不力的局面，刘彻不能不认真慎重对待。

于是，在主父偃解到京的第三天，他就在未央宫宣室殿召集大臣议决此案。除了张汤、汲黯外，公孙弘也参与进来。

之前，刘彻详细地阅看了张汤和汲黯的奏疏，并认真查对了适用本案的大汉律令，他在反复研究了狱词，综合了各种文字和口头依据之后，然后对汲黯办案的实事求是与张汤酷严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

“朕看了奏疏，又听取了二卿的陈奏，对主父偃收受诸侯贿赂之罪有了一个大概了解，罪当其罚，然其并无迫使齐王自杀之行为。朕姑念他谏言推恩，功在朝廷，欲赦其死罪，贬为庶民，永不续用，众卿以为如何？”

“不可。”张汤立即上前道，“臣在审理此案时，发现其人气量狭小，阴险狡诈。乡人仅在他途穷之时有所轻慢，他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似这等人物，应当诛之。”

刘彻放下手中的卷宗说道：“爰卿之言不无道理，但‘推恩’一议乃主父偃谏之，若是杀了他，朕恐诸侯以此为口实，非议削藩之策。”

“皇上明察。”张汤进一步申述道，“先王之道，不因人而废言。昔日秦孝公变法图强，商君佐之，后商君虽死，而秦法不废。为什么？法者，国之形范，非私器也。‘推恩’之策虽由主父偃提出，然却由皇上颁诏实施。主父偃虽诛，然于‘推恩’无损。”

刘彻沉吟片刻，转而问汲黯道：“爰卿之见如何？”

“张大人说得很对！臣也认为主父偃当诛。臣当初之所以要对主父偃是否逼迫齐王自杀一事进行甄别，是在于要罚当其罪，使其罪有应得。今皇上欲赦免其死罪，臣恐天下不服。”

刘彻皱了皱眉头道：“我朝亦有赦免死罪的先例，公孙贺、李广就是如此。”

“那不一样。”汲黯近前一步，言辞恳切道，“荀子曾说过，类不悖，虽久同理。类不同者，则不可比也。公孙贺、李广，戎马一生，屡建战功。上谷一役，公孙贺虽然无功，然我军无损；李广万军之中，幸免于难，皇上尚不能宽恕其罪。今主父偃违背圣意，私受贿赂，败坏政风，若不以重罪处之，臣恐此风蔓延滋长，危及社稷。”

“两位大人说得有理。”一直沉默的公孙弘也接过汲黯的话道，“主父偃属首恶，皇上若不诛之，则无以服天下矣。”

事情到了这一刻，刘彻的心里就明白了。这三位平日意见经常相左的大臣，今天竟然在主父偃的问题上如此一致，足见主父偃为祸之大，不除不足以服天下。

的确，政风清浊，关乎存亡，因主父偃一人而导致风气败坏，这是他决不愿意看到的。

“诸位爰卿心系社稷，朕甚感欣慰，就依卿等所奏，将主父偃斩于东市，族其户，以儆效尤。”

可这时候，汲黯又说话了：“斩主父偃即可，然族其户不可。”

张汤问道：“这又是为何？”

汲黯道：“据臣所知，主父偃在京并无家小，家乡也只有一个妹妹。如果因为此案而株连，臣恐激起民怨。”

“爱卿之言，不无道理。那此案就诛杀主父偃一人，其他人不再追究。”

刘彻又征询了对齐国的善后事宜。三位大臣认为应趁齐王自杀之际，除国设郡，将削藩向前推进。

“谏言出于臣下，国策定于朝廷。传朕旨意，齐王自杀无后，国除设郡，归属朝廷。”

刘彻转而对汲黯道：“爱卿主掌赏罚。朕命爱卿将主父偃所犯罪行，比照我朝律令，以文书形式广发各个郡国，以此为戒。从今以后，有如主父偃者，诛无赦。”

众位大臣无不为刘彻此举敬佩，这既警示了各诸侯国，又将削藩之策更进一步，实为一举两得。

可刘彻怎么能忘记主父偃在新制没有进展之时，提出的“推恩”之策呢？但主父偃的所为，让他既感愤怒，又感惋惜。

国法至上，而人情不废。他还是叮嘱张汤不可将主父偃视同普通罪犯，在饮食起居上给予优待，又要公孙弘到廷尉诏狱宣诏，明指其罪行。

公孙弘闻此感动道：“主父偃虽罪不容赦，然闻陛下如此盛恩，亦无憾矣！”

讨论结束后，刘彻让公孙弘留了下来。他将新的职官任事提到了公孙弘面前：“御史大夫张□已向朕提了辞呈，朕也知道张□精于武备而拙于文事，履职行事，颇多不便。朕允了他的辞呈，爱卿以为何人可继任呢？”

公孙弘想了想道：“皇上以为汲大人如何？”

“这两人是怎么了？”刘彻心想。前不久，他们还当面相互诘难。

其实，公孙弘已看出了刘彻的意思，遂直截了当道：“皇上一定想起了汲大人前不久在宣室殿当着您的面诘难臣的事了。其实在臣看来，此正是汲大人可敬之处。臣事后细细想来，汲大人的指责虽有些过分，然臣寒酸过度，也有损我朝声誉。”

“朕看出来了，二位爱卿皆为性度恢廓之人。”

刘彻尤其看重公孙弘的谦恭和谨慎，尤其是在主父偃一案中，更让他感受到公孙弘的严于律己和清廉奉公，于是对谁接任御史大夫之职便心中有数了。

刘彻认为，就处置国事的能力而言，汲黯确实在公孙弘之上，但他太刚直，锋芒外露，位列三公之后，协调朝野多有不便。

相比之下，公孙弘就更成熟些。他不仅学识渊博，政风端庄，处事中

庸，而且在许多场合都从容淡定。他的年纪是大了些，可如果朝廷全是年轻少壮，有那么一两个老者在旁，会使他的决策更稳妥，更完善。

至于丞相那里，他除了点头同意之外，大概是不会提出异议的。

等主父偃的事有个了结，就让公孙弘走马上任，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

转眼刘据都一岁多了。他不但越来越像刘彻，而且聪明伶俐。时序进了十月，他就开始牙牙学语，见了卫子夫，就嘟哝个不停，看见刘彻，也是好一个亲热。

周岁那天，朝臣们纷纷送来贺礼，刘彻在未央宫前殿摆了盛大的筵席，卫子夫抱着皇子与大臣们见面，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献了颂词。

刘彻之所以如此张扬，确实是因为这个儿子来得太迟，让他长期空落的情感得到了抚慰，他也想借此告诉觊觎权鼎的诸侯王，大汉江山后继有人。

这天朝会刚一结束，刘彻便移驾椒房殿。一进殿门，他就看见乳娘站在一旁，卫子夫正抱着刘据亲热。

卫子夫亲吻着儿子粉盈盈的脸蛋，但刘据却不买账，头摇得像拨浪鼓，躲避着母亲的温情。卫子夫沉浸在母子相聚的欢乐中，这亲吻也让她想起了与刘彻那些浪漫的日子。

她太投入了，以致没有听到黄门的传唤，直到乳娘提醒后，她才慌忙地迎接皇上的到来。

刘彻抱起刘据逗道：“叫父皇。”

“父……父……”父皇这两个字太绕口，刘据说得磕磕绊绊，逗得刘彻大笑。

“据儿还是跟娘亲啊！”

刘彻的胡须扎在刘据脸上，他痒得“咯咯”直笑。这情景给冬天的椒房殿，带来融融春意，让卫子夫心里暖烘烘的。

卫子夫忽然想到今天是向太后请安的日子，忙道：“皇上是要臣妾一同去向母后请安么？”

“不仅是皇后，还要带上据儿，母后有好些日子没有看到孙子了。”

“诺。”

于是，卫子夫与刘彻同乘轿舆，乳娘抱着刘据与春香同乘一轿舆，在黄门和宫娥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向长信殿去了。

而此时，修成君金俗正在母亲面前哭哭啼啼。

她一进长信殿就扑倒在太后面前，哭着喊道："母后！救救仲儿！母后……"

太后懵了，一大早哭天抹泪的，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冬日，金俗心中的寒冷比从塞外来的寒流更让她感觉到冰冷。

这些日子，她常常就着暖炉一个人呆呆地想着心事。

想母亲当初抛下她到宫中做了美人的往事；

想同母异父的兄弟，当今的皇上从安陵接回她的情景；

想进宫后与姐妹相处中遭遇的冷遇；

想她的女儿娥儿心力交瘁的婚姻……

为什么同样是人，命运竟如此迥异呢？

娥儿怀着一颗破碎的心从淮南国回来了，几个月来，她都不敢直面娥儿以泪洗面的模样，不敢聆听她饱含心酸的叹息。

而最让她担心的是，娥儿自从回来后，从不见人，甚至太后这里也不来了。这样下去，该怎么得了？她咽不下这口气，他们也太不把太后和皇上放在眼里了。

她想去找皇上讨个说法，可皇上整日为"推恩"之事奔忙，为与匈奴的关系废寝忘食，她无法为这些事去烦他。

她决计来找太后，在这个宫中，只有太后能够为她做主。她从席上站起来，朝外间喊道："翠儿！"

"奴婢在！公主有何吩咐？"丫鬟翠儿应声道。

"备车！本宫要去长信殿。"

"诺！"

翠儿正要转身离去，金俗又叫住了她问道："子仲呢？"

"这……"

"快说！他又到哪里鬼混去了？"

“奴婢不敢说。”

“快说，否则……”

翠儿顿时慌了神：“少爷几天都不露面了，奴婢实在不知道他去了何处。”

“这个孽障！你去准备吧！”

过了一会儿，车驾就停在了府门外。修成君对着铜镜，整理了容装，才迈着缓缓的步子出了暖阁。

她抬头看了看天，入冬以来少有的晴朗使大地透出微微暖气，而今天的风似乎也比前几日小了许多，只是院内池中银白色的结冰告诉她，冬天来了。

修成君的一只脚刚刚迈出府门，就见府上骑奴王爽的坐骑一声嘶叫，停在了车驾旁。他翻身下马，来不及行礼，就喘着气喊道：“公主，大事不好了！”

修成君的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忙问道：“何事如此惊慌？”

“少爷出事了。”

“你说清楚，少爷怎么了？”

“少爷为报郡主被遣之仇，夜里带着刺客潜入淮南王在京城的府第行刺，不料刘陵早已回了寿春，少爷一怒之下，杀了府中总管及以下数十人。他被巡逻的羽林军拿住，关在廷尉诏狱了。”

这消息如晴天霹雳，修成君顿时觉得天旋地转，长呼一声“仲儿”，便昏倒在地了。醒来后，她也顾不得仪容，就一路涕泪怆然地奔到长信殿来了。

“母后！只有您可以救仲儿了。”

太后甩开金俗和紫薇的手，一刹那恢复了久违的威严：“不要哭了！大殿内哭声恸天，成何体统？”

哭声戛然而止，金俗惊恐地望着太后，不知道她会怎样应对这些事情。

太后从紫薇手里接过丝绢，擦了擦额头道：“传詹事来。”

不一刻，詹事陈掌就赶到了。

“速到廷尉府传哀家口谕，子仲乃皇家外孙，哀家的至亲；刘陵乃淮南翁主，刘氏宗亲。此案干系重大，不可草率，应由宗正寺与廷尉府会审，

然后奏明皇上，才能定夺。”

然后她又要紫薇安排御医，为公主诊脉司药。

陈掌刚刚离开，包桑悠长尖细的声音，穿过长长的甬道，就传到长信殿了。

“皇上驾到！”

……

太后对金俗道：“你暂且回避，待哀家问明情由，自会决断的。”

金俗只好唯唯而退。

刘彻携着卫子夫走进大殿，就觉得今天的气氛有些异样，太后双目紧闭，一脸冰霜，远不是往日盼望看到孙子的喜悦。

卫子夫将刘据递给乳娘，随着刘彻在太后面前跪下了。

“孩儿向母后请安。”

“臣妾向母后请安。”

卫子夫抬起头，忐忑不安地望着太后，对乳娘道：“把据儿抱过去，让太后瞧瞧。”

太后微微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面前的儿子和儿媳，口气却如冬天一般的冰冷，她挥了挥细长而干瘦的手道：“罢了！站起来说话。你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儿子。”

“一大早的，母后这是和谁生气呢？”

“你的儿子是儿子，别人的儿子就是猪狗么？”

“母后的话孩儿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哀家看你是在装糊涂！哀家问你，你打算如何处置仲儿？”

刘彻明白了，太后是为了子仲行刺之事而生气。只是他很惊异，太后怎么如此快就知道了消息。

“母后是从何得知这消息的？”

“这你就不必管了，回哀家的话，你打算如何处置此事？”

事情也的确来得突然。朝会时，未央宫卫尉苏建将子仲行刺的消息公布在朝堂上，这就让刘彻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他

怎么会不知道姐姐的爱子之情呢？

而在他的几个姐姐中，修成君是唯一与刘氏宗族没有血脉关系的，因此她总是与公主们之间有着一张看不见的隔膜。平日在长信殿见面，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可话总说不到一起。

在平阳公主和南宫公主的心中，她们从来没把修成君当成姐妹，她们仍然用看“乡野女子”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中途进宫的姐姐。

不错，他丰厚的赏赐总让她感受到皇恩的浩荡，但百顷的公田，三百奴婢，还有一百二十间幽深的府第，怎抵得住这些冷落的目光呢？

他是皇上，岂可因情废法，前日他刚刚处置完主父偃，目前正逢推恩削藩的关键时刻，他不能因为子仲而给那些心怀叵测的诸侯王可乘之隙。他知道廷尉府在这件事上很为难，如果他不站出来说话，他们会举棋不定，甚至重罪轻判。

因此，他在读了廷尉府的奏章之后，又把张汤和宗正召到宣室殿，要他们依律论罪，绝不可法外施情。没有想到，太后马上就过问这件事了。

“孩儿记得，当年商君在秦变法，曾感叹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不能遵法循律，国何以固，社稷何以久？孩儿已命廷尉依律问罪，决不姑息。”

“要是哀家让皇上宽大呢？”

“孩儿御臣理政，岂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

“大胆！”王姼拍着案几，愤然站了起来，“没有哀家，哪有你今日？哀家的话你也不听了么？”

“母后是要重蹈太皇太后覆辙么？”

“你……”王姼没有想到，刘彻会说出这样一句话，直顶在她的心口，让她一时缓不过气来。

她颓然地跌坐在席上，大怒道：“气杀哀家了！”

卫子夫在一旁看着这对母子争吵，心中十分着急，却一句话也不敢说。从进椒房殿的那一刻起，皇上就明令后宫不能参与朝政，她这个时候插言，只能招来严厉申斥。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劝解太后不要动怒伤了身体。

太后一声叹息，自己养的儿子自己知道，硬来只会使事情陷入僵局，她遂换了缓和的口气与刘彻说话。

“哀家清楚，皇上考虑的是国家社稷，考虑的是大汉律法，哀家又何曾没

有想到这些呢？可皇上也该清楚，当年俗儿在乡间所受的苦难，加上娥儿又被送回长安，姑念哀家早年亏欠的情分，你就网开一面，赦其死罪，贬为庶民，永不进宫吧？”

“母后之言差矣！记得建元二年，孩儿被太皇太后削去权柄，终日赋闲。母后曾对孩儿说，天下者，乃百姓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娥儿归京，过在刘迁，与淮南王府总管和府役何干？那些府役都是百姓子弟，无辜死于非命。孩儿若是徇私而置大汉律令于不顾，天下闻之，人心离散，社稷还有望么？”

“这……”

“母后当年对太皇太后干涉朝政屡有微词，如今母后身居后宫，就当母仪天下。若是此风一开，新制就废矣！”

“这……”

“母后春秋已高，自当颐养天年。至于朝廷的事情，孩儿自会上对得起祖宗，下不负黎民的。”

太后语塞了，她提不出任何可以宽恕子仲的理由。连她自己也在内心认为，这个与刘氏宗族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子仲太无法无天了。

她是过来人，她曾亲身感受到当年太皇太后的滥施权威，现在她怎能重犯自己曾经十分厌恶的错误呢？

唉！她再一次哀怨命运，它总是时不时地捉弄自己。看看卫子夫的亲属们一个个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可自己族中之人呢，从已故的田蚡到健在的族兄，从外孙女到外孙，怎么就没有一个争气的呢？

现在，拯救子仲的最后一道门被刘彻关上了，她忽然陷入了慌乱。听着皇上离开大殿的脚步声，那种说不清的失落顿时压在胸前，她觉得很累，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金俗绝望地从殿后奔出来，放声大哭道：“我儿完了！我儿完了！”

王婊大声地呵斥道：“哭什么哭？平日放纵，事到临头却……”

第十章

阏氏凛然玉石碎 张骞倾泪归长安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的岁首转眼就到了，冬天刚刚进入草原时，

军臣单于就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河南地的丢失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当年那个十六岁的小子登上皇位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到有一天汉匈关系会演变成今天这种局面。

自从马邑之战后，每每想起长安城中的汉朝皇帝，他就有了一种隐隐的仓皇。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汉朝出动三十万大军伏击匈奴的气魄，如果不是尉史泄密，那他早已魂归太阳神了。

河南地——哦！现今它已是汉朝的朔方郡——对他来说已是一帘凄凉的梦，醒来时，脚下的土地已变得残缺破碎。他该拿什么去见驰马引弓、风云一世的祖先呢？

军臣单于就在心力交瘁中走向了绝望，最终生命的烛火也熄灭了。他带着无尽的遗憾，带着对隆虑阏氏的挚爱离开了人世。

伊稚斜和于单围绕单于之位反目成仇，很快匈奴各个部落就陷入一场内战。烈风从狼居胥山生起，带着浓重的血腥味掠过广袤的草原，直到横亘大漠南缘的阴山北麓。

草原在悲歌中萧瑟！

苍山在悲歌中颤动！

单于庭在悲歌中飘摇！

匈奴人在这个季节舔着刀刃上的寒光，把兄弟姐妹的身躯当作磨刀石，把部族的血当作催生来春劲草的余吾河水，他们扯下微笑的面纱，用滴血的双手拉开漫漫冬夜的帷幕。

它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稚嫩的于单根本不是伊稚斜的对手，呼韩坤莫率领的军队像赶羊羔似的追着于单在余吾河两岸奔逃。伊稚斜放话说，他继承单于之位后，就要依照匈奴的风俗册立隆虑为阏氏……

隆虑阏氏终于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迎来了草原落日的余晖。可白天不好过，夜里更是难熬。她不知道，她将如何打发恐惧的时光，她更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明天。

她忧郁的眸子望着穹庐外一点点暗下去才收回目光，她环顾着空荡荡的居室，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紫燕进来了，她敲打着燧石，费了好大的工夫，才点燃了一盏羊油灯。穹庐的墙壁上立时就映出两个修长的身影，而呈现在昏黄灯光下的，是青春不再的女人面容。

“有消息么？”

“听说于单太子已从余吾河畔南撤了，失败是肯定了的。以往只听说匈奴人杀起汉人来连眼睛都不眨，近来不断闻言，他们对部族的兄弟也是刀刀见血，大军过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唉！这到底是为什么？”阏氏叹息道。

“还不是为了争夺单于的宝座。听说伊稚斜已经自立为单于，太子不甘心啊！”

“这个伊稚斜，哀家早就看出他的野心，可单于就是不信，还想把辅佐于单的重任托付给他。结果单于尸骨未寒，他就向太子举起了刀。”

紫燕长叹一声道：“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女人啊！”

“匈奴的风俗你又不是不知道，不论谁做了单于，哀家都难逃被立为阏氏的命运啊！”隆虑阏氏说着，禁不住流下了伤感的泪水。

一阵冷风掀开穹庐的皮帘，吹到阏氏的脸上，像针刺一样，那是军臣单于留给她彻骨的伤痕。她不能忘记单于弥留之际那一番催人断肠的嘱托，他伸出枯瘦的手，抚摸着阏氏额头的伤痕，言语中充满了愧疚。

“你不记恨寡人么？”

“臣妾怎么敢记恨单于呢？”

“让你受委屈了。”

军臣单于说的是那年她让张骞带走呼韩琅的事。那一天，军臣单于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了她，并且在她的额头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隆虑阏氏匍匐在地上，任凭皮鞭雨点般地落在她的身上。她没有丝毫的愤怒，也没有丝毫的后悔，只要儿子能够回到长安，她可以搭上自己的性命。从那以后，每逢阴雨，她身上的伤就隐隐作痛。

弥留之际的单于终于醒悟了：“现在看来，你送走王儿是对的，不走也免不了一死。”

阏氏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悲痛，一头扑在单于的怀里：“单于……不……不要这样说，是臣妾对不起单于……”

军臣单于凄然地笑了，眼看着呼吸就短促了，他拉着阏氏的手说道：“看看！像孩子一样。站起来，寡人还有事呢！寡人去后，你要按照匈奴的风俗，嫁给于单，辅佐他……”

军臣单于走了，带走了他的骄傲、遗憾和牵挂。隆虑阏氏则在内心打定主意，在单于离去之后，她会辅佐于单，但却决不能嫁给他。于单已和怡和公主结婚，从辈分上说，她和隆虑是姑侄关系。两代人伺候一个男

人，算怎么一回事呢？

但隆虑阏氏无法左右匈奴的局势，每天都从远方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

“这样下去，即使汉军不进攻，匈奴人也会自取灭亡的。”阏氏忧虑道。

“打仗是男人的事，公主还是不要想这些烦心事了。其实，依奴婢看来，也许只有汉军才能制止这场残杀。汉军来了，奴婢和公主就可以回长安了。”

话虽是这样说，可她自己也觉得这多么不现实。终日与公主在一起，看着她日渐消瘦，紫燕就觉得愧对太后的嘱托，可眼下她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草原的夜色犹如一头怪兽，把一切都吞没在黑暗之中，紫燕端来炖得鲜嫩的牛羊肉和浓香馥郁的奶茶。

仗不管怎么打，草原永远不缺牛羊肉。可隆虑阏氏没有食欲，只吃了一点东西，就吩咐撤了下去。

阏氏现在最怕的就是夜间的孤寂，她凄婉的眼睛投向紫燕，说道：“今夜就不要过去了，与妹妹睡在一起，一旦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紫燕点了点头，将羊油灯移上银座，开始为阏氏收拾地毡。她铺开被褥，给炉子加了一些晒干的牛粪。

当两个女人的身体贴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发现当年青春活力的感觉只能到记忆中去寻找了，草原的生活和岁月的流逝让她们的皮肤变得粗糙和松弛。

月光透过穹顶的小窗，照在两张苍白的脸上，勾起了她们悠悠的乡思——特别是在这个动荡的日子里，她们总是充满了对长安的眷念。

“皇上也该三十多岁了吧！”

“可不！公主离开的时候，他才四岁。弹指一挥间，我们来匈奴都二十多年了。”

“真想不到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听说皇上都有了儿子了呢！”

“哦！他也是做父亲的人了。”

“也不知道太后怎么样了？”

“哀家都四十多岁了，母后也老了吧！今生怕是没有希望再回到母后身边

了。”隆虑阏氏喉咙发酸，话语中就带了些苦涩。不过她的思绪马上就转到眼前的战事上来，她侧过身体，面对着紫燕问道：“你说如果伊稚斜胜了，哀家将怎样面对他呢？”

紫燕没有说话。

阏氏瞅了瞅挂在穹庐一角的马刀，忽地坐了起来，神情严肃道：“要真是那样，哀家决不屈从那个逆贼，宁愿用这马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公主！”

紫燕再也无法平静地躺着与阏氏说话，两个女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紫燕呜咽地哭道：“奴婢无论何时都会跟着公主。”

……

夜风把月亮吹到了穹庐的上方，周围闰了一轮雨晕，这是暴风雪到来的前兆。

阏氏没有睡意，她有许多话要说。她轻轻唤了紫燕两声，没有回应，耳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哦！她睡着了。阏氏悄悄地在紫燕身边躺下，继续想着心事。

从远方传来凄凉的歌声，如丝如缕，漫过阏氏的心头：

神圣的太阳神显灵吧，

拯救我多难的兄弟。

圣洁的月亮神显灵吧，

指点迷茫的魂灵。

太阳和月亮，

一个是上天的儿子，

一个是上天的女儿。

儿子和女儿连着血脉，

怎么可以分离？

亲爱的兄弟你可知道，

当羊群互相撕咬的日子，

鬣狗会洗劫我们的土地。

……

歌声被风吹散在静夜的草原，断断续续，让余吾河水听了都流出了眼泪。

“嘚嘚嘚……”声音自远而近朝着阏氏的穹庐滚滚而来，阏氏警觉地坐了起来，这马蹄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急促，阏氏急忙推醒身边的紫燕：“姐姐！快醒醒，有事！”

两人迅速起身，从壁上摘了马刀，挎在腰间，她们在门后紧张地守着，耳朵却一刻也不放松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一批马队过去了，又一批马队过去了。

“快走！追兵就要到了！”这是男人们惊慌的声音。

又一批马队奔来，忽然在阏氏的穹庐前停下来，一个人下马向守卫穹庐的亲兵问道：“阏氏在么？”

哦！是吐突狐涂的声音。

“阏氏睡了，大人有事明天再来吧！”

“来不及了，伊稚斜的人马很快就过来了，快叫醒阏氏，说太子要见她。”

怎么办呢？阏氏与紫燕用眼睛交换着各自的意思。

二十多年了，吐突狐涂为汉匈的和睦黑发都熬成了白发，甚至连女儿也跟着张骞走了，而战争却一次次打碎他的梦想。对这样一位老人，她怎么能拒之门外呢？

阏氏握了一下紫燕的手，紫燕赶忙上前开了门：“阏氏有旨，请太子殿下和吐突大人进帐说话。”

刺骨的冷风将于单、吐突狐涂和李穆卷进了穹庐。太子的战袍、盔甲和脸上全是血，举手投足间发出声响，在他的后面紧紧跟着的是怡和公主。

怡和公主扑进隆虑阏氏的怀抱，道了一声“姑母”就泣不成声了。隆虑阏氏轻轻地抚着太子妃的肩膀道：“孩子！坚强些，你可是大汉的公主啊！”

于单要带阏氏撤退，急道：“事情紧急，请阏氏与我一起撤退。”

“太子殿下这是要撤往何处呢？”

“这……走一步看一步吧！一直向西，万一不行，就撤到大宛国！”

“太子此言差矣！大宛国地狭人稀，向来畏匈奴如虎，怎么能期望它在这样的形势下得罪伊稚斜而去接纳太子呢？”阏氏分析道。

“这……”

“依哀家之见，太子殿下应该放弃逃往大宛国的想法，直接投奔汉朝寻求庇护。”阏氏用坚定的声音劝道。

“这……多年来，汉匈兵戎相见，战事不断，汉皇能见容于我么？”于单太子挠了挠头道。

阏氏朝前挪了挪，环顾了一下几位近臣说道：“当今皇上乃哀家胞弟，他目览宇内，气吞八荒。汉匈虽间有战事，毕竟和亲弥久，皇上怎么会记小仇而忘大义呢？”说着，阏氏从腰间解下一件玉佩，目光中充满了自信和坚定，“这是哀家离开长安时母后送的，上面刻有汉宫的印记。事情紧急，此地不可久留，请太子殿下带着这玉佩一直往南，越过长城，进入右北平郡，那里的太守李广见了这玉佩，一定会善待殿下的。”

阏氏又转过脸来对李穆说道：“大人与李将军有同族之亲，就请大人作为向导，一路去吧！”

于单被隆虑阏氏的冷静所震慑，所感动，便领着左骨都侯和李穆跪倒了：“事已至此，还请阏氏与我一起回汉朝吧！”

“糊涂！”阏氏上前扶起太子，眼角涌出晶亮的泪花，“难道你不明白，伊稚斜要的是单于的宝座，倘若哀家离去，伊稚斜必会穷追不舍，汉匈之间难免又是一场大战。殿下快走，伊稚斜是不会把哀家怎么样的。”

“不！于单不能丢下阏氏不管！”

怡和公主也拉着阏氏的手道：“姑母！一起走吧！”

“快走！”隆虑阏氏甩开怡和公主的手，大声道，“哀家命令你们快走！”

“阏氏！”

“快走啊！”阏氏“嗖”的从腰间拔出马刀，声色俱厉地喊道，“你们若是再不走，哀家就死在这里。”

“阏氏！”

紫燕一头扑在阏氏怀里，哭道：“阏氏！万万不可啊！”

“姐姐也随太子殿下回去。”

紫燕紧紧地抱着阏氏哭了：“奴婢奉太后旨意伴随公主，如今怎能舍下公主一人回去呢？请公主不要再逼奴婢，奴婢生生死死都跟着公主。”

吐突狐涂老泪纵横：“向阏氏和紫燕姑娘行汉礼！”

三人向隆虑阏氏行了三叩九拜之礼。于单抬起头时，泪眼中似乎看到阏氏周围金光灿灿，彤云朵朵，数只凤鸟环绕她翩翩翱翔。他不禁暗想，这是圣洁的月亮神到人间来保护匈奴人的啊！

于单已经分不清是幻觉还是真景，充盈于胸中的只有虔诚，只有儿子对母亲的神圣，而这一切都在他朦胧的意念中化作一句汉人的称呼：“母后在上，孩儿走了。”说罢，就出了穹庐。

太子殿下的马队越走越远，穹庐恢复了死寂。紫燕与阏氏相拥着站在穹庐的中央，似乎时间已完全停滞，直到远处传来牧羊犬的狂吠时，紫燕才清醒过来，摇了摇阏氏的肩膀道：“公主！天亮了。”

“天亮了，伊稚斜的人马就要到了。”

“公主为何不与太子一起走呢？”

“不！只有哀家留下，才能为太子赢得时间。”

中午，伊稚斜的人马就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他如临大敌似的在阏氏穹庐的周围布满了岗哨，以胜利者的得意进入了穹庐。

当他的目光停留在阏氏的脸上时，就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这女人实在是太美了，难怪老迈的王兄会冷落众多的女人，而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她呢！

不过，他现在急于想知道的是那个于单的去向，他向跟在身边的耶律孤涂努了努嘴。

耶律孤涂立即上前说道：“单于问你话，你要如实回答。”

隆虑阏氏轻蔑地看了一眼耶律孤涂道：“大胆！见了本阏氏，如此无礼，你不怕军臣单于在天之灵么？”

“哼！你竟敢如此轻慢单于，本侯先杀了你！”

“粗鲁！你怎可以如此与阏氏说话呢？她是王兄的阏氏，将来也是寡人的阏氏，你知道么？”伊稚斜喝退耶律孤涂，又对紫燕道，“你先出去，寡人要与阏氏说话。”

“不！姐姐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阏氏伸开双臂，将紫燕护在身后道，“殿下有话就直说，不必如此要挟恐吓。”

“不！寡人现在是匈奴的单于，阏氏应该称单于才是。”

“哼！”阏氏一声冷笑，“单于？殿下什么时候当上单于了？有老单于的遗诏么？太子尚在，殿下怎可以妄称单于呢？”

“哈哈哈！”伊稚斜手指穹庐外的军队大笑道，“于单那个傻瓜能够统率匈奴的健儿们与汉人大战么？他能够保证匈奴人幸福和平安么？阏氏看看，乎衍氏和兰提氏都已经拥戴寡人为单于了。哈哈哈……就让那个窝囊废去死吧！”

伊稚斜转身向着阏氏走去，在相距只有两步的时候，紫燕和阏氏几乎同时拔出了马刀。

“站住！再往前走，哀家就死给你看。”

“你在要挟寡人么？快说，于单往哪里去了？”

……

“快说！”耶律孤涂举起了马刀。

“你追不上他了。”

“这么说，阏氏知道他们的去向？”

“哼！”

啊！伊稚斜明白了，于单一定是按照阏氏的指示朝南去了，说不定他已经越过长城，进入汉境了。

“你这个奸细！”伊稚斜狂怒地伸出巴掌，狠狠地朝阏氏抽去，“你竟敢唆使于单投降汉朝。追！一定要追上那个叛徒，来人！”

立刻，就有大批的亲兵拥进来将阏氏和紫燕围在中间。

“将这两个女人拿下……”他的话还没有落音，就感到两股热血“噗”的喷在他的额头。

“你们！”伊稚斜双臂有力地抡过去，打在亲兵的脸上，“你们为什么不拦住她？”

多少年了，阏氏就像一颗天边的星星，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她，却无法走近她。他曾发誓，当他取代军臣单于时，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让这女人成为自己的阏氏，而现在……

“皇上！臣回来了！臣回长安了啊！”张骞跪在城外的驰道旁，望着即将跨过去的横桥，放声大哭。

“舅父！咱们真的回家了么？”刘怀跟着他洒泪黄尘，泣不成声。

“真的！咱们回家了。”张骞将刘怀紧紧拥在怀中，他用颤抖的手，指向渭河对面，“殿下！过了这桥就是长安了，咱们真的回家了。”

“使君！回家了，这是喜事啊！”堂邑父道。

“你说得对，是喜事！”

话虽这样说，可现在已是物是人非。当年出发时，他还是一个踌躇满志的翩翩才俊，归来时，张骞的双鬓已白了。当年长安城外盛大的欢送仪式还历历在目，而随他而去的三百多名兄弟，大部分已葬身大漠。他亲爱的纳吉玛和儿子已死在了昆仑山下，留给他的是永远的思念和铭心的疼痛。

张骞从堂邑父手中接过汉节，这是唯一能够抚慰他情感的寄托。他轻轻抚过汉节，有一种久别归来的亲切。

“走！我们过桥去。”张骞道。

红鬃马老了，它的步履不再那么矫健，它也许是凭借早年的记忆来识别归路的。它站在横桥桥头，摇着尾巴，久久不愿前行。

日月轮回，建元初年曾参与凿空西域决策的窦婴、田蚡早已作古，而张骞并不知道，在他离开长安的日子里，赵绾也自杀了，严助也去了会稽，朝廷中认识他的人已经不多了。

别的不说，就是这北阙司马，也不知换了多少茬。因此当张骞带着堂邑父和刘怀持着汉节出现在未央宫北阙的时候，在这里值守的司马惊呆了。

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司马无法确定眼前这个不速之客就是当年奉诏西去的使节。

“你有上书，可以留在这里，在下自会转给朝廷的。”

“不！本使要马上见皇上。”

“这个……恐怕……”

“难道司马没见过这汉节么？”

司马茫然地摇了摇头，这也不能怪他，他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张骞离开长安的时候，他也许还是一个郎官……

也难怪，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从这阙门前走过了多少身影，几乎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张骞叹了口气，对司马道：“本使就在这里等着，你只

要将这汉节交给包公公，就什么都明白了。”

是的，如今只有这汉节才能证明他的身份。

包桑看到汉节，忙对司马道：“请来人速到塾门等候，咱家这就去禀奏！”说完就急转身，跑着进了宣室殿。

“皇上！张骞回来了。”

“嗯？你说什么？”刘彻手中的竹简哗啦啦地掉在地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皇上！张骞回来了。”包桑欣喜的眼角泪花盈盈，尖细的嗓子因为激动而发出颤音，“皇上！张骞回来了。看，这就是当初皇上交给他的汉节。”

“快拿给朕！”

刘彻接过汉节，当年横门外宏大的欢送场面在一瞬间复活了——那奋蹄昂首的红鬃马，那长长的车队，那健壮的三百名勇士，还有那持节的张骞。

“张爱卿！你终于回来了。”

抚摸着汉节，刘彻的眼圈红了：“快！快叫三公九卿及在京二千石官员上朝，朕要大摆朝仪，在未央宫迎接张爱卿！”

“诺！”

这个夏日的中午，未央宫宣室殿，张骞与刘彻在这里重逢了。

“皇上！臣……张骞……回来了。”张骞忘记了那些刻板式的话语，“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刘彻面前，泣不成声了。

刘彻匆匆站起身，走到张骞面前，手颤巍巍地拂过他蓬乱的头发。

曾经光洁的额头，被秋霜和冬雪耕耘出一道道的深沟，隐约可以看见残留在脸上的塞外尘埃；被密密匝匝胡须衬托的熟悉面孔上，布满了殷红的血丝，还杂有伤痕；只有一双泪水盈盈的眸子，在他面前展现着一个臣下的忠诚、不屈和坚毅。

刘彻扶起张骞，用目光、用力量传递着一种欣喜：“回来了！爱卿终于回来了！”

“皇上，臣回来了！”

“微臣堂邑父叩见陛下！”

“这一路上多亏了堂邑父，臣才多次化险为夷。”

张骞说着，就拉过刘怀：“臣还为皇上带回一个人。他就是隆虑公主之子，匈奴名唤呼韩琅，公主为了寄托对皇上和太后的思念，为他起名刘怀。快！快拜见皇上。”

刘彻把刘怀揽在怀中，细细地端详，从他的眉眼中就看见了公主的影子，他轻声地问道：“公主还好么？”

“是公主给了臣继续西行的机会。后来听说军臣单于去世，伊稚斜篡夺了单于之位，再后来的变故，臣就不知道了。”

“怀儿，从此长安就是你的家。”

这是刘怀第一次看见舅父，便有点拘束地说道：“谢陛下。”

一切都过去了，要紧的是张骞回来了，这对刘彻来说，他急于要知道的是凿空西域的情况。

刘彻对包桑道：“安排他们沐浴更衣，朕要在宣室殿设宴为张爱卿、堂邑父和朕的外甥洗尘。另外，如无重要之事，大臣们这几天就不要来烦朕了。”

一连三天，刘彻都在倾听张骞讲述他的见闻，刘彻的思想和情感竟日竟夜地在西行的路上飞驰，他似乎又回到了早年与韩嫣同榻而卧的岁月，甚至都没有去看皇子和卫子夫了。

随着张骞的叙述，远方的世界在刘彻面前呈现出斑斓的画面。

那一夜，张骞带着纳吉玛和儿子，与随行的三百余人离开单于庭。他们赶着羊群，星夜奔向匈奴河畔，在安排好放牧事宜后，他们几乎没有丝毫停息，就向大月氏国进发了。

当他们到时，才从百姓口中得知，月氏人在乌孙和匈奴的夹击下，被迫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家园。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不得不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葱岭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翻越葱岭，才到达了大宛国。

现在，咀嚼一路艰苦的行军，连张骞都惊异自己不知是怎样用一双脚丈量了那广袤的土地的。

大戈壁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耸天嵯峨，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他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射杀飞禽走兽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因意外葬身黄沙、冰窟。

一说到大宛之行，张骞心中就充满了对异国朋友的感激。

他向大宛国王说明了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的种种遭遇，希望大宛国能派人做向导，引导他们的西域之行。

大宛王早就听闻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商往来，但苦于匈奴阻碍，一直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汉使的到来，使他非常高兴。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张骞的要求，派了向导和译令，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他们在大月氏却没有立即见到月氏王，而是被冷落在驿馆里。张骞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他找来接待的礼宾使，再次表达了皇上的盛意，要求立即拜见月氏王。

第二天，月氏王才接见了他。他对汉使的到来表示了谢意，对汉皇表示了敬仰。但是一说到联手抗击匈奴，月氏王却表示了委婉的拒绝。

“月氏国的百姓饱受匈奴侵袭，长期迁徙，好不容易有了一块安身之地，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们已经远离匈奴，再也不想与匈奴为敌了。为了月氏百姓，就让曾刻骨铭心的‘杀父之仇’随风而逝吧！”

此后，他们又在月氏逗留了一年时间，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离开月氏国的时候，张骞回望妫水岸边的王宫，心里空落落的。他不知道有一天回到长安，将怎样向皇上述说自己的西域之行……

“臣有负皇命，愧对皇上重托。”张骞道。

“是月氏王无心再战，这与爱卿何干呢？再说爱卿走后三年，朕就决心以一国之力打击匈奴，早已放弃了与月氏结盟的想法。快说说，你是如何回到长安的？”

“归途中，臣为了避开匈奴人的追袭，改行南道，循昆仑山南麓，经莎车、于阗、鄯善后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沦为了匈奴附庸，臣等再次被匈奴人抓住，又被扣留了一年多……”张骞一想起这段往事，心中仍不免隐隐作痛。

那是怎样的一段日子啊！白天，为了避开匈奴人的马队，他们隐藏在峡谷或密林中；夜晚行军，要是遇上大风雪天，常常是走了半天，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最为难的还是一百多人的吃饭问题，当地的羌人只能背着匈奴人偷偷地卖给他们粮食，因此他们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昆仑山的月亮与长安的月亮一样皎洁，一样宁静。当两个儿子熟睡之时，张骞总是拥着心爱的纳吉玛，对着天空的月亮诉说着对长安的思念。他描绘着皇宫的瑰丽和辉煌，民俗的风雅和质朴。这些东西纳吉玛不知听了多少遍了，可张骞说起来，仍然如当初一样新鲜。说到动情之处，他会唱起隆虑公主当年思乡的歌谣：

苍山巍峨兮长城长，

长城以内兮有故乡。

长安不可见兮痛断肠，

望断云山兮情已觞。

鸿雁南飞兮去复还，

带我心魂兮一同往。

“骞！”纳吉玛轻轻地呼唤，“汉皇是什么样子的？”

“你到了长安就知道了，他很年轻，相貌奇俊。”

“也像你一样么？”

张骞笑道：“呵呵！我如何能与皇上相比呢？”

纳吉玛闻此，脸上虽挂着笑意，眼角却是闪着泪花。

“纳吉玛！你想家了么？”

纳吉玛摇了摇头道：“听说军臣单于去世了，匈奴发生了内乱，我牵挂父亲。”

“岳丈大人处事稳健，在匈奴诸部中德高望重，不会有事的。”

“但愿月亮神能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纳吉玛靠着张骞的肩膀，望着头顶的月亮道。

抚着纳吉玛的脸，张骞的心里很不好受，心疼道：“纳吉玛，让你受苦了。明天我还要出去寻找道路，你要看好儿子和兄弟们。”

“放心吧！”

驻守在羌人地区的匈奴大当户很快就认出了纳吉玛，他立即将这个消息禀报给了伊稚斜。

当张骞、堂邑父和刘怀出去探路的时候，匈奴人袭击了他们的营地。傍晚，张骞、堂邑父、刘怀和十几个弟兄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时，看到的却是一幅血淋淋的场面。近百名兄弟倒在血泊中，他心爱的纳吉玛和两个儿子背上插着匈奴人的箭镞。

张骞泪如雨注，抱起纳吉玛大声呼唤：“纳吉玛！纳吉玛！你醒醒啊！”可他的纳吉玛和两个儿子却永远地走了。

“匈奴！我与你不共戴天！”张骞朝着夜色中的草原怒吼。

堂邑父从身后捂住了他的嘴，劝道：“使君节哀，此地乃羌人地区，匈奴人会骤然而至。”

“因此臣只能将仇恨记在心头。”这是他与刘彻谈话的第三天傍晚，他无法抑制对纳吉玛母子的思念，泪水顺着两颊直流，那苦、那涩，腌渍了他破碎的心。

“纳吉玛生前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够与臣一起回到长安……”

张骞用衣袖拭去泪水，接着道：“不几日，就传来军臣单于去世、伊稚斜自立的消息，臣就趁乱带着堂邑父和刘怀逃了回来。”

刘彻的胳膊情不自禁伸过案几，拉起张骞的手道：“爱卿忠肝义胆，功在大汉啊！”

刘彻告诉张骞，于单已经投降了大汉，被封为涉安侯，不几天就要来京城朝拜了。

“没有公主的消息么？”

刘彻摇了摇头：“依朕看来，公主恐怕凶多吉少了。”

张骞沉默了片刻，从怀中拿出两张羊皮，在刘彻面前铺开道：“这第一张是臣离京路过好畤县明月山时，建信侯娄敬之子赠的匈奴形势图；第二张是臣沿途勘查，绘制的西域各国图。不日臣会将一路所见的民情风俗写成奏疏，呈送皇上。”

刘彻俯下身体，目光从图上的长安开始，慢慢地向西移动，油然地念出了声：“龟兹、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此图乃我大汉三百多名勇士捐躯之果，这上面溅着纳吉玛的血啊！”

突然，刘彻抬起头问道：“倘朕命爱卿再赴西域，你可愿再次前往？”

“三百名弟兄、臣之妻儿都葬身于昆仑山下。托皇上洪福，臣得以生还。臣的一切皆属大汉，不要说再赴西域，就是青山埋骨，大漠葬魂，臣亦无憾了！不过，臣还有一个不敬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张骞道。

“爱卿有什么要求直说！”

“臣的兄弟和妻儿身殒大漠，臣想在京郊为他们筑一座衣冠冢，好让他们魂归长安。”

“好。”刘彻传来包桑，要他让少府寺拨出钱币，以供起冢之需。

张骞赶忙跪倒在地道：“他们如泉下有知，亦当在西域迎接我们的到来。”

“好！自此而始，爱卿可招募国内勇士，早作准备。到时，朕依旧在横门外为爱卿送行。”

……

可第二天早上，太后病重的消息使朝会的一切议题都搁置了。当刘彻和卫子夫赶到长信殿时，秦素娟和淳于意早已在那里等着了。

“太后的病怎么样了！”刘彻问道。

淳于意嗫嚅道：“这……臣不敢……”

“都什么时候了？还吞吞吐吐的？”

秦素娟见皇上面露不悦，斗胆直言道：“太后神志恍惚，气脉虚弱。依臣看来，恐怕……”

下面的话虽然没有说，但刘彻已从她焦虑的目光明白了，他遂携了卫子夫来到太后榻前。

太后双目紧闭，脸色蜡黄，看上去有些浮肿，只有那微微颤动的睫毛告诉刘彻，她睡得并不安稳。

秦素娟小声道：“太后刚刚服了安神汤，才睡着。”

睡梦中，太后梦见一只凤鸟飞进长信殿，停在她的榻前。

凤鸟说：“请太后搂住小仙的脖子，小仙带您去看女儿。”

随后，它展开硕大的双翅，缓缓地飞出长信殿，立刻被一团五彩缤纷的云团托起，渐渐地离开了广厦绵延的长乐宫，离开了巷闾纵横的长安城，一直朝北去了。

她俯瞰身下，哦！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一定是她的隆虑栖身之处吧。凤鸟的双翅在收拢，在一条清清的河畔降落了。她还没有来得及扫去一路的风尘，凤鸟就不见了，站在她面前的却是穿着匈奴服饰的隆虑公主。

“母后！”

她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隆虑公主近乎狂癫地吻着她的脸颊。

“儿啊！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不来看哀家？”

“母后！孩儿没有一天不思念您啊，可孩儿是匈奴的阏氏啊！”

“娘接你来了，你可以随娘回长安，回到皇上的身边去。”

“是的！这里再也没有什么让孩儿留恋的了，孩儿这就随娘回去……”

“可长安到塞外，千里之遥，怎么……”

“娘不是坐着凤鸟来的么？”

隆虑公主将手指朝空中挥了挥，凤鸟就站在了她们面前。忽然，一道弧光闪了王婼的眼睛，等她再睁开眼睛时，隆虑公主的头已落到了草丛中。

“母后！孩儿……”滚动的头绝望地呻吟着。

“儿啊！”王婼捧着她的头，热血顺着手进入她苍老的心。

“儿啊！”太后口齿不清地喊道，捂在胸口的手想动，却是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

秦素娟道：“太后这是梦魇的征象。”

她上前轻轻地挪开压在胸前的手，太后“哦”的一声，终于缓过气来，疲倦地睁开眼睛，就看见刘彻和卫子夫站在面前。

“皇上和皇后来了。”

卫子夫上前握着太后的手，泪花就模糊了她的眼睛：“臣妾来看母后了。”

“唉！哀家刚看到你的皇姐了，她被匈奴人杀了。”

刘彻知道，将三姐远嫁到匈奴是母亲一辈子的痛。虽说可以寻找一千个理由去讴歌母亲的胸怀，可母子分离的那道伤痕却是永远无法弥合的。

他不能让牵挂一辈子，带着眷恋的母亲就这样去见父皇，他四下里望了一下，低声问道：“怀儿来了么？”

“已在塾门等候了。”

“宣他觐见。”

刘怀拘束不安地跪在王婼面前，第一次看到外祖母，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与母亲描绘的那个美丽端庄的皇后联系在一起。

他的神情有些慌乱，目光恍惚不定地看看王婼和刘彻，不知道该怎样应对眼前的场面。

“快！快拜见外祖母。”刘彻在一旁道。

“孙儿叩见外祖母。”

“他就是皇姐的儿子刘怀，皇姐把他送到母后身边来了。”

“是三公主的儿子么？”

刘怀懵懂地点点头。

太后的眼睛忽然亮了，她枯瘦的手慢慢抬起来，抚摸着刘怀的头发。刘怀一头扑在太后怀中，大哭道：“外祖母！母亲好想您啊！”

太后笑道：“回来了就好，男子汉是不流泪的……”

仿佛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夙愿，太后觉得十分疲惫，手渐渐地松开然后昏睡过去了。

包桑见状，急忙唤来淳于意和秦素娟。两人轮流为太后把了脉，然后无奈地长叹。过了片刻，太后又醒了过来，只是说话更加吃力，她示意宫娥、中人和太医出去，只让刘彻和卫子夫留了下来。

“你俩近前来，哀家有话要说。”

刘彻强忍住泪水，拉着卫子夫双双跪在太后面前。

“母后！孩儿……”

“不能哭，朝野都看着你们呢？”太后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仍然保持着王朝最显贵女人的刚强。

只是这诀别太艰难了——她对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眷恋，还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挂。

“哀家自知不久人世，哀家走后，就葬在阳陵，让哀家陪伴你的父皇。子夫身为皇后，后宫诸事，当为风范。尤其要善待妃嫔，不可气量狭小。”

“还有，废后阿娇乃太主之女，先帝外甥，不可苛待。”

“臣妾记下了，臣妾一定不负母后嘱托。”卫子夫向太后叩首，泪水湿了衣襟。

“哀家不是说了么，你们不要哭。”

太后闭着眼睛，停了片刻又道：“娥儿不幸，皇上可让淮南王太子解除婚约，让她改嫁他人，不可委屈了她。”

太后声音越来越微弱，身体也渐渐地冷了，轻了。终于，她飘飘荡荡地出了长信殿，冉冉升在云彩雾霭之中。

她远远看见，她的丈夫刘启，还有隆虑公主在向她召唤。

“皇上！臣妾来陪伴你了……”太后的嘴微微张着，她的声音微弱得已经听不见了……

“母后！”刘彻一声呼唤，扑倒在太后的榻前。

第十一章

论官语中见官品 情怨话里识情操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春天，青翠绵延的芳草装点着长安。

清明前后，洁白如雪的梨花、艳若云霞的桃花、流金吐芳的油菜花，在渭河两岸铺开花团锦簇的天地。

这是赏花踏青的好日子。刚刚升任丞相的公孙弘和张汤结伴出游，两人似乎都不愿让马车的轰鸣搅了赏春的兴致，而宁愿步行，这样一来，说起话来也方便些。

张汤对走在前面的公孙弘说道：“恩师！您偌大年纪，不要走得太急了，还是从容些。”

自从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时起，张汤就将“大人”的称呼改成“恩师”了，而且成了公孙弘府上的常客。

公孙弘回头看了一眼张汤道：“不妨事！老夫尚觉精力健旺。”

最近他的心情不错，自从薛泽被免去相位后，公孙弘就从御史大夫改任了丞相。他立时就有了老树开新花的踌躇满志，走起路来脚底也是虎虎生风。连张汤也很吃惊，一向自诩老朽的他，忽然就像返青的老槐，枝叶间透着翠绿。

公孙弘明白，张汤在朝廷格局变动的时候邀他出来，绝不仅是为了踏青。

他任丞相后，御史大夫一职就一直空缺，张汤瞅着这个位置很长时间了。但公孙弘毕竟十分老成，说起话来也滴水不漏：“皇上目前还没有确定御史大夫人选，老夫本想向皇上举荐你……”

“多谢恩师，没有恩师的栽培，学生恐怕只有独处九皋了。”

“先别着急言谢，老夫还没有说完。可皇上看中了李蔡，他毕竟跟随大将

军几次出征……”公孙弘言道。

张汤先是沉默了片刻，但很快就接上了话：“只要有恩师在，学生总有一天会出头的。”

公孙弘点了点头，欣慰地笑了。

迎面一阵春风吹来，只见那残墙边的几株桃树上，桃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到两人的肩头，张汤忙伸手去轻拂公孙弘身上的花瓣，却不料又落了一些。

唉！人生就如这落花，经不住风吹，就残败了。

触景生情，公孙弘便对时日有了紧迫感。他想着自己已过耳顺之年，才坐到丞相这个位置。人活七十古来稀，自己还能在皇上身边待多久呢？

朝野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他担任丞相心怀不满，暗中也颇有微词。而那个汲黯，更是毫不掩饰地当着皇上的面指责他巧饰伪装，蒙蔽圣听。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元朔五年的朝廷格局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皇上诏令，官署以职责分为中朝和外朝。以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丞相所辖各署只是奉旨办事的机构。

公孙弘多少有些失落，他看了看跟在身后的张汤，觉得应该提醒一下这个年轻人，今后凡事都要谨慎小心些，切勿授人以柄：“这长安的春天，就像小儿的脸，说变就变，你我都要未雨绸缪才是。”

绕过桃林，前面是一段掩映在青草中的土路，再往前走就是渭河了。远远看去，清清的河水缓缓地流过关中平原。在河的拐弯处，有一处芦苇荡，芦叶刚刚吐绿，鹅黄中泛着嫩绿，聚集一片生机。

河的浅滩边，有一垂钓者正把鱼饵轻轻甩进河水，然后就怡然自得地从怀中拿出一卷竹简，不知道他是在钓鱼还是在看书。

哦！那不是董仲舒么？他也出来春游了？

虽然都是当今大儒，可公孙弘向来瞧不起这个书呆子。他怎么可以把“天人感应”与天子的言行举止扯在一起呢？自从被贬谪后又从不知自省，在辽东高庙火灾时又老调重弹，弄得险些丢了性命。后来，皇上开恩，他才得以免遭牢狱之灾，自此以后就赋闲在家，专心著书了。

公孙弘向张汤努了努嘴，两人悄悄改道而行，向上游去了。

他这些神情的微妙变化，当然绕不过张汤那双鹰一样的眼睛。他紧跟两步，用试探的口气对公孙弘说道：“恩师似乎并不待见这个人。”

“这样的人待在长安，你我还能够安寝么？”

“让他离开长安不就得了？”张汤狡黠的目光在公孙弘脸上打量着。

“只是让他到哪里去好呢？他现在赋闲在家，我们是奈何不了他的。”

张汤笑道：“恩师真相信董仲舒从此心如止水，无心仕途了么？”

“怎么讲？”

“依学生看来，他还在处心积虑地想回到朝廷呢！否则，他钓鱼还抱着书做什么？”

张汤见自己的话对了公孙弘的心思，就接着道：“皇上每每提起董仲舒，总对他在江都王相任上的政绩念念不忘……”

公孙弘频频点头。

张汤诡谲地笑道：“学生听说胶西王刘端素来骄恣，屡犯大汉律令，他杀的二千石官员很多，现在那里不正缺一个相么？……”

“妙极！”公孙弘轻轻击掌，笑出了声，惊起芦苇深处的苍鹭，“不过此事也不用着急，让他继续在家晾些日子也不错，明年再说！”

风中飘来阵阵的酒香，他们抬头看去，前面不远处有一家酒肆。

张汤忙道：“恩师平日忙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相聚，学生就请恩师小酌几杯如何？”

“如此甚好。”

两人进入酒肆，食不重肉的公孙弘就要了几样山野小菜，让店家将那酒用铜簋烧得热气腾腾。不一刻，两人都喝得有些耳热喉热，而话题又转到与匈奴的战事上来了。

张汤道：“此次卫将军从高阙、朔方、右北平三路进击匈奴，越过长城六七百里，得右贤王部下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百万。真是赫赫战功啊！”

公孙弘一杯下肚，那话语中就多了对卫青的敬佩：“谁能想到，当年的骑奴调度起三军来，如此从容若定，大略在胸。”

“恩师所言极是！皇上拜他为大将军，益封八千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公孙弘放下酒杯说：“这样一来，三军都归大将军统辖，等于恢复了一直空缺的太尉之职。往后去，大将军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了。”

“那又怎样呢？大将军毕竟是一介武夫。”

公孙弘眨了眨眼睛，压低声音道：“糊涂！大将军是何等贵人，他是皇后的兄弟，皇上的姐夫。他的一句话，可以让人瞬间富贵，也可置人死地啊！所以你我要想坐稳位置，就不得不仰仗于他。因此老夫打算今天回去，就向皇上提出，请封大将军的三个儿子为列侯。”

公孙弘的话一出口，张汤吃了一惊：“恩师这是怎么了？高皇帝当年可立了非功莫侯的誓约，大将军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呢？”

公孙弘捋了捋灰白的胡须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天下从来只有不愿为之人，而无不愿为之事。如果老夫没有猜错，恐怕长公主早就在做这个梦了。”

公孙弘说这些话时的那种平静，让张汤不得不换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位“恩师”了，谁说儒者都是书呆子呢？

“学生还有一事不明白，汲黯屡屡在皇上面前诋毁恩师，但恩师却推荐他出任右内史这样的要职，这是为什么？”

公孙弘闻此哈哈大笑道：“你还是年轻啊！老夫做内史多年，深知其中的苦处。内史管着京畿要地，可面对的都是王公大臣，哪个得罪得起啊？汲大人不是素来不畏权贵么？那就……”

话说到这个分上，张汤完全明白公孙弘的用意，他这是把汲黯放在火炉上烤呢！

两人诡秘地相视一笑，然后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一句话：“这就叫作‘将欲取之，必固予之’。”

“哈哈哈！”

“哈哈哈！喝酒，喝酒！”

“哈哈哈！两位大人在说什么呢？还要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一个声音接话道。

两人抬头看去，原来是刚刚奉诏回京的严助。

这个严助，前几年外放为会稽太守，谁知却长期没有消息奏报朝廷，触怒了皇上，他降诏责备道：“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久焉不闻问，具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

严助看了之后惊恐不安，心想：皇上这不是怀疑我与诸越有染么。他急忙上书谢罪道：“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母也，以臣之罪，本当伏诛。今将臣在会稽三年政绩奉上，愿陛下明察。”

就这样，他又回到了京城，留在侍中，帮助刘彻阅看整理部分文书、分管皇上的乘舆之务。虽不在九卿之列，却能上达天听，别人也不敢小视。

同朝为官，旅途相逢，一番客套之后，公孙弘邀请严助入座。

几杯热酒下肚，公孙弘言语中多了为推行新制而立下功劳的严助的抱屈之辞。

可刚经过皇上责备，严助哪还敢有非分之想："下官每日侍奉皇上左右，已是大幸了，不敢再有他想！"

张汤道："大人果真对朝廷此次格局变动没有想法么？"

严助怎能没有想法呢？只是面对这两位同僚，他不得不装糊涂："哈哈哈！难得在这样的日子与二位相逢于山水之间，下官就借花献佛，敬两位大人了。"

"好说！好说！"公孙弘和张汤同时举杯。

而与此同时，新任的右内史汲黯，正在朔方郡的汉军大营中宣读皇上的诏书——

制曰：大将军卫青躬率戎士，出师大捷，获匈奴裨王十余人，益封八千七百户。

卫青率幕府诸僚跪在帐中，感谢圣恩浩荡。

宣诏仪式结束后，汲黯却站在那里没有动。

任安悄悄拉了拉汲黯的衣袖，小声问道："刚才汲大人是代表皇上，现在大人应该以内史身份参拜大将军了，为何还不上前见礼呢？"

汲黯推开任安的手，却并不避讳，反而高声道："长史这不是难为下官么？记得当年齐宣王召见颜斶。颜斶要齐宣王先上前见礼，齐宣王颇为不悦。颜斶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其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今大将军前，是礼贤下士；下官前，乃趋炎附势。故下官认为，大将军当前也。"

听了汲黯的话，卫青脸上有些发热，他急忙上前施礼，邀请汲黯入座，并吩咐午间在中军大帐为汲大人设宴洗尘。

"下官奉皇上旨意来到边塞，意在劳军，非图大将军一杯酒吃。因此还望大将军一切从简，否则下官心中就不安了。"

卫青知道汲黯的脾气，便只准备了几杯浊酒，几盘菜肴，这样反倒从容自在多了。

饭后，卫青邀汲黯到营中巡视，却被他婉言谢绝了：“大战刚刚结束，将士均已疲惫，还是不要惊动为好。”

卫青为汲黯换上热茶，屏退左右，脸上充满了诚恳和谦恭：“在下蒙皇上错爱，委以大将军重任，深感惶恐。往后如何履职从事，还望内史大人不吝赐教。”

汲黯也不客气，呷了一口热茶，润了润嗓子道：“大将军此次对皇上的诏书怎样看？”

卫青茫然地摇了摇头道：“有什么不妥么？”

“如果下官没有猜错，皇上这道诏书一定是经过廷尉张大人阅改后，呈送皇上颁布的。”

“哦？”

“大将军难道没有听出，诏书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词么？”

“还请大人明示！”

汲黯看了看卫青道：“诏书用了‘躬率戎士’四字褒扬将军殊勋，然将士戍边，是为己任。身为三军统帅，责无旁贷，何谓‘躬率戎士’呢？显然，张大人起草的这份诏书有溢美之嫌，不免违了大将军的初衷。”

“大人这样一说，在下似乎也觉出了其中的不妥。再说此役大胜，乃诸位将军戮力同心，陛下独赏在下而未及他人，更令在下非常不安。”

汲黯对卫青的清醒十分欣赏，禁不住举起茶杯道：“下官以茶代酒，聊表对大将军的敬意。至于封赏之事，还要等大将军回京以后，面奏皇上。而且皇上决定从今年起，大将军、丞相各主一班朝臣。班师之后，皇上自然会告诉大将军的。”

“哦？在下戎马倥偬，朝内之事知之甚少，还望大人赐教。”卫青请教道。

“大将军日后可谓权倾朝野，名实均在太尉之上，所以下官希望大将军好自为之。”

卫青放下茶盏，脸色也庄重了：“不知大人能否说得详细些？”

汲黯道：“须知自古为官者有三大忌：其一，不可功高盖主；其二，不可贪赃枉法；其三，不可纵容子弟。大将军明白么？”

卫青忽然悟到，这正是汲黯所有话语的核心，他内心十分感激这位同朝为官的兄长。

“听大人一席话，真是让在下醍醐灌顶啊！”

……

卫子夫在这个乱花纷飞的日子到上林苑亲桑了。这是与皇上一起垂范天下，倡导农桑的庄严典礼，自然马虎不得。

前几天，卫子夫已传下口谕，除后宫妃嫔必须陪同外，两千石以上官员的妻子也不能缺席。

卫子夫是个细心谨慎的人，她早早地就起来了，在宫娥的伺候下认真梳洗。

尽管亲桑只是一种礼制上的程序，可毕竟被赋予了“劳作”的意义。所以她今天薄施粉黛，穿了青色的深衣。

用过早膳，春香进来道：“吉时快到了，请皇后登辇。”

她又看了看自己的容装，确定这身装扮足以表示对蚕神的虔诚后，才向春香问道：“各位夫人都到了么？”

“启奏皇后！各位夫人都在安门大街等候多时了。”

“那好，我们出发吧。”卫子夫莞尔一笑，在宫娥的搀扶下出了椒房殿。

皇后的鸾驾用青色的羽毛装饰得分外典雅，四匹雪青的马拉着车驾，在林立的旌旗护卫下，浩浩荡荡地朝西而去。

与其说这是卫子夫亲桑的出行，毋宁说这是一次皇家亲戚间的聚会。

不是么？半年前，刚刚为卫青生下一个儿子的长公主，今天以长公主和大将军夫人的双重身份获得了骖乘的殊荣，她现在就雍容华贵地坐在皇后的身旁。她很亲昵地与卫子夫依偎在一起，她们的身份因为卫子夫入主椒房殿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长公主目光不时地看着身边的皇后，似乎她的一颦一笑，都会让她的情绪做不为人察觉的调整。

执掌鸾辔的不是别人，正是太仆公孙贺的夫人，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孺。

这种耐人寻味的组合，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维系，更是元朔年间宫廷纽带的象征。

如今，卫青和公孙贺都在前方打仗，两个独守空房的女人自然借着这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获得了一次排解寂寞的机会。

后宫美女如云，刘彻宠幸的也不只是卫子夫一人。她每隔五日才有一次

主动接近皇上的机会，有时候皇上也主动到椒房殿与皇后相聚。这一切都以皇上的意志为主，卫子夫只能面对现实，尽量不去想皇上怎样在众多的女人中消耗自己的精力。

但不管怎么说，皇后銮驾的核心地位是任何人也不能触动的。

被册封婕妤的夫人才有资格单独乘坐车驾，跟在皇后的车驾后面，而那些至今连皇上的面都没有见过的女人，只能四个人挤在一辆车驾上。

这也是卫子夫最不习惯的。进宫这么多年了，每逢这种情况，她的心就很不安，也很无奈，仿佛是因为自己才让皇上疏忽了这些女人。

长期待在深宫，卫子夫觉得自己对四季的反应都变得迟钝了。忽然走进春天的怀抱，她的整个身心就释放在蓝天白云下。她望着道旁的绿色长廊，望着夹植在树间的鲜花，贪婪地呼吸着，任花的芬芳沁入久闭的心扉，她已经很久没有与天地这样亲近了。

车驾出了长安城，又别有一番景象。青鸟翩翩，柳絮纷飞，碧野千顷，芳草漫道，终南山横亘在平原的南缘。

女人们便觉得眼睛不够用了，睫毛闪闪跃动，春波悠悠荡漾，伴随着车毂的吱呀和马铃的叮当，春天在她们面前展开万紫千红的画卷。

长公主看了一眼聚精会神赏春的卫子夫道：“娘娘在想什么呢？”

卫子夫的眼睛湿漉漉的：“妹妹想起了儿时随母亲在田间的趣事。”

这种情感，自然是从小长在宫中的长公主体会不来的。长公主这会儿想的是，在这个日子，要是卫青在京城，会不会与她一起出来踏青呢？他们不要那么多卫士跟着，也不要那么多丫鬟伺候，就他们两个人，骑两匹马，荡荡悠悠地行走在春风里，那该是多么惬意啊！

可卫青此刻却正在边塞，她的心一下子就跟着他走了。

“听说前方又打了胜仗？”

卫子夫点了点头：“是啊！皇上已经派汲大人到塞外劳军去了。”

“宫里传来消息，说皇上敕封青儿为大将军，食邑又增加了八千七百户。”卫君孺一边说，一边侧脸向长公主看去，只见她脸上尽是得意之色。

从关系上说，长公主现在与卫君孺、卫子夫都是大姑子、小姑子与弟媳的关系，所以自家人之间的谈话便没有了谨慎。

“太仆大人随大将军出征，也会得到赏赐的。”长公主漫不经心道。

可是她的话却惹来卫君孺的不快，她用马鞭轻轻打了一下辕马的屁股，回头看了一眼卫子夫道：“哪里呀！他这次又是无功而还，他怎么能和青儿相比呢？妹妹如今是皇后，还请在皇上面前多多美言才是。”

卫子夫觉着她们的话越说越远了，担心再说下去，会伤了彼此的和气，于是忙道：“眼前的景色挺不错的……”

虽然话说到这里被皇后截住了，但长公主的心思却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她决计要把盘算了多少天的心事，借着亲桑的机会告诉卫子夫。

……

日近中午的时候，车队驶进了上林苑。水衡都尉带着当班的黄门和宫娥早早地就在苑中等候。皇后和妃嫔们被迎接到碧树葱茏的昭台宫中洗梳、小憩。她们简单地用了茶点，就来到“蚕馆”，只见苑窳、寓氏两位蚕神面前已经摆好了中牢。

卫子夫率领妃嫔和大臣的夫人们虔诚地向蚕神行大礼，献牺牲，焚香火。蚕馆内外，钟鼓竽笙，徘徊环绕，经久不绝。

祭祀的程序结束后，卫子夫在水衡都尉的陪同下来到桑园，摘下三片桑叶，放进篮内，就算是亲桑了。

那桑叶嫩嫩的，绿绿的，卫子夫很想多采一些，然后倾听蚕儿沙沙吃桑的声音。可是，礼制规定她只能采三片，她只好回到宫中，凭栏而坐，一边喝着茶，一边看妃嫔和大臣的夫人们采桑。

那些穿梭在桑树间的面孔，有些卫子夫见过，有的才第一次看到。她们专心地忙碌着，可卫子夫总觉得这些人少了农家桑女的欢快与自在。

她正思索着，耳际便听到女人的娇喘声，她转脸看去，原来是长公主。

“皇姐累了吧，快来歇歇！”卫子夫赶忙起身招呼，眼里充满温柔和热情。

“谢娘娘。”长公主笑了笑，就对身边春香道，“你们先退下，本宫有话与皇后说。”

“何事如此神秘兮兮的？”卫子夫笑道。

“据儿五岁了吧？”

卫子夫点了点头。

“皇上有册立太子的打算么？”

卫子夫迷茫地看了长公主一眼，她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问

题。但是，她知道册立太子事关大汉国脉，是需要廷议的。

“没有啊！再说据儿还小，什么都不懂……”

“娘娘怎么能这样说呢？立太子不仅事关据儿，亦关乎娘娘自己。母以子贵是自古的道理，娘娘难道不明白？”长公主又往皇后身边靠了靠，说话的样子更加神秘。

卫子夫怎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呢？进宫这么多年了，围绕册立太子而发生的往事她听过不少。前车之鉴，她不得不谨慎，决不会不识时务地向皇上提出这样的请求。

“这是皇上的事情，妹妹实在是开不了口。”

“娘娘此言差矣！这事还是要早作打算。虽说祖制立嫡以长，可皇上那个性格臣妾清楚，难保有一天他对哪个女人有意了，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娘娘若是不好说，臣妾就相机在皇上面前吹吹风。”

长公主说这话也是有底气的，她认为在卫青被封为大将军之际，就是提册立太子的最好时机。

卫子夫从内心里感激长公主，从她把自己送进宫的那一天起，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能得到她的关爱和襄助。但是，长公主接下来的话却让卫子夫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

“臣妾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伉儿他们三兄弟，如今不管怎么说也是皇上的外甥、大将军的后人，总不能没有个名分吧？”

卫子夫就有些不解，他们三兄弟一个比刘据小一岁，一个刚刚两岁，一个刚刚半岁，长公主怎么就想为他们谋名分呢？

“他们都还是孩子呀？”

“他们可是皇后的内侄啊！说什么也得弄个爵位吧？不然待你我年迈，谁还来为他们张罗这些事情呢？”

卫子夫吃惊地看着长公主，还是那张保养得很娇嫩的脸，还是那淡淡描画了的眉，还是那丰满的身体，可怎么却让她感到陌生了呢？在卫青离开长安的这些日子，她整天都在府中想些什么？

她不是不了解皇上关于后宫不准干政的训诫，可还是要将这个难题提到自己的面前。卫子夫渐渐明白了，原来这些年她对自己的每一个帮助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可依自己的性格，怎么可能满足她的这些非分之想呢？卫子夫轻轻地端起几案上的茶杯，抿了一口，又慢慢地拂去落在膝前的柳絮，借以平静自己的心情。

待她再度面向长公主的时候，她的为难和无奈便都全部映入长公主的眼里。

“皇姐爱子之情，妹妹深为理解，可为一群不晓人事的孩子去求取爵位，皇上会答应么？”

“要不，怎么好请求娘娘呢？”长公主嘻嘻笑道，“皇上也是人啊！皇后的意见他总不能不听吧？”

“请皇姐体谅，这事妹妹真的爱莫能助。”卫子夫撩了撩衣襟，低下头喝茶去了。

“娘娘为何如此死心眼呢？”长公主脸上的笑容渐渐变成了冰冷的阴云，“娘娘大概忘记了当初是怎么进宫的吧？”

这话卫子夫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哦！她想起来了，皇上在和她单独相处的时候，不就常常提起窦太主总是用这句话要挟太后么？看来，上一代长公主的做派又要在新一代长公主身上重演了。

卫子夫的心顿时乱了，小声道：“皇姐的恩德，妹妹没齿不忘，可……”

“好了！此事就不为难皇后了！”长公主站了起来，裙裾带起的风扫在卫子夫脸上，嗖嗖地冷。

这时候，春香上楼禀奏道：“启禀娘娘，妃嫔和大臣夫人们已经采够了桑叶，正等着娘娘到蚕馆去喂蚕呢！”

长公主把对皇后的气都撒在了春香身上，伸手就给了她一巴掌，春香的脸上顿时起了五道血印。

“皇后平日是怎样调教你的，你没看见这里有人正在说话么？”

“皇姐这是干什么？这与她有什么关系？”卫子夫强压心头的不快，绕过长公主下楼去了。她没有再回头看一眼，那种无言的冷漠好像一块石头，塞进了长公主的胸口，让她好半天喘不过气来，白皙的脸憋得铁青。

半天，才从长公主的牙缝中挤出一句阴冷的话来：“好啊！好一个卑贱的歌伎，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出身了。本宫可以让你登上皇后宝座，也可以将你拉下去。”

……

亲桑仪式已经过去几天了，长公主的心里却一直憋着一股气。她愤懑于皇后的忘恩负义，嘲笑她的不识时务，她甚至后悔当初将这个歌伎引荐给了皇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人卧榻静想，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着各种理由。她觉得自己为儿子谋取一个爵位没有任何不妥。有什么呢？要没有卫青，皇上能让骄横的匈奴惧怕么？从祖父到父皇，大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呢！不都是因为她的夫君么？

在长公主一个人生闷气的时候，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新任丞相公孙弘，她认为公孙弘没有胆量对她的想法漠然置之，而且一定会帮她玉成此事的。

长公主轻蔑的笑声穿过窗纱，摔在园内的竹林间："哼！你卫子夫不管，会有人管的。"

只要她想得到的，就一定要得到，而不在乎用什么手段。

两天后，公孙弘和张汤就应邀到府上赴宴了。

长公主今天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清水芙蓉似的端庄和优雅。细腻而又洁白的粉黛掩盖了她的年龄，而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胭脂，淡淡敷在她微微发福的脸颊时，消逝的青春似乎一下子又回来了。铜镜里的她立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本宫还不老吧！"长公主回头向身后的翡翠问道。

在公主身边多年，摸透了她脾气的翡翠笑道："公主哪里会老呢？奴婢在公主身边多年，公主从来都是这样年轻。"

"是么？呵呵呵！"长公主笑了，腮边浅浅地显出两个酒窝。

这时候，府令站在门外说丞相和廷尉大人到了。

"快请两位大人到厅中就座。"长公主的话还在喉咙里打转，人却早已春风满面地出去了。还没有进客厅，温软的声音就飘了进来。及至她出现在两位大臣面前的时候，以至于老眼昏花的公孙弘误把她当成了当年的窦太主。

"呵呵！丞相说笑了，本宫有那么老么？"

公孙弘很不自在，想着法儿为自己寻找台阶："微臣听那声音，可真像太主哦！"

从长公主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春风过滤和花香漂染了的，她感慨道："此次卫青被封为大将军，都是两位大人的功劳，这个本宫心里有数。本宫早就听说公孙大人学富五车，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讨教，现在您做了丞相，怕是以后打扰您的时候就多了。张大人也是处事干练，雷厉风行，是朝野闻名的。有两位大人辅佐皇上，大汉社稷必定稳如泰山！"

老谋深算的公孙弘并没有被长公主的香风吹晕，她的每句话里都藏着即

将提出的诉求。

酒热好了，菜上齐了。公孙弘却十分惊异，他不知道长公主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自己和张汤的嗜好的，案几上的每一道菜肴都是他们平日里喜欢的。看来，即便是皇宫里长大的公主，在这些方面也总能表现出她们的细心和智慧。

两人身边都站着一位窈窕婀娜的丫鬟，负责为大人们添酒上菜。虽然主宾之间隔着一段距离，但长公主的彬彬有礼使宴会的气氛分外活跃。

长公主首先恭贺道："本宫代大将军恭喜公孙大人升任丞相。"

"一切仰赖皇上圣德。"公孙弘还礼道。

"那就请两位大人为皇上满饮此杯。"长公主工于心计，她不露声色就强调了自己与皇上的关系。她这是告诉他们，这刘氏的江山也有她一份，他们做的是皇上的官，也是她的官。

公孙弘听懂了这曲折的意思，顺势举起手中的酒道："臣恭祝卫大人荣升大将军！"

张汤在一旁跟着敲边鼓道："大将军统率三军，乃社稷之幸，百姓之福。"

长公主的脸上立时笑出了一朵花。她再次举杯，感谢两位大人光临。这样杯来盏去，几个回合，宾主都有些脸上发热。

"本宫府中歌伎个个貌若天仙，能歌善舞，不妨让她们来为两位大人助助酒兴如何？"长公主说着，就拍了拍巴掌，只听见后厅乐声袅袅，一群舞者似春燕一般地飘到了庭前。一个个目光涟漪，口含丹朱。尤其是那长长的舞袖，让公孙弘和张汤看得眼花缭乱，心旌摇荡。

待一曲舞罢，姑娘们缓缓退场的时候，她还看见公孙弘和张汤的目光一直追着她们的背影，好久都没有转过来。长公主的心笑了，她很是得意，哼！男人都是这副德行，没有猫儿不吃腥的，连眼前这行将就木的老儿也一样馋嘴。

她用筷子点了点案几，轻轻地喊道："大人！"

"大人！"

公孙弘猛地醒悟过来，尴尬道："公主是在叫微臣么？"

"呵呵呵……"长公主看着公孙弘的表情，掩着嘴笑。

公孙弘摸了摸胡须，迷惑不解地问道："老夫脸上有什么污渍么，何以让公主见笑？"

“呵呵呵……”张汤不知长公主笑的原因，也跟着讪讪地笑着。

长公主止住笑声，娇喘吁吁地道：“两位……两位大人脸上落了桃花了，好艳丽啊！”

两位大臣脸上就挂不住了，只好尴尬地笑着，却不知道如何应对。

长公主终于收住笑声，向他们两人问道：“这舞怎么样？”

两人赶忙回答：“好极了，真是美不胜收。”

“那这些姑娘们呢？”

“这……”公孙弘沉吟片刻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样说来，还是人比舞好了？”

“哪里！哪里！微臣不过是随着公主的意思，说说感觉罢了。”

“两位大人如果中意，随便挑选一个，本宫明日就送到府上去。”

公孙弘连忙推辞道：“公主取笑了，老臣偌大年纪，哪还敢有如此非分之想？”

“那张大人呢？”

“公主若有需要小臣效劳的地方，尽管吩咐。至于美人就免了吧！”其实，张汤的心里确实痒痒的，只是这样的艳事怎么好暴露在丞相和长公主面前呢！

“好！难得两位大人如此痛快！本宫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两位帮忙。”长公主说完，就拍了三下巴掌，只见翡翠带着三位公子和乳娘进来了。

公孙弘一见这情景，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他暗暗与张汤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不动声色地喝着酒。

果然，长公主将儿子一一介绍给两位大人后说道：“大将军不在府上，本宫本意是想请犬子代父亲敬酒，无奈他们年纪尚小，只好由翡翠以他们的名义为大人斟酒了。”

公孙弘不得不承认这个皇家女人的绝顶聪明，她在实现自己目的的时候是那样的从容不迫。他心里早已决定，与其曲曲折折，不如送个顺水人情，为自己今后在朝中周旋留下进退的空间。

只听公孙弘一声惊叹，将张汤的眼神吸引过来：“张大人！你看到没有，有道是将门出虎子。看看三位公子，一个个虎头虎脑，目光炯炯，公主这是为我朝生了三位大将军啊！”

张汤频频点头道：“丞相慧眼，下官斗胆说一句，丞相何不奏明皇上，为公子们讨个爵位呢？”

长公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而说出来的话却还是欲露还掩：“真要如此么？他们都还是孩子呀！”

“孩子怎么了？有道是三岁看老，依老臣看来，三位公子将来必成大汉的栋梁。老臣明日就奏请皇上，封三位公子为列侯。”公孙弘很自信地说道。

话说到这里，双方的意思都在这歌舞酒香中达成了默契。长公主不等张汤说话，就趁热打铁地将宴会推向了第三个高潮。她纤细玉润的双手又轻轻拍打出清脆的节奏，府役们进来了，他们抬着两个箱子。

“公主这是……”

长公主并不答话，对府役道：“打开！”

“哦！是金子……这个！公主如此，令微臣……”面对眼花缭乱的金子，在朝堂上因素食布衣而被汲黯批评的公孙弘，一脸的不自在。

张汤见状，忙在一旁道：“公主盛意，却之不恭，恩师还是……”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却见府令慌慌张张地进来通报道：“黄门总管包公公来了。”

长公主皱了皱眉头道：“大将军在前线，他来干什么？”

她让府役们将金子收起来，笑盈盈地对公孙弘说道：“改日本宫差人专程送到府上。”

客厅刚刚收拾好，包桑就进来了，他隔着老远就喊道：“哎呀！丞相大人，皇上命咱家宣大人进宫，大人倒躲到这里来了。”

公孙弘忙道：“皇上宣召老臣，不知有何要事？”

“皇上口谕，请丞相直接前往涉安侯府，涉安侯于单病危，皇上已先行看望去了。”

包桑说着话，就转身朝府外走去。公孙弘不敢怠慢，暗暗向张汤使了个眼色，径直上车跟着包桑直奔涉安侯府。

刘彻的车驾已经到了。两人见了皇上，公孙弘就要请罪，就被刘彻冷眼制止了。

这时候，淳于意从内室出来，刘彻上前问道：“怎么样？……”

淳于意无奈地摇了摇头道：“陛下，涉安侯病入膏肓，恐怕……”

“但说无妨！”

“恐怕过不了今日。”

这时候，吐突狐涂从内室出来禀奏道：“侯爷有话要对皇上说。”

公孙弘忙道：“皇上龙体，岂可近得病人，请允准微臣入内。”

刘彻摆了摆手道：“于单是按隆虑阏氏的旨意降汉的，朕视他如同亲外甥，岂能在他弥留之际避而不见？”

于单从昏迷中醒来，看见坐在面前的刘彻，苍白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而眼角却淌下两行泪水。

“皇上！”

刘彻拉起于单的手，轻声问道：“爱卿有什么话要对朕说么？”

于单喘了口气道：“臣在匈奴时，多蒙阏氏关照，关键时刻得阏氏指点，臣得以降汉。臣本当报效社稷，孰料天不容臣，每思及此，臣愧不堪言。”

一个行将远去之人，尚思报效朝廷，这让刘彻为之动容，忙劝道：“爱卿何出此言？爱卿降汉，就是大汉功臣。”

“臣将不久于人世，因此臣有一言启奏皇上，不知可否？”

“爱卿有话尽管说。”

于单看了看身边的丫鬟，丫鬟忙端水准备过来，却被刘彻接了过去。

水顺着刘彻手中的勺子，缓缓流进于单的口中，他火烧般的心肺顿时清爽了许多，眼睛也变得明亮起来，精神也振作了。他的脸颊泛起两团红晕，竟然挣扎着从榻上坐了起来。

淳于意知道这是久病之人的回光返照，忙提醒道：“侯爷有话就快对皇上说。”

“皇上！”于单紧紧抓着刘彻的手道，“伊稚斜倒行逆施，残害阏氏，罪不容赦。然臣不忍看生灵涂炭，请皇上开恩于匈奴百姓……”

于单说着说着，声音就渐渐地弱了，那双满含期待的手也慢慢松开了……

他疲倦地躺在榻上，眼睛仍然睁着，似乎还在等着刘彻的回答，似乎在

望着千里之外的草原。吐突狐涂上前轻轻地顺着额头抚摸，于单才闭上了眼睛。

“难得他对大汉一片忠诚，对匈奴百姓一片情意。”

刘彻亲自为于单喂水，这是公孙弘没有想到的。他一时还不清楚，皇上为何如此看重一位流亡的匈奴太子。他急忙上前请示：“侯爷的丧事如何办理，还请皇上明示。”

刘彻从榻前站了起来，对公孙弘道：“依照匈奴单于之礼厚葬！待朕驱除伊稚斜后，就送他回归故里，与军臣单于葬在一处。对了！让刘怀前来为涉安侯送行，毕竟他们是兄弟。”

第十二章

大将军负重出京 卫子夫遭嫉添愁

朝会结束以后，董仲舒并没有马上离开未央宫。

尽管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岁首的气候已寒意潇潇，可董仲舒跪在宣室殿前等待皇上时，却已是汗水涔涔。

他心里乱极了，他完全没有想到，期盼了多年，却会盼来这么一个结果。

终于，刘彻朝宣室殿走来了。

隔着老远，刘彻就发现了他，忙道：“哎呀！如此寒冷，爱卿偌大年纪，如何受得了？有事快随朕到殿里去说吧。”

董仲舒一进宣室殿又跪倒了：“请皇上饶了老臣吧！”

“这是为什么？”刘彻一脸的疑惑。

董仲舒双唇嗫嚅，心怦怦地跳，不知道该怎样向皇上表达此时的心境。

前几天，他接到皇上要召见的消息，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

自议论辽东高庙灾异而险些丢了性命，他就一直赋闲在家，靠书籍消磨时光。而这个时候，皇上的一道口谕让他又感激涕零。

皇上没有忘记他，终于在十一年后，用恩泽滋润了他干裂的心。

他让夫人从衣柜里翻出当年的朝服，一直深情地摩挲着，嘴里反复念叨的就只有一句话——皇上圣明啊！刚刚寅时三刻，他就起了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想着，面对皇上时，他该说些什么。

可是皇上并没有留他在京城的意思，而是把他任命为胶西王相。

他已经辅佐过一个素骄好勇的江都王，那些年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他又要去伺候一个杀人如草芥的胶西王，这与在刀刃上过日子有什么区别呢？

不！他宁愿继续赋闲，也不愿再以衰老之躯外放他乡了。所以他此刻恳请刘彻撤回成命。

“唉！丞相之所以提议爱卿任胶西王相，也是考虑到你治理江都的政绩嘛！”

“臣感激皇上的厚爱，然臣已年届五旬，体弱多病，再也没有当年赴江都时的锐气了，臣……”

“哦？这一点朕倒是疏忽了。依爱卿之学，做个太常最为合适，可眼下太常一职已经有人，恐怕……”

董仲舒明白皇上的意思，太常寺人满固然不假，可皇上最担心的恐怕还是自己执着天人感应之说，会拿了灾象变异来约束他的行为。因此在宣室殿前等候皇上的时刻，他早已想好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去处——茂陵。

十五年了，迁到茂陵的人口已达到十数万户。当初那个小小的茂乡因为一座皇陵而成长为一座繁华的大城。朝臣们也对移居到皇陵脚下，沐浴皇家恩泽而趋之若鹜，皇上也很自然地把迁居茂陵视作是对朝廷的忠贞。

“臣以衰朽之身而无以报皇上瀚海之恩，每思及此，愧不堪言。臣恳请皇上允准臣移居茂陵，潜心著述，以彰圣德。”

“爱卿快快平身，有话站起来说！”

董仲舒头抵着大殿的地砖道：“只有皇上理解了臣的苦衷，臣才敢起来。”

“好！朕就允了爱卿的奏请。这样也好，朕到茂陵时也可以与爱卿一起谈论学问。”

皇上的开恩让董仲舒满怀感激，他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说道：“谢皇上隆恩。”

董仲舒出殿去了，从此也彻底断了仕途之念。走下殿前的阶陛，他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冬日的太阳把他的身影映在地上，有些瘦小和佝偻。

他似乎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

刘彻望着董仲舒离去的背影，思绪好久都没有转回来。而此时，包桑又进来奏道：“皇上，大将军求见。”

这真是奇了，有话不在朝堂上说，偏偏都寻到这宣室殿来。刘彻坐到御案后面，挥了挥手，示意让他进来。

卫青一进殿就“扑通”跪倒在大殿中央，简直与董仲舒如出一辙。

“请皇上饶恕臣的罪过吧？”

“爱卿这是为何？仗打胜了，朕也封赏了，你却道有罪，此举朕实在不解？”

“因为皇上的封赏，让臣惴惴不安。”

“这是何意？”

“赖陛下神威，汉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今皇上独赏微臣，岂不让将军们失望？”

“哦！是这事啊！爱卿所言有理。”刘彻放下手中的竹简，来到大殿中央，“可朕也没有忘记诸位校尉的功劳啊！朕已封公孙敖为合骑侯、公孙贺为南窌侯、李蔡为乐安侯、韩说为龙洛侯，李朔为涉轵侯，赵不虞为随成侯。而李沮、李息、豆如意皆为关内侯。如此，爱卿放心了吧？”

“谢皇上隆恩，不过臣还有不敬之言要奏明皇上。臣的三位犬子，尚在襁褓之中，无寸功于朝廷，皇上现在为他们封侯，令臣心中十分不安，故臣斗胆恳请皇上收回成命，撤去他们三个封侯之赏。”

刘彻沉吟了片刻道：“此事就不必了。皇姐有这个意思，丞相和廷尉也极力推荐。再说以爱卿的功劳，不要说三个爵位，就是再多几个，恐怕也比不上你一次对匈奴的大胜吧？”

“驱除匈奴，皆将校同心，士卒用命之果，与犬子毫无关系。倘若犬子可以封侯，那将军们的儿女该如何呢？请皇上明察！”卫青十分执拗。

“爱卿虚怀若谷，谦谦恭谨，朕很理解。但朕先已改变了对董仲舒的任命，现在又要收回封赏，这让朝臣们怎样看朕呢？朕乃一国之君，岂能视诏命为儿戏？”

“这……臣，只是臣的心……”

“朕明白爱卿的意思，你是怕朝臣议论。只要你多打胜仗，多杀匈奴，议论自然就会平息的，你就不必忧虑太多了。朕还要批阅奏章，你就先下去吧！”

“皇上！”

卫青还要说话，刘彻却已埋头看奏章了。

“如此，臣告退了……”

从宣室殿到司马门的这段路，卫青不知道走过多少回，但是今天，他觉得这路有点漫长。

儿子们的爵位就像三座大山压在他的心头，让他一想来就有一种负债的沉重。

走进府门，他看到的是长公主热辣辣的眼光。

在过去几年中，每当他一身戎装，跨上战马，离开京都之时，这眼神就会追着他走过横桥，时时伴随在他的梦里，让他总觉得欠她的太多。可这回，这双眼睛包含着太多的东西，让他有些迷茫和忧虑。

长公主并没有察觉到卫青的情绪变化，依旧沉浸在儿子封侯的欣喜中。午膳时，长公主特别还煮了酒，她要为儿子们庆贺。

“三子荣膺封赏，皆夫君战功卓著，请夫君满饮此爵。”

卫青举爵应和，只觉得这酒爵十分沉重，只浅浅地抿了一口，许多的愁绪都停在嘴边了：“他们都还是孩子，无寸功于朝廷，却要封侯，朝野会怎么看呢？”

长公主很吃惊，这口气怎么与皇后如出一辙呢？她脸上掠过一丝不悦道：“他们是没有功劳，可他们的父亲有功劳啊！朝野怎么看？谁让他们没有本事为皇上收回河南那一大片土地呢？”

“话不能如此。我上马征战，为的是朝廷百姓，并非图儿女加官晋爵。”

长公主脸上的温暖骤然退去，眼神中带着几分讥讽，话也变得尖酸刻薄了：“本宫可不愿让后辈记着，他们有一个当过骑奴的父亲。”

这话就深深地刺伤了卫青，他顿时觉得这入口的饭没了滋味。他也没跟长公主说话，就径直进书房去了。

“儿子的债由父亲还。”那一夜，卫青在后园的亭子里独坐到深夜，心里这样想着。

元朔六年，他的整个生活似乎只有两个字：打仗。

刚刚进入二月，皇上诏令，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南窌侯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出定襄与匈奴对阵。

这次他才真正被推上了三军统帅的位置，但是战况并不令他满意。卫青一方面飞报朝廷，另一方面退入定襄、云中和雁门休整。

不久，使者带着皇上的诏书来了，他并没有责怪卫青的意思，反而多了许多安慰。皇上要他总结教训，以便再战。这使者不是别人，正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同时，皇上还将熟悉匈奴的张骞也派到了前线。

甥舅见面，自然有许多的话要说，而霍去病也给卫青带来了两封信。

一封是长公主的："三子皆卫门之后，本宫周旋于宫廷内外，奔走于朝臣之间，为他们谋得封赏，意在光耀卫门，使朝廷奸佞不敢小视将军出身。不想将军归京，终日郁郁寡欢，夫妻不能相敬欢颜，令本宫黯然神伤。"

卫青收起信件，怅怅地叹息。当着外甥的面，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的感觉没有错，长公主的心结仍在于他的出身。

另一封信是皇后的，她在信中追述了三子封侯的过程，字里行间都透出她复杂的心绪和难言之隐："本宫明白，皇上敕封三子为列侯，固然有朝臣的谏言，然细究起来，一则是因为本宫的原因；二则是三子乃弟与长公主所生，有骨肉之亲；三则是自弟出兵匈奴以来，节节大胜，皇上此举乃有褒扬和体恤之意。本宫虽不能苟同此事，然事已至此，弟当深体圣意，竭忠效命。本宫每日为弟祷告上苍，佑我汉军大捷。"

读到这里，卫青明白了姐姐写信时的心里是不好受的。去年回京，她已从长公主那里听到了对皇后的怨言。

收起书信，卫青向霍去病问道："皇后还好么？"

"孩儿临行前曾到宫中辞行，姨娘还好。"

"你在侍中，为何又来了这里？"

"侍中固然能每日聆听皇上的教诲，可舅父也知道，孩儿的志向是建功立业。皇上每日都牵挂着前方，听说孩儿有意参军建功，当下就封孩儿为骠姚校尉了。"霍去病为能够来到前线感到十分高兴。

看着生机勃勃的霍去病，卫青的心头获得了少许的快慰，这小子从小就喜欢到期门军中看将士演练，他的到来又使汉军多了一员将才。

"好！你既然来了，就当奋勇杀敌，以报皇上知遇之恩。"

第二天军前会议上，卫青把霍去病介绍给众将，又转达了皇上的旨意。

"皇上的意思很清楚，伊稚斜刚登上单于之位，急于南进立威。我军若不迎头痛击，必不能遏制其野心。此次出击，我军必须全胜。各路大军必须相互策应，戮力同心，不可孤军深入，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将军们都以为大将军部署周密，频频点头。

赵信主动出列请战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末将自归汉以来，未有寸功于朝廷。请大将军予末将三千人马，末将必取伊稚斜首级于阵前。"

卫青看了看赵信道："将军虽对匈奴军情熟悉，但现在已不是军臣单于时期。伊稚斜久为匈奴左谷蠡王，又长期与汉军作战，将军万不可轻敌啊！"

"谢大将军的提醒！可眼下非末将贪功，实在是因为无以报皇上天恩。末将亦是七尺男儿，愿当众立下军令状，若误了战机，情愿军法从事。"

"难得将军如此赤胆忠心！"卫青虽为赵信的慷慨陈词所心动，然事关大局，他不得不倍加谨慎。

正在权衡间，赵信的话声又在耳边响起来："大将军若是不放心，末将愿将京城的家小押上。若末将触犯军法，当自请皇上族诛。"他说完便拔出宝剑，割下长发，丢在地上，"愿以此物为证。"

作为三军统帅，卫青明白自己的任何决策都将影响到整个战局。他环顾了一下面前的将军们，最后在苏建的面前停住了。他了解跟随多年的苏建，他不仅在河南战役中战功卓著，且一向处事稳健。

"苏将军听令！命你与赵将军率三千人马为先锋，与伊稚斜接战。"

"末将遵命。"

虽说赵信与苏建出帐去了，但卫青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清的心绪缠绕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纷乱。他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于是又对刚刚来到前方的霍去病道："命你在军中挑选八百骑，三日之内直出云中，从西线牵制敌军，与赵信、苏建军形成策应。太中大夫张骞熟悉匈奴军情，可一并随军前往。"

卫青收回目光，对身后的李晔道："六百里加急飞报朝廷，督促粮草，倘若此战大胜，我军将乘胜追击，直捣匈奴单于庭。"

……

四月初，汉军在定襄、云中、雁门三郡举行了庄严的出征仪式。成乐城外，正是枣花吐金的季节。辽阔的空地上，七万汉军旌旗猎猎，一派临战的气氛。

任安登台宣读讨伐匈奴檄文，例数匈奴罪行，张达大汉义师出征，讨逆伐罪的旨意。

一通鼓罢，卫青在将士们"戮力同心，杀敌报国"的声浪里，走上了阅兵

台，他将爵中的酒洒向长天，祭奠在二月定襄战役中牺牲的将士。然后，面对众位将士高声道：

“古语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本将今日命鼓手只鸣一通，意在鼓励我军一鼓作气，横扫千军。身先士卒、不畏死者，赏！临阵畏敌者，斩！”

苏建、赵信双双出列，来到阅兵台前，向大将军告别：“末将此去，当奋力杀敌，绝不负皇上厚望。”

他们跃上战马，三千前锋迅速向北奔去……

在雁门，李沮对李广道：“李将军！您听见了么，从定襄方向传来的雷声，真是气动山河啊！”

“那是大将军催征的鼓声，是汉军北去的步伐。”李广面对全副武装的三万将士大声喊道，“出击……”

两位将军马上拱手作别，李广一路奔袭而去，直扑长城。

骠姚校尉霍去病率领的八百勇士，自从云中出发后，骤风般地席卷塞外。

十万汉军在东西数百里的战线向匈奴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

元朔六年的春天，是卫子夫入主椒房殿来最抑郁的日子。虽说亲桑照例举行，但今非昔比，长公主不仅没有与她坐在一辆车驾，而且借故身体不适，干脆就没来参加。

她知道自己已得罪长公主了，而且她知道以长公主的性格，她不会就此罢休。

她有时候在想，这宫里宫外的人都怎么了，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盯着皇后的位置？

其实，皇后有什么好的呢？表面上看来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女人，出有鸾驾车驾，居有宫娥服侍，连这椒房殿也是木衣褂秀，土被朱紫，四壁覆芳，可有谁知道皇后的苦衷呢？

倚窗而坐，她看见春日盛开的玉兰花枝头，有两只小鸟依偎在鲜花丛中，“叽叽喳喳”地传递着它们之间听得懂的温馨。

卫子夫看着看着，就觉得眼睛湿漉漉的。

卫青已经走了许多日子了，他临行前到宫中辞行时曾提到，他向皇上陈

情撤销对三子的封侯，没有获得允准。回到府上，他们夫妻发生了婚后多年来的第一次争吵。长公主动辄以恩人要挟，重提陈年旧事，这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

那一天，姐弟俩相坐许久，卫子夫除了安慰，却也不知该如何劝解。这江山姓刘，他们作为臣下，改变不了这种命运。

她看得出来，卫青是在心情极不畅快的情况下出征的。因此多日来，她的心弦总是紧绷着。果然，三月就从前方传来出师不利的消息，她担心皇上会龙颜不悦，降罪于他。

但是，皇上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把霍去病派到了卫青的身边。

现在，她望着枝头的小鸟想：去病该到定襄了吧，但愿她的信能减轻卫青的压力。

此时，春香进来奏道："娘娘，包公公来了！"

她有些慌神地站了起来，担心边关出了什么事情。

包桑是来传达皇上的口谕的，他说卫青的人马已从定襄出发，向北去了。从边关回来的使者禀告皇上，汉军士气旺盛，大将军运筹有方，让皇后不要牵挂。

说完，包桑就走了，她不免有些失落。

"奴婢最近听到宫中传了一些话，不知该不该对娘娘讲！"春香小声道。

卫子夫看了一眼春香："什么事情，还这样神秘？"

"奴婢听说，皇上最近常传王夫人进宫。"

"皇上传夫人们进宫，这是正常的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春香说话的声音更轻了："奴婢听说，王夫人总是和长公主一起进宫的。"

"哦？"卫子夫听了，心里忐忑了一下，却没有回应春香的话。

春香退下后，卫子夫的心事更加重了，惆怅迅速地在胸中弥漫开来，挥之不去。

看来，没有答应长公主的要求，她真的与自己结下怨恨了，而长公主与王夫人走近，分明是给自己气受。

春香说得对，若不是长公主从中穿梭，进宫多年的王夫人怎么会忽然得到皇上的青睐呢？

她首先想到的是据儿，她担心长公主如此穿梭会给她的儿子带来伤害。

为了据儿，她应当多去看看皇上。而且她也想好了，从今往后，只要她进宫，就必须带着据儿，皇上看见了据儿，也许……不管怎么样，王夫人现在还没有儿子，刘据是唯一的太子人选。

卫子夫立时在椒房殿里待不住了，她急忙唤来春香，安排乳娘领着刘据，一干人匆忙向未央宫奔去了……

刚刚二十一岁的王夫人在长公主的穿梭下，终于有机会承受皇上的雨露了。刘彻也从她的身上找到了其他女人身上找不到的感觉。不管奏章怎样繁多，在宣室殿忙得再晚，他都要传王夫人过来与他做竟夜之欢。

王夫人有生以来第一次体味到女人生命的神奇。现在，她柔柔地依偎在刘彻身边，而长公主就坐在他们的对面，得意地欣赏着这一切。

王夫人举起酒爵，娇笑着对刘彻道："臣妾进宫多年，承蒙皇上抬爱，得以沐浴圣恩，为表感激之情，请皇上饮了这爵。"

刘彻举起酒爵，呵呵笑道："好！朕饮了就是。"

"皇上再来一爵嘛！"

"朕已经饮了不少了。"

"不嘛！臣妾就喜欢看皇上喝酒的样子。"

"好！好！朕饮了就是。"刘彻一手搂着女人，一手拿起酒爵。

长公主在一旁看着两人亲昵的样子，得意地笑道："和皇后比起来，王夫人怎样？"

刘彻笑了笑，没有回答。

到目前为止，刘彻还真说不上对卫子夫反感。只是身边这个女人，却有着与卫子夫不同的味道。如果说卫子夫是一泓碧水，那么王夫人就是一团烈火，虽少了卫子夫的那种雅致，但却有一种疯狂的野性，她会不断地摆出各种风姿来调动他的情绪，而且每一次都带给他新的欢悦。

几爵酒入腹，刘彻就开始萌动着燥热，目光就变得迷离了。

长公主是何等聪明的女人，看见皇上心猿意马、神不守舍的样子，就明白自己该告退了："皇上！时候不早了，臣妾该告退了。"

王夫人忙投来一缕依依不舍："公主！臣妾……"

"好好陪皇上吧！"

刘彻也不挽留，吩咐包桑安排公主回府。

可包桑却带来了一个让他吃惊的消息：“皇后进宫来了，现就在温室殿外候旨。”

王夫人被酒酿烧起来的热情迅速冷却了，忙道：“皇上！臣妾该回掖庭了。”

刘彻一脸不高兴：“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时候……你先退下，就在温室殿等候。”

长公主一听说皇后来了，反倒改了主意不走了。她要看看这个女人是如何被自己弄得心神不安，失魂落魄的。

“呵呵！皇后来了，臣妾就不好走了，免得皇后又生疑窦。”

……

“平身！何事让皇后如此着急，竟不待朕宣召就进宫来了？”刘彻对参拜的卫子夫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这话卫子夫听起来多少有些生硬，但她的回答仍是软软的：“这不，据儿闹着要见父皇，臣妾就带他过来了。”

这个并不充分的理由，在现场三人心中的反应是何等的迥异，卫子夫脸上的笑远不及往日欢畅，而长公主却从皇上情感微妙的变化中获得报复的快感。

“哦？”刘彻看见刘据，脸上的阴云顿时散去，“据儿该五岁了吧？”

“年底就该六岁了。”

“哦？朕像他这么大，早就在思贤苑读书了，也该给他选一位太傅了。”刘彻捧起刘据的脸去亲，刘据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呀！父皇，痒……痒……”

刘彻被刘据逗得哈哈大笑，问道：“愿不愿读书？”

“孩儿遵旨。”刘据稚嫩的童音让刘彻听上去很舒服。

“呵呵！你也学会朝堂上的话了，是母后教你的吧？”

刘据点了点头道：“母后还教孩儿识字呢！”

“带他出去玩吧。”刘彻瞟了一眼包桑。

长公主瞅了瞅坐在一边的卫子夫，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自上林苑发生

了不愉快之后，两人显得生疏多了。倒是卫子夫很大度，谦和地与长公主开了口：“姐姐近来好么？”

长公主很矜持地说道：“托皇后的福，心境不错。”

卫子夫听得出来她话里的意思，却也不与她计较，莞尔一笑道：“姐姐心境好了，妹妹就放心了。改日妹妹在椒房殿设一桌薄酒，请姐姐过来叙叙……”

长公主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心里想，那些没有意义的叙话有什么意思呢？她想要探探卫子夫的心底，也许王夫人闯进皇上的生活，真的让她着急了呢。

“皇上！臣妾……”长公主打住话头，看了一眼卫子夫。

“皇后是自家人，不必介意，皇姐有话尽可以说。”

“谢皇上！其实要说这事情也不算大，皇上还记得为臣妾的三个儿子封侯的事情么？”

刘彻不明白长公主到底要说什么，不解道：“去年的事情，朕怎么会忘记呢？”

“虽说他们有了封邑，可毕竟年纪小，所以臣妾恳请皇上可否向内史大人打个招呼，为他们在京畿拨几块公田。皇上也知道，卫青现今是大将军，平日里应酬多，花销大。”

刘彻听明白了，长公主是要扩大自己的公田。

“这恐怕不妥，朕刚刚封了卫青父子，怎么好又给他们公田呢？”

“那又有什么呢？当年舅父不也是屡次扩充公田么？何况卫青在前方为皇上打仗呢？”

“不行！至少眼下不行！”刘彻果断地挥了挥手，“朕深知卫青，他如果在京城，也不会放纵皇姐的。”

“看来，皇上是忘记母后的临终嘱托了。”长公主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卫子夫本来打定主意，今天就是长公主再怎样非难，都要强忍住不说话的，可现在看到长公主哭哭啼啼，又搬出太后来压皇上，内心就很不是滋味。放在别人家也就罢了，可这是卫青的儿子啊！长公主这样做，不仅带坏了家风，更是在害卫青啊！

为了维护弟弟声誉和品格，她终于将在喉咙上滚了几次的话说出了口。

“皇上，臣妾可不可以说几句话？”见刘彻没有阻止的意思，卫子夫尽量把自己说话的语气调得温和，“为人之母，爱子之情，天下一理。皇姐爱子之情臣妾感同身受，皇姐向来深明大义，一定不难体会皇上的难处。本来，为襁褓之中的外甥封侯，就已经破了例，现今皇姐又讨要公田，这让臣下们知道了，将怎样看待大将军呢？皇姐若是真的爱夫怜子，就该教他们读书习武，将来成为朝廷栋梁之材。”

“什么？照皇后的意思，倒是皇上封赏错了？难道卫青不是皇后的亲弟弟么？皇上的姐夫么？皇后对此事冷漠也就罢了，还要指责臣妾与皇上，岂非干涉朝政？”长公主不依不饶。

“臣妾不过是想劝解皇姐，不想……好了，臣妾不说了。”卫子夫起身向刘彻施礼道，“皇上明鉴，臣妾只是不想让朝臣议论臣妾姐弟……”

“听听！皇上……这不是指责又是什么？皇后倒是说说，皇上有什么错让朝臣议论？”

“皇姐如此说词，岂非南辕北辙？臣妾说的是卫青，何时涉及皇上了？”

“封侯原本是皇上的诏令，莫非朝臣议论到了皇后那里，这不是干政又是什么？”

卫子夫觉得如此纠缠下去，不但辩不出是非，还会徒添烦恼。她又一次选择了退让，起身向皇上辞行道：“臣妾今日进宫，原本是据儿想见父皇。现在皇上父子相聚了，臣妾也该回椒房殿去了……”

“请便！”长公主讥讽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卫子夫，在心里道，别以为本宫怕你。

“你们都给朕出去！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一个金枝玉叶的公主，如此吵闹，成何体统？包桑……送她们离开温室殿，朕不要看到她们。”刘彻不耐烦地吼道。

……

前方催要粮饷的文书一到京城，皇上就批给大农令，要求尽快办理。郑当时不敢不办，不敢慢办。可是钱呢？钱在哪里？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几年大农令做下来，郑当时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他几乎推掉了一切应酬和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整天泡在大农令署中，协同少府寺一笔笔结算，他抽空还要到渭渠察看漕运的情况。几个月下来，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这天，署中的曹掾将决算的结果呈给他看，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这么严重么？”大农令满腹疑虑地问道。

“下官与同僚们反复核对过，不会有错。”

“哦，那你先下去吧。”

郑当时再一次把目光集中在眼前的数字上。

这是怎样一组惊人的数字啊！自从与匈奴开战以来，朝廷平均每年出动的兵力都在十万左右，仅用于奖励将士的黄金就达二十余万，而用于抚恤的也不下十万，至于为前线所用的兵甲漕运费用更是无法计算。朝廷的府库，已经难以为战争提供支撑了。

郑当时顿时一通冷汗，他收起竹简，觉得应让丞相了解这个情况。不过，在见到公孙弘之前，他得先和汲黯沟通一下。

他了解汲黯，他没有那种文过饰非的性格。郑当时不敢有丝毫的耽搁，将账目藏进衣袖，就直接去了右内史府。

汲黯也正在发愁，皇上要他对家居京城的功臣进行赏赐，可他到少府寺支取钱财时，却只能领到三成。

“前方战事每推进一步，皇上就要赏赐一大堆爵位，如此下去怎么得了？”汲黯一边为大农令上茶，一边唏嘘感叹，“大人那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郑当时接过热茶，润了润嗓子道：“大将军从边关报来文书，催促粮饷，可……府库已是捉襟见肘了。”

他从衣袖中拿出竹简递给汲黯：“这是署中刚刚核计出来的结果，在下也是一筹莫展，才来找大人讨主意的。”

“找我？呵呵！在下正准备去找大人要钱呢！”

汲黯说着，也把需要赏赐的名册拿给郑当时看。两人浏览了一下对方的文书，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还是汲黯打破了沉默：“眼下最要紧的是要让皇上了解国家的财力现状。”

“在下也是这样认为，所以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丞相府。”

“给公孙弘？那个老滑头尽挑皇上高兴的说。”

“可丞相总是要知道的啊！”

“这不要紧。自朝廷实行中朝和外朝制度以来，所有军国大事，皆由中朝

决定，因此你就是直达圣听，那老儿也不能说什么。”

“大人说，皇上知道这个情况后会怎么样呢？”

“先不要管这些。你我均位列九卿，向皇上奏明情况，是臣下的责任。大人尽可放心，皇上的性格我知道，他不仅喜欢报喜，也从来关注报忧的。”

汲黯就是这样，虽说论年龄他比郑当时小了几岁，但是处事的果断却赢得了郑当时的尊敬。

“好！你我明天就去见皇上。”

第二天早朝时，张汤出列奏道：“从寿春应召从军的雷被，告发淮南王太子密谋造反，还欲阻止其从军奋击匈奴。今廷尉府已派使者查明属实，因淮南王系诸侯国，故奏明皇上圣裁。”

刘彻让大臣们发表意见，公孙弘带头道：“现今正是我朝与匈奴酣战之际，皇上诏令天下欲从军者齐聚长安。雷被自愿从军，淮南王太子迁百般阻挠，分明是无视朝廷，违逆皇上，应当论罪。臣意，可由张大人前往索拿。”

大臣们都十分赞成公孙弘的主张，惟有侍中严助提出质疑：“当前朝廷的重心在北方，如果对此事大动干戈，势必分散朝廷的精力，况且淮南乃诸侯大国，一旦逼急，势必逆反。那时候，北有匈奴虎视眈眈，南有淮南僭越作乱，我朝彼此不能相顾，孰轻孰重，还请皇上明察。”

“那依爱卿之见呢？”

“不如皇上下一道诏书，削去其二县辖地，以示警诫。一则表明朝廷对此事决不轻视，二则又表明了皇上的宽仁为怀。”

“好！就依爱卿所奏。你不日便前往寿春，宣达朕的谕意。让淮南王对太子多加管束。”

皇上这个决定，实在出乎公孙弘的预料。他从御史大夫做到丞相，已经失去几次建功机会。他先是建议皇上罢西夷，接着又建议朝廷罢了沧海郡，而与此同时，卫青却在北方捷报频传。如此下去，外朝一定会被皇上视作多余。因此无论是张汤还是公孙弘都把淮南王太子一案看作一次有所作为的机会，这让他不得不对刘彻的决定提出了异议。

“皇上！如此下去，必然养痈为患啊！臣以为……”

“此事就不必再议了！”刘彻摆了摆手。

公孙弘等人没有明白的事情，汲黯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皇上以削地二县来表示朝廷对淮南的惩罚，固然有北方匈奴牵制的原因，但更深

的意图，是想再一次投石惊鸟，看看淮南王的反应。

汲黯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皇上询问粮饷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

郑当时没有直接回应皇上的问话，这使刘彻很不高兴："你难道不明白边关战事正紧，急需粮草么？大将军文书已到京多日，你却一再延宕，难道就不怕朕治你贻误军机之罪么？"

郑当时非常忐忑不安，心里就愈发紧张起来，嘴里的话也是结结巴巴的："皇……上……臣……"

汲黯忙上前替郑当时打圆场道："臣昨日去大农令官署落实京都有功将士赏赐费用，见郑大人署中一片繁忙，正与少府寺一起结算府库积存，郑大人确有隐情需向皇上陈奏。"

汲黯这话一出口，刘彻"哦"了一声，心中便猜出一半。朝廷府库这类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遂宣布今天的朝会就到此为止，只留公孙弘、张汤、郑当时和汲黯到宣室殿议事。

但郑当时在朝堂上的紧张，并没有因为环境的转换而有丝毫轻松，反而因为刘彻一声声责问而更甚，已是满头大汗。

"你是如何管理的？竟让府库空虚到了这种程度？"刘彻把郑当时呈上来的账目掷在案头，说话的声音骤然提高了。

"朕自登基以来，就一再告诫要节俭为政，现今竟然入不敷出，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建元、元光年间，府库充盈，民殷国富，卿等没有听说过么？"刘彻越说越激动，重新提起那时候一些重臣的名字，"卫绾、窦婴，还有那个冤死的赵绾，他们常为朕分忧于危难之际，看看你等，逢迎之词不绝于耳，陈言虚语吟吟于口，实际上是了无作为，让朕甚是失望。"

刘彻很自然地把眼前的几位大臣同卫青作了比较，不满道："大将军终年铁衣被身，风雪边关，而你们却不能为将士解衣食之急，那这个仗还怎么打下去呢？你等都哑巴了？说话呀！"

"皇上训斥得对。臣等愚钝，未能砥柱中流，实在惭愧！"

公孙弘面对皇上的声色俱厉，依然想借助于屡试不爽的政风化解皇上的愤怒。但是他这回错了，刘彻坚决地打断了他的检讨："你直言举措，勿言无用之词！"

公孙弘就懵了，讪讪地站在一边。

刘彻转过脸来向汲黯问道："你说该怎么办？"

汲黯撩起衣袖，很直截了当地说道：“臣深知皇上此刻的心情。但是依臣看来，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建元初年并没有与匈奴的连年战事。而如此长久而又用度巨大的战事，自非有限财力所能支撑，为今之计，就是要加紧征收赋税，加快漕运，以充军备之需。”

“这还用你说么？朕要的是解燃眉之策。”

这时候，张汤说话了。在刘彻发脾气的时候，他的脑子一直没有停止运转。

“臣有一计，不知妥否？”

“有话就说！”

“臣以为，令民买爵及赎禁锢不失为一条快捷之策。”

他的话一出口，就令在场的几位大臣十分吃惊。汲黯和郑当时看着张汤的目光，由震惊而茫然，由茫然而夹杂了讥讽，由讥讽又蔓延为批评。

汲黯道：“臣以为张大人有什么良策，原来是要朝廷卖官鬻爵。此等下策，也能出自廷尉之口？传将出去，岂不贻笑天下？”

张汤早就料到自己的主张会遭到汲黯的反对，因此他并不在意，反而说话的口气坦然而又平和：“在下这不是遵照皇上的旨意，寻找充实府库的途径么？”

公孙弘道：“汲大人少安毋躁，且先听张大人把话说完。”

见刘彻没有阻挡的意思，张汤近前一步道：“臣粗略做了估算，我朝所设爵位为十一级，倘若一级价为十七万，爵升一级而递增二万，总共可收三十余万，加上赎罪之资，足以充实军备了。”

“大人之言，乃误国乱邦之策。”郑当时的脸霎时变得冰冷，断然地打断了张汤的话，“皇上推行新制已有十七年，目的就在振朝纲，清政风。此风一开，不仅新制俱废，且卖官鬻爵之风蔓延，从今以后，谁还肯为社稷尽命效力？”

“大农令言之有理。微臣身为内史，负责京畿之地治安，倘若纨绔之徒草菅人命，皆可用金赎罪，那百姓则永无宁日，京都则永无安宁矣。”汲黯赞同道。

“这个不劳大人忧虑，在下还有话说。”张汤并不在乎他们的指责，他关心的只是刘彻的态度。

“臣所谓鬻爵者，乃为赏官，名曰武功爵。凡买武功爵者，得先免除所任吏职。如此朝廷有了收入，却与政风无干，这岂不两全其美么？臣之所虑，惟在社稷。还请皇上明察！”张汤言辞中充满了恳切之意。

这时候，公孙弘又说话了，他盛赞张汤所虑的周密，力言此不失为一条充实军备的应急之策。

“张大人之言，不仅解了朝廷的困顿，且于新制无伤。前方事急，皇上不妨先从京畿做起。这样，不但可以在短期内奏效，也可以为其他郡国做出示范。”

汲黯当然也不会轻易退却，反唇相讥道：“皇上都还没有定夺，大人就如此迫不及待了么？”

……

这种激烈的争论，作为未央宫前殿朝会决策的前奏和必要程序，在宣室殿里是司空见惯的，而这种小范围的碰撞往往会催生重大的决策。因此，参与讨论的大臣，都不会放过这个充分陈述的机会。虽然刘彻有时候着急了会发脾气，但是他也不会因为顶撞而追究责任。

刘彻一直在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不失时机地掂量着每一个条陈的分量，分析每个人话背后隐藏的真正动机。他当然明白汲黯和郑当时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可他更加清楚解决目前财政拮据的状况才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当张汤把两种爵位分开的时候，他情感开始倾斜了。

他承认张汤为走出困境找到了一条出路，而且公孙弘所言在京畿先行实施也可以缩小影响范围。但这毕竟是一项涉及朝廷制度的重大举措，他也不得不慎重。刘彻适时地换了缓和的口气与大家说道：“众卿今日所说，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事待朕斟酌后再行定夺。”

他以一种很超然的态度为大臣们的争论作了结语：“钱！任何时候都是一堵铁铸的幕墙，贪之而危，无之则窘。”

五天后，刘彻颁诏天下，开了卖官鬻爵的先河。

第十三章

霍去病漠南试剑 淮南王寿春布局

定襄战役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汉朝十万大军再次大举北进，这让伊稚斜一下子紧张起来。

来自前方的军报说，汉军同时从定襄、云中、雁门三个方向席卷而来，不但规模庞大，而且战线也大大拉长了。

伊稚斜觉得他所面对的也许是河南战役后的最大一仗。自从将于单驱逐出匈奴而成为单于后，无论是栾提氏、呼衍氏，还是兰氏、须卜氏都在无形之中与他疏远了。

因此，他也需要集匈奴全国之力，去赢得这场战争，借此巩固权力和地位。他要向各部落和大臣们证明，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草原英雄，是太阳神最杰出的儿子。

他的手从地图上慢慢挪开，对穹庐内的左右屠耆王、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高声道："各位，汉人不容我们坐在这里喝马奶酒了。刘彻调集十万大军，向我大匈奴直扑过来。丢失河南，是大匈奴的奇耻大辱；定襄一役，大匈奴又痛失数千精兵。当年冒顿单于用月氏王的头颅做了酒器，寡人发誓将用刘彻的头颅做酒器，来祭祀我们神圣的太阳神。"

伊稚斜见大家都举起了碗，于是将马奶酒一饮而尽。

马奶酒香甜醉人，可饮酒的人却头脑清醒。右屠耆王一想起河南战役时让卫青从身旁擦肩而过，仍愧恨交加。

"汉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大匈奴此次欲求大胜，必须探清此次汉军的军事部署。"

耶律孤涂道："王爷所言甚是，呼韩浑琊将军已派出细作，潜入塞内，刺探军情，现在请他将汉军的部署说一下。"

呼韩浑琊挪了一下，面向单于说道："汉军此次担任前锋的是苏建和赵信，这个赵信原是我大匈奴的一位裨小王，熟知我军战法，又立功心切。他们欲出塞袭我漠南，我军如能寻机围歼此敌，必能大挫卫青锋芒。"

"将军说的是。本王当户也有禀报，此次在雁门出兵的是李广和李沮。此二人皆是老将，习惯于在汉朝边陲作战，对进击漠南没有把握。只要我

军陈兵塞外，不轻易入塞，必定能大败汉军。”左屠耆王壮气道。

伊稚斜有点疑惑：“不知云中方面的汉军形势如何？”

右屠耆王答道：“据细作禀告，云中方向出击的是一位小校尉，年仅十八岁，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可见汉军将领十分匮乏。本王决定将那小儿擒获，以雪河南之耻。”

“好！”伊稚斜环顾了一下大家，“寡人要让汉军看看，狼群发起威来是什么样子！寡人决定，由左屠耆王所部陈兵雁门外，阻击东路汉军；右骨都侯、呼韩浑琊将军率军四万人，于漠南围歼敌军前锋；右屠耆王所部于云中北出击，务擒敌军小儿。”

余吾河畔的三月，正是匈奴人精力复苏的季节。

呼韩浑琊追上耶律孤涂的脚步问道：“大人真认为汉人会进入漠南么？”

“依我观之，汉军因为夺取河南地，骄矜情绪大涨，胃口变得很大，必掠我漠南不可。因此我军此次伏击敌军，正是良机！”

呼韩浑琊摇了摇头：“卫青是汉军名将，我们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到，岂能轻易中诱兵之计？”

“将军所言有理，不过卫青这次一定会输，他怎么能相信赵信呢？”

“对呀！看来我们该在赵信身上下点功夫了。”说完，呼韩浑琊便翻身上马离去了。

赵信和苏建率领部队越过中部都尉和东部都尉的驻地，沿着荒干河东岸一路北来。

在迎接朝廷大军的宴会上，两位都尉皆言，近来匈奴人在边境骚扰后，很快就退入草原深处。边军怕中埋伏，往往追至塞上，就收兵回营。

苏建有过与匈奴交战的经验，他根据两位都尉的军报，认为匈奴军此举可能是诱兵之计，他建议派军中曹掾速报大营，请卫青定夺。

赵信听了，很不以为然：“两位都尉如此畏敌，倒让匈奴人轻看了我军。”

当夜，苏建主动来到赵信帐中，言辞恳切地劝道：“将军欲擒单于，其志可敬。然为将者身系全军安危，不可不慎，还望将军三思。”

赵信虽命卫士上热茶，话里却不无讽刺的意思：“苏将军也是屡经战阵，怎么胆子越来越小了？”

“不是末将胆小，实在是定襄一役战果不佳，皇上已多加指责，此次若再

有闪失，大将军该如何向皇上交代呢？”

赵信就有些沉不住气了：“连大将军都信得过末将，苏将军为何狐疑重重，莫非就因为我是匈奴人？”

苏建被噎得一时回不上话来。

赵信趁机道：“既然出发前我已向大将军立下军令状，末将自当义无反顾，将军不必再劝。”

“将军……”

苏建还要说话，却被赵信打断了：“大将军明令前锋由末将主持，苏将军就无须费心了。苏将军若是胆怯，不如明日就回中军大营，成败皆由末将一人承担。”

话说到这个分上，苏建知道不会再有转机。他又是个顾全大局的人，遂起身告辞：“既然如此，末将还有一句话，还请赵将军斟酌。”

“苏将军有话直说。”

“为防不测，请赵将军拨一千人马给我，如情势有变，也可策应。”

赵信也没有理由再拒绝，于是同意道：“好！就依将军。”

那晚，苏建在帐中独坐了许久，直到凌晨才和衣而卧。黎明时，他在号角中醒来，而后就匆匆带着一千人马，跟着赵信的队伍上路了。

第五天，他们越过长城，刚刚进入大漠，就与匈奴的军队遭遇了，双方打了约一个时辰，匈奴军向大漠深处撤退。

士气高涨的汉军在苏建和赵信的率领下，穷追百里，却不见匈奴军踪影，前来迎敌的是另一路人马，交战不久，也仓皇退去。汉军再往前追击数百里，接战的第三支匈奴军，双方大战两个时辰，都没有退却。

苏建和赵信正为遭遇匈奴军主力而振奋，孰料匈奴军再次撤退。赵信手提战刀，一直冲在前面，他一边挥动战刀，一边朝身后的汉军大喊：“取敌人首级者，赐爵一级！”

可当他们追到一处峡谷时，敌军却不知所踪。

苏建咽一口唾沫，声音有些嘶哑地问道：“我军到了何处？”

赵信道：“此处乃匈奴的颓当。”

苏建“哦”了一声，有些疑惑：“我军一路追击，匈奴军稍加抵抗，即速速退去，是否有诱兵之嫌？”

“苏将军多虑了。”赵信拿起水囊，喝了一口水，“匈奴人显然是故伎重演，试图拖垮我军，只要继续北去，一定能找到歼敌机会的。”

苏建抬头看了看天空，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躲进了云层。风沙从遥远的天际刮来，让草原的一切渐渐变得不那么清晰了。苏建的心弦骤然绷紧，对赵信道：“请赵将军听末将一言，速速撤退吧！”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四面传来震耳的“隆隆”声。

“不好！中了埋伏！”

两人紧张地朝四周环顾，只见匈奴骑兵铺天盖地而来，苏建大致估摸了一下，起码数倍于汉军。

再看看赵信，只见他一脸茫然，在那里喃喃自语：“怎么可能呢？”

事关三千将士的性命，苏建没有多想就迎着大风对赵信喊道：“将军带一支人马向南突围，向中军靠拢；末将带所部向西突围。”

赵信摇了摇头道：“还是将军向南，末将向西，末将对匈奴地形比较熟悉，匈奴军奈何不了我。”

“事不宜迟，你我不要争辩，出发！”苏建的马鞭狠狠地抽在坐骑上，挥刀冲在前面，向西撤去。

但无论是苏建还是赵信都没有想到，耶律孤涂和呼韩浑琊埋伏在颓当的匈奴军有四万多人，他们将三千汉军分为两截，使之彼此不能相顾。

苏建的军队向西突围了不长时间，就陷入了重重包围，大战将近两个时辰，汉军死伤大半。

残阳在草原跌落，夜色深沉的时候，匈奴人停止了进攻。

苏建清点残部，随从者不过百十人。一干人到处寻找避风处暂歇，黑暗中用手摸摸周围，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

后半夜，草原的冷风吹在身上，让人觉得彻骨的冰凉，将士们纷纷朝将军身旁靠拢，缩成一团。

这时候，只听见四面山坡上传来匈奴军的喊话声，说赵信已经回归匈奴，只要苏将军愿意归顺，大单于可以封他为王。

苏建的卫士悄悄来到身边，递过一块冰冷的干粮问道：“将军！赵将军会投降么？”

“那是匈奴人的反间计，不可相信。”苏建伸着脖子，艰难地吞了一口干粮，“皇上对他不薄，他不会投降的。再说，他是立了军令状的。”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苏建彻底失望了，夜风中飘来的声音是那么熟悉而又那么让他揪心。

那正是出征前割发盟誓的赵信在喊话：“苏将军，我是赵信。我本胡人，归顺大单于乃觅祖寻踪之正道。大单于素仰将军忠直信义，只要将军归顺，在下可保将军荣华……”

“无耻小人！”黑暗中，苏建骂着站了起来，他对身边的部属道，“趁着匈奴喊话之际，我们顺着这条沟道一直朝南走，过了长城就是大汉……”

当苏建和赵信北进之时，霍去病率领的八百骑兵顺着荒干河西岸，到了中部都尉的北舆要塞。

这里的守将告诉他，苏建、赵信追着匈奴军往武皋方向去了，现在大概已经出塞到匈奴境内了。

“沿途可有激战？”

“从东部都尉那边传来的消息，似乎没有遇到匈奴抵抗，一路进军顺利。”

当晚，霍去病在北舆扎营，他邀张骞入帐商议，这是他们在大汉境内的最后一站。

“张大人，您对这一路所见有何感想？”

“下官在朝中素闻李广与程不识两位将军治军驻防，各有千秋。今日有幸一观，果然治内亭障林立，烽火连属，士卒枕戈待旦。”

“那依大人看来，苏、赵二位将军胜算几何？”

“这……”张骞神情凝重了，“依下官看来，两位将军此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大人何出此言？”

“兵法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据守将说，我军一路未曾遭遇激战，匈奴军看似仓皇北去，实为佯败，此乃诱兵之计，他们应该明白啊！”

霍去病正要说话，只听见帐外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不一刻，李桦领着探马进来了。

“右屠耆王那边情况如何？”

探马喘了一口气道：“右屠耆王只听说汉军有大将军卫青，而不知有少将军，因此十分轻看我军。”

“那防御如何？”

“虽不能说松懈，但却毫无紧张迹象。”

“好了！你先下去吧！”

探马刚一离开，霍去病的情绪就变得十分兴奋，他邀张骞来到地图前，借着灯火，手指长城以外的辽阔地域道：“张大人，我军的机会来了！大人曾久在匈奴，如今匈奴却如此轻视我军，请大人为我军下一步行动指点一二。”

张骞的目光顺着霍去病的手指慢慢北移，出了长城，慢慢聚焦在诺水流域，随后边思索边道：“我军出塞以后，沿诺水向西，过了范夫人城，此地北有蒲奴水，南有龙勒水，均是水草丰盛之地。在诺水以北有一片密林，我军八百骑最易隐蔽。”

“好！有大人在，我军深入敌境，犹如蛟龙入海。传令下去，今日丑时出兵，白日扎营，夜间行军，直驱诺水！”

凌晨丑时，八百骑聚集在北舆城外，霍去病勒了勒战马，朝前走了几步，声音虽然低沉，却透出力量和杀气：“我军今日从北舆出塞，沿诺水突入匈奴境内，待机袭敌。沿途人不留迹，马不出声，有泄露行踪者，斩！”

霍去病自出征以来，从不喜欢询问部属是否明白了主将的将令。他觉得作为一名军人，明白主帅的作战意图是一种天职。如果不是这样，当兵者就该受死，为将者就该伏法。

将士们都十分熟悉他的性格，不敢有丝毫懈怠。北去的马蹄声踩在松软的草原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霍去病抬头望了望天空，只有冰冷的星星……

北去的诺水，在匈奴境内流淌了几百里后，忽然进入地下，成为一条潜河。

河流的尽头长出一片葱郁的密林。霍去病和他的八百骑兵就藏在这密林之中。

两天了，匈奴人竟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霍去病知道，在匈奴人的眼皮底下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暴露。他一方面派探马打探消息，另一方面派遣士卒埋伏在诺水岸边的灌木丛中，伺机俘获匈奴士兵。

第三天午后，埋伏的汉军果然发现有三名匈奴士兵迈着散漫的步子来到河边汲水。他们对附近隐藏的军队毫无觉察，边走还边议论着汉军的踪

迹。

“昆莫将军是不是有些草木皆兵了？守了这些日子，连汉军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还是右屠耆王有远见，早就料到汉军不过是虚张声势，一个十八岁的娃娃，刚刚断奶，能干什么？”

最后一位说话的显然是个官长，“还等着用水呢！你们在这信口胡说什么！”

三人来到河边，又开始感慨河水越来越少了。却不料身后汉军悄无声息地抄了过来，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口中就被塞了东西，抬进密林中去了。

李桦立即审讯，申时一刻，他拿着俘虏的口供进帐禀报：“今日正逢伊稚斜大父行籍若侯产寿诞，右屠耆王于王庭设宴庆贺。因为汉军数日毫无消息，匈奴军中除设哨值守外，官兵皆饮酒欢庆。”

霍去病闻言大喜，连道此乃天赐良机。

张骞提醒道：“匈奴人若是发现不见了三位士卒，一定会警觉的。”

李桦道：“这不难！我军中有归顺的楼烦兵，精通匈奴语言，可扮作匈奴士兵，潜入营地，一则可打消匈奴人疑虑，二则也可作为内应。”

傍晚时刻，他们回来了，所述与俘虏并无太大出入。霍去病下令，当夜戌时出击，偷袭敌营。

有道是时来天地皆同力。酉时三刻，夜色深沉的草原忽然起了风，到戌时一刻的时候，久旱无雨的诺水河两岸竟然雨雾蒙蒙了。

霍去病走出密林，抬头望着黑魆魆的天空，他从心底感激，是上苍让这夜雨做了匈奴人临死前的序幕。

三支骑兵，分别由霍去病、张骞、李桦率领，向匈奴人的营地扑去。

而此时，右屠耆王、行籍若侯产和他的将军们早已喝得酩酊大醉，沉睡在梦乡之中，只有呼韩昆莫忧心忡忡地率着卫兵穿行在军营中。他看到每一座穹庐里横七竖八醉倒在地的士兵，心里就有一种灾难将至的感觉。

如果此时汉军前来偷袭，后果将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急忙转身向王庭奔去，他要唤醒右屠耆王。谁知刚走了几步，就被脚下东西绊倒了。他用手一摸，却是一具匈奴兵的尸体。

不好！呼韩昆莫心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汉军偷袭了。

他迅速爬起来，大喊大叫：“汉军来了！汉军来了！……”

军营的东南和西北两处火光冲天，一顶顶穹庐被大火点燃，那些醉倒的士兵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在了汉军刀下。

呼韩昆莫骑马冲出几丈远，与右屠耆王相遇。他还没有从惊惧中醒过来，就向迎面而来的呼韩昆莫问道：“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汉军长了翅膀不成？”

呼韩昆莫摇了摇头道：“还是赶快去护卫大父吧！”

两人来到行籍若侯产的穹庐，这里已是一片狼藉。他的头颅在距他的尸体几步远的地方，被污泥搞得面目全非；他的卫兵无一生存，只有装着马奶酒的皮囊浸泡在血泊之中，空中散发着酸涩和血腥的味道。

“依末将看来，偷袭的汉军不过千人，只要我军拼死厮杀，还有挽回的机会。”呼韩昆莫说完，就命身后的传令兵吹响号角，号令全军向主帅的方向集结。

但此时，不少匈奴将士还来不及上马，就被汉军骑兵快速分割包围。号角非但不能稳定军心，反而让处在漩涡中心的将士自救不暇。

右屠耆王见大势已去，禁不住叹道：“都是本王轻敌，才有此惨局。”

“我军战马尽被汉军掳去，再战损失更大，依末将之见，您应该向北撤至罗姑比王爷营地，再作打算。”

呼韩昆莫话音刚落，就听见火光中冲来一位少年将军，大吼道：“右屠耆王哪里走，快拿命来！”

呼韩昆莫猜测这玄甲裹身的少年将军大概就是霍去病了，他也不答话，就挥动战刀迎了上去。两人力战数十回合，呼韩昆莫估计右屠耆王已经走远，遂掉转马头，朝北而去……

天色微明，霍去病、张骞和李桦的三支队伍在匈奴右屠耆王王庭会师。李桦禀告道：“军中计掾已对战场做了清理，昨夜一战，我军斩首一千余人，自身伤亡甚微。”

霍去病道：“兵法云：掠于饶野，三军足食。我军既已占据王庭，当用所获犒劳将士。”

卫兵很快就呈上匈奴的牛羊肉和马奶酒，霍去病、张骞和李桦边吃边商议下一步进军方向。

张骞建议道：“我军此次出击，深入匈奴境内千里，军威大振。再向北，下官恐孤军无援，还请将军斟酌可否就此收军回撤？”

霍去病嚼着一块羊肉道：“大人所虑，在下亦有考虑。然溃散之敌，若不趁势追击，一旦缓过神来，势必给我军造成大患。因此在下以为，应趁右屠耆王立足未稳之际，继续给予重击，这样才能彻底扫灭敌人。”

他的气概和胆识感染了张骞和李桦，张骞道：“据下官估计，右屠耆王此时唯一的去处便是单于季父罗姑比营地。过去在匈奴时，下官常闻此人骄横少谋，只要将军猛攻，即可破之。”

“好！就依张大人。”

午后，下了一夜的大雨终于停了，经过雨水濯洗的草原，在蓝天下碧翠无垠。只是战死的士兵尸体一遇蒸热，就散发出难闻的腐气。这让霍去病觉得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否则瘟疫一起，全军就危矣。

随着传令兵的一声号角，霍去病率先踏上了征程，八百名骑兵刷刷上马，呼啦啦地朝北去了……

这两天，卫青把大将军行营移到了长城脚下的武皋县。从这里北望，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草原。

选择这里作为行营，西可以指挥从云中出发的霍去病军，东可以遥领李广、李沮的大军。只有公孙敖的中军在武皋城外严阵以待，时刻准备驰援赵信、苏建。

他不知道，霍去病的八百骑兵将会带给他怎样的消息。如果外甥出师不利，那将会重蹈定襄一役的覆辙，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大早，他就策马直驱公孙敖的大营。

“还没有前锋的消息么？”在大营前，卫青迫不及待地向迎出帐来的公孙敖问道。

公孙敖摇了摇头：“还没有，不过末将已三次派细作前去打探消息了。”

两人并肩来到帐内，卫青将自己的担忧说给了公孙敖听：“本将是担心赵信，他可曾是匈奴的裨小王啊！”

“皇上对他一视同仁，他不至于做出背信弃义之举吧？大将军是不是有些多虑了？”公孙敖说话间，吩咐卫士呈上茶水。

“不必了，你我还是到军中去看看！”

“这样也好。”

两人出得帐来，就远远地瞧见校尉和司马们正率领士卒演练阵法，喊杀声如雷贯耳。卫青感慨道：“磨刀霍霍，士气旺盛，将军治军果然一丝不苟。”

“大将军这是何话……大将军亲自向皇上保举，于公于私末将都应该尽心竭力。”

“将军总是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那一年，要不是将军……”

“又来了！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你我也不是江湖少年了，还提它作甚？”

“好！不说了。如果今天还没有前锋的消息，明日本将当亲率中军前去救应。”

“大将军这是说的哪里话？末将身为中军将领，却要主帅亲自出马，这岂不是在打我的脸么？”

两人说着话，又向营门口转去，刚刚拐过一顶营帐，就见数里外的草原上烟尘滚滚，数匹战马朝大营奔来。

卫青和公孙敖忙唤卫士牵过坐骑，迎着来人飞驰而去。大约在距营寨一里之地，浑身是血、盔甲蒙尘的苏建扑倒在卫青面前，号啕大哭道：“末将有罪啊！大将军！三千人马……三千人马呀……大将军，末将有罪啊！……三千人……”

卫青一下子跌坐在草原上，口中讷讷自语：“臣有负皇上厚望，该如何向朝廷交代啊！”

公孙敖忙劝道：“此乃赵信异心所致，还请大将军与苏将军回营，从长计议。”

卫青北望苍茫草原，对公孙敖道：“骄兵必败。单于新胜，必自喜而松戒备，将军可率一万人马，出塞追击匈奴军，务必擒住赵信。”

当卫青回到武皋城中时，李晔就送来云中方向的战报，骠姚校尉霍去病趁右屠耆王松懈之际，率领八百勇士，偷袭匈奴军营，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之后又长驱千里，斩首虏两千余级，生擒单于季父罗姑比，得匈奴相国、当户、裨小王数十人，现正在回军途中。

“雁门一线呢？”

李晔道：“从雁门出兵的李广将军，一路所向披靡，匈奴军闻风丧胆，从前方传来的战报说，至今已斩首三千余级。”说着，他将战报摆在卫青面前。

“哦！”卫青屈指一算，此役较二月多斩首一千余级。算上所掠牛羊马匹，战果有了明显的扩大。尤其令他振奋的是，霍去病初次出战，就有不凡的表现，看来他这些年在皇上身边没有白待。

但这种喜悦和欣慰很快就散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不尽的自责。如果当初

否定了赵信的请战，那就不会有三千军马的覆没了。赵信的投降，苏建的单骑归来，他必须向皇上有个交代。

后半夜，一钩下弦月惨淡地挂在上空，远方山中传来凄厉的枭叫声，徒添了静夜的寂寥和恐怖。毫无睡意的卫青走出辕门，看见在不远处一间小房门前巡逻的哨兵。在那里，关着苏建。

这既是军法，也是苏建的请求。

走近“牢狱”，卫青的心情和脚步都是沉重的——毕竟苏建跟随自己多年，也屡建战功。

哨兵们远远地看见卫青，一个个打起精神。

卫青声音低沉地问道：“苏将军可吃过晚饭？”

“禀大将军，已吃过了。”

“有酒吗？”

“苏将军说，罪臣不可饮酒。”

“好好照顾他，不可慢待。”说完这话，他转身离去。

明天，他将和任安、朱闳、周霸讨论对苏建的处置办法，然后向朝廷奏报。

他最担心的是军正朱闳的意见，依据大汉军律，军正是由皇上直接任命到军中的军法官，他可以越过主帅，直接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棘手。元朔六年的五月，就这样在卫青的情感煎熬中到来了。

……

梦回故乡，可他人仍在梦中盘桓！脑中仍是一片混沌！赵信自己也说不清，这样的选择对他来说是一种回归，还是一种背叛？直到走进伊稚斜大帐前，他仍然没有走出战败的阴影。

当被匈奴军包围时，赵信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完了！那当着卫青和众将的割发盟誓，都在一瞬间被击得粉碎。

赵信与苏建很快被分割为互不相连的两部分，与他交战的是呼韩浑琊。早年在匈奴时，他曾与呼韩浑琊接过招，两人实力不相上下。可眼下，当匈奴军潮水般地涌来时，他的方寸乱了。有几个回合，呼韩浑琊的战刀从他的胸前划过，可每次都是点到为止，似乎并没有置他于死地的意思。

呼韩浑琊在收回战刀的那一刻对赵信道：“大单于念你是匈奴人，希望你能迷途知返。”

第二天午后，他清点了一下身边的士卒，仅余八百余骑，其中有不少就是当初他降汉时的部下。

北边的喊杀声逐渐远去，战场上陷入沉寂。几位满身血污的什长上前劝他投降，为跟随他多年的弟兄谋一条生路。可赵信没有勇气做最后的决断，他已经有过一次背叛匈奴的经历，如今再背叛汉朝，他在长安的妻儿还有活路吗？而在匈奴人的心中，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这时候，呼韩浑琊来了。他带来了伊稚斜的口信，邀他到大营一叙。

伊稚斜很大度，丝毫不怪他降汉的事情，并明言只要他能够说服苏建投降，那么这个功劳要比取汉人一百颗首级的分量要大得多。

“将军降汉，所封不过翕侯，如果将军回归大匈奴，寡人可以封你为自次王！并把妹妹嫁与你！”这意味着他的地位仅在单于之下。

权力和美人让赵信的野性复活了，他寻找理由为自己的变节辩护，强迫自己在意念深处把投降看作是种族回归。

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赵信明白，大单于给予的一切丝毫不含馈赠的意义，而是需要他提供汉军情报作为交换的。这一天，他正在帐中正与刚派到身边的相说话，大单于的近卫就前来传话，要他过去议事。

这已是他回来后的第三次谈话，内容依旧离不开卫青和他所率领的汉军。

一杯奶茶入口，伊稚斜问道：“此役汉军虽损失三千人马，我大匈奴却被霍去病杀去大父，掳去相国、季父等，寡人欲在塞外与汉军决战，自次王觉得怎么样？”

“不可！”赵信没有丝毫犹豫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

“大单于继位不久，对汉军还不大了解。自元朔五年来，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统帅三军。现在汉军号令统一，内部严密，此时决战，天时不利。”

“那依将军之见，难道寡人要置季父于不顾么？”

“先让卑臣把话说完。”赵信凭借多年在汉廷的经验分析道，“在塞外与汉军决战，长城近在咫尺，汉军占尽地利，进可以保障供给，退可以入塞

据守。而我军远途跋涉，粮草不济，久战必殆……”

“说下去！”

“汉军自卫青主兵以来，虽训练有素，可也不是无懈可击。 汉人久在中原，不善骑马，短于大漠草原作战。今后我军与之作战，应尽量诱其离塞，待其疲极后而取之，这就是我们今后的制胜之道。”

“好！”伊稚斜被赵信一席话说得眼睛发亮，“自次王归来，寡人如虎添翼，何愁不能兵临长安，饮马渭水。来人！”

卫士应声进来。

“传令下去，即日移军漠北。”

可当卫士离去之后，伊稚斜又生了狐疑：“倘若汉军就此息战，寡人岂不失去破敌良机？”

赵信笑道：“大单于对刘彻太不了解了。大单于不要忘记了，隆虑阏氏死在匈奴，他岂肯罢休！臣料定，即使卫青此次班师，用不了多久，他们还会回来的。”

……

严助带着皇上关于民可买爵和赎禁锢的诏书到达寿春，这个消息在淮南国引起了种种猜测。

在安排朝廷使者住下后，刘安就急忙把伍被和刘迁召进王宫。

“你们说说，皇上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伍被道：“依臣看来，连年战争已致使朝廷府库空虚，皇上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中郎所言极是。”刘迁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无法安静地听完伍被关于形势的分析就说道，“此时正是父王起事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孩儿请父王早作准备。”

“你急什么？”刘安最见不得刘迁这种毛毛躁躁的性格，“你就不能安静地听中郎把话说完么？不要忘了，严助此次来寿春，还担负着一项使命，就是追究你阻止雷被从军之事。”

刘迁悻悻地刹住话头，心中却老大的不悦。

刘安不理会这些，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关于形势的准确判断，于是便问道：“依中郎看……”

“虽然臣也听说衡山王在国内大造楼车、打造兵器，可他没有卫青、霍去病，是成不了气候，就算起事也难逃覆亡的下场。所以，臣以为现在时机还没有到。”

“寡人也是这样看。只是这次被削去二县，寡人心中非常忧伤，你说寡人该怎样应对这个严助呢？”

刘迁这时又插话道：“明日父王在宫中召见他，儿臣命一司马持戟站在父王身旁，他若是敢有不敬之词，就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鲁莽必坏大事，你不可乱来！”

“太子有备亦无妨。不过据臣所知，这个严助自建元以来就跟着皇上推行新制，至今却没有得到升迁，心中难免不生怨气，倘若王上以重金贿赂，他或许可在皇上面前美言，掩饰其在淮南所见，为起事赢得机会。”

“好！中郎明日就与寡人一起见他，看看这个严助说些什么。”

……

其实，此刻严助虽然人在驿馆，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

进入淮南国以来的一路所见，各处的备战气氛，商贾中流行的淮南钱币，使他强烈感到朝廷正面临着危机。

现在，当他透过窗口，看见外边密布的岗哨时，就明白刘安谦恭笑容背后的包藏祸心：“他是把本官视作朝廷的刺探了。”

刘安并不知道，现在的严助早已不是建元初年那个锐意进取的中大夫了。

廷议雷被一案前，他见到了翁主刘陵，当这个曾经迷倒过田蚡的女人投入他的怀抱时，让他觉得这些年那种刻板的床笫之欢是多么的索然，他的心理防线在那一瞬间就坍塌了。

当初从会稽来京都时的追求一下子显得多么虚幻，而曾经崇仰的清廉政风又是多么的天真。皇上一高兴就为三个不晓世事的孩子封了侯爵，却不曾给他擢升一级。

从会稽太守任上回到朝廷后，虽然依旧待在侍中，每天在皇上左右，但仕途却依旧徘徊不前，这甚至让他觉得当年那些策对中的谏言是多么幼稚。国家兴衰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只有女人和金钱是现实的。

他为这种并不算太早的醒悟而兴奋，而这种醒悟也改变了他对削去淮南国二县的看法，从评判到情感都离皇上的旨意越来越远了。

严助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地吹了一口飘在上面的茶叶，对明天与淮南

王见面就有了一个基调：它应该是实惠而冠冕堂皇的，是各取所需而又不失身份的。

傍晚时分，淮南国内史奉刘安之命前来宴请严助。

席间，严助若隐若现地谈到朝廷府库空虚，财力吃紧，卖官鬻爵的信息，他善于把握谈话的度，所有消息都是在盛赞皇上新制的同时发出的。

内史也装糊涂，于插科打诨中获得了刘安所需要的一切。

酒阑席散之际，内史陪着严助回到驿馆，笑道："王上深知使君鞍马劳顿，很是过意不去，便命下官为使君找了两位美女解乏，请使君笑纳！"

严助酒醉，面颊潮红，此刻已是心猿意马，半推半就。当晚内史便从府上接了两位丫鬟陪严助睡了。

严助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只见身边睡着两位袒胸露乳，柔骨丰肌的美女。他环顾周围，衣衫零乱，便知昨晚与她们云山雾雨了。至于酒席宴上说了些什么，怎么与女人们睡在一起的，他都记不太清了。

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是刘安设的一个局，此事若是传到长安，他岂不要被腰斩弃市？

正拉拉扯扯间，外面传来伍被的声音，驿令也在门外禀道："中郎伍被求见使君大人，已在楼下等候多时。"

刘安在任何时候都不改温文尔雅和礼贤谦恭的态度，他仿佛根本就不知道昨夜驿馆里发生了什么。

"使君一路来到寿春，对鄙国印象如何？"

"这……"严助低头沉思说辞的时候，看到刘安身旁的卫士正用凶狠的眼睛盯着自己，他立即觉得如坐针毡，忙道，"卑臣进入淮南，一路所见，民风淳朴，官吏肃然，山川秀美，此皆王上御国有术啊！"

"这都是皇上圣德广布，泽惠淮南。还请使君回京后上达寡人之意，澄清小人谗言，寡人将不胜感激。"

"卑臣决不负王上所托。"

这时候，刘迁颇带威胁的话让他有一种冷风刺骨的寒意。

"本太子知道大人在寿春做了什么，倘若大人颠倒是非，诬良为奸，那……"下面的话虽然没有说，可那分明是一把隐形的刀悬在了自己头上。

刘安狠狠地瞪了一眼刘迁道：“大胆！你怎可如此对使君无礼？还不快快退下！”

接下来，刘安朝前挪了挪，以示亲热道：“目前朝廷正与匈奴大战，寡人深知朝廷财力拮据，昨日已命有司在寿春城中广贴皇榜，有愿意买武功爵和赎禁锢者，尽可上报，寡人会将所得尽数上缴朝廷，以充府库。寡人虽是皇叔，但毕竟身居臣位，岂可置国家困难于不顾？”

刘安说着，看了看坐在太子下首的伍被。伍被立即心领神会，忙接着刘安的话说道：“大王虽远在淮南，可没有一日不心系朝廷，心忧社稷啊！”

“那王上对皇上削去淮南国二县如何看呢？”严助问道。

“不瞒使君，此事纯属雷被在淮南国不得志，跑到长安诬告太子，还请大人明察。不过君无戏言，皇上既然决定削去淮南国二县，寡人遵旨就是。”

“卑臣明白了。待回到长安，卑臣一定会向皇上奏明真相的。”

戏演到这里，大家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

演者摇唇鼓舌，相互策应，力图给一切涂上神圣真诚的光彩，而观者此时宁愿相信这都是真实的。

刘安不愧精通黄老之术，他的压轴一举，不仅给落幕一个精彩的结局，而且使身负皇命的严助在寿春彻底就范了。

刘安抬起手，很清脆地击了三掌，王宫的卫士便抬着三个沉甸甸的箱子进来了。卫士打开箱盖，伍被指着箱中的金子道：“王上感念大人如此忠贞不贰，实乃大汉社稷之幸，特赐大人金千斤，还望大人笑纳。”

“这……”严助惶恐地站起来，后退两步，才勉强站定脚步说道，“卑臣……怎么……”

正犹豫间，一柄冰冷的宝剑就横在他的脖颈上，那是刘迁的声音：“大人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昨夜……”

“太子息怒……卑臣……卑臣领受就是……”

“放肆！”刘安大喊一声，立即上前抚着严助发抖的肩膀，仍是一脸的谦和和温润，“犬子无知，让使君受惊了。寡人今日在宫中设宴，为使君压惊。”

这时候，初夏的雷声越过寿春城头，闪电向城北的八公山掠去。

第十四章

龃龉始觉心隔远 佳气天赋麒麟情

第二天，卫青举行军前会议，商议对苏建的处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要求严办苏建的，不是朱闳，倒是议郎周霸。

“大将军自领军以来，未曾斩过裨将，以致有赵信投降匈奴之举。而今苏建单骑而归，依律当斩，请大将军不要姑息，这样才能树立军威。”

朱闳立即反驳：“议郎之言差矣！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士气，还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苏将军以数千之众当数万之敌，已属罕见，单骑归来，更见忠心。因此，下官认为不当斩。”

“军正大人所言甚是。如果对苏将军处以极刑，势必冷了将士们的心，将来处于危机之中的将军们谁还敢回来呢？”身为长史，任安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卫青，他的话无疑对苏建的命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卫青想得更多的是，作为三军主帅，自己应该对这场失利负什么责任。如果不是自己轻易答应了赵信的请求，也不会将这三千将士交与他。斩了苏建，无异诿过于人，这不是他的秉性。

想到这里，他站起来向大家拱手道：“各位对朝廷的忠诚让本将感激不已。议郎劝本将斩将明威，此意离本将初衷甚远。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本将之意，还是等回京面呈皇上，由皇上定夺为妥，不知众位大人以为如何？”

卫青的一番坦诚直言，在众人心中引起了不同回响。周霸虽以为他过于谨慎，却也没有再提出异议。至于朱闳与任安，更是为卫青的慎微和慎行而赞赏。

看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卫青遂做出决定，待班师回京请皇上定夺。

虽然卫青派公孙敖沿着赵信、苏建的路线追寻匈奴主力，但他内心十分清楚，因为赵信的投降，汉军已失去战机。他之所以摆出这种架势，也是为了迷惑敌人，稳定军心。

现在让他唯一牵挂的就是从云中出击的霍去病，每天坐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李晔询问他的归程。

军前会议后的第三天早上，任安兴冲冲地来到中军大帐禀告：“霍去病所部大胜而归，估计今日可以到达，李晔已经率大营卫士前去迎接了。”

“回来就回来了，还迎接什么？”

“大将军为何如此？少将军以八百骑斩首两千二百余人，我军伤亡甚微，下官以为应当摆宴庆功才是。”

“年纪轻轻，正当建功立业之时，不可纵容他。”

“论功行赏，乃汉军之规，也是皇上一贯的主张。大将军为何因噎废食，顾虑重重呢？”

卫青放下手中的战报，站起来望着帐外，对任安道：“长史所言，本将不是没有考虑过。然为臣之道，在于有自知者明。本将自任将军以来，虽事事小心，处处谨慎，可在朝野不少人眼中，仍然以为本将之所以有今日，乃因皇后之故。倘若再不谨慎，大肆铺张，宣功邀赏，难免授人以柄。长史与本将相知有年，此种苦衷，想是不难理解的。”

“下官明白了！”任安向卫青拱手致意，一时无言以对。但他还是以为，像霍去病这样的将才若是冷落了总是不妥，于是提出由他出面，稍事庆贺。

卫青很感谢任安的热心，谢道：“不必了。霍去病是本将外甥，还是由本将为他操办吧，费用从本将的俸禄中支取，长史若是没有其他的公务，也过来一起开怀畅饮吧！”

“大将军戎马倥偬，你们甥舅见面也不容易，下官就不打扰了。”

可就是这样的甥舅小聚，也延宕了数日，直到公孙敖的人马归来才得以实现。

公孙敖很沮丧，他一路追击到颓当一带，也没有见到伊稚斜和赵信的影子，无奈只有退兵而还。

这本在预料之中，卫青丝毫没有责怪公孙敖的意思，他能将一万汉军全部带回，这就是功劳。

时序进入七月，边境出现了数年来少有的平静。于是卫青召集云中、定襄、雁门三郡太守和中部都尉、东部都尉参加军前会议，决定大军择日起程，班师回京。

各路将领散去后，卫青留下公孙敖和霍去病小聚，他吩咐下面备了小菜和酒酿，就在大帐内小酌。

公孙敖举杯向霍去病庆贺：“少将军风华正茂，英才初显，一战而斩匈奴首虏过当，可喜可贺！”

霍去病忙起身答谢：“末将受皇上垂爱，舅父栽培，才得有小胜，何足挂齿？请将军共饮此爵！”

随后他又斟满一爵酒，面向卫青说道：“甥儿能有今天，舅父恩泽如海，请舅父饮了此爵！”

卫青举起酒爵，蓄积多日的话都化为舅父对外甥的慈爱，但话一出口，还是有些含蓄。

“制胜之道，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你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首先得益于长期在侍中供职，耳濡目染皇上雄才大略，才有所长进；其次，胜在天时，虽说东线战事，出师不利，损失了三千人马，但他们以三千之众牵制了数万敌军，为你赢得了战机；其三，胜在地利，你出兵之地乃匈奴老者居住之地，兵力薄弱。加上张骞随军，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故而此役之胜，非你一人之功。本将且饮你一爵，但你不可骄矜自恃。”

霍去病没有想到，卫青接下来的话却含着尖锐的批评：“兵法云：故兵贵胜，不贵久。可你孤军深入敌境两千里，此兵家大忌，你年轻气盛，于为将之道还远矣。”

“这……甥儿倒没有……”霍去病咽下了后面的话。

要真正理解卫青的话，还需要时间。年轻的霍去病知道，云中之役拉开了他军事生涯的序幕，他将从这里开始，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战刀去刻画大汉的锦绣江山。

……

大军回到长安，已是八月了，朝廷的封赏很快就下来了。

霍去病以斩首虏过当，俘获甚多而取了头功，敕封为冠军侯。

张骞因熟悉匈奴环境，为霍去病速胜创造了机会，被封为博望侯。

上谷太守郝贤，先后四次跟随卫青出击匈奴，又在这次定襄大战中再立新功，被封为众利侯。

卫青因赵信投降、苏建获罪而没有加封，但刘彻还是赏赐了千金。

对个人的荣辱，卫青看得很淡，但他却十分关心苏建的命运，他多次向皇上陈奏原委，终于使他开了天恩，免去了苏建的死罪，使之得以赎为庶人。

从宣室殿出来，卫青直接乘车回了大将军府，他为自己没有得到封赐而庆幸，这样一来，他不用再为三个儿子而背上太多的压力。

现在，他可以卸去盔甲，陪长公主很休闲地度过这段平静的日子了。

卫青的车驾缓缓行驶在尚冠街上，他远远地瞧见大将军府的门楼，心中就满怀回家的温暖。

自从被授予大将军印信后，皇上就指派少府寺扩充了府第，现在这里已是修竹茂林、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的住所。他期待自己在京城的这段日子，谁也不要打扰，让他有时间与妻儿尽享天伦之乐。他也好借这个时间读一读兵法，好好总结一下出征以来的经验。

还好，门前没有车马的影子，卫青舒了一口气。他进了府门，就看见长公主带了丫鬟们正在院内赏菊。

长公主抬起头就看见了一身朝服的卫青，她脸上立时笑意盈盈，忙对翡翠道："快为大将军沏茶。"

"他们呢？"

"夫君是说不疑他们几个？这不！今日秋高气爽，他们闹着要去郊游，本宫让府令和骑奴们护着他们出城去了。"

卫青的眉头一皱："不疑已经不小了，皇上像他这样大的时候，早已在思贤苑中读书了。"

"他们都还是孩子嘛！看看朝廷那些王公子孙，哪个在这样的年龄不是在玩耍呢？"长公主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卫青与长公主席地而坐，他接过翡翠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道："将门之后，如果成了纨绔子弟，如何对得起皇上的恩典啊？"

"大将军还记着那件事啊？"

因为给儿子求封，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直到出征定襄也没有云开雾散，中途长公主虽然托霍去病带了信，可现在看来，那横在他们之间的心结依旧没有打开。

长公主就是不明白，作为父亲，卫青为什么就不能替儿子们着想呢？但现在，她只想千方百计淡化这些，她珍惜的是他们之间难得的相聚。

"本宫往后对他们多加教诲就是。"

长公主的柔情在卫青的脸上停留了许久，说话时眼圈就红了："看看！一仗下来，人又瘦了许多。司马相如常说，久别胜新婚。你这是怎么了，刚刚回来，就批评儿子……"

"好了！过去了就不说了。"卫青的表情开朗了很多。

其实，女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就是长公主这样的皇家贵胄，也一样对男人的爱有着期盼甘霖一样的焦渴。她要翡翠准备酒菜，她要把几个月来的每滴思念都注进浓浓的酒酿里……

夫妻间的叙话，没有任何禁忌，从府中的大小变故，到前方战事的惊心

动魄；从霍去病脱颖而出，到朝廷对有功将士的封赏，无拘无束，话随心走。

说到没有加封爵禄，只赏赐千金，长公主就为卫青打抱不平，声言改日要进宫面见皇上，讨个说法。

卫青用淡然抚平了长公主的愤懑："倘若如此计较，那长眠在边塞的三千士卒又该如何呢？不管怎么说，皇上没有追究用兵的失误，已属万幸。想想那些失去亲人的百姓，我就非常不安。"

"夫君总是这样小心谨慎。"长公主嗔怪道。

卫青除了报以宽容的憨笑，没有再说什么。她毕竟是皇家的长公主，当今皇上的姐姐，他不能不顾及她的这个身份……

卫青斟满一爵酒谢道："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夫人为府上诸事操劳，请夫人饮了此爵。"

长公主急忙举爵应道："夫君劳苦功高，应当本宫先敬才是。"

两人相互推让，晶莹的酒酿顿时洒到了衣襟上。长公主投给丈夫的目光，星星点点间都荡漾着柔和，生怕一不小心，眼前这个男人就丢了。

"夫君，你我永远就这样该多好啊！"

"呵呵！那哪能呢？我还是皇上的人啊！"

太阳的金线拉着婆娑的竹影淡淡地涂在织锦的幔帐上，长公主望着西斜的太阳，多希望上苍赐予她一条纤绳，系住这流逝的光阴，把这卿卿我我永久地留在身旁。

卫青怎能读不透长公主的心思呢？他当下就道："我今日已谢绝一切应酬，一心一意地陪着夫人。"

长公主闻言不能自持，不由得越过案几，依偎在卫青的怀抱里。

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话题，就让这缠绵的气氛从身边流走了。

长公主借着酒意说给一个让卫青十分不解的消息："夫君知道么？皇上最近要为王夫人庆寿，大臣们都纷纷张罗着送礼呢！"

"朝廷财力不是很紧么，皇上还不得不诏令郡国买武功爵和令民赎禁锢呢！是谁又在皇上耳边吹风呢？"

"国家财力再紧，难道还没有给心爱女人庆祝寿诞的钱么？"

“王夫人春秋尚富，年不过二十一二，过什么寿诞？”

“那是皇上的事了，做臣子的只要顺从就行了。”

长公主隐瞒了一个环节——那就是她向皇上谏言要为王夫人过寿诞的。她当然不会告诉卫青，这不过是她向卫子夫一连串报复和示威的筹谋之一。

长公主从卫青的怀抱中坐了起来道：“皇上不是赏赐了夫君千金么？本宫的意思，不如从中拿出五百金作为贺礼。”

“这是什么话！”卫青推开长公主，吃惊的目光反复地打量着这个刚才还温情脉脉的女人。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的？”

“不行！它是皇上的赏赐！每一钱都浸透着边关将士的血，岂可用做后宫夫人的贺礼呢？用将士的血去为一位夫人庆寿，我做不到。”卫青紧紧抓住长公主的胳膊。

“放手！”

长公主挣脱卫青，那种带着讥讽的冷漠和傲岸，自内向外从每一个句子中散发出来。

“什么将士的血？那是皇上的恩典！王夫人寿诞，朝臣们还怕送不进去贺礼呢？夫君倒好……左一个将士，右一个将士……难道大将军有今天，仅仅是因为将士么？”

“别人怎么说我并不在乎，夫人你总该知道我为大汉江山，出生入死……”

长公主转过身来，话语益发尖酸刻薄：“大汉将军如雨，谋臣如云，哪一个不是提着脑袋走上疆场的？若没有了本宫，没有了皇后，夫君就是用十颗脑袋也挣不下这个大将军的地位。夫君不要以为有了皇后就有了靠山。有道是花无百日红，以色事君，色老而爱尽。古往今来，哪个皇后不是这样呢？”

卫青终于明白了，他不仅是公主的丈夫，而且还是她的臣子；他不仅是大汉的将军，更是她恩赐的对象；他头上的冠冕不仅染着将士们的鲜血，更闪耀着皇后的光环；他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却对一个皇家女人无可奈何。他找不到排泄愤懑的方式，胸口憋得难受。

“来人！”

“大将军有何吩咐？”卫士应声而到。

“备马！”

“诺！”卫士被卫青铁青色的脸吓坏了，不敢怠慢，匆匆地向马厩跑去。

战马载着卫青，出了横门，在广袤的咸阳原上飞驰。

马蹄荡起阵阵黄土，淹没了跟在他身后的卫士，马群过处，田垄上的农人们都惊恐地望着。

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很疲倦。他翻身下马，躺在距长陵不远的松树林中。

一只苍鹰在卫青头顶盘旋，卫青望着它大叫道：“非功莫侯……非功莫侯啊……”

“什么事情，让大将军如此烦恼呢？”一个声音从秋风中飘来。

卫青坐起来看去，只见汲黯散散淡淡地朝着这边走来了。

他急忙站起身来行礼：“大人为何也到这里来了？”

汲黯挥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半圆道：“皇上让下官作了右内史，这京畿之地都是下官的辖内，出来兜兜风，赏赏秋，那总可以吧？”

“那是！那是！”

“看大将军脸色，有什么心事吗？”

“这……在下也是在府上待烦了，出来透透气。”

听卫青这样说话，汲黯只是微笑。卫青有些不解道：“大人为何用这样的眼光看着在下？”

“大将军熟读兵法，运筹帷幄，但有一样不行，就是没有学会说假话。如果下官没有猜错，大将军一定是为给王夫人送礼的事上与长公主意见相左吧？”

卫青惊道：“大人怎么知道的？”

“给王夫人祝寿，是满朝文武皆知的事啊！”

卫青知道这事没法瞒下去，便将对王夫人祝寿的看法直接说与汲黯听。

其实，汲黯早知道这事是长公主一手促成的，他更明白长公主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再说对卫青来讲，他也不缺那几百金。倒是刚才遇见的一件事情让他揪心：“不就是几百金么，公主有意送去就是了。倒是令公子应该引起大将军的注意啊！”

卫青忙问道："大人听说什么了？"

汲黯顿时严肃起来："是下官亲眼所见。就在一个时辰前，令公子带着骑奴们撵兔，从百姓刚成熟的糜谷地里跑过，弄得农夫们怨声载道。骑奴们一顿皮鞭，把一个老者打得鲜血淋淋，若不是下官及时赶到，恐怕就要出人命了。"

卫青听着，脸色便阴沉了，他转身就要上马，口中怒道："在下这就去杀了这个逆子。"

汲黯见状，忙上前拉住马头道："一个号令千军的大将军，怎么能如此沉不住气呢？他不过是一个孩子，知道什么？要紧的是做父母的要担起责任。"

卫青长长叹了一口气道："谁说不是呢？都是他母亲溺爱的。"

太阳在咸阳原畔西沉，遥远的天际升起了乳白色的烟雾，两人牵着马缰，一路缓缓地朝原下走去。

正是秋色渐深的日子，回望身后的长陵、安陵，寂寞地矗立在千里暮云下。再看看眼前，是当年始皇帝倾举国财力兴建的宫室，如今只剩下风雨剥蚀的残垣断壁。

这情景让汲黯的眼睛有些湿润，他对眼下皇室贵胄的作为充满了忧虑。走在身旁的卫青见汲黯沉默不语，便问道："大人在想什么？"

汲黯叹了一口气道："下官是在想秦朝兴亡的教训。"

卫青点了点头道："是啊！不想大秦一统天下，竟然亡于陈胜、吴广。"

汲黯摇摇头道："亡秦者，非陈胜、吴广，乃秦也。若非秦二世沉湎于声色犬马，岂有亡秦之祸？"

"大人真知灼见，在下受教矣。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可是当朝如大人这样居安思危的智者也不多了。"

来到横桥桥头，卫青站住了，他深深向汲黯作了一揖，道："在下今日回去，定要严责逆子。小小年纪，就染上了这种恶习，以后还怎么了得……"

"好在公子年幼。人云，玉之不凿，难以成器。公子天资聪颖，只要好生调教，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两匹马载着主人上了横桥，渭河的水声，夹杂着马蹄声，杂沓地传向远方……

第二天一早，卫青进宫拜见皇后。

卫子夫正在询问刘据的学业，刘据看见卫青，就跑上前来亲昵地问候：“舅父在上，甥儿有礼了。”

这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外甥，他自出生就打上了皇家烙印。卫青赶忙匍匐在地，口中讷讷道：“臣卫青拜见皇后、皇子殿下。”

“平身！”

行过大礼，姐弟就开始叙话了。春香知道大将军进宫一定有事，于是忙带刘据出去玩了。

“公主怎么没有一起来呢？”

“这……”

看见卫青为难的样子，卫子夫不再问下去。她知道长公主的脾气，但她说出的话却是充满着对长公主的宽谅：“这几个月你在边关，也真难为她了。”

姐弟俩都尽量回避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虽然臣弟身在疆场，可没有一刻不思念皇后的。好在将士们奋勇争先，终于大胜回朝。”

卫子夫说，尽管她也知道卫青身经百战，可每一次出征，她的心就要悬几个月，晚上总是做噩梦。而后他们又说到母亲的身体，卫子夫告诉他母亲身体康健，不要他分心。

真是岁月催人老。

椒房殿的春秋带走了卫子夫的年华，她看上去再也没有当年在平阳公主府中那样润泽了。

卫青透过姐姐淡淡的笑意，看到她内心深处的惆怅。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儿子引起的，因为得罪了长公主，她就把王夫人引荐给了皇上。

在这个幽深的皇宫里，皇上的情感是不断转移的，而留给女人的只有承受，有谁能理解皇后呼风唤雨背后的寂寞呢？这一年，姐姐受了不少委屈，却又无法对人诉说。

一想到王夫人，卫青就不由自主地谈起了因为要给王夫人送礼，他与长公主之间发生的不快。

卫子夫只是静静地听，偶尔眉毛微微颤动，但很快就回归淡然了。直到卫青刹住话头时，她波澜不惊地说道：“公主是对的，你按公主吩咐去办即可。”

“这是为何？”

“不必多问，寿诞都由本宫张罗，这可是皇上的旨意。”

“皇上经常与皇后见面么？”

卫子夫眉头皱了皱道：“你问这些干什么？这是你该问的么？”

卫青发现，姐姐这话一出口眼圈就红了，他就在心里埋怨自己太莽撞了，不该触动姐姐的忧伤。

卫子夫爱怜地看着卫青道：“本宫老了，可据儿还小，去病也还要你关照，大将军可是重任在肩啊！本宫累了，你就快回去吧。”

卫子夫显然不想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徒生烦恼。

“诺！臣弟告退了。”

就在卫青刚刚迈出殿门时，身后又传来卫子夫的声音：“回去后向公主道歉，不要太任性了。”

“臣弟记住了。”

但是，在他即将走出宫门的时候，却又被春香叫了回去，其实皇后要说的也就只有一句话：“记住！你现在是大将军了，凡事要学会忍耐。”

“臣弟记住了。”

“好！你现在可以走了。”卫子夫挥了挥手，转过身去。

卫青仿佛看见皇后的肩膀在颤动。

唉！她心中一定不好受。卫青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自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啊！”

……

由皇后为王夫人安排的寿诞，场面气派而又繁华。

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李蔡等中外朝在京两千石以上官员，都送了丰厚的礼品，各个郡国也都借机表达了对朝廷的敬意。

卫青将皇上赏赐的千金分出五百作为贺礼，由长公主亲自送到宫中，夫妻间的这场风波终于以卫青的妥协而平息。

长公主在酒席宴上频频举杯向王夫人致意，以此来表示了对皇后的冷落，可卫子夫毕竟是母仪天下的后宫主人，她的端庄和娴静，忍耐和宽

容，使得寿诞自始至终都洋溢着祥和福瑞的气氛。

不过明眼人都看出来了，长公主才是真正的幕后主宰。

也许是考虑到皇后的感受，刘彻没有出席寿诞筵席，而是让包桑送了一块和田玉，上面刻了“嘉气始降”四字。

当天晚上，王夫人就留在了温室殿。她不断用娇喘刺激着刘彻的神经，扭动的身体就像一条玉色的鱼，在情感的激浪里穿梭，她多么希望皇上的“嘉气”能在这个不平常的日子在她的体内凝结成一颗皇家的种子。她明白，只有如此她的命运才有转机。

可上苍的嘉气没有在她身上降临，却于秋冬交替的时节在雍城应验了。

十月，刘彻照例地移居雍城橐泉宫，在那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五帝的仪式。除公孙弘留守京城外，卫青、李蔡等人都陪同皇上一起到了那里。

刘彻毫不掩饰对霍去病的偏爱，特地点名他以“骖乘”的身份坐在自己的车驾上。

车队一出长安城，刘彻就按捺不住对战场的好奇，他要霍去病把战场上的形势讲给他听。

因为在侍中待过一年多时间，在霍去病眼里，皇上并不神秘，他与皇上说话的时候没有一点拘束。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对那些克敌制胜的经历有着直接的感受，讲起来绘声绘色。

“臣的骑兵挥剑驰骋的时候，匈奴的士卒简直不敢相信汉军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来到他们面前，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来不及应战就一个个做了刀下之鬼。”

刘彻沉浸在这绘声绘色的战争传奇中，他侧目打量着身边的霍去病，觉得那一对鹰目，还有刚刚从唇边冒出的胡须，现在都变得十分可爱。

“假如朕给你十万大军与匈奴决战，你可有胜算？”

“赖陛下神威，没有什么不可以。”

“二十万呢？”

“臣一定不负圣望。”

接下来，霍去病把这些日子对如何打仗的思考，直接说给了刘彻听。

“我军以往与匈奴作战，从不离塞，因此也不能永绝边患。臣以为只有将匈奴人驱出漠北，使长城内外，均为我大汉疆土，才会永绝边患。”

“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朕已决计，倾全国之力，不扫灭匈奴，决不罢兵。”

驾车的公孙贺听着他们君臣的对话，很吃惊于霍去病的胆识。显然，他的雄心已远远地超过了卫青。他不敢想象，这个平阳县吏的儿子在将来会创造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伟绩。而这一切，又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

他扬起马鞭，打在六匹御马的身上，行进的速度加快了……

祭祀的程序一如往年，在雍城逗留的日子，卫青和霍去病一直陪伴在皇上身边。

大臣们只能随在后面，看着他们驱车莽原，驰马高畤，将八百里锦绣秦川尽收眼底；感受他们纵论周秦兴废，勾画扫灭匈奴宏图的畅想；倾听他们说到高兴处，留在雍水河畔的笑声。

刘彻不是那种怠于朝政的君主，不论是在长安还是出巡，他都一如既往地保持从前的习惯。不过这回陪同他练剑的不是未央宫卫尉，而是两个从疆场归来的将军。

刘彻感兴趣的是匈奴人的刀法，他要卫青扮作匈奴将军，以匈奴的刀技向他发起攻击。这让卫青很为难，生怕不慎伤了皇上，每每对阵，总是以守为主，展不开手脚。这让刘彻觉得很不过瘾，于是干脆让霍去病出刀。

霍去病就没有那么多忌讳，一上来就步步紧逼，几个回合下来，刘彻便有些气喘不匀了，头上也冒出蒸蒸热气。

刘彻边招架边思索，渐渐就发现了匈奴刀法的破绽，很快由守转攻。一把宝剑缠住霍去病，无论他怎样周旋就是不能脱身。并趁霍去病一大意，就直取他的脖颈，霍去病的战刀“当”的一声便落地了。

这一阵厮杀，看得卫青和众位大臣眼花缭乱。霍去病从地上拾起战刀，却是不服道：“皇上乘虚而入，臣输得不甘心。”

刘彻收起宝剑，哈哈大笑道：“爱卿可知输在哪里？”

“还请皇上明示。”

“爱卿不输在力上，而是输在心上。”

“臣还是不明白。”

“还记得爱卿在侍中时，朕要你熟读兵法的事吧。须知读书可以明智，可使做事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卫青在一旁听着，不由得感叹皇上的有心，他这是在借机教导霍去病。他急忙上前道：“皇上一席话，使微臣茅塞顿开。”

刘彻边走边意味深长地说道：“为帅者，不习兵法，可以随机成小胜，终不能成大器也。”

霍去病紧紧跟着刘彻，虽然没有再说话，可皇上的训诫如同重锤，让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皇上与卫青、霍去病如此亲近，这让李蔡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说起来，做过代相的他也曾随卫青打过几仗，可……这些埋藏在心底的嫉妒和不平，他无法说出口，他只有等待机会。

这一天，刘彻很早地就起来了，在卫青和霍去病的陪同下，他们来到雍水河边。

淡淡的晨雾中，雍水自北向南地流入渭河。勒马瞩目不远处的秦穆公墓，刘彻心中顿然地生出了敬意。这时候，霍去病突然叫道：“皇上请看！”

顺着霍去病手指的方向看去，刘彻不禁惊呆了。这是何等绮丽的景象啊！被晨曦染作五彩的岚雾中，一只从来不曾见过的生灵就站在那里。

这东西头上长着一只角，鹿身、牛尾，蹄胼五瓣，毛色洁白，声如钟吕。刘彻似在梦中见过，却又是这样的陌生。

霍去病不假思索道：“此等非牛非马之兽，一定不是吉物，待臣射杀它就是了。”说罢，就从箭囊中抽出一支银羽。正要发箭，忽然晴空雷声轰鸣，电光闪闪。

天空无云而雷声大作，这令卫青大惑不解，他忙抽出腰中宝剑，号令禁卫保护皇上。只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大将军且慢！”

刘彻回头去看，却是李蔡匆忙地赶来了。

“皇上！此乃嘉气始降矣！嘉气始降矣！”李蔡气喘吁吁道。

刘彻闻言，益发奇怪，前些日子他为王夫人祝寿时，曾赐她一块和田玉，上面就刻有这四个字，他忙要李蔡平身回话。

“爱卿不必惊恐，快与朕详细奏来。”

李蔡拍了拍袍子上的尘露，就带着几分神秘道：“皇上肃祇郊祀，上帝报享，赐一角兽，此乃麒麟是也。”

经李蔡这么一说，卫青倒想起来了，在边关时他也听任安说过，天有神兽，名曰麒麟，于是忙对刘彻道：“既是天帝所赐，臣不妨令禁卫捕之，

养在宫中，以祈社稷之福。”

禁卫从四面包围，向雍水河边收拢。可那麒麟似乎是受命于上苍，早就在这期待这次嘉会，它轻盈地撒开四蹄，越过卫青、霍去病和李蔡，来到刘彻面前，温顺地匍匐在他脚下，润泽的白唇吻着刘彻的衮袖。刘彻俯下身体，手指缓缓抚过麒麟角上的肉瘤，似乎是对一位久违的朋友说话。

“惠哉昊天，赐我神兽，大汉社稷，悠悠万世。随朕回宫，大祀五畤，牲加一牛。君臣大宴，喜庆三日。”

一路上，麒麟在卫青、霍去病与皇上之间，紧紧地追着刘彻的脚步。那种忠诚和驯服，让随行的大臣们无不称奇。

郊祀结束，回到长安，李蔡先是到宗正寺查阅了高皇帝以来像天法地的记载，又到太常寺咨询了改元的记录，然后协同太常向刘彻提出了改元的奏章。

“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皇上登基，乃元之首，曰建元；二元因有白光出现，曰元光；三元因收回河南地，筑朔方城，曰元朔；今皇上于郊祀得一角兽，此乃祥瑞之兆，臣等启奏皇上，以改元为狩。”

这项奏议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在廷议时得到了三公九卿的赞成。

时序就这样地进入到了元狩元年。

朝廷大赦天下，诸侯纷纷朝贺，王朝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

先是济北王刘胡献上泰山及其周围的县邑，以作封禅之用。接着，各个郡国纷纷上表，呈报购买武功爵和赎禁锢的表册，同时将所得源源不断地解往京城，一度空虚的府库又渐渐地丰盈起来。其中，以淮南王刘安申报的数量最多。

严助从寿春回来后说，淮南境内民安其居，商安其业，夜不闭户，山无盗贼。淮南王还对皇上削去二县毫无怨言，并斥责了王太子。

作为侍中，严助系建元以来老臣，刘彻虽然对其所奏提不出多少质疑，可依他对这位皇叔的了解，心中总有些不安。

危机就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一天天临近了。

这是十一月的一个傍晚，公孙弘刚刚回到府上，还没有来得及喝上一口茶水，府令便送来两封上书，声称送信的人称情况紧急，请丞相立即禀明皇上。

公孙弘拆开信札，只粗粗地浏览了一番，就脸色苍白，冷汗淋漓了。

“夫君！这是怎么了？”

“休得多问，老夫要进宫。”

“就是进宫，也得用了晚膳吧！”

“你懂什么？”公孙弘不耐烦地盯了夫人一眼，就出了相府，径直奔未央宫而去了……

“皇上在里面么？”公孙弘心急火燎地向殿外的包桑问道。

“正和司马相如、东方朔谈诗论文呢！”

“请公公奏明皇上，就说老臣有要事求见。”

过了一会儿，包桑就出来领他进殿回话。公孙弘捧着上书，刚进宣室殿门，就听见刘彻在殿中央来回踱着步子，高声朗诵道：

朝陇首，览西垠。

雷电燎，获白麟。

爰五止，现黄德。

图匈虐，熏鬻殛。

辟流离，抑不详。

宾百僚，山河飨。

掩回辕，鬻长驰。

腾雨师，洒路陂。

流星雨，感惟风。

鬻归云，抚怀心。

一首歌罢，刘彻就面向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问道：“朕的这首《白麟歌》如何？”

东方朔连道：“好诗，好诗！皇上的诗，起首不凡，落语尤好，‘鬻归云，抚怀心’，长发如云，飘飘若仙。”

刘彻捻须微笑，并不纠正东方朔的理解。这是他心中的秘密，那飘洒如云长发的只有王夫人，而领受这长发摩挲的男人，还会有谁呢？

有过风流体验的司马相如领会了皇上的诗意，却又不便明说。当刘彻要

他发表见解的时候，他换了欣赏的角度道：“皇上这首《白麟歌》借物起兴，意象纷纭，尤以气势夺人。”

刘彻放声大笑道：“还是二位爱卿解得好！”于是令黄门奉上御酒，以示褒奖。

他转过身来，就看见一脸焦急的公孙弘，笑问道：“丞相平日里处事稳健，今日何以如此慌张？”

公孙弘将两封上书呈送给刘彻道：“皇上看了就明白了。”

刘彻接过上书，大致浏览了一遍，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遂对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道：“时间不早了，丞相又有事禀奏，看来朕只有另择他日与卿等谈诗论赋了。”

等他们告退后，刘彻把两封上书扔在案头，嘴角露出讥讽：“终于来了！”

这两道上书来自淮南国和衡山国，上书的不是别人，一个是刘安的孙子刘建，密告他的祖父私刻皇帝玺，制作御史大夫、大将军至两千石官员印，密谋造反；一个是衡山王的废太子刘爽，状告新立衡山王太子刘孝私做□车、打造弓箭，密议与淮南王策应起事。

“龟蛇欲动，风必兴焉。朕倒要看看，他们能奈朕何！速宣李蔡、张汤、公孙敖到宣室殿议事！”

大臣们在时近戌时接到皇上召见的口谕，心头都捏了一把汗，急匆匆地赶到宣室殿。

公孙弘向大家简述了两道上书的内容，刘彻就要大家发表看法。

李蔡道：“上书的一为淮南王长孙刘建，一为衡山国废太子刘爽。据严大人说，刘建对淮南王立刘迁为太子一直耿耿于怀，今番上书，所陈事实的真伪尚需甄别；至于衡山国废太子刘爽，大概也是报复，还请皇上明察。”

张汤看了看李蔡道：“大人所虑，不无道理。不过元朔五年臣审理雷被一案时，获得大量证言，足以表明淮南王图谋不轨已非一日，因此臣请皇上当机立断，缉拿淮南、衡山王父子归案。”

在李蔡和张汤说话的时候，公孙弘一直在对两人的陈奏做着比较和分析。

他很快发现，无论是李蔡还是张汤，都忽视了一个与此案有着密切关联的人物——严助。

许多被忽视的现象，让公孙弘越来越感到蹊跷。他发现在以前严助不止

一次向皇上陈奏要警惕淮南王，可自从出使回来后，说话的语气就全变了。有几次在塾门等待皇上召见时，严助还极言淮南国对朝廷的忠诚。后来，他还听人说，这位侍中常常出入于淮南王在京城的府第，与刘陵过从甚密。

公孙弘之所以没有太在意，也是因为严助是建元以来的老臣，饱经风霜，屡经历练，不相信他会与皇上离心离德。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

他一旦发现了这个细节，就对思路做了迅速的整理，他充分肯定了李蔡顾虑的合理，又对张汤的主张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最后，他清楚而明晰地将严助牵进了案情。

“臣以为，两道上书所陈事实与严大人向皇上复旨时所言相去甚远。要么就是刘迁、刘爽诬告两位大王，要么就是严助欺君罔上。因此臣请皇上立即将严助下廷尉府审理。”

刘彻重新拿起案头的上书，指着其中所列“刻皇帝玺、打造弓箭、制官印”等罪状道，“这些蛛丝马迹，朕平日里屡有所闻，只是没有证据，去年朕削去淮南二县，意在摇枝惊鸟。临行前，朕曾叮嘱严助，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孰料他回来却送给朕一幅淮南太平图。”

他的目光掠过大臣们的额头，立时让人感觉到一股威严的杀气。

“公孙敖听旨，命你连夜秘捕严助，送廷尉府严加审问。”

“诺！”

在公孙敖转身朝殿外走的时候，刘彻又加了一句：“还有那个长期盘桓在京的刘陵，也一并捉拿归案。”

命令一下，刘彻就把思绪转到平定淮南、衡山事变上来。他对张汤道：“可将严助一案交与廷尉长史审理，由李蔡监审。爰卿带治狱使者即日起程，前往淮南、衡山缉拿逆贼。”

刘彻又对公孙弘道：“丞相要做的事情就是，明晨起，督促宗正寺、太常寺整理淮南王、衡山王的作为，他们皆刘姓诸侯王，一定要持之有据，不可臆断。”

为了保证张汤能将叛逆缉拿归案，刘彻又下令发庐江、临淮、汝南三郡兵马，对寿春围而不攻。

“这是为什么呢？”公孙弘问道。

“唉！同宗血脉，兵戈相见，若非万不得已，朕又如何忍心呢？”

夜色沉沉，天空很黑。宫墙外宽阔的大街旁，亮起两排灯火，一直绵延

到城门口，从巷闾街市的酒肆中传来文人骚客们的笑声，和着浓浓的酒香在夜色中飘散。

而一场平叛战争，就在这夜色中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第十五章

淮南平叛血雨飞 祭祖忧思立嗣急

在刘彻祭祀五帝的日子里，淮南王刘安约了伍被，登上了寿春城外的八公山。

这里古树参天，流泉密布，风景宜人，沿着山道拾阶而上，刘安的心里很不平静。

当年，他效仿秦相吕不韦，邀集天下三千饱学之士，于此编纂《鸿烈》时，年仅三十三岁。在这些人杰中，他最喜欢的有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被、雷被、伍被、晋昌八人，当时号称“淮南八公”。

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他已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一方诸侯，当年不离左右的八公走的走，离的离，如今留在身边的只有常年卧病在床的左吴和伍被了。

让刘安最伤心的是雷被。

元朔五年，他因与刘迁不和，竟然借口响应朝廷征召猛士的诏令，跑到长安去告状，致使刘彻下令削去淮南二县。

刘安心疼的不是区区二县，而是通过这个现象看到了一种危机。他越来越觉得不能再等下去，等待的结果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

现在，站在八公山上，他与伍被继续着他们之间绵延多年的话题——何时问鼎长安？怎样号令天下？

“过去将军总以为寡人兴兵乃是弃千乘之君，赐绝命之书。现在还这样看么？”

伍被没有说话，等待刘安继续。

“现在寡人绝成皋之口，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左吴、赵贤、朱骄等人都以为此时起兵，成功有九成把握，将军以为呢？”

伍被的心境很复杂。当年皇上削去淮南国二县，他就明白淮南王对此事

绝不会善罢甘休。从那时候起，他一直就处在艰难的抉择中。

他完全可以向朝廷举报淮南王的阴谋，但要走出那一步是多么艰难，毕竟刘安对他有知遇之恩。

他也可以选择与刘安一起反叛，但这分明是一条不归路。

所以一年多来，他总是寻找各种借口来躲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今天他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反问道："王上果真要和朝廷翻脸么？"

刘安叹了一口气道："刘彻先是推恩，意图肢解淮南；接着又削县入郡，步步紧逼，寡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那臣倒有一计。"

这是刘安第一次听到伍被主动为起事献策，眼睛立即亮了："将军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王上可曾听说济北王向皇上献泰山之事么？"

"这怎能不知道呢？这个没有骨头的东西，枉为齐王之后。"

"济北王乃王上的侄子，尚且对皇上如此忠诚，可见天下刘姓诸侯，多数对朝廷没有异心。"

"此类平庸之辈，不足与谋。寡人单凭淮南，可成大事。"

"王上之言差矣！当年高皇帝为何能逼项羽乌江自刎，不因别的，就因天下诸侯咸归麾下。"

"依将军看来，寡人难道只能屈守寿春了？"

"非也！微臣以为，若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大王可命人矫丞相、御史大夫书，言皇上将迁徙郡国豪强于朔方，等把他们集中到一起之时，就要拘捕他们，以作人质。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天下没有不恐惧的。那时王上举事，还怕他们不响应么？"

刘安点了点头道："这不失为一条妙策，要做起来也不难，寡人早就制好了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印信，正好派上用场。"

"仅仅这些还不够！王上起事，知道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吗？"

"这还用说？不就是那个踌躇满志的皇帝么？"

"非也！如果没有卫青、公孙弘、汲黯等人，一个皇上又会有什么作为呢？"伍被从身边松树上折下一株嫩枝道。

“将军就不要吞吞吐吐的了，有何妙计，快与寡人说来。”刘安的脖子伸得老长。

“派遣刺客，刺杀卫青、汲黯等人。所谓木叶将落，震而坠之。如此一来，朝野将一片混乱，长安则唾手可得矣！”

“将军一计定天下！寡人有将军，胜于十个公孙弘耳！”刘安沉醉在伍被的筹谋之中，仿佛长安已向他敞开了大门。

本来明朗的日光失去了光泽，伍被抬头看去，只见太阳周围闰了一圈灰色的光晕——日晕生雨，月晕生风，这可是风雨如晦的先兆啊！

伍被心里便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但他又不能扫了刘安的兴致，回转身来道：“今日王上所议，事关淮南存亡，只是……”

“将军还有顾虑么？”

伍被沉吟了片刻才道：“臣是考虑，如此周密的大计，太子那个性格……”

“哦！这事就由将军去办，不让他知道便是了。”

“如此甚好！臣告辞了。”伍被走了一截，又回转身来对刘安道，“王上有空也要邀淮南相、内史等人进宫饮酒、对弈，尽量营造和谐气氛。”

刘安立刻明白了伍被的用意，诡谲地笑道：“这个寡人明白……”

从八公山回来，伍被把自己一人关在书房里，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后怕……

十一月，以公孙弘、李蔡名义发出的密札从寿春出发，飞向各个诸侯国。信使们一无例外地穿着长安的服饰，操着长安的口音。

信件内容是危言耸听的。刘安相信，不要说诸侯王，就是家资万贯的郡国富豪们，有哪个愿意被迁到朔方呢？不久，天下将会燃起熊熊的烈焰，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刘彻最终将在火海中结束他的生命。

刘安每天见了刘迁仍然训诫他要学会忍耐，不要再散布那些无益于淮南的狂言癫语，以免引起朝廷的怀疑。

伍被很清楚，卫青不仅武功高强，更因其功高位显，统率三军，戒备森严，要行刺殊非易事。因此，他对刺客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

踌躇多日，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漂荡在江淮一带的游侠陕寒孺。

这陕寒孺的师祖是景帝时的游侠王孟，曾因参与了刺杀袁盎等朝臣的行

动而被朝廷诛杀，他的门徒因此也与朝廷结了怨。选这样的人物去长安，伍被感到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的见面是简单而实际的。陕寒孺接受了伍被的重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请将军放心，此去长安，在下定要取刘彻和卫青首级回来。"

"不！"伍被摆了摆手道，"壮士万不可窥视未央宫，你只要杀了卫青、汲黯等人即可，剩下的就是王上的事了。"

当晚，伍被在府中设宴款待陕寒孺。酒至半酣时，陕寒孺提剑起舞，伴着沉闷的吟唱：

淮水汤汤而东流兮，

奔大海而不归。

吾知前路之崎岖兮，

独自去而不悔。

抛洒热血于长安兮，

化夙愿以为虹。

那歌声苍凉而又慷慨，随着长剑的挥舞在厅中徘徊。

对游侠来说，每一次出击都意味着踏上不归路。他们也是人，不要看他们颜面冰冷，到了铤而走险的分上，内心照样也很复杂。

伍被上前按住宝剑道："壮士还有什么需要托付本官的，尽可以提出来，本官会派人精心料理的。"

陕寒孺将一爵酒灌进肚内，擦了擦嘴角冷笑道："漂泊之人，不劳将军牵挂，在下近日就前往长安。"

转眼就是元狩元年二月。派往各个诸侯国的使者没有带给他们什么值得鼓舞的消息，除了衡山王那里有所回应外，其他刘姓诸王不是冷漠地观望，就是含糊其辞，虚与应付。

陕寒孺自从离开寿春后，也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伍被清楚，只要这些冒丞相和御史大夫名义的"伪书"有一件落在朝廷手里，或陕寒孺背叛，寿春就难逃血光之灾。

一向处事隐秘、不露声色的刘安也坐不住了。这一天，他召集刘迁、伍被以及刘建到宫中议事。

“寡人有一种危机将临的感觉，你们难道没有感到，眼下这种沉寂很令人费解么？”

刘迁道：“父王多虑了，如此平静，恰好说明朝廷根本没有觉察淮南的举动。”

“蠢材！这是临战前的寂静。”刘安很不满意地看一眼太子，眉头就更加蹙郁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寡人决计不再等诸王响应，准备提前举事。”

他的眼神掠过面前的每一张脸，就看见了迥然相异的表情：刘迁的亢奋，伍被的迷茫和刘建的沉默。

伍被对刘安没有与自己商量就决定提前起事感到突然，但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其坐等事情败露，倒不如拼死一搏。

被王上十分看重的刘建，满脸嘲讽和讥笑，说出的话也很瘆人：“王上果真以为能取而代之么？”

“可淮南国现在已是危机四伏了！”

刘建缓缓地起身道：“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能给淮南带来灾难。王上若是想保国安民，就不妨听孙儿一言。”

“你说！”

“杀荼后，缚刘迁赴京请罪，或许还可以保淮南国不被除籍。”

“你说什么？你要寡人诛杀王后，献出太子？”刘安只觉一股冷气顺着脊梁，直冲后脑。

在抬头那一瞬间，刘安的心里“咯噔”一声，不禁“啊”了一声：“莫非你已经……”

“王上是不是想问是谁向朝廷告的密？不错！早在元狩元年初，孙儿就把淮南国的所为报告给了朝廷。”刘建毫不掩饰道。

“你……”

“不仅如此，孙儿还向朝廷举报王上贿赂严助、安插姑母在京都刺探消息的事情，估计现在二人都已身陷囹圄了吧！”

刘建说罢，仰天大笑：“父亲！孩儿终于为您出了一口恶气了。哈哈哈！哈哈哈……”

伍被和刘迁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嘴巴张得老大，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突然发生的变故。好一会儿，刘迁才跳起来，从剑架上拔出宝剑，朝刘建的

身后刺去。

“本太子今天先杀了你这个逆贼。”

刘建没有反抗，好像等待这一剑已经很久了。剑刃穿胸而过，一股热血从刘建的口中喷出，他脸上只有短暂的痛苦，很快就平静了。好像这蓄积已久的血喷出胸腔的那一刻，他的灵魂才能脱离肉体，去寻求一方没有纷争的净土。

刘迁撩起刘建的袍裾，擦去剑刃上的血迹，鄙夷地踢了一脚道：“都是父王平日姑息养奸，才有今日之错。事已至此，反亦反，不反亦反。还请父王速率国中三军，杀奔长安。”

刘安被卫士扶着，艰难地站起来道：“事急矣！将军以为如何？”

伍被道：“局势瞬息万变，现在也只能如此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朝廷派来的相和内史拘捕起来。”

刘安正准备传两千石以上官员进宫，却见从宫外跑进一位守城的军侯，他手中拿着一支长箭，箭镞上挑着一块白色绢帛，来到刘安面前气喘吁吁地说道：“禀大王，城外射来朝廷的信件。”

刘安展开绢帛，满篇都是犀利的言辞和申斥——

……今刘陵、严助伏法，庐江、临淮、汝南三郡兵马集结寿春，淮南朝不保夕，……汤奉旨缉捕淮南王太子，淮南王若亲拿太子，赴京请罪，皇上或可法外施恩，可免一死……

“完了！一切都完了。”

刘安将来书扔在一边，仰天长叹道：“好个刘彻，行事如此诡秘，三郡兵马云集国中，本王竟一无所知，此天不予寡人矣。”

伍被劝道：“王上为何自乱方寸？现大兵压境，先扣了朝廷属官，也许还有斡旋余地。”

话音未落，又有一守宫的军侯跌跌撞撞地跑进宫来禀道：“内史大人和中尉率领属下打开城门，汉军拥入寿春城，正朝王宫而来。”

这消息搅得王宫乱作一团。

守卫王宫的禁卫们杂沓的脚步声，黄门和宫女们的哭喊声，宫墙外的马嘶声和车驾的轮毂声，一阵阵地在刘安耳际此起彼伏。

他不相信苦心经营了一生的淮南国，在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他用忍耐和心计浇铸的帝王梦随着城门的打开而破碎了。求生的本能使他对周围的黄门和禁卫声嘶力竭地喊道：“还不速去关闭宫门，据守自保。”

刘迁被刘安的怒吼唤醒，大喊着挥动宝剑向宫门冲去。

“卑臣这就去督促人马，护卫王上。”伍被说罢，就匆匆走了。

偌大的王宫大殿内，就只剩下形单影只的刘安。看看满殿毫不逊色于未央宫的陈列，他忽然感到这殿太大，而自己太渺小。

数十年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行为和持守的黄老学说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他曾与刘彻面对面地坐在未央宫宣室殿内高谈得意之作《鸿烈》，可回眸来路，他何曾有过一天的清静和安逸呢？

现在想来，也许建元二年第一次见面时，刘彻就看出了自己的心思，而自己的失误恰恰是在一次次的过招中太轻视了年轻的皇帝。

寿春城破，一堵宫墙怎敌得朝廷大军，事已至此，与其被张汤押解长安，倒不如就此了结此生。刘安转身奔到内殿，从剑架上抽出宝剑，紧闭悲怆的双目，正要自刎，却被从身后传来的哭声惊动了。

刘安回身看去，是荼后带着几名宫女赶到大殿来了。荼后上前夺了宝剑扔在地上，一头扑进刘安的怀中，嘤嘤哭道：“王上一死倒也干脆，留下臣妾又当如何自处啊？王上……王上……”

“王后！寡人……”刘安的心碎了。

尽管眼前这个女人在争宠中不择手段，但她的美艳曾多少次让刘安心动。可眼下，他再也没有能力去呵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了。

刘安舒展衣袖，轻轻地拂去王后眼角的泪水道：“王后不必悲伤，寡人怎会丢下王后呢？寡人和王后生生死死都在一起。快去备些酒菜来，寡人要与王后对饮。”

不一会儿，酒菜上来了，刘安道：“平日都是王后伺候寡人，今日寡人要亲自为王后斟酒。”

“王上请。”

因为酒喝得太快，刘安额头上的青筋很快暴起，伴随着流动的血液一动一动的。

“看来，寡人无法与王后一起享受椒房殿了。”

王后听罢，泣不成声。泪眼模糊中，她惊异眼前这个诗书满腹、才情横溢的男人一下子老了，昔日的剑眉和一腮美髯都白了。

“王上……”

“王后不要这样，王后的泪是寡人的断肠曲啊！”刘安放下酒爵，捧起荼

后泪湿脂粉的脸道，“来，笑一笑，寡人就喜欢看王后的笑容。”

荼后从嘴角挤出的笑却是凄凉的，当刘安把这无奈的笑意藏进心底之后就对她道：“寡人为王后舞上一曲助兴如何？”

荼后含泪点了点头。

他们把宫外的喊杀声作为金鼓，把风声作了乐曲。刘安隐约觉得王宫上空的云彩飘然而下，袅袅缭绕地环绕着他们，镌刻在殿壁上的朱雀、玄武也纷纷走下墙壁，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他们欢快地旋转，疯狂地大笑，身体随着云彩冉冉升起，到了长安城头，俯瞰尘埃，那是刘彻率领群臣跪倒在未央宫前迎接他们的场面。

“朕是大汉的皇上……哈哈哈！哈哈哈……”

突然，刘安怒吼道：“朕要杀了你们这些与朕作对的逆贼。”

他狂呼着朝宫女们追来。宫女们惊恐地望着刘安变形的面孔和血红的眼睛，一个个惊恐万分，在宫里仓皇奔跑，躲避着他的追杀。

可娇弱的女儿身又怎么能躲避一个男人的追击呢？有的没有跑出几步，就被锋利的剑刃刺穿了后背；有的就在恐惧回眸的一瞬间，头颅从肩头跌落，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有的明白自己躲不过这一劫，不等刘安来到面前，就撞了大殿的柱子，脑浆四溅……

王宫不再是往日的浮光耀金，映入荼后眼帘的是尸横遍地。

荼后已经哭不出声，浑身软瘫地跪在刘安面前：“王上！您这是怎么了？她们可都是些无辜的孩子啊！”

刘安狞笑着回转身来怒问道：“你是谁？你不就是刘彻么？你这个无知小儿。”

“王上！是臣妾……王上，您看看，是臣妾……”

“臣妾……哼哼……同样是刘氏的后人，凭什么你就能做皇帝呢？你不必求朕，朕是不会饶过你的。”

刘安挥舞着手中的剑，向荼后一步步地逼近。

这也许就是报应，荼后不再求饶，冷眼盯着刘安手中被血染红的宝剑，伸长脖颈道：“臣妾就遂了王上的愿吧！”

因为杀人太多，剑已不再那么锋利，刘安没有能刺穿王后，而剧烈的疼痛却成了剑锋的助力，在王后抽搐的那一刻，血从王后的背后喷涌而出。

“王上……”王后的身体朝前倾斜，扑在了刘安的肩头。

刘安醒了……

这是怎么了？她们怎么都死了？朝廷的大军攻破王宫了？当他抱着已经气绝的荼后时，依稀看见宫外的火光。

“王后……王后……”

刘安呼唤着从荼后身上拔出宝剑，看着剑柄上的镌刻的字，赫然写着“淮南王之剑”，他似乎一下就明白了，是自己杀了心爱的王后，是自己把王宫变成了浴血的屠场，是这血作了王国灭亡的挽歌：

千里江山兮无觅魂归处，

社稷春梦兮灰飞烟灭尽。

满腔激愤兮几度豪情，

沉沙落地兮空余怆然泪。

几多缠绵兮几多温馨，

美人玉殒兮独留香魂。

……

这人间还有什么可以眷顾的呢？刘安的心彻底死了。他轻轻地俯下身体，搂起渐渐冰冷的王后尸体，口中喃喃念道：“王后等着，寡人这就来了……”手起剑落，最终他诀别了这个曾经让他纠结一生的世界……

张汤、公孙贺和宗正被淮南内史和中尉迎进寿春城后，迅速地控制了淮南太子府，并且搜出了大量谋反的证据。

按照大汉律法和刘彻的旨意，对诸侯王的定罪要由廷尉府和宗正寺商定后，才上报朝廷处置。

现在，刘迁正紧闭宫城大门负隅顽抗，宫内情况还不明朗，一切只有待攻破王宫后才知分晓。公孙贺派人将王太子府内大小人等尽行拘押，将此做了临时行辕。

深入虎穴，张汤和公孙贺才明白什么叫礼抗万乘。且不说王宫，单就这太子府就暗道密布，玄机罗织，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险境，已有几位士卒在搜查时误入歧道，被暗器夺了性命。

公孙贺传来太子府令，反复审问，也只能弄清七八成。因此他严令部下，不要轻举妄动。

太子府与王府一样，是寿春的城中城。登上城楼，不仅可与王府遥遥相对，寿春城中大小巷闾一览无余，而且城外八公山上的一切都在视线之内。

张汤和公孙贺凭楼远眺，非常钦佩皇上的运筹帷幄，仅是那三郡人马埋伏在八公山上，直到城破之前，刘安都毫无觉察，他们就不能不惊叹皇上的英明。

张汤道："太仆大人熟稔兵法，您说皇上为什么要选这里伏兵呢？"

公孙贺理了理战袍道："正所谓兵不厌诈。皇上断定，刘安决不会相信朝廷会将大军埋伏在他和八位方士种金的地方。加之我军一路拔除了沿途的哨卡，等于蒙上了刘安的眼睛。"

"我军已围困王宫三天了，刘安依旧拒不投降，难道他还幻想皇上会饶恕他么？"

公孙贺道："刘安不比其他诸侯王，一则，他年轻时颇受太皇太后器重；二则，他博学多才，曾多次为皇上作赋。故皇上临行前一再叮嘱，围而不歼，促其就范，再由朝廷处置。至于奏章那是宗正大人的职责，你我只要按照皇上旨意平息叛逆，才好早日回京复旨。"

张汤点了点头："大人所言甚是。"

想起进城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张汤进一步领略了皇上削藩的英明。别的不说，这刘安硬是把寿春城建成了小长安。淮南百姓只知刘安而不闻皇上，就连他喜欢吃的江团，老百姓也称为淮王鱼。至于用度的豪华，更是琉璃做碗，象牙做盘，就连吃豆腐，也是金瓶银匙。像这样的国中之国，若不早除，总有一天要危及社稷的。

想到豆腐，张汤问道："在下来到这里，就听说寿春盛产豆腐。往年刘安总是作为贡品送给皇上品尝，其物洁白如玉，入口爽滑，在下今日就请将军品尝豆腐宴如何？"

公孙贺笑道："多谢廷尉大人美意，还是等案子了结了再说吧。"

他们说着话就下了城头，只见诏狱使迎上前来说，淮南国中郎将伍被前来请罪。

两人急忙来到前庭，只见地上跪着一人，虽然衣衫零乱，却依稀可见儒雅之气。他被两位士卒押着，想来就是伍被。

两个人刚刚坐定，伍被就说话了："罪臣伍被前来请罪。"

张汤看了看伍被道："你自来请罪，只要从实招供，皇上会念你戴罪立功，也许可法外开恩，饶恕于你。"

伍被连连叩首，然后遂将造反的来龙去脉一一供出。

张汤听罢，与公孙贺交换了一下眼色，鄙夷地看了看伍被道：“当今皇上，泽惠万民，恩及万邦，威加海内，匈奴震恐，南夷臣服。区区淮南，竟敢觊觎权鼎，这不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么？”

“罪臣曾多次劝告淮南王父子，只是他置若罔闻，今日血溅寿春，罪臣也是无可奈何。”

“你可知陕寒孺现在何处？”

“罪臣亦不知他的去向，自他离开寿春后，就没有消息了。”

张汤从伍被的交代中得知，刘安已经自刎，刘迁含恨自杀未遂，宫中一片混乱。他忙请宗正持汉节进宫，搜捕余犯。

汉军很快地控制了王宫各处，上自太子，下到宾客、宫女、黄门数千人，被一一拘押。

一连数日，汉军在伍被的引导下，搜遍了王宫的各个角落，获得了刘安父子谋反的大量证据。

张汤、公孙贺当下将行辕从太子府移至王宫。依照职责，公孙贺派遣人马，分赴城内大街小巷，张贴安民告示，广张皇上盛意，要百姓安居乐业；张汤和宗正则专事审问刘迁。

刘迁的剑伤很深，虽经治疗，但尚未好转。他被人抬进审讯室时，面色苍白，目光暗淡。

依照程序，宗正先向刘迁出示了汉节，表明他们是秉承皇上的旨意前来查案的。

刘迁像一头受伤的狼，目光中充满了忧伤。现在面对死神的催促，他的心被怨愤、被悔恨撕裂出更深的伤口。他恨刘彻，凭什么万里江山就驾驭在他手里；他怨父王，若不是他优柔寡断，何致今日失败；他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杀了刘建，以致让他告密得逞。

从王太子到阶下囚，他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所掌控，他并不明白，其实这力量就是他对权鼎的欲望。

他与张汤阴沉的目光相撞时，内心骤然生出不尽的恐惧，他忽然幻想刘氏的血缘亲情能为他带来一线生机。

刘迁怀着这样的心境，对所犯的罪行没有丝毫隐瞒。他的声音很低，常常不得不在张汤的追问下复述某些事件的细节；他不善于言辞，话说得很零碎混乱。

不过张汤还是根据刘迁与伍被的供词，对这场酝酿了数十年之久的阴谋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张汤并不满足。

“还有什么，殿下不妨再想想。”张汤要的是他同那些受命到寿春来的两千石大吏的关系。他有自己的盘算，就是把那些宫女、黄门都审问下狱，也抵不过一个两千石官员的分量。

“其实本官也知道，王上和殿下都是受了属下蛊惑才铤而走险的。如果殿下能够如实言明彼等的罪行，也许皇上念及宗亲血缘，赦免你的大罪。”

宗正在一旁听着张汤的话，很是吃惊。身为廷尉，他怎能诱供呢？他暗地扯了扯张汤的衣袖，但张汤装作不知道，继续道：“殿下大概还不知道，刘陵翁主因刺探朝廷情报已被捕。即使你不说，本官依然可以取得狱词。”

宗正急忙拦住张汤的话头道：“殿下还是……”

话音未落，张汤截住他的话道：“连宗正大人都替殿下着急，殿下还有什么顾忌呢？”

还有什么比活着更有诱惑力呢？求生的欲望使得刘迁一步步走进张汤的圈套。他每交代一批人，张汤都紧追不放：“怎么可能呢？依照大汉律令，诸侯王要发国中之兵，必须征得相、内史和中尉的同意，如此举事，他们怎么可能没参加呢？”

“也许他们是直接与父王接触的。可父王……”

“这就是说，淮南王知道他们的行踪。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参与了淮南王的行动。”

“这……”

“事情就是这样……”张汤很自信地要曹掾记下刘迁的口供。

这样一步一步地审下来，连同内史、中尉在内的数百名官员都被牵扯了进去。可张汤并不满足，还要继续追寻叛乱背后的原因。

刘迁沉思良久，竟然说出了一段令张汤和宗正都不得不目瞪口呆的往事。

“事情还得从建元二年说起。”刘迁因为脖颈处伤口的疼痛，不得不停下来喘息。

“那年十月，父王进京朝觐，皇上遣田太尉到灞上迎接。太尉曾对父王说，方今皇上无子，大王乃高皇帝嫡孙，行仁义，天下皆闻。公车一旦晏驾，非父王而谁立者？可父王年长皇上十七岁，要等到皇上百岁之后，岂非笑话？”

“于是，你等就暗中蓄谋取而代之？”

刘迁不再说话，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张汤要刘迁在供词上画了押。在被抬出审讯室的那一刻，刘迁回看了一眼张汤问道：“大人果真能……”

“这就要看殿下的造化了……”

作为陪审，宗正一头雾水，他猜不透张汤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人牵扯进来。等刘迁一走，他就屏退左右，迫不及待地问道：“大人果真要为刘迁和刘陵求情么？”

张汤眉目间浮出一丝冷笑：“如此大案，事关社稷存亡，下官有几个脑袋敢为他们说情？”

“那大人……”

“下官也是为皇上效忠，若不除恶务尽，来日将后患无穷。”

宗正还是不解：“如此，不是有人被冤枉了么？”

“比起大汉社稷，孰轻孰重？”张汤说罢，对外面喊道，“来人！”

“属下在。”诏狱使应声进来。

“速拿内史、中尉归案。待寿春事定，一并解往长安！”

“诺！”

“大人……”宗正懵了。

……

顶着清明霏霏的阴雨，车驾碾过阳陵邑泥泞的路面，穿越规模宏伟、布局规整的三重阙门，走进景帝与王皇后的陵区。

刘彻的眼睛有些酸涩，光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蓦然回眸，他已经三十六岁了。而父皇长眠在苍茫的咸阳原上都二十年了。

他踩着铺在地砖上的毡，一路朝寝殿走来，举目环眺整个陵园，那些如烟往事似乎一瞬间都重新泛上心头。

与生前的辉煌和威仪一样，父皇在九泉之下也体现着皇家的尊卑和等级。

高十二丈的帝陵，呈覆斗状地矗立在雨幕中，在帝陵的东边，稍靠后就

是王皇后的陵墓，顺着皇后陵朝北看，东北方那个更小的陵墓内，躺着郁郁而死的栗姬。

父皇与他曾宠幸的两个女人有着复杂的情感纠葛，曾演绎了一场废立太子的风波。如今他们都已作古，静静地躺在这里，望着渭水从眼前滔滔东去。

在陵园的周围，自西向东呈棋盘状地分布着故臣的陪葬墓。他们生前为朝廷效力，身后也以能够陪伴皇上而感到荣耀。

祭祀仪式是庄严而神圣的，气势格外恢宏。

由近两千人组成的庞大队伍，在几位中尉的统率下，从阳陵邑开始，一直部署到陵前，沿途旗幡招展，护卫着德阳庙、阙楼和寝殿。

三百八十多人的祝宰乐人，由太乐令率领，分布在宗庙或寝殿两侧，演奏着祭祀乐曲，长长的祭祀队伍缓慢地朝前移动。

时当正午，太宰令依照礼仪献上“太牢”。这时候，乐人只唱颂歌，显示着仪式的庄重。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

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偃武。

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

每个人都沉浸在那种肃穆的氛围中。上苍的泽惠，天地的清和，四海的一统，国家的强盛，像阳光一样照耀着帝国的大地，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

接着，从寂静中传来太祝令宣读祭文的祝颂。那字里行间充满对先帝丰功伟绩的讴歌，对皇后雅操惠德的追念。

接下来，奏《修成》之乐，行“九拜”之礼，刘彻与卫子夫在黄门、宫娥的服侍下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才慢慢地起身回到原位。

紧跟在后面的是七岁的刘据，被包桑和春香搀着，跪倒在祖宗面前，引头至地，稍顿即起。

刘据虽然年龄小，可履行起祭祀仪式来是一丝不苟，刘彻和卫子夫看着刘据认真的模样，感到了不尽的欣慰。

儿子是纽带，一头在皇上手里，一头在她的手里，而在这条带子上系着的，是三颗相互关爱的心。

儿子祭祀祖先稚嫩而庄重的举止，唤起了刘彻童年的回忆。

当年他封为胶东王的时候，才刚刚四岁。每次进思贤苑陪太子读书，总会依依不舍地看着母亲。这种情感使他即使在登基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认为母亲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可现在，面对母亲的陵墓，他的心境很复杂，很纷乱。他想起前几日张汤从寿春传来的消息——已故丞相田蚡当年因为接受淮南王的重金贿赂，竟然出卖了自己的外甥。

母后生前究竟知道不知道田蚡的作为呢？也许，她也被他蒙骗了。

现在，刘彻站在雨中，思绪漫漫：就是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田蚡，却因为母亲的袒护，竟一次次地逃脱大汉律法的追究。

刘彻不明白，当年身为太尉的田蚡，为什么要诅咒自己无后，去讨好一个心怀异心的诸侯王呢？

倘若母后在世，她将会怎样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呢？倘若田蚡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在处置舅父的问题上与太后发生冲突。侥幸的是，他和她都先去了。

作为儿子，他无法给已经长眠地下的母亲一个明晰的评价。

刘彻的思绪从雨丝中展开，环绕立嗣的问题而云絮般地涌动了。

虽说淮南和衡山两案的嫌犯未到京城，却是大局已定。田蚡当年的行径使他意识到册立太子的紧迫。

是的，进入这个春天，他已经执掌国柄二十个春秋，他不能再延宕踯躅，给那些刘安式的人物留下机会了……

一想到立嗣，刘彻的心迅速地回到了卫子夫的身边，

他很感激卫子夫在进宫后，为自己生下了刘据。可他这些日子，却因沉湎于与王夫人的鸾歌凤鸣而冷落了她。

回城的时候，刘彻特意要包桑安排卫子夫母子与自己同坐。

卫子夫的心中充满慰藉。很久了，她都没有这样近的倾听皇上的呼吸了。

现在的皇上虽然少了当年的潇洒和浪漫，却多了成熟男人的稳健和刚毅。而皇上正和蔼地与刘据说着话，那声音恰似细柔的清明雨，丝丝飘进她的心里。

“据儿！你近来在干些什么呢？”

“父皇，母后近来要孩儿读《论语》。”

“呵呵！说来父皇听听。”

刘据看了看卫子夫道：“孩儿怕说不好。”

“你就说吧，父皇不怪罪就是。”

刘据于是就摇头晃脑地背道：“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这话是什么意思？”

“父皇，这是孔夫子回答他学生问题时说的话。”

“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是为五美。”

“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疟；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是为四恶。”

刘彻为儿子的聪慧而暗喜，可他还是不满足，他要听到儿子是怎么理解的，于是便问道：“那何谓欲而不贪呢？”

刘据不假思索道：“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刘彻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你现在还只是了解些大义，将来还要深究。朕若是为你择一严师，定可日新日进了。”说着刘彻又看了看卫子夫道，“看来，他该进思贤苑了。”

卫子夫心中“咯噔”一下，思贤苑乃是太子读书受教之所，莫非……她没有让思路再往下延伸，只是转脸对儿子道：“还不快谢父皇。”

刘据赶忙道：“孩儿叩谢父皇。”

庞大的皇家车队到了咸阳原头，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

居高远瞩，南山在雨后阳光的蒸腾下，山岚绕峰，一片清新。在这些景物的旁边，是秦王宫阙的败落。

所有这些，都使得刘彻更加坚定了立嗣的决心。他决不能让亡秦的悲剧在自己身后重演……

皇上与卫子夫母子亲近的情景，被坐在另一辆车驾上的长公主看在眼里，这些变化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皇上父子谈笑风生意味着什么呢？

啊！她禁不住将手贴在怦然心跳的胸口——莫非皇上要立太子了？

当这个想法一旦主宰了情感，长公主马上就感到一阵燥热，头上渗出津津的汗珠。她在心里问自己，这两年来对皇后的报复是不是一种失误，会不会在太子和她之间造成一道鸿沟？

可当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头看时，就看见了卫青的车驾。她的眉宇便展开了，她要借助丈夫尽快修复与卫子夫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刘据都是自己的侄子，卫青的外甥，就是他做了太子，最终还必须依靠卫青才能登上皇位。她相信，任凭宫廷斗争如何云谲波诡，但卫青在朝廷的地位是无人取代的。

“好！回到京城就到椒房殿去。”长公主就这样想着。

车驾缓缓地下了咸阳原，横桥在望了……

其实，不仅是刘彻，就是公孙弘、李蔡等人也都感到了立嗣的紧迫性，他们常常惊异于岁月会在不同年代夤演出惊人的相似。当年平定七国之乱时，景帝刚刚三十六岁，而当今皇上也是在这个年龄平息了一场内乱。

也许上苍早已注定，这是王朝最敏感的时期。而其中最能牵动各方心思的莫过于立嗣。回城的途中，公孙弘就已决定，要督促皇上早立太子。

他明白，他在丞相位置上不会太久了，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一个臣子的忠心……

车驾下了咸阳原，就听见渭水的涛声，李蔡觉得今天的车速似乎比往常快多了。一路上，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道边的风景，而一门心思在盘算，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向皇上提出立嗣的谏言。

论起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李蔡丝毫不逊色于主父偃。

皇上带着刘据祭祀阳陵，这就是一个鲜明的象征，这让他强烈地感觉到，册立太子很快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皇上现在需要的就是朝臣的推动，以表明立嗣乃奉天之举。那么，谁来担当这个责任呢？

当他的车驾跟在公孙弘后面的时候，就瞧见了他在冠冕下飘飘如雪的华发。

丞相老了，他在寝殿里“吉拜”时，手脚僵硬，很长时间都站不起来。

那么，未来的丞相……呀！皇上让自己去会不会……

不管怎么说，他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他一定要赶在其他朝臣之前把奏章送到皇上的案头，而且他要明确提出，刘据就是太子的最佳人选。无论从祖制，还是从卫青、霍去病的地位来说，都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李蔡觉得身上的血流骤然加快了。如果不是朝廷严格的行车秩序，他会催促驭手快马加鞭，好让他早点铺开竹简，去迎接机遇的召唤。

而此刻的咸阳原，在斜阳照耀下，每一处都呈现出春雨之后的鲜亮……

第十六章

月夜遇刺蒙虚惊 情爱萌生公主心

弯弓一样的新月，悬挂在西边天际，清幽而又朦胧。

卫青告别军营，踏着淡淡的月色回府，抬望一眼北斗星，他的思绪立时就回到了塞外的草原。

马思边草，将恋盔甲，没有仗打，他觉得浑身都不舒服。这天下午，他再也在大将军署中待不下去了，在期门营中与将士们演了一场军阵之后，他才感到痛快了许多。

现在，听马蹄“嘚嘚嘚”的响过街道，卫青就想起白天里皇上与他的对话。

皇上特意传他到宣室殿表明了立刘据为太子的意向，要他严格约束自己和家人，千万不能因此而让朝臣议论。

其实前几天皇后已表明了这个意思，只是这话从皇上口中说出，分量就不一样了。

守卫在门口的卫士看到大将军，急忙上前迎接。

战马在被拉进马厩的时候，发出悠长的嘶鸣，惊动了丫鬟翡翠，她忙对长公主道：“公主，大将军回来了。”

长公主正在欣赏从宫中带回的礼物，笑嘻嘻地站起来对儿子们道：“快去迎接父亲。”

三子奔出门外，却怯怯地站在一边，在父亲面前，他们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拘束。

卫青的眼睛潮湿了。

他很少有这样体味爱子之情的机会。他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了疆场，这样的幸福时光对他来说真是太珍贵了。

可就是这短暂的幸福，他也很快地就收进心灵深处，隔几步远，他向大儿子卫伉问道："近日没有再出去糟践百姓么？"

卫伉的脸有些发热："自从上次父亲训诫之后，孩儿再也不敢了。"

卫青并没有给儿子们一丝笑容，反而加重语气道："无论何时都不可忘记，为父也是牧羊出身，也曾做过苦役，你欺负百姓就是藐视为父。"

"孩儿记住了！"三个儿子低下头，不敢再看卫青的脸色。

但他的一番话却触动了长公主的忌讳，但当着孩子们的面，她又不便发作，只好搪塞道："时候不早了，你们快去睡觉吧，明早还要读书呢！"

一进前厅，卫青就看到放在案头的一对和田玉雕葡萄，这不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送给皇后的么，怎么现在到了自己的家里？

卫青指着案头问道："这个……"

"夫君是说这和田玉雕？这是皇后送的呀！"

"哦！"这对姑嫂之间的不快，终于在元狩元年的春天得到和解，这让卫青多少有些欣慰。但卫青清楚，她们和解的原因，是因为皇上马上就要册立太子了。

果然，在翡翠呈上茶点后，公主就漫不经心地说道："知道么？皇上要立太子了。"

"知道了！朝会上没有争议。"卫青已换上深衣，端着一碗茶席地而坐。

"啊！"长公主抿了一口茶水，喜悦都写在了嘴角，"如此，皇后送的玉就越发珍贵了。"

卫青没有接公主的话，却从内心感激姐姐的大度。

长公主自顾自地继续道："只可惜，本宫没有个女儿，要不也会有个金屋藏娇！"

一说就是这个！卫青在心里埋怨她太功利。他从来没想靠裙带关系去为卫家涂上任何荣耀的光环。

他正要把皇上与自己的谈话说给长公主听，却不料她按照自己的思路，说出了一番让卫青意想不到的话来。

“没有女儿，咱有儿子也不错啊！明日本宫就去找皇后，让她答应把阳石公主嫁给伉儿。这样一来，不也是亲上加亲了么？”

长公主为自己的发现而情不自禁地拉起了卫青的衣袖，急急问道：“夫君以为这样如何？”

卫青笑道：“不可，他们之间相差许多岁呢！”

公主不以为然道：“这有什么？皇上当初不也比阿娇小三岁么？”

卫青便不再说话，好不容易有一个夫妻团聚的氛围，他不愿意此事影响了这种气氛，于是说道：“世间一切都是缘分，究竟怎么样，看他们的造化吧！”

长公主正在兴头上，并没有听出卫青的弦外之音。

卫青趁势就把皇上的意思转达给她听：“皇上今天特地召见我，告诫我要以田蚡为戒，千万不要恃权弄威……”

“这与恃权弄威有何关系呢？夫君是怕朝臣嫉妒吧！他们有什么好嫉妒的？让他们领上千军万马，去提着匈奴人的头颅回来，也向皇上讨个大将军做做？”长公主嘴唇间露出一丝鄙夷，“只恐怕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能耐。”

卫青知道再说下去也无益，倒不如暂且搁置争议，小心地呵护夫妻间的情感，于是他转移了话题：“夫人累了一天，也该早些歇息了。”

“夫君还有事么？”

卫青叹了叹气道：“上谷太守郝贤从边关传书来说，近来匈奴人又在上谷一带抢掠，要我禀奏皇上，因此今夜又得晚睡了。”

“眼下皇上正忙着处理淮南的案子和册立太子，夫君还是不要分心的好。”

卫青听得出来，长公主很希望这个夜晚属于他俩，但有一封前方的战报在心头搁着，他能贪恋儿女之情么？

夫妻多年，长公主了解卫青的性格，她忙叫来翡翠安排伺候好卫青，自己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内室。

进了书房，展开郝贤送来的信，卫青的心就再也无法宁静了。

自统兵以来，他觉得这样拉锯式的战争持续下去，势必有一天会使得民

生凋敝，国力衰弱。但如何求得边陲永久安宁，他一时也还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长公主的话不无道理，目前淮南王谋反之案尚未结束，而册立太子又在眼前，朝廷暂时无暇北顾。他也只能写信给郝贤，要他据塞坚守，不要轻易出击。

眼见时候不早，卫青铺开绢帛，刚写了一个开头，他忽然觉得窗外似乎有人影晃动，接着就是卫士的喊声。

他却没有听见回答，只有兵刃相撞的铿锵声。

卫青来不及多想，“嗖”地从身后拔出宝剑，冲出书房。

初生的月牙早已西沉了，府院里黑魆魆的，几个朦朦胧胧的影子搅在一起，暗夜中，兵刃的相撞伴随着呼呼的风声和人的喘息声，借着微弱的光可以看见，虽然四五个卫士将刺客围住，却始终不能近身，卫青便知今夜的行刺者绝非等闲之辈。

卫青跨下台阶，朝着厮杀的人群大吼一声：“你等退下，待本官取此贼首级。”

这两人一个是刺客游侠，一个久经战阵的将军，就在这黑夜里杀将起来。刺客一个“撩”法，破了卫青的招，又一个“泰山压顶”，从空劈下，卫青并不慌忙，使出“架剑”，奋力将敌手的兵器拨向一边，那力量如同昆仑崩壁，震得刺客手腕发麻。

刺客心中暗惊，平日听说卫青勇冠三军，看来确无溢美浮夸之嫌，他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腾身后退一步，躲开攻势，随之弓步格挡，却被卫青死死压住不能脱身。双方怒目对视，相持良久，刺客的呼吸明显地短促了，试图从卫青的剑下抽出自己的兵器。未料卫青借力发力，卖出一个破绽，刺客不防，踉跄几步，一个扑空，险些扑倒在地，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卫青的剑锋就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了。

卫青借着火把打量着刺客，不禁大吃一惊，他不是别人，正是白日午后在期门军大营中接受他问话的什长王钦。

“本官与你并无怨仇，你为何要深夜行刺？”

刺客面对兵锋，脸上并无惧色：“受人之托，必当竭力尽命。既然落到大将军手中，我也无话可说。只是我并不是王钦，我乃淮南游侠陕寒孺。”

卫青惊异地“哦”了一声，他立即觉得这长安城中，行刺者绝非一人。也许在自己的大营中，就潜伏着具有更大阴谋的人物。

“你等乌合之众，竟然图谋社稷，岂非痴人说梦？供出同党，本官保你一

条性命，否则……”

不等卫青说出下面的话，陕寒孺就接上话茬道：“大将军不必费心，我仰慕将军已久，只是系江湖游侠，受人之托，不意被擒，也死而无憾了。”说罢，他双手用力握住卫青的剑刃，猛力向咽喉刺去，只听“噗”的一声，一股热血喷出体外，他便气绝身亡。

有感于刺客的慷慨赴死，卫青命府令为他准备一副棺木，然后好生掩埋。

这时，被喊杀声惊醒的长公主带着一群丫鬟来了。

“夫君怎么样了？”

未及卫青回答，她转身就怒斥卫士和府役道：“都是你等掉以轻心，致使刺客乘隙而入，倘若大将军有个闪失，你等担当得起吗？”

卫青轻描淡写道：“此等独行之人，除了一死，能奈我何？”说着他吩咐翡翠伺候长公主重新回内室歇息。

抬头看看夜空，东方渐现曙色，启明星冉冉升空，大概已是寅时时分，写完给郝贤的信，自己也该上朝了。

在踏进书房的那一刻，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请求皇上允准，在期门军中来一次大索，将与“淮南案”有关的潜伏者一网打尽……

经过平叛，大汉帝国的版图上已不复存在淮南、衡山两个诸侯国，而是多了九江、衡山两郡。

各个诸侯国因此而陷入巨大的惊恐中，生怕灾难殃及自身。

赵王刘彭祖、胶西王刘端等纷纷上奏朝廷，指称刘安、刘赐兄弟私刻丞相、御史大夫和两千石以上官员印玺，离间君臣关系，祸乱天下。

胶西王更是在他的奏章中要求严惩反叛者，以使天下明白为臣之道，不敢再生背叛之意。

刘彻当然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逢迎朝廷，就是为了自保。但能够震慑诸侯，也正是他要达到的目标。

这是从吴楚七国之乱后从来没有过的局面。

在宣室殿里，当他一卷卷地翻阅关于淮南、衡山谋反案的奏章和狱词时，刘彻脸上就不时浮出不为人觉察的笑意。

“哼！这就叫敲山震虎。这就叫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这话原本是刘安在《鸿烈》中说给刘彻听的："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蒲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这话分明将刘彻比作纣王，有要挟的意思。不想却在淮南国应验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从元朔二年推行"推恩制"起，倒下的诸侯王有多少？燕王、齐王、淮南王、衡山王，有哪家王室不是后妃争宠，导致互相残杀；又有哪家王室的翁主不乱伦呢？

那个在京城被捕的刘陵自不必说，就说衡山王刘赐的女儿无彩吧，说起来她也算是皇上的同宗皇妹，先是在夫家不守妇道，后来回到娘家，又与门客通奸，她们还有资格自称高皇帝的后人么？

刘彻慢慢将手中的笔搁在案头，觉得心头隐隐作痛。

"宗室至亲，疆土千里，列在诸侯，不务尊藩臣职，而剸怀辟邪之计，谋为反叛；又淫乱后宫，身灭国除，固然其责在己，然也是朕为君之无德啊！"刘彻自言自语着，起身伸了伸胳膊。

从早朝后，他就在宣室殿全身心地批阅奏章，看着皇上从政务中摆脱了出来，包桑忙奉上茶点，轻手轻脚地来到刘彻面前："皇上忙了半天，也该喝口茶了。"

刘彻接过茶水，喝了一口，却没有对茶的味道作任何评价，而是道："你说藩国谋叛，是朕之过吗？"

听皇上如此沉重的问题，包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他能回答得了的。他十分谨慎地选择适合的句子："淮南、衡山密谋反叛已久，上逆天意，下违民心，皇上依律治之……"

刘彻摇了摇头："朕记得荀子说过'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自建元以来，朕倡尊儒术，其间不少诸侯国一方面上表大谈礼仪，另一边却背地里朋党比周，一旦事发，牵连无数之人，这岂非朕之过？"

包桑赶忙道："皇上圣明，天下之福。"

此时，一位黄门进来禀奏，说张汤求见，现正在塾门等候。

刘彻知道，张汤来见必是与淮南王的案子有关，于是便要包桑宣他进殿。

果然，张汤一进来，就向刘彻禀奏道：“大将军昨夜在府中遇刺！”

刘彻闻此“呼”地站了起来惊道：“什么？你再说一遍？！”

“大将军昨夜遭遇了刺客。”

“怎么样了？受伤没有？”

“大将军身经百战，勇力无比，刺客岂能得逞。”

“刺客现在何处？”

“刺客被大将军制服，饮剑自杀了。”

“哦？此人难道就是太仆奏章中提到的游侠陕寒孺？”

刘彻挺了挺身体，随意翻了翻案上的表章，思路顺着刺客一案，迅速地扩散开来。

虽说卫青遇刺只是淮南一案的余波，但在议立太子的关键时刻，陕寒孺的出现还是让他吃惊和震怒。自元朔五年中朝外朝分设以来，卫青在朝廷的地位不断提升，这不仅引起刘姓诸侯王的关注，也成了匈奴人袭击的对象，难免遭朝里妒贤嫉能之人窃恨。

联系到近来关于册立太子的廷议，他顿时感到了此案的严重。

“朕以为，行刺者绝非陕寒孺一人。”

“臣也以为如此。”张汤深谙皇上需要怎样的答案，“据大将军所言，陕寒孺潜入期门军大营后，因其敬事而被擢拔为什长。故臣以为，军中必有陕寒孺同党潜伏，请皇上命人严查，绝不可使人漏网。”

“爱卿所言极是。此事就由爱卿协同大将军去办。”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刘彻道：“朕阅看奏章累了，爱卿就陪朕到殿外走走如何？”

“微臣遵旨。”

自从进入九卿行列，张汤对皇上的起居习惯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说是走走，其实就是想寻找个宽松的说话气氛，将想说的话题延伸。

沿着宫殿的复道一路走来，长安城日渐深浓的春色尽收眼底。

在刘彻眼里，这些年年岁岁相似的风景，早已司空见惯，只不经意地瞥上一眼，就匆匆离去。

但是，当他将目光投向蓝天时，脚步却挪不动了。

原来，几朵白云间飞来一只色彩艳丽的风筝。

那是一只展翅的“雄鹰”，扶摇奋翔，追着云彩，尾翼后飘着一条细细的丝线，延伸到目光不可及的远方。

刘彻的心就跟着那条丝线去了。他想象着这都城的某一个角落，那里一定有一位掌握着这条线的人，那人的心此刻一定和自己一样，飞游在蓝天白云间。

刘彻忽然对那种自由十分向往。他觉得与威加四海的相伴随的只有寂寞。就像这当空的太阳被膜拜，可留在天空的，也只有它孤零零的身影。

他太专注了，张汤只能隔着几步远站着，生怕不慎打扰了皇上。

很久，刘彻才回过头来问道：“爱卿儿时没有放过风筝吧？”

张汤摇了摇头：“臣儿时乃一乡间顽童，常常惹家父生气。”

“呵呵！”刘彻不再关注那风筝，而是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前走去，“说来给朕听听。”

张汤紧追两步，跟上刘彻的脚步：“臣儿时家父任长安丞，他一心只想着让臣苦读，待有一天报效朝廷。家父治家甚严，从署中回到家中，就查阅微臣的功课。故臣早在少年时期，就跟随家父学写断狱文书。臣幼时不晓人事，常对家父多生怨恨，直到臣主持廷尉府后，才真正体味了他的良苦用心。”

“原来爱卿会审案乃是家传哦！朕少年时，也曾经做过许多好笑的事情。从被立为太子的时候起，朕就明白，朕不会再有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不仅朕，就是太子将来也一样……”

刘彻毕竟是刘彻，他不会一直沉湎于对“自在”的向往中，他必须面对一大堆亟待解决的难题。他的思绪又转到“淮南案”上来了：“爱卿对淮南案中的刘陵、严助和伍被想如何处置呢？”

“臣正想听皇上的旨意呢！”

刘彻顿了顿道：“朕阅了廷尉府呈上来的案卷，觉得刘陵潜伏京城，刺探朝廷情报，又与多人淫乱，败坏风俗；淮南王太子刘迁密谋反叛，罪不容赦，应处以弃市。”

“皇上圣明。”

“这也是藩国诸侯王们的意思。他们倒行逆施，人神共愤！至于伍被，在

淮南王多次密谋造反时，倒能够陈说利害，朕的意思……”

刘彻打住了话头，等待张汤的回答。

“皇上的意思是要臣对伍被从轻发落？”张汤上前施了一礼便道，“皇上，万万不可。”

刘彻皱了皱眉头道：“朕不是这个意思，朕只是觉得他和淮南那些执意谋反的罪臣不大一样，看是否有被逼之嫌？依爱卿之见，该如何判处呢？”

“皇上恕臣无罪，臣才敢说。”

这就是当皇上的难处，随意说话的气氛都没有了，刘彻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朕这不是与爱卿散步么？哪来这么多忌讳。”

但是，张汤还是先谢过刘彻，才说道：“伍被虽有雅词，但据他的交代和刘迁的狱词，表明几乎所有的反计都出自他手。他尤其不该让刘安煽惑诸侯叛乱，更不该派游侠刺杀大将军。”

“哦！原来行刺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他。”张汤在与刘彻的目光相撞时，就从中感觉到了一种冰冷，“行刺大将军，想撼我大汉中流砥柱，岂能饶恕？就依卿奏，待到秋后，处以弃市。”

凭栏望去，高大的北阙在春日下显得雄伟而又庄严。

睹物思人，刘彻心中又是一层波澜。

这是大臣们出入的地方，多少年来，或回朝复旨，或外放辞行，或陈奏朝事，或出使藩国，这里曾站过多少名臣良将。

赵绾、窦婴、田蚡、主父偃，还有……一想起严助的名字，刘彻就心中隐隐作痛。建元以来，力鼎新制的大臣中，他是仅存的一位。

可他……是从何时与朕离心离德了呢？一个那么锐意进取的儒生，怎么会堕于金钱，惑于美女呢？

刘彻提出了这些自问，他已没有心思追寻其间的细节了，而是顺着思绪，反思自己的作为。

是的，多年来，总以为是重用他的，却忽视了他的感觉。他怎么会对韩安国、李蔡、公孙弘的平步青云而无动于衷呢？知人而不善任，此朕之过也。仅凭这点，朕也应该宽恕他。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刘彻以征询的语气问张汤。

“皇上指的是严助么？皇上的意思是……”

“他走到今天，朕亦有责……建元以来老臣，赵绾冤死，窦婴伏诛，田蚡病薨，韩安国殉国，活在世上的就只剩下他了。”

张汤忽然觉得皇上今天邀他散步绝非是闲适之举，而是为了严助，甚至所谓宽恕伍被也不过是为了眼前的话题作铺垫而已。

从将严助投进廷尉诏狱的那一刻起，张汤就清楚，如果让他翻过身来，那就等于在朝内树立了一个政敌，而且严助犯下如此罪行，他更不能置大汉律令于不顾。

张汤没有丝毫的犹豫，坚定地回道：“皇上！臣以为必须严惩不贷。”

刘彻笑道：“爱卿今日是怎么了？朕一说到罪臣，你就以为朕要赦免他们，朕是那种视律法为儿戏的人么？”

刘彻这话一出口，就惊出张汤一身冷汗，他顿时就跪倒在复道上了：“皇上息怒，臣罪该万死。”

刘彻又笑道：“朕何曾发怒了？你起来说话。”

张汤站了起来，他见刘彻又向前慢步而去，他和包桑便连忙跟了上来。

“朕与爱卿谈论这些，完全是有感而发。国之有疾，若朕之有病，只怪医家回春无术，不思己之有违阴阳，与讳疾忌医何异？淮南、衡山伏法除国，严助诛族，皆法之必然。然朕深思者，都是因为朕教之不严，赏之不公。记得朕在当太子时，先帝曾经发诏，官吏出行，必衣履整洁，官民有别，否则就要受到责罚。对官员行止要求到行装这样的细节，朕自愧不如。你和公孙弘、李蔡，常常在朕耳边埋怨汲黯不懂礼仪，倨傲自是，对朕衣履不整多有指正。可现在看来，如果没有汲黯这些人不断提醒朕，都像你们那样，只挑朕喜欢的话说，朕何以知真情呢？久而久之，朕岂非成了盲人和聋子。”

张汤的脸上有些发热，一时回不上话来。皇上虽然说的汲黯，但话里却是批评自己。但张汤并没有因此而有改弦更张的打算。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他不能不察言观色。

张汤正这样想着，刘彻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

“朕虽尊崇儒学，然对道家亦有涉猎。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此言虽有偏颇，信言未必不美，美言也未必不信。然朕以为，老子本意，还在于要人惟真言而立身。所谓兼听齐明者，非听一隅之言也。朕希望爱卿今后，能多说真话。”

刘彻边走边说，张汤轻脚轻步地跟在后面，始终没有主动接皇上的话。他忽然发现，他误解了皇上要自己陪同散步的意思。

习惯于溢美逢迎的张汤，此时捉摸不透皇上的心思了。他发现皇上今天话题太宽泛，让他有些应接不暇。

以往他习惯用“皇上圣明”这样的词，可这一会儿他不敢了，他生怕一出口便招来皇上的指责。但他感觉到皇上的每一句话都似乎是针对他、公孙弘和李蔡说的。

正踯躅间，就听皇上问道：“这一会怎么没听见爱卿说话了呢？”

“臣恭听皇上圣言，受益匪浅。臣往后一定尽力履行臣道，效忠朝廷。”

包桑抬头看了看天色，上前道：“皇上，天色不早了，该用膳了。”

刘彻此时的脸色才由凝重转为轻松：“这件事就算是朕与爱卿私下谈论之言，你回去慎思之。”

“诺。”

张汤一直看着皇上的身影隐没在复道的栏杆后面，才站了起来。他觉得脊背透凉，原来是汗！湿透了朝服，衣服紧贴在身上……

“皇上不会忘记我的，皇上一定会开天恩的。”

贪婪地享受着从小窗外投进的一缕春光，严助一直这样想。

周围很暗，那阳光射进来时就聚成一道光柱，照在牢狱的地上，分外的明亮。

严助先是将脚伸到那里，让这暖洋洋的感觉顺着血脉，在体内慢慢地扩散；过了一会儿，他又挪动身子，让阳光照着自己蓬乱的头发——只有在镣铐锁身之时，他才觉得阳光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珍贵。

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也许是因为皇上的关照，牢房虽然狭小，却还干净，在牢门外巡逻的狱卒对他也不像对待其他人犯那样的冷酷无情。

当新的一天开始，等待廷尉使提审的时候，往事便飘飘荡荡地滑过五味杂陈的心河。

是建元年间陪伴皇上指点江山的叱咤风云；

是发兵会稽，解东瓯之围的衣锦还乡；

是会稽太守任上的域内大治；

是寿春城中……

那么充满眷恋，又是那么不堪回首。被捕时正与刘陵在床上，虽然公孙

敖没有过多的难为他，可两团白花花的肉绞在一起的模样暴露在卫士面前，又是何等的难堪……

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资格辩解了，只是这些经历折磨他的情感的时候，常常催下他的泪水，他现在只能把生的希望寄托在皇上的恻隐上。

当窗外的阳光缓慢地移开，牢狱内渐渐暗下来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了要向皇上忏悔的冲动。不管上书能不能送到皇上手中，他都要搏一搏。他朝牢狱外的狱卒喊道："来人！拿笔来，我要……"

狱卒送来了绢帛和笔墨，瞅了瞅握在手中的笔，他觉得这已不能表达他的心境了。放下笔，他将食指伸进口中，狠狠地咬了一口，立刻殷红的血在指尖凝成晶亮的珠儿。忍着疼痛，严助很吃力地在绢帛上写下了："罪臣严助伏乞陛下……"

一言未了，已是泪如雨注了……

霍去病进了长乐宫，拐过几道长长的甬道，就看见阳石公主刘蕊正和几个宫娥在院子里捕蝴蝶。

说来她也是金枝玉叶，却不像其他公主，处处要大家围着自己转，动不动就爱发小脾气，拿身边的宫娥出气。阳石公主在一群宫娥中间，与她们一起扑进花丛，从绚烂深处传来玲珑的笑声。

这也正是她引起霍去病关注的原因。

一年多没有见，表妹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粉盈盈的脸因为追逐蝴蝶而红扑扑的，恰似含珠怒放的月季。

霍去病停住脚步，看着一群女子玩得高兴，也不便上前打扰。

阳石公主在回眸的一瞬间，就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表兄，她的一双眼睛顿时就亮了。

这就是被父皇封为冠军侯的表兄么？论年龄，他不过才十八岁，与王侯人家的子弟一般大小。

她想象不来，霍去病是怎样于万马千军中取匈奴人首级的，又是怎样风驰电掣地长驱两千里，在匈奴境内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的。

当她从母后的口中得知父皇给了他那么高的封赏后，她的心就如初春的土地一样，涌动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她希望能经常在宫中看到他的身影。

现在，他乘着四月的晨风来了，而且就站在她的面前。

初春的阳光在他的额头留下耀眼的光亮，黝黑的皮肤似乎还带着战场的

征尘，他眼里闪烁着的自信。这让阳石公主生出了不尽的亲切。

她的心就“扑通”直跳，甚至忘记了身边的宫娥，就迅速来到他的面前。

“表兄来了！”她还不习惯用朝堂上的称呼与他打招呼。

将军这个称谓太生分，她觉得这样叫就离表兄远了。

但霍去病依旧用君臣的礼仪回应阳石公主的问话：“臣霍去病参见公主。”

他认真的样子逗得阳石公主“咯咯”直笑：“表兄什么时候学得如此彬彬有礼了？”她想起了小时候与霍去病在姨娘家里嬉闹的趣事。姨娘常常感念皇上为儿子起了这个名字。说也该他有福，他的哭声竟然让皇上的病体康愈，这不是天意么？

其实，那时候霍去病总是让着阳石公主，他作为一个大哥哥，总是处处呵护着她。

人说女大十八变，男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眼见当年顽皮的表兄一转眼就成了大人了。阳石公主将霍去病上下打量了一番，嗯！他穿上盔甲的样子真的很威武。

“表兄这是要进宫去？”

霍去病憨憨地笑道：“皇后召见臣！母亲也让臣给皇后请安呢！”

“哦？”这回答让阳石公主有些失望，“表兄不是来找本宫的？”

她心里就有了几分的埋怨，可她很快就将失望化为莞尔一笑：“母后正在殿内为据儿讲授《论语》呢！妹妹这就陪表兄去。”

卫子夫瞧见女儿与霍去病从外面进来，便放下手里的竹简。

“臣霍去病参见皇后娘娘、皇子殿下。”

卫子夫也不阻拦，她温厚地道了一声“平身”，自然地完成了从朝廷礼仪到亲情的过渡。

卫子夫对阳石公主和刘据说道：“为娘要和你们表兄说话，你们去玩吧！”

阳石公主极不情愿地摇了摇头，撒娇地摇着卫子夫的肩膀道：“不嘛！孩儿就是想听母后与表兄说话嘛。”

“眼看都长成大人了，还没大没小的，都是为娘惯的。”

卫子夫遂要春香带着刘据出去玩耍。

春香走到刘据面前道：“太子殿下，咱们出去玩吧！”

卫子夫一听这话脸上便严肃起来：“大典还没有举行，你不可如此造次，让外人听了，又生事端。”

春香吐了吐舌头道：“谨遵娘娘教诲。”

卫子夫喝了口茶水，道：“待太傅、少傅选定，进了思贤苑，本宫就省心了。”

霍去病道：“殿下聪颖温良，将来一定能够承继大汉基业的。”

“本宫也希望如此。”

接着，卫子夫仔细询问了霍去病的情况和他母亲的身体。

“母亲身体尚好，至于臣，现在主要是按时点卯，帮助舅父处理军务，训练卒伍。有时间了，就读些兵法，在沙盘上演阵为乐。”

说起演兵布阵，霍去病感慨颇多，过去在侍中时，皇上命他多读些兵法，当时他年幼贪玩，总以为打仗就打仗，学这些干什么。这次出征，才真正感到研习兵法，乃将军立身之本。

问完家事，卫子夫很自然地进入正题。

“本宫今日传你进宫，正为立嗣一事。昨日本宫也对你舅父说了，外戚往往因为位高爵显而失于约束，常常让皇后陷入尴尬境地，本宫可不愿意看到卫氏一门借助本宫和太子之势而恣意妄为。”

卫子夫说到这里，就放慢了节奏，“历来裙带关系都没有长久的。据儿做了太子，是皇上的恩典，你等要常思报效朝廷，谨言慎行，为朝臣做出表率。若是目无法纪，本宫先就不能饶了你等。”

霍去病专注地望着卫子夫，露出明白的笑意。他虽然还不清楚皇后的这番话是出自对卫氏家族的忧虑还是在转达皇上的旨意，但他理解姨娘的心情，她坐在这个位置上不容易，不知有多少妃嫔的眼睛在盯着她。

“请娘娘放心，臣定不负皇上和娘娘的期望，当不遗余力，效命疆场。”

阳石公主在一旁抿嘴一笑道：“表兄是何等聪明之人，母后就无须担心了吧！”

“娘娘说得对。臣是该自省自励，方不负皇恩浩荡！”

卫子夫慈爱的目光扫视着霍去病的脸。当年那个喜欢使枪弄棒的少年，

何时鼻翼下长出了细细的胡须？

“你该是十八岁了吧？”

霍去病点了点头。

“男大当婚。有机会看到哪家大臣的小姐或王公的翁主，本宫给你留意一下。”

霍去病有点不好意思道：“臣尚年轻，还是先建功立业为好。”

“这话是怎么说的？又不是即刻完婚。”

卫子夫没有发现，她的话让阳石公主脸上潮热了，身体朝前移了移道：“表兄想娶什么样的女人呢？”

卫子夫一听便怪道：“小孩子家知道什么呀！”

阳石公主一听便不高兴了：“人家过了今年，就十四岁了，还小孩呢？母后就是这样看孩儿的么？”

霍去病就越发尴尬了：“臣心思报国，居无定所，实不愿因此而分心。”

阳石公主打趣道：“要我说，表兄就得找一个知书达理、名门望族、知冷知热的女子。表兄乃世间奇男子，连匈奴都不怕，说起女人倒是脸红耳热的，难道女人是老虎不成？”趁着霍去病不注意，她用指尖戳一下他的额头，“咯咯”的笑。

卫子夫瞪一眼阳石公主道：“没大没小的，哪像个女孩儿家？”接着又转脸对霍去病道，“呵呵！你不必在意，她就这样，都是本宫惯坏了。”

霍去病悄悄看了一眼公主，又是憨憨地笑道：“表妹聪明过人，伶牙俐齿，将来一定会嫁个好人家。”

“她这个性格，只怕男孩子都怕她。”

阳石公主反驳道：“女儿早已想好了，要嫁就嫁像表兄这样手握千军万马，建殊勋于边关，创功业于社稷的好男儿。”

“越说越不像话了？”卫子夫嗔怪道。

看着时间不早了，霍去病起身告退。阳石公主赶忙上前道：“孩儿代母后送送表兄。”

“你表兄现已是将军，你不可像儿时一样无礼。”

“孩儿知道了。”阳石公主说着话，脚步已经迈出大殿。

现在，两个年轻人走在长乐宫的复道上，话反倒没有在卫子夫面前多了。

阳石公主回头看了看身后，宫娥们远远地跟随着，没有谁敢打扰他们，她又看了看身边这位让匈奴闻风丧胆的表兄一副矜持的样子，觉得很有意思。

是不是男人们说起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呢？

直觉告诉她，霍去病就是自己心仪的男子。

阳石公主忽然就对异性起了心思，她喜欢看霍去病披戴盔甲，骑在马上奔驰的样子；期待霍去病从前方传来胜利的消息，盼望霍去病能够经常出现在椒房殿里。她自己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可当她与他走在一起的时候，除了悄悄地注视，却也找不到任何话说，只是默默地笑。

一阵风吹过，霍去病的肩头落了一片桃花。

阳石公主悄悄伸手去摘，却不意引起了霍去病的注意，两人的目光就碰撞在一起了。阳石公主也不躲避，却“吃吃”地笑了。倒是霍去病显得有些不自在，问道：

“笑什么？臣脸上有什么吗？”

“落了桃花了！呵呵！看表兄傻里傻气的样子，真想不到你是怎样指挥军队打胜仗。”

“呵呵！公主取笑臣。”

这种眉目传情，霍去病当然不会没有感觉，但在他的眼里，表妹还是一个孩子，他对她不仅有着臣下的尊敬，更有着亲情的纯洁。他才十八岁，男女之间的事情远不及与匈奴作战更有吸引力，他便找了一些话题打破这种异样的对视。

“公主乃皇家贵胄，金枝玉叶，还是多学一些皇后的贤淑和宁静，有时间多看看书。”

可阳石公主却回道：“表兄何时学得唠唠叨叨了？”

到了长乐宫的西阙，霍去病望着停靠在阙楼外的车驾，便道：“就到这里吧！臣告辞了。”

阳石公主装作没有听见，仍按着自己的思路说道：“我跟表兄去学骑马吧！”

霍去病已准备上车，婉拒道：“今日不行。没有得到皇后的允准，还是改日吧？”

“一言为定。”阳石公主俏皮地拉过霍去病的手掌，狠狠地打了一下，便转身回宫去了。

呵呵！姨娘那样娴静，蕊儿却是这样的性格。在登上车驾的时候，霍去病在心里笑了。

他没有发现，其实阳石公主并没有走远，她直到霍去病的车驾被树荫遮住之后，才回转过身，脸上挂着失落的惆怅。

可阳石公主不会想到，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正等着她……

第十七章

恃威联姻一厢愿 雨化云散两情结

阳石公主一脚踏进椒房殿，卫子夫就问道：“怎么现在才回来？”

“宫中路长，孩儿是与表兄走着出去的。”阳石公主回道，便向母亲告辞。卫子夫拦住了她道：“你先坐下，娘有话要对你说。”

阳石公主就有些纳闷，她和霍去病刚出去的时候，母后的脸上还呈现出舒心的笑意，怎么刚过了一会，就流露出不易觉察的忧伤呢？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吧？

也许是太累了，要不就是哪个宫娥犯错惹得母后不高兴了，要不就是那些妃嫔、美人间永远扯不清的纠葛。唉！皇宫深苑究竟有什么好？自己若是个男子，绝不会被这些枝枝蔓蔓缠住手脚，早就像表兄那样建功立业去了。

卫子夫从果盘中拿起一个橘子，剥了皮，递到女儿手中道：“这是南方送来的贡品，尝一尝吧！”

阳石公主接过橘子却没有吃，而是问道：“母后，不知留下孩儿有何教诲？”

“据儿就要立为太子了。”

“这是朝野尽知的事啊！”

“你舅父作为重臣，注定是要担负起保护太子的重任。”

“这个孩儿也明白，除了舅父，没有人能担此重任的。可这与孩儿有何关

系呢？”

“儿啊！”卫子夫将身子往前挪了挪道，“你姑母前日来宫中提亲了。”

“提就提吧！”

阳石公主沉浸在刚才与霍去病相约骑马的兴奋中，压根儿就没有将这件事与自己联系在一起。

“以姑母的地位，加上舅父身居要职，只要她愿意，公卿们一定会趋之若鹜的。”

“可她……”

“她怎么了？”

卫子夫长叹一声道：“可她却偏偏看中了你。”

“什么？”阳石公主觉得很好笑，也很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滑稽。

她都十四岁了，可卫伉才六岁，阳石公主笑得前仰后合，捂着肚子喘气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跟孩儿提亲，这不是笑话么？”

“儿啊！你听我说。”卫子夫提高了声音，阳石公主的笑声戛然而止，吃惊地看着母亲。

“长公主虽与你舅父是夫妻，可她更是皇上的姐姐。太后临终遗言，要你父皇善待长公主。她如果执意要定这门亲事，你父皇也是无可奈何的。”

“不！女儿说什么都不会同意的。”阳石公主眼中溢出的泪珠儿滴在卫子夫的手背上，热辣辣的。

卫子夫捧着阳石公主的脸，一时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找不到个头绪。她现在惟一能够告诉女儿的，就是要全力维护太子的地位。

“倘若你姑母在太子这件事情上闹起来……你一定不愿意看到娘就像当年栗姬那样，因为拒绝了阿娇和刘荣的婚事而被废掉吧！”卫子夫说着，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母女俩的泪就流到了一起。

阳石公主从母亲身边站了起来，擦去腮边的泪水，咬了咬嘴唇道：“孩儿知道母后的难处，孩儿也知道据儿立为太子意味着什么？可是，母后……孩儿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姑母要是逼得急了，孩儿就向父皇提出，远嫁匈奴，永不回长安……”说罢，她就向卫子夫告辞，回自己的殿去了。

“蕊儿！”卫子夫追到殿门口，看着女儿在一群宫娥和黄门的簇拥下远去，心里像一下子被人掏空了似的，“这孩子，这是怎么了……”

卫子夫神情有些恍惚，对春香说道：“扶本宫进去，本宫有些累了。”

她正待转身，却见从未央宫来的黄门进来道：“皇上口谕，宣皇后与皇子到沧池见驾。”

长乐宫与未央宫，一个坐落在长安的东南部，一个坐落在长安的西南部，两座宫城占去了都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它们中间隔着一条安门大街，从东宫到西宫，要横穿大街和漫长的复道。等到卫子夫乘着轿舆赶到沧池时，刘彻早已在那儿等着了。

“今日朕心中有些烦闷，就是想与皇后单独在一起说说话。”说着，刘彻便让包桑带几位黄门陪着刘据乘一舟，而他与卫子夫登上另一舟。临上船时，刘据却不依了，他甩开包桑的胳膊，跑到刘彻面前撒娇：

“孩儿要和父皇坐一条船，孩儿还要向父皇背诵《论语》呢！”

卫子夫一把拉住刘据责备道：“听父皇的话，坐到后面船上去。”

可刘据根本就听不进去，执意要上刘彻的船。刘彻的脸色就严肃了：“你将成为太子，还如此放纵，将来如何担得了大任？”

刘据想靠哭闹实现自己的要求，可当他看到刘彻一脸的威严时，哭声硬是憋在喉咙里出不来了。

其实，在刘据童稚的心中，太子还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他还无法理解这是一件关乎王朝存亡继绝的大事，但父皇的严肃使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

“殿下！走吧。”包桑一边劝说，一边拉起了刘据的手。

刘据回头看着母亲，极不情愿地挪动着脚步。那样子卫子夫看在眼里，心里很不好受，转过脸轻轻地擦了擦眼角。

刘彻心中就有些不悦，低声道：“如此柔肠软心，岂能带好太子？你就是少了些太后当年的刚强。”

“臣妾明白了，皇上也是为了据儿好。”

此刻，卫子夫与刘彻并肩站在楼船的甲板上，他们望着一泓池水，碧波荡漾，晃晃悠悠地映出环岸垂柳和宫阙的倒影。雾霭如纱，环绿绕翠，仿佛这船是在云彩间穿行。

有几只燕子在柳枝间穿梭，那怡然自得的样子引起卫子夫许多念想。人如果能像这燕儿一样，无拘无束地在天地间飞翔该多好，既不用处处顾及许多的关系，也不会让宫廷的礼制将个人的情感束缚。

卫子夫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刘据的船。她明白了，皇上今天这样安

排，分明是要传达一个信息——刘据作为太子已成定局。这意味着他将获得一个独立的环境，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在母亲面前撒娇了。

看看！就连陪皇上游湖也与社稷大计纠缠在一起。卫子夫默默地想。

刘彻忽然问道："朕是不是老了？"

"陛下说哪里话？陛下现在正当盛年呢！"

"朕忽然发现，近来总喜欢想起那些过去的事情。"

"是不是卫青他……"

"他身为大将军，向来稳重老成、谦恭自律。作为外戚，他能做到这个分上，已经很不容易了。比起朕的舅父，卫青强多了。"

"老丞相已薨殒多年，皇上怎么想起他了？"

"朕是因为立嗣油然想起了当年登基之时，太后曾对朕言说过，安天下者，窦、田、王也。朕依照太后旨意，以田蚡为太尉。朕只知道他平日不注重个人修为，喜欢拈花惹草，与窦婴争宠于朝，却不料到他会与朕离心离德，竟然在淮南王面前诅咒朕无后。"

船行到湖心岛附近的荷花旁，转了一个弯，朝拱桥下驶去。

刘彻转脸看了看身边的卫子夫，见她听得很专注，于是不无伤感地继续道："若不是淮南案发，朕还一直蒙在鼓里。"

卫子夫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她立刻意会到皇上在这个时候，专门提起田蚡与淮南一案的纠葛，绝不仅仅是发对往事的感慨。

"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皇上这一番往事追忆，仿佛一通惊鼓，让她对自己眼下的处境有了更明晰的自省。

卫子夫向皇上身边靠了靠，那脸上的温柔都化为了一种理智：

"皇上一番话，让臣妾惊鼓明心，警钟盈耳。臣妾也以为，朝中诸事，外戚当率先垂范。他们只有建功立业，尽忠竭命之责，而绝无恃权弄威之由。"

"皇后能这样想，朕甚欣慰矣。"

"河南大战后，皇上对卫青赏赐甚重，恩及三子；漠南一役，皇上又对去病赏赐甚重。臣妾闻之，甚感不安。诚恐他们不能一日三省，而惑于功勋，贪于利场。臣妾先后传卫青和去病进宫，严加训示，要他们严于自律，绝不可恃权弄威，横行朝野。"

卫子夫的话让刘彻隐隐地生了感动：“朕的姑母和姐姐若能如皇后这样想就好了。”

卫子夫没有回应刘彻的话，她信守进宫时就抱定的信条，既不为自己的亲人在皇上面前说情，也不在皇上面前说别人的是非。

这种夫妻间家常式的话语，像一爵含着甜味的酒酿，缓缓地流进血脉，不知不觉地化解了前些日子因为长公主的插手，皇上对卫子夫产生的心结。

可当皇上提到长公主时，卫子夫刚刚明朗的心境又转暗了。的确，长公主把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摆在她的面前。她知道如果这件事情处置不好，她往后的日子就更不能安宁了。

刘彻的眼睛不经意地朝后看着，只见刘据的船只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缓缓地跟在后面。

刘据早已忘了刚才登船时的不快，听着包桑讲着逗乐的笑话，发出咯咯的笑声。

唉！真是个孩子啊！刘彻收回慈爱的目光，却见身边的卫子夫有话要说的样子。

“皇后想说什么吗？”

“皇姐昨日进宫来了。”

“呵呵！皇姐近来与皇后相处甚悦，朕乐见其事。”

“可皇姐有话呢！”

“哦？”

“皇姐请求将蕊儿许配给伉儿。”

“什么？皇后说皇姐请求将蕊儿与伉儿……”

卫子夫点了点头。

“哎！朕的这个阿姐啊！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刘彻不以为然地跺了跺脚，那船就摇晃起来，惊得几个划船的黄门一头冷汗，两边合力使劲，才使船稳定下来。

卫子夫因为惊吓，整个的人都靠到刘彻身上，口中连连呼唤皇上！待她定神看去，只见刘彻目览湖波，镇定自若，才安下心来。

“伉儿与蕊儿，年岁相差甚远，怎么可以呢？”

“臣妾还以为皇上知道了呢！”

刘彻明白长公主与卫子夫的关系，知道这事一定让她为难了。如果自己不出面，以长公主的性格，皇后是应付不来的。

“朕预料此事皇姐是一定会禀奏的，皇后不必为难了，朕知道怎样回应她。”

卫子夫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忙道：“臣妾谢皇上了。”但她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阳石公主近来的变化还是不断地拨动着她的心弦。

“不过，蕊儿人大了，心思就多了。”

“呵呵！怎么了？”

“臣妾看她对去病倒很在意的。”

“哦？”一提到霍去病，刘彻的眼睛顿时亮了。

自从漠南之战后，霍去病在刘彻心中的分量大大增加了。近来，他一有时间就喜欢把这个年轻人传到宣室殿议兵。前些日子到雍城，也带着霍去病。

卫子夫的话让刘彻十分惊叹阳石公主的目光！不由得在心里高兴。她还真承继了朕的品性哦！显然，他对霍去病与女儿联姻很感兴趣：“呵呵！这倒是天作的一对哦！只是蕊儿还小。”

“去病也只有十八岁啊！”

“待立嗣大典后，朕找个机会问问去病，若是他有意，到蕊儿十六岁时，朕就玉成这桩婚事。”

船只驶出柳荫，卫子夫觉得头上的太阳分外的鲜明，回眸身后，池心亭的亭脊，被阳光照得闪亮。刘彻示意掌舵的黄门，掉转船头回去。

“皇上！”卫子夫轻轻地呼唤。

“皇后还有话要说么？”

“这……”卫子夫眼睛流露出彷徨和为难的神色。

“有话就说么！”

“皇上！”卫子夫整理了一下深衣，接着又理了理被春风吹起的发鬓，这样踯躅再三后，她终于鼓起勇气道，“臣妾有一不敬之情，还请皇上恩准。”

“你先说说是什么事？”

“立嗣大典前，臣妾想到长门宫去看看皇后姐姐。听说她近来身体越发沉重了。”

刘彻眉头皱了皱，淡淡地问道：“怎么又想起去看她呢，立嗣大典与她有何关系？”

“皇上！”卫子夫发现刘彻没有恼怒的迹象，就近前一步说道，“臣妾是想，巫蛊案过去多年，皇后一定也自省了吧，臣妾也听说她设了香案，天天都祈祷皇上平安呢！”

唉！同是女人，为何如此相异呢？刘彻看着卫子夫月亮一样的明眸，那里面荡漾着太多的温柔、善良和宽厚。这些年了，连他自己都渐渐忘记了阿娇的模样，而卫子夫却想在这个时刻去看看她，刘彻的心也被她焐热了：“好！朕就准了。”

“臣妾谢过皇上！”卫子夫欣喜得像个孩子一样。

刘彻挽起她的手，目光中涌动着爱怜。春日阳光下的卫子夫，出了些香汗，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益发端庄俏丽了。刘彻早年的激情似乎瞬间又回来了：“前面该靠岸了，朕就与皇后在这边用膳吧！”

包桑扯着尖细的嗓音喊道：“皇上有旨，宣石庆、庄青翟进殿！”

皇上的旨意传到石庆的耳际之时，他忽然有了一种穿过漫漫黑夜，看见曙光的惊喜。

他迅速与身边的庄青翟交换着眼色，那意思好像是说——这不是做梦吧？

他俩战战兢兢地随着包桑进了宣室殿，例行已久违的参拜程序，然后小心翼翼地回答着皇上的问话。

皇上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翩翩少年了。

可石庆和庄青翟永远忘不了当年的那一幕。皇上以不治太皇太后丧事为由而免了许昌和他们的官职。

其实，他们心中都清楚，那不过是皇上的一个借口，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阻挡了皇上的新制。那时他们万念俱灰，认定今生不可能再回到朝廷中。

皇上没有治他们的罪，而把他们发回到太常寺。这些年他们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有一次，皇上到太常寺查巡兴办太学事宜，他们吓坏了，睁着眼睛直到东方破晓。

皇上来了，他一心一意听着太常讲述整理诸家经典，根本没提当年旧事，也没有问起他们。于是他们心里有了一种难言的失落——皇上已经把他们忘了。

这种期待皇上记住他们，又怕皇上记仇的矛盾心理，折磨着他们的情感，多少次，两人在喝到夜阑酒干时总是看着对方问，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现在，站在皇上面前的石庆和庄青翟预感到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即将过去，对黄老的抛却，对儒术的熟稔，将改变他们的命运。

“罪臣多年来研习儒术，不敢有一日的懈怠。”

“呵呵！说来朕听听。”

于是，他们各自结合自己实际，分别向刘彻禀奏了对《公羊春秋》的体会。石庆特别强调自己选读的是董仲舒的注释本。

石庆没有忘记引用近来皇上平定淮南、衡山谋反案的故事，批驳了刘安和刘赐的“拥国自重”，认为这是逆天背道之举。他还称颂皇上明察秋毫，翦灭逆贼，实乃社稷之幸。

在石庆说话的时候，庄青翟一直暗暗注视着皇上的变化，他感到虽然岁月悠悠，人事变幻，但皇上推行新制的执着没有变。

轮到庄青翟回答皇上问话时，他引述董仲舒的一句话——《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重点阐述了自己对“大一统”的体会。

“皇上！臣反复琢磨，所谓春秋一统者，主要在八个字。”

“哦！”刘彻侧过脸来，听得很专注，“是哪八个字？”

“兼容并包，遐迩一体！”

“此话朕好像在哪里听过？”

哦！他想起来了，那是元光五年司马相如说的话。

司马相如在奏疏中，用了很精辟的八个字：“遐迩一体，中外褆福”，来表达当时大汉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可眼下他不打算把这个话题延伸下去，他之所以要问起这些，是因为要了解他们有没有担任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的资格。

现在，刘彻大可以放心地与他们谈论对太子的教育了。他有些兴奋地站起来，在宣室殿内踱了一圈，然后在石庆和庄青翟的面前站定了：“朕今天要任命二卿为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不知二卿愿否？”

“臣等定不负皇上重托，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那二位爱卿会怎么做呢？”

看来，皇上还是担心他们会用黄老思想来影响太子。于是，他们对如何从儒家经典入手，循序渐进地实施教化谈了自己的设想。

“大典之后，太子暂时移居思贤苑，待博望苑落成之后再搬过去。”

看着时间已经不早了，刘彻挥了挥手道：“二卿回去吧！改日到宫中拜见皇后，顺便也见见太子。”

两人走出宣室殿，回望檐牙高啄的殿脊，仍然没有走出刚才如幻般的梦境。

庄青翟拉了拉石庆道：“大人！在下有些不明白……”

“怎么了？”

“我朝自董仲舒之后，论起儒学，要数丞相大人，皇上为何……”

石庆没有回答，他无法猜测刘彻的决定，不管日后怎样，反正至少眼前的路是光明的。

石庆和庄青翟出了殿门，刘彻开始批阅起奏章来，当公孙弘那熟悉的笔迹映入他的眼帘时，他情不自禁地“哦”了一声。

这奏章在案头已搁置几日了，自己竟然忙得没有细看。他随口向包桑问了一句关于丞相病情的话之后，就沉浸在公孙弘充满沧桑忧郁、温婉曲柔的文字中了。

刘彻对公孙弘还是比较了解的。论起治儒，他虽不及董仲舒深刻，却有着经世致用的务实；论起治政，他不如窦婴干练，却有着委曲求全的品格。这样的人在他身边，出不了政绩，却也不会铸成大错。这也是他在元朔五年将百官公卿分为中朝和外朝的原因。

他不需要拿出什么高明的主意，只要能稳定政局，深谙旨意就行了。

但这一回，刘彻较起真来了。刘彻对于公孙弘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放下其他奏章，开始给公孙弘写信。他铺开绢帛，洋洋洒洒，字里行间洋溢着温暖和关爱。

待墨迹稍干后，刘彻对包桑道：“你带上太医去看看，也将朕的这封信交给他。”

包桑收好信札，看了看刘彻问道：“皇上还要奴才带些什么吗？”

“带些酒、布帛，褒扬他为朝廷日夜操劳的辛苦。”

“诺！”

刘彻笑道：“太医治的是他的身病，只有朕才治得了他的心病。”

不错！公孙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张汤的到来，希望他能带来皇上的消息。

张汤进相府的时候，公孙弘还没有起床。好在两人相交甚笃，也没有客套的必要，待夫人和仆人们退下后，公孙弘径直让张汤到内室叙话。

由于昨夜没有睡好，公孙弘的眼睛有些浮肿，他看见张汤进来，指了指榻前，示意他坐下说话。

“见过皇上了么？”

“见过了。”

“皇上对老夫的奏章都说了些什么？”

“皇上只是笑了笑，就把奏章放下了。”

“这样看来，皇上一定要任命石庆和庄青翟为太傅和少傅了？”

“学生也纳闷，这回皇上连汲黯的谏言也不采纳了。刚才学生来相府的路上，看见石庆和庄青翟的车驾往椒房殿去了，说不定皇后这会儿正与他们说话呢！”

公孙弘眼皮耷拉下来，叹了一口气道：“看来老夫真的不中用了。”

张汤立时感到语塞，不知道该怎样劝慰他。

“恩师！”张汤揖手道，“都是学生办事不力……”

公孙弘摆了摆手：“这事与你无关。”

……

原来几天前，刘彻利用朝会的机会，诏命石庆为太子太傅、庄青翟为太子少傅。立嗣大典就定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五月底。

日子就在太常寺和宗正寺筹备立嗣大典的忙碌中悄悄流逝，京城的风景也日益地绿肥红瘦，走进了春的深处。

公孙弘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向皇上递交了“免归”的奏章：

……今臣弘罢驾之质，无汗马功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

侯，位列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

那欲掩半露的词语中弥漫着无尽的伤感。

他觉得，在这个朝廷中能当得起太子太傅的人除了他，没有别人。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像卫绾一样，以丞相的身份尽宰辅之责，以太傅的身份为太子讲书。

可是，皇上偏偏把目光投向了太常寺。他忽然生出一种被皇上抛弃的仓皇。他递上奏章，也是想试探皇上的心。

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等来自未央宫的消息。

但皇上有条不紊地处理政务，频繁地就立嗣大典与大臣们交换意见，并且还将冷落了十数载的石庆和庄青翟传到宫中问话，好像把他给忘了。

公孙弘看了看外面，想着皇上会与石庆他们说些什么呢？

“他们会不会重弹黄老的论调呢？”

张汤疑惑道：“不会吧！这么多年了，他们怎会死守着那套不变呢？要是那样，他们还能活到今天，而且还会被皇上重新起用么？”

公孙弘还是有些担心：“大人最好去找包公公打听一下，看看皇上与石庆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

“有这个必要么？”

“也许他们谈到了老夫呢？”

“哦！学生明白了。”

张汤告辞了，公孙弘拿起身边的《谷梁春秋》，还没看上几行，便心烦气躁地丢在一边，他望着窗外从枝头飘落的残花，强迫自己收回目光，重新拿起竹简，虽说眼睛在竹简上徘徊，但心竟然纷乱地在天地间迷茫。

公孙弘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连续咳嗽之后，就气喘吁吁了。丫鬟们急忙上前为其捶背，好一阵子才缓了过来，他抬起头，眼见得夫人的泪水就在眼眶打转了。

“唉！你这是为何，老夫……”

“老爷这是怎么了？药吃了几剂，怎么就不见好呢？”

“老夫这病不是药可以治的。”

夫人就嘤嘤地哭出了声。她比公孙弘年轻了十几岁，夫君的病让她心里懵乱得不知所措。她一哭，丫鬟们也都跟着哭起来。

公孙弘的心烦立即转化为恼怒："你们这是干什么？老夫还没有死呢？你们能不能让老夫一个人安静安静？"

哭声戛然而止，夫人泪眼婆娑地唤了一声老爷，还想说些什么，只见公孙弘不耐烦地挥着手，她只有小心地退下了。

现在，内室里静极了，偶尔从外面传来几声嘤嘤的鸟鸣。

公孙弘呆望着屋顶，那个在心底盘桓了许久的疑问再度地爬上了眉头。

难道皇上忘了石、庄二人曾是反对新制的人么？难道皇上不知道，朝廷里除了董仲舒，就数他公孙弘最懂治儒了么？他检点着自己的行为，认为多年来虽无多大建树，却也兢兢业业。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皇上冷落了自己呢？他想不明白。

午膳时，公孙弘只喝了几口米粥，就昏昏沉沉地睡了——他只觉得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牵着，迷迷糊糊地进了梦乡。冥冥间听见有人在耳边轻轻地呼唤，他睁开朦胧睡眼，却是府令和夫人。他们说宫里的包公公带着太医来了，现正在客厅等候呢。

呀！皇上没有忘记老夫。公孙弘挣扎着从榻上坐了起来，就立马要丫鬟伺候更衣洗漱……话未落音，就听见室外一个尖细的嗓音传了进来："丞相有恙，不可轻动，咱家进来就是了。"

进到内室，包桑说道："皇上要咱家和太医来探视丞相了。"

公孙弘有些惶恐不安，挪动着身体向榻边倾斜，连道："老夫衰朽之身，蒙皇上惦念，不胜惭愧。"

太医淳于意为公孙弘详细地诊了脉，又看了舌苔，然后才诊断道："丞相之病乃心急气郁，肝火旺盛，火伤脾脏，故而肢体沉重。所谓心归木，心急而生火，致使肝气郁结，火盛而伤金，故而脾胃不适。"遂开了几剂药。

夫人请他到客厅用茶，留下包桑与公孙弘说话。包桑捧出皇上的书札给公孙弘，说道："皇上的话都在这上面写着呢，丞相看看吧！"

公孙弘展书拜阅，先还比较平静，看到后来便讷讷自语道："愧杀臣也！愧杀臣也！"包桑循声看去，就见丞相满脸潮红，两眼发热，眼圈越来越红了，接着就听见他声音发颤地念道："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印，乞骸骨，是彰朕之不德也。"

公孙弘再也无法在榻上安卧了，他翻身下榻，就跪在了地上，朝着未央

宫的方向，揖首跪拜道：“皇上折杀微臣了。微臣有疾，怎么敢当得起皇上的自责呢？”

公孙弘读到“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持”时，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而匍匐在地。

“皇上！臣有罪啊！皇上……”

包桑听得出，公孙弘的哭声里带了多种情感和思绪。是感动，也是惭愧；是自责，也是痛心。

皇上丝毫没有怪罪他，反而把他患疾归之于自己的“不德”，皇上不但派来了太医，还送来了酒、帛等。皇上在书中说今事少闲，可他明明知道“淮南案”结案在即，立嗣大典一天天临近。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呢？

包桑没有上前劝慰，任凭公孙弘借痛哭排解心中的郁闷。公孙弘哭过之后，才发现包桑待在身边，根本没有离开，他几分赧颜，不好意思道：“老夫刚才情之所至，失态了，请公公谅解。”

包桑哈哈大笑道：“皇上说，他的书是专治丞相心病的，果然如此！咱家可以回宫复旨了。”

公孙弘送包桑和太医到相府门口，分手时，他要包桑代他禀奏皇上，他马上就上朝视事，筹备立嗣大典。

眼看包桑一行人渐渐远了，公孙弘才回转身来，对身后的夫人喊道：“老夫有些饿了，快备些酒菜来……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阿娇的声音很弱，游丝一样地飘到春柳的耳际。春柳俯下身体，贴在阿娇的耳边说道：“娘娘！现在应该是巳时了吧！”

阿娇有些不耐烦：“谁问你这个？现在是哪年哪月？”

“娘娘，现在是元狩元年五月二十五日。”

“哦!太子的立嗣大典开始了。”阿娇无力地点了点头，眼角溢出酸涩的泪水。

她让春柳在殿内燃起熏香，很快整个房间都飘荡着浓浓的香气。烟雾从熏炉中一缕一缕地散发出来，袅袅地在大殿中央盘旋，在阿娇的眼前编织出宏大热烈的画面：

恢宏庄严的乐声中，盛大的朝贺队伍云集在司马道上。来自郡国两千石以上的官员，来自各国的庞大使团都齐聚这里，等待着神圣的时刻。

卫子夫在宫娥们搀扶下，踏着从司马门铺开的红色的地毡，迈着舒缓的脚步，庄重地走进了未央宫前殿，她的光彩让参加盛典的每一个人脸上

熠熠生辉。

太子刘据毕恭毕敬地迎接卫子夫在皇上身边就座。

正当午时，太仆公孙贺站在大殿上，高声宣布立嗣大典开始。

皇上圣明的呼声在未央宫前殿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啊！皇上向太子颁授金印了。春柳，你看见了么？”阿娇挣扎着站了起来，指着殿外，精神分外地亢奋。

“你看见了么？”

“娘娘！没有啊！”

“哈哈哈！”阿娇放声大笑，然后又仰面歪在榻上，嘲笑道，“你等当然看不见了，你们都是凡人，怎么会看得到呢？哈哈哈！”

刚刚平静了片刻，她又忽地起身下床，一边向外面跑，一边笑嘻嘻地喊道：“皇上！臣妾接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

说着，阿娇“扑通”跪倒在地，郑重其事地叩首下拜，口中讷讷自语：“臣妾见过皇上！”她又转过身来训斥春柳等人。

春柳和宫娥们疑惑地跟着阿娇跪下，内心却是十分恐惧。

废后怎么能看到立嗣大典的情景呢？而皇上此时正在未央宫前殿，她又怎么会以为皇上到了呢？

“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今日……”春柳十分疑惑。

“就是呀！怎么忽然就神志模糊了呢？”

春柳轻轻地来到阿娇身旁，与她并肩跪下，附在耳边道：“娘娘！皇上走了。”

“呵呵！呵呵！”阿娇呆呆地笑着，“皇上来看本宫，怎么会走了呢？”

“娘娘怎么忘记了，皇上打理国政，日理万机，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置呢！”

“哦！你是说皇上忙着处理国事去了？哦！那本宫就不打扰了。”阿娇从地上站了起来，“本宫累了，扶本宫歇息去。”

阿娇简单地用了些饭食，又睡去了。

阳光从窗口透射进来，通过白色的幔帐折射到阿娇脸上，那张日渐瘦削

的面容就更加苍白了，白得像一尘不染的丝绢。

这样子，让守在身边的春柳和宫娥们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从殿门口朝外看，更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虽说是初夏五月，可这院子里的花木却是被青草包围着，刚来时粉刷一新的宫门如今被风雨剥蚀得斑痕累累，只有屋檐下的燕子来来回回，守着一个寂寞的废皇后，伴着一群服侍她的女人。

自从一曲《长门赋》惹恼了皇上后，很久没有人敢光顾这被朝廷遗忘的角落了。

可就在前日，皇后卫子夫来了。

她的銮驾停在门口——只带了春香和警跸。她担心会触动阿娇心底的伤痕，也没有浓妆艳抹。

春柳按照卫子夫的吩咐进去通禀，在等待的时候，她环顾了一下这座当年窦太主送给皇上、而皇上又把阿娇禁闭在这儿的宫阙。当年这里楼阁嵯峨，现在却已是繁华不再；当年的曲径幽幽，现在却已是蔓草没径；虽裙钗依旧，却是铅华尽去，满目景物，尽是断肠伤心处。

这破败让卫子夫感叹阿娇的命运，她甚至想，假若自己有一天遭此厄运，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卫子夫想着想着，就远远地瞧见阿娇在春香、春柳的搀扶下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群宫娥。

卫子夫没有任何的犹豫就跪倒在院内的地砖上了。

“卫子夫参见姐姐。”

阿娇在一步之外僵住了，只是呆呆地看着她。

放在昔日，她绝不会有好言语送给面前这个曾与她争宠的女人。

可漫长的岁月就像一方硕大的磨刀石，无情的风雪就像滴在石上的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磨去了她的恩恩怨怨，虽然一下子还无法忘却，可是麻木了的精神再也燃不起仇恨的火苗了。

阿娇喘着气道：“起来吧！进去说话。”

她用皇上送来的金浆招待卫子夫，这是南越进贡来的米酒，味道甘甜。

卫子夫轻抿一口，清新爽口，她从中品出了皇上心底的那份亲情。

唉！他们毕竟是青梅竹马！

几巡过后，两个女人之间的矜持和沉默悄然远去，话也逐渐多了。她们彼此述说着各自的生活，阿娇毫不掩饰自己对皇上的思念，说她无数次地在心中祈求上苍保佑皇上恩及天下，社稷永固。可是，皇上至今也没有……

她说到伤心处，潸然泪下，卫子夫也陪着流泪。

其实，卫子夫又何尝没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和惆怅呢？就因为没有答应为长公主的儿子求封，就得忍受王夫人每日出入宫中的情感折磨，就像阿娇一样守着一座空寂的椒房殿垂泪。

但现在她并不想多说宫中的生活，害怕勾起阿娇对往昔的追忆。

“再过两天就要举行立嗣大典了，妹妹这次来看看姐姐，就是想告诉姐姐，即使据儿将来做了皇上，也要记着，他有两个母后。一个是卫子夫，一个是陈阿娇。他既是妹妹的儿子，也是姐姐的儿子。妹妹虽做过侯府的女奴，却知道先后的道理，在什么时候，姐姐都是在前面的，据儿都应该把这位母后放在心里。”

卫子夫的这番话惹得阿娇又是一番涕泣，但当她再度抬起头看着卫子夫时，她的目光就格外的平静和柔和了。

“告诉据儿，他的父皇是这个世间最杰出最尊贵的人。”

“请姐姐放心，妹妹一定转告据儿。”

卫子夫留下一个女人对另外一个女人的理解和宽容回宫了。

在她登上车驾的那一刻，阿娇追到车前来拉着卫子夫的手说道：“谢谢妹妹为汉家续了龙脉。请你告诉据儿，说姐姐对不起他……”

这也许是她谈话的核心，也许是她蓄积已久才吐出的心声。

卫子夫忽然就对许多事情有了新的认识，人啊！该是多么奇怪复杂的生灵，即便是阿娇这样刻薄的女人，也有理智和平静的时候。

车驾离开长门宫很长一段路，卫子夫回头去看，只见阿娇还站在宫门口，站在五月的艳阳下。

“仅仅几天，娘娘就……”春柳为榻上睡得很沉的阿娇掖了掖被角，又坐回到原处，“想想我真有些害怕。”

一位宫娥打了个寒战道：“春柳姐，你说娘娘她会不会……”

“胡说！”春柳愠怒地指着宫娥的鼻尖骂道，“乌鸦嘴，再说撕烂你的嘴！”

可春柳清楚，自己说这话时多么的心虚。

太阳在南山眷恋了片刻之后，终于坠落。

膳房的宫人来说，晚膳已经备好。

“知道了！”春柳站了起来，走到帷帐前，声音很轻地呼唤道，“娘娘！该用晚膳了。”

“娘娘！奴婢伺候您洗漱之后，该用晚膳了。”

晚照中，阿娇平静地躺在榻上，睫毛很安谧地排列在眼线周围，没有梦呓恍惚的颤动，一只手软软地垂到榻前。

“不好！”春柳心头闪过一丝不安，及至她用颤抖的手伸向阿娇的鼻翼间时，她知道在经过一场疲惫的远征后，废皇后永远地睡去了……

“娘娘！”春柳一头扑在阿娇身上，放声大哭，“娘娘！您怎么就走了……娘娘……”

身后的黄门、宫娥跪倒一片，哭声从殿内蔓延到殿外，在傍晚的长门宫久久地回旋……

时间是元狩元年五月己未日，未央宫内正为太子举行盛大的册立庆典。

第十八章

雄略谋通身毒道 风从上谷燃烽燧

没有出使的日子，张骞就陷入百无聊赖的空寂。

十三年的凿空西域出使生活，把他的心放野了。

漠南之战后，皇上诏命他担任未央宫卫尉，可他却不习惯这种每日按部就班的生活，有时候甚至有一种无言的厌倦。

他一直期待皇上早日启动第二次西域之行。这不仅是为了完成皇上的夙愿，还因为葱岭脚下长眠着他的纳吉玛和儿子。

一天，汲黯带着皇上的口谕到府上来了。皇上说，张爱卿归来已有几年，而至今仍孤身一人，家室虚空，要他汲黯保媒，择一位望族之女完婚。

张骞十分感谢皇上的关爱，却婉言谢绝续弦的美意。

失去纳吉玛，是他一生难以抚平的伤痛。他怎么会忘记他们滞留昆仑山下的那些日子呢？为了能够平安回到长安，纳吉玛承担了抚养两个儿子的责任。每一次吃饭，纳吉玛总是先让孩子们吃，她自己经常要腹中空空，饥肠辘辘地度过遥夜。

眼看当年锦鸡花一样美丽的纳吉玛一脸的菜色，张骞很是揪心，他觉得让自己的女人承担这么多的重负，这是男人的耻辱。

有一天，在孩子们睡觉时，他劝纳吉玛带着儿子们回到单于庭去。

纳吉玛回头看了看身边的儿子，凄婉一笑道：“骞！千万不要这样说。你知道纳吉玛的心是什么吗？是那一尘不染的白雪。夫君看看，这是纳吉玛学写的汉字。”

哦！亲爱的纳吉玛！你的心像月亮一样皎洁，像昆仑河水一样清澈。张骞捧起羊皮，从歪歪扭扭的字中发现了“长安”二字。

“骞！你知道吗？我们的儿子也学会了不少汉字，他们跟我一样很向往长安！”

张骞还能说什么呢？他默默地抱着纳吉玛，品味着这海誓山盟般的爱。

可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说伊稚斜打败了于单的军队，登上了单于的宝座。有消息说，左骨都侯死于战乱；也有消息说，他随于单到了长安。

纳吉玛听到这些消息后，泪水如昆仑的雪水，哗哗直流。

“纳吉玛！你想哭就大声地哭吧！”张骞吻着纳吉玛的头发。

纳吉玛却忍住了哭声，看着张骞的眼睛说道：“夫君什么都不要想，就只要想办法回长安。父亲即使到了太阳神的身边，也会为我们祝福的。”

曾经沧海难为水，他的心可以容得下广袤的西域大地，却再也容不下另一个女人。

那一天，汲黯专注地听完了他和纳吉玛的故事，为他们忠贞圣洁的情爱所感动。他后来是否将这些禀奏给了皇上，谁也不知道，但从此再也没有人向他提出婚配之议。

可这一个人的日子也的确不好过。

元狩元年七月初的一天，张骞在署中待腻了，想那些从西域带回来的苜蓿该是紫花芬芳、蜂蝶云集了；而那些胡桃、葡萄的枝头也一定硕果累累了。于是他约了司马相如，到茂陵一游。

两人说定在咸阳西的杜邮亭会面。张骞先行到了咸阳，悄悄地寻了一家僻静的客栈住了。清晨起来，简单用了些茶点，就赶到会面地点。

他远远就瞧见司马相如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站在亭子前向他招手，还有一位年轻人在一旁，却是不曾见过。

隔着几丈远，张骞就兴奋地喊道：“司马大人倒是快，还先到了。”

司马相如回道：“为了不耽搁行程，昨夜在下就到了咸阳东。”

这时候，那骑了雪青马的年轻人上前向张骞作揖道：“久仰大人英名，晚辈有礼了。”

“足下是……”

“呵呵！你们不认识啊！”司马相如笑道，“他就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公子啊！这两年游历名山大川，广采文物史迹，前不久才回到长安。听说茂陵种了西域的果木，就想来看看。”

司马相如一介绍，张骞不禁“啊”了一声：“早就听说太史公有一公子，博闻强记，不期在此相遇，真是有幸。”

三人说着话，便催动胯下的坐骑，朝着茂陵的方向奔去。

几年没来，茂陵较之前更加的宏伟，而且陵邑也成为一座拥有十几万人口，商贾云集、繁华非常的城市。

陵邑建在司马道北侧，他们从东门进去，一路走来，看到邑内道路交错，里坊密布，从各地迁徙而来的富商大贾早已度过了刚来的种种不适，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一位店家眼见三位身穿方领便装的人走来，猜想必是长安来的官家，忙舔着笑脸高声喊道：“三位官爷是要打尖，还是要住店？里面请啊！”

张骞看了看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道：“走了半日也饿了，不妨就在楼上找一僻静处，吃些东西再看不迟。”

刚刚坐定，店家就热情地跟上楼来招呼。张骞遂要了些上好的酒酿和挑了些精致的、有风味的菜肴。

那店家生就一口伶牙俐齿，听张骞如此说话，连声说道：“官爷好口福，本店最近烹制一道新菜，名曰碧玉翡翠，待会儿上一盘尝尝如何？”

“那就去准备吧！”

待那菜上来之后，果然是碧绿莹莹，鲜嫩无比，一箸入口，清香润滑，余味不尽。

张骞嚼了嚼，放声大笑：“什么碧玉翡翠，这不是西域的苜蓿么？”

店家惊奇道：“官爷好眼力，此菜正是鲜嫩的苜蓿烹制而成。不知官爷从何处而来，怎么识得我大汉博望侯自西域带回的苜蓿呢？”

张骞也不答话，只是默默地从腰间摸出钱袋，取出一串钱道：“人是四方人，客乃过路客，就冲这道菜，多付你二千钱，其他就不必多问了。”

店家便不多说话，情知遇到了不凡人，只小心翼翼地把上好的酒奉上。

酒足饭饱之后，三人下了楼，说着话就到了西郊。众人远远望去，但见苜蓿在蓝天下铺开满目葱茏，盛开的苜蓿花一层一层地簇拥成紫色的云霞。

有几位农夫打扮的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收割着苜蓿。

三人上前施礼询问，老者停下手中的活儿说道：“托皇上的福，自推行‘限民名田’后，他家五口一共种了十亩苜蓿、二亩核桃和三亩葡萄。苜蓿除嫩的卖给陵邑中的店家外，其他都由修筑茂陵的官府买去喂马。加上其他粮食，一年下来，衣食便无忧了。”

“哦！”司马相如欣喜地沉吟一声，三人分享着新制成功的喜悦。

出了苜蓿地，他们又到了一片胡桃园子，满枝胡桃从浓密的叶隙间伸出碧绿的脸庞，分外的可爱。

司马迁觉得这果木的名字很有意思，便问张骞是如何起了这个名字。

张骞笑道：“西域人给这果木起的名字很绕口，在下带回长安、皇上品尝之后，以为这既然是从胡地来的果木，不妨就叫胡桃更简明些，因此便有了这个名字。”

司马迁感到又长了不少的见识，忙从怀里拿出绢帛记了。

张骞和司马相如觉得，这年轻人笃诚好学，将来一定有大出息的。遂要他将几年来游历名山大川的经历说给他们听。

司马迁有些不好意思：“晚辈口拙，怕说不好。”

话虽如此，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向两位大人介绍了他沿着牂牁江一路游历的所见所闻，末了道：“晚辈沿江而下，一路见到无论是汉人还是夷人，提到中郎将宣示圣德，平息民乱，无不敬仰。晚辈在犍为码头下船寻访大人，不料大人已回京复旨了。”

司马相如笑道：“说来也真不凑巧，真是阴差阳错。”

“呵呵！这样说来，二位今日相聚，还要感谢我了。贤侄提到蜀布、邛竹杖，使我想起一件事情。在回归途中，我路过大夏时曾见过蜀布和邛竹杖，都十分精巧。商贾说，这些都是从身毒贩运而来。身毒在大夏东南约数千里，以此度之，身毒距我大汉应比大夏更近，倘是开通西南道，我大汉与身毒通商货贸亦无碍矣。”

张骞的话将三人的心带到了远方的未知世界，都为即将到来的探险而兴奋不已。尤其是司马相如，从元朔三年至今，他许久没有听到这样有见地的话了。

“唉！说起来话长。”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换了一个位置，三人朝不远处一方葡萄园走去，“当初从巴蜀归来时，在下就向皇上提出开通西南的谏言。可是，不久公孙丞相去了一趟西南，回来后竟然数次进谏皇上，说开通西南乃是疲中国之策。此后这事就束之高阁了。”

“丞相不知道西南百姓热切盼望着大汉文明么？”张骞问道。

“他哪里是不知道。他向来把西南看作蛮荒之地，把那里的百姓视作异类。”

“皇上怎可听他一面之词呢？”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譬如汲黯常常当庭面诘丞相，说他口是心非，但他非但不恼，而且装出一副木讷的样子。皇上还以为他真是海量呢！”

“立嗣大典之后，丞相就一病不起了，现在是李蔡代行丞相职务，这个人么……”司马相如不说了，他对李蔡的为人也很鄙夷。

阳光透过葡萄架在园林的地上落下大大小小的斑点，偶尔一阵风吹来，荡起“窸窸窣窣”的吟唱。踩在松软的土地上，脚底的力都被泥土消解得了无声息。

眼看就要走出葡萄园，张骞说话了：“在下回到京都，就上奏皇上，重提开通西南，打通通往身毒之道。”

张骞的话使司马相如感到，比起当初提的开通西南的谏言，张骞不惟视野宽阔，尤其是对大汉声威的传播，有着巨大的意义。他心头一高兴，竟然脱口吟出一腔感慨。

汉水泱泱而东去兮，至大江而不复回；

鲲鹏扶摇而西去兮，度关山以高飞；

闻帝音而思乡兮，饮露霜以返归；

志高远存万里兮，远瞩乎以天际……

张骞的心随着司马相如的诗句，飞向一个遥远的神秘国度，那里的人们如果知道在他们数千里之外有一个大汉，将会怎样感慨这世间的广袤和博大啊！

多少年后，当司马迁在深夜遨游在漫漫史海，为周边国家作传的时候，他还常常想起元狩元年这个难忘的午后。

令张骞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之后，当他怀揣着自己的奏章进宣室殿的时候，就碰上了刘彻蓄积已久的激情——

“呀！张爱卿，你来了！朕正要找你呢！”

皇上以喜悦之情表示了对张骞的热情，这让他有些纳闷，难道皇上已经猜到自己的目的了么？

“爱卿先不急于说，让朕猜猜你来的目的。”刘彻捻动着胡须，用含笑的目光看着张骞。

“如果朕没有猜错，爱卿一定是要向朕上奏开通西南夷的事务吧？”

“皇上圣明！”张骞十分惊异，从怀中拿出一卷竹简，“臣正是为此事来的。这是臣的奏章，恭请皇上圣阅。”

刘彻接过奏章，叹了一口气道：“开通西南夷中途搁浅，此朕之失也。当初朕考虑到筑朔方城耗费民力太重，若是继续凿西南道，势必分力。前日，朕召见石庆、庄青翟时，他们一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让朕顿悟。”

“此一时彼一时也！彼时罢通，自有罢通的道理。”张骞说到这里停了停，语气中就有了一层强调的意思，“今臣奏请重开，又与中郎将所说有所不同。”

“哦！”刘彻对张骞的话来了兴趣，“有何不同，快说与朕听听。”

“臣之所谓通西南，不仅在于让皇上的德惠普照西南诸夷，更在于开启汉与身毒国之间的通商贸易。”

“身毒国？朕倒是第一次听说。”

张骞从怀中取出汉与西域各国全图，在案上摊开道：“皇上请看。”他的手指伴随着叙述，从长安出发，慢慢地朝着西南移动，到了大夏，转而向东南，越过大夏边界时，他停住了，说道：“臣在大夏遇到商贾，他们言道他们的货产从身毒来。后来臣才知道，那些均来自我大汉蜀郡和西南滇国。身毒国在大汉西南，距离近大夏两千余里。若是与我通商，则不仅可互通有无，更使得我大汉文明远播域外。”

张骞依据从大夏国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尽其所能地向刘彻描述了身毒国的地形、物产和民情风俗，然后便将说话的重点转移到从蜀地打通去身毒的道路上来了。

刘彻的目光随着张骞手指而移动，最后静静地留在那一片空白地带，那显然是一方未知的土地。而他的思绪却已驾着畅想的风，在一个比张骞更高更远的时空穿梭。当他的眼睛离开地图的时候，那一双晶亮的眸子就飞动着雄视万里的神采。

“朕记得，爱卿刚回到长安时曾说过，大宛、大夏及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民风颇与中国同；而其北有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倘能通过货贿施之以利，诱其入朝，进而以礼仪教化，如此我大汉广地万里，诸语互译，殊俗相容，威德遍于四海，不亦宜乎。”

张骞不说话了，眼睛直直地看着刘彻，这是怎样的一颗雄心呢？皇上要建立一个诸族和谐的庞大帝国，这样的宏图大略让他的思维在瞬间出现了凝滞。

的确，他一时还跟不上皇上那种横空徜徉的思绪，也许从他回到长安的那一天，这种思路就在刘彻的心中萌芽了，只不过今日君臣的一番谈论终于让它破土而出了。他忽然觉得，自己花了几日时间、字斟句酌的奏章现在都显得过于狭隘和肤浅了。

“张爱卿！”

“张爱卿！”

“哈哈哈！朕吓着你了？”刘彻哈哈大笑，洪亮的声音让张骞从惊异中醒

过来，及至发现自己失态，他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请皇上恕罪，臣……臣……”

刘彻并不在意张骞的表情，继续道：“是的，朕的这些所思，高皇帝不曾有过，文皇帝不曾有过，父皇也不曾有过，何况你呢？倘若此事告成，则北方匈奴必陷孤立境地，边患也尽将根除。”

张骞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激荡，起身就跪在了刘彻面前：“微臣愚钝，未能体察皇上深意！”

刘彻上前扶起张骞：“现在看来，朕当初派遣爱卿凿空西域的初衷也有些狭隘了。是爱卿的西域之行打开了朕的眼界，才有今日之谋略啊！”

话说到这里，君臣之间的心路畅通无碍了。刘彻将自己欲派遣张骞前往蜀郡和犍为郡实施“通身毒道”的计划和盘托出。

“此行意义决不在凿空西域之下，爱卿有何要求尽管提来，朕一定尽量满足。”

张骞十分感动，说道：“臣并无他求，只愿皇上派遣熟悉西南诸族风俗语言的使者随往即可。”

“这个不难，蜀郡的王然于、犍为郡的柏始昌、吕越人等均为司马相如当初的副使，不仅熟悉西南情况，而且精于外交谋略，爱卿可持节前往调发。”

张骞听罢，大喜过望：“谢皇上，臣不日将动身前往蜀郡和犍为郡，宣皇上旨意。”

张骞准备告退，却又想起一件事情，问道：“皇上！臣不日即将离京，只是这未央宫卫尉一职……”

“哦！这个还是爱卿兼任好，你又不是外放做官……”

“皇上隆恩，臣铭感肺腑。”张骞掂得出这份信任的分量。

走出宣室殿，张骞的喜悦都写在了眉梢眼角，他的一颗飘荡而又寂寥的心在这个上午，忽然又凝重了。

他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情绪，他在心里笑自己，整天思谋着出京，现在皇上再度给了这个机会，自己反而彷徨踯躅了？也许，是因为这个使命太重大了吧！

张骞加快了脚步，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他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北线边陲勿生战事，好让他很顺利地完成朝廷的使命。

可事实上，在他离开长安三个月后，北方的战事就吃紧了……

参加汉朝太子册立大典的匈奴使者，在元狩元年八月回到了匈奴单于庭。

伊稚斜的使者耶律雅汗（现在已经是左骨都侯了）觉得，与在长安遭受的冷遇相比，他对草原就有了一种儿子回到母亲怀抱的亲切。

他顾不得驰骋如飞的骏马，俯下身体顺手扯了一把青草，放在鼻翼间贪婪地嗅着，待抬起头时，就看见了前来迎接的马队。

“使君回来了，自次王正在穹庐等候呢！”

的确，若论盼望耶律雅汗的归来，赵信远比伊稚斜迫切得多。在漠南大战回归匈奴后，他的心一直经受着痛苦的折磨。

这倒不是因为过去多年受过刘彻的恩惠而内疚和自责，而是他很希望汉与匈奴能够和睦相处。

耶律雅汗却带回了让他陷入忧虑的消息。

耶律雅汗告诉他说，汉皇对伊稚斜逼死隆虑阏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要他转告大单于，汉廷不会善罢甘休。

对自次王的背叛，汉皇尤其愤怒，他发誓要用匈奴人的血祭奠漠南之役中死难的将士。

依照往年的惯例，在立后或者册立太子这样的大典上，曾与大汉有几代和亲历史的匈奴国，总是被典属国安排在觐见的最前面，可今年却排在了最后，甚至连匈奴使节的名字都没有提，这让他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如果不是卫青、霍去病的节节胜利，他们能如此轻慢么？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刘彻对匈奴的战争将会因为卫青甥舅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是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这个声音一直在赵信的心头回旋，他仿佛听见长安妻儿的呻吟。

赵信太了解刘彻的性格了，他可以对坚韧不屈、死在汉军刀下的匈奴将领抚恤厚葬，却绝不能容忍任何背叛。

他也太熟悉汉律了，一场巫蛊案就有近万人人头落地。何况他还是一个匈奴血统的将领呢——他的头颅随时都有可能被悬上长安东市的高杆上。

赵信的心里乱极了，他甚至没有听见耶律雅汗的告别，只是茫然地看着使者远去的马队发呆……

冥冥间，他觉得脸颊有些酥麻，抬头看去，原来是一支马鞭轻轻地抽在

他的脸颊上。

他现在的妻子、伊稚斜的妹妹、美丽温柔的可西萨仁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正用一双调皮的眼睛看着他。

“夫君在想什么呢？”可西萨仁一点也不像她的哥哥，她黑灰色的眼睛幽深得像北海的湖水，“今天天气这样好，夫君为何不到草原上骑马奔驰呢？”

赵信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可他抵不了那双眼睛的魔力，他不由自主地上了马，可西萨仁狠抽一鞭坐骑，两匹马便朝着天边飞驰而去。

卫队立即紧紧地追了上去。

可他们却招来了远远的呵斥：“回去！你们给我回去！”

很快，他们在卫队的视野里浓缩成两个小黑点，渐渐地融进草原的深处。

赵信和可西萨仁来到了余吾河畔，清得能看见水底的余吾河静静地流向远方，骏马还没有收住它疾驰的脚步，可西萨仁就急不可待地伸手一拉，两人顿时就滚到草原柔软的胸膛上。

太阳、蓝天、白云让匈奴公主的春心漫过赵信的身体。

他们忘情地搂抱着，从土丘上一直滚到河岸的水草边，可西萨仁的朱唇紧紧地贴着赵信的脸颊，舌尖在这个雄健的男人的口内来回蠕动。

她明白，男人的雄风需要女人的大水去激荡。

她趴在赵信身上，一双手却紧紧地勾着他的脖颈，期待着飓风裹挟她的时刻。但她没有从赵信的眼里看到任何激情时，她全身的热流迅速冷却了。

“夫君有心事么？”可西萨仁从赵信身上爬起来，有些灰心地问道，“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说的吗？”

……

“我可是你的女人啊！”

……

“夫君不爱我了，夫君心中有了别的女人。”可西萨仁从草地上爬起来，去拿丢在一旁的马鞭，示威似的在赵信面前摇了摇，“匈奴女人的眼中是揉不进沙子的。”

赵信起身走到她身边道：“生气了？”

可西萨仁后退一步，扬起鞭子叫道：“别过来！说不清楚，你就别过来！”

“耶律雅汗大人从长安回来了。”

“那又怎样呢？”

“汉朝的皇上对单于杀了隆虑阏氏怒不可遏，发誓要血袭匈奴呢！”

“那又怎么样呢？这里是漠北，距长城还远着呢！”

“也许那个皇帝正筹划着一场漠北战事呢！”赵信一想到这里，顿时眉宇就蹙郁凝结了，“要知道，我手中可是沾了三千汉军的鲜血啊！若是两国开战，卫青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

“那又怎样呢？夫君本来就是匈奴人，回归故乡不是应该的么？”

“是的！我是匈奴人。”赵信吹了一声口哨，坐骑很快就来到面前，他牵了马缰朝回走，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可西萨仁说的。

“可那样的回归在汉皇看来，就是叛国，就是犯下了诛灭九族的大罪。你不了解汉皇，他甚至不能原谅在作战中无功而还的将军，他最恨的就是背叛了。”

可西萨仁沉默了，夫君的一番话让她的心一下子变得忧郁起来，她拉着马紧走两步，与赵信肩并肩地说话：

“在我看来，汉与匈奴都是天地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像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呢？”

“唉！”赵信已经上了马，回头看了看踩着马镫的可西萨仁，心想：她太善良了，她根本不像她的父亲和她的哥哥，她怎么就不知道这是战争呢？

跟在赵信后面的可西萨仁，嘟嘟囔囔地埋怨她的哥哥，当初就不应该与于单争夺王位，也不该逼死隆虑阏氏。

她担忧一旦重开战火，不知会有多少百姓遭受磨难。为了她的夫君，她也要劝说兄长与汉朝重新修好。

“我要禀奏单于，让他与汉朝再续和睦。”

赵信心想：以单于的性格，恐怕很难。可这话他没有说出口，他怕伤了可西萨仁的心。

前面是一道缓坡，翻过这道坡，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穹庐。两匹马争先登上坡顶，远处的狼居胥山，眼前广袤的草甸，一顶顶白色的穹庐，便都进入他们的视线了。从远处传来牧羊姑娘的歌声：

高高的狼居胥山啊你可知道？

长长的余吾河水你可知道？

天灵鸟恋着高天的云彩，

歌声才那么委婉动听。

山鹰恋着草原的风雨，

翅膀才那么搏击有力。

姑娘恋着哥哥的身影啊，

眼睛才那么水灵。

……

这是一片多么平静的土地啊，在这草原上生活的，又是一群多么质朴的生命啊！可西萨仁的眼睛湿润了。她记得，当年军臣单于要对汉朝开战时，是隆虑阏氏用柔情化解了战争的烟云，她那时候觉得隆虑阏氏就是美丽的女神。从现在起，她就要做这美丽的女神，用女人的柔情去熄灭男人心中的战争怒火。

可西萨仁心里亮了，她催动胯下的坐骑，紧紧地追赶着赵信而去。

……

时间在赵信的郁郁寡欢中到了十月。

匈奴人刚刚举行了祭祀天神的盛大典礼。

这天，赵信接到了单于庭的传话，要他立即去单于庭听取耶律雅汗使者的通报，商议匈奴与汉朝的关系。

赵信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赶到单于庭，他发现除了左右贤王、左右骨都侯外，西部的休屠王和浑邪王也来了，宽阔的议事厅内弥漫着马奶酒的芳香。

伊稚斜比刚刚登基时又强壮了许多，他的眸子里闪耀着自信的光亮，浑重的声音在穹庐内回荡。

“汉廷对我大匈奴使者如此轻慢无礼，是可忍，孰不可忍！”

“进兵长安，饮马渭水。”有人高声喊道。

穹庐里沸腾了。

有人高呼，要用汉人的脑袋做酒碗，有人要用汉人的心做下酒菜肴。

赵信没有出声，就在靠门的角落坐了。

但还是被伊稚斜发现了。他伸了伸胳臂，平息了诸王和将军们的聒噪，高声喊道：

“自次王为什么沉默不语呢？诸位王爷，听听自次王怎么说吧！他是从长安归来的，他一定清楚汉军的底细。”

“好！好！”狂热的呼喊声再次在议事厅上空回荡。

谁也没有注意到，耶律孤涂鄙夷的目光，但赵信觉察到了。他暗暗埋怨单于，在这样的场合让他说话，为什么要提到长安呢？这与打他的脸有什么两样？

他从地毡上站起来，来到地图前，声音显得很沉闷：

“各位王爷，各位大臣请看。”

跟随着赵信的手指，匈奴王爷和大臣们惊异地发现，短短几年间，匈奴人不仅失去了河南大片的土地，而且也退出了漠南，从而使西到涿邪山，东到诺水，南到鞮汗山的辽阔草原和大漠暴露在汉军面前。

“目前汉军关注的重点还在上谷、渔阳和右北平一端。只要两位王爷守好那里，汉军就不可能在我西线取得突破。”

耶律孤涂轻蔑地扫视了一下赵信道：“都是自次王建议退守漠北，才致今日之患。我军何不从漠北、河西出兵，与汉军决战，收复失地呢？”

耶律雅汗立即响应。

伊稚斜把目光转向浑邪王和休屠王，问道：“二位王爷怎么看？”

“这？还是浑邪王先说吧！”休屠王看了看浑邪王道。

浑邪王喝一口马奶酒，为的是给自己要说的话找一个缓冲的空间。

他原本是奔着祭天盛典而来的，平心而论，他压根儿就不愿意与汉朝兵戎相见，他不愿看到经过他励精图治才赢得的平安祥和的领地，因此而遭遇汉军铁蹄的践踏。

伊稚斜就有些不耐烦了，催促道：“王爷有何高见，快说吧！”

浑邪王咽下一块羊肉，就开口了：“单于明白，今日汉匈局势，早已不是头曼和冒顿单于的年月了。汉军自建元元年以来，研习我军战法，掠我马匹，战力远非昔日可比，所以本王以为打下去对我大匈奴不利，不如议和。”

“呵呵！王爷是喝醉酒了吧！”浑邪王的话引来耶律孤涂讥讽的笑声，“这是喝奶茶那样轻巧么？如今的汉朝，已经成为鲸吞天下的老虎，你说议和，人家就会议和么？单于，臣只有一个字，打！”

耶律孤涂双目充血，被穹庐的热气蒸腾出狼的凶光，他说到激动处，拔出腰刀，划开腕上的皮肤，鲜血滴进银碗，大声吼道：“灭不了汉朝，绝不生还！”

这一举动首先在左贤王那里获得了响应，闪着寒光的刀刃划过胸前，一绺长发落地，左贤王狠狠地踩了踩脚下的头发道：“谁敢再说言和，本王就让他和这头发一样。”

休屠王站起来，对单于道：“汉军敢踏进本王领地，让他有来无回。”说着话，就把手中的羊腿骨摔在地上。

于是主战派纷纷效法耶律孤涂，歃血为誓，一时间扑鼻的血腥伴着疯狂的喊叫弥漫了单于庭。

右贤王和浑邪王茫然地望着伊稚斜，他们很希望单于能够就关系匈奴人生死存亡的大计做出英明的决策。

伊稚斜的思绪被战和的争论推着，一直在高速地旋转。

此刻，主战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担心如果违逆他们的意愿，将会引起内乱。

他暗地向赵信问道：“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怎么办？”

“眼下不是与汉军决战的时候，依臣之见，我军不妨先进入上谷、渔阳一带，试探汉军的动向，然后诱敌深入，在漠北聚而歼之。”

“好！自次王如此说，寡人心中有底了。”

伊雅斜单于站了起来，用他洪亮的嗓音平息了穹庐里的嘈杂：“寡人决计，诱敌于漠北，聚而歼之。请自次王宣布寡人的命令。”

“各位大人。”赵信只说了一句，他的目光就忽然呆滞了。

他看见，他心爱的妻子可西萨仁的身影出现在穹庐门口。

可西萨仁晶亮的眼里闪着泪花，手里捧着两只小小的羊皮袋，一步一步地走进单于议事厅，走到伊稚斜面前，哽咽地问道：“单于还记得这两个

人么？”

“妹妹，你这是……”

可西萨仁的泪水顺着脸颊，滴在穹庐的地毡上：“单于可曾记得，就是这两个女人，把她们的一生都献给了汉匈的睦邻大业。”

“你说她们是隆虑和紫燕？”伊稚斜睁大了眼睛。

“是的！是她们！”可西萨仁顿了顿，“当年王兄在世时，每逢大战之际，阏氏总是用殷殷劝告，给匈奴人带来平静和祥和。”

“你是怎么找到她们的尸骨的？”

可西萨仁哀怨的泪眼看了看伊稚斜道：“王兄为了单于的宝座，可以将于单赶到中原，也可以逼迫隆虑阏氏自刎，但是匈奴的百姓没有忘记她们。就在王兄追击于单的那天夜里，我们栾鞮氏部族的几位老人，趁着夜色将阏氏的尸骨搬到姑衍山深处火化，将她们的骨灰藏了起来，有一天，我打猎到了那里，才带她们回到漠北。”

“你也太大胆了吧？竟敢背着寡人收拾汉人的尸骨！”

可西萨仁反驳道：“她已经不是汉人了，她是匈奴国的阏氏，是我的王嫂。”

“那又怎么样呢？她们让于单投降汉朝，就是大匈奴的敌人！”

“单于这样说，不感到羞愧么？那些总是想把匈奴人推向战争的人才是匈奴真正的敌人。”

可男人们躁动的火气很快将公主的声音蒸成水汽。

伊稚斜愤怒道：“栾鞮氏怎么生了你这只绵羊，寡人已经决定要打这一仗，你出去。”

“王兄！你能不能冷静些？”

伊稚斜不再理会可西萨仁，对赵信道：“送她回去。”

赵信拉着可西萨仁离开单于庭：“这些人都疯了，你还理他们干什么？”

可西萨仁仰面朝天，凄然地呼唤道：“神圣的太阳神啊！请您拯救这些狂热的灵魂吧，熄灭他们胸中的欲火，复苏他们的良知和人性吧！让阏氏的在天之灵安息……”

用仇恨点燃的狼烟，伴随着匈奴大军卷起的风尘，终于在十月下旬，飘到上谷郡府沮阳上空。

前方急报飞来的时候，上谷太守郝贤正与长史在府上发愁。

每年这个时候，朝廷都要求各郡上报一年的租赋、刑狱等情况，朝廷根据计簿对太守进行考核，有功者赏，有过者罚。

各地所上计书，最后集中到丞相府，由计相把这些计簿存档保管。

春风秋雨又一年，可上谷军民这一年真不容易。漠南之战后，虽说伊稚斜接受赵信的谏言，将主力撤往漠北，可事实上，为了引诱汉军深入，骚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小者数千人，大者上万人，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特别是居住在长城脚下的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在大汉戍边的太守中，像郝贤这样，几次随卫青出征、以战功而封侯的一郡之长屈指可数。他从来不惧怕战争，也不怕上报刑狱等情况。上谷百姓身兼耕战，很少有人触犯刑律。惟有租赋，最让他头疼。完不成朝廷的额数，就要受到处罚。

“大人说怎么办呢？”长史翻阅完计簿，眉头就皱在了一起，“又是入不敷出啊。”

“差多少？”

“将近四成。”

“是啊！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哪有时间种地呢？”郝贤站了起来，望着窗外开始凋落的树叶，一脸的惆怅。

“本官这个太守当的……唉，哪里抵得上京畿的一个县令呢？想起来真是愧对朝廷，愧对皇上啊！”

长史道：“大人总得对朝廷有个交代啊！”

郝贤点了点头。他很感谢长史，跟了他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怨言。

“年年难为你，本官内心总觉不安。”

“大人何出此言，这是下官分内之事，大人这样说就见外了。”

郝贤还能怎样呢？面对这样的挚友，他不再犹豫，问道：“匈奴今年有两次入侵吧？”

“三月一次，五月一次，虽说规模不大，边塞百姓已不堪其扰了。”

郝贤掰着指头计算，这两次都在万人以上。我军为御敌，征集本郡的男丁一万人，以补充兵员损失，使得现有军伍扩充了四屯，凡因戍边而无力耕作的丁户，免征赋税一年。这些男丁戍边的花费，置办兵器，训练的费用，这些加在一起，足以弥补赋税的亏空了。

长史有些担心道：“朝廷还要核计的。倘若发觉虚报，这可是欺君大罪啊！”

郝贤叹了口气道：“如不这样，又有何方法呢？百姓已经够苦了，我们如再来个涸泽而渔，酿成民乱，朝廷追究下来，一样获罪。”

“话虽如此，可……”

“万一被查出来，凭着你我跟随大将军出生入死，他总不能坐视不理吧？烦劳仁兄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将这计簿重做一遍，等你我重新核计之后，仁兄也该启程去长安了。”

“唉！”长史接过计簿，就告辞了。

刚要离去，却见一守城的司马奔跑着进来，说塞上的烽烟传过来了。

郝贤的心顿时绷紧了：“何时看见的？”

司马喘着气道：“刚才卑职上城巡检，闻到空气呛人，忙朝远处看，原来十里外的山头上烽燧滚滚，想来匈奴人已经越过阴山了。”

郝贤不禁倒吸一口气，从身后的剑架上拿起宝剑，就出了府门，奔往北门城楼。长史不敢怠慢，也紧紧地追过来了。

各部司马看见太守和长史，立即整肃军容，严阵以待。每一个城垛口都有一名张弓待发的士卒守着，这让郝贤的心安定了不少。凭借以往的经验，匈奴人起码要在五天后才能到达，他还有时间进一步加固城外的要塞和堡垒。他传令城外塞堡驻军，枕戈待旦，严防匈奴军突袭。

然后他又转身对长史道：“本官连夜写好奏章，大人后日就启程回长安，将军情奏明朝廷。”

“哦！对了，一定不要忘记去拜访大将军，就说他的信我收到了。”

待他回头俯瞰城外时，眼见城西也硝烟弥漫了，原来通往代郡的烽燧也点着了。

战争，让男人们热血沸腾，也让脚下的土地躁动不安起来。

郝贤就这样举着手中的宝剑，走进了元狩二年的岁初……

第十九章

谈笑帷幄定战局 廷议重案见人心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十月十五日，夕阳将余晖洒在长安城头的时候，上谷长史终于赶到了京都。

一路上，他都在想见了卫青该怎么说。

往年每一次进京，郝贤或者长史总是先到大将军府，除了向卫青禀报军情防务外，再就是叙叙旧情。

但今年不同，毕竟上计中有造假行为，这让长史一想起来心里就有些不踏实。

他在驿馆安顿住下后，简单地用了些膳，就直奔大将军府。

卫青听到禀报，忙将长史迎到客厅。

喝了些热茶，长史先转达了郝贤对卫青的问候，接着道："郝太守有奏章呈送皇上，还没有来得及送往丞相府。"

卫青道："丞相近来有恙，署中诸事都委与御史大夫代理了。好在皇上有旨，中朝有事，可以直接面奏，长史且回驿馆歇息，本官这就带奏章到宣室殿面见皇上。"

"大将军且慢，下官还有话说。"长史随即将行前与郝贤商议好的租赋等事项一一禀告给卫青，"这些年上谷战事频仍，军民疾苦，入不敷出。郝太守请大将军在皇上面前奏明情况，希望朝廷能体谅一二。"

"哦！是这么回事。"卫青沉默了好久没有说话。

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依照朝廷制度，上计乃丞相职责所辖，中朝直接插手，不合规制，难免有人议论。

还有就是，代理丞相署理朝事的李蔡，虽说早年曾经跟随他出征，有过显赫战功。但在入朝任御史大夫后，却热衷于应酬逢迎了。同朝奉君，心却相隔了。

当然，卫青也没有回绝郝贤的要求，在吩咐府令送客的同时，他说了一句话："倘若遇到机会，本官自会说话的。"

"如此，下官代太守谢过大将军了。"

离开大将军府，长史便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回到驿馆，他反复地摩挲手中的计簿，一时没有了睡意……

戌时三刻，卫青已穿过北阙，来到未央宫宣室殿门前，他轻声向守候在外的包桑问道："皇上还在批阅奏章么？"

包桑努了努嘴，低声道：“已经批完了，正和霍将军在里面谈论兵法呢！”

“烦请公公禀奏，就说卫青有急事上奏。”

“大将军稍待，咱家这就进去。”

看着包桑进了宣室殿，卫青便将腰间的宝剑摘下来，准备挂到剑架上。只见那上面也放了一把宝剑，不用说，那是霍去病的。

自从漠南之战后，霍去病在皇上心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只要有空，皇上就让他待在侍中，闲暇之际，君臣谈论兵法，相语甚欢。而一场漠南战役打下来之后，让霍去病成熟了许多，他对兵法有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能够结合自己的临阵决断，延伸发散，每每总有“新见”献给皇上。

相比之下，卫青因为忙于署中公务，很少与皇上如往昔那样没有拘束地交谈了。他心头倒没有什么失落，只是羡慕年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样子。

想想自己，眼看就要进入不惑之年，心中就多了几分焦虑。

人生苦短，时不我待，他已经在内心打定主意，要向皇上请求，亲自统率三军，出境与匈奴决战。

卫青正想着，包桑便出来了，说皇上宣他进殿。

走进宣室殿，就听见刘彻响亮的声音：“卿之所言，乃朕之所虑也。我军今后就是要深入敌境，寇可往，我亦可往！”

他看见卫青，就招了招手：“爱卿也快来听听，朝廷如若像霍去病这样的将领多一些，何愁匈奴不灭？”

“承蒙圣爱，臣不胜感激。”

当着卫青的面听到皇上的褒扬，霍去病心里既高兴又不安，生怕出了这殿门，舅父会指责自己过分得意，但卫青此时已经没有心思去顾及这些了，他心中想的惟有上谷的战事。

“陛下，上谷太守郝贤有奏章呈送，恭请皇上圣览。”

刘彻打开奏章，浏览一遍，眼里就掠过异样的光芒，他高声对霍去病道：“拿灯来！”

来到汉匈形势图前，刘彻的目光由东向西慢慢移动，最后停在河西，他回头向卫青问道：“匈奴军此举意图何在？”

“依臣观之，匈奴进犯上谷，不过是诱兵之计，欲诳我军进入漠南。”

“那依爱卿之见，这一仗该如何打呢？”

“臣以为匈奴军必在漠南设伏，因此我军不可轻进，我军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仍可设伏于沽水两岸，待敌撤退之时，我军乘胜追击，定可大胜。”

“哦！”刘彻又转而向霍去病问道，“爱卿的意思呢？”

霍去病看了看卫青，目光中似乎是征询的意思。

卫青催促道：“皇上问你呢，看我做甚？”

“皇上，沽水一战是匈奴难以忘怀的痛，必不会轻易重蹈覆辙。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倘若我军进军河西，必给敌以意外打击。”

“爱卿快快详细奏来！”

“臣捕获匈奴单于季父罗姑比后，曾审问过他的当户，据其供词所言，河西以休屠王和浑邪王为主，有大小十数个部落。他们各自为政，只服从于单于，而相互之间却常常结怨，而休屠王与浑邪王也以为，祁连山山高万仞，终年积雪不散，飞鸟犹不能过，何况人呢？所以，我军正好趁敌军麻痹之际，出兵河西。”

“那翻越祁连山，爱卿以为可以吗？”

霍去病道：“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而上下能否同欲，要在为将者的谋略。只要我军戮力同心，胜券在握矣！”

“爱卿能不能再说得详细些？”

“如若臣此次入河西，必先击分散衰弱之敌。据张骞大人言，河西金城、令居一线，以乌盭山分岭，共有五个部落，皆弹丸之地，我军倘能越过乌盭山，定能初战大胜，震慑敌酋。继而向西北进发，则能力克浑邪王和休屠王之军……大军所过之处，降者存，而抗者诛。”

“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河南之战我军避实就虚，驱逐了白羊人和楼烦人，新辟了朔方郡。所以打下河西后，大汉亦要在此设郡，治理众庶，修道明法，以图长治久安。”

刘彻的一番话，让霍去病茅塞顿开，打仗的思路也更加清晰。他转脸去看卫青，却见他皱着眉头，沉默不语，便打住了话头，等待舅父的陈说。

可卫青很是为难，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此刻的思绪。

他的心思还在上谷。从李广到郝贤，许久以来，上谷作为与匈奴对阵的前沿，为朝廷的安定付出了巨大牺牲，而郝贤的艰难和不易，卫青心里

最清楚，随着皇上将战事重心转向西线，就意味着上谷军民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了。

在若明若暗的灯火中，卫青仿佛看见郝贤忧郁的眼神，他觉得不管皇上做出怎样的决定，他都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担心和忧虑。

“皇上圣明。进军河西确为克敌之上策，然而……然而这样一来，上谷必不堪重负了。”

“这个朕明白。”刘彻撩了撩衣袖道：“朕正是要郝贤拖住左屠耆王，为河西之战赢得失机。”

“不过据臣所知，上谷近年来由于匈奴的不断进犯，农商萧条，租赋薄微，用度不济，长期坚守，恐怕……”

“爱卿多虑了，朕会让大农令和计相妥善处置的。”

刘彻人到中年，略显发胖的身躯在灯影中晃动：“请爱卿转告郝贤，只要他能将左屠耆王拖住三个月，朕就益封他两千户！”

卫青还想说什么，却被刘彻打断了：“两个月前，张骞出使西南夷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朕曾对他说过，既然大月氏、康居等国的臣僚喜欢大汉之物，何不以之贿赂其朝野，等他们归附之后，再施以教化，如此则可广地万里，威德遍于四海。朕今日就是要告诉二位，对河西的用兵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朕还要他们归顺大汉，共享华夏文明。”

卫青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皇上要派遣张骞再赴西南，为什么要用上谷的牺牲来换取河西的战局，他那颗博大的心不仅拥抱着脚下的五色土，也拥抱着天下九域。

他觉得自己此刻惟一的选择就是抓住机遇，让皇上准许他作为出征河西的统帅：“皇上，臣愿率领大军，兵出陇西，收复河西。”

几乎就在卫青说话的同时，霍去病也向刘彻请战：“请皇上恩准臣率军进击河西！”

“你掺和什么，还不退下？”卫青不悦地看了一眼外甥。

可刘彻笑了，霍去病身上散发的虎虎生气，让他想到了很多，唉！天若有情，让人永远这样年轻该多好。

“爱卿当年率军打仗的时候，不是也还年轻么？若是朕当初瞻前顾后，还会有今天的大将军吗？”

卫青有些不好意思道：“臣不是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说，去病仅经历漠南一战。虽战功赫赫，毕竟刚初试锋芒，尚需历练。”

冬夜淡淡的月色在殿外铺出碎银般的清波，偶尔有寒风穿过，显出几分清冷，但两位将军的请战却让刘彻强烈地感到需要有一个缓冲的氛围，他向包桑问道：“现在何时了？”

“现在是亥时一刻。”

“去弄点酒来，朕与二卿饮上一爵。”

包桑出去不一会儿，几个黄门就奉上了温热的酒酿。刘彻接过酒爵道：“河西战策的确定，朕要赐二卿一爵。”

卫青、霍去病正待谢恩，却听刘彻道：“且慢，朕要先就河西战役的统帅点将了。”

刘彻说着，就将酒爵举向霍去病：“朕敕封你为骠骑将军，统帅万骑出陇西……”

“皇上！”听说要派遣霍去病去陇西，卫青急了，“皇上！他还年轻！”

“爱卿不必过虑，须知英雄需待少年时。你我都不妨做个伯乐，给霍去病一个机会嘛。”

“皇上！臣……”

“明日早朝以后，朕就要前往雍城了。丞相今年有恙，爱卿就以骖乘的身份随朕同往吧。”刘彻上前抚着卫青的肩膀，话语中就带了亲情，“皇姐也经常埋怨朕，说你们夫妻离多聚少，朕甚悯之，你就在京多住些日子吧，有机会也去向太子讲讲兵法。至于统兵出征，来日方长，总有打仗的机会！”

皇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卫青还能再说什么呢？虽然他一时还不能去除心头的遗憾，可皇上让自己骖乘去雍城，这是不能推辞的。

“谢皇上。”

“好了，大家饮了此爵就散了吧。”刘彻道。

霍去病道：“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请皇上容许。”

卫青在心中埋怨霍去病道：“有事明日早朝上说吧？”

“不！甥儿现在就要说。”

卫青正要申斥，却听见刘彻说话了：“呵呵！今夜朕高兴，爱卿有话尽管说。”

“昔日大将军出征，皆赖期门军勇猛，此次臣兵出陇西，恳请皇上恩准臣

在各军挑选勇武之士和马匹。”

霍去病丝毫不掩饰青春年少的烂漫和稚气，这让刘彻觉得十分可爱，禁不住哈哈大笑道：“朕就准了爱卿的奏请！”

刘彻再次举起酒爵道：“为了河西大胜，干了此爵。”

送走卫青和霍去病，包桑对刘彻道：“皇上，亥时三刻了，您该歇息了。”

“哈哈！”刘彻舒展了一下胳膊，“朕今夜高兴，毫无睡意啊！”

包桑有些为难，说话的声音就低了许多：“王夫人早已沐浴，正等着皇上呢！”

“朕如何把她给忘记了？好！送夫人到温室殿！”

“诺！”包桑尖着嗓子答道，步履轻快地朝外面走去。

包桑深知皇上的习好，每当朝事顺畅、心情愉悦时，也正是他对女人需求旺盛的时候。

王夫人沐浴之后，芬芳馥郁，赤条条躺在被中，一双春波荡漾的杏眼正焦急地朝外望着，还时不时地对伺候在身边的宫娥发着小脾气。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尽管被长公主引荐给皇上以来，虽多次被宠幸，却是雨露入心而不见结果。听到今夜要陪侍皇上的口谕后，她的那颗心从午后起就不安分了。

她多希望这一夜能够播下龙种，好让卫子夫不敢轻看自己。可直到亥时三刻还不见宫中来人，她不免有些烦躁，正要宫娥到门口去看看，就听见黄门在门外喊道：“皇上有旨，宣夫人进宫。”

陪侍皇上也不是头一次，可这声音还是让王夫人转怨为喜。她掀开被子，那洁白的身躯便都一览无遗地呈现在宫娥们面前。

唉！王夫人自怜地叹息，这玉做的身体，什么时候才能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实呢？

她被送进温室殿，放在榻上，闭着眼睛遐思那销魂一刻的到来。不一会儿，就听见耳边有宫娥说道：“皇上寝安。”

接着就是脚步声，她的心就突突地雀跃起来。是的，她做梦都想着生一个皇子，当粉色的时刻到来时，她憧憬着皇上今夜能如新婚一样。

刘彻的精力始终是旺盛的，繁忙的政务并不影响他征服女人的欲望。

现在，在暖融融的温室殿里，刘彻托起王夫人绵软的身体，她丰盈的乳房因为腰肢的曲线而更加挺拔。

也许是因为忘情，王夫人“哎哟”一声，腰肢就挺起来，与刘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在王夫人如醉如痴地承受着欢愉之际，刘彻长啸一声，激情渐渐地退去，帷帐里留下的却是汗水洇湿的气息。

“皇上！”王夫人白嫩的手指缓缓地滑过刘彻的胸膛，“臣妾每念皇上恩泽，总是感激涕零。”

“呵呵！夫人若能为朕怀个龙种就好了。”

“皇上！”王夫人的头歪进刘彻的怀中，撒娇地笑道，“臣妾一定不负皇上所望。”

她揣摩着刘彻的心情，进而道：“臣妾还是想与皇上去雍城。”

“那是祀五畤，是面对天地诸神的大典，事关社稷，只有皇后才能去。”

“皇上！都是沐浴过皇上恩泽的女人，皇后能去，臣妾为什么……”

“住口！”刘彻没有等到王夫人说完就用力一推，她就离开了他魁梧的躯体，“来人！送夫人回去。”

……

公孙弘终于在元狩二年三月，在霍去病率领汉军进军河西的日子里，走完了八十年的人生，思想的光像风中的烛光渐渐暗淡了。

那是怎样的凄风苦雨呢？阴风呼呼地掠过山峰，将滴滴细雨洒在长蛇一样的山道上，身后是看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前面是枯树昏鸦，一座小桥，徘徊着那么多模糊的身影。

哦！那不是窦婴和田蚡么？在他们身旁走着的不是莽撞的灌夫和精明的韩嫣么？这些建元以来的朝臣，如今都聚在这桥头，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看见旋风卷起的沙尘，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从身边走过的是谁呢？那不是主父偃和严助么？他们如今也聚集到这里了。

他们正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公孙弘，似乎在说，虽然你一世圆滑，逢迎周转，却最终逃脱不了奈何桥头的相聚，黄泉路上的相随。

忽然狂风大作，当年的故人旧僚顷刻间化为乌有，一群装束古怪的男女分立桥头，邀他过去。

“恭迎大人，贺喜大人，到天帝身边来……”

公孙弘眷恋地回头看去，就见深渊的对面，是阳光照耀的未央宫宣室殿。

是啊！他还有许多话要对皇上说，还有许多的军国大事等待着他去处理，公孙弘声嘶力竭地喊道：“皇上……”

“老爷！老爷！”耳边似乎有人呼唤，公孙弘一个哆嗦就醒了，一身冷汗，脚手冰凉。

他睁开浑浊的眼睛，就看见两鬓斑白、泪水盈盈的夫人问道：“老爷！您这是怎么了，吓死妾身了。”

“哦！刚才做了个噩梦。”喝过夫人递来的安神汤，公孙弘问道，“朝廷无事么？”

“张大人来了。”

“快请他进来。”

张汤走到公孙弘身边，眼睛有些湿润，“恩师可有好转？”

公孙弘摇了摇头道：“太医的药吃了不少，就是不见效。”

“皇上对恩师十分挂念，差学生前来探视，说还要亲自前来呢！”

“衰朽之身，不能为国家分忧已经够惭愧了，怎么还敢惊动圣驾呢？近来朝中有何大事，老夫都快憋死了！”

“冠军侯又率军出征了。”

“还是皇上深谋远虑啊！”公孙弘不无感喟，“现在是少壮竞奋之年，将军驰骋之岁啊！”

“上谷太守郝贤犯事了。计相和计室掾史查出，郝贤上计有弄虚作假、隐瞒租赋之嫌。”

公孙弘很吃惊：“如何会是这样呢？他一向处事谨慎，不务虚言，为何……”

“学生亦感不解。”

“皇上知道了么？”

“还没有上奏。因为郝贤是卫青爱将，此案就牵扯到中朝与外朝的关系，学生还请恩师指点。”

公孙弘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考核上计固

然是丞相府的职责，可中朝的地位远在外朝之上，卫青在皇上心中比丞相显赫了许多。

公孙弘问道：“那李蔡大人如何看呢？”

“他么？虽然代理丞相处理署中诸事，可一遇见这样的难事，就要学生直接找恩师。”

公孙弘在心里骂他是个滑头，口里却道：“唉！他曾随卫青多次出征，有阵前马后之情，遇见这样的事情也不免为难。”

他这会儿的思想很复杂。如果说几个月前他向皇上提出归侯让贤，只是因为没有被选中太傅而失落，那现在他就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真的归隐了。

说起来有些伤心，在这个年轻人云集的朝廷里，像他这样岁数还在做丞相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

可这些年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第一次入仕，就被派往匈奴，无功而还，还差点丢了性命。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二次被推荐为贤良，奉诏出使西南夷，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在唐蒙和司马相如看来大利于朝廷的盛事，而在他的眼中就成了疲中国之事了呢？

那一次，公孙弘感受到了皇上的不悦和恼怒，心中忐忑了好些日子。好在皇上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北方去了，他庆幸地躲过了一劫。

生活是良师。公孙弘在仕途学会了忍受委屈，学会了执白守黑。虽说在御史大夫和丞相任上谈不上多少建树，却也没有遇到多少坎坷，反而将主父偃、董仲舒一个个地挤出朝廷。

现在，他又得面对郝贤这个棘手的案子。他并不糊涂，觉得必须摆脱此事，绝不能在自己离开这个人世之前，纠缠到一件复杂的人事纠葛中去。

圆滑也罢，逃避也好，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了。

公孙弘从榻上坐了起来，喘息了许久，才向外面喊道：“来人！笔墨伺候。”

“恩师！您这是……”

公孙弘示意张汤坐在案几旁，目光中就流出老去的哀伤：“你就代老夫写一道奏章吧。”

臣少时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学《春秋杂说》。蒙陛下圣恩泽惠，两招贤良，臣虽有周公之忠，愧无周公之才。陛下不以臣愚钝浅薄，封为列侯，位在三公。臣虽追随左右，诚无汗马之劳。前曾有奏，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陛下闻之，书报于臣，多有抚慰。臣每思及此，感激涕零……

公孙弘用枯瘦的手抚了抚胸口，半晌才平息下来。

张汤握着毛笔，抬眼看了看公孙弘，心里就由不得发怵。

他看到的是一张灰色带青、青中泛紫的、布满皱褶的老脸，而昔日那双幽深莫测，总是希图穿透别人内心的眼睛，现在蒙着绝望的蓝光。

看来丞相真的不久人世了，他不敢多想，急忙低下头去，在竹简上记下公孙弘的心语。

今臣以残年衰朽之身，负薪之疾日忧，恐来日无多，难报圣恩。故伏乞陛下，臣去之后……

公孙弘说到这里又停住了，他润了润干裂的嘴唇。

“恩师有话尽可对学生说。”

“你跟随老夫多年，才干远在李蔡之上，可他现今是御史大夫……”

“恩师的意思学生明白了，学生能有今日，全赖恩师擢拔。恩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写。”

“你能这样想，老夫就放心了。”

臣去之后，御史大夫李蔡，温婉恭和，庄重稳定，可履相位……廷尉张汤，深谙律令，断狱判案，除暴安良，惩恶扬善，削藩平叛，屡建殊勋，臣恳请陛下迁之为御史大夫。臣……

公孙弘的声音越来越弱……

“恩师！恩师……”张汤扔掉毛笔，抓着公孙弘的胳膊呼唤。

公孙弘睁开眼睛，凄然笑道：“刚才老夫又到了那桥头了，看见主父偃一脸的血迹，正要过去，却听见你在呼唤我，这就又回来了……老夫不能过去，老夫还有话要对皇上说呢！”

臣虽封侯拜相，而常为布帛粗粟，非汲黯所谓沽名钓誉者也，乃臣富贵不淫，三省之举矣；俸禄散予故人宾客，素无所余之钱，非为朋党比周，意在减于制度，率下笃俗者也。……

公孙弘去了，在交代完茫茫心绪之后，一双枯瘦的手无力地垂在榻下。

张汤上前把着脉搏，那泪水就涌出了眼眶……

时间是元狩二年三月戊寅日。

消息飞报到未央宫，刘彻赐他青铜铸棺，葬于麓台。

三月壬辰日，李蔡继任丞相，张汤为御史大夫。一切都如公孙弘奏章中所请。

刘彻除了命有司安排好他的葬礼外，还尊重了他的遗愿，这在以往是不曾有过的。

无论是卫青还是汲黯，都很困惑，却又不知道原因。

那天散朝之后，汲黯没有如往常那样在司马道上等候卫青，而是径直上了车驾，回府去了。倒是李蔡有意追上了卫青的脚步道："当年在下曾随大将军出征，收益良多。没有大将军，就没有李蔡。往后还望大将军多加指点。"

卫青回答得十分得体，虽致贺忱却绝无溢美之意："大人荣任丞相，可喜可贺。丞相是陛下的辅佐，臣僚的表率，愿大人好自为之，切勿负陛下之恩。"

李蔡希望卫青说得更多，但当他抬起头时，卫青已走完司马道，上了车驾。

那背影，留给李蔡患得患失的感觉。

诏令颁布的当晚，张汤就被邀到了李蔡府上。平日里，张汤与李蔡过从并不甚密，如今同为三公，自然共同话题就多了。

当务之急，是两人都必须面对郝贤弄虚作假的案子。

李蔡之所以急于找张汤，一则因为这是自己署理丞相时发生的案子，过去还可以推给公孙弘，如今就算是烫手山芋，他也只能捧在手上。二则张汤是公孙弘的门生，公孙弘肯定有所交代，他需要借此机会探个究竟。

屏退左右，张汤举手作揖道："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李蔡举起茶盏笑道："同喜！同喜！"

张汤赶忙道："下官不敢当。"

饮下热茶，彼此也就打开了话匣，说到今天朝会的情景，张汤提醒李蔡注意两个人的神态，一个是郎中令李广，一个是右内史汲黯："看来！李将军和汲大人内心不服啊！"

李蔡放下茶盏，看了一眼张汤道：“我那位堂兄只知道打仗，哪里懂什么政事。倒是那位汲黯，会不断为难你我。”

“丞相慧眼。眼下最棘手的，莫过于郝贤上计作假一案。下官最怕汲黯拿这个说事。”

“这……依大人之见呢？”李蔡问道。

“仅是郝贤倒也无所谓，但他背后有大将军。”

李蔡点了点头，这也是他眼下所忧虑的。

尽管卫青的自律朝野有目共睹，可他毕竟不是普通的阁僚，难保他不在郝贤的问题上私心自用。

李蔡又问道：“大人有何高见呢？”

张汤道：“此事下官也不知所措，正想向大人请教呢！”

官场的事有时候是很微妙的，彼此都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却从来不先开第一口。彼此也都读得懂对手眼里的意思，却宁愿装出一副懵懂的样子。

眼下的两位就是这样，那种沉默等待给张汤留下与公孙弘在一起时完全不同的感觉。

这时候，李蔡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淡淡笑道：“此案说难也难，说不难亦可以周转回旋的，呵呵……”

李蔡话说了一半，只见他抬手拉了幔帐，一泓如水的月光就被隔在了窗外。他和张汤出了书房，来到院中央的鱼池前。他顺手捡起一块石子投进水中，平静的水面霎时涟漪起伏，将水底的月亮切割成模糊的碎片。

这一连串看似不经意的、没有任何刻意的举止，很快被张汤猜透了，他也回应了李蔡一个双掌推开的手势，两人便会心地笑了。

张汤双手打拱，连声道：“丞相果然高明，下官真是惭愧！惭愧！”

李蔡却平静道：“本相可什么话也没有说。”

“嗨！我的丞相大人，就不要打哑谜了吧。”张汤挽着李蔡的胳膊，显出恭敬而又亲昵的样子，“大人的意思很明白，一是推开是非，二是投石击水。”

李蔡摸了摸下颌道：“我等不愿得罪卫青，可有人就敢面折于他。一个连皇上见了都要敬之三分的人，还怕卫青么？”

“下官明白了。丞相的意思是干脆将这个案子上奏皇上，提交廷议，让别人去说。大人这是一石二鸟之计啊！高，实在是高啊！”

“大人不愧是公孙丞相的得意门生，呵呵……”

“下官这就回府上起草奏章去。”

两人出门一看，已是月上中天了。

事情的发展正如李蔡所料。几天以后，张汤与新任廷尉赵禹将一道联名奏章提交到了朝会，刘彻照便批阅廷议。

果然，在朝会上，汲黯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要求对郝贤给予处罚。他并不考虑郝贤与卫青的关系，也不在乎卫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只管依据大汉律令，陈说此事的利害关系。

“近年来，府库空虚，用度不支，固然出于对外用兵，然郡国上计不实，弄虚作假亦令人瞠目。此风蔓延，扰乱朝纲，非严惩不能正视听、明章法！”

他的谏言很快获得了朝臣们的赞同，特别是张汤和赵禹，不管他们政见平日多么相左，但现在都站在了主罚的一边。

张汤的眼睛没有闲着，他时不时地窥视着卫青的表情。

他看到卫青的嘴唇几次张了张，脚步也悄悄地挪了挪，但最终还是把话忍了下去。

的确，卫青有些为难，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郝贤虚报上计都是不可宽恕的。但他清楚，上谷的案子有很大的不同。当朝堂上谴责和声讨的声音不断高涨时，他就算是有多少隐情也说不出口了。

卫青明确地表示了对汲黯的支持。他这个态度，让李蔡和张汤很吃惊，他们原本是想借这个案子，把汲黯推到大将军的对立面，却不料他竟然赞同这个建议。

李蔡觉得，这是他说话的最佳时刻。

“大将军言出于法，令在下十分感动。核准上计，乃在下职责所在，大将军一言既出，在下处置起来就坦然多了。”

这圆滑的表态，貌似公允的话语，不仅封住了卫青的口，而且也赢得了刘彻的赞许。

“好！中朝与外朝同心同德，何愁纲纪不振。汲黯听旨，你即日赴上谷宣达朕的旨意，将郝贤革职，交廷尉府查办。”

走出未央宫前殿，李蔡与张汤、赵禹相互看了一眼，淡淡地笑了。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让卫青心中像压了一块石头，沉重而又沉闷。

他回头一看，原来汲黯从后面跟上来了，他就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大人如何才出来呀！”卫青问道。

“呵呵！皇上刚才交代，让在下去上谷前，先到少府寺和大农令处催促驰援上谷的粮草上路，要在下转告上谷长史，一定要拖住左屠耆王部，保证霍将军河西战局。”

卫青感喟皇上思虑的周密，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对汲黯陈说那些让他纠结的隐情了。

汲黯何等聪明，他知道大将军在这里等他，绝不是为了和他说些闲话，他干脆直截了当地揭开卫青的心意：“在下明白，大将军一定是为了郝贤才在此盘桓的。”

卫青脸上便挂着尴尬的笑意。

“呵呵！什么都瞒不过大人。”

“大将军一定对在下朝堂上的话有所指责吧？”

“哪里会呢？只是……”

“大将军不用说，在下清楚上谷目前的处境。然则鞭扑不可以废于家，刑罚不可以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尔。皇上倘若对作假之风不加以惩治，又何以服天下之心呢？至于上谷近年民生不济，用度超出，也是实情。但现在做下此等欺君瞒下的事情，太守当然难辞其咎了。”

汲黯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至于其他不得已的隐情，等郝大人回京之后，你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话说到这里，卫青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只留下一句“请大人带话给郝贤，让他好自为之。”

“嘚嘚嘚”的马蹄声搅乱了汲黯的心情，仿佛夏日天空的阴云，在汲黯的心头越积越厚……让他一时想起了许多往事。

同朝共事多年，他从来没有见过大将军的情感这样复杂而又忧虑。

记起在池阳阅兵时，自己曾当着皇上的面批评他不爱士卒，那时候这双眼睛是清澈单纯的，可现在这双眼睛却给他一种另外的印象。

汲黯感到这次上谷之行异乎寻常。

回府的路上，他一直在想，到了上谷该对郝贤说些什么，就满足于宣示皇上的诏书么？他该怎样面对满面边尘、血染战衣的将士呢？律法与战事、刑罚与职责到底该怎样平衡呢？他还未想清楚。

由郝贤的案子，汲黯又想到了朝廷的新格局，想到了那次与李广的叙话，那情景与今日卫青和自己的相见何等相似。

那天也是在司马道上并肩而行，也是心事重重。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去处：到蓝田庄园去浇愁解闷。

他们虽然一个是峨冠博带的文官，一个是戎马倥偬的将军，可行事的风格却是如此的相近。他们都看不惯那种阿谀逢迎的谄媚，更不习惯那种繁文缛节，说走就走，一路就奔往白鹿原了。

灌强见两位前辈到来，喜出望外，急忙张罗筵席。三人举爵相邀，倒也快意。酒过三巡，灌强毕竟年轻气盛，对朝廷的职官安排颇有微词，尤其对他和李广的遭遇感到不公。

“要论治国理政，莫过于内史大人，若论起封侯拜将，莫过于叔父。可皇上是怎么想的，放着贤人能士不用，偏偏地选了人品中下的李蔡和张汤呢？”

只知道杀敌立功、保国戍边的李广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命运，然而这一回，他却心动了。

“贤侄！皇上没有错，这是老夫命中注定的。前些日子，老夫曾请王朔为老夫看相，问他自汉匈开战以来，每临大战，老夫都在其中，然终无尺寸功，这是为何？你猜王朔怎么说？”

汲黯笑看着他，李广继续道：“这老儿竟然反问老夫是不是被人记恨？老夫告诉他，当年为陇西太守时，曾诱杀过八百名羌人。那老儿竟然……”

灌强是个急性子，嘴里吃着东西，还瓮声瓮气地道：“叔父就快人快语，快说给我等听嘛！”

李广仰起脖子，喝了一爵酒才道：“他说老夫之祸，莫过于对已投降的俘虏大开杀戮，这样会积下许多的罪过，这就是老夫不得封侯的原因。那时候老夫年轻气盛，不曾想造了如此大孽，如今想想也是自食其果。”

汲黯劝道：“两军交战，岂能无死，将军怎可轻信方士妄言呢？”

由李广想到郝贤，汲黯忽然发现这两位战将竟都先后做过上谷太守，命运又是如此的相似。

汲黯的马车经过郎中令府时，他望着黑乎乎的府第，禁不住又想起李蔡和李广的人品来。平心而论，灌强没有说错，论起人品，李蔡根本不能

与李广相比，然而却能平步青云，位至三公，而李广却只能望尘莫及。不惟李广，就是自己自入京以来，虽不敢妄称栋梁，却每到要紧关头，总是一马当先地替皇上分忧，不也是仕途固步么？

这让汲黯那个从来不敢深想，却又不得不想的困惑重新回到心头。皇上究竟是怎样的性格呢？说他冷酷，但像自己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却常常得到他的宽恕；说他英明，却又屡屡用了一些行为不正的人担当大任，让像李广这样的人受委屈；说他怠惰，他为大汉的中兴呕心沥血，屡屡做出惊天动地的决策；说他勤政，他又常常对声色犬马乐而不疲。唉！皇上太复杂了，他猜不透这些，也只有在心底问自己……

车驾继续慢慢前行，车与人的影子投在地上，时而颀长，时而扁短，恰似汲黯漫漫的心思，被风扯着，飘飘荡荡，浓浓淡淡。

皇上也是人，他虽然倡导广开言路，但是像自己这样面折龙颜，经常在朝堂上疾言厉色，又怎么能够长久呢？

是的，从上谷回来，自己也该想想自己的退路了。

汲黯正这样想着，就听驭手“吁”的一声，车驾停在了府门前……

第二十章

汲黯上谷查军情 去病祁连出奇兵

元狩二年四月，汲黯奉诏到了上谷郡治所沮阳。

郝贤率领长史等一干人出城迎接朝廷使者。

结局早在长史回到前线时，郝贤就已经预料到了。因此汲黯的到来，他并不感到意外。

惟一让他放心的是，驰援的粮草早于汲黯三天就到了，这让苦苦坚守了三个月的军民终于暂时结束了饥饿的煎熬。

“皇上没有忘记我们啊！”

那一天，郝贤长跪黄尘，头贴着地上很久，泪水湿了面前的黄土。

从元狩二年正月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左屠耆王率领的匈奴军把沮阳围得水泄不通，而呼韩浑琊的军队则分为两部，一部沿着延水流域，与驻守在宁县的西部都尉在广宁、茹县一带展开交锋。另一部分则沿着阳乐水流域，与驻守在女祁的东部都尉鏖战。

战争初期，汉军凭借平时的粮草积蓄，使双方形势处于拉锯状态。可这些从当地征集的壮丁，很快就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地位，不得不向内地撤退。

二月的一天，汉军与呼韩浑琊的军队在茹县南的下落遭遇，双方打得很惨烈，匈奴军追着撤退的汉军从县城穿越而过，他们沿途抢掠财物，掠夺人口，一把火烧了城中的房屋。

等他们呼啸而来的时候，汉军早已越过冶水，进入到海坨山的密林之中。

失去了目标的匈奴人，把愤怒倾泻在了逃难的百姓身上。

男人都打仗去了，剩下的只是些老弱妇孺，面对匈奴人的铁蹄，他们除了惊恐、躲藏，毫无还手之力。

此刻，这些百姓正在庄主的带领下，向山谷转移。

庄主在心里埋怨太守，他为什么要将所有的壮丁都征到前线去呢？难道百姓的命就不值钱么？

站在一块大石后面，他远远瞧见了追过来的匈奴军。他本来腰间还挂着宝剑，可为了保护百姓，他将兵器递给了身边的一位老者，自己徒手出现在敌军面前。

奔驰在前面的匈奴千夫长被这个手无寸铁的汉人给镇住了，他勒紧马缰，战马一声长啸，马队顿时停住了，数百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他。

双方对视了片刻，庄主声音洪亮地问道：“你们不在漠北牧马，反而千里驰驱，来到这里，不就是贪图汉人的财物么？我愿意用本庄的财物换得百姓的安全，怎么样？”

“什么？”匈奴千夫长指着庄主，放声大笑地问身后的部属，“你们说怎么办？”

其中一个百夫长挥舞着战刀喊道：“杀了他！”

“杀了他！”

……

眼看匈奴军一步步逼近大石，庄主明白了，今日拼亦死，不拼亦死，倒不如拼个血洒河谷，也不枉做一回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他从老者手中接过宝剑，便朝匈奴千夫长一个直刺，匈奴千夫长横空一个劈刀，庄主接住了，并顺势把他拉下马来，两人在山谷的溪水边杀作一团。

庄主不愧是当年的部曲首领，剑锋冷峻，招招进逼。不一刻，匈奴千夫

长便气喘吁吁了。匈奴士卒眼看千夫长招架不住，纷纷涌上来将庄主团团围住。庄主左冲右突，前面的匈奴士卒纷纷落马倒地，后面又潮水般地拥了上来。眼看突围无望，庄主趁着敌军退缩之际，仰天长啸，用剑自刎了。

匈奴士卒们又是一阵乱刀，把庄主剁成了碎块。

“庄主！”大石背后的老者，不顾生死地扑了上来。

“庄主！”几位中年的户长也跟了上来。

“庄主！”女人们哭喊着拥了过来。

“爷爷！”孩子们惊恐地哭叫着。

战争！让人的兽性在血雨中迅速膨胀，让善良在金戈铁马面前显得如此无助。

老者捧起一缕庄主的头发，喷火的眼睛投向匈奴人：“你们杀一群无辜的百姓算什么英雄？简直是禽兽不如！”

千夫长一刀下去，老人的头就滚落在地了。

为了女人，男人们手挽手倒在了血泊中；为了孩子，女人们前赴后继地连成血肉的城墙。

匈奴千夫长飞快地扫了一眼女人们便喊道：“小儿杀掉，女人留下。”

女人们被生死存亡逼出愤怒的烈火，她们用身体保护着身后的孩子们，义无反顾地面对匈奴人的战刀……

之后，按照千夫长的吩咐，他们将掳来的女人手脚捆了起来，放在马背上。他们离开山谷时，都没有再看一眼河谷内的尸体，留在那里的只是庆贺胜利的歌声：

山鹰凭借草原的风，

才能展翅翱翔。

匈奴的战刀靠敌人的血，

才能擦亮。

催动胯下的战马，

踏破凤凰山阙。

挥舞手中的战刀，

扫落边塞的风雪。

我们是太阳的儿子，

没有谁能够阻止，

匈奴人征战的步伐。

……

两天以后，守卫下落的司马冲出匈奴人的包围，回到了沮阳城，他沮丧地跪在郝贤面前请罪：“末将有罪，下落失陷了。”

这本在郝贤的预料之中，因此他更关注的是下落的百姓：“那百姓呢？”

……

“说！百姓呢？”

……

“莫非……”

长期在郝贤属下履职，司马深知郝贤视百姓重于一切，他知道瞒不下去，但他更清楚，扔下百姓不管，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下落的百姓在凤凰山谷遭到匈奴军的屠杀，死亡千人，末将有罪，请太守责罚！”

“本官真想一刀结果了你！来人！将罪人拿了，听候朝廷发落。”郝贤恨声道。

接下来，战事的发展让现实变得越来越严峻。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撤进沮阳的人越来越多，本来贫瘠的沮阳一下子面临着巨大的粮草压力。

开始，还可以做到按时发放粮食，但随着人口剧增，各军的口粮由每日三餐改为两餐，到后来只能维持一天一餐。士兵们空着肚子上城坚守，时有士卒昏倒在城头。至于百姓，那更是苦不堪言。

有一天，巡城的司马来报，说城东南发生了分食人尸的惨剧。

那一夜，郝贤站在冷风吹过的城头，整整一夜无眠。他感到严峻的关头到来了，一旦沮阳失守，那不仅意味着在大汉东边防线上被撕开，而且

直接影响到西线战场的大局。自己革职事小，边境的百姓从此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时，朝廷援助的粮草到了。

郝贤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接到来自长安的援助了，因为上计作假，等待他的将是以欺君之罪被押回长安……

此刻，郝贤的心情反而平静多了。上计作假是他提出来的，他不会推卸责任。

因此，当汲黯宣读完皇上的诏书后，他没有丝毫意外，他还是像接到朝廷援助那天一样，跪地叩谢皇恩。

当晚，郝贤召集长史、幕僚和各路司马宣布了朝廷的旨意，在新任太守到来之前，长史暂时署理太守职事。

夜阑更深，等人都散去后，郝贤对汲黯道："大人旅途劳顿，还请早些歇息，罪职还要到城上去查看一下。"

汲黯的心就有些悸动——一个即将身陷囹圄的太守，一个曾封侯的将军此刻还能恪尽职守，他很感动。他决定与郝贤一起前去巡防。

"这怎么可以呢？"郝贤不知怎样回绝汲黯的要求，"这……在下可是戴罪之身啊！"

"暂且不提这个。"

"只是这样屈尊了大人。"

"将军何出此言？你我同朝多年，本使是那种雪上加霜的人么？"

汲黯的为人他知道，要是不让他同往，反倒显得不近情理。长史见夜间风大，遂为汲黯准备了披风。

"边城风大，夜间寒冷，大人披上这个，可以挡挡风寒。"

"将军终年与风雪为伴，本使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两人走出府门，沿途见换岗的士卒穿梭来往，虽然气氛有些紧张，却是有条不紊。而巷闾之间，百姓都纷纷献出自己的财物，用于抗敌。大家见了郝贤，便停下脚步，立在路旁向他致意。

汲黯感慨道："将军处境如此艰难，军伍却如此整肃，百姓却如此齐心，本使着实没有想到。"

"大人言重了，要是朝廷的粮草晚到十天，罪职也担心不攻自乱呢！"

说着话两人就到了城墙脚下，他们登上北城楼，虽说时令已是四月，可是边塞的夜依旧是春寒料峭，冷风吹起汲黯和郝贤的披风，呼呼直响。

汲黯不禁打了一个哆嗦，转脸看去，只见郝贤临风而立，身影被夜幕包裹成一尊挺立的石像。他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且不说那些坐而论道的京官们抨击起边塞的守将来疾言厉色，他们哪里知道卫国戍边的辛苦呢？他由此而想起李蔡、张汤等人，心想真该让他们也做几年的边关太守。

正想着，就听见郝贤道："大人请看。"

顺着郝贤的手指看去，城北的山坡上篝火旺盛，传来匈奴人的高歌声，在天幕上形成一道别样的风景。

"依照惯例，匈奴人一般都是在抢掠了边城百姓的财物后就会匆匆退去，这次却盘桓了许久，他们就是要等大将军率我军主力到来，引入大漠而歼之。"

汲黯道："可这一回他们失算了，他们不会想到皇上会舍弃东线，而剑指河西。"

"这正是皇上的圣明之处。霍将军眼下大概已经出了陇西，直奔祁连山呢！匈奴人向来认为，祁连山飞鸟难过，而我军却能翻越它，敌人岂能不惊？"

汲黯裹了裹披风道："依本使看来，霍将军之所以能够纵横河西，一赖皇上运筹帷幄，二赖将军你在东线牵制。只是这样一来……"

"我军虽然物资匮乏，但匈奴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远途跋涉，估计粮草也消耗得差不多了，现朝廷粮草一到，我军士气高涨，百姓人心稳定，在下纵是戴罪回京，也无憾了。"

回来的路上，两人没有说话，灰尘呛着鼻子，沙粒落在肩头。汲黯几次想打破这种沉默，但搜肠刮肚却找不出一个话题。

而郝贤的内心此时十分复杂。太守的印信已经交出，这里的军政各务都与他没有关系了，就是现在将他锁进囚车，他也无话可说。可是如果他披戴枷锁，当着上谷军民的面出城，将会给战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想到这，他鼓起勇气道："大人，罪职还有个不情之请。"

"大人有话尽管直说，只要本使可以办到。"

"如此罪职冒昧了。"郝贤先向汲黯作了一揖，然后道，"因为罪职而使大人千里奔波，罪职内心很是不安。"

"大人这是怎么了？有话就说嘛。"

"好！如此罪职就斗胆了。"这时，一队换岗的士卒从身边走过，他们整

齐的步伐和抖擞的军姿，更增添了郝贤的勇气，“大人也看到了，上谷军民数十年来之所以饱受匈奴之患而忠汉之志不移，全在历任太守的苦心经营。现在军中除长史和司马外，部属们尚不知在下获罪的消息。为了稳定人心，罪职冒昧请大人明日离开沮阳时，不要对罪职施以枷锁。”

“如此忠心为国，本使答应你！”汲黯毫不犹豫道。

“如此，罪职就谢过大人了。”

夜幕浓重，可汲黯似乎看到了郝贤眼中的泪光。男儿有泪不轻弹，汲黯掂得出这泪的分量。

“大人这是为何？快快请起，折杀本使了。”

郝贤站起来又道：“罪职不愿惊动部属和百姓，希望大人明晨子时就押罪职回京。”

“好！一切都依大人安排。”

有郝贤这样的忠臣良将，真是皇上之幸，大汉之幸！汲黯的手与郝贤紧紧握在了一起。

“霍将军知道了，会感谢大人的。”汲黯感慨道。

……

霍去病从狄道出发，经数日行军，终于翻越了乌盭山，前面山势逐渐下沉，他们进入了一条宽不过一里的狭长谷道。谷道两边峭峰相夹，横空悬挂，欲飞似坠。他此时才知关于祁连山势的描绘不是虚说，现实甚至比文字叙写有过之而无不及。

站立道旁，看将士们从身边走过，霍去病情不自禁地回头望去，乌盭山已经被甩到身后，成了他们惊心动魄的回忆。

对生在中原、长于长安的霍去病来说，第一次作为西路军统帅出征，想起刚刚过去的六天，不禁感慨造化的扑朔迷离。

那是怎样的六天啊！乌盭山上的气候飘忽不定，刚刚还是艳阳高照，只要山谷间飘来云彩，顷刻间就风吼雪飘，寒气刺骨。

刀子一样的风刮过脸面，头发上、肩膀上落下厚厚的雪花；风吹透铁甲，贴着将士们的脊梁，透心的凉；漫天的雪雾，从这个山头飘到那个山头，迷住了本就不好走的道路，一不小心就会坠落百丈崖底。

早在大军进驻狄道时，陇西太守就提醒他一定要备足御寒物品。但还是有不少的士卒没有翻过山峰，就永远地葬身在大山深处。

在这样的气候下，多在山上待一个时辰，就意味着要多付出生命的代价。未战而先折兵，他难以面对这些士兵的亲人。

霍去病十分严肃地对李桦道：“传令各路司马，督促将士们加快速度下山，千万不要停下来。”

“诺！”

李桦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出口，就听见耳边传来雷鸣般的吼声。接着，对面山坡上卷起冲天的雪尘，从峻峭的崖顶滚滚而下。顷刻间，十几名年轻的身影就被淹没了。

霍去病和李桦惊呆了。

生命的旅途有时候就是这样，乌盭山以这样的冷酷接纳了一群青春的躯体。

那一天，李桦没有从霍去病的眼中看到一滴眼泪，这种坚韧和深沉似乎超越了他的年龄。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打一仗，霍去病的心就覆上一层冰，或者一层铁，使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无情。

后来，河西大战结束后，当皇上颁赐封赏时，朝廷中有人也议论过，说他带兵严酷。

可只有李桦知道，这种严酷背后所潜藏的是侠骨柔肠。

此时，当他们即将走出大山的时候，霍去病还来不及感慨，就把思路转到对战事的部署上来了。

李桦领着前军司马赵破奴从当地找来的向导来到霍去病面前。向导说往前再走三十里，就出了谷口，南部是匈奴人的河西草原，往北走就是荒漠。

“驻扎在此地的可是浑邪王的军队？”

“此地是遫濮王的辖区。”

霍去病又详细地询问了匈奴军的习惯和部署，向导也只能回答个大概，霍去病听了不甚了了。但他很快释然了，这个向导是从陇西流落到此的汉人，又能知道多少呢？

霍去病要李桦率领人马加快前进，务必赶在黄昏前把行辕移到距匈奴最近的谷口。在李桦即将出发的时候，霍去病又叫住了他：“传令下去，凡从谷口进来的人，两日内不能出谷，违令者斩！”

当夜，汉军在古浪谷宿营，沿着谷道一片帐篷，绵延长达十里。霍去病的行辕在距谷口约二里的一座山洞里。李桦事先选了这洞，刚刚把一切

收拾好，霍去病就带着卫士到了。

一进洞口，他就觉得一股暖气扑面而来，驱除了身上的寒冷，他定神去看，才发现是用干牛粪生了火。

李桦道："此地寒冷，树木稀少，当地的牧民都是用牛粪取暖的。"

"将士们都有么？"

"禀将军，从午后进入谷道时起，各路司马和校尉就令什长带着士卒去拾牛粪，现在大概都生上火了，说不定正在围着火堆吃着糇粮呢！"

霍去病点了点头，又要卫士下去传话，取暖也要隐蔽，不可将我军行踪暴露。说完这些，他才抓了一把糇粮，和着干脯塞进了口里。

自打离开狄道，他一路上就吃这个，现在到闻个那味就饱了。但他还是伸了伸脖子，强迫自己咽下，然后坐下来询问军情："探马回来了么？"

话音刚落，就听见谷道上传来沉闷的马蹄声，李桦出门去看，只见两人骑着马匆匆上坡来了。原来是军侯和屯长。

军侯瑟缩着身体，牙齿打颤，说话都显得僵直了："将军在么？"

"正等着二位呢！"

两人将一路侦察所见一一禀报，霍去病又详细询问，然后才命他们回营休息。他回头看着李桦的时候，那喜色就抑制不住地飞上眉梢了："结合向导和探马所报，遨濮王确实不知道我军已到。这真是天赐良机，速传令下去，连夜拔营，兵分四路，夜袭匈奴军营。"

接着，他又对每一路司马详细地作了安排：第一路赵破奴部以三千人马西行古浪中部，占领五台岭；第二路高不识部以两千人马北上，袭击姑臧之敌；第三路仆多部由他直接率领，直捣遨濮王庭。

霍去病激励道："告诉将士们，古浪草原牛肥马壮，不想吃糇粮，就奋勇杀敌，打胜了就吃好的！"

"诺！"

李桦不敢怠慢，迅速传令去了。霍去病也命卫士灭了火，然后收拾行装，披挂上马，准备出征。

出了洞，借着深夜寒冷的星光看去，全副武装的汉军骑兵和步兵潮水般地从眼前走过，虽然看不清他们的面容，然而那有力的步伐，那飘荡在寒夜中的旗帜，还有那沉沉的马蹄声，让霍去病都感到了一种大战在即的气氛。

他对自己军令很满意，一路上将士们都冻坏了、饿坏了、苦坏了，草原的马奶酒和肉食对他们该有多么强烈的诱惑。

他最后回望了一眼黑乎乎的，只待了半个时辰的山洞，很潇洒地扬起马鞭，冲下山坡，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

横亘在河西草原南缘的祁连山，有如上苍垂落在人间的一道巨大的石壁，不但分开了河水与内陆水系，也把世居在这里的匈奴人与外界隔开了。只要每天赶着牲口懒散地漫步在辽阔的草原，看一眼心中的“母亲山”在蓝天下的雄姿，他们就能够触摸到太阳的温暖，感受到大地的恩泽，就从虔诚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份安逸的惬意。

当卫青收复河南和漠南的时候，当左屠耆王和呼韩浑琊在上谷与汉军展开大战的时候，遫濮、狐奴部落的子民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汉军的存在，大战对他们来说依然很遥远。

他们非常自信，飞鸟都过不了的祁连山，对汉军来说是永远不可逾越的屏障。

可是战争就在这个春天打破了遫濮人的酣梦。

汉军越过祁连山时，遫濮人正在举行盛宴迎接匈奴太子乌维。

乌维是奉伊稚斜的诏命来金城相亲的。这对远离单于庭的遫濮王来说，简直是天赐恩泽。他把自己的几个女儿唤来，轮番为太子斟酒。

遫濮王聪明绝顶的三女儿娜仁托娅更是千方百计地向太子示爱，她穿上从汉人那里换来的锦帛做成的新衣，敷上胭脂，熏了从月氏国传来的香料，捧着银碗盛的马奶酒，轻风一样地飘到乌维面前，声音柔柔地说道：“请太子满饮此碗。”

在乌维接过酒酿的那一刻，歌声也如酒香一样地醉入他的心里：

百灵鸟儿唱啊云雀儿飞，

那是尊贵的客人到草原来了。

马蹄儿响啊牧笛儿吹，

那是英雄的太子到草原来了。

姑娘啊比月亮温柔比太阳热烈，

那是被哥哥的爱醉了。

……

娜仁托娅一双晶亮的眼睛里，荡漾出女人的妩媚和温柔，其中还带有女人的野性，乌维被这双眼睛迷得神魂颠倒，醉得一塌糊涂。

这一切遨濮王都看在眼里，只要娜仁托娅做了太子妃，他见了那个趾高气扬的休屠王还有必要点头哈腰么？只要太子看中她，他要亲自送女儿到单于庭去。

当晚，乌维和娜仁托娅就相拥在温暖如春的穹庐里，爱的欲火送他们走进了玫瑰色的梦幻，情的骏马载着他们驰骋在爱的草原。两人都期待着在九月的祭天之时举行他们的婚礼盛典。

半夜里，他们被牧羊犬的狂吠惊醒，乌维一把将娜仁托娅抱在怀里，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汉人打过来了？"

娜仁托娅给了太子一个深吻："哪来的汉人呀！祁连山终年积雪，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来啊！"

但乌维还是嗅出了异常，他起身穿衣，摇头道："不对！如果不是汉人来了，那就是部落起了纷争，我得去看看。"

他刚刚束好腰带，就听见门外传来急促的呼唤："太子快起来，汉军杀过来了。"那是遨濮王子巴图鲁的声音，娜仁托娅迅速拉开穹庐的门帘，遨濮王和巴图鲁带着一股冷风进来了。

两人脸上都充满狐疑和惊恐，他们难以相信汉军会神话般地出现在古浪草原。

乌维一边收拾行装，一边说道："简直不可思议，难道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

遨濮王在一旁催促道："事情紧急，请殿下与巴图鲁换了行装，带着娜仁托娅北上吧！"

"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置王兄于绝境么？"

"殿下乃单于太子，如果有个闪失，父王怎么向单于交代呢？殿下就快快换装吧！"说着话，巴图鲁上前扒了乌维的袍子就穿在自己身上。

看着乌维换了服装，遨濮王道："卫队就在外边等着，殿下快走！"

"王爷……"

"快走……"遨濮王在乌维的马屁股上狠狠抽了一鞭，那马竟没有嘶鸣，就迎着大风，撒开四蹄，飞进了夜幕。

遨濮人从来没有如此仓皇过，估计乌维和娜仁托娅的马队走远了，遨濮王才翻身上马，对巴图鲁道：“传令给古浪当户，让他的军队全力阻击汉军。”

夜色中，遨濮王沙哑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子民们，匈奴的兄弟们，我们的故乡不安宁了，汉人打进来了，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土地。”

祁连山在回应：“捍卫……”

古浪河在回应：“捍卫……”

可是一切都晚了，长久的安宁让遨濮王的军队消磨了刀锋的尖锐，古浪当户的第一道防线不到半日就溃散了。

霍去病不断地发出命令，要求军队不要被束缚住手脚。赵破奴使一杆长枪冲在队伍前面，他连续冲破几拨匈奴士卒，终于找到了守卫古浪的当户。

赵破奴隔着几丈远看去，这当户身穿黄亮的牛皮铠甲，散发披肩，与络腮胡混在一起，模样凶煞煞的。显然他也将赵破奴误认成霍去病了，他放马疾奔，挥动双刀，直向赵破奴砍来。

赵破奴并不接招，虚晃一枪，将坐骑后退了一丈多，然后立即从当户的侧面刺来。当户一惊，来不及躲闪，左臂中了一枪，手中的刀掉在地上。赵破奴趁机又是一枪，可惜没有刺中。当户掉转马头，朝弓弩阵前跑去。赵破奴立即看穿了当户的意图。他双腿夹着战马，紧紧咬住当户不放。当户发现摆不脱他，又转头仓皇迎战，两人就在弓弩阵前厮杀起来。

匈奴弓弩手只看见刀光闪闪，马来马去，却不知从何下手。两人战了几十回合，赵破奴一枪将当户刺于马下，然后立即向弓弩手冲去。他们的战刀扫过匈奴人的头颅，飞溅的血花染红了战马的铁蹄。日近午时的时候，汉军已冲到了巴图鲁防守的地区。

巴图鲁的军队是清一色的骑兵。

为了掩护女人和老人转移，巴图鲁将骑射摆在防卫前沿，接着是持长枪的骑兵，第三道才是持马刀的骑兵。因此，当汉军到达的时候，首先遭遇了密集的箭雨。冲在前面的汉军纷纷中箭落马，霍去病一看便急了，两脚狠劲拍打战马，直朝着指挥的裨小王压来。他一枪挑住裨小王，在空中旋了一圈，“刷”的扔在地上。

裨小王一死，匈奴军队不战自溃，士卒惊慌失措地扔了手中的弓箭，纷纷向后退去。汉军士气大振，所过之处，吼声如雷，战刀闪闪：

“杀啊……”

“杀啊……”

匈奴军被汉军猛烈的攻势所震慑，跪地投降者连成一片。霍去病继续追击逃敌，凡持戈顽抗者，尽皆命丧刀下。

未时一刻，巴图鲁横刀立马出现在草原的腹地，紧紧随在霍去病左右的李桦告诉他，来者就是伊稚斜单于的太子乌维。

“果真是他么？”

“下官的兄长曾随大将军在漠南与伊稚斜对过阵，只有单于太子才有这样的装束。”李桦又看了看，才自信地点了点头道，“没错，一定是他。”

这消息顿时让霍去病的眼中闪耀着灼灼光彩，那男人的雄性、将军的刚性和野性立即交融成一种亢奋。他令仆多率领一支军队，绕到山后面进行包抄。

“必须生擒献给皇上。”霍去病随即催马冲了过去，对着巴图鲁喊道，“我汉军所过之处，投降者生，反抗者死，你下马投降，本将可饶你不死。”

巴图鲁挥动战刀，吼道：“你见过狼向羊投降吗？我是单于太子乌维，看你小小年纪，竟敢犯我国土，杀我子民，你就不怕做刀下之鬼么？”

霍去病也不答话，催动坐骑迎了上去。

汉军与匈奴军在草原上拉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碧澄的蓝天被涂成了血色，沉睡的草原被渗入地下的鲜血催醒，远方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头飘着团团彤云——这是河西匈奴人灾难的日子。

每个汉军将士都希望挣回爵位，好为父母妻子赚上几亩薄田，免几年赋税。他们砍下匈奴士卒的首级，就把他们的耳朵割下来，然后又立即投入新的厮杀。

巴图鲁与霍去病刀来枪去，厮杀了几十个回合，两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一直没把霍去病放在眼里的巴图鲁暗暗吃惊，这个少年将军将一杆钢枪使得天旋地转，让他眼花缭乱，几次想攻击都没有奏效；而霍去病也为巴图鲁的臂力所震撼，可他更清楚，从意志上压倒敌人，比在他身上留下几道伤疤更有效。

霍去病越战越勇，而巴图鲁却因为牵挂着遨濮王和妻儿，刀法越来越混乱。他明白，如果继续恋战，结果一定好不到哪儿去，他卖了一个破绽，拨转马头，就向西面的土丘跑去。

巴图鲁登上土丘，只见霍去病矫健的雄姿，被奔马带起的烟尘裹着，恰似一条翻云覆雨的蛟龙，挟着雷电，狂飙而来。

巴图鲁情知如果再战，必败无疑，正要转身朝土丘下的河谷跑去，不料

却被一条索套绊倒，连人带马被生擒了。

等霍去病赶到面前，巴图鲁已被缚了手脚，一身血污地站在那里。

率军伏击的仆多上前，一脚踢在巴图鲁的腿上骂道：“见了骠骑将军为何不跪？”

霍去病翻身下马，拦住仆多，脸上飘过一缕和风微笑道：“太子若能降我大汉，本将会奏明朝廷，皇上定会厚待太子，赏地封侯，岂不比这逐水草而居的漂泊生活好吗？”

“哼！”巴图鲁从鼻翼间挤出一声冷笑，事情果然不出他和父王所料，汉军之所以紧紧咬住他不放，是因为把他当成了单于太子。

此刻，巴图鲁一脸释然，他完成了父王的嘱托，为乌维太子和妹妹赢得了奔往漠北的时间。

巴图鲁面向北方，眼角涌出了两行泪水，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喊道：“神圣的太阳神啊，请保佑太子吧！”说罢，他便冲向一位汉军什长的钩镰枪，什长心头一惊，忙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孰料这正中巴图鲁下怀，他迎着什长的气力，让枪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他痉挛着倒在地上，气息奄奄地对霍去病道：“能与将军对阵疆场，是巴图鲁的幸运，将军倘念我忠于主子，就补上一枪，好让我痛快地到太阳神的身边去吧。”

霍去病迟疑片刻道：“好！本将就成全了你。”随即便抬起手中的兵器，结果了巴图鲁的性命。

看着巴图鲁渐渐冰冷身体，霍去病丢了兵器，满怀钦敬地叹息道：“虽为败军之将，却是忠贞男儿，死亦壮烈。传令下去，依照匈奴习俗，好生安葬。”

傍晚，灰黄的太阳被西北风裹挟着，滑向覆满积雪的祁连山后。风送走太阳，似乎还未尽兴，肆虐的脚步伸向草原的各个角落，驱走白日仅存的暖气，使草原显得更加空旷和寂寥。

在将士们清理战场时，许多尸体蜷着的手指动一动就碎成几块。这惨状让霍去病的心情不免沉重起来，他对李桦道：“将两军将士葬在一起吧！他们虽各为其主，可没有过错。”

第二天夜里，当汉军将士就着烧得暖烘烘的牛粪，用牛羊肉和马奶酒犒劳被糇粮刮完了油水的肚子时，霍去病在中军大帐举行了翻越乌盭山以来的第一次军前会议。

汉军的出其不意给河西匈奴军沉重打击，仅仅只有两天，他们的铁蹄席

卷了包括遨濮、狐奴在内的五个部落，基本实现了皇上“以驱敌拓土为目标，人众辎重弗取”的旨意，斩首两千余级，俘获遨濮和狐奴王等。

霍去病举着盛满马奶酒的银碗，率领众将高呼“皇上圣明”，然后与大家一起将酒一饮而尽。

他环顾了一下灯火下的诸将，一个个红了眼睛，黑了颜面。河西的风用了仅仅不到二十四个时辰就将他们雕琢成地道的草原人。看得出来，将军们疲倦极了。可他却不能给他们片刻的休整时间。

“各位！本将知道将士们很疲倦，可我军务必乘胜追击，不可犯穷寇莫追的大忌。”说着，他向从事中郎招了招手。

李桦应声来到地图前，指着北方道：“我军进入河西以来，虽然初战即胜，然这只是第一步。在翻过焉支山后，我军遭遇的第一个障碍将是折兰王、卢侯王的军队，据下官派出的细作禀告，他们已经在金城一带布防，试图阻止我军西进。”

霍去病坚毅的声音敲打着大家的心房：“我军经过古浪之役，军力已不足一万，现在又远离边塞，故只宜速战。”

作为三军统帅，霍去病明白兵不斩不齐的道理，因此在众将即将离去之时，他矜持而又肃然的宣布道：“有功者赏，贻误战机者斩！”

会后，李桦给火盆里添了几块牛粪，然后说道：“将军劳累多日，也该早些歇息了。下官还要到各个营帐去看看。”

那稳健的脚步声回响在霍去病的耳际时，让他在寒夜里领受到一种自外向内的温暖。

李桦兄长式的关爱与他的尽职尽责，天然交织成一种宽厚的、儒雅的行为，让霍去病常常有一种在军事上他是统帅，而在做人上李桦堪称老师的感觉。

他发现只要有李桦相随，他任何时候都是气清神定，有条不紊的。

风在帐外呼啸，尽管牛粪烧得很旺，还是抵不住寒意的侵袭，此刻他才发现，长安在情感上是那么的亲近。而且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

他想，长安现在一定是花团锦簇、草长莺飞的日子，皇上此刻在干什么呢？他也许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战报，也许正在批阅大臣们的奏章呢！

想起出征那天，皇上亲自送行的宏大场面，他心里就热乎乎的——也只有在这一切都很沉寂的遥夜，阳石公主那双浸满离愁别绪的眼睛才会再

度在他的心头荡起阵阵涟漪。

那是未央宫中的依依话别。那一天，他遵照母亲的训诫，到宫中向皇后辞行，阳石公主一刻不离地雀跃在身旁，影子一样地围着他转。她毫不掩饰对他的喜欢，她寻找了各种由头与他在一起说话。

如果说上一次进宫时，他对阳石公主的挥别更多的是带了亲情的成分，那么此次辞行，他觉得她看自己的目光中含了一种让他难以释怀，却又一时说不清的意味……

在皇后生的几个公主中，阳石公主是唯一对习武情有独钟的女子，她总是从舅父卫青那里借兵书来看，这使得皇上对她有了一种父亲之外的偏爱，也使得她与霍去病之间的话语多了许多。只要是在宫中相遇，她都要霍去病将那些古今打仗的故事说给她听。

送别那天，阳石公主拒绝了宫中安排的车驾，而是一身戎装，骑着战马来为霍去病送行。他至今也说不清楚，日夜都盼望建功立业、效命疆场的他，为什么在走过横桥时，就忽然有了那一瞬回眸。

在那一刻，他看到了在送行的阵列中，阳石公主手中举着皇上特命工官处为她铸造的宝剑；在那一刻，他从公主的眼睛中看到了与手中的宝剑多么不对称的泪花。以他的情感阅历，一时还揣摩不透宝剑与眼泪是怎样合成了阳石公主复杂的感情的，然而，那一幕却让他那么刻骨铭心。

也许是受了舅父太多的影响，这时候的霍去病，血液中涌动的是男人驰骋沙场的滚滚激流，是将军力拔山兮的英雄气概，是用手中利剑铸造生命丰碑的鸿鹄远志。几个月来，他几乎没有时间想起这些值得他回味的细节。

可今夜他忽然发现，有些东西一旦进入心里，注定终生相伴。

霍去病下意识地将一块牛粪夹进火盆里的时候，他用冰凉的双手搓了搓脸，迅速将思绪转到眼前的战事上来。

“是的！明日送往陇西郡的战报也该上路了。”

霍去病庄严地签封了奏章。

远方传来一声狼叫，他不由得“哦”了一声。时间过得真快，随着东方渐露的晨曦，元狩二年四月的第一天到来了。

第二十一章

焉支山巅飞剑影 上林捷报扫浮靡

河西！曾是月氏人的祖土，也是月氏人无法抹去的痛，这是一帘被刀剑斩碎的梦。

南有祁连山，北有龙首山，焉支山被金童玉女一般的“兄长”和“姐姐”呵护着，静静地躺在河西草原的蜂腰地带，它以苍郁松柏，潺潺溪水和云蒸霞蔚的妩媚展示了上苍对它的偏爱。

于是，草原给了它一个漂亮的乳名——珊丹。

珊丹盛产红蓝花，月氏的女人摘回这种花，用蒺藜灰或草木灰汤汁，洗过十遍，直到花的颜色非常纯净之时，才装进布袋绞取花汁。然后选了上好的醋石榴，去籽捣碎，加入饭浆水，制成漂亮的胭脂。

在朝拜太阳神时，她们会庄重地涂在两颊。从此大月氏的女人就成了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她们朝霞般的腮红让男人们眼睛发亮，她们窈窕的身影被男人们追逐。草原上，河流边就荡漾起她们高亢的歌声：

山丹丹花哟是山梁的盛装，

芬芳的胭脂擦亮了姑娘的脸庞。

远行的哥哥呀你可知道，

妹妹脸上的花儿为你开放。

没有蜜蜂花儿就会枯萎哟！

没有哥哥妹妹的心会忧伤。

远去的骏马哟请你停一停，

捎去盛了胭脂的香囊。

就说妹妹守着穹庐等哥哥，

盼你亲手把胭脂敷在妹妹脸上。

天边的云彩哟请你慢行，

把我的歌声带到远方。

哥哥听了妹妹的歌唱，

就会策马回到远别的故乡。

……

于是，这山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焉支山，后来有人也叫它胭脂山。

可是，六十多年前在这发生了一场战争，匈奴冒顿单于率领他彪悍的军队，一举打败了在此称雄百年的月氏人，用他们国王的头骨做了酒器。从此河西成为匈奴人的领地，冒顿单于将焉支山以西的千里草原封给了浑邪王和休屠王。

无论是浑邪王还是休屠王，都曾不可一世地宣称，汉军可以在东线与匈奴人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可对祁连山南的匈奴人却奈何不得。休屠王甚至放言，如果有一天汉人敢踏上自己的领地，那么他们的头骨将会与月氏王一样，被作为酒器。

霍去病在六天之内就扫灭令居至金城一线的五个部落，接着他们翻越乌盩山、焉支山，取了折兰王和卢侯王首级的消息，让浑邪王和休屠王陷入一片惊恐之中。难道一个十九岁的小孩率领的汉军，真的如逃到他营中的匈奴士卒所说，是飞越了乌盩山、焉支山，然后再降到珊丹草原上的么？

逃难的匈奴百姓说，汉军手中所持不是普通的兵器，而是神秘的飞刀，寒光闪过，尸横遍野。

逃来的匈奴士卒说，汉军不是普通的将士，而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魔鬼，他们马蹄携带起来的风，吹过草原就会使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地处河西东部的休屠王，首先感到了战争的逼近。如今，河西草原上只剩下两个部落，如果他不能和西邻的浑邪王联起手来，那么他们谁也难逃虎口之羊的结局。休屠王迅速派使者去浑邪王那儿言明利害，表示要与他组建联军。

与休屠王相比，浑邪王更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尽管在以往的日子里，他对休屠王妄自尊大的浅薄和浮躁显得不屑一顾，但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

浑邪王向休屠王伸出了诚意的手，双方的战前会议选在休屠泽畔的王庭举行。

大战在即，他们很快直奔主题。

浑邪王老迈的眼里充满了忧虑，连奶茶喝到嘴里是什么味道都没有感觉。他对一代代单于违背和亲盟约，出尔反尔，在边境不断挑起战事表示了微词：“自古国家兴盛需要和平的环境，而我国屡次对汉朝大兴兵戈，才有丢失河南之痛。而这一回，若不是单于听了赵信的蛊惑，进击上谷，汉朝怎么会进攻河西呢？”

休屠王对浑邪王的话很不以为然：“王爷怎可诿过于单于呢？是那个汉朝

皇帝欲灭我匈奴，侵我河西，夺我焉支山。不杀霍去病，难平本王心头之恨！”

这样的争论在过去就曾发生过多次，眼下他们不想继续这些争论，于是迅速地把话题转到大军的部署上。

“先不说这些，还是想想如何退敌吧！”

休屠王自信道：“霍去病年不过十九，兵不过万人，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皆因为各个部落怯战自保，因此被一一击破。他现在之所以那么张狂，是因为乳羊没有尝到狼的厉害，只要我们两部携手，不要说是一个娃娃将军，就是卫青来了，也将是我匈奴人的刀下之鬼！”

浑邪王问道：“两军合一，选将至为重要。不知王爷欲使哪家当户统领大军？”

休屠王道：“王爷的儿子昆邪尔图与霍去病同龄，自幼跟随王爷习武演兵，精通战法，本王愿意将所部人马交与他统率。”

休屠王的轻敌尊大，让浑邪王吃了一惊，他看了一眼在旁摩拳擦掌的昆邪尔图，果断地摇了摇头：“你是说他？不行！他不是霍去病的对手。汉军连破七部，可见刘彻知人之明。”

他这一说，昆邪尔图不满意了，他从地上站起来，“刷”地拔出战刀，圆睁双眼，那沉闷的声音就在穹庐里回荡：“孩儿如何就不行了？莫非这霍去病真就是神兵天将不成？汉皇能把万余精兵交给霍去病，父王却对孩儿……”

他后面的话没有出口，就被休屠王截住了：“本王都信得过昆邪尔图王子，王爷还有什么担心的呢？王子统兵，本王将与您一起，祈求上天保佑我军克敌制胜。”

话说到这个分上，浑邪王还能说什么呢？汉军每日以数百里速度逼近，军情已不容许他们坐在这里浪费时间。

可知子莫如父，浑邪王了解儿子的性格，彪悍有余而才智不足。他担心王子不能服众，于是对休屠王道：“联手抗敌，要在合力，昆邪尔图年轻，初试锋芒，还请王爷严令属下当户，不可拥兵自重，贻误战机。”

“这是自然！”休屠王一手拉着浑邪王的手，一手抚着昆邪尔图的脊背道，“本王今夜就召集当户宣布命令，有敢违令者……”他转身从身后的墙壁上摘下刀，递到昆邪尔图手中，“有敢违令者，唯此刀是问。”

接着，休屠王又把一个让浑邪王无法拒绝的请求提出来：“既是联手迎敌，本王当然也责无旁贷，因此请王爷允许本王的儿子金日磾为副帅，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如此甚好，免得当户们不服调度。”浑邪王立即道。

午后的太阳，被草原的沙尘染成橘黄色，懒洋洋地悬挂在天空。走出穹庐，抬眼望去，草原迷漫着阴郁的战争气息。

浑邪王眼中顿时充满了泪水，他不敢去看昆邪尔图，他不愿给儿子的情绪蒙上一层阴霾。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迅速调集人马，去迎战霍去病的大军。

第二天，浑邪王和休屠王率领当户们在休屠泽畔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祈祷太阳神保佑他们打胜仗，祈祷月亮神保护匈奴的父老乡亲平安。仪式刚刚结束，就见远处一阵烟尘滚来，一个骑兵来到两位王爷面前，喘着气道：“禀告二位大王，汉军距此不足二百里了，请二位大王速做决断。”

休屠王挥了挥手道：“再去打探，如有消息速速来报。”

昆邪尔图向休屠王建议道：“汉军来势凶猛，大王还是到父王那里暂避锋芒，待小侄杀退汉军，再请大王归来。”

休屠王谢绝了他的好意：“贤侄以为休屠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么？你尽管放心，本王在此为你们看管粮草，以解后顾之忧。”

他的这个心思昆邪尔图一下子看不透，但是浑邪王早在休屠王提出让他的儿子担任副帅时就明白了，休屠王怎么可能离开自己的领地呢？不要说这里有他须臾不能离的祭天金人，更重要的是他不想给浑邪王趁机扩大领地的机会。

联军的两位主帅，昆邪尔图十九岁，金日磾十七岁。草原给了昆邪尔图高大剽悍的身材和好大喜功的性格，从登上帅位之时起，他就表现出战必胜的勃勃雄心。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同样是在草原长大的金日磾却生得身材略显单薄而又性格沉静。

在商议如何部署兵力时，金日磾很少说话，大多时间都是听昆邪尔图在说。

当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金日磾十分吃惊，是不是当初太阳神让他们投错了胎，昆邪尔图倒很像父王，而自己的秉性却更像浑邪王。

他们商定在焉支山西北二百里处构筑防线，金日磾的军队在北，昆邪尔图的军队在南，然后再派小股军队诱敌深入，形成夹击之势。

尽管战役的思路已经敲定，但金日磾的少言寡语还是让昆邪尔图有些忐忑不安。分手的时候，已经上马的昆邪尔图追着北去的金日磾问道：“副帅对我军的胜算有几分把握？”

金日磾住马眺望北上的骑兵道：“两军相逢勇者胜，我担心我军不输在兵力上，而是输在勇气上。”

“副帅怎能这样说呢？”

“眼前的形势就是这样，汉军自进入河西以来，连下五部，前几日又杀了折兰王和卢侯王，这给我军将士的心里涂上了阴影。我们还是要审时度势，好自为之。”说罢，他作了一揖，就策马而去了。

“老鼠的胆子，休屠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儿子？”昆邪尔图望着金日磾的背影，朝地上鄙夷地吐了口唾沫。

马蹄踏破草原三月的寒意，冲散灰蒙蒙的雾霭，在焉支山北麓荡起久久的回声……

匈奴联军任命昆邪尔图为主帅、金日磾为副帅的消息很快地通过细作传到霍去病的军营，李桦笑着心想，这回真成了年轻人之间的斗智斗勇了。

大概男人都是这样，那种棋逢对手的快感往往会在瞬间调动他们体内的亢奋，霍去病对匈奴联军的两位主帅十分感兴趣，脸上甚至现出孩子气的天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依中郎观之，昆邪尔图与金日磾，哪个更强？”

“据下官所知，这昆邪尔图好大喜功，骄横跋扈，时刻觊觎着浑邪王位。而金日磾虽然已被立为王太子，却比较沉稳，虽比昆邪尔图小两岁，却持重而多思，言少而虑周，颇有儒将之风。”

“好！骄兵必败，古今一理。敌军企图从南北夹击我军，依中郎看来，我军……”霍去病指着地图，看了一眼李桦。

“将军的意思下官明白了，与其伤其十指，毋宁断其一指。”

“对！他们守株待兔，我军不妨集中军力，放马追兔，沿焉支山北麓夜行，奔袭昆邪尔图军营。传令第一路司马赵破奴，第三路司马仆多，人不卸甲，马不卸鞍，时刻待命。第二路司马高不识，立即率军北上，在姑臧附近阻击金日磾。”

草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午后从西北涌来的云团很快地笼罩了整个天空，到了下午申时三刻，漫天大雪就纷纷扬扬地落下来了，顷刻间，漫天皆白。到了傍晚，更是狂风大作，整个河西草原成了一个冰窖。

霍去病走出中军大帐，一阵冷风迎面扑来，他稍感凉意，却禁不住喊出声道：“此天助我也！传令下去，立即开拔，进击昆邪尔图！”……

战机来临，时不我待，第一、三路司马率领本部，迎着风雪向昆邪尔图

的大营奔来。尽管身着棉甲，头戴风帽，但是从长安来的汉军，对在这样的天气下行军仍是举步维艰。霍去病不免有些心急，他传令执法士兵，持着马鞭督促行军速度。一不小心，鞭子就会落到谁的头上，接着便是粗鲁的骂声："你想死呀？如此慢腾腾的。"

通人性的战马似乎听到了主人焦灼的心跳，一个飞跃就蹿出一里多路，鼻子里喷出的热气不一会儿就结了冰。

途中，一位什长因战马失蹄而滚落在地上。坐骑受惊，朝天嘶鸣，声音随着寒风而去，霍去病立即命队史上前一刀宰了战马，接着又狠狠地鞭笞什长。

"夜袭行军，有喧嚣者，斩！"从夜色中传来霍去病严厉的声音。

赵破奴不敢怠慢，命令君侯以下军官向下传递，将士们的心顿时紧张起来，纷纷调理好战马。

风雪掩盖了汉军的声音，二百里的路程，不到两个时辰，就已经甩在身后，在后半夜借着雪色望见昆邪尔图大营的时候，霍去病看看左右，李桦和曹掾们的眉毛和胡须都结了冰珠。

军侯、屯长们按照司马的命令，扬了扬手中的马鞭，数千人马齐刷刷地卧倒在山梁后的雪地里。霍去病仔细观察了前方匈奴人的营地，他们还亮着灯火，隐隐约约有巡逻哨兵瑟缩的身影。

赵破奴向霍去病问道："将军，现在是不是发起进攻？"

霍去病摇了摇头："先观察一下再说。"

直到看见有几个匈奴军士出来小便，确信昆邪尔图没有发现汉军的行踪后，霍去病才回头向赵破奴有力地挥了挥手。赵破奴命一直跟在左右的掌旗手挥动帅旗，顷刻间，雪地深处，蓑草丛中，战马奋蹄，旌旗猎猎，刀枪如林，年轻的汉军将士在旗帜的导引下冲向敌营。

"杀！……"

"杀！……"

那声音像是四月的雷声，自远及近向四面八方扩散。在营门前值守的哨兵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砍下了脑袋。

汉军突入营地，从营帐之间通道上走来一支巡逻的队伍，为首的百夫长抬头看去，天哪！朦胧夜色中，铺天盖地，都是汉军的骑兵。

匈奴军完全没有料到汉军会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发动进攻，他们在梦中被大火烧醒，乱作一团，仓皇迎战冲进营寨的汉军。

追随在昆邪尔图身边的裨小王要部下们奋力抵挡，他径直赶到中军大帐掩护昆邪尔图突围。

裨小王刚走到营前，就看见昆邪尔图披挂整齐，催着战马冲了过来。他急急地问道：“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

裨小王回道：“汉军雪夜偷袭，来得突然，我军陷入混乱，殿下还是先撤退吧！”

昆邪尔图骂道：“未战而先言撤，你还是匈奴人么？”他手起刀落，斩了裨小王，身边的匈奴将士顿时精神振奋起来，跟随昆邪尔图奋力朝前冲去，刚刚冲到西北角，就与赵破奴遭遇。

昆邪尔图挥动长矛迎过来，两人厮杀了十几个回合，赵破奴渐感不支，这时候，就听见匈奴军中有人喊道：“殿下小心，不可恋战！”

原来霍去病看这将领年龄与自己不相上下，颇有些马上功夫，便知这就是那个声言要与自己对阵的昆邪尔图了。

霍去病低声对仆多耳语几句，他便冲到右侧火光暗处，对正在大战的昆邪尔图喊道：“殿下快走，大王被擒了。”

“呀！”昆邪尔图心中大惊，究竟有多少汉军呢？父王不是在一百里之外么？怎么就做了汉军的俘虏呢？

昆邪尔图顿时乱了方寸，无心再战。他一声怒吼，便拨转马头，连连刺倒十几名包围上来的汉军，意欲冲出重围，向北而去。

霍去病拉开强弓，“嗖”的一箭飞去，不偏不斜，正中了他战马的后臀。战马受伤，一个蹶子将昆邪尔图摔在地上，他立即被汉军擒了。

这雪好像是专为汉军的奔袭而下的，到晨曦初露、汉军将士们清扫战场时，雪住了，风也息了。待李桦带着曹掾们安置好霍去病的中军大帐时，东方彩霞托着一轮红日，从遥远的草原边缘冉冉升起，照亮了银色的世界。

霍去病隐隐听到冰雪消融的声音，春天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这片辽阔的土地。

“传令下去，凡投降的，一律不杀。”

他脸上绽放出自信的笑意，他相信元狩二年的春天属于他十九岁的青春年华。回到被烧牛粪烤得暖烘烘的中军大帐，昆邪尔图被押了过来。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霍去病，头倔强地扭向一边。

李桦道：“败军之将，见了骠骑将军，为何不跪？”

昆邪尔图轻蔑地笑道：“偷袭营寨算什么英雄？倘若两军对阵，谁胜谁负，还说不定呢！”

霍去病也回以蔑视的冷笑：“亏你还是三军统帅，岂不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休屠王不是放话说，我汉军过不了祁连山吗？可本将就是过来了！”

昆邪尔图道：“这样轻易败在你的手中，我心难服，将军若是放我回去，来日阵法上一见高低。如果真的输了，本帅甘愿俯首称臣。”

“哼！你以为还有机会么？”霍去病说完就要人将昆邪尔图押下去。他刚刚转身，就见卫兵一只手托着一个盘子，上面盛了麦面和干牛肉丝做的糇粮，另一只手端了一碗化开的雪水进来，请霍去病用餐。

昆邪尔图的脚步停住了，一脸的困惑，难道席卷了匈奴七部的汉军就是靠着这样的粗粮雪水支撑的么？他不顾军士们的推搡，将目光投向霍去病。

当霍去病艰难吞咽糇粮，又捏起一束干牛肉去蘸碗中水的情景映入他的眼帘时，昆邪尔图的心暗暗悸动了，似乎从这个细节中懂得了什么。骤然间，他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种与屈辱没有关系的失败感。

昆邪尔图忽然觉得眼前一片灰暗，沮丧地垂下了桀骜的头。

午后，从姑臧传来了高不识的消息，说他趁着雪夜进击了金日磾的大营，大败敌军，金日磾趁着夜色逃往了西北方向。汉军一鼓作气，拿下休屠王庭，休屠王丢下祭天金人，逃到浑邪王那里去了。

霍去病大喜，传令速将金人送来，与昆邪尔图一起送往长安。

草原的夜，把远方的祁连山、乌盭山和龙首山笼罩在黑色的帷幕下。一场大雪，让祁连山增添了新的巍峨和俊秀，霍去病此刻的心就像这土地，涌动着希望的嫩芽。

生活是多么瞬息万变而又大道如常，几个月前，狭长的河西走廊还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匈奴部落，而一场大战之后，大汉的文明之光就照进每一顶穹庐了。

送走赵破奴和仆多之后，霍去病望着帐外浓浓的夜色，听着偶尔从远处山坳里传来狼叫声，丝毫没有睡意，昨日的、眼前的、未来的一切，似乎有序，又似乎纷乱地牵动着他的思绪。

河西之役，汉军获浑邪王子、相国、都尉、裨小王等各级官吏数百人，斩首八千九百余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战果大大地超出了他的预想。

在扫灭七个部落之后，汉军所过之处出现了权力真空，他需要奏明皇

上，请朝廷尽快考虑在这里设置郡县。

生活就这样把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这让他第一次感到，战争绝不仅仅是攻坚克难，厮杀流血，更重要的是活在刀光剑影背后的百姓，还有与这些百姓血脉相连的土地。

打仗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他是天生的行家，可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他还是第一次。他顿然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惶恐——他多希望皇上能够在这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

望着准备出帐的李桦，霍去病轻轻喊了一声："中郎！"

"将军还有吩咐么？"

"要是不累的话，能否陪本将叙叙话？"

"诺！"

……

当霍去病在河西纵横捭阖的时候，刘彻在李蔡的陪同下进了上林苑。

元狩二年的盛夏，上林苑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来自南越国的驯象。它们每天在这里扮演各种憨态可掬的形象，吸引着刘彻和王公大臣的目光。

自建元六年闽越之围解除后，一直支撑着脆弱飘摇的南越国国王赵昧，在经历了十二年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岁月之后，丢下他的臣民去了。当年跟随严助到长安担任宿卫的南越国太子赵婴齐接到这个消息后，怆然涕下。他不知道汉廷是否容许他回国奔丧，更不清楚皇上对王位的继承人会做出怎样的考虑。

就在他愁肠百结的时候，刘彻在未央宫宣室殿召见了他。刘彻让他依照祖制回到番禺去主持先王的葬礼，筹备登基事宜，并且册封他在长安的妻子为王后，立他的儿子赵兴为太子。

汉廷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他很无奈，按照立长不立幼的规制，他在南越国内的妻儿顺理成章地应该成为王后和太子，但是赵婴齐自知生死都在刘彻的掌握之中，他根本无力扭转这种局面。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很感谢刘彻在他作为人质、滞留长安期间，没有难为他，而且最终还支持他登上了王位。回到番禺后，他才知道，父王早在前年就向皇上表示要赠送驯象和能语鸟的意愿，只是还没有等到贡奉的时间就薨了。而且汉廷在得知这一意愿后，也在上林苑中建了观象观。

遵照赵昧的遗志，赵婴齐精心挑选了几头驯象和几只鹦鹉，在暮春的日

子送到长安来了，随行还带来了驯象手，安排在上林苑表演，以供皇室欣赏。

李蔡和张汤对这次观赏十分热心和重视。从驯象和鹦鹉到达京城的第一天起，李蔡就不断地找水衡都尉商量，要求驯象手和驯鸟手一定要教会大象学会朝拜，教鹦鹉学会说“恭迎皇上”、“皇上圣明”，“皇后安康”等话语。待一切筹备就绪，李蔡还特地要司马谈选了一个吉祥的日子，让皇上和皇后来观看驯象和鹦鹉表演。

作为上林苑二十五观之一的观象观，虽名曰“观”，其实也建得富丽堂皇，并且与其他宫观用复道连了起来。刘彻、卫子夫以及百官、妃嫔在昨日就浩浩荡荡地出了京城，从复道上进入观象观。

水衡都尉率领苑中的令丞们早早地在观前恭迎皇上的到来。刚刚下了轿舆，就听见耳边传来“恭迎皇上”、“恭迎皇后”的叫声。清晰柔丽，分外动听。

李蔡急忙上前解释：“皇上，鹦鹉们正恭迎您的到来呢！”

“呵呵！”刘彻和卫子夫来到一排鸟笼前，仔细地端详笼中的鸟儿，果然是羽毛翡翠，目光炯炯，甚是好看。

“朕早就听说南国有鸟，能人语，现在一见，果然如此。”

他遂要包桑给每个笼子里添了鸟食。于是，那鸟儿的嘴里就又说出一番让人惊异的话来：“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

众人无不称奇。

待刘彻和卫子夫离开时，鸟儿又说道：“恭送皇上。”

刘彻问道：“这鸟儿天生就会说话么？”

李蔡紧跟一步，上前禀奏道：“皇上，这鸟儿天生聪颖，只要驯养数日，就会人语了。”

刘彻看了看李蔡道：“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李蔡见刘彻的兴致很好，忙道：“待会还有驯象嬉戏，憨态可掬，请皇上御览。”

张汤今天没有来，他正忙着审理郝贤的案子。

刘彻与卫子夫在看台上就座，他们居高俯视，面前是一个很大的圆形表演池，李蔡指着池左方的门道：“皇上，待会驯象就由此门入观。”

刘彻点了点头，李蔡就越发地眉飞色舞了，及至看到卫青一脸的肃然，

才收住话头，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

卫青心中的不快总是毫不掩饰地写在他的脸上。从走进观象观开始，就没有看到他一丝笑容。这个李蔡，作为当朝的宰辅，不去辅佐皇上打理朝政，却弄了此等异物取悦皇上，其居心何在？

一座观象观，得花去多少金子？而上谷太守郝贤却为拮据的军费犯了上计作假的罪。要不是前几日早朝后皇上钦点他骖乘陪同，卫青是决不会来这个地方的。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廷尉府将如何给郝贤定罪。

他心不在焉的样子早就被长公主看在眼里，她暗地用胳膊肘撞了撞卫青，小声道："夫君这是怎么了？观象乃皇上理政之余的小憩之举，臣下陪观亦是荣耀，夫君为何却闷闷不乐？"

卫青没有回长公主的话，依旧正襟危坐，他暗地打量了一下皇上身边的卫子夫，竟然从姐姐的脸上读出了与自己一样的心境。

卫子夫的弯眉蹙郁出淡淡的不悦，她对李蔡的阿谀奉迎十分不满。这李蔡邀功取宠，比起当年的田蚡和公孙弘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孙弘虽然从不犯颜直谏，却没有弄了这些玩物来讨皇上欢心。可是作为皇后，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卫子夫摇了摇头，示意卫青不要做出什么偏颇之举，然后就一直看着下面的表演场发呆。

在刘彻坐定约一刻之后，场内乐声大作，先演奏了他亲自写的《白麟歌》：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燎，获白麟。

……

辟流离，抑不祥，宾百僚，山河飨。

……

刘彻听得很认真，这乐曲与他当时和现在的心境都很契合，他脸上露出惬意的神态。看来，公孙弘之后李蔡任丞相确是名副其实啊！别的不说，仅是把这样一场驯象表演就安排得妥妥帖帖，这就足见他办事滴水不漏。是的，他需要卫青、霍去病去为他开疆拓土，他也需要李蔡这样的人为他创造消闲和舒适的环境。

刘彻轻轻捻着胡须，满意地点了点头。而这一切，隔着卫青的李蔡很快地就知会在心，他不失时机地朝下面挥了挥手，场内立即鼓乐喧天，五头驯象排着整齐的队列，踩着鼓点走进了表演场。

那驯象身披绢帛，头戴彩绸，缓缓地走到场中间，在驯象者的指挥下，面台而立。驯象者手拿了一只竹做的教鞭，逐个地碰了碰大象的鼻子，口中喊道：“恭祝皇上龙体福寿。”大象们前蹄合拢，后腿直立，鼻子轻摇，小眼放光，忠贞和虔诚的憨态引来全场的掌声。

刘彻看得高兴，便喊道：“赏驯象者千金！”

包桑立即尖着嗓子喊道：“皇上口谕，赏驯象者千金！”

“谢皇上。”驯象者话音刚落，就见身边的大象都跪倒在场中央，扬着鼻子向刘彻致意。

“哎呀！大象通人语啊！”看台上的王公大臣、皇后妃嫔们纷纷惊叹。

刘彻一高兴，又道：“赏驯象者千金。”

包桑又尖着嗓子喊道：“皇上口谕，赏驯象者千金。”

卫子夫在旁边听着皇上一个劲地赏赐，再转头看去，卫青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席而去。

刘彻正在兴头上，每转换一个花样，就赏赐一次，到上半场即将结束时，驯象者已获得了一万五千金的赏赐。

“皇上！”卫子夫轻轻呼唤。

刘彻看了看卫子夫问道：“皇后有事么？”

“臣妾有些不适，想到御宿去歇息片刻。”

“好！皇后随意。”刘彻让包桑安排宫娥服侍卫子夫离席，自己又把目光投向表演场。

而此时，卫青与汲黯在观外的林荫间相遇了。

“大将军为何也出来了？”汲黯问道。

“出来透透气，大人回京也有些时日了吧？”

“大约一月有余了。”汲黯对皇上兴之所至的赏赐早已心怀不快了，只是他环顾左右，同僚们引领垂涎，除了跟着喊“皇上圣明”之外，灵魂都被驯象勾去了似的，哪里还记得前方的将士正在浴血河西，鏖战上谷呢？现在，他看见卫青，一肚子的话再也憋不住了。

“大将军说说，刚刚死了一个不求进取的公孙弘，现在又出来个专事逢迎的李蔡，皇上岂不要玩物丧志，居安忘危乎？”

卫青叹了一口气道：“外朝的两位大人……唉……”

汲黯明白，卫青指的是沆瀣一气的李蔡和张汤。

“大将军出师定襄，所得赏赐不过千金，可一个驯象者，不到半个时辰，竟有一万五千金，您说……”汲黯一说起赏赐，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在上谷的感受。

“在下此次到上谷，看到边陲军民忍饥挨饿，奋力抗敌，郝太守为大局将个人宠辱置之度外，真是让在下铭感肺腑。再看看这些尸位素餐、无所事事之徒，真是令人寒心。”

说起郝贤，卫青心头的沉重和牵挂更甚于汲黯，现在他只盼着西线的战报早日到京，好为减轻郝贤的罪责寻找一个恰当的理由。两人正说着话，就看见道上飞来一骑，却是李晔，他们便知道是河西的消息到了。

果然，李晔送来的战报让卫青和汲黯倍受鼓舞，恰逢此时，上半场表演结束，他俩远远地望见皇上在李蔡和包桑的陪同下进了观旁的“御宿”歇息，两人便交换了一下眼色，一同进了“御宿”的门。

品着水衡都尉准备的香茗，刘彻正和李蔡等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驯象的神奇。看见卫青和汲黯走了过来，刘彻高声道：“这半天为何没有看见二卿呢？”

卫青上前道：“皇上，河西来战报了。”

刘彻启开战报，大略浏览了一遍，就情不自禁地念出了声——

臣率戎士逾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詈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李晔来报，浑邪王子与祭天金人一同押解到京了。”

“好呀！朕没有看错人。朕早说了，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传朕旨意，让中书令起草诏书，益封霍去病两千户，大军暂驻河西待命。”

刘彻将战报交到包桑手中，那种为前线消息所掀起的心潮，迅速地从胸间发散出来。

“河西大战还打破了我军长期以来不敢击敌巢穴的成例，从此我军驰骋千里，长驱直入，战场将不再以边塞为界。寇可往，我亦可往！”说到高兴处，刘彻对霍去病的欣赏溢于言表，“霍去病者！大将军之才也！”

李蔡这会儿听见皇上谈兴甚浓，急忙上前道：“皇上圣明！”本来后面还

有许多赞语，但他看到卫青脸色阴沉，就知趣地退到一旁。

不过，在汲黯看来，此刻正是提出郝贤一案的最好时机。

“皇上！臣记得当初皇上有言，只要郝贤牵制东线敌军三个月，就要加赏封侯，现在河西大捷，臣请皇上对郝贤开恩，功过相抵，从轻处置。”

李蔡现在最不愿意听的就是郝贤的案子，当初他把这块烫手山芋甩给汲黯的时候，原本是要脱身的，孰料回到京城后，汲黯对此案的看法与离京前有了很大差别。

李蔡就是李蔡，他并不去纠缠汲黯，而是设法去转移皇上的注意力。

“皇上，”李蔡看了看门外的阳光道，“驯象表演即将开始，请皇上入观。”

换了别人，没人有胆量敢阻止皇上去看舒心和惬意的演出，可遇到了汲黯，事情就不是那么顺利了。汲黯一脸的矜持，他看了一眼李蔡道：“驯象之于人命，孰为轻重，不待臣言，皇上自会明察，何劳丞相提醒？”

这就是官场的奥妙，一切较量就潜藏在这种看似平淡的阐述中。李蔡让汲黯一句话逼到了墙角，情急之中道：“这还用皇上费心么？郝贤所犯罪行，乃欺君罔上、败坏政风之罪，诛其三族犹不能平息朝野之愤。”

但他没有想到，这话一出口就被汲黯抓到了话柄。

“丞相还有资格奢谈政风么？上谷、河西战事正紧，丞相却弄了这些驯象来嬉戏，岂非玩物丧志？依下官看来，丞相乃败坏政风之罪首。”

“你……”李蔡一时口塞。

刘彻的脸就有些挂不住了，与其说汲黯是在批评李蔡玩物丧志，毋宁说是在暗责自己怠慢朝政。任何一个大臣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一定会龙颜大怒的。可是偏偏遇见了这个以直言无畏而受到自己多次褒扬的汲黯，他也只能迂回巧妙的周旋，寻求化解的台阶。

“呵呵！朕日理万机，情牵河西，理政之余，心神稍松。况乎驯象乃藩国一奇，朕偶尔观之，亦不为过，何故爱卿大动如此肝火？”

“皇上明察。”汲黯不但没有回头的意思，反而趁势道，“臣听说，春秋时的卫懿公因玩鸟成痴而丢掉江山，所谓蚁穴虽小，而致溃堤千里，皇上身系大汉社稷，不可不谨言慎行。倘若有人复赵高之伎，当诛灭三族。”

这一回，李蔡以为抓住了汲黯的话柄，立即疾言厉色道：“大胆汲黯，竟敢影射皇上是卫懿公和秦二世，该当何罪？”

看驯象表演引起了一场风波，这是刘彻所没有想到的。现在两位大臣各

执一词，互相指斥，更是微风起于青萍之末。

而刘彻的内心是很清楚的，他了解汲黯，虽然词锋犀利，却绝没有奸佞祸心。为此一时意气，而治了汲黯的罪，传将出去，朝野会怎样看待自己呢？他更清楚，如果因为看一场驯象而导致君臣失和，那么最受影响的还是前线的战事。

他多需要有人出来缓和一下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当他抬眼打量了一下沉默的卫青后，就听到了他一番及时雨的陈奏。

“皇上！臣以为御观驯象，亦为汉与南越乃主藩之故，既彰我皇体察之情，又显大汉海纳百川之怀。内史大人的话虽尖刻了些，也是因为上谷一案，不免心急，然忠心可鉴。”说着，卫青走到李蔡面前，话语中就带了安抚，“丞相乃三公之首，百官之率，就不要计较口舌之争了吧！依臣看来，郝贤一案，事关朝廷诚信和律令，皇上不妨圣裁之后，再看驯象亦未为晚。”

李蔡慑于大将军的地位，自然不再执拗。

汲黯却暗暗吃惊，眼前的卫青哪里还是那个在池阳练兵场上用皮鞭抽打士卒的典护军呢？想想当初自己的指责，已恍若隔世，这大概就是诤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吧！

至于刘彻，他所期待的局面终于由卫青出面而促成，心情自然也是云开雾散，一脸晴朗了。

“如此甚好！传朕旨意，郝贤上计作假，败坏政风，罪不容赦，然其作战有功，令其赎为庶人，闭门思过。”说罢，刘彻又笑着对汲黯道，“朕总得给朝野一个交代吧。”

见到刘彻的心情好转，李蔡又不失时机道：“皇上还是快去看驯象吧！后面更精彩呢！”

但刘彻却摆了摆手，他的心思已不在驯象表演了，一封来自前线的战报让他的心飞到了河西。

“起驾回宫，朕要与大将军商讨全面出击匈奴的大计。六百里加急速传张骞回京。”

这话让卫青的心“咯噔”一下：“看来，皇上要打大仗了。”

在刘彻转身走出“御宿”的一瞬间，李蔡的眼里流露出依稀的失落。而卫青与汲黯相互看了一眼，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也只能是这个结局了，下一步该想想如何为郝贤压惊了。卫青在心里想。当然，他不会忘记身边这位内史大人。

……

“母后！”

“母后！”

卫子夫昏昏沉沉地在梦境中漫步，突然听到耳边有人呼唤。她睁开惺忪的眼睛，就看见阳石公主阳光灿烂的脸庞。

“什么事情让你一惊一乍的？”

“母后，表兄在前方打胜仗了。”阳石公主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生怕母亲没有听清楚，又重复了一句，“表兄打胜仗了。”

宫娥们看见皇后醒了，立即打来热水，待洗漱完毕，就悄悄地退了出去。卫子夫有些口渴，喝了一盏茶，心里就滋润多了。当她慈爱地打量着身边女儿时，那一双凤眼就闪烁着惊异的光芒。

这孩子今天怎么了？眼睛水汪汪的，脸庞粉盈盈的，胸脯也挺得高高的，周身都带着喜气。卫子夫嗔怪道：“看你如此高兴，去病真的打胜仗了？”

“战报都送到父皇那里了，斩首八千九百余级，还俘获了浑邪王子呢！”

“是么？”卫子夫笑了，“你表兄是个将才。”

“孩儿就喜欢看表兄骑马射箭的样子。”

“哦？你身为公主，须谨慎才是。”

“母后！孩儿不是给母后报信么？”阳石公主有些不好意思，亲昵地依偎在卫子夫的身旁，享受着那份情窦初开的甜蜜。

她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候把霍去病藏进心底的。当霍去病率领大军走过横桥的那一刻，她的眼里就充满了泪花。从此，她的心为霍去病而跃动，她的梦为霍去病而缠绕。多少次在梦里看见表兄一身血迹，醒来后她就独坐到天明。

宫闱深深，她纵是有千种心绪却也无法对别人诉说。

有一天，她到宫中向父皇和母后请安，卫子夫心疼地抚摸着她美丽的脸道：“几天不见，你这小脸怎么瘦了一圈呢？”还当场就要传太医来诊脉。阳石公主拦住了母后，口里直说没有病，可心里却在埋怨母亲，您如何就不知道女儿的心思呢？女儿这是牵挂着表兄啊！

好了！现在战报来了，阳石公主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她闭着眼睛遥想霍去病纵马河西、驰骋疆场的雄姿，她的心都笑了。

第二十二章

决战河西驰万马 旌指雁门动千军

乌维与娜仁托娅虽然回到单于庭多日，但仍然被噩梦缠绕着，终日惊魂不定，而伊稚斜的心情也因此而跌到了几年来的谷底。

六年前他用同族的鲜血染红王冠的时候，曾嘲笑军臣单于的窝囊，发誓要重振老上单于时的威风。可现在当他坐在单于庭内，听乌维叙述霍去病扫荡河西草原的情景时，禁不住心冷血虚。

他不甘于就这样地败在刘彻的手下，他要报复，他要以数倍的疯狂洗雪河西的耻辱。

在元狩二年五月初的祭天大典期间，他要浑邪王和休屠王重整旗鼓，准备收复失地。并且他对左屠耆王和呼韩浑琊围攻上谷不克，撤退到大漠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不报此仇，誓不罢休。”伊稚斜扯下墙上的双方形势图，准备将它撕碎的时候，就被自次王赵信拦住了。

“单于息怒，越是在这个时候，单于越需要冷静。”

“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不！汉人能够对我大匈奴实行避实就虚，我军为何不能也来个避强击弱呢？”

“什么意思？”

“据臣派往上谷的细作报告，上谷太守郝贤因弄虚作假被汉廷治罪。雁门、北地和右北平自李广奉旨回京后，其后任皆庸碌之辈，故我军重心仍应在东线。”

议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伊稚斜严令左屠耆王和呼韩浑琊所部人马星夜南下，向雁门、北地和右北平三郡同时发动进攻。

“踏破长安!饮马渭水！”伊稚斜对各部落头领和大王们大声怒吼着。

但包括左右贤王、左右骨都侯在内的匈奴大臣们几乎一无例外地感到了它的空洞和无望。河南丢了，从漠南撤退了，现在河西也危在旦夕。大家都预感到，匈奴人离开河西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

伊稚斜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河西战况，他不能确定浑邪王和休屠王的军队能否将霍去病逐出草原。而此刻，浑邪王与休屠王的军队已撤到了居延泽西岸。

傍晚时分，浑邪王沿着居延泽岸心事重重地散步。草原的暖风吹化了祁连山上的冰雪，它们汇成弱水奔腾的激流，这也正是居延泽碧水连天的季节。

在匈奴人心中，居延泽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浴池。每天，新浴的太阳从这里冉冉升起，照耀着辽阔的河西草原。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又是月亮梳妆的玉镜，将千里银波收入湖中。

可这一切，与浑邪王有什么关系呢？他老迈昏花的眼睛掠过水面，心早已飞到了千里之外的长安。

与休屠王丢失祭天金人相比，他有着更深的疼痛——他的儿子昆邪尔图现在就在长安，他不能不为儿子的性命考虑。

这些天，他一直在想如何把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说给休屠王听，但休屠王满腹的怨气和对战事的盲目乐观阻挠了他的这个想法。

那是他们辗转到居延泽的第三个夜晚，两位大王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奶茶的浓香在休屠王的穹庐里弥漫，马奶酒也喝得当户们印堂红亮，但从远方飘来的歌声却使这些草原的男人们眼眶发热：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

一位当户将一碗马奶酒灌进肚里，狠狠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愤怒地叫道：“耻辱！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匈奴的男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还算男人么？匈奴的男人丢失了女人们心爱的焉支山，还算男人么？”

一位相拔出腰刀，割去了耳朵的一角，鲜血顿时顺着耳垂流到脖颈。女奴拿了草药为他疗伤，却被用力推开了：“匈奴的男人难道连护群的公狼都不如么？”

“大王！我们要打回家乡去。”大家泛红的眼睛都看着浑邪王和休屠王。

“大王，打吧？”

这样的气氛，使得浑邪王没有勇气将自己的思谋公之于众了，他起身整了整衣冠，然后匍匐在地，面朝东方，拜过太阳神和月亮神。他抬起头时，已是泪光盈盈了。

“各位，失去河西草原，本王与各位一样心痛，但汉人目前士气正旺，眼下该如何御敌，待本王与休屠王商议个万全之策再做打算！喝完这酒，大家都散了吧！”

不一会儿，穹庐里就只剩下三个人，休屠王终于憋不住了，问道：“王爷今日说话为何吞吞吐吐的？”

“大王觉得这仗还能再打下去么？”

“为何不能？虽说汉人士气正旺，可你我的实力并没有大伤，只要重新振作起来，不仅可以夺回失地，还可以结束河西部落林立、各自为战的局面。”

“太子以为如何呢？”

金日磾抬了一下眼皮道：“据细作来报，汉将公孙敖正率领援军越过贺兰山，朝居延泽方向而来，霍去病有了公孙敖，无异于猛虎添翼。而我军接连失败，士卒谈虎色变，未战已经先怯了。再打下去……”

看着金日磾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休屠王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未战而先失其志，这还是自己的儿子么？他失望地看了一眼金日磾和浑邪王，心中想：你们不是我大匈奴的雄鹰……

作为从军臣单于时代走过来的部落首领，浑邪王亲历了汉匈和亲带来的福祉。而现在对他来说，切肤之痛是儿子做了汉军的战俘，他不愿再打下去。

“王爷，太子，本王有一不得已而为之的主意，说出来，成则成，不成则废。”

休屠王和金日磾望着浑邪王，眼里充满了探求。

“为了使部族兄弟免遭涂炭，本王的意思，不如暂且降汉，待日后再作打算。”

“不可！”休屠王断然地转过身，眼里顿时露出冰冷的凶光，“王爷怎可生如此之念呢？难道狼还被羊吓破了胆？”

“可现在汉人是虎，不是羊。”

“哼！王爷是担心昆邪尔图吧？”

“你……”

休屠王在浑邪王面前站定，冷漠道：“王爷的这个心思在昆邪尔图被俘时就已经生出了，只是今天你亲口说出来，本王还是很震惊。”他“嗖”的从腰间拔出战刀，慢慢从手上划过，“王爷如欲降汉，先得问问本王的刀答

不答应！”

浑邪王脸色铁青，一瞬间刀已出鞘，两刀相撞，“当”的碰出火花。

金日磾连忙上前分开两人的刀：“父王且息怒，有话先好好说。大敌当前而先起内讧，必定人心离散，那我们就不攻自破了。”

休屠王这才怒气冲冲地回刀入鞘，依旧一脸不屑：“是他骨软志衰，卖主自保。本王才……”

金日磾摇了摇头：“伯父也是为匈奴百姓着想。不过，依小侄看来，目前尚不到走此路的时候。”

金日磾一番话让紧张的气氛缓和过来。

浑邪王诧异道：“莫非贤侄有破敌之策？”

“小侄也是苦思冥想才得此一策。”他来到地图前，指着居延泽东岸道，“霍去病远途跋涉，意在速战。七部落之所以倾覆，是因为毫无准备。因此我军应采取疲敌之策，尽量避其锋芒，迂回辗转。霍去病寻找我军主力不遇，必然南归，我军就可趁机发起反攻击……”

“笑话！汉人会听你的调遣？”休屠王嗤之以鼻。

“即使汉人改变行军路线，我军也该努力避免与其遭遇，也不至于遭受重创。依本王看来，我军下一步应向西穿过沙漠，在冥泽以东、小月氏以西集结，寻机出击。”浑邪王顿悟道。

“伯父说得对！如父王没有异议，那孩儿就下令了。”

“那就先这样吧！”休屠王点头同意。

大军刚刚在这里驻扎，又要开拔，这种飘忽不定、被追赶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走出穹庐，茫茫一片夜色，浑邪王在心里自问：“难道河西真的完了么？”

金日磾从身后赶来，为父亲的无礼表示歉意。

浑邪王笑道：“大敌当前，同心协力才对。此等小事，本王是不会挂在心上的。对了，你的军令下了么？”

金日磾点了点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霍去病一定以为我军会顺着弱水南下。”

“但愿此行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生机。”

后半夜，联军按照金日磾的命令，摘了马铃，又用蓑草裹了马蹄，趁着

夜色，悄悄朝西南退去。

居延泽的涛声渐渐远去，弱水河的浪花也淡出了浑邪王的视野，只有月亮冰冷的银辉，在草原上映出它苍老的、有些佝偻的身影。从山洼里传来乌鹊凄凉的鸣叫，浑邪王的眼睛模糊了，他在心底呼唤道："昆邪尔图！你在哪里？"

……

在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联军西撤两天后，霍去病的大军渡过居延泽，踏上了西岸草原与大漠的交汇点。这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将军的共识，霍去病的行营就安在原来匈奴人的大营上。

步入中军大帐，霍去病来不及歇息，就向先期到达的李桦问道："公孙将军还没有消息么？"

"最后一次接到公孙将军的急报是在四天前，从那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霍去病摸了摸牛粪的灰烬道："匈奴人还没有走远。倘若此时能够与公孙将军会师，那我军定能趁势奔袭，再打一场好仗。"

他站在行营门前，望着远方，皱了皱眉头问道："中郎以为，浑邪王和休屠王会向什么方向撤退呢？"

"依下官看来，他们一定沿着弱水南下，与在那里的酋涂王、单桓王、嵇沮王和呼于屠王的军队会合，阻止我军西进。"

"擒贼先擒王！我军要咬住浑邪王和休屠王不放，至于那些小部落，在大势下，只会降汉自保的。"

霍去病又询问了将士的情况，李桦道："数月来到处转战，长途跋涉，将士们都很疲劳，将军是否考虑在居延泽西岸休整数日，等待与公孙将军会合？"

霍去病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摇了摇头："不可。仗打到这个分上，双方拼的就是意志了，我们要集中力量，打掉敌人最后的一点精神。我军在此滞留一日，敌人则去之千里。传令下去，留一路驻居延泽，阻敌北撤，另两路随本将明晨出征，追击逃敌。贻误战机者，军法从事！"

看着李桦离去，霍去病跨上了马，前往中路司马仆多的营地。马蹄踩在松软的青草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春天在五月才真正到了广袤的河西草原。当他们刚翻过乌盭山的时候，这些花儿、草儿还都蜷缩在冻土之下。可一夜春风，它们竟然争先恐后地开放了，黄的、红的、粉的、白的铺满了行营周围。要不是战争，这正是姑娘们扑蝶采花的日子。

忽然，从不远处传来女人的呼救声，打断了霍去病的思绪。只见浓密的草丛中，一个汉军士兵与一个逃难的匈奴女子撕扯在一起，那女子被士兵压在身下，衣襟半开。她手里握一把尖刀，却因力弱而被士兵死死按住。

女人的倔强显然激起了男人压抑许久的雄性，他趴在女人的身上喘着粗气，竟没有发现霍去病已站在了身后。

“畜生！”霍去病大骂一声，鞭子狠狠抽打在士兵身上，“打死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

士兵慌张地从女人身上滚下来，跪倒在霍去病面前求饶：“将军饶命，小的往后再也不敢了。”

“哼！你还有以后么？”霍去病抽出宝剑，一道寒光从卫兵眼前划过，那人头就滚落到草地上，脖颈喷出的血水迅速地染红了周围的野花。

“那姑娘呢？”霍去病收回宝剑，向卫兵问道。

“刚才趁乱逃走了。”

霍去病冷眼看看士兵的尸体，目光扫过卫兵的脸庞道：“就地掩埋了，告诉中郎一声，就说他阵亡了，多予抚恤。你们记住了，倘若你们目无军法，就与他是同样的下场！”

“诺！”

……

大军沿着弱水奔袭两日，却没有发现匈奴联军的踪迹。

第三天，大军便进入了祁连山北麓的小月氏。

李桦刚迎霍去病进了中军大帐，就听见辕门外有人说话，他上前去查探，只见一部落酋长装束的老者，身旁跟了一位身着汉人服饰的中年男子正在营外求见。那个中年男子把老者的话翻译给李桦听，原来他是小月氏国的相国，称有大事要禀告骠骑将军。李桦不敢延误，忙把两人迎进帐内。

两人一见霍去病，都愣住了。这就是那个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霍将军么？看上去只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啊！

一番客套之后，霍去病便问道：“相国此来，不知有何赐教？”

相国忙作揖道：“小月氏王久闻汉皇泽被四海，德惠八域。故特命本相前来迎接汉军入境。”

“谢大王盛意。本将曾听说贵部早已迁至妫水一带，原来是传言啊！”

“唉！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哦？”

相国娓娓道来：“自大月氏国西迁后，几十年来，匈奴单于视吾国为奴，任意侮辱驱使，无所不为。我王闻听汉军到来，朝野都喜出望外啊！”

说到这里，相国向外面招了招手，只见数十名羌人抬着牛羊和酒酿进来了：“我王希望将军转奏大汉皇上，小月氏国愿臣服大汉。这是我国绘制的河西匈奴兵力分布图，以作觐见之礼。”

霍去病展图浏览，只见各个部落一目了然，不禁大喜过望，连声说道：“谢相国大人，这真是雪中送炭啊！”当晚，汉军在中军大帐设宴款待相国，除赵破奴外，高不识和仆多也都作陪。

送走客人后，朗月当空的天空逐渐变暗了，一副山雨欲来的架势。霍去病召集高不识和仆多到中军大帐商议大军下一步行动。

“各位，连日来我军沿弱水南下，一路追击，却始终未见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踪影。但是这次却意外发现在合黎山与祁连山之间，尚存在几个小部落。诸位说说，我们该如何处置？”

李桦道：“我军离京前，皇上曾下旨在河西设郡。倘若不尽灭河西匈奴，必致后患。因此下官以为，不如我们先顺手牵羊，扫灭盘桓在这一带的小国。”

“中郎之见，末将赞同。此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仆多也表示附和。

霍去病十分高兴部属们能了解自己的用兵意图，于是下令准备。

当晚，两路司马合为一军，趁着夜色直插东南，奔往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地区，进击这一带的单桓王、酋涂王、稽沮王和呼于屠王的军队。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辰时，霍去病的骑兵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单桓、酋涂、稽沮和呼于屠虽系匈奴小部族，但因为从浑邪王和休屠王那里得知了情报，早已将诸部军队合为一军，做好了迎敌准备。

汉军打得十分艰苦，南北十数里的弱水上游，青草被马蹄踩成泥浆，双方将士的尸体横陈在弱水岸边，鲜血染红了河水。

傍晚，李桦前来禀告，说匈奴军有朝合黎山一带撤离的迹象。

霍去病闻此笑道：“这样一来，他们必败无疑了，赵破奴的军队正在那里

等着呢！传令下去，不给其任何喘息之机！”

当夜，弱水上游的匈奴军在单桓王和酋涂王率领下，拖着疲惫的身躯，向北转移。

暗夜里，传来单桓王与酋涂王悲凉的叹息。

单桓王叹道：“闻听霍去病的人马，都是从汉军中选拔的，能以一当十，难怪……”

“因此我们这些平时放牧、战时打仗的子民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愿今夜不要遭遇袭击。”酋涂王担心道。

大军驰驱百里后，战马们忽然双耳高竖，前蹄腾空，朝着北方发出“啾啾”的嘶叫。接着，军中的战马也跟着叫了起来。单桓王紧勒马缰，大叫一声：“不好！前面有埋伏！”

话音刚落，就听见从不远处传来喊声：“匈奴人哪里去？还不下马投降？”

他们并不知道那是赵破奴派出的一千骑兵，正循着弱水上溯，寻找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踪迹，不期与单桓王遭遇。

单桓王惊慌中举起战刀，向他的将士喊道：“要活命就冲过去！”

两军很快就混在一起，黑夜里，一团团黑影，忽而散，忽而聚，忽而东，忽而西，刀剑相撞，碰出火花点点。没过多久，奋力拼杀的酋涂王就发现西南角的匈奴队伍败了，有不少的将士放弃了抵抗，纷纷跪倒在地，向汉军投降了。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霍去病的追兵到了，于是他挥起战刀，杀开一条血路，冲到单桓王身边，惊慌地喊道：“王爷！完了！我军被包围了。”

单桓王回首身后，只见自己的军队大部分人都已放下武器，无心再战。夜色中，传来一个年轻人洪亮自信的声音：“汉皇天威，震慑河西。匈奴败局已定，各位大王若是识时务，何不早日归顺朝廷，共享汉皇恩泽？”

“咚”的一声，随着手中战刀滑落，单桓王与酋涂王滚下马鞍，绝望地跌坐在地上。他们被汉军缚了，押到霍去病的面前。

“二位大王受惊了。”霍去病上前为他们解了绳索，“各位大王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下相聚吧？”

单桓王抬起头来，看见的是怎样一幅情景呢？是稽沮王的黯然神伤，是呼于屠王的低头不语，是单于阏氏的蓬头垢面，是数十名王子和公主的默默哭泣。他在心中暗暗慨叹：“河西之失，真是天意啊！”

……

刘彻几乎每天都接到来自河西的战报，又不断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前方传达旨意。而此刻他的注意力已移到雁门、北地一带的东线战场了。

此前，公孙敖已奉旨率部出北地郡，进入河西与霍去病军会师了。如果不出意外，从西南归来的张骞也该到京了。刘彻决计由张骞和李广率军出雁门，开辟东线战场。

不错！张骞已经回京，现在就在塾门等候皇上召见。

尽管不断看到熟悉陌生的同僚们进进出出，但张骞还是感到时光似乎在自己这儿停止了。

过了一会儿，他就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外面的树影。他还在心里嘲笑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心境还是这样毛躁，散朝到现在，也不过半个多时辰，皇上一定有要紧的事情处置。于是，他又耐着性子坐了下来。

包桑过来了，张骞赶忙起身见礼道："公公辛苦了，皇上……"

"皇上今日确实太忙了。虽说许多事情早朝时通过了廷议，但诸多具体事务都要由皇上一一听有司陈奏。"

两人刚刚说了一些话，就看见宗正和廷尉出了宣室殿，嘀嘀咕咕地向宫外走去。多年来，特别是担任未央宫卫尉的经验告诉他，皇上召见宗正和廷尉，一定是事关诸侯王或宗室，但这话他又不便直问，就拐了一个弯说道："下官离京数月，朝廷是要举行什么大典么？"

"唉！"包桑叹息一声，身体缓缓倾斜到张骞面前，声音小得只有两人听见，"哪里呀？是江都王刘建犯事了！"

"哦？"

"论起来刘建也是皇上的亲侄子，他不为宗室争光倒也罢了，最不该的是他闻听淮南王谋反，自己也私造兵器，制皇帝玺。他恐事情败露，又与王后召闽越巫女，施巫蛊诅咒皇上，您说这……"

"下官昨日刚回京，没有赶上早朝，不知皇上如何处置呢？"

"皇上特地颁诏严厉斥责刘建谋逆行为，说他所行无道，虽桀纣之恶也不止于此，当以谋反诛族，他闻听后就自杀了。今日早朝，廷议就废除了江都国，其地也并入了广陵郡。"

"皇上圣明。藩国不除，迟早要生祸患的。"一想到这些皇室子弟的堕落，张骞倒为自己孑然一身而欣慰了，"要是生了个纨绔子弟，倒不如没有的好。"

"大人言之有理。"

包桑起身朝宣室殿门外看了看，见没有人出来，又转身坐在张骞的对面：“大人回朝已有数载，依然孤身一人，皇上几次有意为大人赐婚，却都被大人婉谢，这究竟是为什么？”

张骞放下手中的茶盏，无奈地笑了笑，心想中人们又怎能理解人间的真爱呢？他长叹一声道：“自从纳吉玛葬身昆仑后，下官的心就死了。”

包桑于是暗地指责自己，好好地怎么倒提起了他的最痛呢？真是糊涂了，他忙寻了个借口起身出了塾门。此时，李广也出了宣室殿，从剑架上取了兵器向这边走来。张骞连忙上前搭话道：“老将军别来无恙？”

“张大人回京了。”李广急忙还礼。

“皇上诏书催归，在下未敢延宕。”

“大人回来的正是时候，近来匈奴因为在河西吃了大亏，又在雁门、北地两郡杀我边民，掠我财物，皇上诏命你我不日率军出境御敌。”

“能追随老将军上阵杀敌，乃在下三生有幸。”

张骞说的是心里话，虽说被封为博望侯，但真正带兵打仗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大人身在匈奴多年，对匈奴军情和地理当十分了解。有了大人协助，那胜利就有了一半把握了。”李广也真心赞扬道。

这时候，从宣室殿传来包桑的声音：“皇上有旨，张骞觐见。”

张骞忙与李广拱手相别，他解下腰间的宝剑，放在剑架上，就跟着包桑进了大殿。他发现卫青、李蔡、张汤和汲黯都还没有离开，心中就明白了八九分。皇上让自己参加这样的议事，胸中对汉匈战争必是有更加宏大的思路。

可当他的目光与刘彻热烈的眼神相撞时，那一路上的愧疚和郁闷一时全都涌上心头。

当初从蜀道通身毒的建议是自己提出的，而今自己却两手空空地回京，他真不知道见了皇上该如何陈述。

“臣有负圣命，罪该万死。臣奉诏命前往蜀郡，寻找大汉与身毒之间的通道，到达滇池后，我们遇见滇王，他竟不知滇国与汉孰大。及至闻我大汉地大物博，文明昌盛，便欣然派遣熟识路径之人引汉使至昆明，孰料昆明之地无君长，杀了汉使，最终也没有找到与身毒之间的商道。皇上六百里加急宣臣回京，臣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皇上领罪。”

宣室殿十分寂静，不过立马就被皇上洪亮的声音打破了：“平身！爱卿一路风尘，辛劳之至，朕甚悯矣。此非爱卿不能，乃时不济也！朕宣爱卿

回京，是因为朝廷要启动第二次河西大战。”

当听到大汉的权威遭遇羌人的挑战时，刘彻的眼睛眯成一条轻蔑的线，他相信只有兵戈才能把大汉的文明传播到每一个蛮荒的角落。那些试图阻止大汉文明的酋长们，充其量只是得到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用不了多久，他将用刀和箭将那一方混乱而没有秩序的土地变成大汉的一个郡。不过眼下，他最关心的还是张骞对河西战役第二阶段的看法。

刘彻站起来，在大臣们的面前踱着步子，滔滔不绝地阐释自己的布局和思路：“我军河西一战，一举横扫匈奴七个部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谷军民牵制右屠耆王达三月之久，为河西赢得了战机。兵法云：‘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故朕以为，朝野应该改变单线作战思想，使敌各部不能相顾。”

“皇上圣明！”李蔡在这样的场合总是最先响应皇上的号召，“元朔五年，臣随大将军出兵朔方，正是在于出其不意，使敌措手不及。”

“丞相所言甚是。依臣观之，匈奴在西线失利，必欲东线报复。据边城战报，近来匈奴左屠耆王所部在雁门、北地两郡杀掠百姓，显然是意在吸引我军东移。”卫青也赞同道。

“二卿所言，正是朕之所虑，因此朕决定由李广与张骞率部出雁门，击东线之敌。刘彻的目光又转向张骞，“兵法又云：‘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林木、翳荟，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也。’爱卿对匈奴山水熟稔在胸，可否就我军今后如何进攻直陈于朕？”

刘彻的坦荡和宽容卸掉了张骞心头的压力，他走向匈奴全图的脚步也轻松多了。听着卫青详细介绍霍去病一路过关斩将、驰骋千里的故事，张骞再一次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整个的心神都跟着霍去病的足迹去了。当卫青的手指向居延泽时，张骞心中就清晰地出现了一幅汉军的行军路线。

“皇上，各位大人请看，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匈奴未来必然采取北退策略。据臣在匈奴多年经验，匈奴人北退一般沿三条路线：一条是越过休屠泽沿河水北上；一条是过焉支山，沿石羊河北去；一条是沿弱水，走居延泽北归。”

“大人高见！”卫青为张骞的话而兴奋起来，说话的声调高了许多，“我军今后的进军方向应该是：公孙将军率军从北地南部过河水北进，翻越贺兰山，涉过大漠进至居延泽地区。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与霍去病大军会合，而后继续西进，经过小月氏，再转向东南进击，进至祁连山与乌盭山之间的弱水上游一带……”

“且慢！让朕来想象一下。而后，我军突然出现在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背后，将匈奴北撤之道堵死，使河西地区的匈奴军处于孤立无援之境，最后一举而灭之！”刘彻的手紧紧地压在那一大片土地上，浊重的呼吸掀起

丝绢的一角。

“皇上圣明！”

张汤一直没有说话，当皇上说到断匈奴北归之路时，他脑际中忽然闪现出一个人来，于是立即禀奏道：“皇上，臣还有一计，当可使敌不战自乱，而我军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刘彻眼睛一亮：“爱卿说的可是昆邪尔图？哈哈哈！朕怎么把这一招给忘了，浑邪王投鼠忌器，必不敢与我军决战。”

张汤接着道：“倘若他率部来降，大汉收复河西之地则指日可待！”

“爱卿所言，正合朕意！议事结束，汲爱卿即刻前往典属国府传朕旨意，以上宾之礼待昆邪尔图，促其劝降浑邪王。哈哈哈！今日是朕最感快慰的一天。”说到这里，刘彻从内心发出爽朗的笑声。

“臣还有话说。”汲黯忙道。

刘彻在这样心境下是愿意听任何话的，他笑道：“这半晌没有听到爱卿的声音，你有何高见，快快说来。”

“虽说现在战事仍在进行，但有一件事情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考虑。河西置郡，需选择善守土御敌者为太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还请皇上明察。”

“这个朕已想到了。”刘彻很感念汲黯总是比别人先看一步，这样的人虽多倨傲，却总能在紧要关头呈奉良策，“爱卿不妨西出陇西，一则劳军，二则考察河西山川地利，为置郡筹谋。”

“皇上垂爱，臣铭感肺腑，只是一则臣早已不在主爵都尉任上，劳军赏赐事宜理应由主爵都尉府承担；二则是郑当时大人近来提醒臣，去年关中大旱，京畿屡有饥民聚众滋事，臣作为右内史，除暴安良责无旁贷。臣请皇上由现任主爵都尉朱买臣前往河西劳军。”

刘彻捻着胡须，沉吟了一下道：“这个朱买臣，处事倒是谨慎，只是朕觉得他书生气太重了些。不知丞相以为如何？”

李蔡道：“内史大人所言不无道理，只是近来朝野风传，这个朱大人刚休了糟糠之妻……”

“丞相此时说这件事情干什么？”汲黯拦住了李蔡的话头，“此非朱买臣见异思迁，实因早年其妻嫌贫爱富，弃他而去。他流落京师，蒙严助举荐，得沐圣恩。前年他回故里省亲，其妻跪于门首，欲续前缘。他怒其趋炎附势，遂命随从捧水一钵，泼于地上，意为覆水难收矣。”

“好！朕就准奏，命朱买臣西出陇西劳军，辑录河西民情，最迟年底以

前，要在河西置郡。”

这时候卫青说话了：“皇上！臣……”

刘彻笑着摆了摆手道：“爱卿的意思朕明白，可……可朕更清楚，如此大的战事，朕身边不能没有爱卿的参赞谋划。”

卫青收回期待的目光，比起在前方冲锋陷阵，坐镇朝中远不如取匈奴首级过瘾。但是皇上的信赖让他不好再说什么，此刻他的心境杂陈了多种滋味，毕竟担当重任的是自己的亲外甥。但对一个用边关冷月浇铸铁甲、用塞外胡霜砥砺剑刃、用累累战功赢得将士尊敬的将军来说，不能直接与强敌对于阵前，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

……

昆邪尔图睁开惺忪的睡眼，觉着阳光十分灿烂，刺得他的眼睛有些迷离。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清了窗外的景色。

牡丹花在艳阳下摇曳着绰约的风姿，远远看去，花瓣上的露珠映射着太阳的光泽，虽然这是短暂的耀眼，但它们依旧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自己的风采。

木槿花从浓密的树叶中伸出羞怯的脸庞，调皮而又浪漫地送给这个世界第一缕笑靥。

而从地下冒出的嫩笋，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间，长得和老竹一样高了，翡翠色的枝叶在晨风中吟唱着五月的惬意。

沿着竹林旁边的小径往前看，那是驿馆的第一道门。此刻，正有几位婀娜的侍女端着面盆和早膳，婷婷袅袅，晨风轻盈般地上楼来了。

睹物思人，昆邪尔图的眼睛模糊了。此刻，他的父王也许正在和霍去病的大军厮杀。

而让他更不解的是，他本来是以俘虏的身份被押解到长安的，现在却享受到国宾的待遇，每日在这驿馆中锦衣美食。他很惶恐，这是不是传说中上路前的一个环节呢？要杀就杀，还要当作贵宾看待，大汉的皇帝究竟想干什么呢？听说大汉的皇帝年龄并不大，还不到四十岁，他与匈奴的单于一样么？

译令在前，侍女们在后，已经沿着楼梯缓缓地进了门。昆邪尔图赶忙摆出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等待着命运的宣判。然而，他从译令的脸上看到的是欢迎与热情。

“殿下昨夜睡得好么？”译令体贴地问道。

昆邪尔图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侍女摆好面盆，将洁白的丝巾浸泡在冒着热气的水中，然后声音很柔和地请道：“请殿下净面。”

昆邪尔图走到面盆前，迟疑了片刻才把手伸进水盆。热水净面是他最不习惯的，匈奴人一年四季都是用冷水擦脸。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俘虏是没有资格提出要求的。

“请殿下用过早膳，换装更衣，有位大人正等着殿下呢！”译令道。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是要我死么？”昆邪尔图恐惧地跌坐在榻上。

译令笑道：“殿下多虑了，这位大人是要陪殿下去见皇上的。”

昆邪尔图忐忑不安地用完早膳，尽管典属国命匈奴来的厨师烹制了肥美的羊肉，侍女们捧上香甜的马奶酒，可昆邪尔图却没有一点胃口。

撤去盘盏，侍女们立即上来帮他更衣，等穿戴整齐后，又一前一后地捧着铜镜到他面前。昆邪尔图临窗而立，看到了镜子里消瘦的面容。从被押解到长安那一刻起，他的心就从来没有松弛过，只要一看见有士兵进驿馆的门，他就有死亡临头的感觉。

汲黯与典属国早已在下面等候，他们看见昆邪尔图下了楼，就迎了上去：“皇上今日要召见殿下，殿下是骑马去呢？还是乘车去？”

“还是骑马吧！匈奴人是马背上长大的。”

“还是乘车吧！殿下来长安多日，还没有看看长安城呢！”典属国道。

汲黯在一旁道：“就依殿下，骑马进宫，在下与殿下一道骑马同往。”

汲黯和昆邪尔图在未央宫卫士的护卫下，骑着两匹马出了驿馆大门。

上了杜门大街，每走一段汲黯就放缓速度，向昆邪尔图介绍长安的风土民情，宣扬大汉的文明。

昆邪尔图也第一次领略到了什么叫高屋广厦，什么叫长街通衢，什么叫土被朱紫，什么叫皇气氤氲。仅是一条杜门大街，他们就走了半日。路过东市的时候，汲黯驻马挽辔，有意识地与王子并肩而行。他指着矗立在市中心的旗亭楼说，这是我朝处决罪犯的刑场，凡是枭首的，头颅都要在刑场东南角的高杆上悬挂数日。

昆邪尔图听着，就觉得脊梁一阵阵发冷，脸色也苍白了。看着这一切，汲黯那双犀利的眸子里弥散出微妙的笑意。

两人各怀心事来到皇宫外，北阙司马带着卫士上前牵了马，汲黯就陪着昆邪尔图步行进宫。

未央宫宫苑更是让昆邪尔图目不暇接。那些雄伟壮观的阙楼，那漫长而又笔直的司马道，那一座座耸天而立的宫殿，任何一处建筑都顶得上几个单于庭。来到宣室殿前，包桑已早早地肃立在殿外等候，他看见两人到来，就上前引路道："大人、殿下，请随咱家进殿，皇上正在宣室殿呢！"

当昆邪尔图和汲黯跨过殿门的时候，一幅让昆邪尔图震惊的画面展现在他眼前。

刘彻身着玄色铁甲，腰挎宝剑，正和大将军卫青站在匈奴全图前，他们意气风发的谈笑使这位匈奴王子心悬在了半空。

卫青道："皇上，霍去病从前方来报，说我军深入河西两千余里，渡居延，收服小月氏，在弱水一带围堵住大批匈奴军，斩首虏三万零二百级，俘获单桓王、酋涂王、稽沮王、呼于屠王、单于阏氏和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迫降敌人两千五百人。"

刘彻道："霍去病有大功于汉，让朱买臣带上朕的旨意，益封他五千户。封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

"霍去病还说，我军目前沿弱水向北，分三路堵死了浑邪王与休屠王大军去路，河西指日可得。"说完，卫青将霍去病的战报递给刘彻。

"好！好呀！真是铁骑万里，铁骑万里呀！"

昆邪尔图听到这里，"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包桑忙命两名黄门上前扶起，只见他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口中讷讷自语道："父王完了……河西完了……"

汲黯暗地与卫青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都觉得，戏演到这里已达到目的，该收场了，遂上前道："殿下受惊了。皇上在此，殿下还是快快参见吧！"

昆邪尔图纳头便拜："昆邪尔图拜见大汉皇上。"

刘彻看了一眼昆邪尔图道："你就是昆邪尔图王子吧，快快平身。"

昆邪尔图打量着面前的这位皇上，果然气度不凡。他小心地站了起来，问道："陛下，我的父王……"

刘彻看了看卫青，卫青会意道："浑邪王现被我军困于弱水下游，断炊数日，危在旦夕。但皇上垂爱四方，为使匈奴百姓免遭涂炭，特意召殿下前来商议拯救之策。"

"这……不知皇上要我做什么？"昆邪尔图十分疑惑。

汲黯道：“两国兵戎相见，原不得已而为之。只要浑邪王率军降汉，皇上必开天恩，一定会厚待他。大王安危，系于殿下。”

昆邪尔图明白河西大势已去，继续顽抗，不仅父王难逃一死，自己生死亦全在汉皇一道诏令，倒不如暂做降汉之举，他日从长计议，于是忙道：“皇上若能休兵罢战，昆邪尔图愿修书劝降父王。”

“殿下深明大义，朕心甚慰。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从此河西汉人与匈奴人皆为大汉臣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来人！”

“奴才在！”包桑应声上前。

“命御膳房置酒，朕要宴请昆邪尔图王子。”

“诺！”

包桑快步向殿外走去，在经过卫青和汲黯身边时，他从两人的脸上读出了难以抑制的喜悦。

第二十三章

干戈化帛定河西 瀚海染血泪雨飞

元狩二年的五月，关中平原洒下八百里金色，渭渠的漕运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日子，专供太子刘据读书的博望苑也终于落成了。李蔡不失时机地奏请刘彻到苑中巡察。

博望苑是继观象观之后，李蔡的又一得意之作。虽然在册立太子大典以后，少府寺就抽调了京城的能工巧匠施工，但是李蔡还是时不时地要到工地看看，对这样一件关乎王朝承继的大事，他是绝不会让别人插手的。他不在乎汲黯、司马相如以及东方朔这些人怎样看？他们再怎样反对，但是为太子建一座用来读书和会见宾客的苑囿，他们也是绝不敢有任何微词的。

他想起汲黯搅乱了皇上的观象观之行，现在依然耿耿于怀。

“倨傲不羁，目无君长，烹之可矣，枭首可矣。”他在心里骂着汲黯，紧追随着皇上的脚步。

博望苑建在西城偏北的金城坊一带，地址是皇上选的。这里距长乐宫不远，却又有一段距离，太子在这里读书交友，既可以随时在父皇、母后身边，又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环境。皇上希望从太子幼年起，就培养他独立主政的能力。

博望苑的面积较之当年的思贤苑大了许多，从大门进去，萧墙后是一巨大的花坛，里面栽了腊梅、牡丹、木槿等各类花草。转过花坛，八所厅堂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那里，它们的功用也是不一样的，或读书、或演武、或对弈、或抚琴等。另外，还专门建了客馆，以备太子稍长之后招徕门客。

刘彻注意到，葱郁的树木虽然环着各个堂庑而种植，却与房舍保持了一段距离，李蔡就此奏请说，林木不宜离堂庑太近，这是为太子安全计。因为秦始皇曾在兰池宫遇盗，就是因为树木离房舍较近，掩饰了刺客的踪迹。刘彻觉得这李蔡虽不及公孙弘熟稔儒学，办事却要细密多了。

“皇上！请这边走。”李蔡在前面引路，来到了一座广庑高轩的厅堂。大家跨进大门，但见四壁排着整齐的书架，上面陈列着诸子百家典籍，层层叠叠，“此为专供太子阅读，用一年的时间，由太常寺专指定博士校勘、评点、抄写的。”

刘彻将典籍放回原处，点了点头道：“爱卿此举功德无量，校勘正误，拨乱指谬，不仅于太子有益，也防止了百家典籍因为抄本混乱，谬误流

传，误人子弟。你可以让太常博士们依据这个本子，继续抄写，发往郡国，供各地贤良研读。”

“诺，臣即刻安排。”李蔡说着话，心里对刘彻的情绪已经掌握了八九分——皇上兴致很好，只要皇上高兴，别人就奈何不了他。

走出厅堂，大家远远地看见从后花园走来一群人，原来是刘据和他的老师石庆和庄青翟，他们听说皇上到了，急忙出来接驾。刘据看见父皇，急忙上前参拜。刘彻微微颔首，要他们平身，说完就拉起了刘据的手。

被父皇牵着手，这一情景在刘据幼小的心灵中，似乎仅有那么几次。当刘彻的体温从指间缓缓流向他的手掌时，刘据觉得他就是一个父亲，而不是坐在朝堂上的皇帝。他多么希望父皇什么话也不说，就这么永远地牵着自己。

但是，刘彻的手就在他的殷殷期望中撒开了，站在面前的依然是那个指点江山、让他畏惧的皇帝。

刘彻严肃地对儿子和他的老师们说道：“为你建博望苑，是要你养心、修身，然后担当治国平天下之重任。二位爱卿负道德教化之重任，不可因其是太子而放纵，不然不仅有失朕望，于国尤其有害。”

石庆和庄青翟忙回道：“皇上圣意，微臣谨记在心，不敢疏于职守。”

“近来你都读些什么书呢？”

“父皇……”刘据正要回答，目光却瞅着刘彻的身后道，“舅父来了。”

刘彻回头看去，果然卫青向这边走来了——边关有报，无论晨昏旦暮，都要随时禀奏，这是刘彻对大臣的要求，卫青找到这里来，必是急事，他便再也没有心思在博望苑漫步了：“大将军急至，必是边关事急，你且随太傅、少傅到厅堂读书，朕改日再来问你。”

只是李蔡有些失落，两次陪同皇上都是让边报给搅了。

“谢父皇。”刘据退到一边，这才发现身上都惊出一身冷汗。再看看身边的两位老师，面色苍白，越发让他感到了父皇的威严。

在回书房的路上，刘据的心里疑团越来越重，难道坐上皇帝的宝座，就是为了让人怕么？若如此岂非成了孤家寡人？回到书房，掩上厅堂的门，刘据终于憋不住了，问道：“敢问两位老师，父皇果真如此令人畏惧么？这样累不累呀？”

他原本是想从两位老师这里获得答案的，孰料石庆和庄青翟听了这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脸的恐惧道：“殿下！此话千万不敢再说，传将出去，老臣就没命了。”

刘据赶忙扶起他们道：“老师不必这样，本宫不说就是了。”

这样的皇上，宁可不做。刘据在心里想，嘴上却说道：“还是请太傅继续讲《论语》吧。”

刘据心不在焉地拉开面前的竹简，就听见隔壁演武厅传来刘彻的怒吼声：“李广老迈，张骞误国，公孙无能，朕要杀了他们以谢天下！”

刘据“激灵”地打了一个颤，书就溜到了地上。

“太傅！”刘据扑到石庆怀中惊道，“太傅！父皇怎么了？那么大的脾气，本宫……害怕……”

“殿下！有老臣在，有老臣在。”石庆抱着刘据的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的心境，这是他和庄青翟自担任老师以来第一次看到太子如此惧怕皇上，他的心头油然地生出莫名的担忧——太子如此懦弱，怎么能够……这本不是一个臣子应该有的念头，他们不敢再往下想……

刘彻抬起头，向身边的包桑问道：“你说说，他们……他们与匈奴打交道多年，怎么就不如一个初战即胜的霍去病呢？传朕旨意，张骞坐留迟候期、公孙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交廷尉诏狱审理。李广虽有功，然损失将士三千，功过相抵，无赏。骠骑将军霍去病益封五千户。”

但是卫青很快用另一个十分惊人的喜讯冲淡了刘彻因为东线战役失利带来的烦恼：“遵照皇上的旨意在朔方郡筑城的大行李息飞报朝廷，说浑邪王和休屠王在霍去病军的猛击下，遣使前来商谈降汉事宜，因此事关系重大，他不敢妄自做主，上奏朝廷，请皇上定夺。”

刘彻看着奏章，沉吟良久才问道：“二位爱卿以为浑邪王和休屠王是真降还是诈降呢？”

李蔡道：“匈奴人向来狡诈多变，往往以诈降作为缓兵之计，依臣之见，与其抚之，毋宁击之。赖皇上圣明、骠骑将军神力，一举扫灭河西残敌，免除后患。”

“那依爱卿之见如何？”刘彻问卫青。

“丞相所虑，不无道理。然兵法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我大汉进军河西，非为取敌首虏，而在以全策争于天下，现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来降，正合圣意。臣以为，宜顺势为之，以圣德抚之。”

“倘若中途有变呢？”李蔡问道。

“丞相问得好。此事朕已考虑过，为以防万一，朕命霍去病率军受降。倘彼真降，朕将厚待之。倘彼心怀叵测，尽可灭之。”

“皇上圣明！然浑邪王乃蛮夷胡人，岂可封赏太重，恐朝野……”李蔡担忧道。

“哈哈哈！丞相何以如此小气？以万户之与河西相比，孰大？以区区封赏之与大汉江山相比，孰重？想来爱卿不难估量。”刘彻转身面对墙上的匈奴全图，抒发自己的情怀道，“朕就是要告诉伊稚斜，大汉照样可以让河西牛肥马壮，羌笛牧歌。士可以为国尽力，民可以安居乐业。”

李蔡不由得有些尴尬，心底生出几分惶恐，暗暗埋怨自己这次为什么就没有揣摩透皇上的心思。

不仅是李蔡，就是卫青也感到震惊。他想到前年夏日，他们曾在未央宫的一番谈话，皇上当时就引了司马相如和庄青翟“遐迩一体”的话来描绘他心中的天下一统。那时候，河西尚在匈奴人手中。他原以为这不过是皇上的一种设想，孰料今日皇上言出即行，相比之下，自己倒显得有些迟钝了。

可他们还是没能跟上刘彻高速旋转的思维，就在李蔡选择恰当的说辞之时，刘彻的思绪早已转到战后的赏罚上去了。一提到霍去病，他立刻眉飞色舞，喜上眉梢，话也就多了：“朕要在京城为霍去病新建府第，为他择定佳偶，早日完婚。大将军当年初胜匈奴时，已过弱冠之龄！可霍去病呢？年仅十九岁啊！真乃天降大才于我大汉矣！”

刘彻只顾自己在思想里纵马徜徉，根本没有顾及李蔡尤其是卫青的感受，及至发现只是自说自话，而两位重臣沉默聆听时，便忽然地知道了其间的不妥。

“哈哈哈！”刘彻走到卫青面前，“霍去病不是爱卿的外甥么？他能有今天，皆仰赖于爱卿的言传身教啊！”

李蔡急忙赶在卫青前面说道：“大将军育才有功，然依臣看来，还是皇上慧眼识才。皇上知人之明，胜于尧禹；善任之明，过于文武。”

丞相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几乎堵住了卫青的嘴，本来他还想谏言皇上，万不可赏之太过，助长了他的傲气，可现在如还说这话不是等于指责皇上么？李蔡把调子定得那么高，使他无可奈何：“丞相所言极是，臣每思及此，铭感肺腑，惟有肝脑涂地，以报皇恩。”

“好！那就这样，命中书令拟诏，褒扬有功，惩治有罪。”刘彻忽然想起了浑邪王太子昆邪尔图，问道，“让昆邪尔图写的劝降书好了么？”

李蔡忙道：“写好了，臣下去后就命典属国呈送皇上。”

“力促浑邪王尽快做出抉择。大将军先看看这劝降书，如无不妥，就让朱买臣带去河西。”

“诺！”

……

此刻，刘彻的心并没有宁静下来，霍去病带给他的兴奋送他进了梦乡，又伴着他回到现实。他觉得阳石公主的眼光不错，如果促成了她与霍去病的婚姻，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如果说，前些日子他对平阳公主提亲还有所顾虑的话，那么现在他再也不能拘泥于母后临终的嘱托了，他要为朝廷的大局着想。

“包桑！移驾椒房殿。”他要将前线的消息告诉卫子夫，要当着她的面表明他对霍去病与阳石公主婚姻的支持。

五天以后，这是朱买臣离开京城的日子。阳石公主的心飞过渭河，追着他浩浩荡荡的队伍而去了。

在霍去病鏖战河西的日子，阳石公主就将表兄装进了梦中。前方战场的每一个变化，都牵动着公主的心。她分享霍去病的战绩，担忧他的安危。只要有从陇西或河西来的信使，她都要千方百计地从母后那里探取河西的只言片语。多少个夜晚，她一人凭栏独坐，望着一轮皎月，放飞着自己的思念。

那天，阳石公主瞧见朱买臣队伍那西去的旗帜，让她似乎听到来自河西的呼唤。

登上咸阳北原，朱买臣心底生出对京都的眷恋。自从被严助推荐到皇上身边后，他还是第一次以主爵都尉、朝廷钦差大臣的身份，到那么远的地方劳军。从接到皇上的诏命时起，一种幸运和担忧的心绪就一直缠绕着他。他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辜负了皇上的信任。在即将西去的十字路口，他像张骞当年一样，从渭河岸边的垂柳上折了一枝嫩柳，插在自己的汉节上。

“皇上！臣就此告别了。”朱买臣心底默默地想着。

就在他回眸的一瞬间，看到一队人马朝这边奔来了。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皇上改主意了，但是他很快否定了这种想法。他双目聚精会神地望着烟尘中的马队！哦！他看清了，那是阳石公主的马队……

他立刻意识到一定是皇后有话要带到边关，朱买臣急忙翻身下马，跪倒在路旁道：“臣朱买臣参见公主殿下。”

“平身！”随着公主的声音，朱买臣抬起头，顿然眼前亮了。阳石公主身着银色盔甲，衬蓝色战袍，骑一匹白色骏马，煞是英武。唯独那双眼睛，时不时地闪过女儿家的温柔。再看她身边的宫娥，也都一个个全副披挂，腰挎宝剑。

“不知公主驾到，有何赐教？”

“听说大人要去河西劳军。本宫这里有两样东西，烦劳大人转交表兄。”

“为公主效劳，实乃微臣的荣幸。”

阳石公主解下腰间刻了自己名字的宝剑和玉佩——一只雕刻很精细的玉燕，交到朱买臣手中。

“公主还有话要臣转达吗？”

“不用了！表兄见了这两样东西，自然会明白的。时间不早了，大人快赶路吧，祝大人一路顺风！”说罢，阳石公主扬鞭而去，渐渐淡出了朱买臣的视线。

朱买臣收好赠物，拨转马头，对部下喊道：“上路！”

队伍如激流一样向好畤方向奔去了……

朱买臣一行到达霍去病军的大本营小月氏国时，已是九月了。

长安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在河西草原，早晚的气温已经很低。来自长安的使者带来了皇上的恩泽，驱除了冰冷的寒意，让霍去病和将士们的心暖烘烘的。

庆功盛典的地址选在弱水源头的呼蚕河畔——小月氏归顺大汉后，霍去病建议国王给月氏人聚居的地方起名禄福，寓意小月氏人从此摆脱匈奴的压迫，迎来吉祥和福祉。

朱买臣在典礼上宣读了刘彻的诏书。霍去病率领的三路司马都获得列侯的封赏，这表明皇上看重的不仅仅是他，而是这一支由他统率的军队。

军中爆发出欢呼：

“皇上圣明！”

“皇上圣明！”

……

声音被秋风带向远方，在祁连山麓经久不息。

当朱买臣命人抬上皇上赏赐的御酒时，霍去病油然想起那些永远长眠在草原深处的将士们，他虽然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战争的全胜，可那也是三千条生命啊！皇上的诏书没有提到他们，可霍去病忘不了他们。他庄严地捧起御酒，走到前台对着台下的将士们高声道：

“兄弟们，此乃皇上赐予本将的御酒，但河西大胜，乃我全军将士奋力同心。因此，此酒本将不能独饮，当与军中将士共醉。然杯水车薪，何以为之？我闻禄福城中有泉，故本将以为，注酒入泉，军民共饮，也可邀那些在天之灵与我等同醉如何？”

台下顿时欢呼雀跃，一张张被草原风雨雕琢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皇上万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使坐在台上的朱买臣和公孙敖为之动容。

公孙敖眼角溢出泪花，惭愧道：“末将真是心中有愧啊！若非末将贻误战机，河西残敌何止今日不灭？”

两人正说着，就见霍去病捧着酒坛在将士们的簇拥下，来到禄福城东南角的泉水前，将御酒坛高高举过头顶，倒进泉中，顿时，伴着泉水的浪花，禄福城都弥散着醉人的酒香。

霍去病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却为禄福城带来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酒泉。

当日中午，全军盛宴，以泉当酒，官兵同乐。

接下来的日子，从事中郎李桦按照霍去病的吩咐派遣使者，持了昆邪尔图写给浑邪王的劝降书前往匈奴军营；而霍去病则陪同朱买臣沿着弱水流域，考察地形地理，为朝廷设置郡县提供依据。半个月后，当他们回到禄福城时，使者也带回了浑邪王愿意降汉的消息。

是夜，霍去病在中军营帐为朱买臣和公孙敖设宴饯行，李桦作陪，虽然劝酒之声此起彼伏，可同是举杯相邀，心境又是何等的不同，功臣的愉悦，钦差的荣耀，罪臣的忧郁，就这样地被杂乱地缀结在一起。热情的笑意毕竟掩盖不住心灵的殊异。公孙敖在将所部人马交给霍去病后，早早地告辞了。明天，他将同朱买臣一起启程回京，去接受廷尉府的追究。

出了中军大帐，公孙敖觉得身上有些冷，似乎冷风穿过铁甲，直向他的身体内钻。造化竟然如此捉弄人。漠南一役，他无功而还，本已觉得脸上无光，可河西大战，他竟然又一次失期。上苍似乎从来就没有将立功的机遇赐予他。皇上诏命他进军河西，与霍去病大军会师，他没有丝毫迟滞，就率军奔往北地郡了。然而，贺兰山一场迷雾彻底击碎了他的希望。等到他的军队到达居延泽东岸的时候，霍去病的大军早已沿着弱水逆流而上了。

他就这样失去了一次与骠骑将军并肩围歼浑邪王和休屠王军队的机会。

现在，踩着沉沉的夜色，回望霍去病中军大帐的灯火，他说不尽的惆怅和苍凉。离开了卫青，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

夜已深了，李桦对霍去病说要到营中看看，也离去了。整个中军大帐就

剩下朱买臣和霍去病。

“时候不早，末将送大人歇息去吧。”霍去病道。

朱买臣摆了摆手道：“不忙！下官受人之托，还有两样东西要转交将军。”言毕他捧过镂金鞘宝剑，又从袖中取出丝绢包裹的玉燕，“此乃阳石公主托下官捎给将军的。”

“公主可有话告知末将？”

“没有，公主说将军见了这两样东西，不言自知。不过，皇上此次益封将军五千户，连先前食邑达到七千多户，快赶上大将军了，可谓功成名就，下官离京前，皇上就说要为将军造府第，择佳偶呢！”

“皇上的隆恩末将铭感肺腑。”霍去病望着帐外远方站在月光下的祁连山黑魆魆的身影道，“然末将志在灭除匈奴。只要匈奴还在，末将不会考虑成家的。”

“难得将军如此宏志，真乃大汉之幸也。”

朱买臣在卫兵的护送下离开中军大帐，走出了好长一段路，回看身后，霍去病的高大的身影被灯火映在帐篷上，祁连山一样的伟岸。

月光西斜，绵柔似水，在营帐外泻下静谧的银波。忽然从城外的山坳里传来一声雁鸣，那是母雁催促雁群远征的呼唤。霍去病的心被这声音带到了千里之外的长安。捧着刻镂了公主名字的宝剑和温润的蓝田玉燕，他没有了一丝睡意。仿佛公主就站在帐外的月光下，静静地看着他，那一双清澈的眸子里藏了多少牵挂和眷顾。

从他漠南战后去见皇后的那一天起，他就一次又一次地承受了公主火辣辣眼神的灼烤。处在他这个年龄的男儿，与他的表妹一样对异性目光极度的敏感。然从小就生活在舅父建功立业光环下的霍去病清醒地意识到至少在目前，他绝不可以对公主表示什么，他不愿意刚刚起步的事业因儿女情长而受到任何的干扰。

“公主！原谅我吧。”霍去病轻轻地收起宝剑和玉燕，藏进自己的行囊，回到案头，他很快就沉入到受降的思谋中去了。

“还是皇上深谋远虑。”霍去病反复揣摩着皇上的口谕，就惊异皇上远在京都，却对前线的形势洞若观火。的确，在浑邪王身后站着的是匈奴单于和各个部落，因此，对他任何的和议抑或是投降的举止都不能不有所防范，必须辅以强大的军力方可有备无患。

刚刚被封为宜冠侯的高不识在庆功盛典后就回到弱水下游的营地去了。临行前他曾经反复叮嘱，一定要紧紧盯住龟缩在和黎山谷的休屠王的军队。现在看来，还得把从骠侯赵破奴的军队摆到羌谷河的上游。对！还

得将辉渠侯仆多的军队和公孙敖移交给自己的所部摆在正面，形成三面夹击之势，这样受降可保万无一失了。

霍去病抬起头来，看了看西边天际的残月，对帐外喊道：“来人！传从骠侯、辉渠侯和从事中郎前来议事。”

山坳里，一声雄鸡的啼叫，打破了黎明的寂静。

……

谁也没有想到，事情就在这雄鸡一啼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在霍去病送走钦差、部署好兵力的第二天，浑邪王差使者送来了休屠王的人头。

“大王已于昨夜杀了休屠王，捉拿了休屠王太子金日磾，时刻准备迎接将军的到来。”来使道。

“你且下去歇息。”霍去病立即找来仆多和李桦商议应对之策。

仆多道：“看来浑邪王这回是真的投降了。”

李桦道：“几个月来，在我汉军的穷追猛击之下，浑邪王承受着来自单于和休屠王等各方面的重压。而他的儿子又在我朝京都。杀了休屠王，至少表明了他降汉的决心。”

“诸位所言甚是有理。”霍去病盯着面前的人头，“然古今战例中亦不乏以苦肉计迷惑敌方的。因此，本将以为，我军以不变应万变，告诉浑邪王，三天以后在羌谷河畔受降。”

九月，随着祁连山冰雪的封冻，羌谷河进入它的枯水季节，河水比之短暂的夏日小多了，但却很清澈。如果不是经历过河西惊鬼泣神的厮杀，没有目睹那惨烈的画面，有谁能相信这清清的河水曾经被汉与匈奴健儿的热血染得通红呢？谁能想到这黄色的土地上曾经横陈了成百上千的尸体呢？

一切似乎都已过去，展现在眼前的是清一色的大汉旗帜，在秋风下映着灿烂的阳光。投降的匈奴军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换装，可头盔却与汉军一般无二了，只有帽盔下的眼睛表明他们的身体中依旧流着匈奴人的血液。

浑邪王率领他的裨小王、当户和相等站在队伍的前列，等待着霍去病的到来。

浑邪王很欣慰，在休屠王被杀、金日磾被捉时，金日磾的兄弟金伦与降军站在了一起。他不但密报了父亲和兄长的行踪，而且亲自缚了金日磾，送到了他的营中。

这使他的举止少了许多障碍。

时间刚过午时三刻，霍去病率领军侯以上的军官从汉军阵营中走出来了，左边是仆多，右边是李桦，霍去病身着玄甲，腰束玉带，头盔上的红缨把他青春的脸映照得分外精神。

站在对面的浑邪王却发现，霍去病的身边多了一位为他持枪的卫士。但他没有多想，也许是军威的需要吧！

再看看汉军阵营，全都换上了崭新的战衣，一个方阵前面两面旗帜，一面上书巨大的“汉”字，一面是“霍”字，把整个队伍划分成整齐的棋盘状，一个个青春的身影肃然挺立，一匹匹战马头颅高扬。这情景让浑邪王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

受降的地点选在距各自军阵二十丈的空旷地带。

浑邪王来到霍去病面前，行大汉礼节，肃然而又沉闷地道：“本王率领部下各裨小王、当户，自今日起归顺大汉，永不反叛。”言罢，便将浑邪王的印信和旗帜双手呈送到霍去病手中。

然而，就在浑邪王的手刚刚举到半空的时候，“嗖”的一声响，从匈奴阵营中射出一支利箭，扎在浑邪王的手背上，顿时鲜血如注。浑邪王大叫一声“有刺客”，几乎就在这同时，听到一个声音骂道：“你等强盗，侵我国土，灭我种族，杀我父王，此仇不报，更待何时！杀啊！”

浑邪王昏晕中听出，这是休屠王子金伦的声音，他情知自己受骗了，金伦是借他的手除掉了他走向太子宝座的障碍。

对面的匈奴军队立即骚动不安了。有的站在那里迟疑徘徊，有的已经跟随在金伦身后向汉军发动冲击。霍去病忙对仆多道：“保护王爷回营。”说完，他接过长枪，飞身上马，朝迎面而来的裨小王就是一枪。两人马上交锋不到一个回合，霍去病将他刺于马下，被冲上来的汉军擒了。

这时候，左边的山谷里杀声震天，埋伏在密林中的高不识率领大军压过来了。

静静的羌谷河水再也无法舒缓地流向北方，被汉军砍下的叛军头颅顺着河流而下，在浪花中洇出一团团殷红的血涡。

匈奴叛军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时刻，显示出困兽的顽强和疯狂。也许他们在跟随休屠王子金伦做最后一搏的时候，早已断绝了生存的念头。面对越来越多的汉军，他们毫无惧色。一位匈奴的都尉一连砍倒几名汉军后，刀刃被骨骼崩出了一个个的豁口，绝望中抱住一位汉军的什长，从高坡上滚进羌谷河中；一位匈奴的千夫长刺倒一个迎面冲来的汉军，喘息着爬上山坡，向密林边缘跑去，却被身后的乱箭钉在了一棵树上，血顺着松树的虬枝，一滴一滴地流进脚下的泥土。

两个部族之间的仇恨把脚下的土地燃烧得一片灼热，金伦和他的部属不但将复仇的刀举向汉人，也举向浑邪王部族的女人们，他们撕开女人们的皮袍，一手抓住曾养育了匈奴后代的乳房，一刀下去……然而，未等他从狂笑中回过身来，就被身后的汉军从背后穿腹而过……

霍去病在为浑邪王和俘虏金日磾杀开一条进入汉军营地的血路后，已经回到了他的统帅位置。他站在一面高坡上，冷静地观察着战场的形势，并且不断地让从事中郎挥动手中的旗帜，向汉军发出指令。

赵破奴一部按照指令，迅速地护送已经投降的匈奴军离开羌谷河，向着禄福城撤去。

仆多率领他的部属集中清剿留在河谷的叛军。

到午后，匈奴叛军渐渐不支，金伦重新调整兵力，留一部分士卒断后，自己率领大部分人马向着弱水下游逃去。

没有走出几里，就遭遇了高不识的阻击。

望着从河两边土坡上冲下的汉军，听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金伦明白中了霍去病的埋伏，仓皇应战，没用几个回合，就被高不识取了首级。

高不识提着首级，勒住马头，朝着四面逃窜的匈奴叛军大喊："金伦首级在此。降汉者存，顽抗者亡。"

叛军的百夫长、千夫长们见大势已去，都放下了武器。

到夕阳渐渐地投入祁连山怀抱的时候，杀声散去，河谷里沉寂了。

霍去病走向山坡，与高不识、仆多相遇在烽烟未尽的河川，望着留在河滩里、河水中的一具具尸体——这是河西战役的最后一幕。

李桦告诉霍去病道："这一仗下来，斩首八千余。"

"现在降军尚有多少？"

"号称十万。"

"人数并非首要，要紧的是河西从此将回归大汉。"

抬头去看，夕阳不知什么时候已隐没在祁连山背后，只把微弱的余光留给散发着血腥的羌谷河畔。

……

匈奴军终于在张骞大军到达右北平长城外的前夕撤退了。

可战争的残烟余火依然炙烤着他的心：一具具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尸体，一面面被战火焚烧得残缺不全的军旗，一阵阵扑鼻的硝烟呛味，一片片被烧焦青草后裸露的土地，在张骞的眼前呈现。

连张骞坐下的战马也被眼前的惨烈所触动，低头吻一唇灼热的土地，抬起头看着远方，从喉咙里发出悠长的悲鸣。

哦！它一定是看到了血泊中的那个童稚少年的尸体。匈奴人的刀从他的脸上砍下，头颅只剩下一半，隐约可见一只仇恨的眼睛。

牲畜都懂得战争的残酷，何况张骞呢？他不忍把目光停留在那张不忍卒睹的脸上，催动坐骑朝前走去，就看见李广将军的儿子、司马李敢的身影。

从他披着征尘的战袍，从那一张汗污的脸，从溅在战马辔头上的血迹上可以想象，刚刚结束的这场厮杀是何等惨烈。张骞的心头骤然地蒙上了一种负罪感：下官来迟了。

“老将军呢？”张骞翻身下马，上前一步拉住李敢的手，“下官来迟了。”

李敢的眼眶红红的，压抑着复杂的心绪道：“到长城脚下送灌强去了。”

“灌强怎么了？”

“唉！”李敢长叹一声，“如果不是灌强挡住了匈奴的流矢，现在躺在坟茔里的，可就不是他了。”

张骞明白了，他惟有在心里自责自己的失职。

张骞现在想起这次率军出征一路上的遭际，仍然是一帘苦涩的梦。且不说在追赶李广队伍的途中，不断遭到匈奴小股军队的骚扰，大大地延长了进军的行程，要命的是那一场接连下了五天的大雨，将他的骑兵阻隔在长城以北的山中。等到他的骑兵赶到时，李广军被左屠耆王的军队围攻，死伤甚重。

“此役之失，咎在下官。”张骞面对苍天，捶打着自己的胸膛。

“将军还是去见见父亲吧。”对于张骞的失误，李敢无言评说。怨么？恨么？可该恨谁呢？他深知张骞与父亲之间的情谊，可这毕竟是三千子弟的生命啊！

两人拨转马头往回走了大约五里，远远地望见在山坡背风的地方耸起一片坟茔，李广的背影被清晨的阳光定格在苍茫的蓝天下。黑色的盔甲，银色的发须，褐色的战袍，包裹着一个苍凉的、高大的身躯。也许是太悲痛的缘故，他的背看上去有些佝偻。

他们慢慢地走向边缘的坟茔——那是灌强长眠的地方，从骑郎到从事中

郎，灌强一直跟着李广，他的墓冢比普通士兵的高大了许多。

“贤侄！老夫送你来了。”李广哽咽的声音中夹带了浓浓的悲怆，“让你躺在远离家乡的塞外，老夫于心不忍啊！”

这声音让张骞的心都碎了，他已经顾不得身份，俯身就跪倒在了李广的面前：“老将军，下官来迟了，下官有罪啊！”

李广随即跪在张骞的身旁道：“张将军来送贤侄，你可以瞑目了。”李广的诉说，伴着五月的风在天地间飘荡——

“老夫知道！你的家在长安，心在长安，老夫本想带你回去，可是老夫不能，自古将军殒身疆场，葬骨青山。老夫若是带你一人回去，这些长眠在塞外的将士该如何想？”

“有你在这里撑着，兄弟们不会感到孤单，你知道么？”

“有你在这里站着，匈奴人的噩梦就不绝，你就是一段长城啊！”

“你就安心地睡在这里吧，你的庄园老夫会派人照管好的。你先祖的坟茔老夫会经常去祭扫的。”

李广终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而放声大哭：“贤侄啊！是老夫害了你啊！如果老夫不带你到右北平，你本可过安分日子的。若老夫不同意你这次随军出战，也不会让你命殒黄沙。贤侄呀，老夫……哎咳咳……”

“人已去矣，父亲还要节哀。”李敢在一旁劝慰。

哭声在长城上荡起阵阵回音——山在哭泣，草原在哭泣……

而每一声哭泣，都是一把利刃，戳在张骞的心窝。是的，如果不是自己行军失期，东线之役绝不会打得如此惨烈！

李广怨恨地看着张骞：“事已至此，将军哭有何用，哭有何益！将军知道么？那是三千个少壮的命啊！就这样……”

“下官一定向皇上陈奏自己渎职之罪，以下官之死抚慰关中子弟亡灵。”

“糊涂！”李广站了起来，拂了拂膝盖上的尘土道，“已经死了三千子弟，难道将军还要做三千零一个么？”

“老将军……下官……”

“回营说话。”

战马载起两位将军，也载着昨日的故事，载着两颗苍凉的心。

说起来也是李广性急，在久等张骞不至时，他只有率领部属四千人马先行越过了长城。临行前，皇上亲自交代，仗要放在塞外打，他没有理由违背皇上的旨意。大军出塞四百里的时候，就遭到了左屠耆王的伏击。四万匈奴军将四千汉军团团围住。

那是怎样的情景呢？满山遍野都是黑压压、望不到边的匈奴人，所有突围的路都被堵死，匈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强大的兵力迅速击垮汉军的斗志。

面对一张张惊恐的脸，李广明白，如果不稳定军心，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看了看身边的李敢，立刻意识到只有让儿子冲入敌阵，才能唤起汉军的斗志，驱除怯战的阴霾。

“李敢听令！”李广声嘶力竭地喊道。

“末将在。”

“命你率一屯骑兵，杀入敌阵。”李广指着东南方向，几乎是咬着牙齿道，“看见了么？向东南方杀，那旗下必然站着匈奴的将军，只要冲散了匈奴人的阵脚，我军必然士气大振。”

“诺。”李敢勒转马头就要离去，李广在身后喊道：“儿啊！此一去生死两可，你害怕吗？”

李敢摇了摇头：“害怕？那孩儿还是飞将军之后么？”

他束了束腰带，对身后的骑兵大吼一声：“随我来。”便高举大刀，催动坐骑，一把大刀左劈右砍，只见匈奴骑兵纷纷落马。李敢一路冲锋，如入无人之地。等到他们再度回到李广身边时，脸上、身上，都沾满了匈奴士兵的血。李敢手里提着一颗匈奴当户的头颅，将之摔在马下，抹一把汗水。

李广登上高坡，对汉军将士高喊道：“看见了么？只要我军戮力同心，匈奴必败。往南四百里就是长城，长城以内乃我大汉父老，堂堂大汉军人能容忍匈奴人残杀我们的父老乡亲么？”

“不能！”

……

李广父子的浩然壮气不仅使汉军的情绪很快地稳定下来，进而膨胀为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自信。李广对从事中郎灌强道：“匈奴居心，在于冲散我军，分割围歼。命各部成圆阵排列，人刀朝外，只要我军不被冲散，就能够等到援军到来。”

“诺！”灌强站在李广身边，挥动旗帜，汉军迅速聚拢，构筑起环形防御

阵形。外围布置了强弩军，以对付敌军的袭击；第二队为骑兵，以备在箭矢用尽时，迎击来犯之敌；第三层为步军，掩护大军撤退。

这一切立即引起了左屠耆王的关注，他看了看身旁的呼韩浑琊问道：“李广这是准备做顽抗么？”

“汉军成此阵形，表明他们已没有攻击能力，意图坚守待援，我军只要以强弩领先，骑兵随后，敌阵自破。”

“好！就依将军，命令我军，万箭齐发，不给敌人喘息之机。”顷刻间，箭矢如大雨倾泻到汉军阵地，汉军成片倒地落马。不到两个时辰，汉军死伤过半。听着那些年轻的生命中箭时的惨叫，看着自己的部属一个个地死在匈奴的箭雨之中，李广冷峻的脸剧烈地抽搐着，李敢的泪水禁不住奔涌而出。

“父亲！还击吧！否则，我军就完矣！”

“不！”李广决然地摇了摇头，“我军箭矢不多，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发。”

“难道就看着将士们毙命么？”

李广脸色铁青，不再理会李敢，眼睛直视前方，密切地注视着敌情的变化，就在这时，匈奴的箭弩停止了射击。骑兵迅速越过弓弩手，冲向汉军阵地。

为首的是谁呢？那不是曾经逼死韩安国将军的呼韩浑琊么？这个老对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东线战场。此刻，他的心里一定腾跃着强烈的立功欲望吧？好！老夫今日就让你埋骨荒漠！

李广镇静地举起了那张曾经射虎的大黄弓，满拉弓弦，屏住呼吸，一矢飞出，不偏不倚，正中呼韩浑琊的咽喉，呼韩浑琊口中喷出一股鲜血，翻身落马。

临阵失将，匈奴军心大乱，汉军的弓弩手趁机发动反击，一千多支利箭几乎在同一时间射向匈奴的骑兵，匈奴军在丢下数百具尸体后退却了……

李广脸上紧绷的肌肉终于出现了依稀的活泛，站在黄昏落日的余晖下，他眯眼眺望对面山包上左屠耆王的军营。夕阳在他风雕霜刻的脸上，在他洒满征尘的肩头，在血染的盔甲涂上一抹深沉的橘黄，一切仿佛都凝固在落日的光晕中。脚下子弟的尸体，催下将军浊重的泪水，而匈奴的仓皇撤退，又让他的嘴角滞留了轻蔑且倨傲的笑。

这样子，让李敢和灌强的心里十分担忧。灌强递上一囊水：“伯父！喝口水解解渴吧！”

李广推开水囊，仍然一声不吭地凝视对面的山峁，似乎要把一座山吞进自己的腹中。从小投军，戎马一生，他身上缺少司马相如的诗意，却不缺乏一位将军、一个父亲、一个长辈的情感。脚下这片土地，曾留下多少陇西子弟的骨骸，曾漂泊着多少家乡亲人的亡灵：

元光五年的雁门喋血……

元朔六年的漠南烟云……

元狩二年的右北平御敌……

这些将士，有的是当年他从故乡带出来的，有的是慕名而来的，有的是遵诏从陇西招来的。每一个人心系的都是一样的父母恩、儿女情和故里恋，可自己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呢？跟了族兄李蔡的，现在最少也做到军侯或者屯长了。而他除了将他们留在大漠孤烟的塞外，给予他们的只有边关的冷月，身上的铁衣，粗糙的糇粮外，还有什么呢？

就让老夫多陪伴你等一会儿吧！李广心想。可危机就在这平静的瞬间降临了。一支流矢穿越黄昏飞向李广。灌强敏锐地捕捉到那与风摩擦的声音，他一步冲上前去，用力把李广推开，那支飞箭却穿透了他宽阔的胸膛……

灌强倒下了，倒在了李广的身边。李广把灌强抱在怀里，声泪俱下地呼唤："贤侄！贤侄……"

灌强睁开光芒弥散的眼睛，从喉咙里传出模糊的声音："大汉可以没有灌强，但……不……不能没有……"

"贤侄！是老夫害了你呀！"

现在，当李广与张骞谈起刚刚过去的一切时，依然禁不住内心一阵阵绞痛。

"他是有恩于老夫的啊！元光五年雁门一战，老夫损失千人，后赎为庶人，是他接老夫到蓝田庄园的啊！后来，皇上开恩，重新任命老夫为右北平太守，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跟着老夫，不想……"

"本来出征前，老夫曾要他回蓝田，灌门到他这一辈，人丁稀缺，老夫担心对不住灌婴老将军。可他不愿离开老夫，谁知这次竟成不归之途。"

"所幸的是，他的死使我军同仇敌忾。第二天，以两千人马对匈奴军万人，拼死力战，适逢将军已至，匈奴军仓皇退入大漠。原想以衰朽之身，再立功业，不想一战下来，老夫所部仅余千人。唉……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皇上……"

"父亲不要想得太多，皇上一定能够论功行赏的！"看见父亲心事重重的

样子，李敢心里很不好受。

张骞点了点头："老将军以四千士卒对敌数万，终将匈奴驱退，将士戮力，血洒疆场，功在大汉。若说此役失利，咎在下官，回到长安，下官将奏明朝廷，自请处罚。"

李广叹道："你我个人进退荣辱算什么？可三千子弟丢在了这里，老夫一想起来就心痛啊！"

不管是因为粮草不济，还是因为山雨阻隔，张骞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回望身后山坡上的三千座坟茔，张骞在心里对自己说："你是男人，你有愧于这些长眠在边塞的将士。你应该承担一切应当由你承担的责任。"

第二十四章

爱在英雄心事定 贷贳风波强项官

阳石公主这些日子就像刚刚绽放的月季，眼角眉梢都洋溢着喜气。

霍去病班师回朝的消息，让她觉得冬天的脚步似乎还很远，长安的每一缕阳光都比往年这个时候更加温暖，惬意。

可是，她却有些心不在焉了。

她不时地抬头看着天空，就埋怨时间过得太慢。她看着眼前穿甲戴盔、全副武装的宫娥们也开始不顺眼了。

"看看！你们都成什么样子了？稀稀松松的，还像个士卒么？"阳石公主朝指挥演兵的宫娥喊道。宫娥们的招式顿时乱了，有的干脆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阳石公主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上前就给了宫娥一马鞭："知道卫大将军和霍将军是怎样演兵的么？如果在他们那里，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宫娥手中的剑"当"的一声掉在地上，眼泪也哗哗地挂在腮边了，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饶道："公主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

"起来！"

阳石公主让宫娥们站成一排，挥舞着手中的宝剑道："霍将军征讨河西，现正率十万降卒班师回朝。他是本宫的表兄，本宫是要请他来观看演武的，你们这个样子不是给本宫难堪么？你们继续练习，如果敷衍应付，

小心本宫的鞭子！”

她想了想自己这会儿的心情，暗自笑道：自己心里不平静，心猿意马，却拿宫娥出气，这和表兄差远了吧？

她又开始想着法儿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本宫就为你们做个示范。”

说罢，她一人独自拔剑起舞，用心去塑造着自己在表兄心中的形象，她的舞剑让宫娥们看得眼花缭乱。

领头的宫娥知道公主的心事。唉！女人心中装了男人后，不管是痛苦还是折磨，都是幸福愉悦的。这大概就是爱情的魔力吧！

舞完一遍，阳石公主轻轻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对宫娥们道：“你们去练吧，本宫休息一会儿。”

于是，宫娥们重新拉开阵势，每两人结成一对，各自以对方作为目标，开始演练剑法。

她赧颜地笑了，也许只有皇帝的女儿才能如此蛮不讲理吧？

霍去病回朝的日子越临近，她的心绪就越复杂。她希望早日看见他，却又怕因为没有准备好而使他失望。她希望父皇出面帮她玉成婚事，但却从心底里期待这事由霍去病亲口说出来。

阳石公主收回心神，瞧见从花园的偏门进来一个人影——原来是皇后身边的春香，后面还跟着椒房殿的舆轿，说是皇后召见。

阳石公主的脸上立时笑开了花，问道：“莫非是表兄有什么消息了？”

“这……皇后娘娘没有说，只是奴婢看见长公主好像进宫来了。”

阳石公主的脸就立时拉下来了，她知道姑母去见母后，一定离不开她与表弟的婚事。

“不去！”

阳石公主说罢，转身就要往回走。春香上前拦住道：“既然是皇后口谕，公主不去不仅违制，而且娘娘心里也不好受。”

“可去了之后，本宫能说些什么呢？”

“奴婢知道公主为这事烦恼，其实皇后也一样。”春香近前一步，说话的声音明显就低了，“骠骑将军不日即可到京，公主可要拿定主意哦！”

“谢谢姐姐提醒，本宫这就进宫去。牵马来！”

春香忙在一旁道：“皇后娘娘为公主准备了舆轿呢！”

可阳石公主就在春香的呼唤声中跨上了马，就直奔椒房殿去了。

阳石公主的身影一出现在殿门口，长公主的眼睛就顿时亮了，说话的声音也抬高了许多：“哎哟！看看，几天不见又长高了不少，出落得清荷玉立，真是好看！”

“你姑母今天来……”

“姑母有话不妨直说，孩儿洗耳恭听。”阳石公主说着便坐在卫子夫身边，摆弄着手中的玉蝴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长公主见此心里很不舒服，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大大咧咧的了？可当着卫子夫的面，她又不好发作。

她这回来与其说是为了儿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自己。所以她把这一肚子不快暂且忍着，用宽容的语气道：“虽说长得青笋逢春，枝叶翡翠，可毕竟是个孩子，贪玩图新也是常理，譬如伉儿……”

阳石公主斜睨了一眼姑母，不以为然道：“姑母可不能这么说，蕊儿可与伉儿不一样。蕊儿就羡慕表兄，率军征战，建功立业。”

长公主被噎了一句，胸口堵得慌，便把目光投向卫子夫。

卫子夫怎会不明白女儿的心思呢？可她是皇上的姐姐，惹恼了她，后宫也不得安宁。

“你姑母拿来藩国进贡的珍奇宝物，是专门给你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是啊！是啊！”长公主忙令丫鬟捧上一个银盘，上面盛了一簇玉雕的鱼儿，紫中泛红，红中带绿，与真的一般，“女孩子就喜欢这些精致什物，想着便给你带来了。”

阳石公主看了一眼盘中的鱼儿，笑着道：“看来姑母还不了解蕊儿的秉性，蕊儿自小生就一个男孩子的性子，从不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再说这样珍贵的东西，蕊儿怎敢领受呢？”

卫子夫在一旁眼见长公主脸上已阴云密布，正要说女儿几句，却被长公主抢在了前头：“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长幼有序？本宫好心来看你，你却是如此轻慢，看来是本宫高攀了！”

长公主说着，又把矛头对准了卫子夫：“皇后是怎么教的女儿，没大没小的。伉儿哪一点不好，怎么就配不上她呢？好了，就算本宫自作多情，此事不劳皇后，本宫直接面奏皇上好了，告辞！”

卫子夫忙起身挽留，阳石公主却笑了，上前挽住长公主的胳膊道：“弄了

半天，姑母是为了伉儿的事啊！既是如此，姑母何不早说？为何还要转这么大一个圈子？”

卫子夫也劝道：“都是蕊儿无礼，还请公主入座，不跟她一般见识了。”

长公主见此也就重新坐下了，她说话的口气也平和了许多：“本宫想玉成这桩婚事，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汉江山啊！”

“姑母所言之事，母后已对蕊儿说了多次，蕊儿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

“有话可尽管讲出来！”长公主身体向前倾了倾，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阳石公主。

“只是蕊儿有个不情之请，还请姑母谅解。”阳石公主顿了顿，“蕊儿自小尚武，倘若表弟能像表兄那样，越祁连，过居延，蕊儿……自然……”

“罢了！”长公主再也忍不住了，“你这不是拿霍去病来呛本宫么？霍去病有什么了不起的？本宫最瞧不起的就是这些只会打打杀杀的男人。”

阳石公主比起姑母的尖刻毫不逊色，她反唇相讥道：“既然最瞧不起霍去病，那让表弟也弄个冠军侯来当当呀！”

“不稀罕！不要说一个霍去病，就是你卫氏一门，哪个当年不是本宫府上的奴才？”

这话一出口，卫子夫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平日里柔情似水的眼睛冷若冰霜，说出口的话也带着明显的愠怒：“公主说够了没有？公主有恩于子夫姐弟是不假，可也不能总拿往事伤人啊！左一个打打杀杀，右一个浅薄之至，公主是不是嫁给卫青也后悔了？公主若再如此无理，恕妹妹就不奉陪了。”

卫子夫说着，就朝外面招了招手喊道：“春香！送客。”

这一来长公主的面子更挂不住了，她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撇了撇朱唇，鼻子里哼出几许轻蔑：“哼！当了皇后又能怎么样……”然后愤愤出殿去了。

卫子夫惊呆了，这就是当年那个送自己进宫时温婉可亲的长公主么？她竟然在椒房殿里撒起泼来，这成何体统？

卫子夫黯然神伤地坐在榻上，也不说话，眼泪顺着两颊哗哗直流。这样子让春香好生伤心，她忙跪在卫子夫面前劝道：“娘娘玉体要紧，千万不要为此事伤心。”

“唉！本宫这是……”卫子夫咬了咬嘴唇，颤抖着肩膀抽泣。

阳石公主杏眼里喷出愤怒的火光，叫道：“好一个泼女人，椒房殿是什么地方？竟在这里撒野！孩儿这就去杀了这个女人，替母后出气！”说话间她就从腰间拔出宝剑，追了出去。

卫子夫看着姑侄两个先后出了殿门，心想坏了，若真的动起手来，弄出人命怎么得了……天……

她心中焦急，可嘴唇只打哆嗦，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着急地指着殿外。

守在门外的黄门和宫娥见状，立时拥进椒房殿，春香抱着卫子夫一边呼唤，一边喊道：“还不拦住公主，还愣着干什么？”

“母后！”只听殿外一声叫喊，阳石公主跑了进来，扑进卫子夫怀里。

她憋在胸间的那口气，到这时候才缓了过来，只是脸色还是一片苍白，对跪在面前的女儿道：“你呀！还是不懂事。此事你父皇早已说过，由他来管，你急什么啊！”

“母后！孩儿知错了。”

卫子夫觉得手背上热乎乎的，她睁开困倦的眼睛一看，却是阳石公主的泪水落在了手指间。

在场的黄门、宫娥们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岁初，朝野都在为迎接霍去病班师而忙碌着。

从长安北门到京畿咸阳，两地之间长达十里的道路旁，每隔一里就搭建起一座门楼，上面挂满了各种饰物，每一座门楼上面都飘扬着“汉”字彩旗，它们被冬日的寒风吹得哗哗直响。

横门外搭建起一座很大的平台，上面铺着红色的地毡。平台的中央，以皇上为核心，两边依次布置了大将军、丞相、御史大夫的座位，两边各插着四面“汉”字大旗，上面绣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案。

由羽林军精壮士卒组成的仪仗队，每天在横桥北端反复演练，四排五列的队伍由各路司马带着，从步伐到阵列，从行注目礼到高擎刀剑，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整个过程都有军正署的令丞监督，士卒一不留神鞭子就会落在头上。

“皇上圣明”、“大汉威武”的喊声在咸阳原上荡起此起彼伏的回声。

刘彻即将在横门外举行盛大的仪式，随着河南、漠南与河西战役的大胜，匈奴元气大伤，不仅汉朝的疆域向北方和西北大大延伸，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边境都将赢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

在去年九月底的朝会上，刘彻提出要发车两万乘组成车队仪仗，彰显大汉的军威；还要赏赐浑邪王及其部属三十万金。

两万乘车辆，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李蔡和张汤都无言以对。当年强秦也不过号称兵车万乘，带甲百万。现在到哪里去筹措如此庞大数量的车辆呢？

可李蔡明白皇上的性格，也明白此役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外朝只有遵旨执行。

他立即想到，这事也属于内史府的职责。哼！那个汲黯不是总以敢说真话，犯颜直谏而自居么？那就让他去得罪人吧！

“陛下！臣以为此举正可大张我大汉国威，至于车辆征集，可以长安为主，不足之数可在京畿各县调集。”

张汤不待其他大臣说话，就立即出列表示赞同：“两万乘车辆摆在咸阳原上，那将是多么宏伟的场面，这正好可以煞煞匈奴人的威风。”

刘彻立即打断了张汤的话：“爱卿这说的是什么话？匈奴降将有何威风？浑邪王归顺大汉，就是我大汉臣民，何需震慑？朕这是要做给伊稚斜看的，朕要让他知道，在大汉域内，匈奴人同样可以封侯拜将。好了！此事就不用议了，车辆之事就由汲爱卿负责督办。”

散朝以后，走到司马门外，卫青向汲黯问道：“大人也以为可以筹措这么多车辆么？”

汲黯摇了摇头：“只是苦了百姓了。只是如果今天在下要是当面顶撞皇上，就正中了李蔡等人的下怀，在下要用事实感化皇上。”

连日来，汲黯起早睡晚，昼夜奔忙，简直到了“一饭三吐哺”的地步。他又是召集京畿各县令到署中，交代朝廷的旨意，又是派遣属下到街巷、乡村督促进度。

朝廷出钱在百姓中征集车马，叫作“贷贳”，由长安市令具体负责支付“贳金”。可朝廷给的钱到了乡间，往往被层层克扣，到百姓手中就所剩无几了，于是百姓就不买账。

市令征不到车辆，就派人强行征集，百姓纷纷藏匿车马，导致官民关系十分紧张，常常看到官府抓了车主，吊在树上拷打。求饶声，痛哭声不绝于耳。

汲黯听了汇报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把内史丞和长安市令找来，对他们说道：“朝廷要的是车马，而不是百姓的愤怨，如今官兵到处抓人，弄得鸡犬不宁，若是激起事变，你我就是十个头颅，也经不住东市的快刀。”

长安市令苦着脸道：“下官何尝不知道此间的利害，可现如今百姓中的刁钻之人，藏匿车马，到时怕贷贳不齐，皇上怪罪下来……”

“糊涂！荀子有言，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亲爱己，不可得也。皇上要我等贷贳车马，可没有让你们强取的意思。”

“大人，下官……”

长安市令还想说话，可内史丞却拦住他道：“就按照内史大人的吩咐去做吧。”

汲黯怎会不理解属下的苦衷呢？他明白只有自己把责任承担起来，属下才不至于提心吊胆。

“本官明白你的意思，朝廷命内史府征集车马，此乃事关大计，当尽力而为，不可懈怠。万一无法复旨，本官自会奏明皇上的。”

汲黯还叮嘱他们道：“百姓不可乱抓，贳金不可少给，职责不可懈怠。每日必须向内史府禀报一次征集计数。”

话虽这样说，可谁又能保证糟践百姓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这一天，刘彻在卫青、李蔡、张汤、汲黯、周霸等人的陪同下，到咸阳原上来查看盛典筹备事宜了。

他身着银色盔甲，衬红色战袍，腰挎宝剑，骑着一匹当年卫青在河南战役时缴获的赤色战马。因为皇上这身装束，所以陪同人员除张汤和汲黯外，曾上过战场的卫青、李蔡、周霸也都一身戎装。

一路走来，沿途彩楼高耸，仪仗威武，这让刘彻心中大悦，连连褒扬周霸办事得力。

刘彻的马鞭轻轻地打在战马身上，轻松惬意地走过横桥，他向卫青问道：“如果朕没有记错，周卿在漠北之战时，曾随在大将军左右吧？”

“皇上好记性，周大人当时在微臣军中任议郎，秉公执法，军中传为美谈。”卫青赞道。

“就是苏建那件案子吧？朕记得。”

周霸看了看卫青，没有说话。原来此事他曾改变过看法，他觉得自己在苏建的案子上有些偏颇，曾私下向卫青和苏建表示过歉意。现在皇上旧事重提，他倒有些尴尬。

说话间，他们就到了横桥的北端，应该是车马的阵列了。一万五千辆从京畿征集来的车辆，被少府寺的大匠们涂上了清一色的黑漆，每一辆车上站着戎装一新的四名士卒，一名驾车，三名持戟。他们看见皇上到

了，一个个肃然挺立，行注目礼。

当刘彻从车阵中穿过的时候，车上爆发出有节奏的喊声：

“皇上圣明！”

“大汉威武！”

……

刘彻被这雄壮的喊声震得热血沸腾。

这车马、这气壮山河的军队、这广袤无垠的土地，使他对战争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忽发奇想，如果这个时候匈奴突然来犯，他就会御驾亲征，体验战场搏杀的快感。他甚至生出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慨，历来开国君主，没有不马上取天下的，像他这一代的君主，就很少出征了。

刘彻勒住马头，满意地看了看汲黯问道：“两万车马都备齐了么？”

汲黯并没有打算隐瞒难处，直接说道：“勉强征集到一万五千辆车马，还有五千正在征集中。”

刘彻皱了皱眉头：“大军已过了西县，不日将进入虢县，爱卿如此慢慢腾腾，岂不要误了大事？”

对汲黯的责备，刘彻向来是很有分寸的，他并不像对其他人那样声色俱厉。但汲黯就这个脾性，有话从来不憋在肚子里。看着在一边冷眼旁观的李蔡和张汤，他反而提高了说话的声音：“皇上……”

话还没有出口，却发现皇上、卫青和李蔡等人的目光“刷”的一下都朝西转去了。天啊！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多么惨烈的画面。

两个士卒把一辆马车赶得飞快，鞭子在空气中发出“叭叭”脆响，马蹄自远及近，“嘚嘚嘚”的响过莽原，车驾后面卷起团团烟尘，从烟尘中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不好！出事了！”汲黯心头一沉，也不管身边的皇上和朝廷的大员，在坐骑屁股上狠抽一鞭，朝前冲去。

车驾在莽原上疾驰，汲黯的马迎着车驾奔去。

车驾上的士卒显然已经发现了对面来的奔马，高举鞭子大喊道：“闪开！竟敢阻挡朝廷的车辆。”

汲黯并没有回答，也举起了手中的马鞭。

士卒见来人并不惧怕威吓，心也虚了，想减慢速度，却不能奏效。而汲

黯的马已到了面前，他扬手就给了士卒一马鞭，那士卒的额头眼见得就涌出一股热血。

士卒捂着头喊道：“好呀！你竟敢殴打官府差役，不要命了？”

但他这话刚一出口，头上又是一鞭子。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本官是谁？”

士卒定睛一看，并不认识，但凭他身上的官服，便明白此人官职必在长安市令以上，他仓皇地滚下车，跪倒在地连道：“小人有眼无珠，求大人饶命！”

这时候，车驾后面的惨叫声已转为微弱的呻吟。

汲黯一脸怒气转到车后，才发现车尾拴着一个人，浑身被车驾拖得衣衫褴褛，皮肉裸露，血迹斑斑。

“这是怎么回事？”

士卒口中嗫嚅，支支吾吾。汲黯又是一鞭子下去，他脸上又多一道血印。

“说！否则本官要了你的性命！”

“大人饶命，小人马上就说！”

原来他们一大早就到京畿的乡村去征集马车，这次他们去的是安陵邑，他们发现这家农户把车马藏在了柴火堆里，又坚决不给马匹，双方发生冲突，他们干脆抢了车马，将人拖在车后一路回京。

汲黯没有听完，就怒不可遏了，他雨点般的鞭子落在两个士卒的肩头，他们抱着头在地上打滚。汲黯一边打，一边骂道：“百姓乃衣食父母！殴打百姓，如同虐待双亲。本官今日就教训你们，免得你们以后不忠不孝！”

两个士卒不敢再求饶，只任汲黯抽打，不一会儿，身上的戎衣都被打得褴褛不堪。

这时候，长安市令急忙赶来，吩咐差役将车主扶上车，到京城疗伤。然后又来到汲黯面前，满怀歉疚道：“都是下官疏于职守，致使士卒目无法度，请大人治罪！”

“你不要命了？此事就发生在皇上眼皮底下。”

汲黯虽然能够体谅长安市令的难处，可“贷贳”车马虽由内史府经办，但市令却是负责支付“贳金”的；抗旨不遵，藏匿车马的嫌犯由廷尉府负

责，士卒是由中尉府调遣的。今日之事，论理应由周霸处理，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而留下一个故意找茬的印象呢！

“记住本官说的‘三不’，违令莫怪本官鞭下无情。”

汲黯说罢，正要翻身上马，却见皇上和大家都到了。他赶忙下来，来到皇上面前。

“刚才发生了何事？爱卿如此着急前来。”刘彻问道。

“陛下，是两名士卒因征集车马而残害百姓。”

“竟有如此作为？”

“不瞒陛下，这样的事自征集车马以来，屡有发生。”汲黯说着，看了看卫青和周霸。

卫青和周霸交换了一下眼色，点了点头。

“那个农户呢？”

“已经派人送到城中疗伤去了。”

刘彻“哦”了一声道：“传朕口谕，令淳于意前去看看。”

汲黯道：“只是外伤，无须惊动太医。”

刘彻收回目光，往汲黯身后看了看，眼神立时冷却了。

“长安市令何在？”

六百石的长安市令平日里都在汲黯的署中公干，哪有机会见到皇上？只有在皇上出行时才能远远地望着威威赫赫的警跸、浩浩荡荡的护卫。

他做梦都想聆听皇上的旨意。可现在，他却胆怯了。

刘彻语气很重的问话，让他的心里战战兢兢的，连“小臣在”这几个字都说得结结巴巴。

仓皇间，刘彻的斥责下来了：“班师在即，朝廷命你督办‘贷贳’事宜，你却玩忽职守，怠惰松懈，该当何罪？”

“陛下，小臣……”

“这两个差役是从哪里回来的？”

长安市令嗫嚅支吾了半天才道：“从安陵邑来。”

刘彻一听气就来了，怒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先帝眼皮下残害百姓、渎职敷衍，朕不办你，律令威严何在？”

口谕一下，李蔡和张汤的眼神暗地向汲黯和卫青这面移动，那笑看似不经意，却是冷冷停留在他们的嘴角。

他们知道，现在最难堪的就是这两个人。

可接下来的情景却让李蔡和张汤张大了口，半天合不拢嘴。

当刘彻跨上坐骑准备离开时，汲黯冲上去拽住了马缰奏道：“皇上慢行，微臣有话要讲。”

汲黯脸上的肌肉没有一丝松动，双手由于用力而暴起一条条的青筋。那马见有人拦挡，一时起了性子，前蹄在地面上磕出阵阵声响，高扬的头发出阵阵嘶鸣，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卫青一看急了，生怕惊了马会危及皇上的安全，他上前去拉汲黯的胳膊，要他放开马缰。

若是放在平日，以汲黯的力气哪里是卫青的对手，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气在胸中激荡，汲黯一把拦住卫青：“大将军且退后，下官现在就需奏明皇上，否则我将欠下一条人命，无颜面对皇上恩德。”

只要汲黯出头，李蔡和张汤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相信皇上今天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对这个迂腐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了。他们觉得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皇上的怒火上再加一点油。

李蔡立即收起刚才还挂在脸上的微笑，高声喊道：“汲黯，你到底要干什么？要造反么？”

而张汤也对着身边的警跸怒道：“还不将这反贼拿下！”

卫青愣住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情急之中他扯了扯周霸的衣袖。

周霸并不糊涂，李蔡等人借机清除异己的图谋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接着张汤的话吼道：“你们不可乱来，误伤了皇上，本官要你们性命！”

待警跸们住了手，周霸又道：“汲大人手无寸铁，一介书生，不过意气用事罢了。”

这是一个多么合理的理由，李蔡和张汤只能看着事情僵在那里。

这又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缓冲时刻，每个人似都在高速调整自己的情绪，都在寻求事情的转机。

刘彻勒住马头，扬起手中的马鞭，只要这一鞭子下去，汲黯的一只胳膊大概就得废了。可就在马鞭即将要落下的时候，他被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给震撼了。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它平静得如同水波不兴的湖面，坚毅得像一块站立的石壁，真实得使你无法回避它的光芒。

多少年了，朝上朝下，君臣往来，刘彻只有从汲黯的眼里才读得出这么多意味。

马鞭慢慢放了下来，他在自问刚才的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的同时，一句宽容的话便说出口了："好呀！朕很久都没有见你发驴脾气了，朕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把话说完。"

一听这话，汲黯便感动了，他立即跪倒在地谢道："谢皇上。"

刘彻甩了甩战袍的袖子道："刚看你的样子，好像非要把朕拉下马不可。你有话就直说吧！"

"臣斗胆启奏，长安市令无罪，请皇上独斩汲黯，民乃肯出车矣！"

"朕已恕你无罪，你站起来说话。"

汲黯站了起来道："皇上，浑邪王一路东来，朝廷安排沿途各县盛情款待，已是前所未有，以致令天下骚动，为何疲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乎?"

"这……"刘彻心中暗笑：真是个可爱的书生，他怎能深解朕的远虑呢？就冲这点，就不与他计较了，"朕喜欢爱卿的率直，然此事牵涉到治国方略……"

"皇上之言差矣。"汲黯此话一出口，在场的卫青和周霸大吃一惊，眼见得李蔡和张汤又要发难，却又被刘彻拦住了，"朕已恕他无罪，索性就让他把话说完。"

汲黯抓住这个机会，立即把最近明察暗访所得消息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据臣所知，仅是京畿各县因藏匿车马坐当死者就达五百人，如此下去，百姓必怨声载道，皇上亦失德于天下，臣为社稷计，故……"

汲黯说到这里，李蔡就不答应了。他冲出人群，指着汲黯的鼻子骂道："好你个汲黯，你渎职敷衍，又为长安市令开脱罪责，皇上不予追究已属仁慈宽怀，孰料你不知进退，竟敢妄言皇上失德于天下，分明欺君犯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臣也认为不可对汲黯姑息，乱了君臣之序。"张汤帮腔道。

卫青见刚刚平息的风波又险象环生，心想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是唯恐天下不乱么？

他觉得作为中朝的核心人物，在这个时候必须站出来。他与周霸交换了一下眼色，双双来到刘彻面前。

“皇上，虽然汲黯出言犀利，然胸怀坦荡，从无二心。倒是有人挟嫌报复，指是为非，心怀叵测！”

周霸也道：“今日残害百姓一事，臣负有失于管教之责，臣愿领罪。只是请皇上宽恕汲大人耿介，让他一心督促征集车马。”

朝廷大臣之间这些龃龉，长安市令何曾见过？只听说署中小吏们朋党比周，尔虞我诈，孰料这些大人物也……

他不敢深想，觉得要不是强行征车，也不会有汲大人鞭笞那两个士卒之举；要不是皇上责问自己，也不会殃及汲大人。自己死何足惜？要是没了汲大人，李蔡之流不更加肆无忌惮了么？

这样一想，长安市令倒也坦然。他爬到刘彻面前，那复杂的心绪变成喉头的哽咽：“皇上！以小臣的卑微，能够一瞻龙颜，今生再无遗憾。贻误皇命，咎在小臣，与汲大人无关。小臣一死，轻若鸿毛，可大汉不能没有汲大人啊！皇上！”

他的头在初冬坚硬的土地上磕出了血。

“请皇上降臣死罪。”

……

他看到路旁有一块巨石，上书咸阳界三字，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撞了上去，不一会就气绝身亡了。

“市令大人……”汲黯紧紧地抱着市令，悲怆地呼唤道，“你怎可如此糊涂啊？”

汲黯抬起头，愤怒地盯着李蔡和张汤，从牙缝里挤出冷笑：“哼……两位大人这回满意了吧？”

刘彻很吃惊，长安市令的举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汲黯流着泪道：“兄弟！皇上就在面前，你有何话不能说？却要走此绝路？兄弟啊！你自跟随我以来，多有辛劳而少有安逸，是在下对不起你啊！”

这种超越幕僚之间的情感，让刘彻感动和震撼。他缓步走到汲黯面前，低声道：“人已去矣，爱卿还要节哀。长安市令恪尽职守，追封为勤勉

侯，秩千石，以制厚葬。卿等位列三公九卿，当以市令为范，同心同德，上下协力，迎接骠骑将军凯旋！”

中朝和外朝之间的冲突，因长安市令的自杀而渐息烽火，他们在刘彻的安抚下各怀心事地站在了一起。

刘彻一回到未央宫，包桑就禀奏道：“大农令郑当时和长公主前来求见，现在塾门等候。”

“何时来的？”

“大约一个多时辰了。”

“真会找时间，你去回他们，就说朕累了，不见！”

“这……”包桑迟疑片刻，还是劝道，“看郑大人忧心忡忡的样子，一定是有要事禀奏。”

“那就传郑当时来见，让公主回去。”

“可听公主那意思，好像是从椒房殿那边过来的，说是皇后和阳石公主合起来欺负她怎么的……”

“女人们就是事多。”刘彻厌烦地皱了皱眉头，“好！快宣公主来见朕，说完了好回去。”

长公主一进殿，就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皇上！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母后去了，皇上再不替臣妾说话，臣妾就没有活路了。”

刘彻一听心中就烦了，可这毕竟她是自己的亲姐姐，也只能耐着性子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包桑递上一盏热茶，长公主喝了之后心情就平静多了，然后她断断续续地讲完了在椒房殿的遭际，末了还气愤地说道：“皇上！您说说，蕊儿竟拿霍去病作比较，说伉儿如果能带兵打仗就嫁给他，这不是欺负人么？”

刘彻“哦”了一声，原来皇姐至今仍没有放弃结亲的想法。唉！也是皇后太柔弱了，总是碍于过去的情面，不敢直说。而朕的这个大姐呢？偏又喜欢拿过去说事，皇后就越发地开不了口了，看来这话还真需要朕当面告诉她。

“此事皇姐无须再奏，这与皇后母女无干。”

“皇上说什么？臣妾不明白。”

“朕有意将蕊儿许给霍去病，等他从河西回来，朕就要当面对他说这件事情。”

“哦？是这么回事。”

长公主愣住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弟弟的主意，她怎么就一直认为是卫子夫做的呢？

她知道弟弟个性，又是皇上，哪能拿了自己的话当儿戏呢？何况霍去病眼下在他心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卫青，又岂能是她几滴眼泪所能改变得了的。自己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攀这门亲事，原本就是奔着太子去的，现在连皇上都不同意这件婚事，就算勉强做成了又有何意义呢？

长公主的心乱了，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与皇上的谈话，泪水再度模糊了她的眼睛，口张了几次，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就在她的迟疑中，刘彻说话了：“满朝的王公大臣如云似雨，朕回头与大将军商议一下，绝不会委屈了伉儿。皇姐要没有事，就先回府去，朕还有事呢！”

这不是下逐客令么？长公主觉得再待下去也没有意思，于是站了起来，准备离去。她眼里写满了哀怨：“皇上把母后的临终嘱托都忘了，臣妾这就告退。”说罢一甩袖子，就出殿去了……

“朕的这个姐姐啊！”刘彻叹一口气，对包桑道，“宣大农令来见。”

自韩安国之后，郑当时是在大农令位置上履职最长的。与他一起的许多老臣，升迁的升迁，致仕的致仕，去世的去世，只有他还在为朝廷奔忙。

当年那个干练的大农令早已不在了，他老了，眉毛、须髯都变白了，走进宣室殿的步子也都是缓慢的。

在倾京都之力举行班师受降大典的时候，他会带来什么消息？

刘彻对这位建元以来的老臣表示了不同他人的尊重，他免去了参拜礼节，要郑当时坐到自己的对面说话。在问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提高了许多，好让郑当时听得清楚些。

可郑当时一开口，就把一个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陛下，去秋以来，山东诸郡水灾频仍，民多饥乏。陇西、北地、上郡戎役繁重，田多荒芜。臣忧思重重，早起晚睡，千方百计，筹措财粮，以保军费之用度。然饥民日增，聚保山泽，堪为其忧。臣不敢欺君罔上，只能据实奏报，恳请圣裁。”

怎么所有的难事都在这时候聚到了一块呢？刘彻从咸阳原上带回的烦恼

又增添了一层，要不是看在大农令高龄的分上，他早就发脾气了。

可现在，他只好耐着性子问道：“那依爱卿之见，该如何应对呢？”

“啊！粮食贵？”郑当时听得很费力，“物以稀为贵。现在遭了水灾，粮食当然贵了。”

“朕说该如何应对？”刘彻提高了声音。

“哦！老臣明白了。依臣观之，民生艰难，皆因豪强兼并，囤积居奇，欺行霸市，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请皇上下旨，派遣谒者到各地劝民多种宿麦，凡富豪假贷贫民者以名闻。另外，凡遭遇水灾之郡，尽开郡国仓廪，赈济灾民……”

“还有呢？”

“皇上说齐鲁？齐鲁不就是山东么？”

刘彻尴尬地皱着眉头道：“朕问的是还有没有其他事情！”

“有！当然有。还请皇上下旨，减陇西、上郡、北地一半戎卒，如此则三郡之民略可休养生息。”

看来！此老尚算明白。刘彻的心里获得了少许欣慰，如此年迈老臣，尚思虑如此周密，这一点就比公孙弘强多了。

“好！”刘彻提高了声音，“就依爱卿所奏。朕立即下旨给各郡，令其照办！”

眼见天色不早，刘彻对包桑道：“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安排人送老爱卿回去。”

包桑来到郑当时面前，附耳高声道：“皇上请大人回府呢！”

“回府？公公那么大声干吗？老臣耳朵还没有聋呢！”

可郑当时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大农令还有话说么？”

郑当时犹豫了片刻道：“臣还有一言，不知道该不该奏明皇上？”

刘彻点了点头。

“依臣观之，民生艰难，皆因战事频仍，连年不断。故臣斗胆奏请皇上在河西之战后，暂息兵戈，令民得以休息。”

这怎么可能呢？仗打到这个分上，匈奴已成强弩之末，怎么能停下来呢？近来不少人都这样说，刘彻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话。他觉得大农令也和汲黯一样的固执。

此时此刻，刘彻满脑子都是胜利，都是受降，都是霍去病的影子，都是浑邪王拜在阶陛之下的享受。看来，老爱卿也该颐养天年了。班师大典后，这事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刘彻站起来，亲自搀扶着郑当时道："时间不早了，爱卿所奏之事朕都准奏了，剩下的事情爱卿不必操心了，还是回府休息去吧！"

他又命包桑拿出一些滋补品，赐给了郑当时。

郑当时立即就涌出了浑浊的泪花，借着冬日的阳光看去，皇上的温暖就像这太阳一样让他从身上暖到心里，他那庄严的责任感被皇上脸上的笑容感化为一种勇气。

"皇上！臣还有话说，为了民生，息战……"

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包桑送出了宣室殿。

"老而昏聩。"刘彻看着郑当时的背影，默默道。

"陛下，他已经走了。"

"嗯，走了好。"说完这句，刘彻不解地向包桑问道，"从一大早起来，朕就不断遭遇烦恼事，朕是不是真的错了？"

包桑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又把一道奏章递到刘彻手上，说是赵禹送来的。

刘彻打开奏章，那是对在河西战役中贻误战机的公孙敖、李广和张骞的审理结果。他说三人对所犯罪责供认不讳，依律当判斩刑，请皇上定夺。

刘彻的笔在空中停了半天，终于落下几行字：

罪虽当斩，前功可追，准予赎为庶人。

写完这些，刘彻忽然觉得很累，便躺在了榻上。

第二十五章

莽原见证山海誓 汉皇痴迷思倾国

元狩三年十一月初，盛况空前的班师大典如期在横门外举行了。

从河西归来的军队，按照汉军三成、降军二成的比例重新整编，分驻在咸阳原上南北二十里，东西百十里的境内。

浑邪王率领部分匈奴降军，与霍去病一起穿越由一万八千辆车马，十数里楼门和庞大仪仗队伍组成的通道。他们越过横桥，在横门外的华表下集结。

浑邪王走到渭桥中段，勒住马头，俯视泱泱渭水，河面上船舟如织；仰视眼前的长安，巍然耸立，十分壮观。

第一次感受大汉的山川形胜，紫土秀木，他的心境一下子变得十分复杂。

当汉使送来昆邪尔图的劝降信时，他悬了几个月来的心一下子落了地，他从信中获得了儿子还活着的消息。这让一向主张汉匈和睦相处的他进一步坚定了降汉的决心。

可现在，他忽然有了一种仓皇。他不知道河对面的汉官将怎样看待他的行为。

过了渭桥，霍去病提醒他下马步行。

抬头看去，迎面站着三位汉朝大臣。太常寺官员将他们一一介绍给浑邪王，他得知最年轻的一个乃是大战河南、漠南的卫青，心里便增添了几分尊敬。

“久闻将军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气度非凡。”

“王爷深明大义，我朝闻之，亦是十分欣然。奉皇上诏命，末将将王子还给王爷。”卫青说毕，拉过昆邪尔图。

父子双目对视，心头顿时生出久别重逢的感慨。只是这样的场合，所有的话语都在目光中了。

浑邪王与霍去病在检阅台前肃立，待三公同刘彻坐定后，才缓缓登上检阅台，向刘彻行参拜大礼，之后便献上了河西山川图和各个部落的旗帜，表示从此归顺大汉。

这些程序之后，大行宣布向浑邪王赐御酒。

浑邪王接过酒，只浅浅地用嘴唇沾了沾，又递给身边的黄门。

接下来，张汤庄严地颁布了诏书，敕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邑万户，其

王子昆邪尔图、裨王呼毒尼等皆为列侯。

皇家乐队高奏《大风歌》，彰显大汉太平盛世。

伴随着雄浑的乐曲，刘彻站了起来。他走到前台，一手牵着霍去病，一手牵着浑邪王，对台下军容整齐的士卒们道：

“从今以后，大汉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两郡。浑邪王与朕情同手足，胡汉亲如兄弟，共享太平。”

台下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喊声：

“大汉威武！”

“皇上万岁！”

……

入城的时候，朝廷专为浑邪王父子安排了车驾，就跟在刘彻之后。

刘彻特赐霍去病“骖乘”，一路上他从皇上目光中感受到亲切和满意。

诏书上虽然对浑邪王率众投降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刘彻对辞令与现实的差距了然在胸，他怎么可能将十万多匈奴军队安置在京畿之地呢？

没过几天，他就接受卫青和汲黯的谏言，将匈奴降军分别迁到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让他们回归民间，牧羊、稼穑。

霍去病这些日子成了汉朝众目翘望的人物，整日里宴请不断，觥筹交错。这既让他感到风光，也成为他的负担。

他很希望这喧哗的日子能尽快结束，好让他有时间去看望母亲、拜见总是牵挂他的皇后娘娘。

他一回到京城，就听少府寺的官员说，皇上为他安排了新的府第，并且很热心地为他择偶，这让他多少有些不安。

从内心讲，他觉得现在还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辜负了阳石公主千里赠剑的一片深情，他觉得有必要让阳石公主了解自己的态度。

可现在……他连留给她的一点时间都没有。

好在今天一大早，椒房殿的黄门传来皇后口谕，要他谢绝一切宴请，进宫叙话。

太阳刚刚升起，空气中还透着料峭的寒意。但对在河西大战中餐冰饮雪

的霍去病来说，这气候根本算不了什么。

是非经过不知惜，霍去病怀着感恩的情愫走进了久违的椒房殿。

卫子夫和阳石公主都在。卫子夫看霍去病的目光透着亲情和温柔。

“看看！人都瘦了，也黑了。个子倒长高了，像个将军了。”

“看母后说的。”阳石公主在一旁说话了，“表兄本来就是将军么！”

两个年轻人的眼神就在这一瞬间相撞了。

霍去病很快就从阳石公主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异样的色彩，那是久别重逢的激动，是情窦开放的炙热。

卫子夫是过来人，年轻人心理微妙的变化自然逃不过她的感觉，何况皇上早就有意要在这个春天为外甥和女儿完婚。

她现在想说的是，希望外甥在名利面前保持应有的清醒。

“皇上封你七千户，与你的舅父几乎比肩，这是皇上的恩典，你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居功自大，辜负了皇上。”

“娘娘的教诲臣谨记在心。”

卫子夫点了点头，在询问了他母亲近况之后，就开始转向正题：“你自归朝以来，大宴小宴不断，本宫就不犒劳你了。今日宣你进宫，是要说一件事情。”

卫子夫看了看阳石公主道：“你先退下，本宫有话要单独与去病说。”

“母后！”阳石公主不情愿地向后殿去了。

卫子夫以姨娘的身份向霍去病转达了皇上的意思，要他趁在长安的日子，与公主择日完婚。

“本宫知道，你是带兵之人，随时都可能奉命出征，因此此事不宜拖延。”

霍去病正想着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又不至于造成误解的时候，包桑带着皇上的口谕进来了，要他和阳石公主一同去看府第。

卫子夫于是开心笑道：“这下本宫倒省心了。快备车辇送将军、公主去太常街。”

“臣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马去吧。”

阳石公主的脸上就笑成了一朵花，大声说道：“既然表兄不乘车驾，那蕊儿也骑马去，正好一路可以向表兄讨教。”

卫子夫无奈地笑了笑道：“本宫生来喜爱清静，怎的生了你这个男儿的性格？”

二人上马，包桑在前面带路，一路向太常街奔来。远远地看见门前早已簇拥了一大堆的人。待到了跟前，霍去病才发现，这原来是淮南王的府第，现在已经修葺一新。

包桑说道：“新修的府第，在街巷深处，等竣工后再搬过去。”

刘彻此时正和少府刘产、太常周平一起察看府第的花木和屋宇，门内空旷的场地边沿都栽了青松。

“少将军自幼习武，公主也不喜欢花花草草，种些松柏之类，倒也见岁寒不凋的气质。那个地方应该树一旗杆，上书“汉骠骑将军”，让他时刻记着自己的职责。”刘彻很满意，又问道，“马厩在哪里？”

刘产奏道：“在后院，有专人为将军养马。”

“少将军喜爱匈奴马，有耐力，跑起来快，厩中多养这些马。”

然后他又问身边的周平道：“书房的书籍可都备齐了？”

“都办齐了。”

“好！我朝以儒立国，作为将军，不求他如博士那样取精用宏，可总要知其大要才是。朕知道他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可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不读书就如同瞽者，当不了大任。”

三人正说着话，就听见耳边传来霍去病参见的声音。

刘彻的脸上立即就充满欣喜，亲切地要他们平身。

霍去病站了起来，倒显出了几分矜持。过去在侍中时，他与皇上说话没遮没拦，有时候还耍点小孩脾气，一场仗打下来，倒拘束了许多。

“臣年纪尚轻，些许小功，皇上如此抬爱，臣不胜感激。”

阳石公主在一旁听了，撇着嘴笑道：“表兄学会说客套话了？”

霍去病便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小弟见过兄长。”

刘彻仔细看去，却是一个少年，与霍去病十分相似，便问道：“这

是……”

霍去病急忙答道：“此乃臣弟霍光，年幼不懂事，惊动了圣驾，请皇上恕罪。”

孰料霍光扭着脖子道：“兄长这是什么话？有志不在年高，皇上给小臣一些人马，臣照样可以斩匈奴首级。”

霍去病觉得他越说越没有边了，正要呵斥，却被刘彻笑着拦住了。他亲切地问道：“你愿不愿意到朕的身边来呢？每日研习兵法，日后朕必大用，好吗？”

皇上这番话让霍去病十分感激，他忙对霍光道：“还不快谢皇上！”

“谢皇上隆恩。”

霍光那笨嘴笨舌和别扭的举止，引得阳石公主掩口大笑。

霍光的脸就红了，起身跑到校场上去了。刘彻的眼神一直追着霍光，他已从内心喜欢上这个少年了。

一群人说着话便来到前厅，刘彻道：“朕今日到此，一则看看骠骑将军的府第建得如何了，二则也有几句话想与他说说。”

刘彻的话刚落音，周平和刘产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站起来与包桑一起退下了。

刘彻看了看阳石公主道：“蕊儿也退下吧，朕想和去病单独谈谈。”

阳石公主娇嗔道：“孩儿与表兄情同手足，父皇有何话还要瞒着孩儿？不嘛！孩儿就想听表兄说打仗的事儿。”

“你呀！你们三姐妹，就你难缠。”刘彻疼爱道。

其实，在三位公主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阳石公主，她虽是女孩，但心气却很高，有他的影子。

“好！此事关系你和去病两人，朕也就不瞒着了。”

刘彻换了一个坐姿，尽量给他们一个轻松的形象：“你们年纪也不小了。朕的意思，趁眼下战事不紧，你们早日完婚，也了却朕的一桩心愿。”

在等待回答的时候，阳石公主悄悄把目光移到霍去病身上，她多希望他如决胜战场一样果断地做出回答。

可她没有在霍去病那里听到积极的回应，却是沉默。

难道他不愿意接纳本宫的一片痴情么？难道战事让他麻木了对爱的感觉么？阳石公主坐不住了，起身呆呆地站在那里，一会儿看看父皇，一会儿看看霍去病，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个场面。

哦！她看见了，霍去病抬起头，整了整衣冠，那是做出决定的前兆。

阳石公主两颊顿时泛起了红晕，一双灼热的眸子在霍去病身上扫来扫去。

“皇上的厚爱微臣没齿难忘，不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还年轻，请皇上体谅臣的忠心！”

刘彻道：“完婚与打仗并不冲突，立业和成家可并行不悖啊！”

霍去病坚决地摇了摇头：“匈奴灭国之日，乃臣完婚之时。请皇上允准臣的奏请！”

“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

“臣意已决！皇上要是逼臣完婚，毋宁杀了臣！”

“好！好男儿志在疆场。朕就允了你的请求，到时朕亲自为你主持婚典。”

天哪！他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父皇又怎会答应他的奏请？这世上果真只有战争么？男人之志难道只有靠刀剑去实现么？阳石公主的心一下子落到了万丈深渊。她马上逃离这里，泪眼婆娑地跑了出去。

刘彻的血液被霍去病的热情迅速点燃，君臣之间的话题立即转到未来的战局上来。阳石公主是怎么走的，去了哪里？他们全然不知。

直到包桑慌慌张张地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哦！是回宫了么？”

“公主骑着马冲出府第大门。”

不好！霍去病心里“咯噔”一声，公主一定是被他的话伤害了。

刘彻也似乎感到了刚才的失语，对霍去病喊道：“快去追呀！”

“诺！”霍去病来不及多说，就出了大厅。

冲上太常街头，一路追到横门外，马却停住了，一个劲地在原地打转。

霍去病勒住马头，驰道两旁，人来人往，就是不见阳石公主的身影，一种茫然和自责涌上心头。

忽然，他的脑际闪过一道亮光——她一定去了那里。

霍去病扬鞭催马过了横桥，跑出五里地的样子，果然看见一匹枣红马拴在路旁的树上，阳石公主正靠着大树眼望蓝天垂泪呢！

这是阳石公主委托朱买臣赠剑的地方。

霍去病下马来到树下，轻声问道：“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阳石公主不说话，却哭出了声。

“怎么了？”

“问你自己吧？”阳石公主给了霍去病一个背影。

“唉！臣……”霍去病想解释刚才自己的话，但是话一出口，却成了，“到那边林子里坐坐好么，为兄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唉！什么叫情不自禁？什么叫鬼使神差呢？霍去病轻轻一声呼唤，阳石公主心里那层薄冰就化了。

两人牵着马，走过田间小径，就到了一片松树林子。

松开马缰，解了马鞍，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霍去病就看着泪眼婆娑的阳石公主，等着她对自己的指责。

可阳石公主却双手扯着地上的枯草，肩膀在微微地抽动，传来轻微的欷歔声。

林子里的空气显得很沉闷，两颗心似乎都在期待对方主动迈出一步，却又都没有勇气自己先放马过去。

这比在战场上取匈奴首级难多了。霍去病觉得如果自己今天不说话，恐怕坐到天黑也不会出声。

霍去病在心里笑着自己，眼看都快二十岁了，还显不出男人对女儿家的大度。

“公主一定误解了为兄的意思。公主的赠物为兄一直珍藏着，公主的心为兄也明白。”

“明白还那么绝情。”阳石公主的眸子闪着泪花，“左一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右一个匈奴灭国之日云云，难道匈奴不灭，表兄就一辈子不结婚了？”

“为兄不想欺骗公主。”

“那我呢？”阳石公主目光中充满了哀怨，“我怎么办？为了表兄，我已和姑母闹翻了。”

“为兄知道！”霍去病望着远方的渭河，那些童年的愁苦就如这水一样流过他情感的河床。

在记忆中，他是一个缺少父爱的孩子。早年，私生子的名分让他受够了屈辱，而自母亲随姨娘进宫，被皇上赐婚改嫁了陈掌，自己就很少再看见她了。

阳石公主是这个世界给他真爱的女人，他觉得对这样一位把心交给自己的姑娘，任何伤害都是不能容忍的。

霍去病平生第一次伸手为一个女孩擦拭了眼角的泪水，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女儿家的泪水是这样清新和一尘不染。

他突然领悟到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女子最需要听到的是什么。

“请公主放心，为兄今生非公主不娶。如有食言，形同此木。”说着，他便一剑下去，一段松枝随即落地。

阳石公主上前捂住了霍去病的嘴道：“谁要你发毒誓的，你心里有我便是了。”说完便扑到霍去病怀里。

霍去病一时陷入了短暂的仓皇，连道：“公主！这……”

“表兄……”

阳石公主在霍去病的额头烙下一方情感的印记，也把它烙进了自己的心里。可她渴望的不仅仅是这些，她要得更多，她多希望霍去病的雄风唤起她蓄积许久的懵懂。

“表兄！……”阳石公主睫毛闪动，口齿不清，两颊潮红。

霍去病的心被阳石公主的火热撩拨得风狂雨骤，在情感的闸门前惊涛拍岸，几乎要冲破最后的防线。

可就在此时此地，他却听到了边关战马的长啸，闻到了战场的硝烟。于是亲密的潮头迅速消退，他们回归了平静。

“等着我！公主！那一天不会太久了，好么？”

“嗯！”阳石公主幸福地浅笑着。

霍去病挽起她的胳膊道：“你还信不过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么？”

阳石公主从地上拾起宝剑，插回剑鞘道：“我们回去吧！”

“好！”霍去病牵了马，与阳石公主一前一后走出柳树林，就来到西去路口。公主见此便道：“知道么，我就是在这里把东西交给朱大人的。”

正是正午时分，道路两旁的车流、人群越来越多，其间不乏官员和衙役，呵斥声、催促声此起彼伏。京畿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让阳石公主很惊异，她问霍去病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霍去病忧郁的目光望着伸向远方的道路，叹了一口气道：“这些人都是从山东过来的灾民。去年秋天那边闹水灾，皇上开仓赈济，仍是杯水车薪。于是皇上又下旨迁徙七十万灾民前往新秦和朔方。前日我遇见郑当时和汲黯大人，他们说仅这一项，就花去朝廷数十万钱。皇上也不容易啊！”

迁徙的人们喝过赈济的粥又疲惫地上路了，煮粥的炊烟重新袅袅升起，准备迎接下一批灾民。

霍去病忧郁的眼神一直追逐着他们的身影，心里想着：必须尽快地结束战事，以节省民力。

……

刘彻的思想没有一天停止运转——他的人生已进入最成熟的时期。他终日里盘算的就是如何巩固和扩大河西战果，书写历史新的辉煌。

班师大典过后不几天，他就颁布诏书，大赦天下。

他从没有忘记滇地曾阻止他开通身毒道的事，一旦缓过劲来，他就筹划着用武力去征服这个狂妄自大的南方夷族。

为了训练水军，他诏令在长安城西南开凿昆明池，引来了潏河、沣河和滈河水，开辟了方圆近四十里的宽阔水面。

时序刚刚进入七月，他又颁布一道诏书，减去陇西、北地、上郡一半的戎卒，适当放宽了徭役。诏书到达三郡，官民为终获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庆幸。

与此同时，由张汤和赵禹修订的大汉律法也进入了更加严酷的实施期，废免的大小官吏越来越多，以致早年空荡的廷尉诏狱，如今已是人满为患。

刘彻干脆就征发他们去开凿昆明池，也免得朝廷再为征发徭役而与百姓发生冲突。

四季轮回，大汉王朝就在这样紧张的脚步中又迎来了一个秋天。

李蔡的情绪就如这秋风一样清爽而又浪漫。真是天赐良机，去年南越国送来了通晓人语的鹦鹉和大象，今年敦煌又献来一匹神马。

那献马的人竟是一个发配到边塞的刑徒，名字叫暴利长，他是在一个晨曦微露的黎明，被一声仰天长啸惊醒的。他冲出门一看，天哪！那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那池水如同巨鼎中烧开的水，浪花翻卷，那映在水中的晨光如同五彩霓虹，金鳞银甲；那从水底发出的怒吼声如同春雷，震耳欲聋。

过了大约一刻，但见一道水柱直上九天，与云彩交织在一起。

正当他大惊失色之际，一匹神马踏着水花，从祥云间轻轻落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马突然张口说道：“请带我去长安见皇上。”

暴利长道：“带你去见皇上有什么好处？”

“免除你的罪罚。”

这是上苍赐予的神物。于是，他潜入长安城，通过早年的一位朋友找到李蔡，声言要将这神马献给皇上。

这传奇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但一匹比先前的“天马”还要高大的神马，却让三公九卿都见到了。

李蔡没有丝毫犹豫，就把献马的机会抓在手里。他说服卫青先将神马送到上林苑驯服，然后再作为皇上的坐骑。

马的性子很烈，人还没有走到跟前，它就发了性子，前蹄腾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卫青上前拽住马缰，刚刚跨上马背，它一个蹶子就把他摔了下来，两只环眼望着跌倒在地的卫青，不知是得意还是嘲笑？

卫青被烈马逗得兴起，从地上爬起来就冲上前去，想重新上马，孰料那马也变了计策，只围着卫青兜圈子，就是不让他得逞。如此三番，卫青便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了。他看了看马监，说了一句“廉颇老矣”，便将鞭子丢到一边。

在卫青与神马周旋的时候，霍去病一直在一旁摩拳擦掌，及至卫青“败”下阵来，他已经按捺不住，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死死地抱住马的脖子强往下按。于是，马与人展开了较量。

一个使出浑身的力气，想将对方扳倒在地。

一个愤怒地要摆脱来者的羁绊，后蹄立地，向后腾起。

一个脚下磐石，重若千钧。

一个四蹄生风，发出“嘚嘚嘚”的声响。

霍去病被带出好几步远，却始终没有松手。

那马的前蹄跪下了，鼻孔间喷出灼热的气息。卫青看着，忽然想起当年与野猪搏斗的情景，口中喊道：“去病当心！”

就在这时，险情发生了。

马趁着霍去病一不注意，就腾身一跃，前蹄就朝着他踏来了。

霍去病一个鲤鱼打挺，躲过了攻击，再一个空翻，跃上马背，双手紧紧抓住鬃毛不放。

大家刚刚舒了一口气，不料险情再生，神马忽然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想把霍去病压在身下。就在众人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刻，只见霍去病一个滚翻，离开了神马，稳稳地站在了几米远的地方。

这一场人马角逐，看得众位大臣心惊肉跳。

李蔡急忙上前询问：“少将军无恙吧？”

霍去病喘着气，脸上露出讪讪地笑意：“晚辈河西转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筋疲力尽。”

李蔡尴尬地揩一把额头的汗水道：“少将军无恙就好，无恙就好。”

他高涨的情绪开始回落，他暗自庆幸驯马的不是皇上，否则，自己就是死罪。

他暗地里骂那个献马的暴利长，这家伙几乎要陷自己于不忠。他还想求得宽恕，去死吧！

就在三公九卿们相互交换眼色、唏嘘之际，耳畔却传来包桑细长的喊声：“皇上驾到！”

糟了！皇上到了。李蔡的手心顷刻之间就冒出汗来。

他对皇上的性格再清楚不过了，他总是喜欢享受挑战的快感。年轻时，他就凭借勇力屡次要去搏熊，如今又怎么会在一匹烈马面前退却呢？

他一定会借降服烈马的机会宣扬他摄制四海、鲸吞域内的气度和力量，那样一来，他献马博得皇上欢心的初衷就被打破了，他多日来的苦心经营就会付之东流。

刘彻今天轻衣简装，内着橘红色深衣，外罩荷绿色短袍，脚蹬一双绣了云头的软靴，腰扎银色玉带，头戴一顶紫金冠，看上去分外精神。

其实，听说卫青、霍去病在上林苑驯马，他早就来了。他只是不让包桑声张，在一旁默默地看了许久。

两位将军与神马搏斗的情景让他生出不尽的感慨，他不禁问自己是否还有当年的雄心和勇力？御座坐久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老了。

但此刻这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唤起了刘彻久违的情怀，他顾不上大臣们的参见，就冲到了马前高声道："让朕来看看，它究竟有多厉害？"

李蔡闻言大惊道："皇上！万万不可，皇上乃万乘之躯，万万不可！"

接着，卫青、张汤等也都纷纷上前劝谏。

只有霍去病年轻气盛，反而赞同刘彻的举动："臣在侍中多年，深知皇上胸怀天下，勇力过人，既然这马将来皇上要骑，不妨今日一试。"

卫青的脸顿时沉了下来，责备道："你作为骠骑将军，朝廷重臣，不该如此轻率。万一那马伤了皇上，你如何向天下交代？"

霍去病笑道："舅父多虑了，有孩儿在一旁护着，敢保万无一失。"

刘彻脸上也露出了自信的微笑："众卿在朝多年，倒不如一个年方弱冠的年轻人。"

他说着话就来到神马旁边，一手托起神马的下颌，一手梳理着它的鬃毛，像是与一位久别重逢的故人说话，言词中多了许多的亲近与平和。

然后他轻轻一跃，翻身上了既无鞍鞯，又无辔头的马背，用手拉着它的鬃毛，那马一声嘶鸣，朝前跑去。

众臣追着人马的背影望去，只见那马周围，祥云缭绕，五彩绚烂；马头上隐约飘着两团火，照得刘彻金光四射。

卫青、霍去病大惑不解，自与匈奴开战以来，他们俘获战马数十万匹，什么时候见过如此神驹呢？

那么烈的野牲，见了皇上竟通得人语，服服帖帖，莫非上苍果真要赐神马于汉廷？

而李蔡这时再度陷入了仓皇和惊恐，他对着神马驰去的方向，几乎是带着哭腔祈祷上天保佑皇上平安。

他这一跪不要紧，刚刚还沉浸在神马传奇中的大臣们似乎都在一瞬间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呼啦啦地跟着跪倒了。

卫青见状，对霍去病和警跸们喊道："速去护卫皇上！"

“嘚嘚嘚……”一队人马朝南去了……

可刘彻并没有与追赶他的队伍相遇，当他一阵风似的回到驯马场、安然无恙地站在失魂落魄的大臣们面前时，竟然对大家的行为大惑不解：“卿等这是为何？”

听见耳边传来皇上的声音，李蔡的心终于松弛下来，人也如散了架一样瘫软在地。半天，他终于哭声道：“皇上回来了！皇上回来了！臣……”他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

刘彻轻舒气息，慢撩衣袖，从马监手中接过辔头，给神马戴上；马监立即捧来一副鞍鞯，捆上马背，牵着马绕场一周，回到皇上身边的时候，就见那马身上渗出殷红色的血，刘彻用手去摸，汗腥扑鼻。

李蔡心中的忧虑又加了一层，后悔当初怎么鬼使神差，弄了这不祥之物回来，这不是自招其祸么？

“臣罪该万死，不该听信奸人妄言，致皇上受惊！”

当他正准备接受训斥时却听到刘彻爽朗的笑声：

“受惊？哈哈哈！朕腾云驾雾一番，好不快哉！何来受惊一说？众卿不必担惊受怕，张骞当年从西域归来时，曾说那里有汗血宝马，其日行千里，汗为赤色，想来就是此马了。”

他告诉大家，方才骑在马背上的时候，他有一种扶摇九天的畅快，一种俯瞰人间的恢宏，心中悠然地卷起滚滚诗浪：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志俶傥，精权奇。籥浮云，晻上驰。

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当刘彻朗朗的诵声在大臣们耳际回荡的时候，李蔡终于走出了恐惧，他还来不及体味皇上的意思，就迫不及待地高呼道：

“皇上圣明！”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蔡一门心思地筹划着扩大神马的效应，让这场几乎成为灾难的事件化为自己头上的光环。

皇上热衷于武功军备——那是他和卫青、霍去病之间的感情维系，根本没有他李蔡的机会；皇上同样也喜欢文学、音律。那天，在别人梦酣的时候，他抄录了皇上的诗句，长长短短还真不少，他的眉头便展开了。

一天早朝时，他把一个筹谋许久的谏言提到了刘彻面前。

“臣跟随皇上左右，每读皇上佳作，如获至宝。回到府上晨读晚吟，如饮甘露，日积月累，十分可观。惜乎宫中多闻贤良文士之作，而少有皇上诗作入乐，倘能设置一有司，专工音律，广搜天下诗词，则不仅皇上诗作流传域内，且春秋以来之‘诗’乐也不至于流失。”

“依爱卿之见，这官署该用何名呢？”

“臣早思虑好了，就叫乐府。”

“何人可以担当此任？”

“此人臣已物色良久，他叫李延年，早年曾做过乐倡。通音律，善歌舞，研习新声，颇有功力。”

“有这等人才，朕倒是想看看。”

几天以后，李蔡就带着李延年进了宣室殿，亲自为刘彻演奏。

一曲终了，刘彻心旌摇荡，心花怒放。当即敕封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总揽宫中乐舞诸事。

李蔡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唯利之举，竟然孕育出光华灼灼的“乐府”诗体来，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转眼重阳节到了，按照刘彻旨意，李延年精心组织排练的“乐府”歌会在未央宫前殿如期举行了。

歌会的主调当然是皇上写的《白麟歌》和《天马歌》，李延年费了几个通宵，亲自谱了曲子试唱，直到感觉对了皇上的口味，才拿出去交乐坊排练。

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也都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为歌会锦上添花，建元以来的文士们，终于迎来了可以与将军们媲美的、属于自己的盛大节日。

虽然他们对皇上把一个宦官擢拔到两千石的协律都尉颇些微词，可这歌会毕竟给了他们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他们也就不去计较了。

大约是辰时三刻，晨光刚露，司马道上已是熙熙攘攘了。

李蔡和张汤一前一后地进了司马门，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满面风光。

李延年是他们推荐的，他们自然很看重这场歌会，因此对赴会者也就热情了许多，一路走来，遇见人就打招呼。就是与平日里不待见的汲黯说起话来，也随和了许多。

“内史大人也来了？”

“呵呵！丞相举荐的高人，下官也想看看他有何等能耐，能让皇上如此神魂痴迷。”汲黯显得有几分矜持，可接着就不无讥讽地说道，“丞相和御史大夫好眼力，弄了个中人来总领乐府，开我朝乐音之先河啊！”

听闻此话，李蔡和张汤的脸上就很不自在。在这种场合，他们最怕的就是与汲黯周旋。

张汤悄悄地拉了一下李蔡，两人就准备离去，偏偏汲黯盯着不放：“两位大人慢走，下官还有一事请教？”

李蔡、张汤只好停住了脚步。

“下官前日到昆明湖工地巡视，看见李广和张骞在那里开凿引水渠道，这是为什么？皇上不是允准他们赎为庶人了么？”

李蔡尴尬地寻找着理由搪塞：“既已成为庶人，当然少不了徭役。”

“他们是何人？是战功赫赫的将军，是凿空西域的功臣！”汲黯的声音里带了不平和愤懑。

“可他们也是罪人啊！不是他们，三千将士能葬身荒漠么？”李蔡不满道。

此时，司马道上人越来越多。张汤明白，再这样争下去只能被同僚们笑话，忙出来打圆场道：“今天是重阳歌会，是个高兴的日子，两位大人就不要再争了吧！”

这时候，汲黯也看见了司马相如和东方朔，便收住话头道：“这事下官一定要当面禀奏皇上。”说完，他便转身招呼文士们去了。

张汤看了看李蔡道：“大人走吧，跟这狂徒计较什么？”

两人都觉得在这样的场合被奚落指责，太没有面子了。

等着瞧，迟早要将你这个狂人逐出京城。李蔡在心里想。

上午巳时一刻，刘彻出现在未央宫前殿。他今天心情很好，整个人看上去很精神。一同前来观看演出的，还有卫子夫和刘据。

刘据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看什么都惊喜。春香在一旁悄悄提醒道：“大臣们都盯着殿下呢，殿下还是沉稳些好。”刘据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

大臣们依照文武两班分别就座，每个座位前的案几上都摆上了产自上林苑的柑橘、栗子等时令水果。刘彻与卫子夫坐在上首，中间留出宽敞的空间作为表演区。

午时一刻，看着大臣们相继坐定，刘彻高声说道：“众位爱卿，荀子曰：‘礼别异，乐和同。’夫乐者，和之不可变者也，乐之务在和人心。朕设置‘乐府’之要旨，不仅在于传承《韶》、《武》之雅乐，更在于推进大汉乐舞之兴。今日歌会，非徒雅颂之声，多为朕与文士新作，乃在革故鼎新，和心适行。”

说罢，包桑便走到出场口，向李延年小声说了几句，大殿内立时钟磬盈天，管竽齐鸣。七十名童男童女组成的表演拉开了演出序幕。

女子长袖飘拂，细腰态妍；男子身如游龙，步如驰马；在一旁，又有七十名童男童女引吭高歌：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志俶傥，精权奇。籥浮云，晻上驰。

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听着歌声，刘彻的眼前就浮现出天马降临那个早晨的万里云霞，就飘过一幅幅乘马横天的挟雷弄电，就有了一种疆场持戈的心驰神飞，仿佛回到了与卫子夫初识时的浪漫。

他对卫子夫道：“皇后与朕共舞如何？”

卫子夫脸上泛起两团红晕：“自进宫以来，臣妾久已不曾起舞了，恐怕……”

“当年朕的祖父文帝也曾与慎夫人歌于灞陵，不过图个与民同乐罢了。”说着，他拉起卫子夫的手就进了舞池。

娴静太久，卫子夫的身体虽有些许丰腴，然一旦舞将起来，依旧身轻如燕，婀娜窈窕。

这一切都唤起了刘彻被战事和朝政几于湮没的激情，他高大的身影伴着音乐的节奏穿梭于童男童女之间。刘彻是气吞云霭的巨龙，他让卫子夫的心醉了，一个旋转，卫子夫就到了刘彻面前，两人相拥，就听见殿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卫子夫心中此刻似有冥冥的旋律在响起：

风过窗前余梅香兮，惟君与我共舞；

花沾清露邀晨星兮，惟君与我共舞；

雪映冰姿雕玉树兮，惟君与我共舞；

月笼渭水烟笼纱兮，惟君与我共舞。

……

刘彻舞得兴起，对坐在下面的文士们喊道：“朕与皇后起舞，不如与卿等共舞如何？”

其实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早已如痴如醉，跃跃欲试。皇上一道口谕，大家纷纷起身响应，大殿内一时人头攒动，气氛热烈。

那些刚入京不久，便见皇上与文士们共舞一厅的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算是开了眼界。

汉制，逢节庆君臣共舞于庭，在这个秋日的上午，节日被刘彻推向新的高潮。

李蔡并没有闲着，在众臣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的时候，他却起身向后殿去了。在那里，他悄悄地对李延年耳语了几句，又回到座位上。

一曲舞罢，刘彻携着卫子夫回到座上，举爵与大家共饮。李蔡不失时机地来到刘彻面前，一脸热情道：“皇上，值此歌会之刻，协律都尉感念皇上恩德，特谱新歌一首，献与皇上。”

“哦？李爱卿精通八音之和谐，熟稔雅颂之要旨，朕就听听。”

李延年峨冠博带地来到众人面前。

早年进宫时的净身，使得他的嗓音尖细高扬。他明白，像他这样不男不女的人登堂入室向来被朝臣们鄙视，两千石秩禄并不能改变他的自卑，走进大殿，他的眉目一直垂着，不敢直视场内的气氛。

可当他一旦放喉高歌，立即就忘记了一切屈辱：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

那歌声委婉中夹带着凄楚，惆怅中暗含着期待。尤其是对“倾城倾国”的描述，说是清晰却又隐约，说是模糊却又明朗，引得刘彻遐思不绝，心

想这究竟是怎样的美人呢？竟然倾倒了一城一国的人，朕怎么就无缘一见呢？

刘彻表情上的微妙变化，卫子夫看得清清楚楚。皇上身边多几个美人倒在情理之中，何况自己毕竟不比当年，而那个王夫人虽屡蒙圣露，至今却未怀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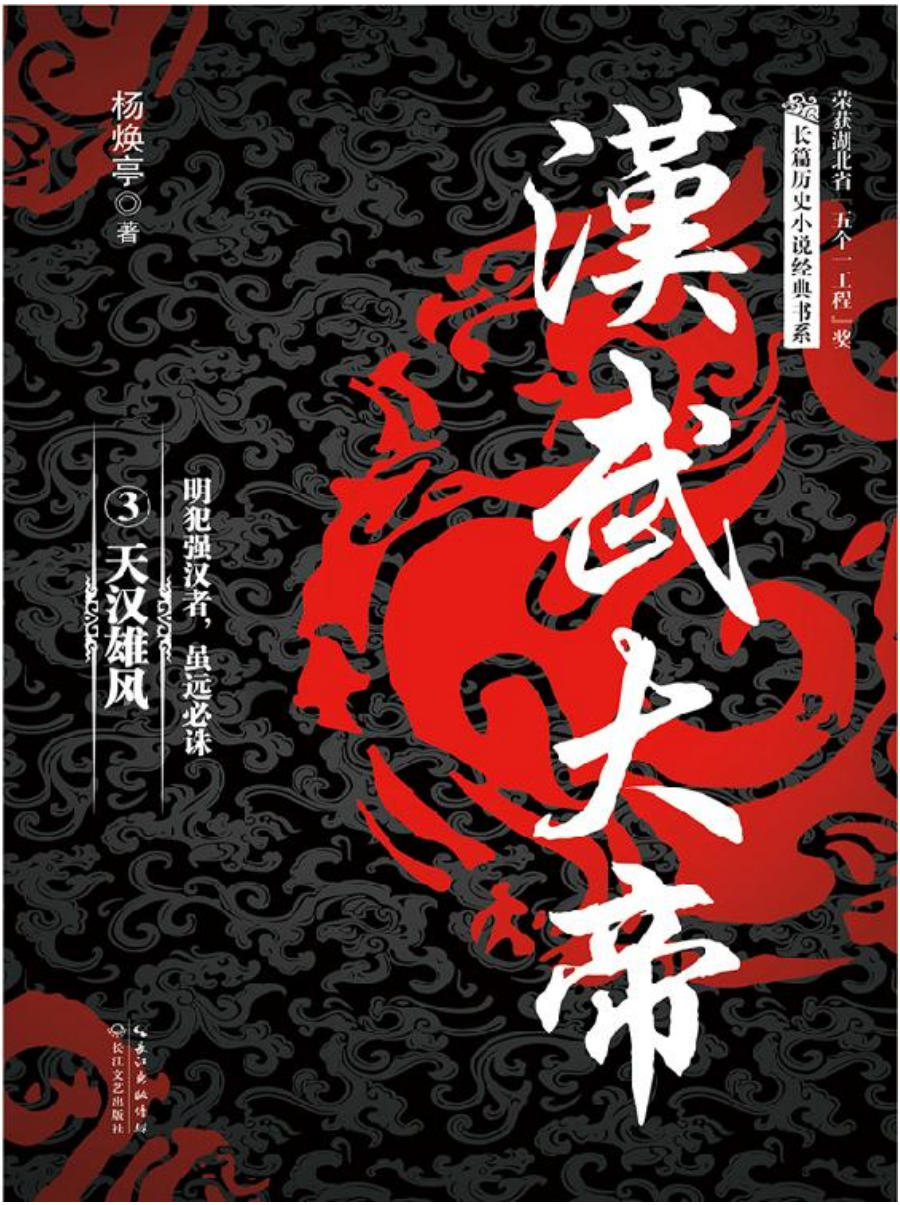
她担心的是这个还在歌中的女人，有一天如果真的来到皇上身边，夺了自己的宠爱不说，要紧的是她如果生个龙子，太子日后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了。

可偏在这时，刘据说话了："父皇，何谓倾城倾国？"

天！卫子夫心头一沉，脸上就不悦了："太子年幼，问这些干什么？"

可刘彻的心此时早已被李延年的歌声勾走了，他高兴道："李爱卿一曲歌罢，令朕心旷神怡，赏金三十。"

"慢！臣有话要向皇上启奏。"大家随着喊声望去，只见汲黯起身向刘彻这边走来了。李蔡与张汤交换一下眼色，那意思是说："这狂徒又来搅局了……"



- 第一章
  - ○ 整饬盐铁诏官营 赏雪乐坊遇佳人
- 第二章
  - ○ 李广报国再请战 公主伤别痛阳关

- 第三章
  - 大将军漠北布阵 霍去病北海扬威
- 第四章
  - 李广刎颈泣神鬼 卫青抱愧念忠魂
- 第五章
  - 温柔夜里倾国恋 无疆亭下伤情别
- 第六章
  - 巡察风波漫朝野 秋雨玄甲哭骠骑
- 第七章
  - 连环案毁两重臣 兴国计出双英杰
- 第八章
  - 秋风辞载悲凉意 酎金案拷忠义心
- 第九章
  - 上林悲风问心惆 阴山勒兵凌胡霜
- 第十章
  - 嵩山群峰呼万岁 泰岳松涛恸哀音
- 第十一章
  - 绝爱失爱各自痛 君情臣魂天地分
- 第十二章
  - 香魂一缕随水去 思念不尽伴月来
- 第十三章
  - 念罢美人又北顾 尊官贰师还西征
- 第十四章
  - 两年受降成梦影 三载远征千马回

- 第十五章
  - 天汉光照苏武志 战云搅动李陵心
- 第十六章
  - 纵弟秽乱延年死 为友激辩太史冤
- 第十七章
  - 错中错李陵蒙垢 忍上忍太史守志
- 第十八章
  - 巫蛊又生宫闱乱 歧见远疏父子情
- 第十九章
  - 相望无言亦无恨 林深山静心不宁
- 第二十章
  - 落叶萧萧长安树 阴霾重重汉宫秋
- 第二十一章
  - 卫后抱恨自裁去 父子反目动刀兵
- 第二十二章
  - 刘彻痛思平叛误 燕王心随立嗣浮
- 第二十三章
  - 霍光观画体君意 汉皇一怒斥红颜
- 第二十四章
  - 钜定籍田感民意 轮台罪己明得失
- 第二十五章
  - 恨满关河残梦断 情绝汉宫悲歌终

第一章

整饬盐铁诏官营 赏雪乐坊遇佳人

刘彻见汲黯一脸肃然，便明白他是冲李延年来的。

他担心影响到卫子夫和刘据的情绪，于是道：“歌会到这个时候也将落幕了，皇后先带据儿回宫去，朕还有话要对众卿说。”

“那臣妾先告退了。”卫子夫对刘彻不征求她的意见就直接让她回宫，心里感到瞬间的不快。但她生性内敛，在这样的场合她只能顺应皇上的旨意。

她拉着刘据的手，很得体地向大臣们道：“众卿与皇上尽欢，本宫身子有些不适，就先走了。”

谁也没有注意到，卫子夫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已经湿润了。

李延年的一首歌打乱了她的思绪，而皇上为什么要她离开，她比谁都清楚，那个只在歌里的女人已经让皇上心绪不宁了。

可刘据一百个不情愿离开，噘着嘴说道：“孩儿还要看一会儿歌会。”

出了前殿，卫子夫说话的声音就重多了：“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事，要知道你现在是太子，为何如此沉迷笙箫歌舞呢？”

刘据听了母后的训诫，委屈地哭了。

好在石庆和庄青翟也跟了出来，好歹劝走了太子。

卫子夫回眸身后，惆怅地叹了一口气，对春香道：“起驾回宫……”

这边，刘彻正在和汲黯说话。他说道：“今日重阳佳节，朕举行歌会，意在与众卿同乐，爱卿有事改日再说不迟。”

汲黯上前一步，站在表演区的中央道：“臣所奏之事，正与歌会有关。”

看着汲黯毫无妥协的意思，刘彻不免有些烦躁，皱了皱眉头：“说吧！说吧！”

“臣闻王者作乐，上承祖宗，下化兆民。今皇上得一马而歌之，且列入宗庙必奏之曲，臣不知道，先帝们能不能听得懂？”

刘彻断然打断了汲黯的话：“不就是一首歌么？朕也是图个君臣同乐。朕就依爱卿，不入太庙行了吧！”

但汲黯不过是借歌会寻个说话由头而已，他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为李广、张骞的申诉上。

“臣记得皇上曾感叹朝廷人才不足……”

刘彻心想，这老儿究竟要说什么？怎么这会又说到这个？但他还是耐着性子道：“是啊！怎么了？”

“然皇上性格峻严，群臣或小有犯法，或有欺罔之举，动辄诛杀，无所宽宥，这样还有谁敢举荐人才呢？”

汲黯此语一出，卫青、司马相如等人都睁大眼睛心里想，这老儿今天是不是疯了，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尤其是张汤，他觉得这是一个击倒政敌的绝佳机会，便悄悄地拉了拉李蔡的衣袖。

李蔡却摇了摇头，低声道：“不急！先看他说些什么。”

“建元以来，陛下求贤甚劳，却未尽其用，辄已杀之。夫以有限之才恣无已之杀，臣恐天下贤才将尽，还有谁能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呢？”

汲黯这话直指刘彻，他想发脾气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只好寻找理由搪塞道：“此事就不劳爱卿多虑了。朕不患天下无才，而患不能识之。才是什么？不就是有用的器皿么？既然有才而不肯为朕所用，不杀他又留着干什么？”

这次又轮到卫青、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为皇上这番辩解而震惊了。

“臣明白，以臣之卑微虽不能屈陛下，然臣甚以陛下为非，愿陛下自今改之。”

“汲黯！”刘彻拍着案几怒吼道，“你究竟要干什么？”

汲黯平静地撩了撩袍袖道：“臣要说的是，张骞、李广，二人皆有功于朝廷，如今却被发配去修昆明湖……”

这话一出口，李蔡和张汤立即慌了神。皇上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揭发出来无异于是说他们欺君罔上。

张汤立即摆出激愤的样子道：“汲黯，你今日之举皆因皇上惜才爱才，每每宽容，而你不思回报皇恩，反而得寸进尺，若陛下容忍此风蔓延，必将圣威扫地。”

李蔡则以自责的语气道：“汲黯位列九卿，僭越犯上，臣难逃罪责，请皇上将臣与汲黯一起问罪。”

可他们却发现刘彻冲他们来了：“快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蔡急忙道：“李广、张骞本当斩首，皇上开恩，令他们赎为庶人。因此

臣命他们去修昆明湖，也是给他们一个思过的机会。”

“哼！”李蔡的话遭受到汲黯的奚落，“丞相真会大义灭亲啊！可李广不仅是丞相的族弟，还是大汉的功臣。至于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妻儿都死在昆仑山下，朝野闻之垂泪。唯独丞相……”

刘彻也很吃惊：“他们虽然有罪，可也曾是朝廷大臣，为何不禀朕知道？”

“这……臣……”李蔡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汲黯借此话锋一转：“丞相动辄以下官触怒天颜，如今自己却犯下欺君之罪，这该如何处理？”

这种情况司马相如看得明明白白。今天，皇上没有任何理由治汲黯的罪，也绝不会为了两个罪臣去杀了平日殷勤的李蔡和张汤。

他步履悠悠地来到刘彻面前，脸上十分平静，因为口吃，所以说话的速度也慢了许多：“皇上今日欢歌，意在重阳嘉会。圣意昭然，圣恩浩然，各位大人如此剑拔弩张，未免拂了皇上的一番美意。皇上向来看重与群臣之‘众乐乐’，既是歌会，自然不能无歌。昔日臣过宜春宫，曾吟就一赋，今日献上以作终场之娱。”说完，他便高声吟诵起来——

登陂陁之长阪兮，坛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观众树之蓊蔓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

念到这里，司马相如打住了，他对刘彻道：“夫为赋者，上以美政治，下以化黎首，下面的文字，须得皇上不降罪，臣才敢吟出。”

刘彻“哦”了一声，司马相如他了解，在任何时候他都会把握分寸，说到底也无甚于《长门赋》吧！

“朕恕你无罪。”

“谢皇上！”

司马相如转过身来，面向众位同僚，朗朗吟诵道：

特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馋而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操行之不得，墓荒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

这些文字因为他的口吃而被分成若干节，听起来不那么顺畅，可在场的众臣却捕捉到不同的信息。

“信馋而不寤兮，宗庙灭绝”这几个字，就扎到了李蔡和张汤，两人几乎同时站起来指着司马相如的鼻子骂道：“司马相如，你竟敢摇唇鼓舌诽谤

皇上，该当何罪？”

司马相如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皇上都宽恕了下官，丞相和御史大夫就不必小题大做了吧？我皇德比尧舜，功盖文武，秦皇亦望尘莫及，况乎昏庸之二世？两位大人如此曲解在下辞赋，莫非对皇上口诚而腹诽乎？”

李蔡和张汤没想到口吃的司马相如会出这一招，一时情急，百口莫辩，就双双跪倒在刘彻面前了：“皇上，臣等绝无异心，请皇上明察！”

刘彻怎会听不出司马相如的弦外之音呢？他觉得司马相如比汲黯可爱多了，他既让朕知道了他的意思，却又不给你难堪。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平时对贤良们的宽容和喜欢，恰是一种御人之术。他们信马放言，乘兴吟咏，却多为诵讽之词，无伤社稷根基，无权柄之求，却能调节朝廷议事时的气氛，缓解紧张的关系，愉悦皇上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每当他纠结的时候，这些人总能出来为他排解尴尬。

刘彻顺着司马相如的意思，责备李蔡和张汤道：“丞相、御史大夫还嫌不乱么？你们也退下！”

刘彻看了看包桑，他便尖着嗓音喊道：“皇上有旨，歌会到此为止。”

出了未央宫前殿，大臣们各自散了。

快要出司马门的时候，卫青、汲黯紧走几步，追上将要登车的司马相如。

汲黯谢道：“今天要不是大人的那赋……”

司马相如爽朗地笑道：“在下这不过是小智慧，比起两位大人，在下可差远了。在下现在急着回府，改日再到两位府上讨杯酒吃，如何？”说罢，就拱手告别了。

卫青与汲黯相视一笑：“文士们都这样，落拓不羁……”

“可皇上喜欢他们。”

可皇上关于人才的一番话，卫青在心底是不能认同的。他进一步感到，在皇上身边，他务必时时小心谨慎，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

汲黯看着卫青的样子，便问道：“大将军为何沉默不语呢？”

“在下是在想，皇上喜欢他们，自有一番道理。”

“是什么道理？大人说说！”

“呵呵！论起统兵打仗，在下勉力可为，可谈及这些事情，在下就总是想

不透。”

汲黯诡谲地笑道：“恐怕不是大人没有想透，是太过谨慎罢了。”

在汲黯看来，皇上喜欢文士与喜欢从西域来的天马无异。用则御之，不用则弃之。

这个汲黯，总能看到事情的真谛，这些可都是皇上秘不示人的啊！

卫青没有接汲黯的话茬，两人走完司马道，临上车前，卫青低声劝道：“大人往后需把自己的嘴管牢些……”

转眼冬天来了。

郑当时坐在书房里，望着外边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双日益老去的眼睛闪过短暂的希望之光。

瑞雪兆丰年，刚进入十一月，上天就给了关中一个好兆头。

郑当时期待今年有个好收成，好缓解连年战争带来的财力紧张，使国家逐渐充盈起来。

但是，大雪拂不去接下来的愁绪。

各地纷纷向朝廷奏报，说眼下县官用度太紧，而那些富商大贾们则暗地干起了铸钱的营生，动辄获利数以万计，却不佐国家之急。他们甚至勾结官吏，偷漏朝廷赋税，弄得朝廷入不敷出。

郑当时担任大农令多年，懂得钱币失控对朝廷的危害。

私铸钱币，往往偷工减料，成色逊于朝廷铸币。可流入市易的量却大大超过了京师发出的钱币数量。真假币混淆，朝廷没有办法准确掌握钱币的总量，结果弄得是物价飞涨，百姓不堪其苦，而府库收入却没有增加。如此下去，府库日益空虚，市易日益混乱，弄不好就要动摇社稷的根基。

与此同时，盐铁走私也在全国滋生蔓延，危及朝廷的赋税。有些诸侯用走私盐铁的收入，打造兵器，伺机谋反。

赈济各郡水旱灾害需要钱！

正在进行中的战事需要钱！

宫廷日益增加的用度也需要钱！

皇上把各地的奏章都批阅给郑当时，要他办理。他的头就大了，觉得在这九卿之中，大农令是最难当的差事。

皇上一句话，要为骠骑将军建一座新府，工关处只管派人到少府寺提钱，至于钱从何处来，那不是他们的事情。

浑邪王率部投降，皇上一道诏书，要百万安置费用，钱从哪里来？那不是皇上考虑的事情，是你郑当时的责任。唉……什么时候退了，这些烦恼也就没有了。

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加强朝廷对赋税的掌控，如何打击各地走私铁盐的行为。

年前，有人向他推荐齐地的煮盐巨头东郭咸阳、南阳冶铁大户孔瑾、洛阳商人桑弘羊，说这三人求真务实，忠于朝廷，纳赋甚巨。又对盐铁业十分熟稔，如果与他们一起切磋盐铁和币制改革，也许可以帮助朝廷摆脱目前的困境。

郑当时详细地考察了这三个人的来历。

东郭咸阳的盐业为当地郡守直管，多年来纳赋贡税甚丰，从未有过偷漏行为。

孔瑾所冶之铁，悉数解往京师，入朝廷府库，成为铸造作战兵器的重要来源。

至于桑弘羊，更是精于理财之道，十三岁就入侍中，言利事，析秋毫，尤其是以心算著称，在郑当时的心中更是一绝。

他已将这三人的情况奏明皇上，并要他们拿出一个可供朝廷资鉴的思路。他们说好今天一起去见皇上的，想必也该到了。

郑当时看着窗外还在飘的雪花，心想等各项规制走上正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向皇上辞去大农令。

正想着，他们就到了。郑当时脸上顿时有了喜色，忙起身前去迎接，却因为坐得久了，两腿有些发颤。府令上前搀扶，却被他拦开了。他蹒跚地走出了书房，步入漫天大雪之中……

院子里已积雪盈尺，只有供行人行走的小径才被府役打扫得干干净净。

因为三位的到来，郑当时的脚步也不像往日那么沉重了。

对改制抱着极大热情的郑当时，一脸笑容地迎接道：“三位到了，老夫有失远迎，恕罪……”说着就向三人拱手行礼，东郭咸阳、孔瑾、桑弘羊于是十分感动老大人的平易近人。

东郭咸阳将拟就的改制方案呈给郑当时，他大体上浏览一遍，果然是思路清晰，针砭时弊。于是他心中就又有了打算，他要向皇上举荐他们担任自己的副手，掀起一场元狩变革。

“好！让三位费心了。皇上还在宫中等着呢，我们进宫去吧。”

从北阙进去，就看见大雪覆盖下的宣室殿。包桑正朝这边张望，显然皇上是等急了，都是这恼人的雪。

“哎呀！大人怎么才来呀？皇上让咱家看了几次了。”

这一句话，就让郑当时的心里暖烘烘的。四个人跟着包桑进去，刘彻伏案批阅奏章的身影就映入了眼帘。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刘彻，他抬起头来，那眼中就充满了喜色。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朱笔，话语中就多了朝堂上几乎没有的温暖：“老爱卿偌大年纪，就不要多礼了！”

刘彻看着依次落座的东郭咸阳、孔瑾和桑弘羊，他们虽然年轻，却已是盐业、冶铁业和商贾巨擘，话便多起来了。

“卿等欲为朝廷谋复兴之策，朕已从老爱卿那儿多有所知，此乃朕第二次就盐、铁、钱币诸事问计于卿等，你们尽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勿藏峰掩山。”

郑当时呈上奏章，刘彻迅速在上面来回扫视，读着读着，就念出了声：“盐铁官营！盐铁官营！”

他兴奋地拍打着手中的竹简，又埋头去看，又念出了声：“颁行皮币，是何意思？”

郑当时道：“我朝素来以金市易，多有不便，臣闻上林苑中多产白鹿。故奏请皇上以鹿皮为币，张值为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均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刘彻又问道：“何谓皮币荐璧？”

桑弘羊急忙答道：“臣等之意，各诸侯国进献璧玉珍宝，以皮币作为衬垫之物，皮币每张四十万钱，由少府寺独制。这样所奉献者，就不仅仅是玉璧珍宝，还有皮币。”

“如此甚好，改换钱币，亦可抑制兼并之风，朝廷亦可统制钱币。”

“此意出自何人？”

郑当时指了指一边的桑弘羊，刘彻就高兴地笑出了声：“爱卿在侍中没有白待。”

接着，郑当时与东郭咸阳、孔瑾又分别就统一浇铸银、锡两种钱币做了说明。

银锡币分为三品，大的为纹龙圆币，值三千；中者为方形，值五百；小者为多椭圆形，龟纹，值三百。

东郭咸阳道："半两钱自秦以来，流通已有近百年，现在民间私铸成风，因此臣以为应废除半两钱，改铸三铢钱。"

孔瑾也道："新币推行后，皇上应诏令天下，今后凡私铸钱币者，皆以死论罪。"

郑当时又补充道："我朝钱币管理归少府寺，而皇上将钱币铸造交由大农令处。职责交叉，多有不便，请皇上明察。"

刘彻沉吟片刻，觉得既是让他们做事，就不能有掣肘，便道："爱卿之言朕明白了，明日早朝，朕就将之交与廷议，如果没有异议，钱币管理就转归大农令处。"

他站了起来，在宣室殿内走了一圈，整个人有了一种跃跃欲飞的清爽。

"朕就命东郭咸阳、孔瑾为大农丞，桑弘羊以计算用事，协力郑爱卿整饬盐铁，改换钱币。明日早朝时，朕就颁诏天下，敢违逆者斩无赦！"

第二天，雪还在下，长安的大街都积了厚厚的雪。官员们怕误了早朝，比以往提前了半个时辰。

朝会讨论了郑当时关于改革钱币和盐铁官营的陈奏，在这个事关朝廷财力的问题上，大家暂时抛却了分歧，一致赞同推行改革。于是刘彻当朝宣布了盐铁官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

一、禁私营盐铁业，私造钱范、冶铁器物没入郡县。

二、盐铁改为官营。盐民不得自置煮盐器具，器具悉由盐官供给，盐民食宿仰于郡县。采掘矿山，冶炼铁器统归官营。自诏令颁布之日起，民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

三、设置盐官、铁官统管其事。

四、盐铁专卖。盐铁由朝廷按官价收购、货易。

诏书还特别强调：

一、征缴算缗。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算缗钱二千为一算。诸小工商者减半抽税。凡乘坐马车者（官吏和军戎不在此列)，一乘抽税一算，载货车抽二算，船五丈以上抽一算。

二、鼓励告缗。凡隐匿不报资财者，民可告发，经查属实者，被告财产被全部没入郡县、戍边一年，告发者可得被没收财产一半。

无论是卫青、李蔡、张汤，还是两千石以上官员，都为朝廷启动了新一轮的改制而振奋。

如此君臣和谐、中外朝一致，多年都不曾见过了。

刘彻的情绪因此而十分兴奋，散朝以后，未央宫前殿只剩下他和包桑。

元狩年间的朝事是多么顺利，麒麟兽的出现，天马的东来，河西两郡的设立，货币和税赋制度改革的启动，象征着王朝将迎来一个新的中兴。此时此刻，他忽然感到，如果不出去走一走，会辜负了上苍的一番美意。

他放下手中的朱笔，对包桑说道："陪朕到雪中走一走如何？"

包桑看了看门外，宫苑内的树枝上都积满了厚厚的雪，便劝道："皇上！还是等雪住了再去吧，看这天就像一座冰窖。奴才担心皇上……"

"呵呵！将士在这样的天气里照样操练，照样出征，朕出去转转又何妨，不必说了，走吧！"

"观雪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复道，奴才已命人将雪清扫干净。请皇上……"

话还没有落音，就听见殿外传来黄门的声音："长公主驾到……"

"哎哟！皇上，如此良辰美景，不去赏雪，待在殿里不闷得慌啊？"

长公主说着话，眼睛就瞪着包桑："你也真是的，也不替皇上想想。"

"哦！皇姐来了。这么大的雪，皇姐进宫有何事呢？"

"臣妾是怕皇上劳累，特地邀您赏雪来了。"

刘彻心中就有些感动，尽管前些日子为了阳石公主的婚事姐弟之间有些别扭，但一脉骨肉还是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起。

"好！朕就陪皇姐走走。"

姐弟俩说着就上了复道，包桑跟上脚步问刘彻道："要通知皇后来么？"

没等刘彻开口，长公主抢过话头："今天是本宫陪同皇上赏雪，是刘氏自家人相聚，就不劳皇后了吧。"

刘彻知道因为封侯以及阳石公主的婚事，两个女人之间有些芥蒂，所以也就不强求她们见面："皇后身体娇弱，如此冷的天就免了！"

"你听到了吧！"长公主藏在帽子里的眼睛笑眯眯的，看上去很温暖。

……

居高临下看着雪中的长安，自是另外一番雄伟和壮观。远远地望去，长

乐宫和未央宫在过去的一年间又增添了不少的殿堂，庞大的建筑群此刻都被大雪绘成鳞次栉比的琼玉世界，各个宫殿之间道路上，宫娥和黄门们来来往往。

两宫的司马道上，黄门每隔半个时辰就要清扫一次积雪，这一切让长公主的眼睛有些发热。

“看到这些，臣妾总是回忆起在宫中的那些日子。”

“是啊！在这样的雪天里，皇姐常带着朕到雪地里嬉戏。”

“皇上那时候可顽皮呢！喜欢追着打雪仗。”

“说起打雪仗，朕那个时候很羡慕乡间幼童的无拘无束。”

刘彻的眼睛眯成一条线，陷入久远的回忆，他的神情被往事攀扯出依稀忧郁：“自朕登基以后，那样的日子就更远了。”

长公主被刘彻的话深深感染了，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与卫青走在一起，因为出身的不同，每每为朝廷和后宫的许多事情产生歧见，最近为了阳石公主和卫伉的婚事，不仅让皇上不高兴，卫青也有好长时间不能原谅自己。

难道都是自己错了？长公主可不这样认为，她断定皇后已把昔日的一切都忘记了。

哼！你不念恩，可就怪不得本宫不讲情面了。

这时，传来一阵美妙的歌声：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皇上！您听听，这歌声何其美妙啊！”

“哦！这不是重阳节李延年唱的那个曲么？今日为何换成女声了？”

刘彻的眼里顿时闪烁着兴奋的色彩。比起李延年的歌唱，这歌声透着婉

丽和温柔。随着古琴的旋律，轻轻袅袅，从掖庭旁边的乐坊飘来，直入刘彻的心田。只是那悠长的咏叹中带着点滴的哀怨。

她望着琴弦的眼睛一定是泪蒙蒙的，要不，那琴声怎么会是湿漉漉的呢？

刘彻忘了周围的黄门和宫娥，忘了陪同他的长公主，忘了眼前大雪弥漫的宫苑，灵魂随着乐声去了。

“皇上！”包桑在耳边轻声呼唤，刘彻没有回答。

他的灵魂在乐声中游荡，依稀看到一位身着蛋清深衣的美丽女子在水中央飘着。风儿吹起一片片轻纱，掠过悠悠秋水。蝉衣染绿淡淡的雾霭，托起她绰约的风姿，水鸟般的轻盈，而她的歌声宛若一池涟漪，在河床上荡漾。

“皇上！”长公主伸开纤细的手在刘彻面前晃动，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刘彻的灵魂依着女子缓缓而行，走进了一片亭台楼榭处。

“皇上！”黄门和宫娥们跪倒在雪地上齐声呼唤。

刘彻正待与女子叙话，却听见耳边的呼唤，那灵魂就立刻回到复道上来了。

“你们这是为何？还不快快平身！”

包桑问道：“皇上！您刚才怎么了？吓煞奴才了。”

刘彻顿觉不好意思：“呵呵！朕看到这一天的飞雪，就想起了霍去病曾对朕讲述过祁连飞雪，终年不消，而我军跨越天险，横扫匈奴……想着就走神了。朕吓着你们了吧？”

“呵呵！”长公主嘴角一撇，似笑非笑地捕捉着刘彻脸上的表情，她自信读透了皇上的心事，而她更确信刘彻根本不知道这一切都出自她的安排。

“皇上知道这歌者是何人？”长公主不待刘彻回答，便很随意地道出了歌者的身份，“她就是协律都尉的妹妹，可是个玉做的美人，皇上不去看看么？”

长公主望着雪中的乐坊，她知道刘彻的性格，虽然他胸怀江山，可他每天也等待着美丽的女人。

果然，刘彻矜持而又不失风度地说道：“好！朕就随皇姐去看看！”

在长公主的陪同下，刘彻来到乐坊，李延年早已迎出了门外，他们似乎

忘了天寒地冻，一无例外地跪在雪地上。

李延年自然跪在最前面，看见刘彻等人进了院子，立即低下头齐刷刷地喊道：“乐坊小臣恭迎陛下。”

皇上示意他们平身时，他们才一个个颤抖着站了起来。

乐坊内倒是暖和多了，看那些歌舞伎，一个个摇曳如柳，绰约如花。

李延年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向皇上献媚的机会，将她们一一介绍给皇上和长公主。

“皇上驾临乐坊，微臣无比荣幸。此是乐坊的歌舞曲目，请皇上钦点，微臣让他们演奏就是了。”

刘彻接过曲目，浏览了一遍，顺手点了两个曲子，他指着“北方有佳人”的曲目问道：“此曲何人所唱？”

李延年眉宇间闪过依稀欣喜，却谨慎而又得体地说道：“此乃臣妹李妍所唱。”

“哪位是爱卿的妹妹呢？”

“臣妹正在后面更衣，准备为皇上歌舞呢！”

“乐坊近来都有何新曲目？”

“近来臣琢磨着以前的群舞，其中有些难免滥竽充数。因此臣特别排练了独舞、双人舞和三人舞，使舞者各尽其才，各展其姿。”

这话刘彻听着心里舒服，他打量着李延年，见他生得天庭饱满，明眸皓齿，想来他的妹妹应是倾城倾国的佳人了。

“好！就依卿所奏，选几支上好的舞曲给朕看看。”

“诺！”李延年欢快地回答。

他也没有忘记长公主，接着问道：“公主还想看什么，小臣这就去安排。”

长公主心里暗笑，这家伙倒会演戏，一切都天衣无缝，嘴里却道：“本宫是陪同皇上来的，皇上喜欢什么，本宫自然就看什么。”

“谢公主！”李延年脚步轻快地去了。不一会儿，就看见随着器乐的旋律，一个窈窕女子，且歌且舞地旋转而出。

当她背对大家的时候，那是一缕春风洗绿了的云彩，携带着绿色的雨

丝，从万里苍穹，悠悠地飘落人间；

当她侧身婉转的时候，那是一棵碧玉妆成的弱柳，长发垂腰，宛若绿绦落地，散出满目风情；

当她面向众人舞姿翩翩的时候，那是一轮初浴出水的满月，冰清玉洁，皎颜清辉，顿时照亮了整个舞厅；

当她仰面屈膝，下腰伏地，散开一对长袖时，那是一只饮露含珠的丹凤，双目迷离，巧笑倩兮：

啊……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啊……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啊……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

这声音在乐坊内徘徊回旋，经久不息，也在刘彻的心头起伏跌宕，回环复沓，缠绕着他的心。

长公主在一旁揣摩，觉着这李延年实在是个乐神，他懂得皇上需要什么，他的妹妹应该向皇上奉献什么。

那个“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重叠简直妙不可言，恰当地而又不露声色地把美人的魅力展现在刘彻面前。

她偷偷地打量身边的刘彻，他的目光已被李妍的舞姿深深吸引住了。

“哼！卫子夫，看你怎么办！再过两年，等李妍生下皇子，你那皇后的位子恐怕也岌岌可危了。”

对长公主而言，刘据是侄子，李妍将来生的儿子依然是侄子，谁当太子，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

她正在那里盘算着，李妍的舞蹈结束了。在李延年的引领下，她缓缓来到刘彻面前。

“皇上，此乃微臣家妹李妍。”

“臣妾参见皇上。”李妍轻盈地跪在刘彻面前。

长公主在一旁提醒道：“抬起头来。”

毕竟是第一次拜见皇上，李妍不免有些胆怯，头虽然抬起来了，目光却不敢与皇上相视。但他还是发现了这个女人与卫子夫和王夫人的异样之处。

那一对春山，摇落百媚千娇；那一双秋水，涟漪荡漾不绝。

那身体虽比王夫人消瘦了些，却比卫子夫当年丰腴。再想想刚才的舞姿，也与卫子夫有很大的不同，卫子夫追求的是对男人的依靠，而她却如歌中所唱的那样，是“绝世而独立”，处处表现出与别人的异样。

这样的女人不在自己身边，岂不委屈了她？

正这样心猿意马地想着，李妍抬起头来，两人的目光一相撞，刘彻便被灼得燥热。

“李延年筹办乐府有功，赏百金，帛百匹。其妹赏五十金，帛五十匹。”

“谢皇上。”李延年忙不迭地跪在地上。

刘彻却站起来对长公主神秘地笑道：“时辰不早了，朕要回宫了，皇姐也早些回府歇息。包桑留下，看看公主还有何安排？”

“诺。”包桑答道。

长公主脸上开满了灿烂的笑容，她送皇上走后就回到乐坊，一进门就笑嘻嘻道：“李妍熬到头了。请公公把皇上的意思转告给掖庭令，让他给李妍安排一座僻静居处。”

长公主尖细的手指轻轻抚着李妍的肩膀，话语中就带了柔柔的温情：“哟！瞧这肩膀长的，真是柔若无骨、丰若有肌，天生一个美人啦！将来妹妹荣华了，可不要忘记本宫哦！”

李妍急忙就要行礼，却被公主拦住了：“妹妹这是干什么？往后就是一家人了，等妹妹为皇上生了龙子，本宫还是他的姑姑呢！”

李延年在一旁看着两人亲热的样子，觉得似在梦中。遥想命运将会发生转机，就有一股暖融融的热气自内向外地散发。

“公主之于妹妹，恩同再造，微臣只有为皇上、为公主鞍前马后，才能报这瀚海之恩啊！”

……

入冬以后的几场大风下来，渭河水面上眼见得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平原也在这样的日子里凝固了它的身体，一锹下去，只是几道白印。可在工地监工的羽林卫拿着鞭子，督促加快进度。

李广心里觉得很悲哀。这些年轻人本是良家子弟，可怎么到了一些人麾下，就变得没有人性了呢？

虽然他们对张骞和自己不是那么疾言厉色，但他就是看不惯他们的蛮横。

李广从工地回到府上，已是下午申时一刻，雪还在下，他从心底感谢这场雪，否则他和张骞还得和那些刑徒一样忍冻苦熬。

李陵看祖父回来了，忙上前帮他拍掉肩上的雪花：“祖父一定冻坏了吧？”

李广摸了一把眉毛说道：“快去告诉你祖母，弄些酒来，老夫要驱驱寒。火就生在书房，老夫想独自一人饮酒。”

李陵知道祖父心里烦，也就不再说什么，遂去了后房。

冬日天短，早早地天就黑了。

李广独自一人生了炭火坐在书房，烫着酒，一爵一爵地喝着。听着风在门外肆无忌惮地怒吼，这几个月的屈辱和不平又重新回到他的眼前。

当初，带着战争的创伤回到长安，他原本也没有打算活的，可皇上又一次让他赎为庶人，这让他十分感念。就为这一点，他就不能颓废怠惰，要等到再上战场的那一天。

但他等来的是什么呢？一天，少府寺传了御史大夫的话来，要他去参加开凿昆明湖。

李广不怕吃苦，多年军旅生涯给了他一副餐风饮露的肠胃，也给了他一副铁骨铮铮的身板，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战死疆场，而是要用这样的苦役去折磨他。

传话人一走，李陵就怒不可遏地撕碎了御史大夫的手令，声言要面奏皇上，讨个说法！

李广当即就给了孙子一记有力的耳光，他不容许李陵如此轻慢朝廷的文书。

“你都快成年了，怎么还像个孩子？那文书即是朝廷，即是皇上，这事传将出去，你死了不要紧，连累李氏家族百数口，你不成了千古罪人了么？”

“难道族祖对此事也坐视不理么？”李陵说的是李蔡。

“你指望他？他现在是官迷心窍，只知道取悦逢迎，哪还顾得上我们……你快去收拾行李，老夫明日就到工地去，权当是为三千陇西子弟守灵。”李广叹了一口气。

可他没有想到，在那里他又见到了同为庶人的张骞。

这可真是同为沦落人，相逢心自知了。休息时，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叙说各自的心事，打发寂寞的时光。

现在回到家中，没有了说话的人，他反倒不习惯了，尤其是这样的雪天，若有老友登门，一坛老酒，围炉叙话，也好忘记那些缠绕心头的委屈。

想到这里，李广下意识地朝外面看了看，却不料发现府令陪着一个人，朝书房走来了。哦？那不是张骞么！李广急忙起身迎出门外：“如此大雪，大人为何来了？”

“想陪将军说说话，一个人在府上也沉闷无聊。”

张骞说着就进了书房，一股暖气迎面而来，驱走了身上的寒意。

李广忙命人切了上好的牛肉，两人相互邀约着喝了起来。

说到几个月来的遭遇，彼此都不免感慨万千。李广已几次被判死罪，旋又赎为庶人，倒也罢了。可张骞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他曾一度心灰意冷，以为此生就这样了。但就在昨天，一个新的消息给他灰暗的生活里投进了一缕阳光。

“将军知道么？又要打仗了。”张骞夹起一块牛肉，就放进了嘴里。

“哦？大人怎么知道的？”李广的眼里顿时有了光彩。

“从宫里传出的消息说，皇上对汉军不能穿越漠北很不以为然，决心打破这个常规。听说朝会已经决定，大将军与骠骑将军各率五万人马，从马四万匹，加上步兵转输和后续军旅共数十万人，将从定襄出击匈奴。”

“这么说，老夫可以……”话说了半截，李广又收了回去，他端起酒就灌进腹中，那目光便黯淡了，“唉！老夫戴罪之身，又在做无望之想罢了。

喝酒！喝酒！”

张骞眼见李广的眼圈红了，心中好一阵酸痛，安慰道：“将军千万不要如此想，将军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皇上是不会忘记将军的。”

“大人是说老夫还可以重赴边关么？”

张骞点了点头：“将军不妨进宫奏请皇上允准。”

“能行么？”

“现在正当用人之际，将军又熟悉匈奴军情，皇上一定会慎重考虑的。而大丈夫生当建功立业，死亦慷慨悲歌。在下亦虽戴罪之人，也正要奏明皇上，重启西域之行。”

说起来张骞还是晚辈，与李广相差十几岁，可此时此刻，他们的两颗心就这样地相互温暖着、相互砥砺着。

李广的心被张骞说得热乎乎的，他一把抓住张骞的手道：“大人所言甚是！老夫明日就进宫面奏皇上。”

“将军果然宝刀不老，雄风依旧！”张骞向李广拱手。

这时雪也住了，从薄薄的云层间露出朦胧的月光……

第二章

李广报国再请战 公主伤别痛阳关

朝廷决定要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出击漠北，这消息让李广冷却的心再度复燃。

张骞一走，他就要人捧出他的大黄弓，牵来铁色战马，在校场上跑了五圈，连续射穿十几个挂在槐树枝上的铜钱，才从府令手中接过酒爵，一饮而尽。

“廉颇虽老，尚能披挂，老夫岂可做伏枥老骥！”

这一夜，李广做了一回不眠人。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让李陵替他认真地写了一道奏章——

臣李广上疏皇帝陛下：

臣本布衣，承先祖遗风，世受国恩。文帝时，匈奴入萧关，臣从军击胡，屡经战阵，驰马疆场。吴楚兵乱，臣追随太尉，克敌昌邑。后屯兵上谷、上郡，驱匈奴于塞外，被甲胄于边城。臣虽有失，然忠贞可见，虽春秋日高，然雄志不减。闻陛下欲出击漠北，臣夜思边月，剑鸣于耳，引弓奋矢，持戈待发，愿以臃肿之躯追随大将军左右，为国效力，以报陛下知遇之恩。

更漏刚刚报过卯时，他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直奔未央宫。

在塾门等待皇上召见的时刻，他兴冲冲地与张骞谈论起自己此次出征的设想。

“倘若皇上恩准了老夫的奏章，老夫就要自请担任前军主将，将生擒单于，为三千陇西子弟报仇！”

可朝会上公布的出征将军中没有他，皇上倒是下了一道诏书，恢复他郎中令的职务。

“难道老夫请战，就是为了一个郎中令么？”

在司马门前，张骞正等着他：“看来皇上没有让老将军出征的意思。”

李广也不说话，只是叹息。

张骞劝道：“依在下的意思，将军不妨再写一道奏章向皇上求情。”

“能行么？”

“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只要将军锲而不舍，相信皇上会被感动的。”

“好！就依大人！”

当晚，李广又写了一道奏章——

郎中令臣李广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闻陛下出征漠北，未准臣请战之奏，臣心急如焚。右北平一战，臣所部三千子弟，葬身瀚海；从事中郎灌强，乃忠烈之后，亦埋骨他乡。臣每念及此，悲戚断肠。陛下圣恩浩荡，赦臣折军之罪，复郎中令之职。臣此次请战，非为求封赏之机，而为慰三千忠魂；非为私心自用，而为社稷尽忠。纵战死疆场，亦无悔矣……

奏章还是由李陵执笔，却费了半宿时间。写完奏章，李广早已泣不成声了。

李陵对祖父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卷起竹简道：“不出战就不出战，祖父何

必强求？”

“你还年轻，不了解老夫的心。”李广说着挥手就要李陵出去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见识，他不求李陵理解自己，而在乎皇上的态度。

自奏章送上去后，他几乎天天到塾门等候消息。

他这个样子让包桑十分感动，转身便进了宣室殿。

“启奏皇上！”包桑望着匈奴全图前刘彻的背影，小心翼翼道。

刘彻没有回头，手继续沿着定襄一代缓缓移动，嘴上答道：“你有何事？若非大事，就待会儿再说。”

“李广求见。”

“朕不是恢复了他的郎中令了么？他还有什么要求？”

“他要向皇上请战。”

“哎！这个李广，真是倔。”刘彻不得不停下来，“老将军是何时来的？”

“这几天一直在塾门等着，说皇上若是不见他，他就一直等下去。”

刘彻知道，这已是李广第五次请战了。要说，他这一辈子……刘彻轻轻叹了一声道：“好！宣他来见。”

“诺！”

包桑的脸上立即显出了笑容。看着老将军焦躁地等待的身影，他心里也不好受。好了，只要皇上答应见他，他就没有白等。

“皇上口谕，传郎中令李广觐见。”

话刚落音，李广就把宝剑递到了他的手里。虽然是冬天，但李广胸中呼出的气还是热乎乎的。

这老儿，来之前一定喝了不少的酒。他在心里想。

李广一身玄甲，配褐色战袍，朱红盔缨，与如雪的须发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起于卒伍，向来不善心机，但为了最后一次求战，他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破例没有穿朝服，而是披了盔甲，以示誓赴疆场的决心。

“臣李广参见皇上。”

人事更迭，建元以来的老臣已是寥若晨星，何况他是身历三代的将军呢！刘彻像对待郑当时一样把欢悦呈现在李广面前：“平身！”

“谢皇上。”

刘彻又要赐座，但李广谢绝了：“臣经年在外，骑马征战，臣还是站着好。”

刘彻知道李广的脾气，也不勉强：“朕明白将军的意思，但朕顾及将军年事已高，不忍你鞍马劳顿，还请体会朕的用心。”

“皇上！”李广一撩战袍，再次跪倒在地道，“臣若是欲在安逸中了却残年，就不会披着甲胄进宫来了。”

“将军这又是何必呢？如今朝廷新秀迭出，不说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就是老将军的虎子李敢也无比勇猛。朕虽不敢说是猛将如云，也是群英荟萃，何劳将军……”

刘彻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但李广还是猜出了皇上的意思。

“皇上是说臣已经老了？”李广觉得一股义气顺着上焦，很快地蔓延到喉结，“皇上如此轻看老臣，令老臣无地自容。”

“老将军起来说话，朕绝无轻视之意。”

李广站了起来，目光中含了不尽伤感：“臣虽年迈，然每餐尚能食斗米，肉二斤，可拉三百石强弓，请皇上恩准臣与朝内年轻将领们一比高下，臣若输了，就不再提出征之事；臣若胜了，就请皇上恩准老臣随军出征！”

李广一番慷慨陈词，说得刘彻也是心潮澎湃，他走到殿中央道：“老将军言重了，朕绝无轻看老将军之意，朕只是以为……”

可李广这时候却像一个孩子似的，伤心地哭了起来，这弄得刘彻、包桑和一干黄门、宫娥无所适从。

刘彻望着再度匍匐在地的李广，一时语塞，亲自上前去扶。

“皇上！臣有几句心里话想对皇上说。”

“老将军有话就说。”

李广的哭声渐渐平息，有些赧颜道：“三千子弟葬身大漠，乃臣之罪也，臣若是放弃了此次出征的机会，岂不冷了三千亡灵的心？百年之后，臣又有何颜面去见战死疆场的大汉将士？”

话说到这个分上，李广的心迹已十分了然。大汉有如此重情重义的老臣，乃王朝之幸，社稷之幸，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回到战场上去呢？

刘彻亲自为李广拂了拂战袍道：“老将军一番肺腑之言，令朕感慨万千。

朕允准将军出征就是了。”

李广的心情现在才算平静了：“臣代三千子弟谢过皇上，臣这就回府备战！”

走出殿门，李广从剑架上拿回宝剑，向包桑道了一声谢，开怀的笑意就写在了眉宇间：“哈哈哈！找张骞喝酒去！”

张骞这些日子很忙，每天早朝之后，他就要到典属国署中为挑选的使团年轻人讲授西域的风土人情，为二次出使西域做准备。

同是出使西域，可情势是多么的不同。他不用再担心会被匈奴扣押，还可以旌旗猎猎地穿过漫长的河西草原，浩浩荡荡地西去。武威的太阳任他享受，酒泉的美酒任他畅饮。

岁月就这样在张骞面前展开崭新的风景。

他再也不会有旅途的孤单和寂寞。就在他西去的同时，卫青率领的大军将直击漠北。

仿佛一幅巨大的长卷，在汉军冲锋陷阵的宏阔背景下，一群身负和睦使命的使者，将驼铃声播撒向远方。

傍晚的飞雪偶尔飘进窗口，吻着张骞被火烘烤得热辣辣的两颊，皇上白日在宣室殿与他的谈话又随着清凉的白雪回到心头。

“爱卿此去招乌孙国东返敦煌，与我大汉联手抗击匈奴，朕甚欣赏。为此，爱卿所带器物不可小气。”

皇上的气魄，无形中给张骞的西行增添了胆气。这会儿他已将清单列好，明日一早就去少府寺提取。

在这个雪花纷飞的日子里，他多希望患难之交李广能与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真是心有灵犀，暮色渐沉的时候，李广披着雪花上门来了。

他一进府门，就喜不自胜地对张骞说道：“皇上已经允准了老夫的请战奏章。”

“呀！可喜可贺。”张骞一边帮李广拍打肩头的雪花，一边就往书房走去。

两人来到书房，张骞吩咐丫鬟弄些酒菜，他要和李广分享心头的喜悦。

“不是说皇上不允么？”

李广呷了一口茶，从胸中吐出一股热气道：“唉！要不是老夫连着五天在塾门硬磨，今生大概真的没有机会再上战场了。”

张骞点了点头道：“总归还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李广很感谢张骞的善解人意，当他环顾了一下书房时，就觉得他太需要一个女人了。

“大人真的就这样一人独处？看看这书房乱的。”

张骞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时眼睛就有些湿润了：“唉！在下忘不了纳吉玛倒在血泊中的惨状。多少年了，在下一闭眼，他们母子趴在地上，手伸向东方的模样就浮现在眼前，唉……”

李广的心也被那一双发红的眼圈弄得忐忑不安，心想，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叫这堂堂男儿一想起来就柔肠九曲，泪水盈眶。

“此行西域，在下也要了却一番心愿，就是带纳吉玛母子回家。”

酒菜上齐后，张骞让仆人们都退下了，偌大的书房里，只剩下两个曾沐浴过战争血与火、经历过世间炎凉的将军。

张骞掌勺给李广的耳杯中斟满酒，然后各自举杯饮了。

热酒浇心，炉火暖身，饮过三巡，李广问道：“大人怎么想到要出使乌孙国呢？”

“此在下的终生夙愿。纳吉玛母子不惜牺牲，为的什么？就为我大汉与夷狄和谐一体，在下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啊！这乌孙国在文帝时曾被月氏击败，冒顿单于收留乌孙余部，军臣单于曾于元光二年指派猎骄靡率领乌孙人远征大月氏，随后猎骄靡在那里立国，以族名为号，故名乌孙国。然军臣单于死后，乌孙国不肯复事匈奴，遂战事频起。然惜乎国小财拮，兵微将寡，难成大器。故在下以为，若能远结乌孙国，进而连接大宛、康居、大夏，则皇上在元狩元年提出的‘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夙愿就可实现了。”

“好！祝大人一路顺风。”

李广将手中的耳杯伸向张骞，碰出清脆的声响。

“也为老将军的凯旋，干！”张骞红着脸站起来，向李广敬酒。

也许是两位至交太激动了，在碰杯的时候，竟然手指颤抖，那耳杯“当”的一声，就跌落在地，成了碎片。

“这是怎么了？是老夫喝醉了么？”李广头有点晕，跌坐在火盆旁。

“不就是一个耳杯么？不妨事，不妨事，让下人再拿一个来就是。”

张骞说着就蹲下收拾残片，他觉得好生奇怪，这残片不多不少，正好六块，而且每块碎片大小均等，他反复地查看，也没有发现旧伤的茬痕。

张骞捧起耳杯残片，望着残留酒香的地毡，心中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不禁垂下了头，半晌才缓过神来，对着门外喊道：“菊香！”

“大人有何吩咐？”

“去告诉府令，让他备车，老爷我要送李将军回府……”

车驾在厚厚的积雪上行走，十分缓慢，只有马铃声在夜色中清脆地回响。

一路上，李广睡得很沉，时不时地说一些梦话：“灌强！老夫来看你了……”

张骞一听，心就一个劲地往下沉。

到了李府门前，李陵早在那里等候。

张骞抱歉道：“都怪我没有节制，老将军今日饮多了，还请贤侄好生照顾。”

“爷爷是因为皇上允准了他的要求，心里高兴！”说完，李陵就要上前去扶李广。

“哈哈哈！你笑爷爷老了么？拿剑来！”李广朝着身边的府令喊道。

李陵与张骞挥手告别后，就来到李广的身边说道：“外面冷，爷爷还是早点歇了吧？”

李广抬头看了看天空，不知道雪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透出隐约的身影。他有些清醒，又似乎还有些醉意，他从府役手中接过宝剑，喊道：“灌强，老夫来也……”

李广把一柄精钢宝剑舞得蛟龙转腾，一边舞一边还对着李陵喊道：“你站在那里看什么，还不来陪爷爷，来呀！来呀！哈哈哈……”

李陵被爷爷的气概感染了，他从腰间抽出宝剑，两人就在月下对舞起来。一个是宝刀不老，一个是生机勃勃；一个是招招密不透风，一个是步步严丝合缝。

府役们很久没有看过这样精彩的剑术了，一个个情绪高涨，掌声不断。

可就在这时，李广忽然看见一个人从树影下走了出来。他立刻撇开李

陵，朝着树下奔去：“灌强！快来陪老夫舞剑啊……”

李陵心中不禁一惊，剑就跌落在地，刚才舞剑出的一身汗这会儿被风吹着，冰凉冰凉地。

这预示着什么？李陵不敢往下想，他跟着爷爷的脚步来到树下，就听见李广对着树在说话。

“灌强啊！你为何不说话，呆呆地站在那里作甚？老夫知道，你的胸口还带着匈奴人的箭，你的眼睛从……从来就没有闭上。”

淡淡的月色下，李广从胸中呼出浊重的酒气：“贤侄！你知道么，皇上已允准老夫出征了，老夫终于有机会为你报仇了。你……”

泪水顿时模糊了李陵的眼睛——唉！战争，你是怎样一个鬼魅？竟让一位老人这样为之执着呢……

即使千里冰封的雪天，也无法让匈奴人战争的烽火平息下来。

河西战役的大败，大片土地的易主，浑邪王的投降，这一个个沮丧的消息，让伊稚斜觉得在部落诸王面前颜面无光，也使他感到无法面对已投进太阳神怀抱的军臣单于。

“都是自次王的馊主意，才使大匈奴蒙受了失土丧国的奇耻大辱。”伊稚斜用马奶酒消磨着惆怅的时光，他撕一大块牛肉塞进嘴里，口齿不清地骂道，“要不是可西萨仁是寡人的胞妹，真恨不得一刀结果了这叛逆的性命。”

这是元狩四年的春天，尽管时序已是二月，但狼居胥山仍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余吾河水也只在盈尺的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伊稚斜掀开穹庐的窗帘，望着天地皆白的漠北草原，眼里浮现出孤狼的悲哀。他在心里问自己，这是天命注定匈奴人要从自己这里走向衰落，还是太阳神对自己用部族内部残杀而掌权的惩罚。自从自己掌握权柄以来，匈奴人的战事簿上，似乎还没有胜利的记录。

当刘彻接纳了于单的时候，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要“踏破长安，饮马渭水”，后来却越打距长安越远，匈奴的疆域也越打越小，随之而来的是各个部落王爷们的怨声载道。

他终于明白了做匈奴的单于与做左谷蠡王是多么的不同。

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在今年春夏之交能够与汉军打上一仗，以消除国内日益不满的情绪。

伊稚斜仰起脖子，喝完银碗里的最后一口酒，就听见穹庐外响起了马蹄声。

是谁在这个时候来单于庭呢？又会带来怎样的消息呢？

“单于在么？”他听出来了，是左屠耆王的声音。他在这个时候来，一定是前线有了战事。

“王爷，单于正在里面喝酒呢！”

“那你去通报一声！”

伊稚斜没等卫士传话，就对门外喊道：“不用通报，你直接进来好了。”

左屠耆王撩开门帘，就闻到满屋的酒气。

伊稚斜招了招手，让左屠耆王坐到自己的对面，他又吩咐下人呈上马奶酒，又撕了一块牛肉递给他道：“来！陪寡人喝一杯。”

左屠耆王把牛肉放回面前的银盘道：“单于真就这样终日泡在酒里么？”

伊稚斜苦笑道：“不然又能怎样呢？前方战事不顺，寡人心烦。”

左屠耆王道：“眼下烦心的事又来了。”

伊稚斜立即睁大眼睛问道：“汉人又来了？”

“正是！边境细作来报，近来汉朝军队调动频繁。”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羊皮道，“来自长安的消息，汉皇对自次王所谓汉军不能横渡大漠的预言很不以为然，很可能要发动对漠北的攻击。”

“好啊！寡人秣马厉兵，就为了这一天。你说说，这仗该怎么打？”

“此一时彼一时也，今日匈奴军力已远不如当年。河西之役，汉人以万人胜我数十万人，军中恐汉心理十分严重。”

伊稚斜摆了摆手道：“别绕圈子，你就说如何打吧！”

左屠耆王心中有些失望，这个伊稚斜啊！这么些年了，怎么还是这样急功近利呢？

“臣以为，还是召集各部王爷和大臣们到单于庭商议之后再定。”

“唉！你也听他们的？看看那些王爷们，一个个脑满肠肥，一提起汉军就浑身打颤，还指望他们为国雪耻吗？”伊稚斜愤愤道。

左屠耆王道：“不管怎样，单于都该让臣下知道战与不战的利害！”

其实，汉军要在漠北打战的消息，赵信知道的并不比左屠耆王晚。他毫不怀疑这种可能性，经过河西之役，战争的主动权已由匈奴这边转到了

汉朝那边，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因此，在五天后的单于庭议事会上，当其他人要求打仗的呼声喊得震天响的时候，赵信坐在一个角落一直沉默不语。这很快就引起了右大将呼韩昆莫的注意。

“自次王怎么不说话呢？有何破敌的良策，为何不陈奏单于呢？”

赵信依旧低着头，只管喝着奶茶。

但是，呼韩昆莫的话却把大家的目光转到了他的身上。

“是啊！是啊！自次王在汉多年，总该对汉军的虚实有些了解才是。”

“自次王为何沉默不语呢？莫非也是畏惧了么？”

“哈哈哈……”单于庭里弥漫着讥讽的大笑，赵信脸上一阵阵发烧。

尽管单于把亲妹妹嫁给了他，但他还是能感觉得到人们眼中的轻蔑和冷漠。

匈奴人对投降变节的人向来是视为异类的。

六年了，只要太阳从东方升起，他就注定要经受这种被瞧不起的折磨。

只有在夜里，拥着可西萨仁入梦的时候，他的心才会获得一份安稳的栖息地。

可现实是严酷的，他可以对别人的蔑视置之不理，但他不能不回答单于的问话。

“单于，臣正在思虑这话该怎么说才好呢！”

“你有话就说，犹豫什么？你不说出来，寡人又怎会知道自次王的想法呢？”伊稚斜佯装大度道。

赵信站起来走到穹庐中央，看了看众位大臣道：“各位以为如果开战，我军胜算的把握有几成？”

看着大臣们愕然不语，赵信接着又把第二个问题说了出来：“敢问诸位王爷和将军，目前对于匈奴人来说，是守土重要呢，还是进攻重要呢？”

“你这话就等于没说！当然是守土重要了，可不进攻又如何拒敌于家园之外呢？”左屠耆王反问道。

“问得好。”赵信踱着缓慢的步子又道，“在长安时，臣曾熟读过《孙子兵法》，那里面说，能自保方可言胜敌。依臣看来，我军与汉军决战的时

机已去，为今之计，当以自保为要！”

伊稚斜打断了赵信的话道：“你就说该如何应对吧。”

赵信环顾了周围一双双盯着的眼睛，仍然心存踯躅，吸了几口气，一副要说的样子，临了又咽了回去。

伊稚斜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道：“自次王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你要急死寡人么？”

左右屠耆王和左右骨都侯也都动了气，纷纷埋怨赵信故弄玄虚，蛊惑人心。

没办法，到了这个分上，赵信不得不把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单于。臣闻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要保存自己，又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内修政治，邦交谨慎，确保法纪。而自保之法不仅是打仗，也可开邦交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重开和亲之议乃自保之上策。如此一来，汉军断无出兵理由，而我军也可蓄积力量，以图重新崛起。”

这话一出口，立即在大臣之间引起轩然大波。眼看左右屠耆王、左右大将“刷”的抽出腰间的战刀。呼韩昆莫更是横眉冷对，用明晃晃的刀尖挑着赵信的领口，冷笑道：“本将倒要剖开你的心看看，到底是黑是红，为何帮汉人说话？”

这原本就是赵信预料中的结果。他紧闭双眼，五内下沉，等待着单于的判决。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语而后悔，只是如果今天一定要死，那没能够见上可西萨仁一面就是他惟一的遗憾了。

他平静地倾听着周围的动静，多希望此时伊稚斜能理智地思考他的谏言，做出明智的选择。

单于庭里静极了，人们的喘息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出节奏。冥冥中，赵信听到了死神走近的脚步声，他的血在凝固，脑子里一片空白。

大臣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伊稚斜，他紧紧地揪着粗壮的胡须，看着阳光一缕缕地在天窗上悄悄地移动。

老实说，赵信关于重开和亲的谏言，让他的思想在一瞬间出现了停滞。隆虑阏氏死了才刚刚几年，和亲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恍若隔世，太久远了。

他知道刘彻与隆虑阏氏的感情。在这笔债还没有偿还，而汉军处于优势

的情况下，重开和亲之议是多么的不现实。

隆虑阏氏自刎之后，娶汉朝女人做阏氏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想起军臣单于与隆虑阏氏在一起的情景，就妒火中烧。

他原以为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看见像隆虑阏氏那样美丽的女人走进草原了。可这个赵信，偏在这个时候提出重开和亲之议，他内心很清楚，现在谈和亲，无异于投降。

他也清楚，留下赵信，也会为今后留下一条后路。

伊稚斜的习惯是，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总要不断地摸摸挂在耳朵上的巨大耳环，如果反复在耳环上摩挲，那就证明他是举棋不定。

决定命运的举动出现了——伊稚斜的手离开了银碗，移到了胸前。大臣们有的屏住呼吸，有的喜形于色，有的翘首以望，赵信虽然闭着眼睛，他有一种预感，决定生死的时刻到了。

“赵信乱我军心，本当斩首，寡人姑念其初犯，从轻发落，令其闭门思过。”

伊稚斜站了起来，野狼般的眼睛扫视了一下面前的大臣们，浓重的鼻音在穹庐内荡起嗡嗡的回声：“各位王爷、将军！从来没有主动把头伸进狼口中的羊，匈奴人没有拿祖土送给别人的习惯。漠北是我大匈奴单于庭所在地，是祭祀太阳神的圣土，是我们世代生息的地方，怎能拱手送给汉人呢？我们先后丢了河南、河西和漠南，这都是寡人的错。寡人愧对列祖列宗，今天当着众卿的面，寡人断发代首，向列祖列宗谢罪！向太阳神谢罪！”他说完就“嗖”的一下割下一缕长发。

“这次汉军来攻，我匈奴军民务必严阵以待，同仇敌忾。若再言和，就跟此发一样。”伊稚斜率先冲出穹庐，面东而跪，“伟大的太阳神，保佑匈奴人战胜汉人吧！”

单于的话在诸王和将军们心中掀起一阵飓风，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当着太阳割下自己的长发，从心底发出怒吼：“誓与单于共生死！”

当主战的情绪在匈奴的大臣间蔓延的时候，赵信再也不提和亲的想法。

赵信并没有改变对决战前途的忧虑，他回到穹庐，已冷汗淋漓，人一下子瘫倒在地了。

“夫君这是怎么了？”

美丽的可西萨仁支走了身边的女奴，将赵信紧紧抱在怀里。

“夫君！说话呀……夫君……”可西萨仁哭出了声。

“差点见不到夫人了。幸亏单于圣明，我才能再看到你。”赵信伸出手拂去妻子的泪水。

可西萨仁让赵信安静地躺在自己怀里，两双手攥在一起。她俯下身体，深情地吻着他，两人的泪水就交融在一起。

赵信闭着眼睛道：“人这一辈子会犯很多的错，有些是不可追悔的，有些是追悔不尽的。我今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再次回归匈奴，那点男人最后的自尊都因为这一步之错而被摧毁殆尽。”

“夫君……”

可西萨仁捧起赵信的脸道：“夫君千万不要这样想，夫君本来就是匈奴人么？”

善良的她才不管赵信是汉人还是匈奴人呢！在她眼里，他是自己所爱的男人，她要全心地呵护他。

“我明日就去找单于，劝他重开和亲。”

赵信给了可西萨仁一个无奈的笑，心里的话却是：“可西萨仁啊！大战就要来了……”

这个世界太小了，为什么总要让两个倔强而又高傲的女人碰在一起呢？

汉军誓师仪式已经结束，刘彻和卫子夫已经回未央宫去了。但是有两个女人却紧紧地追着大军，走过了横桥。

分多聚少，本是将军们的生活。可这一次出征，长公主的心就比往年纷乱得多。她真担心因自己的任性而影响了卫青的情绪，她有时候也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何不让所爱的人没有牵挂走向战场呢？

可她的性格就像一匹烈马，她总是想挣脱理智的缰绳而自由自在地狂奔。

出征前夜，她与卫青又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争吵。

躺在卫青的怀里，她口无遮拦地鄙夷皇后的出身，埋怨她不识时务。说自己想求阳石公主嫁给卫伉，应该是她的荣幸，可皇后偏偏坏了她的大事。

当她发现卫青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的时候，她不免就得意忘形起来。她将如何认识李延年，如何巧妙而又在不知不觉中把他的妹妹推入皇上怀抱的事情，毫无隐瞒地说给卫青。

她从卫青的怀里坐起来，那凤眼就露出了凶光。

“哼！”她似乎忘记身边还有一个姓卫的丈夫，恶狠狠地说道，“在这皇室内，谁要是敢与本宫作对，本宫让她生无安宁之时，死无葬身之处。”

可她没有想到，她的话还未落音，耳边就传来了怒吼声：“够了！你还有完没完？”

“怎么了？”长公主惊恐地看着丈夫。这是结婚以来，她第一次看见卫青发这么大的脾气。

“至于么？本宫不就是随便说说么？”

的确，卫青长期隐忍的怒火终于因为长公主的肆无忌惮而爆发了。

“左一个歌伎，右一个奴婢。公主知道不知道，我也曾是骑奴啊！公主是不是也鄙视我呢？既然如此在意，又何必当初？何况公主可以另择夫君。”卫青说完，就起身到书房去了。

长公主顿时后悔了，自己这是怎么了？竟然说出如此让夫君无法接受的话。

卫青在书房里过了一夜，长公主一人守着偌大的卧房，打发着寂寥的长夜。她几次走到书房门外，又退了回去。

她的桀骜和矜持，使得他们近在咫尺而心隔两处。

这一次她对卫青的伤害太重了，卫青已不是昔日的卫青，他本来倔强的性格更无法原谅她的出言不逊。

卯时一刻，卫青披挂上马，去参加誓师盛典。她追到门外，也没见卫青回头看一眼。

看这事闹的？当卫青挥动手中的宝剑发出命令、回眸向亲人告别的时候，那眼睛让她的一颗心颤栗。

刀剑之下无老少。对将领和士卒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生离死别。凯旋了，无异于另活一世；死了，连向亲人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在生死面前，任何恩怨都显得微不足道。大军驰过渭桥时，卫青已从心底原谅了长公主。他不愿意带着心结上阵，那样会影响他的决策。

他坚毅的目光中透出温柔，是那么让她难以抗拒，让她惆怅满腹。

当然牵动长公主情怀的，也不仅是卫青，还有另外一个男人，这就是她的儿子——平阳侯曹襄。

阳石公主拒婚之后，皇上把卫长公主嫁给了曹襄，并钦点他跟随大将军出征漠北。这是皇上给他的一次建功立业的机会——说来他年龄也不小

了，与霍去病同岁。

她本想上前与儿子说几句话，可曹襄借故回避了。

自从她与卫青的事被儿子发现后，他就搬出去住了——他至今也不愿意承认卫青的继父地位，这成了她无法对别人诉说的痛。

因为与卫子夫的关系很僵，儿媳卫长公主至今也没有与她说上几句话。

唉！他大了，由他去吧！自己还是多想想卫青吧！

此刻，长公主的车驾追着大军，来到了咸阳北原。在与卫青执手相别时，长公主哭泣道："原谅本宫的任性。"

"公主保重！管好伉儿几个，不可让他们惹是生非。"卫青说完便翻身上马。

大军越来越远，渐渐淡出了长公主的视野，府令在一旁提醒道："公主，将军已经走远了。"

"多嘴！本宫知道。"

大家于是便不敢高声说话，只呆呆地站在那里听候发落。

"回府！"长公主命令道。

车驾调转马头，却听见前面传来嘈杂的声音。

长公主对府令说道："看看去。"

府令催马到前面一看，心中不禁一惊，天哪！是阳石公主。这不是冤家不聚头：一个是皇上的亲姐姐，一个是皇上的爱女，怎么能让她们碰到一起呢？

都是丫鬟、宫娥前呼后拥，都是骑奴、府役威风凛凛，仗着主子的地位，谁也不愿意让道。

府令觉得以自己的身份处理不了这样的纠纷，他急忙转身回来，向长公主禀告了情况。

"又是那个丫头！"长公主嘴角流露出不易觉察的冷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满朝文武，哪个见了本宫的车驾不让道？翡翠，随本宫去看看。"说着，她便踩着府役的脊背下了车。她远远地望见，阳石公主牵着马也朝这边走来了。

什么东西，自作多情。长公主在心里骂道，却住了步子，等待阳石公主的到来。

阳石公主的脚步是沉重的。

又是一年燕子回，最为恼人是春风。冬天的时候，她与霍去病就在道路往南的一处松树林中发下了海誓山盟，等到剿灭匈奴的那一天，他们就要鸾凤和鸣。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到这林子练习刀马，切磋武功；回味人生，憧憬未来。

在相互凝望中谱写着相爱故事，送走一寸寸甜蜜的时光。

可是今天，她心爱的人走了，率领着他的大军走了。

阳石公主擦了擦腮边的泪珠，就听见耳边传来冷冰冰的声音："哟！还掉泪了，为小情人的吧……"

阳石公主抬起头，长公主高傲的脸盘就映入她的眼里。阳石公主避开长公主的冷嘲热讽，彬彬有礼道："哦！姑母也来送大将军了。蕊儿有礼了！"

"担当不起。"

长公主对阳石公主的谦恭不屑一顾："你是皇后的爱女，又是骠骑将军的……本宫如何敢接受如此尊贵的行礼呢？"

"姑母！"阳石公主耐着性子道，"蕊儿知道，姑母对蕊儿没答应与伉弟的婚事而心存芥蒂。姑母爱子心切，蕊儿感同身受，可那是父皇的旨意，与蕊儿何干？"

"是啊！与你是没有关系，可与你娘就有关系了。"

长公主根本不去看刘蕊脸上的难堪，只顾自说自话道，"想当初若非本宫向皇上引荐，皇后焉有今日？可你瞧瞧她都干了些什么？真是忘恩负义……"

"姑母！"阳石公主打断了长公主的话，"姑母有话尽可以对母后去说，当着下人的面说这些，像什么样子？"

"哼！你还有脸说下人，令本宫哑然失笑。听说你经常出入于骠骑将军府，并马于咸阳原头，你敢当着下人之面说么？卫伉是没有什么功劳，可他也是列侯呀！霍去病又怎么样？功劳大，风险也大，战场上刀枪无情。哼！"

长公主踩着府役的背重新坐回车驾，对府令和翡翠喊道："回府！"

可她的人马却没有丝毫动静，因为她的肆无忌惮激起了阳石公主身边宫娥们的愤懑，一个个持刀肃立，拦住了公主的车驾。

“闪开……”长公主提高了声音，“你等要造反么？”

那些披着软甲的姑娘们似乎没有听见长公主的呵斥，眼睛齐刷刷盯着阳石公主。

长公主心里有几分惊慌，问道：“蕊儿！你要干什么？本宫今天要是有个闪失，皇上饶不了你。”

阳石公主向宫娥们使了使眼色，大家收势插刀入鞘。然后对自己的护卫队伍喊道：“让开！让姑母先行……”

之后，阳石公主在马屁股上狠狠抽了一鞭子，追上长公主的车驾，隔着窗，她高声说道：“姑母！为人要宽厚些，否则是要遭天谴的。”

当长公主的车驾走远的时候，阳石公主却泪水盈眶：“表兄！珍重……”

阳关尽头，不见将军的身影，只留下马嘶的余音在经久不息地回荡……

第三章

大将军漠北布阵 霍去病北海扬威

后半夜，可西萨仁两腮挂着泪水，在赵信的怀中进入了梦乡。

回味着夫妻之间说话的全部内容，赵信却总是理不出一个头绪。

直到穹庐外的岗哨进行交接之后，他才意识到，他和可西萨仁已和这个国家生死依偎在一起了，没有匈奴国的存在，他们注定只能做汉朝的刀下鬼。

他要说服伊稚斜避开汉军的锋芒，把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

天刚刚放亮，草原还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赵信轻手轻脚地出了穹庐，直奔单于庭来了。

伊稚斜刚刚洗漱完毕，正在穹庐外练习刀法，远远地看见赵信疾马奔来，心知是与昨天的军事会议有关。

“自次王这么早来，不知是为何事而来？”伊稚斜屏气、收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

“臣昨晚想了许久，觉得有些话还是与单于单独说好。”

“好！进去说话。”伊稚斜说着，先自进了穹庐。

“谢单于！”

赵信跟着掀开门帘，看见女奴们正忙着帮单于整理穹庐，把热腾腾的奶茶倒进银碗，放了一些油炸的牛羊肉和果子在旁边。

几碗奶茶入腹，伊稚斜便问道：“自次王对战事有了新的想法？”

赵信不答反问：“单于认为此战该如何应对呢？”

“嗯！寡人不是在问你么？”

“说打仗容易，可这打仗毕竟不是喝奶茶。”赵信比喻道。

“这还用你说么？”

赵信抬起头看了一眼单于问道：“单于知道近年来我军与汉军作战为什么连连失利么？”

伊稚斜摇了摇头。

赵信于是便把考虑了很长时间的想法陈说在单于面前："依臣看，我们不是输在兵力悬殊上，而是输在眼光短浅上。匈奴立国已有数百年，却没有一部兵书，也不研习汉人的兵法，故步自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刘彻登基以来，一再窥探我军战法，不但我军铸刀的秘密被他们偷去，而且连坐骑也换成匈奴的马匹。而我军至今仍然用老眼光去看待他们，动辄饮马渭水，这不是闳大不经，无据妄说么？还有大家都喜欢偏安一隅，河西的王爷们断言汉军过不了祁连山，结果让他们打个措手不及。"

伊稚斜的银碗空了，但他却忘记了续茶，因为赵信的话字字敲在他的痛处。他迷离着双眼问道："那依自次王来看，这仗还能打么？"

"现在已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细作来报，汉军以卫青为统帅，霍去病出定襄，李广为前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食其为右将军，曹襄为后将军，已于近日越过长城，向北而来了。而我国内决战呼声甚高，单于若是弃战，无异于不战而降。"

伊稚斜惊道："依自次王说来，这仗必败无疑了？"

"从战术上看，汉军此次出兵总结了河西之战的取胜之道，他们首尾呼应，左右一体，显然是欲以十倍之数进击我军。敌我力量悬殊，决战谈不上，硬碰更非上策，眼下以自保最为重要。"

赵信拿过一个大碗，代表汉军；又拿过一个小碗，表示为匈奴军。先将大碗从下往上移，然后将小碗往左移。

"这就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

"寡人明白了。你是说汉军欲图寡人而不肯罢兵，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寡人这就传令下去，对外放话说，寡人欲在东线迎击汉军，而暗中则把军队调往西线。"

"如果我估计没错，此次汉军在东线出击的必是霍去病。其人虽然勇猛，却过于年轻，若闻单于在东线，势必长驱直入，我军可在迂回中相机歼敌，等他明白过来，我军早已反攻过来，一定会打他个出其不意。在此之前，单于要将我军的辎重粮草悉数北撤，只留给汉军一片空荡荡的沙漠，看它如何北进。"

"看来自次王在长安没有白待呀！"伊稚斜快人快语，但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已觉察赵信的脸红了。

穹庐外开始沸腾起来了。

一轮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照着积雪覆盖的狼居胥山，照着冰层融化的余吾河水，隐约可以听见冰块碎裂的声音和涛声在草原上回旋——这

是匈奴人朝拜太阳神的时刻。

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都比往日更加显得虔诚、严肃，有的人脸上笼罩着难以掩饰的悲怆。

伊稚斜走到祭坛的金人旁边，他端起马奶酒，用指尖蘸了洒向天空："臣民们，又要打仗了。汉军即将进攻漠北，男人们立即到指定的地点去集合，老人和女人携带车辆辎重北撤，让我们祈祷神圣的太阳神保佑匈奴人吧，把汉军赶出大漠。"

从祭拜的人群中传出悲哀的哭声，接着便蔓延开来。尚未开战，先闻哭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覆盖了单于的心田。

"是谁在那里号丧呢？"

伊稚斜把愤怒的目光投向人群，立即就有士卒从人群中架起一个年轻人，摔到伊稚斜面前。

年轻人浑身发抖，瘫软在地上，祈求饶命。

伊稚斜没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就朝着带队的百夫长大吼一声："拉下去，用他的血祭祀太阳神。"

士卒拖着年轻人向祭坛走去。

刽子手手起刀落，那青年的头颅就飞到雪地上去了。

士卒捧着血淋淋的人头，放上祭坛。

伊稚斜再次地率领臣民跪倒在太阳神面前，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掠过跪在地上的臣民们道："臣民们！你们看见了么，这就是未战怯阵者的下场！"

赵信的眼前满是飞落雪地的人头，一个接着一个。

而站在这血色边缘的是一头凶狠的公狼，它朝天长鸣的声音传到狼居胥山，又被弹了回来，在山峦间荡起经久不息的回声。

……

卫青从定襄越过长城，长驱千里，终于在三月初遭遇了匈奴军。

当晚，队伍在大漠上宿营，刚刚布置好中军大帐，李晔就领着细作前来禀报，说匈奴阵营旌旗飘扬，营帐林立，营寨内也是喊杀阵阵。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卫青十分惊奇匈奴人情报的准确和迅速，对李晔道："匈奴军虽然屡屡受

挫，但它毕竟是一支长期奔驰在大漠的劲旅，你立即去通知各路司马，要他们以武钢车布置连环营寨。完了之后立即回来，本将有要事与你相商。”

这武钢车外壳上包裹着一层铁皮，沿营寨四周布置，每车四卒，成圆形结构，浑然一体，可以四面警惕敌人的偷袭，只要一环开战，则可连环策应。虽然十分坚固，却是惧怕火攻。

在李晔即将离去时，卫青又反复叮嘱需防匈奴人火攻，然后才转过来思考战局。

匈奴人在汉军到来前，已将百姓和辎重撤往狼居胥山以北，只留下空荡荡的草原和沙漠。虽然已经到了三月，可胡杨的叶子才刚刚透出点点绿色，让人感觉春天的脚步何其缓慢。

站在营帐前，卫青望着绵延数里的营帐，临行前皇上的叮嘱再度在耳边响起。

河西大战，十万匈奴大军投降汉朝，彻底扭转了自高皇帝以来的局势。匈奴人再次北撤，意味着他们以后南来，将会更加不易。

刘彻强烈地感觉到，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那是长公主陪他去乐坊听李妍演唱“北方有佳人”的第二天，刘彻召卫青到宣室殿，指着汉匈形势图上漠南那一片辽阔的空间说道：“近日定襄、代郡太守来报，匈奴军在我边城杀掠之后，忽然北撤，漠南已无人影。叛将赵信，断言我军不敢劳师袭远，大将军以为如何？”

卫青沉思良久道：“虽兵法有云：‘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然则兵无常势，倘若运筹有度，未尝不可！”

“远途奔袭，骑兵为首。依你看，我骑兵战力如何？”

卫青道：“河南、漠南、河西三战，我军掳匈奴战马数十万匹，横渡大漠应无问题。臣所虑者，乃辎重、粮草能否跟得上。”

“此亦朕之所虑也！朕已命少府寺、左右内史，并诏命边关郡守，征集马匹四万，步兵数十万，转输辎重，接济粮草。”刘彻并不等卫青回答，便将漠北大战的想法和盘托出，“朕欲破敌人之狂言，祭天狼居胥山，饮马余吾河畔。不知大将军以为如何？”

刘彻说完，仰天大笑，那笑声迅速积聚成车辚马啸的骤风，将卫青卷到了大战的前沿。

第二天朝会上，刘彻颁布了进军漠北的诏令。

卫青发现，皇上并没有将霍去病所部交与他，这表明河西之战后，霍去

病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他担忧年轻的霍去病能不能担得起如此重任。

帐外响起了脚步声，那是李晔的。卫青的思绪被打断了。

李晔详细地陈述了武钢车的部署及各路司马的防守重点，卫青满意地点了点头。卫士呈上来糇粮，两人简单地用了晚餐，就进入正题。

“你说，单于会不会就在对面呢？”卫青问道。

“据探马报告，此部乃匈奴军主力，想来单于应该在此无疑。”

卫青抬头看了看李晔说道：“本将也是作如是想。擒住伊稚斜乃皇上旨意，他杀害隆虑公主，已成为皇上心中难以平复之殇。临行前，皇上严令本将必取单于首级。”

他起身转向身后的地图，眉毛又凝结在一起：“行前朝廷对两军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现在看来，匈奴已早有准备，明日先出动五千骑兵探探虚实。”

两人正说着，就见前将军李广拿着昨日捕获的匈奴俘虏的供词进来了。

“据俘虏所言，单于就在前面。”

卫青闻言大喜道：“此天助我也！”

这消息也让李广感到十分振奋，俘虏是他的军侯抓的，他又是前将军，擒拿单于这头功当然非他莫属。

李广直截了当道：“请大将军下令，末将作为前将军，愿意率部前往擒拿单于。”

卫青站起来与李广道：“本将希望由老将军与右将军赵食其并为一军，从东道出发，对单于形成合围之势。”

“大将军这是何意？末将为前将军，擒拿单于乃是本分，今大将军中途易令，命末将与赵将军改出东道，末将十分不解。”

“不瞒老将军，皇上临行前曾叮嘱，老将军春秋已高，恐有闪失，所以……”

“末将只闻皇上诏令末将为前将军，而不曾听说对大将军有此告诫。大将军这样做，莫非想贪擒获单于之功？”

“老将军一世英名，难道要违抗军令么？”

“是大将军违背旨意，私自将前将军改为东道军，反倒怪罪末将。”

李广说着话出帐去了，李晔追到帐外劝道：“老将军有话好说，何必动怒呢？”

李广又甩出一串话来：“大将军若不收回成命，末将将率部独自出击匈奴。”

第二天，李广差人送来一书，再次申明了昨晚的理由。

卫青看了什么也没有说，提笔修书一封，差人送到前将军处。

李广接过书信问道：“大将军没有留下什么话么？”

“大将军令卑职带给老将军五个字：急诣部，如书。”

拆开书，第一行就透露出凛凛杀机：

将军戎马一世，当知军中无戏言。倘若误了军机，休怪本将忍痛割爱。

“好一个忍痛割爱。”李广讷讷自语，他怎会不明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呢？卫青完全可以以违抗军令的罪名杀了他。其实，对于死他并不害怕，只是还没有为三千子弟报仇，就这样死在主帅刀下，他觉得太不值得了。

李广回转身时，已恢复了一位老将军“含刀饮剑”的理智。

“请转告大将军，老夫遵命就是。”

这边，李晔打发送信人上路后，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提到了卫青面前。

“大将军为何不让李将军担任前锋呢？”

“唉！这是皇上的意思，皇命难违。皇上本意是不让他出征的，后来他一再请求，皇上才勉强答应了。可第二天，皇上就召本将进宫，暗中叮嘱一定不能让老将军靠近前沿。皇上也是为了他好！”

“下官明白了。”李晔为刘彻对一个老将的细心关怀所感动。他更被卫青的侠骨柔肠所感动，他为自己能够在卫青身边做事而分外满足。

但是，这一回李晔错了，只一心参赞军务的他很少窥探别人的内心，更没有注意到从拿到供词到李广负气辞别这短暂瞬间卫青心理的微妙变化。

听了李晔的回答，卫青满意地笑了。

他为内心仅有的那点私心没有被人发现而感到欣慰，是的！擒住单于，这是何等的殊勋，这样的机会他是绝不可能拱手让给别人的。

与李广一样，他有一种预感，打完这仗，他大概也就只能待在中朝了。皇上的性格他知道，像他这样不断获得封赏的人，总有一天会让皇上不放心的，他也应该急流勇退。

这样想着，卫青便道："请中郎速传两位公孙将军和后将军到帐下议事。"

"诺！"

这三人一个是他的连襟，一个是他的恩人，一个是长公主的儿子，说起话来自然少了许多的生分。

正是月上中天的时候。走出帐外，抬头望月，李晔惊异地发现，浩浩星空中，被众星拱卫的北斗星竟然位置偏南了。

……

漠北的第一仗，于次日辰时二刻由卫青命令发起进攻。

汉军骑兵的神速遏制了匈奴强弩的发挥，一万名匈奴骑兵与五千汉军骑兵很快地胶着在一起。

赵信的军队企图以优势兵力对公孙贺与曹襄的骑兵形成合围，却不料被卫青识破，他利用匈奴军以部族为骨架、管制分散的弱点，以公孙贺一军牵制赵信，而以公孙敖和后曹襄所部集中攻打耶律孤涂的军队。

双方的骑兵像决堤的洪水，在辽阔的草原上掀起波峰浪谷，将士的耳边只听到呼呼的风声和嘚嘚的马蹄声。

陷入极度疯狂的士卒们，眼里看到的再也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丛丛草芥，战刀扫过，立即倒下一片。

生命从没有像战场上的这样坚韧，为了将对方置于死地，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哪怕遍体鳞伤，仍然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

生命也从来没有像战场上的这样短暂，刚才还高举战刀、狂呼冲锋的年轻骑兵们，瞬间就身首异处。

战马哀嘶着围着它的主人旋转，它想用自己的体温唤醒它的主人，可留给它的只有惨烈。

公孙敖率领部下死死咬住耶律孤涂的当户不放，不断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

他十分感激卫青将这次立功的机会从李广那里转给自己，希望能够在这次战役中亲手擒住伊稚斜，好洗雪多年带兵出战、多年无功的耻辱。

他率先冲到当户面前，挥动手中的大刀，直取当户的命脉。

匈奴当户伸出长枪，刺向公孙敖的咽喉。

公孙敖奋力挡开当户的兵器，迎头砍去。

匈奴当户架开公孙敖的大刀，拨转马头，朝东奔去。

公孙敖猛击马腹，战马腾跃追出数十丈远，正在厮杀中的汉军和匈奴军被两位将军的气势所震撼，混乱中竟然闪开一条路。眼看马头就已咬住敌人，在匈奴当户惊慌回头时，却被迎面冲来的曹襄取了首级，一股鲜血从脖颈处喷涌而出，匈奴当户跌下马去。

曹襄似乎并不看重这些，将手中的首级扔给公孙敖身后的卫兵道："也该他遭殃，被晚辈碰上，替前辈结果了他的性命！"

马上相逢，第一次参战的曹襄看到公孙敖一脸的血，吃惊地问道："前辈受伤了？"

公孙敖一抹两颊，哈哈笑道："哪里！哪里！这是匈奴人的血，吃的牛羊肉的，连这血都散发着膻气。"

说着他又指着曹襄的脖子笑道："看看你也一样啊！彼此！彼此！"

曹襄用手去摸自己的脖颈，天哪！也是血迹斑斑。

这个开国丞相曹参的后代，平日在京城里过惯了安逸的生活，直到这时候，才明白先祖当年跟着高皇帝打江山的不易。

公孙敖问道："少将军可见单于否？"

曹襄摇了摇头。

公孙敖有些失落："难道他没有在军中么？"

抬头望着天空，已是太阳西斜，估摸大约未时时光，耶律孤涂在留下近千具尸体后撤到二十多里之外。

两人正欲商议要不要继续追击，忽然传令兵来禀报，大将军要他们速去。

两人匆匆来到卫青已经移到前沿的军帐，禀报了战况。

这一场下来，汉军斩匈奴首虏近千，俘获战马数百匹。

两位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能够亲自擒住伊稚斜。

卫青沉思了片刻，告诉公孙敖和曹襄道：“伊稚斜虽然生性鲁莽，却也不乏诡谲和狡黠，在我军围追堵截下，必是转到赵信的军营中去了。公孙贺的军队现正咬住赵信，可赵信部的兵力多于我军，双方正展开拉锯战，打得十分艰难，你们现在暂时放弃追击耶律孤涂，集中兵力围歼赵信，务求生擒单于……”

匈奴的当户们根本不知道，当他们包围公孙贺率领的汉军时，卫青已派遣公孙敖和曹襄从两翼包抄过来。

公孙贺很沮丧。其实他对赵信并不陌生，只是没有想到赵信军的战力如此顽强。

双方战至中午，公孙贺军渐渐不支，阵形开始出现混乱。

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他始终没有看见赵信的影子。反倒是他手下的当户们，愈战愈勇。他这才领悟到，这个通晓汉匈战法的赵信实在难以对付。他忙令属下司马收缩军阵，向不远处的土丘集结，试图凭借高地御敌。

精疲力竭的公孙贺催动坐骑，冲上一个土丘，正要集结军队突围，忽然他看见远处一面书写着“卫”字的大旗，脸上立时露出喜色，忙振臂高呼道：“大将军援军来了，杀啊！”

他率先冲入敌阵，左冲右突，匈奴骑兵一个个落马，被他杀出一条血路。

直到这时候，公孙贺才与赵信遭遇。

赵信一条长枪，斜刺横挑，汉军士兵哪里是他的对手，被他杀得人仰马翻。他与各路当户在血肉横飞中聚集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流战况后，才知道卫青已经反包围了他们。

赵信令旗手将旗帜插上高地，好让将士们能从各个方向看到它。谁知那小个子旗手刚刚冲上高岗，就被追上来的汉军拦腰砍在马下。

赵信被激怒了，冲上去就从后面给了汉军骑兵一枪，然后忙招呼身边的亲兵重新扛着旗帜上了高岗。

公孙贺挥着大刀，很快将左右的匈奴骑兵驱散，对正在酣战的赵信喊道：“无耻叛贼，还不下马受死？”

昔日好友，战场相逢，赵信心里很不是滋味，边接招边说道：“国之交战，不废私情，将军还是请回吧！”

公孙贺道：“本将平生最恨者，乃背主叛国之人，且吃我一刀！”

两人就这样地厮杀了半个时辰，赵信退守到一面坡前，不经意地朝远处眺望了一下，眼睛直了。怎么草原上都是汉军呢？那写着“卫”字的大旗下面一定是汉军统帅卫青，他的心顿时乱了。

人生如戏，上次他还信誓旦旦地对卫青表示要生擒单于，这次却做了护卫单于的先锋。

随着大旗的挥动，汉军的阵形演绎出百般变化，几乎每一个口子都被堵死了。

赵信意识到围歼公孙贺的机会不再，突围的希望也慢慢变小，可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单于的安危。他放弃了对公孙贺军的打击，要当户们收拢兵锋，向北突击——那里有他们的大本营。

“大将军请看……”李晔指着远方，对卫青道。

“怎么了？”

“那边……”顺着李晔手指的方向看去，卫青的眉毛顿时凝结在一起——在东北方向，密不透风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卫青拍打着战马的鞍鞯，情不自禁地唏嘘一声——指挥冲破这个缺口的将领会是谁呢？他脑际忽然地闪过一个名字——赵信，一定是他！

对了，伊稚斜此刻一定与赵信在一起。

卫青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对李晔喊道：“你赶快带几个人去，告诉公孙敖和曹襄，走脱了单于，本将斩了他们的脑袋！”

“诺！”李晔不敢怠慢，率领士卒冲下丘陵。

可还是晚了。回望西天，太阳似乎对草原怀着不尽的眷恋，而沙尘就从太阳的怀抱中开始了肆虐的狂舞。狂沙裹着黑云由远及近，沙粒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风折断了旗杆，卷着旗帜满天飞舞。

卫青撩起战袍，遮了脸颊，向刚才还在喊杀连天的地方看去，哪里还有大战的影子，出现在面前的只有漫天黄沙。并且分不清哪儿是沙尘，哪儿是人。

这样的天气对长期生活在草原和大漠的匈奴人，是撤退的最好机会。

卫青猛催坐骑赶上李晔，大声喊道：“告诉公孙敖和曹襄，赶快收拢包围圈，决不能让单于走脱了。”

一句话说完，他已呛了一嘴的沙，但他已顾不得这些，从腰间抽出宝剑，高喊“杀啊！”就冲进了沙尘中心。

“跟上大将军！”李晔招呼着身后的卫士，紧随着卫青的马迹而去。

……

马疲劳极了，只要一松鞍鞯，就立即有马匹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人也饥饿到了极点，沉沉的夜色中倒地一片。

战事胶着到了极点，每个时辰都显得如此的漫长。

卫青现在最关心的是单于的去向。

“单于呢？”夜色中这是卫青严厉的声音。

将军们掂得出这声音的分量，在这简单的句子背后，是人头落地的杀戮。

曹襄透过暗夜看到卫青举起宝剑，他担心再这样沉默下去，卫青真的就要杀人了。

他上前小心翼翼地说道：“刚才末将的左校捉到一个俘虏，他供称单于在耶律孤涂的掩护下趁着风沙北逃了。”

“为何不早禀报？”卫青挥起巴掌，狠狠地朝曹襄抽去。曹襄的脸上立即爆出五道指印，嘴角淌出腥咸的血。

自从父亲曹寿去世后，母亲一直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呵护有加，什么时候挨过如此重的耳光呢？放在长安，这是绝对不能罢休的，可现在他只能忍着，他才刚刚二十岁，他不能用生命去试大汉的军法。

可卫青还是不解恨，道一句回朝再与你算账。便翻身上马，向北追去了。

将军们不敢怠慢，纷纷整顿所部，沿着普奴河西岸追击。

当东方晨曦渐露，一抹银灰划破黑暗的时候，真颜山的身影进入卫青视线，战马一个响鼻，驻足在山下的一株红柳树旁，再也不肯往前走了。

卫青向紧跟在马后的李晔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山名叫真颜山，山前有座城叫赵信城。我军已追击了二百多里，还是没有见到单于的踪影。不过……”

“不过什么？”

“此役我军斩杀匈奴万人，而自身仅伤亡千人，算是大胜了！”

卫青微微点了点头，叹息道：“唉，还是让单于走脱了。”

“大将军不必如此气馁。单于狡诈，加之风沙太大，他趁机走脱也在情理之中，大将军不必自责。”

卫青抬头看了看土筑的赵信城，问道：“城中可有匈奴军？”

“我汉军一路奔袭，所向披靡，此地匈奴人闻之溃散，早就向西北方逃走了。”

“传令下去，大军进入赵信城休整三日。”

“诺！”

李晔转身上马，正要离去，又被卫青喊住：“我军深入漠北一千二百多里，此地不可久留，告诉各军做好南撤准备。”

他们进入赵信城的第二天晚上，风沙停息后的漠北草原沉浸在如水的月光下。

登上城头，眺望西北，真颜山被淡淡的月色涂成水银的凝重；举目南顾，二百多里外似乎还可以听到大战的余音；当一切回归宁静的时候，卫青的心境却是复杂的。

现在，他一肚子的话却化为一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心语：“这些日子本将是不是太严厉了？”

“这是战时，大将军再怎么严厉，将士们都是理解的。”

“不过，本将前些日子对李老将军还是有些过分了。”卫青长叹了一口气。

一想起李广和赵食其，他刚刚放松的情绪又骤然紧张了。

“东道军为何至今仍无音信呢？要是他们及时赶到，单于也许早就做了俘虏。”

月光涂在卫青的额头，映出他沉郁的眼睛。

……

当卫青准备将军队撤回漠南的时候，从代郡出发的霍去病正率领着他的军队在东线疾进。

皇上给予他的权力舅父也不曾享受过。他可以任意在全军挑选最善战的将军和最精锐的队伍，为他配备熟悉匈奴地形的降将复陆支和伊即轩作为参佐。

将领中，除了从骠侯赵破奴是河西战役的老将外，昌武侯赵安稽、北地

都尉卫山、校尉李敢都是新到他属下履职的将军。

汉军从长安出发的时候还是一路，可是到了渡过河水，路过太原郡的时候，忽然接到朝廷六百里加急发来的急令，根据边关奏报，怀疑伊稚斜还在东线，诏命就此分军，东路军由霍去病节制，出代郡迎击匈奴左屠耆王和左大将的军队。

皇命如天，卫青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分军事宜。

卫青向霍去病问道："兵力是否充足，需不需要从我这调一位将军过去？"

霍去病道："不必！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广而在勇。"

第二天，两军在汾河岸边作别时，他还是从舅父的目光中感到了一种无言的忧虑。

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让霍去病感到了肩头责任的沉重。

军队刚刚出塞四百里，他便派复陆支进入匈奴纵深地带，打探敌方军情。在他的军队在漠南推进了一千多里时，复陆支回来了。

他禀告道："左屠耆王所部呼韩昆莫就在前方二百里处驻防，依末将看来，匈奴军防备松弛，伊稚斜很可能不在左屠耆王营中。"

"哈哈哈！自负往往是失败的前兆。"霍去病嘲笑左屠耆王的妄自尊大，"不管伊稚斜在不在这里，我军都务求多杀敌人，使匈奴人见到我汉军就胆寒。"

接着，他下达战令——

从骠侯赵破奴率军在东侧，阻击驰援之敌。

昌武侯赵安稽从西侧突入敌营，到处放火，以乱军心。

校尉李敢以火光为号，从正面突袭敌营。

天刚刚变黑的时候，从西垂的日边生出的黑色风暴，自西向东跨越千里大漠。它让伊稚斜得以逃脱，可在这里，却为霍去病军攻克敌营创造了良机。

左屠耆王断定，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汉军绝不会冒着迷路的危险进军。他邀了呼韩昆莫到他的穹庐饮酒。

左屠耆王抓起一块羊肉塞进嘴里，就对着外面黑漆漆的暗夜大叫道："神圣的太阳神送来了让汉军致命的风沙，不劳将军动手，风沙会让他们葬身大漠的。让风做我们饮酒的鼓乐吧！"

可呼韩昆莫却没有那么乐观，霍去病在河西的“奇兵天降”，让他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善于出其不意的人显然比卫青更难对付。在左屠耆王酩酊大醉酣然睡去时，他走出穹庐，就看见西北角火光冲天，传来喊杀声。

“不好！敌人来偷袭营寨了。”

呼韩昆莫对值守的士卒喊道：“快去叫醒王爷！”言毕，自己就提刀上马，率部向外冲去了。

迎面杀来一位年轻将领。哦！那不是李敢么？右北平大战中曾与他对垒。

李敢显然也看见了他，于是便催动坐骑，上前就是一枪，呼韩昆莫急忙架起双刀接招，被李敢的枪杆死死压住。好长时间，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气声。

忽然，李敢拉开距离，转身奋力刺去，只见得呼韩昆莫的右臂血流如注，刀都握不住了。

一向从容镇定的他有些沉不住气了，慌乱中回身朝东南撤去，李敢也不追赶，弯弓搭箭，一箭射去，呼韩昆莫跌落马下，等到李敢跑过去时，他已经气绝了。至此，呼韩浑琊兄弟都死在了李广父子的箭下。

李敢没时间多想，他对身后的骑兵喊道：“搜索左屠耆王穹庐！”

穹庐里一片狼藉，空无一人。左屠耆王早已带着几名当户和亲兵仓皇北逃了。

这让霍去病有些遗憾，因此当赵破奴、赵安稽等将领询问下一步行动时，他发脾气了：“还用问么？追！一直追至狼居胥山下！让汉军的气势威震匈奴！”

暴怒的吼声使复陆支和伊即轩后来一想起骠骑将军就不寒而栗，他们甚至猜测这个年轻人身上是不是流着匈奴人的血液。

大军一路向北，中途与匈奴左大将遭遇。

对左大将来说，这大概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猛烈进攻。

左大将并不像左屠耆王那样轻敌，即便是在沙尘弥漫的昨夜，他的军队依旧负戈，张网以待。

霍去病的到来让他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他希望能亲手擒住汉朝刚刚升起不久的将星。

可让他十分吃惊的是，匈奴军意志的坍塌甚至比余吾河水的解冻更令人

触目惊心。当左屠耆王部全线溃退的消息传到军中时，他的当户们一下子失去了狼性。

他声嘶力竭的命令在那些溃退的当户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看着当户们纷纷后撤，左大将觉得自己是多么无力，他无奈地把曾驻守了多年的领地丢给了汉军。

他希望能在比车耆、屯头王、韩王的领地阻击霍去病的进攻，可他又错了。赵破奴第一仗就取了比车耆的首级，而赵安稽、卫山、李敢所部连下了屯头王和韩王的领地，并俘获了他们以及所有放下武器的部属。

担任主攻的李敢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率先将汉军军旗插上单于庭背靠的狼居胥山。

那一夜，左大将怀着悲痛的心情去寻找伊稚斜了，是夜色掩盖了他的行踪，否则他也难逃被俘。

此战后，李桦兴奋地禀报道："此战汉军斩比车耆，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俘虏和斩杀匈奴吏卒七万余人，几乎全歼了匈奴左屠耆王部。"

霍去病听着这些前所未有的数字，轮廓鲜明的脸上充满了喜悦之情。

他觉得应该在这里留下汉军的功绩，因此，从占领狼居胥山那天起，他就命赵破奴和赵安稽分别在狼居胥山和姑衍山上各建一座祭坛，祭祀天地，抚慰亡灵。

站在狼居胥山的一面高坡上，望着山下黑压压的俘虏，霍去病不尽感慨。

屈指算来，他们距离长城已有两千多里了，可他却没有旷远寂寞的感觉。征战的欲望让他觉得皇上就在身边，而一路进击的兵戈铿锵，对他来说就像司马相如在竹简上走笔一样快意。

当余吾河水升起的岚气在空气中缥缈时，霍去病的眼睛被春阳照得眯成一条线，那白色的雾霭把他带回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

霍去病向李桦问道："祭坛可否筑好？"

李桦道："连日来，将士们顾不得疲劳，日夜苦干，即日即可筑起。"

霍去病有些不耐烦道："你认为快么？依本将看来还是太慢了。他们是想等匈奴人反攻过来么？你去告诉军正，严令加快速度，贻误工期者，鞭笞五十！"

"嗞！"霍去病眉头皱了一下，从口中发出一声呻吟，旋即又恢复了恼

怒，“速去呀！”

这细微的表情没有逃过李桦的眼睛，他知道霍去病一定是箭创又疼了。

李桦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初就没有发现这支冷箭，而像灌强那样壮烈地殉职呢？

大汉可以没有李桦，但不能没有霍去病。

军医官在诊断之后说，那箭是有毒的，虽然药物可以排掉一部分毒，但是却不能根除。他这病不能发怒，一发怒，毒就会侵蚀他的身体。

可他的性子，动不动就怒形于色，如何得了呢？

李桦一想起来就发愁：“将军！您的伤……”

霍去病挥了挥手道：“你怎么如此啰嗦？难道本将会死了不成？”

李桦本来还准备谏言战后休整的，霍去病这话一出，等于封住了他的嘴。从河西战役开始，他就发现霍去病在带兵上少了卫青的宽严相济而失之太酷。

在卫青属下的兄长李晔常常向他忆起卫青关爱士卒的故事。但在李桦的记忆中，霍去病的手中永远只有一条鞭子。

也许是年轻气盛吧，李桦常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他转身准备下山，却瞧见山下走来一个身穿甲胄之人，原来是赵安稽。

本来皮肤就黑的赵安稽，由于连日来的劳累，脸上黑中都带了青紫。

“将军在么？”

李桦手指了指山上的那棵松树道：“在那里！正为祭坛进展太慢的事情生气呢！”

“末将前来正要禀报将军，祭坛已经修好了。”

李桦闻言，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忙与赵安稽一同前来见霍去病。

……

中午，卫青派人送来的战报，说西路汉军已经内撤。

手握战报，霍去病沉默良久，讷讷自语道：“为何如此仓促地撤退呢？为何不趁势一鼓作气，将匈奴人赶出漠北呢？”

两天后，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上举行了盛大的封禅仪式。

月亮恰似一轮玉盘照着广袤无垠的草原，照着挺拔峻峭的狼居胥山，照着冰冷宁静的大漠。

祭天台上，火光辉煌。按照大汉的礼仪，祭祀品用全牛、全猪、全羊作为“牺牲”。

在汉军用了半个月筑成的台场上，聚集着火把方阵。

中间一条通道，一边是匈奴战俘，一边是汉军将士。茫茫夜色中，那千万火把与天上的千万颗星，早已没了分界，融为一体。

约莫酉时一刻，霍去病在李桦、赵破奴、赵安稽、卫山、复陆支和伊即轩的陪同下登上了祭天台，李敢率部负责警戒。

夜风飕飕，灯火摇曳，霍去病的脸庞在火光下呈现出凝重的铜红，他魁梧的身躯似乎也为狼居胥山增添了一座新的山峰。

酉时二刻，一干人在祭坛前站定，担任主祭官的李桦宣布祭祀开始。立时鼓乐高奏，只是这乐声中掺入了胡乐的旋律，让台下的俘虏们心头掠过对故乡的思念。

接着，李桦宣布朝拜木、火、土、金、水五色社稷之神，霍去病率领将军们和台下的人一起庄严肃穆地行三叩九拜之礼，立时就有全副武装的士卒抬着“牺牲”出现在坛前。

赵破奴宣读了祭文。这时，台上鼓乐再度响起，那声音借着草原的夜风，传到旷远的角落。

当夜色中传来很苍凉的匈奴乐曲时，包括屯头王、韩王在内的匈奴战俘，眼眶立时充满了泪水。那是丢失土地的伤痛，是思乡的苦涩，是割舍不断的种族血缘。

这时候，从祭坛上传来李桦洪亮的喝声：“面向东方，朝拜神圣的月亮神！”

战俘们抬头看去，只见霍去病和将军们依照匈奴的礼节，虔诚地拜倒在月光之下。

李桦遵循朝拜的节奏高声唱道：“神圣的太阳神、月亮神，保佑汉匈百姓共沐大汉文明，万世亲如兄弟！”

这是战俘们没有想到的，就在这一刻，他们对霍去病胜利的原因，似乎也明白了一些。

在火把的明灭中，屯头王和韩王暗地交换了眼色，他们彼此都发现各自的目光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少了些仇恨，多了些信服。

他们从霍去病身上感受到了那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汉皇胸怀。

霍去病洪钟般的声音在狼居胥山的峰峦叠嶂间，在苍茫的漠北草原上，在每个汉军将士和匈奴战俘的心头久久回荡。

“自今日起，漠北不再是蛮荒之地，无论是汉人还是匈奴人，都是我大汉臣民，共沐圣德。”

从汉军的方阵中爆发出威严、雄壮的声浪：

“大汉威武！”

“皇上圣明！”

匈奴战俘们的嘴颤抖地嗫嚅着，似乎是迎合那浪潮，又似乎在默默念着伊稚斜的名字。

他们很难用准确的话语描述此刻的心境……

第四章

李广刎颈泣神鬼 卫青抱愧念忠魂

霍去病进军北海的脚步并没有动摇卫青按计划将大军撤回漠南。

这是多么郁闷的撤军啊！在回程的日子里，卫青不断打听李广、赵食其的去向，结果都是消息茫然。

难道他们遭遇匈奴劲旅，全军覆没了么？

若是这样，总该有逃回的士卒吧？

难道是因为那夜的沙尘暴，他们全都被掩埋在沙丘下了么？

这怎么可能呢？赵食其不必说，李广几乎一生都在长城内外与匈奴人周旋啊，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啊！

所有能想到的原因，他都想到了。他一次次地设想原因，又一次次地否定。

他让李晔派出多批队伍寻找，可带回来的消息没有一条让他高兴的。

公孙敖的前军前来禀报，前面就是五原郡了，五原太守正等着大将军凯

旋。

这是一块让他感慨万千的土地，他曾在这里书写了漠南大捷的辉煌，也书写了赵信叛降、苏建赎为庶人、无功而返的灰暗。

东道无音，谈何凯旋？

卫青的心没有丝毫的轻松。

虽然他现在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向皇上交代，可那是近万条生命啊！

“公孙敖将军那里没有李、赵两位将军的消息么？”

“禀大将军，没有！”送信的军侯道。

“一旦有消息，立即禀告本将。”

“诺！”军侯行过军礼，就上马离去了。

太阳隐没在苍山背后，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可比起军务繁忙的白天来，草原冰冷的长夜对他那颗忐忑的心更是煎熬。

在晚霞散去最后一缕余光时，卫青转身往回走。

“不！明天就要驻五原的军队全部出动去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晚宴早已备好，李晔则早早地在帐中等候。

这是他们自出征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五原太守长史送来了烹制得精致可口的牛羊肉，热气腾腾的肉香和鼎锅里的酒香在帐中弥漫。

卫青入座后，李晔给他斟满酒，话语中就充满了钦佩和安慰。

“自我军出塞后，一路鞍马劳顿，大将军连一顿安心的饭也没有吃上，今日就请大将军饮下此爵。”

卫青端起酒爵，几度起落，但还是饮下了李晔的敬酒。

可这酒在他的嘴里是苦涩的，那辛辣的感觉难以言表。

跟着李晔的劝酒，五原郡长史道：“本来太守大人要亲自来迎接大将军的，可太守想，这是我军凯旋后经过的第一座城，而它过去又曾是匈奴单于住过的头曼城。在这里祝捷，一则可以震慑匈奴，声援北去的骠骑将军；二则可以鼓舞边陲军民的士气。他说要留下精心筹备，下官就代太守敬大将军一爵，聊表边城军民的敬意。”

然玉液琼浆浇不散心事重重，卫青举在手中的酒爵就再也送不到嘴边去

了。

“这酒还是等东道军回来时再饮吧！”卫青放下酒爵，眉宇间掠过一丝惆怅。

帐外忽然传来马蹄声，每一声都会擂动这帐中人的心鼓。

李晔第一个冲出帐外，就见那骑马人在问大将军的住处，原来他是后将军曹襄派来的信使，说在漠北与漠南的交界处发现了李广、赵食其的队伍，来禀报大将军。

接过信札，他不敢怠慢，转身就朝帐内跑去，边跑边喊：“大将军，东道军找到了！”

“什么？你说什么？”

“东道军找到了！负责断后的曹将军在漠北和漠南交界处遇到他们，他们说是因为那夜风沙而迷路了。”

“哦！”卫青沉吟着，就觉着那颗心随着草原的风沙从高悬的长空飘落下来。

他觉得自己很疲倦，目光也有些模糊。

“速命他们南撤，并把迷路的经过详细陈说，来见本将。”

说完这些，他又对五原长史说道：“本将今日不胜疲累，就此告退，众将尽可畅饮。”

卫青终于在一种复杂的心绪中睡去了。灯火下，他黝黑的额头渗出点点汗珠，每一滴都让李晔想起漠北大战的每一个细节。

那样子让李晔心里很不好受，他吩咐卫士要好好照顾大将军。

就在他将要走出营帐的时候，身后传来卫青的梦语：“公主！卫青……公主……”

李晔被感动了，唉！男人有的不仅是铮铮铁骨，也有百转回肠的柔情啊！

大将军！做个好梦，回到公主身边去吧……李晔在心里道。

他清楚，卫青夫妻虽然贵为大将军和长公主，可他们爱得那样的辛苦，那样的沉重，以致大将军揣着心结奔向了战场。

他多希望大将军活得轻松些，幸福些。

这时候，从巡营的士卒那里传来了敲打梆子的声音：“小心火烛！”

……

现在想来，那七天七夜，对李广和赵食其来说，还像一场噩梦。

尽管李广认为卫青把生擒单于的机会夺走有违统帅的品格，尽管他对卫青不顾“东道军”面临的艰难而愤懑，可负气归负气，他还是把郁闷丢在一边，而是十分珍惜这最后一次与匈奴的对阵。

当晚，他就赶赴赵食其处商议北进方略。

第一次参与进击匈奴的赵食其，对能与李广合军而十分高兴，可要命的是，他没有找到熟悉漠北地形的人作为向导。

“唉！将军大意了！‘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我军由此进击，欲与大将军会师，需越过瀚海，横渡大漠，一路险象环生，若无熟悉路径之百姓作为向导，恐怕我们连命都保不住，遑论击敌？”李广担心道。

赵食其心头一沉，脸上顿时十分尴尬：“在下对塞外地形一无所知，现在即刻去找百姓，以弥补过错。”

可已经晚了，匈奴人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席卷百姓而去，除了留给他们一堆堆牛羊粪便和撑过穹庐的地坑之外，就是头顶带不走的太阳。

站在草原上，望着苍鹰在遥远的天际盘桓，赵食其一脸的愧疚。

李广明白，现在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去应对一路的不测。他迅速与赵食其调整了战略，让自己的军队走在前面，赵食其的军队走在后面，一旦前面遇险，部队立即南撤。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刚刚度过一天的李广与赵食其执手相别。

“将军请切记，兵者，凶器也。将不畏死，然不做无谓之死，士卒亦有父母妻儿，也不可做无谓牺牲。”

三天以后，他们进入大漠。

无边无际的荒凉沙漠在太阳下一片金色，常常走出数十里，连一丛草都碰不到，数千人的队伍，在沙梁上像一支细流，缓缓地流过一道道沙丘。

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炙烤着将士的身体。没过多久，大家就喉咙干得冒烟，本能地去摸腰间的水囊。

每当这个时候，就有军侯在耳边提醒：省着点吧，还不知道要走多远，断了水，就只有等死了。

好不容易等太阳落下去，身上的汗水早已被日暮时分的风吹干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却是奇冷，风都像长了爪子似的，直往脖颈里、袖筒里钻。

这样的气候，不要说从未到过塞外的赵食其，就是常年戍边的李广也感到十分地无奈。

他不断地发出指令，要部下做好必要的准备，避免因伤病影响行军，还派出身边的曹掾，把情况及时地通报给跟在后面的赵食其。

此刻他正站在一道沙梁上，看着队伍从面前经过，忽然感到十分孤单。灌强走后，本来三儿子李敢一直跟在他的身边。可是，出兵漠北前，霍去病在军中选能征善战之士，点名要走了李敢。

新任从事中郎又太软弱，遇事就只有一句话——惟将军之命是从。

他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他又想起了灌强。

“唉！若是灌强在，老夫何至如此？”

他就这样想着，好像看见在沙漠岚气的氤氲中，灌强走过来了。

哦！是灌强，他来陪老夫了！李广兴奋得眉毛颤动，一边喊着灌强，一边催动战马，朝沙梁下跑去。

“灌强！灌强……”

可他失望了，那边走过来的不是灌强，而是新任从事中郎。

年轻的他被李广的喊声弄糊涂了，问道：“将军！灌强是谁？”

李广讪讪地笑了笑，他不愿意让人明白自己的心境，那是个让他一想起来就伤感的故事。

“有事么？”

“前面有一片胡杨林。”

“胡杨林？”李广的眼睛立时亮了。他知道茫茫沙漠，寸草不生，只有红柳和胡杨坚强地活着。

“传令下去，大军于胡杨林中宿营。传话给赵将军，向胡杨林靠拢。”

半天烈日下的行军，将士们都渴坏了，也饿坏了。一坐下来，都纷纷解开食袋，拿出糇粮，就着水囊，吞咽起来。

李广靠着一棵倒地的胡杨坐了下来，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没有一点食

欲，只是看着将士们吃。

从事中郎拿着糇粮和水过来道：“将军吃一点吧？”

李广抹了抹嘴唇问道：“将士们都有水喝么？”

“有!下官一再告诫大家，要节省水。估计还可以维持两天。”

“好！只要坚持两天，即可走出大漠，与大将军会师。”

多日来，李广第一次对从事中郎投以赞许的目光……

李广太累了，那糇粮还在嘴里嚼着，就进入了梦乡。

在梦中，他又一次看见了灌强。

灌强还是那样英姿勃发，他率领三千子弟与匈奴厮杀起来了，他们人人手中都握着上天的法宝，匈奴一遭遇就大败。

李广抚着灌强胸口的箭创问道：“还疼么？”

天哪！一股鲜血从创口喷射而出，血洒满了李广的脸，模糊了他的视线。

血人一样的灌强，和他的三千弟兄被风吹走了。

“灌强……灌……”李广追着，绝望地呼喊道。

耳边传来急促的呼唤声，李广睁开疲倦的双眼，原来是从事中郎和两位司马。

“哦！老夫梦见灌强了。”李广说着便站了起来，他从司马和从事中郎眼中发现了依稀的惊慌和茫然。

从事中郎指着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说道：“将军！您看看那是什么？”

李广转脸看去，太阳早已被淹没，沙尘自西向东，铺天盖地而来。

“不好！”李广大喊道，“传令下去，大军立即开拔，逆风而行。”

从事中郎不解地问道：“为何逆风而行？”

李广的吼声在风中显得是何其的微弱：“军令如山，违令者斩！”

大军顶着沙尘，跋涉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风沙渐渐平息的时候，才发现又回到了胡杨林的边缘。而昨天他们宿营的地方，早已隆起一道新的沙梁，那片胡杨林也只剩下一半。

他们一整夜都在原地打转，大军迷路了。

李广急忙唤来前军司马，要他派人沿着来路，寻找赵食其的队伍。

这一趟又过去了三天，当李广终于与赵食其的队伍在漠北和漠南的交界处相遇时，早已过了会师的日期。

卫青已在做南撤的准备，负责断后的曹襄一见面就告诉他们，伊稚斜逃了。

李广和赵食其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此次贻误军机，咎在老夫。老夫已决定向大将军请罪。”李广道。他说的是真心话，他决定把所有的失误承担起来。他已经老了，而赵食其还年轻。

赵食其清楚皇上要的是什么，因为失期而走了单于这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不是谁能承担的问题。即使李广把所有的罪名都背起来，也无法减轻自己的罪责。

赵食其望着李广的背影，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虽然第一次与李广共事，可关于他的人生遭际，赵食其在长安就知道不少。

他知道上天对李广不公，论战功，李蔡不能望其项背，可李蔡现今是丞相；论资历，张汤不能比其十一，可张汤现在是御史大夫。

他心里有怨，他本来是前将军，可大将军临时换将，他只能带着沉重的心事踏上征程。

可如今他却要将一切责任承担起来。

他这一辈子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可上苍啊，为什么忠烈之士，总是命途多舛呢？

赵食其不敢再往下想，急忙追了出去。

……

李广沉沉地睡去了，只有在梦中，他才能忘记痛苦。直到李晔到了营外，他的从事中郎才唤醒他。

“你干什么？”他很不高兴地瞪着这个年轻人。

“老将军，李晔大人来了。”从事中郎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

可是李广却不那么在意，说话仍然声若洪钟，大着嗓门喊道：“来了就来

了，慌什么？”

李广用冷水擦了擦脸，然后走出营帐，却不见了李晔的人影，只看到留有一封信札。

打开信札，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卫青的。除了开头礼节性的问候外，整封信的言辞都充满着责备，信的最后写道：“将军失道，误行期，致单于遁逃，本将欲上书报天子失军曲折，请将军见信后，速到幕府对簿。”

李广将信札扔在案头，讪笑着自语道：“事情都明摆着，还对什么簿？要追究就追究么，来那么多曲曲折折做什么……”

话还没说完，他就不耐烦地对帐外高喊道：“备马！本将要出营！”

第三天，暮色降临草原的时候，李广回来了，司马们还没有等他来到营门前，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

“将军回来了？”

“回来了。”

“大将军怎么说？”

“老夫已将事情经过禀报给大将军，失道之责，尽在老夫，诸位无罪。”

“老将军……”司马们不约而同道，“大将军明知道东道无水草，却硬要分道，如今把一切推到老将军头上，这公平么？我等这就去大将军处对簿，为老将军讨个说法。”

司马们便要打马离去，却被李广厉声喝住：“回来！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救老夫么？糊涂！你们如此鲁莽，只会加重老夫罪责，殃及数千部属，孰轻孰重，你们不难明白。回去！你们这就回营去！”

“走呀！你们要气死老夫么？”

“走！再不走，休怪老夫无情了。”李广说着，便抽出箭矢，拉开了弓……

看着大家散去，李广对从事中郎道：“今晚你就辛苦一下，老夫累了，想一个人静一静。”

说罢，便进帐去了。

跟了李广这么长时间，从事中郎多少也摸着了他的一些脾性和嗜好。临行前，他没有忘记叮嘱卫士为李广煮一些酒。

虽说是三月半了，可草原的夜间仍是冷冰冰的。从傍晚起，风就在帐外拉着哨子般地鸣叫，这声音让远离故乡的人心中徒增寂寞和伤感，只有滚烫的酒暖着身体，暖着漫漫思绪。

可这酒给李广带来了什么呢？

那是漫过心头的感恩情绪。他怎能忘记呢？当年皇上还是太子时，就不断在大臣中打听他，而那时候他还在边陲担任太守；皇上登基那年，隔着千里，他却听见皇上的呼唤。

这世间一定有灵犀可通！就凭这一点，他一辈子都记着皇上的恩泽。

那是漫过心头的人情温情。说起来大儿子李当户仅仅比皇上小一岁，生他那时，自己正在军侯任上，妻子来书让他给儿子起名，他略加思索就在信札上题了“当户”二字，他要儿子记住，做他的儿子就要从小立下戍边报国的志向。

那时还是太子的皇上对当户的亲昵甚至超过了宗室的兄弟，动辄传进宫去。有一次，陪读的韩嫣在与皇上搏戏时言出不逊，惹恼了当户，他便在宫中追打着韩嫣。皇上慧眼，从那时就认定当户必为忠臣义士。

唉！物是人非，韩嫣死了，当户也早早地走了，只留下白发人陪伴皇上。可你都干了些什么呢？你辜负了皇上的期待啊！

那是漫过心头的依依离别。前天到了大将军幕府，且不说卫青的严厉指责，那对簿刀笔小吏的尴尬，就让他无地自容。

那些年轻的曹掾冷眼看着他，他们以大将军幕僚的身份审视眼前的老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他们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李广早已是朝野闻名的校尉了。

可他没有机会说这些，这让他觉得脸上太无光了。

惟一让他欣慰的是李敢的消息，李敢夺了左屠耆王的旗帜，把军旗插上了狼居胥山，是诸将中斩匈奴首级最多的。儿子没有让他失望，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夜风送来枭的叫声，送来士卒的嘈杂声，送来战旗的哗啦声。

这一切，对李广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

早年的那些勃勃雄气，中年的那些壮怀激烈，老年的那些伏枥壮志，都将成为过去。明天，他将作为孤魂，看着将士们踏上归程。

李广喝了最后一杯酒，从腰间拔出宝剑，他要用自己的鲜血染红剑刃，以报皇上的恩泽。

可当宝剑架上脖颈的时候，他停住了。

他就这样的离去，会让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司马们伤心，他总该跟他们道个别吧。他已很久没有握过笔了，他不愿意惊动门外的卫士，于是便撕了战袍，咬破中指，写下了最后的别语——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遣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他很坦然，半宵的酒让他对死有了归去的感觉。

他很宁静，对一生的追忆，使他对死有了解脱的释然。

他很清醒，对身后的透彻参悟使他对死有了特殊的“快意”。

他重新举起手中宝剑，没有丝毫的犹豫，便朝脖颈拉去——血，从喉结处喷出，浸染了营帐的帘幕，他“哼”都没有哼一声，就重重地倒在了榻上。

风太大，以致值岗的卫士都没有听到李广倒地的声音。可他分明看见，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在山梁后消失。

“又要死人了。”

卫士这样想，可他唯独没有想到，那陨落的将星就在他的身边。

太阳又将灿烂的光芒洒在大地的各个角落，风息了，草原开始了它暖洋洋的一天。司马们依照安排，早早地督促部下们投入了紧张的操练。

只有从事中郎心头隐约觉得不安。昨夜与老将军分手时的神情搅得他整宿没有合眼，他来不及梳洗就急忙奔向李广的营帐。

在那里他看到的是老将军僵硬的躯体。身边的血已凝固，他的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怨恨，像是走完了很长一段路而安详地睡去了，眉眼是那样的平静。

从事中郎的泪水撒到地上，他撕心裂肺哭道：“老将军，您怎么可以这样呢？”

哭声惊动了整座军营，数千将士听闻这一噩耗后几乎同时放下了手中的兵器，朝着李广营帐的方向跪倒，军营里哭声一片。

赵食其接到噩耗纵马奔来，扑到李广身上，哭声在草原上空久久回荡：

“老将军！是末将害了你啊！”

“老将军……”

……

大军渡过泾河，登上一面高坡，咸阳原苍茫的身影就展开在眼前。

熟悉的秦宫残垣，熟悉的西去驰道，熟悉的松柏蓊郁。乡情的亲昵立即充满了将士们的胸怀。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出征的士卒，更是被似箭的归心驱使着，眉眼间都写满了喜悦。有的走着走着，就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拽路边的叶子，可身后立即就响起呵斥的声音：“老将军尸骨未寒，你等竟有这等闲情逸致，配当他的下属么？”

刚才还显得活跃的队伍立时沉默了。

大家回过头去，就瞧见不远处缓缓行走的李广灵车，还有护送灵车的从事中郎。

“老将军！您回到京城了。”

从事中郎不断地叮嘱护灵的卫士，越是接近京城，越要尽心尽责，万不可以因为疏忽而让老将军的在天之灵不安宁。

在灵车要下坡的时候，他轻轻地对李广的遗体道：“老将军您躺好！车驾要下坡了。”

话一出口，从事中郎眼里已满是泪水。他小心翼翼地掀开车帘，虽一路越关山，过长城，没少遇风沙，可李广脸上竟没有一丝蒙尘，依然颜面红润，神态安详。

莫非上苍真让他的灵魂也回到长安了么？

从事中郎很惭愧。他知道老将军对他不大满意，动辄用灌强来比照。但他始终生不出对老将军的一丝怨恨。

盖好蒙在李广脸上的面纱，就听见耳边传来马蹄声，他抬头一看，原来是李晔。

虽然都是从事中郎，都是为主将赞画军务，可论官阶，他比李晔低多了。他急忙上前行礼，李晔在马上回礼道：“老将军灵柩平安否？”

“一切都安好，前面就是安陵了，大军要不要在此停留？”

“大将军有令，大军直接向京城进发。”李晔说罢，便打马而去。

此时，李晔的战马已经随在了卫青的车驾旁边，他用简练的语言禀告了查看灵柩的情况，卫青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

前边是李广的灵柩，后面不远就是押解赵食其的囚车，他们就像两块石头，重重地压在卫青的心头，让他透不过气来。

从得知李广自刎的那一刻起，卫青的心绪就陷入极度的烦乱。的确，他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他多么不愿听到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用搏杀匈奴的剑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他捧着李广遗书的手颤抖了，及至他亲赴李广军营，看到他的部属哀声动地的样子，他那难言的折磨就从心底生起，迅速地笼罩了整个身心——是不是从一开始自己就错了？

不！自己没有错，错的是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寻找熟悉地形的人担任向导呢？在回朝的路上，他不断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可每一条理由都让他觉得苍白无力。

还有，那些沿途百姓为李广送行的情景，不断地在他眼前出现。

大军越过长城进入上郡的那个正午，灵车刚到肤施城，眼前仿佛是漫天飞雪的世界，城头上，白旗迎风飘荡，白绫凌空飞舞；

街道两旁的树木上，挂了白色的丝绢；

身着玄甲、头裹白布的将士和素衣素服的百姓，跪满了一条街，痛哭的声浪从城门口一直延续到太守的府门前。

“李大人！您醒醒，看看肤施百姓再走啊！”

“李老将军！您死得冤枉啊！”

一位老者拉着自己十岁的孙子，扑到李广的灵柩前，抚着灵车，一声接着一声喊得人心碎：“李将军！您还记得么？孩子他娘就是您从匈奴人手中救出来的啊！”

老者拉过孩子，让他给李广磕头，孩子的头在地上磕得“咚咚”直响，可老者还在那里诉说：“孩子长大了，可您却走了，李将军……”

有几位士卒上前扶着老人离开，可是那哭声却让卫青十分感慨，一个活在百姓心中的人，不容易啊！

这时候，有几位士卒捧着上好的酒菜，匍匐来到灵车前，噙着泪的呼唤听起来有些模糊不清：“老将军！您生前带兵打仗，士卒不饮水，您不先饮；士卒不食，您不先食。今天，我等备了酒菜，您就吃点再上路吧！”

老实说，这种情景让卫青内心有些不舒服，他也曾想过驱散百姓和将士，可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怕激起众怒，到时局面不好收拾。

“一切很快就会过去，随他去吧。”

那酒香随风飘向长空。忽然有人惊呼道：“看！老将军饮酒了。”人们纷纷抬头，就见云端上一位老将军举杯畅饮，爽朗的笑声如雷贯耳，从九天落到肤施城。

等到人们膜拜完毕，抬头再看，除了几片云彩，什么也没有。

百姓们断定老将军的灵魂没有走，他一直在跟着汉军的步伐。

那一夜，从上郡太守的宴席上回来后，卫青独自一人坐在案头，反复读着从事中郎拟定的奏报，久久不曾睡去。

功劳簿里没有李广的名字，事实上也不可能希图朝廷给他个什么。可白天百姓和将士祭祀的情景却让他不得不问自己，究竟什么是功劳？老百姓心中的李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从进入侍中到担任典护军，从组建期门军到成为朝野注目的大将军，皇上对他的封赏不可谓不重。以他的年龄得到的名誉是李广一生都没有得到的。

可与李广相比，他觉得总缺了什么。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那份爱戴，是在百姓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那一份尊敬。

有些人死了，却活在百姓的心里。

越是靠近京都，他就越觉得自己铸成了今生都不能安宁的大错。而这错，从他强令李广分道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

关于李广自刎的消息，他早已奏报朝廷。他只是不知道，皇上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大军到达池阳时，属下的人禀告说，朝廷在获知李广的死讯后，以六百里加急催促李敢回朝料理丧事。

他不知道该怎样地面对李敢。显然，他的任何解释都无法排解李敢的一腔疑窦。

唉！他一定把这个仇记在了自己身上。

卫青长叹一声，睁开了眼睛。车驾已经上了横桥。进入八月，渭河的水量大了许多，宽阔的水面看上去让他有些头晕，莫非渭水也在为李广呜咽？

他很快发现，因为李广的死，朝廷没有举行如河西大捷那样盛大的班师仪式。

横门前列队迎接的是朝中的重臣：李蔡、张汤、汲黯和李息等。他们峨冠博带，衣冠楚楚，没有任何吊唁的迹象。

在九卿的行列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一身有异于其他臣僚的素衣，那不是李敢么？在他的身旁，还站着一个穿着孝服的青年，那又是谁呢？哦！他记得李广曾说过，他的大儿子李当户身后留有一子，叫李陵，想必就是他了。

距离太远，他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运载灵柩的车驾靠在横门外偏右的空地上，仍然由从事中郎率领着李广生前的卫士守护，而赵食其的囚车还在横桥以北。

卫青走下车，率领公孙贺、公孙敖、曹襄与李蔡、张汤等人一一相见，映入他眼帘的都是一样的笑脸：

“大将军辛苦了。”

“大将军鞍马劳顿。”

……

可当他来到汲黯面前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张冰冷得没有表情的脸。

他并不计较这些，他这些年是汲黯看着走过来的。

连皇上都让之三分的汲黯在卫青眼中更是奉为上宾的长者。因此，不管汲黯如何冷若冰霜，他依然是尊敬和礼遇。

他郑重地向汲黯打躬作揖问道：“内史大人这些日子可好？”

“面对老将军亡灵，大将军真以为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皇上的赏赐么？扪心自问，大将军可有愧乎？”汲黯不答反问道。

卫青的脸腾的一下从额头红到了耳根，刚才的笑容就僵直在脸上。他不敢面对汲黯那双犀利的眼睛。

好在这时候，李蔡说话了：“大将军卫青、骠骑校尉李敢接旨！”

制曰：大将军卫青出定襄，趋漠北，击匈奴有功，然单于逃脱，难辞其咎，不赏，即任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约轻赍，绝大漠，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济弓卢，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梼余山，斩首捕虏二千八百级，封博德为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从骠骑将军获王，封为义阳侯。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赵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渔阳太守解、校尉李敢皆获鼓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李敢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左庶长，李敢袭任郎中令。钦此！

“这诏书肯定是李蔡帮皇上字斟句酌写的。”跪在地上的卫青想。

诏书中的言辞很符合皇上的性格。批评卫青唯一的错误就是让单于走脱，而李广之死，诏书里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可他听得出来，李敢继任郎中令，无异于曲折的指责。

卫青透过这些文字，嗅到一种令他忧虑的信息：因为霍去病的崛起，他正在淡出皇上的视线。

自大汉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的两人共掌兵权的现象，而皇上却开了先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忧虑以致让他没有听见李蔡要他谢恩的声音。

“卫青谢恩。”

“卫青谢皇上隆恩。”他仓促地回答道。

耳边传来唏嘘抽泣的声音，他悄悄地看了一下，李敢的膝下被泪水湿了一大片。

接下来，就是迎接李广的灵柩回府。这个由李蔡主持，既代表朝廷的意思，又属于李氏家族的私事，那些与此事没有多大关系的大臣，三三两两的都驱车回府了，只有卫青、汲黯留下来与李敢一起料理后事。

这种冷清使李敢压抑了许久的悲愤如决了堤的河水，哗哗地倾泻而出，他一下子扑到李广的灵前放声大哭道：“父亲！孩儿来迎您回家了……父亲呀，您告诉孩儿，这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父亲，您死得冤枉啊！”

跪在李敢身旁的李陵，哭声带了怨气：“爷爷！请您告诉孙儿，是何人害了您？孙儿要替您报仇！”

卫青和李蔡都很尴尬。

李蔡与李广，这对从陇西走出的同族兄弟，因为政见相左而平素很少来往，何况这是一个十分棘手敏感的难题。

两个大司马的设置，对卫青甥舅来说，荣耀光华，而这却意味着外朝的权力进一步缩小，他今后的仕途更多了风险，他不能不小心。因此，对李陵的哭诉，他表示了有度的不满。

“陵儿糊涂！战场情势，因时多变，生死难料，何况你爷爷乃自刎而死，朝廷不追究已属万幸，你何由迁怒于他人呢？”

李陵可不管这些，年少气盛的他满心瞧不起面前的这位族祖。

“大爷此言，不觉愧疚么？”

李蔡觉得没有面子，正要斥责，却被卫青用眼色拦住了。

卫青并不想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李陵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完全可以不计较，他关心的是李敢的态度。他慢慢走到李敢身边，轻声道：“人死不能复生，还请将军节哀。”

李敢忽地从灵柩旁直起腰身，愤愤地看着卫青道：“大司马峨冠被身，怎能体会到末将的哀痛呢？如果不是大司马中途易令改道，家父焉有今日之故？大司马贪功邀宠，私心自用，却徒害一条性命，敢问大司马闻皇上诏书，果真心安理得么？”

李敢一番话激起了李陵更大的怒火，他“嗖”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口里骂道：“好个卫青贼人，李陵今日结果了你，然后去见爷爷！”

这情况让李蔡大惊，他想上前阻拦，却又怕伤了自己，只是远远地喊道：“陵儿不可无礼！”

汲黯一步上前，夺了李陵手中的宝剑，扔在地上，厉声道：“糊涂！你爷爷还在车上躺着，你要让他的一颗忠良之心不得安宁么？”

张汤这会儿一直没有说话，他冷眼看着事态的发展，他倒希望李陵真能在卫青身上留下剑伤，这样他就可以堂而皇之治李敢的罪了。

这倒不是因为他和李敢有什么过节，而是他要借此给皇上留下执法如山的印象。他心中早就认为，李蔡在丞相这个位置上是多么不合适，实在需要一个干练的人来接替他。谁呢？除了他张汤，还会有谁？

可汲黯的出现，再一次打乱了他的图谋。

而张汤毕竟是张汤，他很快也由冷漠转为热心：“内史大人言之有理，少将军还是要让亡人先入土为安啊！”

李陵呆住了，良久他才扑到灵车上，撕心裂肺地哭起来，这哭声让汲黯心中一阵阵地绞痛。

“爷爷！您醒醒，孙儿有好多话要对您说啊！”

“爷爷……”

……

安顿好军队，交代任安代他署理军中事务，卫青就准备回府上去。

任安知道卫青因为横门前的变故心中不快，安慰道：“李陵年轻，李敢因为父亲新丧，不免有失礼仪，大司马不要往心里去。”

卫青道：“不怨他们，都是本将的错。”

两人向门外走去，卫青看着身边的任安，愧疚涌上心头。

任安作为长史，在他的身边已经多年了，可却不曾有升迁的机会。他觉得，也不能总把他留在身边。

“近来益州缺一刺史，本将欲向皇上举荐，不知你意下如何？”

任安道：“下官在大司马麾下心情舒畅，报国有门。至于升迁，就顺其自然吧！”

“足下的诚意末将心领了，只是委屈于本将帐下，也不是长久之计，到了益州可独当一面，也可以为朝廷多做些事情。”

任安听此十分感动，道：“既然如此，属下先谢过大司马了。”

卫青没有告诉任安他这样做的原因，他是考虑到自己需要急流勇退了。近来，汲黯那句“为官者，不可功高盖主”的告诫总在耳边徘徊，他怕自己不慎连累了属下。

酉时二刻，卫青回到了府邸。

楼门依旧地檐牙高凿，灯火依旧地温暖亮丽。可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了归家的愉悦。

车驾离府门越近，他就越要驭手放慢速度，一任八月的夜风吹着他郁闷的胸膛。

车驾在门前停住，府令急忙地率领府中大小人等迎出门来。

“恭迎大司马回府！”府令道。

可卫青并不关心这些，他的目光在人群中迅速地搜索，却没有发现长公主。

“公主呢？”

“这……”

“说！公主呢？”

府令道：“公主午后就进宫去了。”

“难道她不知道班师的消息么？”

“启禀大司马，公主听说大司马回朝，喜出望外。这几天来，一直督促下人打扫书房，清扫演武场。只是上午宫中来人说，皇上召公主进宫观看李夫人排演的歌舞。”

“李夫人排演的歌舞？”

“是啊！就是李妍李夫人。”

卫青“嗯”了一声，就进了府门。

府令边跟着边道：“公主临行时说，让小人伺候好大司马，公主还让厨房备了上好的酒席，等待大司马归来，小人这就命丫鬟们上菜。”

卫青摆了摆手道：“不必了，本官已在军营里吃过了，你安排沐浴，本官要休息。”

“诺！”府令匆匆去了……

他太累了，一场漠北之战打下来，他不仅身体累到了极点，心也累到了极点。

尽管入睡之前，他有看兵书的习惯，可这竹简今天都变成了催眠的什物。没有看几行，他就酣然入梦了。

呀！他又回到了漠北，看见了一脸血迹的李广。李广匍匐着身体，在沙梁上爬行，手中握着那把自刎的宝剑，口中喊着灌强，身后是一串深深浅浅的足迹。

他紧紧地追着李广，可怎么也追不上。忽然，李广站了起来，一双血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声音嘶哑地喊道：“大将军有负于我！大将军有负于我！”

老将军，卫青有愧啊！老将军，卫青有负于您。卫青追着风沙狂奔，试图留住李广的脚步，却总是若即若离。眼看快追上了，却又渐渐飘远了。突然，他脚下一绊，就觉得自己落入一条黑乎乎的深渊，身体一个劲地往下沉。

从悬崖上传来呼唤声，他抬头看去，呀！那不是长公主么？长公主披头散发，含泪的声音穿越沙尘。

“青！快回来……”

“青！跟我回家……”

“青呀……我的青……”

忽然，风停了，沙息了，他一个趔趄，就跌入了长公主的怀抱。

“青！你醒醒……”

他睁开沉重的双眼，原来是长公主回来了，她的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胸

膛，那样的温暖，那样的柔软……

第五章

温柔夜里倾国恋 无疆亭下伤情别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乐坊的相遇，宛若冬雪识得一夜东风，顷刻化作汩汩春水，在刘彻的心扉催开新的“瑶芳玉叶”。

大军离开长安的第二天，长公主就把对卫青的牵挂暂时搁在心底，而一心一意地为搭建李妍与皇上之间的虹桥而奔忙起来。

这事情，任何一个朝臣做起来都会显得嘴拙舌笨，而长公主却十分的得心应手。

她已经向皇上谏言，纳李妍为夫人。虽然皇上没有明确表态，但他的心思她早已揣摩到了。她相信，只要有了一夜的狂欢，皇上的册封还不是一句话。

长公主很谨慎地绕开卫子夫这个皇上很敏感的话题道：“臣妾知道，皇后年事渐高，又主后宫诸事，虽说不上日理万机，却也是劳心费神。有了李妍服侍皇上，她也好将心力多给些太子。”

她多日的奔忙，终于促成了这场歌会。舞罢乐止之后，一直陪在刘彻身边的长公主看得出来，李妍的品貌、才艺和舞技已经入了他的心。

皇上临行时对包桑道：“伺候夫人到清凉殿。”之后又回头冲李妍笑了笑，就上车驾走了。

送走皇上，李妍看着长公主，一脸的窘相。

皇上临行前的一句话，一缕笑，那宠幸的意思都在不言中了。

她的心就突突跳个不停，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长公主。

长公主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好使这女人的轮廓在自己视线里更清楚些：“慌什么呢？到宫里来的女人都得有这一回。皇上也是人，对女人也很体贴呢！”

“可奴婢还是……”李妍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飘逸的长发就很自然地从肩膀的一边垂下来了，益发地楚楚动人，而那睫毛上也挂了泪珠儿了。

长公主就有些不高兴道：“流什么泪呢？皇上可不愿看见一个泪人儿躺在身边。”

她俨然以“皇姐”的身份开导李妍，软语中就带了威胁：“这宫中粉黛成群，有人在宫中一生都得不到皇上宠幸。你倒好，还……”

后半截的话她咽了回去，她知道李妍是个聪明人，不需要说得太多。

看看已是酉时二刻，长公主惊叫了一声，心想到：今天不是卫青回来的日子么？

一想到卫青，长公主立时停不住了，她立即唤来翡翠斥责道：“你怎么如此健忘？今日乃大将军归来之时，你为何不提醒本宫一句？”

“是！奴婢知罪了。”翡翠答着话，心里却分外地委屈：你那个性子？谁敢说呀，不要命了。

她急忙招呼丫鬟们，服侍长公主上车。

李妍和掖庭令送到门口，长公主临上车的时候，又回头嘱咐道：“好好梳妆，且待良宵吧。”

“奴婢明白了！”李妍道。

“怎么还奴婢、奴婢的？你已经是夫人了，以后自己注意些。”

长公主走了，李妍望着远去的车驾、丫鬟、骑奴，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没了主意。

这些日子，皇上对李妍的上心，掖庭令是看在眼里的。他觉得这个女人今后不可以轻看了，忙招呼身边的宫娥说道：“赶快伺候夫人。”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一个身影，原来是李延年。他这时候来，肯定有话要对妹妹说，掖庭令和乐师们很知趣地退下了，把偌大的一个乐坊大厅留给了李氏兄妹。

李延年最关心的还是皇上对妹妹的态度，在众人退下后，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皇上没有宠幸妹妹么……”

“兄长，你怎么好……”

“皇上对妹妹如何，可关乎李氏的荣辱呢！若是妹妹能为皇上生个皇子，那就……”

“兄长，你还说……”李妍脸上有些不高兴。虽是一个娘肚子里掉下的肉，可李妍最看不惯哥哥拿自己作为靠近皇上的诱饵。

“时间不早了，兄长还是早些歇息吧！明日还要排练呢！”

“好！为兄这就走。”李延年从妹妹绯红的脸色上已经明白，她即将要属于皇上了。

兄长走了，李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想想即将到来的那个时刻，就止不住流下了泪水，她说不清这泪该是甜的，还是咸的。

掖庭令来了，道：“宫里来人了，催夫人进宫呢！”

李妍赶紧拭去泪水，坐在梳妆台前，一面想心事，一面任宫娥们打扮。

这对女人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从此告别浪漫的青春？还是意味着成为真正的女人呢？

她的父母都曾是乐倡，早年在乡间为人吹吹打打，在她的记忆中，出嫁是一个十分庄严的日子，是要鼓、笙、竽、箫迎娶的。

程序不仅是一种礼仪，更象征这个女人在新家的地位。特别是婚礼那天，夫妻双双参拜天地、祖先和高堂之后，才表明从此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得到了承认，才具有了支撑门户的资格。

李妍记得，小时候母亲向她讲起这些事情时，眼里总是溢着幸福的光彩，母亲说女人一生不容易，这一天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可在这宫中，皇上一句话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这对女人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这时候，李妍多么希望母亲能在自己身边。

可宫院深深，她就像一只没入大海中的小舟，任凭风浪拍打，茫然而又恐惧地飘荡着。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机，且不说他是皇上，仅从女人出嫁的角度去看，她也满足了。

李妍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被宫娥们敷粉描眉，梳妆打扮的。然后她被脱去了衣裳，赤裸裸地裹进被子，送进清凉殿了。

临上轿舆的时候，李妍很纳闷，这宫中的女人都穿着开胯露裆的裤子，不就是为了皇上方便么？可皇上还要让女人脱了衣裳，这不是……不容她细想，轿舆就动了。

清凉殿里，自有另一批宫娥伺候。她们帮助李妍去了身上的被子，送进熏了香草的帷帐。

合了帷帐，那蜻蜓点水一样的脚步就从耳边远去了，倒是帐外阁中有几

位宫娥细微的呼吸游丝一样地传进来。

她本想向她们打个招呼，可进宫前掖庭令就反复叮嘱，只要躺上了这张榻床，就不能由着性子，而只能一心想着皇上。

是啊！躺在这张皇榻上的女人，她不是第一个。可现在她不愿意去想这些，她宁愿把自己想象成第一个。

情到底是怎样一件东西呢？此刻，它就像一条清流，在李妍的血脉间涌动，给她白皙的肌肤涂上润泽的光亮，那芬芳从每个毛孔中淡淡地散发出来，弥漫了整个帷帐。

这时候，一个脚步声渐渐地近了！近了！

接着，就听见宫娥们伺候皇上的声音，宫娥们的声音有些瑟缩：

“皇上万岁！”

“嗯！退下。”

女御长为刘彻撩开帷帐，皇上就赤裸裸地站在榻前。

李妍有些慌张，心跳骤然加速，她不敢端详这个白天刚刚看过她跳舞的男人，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刘彻近来心境分外的好！

虽说漠北战役出征时数十万人马，归来时几乎损失了一半；民间征集的十四万用于运输的马匹，回到长安时也不到四万匹。可这又有什么呢？从周文王到秦始皇，哪一代君主开疆拓土能不付出代价呢？

他已经颁布诏书，在漠北、漠南设置屯官，养兵屯田，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朝廷负担，而且军人也不至于懈怠松散。他下一步的目标，该是征讨西南的滇国了。

但这并不影响他宠幸自己喜欢的女人，而且多年来他有一个习惯，国政越是顺畅，他就越需要女人灵与肉的浸润。

而他的姐姐长公主，总能把王朝最漂亮的女人适时地送到自己面前。

现在，赤裸的刘彻亢奋而又昂扬地站在皇榻之前，看着面前一丝不挂的女人，眼睛都被迷住了。

呀！这是上苍怎样造化的一个身体哦！她的头发浓密黑亮，衬托着一张白皙玉润的瓜子脸，晶莹的皮肤下充盈的都是晶莹透亮的水。

一双弯眉，悠悠颤动的睫毛，微微翘起的鼻梁，还有绽放着微笑的朱

唇，就那么天衣无缝地在脖颈的曲线上，聚合成水光月华的迷离。

哦！什么叫作关不住的春色呢？什么又叫作锁不住的春情呢？那一对饱满挺拔的乳峰被她的气息摇曳着悠悠的节奏，像成熟的水蜜桃一样散发着娇艳的诱惑。

一只贪婪的欲望之虎就这样从刘彻的心底奔出，向着密林深处扑去。

当刘彻有节奏地抚摸她的时候，就有了新的发现，这女人每一块肌肤都对他的抚摸有着极度的敏感。

他的指尖刚刚触及她细长的脖颈时，她的嘴唇便灿然地溢出吃吃地笑。

刘彻俯下身体，舌尖在李妍身上轻轻地来回摩挲。对情窦开启的李妍来说，她需要这种抚摸，她盼望这种抚摸，她渴望享受皇上传递的温柔。

“皇上，臣妾……”她柔柔地扭动着腰肢，本能向刘彻贴了上去。

“皇上！臣妾热……”她的小嘴翘起，紧紧地贴在刘彻的唇上，那芬芳的气息，绵延不绝地沁入刘彻的心脾，撩动着他心里的野马。

两人都处在情不自禁地亢奋中，都享受在蒸热的气韵中，都感觉到了那兴奋时刻的降临。于是，这一切癫狂都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呼应契合……

“嗯……啊啊……皇上……”李妍的头侧向一边，一副享受的娇态。

“嗯……啊啊……皇上……臣妾……”李妍脖颈被托到空中，头发散成茫茫的雨丝。

“哎哟……哎……哟……”李妍的胳膊紧紧地勾着刘彻的脖子，腰肢弯成新月的曲线。

这简直是妙不可言的乐章，女人越是紧缩，刘彻的征服欲就越是强烈。他不断地发起冲击，不断地变换着姿态，似乎只有穿透这幽深的泉底，才足以表现出他的至高无上，他的雄起劲健。

“哎哟……皇上……”

几滴殷红的血花滴在身下的丝绢上，洇成鲜艳的花。而他们情欲的水晕恰似一池涟漪的碧水，从血花周围由浓而淡地渗向四面，在一刻前还洁白无瑕的丝绢渲染成神秘的生命图腾。

李妍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如此揉搓，她明白，这个夜晚在她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明天早晨，当太阳升起在长安城头的时候，她不再是那个歌伎了，也不再是那个经历了与母亲生离死别的姑娘了，她将以一个真正的女人出现在汉宫的女人群中。

皇上的身体是那么的宽阔，感觉是那么的有力，以致在她躺在皇上怀中的时候，仍然难以平复那颗春情荡漾的心，心里默默期待着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这一夜对刘彻来说，创造了他生命的又一个辉煌，那种与卫子夫相处太久而带来的情感疲累，那种与妃嫔们在一起的单纯发泄，迅速被这个叫作李妍的女人那种别样的性感所取代了。

按礼制，夫人与皇上云雨之后，是要送回掖庭的。可刘彻不管这些，他留住了李妍。

直到丑时三刻，两人才拖着酸困的筋骨，相拥着进入了梦乡。

李妍一觉醒来，披衣起身，来到外间，轻声问女御长道："现是何时了？"

女御长道："启奏夫人，现在是卯时一刻。"

李妍"呀"的一声，回身进了帷帐，嘴张了几次，却没有喊出声来，皇上昨夜折腾得跟年轻人一样，可毕竟他也年近不惑了，她不忍心叫醒他。

她一想起两位兄长，就由不得生气。尤其是李延年，他那双眼睛总是盯着自己和皇上的事儿，好像一次床笫之欢就可以让他们青云直上。男人不去想建功立业，靠自己的本事赢得地位，还算是个男人么？

昨夜临睡时，皇上问道："夫人有何要求，尽可对朕言说，不必拘束。"

她回答皇上的却只有一句话——臣妾只求时时承受皇上雨露，别无他求。

知兄莫如妹，李延年、李广利，还有那个不晓世事的兄弟李季，他们既没有卫青的才干和殊勋，也没有霍去病的胆识和忠勇，就知道跟在皇上后面献媚。

她已暗地打定主意，绝不在皇上面前提任何给家人加官封爵的请求。在这一点上，她尤其敬重皇后卫子夫。

刘彻睁开惺忪的睡眼，就看见李妍含情脉脉的眼睛，问道："朕是不是睡过了？"

李妍微笑着说道："还没有呢！尚有二刻时辰。"

刘彻将李妍拥在怀里，吻着她的睫毛和红唇："那朕还要一次。"

可李妍是清醒的。看着时间已到了卯时三刻，她立即提醒道："皇上！该上朝了。"

“朕今天就拥着夫人睡一整天，不上朝了。”

李妍摇了摇头道：“这样怎么行呢？”

“朕乃一国之君，都不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么？”

李妍偎在刘彻怀中，柔柔地说道：“那么多大臣都看着皇上呢！皇上不上朝会冷了大臣们的心的。臣妾身心都在皇上这里，待皇上打理完朝政，如何都行。”

刘彻俯下身体，在李妍的额头留下了一个亲吻道：“你真是善解人意，不知何时能为朕生一个皇子呢？”

李妍没有回答，只是报以柔柔的笑。

这还真让她不好回答。她清楚，在这个深宫中，母亲往往是靠儿子得以显贵的。可这事是能够强求的么……

不管卫子夫怎样压抑着自己的忧郁，眼看着皇上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移情别恋；也不管可怜的王夫人在沉疴的折磨中丢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儿子刘闳走了，皇朝还是在一片漠北大胜的喜庆中走进了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的春天。

元狩五年的朝政，似乎并不像与李妍在一起那样让刘彻激情和愉悦。

虽说废了三铢钱，更铸五铢钱，并且还找了一个响应朝廷、积极申报资财的卜式，又是封爵，又是赐官，可那些行商逐末之徒，至今仍然在观望等待，消极应付，更不用说捐财捐物以补府库之虚了。

可就在这个关头，郑当时却撒手人寰，抛下一大堆难题走了。

一场漠北战役打下来，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现任大农令严异一筹莫展，让刘彻一想起来就心烦。

严异是李蔡举荐的，可就在前日，有人举报李蔡竟与不法商贾勾结，盗卖先帝寝园外面的堧地。

虽说这只是一块空闲地，可因为它在皇陵旁边，有人就想借此沾点皇气，自然就寸土寸金了。

举报的上书是通过北阙司马投送的，恰逢张汤上朝路过这里，这文书自然顺理成章就落到他的手中。

面对这份举报，张汤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他从这些文字中看到了一丝机会。

老实说，从公孙弘举荐李蔡为丞相那天起，他就在心底瞧不起这位李广

的族弟。他认为这个丞相就该他张汤来做。

李蔡太过势利，不足成大事，这是张汤对他暗地里的评价。

好了！今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张汤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意，自言自语道："丞相大人，休怪下官冒犯了。"

他没有将上书呈给皇上，而是直接到了丞相府上。

"丞相大人！您身为当朝宰辅，盗卖陵地，下官真有些不可思议。"坐在李蔡的客厅里，张汤说道。

"御史大人怎可听信小人谗言，本官身为当朝丞相，岂可如此不知轻重？"李蔡一副吃惊的样子，但张汤却从中听出了色厉内荏。

张汤扬了扬手中的竹简说道："这是有人给皇上的上书，不仅详述了卖地所得金数，而且细节清楚，人证亦在。"

李蔡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他摸不透张汤手里究竟握有多少证据，他由辩解转而求助张汤。

"事已至此，皆系在下一时糊涂，还望大人念在同僚的分上，救在下一回。"

张汤没有给李蔡丝毫的回旋余地，道："若是其他的事情倒好办，惟有这陵地一案，事关龙脉，下官猜测皇上一定会亲自审理的，下官纵有此心，也回天无力啊！"

张汤说着，就把大汉律令的相关条款念给李蔡听。听着、听着，李蔡就浑身发抖起来："完了！我不该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啊！"

见此，张汤便起身告辞，临别时留下了一句话："何去何从，大人好自为之吧！"

从相府出来，张汤没有回署中，而是揣着上书直接进了未央宫宣室殿……

案子发生在李蔡身上，让刘彻十分吃惊。

第二天早朝时，刘彻对着大臣们怒吼道："堂堂丞相，竟然干出盗卖先皇寝园陵地的丑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接下来，他又斥责张汤道："你身为御史大夫，负有监察之责，却听任李蔡胡作非为，该当何罪？"

张汤满脸的愧疚，说的话却充满了自责：“李蔡图谋不轨，臣察之久矣！然慑于他宰辅之位，臣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说完这些，张汤慢慢拉下笏板，悄悄观察皇上的表情。

果然，皇上的神色越来越严峻，最后只说了十分简单的几个字：“将李蔡依律下廷尉府审理。”

张汤掂量得出这几个字的分量，说起话来不免有些结结巴巴：“启奏皇上，李蔡他……”

“他如何了？”

“他……”

“说呀！”

“他……”张汤战战兢兢道，“李蔡昨夜于府上引鸩自尽了。”

张汤隐瞒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他在相府施加的压力和暗示。

李蔡一死，张汤以为仕途上的障碍搬掉了。

刘彻颓然地坐在御座上道：“尚未审理，就先死了？你们是怎么搞的……”可很快他的思路就转过来了，“此乃李蔡自感难脱其罪，引咎自毁。”

面对情绪紧张的群臣，刘彻用训诫的口气说道：“李蔡曾跟随大将军屡建战功，在丞相任上也不可谓不尽职，然晚节不保，正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你们要引以为戒。”

大臣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刘彻挥了挥手，算是翻过了这烦恼的一页。

“那个出使匈奴的任敞回京了么？”

典属国低着头，不敢看着刘彻。他谨慎地朝前迈了一步，害怕地说道：“启奏皇上，任敞被匈奴扣留了。”

“为什么？不是匈奴重启和亲之议么？”

刘彻说的是元狩四年秋天的事情，漠北战役后，伊稚斜慑于汉军的压力，也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接受了赵信的建议，重提和亲。

刘彻曾下令廷议。汲黯、博士狄山等以为，连年战争，民生疾苦，应趁着匈奴大败之际，重开和亲，与民休息。丞相长史任敞甚至提出更大胆的设想，要将以往汉与匈奴的关系降格为朝廷与外臣的关系。从来没有

邦交经验的他自告奋勇地向刘彻提出，要出使匈奴。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任敞竟然被扣。

刘彻顿时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把气都撒到当初主张和亲的大臣们身上。

“任敞无能，有辱使命；你等昏庸，推波助澜，畏敌怯战，才致匈奴气焰嚣张，无视大汉国威，该当何罪？”

看着群臣一个个低头不语，他直接点了汲黯的名：“汲黯！你平日总是滔滔长论，言之凿凿，今日为何三缄其口？”

刘彻讽刺的目光直逼汲黯，站在一旁的狄山汗如雨下，六神无主，他暗暗窥视汲黯，不知内史大人怎样应付狂怒的皇上。

汲黯面无惧色，坦荡如昔，撩了撩衣袖，举起笏板，准备回答皇上的问话，却不料张汤插了进来。

刚刚还惊魂未定的张汤从皇上的声音中判断出，李蔡的风波已经过去，他现在需要把握机遇，既给政敌猛烈一击，又能迎合皇上的心意。

张汤充满了对汲黯的愤懑：“狄山愚儒，不足以与之论国政。而汲大人身为内史，位居九卿，却置大局于不顾，违逆圣意，强主和议，现在竟致我大汉国威受损，大臣被扣，依臣看来，汲黯当斩。”

此言一出，大臣中一片哗然，有埋怨张汤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也有人批评汲黯不识时务，锋芒太露。大家先看了看刘彻，又纷纷把脸转向汲黯。

而此时汲黯却分外冷静，似乎皇上的斥责早在他预料之中，张汤的进言他也不屑一顾，大臣们的议论好像也离他很远。

汲黯老多了，鬓边出现了隐约可见的依稀白发。可只要他说话，只要他的声音在舌尖上震荡，那眼睛顿时就犀利得让人不敢面对。

他举了举手里的笏板道：“臣以为匈奴出尔反尔，乃蛮夷之性使然，非和亲之错。”

“难道是朕错了？”

汲黯近前一步，站到与张汤平行的位置，继续阐述着自己的理由。

“政之失误，咎在臣下。前者浑邪王降汉，陛下为彰我国威，想在京畿征集二万辆车马，可官吏又不兑付贳贷，以致民怨沸腾，五百无辜百姓身首异处。试问御史大夫可曾与皇上分滴水之忧？可曾有一言半语的谏言？”

汲黯冷冷地盯了一眼张汤，话里就充满了讥讽：“御史大人倒是与丞相沆瀣一气，蒙蔽圣听，若说下廷尉诏狱，臣以为第一个该绳之以法的，就是这位巧言令色、鲜仁寡情的张汤大人。”

张汤从鼻翼间发出轻蔑的哼声，旋而又怒形于色道：“好个汲黯，名为指责同僚，实则非议皇上，该当何罪？”

张汤看了看身后的赵禹，示意他出班帮腔。

与张汤一起修订汉律的赵禹觉得，李蔡之后，张汤很可能成为丞相的首选，那御史大夫一职又该谁来接替呢？

他迅速做出了回应：“臣也以为，汲黯目无皇上，诽谤朝政，非严惩不能正朝纲。”

朝臣中围绕汲黯的命运，很快分成对立的两派。

公孙贺、李息等虽然站在汲黯一边，却因为漠北之战中卫青无封无赏的缘故，到现在都在朝堂上硬气不起来了。

他们多希望卫青、霍去病两位大司马能站出来说话，可他们却奉了诏命，犒劳从北海班师的将士们去了。

他们也知道刘彻对汲黯的情感，很希望这老头能退一步，认个错，好得到皇上的谅解， 其实，刘彻又何尝不想如此呢？

这么多年相处，他了解汲黯的性格，况且今天廷议的是和亲的是非，他不愿意看到耿介刚直的汲黯身陷囹圄。只要他能识时务，知进退，收敛身上的傲气，不为主张将他治罪的人提供口实，他就可以寻找台阶了结此事。

可眼前这位汲大人，哪里有认错的迹象呢？

他身体挺得板直，头扬得老高，梗着脖子，瞪着眼睛，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依旧在那里掰着指头历数元朔以来朝政的弊端。

刘彻听着听着，脸色由涨红转为蜡黄，又由蜡黄转为铁青，继而由铁青渐渐泛白。

张汤和赵禹等人交头接耳，准备再次启奏，发起对汲黯的弹劾。

公孙贺、李息的心悬到了半空，那种紧张丝毫不亚于临战前的气氛。

“皇上啊！请您大开圣恩，赦过汲黯吧！”两人正这样想着，就听见一声怒吼：“罢了！”紧接着，刘彻将手中的竹简“砰”地摔在地上。随之，便有一批大臣应声跪倒在地，齐声喊道：“臣请杀了汲黯。”

“杀了汲黯。”

……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公孙贺、李息的声音是多么的弱小。

站在一旁的包桑吃惊地看着跪倒在殿内的群臣，仓皇地搓着双手不知所措。

接下来，是雷霆之前恐惧的寂静。谁都知道，汲黯的命运系于一人。主杀者和主赦者，都迫切想从刘彻那里听到自己希望听到的声音。

时间一丝丝地流走，大家的心却在一点点地紧缩。在众人的心中，好像时间静止了，空气也停止流动了。

可许久之后，他们却从刘彻的口中听到了两个字：“退朝！”

接着包桑跟着喊道：“退朝……”尖细的声音终于给这个凝固的时刻带来了一点活气。

等到大家抬起头来时，皇上已经走了。

张汤等人彼此看着对方，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有些颓然地垂下两只颀长的胳膊，朝着殿外走去。

汲黯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看了看御案，眼睛湿润了。

……

长安的桃花在三月开出一片云霞和浪漫。

出了灞城门，大道两旁，一簇簇的桃花挂满枝头。一株株垂柳柔枝轻舒，丝绦飘荡，从眼前一直绵延到数十里外，宛若一道翠绿的帘幕。

从烟霞里走出三匹马，一辆车驾。车驾里坐着一位妇人，一边走，一边用丝绢擦拭着泪水津津的眼角，还不时回头望望渐行渐远的京都，眉梢充满了眷恋。

马上的三位则放任马儿的蹄子敲打着春日的大道。

“不管怎么说，皇上那天匆匆退朝，实在是圣明之举。”说话的是李息。

“是啊！说到底，皇上还是不忍降罪于大人，皇上从内心还是喜欢汲大人的。”接着李息的话茬，卫青说道，“只可惜在下那天不在，否则，绝不会让这个张汤兴风作浪的。”

汲黯打心底感念皇上的宽容。

要说他来京城已有多年，每每在朝堂冲撞皇上，从来没为一己私利，他相信皇上也明白这些，所以才一次次的不与他计较。那天要不是皇上退朝，那局面会不堪设想。

汲黯甩了一下马鞭，对卫青说道：“这也怪不得大人，大司马也是奉了皇上的诏命去办事了。”

其实，汲黯那天真的没有打算活着走出未央宫前殿。

这些年他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就愁没有机会置他于死地呢！

在即将离开长安的时候，汲黯一想起朝会之后皇上对他的单独召见，仍然铭感五内。

在宣室殿，皇上的目光是多么的复杂。

那是惜其刚而不能柔的怨；伤其峣而不知折的怒；是用之扎手，弃之不舍的哀。

按理说，皇上比汲黯小了许多岁，可那会儿倒像是面对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每句话都是语重心长。

“你这个内史大人呀！这些年来，你真以为朕怕你么？朕是喜你憨直忠贞，从不腹诽，才处处容忍你，可你却不知进退，越来越不像话。朕虽素来不提倡黄老，可有时候觉得老子之言也不无道理，你难道不知水至柔而又至坚的道理么？非得每次都要弄得剑拔弩张才痛快啊？你叫朕如何说你呢？”

看着汲黯低头不语，刘彻又缓了语气道：“你在朝中结怨甚多，再待下去，不仅你处处难受，朕也不好处置。朕考虑，京城已非卿久留之处了，你赴淮阳如何？”

汲黯一愣：“皇上之意……”

“朕决定任你为淮阳太守。”

汲黯心中掠过一丝悲凉，早年在东海太守任上的情景瞬间涌上心头。

那时候他年轻，学黄老之言，好清静无为，又善择官用人，各县县令都是经他亲自推荐才得到朝廷任命的，所以，他虽然没有耗费多大气力，辖内却河清海晏，一派升平。可看看眼下的自己，鬓发斑白，牙齿脱落，就算到了那里，还会有什么作为呢？

汲黯跪在地上道：“谢皇上隆恩。可今非昔比，臣已经老了，皇上倘若认为臣衰朽无用，臣可以辞去内史，归家养老。而淮阳乃楚地之郊，地僻路遥，臣……”

刘彻看着汲黯，心中也不好受，在他的印象中，这是自汲黯进京以来，第一次说软话。

“唉！爱卿误解朕的意思了。朕外放爱卿，非因爱卿年老之故，实在是淮阳民风刁悍，私铸钱币之风甚盛，历任太守禁而不止。朕欲借重于卿，卧而治之。当然，爱卿到了那里，也可以避避锋芒，待有机会，朕还要召爱卿回来的。”

话说到这个分上，汲黯还能再说什么呢？毕竟自己是和亲的倡导者，而单于爽约伤了皇上的自尊。

汲黯也是个知难而进的性格，皇上一提推行五铢钱所遇到的障碍，他就有些坐不住了，就有了一种责任感。

“皇上圣恩，臣感激涕零。臣什么也不说了，打点之后，即可赴任。”

当天，刘彻在宣室殿小宴，破例地为汲黯饯行，又传了李息作陪。席间，大家谈到右内史的继任，刘彻认为义纵较为合适。

汲黯还是不改直言的性格，说义纵生性怠惰，沉湎酒酿，还望皇上多加提醒，话里的君臣情意让刘彻十分感慨。

“难得爱卿如此中直敢言，朕将会以爱卿为楷模，时时训诫于他的。”

现在，皇上话语的余温尚在，他却要启程离京了。

看着眼前草长莺飞、桃烟柳雨的情景，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

往年，这正是皇上郊祀踏青的季节，右内史的责任就是整顿民风，清扫道路。那个义纵，会把这一切安排好么？一想到这些，他又感到几分焦虑。

好在卫青送行，他的那点烦恼也只是春夜疏雨一般，瞬间即去了。

前面就是无疆亭，亭外一丛翠竹，新笋破土，几枝桃花，娇艳欲滴，间有垂柳两棵，新枝婀娜，平添了几分野趣。

卫青赞道：“此端好景，正是叙话的好去处，昨夜在下备了些酒菜，不妨就在这里小酌几杯，也好说说话。”

“一切听从大司马。”

卫青于是命人在亭子间的石案上摆了酒菜，又请汲夫人下车同饮。

卫青先举杯敬汲黯夫妇。汲黯十分惶恐，道：“大司马乃三军统帅，中朝砥柱，下官何德何能，能承受得起如此厚意？”

卫青将酒爵举在胸前，那话语中满含浓浓的情意：“大人何出此言，在下的感激之情都在酒里了。”

卫青说罢，饮了爵中的酒：“在下以骑奴之身，能有今天，不敢忘记大人之恩。”

汲黯饮下一爵，忙摆了摆手说道：“大司马何出此言，要说大人的前程，还是皇上天恩浩荡。”

“在下年轻鲁莽，带兵严酷，若不是大人指点迷津，恐怕也会像张汤那样被人唾骂了，何谈建功立业呢？此等教诲，在下没齿不忘！”卫青说着，又为汲黯斟满一爵。

李息这时也站了起来，举爵为汲黯送行：“皇上也不过是为了暂避风波，将来还要召大人回京的。京都、南疆，气候殊异，大人还要多多保重。大人的子女皆已成人，各有所成，大人此去也没有多少牵挂了。”

卫青又转身向汲夫人敬酒。夫人的眼睛红红的，只是垂泪点头，却默默无言。卫青不忍再看，借与李息说话转过身去。

这些热心的话，说得汲黯心里暖烘烘的。他觉得这些年的京官没有白做，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么多知己。

情之所至，汲黯的话还是离不了为皇上分忧。他觉得如果现在不说，怕将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站起来给卫青和李息斟酒，眼里充满了庄重和忧虑，说出的话也含着酸涩和痛楚：“请两位大人饮了此爵，汲黯还有话说。”

“大人有话尽管说。大人与我情同手足，还用如此么？”李息道。

“大人若有事交代，在下肝脑涂地，决不推辞。”卫青也庄重道。

“不！你们还是饮了再说。”

汲夫人见夫君的倔劲又上来了，不免有些着急，暗地拉了拉他的衣袖，那意思是说，现在你都是离京的人了，还计较什么呢？

汲黯却浑然不觉，照旧梗着脖子道：“饮了再说。大人不饮，汲黯宁可不说。”

“好！”卫青看了看李息道，“饮了再说。”

同朝为官，大家知之甚深，以他的脾气，他们如果不接受这份沉重的情怀，只怕汲黯要把满腹的心事带到淮阳去。

现在，当卫青和李息端起酒爵，饮下晶亮的液体时，也把汲黯的嘱托和

信任化进了自己的情感。

汲黯这才仰起脖子，饮了爵中之酒，话也就随之出口了：“下官虽离京而去，可心却无时无刻不系于社稷……淮阳、京都，千里迢迢，下官不可能再参与朝议。虽然李蔡之后，丞相一职空缺。然以下官观之，张汤觊觎相位久矣。他为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奸之语，辩数之词，他的所作所为，绝不是为了社稷，为了天下，而专以逢迎皇上为能事。只要皇上不愿意，他就千方百计地诋毁；只要皇上高兴，哪怕是错的，他也会指鹿为马，颠倒是非。”

汲黯站了起来，扶着亭子的廊柱，双眼透过巳时的阳光，朝着长安望去，只有天边的浮云，只有夹道的杨柳，不见城头的大旗，不见未央宫的阙楼。

“下官如今一去，最担心的就是像张汤这样的人，内怀奸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大司马常在皇上左右，李大人位居九卿，还请时时提醒皇上早除之，否则，奸佞得势，公等……”

汲黯这番话让卫青和李息心中沉甸甸的，仿佛压着一块千钧巨石，他们急忙执手扶着汲黯道：“大人的意思在下明白了。在下与李大人定不负大人期望，定会为大汉社稷扶正祛邪，绝不与奸佞之辈同流合污。”

汲黯紧紧地握着卫青和李息的手，说话时喉头有些发颤：“如此！下官纵然老死淮阳，亦无憾了。”

四人同时举爵，饮下了最后的送行酒，汲黯传来府令，服侍夫人上车，拱手与卫青和李息告别道：“下官就此告别了，二位大人保重。”

汲黯正准备离去，只听卫青道一声“大人慢行”，便松了手中的缰绳，只见卫青从道旁的柳树上折下一根枝条，来到马前，递给汲黯道：“在下多次出征，每每离京，司马相如总是吟《诗经》中的诗句折柳相送，时间长了，在下也记下了，正所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大人拿上这柳枝，不管走到天涯海角，长安就在大人身边了。”

“大司马……”汲黯只觉得眼睛潮乎乎，热辣辣的。

第六章

巡察风波漫朝野 秋雨玄甲哭骠骑

李蔡自杀、汲黯离京，很多人都把目光转向了朝廷的相位。

可皇上诏书下来后，却是大出许多人的预料：庄青翟转任了丞相，高陵侯赵周继任为太子太傅。

这个新的格局，让张汤十分不解，但他又能说什么呢？多年在廷尉任上的经验告诉他，在这个时候，一句话说不好，不仅会功亏一篑，有时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

他只有耐着性子，寻找新的机会，把政敌踩在脚下。

他清楚，让皇上闹心的不仅是先帝陵寝的堧地被倒卖，更是推行的盐铁、币制和算缗变法进展十分缓慢。

尤其是朝廷的缗钱令已颁布数年，但民间逃缗现象还屡有发生。而且，逃缗的大都是富户豪强。

张汤觉得，整治这些人靠庄青翟这样的书生是不行的，最后还得靠他。

因此，在十月初的朝会上，张汤推荐由御史中丞杨可负责告发逃缗者，凡情况属实，将没收偷漏缗钱一半奖励给告发者。

这种办法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郡国掀起了一股旋风。特别是在京畿各县，开始的时候，告发者大体还能据实而告，到了后来，知情者告之，不知情者编了假案也来告。有些邻居之间发生了口角，也借机诬告对方逃避算缗。

杨可派使者抓回来的罪犯那可是真假难辨，没几天，到处就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了。

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义纵那里，他就有些坐不住了。

这一半是出于职责所系，另一半是出于对御史大夫属下之人霸道的愤慨。于是，他传来内史丞，要他以“乱民”罪，将杨可派出的人悉数抓回，严加审问，录下狱词。

可他没想到，在几天后的早朝上，他的那些狱词远不如张汤列举的数字更吸引皇上的注意力。

张汤道：“虽有报假案者，然瑕不掩瑜，自推行告发逃缗者、奖励一半财产的制度以来，得民财以亿计，足可以充实府库，缓解眼下的拮据。其中还发现，各地官僚富豪隐瞒奴婢以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好好好！”刘彻轻轻地敲击御案，表示着满意。

“传朕旨意，没收所得各县土地，由水衡都尉、太仆、大农官署耕种，所得充入府库。搜出的奴婢则充任杂役或释之。”

张汤趁机弹劾义纵，说他假借逮捕杨可的使者为名，行废弛皇上诏命之实。

义纵欲图辩解，刚刚才开口，就被刘彻喝住了：“自己的事情一塌糊涂，还吹毛求疵，指鹿为马。去年朕在鼎湖病愈回京，路过你的辖内，道多不治，坎坷崎岖，车驾颠簸，朕还没有问你的罪呢！”

结果，义纵被弃市，人头在东市挂了许多日子。庄青翟每次路过那里，就禁不住毛骨悚然，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因为在自己辖内抓了几个人就被处弃市这个严酷的现实。

以人为鉴，以致他每每于宣室殿与皇上谈论起“盐铁官营”的事来，不得不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了。

这一天，他们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变法”的主题。

刘彻问道：“爱卿说说，盐铁官营，利国利民，为何却收效甚微，这症结究竟在哪儿呢？”

庄青翟似答非答道：“前些日子，微臣筋骨疼痛，到太医坊诊病。淳于大夫为微臣做针灸，说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乃气阻滞也。”

刘彻“哦”了一声，道：“听爱卿的意思，政之不行，气不通耳。此乃郡国出于私利，消极对抗之故？”

庄青翟点了点头道：“皇上明察秋毫，见微知著，微臣想应该是这个道理。”

“依爱卿之见，将何以处之呢？”

“微臣近日反复思索，郡国之所以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皆因督察不严。因此臣认为可派人持皇上符节，赴各地督察，鼓励吏民举报不法商贩和贪官污吏，查出一个，就严惩一个，如此则政风大变，新政推行亦无碍矣！”

刘彻击节称道：“爱卿此言，正合朕意。此事就交给御史大夫去做吧！”

“这……”

“爱卿有话不妨直说！”

庄青翟建议道：“臣以为可从太常寺抽调几名博士，与侍御史们一同前往督察。”

“好！就依卿所奏。”刘彻觉得，这个庄青翟做了一段时间太子太傅，明白多了。

庄青翟进一步奏道：“另外，盐铁官营和算缗主事悉归大农令署，因此此事是否也要严大人参与，还请皇上明示？”

刘彻点了点头道：“丞相所言之事，明日早朝一并廷议吧！”

从宣室殿出来，庄青翟一摸脖颈，汗津津的，心跳也比平常快了许多。

他为自己经过巧妙的周旋而没给张汤留下大权独揽的机会而放心了许多。

这些年，庄青翟虽然没有在外朝供职，但他对张汤此人有些了解。身负监察之责的张汤，素来深竞党与，心理阴暗，让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圈子，心里就先有了压力。

第二天早朝时，大臣们对派人奔赴各个郡国督察没有什么异议。

“好！朕决定此事由张汤总管，大农令严异辅之。”刘彻高兴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刘彻召见了从太常寺选出的博士褚大、徐偃和御史台抽出的侍御史等人到宣室殿训话，要他们到郡国督察时，一定要放手办案，也要注重证据，务必做到法有准绳，罪有应得。

在这些日子里，张汤也没有闲着，当侍御史们从宣室殿回到署中时，他都会将他们一个个叫去，问皇上讲了些什么，他们有什么体会？

“各位！你们说皇上眼下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王侍御史答道：“当然是新政了。”

“那皇上最喜欢听的消息又是什么？”

李侍御史则回答道：“禁盐铁私营和新币推行啊！”

杜侍御史则不解地问道：“丞相从太常寺抽掉了三名博士同往，请问大人，我等将如何处之？”

张汤眼里就露出轻蔑的笑意，脸色忽然变得严肃了：“靠那些书呆子？哼！什么事情都不要办了。不管博士们怎么说，你们只管放手办案。为了皇上的新政，多杀几个人又有何妨？历来变法没有不流血的。”

“如果那些书生要阻拦呢？”

张汤摆了摆手道：“不要理他们，也不要争辩，就当他们不在就行了。”

……

现在，时序已经进入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八月。

严异不断接到徐偃等人从郡国传来的报告，言说自推行币制改革以来，各地查出盗、造、铸币者达百万人，死者数十万人。

严异向来是个认真的人，也曾在地方任过职。在他看来，私铸钱者，必是王侯之家，郡县无可奈何；凡走私食盐者，必是豪强，非有万金而不能为之。现在一下子查出了这么多嫌犯，这其中会不会有冤案呢？会不会是这些诸侯豪强，假皇上诏令，行兼并吞噬之风呢？

严异的眉头一下子紧锁了，要真是这样，那岂不违背了皇上推行新政的初衷？

接下来的日子，徐偃和褚大又传来书信，说三位侍御史持着朝廷符节，到了郡县便逼供、诱供，他们虽然屡次提醒，但侍御史们根本不听。

河内太守闻听朝廷钦差将要到来，就悬梁自尽了。

上党郡壶关县县令，由于惧怕朝廷钦差，干脆用绳索绑了全家，投了黄河。

雁门的勾注山，原是朝廷打造兵器的精钢产处，侍御史们硬是要那些作坊主承认是私自冶铁，他们被逼无奈，跳了冶炉。

褚大怕闹出不可收拾的局面，危及自己的妻儿老小，恳请严异让他返回京都。

这两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使严异觉得此事干系重大，不容延宕。他急忙带了文书，到丞相府上来找庄青翟了。

庄青翟闻听后就觉得很奇怪，说道：“昨天老夫还听御史大夫向皇上禀奏，各个郡国遵照旨意，雷厉风行地查处案件。几位侍御史办案得力，没收了大批私钱型范。短短两个月内，盐铁官营，如飓风一样席卷宇内。”

严异急道：“大人仔细想想，天下刘姓诸王那么多，能铸钱者也不过淮南、衡山等国；至于走私食盐的嫌犯，这数十万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经严异这么一说，庄青翟也觉出了事情的严重，不禁建议道：“事情来得突然，大人是不是先将情况通报给御史大夫？”

严异便有些不寒而栗，道：“御史大夫的为人丞相不是不清楚，他一贯揣摩上意奏事，指望他把这些禀奏皇上，恐怕……”下边的话没有说完，庄青翟已猜出了意思。

“好！那就直接面奏皇上。”

第二天早朝时，大臣们刚刚站定，张汤就第一个出列向刘彻奏事。

“据奔赴各地查案的侍御史报告，河东太守不遵法令，极言盐铁官营不便，有损工商之利，已被缉拿廷尉府审理。会稽太守整治私盐有功，入狱者数千人，监狱容纳不下，后来搜罚做官营煮盐的刑徒，也省了朝廷的费用……”

张汤讲得津津有味，听得刘彻频频点头。他及时命令道：“古语云：鞭笞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凡逆于新政者，均以法罪之。”

待张汤退下后，刘彻又高声问道：“大农令来了么？”

严异急忙出列答应。

“可有事禀奏于朕？”

严异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把所知道的事情奏明皇上。他之所以这样，除了职责所系外，更在于自己平时廉直，并没有把柄落在张汤手里。

“刚才张大人所奏，与实情稍有出入。”

“哦？”

他的话一出口，就引起刘彻的关注，“有什么出入？说给朕来听听！”

严异道：“据太常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发来的文书称，不少郡国豪强假皇上之诏，名为官营，实则兼并。朝廷查处的数十万人走私私盐者，其间不少是为私盐巨头雇佣的百姓，如此下去，朝廷之德废矣。”

这话让刘彻听起来就有些不高兴了，他忍着性子问道：“还有么？”

严异道：“据褚大的报告，郡国对新币使用也感不便。”

“怎么不便？”

“郡国反映，今王侯朝贺献苍璧，折价数千，而一张白鹿皮币面值四十万，这有些本末倒置。”

“还有呢？”

“这……”

就在严异犹豫之际，庄青翟说话了，他列举了侍御史在各地逼死郡守县令的情况后，不无忧虑地说道：“微臣担忧因此而酿成内乱，请皇上明察。”

听完他们的陈述，刘彻转而向张汤问道：“可有此事？”

“据侍御史报告，这几个郡的官员借盐铁官营之名，在辖内大行兼并之风。名为官盐官铁，实则有三成入了私囊。他们闻听朝廷派人巡察，畏罪自杀也在情理之中。若是朝廷就此作罢，臣恐往后官营废矣。”张汤回禀道。

严异到这时候才觉出皇上刚才一连串发问的语气里，实际上已带了不悦的色彩，果然，张汤说完后，皇上的指责就下来了。

“自郑当时去世后，大农府毫无建树，以致新政徘徊不前，朕这才命人巡察郡国，惩治不力。孰料你不报喜倒也罢了，反倒报这些对朝廷的指责。难道只有让诸侯们大肆铸钱，滥起私盐，朕的功德才算圆满了么？若是这样，朕宁可不要这个德。”

借这个话题，皇上继续责备道：“听丞相说你一向廉洁忠直，可在朕看来，不能做好分内之事就是不忠不直，与有罪无异，你要有郑爱卿一半就好了！”

“丞相如何看呢？”皇上又把话转到了庄青翟那里。

“这……”皇上点到自己，他就没了推脱的理由。且此事事大严异事先也告诉过自己，因此就更没有推脱的理由。

“新政没有错，币制变革也没有错。张大人所言不尽是虚言，而严大人的意思，臣以为是请朝廷辨别真伪，对假借盐铁官营而营私者，要严惩不贷。至于所谓新币不便者，不过是郡国一己之见。严大人奏明皇上，意在使皇上警惕诸侯中的不轨者，请皇上明察！”

“众位爱卿都是这样看么？”刘彻环顾站在下面的大臣们问道。

大农府计相桑弘羊正要说话，却见侍中霍光匆匆走进殿来，对包桑耳语了几句，等包桑小声转奏给皇上时，眼见他的脸色都变了。

接着，就听包桑喊道：“今日早朝就到这里，各位大人回署吧！”

……

元狩六年的秋天比往年似乎来得早了一些。长安街头的树叶开始发黄，被秋风吹着，飘飘荡荡地在街头飞舞。从南山生出的灰色云块，终日笼罩在京城上空，终于积成霏霏的秋雨，“滴答”地唱起了季节的哀歌。

雨一下起来，就没个停。只有安门大街、太常街、尚冠街、华阳街的车驾照旧每天按时到未央宫集散。

霍去病很久没有上朝了。自随皇上从甘泉宫狩猎归来，他的箭创就复发了。

一年多来，那恼人的箭创就不断地折磨着他，只要遇到雨天，就疼痛难

忍，他真担心从此再也不能提枪上马，驰骋疆场了。

从第一次随舅父进军漠南时起，他就抱定信念：军人就算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绝不能死于安逸。

他才二十四岁，憧憬着有一天再度挥师北上，可上苍为什么对他如此残酷呢？

七月，箭创周围的皮肤渐渐地发黑发紫，并且出现溃烂。

进入八月，伤口溃烂不断扩大，而且浑身发起阵热。

开始的几天，他总是向皇上“赐告”，到后来刘彻干脆批准他长期在府中养病，不再参加早朝。

这天霍光要到侍中点卯，临行时来到榻前，问他有什么话要带给皇上。霍去病撑起身体说道：“替为兄带话，要感谢皇上隆恩。”

“对公主有什么话要说么？”

霍去病摇了摇头道：“没了。”

“哦！都是弟弟笨头笨脑，你俩的话怎么好让我转达呢？还是等公主来了，兄长自己说吧。”

霍光冒雨走了，霍去病盯着窗外发呆。他看着这雨珠，就好像是阳石公主的泪珠。

一向喜欢舞枪弄刀的她，现在也终日守着霍去病，督促丫鬟们把药熬好，看着他服下，又亲自调好外敷药敷在他的伤口处。

她一个公主，从小金枝玉叶，锦衣玉食，何曾受过这样的苦呢？可现在为了他，却……霍去病每日盘桓在心头的唯有愧疚。

一个人的时候，他排解病痛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心事。

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觉得后悔的事情不多。

要说遗憾，只有两件事。

一件是他没有能亲手擒住伊稚斜，漠北之战后，他曾向皇上提出，一定要亲率大军再次北征，可现在看来，这恐怕是没有希望了。

另一件让他情感纠结的事，就是李敢的死。

卫、李两个家族的仇恨，自漠北之战后就更加深了。李敢身为郎中令，每日不离未央宫，卫青是中朝砥柱，常要进宫向皇上奏事。低头不见抬

头见，多少次在司马道上相遇，卫青都主动上前打招呼，可他得到的总是李敢的怒视。

端午节，皇上在未央宫前殿置酒，李敢借酒醉之机寻衅滋事，打了卫青。

其实，卫青并没有将这件事看在眼里，可霍去病却不依了，他一直寻找机会，欲图报复，果然，中秋节皇上到甘泉宫狩猎，他趁机向李敢射出了复仇的一箭。

那一刻来得如此突然，等到陪同的大臣们赶到时，刘彻已经命人拔去了李敢胸前的箭。李敢的嘴微微张着，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刘彻要包桑把经过描述给大家听。于是，李敢的死因不是被暗箭所伤，而是为了保护皇上被一头公鹿抵死。

皇上诏令厚葬李敢，以褒扬他的忠义之举。但无论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明白皇上的苦衷。

霍去病从甘泉宫回来后，箭创就复发了，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难道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么？

其实，当他躺在病榻上的时候，就后悔了。

霍去病使劲地摇了摇头，试图把这些烦恼事驱除出去，却不想牵动了伤口，疼得他直咧嘴。

这时耳边传来了脚步声，接着是丫鬟站在门外小心禀告的声音。

“禀大司马，公主和二少爷来了。”

“哦！”霍去病睁开眼睛，里面立时有了光彩。

“他们来了，在哪里？”

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府令又来禀报道：“皇上和皇后驾到了。”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霍去病想着，心里很是不安，想要挣扎着起来，却被从门外进来的霍光按住了。

“皇上带太医来了，为兄长治病。皇上口谕，不让兄长起来。”霍光说道。

“这怎么可以呢？君臣相见，臣却卧榻不起，这不是折杀微臣么？”

“兄长少安毋躁，小弟去去就来。”

“唉！为这恼人的伤口，惊动了如此多的人，我……”霍去病长叹一声，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刚刚喘了一口气，皇上、皇后和阳石公主就进来了。

“表兄！”阳石公主一声呼唤，泪水就哗啦淌了下来。

相爱的人感觉是多么敏感，仅仅一天没见，阳石公主就觉得霍去病又瘦了许多。

卫子夫暗地拉了拉公主的衣袖，忧郁的眼神意思很明白——你这样哭哭啼啼只能加重去病的疑虑。

其实，要说内心难过，还要数刘彻了。眼前的霍去病，哪里还有当日驰骋河西的英姿呢？他脸色清瘦，黄中泛着青紫。

“辛苦爱卿了。”

霍去病压下心头的感慨，尽量使自己的神态变得轻松些：“臣些许小疾，惊动圣驾，分外惶恐。”

刘彻转身对身后的三位太医道：“霍爱卿驱马塞外，纵横漠北，功在社稷。今染沉疴，朕甚悯之。你等皆当今名医，务必精心诊治，明白么？”

秦仲、淳于意和秦素娟忙道：“臣等将竭尽全力！”

卫子夫对秦素娟说道：“你一向诊脉果断，处方谨慎，大司马必是中毒很深，你还要多费心思才行。”

说完，她又招呼人把从宫中带来的滋补品抬进来，叮嘱丫鬟们好生服侍，不可疏忽。

霍光见机便奏请皇上、皇后和公主到前厅用茶，等候太医诊断结果。可阳石公主却执意要留下。

刘彻和卫子夫知道女儿的脾气，只好由她去了……

三位御医依次为霍去病诊脉。

秦仲的小心谨慎，淳于意的沉着稳健，在秦素娟看来，不免有些保守又拘谨。

及至秦素娟上前，听那脉搏，弱而浮，时有间歇或停顿，心中顿然有了八九分的判断。撤了脉枕，她对阳石公主说道：“请公主稍待片刻，臣和父亲、师叔向皇上禀奏之后就来开方子。”

但无论是霍去病还是阳石公主都从秦素娟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霍去病道：“生死有命，秦太医有话不妨直说，好让在下心中有数。”

这话一出口，阳石公主的眼泪就下来了。

秦素娟看了看父亲和淳于意道：“大司马不必忧虑，虽然匈奴箭头含有剧毒，然我大汉地广物丰，定会找到排毒除痈的法子，化险为夷的。”

阳石公主心事重重的样子，让秦素娟不忍将霍去病的病情隐瞒下去，但她还是选择了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说给公主听。

朝廷重臣大病在身，刘彻根本没有品出今天茶的味道，他不断地朝门外张望，弄得陪伴在身旁的包桑提心吊胆，生怕皇上发脾气。

看见三位太医和公主走来，包桑急忙上前迎候。

果然，刚一进门，刘彻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诊断结果如何？”

秦仲和淳于意彼此看了看，嘴张了张，又缩了回去，刘彻的脸色就更加阴沉了。

秦素娟很清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隐瞒结果只能自取其罪。

她轻舒一口气，就跪倒在刘彻和卫子夫面前：“启奏皇上。请皇上恕臣无罪，臣才好说话。”

“恕你无罪，快把真情奏上来！”

秦素娟用简明的话语告诉刘彻和卫子夫，霍去病所中之毒乃匈奴人用毒草和动物胆汁蒸煮而成，一旦中毒，毒气会顺着血脉向体内慢慢扩散，腐烂人的皮肉，侵蚀人的筋骨，最后致人死亡。

“恕臣直言，大司马这毒，而今已入膏肓……”

“什么？你说什么？”秦素娟后面的话还没有出口，就被刘彻打断了，“你的意思是……”

秦仲和淳于意脑中霎时一片空白，那大祸临头的恐惧使他们嘴边只剩下“微臣有罪”四字了。

倒是秦素娟的坦然和直率让刘彻刮目相看，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秦素娟继续道：“依臣观之，大司马时日有限了，请皇上为大司马安排后事吧。”

她毕竟是个女人，面对一个年仅二十四岁的生命即将熄灭，她还是忍不住泪水盈眶，泣不成声。

“此天折我大汉矣！”刘彻长叹一声，黯然神伤地垂下头去。

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包桑看到，皇上自登基以来，第一次为一个将军流泪。

“起驾回宫，传丞相、御史大夫、大行、宗正到宣室殿议事！”刘彻断然下令道。

“不！”阳石公主拦住皇上，撕心裂肺地哭道，“一定是他们玩忽职守，耽误了大司马的病情，父皇应该把他们下狱！”

“蕊儿！你冷静些。”刘彻拍了拍公主的肩膀，迈开步子走出了前厅。

“母后。”阳石公主扑到卫子夫怀中，母女相拥而泣。

阳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望着窗外的秋雨，似乎是在问自己，又似乎是在问上天：“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卫子夫的手颤巍巍地拂过公主的肩头，一任公主的泪水撒在身上：“蕊儿！想哭你就哭吧！”

“母后！”阳石公主一声长叹，昏倒在卫子夫怀中。

“蕊儿！蕊儿！”卫子夫抱着公主，焦急地呼唤道，“秦太医！秦太医！”

秦素娟应声上前，狠狠掐了掐公主的人中，只听见公主从胸中呼出一口气：“表兄……夫君……”

接着，阳石公主就要挣扎着起来去找霍去病，秦素娟趁势拉过公主的手，慢慢地按摩，不一会儿，公主慢慢安静下来了。

秦素娟的中指按在公主的腕部，就觉得那脉象圆滑如按滚珠，跳跃而欢快，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忙对皇后说道：“请娘娘屏退左右，微臣有事要禀奏。”

当前厅只留下卫子夫和阳石公主时，秦素娟道：“恭喜娘娘，公主有喜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

“公主有喜了。臣观公主脉象，从‘寸’至‘尺’有如行云流水，依次跳来，而且‘寸’的脉象跳动比其他的更明显，估计是个男婴。”

听完秦素娟的陈述，卫子夫心中便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今日之事，你不可以对任何人说，泄露出去，拿你是问！”

卫子夫严肃的目光扫过眼前的面孔。她俯下身体，深深吻了女儿的额头，叹道：“蕊儿！本宫要奏明你父皇，即日为你们完婚。”

“母后！孩儿……”阳石公主的头抵着卫子夫的胸口，又哭了。

……

九月中，在走完二十四年的人生旅程后，汉大司马、景桓侯霍去病带着对阳石公主深深的爱和对大业未竟的遗憾去了。

尽管这是预料中的事情，而且一个月以来，茂陵东侧的将军墓冢按皇上的诏命，为彰显河西之役殊勋，依祁连山的山势而筑。

葬礼的筹备也由宗正寺、太常寺和大行令分工负责，加紧进行，可当庄青翟传来大司马西去的消息时，刘彻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正在批阅奏章的朱笔也掉在了地上。

刘彻仰天长叹，良久才对等在一旁的庄青翟说道：“传朕旨意，发属国玄甲为大司马送葬，朕要亲自送他上路。”

“皇上！这……”庄青翟和包桑不解地看着皇上。

“朕的话你们没听明白么？你们是在顾忌朕是一国之君，不该如此吗？”刘彻阴沉着脸，“可你们可曾想过，自建元以来，收复河西，驱逐匈奴，去病之外，夫复何人？他这一去，大汉顿失中流砥柱，朕是何等悲伤啊！”

皇上要亲临霍去病的葬礼，本来就很隆重的殡仪一下成为朝廷官员们争相向皇上献殷勤的舞台。

不管平日里意气相投还是政见相左，现在都把矛盾搁置在一边，而一心一意地筹办起丧事来了。人人都以能够出席霍去病的葬礼为荣，生怕落下了自己。

而卫青却一病不起了，霍去病先他而去的事实，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这是建元以来规格最高的葬礼。出殡的日期定在九月二十五日，但霍去病的灵柩、主持葬礼的有司、出席葬礼的官员、护灵的仪仗几天前就出发了。

走在前面的是高举招魂幡的庞大仪仗，后面接着是霍去病的灵柩。

刘彻特别恩准霍去病以“樟棺”之礼葬之，与诸侯王无异。棕红的棺木散发着清凉的香气，弥漫在通往茂陵的驰道两旁。

硕大的棺木由四匹匈奴马拉着。那些马个个体格雄健，昂首挺胸，是刘彻亲自挑选的。

为霍去病灵柩驾车的是金日磾——他现在早已不是马监，而迁入侍中了。前几日，他向皇上奏请，要护送霍去病上路。皇上允准了。现在，他就坐在执辔的位置上，眼里满是哀伤。也许，今天这个场面让他想起了河西的往事……

仅是大臣的车驾就达数百辆。这葬礼简直就是一方舞台，见证着每一个人的人格。

这也是大臣规模最大的葬礼，三十万大军，由各路校尉、司马和将军统领着，一律的玄甲，军阵的前锋已到了茂陵，而后面还在长安城外。

一代将星的陨落，使举国都笼罩在悲凉之中。

皇后与阳石公主坐在同一辆车驾上，她们紧紧地依偎着，抚慰着对方心中抹不去的痛。

眼前车马萧萧的威仪，身边飘飘霏霏的旗幡，将士撼天动地的哭声，又怎抵得上她们对亲人的思念。

阳石公主渐渐觉得，自己的身体离开了车驾，在天空中追着霍去病的灵魂，一会儿到了河西，一会儿又到了漠南；一会儿到了雁门外的长城边，一会儿又到了漠北的狼居胥山。

她望着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竟也披上铠甲，与霍去病并马奔驰在漠北草原。那草原真是多么辽阔，怎么也走不到边。

霍去病指着远处的狼居胥山道："那就是当年受命封的狼居胥山。自漠北之战后，那里再也没有单于庭了。"

前面是一片粉色的野花，霍去病拉着阳石公主走进花丛，告诉她，匈奴人称这花叫锦鸡花。如今这花也属于大汉了。

他们静静躺在鲜花丛中，说着从来也没有机会说过的那些话。

阳石公主问道："表兄还记得横门前的送别么？你就只看了我一眼，就义无反顾地策马走了，可我的心仿佛……在表兄奔赴战场的日日夜夜里，我常常走神，错把窗外竹林风声当了你的脚步。"

霍去病道："为兄并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接到公主赠剑和信物那天，我正追击着匈奴逃敌，可我那夜久久没有睡意，生怕辜负了你。"

阳石公主道："有了咸阳原上的海誓山盟，我很满足了。"

"可我给不了你那么多，因为边关烽火未熄，我不能、也没有理由被儿女私情缠住手脚，而撇下皇上的宏图大志而不顾。"

阳石公主不说话了。她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就想静静地

依偎在霍去病的怀抱。

一阵风吹来，霍去病“呼”地站了起来，大喊一声：“伊稚斜！哪里走？”

他一个口哨，立时就有一匹神马来到面前，霍去病翻身上马，追着远方的黑云去了……

“表兄！你回来！”阳石公主睁开眼睛，四下里搜寻，“我刚看见表兄了，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卫子夫的心都碎了，女儿的神情让她的心剧烈地收缩着，她对驾车的人说道：“缓些行，慎勿颠坏了公主。”

卫子夫抚着阳石公主洒满泪水的脸颊道：“儿啊！你不可以这样，你腹中怀了去病的骨肉，你要为他着想。你是当朝公主，不可如此。自去病沉疴不起，你父皇日渐消瘦，去病的离去，他也很伤心啊！”

“母后！孩儿心里苦啊！”

……

刘彻的车驾就在前面，霍光为皇上执辔。

虽然被队列和警跸隔着，可刘彻还是听到了阳石公主的泣诉。

他们才刚刚完婚，霍去病就走了，这该是多么的残酷？

他知道女儿对于自己为了漠北之战，而宽限了他们的婚期而怀着怨气。可她哪里知道，霍去病的死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切肤之痛。多日来，他没有吃过一顿舒心的饭菜，只要一端起碗筷，就会看到霍去病的影子；他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一闭上眼睛，霍去病就会出现在他面前。

“去病是为朕辛劳而亡的。”刘彻固执地这样认为，不断地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

现在，躺在灵柩里的霍去病，听着生前一直没有机会听到的皇上心里话。

“爱卿与朕虽隔了一代，可朕拿爱卿当知音啊！”

只有刘彻知道霍去病弥留之际的牵挂，他的心在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在鹰的故乡狼居胥山。他下诏命陇西、张掖、酒泉三郡太守采献祁连巨石，分布于墓冢周围。

“从此，爱卿的灵魂与天地同在，与大汉社稷同在！爱卿的功绩若日月昭昭，祁连为证！”刘彻闭着眼睛，在心里说着。

朝廷不仅举行了国葬，还要“黄肠题凑”，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木头皆向内。墓室的外回廊堆垒木条两千四百根，隐喻去病二十四岁的人生历程；四壁堆垒各三十层，刘彻要让大汉朝野、让域外藩国都明白，霍去病在他的心中与刘氏诸王一样。

执辔的霍光，听着皇上的喃喃自语，淌下了酸涩的泪水。

皇上对霍去病的思念让他思索着以后的路该如何走。

“皇上！兄长已去，皇上龙体关系大汉社稷，还要节哀才是。”

刘彻点了点头道：“你要以兄长为范，以后才能担当大任。”

“臣谨遵皇上旨意。臣将来也要率军开疆拓土，以光大汉盛德。”

前面有战马的嘶鸣，刘彻抬头看去，原来是侍中金日磾在车驾前勒住了马。

“有事么？”

“启奏皇上，灵车已至槐里县北，漯阴侯浑邪王请求觐见皇上。”

“哦！他也来送去病了？宣他来见！”

“诺！”金日磾闻言，忙令羽林军在驰道两旁散开，警跸们也纷纷面朝外，背靠车驾，肃然挺立。

金日磾去了不多时，刘彻就听见不远处传来沙哑的哭声。

“霍将军！你如何就走了呀？我还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呢！霍将军！你一世英名，英年早逝，我该向何人讨教啊？”

不一会儿，浑邪王和他的部属在刘彻的车驾前跪倒了一大片，不少人割了耳朵，断了长发，甚至用弯刀划破自己的面颊——这是匈奴人哀悼亲人的方式。鲜血一滴滴地在他们面前的土地上开出了殷红的花朵。

刘彻的眼睛又一次阵阵发热：“卿等对霍将军一片深情，感怀至深，卿等有何话就对朕说。”

“皇上！没有霍将军，臣等焉有今天？臣无他求，只求为霍将军殉葬，陪将军远行。臣等乞求陛下恩准。”

“请陛下赐臣一死！”

“请陛下赐臣一死！”

……

刘彻道：“卿等岂可出如此谏言，当初霍将军越关山，度大漠，引领爱卿归附长安，绝非要卿等随他而去，而是要卿等为汉匈和睦尽忠竭力，倘若朕准了卿等的奏请，岂不让霍将军在天之灵寒心么？

“这！”浑邪王长叹一声，“可臣……”

“卿等情怀让朕甚是感念，待朕百年之后，将卿等刻石为像，永立茂陵如何？”

“臣谢皇上隆恩。”浑邪王率领部属再次跪倒在地。

人群中又一次爆发出动地的哀声：“将军走好！”

伴随着匈奴人的哀恸，羽林军阵中也哭声绵延，此起彼伏。

金日磾抬头看去，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雨丝，轻轻落在关中广袤的沃野；南望南山，太阳早已隐没在团团乌云之中。金日磾不敢耽搁，来到刘彻面前：“陛下，茂陵就在前面了。”

“哦！爱卿到新居了。”刘彻含着热泪道。

茂陵东北角矗立起一座雄伟的墓冢，上面遍布祁连奇石。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刘彻诏命从修筑茂陵的大匠中抽掉一些人过来，将从南山采来的秦石依自然形态，雕刻成马、牛、虫、鱼。特别是“跃马”和“马踏匈奴”的雕塑，形神兼备，呼之欲出。人们都说那是霍去病的灵魂转化成石马来护卫大汉社稷的。

茂陵邑的百姓更是传得分外神奇，说是一天夜深人静时，一位商贾夜出入厕，忽然听到邑外喊杀连天，远远瞧见东北角的电光闪闪，两位年轻将军乘着天马，在空中杀得难解难分。忽然，就看见星光下一道弧光，有颗人头咕噜噜落了地，第二天早晨去看，却是一块石头。人们从此就断言，霍去病并没有去，他就在茂陵为皇家守陵。

元鼎元年冬十一月，这是个雪落长安的日子，褚大、徐偃和侍御史们从郡县回来了。朝会上，张汤力主对已下廷尉诏狱的太守们处以斩刑，以大张盐铁官营局面。

他的谏言获得了廷尉司马安的积极响应。

其实，在处置触犯刑律者这点上，庄青翟、严异与张汤并无根本冲突，只是他们认为盐铁官营的案子，从京都到地方牵累数十万人，有违常理。

因此，庄青翟和严异再次主张，廷尉府和各郡县有司务必认真甄别，不要造成冤案。对于被裹挟的百姓，好让他们尽早回到家乡去。

刘彻在这些日子最关心的还是新政的推行。当着大臣们的面，他严厉责备了庄青翟和严异，说他们优柔寡断，办事不力，要他们多向张汤学习，并当殿准了张汤的奏章。

庄青翟和严异直到走出未央宫前殿，仍然是一头雾水，不知该向张汤学些什么。

京城杀戒一开，各地的人头也就像切瓜砍菜一样不可遏止。每天从地方传来的充满血腥味的文书让庄青翟十分纠结。

他做了一个估算，如果照这样杀下去，人数会远远超过当年的巫蛊案。

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胆量将这个实情报告皇上，心里一直叹息：唉！要是汲黯在就好了。

而严异则从此以后，就越发地沉默了。

他一想起散朝那天张汤冰冷的目光，就心里发慌，有种大祸临头的恐惧。

他不再到庄青翟府上讨教，怕因此而连累了丞相。

冬深的日子，他一人骑着马，到郊外去了。

出了长安城，向西北走大约几里地，就是渭河。河水早已封冻，看上去白茫茫一片。河的拐弯处，枯槁的芦苇被雪压得严严实实。但就在这冰天雪地间，一株腊梅正孤独地在开放，在银色的背景下金灿灿的。虽然只有几朵，却是生机勃勃的。

严异在梅树下站了许久，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忽然有了一个发现：自那天朝会后，他变得不会说话了。嘴里表达的总是跟不上心里所想的。

严异觉得脚趾有些发麻，他知道这是天冷的缘故，在最后看了一眼孤梅后，就转身向岸边不远的酒店走去。

酒旗被雪冻得生硬，沉沉地垂着。客人也不多，严异进店，示意要了两样小菜，一鼎热酒，正要驱寒，却被一声“严大人”给打断了。那人一边拍打肩上的雪花，一边和严异说着话：“严大人不认识在下了？”

严异觉得面生，也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那人便笑道：“严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在下就是御史台的杜侍御史啊！”

严异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表示认识了，并邀他在自己对面坐下。

杜侍御史也不客气，从鼎锅里盛了酒，然后自己饮了。

刚刚从郡县巡察回来的他很快就把话题扯到盐铁官营上来。

“严大人可知，下面都感到盐铁官营多有不便呢！”

严异不答话，只是埋头喝酒。

杜侍御史又道：“听说严大人也在朝上言说盐铁官营诸多弊端。”他说着，还伸出大拇指赞扬严异敢于直言。

严异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嘴唇动了几下，依旧是毫无声息。

这场酒喝得十分沉闷，午后未时一刻，严异丢下杜侍御史，自己一人出了店门，上马回城去了。一进府门，就坠入梦乡。直到后半夜，他才被府令焦急的声音喊醒。

“出什么事了？”

府令急道：“廷尉府来了不少府役，声言要见大人。”

严异很坦然地笑了笑，起身穿衣：“本官平日两袖清风，怕什么廷尉府？”

他刚刚走进客厅，连招呼都没有来得及打，就听为首的队史喊道：“拿了！”

府役们立即上前，给严异戴了镣铐。严异一边抗争，一边问道：“你们这是为什么？”

队史出示了御史大夫手令说道：“奉御史大夫令，今以‘腹诽罪’捕你，有理请到廷尉府讲吧。”

“腹诽罪？”严异的嘴嗫嚅着，最终没有辩白。

腊月初，严异以“腹诽罪”被判处弃市。

那天倒是没有下雪，天空阴沉沉的，张汤像当年对李文一样，早就在严异的口中安了钢卡，直到他人头落地的那一刻，也没有给这世界留下一句话。

张汤为自己发现这一罪名而兴奋了好些日子。

他以此对刘彻陈奏道：“今后谁敢在内心非议朝政，严异就是下场！”

第七章

连环案毁两重臣 兴国计出双英杰

丞相府现在的人员十分充实，仅长史就设了三位。

这可不是三位平庸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曾做过主爵都尉的朱买臣、做过右内史的王朝和做过济南王相的边通。

从表面上看，派遣巡察使的谏言是庄青翟提出来的，而其实都是出自这三位幕僚的主意。

他们的本意是要借丞相的政绩压一压张汤等人的气焰，以泄各自在任上饱受欺凌的恶气。却不料这事反而被张汤接了过去，又一次成了向皇上邀功的机会，并且还白白搭进了右内史和大农令两条人命。

自严异以“腹诽罪”判处弃市以来，塾门往往是“一鹞入林，鸦雀无声”，只要远远看见张汤过来，朝臣们就都封了口，一个个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生怕因为嘴唇动了几下惹来“腹诽”大祸。

可人总是“终日而思”的精灵，封得了口，封不了心。

这会儿，丞相署中三位长史还是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愤，议论起近一年来发生的是是非非。

说到义纵，大家心知肚明，他不是死在拘捕杨可下属这件事情上，而是在不治京畿之道，太怠于职事了。

至于严异就不免太冤枉了，这么一个忠于职守、勤政廉直的人却遭此下场，实在是太悲惨了。

朱买臣在火盆边暖着手，看着窗外的春雪，纷纷扬扬地飘过官署回廊，在墙根落了薄薄的一层。他触景生情地长叹一声道：“雪里埋尸，终不得久啊！”

正在起草公文的王朝停下手中的笔道：“听阁下的语气，这是话里有话啊！”

朱买臣伸了伸脖子，神秘地问道：“想听吗？”

边通就在一旁打趣道：“你就别卖关子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朱买臣掩上门，说话的声音低得只有两位同僚听得见。

“知道么？御史大夫当年办的李文一案近来有了新证。当年李文被牵扯进

巫蛊案，就是张汤用钱买通小吏鲁谒居做的假证。事隔多年，有人看见张汤不惜屈御史大夫之尊，亲自为他按摩病足，怀疑其有把柄握在鲁谒居手中。鲁谒居死后，他的弟弟犯了事，想通过张汤帮忙，孰料他竟然佯装不知，这下便惹恼了鲁谒居的弟弟。他一纸文书，将当年张汤与鲁谒居合谋诬陷李文的事告到了廷尉府。”

朱买臣说到这里，眨了眨眼睛道：“据说，接到这文书的是廷尉府的一位中丞，名叫减宣。此人与张汤有隙，于是便私下里把案情查得清清楚楚，但却慑于张汤今日的权位而没敢上奏圣听。”

边通思索道：“阁下的意思是，这事若是让皇上知道了……”

“呵呵……”

“呵呵……”

三人相视而笑，那意思都在不言中。

王朝做了一个握拳的姿势：“到时候，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信扳不倒这个奸佞。”

门外响起踩雪的脚步声，三人急忙打住话头，回到自己的案几前，一本正经地批阅文书。

进来的是丞相庄青翟，他一屁股坐下，气喘吁吁地骂道：“小人！十足的小人！”

朱买臣一听这语气，就知道丞相一定与御史大夫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他一边整理案头文书，一边劝解道：“大人何必和这个奸诈阴险之徒生气呢？”

庄青翟长叹一声道：“能不招他倒也罢了。皇上竟要张汤追究老夫的失察之罪呢？”

朱买臣“哦”了一声，他是知道这事的原委的。

自大司马霍去病去世后，皇上一直精神不振，早朝的时间比过去短多了。已过了四十岁的皇上也越来越听不进逆耳的话。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孝文皇帝寝园瘗钱被盗的案子。

这瘗钱是埋在地下专供亡灵用度的，先帝的瘗钱被盗，这是继李蔡盗卖景帝寝园堧地之后又一重大的案件。庄青翟不敢怠慢，立即找到张汤，相约在朝会上面奏皇上。

“先是李蔡盗卖堧地，现今又有人盗掘瘗钱，人心不古如此，我朝这是怎么了？”

张汤道：“此案干系重大，下官亦不敢妄断，还是奏明皇上为妥。”

“本相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依本相看来，此案像是乡野无赖所为。”

张汤道：“这很难说，李蔡不就是一个例证么？”

“御史大夫精通我朝律令，既是如此，你我就如此奏明皇上了。”

“好！一切就依丞相。”

谁知到了朝堂，张汤却一改宫门前的承诺，声言他不知陵园瘗钱被盗之事，倒认为丞相奉诏祭祀，经常出入于陵园，有失察之责。

刘彻大怒，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严责丞相，诏命张汤会同廷尉府严查此案。

面对朝夕相处的几位幕僚，庄青翟伤心地说道：“李蔡死后，老夫在这个位置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想竟遭此诬陷，也该老夫有此一劫，只能自认倒霉。”

庄青翟返朝不久，并不知道有多少人身受张汤诬陷之苦，别的不说，就他身边的三位，哪一个不曾受过他的排斥呢？

王朝在庄青翟对面坐下，轻描淡写道：“此乃预料中事。李蔡之后，他原以为丞相非他莫属，孰料皇上却选了大人，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边通却恨恨道：“姑息养奸，必有后患，平时丞相总是劝我等息事宁人，现在他却将手伸向大人了。”

元光年间入朝的朱买臣毕竟年长些，他走到三人面前说道：“我们现在与丞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不能让小人得志，奸佞横行。”

“那依阁下之见呢？”

朱买臣让一个曹掾在门外守着，才压低声音对众人道：“如此这般……”

庄青翟有些惊恐：“这行么？”

“只要有了人证，他即便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朱买臣冷笑道。

第三天一大早，雪还没有住，天气很冷，可张汤却早早地出了门。他伸手抓了一下飘在空中的雪花，踌躇满志地笑了。

一个“失察”罪名加在庄青翟头上，他这回死定了。他在心底很鄙夷这个书呆子，他以为大汉的丞相是那么容易做的么？

哼！我可以将李蔡击倒，你庄青翟就更不在话下。

庄青翟一死，朝廷将没有谁能比他有资格更适合做丞相了。他虽觉得这雪来得晚了些，但却预示着这个已拉开序幕的春天该属于自己了。

从身后传来的赶车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张汤回头看去，庄青翟的车驾换了两匹红马，竟以飞快的速度从他的身旁冲了过去。

车轮扬起的雪尘，落到张汤脸上，十分冰冷。

庄青翟板着面孔，目不斜视，似乎张汤是素不相识的路人。

走完司马道，进了塾门，庄青翟一边跺着脚尖的雪，一边谦恭地向各位同僚打着招呼。他看见张汤进来，故意高声说道："等天晴之后，本相请大家到咸阳原上一游，以解朝事之累。"

看见刚刚康复的卫青，庄青翟越过其他同僚，迎了上去，关切地问道："大司马近来可好？"

卫青微笑着点了点头。

庄青翟又大声道："只要大司马出现在塾门，大家的心里都是亮堂的。"

朝臣们都十分吃惊，懦弱的丞相大人怎么一下子又刚强自信起来了。

张汤进来得晚，只看到最后的一幕。他心里不免觉得好笑：都快要死的人了，还乐个什么？

辰时二刻，刘彻出现在朝会上。他一眼就看见卫青出现在大臣中，那种久违的愉悦一下子就涌上了眉头。霍去病走后，他就是中朝唯一的中心了。

刘彻知道他的这种欣慰已通过脸上的笑传给了卫青，因此，在微微点头之后，他就把议题直接转到瘗钱被盗额度案件上来。

"张爱卿！先帝陵寝瘗钱被盗案可有眉目？"

张汤回道："臣正与廷尉一起加紧侦查，不日便有结果。"

张汤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庄青翟接着道："皇上，瘗钱一案已真相大白。"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就像晴天响了一声炸雷，不仅张汤，连刘彻也很吃惊。

前日朝会，这个庄青翟还语焉不详，时隔二天，竟然像换了一个人。大家纷纷睁大眼睛，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

庄青翟今天反应分外敏捷，不等张汤回过神来，就在皇上和朝臣面前爆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皇上！臣奉诏四时祭祀于陵园，失盗之事自有臣责，因此臣连夜搜查，现已查明，此案是御史大夫张汤与商贾合谋。”

庄青翟这话一出口，他并不着急详说细节，而是冷静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果然，朝臣中一阵骚动。

“堂堂御史大夫，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真乃我朝奇耻。”

“平日里标榜清廉，清风两袖，今日……”

这样的结果，是刘彻没有想到的。虽说张汤为人刻薄，善于逢迎，心里不那么坦荡，觊觎相位也由来已久，这些他都了解。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李蔡犯案后，他思之再三，最终选择了庄青翟继任丞相。可要说他与别人合谋盗取先帝寝园瘗钱，这让他难以置信。

张汤来到庄青翟面前，冰冷地质问道：“无凭无据，丞相竟信口雌黄，诬陷下官，就不怕皇上治罪么？皇上！此乃丞相诬陷之词，请皇上明察！”

事关外朝重臣，刘彻不得不谨慎。

“庄青翟！你看着朕说话，此事果真与张汤有关么？”

“臣身居宰辅之位，对汉律了然在心，岂能随意诬陷他人？”

“可有证据？”

“这是臣审理张大人旧友、商贾田信的口供，请皇上圣览。”庄青翟说着，就从袖间拿出一卷绢帛，递给包桑。

刘彻大体浏览一遍，上面不但有作案的时间、地点、经过，还有嫌犯的画押。

田信在口供中说，他在盗掘陵寝瘗钱时，不料被张汤发现，于是，他便与张汤商议，将所盗之钱藏起来，等将来事情平息，再与张汤平分。

刘彻放下口供便问道：“朝廷之事，商贾是如何知道的？是否有人勾结商贾呢？”

张汤道：“也许有吧？”

“那请御史大夫告诉朕，此人是谁呢？”

张汤知道，此时说错一句话，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选择了沉默。

“好个张汤！”刘彻阴沉着脸道，“你乃当朝御史大夫，位居三公，竟然如

此下作，蔑视先帝，盗取瘗钱，该当何罪？”

张汤一时无措，只有跪在地上。

刘彻又问道：“盗贼何在？”

庄青翟道：“现正在长史王朝府中看押。”

“张汤！”刘彻愤懑地将口供掷向张汤，厉声道，“证据在此，你有何话可说？”

张汤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以“见事风生”而自信的他竟无法将许多细节串成一个完整的情节。他无法相信这些事情与自己有关，可事实摆在面前，连他都无法推翻。可他就是想不通，这些证据是怎样造出来的。

他绝望地跪倒在刘彻面前道：“皇上圣明，臣区区小吏之子，能有今日，全赖陛下。臣虽位居三公，却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岂可有此污行？丞相所言，乃是诬陷，请皇上明察。”

毕竟张汤曾以执法严峻，给刘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他曾以办事干练，赢得了刘彻的青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彻真希望廷议能有助于廓清案情真相。

“众位爱卿！”刘彻扫视了一圈殿内的群臣，“朕将此案交与廷议，众卿有何看法，不妨一一奏来。”

皇上的话一出口，张汤就颓然跌坐在地，知道自己完了。这些年得罪了多少人，陷害过多少人，排斥了多少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正因为如此，后来有案件他都尽量不在朝堂议论，而习惯于事后单独奏禀皇上。可今天，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时候，一个听起来很平静的声音却让他感觉到大殿在摇晃。

这是卫青的声音，他从怀中掏出一札上书，呈送给刘彻道：“此臣前日到太医坊诊病，路过北阙，恰逢廷尉中丞减宣，他说经多年查访，当年李文一案为张汤与鲁谒居合谋所为。他慑于张汤权位，要微臣转呈皇上，请陛下明察。”

张汤只觉得大殿的横梁塌了，直朝着自己的胸口压过来，他顿时昏厥了……

张汤的入狱，一扫大臣万马齐喑的局面，无论是朝堂上还是各署中，笑声多了，同僚之间走动多了。

但作为外朝宰辅的庄青翟却没有丝毫轻松。

皇上已几次在朝会上就盐铁和币制的变革进展太慢而斥责外朝，他也清楚在瘗钱被盗案中靠刑讯逼出来的狱词也很虚弱，一旦皇上知道了真相，他的头随时都会挂在长安东市的高杆上。

他现在急需要做的，就是做几件实在的事情，提高朝野对新政的信心。

可早年倾心于黄老，后来改学儒家的庄青翟对农商关市之道根本不懂。他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为什么严异宵衣旰食，却在新政上毫无建树？一天，他在和长史们外出踏春时，把这个问题提到朱买臣面前。

朱买臣呷了一口茶道："丞相应该知道，不是勤政廉直就能推动新政的。用非其人，越勤政，说不定离目的越远。"

庄青翟想了想，觉得这话是有些道理，于是便问道："你说说眼下该怎么做？"

"依下官看来，新政要继续往前，须倚重两个人。"

"可是孔瑾和桑弘羊？"

"对！不是下官夸海口，一个孔瑾或桑弘羊，足以当一百个严异。"

"好！"庄青翟的眉头顿时展开了，他来回踱着步子道，"再过两天就是春分，你约他们两位到城外踏青，老夫要向皇上举荐他们。"

"好！"看着日色已近中午，朱买臣起身准备回府，脚刚刚迈出丞相公署，却被庄青翟拉住道："若是能就新政拿出一些新举措，老夫在皇上面前说话就更踏实了。"

朱买臣笑着点了点头，心里却道：还用你啰嗦，就干练这一点说，你比张汤差远了。

清明节后的第五天，刘彻在庄青翟的陪同下，到渭渠巡视漕运了。

行前，他口谕给孔瑾和桑弘羊随行。

当包桑传完皇上的旨意离去时，孔瑾和桑弘羊无言相视许久，两人有种预感，他们的机遇来了。

春雪融后，渭河的水涨了不少，站在水监公署的楼台上举目远眺，虽没有汹涌波涛，却也浩浩荡荡。漕运船只在渭渠口入渠转向东南，傍南山而去。撼天动地的号子随风在渠河之间回响。

白日当头照呀！

嗨呀！嗨呀！

渭水滔滔流呀！

嗨呀！嗨呀！

脚下步步稳呀！

嗨呀！嗨呀！

两眼朝前瞅呀！

嗨呀！嗨呀！

……

这情景和歌声，让刘彻想起前任的大农令来，他由衷地感慨道："朕自推行新政以来，大农令中有所建树者，惟韩安国与郑当时耳。当年郑爱卿对朕承诺三年通水，结果还提前开了漕运。"

庄青翟听得出皇上是借着追怀故人，曲折批评当朝的臣僚们怠于政事，不思进取。他忙在一旁说道："郑大人一世英名，实为臣等楷模。"

不料刘彻接下来的话却让庄青翟无论如何也不敢回应了。

"虽说张汤盗先帝陵寝瘗钱，罪该万死。然朕每每想起他的勤于政事、严于自律来，还是难以释怀。"

从水监署的楼上下来，刘彻和一干大臣沿着渭渠岸柳行间缓缓前行。

柳叶很瘦，透过树隙，可以看见因为无雨，麦子显得十分低矮，刘彻的眉毛又"锁"了起来。他在心里埋怨死去的严异，就觉得庄青翟此时推荐大农令很及时。

刘彻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孔瑾和桑弘羊道："丞相举荐你们的奏章和你们的上书朕都看过了，今天要你们随朕出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陈奏。"

孔瑾上前一步道："郡国之所以感到盐铁官营不便，不在新政本体，而在转输遥远，资费甚高。臣近来思虑，朝廷若能在盐铁产地设均输官，以京都实价就地收买，屯于官署，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既可以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利，又可以供给百姓之需求。如此，则盐铁官营名则符实，利在朝廷。"

刘彻又向桑弘羊问道："爱卿也是这样看么？"

桑弘羊回道："孔大人所言，亦臣之所见。只是臣以为，我朝元狩年间所

铸白金，因郡国铸钱未能有效禁止，致使真假混淆，不仅使钱币失控，造成物价上涨，而且使朝廷失信于民。因此臣建议将铸钱回收，以利新币推行。”

此刻，庄青翟也在旁边建议道：“皇上还可诏令天下，非上林三官钱不能行于天下。”

徘徊了许久的盐铁官营和币制变法，终于在元鼎二年的春天有了新的思路，这让刘彻因为瘗金盗窃案而带来的阴影渐渐淡去了。

刘彻停下脚步，等孔瑾和桑弘羊拱手站在面前时，双手就分别按在他们的肩头：“明日早朝，朕就诏命孔瑾为大农令，桑弘羊为大农丞，望二卿勿负朕望。”

孔瑾和桑弘羊纳头便拜：“谢皇上隆恩，臣等当为社稷鞠躬尽瘁，肝脑涂地。”

其实，从皇上的决定中最受鼓舞的还是庄青翟。他希望皇上能因为新政的顺利推进而淡化对瘗钱盗窃案的印象。当晚，他兴冲冲地回到相府，就要朱买臣、王朝和边通一起饮宴，庆贺风波的平息。

可朱买臣却不那么乐观，他知道皇上不是那么容易健忘的，而且这朝廷也不是平湖秋月，水波不兴，说不定在哪儿就会翻船。

夜阑席散，众人起身向丞相告辞时，朱买臣留下了一句让大家酒醒的话：“树欲静而风不止，诸位大人多加小心吧！”

但是，当日子平静的一天天走向春天深处，走向夏天的时候，仿佛一切真的过去了。

谷雨刚过，就从上林苑三官处传来喜讯：三官钱的流行杜绝了假币的流行。仅从京畿各县的情况来看，三官钱型范精准，成色足，尤其是铸造手段高妙，很难仿造。

孔瑾主抓的均输官也相继离京赴任。

让刘彻欣喜的是，孔瑾不仅深谙他的用人喜好，所选人才都是少壮精锐之士，而且都是商贾世家出身，熟悉贸易之道。大农府报来的奏章说，朝廷的财政状况近几个月也大有好转。

“哈哈哈！这个孔瑾，还真是个人才！”

刘彻每天阅读这些奏报，心情就像暮春的风一样，温暖中渐渐融入了夏日的热流。就在这样的季节里，再次出使西域的张骞也回来了。

社稷依旧，河山历新。

庞大的大汉使团和数十人的乌孙国使团走下咸阳原时，张骞一直在追忆着第一次回归时的感觉。然而，那辛酸和寂寞早已随大汉疆域的延伸和国力的强大而渺无踪影了。且不说他们此次一路西去，畅通无阻；就是所到之处，百姓更是倾城迎送。现在横桥对面迎接乌孙国使团的阵列，也让他找到了作为大汉使节的尊严。

张骞暗地打量了一眼身边的乌孙国使节昆窳，在心里暗笑乌孙国王昆莫的目光短浅，他竟然因为对大汉的孤陋寡闻，而对皇上联手破匈奴的诚意漠然置之。

偏安一隅就可以享国长久么？笑话！张骞目光中掠过短暂的鄙夷，旋即恢复了平时的热情。他指着前方道："使君请看，前面就是皇上派来迎接使君的大行李息、右内史苏纵和典属国。"

昆窳"哦"了一声，口张得老大。他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长安的壮观，汉官的威仪，让他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

李息已经老了，却仍不失将军的气度和老臣的稳健，当张骞介绍昆窳时，他雍容大度地上前，以汉朝的礼节表示了对远道而来客人的欢迎。

"请使君到驿馆歇息，明日皇上将在未央宫前殿接见使君。"

李息邀张骞同乘一辆车驾，引导着使团朝长安城内走去。

途中，张骞对李息道："此次没能说服乌孙国内附，下官甚觉愧对天恩，无颜见长安父老。"

李息抚着张骞的肩膀道："使君两次出使西域，迢迢万里，风餐露宿，彰显大汉国威，何愧之有呢！"

当李息问他是否找到纳吉玛母子时，张骞伤感地摇了摇头："当初离开时，下官特意在那里用石头垒了标志的，可这次去，大漠茫茫，那里早已被沙海掩埋。"

李息沉默了一会儿道："闻听使君即将归来，我已向皇上辞归，并举荐你为大行令。"

他告诉张骞，在他离开长安的这些年里，朝廷发生了许多事情。李蔡死后，现任丞相是庄青翟，而御史大夫张汤因为涉嫌盗卖先帝陵寝瘗金而入狱。而经过这些事情，皇上也日见消瘦了。

一听到这些，张骞的心就一下子沉重了，他恨不得立即就去拜见皇上，他有许多话要对皇上说。

第二天，刘彻在未央宫前殿召见了乌孙国使者昆窳。昆窳转达了昆莫国王对他的问候，并献上了乌孙器物、果蔬和战马的清单。刘彻口谕，典

属国会同少府寺，挑选大汉布帛、银器等，待昆窳返国时，一并回赠。他特别叮嘱庄青翟，在乌孙国使节逗留长安之际，一定要带他到各处看，让他多了解一些大汉的风土人情。

“睦邻方可邦兴，远交才可结友，互通才能开眼，此乃朕凿空西域之根本也。”

送走乌孙国使节，刘彻单独留下张骞。

一进宣室殿门，张骞就跪下了。

“未能说服乌孙国东归内附，臣有负于皇上重托，臣罪该万死！”

刘彻让包桑阻挡一切大臣来见，自己则拉着张骞相向而坐，一脸宽容地看着他，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

“国之邦交，在自愿互利，非一厢情愿可致。然朕相信，爱卿此次所获绝不亚于上回，快快与朕奏来。”

张骞隔着案几，向皇上做了一揖：“臣在乌孙国逗留经年，发现乌孙国君臣皆惧匈奴，毫无东归意愿。臣觉着与其徒留此地，耗费时日，倒不如多道出访，广结西域诸国。臣遂将随行三百余人，分为数拨，持我大汉符节，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臣东归时，这些使节有的已经到达目的地，不久，将会有书报告于朝廷。”

张骞说着，便从随身带来的行囊中拿出新绘的西域各国图，一个个指给刘彻看。

“依臣观之，西域诸国，地广人稀。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其地东接玉门、阳关，西则以葱岭为界。臣所遣副使，循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循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些国家，长期被匈奴奴役，臣要副使以大汉资财，厚贿其国，欲图使其臣服我国。臣启程回国时，赴安息副使差人捎来书信，言说我汉使达到安息时，安息有二万人出城出迎，盛况空前。安息百姓如今才知道，在万里之外，有大汉这个地域广大的国家，有皇上这样伟大的君主。”

刘彻的眼神随着张骞的介绍在西域各国盘桓走游，他嘴上连道：“此次出使，虽然费时不足五年，然爱卿对西域各国情势之熟稔，远远超过元朔三年。”

尤其让刘彻兴奋的是，当年他欲出蜀郡，从滇国通身毒道的设想，终于在此次出使西域时得以实现。

“身毒乃我朝西南之大国，其道一通，则商贾货流纷纷南下，源源不断，外可远播大汉文明，内可给富于民，充实府库。爱卿啊！你此次又立了

一大功啊！”

张骞忙道：“赖陛下神威，臣才得以西行。倘若皇上有意，臣愿再赴西域！”

刘彻看了一眼张骞，哈哈大笑道：“看看！爱卿的两鬓都白了，可壮志依旧。这倒让朕想起荀子的一句话，涂之人可以为禹也！朕与爱卿都不再年轻了，这些年来，朕看着建元以来的老臣走的走，去的去，人越来越少了，朕不免有些寂寥，这次爱卿回来了就不要再走了。朕已准了李息的辞呈，不日将任命你为大行令，早晚就在朕身边说说话。”

皇上话里的伤感，说得张骞心里酸酸的，忙道：“臣谨遵皇上旨意。臣……”

刘彻见张骞欲言又止，问道：“爱卿还有何事么？”

“臣听说李老将军去了，臣想到郎中令府上祭祀一下。”

刘彻背过身去，没让张骞看见他复杂的表情：“李敢他也去了。”

张骞十分吃惊，正要问皇上缘由，不料包桑这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皇上！出事了，出事了！”

刘彻立时一脸的不高兴道：“何事如此慌张？”

“廷尉来报，张汤在狱中自杀了。”

“什么时候？”

“今日凌晨。”

刘彻近乎发怒地喊道：“快传廷尉来见！”

……

三月初的明月悬挂在春寒料峭的夜空。

张汤终于醒了过来——他是被几只觅食的老鼠吵醒的，他环顾周围，黑漆漆一片，从墙角散发出的霉味告诉他，这是让许多人畏惧的廷尉诏狱。

这里曾关过大行王恢。

这里曾关过丞相窦婴。

他曾在这里把御史中丞李文送上了断头台。

现如今，终于轮到他了。

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墙角摸过来，用尖利的牙齿撕扯着他的鞋子，“吱吱”的叫声立刻招来鼠群，他用力甩开脚镣，砸死了咬开他鞋尖的那只老鼠，其他的老鼠才四散而逃。

这真是报应，当年他因为厨房丢肉，演绎了一出审鼠的闹剧，并且从此与汉律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制定的严刑峻法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多少有点作茧自缚的意味，并且现在连老鼠都不怕他了。

身陷囹圄的时候，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就是追忆往事，张汤也不例外。这几天，他回顾了从长安小吏到御史大夫的经历，发现自己的仕途生涯与别人截然不同。

他从步入官场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唯一目标。

他喜欢一切按自己意志旋转的那种感觉。

他喜欢看着别人俯首帖耳的样子。

他喜欢听到政敌被打趴下时的哀鸣，那是让他亢奋的最美音乐。

这些让他一方面不容许别人高居于自己之上，另一方面，他也从不贪恋金钱女色。

他这种性格常常让他的对手感到棘手。

他凭执法严苛，扫除了仕途上一个个障碍，甚至圆滑过人的李蔡至死都没有弄清是谁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至于庄青翟，他原本就没放在眼里，可自己偏偏就败在了他手上，这难道不是天意么？

他根本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老朽，竟然照搬了他诬陷人的本领，如法炮制了伪证，把他与瘗金盗窃案扯在一起，并运用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致他明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却无法为自己辩解。

而卫青的举证，加速了皇上的定案。

这个中朝首辅的每一句话，不仅皇上相信，就是大臣们也没有人怀疑。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地位，更因为他的为人连张汤也挑不出任何瑕疵。

张汤明白，他多年来一直守着一个底线，就是绝不轻易把卫青当成政敌。所以，他与卫青之间没有过节。

望着窗外投进来的淡淡月光，追忆着当时皇上的眉目，却是十分地模糊，隐隐约约只记得几个字：怀诈面欺。

他了解皇上的性格，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臣下蒙骗，皇上用了最严厉的措辞，这预示着被枭首弃市的结局在等着他了。

白天，赵禹列举了八条罪状前来对簿。其实赵禹也清楚，所谓对簿不过是个程序而已。

行前，他命人备了些酒菜，与张汤在狱中席地对饮，当谈及皇上发怒，赵禹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人有今日，心里应该清楚。如今大家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皇上很重视这件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不然为什么还要多次对簿呢？"

赵禹走了，可张汤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万念俱灰，与其遭受酷刑，倒不如自裁，一死了之。

可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他不甘心。下午，趁着仅有的光亮，他向皇上上了最后一道谢罪书。

"罪臣屡受皇恩，死无憾矣，然臣与瘗金被盗案毫无干系，陷害臣者，乃丞相与三长史也。请皇上明察，还臣清白之身。"

他痴呆呆地看着几行因心绪烦乱而写得十分潦草的笔迹，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后半夜，窗外飘起了稀稀疏疏的雨丝，从谯楼上传来更鼓苍凉的声音，张汤最后望了一眼窗外，心里呼唤道："皇上，臣走了，皇上保重！"

"咚……"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新一天的更鼓敲响了。

……

望着张汤的遗书，刘彻刚才与张骞畅谈时明朗的心境又沉重起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他相信，一个垂死之人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他一遍又一遍地推敲着上书中的每个句子，追溯此案前前后后的细节，越想就越觉得蹊跷。

刘彻向赵禹问道："爰卿曾到狱中与张汤对簿，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赵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陈述了当时的一件事："那天廷尉府到王朝家中抓人时，嫌犯已悬梁自尽了，这不能不说是此案的一大疑点。"

刘彻从牙齿缝中发出冷叹："莫非此案真……"

赵禹进一步上前道："这是廷尉府审理此案的奏章。"

廷尉司马安在他的奏章中说，张汤死后，他奉诏去查看张汤府邸，他全部的家产不过五百金，甚至办理丧事都很艰难。灵柩摆在厅堂，用幔帐隔着，棺木十分平常，与普通百姓无异，而且还是有棺无椁。

因为张汤获罪的原因，还可能是他生前伤人太甚，以致没有人来吊唁。

张母面对廷尉府的询问，竟然没有泪水，话语中透着女人的刚烈。

“别的不敢说，可我儿这清廉，却是青山为证！妾身绝不相信他会伙同巷闾小人，盗掘先帝陵寝瘗金！”

司马安发现，张母把张汤的尸体运回府上时，竟是用的牛车。这让他很费解，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惜刑讯逼供、诬陷政敌的张汤，与一个洁身自好、家无积蓄的张汤是怎样重叠在一起的呢？那些无奸不贪、枉法必贪赃的议论为何就被张汤打破了呢？

刘彻看着奏章，手抚腮帮沉思许久，终于决计对瘗金一案重审，诏命将庄青翟、朱买臣和王朝等下狱。

消息很快传到丞相府，当晚，王朝和边通，一个在府中饮鸩，一个在郊外林子里悬梁。

朱买臣没有走，他一直陪着庄青翟等着廷尉府的拘捕。他对参与构建伪证的行为没有后悔，因为他当时的目的就很明确，他要为严助报仇。

尽管他知道严助所犯罪行绝不容赦，但他还是不能容忍张汤杀了他。

他之所以面对张汤一次次的欺凌而忍耐，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

司马安带人进入丞相府时，朱买臣正和庄青翟在书房里喝酒，他推开冲上来的士卒，亲自给庄青翟弹了弹肩上的灰尘，才伸出了双手。

在庭审公堂，庄青翟对自己的行为毫不讳言。监审的赵禹不明白，为什么堂堂大汉丞相要造伪证陷害他人。

庄青翟淡然一笑道：“大人素与张汤交好，那就请大人问问张汤，他为何要编造假证陷害他人呢？”

赵禹又问道：“那当年赵绾之死，与你可有关系？”

庄青翟仰头看了一眼廷尉府的屋顶说道：“无须多问，当年盗走赵绾奏章的代女就是在下派往赵府的。”

审理竟然这样顺利，赵禹和司马安都没有想到。

第二天早朝后，当刘彻在宣室殿看到庄青翟的狱词时，一时心绪十分复杂，他无法评价这场瘗金盗窃案中各人的是是非非，更无法在心底给这

两个重臣一个精确的描述。

人！实在是太复杂了。

庄青翟紧步张汤的后尘，选择自杀结束了生命，他没有留下任何话语。

司马安在派人为他收尸时想，也许这就是罪有应得。

张汤与庄青翟的死，给朝廷蒙上了瑟瑟的氤氲。

朝野围绕新一任外朝人选私下议论了多日，而处在两难之中的便是刘彻。

这些天，他将元朔以来的朝臣一个个从眼前过了几遍，忽然，他吃惊地发现，一向自诩儒学昌盛的大汉朝，竟然找不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丞相和一个既刚正廉直，又精于朝政的御史大夫。

那一天，刘彻传卫青到宣室殿，要他效仿周亚夫，以军职兼任丞相。

卫青思之再三，还是坦诚地辞谢了。

“不是臣有意推辞，而是臣现已官居大司马，常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生怕朝臣议论。若再兼任丞相，真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到时候，不仅丞相做不好，恐怕连兵务也废弛了。”

“可朕反复考虑，却无合适人选。”刘彻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子，一副无奈的样子。

卫青道：“微臣举荐一人，不知皇上看合不合适？”

“谁？”

“太傅赵周如何？”

刘彻想了想，摆摆手说道：“恐怕很难胜任。他是荫庇祖先的功绩走进朝廷的，少有建树，讲讲学倒还可以，要做丞相，恐怕难以服众。”

卫青道：“人无完人。微臣当年不也是骑奴么？请皇上考虑先任用一下。赵大人宽厚有德，是眼下最好的人选。”

“那就这样吧！御史大夫人选，朕意就让石庆来做，眼下也只能如此了。”

赵周是在博望苑中接到皇上的圣旨的，前任庄青翟的命运，让他在接到诏书时，有了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

赵周是没有野心、也没有多少欲望的人。

父辈的遭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景帝中元元年，他的父亲因为拒绝跟随楚王刘戊反叛而被杀，先帝为了追念功臣而封他为高陵侯。

而他入朝以来将心思都用在研习儒家典籍上，当初皇上命他接替庄青翟为太子太傅，他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很安于每日在博望苑里讲习儒家经典，这不仅符合他的性格，而且也使他避免了与朝臣之间的龃龉。

可谁知道先帝陵寝瘗金被盗的一场大案，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赵周回到府上，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在心里历数建元以来朝廷人事的变动，竟有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发现——除公孙弘终老任上之外，从窦婴到田蚡，从薛泽到李蔡，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而随着皇上年岁的渐长，这种转换的频率也越来越短。公孙弘四年，李蔡和庄青翟仅仅在位不过三年。

这个朝廷怎么了？他不禁在心里疑惑。

不仅如此，御史大夫也一样更换频繁，今日还在署中处理政事，明日说不准就有什么罪名落在头上。

他在这个时候接任丞相，心里能轻松得了么？

第八章

秋风辞载悲凉意 酎金案拷忠义心

卫青刚刚进入甘泉山二里地时，就望见宫苑周围烟云缭绕，隐约有火光闪闪。宫内传来祭祀的乐音，围着翠峰旋转，许久才渐渐散去。

他望了一眼紧随在身后的李晔道：“速去禀告丞相，就说本官有紧急军情奏明皇上。”

“诺！”

李晔去了不一会儿，赵周就跟着来了。

彼此见过礼，卫青便问道：“皇上这会儿在殿里么？”

赵周长叹一声道：“皇上昨夜几乎未眠，坐在祠坛旁祭祀太一神，坛中烈火彻夜熊熊，炊具、皇榻都搬到了坛旁。”

卫青让李晔带着卫队在外边守着，他跟随赵周进了宫。

这甘泉宫本是在秦朝林光宫的基础上扩建的皇家避暑之地，从景帝时起，每到六月，皇上就携带着皇后来此居住，直到中秋之后才回返。自元朔以来，刘彻又笃信方士，在这宫中建了专供祭祀的台、观、坛。宫苑从莽林的边缘一直绵延到山脚下。

赵周说：“皇上从陇西巡视回来后，就直接进了甘泉宫。”

卫青沉默无言。皇上刚刚才五十，为何就变成这样子了呢？

在祠坛外守候的包桑瞧见卫青和赵周，忙上前迎候。

卫青问道：“公公，皇上在哪呢？”

包桑指了指寒露观，没有说话。

从观内传出刘彻浑厚的吟诵声，断断续续，起起伏伏的：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赵周闻此道：“这是皇上在河西汾阴为后土祠写的。”

他至今仍不能忘记，在离开汾阴县时，登上楼船，望着滔滔东去的汾水，刘彻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

听得出来，皇上的心境是复杂的。眼前初冬的阴冷，满树的黄叶，南归的大雁，都引起皇上太多的联想。

他感叹着青春不再，老去的凄凉。

他难以忘怀卫青、霍去病带给他的快意，也难以忘怀张汤、庄青翟带给他的创伤。

赵周听得潸然泪下，欷歔不止。这惊扰了坛内的刘彻，他问道：“是丞相在外面么？”

赵周忙道：“启奏陛下，大司马从京城来，有紧要军情奏报。”

“哦！大司马到了，让他到紫殿等候。”

……

从寒露观出来，刘彻立时就判若两人，由缥缈的虚空中回到现实，忍不住发泄对河西战后边事松弛的不满。

“上个月（元鼎五年十月）朕登崆峒山后，巡狩陇西，太守竟毫无准备，以致朕与随行从官无法就食。朕随后北上萧关，率数万骑勒兵新秦中，竟然发现千里边塞无亭障。边关如此懈怠，还能保匈奴不会卷土重来么？朕一怒之下，斩了北地太守以下数十人。而你身为大司马，总领朝廷军务，可不能浑浑噩噩！”

卫青十分惶恐和不安，忙道：“此臣治军不严，自当自省。皇上指斥，让臣振聋发聩。”

刘彻挥了挥手道：“此事也不能全都怪你，自韩安国、李广之后，霍去病又早早离朕而去，文官乏才，武官乏将。朕欲命中书令拟一道诏书，发往郡国，令两千石以上官员举荐人才。”

“皇上圣明，臣回京后即刻去办。”

接着，卫青把文书呈送给刘彻道：“臣今日来，就是为这个事情。种种迹象表明，南越国欲图谋反。”

刘彻大体浏览了一下文书，抬起头问道：“去年，南越王太后请求内属，朕念赵婴齐在世时，忠于汉室，故诏准。并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内比诸

侯。到现在时间不过一年，他们就要谋反，真是岂有此理？”

卫青解释道：“皇上有所不知，此次反叛的主谋正是吕嘉！”

“哦？”

“据从南越国传来的消息说，吕嘉连续担任三代南越王的丞相，宗族为大吏者达七十余人。他的几个儿子都娶了南越王室的公主为妻，他的几个女儿又都嫁给南越王室，在国内盘根错节，势力庞大。早在南越王太后上书请求内属时，他就多次阻止，后又称病不见朝廷使者。眼见南越王太后内附意决，遂发动政变，杀了幼主和王太后，气焰甚是嚣张。”

“大汉天下，岂容逆贼作乱！”刘彻抽出宝剑，“刷”的一剑下去，面前的白玉案几碎为两截，“传朕旨意，朕要讨逆伐罪，震慑诸藩。”

刘彻目光射人，卫青仿佛又看到了当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皇上。

卫青明白了，既对生命充满了眷恋，又把江山紧紧地拥在怀中，这就是皇上的性格。一向对方士不屑一顾的他，心底生出期待：倘若上苍有眼，真赐皇上永寿，那该是大汉的福祉……

议完大事，卫青骤然就有了一种紧迫感，他跨上战马，如腾云一般朝京都驰去。

李晔见此很吃惊，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大司马如此意气飞扬了。他不敢懈怠，招呼身后的卫队，紧紧地追了上去。

可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它的背后是国家人力、物力的较量。

等刘彻回到长安，要真正打一场彰显国威的战争时，国力早已不像当年那样应付自如了。

首先面临的现实是，自元鼎三年以来的连续灾害，使朝廷不得不拿出大量物资赈济灾民，又免除了一些郡国的赋税。

其次，皇上近年来热衷方士求神之事，在京都和离宫广建神坛，用度十分庞大。

另外，这次战争的战场远在南方，主要靠水战，需要大量战船，这样不只费用巨大，而且也十分费时。

朝会已就此廷议了几次，孔瑾几度呈送的关于财物筹集的奏章，都因为过于拘谨而被刘彻否定。

朝廷不得不将进军的时间一延再延，最后才确定在秋季发起讨伐，好留出时间筹备军需。

这也是刘彻最烦躁的一段日子，他每天不断对前来奏事的少府、大农令和大司马幕府的官员发脾气，严令他们尽力筹集财力，最迟也得八月进兵。

一天，刘彻正在批阅奏章，忽然从一道清秀的奏稿中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卜式。

他的奏章每个字都散发着男儿志在战场的豪情，彰显了士者忧国的情怀："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

刘彻被感动了，他立即找来赵周，询问卜式的情况，可赵周却不甚了解。

他又找来卫青，问道："朕怎么觉得，这个卜式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现在就在齐国任相。"接着，卫青又与刘彻一起回顾了几年前河西大战时，卜式慷慨捐出二十万钱资助朝廷迁徙贫民的壮举。

刘彻"哦"了一声，身体向后仰着道："朕想起来了，就是那个不愿意做官，而愿意放羊的卜式啊！真是时艰见忠贞，我朝像卜式这样的臣子多一些，何愁江山不兴，社稷不固呢？朕要赏赐卜式，令天下臣民效仿，为国尽心出力！"

接着，刘彻坐了起来，从案头拿起朱笔，洋洋洒洒地写道：

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齐相雅行躬耕，随牧畜悉，辄分昆弟，更造，不为利惑。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刘彻聚精会神地写着，卫青也在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在他的印象中，这大概是皇上自建元六年以来唯一的一道亲笔诏书。这让他对征讨南越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又多了一层理解。卫青不懂行文的起承转合，他更多的是透过文字感受皇上的胸怀，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从宣室殿出来，卫青没有回大司马府，而是直接奔了左内史兒宽的官署。

兒宽此刻正召集辖内的县令，商议为朝廷筹集军备的事宜。他闻听大司马到了，遂急忙出府迎接。

进了客厅，席地坐定，兒宽便问道："大司马此来必有要事，下官当不遗余力。"

卫青道：“本官今日前来，是要给阁下看一样东西。”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中书令抄写的诏书副本，兒宽仔细地读了一遍，不禁为卜式的忧国情怀而动容，连道：“此举乃社稷之望！吏民之望！自下官上任以来，在辖内奖掖农耕，轻徭薄赋，虽不敢称物阜民丰，然则辖内各县官民丰润却是实情，听说朝廷要南下平叛，下官正召集各县县令商议筹集财物。大司马若能屈尊一见，定可鼓舞人心，凝聚众志，共赴时艰。”

卫青忙道：“本官乃一介武夫，谈不上屈尊。既然来了，就不妨把卜式的义举告知诸县令，也好高标风范，蔚成风气。”

两人相携到了前堂，各县县令平日对卫青七战匈奴、横扫大漠的传奇多有耳闻，今日一见，不仅相貌奇伟，而且举止儒雅，又多了几分钦敬。及至听了卜式的介绍和皇上褒扬的诏书，大家更是士气大涨，纷纷表示回去后，要加紧筹集财物辎重，以报效朝廷。

接下来的几天里，卫青又走访了当年跟随他征战的公孙贺、公孙敖、李息等将军，大家纷纷拿出积蓄的家财，以应朝廷急需。每一次分手揖别，走出属下府邸时，他总是心怀歉疚，觉得给他们的太少，有了事，却总是先想到让他们付出……

几天后的朝会上，刘彻又以兒宽为垂范，严厉地斥责列侯们尸位素餐，只知向朝廷求赏，而不愿“拔一毛而利天下”。他尤其点了新任太常、太后的兄长、盖侯王信的名：“你何功于汉，竟然身居高位，宅甲京都，膏地连属？今天下不幸，你竟然装聋作哑，熟视无睹，百年之后，你有何颜面去见太后？”

遭到亲外甥的斥责，王信觉得很没有面子，可他也只能垂首恭听……

七月，刘彻敕令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浩浩荡荡地开往番禺。

诏令颁布第二天，太子刘据破例不待召见就前来觐见父皇。

刘彻很诧异，放下手中的奏章和朱笔问道：“你不在博望苑中习书，为何到宫中来了？”

“父皇，孩儿请求担任此次讨伐南越的监军。”

刘彻又吃了一惊，道：“你？小小年纪，为何想领兵出战？”

刘据撩了撩袍袖，近前一步说道：“孩儿已经十九岁了，骠骑将军当年出兵漠南不也是这岁数么？”

刘彻笑道：“你和他不一样，你是太子，当学治国御臣之术，要心无旁

骛。”

刘据有些着急，出口便道：“父皇当年睢阳破案时，不也是太子么？”

刘彻仔细打量面前的太子，心中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温暖。这些年，他整天忙于打理国政，运筹战事，不经意间太子已经变成一个翩翩青年了，看那眉眼、那体魄，听那说话的声音，都深深嵌着自己的影子。

他的心瞬间便有了触动，恩准他的话就在舌尖上滚动，可他还是将话收了回去，究竟为什么？他一时也说不清。

刘彻给了儿子一副很严肃的表情：“朝事眼下还不需你分心，下去吧！”

他重新埋头批阅奏章，不再理会刘据。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时，看见刘据还站在那里，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高声对包桑说道：“送太子回博望苑。”

刘据极不情愿地离开宣室殿，很长时间，他的呼唤似乎还在刘彻的耳边回响。

“一样的父爱，两样的心境，朕这是怎么了……”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臂膀，茫然地问着自己。

这事在处理朝政之余，总在刘彻心头盘桓，直到出征前一天，卫青到宣室殿奏事时，刘彻才将自己的思虑说出。

“前几日，太子进宫要朕允准他担任此次平叛监军，被朕回绝了。”

卫青“哦”了一声，道：“皇上不准自有道理，只是太子已不小了，历练历练，对日后执掌朝政也有好处。”

刘彻捋了捋胡须道：“朕是如此想的。朕主政时，汉家诸事草创，加之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遵循，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都如朕所为，则重蹈亡秦之覆辙也。”

卫青道：“陛下所虑圣明，不过臣……”

刘彻挥手截住卫青的话头说道：“朕知道爱卿想说什么，朕只是觉得太子敦厚好静，必能安天下，朕是要他做一个守成之主啊！朕知道，太子因为朕不恩准他出征有些怨气，皇后也不理解，故请爱卿以朕意晓之。”

卫青领旨谢恩。

走出宣室殿，卫青还在想皇上为什么在这个日子里和他谈起这番话。

也许是出于一腔爱子之情吧！他在心里默默地这样想。

路博德出征那天，卫青、赵周率众官员到灞城门外相送。

路博德一脸严肃地来到赵周面前，抱拳作揖道：“宫中卫戍，下官已做周密安排。皇上安危，系于天下，下官走后，还请丞相早晚照应。”

他转过身来，对卫青行了军礼，言语中就多了许多的追念。

“末将有幸跟随骠骑将军北征匈奴，得以封侯，此情没齿不忘。末将离京期间，倘逢祭祀之日，还请大司马遣人代末将向骠骑将军敬酒。”

说罢，他跃身上马，正要号令出发，却听见耳边传来呼唤声。

众人回头看去，原来是皇上刚刚诏封关内侯的卜式。他后面跟着几位年轻人，个个生龙活虎地朝这边来了。

卜式来到卫青和赵周面前，躬身行礼道：“下官区区齐相，未有寸功于朝廷而得封侯，实乃皇恩浩荡，终下官一生而难报万一。今将犬子四人交与将军，往死南越，卫我大汉社稷！”

卫青闻此对卜式说道：“阁下此举，义薄云天。我大汉数十万大军，不日即会于番禺，也不缺阁下几位虎子，阁下还是将其带回，日后定有报国机会。”

卜式却没有丝毫回转的意思，道：“所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当初下官上书朝廷要率子请战，绝非戏言，今日大司马若拒绝了下官的请战，岂非要陷下官于不义？”

话说到这个分上，无论是卫青还是赵周，都没有理由再阻挡卜式送子从军。

路博德更是感慨卜式父子的忠心，于是上前问道：“各位可以驾船么？”

卜式的长子急忙回道：“回将军，小人自小在海边长大，颇通水性，擅于撑船。”

路博德大喜道：“如此甚好，你就随本将左右，早晚教习水卒操船。”说罢，他朝身后的从事中郎和卫队高声喊道：“上马！”

大汉的旗帜伴随着“嘚嘚嘚”的马蹄声向东去了……

送走讨伐大军，刘彻觉得很疲倦。

那种“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悲凉又重新回到他的生活中。他常常会在批阅完奏章后望着宣室殿内的一切发呆，偶尔会伴随着悠长的叹息：“上苍有知，当赐我彭祖之寿。”

从甘泉宫回来后，他要赵周寻访方士，求延缓衰老之法。

皇上寻求长寿之法已有些年头了，当年赵周在太常寺任博士的时候，就听说过皇上曾请方士李少君炼制丹药，引起了朝野的议论。

元狩四年，皇上又拜方士李少翁为文成将军，并于甘泉宫中筑高台，上画天、地、太一诸神，整日祭祀。后来，李少翁把自己书写的符语藏于牛腹，用来蛊惑皇上，后被识破。不久，宫中就传出消息说，李少翁因为吃了六月的马肝身亡。时间刚刚过去六年，皇上又开始寻找长生之法，倘若自己重蹈当年覆辙，岂不要城门起火，殃及池鱼？

可皇命如天，他只有硬着头皮四下奔波。他是个儒生，向来对方士之术是不屑一顾的，因此，他忙碌多日，却不得要领。

一天，赵周独自一人驾车郊游时，却不料碰见了乐成侯丁义。这丁义乃高皇帝功臣丁礼的重孙。在听了他的心思后说，他认识一位方士，叫栾大，与李少翁师出同门。声言能见神仙，寻到长生不老药。

赵周闻言，急忙将栾大带进宫引荐给皇上。

刘彻在听了栾大的一番陈词后，竟然相信栾大就是神仙的使者，在短短的几个月间，连续敕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刚刚进入四月，刘彻又一道诏书敕封栾大为乐通侯，而刚在不久前，皇上才把丈夫刚刚去世不久的卫长公主嫁给了栾大。

这一回，赵周真的害怕了。

卫长公主是皇后卫子夫的女儿，他最怕的就是卫青过问此事。

果然，在一天早朝后，卫青就在司马道上等他，见面之后，卫青直截了当地问道：“皇上将当朝长公主嫁给方士，丞相不怕落下欺君的罪名么？”

赵周顿时脸色通红，低下头只管走路，不敢看卫青。

卫青见他没有说话，警告道：“若是公主有个闪失，丞相休怪本官言之不预！”

过了好些日子，卫青的话还在耳边萦绕，这让赵周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定。他最大的期盼就是栾大尽快找到神仙，求到长生之药，使他摆脱尴尬。

在朝廷为平叛忙于筹集军资的日子里，栾大向皇上告辞，往东海寻神仙去了。

他一去数月，竟然杳无音信。

此时，赵周坐在塾门，全身就像针扎般的难受，他猜不透皇上宣他来干什么。

“皇上有旨，宣大人觐见！”包桑颠颠跑过来道。

“皇上心情可好？”

包桑摇了摇头：“大人见了皇上可要谨慎些。其他，咱家就不多言了。”

赵周小心翼翼地进殿，跪倒在刘彻面前道：“臣赵周参见陛下。”

刘彻抬眼看了看赵周问道：“栾大呢？”

“陛下！栾大往海中寻求神仙尚未归来。”

“他不是神仙使者么？难道与常人一样跋山涉水不成？”

“皇上圣明，臣也做如是想。”

“莫非又是一个李少翁不成？”

赵周能体会皇上等待的焦急，立即表示道：“臣下去后马上遣人往东海寻找，催他早日带延寿丹药回京。”

赵周正要告退，却见包桑满怀欣喜地进来道：“皇上，吉祥降临了！吉祥降临了！汾阴县的巫者发现了一只巨鼎，御史大夫石庆派精通金石的使者前去验看，确系真品，现正在塾门候旨。”

哦！刘彻心中暗道，这不正应了栾大的神仙征兆么？忙宣石庆觐见。

赵周这时候的心情才松了一些，忙上前道：“宝鼎出世，乃大汉社稷之福，臣贺喜皇上！”

石庆向皇上禀奏了发现和验看大鼎的过程。刘彻听了，自是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迎宝鼎于甘泉宫，并告知宗庙和上帝。

“知会各郡国，十月在甘泉宫朝觐上寿贺。”

安排完这一切，大家发现皇上累了，连忙告退。

出了宣室殿，石庆发现赵周布满皱褶的脸上汗水淋漓，脸颊也红彤彤的，像涂了朱粉，笑着说道：“大人一定热坏了吧？”

赵周指了指石庆的鼻尖，也憨憨地笑道：“彼此彼此！老夫每天战战兢兢，唯恐获罪于皇上。日子一久，只要听见传召就会冒汗。”

石庆虽然没有搭话，内心却有着同感。建元年间他曾在太皇太后身边做事，那时还觉得老太太难以捉摸；如今做了太子太傅和御史大夫，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伴君如伴虎。现在倒觉得那太皇太后和气多了……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月，在一年一度的雍城祀五畤前夕，刘彻忽然下了一道诏命，要列侯献金助祭。

朝臣们虽对出兵南越没有积极响应，但为祭祀天地献金却是毫不迟疑地。

少府寺依据皇上的诏命，对所有献金做了核查，结果发现不少黄金成色不够，显有欺君之嫌，少府寺卿不敢耽延，急忙到丞相府禀告。

赵周正为筹集献金之事的顺利而大喜，准备向皇上写奏章报喜，却不料少府寺的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兴奋的火焰。他大致浏览了一下献金清单，十分吃惊地问道："献金成色不够者竟达一百〇六人？"

少府寺卿道："丞相也知道，前几个月，南越王太后请求内附，引起臣下反叛，卜式上书请出兵，并献上资财助军。皇上封其为关内侯，要群臣响应他的做法，孰料应者寥寥，皇上十分生气，让他们献金也是对他们的惩戒。"

赵周苦着脸道："可这样一来，是害了老夫啊！"

赵周再仔细一看，涉案名单中竟然有两个令他心悸的人物：卫不疑和卫登。

"这是怎么回事？为何将他们也牵扯进去了？"

"唉！"少府寺卿叹了一口气道，"他年少不谙世故，又是大司马之子，列侯以为拉他进来，皇上就会网开一面。"

唉！赵周不知道该怎样评价列侯们的行为。在过去为太子讲书时，他不止一次列举古来忠贞义士为君主不惜剔骨割肉，不惜抛却生命的故事，可现在发生的一切，哪里还有国士的影子呢？

赵周不敢相信的是，这些位居列侯的大人们，为了向皇上讨赏，无所不用其极，可如今国家有事了，却冒着杀头的危险，以假充真，甚至连皇上都敢欺骗。这世事究竟怎么了？

一份报喜的奏章，就这样被"酎金案"变为了请罪疏。

消息很快就传到椒房殿，卫子夫的心情就不安起来。卫氏一门列侯甚多，她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侄子陷进去。

一大早，她就要人去传卫青过来说话。

卫子夫看着病后消瘦的卫青问道："大司马近来忙些什么呢？"

"臣弟近半年来一直在处置南越之乱呢！"

“不是南越王太后自己提出要内附的么，怎么又乱了呢？”

卫青呷了一口茶水说道：“南越之乱生于臣下，不关王室。”

卫子夫闻言眉头就蹙到了一起，随即便问起震动朝野的酎金案。

“为何一下子牵涉进去那么多人呢？”

卫青娓娓道来：“其实此事也与卜式有关。此次平息叛乱，卜式父子率族人请缨于前阵，皇上闻言，下诏褒奖卜式，赐关内侯，昭告天下。然郡国、列侯竟漠然视之，致使皇上龙颜不悦，恰逢秋祀在即，皇上下令列侯献金助祭，并严加审核。这一审就出事了，他们竟用了成色不够的金子诓骗朝廷，皇上闻言大怒，听说已下诏削去了一百多位列侯爵位。”

“本宫也正为此事忧虑。”卫子夫朝前挪了挪道，“你一家四位列侯，可千万不要陷进去！”

“眼下尚无他们涉案的消息。”卫青说着，叹了一口气，“臣弟这几个儿子，唉……不立功倒也罢了，又喜滋事，不思进取，公主又多有怂恿。”

“你也不要总怪公主，常言道：养不教，父之过。你既为父亲，自当教子成才，不能总顾着朝廷之事。本来当初皇上就不该封襁褓之中的孩子为列侯，以你的家境，也不缺这个！依本宫之意，这空头爵位不要也罢，倒不如你自请于皇上，削了他们的爵位，也免得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打他们的主意。”

卫子夫喝了一口热茶，继续道：“本宫年龄大了，皇上不能总守着一个色衰的女人，一旦有变，要紧的是太子。因此，你一定要谨慎行事。”

“太子近来可好？”

“人大了，心也大了。皇上要他学儒，他却结交一些古怪之人，为此被皇上多次申斥。”卫子夫忧虑道，“而且皇子也越来越多，李夫人去年又生下一个，本宫担心，他这样不知思过，会……”

卫青看着面容憔悴的皇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不但忍受着皇上移情别爱的痛苦，还要为自己揪心牵挂，他纵然不能为姐姐排解一二，也不应给她徒添不必要的烦恼。想到这些，卫青道：“皇后所言极是，臣明日就进宫去，恳请皇上削了他们的爵位。”

“此事你还得说服公主才行。”

卫青点了点头，可他心里明白，要说服虚荣的妻子并非易事。他已在心底打定主意，绕过公主，径直面奏皇上。

看着天色不早，卫青起身告辞，这时春香急忙进来禀告：“长公主哭哭啼啼进宫来了！”

话音未落，刘嫣推开殿门，一下子扑到卫子夫的面前：“母后！孩儿……”

“究竟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子？”卫子夫不悦道，“都是大人了，你怎么……”

刘嫣早已哭成了泪人儿，话都说得断断续续的：“母后！栾大他……”

“栾大怎么了？你好好说……”

“栾大他被父皇下狱了。”

卫子夫一下子惊坐在地上：“本宫早该想到这一天的。栾大每次在长安作法，吸引大臣与皇上一起观看，然后就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前往东海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可每次回来，都没有带给皇上多少惊喜，却总有许多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不！刚刚新婚不久，就……”

刘嫣又看了看卫青，喘着气道：“恳请舅父劝劝父皇，饶过栾大，刘嫣已没了曹襄，栾大再一死，刘嫣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人世……舅父……”

卫青本来就不静的心就更乱了。

唉！这真是个多事的岁初啊！怎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

……

当卫青回到大司马府时，却看见府上的车驾正停在门口，长公主正要上车。他急忙下马，上前问道：“你这是要去往何处？”

“进宫！”长公主愤愤地说着，“大司马整天忙得不着家，可你知不知道，不疑和登儿已被牵进酎金案了。”

“啊？”卫青心里“咯噔”一声，皇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可他现在担心的是，依长公主这性子，如果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惹恼了皇上，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雪上加霜。

眼见天色已晚，卫青说道：“此案十分复杂，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先歇息一晚，明日我进宫面君，恳请皇上开恩，事情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

长公主见卫青如此果断坚决，冷冷地盯了他一眼道：“好！本宫就听你这一回，看看你如何救自己的儿子？”说罢，她拂袖便进了府门。

当晚，卫青唤来儿子们到书房问话。

两个平日被母亲娇惯得无法无天的公子，这时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

卫不疑小声说着原委：“皇上的诏命颁布后，就不断有人来找孩儿，说是冲着父亲的战功，冲着孩儿是皇家外甥、皇后侄儿的分上，就算皇上发现了献金成色不足，也会法外开恩的。”

卫青听到这里，再也无法遏制一肚子的怒火，上前就给了两人一个耳光，骂道：“蠢材！一对蠢材。别人是拿着你当挡箭牌，你们知道么？”

他们遭到父亲如此重责，捂着脸一个劲地喊着：“母亲救命！”

长公主冲进书房，杏眼圆睁，冲着卫青喊道：“你在外面还没有威风够么？回来还拿孩子撒气，算什么本事？”

“你可知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别人欺君罔上，拉着他们来垫背，蠢！”

“那又怎样？难道皇上还要杀了我儿不成？他要敢那样，本宫就死在他面前！”长公主骄横道。

“你……”卫青叹了一口气，“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洁身自好，迟早是要出事的。若有朝一日，为父不在了，你们何去何从？”

这一夜，翡翠也是一夜不眠，她听着隔壁高一声、低一声的争论，从内心深处替大司马抱屈。

长期伺候长公主，她最清楚长公主是怎样借着皇家的威势，放纵自己儿子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她不但不自责，反而怨天尤人，这让大司马心里能好受么？

忽然，从隔壁传来卫青清晰的声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翡翠心里一惊，她猜不透大司马说这话的意思。她多希望看到他们琴瑟和鸣，一家和和气气。

更漏刚过了子时三刻，卫青就起床来到书房。

翡翠打来温水，为大司马洗漱。卫青擦了一把脸，抬头问道：“昨夜你都听到什么了？”

翡翠摇了摇头。

卫青道：“就算听见了，也只能烂在心里，绝不可传将出去。”

卯时一刻，卫青已乘车上朝了。一路上，他不断地整理着思路，思谋该怎样面对皇上的斥责，该怎样应对栾大一案。

走完司马道，就远远地听见塾门里人声嘈杂。一进门，大家的目光就集中到他身上。

“大司马到了！”官员们纷纷上前打招呼，卫青微笑着回应，眼睛却在人群中寻找丞相的影子。终于，他发现赵周低着头躲在一个角落。

“丞相，栾大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完了！一切都完了！”赵周抬起老泪纵横的脸望着卫青，“都是栾大害了老夫啊！”

他紧紧拉着卫青的手，目中满是求救的渴望：“请大司马看在老夫为太子授业的分上，恳请皇上饶恕老夫的失职之罪吧？”

那双冰凉的手使卫青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回绝的话。可因为儿子，他自己已是“酎金案”的当事人，命运都还未卜，哪谈得上去救别人呢？

辰时二刻，大臣们按照序列，整齐肃然地站在未央宫前殿，几乎每个人都感到了今天气氛的不寻常——殿门外多了许多卫士。

刘彻出现在大家面前，刚才还嘀嘀咕咕的臣僚们立即安静下来。

果然，刘彻今天没有让包桑代他宣布早朝的程序，而是很阴沉地问道：“赵周来了么？”

就这一句，让站在丹墀内的大臣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至于赵周，早已是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出列答道：“臣在！”

“你知罪否？”

“臣……微臣知罪。臣作为当朝宰辅，却对官员疏于管束，致使百余名列侯欺君罔上，卷入酎金案，臣罪该万死。”赵周说着就瘫着跪下了。

可刘彻却不理他了，转头要赵禹、廷尉周霸和少府寺卿当庭禀奏“酎金案”的审理结果。

今天，赵禹是所有大臣中最镇静的。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袖间拿出竹简，历数列侯所献酎金的缺斤短两、成色劣恶、欺瞒朝廷等罪状。

凡是在场的大臣，每读到一个人的名字，立即就被剥下朝服，拖了出去，塞进司马门外早已备好的囚车。

当场有十几名大臣获罪，一时间“皇上饶命”的喊声不绝于耳。

卫青发现公布的名单中没有卫不疑和卫登的名字，可他们确实也在削侯之列，这是皇上给他卫青留了面子啊！

赵周几次昏厥过去，等他再度醒来时，跌跌撞撞地爬到刘彻面前，额头在大殿的砖地上磕得咚咚直响，他哽咽着说道：“酎金一案，皆臣之罪，请皇上赐臣一死！”

刘彻从鼻翼间哼出冷笑道：“你就想死么？事情还没了呢！你说说栾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你骗了朕，还是他骗了朕？

赵周的精神彻底垮了，老迈的脸上泪流成河：“陛下，栾大乃乐成侯丁义所荐，他的斗旗术皇上也是亲眼见了的。”

“大胆！你不认罪，反倒诿过于朕。王温舒何在？将你跟踪所见告知于他。”

中尉王温舒应声出列——这个用屠刀和监狱让自己辖内的盗贼闻风丧胆的将军，用自己粗糙的语言描述了栾大的东海之行。

栾大一路上晓行夜宿，越是接近东海，就越心虚。

来到长安几个月，李少翁之死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更是他心头难以驱散的阴影。

他很清楚，事情一旦败露，他的下场将会比李少翁更惨。因此，当他一天天走近濒临东海的琅琊郡时，他甚至想从此隐居深山或乘船流浪到海中的孤岛上，销声匿迹。

可他终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丢不下五利将军的光环，更忘不了从卫长公主那里获得的快乐。

在琅琊郡最豪华的客栈住下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过于谨慎了。嘿嘿！千里之外的皇上怎么会知道自己见没见到神仙呢？

人一高兴，不免就忘乎所以，栾大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夜，有三位商贾模样的人敲开了他的房门。那领头的自称来自临淄，要到海边贩些海货。

他狡黠的眼睛围着栾大转了转，忽地就发出一声惊叫：“呀！先生乃神人也！”

栾大惊异地看着对方，眼里充满了迷惑：“客官何以见得？”

“不瞒先生，”那人眨了眨眼睛，“在下乃前朝徐福的后裔，名徐禄。今日一见先生，顿感先生周身紫云环绕，仙气弥漫，就自知遇到了仙家。”

他的话遭到两位同行者的嘲笑：“大哥这在诓谁呢？我们怎么就看不见呢？”

徐禄道：“你们不晓通神之法，如何能看得见？”

这话栾大不仅爱听，而且因为与他三人结识，一路上的恐惧和寂寞也渐渐远去了。

这一夜，他们围着鼎锅，吃着烤猪、蒸鱼，三位轮番向栾大敬酒。

夜阑席散之际，栾大已酩酊大醉了。

他举着酒杯，来到楼道的走廊，凭栏望月，临海听涛，醉语中就泄露了秘密。

“皇上！休怪栾大蒙蔽圣听，实在是黄金耀眼，公主勾魂啊！这世上哪有神仙？哪有不死药呢？连前人徐福都逃往海中，栾大岂能超脱凡尘？哈哈哈……不死药……神仙……哈哈哈！”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刚跃出海面，睡梦中的栾大和三位客商就被店家唤醒，言说海上有奇景出现。

四人奔出房间，居高远眺，果然岚霭蒸腾，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浮起一座都城，那里层楼叠翠，树影婆娑，人头攒动。

这情景让栾大盘算了一路的腹稿一瞬间臻于完善，他知道该怎样应对皇上了。

他回到房间，收拾行李，准备回长安去。他觉得离开卫长公主太久了，他有点想她了。就在这时，三位客商进来了。

还是徐禄先问道：“先生这是要到哪里去？”

栾大回道：“回长安呀！”

徐禄问道：“不死药找到了么？”

“先生不是看见了么？神仙就在海中的瀛洲岛上，可他们今日聚会，岛上三五日，世上已百年，只有待明年再来了。”

“栾大！恐怕你没有明年了。”三位商贾立时亮出身份。栾大心里一哆嗦，又看见了七窍出血的李少翁。

……

“逆贼栾大现已羁押在廷尉诏狱！”王温舒最后道。

刘彻从案头拿起一叠文书道：“这是监视的司马一路快马密送的奏报，赵周，你还有何可说的？”

刘彻回到御座，就向身边的包桑摆了摆手。

包桑捧起早已拟定好的诏书，尖声念道——

制曰：查丞相赵周疏于职守，‘酎金案’迁延列侯百零六人，竟知情不

奏；且荐人失察，致逆贼栾大欺君罔上，蛊惑众心，二罪并处，着即革去丞相职务，交廷尉府查办；乐成侯丁义，妄举方士，欺瞒圣听，着即削去侯爵，处以弃市；逆贼栾大，坐诬罔，腰斩。钦此！

在包桑宣诏的时候，赵周晕倒在殿堂上。他没有听到诏书所列的罪状，就被卫士拖了出去。在被塞进囚车的时候，他仍没有醒来，只有银须沾满了口中的白沫，将一腮美髯粘成一撮。

大臣们一个个面如死灰，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卫青的目光一直追着赵周，直到他老迈的身体从眼前消失，耳边似乎还回响着塾门求助的声音。

他几次欲挪动脚步，走到大臣面前恳请皇上对丞相从轻处罚。

可就在那一瞬间，他看见皇上转向自己的目光，他很快就读懂了那目光中的意味，是一种冷酷的拒绝，一种断然的制止，一种隐约却是严厉的责备。

他于是选择退却而惭愧地低下了头。

是的！皇上毕竟看了皇后的面子，没有让赵禹点卫不疑和卫登的名字，但他知道，此事必然还要在宣室殿中延续。

此时，包桑又传下了皇上的另一道诏书——

制曰：御史大夫石庆，宽仁敦厚，着即任丞相，封牧丘侯；齐相卜式任御史大夫。钦此。

散朝了，大臣们各怀心思走出了未央宫前殿。

卫青没有同新丞相石庆说一句话，就加快脚步出了司马门，径直上了车驾。

驭手挥动马鞭，车驾早于其他臣僚离开了未央宫——他要告诉长公主，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还要训诫儿子，让他们以对朝廷的忠诚来洗刷耻辱。

明天，他将进宫面见皇后，他想告诉姐姐，他的儿子们的爵位已被酎金案的狂风吹落尘埃，不复存在了……

石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李蔡自杀了，庄青翟自杀了，赵周下狱了……那下一个是不是就到自己了呢？

他不敢想，脑子里一片空白。

依照惯例，在宣布了新的任命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留新任丞相到宣室殿谈话，可今天没有。

正午时分，天空渐渐阴了，灰色的云团很快覆盖了长安。

上车的时候，石庆抬头看了看天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阴雨天又来了。”

可不？车驾刚刚走动，密密匝匝的雨点就落到了宫墙外的柳树枝头。

第九章

上林悲风问心惆 阴山勒兵凌胡霜

赵周走了，博望苑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但刘据总觉得他就在某个角落里站着，有时候，他读着读着，就听见耳边有赵太傅与他一起切磋的声音。

可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面前坐着的是新任太傅卜式。

他也很怀念第一任太傅庄青翟，他从孩童时起，就被他牵着手出入于思贤苑，常常在梦中被他背回宫中。

可这两个人现在都死在了父皇的刀下，他连送他们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

刘据开始厌倦博望苑单调枯燥的生活，他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甚至罢课，这些情况让卜式感到十分为难。虽说他是太子的老师，可再怎么说他们之间也是君臣关系，卜式既不能撒手不管，又不能批评太过。

他知道前两位太傅对太子的影响太深了，他们相继死于非命，成为太子心中的痛。他不忍看他终日被痛苦折磨。于是，当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天到来的时候，他劝刘据到上林苑狩猎，去散散心。

但这个请求，却遭到了刘彻的拒绝：“你不是年年都随朕出行么？为何现在又要一个人去？你是太子，怠于嬉戏，岂不误了正业？”

刘据便说道：“父皇刚刚登基时，就外出狩猎，可孩儿已经大了。”

刘彻就有些不悦：“你怎能与朕比呢？朕那时已主社稷，而你现在还是太子。”

刘据心想，难道父皇让孩儿永远做太子么？从庄青翟、赵周到现在的卜式，都不断提醒他在与皇上说话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不能提年龄这个敏感的话题。

一天，当刘据向母后请安时，遇见了进宫的大司马卫青。在说到皇上没有恩准他外出狩猎时，他希望舅父能在父皇面前说说话。

第二天朝会之后，刘彻就留卫青到宣室殿，就“酎金案”涉及卫不疑、卫登一事训诫了他，要他对儿子严加管教。

说到教子，刘彻毫不隐晦对长公主的不悦，他语重心长地对卫青说道：“不疑与登儿乃皇家外甥，倘若不思进取，必有辱大司马门风。朕的这位姐姐，仰仗自己是皇室贵胄，从来都不知道收敛，朕知道这也让大司马为难。”

卫青听到这些话十分感动，表示回府后一定将皇上的旨意转达给长公主。接着，他们就将话题转到了太子身上。

卫青道：“前日皇后召见微臣，适逢太子向皇后请安，臣欣喜地看到，太子这几年多有长进。”

刘彻放下手中的竹简道：“朕也有同感，前日他奏请独行狩猎，朕只是考虑他体力稍弱，因此没有允准。”

“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爱卿有话不妨直言。”

“依臣观之，大汉自立国以来，天子皆是马上治天下。文帝阅兵细柳，景帝平定七国之乱，陛下运筹帷幄，北击匈奴。故臣以为，让太子通过狩猎来历练武功未尝不可，这也彰显我大汉传统。”

刘彻听完哈哈大笑道：“朕明白了，大司马是来为太子说情的啊！哈哈哈！”

卫青忙解释道：“臣听了皇上的训示后有所感触，因此随意说来，请陛下勿怪。”

“爱卿之言不无道理，今日爱卿就传朕口谕，允准他便是。”

刘据从心底感谢舅父为他争得了这次机会。

现在，当胯下的乌骓马带着他在林间穿梭的时候，那种凭虚御风的激情瞬间化为青春的豪气。在他左边是太子詹事侯勇，右边是穿着绿色箭衣的二姐阳石公主。

队伍奔跑了十余里地，终于看见一头掉队的小鹿被老虎扑倒在地。

它可怜凄凉的鸣叫只持续了片刻，就被老虎咬断了喉咙。

机会来了。

刘据的心突突地跳着，拉开了弓，一箭出去，却因为用力不够，箭落在距老虎几尺远的草丛中。

侯勇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太子遇险。他情急之间，催马一纵，越过刘据的战马，把太子挡在了身后。就在这时，只听“嗖”的一声，阳石公主射出一箭，不偏不倚，正中那头老虎的眼睛，那家伙疼痛难忍，扔下小鹿，朝狩猎队伍扑来了。

阳石公主心平气定，第二支箭早已离开强弓，正中老虎的咽喉，一股浓血从虎口喷出，它挣扎了一会儿，气绝了。

空气在凝滞了须臾之后，狩猎队伍中爆发出一阵狂呼声。

刘据收了手中的弓箭，不无嗔怪地说道：“本宫正要发箭，姐姐却……”他虽然嘴上这样说，可内心还是对二姐充满了敬意。

水衡都尉在一边奉承道：“以殿下臂力，只要神清气定，肯定大有所获的。这次只是第一次，不小心而已。”

有了射虎的经历，接下来就顺多了。日近中午的时候，太子已猎了一头鹿、两只兔子，然后回到了距狩猎区最近的葡萄宫。

水衡都尉在前面带路，沿着萧瑟的林间道路走进了宫殿区，才发现这宫殿道路的别致。在通往殿门的大道两旁，种满了葡萄，它婀娜婉转地盘旋上葡萄架，守望着冬日的林苑。数十个花工趁着天暖，正聚精会神地修剪着果枝。

刘据感兴趣地问道：“这些养花、养鹿之人是从何而来的啊？”

水衡都尉回道：“微臣是后来才来此任职的，不大清楚。据说这是三十多年前，皇上到苑中狩猎，要天下贫户都来苑中养鹿、养马，衣食悉由朝廷供给，殿下现在所见的乃他们的后人。”

“哦！”刘据应了一声，他无法想象年轻的父皇，在上林苑的那个秋夜里，以怎样的胸揽天下，怎样的心怀黎民，做出了如此英明的决断。

前面是一段粉墙回廊，过了回廊，就是宫门了。

刘据远远地看见霍嬗和儿子刘进在门口玩耍，他顿时忘记了一路的疲累，把马缰交给侯勇，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刘进也发现了父亲，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口齿不清地喊道：“父王！父王！”

相比之下，霍嬗显得懂事多了，他很笨拙地上前跪倒在地道：“霍嬗参见太子殿下！”

想着这孩子一出世就没有父亲，太子心头不禁一阵酸楚，赶忙上前抱起霍嬗道：“好孩子，这又不是在宫中，叫舅父就行了。”

“快下来！”阳石公主从刘据怀中接过霍嬗，正色责备乳母道，“你怎么可以让太子殿下抱孩子呢？”

刘据看了一眼阳石公主说道：“是本宫要抱的，不关她的事。”

乳母这才敢从阳石公主怀中抱过孩子，可霍嬗就是不愿意离开母亲的怀抱。

看见太子和公主进了殿，正在叙话的卫长公主刘嫣和史良娣都站了起来：“殿下回来了？”

“哦！”刘据把儿子递到乳母怀里，洗漱完毕，姐弟们就在轻松的氛围中叙话了。

刘据问道：“大姐你怎么不去狩猎呢？”

刘嫣脸上便泛起了几朵红云：“殿下明知阿姐不习武功，偏偏又问，不是取笑阿姐么？”

史良娣生性温婉，忙在一旁打圆场道：“殿下哪敢取笑姐姐呢？自家姐弟，说说趣话，解个闷罢了。”

这时，阳石公主也洗漱完毕，出来掩口笑道：“想来当初姐夫也是马上取匈奴首级的将军，姐姐怎就不喜欢刀马呢？”

刘嫣脸上就有些不悦：“姐姐哪里有妹妹的天分呢？姐姐只知道皇家公主该习礼仪，知春秋，整天打打杀杀的，哪像个女儿家？”

“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在姐姐眼里，妹妹就不是一个女儿身吗？”

“呵呵，你不是大司马的夫人么？”

“你！……”阳石公主的泪珠儿就挂在了眼角。

霍去病已去了八年了，这八年来，她尤其不能听的就是别人拿霍去病说事，那是她情感之殇。

刘据看着姐妹俩这样言语针锋相对，心里很不是滋味，道：“你们这是怎么了？宫闱深深，平日里见不着面，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了，却是这样话不投机，若是母后知道了，不知道有多伤心呢？”

两个先后失去丈夫的女人这时都感觉到刚才的话有些过分。

“都是妹妹不好，一时冲动，请姐姐宽恕。”阳石公主先道歉道。

“妹妹……”

史良娣总在这时拣舒心的话把大家的心往一块儿捏：“两位姐姐如此甚好！人生苦短，虽然珍肴美味终日满腹，但不如日日愉悦相伴啊！”

说着话，水衡都尉进来禀奏道：“酒菜已经备好，请太子和公主用膳。”

“请太傅、詹事一同用膳吧！”

菜肴很丰盛，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上林苑产的肉类、菜蔬。中间还放着一盆蒸豚，右首一盆烤鹿肉，左首一盆黄口——用上林苑蓄养的雏鸟烹制而成，另外席间还不断轮番更换，酒也是苑中酿造的酹酒。

随着鼎锅的升温，酒香满庭，驱走了初冬的寒意。水衡都尉格外殷勤，不断地敬酒劝饮。酒过三巡，太子的脸渐渐地潮红了。

这不是因为酒的熏蒸，而是因为史良娣那句劝慰众人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徘徊。此次出来狩猎，他何尝不是为了排忧解闷呢？

论年龄，他已经长大了，可在父皇的眼中，他仍是一个孩子。

去年平定南越叛乱，他多希望能初试锋芒，为日后执掌国柄赢得一些经验，父皇拒绝了他的请求。结果一仗下来，仅封侯拜将者就达数十人。

他也是有了儿子的人，他不知道如此下去，将来坐在皇位上如何对儿子述说自己的过去。

不知是老了，还是不识时务，卜式这时举起酒杯道：“皇上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一举平定两越，至此南方尽归大汉。请太子和公主举杯，为皇上、为大汉祝福！”

杯虽然举起来了，可在刘据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自己不还要在博望苑中读书么？

这杯酒成了他和太傅之间的隔膜，他有话都不愿意说了。

史良娣在一旁看得泪水盈盈，筷子就再也伸不到佳肴里去了。只有她知道太子心里的痛苦，忙对坐在对面的詹事侯勇道：“太子不胜酒力，还请先生扶他下去歇息。”

可刘据挡开了侯勇：“你何其多事？本宫未醉。上酒！本宫今日要与太傅一醉方休。”

侯勇为难地看着史良娣，见她坚决地点了点头，才带了两名卫士搀扶着太子出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宫没有醉！本宫还要喝！”

卜式愣住了，他不知道自己敬酒错在哪里？

当晚，太子一干人就在葡萄宫中歇息。太子和史良娣住在主殿，刘嫣和阳石公主住在偏殿，卜式则单独住在苑中专为大臣设置的驿馆内。

晚膳以后，刘嫣意外地来到了阳石公主的住处——一场郁闷的酒宴，一下子冲开了横亘在她们心灵深处的那堵墙。

一切都是从细节开始的——刘嫣抱起霍嬗，光滑的脸颊亲了亲孩子的额头道：“多聪明的孩子啊！大司马若是知晓，该是何等高兴！”

阳石公主两眼充满了泪花，委屈地说道：“为什么上苍对我们姐妹如此不公呢？姐姐没有守住曹襄，连那个栾大也没了。真是上苍不公啊！”

刘嫣道：“在外人看来，皇家的儿女锦衣玉食，从来没有忧愁，可有谁知道我们的苦楚呢？”

阳石公主愤愤道：“可儿女在父皇的眼中，都成了棋子，他要打仗，就把女儿嫁给将军；他要寻长生不老药，就把女儿嫁给方士，到头来，大家一个个都做了寡居的人。”

开始的时候，刘嫣还能平心静气地聆听，到后来，终于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霍嬗睁着两只充满稚气的大眼睛问：“母亲！你们怎么哭了呢？”

阳石公主接过霍嬗，紧紧搂在怀里，泣道：“嬗儿！你还小，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刘嫣擦了擦泪花说道：“有时候还真不如百姓家的女儿好呢！”

说到弟弟刘据，两人都感到他活得很不舒畅，也都感到了母后失宠后给太子带来的不利。

刘嫣道：“听说父皇对刘髆很亲呢！”

“可不是么？重阳节那天，父皇登高，那么多儿子就带着他。”阳石公主附和道。

“父皇该不会想另立太子吧？”

“不会吧！他母亲病恹恹的，哪里是做皇后的样子呢？”

“可据妹妹所知，父皇近来对太子可很不满呢！”

刘嫣沉默了，她想着妹妹的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父皇坚决不让太子做监军，不就是对他不放心么？

阳石公主道：“别人可以不关心太子，可你我不能不关心他。”

霍嬗这时候已经睡着了，阳石公主唤来乳母，灯光下，霍嬗的泪珠儿还在腮边挂着，公主就忍不住心疼。

“是啊！保护太子，保护母后，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刘嫣点了点头道。

夜已经深了，她站起来准备离去：“小不忍则乱大谋。父皇现今身体健旺，我们还要告诉太子，凡事以忍为上。”

送走姐姐，阳石公主回到殿内，偌大的宫殿空荡荡只剩她一人，她对霍去病的思念又爬上心头。

“表兄，我们的嬗儿都七岁了，可你到哪儿去了呢？”阳石公主想着，想着，泪水又顺着腮边流下来。但她没有去擦，自霍去病去后，她就喜欢上了这咸涩的味道。

刘据一觉醒来，天已经黑了下来了。他头疼得厉害，史良娣忙用热水为太子敷了头，又端来醒酒汤喝了，太子顿时清爽了许多。待宫娥退下之后，太子很歉疚地对史良娣道：“本宫心情郁闷，有些失态，请夫人见谅。”

史良娣眼睛有些湿润，可还是莞尔一笑道：“是臣妾考虑不周，让太子喝多了。”

“进儿呢？”

“已经睡了。不过太傅在隔壁正等着太子接见呢！”史良娣道。

“他来干什么？”

“看样子有话要说。”

“那好吧。”刘据说着就坐了起来。史良娣就要传宫娥来为太子梳洗，却被他拦住了，“这是在郊外，随意一些。不过既是太傅来见，夫人还是先回避一下吧。”

史良娣唤了宫娥，提着灯火，就出门去了。

卜式轻轻推开大门，隔着几步远，就向太子跪下道：“都是臣糊涂，让殿下多饮了酒，臣罪该万死。”

“是本宫心情高兴，多喝了几杯，不关太傅之事，平身吧！”

刘据示意卜式在对面坐下。两人坐了一会儿，卜式先打破沉默道：“臣与太子相处数月，因才疏学浅，讲书不免有疏漏之处，请太子恕罪。”

刘据双眼望着卜式道：“太傅的书讲得很好，本宫每每聆听，都受益匪浅。”

这显然是应付之类的话，卜式听得出来。如果自己不能坦诚直言，那他与太子的隔膜就很难消除。

“臣本儒生，手无缚鸡之力。殿下狩猎，邀臣同来，臣不胜感激。所以臣有些话想对殿下说。”

刘据看着卜式，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卜式问道：“不知殿下对庄青翟与赵周两案如何看待？”

太傅突然问到这个问题，让刘据有些惊讶，他睁大眼睛看着卜式，似乎想看出他内心的想法。

卜式并没有期待从刘据那里获得回答，他直接陈说了自己的看法：“短短几年间，先后有两任丞相被投入监狱，自杀的自杀，弃市的弃市。殿下是否觉得朝廷丞相更换过于频繁，对朝事不利呢？而郡国对皇上推行盐铁官营，多感不便，臣在御史大夫任上曾就此事向皇上建言，可不久皇上便免了臣的职务，臣就这样到了殿下身边。”

“哦！”刘据沉吟一声。

“皇上早年独尊儒术，朝野欣然，可近年来多信方士之言，才有栾大一案。去年，皇上又生出封禅泰山的想法，邀儒生们廷议。臣谏言皇上，如此一来，恐违礼制。然皇上终罢儒生之议，定在明年出巡……我朝不是尊崇儒术么？为何儒生的话皇上听不进去呢？”

刘据仍然没有回应卜式的话，但他却对以上诸多事情有强烈的同感。他是太子，说话时不得不有所斟酌。

“本宫记得庄太傅曾说过，惟淡泊而可益寿，父皇也应该深谙此理的。”

有些话，他只能在内心共鸣。从十六岁开始，他对父皇频繁更换大臣就有忧虑。不过那种遇知音的感觉在这个冬夜让他许久以来寂寞的心获得了温暖，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和淡然。

“太傅所言，本宫会考虑的，只是这样的话，不可再传到外边了。”

但在兴头上的卜式，又提起了平定南越的旧事：“南越国灭，西南尽归大汉，固然是我朝盛事。但令臣不解的是，皇上为何要拒绝殿下担任监军

的请求呢？”

这话直戳刘据的内心痛处，他眉毛微微地蹙了一下道：“夜深了，本宫也有些累了，太傅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卜式告辞了，他走出殿门，迎面吹来一阵风，他打了一个寒战，不知道今晚的拜见是祸是福，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结果。

“皇家的人都是这样的深藏不露么？”

……

阳石公主一回到府上，府令就告诉她，二少爷霍光来过了，见您不在，说今天还要过来。

“他没说有什么事么？”阳石公主虽然这样问，但她心里清楚，霍光如此急于见她，一定有要紧的事。

在丫鬟们梳妆的时候，阳石公主的思维飞速运转，会是什么事情呢？是母后身体不适么？还是父皇要召见她？想来想去，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这时候，就听见院内说话声传来：“公主回府了么？”

“回来了，正等着大人呢！”

阳石公主忙传话道：“请二少爷到前厅稍坐，本宫即刻就来。”

稍后，这对叔嫂就坐在客厅里说话了。

“皇上诏命嬗儿为奉车都尉了。”

阳石公主笑道：“父皇也真是的，他还只是个孩子呀！”

“明春皇上还要带他去泰山封禅呢！”

阳石公主的笑意僵住了。父皇这是怎么了？从京城到齐鲁，山高路远，嬗儿如何受得了？再说了，只要有霍嬗在身边，就如同霍去病在身边，难道父皇不知道么？

阳石公主站起来就要往外走，嘴里嘟哝道：“本宫即刻进宫，要父皇收回成命。”

“公主少安毋躁，此事臣以为是不是由太子出面更好些？太子毕竟已成年了，他的话皇上总还是要考虑的。”霍光在一边建议道。

“母后不可以出面么？”

“皇后不是不可以说，只是近来皇上的心思都在李夫人身上，这个时候皇

后出面，怕多有不便。”

“嗯！那就依你的。”阳石公主想想也是。

霍光走了，这一夜，阳石公主破例让霍嬗与自己同住一室。

霍嬗见此分外高兴，头依偎母亲的怀里甜甜地睡着了。看着梦中嬗儿嘴角溢出的笑，阳石公主又禁不住泪水流个不停，手反复抚摸着儿子黑亮的头发，心中却一遍遍地呼唤着霍去病的名字，直到黎明才昏昏睡去。

第二天，当阳石公主来到博望苑时，却在这里遇见了父皇。

走完长廊，进了讲书堂，阳石公主明显地感到今天气氛的异样。

父皇高大的背影遮挡了她的视线，使她看不见刘据和卜式的表情，只听见他高声训斥道：“朕要你研习春秋之意何在？就是要你察古而知今。《吕氏春秋》曰：‘不学，其闻不若聋；不学，其见不若盲；不学，其言不若爽。’朕早就有言在先，你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积学储宝，察天知地，日后兴汉的任务就在你身上！可你……”

“盐铁官营乃朕勘定之国策，你竟敢胡言多有不便，你究竟在替谁张目？”

“父皇……”刘据正要说话，被一旁的卜式拉了拉袍裾，遂收了话头。

这一细微的变化并没有逃过刘彻的眼睛，他转而把火发在卜式身上：“朕记得，你在御史大夫任上，就多次对盐铁官营说三道四，一定是你在太子耳边吹风……”

阳石公主意识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正要退去，却被父皇看见了。

也许是因为霍嬗即将随自己出巡，阳石公主的出现，使刘彻一肚子的火消退了许多，说话的口气也渐渐缓和了。

“唉！”刘彻叹了一口气，对刘据道，“你是要继承大汉社稷的。为君之道，要统摄四方。盐铁官营，虽伤及郡国私利，然于国有利，因此地方多有抵触，乃是常理。可你作为一国太子，岂可如此糊涂？”

“还有你，”刘彻指着卜式道，“你要认真体会朕的意思，朕不久就要出巡，朝中大事还要丞相与太子打理，你不可以再生事端，平身吧！”

“孩儿明白了。”

趁着刘彻转身的机会，阳石公主上前道：“孩儿参见父皇。”

刘彻挥了挥手道：“平身吧！你来是与太子叙话的吧，朕就不听了。包桑，起驾回宫！”

阳石公主的眼泪就下来了：“父皇！孩儿……孩儿……”

“唉！你怎么哭了？有话就说么。”

“父皇，嬗儿受封奉车都尉，孩儿深感父皇皇恩浩荡。”

“那你为何还哭呢？”

“只是嬗儿年幼，既不能为父皇执辔，又不能为父皇保驾，从京师到齐鲁，山高路远，请父皇念及去病只留下嬗儿这一条根，就不要让他出巡吧！”

“糊涂！”刘彻看了一眼伏在地上的阳石公主道，“难道只有你疼爱嬗儿么？朕是要带他去见世面。”

“可他还小。”

“小？你知道朕那时候是什么样子么？那一年，朕的姐姐隆虑公主远嫁匈奴，送别之日，朕登上横门城楼，望着姐姐远行的身影，发誓要灭了匈奴。如果父母都像你这样溺爱孩子，将来还能成什么器？”

“父皇！去病他……”阳石公主哭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刘彻便更加不高兴了。

“你休再多言，朕意已决，嬗儿虽名奉车都尉，然朕让霍光与他同去，这样不会有事的。”

阳石公主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太子，刘据便忍不住替姐姐说道：“父皇，孩儿有话要说。”

“你何其多事？”刘彻不耐烦地看了一眼刘据道。

“孩儿以为，皇姐所言不无道理，大司马为国捐躯，惟留此子，倘若有个闪失，岂不让他在天之灵心寒。”

“罢了！”刘彻怒吼一声，“你是在指责朕么？”

“孩儿不敢……”

“什么不敢？”刘彻怒斥道，“像你这样软弱犹豫，岂可担得了大任。好了！朕离开京城之后，军国诸事悉委于卫青，你就在这苑中读书思过，待朕回来再与你计较。”

刘彻说罢，就怒气冲冲地起驾回宫了。

他的轿舆去了多时，刘据、卜式和阳石公主还依然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他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元封元年十月底，刘彻带着霍嬗，率十八万精锐骑兵北上巡狩了。

三十多年了，这是刘彻第一次亲率汉军北巡。他终于实现了当太子时的誓言——御驾亲征，横扫匈奴。

现在，当他站在阴山之巅的单于台，环顾四周的群峰时，情绪分外的亢奋。

一路上，十八万精锐骑兵旌旗穿越千里，浩浩荡荡地越过大漠草原，何其雄气盈天。

而他现在站的地方，不是别处，就是当年匈奴单于曾站过的祭天台。五十年前，这对大汉而言，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他做到了。

当阴山吹来的风掠过他的额头时，他觉得自己并不老，如果匈奴人还敢南来一步，他的剑锋就会直指北海，他的军队就会直捣单于庭。

他一面勒兵北上，一面派东方朔带着他的诏书、率领使团去拜访匈奴新单于乌维。

那诏书的语气，与当年老上单于致吕太后的书如出一辙，完全是强者对弱者的戏谑和叫阵——

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

他回想着自己的措辞，觉得太痛快淋漓了。

他向陪他一起视察边陲的御史大夫兒宽、北地太守郝贤问道："卿等说说，那个小单于会杀了东方朔么？"

郝贤道："皇上此次北巡，威震匈奴。依臣看来，匈奴必不敢动汉使毫发。"

此次重新出山，郝贤十分感念皇上没有忘记他。元狩五年，皇上北出萧关，发现沿途千里无亭障，大怒而斩了北地太守。而卫青在这个时刻，在皇上面前举荐了他。

两年了，他没有辜负朝廷期望，北地辖内，亭障林立，武塞连属，皇上看了十分高兴，郝贤便不再为当年河西之役的胜利而付出的代价而感到委屈了。

"卿之所言甚合朕意，若匈奴敢斩使节，朕便师出有名了。"

兒宽道："皇上圣明，汉使能否平安归来，皆赖我军战力。"

“爱卿所言极是。”

“今日漠南无王庭，狼居胥山下无汗帐，臣终于明白当初皇上要死守上谷，而不给匈奴西援的深意了。”郝贤说道。

刘彻笑了。

至于児宽，他虽不习武功，可看到十八万精兵摆在阴山南北，他那颗心也禁不住情驰神往了：“皇上圣德，胜过尧禹，虽文武亦不能及也。”

看着太阳西垂，暮风渐起，児宽和郝贤担心皇上会感染风寒，劝他回到行宫去。刘彻一边沿着石阶而下，一边对身边的包桑道：“传朕旨意，要公孙贺出九原两千里、赵破奴出令居千里，摆出与匈奴决战之势。”

大家正说着话，就见台下有一人正向台上张望，郝贤一眼就认出那是霍光，他正牵着霍嬗。

刘彻一见面就责备霍光道：“嬗儿年龄尚小，北国风寒，你怎么让他在日暮时外出呢？”

“是嬗儿闹着要见皇上的，说不见皇上就不吃饭。”

刘彻一听心就软了，他看着外孙，眼里就满是慈爱。

“唉！你怎么不听话呢？”说着，他就抱起霍嬗上了车驾，“好！你就随朕回去，今夜就和朕一起睡。”

这个细小的动作，让児宽很是感动，他不敢怠慢，忙上了自己的车驾，一干人向北河城中去了。

夜里，霍嬗与刘彻睡在皇榻。虽是貂裘裹身，可霍嬗还是眼泪汪汪，向刘彻要娘亲。

刘彻十分感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孩子一出世，就被皇后和母亲宠着，哪里像他的父亲呢？

刘彻向霍嬗身边偎了偎道：“你听过你父亲的事吗？”

霍嬗摇了摇头，却不像刚才那样可怜兮兮了，他好奇地问道：“臣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

“好！朕就讲给你听。”刘彻搂着霍嬗，伴着塞外的夜风，整个人就沉浸在对霍去病的追念中了。

一个个风雨搏击的故事，使霍嬗心中对父亲很模糊、很遥远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臣长大了也要像父亲一样带兵打仗。”霍嬗带着一份满足进入了梦乡。

一连二十多天，刘彻都是过着规律的生活：清早出门巡视，正午回来用膳，稍事休息后，就批阅从长安带来的奏章；休息间隙，就看着包桑与霍嬗嬉戏。

一天，公孙贺飞马来报，说匈奴的单于庭又悄悄地向北迁徙了。

“迁往何处了？”刘彻的脸色严肃地问道。

来报信的校尉回道：“据探马报告，迁往北海以北很遥远的地方去了。”

“哦！”刘彻看着案头的地图，手指顺着北海北移，频频点头道，“这个乌维太胆小了！传旨，明日起驾，沿来路返回甘泉宫。”

……

乌维单于登基已四年了。

与当年军臣单于登基是何等的不同，那兵强马壮的骑兵早已没了踪迹，匈奴人再也没有力量回到漠南辽阔的草原，南下对乌维来说不过是依稀无望的残梦。

单于庭关于收复失地的议论不知进行了多少次，可只要一说到出兵，无论是左右屠耆王还是左右骨都侯，或低头不语，或将汉人说得不可战胜，或顾左右而言他，那为难和畏惧都写在脸上了。

可对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乌维来说，他怎么会忘记漠北之役给匈奴人带来的耻辱呢？卫青和霍去病率领的大军长驱直入，像驱赶羊群一样地打到北海，他的父亲伊稚斜带着他和不足百人的卫队逃到北海以北的大漠深处。半个月后，当他们憔悴不堪地回到单于庭时，右谷蠡王竟然自命单于，意图取代父亲。

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么？

虽然父亲在部族的拥戴下重新掌握了国柄。但连年的风刀霜剑，对背叛的愤懑和痛心，使得当年不可一世的他身染疾疴，怀着无法割舍的情感而去了。

乌维至今仍然对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记忆犹新——“记住……回到漠南去，那里是我们的故乡。”

可四年以来，他只在梦中才能回到童年时玩耍的大漠和草原。

河西之战的梦魇一直折磨着他，也折磨着娜仁托娅。多少次看见遨濮王子血淋淋地走进梦境，说着战争的惨烈；多少次风雪交加的深夜，从远方传来遨濮王悲怆的呐喊：“太子！快走！”

醒来后，娜仁托娅偎依在他的怀里，泪水湿了他的胸膛。

“是霍去病杀了父王，杀了王兄。”娜仁托娅抬起头望着乌维，“这仇何时才能报呢？”

“唉！”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阏氏的问话，未来在他的心中，是遥远和渺茫的。

其实，现在想来，他觉得八年前是有一次收复失地的机会的。当长安来的细作告诉他霍去病去世的消息后，他顿时觉得大汉倒了一根擎天柱。他立即召集各个部落的王爷、将军，商议南进，可竟然没人敢统兵出战。

几年前，将领们都将赵信北迁的主张视作卖国，可现在，当老迈的自次王再度提出继续北迁的时候，大家竟以为这是匈奴生存的惟一途径。

岁月流逝而乡思不绝。多少个夜晚，乌维一人走出穹庐，南望天空，不觉潸然泪下，从心底唱出酸涩的歌：

远方的青草啊！你可记得？

匈奴人走过你身旁的脚步声。

老去的牛羊哦！你可记得？

余吾河清流潺潺，给了你丰美的乳汁。

故乡啊！你在我的梦里，

依旧美丽如初。

何时才能催动战马，

回到你的怀抱。

如果我有一天永远离开了你，

请在白云里聆听我的歌声。

这是十月初祭祀大典过后不久的一天，思乡的情绪如波涛一样地扑打着乌维的胸膛，使他再也不愿意待在穹庐里靠闷酒打发时光了。

当太阳从北海的水面上冉冉升起时，他在女奴的伺候下披上了久违的甲胄，携着阏氏、八岁的儿子乌师卢和卫队出发了。

塞外的风吹动着他的长发，绚烂的太阳光衬托出马刀的冰冷和锋利，胯下的战马发出“啾啾”的嘶鸣，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刀光剑影的战

场，他已许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队伍沿着北海西岸南下数十里，就到了昆丁匈奴部落的领地。

冬日的草原脱去了绿色，裸露在苍穹之下，没有嫩草的季节里，牛羊都入了圈，草原益发显出它的空旷和寂寥来。乌维并没有打猎的兴趣，他是为了寻找过去岁月的那种感觉。

往南走千里就是狼居胥山了，可那里却不属于匈奴人了。

“唉！匈奴人驰骋大漠南北的日子永远的消失了。”

在他的记忆中，祖先开拓疆土的故事常让他觉得作为匈奴人十分骄傲和自豪。那时候，匈奴在发给汉朝的国书上常常这样写着：“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汉朝皇帝无恙。”而汉朝却只写着“汉朝皇帝敬问大单于无恙。”可眼下……

阏氏深知单于的心事，她催动坐骑，与乌维并肩而行。她温柔地安慰道：“来日方长，单于也不必太伤感。”

“唉！”乌维从卫队千夫长手中接过皮囊，喝了一口酒，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寡人愧对祖先啊！”

乌维俯身抓了一把沙子，撒向风中，他希望这风带去他对故乡的思念。这情景让阏氏有些受不了，她凄婉地望着单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在乌师卢眼里，他无法理解父亲的心情，也读不懂母亲眼里的惆怅，可在乌维看来，儿子应该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了。他扬起马鞭，指着远方的草原道：“孩子！记住，在南边的狼居胥山下，那是我们的故乡！”

乌师卢眨着眼睛问道：“那我们怎么不回故乡去呢？”

“因为那里被汉人占了，我们回不去了。”

“孩儿长大以后，一定要杀了汉人，回故乡去。”

乌维抚摸着儿子的头，摇了摇头。

太阳神给他的儿子一个聪明的头脑，却没有给他草原之鹰的身体。

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乌维回头看去，是右屠耆王句犁湖率领马队追来了。乌维对句犁湖怀着深深的感激，当初他们归来时，是他支持父亲重新掌握了权柄。而父亲驾崩后，又是他第一个扶持自己承继了单于的大位。

乌维常想，要是没有右屠耆王和自次王，他也许就会在王位的纷争中流落异邦，葬身大漠了。

卫队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两人牵着马沿着湖岸漫步。

乌维问道：“近来汉朝那边没有什么消息么？”

句犁湖回道：“汉朝发来了诏书。”

“何时到的？寡人为何不知道？”

“今天刚到。臣赶到单于庭，听说您已出来狩猎，因此追至此处。”

“那个刘彻都说些什么？”

句犁湖唤过译令，他从怀中拿出一卷绢帛，念道：“制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

“罢了！”译令正念着，却被乌维厉声打断了，他脸色铁青道，“这是什么？如此狂言，无异对匈奴宣战！汉使呢？”

“现正在驿馆等候单于。”

“回去！寡人倒要看看，这汉使究竟是什么样子！你速去传自次王到单于庭议事。”乌维对句犁湖说完，一干人就打马北去了。

身后传来悲凉的歌声：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歌声，让愧疚、愤懑、仇恨交织的情感一路上折磨着乌维的心，复仇的火焰迅速吞噬了往日苍凉悲郁的心绪，化为马鞭的节奏，抽打着坐骑。

那马似乎也懂得了主人的心情，它四蹄生风，不到一个时辰，乌维、赵信已坐在单于庭等着汉使了。

东方朔在匈奴主客的陪同下进入豪华的穹庐。以胜利者姿态来到匈奴的他，虽然依旧不失汉使的彬彬有礼，可从他的眼里露出的桀骜，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轻蔑和挑战的味道。

“本使臣奉皇上诏命转告单于，南越王的头颅已悬于汉宫北阙。吾皇如今陈兵塞上，今单于能战，我皇自将待边。”东方朔用余光打量着面前三位匈奴君臣的反应，他长长的冠带随着话语的起伏而颤动，“吾皇深感单于漂泊之苦，如果单于怜悯匈奴生灵，不如南面而事于大汉。”

当他看到乌维终于无法保持作为一国之君应有的平静时，他笑了，他的

笑声在穹庐中回荡，他终于激怒了这位自登基以来就怯战畏敌的年轻单于，这也是皇上的意思，皇上的目的就是以此作为北巡的序幕。

果然，在他笑声还未落地，耳边便传来了句犁湖的怒吼声：“大胆狂徒！本王今天先结果了你！”说着他便拔出了战刀。

东方朔毫不畏惧，反而平静地转过身来，儒雅地向单于施了一礼问道：“单于，您果真要砍了本使的头么？难道您就不怕吾皇再来一次北海之役么？请单于恕本使直言，如果真的打起来，那外臣料定单于庭还要北迁。”

“你……”乌维的手指颤抖着指着东方朔，从牙缝里逼出凛凛杀气，“来人！把这狂徒拉出去砍了！”

卫队立即应声进来，四把明晃晃的刀直指东方朔。

乌维冷笑道：“你想把寡人的头挂在汉宫北阙么？那寡人就先将你的头挂在单于庭前的高杆上。”

可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双无奈的、沉郁的眼睛——赵信很坚决却是不易察觉地对乌维摇了摇头，他立即明白了，回身对卫士道：“将这狂徒押下去，好生看管。”

“单于这是怎么了？”卫队押着东方朔退出后，句犁湖很不以为然地说，“像单于这样当断不断，难免会受其害。”

乌维没有理会句犁湖，却直接问赵信道：“自次王今日怎么了？为何要暗示寡人放过东方朔？难道寡人要忍了这口气不成？”

赵信呷了一口马奶酒道：“臣怎会不理解单于的心境呢？可是漠北之战后，我军元气大伤，数年之间已无力再战，刘彻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来挑衅，倘若现在杀了东方朔，不正中他的下怀么？”

“都是你……”乌维将一肚子火发在主客身上，他手起刀落，主客的头颅就落地了。

“唉！寡人如此懦弱，将来如何面对父王？”他心中十分懊恼。

第十章

嵩山群峰呼万岁 泰岳松涛恸哀音

元封元年春节前夕，东方朔带领使团回到了长安。

朝会上，他以诙谐幽默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皇上描述了乌维听了诏书之后如坐针毡，匈奴的王爷和大臣们围绕战和而互相指责的情景。

大汉朝野都被皇上在岁近知命之时而雄风不减当年，执鞭凌北的气势所感染。这也是他勒兵阴山的目的之一。

自元鼎元年以来，刘彻就强烈地感觉到，自从霍去病去世后，汉军仿佛失去了灵魂，将军们不能居安思危，士卒无心枕戈待旦。他担心如此下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军队有一天会坍塌溃散，失去对匈奴的震慑作用。

另外，他也是为了实现封禅泰山的夙愿，扫除边境的不安因素，他不愿在出巡的日子里被边关战事干扰。

东方朔的归来再次印证了匈奴继续北迁的消息，他完全可以放心循着当年秦皇的足迹去进行一次朝圣之旅。

关于封禅的筹备，早在元鼎六年夏就开始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寻找封禅的渊源和礼仪。可太常王信要博士们遍查经典，却不得要领。只从《尚书》、《周礼》中找到一些天子为表示对宗庙和天地的虔诚，要亲自射杀“牺牲”的零星碎片。刘彻于是又命儒生们研习射杀“牺牲”，起草关于封禅的礼仪。

方士和儒生围绕封禅礼仪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儒生们希望皇上的举止持之有故，于是从五帝追溯到三皇，又从三皇追溯到泰皇，越追越远，可还是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得出了“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皇上此举“不与古同”的结论，惹得刘彻脸色十分难看。

而以公孙卿为首的方士们就不同了，他们只要皇上高兴和相信，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一天，公孙卿到宣室殿觐见皇上，君臣一开口，就把话题集中到封禅上。

皇上称徐偃、褚大等为“髃儒”，公孙卿很快就从皇上的这些话语中得知他对儒生的不满，他就在心里很快打好了腹稿。

“臣闻黄帝封禅，是为与神仙对话，以求延寿不老。所以细枝末节的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皇上能通过封禅直接到蓬莱与泰皇‘笋席’而坐。”

“哦！真是这样么？”刘彻的眼睛现出许久不曾有过的亮光，“这么说来，朕的封禅之举是合上仙之意了？”

公孙卿肯定地点了点头道：“皇上见微而知著，封禅泰山，乃是利在社稷、功垂千秋的盛典，微臣愚钝，然愿随皇上前往泰山。”

这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

从阴山归来后，刘彻就摒弃了儒生们的谏言，他打定主意，一开春就出行。

散朝之后，刘彻召东方朔到宣室殿详细询问了匈奴北迁的事情，道：“朕此次东巡，爱卿就随朕左右。司马相如一走，爱卿就是为数不多朕可以毫无拘束叙话的人了。”

东方朔忙躬身道：“论出使郡国，安服南夷，臣不及长卿；论辞赋才情，臣亦不如相如。然臣忠汉之心，与中郎将无异，能在陛下左右，实乃臣三生之幸。”

刘彻感慨道：“爱卿大智，自是深谙朕心！行封禅之事，其实也是司马相如的遗愿。”

如果说霍去病的去世成为刘彻心中永远抚不平的伤痛，那司马相如的离去，也使刘彻的心弦永远地失去了一位知音。

他在刘彻的心中总是那样浪漫不羁，那样音声相偕。

这不单是他的诗词歌赋愉悦了刘彻的身心，更在于他多次以使者身份南去巴蜀、滇国，将大汉文明延伸到蛮荒域外。

他也不像汲黯那样，过于刚硬固执，他不但多次排解了朝堂上的纷争，并且很巧妙地让许多争论化为共识。

他为废后阿娇作的那篇洒满怨恨的《长门赋》，让刘彻不但没有反感和疏远他，反而为他的才情所震撼。

司马相如患消渴症多年，直到他去世，刘彻才忆起往日君臣叙话时的一些细节——司马相如不断地要宫娥为自己续水。

“爱卿为何如此焦渴，难道在府中没有茶饮么？”刘彻常常如此打趣地问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并不解释，只是笑笑。

有一次，刘彻偶患小恙。淳于意为他诊病时无意间说起司马相如的症状，他说此病名曰消渴症。

几天后，刘彻特召司马相如到宣室殿，要淳于意为他诊病。

淳于意开了药方，等司马相如告退后，他告诉皇上，中郎将沉疴已久，纵使扁鹊再世，亦无回天之力。

司马相如走后，他为皇上留下了谏言：

臣蒙皇上垂爱，奉事左右，君臣诗文唱和，愉悦情畅；臣深感皇上宏

业，胜于秦皇。故臣以病躯残身，请陛下行封禅大典，福荫万世，永固社稷……

在司马相如离去后，刘彻每每读起这上书，久久不能释怀。

刚刚交上正月，皇上就急不可待地从长安东巡了。

太史令司马谈是力主“封禅”的朝臣之一，他早在几天前就奔赴洛阳，为皇上祭祀嵩山做准备。

此去必经之地缑氏，城边的太室山对日益老去的刘彻有着强烈的诱惑。

为了皇上出行安全，洛阳太守从接到皇上诏命之时起，就出动重兵，清山戒严，禁止百姓上山朝拜。就连轿舆所经过的道路，也由军队抢修。

司马谈本来就是追求完美的人，何况这是朝廷举办的盛典呢？从祭祀的礼器到祭献的“牺牲”，他都一一过目，还要记下来，以备向皇上禀奏。

虽然官阶不高，但他肩负的重任使太守、郡丞和县令们都不敢对他说的话有半点疏忽。

正月二十八日一大早，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就上了山，祭祀规模和气魄丝毫不亚于雍城祀五畤。

这样的场面，司马谈早已司空见惯。让他不解的是，当钟磬鼓乐烘托出祥和的气氛，皇上登上太室山敬献“牺牲”时，从山下传来震天动地的欢呼声：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声音在群山间回荡着，经久不息。

这欢呼是从哪里来的呢？

司马谈断定，这是来自“太一上界”的恩赐，他赶忙把这个想法禀奏给了皇上。

刘彻十分惊异道：“朕真的可以活到万岁么？”

司马谈道：“天帝如此说，自然不会错的。”

刘彻大喜过望，立即下诏扩建太室祠，禁无伐草木，并以山下三百户为奉邑。

大臣们也纷纷顺从天意，在朝见皇上时就口称“万岁”了。

司马谈因此也受到皇上的赏赐。

司马谈兴奋了好几天，方士算什么？他们专以妄言欺瞒圣听。现在，连嵩山都欢呼皇上万岁，这不是社稷永固的象征么？这让他追随皇上去泰山的心情更迫切。可就在这时，他却病倒了。他不得不滞留洛阳，眼巴巴地看着皇上的车驾远去。

多年来，他为了完成自己的心血——写一部自《春秋》以来全新的史书而付出得太多了，这次病倒，他就担心可能要抛下未完的巨著而去了。

对朝廷来说，像他这样一个六百石小吏的去世，是不会有任何波澜的，可对他来说，让终其一生编著的史书搁浅，他不甘心。

前些日子，他托人带信给远在西南的司马迁，要他直接赶到洛阳。

他没给家中片纸只言，他不愿意让相濡以沫的妻子为他担心。从长安出发时，他回了一趟家，向夫人告别，夫人泪眼朦胧地劝道："老爷能否向皇上赐告，不去了呢？"

司马谈道："封禅乃朝廷大典，亦是我职责所在，岂可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天，他已走出了很远，还看见夫人倚在门首相望，他心里充满了歉疚。

司马谈不敢再往下想。

身体虽然日益沉重，可他的心一刻也没有闲着，在等待儿子的日子里，他觉得有许多事情还要做。上一次司马迁回京时，说到编史，父子商量要采用一种全新的结构来完成他们的夙愿。

一年来，他已撰写了不少人物，可总觉得自己的语言太枯燥，活生生的人物到了自己笔下，怎么就简单了呢？少了血肉和情感，还是等儿子将来再润色吧！

太阳悄悄爬上窗棂，司马谈喝过汤药，就开始阅读。

这样的阅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就感到分外疲倦，头上冷汗淋漓，手也不停地发抖。他回到病榻，喝了一杯热茶，要书童掩上房门，就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可他没有想到，这一躺下去，他就再也没有起来。

司马谈在昏睡中觉得自己跟着皇上到泰山去了。他看见一群方士拜倒在皇上面前，争先恐后地说着自己在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上看到了神仙，尤其是那个让他十分厌恶的公孙卿，更是说得神乎其神。

而那些只知在皇上面前唯唯诺诺的大臣们，也纷纷述说着自己的神奇遭遇。

司马谈迅速越过拜倒在地上的人群，大声喊道：“皇上……皇上……”

“老爷！老爷！”

这是书童的声音，他睁开干枯的眼睛，就看见书童伏在榻前，眼泪汪汪的呼唤着。

“现在是何时了？”

“老爷！你已昏睡四天了。”

司马谈喘息了许久，慢慢地缓过气来，问道：“公子还没有回来么？”

“西南山高路远，可能还需要些时日。”

“唉！老夫怕是见不到他了。”

两人正说着，就听见门外传来说话声。书童急忙出门去看，正是司马迁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与当地百姓说话，他急忙迎上前去道：“公子可回来了！老爷他……”

“老爷怎么了？”

“老爷他……”

司马迁顾不得再询问，就径直奔向内室，来到父亲的病榻前。

“父亲！孩儿回来迟了。”

司马谈伸出枯瘦的手抚摸儿子的额头，一脸的慈爱：“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西南乃蛮荒之地，你必是吃了不少苦。”

司马迁含泪掖了掖父亲的被头说道：“孩儿这就去找城中最好的郎中为父亲诊脉。”

“为父的病自己心里清楚，你就不必费心了，还是说说编史的事吧！”

“不！”司马迁不由分说，叮嘱书童为父亲做些可口的饭菜，自己转身就出了门。

约一个时辰后，司马迁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位郎中装扮的人。

他来到榻前对父亲说道：“这位先生是淳于思，乃宫中太医淳于意的族兄，医道超绝，洛阳人称‘回春妙手’。”

淳于思询问了前几日求医用药的经过，然后又诊脉看了很久，才站起来对司马迁道：“请公子借一步说话。”

两人来到前厅，司马迁便急急地问道：“家父的病重么？”

淳于思道：“在下观大人脉象，极虚无力，乃精气内损，气血不调所致。敢问公子，大人近来可有畏寒咯血之症？”

司马迁急唤书童前来答话，他道：“前日晚上，大人咳嗽不止，小人急忙递了热水为大人平喘，不料大人一阵猛咳，竟然有浓血咳入杯中。当时小人就吓坏了！”

“今日痰中可有血？”

书童点了点头。

“你先下去吧，我与公子有话要说。”

看着书童掩了门，淳于思语气凝重地说道：“不瞒公子，令尊此病谓之肺痨，乃长期劳累、饮食不佳所致。”

“那依先生看来，该如何治呢？”

淳于思叹了口气道：“令尊身体极其衰弱，恐怕……”

司马迁急忙截住了话头：“还请先生多施妙术，拯救家父。”

“这样吧，我先开两剂汤药，务必今日煎服，倘若今夜病情缓解，或许有救，否则……”

在送走淳于思时，他反复叮嘱，此病最易殃及他人，大家不可太近，以免染上。

当晚，书童抓药回来，司马迁亲自煎了送到榻前，刚刚拿起勺子，却被司马谈挡了回去：“郎中不是说为父这病无法治了吗？你看着我回话，你要不说实话，为父就不吃这药！”

“父亲的心思孩儿明白。”司马迁说着，话语中就多了劝解，“可您要知道，倘若不服药，您的身体可能一天也支撑不了，这多年来的夙愿也将付之东流啊！”

司马迁将碗举过头顶，跪倒在司马谈面前。

“好！为了这书，为父就服了这药。”在司马迁送药的那一瞬间，司马谈看到了儿子眼中的泪光。

司马迁走出房间的时候，心中暗暗发誓，为了父亲，他要把这部旷古绝

今的史书写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司马谈一边艰难地喝着苦涩的药汤，一边强撑着病体向司马迁交代哪些稿子已经完成，哪些稿子还要进一步的补充和润色，哪些稿子只是起了一个提纲，哪些甚至还只是一堆纷乱的材料。

每介绍完一卷，司马迁都用皮绳紧紧地捆扎好，整齐地放在一边。

让司马迁高兴的是，父亲的气色在这些日子里竟意外好了起来，特别是在整理文稿时，那双眼睛时不时地就发出熠熠光彩，而思维也非常清晰。

一次，在整理先秦诸子的传记时，父亲的一番宏论让司马迁大开眼界。父亲将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梳理为六家，写出了一篇足以惊世的《论六家指要》。这可是包括董仲舒、公孙弘都没有过的新见呀！

司马迁惆怅的心情因此出现了一缕希望曙光，他从内心感谢淳于思妙手回春，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在父亲身上。

日子在他俩早起晚宿的忙碌中一天天走到了四月中旬。可就在父子俩完成《平准书》《河渠书》提纲的那个晚上，司马谈的病情忽然恶化了。

晚饭的时候，司马谈还喝了几口鲜汤，然后说自己有点累，想到榻上躺一会儿。

扶父亲到内室躺下后，司马迁就进了书房，开始整理西南之行的见闻。这些手记让他对西南诸夷有了新的认识，不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千姿百态，可说到底他们都是华夏文明的分支。这些亲历使他的描写突破了以往史官的枯燥和艰涩，生动刻画了这些人的生活状态。

司马迁写得很投入，透过那些有生命力的蝇头小隶，他仿佛看见了父亲期待的眼神。

就在这时，书童来不及敲门就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道：“不好了……公子……老爷他……”

司马迁心头一沉，那笔就不听使唤了：“不要急，老爷怎么了？”

书童哭出了声：“老爷吐血了！”

司马迁一边向外走，一边对书童道：“快去请郎中！”

昏暗的灯光下，地上洒着一摊血，司马谈已昏迷过去。

司马迁去摸父亲的脉，已经十分微弱。他的眼泪顿时如决堤之水，涌流而出。

“父亲！父亲啊！您怎么可以弃孩儿而去啊！”

司马谈朦朦胧胧听见司马迁的呼唤，他想伸手去摸儿子，却无论如何也抬不起手来。倒是儿子紧紧地抓着自己的手，哽咽道：“父亲！您醒了。”

司马谈凄然地笑了笑道：“堂堂男儿，你哭什么？”

“父亲……”

“为父之病心里十分清楚，只是时间问题。”司马谈道。

“不会的！父亲会好起来的！”

“你怎么如此不懂事？站起来，你这样怎能让为父安心地走呢？吾祖乃周室太史，你若为太史令，当光大祖业啊！”

司马迁忍住眼泪道：“孩儿记住了，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孩儿都会矢志不渝的。”

“好！这才是司马氏的后人。”司马谈眼角溢出昏黄的泪水，“今皇上接千岁之统，封禅泰山，为父却不能随行，此命不该我矣！为父去后，你必为太史令，速往泰山去见皇上。”

他望着窗外，呼吸越来越急促：“皇上！臣……”

一股咸腥直往外涌，鲜血从口中喷出——司马谈在这个四月的夜色中，带着不尽的遗憾走了。

窗外，新春以来的第一场雨从九天降落，滚滚的春雷从屋顶滚过，又向远方滚去。

……

“轰隆隆……”

后半夜，刘彻被雷声惊醒了，滂沱大雨倾盆而下，偶尔有闪电划过，可以看见站在殿门外值岗的卫士的身影。电光过后，一切又陷入黑暗之中。

霍嬗一下子从皇榻上爬起来，扑到刘彻怀中。

刘彻伸出手臂，一把搂住霍嬗，半是抚慰，半是批评道：“怕什么？你如此胆小，将来还能带兵打仗么？”

话虽是这样说，可他还是对如此猛烈的雷声感到怪异，想到刚才梦中的情景，他就更没有了睡意，朝着殿外大声喊道：“来人！”

丞相石庆、御史大夫児宽、奉车都尉霍光、黄门总管包桑、卫尉路博德应声进入殿内。刘彻把霍嬗交给霍光，向站在面前的侍中近臣们问道：“众卿是否觉得今夜雷声有异常之处？”

霍光看了看又睡去的霍嬗道：“夏日打雷，自古亦然。这本属阴阳气动，只是惊扰了皇上，臣等很感不安。”

但是，包桑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引起了刘彻的注意。

“哦！你也梦见司马谈了？”

“诺！”中人的嗓音本来就尖，加上受了些惊吓，听起来就有些发颤，“皇上，奴才在梦中看见太史令一脸的血。”

这情景让刘彻不禁“啊”了一声，道：“朕刚在梦中看见的司马谈与你所述一般无二，这可奇了？”

想起离开洛阳时司马谈就身染病疾，一种隐忧暗暗爬上刘彻心头，“莫非他真的……走了？”他犹豫了片刻，还是说出了那两个不愿意说出的字。

想起昨日在梁父山礼祠“地主”，刘彻还是感到了司马谈没有随行的遗憾。

那是何等庄严的场面。

丞相、御史大夫和侍中官员们都换上了皮弁。刘彻的皮弁以十二颗五彩玉石饰其缝中，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有如满天星斗。随行祭祀的官员，也按官职大小，配有数量不同的饰品，一个个“琼弁玉缨”。

为了表示对祭奠的重视，刘彻亲自张弓射杀了用作“牺牲”的牛。

梁父山本是泰山前的一座小山，可因为这典礼的宏大和铺张，一时鼓乐喧天，香烟袅袅。矗立在山下的封坛宽二丈，高九尺，不仅超过了秦始皇当年的封坛，也是自周以来历代封坛中最雄伟的。坛下埋着只能由天地诸神看的玉牒，上面写着密而不传的文字，以此作为与神明沟通之用。

奏完鼓乐，献完“牺牲”，刘彻亲率官员数百人向地神膜拜。“地主”之神在隆重的氛围中享受了自秦以后最高的礼遇。

可刘彻还是有些不满意，因为负责历法和起草具体程序的司马谈在洛阳病倒了，他虽然“秩低、俸薄”，但许多事情别人却取代不了。刘彻还担心因某个环节的纰漏而获罪上天。

这不，当晚就电闪雷鸣，大雨滂沱，联系到梦中情景，他就对滞留洛阳的司马谈牵挂了。

“等天明雨住之后，速遣人前往洛阳看望太史令，以表达朕的体恤之意。”刘彻对包桑说道。

经过一夜大雨，泰山以它崭新净洁的雄姿矗立在东海边，雨后的太阳照耀着群峰云海，非常壮观。而坐落在奉高城中的行宫，经历了几个时辰的震颤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和宁静。

刚刚用过早膳，石庆、児宽、东方朔和泰山太守卜军赶到行宫禀奏，言说昨夜大雨，山流倾泻，可否改日上山。

刘彻摇了摇头道：“祭祀时辰，乃以律以历而为，岂可擅改？丞相、御史大夫、太常留在山下筹备禅事，霍光、霍嬗、东方朔等随朕上山。”

刘彻看了看站在一边的泰山太守卜军道：“卜爱卿在此为官数载，熟悉当地风俗，就随朕一起吧。”

车驾到达山前，换乘由卜军安排的轿舆上山。虽然一夜大雨，然上山的石阶却依然坚固，沿着石径拾阶而上，每走一段路，抬轿的就有人来替换。

沿途多古树名木，郁郁葱葱，大雨之后，愈益苍翠。每到一处，卜军总是殷勤介绍景观，他风趣的语言常常让刘彻把爽朗的笑声洒向苍山云海。

在五棵松下，刘彻的目光很快就聚焦在中间的一棵巨松上。这松龙身虬枝，硕大的树冠浓荫遮蔽，树身前倾，使得右首的一枝粗干伸向山下，宛若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迎接前来朝拜的人们。

刘彻若有所思道：“这松树形似巨龙，想来也有些年头了。”

东方朔在一旁解释道：“皇上慧眼，昨日臣到达泰山，到兰台查阅，才知这树乃轩辕黄帝亲手种植，沾了龙的气息；臣又查明，当初轩辕氏乃以‘熊’为祖，在打败蚩尤之后，遂以龙为祖。”

“这样说来，朕乃龙的传人，封禅泰山更是势所必然了。”

卜军不无惋惜地说道：“其实，泰山最壮观的是日出，可一夜大雨……”

正处在兴头上的刘彻对没有看到日出，似乎并不在意。一路走来，但见雨后的群山万壑间，时而白云滚滚，如浪似雪；时而乌云翻腾，翻江倒海；时而如千里棉絮，婉丽柔美；时而若汪洋大海，浪谷波峰；座座峰峦恰似海中仙岛。

由于山高路陡，加上四月天气，等到了山顶，君臣都有些气喘吁吁了。

站在岱顶，俯瞰四方，大有登临仙山琼阁之感。刘彻禁不住心潮起伏，当即对身边的卜军道：“朕要在这山顶勒石立碑，以为纪念。”

卜军赶忙道：“臣这就去办，只是这字……”

刘彻笑了笑道：“这字就由朕来写好了。”

卜军喜出望外：“皇上铭字，传之万世，真乃本郡百姓福祉啊！”

东方朔在一旁纠正道：“大人此言差矣。泰山者，乃大汉之泰山；天下者，乃大汉之天下，皇上立碑，乃天下百姓福祉。”

霍嬗听着这些绕口的话，睁着大眼睛好奇地问道：“什么福祉，天下的？我都听糊涂了。”

刘彻笑道：“你还小，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说着他便将霍嬗交给包桑，转身向霍光问道：“爱卿看朕的封禅与秦始皇相比如何？”

众臣纷纷言道，秦始皇怎么可以与皇上相比呢？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举躬俊茂，无与伦比，盛世封禅，万民欢呼。

当年秦统一天下时，疆域也不过北至九原，南到百越，东及朝鲜，西接祁连山。而我大汉收复河南、河西；长驱漠南、漠北；灭滇国，收夜郎，平定两越。皇上大业照耀千古，封禅泰山，受命、功至、德洽、符瑞，正当其时。

然而，刘彻却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道：“众卿所言不无道理。然朕思之，始皇依法治国，当年封禅，儒者曾以‘莫知其仪，不与古同’而非议，不足为怪；而朕自建元以来，尊崇儒术，何以言及封禅，儒生依旧以‘用希旷绝，莫知其仪’而难之。众卿说说，究竟是始皇错了，还是朕错了？”

众人没想到皇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倒是平日诙谐幽默的东方朔此时却说出一番引人深思的话来：“荀子曰：‘分均则不便，势齐则不一’。和实相生，同则不继，惟和而不同才能繁茂。”

东方朔说到这里便收住话头，轻轻摇着羽扇观看山景了。刘彻很吃惊，这个貌不惊人却才气逼人的东方朔，怎么一下子就揣摩到朕之所思了？

现在看来，罢黜百家是有些过了。不过这些都是刘彻秘不示人的心里话，他对群臣来了个一笑了之。

看着东方朔悠闲的样子，刘彻不免觉得他很可爱。他不像司马相如始终不脱书卷气，而是在才情中透出几分滑稽和诙谐。

当晚，刘彻一干人就在山上过夜。这一夜，他们说到了霍去病的英年早逝，祖孙两人都流了泪，刘彻更是感慨道：“你父去后，这是折了朕的臂膀啊！”

也许霍嬗还不能完全读懂刘彻的情感，可他在梦中的喊“杀”声，却给刘彻很大的慰藉。

“毕竟是将门之后，将来又是一员虎将。”

……

第二天，刘彻等人下山，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泰山前赴东海寻神仙不遇的遗憾，遂对陪同的大臣们道：“封禅大典后，朕打算亲赴蓬莱仙山求仙，众卿以为如何？”

霍光随即劝道：“所谓神仙，都出于方士之口，连栾大都说从未亲眼看见过。况皇上乃九五之尊，天之骄子，岂可深入大海？”

卜军辖内方士虽多，却从来没有验证过其言真假，也劝刘彻慎行。

“朕屡拜神仙不遇，实乃朕不诚也。朕此次亲往蓬莱，必会感动神仙，岂有不见之理。公孙爱卿陪朕同去如何？”

公孙卿的脸上很不自在，嘴上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

他掂得出皇上话里的分量，如果真到了大海中，仍然看不见神仙的影子，那等待他的就只有李少翁和栾大的下场。

公孙卿正不知道如何回答，没想到多事的东方朔竟主动站了出来。

“皇上能不能听臣几句陈奏？”他把羽扇散淡地插进腰带，向刘彻施了一礼，“臣以为，仙者，得之自然，不可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

“呵呵！按爱卿说来，朕是无缘一见仙人了？”

“非也！只要皇上下第还宫，静处以待之，仙人将自至。”

刘彻喜欢的就是东方朔这一点，既不阿谀逢迎，也不固执己见，一样的话到了他的口中，说出来总让人觉得舒服。

“好！朕就听你一回，在甘泉宫筑台迎候仙人。”

皇上这话一出口，公孙卿就松了一口气，他很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场灾祸，但是他的心并没有因此松懈，他知道皇上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神仙，他需要找到避免栾大之祸的对策。

下山后，有司早已将大典诸事准备完毕——这是封禅大典的第二幕，是祭祀天帝的庄严仪式。完成这个仪式，封禅才算真正完成。

第三天的早晨，当东海升起的太阳昭示着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盛大的封禅仪式进入高潮。

典礼选在泰山东北的肃然山举行，规模与在梁父山祭祀后土一般无二，以显示天地一礼。

走在最前面的刘彻今天穿着杏黄色的祭祀服，手里捧着从江淮请来的灵茅。他目光直视前方，步履稳健。跟在他身后的大臣们仿照皇上的姿态，手里捧着五色土，亦步亦趋。那脸上的神圣，那心底的肃穆，都使得整个仪式笼罩着神秘、朦胧的氤氲。

在献“牺牲”后，刘彻率领群臣向上天行三叩九拜大礼，然后太常宣读了东方朔撰写的《封泰山》文。等到他们站起身的时候，鼓乐高奏《惟泰元》，三百多名头戴华冠的歌舞伎，随着音乐高歌起舞：

惟泰元尊，媪神蕃盭。

经纬天地，作成四时。

精健日月，星辰度理。

阴阳五行，周而复始。

云风雷电，降甘露雨。

百姓蕃滋，咸循厥绪。

……

钟鼓竽笙，云舞翔翔。

招摇灵旗，九夷宾将。

伴随着歌声，大典进入尾声，可刘彻的心潮却是波澜迭起。随着思绪的起伏，朦胧中，一条风雨斑驳的道路从远方铺来，那不是皇气充盈的大汉驰道么？路中央，警跸护卫，高车巨辇，六犊竞奋，车上坐着的是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天子。

两旁的又是谁呢？

是素来温文尔雅的卫绾；是一向雷厉风行的窦婴；还有善于察言观色的田蚡、素食布被的公孙弘、博学鸿识的董仲舒、汉节高擎的张骞、敢言直谏的汲黯、白发银髯的李广、器宇轩昂的霍去病、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

再后面还有严助、张汤……

他们一个个别朕而去，可今日都簇拥到泰山之麓，是要随朕一起朝拜天地么？

哦！看他们有的谈笑风生，有的沉郁不语，有的泪光闪闪……

唉！朕已非当年，渐渐老了……

朕将到坐落在奉高城外西南的明堂去接受朝臣的朝贺，他们也会随朕去吧？

刘彻站在禅坛边，在万众中寻找他们的影子，可是匆匆忙碌着的只有石庆、児宽、侍中近臣和卜军的随员们，他不禁有些怅然若失。

是的，三十多年了，人一茬一茬地走，朝臣一轮一轮地换，他们就像过客一样从自己身边经过。生活就这样被时光分割成记忆的片段，时不时地从心灵的最深处跳出来，带给他几分无奈和焦虑。

一直盘桓在刘彻情绪中的那些庄严和兴奋，忽然纷乱得没了头绪。

此刻，霍光匆匆赶到他身边，带给他一个震惊而又沮丧的消息："皇上，嬗儿坠崖身亡了。"

"什么？你说什么？"

"嬗儿坠崖身亡了。"

"啊！"刘彻长啸一声，昏厥过去了……

等他再度醒来时，已经躺在奉高城中的行宫，身边站满了随行的大臣们。刘彻扫视了一下人群，就挣扎着要起身。包桑连忙上前扶着他说道："皇上龙体要紧，万万不可。"

刘彻甩开包桑，朝大臣们怒吼道："你们不去寻找嬗儿，围着朕做什么？"

他指着霍光的鼻子斥责道："朕把嬗儿交给你，你竟让他坠崖，你该当何罪？"

"皇上！"霍光手捧着血迹斑斑的衣物，跪倒在刘彻面前，"臣罪该万死！臣遍寻沟壑，最后只在一处断崖找到这件深衣。请皇上赐臣一死！"

石庆、児宽也跟着跪下了："皇上！如果能够让皇上减轻痛哭，臣宁愿一死！"

"臣宁愿一死！"卜军也跪下了。

大臣们随即跪倒了一大片。

刘彻愣住了，难道朕要把他们统统处死么？要这样，朕为何要来泰山封禅呢？刘彻呆呆地望着大殿内，沉默半晌，从胸中发出断肠的呼喊：

“去病！是朕对不起你的在天之灵啊！”

“蕊儿！朕不该违了你的心愿，带嬗儿来泰山啊！”

在场的大臣们闻言，无不泪落尘埃。

包桑的心一直没有落地。昨夜皇上在山上留宿时，他心中就隐隐不安，就觉得似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谁料这竟然在霍嬗身上应验了。

他还发现少了一个人——自离开洛阳后就不离皇上左右的公孙卿。这个时候，最应该在场的就是他了，可他……

殿外响起了急匆匆地脚步声，包桑禁不住回头看，只见公孙卿风风火火地进来了，那在衣襟上飞舞的风带来的却是他欣喜的声音：“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这声音顿时把大臣们的目光吸引到他的身上。

霍光“腾”的从地上跳起来，上前就揪住公孙卿的衣领，怒吼道：“好个可恶的方士，我们正为失去霍嬗而悲痛，你却说出如此禽兽不如的话来，本官一刀宰了你！”说着，那宝剑就架在了公孙卿的脖子上。

可谁也没有想到，公孙卿说出的话却让霍光举在空中的宝剑停住了。

“霍嬗羽化成仙，岂非我朝幸事？”

公孙卿挣脱霍光，来到刘彻面前，庄严神圣地向刘彻奏道：“在皇上与大臣们向天帝朝拜之际，臣忽然看见东北角的山谷间飞来五彩祥云，云端上站着的，正是皇上日夜渴望见到的蓬莱神仙。

那神仙按住云头对臣说，昨夜皇上入梦时，他在东海望见泰山顶上霞光万道，就知必有仙界之人相伴皇上。他屈指掐算，果然发现霍嬗实非凡人。他今日前来，是带霍都尉回蓬莱仙山的，来日必佑我大汉享国万代。言罢，他便拉着小都尉腾云而去了。”

“信口胡说！”石庆打断公孙卿的话道，“既是仙去，为何留下血迹斑斑的深衣？”

“这个丞相就不懂了，大凡羽化登仙，必须脱胎换骨，方能到达仙界。”公孙卿这一番云山雾罩的话让大臣们一时陷入迷茫。有信以为真的，也有满腹狐疑的，更有嗤之以鼻的。

兒宽怒道：“公孙卿惑乱封禅大典，该弃市！”

石庆举了举手中的笏板道：“自李少君至公孙卿，这些方士皆欺君罔上之徒，以妄说取悦皇上。臣请陛下下令将这狂徒腰斩于泰山之下，以慰奉车都尉之灵。”

侍中的近臣们纷纷要求惩办公孙卿，一时喊杀声不绝。霍光自是愤而当先，将手中的宝剑指向公孙卿的喉咙，只等皇上发话。

刘彻的伤痛戛然而止，他顺着公孙卿的话想来，很快便把霍嬗之死与祭祀天地联系起来。他相信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神仙，只不过因为自己专注朝拜，又一次失去了与神仙见面的机会。

“霍嬗是代朕去见神仙了，他到了神仙身边，带给他和大汉的却是万世的福祉。”刘彻这样想着，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意外平静了。

“先生之言甚为有理，嬗儿果真仙去，亦是他的造化。既然他是仙界灵童，就是朕也留不住的。也许朕此次带他前来，就是神仙点化之故。”

谁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局，谁都没有想到当年仗剑问天的皇上会用这样的自我欺骗去面对一个逝去的小生命。

一时间，大臣们的脑里一片空白。

半天，兒宽才用试探的语气问道：“皇上！明日明堂朝贺……”

“朕乃大汉天子，岂可失信于天地和黎民百姓？明日明堂朝贺，如期举行！”

“诺！”兒宽辞别刘彻，正要离去，却被叫住了，“明日明堂上要供奉霍嬗仙灵的神位。”

……

霍光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而他狐疑的眼光直到走出行宫，都没有从公孙卿的身上挪开。

第十一章

绝爱失爱各自痛 君情臣魂天地分

知春莫如鸟儿。

一轮残月还在西天挂着，太白星俯瞰大地的时候，它们已经耐不得寂寞，在合欢树的枝头“啾啾”的歌唱。那歌声清脆悦耳，传递着绵绵的深情和爱意。

鸟儿不知道人的惆怅与伤情。

李妍再也无法躺在榻上了，朝外面喊道：“紫云！紫云！”

女御长紫云闻声急忙过来，掀开帷帐，轻声道：“夫人醒了。”

李妍叹了一口气：“这恼人的鸟儿叫个不停，本宫岂能安卧？”

“奴婢这就把它们赶走。”

紫云正要朝外走，李妍却叫住了她：“还是算了！听它们恩恩爱爱的，本宫也不忍棒打鸳鸯。对了，皇上还没回来么？”

“皇上昨日就回京了，说不定一会儿早朝完了就会来看夫人。”

“哦！本宫身体为何就不见好呢？”

“夫人不必过于伤感，时逢新春，万木争荣，阳气升腾，夫人玉体必会日渐康复的。”

李妍凄然一笑道：“但愿吧！”

话虽如此，可李妍心里明白，自己这病恐怕是回春无望了。前年皇上到泰山封禅时，她的病已见端倪，她多么希望皇上留在京城，让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可皇上还是不断地出游，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皇上四处巡游，不要说她，即便是皇后又如之奈何？

前日卫子夫来探视时说，皇上到了零陵郡，在九嶷山上祭祀虞舜。接着又到了江都郡，登上了天柱山，并且乘船游了浔阳江，并亲自射死了江中的恶蛟，然后又折转北上，到了琅琊海边。最后，又到了泰山。要不是卫青病重，皇上大概会在甘泉宫过夏了。

李妍看着窗外那一对依偎在合欢树上的鸟儿，想起与皇上在一起的那些缠绵悱恻的日日夜夜，竟不由自主地流泪了。

她只觉得上天太残酷了。她的病是在生皇子刘髆时落下的，几年了，人也日渐消瘦，脸上的春色也日渐退去，乌黑的头发日渐粗糙，一丝丝地往下掉。

在这个妃嫔成群的深宫，女人活的是什么呢？就是春驻颜面，没有了姿色，就如敝帚一样，迟早是要情绝爱弛的。

而更让李妍伤心的是，刘髆自生下来之后，就身体衰弱，病恙不断。

开春以来，她冥冥中有一种黄泉路近的感觉。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她，催她上路。

有时候，她从梦中惊醒，就是一身冷汗。这情景，紫云看在眼里却痛在心头。

而皇上在何处呢？晨昏旦暮，日落月升，皇上只在李妍的期盼中。

紫云进宫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太后驾崩后，她就跟着皇后，李妍被皇上宠幸后，紫云就被任命为女御长到她的身边来了。

唉！这世间注定红颜薄命么？果真如此，那这世间也太不公平了。

看着时候已经不早了，紫云对李妍道："皇上既然已回到京城，不定何时会驾到，奴婢这就去唤宫娥为夫人梳妆。"

李妍摇了摇头道："不必了，病恹恹的，脂粉遮不住红颜衰去，何须枉费心力？"

其实她心里打不开的是一个结。

那是元鼎四年的事情，皇上闻听当年黄帝铸鼎于荆山，后得与神仙相通，乘龙而去，只把衣履留在了人间。他当即对跟在身旁的方士公孙卿说："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这话出自皇上之口，让她想起来就伤心。

紫云还想劝说李妍，但看到她坚决地摆了摆头，并顺势歪倒在榻上，就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她刚刚躺下，黄门就传进话来，他的两位哥哥——李延年和李广利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李妍厌烦地皱了皱眉头道："命他们来见。"

李延年、李广利带来了皇上将要驾临丹景台的消息。他们要妹妹赶快梳妆打扮，要她光彩照人地出现在皇上面前，并要她借机为他们多多美言。

听着听着，李妍就禁不住来气了："二位兄长为何而来？是传皇上口谕，还是寻觅你等升迁之机？该如何打扮，本宫焉能不晓，何劳兄长多舌？本宫累了，想歇一会儿。"

李延年、李广利分外尴尬，他们对妹妹这样绝情很是不满，心想，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千方百计把她送到皇上身边来。

两人刚刚转身，就听见殿外传来包桑的嗓音：“皇上驾到！”

李延年有些慌了手脚，又转身来到殿内对紫云道：“快请夫人梳妆，皇上都进殿了。”

紫云无奈地朝里面努了努嘴。李妍不但躺下了，而且还用被子蒙了脸。

李广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一时间抓耳挠腮，乱了手脚：“这可如何是好！”

着急中他们听见皇上落轿的声音，接着，包桑喊道：“皇上驾到，请夫人接驾！”

李延年和李广利随着包桑的声音跪倒了：“臣李延年、臣李广利迎接圣驾。”

刘彻并不在意他们的恭谨，问道：“夫人呢？”

两人相互看了看，双双屏住呼吸，不敢说话。

紫云主动上前答道：“启奏皇上，夫人玉体欠安，还请皇上到前厅用茶，待奴婢禀明夫人，前来迎驾。”

刘彻“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遂对众人道：“你等先退下，朕要探视夫人病症。”

紫云见状，忙上前轻声说道：“夫人！皇上探望夫人来了。”

李妍没有回应，紫云又唤道：“夫人，夫人……”

如此接连呼唤几次，李妍始终没有露面，却从被里传出微弱的声音：“臣妾久病在床，形容毁坏，无颜见皇上。臣妾惟愿皇上照顾好髆儿和兄弟。”

这声音让刘彻心头一酸，手抚着夫人的被角道：“朕知道，夫人久病，身上倦怠，不起来就不起来吧，夫人要托付髆儿和兄弟，那也该让朕看看你，当面托付，岂不善哉？”

李妍在被里道：“礼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身实不敢蓬头垢面以见皇上，请皇上回去吧！”

隔着锦被，紫云也能感觉到李妍的痛彻心扉，不过这有什么呢？皇上既然宠爱夫人，还会计较她的病态么？

果然，刘彻又俯下身体，对着锦被里的夫人道：“夫人这又是为何呢？夫人不妨见一见朕，朕不仅加赐千金，还要封夫人兄弟官职。”

“唉！封不封官职，全在皇上，不一定要见臣妾。”

“不！朕今天就要看看夫人。”刘彻说着，上前拉开被角，可还没有等他看清李妍的面容，夫人就把头转向另一边，只是嘤嘤地涕泣，不再说话。

映入刘彻眼帘的是什么呢？

是没有梳理，已经不见当年风采的头发。

可他的性格固执而又倔强，越被拒绝，他越是要看。

可他没有想到，外表娇花弱柳的李妍竟然比他还固执，她始终只给刘彻一个背影。

让他吃惊的是，伴随着夫人的哭泣，她脖颈间的青筋清晰可见，当初的丰柔早已荡然无存。

刘彻轻轻呼唤道：“夫人只要转过脸来让朕看一眼，朕也好命太医为夫人治病啊？”

李妍没有回答，泪珠儿顺着脸颊直流。

刘彻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对李妍的哭声也由刚来时心痛转为不悦：“朕自远方归来看你，你使使小性子也就罢了，可没有休止，恐怕就太不知趣了吧！朕就是再宠爱你，也不能不要面子吧？”

刘彻愤然起身，对着殿外喊道：“包桑！起驾回宫！”

随着黄门的喊声，李延年和李广利仓皇地跪倒在地：“臣恭送圣驾！”

刘彻拂袖而去，宽大的衮袖，扫在李延年脸上，热辣辣地疼。他回看丹景台时，愤怒的目光冰霜一样地拂过李氏族人的心头，让他们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直到皇上的轿舆走出好远了，他们都没敢抬起头来。

紫云对李妍的两位兄长在心里表示了有度的鄙夷，她像是对他们，又像是对黄门、宫娥们，不冷不热地喊道：“皇上都走远了，各位是不是该起来了？”

李延年和李广利当然听得出紫云话里的意思，只是不敢发作，自我解嘲地笑了笑，跟着紫云进了殿。只见李妍躺在榻上，泪眼矇眬地朝外面看着，他们一肚子的埋怨霎时涌上了心头。

“夫人这到底是怎么了？刚才皇上要见夫人，你只给他背影。现在皇上走了，你反而转过脸来，这不是故意让为兄难堪么？”李延年气道。

“岂止是难堪，简直是目无尊长，目无皇上！妹妹见一见皇上又如何？”李广利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对妹妹的愤懑，说起话来也结结巴巴的，“为兄就是不明白，妹妹为什么那么怨恨皇上呢？”

紫云听着这些让夫人伤心的话，忙道：“二位大人就不要说了，究竟是夫人的病要紧，还是大人的前程重要……”

李妍欠了欠身体，那呼吸就急促了，但她还是强撑着拦住了紫云：“本宫听着呢！让他们把话说完。”可两兄弟却缄口不言了，只是暗地打量着妹妹。

“你们让本宫如何说呢？”李妍咳嗽了一阵，又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用那低得只有倾耳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兄长焉知本宫所思啊！”

李妍说着，眼圈又红了，那积攒了多日的委屈，那在心中掂量了多日的话和割舍不下的情感，都在看着家人的这一刻奔涌而出了：“非我不见皇上，之所以如此，正是要把二位兄长的前程托付给皇上啊！兄长应知，妹妹因容貌姣好，才得以宠幸于皇上。然自古以来，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皇上之所以眷顾于我，乃在昔日妹妹之姿容。然今妹妹病重容毁，今非昔比，若贸然见之，皇上必因厌恶而弃之。如此，皇上还肯怜悯兄长么？”

李延年和李广利面对妹妹忧伤的目光，一脸的愧色。直到走出丹景台，他们都没有勇气回头再看一看病中的李妍。

“夫人！二位大人走远了。”紫云提醒道。

“哦！走远了……皇上走远了。”李妍情感的堤坝终于被悲哀冲毁，她伏在紫云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她病得太久，哭声也只是细细的音律，宛若秋蝉。

跟着皇上的轿舆出了丹景台，包桑一路都在纳闷。李夫人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何坚决不见皇上呢？而皇上愤而离去，却也不传太医来为夫人诊病。这两人怎么了？

包桑正想着，就听见皇上的口谕：“移驾椒房殿。”

包桑又摸不着头脑了。皇上已有近十个多月没有去皇后那里了，难道今天忽发恻隐之情，动了去看皇后的念头？不管怎么说，这对日渐老去的皇后来说，是件幸事。

包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朝着后面的黄门、宫娥喊道：“皇上口谕，移驾椒房殿。”

于是，轿舆转而朝椒房殿的方向去了。

包桑哪里知道，这会儿卫子夫也正在对着窗外暮春的景物而垂泪呢！

这一年来，卫子夫心力交瘁，人又老了许多。

两个公主：一个因栾大的案子至今寡居不嫁；一个因为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一直疯疯癫癫，神志不清。这让她一想起来就泪水沾襟。

四年的时间倏忽即逝。皇上那年离京时带走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霍嬗，回来却是一套空空衣冠，这成了她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那次从泰山回来后，霍光不敢去见日夜思念儿子的阳石公主，只有先来拜见卫子夫。

其实，霍嬗遭遇不幸的消息，早在霍光进宫前卫子夫就知道了，只是当那一件皇上御赐的小朝服摆在面前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泣不成声，悲痛欲绝地呼唤道："嬗儿！我的嬗儿！"

她几度哭昏过去，醒来时，就看见坐在榻前的霍光和秦素娟。她向霍光问道："皇上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置？"

霍光直到秦素娟退出后才禀告道："皇上相信方士的话，认为霍嬗去了仙界，要太常祭祀天地时，在'五帝'旁边竖起霍嬗的神位。"

卫子夫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她知道皇上沉醉太深，不再指望他会就霍嬗之死，给女儿一个理由。

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她必须站在皇上一边，去说服女儿相信，霍嬗遭遇不测绝非皇上的本意，皇上是嬗儿的外祖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怀念霍去病了。

她要霍光与椒房殿詹事一起接阳石公主到她的身边，她要用母爱去抚慰她的创伤。

可是，当女儿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却不知该如何说了。想来想去，话题还是绕不过霍去病。她回忆起霍去病少时的轶事，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阳石公主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她越是说得详细，阳石公主就越断定母后召她来绝不仅仅是为了说这些。

"母后召孩儿来，一定另有话说。"

卫子夫凄然一笑道："就是想和你说说话。"

"不！一定有什么事，请母后不要绕弯子，就直接告诉女儿吧！"

卫子夫明白迟痛不如早痛的道理，事情拖得越久，对女儿的伤害就越重。她从春香手里接过霍嬗的衣冠，颤颤巍巍地递到阳石公主手里："嬗儿他……嬗儿他……嬗儿他……追随上仙去了。"

“嬗儿……嬗儿！”阳石公主一把夺过霍嬗的衣冠，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叫，就昏过去了……

她从此就没有再清醒过，终日生活在幻境里。

阳石公主身边的丫鬟说——她会在夜里对着窗外问，你们看见大司马和奉车都尉了么？他们就在窗外骑着马舞剑呢？他们要本宫陪他们习武呢？呵呵！你们看不见的。

她从此就没有再痛苦过，有时候睡到半夜，她会忽然地要丫鬟为她穿甲戴盔，去牵战马，说是大司马在泰山等她去救嬗儿。

她从此就忘记了公主的威仪，常常会披头散发地抱着霍嬗的衣冠，大骂府令耽误了奉车都尉上朝的时辰。

“惹恼了本宫，一刀杀了你！”公主登上车驾，看着战战兢兢的府令莫名其妙地大笑。

那笑声让大家毛骨悚然。

让卫子夫最为难堪的是，有几次在宫中遇见皇上，阳石公主竟然“去病！表兄！夫君”地乱叫，惹得皇上十分不快，把愤懑都发在了皇后身上：“堂堂宫苑，如此胡言乱语，成何体统？封了大司马府，从此不让她出门。”

卫子夫哭拜在刘彻面前，请他饶恕蕊儿的无知，怎么说她也是皇上的亲骨肉啊！

有谁能说得清楚，一个神智昏迷的公主心底的那一份酸楚；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妻子儿女与江山社稷，在刘彻心中的分量呢？

可怜的蕊儿。

这不！殿外又传来她憨憨的笑声：“嘿嘿！嬗儿！娘的嬗儿。嘿嘿……娘这就带你去见皇上。”

卫子夫听见这声音，禁不住又泪流不止，急忙要春香到院子里去看看。

春香跑出殿门，看见阳石公主蓬头乱发，衣衫不整，语无伦次地在那自说自话。她换上一副笑脸，软语细声地劝道：“公主呀！您让我抱抱孩子，皇后在殿内等着呢！”

“嘿嘿！皇后，谁是皇后？嬗儿才是皇后呢！嘿嘿……嘿嘿……”阳石公主傻傻地笑着，抱着枕头旋转了一圈，又低下头去亲意念中的孩子，“嘿嘿！皇后，嬗儿是皇后了！嬗儿是皇后了！嘿嘿……”

春香小心地走上前，顺着公主说道：“小少爷何其威武，来日必是大汉栋

梁！”

公主笑了：“是么？他可是去病的孩子，皇上的奉车都尉，还要去早朝呢！”

春香讪讪地笑道：“公主忘记了？皇上巡视去了，尚未归来呢？公主不妨暂且回府，等皇上回来，奴婢立即禀报公主如何？”

阳石公主亢奋的情绪低落了，吻着枕头道：“嬗儿呀，皇上不在宫中，就随了娘回去吧，嘿嘿……”

公主上了车，朝驭手喊道：“送都尉大人回府。”随即，大家呼啦啦地走了。

春香进了椒房殿大殿，看见卫子夫还在那儿流泪，于是便上前道：“皇后，公主走了。”

卫子夫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整日疯疯癫癫的，何日才好哦？”

春香劝道：“皇后何不让她进来坐坐，开导开导？”

“唉！”卫子夫长叹一声，“不是本宫无情，实在是因为皇上已回京，说不定何时驾到，看见她这个样子……”

皇后没有再说下去，但春香已猜出来了。她是怕皇上看见，万一封了大司马的府门，那不等于杀了她么？

春香想法子排解皇后的抑郁：“哪能那么巧呢？皇上来之前，总要知会皇后的。”

可这一次，皇上就是没有打一声招呼，听听！从宫门外传来包桑的叫声：“皇上驾到！”

椒房殿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以致大家一时都反应不过来，直到包桑第二次高声传话进来，卫子夫才意识到皇上真的来了。

“臣妾恭迎圣驾。”只这一句，卫子夫就忍不住泪眼婆娑，可抬起头的时候，嘴角还是溢出了愉悦的笑容。

刘彻显然还没有从对李妍的怨气中转换过来，说话的声音很重：“平身！”

卫子夫心中就打起鼓来，这又是怎么了？十个月未来，来了就怒气冲冲的。

刘彻见卫子夫在自己的对面坐下，便对包桑道：“你们先退下。”

刘彻呷了一口热茶，忍不住话就出了口：“真是气杀朕了。”

卫子夫莞尔一笑，给刘彻的盏里续上了茶水：“何人如此不知深浅，惹皇上生气了？”

“还会有谁呢？朕去看她，她竟然拒而不见！”

卫子夫明白了，皇上说的是李妍。

“李夫人一定是觉得沉疴日重，不忍皇上瞧见衰颜。”

刘彻瞪了一眼卫子夫道：“这是什么话？朕何时嫌弃过她？朕对她说，如果让朕看上一眼，就让他的兄弟为官，可她到朕走时都未转过脸来。好了，她不愿意见朕，朕从此就不再见她！”

这话放在过去，也许卫子夫会责怪李妍，可是那一天两人在病榻前谈了许久，她就知道了李妍的心思。

卫子夫看了看皇上道：“皇上能容臣妾说两句么？”

刘彻虽然没有说话，可他也没有阻止。

“依臣妾看来，皇上还是不懂李夫人的心。”

刘彻很诧异：“你说朕不懂她？”

卫子夫不紧不慢地说道：“夫人不愿见皇上，是替皇上着想。想昔日夫人姿容如花，皇上宠爱有加，如今病了，皇上看见一脸的病态，未免伤心，她是想着让皇上记住她往日的容颜呢！”

“就算是这样，可她又为何不理解朕的良苦用心呢？”

卫子夫向前挪了挪，目光充满真诚和理智：“这正是李夫人的可贵之处，她同臣妾一样，不愿意李氏族人借她的关系谋取官位。皇上想想，李夫人不干政，可是社稷之福，江山之幸啊！”

卫子夫悄悄打量着皇上神色的细小变化，眼见他脸上活泛了，就知道他听进了自己的话。

果然，刘彻低头捻须思忖了一会儿，抬头说道：“听皇后如此一说，朕也觉得委屈了李夫人。”

“臣妾不敢做如此想，臣妾只是觉得，李夫人也不容易，她可是日日夜夜盼着皇上回来呢！”

刘彻看着卫子夫，感叹岁月是那么无情，给她涂上了秋的色调，而惟一不变的是她对自己的情感。

两人眸子相撞的一瞬间，刘彻忽然生出一缕无以言说的愧意。

“那依皇后之见，眼下朕该如何处置呢？”

“李夫人这病，虽然现今日益沉重，可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该尽力救治，还请皇上能听一听秦素娟关于夫人病情的禀奏。”

“还有呢？”

“自李夫人进宫以来，虽蒙皇上宠幸，却从未为兄弟族人请官。皇上若是体恤一二，给予其兄为国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也许有益于她的康复。”

话说到这儿，刘彻的臂膀不自觉地伸过案几，握住了卫子夫的手。

“难得皇后如此宽仁，朕立即遣人处置。来人！”

包桑应声进来，刘彻要他立即知会秦素娟，午后到宣室殿禀奏夫人病情，同时要丞相和大司马到宫中议事。哦！他想起来了，大司马病了：“朕早说要去探大司马的！这一回来……”

卫子夫道：“他毕竟是长公主夫君，于此于彼都能体察圣恩的。”

“唉！朕的两位大司马……”卫青的病让刘彻又想起了霍去病。

天地尊神啊！朕一趟趟地祭祀，您为何不能赐阳寿于朕的臣下呢？

刘彻的目光暗淡了，只要思念霍去病，霍嬗之死就总是缠绕他。

“蕊儿近来好么？”

卫子夫沉默了一会儿，便按着事先准备好的话说道：“好多了，还经常念叨皇上呢！”

“哦！如此就好。都几年了，可霍光还是不相信嬗儿仙去的事实，怀疑其中有诈。”

卫子夫便不再说话，而对春香使了个眼色。

春香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奏道：“午膳已经备好，请皇上用膳。”

“呵呵！”当刘彻把目光转向卫子夫时，他被她温柔的眼神融化了。

“好！朕今日就与皇后一起进膳。”

这久违的声音，在卫子夫听来是多么的温暖。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清明那天，卫青从茂陵返回京城后，就病倒了。

与其说是受了风寒，倒不如说他像一颗燃烧的星，终于在元封五年的春天渐渐冷却，甚至有了熄灭的预感。

从元狩六年到元封五年，整整十一个年头，卫青一直没有踏进茂陵邑一步。

这不仅因为他是霍去病的长辈，以长者悼念少者，于礼制有违。还因为他的心承受不了那种生命易碎的压力。

可这一次，他却不顾皇后和长公主的劝阻在清明的前两天，约了赵破奴、公孙贺和公孙敖，驱车去了茂陵。

坐落在茂陵司马道东侧的霍去病墓，自东南向西北逶迤起伏，俨然一座小祁连。

那一次，皇上没有恩准卫青的请求，而是把大战河西的机会给了霍去病。而现在，那里已设立了酒泉、张掖、武威、天水四郡。

站在霍去病墓前，卫青忽然想，假如当初是他率军西去，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卫青看见赵破奴的眼里含着泪水，他一定是想起了与霍去病一起风餐露宿的那些日子。

唉！他身上去病的影子太多了。元封三年，他奉诏进击车师国，一举俘虏楼兰王，而后又发兵围困乌孙、大宛边境城池达数月之久。他还在从酒泉到玉门的数百里边陲上修筑亭障，这是何等巨大的业绩啊！

朝廷像这样的将军不多了！

茂陵县令听说大司马来谒陵，急忙带着属下前来迎接。

皇上的陵寝，已经修了三十六年了。当年栽下的松柏树苗，如今都长成了大树。高大的松枝从高筑的墙头伸出，十分挺拔。

茂陵县令道：“少府寺依照皇上的口谕不断改进，陵高和陵体都大大地扩充了，现在茂陵已成了诸陵之最。”

这些让卫青有些迷茫，皇上一方面到处寻求长生不老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扩充陵墓的面积，这二者在皇上心里，究竟是怎样相处的呢？

这一天晚膳后，茂陵县令准备了美酒和佳肴招待各位。酒至半酣，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

公孙贺问道：“请教大司马，朝鲜一仗是如何打的？”

他说的是元封三年的事情，刘彻派驻扎在山东的楼船将军与来自燕、代

的左将军组成联军与朝鲜大战于溟水之上。朝鲜右渠王坚守不出，数月不下，两位将军围绕战和发生争执。刘彻见久攻不下，又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去节制，孰料这个公孙遂竟然取缔了楼船军。

此事上报到朝廷，卫青觉得此事事关社稷安危，奏报之后，刘彻一怒之下便斩了公孙遂。

“可惜！骠骑将军若在，定当饮马辽东，横刀朝鲜。”赵破奴遗憾道。

公孙敖将一口酒灌进肚里，长叹一声：“将军所言，亦我之感。霍将军之后，朝廷再无如此将领了。”

公孙贺接着道：“虽说两越平定，可那焉能与两位大司马相比呢？数来数去，也就只有路博德还算是从骠骑将军军中出来的，那个杨么，竟然罔视朝廷，待价而沽，实在可恨！”

卫青一直没有说话，可将军们的话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这两年皇上起用孔瑾、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日见其效。大农令呈送给皇上的奏章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可相反的是，将才却渐渐不济，作为中朝之首，他自觉责任甚大。此次皇上回京，他一定要陈奏朝廷，希望皇上下诏命各郡推举贤才。

“各位所言，也是本官所虑。皇上定会广纳贤才，我等皆皇上股肱之臣，推举良将，责无旁贷。”卫青道。

赵破奴闻此建议道：“依末将看来，侍中霍光，相貌奇伟，心胸大度，喜武知兵，颇有景桓侯之风，大司马何不向皇上举荐，令其担当重任呢？”

“大人又不是不知道，他与本官……”

卫青的话还没有说完，公孙敖就接上了话道：“自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大人如觉得不方便，就由下官直接面奏皇上。”

卫青点了点头。

公孙敖早已是朝廷老臣，如果由他来出面，自然少了许多是非。

夜已经深了，卫青举杯站起来对大家道：“难得闲暇相聚，喝完这爵中之酒，大家都歇了吧。”

第二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卫青忽然起了雨中踏青的意念。他邀集几位同行，换车乘马，披着雨丝，朝着邑外去了。

赵破奴道：“桃花雨最是入骨，大司马不比当年，还是待雨住后再外出不

迟。”

公孙敖也劝卫青还是谨慎为好。

“本官自任军职以来，风雨数十年过去了，还怕这蒙蒙细雨么？”卫青说着话就出了门。

正是麦子出穗的时节，被雨水洗涤一新的田禾，显得更加碧绿葱茏。麦垄间，分布着星星点点金黄菜花，倒也有些情趣。

路过司马相如的墓时，他忽然忆起解东瓯之围时与他相处的日子，像这样的雨天，他若是同行，定会诗兴大发的。

过了司马相如的坟茔，是一田间小径，众位将军下马步行，朝着霍去病墓东南方向的一处高地走去。

登上高坡，转目西望，施工中的茂陵气势磅礴，回眸霍去病墓，与高坡遥遥相对。卫青凝视良久，忽然冒出一句话来：“此处甚佳。”

公孙敖不解道：“大司马此话何意？”

“诸位看看，这高坡西伏茂陵，北与去病墓相对，倘若本官百年之后葬于此地，岂不与去病对茂陵形成拱卫之势，也不枉与皇上君臣一场了。”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沉默不语。

许久，公孙贺故意怪道：“大人也是，好好的踏青，却说出如此令我等寒心的话来。”

卫青很豁然地笑了笑道：“人活百岁，终有一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么。”

可没有想到，一回到京城，他就一病不起了。

对长公主来说，卫青的病是她彻骨的痛。那早年的爱如海潮，那天各一方的魂牵梦绕，那久别之后的绵绵依偎，甚至为儿子的前程，为与皇后之间的疙疙瘩瘩，夫妻之间发生的争吵，如今都成了温馨的回忆。

她有时候一个人坐着，看卫青昏迷地睡去，就自责自己之前太任性，太好面子，没有很好珍惜眼前这个男人。

这些日子，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照顾卫青。隔两天就传太医来诊脉问病，调整处方，然后看着翡翠煎好药，自己亲自伺候卫青服下。她多希望自己的爱能创造奇迹，重新看到夫君能出现在朝会上。

即使不能，只要他能早晚与自己一起叙话，排解寂寞，就够了。

可卫青病疴日沉，她的心事也就愈来愈重，常常彷徨地对翡翠道：“愁煞本宫了。”

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大儿子曹襄早早地去了。下面三个儿子因为牵涉矫制和酎金案先后被削掉了爵位，而卫伉一度还被罚修城池，她不能不为儿子的前程考虑。

儿子们再不争气，可毕竟是自己生的，又是皇上的外甥，她要趁卫青还在的时候，了却这事。

皇上一回到京城，她就进宫去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心中的烦恼，说卫氏家族两代人为大汉江山出生入死，一个累死了，一个病倒了，若是没有他们，皇上还能率领十八万大军扬威于漠北么？她说到伤心处，声声呼唤着母后……

刘彻对这位秉性随了窦太主的姐姐，只有忍让和抚慰：“皇姐稍待，明日早朝后朕即去探视大司马。”

现在日已上三竿，长公主要府令在门口探看皇上有没有驾到。

府令刚刚走到门口，却不意撞在进府来的霍光身上，顿时灵魂都飞了，忙道罪该万死。

霍光明白，他定是受了长公主的训斥，于是宽容地笑了笑，就径直来到前厅拜见长公主。

长公主立即换了笑脸，以舅母的身份迎接霍光。眼睛却跳过霍光的肩头，朝身后打量：“皇上呢？不是要来么？”

“皇上正和丞相商议采纳舅父奏章，以解人才匮乏之急。皇上命我前来禀告公主，他随后就到。”

“看看！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还惦念着朝事。”长公主撇了撇嘴。

霍光了解长公主，也不与她计较。他来到内室，见卫青面色灰暗，形容憔悴，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心里霎时沉重了：“太医来过了？”

“别提这些庸医了，药吃一剂又一剂，可就是不见起色。一会儿皇上来了，一定要奏请治他们的罪。”

等翡翠退下去后，卫青无奈地看了看长公主，轻叹一声道：“你呀！就不要给皇上添乱了。太医们尽了心，是上苍不予我阳寿罢了。”

“哼！为军惜将，为病怜医，满朝惟有夫君如此柔肠。”长公主愤愤不平。

卫青摇了摇头，不再与长公主理论，却道：“为夫有几句话想与光儿单独说说，可以么？”

“好！他是你的亲外甥，有话说吧。”长公主说着，就喊翡翠扶自己到前厅迎驾。

内室只剩下卫青和霍光，他挣扎着要坐起来，霍光忙拉了锦被在他身后垫好，呼吸才均匀了些。

霍光的手扶过卫青的肩膀，他十分惊异，这还是那个决胜千里的大将军么？经历过丧兄之痛的霍光预感到，舅父也将不久于人世了。

他第一次撇开官职而用了最亲的称呼与卫青说话。

“舅父！舅父有话尽管说，甥儿一定转奏皇上。大汉不能没有舅父啊！”霍光眼里噙着泪水道。

“唉！你都做了侍中了，还如此脆弱。保护太子的重任还要你来承担呢！”卫青示意霍光在案头坐下，“舅父自知阳寿已尽，然有事托于皇上，惜哉无力，还是请光儿代笔吧。”说着话，卫青就喘了起来。

霍光忙递热茶过去，卫青喝了一口，才又说话——

大司马臣卫青上疏皇帝陛下：

臣本平阳骑奴，蒙陛下不弃，拔于末尘，臣屡沐圣恩，每思及此，感激涕零。臣子无尺寸之功，襁褓之中而得以封侯。然臣教子不严，三子纨绔，触犯律令，有负圣望，臣不胜惭愧之至。臣自知沉疴难愈，臣去之后，三子未可复爵。公主与陛下同胞情深，早年丧夫，今又孀居，还请陛下相怜，悉心关顾，臣于九泉亦含笑矣。臣生为大汉之臣，死亦魂归汉土，恳请陛下准葬臣于茂陵……

听着卫青啼血溅泪的奏章，霍光才知道这些年，他不仅活得很累，而且活得很苦。尤其是三位表弟触犯律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写着写着，霍光就不由得泪水涌流，写完后，卫青看了看，盖上大司马的印玺。

“你一定要转呈皇上，我累了，休息一会。”

“如此，甥儿告退了。”

帮着卫青躺好，霍光来到前厅，却见皇上坐在那里，正和长公主说话。他急忙上前参见，并呈上了卫青的奏章，刘彻浏览了一遍，长叹一声问道：“大司马这会儿怎么样了？”

“舅父说有些累，睡了！”

“好！朕就在这儿等他醒来。”

趁着这个机会，长公主把在心中盘桓许久的请求说了出来：“臣妾不敢再提不疑和登儿的事情，只是伉儿当年矫制，乃是年幼无知，现在大司马又病疴不愈，皇上看……”

刘彻捧起卫青的奏章道：“大司马在奏章中写得明白，朕现今想来，当年要是听了他的谏言，也不至于后来……”

“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皇上不必自责。如今卫青病成这样，皇上难道……”长公主说着话，声音就哽咽了，随口喊了一句，“母后啊！孩儿……”

刘彻最怕听的就是这句话了，忙道：“皇姐就不必再提旧事了吧，朕怎么会忘记母后的临终遗嘱呢？这样吧，待大将军醒来，朕当面与他商议之后再定吧。”

“如此！臣妾先谢过皇上了。”长公主说着，眉头一皱，又想起一件事情来，“乐坊近来又进来几位歌伎，皇上要不要看看？”

自李妍病后，宫中确没有刘彻可心的女人，他不免有些寂寞。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司马病着，他会有此心思么？只见时候不早了，他便要霍光去看看卫青醒来没有。

霍光去了片刻，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声泪俱下地跪倒在了刘彻和长公主面前：“皇……皇上，舅父他……去了。”

“夫君……”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长公主一声惨叫，朝内室奔去。

刘彻对惊在一旁的包桑吼道：“还不快去照看公主？”

他随之也站了起来，却有些昏厥。霍光急忙上前与黄门一起扶着皇上来到内室，只见长公主伏在卫青胸前，放声恸哭，口里声声呼唤道：“夫君呀，你好狠心啊！你怎么可以撇下我而去了呢……”

卫青面色苍白，静静地躺在榻上。

仿佛经过一场漫长的远征，他沉沉地睡去了，没有遗憾，没有痛苦，一任长公主如泣如诉的念叨。

刘彻忽然觉得很疲惫，他坐在榻上，想站起来，却使不上力。十一年前，霍去病走了；十一年后，卫青也走了。他们仿佛两座山峰，在他的眼前崩塌。

他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却说不出来。这可把包桑吓坏了，他上前摸了摸刘彻的手，冰凉冰凉的，他急忙喊道：“皇上！皇上！”

半晌，刘彻才缓过气来。他走近卫青，亲手为卫青蒙上了洁白的丝绢。

“大司马，朕的爱卿，朕来迟了。”

霍光看见泪珠挂在刘彻的眼角，颤巍巍的，很心酸……

两天后，刘彻下诏，谥号烈侯，葬于茂陵，起冢像卢山。

第十二章

香魂一缕随水去 思念不尽伴月来

茂陵又添了一座巨大的坟冢，太子刘据的心也从送别大司马那一天起，积下了像山冢一样的块垒。

卫青薨陨的消息他是在博望苑中听到的。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身后的一座山崩塌了，从此守护他的就只有母亲卫子夫了。

他沉默良久，抬起头来时，双眼都浸在咸涩的泪光中了，他的呼唤似博望苑中的风吹皱的荷池，波浪绵延不绝。

在大司马府吊唁时，他看到了憔悴不堪的母后。母后此时与他有着一样的忧郁和痛苦，可她在任何时候，都总是为了父皇而把一切的委屈隐忍在心底。

自从漠北和河西战役后，父皇就没有再给舅父统军出征的机会，但她依旧不断地提醒舅父，凡事要约束自己，以致他后来在朝堂奏事都谨小慎微，言语不畅了。

她不是不知道，长公主常为儿子与卫青发生龃龉，拿出身伤害他们，可每次都是在母后的开导下，以舅父的道歉而结束。

父皇一面借助卫氏甥舅，为大汉拓疆开土，另一面又对舅父在朝野的威信睁眼警惕着，所以，母后总是要舅父宁可大智若愚，也不可锋芒外露。

与当年表兄霍去病去世相比，舅父的葬礼规模不免逊色，既没有发属国玄甲，父皇也没有亲自送大司马到茂陵安排，而只写了“功垂千秋”绢帛。

刘据相信，面对舅父的亡灵，母后一定有许多话要说。然而，在椒房殿詹事代她行祭奠之礼时，她只是抚摸着大司马的灵柩默默流泪。

他发觉母后忽然一下子变得很迟钝了，在登上銮驾时，几乎都挪不动脚步了……

这情景让刘据很难受，也由此而生了对父皇的诸多怨恨。且不说那些因为后宫纠葛给母后带来的伤害，单是父皇笃信方士让两个姐姐承担了那么多痛苦，这让刘据一想起来就心垒郁结。

从大司马府回来，他请太傅卜式为他拟了一道奏章，提出要亲自送舅父到茂陵，看着他安葬。

父皇很快地就允准了他的奏疏，并特意安排金日磾为他驾车。这让他觉得父皇对他来说，是一个难以琢磨的谜。

葬礼之后许久，无论是刘据还是卫子夫，都无法走出失去亲人的悲痛。

每一次请安时，刘据都要陪母后说说话，以放松她的心情。叙话时，刘据一般不让女御长和黄门、宫娥在一边。

这一天，母子俩又在未央宫椒房殿里饮茶叙话。

刘据还是按捺不住，把平日听到的和自己想的在母亲面前发泄一番。

他端着茶杯，对卫子夫道："母后有所不知，现在朝廷没人愿意做丞相了。"

"量才任官，选贤用能，是你父皇的事。你只要读好书就是了。"

刘据不以为然："孩儿作为太子，怎么能对社稷大事熟视无睹呢？孩儿听说，自庄青翟、赵周之后，就没有人再敢接任丞相了。太傅石庆，接任之后甚至伏地而泣。泱泱大汉丞相，这副模样能不让人寒心么？"

先来的刘嫣坐在太子下首，接话道："还有，大司马薨后，几位表弟都被父皇忘记了。外面传的可多呢！说朝廷大兴方士，滥筑宫观，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亡。"

"还有！这些年父皇对霍嬗的死讳莫如深，一直没有个令人信服的说辞，可怜妹妹她至今……"

卫子夫听得出来，女儿的话带着深深的失落。他们摆不脱卫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荣耀，这倒也情有可原。可她是皇后，不能任由他们这些情绪蔓延滋长。

卫子夫看一眼面前的儿女道："这是你们父皇的事情，你们悉心体味就是，这些话在本宫这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不许张扬。"

可刘据还是按捺不住心头的怨气："霍嬗之死之所以束之高阁，都是因为父皇沉醉于长生不老之故。"

他知道，这是母后心中难以平复的痛。他不说，母后永远也不会说。

可卫子夫却听不下去了，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刘据的话：“你勿复多言，本宫听着就心烦。你五天一次来请安，来了就惹本宫烦恼。好了，本宫累了，你们退下吧。”

“如此，孩儿便告退了。”刘据闷闷不乐道。

刘嫣站了起来，哀怨地看一眼卫子夫道：“母后，您这样优柔寡断，不仅伤害了自己，也让儿女们纠结。”说完，她含泪走出了殿门。

“嫣儿！嫣儿！”卫子夫追到门口，却见刘嫣与刘据一先一后上了车驾。

春香过来问道：“公主怎么了？好像很伤心似的？”

卫子夫长叹一声：“国事家事，为何事事都如此闹心呢？”

她反身进了大殿，可心却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她不得不承认儿女说得有道理。眼看李夫人的儿子刘髆一天天长大了，对太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可她这个身为皇后的母亲却毫无办法。

想着，想着，卫子夫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唉！摊上这样一个无用的娘，儿啊……”她在心里埋怨自己的脆弱。

春香早晚跟随在皇后左右，最了解她的心事，可也只有安慰的分：“娘娘！时候不早了，您该歇息了。”

“哦，不了，本宫就靠在榻上养一会儿神。”

谁知这一养就睡过去了，迷迷糊糊听见人声，她睁开眼睛，就见春香着急地呼唤道：“启禀娘娘，不好了！公主沉湖了！”

“什么？你说什么？”卫子夫一惊便坐了起来。

“阳石公主……沉湖了。”

“啊”的一声，卫子夫昏了过去。宫娥和黄门们顿时慌了，围着皇后又哭又喊。春香抱起皇后，轻声呼唤：“娘娘！娘娘！您醒醒！”

卫子夫从昏迷中醒过来，已是一个泪人，嘴里讷讷自语：“是本宫害了蕊儿啊！”

“事已至此，皇后还要节哀。”

卫子夫忍着悲痛，挣扎着坐起来问道：“公主在哪儿沉的？”

“听说是在大司马府后花园的荷池中。”

“车驾伺候，本宫要去看蕊儿……”

湖水在吞噬了一个脆弱的生命后，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湖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羽林卫以严整的队列筑起了一道人墙。大司马府的丫鬟、府役们被隔在人墙外，阳石公主的尸体停放在榻床上。

眼见皇后的轿舆来了，大家纷纷让开道路。

太子和刘嫣在离开未央宫后就听到了阳石公主沉湖的消息，面对母后，两颗破碎的心顿时悲痛地号啕起来。

“母后！孩儿来迟了。孩儿愧对姐姐呀！”

“母后！妹妹她……委屈呀！”

从未央宫到大司马府，这段路在卫子夫的心中有千万里长。一路上，她只觉得车毂旋转得太慢。她的泪水不断上涌，又不断地被逼回心底。

当她出现在宫娥和黄门们面前的时候，她的泪水最终化为矜持的平静。

“站起来！身为一国太子，国之储君，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

在春香的搀扶下，卫子夫来到榻床跟前，她颤颤巍巍地掀开蒙在阳石公主脸上的白绢。阳光下呈现出一张平静的、没有痛苦的脸，似乎诉说着荣华而又惨淡的人生。

经过漫长的跋涉，她累了，沉沉进入了梦乡，踏上了生命的归途。这样的结局对神志昏迷多年的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卫子夫为女儿盖好白绢，硬没有让泪水滚出眼角。

“你们是何人先看见公主的？”

阳石公主的贴身丫鬟芸香战战兢兢地跪在皇后面前道：“奴婢罪该万死。昨晚，公主忽然要奴婢备车，说奉车都尉该上朝了，奴婢好言相劝，她才安静下来。奴婢伺候公主服了安神汤，看着她安静地睡去，才到值更室休息。不想打了个盹儿醒来，公主就不见了。大家在司马府内找了个遍，最后在湖里看见了公主。奴婢看见公主的时候，公主就漂在湖面上，奴婢急忙禀告府令，才将公主打捞了上来。请娘娘赐奴婢一死，奴婢好陪伴公主，娘娘……”

芸香的痛哭声引得周围的人跟着流泪，她含泪呈上一片绢帛，说是在公主内室发现的。

卫子夫接过绢帛，泪眼婆娑地看去，那字字句句都是啼血的痛，都是彻骨的冷：

冉冉兮日月轮回以成岁，梦魇魇而无醒；倏倏兮斗转星移以过隙，怅恋恋而无忘。夜漫漫独倚栏杆而望月兮，遥问君胡不归？拭剑光犹闻瀚海而马嘶兮，若啸虎之驰骋？抚琴弦素指而颤颤兮，君其以静聆？父子共御云霓以凌空兮，知我之遥念？思君不见而柔肠寸断兮，欲觅君于苍冥；思儿不见而绝尘归去兮，惟黄泉而相聚……

卫子夫读着，整个的人都随着女儿的泣诉而去了。

“这是她写的么？”

“奴婢说不清楚，奴婢只是看到，这几年公主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总是捧着司马相如大人的文章念，而且一念就是一个通宵。”

这时，府令急忙呈上一卷竹简道：“此乃公主昨夜读的文章。臣巡夜时，路过公主窗前，听到‘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蹤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愆殃’的声音。”

卫子夫接过来一看，就见这几句下面都做了记号。再一看，天哪，那辞赋不是别的，正是司马相如的《长门赋》。

卫子夫顿时就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罪感。

唉！多年了，她以为阳石因思念去病和嬗儿而神志昏迷，谁知她是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受着骨肉分离的痛。她始终清醒地活着，她的疯癫和呓语是对这个世界的抗争。

阳石公主没有远去，她此刻就在风儿飘过的云彩间，她看着流泪的人们——没有人能理解那一刻她的愉悦、幸福和轻松……

喝了芸香的安神汤，阳石公主抱着“霍嬗”睡去了。

亥时二刻，她从梦呓中醒过来了，瞅了瞅身边的枕头，凄然的笑意掠过忧伤的眼角：“这榻床上本该还有一个人的，而如今却是形影相吊。”

她已不记得自己抱着枕头到处乱跑的事情了。

她从枕边拿起司马相如的文章，那是她在清醒时思念亲人的唯一寄托。这其间有许多片段她都可以熟练地背诵下来。

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

她的泪水打湿了竹简，拿起挂在床前的腰带，顺势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怀念和忧伤……

父子共御云霓以凌空兮，知我之遥念？思君不见而柔肠寸断兮，欲觅君于苍冥；思儿不见而绝尘归去兮，惟黄泉而相聚……

写着，写着，她似乎看见霍嬗从榻上站了起来，朝自己走来。

她吹了吹绢布上的墨迹，嘻嘻笑道：“嬗儿不要闹，娘这就带你去见皇上。”

子时的夜色还很浓，只有月儿弯弯地挂在大司马府高高的旗杆上。阳石公主抱着“霍嬗”出了内室，悄悄朝院内走去。

穿过密密的竹林，走完曲折的回廊，就到了后花园门前。

她轻手轻脚地迈过那道门时，忽然就看见前方一束灿烂的灯火，似乎有人冥冥间呼唤她跟着灯火，飘荡地来到湖畔。

那该是多么不可思议！湖心岛上站着的那个人不就是她日夜思念的霍去病么？他依旧盔甲被身，威武英俊。只是他身边的那些卫士她一个也不认识，他们身上穿的，也不是朝廷配发的玄甲。哦！站在他身边的那位少将军是谁呢？是她的嬗儿！

阳石公主扔了怀里的枕头，忘情地朝着他们父子扑去。

“嬗儿！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啊？娘想得好苦啊！”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湖心的岛屿。

“嬗儿！你真到仙界了么？”她越过一丛丛花木，朝着湖心的岛屿奔去。

“夫君，本宫这就来和你们团聚了。”她毫无顾忌地扑向湖水。

五月的湖水并不冰冷，清幽的涟漪漫过阳石公主的头顶，那一缕渐渐生出白丝的头发在水面上漂着。

“母后！这都是父皇……”

刘嫣扑到卫子夫的怀中，却被她断然推开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清醒些好不好？”

刘据在一旁暗暗叹息，为母亲的为难，也为自己的进退维谷。

卫子夫没有把女儿的死迁怒于芸香，她回转身来向大司马府府令问道：“你们禀奏皇上没有？”

“皇上驾到！”

还没有等府令回答，她就听见从后花园门口传来包桑那尖细的声音。

皇上来了，他的身边跟着宗正刘安国和太常赵弟。

刘据和刘嫣没有任何热情地随着母亲跪在地上，迎接皇上的到来。

而只有在这一刻，卫子夫的泪水才如决堤的溪水，哗哗涌出眼眶。

“皇上……臣妾……”卫子夫的心弦不断弹奏着这四个字，却最终没有连成一句完整的话语。

刘彻来到阳石公主的榻前，俯下身子，轻轻掀开白绢，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久久地注视着那一张如玉雕一样的脸庞。

在三个女儿中，刘彻最喜欢她尚武习兵的性格。也许，正因为爱之益切，才有霍嬗的泰山遭际，可刘彻至今都没有对霍嬗的“仙去”有过丝毫怀疑。

他读着阳石公主的临终遗言，就断定她是到蓬莱仙山寻找儿子去了。

跪在地上的儿女和皇后，多希望从他的眼里读出失去亲人的忧伤，从他的话语中聆听父爱的慈祥。是的！他们看见皇上眼眶边闰了一圈红。可它是那么短暂，倏忽间就消失了。

刘彻道：“你们平身吧！不必过度悲伤，朕已问过公孙卿，蕊儿已于昨夜子时到蓬莱仙山去与去病和霍嬗相聚了。”

“皇上！臣妾……”卫子夫终于无法抑住一腔悲愤，与刘嫣相拥而泣。为阳石公主的离去而悲愤，为皇上的痴迷和沉醉而寒心。

刘据因跪得太久，从地上站起来时，有些双膝发颤。满腔的悲愤把父子君臣之间的礼仪挤到狭小的空间。

“父皇！恕孩儿直言，父皇这样做，不觉得对姐姐有愧么？父皇如此对神仙之道痴迷，不觉得对母后太残酷了么？”

刘彻先是语塞，继之就气粗了，他无法忍受太子的诘问而怒上眉头：“放肆！你怎么可以这样与朕说话。来人，还不与朕拿下！”

这时，只听见从旁边传来一声：“据儿！你要干什么，还不向你父皇认错！”

那是卫子夫的声音……

元封六年，注定是一个萧瑟的年份。

卫青与阳石公主相继离世后的九月，李夫人也怀着无尽的牵挂和眷念去了。

在李妍最后的日子里，卫子夫又一次表现出她的宽怀和仁德。她一天一趟地前往丹景台，向秦素娟询问李妍的病症。

这一天，卫子夫一走进丹景台，就看见秦素娟从内室出来，两眼噙着泪水，情知大事不好。她不由分说，就赶到病榻前，握着李妍的手道："妹妹有话尽可对姐姐说。"

李妍的目光忽然闪烁出异样的光彩托付道："请姐姐照顾好髆儿，妹妹再无牵挂。"说完便闭上了眼睛，香魂一缕缕散去……

她去世的时候，刘彻正在宣室殿与石庆、児宽等人商议派遣使团去匈奴吊唁单于的事宜。

重阳节前夕，乌维单于带着没能南归的饮恨去世了，年少的乌师卢登基。匈奴人又一次选择向西北远方迁徙。哀伤忧郁的歌谣伴随着马队的远行，留在身后大漠的足痕中，很快就被风吹来的沙尘掩盖。

包桑将李夫人去世的消息告诉刘彻时，他的心一下子就乱了。李妍拒不见他的纠结顷刻间就冰释了。

他将事情交给石庆，便让児宽速传宗正和太仆为夫人筹办葬礼事宜，然后就匆忙赶往丹景台了。

刘彻径直走入内室，就看见李妍那张熟悉的脸早已没了昔日的娇艳，蜡黄中透着苍白，而曾经柔软丰腴的身体也瘦骨嶙峋。

至此，刘彻明白了夫人当初拒不见他的用心。

他忽然觉得，这丹景台是上天专为淑良雅操的女人恩赐的。卫子夫、李妍，只要沾了这里的地气，没有一个不懿德馨香的。

卫子夫向十分伤怀的刘彻建议道："夫人自入宫以来，贤淑仁爱，德馨流芳，臣妾恳请皇上以皇后之礼葬之茂陵。"

刘彻又一次吃惊地看着卫子夫，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李夫人走了，在茂陵西侧矗立起一座高大的墓冢，与王太后在阳陵的墓冢可以一拼大小。只是卫子夫万万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她作为大汉的皇后却死无葬身之地……

这诸多变故使得改元成为包括刘彻在内的朝野人士的共识。

年轻的太史令司马迁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率先向刘彻呈上奏说："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胜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惟陛下发圣德，宜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

这奏章在刘彻的案头放了数日，每天打理完国政，他都会拿出来反复地浏览揣摩。他要有司找来历代历法，上溯三代，下迄嬴秦，一一参验。终于在十月的一天，他决定将奏章交朝会廷议。

石庆、児宽等认为，嬴秦以降，十月为岁首，与农时节气错位，多有不便，宜行新历。

司马迁也道："臣与精通律历者落下闳、邓平诸君测算，年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分，月为二十九日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以孟春正月为岁首。如此则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上利朝廷循晦朔而朝觐祭祀，下利农桑据节气而耕作。请皇上定夺。"

群臣皆以为司马迁言之有理，纷纷赞成改元变历。

刘彻于是下诏，改元太初，汉历名为《太初历》。

从这一年起，岁首与正月合为一体。

太初元年的正月，就在这喜与忧的动荡中来到了。

过了初五，长安的各街各巷纷纷挂起千姿百态的花灯，整个京城变成了一个花灯的世界。

官府、商贾、百姓都把灯节看成过年的最后一次喜庆。灯虽有大小、繁简、精粗的差别，然而，心境却都是一样的。

未央宫、长乐宫的歌舞百戏也在加紧排练，鼓乐、笙声每日一大早就在乐坊上空飘荡，直到午夜才渐渐平息。

到处都弥漫着歌舞升平的氤氲。从皇上到三公九卿，都暂时将烦恼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投入到迎接上元节的喜庆中。

李妍走后，深知刘彻性格的长公主想方设法不断为皇上排解寂寞，可有了与李妍那段销魂的岁月，其他女人在刘彻心中就黯然失色了。往往是一夜纵欲，就被弃若敝屣。

这种有增无减的思念，在年节之际就更加强烈。

正月初十，公孙卿与石庆在未央宫不期而遇了——朝会要在上元节之后才恢复，但深察皇上心境的公孙卿心里没闲着，正盘算着如何满足皇上求仙的心愿；而石庆却是因为边关军情十分紧急，耽误不得才来的。

石庆对这古怪的方士平日是不待见的，同朝为官，见了面不免寒暄几句，相携着去见皇上。可是，当他们来到温室殿前的时候，却看见包桑和一班黄门站在殿外。

"向公公恭贺新禧。"两位不约而同地向包桑问候道。

“多谢了！两位大人新春嘉庆，不在府上欢宴，为何进宫来了？”

“皇上起居可好？”石庆问道。

包桑叹了一口气，指了指殿门。两人就听见从殿内传出歌伎的吟唱声：

何灵魂之纷纷兮，

哀裴回以踌躇。

势路日以远兮，

遂荒忽而辞去。

超兮西征，屑兮不见。

浸淫敞恍，寂兮无音。

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包桑的眼泪横一道竖一道的，都流进了深深的皱纹里。他也不知道擦拭，只是嘴里讷讷自语道：“皇上孤单哟！皇上孤单哟！”

这情景让石庆再也没有勇气走进温室殿去打扰刘彻的情绪了，他猜到这会刘髆一定陪着皇上。他打定主意将战报暂缓几天呈上去，于是便对公孙卿道：“大人！我等还是回吧！皇上如此心情，你我奏事不是自找没趣么？”

“呵呵！大人所言极是。大人有事可先回府上，下官还有几句话要对包公公说。”公孙卿眨了眨眼睛道。

“如此，老夫就先走了。”

走上司马道，石庆还在纳闷，这个公孙卿究竟要干什么？难道他还嫌朝廷不够乱么？不过，这话他也只是在心里盘桓而已。

而这边，公孙卿已与包桑说完了话。

“多谢公公指点。”公孙卿一脸谦恭，“请公公转告皇上，微臣只有借助夫人的衣冠才能招回夫人。正月十四之夜，月上城头之刻，夫人定当准时归来。”

“果真么？”

“呵呵！公公何其多疑？下官有几个脑袋，敢欺蒙圣听？”

但包桑还是满腹疑惑，孰料刘彻听了这个消息后，却深信不疑。他断定

整天与仙人打交道的公孙卿一定能了却他的思念。

他立即要包桑送去了夫人的衣物、首饰，并且特别要包桑转告公孙卿，夫人最喜欢斜插芙蓉的发式。

从正月初十到十四，算来也不过四天时间，可刘彻那颗心从准了公孙卿的奏章时起，就一刻也不安宁了。

凭栏仰望天空，他觉着太阳像是停在了头顶，怎么一个时辰过去了，还纹丝不动呢？

他埋怨公孙卿为何非要等到十四晚上，他还谢绝了掖庭引荐的美人，似乎只有这样，才不辜负了夫人的冰清玉洁；他如醉如痴地想象着那个缠绵的时刻是怎样销魂动魄。

他按照公孙卿的请求，把温室殿腾了出来，好从容营造夫人归来的氛围。

执手相别叹时短，人约黄昏怨日长。

正月十四一大早，刘彻就派包桑到温室殿来打探消息，却被公孙卿的徒儿们挡在殿外。他们说天上人间，阴阳两界，仙人告知夫人已经起程，只是必待午夜亥时才能与皇上相见。

好不容易挨到太阳在山后隐没，长安城头的暮钟响过三通，晚霞才依依不舍地散去。草草地用了晚膳，刘彻要包桑传来了皇子刘髆。

刘髆已经五岁了，夫人就是因为生他才落下病根的。夫人走时，他只有两岁，母亲对他来说，只存在于乳母的描绘中。

这是多么神秘的相聚！黄门不能陪伴，宫娥不能跟随，皇上的身边只有包桑和刘髆两人。

脱去了蒙在身上的圣光，刘彻还原为一个慈祥的父亲，他含着忧伤的目光在儿子身上流连良久，都不愿离去。

唉！这些年忙于寻仙问药，对内推行盐铁官营，对外征伐异邦，儿子是怎么长到现在这个模样的，他几乎一无所知。看着他温文尔雅，举止文静，处处留着他母亲的影子，刘彻对李妍的思念就越发九曲回肠了。刘彻的眼睛渐渐被泪花模糊了，他有了一种歉疚。

“来！到父皇身边来。”刘彻向儿子伸开双臂。

刘髆走向他的脚步是怯生生的，带着些许冷漠，稚嫩的话语不乏宫廷的客套：“谢父皇。”

他终于依偎在刘彻的怀抱里，但刘彻感觉得出来，他远没有当年刘据在

自己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随意和率性。

“想你娘么？”刘彻试图用抚摩拉近与儿子的亲情，却被他头一歪躲过了。

“孩儿想娘。”

可接着，刘彻很快感到儿子对母亲的陌生。

“听乳娘说，孩儿的母亲很好看，这是真的么？”

“真的！你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看的人。”

“有皇后娘娘好看么？”

这让刘彻怎么回答呢？自李妍去世后，刘髆就跟着卫子夫，他对皇后的印象比他娘还深。他既感到欣慰，又感到酸楚，漫不经心地答道：“你的娘和皇后一样好看。”

但他没有从刘髆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而等来的却是儿子的沉默。

他觉得这样的说话十分别扭，而且还有些压抑。而他更担心的还是日后他与太子之间的关系。他用模棱两可的话，试图冲淡一下眼前的沉闷：“等你大了，有了王妃，自然就不难明白。”

“孩儿不要王妃，孩儿只要自己的娘。”

谢天谢地，他终于再没有刨根问底下去。刘彻连忙道：“今夜就让你见到娘。”

“真的？”

“父皇乃九五之尊，岂有戏言？”

月儿在云彩间漫步，未央宫庞大的建筑群被夜色模糊成一片混沌。

更漏已是亥时三刻，守在冷月下的包桑冻得脚手麻木。这时公孙卿的徒儿出来了，小声对包桑道：“夫人已经归来，现正在殿内恭迎圣驾呢！”

包桑长长舒了一口气，转身就朝宣室殿跑去。人还没有进门，尖细的嗓音先传进刘彻的耳朵：“回来了！回来了！”

刘彻的心一下子就涌出如潮的情波，来不及答话，就拉着儿子朝外走去，登上早已伺候在殿外的轿舆。

在塾门值更的卫尉路博德赶来道：“天黑夜深，就让臣率领警跸护卫皇上移驾吧？”

“不必了。”刘彻朝路博德摆了摆手，轿舆就向温室殿奔去。

转过回廊，远远地瞧见公孙卿早已在殿前迎接，刘彻没有下轿，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夫人在何处呢？”

“夫人正在殿内恭候。不过，在见夫人之前，臣有要事向皇上禀奏。”

刘彻下了轿舆，急道：“爱卿有话快说，须知朕之盼夫人归，若望断云山之切啊。”

“皇上，夫人与皇上现为天人两界，阴阳相隔，因此皇上只能远看而不能近之。其二，人仙不同语，所以，皇上和殿下有话尽可以对夫人说，夫人却是不能与皇上说话的。”

“那朕又如何得知她听见了朕的声音呢？”

公孙卿眨了眨眼睛道：“这个不难，夫人若是点头，就是听懂了皇上的旨意；夫人若是摇头，就表明她不同意皇上的话；夫人若是抖动肩膀，那是因为她见到皇上而觉得悲喜交集。”

话说到这里，刘彻有点不耐烦了，向里迈开脚步：“朕知道了，爱卿还是快些带朕去见夫人吧！”

公孙卿急忙跟着皇上的脚步道：“为了分开阴阳，皇上与夫人之间隔着一道幔帐，皇上千万不能越过幔帐，否则仙人怪罪下来，皇上今后殊难再见夫人。

后面的话刘彻是否听清，公孙卿不得而知。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皇上不要看穿了他的玄机。

看着皇上的身影进了温室殿，他不等包桑传话，就抢先朝殿内喊道：“皇上驾到！”

温室殿里的所有灯火在这一刻都熄灭了，只有幔帐后面的亮着。那婀娜的身影就在幔帐后面亭亭伫立，隐隐约约的青蓝深衣，飘飘扬扬的束腰锦带，盘旋而上的云鬓发髻，一支银簪穿髻而过，如含露芙蓉摇曳其艳。

只是那面目却若隐若现，似是而非。

一道幔帐把他们分开，可当“夫人”看见皇上和刘髆时，那锁不住的思念，顷刻间化为衣襟沾泪的哭泣。

血脉是催生亲情的细雨，让所有被岁月砌筑的隔膜在一瞬间坍塌。

当刘髆遵照父皇的旨意向母亲拜倒的那一瞬间，从舌尖上涌出的每一个字都浸渍了他这个年龄难以承受的痛。

“娘！您到哪里去了？娘！孩儿长这么大，却不知道娘的模样。娘啊！孩儿从来不知道被娘怀抱的滋味，您既已归来，为何不抱抱孩儿啊！”

可当小刘髆抬起泪眼，看见的却是一个用手捂着脸的影子时，他就绝望了，他转身抱住了刘彻的腿，放声大哭：“父皇！您不是皇上么？皇上的话娘一定会听的，您就让娘走出来抱抱孩儿吧！孩儿要娘……孩儿要娘……”

这情景大大地出乎了公孙卿的预料，他那颗冰冷功利的心也被刘髆的哭声一点点地酥软，不过这意念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很快就冷却了。他最担心的是皇子这样哭闹下去，皇上果真要与“夫人”见面，那他所营构的虚假都会昭然若揭。

公孙卿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地打断了刘髆的哭声：“殿下恋母之情，微臣感同身受，可殿下要明白，夫人现在是仙界之人，不可与凡人通语。”

可思母心切的刘髆哪顾得凡间仙界，他只想要他的母亲，他用君臣的口气大骂公孙卿多事：“你敢拦挡我见娘，我就要父皇砍了你脑袋，扔到上林苑去喂老虎。”

说着说着，他又缠着刘彻要娘，任性的刘髆没有发现，他的父皇早已泪流满面了。

的确，从金屋藏娇到现在，刘彻从来没有为一个女人这么不顾尊严地一任泪水尽情流淌，儿子的声声呼唤更让他心力交瘁。

“皇儿！你听朕说。”刘彻捧着刘髆的脸，泪珠儿就打在刘髆的腮边，“皇儿！公孙大夫没有说错，你母亲现是仙界中人，不可与世人有肌肤之接。你虽非太子，却也是皇子，不可有非礼之举。先让朕和你的娘说几句话好么？”

刘彻示意包桑带刘髆下去，然后又对公孙卿道：“爱卿也退下，朕想单独与夫人说说话。”

刘髆去了很久，呼唤的哭声还在刘彻的耳边回荡。

此刻，站在黑魆魆的温室殿里，望着幔帐后面的身影，刘彻分明感受到了李妍的体温和气息。

哦！她没有走，她还活着，活在一个琼林阁榭、玉宇仙山的世界里。

他分明看见，夫人轻移莲步，缓缓来到他的面前。她的目光依旧皓如明月；她的脸颊依旧玉润清露；她的肌肤依旧白皙如雪；她的丹唇依旧含华吐芳。

哦！刘彻积累许久的话都在这个时刻化为珍珠，一颗一颗散落在初春的

寒夜。

“夫人啊！朕现在明白，当初你为何不愿意见朕了，你是要朕永远记得你的娇容美颜啊！而朕当初却无故委屈了夫人。其实，朕也是爱之益切啊！今日归来，夫人一定原谅朕了吧？

“夫人啊！你可知道，你这一去，朕失去了美艳绝伦的知音，髆儿失去了兰心慧芷的亲娘。夜来朕独倚栏杆，遥问上苍，昊天茫茫，夫人何不归？

“夫人啊！朕不知多少次夜阑人静之际，含泪独吟《李夫人歌》，而沉沉夜色，凄清如许，心音有谁听？今夜，朕就把它读给你听。”

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官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

精浮游而出疆。托沈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荑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

他似乎听见了李妍接着自己的诵读而吟唱。

“皇上啊！你可记得，那一夜，皇上在灯下含泪疾书，有清风越窗而入，卷起绢帛一角，那是臣妾，把皇上写的字一个个吞进腹中去了。从此，皇上对月而歌，臣妾就在云间唱和；皇上临风起舞，臣妾就在长空舒袖。”

谁说人神不同语，锁不住的心，让万里之遥近在咫尺；谁说天壤不同高，隔不断的情，让相爱的灵魂携手共舞在天地之间。

公孙卿啊！你为何要用一道幔帐把夫人与朕隔在两界？

上仙有意，你就该让朕与夫人夜夜相聚，何苦吝啬只给了元夕前夜这短暂的时光呢？

刘彻情不自禁地朝前挪动着脚步。哦！她哭了，她一定哭了。

她柔弱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刘彻相信，只要他向前走近一步，就可以与夫人拥抱在一起。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迈出脚步的时候，幔帐后面的灯就熄灭了。

月亮早在他与夫人说话的时候，就躲进了云里。温室殿里一片漆黑，刘彻几乎是在灯火熄灭的同时，发出了严厉的斥责：“何人如此大胆，胆敢阻止朕与夫人相聚？”

周围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却没有人回答他。

刘彻的目光在暗夜里搜索夫人的行踪：

“夫人！夫人你在哪里？”

“夫人！夫人……”

温室殿恢复了灯火灿烂的辉煌，公孙卿谦恭地站在面前，谨慎而又平静地说道：“皇上，现在已是子时，夫人该启程回仙界了。仙人开恩，允准夫人在子时之前与皇上相聚，如过时不归，当受天条责罚。”

“不！都是你编了瞎话来骗朕，朕明明听见夫人说话了。朕要治你欺君之罪！”刘彻恼怒地说道。

“那是皇上思念夫人心切，心神高度凝聚之故。人在此时，与梦幻无二啊！”公孙卿并不惊慌，他了解刘彻的性格，自过了五十岁，他对方士的依赖就日益重了。

他自信做得天衣无缝，皇上并没有看出任何破绽。

刘彻怅然若失地“哦”了一声，跌坐在地毡上，沉默良久，他对着窗外朦胧的月色仰天长啸——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官，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超兮西征，屑兮不见。浸淫敞恍，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第十三章

念罢美人又北顾 尊官贰师还西征

上元节后第二天，刘据接到父皇要他参加次日朝会的口谕。

包桑向他转达皇上谕意的时候，他正与卜式探讨儒学提倡的“君道”与“臣道”。

卜式得知这一消息，就迫不及待地放下手中的书卷，向刘据表示祝贺：“过了年，殿下就二十四岁了，依理是该参与朝议了。”

刘据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父皇的口谕不仅让他获得在朝会上建言的机会，更表明了他、当然也包括母后在皇上心中的地位。此刻，刘据从心底感谢一任又一任太傅的传道授业。

尽管他知道母后或许早知道皇上的决定，但他还是满怀欣喜地希望与母后分享这一喜悦。

他收好书卷，又到后室痛快地沐浴、更衣之后，就登上车驾急匆匆地奔椒房殿而来。

车驾进了杜门，急急行驶。兴奋的心情使他不时撩开幔帐，欣赏着还没有散尽的节味。

春风随人意，红萼伴心开。

刘据进了椒房殿，他发现道旁的梅花都开了。粉色的、深红的、白色的，疏枝横斜，暗香浮动。春香正带着宫娥，采了一捧捧鲜花准备回去。她们看见太子，纷纷避在路旁施礼：“恭迎太子殿下。”

“母后可已起床？”

春香笑着回道：“皇后娘娘早已起来，这会儿正询问昌邑王的功课呢！”

刘据“哦”了一声，就被在殿内的刘髆瞧见了。他忙转身打拱道：“太子哥哥到了，为弟有礼了。”

那模样看上去煞是可爱，眉眼里都是李夫人的影子。卫子夫脸上充满温暖道：“髆儿虽说年幼，却懂得长幼有序。你们兄弟都流着刘氏的血，只要精诚协力，大汉江山才能永固。”

刘据和刘髆几乎不约而同道：“谨遵母后旨意。”

卫子夫知道，刘据这个时候来必是有事，遂要春香带着刘髆出去玩耍。

当殿内只剩下他们母子的时候，刘据忍不住问道："母后真对父皇与李夫人相聚不计较么？"

卫子夫看一眼刘据，脸色就严肃起来了："为娘虽不信仙人相通，然追思至亲是人之常情，你父皇虽贵为九五之尊，却也是有七情六欲的男子，思亲怀爱，何错之有？更何况李夫人生前，严己宽人，德范淑媛，你父皇难以释怀也在情理之中。"

刘据又道："看母后刚才与昌邑王亲密无间的样子，倒如己出一般。"

卫子夫就有些不高兴道："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父皇亲生。你如此胸襟，将来还怎能心怀天下？"

刘据忙道："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为娘就不多问了。你不在博望苑中听书，来这里有何事？"

刘据的脸色这才有些轻松，忙道："孩儿来是要告诉母后，父皇命孩儿参加后天的朝会呢！"

卫子夫并不意外，说话的语气也分外平静："此事为娘已知道了，正要让詹事去传你呢！"

在刘据低头喝茶的时候，卫子夫眯着一双凤眼，细细打量眼前的儿子。当年的童稚小儿，如今已长成一位须眉男儿。一刹那间，泪水漫过眼角。

刘据在霍去病府邸对刘彻的冲撞，使她这些天一直悬着一颗心。现在皇上的一道谕旨，表明他已原谅了儿子。

但卫子夫在这时候依然是清醒的。这孩子不仅继承了她的宽怀雅量，更有刘彻的坚毅和倔强，他们父子之间今后难免不会再发生龃龉。她觉得只有自己才会对儿子说一些别人不便或不敢说的话。

卫子夫放下手中茶杯，目光专注地看着刘据道："你父皇让你上朝，是为君为父的关爱，你要细细体会。"

可刘据的回答却令她很意外："父皇十六岁时就临朝理政，孩儿年近而立，才有机会参加朝会，想来十分惭愧。"

卫子夫对儿子的回答多少有些失望，解释道："你与父皇境况何其殊异。你父皇如今身骨健旺，雄风依旧。你作为太子，当先学为臣之道，方能渐知为君之道。"

看刘据没有再争辩，卫子夫继续道：“你在朝会上的一举一动，朝臣们都看着呢！所以，你要小心谨慎，当说则说，不当说要三思斟酌，明白么？”

“孩儿明白了！”

“明白就好！自你表兄与舅父故去后，卫氏一族势孤力单，也就只有几位跟随大司马征战的老臣仍在记挂，这一点你务必记住。”

刘据虽然没有回答卫子夫的话，但她从儿子的目光中知道，他听进去了。

“好了！你也是有儿子的人了，为娘也不想多说，你回宫后好好想想吧。春香！送太子！”

卫子夫就这样结束了与刘据的谈话。

正月十八，上元节后的第一次朝会在未央宫前殿举行。

辰时二刻，朝会正式开始。

出使匈奴的左内史咸宣首先出列陈奏，说此次参加乌师卢单于登基大典，他一路所见，匈奴部族之间人心各异，新任单于生性多疑，国势日衰。他从怀中拿出一封匈奴左大都尉耶律雅汗给皇上的信。

“哦！呈上来。”

打开信札，刘彻的眼睛骤然睁大了，兴奋地高声道：“众位爱卿！耶律雅汗在信中声称，去年雪灾降临草原，牲畜冻死近半，匈奴国内人心不稳。匈奴新主即位后，对异姓部落大肆杀伐，而他之所部，也在征讨之列。为保全氏族，他欲杀单于降汉，请朕派兵接应。”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曾经参加过漠北战役的公孙贺、公孙敖、赵破奴等将领一时无法应对，可却把刘彻的思绪从对李夫人的悲怆追念中迅速牵引出来，唤起了他自卫青故去后一度冷却的雄心。

放下信札，刘彻环顾了一下面前的大臣们道：“如何应对匈奴之变，朕愿闻各位爱卿之计。”

话意虽不乏征询之意，可石庆却从皇上亢奋的目光中捕捉到了那种必欲为之的快意，他立即选择了赞同：“微臣以为，此乃一举剿灭匈奴的良机。倘若能杀了单于，则北海之地属汉，我疆域扩展何止万里？”

与匈奴打过多年交道的太仆公孙贺则道：“匈奴人狡黠多变，不知是不是诈降还很难说，此事还是需要谨慎从事。”

兒宽选择了支持丞相：“元封元年，臣随皇上勒兵阴山，眼见匈奴大势已

去，匈奴人闻汉军至而丧胆。因此微臣认为若能策动匈奴内变，不失为灭敌良机。”

赵破奴、公孙敖等人也都纷纷进言：“当年若不是骠骑将军河西受降，何来今日的武威、酒泉诸郡。左大都尉既然有意降汉，这可是河西之战后又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

这一封来自远方的信札，让他们再度看到剿灭匈奴的夙愿指日可待。

善于把握臣下情绪的刘彻很满意廷议的结果，很适时地将大臣们的谏言集中为朝廷决策。

“众位爱卿！”刘彻挥了挥手臂，正要说话，就听见刘据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来。

“父皇！孩儿有事要奏！”

刘彻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道：“有话尽可奏来。”

刘据向刘彻行了一礼，又提了提气，像是向刘彻奏事，又像是对大臣们的谏言发表议论，道：“众位所述皆在策应匈奴左大都尉。然在孩儿看来，此乃匈奴内部纷争，是其虎狼之性所致。我大汉劳师袭远，得不偿失；其次，我朝多年来对外用兵，以致财力拮据，府库不济，为今之计，在休养生息。孩儿恳请父皇，敛兵息戈，外结睦邻，内倡农桑，则大汉可享国万世也！”

这一番话如投石击水，顿时在大臣间引起骚动。大家都很吃惊，太子这哪里是在谈论匈奴之事，这明明是在指责大汉国策，伤害皇上那份敏感的尊严啊！而且还是这样的毫不忌讳！包括丞相和御史大夫在内的阁僚们除了呆望着太子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公孙贺情知刘据闯祸了，必然会招致皇上的雷霆之怒。作为卫氏宗族的至亲，他暗地为太子捏了一把汗，他悄悄挪到太子身边，拉了拉他的衣袖道：“殿下！说话还需谨慎些。”

“谨慎什么？让他说！”显然，尽管公孙贺的声音很低，但还是被刘彻听见了。

“哼！”刘彻哼声中隐含着不满，“朕风雨一生，倒不如太子明白了！”

公孙贺忙打圆场道：“太子年轻，说话不免欠思忖，请皇上原谅。”

“他还年轻么？朕登基时，比他还小八岁！”

霍光也在一旁劝道：“太子说话爽直，也是率性而为，还请皇上海涵。”

“朝会之上，可以信马由缰么？”

刘彻干脆把刘据撇在一边，面向众位大臣，话语间明显地带了怒意：“我朝自建元以来，力行新政，南夷咸服，匈奴北遁。遐迩一体，国泰民安，岂是几句狂言浪语所能抹杀的？太子肆意指责朕，是为不孝；无视为大汉捐躯的英烈，乃为不仁。朕若不是看在大司马忠贞报国，早就……”

刘彻后半句话还没说出口，就看到大臣们呼啦啦跪倒了一片。

石庆伏地而泣，那眼泪不知含了多少沧桑：“臣追随先帝与太皇太后，目睹先朝许多旧事。前车之鉴，臣望皇上三思啊！”

児宽也谏道：“丞相之言，忠心可见，请皇上三思。”

廷尉杜周却岔开了矛盾焦点，道：“教不严，师之过也。请皇上将太傅卜式问罪！”

刘据虽在公孙贺的督促下跪地垂首，可一听说要问罪于太傅，又急了，出口便道：“孩儿不过说了一些事实。父皇要治孩儿的罪，孩儿毫无怨言，只是此事与太傅无关。”

“罢了！如此冥顽，气杀朕了！”刘彻狠狠击打着公案，怒吼道，“太傅卜式，未尽师责，责令其与太子一起闭门思过。无朕旨意，不可出博望苑。”

“因杅侯何在？”

“臣在！”公孙敖答道。

“命你率一万人马，去漠北筑受降城，策应匈奴左大都尉归汉！”

“诺！”

随着刘彻声音落地，大臣们心逐渐松弛下来。

二月二惊蛰的子夜，从南山头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万物从这一天开始，将伸展希望的身姿，向这个世间展示生命的魅力。

黎明时分，下了一阵细雨，到辰时就停了。公孙敖选择在这天出发，是要借“龙抬头”的祥瑞，祈祷他此次北上顺利。

横桥十分湿润，但并不泥泞。马蹄踩在上面，听上去有些沉闷，恰似他此刻的心境。

今非昔比。往年出征，他总是追随着大司马的身影，他把大司马看作是军队的灵魂，即使处在危急关头，只要看见“卫”字大旗飘扬，他仍然能够神清气定。

如今，斯人已去，他的行旅徒添了难以言表的孤独和寂寞。

他没有文士们的丰富联想，因此这寂寞就只能是一种憋闷。

战马走到横桥中央，公孙敖一如往年习惯地回望了身后的长安，皇上在宣室殿与他说话的情景就油然地回到眼前。

皇上从来没有如此感叹朝廷将领的匮乏，他对公孙敖在这关头请缨出征给予了由衷的褒奖。当着石庆的面，皇上赏赐他金百斤，帛五十匹。

“将军年事益高，依旧慷慨出征，朕甚慰之。朕虽不忍你远途劳苦，然策应左大都尉，事关剿灭匈奴大局，朕反复思虑，惟将军担得起此任。”

皇上的赏赐和话语，让公孙敖陷入无言的惶恐，他生怕自己辜负了皇上的期望。

刘彻一只手按在他的肩头说道：“为将之要，在于静而不躁，稳而不浮，勇而不谩，藏而不露，秘而不宣。此次受降，将军应切记我为策应，不可先动，若是打草惊蛇，必然功亏一篑。须待左大都尉举事成功，我方能北去接应。”

“臣谨遵皇上旨意。”

刘彻接着道：“尽管漠南已无匈奴人，可匈奴军善于偷袭，因此将军此去，一要秘行，二要警惕匈奴骑兵偷袭。”

……

公孙敖现在想起来，皇上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无的放矢，看来，皇上对自己过去多年无功的原因知之甚深啊！

他策动马鞭，挥去如潮思绪，在登上咸阳原时，却听见身后有人喊道：“将军请慢行！”

他勒转马头看去，却是赵破奴和霍光从身后追来了。三人马上见礼，公孙敖问道：“二位大人怎么来了？”

霍光道：“将军乃舅父旧属，沙场宿将，此番离京又逢春秋渐高，晚辈放心不下，故赶来送行，还望将军一路平安。”

赵破奴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将军还没离开京城，皇上就又有了新的思路。”

“哦？”

“皇上念及漠南距匈奴单于庭太远，已命末将率两万骑出朔方，以接应左大都尉归汉。”

公孙敖惊叹皇上是如此的深谋远虑，更为能与赵破奴并肩作战而高兴，当他问及何时出兵时，赵破奴道：“皇上认为，在受降城竣工之后、左大都尉举事之前，末将所部一定要到达浚稽山。”

三人并马向西北而行，眼看就要走过安陵，公孙敖回身揖手道：“千里送行，总有一别，二位请回吧。本官此去，少则半年，多则年余。大司马薨后，本官所系念者，惟太子也。本官拜托两位，为大汉社稷计，请悉心保护太子。”

霍光忙向公孙敖回礼道：“请前辈放心，太子与皇上之间的纠葛晚辈略知一二。究其原因皆在太子涉世不深，易听信他人，晚辈会时刻提醒他的。”

赵破奴也有同感：“老将军所忧不无道理。如今皇上的几位皇子相继长大，据末将所知，皇上对昌邑王刘髆甚是偏爱。去年，皇上敕封诸皇子，相继命其出京就封，唯独刘髆留在京城。虽说理由是身体羸弱，却也难免不会中途生变。”

经这么一说，霍光也感到事情的严重，看来他必须进宫向皇后提个醒了。

午间的太阳驱走了料峭的寒意，望着悄然西去的队伍，无论是赵破奴还是霍光，都感受到公孙将军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的。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皇上在上元节前夜的那一场人神相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而正月十八朝会上父子的冲突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这些事他们只是在心里想着，不管是不是心照不宣，可谁也没有说出口。

此时，在遥远的大宛国国都贵山城，国王毋寡和他的朝臣们正在为如何应对汉使车令而争论不休。

车令是持汉皇符节来到大宛的。他们一路上过菖蒲海，越葱岭，不仅带来了大汉的威仪，更带来了皇上远结邦交的诚意。他们一住进大宛国驿馆，就要主客（礼宾官）转奏大宛国王，说汉皇闻大宛多善马，欲以金易之。

机敏的车令拿出仿照汗血马浇铸的鎏金马，以表示汉皇对大宛马的喜爱和向往。他没有忘记大国使节的尊严和气度，在主客被金光闪闪的鎏金马耀得眼花缭乱时，他适时施加了微笑背后的压力：“不知主客是否听说我大汉浞野侯以七百骑活捉楼兰王的消息？”

主客迷茫地点了点头，他不知道面前这位膀大腰粗的使节为什么要这样说，不知道他接下来又会说些什么？

车令接下来的话锋所指，就在金与马的交易了：“我大汉带甲百万，猛将如云。北驱匈奴，南平两越，诸侯诚归，天下咸服。小小大宛国，自不在话下。然我大汉乃礼仪之邦，素不以强凌弱，以兵屈人，故遣本使前来，以金易马，还请主客向贵国大王转达我皇谕意。”

这种亦威亦利的话，主客当然听得出来。赵破奴生擒楼兰王就发生在不久前，这使他对汉使有了一种本能的敬畏，说话就不那么流畅了。

“请使君放心，本官一定上达汉皇谕意。”

离开驿馆，主客不敢有丝毫拖延，就把车令的要求禀告给相国昧蔡，他话里行间的惊恐让相国很不舒服。

“本相素闻汉使明礼仪，知进退，为何主客如此惧之？”

主客唯唯诺诺，未将那些威胁之语说出。

第二天，毋寡便召集国师、相国和将军们商讨易马之事。

昧蔡向来主张和睦相处。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亲眼看见了汉使雍容大度的风采，也羡慕大汉琳琅满目的器物。从那时候起，汉皇刘彻的名字就深深嵌入他的脑海。如今，刘彻遣使到来，这该是远交睦邻的良机。

“以汉朝之强比我之弱小，汉皇大可不必这样，可直接令我国贡马。汉皇以金易马，实为向我国表达善意。而我国不缺善马，何不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无呢？臣以为应该以盛礼接待汉使，准他们前往贰师城挑选良马。”

但昧蔡的这个谏言遭到了国师的反对。他十分鄙夷昧蔡对汉朝的态度，嘲笑他不知汉朝距离大宛之远。

“相国知道，汉朝离我大宛实在太远了，中间隔着盐泽，要穿行十分困难。如果绕道北行，则会被匈奴人阻挠；如果改行南道，就要穿越千里大漠。历来汉使都难以穿越这一险境，遑论大军到来。所以，依臣看来，不是汉朝酷爱和睦，实是对我国无能为力之故。”

从东部重镇郁城赶来赴会的亲王兴桀更是极力主张拒绝汉朝的请求：“贰师宝马，乃大宛珍宝，岂可轻易让予他人呢？”

毋寡被国师说动了，他一拍桌子下定决心道：“好！就依国师。金子和金马留下，不予贰师马，遣返汉使。”

当晚，国师就到驿馆转达了国王的意思。不过，他很快将眼神聚焦在精美的鎏金马上。那高扬的头颅，那整齐的鬃毛，那硕大的四蹄，把贰师马的雄健表现得淋漓尽致。国师为汉朝有如此能工巧匠而感到惊诧，那

想据为己有的意念随着目光的流转而急剧膨胀起来。

当他伸手试图去抱鎏金马时，立即被车令拦住了。行伍出身的他给大宛国师的第一个惩罚，就是让他的胳膊如刀割一般疼痛。继之，他将鎏金马抱在怀里，严斥大宛国君臣见利忘义。

“大宛如此轻汉，本使岂可将鎏金马与你。”

“嘿嘿！大汉虽大，然远兵难解近危；大宛虽小，却可将你投入牢狱。何去何从，使君自可斟酌。”随后，他就要随从上前抢夺鎏金马。

“站住！”车令大喝一声，“国师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本使屈服了么？本使左臂抱马，右臂持节，你等若敢再强行一步，本使宁可将这马摔成碎片，也不会令你等得逞。”

国师不愿再与车令周旋，大喊一声：“连人带马，与我拿下。”

不料随着他的喊声，只听“砰”的一声，车令将鎏金马摔在地上，顷刻间，一匹体格雄健的鎏金马变得面目全非。

国师颓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他不能理解，是什么竟能让一位臣下如此凛然不可侵犯。

当日，车令带着使团愤愤离去。临行前，他留下一句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昧蔡送车令一行出城，拱手致歉道：“使君遭此冷遇，咎在大宛，使君回到长安，万望奏明汉皇，勿轻动兵戈。本官代大宛百姓谢过使君了。”

消息传到长安，已是太初元年清明节了。

清明前夕，刘彻口谕李广利，让他陪昌邑王到茂陵为李夫人扫墓祭祀。

春雨霏霏，站在李夫人的陵冢前，李广利不知该怎么向刘髆描述他的母亲，他至今仍不能原谅妹妹生前不肯为他求官的行为。虽说死者长已矣，可死者为何就不能替生者想一想呢？

李夫人的陵冢静静矗立在茂陵，李广利的话带着湿漉漉的雨迹，在心间徘徊：“妹妹，你现在安寝在茂陵，这意味着宫车晏驾之后，将与你相伴永远。可你曾想过，你的兄弟今后如何在朝廷立足，你的儿子如何在诸子中争锋呢？”

他这些心语，在刘髆泪眼问话时，转换为对外甥的期待：“昌邑王记着，你若有一日执掌国柄，千万不要学你母亲。”

“母亲怎么了，还请舅父您告诉我。”

“唉！这怎么说呢？”李广利牵起刘髆的手，准备上车，“你母亲是个好人，就是太死心眼了。”

“哦？”刘髆直到坐上车驾，仍没有理解舅父的话。皇后不是说母亲雅操蕙质，是后宫风范么？焉何舅父如此评价母亲呢？

一路上，李广利再也没有和刘髆说起过李夫人，倒问了不少他在皇后那里的事情。刘髆对李广利说，皇后待他很好，不仅常常关心他的健康，还对他的功课问得很细。

李广利又是一片茫然。难道她不知道皇上很宠爱昌邑王么？不知这卫子夫是怎么想的，看来，世间的女子都是读不透的书啊！

但是，当车驾进了长安城时，李广利的思绪已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打定主意，要盛赞朝廷对李夫人墓冢的呵护。他还要把这些想法告诉兄长李延年，让他最好再写一首可以与《北方有佳人》媲美的歌，以此来抓住皇上的心。

回到府上，还没有洗去一路风尘，府令就来禀告，说协律都尉有要紧事，请他过府叙话。李广利喝了一口热茶，就急忙来到李延年府中。

兄弟在前厅坐定，李延年简单地问了问扫墓的情况，便道：“皇上今天召为兄到宣室殿去了。”

“哦？”

“皇上说贤弟为大汉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怎么回事？兄长不能说得清楚些？”

李延年将汉使在大宛国的遭遇，以及在回国途中，使节在郁城被杀的经过讲述一番后道：“皇上闻之大怒，当即点名拜兄弟为贰师将军，率军讨伐大宛。”

李广利没想到，自己出城仅三五天时间，命运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机。

“不知皇上能给予小弟多少人马？”

“为兄对兵务不懂。听公孙贺说，大宛弹丸之地，兵弱将寡，三千强弩军足以灭之。”

“三千兵马？太少了吧？皇上平定南越，发兵都在十万。”

“用兵之道，还是听皇上的。皇上说行，就一定行。”

听李延年说得如此肯定，李广利才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但他对自己

却没有信心。

“依兄长看，为弟能担此重任么？”

“卫青、霍去病能行，兄弟为何不行？”

李广利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兄长弄音律可以，说起打仗来还是如隔重山啊！统兵打仗可不是谱曲吟歌，那是对将才见识的考验。李广利不得不承认，对兵法他只是略通一二，与卫青霍去病不可相提并论。

虽然统兵打仗的事情李延年说不清楚，但此次出兵对李家的利害关系他比谁都清楚。李延年在厅中踱了一圈后，话语的分量就明显加重了。

“朝廷眼下的形势你应该清楚，太子与皇上政见相左，就在前几日的朝会上，他还不赞同皇上出兵大宛。皇上将诸王都遣往封地，惟独留下髆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朝廷那么多将军，皇上唯独点名要你西征，这又说明什么？”

话说到这里，李广利豁然明白了，频频点头道：“还是兄长把一切看得明白。”

兄弟俩分手时，李延年送李广利到府门口，临上车时，他又叮嘱道：“记住！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望兄弟切勿彷徨。”

果然，第二天当刘彻在宣室殿召见李广利时，把话说得很透彻：“爱卿应该明白，夫人生前谨守朝制，从未为你们谋一官半职。就因为这个，她才让朕眷念不已。朕也考虑过对李氏族人加以封赏，然太祖高皇帝曾经誓约——非功莫侯。因此朕今日点将，这是要让你立下战功。封众人之口，望爱卿能领会朕的苦心。

刘彻指着西域全图高声道：“大宛距我朝甚远，虽使者皆言其国弱，然毕竟未知其详。故朕除发兵六千外，还从郡国集结‘恶少’四万人，归你节制。朕固然要大宛马，可朕更要的是大汉国威，朕就不信，小小的大宛国不会被朕的数万铁骑踩得粉碎！”

……

皇上的气概让李广利很受鼓舞，在咸阳西的十字路口兄弟相别之时，他向李延年和三弟李季许诺，他要向皇上献上千匹贰师马，还要捧着毋寡的头颅站在未央宫前殿。

在打马奔上征程的时候，李广利当初盘桓在心头的怯战情绪渐渐被功利的期望所取代了。

对仕途前程的兴奋，与兄弟相别时的憧憬，依旧伴着他军旅的脚步，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的梦幻，他没想到战事却进行得如此艰

难。

六月，大军到达酒泉。郡守早就接到了朝廷的诏令，李广利一到，他就将所筹集的棉甲、酒食，悉数交给西征军。

出了玉门关，往前走一千六百里就到了楼兰国都。

正是大漠落日时分，看着硕大的太阳在沙海边缘一点点地沉没，茫茫戈壁一望无垠地在面前展开，余晖下的楼兰国都苍凉地站在晚风中，满目萧瑟。当夜，西征大军就在城外安营。

匆匆用过糇粮，李广利召集各路司马到中军议事。

李广利道："大军离开长安时，皇上一再嘱咐，此次主要目的是取大宛马，因此我军沿途所过之西域各国，只要他们愿为我军供给粮草，就不必擅动兵戈。"

司马们散去后，李广利留下从事中郎，要他从军中选一曹掾进城与楼兰王阐明来意，并要他们供给粮草。

可第二天，当曹掾来到城下时，楼兰军却拒不开门，而只是将信件用吊篮吊了上去。

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从城头上投下一张用羊皮书写的信件，要曹掾转交汉军主帅。

信送到中军大帐，李广利展开一看，竟是用汉文写就——

曩者汉与楼兰，相互往来，邦交甚好。然汉使西来之势日频，多者年三五批，少者年一二批，途经鄯国，所要辎重、马匹甚多，鄯国乃沙海小国，不堪其负。今大军过境，数万之众，逾于鄯国人口，恕难应对，还乞将军明鉴。

出境第一关竟遭到阻挠，这大大出乎李广利的预料。他当即决定，由校尉李哆率一千人马攻城。

李哆率军从东门攻打，他站在高处朝城内观察，发现这虽是一座土城，却建得别具特色。城中东北角有一座烽燧，显然兼有传递情报和瞭望的功能；再看看周围的城墙，夯土中夹杂着坚硬的戈壁石，一层一层密集地垒起来。每一个城垛后面，都藏着弓箭手。

李哆传来一位君侯，要他率领强弩军，以密集的弩机和弓箭射杀守城士兵。

君侯大旗挥动，立即便有几百支箭向城头飞去。几轮过后，却没见城上守军还击，仿佛这是一座空城，只有烽燧顶端的楼兰旗帜穿了几支箭。

这时，数百步军早已按捺不住，扛着云梯朝城下冲去。可前面的士卒刚刚攀到一半，就被楼兰人煮沸的羊油烫得滚下云梯。待云梯上的士卒跌落后，守城的楼兰军又扔下火把，不一会儿，云梯就纷纷断裂。

仗一直打到中午，汉军在城下留下十几具尸体后，不得不撤到楼兰军弓箭的射程之外。

经过一个上午鏖战，汉军士卒一个个唇焦口燥，腹内空空。入口的糇粮因为缺水，黏在喉咙处就是咽不下去。

午后，李广利接到楼兰使者送来的信，他们申明并无与大汉为敌之意，实在是因为汉军人数过多，难以承受。倘若汉军不需他们供给粮草，则对汉军过境不予干涉。

楼兰王在信中还特别提醒，西行途中必经辖内白龙堆，此处常有沙暴，状如巨龙，军行其间，极易迷路。为助汉军过境，他特选向导五名并带水数百囊，助汉军通过。

李广利向李哆和从事中郎问道："此事该如何处置？"

从事中郎道："楼兰王所言，似无虚应之嫌。平心而论，以四万人口之国，供我数万汉军之需，确是难以承受。"

李哆也附和道："楼兰王能派向导来，足见其诚意。我军若是在此拖延，必然贻误行程，末将以为应速速过境，实为上策。"

"如此就依大家。"

李广利当即修书一封，交与楼兰使者带回。

一天后，大军进入白龙堆沙漠。举目远眺，沙海茫茫，几十里不见一点绿。太阳更加酷热，炙烤着大地。

李广利登上一座山丘，他回看大军，弯弯曲曲地在沙梁间蹒跚，宛如一条巨龙。这时，他看见有几个黑影倒在沙谷里，便急忙唤来向导询问，原来是有人耐不了干渴，倒在沙海里了。

李广利发脾气道："为什么不给他们水喝？"

向导在一旁解释道："将军有所不知，进了沙海，最要命的就是缺水，若是救了他们，其他人会因为缺水而走不出去，如此，大军就完了。"

"哦，原来如此。告诉军正，令将士节制用水。"李广利朝战马狠抽一鞭，冲下山坡去了。

谢天谢地，汉军没有遭遇沙暴。走出沙海，前面有一片绿洲，士卒们才解了水荒。

李广利疲惫极了，他躺在胡杨树下，望着士卒们纷纷俯身牛饮，心头就不免生了诸多惆怅。

粗略估计了一下，大军距长安已有六千里了，但这对西征军来说，还只是个开头。若是沿途都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不要说打仗，只要将这几万人的命保住，就不容易了。想到这些，李广利觉得眼角有些酸涩。

这时候，从事中郎送来了一囊清水，李广利喝了一口，觉得远不及长安的甘甜。

接下来，大军所经过各国，都怀着唇亡齿寒的心理。汉军得不到粮草补给，往往要花巨大的代价攻下城池后才能吃上一顿饱饭。

十月，汉军终于推进到大宛国的边境重镇——郁城。

当晚，军队在距郁城三里的叶河河谷驻扎。

眼见各路司马均已到齐，李广利让从事中郎将军情通报给大家。

“自出玉门以来，我军死伤的士卒已三成左右。由于沿途各国拒绝接济我军，眼下我军粮草仅能维持数日。”

展开地图，从事中郎继续道：“据细作来报，郁城王兴桀就是截杀汉使的元凶。他料定我皇必不肯罢休，早已严阵以待。”

李广利环顾坐在四周的司马们，接着从事中郎的话道：“本官以为，攻打郁城宜速战速决。攻下此城，不仅可以解决我军粮草困乏之危，更是打开了通往大宛国都贵山城的通道。传令下去，明晨卯时攻城，第一个破开城门者，赐爵三级；斩敌首者，赐爵一级。军正阵前督战，有退缩不前者，斩！”

凌晨卯时，星光还躲在云层深处，天空漆黑一片。李哆命所部君侯率领士卒悄悄来到城下，抬头看去，城头上除了几盏昏黄的灯外，并无巡逻的哨兵走动。

敌军似乎真睡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守城的大宛军有所警觉。可当第一批攻城的士卒刚刚登上城墙，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脚跟时，就只见夜色中寒光一闪，数十名汉军的头就滚进了护城河。接着，从城墙上射出数千支蘸了羊油的火箭，霎时一片火海，将黎明前的郁城照得鲜亮。

李哆站在城外，他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大骂兴桀奸诈。

而与此同时，从城头上传来兴桀的声音：“城下的汉军听着，速去禀告你家主帅，就说本王在城中等他来喝酒。哈哈哈！”

李哆气得脸色铁青，挥动宝剑，命令军队攻打城门。汉军的弓弩手以密集的箭雨将城楼的敌军死死压住，攻城的军队扛巨木撞击城门，半个时

辰过去了，那城门仍是岿然不动。

李哆转而命令用大火焚烧，可又一个时辰过去了，城门却依然丝毫未损。他们并不知道，郁城城门是用厚厚的铁板，内夹葱岭采来的石板做成，抗得住击打，耐得了焚烧。

仗打到正午，仍然毫无进展。大宛军似乎已看出汉军疲惫，不可能持久，遂采取以逸待劳，以守为攻的战术。汉军只要攻城，必然伤亡惨重，而寒冷也在一步步地逼近汉军。

这是十月底的一个夜晚，鹅毛大雪随着西北风来到叶河两岸，将散落在河谷的汉军营帐冻成一堆堆冰锥。战衣单薄的汉军士卒吃着干涩的糇粮，吞着冻齿的白雪。为了相互取暖，往往几个士卒抱在一起，在寒夜里永远地睡去了。

后半夜，从事中郎起来查哨。他走到一顶帐篷前，看见一个值更的哨兵。他轻轻喊了几声，没有回应。他上前一摸，那哨兵的整个身体都僵硬了。及至沿着帐篷走了一圈，竟发现有数百士卒在寒风中冻死，这仗还能打么？

从事中郎不敢耽搁，急忙来到中军大帐，向李广利禀明情况。

这时候，天已大亮，各路司马也纷纷来报，说昨夜大雪中死伤甚众。

李广利“扑通”一下坐在地毡上，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也。”

“为今之计，我军要速决去留。如继续这样下去，就是大宛军不来袭扰，我军也会被冻死饿死的。”从事中郎建议道。

军正也附和道：“依下官之见，眼下我军不如撤回敦煌，然后向朝廷飞报军情，请皇上定夺。”

李广利睁开疲倦的双眼，那目光十分暗淡。

“好！传令下去，即日撤军回敦煌。”说完，他懊丧地垂下了头……

第十四章

两年受降成梦影 三载远征千马回

左大都尉耶律雅汗紧紧追着前面逃跑的一只黄羊，一跑就是十几里。有几次，那猎物明明早已在射程之内，他都拦住了卫士举起的弓箭，喝令继续追赶。

跟在他后面的几位当户都不解，但还是急忙策马跟了上去。

“大人这是要干什么？他是在怜悯黄羊么？”巴尔呼当户迷茫地问着身边的乌云其当户。

乌云其摇了摇头：“我也觉得奇怪，难道大人要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

查尔奴当户的黑马老了，总比这两位当户慢了许多，当他好不容易追上前面的马尾，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两位大人刚才说什么呢？”

巴尔呼笑道：“好狼从不吃陈肉，好话从不说二遍。”

查尔奴喘着气：“那好啊！我就告诉左大都尉，说你们背后妄议他。”

乌云其忙打圆场道：“我们在说大人今天不知是怎么了，眼看到手的肥羊硬是不让属下狩猎。”

查尔奴不说话了，他在心里嘲笑他们比牛还蠢，一点也不懂大人的心思。他明白，左大都尉是借狩猎的机会躲开乌师卢单于的眼线，以便商议如何归降大汉。昨夜，他只对查尔奴坦白了自己的心事。举事的日期越近，他的心就绷得越紧。

马队飞驰而过的地方，蓑草一片片倒下。

那只黄羊几度摔倒，又几度挣扎着爬起来，拼命向前奔去。它发现前面有一块突起的石头，就绝望地撞了过去。石头上飞溅出血花，黄羊痉挛了一会儿，就慢慢平静了。

这情景，强烈震撼着耶律雅汗的心，走兽都知道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为人掳的道理，何况人呢？他跳下马，用马鞭拨拉了一下羊头，竟发现除了羊头顶有细小的血渍外，黄羊整个身体都干干净净的。

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头霎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耶律雅汗命卫士抬了黄羊，他便登上高坡，眼前就呈现出一片洼地，虽然已是秋天，草色泛黄却依旧十分厚实。他很满意这地方，如果没有人泄密，谁能想到密草丛中聚集着一群密谋起事的人呢？

几位当户已跟了上来，耶律雅汗要卫队长布置好岗哨，然后就牵马下了坡。

此刻，在烈火的炙烤下，黄羊发出浓浓的肉香。烤肉的卫士每翻一次，都会向冒着油脂的羊肉上洒下各种佐料。

耶律雅汗回望了一眼四面的高地，确信安然无恙时，才对面前的三位当户道：“本官今天以打猎之名邀各位前来，是要告诉大家一件天大的事情……”

查尔奴突然打断道：“大人没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原来是昨晚相约的封都尉乌尔禾吉没有来。

耶律雅汗道：“他也许是母羊下了崽，也许是猎狗生了小狗。不用等他，我们继续吧。”对乌尔禾吉他还是放心的，他看着乌尔禾吉长大，平日里乌尔禾吉也拿他当父亲看。

“大家也看到了，自乌师卢即位后，对非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的部族大肆杀伐，现在是人人自危。如此下去，匈奴会自取其灭啊！”

“谁说不是呢？昨天一次就杀了三百多人，刽子手的刀刃都卷了。”巴尔呼附和道。

乌云其从地上揪起一把蓑草，扔进火堆：“他们简直是一群野兽，不但杀了自己的兄弟，还把他们的心掏出来烤了吃。”

查尔奴听着听着，就愤恨出声来：“我的兄弟也是当户，就因为为被关起来的族人说了几句话，就被杀了……”

卫士把烤好的黄羊抬了上来，耶律雅汗从腰间拔出尖刀，狠狠地插在黄羊的腹部道：“为使匈奴百姓少受血光之灾，本官决计生擒乌师卢，然后归降汉朝。”

其实，这件大事耶律雅汗早已与他们谈了多次，因此大家并不感到意外。只是乌云其还是担心，左大都尉势单力薄，难以对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形成围剿。

“这个各位不用担心，汉皇十分看重本官举事，他于去年派遣公孙敖在漠南筑城，迎接我军，前不久又派遣赵破奴率部到浚稽山接应，如果没有差错，我的使者此时正在前往汉营途中。”

耶律雅汗对成功充满了信心，他要查尔奴将具体部署通报给大家。

查尔奴俯下身体，在羊皮上画线部署，从怎样麻痹左右屠耆王，到怎样擒拿左右大将军；从怎样争取左骨都侯，到如何包围乌师卢的穹庐，几乎都涉及了。

查尔奴道：“汉皇最嫉恨的就是伊稚斜单于杀了他的姐姐隆虑阏氏，所以我们一定要活捉乌师卢。”

耶律雅汗举起马奶酒，高声道：“为了部族，为了各位的前程，干！”

四只碗刚碰在一起，还没有来得及喝下马奶酒，突然一支飞箭过来，不偏不倚，穿过查尔奴的脖子。

耶律雅汗一个虎扑，紧紧地抱住查尔奴：“查尔奴！你怎么了……”

查尔奴睁开眼睛，艰难地说道：“大人！乌尔……乌尔……叛徒……”

巴尔呼和乌云其“嗖”地拔出腰刀，背靠背站着。他们朝四周看了看，顿时惊呆了，那里哪还有左大都尉的哨兵呢？现在全都是乌师卢的卫队，在洼地周围形成一道人墙。

从坡上传来右骨都侯耶律孤涂老迈的笑声：“哈哈哈！本侯身历三位大单于，还没有见到哪家部族举事会成功的，你们想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他转过脸，要乌尔禾吉站到前边来。

耶律孤涂很鄙夷这位出卖主子的年轻人，不无讽刺地说道：“朝他们喊话，要他们上来，跟本侯回去受审。”

因为距离太远，一切都有些影影绰绰，可耶律雅汗仍能在密集的人群中，分辨出那熟悉的身影。

乌尔禾吉被两个士卒押着，看上去很狼狈，也许是心中有愧，也许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被风吹来的喊声显得十分苍白：“义父，放下刀吧！单于已知道了你们的全部罪行，早点投降，也许还能落个活命。”

接下来是耶律孤涂的话：“给你们半个时辰，再不回头，休怪本侯无情！”

耶律雅汗没有回应，他只是觉得自己和乌尔禾吉都很可悲。

乌尔禾吉的母亲是汉人，曾在汉匈交战中被裹挟到匈奴。她不甘背井离乡，就在一个深夜，将乌尔禾吉托付给她的牧羊犬，然后自己骑马逃到塞内。

乌尔禾吉被左大都尉的夫人抱回家时，几乎没有了体温，是夫人用自己的身体救活了他。

现在回想起来，他不该给这个汉族弃婴那么多关爱，更不该将他视作亲生，而把许多举事的细节告诉他，并让他做各个当户之间的联络人。

而乌尔禾吉的可悲在于，他并不知道乌师卢单于最恨的就是背叛主子的软骨头，现在还对未来抱着幻想。

耶律雅汗狠狠地摇了摇头，把乌尔禾吉从自己情感中彻底扫了出去，他向身边的两位当户问道：“二位后悔了么？”

“草原上只有兔子才后悔，什么时候见过雄鹰后悔过呢？”

“是雄鹰就该撞死在崖壁上，而不能做了猎人的俘虏。”

耶律雅汗又向身边的卫兵问道：“你害怕么？”

“属下的父母都被乌师卢杀了，属下孤身一人，死而无憾。”

“好！拿火把来！”

耶律雅汗从卫兵手中接过火焰熊熊的衰草，先点燃了自己的皮袍，接着又把火引向两位当户，最后才点着了卫兵。

耶律雅汗借着灼热和疼痛，一把将两位当户和卫兵紧紧抱住。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朝着南方高喊道：“汉皇啊，请你拯救匈奴百姓吧！”

“太阳神啊！我们来了……”

他们倒地后四溅的火星，很快将洼地变成一片火海。

……

浚稽山矗立在郅居水南岸。

赵破奴的军队，在这山林中驻扎已经六个月了。

可左大都尉的军队在哪里呢？自上个月送走前来联络的匈奴使者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秋日短暂，刚刚过了申时一刻，天就渐渐昏暗了，赵破奴看了一眼血色的残阳，刚刚在中军大帐坐下，就见从事中郎带着一位浑身是血的匈奴人进来，原来就是上次来联络的使者。

他一下子扑倒在赵破奴面前道：“赵将军！大事不好了！”

从事中郎命人送来茶水，使者一饮而尽后，遂将自己的遭遇一股脑道出：“卑职奉左大都尉之命，前来报告会合地点，不料中途被单于抓住。乌尔禾吉向单于告了密，左大都尉等人被围自焚身亡。卑职在射杀乌尔禾吉之后奋力逃出，现在，左屠耆王的大军已向浚稽山而来。”

安顿好使者歇息，赵破奴的情绪顿时沉重了，他埋怨左大都尉不谨慎，不仅害了自己，也将汉军置于被动之地。

第一次独当一面，赵破奴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与过去是多么的不同，没有人为你拿主意，一切都得靠自己。

时间紧迫，已不容他召集各路司马议事。赵破奴焦虑地对从事中郎道：“传令下去，命左路司马向北，造成向单于庭进军之势，使匈奴军不敢轻易南下；右路司马向受降城方向突进；中路军跟随本官直击左屠耆王军。”

赵破奴摆出这样的阵势，就是要给左屠耆王造成汉军早已洞悉其目的、张网以待的错觉。果然，当晚左屠耆王没有大规模进攻，而只派了前锋做试探性进攻。

黎明时分，匈奴军前锋行进到郅居水南岸的时候，与赵破奴遭遇，双方在河谷地带展开厮杀。养精蓄锐的汉军士气分外高涨，中军司马与匈奴当户接战，双方大战十数个回合不分胜负。

赵破奴见匈奴当户力猛，大吼一声："司马退下，待我取其首级！"

匈奴当户听到身后有人怒吼，一时分心，就被赵破奴挑下马去，立时毙命。

赵破奴收回长枪，观望了一下河谷地带，只见汉军已将匈奴军团团围住，喊杀声激得郅居水发出一阵阵呜咽。到了巳时，匈奴军大势已去，纷纷投降。

到这时候，赵破奴的脸上才有了活色，他对从事中郎和中路司马下令道："事已至此，接应已成泡影，我军当务之急是向受降城撤退，与公孙将军会师拒敌。传令左路司马迅速南撤；右路司马在距受降城二百里处接应我军。"

可他没有想到，在他与匈奴军前锋激战之时，乌师卢率领的八万骑兵已将他的左路军歼灭在东撤途中，并在距受降城四百里处的丘陵地带设伏，等着他的到来。

他也没有想到，看破他计策的不是别人，而是已故匈奴骁将呼韩浑琊的三弟呼韩昆丁。他断定赵破奴一定不会北进，而必然会向受降城突进。

这是第三天的午后，草原在干旱了几个月后，天空中终于铺开了厚厚的黑云，似要下雨的样子。赵破奴率领七千余人离开郅居水岸，向东南方撤退。

秋风吹着天上的云团，自西向东涌动。赵破奴觉得那云低得伸手就可以抓下来，他的心十分沉重，眉头也挤得很紧。

在这样的天气行军，一旦下起雨来，就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赵破奴勒住马头，问道："距受降城还有多远？"

从事中郎在风中展开地图，瞅了一眼回道："照图上看，现在至少还有四百里。"

赵破奴一摔马鞭，有些急了："严令各部加快进军，务必于明日中午前与公孙将军会师。"

在从事中郎即将离去之时，赵破奴又喊道："命令将士提高警觉，谨防埋

伏！”

傍晚时分，风越刮越大，天空飘起了小雨。从事中郎来报：“大军已疾行数百里，将士疲惫，可否休整一下？”

赵破奴立即正色道：“你是想让大军陷入匈奴军重围么？赶快加速行军，违令者斩！”

从事中郎正要转身传令，就听见雨中传来“喔嗬嗬”的声音，一阵接一阵地朝汉军涌来。

赵破奴飞身上马，朝远处眺望，只见成千上万的匈奴骑兵从四面飞驰而来，马刀汇成的丛林，搅动着雨雾。

“不好！我们中了埋伏！”

从事中郎看着滚滚而来的敌军，惊道：“将军！我们该怎么办？”

“速令中路司马率军朝南突围，能出去多少就出去多少！”赵破奴挥动着手中的长枪，一马当先地冲进了敌阵。

以八万之众对七千人马，匈奴军胜券在握，呼韩昆丁建议乌师卢单于不急于阵前肉搏，要他发挥强弩优势，轮番射杀敌人。

汉军远途而来，弓箭有限，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一千多将士死于箭下。

敌军的用意赵破奴看得很明白。他率领数百骑，拨开箭雨，舞动长枪，把一个个匈奴弓弩手挑在地上。身后的将士被将军的气概所感染，一个个奋力拼杀，匈奴弓弩手在留下一批尸体后，纷纷后撤。

赵破奴令从事中郎挥动战旗，召唤部属朝余吾河北岸退却。

天完全黑了下来，匈奴军停止了进攻。赵破奴拖着疲累的身体靠着一棵树。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吩咐从事中郎到河边弄些水来解渴。他喊了数声却不见回应，凭着直觉，他知道从事中郎已殒命疆场。

他又喊卫兵，只听见暗夜中传来微弱的呻吟：“赵将军！我在这里。”

赵破奴顺着声音上前抚着卫兵，天哪，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被匈奴军砍掉了。

“我本农人，如今没了双腿，以后也无法苟活了。请将军给我一刀，也少了许多痛苦。”

赵破奴的心在滴血，他所带出来的将士，大部分都是农家子弟，每个人都被一大家人盼望归去。

他摸着卫兵的脸颊道：“你还是个孩子啊……你先躺着，我去弄些水来。”

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刚刚把头盔伸到水里，就被从身后落下的网给罩住了……

那一刻，他的脑海里只闪过一句话：“皇上！一切都完了！”

“完了？怎么可能就这样完了呢？”刘彻反复看着右路司马的上书，似乎不相信这一切。

公孙贺道：“公孙将军从受降城送来奏章，请皇上圣览。”

刘彻看了包桑呈上来的奏章，终于相信左大都尉举义失败，赵破奴的中路军和左路军全军覆没。

“那赵破奴呢？”

“赵将军为乌师卢单于所掳。”

“公孙敖呢？”

“公孙将军坚守受降城，乌师卢见久攻不下，又怕中我军埋伏，遂向北撤退了。”

刘彻将奏章摔在案头，朝公孙贺怒吼道：“此建元以来最大耻辱，赵破奴误国。”

公孙贺闻此，便不敢此时再把来自大宛的消息禀奏给刘彻了。

其实，公孙贺压根儿就不想做这个丞相。

太初二年正月，窝囊的石庆在丞相位上度过了八年之后去世了——这是公孙弘之后唯一善终的首辅。大臣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接任丞相的，他们不是称病请皇上赐告，就是以年迈体衰而请致仕回乡。

公孙贺在接到皇上的诏命时，跪在宣室殿里，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丞相”为由而拒受印绶，惹得刘彻拂袖大怒而去。

平心而论，公孙贺觉得赵破奴的遭遇完全是因为左大都尉举事失败所致。可现在说这些皇上会听么？他正踯躅间，刘彻又问话了。

“西边怎么样？贰师将军现在何处？”

“这……”

“这什么？莫非他也让朕在一个弹丸之国面前颜面扫尽。”

公孙贺呈上自敦煌发来的奏章，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打量着刘彻的情绪。果然，刘彻看了没一半，就已是脸色铁青了，他对包桑喊道：“传御史大夫児宽、搜粟都尉上官桀等前来议事。”

包桑道：“御史大夫正在病中，已请告多日了。”

“难道你没有听懂朕的话么？”

包桑不敢怠慢，急忙出殿去了。

公孙贺问道：“皇上，此事要不要宣太子一同商议？”

刘彻坚决地摆了摆手道：“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朕眼不见心不烦。”

公孙贺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收住了话头，但内心已打定主意，要见一见皇后卫子夫。

半个时辰后，上官桀、児宽进了未央宫。

脸色蜡黄的児宽在两位黄门的搀扶下进了宣室殿，挣扎着要向皇上跪拜。

君臣直接进入正题，几位大臣就浚稽山和大宛之战开始商议对策。

公孙贺反复掂量之后说道：“浞野侯被俘，受降城已成为一座孤城。依臣之见，不如命公孙敖将军撤回塞内，命朔方太守和北地太守屯垦漠北，以作长久御敌之计。”

刘彻沉吟良久，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现实：“我军新败，一时很难再图北进。传朕旨意，命公孙敖班师回京！此事一了，那么大宛之事怎么办呢？”

児宽支撑着病体，说话的声音虽然衰微，可表达出来的意思却是思虑很久的。

“皇上，臣以为……”児宽咳嗽了一阵后，继续道，“眼下……匈奴新胜，必生南下之意，臣以为……此时不如且罢了击宛之兵，专力攻胡。”

说罢，児宽就觉得胸口堵得慌。

包桑见状，忙传黄门上来捶背，半天児宽才缓过气来。可此刻，刘彻却是一脸的不悦。

“御史大夫之言差矣！大宛弹丸小国犹不能下，则大夏等国必渐渐轻汉，

乌孙、轮台等则会轻慢汉使，岂不为外国所笑？”刘彻将目光投向上官桀，“爱卿以为如何？”

上官桀毕竟年轻，他很快就理解了皇上的意思，忙道：“皇上圣明！微臣以为大宛之战不仅是取马，而在于震慑西域各国。若我军中途撤回，则西域诸国必畏于匈奴，叛汉而去。”

“丞相也这样看么？”

公孙贺忙道：“上官大人所言，臣深以为然。”

“好！”刘彻的情绪，因为各位大臣与自己意见相似而好转了不少，“朕绝不容许西域各国轻慢大汉。”

刘彻的声音在宣室殿内回荡，公孙贺许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所谓木叶将落，震而坠之。拟诏给贰师将军，朕在明年将发士卒六万，牛马无数，不拿下大宛决不罢休！”

上官桀深为皇上的磅礴气势所震动，那建功的热血顿时涌上心头，请缨道：“臣愿奉诏前往敦煌，助贰师将军降服大宛。”

“如此甚好！爱卿不日即奔赴敦煌，朕等着大捷的消息！”刘彻情之所至，言犹未尽，来到公孙贺和児宽面前道，“朕早年曾说过，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自卫青甥舅去后，朕许久不闻将军请战之声了。”

这话让公孙贺很惭愧。自卫青去后，中朝之首长期空缺，他实际是以将军之身而总揽中、外朝事务，却不能在关键时刻为皇上分忧。他正要说话，却听见包桑一声惊叫，大家急忙上前，只见児宽脸色发青，昏厥过去了。

“速传太医！”刘彻大声喊道。

……

敦煌在长安阳气暖渭水的日子里，还像一座冰雕，没有生机地雄踞在大漠腹地。

李广利昨夜喝了太多酒，一直睡到很晚才醒来，他简单地用了一些早膳，就坐在帐中理事：“朝廷还没有消息么？”

从事中郎摇了摇头。

他的眉头就紧蹙了：“年前就去了奏章，想来也该到了啊！”说着，他就收拾起案头的文书。

两人打马出城，在大漠上缓缓而行。他们展眼望去，南面是气势雄伟的

祁连山，西面是浩瀚无垠的大沙漠，北面是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面是峰岩陡峭的三危山。

巡逻兵手持武器，瑟缩着身体在营区穿梭。

天气很冷，李广利拉了拉头上的风帽，忽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就像一个被抛弃在天涯的弃儿，离家是那么的遥远。

当年他是多么羡慕和嫉妒卫青、霍去病的高车巨辇，爵禄皇皇，还因此对妹妹拒绝在皇上面前举荐耿耿于怀。如今，当他跻身近臣之列，并做了讨伐大宛国的主帅后，却发现这是一爵苦酒。

当初接过主帅印绶时，他原以为大宛弹丸之地，唾手可得，可不料几个月过去了，战事却进行得如此艰难。

恳请班师的奏章去了很久，却杳无音讯？是皇上出巡不在京城，还是朝廷生变，无暇西顾……

李广利苦思冥想，不得要领。

他很羡慕他的兄长李延年，靠着乐技，就可终日陪伴在皇上身边，而自己却要吃这份苦。

唉！妹妹！你害苦为兄了。

他越是心烦，不顺心的事情就总往眼里钻。刚刚登上一面坡，他就看见一位伍长正用皮鞭抽打士卒。从事中郎上前询问，原来是这位士兵拒绝操练。

“你是王公还是贵胄，竟敢不操练？”李广利怒问道。

其实，以他的身份是没有必要去过问的，只是他心里憋得难受，要寻找一个发泄的对象。

“那么多将士为国捐躯，为何独你活着？你是贪生怕死之徒么？”

那士兵害怕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祈求饶命。可李广利却越骂越生气，骂到激动处，从腰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那士兵血淋淋的头就在手上了。

他使劲将头扔向很远的沙堆，冷哼道：“如此贪生怕死之徒，只配喂野狗。”

他这样的发泄已不止一次了，以致后来士兵看见他，就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扫兴！”

一大早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太不吉利。他再也没有心思转下去了，便拨转马头朝大营走去。远远地他就看见军正在中军帐外等候，他刚刚下马，军正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告诉他，皇上的敕令到了。

“哦！皇上怎么说的？”

“下官还没有看。”

“哦？”李广利对从事中郎道，“快去传李哆来，就说皇上的敕令到了。”

正午的时候，李哆从十里外的军营赶来了，大家很严肃地开启了皇上的敕令。但是，李广利仅看了几行，就觉得大事不好。皇上对他久久攻不下大宛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朕念及夫人，委卿重任，然卿之所为，甚失朕望。夫大宛者，西域弹丸小国，竟敢蔑视大汉，不贡汗血马，倘若其谋得逞，则车师、康居、乌孙、轮台、大夏诸国必轻汉矣……”

皇上的敕令根本没有退兵的意思，反而要继续发兵攻打大宛，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望卿不负朕望，攻下大宛，使西域震恐，彰大汉国威！”

看来，在攻下贰师城之前，长安是回不去了。

李广利收起敕令，对从事中郎道：“传令下去，各营加紧操练，等待援军。”

晚上，敦煌太守前来拜访，李广利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

四月，敦煌周围的骆驼草刚露出一点绿芽，援军就相继抵达敦煌。

让李广利吃惊的是，皇上虽然人在长安，却对此次战役运筹帷幄。除主力军向西进击外，又发十八万大军进驻酒泉、张掖，还派李陵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数万，与酒泉形成夹击之势，摆出一副打大仗的阵势。

皇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告诉西域各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皇上不仅派来上官桀助他攻打大宛，而且还派了一名执马校尉和一名驱马校尉，专事挑选良马。

军前会议由李广利主持，上官桀宣读了皇上的敕令。

李广利道：“皇上严令我军西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西进途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郁城。如何攻打郁城，不知众位有何高见？”

李哆去年就攻打过郁城，知道此城易守难攻，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此也拿不出什么意见。

李广利遂将目光转向上官桀，问道：“大人为何一言不发呢？”

上官桀喝了一口茶水，觉得水中有一股咸味，远不如长安的水甜，但还是闭着眼睛咽进腹中："下官初到，不明情势，因此不敢妄言。不过，下官离开长安时，皇上曾叮嘱过，用兵之道，在于因时而变。我军上次失利，是因为大宛人有备，这次就不同了，郁城守敌新胜，骄兵必然轻敌。因此，下官愿率部攻打郁城，以牵制救援之敌。"

"这样行么？"李广利犹豫道。

"下官相信皇上。"上官桀很自信。

军前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众人商定在敦煌西分军。上官桀率领所部人马直奔郁城而去。

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击，一路上，旌旗招展，军伍塞道，转输车马相望。果然，这次情形与上次大不一样了。所到之处，各国纷纷开城迎接，箪食壶浆。那些试图顽抗者，都遭到灭顶之灾。大军到贰师城下的时候，正是五月上旬。

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广利就和军正、李哆和从事中郎去看地形。

李广利勒住马头，举目望去，午后的阳光照着坐落在河谷里的贰师城，呈现出一种凝重。城不算高，全用戈壁石砌成，不要说与硕大的长安城相比，就是在敦煌这样普通的边城面前，都显得十分简陋。可它却让大汉失去了多少男儿！

对他来说，如果这次再失利，那结果就不仅仅是受到皇上的斥责了。

李广利收回目光，向身边的众人问道："各位认为，我军该如何克敌制胜呢？"

"我军乃远征之师，不可久战。"李哆分析道。

"大人言之有理。"军正手指前方，对李广利说道，"将军请看，贰师城之所以选在河谷地带，是因为瀚海缺水。据当地百姓说，此城用水皆赖于东南方葱岭之融雪。若是我军一面从正面佯攻，另一面在城外开挖渠道，断其水源。不用数日，城中则会人心大乱，城必破之。"

"妙！我军此行目的，在夺取大宛宝马。如此蛮荒之地，我军占之无益。何况中间隔着许多小国，节制多有不便。若是他们愿意献出宝马，我军即可班师。"李哆又道。

众人各抒己见，这让李广利的思路逐渐清晰。

"好！明日一早便攻打贰师城！"他下定决心。

他们回到大营时，看见上官桀和他的军侯也来了。

上官桀看见李广利一行人，急忙迎了上去道：“下官前来听候将军调遣。”

“大人一路辛苦了。”

李广利下马步行，与上官桀一同向中军大帐走去。

路上，上官桀说道：“果然不出所料，郁城王兴桀毫无防备，在遭我军突袭后，逃往康居，而康居王闻我大军一路西指，兵锋正锐，因此不敢收留他，命人缚了送至我营。孰料，当夜他伺机逃离，被下官的军侯一剑结果了性命。”

李广利闻言大喜，连道：“郁城已破，贰师城指日可待矣。”

当晚，李广利在大营宴请各位将军，大家商定由李哆攻城，上官桀率部挖渠断水。

夜深人散之后，上官桀留了下来。卫士上了茶，两人相向而坐，李广利问道：“自大人来敦煌后，一直忙于公务，没有时间叙话，不知皇上近来可好？”

上官桀放下茶杯，话中充满忧郁：“皇上精神尚好，只是十分思念夫人。”

“唉！本将的这个妹妹，也太让皇上伤心了。”

“其实，让皇上揪心的事情还多着呢！将军不知，自大司马去后，匈奴又复南侵，为接应匈奴左大都尉降汉，皇上派遣浞野侯赵破奴率军北去浚稽山。后来，匈奴左大都尉事泄，赵将军回师时，在受降城东南遭匈奴军埋伏，赵将军被俘，除先归的右路军外，全军覆没。消息传来，皇上震怒，赵将军一世英名也毁于一旦。唉！”

上官桀平静了一下心情，接着说道：“下官的意思，想必将军已经明白。此仗我军只能胜，不能败。否则，你我必成罪臣。”

“多谢大人指点。”李广利谢道。

送走上官桀，李广利传来从事中郎：“今晚让全军提高警觉！我们一定要拿下贰师城！”

第二天辰时，李哆率部在贰师城下与大宛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双方骑兵在河谷里厮杀了半日，突然汉军骑兵撤出战斗，埋伏在高坡后的弓弩手顿时箭雨倾泻，大宛军毫无防备，死伤惨重。在城头观战的大宛国王忙鸣金收兵，从此坚守不出。

汉军每日都纵横戈壁，杀声震天，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不管敌军是否应战，直至日落方回营。

如此盘桓月余。这一天，上官桀风尘仆仆地来到大营。一下马，他就迅速奔向中军大帐，对正趴在案头观看地图的李广利道：“禀将军，改道之渠已经开成了。”

李广利抬起头来，来不及寒暄，就朝着帐外喊道：“拿酒来！”

“下官料定，用不了几日，大宛人必来献马。”上官桀接过卫士呈上的酒酿，一饮而尽，“下官已派重兵沿渠巡守，大宛军必不敢来取水。将军可令士卒带着水和干粮，在城下食用。城内大宛士卒见此眼馋，必然厌战。”

“大人如此妙算，此乃天助我也！如果此次大胜，也不负皇上封本官贰师将军之名了。”李广利握着上官桀的手道。让他没有料到的是，眼前这个搜粟都尉，多年后却成了皇上的托孤重臣之一。

以后的日子里，汉军对贰师城便围而不攻。每日晨曦初露之际，戈壁上马蹄如涛，旌旗映日，各路校尉在城周围轮番演阵。待到正午酷热之时，汉军只留弓弩手防敌，步军则集结在胡杨树下，喝水吃干粮。

这样的等待，对求胜心切的李广利来说，是段难熬的时光。在细作没有带回消息的时候，他甚至对继续围城失去了耐心。

他明白，军正随时都会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朝廷。他找来上官桀，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他。

“大人说，大宛国会投降献马么？”

上官桀看着李广利，很肯定地说道：“将军请放心！下官料定两日之内必有消息。”

“军中无戏言，这可是用本将的项上人头当赌注呀！”

“呵呵！下官心中有数。”

大军西行的这些日子，上官桀就觉得这个李广利眼光短浅，患得患失，绝非统兵之才。只是以他现在的地位，不便言明罢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上官桀所料。这天午后，李哆就来了，他带来了一个让李广利十分震惊的消息。

“潜入贰师城的细作回报，大宛国内发生变故，相国昧蔡与人合谋围了王宫，杀了大宛国王毋寡，现在正酝酿着献马投降呢！”

“这个上官桀，果然是料事如神啊！”李广利心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对从事中郎道，“吩咐下去，让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做好准备。”

不过李哆建议道：“事虽如此，但为防有诈，今夜我军还应攻打外城，给

敌人造成压力，促其速降！”

“有这个必要么？”

“有备无患。”从帐外传来上官桀的声音，他在听到消息后也赶来向主将祝贺。

“我军攻城，不仅要促其速降，目的还在于震慑西域诸国。我军所到之处，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也。”

李广利暗暗惊异，上官桀总是比自己先看一步。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究竟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可眼下他来不及多想，此刻最重要的是宝马尽快到手。他觉得，今天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

“如此则可保万无一失。今夜子时造饭，亥时攻城。本将在大营静候佳音。”

太阳将它的光芒洒到戈壁的各个角落，贰师城周围一片沉寂，远去了人喊马嘶、烽烟火光和兵戈的撞击。一夜无眠的李广利伸了伸酸困的胳膊，仓促地擦了擦脸，就见从事中郎进来了。

他喜形于色道：“李将军趁夜攻破外城，俘获大宛国大将煎靡，消息传进城中，满城震恐。这不，一大早，大宛国相国昧蔡就捧着大宛国王的人头，在营外等候了。

“真的？”

“军中无戏言。”

李广利眼里多日来第一次有了自信的光彩，情绪也亢奋起来：“快传各位大人到中军大帐来。”

做完这一切，他忽然陷入一种仓皇，好像这一切都在梦中。他似乎看见，皇上已经跨上宝马，驰骋在咸阳原上了……

走过队伍组成的长廊，走过战刀架起的拱门，坐在右首的上官桀却没有从来人眼中发现些许惊恐。这昧蔡不是等闲之辈，他立即暗示李广利以国宾之礼迎接来客。

李广利会意，率领众人迎了上去，热情地邀他进入帐中。昧蔡先将毋寡的人头献上，然后才落座开口说道：“天兵远途而来，鄙国未能远迎，请将军恕罪。”

李广利道：“本将率军前来，皆因贵国君王言而无信，实非得已，还请相国原谅。”

“本相今日前来，正为此事。尚有不敬之言，还望将军海涵。”

“相国有话但说无妨。”

昧蔡站了起来，向在场的将领们施了一礼，语调骤然严肃道：“鄙国素来敬仰大汉文明，然新王不尊盟约，致使贵国劳师远征，鄙国百姓生灵涂炭。今我等顺应民心，杀了毋寡，献上宝马，以表重修睦好之意。将军如果答应，那当然是鄙国百姓之福。如果将军不答应，鄙国将尽杀宝马，拼死一战。这样一来，恐怕西域各国都要群起而与大汉为敌了。”

李广利沉吟片刻，神情肃然道：“两国交战，原为宝马。既然毋寡已死，宝马可得，大汉自然不会再战。请相国转告贵国百姓，大汉不日将撤军。”

“如此，本相在此代鄙国百姓谢过大汉皇上！”昧蔡上前面朝大家，高声道，“诸位！从此以后，汉与大宛永结睦好，永不再战。”

昧蔡的话赢得经久不息的欢呼，大家纷纷起身，走向对方执手言和，长达三年的战争在笑声中化解。趁着这个气氛，昧蔡适时提出了要求：“为两国永久和睦，本相以为两国立个誓约为好，不知将军以为如何？”

上官桀忙在一旁道：“相国此议甚好。”

李广利也深以为然，当下就派出以上官桀与昧蔡议定誓约条款。经过半日斟酌谈判，誓约乃成，昧蔡与李广利分别代表两国盖了银印。

当晚，李广利在营中设盛宴招待大宛国众人，又回赠了玉器、布帛，直到黎明，大宛国众官才相继离去，只有昧蔡与马监留下帮助汉朝挑选宝马。

选马的仪式在城外戈壁上进行，五千多匹宝马聚集在茫茫戈壁上，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李哆带着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与大宛国的马监在马群中穿梭察看。

选马一直进行了十多天，最终，一匹匹千里良驹从中选出，被送往长安，送给翘首以盼的皇上。

第十五章

天汉光照苏武志 战云搅动李陵心

汉朝对大宛用兵的结果就是获得了一千多匹汗血宝马。

当这些奔跑之后、浑身淌出赭色汗水的马群，在调教之后整齐地站在北

军大营的校场上时，刘彻的诗情又一次澎湃的爆发和挥洒。

铺开竹简，他耳边尽是马蹄踏过大地的轰鸣，眼前是群马争鸣的雄壮。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他最满意的就是“涉流沙，九夷服”这句，那是他许久以来的夙愿。

他招来李延年，要他将之谱成乐曲，没过几天，宫内外到处都是《天马歌》的传唱声。

尽管朝臣私下对皇上为了马匹而不惜大动干戈而心怀犹豫，可在刘彻的感觉中，这是汉朝自卫青、霍去病之后又一精彩之作。

他觉得太初这个年号远远不能彰显眼下的风光，更不足以展示大汉的气概。于是，在太初四年秋，他又开始酝酿改元。

皇上诏书一下，新任御史大夫王卿立即召集了太常石德、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寻找能让皇上称心，又能为社稷带来福祉的祥瑞字眼。

其实，最忙的还要算司马迁。

这些日子，无论是在署中还是在府上，他满脑子都是改元。

为了能集中精力，他每晚只吃一块蒸饼、喝一杯热茶，就一头扎进书海，直到午夜才伸伸酸困的腰腿，走出书房，将满腹的遐想放飞在月色之下。

正是长安的八月，他凭栏仰望，银汉像一条玉带横穿夜空，牵牛、织女隔河相望，西斜的月光静静地俯视着大地。

司马迁心里冥冥升腾的意念，越来越清晰。那是《诗经·小雅》里的两句：“维天有汉，鉴亦有光。”

他忙转身进了书房，饱蘸浓墨，伏案写道——

太史令臣司马迁上疏皇帝陛下：

曩者太祖兵出汉水，与楚逐鹿中原。夫汉水泱泱，据有形胜，乃有垓下之捷。及至都定长安，据三嵕之巀嶭，挽渭水之汤汤，至有文景，胜于成康。诗曰：“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建元以启，陛下内修仁政，外和万邦。今天马西来，陛下威德，遍于四海，正应天有汉之举。臣顿首启奏，改元天汉，光前裕后，万世咸宁……|

写完奏章，已是晨曦临窗，司马迁心潮澎湃，稍事洗漱，就直奔御史大夫署去了。

王卿正为改元一事着急，司马迁的奏章让他大喜过望，他和司马迁一起，兴冲冲地进了未央宫。

朝会上，司马迁的奏章让刘彻和群臣的思绪，在一时间穿越了大汉近百年的风雨，感慨盈胸，纷纷道：“改元‘天汉’，上顺天意，下合民心。”

“众卿之言，甚合朕意。古云天汉，其称甚美。”刘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从御座上站起来，“拟诏，自明年起改元‘天汉’！”

众臣齐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时，公孙贺出列禀奏道：“匈奴新单于且鞮侯的使者已抵达长安，有文书呈上。”

刘彻从包桑手中接过文书，大致浏览了一遍，会心地笑道：“‘天汉’年号未启，已是鉴亦有光了。包桑，将且鞮侯的文书宣与众卿知晓。”

包桑清了清嗓子，念道——

匈奴大单于敬问大汉皇帝无恙：

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昔日句犁湖单于所行逆于国之睦邦，背昆弟之约，拘汉使路充国等，今悉放归，遣使来献。

匈奴这几年也是灾难不断，乌师卢单于在平定左大都尉叛乱不久，就溘然长逝。匈奴立乌师卢季父句犁湖为单于，一年之后他也死了。且鞮侯在风雨飘摇中接过权柄，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汉朝示好。

局势变化如此之剧，是公孙贺、王卿不曾料到的。

前不久，皇上还多次召李广利在宣室殿议事，欲趁伐宛之威，北上征讨匈奴呢！谁知大军未动，匈奴倒先派使者来了。

这是近百年来，匈奴第一次以尊长来看待与汉朝的关系。公孙贺多次出战匈奴，最能体味这转变中蕴涵着的意味。仗打得太久了，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他觉得此时正是重修两国关系的大好时机。

“皇上！既是匈奴有意求和，我朝亦应讲信修睦，遣还所扣匈奴之使

者。”公孙贺建议道。

首先出列响应的是李广利：“皇上，臣以为丞相所言，正应了天汉吉瑞。”

桑弘羊、上官桀也纷纷出列奏道：“我朝应趁此时机，休兵罢战，大兴农桑，以使民殷国富。”

刘彻很专注地倾听着众臣们的意见，不时要中书令完整笔录。此时此刻，他想了很多。孙子曰：主不可以怒兴师，将不可以愠致战；和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此时不正是怒而复喜，愠而复悦的良机么？

“众位爱卿！自古战争皆非得已，朕甚嘉匈奴之义，欲遣返所扣匈奴使者，不知哪位爱卿愿持节前往？”

刘彻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朝臣中有一个洪亮的声音答道：“臣愿前往！”

大臣们循声看去，只见中郎将苏武英姿勃勃地出列了。作为当年与苏建同历战阵的将军，公孙贺不胜感慨，忙将苏武介绍给皇上。

刘彻的眉宇间露出一丝喜色，他端详着苏武，发现苏武果然气度不凡，不禁十分欣喜。他当即要大鸿胪转告匈奴使者，天汉元年春，将以中郎将苏武为使者，送还匈奴使者，答谢匈奴大单于。

这是天汉元年最盛大的风景，与当年张骞西行何其相似。

早春的风带着料峭的寒意，吹动苏武怀中的汉节，在阳光下分外耀眼。虽然送行的规模不大，但在苏武的心中，却一样是使命庄严，一样别意悠悠。

司马迁今日破例没有坐车，而是骑马一直送他过了横桥，拱手道：“此去关山重重，还望仁兄保重。”

“谢贤弟，愚兄……”苏武沉吟了片刻，话却没有说出口。

“仁兄有话可尽管直说。”

“唉！说来羞于启口。夫人年少，幼时多有宠惯，任性娇为，还望贤弟多加关照。若愚兄久去不归，亦可让她改嫁，二老就烦劳贤弟了。”他从怀中拿出一方绢帛，交给司马迁，“贤弟请看，如无不妥，就请转交给夫人。”

司马迁捧在手中，却是一首诗——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

征夫怀远路，起视夜何其。

……

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

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这诗写得沉郁苍凉，司马迁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回应。

往日郊游饮酒，他们只觉得苏武性格刚烈，却不想他也有如此柔肠。

已经过了咸阳西，司马迁向苏武揖别道：“仁兄尽可放心前去。此次出使，乃皇上博施德惠，以义还义，仁兄不久即可荣归。”

苏武还礼，随后打马而去……

转眼就是端阳节，刘彻口谕李延年在未央宫中举办了盛大的歌会，君臣同欢共舞，直到日暮残晖，才尽欢而散。

大汉官员的车驾从来没有这样拥挤在尚冠街上，尽管大家看到丞相公孙贺的车驾都纷纷自觉让道，但他还是觉得比平常慢了不少。这样也好，他正好利用这时间想想白天的事情。

闭上眼睛，皇上骑着汗血宝马在校场上风驰电掣的雄姿、和大臣们一起吟唱《天马歌》的潇洒，都使公孙贺惊异皇上的精力和才思。

显然，皇上从天马身上感受到征服的快感，一种“九夷来服”的满足。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志俶傥，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

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他哪里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呢？

天子就是天子！公孙贺在心中感慨。可他的心境却没有因为歌舞而有丝毫的愉悦。

坐在缓缓而行的车驾上，他还在想，三年的大宛之战除了带回千匹汗血宝马外，究竟还给大汉带来了什么？

是大旱之后灾民们聚葆山泽为匪为盗吗？是数万名子弟的尸骨遗落在西去的路上吗？他觉得这场征伐与河南、河西、漠南、漠北之战是多么不同。

那大宛之战的最终获益者是谁呢？哦，是那个用将士的鲜血垒起高冠的李广利。

此战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大肆封赏：

李广利做了海西侯；上官桀调任少府；凡参与此战的将领，或被任命为诸侯相，或升任郡守。

李广利早已忘了兵屯敦煌时的患得患失，他已深切感受到妹妹身后的余光是怎样照耀他们的家族的。

他不但自始至终地陪着皇上喝酒、舞蹈，而且那洋洋自得的神气，让公孙贺想来心里就不舒服。

“哼！如此小人得志，乃国家之祸矣！”

“大司马一职一直空缺，皇上会不会将之给予刚刚从大宛归来的李广利呢？”公孙贺进一步想。

刚一想到这点，他内心就极度不安，他忧心昌邑王刘髆会因李广利的得宠而危及太子。

“吁！”驭手一声吆喝，打断了公孙贺的思路。他抬头一看，府门口的灯笼都亮了，府令正在门首张望。

看见公孙贺走进府邸，府令道：“丞相外出之际，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何人？”

“夫人也不认识。他脸色黧黑，衣衫褴褛，一副落魄的样子，可是腰间却持有朝廷的门籍，称曾跟随霍大司马征战河西。”

公孙贺迷惑了，又问道：“此人现在何处？”

“正在客厅等候大人呢！”

“好！你且退下，待老夫前去瞧瞧。”

他整了整衣冠，来到客厅外，借着灯火看去，那人却正在埋头看竹简。公孙贺“啊”的一声，这不是被匈奴俘虏的赵破奴么？

他跪倒在公孙贺面前，接着是悲郁的哭声：“丞相，末将回来了！末将在

匈奴漂泊，无一日不思念皇上和朝廷啊！”

公孙贺的心被哭软了，双手扶起赵破奴道：“老夫知道，将军受苦了！请将军先沐浴更衣，老夫为将军摆宴洗尘。”

半个时辰后，他以清爽全新的面容坐在公孙贺面前。

公孙贺特地唤出夫人为赵破奴敬酒：“将军一说曾随去病打过漠北，老身就顿觉亲近了不少。只可惜去病英年早逝，留下一条根也……”

公孙贺打断道：“赵将军跋涉而归，你提这些伤心事作甚？还是早早歇息去吧。”

在客厅里只剩下两人的时候，公孙贺问道：“赵将军一世英雄，为何此次出征竟全军覆没了呢？”

赵破奴叹了一口气：“一言难尽，等有机会再详细说给大人听。末将此次冒死回来，是要向皇上禀奏一件要事，苏武大人被匈奴扣留了。”

这话一出口，公孙贺的眼睛就直了：“这是不是传言呢？议和乃且鞮侯单于之意，他怎么会出尔反尔呢？”

“一切皆起于那个善于阿谀逢迎的张胜……”赵破奴一五一十地开始回忆起来。

滞留匈奴的长水人虞常与朝廷副使张胜重逢于异国他乡，互诉离乡之苦。

虞常道：“我的家眷俱在长安，我没有一天不思念他们，副使能不能带我回长安去呢？”

张胜就不免有些为难：“足下被匈奴俘获，无寸功于汉，在下真是爱莫能助。”

这时候他们想到了一个人，那便是匈奴的丁零王卫律。

卫律本是匈奴人，却自幼随父亲在长安长大，对儒术颇有心得，后经李延年引荐入朝为郎。元狩年间，他官拜中郎将，曾作为博士狄山的副使出使匈奴。狄山因要匈奴称臣，触怒单于而被扣，而卫律却降了匈奴，并被封为丁零王。

消息传到长安，刘彻大怒，多次派人潜入单于庭，欲图刺杀他，均未果。

张胜怂恿道：“若能借机除之，则皇上必重赏足下。”

虞常想了想道：“这个不难。卫律最喜夜间饮酒，在下就邀他饮酒，待他

酒醉之后，趁机劫持，逃回长安。”

“长安离单于庭遥遥数千里，沿途风险不断，这……”

虞常笑了笑道：“大人不必多虑，如今漠北、漠南皆无匈奴重兵，只要进入漠南，我们便安然无恙了。”

“如此甚好！倘若能连阏氏一同劫走，皇上即可雪隆虑公主被害之仇。”张胜又进一步蛊惑道。

“这……阏氏穹庐防守严密，只怕……”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当虞常部署伏兵时，却不料消息被泄露出去。卫律先行拘捕了虞常，重刑之下，他当夜便供出了张胜。

张胜眼见事情败露，不得已禀告苏武。苏武闻言大惊：“大人在朝多年，为何出此下策？两国邦交，岂可用游侠之策？”

张胜惭愧之至：“事已至此，还需大人力挽狂澜。”

苏武仰天长叹：“事已至此，本使有辱圣命，何以见皇上啊！”说着，他从腰间拔出宝剑，顺着脖子一抹，那血就染红了前胸。

张胜见此，忙夺了宝剑，将苏武抱在怀里，命医者包扎伤口。

当卫律将苏武自杀的消息禀奏单于后，且鞮侯深为苏武的气节所感动，他对卫律道：“匈奴得虞常，就像得了一只黄羊；而得苏武，就是得了一只鹰。如果你能劝他归降，寡人定有重赏。”

过了些日子，苏武伤势好转，卫律便依照单于的旨意，带重金到汉使的穹庐中来了。

“使君身体康复，本王甚是欣慰。单于忧心使君大人身体，命本王前来探望。”卫律向苏武行礼。

“多谢单于好意。”苏武坐起来招呼卫律坐下，“不知单于见我大汉文书，可有回复？”

卫律入座时不意撞到了汉节，苏武立时一脸的肃然：“汉节乃我朝象征，请大人自重。”

直到卫律小心翼翼地将汉节放回原处，苏武脸上的表情才舒缓了一些：“单于出尔反尔，岂是君主所为，传将出去，不怕成为邻国笑柄么？”

卫律道：“若非张副使节外生枝，怎么能生此突变呢？”

“张胜策动事变，乃私举也，大汉皇上定会依律追究。单于不该迁怒本使，危害邦交。”

可卫律却转过话题道：“单于敬仰大人，使君若是归顺匈奴，本王敢保大人荣华富贵。”

“哈哈哈！此话从大人嘴中出来，不觉刺口么？”苏武的目光中满是轻蔑和讥讽，“想当初丁零王在汉，皇上待你不薄，你却背主投贼，今有何颜面来劝降？本使虽是一中郎将，如屈节辱命，虽生犹死，有何面目归汉？”言罢，当着副使常惠的面，苏武再次抽刀自裁，被常惠拦腰抱住……

客厅里一片沉寂，鼎锅里的酒干了，杯子里酒干了，公孙贺与赵破奴相对而坐，许久无语。还是公孙贺打破了沉闷：“如此说来，苏大人归汉无望矣？”

“匈奴人见劝降不成，又将苏大人投至地窖，以死威胁，终不能使其屈节。匈奴顾忌我大汉之威，遂将苏大人发配北海牧羊去了。末将亦被匈奴流放到草原的，有一日，遇见了滞留匈奴的常惠，他要末将千方百计回到长安，将汉使遭遇禀奏给皇上。末将一路扮作商贾，才得以越过边塞，回到大汉。”

公孙贺十分感慨，这就是霍去病的部属。他回到长安，连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就先来丞相府禀告使节情况，公孙贺油然拉住赵破奴的手道：“请将军放心，老夫明日就将苏大人境况禀奏给皇上。”

向司马谈的神位深深地磕了三个头，司马迁回望了一眼不远处父亲的坟茔道：“父亲！孩儿这就走了。”

正是五月，青青的坟草比去年又长高了许多。光阴荏苒，父亲已枕着河水的涛声长眠了十一个年头了。

走上阳关道，他深情地望了望妻子道：“回去吧！照看好孩儿们，让他们学会做人。”

“回来也不多停些时日。”夫人眼里闪着泪花，她没忘记往书童手里塞了个包袱，亲切地说道，“老爷就靠你多费心了。”

“大人乃小生恩师，师母就放心吧。”

大儿子对父亲心存怨气，瓮声瓮气问道：“敢问父亲，您何时带孩儿去京城去念书呢？”

夫人拉了拉儿子的手道：“你怎么如此跟父亲说话呢？”

可儿子就是不依，挣脱了母亲的手：“别家的小孩父亲在京城做官，都带

着他们去念太学，父亲倒好……”

司马迁看着儿子倔强的身影，不知该如何向儿子解释这一切。当年司马谈弥留之际反复叮嘱他，宦海沉浮，仕途险恶，莫带家眷到京城。他无法违背父亲的遗愿。

亲不亲，故乡人。每一次回来，乡亲们总要到村头送别，这让司马迁有些承受不起：“晚辈何德何能，敢劳尊长前来相送？”

“大人为何这样说？大人这是荣耀故里啊！”

司马迁把这看作是父老乡亲的期待，再次拜谢道：“晚辈绝不负尊长厚望，就此作别了。”

他正要上马，却听见不远处传来喊声：“太史公请慢行！”

来者是一位朝廷命官，因为乡人是不习惯于这样称呼的。及至到了跟前，他才发现来人是夏阳县令。

“不知太史公回乡祭祀，多得有罪，还请宽恕。”县令上前施礼道。

“在下回乡祭祀，纯属私举，怎好劳动县令大人呢？”

县令很谦恭地摆了摆手道：“哪里哪里！下官久慕大人声名，今日大人回乡祭祀，使县域生光，下官在县府略备薄酒，还请大人赏光。”

司马迁面露难色道：“此次回乡，皇上恩准时日有限，在下祭祀完毕，即刻返京，朝廷事多，就不叨扰了。”

“再紧也不在乎一顿饭的工夫吧。”县令又看了周围的三老，眉头一转道，“要不就选几位长者一同进城赴宴，也了却大人的乡情。”

“县令大人的盛情在下心领了，实在是因为公务在身，耽搁不得，下次回来，一定过府拜访。”

“这……”县令一脸的无奈。夏阳在京城做官的不止司马迁一人，哪一个回来不是前呼后拥，唯恐别人不知道，可他……县令说不清是应该尊敬他，还是应该鄙夷他。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身边的县丞道：“回去！”

司马迁一路疾驰，只在合阳县境打了个尖，就又出发了。

大约在申时，他们便到了渭南县城。牵马从东门进去，周围店铺林立，酒旗飘飘，店家招呼过往客人的声音热情而又鲜亮。

“醪醴！甘甜的醪醴，快来吃啊！饱腹又解渴！”

司马迁这才觉得这一路走得太急，又饥又渴，便对书童道：“听闻渭南醪醴甘美，不妨在此歇歇脚如何？”

“诺。”

喊来店小二牵马到后院喂料，两人进店找了僻静处坐了。司马迁举起耳杯，正要和书童干杯，就见一位年过而立的佩剑汉子进门来了。

店家看这汉子刚毅清俊，器宇不凡，心生敬畏却又面露难色：“壮士来晚了一步，僻静之处刚好有人坐了。”

汉子也不恼怒，很文雅地说一句：“既是如此，那你去弄些茶来，在下在此等候就是了。”

这平常的一个举止，却让司马迁顿生敬意，他起身来到汉子面前，作揖问道：“敢问阁下尊姓。”

那汉子急忙起身回礼道：“在下李陵！敢问足下……”

“在下司马迁。”

“呀！”两人都愣住了，似乎是久别重逢，又似乎是人生如初见。

“在下闻听太史公之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玉树临风，气度不凡。”

“原来阁下就是李都尉，真乃将门之后啊！”

既是心仪已久，也就少了许多客套。司马迁邀了李陵入座，又加了几样菜蔬，干脆喝起酒来。

邀杯请盏，互诉倾慕，一个时辰之后，两人都有些醉了。

当晚，三人就在此处住下了。书童一人在隔壁，司马迁和李陵却要住在一起。

中间一个案几上放了些醒酒的果品，两人躺在床上，看着朗朗的月光从窗口照进来，洒在床前；不远处，传来渭河的涛声，两人的心境也像这滔滔渭水，在胸间滚动了。

“将军不是在酒泉么，如何到了此地？”司马迁问道。

“唉！”李陵喝一口茶道，“五月是祖父的忌辰，蒙皇上恩准，在下回天水祭扫了祖墓，又到蓝田替灌强世叔看了看庄园，替他祭扫了祖墓。”

司马迁十分感慨道：“巧了，在下也是回乡祭祀父亲的。”

他还告诉李陵，他近来正在撰写卫青、李广等将军的列传。他觉得漠北之战李广将军失期自刎与大司马贪功有关，而且对朝廷不了了之的态度也觉不公。

“那仁兄打算如何来写这一段呢？”

“家父当年曾经反复教诲在下，为史者其事须核，其文须直，不虚美，不隐恶。在下不敢违背父训，更不敢违逆史德，当秉笔直书。”司马迁说着就坐了起来，“包括皇上在这件事情上的暧昧态度，在下也不会回避的。”

“难得仁兄如此耿介，让李陵肃然起敬。其实世事沉浮，宦海无常，大司马早已作古，史事惟后人评说。当初祖父因失期自刎，咎在大司马易道。不瞒仁兄，在下曾耿耿于怀，一心想着报仇。十数年之后，方知此乃无气量之举，每思及此，就很惭愧。”

“将军所言，令在下深悟其间苦衷。”

李陵点了点头道：“想想叔父当年，真不该寻衅滋事，打伤大司马。”

“霍将军一世英名，惟射杀李将军，乃白璧生瑕。”

“祖父与大司马的过节，殃及霍将军和家叔，现在看来都是意气之举。家叔不该寻衅报复，而霍将军更不该下此毒手。”

司马迁深表赞许：“冤冤相报何时了，难得将军如此襟怀。”

“其实祖父这一生，英名盖世。然为策应河西战役，孤军深入，致使三千陇西子弟葬身大漠，在下以为此不可取。仁兄不可忽略，要以此警示后人。”李陵又道。

“那是！史家同样不可隐瞒皇上的错误。千秋兴废，以史为鉴。”司马迁频频点头。

他觉得两颗心又近了许多，在这朗月当空的夜晚，他为自己找到了知音而欣慰。

这时候，已是月上中天，夜风徐徐。毫无睡意的李陵不改将门之后的气概，一高兴就想骑马：“这样的月夜，我们何不策马奔腾，以尽其兴。”

司马迁笑道：“贤弟总忘不了驰骋疆场。这个时候城门早已关闭，如何出得去呢？”

“可不是么？”李陵摸了摸后脑勺，憨憨地笑了，“既是毫无睡意，那我们就对着这月亮，做竟夜之谈如何？”司马迁点了点头……

雄鸡在城中唱出第一声晨曲时，书童睡醒后只见隔壁灯还亮着，惊异地

问道：“敢情两位大人一夜未眠啊！”

两人看着书童懵懂的模样，哈哈大笑。

书童不解：“大人为何发笑？”

司马迁也不回答，道：“快收拾行李，回京吧！”

李陵哪里知道，一场新的战事正在酝酿中。

他在京城住的是祖父留下的府邸，刚刚进得府门，府令就禀报道：“黄门来过了，说要您明天一早到宣室殿参见皇上。”

“没有说是何事么？”

“没有！只说事情紧急，将军不可贻误。”

第二天，李陵早早地来到塾门。包桑告诉他，皇上正和丞相与贰师将军议事，要他等候。

而此刻，宣室殿里的气氛却显得异常的紧张沉闷。

苏武被扣，使朝廷很震惊，刘彻觉得这一仗非打不可，他不能容忍一个败国之主如此不讲信义，出尔反尔。在大宛之战中春风得意的李广利更是随着皇上的意思推波助澜，力主开战，而且主动请缨。可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包括公孙贺在内的外朝和侍中官员的反对，刘彻心中就很不高兴。

公孙贺看脸色就知道皇上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但他也知道可能很难说服皇上通过交涉去求得苏武的归来，可他并不打算退缩，他说话的语气总是充满着平和，一点也看不出焦躁。

“皇上，”公孙贺撇开身边的李广利道，“此次匈奴之所以突生变故，乃副使张胜策划暗杀所致。臣以为，泱泱大汉，岂可用游侠手段。因此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且鞮侯单于遣送张胜回国，依大汉律令治罪，如此则匈奴则知此举原非朝廷之意，自会恢复邦交，再续和睦。贸然开战，则理不在我方。”

“哼！”刘彻看了一眼公孙贺，转脸来向王卿问道，“爱卿以为丞相之见如何？”

由于长期在地方担任郡守，对京城仕宦官场还摸不着深浅，王卿还来不及思考这些争论背后的用意，只能凭借直观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臣也以为，如果能够通过交涉消除误解，则少了大军鞍马劳顿，省了百姓长途转输。近年来郡国大旱，连年歉收，民间也需要休养生息。”

这是王卿第一次在重要的议事场合说话，他不仅让公孙贺感到欣喜，而

且也让久在侍中的东方朔刮目相看。不待皇上询问，东方朔就随着王卿的后面说了话：“皇上！大宛之战得不偿失，李广利无能，致使一个小小的大宛，竟然打了三年，白骨数万。如今又请缨进击匈奴，此乃置百姓疾苦于不顾。”

他讽刺的目光掠过贰师将军的额头：“将军之胜，乃万家之痛；将军之荣，乃夫人之光；将军之才，不及两位大司马十之而一。将军请缨，未免不自量力！”

过去只听说这个东方朔滑稽幽默，才思过人，傲岸不羁，是个人见人怕的主，李广利却从来没有领教过。刚才这一番话，噎得他半天回不过神来，情急之中，他赶忙跪倒在刘彻面前道：“臣之请缨，完全激愤于匈奴言而无信，绝无私心，请皇上明察。东方朔曲解臣意倒也罢了，然他指斥朝政，罪在不赦，请皇上将此贼下狱治罪。”

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刘彻也许会怒发冲冠，可对东方朔，他却感到了憨态可掬的亲切。他挥了挥手，对李广利道：“东方朔的话，爱卿就不要计较了。话虽不好听，可也是对爱卿的警示。望爱卿不负朕望，务求大胜。朕为爱卿物色了一位将门之后，可助你一臂之力。李陵来了么？”

包桑回道：“李将军已到了多时，现在塾门等候皇上召见。”

“宣他进来！”

“诺！”

说完，朝殿外喊道：“皇上有旨，李陵觐见。”

随着悠长的声音向殿外传去，公孙贺明白皇上是决意要打这一仗了，于是他又问道：“浞野侯该如何处置？”

刘彻此刻的心思都在对匈战争上，便很轻描淡写地对公孙贺道：“既然回来了，就让他赋闲一段时间，待有司询问之后，再做定夺。”

大臣们此刻的心都是不平静的。王卿满目仓皇，六神无主；李广利表情僵硬，愤愤不平；只有东方朔依旧谈笑风生。在殿门口遇到李陵时，公孙贺没有勇气回应他的问候，而懵懵懂懂地上了司马道……

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和位置是如此的殊异。刚才在塾门，李陵已听说苏武被扣一事，多年的兄弟情谊，加上血气方刚，都使他的情感站在出战的一方。

他对皇上要他负责为贰师将军转运辎重表示了谢绝：“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也，力可扼虎，射可命中，转运辎重，岂不可惜？况臣与苏武，乃金兰之交，仁兄遭难，臣心忧如焚。因此臣愿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牵制单于，使其不敢全力对付贰师将军。”

刘彻捻着胡须，在大殿里踱着步子，思考着李陵的每一句话，他对李陵的熟悉甚至超过了刘据。

自李广、李敢去世后，刘彻就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像对霍去病一样对他耳提面命。他了解李陵的才思，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独立作战，他还是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此次出战，朕务求全胜，可没有骑兵配给你啊！"

"臣不要皇上配备骑兵，臣将以少胜多，只用步兵五千，足可以直捣单于庭。"李陵道。

李陵没有给自己留一丝余地，而他的勇气和胆识又让刘彻似乎看到了李广一双让匈奴畏惧的眼睛。

"好！爱卿壮志可嘉！不过……"刘彻一手按着李陵的肩头道，"朕将派路博德在半路上迎接你。"

"谢陛下隆恩。"

五月正午的太阳很热，可李陵因心境的原因却似有爽风拂面的感觉。走完司马道，上了车驾，他竟然对驭手道："你坐到后面去，本将亲自来驾车！"

"将军！这如何使得？"

"少啰嗦。"

李陵接过马鞭，"叭"的在空中甩出一个脆响，他首先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司马迁，好让他在李广列传里再添精彩的一笔……

重阳节第二天，刘据约姐姐卫长公主一起来向卫子夫请安。

皇上在重阳节邀群臣在未央宫前殿举行歌会，就是没有让他赴会，这让他心里很郁闷。

刘据、史良娣和王子刘进一家人在椒房殿前下了车，沿路走来，两旁的秋菊开得正盛，金灿灿的，散发着浓浓的"瘦香"，开败了的，花丛下面落了一层厚厚的花瓣。这情景让刘据蓦然惊醒，自己已在太子位上二十多年了，他也即将进入而立之年。

人生苦短，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但一想起与父皇之间的那些疙瘩，他又觉得每一天都是如此漫长。

史良娣知道太子因为父皇没有口谕他赴重阳歌会而心情郁闷，免不了又要在母后面前发些牢骚，所以，在路上她悄悄拉了拉刘据的衣袖道："待会到了母后面前，多说些高兴的事情。"

刘据没有回答，只顾与刘进说话：“这菊花看起来比牡丹清素，也不及荷花耀眼，可它却最耐得寒霜，最后才残落。它以自己之死，迎来雪中梅花的开放，是花中的君子。”

“父王，孩儿明白了，这花是有灵性的。花品即人品，做人就要像菊花一样，不屈寒霜，不坠流俗，清气洁志，顶天立地。”

刘据很高兴儿子的悟性，道：“进儿说得对，待会儿见了祖母，你就这样说，祖母一定笑逐颜开的。”

史良娣又拉了拉刘据的衣袖，还没来得及说话，春香就迎上来了：“太子殿下驾到，皇后娘娘正在殿中等候呢！”

刘进第一个跑进大殿，跪倒在卫子夫面前：“孙儿叩见祖母！”

儿女请安，对她来说已是司空见惯，而隔辈人却让她从那一颦一笑中，感受到血脉的延续，卫子夫赶忙俯下身体，扶起刘进，一把就搂进了怀里：“看看，又长高了。”

刘进道：“父王近来要孙儿读《大学》呢！”说着，就摇头晃脑地背诵起来。

卫子夫亲昵地抚摸着刘进的头发，道：“进儿出息了。”

此时，刘据、史良娣和卫长公主进了大殿。在他们向皇后请安的时候，刘进偎依在卫子夫怀里，没有下来。

史良娣责道：“娘与你父王、姑母给祖母请安，你倒偎在那里，不懂礼仪。”

卫子夫一边要他们平身，一边道：“他还只是个孩子嘛。”

刘进从卫子夫怀中出来，要春香带他到院子玩纸鸢，母子三人于是边喝着茶边叙话。

“母后知道么，又要打仗了。”向母亲请过安，刘据在对面坐下道。

卫长公主接过太子的话：“不过这次统军的是那个已故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

卫子夫对这种局面并不是无所感触，可她知道，这是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眼前对匈奴的战争，皇上看重的不仅是国家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他那颗被胜利支撑着的自尊心。可李广利节制军队，的确让她感到不安，却又不能当着儿女的面说。

“人事有代谢，现在你父皇不用他又用谁呢？”

“不在于用谁，而在于这场仗要不要打。”刘据道，卫子夫对任何事情都是一种宽容和忍让的态度，这让刘据感到失望和无奈。“母后身居宫闱，对外事知之甚少。大宛之战把盐铁官营积累的资财消耗得差不多了，如果现在再兴兵戈，百姓免不了又要受苦。”

“可不是么？外面传闻可多了。说是这个李广利自从封了海西侯后，整天宴请不断，府门前的车驾都望不到头。现今的官场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卫长公主不无讽刺地说道。

“父皇给李广利一家的赏赐超过了以往许多大臣。而现在朝廷送礼成风，有些官员送礼花费太大，就暗地加收各种课税，或兼并土地，把建元以来‘限民名田’的成果冲击得七零八落。”

他们这些消息都是从哪里得来的？把卫子夫听得心惊肉跳。她不愿意再听下去，正色道：“巷闾传言，你们也相信？你们都是皇室贵胄，一举一动朝臣都在看着，千万不可被流言所惑。本宫知道，你为父皇没让你赴重阳歌会而耿耿于怀，这种娱乐对你真这样重要么？你父皇不传你去，是怕你染上声色之欲啊！”

可刘据接下来的话，却让卫子夫真的不安了。

“不仅是这次重阳歌会，自上次孩儿对出兵大宛提出异议后，父皇就不再口谕孩儿参加朝会了。”

卫子夫的眉毛骤然蹙在一起，她将前后许多事情往一块联系，就感受到了压力。她觉得应该找公孙贺来问问情况。

这想法还没有下眉头，椒房殿黄门总管进来禀告：“娘娘，丞相求见。”

卫子夫立即意识到，丞相的到来一定与太子有关。

她对儿女道：“你们要是没有事，就先回宫去吧，我与丞相有话要说。”

第十六章

纵弟秽乱延年死 为友激辩太史冤

李季从小黄门背上爬了起来，系好衣带，挤着淫邪的眼睛问道：“舒服吧？”

小黄门常明扭了扭屁股，坐起身来道：“又不是第一次了，何必问呢？”

“那你舒服不舒服？”

常明胆怯地点了点头。

李季嘿嘿笑了，那舌头又伸到常明口中，两个男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经过来回地折腾，两个人都有些累了，依偎在一起说话。

常明问道："宫内外的女人那么多，公子不去找她们，却来奴才这里纠缠，图个什么？"

李季笑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再说，你的声情与女人何其相似，嘻嘻！"

常明知道，这事一旦被发现，就是死罪。因此每次过后，他都要后怕几天，见了包桑头都不敢抬。

可当他与李季在一起的时候，又能说什么呢？李氏兄弟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连丞相见了都要让他三分，何况他一个小小的黄门。

这是掖庭一个十分偏僻的角落，是用来关那些有罪的宫女的，平日里很少有人来。他们就在这个阴暗之处一夜又一夜地寻求着快感。

现在，谯楼上的钟鼓已经敲过四更，再有一个时辰天就亮了。而卯时正是大臣们上朝的时节，黄门必须赶在这之前到岗。

常明内心忐忑不安，提醒道："公子！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

"不急！再玩会。"李季说着又要来。

常明佝偻着身体，乞求道："奴才万万不敢，黄门总管马上就要点卯了。"

"怕什么？有我呢！"

"公子，朝廷律法无情，触犯律法你我就都完了。"

"律法！哼！律法不过是一纸空文，能奈我何？要知道，我可是海西侯的兄弟！"

在李季从他的身上站起来，穿戴整齐，离开小间，沿着掖庭侧门悄悄溜出去之后，常明哭了，哭得很伤心。

他说不清这是为了自己的命运，还是为了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创伤。难道这个世界注定是如此么？李季回去了，躺在将军府里可一头睡到日色过午，有人伺候梳洗、用膳，完了就是骑马打猎，糟践百姓，而他却要拖着酸痛的身体前去应卯。

常明在心里骂着，趁黎明的朦胧，朝掖庭的点卯处艰难地走去。

看到掖庭黄门总管拿着竹简高声吆喝着，他庆幸自己没有迟到，他尽量挺直身体，不让别人看出破绽，可当每个人领了当日的差事就要散去时，他还是被身边的一位小黄门拉住了。

“常明！你怎么了，走路一拐一瘸的？”

“没有啊！我好好的。”

“没准你是偷了宫中的宝物，拿到宫外去卖，被强人打了吧？”

“就是！要不，昨日看你还清清爽爽的，怎么今天就成了这副模样？”

“老实说！作甚去了？”

“真没干什么。”他被逼到墙角，瑟缩着身体，浑身冒着冷汗，眼看都要哭了。

“不去应事，你们在吵闹什么？”掖庭黄门总管闻声赶来，大声呵斥着。

他看到缩在墙角的常明，骂道：“点卯时就见你脸色失常，不大对头，这会儿又如此模样，说，你作甚去了？”

一位小黄门上前禀告道：“公公，这小子被人把腿打瘸了。”

“哦？所为何事？”

随着黄门总管的问话，常明喊了一声“公公饶命”，就跪倒在地上了。这一跪不打紧，疼得他“哎哟”一声叫了出来。

黄门总管见此情景觉得十分奇怪，眼珠骨碌碌直转。这让常明毛骨悚然，正忐忑间，只听见总管喊了一声：“把他的裤子扒了！”

黄门们便纷纷上前，七手八脚，没费功夫，常明的裸体就暴露在晨光之下……

后宫发生如此丑闻，隐瞒下去，最终只会殃及更多的人。掖庭黄门总管不敢怠慢，匆匆地赶往未央宫去向包桑报告。

大约一个时辰后，包桑和掖庭黄门总管已拿着常明的口供出现在椒房殿。

卫子夫刚刚梳洗完毕，听说包桑求见，就有些不高兴：“一大早就来烦本宫，问问他们有何要紧之事，不能等到午间来奏么？”

“包公公不曾细说，看样子很急。”

“让他进来吧。”

可当他们出现在皇后面前时，两人却相互看着，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卫子夫问道：“你们不是有事要奏么？怎么不说话？”

“这……”包桑不知怎么说，于是用眼神示意掖庭黄门总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掖庭黄门总管只好大略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其间省略了许多龌龊的经过。

卫子夫没等他说完，就明白了八九分，她抬头时眼神就愠怒了：“本宫反复交代，对宫中之人要严加管束，可你们却如此纵容，做下此等禽兽不齿之事，该当何罪？说！那个该死的东西是谁？”

掖庭黄门总管急忙呈上常明的口供。卫子夫浏览了一遍，问道：“这李季是何人？”

包桑接过话道：“此人乃贰师将军胞弟。”

闻言，卫子夫倒吸一口冷气，便知此事很棘手。不过她旋即恢复了平静，问道：“此事皇上知道了么？”

包桑摇了摇头：“因为事发后宫，因此先来奏明娘娘。”

卫子夫沉吟片刻，转脸来对春香道：“你让詹事宣丞相到宫中来一趟，顺便请廷尉吴尊一同进宫。”

遣走春香，卫子夫回头对两位黄门总管加大了压力。

“败坏后宫风气，依律本宫就可以定你们死罪。不过，念在你们终日伺候皇上，本宫姑且饶了你们。既然案情牵涉到协律都尉和海西侯，情势不免复杂，何况本宫看到的也只是那小黄门的一面之词。一切还是等丞相和廷尉审理清楚后，直接禀奏皇上吧！”

这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啊！她把案子交给丞相处理，既回避了与贰师将军的冲突，又摆脱了后宫干政的嫌疑——出了椒房殿，包桑依然为卫子夫的聪明感叹不已。

公孙贺从皇后那里回来，立即把王卿、吴尊和霍光召在一起，商议李季与中人淫乱一案。他知道这既是打击李氏兄弟的良机，又是维护太子地位的必须之举——毕竟他和太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久经宦海的他却以维护贰师将军声誉的语气很巧妙地把话题切入到对案件的审理上：“现在，贰师将军正在前线与匈奴苦战。所以，此案的关键是李季的行为是不是两位兄长的纵容，老夫不希望牵涉李将军，可若是其兄长纵容犯罪，那么我们就只有如实禀奏皇上了。”

霍光当然明白丞相这番话里的意思，随即建议道：“依下官的意思，吴大人应该先将李季密捕，连夜审问，免得节外生枝。”

“霍大人所言极是。应该马上行动，以免走漏消息。”王卿也附和道。他对李广利兄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有腹诽，现在有人出来替他出气，他自然愿意顺水推舟。

而吴尊是公孙贺去年举荐到廷尉任上的，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知恩图报的机会，当即表示赞同。

公孙贺特别强调，对常明之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可声张。

李季是很讲究的，每次到掖庭他都要用泡着香料的温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这种特殊的香味，对已经女性化的中人有着催情的魔力，这可以让他兴奋，带给他刺激。

看看亥时到了，他穿戴好宫人的服饰，就蹑手蹑脚朝掖庭狭长的复道溜去。他完全不用担心不能进去，因为常明早已为他仿制了一把侧门的钥匙。

可这一回，他错了。

他刚刚打开那扇鲜为人走的小门，就被人从身后套了布袋，扛在肩头。他想喊，嘴里却被绢帛塞着。直到被丢在廷尉大堂的时候，他才知道，常明已经招供。

吴尊命府役将口供拿给他看，他顿时就蔫了。审讯并没有多难，李季面对每一个可以令嫌犯粉身碎骨的刑具，很快就招供了。两位兄长其实早知道他的行为，只是念及去世的李夫人，因此容忍和放纵他。

第二天早朝后，公孙贺和吴尊就携着常明和李季的口供来到宣室殿。

刘彻这时候正为路博德飞马传来的一道奏章烦恼，听了公孙贺的陈奏后，把一肚子的愤懑都发泄到协律都尉身上。

“好啊！朕的赏赐益重，子弟怠惰骄恣者益多，朝廷还有规矩没有？”刘彻冷笑着，越说越生气，“将士们在前方流血，他们竟然干下如此败坏风俗的勾当。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彻把常明和李季的口供掷向案头，声色俱厉地向吴尊发出口谕：“身为协律都尉，又是中人，竟不顾羞耻，朕若是姑息养奸，岂非让皇家蒙羞。速将李延年下狱审理！”

包桑从殿外匆匆进来，附耳对刘彻道：“协律都尉已在塾门等候多时，求见皇上。”

“让他去死吧。”

刘彻对吴尊的迟缓十分不满，严厉地呵斥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去办！”

“诺！”

吴尊从宣室殿出来，看见李延年正忐忑不安地朝殿门口看。显然，他已得知了李季的罪行。他也许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皇上看在妹妹的分上，法外开恩。

“速将逆贼李延年拿下！”吴尊一声暴喝，羽林卫迅速上前将李延年扭住。

“你等大胆，竟敢侮辱协律都尉，待会见了皇上，让你们个个碎尸万段！”

吴尊讥讽的眼光掠过李延年的额头，道：“皇上恐怕不会再见你了，我的李大人，走吧。”

李延年绝望地朝宣室殿门口大声呼叫：“皇上，臣冤枉啊……”未及喊完，他的嘴就被堵上了。

“荒唐！真是荒唐！”刘彻还没有从刚才的愤怒中走出来，又被新的烦恼所缠绕。

他向公孙贺发泄着对李陵的不满：“当初是他主动提出要率兵深入敌境的，朕不仅准奏，而且还派路博德前去接应。可前不久路博德飞报说，李陵以为现正是匈奴草丰马肥的季节，战恐不利，要等明春出战。你说说，究竟是路博德畏敌，还是李陵怯战？”

其实当路博德的上书一到京城，公孙贺就先看到了。他凭借自己的战场经验判断，如果说李陵建功心切，贸然进击，还说得过去；要说怯战不进，只能是路博德的主意。

为了弄清原委，公孙贺连夜写了一封密札，六百里加急送到前线，要李陵将实情奏报朝廷。现在，一个多月过去后，已经有结果。

公孙贺从衣袖中拿出李陵送来的上书和地图道：“李陵来书，有要事禀奏皇上。”

“他还强调不宜出战么？”

“非也！”公孙贺与包桑一起，在案头铺开了李陵所绘地图，“事实上，李将军率领步军五千，沿弱水北上千里，到达浚稽山扎营。路博德率领的骑兵到达浚稽山以南的龙勒水上游，来回搜索，毫无发现，于是又回到受降城休整。此乃李陵属下陈步乐送来的沿途敌军阵势图，请皇上御览。”

“这么说，他们根本就没见面？”

“想来应该是这样。”

“路博德老迈昏庸，险些让朕委屈了李陵。”

“是非曲直，还要等到战事结束后才见分晓。”公孙贺没有急于下结论。皇上的脾气现在越来越怪，他若是把话说死，一旦形势有变，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李陵正当盛年，但愿他不负朕望。”

……

天时人事日相催，转眼就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十月。

从前方传回的战报并不乐观，匈奴人显然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因此，李广利从酒泉出发，一路上几乎没有遭遇阻击。但是，当汉军南撤时，却遭到匈奴右屠耆王大军的伏击，损失惨重。

另一路从西河出发的大军由公孙敖率领，与路博德先期到达的汉军会于诿涂山。可他们是越老越胆小，总是避着匈奴军，走走停停，瞻前顾后，虽然队伍庞大却毫无所获。

“李广利误国！路博德误国！公孙敖误国！”刘彻对着朝会上的大臣们咆哮。

公孙贺和王卿一个个低头不语，任凭皇上在那里发泄心中的怒火。

倒是霍光安慰道：“李陵乃将门之后，即使因力量悬殊不能大胜，也一定能挽回危局，不至于败给匈奴。”

司马迁也道：“臣与李陵乃莫逆之交，深知他的秉性和气节。”

散朝时，刘彻特意叮嘱公孙贺：“只要有李陵的消息，都要立即送到宫中。还有！关于李延年、李季兄弟入狱的消息，你要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扰乱李广利的军心。”

“请皇上放心，臣深知此间利害。”公孙贺答道。

可从情感上说，他倒希望李广利节节失利，最好流亡匈奴。这样，剪除李氏家族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皇上年纪已经大了，他唯恐中途生变，闹出一场废立风波来。那样，他就既对不起卫子夫，也对不起卫青和霍去病了。

对司马迁来说，他根本没有兴趣理会大臣们的这些明争暗斗，他关心和牵挂的是李陵的安危。

这一天黄昏，司马迁照例来到李府。他是这里的常客，与府令已经很熟悉了。因此，当他一进府门，府令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大事不好

了，李将军的一位军侯从前方潜回，说是将军在浚稽山遭到单于大军的围攻，处境十分危急，夫人这会儿，正坐在厅中垂泪呢！”

司马迁心里“咯噔”一下，觉得隐隐作痛。府令后面说了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见，而是直奔了客厅。

“情况究竟如何？请夫人告知在下？”

“唉！”夫人忍不住哭出了声音，“夫君危险啊！匈奴且鞮侯单于率三万之众将李陵围于浚稽山谷，李陵率领部下勇战数日，斩首近两千多人。匈奴不知底细，不敢轻进。不料他属下的一个校尉降了匈奴，很快汉军的处境急转直下，现时尚不知……”

“夫人不必担心，以将军智勇，必能转危为安。”

“唉！大人哪里知道，路将军竟然袖手旁观。”

“有这等事？”司马迁很吃惊，路博德是跟随霍去病多年的老将，他怎么可以这样置朝廷大局于不顾呢？

司马迁如芒在背，在客厅待不下去了，他现在最关心的是皇上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夫人不必担心，在下这就到丞相那儿去打探消息。”

出门时，司马迁嘱咐道：“此事先不要告诉老夫人。”

从丞相府回来，司马迁的心就更加沉重了，事情远比夫人所说要严重得多。

路博德和公孙敖报来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余部四百多人逃回汉军大营。

深秋冷月孤零零地悬挂在院内那棵槐树梢头，周围的星辰稀稀落落地撒在天空。

司马迁再也没有心思埋头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了，他独自一人在书房前踱着步子，以致夜露湿了鞋尖而浑然不觉。他思绪纷乱，在京都与大漠间徘徊。

那是出征前的话别。也是这样一个上弦月的时光，两人喝了许多的酒。

李陵微敞衣襟，双臂撑着酒桌说，多年以来，他最讨厌的就是朝野喋喋不休地议论李广难封，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这次皇上把建功立业的机会给了他，他发誓要用匈奴人的首级为《李广列传》增添精彩一笔。

“那时候，请仁兄不要忘记写上李陵乃李广之孙，大汉骑都尉。”

夜阑相别，司马迁牵着马缰道：“愚兄在京城等待贤弟的佳音，归来之日，你我一醉方休。”

言犹在耳，可你现在何处呢？

……

匈奴人用两千具尸骨的代价，终于把李陵堵在了狭长的浚稽山谷。他们在从投降的人那里获知李陵和他的校尉韩延年没有后援时，就一面发起进攻，一面派兵喊话，要李陵和韩延年投降。

死！李陵不怕，怕的是军心动摇。

但他还是对路博德抱有幻想，心想，只要率部向南撤退，走出这条山谷，也许就可以与路博德和公孙敖在山南会师。

可这是多么惨烈的撤退，箭矢用尽了，辎重丢尽了，活着的三千将士，拆了车辐充作兵器，伍长以上的军官只剩下短刀。难道祖父当年让三千陇西子弟葬身沙漠的悲剧又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么？

不！

困境中，他拒绝军吏要他流亡匈奴的劝告，对韩延年道：“军人惧死，还称得上是壮士么？将军若有机会回到长安，当明我志……”

靠着一棵松树睡去，李陵在梦中看见了司马迁。他隐约听见太史令在呼唤他：“李陵！你还活着么？”

一个激灵，他睁开沉重的眼睛，却不见司马迁的影子。

月亮已经隐没在山后，留给山谷墨色的朦胧。他推了推身边的韩延年道：“趁着夜色，将军速速南撤，否则等到天明，只有束手就擒。”

韩延年站起来，从身边的鼓手手中拿过鼓槌，想击鼓起士，鼓却不响。借着微光一看，原来鼓面早已被匈奴的箭射穿。

李陵望了望疲惫的韩延年，脸上挤出一丝苦笑：“总共不过百骑，还用得着鼓吗？”

匈奴人很快地从灌木中惊起的飞鸟做出汉军要逃的判断，千余名骑兵围追而来，韩延年急道：“将军率部南撤，末将断后！”

“还是你先走，本官断后！”

韩延年不再说话，手持短刀冲进敌阵——他再也没有回来。

士卒一片片倒下，也将李陵的壮志撕成碎片。

“当”的一声，李陵将短刃丢在地上。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李陵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当余部四百多人在军侯的率领下退入汉军要塞时，他们的耳际仍然响着几日前李陵遣散他们的声音。

“仗打到这个分上，败局已定。本将不忍各位兄弟葬身大漠，你等可随军侯散去，日后如果能回到长安，可向皇上陈奏兵败真相。”

曹掾给每人分了二升糯米、一块冰，大家就出发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听到将军的消息。

军侯面对守塞的将领，放声大哭：“将军一定殉国了。”

可还没有等到要塞将领传信给酒泉太守，第二批回来的汉军就带来了李陵投降的消息……

月上中天，清凉如水，云际间传来一声孤鸿的嘶鸣。

司马迁抬头看去，多么希望从孤鸿口中落下只言片语。

那天，李陵兴冲冲地奔来，告诉他将率步军单独出击的消息，而他却把一个十分不愿提起的问题摆在了李陵的面前：“如果遭遇围困，贤弟将会怎样处置？”

李陵不假思索道：“真到了那一步，我当效法祖父，杀身成仁，绝不苟活屈节。”

“不！他一定还活着！”司马迁望着月光，在心里对自己道。

阳关相别时，李陵曾道：“家父去世早，家母孀居一生，含辛茹苦。我无法报答，却要让她牵肠挂肚。此番前去，若埋骨他乡，家母和妻儿便托仁兄照顾了。”

一个热血男儿，说到母爱，竟然泪洒尘埃，如此大孝之躯，怎会面对强敌，屈身求生呢？

司马迁怎么都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书童一觉醒来，隔着窗棂望见司马迁的背影，一下子慌了神。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太史令身边，小心问道：“大人心中有事么？”

司马迁摇了摇头。

“小人知道，大人是在牵挂李将军，可他在千里之外，大人就是着急也无济于事。现在已是寅时二刻，大人彻夜不眠，明日以疲累之身，又怎能上朝奏事呢？”

哦！都寅时了！司马迁沉吟着进入书房，眼前摊开的是正在修改中的《李广列传》，难道这是上苍的暗示么？

“李陵，我的兄弟，真到了那一步，你会如老将军那样以身殉国么？你会的！我相信我的眼光。”

司马迁打定主意，要在朝会上为李陵辩护。他朝着门外喊道：“备车！”

他记下了这个日子：天汉二年十一月初十……

塾门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李陵的投降成为官员们议论的中心。每一条消息都让司马迁的心阵阵紧缩。

“知道么？李陵投降匈奴了。”

“可惜！将门之后，就此身败名裂了。”

“不会吧！李陵从小就跟随李广将军，又长期待在侍中，深受皇恩，怎会有如此有辱家门之举呢？”

“呵呵！大人不相信吧？听说龙颜大怒，那个为李陵送信的陈步乐自杀了。”

“还有呢！昨日后半夜，廷尉府把李陵的母亲和夫人都抓了起来，发现老夫人并无丧子之哀，因此断定李陵投降无疑。”

司马迁强撑着上前，发现说话的是上大夫壶遂，就知道绝非传言了，可他还是忍不住问道：“大人也相信李陵会屈节么？”

“哦！是太史公啊！”壶遂急忙起身。虽说两人秩禄、官阶差别很大，可司马迁的才气和为人素来是受到朝野尊重的。他和司马迁来到塾门外，说话的声音就小多了。

“李陵一家俱已入狱。皇上震怒，丞相惶恐，连御史大夫都一夜未眠。此事非同小可，在下知道大人素与李陵交好，不过今日朝会说话还是小心些好。”

司马迁自是十分感激，忙打拱相谢。

尽管司马迁平日对壶遂不是很待见，可这个时候，他的一句话都会让他感到温暖。

从未央宫前殿传来包桑悠长的声音：“辰时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司马迁定了定神，跟随丞相、御史大夫等朝殿门口走去。这平日里不知走了多少遍的熟路，今天却是如此漫长。他每朝前迈一步，都觉得膝盖分外沉重。

刘彻准时出现在朝堂，他昨夜是在钩弋宫过的。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破坏了他与钩弋夫人温存的兴致，让他一夜都陷在郁闷和烦恼中，直到丑时才昏昏睡去。

晨光中，刘彻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它虽然使得日渐爬上脸颊的皱纹浅了一些，却掩盖不了日益老去的容颜。当那阴沉的目光扫过朝堂时，大臣们都齐刷刷地垂下了头。

朝会的议题非常集中，就是怎样处置李陵投降匈奴的问题。

从丞相以下，只要是站在这个大殿里的，几乎都采取了一边倒的姿态。纷纷斥责李陵叛敌变节，投降匈奴的行为。

刘彻一直面色冰冷地听着大臣们的陈奏，当鼎沸的人声渐渐平息的时候，刘彻忽然问道："司马迁来了么？"

司马迁没有听见皇上的叫唤，此刻在他的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

李老夫人躺在血泊中，在她的身边躺着的是尸身渐冷的李陵夫人；再远一些，是被血水浸透了深衣的李陵儿女们。他们刚来到这个人世，还没有来得及品尝人间的冷暖，就成了异界的冤魂。整整百口人命啊！

"司马迁何在？"刘彻在大臣中寻找着他的影子。

这一回司马迁听到了，他走出朝列，用笏板遮住了泪水浸湿的眼睛，答道："臣在。"

"朕记得！当初是你极言李陵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现在你还这样认为么？"刘彻冷漠的目光中带着讽刺。

司马迁对刘彻的质问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声音响亮地答道："皇上，臣现在仍然不改初衷。"

"哼！"跟在冷笑后面的是严厉的斥责，"说你是书生，果然迂腐不堪！事实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说？"

"请皇上容臣详细禀奏。"司马迁向前迈了一步，好让皇上能够更清楚地听见自己的陈述，"臣观李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有国士之风。如此一位看重名节的将军岂能轻易屈节？倒是那些私心自用，不顾大局，只求保全妻子的人妒贤嫉能，肆意扩大李陵的罪行，实在令人痛心。"

司马迁这话一出，大殿内一阵骚动，公孙贺正待说话，却听见刘彻严厉谴责的声音："罢了！朕何须明察，这个软骨头，既是被匈奴俘获，就该效仿他的祖父，以死殉国，孰料他竟然……"

可司马迁却并没有因为皇上震怒而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激昂地辩解道：“即便是李陵投降，也必有不得已的缘由。况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司马迁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沙哑，泪水顺着脸颊，打湿了俊美的胡须，满腔的悲愤割断了他的语序。

“他……他虽战败，然……然对敌之杀伤和摧毁足以昭示天下，即便暂时委曲求全，也是为了日后报答汉室啊！臣乞皇上开瀚海之恩！”

司马迁缓缓抬起头看着刘彻，但他没有从刘彻那里获得任何希望，等来的却是暴怒。

“吴尊何在？”

其实，从司马迁为李陵辩白时起，吴尊就在御史大夫身后窥视着这一切。

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他明白等待司马迁的只有诏狱。可是，当刘彻点他的名字时，他还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以致回答皇上的话都有点口吃。

“臣……臣……臣在。”

接下来，仿佛一切都陷入了死寂，只有刘彻浑重的呼吸声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每个人在这无声的空间中，似乎心跳声都被放大了。

当刘彻用冰冷的语言打破这难耐的沉寂时，大臣们的心声被惊得戛然而止。

“将司马迁下狱，严加审理。”

“将李陵全家下狱，以儆效尤。”

司马迁的眼前洇出漫天血红。他被羽林卫押出未央宫的那一刻，仍然倔强地扭头喊道：“皇上！李陵是冤枉的。”

冬天的脚步循着节气一步不落地踏上了北海的草原。

先是刀子一样的冷风一连吼了几天，接着，大雪覆盖了枯槁的草地，冰封了湛蓝的湖水，匈奴人最难熬的漫长季节到来了。

苏武一觉醒来，发现炉子里烧的牛粪不知什么时候灭了，整个穹庐变成一座冰窖，身上似乎裹了一层冰，每一丝毛发都失去了温暖与活力。
唉！平日里还可以勉强取暖的毛毯，在这样的日子里简直薄如丝绢。

苏武不再睡觉，在穹庐内来回踱步，舒展筋骨，祛除寒意。

对已在北海放牧一年的苏武来说，回大汉去，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往手上哈了一口气，苏武掀开穹庐的门，禁不住“啊”了一声。大雪在梦中已让辽阔的天空与苍茫的草原浑然一体。他惦记着羊圈里的十几只羊，本能地拿起靠在边墙的汉节，心中掠过无言的酸楚。

离开长安时，那汉节曾带给他和平的希望。可一场事变，不但将两个国家推向战争，而且也让他的回归变得越来越渺茫。

只有这汉节让他觉得必须活着，有一天回到长安去，回到皇上身边去。

苏武走出穹庐，眯着眼睛看着大雪。想必长安现在也是冰雪覆盖的深冬了吧，那时候，他和李陵都在侍中供职，每日在皇上身边参谋政事，帮助皇上整理文书。闲暇之际，两人还常常外出郊游。

那一年端阳节，他俩骑马沿着渭水一路走去。正是渭河涨水的季节，水面浩渺宽阔，他们的思绪回到了屈原年代。

苏武驻马，等后面的李陵赶上来道：“当年屈原就是沿这汉江放逐的。”

李陵笑道：“这怎么会一样呢？屈原当年是遭人迫害，又不为楚怀王所信，才被放逐的。而我们现在可是皇上身边的人，皇上惜将爱才，雄图大略，即使秦皇也不可比，此正是你我建功之时。”

苏武毕竟年长几岁，感慨道：“为兄所言在于人生的遭际。宦海沉浮，前程多变，难免你我不会遇到奸佞。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会离开长安，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去。”

李陵虽然从内心对苏武的忧虑不以为然，却还是问道：“果真到了那一天，仁兄将何以处之？”

苏武勒住马头，望着从脚下远去的渭水，若有所思地说道：“家父与令祖曾是多年同僚，自为兄初晓人事，家父就不断地教诲我，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果真到了那一天，为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虽是郊游闲语，可这话仍让李陵十分感动，他在马上打躬作揖道：“李陵当以仁兄为楷模，恪守忠孝节义之德。”

……

现在，命运果然将苏武抛在了遥远的北海。

匈奴人的威胁他不怕，吞雪咽冰的苦他也不怕，他最难忍耐的是寂寞和孤独。他已许久没有听到乡音了，他真担心长此下去，舌尖上再也滚不

出长安话中那种沉雄、粗犷的节奏。

他不敢想这些，一想心就剧烈地痉挛和疼痛。而他殷殷牵挂的还有两位好友——李陵和司马迁，他们还好么？

苏武使劲地摇了摇头，把这些痛苦驱除出自己的脑海。他出门刚刚迈开第一步，就深深陷在盈尺的积雪里，他想退回去，可羊圈里传来头羊凄凉的叫声，让他打消了退却的念头。

羊现在是他惟一的伙伴，没有它们，他会更寂寞。

羊群瑟缩着，抗御寒冷的本能使它们挤在一起，昨夜临睡前添的干草蓬乱地被踩在脚下。

苏武有些枯瘦的手抚摸着一只只羊，传递给它们一息温暖。可当他的目光停在墙角那只永远睡去的羊时，还是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昨夜的风雪又使他的伙伴少了一个。

这种日子不会再有人光顾这里，苏武俯下身体，开始清理脚下的积雪。

雪太厚，不一会儿他的额头就热气腾腾的，寒冷渐渐远去，人也有了活气。他抬眼朝远处张望，发现在苍茫的雪原上，有几个黑点在缓缓朝这儿移动。

他的眼睛顿时潮湿了，生出活过来的不尽欣慰。

那是于靬王属下的千夫长和他的亲兵。一共三个人，五匹马，马背上驮着的是何物呢？大概是冻羊肉吧！匈奴人就靠这个度过漫长的冬天的。

此刻，千夫长已经站在苏武的穹庐前，寒冷加上雪中跋涉，使他们一个个脸色青紫，嘴角干裂得没有一滴水分，只有那野性的眼睛仍被雪照得发亮。

“千夫长受累了！”苏武说着，就将他们请进了帐内。

等干牛粪冒出红红的火苗时，他把白雪倒进鼎锅，不一会儿，穹庐里就有了生机。

喝下千夫长送来的马奶酒，苏武觉得舌尖不再僵硬，话也多了不少：“感谢于靬王这样大冷的天还来关照苏武。”

于靬王是且鞮侯单于的兄弟。去年秋天，他刚刚被流放到北海不久，于靬王就率部到这里狩猎了。他毫不隐晦对单于的不满，他一直记得左骨都侯吐突狐涂的教诲，向来以汉匈和睦为己任。可且鞮侯单于哪听得进去呢？

苏武牧羊就在于靬王的领地，有一天，他到北海湖畔狩猎，就邀苏武同

往。

他很惊诧，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苏武竟射得一手好箭。一场狩猎下来，他的猎物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部属。这次邂逅使他们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于靬王就会派人送些酒食来。但是，千夫长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刚刚复苏的感觉一下子冰凉了。

“这是在下最后一次为使君效劳了。”

“怎么，单于知道了？”

千夫长摇了摇头：“不是！于靬王已于前日暴病身亡了。”

“啊？！”

千夫长试图用滚热的马奶酒驱除心中的悲痛：“于靬王弥留之际，要在下速送些食物给使君，不想这风雪……”

苏武十分震惊，接着就按匈奴人的风俗，朝东方拜倒了。

“神圣的太阳神啊！请您保佑于靬王升天吧！”

“事已至此，使君也不必伤心。往后，使君要好自为之。”千夫长安慰道。在不经意间，他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使君认识李陵么？”

“李陵？”苏武眼里发出异样的光彩，“岂止认识，那是在下的兄弟。快说说，他怎么了？他到了贵国么？是作为大汉的使节迎接在下回归的么？”

这一连串的问话，让千夫长有些应接不暇，倒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更多的事情。

但这犹豫也只是一闪念，既然已是朋友了，就不该瞒他了：“他投降了。本来单于要他来劝降使君，但都被他谢绝了，在下觉得他是无颜再见使君。”

这些话苏武没有听见，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相信将门之后，大汉的骑都尉会这样不顾气节，拜倒在单于脚下。可在千夫长向他描述了浚稽山大战之后，他就不得不相信了。

“贤弟！你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难道你不顾长安的妻儿了么？”苏武暗暗叫苦。他不再说话，沉闷地喝着马奶酒，目光直直地盯着远方……

第十七章

错中错李陵蒙垢 忍上忍太史守志

刚刚进入天汉三年春季，李广利统帅的六万骑兵和七万步兵又从朔方出发，与路博德的一万人马会师于阴山脚下。与此同时，韩说率领三万步兵从五原出发，公孙敖率领骑兵万人、步兵三万人从雁门出发，摆出与匈奴决战的架势。

正在患病中的且鞮侯单于也不甘示弱，远途行军至余吾水南岸。双方在余吾河流域展开长达数十日的拉锯战，不分胜负，而公孙敖却因与右屠耆王的交战中屡屡失利而退回塞上。

今非昔比，汉军再也打不出当年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军威，主将不是平庸无能，就是老迈怯战，这让刘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公孙贺看得清清楚楚，大汉又进入一轮将领匮乏期。

可汉军的屡屡失利，却加重了刘彻对李陵的怀疑，担心他参与了匈奴的军事部署。

“这个李陵，自幼受李广熏陶，又在侍中多年，对大汉了如指掌，若是他为敌所用，那朕就是再派二十万大军也无济于事啊！”刘彻向坐在对面的公孙贺道。

公孙贺早有许多话想对刘彻说，只是慑于他越来越古怪的脾气而不敢轻言罢了。如今见皇上说了话，他便把在盘桓心头许久的主意说了出来：“皇上所虑，也正是臣之所忧。何况李陵投降一事至今也没得到证实，因此臣认为可派一支军队潜入匈奴，若是李陵未降，即可迎之回国；若是果真降敌，也宜速除，以绝后患。”

“好！就依爱卿！六百里加急传朕旨意，命公孙敖率军潜入匈奴，打探虚实。”

皇上的旨意传到军营，一生平庸，而今又老迈的公孙敖犹豫了。他一想起前些日子与年轻少壮的右屠耆王大战，还有些后怕。

几天后，他率领亲信沿着余吾河水走了一圈，随后一份战报便发往长安。

“臣奉旨深入匈奴，捕得生口，皆言李陵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

“李陵果然降敌叛国。”刘彻终于在吴尊的奏章上批红，将关在诏狱的李陵全家诛灭。

边境战事不顺，国内麻烦也接踵而至。

天汉三年，御史大夫王卿因为非议榷酒酤新制而自杀。

这项由大农令桑弘羊提出的变革，遭到了京城商贾的抵触，朝中也有不少人对官府垄断酒市颇有微词。

各地刺史纷纷上书，声言县令们借机敛财，肆意抬高酒价，官员们吃饭都捉襟见肘了。

这些，都迫使刘彻不能不放慢战事的节奏。

于是，和议从幕后走到前台。

八月，东方朔率使团抵达单于庭。

其实，双方心里都很清楚，这不过是战争的缓冲期，台面上的微笑终究代替不了战场上的剑拔弩张。但无论是刘彻还是且鞮侯，都确实需要这一缓冲的机会。

幽默诙谐的东方朔，即使在宴会上也不改他调侃的性格。

“单于真是惜才如金啊！”东方朔嚼着羊肉，说话有些模糊不清。

“哈哈哈！使君何出此言？”

“哈哈！我朝的苏武和李陵不都被单于留下了么？老朽正想着，此次会不会也被单于留下呢？”

且鞮侯单于有些不好意思：“使君言重了，寡人怎敢夺汉皇所爱呢？”

“难得单于胸襟开阔，既是这样，本使就直说了，请单于送苏武和李陵回国。”

单于十分惊异东方朔的敏锐，支吾道：“这……”

“看！单于还是不愿意让他们回国么！”

“非是寡人不允，实在是因为苏使君去向不明，待寡人寻访之后，一定安排大人见面。”

“那李陵呢？”

话说到这个地步，单于只好答应尽快安排他们见面。

五天后，李陵与东方朔在余吾河畔的穹庐里见面了。逆境中相遇，汉使的每一句话，都催下了李陵思乡的泪水。

双方坐定后，东方朔第一句话就问道：“将军怎么可以如此轻率投降匈奴呢？陇西父老闻听之后，皆以将军不齿呀！”

“皇上也相信臣投降了匈奴么？”

“两次向朝廷的奏报都是如此说。尤其是最近一次，皇上派遣公孙敖前来迎将军归国，中途捕得俘虏，声言将军不但降了匈奴，而且还参与余吾河之役，难道此非事实么？”

李陵睁大了眼睛，不解地问道：“末将何时曾见过公孙将军？”

东方朔沉默了很久才道：“即便阁下未见公孙将军，然降胡之举终不能得到皇上宽谅。”

“唉！传言真可置人于死地啊！”李陵将一杯马奶酒灌进肚中，仰天长叹。

东方朔听出其言必有蹊跷，忙上前扶住李陵道：“老夫此次之所以主动请缨，虽说是为了重开和议，可也是为了弄清将军投降原委而来。究竟情况如何，还请将军快快告诉老夫！”

李陵叹气道：“投降的是一个叫李绪的塞外都尉，而不是末将啊！现在李绪已是匈奴的封都尉，大人可以对质。”

诙谐的东方朔突然严肃了，一下子跌坐在地毡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李陵，口中讷讷道：“误传杀人啊！误传杀人啊！”

看着东方朔的脸色，李陵便知情况不好，急忙倒了一碗奶茶给东方朔喝，这才让他缓过气来。

李陵手抚东方朔胸口道：“大人有话尽管说，末将能承受得住。”

“唉！将军！你可害了一群人啊！太史令为你辩白，因此获罪被处以腐刑。你一家百口被尽数诛灭，尸体三天都无人敢取。”

东方朔陷入一片茫然。都说社稷之兴，以人为本。可到头来谁又把人命当一回事呢？为了逃避责任而不惜编造假话欺瞒皇上，为了推诿错误而不惜诬陷他人。这世道到底怎么了？巧言令色，虚伪狡诈的结果是一百多条人命成为冤魂，而他们却面不改色。

哦！李陵呢？东方朔这才发现，李陵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他踉踉跄跄奔出穹庐，面对旷野高声喊道：“李将军……李将军……”在辽阔的草原上，他的声音显得是那么的微弱。

“唉！老夫昏聩矣！为何要如此絮叨？”东方朔跌坐在穹庐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热泪涌流，“李将军，都是老夫一时糊涂啊！”

“使君这是怎么了？”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站在了他的身旁。东方朔抬眼看去，哦！这不是

当年陪同苏武来匈奴的副使常惠么。

“足下怎会在这里？”

“在下牧羊路过这里，看见大人就过来了。”

听完东方朔的一席话，常惠道：“李将军不过一时伤情，要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大人不必担心。在下的穹庐就在不远处，大人且去坐坐，在下也有许多话要对大人说呢。”

“好！老夫也十分牵挂苏大人的下落。”

坐得久了，东方朔两腿发酸，几乎站不起来，幸亏常惠扶了一把。

刚要离去，就听见耳边传来马蹄声，原来是左大将的卫士长率亲兵赶来了。那人下得马来，直奔到东方朔的面前，施了一礼道：“使君，单于请您回去。”

“单于有何吩咐么？”

“卑职不知！请使君上马。”卫士长很客气地指了指东方朔的坐骑道。

东方朔明白了，其实从进入单于庭那刻起，他的一切就都在匈奴人的监视之下，他不可能自由地与人接触。

常惠当然对这一切了然于胸，他上前为东方朔牵住马缰，看着他很艰难地上了马，道一声“大人保重”，自己便拾起羊鞭，融入羊群之中了……

李陵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天空冷漠地看着他。摸摸身上，冰凉凉，湿漉漉的。

大漠的八月秋夜，气候已十分寒冷了。他头疼得厉害，像要破裂一样。

“我怎么到了这里？”他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大漠。

他有一种要被黑夜吞没的恐惧，而从远处传来的狼叫声告诉他，他离匈奴人的军营已经很远了。他站起来摸了摸冰冷的脸颊，尽力回忆曾发生过的一切。

当战马闻着气息赶来，很温顺地吻着他的额头和双手时，他想起来了，想起了东方朔告诉他的一切。

他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漂泊在草原的一片枯叶，长安那棵大树已经离他很远了。

在那个让他蒙受屈辱的夜晚，他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只是不想让部下再做无谓的牺牲。

即使他被带往单于大营的时候，他的心仍然紧紧地依偎着长安，这也成为他一年来一直没有对单于的招降给予回答的缘由。

可现在，长安对他来说已是一个梦，一个永远难以抹去的梦魇。不要说回去已不可能，就算回去了，等待他的也只有身死族灭的下场。

活着，也许还有昭雪的一天。

李陵牵着马，在漆黑的夜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返回单于大营。他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感情，对今后做一个决断。

李陵觉得无法再继续徘徊下去，开始一点点地回忆起这一年间与单于交往的每个细节。

抛开君主身份，他从且鞮侯单于身上发现了许多与刘彻相同的东西。尽管一年来，李陵艰难地坚守着心底那道情感底线，有时候甚至冷酷地将单于挡在自己穹庐之外，但单于却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

他不断地向李陵请教汉朝的礼仪文化。

他让李陵教他学说长安的语言。

且鞮侯单于并不像他的祖先那样古板僵化，他的博闻强记和机敏聪颖常常让李陵想起在刘彻身边的日子。

在短短的一年间，他不仅学会了近千个汉字，而且不用译令就可以与李陵流利地谈论两国间的大事。

且鞮侯单于一样懂得亲缘关系对维护君主的地位很重要，他曾不止一次托人游说，要将自己的妹妹阿维娅嫁给他。可是，每次都被李陵婉言谢绝了。

此事虽是由且鞮侯单于提起的，可阿维娅那颗放飞在草原上的心从此却无法宁静了。

开始的时候，她是秉承单于的旨意去说服李陵的。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渐渐忘记了单于的嘱托，发疯地爱上了李陵。

阿维娅的心像草原蓝天一样开阔，她似乎并不在乎他已有妻儿，而只在意他在自己身边的现实。

阿维娅的心像北海一样湛蓝和澄澈，她并不计较多次被李陵拒绝，而依旧要亲兵按时给他送去马奶酒、牛羊肉和皮袍。

阿维娅的心像草原的锦鸡花一样亮丽，有一次，李陵远离单于庭去放羊，被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冻僵在野外，是阿维娅亲自为他搓擦身体，拯

救了他的生命。

往事历历在目，如果不是阿维娅，他李陵也许会像苏武一样地被流放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与羊群做伴，默默度完一生。

李陵在暗夜里寻找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但要他选择投降，却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现在只有一个心思，只有活着才有机会回到长安，才能洗刷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公。

平常之时，人们总觉得慷慨赴死，乃成仁之勇。可如今走在漆黑的草原，聆听狼叫的李陵才真正体会到，弃死图活、忍辱负重比见辱拔剑不知要难多少倍。

李陵在夜色中摸索着回大营的路，可走了半天，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他颓然地从马背上下来，疲惫地坐在草地上，望着天空密布的星辰，撕心裂肺地大喊："父亲，宽恕孩儿的不孝吧！"

夜空中的长啸，在空旷的草原久久回荡。天边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密。

滚滚而来的马蹄声震得大地微微颤动，李陵警觉地坐起身，从腰间拔出宝剑。

火光渐渐近了，纷乱的叫喊从暗夜中传来："李将军！李将军……"

李陵眼角一热，说不上是什么感情，只是呆呆看着前方。

"李陵！李陵！你在哪里……"

李陵听到了，那是阿维娅。那野性的声音此刻像夜莺一样悦耳，让他冰冷的心一下子温暖了许多。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向远方的火光高声喊道："公主！李陵在这里……"

"李将军就在前面，随我来……"

"啪！"那是阿维娅甩动马鞭的声音，在黑夜中是那么脆亮。

马队来到了面前，将李陵团团围住，他的脸色不再苍白。借着火光，他看见了阿维娅眼角的泪花。

"将军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深更半夜跑到这里？"

一句话刚落，就将李陵紧紧地抱住了。

就在这一刻，李陵的心理防线溃塌了，他任凭阿维娅搂着，承受着她毫

无顾忌地狂吻。

几天后，且鞮侯单于邀请东方朔出席了李陵和阿维娅的婚礼。左屠耆王、左大将、右屠耆王、右大将以及各路当户纷纷献礼祝贺。婚礼由右骨都侯耶律孤涂主持。

且鞮侯单于高举银碗，面向东方高声祈祷："神圣的太阳神啊！请您保佑阿维娅夫妇过好日子，多生几个狼崽吧！"

随后，他来到东方朔面前道："昔年皆是汉朝女子远嫁匈奴，今日寡人将妹妹嫁给李陵，请使君饮了这杯。"

东方朔笑道："汉匈原本是兄弟，可你这个兄弟却总是跑到兄长门前兵戎相见啊！"

"兄长亦常大兴兵戈，致我六畜不蕃息啊！"

双方诡谲地笑了笑，冲淡了争论的气氛。东方朔机敏地转移了话题："但愿自今日起，两国息兵罢战，永修睦好。"

且鞮侯单于点了点头。之后，他转身朝大家高声宣布道："诸位王爷、大臣！寡人的乘龙快婿李陵，乃大汉李广将军之后，今日与公主结为夫妻，寡人要送他一件珍贵的礼物。寡人要封他为右校王。"

东方朔的脸上幽默诙谐顷刻为愤怒所代替，愤然站起来道："单于是要羞辱大汉么？"

使团的随员们也呼啦啦地站了起来，齐声喊道："单于是要羞辱大汉么？"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且鞮侯单于的两个儿子左屠耆王和左大将手持腰刀，围了上来，刀刃闪着寒光，透着凛凛杀气。

东方朔冷冷地看一眼左屠耆王，接着放声大笑，在草原上空荡起阵阵回音："单于是想重演劫持事件么？在这样的时刻，闹出如此风波，传将出去，不要说吾皇雷霆震怒，师出有名；若是西域各国知晓，还敢与贵国交往么？届时吾皇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匈奴能不陷入灭顶之灾么？"

在这场合，李陵一脸的尴尬，他不知道该怎样出面去平息这一触即发的冲突。他完全没想到单于会突然宣布封赐，这不仅会加深汉朝使团对自己的怀疑，还会激起有些匈奴大臣对自己的嫉妒和仇恨。

他的目光焦急地在阿维娅和单于的脸上来回流转，他希望单于能拨云见日，尽快结束这并不让他愉悦的婚礼。

"你们意欲何为？寡人在此，岂容你们无理，还不放下兵器！"单于对左屠耆王和左大将厉声喊道。

耶律孤涂趁势道：“大喜之日！我们舞起来吧！”

李陵长舒了一口气，当他看到单于很谦恭地走到东方朔身边，邀他加入狂欢的人群时，他庆幸这场风波过去了。此时，阿维娅更是泪光盈盈地拉起他的手，冲进了人群。

草原上的锦鸡花啊向着太阳神开放，

姑娘的心啊追着雄鹰飞翔。

亲爱的人儿啊你可知道，

没有太阳神哪有月亮的光芒。

亲爱的人儿啊……

书童送来益州刺史任安的来书时，司马迁正坐在书房里发呆。书童连叫了几声，他才从纷乱飘忽的思绪中清醒过来。

“有事么？”司马迁木然问道。

“老爷！是益州刺史任安大人来书了。”

“哦！”司马迁从书童手里接过书札，随口又问道，“还有事么？”

书童犹豫了一下道：“夫人又来书了。”

“搁一边吧！”

“老爷！这已是第五封信了。老爷还是回一封信报个平安吧！”

“啰嗦！不是叫你搁一边么？”

“诺！”

书童拿着信札退了出去，十分不解：真是个怪人，夫人的信不看，却把别的书信看得那么重要。

司马迁怎会不理解书童的用心呢？可对一个中人来说，他还有什么资格让一个女人为自己牵肠挂肚呢？

短短的几个月，他的胡须脱光了，皮肤变细腻了，声音也尖细了。只要对着镜子看一眼，他就觉得从此再也没有脸去见夫人，只能将那一份珍爱深深藏在心里。不仅如此，他发誓今后不许儿女们来看他，而愿一人与孤灯相伴，完成父亲的嘱托。

是的！这样的耻辱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的痛苦，最好由自己一人承

担。

他打开任安的书札，就看到了一段让他很难回答的话。

子长吾兄：

菊月已至，遥思长安，暑流渐拂。然益州酷热依旧，夜来无眠，引笔杂叙，望兄勿以烦倦为殆。前书曾言，期吾兄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书去数日，了无消息……

唉！这位任大人，怎么知道自己此时的心境呢？

在京城的日子，任安是朝中与司马迁谈得来的几个官吏之一。他们的友谊超越了官阶，以兄弟相称，这在当时的京城，是很罕见的。

元封五年，皇上下诏，在全国设立十三刺史，曾经在卫青军中任过多年长史的任安，被派往益州履职。

临行前，司马迁在外城的亭子里摆酒为任安饯行。两人相约，要尽其所能，为朝廷荐才选能。可现在他这个样子，怎么还可能实现这个约定呢？

任安没错，他的埋怨也不是没有道理；何况，益州距离京城，遥遥千里，他大概还不知道自己蒙受了如此大辱吧。

司马迁本不想再撕开的伤口，却被这预料之外的书札刺得隐隐作痛。

看来，今夜他又要与凉夜孤灯相伴了。

司马迁唤来书童，要他闭门谢客，然后就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

从何处着笔呢？唉！还是从他对自己的埋怨写起吧。司马迁掸了掸笔尖，先写下了任安的文字。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仆非敢如此也。

依照司马迁的性格，每次写信，在写下对方的名字后，总要停笔静思片刻，以便寻找恰当的措辞。可是今天刚刚写下“少卿足下”，那沉寂不久的心事就如决堤的大水，倾泻而下了。

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

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

俊哉！

司马迁渐次弥合的伤口就这样被重新撕开，渗出点点鲜血。

在那个把耻辱刻进灵魂的日子里，司马迁第一次感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

几个膀大腰圆的牢役死死地按住他，一柄锋利的刀刃伸向他的下身。一声惨叫，他昏了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折磨他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人们从此将用异样的目光去注视他。

他随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李陵家被族灭。他果断地要前来探监的书童星夜赶回夏阳，让司马家的人改姓氏，以表明他从此与夏阳没有任何关系。

司马迁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可他却需要苟活于世的勇气，不为别的，就为完成父亲的夙愿。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的确，他曾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洗刷加在祖先身上的耻辱，可父亲临终前的声音总在耳边徘徊，那是比泰山还重的嘱托。

相比完成一部旷古迄今的史书，这样轻率地死去该是多么糊涂。现在，李陵降了，苏武流落异邦，也只有远在蜀地的任安能理解他的心迹了。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司马迁愤然擦去眼角的泪水，尽情地描绘自己孜孜以求的宏图。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用笔舔着伤口，用笔书写着人生悲愤，用悲愤激励活下去的勇

气，用勇气支撑自己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这一切，都化为对任安的诉说，铺满了洁白的绢帛。

他不知道府令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的，直到他放下手中的笔，捧起信札时，才看见府令仓皇的眼神。

“出什么事了？”

“包公公来了。”

“哦！包公公来了。”司马迁迅速调整思绪，出了房门。

来到前厅，包桑见到司马迁，站起来道：“皇上传大人进宫问话呢！”

“公公知道是何事么？”

“大概还是李陵的事，东方朔大人从匈奴回来了。”

司马迁的眉毛紧蹙了一下：“李陵一家尽遭诛杀，下官也受了惩罚，皇上……”

“东方朔大人带回了李陵新的消息，大人不妨一听。”包桑解释道。

进了未央宫，包桑安排司马迁在塾门等候，自己先进去复旨了。进了殿门，他就听见刘彻正在和东方朔说话。

“可他最终还是叛朕而去了。”

“可事情总有个缘由。”东方朔还是为李陵辩解道。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欣慰是皇上从来没有因为他犯颜直谏而对自己疏远，所以他说起话来也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瞻前顾后。

“李陵在匈奴被扣年余，拒金银于身外，远美女于穹庐，惟系念皇上，然……”东方朔的声音骤然加重，带着难以遏制的义愤，“恕臣直言，若非路博德畏敌如虎，徘徊不前；若非公孙敖蒙蔽圣听，李陵岂能孤军作战，陷入胡军的重重包围呢？他们身为老臣，如此不顾大局，实在令人寒心。”

刘彻脸上有些尴尬：“这事不是已经过去了么？”

“人命关天，焉能视同儿戏？因为他们弄虚作假，使李家百余人死于无辜，太史公蒙受腐刑。此风蔓延下去，今后还有谁愿意为社稷出生入死呢？”

“照爱卿这么说，难道是朕错了？”刘彻颇有些不悦。

东方朔毫无退让之意：“皇上乃九五之尊，臣不敢妄议。只是这些人各求

自保，目无社稷，陷忠良于不义，应该依律问罪。”

“这个朕自有方寸。”但是，刘彻还是不能原谅李陵与单于的妹妹结为夫妻，“就算朕委屈了他，可他也不该与匈奴女人结婚呀！”

“哈哈哈！皇上是说李陵与匈奴公主成婚一事么？依臣看来，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哦？”

“臣在婚礼当夜与李将军促膝交谈，深为他思念皇上、思念长安之情所动。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与匈奴通婚亦非罕事。公主尚可远嫁匈奴，匈奴公主为何就不能嫁给汉人呢？”东方朔向前挪动一步，目光中就多了智慧的光彩，“李将军在匈奴，等于我朝在单于身边安了一个钉子，或和或战，皇上完全可进退自如啊！”

人就是这样奇怪，再尖锐的谏言，从东方朔口里出来，刘彻就是生不起气来。他不得不承认东方朔说得有道理：“你呀！三寸之舌，可起死回生。”

“皇上过誉了。”

瞧见包桑进来，刘彻便知司马迁到了。他转脸对东方朔道：“爱卿鞍马劳顿，一路辛苦，可以退下了。”

“那微臣告退了。”

出殿的时候，东方朔与司马迁擦肩而过，他憔悴的面容让东方朔看着揪心，可在皇上的眼皮底下，他又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暗暗道了一句“保重”，便出宫去了。

有了刚才与东方朔的一番对话，面对司马迁，刘彻的眼里就充满了歉疚和真诚：“现在看来，是朕错怪爱卿了。”

皇上如此坦率地承认自己错了，让司马迁有些措手不及。几多怨艾、几多辛酸都化为一句最简单的话语：“臣枯槁之躯，何足道哉！只是李陵一代名将之后，臣……”

刘彻挥手截住了司马迁的话头：“李陵一案且不说了，朕只是觉得城门起火，殃及池鱼，爱卿为此受了牵连，朕甚不安。爱卿有何求，尽可道来！”

“臣无所求。”

“朕拟任卿为中书令，为朝廷起草诏令，如此爱卿亦早晚可在朕身边。”

司马迁的心被一种无言的痛苦抽打着，一阵阵疼痛。

皇上这个任命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任命与其说是皇上对自己重视，毋宁说更大的侮辱，因为这个职务此前都是在中人中选择的。

可司马迁又一次做出了忍辱负重的选择，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静。

“臣……谢皇上隆恩。能够每日在皇上身边聆听圣谕，臣不胜荣幸。”

可接下来，皇上就向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爱卿，如果要你来写李陵一案，你将如何处之？”

皇上这是在试探自己，司马迁似乎早已预料会有这么一天，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史家之德，在不隐恶，不掩善，不逢迎，求其真也。”

“朕知道你会这样说。难道你对朕也要这样么？”刘彻叹了一口气。

“皇上的意思……”

“朕知道，李陵一案多有蹊跷，朕自会给众卿一个说法。然李陵投降已成事实，那过程就不必细究了吧！”

“不可！”司马迁挺了挺脊梁，脸色顿时严肃了，“李陵降胡，情非得已。若非那些心怀叵测之人，怎会有李陵今日呢？倘若皇上当时能耐心听完臣的陈奏，是非曲直不难清楚。可皇上……”

“罢了！”刘彻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是朕让他降胡的么？他有今日，咎由自取，与朕何干？”

“臣不敢！皇上是要臣隐匿此事真相，以保声誉么？荀子曰：‘君子博爱而三省乎己，则知而无过也。’陛下若非偏听，则博爱之恩施与忠良，李陵岂能背汉降胡；陛下若能自省，则百姓仰之若北辰。”司马迁跪在地上道。

“大胆！”刘彻的衮袖从司马迁的脸上扫过，“朕不相信，你还能再死一回。”

司马迁知道，这是皇上怒极的习惯动作。可事已至此，他没有任何退路，也许接下来等待他的是重新被投入牢狱，但死过一次的司马迁已将这些看得很淡了。

他暗下决心，就是立即赴死，也不能对不起长眠在地下的父亲。

他抬起头来，很坦然地整了整冠冕道：“皇上可以立即将臣处以极刑，可皇上能封住天下人之口么？皇上难道不明白，史书不惟书之典籍，亦存之人心。纵然皇上杀了臣，后来的太史令依然要拂尘还真的。”

说罢，司马迁不再说话，静静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太阳悄悄收了灿烂的光芒，大殿里渐渐暗下来。云从南山滚滚而来，压在长安城头。

这风来得也太奇怪了，漩涡一样在空中旋转，吹得未央宫内高大的树木发出“呜呜”吼声，艰难地摆动着身体。

这云也十分奇怪，南边来的黑压压的，东边来的红彤彤的，而西边来的确是土黄色的，好像有蛟龙在云海中翻滚出没。

宫娥和黄门们惦记着皇上，匆匆向殿内奔去，可包桑的一只脚刚刚迈进宣室殿，就听见里面传出刘彻的怒斥声：“出去！都给朕出去。”

包桑仓皇地定在了殿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回身向宫娥和黄门们挥了挥手，大家就纷纷退到塾门内，眼巴巴地看着黄门总管的肩头落下了铜钱大的雨滴。

“怪了！都九月了，还下这样的雨。”

“轰隆隆……”一阵惊雷掠过长安城头，在宣室殿上空炸响。

包桑“扑通”一声就跌倒在地，尖叫道：“九月了，还打雷，这老天怎么就发怒了？”

“皇上！皇上……”他再也顾不上皇上的呵斥，一头扑进大殿，可踉踉跄跄的他却看到了另一幅情景——

刘彻望着殿外，喊声盖过了隆隆雷声：“苍天在上，朕自即位以来，道德行为，天日可鉴，朕何惧哉？朕就准了你的所奏，千秋功罪，任后人评说吧！”

“皇上！”司马迁和包桑同时跪倒在了刘彻面前。

……

雷声在未央宫宣室殿上炸响的时候，公孙贺的车驾刚刚停在自己府邸门前。府令拿着斗笠上来，却被公孙贺挡开了，他脸色铁青地问道：“公子可曾过府？”

府令摇了摇头。

“速传他来见我。”公孙贺说着话就进了府。

夫人见老爷气呼呼地回来，便知肯定是遭遇了不快，忙唤来丫鬟为他换了干净的深衣，又安排膳房煮了姜汤。

“气杀老夫了。”公孙贺喝着汤还是打了两个喷嚏。

“谁又惹老爷不高兴了？”夫人轻提裙裾在公孙贺对面坐了下来。

“还有何人？就是你那不肖子。”

夫人笑道：“夫君一定又是听到什么传言了，他都当了太仆，老爷还不放手？”

“哼！防着防着就出事了。”

“夫人想想，皇上要不是看在皇后和老夫，以他公孙敬声，了无寸功，能做到太仆？老夫是丞相，他官居九卿，你说他还有何不满足呢？可他偏搅到榷酒酤一案中了。”

“不会吧？平日里没有听他说过呀！”

“糊涂！如此蝇营狗苟之事，他会对你说？桑弘羊、上官桀看在与他同为九卿的分上，暗中通报老夫，说他利用皇上的榷酒酤诏令，四处敲诈勒索，弄得民怨沸腾。有人秘密投书到北阙司马那里，幸而被老夫发现，否则送到皇上那里，他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有这事啊？老爷！你可要救声儿呀！”

正说着，公孙敬声就过府来了。他一进门，也不看二老脸色，就急匆匆地说道：“听说因杅侯因为夫人作祟巫蛊被下狱了。”

公孙贺从牙缝中挤出一丝冷笑道：“老夫看你也快了。”

“父亲又听到什么了？”公孙敬声说着，就要在母亲身边坐下来。几年太仆的生涯，让一个瘦削的中年汉子发福了。

“站着听话！问你自己，装什么糊涂？”公孙贺大声喝道。

公孙敬声愣神地看看父亲，心里埋怨父亲何其多事，再怎么说自己也是有妻儿的人了，还这样管着？可口里却道：“孩儿有什么错，请父亲指教。”

“你近来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

“孩儿每天出于私门，入于公门，尽职尽责，从无违律之举呀！”

看着公孙敬声若无其事的样子，公孙贺干脆将事情点破：“哼！你是欺老夫年迈么？说说，榷酒酤诏令颁布以来，你都干了些什么？”

公孙敬声暗暗吃惊，可还是心存侥幸，不相信父亲这么快就掌握了他的劣迹。

“一定是有人对孩儿位列九卿有微词，编排了谣言诬陷孩儿，父亲万不可

听信啊！”

“混账！”公孙贺扬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人家都投书到北阙司马那里了，你还装糊涂，老夫看你是活腻了！是不是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让你也尝尝廷尉府的滋味呢？”

公孙敬声一听便知道穿帮了，只好如实地交代了一切。他说自己是被拉进去的，没想到会惹出麻烦。

公孙贺打断了他的话，指着儿子的鼻子道：“人家为何拉你进去？还不是你有个当丞相的父亲！当年酎金案，不是有人就拉了卫不疑和卫登么？若是皇上知晓，你轻则丢官，重则腰斩东市。你一人死倒也罢了，可你会殃及公孙一族啊！你想想，元狩以来死了多少丞相？又有多少人被灭族？”

公孙敬声这才觉得事情严重了，求饶道：“事已至此，还请父亲指点迷津。”

“你今夜就将钱还给那些关闭的民间酒肆，也好让他们在朝廷收买中少些损失。好在投书就在为父手中，明日召桑大人和上官大人来，要他们对属下严加管束才是。”

公孙敬声还要听父亲叙话，公孙贺黑着脸道：“你在这干什么？还不还钱去？”

“诺！”

雨还在下，公孙敬声出了府门，在心里埋怨父亲太胆小——都做了丞相，家境倒不如那些侍中的官员。

上了车，公孙敬声没有好气地对驭手道：“走吧。”

车驾在尚冠街上碾出咯咯的声响，渐渐地远去了。

看看外面雨越下越大，公孙贺忽然觉得自己对儿子太苛刻了，不过此念想旋即就消失了：“此事绝不能拖，越拖麻烦越大。夫人心疼了是不是？”

“唉！官做得再大，在娘的心中，总是孩子。”

“夫人是要他的命呢？还是要……”

“唉！老爷不必说了，妾身明白这个道理。”

卫君孺说着，就问起公孙敖来：“公孙夫人巫蛊惑众，可公孙将军罪不至死啊！怎么也被皇上判了腰斩？”

“晚节不保啊！名义上是纵容夫人，实则是谎报军情，在李陵一案上说了假话。他不死，皇上如何向众臣交代呢？”公孙贺起身，准备去歇息，“说来他也是大司马的挚友，为了营救大司马，还曾得罪了陈皇后，可他……”

“这样说来，还真应该经常提醒敬声。”卫君孺又一次想起了儿子，她在心里暗地寻思，“明日妾身也该进宫看看皇后了。”

第十八章

巫蛊又生宫闱乱 歧见远疏父子情

卯时刚过，刘据早早动身，准备去赴早朝。

史良娣一边吩咐宫娥伺候太子漱洗，一边吩咐黄门准备车驾。刘据看着灯影中的她，心中就生出春水般的感动。

算起来史良娣陪伴他已度过了十六个春秋，她总是泰然地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安心地做个温顺的皇家儿媳。

有时候，刘据因与父皇之间的分歧而郁闷烦躁时，反倒是她做了打开心结的钥匙："父皇一生，搏击风云，自然比殿下知道得多，殿下还需深解父皇的用意。只要父皇龙体康健，大汉江山永固，殿下就是终生做太子又有什么呢？殿下如有谏言，不妨心平气和地禀奏，父皇从谏如流，又如何会拒亲子于千里之外呢？"

唉！她受母后的影响太深了。刘据总是这样在心中不经意地想。

他穿戴整齐，史良娣又呈上银耳汤："今日早朝，殿下凡事一定谨言慎行，臣妾和进儿在宫中等殿下归来。"

刘据点了点头正准备出门，却看见春香带着一个黄门来了。

刘据问道："母后有何旨意么？"

春香道："皇后凌晨起来，在神明台接了晨露，和了玉屑，此可清心明目，请殿下带给皇上。"

刘据接过玉盏，正准备上车，春香又道："殿下慢行！"

"还有事么？"

"皇后要奴婢带话给殿下，朝会上千万不要与皇上发生龃龉，凡事要克制些。"

"知道了！你转告母后，本宫自有分寸。"

刘据的心伴随着车毂的旋转而忐忑不安。前些日子，詹事侯勇从外面回来，说他去上林苑办事，不意驭手打了个盹，车驾驶上了驰道。待他急忙要驭手改道时，却看见了水衡都尉江充在那里。

"哎呀！你怎可如此疏忽？驰道乃天子专道，王侯将相犹不敢越过半步，

何况你这个詹事？”刘据当时就如此斥责。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些日子，可他不知道江充是否将此事告到皇上那里。

昨日，皇上命钩弋宫黄门总管苏文传来口谕，宣他前去朝见。他的心就一直不定，但愿父皇不是为了越过驰道这事……

而此刻，刘彻正在钩弋宫前殿等候臣下的到来。

过了夏至，长安的气候又进入暑季，刘彻正做着移驾甘泉宫的准备。

往年离京，依照惯例，他要在未央宫前殿召开御前会议安排朝事。可今年由于小恙不断，且身骨日益沉重，朝会就不得不改在钩弋宫举行。

自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以来，刘彻发现自己喜欢在回忆中打发时光了。

他会在批阅奏章的时候，忽然停下笔来，看见祖母太皇太后步履蹒跚地向他走来，那拐杖点击殿砖，敲出清脆的节奏。

他会在暮色中，望着一点一点被苍山吞没的夕阳而叹息。这时候，母亲王太后就会回到他的身边，那双忧郁的眸子就像儿时一样注视着他。

有时候，走在钩弋宫的回廊间，他会莫名其妙地笑出声来，口里喊着——卫青、去病，你们说说，今日大军可有捷报飞来啊？哼！他们——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利，一个个都不中用。看来这兵还是要二位爱卿来带，朕才会放心啊！

这没头没尾的话常常弄得包桑惶恐不安：“皇上！他们已走了多年了，而今都在茂陵呢！”

“哦！他们都去了么？都走了？他们为什么要弃朕而去呢？”刘彻睁开迷离的双眼，嘟哝着。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公孙贺呢？他不是丞相么？怎么也不来看朕？”

包桑的泪水此刻就在心底流淌了。唉！这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皇上么？他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健忘了呢？真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说老就老了哟！

“皇上，公孙贺去年因为儿子公孙敬声擅自挪用北军军资而被诛灭三族了，现今的丞相是刘屈髦啊！皇上难道忘记了？”

刘彻古怪地笑了笑道：“朕怎么会忘记呢？那个公孙敬声，说起来还是朕的亲戚，竟然敢在甘泉宫的路上埋下人偶诅咒朕，他们父子死有余辜！”

嗨！听听！包桑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这会儿他又明白了。

他很欣慰，这些年后宫血案不断，牵扯的中人何止千百，可他因为洁身自好而始终没有离开过皇上。他宁愿就这样陪着皇上一直朝前走，直到有一天倒在人生的旅途中。

包桑这样想着，就闻到风中飘来一阵兰花的芬芳。他抬头一看，原来是钩弋夫人迈着轻盈的脚步过来了。

阳光给夫人水色的脸庞涂上清荷的粉嫩，使本来就很青春的皮肤益发白皙透亮。如果不是皇上到北方狩猎，这样的女人在宫中是绝对找不到的。

“哦，是夫人到了。”包桑上前迎接。

钩弋夫人莞尔一笑道：“皇上还在忙么？”

“正批阅奏章呢！”

“本宫让御膳房备了燕窝汤，给皇上补补身体。”说着，她就向身后招了招手，两个宫娥捧着汤盏便走进来了。

“夫人对皇上体贴入微，令老奴感激涕零。请夫人去见皇上，老奴就在外边守着。”说着，包桑很知趣地出了殿门。

钩弋夫人来到刘彻面前，轻声莺语道：“臣妾拜见皇上。”

“这是在钩弋宫，又不是在未央宫前殿，夫人何必多礼？”刘彻笑着应道，眼睛直盯着她，问道，“夫人昨夜睡得好么？”

钩弋夫人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两腮泛起玫瑰色的云霞——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昨夜折腾个不停，睡得好不好他还不清楚么？

“臣妾为皇上做了燕窝汤，请皇上尝尝。”

这汤经夫人一吹，果然滴滴生香，刘彻喝了一口，精神好了许多。想起刚才自己的问话，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皇上笑什么？”

“呵呵！”刘彻眨了眨眼睛，狡黠道，“不告诉夫人。”

这时候，从殿外传来孩子的哭声。刘彻问道：“是胶东王吗？”

“正是皇儿。”

“夫人快去看看，乳母怎么搞的？让皇儿如此啼哭？”

“臣妾这就去看看。”

望着钩弋夫人的倩倩身影，刘彻自语道：“光阴荏苒，转眼弗陵都四岁了。”

老年得子，刘彻把刘弗陵看得比其他皇子更金贵。

那年的四月，他北巡到了河间县。在一个雨后天晴的日子，他忽然起了狩猎的意念。

水衡都尉江充急忙安排下去，第二天早上，一干人便飞鹰走狗、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在围场里，猎犬紧紧地追着一只小鹿，那弱肉强食的场面让刘彻顷刻间忘记了老迈，他挽起银弓，“嗖”的一箭出去，那惊慌失措的小东西就不见了。

漫山遍野的羽林军，循着皇上指点拉开了网。

他钻出丛林，被眼前的景致惊呆了。

在一面缓坡前，那只受了伤的小鹿正躺在一位女子怀里。那女子目似明珠，面如满月，唇含丹露，肤若蕴玉。

也许是鹿儿伤口流淌的血刺痛着她娇弱的心，眼看着泪珠从那双眸子里溢出，落在可怜的小生灵身上。

羽林军正待上前抢猎物，却被刘彻拦住了。那一刻，他觉得这尘世凝固了，听不见鸟鸣犬吠，远去了马嘶人沸。在这位女子面前，阳光、春风、青山和绿水都黯然失色。

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远处，看着女子和她怀中的小鹿。

而她此刻正心痴神迷地为小鹿无辜受伤而流泪，及至发现面前有位仪表不凡的男子用如醉如痴的目光打量她时，白皙的粉脸立时布满霞绯，怯生生地喝道：“你好生无礼，何以如此看着我？”

刘彻自来到人间，除了父皇母后可以训斥责备外，没有人不畏惧他。现在竟有一位山野女子敢骂他无礼，他先是一惊，继而新奇地问道：“敢问小姐，此鹿可是你家的么？”

女子道：“不是我家的又怎样？”

她生气了，他反倒被她的气恼逗笑，又问道：“小姐家居何处？”

“我家就在山下，干你何事？”女子怀着警觉的心理，抱着小鹿往后退，她一不小心被身后的荆棘绊倒，那双瘦小的手立时溢出了血。

他至今想不起来，当时到底是出于恻隐之心，还是被那美艳所倾倒。他

忘了汉皇的威仪，忘了有那么多眼睛看着他这个人间至尊。他忙不迭地扔下了手中的弓箭，扯下袍裾一角，替她包了起来。只是这时候，他才惊异地发现，原来这美貌女子生了一双蜷着的手。

那种难以言状的缺憾顿时铺满了刘彻胸怀，他不无怜悯地轻轻抚着女子蜷缩的五指。就在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倏然间那手豁然展开，光洁如玉，手心有两个形如银钩的胎痣。

她兴奋，她惊讶，她相信这流血的小鹿为自己引来了贵人，她竟然忘记了恐惧和彷徨，摇晃着自己的纤纤细指，笑了。

“哈哈哈！……”刘彻和他的卫士们也都笑了。

这笑声从缓坡前一直蔓延到山谷那边，惊起一群野鸽子，它们扑啦啦地飞向天空。

羽林卫们纷纷拉开弓箭，可就在这时，女子冲到他们面前，摆着手喊道：“不要！不要！它们安安静静在林子里生活，惊动了就已经不好了，可你们还要射杀它们，多可怜呀！”说着，泪珠子就又掉了下来。

只有一颗善良的心才会如此呵护鸟儿，刘彻被深深感动了，喝令大家收了弓箭，看着野鸽子飞过山梁，消失在天际。

“现在想来，那真是上苍安排的巧遇啊！”陷入回忆的刘彻眼角荡漾出一丝笑意，他伸手摩挲着胡须，“钩弋！你是上苍赐予朕的啊！”

就这样，那女子被称为钩弋，跟随刘彻回了长安，被封为婕妤。她用山花一样的娇艳和质朴填补了自李妍去世后皇上情感的空白。

在一个月色皎洁的静夜，刘彻感受了她通体散发的芬芳。

那是河间山野草色花露的芬芳，是令他销魂的芬芳，是卫子夫和李妍都不曾有过的芬芳。

与卫子夫在一起的那些年月，她总是要在进宫之前，用玫瑰花泡的汤细细沐浴；而李妍却要在皇上到来之前醉入舞蹈，直到出了一身汗后才去沐浴，于是，那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洋溢着乐律的柔性。

而钩弋不用这些，用山泉洗出来的、用山花滋养出来的馥郁和清香，就在她的呼吸中。

刘彻在这时候，回想起二十多岁时的青春年月，沉寂了许久的激情被钩弋的呼吸点燃了。

恢复宁静以后，她有些倦怠，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意。

“你为何发笑？”

钩弋夫人没有回答，她转过身来，端详着面前这张宽额美髯脸，慵懒地说道：“别人都说在皇上面前很害怕。”

“你看朕可不可怕？”

她没有回答，只是紧紧依偎在皇上的身边，抚摸着他的胸膛。唉！这就是那个装着大汉万里江山的胸膛啊！

处在青春期的钩弋很快就郁郁寡欢了，帝王之家，居有琼楼亭榭，食有山珍海味，行有宝马香车，动则宫娥相随，可她却神不守舍，时常心不在焉。

有一天，刘彻屏退左右，温存地要她一吐心中的郁闷。

钩弋泪眼朦胧地说道：“皇上待臣妾恩深似海。然臣妾在这深宫之中，听不见田间牛犊的呼唤，望不见菜花麦浪的阡陌，臣妾想家了。”

她的憨直不但没有惹恼刘彻，反倒让他觉得这女人难得有一片淡泊之志。

他捧着钩弋的脸，深情地说道：“这有何难，朕就在这城南为你建一座钩弋宫，使你时时能游于田垄乡间如何？”

从那时起，她就觉得皇上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为了报答皇恩，就一定要为他生一个皇子……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皇子生下来了，刘彻为他起名刘弗陵。

想到这小家伙，他脸上就挂着慈父的欣慰。

包桑这时进来了，他打断了刘彻的思绪：“大臣们的车驾正陆续到来，水衡都尉江充先一步到了，说是有事求见皇上。”

“哦！他来了，那宣他进来吧。”

近来，刘彻对江充的印象很好。此人办事干练，从不拖泥带水。

可包桑怎么都觉得这人有种说不出的阴冷，不过他就是个老迈的黄门总管，皇上喜欢，他也不能说什么。来到殿门前，包桑尖着嗓子喊道：“皇上有旨，江充觐见。”

身材高大的江充春风得意地进殿来了。阳光照在他冷峻的脸上，在眼睑处涂下重重的阴影。走过包桑身边的时候，他露出谦恭的笑，可很快就消失了。

曾是赵王门客的江充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因为得罪了王太子刘丹，他不得不逃到京城，凭借自己的三寸之舌，将他们置于死地，而且还赢得

了皇上的信任。

说起来，那真是绝处逢生。当他听说当年主父偃就是因为投书而受到皇上的召见，就有了孤注一掷的冲动。

他清楚，皇上越是老迈，对诸侯王就越是警觉。他把自己关在客栈房间里，一连数日，极尽详致地描述赵王如何淫乱后宫，礼抗朝廷；怎样图谋不轨，蠢蠢欲动。

他将上书交与北阙司马时，又惶惶不安。可他一转身，将自己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就笑了。除了这一领深衣外，他身无分文，还有何顾忌呢？纵然身死灯熄，亦不过孤影独魂，有何可惜的？

他赌赢了。皇上不仅龙颜大怒，命宗正寺严查赵王，而且还召他做了水衡都尉。

逢凶化吉，他得意地站在了朝会的序列。

现在，他又揣着一条重要的消息，先于其他人来见皇上了。他虽然没有把握判断皇上的态度，可他觉得这个险值得一冒。

“皇上，臣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刘彻看了看江充道：“爱卿平日直言敢谏，何故今日青山半掩，难于启齿？”

“皇上明察。此事牵涉太子殿下，微臣不能不慎重。”

“太子？太子又怎么了？”

于是江充把那天撞见太子詹事驾车驶上驰道的事说了一遍，还添油加醋道：“臣当即将这个人抓了起来，可太子当晚就派人拿钱去找臣，让臣千万不可将此事禀奏皇上，说只要隐瞒了此事，还有重谢。可臣反复思量，如果不据实陈奏，臣就犯了欺君之罪。”

“哦！有这回事？”刘彻想说什么，却最终没说出口。

的确，太子越来越不像话了，不仅非议朝政，还干出此等僭越之事，岂非急不可耐？可这毕竟是父子间的纠葛，也是他秘不示人的御人之术，怎可当着臣下的面怒形于色呢？他很平淡地笑了笑道：“朕知道了。爱卿据实禀奏，做得很对。”

江充纳头谢恩，刚刚站起来，便见钩弋宫黄门总管苏文进来了。

“皇上，太子到了。”

“嗯，朕知道了，传他进来吧！”

江充揣摩不出，皇上为什么此时传太子来，苏文的话让他觉得继续待在这里会十分尴尬，于是他匆忙向皇上告退。

刘弗陵此时正和钩弋夫人在木槿花下玩耍，他奶声奶气的对母亲说道：“父皇要带孩儿去甘泉宫玩耍，孩儿要父皇带母亲和孩儿一起去，父皇答应了。”

钩弋夫人闻此幸福地笑了。

刘弗陵见母亲高兴，便随乳母回去，一转身，他看见宫门上写着三个大字，便缠着母亲问。

“这三个字乃‘尧母门’，是你父皇写的。”

“孩儿的娘不是母亲么？父皇为什么写‘尧母门’呢？”

这一问，就勾起了钩弋夫人的心事。

那是多么难忘的一段岁月啊！别人都是十月怀胎，可她的弗陵竟然在腹中待了整整十四个月。生他的那天，东方忽发奇光，直冲宫中，弗陵就在这光中呱呱坠地了。

刘彻闻讯，从甘泉宫赶来，抱着儿子连说像他，又道当年尧帝的母亲怀他时，也是十四个月，遂将这寝宫之门命名为“尧母门”。可这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懂么？

“唉！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娘再细细讲给你听。”

“娘！孩儿现在就要听嘛。”

“听话！快和乳娘回宫去。”

刘弗陵不高兴地噘着小嘴不理娘了。

可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当他看见刘据的身影时，立即忘记了刚才的烦恼，朝太子跑去：“太子哥哥！太子哥哥！”

其实，刘据早已看见了钩弋母子。论年龄，他的儿子比刘弗陵还要大好几岁。虽然碍于辈分，但他在内心也由衷惊叹钩弋的美艳。尤其是当他得知，夫人教子甚严，对母后一向很尊重，就觉得钩弋在父皇身边，也是父皇的福分。

此刻，看到他们母子亲密的样子，刘据心中又生出爱的温馨，因为他也有过这样烂漫的童年。

这样想着，刘据来到钩弋面前，施了一礼道：“夫人好！”

钩弋夫人忙回道：“殿下好！”

未及二人叙话，刘弗陵也上前彬彬有礼道：“弟弟参见太子哥哥！”

太子仁恕宽厚，这话一点不假。他见刘弗陵聪明多智，心中先自喜欢了几分，连忙上前抱起了刘弗陵，对夫人道：“听说父皇偶患小恙，本宫心忧如焚，好在夫人在旁，本宫和母后就放心了。”

说罢，刘据放下弟弟，向前殿去了。

自从皇上移驾钩弋宫后，父子有好些日子没见面了。可前日苏文传了皇上口谕，要他参加御前会议，他就不得不来了。

但他不明白，已将自己拒之朝会外许久的父皇，为什么又突然想起他了呢？他带着疑惑的心情，跨进钩弋宫前殿。

“平身！”刘彻挥了挥手，脸上没有一丝喜色。

太子欠了欠身体道：“孩儿闻知父皇龙体欠安，忧心如焚。然未领圣谕，不敢轻动，请父皇恕罪。”

“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朕不怪你就是了，坐吧！”

但刘据没有坐，却近前拜道：“孩儿来钩弋宫时，母后要孩儿将玉露呈送给父皇，祝父皇龙体安泰。”

刘彻“嗯”了一声，刘据趁机向外招手，黄门就捧着银盘进来了。

接过玉盏，细细端详着这晶莹的液体，刘彻心头不禁怦然一动。他看得出来，这是从神明台采来的。

神明台建在建章宫内，台上铸有金人，掌托银盘，承接雨露。据方士们说，饮下含了玉屑的甘露，就可以延年益寿。而其中又以朝露最为珍贵，只有在日出之前采之，才是上品。

刘彻饮过玉露，顿觉神清气爽，也就在这一刻，他心头掠过一丝愧疚。

是呀！从王夫人到李妍，再到眼前的钩弋，他已不止一次地冷落皇后了，可她却毫无怨言。

“你母后近来可好？”刘彻问道。

“母后还好，只是十分牵挂父皇。”

“你近来都在读些什么书？”

“遵父皇旨意，孩儿近来正听太傅讲授《春秋》。”

“《春秋》微言大义，治世者不可不读。”

刘据十分感念父皇的教诲，正待将话题深入，却听见包桑在殿外喊道：“皇上有旨，传丞相刘屈髦、光禄大夫霍光、贰师将军李广利、车骑将军金日磾、水衡都尉江充进殿议事。”

父子也暂时煞住了话头，刘据就坐在父皇身旁，而朝臣们也都鱼贯而入，以大礼参拜。

“臣等叩见陛下！太子殿下！”

“众卿平身！”

“谢陛下！”

待众臣坐定，刘彻道：“长安盛暑将至，朕欲移驾甘泉宫，意将政事委与太子和丞相署理，众卿以为如何？”

皇上这样说，大家自然没有不同声音，刘屈髦尤感恩宠，他是去年公孙贺犯事后直接从涿郡太守的任上调到京城做丞相的。大家觉得许久都没有这样气氛了，连禀奏朝政时的心境也轻松了许多。

李广利奏道：“匈奴入五原、酒泉一带，骚民扰边，连杀两名太守，请陛下定夺！”

“看来，漠北诸战之痛匈奴已忘记了！”刘彻鄙夷地笑了笑，“那贰师将军就不辞辛劳，和光禄大夫一起出击匈奴，务必挫其锋芒，使之不敢南图吧。”

“诺！”李广利和霍光同时答道。

刘彻的举重若轻深深感染了刘据，他来到刘彻面前道：“父皇，孩儿已过而立，至今无寸功于汉，孩儿愿率军西去，讨伐匈奴！”

刘彻笑道：“众将勇当其劳，以逸馈你，岂不善哉？”他挥了挥手，要刘据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刘据觉得十分惋惜，他不明白父皇怎么就读不懂他的心呢？怎么就不给他立功的机会呢？但慑于父皇的威严，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那眉头却更加蹙郁了。

刘屈髦接着奏道：“白公所凿之渠已经竣工，渠长三百里，可灌良田四千五百余顷，请陛下为此渠命名。”

刘彻闻之大喜：“朕自登基以来，所为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白公凿渠，利在庶民，功在社稷，即命名为白渠，众卿以为如何？”

大家皆以为然。于是，苏文铺开素绢，刘彻当殿写下“白渠”二字，交刘屈髦凿石碑一块，竖于渠旁。

接着，宗正寺上奏，元封六年册封的几位王爷——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等，在任上严于律己，勤于国政，名声甚好。

刘彻点了点头，对刘据道：“你身为太子，要在每年十月朝觐之际，对他们多加提醒，要他们安国守邑，忠于朝廷。”

“孩儿遵旨。”

“昌邑王近来如何？”

宗正道：“太医说殿下脉象微弱，身体欠佳，眼下……”

“昌邑王之疾亦朕之所忧，”刘彻的话语中就多了许多慈爱，“他母亲去的早，朕整日忙于朝政，委屈他了！”

谁也没想到，皇上的话在李广利心中起了微妙的变化。那是隐藏在目光后的欣喜——只要外甥还在京城，他这仗就值得去打。

日近中午，刘彻有些疲倦，正想休息，谁知江充忽然出列奏道：“上林苑禁卫在苑中掘出两个人偶，上书诅咒皇上之词，请陛下圣裁。”

这消息迅速吹走了刘彻脸上的和风，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多年来，为巫蛊之案，数万人头落地，为何还有人如此妄为，难道就不怕死么？

“可曾对过笔迹？”

“笔迹娟秀柔软，似出于女子之手。依臣观之，显系后宫希幸夫人所为。”江充似真似假的话语，正迎合了刘彻的心境。

这几年，在查处巫蛊案时，多有朝臣牵扯其中。早年有李文，近来有公孙敖、诸邑公主、卫伉、公孙贺父子等，虽说事后也甄别出有冤、假、错的，可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刘彻从心底就没有打算平反。

这样做，倒也风平浪静了一阵。可谁知道，后宫又出了这样的事。

李夫人走后，有多少人希望获得皇上的宠爱呀！可自从他把钩弋带回长安后，她们便都从他的眼里消失了。久而久之，积怨必多，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刘彻的思路循着江充的撩拨，向深处发展。

已到垂暮之年，而又熟知兴亡更替的他，常常从历代君王的宫廷悲剧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不要看诸皇子早晚榻前问安，实际上有哪一个不时刻觊觎皇位呢？这也是他长期以来宁愿让太子冷在一旁也不愿意让他染指军事的秘密。

他们中也许有人盼着自己速死，可一想到死，他意识深处那对生的眷恋，就促使他的情感迅速朝怀疑和嫉恨倾斜，于是他的胸膛开始起伏，呼吸也急促起来。

大臣们都为江充的这一消息感到震惊，甚至还来不及判断该怎样应对。那一幕幕惨烈的场景让他们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生怕厄运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

在这个特殊的御前会议上，对巫蛊案反应最敏锐的还要数刘据。苏文来传旨之前，他和太傅石德就在博望苑里谈论公孙贺案。他们认为那是被奸人诬陷所致，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这个江充。

今日他又要故伎重演，利用父皇对巫蛊的嫉恨而将杀戮引向内宫，这是刘据不愿看到的。

“父皇，孩儿闻子不言怪力乱神，足见其谬误。所谓巫诅之说，亦为民间亡命之徒所为，此事若涉及后宫，未免会殃及池鱼。”刘据的一番话在大臣们中引起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还是以安稳为要。

江充眼见自己孤立，也不说话，只是将目光暗暗投向苏文。

刘彻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问道：“苏文有话要说么？”

苏文低眉顺眼道：“上有陛下太子，下有丞相诸卿，奴才不敢多嘴。”

“朕特准你说。”

“奴才斗胆，凡事耳听为虚，眼见是实。水衡都尉何不将人偶呈上，请皇上与诸位大人一观呢？”

“人偶微臣已经带来了。”说着，江充从袖内拿出人偶，呈给刘彻。

与一年前的大致一样，只是字体更加娟秀，明明白白地写着——征和乱，刘彻死。

在场的大臣们见物证已在，也不得不相信确有其事，于是纷纷谴责起做人偶者心怀叵测，唯恐天不乱。

刘彻将人偶置于案头，两指捋着胡须，一对眉宇微微颤动。对他来说，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来查处此案了，而是由谁来负责了。他阴沉的目光扫过面前的大臣，最后停留在江充身上。

他觉得眼前这位都尉虽然品级较低，却敢于直陈己见。尤其敢直指后宫，足见其胆识和忠诚。只是以都尉之职查案与朝廷体制不符，出入宫禁也不方便，他正思虑应该如何为办案铺平道路。

物物相降，本是世间普遍的道理。皇上的目光使江充如芒在背，极不自

在。他猜不透皇上那种多变冷酷的目光。因而，当他耳边传来“如此乱臣贼子，倘若逍遥法外，国将永无宁日”的怒吼时，他竟四肢发软，跌倒在地上。

“朕令江充为御史大夫，总领巫蛊一案。”

刘屈髦与霍光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都从对方的眼中读出了惊异。但是，他们似乎被一种力量催促着，包括李广利在内，都不约而同地对皇上的动议表示了赞同。

“好！就这样吧。”

刘彻转过身来对包桑道：“朕此次去甘泉宫，只带苏文，你就休息了吧。”

“谢皇上隆恩。”包桑说话的时候，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他老了，皇上不再需要他了。他记得皇上曾说过，只要他能够像黄帝那样羽化登天，他对夫人们都可以弃若敝屣。他包桑又算什么？

他正难过着，只见刘据眼睛瞟了一下江充，再次站起来道：“父皇，孩儿还有事要奏。”

江充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

刘据担心的是，这个要职落入江充手中，定会有更多的人遭殃。社稷大事，岂可如此轻率？而大臣们竟唯唯诺诺，到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礼仪了，高声道：“清查巫蛊一案，还请父皇三思。任命江充一事，也请父皇收回成命。如此势利小人，岂可担此大任？”

刘彻不悦地看了一眼刘据道：“你是要朕早死么？”

刘据闻此惶恐地跪倒在地：“社稷大事，请父皇三思。”

“你要挟朕么？朕意已决，还不退下！”

“诺！”

刘据缓慢地站了起来，揩去额头的汗水，转身朝殿外走去。他沉重的步履，在廊柱间激起阵阵回音……

从南山涌来的乌云，悄悄地笼罩了长安城头。

午后的风渐渐大了……

“母后！下雨了！”卫长公主对昏睡了一个时辰的卫子夫叫道。

卫子夫睁开昏花的老眼问道：“现在是何时辰了？”

“大概是酉时二刻吧。”

“哦！天都快黑了，你就在这里陪本宫用晚膳吧。”卫子夫看了看外面的天，叹一口气，“据儿去了都一天了，为何现在还没回来？”

“太子都过了而立之年，母后的心还要操到何时啊？”卫长公主说着，就扶起卫子夫朝膳房走去。

“唉！你岂能了解母亲的心呢？”卫子夫在心里说。自从刘据被立为太子那天起，她的心就没有一天安生过。

卫青、霍去病去后，她曾寄希望于公孙贺。不管怎么说，君孺与她是亲姐妹，他又是丞相，在皇上身边，无论如何也可以遮风挡雨的。唉！谁知去年一场巫蛊案，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没了。

她清楚地记得，出事前几天，公孙贺到椒房殿拜见时，还推心置腹地谈到了皇上和太子之间的龃龉。

丞相要她转告太子，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不是较真的时候，尤其不要触动皇上年龄这敏感的心事。可谁知道，没过几天，事情就发生了……

唉！糊涂的姐姐呀！你再爱子心切也不能用人偶去诅咒皇上啊！你明白一世，如何老了倒做出如此愚蠢之事，你让卫子夫无颜见皇上啊！

公孙一族五百余口，都做了刀下之鬼。刘屈髦以宗亲身份，一举升为丞相。

从情感上说，他与皇上亲近，但却不意味着与太子亲近。皇上那么多儿子，谁知道哪个与丞相私下有关联呢？再说了，他与卫青、霍去病从无交往。

卫子夫不担心自己，她是担心太子。

虽然李夫人的儿子刘髆被封为昌邑王，可这孩子从戴上王冠的那一天起，就病病恹恹的，听说最近又咯血了，怕是……

倒是那个小小的刘弗陵让她不安。他的母亲钩弋是一朵盛开的鲜花，皇上的心都被她勾去了。他不但为她造了一座远离掖庭的钩弋宫，而且自己也搬到了那里，以致大臣们奏事也不再往宣室殿了。

皇上在那里住久了，与刘弗陵的感情深了，会危及太子的地位的。

不！儿子从七岁就被立为太子，已等了二十多年了，绝不可再生变故，哪怕周围的旁枝都被砍掉了，她这个做母亲也要挺身出来，为儿子遮风挡雨。

可她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皇上高兴，让皇上回忆起早年相濡以沫的往事。

她找来詹事，要他到神明台守着。子时一过，伴随着气温渐渐降低，那盘桓在神明台上空的水汽凝结成晶莹的露珠，一滴滴落入金人的手中。待接到七成的时候，詹事才小心翼翼地将玉盏呈上。

卫子夫又命人将从西域贡来的玉碾成粉末和在甘露里，又加了蜂蜜，要太子带给皇上……

卫长公主来向卫子夫请安时，又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母后知道么？恐怕又要杀人了？"

卫子夫嗔怪地看了一眼公主："一惊一乍的，你又从何处道听途说的？"

卫长公主觉得，母后待在椒房殿里，真被一道宫墙隔绝了。她在母亲的对面坐下，声音带了几分神秘地说道："听说水衡都尉江充在上林苑掘出两个人偶，要拿给皇上看。"

这一回卫子夫认真了，问道："果真如此吗？"

"宫里都传遍了。"

卫子夫沉默了，只觉得背脊一阵发凉，眼前又浮现出去秋长安东市惨不忍睹的场景。

公孙贺在最后时刻，仍喊着冤枉。

卫君孺早在被推上囚车那一刻就昏了，她没有知觉，没有痛苦地就结束了脆弱的生命。

平日里骄奢淫逸惯了的公孙敬声几乎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身边的人们，头就咕噜噜地滚向一边，殷红的血喷射到半空。

五百口人，刽子手从早上杀到黄昏，刀口都蹦出了许多豁口。

卫长公主每次来，都含着泪把姨母临刑前的惨状讲给她听。每讲一次，她都像害一场大病，要躺几天才能缓过气来。她想把自己的痛苦说给皇上听，可一道"尧母门"，把她和皇上彻底隔开了。

她只有在夜深人静时，祈求天帝保佑大汉不要再发生残杀的悲剧。可眼前这两个人偶，又将会掀起怎样的风波呢？

卫子夫心神不定，不断地朝外看，她多希望太子能带给她欣慰的消息。

晚膳，卫子夫简单地喝了点粥，就放下了筷子。刘据没有回来，就是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她也没有食欲。刚刚撤掉案上的菜肴，就听见殿外有

人说话。

“殿下回来了？”这是春香的声音。

“母后还没有歇息么？”刘据终于回来了。

“哪里谈得上歇息呢？殿下要再不回来，恐怕娘娘又会一夜无眠。”

“快去通禀，就说本宫要见母后。”

卫子夫听出是刘据的声音，朝外面喊道：“还通禀什么？快进来吧！”

卫子夫先问了儿子一些家常之事，然后就牵挂起刘彻的身体来。

“你父皇的病怎么样了？”

“父皇精神着呢，哪来的病？”

听儿子的口气，卫子夫就知道在御前会议上父子俩肯定又发生了冲突。

“你怎么可如此议论你父皇呢？”卫子夫批评道。

“不是孩儿不遵母后旨意，实在是因为父皇一意孤行，听不进群臣的谏言。”

卫子夫听了眉头一皱，劝道：“儿啊！不是娘说你，你父皇这一生经历了多少风雨，他的一步都够你学一辈子的。不要以为你大了，成熟了，可论起打理国政来，你尚需历练啊！”

看着刘据，卫子夫心中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不快。可接下来当听到皇上已擢拔江充为御史大夫，负责查处巫蛊案时，她的忧虑迅速取代了刚才的不快。

尽管从理智上讲，她不相信哪个妃嫔会因为遭到冷遇而冒杀头的危险去诅咒皇上，可直觉告诉她，窗外的这场雨来得很玄，似乎预示着什么。

“你府上近来有陌生人么？”卫子夫向卫长公主问道。

卫长公主摇了摇头：“自栾大死后，府上死气沉沉，谁愿意去呢？”

卫子夫“嗯”了一声，又把脸转向太子：“东宫近来进了什么陌生人么？”

“没有啊！”刘据一头雾水地应道。

“你再仔细想想。”

“哦！孩儿记起来了。近日府上来了一位叫常融的小黄门。”

“根底清楚么？”

“是黄门总管派遣来的，孩儿哪管得了这些？母后难道怀疑此人有鬼？那孩儿把人退回去吧！”

“那倒不必。杯弓蛇影，无异于引火烧身。”卫子夫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道，“倘是江充抓住驰道之事不放，皇上必然起疑。现在他一得势，免不了一番折腾，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可大意。”

“还有！”卫子夫加重了语气，“往后府上进人不可轻视，免得遭人暗算。”

对母亲的告诫，卫长公主很不以为然，她站起来望着外面的雨雾道：“他能怎么样呢？他敢动太子么？敢动公主么？逼急了，我就去让父皇杀了他！”

刘据无奈地苦笑道：“你还指望父皇会保护我们么？”

卫子夫的脸立时黑下来，斥道：“不许这样说你的父皇！”

一声惊雷，从椒房殿上空滚过，淹没了卫子夫微弱的声音……

第十九章

相望无言亦无恨 林深山静心不宁

自从长安成为汉朝国都后，坐落在渭河上的横桥，不知走过了多少金戈铁马，响过了多少车铃马啸。

每一次离开长安时，他们的心境又是多么相异。或眷顾，或茫然 ，或雄心万丈，或泪雨凝咽。

李广利站在横桥北首，回望晨曦中的长安城，眼神中就带着太多的意味。

桥还是那座桥，城还是那座城，可现在已物是人非，他的心境与当年西征大宛时已大不一样了。

那时是李家的黄金岁月，李妍得宠，李延年如日中天，使他进军大宛戴上了一圈耀眼的光环。

他不是不知道，由于自己的平庸和胆怯，致使这场战争整整打了三年，死去的士卒和百姓是漠北战役的几倍。而且，战争每一步，几乎都是被

皇上压着向前走的。

不过要紧的是，他为皇上带回了一千多匹汗血宝马，让他从李季案中脱身，并获得了海西侯的封赏。

妹妹走了，兄长也被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拖进了坟墓。从天山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他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生怕有一天皇上会把刀也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他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认为皇上在妹妹之后会很快就会寻找一位美女填补情感空白。皇上有这个权力，也是这样的性格，可皇上偏偏对妹妹魂牵梦萦，难以忘怀。这一点让他怎么也揣摩不透。

李广利没有司马相如的才情，他根本体会不来《李夫人歌》中那销魂动魄的爱，他只是觉得，只要皇上放不下妹妹，他就还有机会。

现在，他驻马晨光中，心思已由妹妹转向外甥、昌邑王刘髆了。

太子先是失去了霍去病，进而又失去了卫青，而昌邑王就不一样了，他还有自己这个从大宛凯旋的舅父。至于那个刘弗陵，他能有谁呢？除了他母亲，几乎没有大臣站在他背后。那在太子日益与皇上不和的时候，除了昌邑王有可能取代太子，别人都不可能了。

他一直望着桥南——他在等一个人。他要为刘髆扫清通向太子之位的障碍，就不能离开这个人。

残月终于在朝霞中隐没在蓝天深处，太阳才刚刚从苍山背后洒出一缕缕金线，一切都还如雾里看花般显得影影绰绰。

当那个身影出现在横桥南的时候，李广利的瞳仁就亮了！

他终于来了——那便是丞相刘屈髦。他骑一匹雪青马，带着数十名卫士向这边来了。

“丞相到了！”李广利以军人的习惯在马上向刘屈髦作揖问候。当初他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屈髦之子时，只是因为他是中山靖王之子，没有想到这位涿郡太守会这么快就成为朝廷的宰辅。

“将军好！”刘屈髦打着招呼，回身对身后卫士道，“你等在后面等着，本相与将军有话要说。”

李广利会意，马鞭轻轻一抽，有灵性的马儿立即撒开腿，将卫士甩开。

前面就是秦宫的断壁，两人松开了手中的马缰，并排行走。李广利侧脸看了看刘屈髦道：“前些日子的御前会议，丞相可看出什么端倪了么？”

“将军是指皇上与太子之间的龃龉么？”

李广利点了点头。

“依本相看，皇上与太子似乎积怨甚深。”

昨日，刘屈髦奉令为出征的将士举行“祖道”仪式时，两人约定在咸阳原上见面。他怎会揣不透李广利的心思呢？其实，在钩弋宫御前会议后，他已想到了这一层。所以，当李广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就没打算回避。

“不要看太子外表柔弱，可是内里性格倔强，如此下去，终有一天父子要反目的。”

“果真有那么一天，那依丞相看，谁最有可能被立为太子呢？”

“这……”刘屈髦扬鞭策马，尽量与李广利靠得近些，说话的声音也轻了许多，“依本相看，皇上最喜刘弗陵。”

“哼！是那乳臭未干的小儿么？”李广利轻蔑地撇了撇嘴，“哪轮得上他！那髆儿往哪里放呢？”

“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他虽年幼，可其母却是当今后宫最得宠的女人啊！”

“因此末将才求助丞相啊！”李广利朝刘屈髦倾斜着身体，进一步陈明利害关系，“末将与丞相是儿女亲家，日后昌邑王登基，一定不会忘记丞相恩德。”

刘屈髦没有立即回答，却丢开马缰，让坐骑散淡地前行，好让自己集中精力思考这个问题。

他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同刘据本来就没有深交，现在更应该疏远和回避他；而刘弗陵还太小，背后没有实力人物支持，一旦皇上驾崩，是很难站稳脚跟的；也只有这昌邑王靠得住。

可当他把心底的盘算换为话语时，就变成了老谋深算的从容。

“将军与本相何等关系，这个岂能不知？孰亲孰远，本相岂能掂量不出？假如真有那一天，本相一定尽心竭力，扶持昌邑王。不过，废立之事，非同小可，今天的话就说到这……”

两人在马上揖别，李广利望着刘屈髦道：“愿早日相会于京城。”之后，他便率领卫士打马而去了。

刘屈髦并没有急于转身，一直看着李广利消失在大道的尽头。他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无以言状的沉重——忐忑不安而又茫无头绪。

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从涿州太守任上一举升为当朝宰辅，最关键的是

他也姓刘，因为一场场的“巫蛊”案使皇上对异姓大臣产生了诸多的怀疑。

若论皇亲，他应该称刘彻为皇叔，也许正因为如此，皇上才将他擢拔到身边，但是他又并非刘氏嫡系，也摸不透皇上的心意；若讲功劳，他无寸功于朝廷，因此不得不依赖像李广利这样的人物。他无法想象，今天的承诺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北海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可它就像一位过客，又从湖边匆匆而去。接着，夏天就来了。

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沿湖的野草醒了，各色的花儿开了，白桦林的新叶怕辜负了上苍赐予的温暖，仅仅几天，就长得肥厚而又浓密。

苏武把羊群赶上山坡，然后找一块地方坐了下来。他望着从南方归来的候鸟，聚集在湖畔密林深处，开始孕育新的一代。

屈指数来，他在这个四面重山的“海边”已经整整十年了，不知道当年随他一起来的兄弟还有几人活在人世，更不知道皇上将会怎样对待他的家人。

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也没有人和他说话，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舌根僵硬，连大汉的“汉”都说不好了。

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母语，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哭了……

曾给他许多照顾的于靬王去世后，三年多的时间，王庭中断了他的供应，他三九天吞雪食草，也没有掉过一滴泪水；那年冬天，惟一与他相伴的羊只被盗，他也没有流过眼泪。

可这次他哭得很伤心。从那天起，他开始对着北海说话，对着群山高歌，吟诵记忆中的《离骚》，吟诵皇上的《天马歌》……

太阳暖暖地照在他身上，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花香，他呆呆地望着湖心那块被浪花簇拥的石头。于靬王曾告诉他，它是匈奴人心目中的圣石。

看着看着，他就觉得那石头上像坐了一位窈窕的女子。

哦！是她，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

想起在长安的年月，他们每年的端午、重阳，常常乘车去游曲江池。他们年龄相差十岁，妻子从小被父母宠爱着，不免有些任性和撒娇。

新婚宴尔的日子，他总是像兄长一样让着她。有一天，当李陵和他小聚的时候，以调侃的语气笑他缺少男子气概。

他不辩解，一任李陵编排出各种故事去铺演，末了，他却说出一番令挚

友惊奇的高论。

“贤弟可知，娇女者，非独巧笑倩兮，亦间嘤咛之佻，稚童之顽，即所谓风情之美也欤。若夫言听计从，逆来顺受，与人偶何异？”苏武说着，连自己也笑了。

可在他奉诏即将出使匈奴的那个晚上，他对自己一向很可意的女人有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忧虑。

老母需要尽孝，幼儿需要抚养，可她的性格还像孩子一样！高兴起了，喜形于色；郁闷来了，哭哭啼啼，总要他多方抚慰才破涕为笑。他担心从来不为衣食发愁的妻子，能不能在他离京的日子经管好这个家。

夫妻相处的最后一晚，妻子哭得很伤心，她要他求皇上另遣人去匈奴。苏武抚摸着妻子的头发，将特意买来的银钗插在她的头上。

“皇命如天，岂可视同儿戏呢？”苏武拉起妻子的手道，“从今以后，苏门就赖夫人多加劳苦了。

离开长安那天，妻子携了儿女到横门外送行，眼睛哭得红肿。

可他皇命在身，汉节就在手上，甚至连为她擦去眼泪的机会都没有……

唉！想她，她就来了。

他张口朝湖心喊，她却若无其事地看着远处一群白天鹅。等他再细眼一看时，石头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闪闪的阳光在水波洒下万点珍珠，映得他睁不开眼。

要不是远处传来战马嘶鸣的声音，他真要在这里坐到天黑了。

苏武很久没有听到马蹄声了，他迅速回头，用手遮住强烈的阳光，朝远处眺望。

哦！原来是一个马队正朝这边奔来，而跑在前面的那个身影是那么熟悉。

管他是谁呢？现在对苏武来说，能看到这么大一群人该是多么奢侈啊。他迅速跑下山坡，向马队跑去。哪怕死在他们刀下，也总算是孤独之后，与人打了一次交道。

在相隔几十步远的地方，他听见来人喊道：“子卿兄！子卿兄！”

在这遥远的地方，有谁会如此亲昵地称呼他呢？而且声音是这样熟悉。苏武痴痴地看着来人，昔年的一双明目，现在看什么都是影影绰绰的。

此时，他们面对面站着，相互看了许久，苏武终于认出对面站的是李

陵！

哦！是李陵，他还活着。

而李陵此刻还愣在那里，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须发灰白的老人就是曾与他结下生死之交的苏武。

当年英俊潇洒的苏子卿到哪儿去了呢？

那个在渭河边与他一起纵论天下的将门之后到哪儿去了呢？

世事多么残酷，同在大漠，这第一次见面竟跨过了八个春秋。李陵再也无法抑制思念的潮水，紧紧地抱住了苏武。

“子卿兄……”

“少卿弟……”

他们哭了很久，才抬起头来。

苏武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李陵，问道：“贤弟此来是不是要当单于说客？”

李陵有些不自在道：“仁兄远在北海，大概不知且鞮侯单于已经驾崩。现在是狐鹿姑单于执掌国事，小弟就是借这个机会才能来看仁兄，以了却昼夜思念之情。此地不是说话之处，请仁兄带小弟去你的住处吧。”

苏武指了指山坡上的羊群：“它们……”在这里，唯一让苏武感到自己存在的，大概就只有这些羊了。

李陵立即对身后的卫士道：“留两人替苏使君放羊。”然后，他亲自扶苏武上马，这情景又让他心中一阵疼痛。天哪！他的腿竟这样僵硬，连马镫都踩不住了。

苏武上马后，很自然地抱紧了汉节。这个极不起眼的举止，却让李陵的心悸动了。

来到山下的背风处，就是苏武的穹庐，那里已破烂不堪，有几处大洞都是用松枝编织了羊毛堵上的。进到里边，除了几件简单的随身物品外，惟一说得上起眼的东西就是汉使的冠冕。

苏武习惯地将汉节放在冠冕的旁边，这是他多年来的信念，只要看见这两样东西，他就觉着皇上在他身边。

靠门的羊毛毡上，堆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李陵问道：“这是……”

苏武笑着解释道：“此物唤作地毛，可以充饥。”

“仁兄就食此物？”

苏武点了点头：“于靬王去世后，王庭就断了供给，愚兄就是靠这个度过冬季的。”

李陵“哦”了一声，接下来就唏嘘不已：“唉！传说兄长在北海‘渴饮雪，饥吞旃’，就是指的此物吧？”

说话间，卫士已呈上切好的牛羊肉和马奶酒。

“仁兄，苦了你了！饮了这杯，你我兄弟好好说话。”李陵端起银碗，那泪水就滴在酒中了。

苏武脸上掠过凄然的笑意：“男子汉何必如此？愚兄这不是好好的么？”

酒过几巡，苏武还是经不住一肚子的疑问，放下酒碗问道：“愚兄至今依然不解，当初贤弟为何要投降呢？”

李陵往碗里斟满酒，然后仰起脖子一饮而尽，随着就是一连串的叹息。

“小弟之降，实属万不得已之举。整整一年，小弟都在等待朝廷来人接我回去，可最终等来的是什么呢？是皇上误把李绪当成了小弟。我李氏一族，一百多口人死于刀下。我的妻子，我的儿女……还有司马兄，因为为小弟辩白而遭受腐刑。”

苏武是第一次听到这血淋淋的消息，很是震惊：“皇上一向明察秋毫，为何会听信不实之信呢？”

“唉！一言难尽。皇上曾派公孙敖与路博德出塞接应小弟，可他们道听途说，未曾见到小弟，就谎称小弟已降匈奴。皇上未明真相，自然不肯饶恕小弟。”

可苏武内心还是不能接受李陵投降的现实，但他并不打算批评李陵，也不打算劝他回归。路在每个人脚下，历史并不是写在司马迁的竹简里。他从没有想过与汉节分离，或为了活命而低下头颅。

“酒喝到这里，小弟有话要说。”李陵给苏武斟满酒，然后把碗举过头顶，生怕苏武打断了自己的话，“小弟此番前来，一是看望仁兄，二是单于闻小弟与兄长素来交好，因此让小弟来劝仁兄，单于愿虚心相待。”

苏武接过酒碗，放在地上道：“贤弟来看望愚兄，愚兄不胜感激。至于降胡，贤弟无须多言！”

“降不降尽在仁兄，你我兄弟一场，八年方得重逢，仁兄总该让小弟把话说完吧？仁兄既然不能归汉，即便于此不改初衷，可茫茫北海，有谁知道仁兄孤守忠义呢？”

苏武诧异地看了一眼李陵，感慨当年同游渭河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慷慨激昂。

“贤弟此言差矣！夫君子者，正其心而修其身，贵在反之求诸己，子曰：‘为仁由己，岂有他哉’，愚兄自己内心求得安宁即可，何须他人知道呢？”

“糊涂呀，仁兄！你这样做有什么好结果呢？大概你还不知道走后家中的情景吧？你到匈奴不久，太夫人闻说仁兄被扣，忧虑成疾，郁郁而去，是小弟亲办的后事；嫂夫人年少，得知兄不归来，改嫁出走，留下一女两男，至今十年，生死不知。”

李陵说到这里，语调更加忧郁：“且陛下春秋日高，法令无常。自元狩以来，丞相、御史大夫以下官员被诛者数十家，就连皇后之姐卫君孺、姐丈公孙贺、外甥卫伉皆不能免，何况你我呢？往事不堪回首，仁兄到底为什么如此苦苦坚守呢？”

苏武饮完碗中之酒，消瘦的脸上充满了血色。趁着中午天热，他敞开衣襟，拍打着肋骨清晰的胸膛道：“愚兄不才，了无功德，一切皆陛下赐予，位列将军，封爵拜侯。愚兄每思及此，无以为报。而臣事君，犹若子之事父也。子为父死，死而无恨，请贤弟不要再说了。”……

当晚，李陵和苏武同室而寝，相语竟夜。苏武只是听，不再回话。

到了第三天，苏武觉得再这样每日重复降与不降的话题，不但自己痛苦，对李陵也是一种折磨。

清早起来，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李陵道：“贤弟在此已逗留数日，如此下去，单于会起疑心的。贤弟还是早点回去复命吧！”

李陵面露难色，抚着苏武的掌心道：“难道就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吗？请仁兄听小弟这一次吧！”

“贤弟勿复再言！愚兄自被扣匈奴，已历十载。若是要降，何须等到今日？贤弟再欲劝降，无异于逼兄自戕。”

“仁兄何必如此呢？”

苏武一脸严肃道：“愚兄自到匈奴，已死过多次，亦不在乎这次。”说着，他便拔出腰刀，在腕上划开一道口子。

“唉！仁兄，小弟什么也不说了。”李陵扑了上去，夺下腰刀，不尽的愧疚伴着刀的落地油然而生。

“唉！仁兄真义士也，相比之下，小弟之罪天不能容。”说着，他跪倒在地，向苏武拜了三拜，将带来的牛羊肉和马奶酒悉数留下，并留下一匹

马，然后自己率卫士走了……

“贤弟！”苏武追着李陵的马队喊着，却终究没有看见他回头。

“走了，都走了，从此北海又只有苏武和你们了。”苏武抚摸着头羊自言自语道。

马队在遥远的天际化为一抹黑点，苏武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失落。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兄弟一场，尽管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无法一致，可抛开这些，他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看自己，这份情显得多么珍贵。

苏武的这种思绪渐渐化为浓云，在他心头越积越重。哦！他记起来了，昨夜两人同榻叙话时，李陵告诉他，说又要打仗了。

“贤弟！但愿你不要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啊！”苏武在心里祈祷。

……

清晨，是甘泉山最美的时刻。东方渐露的曙红，将远山近水装扮得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不一刻，陇原与青天连接处，燃烧起瑰丽的朝霞。于是，那山、那水、那树全都染上了一层酱紫色，在晨风中迎接那不凡时刻的到来。

终于，太阳像一颗成熟的蜜橘，跳出云海，跃上山头。于是，整个世界便立即充满了生机和活力。雾的氤氲在山谷间飘荡；花的芬芳在溪水旁弥漫；黄鹂的歌喉在枝头婉转；鹿群的身影在林间出没……

坐落在甘泉山南麓的甘泉宫，宫殿依坡而建。站在坡上，便可以望见红墙碧瓦的殿堂鳞次栉比，环抱它的甘泉山，虽没有南方山水的钟灵毓秀，却因这黄土而具有苍凉厚重的气韵。

据说当年秦始皇曾为它的起伏逶迤和厚重苍翠而沉醉，遂在这里修建了林光宫。项羽进兵咸阳，帝都化为灰烬，只留下甘泉山深处的避暑胜地。

而今，旧宫依然栉风沐雨，新宫又琼楼叠翠，绵延数里。自刘彻登基以来，每年六月都会来这里避暑纳凉。

元鼎六年秋，甘泉宫忽然长出一株九茎灵芝，奇香馥郁，流光溢彩。有方士奏道，此草乃仙人所赐，皇上若趁此修建高楼，必可上达天庭，夜遇仙人。

刘彻立即诏令在长安筑蜚廉观，在甘泉宫筑益寿、延寿二观。三观均以《道德经》中所授之玄机构造布局，观中央建着一座高十数丈的台榭，上绘乾坤八卦图，每日香烟缭绕，以迎神灵。

后来，又有好事者说，神、人之间虽存感应，然下界须有路。刘彻于是

又命人造一座通天台，上置各种祠具，等候神仙到来。

刘彻的心，经过这青山绿水的洗涤，去除了许多的烦躁和俗事，逐渐归于宁静。

昨夜，披着融融的月色，他同钩弋夫人临窗而坐，听夏夜的山风徐徐从窗前吹过，心境惬意极了。

借着月光，钩弋夫人的额头像玉雕一样平滑光洁，一双水波滋润的眸子衬托出青春粉嫩面容，是朦胧夜色掩饰不住的秀丽和端庄。

他有些不能自已地揽住了钩弋的纤腰，她有些不好意思，一任皇上拥着自己，就那么懒懒地靠在皇上的肩头，柔声道："皇上……"

"与夫人在一起，朕甚快慰。"

"皇上还为太子烦恼么？"

"早知今日，当初何必立他？"

钩弋沉默了一会儿，她知道，大凡为一个人生气，就表明很看重他在心目中的位置，皇上如果真想废掉太子，还用如此艾怨么？

钩弋压根儿就没有让儿子取代太子的想法，更不愿意看到他们父子反目。

"皇上！请听臣妾一言。表面上看来，太子似乎有不合礼仪之举，可依臣妾观之，此正是太子忠诚可嘉之处。"

"哦？"这个平日从不过问朝政的女人，居然说出这一番话来，使刘彻感到新鲜，"何以见得呢？"

钩弋夫人微微一笑道："以皇上之尊，诸位皇子，三公九卿，谁不畏惧呢？有些人为讨皇上欢心，总不免说些顺耳奉承的话，倒是太子，说话直来直去，显得真诚呢！"

她一手按着刘彻的手心，眼里流露出少有的成熟："太子已在位几十年，屡次参与朝议，受皇上耳濡目染，自不会乱了方寸。再说，废立关乎国运兴衰，也不是一句话的事，愿皇上三思。"

这样的私房话说起来，要比御前会议的气氛轻松许多，尤其是出于他所爱的女人之口，就带了脂粉香，便悄悄抚慰了刘彻心头的不平。

月光下细细端详着这个可爱的女人，一件藕荷色的深衣，一对白酥的丰乳，像两座高耸的山峰，呼之欲出。刘彻便不安分了，他拉起钩弋的手，就朝殿内走去。黄门、宫娥们会意，很快就掩上殿门。

往常的日子里，都是宫娥们伺候夫人脱衣的，可今天钩弋的一番话引起了刘彻的兴致，他干脆把宫娥们拒之殿外。

“朕今日要亲自为夫人宽衣。”

像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更愿夫人一点一点把美丽展现在自己眼前。他先慢慢地解开她的衣带，然后又轻轻拉下她粉色的护胸，于是一对玉兔似的双乳突兀地隆起在灯火下，浑圆而又坚挺。待整个衣襟解开，夫人平滑雪白的小腹微微起伏着，柔韧而又光滑。

这简直就是个玉人儿，从她眸子里荡出的每一丝波流，都炙烤着刘彻的欲望。他们遐想的风帆，在情爱的大海里游荡……

这是刘彻最舒心的日子。可人在尘埃中，是不可能超然事外的，真是忙来发愁，闲来也发愁。尽管行前总是一再对丞相和太子表明，他想找一僻静处，安心静养几天。可是，没过几天，他就觉得不问军国大事是一种折磨。于是，御前会议也搬到甘泉宫了。

大臣们了解皇上这脾性后，干脆什么都不做主，都拿到御前廷议。何况今年又发生了那么多事。

只是这样来来去去，办事效率就明显降低了，刘彻又焦急起来。

今晨到延寿观焚过香之后，他就匆匆地来到紫殿，看看有没有消息。

苏文早已命人将紫殿收拾得整整齐齐。他知道皇上在批阅奏章时，有一个焚香静心的习惯，于是，他特地选了上好的香料，燃出袅袅的青烟。刘彻一进门，便禁不住深吸一口气道：“好香啊！”

然后，他在案几后坐下，呷了一口茶问道：“有否让朕快意的消息啊？”

“皇上，好事多着呢！这些竹简奴才昨晚就为皇上整理好了。”苏文回道。

刘彻先翻开一卷竹简，大略浏览了一遍，眉头就兴奋地飞动起来，那是李广利和霍光发来的战报。

战报上说，匈奴右大都尉卫律所部遭李广利伏击，损失惨重。李广利乘胜追至范夫人城，匈奴远遁；而另一路霍光所部还未接战，匈奴闻听霍光乃霍去病胞弟，便先自怯战，连夜撤退了。

这消息让刘彻为之一振。

“李、霍二人果然不负朕望。拿酒来！”

苏文有些不安道：“夫人说皇上不可多饮。”

刘彻笑了笑道：“不可多饮，非是不饮，朕今日心中高兴！”

苏文拿来酒，刘彻举爵一饮而尽，又翻开了第二卷竹简。

那是桑弘羊呈上来的奏章，说是白渠题词碑已经刻好，揭碑典礼那天，白渠边锣鼓喧天，万民欢腾。黎民百姓深感皇上圣明，祝福皇上千秋万岁。

这消息有如三伏的凉风，拂过刘彻心头。国以农为本，特别在边陲宁静的岁月里，他一直关注农桑，兴修水利，将浩荡皇恩撒向民间。

刘彻又一次击节称快，对苏文道：“你也来一爵，与朕对饮如何？”

苏文忙辞谢道：“谢皇上隆恩，奴才怎敢与皇上对饮呢？这折杀奴才了！

刘彻仰起头，将酒一饮而尽，殿内就留下他爽朗的笑声：“传旨！免渭北旱原赋一年。”

接着，他又俯下身体批阅案卷，这一次却没有刚才的兴奋。

在众多的奏章里，他没有看到江充独具风格的笔迹。这个在他眼中处事干练的御史大夫，为何此次如此拖沓？

“御史大夫这两日为何没有消息？”

苏文一听这话，心里便打起鼓来，他本想将江充临行时交给他的锦囊托出，可他当时分明说，不见人不拆囊，而那应该出现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想到这里，苏文道：“横桥相别时，记得御史大夫曾向皇上禀奏，一旦有了结果，便会来报。奴才想，不久就会有消息的。”

苏文也许说得对，查案必须做到取证准确，需要花些时间的。

眼见日近中午，刘彻从案头站起，舒了舒筋骨道：“朕腹内空空，让膳房弄些吃的来。”

两人走出殿门，听见从墙外的校场上传来喊杀声。

烈日下，金日磾穿着一件黑色战袍，手持一把利剑，劈杀斜刺，激起阵阵掌声和喝彩。

旁观的羽林卫将士中，有几人颇有些胆量，上前要和他比试。金日磾也不拒绝，校场上一来一往，没几个回合，那些人便觉体力不济，拱手称服了。

刘彻看着看着，就笑出声来。人生是多么离奇，当年的休屠王太子何曾

想到，他后来不仅成了汉朝的一名将军，而且在长安娶妻生子。

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带领河西匈奴军与霍去病大战的少年了。刚到长安时，他的身体尚有些单薄，数十年过去了，他完全变成一名健硕的将军。而后来发生的许多事都让他与刘彻之间关系更密切了，甚至超越了汉人之间的信赖。

从骏马监到驸马都尉，刘彻让侍中官员教他大汉礼仪，并为他取了一个叫“翁叔”的字。他举止有度，刘彻喜欢他的忠诚，更喜欢他的木讷。他常常入侍左右，出则“骖乘”，以致朝廷贵戚对他十分嫉妒，暗地里都埋怨皇上得一胡儿，反贵重之。

孰料刘彻知道后，反而赏之愈厚。这份情感让金日磾终生记挂在怀。这次他自请随驾到甘泉宫，就是为了护卫皇上。

“疾风而知草之劲矣！”刘彻由衷地感慨。多年来，许多人与他离心离德，而金日磾却依然如故地忠诚于他。

刘彻看得入神，竟然忘记了午膳。苏文在一旁看了，不得不上前提醒。

“哈哈哈……”刘彻仰天大笑，遂要苏文将御酒拿来犒赏练武的将士。

等一切安排妥当，钩弋夫人和小皇子已等候多时了。

……

傍晚时分，常融出了太子宫，匆匆向尚冠街走去。

御史大夫的府门紧闭，常融上前轻轻叩击，须臾门里透出一个人影：“哦！常公公到了，大人已等候多时了。”

进得府门，从萧墙绕过去，是一株枝繁叶茂的黄杨，夜色给小径留下斑驳的树影。远远地瞧见江充手握竹简，站在门口，很热情地打招呼：“常公公到了，有请！”

“让大人久等了。”

尽管常融在东宫当差，伺候的是当朝太子，可第一次这么近地与御史大夫说话，心中也不免有些慌乱。

屏退左右，江充一双黑亮的眼睛看着常融，很谦恭地说道：“公公整日伺候太子，功在大汉，本官在这里谢过了。”

这话若放在包桑、苏文身上，倒也不算什么，可对年仅二十岁的常融来说，不禁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更有些承受不起。难道御史大夫不知道他在宫中的地位么？

“大人折杀咱家了，伺候好太子，是咱家的职责和本分。”

精明的江充早已从他不安中觉察到一种卑微和怯懦。苏文说得对，这样的人最好利用，也最好掌控。他随之大笑起来，于是常融便越发感到不自在了。

大笑之后，江充恢复了平和，连连邀请常融喝茶。

“公公来本官的府邸，就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无须如此戒备！本官今日请公公来，是因为皇上行前反复嘱托，让本官照顾好太子。因此本官想问问太子的情况，也好尽一份职责。”

常融一听此话，就在内心问自己是不是太谨慎了。不就是问太子读书、吃饭和参与朝政的事么？当他把这些择要点叙说了一遍后，江充不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流露出些许的不满足。

“太子平日里都结交些什么人呢？”

“这……”常融拉长了说话的语调，“不瞒大人，咱家平日只想着伺候太子，替皇上分忧，却不曾留意宫中来人之身份。不过，依咱家猜想，来人不外乎皇亲贵戚，王孙公子。”

“哦？”江充因势利导地问道，“公公可曾听到他们聚到一起时，说了些什么吗？”

这看似不经意的问话，却使他的心一下子绷紧了。

“呵呵……”常融打着哈哈，眼睛却暗地在江充脸上窥视。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幽深得见不到底。一进门他就与自己有说有笑，可这笑里总觉得有让他猜不透的东西。

“每一次来了人，太子就让咱家退到外面，因此无法回答大人……”

常融的这点心思怎么可能瞒得过江充呢？他依旧全神贯注地听着，依旧笑容可掬地点头，仿佛两位知心朋友间的夜话。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他继续诱导下去，就一定能获得自己所要的东西。

江充端起茶杯，再次邀请常融喝茶，而且有意无意地提起了前些日子钩弋宫的御前会议。

“听说钩弋宫御前会议后，太子埋怨皇上不让他西征，可有此事？”

常融很吃惊，急问道：“大人是如何知道的？”

江充微微一笑，不谙世故的常融终于顺着自己的思路来了。可他并不急于追问，他继续创造着宽松的气氛，老于世故地笑道：“父子间发生一些争论，本属常理，何须大惊小怪？”

常融的心理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渐渐松弛了。虽然他所说的都是些零碎的东西，可对江充来说，几乎每一件都是有价值的，都可以与他正在查的巫蛊案联系起来。

看着时间不早了，江充起身道："公公稍坐，本官去去就来。"

常融忙也站起来道："大人请便。"

可江充这一去便过了许久，常融等得十分焦急，正要向府令询问，却见从门外冲进来几个廷尉府役模样的人来，不由分说就将常融压倒在地。

"你们竟敢私自绑架太子府黄门，难道不怕死么？"

"哈哈哈……"

他听见厅外一阵大笑，江充便进来了。

他已是另外一副脸色，眼里充满了轻蔑，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嘲笑："你是太子府的黄门么？竟敢私议太子，论律该斩！把口供拿了他看！"

府役捧着笔录，常融粗粗浏览一遍，浑身筛糠般地颤抖个不停，那上面记录的不是别的，就是刚才他所谈的有关太子议论皇上的细节。只要这口供到了太子手里，他必死无疑。

此时他才明白，自己掉进了一个预设的陷阱，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一切都与他那个奉为义父的苏文有密切的关系。他冷汗淋漓地看着江充，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

在他画押之后，江充立即让府役们放开常融，说话的语气比刚才还要和气，几乎每一个字都含着对这位年轻人的关爱。

"本官知道，公公与苏总管情同父子，本官怎会加害朋友的义子呢？至于刚才所言，本官暂且放到这里，你只要按照本官嘱咐去做，不但毫发无损，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像司马迁那样，也弄个中书令干干。好了！这次让公公受委屈了。本官还有事要处理，具体事宜府令会向你说明白的。"

听见江充出门的脚步声，常融颓然地低下了头……

第二十章

落叶萧萧长安树 阴霾重重汉宫秋

转眼间刘彻离开京都三个多月了，时序已到了八月。

自送走父皇后，刘据一直处在心绪不宁的彷徨中。

那天，看着浩荡的车队驶上咸阳北原，他才收回忧郁的目光。他想说的话太多了，可父皇却没给他机会。

在刘彻离开京城的日子里，尽管讲述《春秋》的活动仍在博望苑按部就班地继续，尽管每日都有大臣前来请示朝事，可刘据的精神却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他挥不去父子相别时的冰冷。他感觉许久以来所担心的事似乎在日益临近。因此，在石德讲书时，他常常走神。

石德任太子太傅较晚，面对的是而立之年的刘据。刘据对军国大事不仅关注，而且总是与史载前事比较，形成自己的见解，这给他留下了博学慎思的印象。这使他不得不调整教授方法，更趋向于从微言切入，从一时一事引发议论。

刘据对这种方法很喜欢，他们的议论常常碰出智慧的火花。这比之过去更实事求是，更心地默契，两人的关系渐渐地超越了君臣和师生，而带了挚友的意味。

可这超乎师生的关系发展下来，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石德的情感在不知不觉间向刘据一边倾斜，他也顺着太子的思路而对皇上的朝事颇有微词。

他们今天讲的是“鲁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位羽父先想说服鲁隐公杀了自己的弟弟，让自己当宰相，当他的请求被拒绝后，竟然背叛了鲁隐公，转而去煽动桓公弑兄自立。

石德讲到这里，借题发挥道：“殿下，一部《春秋》言尽兴废之理。而朝之兴废，在于用人。依臣看来，这鲁隐公兄弟都算不上明君，像羽父这样的乱臣贼子，朝三暮四，无非图私利耳。然他们却不能识其面目，难免不祸起萧墙啊？”

可他却没有从刘据那儿得到满意的回应，等来的确是沉默。

石德很不满足，站起来施了一礼再问道：“殿下以为然否？”

刘据这才从沉思中醒过来，不禁赧然一笑道：“刚才本宫想起一件事，故而失态，请太傅见谅。”

“哦！殿下想起何事？”

“太傅以为江充其人如何？”

石德顿觉吃惊，原来太子并未走神，而是由史想到了当前。

石德掩上门，小声道：“藏而不露，口蜜腹剑。去年公孙贺那桩案，就是他一手酿成的。”

刘据站了起来，临窗而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白云悠悠，黄门和宫娥来来往往，鸟儿在老绿的槐林、松柏的枝头歌唱。他想，父皇此刻在甘泉宫一定过得很惬意吧？他忘不了少年时父子相亲的情景。

那时候，母后正值青春，每年一到六月，都是他和父皇、母后一起在甘泉宫中度过的。

在记忆中，父皇是威严的，也是慈祥的。他不能忘记十岁夏天的那晚，父皇和他沿着甘泉宫旁的一条小径散步，坦率地说着年轻时的一些孟浪行为。

阳光西斜，在山间投下浓密的树影，刘彻偕刘据缓缓地走在山道上。坡很缓，天气也不那么热，时间很充裕，他们完全不用着急赶路，而将自己散淡地置于斜阳碧树间。

警跸们在身后跟着，父子似乎都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

话题很分散，先是说到了为君者的道德，进而又说到了七国之乱，连刘彻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说到自己早年孟浪的行为上去的。

“人在年轻时，往往虑事不足，朕在年轻时，也曾多有狂悖。”

刘据很吃惊，父皇竟是如此坦率。

当年，父皇刚刚把母后接过来时，两人感情甚笃，常常结伴到终南山下打猎。有一天，当他们踏着月光赶到长安城下时，城门已经关了。守门的司直在城头喊话：“皇上有旨，私自开城门者，斩无赦，小吏岂敢违背皇命！”

父皇无奈地看了看母后，唉！他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的诏命堵在城外呢？他没有理由违背自己颁布的法令，于是两人回头来到沣河岸边，寻一农家借宿。

父皇轻叩柴扉，开门的是一老者，他见是一身着锦袍的官员，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只知游猎，从来就不知百姓死活，现在想来借宿，除了猪圈，没有地方给你们住！”

年轻的父皇何曾受到如此奚落，一道诏书就将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的农人籍没迁徙，广袤的关中平原被扩充为上林苑。

刘彻说起这段往事，笑着摇摇头道：“现在想来，那实是一个误农伤民之举。你既为太子，万不可步朕的后尘啊！”

父皇曾当着自己的面悔过，那曾强烈地感染了刘据。

往事不堪回首，留下的只是依稀梦影。

自他进入而立之年后，就逐渐感受到父皇的固执和偏狭，听不进忠言，惧怕老去；多疑和孤僻。这一次，他带着刘弗陵和钩弋夫人去了甘泉宫，却把母后冷落在长安……

一想到母后，他的心就益发苦涩。昨日，在母后处当差的黄门王谦来报，说江充率人手持皇上诏命，从御花园到寝宫，一块砖一块砖地挖掘搜索人偶，已有几位夫人因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香消玉殒。

母后最后也难幸免，江充派人把母后的寝宫折腾得凹凸不平，连放一张榻床的地方都没有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将母后怎么样？这万里河山到底还姓不姓刘？……

刘据再也没有心情听石德讲授那些遥远的宫廷血腥，将手中的《春秋》抛在一边道：“这书本宫不读了，治史与治国相去远矣！”

石德于是无言。给太子当老师，他就是在刀刃上过日子，唯一的选择就是悄然退出去，掩上书堂的门。

世上最折磨人的就是有话无处倾诉，有情无处宣泄，郁闷中的刘据下意识地拨动了身旁的琴弦，他说不清是什么力量驱使一曲《无衣》从他的指尖流出：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

琴声伴着歌声，如大海奔流，万马低吟，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纤弱婉转……

这时候，常融拿着一把拂尘，貌似悠然地踱着步子，时不时地注视着假山后的一丛月季，看看没有什么破绽，才又向前踱去。

转过假山就是一座小桥，他装作拾履，慢慢地蹲下去，用袍裾将身后的

一块地方盖住，从地上掀起一块方砖，看看所埋之物安然无恙，这才放心地站起来。

迈过小桥，迎面走来一群玉面桃花的宫娥，她们见了黄门，纷纷上前施礼。常融与宫娥搭讪之后，就急着往前殿去了。

在通往前殿的路上走着，他的心一刻也轻松不了。想起十几天前与江充的会面，他仍然走不出那场噩梦的阴影。

当府令要他在宫中埋人偶时，他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头。

平心而论，自他到太子府以来，刘据待他十分宽容。可那一纸留下他指印的“供词”，就把枷锁套在了他身上。

江充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此事乃苏公公的安排。

而一提到苏文，他便没有话说。他本来是一个孤儿，那年到京城行乞，流落街头，因向店家讨要残羹而遭殴打。恰巧苏文从那里经过，为他买了饭菜，并且带他回了家。从此，他的人生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苏文教他宫廷礼仪，让他学习怎样待人接物。一天，苏文说要送他去宫中做黄门。他虽然年少，却也知道受阉割的痛苦。可对迫切需要改变命运的他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何况苏文把黄门每日不离皇上左右，随时可以向皇上进言的情景描绘得非常诱人呢？

常融虽然极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埋人偶。他在心里暗下决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幼稚的他哪里知道，他已经没有第二次了。他的手，将在长安制造一场风声鹤唳的血案。

他路过博望苑书堂，从里面传出苍凉的琴音和低沉的吟唱：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

那凄婉、那沉郁，让常融为之动容，他不敢久停，怕自己在一瞬间动摇了决心，便急急忙忙向前殿奔去。

这首《无衣》是刘据最喜欢的一首，那铿锵有力的节奏，那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威势，都让他血脉贲张。两位大司马曾传令在军中传唱，以壮军威。可自他们去世后，他便弦断少知音，许久不曾动过琴了。现在，这歌声就在他的指尖流淌，可有谁能解其中的情怀呢？

他悲愤交集，泪如雨下，琴弦“当”的一声就断了。刘据大惊，朝外面喊道：“太傅！太傅……”

石德闻声赶来，见太子双手捂脸，伏在琴上。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话，侯勇便进来奏道：“外面人声嘈杂，好像是江充带人来搜查了。”

“哦！该来的还是来了。”难怪琴弦断了，它是提醒本宫大祸已经临门了啊！

刘据将断了弦的琴推到一边，令侯勇出去察看动静，要石德回避。

石德似有预感，眼含热泪道：“殿下，此时此刻，老臣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的。”

刘据强打精神劝慰道：“太傅放心，清查巫蛊，乃父皇诏命，本宫身为太子，岂能违抗，太傅在反而不便，请您暂时回避。”

“殿下，那老臣就先行告退了。”走出殿门，他还是不放心，又折回来叮嘱道，“殿下须当从容，才不致授人以柄。”

石德刚进入小憩的侧室，江充的人马就呼啦啦地冲进太子府。

羽林卫玄甲被身，执戈持戟，一个个杀气腾腾；与此同时，博望苑的两厢中冲出一群禁卫，列队整齐，剑拔弩张。

侯勇手持宝剑，大喝一声：“光天化日之下，何人如此大胆，竟然闯入太子府中，难道你们不怕死么？”

一位队史上前回道：“我等奉御史大夫之命，搜查巫蛊，实是有命在身，还请詹事见谅。”

“搜查巫蛊，与太子何干？”

“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末将只是奉命行事。”队史虽然话音柔和，却仍示意兵卒朝内拥来。

侯勇凛然而立，对禁卫喝道：“谁敢近前一步，杀无赦！”

两边刀光闪闪，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从书堂内传出太子的声音：“詹事少安毋躁，让他们进来！”

禁卫“哗”的一步，让开一条道，这时候，江充匆匆赶来了。

江充并没任何逾越的狂悖，而是文质彬彬地上前施礼道：“微臣叩见太子殿下，臣奉皇上旨意，清查巫蛊一案，惊动太子，臣深感惶恐。”

“难道御史大夫怀疑本宫诅咒父皇不成？”

江充拱手道：“微臣不敢。微臣只是奉旨行事，还请殿下体谅臣的难处。”

“御史大夫倘若从府中搜不出人偶，该当如何？”

江充依旧笑容可掬：“微臣亦愿殿下清白，臣也好向皇上复旨。”

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而又滴水不漏，刘据自然没有阻挡的理由。

羽林卫在队史指挥下，在博望苑出出进进了大约一个时辰，却没有搜出任何证据。

刘据心中愈益坦荡：“本宫素来严谨，江大人既是奉旨而来，不妨验看仔细，也好了却大人心中疑窦，还本宫一个清白。”

此举正中了江充下怀，他暗中看了看跟在太子身边的常融，他的手微微向后指了指。

“谢殿下宽容，微臣也是出于无奈。”言罢，他带着一干人向后花园散去。

石德和侯勇急忙来到太子身边，不约而同道：“殿下受惊了。江充借诏书之威，实在是欺人太甚。”

侯勇圆睁两眼道：“若非殿下约束，臣早就一刀结果了他。”

刘据摇头叹道：“他也是奉旨行事。”

石德知道，如果太子事发，他也脱不得干系。刚才他分明看见江充出苑时，面带杀机。他顿然感到了危机的逼近。

“殿下素来宽仁，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他又能把本宫怎样？”

“殿下之言差矣！我朝多少人因巫蛊冤死刀下？今日江充来者不善，殿下可矫节捕他入狱，治其罪。”

“唉！本宫乃太子，怎可擅自做主？倒不如辞去太子之位，也许还可以保公主和母后平安。”

侯勇急忙接道：“太子此言又差矣！臣闻皇上离京时，对巫蛊一案查意甚坚，倘小人先一步诬告于圣前，殿下就是辞去太子之位也于事无补。臣以为，太傅所言极是，先捕江充入狱为好。皇上远在甘泉宫，只要殿下封锁消息，皇上回京，就说江充欲劫持太子、丞相，意图谋反，故而治罪。”

石德亦劝道：“事急矣！詹事速去调集禁卫，须臾江充返回，一切都晚了。”

侯勇闻此转身就朝门外走去。

刘据惊道：“太傅这不是要陷本宫于不忠不孝么？”

石德近前一步劝慰道：“殿下放心，臣誓死追随殿下。”

“早知宫廷如此险恶，倒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也少了许多事端。”刘据话音刚落，江充便带着一干人从门外进来了，他一副茫然困惑的样子。

等到了刘据面前，他拱手道：“微臣有要事奏。”

太子扭过头来。

“臣在太子御座下面、后花园牡丹下面和双拱桥上共掘得人偶六个，请问这……”

这时羽林卫已将六个人偶一字排在太子面前。

“这……你看该如何处置？”刘据先是一惊，旋即平静了下来。

“臣当如实禀奏皇上！”

“本宫胸襟坦荡，岂会干这等下作之事，分明你蓄意陷害。”

太子话音刚落，就见一宫娥泪流满面地跑进来了，她断断续续地道：“娘娘……和小王子投湖了！”这消息如晴空霹雳，刘据只觉眼前一黑，险些倒下。

前天夜里，夫妻俩还为近来宫廷动荡不安，人心惶惶而相坐良久。当时史良娣还安慰说他是皇长子，又是太子，就是有事，也绝对与他无涉。她还反复叮嘱身边宫娥，近来凡事小心谨慎，不要给奸人留下把柄。可刚过了一天，他们就死于非命。

“想我堂堂太子，竟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儿，我何为太子？何为男人啊！父皇！您在哪里？孩儿何罪之有？竟要遭此浩劫？父皇！父皇……”

跟随太子多年的石德和侯勇，顾不上征得太子同意，怀抱汉节，手指江充，疾言厉色道：“江充奸臣，祸国殃民，皇上早知你素存异心，令你查处巫蛊，不过欲擒故纵而已。皇上临行时，早授太子以节，还不跪下受缚。”

这一出江充着实还没想到，顿时他目光迷离，犹疑彷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喊道：“御史大夫，谨防汉节有诈！”

一言未了，石德挥动汉节，侯勇从侧室冲出，一剑结果了那人性命。

江充大惊，忙向身后的羽林卫喊道：“还不将这反贼拿下！”

羽林卫中有人正欲动手，侯勇一把将血刃横在手中，大吼一声：“休得妄动，一切听令于太子。”

江充惊慌中回头看去，两厢廊庑下、墙头上，禁卫军容整齐，早有所备，一张张弓弩直对着天井，他顿时慌了。

悲愤交加的刘据，在众人的扶持下，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目光含着愤怒：“你这乱臣贼子，手无寸功，凭阴险狡诈，下欺文武阁僚，上蒙皇上视听，今日若不杀你，国无宁日，来人，快将这贼子首级取下！”

江充这才觉得事态的严重，忙求饶道：“微臣素知殿下与皇上情感笃重，巫蛊之案，臣只是奉诏行事，实出于无奈，殿下若是饶了臣，臣一定在皇上面前澄清是非……”

见太子毫不动容，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在砖上磕得“砰砰”直响。

刘据“嘿嘿”冷笑道：“逆贼，没有想到你还会有今天吧？”说着他夺过侯勇手中的利剑，向跪在地上的江充刺去，顿时，江充血流如注，喷在博望苑的柱子上。

侯勇扯下一片战袍，擦了血迹，骂道：“不要让这贼子之血污了神圣之地。”

随来的羽林卫见大势已去，纷纷跪倒在地，表示愿听太子之命。

侯勇让人将那些蛊惑人心的人偶烧掉，而石德则在一旁提醒太子，让常融去禀明皇后此事。可待他们回身寻找时，却发现常融早已不见了……

“皇儿！你闯下大祸了！”卫子夫听说刘据杀了江充，愁容顿时就上了眉头，“他是钦命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说，他还肩负着清查巫蛊的皇命，你杀了他……”

从清查巫蛊以来，天天就守在卫子夫身边的卫长公主，对母后的忧虑表示了有度的不屑：“母后总是忍让，结果都让那些乱臣贼子欺负到头上来了。”

卫子夫狠狠地瞪了一眼卫长公主道：“你懂得什么？你们只图一时泄愤，若你父皇得知消息，看你们怎么收场？”

从建元二年进宫至今，卫子夫目睹了无数腥风血雨，却从来没有把它们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可如今，她也不得不面对这一情况了。

刘据望着卫子夫蹙郁的眉头，心底一下子沉重了：“孩儿也是出于对江充的义愤，孩儿若不杀了他，到头来还是要危及母后的。”

卫子夫落泪了：“儿啊！为今之计，要先得到丞相襄助。若是丞相与你站在一起，也许还有回旋余地。你速遣人到丞相处，通报江充谋反罪行，丞相若是个明白人，一定会临危受命，同舟共济的。”

卫子夫更清楚，在这个生死关头，无论是她还是刘据，都不能乱了方寸。以江充的作为，也真是死有余辜。想到这点，卫子夫昂然抬起头来，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对春香和詹事严厉地道：“皇上如此信任江充，然彼不思图报，反而趁皇上离京之际，密谋造反。本宫依照大汉律令，剪除国贼，以正朝纲。从现时起，两宫禁卫，严阵以待，有违令者斩无赦！”

她又对石德道：“烦劳太傅速到丞相府通报事变缘由。”

“诺！”

卫子夫又对侯勇道：“本宫素知你忠直，你须臾不可离太子身边，要选派最亲近的士卒护卫。椒房殿詹事何在？”

“臣在！”

“本宫平日待你不薄，现今国逢危难，命你率领宫中禁卫，守卫宫门，以保皇宫安全。”

“诺！”

卫子夫又叮嘱春香道：“你不可离开本宫半步，派出练过武功的宫娥打探城内消息，随时回奏本宫。”

“诺！”

卫子夫安排完这一切，才对刘据道：“你速去传本宫的懿旨，告令百官，言明江充谋反之事；并部署兵力，以确保京城安定。”

卫子夫的镇定，使刘据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了下来。回到太子府，他立即以皇后的名义发中厩车载射士，打开武库，分发兵器。

傍晚，天色又阴沉下来，从南山传来沉闷的雷声，风掠过长安城头，吹得旌旗“哗啦啦”直响。

刘据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丞相府的消息。他不断地派人前去瞭望，可是，直到天黑下来，仍不见太傅的踪影。

宫娥捧上晚膳，被刘据喝令撤下。直到京城亮起灯火的时候，石德终于出现在太子府。

刘据迫不及待地问道："丞相如何说？"

可口干舌燥的石德张着大口，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侯勇忙要宫娥捧了茶水，石德润了润喉咙，才挤出一句令人沮丧的话来："丞相说尚未见皇上虎符，北军无由发兵。"

"还有呢？"

"丞相说，事已至此，要太子少安毋躁，他连夜派人到甘泉宫奏明皇上，请求定夺。"

这不等于把实情都告诉了皇上么？这样一来，还能造成既定局面么？刘据沮丧地坐在地上，一时没了主意。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石德还是侯勇都清楚没有退路了，侯勇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既然可以矫节杀了江充，也可以劫持丞相，逼他承认江充谋反。"

"眼下兵力不足，怎么劫持丞相？"

"倒是有两处有兵。"

"快快讲来。"

"为今之计，殿下不妨矫诏放出牢中刑徒，由臣率领捉拿丞相；另外，据臣所知，当年浑邪王降汉后，皇上曾将余部分屯各处，长水一带就有一部。这些人平日对汉军状况知之甚少，殿下亦不妨矫诏，招其进京。"

刘据搓着手来回踱步，举棋不定："矫诏！矫诏！此乃欺君大罪也！"

石德看刘据失魂落魄的样子，不免失望："殿下不可犹豫，保住了殿下，就是保住了汉家江山。殿下可一面令禁卫加强戒备，一面于长安城内广贴檄文，言明殿下是奉节除奸，皇上临行托朝事于殿下，臣下焉有不信之理？"

刘据蓦然颔首，待侯勇离去后，他登上宫墙，望着灯光黯然的长安城，心中阵阵绞痛。

不久前，他还秉承母后旨意，祈求父皇万寿无疆，孰料残酷的现实竟将他推向父子相残的地步。要命的是，一旦自己举兵不成，血洒长安的就不止他一人了。

“上苍啊！刘据何负于你，却要遭此天谴啊？”

第二天，长安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太子的檄文：“帝在甘泉病重，疑江充谋反，诏发三辅之兵……”可城内的百姓却有种异样的感觉，檄文虽然言事变之烈，历数江充谋反罪状，却未见巡逻的兵卒增加。

酒肆茶舍的商贾们在大惑不解的同时，暗祈罢兵息戈，好让他们一如既往地安心做生意。

……

刘据的估计没错，当侯勇率禁卫来到丞相府时，府令说丞相在太傅离开时，就匆匆坐上车驾走了，至今未归，也不知去向……

“此事关系重大，本相未见皇上兵符，实在不敢贸然行事。”昨晚，刘屈髦在详细听了太傅的述说后，用一句很谨慎地回答婉拒了太子的请求。

可石德竟猜不透刘屈髦那迷离目光后深藏的心机，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而不愿离去：“丞相！江充谋反之心已昭然若揭，太子剪除国贼上合天意，下顺民心。”

“太傅勿复再言，本相恕难从命。”

“不！太子护驾之心天日可鉴，丞相若能助一臂之力，日后……”

刘屈髦挥了挥手道：“太傅请回吧，请先容本相奏明皇上。”

“丞相……”

“送客！”刘屈髦毫不犹豫地下了逐客令，石德便踉踉跄跄出了丞相府。

的确，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可诛杀江充却为他排除了一个障碍——这个令人生厌的小人，一心想着攀附刘弗陵，迟早会成为国贼。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他需要做出慎重的抉择。

早在钩弋宫的御前会议上，他就摸清了皇上的心思，因此他断定，不管太子出于何种目的，皇上都不会原谅他。他发现，上天就这样把消除太子的机遇降在他面前。

在与石德说话的那一刻，他的思绪一直在高速运转，他对自己在这场事变中的角色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太傅一走，他就立即传来了长史，要他连夜奔往甘泉宫，向皇上禀奏京城的事变。

酉时三刻刚过，刘屈髦的车驾就已停在了北军大营的门口。

积了后半天的雨云终于在震天响的雷声中将大水泼洒在天地间。

刚刚从益州刺史任上调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听说丞相来访，急忙到营门口迎接。看见站在大雨中的刘屈髦，他很吃惊地问道：“夜色漆漆，大雨滂沱，丞相何故匆匆来此？”

“事急矣！容本相进营详叙。”

安顿丞相坐下，任安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刘屈髦喝了一口茶，才开口道：“太子杀了清查巫蛊案的御史大夫江充。”

“哦！有这等事？”

“太子以江充谋反、维护京城安定为由，要老夫征发北军，被老夫拒绝。案件是非曲直一时分辨不清，老夫岂可轻信传言。而且，大汉律令——见虎符才可发兵，老夫没有见到皇上虎符，贸然发兵，也有违律令。考虑到太子会持节要将军发兵，老夫才连夜冒雨赶来，怕将军不慎，殃及家人。”

任安十分感谢刘屈髦在这个关头对自己的提醒：“请丞相放心，末将一定严守营寨，不见虎符，绝不发兵……”

“在没有接到皇上诏命之前，老夫也不准备再见太子，今夜老夫就暂借将军大营歇息了。”

现在已是凌晨子时，在距中军帐不远的地方，刘屈髦已经进入梦乡，可任安却毫无睡意了。

虽然长期在外，但太子的为人他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相信太子会无故把宝剑刺向一个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皇上对司马迁处以腐刑的事使他断定，江充的死一定与皇上有关。

他应该如何处置？

他多么需要一位智者为他指点迷津，假如司马迁在身边，他一定能为他找到一个合理的途径。可作为中书令，他现在就在甘泉宫，在皇上的身边。

要是大司马活着也好。早年，他在卫青府上做舍人，后来被推荐到军中任郎中，直至将军长史。他亲身感受到卫青的儒将风度，每临大事的冷静和沉着。

唉！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砥柱了，在这个雷声大作的夜晚，任安觉得自己有些进退维谷。

唉！京城如此混乱，皇上为何还要到甘泉宫去避暑呢？

帐外传来脚步声，他抬头看去，原来从事中郎进来了。

“将军还没睡么？”

“睡不着啊！”

“一定是为京城的事吧？”

“中郎相信江充谋反么？”

“依下官看来，江充羽翼未丰，还没有这个胆量。”

“那就是太子试图借巫蛊案取代皇上？”

“太子为人宽仁，也不可能生出此等妄举。一定是江充意图陷害太子，才遭此毙命之灾。”

“那依中郎之见……”

“下官以为，在事态未明之前，北军还是不要介入为好。”

“倘若太子持节前来发兵呢？”

“我朝除皇上曾命严助持节前往会稽发兵外，就严令，不见兵符绝不可发兵。将军没有理由冒违大汉律令之险呀！”

“感谢中郎提醒。”任安终于心安下来，随即命令道，“传令北军将士，紧闭营门，一律不得外出，违令者斩！”

今晚，刘彻破例没有批阅奏章。午后，他同司马迁连下了五盘棋，以连胜四局而结束。接着，他又在苏文的陪同下登上通天台，焚香叩首，诚邀仙人降临。他不免有些累——毕竟是上了年岁的人了。

用过晚膳，刘彻便早早地睡了，很快就进入梦乡。

他晃晃悠悠来到通天台前，举首望去，台上站着一位鹤发童颜的仙人。

那仙人一看见刘彻，就轻摇拂尘道：“刘彻，到贫道身边来。”

惊异的是，他不用拾级而上，就到了仙翁身边。

仙人捋着美髯道：“难得你诚心筑了通天台，贫道才得以降临人间。果然是大汉兴盛，帝业辉煌……哈哈……”

“弟子盼仙翁若久旱之盼望甘霖，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未及远迎，还祈大仙恕罪。”

仙翁摆了摆手道："你有何求，尽可道来。"

刘彻又虔诚地施过一礼道："弟子为帝嗣一事困惑，还请仙翁指点迷津。"

仙翁北望甘泉，道出一番玄妙密语："一阴一阳，一长一短；一大一小，一兴一亡。"

刘彻越发如坠五里云雾，急忙跪倒在通天台上道："请仙翁明示。"

"天机不可泄露。"仙翁将手中的拂尘一甩，便隐入五彩祥云中，只有洪钟般的笑声留在通天台上，久久不绝……

刘彻正待要喊，那仙翁却已不知去向，而自己却似单骑在山中行走。

枯树遮道，雾霭重重，他呼唤钩弋夫人，回答他的却是风声；他呼唤刘弗陵，看见的却是迎面扑来数千木人，手持木棍，直将他追至悬崖边上。他身下的坐骑惊恐中飞越山崖，不料却跌入深谷。刘彻大叫："吾命休矣！"

一个激灵，刘彻醒了，他摸了摸，浑身都是冷汗。再看看窗外，除了朦胧的夜色外，哪里有什么仙翁、木人？

从殿外传来格斗声和喊声："大胆狂徒，还不快快受死！"

刘彻跳下皇榻，"嗖"的从鞘中拔出宝剑，就冲出殿了。

透过雨雾，朦胧的夜色中，三个黑影杀作一团，那一高一矮身穿夜行衣者，一个如蛟龙出水，一个如猛虎下山，把手中的短刀舞个密不透风。迎战他们的那位彪形大汉，从鼻翼间发出哼哼声，听得出是金日磾。

虽然是面对两人，可金日磾却毫无惧色。他挥动手中的宝剑，招招紧逼，将一个黑影逼向绝地。如此酣战，令刘彻眼花缭乱，他欲上前助战，然毕竟年事已高；再看看大殿四周，弓弩手张弓搭箭，欲引待发。

刘彻大声疾呼："不要伤了金将军！"

那黑影经这一喊，顿时分了神，被金日磾回身一剑，刺在咽喉，便重重地倒了下去。

高个一看矮个已成亡魂，自知非金日磾对手，再也无心恋战，卖出一个破绽，便回身要走。金日磾哪会给刺客机会，飞身而起，便截住了高个的去路。夜色中寒光一闪，高个应声毙命。

金日磾擦了擦血迹道："让皇上受惊了！"

刘彻把剑插入鞘中问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黑夜行刺？"

羽林卫早有人将二人首级奉上，刘彻借着灯光一看，顿时惊呆了：“怎么会是马河罗、马通兄弟，他们是受何人差遣呢？”

是金日磾首先发现了刺客的踪迹。

自从随驾移到甘泉宫后，金日磾因水土不服，一日腹泻数次。皇上酣睡的时候，他腹中隐隐作痛，便急忙地向羽林卫叮嘱一番，三步并作两步朝厕房跑去……

蹲在厕中，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金日磾一生最大的欣慰和幸运莫过于皇上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他的记忆中，自古贵中华，轻夷狄。可英明的皇上却不以种族论亲疏，对他信任有加，他相信上苍有意要他终生陪伴皇上。虽然他父亲死在霍去病的刀下，可他从未有非分之想。为了皇上，他就是舍去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就在他步出茅厕的时候，忽然看见黑影一闪，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刺客，他没有任何犹豫，就迎了上去……

听着金日磾的奏报，刘彻唏嘘道：“板荡识忠臣，朕风云一世，却不能理好宫中之事，真是愧对列祖列宗啊！”

恰在这时，苏文从暗处走来，一边喊着“奴才救驾来迟，乞皇上恕罪”，一边从怀中扯出一道锦囊，呈于刘彻面前：“此乃御史大夫自京城发来，请皇上御览。”

汉时的锦囊，类似于今日的信封，用一丝织袋子密封。

这锦囊在苏文怀中揣了多日，直到今夜见人，才煞有介事地拿了出来。

刘彻拆开锦囊，将绢书由右至左仔细看了一遍后，一双眼睛先自直了，胸中如有一块大石堵着，气喘吁吁。

从建元初年登基至今，刘彻征讨匈奴、平定西南，凿空西域、扫平大宛，早已对流血抛尸、刀光剑影司空见惯了，只是眼前这场事变来得太突然。这几个月，在钩弋夫人劝导下，他本来已经打算待十月回京后，要和太子做一次坦率谈话，谁知此刻却发生了太子派遣刺客的事件，他的精神被重重击倒了。

他虽与太子在巫蛊案上存有分歧，但是自己却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认为太子柔弱，因而无法把太子与刺客联系在一起，从情感上也无法接受太子谋反的现实。

可这密札字字如刃，直刺他饱经沧桑的心。他只觉喉咙中有一股热血朝外涌，未已，血已喷出口，长呼一声，昏厥过去了。

众人见皇上如此情景，急忙将他扶进大殿。刘彻躺在皇榻上，双目紧闭，也不说话，两道浊泪默默地顺着眼角淌了下来。

钩弋夫人自进宫以来，何曾见过皇上如此失魂落魄。她也不管周围站满了黄门、宫娥和大臣，一头扑在刘彻身上，放声大哭道："皇上！您这是怎么了？皇上……"

"不关你的事。你暂且到偏殿休息，朕有事同众卿商议。"

"皇上，您要保重啊……"钩弋夫人泪水盈盈，一步三顾地出殿去了。

"朕自信有一双识人慧眼，却不料事出太子，朕情何以堪？宫中生此事变，朕能不忧思么？ "

刘彻遂问苏文道："长安生乱，丞相何在？"

"昨夜接到丞相飞报的奏章，言太子谋反，丞相已暂避北军大营了。"

"国有大事，他竟然回避，朕要他只是摆设么？"刘彻从榻上坐起来，要一直没有说话的司马迁草诏，命刘屈髦持虎符前往北军大营调遣人马，平定叛乱。

"传朕旨意，皇后纵容太子诛杀御史大夫，命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诏前往椒房殿，收其玺绶，令其闭门思过。"

"皇上！"司马迁迟疑了片刻。

刘彻不耐烦地看了看司马迁："还迟疑什么？难道要朕亲自拟诏不成？"

司马迁退下后，苏文顺势把第二条消息告诉刘彻："从长安来的使者说，太子在京城广贴檄文，声言皇上在甘泉宫患病，奸臣欲作乱，因此奉节发兵讨逆。"

"逆子！竟敢诅咒朕，这哪里还有骨肉之情？"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刘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不能再在此滞留。

想到这一层，他就再也在榻上躺不住了，他果断地站起来，对金日磾道："传朕口谕，即日移驾长安，朕要亲自平叛……"

第二十一章

卫后抱恨自裁去 父子反目动刀兵

皇上的诏书飞抵京师后，形势急转直下。

宗正刘长乐第一个看到皇上废后的消息，他连夜到丞相府去找刘屈髦。可得到的回答也是如此——丞相在前几天就外出了，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皇命如天，他不敢怠慢，转而来到执金吾刘敢府上。

太初元年，刘彻下诏，将管理京城卫戍的中尉改称为执金吾。

“皇上要你我收回皇后玺绶，此事事关重大，却又延误不得。”刘长乐道。

“丞相不在，皇命紧急，大人以为如何处置为好？”刘敢也焦急道。

在朝多年，他们亲眼看见皇后忍辱负重，宽容大度，一心一意管理后宫，尤其对自己的亲属管束甚严，素来为大家所敬仰。现在，皇上忽然要废去皇后，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却又无可奈何。

“皇上远在甘泉宫，不明京城情况，丞相就该速派人前去澄清是非，为何却对你我避而不见呢？”刘敢不解。

刘长乐讽刺道：“丞相虽与你我是同宗，然他的为人下官却不敢恭维。他是见事发于皇上与太子之间，生怕殃及自己，故脱身而走。”

“皇上离京时，将朝事委于他和太子，他能回避得了么？”

“此次事变，咎在江充，皇后若能忍耐，绝无此等不得已之举。”

“大人所言，下官深以为然。我朝自立国以来，从吕太后到窦太后，哪一个像皇后这样置身事外，安于后宫呢？只怕废了皇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人了。”

刘长乐摊了摊手道：“废立均在皇上，你我臣下只有奉诏行事罢了，皇后深明大义，也不会怪罪到臣下身上。”

“话虽如此，可对皇后来说，未免伤骨痛心。”

“唉！”刘长乐沉思片刻道，“皇上要你我收回皇后玺绶，未曾言及其他。你我就依诏行事，以礼相待，其他的就任由皇后自处吧！”

“好！就依大人。”刘敢道。

半个时辰后，他们率领羽林卫就在皇宫前集结了。

夜色朦胧，椒房殿詹事看见宫外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而且岗哨布置得十分严密，心里就不由得紧张了，对着下面喊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

夜闯皇宫？”

“请詹事通报，本官奉诏前来见皇后。”刘长乐回道，并扬手展示皇上的诏书。

“皇后正在安寝，请大人在此等候，待下官前去通报。”说着就回身进去了。

大约过了一刻，詹事出来了：“皇后要见两位大人。还说两位大人率兵进去也可，或随在下进去也可，任由大人选择。”

面对如此大度冷静的皇后，无论是宗正还是执金吾都觉得，深更半夜，兴师动众显得是多么的多余，用刀弓去对付一个女人，又是多么的无谓。

刘敢命令身后的将士后撤，自己随宗正一起进宫去见皇后。

沿着长长的司马道，走过一座座宫观，越是深入，他们的步子也越慢，觉得每一步都是沉重的。

透过殿内的灯火，他们看见印在窗棂上的身影，便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对詹事说道：“我等就在外面等候，请大人前去禀奏皇后。”

此时，春香正在焦急地劝阻着皇后：“两位大臣深夜进宫，必是与京城事变有关，娘娘还是暂避为好，由奴婢去见他们。”

“皇上的圣旨是下给本宫的，本宫却避而不接，岂非罪上加罪？”

“可他们带来了羽林卫，奴婢担忧娘娘的安危。”

卫子夫惨然一笑道：“本宫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

“娘娘……”

“开门去吧！”卫子夫不再说话，一脸肃然地在殿中打坐。

殿门开了，从里面传出皇后温柔坦然的声音：“二位大人请进，本宫已恭候多时了。”

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跪在了殿门前，拜道：“臣等叩见皇后娘娘！”

“两位大人平身，请进殿说话。”

“诺！”

……

卫子夫是在梦中被春香唤醒的。她太疲倦了，一连三天，她不断派人去打听刘屈髦的消息，可他似乎从这世间消失了。

皇后的心充满了忧虑，难道他死于乱军之中么？还是被囚在某个角落？还是……已死了一位御史大夫，如果丞相再有个三长两短，那她这个皇后可就真是罪不容赦了。

直到今夜子时，她才昏昏沉沉地睡去。她在梦里看见太子被一群人追杀，太子浑身是血，在前面奔跑。那些追他的人，一个个青面獠牙。太子一边奋力奔跑，一边喊着："父皇救我！母后救我！"

她眼睁睁地看着太子被砍下一只胳膊，只是心疼地大叫了一声："据儿……"

春香扶着她的肩膀呼唤："娘娘！您醒醒！娘娘！"

"据儿呢？据儿在哪里？"她目光迷离地在四下寻找。

"太子正与太傅一起处理善后事宜，刚才还遣人来问候过。"春香回道。

她一下子就瘫倒在榻上。

"唉！本宫刚才做了个噩梦，看见太子被人砍下了一只胳膊。"

春香变着法儿安慰道："梦与现实恰好是反的！娘娘的梦正好说明太子安然无恙。"

这时候，詹事在门外禀奏，说宗正和执金吾求见……

两位大臣来到殿内，一如既往地向皇后请安："深夜打扰，微臣深感不安，还请皇后恕罪。"

卫子夫挥了挥手道："既是深夜来访，必是不得已。有话大人不妨直言。"

刘长乐展开皇上的诏书念道："皇后卫子夫接旨。"

"皇上万岁！万万岁！"卫子夫随着宗正的声音便跪下了。

接下来，就听见宗正的宣读声——

制曰：卫子夫身为皇后，不思皇恩，纵容太子密谋反叛，着即交回玺绶，闭门思过；查长公主涉嫌巫蛊一案，发廷尉诏狱审理。

"谢皇上隆恩。"卫子夫向诏书深深地叩拜，然后缓缓地站起来，对宗正和执金吾说，"请两位大人稍待，本宫去去就来。"

卫子夫转身进了内室，捧出皇后玺绶，含泪道：“皇上，臣妾把这一切都还给您了。臣妾不能再侍奉皇上，惟乞皇上念在与据儿的骨肉之情，饶了他吧！皇上……”

她的哭声在宫中回旋，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皇后的哭声弄得很心伤，连两位大臣的眼睛都红红的，想不出办法排解皇后的情殇。

卫子夫用哭声把过去几十年的幸福、情深、温馨和浪漫都翻了过去，她仿佛又回到了在平阳公主府上做歌伎的年月。在春香的搀扶下，她对宗正和执金吾道：“请两位大人转告皇上，京城事变，皆臣妾所为，与太子无关。皇上要惩罚就惩罚臣妾吧！”

时光已是卯时，宗正和执金吾宣完圣旨，收回了玺绶，就出宫去了。卫子夫收回目光，对身边的黄门和宫娥们挥了挥手道：“你们也退下吧，本宫累了……”

偌大的殿内只剩她一个人，卫子夫顿时感到一种无以言状的孤独和无助。

她踉踉跄跄地挪到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她日渐衰老的容颜。

万万千千事，千千万万情，她忘不了，也扯不断。那年平阳府的一夜相欢，皇上亲自为她画了“八字眉”。从那时起，她就没有改过眉形。而今春山依旧，色衰爱弛，新欢含笑，旧人垂泣。

美丽女人是皇上生活的调味品，一刻都不能少，而卫子夫却只能一夜一夜地数着星星打发时光。她安慰自己的惟一理由就是他是皇上，他有这个权力。

但她心中一直有个不为人知的底线，那就是决不能动摇太子的地位。这种保护的意念在卫青、霍去病去世后更加强烈。可现在皇上听信谗言，竟向亲骨肉举起了刀剑。

放下去尘封经年，捡起来新鲜如初。太子是刘彻盼了十三年才到来的第一个皇子，他承载了刘彻与卫子夫之间多少难忘的温馨和甜蜜啊！

那些日子，政事之余，刘彻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据儿。有一次，他抱着刘据正逗得高兴，却不料刘据“哗哗”的尿了他一身，卫子夫内心十分不安，谁知刘彻却笑了，说据儿的尿就是大汉的滔滔江水。

这样的日子仿佛就在眼前，而如今，大汉江河里行走的两条船却这样不能见容，此天意乎？人祸乎？

这种端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后来李妍生了一个刘髆么？

是再后来钩弋夫人生了一个刘弗陵么？

她说不清楚，但她知道，这宫里的纠葛绝不是他们父子间单纯的政见相左，那后面总有复杂的枝枝蔓蔓。

尽管她恳求宗正转告她的心愿，希望皇上能够饶恕太子，可她内心清楚，这不过是自己的最后一丝系念而已。

事实上，随着她和卫长公主的获罪，太子的地位已不复存在了。一个连儿女都保护不了的母亲，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人世呢？明天，她也许会被囚禁进冷宫，在那里终老一生。

卫子夫油然想起一个人来——那是已去世多年的阿娇皇后。这个忌妒心很强的女人是那么挥之不去地让卫子夫活在她的阴影里。

如果当初真遂了阿娇的心愿，她成为出宫人，到一个远离京都的角落，也许就不会有今日的恩断义绝。

人生往往是这样的相似，当年阿娇因为涉嫌巫蛊案被废了皇后之位，而今，她也将步阿娇的后尘。

现在回忆起来，那次立嗣大典前夕她去探望阿娇，她那些只有女人才能读得懂的话简直就是对自己今日遭际的预见。

阿娇说，男人的心中只有女人，没有爱。他们感到厌烦了，就会像丢掉一件破衣一样把所有的承诺抛在一边。

而那时候，沉浸在爱河中的卫子夫又怎么会深思另一个女人用血泪换得的人生真谛呢？

那一年，皇上巡狩回来，一路上十分羡慕黄帝乘龙登天，道：“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

李妍曾因为皇上的这句话而病体沉重，她也曾为此而垂泪竟夜。

他如今果然将妻儿们当成随时可以抛弃的敝屣了……

是呀！与其像阿娇那样痛苦地活着，倒不如一了百了地死去。

也许阿娇是对的！也许李妍也是对的！

……

司马道今天对春香来说显得那么漫长，好像没有尽头；而她的耳边似乎总有一个人在唤她回去。

她回头看去，除了晨曦中的树影，什么也没有。再走一段路，那声音又

在耳边徘徊，如此几番后，她觉得是自己的心在作怪。

可当司马道将要走完的时候，她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不好！皇后……”

后面的话没有出口，她就转身往回跑。

春香跑着跑着，眼泪就流个不停，由于心慌，她“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可她顾不上这些，爬起来就继续向前跑，裙裾都被花刺拉开了一道口子……

卫子夫慢慢从梳妆台前站了起来，她眷恋的目光扫过这殿内的每一件物什：

那堆在书架上的一卷卷的书籍；

那案头才刚刚开始订正的音律；

那散发着她的气息，也留下皇上体温的帷帐。

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可她却要撒手而去了，说来也没有什么牵挂的。

阳石公主死了，她死得没有痛苦。

卫青死了。他生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最终也没能为儿子赢得宽恕，卫伉也随着巫蛊案而化为青烟了。

她的姐姐卫君孺去了，她的长公主也不能幸免。

眼下，她最难割舍的就是太子，也许她的死会触动皇上心底的软处，念起他们的情分而给太子一条活路。

她觉得自己必须向皇上申明，所有的错都是自己铸成的。卫子夫这样想一阵，流一阵泪，擦干眼泪又接着想。终于，她走向案头，铺开绢帛，蘸墨写道：

臣妾卫子夫上疏皇帝陛下

刚写了一个开头，她就又盯着手中的笔发起呆来。

……

天渐渐亮了，椒房殿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可春香的眼前仍然是一片模糊，一不小心，她又碰在一棵松树上，擦伤了膝盖，她却毫不在意，继续向前跑去。她没有发现，詹事也从后面追上来了。

晨曦在窗棂上涂上一抹光亮，照到卫子夫的额头，她觉得不能再犹豫

了，必须做出选择。

臣妾有负圣恩，激于江充扰乱后宫之愤，致使禁卫失手伤命；又调两宫卫士，广发檄文，声言讨逆平叛。此事惊动圣驾，错在臣妾，罪在臣妾，臣妾唯有以死谢罪……

春香终于来到了殿前，她远远地看见黄门、宫娥都站在殿外，忙问道："皇后娘娘呢？"

一位宫娥道："娘娘说她累了，要歇息，不让奴婢们打扰。"

"你们哪？这么多年了，娘娘睡时身边离开过人么？"

春香不再理会他们，上前推开殿门，只见皇后躺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短刀，周围渗出血迹。情知自己的担忧成为现实，春香万千悔恨瞬间涌上心头，一头扑到卫子夫身上。

"娘娘啊！您为何要如此啊！"

"娘娘啊！您醒醒啊……"

春香哭了许久，回头只见周围已经跪满了黄门和宫娥，大殿内哭声一片。

詹事道："事已至此，哭亦于事无补，太子殿下正在危难之中，现在千万不能让他知道皇后的消息。"

春香擦干眼泪站起来，点了点头，随后便对宫娥和黄门们道："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宫。"

詹事想拔出短刀，发现那刀插得太深，可见皇后是用了怎样的决心才告别这个世界的。

春香用玫瑰熬的水汁为皇后洗涤长长的灰发，她缓缓脱下皇后染了血渍的衣饰，竟惊异地发现皇后的肌肤依旧洁白如雪、细腻如玉。

她俯下身体，舒展皇后握紧的手，就看见了那绢帛。

"娘娘啊！您这是为何呀？……"

"御长节哀啊！"

这声音春香熟悉，是少府寺太医秦素娟。女人见了女人，更是柔肠寸断，春香一回身就抱住了秦素娟。

秦素娟眼里噙着泪花，轻轻抱着春香的肩膀，哽咽道："御长要知道，现在京城一片混乱，太子生死未卜。为今之际，我们要妥善保护好皇后玉

体，待事情安定后再行安葬，我进宫也是为了此事啊！”

春香默默不言，和秦素娟一起为皇后整理好妆容，皇后看上去倒没了自杀的痕迹，仿佛经历了一场长途跋涉，累了，睡了。

“李夫人都被葬进了茂陵。皇后呢？反而连个归宿都没有。若是局势再乱下去，真担心会被抛尸荒野。”春香越想心里越难受，禁不住又潸然泪下。

秦素娟在一旁看了，忙劝道：“现在还不是悲伤的时候，还是赶快设法把皇后的玉体藏起来吧。也许有一天，皇上明白过来，会重念旧情而为皇后厚葬呢！”

春香和詹事点了点头。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雨在黎明时又倾盆而下，苍茫地覆盖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刘据哪里知道，早有人在甘泉宫为他的“兵变”作了伪证，在他矫节将诛杀江充的檄文贴满长安街头的时候，刘彻已秘密回到长安，就住在城西建章宫。

对此反应最灵敏的，还要数刘屈髦。

刘彻的车驾刚从甘泉宫起程，苏文就暗中遣人传了消息给他，所以，当皇上到达京城的第二天，他就赶来觐见了。

当苏文向刘彻禀奏说丞相在等待召见时，刘彻的脸色顿时充满了“乌云”：“哼！朕正要问罪于他，他倒来了，宣他进来！”

刘屈髦一进大殿，就伏地跪拜，声言自己是罪臣。

刘彻冷眼瞅着下面，故意道：“朕离京时，将朝政悉数委于丞相，丞相何罪之有啊？”

刘屈髦便一脸的尴尬，正为适当的说辞而思索时，耳边却传来愤怒的申斥声：“好个刘屈髦，太子谋反，御史大夫被杀，如此重大变故，你身为丞相，却犹豫彷徨，数日不见踪影，以致京城动荡，人心浮动，该当何罪？”

“微臣罪该万死。”刘屈髦头抵地面，话听起来就不那么清楚，“臣于事变当日，即前往北军营中与护军使者任安商议平乱。然我朝有制，不见虎符不能发兵，臣未得皇上兵符，故而延宕贻误。至于京城事变，臣在前往北军之时，已差长史飞报甘泉宫。臣身为宰辅，未能平抑变乱，请皇上治臣死罪！”

“罢了！”刘彻一声怒吼，刘屈髦惊恐地抬头望着皇上，心想这个丞相是

当到头了。却不料刘彻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朕命你持兵符调集京畿三辅兵马，平息兵乱，并昭告百姓，捕斩反者，自有重赏。”刘彻又恢复了当年挥师河西时的气度，“告诉任将军，要各门司直，紧闭城门，不可放走一个叛贼，违令者斩无赦。”

刘屈髦退出大殿时，刘彻又在身后喊道：“若捕获刘据，不可伤他，速押解建章宫见朕。”

苏文十分惊异，现在的皇上与甘泉宫病榻上的皇上简直判若两人。

可当惊魂未定的刘屈髦踉踉跄跄走出殿门后，皇上却疲惫地倒在席上，双目紧闭。

苏文小心翼翼地上前唤道：“皇上！皇上！”

“朕累了，扶朕回去。”……

第三天傍晚，侯勇从外面回来了。

刘据问道：“刑徒都放出来了么？”

“都放出来了，大概有数万人。刑徒们感谢太子，纷纷表示要为太子而战，府库的兵器也发给了他们。”

刘据又问道：“依二位看，此等可否稳安大局。”

石德道：“这些人未经操练，用来搜捕江充余党尚可，若是要守卫京师，迎接皇上归来，臣以为还是要求助于任安的北军。”

“没有虎符，能行么？”

石德道：“据臣所知，任安曾在大司马麾下多年，与他情谊甚笃，其事汉也忠，其为人亦诚，现殿下遭人诬陷，他绝不会作壁上观。”

“唉！今非昔比，本宫正在危难中，最害怕的是人乘我危，负义打劫。”

侯勇道：“殿下不试，怎么知道呢？”

刘据举棋不定：“只是兵出无由啊！”

侯勇又道：“这有何难？殿下可矫节杀了江充，也可矫节调动北军。”

“此事是否应先禀明母后知道。”

看刘据优柔寡断的样子，石德忙上前劝道：“现在夜色沉沉，十丈之外观物不清，正是矫节的大好时机，殿下如此彷徨，臣只怕误了大事。”

“母后那边一天都没有消息，本宫有些担心。”

“皇后一向处事稳健，如有不测，一定会告知殿下的，殿下还是先调兵吧。只要北军出面，乱局自会平稳下来，皇后自会无恙。”

“那事不宜迟，二卿就随本宫一同前往北军大营吧！”刘据最终下定了决心。

夜色！掩盖了罪恶，也淹没了人心。当刘据朝北军大营出发的时候，刘屈髦正在任安帐内宣读皇上的诏书。他在内心暗自庆幸自己当初判断的正确。若是站在太子一边，那这颗头颅还会在项上么？

皇上虽然指责他没有果断平息事变，可把调动北军的虎符交到了他的手里，这本身就给了他一个机会。这倒不是他对太子有多深的仇恨，而是与李广利的关系决定了他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当刘屈髦把虎符与任安手中的另外一半严丝合缝地对在一起时，丞相的威严也就上了眉头。

“请将军奉诏发兵。”

“这……”任安沉吟道，“丞相也相信太子会谋反么？”

“将军为何至今仍狐疑不定呢？”刘屈髦觉得这个任安与司马迁一样的迂腐，“皇上明察秋毫，我等身为臣子，怎敢怀疑诏书呢？”

这话的分量有多重，任安十分清楚。他知道自己根本没力量扭转眼前的局面，他惟一的选择就是发兵擒拿太子。

他传来从事中郎，传令道：“令各路司马率军平叛。”

“下官遵命。”从事中郎正要离去，忽见一位值岗的司马进帐来，附耳对任安说了几句。

“带了多少人马？”

“夜黑雨大，看不清，走在前面的有三个人，中间一人好像是太子。其他的两位没有见过。”

“你先退下。”

待司马离开后，刘屈髦问道：“有何变故？”

“太子此刻就在营门外。”

刘屈髦眉头掠过一丝笑意，站起来道：“正要擒他，他倒寻上门来了。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将军与我一同出营擒拿刘据如何？”

“就依丞相。”

从营门外传来太子的喊声：“护军使者任安听令，本宫奉节讨逆，江充已死，余党在逃，皇上命本宫平息叛乱，请将军接旨出兵。”

话音刚落，刘屈髦就催动坐骑，在旗下说话了：“太子焉敢矫诏乎？本相和护军使者已接到皇上诏书，命我等擒拿太子，平息叛逆。本相念殿下与皇上骨肉之亲，不忍刀兵相见，殿下若是明白，不如自缚请罪，我定禀奏皇上，请皇上宽恕殿下。”

刘据虽貌似镇静，但毕竟是矫诏，听了刘屈髦的话，先自怯了：“丞相何出此言，江充谋反，父皇诏本宫讨逆，丞相反诬本宫谋反，岂不滑稽？”

刘屈髦近前一步，一手持皇上诏书，一手持虎符，大声道：“诏书、虎符在此，太子还不下马就擒！”

刘据情知局面已无法挽回，不免口内嗫嚅。倒是侯勇拍马上前，怒目圆睁，骂道：“丞相好生无理，太子深受皇恩，何叛逆之由？江充误国，丞相不闻不问，反诬太子谋反，天理何在？”

刘屈髦也不搭理，看了看任安。任安命鼓手擂动战鼓，各路司马纷纷杀出营寨，朝着太子冲去。 任安不顾刘屈髦的阻挡，紧追冲在最前面的司马而去，喊道：“不要伤了太子！”可声音却被杂沓的马蹄声淹没。

石德和侯勇见此，忙簇拥着太子向覆盎门退去。

覆盎门司直田仁，听见远方一片喊杀声，便知城中生变，忙要门卒加强戒备。

晨曦中，他瞧见三五骑匆匆而来，借着城门灯火，他认出那是太子。一瞬间，他忆起太子的恩德大义。

那已是太初年间的事了。一天，太子外出狩猎晚归，田仁当值，以大汉律令将太子拒于城外。那是九月落霜的日子，当太阳在城头升起的时候，田仁开门，见太子的眉宇都挂了银霜，一干随从都怒不可遏，要杀了田仁。孰料太子拨开刀剑，宽仁地说道：“大汉有如此中直之臣，乃社稷之幸矣！”

这件事虽已过去几年，但田仁每每想来，便从心里感激太子。

此时相遇，田仁急忙上前施礼道：“田仁叩见殿下。”

侯勇手持血刃，情急语重地说道：“有人要加害太子，请司直速开城门，放太子出城，日后太子登基，定加官晋爵。”

田仁忙令门卒开了门，太子出了城，向东而去。

之后五天，太子余部与汉军在长安城北展开巷战。

可依靠舍人和门客们统领的刑徒们根本不是汉军的对手，皇宫周围尸横遍地。

与此同时，从三辅各县赶来的军队，也在京畿展开大搜捕。有些多年前的刑徒被重新抓起来，当场斩首。

到第五天傍晚，太子余部完全丧失了抵抗力，活着的人被悉数抓获。

司马迁后来追记这段流血的日子，沉痛地写道："死者数万人，血流沟中。"

长安事变让刘彻的心头笼罩着一层比阴雨更沉重、更灰暗的阴霾。

数日来，宫内一片沉闷。苏文更是如履薄冰，每日清晨起来，他都是悄悄给皇上收拾好龙案，然后就大气不敢出地垂首而立，等待皇上的驾临。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如泣如诉，伴着雨声，手杖的声音在回廊上"咚咚"作响。苏文急忙出殿去看，只见两位宫娥搀扶着皇上，步履蹒跚地走来了。

宫娥们常常调换，皇上身边的大都是年轻美貌的姑娘，新面孔很多。

关于皇上的故事一代代传颂着，传到她们这一代的时候，皇上已是龙钟老人了。宫外的人把皇上想象得很神秘，而她们这些人却深知皇上的忧乐。

自长安事变后，她们亲眼看到皇上一夜之间须发尽白，话更少了，每夜都睡得很晚，一卷卷地翻阅早年的诏令、文书，有时候直到更漏报晓。

其实，无论是苏文还是宫娥，他们看到的只是皇上的外表，却无法了解他复杂的内心。

长安事变带给他的内伤，远比建元二年被窦太后削掉权力要深刻得多，这让他许久以来的希望都幻灭了。

他多么希望这件事能很快过去，好让他将精力转移到重新立嗣的大计上来。可刘屈髦送来的消息，却让他十分沮丧。刘屈髦说，刘据出逃后，至今了无踪迹。

"都是些清谈之徒，要紧关头，总是让朕失望。"刘彻将奏章推向一边，又拿起一卷，很快眉头就皱起来了，向苏文问道："此书是怎么回事？壶关令狐茂是何人？"

苏文忙道："这是北阙司马送来的一份上书，据说这令狐茂乃壶关县三老

乡贤。”

“哦？”刘彻应了一声，展开书简，那字里行间都是为太子的辩冤之词：

{……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刘彻读着读着，手就禁不住击打公案：“哼！都要朕的人头了，他还敢言难自免？朕和他是父子，还言什么‘进则不得上见’，这不是指责朕么？”

刘彻放下上书，对苏文道：“你速传河东太守进京，朕倒要看看，这个令狐茂究竟有几个脑袋？”

“诺！”苏文不敢怠慢，转身向殿外走去。

出了殿门，过了回廊，却听身后的黄门喊他回去。苏文有些摸不着头脑，折身又进了殿门，却见刘彻白花花鬓发下一张铁青的脸：“你要陷朕于昏庸不义么？”

苏文顿时惊心高悬，“扑通”一声就跪倒了：“奴才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朕向来褒敬乡贤，礼待三老。你何不阻拦朕刚才的盛怒，传将出去，朕不是要失信于民么？”

苏文战战兢兢道：“奴才……”

刘彻又古怪笑了：“这上书且放在这里，朕倒要看看，是朕错了，还是他错了。”

“上天！”苏文暗叹一声，顿觉冷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

刘彻接着埋头看奏章。这还是刘屈髦送来的奏章，他弹劾护军使者任安，不思报效朝廷，见事变起，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又和廷尉合谋，为放走太子的司直田仁开脱。

“看看！一个个都背朕而去。”刘彻一手按在竹简上，一手拿起朱笔，略思片刻，发狠地圈了任安、廷尉和田仁的名字。

“传中书令来，为朕拟诏。”

“诺！”

苏文去了不一会儿，司马迁来了。虽然他的胡须脱光了，可这个夏天，朝廷太多的变故使司马迁的头发也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更多了。

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无休止的熬夜，他的眼睛早已失去了光彩，背也明显的弯了。

司马迁已从苏文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没有从苏文的话里读出任何倾向，可苏文却明白刘屈髦的心思，他是希望皇上除掉任安，为李广利掌握北军、刘髆继任太子扫清障碍。

这当然不是苏文愿意看到的，他已把目标定在了刘弗陵身上——凭他在钩弋夫人心中的地位，这个小孩子继任太子将会为他带来更大的权力。

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地位，根本不可能让皇上改弦更张，眼下只有这个与任安交谊久远的中书令才有胆犯颜直谏。

在进入前殿的时候，苏文有意拉了拉司马迁的袍袖，狡黠的眼睛转了转，关心的话就不经意地出口了："皇上正在气头上，大人说话要小心才是。"

司马迁没过多思忖苏文的话，对任安命运的关注，使他一踏进大殿，就直截了当地问道："臣闻皇上要将护军使者治死罪？"

刘彻也不避讳："长安事变，他竟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倘若刘据图谋得逞，他岂不将刀弓指向朕了？如此逆贼，如不早除，必为后患。朕宣你来，就是要拟诏收取任安军柄，发廷尉诏狱审理。"

虽然刘彻示意司马迁坐下，可他还是站着道："在动笔之前，皇上能否容臣禀奏一二？"

"你不是又要为任安开脱吧？"

"皇上一言九鼎，臣不敢妄言开脱。不过依臣看来，任安忠贞不贰，朝野共知。如此一位忧国爱民之臣，皇上可以明察，何用微臣求情？"

"爱卿的意思，朕是昏庸到不辨是非的程度了么？"

"臣不敢！"

"既然如此，爱卿拟诏就是。"

"皇上！诏书好拟，人头落地事大，请皇上三思。"

"如此说，你是不愿拟诏了。"

"臣不能因为自己不谨慎，而铸成千古遗恨。臣请皇上收回成命，选任能臣明察长安事变缘由，将真相诏告天下，如此皇上恩德广布四海，人皆

称颂。”司马迁说着就跪下了。

刘彻被司马迁的执拗激怒了，在他的记忆中，这已是第三次与司马迁发生冲突了。

“朕要杀了你。”

可当他手指向司马迁时，却感到了一阵乏力和困倦。

“朕要将你发廷尉诏狱治罪！来人……”

可他没有从司马迁脸上看到任何惧色，他看到的只是一张平静的脸。

司马迁轻轻弹掉肩头的灰尘，又整了整冠冕，伸出两只手给应声冲进来的羽林卫。

“臣知道皇上只要一句话，就可置臣死地。何况据臣所知，此次巫蛊案已经牵连数万人，皇上当然不在乎臣一个人。大汉失去一位中书令，于社稷毫无损伤。臣只是忧心，一场巫蛊案下来，老臣寥若晨星，不知还有谁敢在皇上面前说一句真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臣为大汉社稷而死，死而无憾。”

刘彻疲惫地跌坐在御座上，对羽林卫挥了挥手：“你们先退下。”

苏文这时进来禀奏道：“丞相求见。”

刘彻舒了一口气，从心底觉得刘屈髦来得太及时了，不仅让他摆脱了与司马迁对峙的尴尬，也缓冲了他愤怒的心境。

他对梗着脖子站在一旁司马迁道：“你先退下吧，回头朕再与你理论。”

“皇上保重，臣告退了。”

司马迁出殿的时候，与刘屈髦打了个照面，他冷峻的目光扫过丞相的额头，让刘屈髦有点发怵。

刘彻再也不愿攀扯那些理不清的是非，直接要刘屈髦派人代司马迁起草诏书，罢任安军职，与田仁一起下狱。

刘屈髦当然没有二话：“臣今日回去，就命长史起草诏书。”当然，他也没有放过在皇上面前自责的机会，他悄悄打量着皇上，在确认皇上没有指责他时，便不失时机地把新消息告诉了刘彻。

“据报，北军司马景建已捕获太子太傅石德，大鸿胪商丘成捕获太子宾客张光。”

刘彻点了点头，这些人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刘彻用“杀无赦”的简单字

句，把他们从与刘屈髦的谈话中删了出去。

可接下来的消息，却让刘彻十分吃惊。

“宗正刘长乐与执金吾刘敢在宗正府上饮鸩自杀了。”

刘彻顿然地坐正了身体，眼睛睁得老大，问道：“何时发现的？”

“昨夜子时府令禀报的消息。”

“他们留下什么话了么？”

“他们留下了遗书，臣带来了。”刘屈髦说着，从衣袖中拿出一副绢帛，递给刘彻。

绢帛上的话不多，可字字滴血，声声含泪——

皇后一生，仁惠贤淑，两宫上下，传为美谈，皇上命臣收回玺绶，臣不敢不尊；皇后薨殒，臣等痛彻心扉，惟有一死，方能告慰皇后在天之灵……

后面的字迹很模糊，似乎还可以闻到淡淡的酒味。刘彻收起绢帛，沉默不语，良久，刘彻才闭着眼睛挥了挥手道：“丞相退下吧！”

……

第二十二章

刘彻痛思平叛误 燕王心随立嗣浮

刘彻宣田千秋进宫的时候，他正手持长戟，在长陵高庙寝殿前值岗。

送走宣诏的黄门，田千秋想，皇上召见他，一定与自己去年长安事变后的上书有关。

那是一道为太子辩冤的上书。

看看自己，都已六十岁了，还在长陵当个执戟郎，此前大概只有文帝时的冯唐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说不清这是祸还是福！

离开守了数十年的长陵，他在心里说，福也罢，祸也罢，总不枉见皇上

一面。

刘彻见到田千秋，第一句话就是：“爱卿的上书朕看过了。”

田千秋抬眼看着刘彻，就感叹着岁月的无情，皇上与自己一样，也成了一位迟暮的老人。

他有些惶恐，忙回道：“小臣只不过是说出了其他人欲说而未说的话，还请皇上恕罪。”

“朕并无怪你的意思啊！”刘彻说话时已带了嘘叹的尾音，而且语速也非常缓慢。

借着白日都亮着的灯火，刘彻眯起眼睛细细打量面前这位一生都守着皇陵的执戟郎，竟没感到他有多老，八尺长的身材依旧笔直，脸色依旧红润。

“既然来了，朕想当面听听爱卿的陈奏。”

田千秋的心一下子落到实处，胆子也增了不少。

“依大汉律令，子弄父兵，其罪不过鞭笞；况乎太子杀江充，乃剪除奸佞，何罪之有？皇上圣明，自会明察秋毫。”

“去岁，壶关三老令狐茂也是如此说。只是……”

田千秋悄悄看了一眼刘彻，暗自想笑，原来皇上早已知道错了，只是抹不下那个面子而已。

“依臣之浅薄，焉能有此深见？”

“哦？此话怎讲？”

田千秋一本正经道：“去冬的一个夜晚，臣梦见一仙翁，手持拂尘，脚踩祥云，降落高庙，对臣言说太子一案乃冤案，要臣投书北阙。”

他发现这样的编纂远比直接陈说要有力得多。皇上果然神情专注，要田千秋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他。

刘彻朝前挪了挪：“父子之间，向来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可爱卿却道出了其间的是非曲直。此乃神仙警示朕，要爱卿辅佐朕呀！朕就拜爱卿为大鸿胪！”

田千秋起身就拜倒在刘彻面前，说话的声音也带着枯木逢春的喜悦。

君臣重新落座，刘彻问道：“朕近来身体越来越沉重，因此立嗣迫在眉睫，朕想听听爱卿的意见。”

在进京的路上，田千秋早已料到皇上会向他问起这件事，因此并不意外。

“立嗣事关国脉。臣以为在立嗣之前，尚有两件大事需要办理。”

“爱卿所言两件大事，朕已经想到了。朕近来已派出人马，化装成民间百姓，打听太子下落；又要商丘成遣人寻找皇后葬处，了却了这两件事情，朕才好向朝野有个交代。”

“微臣所想也正是这两件事，不想皇上都料到了。微臣以为，找回太子，皇上便无须为立嗣焦虑，大汉国脉便无忧。”

说到这里，两人都觉得很投机。

“如据儿有事，朕的几个儿子中，谁堪立为储君？”

田千秋虽在长陵守墓，可视线却一直没离开过朝廷。苏文与江充一心想拥立刘弗陵；而刘屈髦与李广利又要为刘髆扫清障碍，不管他们怎样明争暗斗，却都把刘据视为共同障碍，这便是巫蛊案发生的根本缘由。

这些，田千秋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但他现在还不能挑明。

“这？微臣久在长陵，对朝廷诸事不甚了解。依微臣之见，只有查清太子一案真相，才好将立嗣理出头绪。”

刘彻默默点头，认为田千秋说得在理。

“朕欲将清查太子一案之事委于爱卿，如何？”

这正中田千秋下怀，他也不推辞，立即表示：“臣将不负皇上厚望，一定将太子一案查个水落石出。”

看着天色不早，田千秋起身告退，却见苏文进殿来禀奏，说商丘成正在塾门等待皇上召见。

“哦？难道皇后葬处找到了？既然爱卿身负查案之责，那也听听御史大夫的陈奏吧。”刘彻忙对田千秋道。

可商丘成进殿时，却带进一个衣衫褴褛的乡间女子。刘彻的脸色顿时阴沉了，“朕要你探听皇后葬处，你却带回一位乡人，难道她知道皇后在何处么？”

商丘成近前一步道：“请皇上仔细看看，她说曾在宫中供职，有要事奏明皇上。”

刘彻缓缓地围着女子转了两圈，禁不住“啊”了一声：“你是春香？”

“奴婢参见陛下。”春香跪倒在地，泪水稀里哗啦地淌了下来，“陛下！奴婢终于见到陛下了，奴婢在外漂泊，日夜都盼着能见到陛下啊！”

春香的哭声，撕开了刘彻心中的隐痛，他喉头哽咽道：“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一直在陪伴着皇后？”

“快将太子的情况向皇上禀明啊！”商丘成在一旁提醒道。

“太子他……”

刘彻伸长脖子，一连声问道：“太子怎么了？快说！……”

看见刘彻迫不及待的神情，田千秋担心他一旦知道太子如遭遇不测，会承受不了，便与商丘成交换了一下眼色，上前道：“皇上累了一上午，就让臣先询问清楚，再禀奏不迟。”

刘彻跌跌撞撞地坐下，挥了挥手。

一连几天，田千秋都在署中听春香叙述太子落难的故事。

“妾身是在流亡途中遭遇太子的。”已经梳洗干净的春香开头说道。

太子在那黎明逃出京城后，一路被羽林卫追击，危急关头，石德与他换了马，引开了羽林卫将士。他化名刘江，逃到湖县城东南十五里的泉鸠里，在一位叫丁三的草鞋匠草舍里暂时安身。

丁三对别人说，他家来了一位念书的表弟。

又过了些日子，丁三又从城里带回一位名叫春草的女人，说是为表弟找了一位漂亮的嫂子。其实她是饿昏在湖县城南的溪水边，被丁三发现的。

哦！这不是春香么？尽管铅华尽去，满目风尘，可太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春香回忆道：“在彼此对视的那一瞬间，我们的眼里都充满了惊恐。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还会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相遇。”

田千秋问道：“那以后的日子呢？”

“为了太子的安全，我们在暗地里相约，按化名称呼。他平日里叫我嫂子，我称他兄弟。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意外把太子推向绝境。”

太子他觉得，这山坳简直像一座囚笼，锁住了他的身，也锁住了他的心。

一日，太子早早地就起来了，提出要与丁三一起去县城卖草鞋。

“万万不可！”还没有等丁三回答，春香便说话了，“现在城里很混乱，听说朝廷出了大事，到处抓人，虽说此事与兄弟无关，可兄弟毕竟是外乡口音……还是安心在家中待着吧！”

“任他抓谁，与我有何关系？”太子坚持要出去。

“不行！不能去。”春香便急了，上前扯住了太子的衣袖。

太子便不高兴了：“嫂嫂请放手，刘江落难，承蒙大哥关照，今日进城，不过想借机小酌几杯，略表谢意。嫂嫂总不想陷刘江于不仁不义吧！”

唉！他就是这样的性格。春香便放手了，紧走几步，来到丁三面前道：“夫君！既是如此，妾身就把兄弟交给你了。”

春香用手帕擦了擦眼角，低下头：“唉！谁知大祸就从这一刻降临了。”

日色刚过晌午，一担草鞋就卖完了。他俩心中高兴，便穿街走巷，寻到一僻静干净的酒肆小酌起来。太子斟满酒，正要感谢几个月来丁三的照顾。却听见耳边有人喊道：“饮酒者，可是太子殿下？”

他下意识地转脸一看，天哪！那不是侯勇那夜遣往椒房殿的舍人么？他立即后悔进城了，一边说足下认错人了，一边拉起丁三就走。

出城五里后，太子告诉丁三，他不是什么落难书生，而是城里张榜通缉的当朝太子。

“他们途中商定，让太子带着妾身暂避到丁三的姑母家，可还没有来得及离家，羽林卫就到了。丁三被射死，太子不肯就范，便跳沟葬身青山了，可怜太子……”春香无法控制住自己，嘤嘤哭泣。

“难道羽林卫没有发现御长你么？”

“这还多亏了丁三的娘，她把妾身藏在后山的一个洞里，自己却死在乱刀之下。”春香说到这里，牙齿将嘴唇咬出了血，“大人！太子冤枉啊！”

“太子与你在泉鸠里的那些日子，说了什么吗？”

“说了！”言毕，春香又开始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在泉鸠里待了多日，却只能用眼神交流，始终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一天，雨后初晴，山上长出了许多蘑菇，丁三娘要妾身带她的干儿子到后山采蘑菇散心。那天上午，我们在一起说了许多话，说到了皇后的离去，说到了长安因这场事变而致数万人流血的悲哀。”

太子曾道：“真正诅咒父皇的不是后宫夫人，而是刘屈髦和李广利的夫人。”

妾身当时很吃惊，问太子是如何知道的？

太子说，那还是皇上刚刚离京不久，一天，他要一位黄门到丞相府去邀刘屈髦进宫议事，孰料丞相不在府上，黄门遂要府令带他去见夫人，却不料遇见了内者令郭穰。

郭穰向黄门摆了摆手道：“别去了。下官刚看到丞相夫人与海西侯夫人一人拿着一个人偶，也没有听清她们说些什么，隐约只听到‘好让刘髆早日为太子’话。”

黄门回来，将这消息告诉了太子，可敦厚的太子宁愿相信是黄门看错了，听错了，也不怀疑丞相夫人会有如此之举。

“还有呢？”

“有人看见，出征五原那天，丞相一直将李广利送过了咸阳西。而后不久，就发生了巫蛊的传闻。”

田千秋理了理鬓边的灰发，站起来道：“御长所言事关为太子平反，你可否将之书写成文，本官也好向皇上禀奏。”

“只要太子冤情能够大白于天下，春香就是死也值了。”

“御长言重了，本官知道御长对汉室忠贞不贰。只是今日所言，御长不可再对他人说起。”

……

接下来，田千秋又以春香所言为线索，察访了多家官员和宫内的黄门、宫娥，终于将太子一案的来龙去脉彻查清楚。这时候也到了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六月。

几天以后，田千秋到钩弋宫来拜见皇上。

上了司马道，他远远地就瞧见苏文正陪皇上在院内看花。

皇上看见田千秋，便招了招手，他就来到皇上身边：“真是不可思议，好好的一圃芍药，怎么会然一夜间凋零呢？”

田千秋环顾了一下花圃，果然一株株花落叶黄。按理说，现在正是叶绿花红的季节，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怪事呢？

他暗自打量苏文，只见他脸色煞白，惊恐不安，口里正哆嗦其词：“都是奴才有罪，奴才该死。”

他就不明白，像苏文这样的小人，怎么会留在皇上身边？但话到嘴边，却是对皇上的劝慰：“皇上也不要太在意了。草木水陆之花，各有秉性。就说这芍药吧，喜水。现正是六月，京城久旱无雨，凋落也是常情。”

他深知皇上笃信方士，生怕他又向神仙、灾异方面想。

不过这一回，刘彻却对田千秋的话深以为然，回头就给了苏文一个冷脸：“你身为钩弋宫黄门总管，终日浑浑噩噩，专事逢迎，有几句真言正行呢？哼！”

与田千秋说着话，他们走过一丛竹林，刘彻又是大吃一惊，原来这林中竹子不知什么时候都开了花，米粒大小的花贴在枝丫间。刘彻知道竹子开花乃“竹亡”征兆，他那刚刚被田千秋浇灭的心火又燃烧了起来，回身就给了苏文一拐杖：“朕看你是活到头了！来人！”

在宫内值岗的羽林卫将士立即拥上前来，只等刘彻下令。田千秋见状，忙上前劝道：“陛下息怒！为一丛花草置气，臣担心陛下龙体不安。”

刘彻于是向羽林卫挥了挥手，又对苏文道：“你退下吧，朕不愿再看到你。”

两人转过竹林，又走了一段回廊，就到了钩弋宫大殿。

君臣落座，刘彻就问道：“朕要你查的案子如何了？”

“臣已将太子一案查清！”言毕，他便将江充与苏文如何合谋制造巫蛊冤案；如何编造假证欺君罔上；刘屈髦和李广利的夫人怎样诅咒皇上等一一禀奏了一遍，说到细节处，田千秋还适时地列举了人证。

刘彻开始还能平心静气地听着，及至说到太子蒙难，皇后死无葬身之地时，他也不言语，只是泪水哗哗流个不停，从喉咙里发出可怕声音，田千秋怕皇上有个闪失，急忙要黄门传太医。孰料刘彻摆了摆手，从胸中吐出一句话：“朕是伤心啊！朕的据儿啊！”

周围人见皇上缓过气来，悬着的心才纷纷落地。

刘彻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身边的黄门速传包桑进宫。

“朕这一年来冷落了他。”

黄门走后，刘彻要宫娥们扶他在榻上躺下，昏花的眼睛示意田千秋近前来，说出口的话就充满了自责和惭愧。

“记得刚刚得到太子反叛的消息时，朕在甘泉宫中叹息自己识人不准，用人失察。现在看来，朕冤枉了太子和皇后，平定所谓的反叛才是真的用人失察了。

“朕见苏文喜欢陵儿，又总是想朕之所想，因此就借故将包桑从身边赶走，此非黑白不辨乎？

“朕以为江充刚直勇为，不仅拒听太子忠言，反而任他为御史大夫，最终

酿成内乱，此非忠奸不分乎？

“刘屈髦、李广利包藏祸心，朕竟授他们以重任，任其滥杀无辜，逼死皇后，此非不识人、不知人乎？”

“唉！”刘彻仰天长叹道，“朕这一生内修纲纪，外抗匈奴；拓疆开土，焕焉可述。然于今观之，朕上愧于列祖列宗，下负于江山社稷啊！”

在刘彻检点自己的得失时，田千秋一直没有说话。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些话如果不让皇上说出来，不但内心憋得难受，而且立嗣也无从谈起。

刘彻说完这些话，心里也平静了许多。他从榻上坐了起来，精神为之一振。

果然，他一开口，就一连发出几道旨意：

“传朕旨意，将刘屈髦下狱，命霍光速拿李广利归案。”

“传朕旨意，在湖县城修筑‘思子宫’和‘望归思来台’，寄托朕的哀思。”

“传朕旨意，命春香、秦素娟寻找皇后遗骸，朕要厚葬之，以慰她在天之灵。”

此时，一个黄门则进来禀奏道：“少府寺卿上官桀求见。”

“宣他进殿，朕正要问他《周公辅成王图》画得怎样了。”

上官桀也正为此事而来，刘彻遂对田千秋道：“爱卿也随朕看看如何？”

“臣遵旨。”

他听到这话的时候就猜到了皇上的意思，而皇上邀他前往，也绝不仅仅是去赏一幅画，必有更深的意思。

一幅画画了一年，画师被送进牢狱的就有好几个。以致一些画师在接到皇上的诏命后，就洒泪向妻儿诀别。

周公何许模样？画师们已无从可考，只是依照荀子在《非相》中所描绘的，其形曲折，不能直立，身如斷災，丑陋不堪的样子去作草图。刘彻很不满意，一怒之下将许多人投入了诏狱。而接二连三的失败，使他到后来都有几分灰心了。

上官桀道：“现在这位画师，是臣遍访民间，才在岐山周原找到的，据说他是周公的后裔。”

“哦？如此想来也不会相去太远。不过，朕要的不仅仅是形，更在于画能

体味朕的深意。”

画室就在不远处，沿着回廊再走一段路，拐一个角就到了。

上官桀要去通报，却被刘彻制止了。

三人就在画师背后悄悄站着，他们抬眼望去，这画已经做好了八分。画面上凄风愁雨，天昏云暗，一老者正在顶风前行，他背后的襁褓里，婴儿正在熟睡。那老者两道剑眉横卧，一双慧眼炯炯有神，特别是两颗晶亮的瞳仁，把大周万里江山收于眼底。

再顺着看下去，画师笔下的周公，体格雄健，眉目嘴唇，棱角分明。脸的上半部，极似霍光，下半部又与金日磾相似。

刘彻顿时以为这位画师善解上意，将他的伤感、思考、期望和嘱托都融入画中去了。

他对身旁的田千秋赞道：“不错！不错！”

那画师听见身后有人声，回头一看，见是皇上，急忙放下笔，惶恐不安跪倒在地道：“小人不知皇上驾到，罪该万死。”

刘彻笑了，不无赞赏地说道：“你知朕心，何罪之有？站起来说话。”

田千秋并不精于画道，却能察言观色。他看见刘彻喜形于色的样子，就知道这画必是触动了刘彻一个秘不示人的心迹——那就是托付大臣们辅佐太子。

于是，他凑上来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啊呀”一声，惊动了在场的人：“此画关键在于一个‘诚’字。想周公当年为了辅佐成王，不惧流言蜚语，臣每思之，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上官桀忙接道：“大人慧眼。下官在画师开笔之前，就令他一定要画出一代忠良的风范来。”

刘彻不无开怀道：“还是二位爱卿懂朕的心思啊！”

他又要黄门传金日磾前来观画。

不一刻，金日磾便来了。刘彻屏退左右，只留田千秋、上官桀和金日磾在身边。

“朕今日兴致盎然，特邀将军前来观画，爱卿可看出这画的意境么？”

金日磾笑了笑道：“不就是一个老者背着孩子么？”

刘彻“哦”了一声，随即恍然：也难怪，他是匈奴人，又是将军，怎么可

能对周公的故事知道许多呢？

他转脸面向田千秋，问道：“想来这些往事爱卿一定很熟悉吧？”

田千秋也不推辞，便侃侃而谈：“当年周武王驾崩后，留下年幼的成王，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担心为争夺王位而致天下大乱，便征得相父吕望和召公同意，代成王摄行国政。他每日手捧卷册，背负成王临朝理事，常常忙得‘一饭三吐哺’。”

上官桀接着道：“可周王室中有管叔和蔡叔者，诬周公有代成王之意。周公涕泪怆然地解释道，‘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国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没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天下之业忧劳甚久，现在才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直到成王成年后，周公方还政隐居卷阿岗，终老天年。”

“以史为鉴，乃知兴衰。自太子一案后，朕自感心力交瘁，方士炼了丹药，然朕服后却毫无回春之效。近来，朕反复思忖，朝中不可一日无嗣，朕年高体衰……”话说到这里，刘彻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那种悲凉，那种期待，那种信赖，让金日磾十分揪心。

他明白皇上的意思，也为皇上的良苦用心感慨不已。他正想着该如何应对，刘彻又说话了：“朕不敏，赖宗庙赐各位爱卿于朕，朕就将立嗣重任托付给诸位了。”

金日磾向刘彻面前挪了挪，左右看了一下才道：“皇上，臣有话要说……”

田千秋在一旁看着，也猜到了八九分，自己才刚刚入朝，如此天机，若是对了皇上的心思，倒也罢了；若是与皇上所想相去甚远，岂不祸及自身？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离开的理由：“皇上，臣初到京城，还要熟悉署中各事，如无他事，臣便告退了。”

上官桀很快听出了田千秋话里的意思，也忙不迭地说道：“臣署中也还有诸多杂事，臣也告退了。”

刘彻一心只想听金日磾说话，根本没深究田千秋和上官桀的心思，便挥了挥手道：“那你等就退下吧！”

见两位大臣离去，金日磾才继续道：“皇上！胶东王还小，而夫人也……”

刘彻很吃惊地看着金日磾，一时沉默不言。

金日磾声音压得更低：“皇上！先朝诸吕之事，想来皇上不会忘记吧？”

“哦！这……朕当然记得。”刘彻的声音拉得很长。让他震惊的是，他所担心的连金日磾这样的将军都想到了，那肯定有更多的人忧虑。

“不过，夫人与吕后不同，她温良恭顺，从未觊觎后位。再说，她也不同于李夫人，她没有外戚，不至于……”

金日磾感到了自己的失言，立即请罪道：“皇上，臣……不该……”

“朕没有怪你的意思，爱卿也是为大汉江山着想，此事容朕思虑之后再说。”

“诺。”

“此画做成后，需派一办事缜密之人送酒泉霍光将军处。爱卿看谁去合适呢？”

金日磾想了想道：“桑弘羊去最好！此人办事干练，皇上尽可放心。”

“好！就让他去，爱卿回去后就传旨意给他。”

金日磾告退了，但却把他的声音留在了刘彻的耳畔。这一夜，刘彻独坐案头，眼看月光西垂，却毫无睡意。

金日磾没有顾忌的谏言，不断在他的眼前出现……

他说的没错，尤其是一个匈奴人能够如此直言，足见其没有私心。

母壮子弱，这是自太祖高皇帝后，摆在他面前的又一个严酷现实。

他记得父皇临终时，曾反复叮嘱他，要警惕后宫干政。

……

皇上将立新嗣的消息很快成为朝野关注的中心，特别是外放到封国的几个儿子，心里顿时起了波澜，无法再安宁地待在封国了。

转眼就是十月，一年一度的诸侯朝觐到来了。

燕王刘旦的车驾晓行夜宿，经过多日奔波，终于驶过华山，在关中平原上疾疾奔走。

南望南山，它在秋日的云彩下更见逶迤起伏；而雾霭下的渭水两岸，是成片渐渐泛黄的庄稼。这与蓟城完全是不一样的风采。

毕竟他也是皇上的儿子，一路上高车巨辇，警跸护驾，旌旗遮日，队伍前后拉了几里。仅是跟在警跸后面的车驾，就达十数辆，上面都装满了为父皇上贡的银器、布帛和北国的皮毛。所过郡县，高接远送。可这一

切，都无法排解刘旦心头的寂寞和孤单。

越是接近长安，刘旦就越是回忆起小时候与刘据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人与人之间森严的等级，是刘旦懂事后从包括母亲在内的后宫女人那里感受到的。

说起来他在皇子中排第三，论理在诸王中也是居于兄长地位的，可他的母亲李姬与太子的母亲皇后卫子夫在父皇心中的地位，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他是父皇为母亲一时美色所动而结成的胎珠。不仅仅是他，他的兄弟广陵王刘胥也是如此。父皇身边美女如云，母亲不过是匆匆过客，充其量也就因为生了两个儿子，而比那些虽承蒙雨露，却腹中空空的女人们多让父皇看了几眼。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能进入夫人的行列。

这种尴尬使那些势利的黄门们总向他们投来鄙夷的目光。

这倒也罢了，毕竟刘据是皇上的嫡长子，理所应当地应受到父皇额外的恩宠。可李夫人的儿子刘髆，却也备受父皇的呵护；据说现在那个钩弋夫人生下的刘弗陵，也是父皇的掌上明珠。这让刘旦一想起来就愤愤不平，都是庶出，为什么他们要高自己一等呢？

让刘旦十分感念的是刘据的兄弟情深。

在太子哥哥的眼里，谁生的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他们身上都流着刘家的血脉。童年时，他们是一起的玩伴；后来，他也就成了博望苑的常客，他在那里结识了刘据身边的宾客，读到了许多皇宫珍藏的书籍。

有时候到棋房下棋，刘据从没有只赢不输的霸道。刘旦天资聪颖，常常出其不意，把刘据逼成输局。刘据也不脸红，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败了，并按事先约定，甘受处罚。有时候，刘据赢了，就在苑中摆酒，兄弟们行酒令，刘旦又总是占先。

这种玩耍，常常引起太傅们的不安，都说这君不君、臣不臣的，将来可怎么得了？

这样的日子直到元狩六年，才不得不结束了。父皇一道诏书，要他离开京都，到蓟城就封。

离京那天，刘据专程在外郭亭为他饯行，兄弟洒泪相别。

就在那一次话别中，他第一次听到哥哥对父皇求仙无度的微词，他心中就有了一种隐忧。

后来，长安事变消息传到蓟城，他身边的谋士、贤才们跃跃欲试，要他举兵南下，以解救皇上的名义，打回长安去，但却被他拒绝了。他认定

太子哥哥是冤枉的，认为自己此时搅和进来，无异于趁火打劫。

后来，从京城来的使者说，太子流落他乡，不见踪迹。一向尚武的他竟洒下了悲怆的泪水——是为太子，也为自己。

母亲早在他童年时就早逝了，如今又没有了皇兄，他在京城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做竟夜畅谈的人了，他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见到他的同母胞弟广陵王刘胥。兄弟二人一南一北，只能借书信寄托彼此思念。

第二天，他们的车驾到达骊山脚下的栎阳县。当地县令奉了内史之令，在县府盛情地款待这位来自北方的亲王。

席间，县令说皇上十分怀念冤死的太子，在太子罹难的湖县城西建了思子宫和望归思来台。而说到朝中变化，县令就谨慎多了。他说刘屈髦已被投入诏狱，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着，由商丘成署理。

他也不多问，他知道像县令这样的官吏也不可能给予他太多消息。何况，在这些人面前探问立储，会给自己惹来许多麻烦。

饭后小憩片刻，队伍又向长安进发了。

薄暮绕空的时节，车队终于来到长安城下，在东门外迎接刘旦的正是商丘成。

这样的接待规格让刘旦十分意外——一场巫蛊案下来，父皇与儿女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殿下一路劳顿，辛苦了。”商丘成依照君臣的礼节，参见了刘旦。

刘旦忙在车上回礼道：“大人辛苦了。”

接下来，车驾就在商丘成的引导下，进了长安东门，最后就拐进了华阳街——一条居住着王室贵胄的地方。燕王的王府在华阳街深处。

为了十月的朝觐，早在一个月前，少府寺就派人把王府粉饰一新，挂上了节庆的灯笼。远远望去，光焰灼灼，倒也没有了往日人去楼空的寂寥。

商丘成唤来府令，很认真地询问了各项事宜，在确认没有任何疏漏之处后，便来到前厅向刘旦禀奏道：“今日天色已晚，殿下还是早些歇息。各路诸侯赴京之日，微臣还得到他处看看，在此便先行告辞了。”

“辛苦大人了！”刘旦表示出自己的感谢。

刚刚送走商丘成，还没有来得及沐浴，府令就来禀告，说广陵王过府来了。刘旦换下风尘仆仆的冠服、改穿一件深衣后，便来到前厅，无须寒暄，兄弟二人就紧紧抱在一起了。

“想煞小弟了。”

“为兄虽远在幽燕，可没有一刻不思念你呀！”

“没了母亲，京城惟一挂念的就是父皇了。”

“弟之所言正是为兄之情也。如今能拜见父皇，已是你我的奢侈之望啊！”

兄弟俩相对而坐，府令命人在厅中置了鼎锅，不一会儿，锅中沸腾，酒香满庭。

刘胥端起酒爵，对刘旦道：“经年不见，如隔数载，小弟先敬皇兄一爵！”

他正要饮下，却被刘旦拦住：“这第一爵酒应先敬父皇，祝父皇万寿无疆！”

刘胥也满斟一爵，高高举过头顶：“这第二爵，敬远去的母亲，愿她护佑你我兄弟康宁平安！”

接着，刘旦又斟了第三爵，俯身洒向地面，口中讷讷自语道：“太子皇兄，弟与你同饮了。”

刘胥透过这些细节，触摸到刘旦复杂沉重的内心。

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当初父皇要他们离开京城，就是为了避免兄弟之间相互猜忌和争斗。

可在刘胥看来，诸王对父皇百年之后国脉的关注，并没有因为人去他方而有丝毫减弱。

眼下，谁来接替太子之位，再度成为宫廷内外议论的中心。昨日他一到长安，昔日的旧属们就纷纷登门前来拜见，说皇上有立刘弗陵为太子的意图。

这话让他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会轮到刘弗陵呢？就算老二齐王刘闳早逝，起码在他的前面还有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刘髆嘛！哪一个不比他强？

但是他也清楚，站在刘弗陵背后的，不只是父皇和钩弋夫人，还有一大批像金日磾这样的辅政大臣。任何不慎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此，他对自己的旧属道：“本王久居江南，对朝廷人事不甚了解。再者，江南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本王已陶然于彼，乐不思归了。”

他其实是把一肚子的话留给胞兄：“皇兄难道对立嗣从未有过关心么？”

“想有何益？你我并非嫡出，父皇焉能赐爱？”

“可那个刘弗陵就是嫡出么？他的母亲也不是皇后啊！”

“为兄在蓟城就听说了此事，论起来，确有既不合制也不合理之处。然父皇一言九鼎，至今仍无意为兄回京，这显而易见，他的关注都在刘弗陵身上，为兄哪还敢有非分之想？”

“皇兄怎可以这样说呢？事关大汉社稷，你我身为皇子，岂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兄弟言之有理，只是你我远在封国，鞭长莫及啊！”

刘胥毕竟年轻，将一口酒灌进肚里后，胆气又增加了几分：“父皇春秋日高，朝廷之变故关乎社稷运命，我等总该有所作为才是。”

“那依兄弟之见呢？”

刘胥向前挪了挪双膝道：“据我所知，父皇老而多疑，总担心有人谋害他。皇兄倘能面奏父皇，请缨担任皇宫宿卫，如此则不但可以留驻京城，而且能掌握两宫兵马，一旦有变，也好应对呀！”

“能行么？”

“皇兄不妨一试，纵然父皇不允，你我再回封国也不迟。”

刘旦沉思片刻，点了点头道：“好！就依兄弟。”

两人举起酒爵，余下的话都散于酒中了。

临分手时，刘旦叮嘱道：“此事只你我兄弟知道，万不可泄露出去。”

送走刘胥，刘旦便躺进了热气腾腾的浴盆。可他的心还在朝廷立嗣的风雨中穿梭，从昌邑王刘髆到胶东王刘弗陵的影子，一个个从眼前流过。最后，他的思绪集中在父皇身上。他不知道父皇会不会恩准他留在京师，一时沉思其中，宫娥们是怎样伺候的，他也就浑然不觉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法见、大见、朝会、筵席、互访、王公结伴到上林苑狩猎等活动，十天的时间倏忽即逝。

眼看启程离京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无论是刘旦还是刘胥，都觉得要说的话不能再拖了。他到钩弋宫去了几次，都被挡在了宫外。包桑告诉他道：“皇上有旨，朝觐期间，诸王有事就在朝堂说，或呈上奏章，钩弋宫乃皇上与夫人居处，概不能进。”

“本王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向父皇问安。公公想想，本王远在蓟城，一年只回来一次，想看看父皇，这不违制吧？”

包桑也觉得是这个道理，便对刘旦道：“待老奴瞅个机会，再禀告陛下。”

好在昨夜宗正寺传来消息，说皇上因朝觐多日，劳累过度，偶染小恙，诸王离京前，可允探视一次。

这是天赐的良机！为避免嫌疑，他和刘胥商定分开觐见。

刘旦一下车，恰逢承袭了太医令之职的淳于舫从宫中出来了。

两人虽没有直接见过面，可法见那天，淳于舫已从商丘成口中得知这个身材高大魁梧，气质颇像皇上的王爷就是皇上的三子，他急忙上前施礼。

刘旦向他询问皇上的病情。

淳于舫道：“劳累过度，加之心情郁闷，故精神不爽，微臣已开了几剂汤药调理，应该没有大碍。”说罢，他便向王爷告辞出宫去了。

包桑笑容可掬地迎接着每一位进宫的亲王。刘旦会意地点了点头，遂要包桑进去通禀。

不一会儿，包桑便站在殿门口喊道：“皇上口谕，燕王觐见。”

进了殿，远远瞧见刘彻躺在榻上，正和田千秋说着什么。刘旦便跪在了大殿中央，几乎是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爬到了刘彻的榻前。

“父皇遭遇采薪之忧，孩儿心如刀绞，孩儿昨夜焚香净手，祷告上苍，愿以孩儿泥土之躯，换得父皇龙体康健。”说着说着，他唏嘘涕泣，竟然言不成声了。

这情景让田千秋为之动容，忙上前劝慰道：“皇上只是偶染小恙，太医已经看过，不日即可恢复，殿下不必过于悲伤。”

他觉着，父子相见，自己在一旁多有不便，遂起身告退，可却被刘彻拦住了。

“你留下，待会儿朕还有话说。”

田千秋便不好再坚持，只好静坐在一边，听他们父子说话。

“孩儿久在幽燕，迢迢千里，无法榻前尽孝，早晚请安。每思及此，孩儿痛心不已。”刘旦越说越伤心，竟自大哭不止。

田千秋暗中观察燕王的一举一动，觉得事情一旦做过了头，就不免显得虚假。

果然，刘彻听不下去了：“逆子！你如此号啕，是要朕速死么？”

刘旦的哭声戛然而止，惊恐地看着皇上。

刘彻抬了抬眼皮道：“你的孝心朕心领了，朝觐已经结束，国不可一日无君，你还是早些回封国去吧。”

刘旦分明感觉这话就是逐客令，分外冰冷。

“孩儿不想回幽燕了。”

“哦？”

“孩儿……”刘旦说着说着，眼泪又涌出了眼角，“孩儿此次回京，眼见父皇春秋日高，故恳求父皇留孩儿在京守着。孩儿不求别的，宿卫足矣。这样，孩儿也可早晚在榻前尽孝。”

话说到这里，田千秋已明白了刘旦的来意，他相信皇上也和自己的感觉一样，只是这种父子间的谈话，他不便插嘴，便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刘彻神情的变化。

他从皇上脸上先是看到了吃惊和迷惑，继而又看到了不悦和沉闷，接着是烦恼和愠怒，最后又回归了平静。

“不可！”刘彻看了一眼身边的田千秋道，“幽燕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又靠近匈奴。朕之所以封你在幽燕，正是期待你经略有方，固我疆土。你岂能胸无大志，沉湎京都？”

“父皇……”

刘旦正要继续，却不料包桑进来对刘彻耳语几句，刘彻就一下子呆了，神色仓皇地挥了挥手道：“你先下去，明日即启程回蓟城。你的陈奏，待朕与众臣商议后再做定夺。”言罢，他不再理会刘旦，而是要包桑速传宗正寺长史来见。

刘旦刚刚离开大殿，刘彻就仓皇地跌坐在榻上，长叹一声道：“此天杀我也！”随之潸然泪下，“髆儿！髆儿！你为何就离朕而去了呢？”

第二十三章

霍光观画体君意 汉皇一怒斥红颜

夜风呼呼地掠过长空，李广利勒马站在风中，一脸茫然。

“我军伤亡如何？”他向跟在身边的从事中郎问道。

从事中郎的声音有些沙哑：“开始的时候，我军依靠精弓良弩，射杀匈奴人无数，可由于弓矢越来越少，匈奴骑兵已突破了我军防线。日落时分，各路司马报来的死亡人数总计在两千人。”

事情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呢？这是入朝以来，李广利最投入的一场战役啊！

这动力的源头就是他与刘屈髦咸阳原头的盟约，一切都是为了让刘髆登上太子之位。战事一开始很顺利，匈奴人节节败退。左路军和右路军几乎没有遇到匈奴的抵抗就全胜而归。

两军派使者前来提醒李广利班师，可他当时一心想为自己的外甥挣足做太子的资本，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劝告，然后率领大军越过居延泽，一直打到范夫人城。

可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好友送来的密信，说刘屈髦夫妇已卷入了巫蛊案，并阴谋欲立昌邑王刘髆为帝。皇上知道后龙颜大怒，已于去年十二月，将刘屈髦腰斩于东市，将其妻枭首于华阳街，将军夫人因受到牵连也被下狱。

那一夜，他传来从事中郎，借酒浇愁道：“你说说，本官该如何应对？有亲不能见，有家不能归？这仗打下去还有何益？”

“眼下还不是将军气馁的时候。将军可曾想过，夫人、家室都在狱中，如果回去，稍不留意，皇上也会将将军下狱的。”

“依中郎看，本官只有客死异国了？”

“将军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

“快说！”

“继续北上，寻机与匈奴决战。倘能大胜，皇上必念及将军殊勋，宽恕将军及家室。”

李广利长叹一声：“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那是一场冒险的厮杀！在左右两路大军回撤的形势下，他率部长驱千里，孤军深入，随时都可能遭遇匈奴的埋伏。可他顾不了这些，他要的是皇上的信任和宽容。在歼灭右大将所部后，他迅速地将大营向前转移，并在军前会议上与长史发生了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冲突。

“不妥！”长史在李广利话音刚落的时候，便站起来说话了。他详细分析了敌我的态势，一针见血地指出，“汉军现在距离后方已很远了，如果没有援军策应，是很难取胜的。”

他的话立即得到了决眭都尉和各路司马的响应，大家纷纷建议李广利撤军，到酒泉与霍光会合，然后再从长计议。当十几双眼睛一齐投向李广利的时候，他们从那里得到的却是冰冷，是恼怒。

“本官心意已决！传令下去，明日卯时出兵，直驱北上。有取右贤王首级者，本官自当奏明朝廷，以求皇上封赏！有动摇军心者，斩！”

然求胜心切的李广利不知道，狐鹿姑单于闻知汉军意欲北上，已亲率五万大军张网以待了。果然，汉军还没有来得及扎营，狐鹿姑单于率领的五万精兵就席卷而来了。一场厮杀下来，又有两千多名将士抛尸郅居河畔。

李广利眼中满是匈奴人用刀剑织成的囹圄，有几次，他将剑抹向自己的脖颈时，都被匈奴人用枪隔开了——显然，匈奴人是要活捉他。

夜幕降临，双方厮杀暂停，李广利来到半山坡上撑起的一顶帐篷里，向从事中郎求助：“现在我军该怎么办？”

“为今之计，我军应趁夜撤到酒泉，与霍将军会合。”

“将士太疲劳了，明日再撤退吧？”

“不可！等到天明，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

“我军疲劳，匈奴军亦疲劳，本官估计今夜他们不会进攻的。明日黎明便出发，等到他们醒来时，我军已离开数十里了。”

“将军……”从事中郎还有话说，却被李广利制止了。他眼中充满了失望，认为将军患得患失，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的。

果然，匈奴人没有给他们机会，就在他倚着一块石头、想休息一会时，却忽然听见一股声音从夜色中传来，好像是山坳里刮起的风声。

不好！匈奴人进攻了！从事中郎顾不得多想，一边大喊着匈奴人来了，一边跨上坐骑来到李广利面前。

各路司马这时也都赶来了，李广利立刻下令道：“各自率部朝南撤退，先到范夫人城集结，然后退入酒泉。”

“伤兵呢？”

“轻者带上，重者就地处置。”

“他们可是家乡子弟啊！”

“带上他们，我们都得死！无须多言，速去集结队伍，迟则晚矣！”李广利下了狠心。

司马们刚刚离去，喊杀声就四起。李广利惊慌中上了马，率领从事中郎和近身卫士朝南奔去。可刚走出不远，他就遭遇了一个匈奴当户。他无心恋战，应付了几个回合就逃了，那当户也不追赶，只是命令他的部属在后面喊道：“李将军，你抵抗无益，快下马投降吧！”

他刚跑过一道沙坡，只听见“扑通”一声，就连人带马跌入匈奴人挖的陷阱中去了。

时年正是征和三年八月。

……

半个月后，狐鹿姑单于在郅居水南岸，为李广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曾与他对阵的卫律、左贤王以及左右骨都侯和右大将都按单于的旨意赶来赴宴。

李陵没有参加，他选择在这个日子和妻子阿维娅到北海边看苏武去了，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与李广利相见。

狐鹿姑单于同意了右校王的请求。

自元狩二年置郡以来，酒泉郡的禄福城先后迁来中原数十万人到这里定居，现在城池的规模已很可观了。

中原百姓与羌族、戎族和睦相处，使它成为大汉在河西一带的军事重镇，也是大汉的屯兵前沿。霍光率部撤到兄长霍去病当年鏖战的旧地，不禁生出许多感叹。

匈奴军与汉军刚刚接触，就匆匆撤退了。与他对阵的将军不是别人，就是曾经的汉骑都尉、现在的匈奴右校王李陵。

两军在蒲奴水流域展开九天的拉锯战，霍光一直在寻找与李陵正面接触的机会，但直到匈奴军撤退，他都没有能够与李陵见面。李陵为什么不与他打照面呢？可能是出于心中的愧疚吧？

从事中郎赶上来，与霍光并马而行。霍光问道：“近来营中军纪如何？”

“唉！怎么说呢？”从事中郎叹了一口气，“李广利投降后，他的部分属下辗转到了酒泉，常常到酒肆借酒浇愁，长此下去，军心必然涣散。”

霍光勒住马头，脸色严肃起来：“治军不严，必受其乱，怎么可以如此放纵呢？朝廷有制，非节庆之日，严禁军中饮酒。传令给各路司马，校尉醉酒者，杖击五十；什长醉酒者，鞭笞三十；伍长醉酒者，鞭笞二十。”

“诺！不过还有些士卒经常与民争水，还打伤百姓。”

进入酒泉时，霍光就命令军士不能与老百姓争水。可还是有些士卒违反军纪，这让他十分恼火：“自古以来，凡伤害百姓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凡糟践百姓者，斩！”

太阳已近正午，两人驱马回城。霍光松了马缰，让速度慢下来，为的是不打扰正在市易的百姓。

酒泉不同于京城，长安的店铺都是分门别类地被设置在不同的街区，边城的店铺却都是混杂在一起。交易的物品也是琳琅满目，内地的布帛织锦、西域的玉器宝剑、羌人的羊毛制品、匈奴的银器宝马，一应俱全。

前面簇拥着一堆人，这引起了霍光的注意，他对从事中郎道：“你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从事中郎挤进人群一看，就明白了，又是士卒与百姓为水起了纷争，几个年轻的士卒把一个当地人打倒在地。

“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手无寸铁百姓，成何体统？”霍光的脸色顿时阴沉了，向卫队挥了挥手喊道，“将那几个士卒押过来！”

士卒们低着头，就知道今天闯了大祸。

霍光用鞭子挑着为首士卒的下巴，冷笑道：“没有仗打，筋骨不舒服了？这泉是你家的么？”

士卒战战兢兢地摇了摇头。

霍光厉声道：“这酒泉流着皇上的浩浩恩德，可你们目无法纪，与百姓争水，今天本官倘不让你们长点记性，说不定哪天就会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来人，给我打！”

顷刻间，卫队的皮鞭就在士卒的脊梁上开了花。

几个士卒开始还本能地躲避着，到了后来，连躲避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直呻吟。

在场的百姓都看呆了。他们想起霍去病当年将御酒倒在泉中的情景，又见霍光严厉责罚部属，顿生由衷的敬仰，几位长者纷纷上前求情：“乡人

亦有越礼之处，还请将军息怒，宽恕了他们。”

霍光把马缰交给身边的卫士，双手扶起长者道：“今日之事，都是本官治军不严。大军驻扎酒泉，对父老乡亲多有叨扰，本官已很不安。今日部属又做出此等伤民之举，还请乡亲们原谅。”

他回身对几个躺在地上呻吟的士卒道：“看在父老的分上，且饶了你们。如再有此类举止，定要你们项上人头！”

人群中爆发出呼声，霍光连连向长者作揖。

走了好长一段路，身后还传来百姓的欢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回到行辕，酒泉太守已等候多时了。一见霍光进来，急忙站起来作了一揖：“朝廷来人了。”

“哦！不知是哪位大人？”

“桑弘羊大人。”

“哦！是桑大人来了，是不是皇上又催促进兵了？”

“不像！桑大人只是说，皇上有口谕要当面传给将军。”

当晚，霍光在行辕设宴迎接桑弘羊。席间，霍光不时谈到对长安的思念和对皇上的牵挂。

“李广利已投降匈奴，本官担心皇上春秋已高，身心承受不了如此变故。”

桑弘羊只是喝酒，夜深席散之后，桑弘羊才告诉霍光，皇上听到李广利投降匈奴的消息后，昏倒在钩弋宫。

“李广利所部七万余人，回来者不过十之一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桑弘羊问道。

“唉！说起来与刘屈髦一案有关。李广利闻听夫人入狱，皇上要缉拿他，心中生惧。有人建议他若能斩匈奴左大将，也许皇上会宽恕他。他在取其首级后，本该撤军，孰料他拒听忠言，贪功冒进，遭匈单于大军的伏击，最终被俘。”

桑弘羊沉默良久后想：李广利之失，不在战局，而在品节。

桑弘羊告诉霍光，先期回朝的商丘成做了御史大夫，曾在长陵高庙守陵的执戟郎田千秋，做了大鸿胪。

霍光凝视着手中的酒爵问道：“太子一案查清楚了么？”

“事实证明，太子一案完全是江充等制造的冤案。真相大白后，皇上思念皇后和太子心切，日渐消瘦了。”

霍光饮干酒酿，重重的呼吸代替了千言万语。

长安兵乱时，他正与李陵大战，是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可因为与皇后的关系，使得他对太子与皇后的安危十分关心。他相信，太子绝不会僭越犯上。

现在，是非终于清白，霍光除了欣慰外，更为这场杀戮伤了大汉的元气而痛惜。

“从京城来的人纷纷传说，长安屠城五日，死伤数万人。”

桑弘羊道：“这不是传说，是真情，驰道两边的阳沟都淌着血水。”

一轮明月透过营帐，静静地照着两人，掌灯案头，霍光对桑弘羊道：“大人此行应还有其他的事吧！”

桑弘羊点了点头，从囊中取出《周公辅成王图》，摊在案头道：“下官此行，就是奉了皇上诏命，将这个转交给大人。”

霍光借着灯火，看了一下之后，就向桑弘羊问道：“皇上没有别的什么‘谕意’么？”

“皇上说，该说的话都在画中，将军看了就自然明白了。”

霍光于是埋头看画，很快就入神了。

他不仅在画上看到了金日磾的影子，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且还看到了皇上忧郁、沉重、期盼的目光。

那谁是成王呢？那是皇上将要立的新嗣啊！

往事如烟，所有的痛，所有的伤，所有的忧郁都散去了。

“大人！您说……”霍光谨慎地把目光投向桑弘羊。

“皇上要立新嗣了！”桑弘羊并没有拐弯抹角，“皇上的意思将军难道还不明白么？这幅画在您去年赴前方后，就由上官桀监工开笔了。画工连画了多幅，都因为不谙皇上深意而被下狱，可见皇上用意之深啊！”

“当然明白！只是本官还不知道……”

“还能有谁呢？”

“莫非……”

桑弘羊笑道：“你我不妨用水书之案头，看可否不谋而合。”

两人蘸了茶水，在案头写了三个字，就把目光投向对方。胶东王——两人几乎同时写下这个称谓。

霍光很吃惊，心中疑问这是不是上苍有意安排了的。

五十多年前，当今皇上身为胶东王的时候，曾围绕废立有一场血腥的争斗，现在，又一个胶东王在废立的紧要关头进入朝野视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皇上为什么要册封刘弗陵为胶东王呢？是要在这个王爷身上找回当年的梦么？他又为什么千里迢迢的送来一幅画呢？皇上的忧虑在哪里呢？霍光看了看桑弘羊，又在案头写下了四个字道：“皇上担心的是这个吧？”

“哎呀！大人果然才思过人。”桑弘羊用袖头抹去“钩弋夫人”四个字，一双精明的眼睛等待着答案。厅内一下子非常寂静，只有这时候，塞外的风声才进入他们的耳际。

“母壮而子弱，又是大汉一个关口啊！”良久，霍光讷讷自语道。

“大人明鉴！因此皇上才有了托孤的思虑。不过这只是下官的猜想，下官姑妄说之，大人也不妨姑妄听之。”

“本官知道此中利害，今夜之叙只在你我心中。”

可桑弘羊却突然换了话题，问道：“将军，此去轮台有多少路程？”

霍光不知道桑弘羊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个，随口答道：“大概两千里之远。”

“下官在想，自太初三年占领轮台以来，汉匈之间的战场已经移至天山南北，即使从陇西、天水、酒泉诸郡调运粮草，也是长途转输，不堪其力。倘若能在轮台屯田、筑亭，岂非戍边与省减两利？”

霍光惊异地打量着桑弘羊，心中叹道，桑弘羊真乃经国济世的良才，一趟西行，竟有这么多收获，那喜色就爬上了眉梢。

“倘能如此，当然再好不过了。”

“有将军这句话，下官就放心了，此次回京，下官就奏明皇上，力求早日实施此议。”

“好！”霍光站了起来，向桑弘羊作了一揖，“烦劳大人奏明皇上，就说皇上的意思臣明白了，臣虽愚钝，然为匡扶社稷，不惜此身。”

……

送走桑弘羊，踏着月色回来，子时三刻都过了。

一轮朗月西去，虽天上人间，可那玉兔、桂树都看得清清楚楚。

酒泉的月，总给人冰冷的感觉；加上已是十月，那月色携带的寒意，被风卷进心中。

走进帐内，一股暖气扑面而来。从事中郎一定来过了，霍光心里一阵感激。

烘了烘冰冷的手之后，霍光在案头坐下来。

往日在这样的冬夜，他很快就会进入梦乡，可今晚，他却全无睡意了。重新摊开《周公辅成王图》，看着看着，整个灵魂似乎都附在了周公身上了，那一颗心也飞到了皇上的身边。

卷起画轴，铺开绢帛，他庄重地写下了“光禄大夫臣霍光上疏皇帝陛下……”

可刚开了个头，他就停下了。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委托桑弘羊把自己的奏章带给皇上，是因为事关重大，生怕自己的不慎给这位同僚带来不便。

其实，从情感上说，他对钩弋夫人并无恶感。她也不像宫中其他妃嫔那样争宠掠爱，若不是生了一个被皇上看中的儿子，她又怎么会成为王朝的障碍呢？

霍光不是没有心结。卫氏一族死的死，亡的亡，现在在朝堂上与之有亲缘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想向皇上陈奏，即便另立新嗣，也该给皇后恢复名分，哪怕是一座衣冠冢，也要安葬在茂陵，位于李夫人之上。

可这样一来，皇上又该怎么想呢？自己不是要背着逼主的罪名么？而且，这也违背了皇后生前的品格，更让已长眠在茂陵的卫青、霍去病泉下不安。

霍光将胶东王与其他皇子一一作了比较。刘弗陵年幼、娇弱，燕王与之相比，更具皇上的雄才大略。他不但与刘据一样喜欢读书，更喜欢结交贤士、习武弄兵。可自离开长安后，就不断听到他在封邑内大造宅邸的消息。而且他心理阴暗，这是为人主的大忌。再者，他和广陵王均乃李姬之子，并非嫡出……

李妍所生的刘髆，承继其母温厚的品格，又因皇后生前多加关照，倒是宽厚、温雅。只是早早地去了。

数来数去，也就只有一个胶东王了，可他偏偏有一个年轻的母亲。

霍光放下笔，来回踱着步子，反复思忖着奏章该怎样写，话该怎样说？

进入侍中以后，他遍阅春秋往事，因内宫干政而致乱者数不胜数。他觉得，一幅《周公辅成王图》就是大汉江山传续图，他站在了王朝的风口。

在关系到大汉前途命运的问题上，他没有选择，他必须要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可这些话又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了会伤及皇上的情感。

他掸了掸笔尖，俯下身体，把反复掂量斟酌的言辞落在洁白的绢帛上。

臣观画卷，感慨万千。陛下忧思，臣深会意。初，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国政，兴礼乐，改度制，而民和睦，颂声兴。行政七年，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及成王长，乃还政于朝，北就臣位。贵而愈恭，富而愈俭，胜而愈戒，乃人臣之极范也。

陛下不以臣愚钝，诚征立嗣大计，此大汉国脉之基，社稷永固所系。臣不可不慎思，亦未敢不慎言。然则，为人臣者，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臣不敢以私抉择，不敢以私取与也。

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胶东王虽少，而性宽仁，智敏慧，堪当国嗣。然夫人春秋尚富，臣不得不存诸吕之忧。自古子弱而母壮，未有不危国者也……陛下圣君，好同而尚贤，使能而飨盛，故臣不揣浅陋，直陈胸臆……

写完奏章，雄鸡便唱出了第一声啼晓。而从事中郎也进帐来了，他一看就知道霍光又是一夜未睡。

"将军……"

霍光站起来，封了奏章，对他说道："速派可靠使者送往长安。"

"诺！"

从事中郎接过奏章，准备出帐，霍光又叮嘱道："不必告知桑大人了。"

……

入冬以后，皇上就带着刘弗陵搬回未央宫去了，而将夫人留在钩弋宫中。

皇上没有说为什么这样做，而且临行时也没有向夫人提起，而只是让包桑转达了他的意思，说陵儿从现在起要独处了。

钩弋夫人虽然心里感到憋屈，可她很快就说服了自己。

皇上说得对，陵儿已五岁了，也该学习礼仪典籍了。可接下来发生的

事，却让她的心境涂上了一层阴影。

皇上自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宣她到未央宫，也从来不让她传陵儿到钩弋宫。她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是因为长安事变让太子遭受了不白之冤么？可她想来想去，这件事都与她没有关系。在甘泉宫时，她不止一次为太子辩白，劝皇上父子重归于好。可后来，怎么就发生了太子谋反的叛乱呢？

是因为那个入狱的苏文么？她对苏文的好感，仅仅是因为他对陵儿的呵护和关爱。她信守母亲传给她的做人规则，那就是知恩图报。因此，苏文的入狱她也觉得不理解，曾谏言皇上从轻发落。可即便是错了，也不应该如此啊！

她已有多日没有看见皇上了，她担心宫娥们不能照看好他的起居，黄门不能时刻守在他的身边。

她现在已把皇上看成生命的全部了。看不见他，她会寝食难安。

夜里躺在榻上，耳朵却不放过殿外任何一丝动静。她多么希望皇上传她到未央宫，可每次都等到月影西斜，换来的是满腔失望。

每次御膳房来问饭菜的搭配，她总是点几样皇上喜欢的菜肴。她多么期待皇上能不期而至，与她吃一顿饭。可直到檐下的菊花都凋落了，皇上还是没有来。

那种殇菊的凄婉笼罩着钩弋夫人的情绪，人也越来越消瘦了。每天卧榻的时间多，走动的时间少。在芸香眼里，生性活泼的钩弋夫人现在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都很难听她说一句话。

一天，芸香为钩弋夫人梳头，发现她的头发越来越燥，而且大量的脱落，她在心里断定夫人一定生了病，于是便问道：“夫人身体不舒服么？要不要传太医来？”

“不用了，本宫就是看那些菊花落了，心里有些不好受。”

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她心里已有了打算。她要亲绣一幅《菊祭》，为了远行的香魂，也为了抚平自己心头的忧伤。

听说夫人要绣花，宫娥们就收拾好绣架，准备好丝线。平日里，钩弋夫人在绣架前坐定，大家都不能远离，只能簇拥在一旁看着。可今天她发话了，要她们都退下，只留芸香一人在身边。

今天，钩弋夫人下针的动作有些迟滞，不像往日那样针走线飞。刚刚开始绣，眼睛又不由得潮湿了。虽然针是刺在洁白的绢帛上，可也是刺在她心底啊！

钩弋夫人被这种理不清的情绪，牵出了诸多的回忆。

从甘泉宫回到京城，长安那场战乱的枝节通过芸香和苏文的口，不断传到她的耳里，让她总是摆不脱卫皇后、卫长公主的影子。

她从来就没相信皇后会策动一场反叛，说起来，她与皇后相差了一辈，甚至比太子还要小几岁，可自打她进宫，皇后就视她如姐妹，从未有过严责和申斥。

刘弗陵出生时，皇后亲自上门探望。她曾担心，皇后看了寝宫门口的“尧母门”三字，会不会心生不快。可直到皇后离开，她也没有从皇后的脸上发现一丝愠怒。皇后倒是说，皇上多一个皇子，是大汉江山的福祉。

这样一位贤淑的女人，怎么会对皇上有异心呢？

之后的日子，她曾多方打听皇后的下落，却知之甚少。后来听说春香回到了宫中，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皇后的时候，已是白骨累累，香消玉殒了。

据苏文说，本来皇上是要把皇后葬在茂陵的，可皇后临终遗言，声明自己教子不严，无颜葬在茂陵，因此此事就作罢了。

苏文跟皇上回到京城后，说话办事都是小心翼翼的。但却屡次在她面前暗示，太子已埋骨青山，皇上有意立陵儿为太子。

她虽然从理智上告诫自己，立太子是皇上的事，但她从内心还是感谢这个跟在皇上左右的中人。

可有一天，皇上一道口谕，苏文也入狱了，据说罪名是陷害太子。她无法相信，如此一位和善的黄门，怎可能去陷害他人呢？

她忘不了苏文在被押上囚车时，留下“夫人保重，王爷保重”的声音。

从未央宫那边传来的消息说，朝野有不少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皇上太宠爱她和陵儿了。风言风语说得很难听，甚至把她比作褒姒和妲己。芸香曾谏言她将这些议论禀奏给皇上，但她拒绝了。

可她感到很委屈。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只是想待在皇上身边，怎么就被卷进了一年前的事变了呢？

钩弋一想到这些，就分心了，手指被针刺出了血。她“哎哟”一声，忙放进嘴里吮吸。那咸咸的味道，把她的思绪带到了与皇上邂逅的岁月。

没有皇上，她这双手至今还会蜷在一起；没有皇上，就不会有她后来的欢愉和幸福。

半个时辰以后，第一朵菊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枝叶还没有展开，可钩

弋的心已经碎了，竟伏在绣架上哭泣不止。

芸香吃惊地看着钩弋，呼唤道：“夫人！夫人！您怎么了？”

钩弋凄然一笑，便挺起身体，将绣针插在绢帛上道：“今日就先绣这一朵吧！本宫累了。”

“夫人如不想绣了，奴婢安排人来绣。”

“不！她们不了解本宫的心思。”

钩弋离开绣架，进了内室，芸香急忙落下帷帐，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

钩弋哪能入睡呢？

芸香刚刚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并带给钩弋夫人两个消息。

“从未央宫那边过来的黄门说，昨日，刘屈髦游街示众后，被腰斩于长安东市。”

“哦！他诅咒皇上，罪有应得。”钩弋夫人不以为然。

“还有呢！黄门们说，今日廷尉府要在横桥北行刑，要火焚苏文，以祭太子亡灵。”

“什么？你说什么？”钩弋“呼”的从榻上坐起来问道，“现在是何时了？”

“辰时三刻。”

“詹事何在？”

钩弋宫詹事应声进殿道：“夫人有何吩咐？”

“你速去横桥，让他们刀下留人，本宫要进宫面奏皇上，对苏文从轻发落。”

“夫人！万万不可啊！”芸香劝道。

“苏文有罪，罪不至焚。”

“夫人三思，苏文焚刑，乃皇上御批，夫人贸然阻拦，违逆陛下……”

“本宫不为别的，就为他对陵儿的一片真心……”

人老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好像喝得酩酊大醉，一觉醒来，就须发皆白了。

刘彻在梳洗时，常常对着铜镜中的自己发呆。

从钩弋宫搬回来后，他不再坐在案头批阅公文了，而是靠在榻上，让包桑把竹简递给自己。

从包桑手中接过竹简时，他忽然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位跟了自己许久的黄门总管，发出神秘的笑声。

包桑有些尴尬，不好意思问道：“皇上为何如此看着老奴？是老奴脸上不干净么？”

“呵呵！你说人也真怪啊！朕这一辈子，后宫有多少妃嫔，可临到老了，还是觉着与你在一起舒心啊！”

包桑很感动，也很惭愧。他也老了，论起来还比皇上要大，腿脚没有了早年方便。

“奴才老迈，还能伺候在皇上身边，乃是天大的荣幸。”包桑说着，就从案头拿起银钗，为皇上拨了拨灯花。

刘彻今天批阅的是田千秋关于太子一案真相的查验以及对几位涉案人的处置谏言。他就着灯火，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只觉得那上面的字迹模模糊糊的。

“朕看不清了。”他收起竹简，对包桑道，“自今日起，令人来代读。”

“诺！”

包桑出去不一会儿，就引来一位年轻的黄门。他跪在刘彻面前，展开奏章，小心翼翼地读起来。

田千秋在长陵为郎的岁月里，读过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长于叙述。特别是关于长安事变的每一个故事，都强烈地冲击着刘彻的情感。

那天从覆盎门逃出后，太子率领百名禁卫，一路来到弘农郡的新安县。新安县令李寿，乃元狩年间举荐的贤良，在京城候任时，曾由太子舍人张光引荐，得以在博望苑中拜见太子。太子的敦厚宽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得知长安事变的消息后，他就认定太子必是被奸人陷害。于是他躲过北军和羽林卫的追击，将太子一干人藏于隐秘处，并放话说太子一干人往东去了。孰料追兵东去数十里，一无所获，便在新安县四门布置了岗哨，张贴了通缉榜文，严查进出之人。

是日，太子望着守在门外的禁卫和新安县令，心境十分烦乱。他觉得郡国遍贴通缉榜文，即使逃出新安，也还会在别处倾覆。与其这样东躲西藏，倒不如悬梁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登上石鼓，面对绢帛，他又生了许多的纠结和不舍。觉得自己愧对为了

引开官军，与自己换了战马、如今还不知生死的太傅石德；愧对吉凶未卜的侯勇；愧对几十年来跟随在左右，如今正在长安城内抵抗的舍人和门客；他更舍不下的是，为了自己而遭受折磨的母后。那时，他还不知道皇后已经自杀的消息。

他将绢帛套进脖颈，用力蹬开脚底的石鼓，便觉得呼吸断绝，昏迷不醒了。

那石鼓倒地时的一声沉闷，重重地敲在李寿的心头。

“不好！太子有事。”李寿转身向门内冲去，却发现门关着。跟在他身后的从卒张富昌一脚踹开大门，就见太子悬在空中。张富昌一剑割断绢帛，李寿便从下面抱住了太子，连声呼唤：“殿下！您怎么了？殿下！您醒醒！”

太子的灵魂离开躯体后，在茫茫夜空中飘荡，忽然听到有人呼唤，他睁开沉沉的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李寿怀里，不禁潸然泪下：“你们为何要救我？本宫一死，一了百了。”

李寿一手抱着太子，一手接过张富昌递来的热水，一滴一滴地喂到太子口中。

“太子此言差矣。我们冒死护救殿下，所为者何？就是期盼有一日能真相大白于天下。殿下贸然一死，岂非自认有罪，也给奸佞提供口实？”

叙述完这段后，田千秋总结道：“臣闻疾风乃知秋草之坚劲，岁寒而晓松柏之不凋，板荡乃识人臣之忠贞。李寿、张富昌者，忠信端悫，出死无私，致忠而公，是为功臣，然因太子罹难，至今隐匿皋泽，岂非圣朝之失乎？”

刘彻听到这里，摆手喊了一声“停”。年轻的黄门吃了一惊，还以为是自己念错了而惹恼了皇上。孰料，刘彻在感叹“又一个汲黯”之后，睁开眼睛道：“朕多年来，屡屡诏命两千石以上官吏举非常之人，于今方知，‘鹤鸣之九皋，声闻于天’，传朕旨意，封李寿为邗侯，张富昌为题侯。”

包桑急忙递过朱笔，刘彻思忖片刻，除了批示二人封侯之外，又加任李寿为未央宫卫尉。

刘彻放下笔，扬了扬手，示意黄门继续读下去。可接下来记述的事情，不仅让刘彻吃惊，而且几乎汗颜了。

陛下以太子谋反故，令郡国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谗言罔极，交乱四国。然则，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三百里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更有甚矣，泉鸠里以兵刃围捕太子者，陛下封赏至厚，任以北地太守。其所谓亲痛仇快者欤。

这些事都是刘彻亲历的，听着听着，他就不觉心底颤栗，冷汗淋漓，拼尽力气大喊一声“罢了”。

包桑和年轻黄门立即跪倒在地，连道奴才罪该万死。

刘彻颓然地靠在榻上：“不关你们的事，朕是自愧不已啊！”

良久，刘彻从榻上挣扎着坐了起来，又在田千秋的奏章上加了一条：“北地太守追捕太子，罪在不赦。族其户。”

见刘彻有些累了，包桑问道：“皇上还要继续批奏章么？”

“还有要紧的么？”

“霍将军的上书到了。”

“哦！”刘彻沉吟一声，“你们先退下，朕自会观之。”

拆开信札，就着灯火看去，刘彻就感叹霍光的周详，他连皇上上了年纪都想到了，字写得很大，也很清晰。比起霍去病来，霍光不仅有将才，而且文墨通畅。一字一句，言辞恳切，胸臆坦荡。

“哦！他真的读懂朕的谕意。”刘彻在心里对自己说。可读到后来，他的眉毛就紧锁住了，霍光所言之忧，竟与金日磾所虑、自己心头所系如此相通。

但是，毕竟他与钩弋夫人有长达八年的耳鬓厮磨，毕竟她是陵儿的母亲，毕竟她在李妍去后，给了自己情感和精神的抚慰。现在，因为立嗣而要将她……他一时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收起信札，刘彻觉得很累，人靠在榻上，心却不能归于宁静。眼前流过的，都是与她在钩弋宫中度过的情景。

包桑这时又进殿来了，他轻轻地唤道：“皇上！皇上！”

刘彻睁开眼睛，觉得有些昏花，问道：“有事么？”

“夫人求见，现在塾门候旨。”

“这个时候她来做什么？”

包桑摇了摇头：“夫人只说有要紧事求见皇上。”

“哦！宣她进来吧！”……

钩弋夫人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温室殿门口，她看上去很憔悴，很疲倦，那双悲怆的眼中也流露出不掩的焦虑。

仅仅分开一个多月，现在出现在面前的钩弋对他就陌生多了，除了陵儿维系着两人的心，往年的那些临池观鱼，月下漫步，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一如雾里看花，留在记忆里的都是些虚渺的影子。

刘彻说不清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感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对她有了一种莫名的疏远和厌倦。总之，她在这个时候到来，弄得他很不高兴。

“朕没有宣你，何事如此着急，非要亲自进宫禀奏？”刘彻折起霍光的上书，头也没有抬。

钩弋觉得皇上的话里没有温度，举止间早就丢了早年的烂漫和婀娜，而循了生分的宫廷礼节。

“臣妾叩见皇上。”

“有事你快说，说完就回宫去。”

“臣妾问皇上龙体安康。”

刘彻便显得有些不耐烦：“朕还没死呢？你有何事，快说！”

这冷冰冰的话，让钩弋打了一个寒战，说话的声音就显得颤悠悠了。

“臣妾听说皇上要火焚苏文，可有此事？”

“此廷尉所判，与夫人何干？”

“臣妾请皇上对苏文从轻发落。”钩弋也很吃惊，不知自己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还没有等皇上回话，就喘着气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苏文触犯哪条刑律，被判火焚，臣妾不清楚。然臣妾记得，他在钩弋宫当差之时，一心一意伺候臣妾和陵儿；臣妾记得，陵儿三岁时，不小心绊倒在皇宫阶前，鼻孔流血不止。太医说用头发闷煅炮制的血余炭，才可止血。苏文二话没说，就剪下自己的头发，救了陵儿。没有苏文，焉有陵儿？因此臣妾恳求皇上，念在他一片赤诚，饶了他的死罪……”

“罢了！”刘彻打断了钩弋夫人的话，语气就重了，“夫人休要再说，苏文与江充合谋陷害太子，致大汉险些绝续，不用说火焚，就是死上千万次，犹不能平朝野之愤。”

“皇上，臣妾……”钩弋额头贴地，那长发都散在殿中央，“臣妾请皇上三思。”

“晚了！朕如果没有猜错，苏文现在早已成一堆灰烬，夫人还是回去吧！”

“臣妾已命人前去阻止。陛下一道谕意，即可保其性命。”

“放肆！”刘彻“嗖”的从榻上坐起来，手指钩弋怒吼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止朝廷行刑，难道你不知道后宫不可干政的训诫么？”

“皇上！臣妾……”

“休得再说！朕念及陵儿年幼，屡屡宽谅于你，孰料你不知深浅，竟敢阻止朝廷行刑，你项上到底有几颗人头？”刘彻怒气填膺，狠狠拍打榻床沿，“气杀朕了！来人！”

未央宫卫尉进殿道：“臣在！”

“送夫人回宫，闭门思过。”

“谢皇上隆恩。”钩弋夫人从地上站起来，凄婉地看一眼刘彻，一颗心就此碎了。她转过身时，流下了两行辛酸的泪水。

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在自己的记忆中，她怎么也找不出两人独处时杀气腾腾的皇上，也无法将眼前的皇上与温柔乡里的男儿联系起来。

在即将走出温室殿的那一刻，她用力挣脱羽林卫，疾步跑到殿中央，那哭声中就多了许多幽怨。

“皇上！自皇上回到未央宫后，臣妾就没有再见到陵儿，臣妾恳请皇上，能让臣妾看看他……臣妾想他啊……”

刘彻愤怒地斥责着羽林卫，又对钩弋夫人吼道：“你目无朝廷法纪，愧为人母，永不可再见陵儿。还不退下！”

“皇上……”钩弋夫人被羽林卫簇拥着出了温室殿，很长时间，刘彻的耳际还回旋着她呼唤儿子的声音。

“夫人！休怪朕无情。悠悠万事，社稷为大！朕若再柔肠，只怕……”

第二十四章

钜定籍田感民意 轮台罪己明得失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春节，刘彻是在孤独中度过的。

除夕这天，太常寺、宗正寺遵照旨意，在未央宫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两千石以上官员都参加了。

太常考虑到皇上年事已高，祭祀不便，就由商丘成率领群臣，向天地敬

献“太牢”，还演奏了宏大的祭祀礼乐，祝大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祝皇上千秋万岁。

刘彻虽没有出现在仪式上，可每位朝臣都得到了盖有皇帝玉玺的“名刺”（一种木制的贺卡），向群臣贺岁。

未央宫的乐舞一直延续到午夜，朝臣们才相继散去。

刚才还喧闹的前殿，除了灯火依旧绚烂外，留下的就只有打扫殿堂的黄门和宫娥，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包桑吩咐完之后，就急忙回到了温室殿。

刘彻还没有睡，正就着灯火观书，他听见包桑进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竹简问道：“都散了？”

“嗯，大臣们都回府了，准备明天向皇上贺年呢！”包桑说这话时，不由得一阵心酸。

昨日，他征询了皇上的意见，是否要宣钩弋夫人进宫。可皇上很不高兴地回绝了，说不见也落得清静。他又问皇上是否传哪位妃嫔进宫，皇上却转过脸去，不再回应，包桑便不好再说什么。

在他的记忆中，皇上好像是第一次在没有夫人的陪伴下守岁，他担心这样会让皇上憋出病来。

“皇上！奴才请胶东王过来一起与皇上守岁吧？”

刘彻摆了摆手道：“他年纪尚小，熬不了夜的，你就陪朕说说话吧！”

包桑点了点头，忙答了一声：“诺！”

他又唤来伺候在一旁的黄门，耳语几句，不一会儿，就见御膳房的人搬来了鼎锅和菜肴。

“宿岁迎年，奴才备了一些椒柏酒，祝皇上万寿无疆。”

刘彻“呵呵”笑道：“好！朕就借这酒祛病除瘴，吐故纳新！你就与朕一起喝吧！”

包桑惶恐地举起酒爵饮了。

喝到卯时，刘彻就在案头睡去了。包桑怕惊醒他，就命宫娥给火盆里添了许多木炭，又轻手轻脚拿来锦被，为皇上盖了。然后一干人站在殿门口，听着皇上沉沉的鼾声。

刘彻在梦中看见了父皇和母后，他们都不老，父皇看上去还是四十多岁

的样子，母后依旧端庄美丽，而他也还停留在十六岁的年龄。他们似乎是在未央宫，又似乎是在凌霄殿迎接他们的儿子。在这个一夜分两岁的时刻，他们没有问朝廷的修治，也没有问对匈战争的胜负，他们在四下里搜寻，追问着阿娇、卫子夫和刘据的去向。

他很尴尬，无法给他们一个解释。倒是阿娇、卫子夫和刘据从云端上走来，走到了他们面前。阿娇与卫子夫早已没了早年的恩怨，她们像亲姐妹一样地双双向父皇和母后贺岁。

不一会儿，父皇和母后都隐没在云雾深处，而他也不再是自己，而成了刘据，被人追杀，眼看那刀就架在了脖子上，他大喊一声“母后救我”，就醒了。

刘彻睁开眼睛一看，身边站满了黄门和宫娥，再看看肩头的锦被，才知自己睡着了，他伸了伸酸困的胳膊问道：“现在何时了？”

“卯时三刻，大臣们已在塾门等候了。”

刘彻站起来感慨道：“自今日起，朕又添了一岁。”

辰时二刻，刘彻出现在未央宫前殿。伴着洪亮、悠长的钟声，在京的王侯、将相，以及各级官员，拿着相应的礼物鱼贯而入，来到御座前向皇上献贡、贺岁。

万岁的声浪在宫阙上空久久回旋。

齐王刘闳、昌邑王刘髆相继早殇后，胶东王刘弗陵成为唯一留在京城的皇子。卯时刚过，他就要宫娥们伺候自己梳洗，嚷嚷着要去给父皇拜年。

宫娥们觉得刘弗陵聪颖可爱，又逢新年，打扮起来也格外上心。沐浴、梳发、更衣，从头到脚都透着新年的喜气。教习礼仪的黄门让他将过程演练了一遍，确信不会出错时，才上了轿舆，赶往未央宫。

当刘弗陵很庄重地奉上精美的玉璧时，他恭贺父皇的话也出了口：“孩儿代母亲恭贺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彻心中忽然生出一阵绞痛，可在这个日子，在这样的场合，一切都被随之而起的乐舞淹没了。

刘彻虽然一脸笑容，享受着新岁的喜庆和温暖，可在他的内心却别有一番滋味。早年，他对这年复一年的狂欢乐而不疲，随着年龄增大，他就越来越觉得这种年复一年的祝福没多大意思了。不要看那些王侯们朝贺时言之凿凿，可有多少人是真心希望皇上延年益寿呢？更让他心烦的是，这种朝贺实际上是在告诉他，生命就在这喜庆的氛围中悄悄流逝了。

宏大的饮宴和歌舞，到午后未时才落幕。在朝臣们散去后，刘彻留下了商丘成、田千秋、金日磾和上官桀，到温室殿议事。

朝廷从腊月二十三之后，就不再早朝了。所以议事的程序也很简单，就是皇上有意在正月巡狩东莱，出海寻找神仙。

“太子一案乃是上天警示于朕，足以见朕之不诚。故朕有意在元宵节后，浮海求仙，不知众卿以为如何？”

大年第一天就谈论求神觅仙，皇上这举动不仅让大家不解，甚至每个人心头都充满了畏惧。

商丘成道：“虽说正月立了春，然则寒意凛冽，微臣恐皇上龙体欠安，因此还是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去为好。”

“商大人所言，臣深表赞同。皇上春秋日高，龙体关乎社稷，不可不慎。”金日磾直截了当地谏言皇上应取消此次巡幸，“臣来自河西，对海性知之甚少，然臣以大漠之性推论，海之性想必也是喜怒无常，变幻莫测的。皇上未及熟知，怎可贸然前往？”

上官桀的话虽然不像金日磾那样直接，却也表达了不赞同皇上冒险的意思：“岁逢元日，万象更新，正是人间好时节，即使是仙人亦心向往之。皇上巡幸之事，臣以为宜缓。”

刘彻没有想到，大臣们会众口一词地劝他放弃巡幸，于是心中老大的不快，脸也拉下来了。

“正月朔日，一元复始，你们却要坏朕的兴致，是何道理？”

“臣等是担忧皇上龙体，别无他意。”众人忙道。

“呵！你们是怕误了自己的节庆吧？”刘彻没好气地说道，“自征和元年以来，朝事多有不顺，朕思虑已久，实乃神仙谴朕之不诚。故朕巡幸东莱，亦是为社稷着想。朕意已决，卿等不必再说。元宵一过，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随朕前往。朝中诸事，悉由商丘成和金日磾署理，卿等退下吧！”

皇上口谕一下，商丘成、上官桀等，一整个春节就忙得不亦乐乎，又要向东莱郡太守发急报，又要为皇上备好长途巡行的车驾、辎重、禁卫、警跸等。等一切准备妥当后，队伍就浩浩荡荡向东莱出发了。

二月初，刘彻到了东莱，东莱太守早就为皇上准备了巨大的楼船，停泊在码头。众人远远望去，那依据宫廷建筑风格打造的楼船，被海浪托着，忽上忽下，宛若云上仙阁；回看东莱山，祥云缭绕，紫气充盈。难怪方士们都将这里看作神仙往来的居所。

就在刘彻到达东莱的当晚，田千秋避开刘彻，对东莱太守道：“皇上年事已高，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能不让皇上下海，就一定要寻找理由阻止。”

太守明白了大鸿胪的意思，每日到行宫向刘彻禀奏海浪情况，总是说风高浪急，不宜出行。

这样延宕了数日，刘彻心中就生了疑窦。这一天，东莱太守刚一进门，刘彻就来了一句：“你可知罪否？朕来此巡幸，非图观光游览，乃在寻拜神仙，你却以海阔浪急为由，阻朕与神仙见面，该当何罪？”

太守顿时陷入慌乱，幸亏田千秋在一旁，他忙上前打圆场道：“微臣这几天与太守天天出城观潮，却是波涛汹涌，不见天日。明日微臣再去打探，定当及时禀奏皇上。”

说来也巧，第二天东方刚放亮，郡中便有人来报，说有海市蜃楼出现。太守听罢，匆匆赶到行宫，只说今日风定浪息，请皇上登船看日出。

刘彻听罢，顿时来了兴致，速传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赶往海边，自己则在警跸的护卫下，匆匆先行了。

刘彻刚刚登上楼船，几位大臣也到了。太守引导众人登上二楼，大家凭栏望去，但见茫茫雾霭中，海面上出现了一座都市，闾里纵横，街巷如织，驰道宽阔，车马往来，行人匆匆。一会儿，一座宫阙横空，宫门前的楼阙，高大巍峨，隐约还有旗帜飘扬……

田千秋心中吃了一惊，这不是长安么，为何会在这海上出现？他与上官桀、桑弘羊交换了一下眼色，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说出口，生怕皇上认起真来。

刘彻对海上奇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惊诧了一声，就对东莱太守道：“速传朕的口谕，张帆开船，朕要出海。”

众位大臣不约而同地惊呼道：“皇上！您这是干吗？”

刘彻笑道：“还是公孙卿说得对，心诚则灵。朕亲来海边，果然神仙就在海中等朕，朕要登上那海中仙阁。”

大臣们顿时懵了，三颗心随着皇上的情绪起伏，却不敢明确地阻止。

田千秋趁着皇上进舱的机会，忙向东莱太守问道：“楼船船体可固？水手水性如何？若遇危机，可否化险为夷？”

东莱太守一一做了回答，末了还保证道：“下官有几颗脑袋，敢拿皇上的安危当儿戏？”

田千秋这才放心进了舱，站在皇上身边。

楼船劈波斩浪，向海市蜃楼驶去。

上官桀知道海市蜃楼乃浪中幻境，太阳升起后即会消逝。他虽然陪伴在皇上左右，内心却在祈祷上苍，让幻境早早散去，好让皇上那颗不安的心归于平静。

他正这样想着，就听刘彻大呼道："这是怎么回事？仙阁为何消逝了？"

大臣们顺着皇上的手看去，眼前除了滔滔巨浪外，哪儿还有什么层楼叠翠，巷闾纵横呢？

刘彻焦急地拍打着船舷道："仙阁隐去，此朕心不诚之故。速命水手加快船速，朕要于大海深处寻找仙山！"

刘彻正催促东莱太守，却见海天连接处生出团团黑云，顷刻间海面狂风大作，巨浪拍打着船体，颠簸异常。除了长期在海边的东莱太守和水手，所有人都五内翻腾，呕吐不止。

田千秋顾不上自己不舒服，就对羽林卫喊道："护卫皇上！"话未落音，就被掀倒了。

上官桀冲到皇上身边，抱着皇上喘气道："皇上，微臣来了。"

刘彻眩晕加上呕吐，几次倒在舱底。田千秋、桑弘羊、包桑、太医令和一干黄门宫娥守在皇上周围，干急而没有办法。

东莱太守冲进舵舱，严令舵手急速回港。

一场寻找神仙的闹剧，就这样在仓皇中收场。

接下来几日，东莱郡大风掠地，雨雪肆虐。刘彻在行宫中养病，为没能见到神仙而郁闷，弄得大臣们奏事时也一个个提心吊胆。

时间很快就到了二月底。这一天，东莱太守拿着京城的急报来找田千秋，田千秋不敢怠慢，忙呈送给刘彻看。

商丘成在奏报中说，二月二惊蛰那天，天气分外晴朗，云彩都躲到山后去了，只把大海一样湛蓝的天空呈现给大地，京城的百姓都为万物复苏而兴奋。可天有不测风云，午时三刻，从蓝天深处滚来一阵雷声，掠过壅城山川土地，随之，两块巨大的陨石自天而降，落到一条悠长的山谷中。据当地的亭长所说，那陨石其色如黧，落到地上时，还很烫手。

除此之外，商丘成在奏疏中还说，胶东王殿下安好，只是钩弋夫人几次要见殿下，询问皇上如何处置。

刘彻放下奏疏，一脸严肃地对田千秋道："传朕旨意，绝不可以让她见陵儿。立嗣未决之前，由御史大夫为胶东王讲书。"

合上札板，刘彻望着外面的苍穹，许久才叹息道：“此又上天谴告于朕矣！”

两块陨石不仅撞击了他脚下的土地，也让他心绪不能安宁。他带着这样的心绪来到泰山脚下的钜定县，他对自己一生的反省，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在封禅之后，皇上又一次登临泰山，来到当年自己亲手题字的巨石旁。他手指慢慢地抚摩过石匠刻下的每一个字，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慨。

恍惚之间，从第一次封禅至今已过去二十一年了，石上的笔迹依旧清晰可见。当年跟随他的老臣一个都不在了，他们有的是无疾而终，有的是死于罪刑。

他清楚地记得，霍嬗就是在那次封禅中罹难的。多少年来，他都宁愿相信那是上苍让霍嬗羽化登仙，而不愿反省自己在呵护小外孙时的过失。屈指数来，那年霍嬗七岁，算起来现在也该二十八了，比他父亲去世时还要大。他要是活着，也许又是一员骁将。

现在站在泰山石刻前，他对自己造成公主和皇后的伤害怀着暗暗的自责，他开始明白，那些所谓的羽化登仙，不过是方士们编纂的诳言而已。

公孙卿死了，他要是活着，朕一定要用他的头祭奠嬗儿母子。

抚今追昔，他感喟一代代人的风景。回眸身后的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完成立嗣的大计。

“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刘彻用这样的语气对身后的田千秋道。

这番话让田千秋知道皇上现在悔悟了，于是，他把心中想了许久的谏言说了出来。

“方士能言见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皇上寻觅多年，了无结果，足见方士之言虚妄。臣奏请皇上从今以后罢方士之术，严责蛊惑人心之术。”

“爱卿所言极是。从今以后，敢言方士之术者，斩无赦！朕多年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朕自省作为，终晓自然之理。节食服药，乃健身根本。”

大家相互看了看，每个人的目光中多了许多的钦佩，纷纷谴责方士祸乱朝纲。

上官桀道：“我朝任吏之中，应悉除对方士的封侯拜将，勿使其恃权弄威，蛊惑皇上。”

桑弘羊的谏言更为具体："微臣以为，可命郡国遍查方士，致死人命者斩，游说诓骗者充徭役，发边陲屯垦。"

可刘彻的心思很快就到另外一个目标去了。

"朕多年来，倾心对匈之战，多误农桑。"刘彻倚石，眺望山下，正是土地解冻、万木复苏的季节。一望无际的田野间，农人们赶着耕牛，犁开芬芳的春泥，撒下一季的希望，一种回归农本的意念顿时充满刘彻心胸，他转脸对桑弘羊道，"往年都是在京郊籍田，朕今年就在钜定县选一块地亲耕吧。朕的意思，从今以后，我大汉君民，当戮力务本，振兴农桑，明白么？"

为朝廷财力拮据而没有少受过刘彻责备的桑弘羊，心一下子热了。往日那些因谏言罢兵息战而遭受的冷眼，那些为筹措前方所需资财而疲于奔命的委屈，还有对朝廷为充实府库而不惜卖官鬻爵的忧虑，都被皇上的情感冲淡了。

"诺！臣立即去办！"

桑弘羊一贯干练，没有丝毫怠慢，他就对身边的齐郡太守和钜定县令道："请两位大人速速下山安排，皇上要在此籍田。"

尽管桑弘羊内心清楚，所谓"籍田"不过是一种仪式，可他毕竟是皇上劝农之举，对王朝风气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毕竟战争已经进行得太久了……

籍田礼选在钜定城外县府的公田。皇上要亲耕的消息让整个钜定县沸腾了，"皇上什么样？""皇上握犁会是怎样的姿态？"等等话题从当日午后就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

第三天东方刚刚放亮，城外的公田四周就拥满了四里八乡的百姓，大家都在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皇上耕田，也要穿了短衫吧！要不弄脏了华衮怎么办？"

"那当然，皇上也是人嘛！"

"小心！皇上可是天子哦！你不怕掉头么？"

太阳姗姗地爬上东方山头，将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露珠在道边刚刚复苏的青草上闪着亮光，经过一夜净化的土地渗油般的滋润。

大约辰时三刻，城门开了，绵延数里的羽林军卫士和县府的衙役们浩浩荡荡地踏上了通往公田的道路。接着，由田千秋引导，由上官桀驾车，警跸护卫的皇家车队下了坡，就到了公田旁。

羽林军很快组成一道人墙，把百姓与皇上的车队隔开；警跸们站在车驾

两旁，警惕地关注着周围的一切；而衙役们则辟开一条通道，直到地边。

上官桀首先跳下车，来到守候在田边的齐郡太守和钜定县令面前询问“籍田”的筹备情况，随后来到车前邀请刘彻下车。

当刘彻被包桑搀扶着走下车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声浪：

“皇上万岁！”

“皇上万岁！”

……

刘彻环顾四周，人群已黑压压地跪倒了一片。

尽管没见到皇上之前，人们尽其所能地想象着皇上的风姿，可现在，却没有谁敢偷偷看一眼面前这位掌握着万里江山的至尊。

依据“籍田”礼仪，是要先祭祀天地和五谷之神的。因此，在公田的东南角现在已经搭起了一座祭坛，上面摆上了天地诸神的神位。

刘彻在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的陪同下庄重地登上祭坛。乐队高奏雅乐，刘彻率领随行官员向天地行三叩九拜大礼，台下的百姓也随着司仪的喊声拜祭天地。接着，桑弘羊代表皇上宣读颂词：

昊昊上帝，地载天覆。太一乃母，大化两仪；阴阳相辅，五行相生。在天为云，在地为雨，入土为露，润我玉田，壮我嘉禾，美我桑蚕。皇皇大汉，经天纬地，威德广布，四海咸宁，北辰中居，群斗垂拱；民安其业，农桑是首，春耦其耘，稼穑乃丰，朕亲躬耕，垂范众生……

这种往年例行的祭祀，因为皇上的到来而越发庄严和肃穆。百姓们此时感到的不仅是前几天，上天落了一场春雨的恩泽，更有皇上的圣德。他们都庆幸，无尽的戎役终于从征和四年开始，逐渐为农桑所代替。

有几位乡邑的三老眼角淌着泪水，在桑弘羊的颂词刚刚落音时，就率先高呼着“皇上万岁”的口号。

刘彻的眼睛有些湿润，看着眼前的百姓也有些模糊了。如果不是这次来钜定“籍田”，他又怎么可以听到百姓盼望结束战争、安居乐业的呼声呢？

他的耳畔又一次响起少年时期太傅窦婴那殷殷不绝的警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对这句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同身受。

“唉！朕有负于天下百姓的厚望啊！”

刘彻被随员簇拥着来到地头，早有亭长和三老为他准备好了犁铧和耕牛。

刘彻挽起短袖，操起犁把，前面有年轻的农夫牵牛，两边有两名警跸护驾，他于是便开始了“籍田”第一犁。

犁铧掀起一阵阵泥浪，百姓又是一阵欢呼。刘彻握着犁把的手渗出津津汗水，亭长为他选了最短的田垄。可等犁到了地头，刘彻已是气喘吁吁了。

“唉！朕果真老了。”刘彻把犁把交到农夫手中，有些赧颜地想。

接下来，是赐种。

齐郡太守和钜定县令将准备好的种子递给刘彻，然后由他赐给钜定的三老。

三老中的最长者代表百姓感谢皇上的恩典，下拜的时候，都有些颤颤巍巍。

眼前这情景让刘彻忽然想起前年那个冒死为太子辩冤的令狐茂。不要看他们爵无一级，官无一冕，可有时候，他们却是最能反映民意的。

也许是因为太祖高皇帝出身亭长的原因，从立国以来，大汉就把推举三老作为教化黎首、雅善风俗的国策。

刘彻上前扶起长者，叫包桑赐酒。于是包桑盛了从行宫带来的酒酿，来到三老面前，尖着嗓音唱道：“御酒三杯，赐予三老，谢恩！”

三老接过御酒，禁不住老泪纵横。他们打量着皇上，虽与他们年龄不相上下，却还将万里江山担在肩头，何曾言老呢？

他们除了再次向皇上表示感谢外，那酒无论如何也不敢独享了。只是用嘴唇轻轻沾了沾，就依次传递给身后的老者……

皇上力劝农桑的旨意，将从这里开始，在不久的未来将传遍各个郡国。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料峭的春寒渐渐淡去，从土地里蒸腾的水汽，把空气烘得暖洋洋的。

刘彻就在“万岁”的呼喊中登上了车驾，队伍在走出很长一段路程后，他回眸望去，正午的田垄间，农夫们赶着耕牛，那鞭声汇成宜人的春曲，久久地在心头荡漾……

皇上来钜定“籍田”，让齐郡太守十分荣耀，他不断与钜定县令拟定一个个节目，以让皇上在齐郡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愉快。

躬耕回来，他就思谋着为皇上安排一次游钜定湖。

这个奏章是通过包桑呈送给皇上的，包桑走进行宫，看见田千秋正和皇上说话。

刘彻接过奏章，粗粗浏览了一遍，转给田千秋问道：“爱卿以为如何呢？”

田千秋看后道：“现在天气转暖，皇上既然来此，也不妨一游。太守之奏，有益健体，比方士们强多了。”

“如此甚好！那就依卿所奏。传朕旨意，明日游湖。”

“诺！”包桑转身便离去了。

齐郡太守备了三条楼船，一条由他与钜定县令乘坐，为皇上作引导；第二条船是专为皇上准备的巨大楼船，上面各种器具、饮食一应俱全。齐郡太守请皇上登船时，刘彻却拉着田千秋的手道：“爱卿多日劳苦，就与朕同乘一船吧！”

田千秋很是激动，就跟刘彻上了船。

第三条船上坐的是上官桀和桑弘羊，还有羽林卫。

钜定湖波光粼粼，春水荡漾。刘彻站在甲板上，视野内，一碧万顷，浩渺无垠，湖对面的山丘，只留下一抹青蓝。回想起前些日子的海上遇险，刘彻道：“毕竟湖与海不同，水平和多了。”

田千秋眯着眼睛望着远方，跟着皇上的话音道：“陛下有所不知，钜定湖可与长安的人凿湖不一样，若是发起怒来，也是阴风怒号，樯倾楫摧。”

刘彻“哦”了一声，恍然道：“看来这水性一如人性，知之，则利；茫之，则害啊！”

“皇上圣明。”

“朕在年轻时曾读了荀卿的《君道》，不甚了解，总以为朕一人权鼎在手，即可号令天下。今番出海游湖，方悟他所言‘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

见田千秋点了点头，刘彻继续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前面有一沙洲，湖水于此处形成一个漩涡，楼船绕沙洲前行时，出现些微的晃动和倾斜。田千秋触景生情道：“民之情若水，顺之，则长风万里；逆之，则有覆舟之危啊！我大汉历五世而鼎兴，乃在知民意也！”

刘彻觉得，田千秋的话说得在理。他悄悄地打量着田千秋，忽然就想起建元初年的丞相卫绾来。这两人的性格何其相似，既不像窦婴、汲黯那样锋芒毕露；又不像公孙弘那样喜欢朝后奏事。这样的人若是做了丞相，阁僚们大都会心悦诚服的。只可惜当时自己太年轻，总以为卫绾太迟暮，跟不上趟。

也许，只有经历了这么多风霜，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知人善任。

“爱卿好自为之，朕望爱卿能担大任啊！”

这话来得太突然，让田千秋还来不及思考。尽管他知道自己在年龄上与皇上不相上下，可终究入朝太晚，资历尚浅，尚不敢有多余之念，可皇上目光中的信赖却让他把皇上的期待看成一种责任，就无法将那份自谦说出口了。

“谢皇上隆恩。”

田千秋没有想到，他在钜定湖上与皇上的谈话，会给他的仕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在另一条船上，上官桀与桑弘羊却始终没有绕开“立嗣”的话题。

“大人到了酒泉，定然知道光禄大夫对立太子的想法吧？”

桑弘羊摇了摇头：“这位霍大人不要看岁逢中年，可处事却是滴水不漏。他看了皇上送去的《周公辅成王图》后，只说了一句‘在下知道了’，就再无下文。”

“哦！”上官桀看了一眼桑弘羊，“太子已薨一年，案情也真相大白，国嗣却依然空虚，这终非长策啊？”

“可不是么？京外的几位皇子引领眺望，蠢蠢欲动，再拖延会出事端的。”

上官桀点了点头：“此次回京，本官将面奏皇上，劝皇上早日立嗣，免得夜长梦多。”

从前面船上传来皇上的笑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桑弘羊看见田千秋与皇上相谈融洽的样子，说道：“这位田大人入朝时间不长，却是好花逢春啊！大人不觉得皇上很借重他么？”

上官桀没有直接回答桑弘羊的话，但他心里已有了预感，田千秋恐怕在大鸿胪的位子上不会太久了。

三月底，刘彻回到长安。第一件事就是任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这离他担任大鸿胪相隔不到一年。

不管商丘成对皇上此举多不理解，也不管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内心怎么想，一场巫蛊案给朝廷带来的创伤，使这些人暂时把个人荣辱放在一边，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共识：王朝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们需要戮力同心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

田千秋并不忘乎所以，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分量和皇上的封赏对朝野的震动。

因此，在走进丞相府的第一天起，他就不等九卿前来禀告署中事务，而是自己先去拜访他们了。这一招，是包括商丘成在内的阁僚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因此，许多的芥蒂和不满都被他的笑容化解了。

商丘成甚至对桑弘羊道："这个执戟郎出身的田千秋比起公孙贺来，少了许多傲岸和矜持。他那笑容可掬的好脾气，就是让你有千般的不满，都说不出口。"

的确，田千秋给朝廷带来了一股新风。他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在听了大家的陈述之后，就投来商量的目光，接着就是以征询的语气，说出自己的见解……

如此一来，那些曾做过公孙贺阁僚的九卿们，越来越觉得凡事只有经过田千秋指点后心里才踏实些，才有底气拿到朝会上去讨论。

立夏前一天，桑弘羊约了商丘成一起到丞相府来了，他们名义上是邀请丞相去郊游踏青，可一见面，还来不及寒暄，就被田千秋看破了心思。

"两位大人到访，不仅是为了到曲江池去赏花吧？"田千秋坐在席上，热情地邀商丘成和桑弘羊用茶。

"唉！什么事都瞒不过大人这双眼睛。"

商丘成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笑道："以大人的年龄，莫非真炼成了火眼金睛？"

"呵呵！说什么呢？"田千秋并不讳言自己执戟郎的经历，照样开心笑道，"老夫只不过在长陵待的时间长了些，经历的事多了些。有事两位大人不妨直说。"

"如此下官就不揣浅陋了。"桑弘羊于是将自己到酒泉考察边城防务，如何与霍光一起谈论永久保持边陲的稳定，如何招募丁壮屯垦戍边，以减少长途转输带来财政负担的新思路陈说了一遍。

"两位大人的意思是要老夫出面向皇上陈奏此事么？"

"是呀！大人！"

商丘成和桑弘羊看着田千秋，正在想眼前这个老头是何等的聪明哦！正

要说话，田千秋却替他们开口了：“这个不难，老夫既然是丞相，自然责无旁贷，再说此议利国利民，皇上一定会准的。”

田千秋给两位同僚续上茶水，问道：“呵呵！还去踏青么？”

“去！如此春光，岂能辜负？”

“好！”

第二天朝会一开始，田千秋首先出列陈奏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大农令府为解决财力拮据，奏请民每口增赋三十钱；第二件事是，边城轮台以东，现有可灌田地五千顷，大农令府建议遣卒屯田，多种五谷。并每隔十数里，修筑亭障，将边城连成一片。第三件事是，新任大鸿胪建议，招募死士以送匈奴使者回国名义，行刺单于。如此，不仅可威慑西域各国，同时也可以帮助已与我朝联姻的乌孙国抵御匈奴。

“臣以为，上述有司所陈，于国于民两利，请皇上准奏。”

还没有等刘彻问话，商丘成、桑弘羊率先响应，桑弘羊更是慷慨激昂，主动请缨道：“倘若皇上恩准所奏，臣愿再赴酒泉，招募丁壮，固我疆土，远播圣德。”

刘彻听得很认真，很专注，眼睛来回在群臣和三人之间旋转。

虽然丞相、御史大夫和大司农异口同声奏请他恩准，但他还想听到不同的声音，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桑弘羊：“霍光对此事如何看？”

“霍将军以为此举是长治久安之策，要微臣转奏皇上，请皇上早日付诸实施。”

“哦？”刘彻沉吟片刻，又向一直没有说话的上官桀问道：“爱卿以为如何呢？”

“臣以为……”上官桀有意拉长了回话的节奏，思索着皇上问话的用意。

精明的他很快就知道了皇上的心理。他断定皇上要他说话，绝不是要他附和田千秋等人。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

“皇上！丞相和两位大人所言，固国利民，忠贞可嘉。然依臣看来，匈奴自乌维单于之后，每况愈下，虽小有骚扰，毕竟已是强弩之末。眼下是南夷来服，西域震慑，海清河晏，正是兴农务本的大好时机。皇上在钜定躬耕籍田，吁民务本，致力农桑。丞相曾随皇上东行，现在又提出募卒屯垦，未免有违皇上初衷。故臣奏请皇上，罢民口增赋三十钱；罢轮台屯垦之议。”

话说到这里，上官桀就打住了话头，想听听别人的反应。果然，在一旁记录的司马迁说话了。

“臣以为上官大人之议上附天意，下顺民心。我朝自元狩以来，战事频仍，赋税日增，民不堪其苦。臣恳请皇上准上官大人之奏，悉罢丞相之议。”

在司马迁附和上官桀的奏议时，田千秋一刻也没有放过对皇上表情的窥视，当他透过皇上的频频点头，捕捉到他内心的波澜时，就立即意识到皇上在钜定行宫的那番自责绝非一时心血来潮。

于是，他立即拨转方向，向皇上靠拢了。他不仅盛赞上官桀和司马迁的深谙圣意，而且转而毫不含糊地收回自己的奏议。

“两位大人的奏议令千秋顿开茅塞。臣不胜惶恐，还请皇上恕罪。”

但刘彻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不再提及屯垦和增赋，而把自己从钜定回京一路的所思摆开在大臣们面前。

“曩者朕之不明……乃致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此五伯所弗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两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众卿以为然否？”

谁也没有想到皇上会当着数百名两千石以上大臣深省既往之过，以致他的话音刚落，大殿内就出现了瞬间的寂静，继之就爆发出震撼大殿的共鸣：

“皇上圣明！”

“皇上万岁！”

“好！”刘彻按下大家的呼声，对司马迁道，“爱卿就依照朕这个意思，草拟一道诏书，颁发各个郡国，使天下尽知朕意。”

朝会进行到这里，本已进入尾声，包桑按刘彻示意，正要宣布散朝。孰料宗正却匆匆出列，把一道奏章呈给刘彻。看到这道奏章后，刘彻的眉宇逐渐凝聚到一起，刚才满脸的和风细雨一扫而空，代之以阴沉和愠怒了。

大家都猜不透这奏章上究竟说了些什么，一个个的心都提了起来，及至皇上用力拍击案头，都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大胆！好个刘旦！”刘彻愤懑地将奏章掷于案头，“去年十月，诸侯朝觐，他就提出要滞留京都，被朕拒绝。孰料今又重提旧议，上书要回京都，名为宿卫，居心何在？”

刘彻并不要求大臣们对此事发表意见，而且他也清楚，没有哪位大臣敢对皇上父子之间的纠葛说三道四。他干脆直接对司马迁道：“传朕旨意，斩呈报上书的使者于北阙，削燕王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以儆效尤！”

……

从大殿出来，田千秋的心稍稍安定了些。入朝以来，他第一次看到皇上如此震怒，这让他觉得立嗣不可再拖延了。正踯躅间，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丞相”，他回头看去，却是上官桀。他放慢脚步，上官桀紧走两步追上来道：“今日朝会上的事情，丞相一定有所参悟吧？”

“老夫愚钝，还请大人明示。”

上官桀就在心里笑田千秋的滑头和狡黠：“皇上立嗣的目标已经很明显了，看来非胶东王莫属啊！”

“哦？呵呵……”田千秋很谨慎地回了上官桀的话，然后就上了自己的车驾先走了。

“这个精明的执戟郎……”上官桀望着田千秋远去的背影，由衷地感叹道。

第二十五章

恨满关河残梦断 情绝汉宫悲歌终

日食是自西向东慢慢开始的。

整个蓟城一片慌乱，里正和亭长命沿街的店铺搬出各种铜器、铁器，使劲地敲着；而王宫的卫队也把数十面大鼓擂得震天响。

喊声、哭声、鼓声和各种敲击声响彻了王城的各个角落。

燕王刘旦在黄门和卫队的陪伴下，站在王宫殿前，眼看着悬挂在蓟城上空的太阳被黑暗一点点吞噬，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

他的心瞬间飞到长安。

天象在这个时候出现，对朝廷、对父皇，意味着什么呢？对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父皇要离他而去了。

那么之后，该由谁来撑起这多难的江山呢？

前不久，他接到刘胥发来的信札，信在路上整整走了两个多月。信写得很伤感，充满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皇的艾怨：

广陵七月，淫雨霏霏。引笔欲言，涕泪怆然。母之遗爱，父之厌恶，庶几心碎。长安千里，迢若两世。归期渺渺，意冷心灰。然朝廷风谲云诡，暗流四伏，弟引领北望，忧思漫漫，以兄之才略，为何偏安一隅？唯期皇兄，早作安排……

他的心被胞弟的信炙烤得火热。去年十月朝觐时，因为向父皇提出宿卫京城的请求被拒绝，这让他想起来愤愤不平。他自认在皇上诸子中，除了刘据，自己无疑是佼佼者。

刘旦博通经史，熟稔兵法，尤其是到了幽燕后，他广纳贤才，善结文学，王府辞赋颂声不绝于耳，门前佩剑之属相望于道。他仿照年轻时的刘彻，招募幽燕子弟，在境内组建禁卫军，排兵布阵，演军习武。短短几年间，这些人已成为一支精锐之师。这一切都使他觉得，无论从资质还是才情上，都该是刘据之后的太子当然人选。

三月间，皇上去海边寻仙不遇，进而在钜定“籍田”的日子里，刘旦也没有闲着。他找来燕相董汉，分析父皇此刻的心理。

这个董汉是董仲舒的族侄，当年皇上一纸诏令，将叔父发到江都国，一去就是六年，后来又长期赋闲在家。即使被举荐到朝廷后，皇上还是没让他留在长安，而是到了蓟城。

这一切，都使他与皇上的情感疏离，而更倾心于燕王殿下。

董汉也以为，除了刘旦，皇上的诸子中，再也没有谁可以担得起储君大任。于是便建议道：“朝觐之后，又是数月，之所以没有立嗣，足见皇上举棋不定，殿下何不再派使者入京，陈明原委，或许皇上心动，会召殿下回京。”

刘旦十分感谢董汉，道：“倘若事成，本王将拜爱卿为丞相。”

就这样，刘旦再度坠入梦中，从使者离开蓟城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焦急地期待着父皇的召见。

可直到秋风染红燕山枫叶的日子，每日从殿前流过的只有携带着秋意的白云，只有吹落一片片黄叶的秋风。

使者仿佛离去的黄鹤，连一声回应的鸣叫都没有，反倒是日食在他烦乱的时候来临了。

刘旦收回目光，不再看太阳被黑暗吞噬的情景，对身边的黄门道：“快去传望气者来为本王占卜。”

“诺！”

不一会儿，望气者来了。还来不及参拜，刘旦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你看看，这天象对本王来说，是吉是凶？”

“殿下！这是大大的吉兆呀！”望气者把目光从天上转向刘旦的时候，脸上露出了十分的惊喜。

“哦！这怎么说？”

“殿下请看！”

刘旦仰望天空，那是一幅多么奇幻的画面：

随着黑暗一步步退却，太阳又恢复了它往日的绚烂，耀眼的光芒让王宫的一切重新沐浴在亮丽和温暖之下。

“圣光重现，山川焕绮，此贤君践位，创业垂统之征兆啊！”

到了这一刻，刘旦的脸色才有了一丝活泛，他吩咐黄门赏赐望气者金五十，帛十匹，但话里却带了责备的意味：“本王要你占卜吉凶，乃是为父皇龙体担忧，岂可妄言贤君践位，创业垂统。你下去吧！”

目送望气者的身影消失在潋滟的秋光之中，刘旦对董汉道：“此人不可留，速传内史，将其缉拿入狱，密杀之。使者一回来，立即禀奏本王！”

“心外无刀！”董汉心底忽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字眼。

现在，慌乱和惊恐已经过去，蓟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和气氛。大约在巳时，董汉带着长安的使者匆匆进宫来了。

日食发生的前一个时辰，使者刚刚到达蓟城。这一巧合让董汉有种莫名的不祥之感。曾精研过叔父《春秋繁露》的董汉，很自然地把天象与王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者在这时到来，是否预示着朝廷已掌握了燕王的所为？

他迎面拦住正要出宫的黄门总管，悄悄地耳语了几句，黄门总管的脸色顿然严肃了，转身就朝身后的王宫大殿跑去。他一边跑，一边喊道：“圣旨到，燕王殿下接旨！”

跟着他的声音，是黄门依次的传呼：“圣旨到……燕王殿下接旨……”

这声音让刘旦的心“咯噔”一下，就悬在了空中。不容多想，他就急忙地跪在了大殿中央，习惯地喊出了“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使者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宣读诏书的声音呆板而又冰冷。

制曰：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呜呼！獯鬻氏虐老兽心，以奸巧边甿，朕命将率，祖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降旗奔师，獯鬻徙域，北州以妥。

朕于汝有诫，悉尔心，勿作怨，勿作棐德，勿乃废备，非教士不得出征。然则，王不尊法度，不修武备，因怨腹诽，意图回京，甚失朕意。斩来使于北阙，即削去良乡、安次、文安三县，以为警示，钦此。

一卷诏书，压在大殿内每个人头上，大家似乎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停滞了。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彻底击碎了望气者对天象的见解。皇上用词严厉，以致他都不知道该怎样接诏书了，只是僵直地跪在那里望着冰冷的地砖发呆。直到使者几次提醒“跪谢皇恩”后，他才断断续续地说：

“臣……谢……谢皇上隆恩。”

董汉送使者离开大殿后回到王府，看见大厅的摆设碎了一地，刘旦手举着一尊铜鼎，狠狠地向窗口砸去，只见窗棂被砸坏，鼎从窗口飞出去，落在花坛里，压坏了一片金菊。

他似乎还不解气，从腰间拔出宝剑，哗啦啦地朝对面的四神砖雕砍去。火花闪过，宝剑三折。刘旦拾起剑刃，向门外掷去。黄门、宫娥们一个个伏地垂首，面如土色。

刘旦颓唐地仰天长啸：“同为皇子，为何有尊卑之别啊？父皇！”

董汉见此情景，只好默默地站在一旁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刘旦逐渐冷静下来，对董汉道：“传内史和诸将到王府议事。”

董汉大约去了半个时辰，内史和将军们就到了。他们已从董汉那里得知了王爷的情绪，因此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刘旦将朝廷的诏书重重扔向案头，大声道：“本王要回京尽孝，何错之有？不允也就罢了，还要削去本王封地，岂有此理？”

几位臣下没有说话，只是茫然地看着刘旦发泄。

“难道本王非父皇亲生么？”刘旦说着，从剑架上抽出宝剑，“刷”的砍去了案几的一角，“不准回京也就罢了，还将寡人的使者斩于北阙，是何道理？寡人也斩了来使，悬挂在蓟城城头，看其能奈我何？”

前将军忙劝道：“殿下！您千万要三思！”

“父皇既然无情，就休怪本王无义，本王欲起兵蓟城，众卿以为如何？”

此话一出，董汉就“扑通”一声跪下了：“殿下！这万万不可！”

“为什么？难道本王怕一个孩子不成？”

“殿下且息雷霆之怒。”

“是可忍，孰不可忍！”

“殿下能听微臣一言么？”

见刘旦示意他站起来，董汉撩了撩袍裾，话里就带了感恩和亲近：“臣自来到燕国，深受殿下恩宠，举凡大事，皆咨询于密室，询问于王庭。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故臣冒死进谏殿下，当今之计，一定要忍。”

“为什么？眼下正是立嗣紧要关头，本王忍了，就等于把大汉江山拱手送给那个无知小儿！”

“至少眼下不宜轻动。”

“哦？有何原因，你说来本王听听。”

“当年吴楚七国起事之际，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是因为朝廷还有一个晁错在皇上身边。现在殿下言说声讨胶东王，可他现在连太子都不是，殿下这是将剑锋指向皇上啊，父子相残，两败俱伤，此一不宜也！

“虽胶东王年幼，然他背后是霍光、田千秋、金日磾、上官桀诸重臣，他们哪个不是皇上的心腹呢？此二不宜也！”

“哦！”

内史接过董汉的话道：“燕国辖下不过十数县，地不过数百里，兵不过五万，今与朝廷相抗，岂非以卵击石？太子矫节，亦葬身深谷，此乃前车之鉴，殿下不可不察，此三不宜也！”

“内史所言，亦正是微臣想要说的。”董汉朝刘旦面前挪了挪，顺着思路一步步地把分析引向深入，“请殿下自度，王上与淮南王，孰强？淮南王在寿春经营数十年，一俟反叛，土崩瓦解，况殿下在蓟城不过数年，根基尚浅……”

刘旦点了点头。

董汉又道：“请殿下再自度，殿下与梁王相比，孰强？”

“本王所效者，正是梁王。”

“然梁王终其一生未能立为储君，正在于其锋芒毕露啊！因此，依臣看来，小不忍则乱大谋。殿下眼下戒急用忍，乃明智之举。”

“唉！可现在忍无终期啊！”刘旦在案几后坐下来，怅然叹息。

董汉很后悔当初不该谏言刘旦派使者到京城，不过，他从皇上的诏书中还是捕捉到一些抚慰燕王的信息。于是，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臣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的嗫嚅其口，说吧！”

“皇上年届七旬，春秋已高，又因太子一案，心力憔悴，百年之后，即便是胶东王继位，那时候殿下也完全可以用难符国望取而代之。”

“嗯！那时候本王就不用再担僭越之名了。”刘旦舒一口气，“就请爱卿传本王旨意，将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归还郡守，再向朝廷写一道奏章，就说本王铭感父皇隆恩，定当修政理，强武备，不负圣望。”

……

圣洁的太阳神遭遇黑暗侵袭的时候，草原上一派狼藉和慌乱。

狐鹿姑单于率左右大将、左右骨都侯、各路亲王和他的臣民们，呼啦啦地面朝东方，跪倒在单于庭外，悲哀地呼唤：

“神圣的太阳神啊！请您战胜黑暗，还匈奴光明吧！”

“神圣的太阳神啊！请您拯救多难的匈奴人吧！”

当狐鹿姑单于举起手中的银碗，将马奶酒撒向天空之际，忽然一阵头晕，险些跌倒在地，他的儿子左大将眼快，一把扶住了单于。

“父王，您怎么了？”

“不碍事，只是有些疲倦。”

“父王还是进穹庐歇息吧！”

“糊涂！”狐鹿姑单于挥手拨开儿子，“太阳神正蒙劫难，匈奴危在旦夕，寡人如何能心安地回穹庐去呢？”

狐鹿姑单于回过头去，又开始祈祷：“神圣的太阳神啊！请您拯救匈奴吧！”

“拯救匈奴吧！”……

哭声在秋风中弥漫，人们不敢抬头看天，生怕那一幕击碎了他们虔诚的心。

狐鹿姑单于沙哑的嗓音穿越哭声，直抵每一个匈奴人的心底。

“子民们！你们哭什么呢？有太阳神护佑，灾难是不会降临到匈奴人头上的。”

可单于庭的女奴来告诉他，阏氏的病又重了，他于是感到，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他没有将祖先的基业发扬光大，反而连恢复失地的希望都十分渺茫，上天能不降罪于他么？他因方寸迷乱而对眼前的一切都那么茫然无措。

“阏氏的病又重了。”他小声对身边的卫律道。

“臣也忧心如焚。”卫律苦着脸道。

其实，从日食刚刚出现时起，他的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单于。作为较早投降的汉人，那种生存的欲望迫使他时刻关注单于情绪的变化。自李陵和李广利来到草原后，单于在事关汉匈关系的问题上，更看重他们的谏言，这让他很失落。一年来，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能给政敌致命一击。

当日食已侵入到太阳三分之一时，他认为机会到了，他暗暗拉了拉单于的袍袖，小声道：“请单于进穹庐，臣有要事禀奏。”

狐鹿姑单于迟疑了一下，还是进了穹庐，卫律就跪在他面前了。

“丁零王这是为何？有什么事不能等等再说么？数千子民还在等着寡人呢！”

“臣正是为单于分忧而来。”

“哦？”

“臣斗胆启奏，单于冷静回想一下，自去年李广利归降之后，我大匈奴诸事是不是越来越不顺当了呢？先是单于身染疾患，数月卧榻，接着是去冬冰雪之劫，牲畜死伤数万头，今年以来，阏氏又久病不起，到现在终于酿成太阳神遭劫，草原陷入黑暗。”

“这与李将军归降有何关系呢？”狐鹿姑单于不以为然道。

卫律转脸看了看外面越来越黑暗的天空道：“请单于听听外面子民们的惊慌，就知道臣不是蓄意妄言了。”

狐鹿姑单于细细一听，外面传来匈奴人的怒吼声：

“杀了李广利，祭祀天地！”

“杀了李广利，还匈奴人平安！”

他惊慌地站起来朝外走去，只见人声鼎沸中，巫师披头散发，戴着面

具，在人群中翻腾跳跃，口中念着咒语。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广利一下子变得十分害怕。他想求助于李陵。可此时，李陵还在居延水以北的浚稽山。

他慌乱中奔向自己的坐骑，可刚刚踩上马镫，就被追上来的左大将拉下来，被捆了手脚推到单于面前。

“单于！臣对匈奴可是忠贞不贰啊！”在被一名士卒踢倒在地之时，李广利绝望地喊道。

可没等他喊出第二声，嘴里就被塞了一块羊皮。

巫师闭着双眼，以上天的语气道：“吾弟子匈奴大单于听宣，降将李广利屡斩匈奴首级，罪孽深重，触怒上天，日月合光，冰雪结凝，阏氏沉疴，只有杀了他，灾星才能隐去，天日才能重现。”

狐鹿姑单于听了不知所措，他哪里知道，这一切卫律和巫师已密谋许久了，日食只是为这个图谋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卫律低声催促道：“大匈奴安危，系于一念，单于不可再犹豫，速做决断吧！”

狐鹿姑单于仓皇地环顾周围，左右大将、左右骨都侯一个个金刚怒目，于是他对李广利很脆弱的系念就被斩断了。他在心里为杀人寻找着理由——这是上天的意志，寡人奈何不得。他面对东方喊道：“愿李广利的人头能唤回神圣的太阳神！”

李广利最后一线希望被彻底粉碎了。心如死灰的他在走向断头台时，忽然对当初的行为有了迟滞的忏悔：“李广利赴死之日，乃匈奴大难降临之际，李广利即便身首异处，也要诅咒匈奴，亡国灭种！”……

可匈奴人祭拜的声浪淹没了他的声音：“归来吧！伟大的太阳神，用李广利的血驱除您身边的黑暗吧！”

一群匈奴女人唱起了祈祷的歌谣：

我的太阳神啊，

你灿烂的光芒照耀草原。

你伟大的圣灵，

给了匈奴人不屈的生命。

你血染的风采，

永远与英雄的单于同行。

你高山一样的灵魂，

护佑匈奴人与天地同在。

……

进入食甚之时，刘彻正与司马迁在未央宫宣室殿阅读郡国对“轮台罪己诏”的复旨上书。

“中书令对日食在这时发生怎么看呢？”当太阳被黑暗完全吞没，长安陷入一片骚动不安的时候，刘彻向在一旁整理奏章的司马迁问道。

司马迁在奏章中看到，霍光在接到皇上的诏书后，已将军务移交给酒泉太守，启程回朝了；而郡国对皇上罢征伐之事表示了拥护和支持，这让他很高兴。他看得太投入，甚至没有听见皇上的问话。

自被处宫刑后，他衰老得很快，耳朵背了，眼睛也花了。在埋头整理书稿的时候，他常常目光呆滞，对周围的一切毫无所感。

“中书令为何心有旁骛？连朕的询问都没有听见？”

司马迁抬头看了看刘彻，有些尴尬道：“哦！臣是为郡国盛赞皇上罢轮台屯田之举而高兴呢！”

这一年，作为中书令的他多了一项责任，那就是为皇上解读文书和奏章。当明白皇上的问话后，司马迁道：“此乃日月天象。春秋以来，屡有记载，不足为奇，皇上大可不必为此担心。”

“可日食在朕身体欠安之刻而至，朕……”

“臣记得，皇上早年就曾斥责过天谴之说，为此还放董仲舒出京。”

“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候，朕还年轻，可如今……”刘彻说着，就把天象与自己前几个月的自责联系起来了，“依卿看，朕这一生……”

司马迁放下了手头的事情，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皇上的问话。

皇上在位五十多年，亲历了多少血雨腥风，又有多少功过得失，他是无法用几句语言去概括的。违心地礼赞和膜拜，显然有违于他的良知；如果仅是批评，皇上会将之与李陵一案联系起来，以为自己对他的处罚耿耿于怀。

刘彻皱了皱眉头，犹疑地看着司马迁道：“爱卿不会嫉恨朕吧？”

司马迁很吃惊，皇上的目光看上去虽然很浑浊，但瞳仁的那一点晶亮，

仍像狼一样地充满着怀疑，幽深而又可怕。

这是他这样的人眷恋权柄、眷顾生命的独有孤独。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只要站在他的面前，他随时都会将之想象为自己的敌人。因此，相伴他的人头上总是悬着一把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厄运降临。

司马迁正踯躅间，却发现殿外的太阳开始复亮，一线灿烂的光芒投在殿门口。

因为经历了一场黑暗，那光在他的眼里就分外明亮，甚至有些耀眼。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进了大殿，那是包桑，他那老态龙钟的样子就是一面镜子，让司马迁想到了自己的屈辱。

他真担心自己控制不住，会把写在自己书里的那些话说给皇上听。好在刘彻也看见了包桑，立即对司马迁道："日食已经过去，朕也算是落了心。今日就到这里，爱卿也早些回府上歇息吧。"

久在皇上身边，司马迁已熟悉了皇上这话后面的潜台词——他有要事与包桑商议，需要他回避。

他从心里庆幸包桑为他解了围，很知趣地把皇上批阅过的奏章整理好，起身向皇上告退。

宣室殿现在就只有刘彻和包桑两人了，他示意包桑坐下，问道："日食生时，宫内外还算安定吧？"

"皇上，两宫卫尉严阵以待，还算安定。"

"这是上天警示朕要快些立嗣呢！夫人还好么？她用膳了么？"

"皇上，膳食送去了，可夫人坚持不用。"

"吩咐下去，好生照看她。"

一想到钩弋，他的心就隐隐作痛。九年了，他从未觉得她这样的陌生。

当年将她带回长安时，他只感到她身上散发的野性。他相信长安的道德文章、亭台楼榭，一定能够雕凿出一个新的钩弋。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

已做了母亲的钩弋，一旦固执起来，却让他感到吃惊……

从她面壁思过至今已近一年，刘彻一直坚守着两条，一不让她与刘弗陵见面，二是他从此也不再传钩弋进宫。

他不是没有经历难耐的寂寞和痛苦，但他更知道如果没有这种痛，他将永远无法走出割爱的那一步。她毕竟是他喜欢的最后一个女人，她曾排

解了他多少寂寞和孤独，让他一次次忘记了老去。要将她从心中抹去，那该要承受多么大的折磨。

即使在分离的日子里，钩弋夫人也会托包桑转达对皇上的牵挂。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日子，刘彻开始问自己是不是对她有些过分？其实她是很单纯的，她不过是念及苏文对儿子的关照才生出了违制之举。一天，他终于决定要找个契机，让她回到自己的身边来。

终于，机会来了。

中秋节前夕，刘彻要包桑告知田千秋，他身体欠佳，就不与民同乐了，而是直接去了城南的钩弋宫。

月上渭水的时候，钩弋穿越后花园竹影婆娑的花径，走进了刘彻的视线。

哦！她瘦多了，昔日水光潋滟的脸颊失去了早先的丰润，那双明月一样的眼睛留下的只有泪水浸渍的阴影。

这个大汉最尊贵的男人被钩弋夫人的泪水泡软了心，原本是要等钩弋认错后才说话的他，再也无法保持那种僵硬的矜持而站了起来。

钩弋也在这时跪在了刘彻面前："臣妾拜见皇上。"

刘彻挥手指了指对面的座位道："坐吧！"

他已经打定主意，不再重提旧事，不再抖落伤痕。

钩弋夫人虽是坐下了，可她的眼睛还是在四下里顾盼。刘彻知道，她是在寻找刘弗陵。

刘彻不是没有想到这点，可有立嗣的大计在面前挡着，他在即将登上车驾的那一刻还是放弃了带儿子来见母亲的打算。

包桑这时出来圆场道："皇上龙体欠安，又要看望夫人，就让胶东王代他去与朝廷大臣们同乐了。"

这是一个冠冕堂皇而又让钩弋无话可说的理由。只是这样一来，刚刚缓和的气氛又显得沉闷了。

一边赏月听乐，一边品尝鲜果酒肴。刘彻不断地询问钩弋，几乎是皇上问一句，她就答一句，虽然很得体，却少了往日的活泼和浪漫。

刘彻心中的不悦就渐渐翻腾了，眼看着冰冷就挂上了眉宇："今日就到这吧，朕累了。"

笙管箫瑟戛然而止，乐师、歌姬们本来是为讨皇上欢心而装出来的笑意立时凝在脸上。

包桑忙抬头看了看月色道：“皇上！时间还早呢！”

“朕累了，送她回去。”刘彻不等包桑说下去，就毅然站起身来，那铁青的脸色彻底地打消了包桑劝阻的意念。

“皇上！臣妾有事要禀奏。”就在刘彻即将离开时，钩弋突然说道。

“不必了，回去吧。”

“不！臣妾知道，今日与皇上一别，不知还能不能相见，纵然皇上赐臣妾一死，臣妾还是要说的。”

“好！朕就听你说说。”

“臣妾听说，御史大夫商丘成又被皇上杀了？臣妾闻说，他的罪名也是诅咒皇上。请皇上明察，自天汉以来，因此被杀的大臣数以百计，连公孙贺都不能幸免。臣妾恳请皇上万不可再听信小人谗言，再生杀伐。”

刘彻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弥合伤痕的机会摆在她面前时，她始终没有回转的表示。原来她根本就不认为自己错了，几个月的闭门思过反倒使她越来越执拗。

她现在这个样子，将来会怎样呢？就是皇儿能登基，又怎能独掌大汉的权柄呢？不！他决不能带着这沉重的忧虑完成立嗣大典。

“朕念你乃陵儿生母，原本希望你能改过自新，孰料你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毫无悔意！来人，送她去掖庭思过！”

包桑大惊，转到掖庭，那意味着夫人从此就是一个罪人。

刘彻登上车驾时，还甩下一句话：“你就从此断了母子见面之念吧。”

身后传来钩弋悲凉的呼声：“皇上，臣妾要见陵儿……”

情感与理智，国运与私情，有时竟如此水火不容。

而白日一场日食，让刘彻再度陷入抉择的两难。他怎可让自己沉浸在春秋经史中呢！他随意拿了一卷，字里行间常常映出钩弋夫人的身影。他疑心是灯火暗淡的缘故，于是叫道：“来人！添油拨灯。”

宫娥近前查看一番，便奏道：“皇上，油尚满，只是无灯花。”

挥退宫娥，再去阅卷，书中又印出他与钩弋相依相偎的画面来。

是河间丛山的邂逅。

是上林苑驱马的欢悦。

是甘泉宫月夜的缠绵。

这样的情景反复出现，让他觉着这书不能读下去了，遂将竹简推到一边。他站起身时，却听见腰间有清脆的声响，低头一看，是久已不大把玩的鸡血石玉佩。

那年，刘彻带着钩弋到甘泉宫避暑，那是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月光将如水的柔情洒在钩弋夫人的肩头，她从枕边拿出这枚鸡血石玉佩道："臣妾蒙皇上垂爱，无以回报，这祖传之物乃臣妾进宫时家母所赠，虽不名贵，却情义无价，今日就送给皇上。"

刘彻将玉佩托在掌心，看那饰物晶莹剔透，红得耀眼，虽然有些粗糙，却掩不住造化的玉润，天然的玲珑。

他拉起钩弋，对着窗外的朗朗青天道："上苍有情，赐我佳人，誓生同死……"

这话听起来，仿佛就在昨夜，可他们的心现在却何其遥远……

钩弋夫人临窗而坐，遥望冰轮横空，银辉皎皎的长安秋夜，泪光盈盈。

她被转到掖庭狱又一个多月了，人也更加的消瘦，苍白的两颊泛着黄色……难道红颜从此随风去，惟留孤影，度这遥夜了么？

她已经很久没有对镜梳妆，临窗描眉了。

从进入掖庭狱的那天起，她的希望就彻底幻灭了。女为悦己者荣，可她为谁打扮呢？

月影透过龙柏的空隙，将一缕柔光投射在砖地上，映出钩弋清瘦的身影，蓬松的发髻上有枝金灿灿的凤钗在摇曳，那是多少美好的记忆。

那是太始四年的中秋之夜，她和皇上坐在甘泉宫的廊庑间赏月，皇上抚着她的掌心道："朕要送夫人一件珍品。"后来，她得到了这枝金钗。

皇上还记得这金钗么？钩弋猜不透美人与江山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她只知道，长安兵乱后，皇上的脸色说变就变了。

钩弋至今想来，也没觉是自己的任性，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说了些真话而已。究竟错在哪里？可让皇上从此不让她见自己的陵儿，天下的君主都是这样的绝情么？

钩弋惊慌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她似乎听见了陵儿断断续续的哭声。是

陵儿！一定是陵儿！他一定想母亲了。

“陵儿！我的陵儿！”钩弋忘记了这是掖庭狱，忘记自己是戴罪之身，就向门口扑去。

“请夫人回去。”女卒冷冰冰地说道。

“你等竟敢阻拦本宫去见陵儿？”

“请夫人息怒，皇命难违。”

钩弋手把窗棂，柔肠寸断：“皇上！臣妾无罪啊！臣妾要见陵儿！”

女卒不忍看钩弋一眼，讷讷道：“夫人！这是掖庭狱，皇命如天啊！”

后半夜，天色又阴沉了。

丑时时分，竟下起了雨。钩弋毫无睡意，刘弗陵的哭声一直在她耳边萦绕。

回溯过往，她觉得这皇宫就是一座监狱。从陈皇后的被废到卫皇后的失宠；从刘据的死到自己的入狱，一章一页都是如此血泪斑斑。什么是非曲直？什么天理人情？一切都是围绕皇上的情绪旋转的。

她曾想到了死，可有刘弗陵牵着她的心，她走不出这一步。

一想到陵儿，她就心痛欲裂，为了陵儿，她也要忍辱活下去。她决定向皇上悔过，从此不再过问皇上的事情。她将灯火移到近前，铺开竹简，写下了一行娟秀的字迹。

可刚开了个头，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她忙站起来查看，原来是包桑进来了。

“皇上口谕，宣钩弋觐见。”

哦！皇上没有忘记我。钩弋的泪水再度模糊了眼睛。她看了看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见皇上呢？面对铜镜，她急忙地梳妆起来。临出门的时候，她也没有忘记将皇上赠与的金钗重新插好。

朗月西流，时光已是卯时一刻。

刘彻喟然长叹：“朕就宽恕她吧，朕要约法三章，绝不让她干政。”可回到案头，霍光那从酒泉来的“密奏”却在眼前展开。

“然立嗣之计，关乎社稷，今胶东王年幼，夫人青春……皇上不可不慎……”

他在大殿里来回踱着步子，一次次在心里问自己：难道她除了一死，就别无他法了么？

殿外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接着就传来了说话声：“殿下要见母亲，也该到明日再说。”

“不！本王现在就去见父皇，求他恩准本王去见母亲。”

此刻，胶东王已跪在刘彻面前。

大臣们都说，胶东王体形壮大，敏捷多智。刘彻借着灯火望去，果然很像童年时的自己。

“启奏父皇，孩儿要见母亲。”

“朕早有旨意，你不得与母亲相见，回去吧！”

刘弗陵泪水夺眶而出：“请父皇开恩。”

“放肆！像你这样儿女情长，怎么能承继大汉皇统？”

“父皇！孩儿什么都不要，孩儿就要自己的母亲……”

“住口！还不退下！”刘彻朝门口喊道，“来人！送胶东王回去。”

刘弗陵畏惧地望了刘彻一眼，极不情愿地出殿去了。

刘彻闭上双眼，斜倚卧榻，什么时候落雨了，也不知道。刘弗陵的出现，让他心头的阴影更加浓重。

“没有今日之痛，焉有明日社稷之宁？”刘彻握了握暴满青筋的手，在心底最后说道。

熟悉的脚步声从殿外传来。哦！是她来了！唉！他不愿再想，也不能再被情丝纠缠了。

“臣妾叩见皇上！”是钩弋的声音，但刘彻没有睁眼。

“宣诏吧！”他挥了挥手，转过脸去，不再看眼前的女人。

宗正早已在那里候着，他展开诏书念道——

制曰：查夫人钩弋，不守宫禁，妄议朝政，本当戮于东市，念其抚育皇子有功，着即赐死。

宣读完诏书，两个黄门便将一丈白绫置于地上，大殿里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死寂。

钩弋听着将自己推向死亡的诏书，先是惊恐，继而平静，转而泪如雨下。

命运弄人，她自知已无法挽回。对于生，她不再存有奢望；对于死，也就没有了恐惧。既然这诏书出自皇上，表明那一段令她欢心、令她痛苦的恋情已化为乌有。

她庄重地跪在刘彻面前，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然后默默地向皇上辞别。对于陵儿，她也不想再嘱托什么。

他作为皇嗣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这一切她再也看不见了。

行罢大礼，她将金钗摘下，说道："皇上！臣妾将这个还给您了。"

刘彻仍没有睁开眼睛，但从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令周围的人毛骨悚然："去吧！你不得活。"

钩弋把金钗放在案头，从地上拾起白绫，披上肩头，头也不回地朝殿外走去。

雨越下越大，拍打着宫苑的竹林松涛，发出低沉的哀鸣。钩弋仰望着乌云翻滚的长空，凄然而又深情地呼唤道："陵儿！不要忘了你的母亲。"

"陵儿！不要忘记了你的母亲……"

这声音，在黎明的风雨中久久飘荡……

包桑和芸香双双扑倒在刘彻面前："皇上，老奴不解，为何立太子非得要用夫人作代价呢？"

"皇上，夫人她……"芸香哭成了泪人儿。

"住口！"刘彻依旧双目紧闭，似乎已把所有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他脸上僵硬得没有一丝表情，"国脉大计岂是你等愚人所能知道的？以往国家之乱，大都因主少母壮也！"他不再说话，仿佛灵魂已经离开躯体，眼前只是一尊躯壳。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刘彻终于病倒在五柞宫。

在京城总理朝政的田千秋闻言，急忙带了太常和少府两寺的太医，赶到这座矗立在耿峪河畔的皇宫。

刘彻很清醒，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他看到田千秋，第一句就道："朕之病久矣，已无药可治，何须太医徒劳？爱卿近前来，代朕拟诏。"

"既然太医来了，还是为皇上先诊诊脉，众臣都期望皇上早日康复啊！"

刘彻挥了挥手，虽然无力，但田千秋已经明白皇上的意思，也不再强求。他铺开简册，道：“臣谨遵皇上旨意。”

刘彻的诏书很简单，很扼要——

制曰：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驸马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大司农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太仆上官桀任左将军。

虽仅有短短五十余字，可皇上说完之后，已精疲力竭，无力地躺在榻上。

之后，刘彻把他们召到五柞宫，托付后事。

霍光问道：“如有不讳谁当嗣者？”

刘彻对霍光道：“爱卿难道没有看懂朕的画意么？立少子，君行周公事！”

皇上的信任，令霍光泣不成声，他拉着金日磾一起拜倒在刘彻床前固辞道：“臣不如金将军，愧领周公之任。”

金日磾言道：“臣！匈奴人！不如霍大人。若臣摄政，未免使匈奴轻汉。”

刘彻睁开沉重的眼皮，打量着金日磾。当年的匈奴王子，如今也已年届花甲了。他曾养过体格健壮的匈奴马，他曾杀了与宫人淫乱的儿子，他曾在甘泉宫擒拿刺客。刘彻一手拉着霍光、一手拉着金日磾，而眼睛却盯着一旁的上官桀道：“卿等皆朕托孤之臣，当戮力同心，辅佐少主，光大汉室……”

二月十二，己丑，诏立刘弗陵为太子。

二月十四，丁卯，刘彻驾崩于五柞宫，谥号孝武皇帝。

同年，刘弗陵即位，改年号始元，是为汉昭帝。

后记

与历史相约

——写在《汉武大帝》之后

修订完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的最后一章，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点燃一支烟，走出斗室，沿着“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渭河长堤，一路漫步而去。 春天，总是最早挂上垂柳柔嫩的枝条，舞动青天的柔风，

吹皱一湖涟漪，在我面前铺开季节的明丽。

“咸阳二三月，宫柳满金枝。”这是李白当年莽原放歌的纵情，恰如我此时的心境。

记忆穿过岁月的帘幕，带我回溯远逝的光阴。每一个诗意的日子，都留着我生命的足痕，撒着我耕耘的汗水，流淌着我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深情。

六年前的那个春天，当我在键盘上敲出《汉武大帝》这几个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的汉字时，眼前的这些垂柳，都还是“色浅微含露，丝轻未惹尘”的娇躯弱枝；现在六年过去了，它们已呈现出“杨柳郁氤氲，金堤总翠氛。夹岸笼溪月，兼风撼野莺”的壮观了。

这是近两千个晨曦薄暮的远征，我与这些垂柳一起，撒一路翠绿，散一路婆娑，播一路柔情，用“神圣的文学”编织着色彩斑斓的梦幻，用手中的笔皴染灵魂深处的每一缕情结。

当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我笔下一章一章走到终点时，我也由一个当年踌躇满志的中年人步入温馨从容的夕阳余晖了。

我们脚下的这方土地太厚重，太博大，我一直担心自己的一支纤笔不能承载那“尚武与进取”、“重让与敬贤”、“象天与法地”的大汉雄风。

汉武大帝，是一个与秦皇、唐宗并肩站立在中国历史上的顶尖人物；是一个缔造了天汉雄风的政治家；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中国多民族融合作出杰出贡献的军事家；是一个用侠骨柔情书写人性沛然的男人。

关于他的专著，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以他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争光耀辉，珠玑璀璨。因此选择这个题材，不仅对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曾引起我周围文友的担忧。可我相信，艺术从来就是个性的，一百个作者的笔下，就会塑造出一百个汉武大帝的勃勃雄姿。

因此，那个春天，在我长篇小说《往事如歌》研讨会刚刚落音之际，就义无返顾地从千年古都咸阳起锚，划着文学的双桨，去寻找那个期待了很久的梦。

这寻梦的历程是如此的充满了荆棘和峦嶂。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不知如何去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为此，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浩如烟海的史籍。六年过去了，一部《史记》已“韦编三绝”；一部《汉书》已读成残片；一部《资治通鉴》已多处破损；更不必说，为了考证一条河名、一座山名的古今沿革而翻遍当代名家的学术专著。

可我知道，历史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我需要用文学的思维，艺术的笔触去塑造数百个艺术形象。他们既活在他们的时代，又该是站在

文学画廊中的毫无重复之弊的形象；他们既是书写了一代风云的英雄，又是血肉丰满的人；他们既是穿越岁月的生命个体，又是承担着诸多矛盾，并在这些矛盾中保持着性格特征的存在。

对汉武大帝，我从一开始就不愿仅仅把他塑造成一位立志改革、开疆拓土的单纯政治人物，而首先将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一个被爱燃烧的热血男儿、一个才情横溢的诗人、一个对生命充满憧憬和恐惧的封建帝王。

对作品中不可回避的战争，我也不愿简单地用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或传统的“收复”之类的窠臼去界定它的性质，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去展示贯穿在战争中的各民族的英雄主义。

战争，不仅仅使得匈奴人遭受了深重灾难，也让汉族百姓遭遇被蹂躏、被屠杀的命运。无论是卫青还是霍去病，他们在席卷匈奴的军事进攻中，都不得不为匈奴将领的英雄气概所震撼。战争也使两国人民深切感到，只有民族融合才能让他们摆脱苦难，只有各民族和睦相处，才能共生共荣。

对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也努力从人性出发，去讴歌英雄和普通人心灵中的情爱旋律，他们热恋与离别，欢歌与悲泣的故事，诠释了爱的真谛。

对环境的描写，我力求突出文化的地域性。这是我的出发点，它是否达到了我所追求的，只有读者才是公正的评判者。

这寻梦是如此的艰难和漫长。不仅生命在这六年中经历了从中年到暮年的过渡，更是文学之旅的跋涉与攀登。我自知不属于那种靠才气挥洒激情的写作者，因此，惟有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啼”，“秃笔成冢”（电脑键盘换了三次）的磨砺中感受文学的快慰。

从“桃红复含宿雨”的初春到“荷动知鱼散”的盛夏；从枫叶如丹的秋色到盼雪寻梅的隆冬，这小小的办公室成为我精神徜徉的领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孤独的享受，也是一种寂寞的沐浴。

没有谁会去关注一个老人在简朴大楼的一角寻求文字的乐趣，不久的将来，我将回到家里，过一种没有任何约束，却也是极不习惯的日子。因此，我将十分珍视生活给予我的哪怕每一秒的时间。感谢生活，感谢岁月，终于使我在2012年的春季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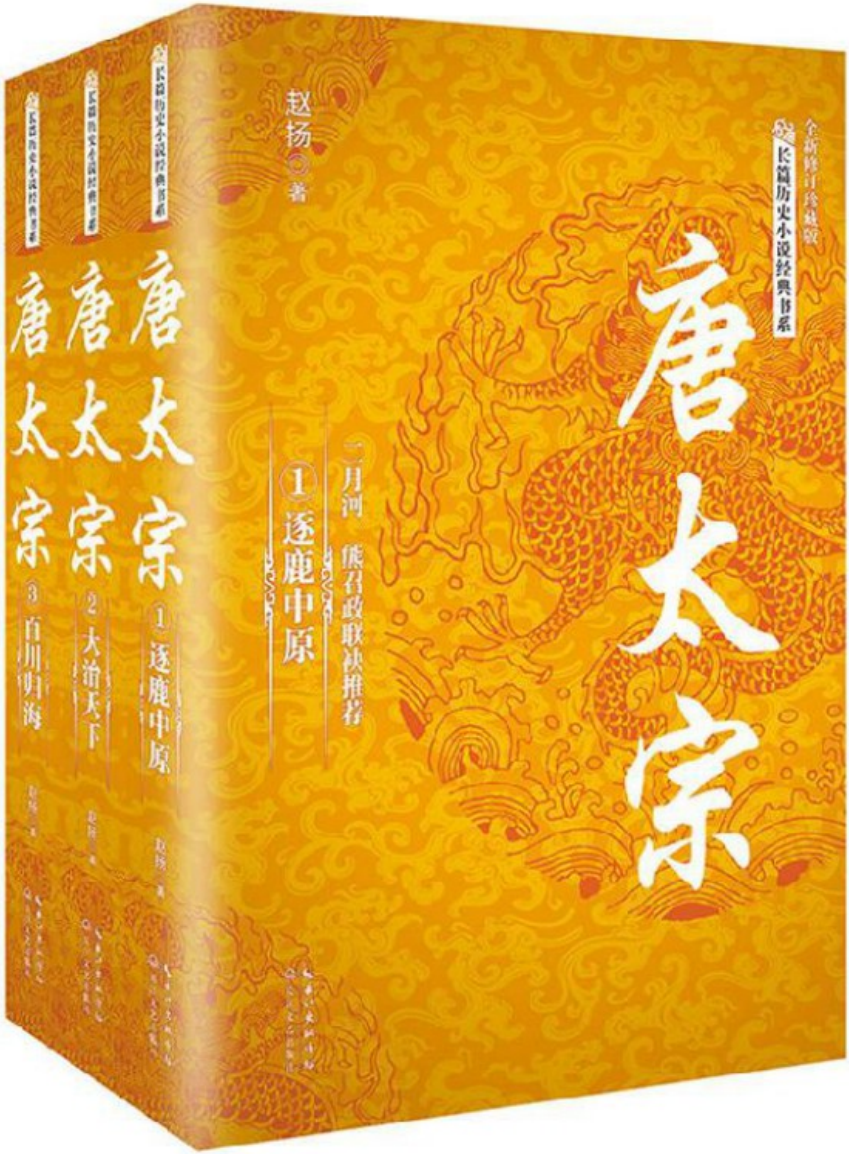
感恩！是人性的本然，是道德的行为外化。我不能忘记，在这近两千个斗转星移的时光交替中，曾给我诸多关爱的文朋诗友，曾为我分担了诸多重负的家人。我尤其要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原主编单占生先生、编辑部主任许华伟先生、崇文书局的韩敏社长、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田敦国编辑。我曾为沈雁冰先生编辑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艰辛付出而感慨，我从以上四位先生的高尚职业精神中感受到新时期编辑群体

的风采，那一条条中肯的修改意见，那些坦诚至真的心灵交流，成为我今后创作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的殷殷指导，鼎力提携，就不会有《汉武大帝》的问世。在此，我怀着感恩的情怀，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将以此书亲吻予了我生命的秦川大地。

杨焕亭

2012年3月于咸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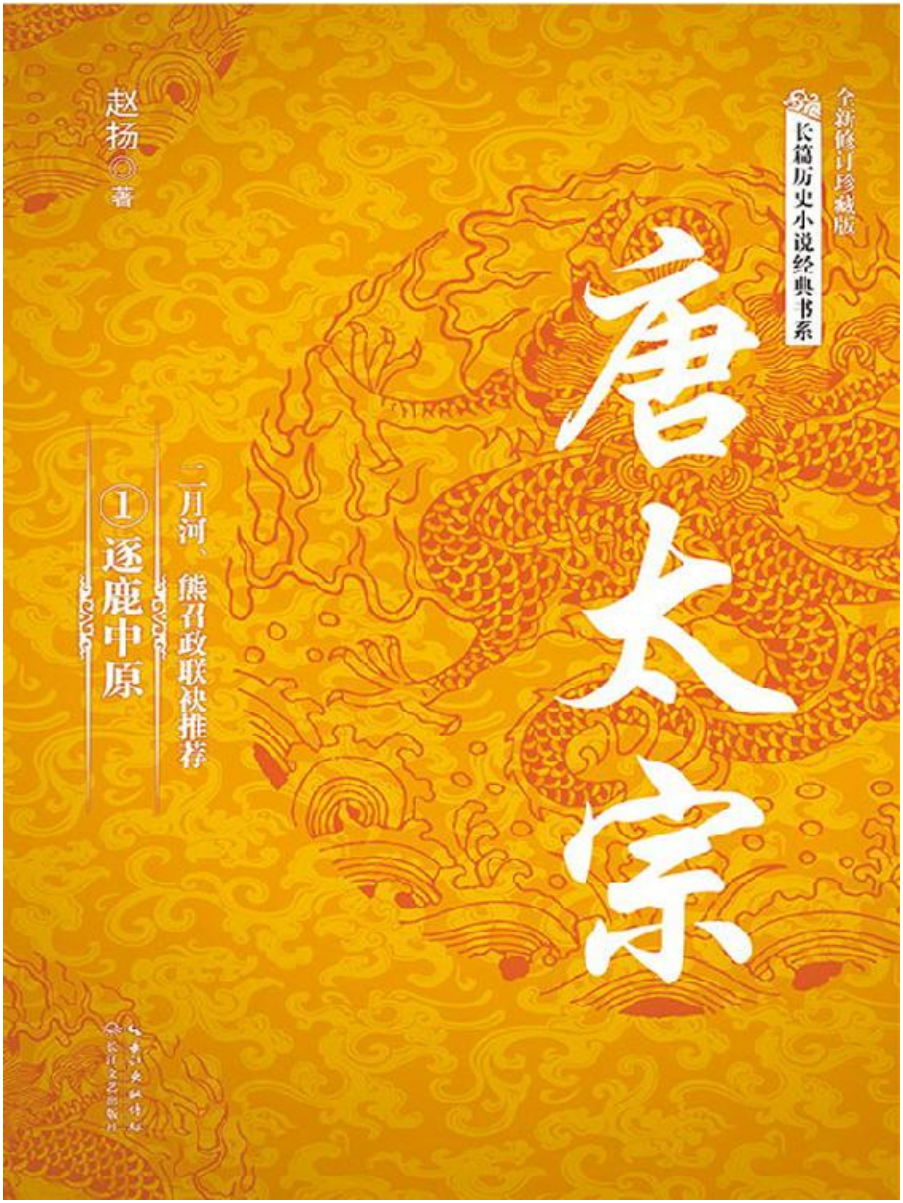


目录

唐太宗1（鹿逐中原）

唐太宗2（大治天下）

唐太宗3（百川归海）



内容梗概

隋朝末年，炀帝苛政，民不聊生，各路豪杰，群起反隋，共逐天下。山西唐公李渊趁势起兵，一路攻城略地，渐有王者之相。李渊二子世民年方十八，有雄伟之姿，韬略之谋，率兵之才，其在浅水原之战平定薛仁杲，柏壁、雀鼠谷之战荡平刘武周、大败宋金刚，洛阳之战逼降王世充，虎牢之战生擒窦建德……战功赫赫，为大唐王朝奠定了领土基础。

因累累战功，李世民被封秦王，官至天策上将，地位仅次于皇帝李渊和太子李建成，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顶尖人才，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传奇人物，荣耀至极，由此也引发了秦王与太子的储位之争。

秦王集团与太子集团为争皇位，迭施阴谋、互相打压，两股政治势力此消彼涨，最终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上皇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

该卷力求还原历史真貌，战争场面波澜壮阔、慷慨激扬，权谋斗争刀光血影、动人心魄，风土人情旖旎生动、贴近唐朝，饮食器物描写精致细腻，令人叹为观止。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 第六回
- 第七回
- 第八回
- 第九回
- 第十回
-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 第十三回
- 第十四回
- 第十五回
- 第十六回
-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 第三十二回
- 第三十三回
- 第三十四回
- 第三十五回

第一回

蒙山狩猎遇马贼

太原设计募义兵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三月，春寒料峭。入夜一场北风刮来，到了早晨，整个太原郡的山山水水竟然落了一层雪粒。汾水横贯太原郡，它刚刚挣脱了冰层的羁绊变得喧响起来，正欲以奔腾之势向两岸播撒新绿，不料这场倒春寒使其放慢了脚步。从太原城溯汾水而上，行约四十里，就到了沟壑纵横、林木蔽天的蒙山。只见满山铺满了落叶，树干上残存的黄叶在风中挣扎、颤抖着。经历了一个严冬的枯草镶满了沟沟坎坎，放眼望去，远处和近旁都是苍黄一片。这里是隋炀帝御幸晋阳宫时的狩猎场所，寻常人不许进山，动物保持了安谧的居住环境。这不，几头梅花鹿慢悠悠地走到河边，俯下身来慢慢饮水。小鹿不愿饮水，就撒娇般地偎在妈妈的腹下，用小头抵触抚摩妈妈的奶头。突然，前方山林中的群鸟被惊起，林间隐隐传来了马蹄声。鹿儿们急忙一仰脖子，撒腿奔回了山中。马蹄声渐渐由远而近，很快，马群转过了山脚，可以看到共有十三匹马，它们奔跑的时候，马蹄带起的泥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到了鹿儿刚才饮水的地方，马群放慢了步伐，居中的白马骑手一扯缰绳，稍稍打量一下周围的山势，扭头对身旁的两人说：“弘基兄，顺德，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如何？”说话者是位年龄约二十岁的青年，只见他头戴平巾，用簪有十二颗白玉珠的络带拢着。身穿一袭银狐领的鹿皮弁服，腰系白色革带，左右饰有白玉双佩，左边挂着一柄古色斑斓的宝剑，背上则有一张雕弓和一壶箭。脚着白袜，外罩乌皮靴。这样一身短打扮，配上座下那匹通体皆白的骏马，远远望去显得英俊潇洒，俊逸清秀。近观，只见他面如朗月，剑眉凤眼，眼里透出睿智而又内敛的神

光，一派富贵之气。他就是现任隋朝河东讨捕使、太原留守、世袭唐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

旁边两人也驭住了马，左边的长孙顺德个子稍矮，可以说是五短身材，身上肌肉发达，脸上横肉毕现，他是李世民妻子长孙嘉敏的族叔，今年三十一岁。右边的刘弘基则身材颀长，面孔白皙，年龄比李世民长一岁。这两人乘隋炀帝征东时逃避兵役，投奔太原李渊。逃兵役者，按隋律当斩。李渊将两人藏匿在唐公府里，让他们辅佐李世民管理府兵。

刘弘基看了周围的地势，点点头说道："好，这里不错，谷底平阔，山势跌宕，很适合围猎。若打仗，这里也可以诱敌深入聚歼敌酋。"

长孙顺德用嘴吹了一口气，说道："弘基，你各方面都不错，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酸气：我们现在来打猎，你扯到打仗干什么？真是大煞风景。二郎，就让府兵从两边驱赶，我们三人居中射杀如何？"

李世民摇头，说道："不好，捡现成的就少了狩猎的乐趣。我们各自为战，自赶自射，大家比赛一下，两个时辰里看谁的猎物最多。"

十几个人拍马奔向山中，呈扇形向前推进。

李世民催动坐骑一马当先扑向左边山坡，只见一团白影瞬间就到了山脚下。这匹白色骏马是李世民的心爱宝贝，从马具到马饰的配置李世民都下了不少功夫。辔头的络头串饰有金、银泡饰，额带居中处饰有大型的叶状金当卢，铜衔银镳。镏金马镫在阳光下反射出熠熠光芒。这匹马的来历还有一个故事。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雁门遭东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他急忙下诏募兵。李世民当时十六岁，与十四岁的长孙嘉敏新婚不到一年，就应募到屯卫将军云定兴手下，并向云定兴献疑兵之计，结果计出功成。战事过后，云定兴将李世民召来询问他的家世，方知是唐公李渊的二郎，不禁叹道："不料陇中显族尚有如此英武睿智的后代！二郎，说吧，你想得到我什么样的奖赏？"

李世民转动他那漆黑的眼珠，说道："我应募是悄悄来的，请求赏一匹马好向家父交代。"

云定兴说："好，你自己去马场挑吧。"

李世民直接到马场里把这匹白马拉了出来。云定兴开始募兵的时候，让人到河西牧场挑选了一批战马，辗转送到雁门时，战事已经结束。李世民在一个黄昏看到了这匹马，其时塞北草长，夕阳如金，这匹马和群马逡巡在草场上，它高头雄姿在群马中显得卓尔不群。李世民说通监马官靠近它，那马将鬃毛一抖，双眼圆睁，探下头用鼻子轻蹭他的衣襟。李世民将鞍镫搭在马身上，然后翻身上马，马儿先是仰天长嘶一声，然后撒蹄向远方飞奔，势如闪电。当时，李世民就为它起好了名字——"银电骥"。如今，它成了李世民心爱的坐骑。

“银电骥”像是懂得主人的心意，它载着主人向一丛丛枯草窝奔去，它高大的身躯掠过静止的林木。很快，野兔和山鸡开始出现在李世民的视野里，他一勒缰绳，取出雕弓搭上羽箭，瞄准刚落到树上受惊的山鸡一箭射去，山鸡应声而落。射野兔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羽箭常常落在奔跑的野兔身后。李世民只好专心射山鸡，他走走停停，一个多时辰，身后已经挂了六只山鸡，这时，马儿已经走到山顶之上。

李世民登高望远，只见山那边也有一片开阔地，他回首将刘弘基等人召过来，看了他们的收获，成绩还不如自己，哈哈一笑说道：“我们今天说什么也要逮到一只大家伙，昨天我还向刘令夸口说，今晚要请他吃上烤野猪肉呢。”李世民所提到的刘令，即是前晋阳令刘文静。

长孙顺德说：“二郎，我们还是集体从山上向下驱赶吧，肯定能弄出大家伙。”

李世民点点头，十三人一字排开，每人手里都掂着一根长木棒。只听长孙顺德一声吆喝，众人开始敲打树木，嘴里发出“喔喔”的声音。顿时，空旷的山林中响起了阵阵回声。走到半山腰，忽然看到一群黄色的影子向山下狂奔，他们急忙扔掉木棒催动马匹向这群黄色动物扑过去，很快就到了山脚下。走近后，他们看清这群东西原来是一群梅花鹿。长孙顺德嘴里哇哇道：“好哇，逮不到野猪，有鹿肉吃也好啊。”他率先张开弓，“嗖”的一声射出箭去，其他人也不甘落后，只见箭羽连发，落后的几只鹿倒下身来。

李世民奔在最前面，看到长孙顺德等人“嗷嗷”向前，几只鹿倒下地来，心里忽然一动。他慢慢将弓插入弓盒内，扯动缰绳让“银电骥”的步伐慢下来，挥手向他们喊道：“好了，不要射了。”很快，未中箭的梅花鹿飞快地跑了。

众人信马走到倒地的鹿前，只见鹿血顺着箭柄汩汩地流淌着，转眼间浸湿了身下的泥土。鹿儿已经死了，仍旧大睁着无神的双眼看着来人，眼神中透出温驯和无助。府兵们下马拔出箭羽，用绳子将鹿绑在马背上。

李世民挥手让府兵们离开，回顾刘弘基道：“弘基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你知道为什么用鹿来形容江山吗？”

刘弘基很不好意思，扭捏道：“二郎，我哪儿有你读的书多呀。我想，鹿是一种很温驯的动物，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得到它。江山也是只鹿，胜者王侯败者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颔首道：“不错，说得挺好嘛。方今皇帝横征暴敛，连年征伐，惹得狼烟四起。现在南边有林士弘在太平建楚，自号皇帝；李密帮助翟让起兵于瓦岗，号为魏公；朔方的梁师都建立梁国；窦建德在乐寿自称为长乐王；薛举在金城自号为西秦霸王；还有江淮间的杜伏威、辅公柘，鲁郡的徐元朗，河南的卢明月都纷纷起兵。在我们太原的北面，刘武周除了自号为大兴皇帝外，还摇头摆尾让东突厥始毕可汗给封了一个什么

定杨可汗。现在大家都张弓射箭，这只鹿将不久于当今皇帝的身边了，究竟鹿死谁手呢？”隋朝当今皇帝名为杨广，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此人暴敛征伐，名声不好，即为后世惯称的隋炀帝。

长孙顺德道：“二郎，我看唐公有些优柔寡断，手下放着这么多兵，迟迟不动。当初我们来投奔唐公，不是简单来找碗饭吃，都想干点事情。像刚才说的那些草头王都是些什么东西，谁有唐公那样非凡的号召力？要让他们得了天下，那才是笑话呢。”

李世民说：“记得好像是孔子说过：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看看今天的世道，我都替当今皇帝难过，当初文帝励精图治，轻徭薄赋，造就了一个繁华世界，没有想到，也就是十几年的工夫，他就把这个大好江山给糟蹋得不成样子。”

这时，只听到后面有人哈哈大笑：“错了，是有马者居之。隋文帝夺了后周的江山不是靠德，还是靠实力。”

三人不禁惊愕，想不到这旷野里还有别人，他们回过头来看，只见从后面树丛里走出一人，手里牵着一匹马。

此人和长孙顺德的体型很像，都是五短身材，走路姿势也都是大摇大摆的。不同的是长孙顺德一脸凶相，而他却像弥勒佛一样，脸上似乎永远带着笑。来人走到三人面前，深深地一揖，满脸的笑容将他那双小眼挤成了一条线：“各位有礼了，想听听我的马论吗？”

长孙顺德说：“你这厮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想搞什么名堂？有话快说！”

来人笑容更加灿烂：“我肯定不会背后放箭，因为我只会牵马，不用费心了。我们言归正传，知道为什么得马者得天下吗？”他边说话边从身后的马背上掏出一尊雕花银酒壶，仰起脖子喝了一口。看到长孙顺德脸现怒色正欲张嘴，他不及将酒全部咽下就赶忙说话：“昔日赵武灵王尚胡服骑射，赵国遂成为一时霸主；秦穆公拜马贩百里孟明、白乙丙为将，遂成就秦朝春秋霸业；汉武帝西征求马，由此拓展了万里疆土。这些明君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懂马和善于用马。有了马就可以驰骋千里，攻城略地，成就英雄功业，和有德者扯不上关系。孔夫子有德，然平素接触不到马，周游列国时不过坐了一辆驴车，只能坐在那里读书写字讲课和空发议论，所以他做官不会长久。”

李世民看到他在那里牵强附会，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这家伙敢贸然前来卖弄，肯定不是单纯来推销他的这番马论的。李世民一边若有所思，一边将眼光滑过来人射向其身后的马匹，仔细一看，心里不由得一震，眼里顿时放出了光：好一匹骏马！

这是一匹青白杂色马，其锋棱瘦骨，双耳似竹批一样峻直而上，四蹄弹劲有力。看得出，如跨上马背一抖缰绳，此马将如驭风一般凌空而去。

长孙顺德不耐烦起来，他大声说：“少在这里东拉西扯。你对马又知道多少？这样吧，你有本事就说说我们的这三匹马。”

来人向对面扫了一眼，说道：“你们的这两匹马我不敢恭维，至多比武骑队的战马稍好一些，就是样子好看一点。这位二郎公子的马，哦，勉强算是一匹中马，还行。”

李世民的眉毛挑了一下，来人知道自己的身份，那么今天肯定不是在旷野里偶然遭遇，他是有备而来的。想到这里，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中马？愿闻其详。”

长孙顺德在旁不屑地说：“你说二郎的马为中马，我看你的这匹马也好不到哪里去。知道吗？当初唐公征讨贼帅甄翟儿，在雀鼠谷大战，被数倍的贼兵围困，是二郎骑着这匹‘银电骥’深入敌围，救了唐公，敢情你没有听过这匹马的故事。”

李世民用眼光扫了长孙顺德一眼。来人徐徐说道：“二郎公子的这匹马，在中土算是一匹不错的马了，在战马群里还是出类拔萃的，这里面也有饲养得法的功劳。然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其体态结实，皮毛粗糙，头重额宽，四肢粗壮，蹄质结实，这是乌珠穆沁马的典型特征。特征已经模糊，说明它是乌珠穆沁马和中土马交配的后代。这样的马生命力较强，能够在恶劣条件下生存，然让它在战阵中腾跃驰骋，那就比较勉强了，所以我才说它是中马。看我的这匹马，头中等大，模样清秀，耳朵短，颈细长，蓍甲高，胸消窄，后肢常显刀状，是纯种的西极马后代。知道什么叫西极马吗？当初汉武帝夺回的大宛良马，包括有天马和西极马两种。要在战场上深入敌阵斩将夺旗，非得此类神骏。这匹马是我在西突厥潜心搜索半年多才得到的，有好马还要有会相马的人，在这方面，能比上我的人还不多。”

刘弘基冷冷地说道：“你不要再卖嘴了，张万岁，你这位穿行于漠北的马贼，听说现在为刘武周效力，今天怎么得空来这里闲聊哇？”

一听张万岁的名字，李世民和长孙顺德顿时恍然大悟。张万岁是位大名鼎鼎的马贼，看到好马就要不择手段地弄到手。随着他对马匹痴迷程度的逐渐加深，加上他在这方面的天赋，他成了远近闻名的相马和养马专家。这人非常自负，自诩为马的皇帝，因而称作“万岁”。这些年，兵乱频繁，许多草头王都想网罗他，刘武周也是软硬兼施才把他收为监马官。

听到刘弘基报出自己的名字，张万岁急忙拉着缰绳向前急跨了几步，单腿跪在李世民面前，说道：“二郎公子，漠北草民张万岁特来投奔唐公府，望乞收录。刘武周外附突厥，内残百姓，属豺狼之人，我被逼为其监马官。然他怎敌我的马快，我一溜烟奔二郎公子而来。我现在无以为献，这匹马就作为见面礼。”

李世民急忙俯身扶起张万岁，说道：“张监，唐公府里现有数千匹马，我

正发愁没有人来调教呢。你来了——哈哈，这是天意。弘基兄、顺德，我们要回府置酒庆贺一番啊。”

长孙顺德说：“要置酒，要置酒，我们要好好款待这位盗马头儿，没准我也能再学一番本事呢。张监，把你偷马的本领教教我如何？”

众人大笑，李世民说道：“张监，这匹马你先替我养着，我先送它一个名字，就叫‘玉极骝’吧。”

一行人翻身上马，向太原府疾驰而去。

李世民一行打马来到唐公府前，已近午时。进入大门后，他让长孙顺德与刘弘基领着张万岁去别院安置后再过来吃鹿肉，然后吩咐厨房将猎物带下去洗剥，好好地做出几道菜来。一直跟在身边的家人李安忙不迭地招呼丫鬟菁儿，让她赶快准备水。早已侍立一旁的菁儿横了李安一眼，然后柔声对李世民说道：“姑爷，水已经在厢房里准备好了，瞧你，脸上怎么沾了这么多灰？今天没有刮风啊。”菁儿是长孙嘉敏带来的陪嫁丫鬟，这次李世民随李渊来太原带兵，所有家人都留在河东。临行时，慧心兰质的长孙嘉敏坚决让李世民带着菁儿，说太原寒冷，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跟在他身边她不放心。

李世民吩咐李安：“你到刘令府上，就说我请他过来吃鹿肉。”

李安转身欲去，菁儿伸手拦着他，说道：“姑爷，不用去叫了，今儿你去打猎，刘大人连赶着来找你，看你还没回来，就心急火燎地打马奔蒙山去了，敢情你们没有撞上。”

李世民听说这个消息，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他想刘文静肯定有要紧事情。想到这里，急忙让李安带十个人分成两拨到山里去找他。

菁儿引着李世民走进厢房，这是他素常起居的地方。进房后菁儿服侍李世民除下弁服、净手洗面后，取出一件湖色绣花团袍和一条铺花底镶玉袍带给他换上，然后为他洗了脚，让他蹬上一双软底黑面步云鞋。在她伏在李世民胸前的时候，李世民用手抹了一把菁儿的脖颈，赞叹一声：“菁儿，你今天穿上这件红绫袄，衬得这里的肉更白嫩了。”

菁儿急忙抬起头，一绺散发搭在她那清秀的瓜子脸上，遮不住泛开的羞红：“姑爷，你取笑我呀。”

李世民笑了起来，他用手抚着菁儿发烫的脸：“本来嘛，就是好看，不信你问问别人。”菁儿更加不好意思起来，将李世民的手轻轻拿下，然后一扭身到厢房外去端茶。

看到菁儿离开，李世民收敛神情，慢慢地走到窗前坐在椅子上，用手轻敲几面。他在想刘文静如此着急会有什么事儿，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与太原起兵有关。因为刘文静自从出狱后，满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

情。

刘文静入狱，起因于他是李密的姻亲。

刘文静生在京兆邑武功县，长得风流倜傥，有潘安之貌，而且学富五车，善于谋断，平日里眼界很高有些恃才傲物。一段时间里，长安仕女将他视为郎君的楷模，最后还是他的好友蒲山公李密捷足先登，设法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文静。刘文静在晋阳为令时，李密帮助翟让在瓦岗起兵，天下震动。李密被翟让封为魏公，隋炀帝下诏将与李密有关系的人全都下狱，刘文静也在劫难逃，被关在太原狱中。

隋王朝经历了杨玄感兵乱后，就像导火索点燃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全国一片大乱，义兵群起。刘文静在乱世中看到了机会，就是刚刚被任为太原留守的唐公李渊。李渊既应了“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又有关陇贵族的家世，兼有府兵数万，这是其他草头王所不具备的。刘文静数次用言语试探李渊，但李渊无所回应。由于他往唐公府跑动得多，一来二去，倒是与李世民谈得甚为投机。

得知刘文静下狱，李世民让刘弘基随同，携带一桌酒菜，天擦黑后托人送入狱中。刘弘基进门后乖觉地将狱卒们招到一边喝酒，并给每人塞了一些散碎银子，这是李世民的授意：为他留出空间和时间。

看到李世民，刘文静不由得喜上眉梢，他上前抓住李世民的双手，摇着说：“二郎，我算定你会第一个来看我，果然吧。”李世民惊奇地发现，刘文静的脸上竟没有一点悲戚之容。

李世民拉着刘文静席地而坐，将两只酒樽里斟满了酒，说道：“肇仁兄，来，先给你压压惊。不过看你的神情，与往日也没有什么不同呢。”

刘文静将酒一饮而尽，他向李世民眨眨眼：“二郎，当晋阳令又有多少趣味？来到这里挺安静，可以多想想事情，强似在外面吵吵嚷嚷。现在又多了你和酒菜，不是神仙过的日子吗？哈哈。”笑过，他话锋忽然一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唐公。”

李世民很惊奇：“你原来与家父朝夕见面，难道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想透吗？”

刘文静说：“我在琢磨唐公走的几步棋。唐公在京师遭皇帝猜忌，他谋策出外，积极避祸；任太原留守后，全力翦除盗贼，安民靖边，把太原营造成自己扎实的根据地。这和皇帝的初衷大相径庭，皇帝原想让太原成为突厥与长安之间的一道屏障，当时未必安了什么好心，没想到唐公反为其用。然后，唐公开始默默地充实府兵，这件事上你也有功。二郎，你上有兄下有弟，唐公独带你来太原，肯定看上了你胸有大志和善于带兵。唐公素有宽仁待人和任性率真的美名，给别人的印象是他心机不深，然从这些事情看来，能说唐公没有谋略和异志吗？”

李世民默默不语，刘文静的分析应该是有道理的。当初隋炀帝敕命李渊为太原留守时，李渊曾经悄悄对李世民说：“太原是我李家的旧属地，现在由我留守，难道不是天意吗？”其喜悦之色跃然脸上。

刘文静又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二郎，根据我的观察，你的潜力还在唐公之上呢。别的不说，仅推心置腹让人愿效死力这一点常人就不能和你相比，更别说你有骁勇善战和临机善断的本事了。”

李世民脸色凝重，自顾自又喝了一杯酒。这酒是居住长安的西域人酿的，颜色呈琥珀色，口感醇香，味稍有一点苦。他心里想，这刘文静才华横溢谋略非凡，然恃才傲物，应该是美中不足。他打断刘文静的话：“肇仁兄，我今天来看你，不是故作儿女姿态来为你忧虑。你这事儿不足杀头，回头我让家父托人去长安打点一下，相信能放你出来。现在天下大乱，随波逐流不是你我的本意，今天我们就摊开来说：若图大计，你有什么好建议？”

刘文静沉默了一会儿，抬头说道：“很简单，把你正在做的事情干大就成！现在百姓为了躲避盗贼，纷纷流入太原城，我为令多年，深知其中藏龙卧虎。如果义旗一举，可得兵十万人，加上唐公府兵数万人，趁着皇帝南巡江都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虚入关直取长安，然后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即成。”

李世民说道：“然以区区十几万人，怎敌皇帝的百万人马？”

刘文静道：“你们李家为关陇世家，难道不知道府兵制的要害吗？府兵制就像宝塔一样，宝塔尖即是兵制总纲，长安就是宝塔尖，掌握了长安就好比掌握了全国的兵符，就能一呼百应。想想当初隋文帝为什么能够兵不血刃取得后周的天下？就因为他掌握了宫廷进而掌握了京城。这是一样的道理。”

两人一直谈到了深夜，最后刘文静说：“二郎，我观察唐公虽然有四方之志，然他的节奏有些慢，这就需要我们在背后推一把。现在唐公和裴寂打得火热，我和裴寂的关系也不错，若能够把裴寂争取到我们的行列里来，相信效果会更好。可惜，我现在身陷囹圄不自由，无法说项。”

李世民道：“肇仁兄，你放心，我一定想法让你早点出狱。我们就记着这个夜晚吧。三国时诸葛亮有隆中对，今天也听了你肇仁兄的狱中对，只可惜，我不是刘备。”

两个月后，刑部一纸公文驿传到太原留守府，着李渊从狱中将刘文静放出，并就地严加看管。

李世民正在那里沉思，菁儿掀帘进来，说道：“姑爷，刘老爷到门口了。”

李世民急步走出门外，就见刘文静在前、李安居后急匆匆走来。刘文静

边走边向李安说着什么，想是让李安回避，李安闻言停下脚步，转身离去。

刘文静看到李世民迎上前来，边走边说道：“二郎，你好悠闲啊，神出鬼没连我都找不到你。”李世民上前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菁儿端过一碗茶放在前面。李世民挥挥手，让菁儿退开，菁儿乖觉地退出门外。李世民看着满头大汗的刘文静，微笑道：“肇仁兄，先喝口茶，再说你的急事儿。”

刘文静抿了一口茶，稍作喘息：“二郎，知道吗？刘武周已经攻陷汾阳宫，他还派人与驻守楼烦郡的阿史那大柰联络，让阿史那大柰叛隋重归突厥怀抱，然后联手向太原进攻。这是今天早上阿史那大柰派人告诉我的，他还具文向太原留守府禀报。”李世民知道，刘文静一直关心北方动静，专门从唐公府兵中挑选了一些会说突厥话的乖巧伶俐之人分散到北方打探消息。

李世民也感到事态严重，刘武周一介武夫不足挂齿，然让他从中一搅和，无疑会影响起兵大计。他沉吟道：“这阿史那大柰对我们还挺忠心的，作为一个突厥人，真难得。肇仁兄，突厥那里，我们应该有个对付的办法，突厥问题解决了，刘武周也就不足为患。依你的意思，我们要加快起兵的步伐，是吗？”

刘文静着急地说：“不错，是该动手的时候了。前时得裴寂的帮助，唐公已经坚定了起兵的决心。可他的行动太缓慢了，让人心焦。听温大雅说，唐公想在刘武周开始南侵时候再动手，唉，我们还能等到那个时候吗？若因为刘武周而耽误了南下长安的大计，太不值得了。至于东突厥，我们先稳着他，不妨向他称臣纳贡，先把中原安定下来再说。”

李世民道：“肇仁兄，不要太着急了。我想家父如此沉稳应该有他的道理。这样吧，中午吃完鹿肉后，我们两人分头行动，你找裴监，我找家父探探口气，晚上我们再碰头，如何？”

刘文静道：“我现在没有心情吃鹿肉，为了你们李家的江山，我这个姓刘的比你们还着急呢。二郎，我们抓紧吧。”

吃完饭，刘文静打马奔向晋阳宫。进入宫门后让小厮向裴寂通报，小厮为难地说裴监正在午睡不让叫，心急火燎的刘文静只好耐下性子，在耳房里煎熬地等待。闲极无聊，他又想起裴寂劝说李渊的往事。

作为隋炀帝的别宫，晋阳宫属于京城外规模较大的一座宫殿。晋阳宫坐落在晋阳城的东北角，濒临汾水，按照长安大兴宫的图样建造而成。隋炀帝遴选三晋美女，又从长安宫中拨出部分嫔妃充入宫中，每到夏天他要移宫太原，到这里来避暑。不过来得多了，就有些厌倦，加上虞世基向他吹嘘江南风光既美，江南少女又漂亮多情，于是便摆驾江南了。但他还忘不了晋阳宫，临行时令李渊为晋阳宫正监，裴寂为副监。隋炀帝毕竟放心不下李渊，下谕由裴寂全权负责晋阳宫事务，仅让李渊挂个

名。至于太原军事，他密令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严密监视李渊的动静，发现有异动，可以就地处置，无须请旨。

对于隋炀帝的旨意，王威、高君雅很是尽心，而裴寂自从和李渊交往几次后，两人有说不出的投缘。他们整天在一起喝酒、聊天、打猎，看到李渊孤寂难耐，裴寂从宫女中选出几个模样清秀的供李渊消火。

刘文静出狱后，私下里找裴寂谈了几次，让他说动李渊抓住时机起兵。裴寂很是盘算了几天，觉得这样得过且过和寻欢作乐的时光不能长久，如今天下大乱，谁知道将来这里会是哪个草头王的地盘呢？既然这样，还不如说动唐公起兵，闹好了还能混个开国功臣呢！一天晚上，他把李渊邀请到晋阳宫喝酒，叫出晋阳宫中艳名远扬、地位最高的张婕妤、尹德妃陪酒。两个尤物一出来，没喝酒李渊就醉了。两个女人在裴寂的授意下抖擞精神，与李渊推杯换盏。月圆时分，李渊半醉半醒、半推半就地睡了隋炀帝的女人。第二天，裴寂笑着对李渊说："唐公，昨儿你已经当了一晚上皇帝，还想继续当下去吗？不过你既然睡了皇帝的妃子，现在想打退堂鼓，恐怕是没有机会了。"

李渊早就听说张婕妤和尹德妃的艳名，夜里也就罢了，清晨睁开眼，看到两个尤物玉体横陈，更兼她们莺声燕语，浑身骨头都酥了，不由得又张狂了一回，这会儿还在美美地咂摸着后味呢。看到裴寂一脸坏笑立在面前，他呷了一口参汤骂道："裴监，我们都是老友了，什么话不能明说，还对我来这一套？想你也没有这个本事，定是刘文静、二郎他们在背后撺掇你，你被逼急了才出此下策，对不对？你用美女加身，传出去后世就流为笑柄。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想吗？凡事要慢慢来，当初皇帝派了这么多耳目环伺在我左右，也有你的份儿，我若轻举妄动，恐怕就没有今天了。方今天下大乱，每人都要想想自己的前程，裴监，你既然想套在我的战车上，那么，我们就共同计谋吧。还是那句老话：凡事儿慢慢来。"

后来裴寂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向刘文静炫耀。刘文静忍俊不禁，心想：这老儿整日里溜须拍马、声色犬马，什么法儿都透出特别，可谓亘古未有。

刘文静回想起这些往事，不觉已过了半个多时辰。他起身作势要闯入房内，被门房阻住了。他骂了一声"混蛋"，伸手将那人推到一边，几步就跨到裴寂居住的房门前。门虚掩着，刘文静伸手推开，大声喊道："裴监，我有急事找你。"

东侧的榻上有了动静，就见裴寂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榻前的搭架上挂着一堆色彩斑斓的衣服，再看其身侧依稀躺着一人。大约裴寂向李渊进奉了尹、张二妃，觉得自己也不能太亏，就将宫内的美女拉来侍奉自己。刘文静见状不由得有些窝火，心中暗怒：眼前正谋大事，声色犬马只会误事。

裴寂看到刘文静闯入门内，心里当然不高兴，问道：“肇仁，你急巴巴跑来，到底有什么烟熏火燎之事？”

刘文静道：“若非急事就不来找你了，你且穿好衣服，我们外面谈。”

刘文静说完退出门外，过了一会儿，就见一女掩面疾步走入后宫，裴寂在内喊道：“肇仁，进来说话。”

刘文静入内耐着性子将事情叙述了一遍，让裴寂向李渊陈说利害，希望早日动手。

裴寂张嘴打了一个哈欠，说道：“肇仁，你的性子也忒急了一些。这种事儿，一定要谋虑清楚。”裴寂认为自己是皇帝的近臣，所以才有资格和李渊厮混在一起，若不顾及刘文静与李世民交好，他才不会把这个刚刚丢掉官帽儿的人放在眼中。

刘文静哼了一声，说道：“不错，这是二郎我们刚刚商量过的，觉得事情紧急，请你转达。”

裴寂心中掂量这件事情的轻重，知道不可忽视。自己将皇帝的妃子进献给李渊，那么就意味着自己从此被绑定在了李渊的战车上，只能和此人一起走下去。他点点头答道：“好吧，等唐公下衙归来，我找他说道说道。肇仁，你的脾性就是有点着急。唐公行事，沉静有度，谋虑而动，那才是王者的风范。你呀，不妨多向唐公学学。”

刘文静听到裴寂教训自己，心里有些不舒服，但也无话可说，遂拱手作别。

李世民骑马来到太原留守府前，门房看到是二郎前来急忙入内禀报。自从李渊“临幸”了张婕妤和尹德妃以后，晋阳宫就成了他的后宫，等闲难得回唐公府一趟，李世民要想见他需到晋阳宫去找。李世民进得门后，就见大堂内满满一屋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正在和李渊说着什么，鹰扬府司马刘政会、许世绪，记室参军温大雅也聚精会神地听着，李世民想大约和刘武周有关系。这种场合下他无法久留，只好拱手大声道：“父亲大人，河东派人送来换季衣服，并有家书一封，请下衙后回府一阅。”

李渊仔细看了一眼李世民，知道他不会因为一封信前来禀报，肯定有别的事情，他向李世民挥挥手，说道：“知道了，你退下吧。”

掌灯时分，李渊派人到唐公府叫李世民，让他带着刘文静一起到晋阳宫，说有要事相商。两人急忙赶去，进宫后就见李渊和裴寂正在低头密谈。看到两人进来，李渊让他们坐下，说道：“我们动手吧！肇仁，你今晚拟一道檄令，内容是皇帝又准备征伐高丽，开始在各郡县征兵。你将檄令拟好后，找温大雅盖上留守府的大印，明早发往太原郡、离石郡、楼烦郡、雁门郡、西河郡，这样，檄到后百姓肯定恐慌，他们都害怕征东。明天，我以征伐刘武周的名义，说动王威、高君雅开始募兵。募兵

令发出后，我们募兵的速度会加快，各路豪杰会一窝蜂前来应募。二郎，你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一起做好募兵的准备，多准备一些人手和募兵点，抓紧组织，争取募到十万人，不要让王、高他们发现什么。若募兵达到我们的目的，届时就开始起事！”

裴寂听后若无其事，刘文静听后则喜形于色。李世民露出微笑，说道：“父亲，事不宜迟，我们要马上派人到河东带回家人。”

李渊说：“对，还要通知柴绍和婉娘儿，他们身在长安最为危险。二郎，这个事情由你安排，今天晚上就要出发。哦，听说张万岁也投奔过来了，这是一个好兆头啊，抽个时间我要见见他，将来想打胜仗，没有好马不行呀。”

李世民和刘文静一起告辞而去。李渊走入香卉园里，张婕妤和尹德妃已经准备好一盆香汤等着他，三人要共同沐浴一番。这是他们三人的香巢，现在李渊尝到了同时揽有两个香艳女人的美妙滋味，乐此不疲再也丢不开了。

第二回

隋将冷眼生疑窦

唐公处变施连环

李渊第二天入留守府后召集王威、高君雅等人议事。他拿着阿史那大柰的密书，说道：“昨天，我们已经议过，现在刘武周据汾阳宫欲攻楼烦郡，圣上令我们负责这里的军事，若不能保土安民，就是杀头的罪。今天，我们一定要议出一个结果来。”

高君雅皱着眉头，忧虑道：“这刘武周凶悍骁勇，更兼有东突厥这个硬后台，倾太原所有兵马，恐也不能敌。我们不如奏明朝廷，请皇上增兵御敌。”

王威道：“不行，现在皇上南巡，等奏章送到江都，再返回来，至少月余，时间太长了。我们应该另想法子。”说完，他目视李渊，想探究李渊的意思。然李渊面无表情，低头翻着各郡的报章。

高君雅按捺不住，大声说道：“唐公，你就拿个主意吧，总之要应付了今天的局面才好。”

李渊抬起头，长叹一声道：“这实在让我为难啊，我们为将出师，要听从朝廷的调度不得擅专。目前太原城虽然墙厚易守，军械、粮秣充足，但放任刘武周攻城略地，万一他成了气候，后果不堪设想。为今之计，我们应该立刻募兵，形成规模后备御刘武周，但这还需要朝廷批准才行。

正如刚才王威所言，江都太远，若公文一来一回肯定误事儿。怎么办呢？我也拿不定主意。”

王威、高君雅对视一眼，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害，若丢土退却，依皇帝现在的暴虐脾气，肯定要丢脑袋！两人心意相通，齐声说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唐公，还是募兵要紧。”

李渊缓缓点点头，说道：“好吧，既然这样，就由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与裴监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高君雅负责巡行城池加强守备，监造军械。至于募兵，就由我牵个头儿，让二郎帮我打打下手，二郎办事还是比较干练的。既然大家的想法一致，从今儿个开始，我们就抓紧办吧。”

刘文静所拟的征兵檄令很快下发到各个郡县，各郡县不敢怠慢，当即张榜公布，令十八岁至二十六岁的丁男三日内到所在县衙登记。以为隋炀帝又要征兵攻打高丽，家有丁男的百姓人家为此忧虑万分。群言汹汹，整个太原城以及所属郡县都弥漫在无边的恐惧之中。

隋炀帝暴政多年，且他好大喜功，奢侈铺张，其无尽的贪婪换来了百姓日益加重的负担，导致民不聊生，大家苦不堪言。他劳师远征高丽更是倾全国之力，既征兵又征粮征物，使百姓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几次东征无果，反而令冰天雪地的高丽多了无数战死的冤魂，国人提起高丽就不寒而栗。

丁男们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等待中看到了太原留守府下发的募兵令，明确这次募兵是为了抵御刘武周拱守太原。看到募兵布告，许多人奔走相告，大喜过望，因为在家门口当兵保卫家乡，和东征高丽弃尸于冰天雪地，无疑有天渊之别。一时间，各个郡县募兵点人头攒动。募得的兵丁陆续开往太原兴国寺。李世民和刘弘基、长孙顺德已经在兴国寺安营扎寨，新兵造册登记后，每人依次领了饷粮和兵器，开始进行编练。

募兵第三天，兴国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午时过后，王威、高君雅两人大摇大摆迈进寺门。李世民其时正站在房檐下与刘弘基、长孙顺德说话，看见两人进门，急忙迎上前去，施礼道：“两位世叔来此巡查，事先怎么不让人通报一声？瞧这里有多乱。”

王威、高君雅还了礼，王威说道：“没什么，我们只是顺路来看看，你接着忙吧，不要管我们，我们随便走走。”高君雅用眼光斜睨着刘弘基两人道：“二郎，这两位是？”

李世民眼光急速一掠，说道：“他们是小侄妻家的亲戚，刚刚来，这几天募兵事情忙不开，家父也没有时间过问。没办法，只好把他们拉过来救救急。”

高君雅意味深长地打量了一阵，连说了几个好字，又道：“你们忙着吧，唐公抽不开身，募兵如何，就全靠你们的眼光和辛劳了。”

两人在寺院里转了一圈，看到花名册上登记人数已有两万余人。不由得都张大了嘴：什么原因使这次募兵如此神速？他们默默地离开寺院返往住所，各怀了一腔心事，就心灵相通般走到了高君雅的住所内。两人落座，家童为他们奉上了香茶。两人看着茶碗里蒸腾起的热气在那里想着心事。还是王威先打破平静："高兄，怎么这么怪呀？你我募兵多次，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火爆的场面：三天不到，竟然募到两万余人，看他们的样子，都兴冲冲地像来领干饷似的。"

高君雅道："没想到募到这么多人，你看李家二郎他们那意气风发的模样，好像是在为李家募兵。王兄，我们是不是落入李渊设的套子里了？你知道二郎身边两人姓甚名谁吗？他们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弘基，都是逃避辽东兵役躲到唐公府里来的。别看李渊老儿整日里随随便便的样子，他的心计深着呢。他已有府兵数万，又阴养死囚，急速募兵，你说，他想干什么？"

王威眼中露出一丝恐惧，失声道："高兄，以你的说法，李渊很快就要有所动作了？"

高君雅点点头："不错，现在的形势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王兄，记得圣上给我们的密谕吗？我们要商量对策了。"

王威问："怎么行动？太原的兵马大权现在被李渊牢牢控制在手里，我们若轻举妄动，无疑是以卵击石！"

高君雅缓缓道："王兄，要施巧计，给他一个冷不防。如今太原许久无雨，春旱严重，按老规矩，应由最高长官主祭，率众官祈雨。我们让李渊去晋祠求雨，不怕他不答应。我们事先在晋祠设伏，届时就地擒拿李渊，将其解送长安，你意如何？"

王威沉吟道："李渊身旁护卫环伺，我们又难以调动大量人马，事先设伏恐是个难题。"

高君雅道："没问题，我们先拨出身边心腹护卫二十人，然后再找晋阳乡长刘世龙帮忙。我仔细观察过，李渊拼命拉拢周围仕宦，独刘世龙落落寡合。他当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让他选出一些乡勇完成擒拿李渊的大计。"

三天下来，募兵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二万六千人。各郡传来消息，应募人员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李世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但如何及时妥善安置应募兵员成为一个难题。裴寂与王威的后勤保障显然有些滞后。李世民正盘算去找李渊和裴寂说这件事情，就见李安急匆匆走来，说李渊让他立刻赶到晋阳宫去，有要事相商。

已是薄暮时分，李世民拨马行在街道上，一会儿工夫就到了晋阳宫，他在小厮的带领下来到承庆殿。殿内已经掌起了灯，李渊、裴寂、刘文静三人正围着圆桌说话。看到李世民进来，李渊向他打了一个手势让他坐

下，继续说道：“……募兵近日即可完成，我们如何动作要审慎。你们都想想，我们应该先办哪些事情？”

裴寂看到刘文静正在那里沉思，急忙说道：“太原是唐公的旧属地，既然起事，干脆打出唐国的国号，唐公当然就号称皇帝了。我想，这样才能有号召力，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刘文静沉吟道：“这样有些不妥，我想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一步到位。太原虽然是唐公旧属地，却没有旧部可以招纳。应该把着眼点放在长安。现在长安基本上由关陇世家把持，唐公就是其中一分子，和其他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若唐公贸然号称皇帝，反对者一定很多。大家想想，当初隋文帝篡取了后周政权，也仅仅是废掉了一个皇帝，改了一个国号，新朝大臣基本上沿用原班人马。为什么呢？自从西魏宇文泰之后，关陇集团一直是政权的核心，比原来的山东士族还要强大，得不到关陇集团的支持要想取得政权，难度太大了。所以，唐公现在应遥尊隋当今皇帝为太上皇，立现居长安的代王杨侑为皇帝。唐公独霸实权，缓称皇帝，以免引起关陇集团的怨怼之情。”李世民觉得刘文静的见识确实不凡，他满心赞成，说道：“他们不反对唐公，然后再慢慢来。当今皇帝已经民心失尽，我们另立他的孙子为皇帝也是众望所归。我们一旦占领长安，不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至少许多人会感到我们是正统所在。”

李渊笑道：“这样一来，我岂不是在搞‘掩耳盗铃’的把戏吗？行啊，就按肇仁说的办，我现在至多当个大将军罢了。另外，南边的事情安定了，北方应该怎么办？肇仁，你曾经说过要‘北和突厥’，有什么具体想法？”

刘文静道：“我观察多时，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土地没有太大奢望，至多想大捞一把，尚没有长远大志。我们起事之初，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攻略中原上，突厥的事情可以向后放一放，但必须给他们一些甜头。唐公，我们要忍辱负重，可以承诺向他们称臣并且纳贡，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出使突厥，相信能和他们达成协议。一介刘武周尚且被封了一个可汗，唐公肯定要比刘武周的分量重得多。只要安定了东突厥，刘武周就不足为患了。”

李渊的颜色有些不忍，裴寂接口道：“肇仁，你怎么胡说呢？能让唐公向胡人称臣吗？若这样办了，传之后世，蒙羞无尽啊！”

李渊摆摆手，说道：“大丈夫行事，当取首要。裴监，忍一时算什么？当初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我向突厥称臣又算什么？今天我向他称臣，明天他说不定还是我的臣子呢。肇仁，你准备好，等募兵结束就出使突厥吧。”

这时，李安在门外探头探脑并向李世民使眼色，李世民站起身来走出门外，见李安指着阶下说道：“二郎爷，这人硬闯进来说有要事见你，拦都拦不住。”灯影下，只见来人一身猎户打扮，李世民待仔细观察，来人已经开了口：“二郎，我刘世龙一身猎户打扮，就认不出来了？”

来人正是晋阳乡长刘世龙，王威、高君雅百密一疏，他们只知道刘世龙和李渊素不来往，没想到他和李世民却有深交。刘世龙是豪杰出身，生性豪爽，李世民每次狩猎，都要和他煮酒大嚼一番，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次高君雅找他帮忙在晋祠设伏擒拿李渊，他当时答应下来，事后却整整思索了一天。到了傍晚下定了决心，要找李世民将王、高的阴谋和盘托出，眼看着隋朝在风雨中飘摇，自己何苦不顺应大势而去当皇帝的殉葬品呢？

早晨，清风吹散薄雾，太阳显得又红又大。看到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大家的心里都不是滋味：天旱得太久了。

李渊一早来到留守府升堂，一会儿，就见王威、高君雅等人鱼贯而入。王威坐下后，用手抹了一把脑门上沁出的细汗，骂道："这鬼天气，一大早就热得人心烦。"

他们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晋祠去祈雨，话题还是王威先提出来的，他目视李渊说道："唐公，你看这天热得邪乎，年后除了落下一些雪粒打湿地面外，再没有一点下雨的意思。我昨儿问了当地士绅，他们说官府应该祈雨了。据说，到晋祠求雨还是很灵验的。前两年风调雨顺，今年又是旱灾，又是兵灾，弄得人心惶惶的，现在去求雨，也可以借此安抚一下百姓。"

李渊点点头，扬起案上的一本书说："不错，我昨晚也夜不能寐，特地找来这本《晋阳志》翻看。三晋大地历来少雨，到晋祠祈雨是惯例，而且每次都很灵验。两位副守，我们抓紧把这件事情办了。这样吧，筹备祈雨仪式就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了，届时由我主祭。有什么困难吗？"

两人对视一眼，顿时喜形于色。他们先是连声说没有问题，继而由高君雅提出，由于他们对祈雨仪式不甚了解，要请晋阳乡公所和当地士绅帮忙。李渊当即同意。

李渊又话锋一转，向裴寂道："裴监，听二郎说现在所募兵员的住处和粮草接济不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真如二郎所说，你和王副守就有点拖后腿了。王副守，你说是吗？"

王威急忙接口："唐公，现在募兵的速度也忒快了些，毕竟太原府的能力有限，若不加节制，恐怕要难以为继，应当早作筹划才好。"

李渊厉声说道："大敌当前，最忌推脱掣肘。若有违令者，我要按军法办事。"他向下扫了一眼，说，"募兵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当时我也是应大家之请才定下的，既然定下了，大家都要坚决去办。诸位还有什么事情吗？若没有，今天我们就此散了罢。"

坐在下首的刘政会期期艾艾说道："唐公，我有事情要报。这里有一份密报，上面说有人私通突厥欲里应外合谋夺太原。"

众人一惊，李渊正色道：“既有密报，就给大家念念吧。”

刘政会现出一丝恐惧之色，说道：“唐公，请屏退左右。密报所告，正是我们在座之人。”

高君雅道：“刘司马，你素常是一个干脆爽快之人，今儿为何吞吞吐吐如此难受。你快说，若我们座中有人竟敢通敌谋反，我手中的钢刀第一个饶不了他。”

刘政会神色古怪，他离开座位走到李渊面前：“唐公，这份密报是从突厥内线那里传来的，为此还赔上了一条性命。”他转过身目视高、王两人，“王副守、高副守，这密报上所说的谋反者就是你们两位，你们派人与始毕可汗联系，准备杀唐公再献太原城池呢！”

王威顿时大怒：“刘政会，你血口喷人，想诬陷本官，这把刀先杀了你。”说罢，他“噌”地拔出刀来。一旁的高君雅上去将王威的刀按下去，他哈哈大笑：“王兄，不可造次。刘政会，我倒要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在公堂上颠倒黑白，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他向着李渊道，“唐公，我们要好好审一下刘政会，没准儿，他才是突厥的奸细呢。”

李渊不理他，一挥手大叫：“来人。”

房子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很快，三十多名甲胄武士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的带领下分站四角，对王威、高君雅更是特别照顾，十数把刀对准了两人。

王威、高君雅恍然大悟，王威“当啷”一声将刀扔在地上。看到李世民等三人同时出现，他们明白了今天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坐在堂上的李渊。然而他们想破了脑袋也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以致让李渊抢先动手。

李渊让刘政会将密报呈上去，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条案，骂道：“你们这两个狗贼，朝廷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竟然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二郎，立刻将他们押进牢狱，严加看管。”

两人脸上没有任何惧色，高君雅叹道：“成者王侯败者寇，李渊，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大家都心知肚明。人们都说当今皇帝暴虐，然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假如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

几个甲士上前快速将两人捆成了粽团。

这时，一声长长的“报”声在门外响起，一名探事别将入内仆地，气喘吁吁地报道：“留守大人，现在约有两万突厥兵马犯我边界，已经侵入边界十余里，看其势头，欲奔太原而来。”李渊听后眉头皱起，说道：“知道了。”挥挥手示意他退下。

堂中众人十分诧异，许世绪骂道：“你们这两个狗贼，果然把突厥兵给引来了。”王威、高君雅不以为然，认为仍然是李渊做戏。李渊看过裴寂和李世民，只见他们也都露出迷惘的神色，这才知道刚才所报是真实的，他又一拍条案：“高君雅，你还敢胡说八道，刚才你也听到了，想抵赖到底吗？”他转向李世民，命道，“二郎，你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一起带领两万府兵，到蒙山一带设伏，另派一些小股部队和突厥接触进行骚扰。总之，要把他们抵抗在太原之外。我在这里密切观察动静，随时准备带领大军去接应你。”

李世民三人齐声答应，转身奔出府外。

王威嗤之以鼻，哂道：“李渊，你的戏还没有演完呀？”

李渊怒火万丈：“狗贼，还敢说风凉话。把他们押下去，待我出征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

李世民回府集合府兵，一路上都在琢磨如何打好这一仗。他让李安把刘文静叫过来，然后召集长孙顺德、刘弘基、张万岁过来议事。

李世民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次突厥来犯，对我们既有利也不利。有利的是天赐良机，把王威、高君雅通敌谋反的罪名坐实了；不利的是我们正准备办大事，没有时间和突厥纠缠。我想这次战斗以威慑为主，让突厥看到我们有准备，从而知难而退。肇仁兄，你看呢？”

刘文静点头道：“对，是这个道理。待这次突厥兵退后，我立刻着手修复联络通道。至于军事部署，二郎，你就大胆指挥吧。”

李世民说道：“好，我们这次全出精锐，以示威风。以原有府兵为主，新招募的兵士还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上不了战场。张监，我排出的战阵中缺少一个头儿，只好让你来勉为其难了。”

张万岁说道：“只管吩咐，万岁将鞠躬尽瘁。”

几个人都笑了，从马贼的嘴里蹦出文绉绉的词儿，是一件很可乐的事情。

李世民谈了他的打算，将一万四千八百人分为五军。中军四千人，由刘文静率领；左虞候军二千八百人，由李世民率领；右虞候军二千八百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厢军二千六百人，由刘弘基率领；右厢军二千六百人，由张万岁率领。

李世民分派完毕，大家各自领兵按照秩序出城。太原百姓得知唐公二郎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纷纷拥上街头送行，预祝他们凯旋。百姓中已经有许多人知道这次突厥犯边是由于王威、高君雅的缘故，送行的同时都怒极痛骂。

一过蒙山，李世民骑着“玉极骝”带领左虞候军走在最前头，队伍保持阵形依次前进，阵中的一百名鼓手喊着号子擂响大鼓，队伍威风凛凛，过往之处尘土飞扬。右边的长孙顺德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一直和左军保持固定的距离。蒙山一带，刘文静、刘弘基、张万岁已经安营扎寨，形成稳固后防线。营房里旌旗分明，帅旗猎猎，显得十分威武雄壮。这是李世民的授意：最大限度地壮其声势，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效果是明显的，到了第二天黄昏，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的前锋一直没有发现突厥兵马，在太原郡的边境地带也未见其踪影。想是突厥看到太原之师兵强马壮，不战自退了。李世民看到如此情形，便决定班师回府。

李渊亲临城门迎接班师的队伍，回府后，当即下令由裴寂、李世民监斩，将王威、高君雅拉到汾水口斩首示众。囚车沿街游行的时候，两边民众的唾沫几欲将两人淹没。两人被斩首之后，人们纷纷向尸首投掷石块、木棒，不一会儿，竟然堆起了两座小丘。

看到万众痛恨的情景，李世民默默不语。他在想，百姓被蒙在鼓里，而稍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则会认为王威、高君雅太不开窍了，逆势而动，结果当了愚忠的牺牲品，白白赔上了性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你能说他们都是简单地重犯前人的错误吗？李世民觉得，王、高的行动实际上是很英勇的，假若有一天自己的手下人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自己如此忠心，那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想到这里，李世民吩咐监斩官，让人把王威、高君雅的尸首装敛起来，交给他们的家人好好埋葬，并让转告地方官，不要难为两人的家人。

李世民长叹一声，心想官场也如战场啊，你若心慈手软晚一会儿动手，别人就会抢到先机。

李世民正在胡思乱想，李安挤过人群来到他的面前，大汗淋漓地说道：“家人都从河东赶过来了，老爷让你速速回府帮助安置。”

第三回

李渊执旌将军府

霍邑大败宋老生

李世民匆匆赶回唐公府。只见李渊居中坐在大堂内，其续弦万夫人坐在身边，两旁分别坐着长兄李建成、姐夫柴绍、四弟李元吉和三个小妹妹，长孙嘉敏身旁站着菁儿。看见李世民走进来，长孙嘉敏急忙站起身来，眼睛里现出喜悦的光芒。李世民用眼神向她打了招呼，步子没停，几步跨到李渊和万夫人面前请安。

李渊原配夫人窦氏已于大业九年在涿郡病逝。两人育有四子一女，长子

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早夭，四子李元吉。李渊续娶万氏，又生有一子三女。

李渊很高兴，说道："我们全家这次能够全身而聚，大郎和四郎居功至伟。美中不足的是把智云给落下了。大郎，你当初应该多派些人把他找回来才是。唔，还有婉娘。绍儿，婉娘不愿意随你来太原，她到底有什么打算呢？"李智云是万夫人生的儿子，年方十四岁，聪明伶俐，极受李渊的疼爱。李婉娘则是李渊的大女儿，五年前嫁给时任元德太子千牛备身的柴绍为妻。柴绍的家乡在鄠县，距离长安仅有八十里，其家是鄠县的大户，有一处很大的庄园。柴绍的父母已经双亡，家里由李婉娘主持，李婉娘在鄠县家中居住的时候最多。

李建成慌忙伏地，流泪道："未能找到智云弟，全是儿的不好。当初太原来人传信儿，我感到事情紧迫，就一面打点行装，一面召集家人，其时智云随老师和同学到南山春游去了，实在通知不到。无奈，我只好派一名家人去找他，让他得信后直接奔向太原。总之，是我没有把事情办好。"说完，痛哭出声。李世民听后揣摩，李建成当时肯定慌了手脚，若他当时能够镇静自若，找到智云再走，时间还是充裕的。现在可好，把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儿撇下，李家倾巢而出，地方官员不会没有警觉，智云肯定是凶多吉少。

李渊以手加额道："大郎，你起来吧，希望智云儿能够遇难呈祥才好。"

柴绍上前拉起李建成，对李渊说道："大人，婉娘的事情请放心。当初我返鄠县让她一同来太原，婉娘说一起走目标太大，坚持要自己走。婉娘素来刚强，灵敏机智，且武艺出众，我想她自保有余。听她的口气，她还不限于自保呢。"柴绍奔赴太原的路上遇到了李建成带领的家人队伍，他们相遇的当儿，李建成正在犹豫。那些天他惶惶不可终日，总怕被官府逮去，想寻一条小路走，若遇到一处山大王就托庇留身。柴绍听后坚决反对，认为唐公现在尚未起事，所以应从大路走以加快速度。如果投奔山贼，一旦唐公起事，这些鼠目寸光的家伙肯定会把他们送到官府请功邀赏。最后李建成听从了柴绍的意见，加快了行进速度，安然抵达太原。事后，柴绍把这件事情与他丢弃智云的事儿连在一起想，认定李建成当时慌张夺门而出，并没有去找寻智云。但他只是心里想想，没有向别人露出口风。

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就散去了，李世民叫来李安等人，依次带领大家进入各自的房间，并帮助他们安顿好行李。

李世民安顿好众人，又陪万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再到厨房里吩咐安排晚饭，这才抽出身来回到自己的房间。

长孙嘉敏正和菁儿一起收拾携来的包袱，听到脚步声，长孙嘉敏回头看到李世民走进来，一团红晕涌上脸颊。她缓步迎上前来，仰起清澈的双眸，张开那张樱桃般的小嘴呢喃道："二郎……"李世民张开双臂，将她

揽在怀中，一时无语，只默默地感受她那颤抖的身体。菁儿见状，抿嘴一笑，乖觉地蹑手蹑脚走出门外。

好一阵子，长孙嘉敏才抬起脸，说道："那天你派人给大哥送信儿，我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知道有什么大事发生了，我不敢问，又为你提心吊胆。直到今儿见了你，我才放下心来。"

李世民凝视长孙嘉敏那双细眉下深情的眼睛，眼里忽然有些发酸。那一霎时，他突然知道在这个茫茫世界里除了有疼爱自己的父母外，还有一颗细腻的心在时刻关爱着自己，不论离得有多远，哪怕远在天边。他用手捏了一下长孙嘉敏的玲珑秀鼻，说道："傻妹妹，从我和无忌一起练兵习武开始，你整天都为我担心，那时你怕我被碰着了，现在你的心思更多。让我说，没有必要，我好得很，知道吗？我昨天还带领两万兵马去追击突厥大军呢。"长孙无忌是长孙嘉敏的哥哥，李世民幼时一直和他一起读书、习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李世民喜欢上了这个天真无邪、知书达理的小姑娘。到李渊给李世民张罗婚事的时候，长孙嘉敏的父亲长孙晟已经亡故，家道也开始逐渐衰落。李渊想另攀一门高亲。李世民知晓后，在李渊和窦夫人的面前长跪不起，请求家人到长孙家提亲，李渊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长孙嘉敏嫁过来的时候还不到十六岁，李世民满心喜欢，对她呵护有加，两人相敬如宾。

长孙嘉敏挣脱了李世民的怀抱，嗔道："听菁儿说她被你欺负了，你给我仔细说说，到底是如何欺负她的。"

李世民一笑："我怎么欺负你，就怎么欺负她了。怎么？想打抱不平啊，来，干脆让我再欺负你一下。"说完，作势要拉她。

长孙嘉敏急忙拦着他："瞧你，说着说着就想来真的。你去——一家子都等着你给开饭呢。"说着，她的脸又红了起来，用手扯着李世民道，"等到晚上，你再来说这些疯话好不好？二郎，离别了这么长时间，我天天都在想你呢！"

六月初九，艳阳东起，光照三晋。辰时三刻，晋阳宫周围已经用清水洒遍，一身新衣的兵丁肃立在晨光里。晋阳宫的宫牌已被撤下，代之以金光闪闪的"大将军府"四个大字。景阳钟响起，李渊率领众人进入承庆殿内。殿里也是焕然一新，半黄半蓝的彩色黼扆烘托了殿内的肃穆气氛，地砖上又铺上一层茶色蹑席，雕花青铜熏炉冒出袅袅轻烟，楠木香案则平添了一派富贵之气。在礼乐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武官立在左侧，右边则站着裴寂、刘文静、刘政会、温大雅、柴绍等人。

李渊缓缓登座，目视众人说道："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彦弘，你上前来，将檄书读给大家听。"

温大雅听召，急忙拿起檄书读道：

文皇传嗣后主，假权杨素，亡国丧家，其来渐矣。民怨神怒，降兹祸乱。致天之罚，理应其宜。世袭唐公，领河东讨捕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欲匡复正义、扶助神器，因兴义兵行勤王故事，废旧帝立新帝。即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置三军，所属郡县悉随襄助。

温大雅读完退下，李渊道："裴监、肇仁，你们坚决拥立我为大将军，我就勉为其难吧。既然号称大将军，对你们也要封赏一番。彦弘，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

这是大将军的第一道命令，任命了众人的官职：

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军；李元吉为姑臧公，统帅中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刘政会、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姜暮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阿史那大柰、窦琮、王长谐、姜宝谊为统军，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张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其余文武，随才授任。

众人听罢大喜，一齐拱手向李渊呼道："谨遵大将军令谕。"

李渊摆手道："罢了，大家还是随便些吧。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该说说正经事情了。我想目前有四件大事要办：一是传檄各郡县，要看看他们的反应，由彦弘负责吧；二是北和突厥，肇仁，该是你出使的时候了；三是整肃队伍，择日南征，大郎和二郎牵头吧；最后一件事，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要与民同乐，裴监，立刻开仓放粮，我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作准备。"

放粮之后，全城一片欢腾。那几天，来领粮食的百姓络绎不绝，裴寂感到难以应付，急忙将各郡的户曹召来，让他们统一将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如此才减缓了太原的压力。

刘文静带着李渊的亲笔书信，窦琮、姜宝谊率领三百兵士护送车仗出使突厥。车仗内装有马蹄金五千两、潞绸三千匹、上等茶一千斤、玲珑白玉带六围、夜明珠六十颗。队伍出太原向东北方向潜行，意欲绕过刘武周的地盘。那边，张万岁带领人马到河西郡扎营，大将军府决定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养马基地。李渊命令张万岁，不管想什么办法都要保证前线用马，张万岁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转眼间就到了七月，南方已是赤暑炎热，而太原依旧凉风习习，到了晚间还要盖着被子入睡。李渊已经作好出兵的准备，他令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大将军府负责所有文武大事的处理，所有家眷都被安排在晋阳宫内。七月初八，这天西风猎猎，彤云密布，李渊集合三万八千兵马于武德南军门，右边，新募来的四万人也整齐地排列着，为出征将士送行。李渊站在台上，左边，是随他出征的一应将领、文官，李建成居前；右边，是留守太原人员，李元吉居前。

李渊手持白旗，与台下身着白色战袍的将士汇成一体。李渊清了清嗓子，用他那素来洪亮的大嗓门朗读出征檄文：

夫天地定位，否秦迭其盛衰。日月著明，亏昃贬其贞满。唯神莫测，尚乃盈虚，矧兹王道，能无悔吝。……于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亲入相。豹变陕左，龙飞汉东，诛尉迟于韩魏，则神钲遏响。剿王谦于巴蜀，则灵山斯镂。四罪咸服，……散牛马于山林，铸剑戟为农器。求瘼恤隐，讼息刑清。轻徭薄赋，家给人足。仓库流衍于里闾，职贡委输于帑藏。……然圣人千虑，失于知子。异哉今上行己也，独智自贤，安忍忌刻。拓狂悖为混沌，苟鸩毒为恣睢。饰非好佞，拒谏信谗。敌怨诚良，仇雠骨肉。巡幸无度，穷兵极武。喜怒不恒，亲离众叛。……明明皇祖，贻厥无人。赫赫宗隋，灭为亡国。某以庸愚，谬蒙嘉惠。承七叶之余庆，资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称公室。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义无坐视，缀旒之绝，不举勤王之师。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废昏立明，敢尊故实。今便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郡县。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鸿绩。固配天于园寝，存司牧于苍生。岂谓一朝，言及于此。事不获已，追增感欷。凡厥士民，义旅豪杰。敏究时难，晓达权谋。家怨国耻，雪乎今日。从我同盟，无为贰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

这篇妙文出自温大雅之手，文中赞誉隋文帝的功德，但他“失于知子”，隋炀帝继位后将其大好江山弄得一塌糊涂。所以李渊以天下为己任，举勤王之师，欲“复先帝之鸿绩”。李渊誓罢，几位早已经安排好的晋阳老耄捧起汾水老酒为李渊等人送行，祝他早日克复关中。李渊将一碗酒一饮而尽，挥鞭指向南方。于是，三军拔营而起，大军旌旗蔽天，迤逦南行，直奔关中而去。

李婉娘送走柴绍之后，悄悄寻人低价将家中细软兑换成金叶特制钱。到了晚上，她将众家丁和丫鬟召集在大厅中，明亮的灯火下，只见条案上堆满了一沓沓制钱。李婉娘一身戎装打扮，腰上挂着那柄众人熟悉的短剑。她指着那堆制钱说道：“现在朝廷无道，义兵群起，家翁唐公近日也将在太原起兵。本娘子心意已决，就地起兵响应家翁。目前，我已经联系好二百名乡勇随我起事，今天特与大家作别。大家知道我干脆利落的脾气，制钱都放在这里，愿意回家的，请拿了制钱就走；愿意跟着我干的，也拿一封制钱连夜回家安置，明晨前返回。现在，由你们自己决定。”

家丁和丫鬟们都知道，目前乱世纷纭，即使回家也难有安稳立锥之地。一些心思深沉的人甚至想到主母娘子素来刚强果敢，又有唐公大军背景，若跟随主母行事，也许一刀一枪就能博个出身呢。李婉娘讲完片刻，一大半人愿意留下。婉娘身边的几个贴身丫鬟最为坚定，在她们的影响下，留下人中女人反而占了一半。

李婉娘动作奇快，到了第二天上午，竟然拉起了一支近三百人的队伍。队伍集合起来，李婉娘率领他们向西急行五十里，薄暮时分，来到一个

名叫黄石寨的山下。

黄石寨远近闻名，山上悬崖峭壁，犬牙交错，只有一条小路和山下相通，端的是“一人当关，万夫难开”，由于易守难攻，遂成盗贼渊薮。现在盘踞在山上的头目名叫马三宝，拥兵五百余人。李婉娘排阵山下，让关上小校通报马三宝，就说鄠县李婉娘来访。说起来，李婉娘与马三宝还是有过交道的。当初马三宝刚刚出道，不知高低，带领几十人来到李婉娘庄前劫掠，哪知道遭到了迎头痛击，落了个一败涂地，他本人也被擒拿至李婉娘面前。李婉娘细细审问，得知马三宝曾是乡里生员，因逃避兵役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并被奉为首领。李婉娘不由得感叹他的际遇，不送官府，反而悄悄送他银两，让他设法到黄石寨安身，静观其变。马三宝招集旧部，来到黄石寨很是火拼了几场，最终成了山寨的主人，队伍也渐渐发展到五百余人。

马三宝听说李婉娘来到山下，急令大开山门，带领众喽啰徒步下山迎接。到了山下，只见李婉娘仍旧立马阵前，一脸冰霜说道：“马三宝，我今天不是来访故人，而是来占山头的。我当日曾向你说过，占山为寇并非长法，当有鸿鹄大志。现在家翁唐公已经在太原起事，不日就可攻克长安。你也读过书，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我准备以此山为根本，逐渐形成气候以响应家翁。我希望你成为我的麾下，今后也许能够博取功名，建功立业。你若不同意，我们两个先大战三百回合，谁取胜谁就是这里的主人！”

马三宝伏地道：“恩人在上，三宝明白大义所在，响应唐公也是我梦寐以求的。你放心，从今天起，山寨上自我而下都效忠恩人，唯恩人的马首是瞻。山门已开，就请恩人率众上山。”

李婉娘不用一兵一卒在黄石寨安下了营寨。她和马三宝商量，近期一边募兵，一边招抚周围几股小山贼，待队伍壮大之后，再将拥兵两千余人的何潘仁拿下。

李渊堂弟李神通听说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消息，一边躲避长安捕快的缉拿，一面联络号称京城大侠的史万宝等人，潜入鄠县南山。李神通很是埋怨李渊事先不给个消息，致使自己很被动，虽然这样，他还是忙不迭地招兵买马，招抚山贼以响应李渊。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他的动作反而比李婉娘还要迅猛。

本月，隋鹰扬府司马李轨起兵于陇右武威，号称大凉王；后梁后裔萧铣在岳阳杀吏自立，号为梁王；李密攻破回洛仓尝到了甜头，又派徐世□率军打下黎阳仓，他大肆开仓放粮，邀买民心，从军者甚众，对外号称五十万。这当儿，李密早已按捺不住，他杀掉翟让自称魏王，整顿兵马欲西征东都洛阳。

李婉娘在黄石寨安顿下来之后，选派一名伶俐的家丁潜往太原报讯。这名家丁行在路上，听行人传说李渊已经兵发太原，屯兵于灵石县贾胡

堡，便急忙折头奔向贾胡堡，找到了柴绍，将李婉娘的书信交给他。其时隋炀帝命令武牙郎将宋老生屯兵霍邑，从正面阻挡李渊南下，又令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重兵镇守河东郡，与宋老生形成掎角之势，两军遥相呼应钳制李渊大军。

贾胡堡距离霍邑仅三十里，两处相隔一座陌山。李渊率众离开太原的时候，天似乎就没有晴朗过，阴雨绵绵。扎营贾胡堡之后，那雨下得更紧了，密雨像扯不断的雨帘似的，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山水也涨了起来，洪水裹挟着泥浆奔腾而下，泻满了低洼地。道路泥泞，太原接续的粮草久久不至。兵营里，兵士们身着潮湿的被服，已经大面积发生了褥疮。李渊得知这些坏消息，已经下令在此扎营五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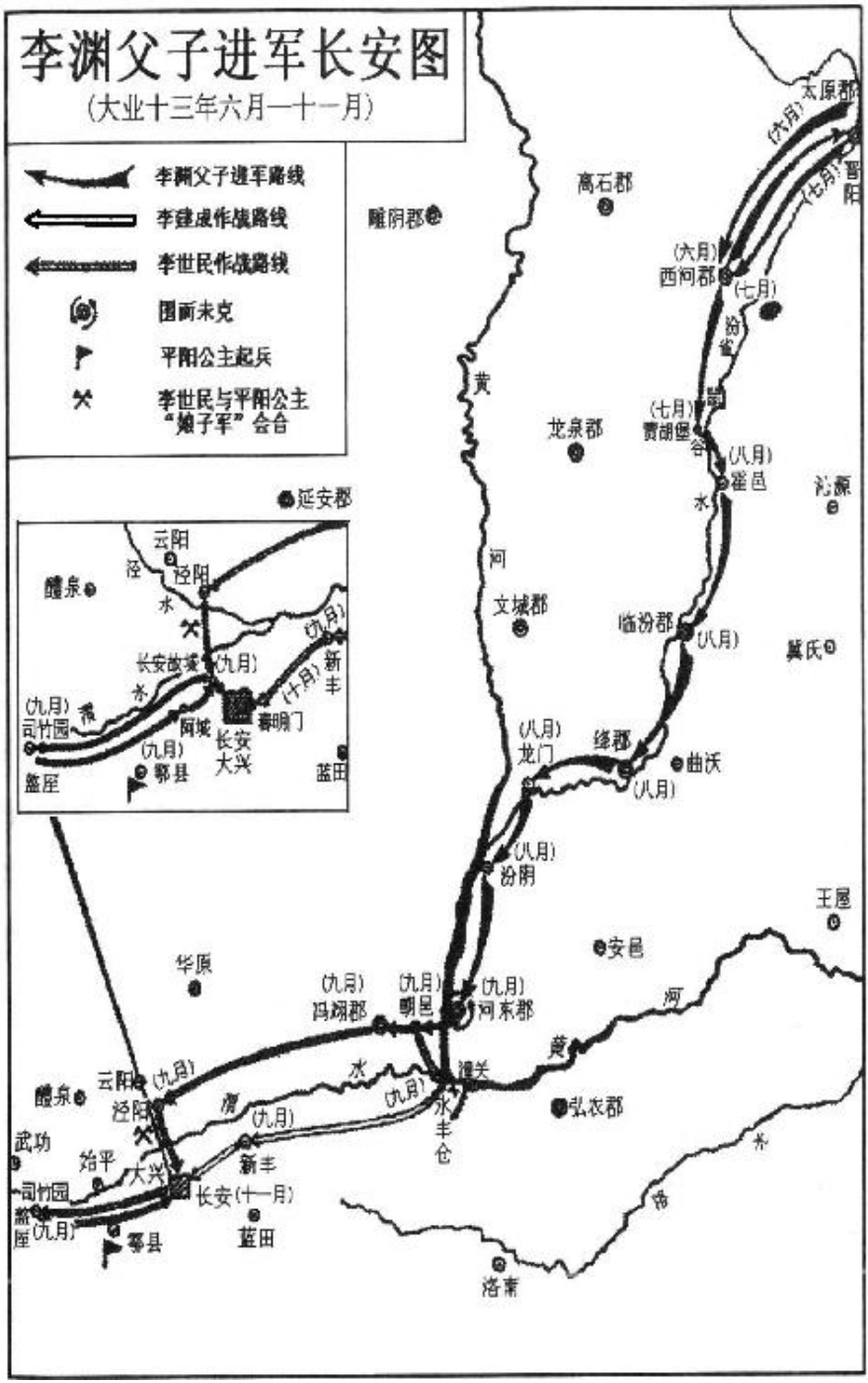
三军中，李世民带领右军居前，李渊领中军居后，稍左前方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这天黄昏，长孙顺德因为驻军不前憋不住满腔的无名火，特别向李建成告假来到李世民的营帐里，意欲倾诉一番。其时李世民、柴绍、刘弘基、阿史那大奈、殷开山等人正坐在营帐里讨论进兵之事，李世民坐在最里边，他一边翻看《孙子兵法》，—边和他们搭话。长孙顺德一进帐门，就大着喉咙一迭声骂起鬼天气来。大家都是同样的心情，看到长孙顺德骂得登峰造极，刘弘基上前逗趣道："长孙统军，为将之道，须泰山崩于前而不皱眉，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情了？"

长孙顺德瞪起眼睛，喝道："噢，你觉得眼前这雨是小事？还撇着嘴给我掉酸水？知道吗？昨天大将军召大郎过去，说两天内雨仍旧不停的话，就要引军北还了！"

众人听说，一齐把眼光射向李世民，但他埋头兵书，未作理会。

柴绍道："现在刘文静与突厥始毕可汗谈判未果，听说刘武周正在蠢蠢欲动，若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挺被动的，大将军不可能不担心啊。"

李世民缓缓抬起头来，说道："欲行大事，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势，从而把握战机。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出师太原，已经准确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箭已出弦，岂有再回头的道理？目前西边，有神通叔和家姐在鄠县起兵，关中民心倾向我们，宋老生和屈突通不能阻挡大军的脚步，这些小雨又算什么？至于北方之事，我有十成的把握，刘令肯定能够谈判成功，刘武周乃癣疥之疾不足为患。告诉你们，昨天大将军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和大哥的意见很一致，就是继续向南，裴监等人的想法有些多虑了。总之，大家耐心等待战机吧。没准儿，明天太阳就出来了。"众人听罢，不由得轻笑起来。



刘弘基点点头，叫道："二郎，"顿觉语失，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嘴，"该死，总是改不了口。大都督，我赞成你的说法，现在大军已发，最忌左右摇摆。"

李世民道：“罢了，你们以后还是继续叫我二郎吧，我听习惯了，若你们猛一改口，我还不知道你们叫的是哪个呢。弘基兄，同为武将，你还是善于谋断的。这就对了，今后我们跨马夺天下，一任武力是不行的。昨天我向大将军请求，在敦煌公府设立一个文学馆。今后在进军过程中要广罗一些文学才俊、饱学名儒，大将军已经答应我了。届时，希望你们帮我留留心。我们整日里掂枪舞刀，嗣昌兄，你整天和我们这帮武人扎堆儿，也要沾一些剽悍勇猛之气，争取将来能够带兵为帅，成为一名儒将。”嗣昌是柴绍的表字，李世民素常这样称呼他。

这时，快马奔来一名左军别将，他到了帐篷前滚鞍下马，入帐后伏地向长孙顺德禀道：“长孙统军，奉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命令，请你速回，两个时辰里整顿所部兵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

众人大惊，想不到李渊又发出回师的命令，他们都无言地看着李世民，李世民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目送长孙顺德离去，李世民也穿衣整装，欲找李渊问个究竟。这时，从中军帐传来号令：全线退军，左军连夜拔营，中军明晨出发，右军殿后。李世民将号令交给刘弘基，让他先依令安排，自己则走出帐篷。

李世民策马冲进雨幕，向中军帐奔去，经过左军营帐的时候，只见在火把照耀下，兵士们依次拔营离开。一溜儿火把沿着山道蜿蜒蛇行，在夜幕中影影绰绰很是壮观。一会儿，李世民就跑到了李渊帐前，只见帐内漆黑一团，四名哨卫身着蓑衣在四周站岗，想是父亲已经就寝。李世民让哨卫通报，哨卫说大将军有交代，不许任何人打扰他。

李世民扯掉蓑衣，一任大雨浇湿全身。他仰望黑沉沉的天空，想到创业大计也许就此葬送，不禁悲上心来，仰天长啸：“老天啊，你为什么不睁开眼，难道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啸声透过雨帘散了开去，显得空旷而沉闷。李世民啸完伏地大哭，其声戚戚，听者无不动容。几名哨卫上前来拉李世民，被他一抡胳膊给甩了个趔趄。

李渊已入梦乡，几天来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陷入欲攻不能、欲罢不舍的矛盾境地之中。下午，裴寂急匆匆来告诉他，说太原来人报告，刘武周近日有异动，不断向边界屯兵。李渊听后大吃一惊，他始终担心，若让李元吉率领那批新募兵勇去抵挡刘武周，太勉强了。这促使他当即下了决心：撤兵！他签发了命令让裴寂出外布置，看到裴寂的身影在门外消失，他忽然感到轻松极了。由于没有了负担，困意一下子袭来，李渊决心睡一个痛痛快快的囫囵觉。

李渊被李世民的哭声惊醒，他凝神辨别，方听出是二郎的声音，急忙披衣下床打开帐门，只见在闪电中，二郎像一坨泥堆儿伏在水中。李渊吼道：“二郎，你在这里嚎什么丧，我又没死。你们，把他给我拉进来。”

李世民自己走进来，伏地叩头道：“父亲息怒，二郎在此痛哭，是悲我们就此退兵，李家的基业恐将成为泡影。”

李渊勃然大怒："胡说八道，太原才是我们李家的根本，现在我们驻兵不前，若被刘武周袭了太原，使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

李世民再顿首道："父亲，裴寂等人的话纯粹是危言耸听。现在刘文静正在和始毕谈判，我有十成把握，谈判定能成功。现在国内大乱，始毕可汗也怕引火烧身，不会妄动。若谈判成功，始毕可汗支持我们，则刘武周不敢进犯太原。刘武周虽号称拥兵十万，但据确切情报，他的人马不足两万。现在元吉领兵四万，更兼太原城池坚固，粮秣充足，又有各郡县随时响应支援，短时间内太原将保无虞，刘武周动摇不了我们的根本。"

李渊颜色稍和，说道："二郎，你站起来吧，坐下慢慢说。"

李世民听后站起身来，抹了一把眼泪："父亲，我们来到贾胡堡已经五天了，宋老生在那里按兵不动，就是想以逸待劳与我们耗时间，现在退兵正中他的下怀。实际上，我们遭遇苦雨，他宋老生带领两万兵马挤在一座小城里，同样面临粮秣不继、兵困马乏的难题。我已经侦察好了一条小道，只要父亲下令，我亲提精兵沿小道到霍邑城下悄悄埋伏，待大军掩杀过来时，我率领奇兵打开缺口，可将宋老生一举擒获。"

李世民继续说道："现在全国义兵群起，他们或因距离远，或因没有觉出占领长安的重要性，短期内长安不为人图。我们当趁此机会快速进军，若占领长安，就无疑多得了数十万雄兵！目前对我们最有威胁的就是李密，他已经看准了一点，就是利用隋朝大粮仓来邀买民心，使其兵力大增。他肯定会进攻东都洛阳，若能顺利拿下，下一步棋必然是西京长安。兵贵神速，战机瞬息即逝，我们若不赶在他的前头拿下长安，将后悔莫及。"

李渊沉吟道："你说得有道理，今儿李密派人送来一封信，邀我与他一起合围长安。如此说，他已经有了这份心思。二郎，我们如何处理与李密的关系呢？"

"修书与他，称之盟主，以慢其心。我们这边加快步伐，赶在他的前头。"

说到这里，李世民眼圈又红了起来，抽泣道："父亲，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怕伤了你的心。两天前，宋老生在霍邑将智云弟斩首了，并派人送来智云弟的首级。"

李渊听后，顿时泪流满面，哽咽道："苦命的智云儿啊，都是为父害了你。这个该死的宋老生，不将你挫骨扬灰，难解我心头恨。二郎，你带我的将令，马上去召回大郎，明天就按你的计策，兵发霍邑。"

第二天，李世民命刘弘基、阿史那大奈任左右统军，率领五千精兵，沿小路潜行至霍邑近旁，悄悄埋伏在宋老生的鼻子底下。李世民观察到，霍邑城门守备不严，可能宋老生军觉得大雨滂沱，可以高枕无忧。李世

民安排一批兵士穿上老百姓的服装，装作是上山砍柴的城中居民混入城内，约定他们听到三声炮响后开始动手，争取打开城门接应大军攻入城内。

李渊让温大雅给李密修书一封，措辞谦卑尊李密为义军首领，示弱于他，以慢其心。同时，他紧锣密鼓组织大军向霍邑杀来。恰在此时，刘文静率领太原粮秣队伍进入营中，他向李渊奉上始毕可汗的书信，始毕可汗对李渊向之称臣大加勉励，表示全力支持。并赠送战马两千匹，派五百突厥兵前来助战。信中还说，将约束刘武周的行动，保证不再骚扰太原边境。李渊阅后喜上眉梢，夸赞刘文静不辱使命。

到了中午，急雨突然停下，天上露出了白云，全军一片欢腾。李渊令三军结束停当，轻装疾行，黄昏时分兵临霍邑城前。在地动山摇的喊杀声中，只听三声炮响，城门大开，李世民率领伏兵一跃而起，命令刘弘基、阿史那大柰将伏兵分为两路杀向城门。只见一将头戴一顶乌金盔，身穿一副连环锁子甲，手持一把铁方槊，槊到人到神勇无比，率先杀上城楼。李世民看到不禁大喜，急忙问左右这是何人，旁边的殷开山告诉他，那是军头段志玄，李世民记在心里。随后，大军箭如飞蝗射向城墙，压住守军的抵抗，然后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仅用了两个时辰，霍邑就被拿下了。灰头土脸的宋老生被五花大绑押往街心，李渊为报杀子之仇，不让他活到明天。刘弘基威风凛凛手持大刀，只见一道寒光落下，宋老生身首异处，一命呜呼。

李渊攻下霍邑后，又率得胜之师连续拿下临汾郡和绛郡，关中大震，冯翊郡望风而降。李渊率众驻扎长春宫，打开永丰仓放粮。前来投军者日众，旬日间就增兵三万。许多士绅都来投效，那些天，李渊口授笔批，见人就封官，最多的一天竟然封官一千余人，最后连他本人也闹不清到底封了多少官，成了一笔糊涂账。李世民在旁眼疾手快，看到一些合适的人就说动李渊派至自己麾下。

霍邑不保，隋炀帝构筑的防线就此洞开了一个大口子。李渊面临两个选择：是全力攻打据守河东郡虎视眈眈的屈突通，还是置屈突通于不顾，通过潼关杀向长安？军中为此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裴寂认为应该先把河东郡的屈突通拿下，这样攻打长安就可不战而胜。如果置屈突通于不顾而直接奔袭长安，若一时攻打不下，就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他的观点也得到李建成等人的支持。

但李世民与刘文静坚决反对，中军帐里，李世民慷慨陈词：“兵贵神速，我军挟累胜之威，率浩浩荡荡归附之众，一气呵成，长安势必举城震骇，望风而降。如果现在与屈突通在坚城之下相持，只能是耗费时日，反而给了长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从容准备。现在关中义兵群起，更兼东有李密，西有薛举、李轨在那里虎视眈眈，若让他们得到长安，那我们这些天的努力都白费了。屈突通已经是困守的俘虏，我们先不要管他，放手去进攻长安才是。”

两派的意见针锋相对，李渊不得不仔细思量，最后他综合了两派的意见，作出了自己的决定：由李世民任渭北道行军元帅，率领右军西略渭北和李神通、李婉娘会合，从西面包抄长安；由李建成、刘文静带领左军沿河水而下，占领潼关抵御屈突通；李渊率中军居中策应，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将营盘向长安方向移动，最终对之形成包围。

李世民的右军已经增加到三万余人，元帅帐内集合有柴绍、殷开山、段志玄、阿史那大奈等人，段志玄升为统军。霍邑战后李世民欣赏段志玄的骁勇，说通李渊简拔而上。其时，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已经拨到李建成营中，提拔了段志玄，李世民有了一个合适的先锋人选。他们抓紧备战，做好向渭北出击的准备。这天，李世民的元帅帐里一连来了三个人，使李世民喜出望外。

第一个来的人是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见到这位昔日好友进帐，李世民上前一把将他拥抱起来。得知李渊授予他渭北道行军典签，今后两人又可朝夕相处，李世民重重向长孙无忌的胸脯上擂了一拳，以示庆祝。

另外两人都是有名的文人，一个是曾任冠氏县令的于志宁，他学识渊博，尤善律令。李渊先是授给他银青光大夫的虚衔，同时又让他做了渭北道行军记室，让他参赞军谋。另一个叫颜师古，其祖父颜之推写了一部《颜氏家训》的书，是士子们争相传抄的治家范本。不过颜师古有名并非是沾了爷爷的光，而是在于他恪守家训，秉承家族学风，善写文章，尤精训诂之学，一手漂亮的草隶书让人叹为观止。李渊也封了他一个朝散大夫的虚衔，又给了他一个敦煌公府文学的实职。

李世民喜动颜色，晚间就在元帅帐里开了酒筵。李世民推于志宁和颜师古坐了上席，席间觥筹交错、酒令连连，一桶波斯葡萄酒很快就见了底。李世民知道两位先生有饮酒赋诗的习惯，就投其所好。果然，两人醺醺然之时皆赋诗一首。

于志宁诗曰：

陋巷朱轩拥 衡门缇骑来

俱裁七布咏 同倾三雅杯

色动迎春柳 花发犯寒梅

宾筵未半醉 骊歌不用催

颜师古诗曰：

金兰笃惠好 尊酒畅生平

既欣投辖赏 暂缓望乡情

爱景含箱晦 落照带风轻

于兹欢宴洽 宠辱不相惊

第四回

进军途中得玄龄

渭水河畔逢婉娘

两路大军在长春宫前向李渊辞行，这边，李建成、刘文静以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为左右统军，沿河水快速南下，准备迅速拿下潼关，从而迟滞屈突通大军向长安靠拢的脚步。另一边，李世民以段志玄为前锋，长孙无忌、阿史那大柰作为左右统军随后跟进。李世民命令，两天内要到达京兆郡的富平县。

李世民让段志玄赶制一百面大旗，每面旗皆书上“太原大将军唐公渊”的字样，然后让军士们以一字雁行阵排列，一百名军士手擎大旗为前导。大军一路西行，将士们一律身穿白袍头戴白盔，一溜白旗迎风猎猎，与青山绿水和黄土峭壁相映，煞是扎眼。

颜师古不解地问道：“兵者，诡道也。元帅如此招摇，难道不怕泄密吗？”

李世民笑道：“颜先生多虑了，这些天隋军望风而逃，响应投军者日众，说明我们是得人心的。现在，我令段志玄在前大造声势，就是想利用这种影响啊。”

果然，段志玄旗到之处势如破竹，沿途各县镇抵抗甚微，反而有许多人纷纷投军。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柰带领的后续人马成了收容队。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适应人员的持续膨胀上。两天后，队伍到达富平县，兵员增加了一倍，达到七万多人。

李世民在富平县扎下元帅帐时，已近黄昏，晚饭后他约柴绍、于志宁和颜师古一起出外散步。

夜幕已经升起，他们信步登上城南的一个小山岗上。回眸身后，只见军营连绵数里，灯火通明。再往南方看，眼前一片漆黑。微风吹过，送来了一阵阵田野之气。山坳间，点点飘着无数的流萤，周围一片寂静。

西南五十里，就是李世民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三原县。

李世民沉吟半天，开言道：“两位先生，嗣昌兄，看眼前寂然山景，再思身后连营灯火，我在这里赋诗一首，请教于方家，望勿见笑。”说完他吟道：

翠野驻戎轩 卢龙转征旆

遥山丽如绮 长流萦似带

海气百重楼 严松千丈盖

兹焉可邀赏 何必襄城外

李世民吟罢，柴绍拊掌道：“好诗，既吟风景，又诵征伐。二郎，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你专事习武，不料文笔也没有落下呢。”

颜师古道：“元帅此诗，可谓得齐梁宫体之精髓，却毫无脂粉气，余韵悠长。”

于志宁半刻不言，良久上前抚住李世民的手，动情地说道：“我未到长春宫拜见唐公前，已闻二郎公子名气。数日来又耳闻目睹，深慕你虚怀若谷、指挥若定的才能。这首诗虽然是信手拈来，却隐然有王者之气。这些天我一直在思索，元帅你行军打仗，找我们这帮书呆子有什么用？今天我有答案了。”

李世民微笑道：“诸位过奖了。要说我为什么愿意和你们多亲近，我告诉你们：我自幼习武太多，文学就有些荒疏了。俗话说‘近朱者赤’，与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一长，肯定会使我受益良多。这两天军务繁忙我没时间说，今天忙里偷闲，还想请你们帮我多推荐一些人呢。”

于志宁拈须大笑：“既然让荐人，我先帮你荐一位帅兵之才。这人的原籍就在前面三原。”

柴绍插话道：“三原李靖。”

于志宁说道：“对，就是三原李靖。此人姿貌魁秀，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更兼通晓兵法，智计百出，可谓文武全才。前朝名将韩擒虎曾经感叹道：‘当今能与我谈兵法者，唯李靖一人耳。’若能将他网罗麾下，近者可以攻城略地，远者也可辅弼天下。”

李世民道：“我知道他，当初我随家父来太原的时候，他时任马邑郡丞。后来他自己把自己锁了起来奔长安而去，说是要告家父图谋不轨，找朝廷邀功领赏去了。”

柴绍说：“李靖到了长安，还想往江都赶，无奈道路不通，只好在长安闲居下来。”

于志宁沉思道：“李靖这样做，也许想博个机会带兵吧？”

李世民点头：“李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能看出家父即将起事，说明他还是有眼光的。”他转问颜师古，“颜先生，你交游广阔，知道的人肯定不少。”

颜师古道：“乱世出英雄，然像我们这些手不能缚鸡的书生，多了就是累赘，元帅应该多网罗一些像李靖一样的战将才是。要说我知道的读书人

还是有一些的，像陆德明、姚思廉、孔颖达、虞世南、苏世长、褚亮等人都逞一时之瑜亮，各有所长。不过他们都散在各处，短时难以觅到。眼前倒是有两人，都隐居在泾阳：一个叫薛收，一个叫房乔。这薛收的父亲薛道衡诗名满天下，因为两句诗遭皇帝嫉妒而被杀。”

于志宁轻吟道：“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颜师古接着说：“对，正是这两句诗要了薛道衡的命。薛道衡被杀时薛收刚刚十八岁，他立志不仕隋朝，悄往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此人十二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通晓古今，善谋能断。家逢大难后，又增加一股砥砺之志，为一可用之才。”

李世民道：“好，我记下了，到了泾阳，还望颜先生引路，我登门拜访。”

颜师古点头说：“还有一人叫房乔，字玄龄，十八岁被举进士，授羽骑尉，之后二十年仕途不得意，一直干着此类小官。去年携老母妻女到泾阳隐居，算来今年已有三十八岁了。”

柴绍道：“听说此人处理政务井井有条，谋虑周到。原吏部侍郎高孝基评论他‘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可惜他一直怀才不遇。”

夜色更浓了，看到于志宁和颜师古稍显疲惫的神色，李世民就招呼众人返回，边走边说道：“这薛、房两人，到了泾阳我都要专程拜访。嗣昌兄，到了泾阳，你带人去迎接家姐，听说她现在已经和神通叔合兵一处，拥兵七万，好不兴旺啊。”

李婉娘扎营黄石寨，马三宝就充当了她的急先锋，甚是尽心尽力。她采取先抚后平的策略，设巧计荡平了周围的几处小山寨，队伍扩充到千余人。李婉娘在山下设了征兵点，打出李渊的旗号，不拘男女都罗致手下，旬日间又募兵八百余人。这支部队最为耀眼的当数女兵队伍，李婉娘将她们分为三队，分别由贴身丫鬟倩英、倩红、倩紫统领。她们在山下操练，服装分为三色，一队尚红、一队尚紫、一队尚绿，女兵皆手握银枪，腰佩短剑，她们忽而捉对厮杀，忽而排练阵法，成为黄石寨一道靓丽的风景。

正当李渊攻破霍邑挥师南下的时候，李婉娘受到了何潘仁的严重挑战。由于她在黄石寨招兵买马，名声日隆，盘踞在伏虎山上的何潘仁感到芒刺在背。这天，其手下抓到了一个据称是马三宝派来的探子，何潘仁闻讯后勃然大怒：“一个小女人，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他点齐一千人马，浩浩荡荡杀奔黄石寨，欲找李婉娘讨一个说法。

伏路小校将何潘仁的动向急报给李婉娘，只见她柳眉竖起，说声“来得好”，吩咐马三宝引大队人马率先埋伏，她自己带领三百女兵缓缓迎上前去。

何潘仁率兵走到打鼓场，只见前方红旗招展，三色女兵一字排开，簇拥出一位戎装丽人。双方看到彼此逐步抵近，都规则散开，排成阵势，何潘仁和李婉娘策马迈出阵列上前搭话。

何潘仁勒马问道："来者莫非柴家李氏娘子吗？"

李婉娘答道："正是，本娘子知道你是伏虎山大王何潘仁，请问你今天兴兵来此，是来交善，还是交恶？"

何潘仁道："两者皆不是，我只是想来讨一个说法。李娘子，你扩展地盘我不管，但若想打我的主意，那我手中的这把斧头是不会答应的。"说完，他掂了掂手中的宣花斧，上面的环儿顿时当啷直响。

李婉娘道："这我就不明白了，黄石寨和伏虎山素来井水不犯河水，我什么时候打你的主意了？"

何潘仁道："你竟然敢派密探，"他扭头向阵中喊道，"带上来。"只见两人推搡着一人走上前来。

何潘仁怒道："这人你应该认识吧，他交代是马三宝的手下。告诉你，想打我的主意，你还嫩点，你招集的这一点乌合之众，顶个屁用。我现在斧头一摆，立马就能踏平你的山寨。"

李婉娘笑道："你说得如此轻巧，有这么容易吗？且看你怎样摆平我们？"她也扭过头向阵中喊道，"现身！"

只见倩紫拿出号炮点燃，号炮冲上天空"嘭"的一声响，声音传了开去。一刹那，打鼓场四周的矮山上顿时喊杀声震天，一千二百号人齐刷刷地站满了山坡，强弓硬弩像树林般对准了山下，何潘仁的手下相顾失色。

李婉娘拔出短剑喝道："何大王，恐怕你来不及踏平我的山寨，就先要变成刺猬，哈哈。"

何潘仁现出一丝狞笑："好哇，你倒先埋伏上了。若我变成刺猬，依我的身手你也跑不掉。"他明白自己失算了，原想李婉娘的队伍不足千人，谁知道反被包围。现在对方人多势众，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若硬攻突围，他知道自己胜算不大。

李婉娘忽然笑靥如花，说道："何大王，你现在不要如此悲观，除了一死，应该还有其他的路子。我现在为你筹划，比如我们合兵一处，共谋大事。"

"想吞并我，你就让我死吧。"

"怎么叫吞并你呢？你现在占山为王，说到底还是一个草寇。如今天下大乱你还有生存之道，若天下一统，如何是官府的对手呢？识时务者为俊

杰，你若随本娘子一起响应家翁起事，待功成名就，难道不是一条金光大道吗？”

“归附你难道就不是草寇了？”何潘仁说罢颜色稍和，手中的宣花斧也放了下来。

“现在家翁已经攻下霍邑，连下临汾、绛郡，三晋、河东、关中英雄群起响应，不日就可进入长安。在我们的南面，本家族叔神通已经拥兵两万。举目全国，兵势和影响力难有和家翁相伯仲的，相信家翁大事定能成功！本娘子想好了，我们若合兵一处，立即西向攻略武功、醴泉、盩厔诸县，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努力壮大队伍，若成功，届时本娘子向家翁请求为你论功行赏，强似你占山为王，你仔细考虑吧。”

何潘仁低头沉思半天，终于下定决心。他将宣花斧向地上一抛，下马仆地，嘴中说道：“谨遵李娘子教诲，潘仁愿随娘子号令。”

李婉娘收服何潘仁之后，令何潘仁、马三宝为左右先锋，率军攻略西部三县，降服者日众。待回师黄石寨时，兵员已经发展为三万。这中间，李婉娘派人和李神通取得联系，其时李神通已有兵员四万、战马数千匹。两人互通情报，协同作战，数次击退长安来剿兵马。这一天，李婉娘得知李世民引军西征渭北，兵进富平县，便派马三宝率人前去迎接。

李世民率领大军顺利拿下三原县，稍事休息，段志玄又带领先锋部队向泾阳进发。紧随其后，李世民和阿史那大柰分别领军拔营而起迤逦前进。泾阳守军毫无斗志，看到段志玄引军拥着百面大旗而来，他们大开城门，洒扫道路迎接入城，段志玄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黄昏时分，李世民也进入了泾阳。看到战事如此顺利，李世民大喜，决定犒劳三军，命全军进入休整。他让段志玄和阿史那大柰派出警戒部队加强城区守备，其余兵士都领上牛肉一斤、酒一瓶。入夜，泾阳城里一片欢腾。

元帅帐里，四角牛油灯火光通明，李世民脱掉甲胄换上一件紫褶绛纱单衣，喜气洋洋地设酒款待众人。他先把盏敬了一圈酒，说道：“我们单军西进，想不到进展如此迅速，沿途少有抵抗而归附者甚众，看样子是苍天灭杨隋啊！待我们与神通叔、家姐合兵之后，就可以与家父联系围攻长安了。”

柴绍道：“二郎，我明天就去鄠县与娘子联络。”

李世民仰头又干了一盏酒，笑道：“嗣昌兄，你若动身要多带些人，听说家姐现在兵强马壮，周围强盗听了她的名字都怕得浑身发抖。万一见了你一时不认识，也想杀戮一番，那可糟了。哈哈。”

柴绍不禁莞尔。

李世民又转向颜师古、于志宁说道：“两位先生，今天信使报来东线的战况：屈突通对我们直接杀奔长安，置他于不顾大出意外呢。他急忙带领

兵马增援长安，走到潼关被家兄挡在关外。在他的侧面，刘文静率领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做出奔袭河东郡的样子，抽空子又兜屁股骚扰他一下子，弄得他首尾不能相顾。现在家父已经带领中军进入华阴，长安唾手可得。我们这里，好好休整五天，趁这个空儿，明天，我们一起去拜望那两位隐居高人。”

颜师古道：“甚好，我已经找到他们隐居的具体地址，届时元帅躬身礼士，相信他们会欣然投军的。”

酒过三巡，众人微醺散去。李世民将他们送出帐外，此时他的酒意已有三分，一时不想回帐，看到天上月明星稀，就绕着大帐慢慢散步。周围灯火通明，巡夜梆子声隐隐飘来，他扪心自问：数月来的努力终于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他正在沉思，忽然听到从辕门处传来一阵嘈杂声，抬头看到那里影影绰绰立着几个人，似乎在争论什么。他信步过去定睛一看，原来是几个卫兵正在驱赶一名农人。

这名农人身穿一件皂色麻纱短衣，脚蹬一双敞口草鞋。灯影下可见他生有一副国字脸，凤眼叶眉，留有三绺短须。手里拄一根柳木拐杖，脸上布满与他年龄不相称的风霜，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在卫兵的推搡下，他不急不躁，沉稳退了几步，怀抱拐杖拱手道：“麻烦你们通报元帅一声，就说泾阳房乔来访。我拄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此，总不能白来一趟。拜托了，请帮帮忙。”

一名卫兵大声道：“元帅劳累多日，已经就寝，有事明天再说吧，走，走。”

听到房玄龄的名字，李世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房玄龄面前，他喝退卫兵，兴奋地说：“房先生，不料你深夜来此，我这里有礼了，请。”

房玄龄看到面前是一位世家公子，虽然心里已经明白几分，但不动声色地问道：“请问你是……”

刚才出声呵斥他的卫兵接口道：“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元帅。”

房玄龄急忙作礼道：“呀，原来是元帅，乡农房乔特来拜见。”

李世民拉住他的手，两人一起向里走去。李世民说道：“我久闻先生大名，正准备明儿登门拜访呢。你今天来了，我们正好剪烛夜话，来人，重置酒席，高举明烛，为房先生洗尘。”

房玄龄不胜酒力，浅斟数杯已经红霞扑面，他止住李世民为他斟酒的手，说道：“原来是于志宁和颜师古两位先生推荐我呀，愧不敢当。元帅，我今天找您，是因为有一肚子话想要说。从我十八岁举进士到授羽骑尉，二十年了，总算遇到了你。”

李世民不解地问："世民名浅，有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愿闻其详。"

房玄龄道："今天的局面，我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他拿出一张发黄的笺递给李世民，说道，"这是二十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答问笺，请过目。"

李世民仔细一看，只见房玄龄笺上写道：

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渚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竟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

其父房彦谦时任洛阳令，在上批曰：

吾儿敏识，使吾惊而异之。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靖，善谋而治，愿儿藏其意勿泄之，度识而待明主。

读罢这篇答问笺，李世民大惊："二十年前，那时世民还未出世，而房先生已看到今天之境况，可谓深谋远虑啊。"

房玄龄答道："当时家父让我隐世而待明主，就是我今天投奔元帅的原因。元帅，请受玄龄一拜，愿今后跟随鞍镫。"

李世民急忙起身，拉起房玄龄道："房先生请起，世民不敢受如此大礼。我久慕先生大名，你今天来，我是求之不得的。"

房玄龄用深邃的目光注视李世民："元帅，我隐居多时并非想走终南捷径，而是要把握机会率性而出。别看我整天隐居乡下，但天下大事尽入吾目。方今虽然英雄并起，除了唐公，谁都不能长久，因为他们都没有直奔长安。而唐公能够攻向长安，我打听到了，元帅的功劳最大。你在太原募兵，勇擒高、王，雨夜说服唐公回兵，力排众议挥师长安，这四件事太重要了。我翘足而待二十年，等的就是你啊。"

李世民大为感动，他握着房玄龄的手说："房先生，感谢你如此看重我。请你先以渭北道行军记室的身份参赞军谋。今夜东方即白，你先去休息，今后我还要好好向你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呢。对了，我们还要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

柴绍带人向鄠县境内进发，路遇马三宝，他们简短地问讯了对方的情况，然后又分手。柴绍去黄石寨与李婉娘相见，马三宝到泾阳拜见李世民。

柴绍来到黄石寨，只见山上红旗招展，山下连营数里，将士甲鲜戈明。闻听柴绍在山下，李婉娘下令大开山门，放炮三声，亲迎柴绍。是夜两人在红纱帐里，道不尽别情离绪。李婉娘顿改白日里的英武模样，似蜜

糖儿般瘫在柴绍怀中，说不尽的风情万种。

李世民率军移营长安故城，这里距长安仅有三十里，李神通、李婉娘捎来信儿，三军今日要在此会合。

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柰进长安故城后，井井有条地安置了军务，李世民对三人甚为满意，夸赞他们治军愈来愈娴熟。午后，李世民觉得离李神通和李婉娘到来还有一段时间，就带领一干人到长安故城阿房宫遗址凭吊。看到房玄龄不在跟前，又听左右人说他一到这里就不见了，李世民大为奇怪，派两人去军中寻找，并嘱找到后让他直接到遗址来。

一行人打马奔去，其时盛夏刚过，太阳照在大地上依然炎热，他们来到渭河边，只见一河黄水缓缓东流，与远处终南山的绿影相映，恰似一幅幽雅的水墨画。长安故城就在渭河边上，城内还大致留有汉长安的遗韵，其九市、十六桥、十二门虽然经过历朝的战火，却仍大致保持了原样。他们越过故城，直奔阿房宫遗址而去。

阿房宫遗址近旁荒无人烟，断壁残垣掩映在绿草杂树间。李世民最先下马，其余人相继下来。李世民走进遗址，对于志宁说："阿房宫大名鼎鼎，我虽在长安生活多年，却一直没有凭吊过。不料今天戎马之际，倒有空儿来闲逛一回。"

于志宁说："遥想阿房宫当年，三百余里宫殿，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极尽富丽堂皇，不料被项羽一把大火，连烧三月不熄，成了眼前的模样。我以前曾经来过，每来一次都有新的感觉。今天随元帅兴兵来此，又多了一层感慨。"

颜师古道："始皇一统天下，然二世不知珍惜，统一的秦国反而成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李世民说："我忽然有一个感想，就是这秦朝和现在的隋朝非常相似，当然，两朝也有不同之处。看来一个新王朝的前六十年最为紧要，如汉朝挺了过来，于是祚运较长；秦隋撑不过去，于是短命。你们这些大才子，不妨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

这时，房玄龄悄悄走到李世民的面前，说道："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而当今皇帝遥追秦人之短，遂致亡国。"

看到房玄龄出现，李世民笑问："玄龄，你跑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不辞而别了呢。"

房玄龄道："禀元帅，玄龄每到一地，首要任务是为元帅物色有用人物，收集图籍。也请元帅下令，请军中今后多给一些方便。"

听完房玄龄的话，于志宁、颜师古相顾点头。想彼此同为文人，自己顶多能读书作诗写文章，人家房玄龄才是济世之才啊。

李世民大为感动，他目视长孙无忌、段志玄和阿史那大柰道：“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传我的命令，今后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图籍必须由玄龄最先过目。此为定例，今后我不再说了。”

李世民看着房玄龄，知道自己真正有了一个忠心之人，终己一生，房玄龄必将馨竭心力辅佐自己。他又想起薛收，那次他们一起登门拜访，不巧薛收外出访友去了，惜未相见，让李世民惆怅半天。临行时他留书一封，也不知道薛收看到没有？

长孙无忌问房玄龄道：“房记室，秦人马上得天下，隋文皇宫中得天下，看样子得天下不拘方式，而治天下又要采用什么方式呢？”

颜师古代答道：“同样，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方式可循。不过这些说起来都很容易，办起来就难了。”

李世民张嘴正要说话，这时，随行卫兵前来报告：“报元帅，左前方尘土飞扬，看样子是一支队伍正向这里奔来。”

他们急忙来到马前，向尘土飞扬处观望。只听马蹄嘚嘚声响，尘雾间可见马上骑士身穿红、绿、紫三色衣裳，人数约有三百人。

阿史那大柰惊道：“别是什么地方的山贼？我们只有二十余人，不好抵挡。”

段志玄道：“元帅，你们先退，让我们断后掩护。”

李世民先是凝神观看，继而微笑，他摇手道：“不用惊慌，你们看，这是一群女兵，方圆百里，什么地方才有女兵呢？定是家姐她们来了。大家想，这条路不是去我们军营的必由之路吗？没想到她们来得挺快。无忌兄，你先上前招呼一下。”

长孙无忌手执一杆长缨枪，飞快上马，迎上前去。

来者果然是李婉娘，只见她和柴绍并排在前，背后是倩红、倩英、倩紫三个丫鬟。长孙无忌迎上前说了几句话，他们顿时放慢了行进速度。李世民等人也随后上马迎上前去，在一片临河的碧绿草地上，两拨人马相会在一起。

李世民急步走到李婉娘面前，不及说话就一把抱住了她，脸儿相贴在一起，李世民感觉到她脸上沁出的细汗凉津津的。他说道：“姐，二郎一直记挂着你呢，没想到，你现在成了我们李家的红妆英雄。”

李婉娘亲昵地按着李世民结实的臂膀，说道：“二郎，为姐在黄石寨占山

为王，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草寇。你在那边辅助父亲建功立业，那才叫不容易呢。这两天，嗣昌一直在夸你，我听了高兴得睡不着觉。二郎，我这些兄弟里，唯有你能征善战，计谋周全。”

李世民笑道：“姐，你什么时候学会说恭维话了？我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凑近李婉娘的耳边，悄悄说道，“要说你睡不好觉，我知道原因，敢情是你见了姐夫的缘故。”

李婉娘一把推开李世民，嗔骂道：“瞧你，油嘴滑舌的本领也长进了，你小心啊，我身后有兵，只要我一声令下，不用刀枪，她们用粉拳就会把你揍个稀巴烂。”

李世民看了一眼那帮女兵，又凑到李婉娘耳边说道：“姐，你身后的那三个女将模样不坏，介绍给我吧。”

李婉娘低声道：“你少打她们的歪主意，怎么你和我们的老子一样的脾气，见了好看一点的女人就走不动？”

众人看到两人在那里亲密无间地轻声笑谈，而李世民一改平日端庄威武的神态，眉开眼笑的，还有一点撒娇的样子，大为奇怪。只有柴绍、长孙无忌看在眼里微笑不语，两人都很清楚，这姐弟俩从小就脾气投缘，有说不完的亲密。

两天后，李渊来令，让李世民、李神通、柴绍和李婉娘率领十六万人，兵分三路，向长安城的北面、西面、南面进发。他本人则带领八万人从东面向长安进攻。这样，李家大军形成了合围之势，将长安围得铁桶一般。

第五回

李渊称帝长安城

元吉撒泼承乾殿

李渊大军围困长安已经月余，时序进入十月，已是深秋，远山红叶尽挂，近处树草逐渐变成枯黄。其间，李渊多次派人进城，致书说明自己得长安后仍尊隋为大统，但朝廷不予理睬。二十七日，李渊下令攻城。此时的长安，守备空虚，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虽组织人马左抵右挡，但捉襟见肘，自感乏力。不到五个时辰，李渊大军在城墙多处打开缺口，兵士如潮水般涌入城内。统军孙华身先士卒率先登上城墙，不幸中箭身亡。

李渊入城后，尊杨广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年号为义宁元年。随后李渊让杨侑颁发诏书，以武德殿为大丞相府，诏李渊为假黄

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凡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都归相府。只有郊祀天地时才奏闻杨侑。

李渊封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秦公、京兆尹，李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他一边大举封官，一边对那些顽固对抗自己且没有使用价值的人力加清除，入城不久，便下令将阴世师、骨仪在街心斩首。曾刨了自己祖坟、毁了李氏家族宗庙的卫文升虽已病死，李渊也不肯放过他，下令将他从坟墓中扒出来，曝露三天，鞭尸三百以泄其愤。

这天，李渊在武德殿处理政务，忽然想起李靖来，问裴寂道："裴监，我记得李靖好像没有逃出长安，他现在什么地方？"

裴寂答道："禀大丞相，那李靖大胆得很呢，知道我们入了长安，他竟然敢在大街上摇来摆去，让我当即逮进牢里去了。"李世民进入长安后曾让房玄龄找过李靖，但晚了一步，已经先让裴寂抓进了牢里。

李渊愤愤说道："裴监，你干得好。这个不知道好歹的李靖，竟然想坏我的大事。来人，拿我的手令，将李靖带过来。"

李世民闻听不由一惊，心里盘算，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李靖保下来。于志宁、颜师古也怀有同样的心思。他们刚被李渊任命为大丞相府记室。两人向李世民投来探究的目光，李世民向他们点了点头，彼此都了然于心。

李靖很快被带到殿上，只见他身高六尺，骨骼清奇，一副白净面皮，虽然身上戴着枷锁，衣衫褴褛在牢里延宕多日，但双目依然炯炯有神。李靖入殿后，押送他的狱卒令他伏地向李渊叩头。李靖将木枷向地上一顿，双腿跪下，说道："唐公在上，罪人李靖有礼了。"

李渊神色严峻，哼了一声，沉声说道："好一个李靖，本王到太原上任，你不思辅佐，反而弃郡逃跑，还向朝廷诬陷本王。"

李靖直起脖项，轻轻说道："禀唐公，当初我们一殿为臣，都忠于大隋，所谓忠君爱国是臣子的本分。我觉出你的图谋不小，找朝廷告发，也是臣子的职责。今天唐公已据长安，说明我当时的认识并不差。"

裴寂在旁说道："李靖，事到如今你还敢嘴硬。当初刘武周寇边，你不思整军抵御，反而弃郡逃跑，即使依隋律，你也当斩！"

李渊喝道："把李靖拉出去，午时问斩。"

李靖脸上未现惊慌之色，依旧以平常的语气说道："唐公兴义兵欲平定暴乱，安澜天下。李靖为政为军，薄有微名。方今用人之际，若杀了李靖，我不足惜，传出去说唐公因为私怨而杀一壮士，恐怕有碍大业吧？"

李世民急忙出班，执笏奏道：“父王息怒，李靖当初虽然进谗，但姑念他一心事主，忠心可恕。且他能够带兵，是一可用之人。二郎愿意作保，愿父王暂饶他性命，容他戴罪立功。”

于志宁、颜师古也出班恳求李渊，愿意与李世民一起作保。

李渊对李靖只是逞一时气愤，见李世民他们作保，也冷静下来，内心有些活泛了。毕竟，李靖当初告发自己并非私仇，如此有见识和忠心之人若收为己用，也是合算的。他目视裴寂：“裴监，二郎他们替李靖求情，你以为如何？”

裴寂观察李渊的神色，知道他的心里已经活动了，又明白李世民的分量，便见风使舵道：“丞相，如此就先饶了他，但要有人节制他一段时间，详细观察。”

李渊道：“李靖，看在大家都为你求情的分儿上，我先饶了你这一遭。你去吧，先在二郎那里任幕府。你要记住，你项上的人头是暂时寄在那里，牢靠不牢靠，就看你自己了。”

李世民大喜，急忙出外叫来长孙无忌，让他领着李靖先回府上。

刚刚处理完李靖的事情，李建成、刘文静带领长孙顺德、刘弘基入殿，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屈突通。原来屈突通困守孤城，城外的李家军源源不断地增加，他力战不屈，拒不投降。孤悬无奈之际，他率领守军突围，但被层层包围在一片树林中。刘文静孤身入林，向屈突通晓以利害和大义。屈突通权衡左右，跪倒在地，遥望江都方向，长叹道：“主上，非臣不战，奈势穷力薄，臣就此投降了。”李渊闻听屈突通的忠义之举，大加勉励，当即封他为兵部尚书，兼秦公元帅府长史。

眼看长安已经安定，李渊派人到太原迎接家人。他同时下令，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命右卫将军宇文歆、车骑将军张达辅佐李元吉。对李婉娘，李渊也甚加怜爱，封其为平阳公主，让她和柴绍分置幕府，其手下亲兵号称“娘子军”。

李世民孤寂难耐，自从见了李婉娘的三个丫鬟后念念不忘。他仔细观察，觉得其中的倩紫最为出色。倩紫很早就随李婉娘练武，磨炼得骨骼匀称，英气四射，英武且不失女儿本色。她眉似绿柳，面如红杏，一口银牙，凤眼里有说不尽的风情，让李世民越看越爱。到了长安，李世民时常到柴绍府上逗留。柴府在含光门南首的太平坊里，占据好大一个院落。李婉娘住下后，命人将后院扩大，不种花草，却辟作一个小型练武场。三百女兵就住在后院，操练时候，一派肃穆之气，到了闲暇时间，满院莺声燕语。李世民一来，定会走到演武场，看女兵们操练，没事找事地和倩紫搭话。

一来二去，李婉娘看出了端倪，但她佯装不知，静等李世民对她开口。那天午后，李世民实在按捺不住，看到柴绍离身出外，急忙凑近李婉娘

身边，说道：“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李婉娘打断他的话：“不要对我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告诉你：不行！”

李世民摸透了李婉娘的脾气，仍旧涎着脸说：“我还没说出来，你能未卜先知啊？”

李婉娘道：“你狐狸尾巴下想拉什么屎，那还用说吗？二郎，你与嘉敏青梅竹马，她模样好看，性子又贤惠，为什么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

李世民举起手，发誓道：“姐，我知道嘉敏对我好，我发誓一辈子对她全心全意。不过我找妾侍，嘉敏也赞成，现在哪个男人没有三妻六妾。谁家像你，弄得柴嗣昌只有你一个娘子。”

李婉娘柳眉耸起，怒道：“好你个二郎，理由还挺足嘛，还挑唆起嗣昌来。哎，嗣昌，”说话间，柴绍正好走进门，“二郎正在这里炫耀他的狗屁高论，还让我帮你娶个妾。你说，瞧上谁了？”

柴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道：“这，这是什么话？”

李世民笑了：“瞧你们两口儿做的好戏，嗣昌兄，我就不信你如此规矩，见了漂亮女人就不动心，除非你是木头。”

柴绍正色道：“要说想法，我肯定有。但再娶别人，未免太对不起娘子了。二郎，人各有志，就不要勉强他人了。”

听了柴绍的真情流露，李婉娘芳心窃喜，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嗣昌，你不用表白，我从来没有拦过你。”

柴绍摊开手，急道：“这——这——”

李世民看到话题转到柴绍身上，觉得很有趣，但自己的事儿被搁在了一边，不免着急。

李婉娘语重心长地告诫李世民道：“二郎，你能否把好色的毛病改一改？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小心伤了自己。几个兄弟中，大郎淳厚有余，才胆不足；三郎早夭；四郎粗放尚武，然浮动佻脱，田猎无度，难堪大任。只有你英才大略，文武双全，是父亲的好帮手，当好自为之才是。倩紫的事情，我不答应，你死了心吧。”

李世民怏怏而去。

柴绍将之送出大门，回头对李婉娘道：“娘子，你今天回绝二郎有些太过了。我观察，他对倩紫还是很上心的。二郎现为秦公元帅，即使得不到倩紫，另外再找个女人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李婉娘抢白道：“你让我做他的媒人？别是你也动了花心吧？你们男人一个女人不行，再来第二个、第三个，若让女人也这样找，你们男人干不

干？”

柴绍摇手道：“瞧你，就会把气往我的身上撒。娘子，我柴嗣昌向你保证，终己一生，只与你厮守在一起，绝不动任何心思，好吗？实际上，我看倩紫若跟了二郎，未必不是一个好归宿，她不可能一辈子都跟在你的身后当丫鬟，终究是要嫁人的。”

李婉娘道：“依你说不妨？这样的话，我们把倩紫叫来，问问她的主意。来人，叫倩紫来。”

倩紫满面红彤彤地跑过来，立在李婉娘面前。李婉娘入神地看着她，指了指椅子：“倩紫，你先坐下，我有话问你。”倩紫不敢坐，李婉娘素常治军甚严，女兵见了她都战战兢兢的。

李婉娘开口道：“倩紫，我那二郎兄弟看上你了，想从我这里要了你去。你意如何？”

倩紫一时无语，李世民那倜傥的身姿和高贵的名气，是她们这些丫头所心仪的，有郎如此，夫复何求？然这是她们平日里不敢奢望的。

李婉娘看倩紫不吭声，立即说：“我已经替你回绝他了，我想将来给你选一门亲事，一夫一妻，就如我这样。”

倩紫听完后先是迟钝一下，然后朗声答道：“奴婢愿听公主吩咐，清清爽爽一夫一妻最好。”

李婉娘哈哈大笑：“如此最好，这才是我的好倩紫呢。天下的便宜事情，总不能都让男人占了去。”

过了两天，柴绍告诉李婉娘，李世民要倩紫碰了钉子，又看上了隋炀帝的三公主，现已迎入府中。这三公主年方十六岁，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心甘情愿地做了李世民的侍妾。李婉娘听后，骂声“花心鬼”，就此丢开。

李渊现在已坐拥京兆郡、冯翊郡、河东郡等二十余郡。北面，虽有东突厥和刘武周在那里虎视眈眈，不过有了与始毕可汗的一纸和约，加上李元吉屯兵太原，倒也一时无虞。西面，薛举、薛仁杲父子盘踞金城，他们攻城略地，不断蚕食李轨的地盘，已将李轨压迫到一个很小的区域，俨然以西秦霸王自居。最近鹰视狼顾，用兵重心逐渐东移，其小股部队已经和李渊的队伍交恶数次。东面，李密杀掉翟让后大举进军东都洛阳，隋炀帝令王世充率领五万兵马占据洛口与之相抗，两军正处在相持阶段，李渊乐得作壁上观。南面，萧铣据岳阳大肆扩充兵马，沿着长江攻陷建康城，前锋直逼江都。

义宁二年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宫杀掉隋炀帝，立其幼子杨浩为帝，自称大丞相。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废掉越王杨侗，立国为

郑，自称天子。他抓住李密因杀翟让而将士离心的机会，采取离间计，瓦解李密内部，将其手下骁将罗士信、裴仁基、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人招到自己的阵营中。李密逐渐势单力薄。五月一场决战，李密大败，他带领王伯当等十余骑落荒而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奈间想起李渊还算亲善，于是就打马长安投奔了李渊。

已是太原起兵一周年之际，李渊眼看隋炀帝已死，各路诸侯纷纷自称天子，自己若再屈尊在隋帝之下，已没有什么必要。他决定拿掉这个幌子，但又不想硬夺，免得后世史官写这段历史时，对自己说三道四。李渊让温大雅起草禅让诏书，然后由隋恭帝加玺发布。诏书中极力称颂李渊的功德，最后说道："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趋上尊号，若失重负。"诏书明告天下后，杨侑遣人奉皇帝玺绶送与李渊，李渊再三辞让，紧接着裴寂率领百官劝进，他又再三推托。待他将戏演足演够后，方腼腆而受。

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改国号为唐，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大赦天下，为官之人，赐爵一级。义师由太原至长安，所经之处，给复三年。罢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以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尚书令，李元吉为齐王，刘文静为纳言，原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其余官职如故。

太原郡更名为并州，由齐王李元吉执掌。他现在握数州政务、军务大权，真正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少年心性，渐生骄横，把一旁虎视眈眈的刘武周不放在眼里，整天弄犬田猎，不理政务。手下群僚中一开始还有数人相劝，惹得他一时性起杀了两人，吓得其他人噤若寒蝉。这些情况早已由暗探报于刘武周，刘武周听后大喜，感觉机会来了。这些年他一方面受始毕可汗的节制，另一方面见李渊整军有道，兵强马壮，不容小觑，一时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李渊远在长安鞭长莫及，毛头小孩李元吉在这里又自毁长城，岂不是天助我也，遂整军四万，兵发并州。

李元吉得知刘武周入寇的消息，倒是毫无惧色，他领军出城，先派车骑将军张达率领一百余名步卒与刘武周接战。张达认为带领百人与刘武周大军相触，无疑是以羊驱虎，要求增兵，李元吉坚持不许，挺着长槊逼张达速进。张达无奈前去，很快成了刘武周的俘虏。想到李元吉对自己如此无情，且任性瞎指挥，张达一怒之下当了刘武周的前导，刘武周很快攻陷榆次。李元吉闻讯带兵回城，让司马刘德威带领老弱残兵守城，自己则佯称带领强兵出战，趁着夜色，领妻妾逃奔长安。刘武周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并州。

李元吉逃回长安，李渊正在武德殿理事，得知丢了并州，龙颜大怒。其时，右卫将军宇文歆收拢了李元吉丢弃的兵马，后退一百里，扎住阵脚。李渊觉得李元吉幼小，遂迁怒到宇文歆的身上，认为是他没有辅佐好李元吉，准备将其召回斩首。

李世民看到李元吉在一旁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不免有气。李元吉素来与李建成亲善，平日里不爱读书，凭着一身蛮力，耀武于人前。他性好田猎，曾多次说过“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起初，李世民还认认真真劝他，谁料李元吉白眼一翻，说道：“我就会这样，你能怎样！”几回遭元吉顶嘴，李世民也就懒得理他。久而久之，两人渐渐疏远，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

这会儿李世民看到李渊迁怒别人，恐这般处置，伤了群臣之心，实在忍耐不住，出班奏道：“父皇，儿臣以为，宇文歆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并州之祸，皆是臣弟元吉酿成，他身负并州重任，却不务军事，肆行骄逸。百姓怨毒，各怀愤恨。以此守城，安能自得？而宇文歆多次规劝，已尽了臣子之道，兵败之后，又能收拢军队，稳住阵脚。儿臣建议，夺臣弟并州总管之职，宇文歆官升一级。为挽颜面，儿臣愿提精兵一万赴并州，招抚残部，将刘武周驱出境外。”

李建成现在身为太子，对李元吉在太原的作为也不以为然。毕竟，太原作为李家龙兴的基点，又是北方的门户，如此轻易丢掉，危及了长安的安全，委实为难堪之事。不过现在听了李世民这一番言语，觉得有些刺耳，认为少了一些作为兄长的敦厚之风。他心念及此，看到身侧的李元吉圆睁双眼，作势要与李世民理论，遂伸手拉着其袍带，沉声道：“不许吭声！”看到那边的裴寂眼光正瞧过来，李建成微微抬了一下下颏，示意他出班发言。

裴寂会意，遂出班奏道：“陛下，秦王所奏，有些道理。臣认为宇文歆应该官升一级。至于秦王苛责齐王言语，有些太过。如今天下大乱，一城一池得失非常频繁，不可太过认真，我们再把并州夺回即可。陛下，老臣居并州多年，熟悉地形，深谙风土人物，臣愿提兵征伐，生擒刘武周！”

刘文静听说裴寂要带兵北征，心道这老儿有甚带兵的能耐？一个李元吉已把北边的门户弄丢，再去一个裴寂乱七八糟搞一番，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如何收拾，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出班奏道：“陛下，秦王能征善战，并州为我朝基业根本，臣以为派秦王为帅方为稳妥。”

当初李世民率领右军绕西包抄长安，李建成、刘文静率领左军过潼关向长安攻击前进，结果还是李建成的左军统军孙华最先登上长安城墙。由此看来，李建成的带兵能力也不差。李建成看到他们在那里请战，也奏道：“父皇，儿臣愿提兵北征。”

李渊盘算了一下，觉得让裴寂去征讨刘武周还是挺合适的，遂道：“如此，就偏劳裴监了。裴监，孤任你为晋州道行军总管，河东诸州由你便宜行事，你选个日子，挑选五万兵马就出发吧。等你班师回来，孤亲自到潼关欢迎。二郎，宇文歆之事就从你之议，你嘱吏部为他晋爵一级。”

杨侑退位搬出了宫城，李渊和家人就居住在太极宫内。李建成居住在东

宫，西宫由李世民及其他几个皇子居住。李世民瞧中了西南角的承乾殿，这里约占整个西宫的四分之一，出承乾殿有一长廊，两边点缀亭台、水榭、花坛，然后有一阔大的议事大厅。李世民之所以看中这里就因为有这座大厅。太极宫城戒备森严，人员来往不便。但这里出了大厅即是西宫门，向西行约八百尺，就是宫墙的安福门，门外即是颁政、辅兴两坊。入城后，李世民将手下文臣武将都安排在这两坊内居住。若自己住了承乾殿，两下都可以方便。为此，李世民找到已被封为贵妃的万夫人允准，万夫人笑道："东宫之外，以你为大，我照准。"

但住在承庆殿里的李元吉却不愿意。他在朝上受了一肚子气，回到家见屋里家什尚未安排齐备，又听说李世民住进了承乾殿，不由得大怒。算着李世民散朝回家的时间，他双拳一攥，怒冲冲跑到承乾殿找茬儿来了。

李世民住进承乾殿后，将议事大厅更名为"仁文厅"。每天散朝之后，秦王府僚属齐聚仁文厅，或议事或论文，已成定例。虽然于志宁、颜师古已离开秦王府，但在房玄龄的经营下，一大批文武才俊一时间齐集秦王府，他们是：

文官：记室参军房玄龄，兵曹参军杜如晦，主簿薛收，文学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

武官：幕府李靖，左虞侯侯君集，车骑将军张亮，长史屈突通，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比部郎中长孙无忌，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骠骑将军段志玄。

这其中的屈突通、刘弘基、长孙顺德、段志玄并非秦王府属下，由于他们与李世民的渊源颇深，就混成一体了。

他们正在议论派裴寂去收复并州之事。刘弘基认为裴寂从未带过兵，并非合适人选。说话的当儿，李元吉闯了进来，他环顾四周，对刘弘基冷笑道："你说裴寂不行，就你们这干子人有能耐啊？"

众人看到李元吉火气很大，都不再吭声，厅内一时寂静。看到没人理他，李元吉怒冲冲走到李世民面前，撸袖子道："李世民，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就住了承乾殿？凭什么我就住了阴暗的后殿？"

李世民面无表情，说道："四郎，你今天心情不好，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我们兄弟住什么地方，都是万贵妃分配的，再说，长幼有序，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这里？"

李元吉气急败坏："承乾，承乾，想承继乾纲啊，上有东宫，你这名字就透着邪门，我住承庆殿，还想让我为你庆祝呀。"

李世民道："四郎，你不要再闹了，宫殿的名字都是前隋传下来的，父皇也认同，犯得着鸡蛋里面挑骨头吗？你回去休息吧，要不，你也可找万

贵妃申诉。”

当着众人的面，李元吉的一阵闹腾，与李世民的冷静相对，使李元吉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他知道，单就他们哥俩较阵，无论刀枪剑戟，拳脚身手，或是文才嘴仗，他都讨不到好处。想到这里，他一甩胳膊，说道：“我找万贵妃论论这个理。不错，长幼有序，但你不能就此承乾了去。嘿嘿，你这里文臣武将倒是不少，敢情又可开一个朝会了。”说完，扭身就走。

李世民听出他话中带刺，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一时间，厅里无人说话，显得十分寂静。

还是刘弘基先打破平静，他说道：“秦王，今天张万岁送来了一批战马，还专门为你奉上一匹骏马。我已让他们将马牵到你的马厩里，这会儿我们不如一起去瞧个新鲜。这里，还有张万岁带给你的书信。”

李世民一听骏马，脸上有了笑容，他接过书信，说道：“好哇，我们一起瞧瞧去。既然是张万岁送的马，那就错不了。瞧，张万岁还把他偷马的经历写在这里呢。”

众人起身向外走去。李世民的马厩设在辅兴坊的东北角，从这里步行过去，小半个时辰就能到达。

其时，李世民那匹“银电骥”早已赏给刘弘基，它跟随刘弘基征讨河东，在跨越土墙时，因劳累过度，脱力跨墙破腹而死。现在跟随李世民的就是那匹“玉极骝”了。

走进马厩，就见一匹通体乌毛的骏马正在和“玉极骝”比槽而食。远远望去，这匹马约比“玉极骝”高了半尺，近处看，马身乌毛细润，没有一根杂毛。看到众人近前，它仰起脖子长嘶一声，前蹄跃起，马头直插房顶。众人眼前一亮，虽然仅此一跃，但他们都感到这匹马如乌金闪电。

李世民近前仔细观看，又退后细细欣赏，脸上写着满意。在众人啧啧称赞声中，李世民笑道：“可惜张万岁不在跟前，你们呀，或打仗，或弄文，都是行家里手，然要说马，就只能看看热闹了。张万岁说，这匹马是他潜往极北的一个公国，从一个少汗的马厩里偷来的，这个少汗相当于我们的太子。这个张万岁，真胆大，竟然敢越过刘武周、始毕可汗的防地去偷马。他偷马送与我，我岂不成了贼头了吗？”

李靖说道：“是一匹好马呀，秦王，什么时候让张万岁也送我一匹。”

李世民道：“这样吧，我把‘玉极骝’送与你。据张万岁说，它是西极马的后代。而这匹马则是天马的后代。它们不相伯仲啊。”

房玄龄看到李世民的兴致好了起来，急忙凑趣说：“秦王，你就给它取个名儿吧。”

李世民道：“好。我看这匹马到了阵上，将如倚天长剑，威风八面。既然它原是少汗之物，薛收，突厥语中‘少汗’用中土之语来讲，如何念？”

薛收答道：“白蹄。”

李世民道：“这匹马通体皆乌，就叫它‘白蹄乌’吧。”

李世民回府后，长孙嘉敏、菁儿、杨氏已经坐在几案前，上面摆好了晚饭，她们正等着李世民回来。

吃完饭，李世民随长孙嘉敏进入寝殿。也许刚才观马带来的欢喜尚未散去，李世民一团高兴，手忍不住在她的身上乱动弹。长孙嘉敏任他抚摩，伏在他的怀里静静感觉。好一会儿，她才抬脸说道：“二郎，想听喜讯吗？”

李世民道：“什么喜讯？既然是喜讯，当然要听了。”长孙嘉敏欲言又止，脸上渐渐红晕起来，最后轻声道：“我告诉你，快要有人叫你父王了。”

李世民愣了片刻，方才忽然明白，将手伸进她的衣内，触到腹部，惊喜道：“是吗？让我听听。”说完，伏在长孙嘉敏的怀里仔细倾听，那一时刻，屋内非常安静。

待李世民听完，长孙嘉敏又说：“知道吗？不是一个，是两个孩儿喊你父王呢。”

李世民不相信：“你又没有先见之明，敢说你的肚子里怀了两个？”

长孙嘉敏道：“瞎说，我哪儿有这样的本领？我是说，菁儿也怀上了。”

李世民拍了拍她的手，说道：“你们不愧曾为主仆哇，干什么都是步调一致。”他慢慢走到窗前，脸色凝重，说道，“我们现在住在承乾殿，若你们两人怀的都是男孩儿，将来取名字，你肚里的叫承乾儿，菁儿肚里的叫宽儿，承乾恒宽嘛。当然，由父皇赐名最好。”

长孙嘉敏道：“你就爱操心，哎，我今晚儿不留你了，菁儿那里也不要去，我们容不得再折腾。前些天，杨氏妹子知道了消息，心里羡慕得不行。你快去，她正候着你呢。”

第六回

陇西血战薛家骑

豳州重整秦王兵

裴寂刚刚率兵耀武扬威地渡过河水去征讨刘武周，陇西又传来快报：薛举病卒之后，其子薛仁杲继位，整军六万大举向东进攻已经击破高柳城。消息传来，李渊召集众官商议兴兵征伐。

武德殿里，李渊环顾群臣，说道："薛仁杲已重兵犯我边境。现在，裴监领兵北征，请问众爱卿，谁愿意替孤征讨薛仁杲？"说完，目视李世民。

屈突通出班奏道："臣愿领兵出征。"

李世民也疾步出班："请父皇下旨由儿臣出征。"

李渊心里早已定下由李世民出征，随即道："如此就由二郎出征。孤封你为西讨元帅、雍州牧，率军五万。另派刘文静、史大柰、长孙顺德、刘弘基助你。屈爱卿，你为兵部尚书，就辅佐太子居中策应吧。现在，洛阳王世充的羽翼渐丰，也要早作准备才好。"史大柰即阿史那大柰，为了表彰他的忠勇，李世民特别奏请李渊，除升官封赏外，另赐姓史，名大柰。

李世民和屈突通一起跪拜道："臣遵命。"

李渊又道："二郎，听说你的秦王府里收拢了不少人物，你列个单子交给吏部，随才授任吧，不要埋没了人才。"

李世民答道："儿臣遵命，并代他们向父皇谢恩。"

李世民回府，首先召来房玄龄，嘱他将府属人员造册上交吏部，除李靖、房玄龄两人暂列秦王府外，其他人都可以外派。

房玄龄听言，急忙道："秦王，府属其余人不足惜，唯杜如晦不可以放。"

李世民淡淡地说："当初你把杜如晦介绍给我，经过这一段时间观察，我看他人物猥琐，讷言少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杜如晦现任秦王府兵曹参军，系房玄龄力荐。杜如晦的祖上也挺显赫，其曾祖父官至后周开府仪同大将军，然而一代不如一代，杜如晦的父亲在隋朝仅当了昌州长史这样一个小官，到了杜如晦，曾经当了几天滏阳县的小尉，马上觉得没意思又跑回家赋闲。房玄龄不知道看中了他的什么特长，将他搜罗来呈给李世民。李世民这样说，明显有些责怪房玄龄不分良莠。

房玄龄争辩道："殿下，玄龄非今日才识得如晦，我们交往已经多年，我深知他聪悟博识，能断大事，为王佐之才。外人看他身矮貌陋，话语很少，多瞧不起他，我却深知他韬光养晦，才不外露。"

李世民哂道："他一直在京兆居住，年龄也和李药师差不多，我怎么从未

听说过他的名头呀？”杜如晦的年龄与李靖相当，名气却默默无闻。

房玄龄压低声音道：“殿下，齐王前来撒泼之事，知道如晦如何说吗？”

“四郎啊，不过匹夫之勇，不用大惊小怪。”

房玄龄摇摇头，说道：“我也是这样认为，然如晦说我错了。”

“如何说？”

“如晦说，齐王临走时甩出了一句话：‘你这里文臣武将不少，敢情又开了一个朝会了。’这句话大有深意。以齐王的所思所想难出其语，他肯定事先和别人说过此类话题。再说，殿下今日奉皇上旨意裁撤府属，难道是偶然的吗？”

李世民绝顶聪明，房玄龄轻轻一点，他的脑子里马上将来龙去脉想了一遍。

“如晦还说，下一步就要看裴寂和刘文静如何斗法了！”

李世民有点震惊，想不到平时默默无闻的杜如晦竟有如此的眼光！裴寂和刘文静皆是首义功臣，两人平时有些水火不容的味道，杜如晦将此两人和自己兄弟相连，确实勾勒出了一些端倪。

房玄龄又道：“假若殿下满足做一位藩王，没有杜如晦亦可，若想经营四方，断不可少了此人！”

李世民点点头，决然道：“留下他！”

大唐武德元年九月初三巳时，李世民的西征大军排列在金光门外的校场上，等待李渊率百官亲送出师。正是秋高气爽时节，晴空万里，阳光忘情地洒在地上，使满副甲胄的将士感觉身上汗津津的。

正对金光门，耸立着高大的帅字旗。旗下，李世民身跨“白蹄乌”昂然而立，身后，李靖、房玄龄、杜如晦整齐排列。李世民定睛看着金光门内，辘辘声中，李渊的车仗已近门前。李世民大喝一声：“全体下马，起乐。”自己率先下马，趋前迎候李渊车仗。顿时，鼓乐齐鸣。

李渊乘革辂车驶出金光门。革辂车行驶到李世民跪伏处前十步，缓缓停下，李渊步出车外，身后跟随的文武百官也拥上前来。

李世民将手一挥，身后的鼓铙皆停，他朗声奏道：“西讨元帅、领雍州牧、秦王世民整军完毕，请圣上示下，即时出征讨平薛仁杲。”

李渊挥手道：“各位将士，平身。屈爱卿，赐出征酒。”

屈突通双手捧酒先呈李渊一碗，又走到李世民面前递给他一碗。下面的

将士也都端起早已经准备好的酒。

李渊举碗道："众将士，刚才，孤已率百官告于太庙，相信你们能够百战百胜。来，干了这碗酒，孤与百官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众将士进酒之后，匍匐在地，山呼万岁。李世民一声令下，骑兵队居前，步卒在后，前呼后拥着中军向城外开去。

大军一路西行，由于惧怕薛仁杲，沿途州县的恐怖气氛很浓。看到李世民带兵征伐，官员与百姓都喜形于色。府官一路迎候，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大军。李世民意气风发，令刘文静统领骑兵队加快进军速度，争取早日与薛仁杲接战。刘文静得令，率队跨州越县，逐步与中军和步卒队伍拉开了距离。

李靖觉得如此布兵很危险，劝李世民道："孙子曰'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不御者胜。'如今薛仁杲已知我军来袭，且其兵多于我，可谓以逸待劳。元帅再把步骑分开，则首尾不能相顾，力量大减，若被薛仁杲猛攻一点，就会出现很危险的局面。"

李世民不同意李靖的观点，他说："药师兄此话有些过虑了，我们取长安立大唐，势头正旺，周围贼人望者披靡。我听说薛仁杲待人残忍，将士离心，相信一接战，其军肯定会一触即溃。"

房玄龄、杜如晦赞成李靖的意见，杜如晦说道："元帅，药师的话很有道理，望你审慎。"

看到大家都反对骑兵队突前，李世民说道："既然大家都认为不宜接战，这样吧，现在骑兵队前锋已抵豳州，我到了那里再议。"

薛举当初雄起陇西，并非偶然。他以凶悍善射、骁武绝伦闻名，因而被授金城尉。加上他家产巨丰，善结豪侠，不声不响地便在陇西形成气候。其建秦国自称皇帝后，扩张势力，整肃队伍，严明纪律。仅骑兵就发展到三万人，号称"薛家骑"。放眼中原，尚没有一支骑兵队伍可与之匹敌。薛举病死，薛仁杲继位。这薛仁杲同样勇猛，人称军中万人敌。但他残忍好杀，勇而无谋。不过"薛家骑"在郝瑗、宗罗睺的经营下，战斗力保持如故。郝、宗两人，一人善谋，一人尚勇，可谓是珠联璧合，如虎添翼。

薛仁杲带领六万兵马屯兵高柳城，欲继续东略唐地。这时，其黄门侍郎褚亮劝薛仁杲降唐，他说："昔蜀主刘禅仕晋朝，近代萧宗降隋，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现在唐皇李渊已据长安，渐成大流，若主能率土归唐，也不失富贵。"郝瑗怒斥褚亮："褚亮必怀二心，献亡国之计。现在我们兵强马壮，为何拱手让之与唐。殿下，请杀褚亮以安军心，我愿提兵为先锋，拿下长安。"薛仁杲听后觉得有理，但碍于褚亮的文名未杀他，将其赶走了。

薛仁杲赶走了褚亮，即挥兵进攻泾州，以六万大军将泾州城围得密密匝匝。泾州刺史刘感，一面派人向长安求救，一面整顿兵马固守城池。

两军对垒十多天，不分胜负。郝瑗向薛仁杲献上一计：伪装撤兵，作出长安援兵来到的样子，仅留下一些老弱兵士继续攻城。刘感果然上当，他率领城内守军倾巢而出，奋力追击薛仁杲。出城十里，即遭伏击，刘感溃不成军，他本人也被擒至薛仁杲的面前。

薛仁杲手执长剑用剑尖指住刘感道："你不自量力，竟然敢与我对抗。告诉你，长安现在是自顾不暇，指望他们来救你，简直是痴心妄想。你现在落到我的手里，杀了你简直就如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我给你一个立功不死的机会，你到泾州城下喊话，就说秦王的援兵已经被我打败，让他们立刻投降。"

刘感佯装恐惧，答应到城下喊话。

薛仁杲将刘感放在一辆高架轩车上，他们一同来到泾州城门下。

刘感整了整衣衫，慢慢抬起头，凝视眼前的城门楼，张口喊道："大家都听清了，我是泾州刺史刘感，现被薛家骑俘虏，薛仁杲让我劝降你们。"他忽然提高声音，"不要投降！秦王的十万救兵正星夜赶来，薛贼的粮草不继，很快就要失败。希望你们不要忧虑，合力共拒薛贼……"

刘感尚未喊完，薛仁杲大怒，他疾步走到车前将刘感拉下来，令人将他的嘴堵起来。薛仁杲狞笑道："好你个刘感，敬酒不吃吃罚酒，还给老子玩弯弯绕。好吧，你对长安如此忠贞不贰，老子就赏你个全尸。"他让士兵在城门下挖了一个坑，将刘感推进去。土埋至刘感的大腿，薛仁杲令二百弓箭手向刘感一齐放箭。刘感身上顿时插满了箭羽，成了刺猬。

刘感已死，薛仁杲令全军倾力攻城。由于城中的主力已被歼灭，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薛军，城内难以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到了晚上，泾州城陷落了。薛家骑入城之后，大肆抢掠、奸淫、杀戮。

占领泾州之后，薛仁杲随即又命郝瑗为将、宗罗睺为副将带领三万骑兵向东进发。

李世民率军西讨的消息络绎不绝地传来，郝瑗多派斥候密切观察李世民的动静。这天他听斥候来报，唐军的先锋已到豳州城，与后方步卒远远脱节。郝瑗大喜，派宗罗睺引军五千与唐军接触，命其只准败不许胜，意欲将唐军引到飞云谷。

李世民一边行军，一边募兵，大队人马集拢在豳州城外的时候，又增加了两万新兵。李世民将这些新兵分散编入了步卒队伍中。

李世民率军到了城边，先期到达的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史大柰与豳州刺史一起到城外迎接，刺史还在州衙里摆了一桌酒席为他接风洗

尘。

李世民不同意赴宴，他对刺史说：“这一带屡遭薛仁杲的抢掠，百姓日子都很苦，我若赴宴，就是不悯民情了。各位州官，多为征讨薛仁杲出力支援，就是你们最大的功劳。”

众人的午饭是每人一碗盖浇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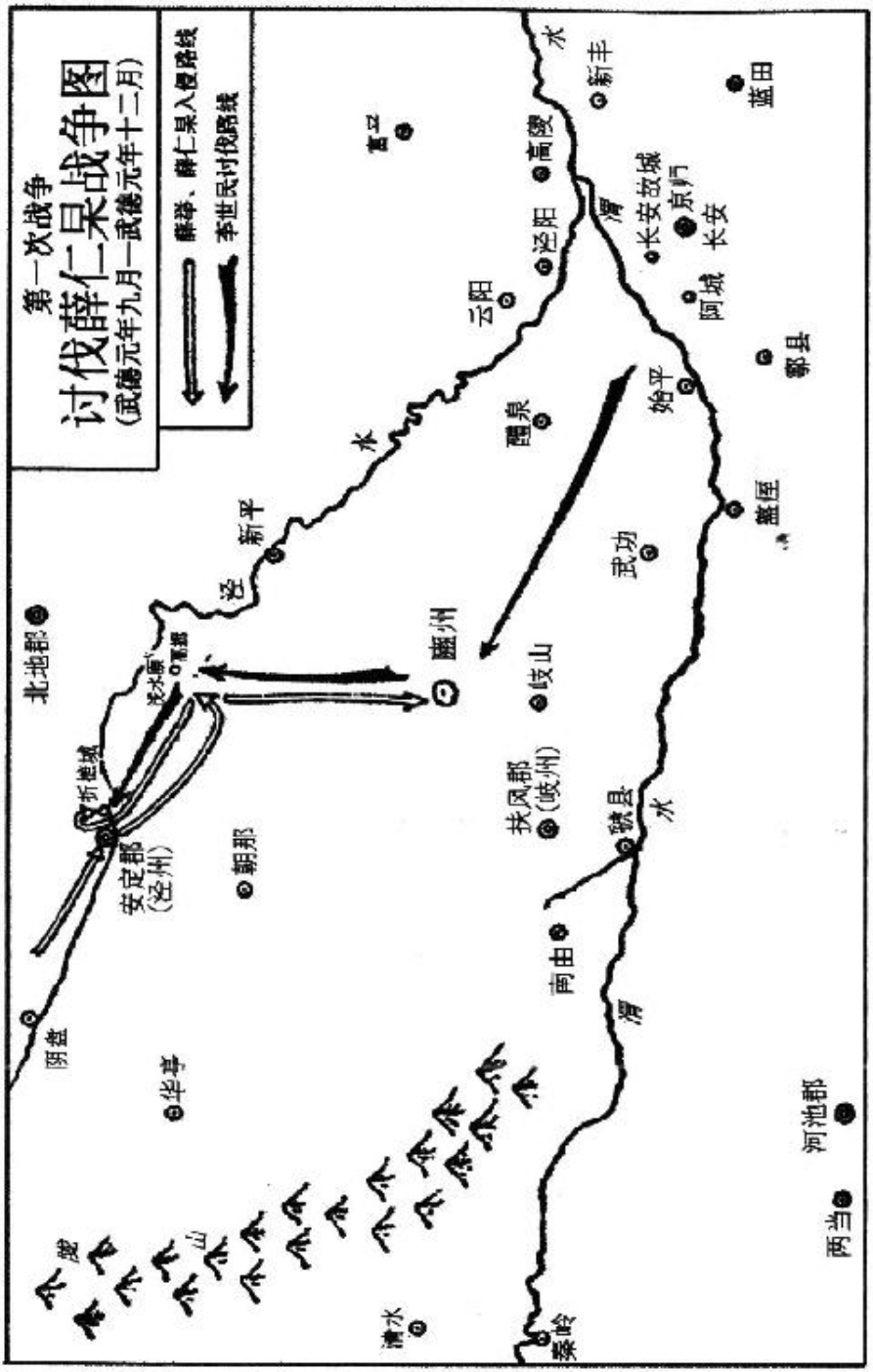
豳州刺史将州衙让了出来，用作西讨元帅府。饭后，大家齐聚元帅府召开阵前军机会议。会议一开始，议事者便分成了速战和缓攻两派。

刘文静对兵驻豳州大惑不解，他慷慨激昂道：“我军行进如此顺利，为什么要放慢脚步呢？这些天来，我军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此乃民心所向啊。依我所见，我军应挟摧枯拉朽之势，放马到泾州城下，直捣薛仁杲的老巢。”

长孙顺德附和道：“对呀，外面风传薛家骑如何如何厉害，我看都是吹牛。”

李靖冷冷说道：“所谓骄兵必败！为将之道，在于去伪存真，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如你们所言，沿途未见薛家骑，但不能说他们不存在，也许他们正藏在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呢。”

段志玄、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也是一腔热血：“我们正想找他们呢，见面就打，不打如何见高低？”刘弘基和史大柰比较持重，他俩坐在一边静听大家争论。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望一眼，杜如晦开言道：“为将为帅者正如孙子所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朝开国以来，尚未西征，而薛家世居陇西且穿梭征战，对于地理他们比我们熟悉得多。又如我们前进速度很快，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自长安到此，粮道并不十分顺

畅，若再继续拉长供应线，万一粮草接济不上，大军将陷入难堪境地。元帅，我军应该稳扎稳打，否则万一有失，则京师震动，危及安定，望你三思。”

李世民点点头，问李靖道：“药师兄，听说薛仁杲有勇无谋，依你估计，他们现在的战斗力如何？”

李靖答道：“薛举素来治军有方，其薛家骑驰骋陇西并非虚名。现在薛举虽然已死，但薛家骑一直由郝瑗、宗罗睺两将掌管，他们两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估计其骑兵队要强于我们。”

刘文静执不同的看法：“药师这是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自我皇太原起兵，起初能战兵士仅三万，却能克三晋、略渭北、破长安、收河东而据关中，兵士发展到三十万。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兵少，也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李靖道：“肇仁此言有失偏颇，李靖自幼熟读兵书，揣摩至今，已成兵书三卷。观古兵家思想，一不能骄，骄则轻敌；二要知己知彼。此两点为兵法之基本。‘得道多助’固然不错，但若一味拔高此点，忘却兵家思想，无疑是胶柱鼓瑟。”

刘文静一张脸被激怒得红了起来。他随李渊起兵太原，北和突厥，说降屈突通，自认为居功至伟，等闲人都不看在眼里。即使是裴寂，他也嗤之以鼻，认为裴寂无德无才，由于李渊的偏爱，才得以窃据高位。平日里，刘文静在言辞中对裴寂一点都不客气，动辄用刻薄的话挖苦他几句，甚至在朝堂上也不留情面，裴寂为此恨得牙根直痒痒。现在听到李靖说自己偏颇，刘文静立即反驳：“京师传言你李药师通晓兵法，我怎么看不出来呢？请问，我们在太原起兵时，你在什么地方？你跑到长安告状去了！另外，你自诩熟谙兵法，可从未见你带过兵啊！古来倒是有一人和你差不多，就是纸上谈兵的赵括！”

刘文静的这番话可谓刻薄到底了，将李靖比作赵括。李靖听后，摇摇头，微笑一下并不做声。

众人一时无语，齐把目光射向李世民。

李世民眼望房顶，最后下定了决心，他扼腕道：“大唐立国未稳，如今裴寂北拒刘武周战况未明，我们亟须打赢一仗安定民心。我心已定，明日我亲率马军和二团步卒攻击前进。豳州这里，就由侯君集和药师、房玄龄、杜如晦留守。大家都各自回帐，分头准备。”

众人走出府外，房玄龄拉着杜如晦走到李靖的面前，着急地说：“药师，我们应该再找元帅劝谏才是。万一此战不利，定会挫伤士气，惹得京师震动。”

李靖摇摇头，说道：“玄龄、如晦，你们都看到了，今天的情况基本上是

一边倒，大家都是一腔热血，年轻气盛啊。即使是元帅，他也被兴兵以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会儿去劝，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既然这样，就让他们先和薛仁杲打上一仗，胜了固然好，败了，也是一次历练。两位放心，他们在前方败了，豳州还是会岿然不动，薛仁杲没办法迈过去一步的。”说完，向两人拱拱手，转身走了。

李世民拿出雕弓用手轻弹弓弦，空气中顿时传来了沉闷的颤动声。说起这张弓，还有一番来历。当初马三宝在终南山发现了一棵乌黑坚韧的上好桑柘木，又在深渊里打死一条大蟒蛇。他用这两件宝物为自己做了一张硬弓，见到它的人无不啧啧称羡。待马三宝到泾阳拜见了李世民，深慕他的名气和风采，见他酷爱弓马，遂找到一名高手匠人，还以这两件宝物为材料，替李世民度身量造了一把好弓。这张弓身长三尺八寸，弦长二尺七寸，比寻常人用的要大上一圈。弓的系弦之处露出闪光的褐色桑柘木，弓身用蟒蛇皮紧紧缠裹，触手处富有弹性。在握柄和系弦处镶有象牙饰品，弓弦用蟒蛇筋制成。李世民拿到弓后，觉得沉甸甸的，试着一拨空弦，就知道弓弦的力度。李世民的臂力非常，寻常硬弓都不称手，这张弓显然合了他的心意。李世民当时就携弓到野外试箭，只见弓如满月，箭如流星，箭镞直直地射中三百六十步外的木靶，入木三分。

这会儿，李世民骑着“白蹄乌”，正站在一座荒丘上。他将弓弦反手插入袋内。身后的千军万马肃穆站立，只听大旗在风中呼呼作响，马儿在兴奋中昂首长嘶。到了出发时刻，李世民将手一挥，身旁的五百骑随他向西北方向行去。紧随其后，是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和史大柰的四团马队。最后面，是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两团步卒队伍。

李世民身为全军的主帅，这时却充当了全军的先锋。这是他素来的习惯，他认为主帅在阵前斩将夺旗，会大大鼓励将士的士气。李靖对他的这种作风不以为然，认为军中主帅不宜脱离主帐，更不宜充当先锋逞匹夫之勇。因为战阵上情况瞬息万变，幸运不会长久眷顾一人，若被飞来的一支流矢击倒，反而会乱了本军的阵脚。

大军一路前行，很快就走过了亭口。李世民命令加快速度，争取晚上赶到高坡扎营。

出亭口十里，就到了一片开阔地，这里长草遮路，苍茫一片。远远地，忽然发现一彪人马旌旗，在一片吆喝声中向他们逼近。

两旁哨探飞马过来，李世民勒着“白蹄乌”，哨探报道：“禀元帅，前方所来人马约五千，皆是马军，估计是薛家骑。”

李世民哼了一声道：“传令，三团马队立刻摆成扇形向前攻击，左右，随本帅前去与他们接触。”说罢，一踢“白蹄乌”，冲向前去，五百马军都扬起马鞭，大声吆喝向来军迎上去。

来人正是宗罗睺带领的五千薛家骑。这两天，宗罗睺散出探子密切注意着豳州城的动静，李世民的一举一动都及时报到他那里。当他得知李世

民率军过了亭口，急忙整军迎上前来。这里，距离飞云谷还有四十里。

马蹄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两军在逐步接近，到了相距三百步的地方，两边同时将马勒住。宗罗睺向后面一摆手，自个儿独骑走上前来。李世民在阵里冷眼观察宗罗睺，只见他头戴闹龙铜盔，身披一件锁子天王甲，外罩暗龙白花朱雀袍，手持一把方天画戟。脸上生满了坑坑洼洼，显得样子很凶。宗罗睺见唐军毫无动静，大声道："请唐军主帅出来搭话。"

李世民拍马而出，手持青偃回龙大砍刀，迎风喝道："我乃秦王李世民，你们屡屡犯我边界，有什么话好说，看刀！"说罢，一踢"白蹄乌"冲向宗罗睺，身后的五百马军也一同冲了上来。

宗罗睺原想双方总要说上几句话才会开战，没想到李世民已疾如闪电般冲到面前，他急忙挥戟相迎，两般兵器刹那间就相撞在一起。周围两军很快缠斗成一团，唐军的五百人一下子淹没在薛家骑的战阵中，刀枪撞击声、死伤者哀号声混杂在一起。

宗罗睺仅仅与李世民相持了三个回合，就知道这秦王果然名不虚传，他刀法娴熟下刀沉重，说明李世民的臂力不同一般。他明白自己不是秦王的对手，又见唐军的后续部队已如潮水般地从后面漫过来，便不恋战，急忙虚晃一招，斜刺里落荒而逃。但他的马怎有"白蹄乌"快，李世民一个起落又横在他的面前，大刀迎面砍下。

宗罗睺连忙用戟架住砍来的刀，身上冷汗涔涔。郝瑗派他来的本意是吸引唐军到飞云谷，谁想碰到了秦王这个煞星，未达目的反把小命丢在这里，太不值得了。想到此，宗罗睺声嘶力竭大声吼道："众将官，快来救难。"

眼前形势是五千对五百，薛家骑大部分人还在闲着。听到宗罗睺叫喊，二十余骑疾冲到两人面前，二十余杆枪、戟一齐刺向李世民。李世民毫不畏惧，他提起压迫宗罗睺的砍刀，向来人横扫过去，这帮人毕竟是寻常军士，仅只一荡，他们手中的兵器便都七倒八歪。

宗罗睺得空钻了出去，命令道："留下一千人断后，其余人撤退。吹号！"说罢，率先向后撤去，在"呜呜"牛角号声中，薛家骑掉转马头开始撤退。留下断后的一千人边打边撤。

李世民放下青偃回龙大砍刀，反手拔出硬弓，瞅准逃跑的薛家骑射出箭去，一会儿，一壶箭全被射空了，前方横七竖八躺下二十余具尸体。

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赶了过来，远处，宗罗睺的骑兵还没脱离视野。李世民对三人道："兵贵神速，我们要追击到底。传我的命令，让后队史大柰、长孙无忌、段志玄他们加快速度，与我们保持距离。你们，随我一起去追击。"

长孙顺德很是遗憾：“元帅，这薛家骑怎么如此不经打，我们还没现身，他们就跑没影了。”

刘弘基道：“不可大意，我看他们倏忽而来，瞬息而散，并非无能之辈。”

李世民道：“不要再讨论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说，我们走！”

三团马队很快变成一字队形，沿着薛家骑的马蹄追击而去。

飞云谷的地形并不十分险峻，中间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是长满矮草的慢坡。要去泾州，这里是一条近路。

李世民带领的三团马队共有一万五千骑，他们进入飞云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谷里空无一人，万籁俱寂。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走在前头。刘弘基从进入谷里的时候就起了疑心，他对李世民说：“元帅，我看他们刚才撤退得挺干脆，别是故意把咱们引到这里吧？”

几人都停下马来，李世民观察四周，摇头道：“不会，你看两旁皆是缓而长的慢坡，他们无险可守，难以形成口袋。且他们刚刚战败，怎么能如此迅速地再集结起队伍？放心走吧，出了谷，我们再扎营打尖。”

飞云谷的长度约有十余里，前头部队行到三里的地方，大半马队方才进入谷内。这时，只听一声号炮，两旁响起了牛角声，只见慢坡顶上，齐刷刷地站满了薛家骑的马匹。

听到炮响，李世民知道今日大意了，肯定中了埋伏。但他面无惧色，下令道：“后队变为前队向后撤退，由长孙顺德的团队殿后。”

郝瑗立在坡顶，见李世民在那里变阵，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知道今天李世民败定了，临时变阵反而有利于自己的冲锋。郝瑗挥手下令，让左翼的一万五千铁骑率先冲锋。号令既出，只见马刀闪亮，喊杀阵阵，铁骑似猛龙向下飞奔，他们借下冲的惯性，冲入唐军阵内，唐军阵势顿时大乱。

左翼的铁骑发动第一波冲击之后，借着马势飞快地奔上了右面的坡顶。早已严阵以待的右翼一万五千铁骑接着进行第二波冲击，他们奔入谷底砍杀一阵又飞跃到右边的坡顶。很快，刚刚休息一阵的左翼铁骑又发起第三波冲击，如此周而往复，他们像拉锯一样逐渐蚕食唐军队伍。

长孙顺德杀得一身鲜血，他向刘弘基大声吼道：“赶快护送二郎出谷，这里有我。”

李世民看到此种情景，流泪道：“悔不该不听药师之劝，遂有此败。”他吩咐刘弘基道，“我与肇仁先退，你再带一些骁骑去接应顺德，不要恋战，得空就设法突围。”

谷里鏖战正酣，这边李世民和刘文静已快速退出飞云谷。行约三里，遇到史大柰率领的一团马队和长孙无忌、段志玄带领的两团步卒。此时，随李世民出来的从骑不足三千人，李世民判断，再率领他们去增援飞云谷也无济于事，遂令步卒断后，急速向豳州方向退去。

然而郝瑗不容他们从容而退，太阳刚刚落山，薛家骑就漫山遍野追击而来。段志玄和长孙无忌指挥步卒用弓箭退敌。薛家骑见状，立刻四散开来，五骑为一队前来冲杀，二团步卒渐渐抵挡不住，阵脚大乱，向后溃败，一下子退到了亭口。

就在李世民等人六神无主、仓皇而退的时候，只见一彪军马当路而立，为首的正是李靖和侯君集。看到李世民率领败军而来，李靖驱前道："元帅，你且领军从中路退入亭口，由我来对付薛家骑。"

侯君集手一挥，身后的军士让开一条大道，败军蜂拥而过。

步卒退后，就是史大柰带领的一团马军，他正要随队撤退，李靖喝道："史将军，你且约束马队站立中军，听我调度。"

这时，暮色已经笼起，薛家骑随身都备有火把，他们点燃起来，半边天顿时被烧得红亮。

李靖挥手道："掌灯。"命令被逐口传送下去。

李世民退入亭口站立城墙上，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

只见方圆五里的地方，从左到右，依次掌起赤、碧、白、皂、黄五色灯笼，在灯笼掌起的时候，全军发出一声喊，那声音震彻天宇。听此声音，李世民知道李靖此来，是把所有的兵马都带来了。

薛家骑看到眼前掌起如此多盏灯，而且喊叫的声音，似有十万兵马，他们都吓了一跳。一些收脚不住的马匹冲得过近，立即被强弓硬弩射倒在地，其余被震骇得不敢上前。看到薛家骑在那里迟疑，李靖命令史大柰率领马队手执弓箭，驱前专往火把处射箭。

薛家骑不明虚实，只好后退十里下寨。

李靖登上城楼，见李世民谢罪道："元帅，李靖未奉将令，且救援来迟，特请罪。"

李世民流泪道："药师兄，你有何罪？世民才是罪人啊。悔不该不听你劝，致有此败，现在弘基和顺德也不知吉凶如何呢？"

李靖道："吉人自有天相，想他们应该能够全身而退。元帅，我看亭口非久留之地，现在薛家骑已被我军吓退，我们应该趁此间隙，连夜退回豳州。"

李世民道：“药师兄，你全权安排吧。我现在灰心至极，方寸已乱。”

李靖令掌灯之军士一直站立到午夜，然后令他们将灯笼立在原处，大家按照秩序偃旗息鼓，马摘銮铃，悄悄退回了豳州。

飞云谷一战，唐军损失马军一万三千骑，伤残无数，刘弘基、长孙顺德下落不明。李世民退回豳州，当即具表向李渊报战情。送表之人赶到长安的时候，飞云谷战败的消息早已像一场飓风，从陇西传到了长安。那些天，京师百官纷纷谈论这件事情，忧虑之色形于脸上。

李渊在恬然殿召集李建成、屈突通、殷开山、温大雅、刘政会、于志宁、颜师古等人议事，众人都是一脸忧色。昨天，从并州也传来消息，裴寂率军反攻并州，被刘武周击溃，一路败退直到霍邑方才驻足，从此以北皆沦为刘武周的属地。裴寂才德平庸，李渊派他出征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看好，此次失败许多人感到是意料中的事。唯秦王败绩让人吃惊。长时间以来，秦王勇猛多智，被认为是常胜之王，他若失败，恍如心中的支柱轰然倒下。

看到众人不说话，李渊扬了扬手中的表章说道：“二郎表中奏道，其府属房玄龄献计让孤降表与李轨结连，你们以为如何？”

于志宁说：“此计大妙，若李轨与我朝联合，将会大大减轻薛家骑对西讨大军的压力，薛仁杲肯定要分出精力去防范李轨。请圣上降旨，言辞不妨婉和些，臣愿意亲往陇西为使。”

屈突通道：“世上无常胜将军，秦王此败，亦属正常。望圣上降旨抚慰，相信秦王能够完成使命。”

李渊道：“屈爱卿，现今我们两面受敌，应该向何处增兵呢？”

屈突通道：“依臣主意，秦王此败并未伤及根本，请圣上给予其全权，让他便宜行事即可，无须增兵。臣忧心的是北方，若刘武周再胜就要越过河水，必会危及长安的安定，可使殷开山领兵增援裴总管即可。”

李渊点头道：“增援裴监，就有劳殷爱卿了，孤再使柴绍、平阳公主助阵。你们带领两万兵马渡过河水屯于龙门。至于二郎那里，张万岁已经从河西赶回长安，他告诉孤，想把牧马场挪到陇西去，孤同意了，宣慰西讨大军的事儿就让他办吧。屈爱卿，洛阳王世充那里最近有什么动静？”

屈突通奏道：“据臣派往洛阳的细作来报，王世充最近多派使臣赴黎阳，依臣估计，他想招降徐世□。现在徐世□成了一个香饽饽，占据山东的窦建德最近已经攻入河北，他也多次派人去找徐世□。”这黎阳濒临河水，过了河就是河南，北面是河北，东面是山东。离城十里即是隋朝三大粮仓之一黎阳仓，当初李密攻破回洛仓之后，感觉到据有粮仓的甜头，遂派徐世□带兵拿下黎阳，以图向东方和北方发展。谁知李密早早兵败，

属下众叛亲离，他自己投唐，把徐世□孤零零地撇在那里。王世充和窦建德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谁先拥有黎阳，谁就占了先机。

一听此话，李渊着急地问温大雅道：“彦弘，那徐世□是李密的瓦岗旧部，前些天，孤嘱咐你以孤的名义与李密一同写信招他，这事儿办了没有？”

温大雅趋前道：“禀圣上，臣已经派专人将圣上的旨意与李密的书信送到黎阳，然至今没有回音。请圣上放心，臣下去再找李密询问。”

李渊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李密的关系感召徐世□来降，若能成功，则黎阳和潞州连成一线，与长安遥相呼应。徐世□就可以像一把锋利的楔子插在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可以钳制两人的行动，为今后各个击破创造条件。

屈突通道：“这件事情要抓紧，现在王世充和窦建德都在打黎阳的主意，窦建德还调派部队进行军事压制。不论他们谁得了黎阳，对我朝都是不利的。”

李世民兵败之后，百般沮丧，回到豳州一夜未睡。第二天午时得知薛家骑蜂拥而至，就率领众将登上城楼观望，只见下面立满了薛家骑兵。宗罗睺持戟在阵前来回走动，不时令手下人呼喊：“缩头乌龟，有种下来。”一名手摇羽扇的白衣文士指挥军士将李靖在亭口留下的五色灯笼拉到城下，摆成了五个大字“秦王勤败也”。阳光下，五色灯笼色彩斑斓，煞是扎眼。薛家骑极尽侮辱之事，气得侯君集和长孙无忌跳脚大骂，他们对李世民说：“元帅，打开城门与他们战，即使战死沙场，也强似受这口鸟气。”

这豳州城池扼西域至关中要道，两旁夹峰耸立，城楼倚绝壁而建。关险壁坚，只要城楼不失，薛家骑便不能往关中进犯。李靖看到李世民脸上有不豫之色，笑道：“元帅，看到那个白衣文士吗？他就是郝瑗，这会儿他百般想乘胜与我们决战呢。不管他，我们回府歇息如何？”

说话间，忽见郝瑗将手中羽扇一挥，城下鼓噪顿息。郝瑗大声道：“请秦王出来搭话。”

李世民不作理会，向侯君集作了一个手势。侯君集将身子立在城墙垛子间，回答道：“元帅没耐烦与你说话，你有屁快放。”

郝瑗并不恼火，哈哈道：“败军之将，我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你告诉秦王，你们入我陇西，光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我薛家骑马壮兵强，粮秣充足，有耐心和你们在这里耗下去。不过，我这里俘虏了两人，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弘基，现圈在泾州的羊圈里，他们能否熬过冬天，我就不敢保证了。”

听说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真的被俘虏了，众人大惊。李世民的脸色更为阴

沉，他吩咐长孙无忌和侯君集共守城楼，下令道：“不理他们，就依药师兄之计，谁妄言出战，斩！”

众人回到元帅府，房玄龄和杜如晦迎上前来。他们两人奉李世民之令连夜向李渊写了一份奏章，其中就有房玄龄所献联结李轨之计。看到众人已在房内落座，李世民忽然失声痛哭道：“世民遭此大败，皆因未听药师兄和房、杜二先生的建议啊！我年轻气盛，不单害了自己，还连累弘基和顺德身陷贼营。还有那万余马军，他们喋血飞云谷，这会儿冤魂未散，还在怪我呢……”

唏嘘声中，刘文静也相对而泣，这次遭此败绩，自己也逃脱不掉责任，他抽泣着说道：“元帅，都怪我当初太固执，连累你如此伤心。请上表具言肇仁之罪，也好给长安百官一个交代。”

李靖站起身来，说道：“所谓福祸轮转，元帅、肇仁，依我的看法，此次战败并未伤及我军根本，反把原来我们的骄气转到薛仁杲的身上。虽然刘弘基和长孙顺德被俘，料他薛仁杲一时也不会杀了他俩，现在两军相持，薛仁杲还想把他们当成一个要挟的砝码呢，请两位不要再自责了。”

李世民和刘文静抹去泪痕。

李靖款款而言：“这薛仁杲自恃兵强马壮，横行陇西，把那李轨压迫到西北一隅。现在又新败我军，肯定愈发骄横了。观城楼下郝瑗、宗罗睺的表现，就可略知一斑。还是那句话，骄兵必败！我们正好以逸待劳，让他们在那里耀武扬威好了。只要我们保持粮道通畅，就有和他们耗下去的本钱。已经进入冬月，寒风将起，据我所知，薛家骑久处陇西，粮草向来需要关中接济，我们在这里卡死其进粮渠道，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局面。我们再依玄龄之计与李轨联结，薛仁杲势必要分出精力北顾李轨。这边粮草不继加之寒冬来临，城下的巴掌之地不容他们长期安身，半月不到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另找安身之地。届时我们再如影子般缠住他们，他们退一步我们跟一步，稳扎营盘与之相持。元帅，最终的胜利还是我们的。”

杜如晦接言道：“药师此言可谓鞭辟入里，我们还可以利用这段相持时间，补充马匹，训练新募之兵，提高我军的战斗力。”

李世民入神地听着，心里快速转着念头。其实他们说的话和战前所言大致相同，不同的是这会儿听着声声入耳，而战前则压根儿听不下去。他抬眼对李靖说道：“药师兄，还有一件事儿你没有说到，趁这个空儿，我要拜你为师，你要将那三卷兵书逐章讲授于我，不知肯赐教吗？”

李靖大惭：“元帅此言太过，李靖那三卷兵书，实际是总结前人兵法思想，纯粹纸上谈兵。若论实际征战，谁不知道元帅十六岁就开始从军，熟谙兵家谋略。此次虽然败了一仗，但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切不可妄自菲薄。”

李世民道：“药师兄此言差矣，兵法在于因人而用。古之赵括，囿于书上兵法，临机不加变化。而药师兄遍研古代兵家思想，又出新意，且临阵善加变化，活学活用，对前人兵法岂不是一种发扬光大？我虽然从军较早，却只是暗自揣摩，不成系统，望药师兄不要再推托了。”

李靖急忙道：“如此，就与元帅一起探讨吧。”

李世民道：“如此甚好，今后我们每天要拿出两个时辰，齐聚一起，谈兵法、天文地理、诗书文艺，尽展诸长，以互有补益。”

侯君集插言道：“尽展诸长，像我这样无所长的人，只好耸起脖子躲在一旁听了。”

众人哈哈大笑，沉闷气氛顿时散去。

李世民又说道：“就从大家之议：北结李轨以牵制薛仁杲，静作壁上观以待贼变。段志玄、侯君集，你们两人全力负责押运粮草，保持粮道通畅。至于训练兵士，药师兄，就劳烦你了，我另让史大柰和无忌助你。”

众将依令而行。

张万岁迁移牧马场到陇西，又兼作李渊的钦差之臣，这日早晨就离开了长安。为加快行进速度，他令副手携带辎重、拢住母马和小马驹在后面慢慢行走；自己则带领从骑赶着三千匹良马奔向陇西。经过沿途州县时，也只略事休息，补充草料后，就又吆喝着数千马匹呼啸而奔。这样走到第四天的午时，他们已经望见豳州的城墙。

豳州守城兵士看到远方尘土飞扬，听见马蹄声若轰雷，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变故，急忙将城门紧闭。须臾，张万岁打头到了城下，看到自己吃了一个闭门羹，嘟囔道：“这秦王被薛仁杲吓破了胆，自己人来了还如临大敌。”他扬手向城墙上呼道，“喂，请速报秦王，就说张万岁来也，让他快开城门。”恰巧史大柰巡城到此，定睛一看，识得是张万岁，急令大开城门迎入。但史大柰看到众多马匹犯了难，说道：“万岁，现在城里一下子增加了数万兵马，本就拥挤不堪，你这数千匹战马再冲进去，不知又要乱成什么样子。这样，城南五里处现有一座空营，你先把这些宝贝带到那里吧。”

张万岁笑道：“史将军，这么多人待在一起不去打仗闷在城里，不怕憋坏了？你素来骁勇，不如我们一起出城带兵冲杀一阵，也可以给我的这些马腾出些位置。”

史大柰正色道：“禁口，元帅有令，妄言出战者斩！我劝你到了元帅面前，最好莫提出战二字。”

张万岁一缩脖子：“好家伙，我刚刚入城，就先挨你一顿训。知道吗？我是圣上派来的钦差。史将军，你小心过头了。不过你既然有令，那些马

就不要入城了，这儿有几匹马是献给秦王等人的，必须入城。”

两人将诸事安排停当，就一同奔往元帅府。进入府内，就见李世民等人正在那里高谈阔论。张万岁一步跨到李世民面前，伏地道：“马贼万岁叩见秦王。”

李世民见到张万岁来到面前，顿时一脸笑意，起身搀起他，说道：“起来吧，张万岁，你现在官至太仆少卿，仍自称马贼，难道我们大唐是贼窝子吗？”众人顿时一阵轻笑。

张万岁一脸惶恐，连声道：“不敢，从今儿起就谨遵秦王号令，不敢自称马贼了。不过我原名万岁，也实在拗口，就请秦王给赐个名吧。”

李世民道：“我朝宽仁，你的名字并不犯忌，咱们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吧。张万岁，你急巴巴地跑到这里来，有什么贵干呢？”

张万岁说：“马贼——噢，我，我在河西待不下去了，那里已经被刘武周占领，请得圣上同意，将牧马场移到陇西。哎，我该死——怎么把最重要的事儿忘记了，此次我来还担着钦差之任，宣读圣上的旨意。”

一听到这句话，大家都跳起身来，房玄龄和杜如晦急忙排开香案，李世民等全都面向香案跪伏，听张万岁宣读圣旨。

张万岁拿出圣旨，展开读道：

大唐皇帝诏曰：秦王所率将士，辛苦征讨，遭受初挫，朕念兵家胜败常事也，不予深责，望抚慰全军，厉兵再战，盼闻捷报。所需兵粮，已嘱兵部善为充实。唯阵亡将士，即具名报，朕当一一抚恤其家。所奏北结李轨事，朕书随带，由秦王专权处置。钦此。

听毕，李世民顿首道：“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身接过圣旨，供奉在香案上。

张万岁又把李渊写给李轨的书信奉上，李世民打开一瞧，只见李渊称呼李轨为“从弟”，书中言辞谦然，情意恳切。

张万岁又拿出一封信，说道：“秦王，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是李安托我转交给你的一封家书，据他说，长孙夫人和小夫人都为你生了一男，喜上加喜啊。”

众人听言，一齐拱手道：“恭贺元帅，真是大喜呀。”

李世民听说长孙嘉敏和菁儿都为他生了儿子，喜极而狂：“好你个张万岁呀，怎么不早说。”随后又喃喃自语道，“两个儿子，好哇，承乾恒宽，承乾恒宽啊。”

侯君集看到李世民在那里喃喃自语，大声道：“元帅，恭贺你呀，我要喝

酒，那定下的禁酒令也该破一破了。”

李世民眼中充满了笑意，向众人拱手道：“世民初为人父有些失态了。这样吧，今晚我请客，让伙房做一些好菜，我从长安还带来一些玉勒浆，大家悄悄喝一些。不能传出去，既然有令就不能破。”

张万岁又趋前道：“秦王，我自从得了这个信儿，比你还激动呢，就琢磨着给你送个什么礼物，想来想去，还是送上一匹马吧。这匹马可是我冒险偷来的。”

李世民眼中更泛出光辉，笑骂道：“你这个马贼，还有什么好消息，一块儿说出来，别像抖包袱一样一点点地逗我们。”

张万岁说：“禀秦王，除了城外带来的三千匹战马外，我实在没有什么了。”

李世民道：“太好了，张万岁，这就叫雪中送炭，将来打败薛仁杲，有你一功！你那匹马在什么地方？走，领我们看看去。”

这匹马已经被牵到了府前，只见它毛色黄里泛白，慓悍雄壮，正在那里昂头嘶鸣。

李世民回首道：“张万岁，这匹马又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

张万岁道：“这匹马是始毕可汗小儿子的坐骑，我早闻其名，前段时间我用半个月的时间潜往东突厥牙帐，费尽心机才盗了出来。秦王，这匹马既有天马、西极马的血缘，又有突厥马的特征，算是杂交马中的神骏，你不妨骑上试一试。”

李世民摇手道：“算了，能入你张万岁的法眼，会是劣马吗？玄龄，你替这匹马起一个名字吧。”

房玄龄想了想问张万岁道：“知道始毕可汗小儿子的官位称呼什么吗？”

张万岁答道：“我打听过，听说可汗封他为‘特勒’。”

房玄龄道：“元帅，这匹马膘肥体壮，神骏非常，就依‘白蹄乌’故事，称之为‘特勒骠’吧。”

李世民点头，众人鼓掌称善。

第七回

雪夜偷越飞云谷

李轨盘踞凉州武威城，定国号为大凉，自号大凉皇帝。因屡受薛仁杲的侵压，地盘日益缩小。若无祁连山和古长城的屏障，李轨恐早被薛仁杲逐入西北方的大漠里去了。

房玄龄带着李渊的玺书，在两名从骑的护卫下，轻车简从避开薛家骑占据的道路，先向东行，再绕道漉州向北，一直走到贺兰山上的古长城脚下。从这里到武威，还有不足三天的路程。

豳州这边依旧按兵不动，但城里人却没有闲着。李靖带着长孙无忌和史大柰，白天训练新兵、排练阵法，晚上陪着李世民一起阅读各种兵报。侯君集和段志玄亲自到岐州押运粮草，两人一前一后护住车队，百般警惕，不敢掉以轻心。

晚上，元帅府里最为热闹，众将研判军事，互通情况，尽言所长。李世民把李靖的三卷兵书要了过来，白日里自己逐章翻看、细致揣摩，到了晚上，把李靖拉到一旁的耳房里，由他逐一解说。

这日李世民读到第一百五十二条，题目叫“军将骄败”，李世民感叹道：“药师兄，前时飞云谷之败至今历历在目，令人痛心疾首。若早读此书，也不会招致错误了。”

李靖道：“为将为帅者，最难的事当属调整本人固有思想。调整之最有效途径，莫过于亲身历练，积累诸多方能有所顿悟。就我这几卷兵书来说，其中诸条古人皆有涉及。如元帅所提此条，当初吴子问孙武道：‘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图之奈何？’孙武回答说：‘诎而待之，以顺其意，无令省觉，以益其懈怠，因敌迁移，潜伏候待，前行不瞻，后往不顾，中而击之，虽众可取。攻骄之道，不可争锋。’孙武已经把军将骄败的原因说得很明白。前隋荥阳郡守张须陀可以说是一名善战之人，他连败翟让、李密数阵，吓得翟让不敢再与他交手，然而李密看到了张须陀的毛病，认为‘须陀骤胜骄很，可一战而擒’，李密鼓励翟让主动进攻，果然，此仗张须陀大败并被斩于阵前。”

李世民道：“依药师兄之言，兵书兵法实为常式，关键要由人来活学活用。”他话锋一转，“据你观察，我们面前的对手——郝瑗的谋略如何？”

李靖回答道：“这郝瑗算是一个有见识之人，当初他辅佐薛举经营陇西，居功至伟。就如眼前——他深知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变着法子激将我们。此人主事，我们要有十倍小心。不过为将者，总要有一个好主人才能发挥作用。薛仁杲比起他的老子薛举来，相差甚远。他残忍无谋、简单多疑，现在眼见郝瑗在这里停顿不前，时间一长必定催促，自会酿成主将不和，这就是我们等待的变数。”

李世民接口道：“我们示以怯意，让郝瑗夹在薛仁杲和我们中间不好做人，这就是药师兄折磨郝瑗的手段？”

两人对视一笑，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炼，两人互相佩服，心思近了许多。

房玄龄终于到了武威，他当庭向李轨宣读李渊的玺书。李轨听见李渊称呼自己为“从弟”，犹续李家族谱一般，不禁大喜。他厚待房玄龄，派其弟李懋为使，携带珍宝礼物，随同房玄龄一起，奔向关中到长安答谢。

房玄龄到达豳州的时候，已经是半月之后了。李世民得知李轨愿意和唐交好，非常高兴，当即令杜如晦选派人手，潜入陇西腹地散布此消息。不到三天，陇西各州县大大小小官员纷纷谈论唐和大凉交好的消息，大家心情不一，有的恐慌，有的反而盼望薛仁杲早点垮台。

郝瑗和宗罗睺每天派出数队马骑到豳州城下示威索战，一心想把唐军激出城决战。无奈豳州守军在李世民的严令下，坚守城池，按兵不动。

北方寒流悄然而至，大风接连肆虐了三天，气温陡降，冬雨也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这天早晨，天色灰暗，乌云密布，冬雨转成了雪粒，一会儿，竟然纷纷扬扬飘下鹅毛大雪。到了午时，积雪已有没脚脖子深。雪仍在不停地下，眼前苍茫一片，视野极窄。

驻守在亭口的三万薛家骑发生了粮草危机。本来薛仁杲转运来的粮草只能维持军士的温饱，这次陡降冬雨和大雪，使道路滑泞难行，粮草难以为继。接连两天，他们都盼望着粮草队伍快快到来。若今天粮草不能及时运到，晚上就有部分军士和马匹要饿肚子。

亭口狭小，三万人马挤在这里无腾挪之地，到了晚上，一大半人没有栖身之处，许多天来，他们都是天作帐篷地当铺。这次寒流骤至，已有数百名军士和缺少草料的马匹冻毙在营地。

郝瑗带着宗罗睺在营中巡视，宗罗睺忧心地说：“该死的唐军躲进豳州硬是不出来，他们在那里暖和，我们在这里受冻，存心要冻死我们。郝帅，我们要想个法子激他们出来才好。”

郝瑗身着一袭白衣，置身在密密的雪花之中显得清雅脱俗。他不发一言，任脚下的积雪在靴子的踩挤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远远地看见几个人围成一圈，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军士在刨一个土坑，准备掩埋昨晚冻毙的一名同伴。看到主将来到身前，他们急忙伏地叩拜。这几天粮草匮乏，天寒地冻，死去的马匹当即被切成块烧烤后被士兵果腹，人的尸体就地掩埋。

郝瑗上前扶起他们，触手处感觉他们的全身都透着冰凉，近观他们的脸上、耳朵都有不同程度的冻痕。郝瑗温言道：“诸位受苦了，本帅心里也很难受。谁能够告诉我，你们这会儿最想得到什么？”

一名年轻的军士抽泣起来，他哽咽道：“元帅，我好想家。”

宗罗睺吼道：“胡说！出征在外不思建功，妄言想家，知道军律吗？”

郝瑗用手止住宗罗睺，上前抹去年轻军士的眼泪，说道：“你说得对，我们是该回家了。告诉你的同伴，我们立刻回家。”说罢，他扭头大步向来路走去，宗罗睺见状，惊愕中疾步赶上，扯住郝瑗的衣襟问道：“郝帅，你不是在说胡话吧？我们就此回兵，难道不怕皇帝降罪吗？”

郝瑗止步，死死盯住宗罗睺，一字一顿说道：“宗将军，我们再待下去，粮草短少与寒冷会要了我们大家的命。唐军深知我军虚实，他们打定主意和我们耗上了，我们耗得起吗？耗的结果会是什么？”

宗罗睺道：“即使撤军，也得等皇帝复旨呀。”

郝瑗道：“来不及了，现在上表再等待复旨需要多长时间？每等一天都要倒下多少人！若大雪不止封了退路，再想撤退，一应辎重都要丢掉。我们不能再等了，皇帝那里由我去解释。传我的命令，全军即时拔营，连夜通过飞云谷。过谷后，留二千人马镇守高墟，其余人退回泾州。”

薛家骑拔寨西去，亭口顿时变成了一座空城。

雪越下越大，将眼前装点得银装素裹。李靖一早起来步出户外，深深吸了一口气。眼前天寒雪冻，他知道薛家骑这会儿的日子很不好过。昨天，听长孙无忌说道，薛家骑照例前来索战，然仅在城下待了两个时辰就早早收兵回营了。李靖听后顿起疑心：算起来薛家骑应该抗不过这两天了，莫非准备退兵了？他当即让长孙无忌多派探子，潜往亭口周围观察动静。晚间报来回音，说薛家骑已经拔营西归。李靖其时正和李世民一起议事，李世民面色凝重，令长孙无忌派人再探。探子走后一夜未归，让他们担足了心。

想到这里，李靖翻身上马，向城楼奔去。今天是史大柰当值，远远看到李靖独骑过来，他急忙下阶迎候。这些天他跟随李靖练兵，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深不可测”。以往他倚仗马快人勇，敢于冲锋陷阵，取得了李渊父子的信赖，内心里常自傲不已。但这些天来的经历让他知晓了打仗并非勇敢就成。他替李靖掸落身上的雪花，将他让进城楼内。平日从这里临轩而望，城下方圆数里尽收眼底。现在大雪漫漫，眼前氤氲一片，前方景物模模糊糊。

李靖问道：“史将军，出去的人回来没有？”

史大柰道：“我在这里也是望眼欲穿，想是道路难行耽搁了。”

李靖道：“这郝瑗能退往何处呢？是出飞云谷扎营高墟城，还是西奔泾州？郝瑗还是有眼光的，他赶在雪封之前退兵，既解了自己困顿之厄，又能用大雪阻我们一段时间啊！”

这时，门外一人接口道：“药师兄洞若观火，计将安出呢？”

两人一听声音知道李世民到了，急忙出门迎接。只见李世民头戴羊毛浑

脱，身披一件银狐皮细毛大氅，精神抖擞地走了过来。

李靖拱手道："元帅已成竹在胸，正想在这城楼上乘雪点兵，李靖早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李世民哈哈一笑，执起两人手，共入城楼内。李世民眺望远方说道："药师兄，我到你住室访你不见，只好顺着马蹄印儿跟踪到此。我若有计，还巴巴儿找你呀？说吧，继续你的话题。"

李靖这些天与李世民讨论兵法，谈话中益发感到不可轻觑了面前这位年轻主人。他以往从别人言谈中感觉李世民英武有才，现在才知道他聪明过人，眼界既高又奇，绝非平庸之辈。李靖素来在兵法上傲视天下，然与李世民谈论，觉得他进步神速。隋唐两朝众多谋士武将，没有一人可以和李世民相比。久而久之，李靖收拾起教授之心，多了一份畏惧之感。他告诫自己今后与李世民谈话要把握火候，既能陈述己见，又不能锋棱尽出。

看到李世民诚挚询问，李靖接答道："如此，我就抛砖引玉了。现在郝瑗退兵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屯兵高墟城，威慑飞云谷；另一种是大队人马退回泾州，留部分人镇守高墟。依我估计，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连日来，薛家骑粮草不继，人马冻毙，亟须休整。高墟挡关飞云谷，更兼连天飞雪，天寒地冻，郝瑗认定我们不会轻出，他很可能会选择此种方式。现在我们就等哨探来报，不管他们扎营何处，我意派兵向前，趁他们立脚未稳和麻痹大意之际，将我们的立脚点挪出飞云谷去。"

李世民边听边沉思，来回在房里踱步，脸上显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冷静。

史大柰一直临窗观察城下，这时轻声说道："来了。"李世民和李靖急忙过来观看，只见漫天的雪幕下，影影绰绰有三个小黑点在晃动。

三乘马很快到了城门下，一名别将下楼将他们放入并带到楼上。三人见到李世民站在面前，伏地叩道："禀元帅，我们报信来迟，请恕罪。"

李世民扶起三人，温言道："都起来吧，瞧你们满头大汗，这一趟差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三人站起身来，为首一人言道："元帅、史将军，我们奉令连夜打探敌情，至亭口时，亭口已是一座空城。到了飞云谷，里面冰冻路滑，马匹无法行走，我们只好下马，一人看着马匹，二人徒步向前，夜半时出了飞云谷。到了高墟城下，我们悄悄翻入城墙，仔细观察，见留守高墟之人，在二千至三千之间，其余人马不见踪影，想是向西退去了。"

李靖问道："你们曾经翻过城墙，这城墙高度如何？还算坚固吗？"

对方答道："城墙并不算高，皆用土坯垒成，看样子年久失修，有几处地

方还留有大豁口。”

李世民听李靖问高墟城墙，心里一动，他明白李靖这会儿在想什么问题。他向三人挥挥手：“好，有劳你们了，下去歇着吧。史将军，他们冻了一夜，你就破破例，赏他们一碗酒喝，让他们暖和暖和身子，好好睡上一觉。”

史大柰将三人带出门外，屋内仅剩下李世民和李靖两人。李世民言道：“药师兄，果然被你言中。下步棋如何走？愿闻其详。”

李靖拱手道：“就请元帅下令，李靖愿为前驱拿下高墟。”

李世民一笑，说道：“如此，就偏劳药师兄，我让史大柰和长孙无忌助你，你们带领一万马军，一鼓作气连夜拿下高墟，如何？”

李靖答道：“李靖谨听帅令，事不宜迟，我们午后就出发。”

李世民道：“好，我再让豳州刺史抓紧赶制一万张白布单，让全军都披上，以混淆高墟守军的视线。待你拿下高墟，我即统军以为后援，届时我多带木板等物，好及时加固高墟城墙，不能让郝瑗从容反攻。”

午时过后，李靖、长孙无忌、史大柰率领一万马军出征。其时大雪并未减小，李世民将他们送出城外，执手相别，目送他们消失在茫茫雪幕中。

刘文静、侯君集、段志玄等人正在城里准备后续兵马，李世民一时不想回城，就带领房玄龄、杜如晦在雪中漫步。雪花飘到脸上化作清水，在冷风中显得冰凉，周围寂静非常，让人引出无数遐想。李世民对房玄龄道：“玄龄，可惜于、颜先生他们不在这里，否则大战在即，雪中漫步，赏雪吟诗，别有一番滋味啊。”

房玄龄道：“元帅暂存此心意，待荡平天下，方圆莫非王土，再领他们饮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岂不快哉！”

李世民俯身折下一截带雪的枯枝，见上面包裹着一层亮晶晶的冻冰，感叹道：“打仗何尝不是吟诗？两者都要讲究起、承、转、合，现在李药师领兵出谷，可谓我们此次西讨之役的‘转’。对了，玄龄、如晦，你们认为此人到底如何？”

房玄龄道：“朝野之人推崇李靖至极，李靖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实际战功。这些天他常与元帅一起切磋兵法，到底如何，想元帅心中已有定论。”

杜如晦缓缓言道：“我观此人兵法谋略、临机善断皆属上乘，其志不小，须有人常制之。放眼天下，唯元帅有这个能力。”

李世民道：“古往今来有成就之人，须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李靖不失为

英雄，你们也是英雄，时势造英雄啊。总之要想光大大唐基业，离开了你们不成，世民言意诚恳，希望不负了朝廷圣恩才好。”

两人点点头并不言语。

飞云谷里已经积雪没膝。黄昏时分，李靖带领一万马军到达谷前，命一律下马。放眼谷内，大雪连绵依旧，能见度极差。李靖下令就地埋锅做饭。大家饱餐一顿之后，飞快集合，十人一排，彼此手握住手，并排向谷内行进。

高墟城迎谷而建，城墙连接山势，人马若想向西行走，必须经过那扇阔大的城门进入城内，走出西门即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夏秋之际天降连绵阴雨，草地低洼处常常积上一片片的浅水，当地人称这片草地为浅水原。

郝瑗退兵之时，嘱高墟守将不可懈怠，密切注视唐军动静。守将诺诺答应，私下却怪他多虑，心想大雪封道，谷内难以行走，谅唐军也不会插上翅膀飞过来。他算定唐军不会行动，仅安排了值更人员，其他人等都缩入民房内取暖休息。也难怪，他们在亭口挨冻受饥多时，眼瞅着大队人马退回泾州，留下自己孤零零值守，心里总有那么一点怨气和懈怠。

值更人员并不十分上心，前夜还罢了，巡城者还能沿着城墙来回巡查。到了后半夜，周围万籁俱寂，寒冷透骨便自觉减少了巡查次数，更多时间缩在城楼内向火取暖。

午夜过后，唐军漫野而至。李靖带着史大柰、长孙无忌伏在雪中向着城楼凝神观察，只见雪光下城墙上杳无一人，城楼内倒是人影幢幢。李靖低声下令：“史将军领五百人沿着城墙向左，无忌也领五百人向右，你们想法攀上城墙，合力打开城门，我在这里带领大队策应。”

事情出奇的顺利，城门在沉闷的“吱呀”声中洞开时，守军还没有任何反应。李靖一挥手，九千唐军鱼贯而入。李靖领军登上城楼，长孙无忌带领一队人马奔袭西门，其余人员按照李靖分派去占领四周城墙。

不到半个时辰，长孙无忌就占领了西门。他令人在西城楼上点起了熊熊大火，李靖见状，也令人在东门点起火来，这是两人约定好的信号。两堆火东西相映，夜空里顿时泛出光芒。火光里，可以看到雪下得依然很紧。很快，周围城墙上的兵士也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整个高墟城被围在一个巨大的火圈之中。

高墟守将在睡梦中被叫醒，他忙不迭地集合队伍奔向东门。只见李靖在火光中仗剑而立，迎面喝道：“来人莫非守将？我是大唐李靖，现率两万兵马将你围得如铁桶一般。望你赶快号令手下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否则待天一放亮，我即下令屠城。”

守将眼观李靖，知道他所言非虚，思索半天，长叹一声将手中的砍刀抛

在雪地上。从人见状，也都忙不迭地扔掉手中的武器。

李世民赶到高墒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见到李靖，他执手说道：“药师兄，你用兵如神，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高墒纳入囊中。我在豳州，为你担足了心呢。”

李靖爽朗一笑，说道：“李靖不敢贪为己功，一切都在元帅的帷幄之中，我李靖只是一名马前卒罢了。”

身后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看到他们两人在这里互相谦虚，对视一笑。

刘文静、侯君集、段志玄指挥兵士固垒城墙。辎重也源源不断运到高墒。

李世民眼观浅水原，喃喃道：“我们不能不深谋远虑啊，恶仗还在后头。药师兄，你说，薛仁杲若知道我们得了高墒，他会作何感想呢？”

高墒城的薛家骑没有一兵一卒逃出，加上大风大雪又肆虐了三天，道路难行讯息不通，待薛仁杲得知高墒陷落的消息，已经是第四天的午后了。

薛仁杲得知高墒失守，暴跳如雷，大骂郝瑗、宗罗睺：“你们不向朕请旨，就擅自撤兵，谁给了你们权力？现在又把高墒天险丢掉，你们项上有几颗脑袋让朕来砍？姑念你们是先帝老臣，权寄下你们的人头，限十天之内给朕夺回高墒。”

郝瑗道：“陛下，前次退兵的原因，关键在于粮草不继。此次进兵，还望陛下保证后续粮草才好。”

薛仁杲道：“朕这里没有大粮仓，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陇西粮草需要关中的接济，现在唐军断我粮道，此正是我们迫切进兵的原因。你们要速战速决，以战养战。你们手中的刀枪不是吹火筒，粮草不够，难道不会向周围百姓征用吗？朕现在性子还好，别惹得朕急起来，那时就不需要你们，朕要亲征了，你们以为朕不会打仗吗？”

郝瑗不再说什么，遇到这样一个暴虐小子，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临行，他忍不住说道：“陛下，还望宽限时日。方今道路被大雪覆盖，人马难行，且浅水原一带无险可据，高墒易守难攻，要把唐军引出城外决战才是上策。时间太短，恐难以引敌。”

薛仁杲道：“你们一心想引他们出来，就不会去攻城吗？那李世民又不是三头六臂，他为什么能够拿下高墒？好吧，朕再多给五天时间，十五天，够了吧？”

郝瑗出门后仰天叹道：“天不与大秦好运，奈何？罗睺，我们勉力攻伐，不成就此退回西去！”他内心对薛仁杲极度灰心，但想到随薛举创下的基

业，就此拱手让与李渊，心里实在不甘。

大雪连续下了七日方停，陇西的山山水水都被厚雪覆盖。太阳出来，积雪开始融化，然官道被行人及车轮碾压，路面上结成了一层难以融化的黑色坚雪。薛家骑沿着官道在浅水原西侧构筑营盘，派出五千人马通过浅水原抵高墟城下，故伎重演，仍旧辱骂不止想引唐军出城。谁知唐军高踞城墙上冷眼看着他们，仍旧不理不睬。

郝瑗一边让人到城下叫战，一边将大队人马隐藏在浅水原的一隅，盼望唐军出城追击时，突然击之。然而一连十二天过去了，大地上积雪已经融尽，唐军仍稳坐钓鱼台，毫无动静。

转眼十五天的时限已到，郝瑗不敢到泾州面见薛仁杲，具表派人送到泾州乞请薛仁杲宽限时日。不知是受高人指点，还是薛仁杲良心发现，他明白现在最需要倚重的就是郝瑗和宗罗睺两人，接表后并未厉言申斥，而是温言抚慰，同意延期。只是说粮草接济真的很困难，时间越长越不利，唯盼郝、宗二人奋勇杀敌，速战速决。

郝瑗在阵前也上了火，回思与李世民接手数阵，除了飞云谷一仗外，其他方面都落了下风。现在唐军固守高墟按兵不动，任自己百般凌辱也不出城，郝瑗再也无招可使。他也曾想绕道向北，从后面抄袭李世民，然粮草不继，绕道远征也势必疲惫不堪，到时候也许连接战的力气都没有。他真是百般无奈。

又过了五日，高墟城还是没有任何动静。郝瑗按捺不住，带领宗罗睺返回泾州，求见薛仁杲。

薛仁杲虽号称大秦皇帝，然而陇西地蔽，城池简陋，远没有长安繁华物茂。薛仁杲没有条件像李渊那样阔绰，原来的州府权充了他的行宫，也没有严格的上朝制度。他整天出外游猎，晚上回来就搂着掳来的女人寻欢作乐。大臣要见他需要临时奏闻，见与不见全凭他当时的心情。这日郝瑗来见，他正在堂上欣赏龟兹乐舞，他知道郝瑗没有什么要事不会轻易离开前线，遂老大不情愿地挥手让舞者退下。

郝瑗入门奏道："罪臣郝瑗连日进攻不利，特来领罪。臣另有一计欲奏闻殿下，事关我国存亡，不知当奏不当奏？"

薛仁杲道："罢了，郝卿，朕知道你的难处。李世民想与我们耗下去，陇西距离长安甚远，时间长了我看他也会失去耐心。你想奏什么？尽管说。"

郝瑗道："殿下，臣观唐军动作用心险恶，他们深知我军粮草短缺，以逸待劳。臣献上一计：我军主动后撤，一直退到金城，并迁尽附近百姓，将此百里以内变成无人区。现在长安周围北有刘武周，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朱粲、萧铣，都需李渊用兵。我军压力一小，李渊必会抽调李世民回师长安。我们趁此间隙，全力对付李轨，彻底扫平西域，安定

陇西。那时再图东进，已无后顾之忧，胜算多矣。”

薛仁杲乜斜着双眼道：“依郝卿之言，我们置李世民于不顾放弃泾州？”

郝瑗道：“对，此为权宜之计，意在长远，待安定陇西之后，再与李唐一争高低。”

薛仁杲大为光火：“郝卿，朕忍无可忍了！你现在连一个小小的高墟都拿不下来，还谈什么安定陇西？薛家骑威震陇西，若大步后退颜面何在？朕还有什么面目号令群臣？你不要再有什么托词了，再给你十天时间，若再拿不下高墟，朕就御驾亲征，你就回来休息吧。”说完，薛仁杲目露凶光。

宗罗睺见状，急忙用脚尖碰了碰郝瑗，制止他再说下去。两人怏怏返回阵前。

还在豳州的时候，李靖就开始思索如何对付薛家骑。若以马队对马队，无论是战阵的默契配合还是骑手的刀法娴熟上唐军都落在下风。李靖朝思暮想，那日突然从步卒对练枪戈缠绕时受到启发。他想在枪尖下面，依戈的形状连体铸成带刃的钩子，再将枪柄加长。这样，步卒手持此种兵器，既可迎刺马上骑手，又可下钩马蹄。李靖令匠人打造数把，自己潜心研究枪、戈的用法，费尽心力创出十式新兵器招数，并挑选十人亲自指导训练。那天，李靖请来李世民等人在校场上观摩，只见那新训十人身披重甲，特制的头盔将整个头部蒙得严严实实，仅露出一双眼睛。他们并排站立，手持这把似枪似戈的兵器目视前方。这时，十匹马在骑手的驾驭下飞驰奔来，随着一声低沉的号令，那十人同时伏低身子，只见枪戈闪处，奔来的马匹扑通倒地，上面的骑手也腾跃跌倒。李靖向大家讲解：“我军步卒强，马军弱，以此种兵器装备步卒，对付薛家骑肯定能够收到奇效。”

李世民大喜，击掌赞赏：“好哇，药师兄，你略加改造，就从这枪戈之中悟出了一件对付马军的厉害兵器。现在对付薛家骑有用，将来战事中还能大展身手呢！这兵器系你所选，你就给它取个名吧！”

李靖道：“元帅，我观此物上有枪尖，下似镰刀，就称之为钩镰枪吧。”

李世民道：“好，就名之为钩镰枪。我马上具表给父皇，请长安多调精铁和匠人来此。对付薛家骑，至少要有万余钩镰兵。药师兄，从现在开始，既要造枪，又要教授兵士枪法，时间确实紧了些，能成吗？”

李靖微笑点头。不数日，豳州城内炉火熊熊，后来高墟城内也遍地支上炉火，锻打声铿锵驳杂，经夜不停。校场上，手持钩镰枪的兵士依口令直刺斜钩，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李世民虽然按兵不动，然探子却如流水般派了出去。这些探子多是世居陇西之人，他们熟谙地理，或近窥薛家骑兵营，或远适泾州查探薛仁杲

的动静。李世民虽远在高墟小城，却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

接连几天，李世民亲自到西门城楼上察看薛家骑的活动规律。近一个月来，前来索战的薛家骑知道挑逗全无用处，每天只应景般叫骂一阵就返回营盘。以往他们叫骂的时间要持续到午时之后，最近几日明显缩短，每次仅在城下待上一个多时辰，嗓门也没有以前那样高亢。综合所有情报，李世民和李靖断定薛家骑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这边唐军不与他们接战，那边粮草短少只好减少供应量，人员和马匹每天只能混个半饥半饱，士气明显低落。不数日，薛家骑部将梁胡朗、翟长孙相继带领部分人投降唐军。李世民与他们倾心深谈，详细询问兵力配置和战将情况，更加明白了薛家骑的底细。

武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李世民召集阵前军机会议，下令全力向薛家骑进攻。

寅时，高墟西门大开，段志玄率领一万新练成的钩镰枪军向西开拔，李世民命令他们在薛家骑前来索战的路上埋伏，一等薛家骑进入伏击圈，就围而歼之。

卯时，段志玄带领的一万人进入指定位置，浅水原大多地势平阔，唯有此处岭多起伏。岭凹处，就是埋伏的理想地点。段志玄将兵士分成了三拨，他带领两千人埋伏在中间低凹处，左边四千尺，右边五千尺分别埋伏四千人。待他分派完毕，已是晨光初露时刻。

高原的早晨，寒气逼人，士兵们刚才行路时并不觉得冷，待他们蹲在地上，不大一会儿就都感到寒冷彻骨。半个时辰不到，许多人的手脚都冻僵了。段志玄遥望东方，只见太阳刚刚露出半拉脸，依薛家骑的活动规律，他们约在辰时经过这里。段志玄心里道，不能让兵士们蹲伏挨冻，否则待薛家骑出现，自己的战斗力就要减弱。想到这里，段志玄派人到高处瞭望，一等薛家骑出现在视线内及时通报。这一段时间里，允许军士就地活动取暖，嚼食干粮。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一点点逝去，太阳已经升起三丈余高。高原的太阳是强烈的，尽管是冬日，它也很快驱散了凝重的寒冷，散开了笼罩在高原上的那层薄薄的轻雾。浅水原向无人烟，近年这里又征战不已，商旅阻绝，冬天里也没了鸟儿的鸣唱，眼前是死一般的寂静。

马蹄声打破了这片静谧。瞭望者急忙向段志玄禀报，队伍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众人藏在坡后，用心倾听那由远而近的马蹄声。如一阵风般，薛家骑转眼就到了眼前。段志玄此时在高处观察薛家骑行进的情形，待其首骑即将上坡的时候，他将手一挥，大声喊道：“现身。”

两千步卒同时跃上坡顶，他们身披重甲，手执钩镰枪指向来人。薛家骑见状，领头的统军急忙勒马观察，他看到唐军终于出来了，且人数并不很多，不禁大喜，令人将消息速报给郝瑗。

薛家骑统军看到讯息已经传了出去，眼光狠狠地射向前方的唐军。这两月来一直是他负责带人前来索战，对方不理不睬，早让他憋了一肚子气。眼前的唐军人数不多，约有两千人。自己带领的五千铁骑满可以表演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场战斗必立首功。想到这里，他将马刀一挥，嘴里大声吆喝："冲啊！"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对面的持枪者并不迎刺，而是伏低身体，用重甲作掩护拿枪狠命向马蹄一钩，只听"扑通"一声，马失前蹄倒下身去，统军自己也颠到地上。慌乱中眼见那柄奇怪的枪又向自己刺来，统军还算机灵，就地一滚躲开这致命一击。待他滚到坡下，狼狈起身观看阵势，只见自己的第一波攻击已被打得七零八落。

他连滚带爬奔回自己的队伍，惊魂未定地上马观察交战情况，狠狠骂道："什么玩意儿？左右，传我号令，大家一齐冲锋，他们就这点儿人毛，我们一齐冲上去，看他们如何来得及钩我们的马蹄。"说完，马刀一挥，指挥手下向正面猛攻。唐军果然挡不住潮水般的进攻，很快，阵线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段志玄见状，命令伏兵出击，两队伏军一齐在隐藏处现身，从左右杀过来。这位统军见状，大惊失色，急令所有兵马从撕开的口子中通过，到唐军的东面集结，等待援军。算着时间，宗罗睺应该现身了。

众人在杀伐中听不见马蹄声，等宗罗睺带领的三万薛家骑到了近处，只听到马蹄声如一阵风雷滚地而来。宗罗睺眼见索战部队已经退向东面，唐军夹在中间，令从骑散开，呈扇形包抄过去。东面的统军看到援军已经来到，精神大振，也约束余部向西压迫过去。

段志玄眼见众军士皆面露惊惧之色，大声喝道："大家莫慌，元帅令我等前来引敌，必有妙计收拾薛家骑。各位听令了，就地散开形成三道防御圈，外层用钩镰枪防御，专钩来犯马蹄，中层和内层用弓箭却敌。"各队统军听言，急忙收拢各自队伍，由于平时训练有素，三道防御圈迅速形成。

西来的薛家骑没有领教过钩镰枪的厉害，纵马一窝蜂地冲过来，前排的立刻人仰马翻。宗罗睺立在后面的坡顶上看到如此阵势，一时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他下令暂停进攻，重新布置了进攻方式，令骑手下马拿出弓箭向唐军防御圈射过去。霎时，箭矢如雨般泼了过去。那边唐军早有准备，他们拿出盾牌竖起来，阵前形成一道盾牌墙，试图将箭雨挡在墙外。然毕竟挡不干净，薛家骑居高临下，箭羽多从高处进入唐军阵中，不时有中箭之人发出哀号声。段志玄一边组织盾牌阻敌，一面令圈内弓箭手射箭，以牙还牙地用箭雨阻挡薛家骑，争取不让他们再靠近。

两军相持了大半个时辰，宗罗睺在那里暗自得意，心想唐军的箭总有用尽的时候，届时再以全军冲击挤压过去，必能将他们一鼓而擒。这时，郝瑗带了数十骑来到战场，郝瑗的身后，三万步卒正在快速赶来。宗罗睺简单向郝瑗报告了眼前战况，郝瑗皱起眉头思索半天，他既像询问宗

罗睺又若自言自语道："他们在这里苦苦撑持，定有所恃。唔，他们显然在等待援军。"

郝瑗的手中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那柄羽扇，只见他将羽扇一合，右手在空中划了一条弧线，下定了决心："罗睺，他们在等待援军！让射箭的骑手都退下，统统上马，由一万步卒接替进攻。你带领骑兵和二万步卒绕过去，在他们援军的来路上设伏，打他们个冷不防。"

宗罗睺明白了郝瑗的意思，急忙向前方正在进攻的马队下令退后，很快，秦军后续上来的一万步卒接手了进攻阵地。这些步卒一部分人继续放箭，一部分人手持盾牌向段志玄的防御圈挤压过去。半个时辰不到，秦军的包围圈向内压缩了三百尺。

段志玄带领的队伍有两个作用，其一是作为诱兵之饵，其次用钩镰枪小试牛刀，争取歼灭薛家骑的有生力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打击对方的士气。现在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剩下的就是坚持下去等待援兵。没想到郝瑗阵前识破了唐军的计谋。段志玄带来的一万兵士已经损失掉三千人，箭羽也快用光，若被数倍于自己的秦军攻破防御圈贴身肉搏，自己必败无疑。他看到郝瑗换上步卒围困自己，而大队马队则有向东面开进的意图，心内如火焚烧，援军如果还不能赶到，自己这帮人就要变成郝瑗的刀下之鬼了。正当宗罗睺整军欲向东面开进的当儿，忽见东面尘土飞扬，马蹄声与马嘶声混杂在一起，旌旗闪处，依稀可以看到打头的红旗上书有"骠骑将军史"的字样，自是史大柰领兵到了。

史大柰突然出现，事先绝无端倪，想是他们早已潜行至近旁，算准时辰才猛然出击。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将过来，使从东面围攻段志玄的秦军乱了阵脚，秦军无招架之力，只好一哄而散，动作慢些的则被飞驰过来的骑手斩下了首级。

段志玄见状大喜，下令让防御圈缓缓向东移动，试图和史大柰会合。

宗罗睺不容段志玄的图谋得逞，他一声唿哨，一万薛家骑瞬间起动，马刀如林，径直向段志玄和史大柰两军的结合部冲杀过去。转眼间，史大柰的前锋马骑就被冲散，阻断了段志玄和史大柰会合的企图。

那边，郝瑗的羽扇又一次张开，指点五千步卒加入到进攻段志玄的队伍中。郝瑗感到自己的安排还是慢了一步，他只好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暂时挡住史大柰的攻势，加快进攻段志玄的速度，以快速聚歼西面的七千唐军步卒。然后再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史大柰。

史大柰带来马队二万，上面还搭载有长孙无忌率领的一万钩镰枪军。这些步卒在抵近战场八百尺处已经下马，他们略作整队后，就排成两个方阵向秦军逼过来。从双方的总兵力看，秦军拥有马军三万五千，步卒三万；唐军有马军二万，钩镰军不足二万。若是硬拼，于唐军显然不利。

两军又相持了一会儿，各自的胜机可以略微看出来。唐军竭力想将东西

两部分军马会合在一起，这样力量可以大大增强，若取守势与秦军相持等待援军，不失为稳妥之计。然从双方的对阵形势看，郝瑗的如意算盘正在实现，西边双方的步卒已经开始贴身肉搏，段志玄的兵员在逐步折损，如此发展下去，估计郝瑗的打算会率先实现。

史大柰眼见己方马骑不利，下令用弓箭射住阵脚。他和长孙无忌简单商量了几句，唐军阵势马上发生了变化。马骑为钩镰枪军让出道路，这些钩镰枪军南北散开成一纵队，身披重甲，手执盾牌和钩镰枪向横在他们与段志玄之间的薛家骑压过去。

这批薛家骑约一万人，已经吃过了钩镰枪的苦头，眼见这一长溜儿只露出眼睛的怪物追过来，慌了手脚，阵脚顿时大乱。未等宗罗睺下令，已一窝蜂退却而去，让出了段志玄和史大柰的结合部。

长孙无忌看到薛家骑退开，对史大柰道："李药师真是神人啊，一杆小小的钩镰枪，就让纵横陇西的薛家骑闻风丧胆。"

史大柰凝眉道："长孙郎中，恶仗还在后头呢。我看秦兵数量多于我们，我们还是赶快把段将军接应出来，想法构筑阵地与之相持，等待元帅到来吧。"

宗罗睺看到前方马骑退却，不禁大怒，拍马上去挥剑斩了两名跑在最前面的骑手，大喝道："谁敢再退，格杀勿论。"身后一队头缠红布的彪形大汉拦住后退的马骑，刀光闪处，数名骑手的头颅落地。

如此一阻，薛家骑后退的趋势被遏制住了。这时，一身白衣的郝瑗冲了过来，对宗罗睺道："罗睺，你让马骑以弓箭射住阵脚。我观察过了，李世民搞的这柄奇形枪不足畏，让我们的步卒对付他们。一俟他们的步卒阵列被撕破，你就带领马骑冲过去杀散他们，然后直取高墒。李世民这次精锐全出，高墒定是空虚得很了。"

宗罗睺大声答应："知道了，郝帅，交给我吧。"

秦军变换了阵势，三万步卒列成纵队一层层向唐军逼过去，喊杀声、枪戟碰撞声混杂一片。秦军占了人数众多的优势，渐渐地，长孙无忌带领的一万钩镰枪军抵挡不住，又和段志玄的兵圈拉开了距离。宗罗睺见状，马刀一挥，一旁严阵以待的薛家骑放开马蹄冲将过来，他们越过自己的步卒队伍，向已呈败状的钩镰枪军砍杀过去。长孙无忌竭力想把阵势组织起来，无奈队伍已散无法传令。只见薛家骑马刀闪处，哀号阵阵。长孙无忌回首向史大柰喝道："史将军，混战局面已成，你们赶快冲杀过来啊。"

史大柰在那里紧张地判断大势，段志玄那里一直被秦军围困，长孙无忌的队伍已散，自己就是冲杀过去，面对骁勇的薛家骑，绝无制胜机会。眼前已成混战局面，若让段志玄、长孙无忌在那里苦苦支撑，断不能持久，唯有自己冲杀进去，也许能够延长一些时间。想到这里，他拍马冲

上去，身旁的两万马骑也猛然发动。浅水原里，唐、秦两军一派混战。

李世民让刘文静、房玄龄、杜如晦带领一千兵士留守高墟，自己带领所有人马出城，他们先是向北，再向西行军，这会儿已经到达浅水原两军交战处的正北面。侯君集指挥四万步卒，纵向列成方队悄悄向交战处移动。

李世民和李靖两人纵马奔上一处高坡。“玉极骝”和“白蹄乌”一直比槽而食，它们一样神骏，两马的出蹄节奏非常一致，几乎同时到达坡顶。眼望两军交战处，李世民含笑说道：“药师兄，此战我方稳操胜券，薛仁杲指日可擒。”李靖微笑点头。这些天他掌控情报，探子如流水般往来穿梭，可以时刻了解到敌我态势的细微之处。眼前的交战情况他也了如指掌。现在双方的混战局面已成，虽然己方略处下风，但等侯君集现身阵前给秦军雷霆一击，秦军必败无疑。

侯君集的四万人渐渐抵近交战处，他们擂响钲鼓，大张旗帜。正在战斗的秦军抬眼一看，只见北面又攻来黑压压的唐军，其势凶猛。

李世民看到侯君集的队伍已经加入战斗，他仰天长啸一声，对李靖道：“药师兄，你且在这里守着，我先带领这帮马军前去冲杀一阵。”

后面的坡下，整齐立着张万岁带领的三千马军，这三千匹马正是他从河西带过来的，这一段时间他亲自调教，马阵进退自如，骑手刀法炉火纯青。此次出征，李世民嘱咐张万岁领此三千马军紧随自己身后，说要和薛家骑比试一番。上次马军在飞云谷不敌薛家骑，李世民一直耿耿于怀。

李世民将一面红旗交给张万岁，向坡下三千马军大声喝道：“大家听令了，你们到了阵中要紧随这面红旗，旗到何处你们的马蹄就要跟到何处，不管步卒，只砍马军。走，随本帅出发。”他别转马头，手持那把青偃大砍刀向交战处奔去，张万岁手擎红旗紧随身后，三千马军像一阵轻风，瞬息间就飘到了阵前。

战斗从平明开始，直杀到太阳偏西。夕阳残照下，枯草萋萋的浅水原上战斗仍酣，地上躺满了双方战死的将士和马匹。现在，秦军已经被唐军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李世民催动“白蹄乌”专捡秦军的马队冲杀。红旗到处，三千马军紧密成团，如旋风一般忽东，忽西；马刀闪处，鲜血迸溅如雨。李世民那件白色战袍在阵中格外抢眼，他一把大砍刀使得如泼风一般，胸前和衣襟上溅满了鲜血。

郝瑗远远立在战场的西首，当他看到侯君集的队伍出现时，明白今天败局已定。想要撤兵收拢队伍，然苦于双方混战一起无法传令。宗罗睺在阵中杀得眼都红了，他领着五千薛家骑专往唐军兵马最厚处冲杀，妄想杀开缺口。无奈唐军太多了，刚刚冲开一个口子，后续兵马就像水淹草地一般，一层层地漫过来，很快便弥合了缺口。郝瑗见状长叹一声，吩咐身旁护卫的兵士：“你们设法入阵告诉宗将军，让他不要恋战，设法突

围，最好四散逸去，不让唐军发觉我们的意图，大家想法到泾州城内聚齐。”

这些兵士拼死进入阵中，宗罗睺接令后，将身边的薛家骑分成十骑为一小队，让他们到被围困的秦军中传令。

李世民在冲杀过程中眼观六路，看到秦军从各个小圈中冲杀出来，星散逃走，知道现在大局已定。他招呼李靖：“药师兄，天色将黑，急切中难将秦军彻底剿灭。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逃散，不能让他们再聚合起来，我现在奔袭泾州切断他们的后路。你在这里，帮我掌握战场，待战事一结束，立刻带领大军向泾州压过去。”

李靖道：“好，元帅，一鼓作气，可获大胜。”

同样杀得一身血污的长孙无忌听说李世民要带不足三千骑奔袭泾州，忧心道：“元帅，秦军已败，不如我们明日休整后再攻泾州。你带这么一点儿人马，又是经历恶战人困马乏之师，还要夜行二百里路，能行吗？”

李世民道：“这些败军若退回泾州聚合起来，经郝瑗、宗罗睺的整顿，终是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一鼓作气切断他们退路，不给他们喘息之机，他们又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岂不是速战速决的良机？”

李靖道：“元帅，你放心出发吧，我这里争取早点结束。你早一点到达泾州，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安全就多了一分。”

李世民听罢，带领张万岁向西面奔去。二千余骑随红旗腾尘而去。

郝瑗和宗罗睺半夜之后方才收拢六千余骑，战斗了一天，他们水米未进，人困马乏。这一会儿，四周黑漆漆的，气温在夜色的包裹下逐渐下降，他们都渴望能有火取暖和吃上食物。

郝瑗一身白衣污秽不堪，手中的羽扇也没了影儿。宗罗睺六神无主，眼瞅着郝瑗拿主意。郝瑗道：“罗睺，现在四周敌情不明，天一亮，唐军肯定要向泾州进发。我们只有打起精神，速返泾州合兵一处，方能阻挡唐军的攻势。”宗罗睺听后，觉得目前别无良策。两人摸着黑带领残兵，跌跌撞撞向泾州奔去。

李靖眼见秦军基本丧失抵抗力，就令段志玄带领一万人马打扫战场，押解俘虏。其他人就地埋锅做饭，饱餐以后开始整军向泾州进发。李靖和史大柰带领马队在前，步卒在后。长孙无忌想到李世民深入敌后，心里实在焦急，就让侯君集带领步卒在后行走，自己骑马随马队行进。

李世民和张万岁率领二千余骑，一夜急速行军，平明时分赶到了泾州城下。他令二千骑在各个城门处集队把守，自己领着五百骑来到东门下，令守城者传话给薛仁杲，让他出来答话。

薛仁杲昨晚大醉一场，这会儿还在梦中。泾州守城都尉感到事态紧急，不顾宫人阻挡闯宫报告。薛仁杲一听秦王李世民已经兵临城下，大惊失色，一迭声地问道："胡说，怎么可能？别是你们看花了眼，是郝卿他们吧？好，朕到城楼上看看，要是你们弄错了，朕砍你们的头！"说罢，他衣衫不整，匆匆跑往城头，定睛一看，城下站立的果然是唐军兵马。

李世民眼见一堆人登上城头向下张望，一人衣衫不整站在罗盖之下，知道薛仁杲到了。他仰头问道："来者莫非薛仁杲吗？我是秦王李世民。"

薛仁杲语无伦次："李世民？朕……你，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想找死吗？"

李世民哈哈大笑："薛仁杲，现在太阳很大很圆，你还在这里说梦话不成？告诉你，郝瑗已经被我杀败，薛家骑这个名号从此在陇西算是没有了。我的十五万雄兵正源源不断压向泾州城，你现在剩下的仅有开城投降一条路。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让你考虑，到了傍晚若还执迷不悟，不出半个时辰，泾州就会被夷为平地！"

薛仁杲镇定下来，冷笑道："哼，李世民，凭你的这点人马，还大言不惭让我投降？做你的白日梦吧！别忘了，你的妻叔和好朋友还在我的手上呢！"

李世民道："废话少说。我知道你城里兵马不足一万，还都是些老弱病残。你的心思，不过想等郝瑗来救你。那你就慢慢等着吧。我已经在陇西等了两个多月，还在乎这么一天吗？你别想拿人质来要挟我，没有一点用处。我正告你，他们两人若少了一根毫毛，你会死得很惨。投降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若投降，我保证你薛家延续香火。"李世民说完，不待薛仁杲回话，别转马头带领五百马军向来路走去。他与薛仁杲搭过话，还要设法堵绝薛家骑的败兵退路。

郝瑗远远望见泾州城，身后众人觉得马上有吃的东西，顿时雀跃起来，人人精神大振。这时，一彪马军斜刺里冲出来拦住他们的去路，领头一人素袍素甲，手执青偃大砍刀。郝瑗识得他是秦王李世民。郝瑗和宗罗睺做梦都没有想到李世民会在这里出现，眼见他所率的唐军虽也有疲惫之色，然人吃饱饭马进草料，精神旺盛。自己这帮人马已经一天一夜没能进食，都指望进了泾州饱餐一顿，哪儿知道唐军如神兵天降闸断了去路，他们实在没有气力再战。

李世民挥手让从骑原地不动，自己骑着"白蹄乌"缓缓向前靠近，与郝瑗相距仅一百步远。

郝瑗见李世民的从骑仅五百左右，又见李世民如此放心大胆，脸含微笑向自己逼近，料定他有恃无恐。李世民走近问郝瑗道："我认得你是郝瑗，人说你一年四季羽扇不离手，这会儿你的羽扇怎么不见了？"

郝瑗没想到李世民上来会问这个问题，正想作答，李世民又转问宗罗

睺："宗将军果然带兵有方，一夜之间又收拢来这么多人，动作挺快嘛！"

宗罗睺默然不语，他侧头眼盯着郝瑗听他说话。郝瑗这会儿紧张地思索，他想若只对付眼前的五百骑，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然而这位年轻的秦王还有什么厉害的后招呢？

这当儿，李世民收敛起笑容，厉声道："你们两人并非蠢笨之人，现在泾州已被我围得如铁桶一般，活捉薛仁杲如探囊取物，你们还想入城与他合兵，那是妄想！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你们好好思量吧。若认为我所言非实，我这里只有五百兵马，你们尽可以放马过来将我擒拿。"说完，他一扯缰绳，"白蹄乌"灵巧地转过身去，驮着李世民向回走去。

郝瑗和宗罗睺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在那里各想各的心事。

忽然，背后马蹄声响，后军疾驶过来一人向宗罗睺报道："禀将军，后面尘土大起，不知有多少马骑赶来，观其旗帜，依稀是唐军模样。"

两人脸同死灰，郝瑗黯然道："前有伏兵，后有追军，罗睺，我们没有力量再战，降了吧。唉，薛仁杲和这秦王年龄相仿，为何没有人家这般神威呢？现在大唐气势正旺，今日投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宗罗睺点点头，两人此时心意相通。他们同时下马，脱冠向西走去。到了李世民马前，两人跪伏马下齐声道："败军之将特来投降，望秦王恕罪。"李世民见状，急忙滚鞍下马，一边扔掉大砍刀，一边紧行几步一手搀起郝瑗，一手拉起宗罗睺，说道："两位不必多礼，我们为敌多日互相了解，世民久慕你们的才华，现在来投，是大唐之幸啊！"

东面奔来的果然是李靖、史大柰、长孙无忌所率马军，他们饱食后向西追击，骑手手擎火把照明，速度要比郝瑗他们快得多。

唐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而至，将泾州城围得密密匝匝。郝瑗和宗罗睺主动向李世民请战，说这薛仁杲残忍暴虐，内心里其实非常脆弱，经不起太多打击，若两人露面向他喊话，肯定能够收到奇效。李世民点头同意，两人到城下喊话劝薛仁杲投降。他果然承受不了这最后一击，他残存的一丝希望，就是郝瑗和宗罗睺引兵来援，即使丢了泾州，退回金城也可喘息一阵。现在这个希望彻底破灭了。不到傍晚时限，薛仁杲大开城门向李世民投降了。

李世民入城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亲迎长孙顺德和刘弘基。其时两人刚刚从牢狱中放出，他们蓬头垢面、面容消瘦，李世民上前一把抱住两人，流泪道："让你们久在这里受苦了，前次兵败飞云谷累你们被擒，皆是世民之错，弘基兄、顺德，还望你们原谅我才好。"

刘弘基道："元帅切莫责己太甚，今天总算西征成功了。"

长孙顺德入狱多日，嗓门依旧洪亮，他大声道：“二郎，我听无忌说了，你为救我们，亲带两千骑孤军来袭，一夜间跑了二百余里。我和弘基即使就此死了，在鬼门关里也感激你呀。”

一旁的李靖、史大柰、段志玄、长孙无忌、侯君集不禁唏嘘动容。

第八回

归长安秦王献捷

宴皇子李渊分兵

李世民为了安定陇西，又在泾州住了些日子，将这里的事情安排妥当后，他上表奏闻李渊，要求授郝瑗为泾州刺史，宗罗睺为骠骑将军。张万岁看中了浅水原的水草肥美，求将这里作为牧马场，李世民赞成他选的这个地点，并奏授张万岁为高墟刺史。李世民这样安排并非灵机一动，是他和房玄龄、杜如晦商量而来的。郝瑗、宗罗睺在陇西多年，深明这里的人情和地理，且他们两人在陇西人士那里名声也不坏。让他们主持这里的军政大权，既可以抚慰当地民心，又可以制约西面的李轨。退一步说，若两人心怀不轨有所图谋，李世民事先在高墟伏下了张万岁这颗棋子，可以确保长安西面的门户坚固无虞。

时间到了腊月中旬，李渊的圣旨到了陇西，对李世民所奏全部照准，令西征大军押送薛仁杲等人班师长安。

听说可以回家过年，全军一片雀跃。腊月十六，大军拔营泾州向东班师。郝瑗、宗罗睺带领一干官宦一直把李世民送出十里之外，两人俯首向李世民保证，定当忠心向唐，无论肝脑涂地。李世民挽着两人之手，极尽温言抚慰之事。大军经过浅水原，前时乱军搏杀的痕迹还在，原上堆起了一座座坟堆。只见长草低伏处，一座座新土堆成的坟丘散布在方圆五里范围内，显得满目萧瑟与悲凉。

褚亮带领家人也在大军行列中。李世民进了泾州，当晚就让房玄龄陪同找到褚亮。褚亮早闻秦王之名，看到他如此折节下士，心中感激涕零，当即答应随李世民举家迁往长安，李世民先给了他一个秦王府文学的职位。李世民这会儿眼望坟丘，回首对褚亮说：“褚先生，我听说你当时因为劝薛仁杲罢战降唐，还差点掉了脑袋。他若听了你的意见，眼前也许就没有这些坟丘了。今日薛仁杲被逼降唐，却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唉，兵者，古往今来皆悲惨啊。”

褚亮道：“所以说天下乱不得，谁都想当皇帝，只有互相打了。瞧薛仁杲那样儿断登不了大宝，如此不识时务者，得一场富贵也就足矣。说起来，我还是替他着想呢。”

李世民哈哈大笑："褚先生此言妙矣，到了长安，你不妨像孔夫子那样周游列国，让刘武周、王世充等人不要在那里瞎折腾了，让他们都投降大唐贵为王侯。你说如何？哈哈，你肯定会被人家大棒子给打出去，弄不好还会掉脑袋。可惜呀，世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太多了。"

大军缓缓退到豳州，李渊派出的迎候使李密已到这里。

西征大捷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大为高兴。李世民飞云谷兵败后，裴寂北征刘武周连遭败绩，最后丢盔卸甲逃回了长安，多亏殷开山和柴绍夫妻坚守龙门才挡住了刘武周前进的势头。那些天，眼见战事不利，李渊连出外狩猎的心情都没有了。长安百官人心惶惶，深恐长安不保，纷纷上奏要求增兵，并严惩逃跑之帅裴寂。李渊一时无兵可派，又不愿意深责裴寂，只好整日里在宫里唉声叹气。现在李世民生擒薛仁杲，长安以西基本安定，可以全力对付刘武周了。李渊如久旱遇甘霖，专派李密到豳州迎候，自己在长安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的准备。

这李密降唐后，李渊将他养在长安，封其为光禄卿、邢国公。他到了豳州，算着李世民到达的时辰，与豳州刺史等官出城门立于道边，身边排设香案，身后彩旗猎猎，鼓乐人员持器等候。

凯旋的西征大军抵近豳州，前导马骑过后，李世民骑着那匹高大的"白蹄乌"走在最前面。他行到城前，只听鼓乐声起，众官俯伏迎候。李世民下马，李密向李世民宣读了圣旨和迎候词，一应繁文缛节，不一一细表。

大军在豳州并没有停留。李密也随大军向长安进发。李世民早闻李密之名，这次还是第一次见面，想起他助杨玄感起兵、据瓦岗称魏公、杀翟让自称皇帝的往事，一直觉得他是一位奇人。这次遇到真人，只见李密矮胖身材，肤色较黑，偏又留了一溜儿黑须，样子实在无特别之处。

李密在长安见李渊，时常也有傲慢之心，见李世民天姿英武，将队伍治理得威武肃整，不由将这些轻慢之心都收拾起来，心里惊悚叹服。他对刘文静悄悄感叹道："这秦王真是英主啊，他若无雄才在胸，如何能够安定陇西呢？"

李世民和李密在归途中并辔而行，他们一边浏览周围的地势，一面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聊着。李世民问道："现在黎阳那面的形势如何？这一段时间我在这边忙昏了头，外面的消息知道甚少。听说父皇曾让你去劝降，那徐世□是你的旧部吧？"

李密答道："好叫秦王欢喜，那徐世□见到皇上和我的书信，已经答应投唐了。不过他太不明白道理，偏偏将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我，让我再向皇上奏报。秦王你说，那徐世□非不明事理之人，怎么显得如此迂腐？"说完，他眼中闪出一丝得意之色，这神色让李世民瞧在了眼里。

李世民手一挥，说道："好哇，不忘旧主，这徐世□真乃忠义之臣！黎阳归唐，那边的形势变得犬牙交错起来，会搅得王世充、窦建德如骨鲠在

喉，寝不能安哪！邢公，你应该高兴，大唐从此又多了一名忠将，说起来，这全是你的功劳。”

李密凄然道：“落魄之人，何谈高兴？当初我若多用些如徐世□这样的人，能遭大败吗？总之我还要感激皇上，蒙他收留给我一片容身之地。”

李世民默默看着李密，这番话肯定是其肺腑之言，相信也一直是其心中之痛。他说道：“既然徐世□降唐，父皇应加派人马去增援才是。黎阳的位置太重要了，若被王世充或窦建德先得了手，那就太可惜了。”

李密道：“我出来的时候，圣上已派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兵两万前往黎阳。这会儿，想他已经和徐世□合兵一处了。”

李世民拊掌大喜：“好，父皇此举可谓高瞻远瞩，若以黎阳为根本逐步向河北、山东发展，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李密听言，眼中忽然现出异样的光芒，那里面有一丝无奈，还有一丝不甘和嫉妒。

这种异样让李世民耿耿于怀。晚上宿营，李世民与房玄龄在一起，他忽然谈起李密：“玄龄，这李密并非一个安分之人啊。谈谈你对他的观感。”

房玄龄道：“李密素来眼界奇高，见识不凡。他相助杨玄感、翟让，又自号为帝，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人，让他从低处向高处走，那是可以的；若从高处向低处跌落，总有失落感，加上自命不凡，也就有了不甘心。李密现居长安，封爵为邢国公，终非池中之物。元帅，我朝断不可轻易赋予其兵权。”

李世民缓缓道：“终非池中物！玄龄，你说得好，我们不能让他再添乱了。”

半年后，李渊听说瓦岗降将多不服王世充指挥，就派李密带领王伯当前去招抚。李密走到中途，李渊忽然反悔，急召两人返回长安。李密认为李渊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就不从命，率人攻入桃林县举兵叛唐，然终归将寡兵少，形不成气候，不数日就被右翊卫将军史万宝伏兵扑杀。李渊将李密的死讯告诉了徐世□，徐世□泪流满面奏请李渊愿为李密归葬，李密的尸体被送到黎阳，徐世□备君臣之礼，令三军缟素，隆重将之葬于黎阳山南五里处。其时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听到这个消息，对徐世□又大加夸赞一番。此为后话。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李渊在通义坊设立了太庙，庙内又设了四庙，分别供奉其先祖李熙、李天赐、李虎、李邴的长生牌位。李渊当了皇帝，连带着他的祖先也要过一把皇帝瘾，分别给这四代祖先封了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的谥号。李渊的家族自称为西凉武昭王李暠的正支后裔，是关陇八大柱国之一。实际上，李渊的祖先最早居住在河北赵

郡，本是大姓，后来逐渐破落。不知道是他的哪位祖先感到在这里混不下去了，适逢天下大乱，举家迁往陇西。此时，鲜卑人宇文泰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一举推翻了北魏政权建立了西魏。李渊的这位祖先想是投军到宇文泰手下，颇立战功有了勋位，其子孙逐渐昌盛。这宇文泰为胡人中的英雄，眼界开阔胸襟宽广，不设胡人和汉人之防，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出力都能得到重用，终于创下赫赫功业。在此过程中，胡汉融合的速度很快，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终西魏一世，这些立下军功的武将谋臣，渐渐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从西魏到隋唐，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人物，他们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没有文武之分。宇文泰融合了其治下胡人、汉人，彼此间通婚很正常。像李虎娶妻梁氏、李邴娶妻独孤氏、李渊娶妻窦氏，皆是汉化之胡人。李世民血管中流淌的血液，胡汉各半。长孙嘉敏的祖上也是胡人。

腊月十九为举行献捷太庙仪式的日子，从前一天开始，房玄龄已嘱全军开始斋戒。寅时，李世民带领从征将官和五百军士，押解薛仁杲等十数名俘虏开始入城。他们从金光门进入，沿街道向东行走。他们一路无言走到朱雀大街上，在朱雀门前稍作整队，礼部侍中带领他们折向南行，向通义坊走去。

太庙里里外外灯火通明，大队到了庙门前，礼部侍中让薛仁杲等人跪在大门南面，李世民等人则立在庙门的左边。右边，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一起，他们早到了。

平明时分，众人听见车轮辘辘，那是李渊銮驾出宫的车仗声音。李渊乘着革辂车，身着武弁服，前后备有六军，仪仗威武。文武百官山呼万岁。

李世民趋前几步跪伏李渊脚下，叩首道：“儿臣世民托先祖洪福、父皇积威，已荡平陇西。今遵父皇之命，将俘虏薛仁杲等人带到太庙。”

李渊满心欢喜，朗声道：“二郎，平身；各位爱卿，都平身吧。想朕李家先祖，皆在马上驰骋陇西，薛家癣疥之疾，何患不能平服呢？二郎、众卿家，且随朕入庙告于先祖！”

众人在礼部侍中的引导下，李渊居前，百官在后，依次到里面四庙内完成仪式。晨果之时，温大雅宣读了献捷祭告。之后，李渊銮驾还宫，百官列队上朝参加祝捷的宣露布礼。

薛仁杲跪立在太庙前时，心想自己终归是开城门投降的，一条小命应该保得下来。谁知温大雅宣读的献捷祭告里有“立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的句子，薛仁杲顿时如一堆软泥似的瘫在地上。看到李渊车仗过去，李世民在众官的簇拥下就要迈出庙门，他急忙连爬了几步，伏在李世民脚下顿首道：“秦王救我，当初你曾说过可以保全我薛家一体香脉，怎么到了长安又变卦了呢？”

李世民停下脚步，说道：“薛仁杲，我说过保全你薛家一体香脉，这话不

错。你弟弟和你的儿女，他们都会活下去。然不能饶了你。当初你在陇西杀了那么多人，像刘感等人，他们死得多么惨啊！今天若不杀你，这些死去的亡灵都会怪我，陇西百姓也会说我朝是非不分。你放心走吧，我保证你的家人安全。”说完，不再理睬薛仁杲，大步走了。

这天午时，朱雀门前，刽子手大刀一挥，薛仁杲的脑袋被斩了下来。

为表彰李世民的功劳，李渊令温大雅备宣露布礼，使天下闻知此大捷。又授李世民为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令其镇守长春宫，关东兵马皆受其节制。其余西征将士，依照功劳大小各有封赏。

百官听了刘感的事迹，非常感动，李渊竟然在朝堂上流下了眼泪。他令人找到刘感的尸体，祭于少牢，赠他为瀛州刺史，封为平原郡公，谥曰忠壮。

朝会上，裴寂眼看着刘文静在那里得意扬扬，心中实在不是滋味，然自己毕竟吃了败仗，人家又是得胜而归，只好无话可说。

刘文静却不放过他，两人相邻而立，刘文静侧脸轻声嬉问道：“裴监，怎么回事儿？我们的许多兵马竟然如此不堪，连草寇都打不过？”

裴寂微笑着并不搭言。

刘文静还继续刺激裴寂，他奏道：“陛下，现在西线已安，臣愿增援北线。”

是时，北线由殷开山和柴绍夫妇领兵抵挡，他们屯兵龙门背靠河水与刘武周相抗，两军现成相持之势。

李渊问道：“刘爱卿有何方略？”

“臣以为，必须改变目前敌寇兵临城下的局面。可使柴驸马他们继续在龙门拒守，臣领军向北攻击，沿途收复失地；再者，臣毕竟与始毕可汗交往数次，臣愿意出使突厥，请始毕可汗约束刘武周。若采用这种又打又拉的办法，应该能改变目前的态势。”刘文静说完，不忘记又侧脸向裴寂笑了一下。

裴寂看出了他那奚落的神情。

李渊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当即同意，只不过没有马上派刘文静出征，改由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北伐，让刘文静准备礼品出使东突厥，答应他出使归来后再上前线。李渊还算知人，他明白刘文静的长处是搞外交和政务，打仗不是他的强项。

李世民本有心领兵北征，看到刘文静拔了头筹，也就不再说什么。当李渊征求他的意见时，李世民全力支持刘文静，认为这是上策。

朝会过后已近午时，李世民兴冲冲地奔回承乾殿，急于见到两个刚刚出世的儿子。一入殿内，只见居中的大火盆儿堆满红彤彤的炭火，室内温暖如春，两只熏香炉里正冒着袅袅青烟，香气扑鼻。宫里早将李世民班师的消息告知了承乾殿，长孙嘉敏、菁儿、杨氏三人一大早就候在正殿里，等候李世民归来，两个奶妈在一旁伺候着两个孩儿。李世民不及脱下朝服，一迭声叫道："敏妹，菁儿，快让两个孩儿见我。"

长孙嘉敏上前替李世民除去袍服，笑道："二郎，早给你预备好了，到了家里，还用这样急吗？瞧，大冬天，你的头上还冒出汗来。"奶妈先把承乾递到李世民手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抱上自己的孩子，小心翼翼生怕摔了。只见孩儿胖乎乎的脸蛋上红润饱满，忍不住亲了一口，其时承乾正想入睡，让李世民如此一拨弄，"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长孙嘉敏急忙接过抱在怀里。

李世民道："好小子，见了为父不给笑脸，倒耍起脾气来了，是责怪我来晚了吗？菁儿，宽儿呢？抱来让我瞧瞧。"

两个孩儿生得非常相似，李世民看了一会儿，就让奶妈抱到后房休息。殿内，夫妻四人坐在一起，李世民很高兴，说道："辛苦你们两位了，我在陇西，听说那里产的枸杞挺好，可以滋阴温补，就带回来一些，你们产后最好补一补。"说完，他让从人将两大包枸杞呈上来。长孙嘉敏打开一看，只见枸杞颗颗饱满，殷红如血。她谢过夫君体贴，让人包好收起，说道："二郎，最好给万贵妃那里也送上一些，你不在家，她天天念叨你呢。"李世民道："难得你还想着别人，不用费心，万贵妃，还有太子、四郎那里我都准备好了，回头你给他们送去。"

四人在一起闲话，李世民想起一事，转向菁儿道："菁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我这些天忽然又想起可怜的智云弟来，可惜他年纪幼小被害，无子无息。承乾是我们的长子也就罢了，我想把宽儿过继给智云弟，承继他的香火，你以为如何？"

菁儿抿嘴一笑："菁儿和宽儿都是王爷的，你想怎样，菁儿并无意见。"

杨氏在一旁并不多话，眉眼中透出一股淡淡的郁闷轻愁，李世民见状觉得奇怪，然没有多问。长孙嘉敏听完两人说话，满心喜欢。万贵妃现在是后宫之主，她素与万贵妃交好，将宽儿过继给智云，万贵妃肯定会很高兴。

三位夫人侍候着李世民用完午餐，李世民漱漱口打了一个哈欠，满足地说道："还是家里舒服啊，暖室生春，美人在侧，强似我在冰天雪地里苦熬征战。"

菁儿接口道："王爷在前方打胜仗，宫里人都在夸你呢，我们听了，心里都透着高兴。"

李世民困意上来了，他站起身来，说道："敏妹，我先去你房里歇会儿。

为了今天的献捷仪式，昨儿一夜几乎没有合眼。菁儿，到了晚上，你再把听到的好话说给我听。”

长孙嘉敏领着李世民来到自己寝室休息，其时奶妈带着承乾已到别屋休息。进房后，长孙嘉敏抖开被子，替他除去夹衣，再将他扶上床。李世民看到床上绛红色的床幔，困意一下子没有了。他侧望长孙嘉敏没有上床的意思，奇怪道：“敏妹，我大老远跑回来，最是想你，你不上床让我搂会儿，想故意为难我呀？”

长孙嘉敏红晕上脸，说道：“二郎，你困乏得很，我若上床，又该睡不好了。”李世民不待她说完，一把将她拽了过来，三下五除二将她衣服扒下提入被中，嘴里说道：“谁说我困，搂着你睡觉，才是最好的休息。”两人赤条条地搂抱在一起，李世民接触到她那发热的胴体，嘴伏在她的耳根说道：“敏妹，我这两个月一直忙于战事，连女人味儿都没有闻到一点。咦，你生了孩儿，身子丰满了一圈，瞧你的这一对玉乳，圆鼓鼓的，不再似以往小姑娘的样儿了，让我也吃上一口？”长孙嘉敏羞涩无语，只是用双手紧紧扣住他的身子。两人干柴烈火，在这红纱帐里有道不完的甜蜜、说不完的亲热。

李世民这一觉直睡到日将落山，长孙嘉敏早已轻轻起床，看到时辰不早，她推醒李世民，说道：“二郎，赶快起来吧。午时刚过，父皇就派人来传旨，晚上他要在恬然殿赐宴呢。”

李世民睡眼惺忪，边揉眼睛边问道：“赐宴？还有别人吗？”

长孙嘉敏道：“听说还有太子和四郎，父皇说，此为家宴，不叫外人。”

李世民于是穿衣洗漱，忽然想起杨氏，问道：“敏妹，我今天回来看到杨琼落落寡合，似有愁闷之事，是菁儿和她拌嘴了？”

长孙嘉敏道：“菁儿怎么会和她拌嘴，二郎，我们姐儿几个融洽得很呢。杨氏妹子愁闷还是因为四郎，前几天硬是把她那不满十二岁的小妹子给带到齐王府里了。”

杨琼的母亲是萧太后，这个被齐王元吉抢去的小妹子是萧太后的小女儿，杨琼和她感情甚好。长孙嘉敏接着说：“前两天杨氏妹子一直暗暗垂泪，我去劝她，她说小妹子太苦了，还是一个孩子就让齐王给糟蹋了。二郎，晚上回来你去杨氏妹子的房里劝劝她。”

李世民点点头。

恬然殿内灯火通明，满室皆暖，幽香绕梁。李渊眼见李建成三人入殿后欲向自己行大礼，挥手道：“罢了，今天我们设家宴，不要如此多礼了。来，就座吧。”中间条案上，已摆满各色菜肴果蔬，每人面前的酒樽里，盛满了琥珀色的三勒浆酒。

李渊举樽道：“今天为父特别高兴。这段日子，大郎和四郎辅佐我处理朝政，二郎一举扫平陇西。今日特别置酒庆贺一番。自从我们入了长安，这样的场合并不算多。来，喝吧，二郎，也算为你洗尘庆功了。”

几人一饮而尽。今天虽是家宴，然李渊贵为皇帝，以前那种家庭气氛，再也回不到餐桌上来了。

李渊又道：“你们随便喝随便吃，我专门让厨上多做了几种野味，味道不错。我们边吃边谈，还要筹划筹划以后的事情。大郎，你了解的事情较多，二郎在外不太清楚，就把眼前形势介绍一下，也说说你的看法。”

李建成身为太子，这些天一直在朝上忙于帮助李渊处理朝政。李元吉因为丢失太原的事儿，还在家里赋闲。李建成缓缓言道：“二郎此次扫平陇西，为我朝去了一心腹之患。现在神通叔已经和徐世□合兵一处，牵制了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精力，只要黎阳不失，他们一时不敢来犯长安。最具威胁的就是刘武周了，还有……”李建成说到这里，李渊插言道：“我准备明天就让刘文静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一起带领三万兵马去增援殷开山他们，刘文静先和始毕可汗联系，争取对刘武周有所制约。二郎，你以为如何？”

李世民点头道：“父亲派兵北上增援，很是必要。这刘武周豺狼之心，不能让他向前再行一步。刘文静他们三人随父太原起兵，经验和武功都算上乘，世民认为是合适人选。”

李建成接着道：“还有南边的巴蜀、南阳、岳阳一带，我朝一直没有力量去剿抚，现在，那里的朱粲、萧铣、辅公柘闹腾得挺欢，前几天，父亲还说要派人去剿灭他们。”

李渊道：“这是屈突通的主意。南方的几个贼人，各自为政，闹腾得虽凶，毕竟势力不大，一时成不了气候。若放任不管，时间长了肯定会增加变数。现在西征的兵力已经撤回，可以腾出手了，我正考虑让孝恭领兵南征。”

李渊的族侄中，李孝恭今年二十六岁，平时喜爱钻研兵法，性好练武，李渊比较看重他。听说要派李孝恭为帅南征，李世民沉吟道：“孝恭兄倒是南征合适人选，不过他从未经历实战，如此重要的担子，恐他独肩难挑啊。”

李元吉插言道：“父亲，就让我随孝恭兄出征吧，当能助他一臂之力。”

李世民见到李元吉又想掺和，本想不说，但还是忍不住道：“四郎，你就不要再去添乱了，南征是大事，你好好在家读书多历练吧。”李元吉见李世民又找自己的茬儿，脸红脖子粗，嘴一动就想发作。李建成见状，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妄动。

李渊问道：“二郎，你接触的人多，就推荐一人来辅佐孝恭。”

李世民断然道：“李靖最合适，此次西征成功，李靖居功至伟。由他辅佐孝恭兄南征，肯定能够建立奇功。”

李渊道：“好，我相信二郎的眼光，大郎，明日上朝你就让温大雅拟旨吧，授孝恭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副总管。”

分兵援北和定南的大事就在这场家宴中定下来，李渊很高兴，几杯酒下肚，红光满面，他说道：“上阵还是父子兵，这话一点都不错，我朝天下大计总还要我们父子四人共同筹划才好。四郎，明日午时过后，你陪我摆驾鄠县狩猎，可惜马三宝随婉娘在龙门，他对鄠县的地理了如指掌。”家宴尽兴而散，李渊转入后宫。现在李渊已把尹德妃、张婕妤丢开了手，后宫佳丽众多，花彩纷呈让他目不暇接。这李渊年龄上了岁数，然龙马精神，入长安这两年时间里，又生出了两个龙子、三个龙女，连李世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弟弟、妹妹。

第二天圣旨下来，两路军马分头准备。李靖这次被封为行军副总管，深知这是李世民举荐的原因。回想当初沦为李渊阶下囚的日子，再看现为朝廷一方大员，真是恍若隔世。

散朝后，他随李世民一起回到承乾殿的仁文厅里，拱手向李世民作谢：“元帅，李靖此次随你西征，都是你拿的主意，怎么把功劳都扣到李靖的头上？让我心里实在不安。元帅，你年龄小我十岁胸襟如此宽阔，李靖自叹弗如。”

李世民笑道：“药师兄何必太谦？世民此次向你讨教兵法，收获颇大，真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金子必然会发光，皇上封你为行军副总管，正是想借重你的才略为大唐建功立业呢。”

李靖大为感动：“元帅，请放心，李靖此次随赵郡王南征，定当倾心倾力，赞襄大计。”

李世民微笑，他忽然问道：“药师兄，我曾听到有关你的一个传说，一直不曾问，今天这里就我们两人，就帮我解解疑吧。说的是你年轻时曾入龙宫，龙母唤出两个青衣女子，一个满脸笑容，一个微有怒色，任你挑选其一，两个都带走也行。想你当时胆不大，只要了那个微有怒色的女子。出了门，那女子告诉你：‘方才郎君若并取二女，则文武兼备，后当出将入相，今舍文而取武，异日但可为一名将耳！’说完她取出兵书相赠。我曾读了你的三卷兵书，这个故事是你兵书的来历吗？”

李靖哈哈大笑：“元帅如此聪明，还会相信这种骗人的故事吗？龙宫谁又见过？龙母何在？要真有这种事，我们都可以不用读书，不用练武了，反正注定你是一位大将军。”

两人相对莞尔。

李世民又道：“药师兄，我原来赠你的那匹‘玉极骝’，这次在陇西中了几

箭，脚力大减。一会儿，我让李安领你去马厩把‘白蹄乌’牵走，就算我赠你的送行礼物。”

李靖急忙推辞：“不敢，不敢，元帅你爱马如命，前次相赠‘玉极骝’已是感激万分了，哪儿能再次横刀夺爱？”

李世民不容李靖推辞，坚决让他收下。他调侃道：“我们若是文士，就到灞桥折柳一枝，极富诗情画意。谁让我们都是打仗的命呢，一匹马就权当成柳枝，唯盼你连传捷报，为定大唐天下建立殊功。”

这李靖辅佐李孝恭南征，他们先设计攻破南阳，贼首朱粲落荒而逃，再向西行招抚巴蜀，然后沿江东行屯兵信州。他们沿江首破萧铣，再降辅公柘，将江水沿岸及以南的国土归入大唐版图。李靖诚心向唐、精心设谋，战功赫赫，每场战事的紧要关头，只要李靖在，皆能化险为夷。说起来，这都是李世民的功劳，他救李靖、识李靖、用李靖，成就了一名伟大的军事谋略家，使其三卷兵书《卫公李靖兵法》流传后世，这些都是后话。

第九回

良臣遭诬命归西

北境易帜叹败绩

刘文静出使到东突厥时，始毕可汗身患重病已奄奄一息，刘文静在牙帐延宕多日，终不得相见。无奈，他将李渊所贡宝物交给叶护吐谷浑邪，这叶护吐谷浑邪是始毕可汗的第一要臣，官职为颉利发。他深知刘文静的来意，承诺说只要李渊继续称臣纳贡，东突厥无意侵夺唐境。有了这个承诺，刘文静满意而归，他不指望东突厥对刘武周施加什么影响。东突厥并不希望中土势力一方强盛，反而希望他们势均力敌，自己俨然就是他们的主子，可以居中获利。

刘文静回到长安向李渊禀报，李渊赞他不辱使命。最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率军到晋州，关内压力一下子减轻许多，刘武周的南侵势头受到遏制。李渊不让刘文静再回前线，授他为民部尚书。

武德二年四月，始毕可汗一命呜呼，其弟俟利弗继承汗位，是为处罗可汗。消息传到长安，李渊为始毕可汗废朝三日，遣使节持币前往东突厥牙帐吊问。

刘文静入主民部之后，痛感百姓流离失所。当时大唐所辖民户不足二百万，与前隋最盛时民户九百万相比，差距甚大。朝廷调兵调粮，往往捉襟见肘。这几年，刘文静在征战之隙，基本上行遍大唐所辖地域，眼见土地荒芜，流民无所定居，亟须休养生息。前隋文帝所制定的均田令和

租庸调令经隋炀帝和隋末战乱的破坏，基本上丧失了功能。

刘文静上奏李渊要求重订均田令和租庸调令。李渊准奏，让民部到各地调查田亩情况，最后由裴寂、封德彝、萧瑀、于志宁和刘文静一起确定新令。

武德二年七月，均田令和租庸调令出台，李渊颁诏先在京兆范围内试行。

均田令的主要内容是将田亩分成永业田、口分田、勋田、职分田数种，规定百姓、官员的受田数量。隋末战乱，地主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百姓手中，有的成为朝廷控制的荒田。这次初颁的田令既承认百姓占有这些田地的合法性，又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可以依令向朝廷请受荒田，进行耕种。这对于快速恢复和发展田亩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朝廷缴纳粟二石，叫租；随乡公所每年缴纳绢二丈，锦三两，不产丝锦的地方，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叫庸；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调。这种赋役令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并可以庸代役，保证了农民的耕作时间。

制定律令的人中，裴寂官职最高，他对田亩与律令所知甚少，偏偏自以为是，爱发议论而又离题甚远。萧瑀和封德彝是前朝老臣，精明官事，萧瑀有时还指摘几句，封德彝则往往一笑了之。于志宁倒是个真正干活的人，整日里出出进进，搜阅典籍，无暇管这些闲事。独刘文静不理他的茬儿，甚至在李渊主持的廷议中，只要裴寂开口所言中毛病太多，刘文静马上沉着脸反驳过去，弄得裴寂好不尴尬。

裴寂散朝后回到府中，想起刘文静的得意嘴脸，心里的无明火顿时涌上来，就在院里来回转悠。这时下人来报，说齐王来访。

话音未落，李元吉已冲入院中，他边走边嚷道：“裴公，散朝时我叫你，你头都不回，有什么急事儿？”

裴寂和李渊称兄道弟，李元吉到了裴寂面前自认晚辈。不过两人都有一件好处，就是不学无术，对玩乐颇有心得，关系非常亲密。

裴寂摇摇头，叹道：“你喊我了？我怎么没听见？哦，都是刘文静这小子把我气糊涂了。”

李元吉哂道：“刘文静？值得你动这么大的气吗？走，我领你到一个好地方，那里有一个新鲜的乐子，你肯定没见过。”

裴寂再摇头，说道：“唉，我没有心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不出这口气，我寝食难安。”

“这事儿好办，我们找父皇吹吹风，让父皇申斥他一顿就成了。”

“有什么理由申斥？齐王啊，你想刘文静自认为是功臣，二郎又和他交往甚密，若没有过硬的理由，如何说动圣上？”

“父皇最信裴公，刘文静又算什么？”

裴寂不语，心想齐王毕竟是公子哥一个，有些道理和他说不清楚。

李元吉忽然一拍脑袋，说道：“对了，裴公想找好理由，现在倒是有一条好路子。”

“什么路子？”

“刘文静有一个小妾名叫蛾儿，还有点姿色，听说她对刘文静颇为不满。”

裴寂眼前一亮，说道：“好哇，齐王，此事就有劳你了。你可派人与蛾儿私下联络，许以金帛，她不是还有些姿色吗？干脆，你再许诺她将来可以归入齐王府。只要蛾儿死心塌地，不愁找不到扳倒刘文静的好理由。”

两人一拍即合，如此就定下计来。

这天刘文静又与裴寂大吵了一架，心中怒火万丈。回家后，星星已经满天。最近他的家宅中常有怪事出现，文静疑家中有妖，让其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召来巫师，在星下被发衔刀做法事。刘文静把刘文起叫过来喝酒，巫师在外面大显神通。想到裴寂的官位在自己之上，又一副可恶样子，刘文静气不打一处来，喝得酩酊大醉。酒酣之际，他拔出剑来向房柱击去，骂道：“当斩裴寂首级。”

刘文静的这些情状被蛾儿看得一清二楚。

蛾儿是刘文静入长安后新纳的小妾，此人歌伎出身，虽有妖娆姿色，毕竟有些促狭之气，渐渐为刘文静不喜，近一年来刘文静基本上不理她。蛾儿寂寞难耐，顿生怨怼之意，闲暇时常找以前的姐妹解闷，倾诉自己的苦恼，一来二去，这些话儿就传入李元吉的耳中。

李元吉派人找到蛾儿，许以锦绣前程。那蛾儿一听，觉得这是一桩好买卖，就一迭声地答应下来。来人还说道，若想彻底扳倒刘文静，不留后患，须搜集刘文静谋反的证据。

看到刘文静拔剑击柱，这个蠢女人眼光发亮，心中就有了计较。

第二日，蛾儿让其兄到大理寺出首告状，说刘文静心怀怨望，口出对朝廷和皇帝的不逊言语，然后将刘文静拔剑击柱和召巫联系在一起，指证刘文静意图谋反。

大理寺将此状子报给李渊，李渊认为刘文静是朝廷重臣，不让大理寺审理，遣裴寂、萧瑀将刘文静下在牢狱问状。

眼见这个对头落到自己的手里，裴寂心里暗自欢喜。他对萧瑀说道："宋国公，皇帝令我等二人去问刘文静，那刘文静对我怨恨甚深，我就不出面了，由你查明其反状再面君吧。"

萧瑀的高祖为梁武帝，其姐即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可谓家世显赫。萧瑀端正耿直，识见非凡，然因数次冲撞隋炀帝而被疏远。李渊入长安后，慕其才学，封他为宋国公，授内史令。萧瑀是李渊母亲独孤氏娘家的女婿，李渊张口闭口称其为"萧郎"，甚是亲近。这天他到狱中问讯刘文静，刘文静正冤屈不已，见到萧瑀，流泪道："宋国公救我，这次因醉怨言，实是看不惯裴寂老儿那不学无术的样子，文静助皇帝太原起兵，这些年东征西讨，那裴寂的官位反在我之上。宋公，望你将此实情向皇帝陈述，我心一直忠于大唐，怎么能说我要反呢？"

萧瑀为人正直，平时也讨厌裴寂的嘴脸。他非常肯定一点，就是刘文静对裴寂有怨气不假，但对李渊断无反意。萧瑀现在当着众人之面不好多说，只说道："你放心，我会据实上奏的。"

然这位不转弯之人却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此事与裴寂相关，皇帝缘何还派裴寂与自己一同审理呢？

萧瑀拉着裴寂向李渊覆奏，裴寂还是躲在一边不吭声。萧瑀将所审过程说了一遍，然后说出结论："陛下，刘文静向来口无遮拦，性格率直，他对朝中大臣有怨气不假，然对朝廷和陛下还是忠心耿耿的。臣以为可对其惩戒一番，以为警醒，不能以谋反定罪。"

李渊沉默了一下，然后目视裴寂道："裴监，萧郎这么说，你以为呢？"

"禀陛下，臣对萧公说过，刘文静平时对臣有怨气，因让萧公主问，臣不敢说得太多，怕召来不公之议。"

李渊摇头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朕让你们共同会审，即示以公平。此事缘起于刘文静家人首告，不可等闲视之。这样吧，你们下去后继续审，不能冤枉了他，然也不能因此脱罪。"

李世民此时正在潼关以北的长春宫镇守，闻听刘文静被拘，快马奔回长安。

李渊看到李世民匆匆来见自己，明白他的来意，心想此子与刘文静的关系非同一般，肯定少不了一番陈词。

果然，李世民直接切入正题："父皇，儿臣听说刘文静遭人诬告，被下狱中，所以不及向父皇禀报，擅自回京，望父皇恕罪。"

李渊笑道：“你与肇仁平素友善，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若不关注，倒不合情理了。我不怪你。”

“谢父皇。儿臣愿以性命担保刘文静不会谋反，若父皇不放心，可降其官职归于儿臣属下，由儿臣代为管束。”

李渊沉默片刻，颜色稍和，轻声说道：“二郎，起来吧。你放心，我对此事万分持重，嘱咐萧、裴二人慎审之，肯定会有一个妥善的结果。万一他真的有罪，我也会念着他以前的功劳，宽恕他的。你还是放心回长春宫吧，密切注视刘武周的动静。”

李世民心里吃了定心丸，遂入狱探望刘文静。他们在狱房里对饮，两人都坚信，此次场景又重复了以前太原狱中的故事，刘文静很快就会出狱的。

刘文静在酣饮的同时，不忘痛骂裴寂弄权误国。

李世民劝道：“肇仁兄，你经过这次磨炼，将来要把你火爆的脾性改一改。你若还坚持，总有一天还要吃亏的。”

不过刘文静终于没有改变脾性的机会，李世民第二日返回长春宫，到了第三日晚间，狱卒给刘文静送来了一根绳子和一杯药酒，让他在两者中选择。

李渊赏了刘文静一个全尸，也算部分实现了对李世民的承诺。

自从产生了要除掉刘文静的念头后裴寂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能够灭掉刘文静的人不是自己，唯有皇帝李渊。

此后的日子，裴寂针对刘文静的特点，偶尔在李渊面前挑拨数句。他掌握一个火候，就是不让李渊感到自己在刻意攻击，而是无意流露。渐渐地，这些话逐步在李渊的脑子里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刘文静很有本事，然脑后有反骨。

刘文静下狱后，有一日李渊约裴寂到宫内海池泛舟，君臣二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李渊道：“刘文静的案子，也就这样吧。你们快点结案，将其贬官即可。他原来在秦王府当过属官，就让他还回到二郎那里吧。”

裴寂道：“陛下想养虎成患吗？”

“如何讲？”

“臣听说刘文静在狱中怨气冲天，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陛下再贬其官，那刘文静今生今世，还会念陛下的好吗？”

“你说应该怎么办？”

“杀掉！”裴寂狠狠地做了一个手势。

李渊摇头道：“不好。刘文静毕竟为首义功臣；再者，他出使突厥不辱使命，平时还多立军功。若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说？”

“对呀，刘文静正是因为自诩功劳大，所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他明知臣对陛下最忠心，然动辄在朝堂之上侮辱我，明显想扫陛下的面子——总有一天，他也会瞧不上陛下的；他出使突厥不错，然他在外面多次宣扬说陛下卑躬屈膝向突厥称臣，突厥现在之所以对我朝还算客气，完全是他机敏应对的结果。这样的人，实为狼子野心，陛下难道不察吗？”

个人能力强且有野心，还对外宣扬唐朝向突厥称臣，这都是李渊最忌讳的事情。

这次海池对话最终决定了刘文静的命运。刘文静死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蛾儿及其兄长也死于非命。

李世民在长春宫得知了刘文静的死讯，不由得悲从心中来，泪飞沾襟。其时，房玄龄和杜如晦正在身侧，两人急忙劝慰。

房玄龄劝道：“秦王不可太伤悲。刘尚书毕竟过于刚强，由此堕入了奸人的诡计。听说刘尚书的小妾之所以反水，其中还有齐王的功劳。殿下，以裴寂一人之力难将刘尚书扳倒，其中必有许多幽微之处。为今之计，秦王不可大肆为刘尚书鸣冤，也不可伤心太过。”

杜如晦点头道：“玄龄兄说得不错，此事颇多幽微之处，秦王应谨慎为之。裴寂和齐王知道刘尚书平素与秦王交好，他们最近皆兵败并州，那么他们合力对付刘尚书，肯定对秦王也有所猜忌。”

李世民冰雪聪明，马上明白了两人话中的意思。

年初，李世民镇守长春宫，秦王府属和妻儿，也随军到了这里。长春宫东临河水，南望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李渊让李世民在这里节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以防备王世充和刘武周。李世民在长春宫一时无事，整天和府属谈论天下大事和诗文。八月，杨琼又为他生下一子，李世民为此子取名李恪。

李世民镇守长春宫的消息传到洛阳，王世充手下大将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率众来降。

当初李密定都金墉城，封了五虎大将，他们是飞虎大将军秦叔宝、猛虎大将军徐世□、螭虎大将军程咬金、烈虎大将军单雄信、雄虎大将军罗士信。李密兵败投唐，这五人除了徐世□远在黎阳镇守外，其余四人都归了王世充。单雄信到了洛阳，被王世充的妹子看中，招了他为驸马。

这五虎大将，确有过人之处，他们人人弓马娴熟，有万夫不当之勇。瓦岗军闻名天下，与此五人不无关系。说起来，他们都有一番不凡的来历。秦叔宝名琼，与罗士信同是齐州历城人，程咬金名知节，是济州东阿人。隋末大乱义兵群起，卢明月在下邳纠集十余万人攻郡下县，下邳通守张须陀统领一万人马，奉令前去征讨。两军对阵，张须陀力战不敌，只好后退到离卢明月七里处下栅相持。这样相持十余日，张须陀对众将说道："卢明月见我们退却，必然轻敌来追，他的后营势必空虚。我们若组织千人潜往偷袭，一定大胜。众将官，此计虽好也很危险，谁愿意替我走一遭？"众人面面相觑，吓得不敢吭声。这时，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人排众而出，请缨杀敌。

秦叔宝面如淡金，五绺长髯飘扬脑后，腰大膀阔，惯使一杆虎头蘸金枪和一双金装锏。罗士信则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智勇双全，使一杆丈八滚云枪。程咬金生得虎体龙腰，面似青泥，发似朱砂，勇力过人，善用一杆马槊。他们三人分领千军伏于芦苇间，待卢明月带领的人马一过去，一跃而起杀向敌营。罗士信最为勇猛，他拔敌旗帜，杀得浑身血污，又纵火焚烧三十余栅，烟焰冲天。那卢明月看到火起，急忙引军还营，张须陀领兵追击，这边三人断其归路，可怜卢明月的十余万众就此作鸟兽散。经此一役，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三人声名鹊起。

罗士信的名气又比秦、程两人还要大。当时王薄起义，张须陀带兵讨之。罗士信刚刚十四岁前来投军，张须陀不同意接收，说他形貌还是小孩样子，如何能够打仗？当时两军已经对阵，罗士信听言大怒，身披两重甲上马，急速驰到王薄阵前，连杀数人，又拔剑斩掉一人的首级，将之抛往空中，手持丈八滚云枪迎空刺入，将首级挂在枪刃上，举枪绕阵一圈，两军看后无不骇然。

三人跟随王世充日久，逐渐灰心。程咬金不堪忍受，对两人说道："这王世充器度浅狭，又好妄语，动不动就发誓赌咒，好像一个巫师老太婆一样。你们说，这样的人能够成为拨乱反正的主人吗？"三人都很认同，他们决心离开王世充。看到李唐气势正旺，李世民善于招贤纳士，又听说李世民近在长春宫，遂决定去找李世民。那天王世充带领他们三人及单雄信一起出洛阳向西，沿途观察各县的城壕。到了慈涧，三人突然带领十数骑狂奔向西，王世充和单雄信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惊愕得张大嘴巴。三人驰出三百余步立马，回身拱手道："我们蒙郑王收录，感激不尽，一直想为你出把力。然你性好猜忌，身旁又多蛊惑之人，我们心有余悸。你这里终究不是托身之地，今天特向你告辞。"

王世充回过神来，听说他们要走，厉声道："你们说走就走，城中的家眷难道就不想要了吗？"

秦叔宝拱手道："郑公，大丈夫行事但取大义，不顾小节。我们既然要走，就顾不了这么多了。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我想郑公也不会因此难为了我们的家眷，雄信兄，还望你多多照应。"

说完，三人带领从骑疾驰而去。王世充和单雄信眼睁睁看着他们西行，知道拦不回来，只好黯然打马返回洛阳。

李世民见到三人来投，急忙倒屣相迎。长春宫里，李世民连日设宴款待三人，并将此喜讯报知李渊。三天后，李渊下旨，授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让他择日上任。另授秦叔宝为秦王府马军总管，程咬金为秦王府左三统军。

淮安王李神通被授山东安抚大使，率军取道黎阳与徐世□会合。随行的还有一人，即秘书丞魏徵。这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少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其属意纵横之说。他先随李密，然郁郁不得志，后随李密降唐，久在长安无人所知。这次随李神通到黎阳，还是自请而来的。

当时黎阳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李唐，徐世□举兵归降，使潞州至黎阳连成一线。李神通此来只要以黎阳为根据地，逐州逐县稳扎稳打，当为李唐创下大片基业。一开始他的进展还算顺利，不数月就连下相州、邢州、冀州、魏州等地。其时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带领前隋宫室和骁卫沿着运河北上，到了海州用宫内珍宝诱惑王薄等人，使王薄率领手下跟随他守卫聊城，共合兵十余万人。李神通得知这个消息，挥师进攻聊城，将宇文化及连围了十余日，城中粮尽，宇文化及派人找到李神通要求投降，李神通拒不受降，说道："宇文化及已经支持不下去了，我们正当攻取，以示国威，其玉帛宝物也可散作军赏。若同意他们投降，我如何下手呢？"李神通只为贪图小便宜，拒绝宇文化及投降，使宇文化及完全绝望，只好婴城自守。哪儿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窦建德也闻到了聊城的香味，以尊隋的名义大举进兵，漫山遍野向聊城杀过来。宇文化及见状，举城投降了窦建德。这下子把李神通弄得鸡飞蛋打，唐军和窦建德的部队一触即溃，只好凄惶惶退过相州直奔黎阳，来到徐世□那里托庇藏身。得了宇文化及兵马的窦建德，力量更加强大，所到之处，州县望风即降。他将黎阳团团围住，李神通、徐世□拼命抵抗，但不敌窦建德的人多，结果城被攻陷，他们一个个都成了窦建德的俘虏。

窦建德每每战胜，其所得资财，皆分给将士，自己一无所取。他个人生活极为简朴，不吃肉，专吃蔬菜粟米。其妻曹氏不衣绫罗，整日里布衣荆钗。夫妻两人的口碑甚好，手下人愿效死力。窦建德很想落一个招贤纳士的好名声，这次宇文化及投降，他将前隋大臣都委以重任，裴矩为左仆射，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攻下黎阳，依旧示以宽仁之意，任徐世□为左骁卫将军，让他继续镇守黎阳，当然还耍了一个小心眼，让徐世□的父亲徐盖经常随同自己身边以为人质。魏徵也被授为起居舍人。

徐世□此时一颗心向着长安，屈身在窦建德麾下，只好伺机而行。其间李商胡据孟津聚众五千余人，徐世□偶然之间与他相遇，两人结为兄弟。他们都有向唐之心，相约待窦建德出黎阳分兵时再起事。谁料李商胡性子太急，不与徐世□商量就先下手了。事起仓促，徐世□见窦建德已

经有所防备，慌乱中来不及叫上李神通和魏徵，仅带数骑间道逃往长安。

徐世□到了长安，李渊父子和朝廷百官皆赞颂其忠义之举。李渊封其为曹国公、右武侯大将军，赐姓为李，从此徐世□更名为李世□。

这边黎阳失守，北面的战事也很不妙。刘弘基和长孙顺德进兵到晋州无力前攻，和刘武周成了相持之势。六月，上谷人宋金刚被窦建德杀败，率领残部四千余人来投刘武周。刘武周封他为宋王，委以军事大权。宋金刚感激涕零，听说刘武周有一个妹子待字闺中，遂将自己的发妻赶走，请聘刘武周之妹，这样又成了刘武周的妹夫。

宋金刚报恩心切，他看到前锋和唐军在晋州相持，自告奋勇要亲临阵前厮杀，从而南向与李渊争夺天下。刘武周授之以西南道大行台，令其率领二万人马南攻。

武德二年十月，宋金刚令手下骁将尉迟敬德、寻相为左右先锋，各领兵一万猛然插到晋州城下，从东西两面全力进攻。刘弘基和长孙顺德本来在这里和敌方势均力敌，一下子又冒出如此多的敌军，再也招架不住。宋金刚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晋州攻下，刘弘基、长孙顺德逃走不及，成了宋金刚的俘虏。宋金刚将两人押解至并州，交给刘武周处置。

宋金刚在晋州略事休息，又令尉迟敬德居前，寻相在后向龙门出发。那尉迟敬德是朔州善阳人，身长腰阔，似烟熏太岁，火烧金刚，善使两条雌雄竹节鞭。其坐骑也甚有特点，身长九尺，浑身如黑漆，没有一点杂毛，肚皮底下，中间圆圆的斗大一圈白毛，好像月亮一般，此马名为“抱月乌骓马”。尉迟敬德得令，一马当先，连挑沿途数座唐军营寨，直逼龙门城下。好在龙门被殷开山、柴绍夫妇经营多时，这里深沟高垒，遍设鹿砦，尉迟敬德急切中一时难以攻下。

这些坏消息接连报到长安，李渊及百官闻讯震惊。他们议论纷纷，李渊手敕道：“贼势如此，难以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

其时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看到李渊手敕，大惊失色，急忙上表星夜送至长安，其中言道：“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李世民让使者送走自己的上表，对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说道：“我这个父皇啊，一遇到紧要关头就容易摇来摆去。记得起兵时到了霍邑，他在裴寂等人的鼓吹下想退回太原。总算还听得我劝，想起那次雨夜里帐前大哭，今天看还是值得的。”

房玄龄道：“秦王，依我估计，皇帝见了你这道上表，肯定会同意发兵出征。如此，我们还要早做准备才好。”

李世民道：“如晦，你说我们若此次与刘武周接战，与上次西征之役有何不同？”

杜如晦考虑了一下，说道：“不同之处在于地理，并州多山，宜精兵骁骑。”

李世民接口道：“对，就是如此。玄龄，我们这次多选精兵骁骑，你派人找张万岁，让他再送些马来，要向他强调，这些马最好要善于在山地间驰骋。人言那尉迟敬德如何骁勇，我秦王府里的人才次于他吗？”

李渊果然同意李世民的意见，诏李世民为益州道大行台尚书令，悉发关中之兵由其统领。武德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渊驾临长春宫亲为李世民送行，收复河东、重夺并州之战就要开始了。

第十回

履冰渡河屯柏壁

持刃邀战斗稷水

河水到了壶口地段，水流湍急，瀑布如帘。向下二百里到了禹门口，河水被龙门山所夹，急流从只有三十丈宽的河槽中涌出，这就是有名的“龙门”。龙门这里虽然水速流急，然河道狭窄便于舟楫，历来是连结东西的渡口。河水出龙门而下，河道逐渐变宽，到了风陵渡，汾水、渭水相继加入，水量大增，中间无法再设渡口。

李世民率领三万兵马出长春宫向龙门驰去。其时已是寒冬，龙门那里的河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坚冰，大军到了西河畔上，李世民先派段志玄为前哨去联络殷开山和柴绍夫妇，他在后面指挥将士渡河。三十丈宽的冰面上，人人下马手拉缰绳小心行走，人仰马翻的场景比比皆是。待渡了河，大家眼瞅着那些跌得鼻青脸肿的人，不禁相对而嬉。

上岸后离河十里，即是殷开山他们据守的营寨，段志玄已先入营寨通知他们，只见殷开山、柴绍、李婉娘带领一队人马出寨迎接。

李世民不急于进寨，他先骑马绕寨一圈。见这营寨依山而建，当路而立，山上遍设檑木、弓弩。若丢了当路的营寨，他们退往后山用檑木、弓弩却敌，敌人万万前进不了一步，也别想从龙门过河。李世民观赏了一圈，下马道：“这营寨建得好啊，一年中刘武周、宋金刚无法跨过河水威逼长安，多亏了你们在这里据守。姐，这一定是你的主意，想你当过山大王，这营寨是不是比着黄石寨的样儿照葫芦画瓢？”

李婉娘一笑，说道：“二郎，你统兵数万，为何如此油嘴？你到了这里不先与殷公说话，自顾自先去兜风一圈，把我们晾在这里呀？”

众人一齐向营寨内走去，殷开山边走边对李世民说：“秦王，这里营寨结实，抵挡刘武周无法西渡，然那尉迟敬德和寻相连日南攻，现在已经拿下夏县。瞧他们的阵势，是想打通南下道路从风陵渡渡河，去威胁潼关呢。这几天，公主我们正在着急，若皇帝再不想办法，我们空守在这里，也没有一点用处。”

柴绍与段志玄一起将西来的将士安排妥善，忙完后，已是掌灯时分了。众人草草一餐，聚在中军帐内商量战事。

柴绍立在帐中，眼瞅着李世民居前，后面人鱼贯而入。两人分别仅仅一年，不意李世民又搜罗来这么多的文臣武将。见他文有房玄龄、杜如晦、薛收、褚亮、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武有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秦叔宝、程咬金，柴绍不禁感叹：这二郎确是人中之杰，自个儿战功卓著，还不忘收拢人才。

他们在中军帐里也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眼前宋金刚兵势正猛，殷开山他们力求自保，整日里想着固守龙门，没有心思也没有力量去进攻，对敌方近期活动知之甚少。李世民决定，明日大军先驻扎在龙门，自己亲自带领众将出外侦察。

众人散去，李世民随柴绍、李婉娘到其居处闲话。李世民一入房内，见陈设甚为简单，感叹道："姐，这一年里，你和嗣昌兄在这里太苦了。瞧你这房间里，像是个公主的闺房吗？"

李婉娘道："是啊，前一段你镇守长春宫，就没有想到把里面的家什送我一些？好了，父皇、大郎和四郎他们好吗？"

李世民道："都好，特别是我们那父皇，最会保养自己。太子嘛，干事勤勤恳恳，朝政之事多亏他代父皇料理，让父皇省了不少心。至于四郎，姐，咱们家什么时候养出这么一个公子哥儿？整日里弄犬狩猎，国事家事都不上心，年初时还把杨琼的小妹给夺了去，她还未及成人呢！说实在话，我现在见了他就感到不顺眼，此次出征，父皇原说让他随我来历练一番，让我给辞了。他为并州总管，搞得落花流水，将我们的基业都丢了，再让他来，你说败兴不败兴？"李世民说完拍了下案子，激动起来，"那日他随父皇来长春宫为大军送行，见了我，还阴阳怪气地说：'秦王，多谢你替我向父皇辞了去，若随你去不就耽误我狩猎的事儿吗？'姐，你说他可气不可气！"

李婉娘先是抿着嘴笑听他说话，到了最后她慢慢收起了笑脸。她知道，这两个弟弟从小就不和，李世民瞧不上李元吉不学无术的样儿，李元吉也瞧李世民不顺眼。她心想，如此长久下去那怎么得了。想到这里，她说道："二郎，你和四郎现在都称王赐爵，不似儿时可以赌气。你又为兄长，手下文臣武将一大帮，你们两个闹别扭，别人就会看笑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定还要搞什么名堂呢。从今以后，你要从内心里对四郎好，四郎那里，我和嗣昌也去说说他。你说四郎抢了杨琼的小妹，你呢？那杨琼不是你抢走的吗？"

李世民笑了起来，他说道："姐，你教训我总得有点真章。那杨琼是我抢去的吗？她诚心诚意跟了我，还为你生了一个侄儿。四郎能和我相比吗？当初我找你要倩紫，你把住不给，我敢打保票，你若对倩紫说了，她肯定也会同意。"

李婉娘一撇嘴道："你恬不知耻，你以为你是谁呀？"脸上薄有怒色。

柴绍一直在旁拿一本书读，他们姐弟两人说话他一般不插嘴。这会儿看到李婉娘激动起来，急忙过来排解："娘子，瞧你的样儿，想把二郎吃了呀？人各有志，你不能勉强于人。说起来，我们该向二郎祝贺才是，人家已是三个孩儿的父王了。"

李婉娘冷静下来，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她"扑哧"一声，笑容上脸："对，对，我倒是忘记了，二郎现在做了父王。说起来，我这个当姑姑的还没

有送礼物呢。”

李世民道：“礼物就罢了，待孩儿们长大，知道他们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姑姑，够他们骄傲了。对了，姐，若他们长大了，就让随你的娘子军学点本事，如何？”

气氛一下子又缓和起来，三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夫妇两人将李世民送出门外。出门时，李婉娘对李世民说：“二郎，你不要再打倩紫的主意，我已将她许给了马三宝，待这次战事结束，就让他们成亲了。”

柴绍回到房内直摇头，埋怨李婉娘道：“娘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对二郎有些太过了。二郎已非昔日之二郎，你看了他的那些府属吗？文能安邦定国，武能驰骋征伐，都是一等一的人才。我观察了，二郎整日里惜口如金，没有考虑好的话断不说出口，即使到了皇帝和贵妃那里，也是庄肃而不乱言的。只有到了你这里，才露出童稚未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还有那么一点撒娇的味道。你动辄教训他，不出三回，我看他也不会再对你多说什么！”

李婉娘摇头道：“你危言耸听，有那么严重吗？”

柴绍叹道：“大家若是寻常百姓家，可以口无遮拦，谁叫我们身在皇家呢？”

三晋的早晨，要比长安赂显寒冷。早晨卯时三刻，李世民起床走出户外，在一片空地上舞起了宝剑。自大业十三年离开太原，算来也有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李世民晨练不辍，已成习惯。几路剑法练下来，周身热腾腾地冒出了汗。他练的这套剑法，是少林达摩剑法，只见剑势越来越快，猛听他大喝一声，身子跃起，宝剑中宫直向凌空刺去，身姿犹如蛟龙腾空。

最后他收剑立身，神定气闲，用力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

这时，有人叫道：“好。”李世民扭头一看，原来是侯君集、段志玄、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马三宝六人站在身后。他们都是一身短打扮，武将本色，想来他们也刚刚结束晨练。

马三宝道：“秦王，我们都看迷了，一招一式皆循古意，又增加了许多变化。”

李世民一笑，说道：“马三宝，你少拍我的马屁，我这三脚猫的本事，还值你来夸。你是秀才半路出家，别让叔宝兄和咬金兄看笑话。”

众人哈哈大笑，一齐返回营中，准备出寨侦察。

李世民与众人走出寨门，他让殷开山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玄向北侦察，自己和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一起向东。李世民不让带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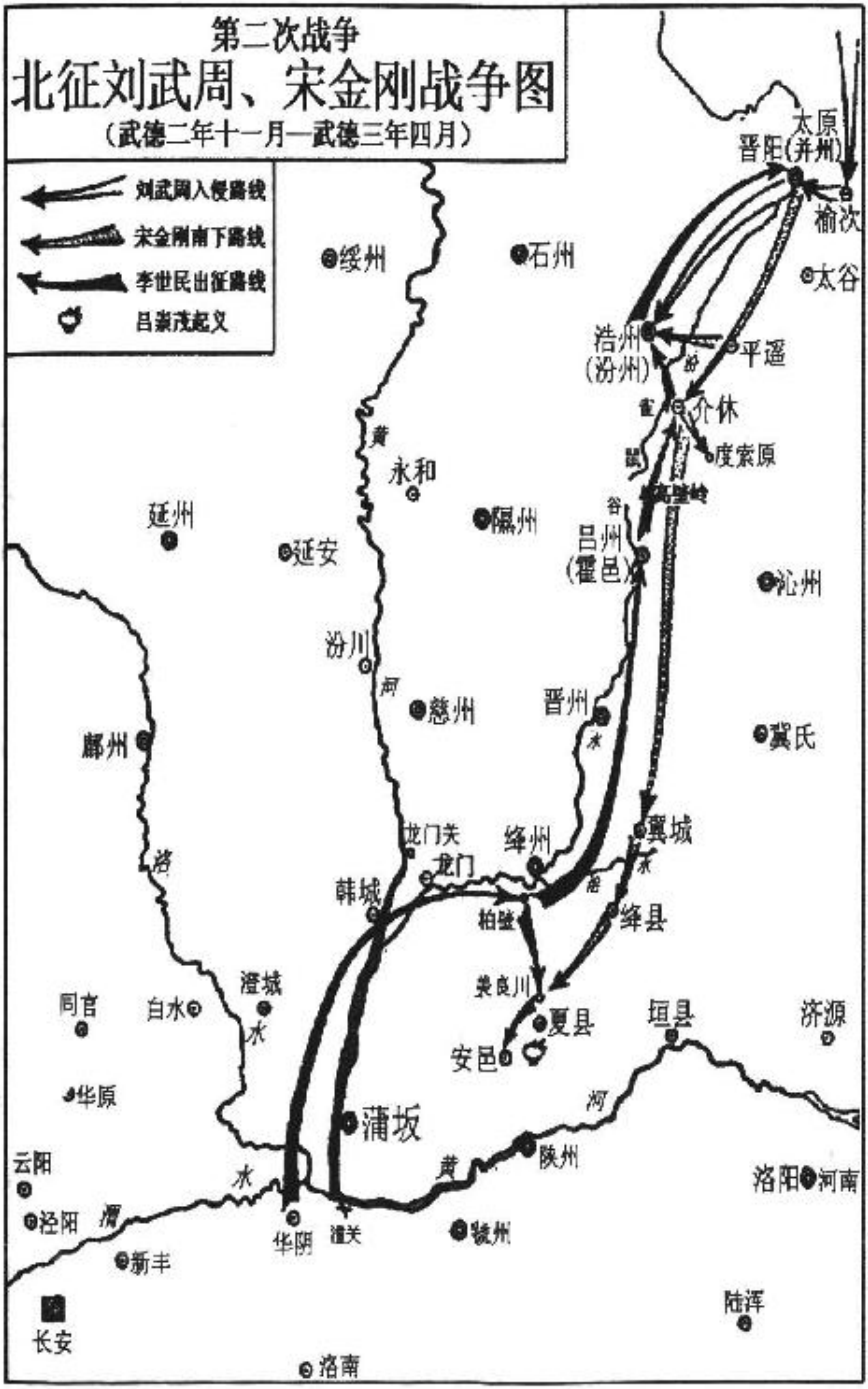
骑，说亲自侦察，远比多派斥候去更准确，更能发现情况，且大家武艺高强，坐骑优良，途中遇险能打则打，能跑则跑，没有累赘。到了三岔路口，两拨人分道而行。

李世民将“白蹄乌”送给了李靖，此次出征骑着“特勒骠”。这匹马仅跟了李世民半个月，似乎就能体察主人的心意，不管是腾越沟坎，或是撒蹄狂奔，都能将主人的坐姿调整得很妥帖，达到“马人一体”的境界。

宋金刚进攻龙门受阻后，尉迟敬德、寻相向他建议，河东向为长安粮草主要供应基地，若向南攻略，既可造成长安恐慌，又可逼向风陵渡向潼关施压。宋金刚听从二人之言转向南攻，为了防备龙门唐军出击，从晋州到龙门或依地势或依老城设了数个营寨，驻兵不等以呼应防御。

李世民四人向东南驰约十里，便离开官道，上了山。山上树木并不茂密，多是些低矮的杂树，在寒冬里颤抖着。一场雪后，山坡上、枝条上还留有积雪，马骑行走非常困难。遇到坡陡处，四人下马步行。

李世民看到秦叔宝、程咬金两人一路无话，想他们两人刚刚来投奔自己，第一趟差事就是随自己出来当探子，很是过意不去，说道：“叔宝兄、咬金兄，你们原是大将，跟我第一遭充了探事之役，不怪我吧？”



两人正在前面行走，靴上和战袍上都沾了许多泥巴，听到李世民发问，两人答道：“那有什么，秦王此举正使我们耳目一新呢。你尚能探事，何况我们。”

李世民道：“可我要比你们年轻啊。”

程咬金道：“叔宝兄和我上山能擒猛虎，下山能夺勇将，身体棒着呢。走这么一点儿路，又算什么？”

马三宝久慕两人名声，接口道：“秦总管，程将军，我老早就闻你们大名，不意今日我们能并排行走，深感荣宠。有点事我不明白，那李密、王世充皆是一时之瑜亮，你们何以就走了呢？”

程咬金道：“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人也如此。我听说你当初为山贼，怎么见了公主就心悦诚服呢？”

马三宝不好意思起来，说道：“我和你们不同，当初被公主所擒，蒙她不杀放归山里，说起来，她是我的恩人。”

秦叔宝长叹一声道：“乱世出猛将，假若天下太平，我们多在桑田劳作，耕织维生，哪儿用打仗啊？秦王，我和咬金兄来投唐，是看到唐俨然有王者之气，皇帝和你善待手下，胸襟开阔，我们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托庇之所。内心里最大的愿望，是想赶快安定天下，不要再过颠沛流离的日子。”

李世民颔首道：“叔宝兄此言大有深意，为将为帅者，打仗其实为最终不打仗，方为仁义之师。”

闲聊中众人登上了稷山报晓顶，从这里向四周眺望，远近景物尽收眼底。马三宝指点道：“宋金刚退兵向南，为了防备我龙门之兵，听说他在柏壁设营屯兵，你们看那座垒有土墙的城池，就是柏壁了。他们为了遥相呼应，又在柏壁的西面因山而建，设了一左一右两座山寨，那里旗幡招展处就是。”

李世民道：“知道那里驻扎有多少兵马吗？”

马三宝摇摇头。

秦叔宝向东仔细观察了半天，开言道：“秦王，我看这柏壁的位置还相当重要呢。从那里向东一点儿，就是自并州通往风陵渡的官道，刘武周、宋金刚向前线转运粮草和联系沟通，皆赖此道。我们若取柏壁而据之，居高临下威胁他们的通路，会使他们进退维谷。”

李世民已经想到这一点，说道：“我们现在只是观察一个大概，还要近一点去看。不过这样粗粗一看，可以知道周围除了这三个点以外，再无其他敌方军马。我们出师关中，若龟缩龙门一动不动，太令人失望。任由宋金刚从容渡河威胁关中，他们也忒舒服了些。叔宝兄、咬金兄，为了摸清他们的兵力，须抵近侦察。你们两人负责那两处山寨，我与三宝一起前去柏壁。我们就此分手吧。”

四匹马左右分开。李世民带领马三宝向柏壁赶去，上山容易下山难，马三宝一个不小心，在一个陡坡上连人带马滑了下去，所幸身上除被石块擦出几道血痕外，其他无甚大碍。

两人下山后向前驰去，行约五里有一小山，马骑一溜烟儿登将上去，从高处看，柏壁城中动静一目了然。只见柏壁城池并不算大，城墙皆用土坯垒成，东西长约二里，南北阔约三里。两人舍马再上前观看，两端守城门兵的面目清晰可辨，城内民房内驻有兵士。他们看了半天，并不见一名百姓在内，想是隋末战乱，百姓流离失所，柏壁已成为一座空城。

太阳正挂在当空，直射的阳光将大地晒得暖洋洋的。城内的兵士这会儿都出外晒暖，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显得懒散。李世民让马三宝数城东的人数，自己数城西的兵士。两人将人数加在一起，大约有两千人。

李世民指点城下，问道："三宝，我若给你五千人，让你拿下此城，有把握吗？"

马三宝道："五千人有些少，若能给我一万人，就先将此城团团围住，再用攻城之具配合，攀墙而入。秦王，你看这城墙并不高，又用土坯垒成，极易攀登。"

李世民点点头，又问："我再给你一万人，由你固守此城，有把握吗？"

马三宝拊掌道："哈哈，这正是我的专长。我若守此城，第一步就是加固城墙，城内多囤粮草，看谁能与我耗下去。"

李世民又问："假若来攻之敌先围城池，再断粮道，你又如何应付？"

马三宝道："这就需要龙门和那两处山寨的配合了。我们若拿下柏壁，捎带着将那两处山寨也拿下，形成掎角之势。这样柏壁以东皆是我们的地盘，敌军若从东来攻，我们不理他，若越过柏壁东西夹攻，我们就令两处山寨前来袭扰，城内守军相机出击，谅他们终无立锥之地。"

李世民大喜，他拍着马三宝的肩膀说："好一个三宝，你刚才所说的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想不到你这个秀才山贼，还很有谋略呀。嘿！家姐手下无弱兵啊。"马三宝笑了。

李世民和马三宝走向马匹，李世民说道："现在已是中午，我们且到山顶上吃些干粮。"

山顶上有一片平地，恰好还有一泓流淌的清水，两人就着清水嚼食干粮。这里阳光充足，空中无风。吃完干粮，李世民看到旁边有一岩石，说道："三宝，我们来此任务已完成，又吃得饱饱的，我的困意上来了，且依岩石睡一会儿如何？"

马三宝道：“我也正有此意。”两人将马拴在一旁，然后倚着岩石，晒着太阳，相对而坐。李世民闭着眼睛道：“三宝，听家姐说，她将倩紫许给你为妻，是吗？”

马三宝与倩紫接触多日，心仪已久，碍着李婉娘的威风，心里有这个念头但一直不敢说出口。这次李婉娘主动向他提起，不由得大喜过望。这会儿听李世民提起这事儿，心里甜蜜蜜的，还不知道李世民曾经动过倩紫的心思，他说道：“是啊，公主是我的恩人，连我的家事还要操心，三宝唯有感激涕零。”

李世民微微一笑：“我观倩紫姑娘，大有家姐之风，你们若成了家，保管你服服帖帖地听她指挥。”

马三宝道：“那有什么？公主的恩情我一辈子难报，倩紫将来不管对我如何，想着都是公主的情分，我就听她的罢了。”

李世民听完，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说道：“真是一副奴才相，尚未成婚，就举手缴械投降了。唉，三宝，这一辈子你再想拈花惹草，恐怕是没有机会喽。等这次战事结束，你们回长安成婚之日，我一定具礼到场祝贺。”

马三宝听言，急忙一跃而起，拱手道：“三宝谨谢秦王美意，礼物就罢了，若秦王亲自到场，那是我和倩紫两人莫大的荣幸。”

李世民微笑不语，招手让马三宝坐下。两人不再说话，一会儿，都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睡梦中的马三宝感觉脸上有东西，他睁眼一看，就见一条蛇尾刚从脸上游过上了岩石。他大惊，站起身来，只见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正在追逐一只老鼠。眼看它们到了李世民的身前，马三宝急忙跨几步，一把将李世民拉了起来，李世民还算警觉，一下子醒了过来。

马三宝还在盯着那条蛇，纳闷本来正冬眠的蛇为何惊动起来？李世民睁眼一看，就见山顶周围上来一圈人。遂猛推一把马三宝，大喝道：“三宝，上马，抄家伙。”

山顶上来的人正是柏壁城中守军，他们在城中发现有两人在小山上向内窥探，疑是唐军的探子，派出三十余人前来搜索。他们到了山顶，看到两人正在那里倚岩而睡，不由得大喜，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擒住两名梦中之人。哪儿知道竟然让一只老鼠、一条蛇打搅了他们的好事。

李世民两人飞快上马，一扯缰绳向西奔去，行百余步，两人一柄刀一杆枪砍杀了数人。这时，其他人都围了上来，为首的手执一把大砍刀，边跑边吆喝着指挥众人。李世民和马三宝两人回转身子，将枪刀挂在马匹上，各自抽出那张桑柘蛇筋大硬弓，取出大羽箭向他们射去。李世民的

第一箭射中那名骁将的喉咙，两人箭不虚发，一会儿的工夫就有八人倒在地上，众人看情势不妙，发一声喊，连滚带爬逃回柏壁。

眼见众人逃走，马三宝笑颜上脸，说道：“秦王好气力好箭法啊。”

李世民道：“我们也太大意了些，不是蛇鼠相逐，我们就当了人家的俘虏。”

马三宝道：“吉人自有天相，我今天也是托了秦王的洪福。”

李世民瞪眼道：“滚一边去，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拍马屁。你以为这样的好事会常有吗？再大意一回，当了人家的俘虏，那滋味恐怕不太好受吧？”

晚间两路侦察队伍聚齐，各自说了侦察情况，秦叔宝、程咬金所探的山寨里各有五百名兵丁据守。

李世民目视大家，说道：“现在，宋金刚专力南攻，我们趁此机会快速拿下柏壁。我想好了，龙门这里，还由嗣昌兄和公主镇守，殷公多准备木板等物，在龙门听候召唤。”看到马三宝在那里跃跃欲试，李世民说道：“三宝，前线你就不要去了，还是在龙门辅佐公主。你们以为如何？”

柴绍、李婉娘、马三宝点头赞许，殷开山不解地问道：“秦王，请问让我准备木板等物有何用处？”

李世民道：“柏壁那里皆是土城墙，又不很高，极易攀登。此次拿下柏壁后，就要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多备木板，就是要加固城墙，说起来，这还是三宝的主意。”

殷开山恍然大悟，说道：“周围百姓逃散许多，急切中恐难以大量收购木板。秦王，我有一个主意，军中多会垒墙之人，不如把他们召集起来，再备些垒墙木槽、石锤，让他们到了柏壁就地取土升高城墙，如何？”

李世民道：“可以，不过方今隆冬之时，黏土能否垒墙？能否坚固？这些都要事先筹划清楚。”

殷开山点头答应。

李世民又对众人说道：“众位将官，现在宋金刚的生力军在尉迟敬德、寻相的带领下攻打南面，我们前去拿下柏壁，切断他们的粮道，他们必会收缩进攻来打柏壁。叔宝兄，咬金兄，你们各带两千人去拿下那两个小山寨。柏壁那里，由我带领无忌、侯君集、段志玄等人前去攻打。我给大家一个白天的时间做好准备，明日子时三刻，各路军马连夜出发，到了后日的平明，这三处地方都要给我拿下。”

次日晚上酉时，各路军马按时到了指定位置。柏壁和两处山寨守军大多

还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就当了俘虏。这天早晨，一抹阳光洒到大地上时，柏壁的东门上飘着一面彩色大旗，上书“大唐太尉秦王李”，柏壁从此换了李唐的旗帜。

宋金刚进攻龙门受阻，折转身子又去攻打绛州。这绛州城坚固难攻，更有东面的浩州、潞州前来接应，急切中一时难下。恰在此时，夏县人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王行本据蒲坂，派人到晋州和宋金刚联系。宋金刚得到这两路援军，急令尉迟敬德、寻相丢开绛州，从中间间道南下，与吕崇茂会攻浍州。浍州失陷后，尉迟敬德到了夏县，他一边准备粮草，一边与王行本联络，准备合兵一起。

柏壁逃出来的败兵将唐军来攻的消息告诉宋金刚和尉迟敬德，两人一听大惊失色。宋金刚在晋州整顿兵马，尉迟敬德留下寻相守夏县，自己带领一彪兵马，两边同时向柏壁杀去。

他们到了城下，惊愕地发现城墙已被加高了一丈。原来李世民得城之后，殷开山组织的筑墙队伍及时而至，一日一夜之间，他们城墙建成。待城墙建成，殷开山组织的运粮队伍连夜赶来，运来的粮草足够城内二万守军支用一月。

眼见城墙上军士铠甲鲜明，枪戟如林，一派威武之气。宋金刚一下子沮丧起来，他与尉迟敬德商量：“敬德，不意这李世民如此厉害，我们缺少攻城武器，不如引军向西，切断他们和龙门的联系。”

尉迟敬德道：“宋王，李世民来者不善，他既然能一夜将城墙加固，肯定会防我们截断他们与龙门的联系。现在东面还有绛州与他们呼应，我们不明虚实，还是要谨慎一些才好。”

宋金刚点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且让军士辱骂索战，看能否将他们引下城来。”

李世民此时正带领众将立在城墙之上，秦叔宝和程咬金领人拿下两处山寨后，交与偏将镇守，两人已赶来柏壁。他们在城墙上听到宋金刚的军士在城下辱骂，纷纷摩拳擦掌请战。秦叔宝道：“秦王，那个骑一匹乌马、脸似黑金刚之人定是尉迟敬德了。我与咬金新来不久，都说这尉迟敬德如何了得，请你下令，我们两人先下去与他大战三百回合，正好会会他的本事。”

程咬金也极力请战。

李世民只是微笑，俯身又观察了一会儿，说道：“我谅宋金刚也不敢引军西去，他们在这里辱骂，任他们扯破喉咙好了。叔宝兄、咬金兄，想立功也不忙在此一时。如今敌方连破城池，锐气正旺，我们给他们一个坚守不出，挫挫其锐气。我们就在这里等下去，一月不行，再来两月，等得他们泄了气，没有粮草可用，自己就会乖乖撤回去。玄龄，还是你心细，这外派斥候、收集情报的事情，就由你和如晦负责了。”

房玄龄和杜如晦点头答应。

李世民又说："我们在此坚守，也不能让他们在外面自由自在。叔宝兄、咬金兄，就由你们各选一些精干的骁骑，连夜潜出城外，到晋州、汾州这些地方冷不防给他们一下子。无忌和侯君集准备些人，替换出击。其余众将，就随我守好此城。走吧，听他们在这里骂大街毫无意思，大家忙累数日，该休息一阵了。"

从第二天开始，一到傍晚，秦叔宝和程咬金一组，长孙无忌和侯君集一组，他们替换领人出城，到宋金刚盘踞之地骚扰一番。他们趁着夜色突然驰进敌营，大呼小叫逢人砍杀穿营而过，待营中人反应过来，他们已经驰出数里之外。

到了后来，他们的胆儿越来越大，即使在白天也敢直闯敌营，旋风般杀进杀出。他们连连得手的原因是宋金刚的兵力毕竟有限，所有精锐之师都由尉迟敬德率领南攻，后方留下的差不多都是些老弱将士。这种骚扰弄得宋金刚疲于奔命，他一开始还带人到柏壁城下来索战，到了后来，后方自顾不暇，前方那里又不宜频繁调兵。于是，就在后方收缩营地，将军马都集中在几个中心城池里。尉迟敬德那里，让他专事经营河东，如此一来，柏壁这边显得非常安静。

房玄龄、杜如晦两人每天清晨派出斥候，让他们化装成百姓到晋州和浍州、夏县侦察。房玄龄最是细心，他详细询问，将一张山川图上密密麻麻注上了各种符号，周围的山川、河水都了然于心。到了晚间，两人将收集的情况汇总后报给李世民。

眼下柏壁和龙门浑然一体，与东面的绛州遥相呼应，宋金刚难以撼动。河东各州县闻讯精神大振，他们一向安定，这次遭宋金刚侵扰，无不切齿痛恨。杜如晦从斥候的片言只语中敏锐发现这种动向，急忙向李世民献上一计。李世民依计安排人手出城安抚，数日后，各州县纷纷派人来到柏壁面见李世民，表示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其时长安存粮无多，李世民令侯君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负责接粮，粮草在柏壁集中装车后，经过龙门送往长安。

李世民在柏壁坚守不动，又联络河东诸州县壮大声势，使宋金刚显得势单力薄。最难受的当数尉迟敬德、寻相两人，寻相据守浍州、尉迟敬德据夏县力图和蒲坂的王行本联络，然而进展甚缓。依尉迟敬德的本意，干脆弃守夏县、浍州，收缩兵力回防晋州。无奈宋金刚立功心切，认为现在后退则前功尽弃，严令尉迟敬德打通南行道路。

转眼间就到了年关，一场大雪骤然而至，河东大地上覆盖上一层厚厚白雪。尽管是战乱之时，过年的气氛还是洋溢在百姓的脸上，撩动起众军士的思乡之情。尉迟敬德看到军心浮动，决定让吕崇茂在夏县镇守，自己带领大部分军士返回浍州，先与寻相合兵一处。待过了年，再行动作。

这个消息被房玄龄、杜如晦得知，晚间两人向李世民禀报，李世民听完皱起眉头问道：“他们要在浍州合兵，玄龄，从夏县到浍州之间，地形如何？”

房玄龄拿出随身带的山川图，打开指点道：“出夏县向北，先是一片山川，行三十里就到了一个叫美良川的地方，四周为低矮丘陵，中间平阔多泽，稷河横贯其中，再向北行二十里过一山峰就到了浍州。”

“美良川适合设伏吗？”

“太适合了，四周丘陵可以事先伏兵，稷河现在冰水各半，待其半渡之时伏兵一拥而出，定打他们措手不及。”

李世民一敲条案，说道：“好，我们安静多日，该出去活动一下了。如晦，玄龄此谋，你以为如何？”

杜如晦微笑道：“尉迟敬德认为年关将至，我们肯定会坚守不出，这样一个冷不防够他受的，打一胜仗十拿九稳。”

李世民目视众人，问道：“众将官，谁愿意随本王去美良川？”

秦叔宝离座起身道：“秦王，如此小仗就不劳你亲征了，我和咬金一起，再带五千人马，定杀他个片甲不回。”程咬金也起身请战。

李世民看到他们求战心切，心里十分高兴，颔首向殷开山道：“殷公，你意如何？”

殷开山站起身，拱手道：“秦王千金之体，最好不要轻出。我意由秦将军和程将军出战，我为他们掠阵。你们就在城里等待好消息吧。”

李世民想了想，遂下定决心：“如此，就有劳你们三位了。玄龄这里得到确切消息，尉迟敬德明天巳时拔营北归，此前你们要间道在美良川设伏。明晚，我和众人先摆好庆功宴，专候佳音。”

尉迟敬德手执马槊、腰悬双鞭，骑着乌骓马向浍州行去。身后，一千辆独轮车载满了粮草，再向后，一千马军、二千步卒护卫车仗有序进发。雨后路滑，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尉迟敬德见状下令，让二千步卒上前，一左一右帮助推动独轮车，进军速度顿时快了起来。

天上彤云密布，看样子近日还要降雪。尉迟敬德眼望四周，心中异常烦闷。当初尉迟敬德投军，深慕宋金刚骁勇善战，豪爽义气，又蒙他赏识重用，自己是倾心倾力。哪儿知道宋金刚当了刘武周的妹夫，一下子变了心性，不思自己实力一味想南攻。尉迟敬德为一勇力之人，平时什么事情都不太上心，这件事却让他大为别扭。现在宋金刚不许他退兵晋州，又一时无力南行，柏壁那里李世民又安如泰山纹丝不动，让他心里七上八下。

他在马上低头沉思，不知不觉已入美良川。稷河水不算太深，乌骓马两个起落就跃到对岸。他策马回首观望，只见军士正纷纷停车脱掉靴子，准备涉水过河，一时间挤成一团，后面的马军等不及，勒转马头从两边超出，纷纷过河。

就在第一拨车辆刚刚涉水上岸，第二拨刚刚入水的时候，只听一声唿哨响，丘陵上喊杀声起，唐军漫山遍野向他们冲过来。

看到唐军冲杀过来，尉迟敬德异常镇定，他令马军沿河岸排成纵队保护渡河之军，自己一挺马槊，拍马向前冲去。

这边的秦叔宝和程咬金居前向河岸杀来，看到一名黑将军如闪电般冲出阵来，认得这是尉迟敬德。程咬金将长槊向前一挺，大声喝道："叔宝兄，你且少歇，看我先与这黑子大战三百回合。"说话间，两匹马已经冲到对面，只听"铛"的一声，两杆槊在空中撞在一起，相撞处冒出了一蓬火星。尉迟敬德和程咬金在此一撞中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力量，心中不约而同叫了一声"好家伙"，知道遇到了对手。刹那间，两人青面黑面相映，马槊缠斗在一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两人大战了五十回合，秦叔宝在一旁观战，见这尉迟敬德槊招沉重、挑刺自如，程咬金一开始还能应付，到了后来终归力怯，眼见他的槊法渐散，秦叔宝一摆虎头蘸金枪，大喝道："咬金，你且退后，让我来斗斗这黑贼。"边说边冲到两人面前，挺枪向尉迟敬德刺去。

尉迟敬德自随宋金刚南侵以来，沿途所遇到的唐将接不了他的三招两式就败下阵来。和程咬金对招，感到这青面将还算对手，正杀得性起渐入佳境，忽见这名黄面将杀入阵来，那杆枪比青面将的马槊还显沉重。他用马槊将叔宝的枪挡了过去，勒马退后五步，一撒手扔掉马槊，拔出双鞭道："本将不斩无名之将，报上名来，再来受死。"

程咬金退后喘息已定，骂道："你这黑贼，说了我们的名字会吓死你，你眼前的是秦王府马军总管秦叔宝，本爷爷名叫程咬金，想你久闻大名了。"

尉迟敬德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冷笑道："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两个背主之人。你们先随李密，再叛王世充，反复无常，还在这里大言不惭！"

秦叔宝喝道："你随刘武周这个儿皇帝也光彩不到哪里去，废话少说，来，抄家伙吧。"秦叔宝也将长枪挂在马上，拔出那双金装锏迎上前去。

两根锏两条鞭顿时缠斗在一起，两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得酣畅淋漓。程咬金在旁边看得呆了，他随秦叔宝多日，从未见他将锏法使得如此漂亮，想是今天遇到强敌将其潜能都发挥了出来。

那边殷开山看到秦叔宝绊住了尉迟敬德，急忙指挥众马军向河岸边猛冲。尉迟敬德的马军很快被唐军杀乱了阵形，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

一个时辰不到，稷河两岸留下了二千余具尸体。

尉迟敬德与秦叔宝大战正酣，交战间隙中看到自己的队伍被唐军杀散，心中不由大惧。他将双鞭举过头顶猛力向秦叔宝的双锏砸去，震得秦叔宝退后几步，之后又虚晃一鞭，引得秦叔宝举锏招架。趁此间隙，尉迟敬德一拨乌骓马，向浍州方向逃去。

秦叔宝与程咬金向前追了一阵，无奈两人坐骑的脚力不行，渐渐与尉迟敬德拉开距离。他们勒住马，秦叔宝道："这黑厮的坐骑不错，估计只有秦王的'特勒骠'才能跑过它。咬金，我们回去吧。"程咬金骂道："他娘的，这黑贼满嘴豪言壮语，还没交手几回，就仗着自己的马快，逃命去了。"

秦叔宝用手抚去马颈上沁出的汗，整匹马浑身如同水浇过一遍，叹道："这黑厮不好对付哇，我们今天杀了他个措手不及，若换个时间，一对一交手，谁胜谁负，还难预料啊。"程咬金暗暗点头，他虽然嘴硬，然内心里却暗自佩服尉迟敬德。

河边冒起了狼烟，原来是殷开山看到粮草无法搬运回柏壁，遂令军士将车辆集拢在一起，一把大火点烧了事。

李世民在柏壁静候佳音，一直等到半夜，方才看到一溜火把由远及近。此前，他已经得知了美良川大捷的消息，这些火把当属班师队伍所打，急忙招呼房玄龄等人大开城门迎接得胜之军。

庆功宴早已经摆好，李世民左手拉着秦叔宝，右手拉着程咬金入席，推殷开山坐了上席。酒酣宴热之际，三人谈起这次战斗的细节。殷开山成为主谈者，他将秦、程二人与尉迟敬德大战的情况说得绘声绘色，席上人都听得入了神。李世民神驰飞往，喃喃道："这个黑子！我有机会一定要亲自会会他。"

第十一回

奇兵三千会敬德

神行八阵破金刚

转眼间就到了除夕，接连两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柏壁这里，城里粮草充盈，柴炭足备，李世民下令依然坚壁不出，城里人乐得过上一个安安静静的年。

李世民照例出来晨练，雪地上他挥剑起舞，练得浑身热腾腾的。这时，房玄龄和杜如晦并步走来，两人指指点点，一色的紫褶夹袍在雪中更显儒雅。李世民向他们打招呼，说道："两位先生好兴致，莫非想踏雪寻梅

不成？”

杜如晦笑道：“秦王取笑我们，这个时刻谁会有此闲情逸致？玄龄兄和我刚安排好出外的斥候，今天既要过年，也不可掉以轻心。”

房玄龄道：“是啊，雪中寻诗确实风雅，然没有时间揽这份好心情。”

李世民笑道：“我们今天既要准备打仗，还要过年。想长安那里，父皇和群臣正在举行吉礼。记得从周、秦开始即有‘大傩’的礼仪，是吗？玄龄。”

“‘大傩’仪式主要是击鼓驱除疫厉之鬼。”房玄龄点头称是。

“今天午时过后，我们将全军的鼓钲都集合起来，敲上一个时辰。刘武周、宋金刚与我们相持已经数月，依我的估计，他们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此次击鼓，就为驱走这些疫厉之鬼。”

午时过后，柏壁城除留下四周城墙上的守卫之兵外，其他所有人齐集城中空地上。侯君集手执红旗指挥，只见他向中间一挥，万余军士齐声大喊：“来年誓杀刘武周。”声音洪亮而亢奋，远山处传来阵阵回声。紧接着，侯君集的红旗又向左右一点，顿时鼓钲齐鸣。

李世民带领众人站立在中间高台上，耳听喊杀声和鼓钲声，热血沸腾，似乎亲临战场感受金戈铁马一般。

仪式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侯君集将红旗一挥，台下鸦雀无声。李世民走上前来，说道：“佳节即来，倍思家亲。今天我们举行此仪式，是想让大家鼓一把劲，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早日与家人团聚。今天是除夕，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种很特别的酒，希望大家就着佳肴好好守岁，攒足劲儿来年誓杀刘武周。”

台下军士都欢呼起来。

李世民带领众将向中军帐走去，程咬金凑上前来，说道：“秦王，你还挺有鼓动劲儿，连我听了也恨不得打马出城，现在就找宋金刚交手。”

李世民眼中泛出兴奋的目光，他将后面的秦叔宝招呼过来，说道：“叔宝兄、咬金兄，记得你们在美良川追赶尉迟敬德不及，那是因为坐骑脚力不行，这件事我一直记挂在心。昨天，张万岁又送来一批战马，还特别送我两匹好马，你们有兴趣前去看看吗？若能看中，这两匹马就送给你们。”

秦叔宝和程咬金一听大喜，他们早就听说张万岁的本事，他送秦王的马匹，断不会差。两人拱手道：“蒙秦王错爱，我们恭敬不如从命。”

李世民笑了，说道：“你们倒不客气，推辞的话儿一点都不敢说，生怕我

反悔了不成？无忌，现在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你派人将那两匹马牵过来，大家观赏一遍。”

片刻间，两匹马被牵到众人面前。只见一匹马身长九尺，横文五色，鬃尾若龙，嘶鸣如虚笛之音。另一匹马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鬃鬣，身披九花。

李世民言道：“据张万岁所言，这两匹马各有灵异：五色马每一嘶，群马不敢近前，嗜好喝酒，名之为忽雷狡；那匹九花马驰若飞龙，性好吃熟肉，名之为九花虬。两位王兄，这两匹马就赠给你们，到了阵上不至于输给尉迟敬德的乌骓马。”

程咬金上前一把拽住九花虬，说道：“谢秦王赏，老程也爱吃肉，这匹九花虬合了我的脾气。叔宝兄好饮酒，和忽雷狡正好一对儿，我们各取所爱吧。”

众人看到程咬金那急巴巴的劲儿，生怕马飞了似的，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这日黄昏，李世民就在中军帐里摆宴款待群将，中间的条案上，摆满了整羊全猪以及大块牛肉，五色果蔬点缀其中。李世民手擎一盏颜色黄澄的酒，说道：“这些酒是皇帝令人从长安兼程运来，以此款待前方征战将士。这会儿，孝恭兄和药师兄在信州也正举樽劝酒。这酒配以屠苏、大黄、白术、桔梗等物酿成，名为屠苏酒。按例先由最少者先饮，以示尊长之意。今天此座中，以我年龄最小，就由我先饮了，殷公最后。”

“我先饮此酒，还有一层意思。想我李家起兵太原，渐成气候，皆赖各文臣武将披肝沥胆赞襄而成。皇帝运来此酒的含义正有此意，我在这里代皇帝向大家致谢。”说罢，他满饮此杯，放下杯子，拱手向大家称谢。

殷开山这会儿正坐在首席，他随李渊从太原起兵至今，一直未与李世民一起共过事，却久闻李世民折节下士，英武睿智，从人皆愿效死力。此次接触数月，深知传言非虚。牛油灯烛里，他看到众人肃穆而又热血沸腾，那一时刻，他也感到自己全身都是热乎乎的。

过年之后转眼就到了二月，其间李渊接到李世民奏报，说王行本据守蒲坂，虽然人数不多，然威胁关中实为心病，要求派人从潼关而出，两下夹攻。李渊从其意，派李世□出征。李世□率领一万人出潼关渡过风陵渡，不日间就到了蒲坂。

王行本手下仅有五千人，遭李世□进攻，自觉招架不住，急忙派人向尉迟敬德求救。尉迟敬德和寻相接报，两人商量后带领一万人前去救援，这样，浍州城只剩下五千人马镇守，夏县在吕崇茂带领下只有二千人守城。

李世民对战场态势了如指掌，他与李世□的信使来往不断，派往浍州、

夏县的探子如流水般将敌方情况报过来，双方未经交战，李世民的情报就占了先机。

武德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午时，李世民端坐中军帐内，帐下站满了人，他下令道："李世□兵围蒲坂，其有兵马一万，沿途又招募新兵五千，来信言道拿下蒲坂易如反掌。现在尉迟敬德带人去救援，李世□准备分兵抵挡，并建议我们这里出兵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随后他再带人掩杀过来，可一举大破之。李世□此谋可谓意味深长，河东大事从此定矣！我与长孙无忌、侯君集带领三千马军今夜出发，间道夜趋安邑，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这边，就由叔宝兄和咬金兄带领一万人去攻浍州，殷公和段志玄带领五千人去攻夏县。你们要多带攻城之具，也是今夜出发，明晨开始攻打，争取晚间前拿下。柏壁这里，就由玄龄和如晦居中策应，我已经派人到龙门通知家姐，让她派马三宝带领援军来此加强守卫力量，玄龄你们要好好接应。各位将官，我们在此养精蓄锐数月，此次发动，先定河东，再攻并州，彻底扫平刘武周。大家现在下去，分头准备吧。"

众人遵命，唯殷开山言道："秦王如此布置皆有胜算，唯你率领三千人深入敌阵甚为凶险。依我之见，你为主将不可轻动，坐镇柏壁比较稳妥。"

李世民意气风发："兵不在多在乎善用，截断尉迟敬德的退路重在出奇兵，三千人足矣。殷公，都言那尉迟敬德如何了得，且让我会会他。谢谢你的好意。"

夜色渐浓，李世民等三千人马饱食一顿，只见城门大开，他们急速向西南驰去。到了夜半，另外两路兵马相继出城，他们一向浍州，一走夏县。到了明日，三处战事将同时打响。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侯君集行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轻控马缰，马儿在火把照耀下，沿着山道敏捷疾行。晨光熹微时，安邑小镇的模样进入眼底。李世民下令甩开安邑折向西行，离安邑二十里处有一山谷，预定的埋伏地点就设在这里。

这处山谷名为离石谷，李世民一马当先来到谷前，仔细观察谷内的地势，不由得惊叹房玄龄的用心细致。来时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拿着山川图向李世民介绍安邑的地形，特别介绍了离石谷的情况，两人从未来实地观测，然其所言和眼前的景物惊奇地一致。只见离石谷呈喇叭状，西面口阔低洼，东来渐渐狭窄，地势也逐渐抬高。两旁山岭嵯峨，山间涧水潺潺。李世民打定主意，将带来的三千兵马安置在东口，既可固守，又可俯冲攻击。

这时，侯君集向李世民低声请示了几句，李世民点头，侯君集转身下令众兵士按队列到山泉处饮马喂草，各人嚼食自带的干粮。李世民令两千人据守谷口，一千人机动冲锋。安排完，他又派出斥候间道西行与李世□联络。

依李世民和李世□事先的约定，昨天李世□已经与尉迟敬德交过手。李世□不愧为善战之将，他以逸待劳依托有利地形用弓箭挡住尉迟敬德进攻的势头。到了今天早上，他以弓箭为掩护，出动马军将尉迟敬德的队伍逐渐向东挤压。他向李世民保证，今天午时左右，将尉迟敬德率领的军马压到离石谷附近。

晨雾散去，东边升起好大一团红日。又困又冷的众人看到红日感觉到了一丝暖意。这三千人是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从军中百里挑一挑出的顶尖人物，善于打硬仗，能够吃苦。虽然经历了一夜驰骋，精神依然健旺。

李世民拉着“特勒骠”到山泉处饮水，马儿跑了一夜依然精神抖擞，它饮饱了水，打着响鼻用额头轻蹭李世民的双手，李世民取下它身上的草料，放在一片山石上让它嚼食。这时，侯君集和长孙无忌走过来，说已经让随身兵士在谷后起火熬了一锅粟米粥，用热水馏透了带来的夹馅胡饼，邀他过去一起进食。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同来三千人皆就着泉水嚼食干粮，我们怎能单独吃热食呢？无忌，你去，将那些热食赏给身体弱的兵士，换他们的干粮来我们同食。军中无小事，切不可因为此事挫了大家的志气。”

长孙无忌依令去办，侯君集道：“主将出征在外吃些热食并不为过，若因此弄坏了身体，损失更大。”

李世民正色道：“君集，你随我多时，还不明白我如何待人吗？万众同心，其利断金。若主将矫饰，将士就会离心。我观察你多时，总体上还为一勇将，然有两点要想法克服，一曰好矜夸，二曰不习智谋。这两点你要拜两人为师：要学房玄龄的谦虚之风，再学李靖的韬略风范，如此才能成大器。”

侯君集不由得大惭：“恭听秦王教诲，君集谨记在心。”

长孙无忌拿着干粮走过来，分给三人同食，说道：“刚才我把热粥热饼分给五名兵士，听说是秦王所赐，且秦王换食他们的干粮，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二郎，现在军中奉你为天人，敢是你如此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李世民微笑不语。

午时不到，斥候来报说尉迟敬德、寻相所带兵马已经退至谷前。李世□所派信使恰在此时向李世民奉上信札，李世民展开一看，原来李世□已经攻破蒲坂，王行本被擒当场斩首。尉迟敬德得信后觉得无救援必要，遂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加快速度向夏县退却。如此，尉迟敬德到来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要早。

李世民站在离石谷谷口上，看到前方敌军蜂拥而至。他下令全体上马，留下一千人马据守谷口，自己和侯君集、长孙无忌一起带领二千马军缓缓上前，在离谷口一千步处扎下阵脚，三人当路而立，静候敌军。

尉迟敬德的前哨人马发现谷口已有唐军，顿时惊呼起来，尉迟敬德和寻相排众而出观察究竟。

侯君集看到对方停顿收拢在一起，又见两将出来，他和李世民对了一个眼色，遂大喝道：“尉迟黑厮，秦王亲自率领大军来此，识相的快快过来投降。”

尉迟敬德今日头戴一顶飞虎闹珠金盔，身穿一领鱼鳞黄金细甲，脚蹬一双麂皮靴。他连日征战，尘土汗污将身上弄得一团灰暗，配上那张黑脸和乌骓马，还有那杆乌沉沉的马槊，从人到马的色彩很是协调，透出一副狼狈相。听到侯君集喊叫，他和寻相一前一后走上前来，张开喉咙吼道：“哪个是李世民？你不是一直龟缩在柏壁吗？来这里想找死吗？”

李世民三人看到尉迟敬德的样儿，不禁都笑出声来，李世民轻笑指点道：“你就是尉迟黑子吗？果然名不虚传，像一只地老鼠一般，哈哈，难得你还能说出大话来。”长孙无忌和侯君集仰天大笑，身后的兵士听到笑声，好像受到了传染，也一同大笑起来，笑声此起彼伏，本来肃杀的阵前有了一种轻松的气氛。

李世民接着道：“尉迟黑子，本王从不轻出，既然出来，就要有所收获。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你身后有李世□的二万兵马追杀，我这里有一万兵马严阵以待，和你交过手的秦叔宝、程咬金正在攻打浍州、夏县。你已经被我们围了，河东这里将无你立锥之地。听说你的武功不错，本王素来爱才，你若明智，就此降了我才算上策。”

尉迟敬德一惊，知道李世民并非虚言恫吓，他扭头和寻相对了一下眼色，看到的也是一张惊恐的脸。尉迟敬德强作镇静，向李世民沉声道：“你大话炎炎，有种的放马过来，我与你先战三百回合再说。”

李世民扬起青偃回龙大砍刀，对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低声说道：“如此，你们先给我掠阵，让我先会会这黑子。待李世□的大队追兵赶到，就号令全军掩杀过去。”说罢，他催动“特勒骠”冲了过去，那边的尉迟敬德也拨马迎上，两人霎时就战在一起。李世民头戴闹龙亮银盔，身穿白绫跨马衣，一柄青偃回龙大砍刀在阳光下银光四射。两边的兵士看到这两员主将一白一黑，槊刀缠斗在一起，初时还能看清他们攻防的招数，待他们加快了砍刺的速度，远远望去，只见那里只有一团白和一团黑滚斗成了一个圆圈。兵士们看得呆了，大家都鸦雀无声观战，四周都沉静下来，唯听见两人那密如鼓点的槊刀磕击声音。

尉迟敬德早闻李世民之名，人言他知人善任、指挥若定，从他西略渭北、横扫陇西的战例可略知一二。然对他敢于冲锋陷阵、武艺绝伦的传闻却似信非信。他总想李世民为一世家公子，能有多少真功夫呢？今天数招刚过，方把那颗轻觑之心尽数收起，惊讶中暗赞这秦王确实了得。李世民的那柄刀有相当的重量，每当他挥刀砍来，尉迟敬德迎槊接招就觉得自己的双臂受到巨震。初时他采取守势，以图观察李世民的刀法，

哪儿知道他的砍刀甫一砍来与自己的马槊相触，不得落实，那刀已借反弹之力改砍为刺，直若一条灵活矫健的银龙，顿时闹了个自己手忙脚乱。尉迟敬德看到一味防守只有被动挨打，遂大喝一声，拨马避开刀刃，头未扭，长槊似一条乌龙向李世民的身侧刺过去。

两人直在那里杀了小半个时辰，难分胜负，周围人都看得呆了，竟忘了自己身处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之中。

侯君集和长孙无忌的注意力不在这里，两人一直站在高处向西边眺望。终于，他们看到了西边又拥来许多人马，是一些落荒而逃的敌军，他们知道李世□率领追兵到了，想他已将尉迟敬德的殿后之军击溃。侯君集手握一面小红旗，先与长孙无忌商量了几句，然后挥动红旗，唐军除留下一千人守谷口，其他二千人列成纵队，在两人率领下向对方扑去，唐军形成东西两方向中间挤压的态势。

缺粮少衣的刘武周军队数日里疲于奔命，昨夜又一宿未睡，本想撤军回到夏县或浍州去休整，谁知又中了唐军埋伏，一下子变得慌乱起来。寻相见状，遂声嘶力竭指挥手下向中间靠拢，避免被唐军冲散，以作困兽之斗。

寻相的努力收到效果，东面的唐军毕竟人数少，西面的唐军尚未集齐，一时形不成攻击力，双方成了相持的局面。侯君集见不好冲锋，挥动红旗令兵士放箭，这时，李世□也赶到了阵前，看到此种局面，也急令手下放箭。一时，箭羽如飞蝗般飞入敌阵，敌阵中的哀号声响成一片。

过了一会儿，李世□看到火候差不多，遂下令冲锋，侯君集在东面看见，也挥动红旗号令冲锋，两军开始混战一起。现在，唐军的人数居于绝对优势，他们一拨又一拨冲向敌军，挥动砍刀如砍西瓜一样随心所欲。不管寻相如何吆喝，手下人一下子炸了营，撒开脚丫子四散逃走。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还在那里缠斗，两人都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蓦地，尉迟敬德听到寻相喊叫："敬德，不要恋战，我们走吧。"尉迟敬德用眼睛余光溜了一眼，只见手下人已经大败，心中明白，今天注定如美良川之战一样的结局。想到这里，他用力逼退李世民砍来的刀，勒马返身向谷口冲去，一旁的寻相也急忙跟随过去。

尉迟敬德挥槊扑向谷口，只见槊到人倒，唐军队列片刻间就被他撕开一个口子，寻相随他跳出圈子。这边，李世民紧随追赶，侯君集和长孙无忌也拨马随同。五匹马撒开蹄子如狂风般向东北方奔去，这样跑出三里，五骑之间渐渐拉开了距离。尉迟敬德的乌骓马和李世民的"特勒骠"比肩齐驱，其余三人拉在后面。尉迟敬德边跑边侧开身子拿马槊后刺李世民，李世民挥刀相迎，两般兵器在空中瞬间一碰立刻分开，两马又复奔驰。如此递了数招，马儿又向前跑了二里，李世民一勒马缰，"特勒骠"前蹄弹起，然后落地站立。李世民一停，尉迟敬德就蹿了老远，李世民大声道："尉迟将军请少歇，容本王说上几句再走。"尉迟敬德稍一思

索，勒马停下，两人相距约有二百步。

李世民喊道：“尉迟将军，我们各向前五十步如何？”尉迟敬德听后，两腿一夹马腹，乌骓马缓缓前行，两人相距百步之遥又复站立，尉迟敬德道：“李世民，有话快说，别指望让我降你。”

这当儿，后面的三匹马也冲了上来，李世民一打手势，让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先放寻相过去，两人勒马随在他的马后。李世民将砍刀平放在马身上，说道：“尉迟将军、寻相将军，你们两人并非懵懂之人，难道连今日大势都分辨不出来吗？本王今定河东，不日将挥师东进，逐刘武周、宋金刚于塞外。本王今日不擒你们，我们终有一天还要相见，何去何从，望你们三思。”

尉迟敬德道：“废话少说，现在你以三对二，尽可放马过来，我们了不起拼个鱼死网破。我尉迟恭自投军的那一天起就发了誓：或战死沙场，或累立军功，从来没有想到过兵败乞降的招数。”

李世民喜欢上了这个五大三粗的黑子，招降他的愿望愈来愈强烈。然观他宁折不弯的劲头，强压之下未必有好的效果，想到这里，他决定今天放他们走。李世民微微一笑，柔和地说：“尉迟敬德，那日秦叔宝与程咬金和你交手后，回去向本王大加夸赞你的本领。今日一见，果如其然。本王今日先放个话给你，不管何时，只要你想到本王，我的营寨始终为你敞开。这样吧，你们不能再去浍州和夏县，最好绕道直奔晋州。寻相将军，我们再见了。”说完，李世民向他们拱了拱手，招呼身旁两人，缓缓策着缰绳向来路走去。

尉迟敬德在那里待了半天。

三人来到谷前，谷内的战事已经结束，唐军正在打扫战场。此役共扑杀敌军一千余人，其他的都星散逃走，李世□觉得已达目的，下令不再追击。他来见李世民，听说李世民三骑去追尉迟敬德，遂带领数十骑前去迎接。

看到李世民三人缓缓近来，李世□拱手道：“末将李世□拜见秦王。”

李世民闻言急忙下马，将手中大刀和马缰绳交给长孙无忌，大踏步走向李世□，执起李世□的双手，说道：“世□兄，世民早闻你忠义之名，缘悭未见，不意我们在战场上相逢呢。”

两人对面，李世民仔细观看，只见李世□白面剑眉，髭须三绺，身披素锦袍，腰系蓝田碧玉带，显出一派文士儒雅又透出英武神气，遂心中暗暗赞叹。李世□听后惭言道：“忠义为人臣基本品德，劳秦王夸赞，世□不胜惭愧。我丢了黎阳，圣上不但不问罪，反委以重任，让我十分汗颜。此次来晋，但请秦王调度，世□定当忠君体国，鞠躬尽瘁。”

李世民道：“世□兄的武功韬略，那是世民羡慕已久的，我们有缘在一

起，望不烦讨教。无忌、君集，你们来见过世□兄。”

众人见面客套搭话，李世民见天色已近当午，下令大军就地埋锅造饭，不得袭扰百姓。大家饱餐一顿，徐徐退回柏壁。本日，浍州、夏县皆被攻下，吕崇茂见城破自杀。自柏壁、绛州以南的河东之地，皆被唐军所收，李世民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据守晋州的宋金刚了。

李渊闻听收复河东，龙颜大喜，摆驾来到长春宫，诏李世民等人前去觐见。李世民、殷开山、柴绍、李婉娘等人离开柏壁、龙门前往长春宫，这个消息被宋金刚的细作得知。宋金刚听说李世民离开柏壁，立刻倾晋州之兵前来围困柏壁。尉迟敬德此时在介州镇守，寻相镇守吕州，前次安邑兵败，使得宋金刚大为光火，斥两人退后，要亲自与李世民交手。

眼见宋金刚在城下耀武扬威，城内一干人只有在那里干着急，不敢下城。李世民临行时有严令，谁妄自出战斩无赦。

李世民等人到了长春宫，得到李渊的大力赞扬。李世民与李渊独处时，李渊执起李世民的双手，温言道：“现在王世充逐步西移，待你打败刘武周，就要接着对付他了。二郎，我李家天下多亏你呢。依本事，大郎、四郎皆不及你，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百年之后，这天下交付与你最为放心。”

李世民急忙跪下：“为父皇奔忙，是儿子的本分。儿臣一心安定天下，断无一点非分之想。”说完，李世民竟然大汗淋淋。

李渊扶起李世民，说道：“你的心思我明白，总算祖上有德，降生你二郎来辅佐我，我心甚慰。”

得到李渊的鼓励，李世民决定尽快打败刘武周。他赶回柏壁时，恰巧宋金刚刚刚退回晋州。这些天，从征将士将李世民奉为天人，纷纷传言宋金刚撤走是得闻李世民返回而被吓走的。

正当李世民部署北攻的时候，宋金刚因为缺少粮草，决定放弃晋州，全线退回介州。这个消息传到柏壁，李世民决定立刻出发，由他和秦叔宝、程咬金率领一万兵马为前锋，后面李世□与长孙无忌、侯君集、段志玄一起带领二万兵马接应。柏壁这里，由殷开山和马三宝留守，房玄龄和杜如晦辅佐，负责向前线供应粮草和安抚河东。

李世民率领的这一万人，以上次赴安邑时三千人为底子，由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在军中多方挑选，皆配以最壮的军马，人人弓马娴熟，唐军内部称之为“旋风军”。

这日午时，“旋风军”誓师北征，李世民和秦叔宝、程咬金三骑还是走在最前。时已三月，天气一下子暖和起来。沿途的柳树冒出了绿芽儿。太阳已经西斜，李世民脸含春意，挥鞭驱马驰骋。今日重返故地，又想刘武周已经日暮途穷，他的一颗心随着马儿的起伏，有说不出的惬意。他

回首对秦叔宝说道：“叔宝兄，我们要加快速度，晚间务必赶到晋州。”

日落时分，他们赶到晋州。城内已空，宋金刚在此盘踞多时劫掠百姓，百姓一哄而散，寻常看不到人。这时，前面斥候来报，宋金刚已退过吕州，留下寻相殿后，明日，寻相也将拔营北归。李世民听罢，凝神思索片刻，说道：“叔宝兄、咬金兄，我们不能让寻相他们从容北归，更不能让他们合兵一处。传我的命令，全军就地埋锅造饭，两个时辰后结束停当向吕州进发。我听说吕州城小易攻，我们连夜奔去，杀寻相一个冷不防，你们以为如何？”

秦叔宝和程咬金齐声道：“谨听秦王将令。”

第二天天未放亮，李世民的“旋风军”已抵达吕州城下。三人立在一处高坡上，指挥兵马将吕州合围。眼前，万籁俱寂，面对即将打响的战斗，三人都很兴奋。李世民眼望吕州，那里还是一片漆黑，说道：“这宋金刚还是不善率兵啊，放着尉迟敬德不用，却让寻相来担当大任，真乃失策！进攻时的先锋，撤退时的后军，为战役之关键。想起三国时的诸葛武侯，深谙此道，其进退皆有度，宋金刚为什么不从其中悟出一些东西呢？”

程咬金道：“这个尉迟黑子跟着宋金刚，确实太可惜了，明知秦王有延揽之意，不知好歹。”

秦叔宝道：“咬金，我观尉迟敬德没有别的路可走，终归还会来到秦王的麾下。怎么样，我们赌一把如何？”

程咬金连连摇手，说道：“罢了，和你老秦赌，我从来没有赢过，这一次我不会上当了。尉迟敬德降与不降，再有数日即见分晓。我倒敢打上一赌，若那黑子降了秦王，秦王肯定有酒待你，有肉管我个饱。”

三人一起大笑，李世民说道：“咬金兄此言最合我意，只要有将来归，我们乐得有酒有肉，连日盛宴。”

说话间，总揽兵马调度的都尉来到面前，拱手说道：“禀秦王，我方人马已将吕州围得结结实实，按照殿下的吩咐，四门前各已埋伏好一百名壮士，手持大木准备撞门，四周伏有弓弩手掩护他们。”据斥候得到的情报，吕州城墙不高，且四门破败不堪重击，李世民遂定下撞门进入之策。现在听到皆已准备好，李世民点头道：“那好，开始吧。”

都尉恭敬向后退了几步，转身取出火褶，避风一晃点燃了身旁的火把。这是进攻的号令，他们约定举火为号，同时进攻。这里火把一亮，吕州城墙四周的火把都亮了起来，万人同时发一声喊，那阵势惊天动地。喊声一落，就听见四门处巨木的撞击声。

守城兵士急忙将异常情况报给寻相。寻相睡眼惺忪来到南城门，恰巧遇到唐军燃起火把开始撞门，他急令手下到城墙上去射箭，另派人加固城

门。其时城内仅有守军五千，寻相观城外唐军至少万余，他心知肚明靠此孤军守城断不能挡，遂下定突围的决心。寻相绕城观察，发觉东门唐军稍嫌薄弱，遂暗暗传令：除了四墙守卫之兵继续严阵以待外，其余兵马到东门集合。

东方已现鱼肚色，唐军冒着箭雨攻城甚急。只听一声巨响，西门被巨木撞开，唐军蜂拥而入。此时李世民三人已抵达南门亲自督战，听说西门已破，李世民大喜，下令其余各门加紧撞击，争取一鼓作气杀入城内。这里命令刚刚下罢，又有人来报，说城内守军大开东门，二千余人一拥而出杀开一条血路，向北逃窜而去。

李世民明白，寻相趁自己立脚未稳之际，想混乱中突围而出。他当机立断，命秦叔宝、程咬金收拢五千兵马随自己前去追击。其余五千人留下继续攻打吕州，待李世□率领的后续队伍上来后，会合一起再向北行。

不用半个时辰，五千人马集合完毕。天已经大亮，那边的攻城之役激战犹酣。他们都站在东门外的一片开阔地上，李世民策马上了一处高地，俯视下面众人，大声喝道："你们被称为'旋风军'，就是因为你们横扫敌军如落叶，不给他们任何机会。现在，敌人已经向北逃窜，我们立刻追击，沿途会有许多恶仗在等着我们。大家一夜未合眼，很困；大家连续作战，很累；大家不及用饭，很饥。然敌人同我们的状态差不多，甚至不如我们，打败他们就需要我们的毅力。大家说，有没有信心？"

所有人热血沸腾，他们举起枪戟回答道："有！"喊声过后，大军沿着寻相逃跑的踪迹向北追去。

这一天他们米未沾牙，脚不停步。宋金刚沿途伏下多股伏兵抵抗唐军，怎奈唐军斗志昂扬，势不可挡。李世民、秦叔宝、程咬金三人身先士卒，杀得血染战袍，从平明开始到黄昏，他们杀败十二拨宋金刚的伏兵，放马来到雀鼠谷前。

雀鼠谷在介州西南四十里处，汾水出太原向南八十里，水面宽阔渐成一湖泊，名为蒿泽，汾水出蒿泽向下，水面变窄，流速顿急。沿岸一百八十里依山势形成一条走廊，是通往介州乃至并州的捷径，名为雀鼠谷。谷内树木丛生，遍布沼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初李渊初到太原，领军征讨贼帅甄翟儿，两军在雀鼠谷相遇，李渊被围，还是李世民率领精兵来增援，最后打败了甄翟儿。李世民深明这里的地理，知道谷内适合设伏，若贸然进入必定吃亏。想到众人一日一夜未曾休息，粟米未曾沾牙，遂下令布置警戒人员，大军就地休息。

"特勒骠"乖乖地跟在身后，李世民怜惜地抚着马头，发现它的神情有些萎靡。他想遇到艰苦环境，人也许能够忍受，马儿再神骏终究还是牲口，就令贴身卫士将"特勒骠"牵到山泉处饮水，并想法喂它一些草料。

这时，程咬金走过来告诉李世民，说粮草辎重并未随军，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随行五千人未进粒米。秦叔宝忧心忡忡走过来说道："秦王，众将

士又困又饥。我们不如驻军在此，等候援军和粮草。我们若孤军深入雀鼠谷，不知要碰上多少凶险。万一中了宋金刚的埋伏损兵折将，就会大挫我们的锐气。”李世民眼望营中篝火，说道：“咬金兄，我们一日夜未食，当能忍受，唯马匹要善加珍爱。你去，嘱他们到四野收些枯草，让马儿进上一些草料。”程咬金听罢，转身去传令。

李世民又对秦叔宝说道：“叔宝兄，宋金刚计穷而走，将士灰心，我们应乘胜追击。若滞留在此，就会失去机会！想我们在柏壁坚壁不出，等待的就是现在的一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现在我们军中无粮，只有快速通过雀鼠谷，打败宋金刚进入介州方可有粮。我们背水一战，相信能够激起兵士们的斗志。”

秦叔宝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说道：“秦王如此深谋远虑，我将精忠报国，奋不顾身。你放心，等到明天，就由我老秦打头阵。”

天未放亮，秦叔宝一马当先带领先头部队进入雀鼠谷，才入谷内三里，就遇到宋金刚的伏兵，两军顿时斗在一起。李世民闻讯，令程咬金领军在后掠阵，自己带领十余骑冲上前去。这一天是李世民此役中最为艰难的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先后遇到了宋金刚的八拨伏兵，他领众人连杀八阵，直杀得天昏地暗。到了太阳落山，他们进兵到雀鼠谷的东首，李世民清点手下，此番战斗已折兵千余。

暮色渐浓，谷内升起了浓雾，依李世民的原意，是想加一把劲冲出谷去。然雾重难辨东西，人困马乏，无力前行。李世民遂令大家就地警戒扎营，扎营后，众人有秩序地或寻找泉水，或寻来枯柴燃起篝火，军中一时安静下来。

李世民斜倚在一处缓坡上，眼望上方，周围被浓雾笼罩，一会儿的工夫，雾丝浸湿了脸庞，打湿了衣甲。算来大家已是三天未解甲衣了。两日来李世民只是饮了一些清水，未有食物下肚，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心里如火烧一般。他实在困得要命，眼皮儿直打架，闭上眼似乎已经睡去，但肚里的饥饿又将他折腾醒了。蒙眬间，他闻到了一股喷香的烤肉味，还疑是梦中梦见了精美的食物。睁眼一看，原来是秦叔宝和程咬金站在面前，程咬金满面笑容道：“秦王，好叫你喜欢，刚才一只羊不知怎么跑到我们面前，先拿来一只羊腿让你垫垫饥。”

李世民接过羊腿，问道：“就一只羊吗？真是奇怪，这不是雪中送炭吗？二位王兄，你们吃了没有？”

程咬金道：“我们也留了一只羊腿，剩下的叔宝兄已让分给那些体弱之人了。”

李世民提脚就走，说道：“那好，你们就过去将就食用一些吧，说来你们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他边说话边向近前的一处篝火走去。

这堆篝火前围拢有十余人，众人一见秦王来到，急忙站起，李世民问

道："你们之中，谁的年龄最大？谁最年少？"

众人将两人推到李世民面前，一人满面虬髯，一人脸似少年，年长者道："禀秦王，我今年三十二岁，居长。他叫常何，今年刚刚十七岁。"

李世民仔细看了看两人，手抚着常何的肩头说道："常何，你年纪轻轻怎么就来投军了，你是何方人氏呀？"

常何朗声答道："禀秦王，小人为京兆人氏，从小就渴望建功立业。街谈巷议皆言秦王年少英雄，特来投身麾下得睹尊颜，小人深感幸甚。"

李世民点点头："好，有志气。这里有一只羊腿，众人无法均食。常何，你就和这位长兄代表大家把它吃了，增添些力气，明日打败宋金刚。"

常何一时手足无措，他眼望年长虬髯者不知如何是好。年长虬髯者眼望羊腿，刚才营中雀跃捉羊，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急忙叩首道："秦王，这万万不敢当，小人虽年长，常何年少，然力气棒着呢。我们断不可吃了殿下的食物，跟着殿下打仗，就是我们的福分，望殿下照顾好自个的身体，好领我们打胜仗啊。"

常何也明白了，顿时哽咽起来。

李世民将羊腿放在常何手里，厉声道："本王的命令，你们难道不听从吗？"说完转身离去。

这只羊腿终究无人食用，就被放在篝火前，众人眼睛直直地看着。秦王让食羊腿的消息很快传遍全营，众人得知李世民如此爱兵恤士，心中万分感动，一下子忘记了饥饿。大家热血沸腾，唯望天快明亮起来，以早早打败宋金刚。

秦叔宝和程咬金一直尾随在李世民身后，看到此情此景，秦叔宝叹道："咬金，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位贤主。有这样的主人，什么事情办不下来呢？"

早晨浓雾散去，现出一个朗朗晴天。

宋金刚领军从晋州撤退到介州驻防，隔了一日，寻相就带领败军奔来。宋金刚没有想到李世民的动作如此迅捷，就将一腔火泼在寻相头上，骂他是个十足的笨蛋。其时为了防备唐军北犯，他已经利用雀鼠谷的地形设伏兵来迟滞唐军的脚步，哪知到了这天晚上，又一拨败军回来禀报：李世民亲自带军杀败所有伏兵，已经打通雀鼠谷，直奔介州而来。

宋金刚闻报既怒且惧，说道："这李世民又不是三头六臂，待本王去会会他。"介州城内共有兵士三万，他令尉迟敬德、寻相率领八千人守城，自己带领二万二千兵马出城迎战。第二天早晨，他出介州城向雀鼠谷行去，刚刚离开城池十里，就与李世民率领的唐兵遭遇。宋金刚立在一处

高坡上观察，看见对方人马不足四千，大喜，令手下分成左、中、右三队，呈扇形向李世民包抄过去。他趾高气扬地对左右说道：“都说李世民善于用兵，我看不然，其乘胜孤军深入，就犯了军将骄败的大忌。今天，我们要力擒李世民，这样，河东等地不费吹灰之力又可夺回。”说罢，他挥动令旗招呼兵马加快速度。

看到宋金刚的队伍包围过来，程咬金对正在思考的李世民说道：“秦王，我看宋金刚的来头不小。我们不如找一合适地形布阵，暂避其锋。”

李世民摇头道：“不可，宋金刚的手下现在如惊弓之鸟，我们若后退，势必激发其锐气。咬金兄，先令兵士放箭，和他们保持接触。”他又问秦叔宝道，“叔宝兄，依你的估计，李世□什么时候才能赶到？”

秦叔宝抬头看了看太阳，说道：“李世□步骑各半，行动不如我们迅速，依我的估计，他最快也要到日落时赶到。”

李世民咬牙道：“如此，我们就不要指望李世□到来了。待会儿，我先以言语威慑宋金刚，我们三人再各率一队马军冲入敌阵，能将他们吓退最好。”

李世民令众将士紧密成团，然后独自一人驱动“特勒骠”冲出队列，扬刀喝道：“我是秦王李世民，宋金刚，你出来，我有话要说。”

宋金刚不理会李世民的茬儿，挥旗指挥手下向前猛攻。秦叔宝见状，飞马奔到李世民马前，着急地说道：“秦王，看宋金刚的架势，想来包围我们！我意不再分兵，全体人紧密成团，直捣宋金刚中军。”李世民眼望敌阵，说道：“我们只好如此了，叔宝兄，你和咬金兄一起随我身后，我们三人直杀往宋金刚帅旗处。若能建功最好，然我军毕竟不足四千，以此来对付他们的数万兵马，胜算不大，若我军损失太大，就想法突围吧。”

秦叔宝将手向后一挥，程咬金招呼兵马围上前来。两人同声道：“谨随秦王马后。”

两军霎时间冲杀到一起，李世民三人带领二百骑直奔宋金刚的帅旗处。李世民打头，一柄青偃回龙大砍刀向前猛劈；左侧的秦叔宝挥舞一对金装锏，一上一下直击敌手；右边的程咬金手持马槊横挑直刺；身后的二百骑个个骁勇，他们紧跟主帅，寸步不离。他们如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波涛中翻翻滚滚，如旋风般忽东忽西。过了半个时辰，三人身上战袍又染上了一层血污，身后的兵士也伤亡百余。宋金刚在帅字旗下显然发现了李世民的意图，招呼手下密密地围了上来。李世民边打边冲，越来越感到前方的压力太大，他来不及细想，向秦叔宝、程咬金喊道：“两位王兄，我们先退回去吧。”两人答应了一声，急忙抽身出来。他们瞅准左边的敌军较稀，一勒马头冲杀过去，以图返回己阵。

李世民带领来的这数千骑手确实是人中之杰，他们看到主帅居前冲锋，就自动保持队形不乱，渐渐形成了一个既能攻又能守的圆圈。他们身上

都带有三样兵器：一把马刀，一杆钩镰枪，一副弓箭。一开初他们队列迎向宋金刚攻来之军的时候，圆圈还缓缓前移，到了敌军逐渐增多，前进压力加大的时候，他们马上变换队形，外层兵士下马手执钩镰枪，专钩奔来马蹄；另有人手持马刀，将跌下马来的骑手一刀结果。居中的都尉手执红旗，指挥内层兵士放箭，专拣敌军稠密处放箭。宋金刚的兵士毕竟是乌合之众，从未见过如此阵势，他们顿如潮水般向后退去。

李世民等人趁着这阵混乱冲出敌阵，一个个满脸浑身污血，浑如鬼魅。李世民回到阵中，边喘息边对秦叔宝、程咬金道："不行，敌人太多，我们难以抵挡。传令，全体退回雀鼠谷，依托地势抵挡敌军，固守待援。"

他们安排好殿后之军，准备退却。那边的宋金刚已经重新组织了攻势，令手下稳扎稳打逐步蚕食唐军的阵地，一场恶战马上就要开始。其时，李世民带来的兵士已经伤折千余，若不撤退，很难逃过此劫。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后面的谷里喊杀声起，一彪人马漫山遍野冒了出来，大呼小叫向这边杀过来。这让李世民和宋金刚都惊呆了，不知道来者何人，更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变故。

转眼间，来军前锋已奔到面前，后面，还有人在源源不断地奔过来。来军前锋到了阵前直冲入宋金刚的阵中砍杀起来。程咬金惊喜地喊道："好哇，是李世□他们，秦王，我们的援军到了。"这时他们都已看清楚，来军打有唐军旗帜，领头的两名将军正是段志玄和侯君集。

李世民想不通李世□用了什么法子如此迅速赶来，直若天降神兵！他急忙止住退兵，大声道："我们的援军到了，众将士，大家抖擞精神，随本王专攻敌营中军。"说罢，他一抖缰绳，"特勒骠"长嘶一声，蹄声嘚嘚飞奔向前。

李世□此举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刚才宋金刚仰仗人多，还想打一胜仗。哪儿知道李世□的援军直若无穷无尽，宋金刚的人数又居于劣势。较之唐军，就是一对一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人家的人多。宋金刚声嘶力竭号令抵抗，这群乌合之众勉强抵挡了小半个时辰，眼见前方同伴一个个中刀倒地，再也承受不下去了，纷纷弃刀逃命。

宋金刚看到大势已去，长叹一声，真正体会到了兵败如山倒的滋味。他率领一百余骑退出战阵，马鞭一扬，直向正北逃去，他和刘武周一样，始终把东突厥当成自己的庇护之地。

很快，宋金刚的二万余军死的死，散的散，唐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其时夕阳如金，李世民勒马立在高坡上眼望战场，秦叔宝和程咬金站在他的身后，李世□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玄来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向迎面而来的李世□拱手道："世□兄，不意你们来得如此迅速，敢有神助吗？"

李世□道："那天我们到了吕州，闻听秦王率兵兼程追击，我怕殿下孤军

深入难以持久，就令两人同乘一匹马，抄直路马不停蹄追赶。总算没有耽误时间，要说神助，还是天佑大唐啊。”

李世民道：“好，刘武周之事今日可定矣。众将军，现在宋金刚已经逃窜，介州那里由尉迟敬德和寻相带领八千人马驻守。事不宜迟，我们留下一些人打扫战场，其他人立刻兵发介州。”

黄昏时分，介州城完全被唐军包围。

第十二回

秦王夜听破阵乐

郑军兵围八陡山

黄昏时分，介州被蜂拥而来的唐军围得如铁桶一般。尉迟敬德和寻相立在城垛间，眼望下面无穷无尽的唐军，心中的凄楚一时难言。

前方的零散败兵逃回介州，尽管他们语焉不详，但有一点非常肯定，就是宋金刚已经逃走，且向北逃窜，肯定将介州放弃了。那一刻，尉迟敬德和寻相顿时有被他抛弃的感觉。想想也是，战场仅离介州十里之遥，宋金刚应该退回介州收拾兵马与唐军再战。毕竟，唐军数百里奔袭，已是强弩之末，宋金刚为何如此不智成了惊弓之鸟呢？

尉迟敬德盯住寻相的眼睛说道：“寻相兄，现在我们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突围退回太原；二是固守介州；三是投降唐军。你以为哪条路适合我们？”

寻相蹙眉道：“这三条路都不可取，以我们这八千人马恐难固守，太原那里兵马不多，依旧是溃败的结局。我们若降了唐军，终归是降将，那滋味不太好受啊。”

两人一时无言。

这时，李世民带领众将立在下面，程咬金扯开喉咙叫道：“尉迟黑子，宋金刚已经大败而逃了，秦王有好生之德，奉劝你不要再抵抗了。依我说，良禽择木而栖，你就下城降了吧，今后与我老程同为一殿之臣。”

尉迟敬德没有吭声，寻相忽然道：“敬德，我们不如让这青面贼上来谈谈条件，也可试试李世民的招降诚意。”

尉迟敬德点点头，说道：“好吧，就让那程咬金上来。寻相兄，那日我们与李世民在离石谷相斗，事后我一直在想，这人还是挺仁义的，像秦叔宝、程咬金不都是降将吗？瞧他们那卖力的劲头，主贤臣忠啊！我们投

奔宋金刚，到了紧要关头他连个招呼都不打，独个儿跑掉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投错了地方呢。”

寻相头伸在城垛外面呼喊，让程咬金入城。

程咬金进了城门，拾阶而上，见到两人就大大咧咧说道：“黑子，我说你还等什么？宋金刚跑了，太原的刘武周估计也待不长，你们也想随他们逃往北方去瞧突厥人的脸色吗？嗟来之食不是好吃的！如今大唐气势正旺，秦王招贤纳士，像我老程不用去招就自个儿跑过来了。我对你们说实话，秦王很看重你们，趁这个机会赶快跑过去，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们还等什么？”

听完程咬金的这番别致的劝说，尉迟敬德的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寻相却无动于衷，沉声说道：“程咬金，我们可以投降，然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们降了唐朝，现在城里的八千人马仍旧归我和敬德指挥；二是若今后你们慢待我们，我们拔腿就走。你去吧，若李世民答应这两个条件，我们就大开城门投降。”

看到程咬金离去，尉迟敬德对寻相说道：“寻相兄，你多此一举，既然要降，还留这些尾巴干什么？弄不好李世民和我们又生分了。”

李世民听到程咬金说了寻相的两个条件，又细致问了两人当场表现，扬刀向城上喊道：“尉迟将军、寻相将军，你们提的条件我都答应了，现在当着众将士的面，我李世民郑重立誓：谁若背盟，有若此树！”说罢，他挥刀向面前的一棵齐腕粗的树砍去，只听咔嚓一声树木拦腰被斩断。

尉迟敬德一见，急忙下令大开城门，他和寻相一起徒步走出城门，俯伏地上向李世民请降。李世民下马，小跑奔到他们身前一迭声说道：“尉迟将军、寻相将军，你们来归，世民日思梦想啊！”

尉迟敬德一时感慨万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程咬金走上前来，说道：“黑子，赶快搞些吃的，为了今天，秦王我们已是三日三夜衣不解甲、粒米未进。”

尉迟敬德急忙道：“秦王快请入城，我让他们立刻整治宴席，为殿下接风。”

李世民道：“敬德，你嘱咐手下多造一些粟米饭，有些酒最好，我要与众将士同食。他们跟了我，这一趟遭了不少罪。”尉迟敬德和寻相答应后入城安排。

李世民又转向后面，说道：“咬金兄，你传令让大家不可暴食，大家饿了数日，一下子吃多了还会闹出毛病。”

尉迟敬德的这八千人一下子变成了煮食之军，锅里透出的粟米香味引得众人垂涎欲滴。介州城里今晚其乐融融，饿着肚子的唐军吃起粟米饭，

如同食了山珍海味。

李世民食量较大，连吃了三碗还不觉得饱，然他终究克制自己放下了饭碗。丢碗后看到程咬金、秦叔宝还在那边狼吞虎咽，上前笑道：“两位王兄，都悠着点吧，我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李世□和尉迟敬德等人过来围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抹了一把嘴，说道：“敬德，多谢你管饱了我们的肚子，下面，你还要给我们找一个歇息的地方，该合合眼了。”尉迟敬德连声道：“我已经安排好了，城内住处足够，保管大家一觉睡到天亮。”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睡到天亮现在还不是时候，世□兄，还由你来安排，今晚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兵发并州，去找我们的正主儿刘武周。敬德，介州这里就由你和寻相将军继续镇守。”

刘武周在太原得知宋金刚大败的消息，又听说尉迟敬德、寻相投唐，脚底板似抹了油，天未放亮就匆匆忙忙带领家人等百余骑亡奔东突厥。刘武周、宋金刚到了东突厥牙帐，主政的处罗可汗并不看重他们，两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宋金刚难耐寂寞悄悄招引旧部欲南下，引起了处罗可汗的疑心，派人追杀了他，捎带着也将刘武周斩首示众。此是后话。

李世民率领大军到了太原城下，城中百姓已经将长孙顺德、刘弘基和同时被囚的并州招抚大使唐俭、并州道行军总管李仲文从牢中放出，唐俭、李仲文出来后立刻主持政事，派人洒扫街亭迎接李世民。李世民原在太原的口碑甚好，百姓看到昔日的二郎返回，他们夹道欢迎，拥街塞巷。

李世民轻控“特勒骠”进入城内，看到百姓如此热烈，急忙下马向人示意。此役收复汾、晋，彻底打掉了刘武周这块萦绕多日的心病，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也随众人出来迎接，李世民看到两人，笑道：“顺德、弘基兄，凡事可以一、可以二，不可再三，我已经两次将你们从牢狱中解救，若今后再有第三次，连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刘弘基羞惭不语，长孙顺德道：“二郎，我和弘基已经说了，今后寸步不离你的身后，再被擒的机会估计就没有了。”

李世民笑着摇摇头，回首对李世□言道：“世□兄，他们两人随父皇在此起兵，功劳很大，然一味勇猛，失于计较，闲下来时不妨将你的谋略给他们讲讲。”

李世□拱手道：“秦王言重了，世□早闻两位将军大名，胜败乃兵家常事，总算他们毫发无损，实在是可贺的事情。”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世□兄，你这是责怪我呀。”上去执起两人之手，恳切地说，“顺德、弘基兄，走，领我们到歇处去，弄些酒给你们压

压惊。唐大使、李总管，我们到了太原，如何行止，就由你们这些父母官调遣了。”

数日后，北面的朔州、代州、云州等地率士复归，大唐经此一役，重收汾、晋之地，兵马愈发强盛，东突厥等不敢再来招惹。其间，李世民制表快马递往长安，李渊阅后大喜，诏唐俭仍为并州道安抚大使，李仲文仍为并州道行军总管，令李世民休整后班师返回长安。

唐军在太原歇了数日，唐俭、李仲文勤勉供应，精心备至。李世民安歇在原唐公府内，一众武将也随他在府内休息。两日后，房玄龄、杜如晦带领众秦王府文臣赶到太原，他们来不及休息，在房玄龄率领下接收城内图籍，抚慰将士，忙得不亦乐乎。

李世民在府内令众人各自安歇，不得互相打扰，美美地睡了两天，方觉得缓过劲儿来。这日他晨练结束，用过早膳，独自一人出府到营中巡视。只见营中遍地摆满了铠甲，兵士洗净的内衣也挂在外面晾晒。他们连续征战，内衣已被汗水和雨露浸透数遍，兵士瘙痒难支，脸现苦楚。长孙无忌提议，让唐俭、李仲文想法为众将士再备一套衣衫。所幸刘武周仓促逃走，原府库内素有积蓄，加之刘武周入太原后又将马邑府库之物移来，每人一套尚有多余。众将士领来衣衫喜形于色，尽管河水尚寒，体壮的仍跑到汾水边洗涤身上污垢，换上新衣衫，似乎过年一般。

李世民贵为秦王身先士卒，其与众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深入人心。他刚刚迈步进入营中，就被数人认出，他们先是跪伏致礼，再口呼“秦王”，一下子将许多人都惊动了。很快，四面过来的人团团将李世民围在当中。早有人递给李世民一张几凳，让他坐在上面，李世民也向众人招手，说道：“大家都坐下来，今天本王闲暇，就与大家好好闲聊一回。”

众人不敢与李世民平坐，稍稍退后一点席地而坐。常何坐在最前面，在雀鼠谷里，李世民曾经赠给他羊腿。他们一时无话，都呆呆地看着李世民。

还是李世民打破沉静：“大家为什么不吭声？本王名为世民，其实就是一名百姓，不要拘束，随便说来吧。”他认出常何那张娃娃脸，招手道，“你叫□常——，□对，常何，那晚上所食的羊腿滋味如何？”常何一阵激动，想不到秦王那日匆匆一面就记住了自己的名字，朗声道：“禀秦王，那只羊腿没人愿食，大家都说：秦王尚且不食，何况我们？凭空里又憋出一股劲儿，到了第二天狠狠把劲儿使到敌军身上。”

李世民轻叹道：“可惜了那只羊腿，那天到介州食了粟米饭，本王感到是天下最佳的美味，若换了羊腿，不啻是天上龙肉！”众人听言顿时发出一阵轻笑来。

李世民又问道：“这次我们从柏壁兼程攻到太原，路途遥远，无食无援，然刘武周、宋金刚望风而逃，谁能告诉我：我们靠了什么？”众人一时不

好作答。

李世民自答道："就是靠了这股劲儿！上下同心，其利断金。隋炀帝不恤百姓，薛仁杲、刘武周、宋金刚待人残暴，都不能持久。我们以仁义之师荡平天下，让百姓都过上富庶的日子，也是大家的愿望吧？"

众人齐声回答："是。"常何忽然道："禀秦王，这几日军中流传一首军歌，我们唱来如何？"李世民颔首鼓励。

常何起了个头，座中十有六七会唱这首歌。他们嗓音不同，齐声唱来显得粗豪旷达，只听他们依旋律开篇唱道："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李世民听了几句，明白这是以旧曲《破阵乐》为底子，细微之处又增加了新旋律，填了新词。待他听到"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的歌词后，心中重重一震，明白这首歌是颂扬自己的赞歌，细听词义，当是大军进入太原后才创作出来的。

众人歌声已毕，李世民陷入沉思当中，心中鼓荡交集，震撼中觉得，此歌是自己有生以来所获最有意义、分量最重的一份礼物。

李世民激动得站起，拱手向众人道："世民蒙大家错爱，不胜惶恐。常何，我听此歌词慷慨华美，能将作词之人引见给我吗？"

常何一跃而起，说道："请秦王稍候片刻，此人就在附近，我去将他叫来。"

来人名叫吕才，博州清平人，年方二十岁。听说秦王召见，小跑过来俯伏在李世民面前，口称："小人吕才觐见秦王，听说因歌词见召，小人才疏智浅，所撰歌词不要冲撞了秦王才好。"说完，汗流浃背。

李世民上去搀起他，笑道："看你的年龄与常何差不多，想不到你还有音律才能，且混迹于军中。房玄龄、杜如晦替本王求贤问俊，不料还是把你给遗漏了。哈哈，军中真是藏龙卧虎啊。"

吕才看见李世民喜欢，大胆说道："禀秦王，吕才随军多听兵士称颂殿下英武才略，他们知我粗通音律，就嘱我将此旧曲演绎，音律略加变化，填了新词，遂成《秦王破阵乐》。"李世民一听此曲词还以自己封号冠以名称，心中又复大喜，一迭声道："好，好，此曲若用乐器演奏，再配以舞蹈，相信效果更佳。"

吕才道："军中惜无八具之音，若有器乐再配以八八六十四人演练战阵，那场面好看得很哪。"

李世民眼睛一亮，说道："好，吕才，这事儿还由你去办。晋阳宫内八音之具齐备，亦有乐工，你再挑选六十四人演练，我让唐大使、李总管全力支持你。给你两天时间将此曲演练娴熟，届时我再带人去观赏。"

两天时间毕竟太短，吕才又多用了一天，果然不负李世民的期望，将《秦王破阵乐》演练成功。

李世民这日晚上用过晚膳之后，带领一班文臣武将步入晋阳宫。居中的承庆殿前有一广场，吕才将广场作为演出地点，面前的承庆殿台阶上摆满了几案阔椅，李世民一行人鱼贯而入在导引下就座。

广场的正中间空出来作为舞者场地，右手已经站立着二十名歌者，他们皆身着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

广场左手为演奏地点，乐器分为两大部按序排列。北首为汉清商乐器，计有编钟一架、编磬一架、竖琴、三弦琴、击琴、瑟、秦琵琶、卧箜篌、恐、筝、节鼓各一，笙、笛、箫、篪、叶各二，乐工身着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裤，赤布靴，五色绦绳。南首为龟兹乐器，计有竖琵琶、五弦琵琶、笙、横笛、箫、筚篥、毛员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各一，乐工身着皂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裤，绯帔。

得知随秦王来欣赏乐舞，众人都很高兴，在连续杀伐、金戈铁马的当儿来观军中自编自演的乐舞，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长孙顺德、程咬金正好坐在一起，两人第一次看到此种场景，两只眼睛似乎看不过来，样样东西都透出新奇，程咬金道：“这真让我老程开了眼，然我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音律，他们岂不是对牛弹琴？恐怕要辜负秦王的一片好意了。”长孙顺德也深有同感。

其时月上梢头，初春的夜晚，晚风习习，竟还有些凉意。一圈气死风灯将四周照得通亮，只听两名持笛乐工率先起奏，笛声由远而近，呜呜咽咽飘了过来，似一行吟诗人在空阔的江天之间极尽回肠荡气之能事。很快，笙、箫乐音夹注其中，将人带入一个空明朗朗的世界里。编钟、编磬适时奏鸣，现出钟鸣鼎食的繁华场景，紧接着，琴、瑟、琵琶、箜篌相继加入，八名身着红抹额、绯袄、白裤帑、乌皮鞋的舞者进场，描绘出一个歌舞升平的场面。

这时，忽听筚篥发出异音，羯鼓响起，竖琵琶，五弦琵琶铮铮铮拨响，合音顿时发出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随着琵琶声、鼓声渐急，乐音犹如巫峡猿啼、子夜鬼哭，象征着叛军入侵，破坏了原来一片繁华、平和、安然的场景。

蓦地，节鼓震天响起，琵琶模拟号角、马蹄声，表现出战场的紧张气氛和壮阔场面。只听后面齐声发一声喊，六十四名男女披甲持刀、戟武士齐刷刷地冲了进来。音乐节奏马上随之变化，琵琶声变调若唢呐吹奏，使人联想起大将出征的情景……

李世民凝神观看、倾听，思绪飞回这些年来的征伐场面，不由得百感交集。身旁众人也看得呆了，脸上表情都很复杂，肯定勾起了许多思绪，连程咬金、长孙顺德这些不懂音律之人，也都看得很专注，喜怒哀乐跃

然脸上。

舞共有三变，每变四阵，用时一个多时辰。到了最后，舞者退场，象征秦王破阵成功，乐曲又复开场时的音调，二十名歌者随着乐曲声高唱歌词，随着一阵钟磬齐鸣，声音由高渐低，周围复于寂静。李世民尚未说话，那边的程咬金和长孙顺德已经按捺不住，齐声叫道："好哇！"惹得众人将目光一齐射向他们，坐在两人身旁的褚亮笑吟吟道："两位将军未开场时还说是对牛弹琴，看现在，想是看懂了。"

程咬金道："怎么会看不懂？这曲舞里说的是打仗之事，曲名为《秦王破阵乐》，我们跟随秦王多日，且整日里在战阵里厮杀，我们就是再笨，也能略知一二。"

众人不禁轻笑起来。

薛收离开座位来到李世民面前，拱手道："秦王武功韬略，天下尽知，不意军中能够自发敷演此曲，此曲舞既慷慨英武又不失雅致，实在可喜可贺！"

李世民立起身对众人道："本王听演此曲，心亦甚喜。"他招手将吕才叫过来，勉励道，"吕才，今后你就入我秦王府内，这首曲子还要好好琢磨。像舞者仅有六十四人，气魄不够宏大，可再增加六十四人；另外音律和歌词还要推敲，我听其中有些地方流于粗糙。你去吧，今日演此曲人员，本王都有赏赐。还有，唐大使、李总管，这块地方就借给吕才用些日子，让他们接着演奏。不管是城内百姓还是营中将士，只要他们喜欢，都可以来观看。这首曲子既然是军中自创，就让它与民同乐吧。"

李世民忽然语音一变，声调高亢起来："众将官，想我大唐立国，虽在金戈铁马中打拼，然一直不忘一个'仁'字。假若我们不恤百姓，像隋炀帝那样只知道穷兵黩武，焉能有此歌？本王今日接报，洛阳的王世充现在蠢蠢欲动，已经开始攻打新安了。我们今后的战事不会少了，唯望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兴仁义之师，方能攻必克，战必胜。"

众人听罢，齐声答应。此时月已中天，他们仿佛已经看到明晨的曙光。

众人渐渐散去，李世民忽然想起了常何，遂嘱咐房玄龄提升他为军头。虽然仅仅谋面两次，李世民对他印象不坏。

刘武周战败退回东突厥被杀，处罗可汗在中原从此失去了一位最为忠实的仆从。眼见李渊的地位日渐稳固，心中的滋味实在难言。

处罗可汗的祖先阿史那氏很早生活在阿辅水、剑水（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两支流）流域，最早以锻铁著名。5世纪中叶被世居于弱洛水（蒙古土拉河）的柔然部征服，从此沦为柔然的锻奴。到了西魏年间，阿史那氏通过与西魏互市，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不久建立了突厥汗国，称伊利可汗，反把柔然征服。到了隋代，突厥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

线上，经常对隋进行骚扰。隋文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集合重兵打败了突厥，并促使其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西突厥以达头、阿波为首，占据了东起阿尔泰山至咸海的广大区域；东突厥以沙钵略、突利为首，控制了南到长城，北至贝加尔湖，东达完水，西接剑水的区域。

为了统治辽阔的国土，突厥在各个地区分立许多可汗，下面又设置叶护、特勒等大小官二十八等。由于可汗众多，突厥内部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隋文帝在东、西突厥分裂后，又针对各可汗的特点或安抚或用兵。开皇十九年，倾向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被东突厥的都蓝可汗和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联合打败，启民可汗带领部下南下降隋。隋文帝把夏、胜两州之间水草丰美的地带（河套地区）划为启民可汗牧区，并将宗女义安公主下嫁给他。到了其子始毕可汗即位时，隋朝的国势逐渐发生变化，隋炀帝一开始还可利用国威镇抚，国势衰落时，始毕可汗终于不客气，先在雁门围攻炀帝，后来经常派骑兵到内地大捞一把。看到隋末战乱，他抓住起兵者寻求靠山的心理，满口答应众人的请求换取好处，一时，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等人皆向他北面称臣，受其可汗封号。李渊也未能免俗，派刘文静出使纳表称臣。不过李渊多了一个心眼，知道突厥对中原的诉求不在土地，唯重财物，他投降并不彻底。在纳贡财物时毫不吝啬，始毕可汗有意给他一个可汗的封号，他断不接受，以有别于刘武周等人。

比起始毕可汗来，处罗可汗要比其兄温和得多，只要李渊按时纳贡，从不派兵侵扰。现在刘武周被灭，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叶护吐谷浑邪却觉得事态严重，向他进言道："大汗，观以往汗国与南朝的故事，历来是此起彼伏。当南朝强盛时，汗国地位岌岌可危，当初汗国一分为二就是实例。这些年南朝内乱不已，各路诸侯皆向我们称臣，东至契丹，西至吐谷浑、高昌诸国皆来降。我们控弦百万，势极强盛。现在长安李渊，先灭薛仁杲、再收李轨定陇西，又逐刘武周出汾晋，其南征之师已经攻破岳阳，如此下去，李渊势必统一南朝。若让他得了手一枝独秀，势力渐大，对我们极为不利。"

处罗可汗觉得叶护吐谷浑邪所思不无道理，迷惘地问道："依卿之言，李渊其志不小。不过他现在向汗国称臣，即使他一统天下，又有何妨呢？"

"老臣观那李渊为非常之人，与其他人相较，他向我们称臣为一时权宜之计。当初他仅许纳贡称臣，封给他一个可汗的名号，却坚决推辞——其骨子里面压根儿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许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呢！"

"既然如此，我们要提防李渊！"

"老臣这里筹划有上下两策，请大汗定夺。上策，由大汗带领铁骑挥师南下，横扫汾晋，拿下河东，这样东可以和王世充、窦建德联络，西可以制约李渊，让他们各依地势割据，形不成大气候；下策，现在可贺敦已将隋朝萧太后和其孙杨政道迎到牙帐，我们就立杨政道为隋王，以此来吸引招抚南朝向隋之人。另派人与王世充、窦建德联络，许为后盾，让

他们竭力抵御李渊，争取形成鼎足之势。现在刘武周、萧铣已败，中原能够有资格和李渊交手的，也就剩下他们两人了。”

突厥习俗，可汗的妻子称为可贺敦，且子可妻母，弟可妻嫂。当初隋文帝将宗女义安公主嫁给启民可汗，后来义安公主病殁，隋帝又将宗女义成公主嫁给他为继室。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成了其子始毕可汗的可贺敦。始毕可汗死去，义成公主又嫁给了处罗可汗。这义成公主是萧太后的远房侄女，宇文化及从江都将萧后掳到聊城，城破后被窦建德得之。窦建德对隋室还甚为礼敬，义成公主闻讯，派人到河北找窦建德索要，结果萧后和其孙杨政道被迎接到突厥牙帐。

处罗可汗对叶护吐谷浑邪提出的上下两策稍微考虑了一下，很快决定道：“你所提上策不可取，汗国土地已经太多管不过来，再收些土地更难伺候，只要他们多纳财物就行。你之所虑甚有道理，须提防李渊一统南朝，就依所提下策去办吧。”

数日后，杨政道果然被处罗可汗立为隋王，叶护吐谷浑邪又派出信使，携带马匹为礼物出使洛阳和洺州，联络王世充和窦建德完成其连横之计。

处罗可汗的使者到了洛阳，王世充看到突厥主动联络自己，大喜过望。一面修书备礼回复处罗可汗，一面命太子王玄应加紧攻打新安城。

王世充是西域胡人，其祖父支颓耨迁居新丰后病死，其祖母带其父亲另嫁王氏，故改姓王。王世充以军功被授江都郡丞，隋炀帝多次南巡，他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雕饰池台，搜求远方珍物取媚隋炀帝，深得信任并被派往洛阳解瓦岗军之围。他虽然自号为郑帝，割据中原，却无大志，不像李渊那样整日里琢磨经营四方，只想永久占据洛阳足矣。皇帝样儿摆得很足，对属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猜忌心很强，致使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等一大批将领离他而去。

李世民带领大军屯兵柏壁的时候，李渊拿出大多精力对付刘武周，对王世充采取了守势。这当儿，李渊还听从屈突通的建议，派人联络窦建德，以此来牵制王世充。然唐军东部兵力毕竟有限，王世充看到唐军薄弱，派兵侵夺已经降唐的州县，不数月，河南诸州皆陷落。王世充尝到了甜头，又看到窦建德一时无心南下，胆子渐渐大了起来，派太子王玄应领兵出慈涧攻打新安，这是唐军面向洛阳的第一道屏障。

得到处罗可汗的鼓励，王世充的胆子更壮了，他增兵一万，要求快速拿下新安，再西向潼关。其时李世民尚未结束汾晋战役。郑军进攻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大惊，急忙与屈突通等人商议。萧瑀、封德彝皆言新安一失，潼关危矣，断不可退。建议调拨兵马，选一上将东拒王世充，时任陕州道行军总管罗士信骁勇善战，可充此任。李渊接受了建议，调派五万兵马，委罗士信为主将，史大柰为副将，火速进兵出潼关增援新安。

罗士信是一个注定要经常打仗的人，若无战事就感到浑身没劲。眼瞅着同来的秦叔宝和程咬金随秦王北伐，在那里战得如火如荼。为了保证北方战事用兵，李渊命罗士信不得擅自向王世充挑衅，他在陕州日日大事就是保境安民。两相比较，心中的那个急劲儿难以形容。这日史大柰带着五万将士和李渊的圣旨来见，他顿时一展数月的愁眉，急忙披挂上马，传令所有将士不事休息，兼程出陕州向东。

史大柰这次未随秦王出征，心里也憋了一团火。他们出了陕州，夕阳已没山中，罗士信令二万骑兵脱离步卒队伍，急行五十里再埋锅造饭，史大柰不解，问道："罗总管，我们再行五十里，约需两个多时辰，今夜不再扎营吗？"

罗士信道："我素闻秦王善于迅骑劲击，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罗士信也是位急性人呢。史将军，我们夜半造饭，明天一早冲到新安城下，打郑军一个措手不及，效果肯定不错。"

史大柰心中暗笑，人言罗士信骁勇善战，敢是一位急性人的脾气！听他的口气，还想和李世民比个高低呢。

现在正是武德三年四月十六日的夜晚，树木已吐出嫩芽儿，野草露出了头儿。微风拂来，送来田野上阵阵的清香味儿。月明星稀。二万人马沿着官道行走，不用火把照路就可看见路况。

罗士信打马行在队前，数月来的煎熬一扫而空，心中异常兴奋。别看李渊平时性慢宽简，然深谙驭人之道。当初李渊授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就是想以罗士信的勇名震慑王世充，让他心有顾忌。为了不影响大局，交给罗士信可调派的兵马仅够防御之用，罗士信数次向他请兵，李渊都以北方战事正急抽不开手挡了回来。罗士信今日放开了手脚，就看罗士信的本事了。

新安位于八陡山上，城墙北面下临水流湍急的涧水，南面是一片莽荡巨泽，无路可通，东城门面向洛阳。这八陡山山势并不太高，然坡陡壁滑，易守难攻。自长安至洛阳的官道沿新安南城墙而走，谁占领了新安，退可守、进可攻，且可封锁官道。城内驻有唐军五千，连日来，王玄应领兵一万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城池，从洛阳运来攻城用的抛石车向城内猛攻，多亏新安城坚壁厚，且城内粮草、弓弩储藏甚多，兵士竭力防守方保城池无虞。不过接战时间太长，城内多有伤亡，这日洛阳又来援兵一万，攻势愈加凌厉，眼看着难以长久支持，守城都尉连派快骑杀出重围向陕州求援。

罗士信、史大柰率领二万马骑到达新安的时候，天刚微明。两人立马在与八陡山相对的小山上观察敌阵，只见郑军旗幡将新安三面围得结结实实。敌营中除了巡查的兵士外，其余人皆在帐中休息，想他们昨日攻打一天后，夜来休息想天亮后抖擞精神再战。

罗士信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人马，只见二万马骑正逐渐在斜坡上集拢。夜

里打尖休息时，罗士信令所有骑手在抵近新安时，要将准备好的布帛裹在马蹄上，不让蹄声惊动了敌人。然两万人马齐驱共走声响太大，虽竭力遮掩还是现出一片嘈杂声。再看前方敌人阵营，这会儿他们正大呼小叫，慌乱一团，想是已经发现了动静。

罗士信举起丈八滚云枪，说道："传令，众将士随我和史将军冲锋，后续人马，随来随入，见敌就砍，不要再拘什么阵势。"说罢，他一抖马缰，驱马冲下坡去，史大柰等人见状，急忙跟上。

唐军居高临下杀入敌营，其时王玄应刚刚得知唐军西援来临的消息，惊恐之余来不及组织抵抗，遂带领中军人马退离新安，勒兵扎住阵脚。那边，罗士信、史大柰冲入阵中见人就砍，逢马便刺。罗士信一杆丈八滚云枪使得出神入化，郑军兵士见枪人仰马翻。杀了一阵，他觉得不过瘾，遂一手执枪，另一手拔出随身宝剑，或砍或刺，势不可挡。

过了一会，后续唐军皆漫过小山加入战团，新安守军眼见援兵来到，他们留军一半，其他人大开西门向城西残余郑军夹击。这场砍杀直持续了两个时辰，当场斩首郑军三千余人，其余郑军眼看情况不妙，一哄而散，大多数人沿着官道向东退却。这时，守城唐军看见众多郑军拥塞在南墙下官道上，他们调来了弓弩手，弩箭如林射向敌阵，郑军又伤折大半。

罗士信看到郑军败退又见官道狭窄不宜大军行动，遂令史大柰领军三千沿官道掩杀，自己就在城下空地上排定军阵，列队进入新安城内。

当初，罗士信还在洛阳的时候，多次出洛阳向西巡视，深明此处地理。这里涧水东流，官道沿河而建，出新安向东行二十里，就到了一处名为慈涧的关隘，目前由郑军据守。慈涧再向东二十里，就是东都洛阳，这里地势西面高而多山，东面低而多洼，若郑军丢了慈涧，向东相对平阔无险可守，王世充只好依靠城墙来拱守洛阳。罗士信领军进入新安时，已经打定了下步战斗的主意。

罗士信上了南面的城墙，观看史大柰的推进情况。郑军在城上弓弩和地下追兵的双重攻击下，一片狼藉，丢下无数尸体向东快速溃逃。离城三里处，王玄应集合残兵准备再与唐军决战。他现在不明敌情，压根儿就不知道唐军来了多少人。

罗士信把握火候，看到史大柰的前锋已经冲过关口，就下令大开东门、南门，早已经列队整齐的兵士鱼贯而出，到了城门外稍作整队后，罗士信一马当先带领他们向王玄应冲去。

眼看无数的唐兵从官道和城门里向这边压过来，王玄应大惊失色，毕竟经历战阵甚少，眼见领头的是如狼似虎的宿将罗士信，顿时乱了手脚，连声道："退军，退军。"手下人也不列队形、一哄而退。

此后的时间里，罗士信约束先头队伍不可冲锋太过，对郑军既要有压

力，又不可冲入敌阵，若即若离地保持接触。

史大柰闹不清罗士信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一双大眼疑窦重重，他大声道："罗总管，我们这样不冲不杀，若让他们入了慈涧，可就放虎归山了。"

罗士信一双眼睛里充满信心，说道："就是这样，我正想让他们入慈涧呢。史将军，你且莫慌，等着看好戏吧。"

眼前的场景颇为奇特，郑军慌不择路落荒而逃，唐军不急不慢跟在后头，似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罗士信看到史大柰一言不发跟在后面，忽然说："史将军，你刚才说什么放虎归山？哈哈，他们是虎吗？你太高看他们了，要我说，他们现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呢。知道吗？我们正是一群饿狼，早饭还没吃呢，慈涧那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了。"

史大柰稍微明白了罗士信如此用兵的意图，张嘴道："我明白了，罗总管想趁势拿下慈涧。"然如何拿下慈涧，他还不甚明白。

到了离慈涧一里多处，守军看到太子王玄应领兵回来，急忙开门迎接。当城门刚一打开的时候，罗士信一挥枪，喝道："听我的号令，大家随我身后，不管两边，中路杀入，专夺城门。"说罢，一夹马腹加快速度，身后的五千骁骑像一阵疾风迅速杀入敌阵。

其时慈涧城门刚刚打开，王玄应离城门尚有一段距离。城上守军看到西面唐军突然加快速度，似一匹脱缰野马杀向城门，顿时大呼小叫起来。守将想关门，然把王玄应关在城外任唐军踹杀，那也是杀头的罪名，他站在城门想疏通人群让王玄应快点入城，然人乱如麻，别说指挥，连立脚之处都没有，几次被入城兵士冲击得站脚不稳。无奈，他只好退到城楼上，下面人挤如山，现在想关门，别说王玄应不答应，入城之人如过江之鲫，若发现有人想关门，恐当场就会把他们撕碎。

王玄应的旗幡渐渐抵达城门处，其时罗士信已杀到近前，距离王玄应仅有两百步。若不是人群稠密难以逾越，罗士信几个箭步就会纵跃过来。

王玄应好不容易退入城内，看到罗士信已杀到门前，知道这城门断不能保。惊魂之余，对身边人和慈涧守将说道："情况危急，只好弃守慈涧，赶快向洛阳退却。单雄信带领援军已经赶来，我们路上会合吧。"他这边说完，手下人一窝蜂向东退去。慈涧以东多是平地，没有关隘山川限制，远远望去，慈涧像炸了营似的，郑军如水银泻地般没命逃窜。

罗士信顺利占领了慈涧，看到王玄应带领败军一窝蜂逃窜，还想乘胜追击下去。史大柰提醒他道："罗总管，我们自新安出来沿线追击，两万马骑已经直线拉开，且人困马乏，伤折已多，再往前追击，恐是强弩之末。我意先在慈涧歇马，待马骑过来集拢一起，三万步卒上来，再行动

不迟。”

罗士信看了看周围，随行人员脸上、身上皆沾满了鲜血，一些郑军还在那边作困兽之斗。他同意史大柰的建议，说道：“好，史将军，就依你，从慈涧到洛阳，地势平阔，王世充已经无险可守了。我们今天占了慈涧，会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左右，赶快把那些拒不投降的家伙收拾掉。”

离慈涧十里的地方，单雄信带领的援军碰上王玄应的败兵。单雄信命手下在左手处留出一大片空地，令败军不许再东退，集合在空地里整队。这边，他令人打探王玄应所处位置，得讯后迎上前来。

单雄信当了王世充的妹夫，就成了王玄应的亲姑父。然太子亦为君，他必须礼数周到。瓦岗军的五虎上将已去唐营四虎，留下他这一虎因为亲戚的分上，肯定要跟随王世充到底了。

单雄信生得面如蓝靛，发赛朱砂，性如烈火，声若巨雷，使一根金钉枣阳槊，有万夫不当之勇。他到了王玄应马前，看到王玄应丢盔卸甲，一张小脸满含惊恐之状，心里想，让这种公子哥去与罗士信交手，毕竟还是王世充失于计较，欠身拱手道：“太子受惊了，殿下且先退回洛阳。这罗士信一副火爆的脾气，肯定要追，且让雄信在此等他。”

单雄信没想到这次失了算，一直等到太阳西斜，西边的来路上未见唐军身影。这时，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来报，说唐军在慈涧遍树旗帜，整顿队列，看样子驻守慈涧不动了。单雄信听信，命留下殿后之军，大队人马缓缓退回洛阳，心里嘀咕道：“这个罗子，怎么一入了唐营，性子也变了呢？”

罗士信并非不想来追，还是史大柰挡了他的道儿。

日当中午时，两万马骑皆集于慈涧，听说单雄信兵驻前方，罗士信按捺不住求战的心情，就与史大柰商量让众人饱食一顿后杀向洛阳，自信地说道：“那单雄信我了解，论谋略、论武艺都不是我的对手，史将军，你等着看好戏吧。”

史大柰心里觉得此事万万不可，现在夺得慈涧已是莫大的胜利，再向东追敌就有些冒失。无奈罗士信为主，自己为副，心里转了一个弯劝说道：“罗总管，我们还是等三万步卒到来后再追吧，那单雄信引军六万，再合王玄应的残兵，人数更多了。我们若去进攻胜算不大，不若先据守慈涧，看看事态发展再说。”

罗士信想想也是，同意等步卒队伍上来再说。及至步卒队伍到了慈涧，外面郑军每日派人来索战，罗士信欲出击，还是遭到史大柰的拦阻，这下子让罗士信动了肝火，斥道：“为将者不去冲锋，却在这里畏手畏脚。史将军，你屡次拦阻是何用意？”

史大柰并不恼火，说道：“罗总管，你勇猛绝伦，大柰心仪已久。然我们

兵员不足五万，洛阳近在咫尺，那里兵多将广，现在出击无疑是以卵击石。”

“依你说，我们就在这里当缩头乌龟不成？”

“大柰亦为武人，知道冲杀击敌为本分。然兵势须全盘衡量，昔日我随秦王征陇西时，常常坚壁不出以骄敌志。听说秦王这次守柏壁，也是用了这条计策。”

罗士信更加恼火：“秦王，秦王，又是秦王，难道朝中仅有秦王一人能打仗吗？想我罗士信上阵杀敌时，那秦王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史将军，这样吧，你不愿意出击可以留守，由我带军出外厮杀。”

史大柰现在才真正发现了罗士信的执拗性格，他咽了口唾沫，心想该是拿出撒手锏的时候了，说道：“罗总管，非是我拦阻你去厮杀，实在是皇上的意思。我临行时皇上说北方战事未完，只要把郑军赶出新安，就达到此行目的。你若不信，我这里有皇上的手诏，且听我宣读如何？”

得知是李渊的意思，罗士信只好作罢，然意犹未尽，嘱人制表送往长安。要求李渊再派十万兵马，以谋洛阳。史大柰也悄悄写上一封密奏，派人送交李渊。

一时间，慈涧这里唐、郑两军相安无事。

第十三回

馈金银义释敬德

识缓急图谋中原

李渊这日在武德殿里接连收到罗士信和史大柰的上表，览罢大惊。问群臣道：“罗士信上表请战，勇则勇矣，然失于计较。请众爱卿议一议，现在去攻王世充是时机吗？”

萧瑀出班奏道：“陛下，臣意不可。秦王北征未归，京城兵马捉襟见肘，连续征战实在困难。臣观王世充之野心并不算大，且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不若休兵一段时间，待恢复了元气再说。”

萧瑀说完，裴寂也奏同议。封德彝同样作为两朝大臣，不似萧瑀耿直瑜亮，他脑灵眼活，善于猜度皇帝心理。那边萧瑀滔滔不绝，他在这里低头沉思，想李渊既然认为罗士信失于计较，还当朝询问群臣，说明心里很活泛。此次秦王定北，对长安有威胁的敌手仅剩下王世充和窦建德两人，且离长安不远，当是李渊的一块心病，其内心里肯定想早日解决。看到萧瑀奏完退下，他执笏跨前一步道：“陛下，萧令所言也是臣的心

意，然臣还想，眼下天下大部已定，仅剩下王、窦二人，若一鼓作气予以扫平，国家能够休养生息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弓弦也不可绷得太紧，一张一弛嘛。”此番话要旨是主战，让人听来觉得八面玲珑，未伤萧瑀面子，又拿出自己的主意并可试探李渊的真实思想。

屈突通奏道：“臣意主战！臣忝为兵部尚书知道家底，若集京兆之军能收十万，陛下再命秦王南下直插新安，可合有浩浩荡荡三十万军。大军重压洛阳之下，当能破之。”

李渊端坐御座之上，听到群臣意见相左，他并不发言，反而微眯双眼，看着左边的立柱沉思。太子李建成立在右首，听到屈突通说完，转身面向李渊奏道：“父皇，儿臣亦觉得应攻洛阳。这些天，儿臣多阅新安来的奏章，罗士信虽急了一些，然可见其拳拳报国心情。如今二弟北征辛劳，且让他歇一些日子，儿臣愿提兵攻破洛阳。”

李渊睁开了眼睛，问李元吉道：“四郎，这是太子的意思，你意下如何呢？”

李元吉急忙出班说道：“父皇，儿臣愿随太子东征。”

李世民这次大破刘武周，让身居长安的李元吉颇不是滋味。这些年来，李渊在军事上倚重李世民是很明显的事情，平日里李渊的言谈举止深为有这个能干的儿子自豪。特别近一段时间，李渊在朝堂之上多次对李世民褒扬，群臣亦深然之，街谈巷议也多颂扬秦王英武。李建成身为太子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李元吉却深为厌恶，直接原因是并州是自己丢的，却让这个并不友好的二哥夺了回来，对比太鲜明了。那日他游说李建成：“大哥，二郎现在不可一世呀，连胜了两回，别人把他捧上天了。等这次回来，他更加趾高气扬了。大哥，你瞧见没有？就是他那秦王府属也自觉高人一等呢。若再发展下去，恐怕他连你也不放在眼里。”李建成很是坦然：“那有什么，我们在京辅佐朝政，二郎出外定边，皆为父皇出力。四弟，你对二郎有些偏见，不要整日里把人想歪了才是。”李元吉道：“我想歪了？你等着瞧吧，等你知道他的意图时，恐怕为时已晚。知道吗？其手下的房、杜二人每到一地不要金箔，专收人才图籍，手下的猛将就不用说了，朝中一大半的大臣都与他交好。你说，作为一个藩王，弄这些名堂，他图什么？大哥，再有出外征战的事情，不能让他再揽了去。他又没有三头六臂，难道我们就不会打仗吗？”李建成心里一震，然没有往深里想，哈哈一笑说道：“四弟，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吧，再有打仗的事情，我恳请父皇让我哥俩去走一遭。”这番话于是就引来今天朝堂上李建成的主动请缨。

李渊又沉思片刻，决定道：“彦弘，你来拟旨——下两道旨，授二郎为东征元帅，让他不回长安直奔新安，四郎、屈爱卿，你们再带十万兵马去与他和罗士信会合，萧郎、封爱卿，你们也随军参赞军机。洛阳一战，决定我国国势，大家务须尽心。还有，授殷开山为吏部尚书，让他与平阳公主一同回长安吧。彦弘，朕说得有些乱，就按这个意思去拟旨。太

子，你还帮朕在京理事，这儿的担子也不轻啊。”

李渊没有答应李建成的请求，让李建成颇感失落。

窦建德占了黎阳，李商胡起兵来攻，很快被他平复。李世□慌不择路逃往长安，手下人多劝杀掉其父徐盖，窦建德还算仁义，说道：“世□原为唐臣，被我所掳不忘本朝，确实为一忠臣！其父何罪之有？”遂将徐盖和李神通、魏徵囚禁在一起。

窦建德在其治下口碑甚好，近来相继攻破聊城、黎阳，可谓一帆风顺。当时河南诸州县分属唐、郑所管，地方偏远的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窦建德听从手下谋士凌敬建议，欲渡河向南扩大地盘。然而此时从都城洺州传来消息：幽州李艺率领铁骑南下，已经攻破衡水。

李艺原名罗艺，隋炀帝时为虎贲郎将。战乱之时，他起兵于涿郡号称拥兵十万，自称幽州总管。宇文化及和窦建德曾经先后招降他，罗艺不齿为伍，骂道：“宇文化及为杀帝之贼，窦建德为一农夫，让我降他们，做梦吧。”涿郡向为隋朝征东的粮草基地，城池坚固，难以攻破，宇文化及和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恰在此时，李渊听说了这个消息，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幽州。书中措辞谦诚，若罗艺愿意归了大唐，许他为燕王，且其军队不受中央调度。罗艺接书后思前顾后，觉得李渊势力日大，且据长安渐有正统雏形，近期所战皆捷，王业可期，遂举地降唐。李渊得信后大喜，重赏来使，封罗艺为燕郡公，赐李姓，罗艺因名为李艺。当时窦建德正在进攻黎阳，李渊诏李艺兴兵骚扰其后方以为李世□之援，李艺整兵五万挥师南下，不数日就攻下了衡水。窦建德急忙领军北上，带领十万兵马直抵衡水与李艺接战。两人在那里开始拉锯战，互相攻伐各有胜负，呈胶着状态。窦建德被困在这里，一时没有心思渡河南征。

这日李渊给窦建德送来书信，言称愿罢战和兵，且可让李艺归还原占土地。窦建德看罢，拿起李渊书信示意众人，说道：“李渊来信愿意罢战言和，且可归还李艺所夺土地。朕意答应他，你们以为如何？”

大将王伏宝不赞成，说道：“李艺素来强悍，且傲视我朝。现在两军相持，幽州地狭，终究没有我朝幅员广大，再过一段时间他肯定支持不下去。若其退地罢战，李艺又可喘息，终为心腹之患。臣意一鼓作气将之剿灭，然后可以全力向南。”

凌敬道：“李渊现在来求和，有其韬光养晦之策。他现在对刘武周、萧铣用兵，和洛阳王世充又经常摩擦——他想先稳住我们。陛下，李渊求和条件优厚，臣意先答应他，看天下大势如何走向。李艺骁勇，更兼粮多城坚，我们急切不能下，并州那里，听说刘武周连吃败仗，潞州、浩州一直由唐将据守。若我们坚持与李渊为敌，他们再兵出汾晋前来夹攻，将陷我们于很不利的境地。还请陛下三思。”

凌敬的话说到了窦建德的心坎里，他果然答应了李渊言和的建议，复书

送与长安。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窦建德将李神通、魏徵和李世□之父徐盖放出，派专人礼送到长安。窦建德这一下子中了李渊之计，当初对付薛仁杲的时候，唐主动与李轨修好，以分秦势，解决了薛仁杲之后，李渊又采用分化策略将李轨势力散之于无形。现在李渊为了专心对付王世充，必须先把窦建德稳住再说。

李世民接旨后离开太原，带领众将和大队人马向南进发。这日到了介州，李世民令尉迟敬德和寻相率领旧部八千人马随同南征。大军迤逦南行不多时就进入雀鼠谷，只见谷内树木丛茂，鸟鸣虫啾，天上没有一丝风。李世民带领众人在谷内行走，想起来时的紧张困顿情景，恍若隔世。他们指指点点，皆现一片欢愉之情。尉迟敬德的八千人行在队列中，听到唐军大声笑谈来时战事，而自己恰是当时的反面主角，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

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其时并辔行走在一起，秦叔宝回想当时一日八阵艰难出谷的情景，百感交集，说道："敬德，当时秦王我们又困又饥，你若在谷内布置一万弓弩手，我们万难出谷。为什么宋金刚你们只派些小股部队不痛不痒来装点门面呢？"

尉迟敬德道："我与寻相兄在离石谷败给秦王后，宋金刚火冒三丈，不再看重我们，他要亲自与秦王交手。秦王将兵也太迅速，别说宋金刚，就连我也压根儿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攻了过来。按照常理估计，你们到来当在两日之后。"

程咬金从后面超过来，说道："黑子，当初你在离石谷不听秦王之言，不还有今天吗？你呀，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尉迟敬德听后倒觉得坦然，反唇相讥道："青面贼，你也是降了又降，说这般话还轮不上你来多嘴。"程咬金道："毕竟还是我老程先入为主，黑子，你还是多听我的话为好。否则，我老大耳刮子就扇了去。"尉迟敬德哈哈道："你还想欺负我？且问我手中的双鞭是否答应！"

李世民在前听到三人在那里笑谈，忍不住插言道："几位王兄，这倒是一个话题，等有闲暇时候你们不妨比试一番，分出高低来，强似在这里说嘴。"

尉迟敬德说道："若比试，叔宝兄敦厚谦虚有长兄之风，那是不用打的，我尉迟恭甘拜下风。这个青面贼就没有好运气了，先要把他的嘴打肿，省得整日里胡说八道。"程咬金马上说："黑子，你别是欺软怕硬吧。叔宝兄，也许他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不屑与你交手，连我老程还不如呢。"秦叔宝笑了，说道："咬金，你挑唆的水平太次了，让人一听就明白你的心意。"众人笑了起来。

比起尉迟敬德这么快就融入这个人群里，寻相就显得落落寡合。李世民对尉迟敬德青眼有加，当即授他为右一府统军，并未明确寻相的职务，仅淡淡地让他协助尉迟敬德管理那八千人马。这使寻相很失落，渐生怨

怼之情。

两天后，大军徐徐经过晋州到达柏壁。

李渊的圣旨此前也到了柏壁，殷开山、李婉娘、柴绍等人已经在此驻扎。早前几日，殷开山就令人准备粮草、收拾房屋，做好迎接李世民的准备。这天大军入城，诸事完备，殷开山让马三宝负责安排人马入驻。

李婉娘和柴绍迎出城外，将李世民接入房内叙话。走回的路上，李婉娘笑着道："二郎，此役你火速逐北，竟然给自己创下了好大的名头。你人未到，《秦王破阵乐》已经传唱到这儿了。"

李世民语调平淡，然神情中掩不去得意："那是军中闲人无聊之作，姐，这能当真吗？"

柴绍插话道："怎么不能当真？放眼历来将帅，又有几人能获此殊荣呢？刘邦之《大风歌》、项羽《垓下歌》，一首矫情一曲没落；汉武扬鞭绝域，时人叹之穷兵黩武未赞其武功。二郎，我听此曲连听了三遍。"

他们入了房内，李婉娘除去外罩的团花皂绢铠甲，换上一件小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她的身体已显笨重，李世民惊异地发现她的腹部已经隆起，才知她怀孕了。李婉娘初嫁柴绍时曾经诞下一女，到了战乱时，她将此女托人寄养，一直到进入长安时才将此女找回，其间未再生育。

李世民憨笑着扭头对柴绍说："嗣昌兄，恭喜你了。不意在此戎马倥偬之际，家姐还会忙里偷闲呢。"

李婉娘"扑哧"一笑，说道："二郎，我撕烂你的油嘴！"转而轻叹道，"唉，谁料想就有了身子呢？当初还是殷开山多嘴告诉了父皇，这次圣旨里专门嘱我回转长安静养。方今靖乱之时，让我回京歇息，还不急坏我吗？"殷开山给李渊的奏章里，曾提及李婉娘有了身子，惹得李婉娘直骂他多嘴。

李世民道："那有什么不好？你有了身子，就该静养才是。今非昔比，现在天下大部已定，就剩下王世充、窦建德，有二郎代劳就行了。男女有分工，外面有事，就让嗣昌兄去办亦可。"

"二郎，你不出三句话就露出狐狸尾巴，什么叫男女有分工？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如你的长孙嘉敏一样吗？"

李世民急忙讨饶，连声说："不敢，不敢，我想说，嗣昌兄日思梦想得一个儿子，你天天打仗，又拦着霸着不让嗣昌兄纳妾，这不耽误了他吗？"

李婉娘举手欲打，说道："二郎，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忙着要替姐夫纳妾，瞧我不老大耳刮子打你。"虽说要打，然眼中满含笑意。

不说他们姐弟在这里嬉闹，却说马三宝负责军马安顿，他指挥各队按照指定位置驻扎。刚刚忙碌完一转脸，就见寻相气哼哼地走过来，喊道："你就叫马三宝吗？我问你，都有驻地儿，为何我带来的这八千兵马连屁大一块的地儿都没有？"柏壁本就狭小，偏偏打从大军出太原时，传给柏壁的人数未将介州加入的八千人马计算其中。寻相领兵入城，看到众人都已经安顿下来，等了许久没人理自己，在那里干站了许久，他一时大怒，找到马三宝嚷了起来。

待马三宝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检点城内住房皆已有人，想起城外西首有一小村庄，庄内百姓已散，遂让寻相领人前去驻扎。寻相到了地方，举目一看只见庄内房屋坍塌许多，房内蛛网密结，浮尘没脚，潮湿不堪，其怒火更甚。他领上十骑折转头返回柏壁又找到马三宝，劈头就说："我们降了秦王即是大唐的人，总不成是后娘养的。你们在城里住得舒舒服服，撇下我们在野外晾着啊！"

当寻相领人前往村庄驻扎的时候，马三宝找到殷开山将此事禀告给他。殷开山知道寻相的来历，点点头说道："就这样安排吧，他们既然降了我们，还留八千人为亲兵，想留后手吗？我们总不成把他们当成祖宗敬着。"马三宝得了殷开山的话，心里有了底儿。看到寻相又来寻事，他手一挥指向城里，无奈说道："寻相将军，你看这柏壁如此狭小，现在里面一条炕上要躺上十余人，确实没有再转圜的余地。这样吧，你们先在那里委屈一晚上，到了明日，我再想法挤对挤对，争取给你们腾出些地儿。你看，十几万人到了这里，从早上到现在我的双脚都没停，容我先歇一会儿吧。"不软不硬把寻相顶了回去。

寻相不再说什么，无语狠看了马三宝几眼，扭头去找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住在一起，看见寻相招呼道："寻相兄，人都安顿下来了？你过来一起住吧，这边已经给你留好了位置。"寻相将尉迟敬德拉到一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临了说："敬德，人家压根儿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不如我们一起去找秦王说道说道，任由他们欺负我们，不行！"

尉迟敬德息事宁人："为这点小事去找秦王，值得吗？寻相兄，我们先让大家打扫干净住下再说，以往我们行军之时多是露宿，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敬德。非是我等挑剔，你没到那里去瞧，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人家把我们当成了后娘养的。从介州出来，他们一路上冷言冷语，你和秦叔宝他们谈得热烈，没有体会。要我说，我们不如拉出去，谁也不靠，强似在这里受人家冷眼。"

尉迟敬德并没有在意寻相这句话，说道："既然降了唐，就不要再有别的想法。我观秦王待我们并无二心，现在天色已晚，赶快让大家住下来才是正事。走，你领我一起看看去。"

寻相止住尉迟敬德，淡淡说道：“那边不劳你再去了，敬德，我过去安排，这边我就不过来了。”寻相说完，慢慢向马匹走去，骑上马又向尉迟敬德看了一眼，那是一种复杂的眼神，然后一挥马鞭，一群人向西驰去。

这天晚上，殷开山将早已准备好的酒肉分给众人，满城兵士喜笑颜开。晚饭过后，大家忙累一天，这会儿又酒足饭饱，很多人身子一接触炕沿就进入梦乡。尚未入更，满城除了巡行的兵士外，难看到人影，城内非常寂静。

寻相离开尉迟敬德的那一刻，已经打定主意，今晚要率领众人脱离唐营自立门户。眼望尉迟敬德的时候他的心情很复杂，两人毕竟在一起多时，战阵中两人互相救援，那是在血与火中形成的友谊。然揣摩尉迟敬德此时的心性，他断不会脱离唐营，寻相只好独自干了。回营后，寻相让亲信分发酒肉的当儿，暗暗将叛逃唐营事体安排下去。营中尚有三千人向由尉迟敬德统领，若无尉迟敬德亲临，遇到此等大事他们断不会听令于寻相。寻相明白其中关键，遂令将此三千人安插在村庄最南端驻扎，与自己的队伍隔开距离。子夜过后，寻相带领五千人马悄悄拔营，向北急行渡过汾水，直插慈州。

毕竟同在一庄居住，寻相离开的声响还是惊动了那三千人。他们发现寻相不告而辞，先是一阵惊慌，继而觉得还是要禀告给尉迟敬德。他们派出数人入城去寻尉迟敬德。

巡夜小校截住他们。看到他们神色慌张，心里起疑，围住他们盘问。这天夜里值更的将领还是马三宝，待他见到这几个来寻尉迟敬德的兵士，几句话一问，就明白寻相叛营离去了。马三宝大惊，急忙叫起殷开山。殷开山睡眼惺忪听说寻相叛去，一迭声骂道：“反了，反了，三宝，你点上八千军马先把那剩下的人围上，我带人去擒尉迟敬德。这帮降人，真是一帮喂不熟之狗。”

马三宝到城西点齐八千军马，打起火把将村庄围得水泄不通。这边，殷开山领人闯入尉迟敬德的居室，尉迟敬德还在睡梦中就被捆得结结实实。这些事情完备后，殷开山来到李世民住处叫醒他，让李世民来发落。

还在太原的时候，李仲文看到李世民身边无人照顾，遂进一乐籍女子伺候汤水。此女名为阴梦婕，年方二八，生得粉莹莹一张鹅蛋脸，杏眼如波，一张樱桃小口两侧常常笑靥生晕。李世民一见就喜欢上了，到了其入府的第二个晚上，李世民在堂上设酒，令梦婕演奏琵琶。其时月上梢头，房内红烛劲烧，两人你歌我弹，共饮美酒。数曲演毕，梦婕那张小脸在烛光下映得通红，杏眼水汪汪深情无限。她现在虽是处女之身，然久在乐户中多闻风月之事，眼前的秦王名声显赫，又英武俊俏、识趣多情，一颗心早放在了李世民的身上。月圆时分，她半推半就，将女儿身交给了世民。从那时一直到柏壁，李世民放出百般手段，让梦婕方识情

爱滋味，恨不得变成一坨泥化在他身上。殷开山在外面打门，两人还是赤条条搂在一起，做那美妙的春梦。还是李世民多年在军中形成的习惯，惊醒后听出是殷开山在打门，睁眼看窗外依旧黑沉沉的，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低头看梦婕兀自未醒，脸蛋上还挂着笑容，遂爱恋地移开她的粉臂，穿衣下床。

李世民一边结着衣衫一边走出门外，只见火把照耀下，殷开山那张脸显得惊惧和愤怒，劈头说道："秦王，我们养虎遗患，那寻相连夜叛逃了。"

李世民一惊："白日都还好好的，怎么到了晚上就发生了变故？敬德呢？"

"那尉迟敬德住在城里，未来得及逃走，这会儿让我捆得结结实实。"

听说尉迟敬德尚在，李世民静下心，稍微思索一下说道："来，殷公，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不要着急，天不会塌下来。"

殷开山坐下来详细将过程给李世民叙述了一遍，最后说："这尉迟敬德和寻相一个鼻孔出气，他今天没跑，保不住明天。这次又被我们绑了，心里肯定不是味道。要我说，斩了干净。"

李世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殷公，你虽语焉不详，然我看这件事错在我们。十几万人皆有住处，为何独把这八千人漏掉了？马三宝处理事情很不稳妥，草草地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殷公，我们打天下，怎么能够小肚鸡肠呢？这八千兵士说到底还是我们的人，因此小事，一下子跑了五千。不好，不好，还是你们没有把事情处理好。"

城中兵马乱哄哄地出城门，将众将都惊醒了过来。他们一时闹不清出了什么事情，秦叔宝、程咬金又见尉迟敬德被绑，急问端底然无人说得清，程咬金在那里急得大喊大叫。没奈何，他们一窝蜂跑到李世民这里来问究竟。

看见众将进门，李世民说道："玄龄、无忌，你们两人持我令牌出城，先把马三宝唤回来。玄龄向来持重，记住，切不可与他们发生任何冲突！"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问了详情，答应后离去。

李世民让众人坐下，仍然对殷开山说话："军中发生哗变的原因，说起来也不仅仅是你们的责任。当初寻相过来，提出这八千人仍归他和敬德指挥，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降就降了，还囿在那个小圈子干吗？对他就不太热络。现在想来，还是我的心胸忒窄了些。"

殷开山拱手道："秦王切莫自责，这件事情还是我和马三宝没有办好，请秦王责罚我们。不过跑了寻相，那尉迟敬德还被我扣着。这些降人心存二心，不可放纵。我意将他就地斩首，杀一儆百！"

李世民摇摇头，手扬了一下，说道：“殷公，这是你的想法，我们也听听大伙的意见。如晦，还有你们几位先生都谈一谈。”

杜如晦点点头，说道：“当初圣上起兵太原，人数不足十万。发展至今，所以渐成王业，其中就是用好了一个‘降’字，既要降人更要降心。这一点，褚亮兄体会良深。”褚亮立起身道：“杀尉迟敬德很简单很容易，然会寒了众人之心。我朝立国以来，招贤纳士、从善如流为定王业之关键。若囿于门户之见，就落了下乘。大至关陇贵族、山东氏族、江南望族，小至一州一县，若一味妄杀，人皆远之——薛仁杲就是现成的例子。”

李世民插言道：“对呀，我朝致力于将士归心，还算满意，然非尽善尽美。譬如李密，当时都说他野心不死以至反叛，我一开始也这样认为，事后我了解，长安里有不少人——他们官秩不一，然都是要紧的人物。他们认为李密家里有金山银山，变着法儿去索要。李密被封为邢国公，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一个没落的降人。李密素来心气高傲，能长时间忍这口气吗？如此激将了他，就想离开长安，强似过狗一样的日子。现在我朝新立，前隋那些不好的官风阴魂不散，若不改变，如何显示宽阔胸怀来取信天下人呢？”说到这里，他显然下定了决心，对杜如晦说道，“如晦，你和薛收、褚亮几位先生议一议，把我和褚亮说的意思理出几条，晓谕军中。另写一本奏章请圣上御览，不能寒了降人之心。大家既降了我朝，就是大唐臣民，不能再分彼此。”

程咬金听罢大喜：“秦王这话说到我的心坎上了，秦王，我和叔宝兄保那黑子没事，他若叛去，你就斩了这两颗头。”

李世民笑道：“万一敬德真跑了，斩了你头你心不怨，然连带把叔宝兄的头也割了去，叔宝兄，你肯定会大呼冤枉吧？”

秦叔宝连声道：“我愿保敬德，咬金虽然莽撞，但他的话也是我的心意。”

他们这番对话让众人轻笑起来，现场气氛顿时活泛。殷开山悟出了其中道理，急忙要去为尉迟敬德松绑。李世民止住他，说道：“殷公，这件事情还要有个交代。马三宝处事不力应当惩戒，就责他二十军棍，革其统军之职。我们现在一起去见敬德，如晦，前次在太原所得马蹄金，你且去取一箧来。”

李世民领着众人来到囚禁尉迟敬德的地方，进房后，看到尉迟敬德还被绳索牢牢捆绑，李世民泪流满面，亲解其缚，说道：“世民来迟，让敬德兄在这里受苦了。都是马三宝太莽撞，我已经责罚他，你这番委屈——”边说边把他扶起来。

尉迟敬德还在睡梦中被殷开山领人捆绑，先是弄不清怎么回事儿，后来问起守卫兵士方知寻相叛逃，遂在房中大骂：“你们这群家伙不分好歹，连问也不问个明白，寻相走了，我又不走。怎能如此武断把我绑了起

来，我要见秦王，我要见秦王。”

这会儿见到李世民来到面前，委屈的泪水流满了那张黑脸，他泣不成声说道：“秦王知我，秦王知我，黑子自从降了你，一片死心塌地啊。”

李世民替他擦去眼泪，说道：“敬德，别人对我说，你骁勇绝伦，这次绑了你肯定会生怨望，留下恐为后患，最好将你斩杀。我一直在想，敬德是一个讲义气之人，走要走得明白，留要留得明白，断不会不辞而别。如晦，把东西提过来。”杜如晦将那一箧子马蹄金提过来放在尉迟敬德的面前，李世民指住道：“大丈夫以义气相通，不以小嫌介意。敬德，我不听他人言斩你。这里有一箧马蹄金，你若愿意留下，这金子你去抚慰那三千名属下；你若愿走，我以此金相赠供作路资。毕竟我们在一起共事一段时间了呢。”

尉迟敬德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道：“秦王如此不如杀了敬德，我被绑多时，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秦王不会如此待我。打从在介州降了秦王，敬德已经打定主意，这辈子我生是秦王之人，死是秦王之鬼，再无其他心意。”说罢，连连顿首。李世民急忙上前去搀，身后的秦叔宝、程咬金也跑来相帮。

一件大事就此作风云散，尉迟敬德揩去泪水要去抚慰村庄被围兵士，他不拿马蹄金，说道：“他们降了大唐，已得了秦王恩典。从明日起，这三千军散入大营之中。这些金子，秦王先留下，待谁立了功，再赏赐他们。”说罢跨马离去。

马三宝挨了二十军棍，伤势不轻，躺在床上“哎哟”不停。天亮之后，李婉娘闻讯，带同倩紫前来探望。看了马三宝伤势，李婉娘埋怨道：“这二郎好重的手，为什么单责三宝呢？”倩紫在一旁暗暗垂泪。

语声未落，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也来探望。李婉娘看见，当头就怪李世民手太辣：“二郎，你如何不分青红皂白？柏壁主事者是殷开山，三宝不过是个跑腿之人，你怎么打得如此狠？”

李世民径直走到马三宝的床前，看了他的伤势，轻言道：“三宝这次受苦了，非是我心狠，势不得已啊。若草率处理此事甚至杀了尉迟敬德，营中降将降卒众多，会寒了他们的心；殷公年岁已大，又是父皇的大臣，没奈何，只好让三宝受苦了。三宝，你怨恨我吗？”

马三宝疼得龇牙咧嘴，见到李世民前来还想欠身为礼，被李世民按了下去，他动情地说道：“三宝非是浑人，明白秦王的心意。当初诸葛孔明挥泪斩马谡，我仅受些皮肉之苦又算什么？秦王，你这一顿打又让我明白了，谋大事不能因小嫌失之。”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你明白就好，不过终归打了你，还是家姐的爱将，瞧她还委屈得不行。无忌，把那箧金银提过来。这些送给你好好养伤，待你伤好，就来新安，我再复你统军之职。”马三宝连连点头，感激

涕零。

李婉娘在旁笑骂道："二郎，真有的你——里外都是你做好人。"李世民起身道："人不管好坏都抬不过一个理字，三宝毕竟读过书，明白事理。"李婉娘抢白道："让你这么说就我不明白事理？"李世民连连摆手，急忙转移话题，看到躲在一旁的倩紫，笑道："倩紫，瞧你泪痕满面，心疼郎君呢？三宝，你回长安完婚，我恐怕到不了场，届时就让嘉敏她们参加。"

马三宝惶恐万分："我们为李府下人，怎么敢劳王妃大驾呢？"

李婉娘抢过说："你们结婚，就由我主持，还谈什么下人不下人。"

离开时，李世民求李婉娘将阴梦婕带回长安交给长孙嘉敏。李婉娘答应了，一边又乜斜着李世民道："我帮你带去一个，等你打下了洛阳，那里的美貌女子多得是，恐怕你又要收回几双吧。"

两天后，李世民自统大军经河东直奔新安。这边，殷开山、李婉娘等人从龙门渡河，缓缓返回长安。

罗士信占了慈涧，静待李渊圣旨。罗士信在这里求战心切，王世充在洛阳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组织兵马主动找上门来。

慈涧一丢，洛阳西面顿失屏障，地势呈一马平川。若唐军来攻，王世充只好依托城墙抵抗，这让他万分难受，发誓非把慈涧拿下来不可。他令单雄信带兵十五万到离慈涧五里处扎营，调集洛阳城内所有的攻城器具送到阵前，要求及早拿下。

这日单雄信率兵来攻，先将抛石车、硬弩座架在城下，对准城墙一阵猛射，打得上面的唐军不见人影。连续发射了一个时辰，单雄信令旗一挥，后面早已严阵以待的兵士携带云梯等物，潮水般向城墙冲去。他们到了城墙近前，抛石车停止发射，城下云梯耸起，手持刀枪的兵士开始沿着云梯向上攀登。眼见他们攀到云梯半腰，唐兵突然从城墙上冒出来，他们皆身披重甲，铁盔护住脑袋仅露出一双眼睛，挡去城下射来的弩箭。只听他们齐发一声喊，城墙上顿时滚下无数的檑木、灰瓶，刚才发射过来的圆石也被他们拾起抛向敌人。一些唐军兵士手执长木杆伸出墙外，杆头叉住云梯顶端，一使力将梯子推翻。霎时间，跌出去的和身受重物而伤的郑兵跌落墙根下，密密麻麻人人相叠，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身子能动的人拼命向回跑。

罗士信和史大柰出现在城墙之上，眼望下面密密麻麻的郑军，史大柰忧心地说道："罗总管，这次王世充下了大本钱，看样子，他志在必得啊！"

罗士信凝神观察，好一阵子才说道："雄信如此攻打，毕竟落了俗套。史将军，我们凭城坚守，他再勇猛也无济于事。我看了，今天我们就这样

耗下去，只要将其攀城之兵打掉，躲避其发射过来的石、弩，数日内当保无虞。到了夜里，我再带上五千人马冲入其营中骚扰一番，王世充派来的兵马再多，终无腾挪之地，时间长了，他们还会乖乖地退回洛阳。”

史大柰不再接言，看眼前阵势，正如罗士信所言，完全可以坚守数日。

整个白天，双方你来我往争夺不休。单雄信满怀信心想凭借自己的人多，一味猛攻，手法毕竟单一，终无建树。日落西山，双方罢战，慈涧城内和郑军大营燃起灯火，遥相辉映，平静中透着杀机。到了午夜子时过后，罗士信果然带领五千兵马悄悄接近敌营，顷刻之间，唐军大呼小叫，左冲右突，在郑军营中如旋风般兜了个来回。待单雄信稳下神来，组织人马聚拢包围的时候，唐军齐刷刷折头而返，片刻间已经入了慈涧。

两军就这样相持了数日，眼见无法攻破慈涧，单雄信心头煎熬，整日里绞尽脑汁寻思破敌之法。这天他改变攻击办法，不再派兵登城，而是派弓弩手护住攻城器具，整日里向城内发射。黄昏时分，从洛阳过来的一溜儿油壁车送来了一件厉害兵器。

单雄信那日苦恼之极，站在营房里向外张望。这时，一阵疾风旋起了涧水对岸几间房屋的茅草，这让他受到启发。当初郑军驻扎在慈涧的时候，多从远近山上割来茅草搭建房屋，慈涧狭小，城内多是茅屋。他想在城内燃起一把火，肯定会连绵烧起，届时唐军无处安身，只有乖乖地退走。其时的洛阳，西域诸国商贾往来频繁，异域珍玩器物及中土罕见物品在洛阳都能见到。西域龟兹山间盛产石油，石中日夜不停有油喷出，遇火即燃。洛阳达官贵人宴乐之际，常燃石油以烧鼎煮肉。单雄信这会儿忽发奇想，定下用石油攻击之计。他急令在洛阳城内遍征石油，一车车送到阵前。

兵士们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布团浸入油中，其内为圆石，外裹麻布，经油一浸，顿时变成黑乎乎的一团。兵士小心翼翼将油布团放在抛石机上，机旁皆站立一名手持火把之人，地上蹲着之人负责发射。

单雄信亲临前线指挥，看到天色已黑，诸事完备，他示意发射开始。手持火把的兵士上前点燃了布团，慈涧城下顿时现出一长溜火龙。只听毕毕剥剥一阵声响，抛石机机栝被打开，燃烧的油布团腾空而起，像一颗颗流星呈抛物线扑向城内。

火团在空中许多被风刮灭，终有一大半还在燃烧的火团落入了城内，瞬间点燃了大片茅草房，先是一点点燃起，继而燃烧成片。城外，燃烧的布团层出不穷地接连射进来，火势越烧越猛，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单雄信一面发射火团，一面组织冲锋队伍准备连夜攻城。

罗士信和史大柰其时正在一起商量防御之法，看到城内火起，又见空中疾如流星的火团若天女散花般撒入城内，罗士信疾步冲出室外，说道：“不好，单雄信还是想出招儿来了，史将军，我们走。”说罢，他提

步向城墙奔去。

城内的大火和单雄信阵前的火光相映生辉，将四周照得通亮。火光中，可以看到城内的唐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罗士信、史大柰无心顾及，想先把单雄信下一步的行动看清再说。

漆黑的夜色背景下，郑军的一举一动在火光辉映下看得非常清楚。看样子，单雄信已经下令攻城队伍开始行动，只见人影幢幢，正列队向这边行来。

火光中，罗士信的一双浓眉紧紧皱起，史大柰说道："罗总管，单雄信利用火攻已挫我军锐气，其攻城之军已经发动。而我们在城内因熊熊大火已无立锥之地，看样子，不得不放弃慈涧了。"

罗士信明白现在到了紧要关头，断然道："我们撤！史将军，你马上下城墙去收拢队伍向新安撤退，我这里先抵御单雄信一阵，你在新安接应我。"

史大柰不同意自己先撤，执意要留下断后。惹得罗士信大吼起来："史大柰，你敢违抗我的军令吗？让你先撤就赶快走，再啰啰唆唆，我一剑斩了你。"

史大柰急忙跑步下城，边跑边向罗士信喊道："我在西门外留下三千马匹，在八陡山脚排阵等你。"

罗士信向他挥了挥手，埋头组织人马抵抗。城下，郑军前锋已将云梯架起，罗士信拔出佩剑，迎空一挥喝道："听我的号令，打！"话声一落地，城墙上滚下无数檑木，抛出无数灰瓶。本来唐军看到城内火起，正在那里六神无主，见到罗士信总管不避矢石，威风凛凛仗剑而立，精神顿时一振，纷纷上前竭力抵御郑军的攻击。

这场战斗直杀到子夜时分，唐军内受火烤，外受矢石，损折严重，伤亡五千余人。罗士信站在城墙上指挥，被飞来的流矢击中右臂，血流不止。这时罗士信得知史大柰已率众退到八陡山并在那里列阵，遂下令众兵士集合所有的抛打之物向郑军发动一波猛烈攻击，趁郑军略作退却的间隙，率领残兵火速退下火线到西门乘马，慈涧复入王世充之手。

单雄信攻入慈涧，只见满城火光依旧，房屋皆成灰烬。他有心领军西追，又恐怕唐军在黑夜之中设下埋伏，遂按兵不动，唐军得以从容退回新安。

算下来，罗士信夺得慈涧后仅守了二十三日。

罗士信退回新安的第二天，李元吉、屈突通带领十万人马赶到这里。到了第四天，李世民十二万大军也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向新安赶来。一时间，新安方圆连营十里，周围遍树唐军旗幡。罗士信兵败慈涧，为防郑

军西突，就在新安东门外八陡山下遍设壕沟、鹿砦。孰料数日不见郑军动静，想单雄信得了慈涧，深为满足，竟然不思向西挪动一步。

闻听李世民即到新安，李元吉、屈突通、萧瑀、封德彝、罗士信、史大柰等人出城迎候。看见众人来迎接，李世民滚鞍下马，说道："劳烦各位出城，其实不用如此多礼，世民不胜惶恐。"

李元吉满面笑容，说道："二哥是北征英雄，又是东征元帅，我若不迎，到了中军还不先拿小弟来开刀吗？"

李世民哈哈一笑，并不直接作答，上前执起萧瑀之手，说道："萧公、封公、屈公，听说你们在长安向父皇多提妙计，此次东征，你们又力主成行。世民深为父皇有了你们这些忠臣良弼感到欣喜呢！"

萧瑀说道："二郎抬举我了，此次东征，老臣本意反对，圣上坚意要战，还派我等来军中效力。圣上坚毅敏捷，既有此旨意，那是不会错的。"一旁的封德彝轻笑道："萧令转变得好快啊。"

待李世民到了罗士信面前，罗士信器宇轩昂而立，泠然说道："士信无能，丢了慈涧，设若秦王早来数日，不致有今日之局面。"李世民察觉其话语里有不谐和之音，没往深处想，只是对他问候一声，又招呼大家道："大家先入城吧，炎日当头，我们更是衣不卸甲，身上汗水早出了数遍。士信兄，你是地主，不知预备有酸梅汤没有？"

这天午时过后，众人齐集城内杨氏庄园。这座庄园为隋朝宗室杨绛所建，杨绛家人平日多在洛阳居住，只盛夏时来此避暑。庄园建在城内居中小山的山腰间，周旁流水潺潺，上下杂树森森，盛夏时节迈入园门，一身的热汗顿感冰释。园中房屋众多，入城之人官职大者皆在园中居住。居中建有一座阔约三十丈的大堂，就充作了议事大厅。

众人相继落座，李世民居中，其他人在两排几座间相对而坐，秦王府属坐在后排，现在的秦王府属日渐增多，在那里坐了密密的一大片。

李世民品咂着碗里的酸梅汤，笑对罗士信道："士信兄，住入这座神仙府邸，再喝酸梅汤，就有些多余了。"李世民很关心此次慈涧之战，入城后不久就将史大柰叫来询问。史大柰原原本本将其间情况详述了一遍，最后提醒李世民道："这罗士信确实为一猛将，然受其声名之累，等闲人他都不看在眼里。更有甚者，其言谈举止里流露出的意思，连殿下你他也有些不恭呢！"

史大柰这些年随李世民东征西讨，早将李世民敬如神人一般。突厥人与他人交往时，最重意气，若他真正折服一个人的时候就极端忠诚，甚至虔诚，不容别人当面说坏话。李世民听到罗士信对自己不恭，心里还是一动。这些年他诸事顺利，见者莫不恭维赞颂，猛一听有人对自己不恭敬，心里确实不是味道。他思索片刻，还是说道："史将军，今日所谈之事到此为止，本王甚谢你的诚心。至于罗总管，只要他诚心向唐，对我

有什么看法，那也不算什么。”

这会儿李世民主动向罗士信搭话儿，没想到罗士信缺少幽默，接口道：“秦王，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要谈的是如何夺回慈涧，什么汤不汤的，士信没有这般心情谈论。”

看到罗士信如此不识趣，众人一时尴尬，堂内静了下来，他们把眼睛齐刷刷地盯向李世民。冷不防程咬金在角落里传过话来：“这个罗子，好没趣味，你若整日就知道打呀杀的，为何到了陕州又娶了一房媳妇儿？”

众人顿时哄堂大笑，罗士信脸上也挂不住，终于憋出了笑容。他深知程咬金的脾气，这会儿程咬金当众抢白，他也无可奈何。

李世民将手挥了一下，止住众人笑声，说道：“士信兄说得有理！世民此次忝为东征元帅，今日堂议，打败王世充是我们的主题。慈涧为攻取洛阳的咽喉之地，必须攻下，此事不用再议！”说到这里，他的目光漫过萧瑀、封德彝、屈突通三人，笑道，“父皇重视这次战事，特派‘三公’前来督战。还请你们三人先发表高见。”

李元吉忍耐不住，抢先说道：“我们最好先听罗总管的意见，他在这里经营多时，甚为了解王世充的情况。”李元吉现为齐王，除了李世民，位在其他人之上，李世民隔开他去问别人，其心里先有一丝不舒服。看到罗士信桀骜不驯，马上感到遇到了知音，这会儿抢先把话引开，既想引人注意，又想招揽罗士信。

李世民头也不回，用眼光鼓励那三人发言，萧瑀咳了一下嗓子，说道：“要说打仗，我和德彝皆是外行。圣上此次让我们从军，想是借我们修通与朝中管道，说明圣上对此役深为重视，决断杀伐，临机决之。秦王，放眼朝中能征之帅舍你其谁？老臣来此，也像对圣上那样尽力辅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就请吩咐好了。”封德彝也持同议，两位朝中重臣上来就亮明了态度。

屈突通缓言道：“圣上意思，是想一举解决洛阳王世充。我朝至今，已非昔日，粮秣军需、能战将士，皆优于王世充。秦王所言必攻慈涧，我很赞同。至于下一步如何，待拿下慈涧后，徐图发展吧。”

李世民遍视众人，鼓励他们说话，说道：“士信兄，四郎刚才所说极是，要攻打洛阳你最有发言权，谈谈你的想法。还有世□兄、叔宝兄、咬金兄，你们的意思呢？”

罗士信昂然道：“士信这次丢了慈涧，若再兴兵，愿为前锋，若不能拿下提头来见。”

李世□缓缓道：“我军重兵之下，拿下慈涧易如反掌。之后的事情，还要徐徐图之。我知洛阳城坚壁厚，若硬攻死拼，伤亡必大。”

秦叔宝、程咬金点头称是。

褚亮离席说道："夫战，收心也。方今天下百姓厌战，人心安定，当初收河东百般顺利就是顺了民心。我朝如今渐统国土，士子仰望正统所归。此次出征，既要攻坚，又要派人广出洛阳周围宣知我朝正义，借以收心。我闻王世充貌似宽仁，骨子里处政苛暴，若能抚慰众心当能收到奇效。"

杜如晦深以为然，补充道："王世充为一机巧胡人，外托勇猛，实无大志，成就今日气候，机遇和其居东都使然！褚亮兄所言极是，攻心为上。"

一时间，堂内众人纷纷议论，李世民倾心听讲，不时插言。那边，李元吉显然无法融入这场议论之中，偶尔插言几句又离题太远，弄得自己冷场半天，到了最后，他自己也觉得实在无趣，干脆闭起了嘴巴不再说话。

堂议到日头偏西，李世民看到已经议论得差不多了，遂说道："今天就到这里吧，人言本王打仗喜欢坚壁不出，并非常势，此次去攻慈涧我就要变一变法子。明天请士信兄、敬德随我到慈涧阵前走一趟。我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就是要眼见为实。至于拿下慈涧以后的事情，大家还要多想想，屈公，我让玄龄、如晦帮你，你们多琢磨一些办法，随后再议。听说这里的涧水夕照算是一景，左右无事，我们一同去观赏一番如何？"

众人兴致皆高步出园外，唯李元吉心里不是滋味。他从李世民的眼色中可以看出，这个二哥压根儿就没有把他这个弟弟放在眼里，好像自己不在这里，还在长安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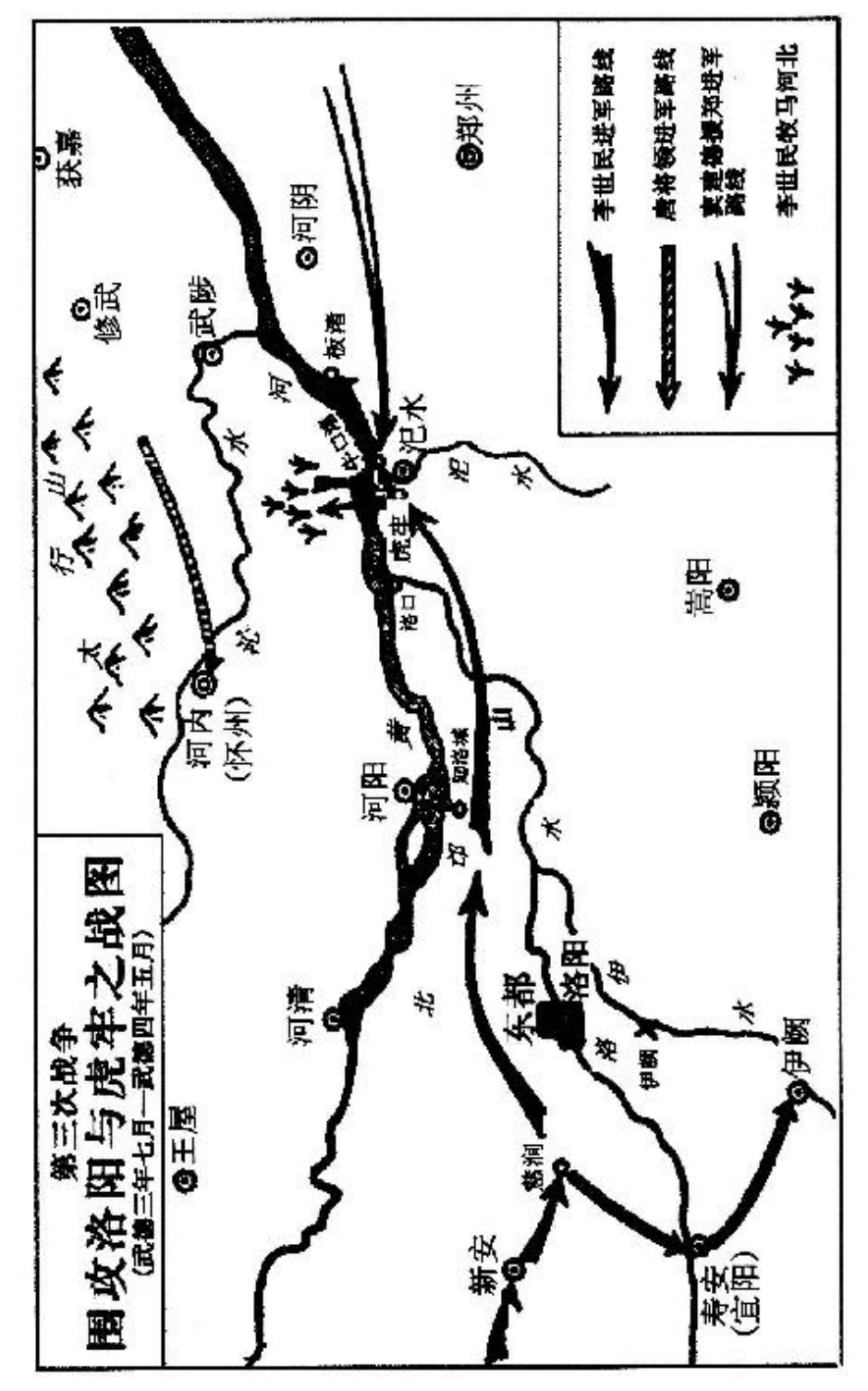
第十四回

陡遇强敌惊突围

夜渡涧水出奇兵

新安距离慈涧二十六里，连日来，唐、郑两军各安城寨，仅在白日派出小股部队出城打探。他们也有遭遇的时候，一般匆匆接触并不恋战，各自收兵回营。到了后来，他们心有灵犀般，皆避开官道，在山莽草丛间辟路，形成各自的巡行路线。唐军沿着涧河行走，郑军则在官道以南。

早晨的露珠尚未消散，李世民骑着"特勒骠"，带领罗士信、尉迟敬德和随从二十人开始上路。沿着涧水边上，唐兵前些日子已经踏出一条清晰可辨的小路。其时太阳刚刚升起，通红的阳光洒过来，渐渐驱散涧水上方那一层薄雾。



尉迟敬德跟在李世民身后，罗士信则与他有十步距离。昨天李世民派了

这趟差使，罗士信心里很不以为然，心想新安、慈涧方圆以内自己都烂熟于心，何必要再枉走一趟？然不能当场驳了李世民的面子，今天出来，他一路上并无话可说。

他们一行人下了八陡山，向东约行五里就到了涧水拐弯处，水流开始向东南流去，山势也变得舒缓起来。小路上不时窜出一只只野兔，色彩斑斓的雉鸡听到人声振翅离去，美丽的身影在林间一晃而过。李世民在路上也不说话，想起近来戎马倥偬，竟然没有时间出外狩猎，这次若把洛阳拿下来，应该可以喘口气了。思想间，他们不觉已经走了近一个时辰，太阳高高地挂在东方，阳光透进林间，气温渐渐升高，蒸腾出的水汽弥散开来，大家都感到湿热无比。

他们不觉已经登上面向慈涧的小山，李世民率先下马，透过林子向对面观察。只见慈涧城墙上遍树郑军旗幡，一杆帅旗立在西门之上迎风猎猎，上面书有“右辅大将军单”的字样。据斥候来报，因城中狭小，单雄信在城内仅留军五万，其余人马放归洛阳。李世民在那里注视良久，将罗士信叫过来问道：“士信兄，当初单雄信攻城多日，终以火攻奏效，由此看来，城墙还算是坚固吧。我们若再来攻，用什么法儿避免伤亡呢？”

罗士信道：“近来反复攻伐，互相各知路数。攻慈涧别无他路，唯有攻坚。”

李世民叹道：“慈涧西门之前，并无太多腾挪之地，若要硬攻，恐伤亡太大。此山又离慈涧太远，在此发射弓弩纯粹是无效之功。”

他们一时无话，李世民眼光漫过城门，向城北方仔细观察。那里涧水又向东北拐弯，河面宽阔，水流较急，发出的声响远远地传了开去。七月盛夏，平日里河面上多有撒网挥鹰捉鱼之人，近年来战乱频繁，百姓逃亡，加之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河面上见不到一个人影。

李世民眼观河面，心里忽然一动，他问罗士信：“士信兄，你在慈涧城里多时，应该熟悉北城墙的情况。”

罗士信道：“慈涧北面临河，自水面而上为一陡壁，上面生满青苔，壁高约有三丈。壁之上建有一丈高的城墙，与全城相连。这里寻常人难以攀缘上来，我守备时并未派太多人防守。”

李世民若有所思点点头，招呼众人道：“走吧，我们顺着山坡向南行，到单雄信的正门看一看。敬德兄，我们来时从小路行走，回去时不妨大摇大摆顺官道返回，你以为有风险吗？”

尉迟敬德道：“不妨，若有几个小贼拦路，也不是我们的对手。”话未说完，他忽然猛地向西跑去，站在那里探头张望。李世民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跟了过去，问询究竟。

尉迟敬德紧皱眉头，自言自语道：“莫非我听错了吗？”他手指前方，令

两人前去察看，“我刚才听到有树枝断裂声音，方圆并无猎户，听如此动静绝对是人所为。什么人躲在那里窥探呢？”

派出去的两人不久返回，言说搜索一圈并无人影。尉迟敬德摇摇头疑虑未去，说道：“秦王，我们还是快点返回吧，万一中了埋伏，我们难以招架。”

李世民笑道：“都说敬德天不怕，地不怕，一点声响吓得你毛骨悚然。哈哈，我们出来，又未通知单雄信，他能未卜先知？走吧，放下心，到那边再看一圈回去。”

一群人手牵马匹，沿着山坡在林中穿行。到了正对慈涧西门的地方，李世民忽发奇想，问道：“士信兄，敬德，你们有胆量吗？随我到西门前巡行一圈如何？也可打消敬德的疑虑。”

尉迟敬德觉得大可不必，罗士信却说：“去就去，那有什么！”内心却想，这秦王身为主帅，依旧天真心性，内心深处也觉得无此必要。

李世民遂让二十名随行人员从西坡下去，沿官道返回新安。他们三人牵着马匹沿东坡而下，出了林子，即到了山底的阔地上，三人翻身上马，慢慢向城门走去。到了可辨守城兵士面目的地方，李世民说道：“好了，我们回去吧。”说完率先拨转马头，他们沿着官道驰过刚才下来的山坡，回首身后，见城中并未出兵追击，遂按辔徐行。

尉迟敬德道：“秦王此举毫无必要，纯粹效匹夫之勇。若单雄信领兵出来，我们寡不敌众，如何是好？”李世民微笑道：“本王经历许多战阵，多轻骑而去，有惊无险，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当初李药师怪我，没想到敬德也不以为然。今天带你们两人同行，本想一样的脾性，谁知还能分出高低来。士信兄，你以为如何？”

罗士信道：“士信亦不以为然，勇猛迅疾须在战阵上展现，到了这里反为莽撞。”李世民脸色瞬间一寒，罗士信此话太直接了些。但这只是一忽儿的事，他很快归于平静，哈哈笑道：“这是世民孟浪了。好，今后不可再有此种行为。”

说话间，他们已在官道上驰行三里。转过一个大弯，忽见前面黑压压一片人，这些人不少于五百人。抵近一看，原来前行的二十人已经与他们接仗，重围之下，十余人沦为刀下之鬼，仅有数人还在那里勉力支持。三人勒马站立，尉迟敬德失声道：“好哇，单雄信真在这里埋伏上了。原来我并非疑神疑鬼。”

李世民当机立断：“看来单雄信是有备而来，硬拼是过不去的，我们只好落荒而逃。士信兄，你熟知这一带地理，你引路，我和敬德随后。”

罗士信稍微一凝神，说道：“我们的来路想也有人埋伏，我们向南走。”说罢，他拨马冲上路南的山坡。西面单雄信的人马显然已经发现了

他们，发动马群冲杀过来。

三人慌不择路在林中穿行，其中树丛、荆棘茂密，不大一会儿将身上战袍撕成条缕，亏得他们的马骑神骏，腾跃间落点有度，渐渐把追兵抛在身后。这样跑过这片山坡，开始向对面山坡冲去。三骑瞬间到了坡底，瞪眼一看，他们都傻了眼。原来谷底为一片沼泽，死水里生满了一丛丛的茂草，水面上不时冒出一溜溜的水泡，若想冲过去，万一深陷泥潭怎么办？

尉迟敬德大喝道："顾不得了，我先探路，你们随我前来。"说罢，他拨马闯入泽中，积水顿时漫过了马腹，乌骓马像是懂得主人此时的心意，不用鞭打，主动探路而行。

所幸沼泽并不算深，淤泥不多，三人在泽中挣扎半天，眼看就要到岸边。忽然，罗士信的马骑前蹄一失，马儿跪在水中，罗士信也一侧身摔入泽中。慌得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急忙下马，上前搀起罗士信和马儿。经过这番折腾，三人三马皆身裹一层污泥，狼狈不堪。

追兵到了谷底，不敢涉水过泽，眼瞅着三人三马转过山脚，在视线里消失。

李世民他们喘息刚定，只听一声喊，半山腰上又冲下来一百多名伏兵。李世民取出大砍刀，说道："前方路狭，急切中难以逃脱，此番不能善罢，我们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们不可恋战，要紧密成团，且杀且走。"

三人杀入敌阵中，一柄刀，一杆枪，一杆马槊使得如泼风一般，横劈竖挑。单雄信派来的这些人确实不是庸手，个个身手矫健，一时难以杀散。李世民无奈，只好斜刺里向坡上冲去，待这些人移动阵脚，瞅准薄弱处杀将进去。待他们三人费力杀开一条血路，各人身上和坐骑身上中创多处，伤口流着血来不及包扎，急速向新安跑去。

他们跑到八陡山脚下，追兵方才停下脚步，取出箭来奋力射向李世民三人背后。这会儿，三人和其坐骑已经累脱了力，加上身上有伤，眼见射来的箭羽如蝗，尉迟敬德拔出双鞭击打羽箭，李世民和罗士信则将枪、刀舞成浑圆。然终有数箭漏了进来，其时李世民居后，身上中了两箭，由于有铠甲护持伤不太深。"特勒骠"的胯上和后腿连中两箭，它长嘶一声，猛地向前一跃，脱离了箭雨的范围，拼力向新安东城门奔去，离城门有五百步的时候，终于支持不住，"噗"地倒在地上。

李世民从地上跃起，看到"特勒骠"流血不止，眼中泛出一丝哀戚的神色，发力向城门奔去。其时城门紧闭，李世民仰头向城门呼喊："快开门，我是秦王李世民。"

城门上的士兵目无神色，一名巡城都尉探头喝道："何处贼人，赶快离开，小心我的箭就要射下去。秦王是你能冒充的吗？告诉你，我认识秦

王。”

这时，罗士信、尉迟敬德也奔了过来，看到彼此的模样，方知城上人不认识自己的原因。他们先是在泥沼里滚了一身泥巴，又浴血奋战挂彩数处，增添许多血污，确实难以辨认。李世民明白了原因，急忙将头盔脱下，从身上掏出一方锦帕在脸上抹了几把，抬头道：“刘都尉，你仔细看我是不是秦王，快开门！”

城上都尉发现真的是秦王，满脸惶恐，几步下来打开了城门迎到面前。李世民指向倒在地上的“特勒骠”说道：“快找马医，赶快救治。”

“特勒骠”还是未能救活，它身受创伤失血太多，中箭后又发力猛奔，流血如泉，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李世民入城后晚间听说了这个消息，令人在八陡山向阳处掘下一坑，自己亲到现场掩埋。看到马儿至死眼睛都大睁着，想起这匹马随自己战柏壁，奔并州，多次忍饥挨饿，今天为救自己丢了性命，不由得眼睛潮湿起来。闻听李世民安葬爱马，众人也都跟了来，罗士信本不想来，想起“特勒骠”为救主人奋力一奔，真乃忠义，也来告别。李世民令人将马放入坑中，双手抓起一把土投入坑内，很快，面前堆就了一处小丘。

李世民转身伤心地说：“今天去观慈涧，伤折二十人，我又失爱马。看样子，对王世充还不可轻视呢。士信兄，想起去慈涧城门之事，确实有些天真。这如何去攻取慈涧，还要好好筹划一番。依我本意，明日就想去攻打，经此变故，先放上两天，你与世□兄一起商讨方案，我们再议。”

李世民回到住处，思前顾后越想越觉得今日事情透着蹊跷，急把杜如晦召来，将白日之事说了一遍，问道：“如晦，平素两军相安无事，为何我一出新安就遇到埋伏了呢？”

杜如晦仔细思索，说道：“听秦王之意，是单雄信先知了秦王出城的消息。如此，城内定有他安插的奸细。”

李世民点点头：“对，不然怎会如此凑巧？此事不可声张，我们这里洛阳降人不少，不能引起猜疑。你下去后暗暗盘查，另外，你找些当地百姓询问慈涧临河城墙的情况，还要派些人化装到实地踏勘，这些情况要悄悄报我。”

杜如晦领命后离去。

此后两日，李世□、罗士信商讨攻城方案，营中兵士在各自驻地整队操练。这天，李世民与长孙无忌一起到马厩里挑选战马，“特勒骠”已死，恶仗在即，李世民迫切需要一匹好脚力。马厩里养有六匹骏马，其中有张万岁从陇右马场里送来的两匹，有李渊赏给李世民的三匹，还有在太原挑选的一匹。其中三匹最为出色，李世民已为它们取好了名字，那匹红马是刘武周在太原所养，听养马官介绍是突厥赠予，原为突厥一名“设法”所乘，李世民因之为它取名为“什伐赤”；张万岁送来的那匹紫色骏

马，已有名为“飒露紫”，突厥语的含义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李世民认同这个名字；最后一匹是西域高昌所贡的一匹波斯马，毛色泛青，李世民为它取名为“青骓”。他与长孙无忌在马厩里走了一遍，对监马官说道：“下次上阵，先用‘飒露紫’。无忌，这几匹马立在一起，一样神骏分不出高低，我还是相信张万岁的眼睛。”

长孙无忌道：“二郎，你为主帅千万不可轻出，昨天的事儿透着玄呢，这次死了一匹马，还算万幸。你之神勇，众人早已叹服。对这次轻出大家虽口中不言，心中却嘀咕。知道四郎怎么说你？‘数十万兵马不用，独个儿去冲杀，弄得伤兵亡马，这是凶兆啊。’”

李世民大怒：“这个四郎，自己没本事，还来说嘴。无忌，你别再劝我，当初李药师劝我尚且无用，我有我的章法。”

他们走出马厩向住处走去，沿途操练声声，到了居中的校场上，见秦叔宝等众武将聚在一起观阵，李元吉也戎装站在那里。其时他们正在观看眼前的钩镰枪阵演练，皆聚精会神，不觉李世民来到身前。

钩镰枪阵从陇西初创演练至今，阵法愈见纯熟。眼前阵中兵士齐进齐退，钩刺自如，很快将六十四招枪法演练结束，众人躬身向前方的主将行礼。李世民叹道：“睹物思人！药师兄发明此枪法，从陇西到太原皆立大功。与他相别许久，不知他在那边如何？”

众人见李世民来到面前，急忙行礼。史大柰说道：“好叫元帅欢喜，圣上也时刻记挂南方战事。大柰出长安之时，圣上已经派于志宁、颜师古二人前去夔州慰问，并观察那里的战况，这会儿想他们应该返回了。”

侯君集道：“钩镰枪对付马军实在大见神威，到了这平原地带多是步卒上阵，恐无用武之地，还是槊、箭的用处大一些。”

李世民道：“钩镰枪法为药师兄首创，其本意是临阵善加变化，不可拘泥常式。譬如用槊，大可从这钩镰枪法中悟出些变化，以有所变通。敬德，你最善用马槊，是不是这个道理？”尉迟敬德接口道：“当然要变，否则就要沦为他人刀下之鬼了。”

这时，李元吉走到尉迟敬德面前，说道：“尉迟统军，我在长安时已闻你最善马槊，偏我亦甚喜爱。趁着今日大家高兴，我们下场为大家演练一番如何？”

程咬金道：“齐王有所不知，这黑子最最善于躲避马槊，曾有一次，他单骑闯入敌阵，一圈马槊齐来刺他皆刺不中，反被他夺过来反刺过去。齐王，我知道你亦善于使槊，然不可与黑子斗，因为你刺他半天都是无用功，没劲，没劲。”程咬金在这里插科打诨，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李元吉薄有怒色。他一时兴起，下场登上马背，连声道：“来、来、来。”

尉迟敬德十分为难，李元吉毕竟是金玉之身，万一有所伤损，伤了李元吉的面子倒也罢了，若李渊知道肯定会龙颜大怒。他向李世民看去，只见他眼光中露出鼓励的神色，意甚嘉许，如此心里才有一些底，硬着头皮下场来到李元吉马前，说道："齐王既然有令，敬德失礼了。"说罢跨上战马。

这时李世民喊道："你们比武不可有伤，皆将铁枪头拔掉再比。"

尉迟敬德一使力，伸手拔掉自己马槊的铁枪头，对李元吉说道："齐王不用去枪头，敬德竭力来避，万一躲不过，敬德并无怨言。"

李元吉想尉迟敬德如此托大，心中升起怒火，就听言不去枪头，心想刺死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才好。

四对马蹄就在校场上往来奔跑，四周演练兵士看到主将在这里比武，围成了一个大圈子观看。只见两人急速往来，李元吉招招凶狠，挺槊直刺，尉迟敬德或镫里藏身，或身体扭转，每次化险为夷，将李元吉的招数都躲避过去。李元吉平日间强身练功，喜爱狩猎，马上功夫也着实了得，一杆马槊使得并非虚活儿，将两人比武衬得实在精彩。尉迟敬德一味躲避，并不还手，他们在阵上杀了三十多个来回。这时，李世民大喝一声："两人少歇，敬德，你且过来。"

尉迟敬德脱离战阵驱马来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问道："敬德，我问你，你只躲不还手，有什么看头？这样吧，你说，躲槊和夺槊，哪种比较难？"

尉迟敬德脸上沁出了细汗，喘息声中不假思索地说道："那还用问，当然是夺槊难了。"

"那好，比武就是战场，别管对手是谁，今天你把四郎的马槊夺过来，才见你的真本事。"

尉迟敬德点点头，明白李世民的意思，遂转身返回到李元吉的马前，说道："齐王，你放手过来，黑子要夺你的马槊，得罪莫怪。"

李元吉冷笑一声，说道："片刻之间，你就得了二郎的锦囊妙计？好，你接住。"他一夹马腹，挺槊直刺敬德，敬德还是躲避，待李元吉刺到第三回，他瞅准位置，轻展猿臂，轻巧巧地将李元吉的马槊夺了过来，顿时，场外掌声雷动。

李元吉被夺了马槊，脸涨成了猪肝色。这时，尉迟敬德过来双手将马槊奉还，诚恳地说道："齐王，得罪了，黑子虽胜了，内心却实在佩服殿下槊法。"

李元吉嘿然道："说我不错，不还是你胜了我吗？"说完，驱马向李世民等人面前走去。行进之中，心想大庭广众下尉迟敬德胜了自己，再出恶

言，终不占理，遂脸上堆出微笑，对众人道：“尉迟统军，名不虚传，元吉甘拜下风，不愧为军中猛将。”

败于尉迟敬德，让李元吉耿耿于怀。想起众人皆现欢喜的神色，都透出尽忠李世民的神色，心中暗暗骂道：“这群烦人的二郎狗。”

两日后，杜如晦单独求见李世民，言说经过两日盘查未发现什么踪迹，须暗中派人密切注视慈涧动静，并多派伏路小校藏在路间以发现传信之人。李世民沉思半天，说道：“也只好如此了。如晦，内患不除，我们的行动还是隐蔽些才好。那件事查得如何？”

杜如晦取出一幅图摊在桌子上，李世民一看这是一幅丹青画，将慈涧北首临河处画得活灵活现，遂赞道：“这个好。如晦，你去把无忌和段志玄叫来，对，还有弘基和顺德。”杜如晦急忙出外。

一会儿，五人一齐进房来。李世民让他们看那幅画，说道：“这次攻慈涧，李世□和罗士信已经拿出了正面进攻的初步方案，我在这里设一奇计，欲从水路进攻。就从这幅画上入手。”

五人还不甚明白。

李世民道：“你们把这幅画拿走，好好揣摩吧。你们四人从军中挑出一万兵士，今天就拉到河对面。如晦，你派人到方圆各处多征舟船，就在那里演练登舟爬壁，将来就从这画中所示的地方登入慈涧，明白吗？”

五人一齐点头，喜形于色。

李世民道：“这件事要隐秘，我怀疑军中有单雄信的探子。若让慈涧得知做了防备，我们什么都干不成了。”五人领命退下。

又过了三日，李世民决定开始向慈涧进攻，集合马步十万向慈涧开去。

子时三刻，大军饱餐一顿列队出了新安城，五支马军领头，步卒中或手持旗幡，或敲动鼓钲，或手打火把，一溜儿人马沿着官道徐徐前进。只听鼓钲喧天，但见旗幡猎猎，白日里的炎热刚刚被夜色掩了下去，如此众多的火把又将炎热搅闹开来。

李世民带领众将领走在马队之后，后面五万步卒紧随前行。众将看到这种阵势，心里皆犯嘀咕：选了子夜开拔本来就甚奇怪，最怪的是敲鼓举火，唯恐单雄信不知道似的。

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三人行在一起，程咬金看到李世民在前，不敢大声，悄悄说道：“秦王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古来至今，如此打仗的恐怕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呢。”

秦叔宝也摸不着头脑，答道：“天机不可泄露，士信，你说呢？”

罗士信瓮声瓮气地说道：“你们随秦王多时最为了解，我正要请教呢。人言秦王善于坚壁怠敌，如此阵势似乎犯了大忌。到了慈涧，人家居高临下，我们张着火把照亮自己，不成了箭靶子吗？”

程咬金道：“是不是单雄信弃暗投明呢？我们到了城下，他会大开城门迎接我们。”

罗士信瞪眼道：“雄信是这样的人吗？咬金兄，你看眼前黑夜，别是一直在做着白日梦吧。”

众将的谈论也飘入到李世民耳中，他微微一笑，并不反驳。

李世民他们到了慈涧，时辰已到寅时。站在对面的小山上，只见唐军马队已经散开，最北端立满持旗兵士，南端人下马在地上继续敲响鼓钲，中间人数最多，皆手持火把。远远望去，慈涧西门外成为一片火的海洋。

李世民带领众人走到阵前，一圈马军手持盾牌把众将领围了起来，防备城上射来的冷箭。唐军前锋来到城下已有一个多时辰，李世民估摸着单雄信早已惊醒，没准正站在城楼下向这边望着呢。

李世民命人传令停止击鼓，不许喧哗，一时间，唐军阵营顿时鸦雀无声，周围静了下来，甚至可以听到田野里的蛙鸣声。

李世民手握成喇叭形，大声喊道：“单雄信在吗？我是秦王李世民。”

那边沉默了片刻，终于，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李世民，你不好好打仗，半夜里敲锣打鼓过来，出丧呀。”

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一听就知道这是单雄信的声音。

李世民大声喊道：“现在天气炎热，下半夜气温宜人正是打仗的好时间。单雄信，有胆量下来吗？”

单雄信哈哈大笑：“你想我会上你的当吗？你大张旗鼓诱我下城，是否有伏兵在两旁？素闻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我单雄信今天也要学一学。你们就在下面好好凉快吧，我回去先睡上一觉，等日上三竿我们再谈。”单雄信说完，再也不搭理李世民。

李世民把罗士信和史大柰叫了过来，说道：“上次你们在这里遭到单雄信的火攻，今天也要让他尝尝火的滋味。我也随军带来多车石油，你们两个指挥，也用抛石车发射，另外，在箭镞上裹上布团浸透油点燃，一样能射入城内去。赶快发射起来，我们在旁边观看。”

罗士信觉得李世民像搞儿戏，然这是元帅之令不能违抗，遂与史大柰一起前去布置。

一会儿，抛石车发出的火团射入城内，燃烧的箭镞在空中划过，如满天的繁星，星星点点。

唐军的火攻引起了城内混乱，一阵慌乱之后，看到唐军抛石车不多，郑军密密麻麻立在城墙之上，向城下射箭，力图使射箭的唐军退后，使其火箭落点不好。郑军这种布置收到了效果，唐军的箭羽顿时稀少起来。

前次慈涧遭火攻，城内茅房被火烧毁，单雄信入城，令人在废墟上重建房屋。唐军这次如法炮制又来火攻，虽然不如上次猛烈，毕竟又将茅房燃着，城内兵士一部分上墙射箭，另一部分竭力扑火，一时无力顾及其他。这时，一群身着黑衣、头缠黑巾之人从城北杀了过来，火光中，只见打头的正是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玄、长孙无忌。

那天杜如晦等五人带领一万人马到涧水之北扎营，杜如晦一面令人四处收集舟船，一面商讨实施李世民的奇计。

李世民大张旗鼓在慈涧西门处与单雄信对话的时候，慈涧北墙涧水对岸，唐军趁着黑暗已将数十架云梯运到那里。二百名会水的兵士泅水横渡过涧水，站立到绝壁之下沙石滩上，然后扯动绳索，绳索那端连着云梯，很快，云梯越河过来，他们一一将云梯耸立起来，顶端正好靠在城墙垛沿下。

一叶扁舟顺河而下，上面站立段志玄、长孙无忌、长孙顺德、刘弘基四人，在他们的后面，每隔十丈皆有一艘舟船。到了绝壁下，那里站立的兵士伸出挠钩搭着船舷，上面的人一跃而下。人下船后，船向下游漂去。

段志玄手一挥，事先选好的六十人爬上云梯，他们身手矫健，武艺高强，其任务是上了城墙，将那里本来就不多的守卫兵士就地杀掉，然后接应大队人马潜入城内。只见他们身轻如燕，悄没声地上了城墙，其时西门大乱，城内火起，北城墙守卫之人被调去扑火，这里只剩下十数人守卫，他们聚在一起，探头探脑观看城内扑火情况。他们感到一阵疾风扑来，正想转头看个究竟，只觉脖子一凉，已经身首两处。

段志玄四人上了城墙，看到这里的守卫如此薄弱，心中暗赞道：“秦王之计真乃妙计！”

杜如晦站在河对岸指挥兵士登城，其实不用他指挥，上流下来的舟子不绝地将兵士送过来，然后搭舟、下人，上梯，一个时辰后，入城兵士已有六千余人。

北城墙根空地不大，六千余人集合在这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在城内火光照耀下，更加惹眼。一开始有数名郑兵好奇地过来观看究竟，到了近前很快被勒了脖子。随着人数逐渐增多，郑兵愈发觉得不对劲，扑火之人也停手围拢过来，最前列之人已经和唐兵交上了手。

四人原想等一万人皆入城后再行动，看如此情况肯定等不及。四人聚头一商量，牢记李世民全力攻破西门接应大军入城的吩咐，决定立刻行动，全力攻向西门。

单雄信正站在西门城楼下指挥，确认了城内出现唐军的消息，顿时大惊，匆匆下城。只见北面一群黑衣人沿着西城墙根向西门攻击，距离城门尚有十寻之遥。他马上明白了唐军的企图，就是想里应外合先攻破西门，然他想破了脑袋也闹不清这帮人是如何出现在城内的，他们从何而来？直若天兵天将。

单雄信虽然心里震惊，但没有把这群人放在眼里。他扭头对身边的偏将说道："去，令城内之人停止扑火，先把这群人杀个干干净净。"单雄信不相信李世民会大规模派兵进来，认为他们是小股部队。城中郑军渐渐向西门处汇集而来，墙上向外射箭之人分兵一半，扭头向城内墙下黑衣之入射箭。顿时，城内唐军的攻势缓了下来。

李世民密切观察慈涧内的动静，听见城内喊杀声起，又见郑军飞来的羽箭明显减少，明白段志玄等人已在里面得了手，遂大声喊道："侯君集，你带人速去攻城！"

唐营中的抛石车发出的火团和众人射出的带火箭镞不绝地飞入城内，侯君集带人在火光中向前冲去，数十队身披重甲、手抬云梯的登城队伍飞也似的奔向城墙。

这会儿的城内，段志玄他们正处于危急关头，郑军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唐军进攻势头减缓，墙上的郑军居高临下射下箭羽，许多人倒下身来。

长孙顺德一面挥刀拨开飞来的箭羽，一面喊道："弘基，现在进攻受阻，向前硬冲损伤更多，我们先退回北城墙吧。"

不待刘弘基回答，段志玄喝道："不能退！秦王谆谆告诫我们，胜负之机在于西门，只有拼下西门，才是我们取胜之道！"

刘弘基道："对，我们杀向前去，不顾两边。现在后续之人绵绵不绝，一时伤折不算什么，拿下了西门，就是胜利。"

四人很快统一了思想，四柄砍刀奋力砍杀，属下兵士看见主将骁勇，顿时振奋精神，加速向前。

单雄信立在西门下，看见这群黑衣人像疯了一般向这里冲来，顿时骇然。这会儿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判断有误：他们不是偶然进入城来，当是有备而来的大队人马。他们的意图也暴露无遗，就是夺取西门接应城外唐军。单雄信明白，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挡住这帮人的前进脚步。其时城内燃烧的房屋塌下许多带火的房梁，加上人群混乱无法乘马。单雄信大喝一声，手挥金顶枣阳槊，带领身边从人徒步杀向前去。

城墙上的射箭兵士看见自己主帅亲自接仗，深恐误伤遂停止射箭，这样一来唐军的冲锋更甚。单雄信挺起金顶枣阳槊刺倒两人，两旁随从挥刀乱舞掩护主帅，单雄信中宫直进，欲乘胜搏杀。

这时，四柄长刀拨众而出，四人跳到前列，他们正是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玄、长孙无忌。四人并不认识单雄信，然观其服饰和众人敬畏的神情，明白此人在城中的重要地位，遂挥刀猛战，志在必得。四柄刀如灵蛇一般，或腾跃劈杀，或横刺猛砍。单雄信抖擞精神，使出全力，随从数人也加入混战。但他一人之力毕竟抵不了这四个铁心绝地求生的猛将。单雄信的数名随从在刀光槊影里被抛出圈外，眼见是活不成了。四人的力量皆压在单雄信身上，单雄信很快就被杀得气喘吁吁。他感觉势头不妙，难再支持下去，遂将枣阳槊凌空一晃，拖槊败下阵来。

兵败如山倒。单雄信败阵后向城东行去，郑兵看到主帅落败，皆无心恋战，纷纷向东退去，就在西墙根下为唐军让出了一条道路。

段志玄等四人看到胜机已现，皆收兵器向前猛冲，后续兵士随之如潮水般前行，很快就到了西门下。

慈涧西门下有数十名守军，然他们不是如狼似虎的唐军敌手，被蜂拥而来的兵士结果了性命。这时，长孙无忌大喝一声："留下二十人打开城门，其余人随我们上城墙。"

城墙上正乱作一团，及至段志玄等人杀上墙来，这里转眼成了唐军的天下。

李世民发现射来的箭羽越来越少了，喝道："侯君集，停止发射火器，传令，大队人马向城门逼近，估计西门马上就要开了。"

其时东方已现晨曦，李世□等四人将信将疑，程咬金说道："秦王，攀梯上城之人并不算多，应加派人手增援，我们现在贸然过去，别伤了我们才好。"

李世民道："哈哈，咬金兄，外人皆言你杀人不眨眼，这会儿怎么犯了踌躇？走吧，听我的没错，西门那里，段志玄他们正在候着呢。"

四人顿时恍然大悟，原来秦王另设计谋，突降奇兵于城内。经此一役，罗士信方知传言秦王善于将兵非虚，其在陇西、柏壁用坚壁之计，到了这里却多进攻。他忍不住问道："秦王，段志玄等人是从北城墙处进入慈涧的？"

这时慈涧西门已开，侯君集、尉迟敬德率领大队人马进入城内，李世民看见此景知道今日已经大功告成，遂含笑道："对呀，那日敬德我们一同来观，我见城北临河，郑军肯定懈怠，就让段志玄他们领兵一万驻扎在涧水以北。我们在这里大张旗鼓吸引单雄信注意，他们在那里悄悄登城，然后强攻西门与我们里应外合，给了单雄信一个冷不防！"

程咬金道：“原来如此，那日我问段志玄他们到什么地方？没人能说清楚。秦王，你设奇兵袭了单雄信，连我们也蒙在鼓里。”李世民微微一笑，并不作答。

单雄信退到城东，眼见守城无望，遂收拾残兵退回洛阳。

太阳已从东方升起，城内余火未熄，袅烟阵阵。李世民入城后，一面命追击残敌，一面令人扑灭余火、清理杂物。他对众人说：“慈涧又回到我们手中，看样子要在这里长驻。玄龄，城内事务由你负责，慈涧连受两次火攻，房屋皆毁，我们要有栖身地方。这茅草房遇火即燃，最好少搭一些。我看沿途有不少窑洞，你组织人在城内掏上一些，听人说窑洞冬暖夏凉，现在还是夏天，此战若拖到冬天，我们可少受些苦。就是再有火攻，我们也不惧怕。”

程咬金插言道：“想不到雄信还会想出火攻的招儿，叔宝兄，士信，我们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勇猛，没想到他还粗中有细。”

李世民道：“是啊，当初瓦岗五虎上将在洛阳城里仅存其一，又是王世充的妹夫，重压之下独木强撑，他只好殚精竭虑了。世□兄，听说你当初与单雄信友情最重，我们能否将他招降过来？这样，你们五虎又可不分开了。”

李世□斟词酌句，说道：“这事儿不太好办，容我下去和叔宝他们议一议。”

李世民哈哈一笑：“人各有志，那是强求不来的！单雄信降了最好，否则洛阳一下，玉石俱焚。走吧，我们且上东门城楼上眺望洛阳如何？”

一行人走上东门楼，他们向东一望，只见太阳高悬，满目绿树葱葱，左水右山，中间一条官道直通洛阳。李世民立在城楼上，说道：“我们此次占了慈涧，说什么也不能再失去。世□兄、士信兄，我们要接受前次失去慈涧的教训，不能独守慈涧。你们看，那右边的小山之上可以屯兵，你们和叔宝兄、咬金兄带上二万人马在那里扎营，与慈涧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单雄信若敢带兵来犯，就不会在山前从容向慈涧放石射箭了。你们说，单雄信这只独虎若见了你们四虎，是不是只有缴械投降的份儿？”

四人并无笑意，神情肃穆。毕竟，他们与单雄信也是在战阵中拼出来的交情，虽两军对阵各为其主，内心里并不觉得单雄信为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躬身听令。

从此之后，王世充终无力再迈出慈涧以西一步。唐军占了慈涧，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第十五回

二十万军罩洛阳

十三棍僧救秦王

此后十余日里，两军相安无事。洛阳城内王世充在那里整军备战，慈涧这里，李世民从容调度兵马。慈涧东南小山上，李世□四人领兵两万在那里扎下了营寨，旗幡猎猎，军营严整。

李渊任李世民为东征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县皆受其节制。李世民攻下慈涧，眼望洛阳，令帐下诸人献下一步行止之计。褚亮在房中沉思多日，这日走出门外，邀房玄龄、杜如晦一起出东门漫步，他们不走大道，沿着陌田草埂向李世□营中行去。褚亮切入正题："房、杜二先生随秦王多日，对他如何处置下步军务，心里应该有底吧？"

房玄龄道："我们的这位少主人几日来眉头紧皱，我观他心里其实一时难断。攻洛阳不比以前数仗，王世充在洛阳经营多时，河北的窦建德心思难料，听说他数日前致书圣上，对我们攻打洛阳很不以为然呢！"

杜如晦道："确实如此，洛阳并非打一仗就能有结果的，背景着实复杂。"

褚亮见前方有一丛野菊花开得正旺，上前折下数枝，探头闻其馥郁的香气，微笑道："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盛夏已过，马上就到金秋了。房、杜二先生，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我们三人皆读书之人，乱世时不去隐逸，却来随秦王东征西讨，这是一种进步吗？"

杜如晦道："圣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乱世中性命难保，遑论读书了，我们弃笔从戎，较之陶潜公隐逸南山，我想还是多了一层进取意义。"

褚亮哈哈一笑，说道："好，这几日我沉思默想，为秦王筹下一策，现在请教你们这两位方家。我观洛阳王世充在那里经营多时，城坚壁厚，急切中难下，且有诸州县与之呼应，他和窦建德还暗中来往。我们急攻不可，徐图又太慢，可用之'外急内缓'之计。"房玄龄、杜如晦齐声问道："'外急内缓'之计？"

褚亮点点头："所谓'外急'，就是使各地行军总管廓清与洛阳联系的通道；所谓'内缓'，就是对洛阳围而不打，断其粮道，使其内乱，我们以逸待劳。"

房、杜二人沉默片刻，这件事情两人心中也曾考虑过，无奈头绪太多，一时理不出总纲。褚亮现在的寥寥数语，如同黑夜中的闪电，虽然光芒极短，却一下子将面前照得澄亮。两人喜形于色，齐声道："好哇，想不

到你这位闻名遐迩的老夫子，还能想出如此好的主意！走，我们找秦王说去。”

说话间，他们不觉走到了李世□等人的营寨。李世□、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四人正在营寨中巡视，见到三人前来，程咬金道：“三位先生的兴致好得很哪，战阵之余还在这里吟诗作赋。褚先生，你手执菊花，莫非是以花为题吗？来，让我咬金也凑趣哼上几句。”

众人大笑，房玄龄说了褚亮筹划的计策，这边四人沉思一会儿，都觉得是一个好主意。

罗士信也很赞赏，说道：“褚先生此计，正打在王世充的七寸上，先外后里，不愁他不就范。”

程咬金嚷道：“走哇，我们七人一同去找秦王说道说道。”

其实李世民也想到此节，只不过有些模糊。这会儿听了褚亮等七人说了所筹划的计策，心中一下子明亮起来，遂派人叫来萧瑀、封德彝、屈突通等人议事，众人心意共通，三言两语就将此计定了下来。

数日后，各处行军总管接到李世民的书信，这日齐集慈涧。他们是：寿安行军总管史万宝、太行将军刘德威、上谷公王君廓、怀州总管黄君汉。李世民令史万宝将兵出寿安南据东都伊阙之龙门；令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令王君廓自洛口切断东都粮道；令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按照他的部署，若诸将皆能完成使命，则洛阳就成了孤城，四周被唐军合围。诸人领命分别离去。

不久，各处总管的动静报到慈涧，李世民接报后大喜，见各处进军顺利，大致实现了自己的意图。李世民一面写好奏章，派人送往长安；一面在慈涧留下守军一万，由李元吉留下统领，其余二十余万大军拔寨而起向东前进，欲进据北邙山进一步压制洛阳。

李元吉不愿镇守慈涧，说有一偏将镇守即足矣，李世民坚持，他只好悻悻作罢。

李世民在这边调兵遣将，王世充在洛阳也忙个不停。王世充自从丢了慈涧，寝食难安，欲亲征重新夺回慈涧。细作报说李世民有兵近三十万，他紧急从辖下州县调兵，想从人数上压倒李世民。不数日，辖下各州县雪片也似送来急报，他览罢大惊又甚为不解。眼瞅着李世民在慈涧按兵不动，为何又凭空冒出如此多的唐军兵马四处攻打？很快，伊阙被唐军攻陷，过了两日，河北的怀州也落入唐军之手。眼见四处起火，他只好将集中来的兵马又分出部分抵挡唐军的攻势。刚刚完成这些事情，细作来报，说李世民率领大军出慈涧向北邙山进发。闻听后，王世充带众将及大臣来到洛阳城西北的青羊宫居住，就近指挥兵马与李世民相持。他在青羊宫刚住下，李世民已在涧水北岸扎营。王世充派人到唐营中下战书，约好明日辰时隔涧水而战，李世民就在营帐里批了战书，同意交

战。第二日清晨光照涧水，两军饱餐后隔水而列。涧水对面，李世民带领众将立在河岸上，背后，二十余万马队、步卒整齐排列，旗幡严整，鼓钲轰鸣。河对岸，黄罗伞下，王世充身着衮冕龙袍，乘革辂车当中而立，左右两边，排立当朝文武。两军对阵，前排人可以互相看清彼此眉眼。

李世民眼望王世充的黄罗伞，低头对屈突通说："屈公，我与王世充先谈几句，就与敬德一起带领五百人杀向敌阵。你看我将敌阵搅动，立刻和众将率大军掩杀过去。"

屈突通一愣："放着如此多的兵马不用，秦王何故孤身行险？若为前军先锋，这里将领云集，随便挑选两人即可。"

李世民很坚决："屈公，毋庸多言。我入敌阵，这里由你全权主持！"

王世充还在那里摆他的排场，只见在从人的搀扶下，他跨上战马，与单雄信和太子王玄应向河沿走来。李世民见状，招呼尉迟敬德一齐向前。

涧水东流，此处水流甚缓，听不见水的响声。单雄信和尉迟敬德分别将手一挥，各自阵中的鼓钲响声皆停，顿时，两边数十万大军静寂无声。

王世充到了河边，李世民见他生得一头黄发，鹰钩鼻子，双目深陷，传言他为胡人果然不虚。看到李世民年轻威武，英姿飒爽，想起这样一个年轻人帮李渊东征西讨，打下大片的疆土，王世充心里一时晃过无数念头，不禁长叹一声。他开言道："来者莫非李世民吗？朕问你，隋室倾覆，唐帝关中，朕帝河南，朕未尝西侵关中，你却兴兵来犯，是何道理？"

李世民听了王世充言语，心中不由得暗笑，人言王世充胸无大志，听其言语颇以割据自足，果如其然，遂答道："四海皆仰皇风，我皇定都长安，四海皆服，为皇室正统。你在这里擅立帝号，对我皇大不敬，东都士民也向我皇请师，世民奉旨特来讨你！你若愿降，可保富贵，你若抗命，今日也不用多言。"

王世充听李世民言辞决绝，又见唐军威武，昔日手下将领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站在身后甲胄鲜明、威风凛凛。那一会儿，他猛一激灵，已自心怯了，遂温言道："秦王世民，兵戈之下，焉有完卵？我们不如息兵讲和，各归其所，今后大家相安无事，这样的结局岂不更好？"

李世民冷笑道："本王奉诏取洛阳，父皇不令与你讲和！王世充，你若愿降，此事还可商量，讲和，那根本不可能。你可后退三思，否则我兵马一出，玉石皆焚！"

王世充一时踌躇不能答，一旁的单雄信忍不住喝道："要战就战，李世民，谁人怕了你不成？"

李世民并不答言，同尉迟敬德返回阵中。那边王世充也向本阵中走去。这时，尉迟敬德唿哨一声，阵前的五百马骑齐刷刷地奔出阵来，瞬间就奔到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尉迟敬德猛地一勒缰绳，马头又转向河对面，四对马蹄在草地上踏然向前。到了河边，李世民一提马缰，“飒露紫”率先越过堤岸跃入河中。这里河水并不算深，仅及马腹。马儿似乎明白主人的心意，到了水中并不慢慢行走，而是屈腿一使力，身子带起一溜儿水珠，四蹄竟然飞在水面之上，宛如凌空而飞。“飒露紫”十几个起落之后，后腿又一曲，身子飞起，前蹄已然着地。尉迟敬德的乌骓马也一点不含糊，和“飒露紫”一前一后到了对岸。其时，王世充和单雄信策马返阵仅行其半，闻听自己军阵中惊呼，愕然而顾，见李世民、尉迟敬德二人策动水淋淋的坐骑正向自己冲来。

随后的五百人马刚刚渡过涧水大半，单雄信见状，向王世充喊道：“主公先走。”又大声向身后喝道，“前锋过来，随我击杀李世民。”他那里金顶枣阳槊一挥，向迎面而来的李世民扑去。两般兵器在空中相撞，倏地又分开，两人坐骑转了个半圆又复缠斗在一起。尉迟敬德在后招呼五百人呈扇面为李世民掠阵，看见郑军五千余人跑步围了过来，又见李世民和单雄信鏖战正酣，遂大喝道：“秦王少歇，且请退后。”一挺马槊刺向单雄信。他眼神奇准，马槊刺去的地方正是单雄信的空门，单雄信正全力迎战李世民，毕竟躲闪不及，被刺来的马槊挑中腰胯，一翻身坠下马鞍。尉迟敬德见得了手马上收回马槊，觑准单雄信的脖颈直刺过去，想就此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时，郑军团团围了上来，王玄应见事态紧急，雄信性命有忧，遂伸手招架尉迟敬德的马槊，这样一挡，手下人飞奔过去将单雄信救了出来。

李世民见郑军已乱了阵脚，正中自己下怀，大喝道：“敬德，招呼众人随本帅向其中军冲击！”五百人马紧密成团，在密集的郑军营盘里奋力冲杀。

李世民独力拼杀，渐渐与随从拉开了距离，尉迟敬德也落在后面，身边仅跟随车骑将军丘行恭一人一骑。他们两人冲在最前列，郑兵见他们来得凶猛，一齐张弓射出强箭。李世民身上，好似有神明护卫，箭不能入，“飒露紫”迎着箭雨摇着头颅躲避。然马儿终归是马儿，还是躲避不过，一支利箭“嗖”的一声透入“飒露紫”颈项中，马儿负痛，前腿一曲，顿时将李世民颠翻在地。丘行恭紧急跳下马来，一手扶起李世民，一手将自己坐骑的缰绳交给他。李世民翻身上马，这样一缓，后面的尉迟敬德等人已经冲了上来，挺身护住李世民。李世民拔出雕弓，连珠射出大羽箭，前方郑兵接连倒地。那边的“飒露紫”又挣扎着跳起身来，丘行恭上去，只见马项上箭杆直射入骨，鲜血迸溅，那支箭杆兀自在微微颤动。马儿一身紫毛直竖，眼中透出极端痛苦。丘行恭牙一咬，伸手握着箭羽狠力一拔，将箭杆从马肉中拉出，鲜血顿时喷涌如泉。“飒露紫”先是顽强站立了一会儿，支持不久便颓然倒下身去，鼻中和着血沫喷出粗气，身子颤抖不已。这支箭想是伤了它的主动脉，以致血流不止，竟至身亡。丘行恭呆了一呆，见李世民他们杀向前去，遂持刀步战。郑军蜂

拥围来，丘行恭在混战中斩杀数人，突围而出。

河那边的屈突通看见李世民陷入重围，郑军的注意力皆集中在阵中五百唐军身上，遂大喝道："传令，吹号角，全线冲锋！"左右众将见李世民那边事态严重，早就等着这声命令，屈突通的话音刚一落下，秦叔宝、史大柰、长孙顺德、刘弘基、罗士信、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张亮等将领已经冲到了河边。

诸将打马冲过涧水，十万大军紧随渡河，再其后，即是十五万步卒队伍。两军就在涧水南岸交战。论兵力，两军旗鼓相当，然他们甫一交战，就分出了强弱。唐军这些年连续征战，队伍经历风雨战法熟练，兵士个个骁勇善战。反观郑军多日无战事，将士久居那繁华奢侈的洛阳东都里，渐染颓靡之气，近来王世充又从各州县调兵来此，未经磨炼，形如一盘散沙。这场战斗从辰时开始起，过了午时，郑军节节败退，营盘逐渐东移，眼见就要退到洛阳城墙之下。

李世民其时已出战阵，站立在魏宣武陵前的高台上观察战事。郑军在前方一边抵抗，一边节节后退，这时洛阳西门大开，从城内又涌出许多郑军兵士加入战斗，唐军的推进速度一下变得缓慢起来。屈突通见状，想下台调兵遣将，李世民止住了他。

"屈公，褚亮先生提出的'外急内缓'确实有理，设若我们现在去攻打洛阳，要想攻破恐要旷日持久。此役已经达到目的，可以鸣金收兵了。今后我们就在这北邙山上连营十里，量他王世充再也没有胆子来犯。"

屈突通急忙传令，片刻之间，后军鸣金，唐军闻令，有秩序地留下殿后之军，整队退到涧水南岸。

罗士信和史大柰一起在战阵里奋勇厮杀，直逼王世充的中军而去，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急忙上前抵挡。陈智略本来认识罗士信，远处望去辨不清楚，及至到了跟前，方才发现对手是罗士信，心下早已怯了。罗士信大喝一声，丈八滚云枪一晃架开陈智略所使混金镗，上前提起其袍带，一把掼到地上。罗士信杀得性起，欲同史大柰再向郑军重兵处杀人。这时，只听后方鸣金，知道这是秦王号令退军，遂缚起陈智略，且战且退。

两人退到魏宣武陵前，见李世民立在高台之上眼望兵马，罗士信心中忽然有了一种异常感觉，对史大柰说道："人言我罗士信最善拼搏，没想到秦王更甚于我。我随他轻骑赴慈涧觑敌，其陷入重围颜色依然不惧；今日上阵，又与敬德率五百儿郎深入千军万马中。史将军，你说，我们两人性格可有相似之处？"

史大柰微笑道："要说上阵拼命，秦王与你确有相似之处，不过你为将，他为帅。军中许多人对秦王此举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效搏浪一击，并不可取。"

罗士信摇头道：“不对，为将为帅者一味在阵外指挥，失却身先士卒锐气，并非良将良帅。这一点，我与秦王心意相通。”

史大柰知道罗士信起初心内并不服李世民，哪知仅仅两仗，罗士信的心意就转了性。他并不说破，说道：“罗总管，你看，秦王在招呼我们呢，走，我们把陈智略带过去请功。”

罗士信并未前去与李世民相见，他独自打马向西驰去。史大柰看其身影渐远，知道此人心高气傲，即使心中认可，绝不会口头服输，遂暗笑不已。一边把陈智略带到李世民面前，向他细说交战究竟。

李世民在战场上找到“飒露紫”的尸体，将此马葬在北邙山上，回想此仗凶险之处，又想此马对己忠义，流泪不已。

涧水之战，王世充和手下将士领教了唐军的厉害，经此一役，郑军再也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唐军交手，日日龟缩在洛阳城内。城内有两人各怀一件心思，王世充觉得唐军势大，凭己之力断不能挡，遂派能言之人及朝中重臣携带珍玩器物去向窦建德求救。单雄信那日被尉迟敬德刺下马去，养伤之际，对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痛恨之极，朝思暮想报仇。心想若在两军对垒之际，刺杀了李世民，唐军失去主帅肯定会引起混乱，遂在李世民身上打起了主意。

北邙山坐落在洛阳以北，处在涧水和河水之间，东西走向，连绵数十里。李世民一开始扎营在北邙山的西端，到了这年十月，怀州总管黄君汉出怀州击破河阳，夜渡河水与李世民联络，前后夹击拿下回洛城，李世民的兵营又过了北邙山的中段。到了十一月，上谷公王君廓拿下洛口断了洛阳粮道，这样自慈涧到洛口都被唐军占领。回洛城和洛口原是隋朝粮仓，王世充打败李密将其一一接收过来，还是用作囤积粮食。这两个粮仓一失，洛阳的粮食供应顿时紧张。王世充只好向东和向南收集粮食。

史万宝拿下伊阙，又进据颍阳。李世民迫切需要他加强攻势，向北发展，争取与洛口连成一线，彻底形成对洛阳的包围。李世民接连给史万宝增兵加马，谁知他的动作迟缓，眼见已到年底，史万宝始终未将东、西的缺口补上。

洛阳这里，郑军紧守城墙，唐军连营北邙。入冬后已经下了两场雪，两军各自搬出取暖器具，好似要在这里长期扎根过日子一般。

李世民终对史万宝放心不下，闻听史万宝出颍阳向北进击，这日他让尉迟敬德随同，身后仅带二十骑，出北邙山奔向伊阙，然后赶往颍阳。路上，尉迟敬德问起史万宝的来历。

李世民道：“当初淮安王神通在鄠县起兵，史万宝出了大力。史万宝在长安号称‘京都大侠’，一把朴刀使得出神入化，其身轻如燕，人言他能飞檐走壁。前年李密据桃林反叛，还是他带兵去剿灭的。”

尉迟敬德听说史万宝武艺高强，一阵心喜，说道：“等黑子见了史万宝，我们先比试一番。”

李世民沉吟道：“世上皆传有飞檐走壁、凌空飞刀之人，可我至今未见。这史万宝究竟如何？到了战阵上能否与你等一样骁勇？我心里实在没有底。大约江湖术士的武艺与战将的武功是两码事儿，此次史万宝南略大计，若换了李世□，甚至是罗士信，恐早已完成。耳听为虚，我们且去实地看看再说。”

李世民又笑道：“敬德，那日与王世充大战，你刺翻单雄信救了本王，回去后我赏给你的那一箧金银，现在何处？等这场仗打完，我要给你张罗一房夫人，否则你有了钱也没有地方花。”

尉迟敬德道：“想是秦王不知，当初黑子投军之前，已在朔州娶了夫人，且生有一子。后来戎马不息，有心接他们娘俩过来，又想他们还不如在家乡安定。等这次仗打完了，我拿秦王赏我的金银在长安置一处宅子，将我的爹娘和他们娘俩接来。”

“你那夫人容貌生得如何？”

“她长相一般，生得胖胖大大。她待我的心肠甚好，想起投军之前，家无余粮，我的食量又大，娘子将家中食物先奉爹娘，再给我和孩儿，她自己常常用些野菜果腹。”说到这里，尉迟敬德的眼圈竟然有些红。

李世民听后也觉得感动，他岔开话题，叹道：“这真是糟糠之妻啊！敬德，说起你的娘子如此贤惠，又让我想起玄龄之妻。知道吗？玄龄之妻年轻时生得美貌，那日房玄龄忽然生了一场重病，眼见就要呜呼哀哉了。这时，玄龄将她召到床前，嘱咐她择人再嫁。她听后一言不发，转身步入后堂，拿起尖刀狠狠向自己左眼一戳，这只眼瞎了。她满面流血如同厉鬼来到玄龄面前，说道：‘今后你若再提改嫁之语，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这次你若病愈，我们终当一生相伴；你若离去，我当养育孩儿，终不言再嫁。’玄龄那次终究未死，此后见了娘子敬若天神。”

尉迟敬德一伸舌头，骇然道：“好家伙，房先生的娘子如此节烈，把黑子的娘子又比了下去。看房先生整日里文雅默言，想不到家里还有如此热烈故事。”

李世民眼望前方的嵩山，叹道：“发妻、发妻，确实不同于别的女人。就如我的嘉敏，她对我的情义，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尉迟敬德暗地里伸了一下舌头，听到李世民谈起长孙嘉敏，他这个粗人心里不由得纳闷。素日里他在军中，与程咬金最为投机，两人说话最多。程咬金多次对他说，这秦王千般好万般好，唯有一件好色的毛病什么时候也丢不开。见到一些年轻美貌的女人，他的眼神都要多转几圈，戎马之际尚无心顾及，一有闲暇时间就开始打女人的主意。那时在太原，李仲文献来一个尤物阴梦婕，让李世民白日黑夜一时不辨东西。这

会儿听到李世民谈起发妻长孙嘉敏，自己心头不觉感到滑稽。

李世民看到尉迟敬德脸上透着古怪，微一凝神就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遂骂道："你这个该死的黑子，以为本王言不由衷吗？男人三妻六妾都属正常，喜欢别的女人又不妨碍对发妻的情义，这才叫本事。你若不信，今后的日子长着呢，咱们走着瞧！对了，等闲暇下来，本王想法赏你和玄龄几房妾侍，既侍候了你们，又可帮助娘子嘛。"

尉迟敬德默然不语，心里想到：秦王若赏给自己妾侍，说通娘子当能接受。然那房玄龄的娘子如此节烈，她若不愿意，不把家里掀个底朝天才怪呢！

说话间，他们已入了颍阳，随从入城询问，方知史万宝因李世民连日催促，已经将中军帐移到嵩阳，靠前指挥战事。李世民听言后，嘱咐从人入城打尖。午时过后，这二十二骑又向嵩阳进发。

其时落雪不久，远望嵩山顶上，积满了皑皑白雪。从颍阳到嵩阳，原本就有一条蜿蜒的小路，最近兵马频繁来往，小路又拓宽了许多。

李世民在林间打头行走，对尉迟敬德说道："我们从此路去嵩阳，沿途必经过一座大寺院，你知道它的名字吗？"

尉迟敬德摇摇头，他多在汾、晋之间活动，中原之事所知甚少。李世民见他茫然不知，遂言道："我们所行此山，名叫嵩山，为五岳之中岳。其主峰名为太室山，也称嵩山东峰；中峰叫峻极山；西峰称为少室山。在那西峰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北魏孝文帝在此建了一座寺院，就是名闻天下的少林寺。传说菩提达摩一苇渡江后先去洛阳，又来到五乳峰上面壁九年，今日尚存他面壁之地，名为达摩洞。达摩面壁九年，开创了释家禅宗一脉。说起来，我与这少林寺还有一段渊源呢。"

"秦王与少林寺有何渊源？莫非也曾剃度不成？"

"那倒不是。这少林寺僧人诵经之余，常常习武，打熬内功，创出了一套独步武林的少林功夫。当初父皇为前隋郑州刺史时，我尚年幼，体弱多病，父皇遍引名医竟不能治。一日，一名云游僧人见了父皇，言说可治我病，他先让父皇到近处大海寺祈福，然后要将我带走。也是病急乱投医，父皇将信将疑，同意僧人将我带走。我就随他到了少林寺，在这里日食斋饭，随同练武。过了半年，我的病无影无踪，身体从此健壮起来，还在少林寺学了一套罗汉拳法和达摩剑法。"

"原来秦王现在所习达摩剑法是在少林寺里学来的，如此说，这名云游僧人对殿下还是有恩呢。"

"是啊，那日他将我带到少林寺，就又云游而去不知所踪。那些年，父皇和我多方打听寻找，竟然毫无音讯。"李世民说完，悠然神往。

经历了前几次战阵，李世民看到尉迟敬德勇猛绝伦、武艺精强，他对自己的一颗忠心昭如日月。自己每次出外，常愿带其随行。路途上两人闲话连连，语渐及私。

他们在山路上奔行，不觉已入少室山中。只见山势渐陡，对面山上数道瀑布飞珠溅玉，奔泻而下，与山间大片白色积雪相映照，端的是一片银白世界，静中有动，雄浑开阔。再俯视群山，已如蚁蛭。这时，忽听一阵脚步声从后面传来，他们扭头一看，那里有十数名灰衣僧人身挑薪柴，在山道上健步如飞。李世民看见山道狭窄，急忙跳下“青骓”马，其他人也急忙下马，人马靠在一边为这些僧人让路。前来的僧人见这群武人如此礼貌，为首一人放缓脚步，作揖言道：“阿弥陀佛，谢施主让路。”

李世民身体略微一曲还礼，见此人生得鼻阔脸方，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又见他们担着如此重的薪柴还能在山道上如飞行走，武功肯定不低。李世民问道：“敢问师父，你们可是少林寺僧人吗？”

为首之人答道：“贫僧是少林寺僧人觉远，奉方丈法旨带领众师弟拾柴。”

“原来是觉远师父，请问现在方丈是谁？本人年幼时曾经入寺半年，说来和贵寺也有渊源。”

“回施主话，本寺方丈现为惠觉大师。”

“惠觉大师？想起来了，二十年前本人在寺内时，大师为达摩堂首座。觉远师父，回寺后请代我向他问好，不过我那时为一名小小孩童，时间过了这么久，想大师肯定记不起来了。”

“请问施主名号？”

尉迟敬德张嘴欲言，李世民知道他不愿意暴露自己，遂止住他说道：“我姓李，名世民，好了，我们后会有期。”

觉远脸上顿时掠过一丝震惊，李世民观其颜色，知道自己的名字天下尽知，他此时肯定明白了自己的身份。果然觉远施礼道：“阿弥陀佛，原来是大唐秦王，敝寺离此不远，秦王若能入寺歇马，阖寺生辉。”

两人又寒暄几句，十三名僧人挑起柴薪担儿向山上走去。

看到僧人们远去，他们牵马而行，尉迟敬德笑道：“想不到秦王大名名动天下，这深山里的僧人应该不问俗务，没想到他们也是如雷贯耳咧。”

李世民叹道：“僧人何尝不是人呢？人只要活在世上，什么声音不能入耳呢？”

他们在山道上迤逦而行，两旁山势嵯峨，山风刮来，松涛阵阵，将松针上面的积雪又吹落下来，扬起一股股雪雾，纷纷扬扬愈见轻柔。到了一个拐弯处，忽听一声吆喝：“呔，来者何人？识相的留下买路钱来！”岩石间“噌噌”跳出三十余名歹徒来。尉迟敬德一笑，对李世民说道：“想不到这里还有剪径的小贼，让我打发他们。”他抽出双鞭，靠前道，“黑爷爷就是贼头儿，你们找爷爷要钱，想找死吗？”

那边人不理睬尉迟敬德的恫吓，只见刀光闪闪，三把朴刀着地卷来。李世民带来的二十人皆军中壮硕兵士，他们紧紧跟随尉迟敬德上前迎战。尉迟敬德挥动双鞭刚一接仗，就觉得不对劲儿。对方为首三人身手矫健，身体跳跃如同飞燕，其手中朴刀刀法奇怪，弄得尉迟敬德手脚忙乱。只听数声哀号声起，随行兵士已有三人被砍翻在地。尉迟敬德侧脸一觑，见李世民上了“青骓”马，手提砍刀欲过来加入，大为着急，喊道：“点子太硬，有点不妙，你先走，我们到嵩阳会合。”

李世民也觉情况异常，想这群人绝非寻常山贼。他有心加入搏杀，又见山道狭窄，数人一挤腾挪不开，听尉迟敬德一喊，有心引走数人减轻尉迟敬德的压力。遂一扣马腹，“青骓”马嘶鸣一声，身体直立起来然后腾跃出去，两个起落就越过人丛，直向山顶奔去。

为首的三名贼人见李世民逸去，他们互递了一下眼色，打头的唿哨一声，三人折头向李世民追去。山道弯曲陡峭，马行走不快，那三人在后追赶，竟然与“青骓”形成了一前一后的局面。

“青骓”奋力爬上山顶，李世民打量地势，只见上面有一片空地，眼光又往前一看，心中顿时一阵欢喜，那刚才碰面的十三位僧人正坐在片石上歇息。这时，三名贼人腾跃上来，他们围成半圆一步步向李世民逼过来。到了跟前，三把刀同时挥出，刀上带风，直向李世民人马身上招呼。好在李世民反应甚快，双脚一蹬，脚掌已离鞍镫。他用刀尖拄地，身子飞起脱离马身，在空中转了一圈借助刀势落在地上，如此摆脱了三把刀的致命一击。

李世民这会儿已经断定，这三人学的不是普通刀法，而是武林中贴身腾挪的小巧功夫。遂抛掉大砍刀，拔出随身的白虹剑，使开达摩剑法与之贴身猱斗。

李世民现在所使的这套达摩剑法为少林功夫的入门剑法，与高手相持，若想发挥威力需借巨大内力才见效果。素日里他练此剑法虽然纯熟，然主旨为强身健体，双臂虽然有力，然一味刚劲缺乏柔韧之力。在战阵中冲杀可以游刃有余，一遇身怀高强功夫的武林之人，顿时相形见绌。他初时还能招架，数招一过已是招缓身重，眼见就要陷入绝境。

这时，只觉四周人影幢幢，疾如闪电般的棍影向贼人身上袭来，很快，就听见“咔嚓”数声响起，三名贼人尖刀落地，身体被制。李世民其时立在中心，虽未看得十分明白，然周围并无他人，自是那十三名僧人上来

解救。

觉远喝道：“觉民，你这个少林寺的叛徒。你好好地在洛阳当王世充的鹰犬，何故又来当剪径的山贼？竟然敢到少林寺前撒野？”

名叫觉民的贼人狞笑道：“觉远，我在这里正干正事，谁让你来横加插手？我回去将此事告诉郑帝，不把你们少林寺烧为白地才怪！”

李世民惊魂未定，向觉远拱手道：“多谢师父援手搭救，原来这帮贼人是王世充派来的。”觉远遂将李世民拉过一旁细说究竟，原来隋末战乱，少林寺方丈下了一道严厉法旨：凡门下弟子须潜心向佛，不得弃佛杀生。这觉民见洛阳王世充势大，一日夜里悄悄逃走投奔了王世充，遂被少林寺逐出门墙。

李世民沉吟道：“觉民既被逐出少林门墙，就是方外之人，这件事儿还是由世民来处理为妥。觉远师父，你们先制住他们的穴道，剩下的由我来做。我若杀了觉民，方丈不会责怪我吧？”

“少林寺弃徒一出山门，即与本寺无关。杀与不杀，请施主尊便。”

“这三人不可留下，若他们逃回洛阳惹动王世充前来报复，恐与贵寺不利。”

觉远闭起双目，口念佛号，然后招呼其他师弟退出平地。

李世民走到三人面前，心中怀了好大一个疑窦：此次自己南行行动隐秘，知道的人并不算多，何故在这偏远的山坳里，出现武艺如此高强之人来截杀，显然是有备而来。想到这里，他挥剑指住觉民胸膛，盘问道：“说，谁让你们来的？是专来对付本王的吗？”

觉民内功深湛，刚才李世民与觉远的谈话他在这边听得一清二楚，知道今日不能善罢。遂对李世民的问话不理不睬，最后干脆将双目闭起。

一时间，双方在这里无声地僵持，唯听山间松涛阵阵。过了一会儿，李世民见这三人心硬如铁，知道今天难以问出结果，又怕时间久了再有人上来。他钢牙一咬，手臂一挥给了他们一人一剑，三人顿时了账。为了不留痕迹，李世民轻舒猿臂，将三人直掼入下面的万丈深渊里去。

李世民关心尉迟敬德等人，他走下山顶向下瞭望，并无动静，只好怅然回到山顶。觉远等人邀请他先到少林寺歇息一夜，其时天色已晚，李世民点头答应。一行人下了山，暮色更浓，豁然见森森的柏树间，黄墙碧瓦连绵一片好大一座寺院，赫然就是少林寺。少林寺建在深山之中，远离战火，僧众们日日听那晨钟暮鼓，诵经打坐修习。在那一时刻，李世民忽然觉得，远离尘嚣超凡脱俗，确实为一难得的幸福，无怪乎山林隐士如过江之鲫。

少林寺方丈惠觉今年已七十有二，银髯飘飘，音容庄严肃穆，为一得道的高僧。觉远带领李世民入了寺院，知道事体重大，他先将李世民让到左边偏房客厅里让小沙弥奉茶，自己一溜烟去见达摩堂首座惠明，将所发生事情说了一遍，然后两人才一同来见惠觉。惠觉手捻佛珠，低眉听完，方才说道："阿弥陀佛，李施主替我少林清除门户，又不留痕迹，不枉了当年的香火之情。觉远，快请，老衲当亲迎之。"

李世民随觉远出了左偏房，只听"吱呀"一声，中门隆隆而开。惠觉、惠明和戒律院首座等人一起出来迎接。惠觉居前到了李世民面前，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李施主光降敝寺，老衲深感荣幸。"

李世民也急忙还礼，说道："世民少小即受贵寺恩泽，今日觉远师父等人又援手救难，世民来此，专向方丈致谢。"

惠觉将身子一侧，单手作揖道："且请入堂奉茶。"

一行人到了方丈佛堂，双方又是客套一番，惠觉说道："老衲敝处深山，然李施主的大名也经常传入耳中。隋末大乱，老衲在本寺中下了一道法旨，命门下弟子不可卷入江湖中的是非之中。说起来，这也是老衲的明哲保身之道。李施主廓清广宇，拯乱世于水火之中。观今日大势，大唐日渐统一。我们为僧之人朝夕念佛，唯望天下太平，也是我佛的慈悲心肠。"

李世民道："隋炀帝暴虐，遂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我皇兴兵太原，目的就是廓清明宇，使天下太平。想少林寺靠近东都，王世充多来骚扰，世民来此正为征讨他，将洛阳纳入大唐的版图。方丈，世民素知少林寺尚武，寺内藏龙卧虎，若方丈能够惠赐一二，当是我皇天大的福分。"

惠觉和惠明没有想到李世民上来就提出这个问题，两人对了一下眼色。惠觉沉吟道："这个、这个……且徐图商议。李施主，天色已晚，香积厨已备下素斋。益州来的李淳风施主、袁天纲施主与你同桌共宴，老衲尚有晚课恕不相陪了，且请自用。"

少林寺的素斋甚是简单，桌上摆有几碟寺中自制的腌菜和一盆水煮萝卜，一筐杂面蒸饼，每人一碗水煮面片。觉远将李世民领到香积厨厅间，他们入了门，就见两人已经坐在那里并不动箸。李世民心里明白他们在等自己，遂向两人递去感激的笑容，自己也坐在桌前，说道："累两位久等了，请，我们开饭。"

那两人微笑一下，伸手拾箸夹菜。李世民早就饿了，很快将一大碗面片和五个蒸饼填入肚中，也没顾上吃菜。忽然抬眼见他们两人吃法文雅，自己在这里狼吞虎咽，一时不好意思起来。

那两人皆头戴方士巾，身穿皂色长袍。一人脸膛红润饱满，一人脸庞清癯消瘦。看到李世民在那里停箸不食脸色古怪，脸庞清癯者说道："秦王今日受惊劳顿，千万别碍了我们，尽管食用。"见他提起自己的名号，李

世民心想定是少林寺和尚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来历，并不觉为异，遂就着萝卜又下了一个蒸饼。

三人吃完了饭，脸色红润者说道：“秦王，我名李淳风，他叫袁天纲。今晚室外月白风清，我们且在寺内外漫步一回如何？”

李世民也很有兴致，三人步出户外，踏着寺内甬道向下慢慢行走，两旁的古柏在月下斑驳摇曳。

李世民刚才听他们报了自己的名字，一开始并未留心，这会儿看到地上的暗影浮动，惕然警觉，问道：“袁先生莫非是益州成都人吗？”

袁天纲答道：“正是，秦王曾听过我之微名吗？”

李世民想起其舅窦轨所说的一段往事。大业年末，窦轨少年出游到了益州德阳，听说此地有一名为袁天纲之人尤善相术，他具礼前去拜访。袁天纲说道：“你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以后必在益州大树功业。”弄得窦轨一头雾水，想自己普通之人，缘何能创功业？及至李渊起兵太原定都长安，授窦轨为益州行台仆射，窦轨方悟袁天纲前言非虚。他急备重礼又去拜见，袁天纲其时出外云游不知所踪。窦轨回到长安，对李渊说起这段往事，言语中对袁天纲这位异人极为佩服。李世民其时正在旁边侍座，所以知道了袁天纲其人。这会儿想起这段往事，遂答道：“家舅窦轨当年曾蒙先生吉言，果有成就。先生既有此能，今日能为世民卜之吗？”

袁天纲道：“秦王神色爽澈，龙睛虎颈，贵人之极也。且今日势同日月，风水堪旺，不必为卜。”他转而言他，“目前洛阳城内，有三人我曾为之卜：杜淹、王珪、韦挺。我语杜淹为‘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必得亲纠察之官，以文藻见知’；语王珪曰‘三亭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以外，必得五品要职’；谓韦挺曰‘面似大兽之面，交友极诚，必得士友携接，初为武职’。洛阳现在被秦王围困，终为唐士，这三人终为大唐之臣，其宦途曲折，都要应在秦王身上，我们且拭目观之。”

袁天纲的这番话也将李世民弄得一头雾水，有心再问，又恐唐突。这时，袁天纲拱手道：“秦王心里定有许多话要问，一句话，就如今日蒙难，虽然凶险，皆能逢凶化吉。我之相术，终是雕虫小技。要论天地星野，淳风兄最能从大处着手，拨云去雾。淳风兄，你独自向天，莫非有什么发现吗？”

这李淳风也为隋唐时的一位异人，其生于岐州，少时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这会儿听到袁天纲发问，又见李世民注视自己，遂言道：“秦王名为世民，听说是唐皇遵一名书生之‘济世安民’一语取名，愿秦王今后依此二字善待天下苍生。”

李世民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县，传说其降生之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其四岁时，有一书生自言善相求见李渊，言说李世民“龙

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

李淳风接着道：“日月晦明，皆应分野。近来祥风庆云之端，煌煌帝星日见光明，皆应在长安。秦王，我们今日有缘在此相见，有几句话赠予你如何？”

李世民愈加困惑，想两人素昧平生，不明底细怎好贸然交心。然见两人并无恶意，就点点头。

李淳风道：“‘兄弟阋墙，特立独行；济世安民，天下归心；宽仁博大，皇皇盛世。’这几句话也是我和天纲多日谈论的结果，望秦王善加珍视。”

李世民听来愈发莫名其妙，说道：“两位先生言辞深奥，世民才疏智浅，望能浅释之。”

这时，少林寺晚课已毕，浑厚的钟声悠悠扬扬，僧人们鱼贯进入寝室休息，守把山门沙弥招呼他们回寺。袁天纲见状，拱手道：“来日方长，秦王，我们先回寺休息，明日再谈如何？”

李世民怅然回到为他准备好的客房里休息，躺在床板上，想起这两位异人的言语，只觉得莫测高深，甚为不解。不过细细想来，两人对自己甚为推崇，李淳风的几句话，隐隐约约说到自己今后要继承大统，且有兄弟之间争斗之事，这让他大为震惊。这些年来自己东征西讨，一颗心整日所思所想的都是如何打败敌人。至于父皇百年之后，谁继承大统，自己想都没想。眼前太子位置已定，也不容别人再有非分之想。父皇虽然也曾流露出让自己继统的意思，但都是一忽儿的事，作不了真。没想到这两个外人身处局外洞若观火，已经想到此节，那么父皇、太子和朝中大臣又是如何想的？

朦胧间，李世民决定明早起来后再找这两人详谈一阵。

及至天亮，李世民起床后脸未洗就直奔李淳风他们的客房，拍了半天门并无动静。问正在院中洒扫的小沙弥，才得知这两人天未放亮就飘然走了。李世民在那里愣了半天，怅然若失。

李世民向惠觉方丈告别，惠觉邀他再住两日，李世民忙于军事，心急如火，坚辞惠觉的好意。

好在少林寺离嵩阳已经不远，顺着山势下行，仅有十余里路。见李世民执意要走，惠觉不放心，嘱咐觉远等十三僧沿途护送。

及至李世民他们走到中途，忽见一群官兵迎面走来。李世民已经看清是唐军的旗帜，让觉远他们定下心来。到了跟前，只见打头的正是尉迟敬德。原来他昨天脱险后，兼程赶到嵩阳，一大早就找史万宝要兵沿途找寻李世民。现在看到李世民安然无恙，喜极而泣，一颗吊起的心方才放

入肚中。

李世民遂与觉远等僧作别。

觉远并无动作，反而一笑说道："小僧我们行前已得惠明首座言语，让一直跟着秦王到洛阳护持。待秦王打败王世充，我们再回寺里。"

李世民听后大喜。

这十三名棍僧此后一直随李世民行军，颇立军功。洛阳城破之后，李世民想带他们回长安授以官职，只有昙宗一僧受封为大将军，其余十二僧不愿为官，李世民各赏赐他们紫罗袈裟一袭。李世民后来即皇帝位，敕封少林寺为护国禅寺，赐寺田三千亩。

第十六回

王道士短言天机

于志宁细说水战

李世民到了嵩阳，询问史万宝战事进展，对史万宝迟迟不能打通与洛口王君廓的联络甚为不满，厉言其五日内必须完成。之后，他带领尉迟敬德和十三棍僧离开嵩阳。李世民并不从原路返回洛阳，而是间道向北，绕过虎牢关，经过洛口直达北邙山。

三日后，李世民回到北邙大营，众将闻讯，纷纷前来相问。其时，他在少室山遇险之事尚未传到这里，李世民自己也不提起。人散后，李世民留下房玄龄、杜如晦密谈。

杜如晦道："好叫秦王欢喜，我这一段时间明察暗访，终于知道是谁向单雄信偷送军情。昨天，我和玄龄兄悄悄将此人密捕，现囚在后帐。"

房玄龄道："说起来秦王也许不相信，这人在战阵上厮杀骁勇善战，刚刚被提拔为军头。"

"是谁？"李世民关切地问道。

"其名翟树仁，现在咬金帐下。当初叔宝、士信他们到长春宫来投秦王，随带十余骑，这翟树仁就是其中之一。我和玄龄兄将之密捕后并未声张，平日里翟树仁和咬金言笑无忌，我们怕因此牵累了咬金。"

李世民抬头道："怪不得，怪不得，我每次出营，单雄信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知道吗？我这次在少室山遇袭，单雄信志在必得啊。"李世民遂将此次遇险简述了一遍。

杜如晦惊道：“该死！说起来，这次发现翟树仁也是必然，前几次秦王遇险透着蹊跷，此次秦王前脚刚走，翟树仁就鬼鬼祟祟外出，我派人暗中跟着他，果见他与王世充的人在接头，他返回后即将他密捕，只不过他的信儿还是传了出去。”

那日翟树仁出营，杜如晦即派人跟随。翟树仁绕城向南兜了好大一个圈子，方在洛水岸边停下。过了一会儿，几名农夫打扮的人过来与他接头。监视他的人见对方人多，不敢声张，待翟树仁返营后方把他逮捕。

李世民并不接言，在那里独自盘算，良久方与房玄龄言道：“玄龄，洛阳那里现在什么最为重要？”

“那还用说，当然是粮草。我们这次占了回洛城和洛口，掐断了东都的粮草供应，城里人都饿得发昏。不过东都内线来说，王世充在虎牢那里还有一个大粮仓，若将粮食运回，城里人可支用一月。碍着我军沿途屯兵防备，他怕粮食又落入我手，一时不敢启运。这王世充满腹诡计，将此粮仓遮掩得不见一点痕迹，我曾派人秘密到虎牢一带访查，一点也查不出来。”

李世民笑道：“我接连受惊几回，也要捞回些本钱，这事儿就要落在翟树仁身上。玄龄、如晦，我若放过翟树仁一命，他肯再送一份情报给单雄信吗？我想他肯定会！这件事情与咬金毫无瓜葛，不过咬金口无遮拦，也该敲打敲打他。如晦，你去，把翟树仁带来，也把咬金喊过来。”

过了一会儿，翟树仁被五花大绑带入帐内，程咬金略后几步进来，一见翟树仁，程咬金骂道：“你这狗头，这些天来跑哪里去了？连个招呼也不打。你现在被绑，莫非得罪秦王了吗？”

李世民脸色严肃，说道：“咬金兄，你知道这翟树仁背着你干了多少勾当？本王数次遇袭，都是这狗头传出的信儿。”

程咬金一听，又恼又惧，伸手拔出剑来去刺翟树仁，被杜如晦把住后腰，劝他道：“程将军，不可造次，此人还有用呢。”程咬金“扑通”跪到地上，对李世民道：“秦王，咬金失察。这狗头整日里变着法儿与我亲热，秦王的行踪倒有一大半都从咬金嘴里透了出去。咬金有罪，甘受责罚。”

李世民上前扶起程咬金，说道：“不知者无罪，我若对你有了嫌隙，今儿还会叫你来吗？不过，咬金兄，你胸怀坦荡生性滑稽，这是你人之本色，有些不当讲的话，还是要三思才好。”

程咬金愈见愧色，血涌上脸来，一张青脸瞬间成了酱紫色。

李世民拍了拍程咬金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然后对翟树仁说道：“翟树仁，你数次为祸本王，当死几次，你知罪吗？”

翟树仁吓得早成了一摊泥伏在地上。

李世民接着道："念你还有一点儿用处，本王可以饶你一条性命。你给单雄信写信，就说我欲收缩兵力，已令王君廓、黄君汉退出回洛城、洛口，信写好后照原道送出去。"

翟树仁原想必死无疑，这会儿听到尚有一线生机，眼神中也有了光芒，鸡啄米似的一味磕头，说道："小人愿听秦王吩咐，小人愿意写信。"李世民一挥手，杜如晦将他带出帐外。

帐内剩下房玄龄、程咬金三人，李世民言道："玄龄，翟树仁所写密信送出后，你给王君廓、黄君汉写一公文，令他们两日内诈作退军，晚间再悄悄潜入洛阳到虎牢之间的官道两边山间埋伏。咬金兄，你和敬德再带一万兵马去支援他们。那王世充听说我们退军，必定派人到虎牢去运粮，待他们入了你们的埋伏之地，你们就冲散他们。粮食能夺来更好，若不方便，就一把火烧了。"

程咬金急忙离座接令。

房玄龄微笑道："此举能成，当是对王世充致命一击。秦王，届时洛阳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看他们能支持几天！"

是日晚上，云垂风低，眼看又有一场落雪将至。李世民在帐内向着炭火读起兵书，然心中烦躁，复又丢下。到了几案前欲临帖，砚中墨水遇低温不甚流畅，遂又弃笔。他唤来房玄龄和杜如晦，三人一起走出帐外，到涧水边上漫步。

涧水两边河沿，遇水处已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三人的靴子间或踏入冰中，只听冰凌作响。那日李世民在少林寺与李淳风、袁天纲的一席晤谈，直到今日也不能释怀，遂将心中郁闷说与两人。

房玄龄听后先是沉默半天，最后狠狠心道："秦王，这里左右无人，玄龄就将心窝里的话掏出来说。秦王，你至今仍是梦中之人啊！

"皇子之中，圣上最重者就是秦王。你从圣上在太原起兵，此后西征北战，所战皆捷，大唐的一大半天下，都是你打下的。朝中大臣，军中武将，皆视秦王为天人。你又从善如流，将士归心，所出光芒照耀日月，别说太子、齐王，就是圣上的光芒也被你盖了下去：其实大家口中不言，心中都有一个大大的疑窦，就是你秦王的位置今后究竟定在何处？"

李世民不解，问道："我佐父皇，不过为一藩王。现在大郎已为太子，我还能想到哪儿去？"

"对呀，圣上在世你可安定，然圣上终有龙驭归天的那一刻，其后太子即位，即为皇帝。到那时，论武功文治，论天下归心，他都被你这位皇弟给比了下去。昔日汉时霍光势大，汉宣帝见他每每感到若芒刺在背，此

为霍光惹祸的根源。到那时，嘿嘿，秦王，皇帝只有一个位置，你虽不想，然别人要防你啊！”

李世民往深里一想，虽然周围冰天冻地，然身上冷汗涔涔而出，颤声道：“此仗胜后，待天下安定，世民即奏父皇归隐山林，做一富家翁足矣。”房玄龄见他言不由衷，不再接话，由他自己顺着思路想下去。过了好长好长时间，李世民返身望那满营灯火，轻轻叹了一声：“是啊，我心中所思别人又如何知道呢？”

房玄龄道：“如今对外用兵甚频，剿平天下为头等大事，设若天下太平，朝堂之上，宫廷之中，又见刀光剑影。史官尽管粉饰，然在书缝间终能窥见一二。说起来，淳风先生所言‘兄弟阋墙’为最大的争斗。事情很明显，太子有位无力，秦王功高绩著，若此次洛阳被下，我想不出圣上能再拿出一个什么职位来赏你！俗言‘功高震主’，这会儿太子那里肯定不安，太子与齐王交好，观齐王对你的态度可知一斑。圣上那里也在矛盾，上次在长春宫曾言要传位于你，后来又无话说。其实圣上处大事时常常摇摆，在谁继承大统这件事情上，一面是立嫡长之传统，一面对你甚爱又欣赏你的功劳，主意一时难定。这样摇摆，使你和太子之间嫌隙已成，终无转圜余地。”

“依你所言，我当何法处之？”

“玄龄以为，秦王你万众景仰，应继大统。说句自私的话，我们众人忠心随你，终不忍落个树倒猢狲散的局面。”

李世民听了房玄龄这番话，极度震惊。这些年他东奔西走，内心里实想替父亲分忧，处断决伐，往往率性而为。他与建成，两人见面也是彬彬有礼，心里从没有夺嫡之念。至于元吉，确实心恶其能，言语行动中都透着厌烦。然房玄龄这些话，句句入理。皇家虽姓氏不一，然宫廷之中明争暗斗，却大同小异。想到这里，他嘱房玄龄道：“玄龄，我知你对我忠心，你今日所言我当细细琢磨，万勿泄之。走吧，我们回营。”

杜如晦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并不插言，到了现在方才说道：“殿下，还记得我们三人当初在长春宫里说的一番话吗？”

李世民点头道：“记得，那是肇仁兄逝去之后。”

“那日我们提到事件中有许多幽微之处，现在愈发明白。实际上，齐王与裴寂那时候已经视殿下为对手，他们的身后，会不会有太子的影子呢？请问，眼下秦王功震天下，若让太子选择，他愿意和秦王更亲密一些？还是与齐王他们友善？”

李世民沉吟道：“若按玄龄刚才所言，太子不会偏向我。就感情而言，自小及大，还是大郎和四郎的情分更深一些。”

“对呀，眼前之势，其中又有更多大利所在，不管殿下愿意不愿意，从刘

尚书之死开始，他们已然合在一起视秦王为对手，你必须度势选择。”

李世民听言后陷入了沉思。

玄龄忽然想起一事，说道：“秦王，玄龄一番话你也许认为偏激，终不能释去李淳风之言所引起的疑惑。我想起来了，这北邙山阴有一名为麻屯的地方，那里结庐居住一位道士，据说他能算定阴阳，知晓身后之事，洛阳达官贵人常请他卜，名气很大。明日若无事，我们一同去访如何？”

李世民早让李淳风、袁天纲的一席话给撩起兴致，听说近旁又有一位奇人，满口答应：“好，我们明日就去，如晦就不用去了，你我两人便服去访，且听他说些什么？”

居住在麻屯的道士确实为一异人，他名为王远知，琅琊人。初师陶弘景，又师宗道先生藏兢。学成出道，天下闻名。隋炀帝召见他，并在长安起玉清玄坛安置。其后炀帝欲幸江都，王远知谏他不宜远离京城，炀帝不听。王远知于是就离开长安，到麻屯结庐而居。

这天一大早，王远知到山上习了一遍吐纳功夫，刚刚回来，就见一长一少两名文士飘然而至，年长者问讯道：“请问王道长在吗？我们游学到此，特来拜见。”

王远知仔细打量两人，只见他们头上所戴的方巾，身上所穿的长袍甚是整洁，脚面和下面衣摆上虽然沾了些浮土，但并不太多。年长者一脸睿智，风霜爬满脸纹愈见老辣；年少者英姿飒爽，脸上虽有书卷气，然一双炯目神光内敛，气度非凡。他想此地战乱，早绝了游学之人，洛阳被困，断无人能出。猛地想起一个人，遂说道：“老道正是王远知，来者中必有圣人，莫非秦王乎？”

来者正是李世民和房玄龄，听到王远知一口道出秦王二字，两人大吃一惊，知道遇到了神人。李世民跨前一步，拱手道：“在下正是世民，久闻道长大名，今日特来请释悬疑。”

王远知袍袖一拂，说道：“老道庵内肮脏，难留秦王驻足。请秦王回营，那里大事甚多，皆需秦王做主呢。我们来日方长，今后还有相会的时候。至于秦王身后，老道只送你一句话：秦王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说完，即将柴扉一闭，把两人关在门外。

李世民和房玄龄一时站在柴扉前诧异，直在那里呆了半天，见王远知再无动静，只好回营。到了路上，房玄龄说道：“恭喜秦王，听那王道士所言，日后你能做太平天子呢。”

李世民并不言语，这几天，他先是和李淳风、袁天纲邂逅夜谈，昨夜听房玄龄直抒胸臆，今天奇异的王道士又说出那短短的一句话，他的心里不禁掀起了狂涛巨澜。在这一刻，他才把一颗雄心牢牢固固地坐实了。

过了数日，王世充果然遣太子王玄应率兵五千前往虎牢关，取出密仓中的粮食运往洛阳。由于前几次翟树仁传出的情报都很准确，王玄应放心大胆，让手下兵士皆驱车运粮，不设护卫之军。他们一路上还算顺利，这样粮队一直到了洛口。王玄应心想，按照如此速度行进，晚间即可到达洛阳。正得意间，只听一声梆子响，忽然杀出唐军。北面，王君廓、黄君汉引兵杀出；南面，尉迟敬德、程咬金率兵响应。他们兵临谷下，如虎驱羊，很快将郑军驱散，然后分割包围各个击杀。王玄应见机不好，没命逃窜，所幸坐骑为一千里驹，名叫“玉花驄”，为隋炀帝的御用良马，较之尉迟敬德的乌骓马和程咬金的九花虬还要迅捷，众人追赶不及，最终被他逃逸了去。这边的唐军很快打垮了五千郑军，他们打扫战场，凭空又得到许多粮食。

王君廓、黄君汉又占了洛口、回洛城。这时，南面的史万宝终于有了进展，前军仅距虎牢关二十余里，基本上形成了对洛阳的合围。过了三天，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悦看到前途无望，悄悄写了一封信送到驻扎在北邙山的李世□手中，信中表示愿意作为唐军内应献出虎牢关。沈悦原来是李世□旧部，李世□当即将此信交给李世民，李世民阅罢大喜，命李世□前往洛口，与王君廓一起率军向东攻击虎牢关。

李世□到了洛口，与王君廓带军在黄昏时向虎牢关进发。他们走到关前的时候天还未亮，沈悦就在城内放起火来，并趁乱打开城门放进唐军。虎牢关轻轻松松落入唐军之手。

失去虎牢关，王世充通往河北的唯一通道被堵死了，洛阳真正成了一座孤城。这日李世民下令，大军拔营离开北邙山，开始围困洛阳宫城。为了就近指挥，李世民将中军帐移到青羊宫。青羊宫离洛阳宫城仅有二里，前些时候王世充曾经将这里当成他的行宫，没想到不出两月时间，王世充被步步紧逼龟缩入洛阳宫城内，这里反而成了李世民的前沿帅府。

武德四年二月初八，李世民下令攻打洛阳宫城。

洛阳在战国时代称为雒阳，秦时始在这里置县，西汉时为河南郡、河南府、河南路治所，其后，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皆在这里定都。现在的洛阳城，是隋炀帝于大业初年在汉城西十里处营建。城区周围约有七十里，跨洛渠南北、瀍水东西。当时隋炀帝“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依长安城的图样在洛阳造出一座都城。四周城墙皆用青砖垒就，砖缝之间用糯米汁浇灰粘连，城门用厚达二尺的坚木辅以铜钉造就。这样新造的一座城池，远较长安城池坚实。

李世民令李世□、秦叔宝、罗士信带领四万人在东面上春门攻打；长孙无忌、段志玄、史大柰、程咬金领四万人在北面尤光门、德猷门、徽安门、喜宁门处攻击；宫城南墙面临洛渠，渠南城各坊早在李密攻打洛阳时，被他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现在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令拆除宫城与

之相连的桥梁，无法相通。唐军见这里无法驻足不宜派人，仅派少许人警戒，不派重兵攻打。李世民自己和屈突通及一批文臣坐镇青羊宫，眼前的尉迟敬德、长孙顺德、刘弘基正带领五万人马日夜不停攻击西门。

城内的王世充命单雄信排兵四面防御，单雄信一面调度兵马，一面搬出两件城中巧匠制作的厉害兵器，将之架在四周围墙之上。一件名为飞石车，抛石重五十斤，可射出二百余步；另一件名为八弓弩箭，每排可发二十箭，箭镞如巨斧，能射出五百步以外。这两件兵器一投入使用，便打得城下唐军鬼哭狼嚎，损伤严重，唐军无法接近城墙。尉迟敬德将飞石和巨箭拿给李世民等人观看，屈突通叹道："没想到洛阳城内还有这样的能人，竟然能造出这般兵器。"

李世民意志坚定，严令各路将领努力攻打。他这日亲自到西门处观察城内发射石箭的情况，对尉迟敬德等人说道："你们不能一味上前死拼，可以频繁出击，引诱他们发射。洛阳现在已成了一座孤城，储备毕竟有限，又外无接济，石镞终有用尽的时候。"

此后唐、郑两军就在城墙下僵持，不觉已过去十余日。

这天刘弘基从阵前下来，求见李世民，说道："秦王，两军就这样僵持下去，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将士皆疲惫不堪。依我之见，我们不若暂且退兵，休整一段时间再来攻打。"

李世民听后觉得诧异，在他的印象中，刘弘基不应该这样："弘基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大举而来，现在东方诸州县已经望风降服，眼前仅剩下一座洛阳孤城，其势断不能久，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将其拿下。这样，长安以东基本上可以一劳永逸。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李世民的语气颇显得严厉，刘弘基听后仔细一想，觉得李世民所言甚有道理，不由得羞惭万分，说道："弘基也知此理，不过将士思归，不能因此动了军心，尚请秦王妥为安置。"看到李世民在那里思索，他行礼后转身又奔阵前。

李世民问众人道："刚才刘弘基所言，你们有何想法？"

萧瑀道："将士疲惫思归自有他们的道理，这场战事也确实长了一些。算来自去年七月出长安，至今已有九个月了。"

封德彝说道："秦王刚才对刘总管说的话甚是有理！现在箭在弦上，岂可引而不发？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现在和王世充既要比勇，更要比耐心。若此时退兵，王世充又可喘息一阵。"

大家又议论了一番，最后众人的观点达成一致，就是要继续攻打洛阳。李世民遂对屈突通说道："屈公，你马上拟一条军令：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

屈突通点头道："好，这样可以彻底打消军中一些人的幻想！秦王，我马

上就办。”

屈突通第二天把军令通告全军。这天午后，于志宁携带两名从人风尘仆仆自长安来到洛阳青羊宫。于志宁向众人宣读了李渊的圣旨，其中多是抚慰之词。之后他将李世民拉到后堂，悄悄将李渊的密旨交给他。李世民展开一看，原来李渊在长安也得知了这里的战况，密敕李世民若一时难以攻下洛阳，可以退兵。

于志宁在旁边悄悄说道：“秦王，这些日子前线的密奏如雪片般飞到长安，听说齐王是一天一奏。朝中大臣议论纷纷，都说重兵东征，如此旷日持久耗费钱粮，使都城难以支持，群言汹汹要求罢兵。不过我听圣上的口气，对秦王甚是信任，他让你在这里临机定夺。”

李世民道：“于先生，不用你说我就想得出来，想那朝中裴寂老儿，恐怕嚷嚷得最凶。于先生，你在这里也不可多留，明日我让封德彝随你一同返朝，一起向父皇和大臣们陈说其中利害。父皇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不多，你们要多有准备，我知道，父皇每断大事还是慎重的。”

李世民晚间设宴款待于志宁，席间说起前时于志宁和颜师古出使南方，李世民说道：“于先生，我在这里听说孝恭兄和药师兄大破萧铣的故事，惜未知详。你和颜先生恰逢其盛，今日我们把酒临风，谈兴甚浓，且让我们听一回故事如何？”

于志宁每一提起大破萧铣的故事，都大为兴奋。这会儿听李世民点题，他呷了一口酒，开言道：“诸位若不嫌我啰唆，我就演说一回。话说那日李药师向赵郡王孝恭献了破敌十策，大军兵发夔州，水陆俱进，沿江而下……”

萧瑀看到于志宁在那里摇头晃脑，忍不住哈哈大笑：“没想到短短一别，志宁又成了一位说书先生了。”

筵席上哄堂大笑，李世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示意于志宁继续话题。

“其时萧铣都于江陵，江南之土悉归其属。萧铣一统江南过程中，手下将领还能听令征战，及至稍微安定下来，诸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这萧铣性褊狭，多猜忌，见诸将跋扈，深恐危及己位，遂宣言罢兵营农，夺诸将之兵权。手下诸将皆有怨望，大司马董景珍弟为将军，领兵作乱，被萧铣扑灭。因惧怕牵连，董景珍率兵来投赵郡王。本来，李药师已经为赵郡王筹划下破敌十策，没想到萧铣自己也来帮忙，乱了自己阵脚，坏了手下将士，反成了李药师所筹划计策之外的最大计策。”

房玄龄插言道：“设若内部精诚团结，外人来攻，终要费一番气力呢。”

于志宁继续道：“那日赵郡王孝恭统领十二总管出了夔州，另有三路兵马也奔向江陵。他们是：庐江王李瑗为荆襄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合计水陆兵马十八万，浩浩荡

荡杀奔江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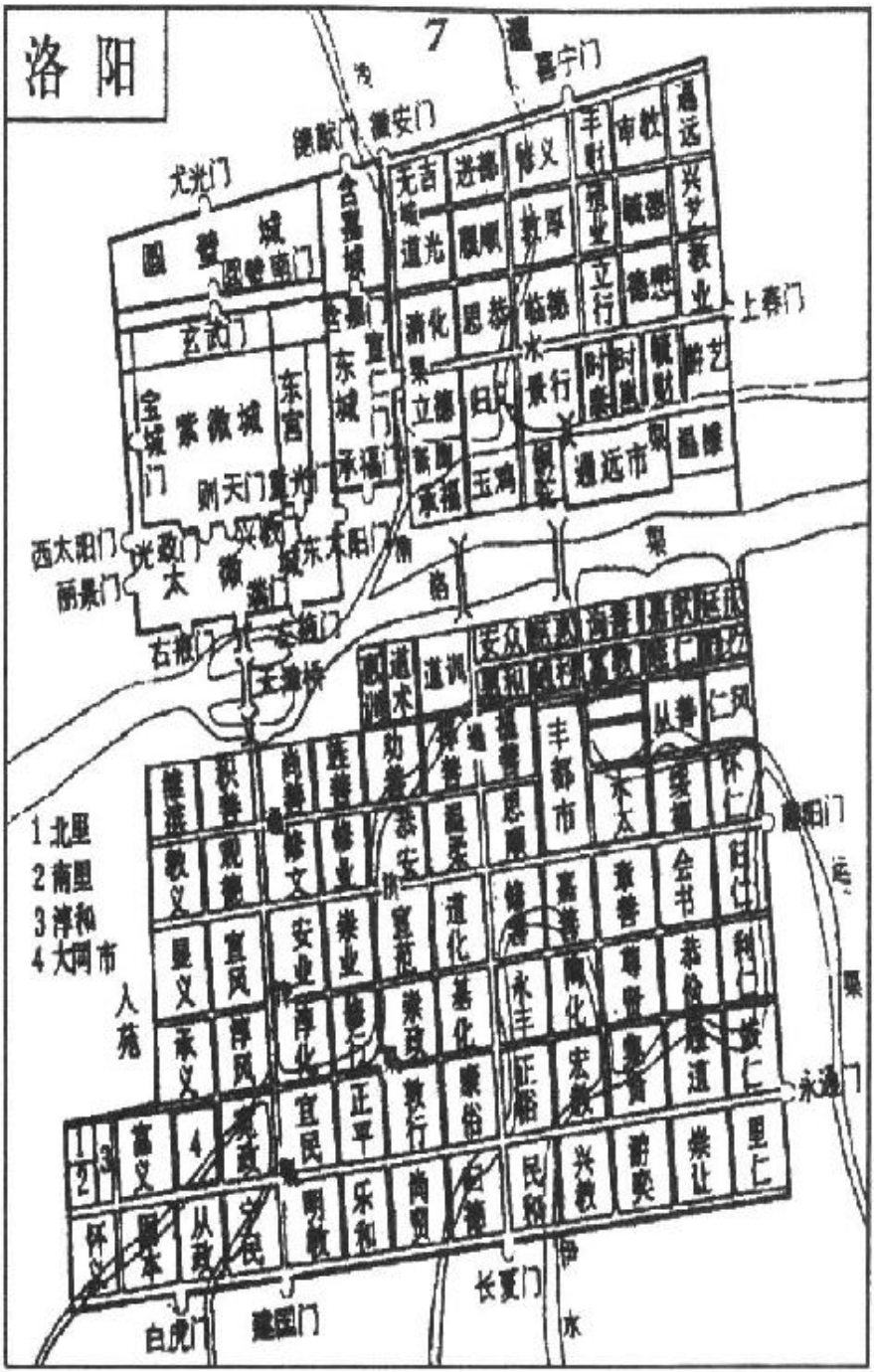
“大队战舰到了三峡，正值秋汛，江水泛涨，水急难行，诸将中有人提出俟水落之后再行前进。这时李靖言道：‘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大军刚刚集结，萧铣尚不太明白我们的行动。我们若趁水涨之势，倏忽抵其城下，趁其不备，必获大捷。且萧铣也会认为三峡路险，我军必不可进，定然麻痹不为备。’赵郡王听了李靖的言语，率领两千余艘战舰东下，果然乘虚连夺了荆门和宜都两镇，此后大军战舰舳舻相接直抵夷陵，这下子萧铣慌了手脚，急令屯驻在靖江口的文士弘率精兵五万前来驰援。

“看到文士弘领军来到，赵郡王孝恭失了计较。依李靖的意思，敌军兵锋正锐，不宜马上与其正面交锋，建议己方大军且泊南岸，待其气衰，然后相机图之。谁知赵郡王不听，留下李靖守营，自己率兵去击文士弘，果遭失利，所率大军被击散狼窜于大江南岸。”

李世民叹道：“孝恭兄还是着急了些，文士弘领军仅有五万，又是仓促来援，哪儿有即来即击的道理？想起我在陇西飞云谷一战，当时因不听药师兄等人的劝告，最后遭受败绩。哈哈，药师兄见了我李家兄弟，肯定会大摇其头吧？于先生，你且再饮些酒，润润嗓子。”

于志宁道：“其时我和师古兄还在路途之上，未睹当日情景。”他饮了一口酒，见周围众人听得聚精会神，继续讲道：

“这一仗眼见是我军败了，不想那文士弘的手下见我军四处逃跑，地上遗留许多物品，纷纷弃舟抢夺战利品，军阵顿时大乱。其时，那李靖一直在对岸登高观察这边战况，看见这边情况，立刻带领所剩兵马杀奔南岸。这一下子反败为胜，大破文士弘军，其军被斩杀和溺死二万余人，残军向枝江方向逃窜，这时，赵郡王将败兵集拢，迎面又给予一击。此役，获得舟船四百余艘。“李靖当夜又率轻兵五千往袭江陵，赵郡王统帅大军在后跟进。那天晚上我和师古兄已到军中，随赵郡王孝恭在其座船上沿江而下。天上繁星点点，江水轻拍船舷，江面上两千余艘舟船不张旗鼓，月光下煞是壮观。其时我问赵郡王，此举能否拿下江陵？他豪情万丈，说只要今夜李靖能围住江陵，不令萧铣逃逸，就可稳操胜券。那一忽儿，我忽然又关心起李靖的行程，想江岸旁水塘密布，河汊众多，我军多北方之人，能否在这水乡中跨马驰骋？竟然担足了一夜心事。待我们平明到了江陵，就见李靖那五千军马遍守江陵要道，已经夺取了萧铣的水城。说起来，这还是萧铣帮了我们，他用罢兵营农的方法削弱诸将兵权，此时江陵城内仅留宿卫数千人。他见大军压境，又得知文士弘战败的消息，仓促之间调兵，然其众军皆在江陵以外，难能遽集，只好乖乖守在城里等待援军。”



听到这里，李世民一拍案几，说道：“好哇，药师兄临机变阵，轻骑围城，让那萧铣措手不及。如此先擒贼首，不愁江南不克。”

于志宁笑道：“回想李靖当日战法，与秦王极为相似。后来我回长安，听

殷尚书谈起秦王你追宋金刚时，三日无食，衣不解甲，在雀鼠谷里日逐八阵，把刘武周和宋金刚都吓跑了。大凡能征之帅，英雄所见略同吧？”

席上之人将两般事略一比较，确实极为相似，遂啧啧连声。封德彝拱手道：“我皇雄才大略，更有秦王、赵郡王南北皆捷，秦王，你们两人皆年少英雄，为大唐建下不世奇功。”

李世民摇头道：“话不能这样说，孝恭兄那里，有药师兄辅佐；我这里，更有一大帮文臣武将。没有你们忠心辅佐，如何能够成就如此功业？想薛举父子、刘武周，甚至眼前的王世充，皆有勇力，不乏智谋，之所以不能持久，就因为众心离间。设若父皇我们单枪匹马，再勇再智，终归无用。于先生，瞧我们扯远了，你接着说。”

“那日就在江陵水城墙上，众人一同商讨下步战法。其时水城里泊有萧铣战舰上千，李靖手指其舰说道：‘擒拿萧铣，就着落在这些战舰身上！’他向赵郡王建议，将这些战舰放归江中，让其顺水向下游漂去。众人一时不解询问究竟。李靖解释道：‘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我们孤军深入，江陵城坚，若我们现在一时难能攻破，其援军赶来，我们就会陷入里外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现在我们把这些战舰沿江放掉，使其塞江而下，萧铣的援军看到这些漂船，他们一定以为江陵已经被我们攻破了，肯定不敢轻易前进。待到他们侦察清楚，至少也要耽搁十天半月，到那时我们早已经将江陵攻破。他们即使得到真正情报，为时已晚。’赵郡王接受了李靖的建议，将水城战舰悉数放入江中。

“果然不出李靖所料，萧铣向各地召来的援军看到顺流而下的船只，以为江陵已被攻破，顿时丧失斗志，踌躇不敢驰援。赵郡王这时指挥大军竭力攻城，萧铣见水城已破，援军又没有指望，无心再等，遂于十月二十二日率群臣开城出降。又过数日，已经在巴陵聚集的十余万援军，闻江陵已破，相继解甲投降，萧军主力遂告瓦解。南方州县闻之，均望风归附。”

萧瑀鼓手道：“好，我且为说书先生续上两句：放舟轻过万重山，送贼径走千湖水。于先生，我这狗尾续貂如何？”

众人哈哈大笑。

李世民举起酒樽：“来，诸位，于先生不辞劳苦，在这酒筵之中演练战阵，我们敬他一杯。”

众人纷纷立起，一起举樽，仰头将樽中之酒一饮而尽。

李世民将酒樽放下，拾箸向于志宁示意：“于先生，你光顾说话，菜竟然没有吃上几口。来，你且尝尝这北邙所产的羊羔肉，不膻不腻，爽口清香，想你在江陵，定吃不上这等美味。”

于志宁急忙夹过一块儿，放入嘴里慢慢咀嚼，说道：“味道果然不错，我

在江陵，此次算是过足了鱼瘾。那江里的鱼，池塘里的鱼，五花八门，闹不清叫什么名字。就是到了今天，我还在犯糊涂，那些被我吃在肚里的鱼儿，这会儿也许还在大呼冤枉呢。”

众人又是一阵笑，封德彝道：“想不到素常文质彬彬的于老夫子，短短的江南一行，竟然学来这么多的幽默。”

李世民道：“听了于先生的介绍，想我那孝恭兄不负父皇期望，世民大受震动。孝恭兄长我两岁，然他能纳众言，终能成事。这让我想起四郎来，有人说我对他甚是苛求，其实他与孝恭兄相比，确实落了下乘。若自己本身有缺陷，还跋扈拒谏，如何能够成事呢？听说他在慈涧放言，说我故意将他打入冷宫，落得自个儿整日打猎弄犬。我们来攻洛阳，为军国大事，岂可儿戏？”

秦王和齐王不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在这一点上，众人的心思大多都向着秦王。

看到时辰已经不早，李世民遂令众人散筵回房休息。

封德彝和于志宁一起返回长安，两人在路上快马扬鞭，日夜兼程。

封德彝此次果然不辱使命，见了李渊，他陈词道：“王世充得地虽多，然其间羁縻相属。现在秦王已经将洛阳四面围困，其所属州县举地来归者不少。王世充真正可以依靠的，唯洛阳一城而已，其已计尽力穷，苟延残喘。我们现在如果退兵，让其喘过气来，贼势必振，以后再来攻打要费更大力气。只有趁他现在处于衰弱之时，一举将之击破才可以图长远。”

李渊听了此话，说道：“朕知道洛阳势孤，实怕那窦建德来援救。当初为图王世充，朕尽撤已夺建德之地与之交好。现在洛阳危急，王世充接连派人前去求援。窦建德在这件事情上向着王世充，他给朕的书信也是劝朕撤兵。若不是窦建德正忙于攻打孟海公绊住了手脚，其结果实在难料。我怕他若来援，二郎受到夹攻，难以招架呢。”

封德彝恳切地说道：“陛下请宽心。秦王现在攻洛阳，仅仅拿出不到一半的兵力。若窦建德来援，他得不到什么好处。”

“好，朕愿听此话！封爱卿，你速返前线，告诉二郎：今取洛阳，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由他代朕收取，其余子女玉帛，可以分赐将士。”

封德彝得了李渊的这些言语，星夜赶回洛阳城外。李世民得知李渊同意暂不撤兵，大喜，赞封德彝立了大功，连连督促众将士加紧攻打洛阳。

李世□、秦叔宝和罗士信等人见一味猛攻非但无效，反而伤亡重大。商议之后，令众军士在城东上春门前五百步外掘堑筑垒，以此和郑军相

持，争取不放郑军一人出城。这样一来，郑军的飞石与弩箭打不到唐军，唐军伤亡顿时为零。那日李世民轻控“青骓”巡视至此，见到如此堑、垒，大赞李世□他们会想办法，遂令其他将士推广其法。一时间，洛阳宫城外堑壕纵横，原来四通八达的官道被掘得七零八落。

官道一断，郑军行动更为困难。城中存粮无多，其皇家贵戚及守城兵士尚有少量粮食可以维持，其余人可就遭罪了。为了获取粮食，一开始绢一匹值粟米三升，布十匹可换盐一升。到了后来，粮食罕见的时候，服饰珍玩皆贱如土芥。城内草根树叶先被众人剥光，他们又到水渠边上取水，在桶内澄清后倒去清水，剩下的浮泥加入一些米屑，然后做饼食之。不数日，食饼之人身肿脚弱，死者相枕于道。当初杨侗进入洛阳宫的时候，宫城内共有三万人家，到了现在已经锐减为不足三千家。一些人想逃出城外找粮，然王世充守御极严，见人逃跑，立即射杀。

王世充内无粮草，唐军又在城外闸断了自己和外方的联络通道。那些天，他常常遥望东方，心中唯一的指望，就是窦建德赶快出兵来援。

第十七回

薛收微言献奇计

虎牢精骑觇敌阵

当初窦建德得了黎阳，闻李艺南攻衡水，遂引兵北上与之相持。王世充早就对黎阳垂涎欲滴，此时见窦建德无心顾及南面，急忙派兵渡河前去攻打。孰料黎阳那里早有准备，难以攻克，且军中无粮，只好退回河南。这下子王世充彻底得罪了窦建德，自此两国交恶，信使不通。前面已经说过，正在这个时候，李渊掌握时机致书窦建德愿意交好，唐夏从此联手，把王世充抛在一边。李渊更是全出精锐攻打王世充，李世民带人围困洛阳至今。

李世民在这边攻打洛阳甚急，城内的王世充心急如焚，思来想去别无良策，方悔当初不该攻打黎阳与窦建德交恶。如今到了这个份上，他只好拉下脸皮向窦建德求救。其时窦建德正忙个不停，调兵遣将准备南下找曹州孟海公算账。孟海公于大业十三年起事后，不事张扬，稳扎稳打，势力渐大。他见窦建德忙于在北边和李艺相斗，王世充只顾洛阳，山东成了空虚地带，遂引军向东攻击，接连拿下兖州、郓州，更向济州进发。眼瞅着孟海公在那里趁火打劫，但窦建德陷入和李艺的争斗不好分身。待李渊退回原侵之地，两国交好之后，窦建德分出手来，集合重兵渡河南下，几路兵马齐头并进找孟海公决战。

见了王世充派来的使者，窦建德很为不屑，当堂问道：“王世充怎么今日才想起朕？他当日侵朕黎阳，就没有想到有今天吗？早知今日，何必当

初！”

来向窦建德求救的是王世充的侄子王琬和吏部侍郎长孙安世，王琬年幼嚅嗫不能言，长孙安世却能察言观色、敢辩能言，是王世充朝中一等的外交角色。他见窦建德如此冷淡，哈哈一笑道：“夏帝此言差矣！想夏帝据有河北、山东土地，控弦百万，岂可因一小事耿耿于怀？如今唐家势大，夏郑两家相对势小。当初唐家与夏帝交好，其实包藏祸心，其意先分化我们，再各个击破！此语并非我危言耸听，远者不说，前者李渊一面让李世民在陇西与薛仁杲相持，一面与李轨交好，以分薛仁杲之势，用的就是此计。后来李世民灭了薛仁杲，李轨很快不保。夏帝，李渊最近北上打败刘武周，南下攻破萧铣，举目天下，能和他交手的仅剩下我们两家。今日之势，正如三国时魏蜀吴故事，曹魏势大，只有蜀吴联手，才保天下鼎足之势。若今日夏帝不救洛阳，洛阳城破之后，唐家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夏帝你了。”

长孙安世的这番言语打动了窦建德及其臣下之心，凌敬最有同感。唐军攻下洛阳，则大唐疆土从南到北连成一片，那时的李渊肯定不会如今日这样仁慈有礼，再难容忍窦建德继续割据山东、河北之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到时候，窦建德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对抗，然胜算不多；一条是举土归降，然心有不甘。窦建德和其臣下思来想去，终于决定还是与王世充联手。不过眼下脱身不开。窦建德于是修书两封派人送出，一封送往长安，一封送到洛阳李世民手中，信中内容主要是劝李渊父子休兵罢战。毕竟现在与唐尚未翻脸，先礼后兵嘛。谁知李渊父子两人压根不理他，片字未复，让他火冒三丈。窦建德终于剿灭孟海公后，又修书一封，派人送到李世民帐前，依旧劝说他退兵。

这日李世民和萧瑀、封德彝、屈突通数人在青羊宫内研判军事，屈突通道：“我军将洛阳宫城围得如铁桶一般，城内存粮不多，我看他们难再支持五日。”

李世民微笑道：“那日萧公作书一封射入城中，劝王世充体恤城内民众，不要再作困兽之斗。不想杳无回音，萧公的这一番好意尽付洛水东流。萧公，总有一天王世充会举起双手出城投降，你且问他：何故当时理也不理？”

众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眼见洛阳已成瓮中之鳖，此时大家心里都甚是轻松。萧瑀道：“我并非单纯为王世充着想，城内陆德明等人现在正苦得很呢，也许已经饿得半死。”

这时，一名巡官入报道：“禀元帅，夏主窦建德遣使致书，现在来使静候营外。”

李世民心里一沉，似自语般说道：“这个时候他又来书干什么？肯定又想做和事佬。”

封德彝接口道：“是祸躲不过，秦王，要来的终归要来。”

李世民点点头，对巡官说：“引来人进来。”复对众人说，“窦建德此次到底要玩什么花样，一会儿便知。”

来使名叫李大师，现任夏朝礼部侍郎。他进门后向李世民施礼，并呈上一书。李世民对他还算礼敬，请他落座。

李世民将窦建德来书拆开，快速浏览一遍，然后抬起头对李大师微笑道：“李侍郎，夏王来书让我退军潼关、返郑侵地，你既为来使，当知道夏王的真实心意。对夏王所言我甚是不解，你能帮我释疑吗？”

李大师离座站立，拱手道：“既蒙秦王垂问，大师冒昧奉言一二。揣度我皇心意，还是一片仁慈之心。隋末战乱，百姓流离，如今唐、郑、夏各安其地，不宜再相攻伐。郑帝曾经致书我皇，言说他无意西侵。如此不如罢军休息，各自安民休养，对百姓而言为一莫大的幸事。”

李世民笑容未退：“夏王口口声声说要休养生息，然则他却在郓州那里大动兵戈，击杀孟海公，不是言不由衷吗？”

“孟海公与王世充不同，他数侵我地，正该讨伐！”

李世民冷笑道：“想不到你还有一张利嘴，如此看来窦建德并非有眼无珠。”复厉声道，“然则我军到此历时一年，费去许多粮饷，丧亡许多兵士。今洛阳旦夕可下，你们反劝我退兵返地，你说，天下有没有这般便宜道理？”

李大师并不惧怕，继续说道：“唐帝多次修书我皇，申言自己有志安民，不愿意穷兵黩武。今若罢战修和，一来可休息兵民，二来免伤和气，这也正是唐皇的心意。”

李世民听到“和气”二字，激动并带三分怒意，嗔怒道：“郑本系敌国，有何和气？我灭郑国，与你们有何关系？唐夏本来交好，窦建德却没来由说这般话，其实伤了唐夏两家的和气！”

李大师听见李世民直斥窦建德名字，知道今日不能善罢，心里一横说道：“我国为休兵息民起见，特遣大师前来致书，代郑请和。秦王若不肯应承，我皇手下强兵百万，就要以武力来迫和了。”

李世民这会儿反而归于平静，淡淡说道：“强兵百万？我难道不知道窦建德的底细吗？他窦建德想来，谁也挡不住，就让他来好了。李大师，看你还是一条汉子，且寄下你这颗人头，就在本王营里观看今后的好戏。窦建德那里，你也不用回去了。”

李大师遂被人牵至后帐，羁押军中。

窦建德久候李世民回信不至，又见李大师杳如黄鹤，明白这是李世民拒绝修和，且扣留了李大师。他一时大怒，决定兴兵救援王世充。武德四

年三月十一日，窦建德使其手下将军范愿守曹州，自己带领大军十五万人，号称三十万，水陆俱进，沿着河水和永济渠西向救援洛阳。其兵势如同破竹，一举攻下唐属地滑州、酸枣，紧接着分兵攻向河南管州、荥阳、阳翟等地。窦建德大军一发，唐军探子将其进军消息流水似的报到李世民的案前。

得知窦建德西援大军已经发动，李世民觉得事情紧急，召集众人到青羊宫内议事。一时间，各处的众将离开岗位，连在慈涧镇守的李元吉也被召了过来。

众人相继落座，他们事前大部分人已经得知窦建德率军来攻，落座后一时无语，面面相觑。李元吉义愤填膺，张口骂道："这个窦建德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说翻脸就翻脸！"

长孙顺德和程咬金等人也在一旁直骂娘。

封德彝淡淡说道："兵者，诡道也。现在群雄相争，唯有实力说话，何谈信义？"

李世民笑对萧瑀说："萧公，前时我将李大师扣下，本想给窦建德一个不理不睬，争取多延宕一些时日，等先把洛阳拿下再对付窦建德。现在看来，窦建德不给我们缓冲的时间。"

萧瑀忧虑道："现在洛阳被围，正处于紧要关头。窦建德来军号称三十万，实际也不下于十五万，我们将处于两面受敌的局面。"李世民眉头皱起，对大家说道："自古以来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如今郑夏联手，兵临城下，我们欲说退窦建德不能，只有放手一战。今天将大家召来，请各抒己见，筹划一策应付今日局面。萧公、封公、屈公，我们现在所筹划计策若再报往长安，恐怕时间上来不及，父皇那里，由世民具表补报，其余由你们三公临机剖断，你们以为如何？"

三人对望了一眼，均觉得眼前形势不可拘泥于常节，互相点了点头。屈突通道："秦王，你只管定夺，圣上那里，我们几位老臣当具实禀报。"

李世民目视众人，说道："好，三公如此，大家也谈一谈吧。"想起此举势关大唐成败安危，众人皆很慎重，都在那里默默沉思，一时出现冷场。

屈突通与萧瑀、封德彝三人，常在一起讨论时事，此时心意共通。三人对视一眼，屈突通率先言道："如此，我先发一言。来时我曾与萧公、封公简单议了几句，以为我军攻打洛阳旷日持久，将士思归，心力疲乏，王世充在那里守御坚城，我们急切中一时难下。窦建德新破孟海公，乘胜而来，锋锐气盛，我军难当其锋。我们若困顿洛阳，窦建德袭来，必然会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我们三人想法，全军立刻退保新安，待到有机可乘时候，再行出兵。"

萧瑀和封德彝点头赞同，萧瑀言道：“夏郑素有矛盾，我们若退守新安，他们也许会出现变数，这正是我们等待的机会。”

李元吉也认为此计甚好，叫道：“三公此计有理，我先投上一票。王世充、窦建德皆虎狼之人，让他们在这里争斗，正有好戏看呢。”

李世□摇头认为不可：“退保新安最为稳妥，然我军现在主动进攻，向后一退就变为被动。若被动等待王世充和窦建德翻脸，岂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众武将意见出现分歧，刘弘基、长孙顺德、程咬金、侯君集等人赞同暂时退保新安，其余将领认为洛阳即将攻下，现在撤围而退实在可惜。

这时，杜如晦拿出一幅山川图，指点道：“王世充穷蹙即将面缚，窦建德却远来助之，天意欲两亡也！请看这张山川图，窦建德若想来解洛阳之围，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出管城南下，绕道嵩阳，然那里重峦叠嶂，路险难行，且有史万宝据守；还有一条路就是出管城向虎牢，经洛口、北邙来此，窦建德肯定会行这条路，他想以重兵逐步打通关隘，且有水路可以支援。薛收现有一策，就是我军立即占据虎牢天险阻止窦建德前进，避免他与王世充合兵一处。”

薛收自从在泾阳投奔李世民，平时人们多尊其文名，其沉静有度，不事张扬，将行军文牍整理得有条有理，素常他与杜如晦最谈得来。李世民一听薛收有计，眼睛顿时一亮，直起身来招呼道：“薛先生，世民知你从不轻言，今日有计，定是深思熟虑过的，且说出来听听。来来，到前面来坐，在角落里说话我们都听不清楚。”

薛收现为秦王府记室，在一大帮文臣武将面前，的确人微言轻。见李世民招呼自己，慢慢起身走到前面，拿过杜如晦手中的山川图，侃侃言道：“杜兄所言前据虎牢，就为我所献之计的根本！王世充保据东都洛阳，府库充实，手下将士皆江、淮精锐，他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粮食！因为这个缘故，他和我们相持，求战不得，固守又难以持久。窦建德亲率十余万大军远来救援，就如刚才屈公所言，乘胜尽出精锐，想一举致我军于死地！我们若退保新安，拱手让此两寇合军，窦建德肯定会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如此王世充恢复了生机，我们多日围困洛阳的劲儿就白费了。我军反而与夏、郑的战争刚刚开始，这一局面定会造成偃兵无日，统一无期。如今之计应该分兵继续围困洛阳，依靠已有的深沟高垒与之相持，即使王世充出战也轻易不与他相斗。另一边，派能将身率骁锐，先据虎牢，厉兵训士，以待夏军。我们以逸待劳，定能击破窦建德。若窦建德被击破，王世充见援军无望，城中乏粮，难以支持二旬。如此，我军可一举擒获夏郑两主，大唐从此定矣。”

薛收的这番话并不算长，然分析时势透彻，所提计策针对性强，正如拨云见日。李世民未及听完，已经站起身来，激动得一拍巴掌，喊道：“薛先生，好哇！”欢喜之容，几近失态。

李元吉冷冷说道：“好什么好？我军人疲马倦，虎牢之险能挡得住窦建德的千军万马吗？若窦建德一路西行救了洛阳，届时恐怕连新安也难保！”

其他人交头接耳，一大半人觉得薛收此计大气雍容，甚为可行。虽然看起来有些冒险，然唐军现围洛阳，仅拿出小半兵力，大部兵力还在闲置，有能力抵抗窦建德的进攻。

李世民神情一敛，朗声道：“薛先生，谁又能想到你文雅之人，还能想出如此高明的韬晦之策呢？就如薛先生所言，王世充粮尽，城内上下离心，我们不用力攻，围之即可。窦建德虽新破孟海公，然其将骄卒惰。我军若据虎牢挡其进攻势头，可以扼其咽喉。他们若敢冒险和我们争锋，我取之甚易；若其狐疑不战，旬月之间，王世充因为无粮自溃，届时我军气势自然倍之，可以一举两得。我军若不速进，让窦建德得了虎牢，周围诸州县望风而降，他进而与王世充合兵，则其势更强，我们再想图之就要费大力气了！诸位，本王心意已决：就依薛先生此计，分兵既围洛阳又据虎牢！”

众人见李世民意志坚定，便一一遵从。李元吉心中虽不服，然观众人脸色，也不好再说什么。

李世民又对萧瑀、封德彝、屈突通道：“我让玄龄具表禀与圣上，你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专奏，届时让快马送往长安。四郎，你今后就离开慈涧来青羊宫，洛阳现有的围城之军归你指挥，屈公在这里辅佐你。屈公，四郎毕竟经历战阵不多，洛阳大事你要多多尽心。敬德，你选上三千五百骑，我们今日就出发驰援虎牢。其他人分为三队，世□兄，你和叔宝兄、咬金兄、士信兄为第一队，明日带领你们的麾下将士杀向虎牢；顺德、弘基兄、侯君集、史大柰作为第二队随后出发；第三队由无忌、段志玄带领，粮草辎重由你们负责押送。”

众将齐声答应。

屈突通忧心未去，说道：“秦王，我赞成分兵之策，然继续围洛阳用兵太多，不若先解其围，将队伍布于慈涧、北邙、伊阙等地，这样据险静观其变。”

李世民不许：“我们围洛之兵多于郑军，又有深沟高垒。屈公，你和四郎只要保持现有之态势，就是莫大的胜利。四郎，你过来，此次你和屈公镇守，责任重大，切不可出现纰漏。我送你们八个字望慎诫之：深沟高垒，慎勿出战！”

这天午时过后，李世民、尉迟敬德率领三千五百骑离营而出，他们沿北邙山脚下向东驰去，马蹄扬起的黄尘经久不息。其时，王世充、单雄信得知唐营有动静，急忙登上北城墙观看，看到数千骑沿着北邙山向东疾驰，一时猜不透李世民此举的目的。

隋朝社稷始建之时，隋文帝着手开凿运河，所开凿的广通渠自大兴城引

渭水，东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接着大举开凿，建有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通济渠由洛阳西苑引毂谷、洛水入河水，又由板渚分东南行，逶迤至泗州入淮水。邗沟北起山阳，南至扬子；江南河自京口绕太湖之东，直至余杭与钱塘江相合。

永济渠在河水之北，自洛阳起至于涿郡。

隋朝所开凿的五条渠，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连结了海河、河水、淮水、江水、浙江五大水系，成为世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长达一万里，为世界上伟大的工程之一。

大运河的修建和繁荣，带动了一些沿河城镇的兴旺，虎牢关也因之而兴。

虎牢关位于通济渠和黄河的接合处。此处地势特殊，其向东皆为平地，向西多莽荡巨泽，一山如虎坐卧其间，隔断东西行旅，因之名为虎牢关。其时居民不多，及至通济渠一开，隋朝又在此建了虎牢仓，一时成了水陆码头，人员增多，小镇也繁华起来。

李世民午后出了洛阳，三千五百余骑扬鞭奋蹄，出北邙直奔洛口。见了王君廓，李世民令他留下少部分人镇守洛口，其余大部分人马明日整队奔赴虎牢。离了洛口，已近子夜，待他们到了虎牢，时辰已是丑时三刻。

李世民这晚休息不到两个时辰，天刚放亮，他即起身走到户外。太阳刚从东方露出半拉脸儿，晨霭尚未散去，和眼前通济渠水面的雾气合在一起，愈现初春清晨里那种清凉的感觉。

虎牢关依山而建，向东地势渐缓，二里外即是平地，再向东更是一马平川。通济渠就建在关前一里处的天然巨沟里，上面搭有一座拱形石桥，连接了东西官道。

窦建德这两日的进军速度甚快，其水军沿着永济渠一路西行，已经在金堤关集结；马步军出滑州快速南下，从原武渡过通济渠，前锋已袭破管州，这里距离虎牢关仅有三十余里。昨天晚上李世民到了虎牢后，连夜派出斥候出关打探，他们天明以后即返回向李世民禀报。

早餐后，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领五百马军出关向东。这是李世民的习惯，每次大战前必须自己亲身出外侦察敌情，摸清周围地势。

他们出关后行约五里又折向东南而行，这里因为连年战乱，百姓离散，沿途难见人影。只见衰草满地，淹没路径，无叶的树木在阡陌之间连绵相挨，倒是河汊边生满的柳树梢上露出一点绿芽，昭示人们，春天到了。

李世民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什么，他对尉迟敬德说道：“当初父皇曾为

隋郑州刺史，那时的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商旅众多，河渠里多舳舻舟楫，田间农夫忙于稼穑，谁会想到仅仅十数年的工夫，这里竟变得如此萧索啊！”他长叹一声，一脸忧郁之色。

隋朝最盛时候，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宽广的驿道向全国各地辐射。驿道上每隔三十里有一所驿站，“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至于水路交通，更为繁华，“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舻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看到李世民在那里长吁短叹，尉迟敬德毕竟肚里墨水太少，不能应答，只好一味点头。

这时，前方出现一处寺院，李世民脸现喜色，紧挥几鞭，驱动“青骓”加快步伐，一边说道：“就是这里了。”尉迟敬德不明所以，一脸迷茫，紧跟前去。到了寺院前，只见寺院内外长草埋径，并无人踪。寺院门上匾额斑驳，依稀可辨出“大海寺”的字样。

尉迟敬德长出一口气，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稀罕景呢，原来是一所破败的寺院。”李世民并不言语，下马进入寺门，尉迟敬德见状急忙令数名兵士抢上前去，挥刀砍倒枯草，清出一条道路。李世民站立在门内，令他们向西将寺院左首的杂草清除干净。那边长长的枯草蒿棵间，矗立有一片石碑。

李世民回思往事，悠然说道：“曾经听先慈言道，这大海寺当初香火甚旺，其中立有双王像治病最为灵验。

“我年幼时身弱多病，父皇为我遍引名医延治并无起色，无奈之间，父皇和先慈一同来此寺中祈福，终于病愈。此后我又入少林寺习练武功，身体健硕至今。说起来，终归还是此寺灵验。大业二年正月初八，那时我还年幼，父皇特地来此寺立碑还愿。敬德，你让他们找到此碑。”

过了一会儿，两个兵士嚷了起来：“找到了。”两人疾步上前，其时兵士已用布帛揩去碑上水渍浮土，字迹顿时彰显，只见上面用楷书写道：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回患先于此寺，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显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其足，永无灾彰。弟子李渊一心奉养。

大业二年正月初八谨立

李世民下马抚碑逐字诵读，不及读完已是满目泪花。他退后两步，伏地为之三叩首。尉迟敬德等人也随同伏地，一同叩拜。起身后李世民挥手让从人退出寺外，院内仅剩下他和尉迟敬德两人。李世民此时心情鼓

荡，举头仰天说道：“父皇和先慈对我的恩德，唯天可鉴！敬德，我问你，在这个世界上，谁人对你全心全意且无私心加以呵护？”

尉迟敬德明白他所问的答案，然一时犯了难，嗫嚅不能答。

李世民道：“只有你的父母！听先慈说过，那些日子我疾患难除，父皇甚至无心公务，一颗心都拴在我的身上。唉，家慈仙逝太早，我这辈子唯有尽心尽力，以报父皇恩德啊！”

尉迟敬德虽是粗人，也能感觉出李世民的这番话确是真情流露，不禁也激动起来，眼中落下泪来，说道：“黑子是个粗人，大义还算明白。这个世界上谁对我好，谁对我坏，黑子心里如明镜似的。当初黑子父母遭劣绅欺压，我一怒之下杀了劣绅全家，连夜与父母逃到朔州，在那里隐姓埋名，后来才伺机投军。在父母那里，黑子当尽孝；对秦王，当是一腔忠心。说真的，秦王，你若要我的这颗心，黑子就拿刀剜出来！”

李世民方才沉浸在回忆之中，这会儿听到尉迟敬德这番话，微一沉吟，觉得自己刚才所思心胸太窄了些：父母对自己养育恩重，那么手下文臣武将对自己皆愿效死力，又该当如何？眼前的尉迟敬德就是例子，你若让他冲锋陷阵，他肯定想也不想不避矢石冲杀向前。想到这里，他上前执起尉迟敬德之手，说道：“敬德，刚才世民所思，囿于家庭小处，心胸忒窄了些。我们名为将帅，实为战阵中厮杀出来的兄弟情分，一言以蔽之，为了一个‘义’字！你的这颗心，不用说我也明白，其实我对你们也是如此。”

二人心意互通，并无太多言语。

一行人继续向东，途中遇到两名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据他们禀报，窦建德将中军大营扎在管州，其前锋出管州向西十里在须水扎营，距离这里仅有五里。

这时，忽听从西面传来马蹄声，他们一时不辨敌友，尉迟敬德令五百马军散到两边埋伏，自己和李世民当路而立。

马蹄声渐近，可以看到来人约有二十余骑。李世民道：“敬德，不用紧张，这里并无敌军，来人定是我们的人。”

瞬间，他们就驰到近前，见了李世民，他们滚鞍下马向他施礼。为首四人，正是李世□、罗士信、秦叔宝、程咬金。

李世民向他们还礼，惊异道：“你们应该今日从洛阳启程，缘何现在到了这里？”

李世□拱手道：“昨日秦王走后，我们四人觉得秦王带人太少，遂整顿兵马尾随而来，算来只比你们晚了一个时辰出发。途中又耽搁一些时间，所率马军今日才抵虎牢。我们入了虎牢，闻听秦王出来侦察，遂带数骑

前来找寻。”

李世民见他们一脸疲惫之色，想是一夜驰骋，未能休息。遂关切地问道：“各位王兄应在关中休息，早饭吃了没有？”

众人连连点头，程咬金答道：“我们每人喝了一大碗热汤，吃了五个面饼，这会儿还撑得慌呢。”

李世民环顾四周，见一条宽阔的驿道通向须水、管州，驿道两旁多山丘河泽，丘上长草低伏，河泽边上多生芦苇。他心思一动，豪情顿生，说道：“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先与窦建德打上一仗。”程咬金疑惑道：“打一仗？就我们这五百人？”

“对，打一仗！现在窦建德立脚未稳，我们入虎牢的消息他也许尚未知晓。

“四位王兄，你们各带百余人在驿道两旁埋伏，我与敬德上前去引敌，争取将他们引入伏击圈，杀他们个冷不防！”

李世□捻须微笑：这就是秦王的胆魄，似乎每次大战之前，他若不亲身犯险一下子，大战就开不了幕。经历了以前的许多战阵，众人对李世民已经十分信服，并无多言，各自领人前去设伏。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遂带三人向前走去，行到离夏军须水营盘仅有两里处。远远望去夏军营盘隔须水而建，旗幡连绵一直向东延伸。尉迟敬德回首对三名随从说道：“大家拿出箭，要百般小心。”话音刚落，就见从左手转出来十余人。

这十余人骑着马，正是夏军派出来的巡逻小队，他们看见李世民等人，还想是己方派出去的斥候。然细细一打量，发现服饰不同，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只听李世民大喝一声：“来人听清了，我是秦王李世民。”说完，“嗖”地射出一箭，只见这箭直如闪电，射翻最前一人。其余人大惊，不及招架，一哄而散向须水奔去。他们刚刚转身，尉迟敬德等人射出的四箭又到身前，“扑通”两声，两人倒落马下。

这些逃兵进入营中直向主将营帐奔去。这次窦建德令王伏宝为前军先锋，率马军五万驻守须水镇。闻听李世民来到营前，他一时大惊，细问后方知对方只有五人，遂言道：“李世民现在洛阳，难道他会插翅膀飞来不成？”他并不十分重视，派手下偏将殷秋、石瓒带领五百人出营。

其时李世民五人一直站在原处，看见对方营门大开，从中拥出五百余人。李世民大喜，笑道：“敬德你看，来的人不多不少，多了，恐怕难以吃下，少了，又没有什么趣味。”尉迟敬德深以为然。

殷秋、石瓒以前仅闻李世民之名，未见李世民之人，他们到了李世民面前三百步处，殷秋大喝道：“何处蟊贼胆敢来此，想来找死吗？”

尉迟敬德这会儿也觉得稳操胜券，策马跨前一步道：“瞎眼的东西，秦王在此，还不下马就缚，莫非要我尉迟恭亲自动手吗？”

殷秋见尉迟敬德脸似黑金刚，腰悬两鞭，座下一匹乌马；又见李世民目如朗星，气度非凡，一柄青偃回龙大砍刀在阳光下泛出青光，正是传言中的二人形象。他一时胆怯，张目远眺，见前方并无唐军兵马，心里又镇定下来。心想他们两人果真就是秦王和尉迟敬德，眼前仅有五人，自己这方五百人，不管怎么说也能将他们生擒，到了夏王那里肯定是大功一件。想到这里，他和石瓒招呼众人冲杀过去。

李世民见敌方队伍开始发动，三名从人脸现惊惶，就对他们说道：“你们三人先向后退，本王与敬德断后。”说罢，自己和尉迟敬德按辔徐行。看到敌骑中最前者渐近，他和尉迟敬德扭头张弓射出箭羽，弓弦响处，那边两人应声倒地。殷秋连连催促众人努力向前，李世民二人连珠箭发，夏军骑手接连倒地，追兵大惧，发一声喊，顿时止住脚步。

殷秋、石瓒见状，令人取出弓箭，向前射出一蓬蓬箭雨。李世民两人一拨缰绳，“青骓”和抱月乌骓马向前一跃，撒蹄脱离了箭雨的范围。李世民复又扭身张开那张大弓，大羽箭势如流星般闯入敌阵，不断地射倒敌人。

如此走走停停，五人渐渐将夏军引入伏击圈。李世民看到他们已经全部进入，示意随从点燃号炮。那前行的三人取出号炮依次点燃，只听“啪、啪、啪”三声巨响，埋伏在四周的唐军在草丛间现身。李世□、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催动坐骑，数马当先冲入敌阵。李世民和尉迟敬德见状，返身杀了回去。

不到小半个时辰，夏军损伤严重，伤亡者已有大半。这时，秦叔宝翻身冲上一处高丘，用他那洪亮如铜钟的声音喊道：“识相的，快快下马投降，免遭屠戮！”他接连喊了三遍。

殷秋、石瓒见兵陷重围，唐军尽管人数不多，然个个骁勇，己军断不是对手，心中萌生了投降之意。听见秦叔宝喊叫，两人对望一眼，齐声喊道：“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很快，双方结束了厮杀。夏军个个丢弃兵器，下马投降，在包围圈中慢慢排列成队。尉迟敬德将殷秋、石瓒引到李世民面前，两人在那里战栗不已，李世民微笑道：“这会儿你们该相信我是秦王了吧？”

两人急忙伏地叩首，说道：“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秦王虎威，望乞饶命。”

李世民道：“非是你们有眼无珠，这会儿恐怕窦建德也不会相信本王已出洛阳来到这里！本王放你俩回去，告诉窦建德，就说我秦王李世民在虎牢关等着他呢。”

两人连声说："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李世民厉声道："就这样说！敬德，给他们两匹快马，让他们回去。"

两人将信将疑，待走出有一里的地方，方才打马加速，仓皇而去。

王伏宝得知李世民确实到了虎牢关，一时大惊，他做梦都想不到李世民动作会如此之快！接报后，他急忙打马驰往管州，求见窦建德禀报。

听说李世民据守虎牢关，窦建德一时无语，凌敬在旁说道："这李世民确实有智有勇！当初主上决定西援洛阳，臣下估计李世民不敢分兵，有可能退守新安，这样我们与郑王合军，可保鼎足之势，不意他用兵神速已据虎牢关。主上，臣下知虎牢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若去强攻，李世民有备而来，恐怕会耽延时日，若时间一长，洛阳那里恐难以支持下去。"

窦建德现在兵锋正锐，听凌敬此言，满心不喜，斥道："你这是书生之言！两军尚未交战，你能卜未来吗？伏宝，你先回须水，明日拔营向虎牢关进发，朕亲率大军随后。"

第二天窦建德尚未动身，李世民派人送来一封书信。窦建德展开一看，只见其中写道：

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见礼，公主得归，故相与袒怀释怨。世充顷与足下修好，已尝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饰辞相诱。足下乃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良非上策。进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劳未通，能无怀愧！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

窦建德读罢，顿时大怒，他扯破来书，大骂道："黄口孩童，还想来教训老子。"急令催动三军，进逼虎牢关。

两日内，后续唐军陆续进驻虎牢关。李世民令王君廓、段志玄带领二万兵马扎营河水岸边，从那里到虎牢关沿途放上警戒哨。又令侯君集领军二万向南十里扎营，与虎牢关遥相呼应。事实上，虎牢关以北以南地方，遍布沼泽沟壑，人烟阻绝，商旅不通，夏军并无进军之路。

这日王伏宝带领五万前锋兵马渡过汜水，越过通济渠，到虎牢关前集结。后面，窦建德催动十余万大军，旌旗蔽日，鼓钲齐鸣，沿驿道连绵而来。

窦建德到了关前，仰望关上，见那里毫无动静，就令王伏宝推动抛石车等器具准备攻关。王伏宝接令，招呼众兵士将攻城之具推上前来。此去关前皆为缓坡，推车之人因为使力速度甚缓，等他们到了离关三百步的地方，还未将器具放好，就听关上传来梆子响，顿时，关上唐军打出旗幡，无数军士冒出头来。

夏军正惊疑间，关上又一声梆子响起，唐军齐齐从关上推下一排排的石磙。石磙溜墙而下，触地后沿着缓坡向下滚动，渐渐速度加快，到了夏军面前，这些石磙先是碾坏了攻城器具，再下来撞倒夏军军士。后面的石磙不绝地翻滚过来，碾得夏军鬼哭狼嚎。后排之人见这些石磙来势凶猛，急忙掉头逃跑。石磙下了缓坡到了平地处，无力再向前滚，终于缓缓地停止滚动。

关上唐军看到夏军退过缓坡，距离关前已有一里之遥，遂一齐停手。

王伏宝见唐军并不出关交锋，欲借关前缓坡地势推出石磙来阻挡自己。他一时无计，急忙到窦建德面前讨教下步行止。

窦建德道："早闻李世民善于坚壁不出，他这次轻骑占据虎牢关，看样子就是这般打算。我们欲援洛阳，必须打通虎牢，或者溯河而上，从水路进攻。"

王伏宝道："水路大军现在已沿永济渠集结至金堤关，他们本想溯河而上，或入汜水攻虎牢，或入洛水攻洛口向东都前进。谁知河水上游连下暴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舟，一时无法。如今只有打通虎牢关，沿陆路增援洛阳。"

窦建德沉吟道："如此，伏宝，你挑选一些善射之人，想法射出箭弩压制关上唐军。李世民既要围困洛阳，又要分兵堵截我们，其力量毕竟有限，我们先与他硬拼一阵。"

王伏宝回头去布置，一会儿，手持弓弩的夏军腾跃向前缓缓推进，手中不绝地射出弓弩。然关前空地毕竟狭小，唐军早有准备，他们一面向关下人群稠密处推去石磙，一面立起盾牌掩护，一些神射手藏在盾牌之间，向夏军猛射。夏军支持不下去，纷纷败下阵来。

李世民带领众将立在城墙内，眼见夏军两次冲锋皆被打了下去，李世民露出微笑，问道："无忌，关中石磙、硬弩等物备得充足吗？"

长孙无忌道："我们这次有备而来，弩箭已装满三窖，像眼前这种用法，可支用一月有余。石磙，虎牢关原本就有储备，我又在北邙条石场设立工场，用一千石匠日夜打造，并当即运来。这两日，我怕石磙不够用，又派军士四处征用。"

程咬金接口道："你这样一征用，方圆百姓算是遭了殃。过了几个月秋熟之后，满亩的粟子无石磙可碾。"

李世民点头道："对，咬金兄说得有理，我们在这里打仗，以不扰民不殃民为根本。无忌，战阵过后，所征用石磙要一一归还。"

罗士信问道："秦王，眼前窦建德大举来攻，我们仅用石磙、箭弩之物来对付他吗？"

李世民答道：“对，人言我好用坚壁怠敌之策，这次还要老调重弹一番。洛阳王世充那里身处水火，城中粮草短少，我们只要把窦建德阻在这里，不出二旬，王世充自乱。士信兄，我看窦建德攻关不下，此处又难以扎营，他肯定会退后找寻营地。届时也不能让他太舒服，我们组织精干小股人马前去骚扰他。你最善于轻骑踹营，扰敌之策由你完成如何？”

罗士信点头答应，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一听有仗可打，一同向李世民请战。李世民一听笑了，说道：“你们跟着本王，这逞匹夫之勇劲猛杀敌的水平见长啊。”

众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窦建德在关前使尽了法子，无奈唐军攻防有度，石磙、箭弩等物无穷无尽，只要夏军前攻，这些东西层出不穷地抛射过来。两天时间，虎牢关前躺满了夏军的尸体，石磙更是横七竖八在坡下堆积如山。窦建德见进攻毫无效果，只好下令退军。他们沿河后退十里，来到一个名为板渚的小镇。这里北依河水，南控通济渠，沿河东北行二十里即是金堤关，大军粮草可以从此接济。窦建德就将中军帐设在板渚镇，其余人马沿河水扎营，连绵十余里。

王世充那日得知窦建德来援，一颗沉重多日的心顿时松弛下来，满心想唐军听此消息，肯定会收兵退回西面，这样自己就可以和窦建德在洛阳相会了。

谁知他等了几日，城外围城的唐军没有任何动静，依旧凭借深沟高垒和自己相持。要说也有变化，就是唐军不再轻易出击，只是坚守。那日他在城墙上看到李世民率领三千余骑向东开拔，后来又有数队人马拔营向东。现在他才回过味来：李世民一面继续围困洛阳，一面亲带人马去阻挡窦建德来援。这一时刻，他忽然感到李世民这个年轻人太可怕了，他不畏强敌，依旧想分兵给予夏、郑雷霆一击。

其时洛阳宫城内缺粮更甚，人人面黄肌瘦，四肢无力。王世充在宫内长吁短叹，这日招单雄信等人筹划解救之法。单雄信这数日甚是忙乱，他趁夜色派人或坠下城墙，或顺洛水出城，竭力打探唐军消息。现在见了王世充，禀报道：“好叫主上欢喜，臣下数日来得到确切情报。那李世民为堵截夏王所率军马，全出精锐前往虎牢关。这里仅留下李元吉和屈突通为首围困洛阳，其生力军已去大半。”

王世充长叹道：“尽管其生力军已去大半，然观朕手下之兵，昔日号称江、淮精锐，如今都饿得半死，哪还有劲儿与唐军厮杀？且唐军现在来围城之军还有十余万人，与我军兵力相当，他们又建深沟高垒，要想反攻过去，谈何容易？”

单雄信道：“臣下已经侦察清楚，此去北邙五里有一唐军的粮仓，我们想法将此粮夺回，就可支城中两月之用。李世民所以敢分兵围堵，就是欺我们城中无粮，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挡住夏王不能西来，我们支持不下

去就会走出城外向他投降。眼下城外元帅为李元吉，由屈突通佐之。李元吉勇而无谋，且不纳人言。臣下已筹下一策，请主上定夺。”

王世充听了单雄信的计策，觉得可行，此计若成功，即可解洛阳之困，遂令单雄信全权指挥。

李元吉这些日子一直住在青羊宫，攻城军事日常调度皆由屈突通负责，他反而显得无事。李世民东去三日过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带人往慈涧以西山上狩猎一回。屈突通知道他的习性，只要不干涉军务，乐得他自由。

李元吉自从来到洛阳，自觉一直罩于李世民影子之下，军中之人对他甚是恭敬，然自己所言所语他们并不重视，多是左耳听右耳出，全没把他放在心上。这次他名为围城元帅，然一切章程皆依李世民“深沟高垒、慎勿出战”的大框子而定，他曾提出搞几次出击，都被屈突通用以上八个字给挡了回去。这日天还未亮，他尚未起床，一名巡官进入房来，禀报道：“齐王，现在宫城西太阳门大开，郑军从门中拥出，直奔青羊宫而来。屈尚书令来叫殿下，一起到前堂议事。”

李元吉到了前堂，就见屈突通率领数名行军总管正在等他，屈突通劈头说道：“齐王，王世充突然在西太阳门发动攻势，不知意欲何为？我们一同前去观看如何？”

李元吉点点头，一行人来到离西太阳门有半里的地方站定，观看那里的阵势。

那边战斗正杀得惨烈，郑军从城内不绝地拥出，个个头缠红布，手持大砍刀，不避矢石。唐军依托深沟高垒，不绝地射出弩箭，郑军一排排倒下身来，然后续队伍连绵不绝，瞧他们的劲头，必欲夺下唐军阵地。

屈突通问道：“郑军除了这里，其他地方有动静吗？”

行军总管卢君谔答道：“王世充甚是奇怪，仅在西太阳门出击，其他地方都平静得很。”

屈突通道：“这里面有鬼！传令，其他守军严阵以待，不可擅离阵地，违令者斩。”

李元吉大怒：“屈公，这还看不出来吗？王世充在城内饿得难受，闻听窦建德来援，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出东门与窦建德会合，二是出西门进攻长安以为声援。他现在猛攻西门，就是想我军主力已去虎牢，关中空虚，他想乘虚而入呀！”

屈突通摇头不信：“此去长安数百里，再借给王世充几个胆他也不敢。齐王所言王世充欲与窦建德会合，很是有理。卢总管，你领人前去东门加强戒备，防止王世充逃逸。西门这里，就由我和齐王镇守。”

李元吉不同意："屈公，我们现在应该防备西门、东门，北门那里，现屯下如此多的重兵有什么用处，可让他们分兵增援东、西两门。"

屈突通踌躇道："齐王，秦王临行时候所说的'深沟高垒，慎勿出战'，甚是有理。如今王世充那里，兵力与我们相当，然他们饿了两月，战斗力大大下降，谅他们插翅难逃。若现在分北门之军，就打乱了原来的防御格局，万一有变，恐难以应付。"

李元吉大怒，吼叫道："屈公，记着：我是这里的主帅，你为副！本王已经忍耐你多日了，别动不动就拿二郎来压我。传我的命令，立刻分北门之兵。谁若敢拦阻，军法从事！"

屈突通等人看到李元吉动了肝火，不敢再言。

单雄信以西太阳门为饵，寅时又在上春门发起攻击，吸引唐军撤下北面守军增援，使其北面防线顿时空虚。这时，单雄信一面派人继续在西、东门牵制唐军，一面亲率倾城之军从北面尤光门、德猷门、徽安门、喜宁门而出，快速撕破唐军防线，又在东西两端留下重兵筑垒防守，他则亲率三万马军，后面跟随无数车辆，直奔唐军北邙山粮仓而去。

及至唐军明白了单雄信的意图，为时已晚。单雄信将所有粮食都装运出来，指挥大军掩护粮车入城。唐军拼命冲杀，妄图将粮车抢过来。东面领头的行军总管卢君谔最为骁勇，亲带数骑闯入敌阵截住单雄信厮杀，无奈寡不敌众且武艺不行，很快被单雄信挥动金顶枣阳槊刺下马来。单雄信见大功告成，嘱咐手下不可恋战，用弓弩射住阵脚，然后依次退入城中。

王世充得了这些粮草。如同雪中送炭，精神为之一振。当日，全城人饱餐一顿。这天暮色中，王世充让从人远远离开，独自站立在北墙之上，遥望东方天空，心想粮食入城，可保一时无虞，然粮食终有用尽的那一天，内心盼望窦建德的援兵赶快来到。

第十八回

关前布阵御强敌

河北牧马怠建德

屈突通将此次洛阳战事具报给李世民，李世民细细阅了报章，不禁拍案大怒，当堂斥道："这四郎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两军兵力相当，郑军又挨饿多时，只要不是自己乱了阵脚，谅他们也难以冲出重围。这次让王世充得了粮草，如何是好？"

堂下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本来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洛阳城内存粮无

多，只要在虎牢关前挡住窦建德前进的脚步，使他无法救援王世充，则不出两月，王世充自会出城投降。洛阳大事一定，就可倾全力对付窦建德。如今王世充得了粮草，又可支持下去，这把如意算盘就此落空。

萧瑀忧虑地说道："王世充得了粮草，又可凭坚城与我们相持。眼前的窦建德凭借水陆运输，可将河北之粟源源不断运来供应军中之用。如此一来，我们的粮草供应反成了问题。"

封德彝道："是啊，我们自去岁出了长安，已延宕一年有余。圣上那里倾国力支持钱粮、调度兵马，已到了强弩之末。如今落了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秦王，我们不若引军退回新安，以求稳妥。"

李世民听到封德彝老调重弹，恼怒更甚，有心想当场驳斥过去，又想在此危急关头，若与他们当堂争吵，终为不妥，按了几按将自己的火气压了下去。看到李世□在那边张嘴欲言，说道："这件事情还是我失了计较，当初若将镇守洛阳事体委与世□兄，断不会出现今日局面。屈突通虽有眼光，然到了紧要关头还是把持不住，难以坚持己见。世□兄，你有话要说吗？"

李世□道："仗打到这份上，唯有撑下去。我们在这里难受，窦建德的日子更不好过，他那近二十万兵马龟缩在板渚小镇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就看谁最有耐心了。比较而言，王世充凭借坚城和我们相持，虽得了些粮草，终是瓮中之鳖。为今之计，我们先全力打败窦建德，则王世充就可不战而擒。"

一旁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听言后相对颔首，他们压根儿不赞成封德彝的主张。本来此次出奇兵占据虎牢，意图就是隔断王世充与窦建德的联系，若退回新安，则前功尽弃，实为败招。

封德彝察言观色，见众人大部分赞同李世□的意见，急忙打圆场："李总管所言也有道理，德彝只想此危急关头，秦王要当即定夺，应付了今日局面。"

萧瑀早对封德彝的人品大为不屑，当堂斥道："德彝，军中无戏言。我们身为圣上的臣子来到军前，圣上本意是想此战重要，让我们协助秦王打好此仗，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心向朝廷，不拘对错，尽可剖露心迹。你这番言语，转蓬也忒快了些。"

萧瑀在朝中素以耿直出名，他这番直言如同刀刺，羞得封德彝脸红脖子粗。若在平日里他当能忍受，如今当着众多下属揭了自己老底，心里一股火按捺不下去，当堂就想发作起来。李世民见状，急忙上前劝住二人，说道："封公，萧公，你们不可再争论。你们心诚向唐，世民唯有代父皇感激。此次世民忝为主帅，且听我分析如今的局面，二公再细辩如何？"

听了李世民的言语，萧瑀和封德彝回身坐下。封德彝见李世民前来圆

场，满面满项的红色渐渐消退。

李世民言道：“世□兄所言甚是有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全力打败窦建德，方可逼王世充授首。虎牢关挡住窦建德不能向前，若让他舒舒服服地龟缩在板渚，也非我意。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断其粮道，使其自乱。王君廓、段志玄，这断其粮道的事儿就由你们二人筹划。”

那日王君廓、段志玄奉李世民之令率军进驻河水边，这里自虎牢关开始延续过来一溜儿小山，两人就在要紧处布置上人马，自己驻扎在临河的小丘上。丘上树木丛生，北面丘下即是滔滔的河水，其时河水暴涨，舟楫难行，两人原来加倍留意窦建德会溯水而上，现在涨水帮了大忙，一时不用担心窦建德会从这里偷袭。

今日李世民令他们筹划袭断窦建德粮道，两人策马回营，王君廓路上犯了踌躇，说道：“现在窦建德在板渚集合近二十万兵马，我们只有区区二万人，不说路途艰辛，果然接近他们，那也是以卵击石啊。志玄，秦王说让房玄龄协助我们，他为一文士，手无缚鸡之力，有何大用呢？”

段志玄说：“堂会散后我与房先生仅匆匆会了一面，他急着去调舟船，听他言语，此次我们不从陆路进发，乘舟沿河而下。我想秦王素来算无遗策，房先生此举定是大有道理。”

王君廓听说要沿河而下，心中还是不甚明白。

这条计策其实是李世□所献，当初他镇守黎阳，对周围地理了如指掌。此次窦建德大举来攻，其军中所需粮秣皆装在船上，沿永济渠和河水溯水西来，沿水舟楫相连，辎重颇多。窦建德令手下将军张青特负责后方供应，张青特率领舟楫到了金堤关扎营，这里距离板渚仅有二十里。张青特一面调度粮草供应板渚，一面令载粮舟楫沿岸抛锚，粮草随用随取，卸下货物的空船摆往下游，重船向前移动一个泊位靠岸，取物显得非常方便。

李世□悄悄向李世民建议，派员五千夜间乘船而下，攻其不备直捣张青特营盘，另派人多提引火之物燃其货船，火一燃起，风助火势，可一鼓将其所有货船连绵烧起。窦建德若失去这些粮草，一时难以筹措起大量船只，届时其军中马上就会面临粮草短缺的局面。李世民听后大喜，只问了一个小细节，就是前去进攻之五千人马完成任务后，若从陆路撤回非常困难，他们如何全身而退？李世□说他们功成之后再乘船到河对岸，沿岸西行至怀州河内，届时洛口之军可以在那里接应。李世民见此计善全，遂令房玄龄立刻调度船只，并致书洛口之军做好接应准备。

过了三天，房玄龄从新安、回洛城等地共征集舟船三百艘。舟船沿河而下，其时河水汹涌，一些临时征来的操舟之人技术不甚熟练，沿途有十余艘小船倾覆入水。

王君廓、段志玄在河边迎接房玄龄带领的船队，房玄龄舍舟登岸，他们

共入营房。这时，他们听到从虎牢方向传来人声马嘶，急忙出外观看究竟。只见一马当先，打头的正是秦叔宝。原来当初秦叔宝随翟让在瓦岗起兵时，他们西向进攻到了金堤关，当时由秦叔宝率兵八百抢关而过，那日李世民定下夺关之策，知道秦叔宝熟悉这一带地理，遂派他来助战。

王君廓到了此时方才明白李世民的计策，不由得喜形于色，招呼其他三人坐下商议。至于攻击时间，房玄龄说今日不可出战，原因是众兵士惯于陆战，水中的事儿一窍不通，仅登舟下船也须时间演练，众人深然之。

此后几日，段志玄指挥兵士演练上下舟船，王君廓、秦叔宝、房玄龄每日到河边观察水势和天气情况。进入四月以来，河水渐渐止住涨势，逐渐向下回落。房玄龄令人在河边设一标尺，日日记录河水的水位。到了第五日，他们又来观看的时候，只见标尺的水位五天来已经下降了半尺。其时河面上无风，黄色的河水从眼前流过，平缓处若一幅平铺的黄绸，洄水处虽现小旋涡，亦不甚急。初夏的阳光照在河面上，愈觉得这会儿的河水比较温驯。房玄龄言道："王公，今日天气不错，入夜后定有月亮，我观兵士演练操舟愈见熟练，似可以出发了。"

王君廓道："房先生，洛口那里做好接应准备了吗？秦将军，若万事俱备，我们可以出发。"

两人一同点头，房玄龄道："洛口那里早已经做好准备，所准备的舟船已泊北岸，届时接应你们上船返回南岸。"

王君廓道："如此，我们就定在今夜出发。房先生，你可动身返回虎牢，向秦王陈说这里的情况。"

入夜，上弦月将银亮的光芒洒在大地上，月光下的河水浩浩荡荡，大气磅礴又不乏温柔。此时，房玄龄已经返回虎牢关，五千奇兵准备子时出发，秦叔宝站在河边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猛然想起一事，急忙返回营帐找到王君廓，说道："王公，今夜不可出发！"

王军廓疑惑道："今夜月光甚明，兵士毕竟操舟不熟，正可趁月光的便利下行，如何不好呢？"

"我们此去，目的为断其粮道。张青特将粮船沿河一溜儿相连，只要将这些船只焚毁，就可达到我们的目的。今夜月光虽好，然河面上无风，更别说西风了。若无西风助势，我们所带的二十火船就无用处。"

王君廓大惊："哎呀，我们怎么将此节忘了呢？连房先生这样思虑缜密之人也给疏忽了。秦将军，这可如何是好？"

"我曾经听杜如晦言道，当今能算定阴阳、深谙天文历算之人，首推李淳风。然此人四处云游，居无定所，现在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今之计，我

们只好在军中选取一些灵动之人，让他们站在河边观察风向，届时我们再出发。”

王君廓踌躇道：“这是笨法儿，万一风起不久就转了向，或者风干脆停了，我们行在半路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如何是好？何况如今初夏之时，南风颇多，要等西风，确实太稀少了。”

那天晚上他们果然没有出发，王君廓一面派人将此情况报给李世民，一面派人站立河边，十二个时辰里不停观察风起风向情况。

此后三日里，中间曾经有几次虚惊。眼瞅着西风起来，兵士相继登船，然船未开风就停了。还有一次船行到二里的地方风渐渐减弱，他们只好拢舟靠岸返回驻地，折腾得大家颇有怨言。

第三日傍晚，乌云笼罩夕阳，天空早早黑暗起来，西风顺着河面先是慢慢飘过来，渐渐加劲，到了后来竟然呼呼作响。段志玄正在岸边，见状大喜，几步奔入帐内嚷道：“王公，看样子这次是来真的，我们出发吧。”

王君廓也一直在注视天气情况，他走出帐外眼望天空，忧心地说：“风是有了，然暴雨也会随之而至。秦将军，若暴雨浇注，我们的焚船之计又要落空了。”

秦叔宝道：“不妨，只要西风疾劲，我们的火船到了近前，那些船表面惯用桐油覆抹防蚀，很好引燃。王公，我们走吧，想天佑大唐，这次也不例外。”

王君廓令兵士登船，霎时百舸竞发，借助风势，船儿在河面上较往时行驶更快。风卷浪急，不时有船只倾覆河中，落水的一大半兵士不熟水性，竟至溺死，会水的则拼力游向南岸，侥幸逃命。船行中途，大雨果然倾泻而下。

夜半时分，船队前锋抵达金堤关，秦叔宝、段志玄率先上岸。金堤关前有一片很大的开阔地，除用作水陆码头外，近来张青特更在这里屯了许多军需之物以图转运。今夜风大雨急，守卫兵士本就不多，这会儿都躲进帐中避雨。唐军上岸，倒是没有惊动任何人。

秦叔宝、段志玄整军三千到岸上列队，后面的王军廓一面指挥兵士将船只归拢系好，一面带领其余兵士向水城逼近。随带的船只内，有二十艘船装有一应芦苇干柴等引火之物，约有三千余担，为了避免淋湿，上面盖有一层桐油布。另让船上兵士皆手持倒须钩。

暴雨一任倾泻，水密如帘，王君廓在那里忧心如焚。事情很明白，若暴雨一直不停，今日火攻之计就要泡汤。他眼前能做的只有等待，然时间一长，被张青特发现的危险就越大。

他们在这里又等了小半个时辰，雨才渐渐地缓了，然风的劲儿一直未歇，可听到风的哨声响彻两岸。想是劲风将落雨的乌云吹散了去，只见雨越来越小，渐渐成了细雨。

秦叔宝和段志玄在那边严阵以待，防备关上的张青特领兵杀出，这会儿看到雨已经小了起来，又观王君廓在那边毫无动静，秦叔宝忍耐不住，令段志玄继续在这边看守，独个儿跑到河边，见到王君廓劈头说道："王公，为何还不动手？现在是难逢的好时机啊！万一被夏军发现我们的意图，他们将粮船散开，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王君廓点点头，说道："秦将军，你过去挡住那头，这里有我。"说罢，他命令火船开始行动。

二十艘船悄然启碇，风帆水顺，瞬间船就撑到了水城。其时，夏军水城守卫之兵为了躲避风雨，且素日来这里相安无事，放心大胆竟相蒙头大睡。火船抵达粮船前，船上兵士用倒须钩搭着粮船，然后各自放起火来，放火之后他们跳入河水向岸边游去。这二十艘火船上皆有硫黄焰硝、芦苇干柴，很快，火见火烧将起来。火船引燃起粮船，风助火势，一下子就烧红了半边天。

睡梦中的张青特闻听火起，急忙上关观看，只听呼呼风哨声中，眼见河边的粮船火势蔓延，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火龙。他一时摸不着头脑，下关披挂上马，带人前去查看究竟。待他出关不远，火光中但见一彪人马拦路，当头两人，正是秦叔宝和段志玄。秦叔宝已经打定主意，现在去硬抢关毫无必要，只要挡住来援夏军，保证己方全身而退，即为万全之策。这会儿看到关门大开，从中拥出许多夏军人马，大声道："段将军，我们不问究竟，先把他们杀翻再说。"说罢，他催动忽雷狡，挺枪杀向前去。段志玄见状紧紧跟随冲杀。

张青特仓促来迎，不及三合，就被秦叔宝一枪挑中咽喉，一命呜呼。后面随行的唐军兵士如狼似虎，他们很快抢入敌阵横挑竖劈，周围血肉横飞。未出关的夏军兵士见主将被杀，又见来人凶狠，吓得忙不迭地将关门紧闭，外面未来得及逃回的夏军兵士很快被唐军杀得干干净净。

秦叔宝折转头，喝令兵士在关前放起火来，烧了夏军囤在这里的军需辎重。火光中，唐军有秩序地快速退到河边。王君廓早已望眼欲穿，见他们安全返回，指挥众人登船，然后划船北渡。

一夜之间，窦建德的粮草辎重都化为灰烬，上千艘舟船也被焚毁。再想如往日那般与北岸从容联络运输，眼见是不可能了。

当初窦建德决定增援王世充，手下的将领大多不愿意。他们攻破孟海公后，个人收获颇丰，都收到大批金银珠宝，一些人还掳来标致女子充作妾侍，满心想回到都城家中好好享用一番。不料战马未歇又披战甲西向援助洛阳，所获得的宝贝只好携带军中，倍感累赘。进攻虎牢受阻退守板渚后，这里与河北一河之隔，眼望河北无法归家，心中的焦急劲儿一

时难耐。这下子又被唐军袭了金堤关，粮草没了着落，与北岸联络不通，大家更加焦急起来，群言汹汹，要求罢战归家。

王伏宝率先找到窦建德，进言道："陛下，臣察众将士日夜思归，再如此耽搁下去，恐怕要闹出事儿来。李世民现在一心拿下洛阳，据守虎牢不出战，是想待洛阳粮尽后再一鼓擒之。我们在这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反而成了王世充的陪绑。皇上，我们的根据地在河北，若困守在此，引起军中哗变，那是很划不来的。"

窦建德这几日也万分烦闷，打了多年的仗，从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憋气的时候。近来气温渐高，他心底里的火也越烧越旺，嘴角上不觉起了几个红泡。这会儿见王伏宝要求退兵，不自禁火又上来，斥道："打仗如同儿戏吗？如今朕已经同李渊闹翻，唯有和王世充联手，方是保全之策。你去，传令军中，敢言退兵者斩无赦！"

窦建德起身于农家，平素质朴平和，与手下将领打成一片，深得众心，臣下也敢言能劝。王伏宝听了并不惧怕，他一咧嘴，说道："臣可以去传令，不过军中无粮，难支数日，到时候谁为陛下筹划呢？"

窦建德长叹一声，骂道："这个该死的李世民，有能耐出关来战，谁胜谁败，那是各自的本事。唉，伏宝，有什么法子与唐军决战一回吗？"

王伏宝顿时默不做声，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儿，他也无计可施。

凌敬自从得悉金堤关的粮草被焚，心里也万分着急。这两日深思熟虑，想出一条计策来。他在一旁观察多时，见眼前一时沉寂，立起身来，说道："陛下，臣有一计可解洛阳之围，且不用在此困守。"

凌敬胸中素有智谋，窦建德和王伏宝等人素来敬服，这会儿听说有计，他们顿时来了精神，示意他快说。

"兵法有云，临战须善变。我们大举东来，到此虎牢受阻，已在板渚困守两月有余。李世民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却无变化，遂致今日困顿之厄。如今之计，须反客为主，抓住唐军的软肋猛击之，使其疲于应付，如此，才是我军取胜之道。

"那么唐军的软肋何在呢？其京师长安留有镇守之军，我们鞭长莫及；其以重兵围东都洛阳，又出重兵据虎牢，这样从长安到虎牢千里相连，其头尾结实难击，然其腰部那里可谓软肋。我们如今可以避实就虚，先撇开虎牢，全军渡过河水攻取怀州河内，以重兵戍守形成支撑点，以此联络河北山东之地；全军再西向越过太行山，攻取河东之地。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进壶口以骇蒲津，一路出风陵渡威逼潼关。这样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可以扩土得众，使河东之地与河北之地相连结；二是我们直插长安至虎牢这条长蛇阵的腰部，李世民必回兵救援，洛阳之围自解；三是乘虚捣入唐境，可得大军安全，无须攻坚。"

窦建德听后大喜，觉得凌敬这条计策既大胆又安全，遂令王伏宝传令军中，三日后启程。

渡河罢攻的消息很快被王世充的使者王琬、长孙安世得知，两人大惊，急忙商量对策。午时过后，两人带着金银珠宝挨个拜访窦建德的重臣大将，王琬不说话只是流泪，长孙安世则鼓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陈说利害。他们久在军中，深明众将心理，知道众人皆爱贪利，且思归心切。长孙安世明白王伏宝的重要，采取了重点攻心的对策。他们第一个拜访了王伏宝，入帐后，王琬在一旁暗暗垂泪，长孙安世说道："王将军，听说夏帝欲领军渡河，这个消息确实吗？"

王伏宝点点头，说道："不错，有这回事儿。我们在这里困守，不若依凌敬之计北出太行，占领河东，这样也可解洛阳之围。"

长孙安世微微一笑，摇摇头说道："王将军，若依此计，难解洛阳之围不说，恐怕贵军要陷入不上不下的境地，太不智了。"

王伏宝询问究竟。

"如今怀州河内那里已被唐军占领，大军渡河之后首先要攻坚，唐军向河内增援是一忽儿的事，他们可以从回洛城、洛口、虎牢三地同时出兵。眼前放着现成的例子，围攻虎牢已近三月不成，再开辟新战场其变数更多。即使你们攻下了河内，近二十万大军要翻过太行山，我知道那里山高壁陡，山间小路皆埋在草木中，人在那里攀缘而行尚可，马匹却难以逾越，随军辎重要全部丢弃。若翻过太行山，河东向来是李渊的老根据地，早已严阵以待的唐军面对你们这群手无粮草、马匹、辎重的远来之师，他们即使不与你们交战，还如李世民在虎牢关这样坚壁不出，恐怕你们也无力再向西向南发展了。"

王伏宝一听果然有理，身上惊出了一身冷汗，失声道："对呀，凌敬为何没有想到此节？"

"凌敬为一书生，至多在山川图上指指点点，哪儿像你们亲身经历战阵，明白打仗的凶险？其实你们夏帝没有必要太悲观，金堤关粮草虽失，军中粮草最少可支五天，且可恢复粮道，以利长久。李世民那里比我们更为不堪，他围洛阳已一年有余，几十万大军所需粮草皆需关中接济，关中粮草毕竟有限，为此事其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李世民罢兵，他现在虎牢关也是硬撑着。前时我皇为配合夏帝进兵，设奇计夺了唐军北邙粮草，虎牢这里已无可转运之粮。这两日我派人化装深入虎牢以西打探，唐营内已无粮草，李世民也无计可施。王将军，其实两军都到了紧要关头，谁能咬牙挺过去，谁就是胜利者。若渡河西攻，前途未卜，且耽误时日，凌敬此计可是大错特错了。"

"依你所说，我们还在这里与李世民对峙？"

"不用对峙！三日之内，唐营因无粮草肯定要有动作。届时我们抓住时

机，抢关夺隘，将李世民驱出新安以西，这样夏帝和我皇在洛阳会合，天下鼎足之势从此定矣。”

长孙安世的这番话说得王伏宝心动，长孙安世见火候差不多，就领着王琬到其他将领那里继续游说。较之王伏宝，其他将领更容易说服，一听满帐的金银因翻山越岭可能丢弃，且李世民数日内可能退兵，纷纷大骂凌敬出的馊主意。到了晚间，一帮人一串通，一窝蜂跑到窦建德那里，坚决要求不渡河。

王伏宝说道：“陛下，臣下去默想多时。若渡河西逾太行，变数太多。眼前我们拿虎牢关都没办法，再往河东，一路关隘甚多，且有太行高山。既来之，则安之，现在我们与李世民相持数月，听轻言就弃之，实在可惜。”

当时凌敬不在现场，几名颇有军功且脾气火暴的将领骂道：“陛下，如此军国大事，切不可依书生之言毁了前程。凌敬身上没有硬骨头，一到紧要关头就想退缩，这种人吟诗作赋还行，到了军中纯粹是废物。”

“对呀，筹划决策应该慎重，哪儿能让一名书生将大军挥来喝去？”

窦建德坐在那里一时彷徨无计，眼前的这帮人是随自己起兵的功臣，看来今天是犯了众怒。经过一个下午的思索，窦建德对凌敬所献之计有了疑惑，心想大军若入太行后万一不利，到时候远离河北，再想转圜终无余地。这会儿见众将在眼前情绪激昂，一颗心已经倒向他们。想到这里，他挥手道：“吵什么吵？渡河西出算是千条计百般策中的一条，朕未有定论，你们就认真了，在这里嚷破了天！伏宝，你所说的李世民营中已经缺粮，是否属实？果若如此，我们可以不战而胜了。”

王伏宝道：“陛下，这条消息应该是千真万确的，明日臣再派人前去打探。”

窦建德点点头，挥手让众人退出，又令人召来凌敬。

凌敬其时已经得知窦建德罢了自己所献之计，心中焦急万分，入内伏地，流泪不已，说道：“陛下，臣所献之计实为目前的良策，若依众将所言，恐无葬身之地。”

窦建德温言道：“朕知你忠心，不过眼前唐营缺粮，势不能久，刚才众将心齐力足，可一鼓破敌。此天赞我也，师将大捷。若现在罢兵渡河，就会寒了将士之心，一发不可收拾，我只好从众议了。”

凌敬连连叩首，谏道：“陛下，众将皆有私心！他们舍不得金银美女，一心归家，今日午时后王琬和长孙安世又挨个拜访他们，赠送珍玩。谋天下当弃小我，方成大器，他们拿种种理由阻挠渡河，其实视陛下的天下为无物。譬如说唐营无粮一事，李世民敢和我们长期相持，肯定有其所恃，岂能突然间就无粮了？陛下，谋大事要当机立断，不可有妇人之

仁。”

窦建德脸色一寒，斥道：“凌敬大胆，竟敢耻笑朕！不过念你一片忠心，今日不降罪于你。朕心已决，不用多说，你回帐去吧。”

凌敬出门后仰天叹道：“竖子不足为谋！奈何？”回帐后收拾包裹，悄悄溜出板渚向南行去，从此不知所踪。

窦建德的夫人曹氏还算是一位有见识的女人，她在窦建德就寝时劝说道：“凌祭酒所献计策甚好，陛下因何不用之？若依此计攻取河内后乘唐之虚，连营渐进逾太行取河东，再致书突厥让其发兵击关中，李世民肯定会还师自救，洛阳之围自解。我们现在一直困守在虎牢关前，不是自找苦吃吗？”

窦建德的一股无名之火又冒了出来，斥道：“你这是妇人之见！朕既然答应王世充来救援，如此悄没声走了，不是失信于天下人吗？”窦建德这些天的脾气很大，曹氏本想多说几句，然知道他的性子执拗难以说服，只好长叹一声宽衣睡觉。

按照李世民的安排，此次所有粮草供应由长孙无忌统一筹划。单雄信带人夺了北邙粮仓，无法再从那里转运粮食，长孙无忌正在一筹莫展的当儿，王君廓悄悄对李世民说他在洛口仓储有九窖粮食。当初隋朝在洛口建粮仓共有三十窖，每窖可储存三千石粮食。如今王君廓在那里存有九窖，合二万七千石粮食，可保数十万大军食用数月。李世民听后喜出望外，也不问王君廓是如何弄来的，缘何不及早报告，急派长孙无忌前去查实。

长孙无忌到了洛口，王君廓派人随他一同巡查粮窖。洛口北依河水，是洛水的入河口，故称洛口。这里水陆交通方便，转运粮食非常通达。方圆横亘许多道黄土岭，岭间生满了郁郁葱葱的杂树，其中酸枣树最多。隋朝沿岭开凿了许多粮窖。这里土质结实，土壤相对干爽，即使大雨倾盆，雨水快速流入岭下的沟中泻入河水，并无积水，所以这里的粮窖实乃天然良窖，窖内温度、湿度恒常，窖内若存上粮食，三年内不用翻晒，也无虫蛀。隋朝时这里粮食经常满仓，李密当时夺取后开仓放粮，随后弃之；王世充打败李密，又派人前来修整重新启用。这次王君廓夺了洛口，王世充尚在这里存粮四窖，此后王君廓打败王玄应运粮之军，将所获粮食储入窖中，又成五窖，是为九窖。这些情况李世民一时不知，王君廓也一直未报。长孙无忌还算细心，查看粮窖时，也大致摸清了这些粮食的来历。

虎牢军中粮草尚可支用三日，长孙无忌看完了粮窖，一颗心方才放入肚中，他想回虎牢向李世民禀报之后，再行运粮。

长孙无忌带十骑返回虎牢。此时已是四月下旬，天气渐渐炎热。他们打马沿官道向东疾驰。洛口到虎牢，仅有六十里的路程，他们仅用了两个时辰，就到了虎牢关近前，远远可以看到营盘里的旗幡。此时夕阳西

下，将它的余晖幻成了漫天的彩霞，大地暮色渐合，一个白天行将结束。这时，他们打马转过山角，在通过的一刹那，长孙无忌眼睛余光中忽然发现在山脚长草低伏处闪过一个灰影。

长孙无忌勒马站立，别转马头又转回了山脚，指着那处草丛对从人说道：“去，看看那里有什么东西，你们张满弓，若是一只野鹿将之射杀。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野味了。”

十个人拨马围上前去，他们拿出弓搭上箭，准备一有动静就连环射出。他们一步步逼近，这时，就听见有人喊道：“别射，别射。”

众人一时诧异，原来这里有人。只见一名灰衣之人举起双手，慢慢从长草中站起，满脸惊惶之色。

灰衣人转眼被带到长孙无忌面前，他“扑通”跪倒，说道：“小人是此处农夫，不想惊动了大人。”

长孙无忌满腹狐疑，见那人眼珠闪烁不定，并无农夫的木讷质朴，遂骂道：“你这厮鬼鬼祟祟，你为农夫跑到这里干什么？说，你是何处人士？”

那人抬眼道：“小人家住广武，来此是想为牲口打些草。”

“胡扯，广武那里的百姓已经逃散，现空无一人。告诉你，我前日还在广武，你瞒得了别人，能蒙过本将吗？看你这样儿，口音也不对，莫非是窦建德的探子？”

那人连连叩首，拒不承认，长孙无忌遂令将他押往虎牢。入营后，长孙无忌不及吃饭，径直找李世民禀报，只见其帐中已掌起了灯，李世民和房玄龄、杜如晦正围在一张山川图前指指点点。

见到长孙无忌进来，李世民起身道：“是无忌回来了，瞧你满身灰土，今天钻了不少粮窖吧？无忌，你为运粮官，全军都看着你呢。”

李世民让人给长孙无忌送上一杯水，长孙无忌接过一饮而尽，他用手抹了一把嘴，说道：“二郎，九窖粮食已经落实，我逐窖查看，里面都装得满满的，我们明日就启运如何？”

李世民点点头，喃喃自语道：“不意王君廓还有这般深沉，倒是救了急。”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一眼，说道：“秦王，那日我和如晦谈起此事，既喜又虑。喜的是我们粮草有了着落，此仗可以稳操胜券；忧的是如此大的事儿，王君廓事先竟然不露一点口风，其心机也太深沉，不可不防啊。”

王君廓原为匪盗，被李密招降。降后见李密不重视自己，遂又引军降了

李渊。李渊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封其为上谷公，其后，他多有战功，素以勇猛著名。

杜如晦也说："这王君廓外托勇猛，内怀深沉，这次虽将粮食献了出来，其内心到底如何想，我实在想不出来……"

李世民抬手舒掌，说道："罢了，此事不可再说，万一传入王君廓之耳，他反会说我疑心太重。毕竟，他还是将粮食献了出来，凭此一点，就是功臣。"

他们不再深入此话题，长孙无忌忽然想起逮住的那名灰衣人，笑道："我从洛口回来，还顺手牵羊抓到一名窦建德的探子呢。"他将抓捕过程细述了一遍。

房玄龄脸色凝重，说道："真怪了，这两日窦建德像疯了一样，四面派人来打探消息。今天北面的王君廓和南面的侯君集都抓到一名，细细审问，原来都是来打探我军粮草情况。莫非窦建德嗅到什么味儿，要有什么动作不成？"

杜如晦道："事情很明白，前次王世充夺了北邙粮食，如今我军中存粮仅够支用三日。窦建德被断了粮道，军中存粮也不多。其来探听情况，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等待我军粮尽自退，他可以西进洛阳与王世充会合；二是待我军粮尽疲敝，他来找我们决战。"李世民眼睛闪亮，笑对长孙无忌说："无忌，那日萧公曾说，我这秦王府里玄龄善谋，如晦善断。你听他们刚才的寥寥数语，就将窦建德的盘算剖析甚明。哈哈，史大柰、段志玄他们说我算无遗策，其实我是冒用了两位先生的功劳，你说，是不是这样？"

长孙无忌不知如何回应，房玄龄、杜如晦确实给二郎帮了大忙，然二郎本人也是人中之杰，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

李世民微一凝神，说道："无忌，你抓的这名探子现在何处？"

"现羁押军前，尚未审问。"

"好，放了他！无忌，你不再出面，就让手下兵士说误会了。可以少送他些粮食，就说军中存粮无多，无法多送。嘱他不要再到这里打草，方圆以内已无草可打，军中马匹还要渡河北上放牧呢。这件事你要办得不露痕迹，具体如何办，你可与房、杜先生商量。"

长孙无忌顿时明白，这是李世民的一条诱兵之计。

第二日一早，李世民让史大柰挑选三千马匹，向北而去。昨日长孙无忌放走了密探，房、杜言说须将渡河牧马的戏做足了，方能使窦建德上当，李世民当场表示，自己要亲带这些马匹渡河。

到了河边，王君廓和段志玄已在那里迎接，两人对李世民亲自带马渡河甚是不解，王君廓道：“如今这里草料充足，缘何不嫌麻烦渡河牧马？”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静极思动，这些战马上阵腾跃须有野性，它们在这里圈养久了，早该出外走走。何况，窦建德在那边大眼瞪小眼，早盼着我们出外牧马了。”

数人顿时明白。

李世民问起渡河用舟船，段志玄报说这里备有三百艘，由于船不大，每只船每次最多能渡五匹马。李世民说：“不妨，够用了。史将军，你先到岸边指挥装船，每船最多装马两匹。窦建德既然想看，我们就摆开架势慢慢渡河。”

众人一算账，按如此渡法，三百舟船须往返五个来回，这样须到未时以后，方能把这些马匹全部运过去。

不说史大柰在河边指挥装船，这边李世民带领王君廓和段志玄慢慢沿河边向东行去，这里一溜儿丘陵，丘下河水滔滔。李世民边走边说：“君廓，志玄，上次你们和叔宝兄一起袭了金堤关，斩了守将张青特，这次打击很有效果。只可惜那些粮草和战船没能带回来。”

段志玄摩拳擦掌：“元帅，我们兵围洛阳已一年有余，又在这里和窦建德纠缠了三个月，这次烧了这老小子的粮草，这会儿恐怕他再也坐不下去，我们该是出去击杀的时候了。”

李世民停下脚步，对王君廓微笑道：“君廓，你此次献粮帮了我们大忙，又有资本与窦建德周旋下去。你说，我们是继续与他相持，还是主动出击？”

王君廓目光闪烁不定，当初他在洛口存了粮食未及时禀报，担足了心事。此次言说后，总怕李世民出声斥责，谁知直到如今李世民并无一句硬话加身，这让他更如惊弓之鸟。闻听李世民欲听自己意见，他字斟句酌答道：“回秦王话，窦建德失了粮草，恐怕不能持久，他会主动出来找我们决战。前时这里曾捕到他派来的探子，审问时探子言道，当初粮草被烧，其祭酒凌敬曾献渡河逾太行攻河东之计，惜被窦建德手下将领阻止。他们既不渡河北归，军中又无粮草，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找我们决战。”

李世民叹了一声：“唉，这凌敬为一有见识之人啊，可惜其计不为窦建德采纳，天欲亡他啊。假若他们果真渡河西攻，则自此到长安，沿线震动，我们如今就不能好端端在这里沿河漫步了。不错，窦建德目前无路可走，不出三日，他定会主动找我们决战。哈哈，志玄，我看你这一段时间憋了许多劲儿，届时你可一并释放出来。”

这时，他们走到一处高丘之上，从这里俯视远处，方圆数里尽收眼底。

不远处，自南流来的汜水在阳光下如同一条晶莹的玉带，水光潋滟。李世民手指远方，说道：“出汜水向东五里，有一处名为牛口渚的地方，你们两人知道吗？”

他们点点头，王君廓道：“知道，那里又称为喇叭口，是东西行旅必经之地。”

李世民道：“这些日子我和玄龄、如晦多次查看山川图，认为这个牛口渚是个形胜之地。大战在即，我们与窦建德的决战必在正面进行，这些日我暗暗调兵，别看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其实难以当得我军雷霆一击，其兵溃之时必然向后逃窜。届时能否全胜，就看你两人之能了。”

两人顿时凛然，明白这是李世民向他们布置任务。

李世民接着道：“记得我攻慈涧之时，沿涧水出奇兵攻破慈涧北墙。这个法儿此仗还要再试一试，届时你们看到虎牢之兵全线攻击，杀出关外的当儿，立刻率领这两万人马登舟下行，到牛口渚弃舟登岸，就在那里摆阵断了窦建德的退路，待我引大军掩杀过来时一齐杀出。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人齐声答应，没想到沿河漫步之余，李世民胸中又出一条妙计。

李世民抬头见日头已近当午，说道：“你们先回去，我该渡河了。君廓，还有一件事，你见窦建德领兵出来布阵的时候，给对岸的史大柰点上三堆狼烟，让他将战马渡回。这三千马军，还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呢。”王君廓连声答应，两人将李世民送到渡口，只见史大柰正忙于指挥，一大半的马匹已经渡过河去。

见李世民现在要渡河，史大柰招来一艘大船，让手下偏将在此指挥，自己随同李世民一同向河中驶去。

这里水势平缓，船上共有三名舟子，一人摇橹，两人扳桨，船老大将船头略微偏西，底舱压水前行，这样到北岸泊舟不至于偏离太多。李世民和史大柰站立船头，眼望北岸，头顶烈日炎炎，从河面飘过来的风全是热浪，虽在河面上沾了一些水气，却并不凉爽。

李世民感叹道：“史大柰，你随父皇太原起兵，又随我西讨东征，不说你武功卓著，就是你那中土之语也说得熟练了。”

史大柰道：“大柰原在西突厥，久慕中土繁华，天降机缘，让我归了大唐。大柰常常夙夜自矜，以为此生实为幸甚。”

“你说此话并不完全，知道这河水发源何处吗？其实与西突厥之北河源于一山，即昆仑山。这些水日夜流淌，然沿岸朝代更替太过频繁，河水沿岸近百年间相继有梁、魏、陈、北齐、周、隋统治；北河流域更是犬牙交错，龟兹、疏勒、突厥、西突厥接连变换王旗。这样互相攻伐，无非

一个‘势’字。中土繁华，学术深沉，然奢靡日久，渐染颓丧；西域诸国，游牧草原，马快犀利，然不能持久。大柰，我说此话你可能不甚明白，简言之，中土和突厥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你现在中土，最好能取长补短，为我朝树一范例才好。”

史大柰一脸迷茫，不知所云。李世民观状哈哈一笑，拍了他一把，说道：“这些话你慢慢体会吧，比如突厥人多骂南人机巧，这机巧并非短处，恰是突厥人要学习的。然机巧太过又流于烦琐，反不如跨马劈杀、攻城略地来得干脆，这又是中土之人要向突厥人学习的地方。常言道‘刚柔相济’，就是这个意思。”

史大柰连连点头，说话间，不觉轻舟已泊北岸，他们下舟登岸，走上堤坝，只见先来的马匹正在坝内啃食青草。史大柰放眼一望，惊叫一声：“好哇，真是个好牧场。”

只见眼前地势平阔，一望无际皆是绿色的草原，原上低洼处杂有水泊，周围水草最为茂盛。李世民侧头见史大柰那雀跃的神情，知道北人生长在草原上，像史大柰在中土日久，等闲难见到这般草地，宛如回到故乡一样。李世民此时来了兴致，嘱人牵来两匹马，招呼史大柰一同上马，两人扬鞭疾驰，马儿驮着他们在这片河边草场上尽情挥洒。

两人直在草场上驰有小半个时辰，胯下战马出了一身汗，如水洗一般，他们放慢马步，折转头来向河边返回。史大柰满足地说道：“秦王，这一番驰骋算是尽了兴！不过这里毕竟不是草原，待战事结束，你若有兴致，我陪你到极北草原上也疾驰一番，那才真叫过瘾呢。”

李世民至今尚未踏上过草原，听到史大柰邀请他，不禁神往。

午时过后，群马方才一一渡过河来。眼见日已偏西，李世民准备动身返回南岸。临上船时他嘱咐史大柰道：“你派专人在此守候，一见对岸有三道狼烟升起，立刻以最快速度将群马渡回。我在虎牢，还盼着这支生力军投入战斗呢。”

李世民登舟渡往南岸，舟子渐向中流划去，远远看见史大柰还站在岸边向自己招手，心想史大柰为一粗豪汉子，然与尉迟敬德相比，两人习性共通，只细微处稍有差别，甚有意思。

第十九回

陈汜水唐夏决战

入牛口建德被擒

李世民大张旗鼓渡河牧马，早有细作报给窦建德。窦建德起初不信，心

想李世民何其速也，难道军中粮草说没有就没有了？他带领从人沿河岸而上，到了最前端的高丘上向河面上瞭望。只见那里舟船穿梭，唐军真的在忙于摆渡运马。

窦建德大喜，对王伏宝等人说道："朕没有想到李世民如此困难，方今正是草茂之际，虎牢周围青草肯定已被马儿啃食殆尽，否则不会做此无奈之举。事不宜迟，伏宝，趁这些战马刚刚运过河不及返回的当儿，我们明日全军出击，一举攻下虎牢关。"

这日午时后夏营里暗暗调兵，准备明日大战。晚间窦建德到营中巡视一遍，见诸事已备，遂放心返回帐内安歇。窦建德每临大战前夜，总是独自焚香祷告一番，然后沐浴香汤就在营帐里安歇，并不要曹氏等妇人服侍。这晚他照例祷告了一遍，就在榻上闭目沉吟，慢慢沉睡过去。恍惚间自己在刚冒出绿芽儿的原野上漫步，到了一处土质松软地方，猛然见自己左手里有一粒豆，手一松豆落地上，霎时长成一株豆稞，开了花，结了豆。他正在那里看着欣喜，一头五花巨牛跑过来，将此豆稞连根带叶都吃下去，他急忙上去驱赶，孰料那牛用尖角一牴，又将窦建德掀翻在地。窦建德即时惊醒，身出涔涔冷汗，问近侍官现在什么时辰，近侍官答道已入四更了。回想此梦甚为不祥："我姓窦，怎么那豆子被牛吃了？"之后就在榻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眼睁睁等到天亮。见帐上窗棂已透晨曦，翻身而起，走出户外。

大地已经亮堂起来，东方河面上的天空，先是出现好些灰白色的云块，然后渐渐亮了起来，一轮红日猛然跳出地平线，阳光的大火瞬间在河面上、山冈上和这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李世民昨日返回虎牢关的时候，天上繁星点点，月光泻地。他胡乱进些食物，就见封德彝、萧瑀、房玄龄、杜如晦众人入帐来见自己。原来几路兵马已到指定位置，数人来问下步行止。这些天，李世民暗暗发令调兵，先从洛阳那里调来马军四万，这些人现在已扎营在关后的空地上，李世民让从中分兵二万，连夜向南运动，归属侯君集指挥，其余二万，就作为总预备队在那里做好准备，一见号令立刻杀出。

史万宝也呈来一封书信，报告自己所在的位置。数日前他接到李世民的帅令，撤掉在嵩阳的中军帐，带领五万人马向虎牢关靠拢，此刻已到一个名叫白寨的地方。这里是汜水的上游，距离虎牢仅有三十五里的路程。

布置完这些事情，李世民长舒了一口气，笑对众人说道："观窦建德的动静，他以为我们粮草不继，今日又牧马河北，此后两日内定找我们决战。谁料想，数日之间，我又增来生力军九万，人强马壮，数量压倒于他，管叫他有来无回。诸位，经此一战，我大唐即可总揽河南、河北及山东土地，不枉我们这一年多的辛苦。"

当初李世民带来的人马与窦建德的兵力旗鼓相当，现在又增加九万人，

总兵力已达二十三万之众。为了此次决战，李世民定下了从中路硬攻、两翼策应之计，两军尚未交战，唐军可说已立于不败之地。

李世民转身从案几上抽出一封信交给房玄龄，说道："那李大师自洛阳来此，一路上照顾得好吗？"

房玄龄道："李大师在洛阳的时候，日日三餐甚是丰盛，自依秦王之计将他移往虎牢，日日餐食逐渐减少，今日晚餐只剩下半汤半水的粟米粥了。且其沿途所观和周围人所言，皆军中缺少粮草之相。"

"好，明日一早，你送给李大师一匹快马，让他将此信送给窦建德。大战前夕，再给窦建德一服迷魂药。对了，玄龄，窦建德军中有不少人物，你要多加留心。"

窦建德当时陆续搜罗了不少前隋旧臣，并委以官职，其中较著名的有孔颖达、虞世南、欧阳询、裴矩等人。

李大师骑上快马奔出了虎牢关，东方天刚破晓，田野间偶尔传来鸡鸣声音。昨天晚上他仅喝了一碗很稀的粟米粥，未及半夜，肚子里就"咕噜咕噜"直响，饿得心里发慌。天未放亮，就见房玄龄手持一封书信让他返回夏营。他一时反应不过来，懵懵懂懂不明白李世民何以在交战之际放了自己。然自己从此又可回营，毕竟是一件欢喜的事情，那时候他肚子里忽然没有了饿的感觉，只想尽快见到窦建德。

窦建德正在吃早餐的时候，听说李大师回营，急忙召来相见。李大师呈上李世民的书信，窦建德展开一看，只见其中写道：

唐夏本来交好，不料因谗误会，遂致有今，世民以为甚是不值。今两军相持关前日久，徒费钱粮，不若再修前好，各自引兵而还。自虎牢以东土地，皆由夏辖，世民不敢妄取一寸。伏望夏王悯民恤士，能遂此意。

窦建德读完书信，微微一笑："大师，你在唐营日久，想那李世民素来刚强好斗，今致书朕愿罢战修和，是何用意？"

李大师此时的肚子又叫了起来，眼望窦建德正吃的食物，舌头不自禁舔了一下嘴唇。他小心答道："当初臣下书于他，却被羁押军中，臣观他当时的心情并不畏惧。如今两军交战正处于不上不下的境地，他又来求和，与其往日的脾性不相吻合，臣揣摩应当是外势使然。"

"外势？如今多传言唐营内无粮，是不是这个原因？"

"臣被押一路东来，观虎牢周围几无放牧之地。他们给臣所食的餐饭日见差劲，昨晚仅给臣一碗半汤半水的粥食，不到半夜，肚腹已空。由此观之，唐营中粮草委实不富裕。"

窦建德急忙下座，招呼李大师坐下："大师，这一趟差使苦了你。来，先

同朕吃上一些。”

李大师不敢落座，见窦建德来拉自己，急忙伏地叩首道：“臣下不敢，此趟差使若能遂陛下心意，臣已是感激涕零。不过，臣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疑窦：李世民此番突然来书求和，若其故意示怯，从而激将陛下主动出战，焉知不是一场阴谋呢？”

窦建德冷笑一声，说道：“李世民素来刚强坚忍，此番来书必是势不得已。你知道吗，王世充在洛阳夺了李世民的北邙山粮仓，唐营内存粮无多。昨日，他们又将军马渡到河北放牧。这些，正与你沿途所见所闻暗合。大师，你且下去好好休息，且看朕去生擒这个不知好歹的李世民。”

李大师嘴张了几张，抬眼见窦建德那坚毅的脸庞，心知再多说也无用处，遂退出营帐。

窦建德走出营帐，就见全体夏军已经饱食一顿，开始在王伏宝的指挥下整队，前锋已经出发向虎牢关前开进。为了壮大声势，王伏宝集合了全军的鼓钲排在最前列，只听鼓声如雷，大队轰鸣而进。窦建德此番倾巢而出，板渚营内仅仅剩下不到一万人留守，其余人马若一字长蛇，连绵二十余里蹚起了厚厚的浮尘。前锋到了汜水边不再前进，后续人马自北向南沿着汜水阵列。这是窦建德的主意：今日天热，须依可饮水之地方可避暑。

早有唐营哨探将夏军进发的消息报给李世民，其时他正带领众人站在关上城楼上向东方眺望。只见炎炎日头下面，夏军前锋已抵汜水边，征尘遮蔽天日，旗幡鲜明，并开始在那里排兵布阵。

李世民回首一笑，对众人道：“窦建德终于按捺不住，还是来了。没想到这名农夫老儿不识气候，偏偏选了这样一个毒太阳的日子来挑战。哈哈，想他当初定是惯在炎日下耕锄，视暑气为无物呢。”

眼见大战在即，众人虽久经沙场，心里头还是有一丝紧张。李世民此番调侃的话儿一出，人群中发出轻松的笑声。

李世民转对长孙无忌道：“无忌，你现在就去河边，让王君廓燃起三堆狼烟，招呼史大柰将那群马渡过河来。”长孙无忌领命而去。

汜水边上的夏兵陆续前来，沿汜水河向南排阵，十余万人马绵延铺排，自北向南列队二十余里，一直忙乱了一个多时辰。李世民带领众人一直在城楼上定睛观看，长孙顺德和程咬金等人劝李世民及早出击，趁夏军立脚未稳就冲杀过去。李世民仰望天上的毒日头，摇头不许，说道：“古来多有‘渡河未济、击其中流’的战例，今天我们却不适合。一者，河北之马尚未返回；二者，我们有险关可守；三者，天上的毒日头是我们的好伙伴。记得春秋时候齐鲁长勺之战，与今日很有相似之处。薛先生，此次兵出虎牢是你的主意，这里现在左右无事，你就将这段故事说说如何？”

薛收微笑道："秦王，这段故事人皆知之，并不用说。"

程咬金道："薛先生，你口才甚好，切莫推辞。什么长勺短勺之战，咬金一概不知。"

薛收见尉迟敬德等人也露出渴望的神情，知道他们并不甚明，遂言道："春秋时代，诸国纷争。鲁庄公十年，与鲁国相邻的齐国君主齐桓公任用管仲等人，将齐国整顿得有条有理，好是兴旺。当初齐桓公即位后，鲁庄公还想支持公子纠为齐国的国君，惜未成功，惹得齐桓公大为恼火，这日整顿兵马来讨鲁国。当时齐强鲁弱甚是明朗，闻听齐国来犯，鲁国内一片大乱。鲁庄公六神无主，无奈间带兵迎战。这时，一名为曹刿之人求见鲁庄公。

"两军相见，齐人击鼓，鲁庄公也令击鼓相斗。曹刿以为不可，上前劝说缓击鼓，庄公从之。待齐军擂了三次鼓，曹刿方才令鲁军击鼓出战，果然打得齐军大败。

"事后鲁庄公询问曹刿何以先不击鼓，曹刿答道：'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李世民微笑道："咬金兄，今日之战也用曹刿之计。不过不用鼓声，却用毒日头。若夏军击鼓，我军也可回应鼓声，兵马并不出击。我们在关上饮水休息，就让他们在日头下暴晒，待其气衰之时，我们再一鼓作气。咬金兄，这操鼓回击一事就由你负责如何？诸位，窦建德现在渡险而喧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之心；我按甲不出，其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届时我们追而歼之。为将者不可拘泥古义，这是药师兄常常说的话，我们今日试将曹刿之计稍加变化，且看效果如何？"

程咬金欣然领命，众将领也深然之。

李世民见夏军还在那里排兵布阵，己方这边好整以暇，很是轻松，笑道："就让他们在那里晒过午后，我们好好观看他们的窘态。萧公，眼前夏营中的孔颖达与你甚是相熟，听说其年少之时学识超凡，竟然惹人嫉妒，遭人暗地里刺杀，真有此事吗？"

萧瑀陷入回忆之中，悠悠说道："确有此事。孔颖达生于冀州衡水，其年少时就熟谙儒典，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被授为河内郡博士。那年隋炀帝一时心血来潮，征召各地的儒官齐集东都洛阳，就在太微殿里设立辩堂，让群儒辩经书微言大义，识先贤弘词博论。其时国子监众名儒当堂讲论，各郡来的儒官洗耳恭听，并不敢轻易发言。其中的孔颖达最是年轻，他先是听言，觉得他们的谬误甚多，那日名儒们讲论《尚书》、《周易》，孔颖达实在忍耐不住排众而出，当场斥他们歪解，并且逐条批驳。他词锋犀利，将那干人说得目瞪口呆，无以为对。这群人深以为耻，暗地里买通刺客欲刺杀孔颖达。这事儿被杨玄感得知，将孔颖达接入府内居住多日方才避过此难。"

李世民哈哈一笑："我真想不出这帮孔夫子的门徒还会来这一手，枉读了圣人的诗书。"

萧瑀叹了一声，说道："是啊，后来这刺杀之事还是传了出去，学子们顿时哗然。孔颖达经历了这番变故，将锋芒收敛了许多，就在书房里精研训诂之学。我朝的颜师古也是训诂名家，然其学问还在孔颖达之下。"

李世民又问："除了孔颖达，还有一个虞世南，文名远播。萧公，我知道其兄虞世基的恶名，这虞世南和其兄的品行甚是不同吗？"虞世基在隋炀帝时任内史诗郎，深得隋炀帝宠信。随着权位日重，他对隋炀帝献媚阿谀，隔绝下言；当权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若市。隋炀帝的一大半恶行，他都参与其中且推波助澜。及至江都兵变隋炀帝被杀，虞世基因民愤甚大一同被斩。

萧瑀道："这事儿也透着奇怪，他们两个一母同胞，同为一师所教，同为一殿之臣，又住在一起，两人的性子却截然不同。虞世南那时任秘书郎、起居舍人，平素安分守己，勤恳本分，其更有'三绝'闻名天下，一曰博学，二曰文辞，三曰书翰。他沉静寡言，笃志勤学，精思不倦，在朝野里口碑甚好。当初助纣为虐的虞世基即将被杀时，虞世南抱着其兄放声大哭，请求宇文化及允许他替兄一死。那宇文化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杀虞世基而不株连虞世南，实是碍于虞世南的好名声。秦王，要说与虞家的熟悉程度，当时德彝和虞世基来往甚频，他所知要比我更多。"

一旁的封德彝顿时脸现惭色，当初他与虞世基交好，世人皆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虞世基专任佞谀，封德彝作为其仆从，也好不到哪里去。萧瑀现在话锋一转，其实是轻轻刺了他一下。

李世民明白萧瑀的意思，为了不使封德彝当场难堪，不作深问，转对房玄龄道："玄龄，此次一定要将虞世南请来当你的助手。你掌理文牍，我又派你办些七杂八乱的差使，虽有如晦助你，你的担子也太重了。"

房玄龄喜道："世南若入府中，不只是秦王之福，我和如晦也可旦夕学习。"

众人见大战在即，对面的夏军阵列已经排定，李世民视若无睹，反而在这里谈论往事掌故和敌营人物，一时觉得很稀罕。

李世民忽然叹道："我想不出窦建德将这些人物收罗军中有什么用处，莫非养在那里图取一个虚名吗？"

杜如晦微微一笑，说道："这些人放在军中纯粹是摆设，并未起到作用。窦建德起身农家，手下将领与他称兄道弟，外人说窦建德最重义气，其实所视不高。窦建德和将领们平素压根儿就瞧不起读书之人，前次凌敬献了一条绝妙好计，惜未采用，从此事上就可见一斑。"

杜如晦话音刚落，猛听见对面夏营里传来一阵滚雷似的鼓声。声音从二十余里长蛇阵里不绝地发出，在炎热的天空下犹如一阵疾风着地卷来，平添了一层热意。和着鼓声，夏营里兵士齐声喊叫，人声竟然盖过了鼓声，这是夏军在邀战。

程咬金指挥众鼓手将鼓搬到城墙上，闻听对方鼓声少歇，程咬金手一挥，唐营鼓声顿时响起。虎牢关城墙并不算长，墙上地方有限，发出的鼓声较之夏营就差得多了，又没有人声配合，唐营声势顿时让对方给比了下去。很快，夏营兵士听到唐营鼓声太弱，不禁发出一阵哄笑。

唐营擂了一阵鼓停了下来，一霎时，阵前出现了一阵难得的寂静。夏军将士眼睁睁瞪着虎牢关大门，想象唐军应该走出关门排阵，谁知一直等了小半个时辰，唐军还没有任何动静。蓦地，如雷般的鼓声又从夏营里发出，这是他们的第二通鼓。关上唐军鼓手应景似的与之回应，随后又复归寂静。

夏军见唐营没有一点出关迎战的意思，实在按捺不住，居中的阵列中拥出一帮人马，人数约有五百名。他们涉过汜水河，直奔关下而来。领头的正是王伏宝，窦建德遣他到关前溺战，王伏宝觉得长孙安世能言会道，就让长孙安世和王琬随行。

五百人马到了离城八百步的地方站定，王伏宝清清喉咙，用他那大嗓门向关上喊道：“关上唐军将领，我皇有书致秦王，望速传递。”说完将一封信绑在箭杆上，驱马前行三百步，弓如满月，“嗖”的一声将信射到关上。

左右将信呈给李世民，他摆摆手看也不看，说道：“不过是些陈词滥调，有什么看头？叔宝兄，你嗓门洪亮，就与关下那将对上几句如何？”

秦叔宝走到城垛间，探头向下喊道：“夏军将领，秦王现正在河北牧马，没有时间看你这封鸟书信。我名秦叔宝，你姓甚名谁快快报上名来，若没有什么话说就回阵去吧。”

王伏宝报了自己姓名，大声喊道：“秦叔宝，我知道你的名头。人言你勇猛刚强，为何今日大军当前，你却缩在关上当缩头乌龟？”

后面的王琬和长孙安世也走上前来，长孙安世道：“秦将军，此前我们同为一殿之臣，如今夏郑联手，唐家势落，你不若反了唐家，我在圣上那里保举你。”

这边的秦叔宝尚未答话，一旁的程咬金忍耐不住，破口大骂道：“简直是做你他妈的春秋大梦。”周围人都笑了起来，李世民也不禁露出微笑，他的目光游移关下，突然一双眼睛瞪得溜圆，说道：“真是一匹好马也！”原来王琬衣甲鲜明，座下的马骑更是神骏。

罗士信识得此马，说道：“这匹马名为‘玉花骢’，原是隋炀帝的御用之

马，被王世充得之，不料现在成了这位纨绔哥儿的坐骑。”

秦叔宝声如铜钟，大声斥道：“长孙安世，王世充朝不保夕，你还在这里厚颜吹牛。我知道你不乏见识，如何似在梦中？王伏宝，秦王已经致书夏王，唐夏不再交战，你退河北，我据关中。事儿说得如此明明白白，你却在这里苦苦纠缠，是何道理？”

“秦叔宝，你是白日做梦！我皇此来，为解洛阳之围，你们若从此退回关中，返郑侵地，早就和了。”

王伏宝话声刚落，就见三骑从关内冲出来，为首一人脸似黑金刚，正是唐将尉迟敬德。王伏宝措手不及，一边抽出兵器，一边往后退。瞬间，尉迟敬德的乌骓马就冲到面前，王伏宝挥刀迎战，谁知尉迟敬德并不与他交手，让随行两人绊着他，自己挥槊直奔王琬。

其时王琬策马几个起落，即将退入五百军阵中，尉迟敬德大喝一声，如同晴空里打下的焦雷。他挥槊刺倒排头的几名兵士，一闪身就到了王琬马前，只见他挺槊直击，一下子就刺中了王琬的腰胯，王琬翻身坠马。尉迟敬德眼疾手快，一把抢过“玉花骢”的缰绳，双腿一夹座下乌骓马马腹，乌骓马知趣地折转头，忽听两匹骏马同声嘶鸣一声，似乎两马取得了默契，它们一个起落已脱离夏军阵列。尉迟敬德转头之际觑见自己的两名从人与王伏宝力战，毕竟力怯，刀法已见散乱。他策马跃到他们面前，替下从人，与王伏宝缠斗在一起。一旁的长孙安世不会武功，他衡量眼前形势，欺尉迟敬德人少，挥手招呼五百人马上前，以图包围尉迟敬德三人。

这时，关上的李世民等人发现尉迟敬德周遭形势危急，秦叔宝大声喊道：“敬德，赶快退入关中。”李世民更是命令刘弘基带领五百人马出关接应。

尉迟敬德听见秦叔宝的喊声，眼睛余光中见夏兵四面围了上来，心中也很焦急，一面招架王伏宝的进攻，一面将“玉花骢”的缰绳抛给两名从人，喝令他们先退。这时，一阵呐喊从关门处传来，刘弘基带领众人已经冲出关外。

尉迟敬德奋起神威，大力挺槊横击，一下子磕飞了王伏宝手中的大刀，闹得他顿时手脚忙乱。尉迟敬德忽然放慢进攻节奏，沉声道：“王伏宝，我知道你薄有微名，识相的，赶快带领你的手下退回，否则关前就是你的坟墓。”王伏宝此刻已拔宝剑在手，听了尉迟敬德的言语，又见唐军兵士蜂拥而至，知道再打下去没有任何胜机。他勒马退后，招呼五百人马到东首扎住阵脚，拱手道：“尉迟将军，我早闻你名，今日又亲眼看见你阵中夺马，确实了得。如今我皇列兵汜水河边，请上复秦王，若有能耐就出兵决战一场，强似在这里不死不活僵持。届时我在战阵里等你，我们再好好交手一番。”

尉迟敬德哼了一声，并无言语作答。

原来刚才李世民在关上赞叹王琬马好，尉迟敬德在一旁见他脸露艳羡之色，知道李世民爱马成癖，对此马更是由衷喜爱。这“玉花骢”系大宛国所献千里马，初到长安时人莫能制。那日隋郎将裴仁基腾身跃上，一手揪耳，一手抠目方才将之制服。该马朝发长安，暮至洛阳，当时名气很大。现在“玉花骢”已有十余岁，齿龄虽长，然神骏并未落暮。尉迟敬德悄悄下关，招呼两名从人随同，启关后前去抢马，不料一举成功。

尉迟敬德在刘弘基的接应下返入关中，就见李世民正在关门下迎接。尉迟敬德翻身下马，上前说道：“禀秦王，敬德幸不辱命，已将此马夺回。”

李世民又是感动又是心酸，执起尉迟敬德双手，责怪道：“敬德，一句戏言如何当得真？为了一匹牲口，几损我一员大将，今后切莫再为之。”

身后众人耸然动容，不料李世民一句轻轻言语，尉迟敬德就如此当真！小事如此，大事就更不用说了。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一眼，脸露微笑，都知尉迟敬德这一辈子注定成为秦王的铁杆大将，只要是秦王的一句轻轻言语，就是取其头颅，尉迟敬德眼皮眨都不眨一下也会割了下来。

“玉花骢”其后辗转交给了张万岁，这匹马毕竟已老，让它在战阵上厮杀终归力不从心。张万岁为它精选配种母马，先后诞下五匹千里驹来。

到了午时，李世民命令全军饱餐一顿，长孙无忌和史大柰匆匆赶来，河北的马匹已经悉数运回。

李世民翻身又上城墙，此时日正当午，火辣辣的日头下面，只见夏兵多向河中饮水，或散坐阵前，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李世民看了一会儿，对众将道：“贼势已懈，急击勿迟！”说罢，令李世□、程咬金、秦叔宝、长孙顺德、刘弘基五将率领八万人马出关。

房玄龄接令，就令人在关内燃起三堆狼烟。只见在澄澈的晴空下面，三炷狼烟垂直升空，黑色的烟柱煞是醒目。很快，连续的狼烟升起，在空中绽开一朵朵黑云。狼烟一路向南，先是通知侯君集开始出兵，继而通知驻扎在白寨的史万宝开始行动。另一路狼烟往北，自是通知王君廓和段志玄登舟入河，前去占领牛口渚。

窦建德就在汜水边上直待了一个上午，满心希望李世民能够知难而退，或者出来交战，谁知等到日正当午，虎牢那里毫无动静，李世民依旧不理不睬。眼见手下将士尚未得食，正下令招集众将商量下步行止，人尚未聚齐，就见虎牢关内冒起了三道狼烟。

王伏宝大惊，嚷道：“陛下，李世民要动手了，赶快整列准备迎战吧。”

窦建德看见虎牢关门大开，从中涌出无数的唐兵，遂遣散众将让他们各归其阵，嘱咐王伏宝道：“伏宝，你先带马军冲杀，朕带步卒随后。”

虎牢关前，唐兵不绝地涌出，很快排成了五个方阵。窦建德这方，众将忙不迭地招呼饮水兵士上岸登马，两军阵前显得一片忙乱。

唐军五个方阵，每个方阵约有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向前，顺利越过通济渠，过渠后即向左右散开。这里距离汜水边仅有二里。

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来到阵前，他手控“青骓”，头戴一顶凤翅盔，穿一领青锦战袍，披一副金锁甲。居中的方阵由李世□带领，李世民看到夏军队列已成，招呼道：“世□兄，夏兵这会儿又饥又困，我们气势正旺。你可挥动红旗，招呼左右冲杀过去，不要再来那一套交战前的繁文缛节。”

李世□明白李世民的心意，他令旗牌官挥动红旗，点燃号炮，中间方阵开始移动，左右四个方阵接到号令，一齐起动，马蹄声音如一阵风响了起来，唐军像一股狂潮扑向汜水河。

王伏宝眼见唐军扑来，前锋已抵汜水河。他令旗一挥，早已张弓以待的夏兵射出弓弩，如雨般连发，将正在渡河的唐兵射倒一排。按照惯例，两军对阵时，须由弓弩手射住阵脚，再由马军排出对阵厮杀。李世民此阵省略这些步骤，他认为夏军已懈怠，己方可以勇猛进攻，所形成的声势与前锋损折相较，后者是微不足道的。还在关内准备出击的时候，李世民嘱咐领头的五将接到攻击命令，要加快冲锋步伐，快速通过汜水河，实现与敌阵的贴身接触。唐兵见前锋前排兵士中箭倒地，未作停留，反而快马加鞭，催动坐骑冲上东河岸，后随人马紧密相连，方阵并未散乱。

射箭的夏兵原想唐军挨箭后会缓下脚步，不料唐兵像不要命似的，手舞马刀，嘴里大声喝叫着，直冲过河堤。许多夏兵刚刚发射完第二支箭，手向箭壶拔箭尚未拔出来，唐兵前锋已经冲到面前。

李世民见两军已经接战，回顾身后，就见尉迟敬德手握马槊，双眼睁如铜铃凝神观战，再往后，却是牧马官携带群马在那里伺候。原来李世民觉得此阵惨烈，想起上次丘行恭阵中换马之事，特命牧马官带马临阵，一俟大将落马，立刻派人入阵送马。群马中，只见“什伐赤”在那里竖起耳朵，聚精会神聆听前方厮杀声音，李世民心中赞了一声，心想此马也许专为上阵厮杀而生，看其模样透出上阵的兴奋。

李世民提起青偃回龙大砍刀，说道：“敬德，我们上吧，敌阵中挥动红旗处，想是王伏宝在那里指挥，我们就去找他如何？”

尉迟敬德道：“好，秦王，见了王伏宝，请你为我掠阵，看我将他拿下。”

一青一灰的两匹战马弹蹄而出，在两个方阵的接合部快速插上，身旁唐兵在眼花缭乱中，瞅见两匹马疾如闪电，超出众人跃入汜水河中。一名兵士眼尖，识得李世民，他心里一激动，大声嚷道：“秦王上了！”

《秦王破阵乐》传唱军中，唐兵熟知李世民故事，一些善讲之人更是口沫横飞将秦王的神勇故事说得活灵神现。久而久之，唐兵把李世民敬若神人。这会儿听到秦王上阵，周围一些人热血沸腾，同声叫道：“秦王上了！”这四个字一波波地弥散开去，喊声此起彼伏，弄得夏兵摸不着头脑，见唐兵顿时眼光发亮，还以为是唐兵念动的什么厉害咒语。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两骑透开敌阵，杀入重围，直扑居中的红旗挥处。李世□见李世民不顾安危闯入敌阵，连连挥动红旗招呼众方阵加紧攻击，他这个居中的方阵一突前，两旁的四个方阵明白了意图，纷纷加快了进攻的节奏。

夏军居前的马军为八万人，与唐军攻来的八万马军旗鼓相当，唐军渡河时虽遭遇箭雨伤折五千，然攻势猛劲，两军正面相接，夏兵忙于招架，闹了个不上不下的局面。李世□中军挺前，整个唐军形如箭头楔入敌阵，两军开始混杀。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的一把刀和一杆槊神出鬼没，抢阵后接连刺杀十数人，再往前行，愈觉敌阵的压力沉重。只见夏兵围拥过来，枪戟如林向两人身上招呼。其时李世民居前，尉迟敬德居后，很快，“青骓”身上中创数处，它哀号一声四腿曲地卧倒。尉迟敬德见李世民情况危急，就冲过来在马上挥槊横击，接连磕飞了十数杆枪戟，掩护李世民从容站立。

李世民扭头见“青骓”头一触地，眼睛里透出痛苦的光芒，知道它的伤势严重难以再战，侧头向后阵喊道：“马来！”然他站立地上，声音不能远去。尉迟敬德一面招架前方的敌兵，一面扭头大喊一声：“马来！”声音绽若春雷，虽在嘈杂的战阵之中也不掩其声。

须臾，一声“马来了”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只见牧马官伏低身体一手控坐骑缰绳，一手牵着“什伐赤”的马缰，飞快地在人群中穿行，很快奔到李世民的面前。他控引马缰站立，距离李世民一丈，只见他手一挥将“什伐赤”的缰绳一抛，嘴里喊道：“秦王，接住。”李世民腾身一跃，接绳在手，“什伐赤”乖觉地跨前几步，李世民一手拔起大砍刀，认镫上马，一驱马，又与尉迟敬德并肩战斗。

后来说书人讲到此战中李世民阵中换马，将“青骓”的英勇悲壮和“什伐赤”的乖觉救主演绎得神乎其神，将它们说成一对神马。尉迟敬德大吼一声“马来”，更在军中传颂，那名牧马官战后军中不再呼其真名，而是叫他为“马来”，牧马官觉得此名与秦王事迹连在一起，颇为自傲。

窦建德站在后方高丘上，观看两军相斗，他见唐军来兵人数与己方马军人数相当，两军缠斗在一起时，夏军锐气遇挫。他回视身旁人马，尚有六万步卒整装待发，心想今日全力一搏，人数上占了大便宜，胜机已现。想到这里，他下令步卒冲锋。

喊杀声顿起，夏军六万步卒分成三队，每队二万人形成方阵缓缓推进。其时日已西斜，日头依然猛烈，方圆以内万马奔腾，荡起万丈尘埃，竟

然将日头遮得有些恍惚。窦建德立在高丘上凝神观看，盼望步卒加入战斗后，彻底改变战场态势。

恍惚间，窦建德猛然发现对面的左前方出现一片银亮在快速移动，他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看花了眼，骇然瞪视片刻，见这片银亮正是一拨跑动的马军，银亮是从枪戟尖和铠甲上发射出来的。

一名斥候快马过来滚鞍下马，伏地叩拜，只见他满面浮土被汗水冲刷，满脸的黑道，口称道："陛下，王将军派小人来报，目前我军正面左方，唐军冲上来四万马军；我军南端，更有唐军沿着汜水河而来，前锋已抵阵前。"窦建德大惊："南边？南边？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人吗？他们有多少人马？"

"小人尚未打探清楚，直觉他们漫山遍野而来，无穷无尽。"

"再探，速速报来。"

窦建德唤过一名身旁侍从，吩咐道："你去通知步卒队伍，让他们加快步伐，快快将眼前这群唐军包围；再入阵知会王将军，让他收拢马军与步卒会合，想法破了唐军阵列，速战速决。"

侍从急忙去传令，窦建德在这里焦急地等待。

过了一会儿，就见夏军步卒渐渐围了上去，形成一个半圆，开始与唐兵交战。阵中的王伏宝却动作不大，想是阵中唐夏之兵犬牙交错，无法脱身。

时间就此耽搁了下去，只见在前方的唐军马队已冲过汜水河，加入与夏兵马队的对决。一时间，阵中的态势慢慢发生了变化：夏军马队与步卒无法形成紧密联系，马队顿时形成了劣势，唐兵马军的攻势显得凌厉起来。这时，又见南端尘土飞扬，一彪马军腾跃奔来，尘埃里依稀可辨是唐军旗帜。这两路兵马乃是侯君集和史万宝所统领。

窦建德万分焦急，他跳脚吼道："快！快！鸣金收兵！鸣金收兵！"

夏兵阵后被唐兵紧紧黏着，无法脱身。夏兵本来就人困马乏，厮杀多时人马已现委顿，此刻听到己方鸣金，人人慌乱中想夺路而逃，阵形一时大乱。

王伏宝本在阵中苦苦撑持，闻听后方鸣金声音，知道今日断难胜利，遂带领身旁众人缓缓后退。这时，忽听一声大吼："王伏宝，想逃吗？来，我们大战一回，我尉迟恭寻你多时了。"

纷乱战阵中，一匹乌骓马腾跃而出，几乎在同时，又一匹红色战马身如影随，自是李世民到了。

王伏宝咬了咬牙，提刀迎上前来。其时乌骓马前蹄刚刚着地，尉迟敬德不待身稳，头未抬就挺槊刺来，两般兵器立刻碰在一起。

两人就在阵中捉对儿厮杀，尉迟敬德招招凶狠，王伏宝也想杀败他及早退回，两人一来一回杀了九个回合。这时，只见青影闪处，一道青光直挥向王伏宝，这道青光将王伏宝挥为两截。尉迟敬德愕然而顾，只见李世民收回刀势，说道："敬德，我们合力杀了此獠，追击要紧。"

这时，李世□冲过来与李世民会合，李世□汗流满面，战袍上血污片片，可以看出他拼杀的惨烈。他嚷道："秦王，贼势已乱，该是全力进击的时候了。"李世民道："点狼烟，给史大柰信号。"

空中现出六朵黑烟团。李世民事先与众将领约定，狼烟是继续加紧进攻的命令，已经与敌方交手的队伍要加快推进速度。后面，史大柰和长孙无忌带领二万五千马军站立在关前，他们甩开脚步向阵中奔来。

唐军这二万五千兵马旋风般杀入阵来，夏兵见唐兵不绝地投入新兵力，极度沮丧，加快了败退的脚步，他们如退潮的海水一般向东退去，唐军保持队形，乘胜追击。

窦建德见败局已定，眼泪迸然而出，向西长叹道："王世充，你果然累朕成了你的陪绑。"

身旁侍从之人见形势危急，纷纷劝他先退。窦建德瞪起眼睛斥道："大军在前，朕与他们同进同退。"命挥动令旗，招呼残兵向此高丘处围拢。夏兵张皇之际，混乱中见帅字令旗挥动，就若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不再星散奔逃，逐渐向高丘围拢过去。很快，高丘周围聚有三万余人。

窦建德令留下五千人断后，其余人马缓缓向东退去。窦建德心想，刚才自己若独自逃走，则唐军收拾好这里的战场后，乘胜追击直攻板渚，那么自己连渡河逃往河北的机会都会失去。

夏兵惶惶然在窦建德的率领下逃往板渚，行约五里，就到了牛口渚。窦建德以往从这里经过多次，那时他意气风发，并未留意这里山川形势。此时他见这里两峰夹峙，峡间谷底状如喇叭口，猛想起其名为牛口渚，顿时想起昨夜惊梦之事。其时他已入牛口渚中途，悚然而惊：豆入牛口，自己姓窦，莫非昨夜噩梦就应在这里吗？

窦建德正在那里满腹狐疑，忽听两端谷峰上发出震天一声喊，那里拥出无数唐兵，前方的谷口也冒出一彪人马，当先两名将领，一名身着白袍，一名身披黑甲，白袍之人大声喝道："窦建德，赶快下马受降，免你一死。"那名黑甲之人令旗一挥，四边峰顶的唐兵开始向下移动，这里谷峰并不算高，坡亦不陡，眼瞅着唐兵很快又与夏兵接仗。

这两人是王君廓和段志玄，他们乘舟沿河而下，来牛口渚埋伏，以断窦建德的退路。他们在这里阻住溃逃夏兵败退的脚步，很快，后面追击的

唐兵也出现在谷口。

夏兵见有伏兵在此，又见追兵现身，一时大乱，没人理会窦建德的命令，纷纷四散逃走。王君廓和段志玄见状，招呼身后将士杀入敌阵，两人当先冲向阵中旗幡最多处，想窦建德定在那里。

夏兵一乱，窦建德的身旁侍从都跑得无影无踪，窦建德见北首人少，遂拨马过去，想逃出峰顶。窦建德一身玄黄衣裳，上披金甲，座下马骑鞍镫鲜明，在乱军中很是耀眼。那段志玄眼尖，他远远瞧见这人金甲灿烂，料非常人，就驱马赶来。窦建德见前方有一丛芦苇，心想四周唐兵多如牛毛，不若在此芦苇丛中躲避喘息一阵，正待进入芦苇丛，段志玄快马已到身后，只见他挥槊一刺，正中窦建德马股，马负痛一蹶，立将窦建德掀翻地上，自己撒蹄奔逃。段志玄见窦建德狼狈倒地，遂挥槊再刺，意图结果了他的性命。窦建德连连摇手，连声道："壮士，休要杀我，我便是夏王，若能相救，富贵与共。"

段志玄并不认识窦建德，闻听他自行供认，喜得心花怒放，一跃下马，把窦建德捆住，口称道："哈哈，原来你就是窦建德，又送我大功一件。"

唐军在牛口渚里围歼夏兵，大获全胜。李世民从后面赶了过来，率得胜之师奔往板渚来端窦建德的老窝。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见板渚方向有黑烟冒起，原来窦建德夫人曹氏闻听大败，率众退回河北，一把火将板渚营寨点燃。

此役，窦建德带来的十四万人被斩杀无数，仅被唐军生擒的就有八万多人。自牛口渚向西直到汜水河边，沿途躺满了两军阵亡兵士的尸体。其时夕阳如血，地上热浪翻涌，空气中弥散着浓烈的血腥味道。李世民领人退到牛口渚，眼望眼前惨烈景象，悲悯地说道："一将功成万骨枯，世□兄，传令下去，令人连夜将这些尸体就地掩埋，不可让他们暴尸荒野。敬德，你去找找'青骓'的尸体何在，就将它埋在汜水边吧。"

段志玄将窦建德押到李世民面前，窦建德立而不跪，脸色虽然憔悴仍不掩其凛然之色。李世民冷笑道："你就是窦建德吗？我讨伐王世充，与你何干？你却越境前来，犯我兵锋，今日何如？"

窦建德一时对答不出，想起当初自己挥兵南下征讨孟海公，又挥师西来，何等威武雄壮，不料短短数月就沦为李世民的阶下囚，方悔当初不用凌敬之计。他站在那里，心中闪过许多念头，最后迸出两句话来："今不自来，恐烦远取。"

众人一愣方才回过味来，发出哄笑，连李世民也露出笑容，想不到窦建德还能幽上一默。他下令将窦建德置入囚车，押往虎牢关。

房玄龄和杜如晦在乱军中还是找到了孔颖达等人，李世民听闻，急忙前去相见，与他们握手共入虎牢不提。

第二十回

克洛阳一统天下

居功勋受封上将

虎牢大战结束，唐兵奉命挑灯夜埋尸体。过了半夜，天上乌云翻滚，雷雨交加，顷刻间大雨滂沱，雨水将地上的血污冲刷得甚为干净，驱散了空气里的血腥味。

雨停之后，太阳露出头来，天空瓦蓝瓦蓝的，似乎这场大雨将整个大地、天空清洗了一遍。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李世民昨夜异常兴奋，翻来覆去经久才睡，至多睡有一个多时辰。他每天早晨到了那个时刻，就会自动醒来，想睡懒觉也不成。他走出户外，照例提剑练了一路达摩剑法。

其时封德彝也在不远处漫步，看见李世民在这里练剑，就悄悄走来凝神观看，待李世民收招还剑，他赞了一声“好剑法”，边说边靠近李世民。

李世民脸上沁出了一层细汗，见封德彝来搭腔，就笑道：“封公，昨日窦建德落入我手，想起当初我们在洛阳青羊宫，你和萧公等人力主退保新安。若我们当时不依薛收之计来虎牢，能有今日大捷吗？”

封德彝脸现惭色，拱手道：“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如今大捷擒虏，德彝甘拜下风，只好收回前言。”

李世民细观封德彝神色一片真诚，并非作伪。前隋朝中大臣多不齿封德彝人品，像萧瑀就常在背后向李世民诉说封德彝狡诈，不可轻信。李世民一开始对封德彝颇有戒心，前次围攻洛阳时，众言要退，封德彝随于志宁返朝向李渊陈说利害，打消了李渊的疑虑。此举令李世民大有好感，认为封德彝并非一名仅仅会阿谀之人，还是有相当见识的。所以今日所问并非斥责，只是轻轻调笑。

说话间，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虞世南、欧阳询五人也漫步过来，众人指指点点，想是正谈昨日战事。他们见李世民在前，止住话语，拱手相见。

李世民也拱手道：“昨日忙乱，未多垂询几位先生行止。玄龄，食宿安排得还算妥当吗？”

孔颖达道：“不劳秦王烦心，我们多日漂泊，昨日方才心灵安静。就是不食不睡，也强似在窦贼手下苟活。”孔颖达是当代大儒，屈身在起身于农家的窦建德手下，深以为耻。

李世民叹道：“是啊，诸多英才在手，窦建德惜不能用，实在可惜。”

孔颖达愤愤地道：“我在夏营，直似行尸走肉。秦王，今后若有史官写到此段，就说我避地虎牢，且莫说我在夏营。”

众人见孔颖达那愤愤的样儿，知道这位先生疾恶如仇，确实是书生意气，不禁莞尔。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当为先生讳之，玄龄、如晦，你们谨记此节，代我传言。”

房玄龄和杜如晦点头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心想史官素以直笔为要，岂可一言废之。

李世民又问道：“玄龄，所俘夏兵都遣散了吗？”

房玄龄答道：“已经安排下去了，昨日仓促，今日后他们就可陆续返乡。檄令所言，愿返乡者给粮五斤，不愿者可留下从军。”

李世民想了想道：“都遣散了吧，自洛阳到这里，山川皆莽荡巨泽，罕见人烟，想山东、河北那里，也不比这里好到哪里去。仗打到现在，我朝尽复原隋之地，再保有这么多的兵，与谁打仗？还不如让他们回家种地，也可早一点恢复生机。”

众人一齐点头，封德彝道：“虎牢一战，奠定胜局，洛阳王世充那里已成瓮中之鳖，自可举城出降。秦王，放着眼前如此多的才子书家，德彝以为可撰一文刻碑志之，以彰虎牢之功。”

李世民微笑道：“好哇，玄龄，你看这书碑之事，由谁领之呢？”

房玄龄道：“人称虞先生为‘三绝’，仅用其中二绝，即能完成。”

虞世南时年已五十七岁，其身材颀长，容貌儒雅，一身的素色长衫和一顶缁布冠使他显得飘飘欲仙。见房玄龄属意于他，并不推辞，说道：“世南遵命制文，然虎牢之战刚烈雄劲，世南笔法似显圆融柔逸，不足以表显此貌。欧阳兄之书险劲峭拔，更显风格。”

一旁的欧阳询生得体矮身瘦，直似老猿，其时年已五十九岁，滑稽多智。他精于各体书法，尤善楷书，其字迹清雅，风骨高尚，险劲尤甚王羲之。他见虞世南推荐自己，张嘴欲言。

李世民又一拱手，说道：“欧阳先生，切莫推辞，你少时与父皇为友，父皇旦夕念着你呢。虞先生，你就制文，欧阳先生挥书，今日就要完成，石碑之事我让无忌精选良匠，有妙文美书，也不能让劣匠糟蹋了。我们今日休息一天，明日该回洛阳找王世充了。”

这块石碑到了晚间果然制成，立在汜水边上。虞世南一手骈体锦绣文章，盛赞虎牢之战武功；欧阳询书意彰显险劲之力，字形魁伟。碑成之后，世人多来临摹。欧阳询的书名远播夷狄，高丽国不久专门遣使来朝求书，并来此石碑前拓片带回。后来五代战乱，此碑被一商贾掘起，辗

转运往高丽，竟不知所踪。

两日后，李世民率领大军抵达北邙，李元吉、屈突通闻讯，轻骑来迎。李元吉自从失了北邙粮草，一时气馁，不敢再出外狩猎，与屈突通言语也温和多了，把全部精力用在围城上面。得知虎牢大捷，方悟李世民之能，此番出迎，确实发自内心。他见了李世民，衷心祝贺道："二哥，这大唐天下即将统一，你这步险棋，真是走对了。"

李世民这会儿也忘记了李元吉丢失北邙粮草的事儿，满面春风说道："四郎，你和屈公围困洛阳的功劳也不小啊。只要我们兄弟同心，天下何愁有难事儿？你看，窦建德现在槛车内的滋味，与他当初挥师西来时的得意，大为不同吧。"

军中一溜儿槛车，分别押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等人，两日来车声辘辘，每人面上都覆有一层厚厚的尘土，显得非常狼狈。窦建德见众人观看他，本来微眯的双眼紧紧闭起，不将目光与他们对视。

李世民对押解他们的长孙无忌说道："无忌，到了营地，你把他们牵到涧水里洗浴一番，再换上一套新衣裳。明日他们要到洛阳城下与王世充相见，让王世充知道我们宽仁待人，即使是俘虏也一样优待。"又转对屈突通说道，"屈公，你看这种槛车，囚犯仅仅露出一个头颅，若远观之，很难辨清面貌。我们回营后，你找工匠做成三辆平车，人站在上面，只用铁链和脚项相连，身体其他部分都可活动。明日，就将这三人拴在平车上，绕城而行，让王世充看个仔细。"

屈突通连声答应，说道："好哇，这些日子王世充将窦建德当成救命稻草，日日站在城墙上向东眺望，如今他看到窦建德已成囚徒，该是举城出降的时候了。"

"王世充若能识趣最好，免了我们的一番手脚。屈公，随后大军由你调度驻扎，众位将领和这些先生们就在青羊宫内居住吧。"

屈突通令人做成的平车一早就推到了青羊宫前，只见车上对角各有一道锁链，用以捆缚人脚，车木还露着白茬儿，匠人用桐油在车面抹了厚厚一层，一夜之间尚未干透，散发出浓烈的桐油味儿。李世民带领众人上前观看，一见车子上还抹上了桐油，李世民笑了："哈哈，屈公，你将此车做得如此结实，又抹油防蛀，莫非想天长地久，日日在洛阳城下巡游吗？"

众人大笑，秦叔宝道："可惜王世充不会有太大耐性，也可惜今后这种事儿太少了。"

长孙无忌押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过来，三人果然给换上了一身新衣裳。李世民见他们的项下被钉着木枷，让长孙无忌派人去掉，然后向窦建德说道："窦建德，当初你若与我朝继续友好，不鬼迷心窍来援王世充，断不会有今日局面。你既然想援救王世充，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到城下向王世充呼喊，让他开城投降，免遭生灵涂炭。我知你向来悯民恤士，即使今日不为王世充着想，也应该为城中百姓着想吧。”

窦建德依旧不发一言，眼瞅地上，没有任何表情。

李世民令将三人放在平车上，用锁链套着其脚项。平车前方皆套有一驴，一名兵士牵驴前行。其后，李世民带领众人上马，按辔徐行，直奔洛阳城下。

李世民离开洛阳数月，只见眼前堑壕依旧，城墙上依旧飘扬郑军旗帜。他们一路向北，绕过北墙，直抵上春门。屈突通说，王世充喜欢独上此楼观望救兵。

昨日唐军大队沿北邙从东向西绕城而过，与外难通讯息的王世充看罢大喜，以为是李世民难挡窦建德退兵回来，喜得他一夜未睡。这日早早起来，依旧入城楼观看，就见一彪人马来到城下。

李世民用鞭指住窦建德所乘的平车，仰呼城上道：“王世充，你看囚车上面是什么人？便是来救你的窦建德。”王世充向下一瞧，果见一人闷立囚车，甚是委顿，便问道：“囚车上是否夏王？”窦建德道：“不必说了，我来救你，先做了囚奴，你真害得我好苦哇。”言毕泣下。王世充也不禁垂泪，正欲出言相答，又见后面二乘囚车上站立着王琬和长孙安世，一时愁上加愁，痛上加痛，大喝一声，昏厥过去。

李世民大声向城上喊道：“王世充！如今夏军已败，你困守孤城没有任何指望，你若识相，早早开城投降，免我屠城。”他说完等了半晌，城上没有任何言语答复。

李世民就令长孙无忌选上三十名大嗓门的兵士，让他们轮班牵着窦建德三人，绕城呼喊：“这是夏王窦建德，这是王世充侄子王琬和你们的吏部侍郎长孙安世，夏军已败，洛阳再无援兵，赶快开城投降，秦王重重有赏。”

窦建德三人被驴牵着绕城巡游了一天，时为五月中旬，日头正当强烈，他们晒了一天，脸都变得黑黝黝的。窦建德被日头暴晒尚在其次，其心智备受折磨。心想自己原为雄踞一方的夏王，落到今日的局面，还不如死了干净。这晚被牵回营后不吃茶饭，回囚室内狠命向墙角一撞，想就此寻死，惜墙体为土坯不算结实，土墙被他撞下一块，头上裂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并没因此致死。守卫兵士闻讯入内，手脚忙乱为他包扎伤口，为防他再次寻死，用绳索将他捆得结结实实。

李世民原想明日还让他们继续绕城巡游，听说窦建德寻死且伤重，让人将长孙安世带入帐中。

长孙安世的精神也不太好，他这会儿站在李世民面前，眼望这名令人闻风丧胆的秦王，心中一时惴惴不安。李世民开门见山，张口说道：“长孙

安世，我知你能言善辩，想你脑瓜儿不算呆板，明天，我派你入城劝说王世充投降，记你大功一件。”

长孙安世听说派此差事，满心喜欢，他一躬身答道：“如今洛阳被困，夏王已败，洛阳只剩下举城投降一条路。秦王，安世尽力完成这项差事，为百姓计，是免遭生灵涂炭，为我主上计，也是尽了臣子的本分。”

李世民微笑道：“好，明日一早你就入城，若能说动王世充投降，我保你在我朝里谋一官职。”

长孙安世一躬到地，感激涕零。

王世充昏厥倒地，经一番抢救，方才慢慢苏醒过来，他神色木然，一时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众人见他神志不清，纷纷散去。王世充又昏昏沉睡了一晚上，早晨醒来方才想起如何应付今日局面，遂传旨召众将入紫微殿议事。

当初李孝恭和李靖击破南阳，南阳王朱粲脱身独逃，被王世充收留。这朱粲生性残忍，一副焦黄牙齿，最爱烹食小儿肉，其在南阳恶名远扬。到了洛阳，城内小儿常常丢失，人人怀疑是朱粲偷食，然碍于王世充的淫威庇护不敢有言。这天朱粲首先发言，他说道：“圣上，如今洛阳被唐军重重围困，粮食终有尽的时候。臣原在南阳，知道襄阳那里一城当关，且唐家势力尚未进入。我们不如结束停当，向南突围，占据襄阳，再图今后。”

襄阳处在江淮之间，群山怀抱，汉水从中流过，易守难攻，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李孝恭、李靖其时正在江州，无暇顾及，这里成为一片相对真空地带。王世充若能拿下襄阳据之，依托山势险关，当可喘息一阵。

诸将议论纷纷，王世充显然赞同朱粲此议，说道：“若能突围最好，困守孤城终不是长法，驸马，你的意见呢？”

单雄信踌躇道：“此议甚好，不过若去襄阳，如何突破重围需要好好计较。城外的唐军现是我们的三倍。”

说话间，黄门侍郎入内仆地，说道：“圣上，长孙侍郎从唐营入城，求见陛下。”

王世充听说长孙安世入城，大为奇怪，说道：“长孙安世？李世民放他入城，莫非来当说客吗？宣他进来。”

长孙安世小跑进入殿内，跪在丹墀前向王世充叩头，口称：“罪臣该死，现为唐营俘虏，请圣上降罪。”

王世充哼了一声，说道：“平身吧，长孙侍郎，你能说动夏王来援，是你大功一件，夏王惜败，那也怨不得你。说吧，李世民今日放你入城，有

什么话说？”

长孙安世并不起身，说道：“李世民带话给圣上，让举城投降。罪臣原想被俘之身，无颜来见圣上。又想目前洛阳势孤，举城而降为唯一道路，为圣上着想，特来传话。”

后面的朱粲出班奏道：“圣上，切莫听此贼言语，他来替李世民说项，定是已在唐廷讨得一官半职。如今若降，一败涂地。唯有向南突围占据襄阳才是正路。”

长孙安世慢慢起身，扭头道：“朱粲，你口口声声说为圣上着想，实向圣上指出了一条绝路。当初夏王来援，李世民敢于分兵堵截，又围洛阳，当时之势两军相当。如今李世民已击破夏军，其兵力皆围洛阳，其势已大。我在城外，见唐兵将洛阳围得一层又一层，以城中孤军疲军突围，恐不出五里，就要全军覆灭。”他又转奏王世充，“臣来之时，秦王让告诉圣上，只要开城投降，可免一死，请圣上定夺。”

这句话让王世充颇为动心，座下众将也议论纷纷，都觉得困守洛阳难以持久，突围也难以成功，王玄应听了众人言语，奏道：“父皇，儿臣觉得长孙侍郎所言有理。前者我们所恃者就是夏王来援，如今夏王已被俘，终无指望。即使我们突围出城，也很难成功。父皇，我们降了吧。”

王世充嘴唇动了几动，头仰上去，最后黯然说道：“我们降了罢。长孙侍郎，你现在出城向秦王传达我意，请他切莫食言。”

武德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王世充举洛阳城投降李世民。

辰时三刻，洛阳四门大开，王世充身着缟衣素服，同太子、驸马、群臣二千余人，手持户口地理、文册，俯伏在西太阳门前请降。李世民头戴金盔，身穿银色铠甲，骑着“什伐赤”，身后一帮文臣武将也衣甲鲜明。他们缓步走到西太阳门前，到了王世充面前站立，王世充手捧户口地理文册，跪伏说道：“罪人世充惶恐请降，望秦王受之。”

李世民跳下马，上前以礼接之，他见王世充俯伏流汗，确实心中恐慌万端，心中十分得意，笑道：“起来吧，王世充，你素日里常常称我为黄口孩童，怎么你今日见了我这位黄口孩童，不事训诫，反而恭敬如此呢？”王世充刚刚站立，尚未直腰，闻听此言，急忙又顿首谢罪：“那是罪人不知好歹，秦王，我今降唐，请秦王记住免死之语。”

李世民声若铿锵：“本王言语，一言九鼎。”说罢，他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将王世充及众官带入青羊宫圈禁。

李世民率众人缓缓从西太阳门进入了宫城，只见隋朝宫室建造雄伟，金碧辉煌，坊间人烟稀少，一片凋敝之相。两者相较，反差甚大。李世民叹道：“逞侈心，穷人欲，焉得国不败亡！”遂令萧瑀、封德彝带人封府库，收金帛；令李世□和秦叔宝带领部分兵士，分守街肆，禁止侵掠；

又令尉迟敬德领兵二千，将宫殿团团围住，不许行人往来。

这日晚上李世民不敢在宫城内居住，还在入洛阳城前，房玄龄心细如发，悄悄对李世民说，若入了洛阳切不可住在宫城之内，恐怕入长安会惹祸端。李世民何等聪明，一点即透，就在东城的洛园里安歇。他到了洛园内分派众人任务，各得其所，到了日暮之时，诸人来报各事已经安定，城内秩序井然。

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自去年来此，一年有余，今日方把心妥妥帖帖放入肚中。许多天以来，一颗心都放在战事之上，无心考虑女色，现在心一松，肚里似乎有一把无名火烧起，他眺望西首白色宫墙，若有所思，忽然跳起身来，独自向宫城走去。

尉迟敬德带人将宫城围得结结实实，片纸难以出入。他正站在重光门前指挥，忽然见李世民身着便服向这边走来，急忙迎上前去。

李世民向他打了一下手势，说道："敬德，你随我入宫，一同参观内里的建筑。"

他们从重光门进入，内里正是东宫，这里的人都被尉迟敬德赶到居中的紫微殿里，偌大的庭院里寂无人声。李世民走了半截，听说其中无人，遂停步不走，折向紫微殿走去。

紫微殿为紫微城的主殿，以前是王世充听政办公的地方，大殿的色彩以红、白二色为主，殿柱、额、门、窗都为红色，墙为白色加红线，门钉和栏杆上装饰着镏金。

李世民边走边赞叹："敬德，见过这等美轮美奂的大殿吗？唉，多少王朝多少事，尽归往日云烟，只有宫城越造越漂亮呢。"

他们尚未到殿前，就闻殿内一片语声，显系女子声音。李世民知道，这殿内正圈禁着隋、郑两朝的众多嫔妃、女官和宫女。到了殿门前，尉迟敬德掏出钥匙打开大锁，奋力一推，只听"吱呀"一声殿门大开，殿内的声音也顿时停歇。

李世民入门定睛一看，只见满殿内黑压压地站、坐了众多女子，从服色上可以看出各自身份，她们依服色各自站立一片，阵线分明。

李世民不发一语，带同尉迟敬德径直向那群嫔妃走去。尉迟敬德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绝色女子聚在一起，到了近前，惊得目瞪口呆。李世民用眼睛快速一瞥，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猎物。那是两名体态轻盈的年少嫔妃，一人脸长，一人脸圆，两人傍在一起颜色互衬，更显明艳。李世民拍了一把尉迟敬德，轻声说道："敬德，你将此两人悄悄送到洛园。"惊醒过来的尉迟敬德忙不迭地点头。

果然，李世民回洛园不久，这两名女子就被悄悄送到李世民的房间。

晚上李世民细问两名女子，得知两人一名阿显，一名阿梅，系江都人氏。她们初被炀帝召入宫，后来又服侍了王世充，在此战乱之际不明白自己身系何处。现在她们站在李世民面前，战战兢兢，不敢大声说话。夜深之后，二女陪李世民上床，李世民色饿已久，扯过阿显就大战起来，那阿显在身下并不敢动，亦不敢做声，李世民觉得甚没意思。到了后半夜，他又扯过阿梅大弄起来，阿梅也是一般小心翼翼。李世民难以尽兴，骂了一声："真是一对木头！"沉沉睡去。

李渊闻知了虎牢大捷的消息，又得知李世民挥师杀向东都，知道王世充被擒是旬日的事儿。他降旨抚慰，派温大雅为使前往洛阳，并令温大雅代收前隋图籍制诏和人物。想起洛阳宫内的众多美人，李渊诏尹德妃与温大雅同行，前往洛阳宫室里搜罗美女以充后宫。李渊、李世民不愧为父子，都不约而同想到此节。李渊想不到李世民近水楼台，已经捷足先登了。

李世民接住温大雅和尹德妃两人，遂令房玄龄和杜如晦协助温大雅前去办理；将紫微殿里的一众妇人皆交给尹德妃由她处理。此前，李世民眼疾手快，又让尉迟敬德选出三名容貌、体态姣好的嫔妃送入洛园，算是偷偷地占了李渊一个便宜。

李世民下令将所收金帛悉数赏给众将士，全军一片欢腾，众人有了钱，就想法花出去。洛阳四门大开，与外地交通全部恢复，数日之间，各色酒食商品纷纷输入洛阳。金谷园一带的行院早已寂寞许久，似乎一夜之间，行院门头挂满红灯，老鸨开始营业，不用招徕客人，久已色渴的唐营将领纷至沓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排定了十四名郑军罪大的将领，其中以单雄信和朱粲为首，李世民批准将他们押到洛水边予以斩首。得知要斩单雄信，罗士信、程咬金、李世□、秦叔宝纷纷找到李世民为单雄信求情，李世民此时铁石心肠，说道："本王饶了王世充，如今洛阳城内民怨沸腾，王世充以下，首推单雄信，若再饶他不死，何以服众？且我观单雄信豺狼心性，今日饶他，他日还会来反我。你们不用再劝，此事已定，我答应你们，我不为难单雄信的家属，你们既有友情，今后也可善待他的家属嘛。"

四人知道李世民脾性，遂黯然退下。

四人中的李世□与单雄信最为友善，两人曾誓同生死。此前李世□对李世民说单雄信骁健绝伦，愿意尽输己之官爵以赎之，李世民坚决不许，李世□涕泣而退。其时单雄信已被绑至洛水边，即将被戮，见李世□颓然而来，知道今日必死，遂叹道："我早就知道你难以成事。"此话激得李世□满面羞惭，说道："我不惜余生，可以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我死之后，谁能善视兄之妻子呢？"说罢拔出尖刀，撩起衣袍，众人惊呼声中，李世□在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递给单雄信道："兄且啖此肉，使此肉随兄为土，也不枉我们当日誓言。"

单雄信接过股肉投入口中，吃得满嘴鲜血，很快将整块肉吞入肚中，说道：“好，我相信你的话，好兄弟，我们不枉结义一番，到了来世，我还来找你为兄弟。”说罢，他昂然就戮。

李世民闻知此事，深叹两人友情深重。

朱粲被杀后，洛阳士民痛恨他残忍，竟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

房玄龄、杜如晦与温大雅一起，将前隋旧官和王世充朝中百官登记造册。房玄龄细细考察各人的人品和才略，将能将张公谨、刘师立、李君羡、田留安引入秦王府中。至于文学人物，他更是留意，这日说动李世民拜访陆德明。

陆德明的名气很大，所学以儒为主，兼通释、道，善通玄理。陈后主叔宝为太子时，曾在承光殿召集国内才俊展开辩论，那年陆德明刚刚二十岁，挺身而出辩败国子祭酒徐克，从那时开始出名。后来历任陈国子助教、隋秘书学士。王世充称帝后，他困居洛阳，隐然有经学泰斗的身份。

当时李密进攻洛阳时，一把火烧了洛阳外都，洛水以南城池现已成为断壁残垣。陆德明一开始居住在南城宣苑坊里，大火过后他被迁到铜驼坊一处阴暗的房子里。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费了好大的劲，方才找到他的居处。

李世民见其门用一张破帘子遮着，一副破败苦寒之相，遂拱手道：“后学晚进，秦王世民拜见陆大师。”

陆德明闻讯一掀帘子迎了出来。只见他满脸长须，形容枯槁。杜如晦和房玄龄也急忙向他施礼。两人心想前一段被困，这名老夫子也肯定饿得不轻，能够活下来就不容易。

陆德明将他们让入房内。

三人进房就见房内狭窄，一股酸闷的味儿扑鼻而来。李世民打量房内陈设，感叹道：“所谓居陋室不堕其志，陆大师，世民尝闻大师曾拒王世充聘师之事，今日到此，深慕大师高风亮节。”

王世充称帝后，摆出一副尊儒好学的姿态，欲让自己儿子王玄恕拜陆德明为师，还要到陆德明家里行拜师礼。陆德明深以为耻，却不敢明着拒绝。他听说王玄恕要来，买了些巴豆散喝下，躺在床上。王玄恕入门刚跪到床下，陆德明就开始在床上拉肚子，臭气熏天，王玄恕夺门而逃，拜师之事从此不提。

陆德明老脸现出羞愧，说道：“我当初被逼无奈，出此下策，招数颇为肮脏，说出来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房玄龄插话道："陆大师，天下书生闻先生此行止，都赞先生能持大节。"

李世民道："世民今日来此，本想先为大师送些粟米，没想到住处如此不堪。如晦，就在洛园里清出三间上房，请大师与家属先过去歇住。父皇有意，要请大师入长安，不知肯屈尊否？"

陆德明并不迟疑，答道："德明愿奉圣旨，如今天下已定，大唐为正朔所在，我们这些书生躬逢其盛。今日又蒙秦王屈尊来此，德明深感荣宠。"

陆德明与孔颖达等人皆干脆利落答应入唐，除了当时他们所奉的王世充、窦建德等人人品为他们不屑外，很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身份不同。长时间以来，上层社会的儒生阶层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关陇贵族为正统所在，他们的血统高贵，事身其下是很正常的事情。窦建德初为农夫，王世充、刘武周、薛仁杲出身卑微，似暴发户，向为人们不屑。比较而言，李渊世袭唐公，身份相对高贵，如前李艺归唐之事，身份也为一关键要素。

杜如晦在甄别人员的时候遇到一件尴尬事儿。他有一名叔父名叫杜淹，时任王世充的吏部员外郎。杜如晦父亲早逝，其兄持家，与杜淹矛盾甚大。及至杜淹当权，就拨弄是非将如晦兄杀死，又将如晦弟弟楚客下在狱中，几将饿死。及至洛阳城破，杜淹一开始也与单雄信一起列在被斩名单中，这其中自然有杜如晦复仇的因素。杜楚客闻讯顿时泪流满面找杜如晦要求不杀杜淹，杜如晦不从，说道："你就没想到哥当时惨死的样儿，你又差点儿死在狱中，这老杀才是一片豺狼之心，不杀难泄心头之恨。且如今杀他也非私仇，那是秦王要杀他呀！"杜楚客向杜如晦叩头："哥，叔父与父亲为亲兄弟，就如我们一般，都是杜家之人。当初叔父杀了大哥，今天你又杀了叔父。且大哥人死不复生，若一门之内，自相残杀而尽，多么令人痛心啊！"说罢，就要撞墙自尽，杜如晦此时也泪流满面，扑前拉住楚客，那一时刻，他忽然意识到这位弟弟情深义重，远胜于自己，遂答应找李世民说情。

李世民听说是杜楚客所请，动容道："有弟如此，夫复何求！如晦，你今后要善待楚客，这是你的福气啊！"脑中一时晃过李元吉的形象，心想李元吉若有杜楚客的十分之一，那该多好。李世民看在杜如晦兄弟的面子上，答应饶杜淹不死。

提起了杜淹的名字，李世民想起那个少林寺之夜，袁天纲曾经提起过杜淹、韦挺、王珪的名字，并为他们卜了前程。想到这里，他不再言语，心想就从三人身上，看看袁天纲的预言是否灵验。

过了数日，窦建德夫人曹氏与其右仆射裴矩带领百官，携带传国八玺和破宇文化及时所得珍宝来洛阳投降。

前次窦建德兵败，曹氏回到河北，其手下之人欲立窦建德养子为主，征兵继续与唐为敌。曹氏思前想后，以为不可，她向众人说道："隋末丧

乱，我们相聚草野，苟求生存。如今唐统一天下，以夏王的英武也一朝被擒，天命有所属，非人力能够与之争！我心已定，率众归唐，这样兵乱不再起，对百姓而言也是好事。”

李世民接了曹氏，盛赞她能识大体。他接过传国八玺细细观看，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传国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篆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他大喜道：“如今我朝已统天下，独缺此玺。果然是奇瑞异宝，难逢难遇！曹氏，你来献玺，为大功一件。”

又问房玄龄道：“此传国玺是昔日卞和于荆山见凤凰栖于石上得之，秦李斯令良工琢为玺，篆此八字于其上。当初为一块整玉，缘何今日此玺上用金镶其一角？”

房玄龄道：“汉朝王莽篡位，鸩杀了汉平帝，又寻孝元太后取玺。太后不忍给他，将玺撇在假山石上，击损了一角，王莽使金镶完，所以名为金镶玉玺。”

李世民将玺收入盒内，说道：“此物祥瑞，应及早进呈给父皇。萧公、封公，你们二人就作为护玺使者，即日将此八玺护送至京。并代向父皇讨旨，问我们何日班师。”又转向曹氏道，“曹氏，你随二公同去长安，由父皇发落。我所上表之内，已经细细说了你的功劳，父皇英武睿智，你可放心而去。”

当日午后，萧瑀和封德彝护送一溜儿车杖，身旁有六千人马沿途保护，他们带同曹氏等降人，缓缓向长安行去。

此后日子里，李世民与众人一面整理洛阳政务，一面享受快乐。

李世民奏明李渊，要求封温大雅为河南道安抚大使、洛阳行军总管，李渊准奏。那些日子，温大雅指挥众人清理洛水以南的城郭，转运木石恢复这里的房屋。

那日李世民观隋宫殿，觉得太过奢侈，就令温大雅派人拆掉端门楼、乾阳殿、则天门阙，所拆下的木石悉数运过洛水，用作重建南郭城。

此后河南道诸州县和徐宋十三州，相继举地来降。自此洛阳以东，直至东海，皆为唐土。

时间不觉就到了七月，这日李渊下旨，诏李世民班师回长安。

李世民接旨准备动身，他极为重视这次班师，早早就让房玄龄和杜如晦筹备。这日早晨，温大雅令人自宫城开始出西太阳门直到青羊宫，沿途清扫干净，又取来洛河之水，将路面喷洒一遍。随后，他带领洛阳众官集于西太阳门前。

辰时，太阳高挂空中，这时，只听城内鼓吹声起，李世民最先走出城

外。只见他手控“什伐赤”，头戴银凤盔，身披黄金甲，脸含微笑，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他的身后是二十五名身披黄金甲的将领，李元吉走在最前，后面将领每四人一排，再其后，为一众文官及秦王府属，王世充和窦建德等俘虏的囚车一溜儿跟在身后。

前部鼓吹有三十六具大鼓、小鼓、鼙、长鸣和中鸣等，它们一路轰鸣而来。后面即是一万名铁骑，随其身后的为后部鼓吹，最后是三万名甲士队伍。大队人马连绵不绝，直排了十余里长蛇队伍。

沿途州县皆准备了盛大的迎送仪式，百姓摩肩接踵列道观看。武德四年七月九日，班师队伍入了长安。李渊率领百官在太庙迎接，举行了隆重的献捷太庙仪式，在朝上举办了宣露布礼。

此后李渊令斩王世充和窦建德，窦建德面不改色，昂然就戮；王世充却向李渊乞求，说道：“我的确罪可当诛，然当初秦王许我不死。”李渊只好将他贬作庶人谪往巴蜀。王世充带领家人行走途中，独孤修德领人将王世充全家几十口人杀得干干净净。原来独孤修德之父独孤机当初在洛阳被王世充斩杀，他来为父亲报仇。李渊闻讯，免了独孤修德的官职以示惩戒，不久又复起用。大约杀了王世充全家，挺遂李渊的意思。实际上，李渊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处理好。王世充在洛阳民心丧尽，死与不死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而窦建德在其属地甚有威望，且其妻曹氏奉传国玉玺归降，窦建德被杀后河北倒有许多人不服，更有人跑到长安偷偷将窦建德尸身运回，又开始酝酿新的起义。

那些天，李渊满脸春风，瞧着李世民在旁，眼里满是笑意。回想自己从太原起兵至今，多由二郎出力，不由对这个儿子高看几眼。

对李世民，他内心里真心喜爱，曾许过愿，说自己百年之后可以传位于他。然又想起太子日常勤勉辅佐，精心谨慎，并无过错，且自古以来皆立长为储君，断无废黜之理，这实在让李渊犯了踌躇。

李渊接连想了许多天，终于有了一个好主意，这日他下特旨道：

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经邦盛则，哲王彝训。是以华衮龙章，允洽希世之勋；玉戚朱干，实表宗臣之贵。太尉尚书令雍州牧丰武侯大将军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缔搏之始，元功夙著，职兼内外，文教聿宣。薛举盗寇秦陇，武周扰乱河汾，受朕专征，屡平妖丑。然而世充僭擅，伊洛未清，建德凭陵，赵魏犹梗。总戎致讨，问罪三川，驭以长算，凶党窘蹙。既而漳滨蚁聚，来渡河津，同恶相求，志图抗拒。三军爰整，一举克定，戎威远畅，九围静谧。鸿勋盛绩，朝野具瞻，申锡宠章，实允佥议。宜崇徽命，位高群品。文物所加，特超恒数；建官命职，因事纪功。肇锡嘉名，用标茂实。可授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一万户，通前三万户，馀官并如故，加赐金辂一，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如此一来，李世民之上仅有李渊、李建成二人，其天策府俨然一个小朝廷，囊括了许多能人，文学馆内更是将国内最为著名的文学才俊延揽其中。李世民这样功大名重，不知不觉就非常招摇炫目，使李建成坐卧不安。

第二十一回

杜淹求官宴韦挺

秦王作画赞学士

武德四年八月，中秋节将近，秋高夜澄。李渊眼见全国渐趋一统，龙心大悦，下旨大赦天下，率百官于京城南郊大祀天地，并赐酺天下。大酺期间，百官、庶民共同宴饮欢聚，并开百场戏。那几日，长安城里百戏竞作，人潮如涌。

天阔云舒，树绿水碧，秋风抚慰下的曲江池显得更为妩媚。自晋昌坊开始，渠水汇集成股名为曲江，沿岸风景秀美为游乐胜地，朝中各衙署在这里修筑了许多亭馆台榭。

曲江沿岸的亭馆台榭中，以青云楼和芙蓉苑最为著名。不说周边绿树环水，烟水明媚，就是园内的珍木异石也布置得十分精巧，更别说这里闻名天下的珍馐美馔了。像青云楼，就是朝中大型宴会的指定地点。青云楼由于声名显赫，且有官供的支应，日常来这里的客人大多是朝中的达官贵人。这里的酒费昂贵，寻常百姓不敢轻易登门。却说这日午时，从城内奔来一匹白色高头大马，骑手头戴一顶皂绢幞头，身穿一袭绯色缺骻袍，脚蹬乌皮六合靴。他一路挺身疾奔，目不斜视，脸现倨傲之气。到了青云楼门首，只见他驭住马，一跨腿蹦到地上，将马缰绳扔给门房，疾步入了园门直奔楼上。后面的门房显然认识他，脸上早就堆出了谄笑，乖觉地将马绑在拴马桩上。

这人入了阁门，一名胡姬迎上前来，她轻启红唇，操着不太熟练的长安话说道："韦爷来了，这一阵子忙什么呀？我们都想着你呢。楼上那人已经等您半个多时辰了。"原来此人名叫韦挺，现在东宫任太子左卫率。其父曾仕隋为民部尚书，韦挺少时在长安与当今的太子李建成成为玩伴，交往甚密竟成莫逆。如今李建成贵为太子，早将韦挺引为心腹，是其第一红人。

韦挺脸上浮起笑容，看得出来，他与眼前的胡姬甚为熟悉。他用手摸了一下胡姬的脸蛋，柔声说道："小蛮，想我吗？"胡姬用粉拳打落他的手，复又将韦挺向楼上引，嗔道："韦爷，我想你有什么用？今天若不是楼上那人相邀，您会来这里吗？会想起我吗？"

胡姬将韦挺引到"翠涛阁"前，阁门正开着，想是听见了韦挺的声音，里

面马上迎出一人，只见他拱手道：“韦兄弟，有劳大驾践约，为兄感激不尽。”韦挺也急忙拱手，说道：“既蒙杜兄召唤，小弟焉有不从之理？累杜兄在这里久候了。”在他举手之间，身旁的胡姬早已悄悄地闪身下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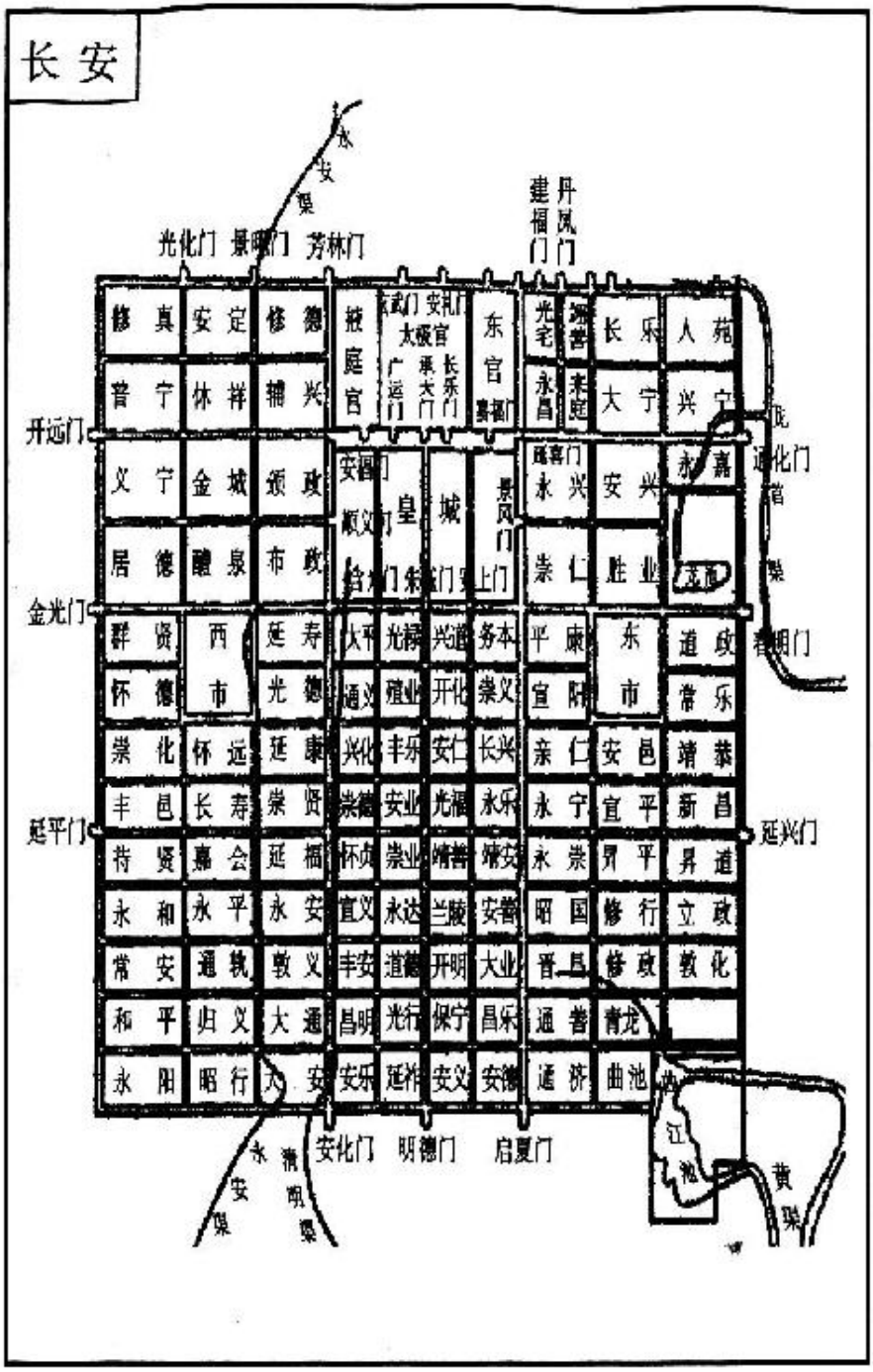
先来此人名为杜淹，正是杜如晦的叔父。

杜淹伸手请韦挺入席，韦挺迈入阁内定睛一看，只见案上已经摆满了各色果蔬，中间的一只双鱼纹四曲银碟上摆着六只缕金龙凤蟹。韦挺还是识货的，他知道这是由吴中转运而来的糖蟹，厨工用洁布擦净壳面后，再以金缕龙凤花云贴其上，在长安实属珍品。韦挺向藤椅子上坐定，眼光拂过窗外的曲江风景，笑道：“杜兄如此多礼，兄弟前些日子收下你那套团花纹金杯已是唐突，今日又蒙你赐宴，让我如何消受呀。”

杜淹连声道：“韦兄弟能给拙兄如此大面子，不胜感激。来，韦兄弟，这是酒楼新进的蒲桃酒，请满饮此杯。”

青云楼里的酒器甚是讲究，饮蒲桃酒用的是玛瑙兽首杯。韦挺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只觉得入口味辛，那凉意如一缕缕温火，片刻间四体融和，遂赞道：“好酒！”

韦挺知道杜淹如此殷勤的用意。杜淹自从入了长安，眼见昔日洛阳同僚纷纷入阁，自己久不得调，心中焦急万分。有心想走秦王府的路子，然李世民诸事忙乱，没有时间想起他。秦王府众人知道杜如晦的心情，都不愿意帮杜淹说话。东宫和齐王府里的人想他是杜如晦的亲叔叔，也没人搭理他。弄得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杜淹落得如此尴尬，还有一个因素。杜淹年轻时候博闻能辩，有心出仕想走终南捷径，就与好友韦福嗣共入太白山隐居。隋文帝洞察了两人的心机，将两人召来申斥一番，然后把他们谪戍到江表以示惩罚，这件事情在长安被传为笑柄。及至杜淹臣服王世充，得宠后威权自重，连自己的亲侄子都不放过，世人甚为不齿。韦挺素来傲慢不羁，对杜淹也很不屑。然他和杜淹素有旧交，又颇信袁天纲之语，当初袁天纲给自己和王珪、杜淹所留短语，隐隐然三人似乎为一殿之臣。今日杜淹盛情来邀，他虽不十分乐意，还是来了。



韦挺夹过一只糖蟹，揭开盖子，见蟹壳内蟹黄灿然，遂叹道：“秋来蟹肥，让我又想起吴中美景。”他话锋一转，“杜兄，你知道我是一个直性子人，有什么话，请说吧。”

杜淹脸上已有皱纹，黑黑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精亮，他伸手招呼侍者，说道：“上飞刀鲙鲤。韦兄弟，听说这鱼还是洛河里的鲤鱼呢。”所谓“飞刀鲙鲤”，就是将鲤鱼切成细丝然后生食之，青云楼里的庖厨能把鲤鱼肉切得如轻纱一样薄，如丝线一般细，时人誉之“縠薄如丝，轻可吹起”，真乃神乎其技。

韦挺神色漠然，他久在酒宴中穿行，眼前有再好的美馔也视若平常。

杜淹察言观色，知道韦挺性子甚急，也就不再弯弯绕，遂长叹一声：“韦兄弟，为兄已入长安两月有余，同来的人都有了地方，独我一人没有着落孑孑然如孤魂野鬼。今天找你，还想请你在太子面前美言几句，早日为我谋一差使。”

韦挺并不直接回答，轻轻一笑：“杜兄，你的亲侄子现在天策府颇受重用，你又是秦王带回来的，怎么反来求太子呢？”

“这其中的原因你应该知道，当初因受王世充之命杀了我的大侄子，如晦就把这笔账算到我的头上，若不是楚客替我求情，我已经死在洛阳了。现在如晦在秦王面前很得势，能容下我吗？我不想去碰那冷钉子。”

杜淹提到了李世民，韦挺突然来了气，愤愤道：“杜兄，你若不投天策府，实在是不识时务！现在的秦王风光得很呢。知道吗？那日太子带领众皇子观看百司酺宴，秦王多么抢眼啊。”

杜淹点点头。这件事刚过不久，长安城里的好事之人谈起来口沫横飞。此次大酺首日，李渊带领身边重臣和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等人，乘步舆沿着朱雀大街直到曲江池，沿途观看酺宴盛会。第二日，李渊令李建成率领众皇子出行，让他们“体会民情，与民同乐”。李建成居前，其他人依次排开。过往之处，观望士民见了太子皆低头默然，及至李世民到了近前，顿时“秦王”喊声雷动，人人脸上皆现兴奋之色，纷纷要上前一睹李世民的风采。李建成和李世民虽是一母所生，但李建成个子稍矮，这些年又静多动少，身子已经微微发福，而李世民长身玉立，脸现英气，加之他近时战功卓著，长安百姓早将他看成神人一般。李世民现在受众人欢呼，人群簇拥使他难以前行，前边的李建成扭头看了一阵，脸色渐渐阴沉下来，向李元吉等人一挥手，先行离开了。那几日，长安百姓纷纷以见到李世民为荣。李世民当街受拥的消息传入朝中，一大半人都以为这是李世民的功劳卓著使然，而裴寂、李建成等人暗地里却酸溜溜的。

韦挺得知了这个消息，愤愤地对李建成说道：“百姓只知秦王，不知太子，圣上也太宠秦王了。”李建成脸色阴沉不吭一声。

此后数天，只要一听李世民的名字，韦挺心里就憋气。

杜淹观察韦挺的神色说道：“这些年来，秦王东征西讨，所战皆捷。尤其是此次围洛阳，他敢于分兵堵截窦建德，这种胆魄非常人所有，难怪百

姓拥戴他了。”

“秦王确实功劳不小，然那副得意嘴脸也让人生厌。此次圣上又封他为天策上将，杜兄，他连太子也视若无物了。还有他的那帮府属，也是不可一世跋扈得很呢。知道吗？昨天，房玄龄路过尹德妃父亲尹阿鼠门首的时候，尹阿鼠正站在门首送客，房玄龄连马也不下就想一驰而过，让尹阿鼠指挥门人把他拉下马来打断了手。”

杜淹淡淡一笑，说道：“这还是在洛阳时惹的气，当时尹德妃奉圣旨去洛阳接收内宫，除了收到一些人之外，金珠宝贝一无所获，都让秦王分给有功将士了。听说尹德妃和张婕妤当时就气鼓鼓的，觉得秦王把好东西都独吞了。房玄龄太没眼色，放着那么多路不走，偏偏要从尹阿鼠的门首经过，不是自取其辱吗？”

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了声音：“杜先生此言差矣，如今天策府目空一切，正该有人挫挫他们的骄气。”

韦挺一听此言甚合自己心意，大喜，转头向隔壁喊道：“何处高人，能来一聚吗？”

对方回答说：“谨遵台命。”只听脚步声响起，那人起身向这边走来。青云楼里的阁室皆以连地屏风相隔，装饰甚美，然并不隔音。

片刻之间，隔壁之人已走了过来，只见此人长身壮健，英气逼人，拱手施礼道：“晚生杨文干，适才唐突，万望恕罪。”

韦挺已经认出了他，起身道：“杜兄，你识得他吗？此君正是新科举子杨文干。杨文干，闻喜宴已散，你为何还滞留在长安？”

六月，全国士子齐聚长安，街上麻衣似雪，南腔北调充斥店肆。这些士子参加过礼部主持的贡举试后，礼部放榜，及第举子先去拜谢礼部知贡举的知遇之恩，随后在曲江边凑钱举办一宴会，邀请礼部知贡举参加，名为闻喜宴。韦挺和礼部知贡举刘立甚是友善，这日刘立拉着韦挺参加了闻喜宴，韦挺也就在宴会上认识了河间举子杨文干。

三人寒暄一阵入席坐下，杨文干开口道：“两位大人在上，学生冒昧了。学生这些日子也多闻秦王名声，甚是佩服其功业胆识。不过听得多了，反生出一些疑问来。”

看到韦挺坐在对面向自己点头，杨文干好像受到了鼓励，接着说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王虽与圣上为父子，与太子为兄弟，然终为臣下。天下是圣上的天下，即使圣上万年之后，亦当由太子继承大统。如今秦王功高显赫，还慨然受之，若发展下去，当成大唐祸乱。文干多读史书，知宫中变故，皆缘于此也。”

韦挺甚是喜欢，说道：“文干不愧为饱学举子，很有见地。”杜淹在一旁

不做声，心想这杨文干乳臭未干，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妄议朝政，想不出他缘何对秦王如此反感。想到这里，杜淹忍不住插了一句：“我听说当初圣上曾经许秦王为太子，因为秦王力辞，才有太子今日之位。”

韦挺的脸红了起来，脖子上的青筋暴露，一拍案子，大声道：“一派胡言！我久在太子身边，也多听圣上言语，从没有听到这样的混账话，分明是秦王府里的那帮人造的谣。杜兄，我看你还有点相信呢。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此为通例，且当今太子的文才武功也不比李世民差到哪里去，只不过他要在朝中帮助圣上处理政事，无暇外出，诸种风头才让李世民抢了去。”

“是，是，为兄久在洛阳，不了解长安之事，所言皆是道听途说。”看到韦挺发火，杜淹忙不迭地解释。

“这就对了，要知太子为人淳厚，平素干得多，说得少，不愿意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反观李世民和他手下那一帮人，边干边吆喝，实在是鹰视狼顾，咄咄逼人呀。杜兄，你若入了东宫，要能够忍辱负重才行。像我这样的脾气，又口无遮拦，天策府里的那一帮人早将我恨得牙根直痒痒。”

杜淹默然。

一旁的杨文干按捺不住，接过话茬儿说道：“韦大人此言差矣！与人相争相持不能靠口舌之力，关键还要靠实力。如今圣上将日常政务交给太子处置，六部政要皆过其目，官吏任用皆过其手，可谓总揽大局。仅此一点，秦王万不能比。至于外出征战，太子或亲自出征，或选出数名上将代征，只要兵强马壮，一样能打胜仗。韦大人，这就是学生说的实力。”

杜淹见杨文干在那里侃侃而谈，其中观点不乏偏激，然也有相当见地，不由哂道：“这位小兄弟，想不到你整日握笔磨墨，还有一番到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念头。如此看来，你是文武双全哟。”

杨文干并不推却，朗声道：“学生虽读诗书，然也粗知兵法，枪棒使得不十分娴熟，也能到战阵里厮杀一阵。”

杜淹轻笑道：“嗬，可惜现在不开武状元科，否则你就成了双料举子了。”

韦挺已经听出了杜淹言语中的揶揄之音，遂接口道：“好哇，不愧为新科举子，有见地也就罢了，难得还有一身好武艺，将来朝中还要倚靠你这样的人才呢。文干，你近日返家吗？”唐依隋制，及第举子要在来年二月通过吏部的关试，方能具备做官的资格，铨选授任。

杨文干点点头：“学生准备明日动身返乡，年后正月再到长安参加关试。”

韦挺好似发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说道：“你该回去了，‘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待你关试之后，若有兴趣就来找我，我替你向太子引见，如何？”

杨文干大喜，起身拱手道：“早晨房前喜鹊登枝，学生知道今日定会遇到贵人。学生深感韦大人大恩大德，我这里有礼了。”

韦挺连连摇手，三人接着饮酒。韦挺和杨文干谈兴甚浓，好像久违的知音，反把杜淹晾在一边。午时过后，三人酒足饭饱走出青云楼。韦挺显然对杜淹的事儿不太上心，仅淡淡答应帮忙，除向太子举荐外，也找知事吏部的封德彝说项。杜淹心里透出些失望，但脸上还是堆满笑容连连称谢。他们出了门首，韦挺跨马而去，杨文干则背着手绕池而行。杜淹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转身唤来一赁驴小儿，点钱五十文付与他，然后骑上驴背，怅然而归。

安定坊位于宫城西首，北接城墙，居于北墙光化门和景曜门之间。坊内地势北高南低，矮丘洼地错落有致。当李世民收复并州之时，李渊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下旨在安定坊内营建弘义宫，准备赐给李世民为其居所。当李世民从洛阳凯旋的时候，弘义宫已经建成。

李渊对李世民甚是尽心，知道李世民酷爱山水，遂令工匠依安定坊内的地势，做成三座小山，并引水成渠，宫中正殿左右各成一池。宫成之日，长安百姓纷纷前来观看，盛赞长安又多一景。

李世民从承乾殿迁居到弘义宫，俨然是耸动长安的一件大事。早朝之时，李渊亲手将一金匾赏赐给李世民，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天策府”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并下特旨，启大驾卤簿，着百官将此匾送往安定坊，言“如朕亲临”。李世民听后大惊，为送一块匾而动用皇帝的大驾卤簿，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而跪地力辞。看到李世民如此坚决，李渊同意降为简仗。

如此简仗也非同小可，需动用三千人。从朝廷重官到侍从护卫、鼓乐旗盖、车骑扇辇、清道杂役等等，前后排列计有一百二十多列，耸动了半城百姓。车驾到了弘义宫前，先由太子李建成主持，将金匾立在大门之上。之后，李世民满面春风，拱手将百官迎入府内，里面，早已经准备好了酒席。种种宴乐之欢，不一一细表。

此后数日，李世民将承乾殿里的家什搬入弘义宫内，居中的正殿仍然名为“仁文厅”，又将左池名为迎阳湖，右池名为翠光湖。殿后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溪李径，翠荫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这日李世民带领房玄龄在宫内漫步，观此美景，深为满足，笑道：“玄龄，我有意揽众文学才俊在仁文厅里说诗谈文，这样的环境，不枉我这番心思吧。”

李世民奏请李渊，要求众文学才俊为天策府学士。李渊这些日子眼瞅着李世民的一举一动，心里由衷喜爱，当即准奏。不数日，群贤毕集仁文厅，他们是：府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从

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文学褚亮，文学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太学博士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事蔡允恭，参军事颜相时，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许敬宗，著作佐郎、摄天策记室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藏苏勖。

李世民在天策府延揽四方文学之士，也轰动了整个京师。士大夫趋之若鹜，若有人能预其选者，竟然被时人称为“登瀛洲”，可见其位望之殊。

这十八名学士定位之后，李世民将他们分为两班，在仁文厅里更日值宿，讨论经典，为他们供给珍膳，恩礼甚厚。李世民在朝谒公事之闲暇，常到仁文厅里，与他们讨论文籍，漫谈时事，经常说到半夜时分方才就寝。

这日秋日景明，阳光射入天策府内，将夜来的凉意压下去，庭院里依旧温暖融融。出仁文厅向东，沿着迎阳湖畔之曲廊向前，就到了一假山处，上面翘立一亭，亭名为“画境”。亭旁生长一棵百年银杏树，树枝亭亭如盖，树叶婆娑繁茂。从远处看，这里碧水、秋树、静亭，与天空上的瓦蓝相映照，端的是合了秋高气爽四字。

这会儿的画境亭里人声鼎沸，李世民等人正在观看一名画师为人画像。画像之人年约二十五六岁，生得白净面皮，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一身白色襕衫，胸前已经溅满了点点颜色。此人名叫阎立本，乃当朝尚衣奉御阎立德之弟。两人还在隋朝时候就以丹青驰名天下。阎立德出名早，及至到了武德年间，朝中的衮冕大裘等六服和腰舆伞扇，图样皆出其手，他整日忙得不亦乐乎。此次天策府十八学士毕集，李世民一日忽然想起要为他们每人作画一幅，以彰显当代，传之后世。本想请阎立德来此，无奈他宫内事情太多，无法抽身。这时虞世南建议道：“秦王，我观立德之近画，碍于宫体御制，日显呆板，少了生动灵气。其弟立本之笔法，随类赋彩，气韵生动，骨法清奇，我意不如请他来作。”李世民从其意，派人将阎立本请入府内为十八学士作画。其画能够抓住各人的特点写意，被画之人颇觉满意，今日正轮到为苏世长作画。

对面的苏世长正襟危坐，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皱纹一览无余。这苏世长乃雍州武功县人，隋文帝时任长安令，隋炀帝时为都水少监，与李渊甚是友善，两人正好同龄。此公天生聪明，生性大胆，有学问且能说会道。平素不端架子，还爱喝些酒。李渊当了皇帝，他在李渊面前一点都不拘束，常爱进谏，而且谏得滑稽巧妙。一次他跟随李渊去泾阳打猎，此行猎获甚多，李渊兴致颇高，回到长安问群臣：“今日畋乐乎？”苏世长当头泼了一瓢凉水，说道：“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李渊一时气得变了脸色，接着又笑了，问苏世长：“狂态发耶？”苏世长得理不让人：“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李渊有一样好处，就是相当念旧、讲交情，并不怪罪他。几件事情下来，朝中之人多说苏世长有点像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他所以被李世民列为十八学士之一，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看重他与李渊深厚的交情，且他不像裴寂那样

令人讨厌。

苏世长在那里已经坐了半天，阳光射得他眯着眼，就伸手揉了一下眼睛，对阎立本说道：“阎画师，人人说你画技如神，我看也不尽然。从早上到现在，你让我在这里一直端坐不动，怎么动作如此慢，莫非存心想折腾我这把老骨头吗？”

阎立本不理会他的茬儿，凝神观察苏世长的神态细微，依旧一笔一笔地认真作画。看到苏世长不耐烦的样子，李世民不禁好笑，说道：“苏先生少安毋躁，你的面部已成，马上就好了。”

虞世南和苏世长最是熟悉，两人见面常常开些玩笑。看到苏世长那猴急的样儿，虞世南忍不住取笑道：“老东西，你就如猴子一样沉不下心来，想当初你在陕州多忍耐一会儿，也就成为一位罕见的良吏了。”

众人一听，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这里有一个典故，也是朝中众人皆知的一个笑谈。去年李渊派苏世长任陕州长史，这位老先生说嘴天下无敌，真正去管地方政事的能力就差了一些。两个月下来，他难驭下属，又多判错案，民怨甚大。怎么办呢？苏世长想了一个收买人心的办法：自我责罚，让人在大街上用鞭子抽打自己。没有想到，这位执鞭的衙吏也恨苏世长仅有嘴上的功夫，平日里不干实事，竟然假戏真做，下手格外狠，鞭鞭见血。苏世长痛得受不了，大喊着逃之夭夭，围观的人们哄然大笑。李渊闻讯，将苏世长召回了长安，其时这个消息已经传入朝中，百官见了苏世长都忍不住要笑。

李世民先止住笑，责怪虞世南道：“虞先生平日里不苟言笑，揭起疮疤来也刀刀见血，今后不可再为了。”

那边的苏世长并不恼怒，也随着众人大笑，这会儿开言道：“世南，就你的这把瘦骨头，还不如我呢。一鞭子下来，恐怕早把你打昏了。我们不要说嘴，小许子，去拿皮鞭来，打他一鞭子试一试。”虞世南生就一副书生相，文质彬彬，清瘦柔弱，看似弱不禁风，其实内里禀性正直刚烈。

褚亮这时缓步走出人丛，说道：“苏先生，这些日子我为你的赞语不少犯难，这会儿我倒是想起了。”

李世民当初让阎立本为每人作画，又嘱褚亮为每人写一条十六字的赞语，再让虞世南题在画上，即完成了《十八学士写真图》。褚亮这些天已经将前画之人的赞语写出，计有：

才兼藻翰 思入机神 当官励节 奉上忘身 （房玄龄）

建平文雅 休有烈光 怀忠履义 身立名扬 （杜如晦）

德行淳备 文为辞宗 夙夜尽心 志在忠益 （虞世南）

道光列第 风传阙里 精义霞开 掞辞飙起 （孔颖达）

志苦精勤 纪言实录 临危殉义 余风励俗 （姚思廉）

苏世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他显然很在乎褚亮给他下的赞语，连声问道：“为我作的是好话还是坏话？快快讲来。”

场中一时静寂无声，褚亮悠悠吟道：“军咨谐噱，超然辩悟。”

苏世长点头道：“是好话，我聪明能辩是大家都公认的，下两句呢？”

“正色于庭，非躬之故。”

苏世长一听，疾步上前执起褚亮双手，边摇边道：“好哇，知我者，褚亮也！小许子，拿酒来，我为此语当饮尽一大盏。”

虞世南哈哈一笑：“褚亮，你这句话说到这老家伙的心坎上了，我问你，他是不是向你行了贿？”

李世民微微一笑：“褚先生此语甚是恰切，苏先生多次在朝堂向父皇谏诤，无非是一个‘忠’字，忠于我朝。”

说话间，阎立本作画已成，众人细细观看，只见画中的苏世长长髯飘飘，显得庄重超然，眉宇之间露出一丝诙谐之气，皆赞甚是传神。

之后阎立本为许敬宗作画，众人三三两两或观看，或回厅内喝茶。李世民也不与他们谈天说地，任由他们自由行动。这会儿房玄龄向他使了个眼色，两人就沿着曲廊信步到了后园。

后园里的菊花开得正浓，将园内装点得甚是娇艳。李世民见房玄龄的左手臂还打着夹板，关切地问道：“玄龄，手上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吗？”

房玄龄说道：“快好了，医生说后日即可去除夹板。”

李世民脸现薄怒：“尹阿鼠太不给我面子，仗着尹德妃之势，竟然敢打我的人！玄龄，你说，他到底受什么人的指使？”

房玄龄摇头道：“都怪玄龄没有眼色，不该从他门首经过，又恰恰尹阿鼠站在那里。这件事情并不复杂，根子还是当初在洛阳时，尹德妃索要金珠宝贝未曾到手，所以怨恨至今。”

“尹德妃和张婕妤这下子把我给恨上了，她们太不识大体！父皇有旨，将这些金珠宝贝赏给有功的将士，后宫之人怎能妄取呢？”

“女人心最是狭隘，秦王你拿下了洛阳，她们就以为你掌握了金山银山，理应分她们一杯羹！不过这件事情倒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后宫不可忽视，她们日日身处圣上身侧，谗言多了必然成祸。”

李世民面色凝重，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房玄龄观察李世民的神色，说道：“秦王，这些天我有一些忧心，如晦也有这样的心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李世民一愣，说道：“玄龄，怎么变得吞吞吐吐起来？有话就讲。”

房玄龄缓缓言道：“俗话说‘日盈则昃，月满则亏’，我们自从洛阳归来，秦王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些天有些闲言碎语，我和如晦细细盘查，发现这些闲言都是从东宫和齐王府里传出来的。言语中说秦王趾高气扬，连太子都不放在眼中。还记得打洛阳时，我们两人在涧水边的那一番夜谈吗？所谓‘功高震主’，这里的‘主’并非指圣上，而是指太子。前次大酺之时你当街受拥，我在一旁，就见太子和齐王的脸难看得很呢。如今嫌隙已成，现在这里又为十八学士作画写赞，引起士林耸动，恐怕又要加深猜疑。我知道秦王你素来谨慎，如此大举炫耀，大违你往日做派，我和如晦甚是不解。”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这就对了，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玄龄，那日晚上我们涧水夜谈，事后我想了许久。正如你所言，如今的格局已成，不容我再打退堂鼓，我必须要争取太子这个位置！当初父皇曾经许我，我推却不受，现在想来，是过于仁弱了。一者，大唐初兴，要承父皇之英烈，光大大唐基业，我最合适；二者，如今嫌隙已成，我手下众多文士猛将因我而折翼，太可惜；三者，我素宽仁，能容兄弟，反观他们，因我盛名天下，他们断不能容我。基于此，定要争取太子这个位置。怎样争取呢？就是要以才能韬略服众，以奇功伟绩打动父皇之心。玄龄，普天之下，我这心里话仅向你一人说知。”

房玄龄凝视眼前这位年少主人，心中热乎乎的，他如此坦诚向自己交托心事，这番信任自不必说，感觉最为沉重的是自己肩上那份责任。

李世民又长叹一声，道：“所谓箭在弦上，跃如也。玄龄，你说是吗？”

“秦王有这般心事，须深藏不露，何必如此张扬呢？”

“你还是不明白？我这样做，都是让父皇看的。若能兵不血刃达到目的，又维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分，当是上策。现在让大郎、四郎他们有些不安，实属正常。玄龄，这件事情你和如晦今后不可再谈，如何把握尺度，我自有分寸。”

房玄龄不再说这个话题，他从胸前掏出一张单子递给李世民，说道：“秦王，洛阳所获物品都记在上头。”

李世民接过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玲珑白玉带三十围 光白玉带三十围 夜明珠三百颗 白玉玩件一百件 马蹄

金十万两 赤金首饰二百六十件 银锞二万锭 金、银盏各二百副 潞绸一千匹 金簪、银簪、玉簪，金钏、玉钏、银钏、琥珀钏若干

李世民看完后问道："这些东西放在何处？"原来表上所列的东西是从窦建德营中和洛阳城中得来的，李渊曾让李世民将所得物品赏赐给有功将士，房玄龄和杜如晦看到如此多的战利品，心中若有所思，说服李世民从中挑选了一些保存起来。

"还记得如晦之弟杜楚客吗？他不愿意跟随如晦来长安，想找一个地方隐居。我为他想了一个地方，就是新安城里的那座避暑庄园。我一提起，杜楚客很有兴趣，就去那里当了庄主。这些东西现正藏在那座庄园的秘洞里。"

"好，让楚客看管这些东西，我最放心。不过这些潞绸、簪、钏之类的东西放在那里也无用，时间长了会腐烂、褪色，你派人将这些取回长安，交给嘉敏，让她再转送万贵妃。我想，后宫之人还是喜欢这些东西的。"

自从李世民将菁儿所生的李宽过继给死去的李智云，万贵妃满心喜欢，常常让长孙嘉敏和菁儿带李宽入宫，一待就是一天。万贵妃位居后宫之首，尹德妃和张婕妤虽然在李渊面前恃宠，但到了万贵妃面前还是要收敛一些。李渊此人好念旧情，对万贵妃，虽不常与她同寝亲热，但还是将后宫之事委托她管理，这样心里最觉放心。万贵妃闲下来的时候，一边像对待亲孙儿那样逗弄李宽，一面与长孙嘉敏、菁儿闲话，日子过得并不寂寞。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李宽长到两岁的时候，一场恶疾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那些日子，三个女人相对垂泪，万贵妃反比菁儿还要伤心。待她们情绪平复下来，互相的感情又加深了一层，一有空闲时间，万贵妃就将长孙嘉敏召入后宫。

房玄龄明白李世民的意思，重重点了一下头。李世民又叮嘱道："运这些东西入城时要隐秘一些，最好选个夜深人静的时辰入府才好。我晚上还要告诉嘉敏，让她慢慢地分批送出。像这些事情，还是少张扬为好。玄龄，还有什么事情吗？"

"还是和如晦有关，他的叔父杜淹，秦王还有印象吗？"

李世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说道："唔，我还记得他。想起叔父对待亲侄子竟然会这般绝情，我心里都透出恶心。你知道我，与人交往，尤重其德。这杜淹在什么地方？"

"杜淹自从随秦王来到长安，一直赋闲，尚未理事。昨日封公见我，悄悄说道，杜淹这些天正在托人打通东宫的路子，想到东宫谋一差使呢。封公让我告诉秦王，说这杜淹还有些歪才，若他入了东宫，对天策府而言，是一个小小的损失。"

"杜淹能有什么歪才？他既然愿意去东宫，随他好了。"

“不然，当初杜淹欲走终南捷径，被隋文帝恶之谪戍江表，不久起复为雍州承奉郎，隋炀帝时官至御史中丞；及至他到了洛阳，那里百官云集，鬼蜮伎俩甚多，杜淹在那里如鱼得水，获得了王世充的信任，被任为吏部侍郎。由此观之，不说他钻营逢迎，若没有些真能耐断不能久。他久处倾轧争斗环境之中，须有相当手腕邀宠蒙下，方能生存。我看他为虎作伥的本领已炉火纯青。若在天策府里，这里正气凛然，人才毕集，他断难翻起风浪；若他入了东宫，在太子面前出一些坏主意，将增加不小的变数。我意请如晦出面，招杜淹入府，权当养他在这里。其实东宫和齐王府那里，碍于他是如晦的亲叔叔，也顾虑重重难下决心。此事请秦王三思。”

李世民心里一震，觉得房玄龄所说很有道理，点头道：“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如今府里的兵曹参军还空着一个位置，就委予他吧。”他站在那里又若有所思，“封德彝在这件事情上还想着我，玄龄，人言封德彝狡诈多变，此次洛阳一战，他在关键时刻回长安说转了父皇退兵的念头，说起来，他还是有功劳的。此次又主动提起杜淹之事，你说，他的心向着我吗？”

房玄龄想了一会儿说道：“封德彝的态度到底如何，我实在有点拿不准。皇帝身边的几个老臣在对待你的态度上，萧瑀、陈叔达、颜师古他们自不用说，一直都支持你；裴寂与你性情不合，特别在处理刘文静事件上，你们其实已经互相厌恶对方，只不过还维持着面子上的和睦；至于封德彝，他的心里到底是如何想的，我吃不准，还是边走边看吧。”

李世民忽然转颜一笑，说道：“玄龄，我这些日子忙着文学馆的事儿，又在这里作画为赞，好几天没有与那帮武将们在一起了，这些天他们都在忙些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呀，都在那里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呢。昨儿我遇见了程咬金，秦王你猜，他说些什么？‘秦王现在不要我们了，只顾在那里吟诗作赋，别惹得我老程火起，趁黑夜将那群老夫子劫持到北境大漠，看秦王还到什么地方找他们。’”

“哈，这个口无遮拦的程咬金。不过我也真的有点想他们，明日，我就领他们到九宫山狩猎一回。歇了这么长的日子，久不骑马，身上的肉都有点痒痒。仗嘛，今后还是有得打的，这帮人别闲出事情来，要找个地方，让他们静心研究研究战法。打仗也不能仅靠力气啊，要让他们多点智慧。”

房玄龄点头称是。

这时，一阵脚步声从长廊中响起，就见几个丽人向这边走来，其中一人手里抱着小孩子。李世民定睛一看，认得是姐姐李婉娘和倩紫等三个丫头。又见倩紫的腰身笨重，显然是她与马三宝成婚之后有了身孕。那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自是李婉娘刚生下的儿子。

李世民疾步上前，说道：“姐，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也好让小弟和嘉敏迎接你呀。”

李婉娘生产后腰身明显又胖了一圈，然脚步还算利索，她见李世民迎来，笑容早已上脸，说道：“你现在是位在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怎么敢惊动你呢？我来这里，只想悄悄找嘉敏叙叙话儿，还想让我先拜见你不成？”

李世民也开起了玩笑：“别说好听话儿，我还不了解姐姐的山大王脾气吗？莫非想偷偷摸了我的寨子？”

李婉娘未及答话，就见一群女人如风般围上前来，自是长孙嘉敏带领众姬来迎。

第二十二回

建成生疑信传言

元吉任性结私党

自从李世民从洛阳回到长安，太子李建成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阴沉。

秋夜寂静，凉意从窗棂里透入室内。李建成放下《汉书》，紧了紧脖子，招呼宫女拿来夹衣穿上。他所居地方名为显德殿，为东宫的主殿。除了上朝觐见李渊，其余大多时间他都在这里接见众臣，处理政务。眼前的灯烛甚是光亮，火焰顶上飘出一缕似隐似现的轻烟，发出的味道弥散整个大殿，李建成感到这味儿有一丝甜香，甚是受用。他披衣立起身来，慢慢踱到长窗前，伸手推开窗扇，就见眼前的庭院幽静无人，半牙月儿的倒影映在池水中，风忽然吹起，一截树枝飘过来落入池中，顿时打散了平静的水面。

李建成有感而发，心里默默吟道：“尔乃龙吟方泽，呼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这是汉代张衡《归田赋》里的句子，本义写其田居吟啸弋钓之乐。李建成此刻吟来，因水而感，想那空中的飞鸟，水中的游鱼，本来自由自在，然而死亡的威胁在那边静悄悄等待。鱼鸟无思，而人呢？李建成不由心事重重起来。

一个宫女入殿奉茶，脚步较重，李建成厌恶地扭过头来，恶狠狠地喝道：“谁让你进来了？”那宫女一惊，手中的茶盘跌落在地，顿时摔得粉碎。李建成大怒，大声叫道：“拉出去，掌嘴四十！”

门外奔来两名太监，将宫女拖了下去。李建成看到地上的碎片，飞起几脚，将茶盘碎碗踢飞，心中的无名火一时难熄。

李建成彻底明白了自己不安的原因，二郎这些年攻城略地，手下将领文士如云，父皇对他青眼有加。后宫里也有传闻，说二郎出征太原前，父皇曾在长春宫里许立二郎为太子。反观自身，这些年忙于在京城处理政事，虽将政务理得井井有条，然这些功劳都是隐性的，外人皆认为皇帝有能，太子只是一个辅佐罢了。看二郎这些日子志得意满，见了自己也少了往日的那份亲善，多了一层倨傲。李建成深明这位弟弟的心性，知他向来敢作敢为，思虑周全，从不盲动，那么，二郎现在心里究竟想些什么，李建成难以猜测。

一阵脚步声起，听那脚步声音和节奏，李建成猜出来人是韦挺。东宫向为禁苑，能够从容出入者，也仅有寥寥数人。李建成思想间，就见韦挺匆匆跨入了殿门。看见殿内狼藉，窗门大开，韦挺甚是惊讶，嚷道："怎么了？太子，看你神色游移不定，莫非有什么变故？"

李建成一挥手，道："有什么变故？不过是一个宫女失手打破了茶盏，你呀，就会小题大做。你深夜入宫，有什么紧要事情？"

韦挺道："太子，你知道我性子急，有事情难以过夜。今天晚饭时，一位异人来访，所说事情令我实在气愤。"

"什么异人？"

"号称'京都大侠'的史万宝。"

"史万宝？就是现任河南道行台民部尚书的那个人？"

"是他。这史万宝自恃武艺超群，又因当初拥淮安王在鄠县起兵响应圣上，平日里眼界奇高，难与等闲人攀谈。今日里他不知动了哪根神经，自顾自就闯来找我。我们聊了几句，听他的意思，对时下秦王的所作所为甚为不平呢。"

李建成一愣，难以理解："洛阳之战，史万宝从嵩阳攻向虎牢，很有功劳。二郎素来善于笼络人心，怎么就把史万宝给落下了？"

"是呀，我也实在想不明白。我们一起喝了几杯酒，脑子一热，就想拉他过来找太子谈谈。现在他正候在宫外，太子想见他吗？"

李建成坐下身来，说道："你向来冒冒失失，就不会稳妥一点？"他沉思片刻，点头道，"好吧，你让他进来。"

史万宝进殿后向李建成施礼道："太子在上，请受万宝一拜。"

李建成立起身来，说道："史尚书免礼。你号称'京都大侠'，我一直想见你一面。无奈你常常出征，我在京城里又有太多烦务，总也没有时间。今夜月高风清，正是我们说话的好时候。"李建成在百官中的口碑很不错，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在处理具体事务时，耐心倾听臣下意见，

所断事情差错甚少。

李建成叫来太监为两人搬来椅子，令他们坐下和自己隔案而谈，宫女则蹑手蹑脚上前奉上茶盏，然后低头退下。偌大的显德殿里，在烛火的照耀下，只剩下他们三人。

李建成稍微一欠身，说道："史尚书深夜来此，不知有什么话说？"

史万宝道："万宝等闲难得见到太子，知道韦兄弟是太子的亲近之人，便请他相引冒昧来见，有些心里话臣想一吐为快。万宝是一个粗人，生就的直性子，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太子宽恕。"

李建成微微颔首。

史万宝看了一眼韦挺，见他满是鼓励的眼光，心里一横说道："常言道'疏不间亲'，万宝对秦王有些疑问，本想按着不说，又想国体事大，万宝还要向太子禀报才是。"他见李建成脸上没有厌恶的神色，接着道，"此次洛阳与虎牢之战，万宝领兵自南端掩杀，王君廓顺着河水向下攻击，及至擒获窦建德、王世充，虽称不上首功，功劳也该很大。哪儿知道洛阳城破之后，秦王令我等二人勒兵驻于龙门，不许入城半寸。回到长安后，秦王所奉的功劳簿上竟然没有我们的功劳，君廓和我谈起，皆甚不平。"其实在虎牢之战中，史万宝领兵自白寨北上攻击，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及至夏兵一击，史万宝领兵退后五里，此时唐军大举进攻，夏兵忙于照顾后面，还算没有冲散史万宝的阵脚。战役过后，李世民听说此事大怒，联想起当初合围洛阳时，史万宝领兵合围太缓，自己亲自前去督促险遭王世充的暗算，恼怒更甚。至于王君廓，想起他私藏军粮之事，李世民心中更是犹豫，觉得此人深沉阴鸷，不可重用。到了洛阳，李世民就将他们两人远远放在一边。大军回到长安，李渊论功行赏，史万宝好歹混了个河南道行台民部尚书的闲差使，王君廓虽被封为彭公，然整日在家，无事可干。

李建成说道："如此说，二郎委屈你们两人了。那奉来的功劳簿，还是由我先过目再呈父皇御览。现在想来，那上边确实没多提二位的功劳。"

史万宝眼珠一转，端起茶盏抿了口水，清清喉咙，接着说："其实秦王少报了我们的功劳，倒是小事，他不该搞亲亲疏疏，培植自己的嫡系。还有，洛阳城破之后，他并没有奉皇帝旨意，完全将所获金银财宝赏赐给有功将士，而是指令房、杜二人悄悄昧下一批。这两点，说明秦王图谋不小，以万宝所思所观，首先要不利于太子。"

韦挺在旁张口"啊"了一声，李建成也是一惊，张口道："真有这回事儿？"

史万宝道："当初秦王凯旋，皇帝封其为天策上将，更排仪仗送匾至弘义宫。那些日，百官所言、街谈巷议皆赞秦王英武。然也有一些有识之人心中暗想，秦王声望日隆，皇帝恩宠日加，把他宠到了天上去，将太子

置于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现在看来，一切都是秦王有意为之，如今的天策府里，秦王将东征西讨来的猛将笼络其中，最近又开文学馆，这几日又为其所谓的‘十八学士’写赞作画。说到底，这些文士武将皆是朝廷的人，是皇帝、太子的臣下，秦王此举，不是将他们据为己有吗？皇帝虽封秦王为位在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但他毕竟还是一位藩王，如此拉拢人才，邀宠圣心，太子，明眼人一看，这其中大有文章。”

李建成心里一震，史万宝的话说到自己心坎里了，然他脸面上不动声色，摆摆手，说道：“史尚书，这是你多心了。二郎有今日荣耀，皆是父皇圣恩。这些年，二郎常胜，不断安定开拓疆土，也是大唐之福。对了，你所说珠宝之事，确切吗？”

史万宝微微一笑，知道李建成此语言不由衷，他并不点破，回答道：“此事千真万确。不瞒太子，万宝轻功甚佳，身轻如燕，房、杜二人搜罗珍宝囤积的时候，让万宝看了个清清楚楚。只不过后来随秦王返回长安，这批货现在究竟还在不在洛阳城内，抑或运出了城外，尚不清楚。不过做任何事情都要留下痕迹，假以时日，自当访查明白。太子，秦王自诩不重钱财，这批货的数目很大呀，他昧下财宝将作何用呢？”

李建成陷入了沉思，一旁的韦挺忍耐不住，嚷道：“秦王此举，实为欺君。太子，这件事一定要抓住不放，否则我们也是欺君了。”此刻的李建成，心里翻江倒海，二郎这些年长年在外，不断收罗人才，囤积珍宝，其图谋不小。自己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其内心里到底还有多少隐秘呢？

想到这里，李建成缓缓起身，手撑在几案上，眼睛直盯向两人，一字一顿说道：“史尚书，我明白你的一片忠君之心，今日所言，不可再向别人提起，包括王君廓！明日起你和韦挺二人前往洛阳秘密访查，至于过所公文，我妥当为你们提供。好，时间不早了，我有些乏，你们退下吧。”说完，他向二人点了点头，转身就要离去，韦挺见状，急忙说：“太子，那日我提到的杜淹，这些天我又打听了一下，都认为此人还有些能耐。如今天策府极力收罗人物，东宫就显得单薄，我意不如让他过来。”

李建成停顿一下，心情依旧很坏，挥挥手道：“算了，杜如晦现在铁了心跟二郎。我们再把他的叔父弄来，不知将来又要发生什么变故，随他去吧。”

第二日五更二点，只听净鞭三响，李渊驾坐早朝。文武百官朝见已毕，分班站立。李渊近来又新宠上了一个小妃，是李艺从幽州选来的。这女子久处北国，生就一身凝脂似的皮肤，身材婀娜，性好舞枪弄剑，置身于后宫的脂粉堆里，一眼就看出特别。李渊一见就喜欢得不行，两日后就封她为才人。新宠在身边，惹得李渊一旬不再早朝。昨夜又与她闹得太晚，现在坐在御座上忍不住还直打哈欠。

通事舍人深谙李渊此时的心理，当堂喝道：“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李建成昨晚也一夜未睡，脑子此时昏昏沉沉，原想有事要奏，一时又想不起来。这时，前排的屈突通跨前一步，执笏奏道：“臣屈突通有事要奏，山东、河北之地多有章奏来，近日那里治安不靖，多处发生骚乱，疑是窦建德余孽兴风作乱。”

一旁的裴寂咳了一声，慢慢说道：“窦建德的阴魂不散呀，老臣听说，埋葬窦建德尸身的地方失了窃，被刨了一个大坑，尸身不翼而飞。”裴寂自恃老资格，奏事的时候也随便插嘴，李渊也不以为异。

李渊仰头舒了口气，对李建成说：“太子，你来处理这件事，以朕的名义告诉李艺，让他派兵前去弹压。裴监，朕看这是件小事，不宜深虑。”

这时，李世民出班奏道：“父皇，儿臣当日擒获窦建德，并未深入其腹地。依儿臣意思，不如派一上将前往坐镇。”

李渊沉吟一下，说道：“二郎说得有理，李艺毕竟在幽州，鞭长莫及。这样吧，神通，你对山东地理较为熟悉，朕任你为山东安抚大使，就替朕去走一遭吧。”

李神通出班道：“臣遵旨。”

听到李渊又派李神通前去安抚山东，百官中倒有一半人心中不以为然。李神通虽然勇猛有力，然谋略太少，当初李世□举黎阳投唐，李神通作为安抚大使前去，反而弄得一塌糊涂，使大唐在那里几无立锥之地。多亏李世民围洛阳拒窦建德，方将那边的土地与长安连成一片。现在又派李神通去，别再发生什么变故才好。不过今非昔比，仅是一些小股骚扰，想李神通应该能对付下来。此后散朝，李渊乘辇返回后宫，心想还能再睡个回笼觉。

群臣鱼贯退出太极殿，李建成在人丛中看见李元吉低头而行，心里忽然一动，唤人将他叫了过来。

李元吉日间出外狩猎，每日晨起要练一路槊法，身体健壮有力。他闻听李建成召唤，虎虎几步就走到面前。看见李建成疲惫的样子，很是惊异，问道：“哥，数日不见，你怎么就像老了十岁，背也驼了，怎么回事？”

李建成微微一笑：“四郎，你倒是无忧无虑，精神依旧健旺。我这几天偶感风寒，吃了几服药也不见好转。走，随我回宫去，我让你嫂子熬你喜欢的红豆粥儿。”

李元吉一摆手，道：“别，现在不是我们在河东的时候了，嫂子已经贵为太子妃，岂能再为我做这等贱作之役，兄弟不敢有劳。”

李建成只好作罢，又道：“四郎，我这些天倦得很，想出外活动活动筋骨。这样吧，我今天将手头上的事儿处理一下，明儿你到东宫里聚齐，我们一同到南五台山狩一次猎如何？”

“太子有令，臣弟不敢不从。好，我回府后马上准备，不过南五台山那里大家伙不多，没有多大趣味。”一听要去狩猎，李元吉顿时来了兴趣。他现在的口味甚高，等闲小鸡小兔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猎瘾。

“就算你陪为兄出去玩一场，若去得太远，恐父皇不放，就这样定了。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吧，我们兄弟没有好好唠过，此次是机会，我们边玩边唠。”

第二天一早，李建成和李元吉各带从人离开了宫城，他们沿着朱雀大街南行，出明德门斜向偏东，沿途一溜儿官道，路面甚是平坦。

一行人驰约二十里，地势开始升高，道边满是丛生的树木。时辰已经进入了初冬，树上的叶子早已落尽，满地铺了厚厚的一层。他们的马蹄踏地树叶弹起，纷纷向后面飞去。飞叶和满目光秃秃的树枝相映，凭空增添了一丝萧瑟之气。他们又向前行进二十里，即入南五台山中，再向南，就是以文士隐居闻名天下的终南山。

李元吉一马当先，他的这匹马也是张万岁选送给李世民的。洛阳之战后，李元吉看中了养在李世民马厩里的这匹黄马，就央求李世民将此马送与他。其时李世民的心情甚好，满口答应。李元吉试骑后觉得此马果然不凡，奔跑起来的时候能把其他的凡马落后好大一截子。今天出城时，李元吉和李建成还能一起并驾齐驱，过了一会儿，李建成就渐渐被落在后面，李元吉只好跑一段再按辔徐行，等待他们追上。

一行人一路疾行，午时就入了南五台山中段。举目四望，周围苍茫一片，沟沟坎坎上杂树丛生。李建成平素喜静不喜动，看到眼前的山坳间树多难行，踌躇道：“四郎，这里的路好难走呀，我们不如沿着山脊慢慢行走，权当来此游览一圈。”

李元吉不同意：“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想游览何必来这里？我如今见猎心喜，若就此罢手，还不急死我吗？”

李建成一笑，说道：“四郎，你可能不知道，前时虞部郎中奏闻父皇，言说采捕畋猎，必以其时。京畿之地不得滥捕，朝中已下诏，在长安、洛阳附近三百里以内不得弋猎采捕。你今日执意要捕，就是违了父皇的禁令。”

李元吉挥起马鞭敲了敲眼前树丛，哈哈笑道：“哥，这禁令是对百姓而言的，如今天下是我们李家的，莫非有人敢来拦我们？这样吧，你若不愿意动手，就作壁上观，且看我来大显身手。”说罢，令从人驱犬入林，身后一人立即将两只鹰奉给李元吉。

李建成提缰让马走了几步，探头观看这两只鹰，啧啧赞道：“四郎，京城之人皆传你有狩猎‘三宝’，这鹰是其中之一吧？”

“当然，”李元吉将两只鹰架在自己的左右肩头，伸手扯掉鹰爪上的细银链，“这两只鹰一名为北山黄鹘，一名为高丽赤鹰，最善扑兔。哥，人言二郎爱马成癖，他哪里懂得鹰的极妙处？等一会儿，你看这鹰凌空扑击的姿势，疾如闪电，恍若流星，比奔马要美妙百倍。”长安人所言李元吉的狩猎“三宝”，一曰此双鹰；二曰四犬，此时已散入林中；三曰置网。

李建成又问：“可惜今日只见你之‘二宝’，还是我性子急了些，你那三十车置网没机会运来。”

李元吉得意道：“我既然出行，焉有不带之理？再过一个时辰，这三十车置网就应该到了。哥，既来之，则安之，我都盘算好了。左近有一太乙宫，里面的道士甚是识趣，我们今晚就栖身在此。夜来将这些置网张起，明晨来收获猎物。那滋味儿，管教你心花怒放。”

此后两人散开，李建成携弓在近旁射些孤鸟野鸡，李元吉则携从人，拨马冲入林间，一面放开双鹰让其扑兔，一面张开弓箭，搜寻射杀那些被猎犬惊出的动物。

这里动物真是不少，以野兔最多，在林间蹦来蹿往如蚂蚱跳跃，间或其中晃过黄色的影子，那是狸和野羊。从人手持棍棒，一路敲打，大声喝叫，尽力为李元吉提供射杀的便利。李元吉在那里左右开弓，斩获不少。忽然，林间响起一声低吼，只见一黑色之物疾奔如风，一路顶开灌木、枯草，响动甚大。李元吉在马上看到此物大喜，眼睛发亮，大喝道：“儿郎们，好东西来了，抄家伙。”众人一听，齐刷刷扔掉木棒，一抬手拔出长剑，疾步到李元吉马前护持，更有两人站立在马头左右，手持长槊，直指前方。

那物瞬间抵近，原来是一头大个儿的野猪，只见它露出獠牙，吼声连连。那李元吉“嘭嘭嘭”射出连珠箭，箭箭射在野猪的身上，很快，野猪头上插满了箭杆，像一只奇怪的大刺猬。它挨箭后先是跳了起来，嘴里发出“吱吱”的声音，然后复又向前，往人丛中冲来，到了十步开外，它终于支撑不住，“扑通”一声倒下身来。两名持槊之人急跨几步，两杆槊一齐刺入野猪身体内。

李元吉伸手抹了一把汗，骂道：“这畜生，冲劲还挺大，肉肯定精瘦好吃。左右，抬它下去，趁热洗剥干净，今晚上好好美餐一顿。”

看到李元吉在这里大有收获，李建成也来了兴趣，他一拍马闯入山中，引鹰邀犬，忙得不亦乐乎。不觉日已偏西，李建成扭头看猎获甚丰，感叹道：“四郎，我今日才知狩猎之乐了。”他们一行踏着暮色向太乙宫走去，李建成脸含笑容，口吟一诗，诗曰：

角鹰初下秋草稀 铁骢抛鞍去如飞

少年猎得平原兔 马后横捎意令归

李元吉听言，不禁揶揄道：“你怎么和二郎一样的脾气，刚刚高兴一会儿，就要吟两句酸诗来凑兴？”

李建成微微一笑，并不反驳，三兄弟中，独李元吉不爱读书，整日里弄枪习棒，若让他来读书吟诗，那是勉强不来的。

到了太乙宫，李建成方悟李元吉所言这里的道士如何识趣。原来太乙宫左边有一处精舍，这里修竹流水，甚是幽静。更有一件好处，道士们知道李元吉常来，虔心将精舍又收拾了一遍，还觅来一位良厨，专治狩来的野味，让李元吉白日过完猎瘾后再来这里大快朵颐一番。李建成不由得笑道：“四郎，无怪你知狩猎之乐，这样的狩猎行宫你还有几处？”

李元吉道：“所谓习性不同，因人而异。你在京城里好好当太子，二郎忙于打仗，罗致人才，我吗，就在这里自得其乐了。”

这句话触到李建成的痛处，想乐又乐不起来，只好干笑几声。

这头野猪确是极品，通体皆是精瘦肉，不见一点肥膘。他们甫一入门，厨子就上来接过野猪，先行清洗一遍，然后将猪肉放在笼屉上，以大火蒸之。顷刻间，院内香味弥漫。肉熟后，他将之切成薄薄细片放入盘中奉上。李建成一尝，只觉此肉入口筋酥，味道绝美。

李元吉令从人送上一壶酒。李元吉端起酒杯说道：“哥，吃野猪肉要饮‘郎官清’酒，来，请满饮此杯。”

“郎官清”酒产于虾蟆陵，该酒系家传秘方酿制，酒清味烈，入口醇香，自西魏时开始，因大名远扬且产量有限，历来列为宫廷贡品。

李建成依言饮酒，又复吃肉，嚼后滋味混入酒香，更觉余味绵长，遂赞道：“你狩猎果然弄出了名堂，连带也成了一位美食家。我整日里奔走在宫廷之间，这样的野趣已经很难有了。”

李元吉揶揄道：“你为储君，当理天下大事；我为村夫野人，只好自己找乐趣，我们如何能比呢？”

李建成默然，端起酒杯细细品味。那边的李元吉则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片刻间已经醺醺然。李建成挥手令从人退出，烛火下只剩兄弟两人对坐，他端起酒杯凝视，只见杯中酒在烛火的照耀下清澈透明，光芒直射杯底，他若有所思，缓缓言道：“兄弟，我这几日的心情闷得很，今天约你出来，想借此将郁闷排出，你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李元吉此时的酒意已有七八分，全身冒着热汗，头脑反而比平时更为清醒。他听了李建成的问话，心中雪亮，却答非所问：“你当然要闷了，父皇委你治理天下，千头万绪，还不愁煞你吗？”

李元吉对李世民的恶感，早已根深蒂固，觉得这位兄长对自己全无关爱，动辄训斥。时间一长，李元吉觉得大哥对自己慈眉善目，关爱备至，且直言自己短处甚少，就愈来愈近。李世民素日里爱招朋呼友，居家时偏爱读书，也不与兄弟扎堆儿，时间长了，就生出一些隔膜来。李元吉平时在家里遇见二哥，也不搭理一声，全同陌生人一般。此次洛阳之战，李元吉一开始对李世民甚是不屑，及至李世民连打胜仗一举拿下王世充、窦建德两股强敌，这才从心里对这位二哥生出一份敬意和钦佩来。又见上自重臣下至兵士，皆虔心信服二哥之才，那些天，李元吉见了李世民脸上就挂满笑意，兄弟两人打从记事开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般和睦的时刻。那日他们返回长安，每每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李元吉跨前几步主动和李世民搭讪，他们在那里指指点点，神态甚是亲热。身后的群臣很是纳闷：这兄弟两人素来隔膜，怎么洛阳一破，两人都转了性子呢？

然而好景不长，李元吉回到长安，心境很快又有了变化，嘴脸也跟着翻覆。那日李世民当街受拥，他和太子被晾在一边，他先是愕然，继而脸色阴沉下来。这个二郎，还是原来的二郎啊！他原来对李世民的佩服忽然化成了愤怒，还夹着一丝恐惧。

他想，若二郎真的当了太子，父皇百年之后将由他来继统，到那个时候，凭二郎骨子里对自己的不屑，能给自己好果子吃吗？肯定不会！这时，他瞥了一眼身边的大哥，见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忽然对他产生了一丝同情：大哥这些年日日在京城里协助父皇办事，所有的风光事儿都让二郎抢了去，百姓但知有秦王，不知有太子。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到这里，李元吉不待李建成回答，借着酒劲儿狠狠地吐出了这八个字。

“你说什么？”这句话弄得李建成一头雾水。

“我在说你呢，大哥，我再说一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你难受的事情才刚刚开了个头，今后还有得你烦恼呢。哥，你应该向我学习，整日里架鹰弄犬，徜徉山水，就这样当缩头乌龟，肯定不会招人烦。”

“我招惹谁了？四弟，你在危言耸听。”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谁也没有招惹，只不过天下之大，太子只能有一位。你如今当了太子，就有人在那里眼馋了。还记得我去洛阳前对你说的那番话吗？你当时说我是杞人忧天。哈哈，如今这个杞人怎么变成你了？”

李建成眼望李元吉那张因饮酒而红的眼睛，心中暗忖道：外人皆言四郎粗豪无心，依前言观之，他还是很有心计的。他端杯说道：“兄弟，我们难得自小投缘，今夜我们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以前都怪我眼光迟钝，对你的肺腑之言未加留意。如今二郎咄咄逼人，还望你帮我出出主意才好。来，我们再干一杯。”

李元吉又将酒饮下，眼珠子瞪得溜儿圆，吼道：“哥，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此是通例。你平日里虚怀若谷，就显得仁弱，前车之鉴，炀帝就是设法获得文帝的喜爱，致使太子杨勇失宠，你不妨从中汲取些教训。我观如今的二郎，比炀帝当日还过之，炀帝还知韬光养晦，他却在那里恃宠自傲，总怕张扬得不够。”

李建成挥手示意，让他说话轻一些，然后长叹一声，道：“二郎如今的所作所为，明眼人一看都知他想干什么。然我这些日子苦思冥想，实在想不出法儿来。有两个难题不好办：一者，父皇恩宠；二者，众人景仰。像今天我们两兄弟在这里说的话，若传扬出去，恐怕父皇和众人要说我心怀嫉妒。”

“什么叫嫉妒？二郎若本本分分做他的藩王，不怀野心，何至今日？说到底，还是他先来招惹你。细究起来，还是父皇不好，既然立你为太子，就要想法树立你的威信，不能脚踩两只船，在那里摇摆不定。这次鼓捣出一个什么天策上将，下次他若再有功，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你将太子之位让与他。再以后呢？父皇总不成将皇帝的位子让与他，哈哈。”

李建成有些恼怒，斥道：“四弟，你怎么敢口无遮拦说出这等话？父皇如何，是你能评价的吗？其实二郎有如今的地位，非唯天力，多由其能。”说到这里，李建成不由得想起李元吉丢失并州之事，同样一母同胞，四郎在那里丢盔卸甲，二郎却能收复失地且彻底打败敌人。他知道李元吉性如烈火，不愿提其当初走麦城的事儿。

然而李元吉并不领情，冷笑道：“你不是想说我并州之败吗？尽管说不妨，我不生气。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你有兴趣听吗？”李建成默然点头。

“那日我遇到一个猎手，他谈起在荒原上遇险的事儿。他先是打死了一只意图伤他之狼，不想一群饿狼闻讯而至，发疯般地向他围攻，他退入一个山洞，用石块堵塞洞口。入夜，透过石缝可以看到外面的群狼那绿莹莹的眼睛，它们围在洞口不走与他耗上了。这人知道，指望群狼退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向洞内另觅出路，天不绝人，他终于从另一个洞口退出，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此事若让你评判，定会说群狼复仇自有它的道理。然此人与独狼对决，已有胜负，群狼应该讲理不该来复仇。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李建成哈哈一笑，道：“四弟你扯远了，狼本异类，岂能与人相比。”

李元吉正色道：“不对，狼和人其实也是一回事儿。所谓同仇敌忾，就是这个道理。此时，你若还在那里夸赞对手正确，就该投械认输。现在，你一面心里难受，一面还盛赞二郎有能，不是迂腐又是什么？”

李建成心里暗自点头，心想李元吉平素不爱读书自有他的好处，遇事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他话锋一转，问道：“四弟所言极是，然我刚才所问的两个难题当如何处置呢？”

“好办得很，你是太子，今后再有露脸的事儿，当仁不让。我们兄弟两人若能接连打几场胜仗，把二郎晾在一边，看父皇还如何宠他。”

“这些说着挺容易，办起来就难了。我为太子，父皇轻易不放我出去，难有机会啊。”

李元吉双手一摊，说道：“那就没办法了，你愿意当太平太子，就不该有坏心情。学学我，就当缩头乌龟吧。”

李元吉的话很冲，李建成并不理会，思绪反而飘了出去。心想若真有一场战事来临，父皇也果真同意自己出征，然自己久未上战场，四郎又是刚猛脾气缺少谋略，能打胜仗吗？这一时刻，他猛然想起天策府里的那帮猛将谋士，二郎招揽人才其谋甚远啊。自己虽为太子管理百官，然一遇到实际事儿，手头并没有趁手的人才可用。如今天策府里人才济济，那是二郎手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想到这里，李建成暗下决心，断然说道：“好，事情就这样定了。四弟，我问你，你到底是支持我还是站在二郎一边？”

“这还用问吗？”

“从今天起，我们哥俩同一条心，不能让二郎的图谋得逞。只要我的地位得保，你就是我最亲密的兄弟。将来有一碗羹，也要分给你半碗。就按你的意思办，再有出征的事情，我要向父皇力请。”

“这就对了，你放心，我今后一定追随你的脚步，不会出现任何偏差。”

·

两人就在这寒冷月高的夜里，彻底挑明了各自的意思。两人一直谈到深夜，然后各自归宿。李建成许多天来一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今夜耳听屋外松涛阵阵，不觉就进入香甜的梦乡。

未及天明，李元吉记挂着他布下的置网，蓦然惊觉翻身起床，连带着将李建成也拉了起来。他们步出室外，从人打着火把为他们照亮道路，一行人向所布置网处走去。李元吉边走边想象着网内已圈满了猎物，眉飞色舞。及至他们到了网前，只见网内空无一物，李元吉大为诧异，令从人举着火把绕网巡视。

“真是怪了，何至如此干净？”李元吉自言自语。

领头一人忽然叫了起来：“齐王，快来看，这里有一个大洞。”

众人赶到近前，只见那里的置网被撞开了一个大洞，李元吉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大洞有一头大牯牛那样粗细，敢情是圈入的动物都从此洞逃掉了。

李元吉还在那里茫然不解："我这置网系用铁架、鱼鳔线制成，猛虎也难冲出去。到底是什么怪物，坏了我的大事？"

第二十三回

河北聚众举反旗

金殿点将议出征

时间进入了深冬，一场场飞雪落过，气温骤降，长安城里家家户户燃起了南山木炭取暖。

以往的春节，按惯例百官有三天假期。今年特别，李渊下旨自除夕前三日开始，至正月初三皆放假，共有七日。春节期间，人们阖家团聚，设家宴庆祝。

元日晓漏之前，朝中举行早朝大典，以庆贺新年。李渊头戴通天冠，身穿大裘冕服，面南而坐，接受群臣朝贺。例由皇太子献寿，其次李世民、裴寂、封德彝、萧瑀、李元吉、陈叔达等人依次献寿。

其后，中书令封德彝奏诸州进表，黄门侍郎奏新年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番贡献，最后，封德彝又带领众供奉官献寿。

太极殿内的左右两角，乐工在那里演奏宫廷雅乐，群臣祝词连连。李渊脸露笑意，他的眼光漫向群臣，思绪飞出殿外：多么好的时辰，大唐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忙于翦除诸侯，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想到这里，他的眼光又盯向前排的李世民，只见他头戴进德冠，身穿团领窄袖襕袍，腰佩鱼袋，足蹬乌皮履，日常的英气内敛，增加了儒雅之气，心里又是一喜。

这时，群臣齐刷刷跪地，殿内响彻一片"万岁"之声。李渊从座中站起，挥手道："爱卿们平身。元日气象，朕觉甚旺，望爱卿们亲之珍之。朝事已毕，大家散去吧，各自归家好好与家眷共度佳日。"

群臣依次退出殿外，李建成看到兵部尚书屈突通一脸忧色，虽处喜庆之境也难掩其容。心里一动，走过去悄悄说道："屈公，且缓数日，这件事儿若今日奏报皇上，恐怕冲散了今日喜庆。还按我们前日所言办事，待下次早朝之时再奏报皇上吧。"

屈突通心里着急，看今天的情况也确实无法可想，点点头道："太子所言极是，老臣明白，这几日臣再密切观察那边动静，有新的情况就及时报知太子。"

李世民快步离开太极殿，眼睛余光中看见李建成和屈突通在那里说话，

知道他们所谈的内容。多年的行伍生涯使他极度重视各地情报，每日，各地的动静源源不断被报到天策府内，统一汇集到杜如晦的手上，再摘要报与李世民。早些时李世民就知道，河北之地已经出了大乱子。

当初李渊杀窦建德，实在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盖李渊家系关陇贵族，骨子里对起身于草莽的首领相当蔑视，认为杀就杀了，不值得惋惜。相反对于曾为隋朝官吏的王世充相当宽仁，仅惩之于流放。其实初为农夫的窦建德发迹之后，待手下宽仁平和，对领地里的百姓不事搜刮，自己和妻子曹氏不衣绫罗，依旧咽粗粝之食，他的好名声在山东、河北等地如雷贯耳，百姓和其臣下甚是景仰。隋末大乱，能遇到这样一位体察民情的好主人，确实相当难得。其在长安被戮的消息传到河北，许多人非常伤心甚至流下眼泪。

李神通此时作为山东安抚大使来到辖地，这是李渊的第二个失策。李神通好勇简单，又自恃皇族，眼界甚高，不听人劝。其东出洛阳之后，沿途经相州、洺州、贝州，最后到了冀州，一路上相当忙乎，忙于向各地调派官吏。这些官吏中的一些人听说窦建德的部将和旧吏回归乡下之时，随身携带了相当多的金珠宝贝，顿时眼红。他们让人指引，专索这些人带入官衙，以法绳之，痛加捶挞，勒逼宝物。一时间，这些消息传遍了山东之地，那些窦建德的故将旧吏皆惊惧不安，乱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李神通又广发布告，言说奉李渊旨意，征窦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人赴长安，欲为他们加授官职。

这几个人闻讯，不约而同聚在一起商议。这一段时间，他们都领教了唐吏的厉害，对李神通的这份布告甚是怀疑。范愿道："当初王世充举洛阳投降，其手下骁将单雄信、段达等人皆被夷灭，我们若到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获李神通，全其性命，遣送还之。李渊俘了夏王，当即杀害，让我辈心寒。既然都是个死，我们不如反了吧，起兵为夏王报仇。"

范愿此语，说到众人的心坎上，大家齐声道："就是这话，反了吧。"他们就地撮土为香，盟为兄弟。当即卜了一卦，显示为须有刘姓者为主方吉。众人一想，不约而同想起了刘黑闼。范愿道："汉东公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今举大事，若想收夏王故旧，若非此人难有号召力。"其他人当即赞成。听说刘黑闼此时隐于漳南县，他们遂起身找寻。

刘黑闼为贝州漳南人，少时为无赖，嗜酒好博弈，长大后不治产业，父兄见他时连连摇头，无可奈何。天下大乱，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先是跟随郝孝德当了占山为王的喽啰，打仗时泼皮玩命，又多狡计，渐渐就有了一些名气。此后又先后入李密的瓦岗军和王世充军中效力，闻听窦建德起兵势大，两人幼时即是好友，就脱身来到窦建德的营中。窦建德当即封他为汉东郡公，专管斥候军。刘黑闼率领斥候间入敌阵中探视虚实，他不仅仅侦察敌情，有时出其不意变侦察为乘机突击，起到了奇兵的效果，往往大胜，军中传他为骁勇之将。窦建德被俘，他落荒逃回漳

南，闭门不出躲避搜索。

这日他正在园中锄菜，范愿等人拥入，向他说明来意。刘黑闼听后大喜，扔掉锄头，哈哈笑道：“我正有此意。”牵来一头牛杀掉烹之，众人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议论大事。后数日，他们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城。同时派人到长安盗来窦建德的尸体，将之厚葬于漳水边，然后打起为窦建德报仇的旗帜，大肆招兵买马。周围百姓多不满唐吏的行为，纷纷起身响应，旬日间，刘黑闼就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队伍。此后他自号为大将军，挥师向南进发，很轻松就将鄃县攻陷。窦建德的故将闻讯，皆带领人马向这里集中，归属刘黑闼指挥，人数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不久，兖、郓、陈、杞、伊、铭、曹、戴等八州或刺史自叛，或有人杀唐吏以据之，先后起兵响应刘黑闼。

消息传到长安，时间已入冬月，李渊并不认为事态严重，觉得稍加剿抚即可安定。遂诏在洺州置山东道行台，令李神通为行台右仆射领兵拒之；又诏幽州总管李艺领兵南下，让他们合兵共击刘黑闼。

李神通一开始满不在乎，数次引兵与刘黑闼战，皆遭败绩。这时他才觉得刘黑闼不好对付，一边退回冀州等待李艺，一边发书调邢、洺、相、魏、恒、赵等州兵计五万余人到冀州集合，准备与李艺合兵后将刘黑闼一举扑灭。

腊月二十三，两军相遇于饶阳城南，李神通自带五万人马在前布阵，队伍南北连绵十余里，李艺居后接应。刘黑闼所带人马仅有三万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刘黑闼见对方人多，心想若像李神通那样排阵对圆，自己就会被各个击破，讨不到任何好处。因令队伍排成长队，沿着漳河堤攻击前进。

李神通见刘黑闼采取如此阵势，自恃人多，命令变阵沿堤向东压过去。这天从一大早就开始落雪，到了这个时辰，忽然刮起了强劲的西风，风裹挟着雪花向刘黑闼的队伍迎面吹过去，人难以站稳，雪花打在脸上，隐隐生痛。李神通见状大喜，叫道：“天佑我也！”催促部下加紧向前攻击。风助人势，唐军急速插入敌阵中，枪挑刀劈，一时间，刘黑闼的军队显得慌乱。

眼见刘黑闼就要大败，风忽然转了向，瞬间逆转成了强劲的东风，把迎面的唐军吹得东倒西歪。本来陷入绝境的刘黑闼跳下马来，手挥砍刀徒步到了最前列，他一路呼喊：“为夏王报仇，随我冲呀。”范愿等人也纷纷下马跟随，众人见主将如此英勇无畏，都来了精神，借助风势奋勇向前。远远看去，漳河堤上的刘军像一条翻滚的乌龙，很快闯入敌阵将唐军冲得七零八落。

后面的李艺见前方势头不好，急忙引军来援。这时，从东北方杀来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原来是高雅贤带领的后续叛军来到。他们就地开始厮杀，李艺一时无法前去增援李神通。

这样一耽搁，李神通阵脚已乱，他虽在阵中竭力弹压指挥，但已无大用。所谓兵败如山倒，刘黑闼虽然人少，然冲杀势头不减，以一当十，如旋风般在阵中砍杀唐军。唐军四散逃走，被杀者和在泥水中溺死者不计其数。李神通无奈，匹马向贝州逃去，待他收拢残军，所带人马仅剩下一万余人。

刘黑闼杀败李神通之后，又挥兵与高雅贤合兵一处，共同向李艺冲去。李艺见独木难支，无心恋战，就边战边退，一直退到藁城方才安稳。

刘黑闼并不停顿，带领兵马不事休息又攻向贝州。李神通闻讯，早已成惊弓之鸟，遂弃城向南逃跑。后面的刘黑闼衣不卸甲，紧追不放。李神通刚入了洺州，刘黑闼后脚已到，他只好又奔向相州，孰料刘黑闼的脚步更快，他连入城的机会都没有，只好撒开蹄子向河水边狂奔。所幸刘黑闼得了相州已经满足，不再追击，李神通方能从容渡河赶到洛阳。

刘黑闼此次完胜，名声更是大振，原窦建德所辖之地纷纷举旗响应，窦建德故将卒争杀唐官吏。刘黑闼自起兵开始，仅半年之间，尽复窦建德旧境。

屈突通得知李神通大败的消息，时间已是年关，尚未及奏报李渊。他也不知道长安这里举行元日早朝大典的时候，刘黑闼正在忙他的登基大典。刘黑闼定都洺州，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封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至于窦建德时的文武官员，悉复本位。这个消息若传到长安，即使快马来报，也要数日时间。

正月初三，天策府大管家李安早早醒来，径自入府开始忙乎今日聚宴之事。李安本来一直跟着李渊，李渊当了皇帝后，李世民觉得李安还算妥当，年近四十甚是稳重，就向李渊要来当了自己的大管家。

李安指挥小厮在仁文厅里设了六张大台子，又在四角升起十数笼红彤彤的炭火，室内顿时温暖如春。秦汉以来，大户人家宴饮之时多采用分食制，南北朝之后，随着高脚椅子的出现，为了增强宴饮气氛，又兴起了众人围台而饮的方式。李世民准备今日请十八学士和天策府属聚饮，李安请示李世民采用何种方式，李世民答道：“佳节之际最好热闹一些，且这些人随我征战日久，其中虽有文士，却已不习惯文绉绉的分食方式。李安，就去弄些大台子摆在大厅里，不用屏风相隔，这样最好。”

巳时三刻开始，天策府属和十八学士络绎不绝入府而来。看见众人已经到齐，李世民端起茶盏，满脸含笑说道：“诸位，今日是七天假的最后一天，想大家这些天日日酒宴，多食油膻之物，该有一物清淡除之。此次彦弘先生从洛阳离职，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来，请大家先饮一口。”说完，他率先举盏饮下。众人依言端起盏饮下，只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

李世民所说的彦弘先生，就是任河南道安抚大使的温大雅，年前被李渊召回。

李世民轻轻舔了一下舌头，感觉余味悠长，依旧微笑道：“据彦弘先生言道，该茶出于陕州之峻极峰，名为‘碧涧’，每年产量甚少。这水就更可贵了，是彦弘先生派人深入桐柏山内，披荆斩棘，从那淮水源头汲来。诸位，日后谁若见了彦弘先生，须当面谢之。”

众人端盏品之，唯其中武将不解此味，程咬金品茶之后，并不觉特别，见众人纷纷落座，遂言道：“秦王，这茶没有什么特别呢。老程素日里食量大，消化也好，没必要用这劳什子解食。待我见了彦弘先生，就说让他下次不要带茶，听说陕州的野猪甚多，让他扛回一只来，请大家品品。”

此言一出，满堂皆笑。李世民不觉莞尔，指点程咬金道：“程王兄，我原想你这些年来与这些先生朝夕相处，不管怎样也能沾上一点书卷气。谁知我还是错了，听你此语，原来你全身上下浑没有一点雅骨。”

苏世长接口道：“怎么没有？那日我见程将军拼命啃一副牛牙，总有一丝半片牙骨落入肚中。”

众人复又大笑，程咬金也咧开了嘴，并不恼怒。

其后，众人依次入席。

宴饮之中其乐融融，文士武将浑然一体，种种妙语连珠、酒令乐趣，这里也不细表。只是到了最后，尉迟敬德已经红了眼睛，大声喝道：“秦王，这半年久处京师锦绣丛中，愁煞我等。听说刘黑闼现在兴兵作乱，不如向圣上请旨前去剿杀，这样才来得爽快。”尉迟敬德来到长安，亲自前往朔州接来双亲和妻儿，其子尉迟宝琳已经长到四岁，生得虎头虎脑，让尉迟敬德爱得不行，一家人总算共聚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然数月一过，那尉迟敬德生就的武人心性，多日不经厮杀，手心就痒了起来。

尉迟敬德此语一出，举座皆静，大家一同把目光投向李世民。李世民此时酒意也有七八分，只见他霍地立起身来，将手在空中一挥，慨然说道：“刘黑闼纠集一帮乌合之众，不足为患。敬德，你们既然起了出外征战的念头，明儿本王就向父皇禀报，我们就出去走一遭。”

李世民话音一落，在座的武将脸上皆现雀跃之情。坐在一旁的房玄龄默不做声，心想李世民此时盛名正隆，前去剿灭刘黑闼是十拿九稳的事情。若能再添一场胜利，肯定更能博取李渊的欢心，增加其在群臣中的威信，从而促使李渊早日下决心更换太子。

唐依隋制，皇帝每月于朔、望之日在太极殿视朝，其余日常听朝视事的地方则在两仪殿。正月初四，按惯例文官五品以上及武官三品以上者齐集待漏院，他们在这里等待入两仪殿朝见。

其时为五更二点，天色尚黑，这时通事舍人入内，喊声“上朝了”，百官就跟随通事舍人入两仪殿中就位，向李渊行跪拜礼。

李渊的气色显然不错，挥手对群臣道：“罢了，众爱卿平身。有事迅奏。”

李建成回首向班中溜了一眼，见屈突通从群臣中闪出，他执笏奏道：“禀陛下，臣元日前接报，贼首刘黑闼于腊月二十三趁风雪之便，袭破了淮安王和李艺的联军，河北之地悉被所陷。臣奏事延迟，望陛下降罪。”

李渊甚是宽宏，淡淡说道：“屈爱卿，朕知道你的心意，恐怕搅了节日的喜庆，因不来奏。这不怨你，朕不降罪。想那刘贼能成什么气候，谅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昨日臣又接报，刘贼定伪都于洺州，自号汉东王。”

“淮安王呢，他现在什么地方？”

“淮安王如今已退到洛阳，李艺也已退回幽州。”

“这个神通呀，怎么如此不济事。二郎刚刚收复了河北，仅仅数月间又让他给丢了。屈爱卿，看来刘贼的祸害不小，兵部有什么想法呢？”

“禀陛下，此事臣已与太子议过，想趁刘贼立足未稳之际，再令李艺统军南下，另派人统洛阳之军渡河前去夹击，争取一举剿灭。”

“就这么办吧，屈爱卿，你看谁去办这趟差事？”

一边的李建成听言急忙跨出几步，与屈突通站立一排，朗声道：“父皇，儿臣愿领兵前去剿灭。”

这时，李世民也疾步出班奏道：“父皇，太子理国劳烦，不易轻出。儿臣前次擒获窦建德已令贼人胆寒，此次能领旨出兵，当能一鼓擒之。”

李渊哈哈一笑，道：“两名皇儿争相为帅，为朕分忧，朕甚欣慰。四郎，你在那边跃跃欲试，也有此念头吗？”

李元吉也出班来到面前，悠悠言道：“儿臣不敢领兵，愿随兄长效力。”

“你愿跟随太子，还是二郎？”

“儿臣愿随太子出兵，二哥前次出征劳累，不宜再动，望父皇恤之。”

御座上的李渊一时无语，下面的群臣听见李元吉言语，都觉奇怪。他们知道李世民和李元吉平素不和，且李元吉为直筒脾气，向来说话不拐弯，怎么今天会破天荒替李世民着想？

李世民再拜道：“儿臣击破洛阳，至今已半年有余，已经歇过了劲儿。且儿臣深明山东地理，又有一帮降将可以帮忙，望父皇降旨，准许儿臣领兵即时出征。”

李建成也不甘示弱："请父皇定夺，儿臣坚意出征。"

群臣听到两兄弟在这儿争夺典兵权，另外一个还在那里明里帮衬，许多人不明其中详细，还觉得这李家兄弟为国操心，可谓后继有人。几名略知内幕的老臣洞若观火，已经闻到了其中的异样味儿。

此时李渊已有决定，说道："二郎确实深明地理，又有擒拿窦建德的余威，太子，你不要争了，就让四郎随二郎出征去吧。"

皇帝的话金口玉言，即是铁定的圣旨，李建成本想再争一争，嘴唇动了一动，终于收了心，遂低头道："臣领旨。"当即退下。

此后又有数人上来奏事，待李渊一一下旨，东方已现白色。李渊打了一个哈欠，说道："如此，大家都散朝吧。裴监、萧郎、封爱卿、陈爱卿，你们随朕进早膳吧。"

李渊的早膳并不复杂，案前摆有九碟清淡小菜，少有肉食。主食为水晶饭、乳酪饼。水晶饭选用吴兴水晶米，用慢火熬煎成粥，汤汁稠黏，饭粒晶莹。乳酪饼是从胡地传来，其馅系用乳酪膏腴所制，外覆以一层擀面饼，在炉中烧烤而成。几名大臣随李渊入了东房，就见每人案前已经摆好了食物，看样子李渊早有安排。

看到众人坐定，李渊举起筷子说道："众爱卿，进膳吧。你们在家都为长者，这几日定是忙得很。朕本想召你们来聚一聚，又想如今的皇室规矩太大，哪如小户人家那样来去自由。就想趁着今日早膳的机会，我们几个来叙一叙。"

李渊性格宽简，待人随和，尤其对其老臣，平日里呵责甚少，倍加爱抚。

几人急忙立起拜道："谢圣上赐膳。"

李渊又一挥手，说道："罢了，大家不要有太多规矩，坐下吧。"他的眼光看到陈叔达面前的乳酪饼，转身斥责侍立的太监道："陈爱卿不爱食乳酪，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赶快换过！"

座中之人多居长安，已经习惯食乳酪，唯陈叔达为陈宣帝十六子，自幼生长在南方，对马奶、乳酪之类的东西甚不习惯。

片刻间，太监为陈叔达换了一盘蒸饼。所谓蒸饼，即是今日的馒头。

众人不再多话，看到李渊在那里低头进食，遂小心翼翼，伏案进餐。很快，早膳即罢，自有太监蹑手蹑脚将杯盘撤掉。

李渊进餐后，爱食水果。太监将杯盘撤掉后，就为每人跪献了一碟绿李。这绿李原种出于洛阳嘉庆坊，名为嘉庆李。在泾县那里引种后，个

大味甜，成为内廷贡品。

李渊拈起一枚李子咬了一口，笑对裴寂说："食此李子，又想起昔日在太原时的困顿。裴监，那时候托你之福，让朕食了几枚晋阳宫藏绿李。当时的滋味太好了，这些年再也吃不到那样的好李子。"

裴寂心想，你当初仅吃了数枚，所谓物以稀为贵，那滋味当然令人难忘。如今贵为天子，想吃多少就有多少，当然就没有特别的滋味了。他心里这样想，嘴里不这样说，言道："圣上那时毕竟只管了一个太原郡，事务不多，有心消闲。如今贵为天子，统管天下，日夜辛劳，所以就食不知味了。"

萧瑀等人见怪不怪，知道裴寂此人除了溜须拍马，再没有别的本事。

李渊一听，说道："胡说，朕再忙，入口食物的滋味还是要品一品的，你说朕食不甘味，无非想讨朕的欢喜。"

裴寂脸也不红，对之也是一笑。

李渊又话锋一转，说起早朝的事儿："众爱卿，想起早朝时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当初嬴政自号始皇，希望秦朝可以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孰料其一撒手，秦二世胡亥就将他的基业丢了，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可见成就大事，除顾及自身，还要虑及后代。太子这些年淳厚端庄，处事仁义；二郎英勇善战，从善如流；就是那四郎，自跟随二郎一段时间后，也将以往的性子收敛许多，历练得愈来愈成熟了。现在国家有事，他们作为皇子不惧艰险，竞相出征，确实为我朝之幸呢。"

封德彝接言道："皇上圣明，这些年太子在朝理政，秦王出征接连大捷，两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街谈巷议，皆赞圣上圣裁有方，想是天佑大唐，降生这几个皇子来辅佐圣上。"

封德彝的这番马屁拍得恰是火候，李渊听来很是舒服。其实封德彝心里明镜似的，早就瞧出了太子与秦王之间的争斗。今日早朝上的相争，他当时心里一惊，想起两人之前的矛盾甚是隐秘，明里面上没有任何痕迹，从今以后，两人算是揭开了帷幕，从桌底摆到了桌面上。封德彝曾眼见过隋炀帝巧夺杨勇太子之位的过程，明白朝堂之上，唯此事牵扯面最大也最凶险。他早就打好了主意，在两人争斗没有明朗化的时候，自己置身事外，紧随李渊脚步，不明显倒向任何一方。

那边的裴寂忍耐不住，长叹一声道："皇帝的圣旨已下，老臣不好再说什么。不过太子为储君，除了在朝中理政之外，似也有必要出外典兵历练一番。作为一名储君久不典兵，老臣觉得不甚妥当。"

萧瑀接口道："老臣以为裴监此语不通。陛下，兴兵为帅主旨要打胜仗，方今靖乱之时，谁也不敢保证每仗必胜，更不能大度说打仗为历练。圣上今朝委派秦王为帅最是圣明。一者秦王能征善战，所战皆捷；二者，

秦王深明地理风情；三者，秦王新擒窦建德，广有积威。如今虽说完胜王世充和窦建德，也不可说天下太平，不能掉以轻心。”裴寂以往朝会时奏事往往出丑卖乖，那时有一个刘文静常揭其疮疤，他弄掉了刘文静，没想到又出来了一个萧瑀。裴寂心里恼怒万分，然对萧瑀一点办法都没有，萧瑀现为国戚，李渊甚是亲善，直呼其为“萧郎”。萧瑀又是两朝重臣，识见诤论确是高明，他也无隙可乘。没办法，裴寂每遇萧瑀斥责自己的时候，只好嘿嘿一笑，此后默不做声。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萧瑀见他举手投降，也就收了痛打落水狗的劲头，不再深责。

然而今天裴寂的表现与往日不同，他嘿嘿一笑对萧瑀道：“萧公当然是护住秦王了，想你与秦王一起近一年的时间，这感情就不同一般了。”

萧瑀“呼”的一声站起，直视裴寂道：“这是什么话？且让圣上评评理儿。”

萧瑀身旁的陈叔达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襟，轻声道：“萧公，圣上在前，不可造次。”

李渊见自己心爱的两名老臣当堂顶撞起来，微有怒色。心想都怪自己平素对他们太宽简，弄得没有一点规矩。他哼了一声，见萧瑀已经坐下，因转向裴寂道：“裴监，你身为国家重臣，怎么能说出这般话来？封卿当时也随二郎一起，岂不连他也说进去了？萧郎，人言人愈老性子越慢，你怎么变得愈急起来了？好了，今后在朕面前不得有如此无理行为。”

李渊未置可否，将他们各打五十大板。

此后李渊也无心再谈，起身离去，四人也缓缓退出宫去。

到了晚间，裴寂唤来四人，抬着保暖肩舆，送他入了东宫。

闻听裴寂欲入宫，李建成急令放行，并疾步出了显德殿门，上前迎接。李建成日常也瞧不起裴寂，觉得他不过是父皇跟前的一个弄臣，两人来往甚少。然而到了去年七月之后，两人关系开始变得密切起来。这种密切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两人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现在看来，大概是李世民锋芒毕露让两人心有灵犀。李世民素来讨厌裴寂，尤其是刘文静被杀，更将裴寂痛恨到极点，认为他不学无术，为一弄臣，反坏了国家栋梁。裴寂见李世民名声日隆，又听了些风言风语，心想李世民若势头不减，万一哪天李渊真传了他太子之位，自己断落不了好处，不由得惕然心惊。想起李建成性格平和，待人宽仁，倍感亲切。而李建成遍视朝中老臣，大部分人与李世民交好，除了一个封德彝难明其倾向外，只有一个裴寂与李世民交恶，顿感知音。此后两人相遇时，有事无事就多谈几句，有时李渊赏了裴寂一些罕见的物品，裴寂也会分出部分派人送至东宫。两人心里各明对方心意，只不过没有说透。

俄顷，就见裴寂那蹒跚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李建成迎上前去，执起裴

寂右手引向殿内，温言道：“裴监，有事就招呼一声，建成自会到府上相询。现今天寒路滑，何劳轻出呢？”

说话间，他们就入了显德殿。裴寂进去后就觉满殿生香，抽了几下鼻子，说道：“殿下的日子过得挺惬意嘛，方今天寒地冻，香气难以弥散，殿下用什么法儿弄得满室生香？”

李建成微微一笑，说道：“今日点起了几支年前交趾贡来的香烛，火只一燃，香气就扑鼻而出，甚是奇妙。等会儿裴监回去时，不妨带走几支试试。”

“老臣知道此物，炀帝时宫中也有此贡物。不过数量甚少，听说都让萧皇后收了去，老臣但闻其名未见其物。”

两人在那里东拉西扯，都不切入正题。最后还是裴寂忍不住，慢慢引入话题，他看着李建成的面庞道：“想起殿下当初从河东奔往太原的时候，何等英俊，至今也就是短短五六年的时间，这些年殿下日夜操劳国事，额头上已见沧桑了。”

“裴监言重了，建成今年年龄不足三十，精力旺盛，何至就有沧桑感了呢？”

“大约是殿下久处京城，操劳国事思虑太多的缘故。想殿下当初统领左军，出太原后一路杀向潼关，其时跨马驰骋，何等英雄潇洒。自从殿下当了太子，等闲难再出长安一步。”

李建成一听笑了：“裴监此语确为高论，依你所言，这当太子为一苦差事。哈哈，你且将此言渲染开去，只怕没有人愿意来做太子了。”

“殿下之言差矣，太子之位尊崇无比，此风放出，人人来抢，那还不打破了头。不过今日早朝之上，老臣见殿下出征意愿殷切，是不是想脱身出去清闲数日呢？”

“极是、极是，知我者，裴监也。”李建成见裴寂出言试探，也就玩笑般回复过去。

裴寂嘿嘿一笑，道：“恐怕殿下不是想去躲清闲，是看秦王这些年出征连捷，耐不住寂寞。老臣说得对吗？”

李建成一愣，没想到裴寂单刀直入。

裴寂接着道：“请殿下莫怪，恕老臣直言，如今朝廷内外皆颂秦王之能，不提太子之名。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没有了规矩。这些风言风语，想必也入了殿下之耳，你难道就无动于衷？老臣我却有点看不过眼。今日早朝之后，皇上赐膳，为此事我在皇上面前为你争了几句，还挨了萧瑀的一番抢白。老臣越想越不是味儿，今夜来宫，只想给殿下提个醒儿。”

李建成心里大为感动，心想李世民招摇才能，毕竟有人看出了他的门道。像眼前的这个庸臣，竟然为自己打抱不平，可见自己这些日子来的不安，并非无端敏感，当是李世民有意挑衅使之。看到裴寂如此坦诚，李建成也不想再掩饰下去，长叹一声道："还是裴监知我呀。实不相瞒，二郎自从洛阳返回长安，似乎变了一个人。往常我们相处还算融洽，心思也差不多，遇到什么事儿，他有时还来我这里讨个主意。这一次回来，从不登东宫之门，见了我仅是淡淡地打一个招呼。他日日在天策府里搞什么十八学士，一群武将也簇拥其身侧，天策府似乎成了一个兵部，天下的消息他反而比我知道得还快。有人对我说二郎如今趾高气扬，似乎大唐天下拜其所赐，其实他在前方打仗，我们在京城里为他调派人马，增拨钱粮，这胜仗的功劳难道是他一人的吗？他不过为一前方元帅罢了。裴监，说实话，此次我想争夺出征机会，不过是瞧着二郎的样儿不顺眼，打仗的事儿我也曾经历过，有什么难处？"

"对呀，殿下今在朝堂之上应该力争，怎么说了一句话就不再言语了呢？这一点，秦王就比你强，他敢在圣上面前死争，想是殿下过于仁孝了。"

"能否出征，明争未必就能到手。如今父皇的心意我明白，都一股脑儿放在二郎身上，以为每每危急时刻他能定大局，这一点也确是事实。"

裴寂默然，当初李渊派自己为并州总管前去征讨宋金刚，结果自己被打得大败逃回长安。还是李世民领兵渡河，一举打败刘武周、宋金刚，收复并州，解除了李渊的心腹之患。他忽然冷笑一声，说道："如此说，殿下心里不该难受，应该让秦王专力出征才是。殿下，老臣多观宫廷之事，以你这等仁慈之心，将来会吃大亏的！想那杨勇仁孝为本，平素小心谨慎，结果在杨广的算计下，硬是找出了他的毛病，被废掉太子之位。还请殿下恕老臣直言之罪，你现为太子，满心替秦王说好话，焉知秦王心里到底想些什么？不可不防啊，当然，除非殿下诚心献出太子之位。"

裴寂这番话说得已相当露骨。这老儿没有别的本领，在宫廷中溜须拍马、察言观色的本领炉火纯青，他又多睹宫内阴谋伎俩，现在坦言说出，可谓一针见血。

李建成思索半天，最后下定决心。他知道裴寂没有太多本领，平素人缘又差，然他素得李渊信任，为其第一近臣，若能笼络为己所用，当为一强援。想到这里，李建成起身拜道："建成幼稚，今后还望裴监多多教我。至于二郎，裴监的心意就是我的想法，还望今后每每关键时刻，能给建成援手。"

裴寂见状，也急忙站起还礼。

李建成紧锁眉头，忧心道："我也想改变目前的情形，然苦于父皇对二郎信任有加，让我束手无策。裴监若有什么好法子，望能指点一二。"

这句话让裴寂犯了难。他踌躇半天，脑海里终于浮现出了一个人影，顿

时灵光一现，展颜道：“殿下问计，你知道老臣的墨水太少，洵是难画。不过让我想起一人，你不妨一试。”

“谁？”

“封德彝，人言他狡诈多变，计谋百出。在这件事情上，我看他并未完全倒向秦王一边，你可以试探他的口气。”

李建成一拍大腿，心想自己怎么忘了这个人，遂赞道：“裴监不必自谦，此计大妙。今日你若不提，我如何想得起来？”

裴寂顿时洋洋得意。

送走了裴寂，李建成独自在殿内想他的心事。心想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试探一下封德彝的口气。

窗外暗影浮动，一阵北风刮来，将庭院里的树枝吹得“呜呜”作响。天刚刚晴了几天，今日又复阴沉，也许一场大雪就要翩然而至。这又触动了李建成的心事：史万宝和韦挺两人从洛阳访查归来，言说那批珍宝的去处有了线索，这几日韦挺又悄悄去洛阳访查，不知道现在有进展没有？

第二十四回

万宝衔命探洛阳

士信殉节失洺水

三日之后，李世民点齐将官，与李元吉一起带领从骑三百人，打马奔赴洛阳。李世民认为对付刘黑闼不需要大动干戈，待到了洛阳拨出三万人马就足够了，因而不需大肆调动其他州府之兵。

此次出征，李世民又换了一匹战马，名为“拳毛锅”。那匹“什伐赤”被张万岁带回陇西配种去了。“拳毛锅”还是由代州都督许洛仁在虎牢关时进献的，此马为权于麾国的大良马，周身皆是黄色卷毛，唯嘴头为黑色，性子虽烈，却颇通人意。

一行人到了洛阳，暮色已浓。当初李世民返回长安时，奏请温大雅为河南道安抚大使，张亮为洛阳都督。其时温大雅已奉诏回京。张亮为昔日秦王府车骑将军，闻听主人前来，早早地带领一干洛阳官吏出城门五里外迎候。入城后，张亮已为众人准备了住处。他们吃过洗尘宴就散去，李世民依旧住在洛园，闻听张亮已将出征的三万人马准备好，甚为满意。

经历了两天的旅途劳累，李世民想早早地休息，然而房玄龄和杜如晦突

然推门撞入，脸现惊慌之色。

这两人平日里谨慎端正，沉静大度，很少这般，李世民不解地问道：“什么事儿让你们如此慌张？”

杜如晦擦了把头上沁出的细汗，说道：“今日玄龄兄与我到了新安，想顺路看看楚客，于是就下了路。我们见了楚客，见他正紧锁眉头在那里发愁。细问究竟，原来近日新安来了一撮人，他们散在庄园周围暗中窥探，显然要不利于山庄。”

“知道这群人是什么来历吗？”李世民一听也紧张起来。

“楚客发现了这帮人，派庄丁前去打探搭话，对方躲躲闪闪，偶尔露出一句半句话，系京城口音。”

“我和如晦一听，觉得这帮人来者不善，就急忙打马赶来。路上我们议论，这帮人肯定不是寻常盗贼，其后定有背景，他们显然是冲着那批宝货而来。秦王，事不宜迟，要将宝货尽快转移，以防夜长梦多。”房玄龄语声急促，焦急地插话道。

李世民低头陷入了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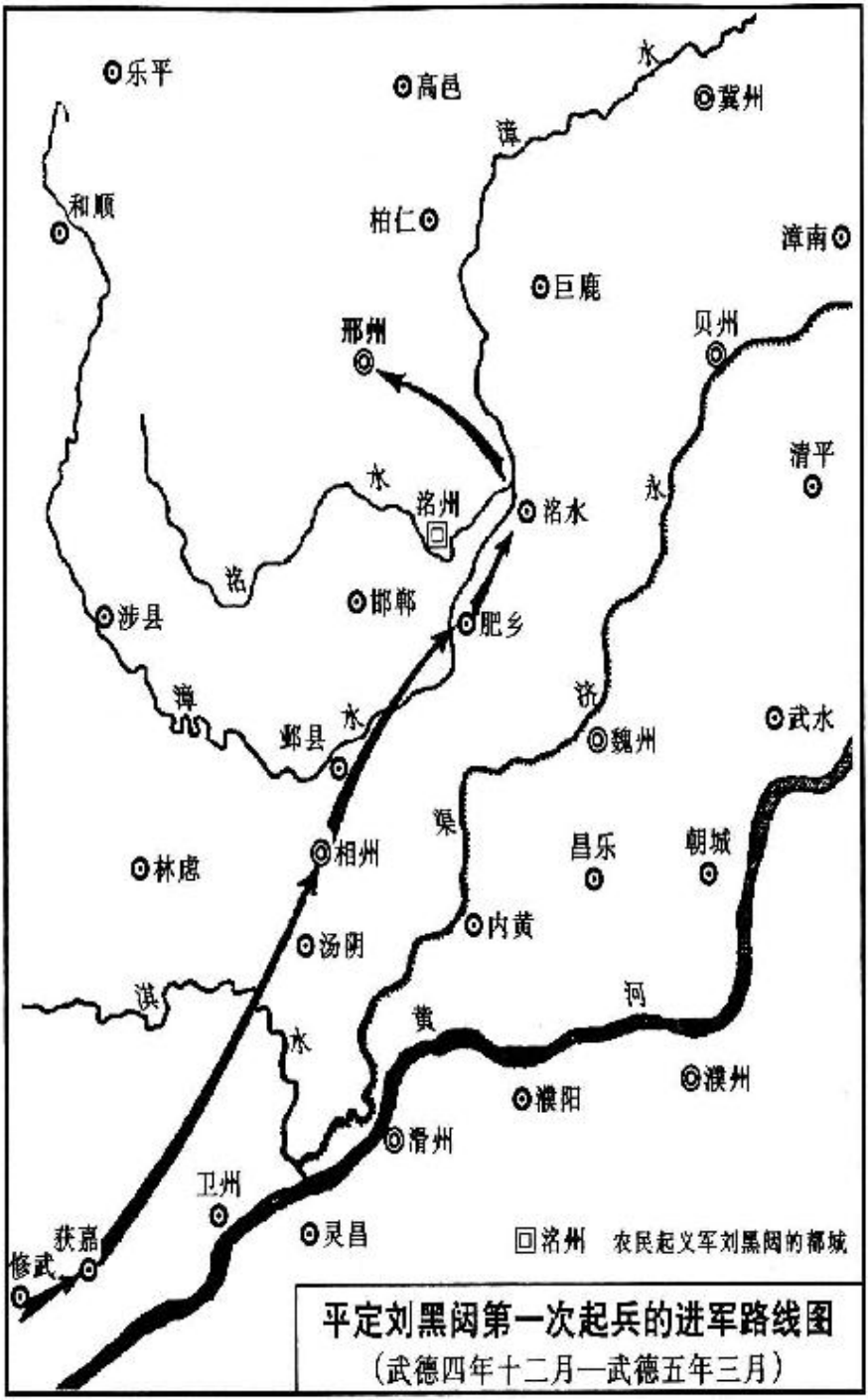
那日韦挺和史万宝脱下官服换上常服，又去市上买了两匹马，出长安慢慢向洛阳行去。到了洛阳，他们不去拜见温大雅等人，而是悄悄寻了一处僻静的客舍住下。到了晚间，史万宝换上一袭夜行衣，凭借轻功爬屋上瓦，四处打探消息。

时间不觉匆匆过了两个月，眼见要到年关，两人依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消息。韦挺灰心至极，几次嚷嚷着要返回长安，被史万宝劝住。

当晚史万宝又整装出外。这些日，他已将侦察重点锁定在几名昔日郑朝的黄门官身上。自从唐军入了洛阳，这些人就丢了职业。待唐军大队离去，他们仗着有些积蓄，整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史万宝访得他们今晚要在陈宝历家聚会，就攀到其客厅房顶上，揭下一片瓦，凝神听他们说话。

陈宝历原任王世充的黄门侍郎，现在俨然是数人的头领。酒过三巡，座中有人说陈宝历：“现在你也会对付了，这餐中的瑶柱就是陈年的宿货。”陈宝历哂道：“别挑三拣四了，再过几年，恐怕连这也难以吃上。”

座中有人笑道：“你当初为黄门侍郎，最知道宫中宝贝在什么地方。若你能随便拿出一件两件远走高飞，怎会有今日之困呢？”



平定刘黑闼第一次起兵的进军路线图
（武德四年十二月—武德五年三月）

陈宝历道：“说得轻巧。唐军入城后如狼似虎，有时为争一件宝物打得头破血流，何况宫中重宝呢？唉，眼见那成匣成匣的宝货被唐军搬出，要说不眼红，那是假话。”

席中你一言我一语，边饮边说，闹到半夜。待众人散去，陈宝历醉眼蒙眬转身欲就寝的时候，史万宝从天而降，一把尖刀抵住陈宝历的喉咙，逼问这批宝货的去向。

陈宝历吓得魂飞魄散，酒醒大半，颤声道：“好汉饶命，当时这批宝货被唐军封存，我辈皆被驱出宫外，究竟落在何处，小人真的不知道。”

史万宝冷笑道：“不知道？你在洛阳经营多年，我就不信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好好想想！”

“这……这……让我好好想想。对了，我听说这批货后来被运出洛阳，直奔长安去了。”

“到底运往何处？”

“好汉，小人委实不知道。噢，我想起来了，听说为了运送稳妥，唐军让经营油壁车的掌柜陈老倌儿帮忙，你不妨找他问问。”

史万宝问明了陈老倌的地址，尖刀一闪，登时结果了陈宝历的性命。

史万宝寻到陈老倌，威逼利诱，用尽了手段，终于问清那批宝货的去处。原来唐军付下定金，雇用陈老倌所有的油壁车，让他两日之后再到新安城取车。陈老倌也不知实情，迷迷糊糊说了这些，史万宝总算满意，并未杀他。

史万宝与韦挺得到这个线索，顿时欢喜雀跃。两人结束停当欲去新安探个究竟，然而此时李建成捎信来，让两人先返回长安。原来李神通其时在河北忙得不亦乐乎，要求派将增援，朝中改授史万宝为山东道行台郎中，令他速去就任，同去的还有王君廓等人。如此一来，探访宝货的事儿就落在韦挺身上。年关刚过，韦挺在东宫选上二十人，悄悄潜入新安秘密访查。一日韦挺得知避暑山庄里新来一位庄主，算算时间他正是去年七月间才来入住。韦挺疑云重重，一面想法打探此人来历，一面派人在庄园四角暗地里监视。

房玄龄、杜如晦所说的正是韦挺这帮人。

李世民抬头道：“不管他们是何方人士，我们小心为妙。如晦，你去将无忌叫来，事不宜迟，今夜要将这批货转移走。”

杜如晦转身出外，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道：“这批货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妥当？”

房玄龄默想片刻，断然道：“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当初将此货放在新安，其实百密一疏，那里人少路静，稍有动静就有迹可寻。洛阳城大，人员来往多，我们可将货物运回，让张亮找一安稳地方收藏。”

这时，杜如晦和长孙无忌走入房来。

片刻间，李世民已经想好了对策，对三人道："你们挑选一些妥当之人，分成两队。一队由玄龄、如晦率领，寻来一批油壁车，将其装满陕州稻米，一路大张火把先奔新安庄园。稍作停留后，连夜再向长安行去，入长安后将米送入宫中，就说是我送给父皇之米。另一队由无忌带领，你们见车出了庄园，从后墙依次将宝货搬出送入涧水船上，然后放舟下行，我再让张亮到渡口接应。"

三人知道这是李世民使出的障眼法儿，急忙躬身出外各自安排。

第二日一大早，李神通满面惶然来见李世民。其时李世民刚刚用过早膳，见叔父前来，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想他毕竟为自己的叔父，嘴里说出的话儿很是得体，将李神通的一颗心熨得甚是妥帖。李神通誓言声声，坚持一同出征，定报一箭之仇。

巳时，北伐之军整顿停当，张亮将兵器、粮草之物也一一备好。李世民一声令下，三万大军沿北邙山奔向回洛城，由这里开始渡河，当日就齐集河阳。

闻听李世民率领大军前来，许多被刘黑闼打散的唐吏前来相聚，其中就有被杀败的王君廓、史万宝等人。数日间，北征大军从出洛阳时的三万人壮大到五万人。这日傍晚，大军进至获嘉县。李世民计划在这里短暂休整后，一鼓作气杀向刘黑闼据守的相州城。

许是李世民的名声太大，刘黑闼听说李世民已经进兵至获嘉，心中大惧。又见相州城小，且自己战线拉得太长，恐难挡李世民之一击。他与众将商量后，拔寨离开相州，直奔洺州据守。这样，李世民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相州。

程咬金掩饰不住满心的狂喜，大声向众将炫耀："如今的秦王啊，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贼人一听就吓得浑身发抖。像刘黑闼前些日子多么猖狂啊，一听秦王来到，立即溜之大吉。"

众人皆然其言，唯其中的李元吉、王君廓、史万宝听着不是滋味。

次日，李世民整军北上，其时天寒地冻，道路一时难行。李世民下令，兵贵神速，全军顶风冒雪而行，行进甚疾。这日大军行到肥乡，刘黑闼布下的守城之军不堪一击，很快被迫出降。肥乡一失，周围的刘军闻讯大惧，纷纷来降。数日间，豫章守将张善安携虔、吉等五州来降，阳孝成、冯伯让等人也举城来归，这日，刘黑闼的洺水城守将李去惑派人来见李世民，言说欲献洺水城出降。

洺水城位于漳水和洺水的交汇处，距离刘黑闼的都城洺州仅有二十余里。该城地势紧要，是洺州联络山东之地的第一要道，历来和洺州依为唇齿。李世民闻言后大喜，知道若得了洺水城，近可以直接威胁洺州，

远可以闸断刘黑闼与东方诸州县的联络。遂重赏来使，并派王君廓带领一千五百骑随来使进入洺水城据守。

李艺得了李渊的旨意，也整顿兵马三万出幽州向南攻击。其时刘黑闼尚在相州，主力大部随其南下，其北方防守甚是空虚。李艺挥师快速夺下定、栾、廉、赵四州，兵锋所指，直逼刘黑闼都城洺州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邢州。李艺的推进速度甚快，竟然比李世民所领大军的速度还要迅疾。刘黑闼感到了危机，就令范愿带领三万人镇守洺州，自己亲带主力前往邢州，准备先把李艺打败，再转过头来对付李世民。

刘黑闼没有想到尚未与李艺接战，李去惑就早早将洺水城献给了李世民。王君廓入了洺水，入夜派手下将领程名振携带六十具大鼓，趁黑来到洺州城西的二里堤上猛然敲响。鼓声甚急，鼓点声似将洺州城内的土地都敲得震动起来。范愿摸不着头脑，心想定是唐军开始攻城，一面调派人手加强防备，一面派人将此消息告知刘黑闼。刘黑闼一听老巢不稳，留下一万人入邢州抵挡李艺，自带其他人马星夜返回洺州。

及至天亮，刘黑闼才知道受了一场虚惊，恰在此时，有人来报洺水城池已经遍树唐军旗帜，想到如今北有李艺、南有李世民，若洺水城陷入敌手，自己这里只好被唐军包围，刘黑闼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遂令高雅贤统兵一万人前去攻下洺水城。

高雅贤领兵刚刚过了漳水，忽见从河谷里奔出了数千铁骑，为首之人正是秦叔宝。高雅贤措手不及，当时被杀个大败，败兵复又退过漳水。秦叔宝因为己方人少，不敢深入追击，高雅贤才能从容回到洺州。刘黑闼大怒，集合重兵渡过漳水，将洺水城围得水泄不通。

李世民判断形势，觉得趁刘黑闼围困洺水城的当儿，快速分兵与李艺联手，先拿下邢州，再进逼洺州。这样逐渐合围，只要洺水城不失，像一颗钉子锲在那里，就可一鼓擒拿刘黑闼。

李世民主意一定，遂修书一封，派侯君集前去李艺大营联络。没想到，侯君集此去，惹出一桩事儿。

侯君集为豳州三水人，自幼好玩弓矢，以武勇闻名乡里。他入秦王府后，因骁勇善战，渐得李世民的赏识。还在陇西的时候，李世民让侯君集多随李靖一起学习兵法，对其期望甚高，现为天策府左虞侯。侯君集有一个毛病，就是好矫饰矜夸，如今秦王声望日隆，连带他也日益骄傲起来，常常目空一切。

这日，侯君集兼程到了李艺大营，他入了辕门竟然不肯下马，被李艺门将扯下马来。李艺当初降唐的时候，李渊正处困顿之境，对李艺自然是恩宠有加。李艺被赐李姓，李渊又亲许他的军队许宣不许调。李艺本来性格骄横，他在幽州掌握着生杀大权，认为普天之下也仅有一个李渊可以买买面子。这会儿他闻听侯君集入辕门竟然不肯下马，立即火冒三丈，令人将侯君集打得皮开肉绽。侯君集痛得呼天喊地，想起自己的使

命，只好让人撑持着入帐来见李艺。

李艺见侯君集入帐，那副痛苦样儿惹得他更是生厌，沉声道：“你是秦王的来使？想必你不知道老夫的规矩，今日若不看在秦王的面上，早将你就地斩首了。”

侯君集拿出李世民的书信，颤声道：“小人冒犯了燕公虎威，实在该打。这是秦王的书信，请燕公阅览。”

李艺并不接信，神色漠然地问道：“你为来使，当知道书信的内容，说给我听。”

“秦王如何写的，小人未看，不甚明白。大意是秦王如今占了洺水城，想约齐燕公一同攻下邢州、洺州。”

李艺拿起书信，缓缓将之撕成碎片儿，神色依旧冷漠，冷冷说道：“老夫原想你为下人不懂规矩，尚有可恕之道。现在看来都是李世民不懂规矩使然。普天之下，老夫仅奉皇帝之诏，李世民作为一名藩王，能来号令老夫吗？你保条小命儿回去告诉李世民，让他今后凡事想明白了再办，不要再像今日这样毛毛糙糙。”说完，李艺手一挥，令人将侯君集赶出帐外。

侯君集一路凄凄惶惶浑身负痛回到肥乡，见了李世民泪流满面，遂添油加醋将李艺的所作所为叙说一遍。李世民听完脸色铁青，怒道：“本王现为东征元帅，总理此战军务，你李艺不过为一燕公，有什么理由拒抗我令，且殴打本王府属？”转身让侯君集退下休息，并嘱随军医生善为诊治。

李神通见李世民愤愤不平，遂劝道：“罢了，二郎，不要再生气。那李艺的脾气我也曾领教过的，当初我致书与他，他亦是不理。说起来，我们当时如果合兵一处不各自为政，刘黑闼怎么能逞凶呢？”

李元吉见侯君集被殴，心中如怒放了一朵鲜花，那一时刻，早将李艺视为知己，心想总算有人敢和二郎硬碰硬了。他心里这样想，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煽风点火，说道：“就是，神通叔所言甚是有理。二哥，那李艺如此跋扈，不若修道表章，奏与父皇知道，好让父皇申斥于他。”

李世民怒气冲冲，说道：“李艺不愿意配合，随他去吧。刘黑闼蕞尔小贼，何足道哉？神通叔，四郎，我们不用李艺，也一样能收拾了刘黑闼！”说罢，当即下令由段志玄、史大柰、张公谨带领一万人马，出肥乡经邯郸北上，直插邢州。临行前，李世民面色凝重对三人说道：“刘黑闼在邢州留有一万余人守城，你们领兵前去，人数上并不占优势，须用巧计巧力，及早拿下邢州。我这里兵马要守洺水，要攻洺州，再也拿不出人马支持你们。”

段志玄道：“请秦王放心，我们三人若拿不下邢州，愿提头来见。”

李世民手一挥，说道：“那就好，你们去吧。”

刘黑闼整军再攻洺水，他先派高雅贤领兵五千去顶住秦叔宝的骚扰，自己亲带重兵将洺水城围得结结实实，不分昼夜，连续攻打。

这洺水城四面环水，刘黑闼见强攻无效，计上心来，令人在城北、城东挖掘地道，试图穿城而入。王君廓见状，惊恐万分，连连派人向李世民求救。李世民领军前来，那刘黑闼早有提防，其军依托有利地势连连放箭，或从高处抛下檑木灰瓶，唐军无法前进救援。

李世民就在阵前召集众人商量此事，他说：“洺水位置极其重要，刘贼势在必得，我们若就此放弃，实在太可惜了。”

李世□忧心地说道：“目前城内有王君廓的一千五百人，加上李去惑的守城之军，不足三千人。如今刘黑闼一面派兵拒我，一面挖地道破城，若这样僵持下去，不到十日，洺水城必失。”

史万宝插嘴道：“是啊，若洺水一失，王君廓就要当俘虏了。”

李世民甚为不满：“为将为帅者，须坚刚难夺其志。这王君廓守城，不思破解之法，反而一道书一道书言说退兵。世□兄，你说能维持十日，还是太乐观了，我看他王君廓连五日也难以固守下去。”

李世□道：“如今情况危急，请秦王及早定夺。”

李世民道：“如今段志玄三人领兵，想已到邢州外围，我意他们若得了手，可以挥师南攻洺州，则刘黑闼必然会回兵救援，我们就可集合洺水之军夹击过去。若我们现在放弃洺水，那就是另外一种打法。”

众将默然点头。

这时，罗士信站立起来说道：“秦王主意堪称绝妙，那刘黑闼拥乌合之众，正应该如此雷霆一击，方能收到奇效。”

李元吉现在对罗士信甚是愤恨。当初在洛阳时，罗士信对李世民有些不服，李元吉心里还将他引为知己，哪儿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不知用什么法儿将罗士信收拾得服服帖帖。这令李元吉大为不解。其实罗士信此人好勇直爽，心里存不下话儿，起初闻言李世民有能，心里有了比比高低的念头。待他亲眼看见李世民擒拿王世充、窦建德，方知李世民既有勇力，更有谋略，其心思渐渐发生了变化，对李世民满腔佩服，而且死心塌地。

李元吉笑吟吟问道：“罗总管身经百战，如今洺水城危急将陷，你定有法儿渡过难关。”

罗士信虽是武人，也听出了李元吉的弦外之音，然并不理会，拱手向李

世民道：“秦王，士信不才，愿接替王君廓入城坚守。”

此言一出，众人大惊。王君廓在洺水城内自认朝不保夕，要求突围。谁会想到，罗士信在这当儿还敢请命入城，这份儿勇气，非常人所有。

李世民大为感动，起身来到罗士信面前，执手说道：“士信兄，你这份胆气昭如日月，我深为叹服。不过行军打仗不可行险，我心已定，让王君廓突围返回，我们给刘黑闼来一个坚壁不出，两月内其定然授首。”

“秦王不可，我军如今挟累胜气势，正当一鼓破之。若现在撤出洺水，无疑是半途而废。士信薄有微名，若入城代王君廓守之，刘贼定有所忌。这样我在城中坚守十日，秦王这边加紧攻击，刘贼定当撤围，则大事成矣。”

李世民目视李世□，问道：“世□兄，士信坚意如此，你认为怎样？”

李世□沉吟道：“如今天寒地冻，气候无常，十日内我军冲阻解围，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士信，如此确实有些行险。”

罗士信昂然道：“大丈夫行事，当率性而为之。我此去守城，早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万一城破，相信我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秦王，事不宜迟，不可再犹豫，请下令吧。”

李世民见罗士信如此坚决，心中本有些不忍，想起罗士信素来勇猛无敌，万一洺水城不能守，他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全身而退，遂从罗士信主意，令人登高处挥动红旗，招呼王君廓从城中撤出。

王君廓见李世民招呼自己突围，喜出望外，就从军中挑选三百名壮健兵士随同身后，然后开了南门，冲围而出。刘黑闼见有人闯营，急忙号令兵士堵截。那王君廓逃命心切，自己身为前锋死战，三百壮士一点点向东挪动。这时，站立高台之上的罗士信见敌阵乱了阵形，回视左右二百骑，大喝一声：“走，随我冲。”他们如旋风般冲下高台，快速向敌阵冲去。刘黑闼一时闹不清唐军的目的，原想他们是弃城出逃，又观对方人数不多似乎不像，就在那里犯了踌躇。瞬间，王君廓在罗士信的接应下冲出重围，罗士信趁着敌人乱势抢入内去。其时刘黑闼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堵截唐军南逃上，没想到罗士信这二百人却反向里冲，沿途堵截甚少，这样，罗士信很快就入了洺水城。

刘黑闼眼见唐军处在重围之下，竟然敢轻松换将，将自己视若无物，顿时恼怒异常。他令范愿领兵阻击李世民北攻之势，自己亲到洺水城下，指挥兵士一面挖掘地道，一面不分昼夜向城池猛攻。

罗士信入城后的第二天，天又降大雪，雪不停地下，午时过后，近旁的漳水和洺水顿失滔滔。原来这些日子气温极低，河面结了一层冰凌，未下雪时仅有中流窄窄一溜儿还见水流动，及至大雪一起，雪落在流水中的冰块之上，遇拐弯时拥塞不动，竟将流水覆盖其下。洺水城四周的水

面也是白白一层，远远望去，感觉是一溜儿平地。如此天气，加重了双方的进攻难度，刘黑闼见道路积滑，城墙无可攀缘处，且风雪强劲，不宜大队出击作战，遂令地面队伍停止攻城，连连催促加快挖掘地道速度。

这边刘黑闼下令停止攻城，那边的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等人眼看着天气也无可奈何。道路积滑难行不说，这几日的天气格外冷，兵士在外出击，所穿衣服似乎不能御寒，风将他们全身吹透，雪将每人装点成一个个的白人，军中多有冻伤之人。

两军在这里僵持了两日，范愿令人多备檑木之物，见唐军前来，将檑木推下，顿时碾得唐军人仰马翻，并不需用其他兵器。秦叔宝等人无计可施，一时间，唐军难以前行半步。

李世民闻听进攻受阻，就在中军帐里来回踱步，心里甚是烦躁。早晨接报，昨晚段志玄他们挥兵破城，总算有了进展，不想邢州守敌甚是顽强，与唐军展开了逐街的巷战。天明时分，段志玄他们仅得全城的一小半，若想肃清残敌，最少还需要一昼夜的时间。这样一来唐军无暇分身冲出邢州逼向洺州，难解洺水城之围。眼前的范愿凭借地势和风雪天气，以逸待劳地轻松挡住唐军的步伐。如此下去，洺水城里罗士信的处境就越来越危险了。想到这里，李世民出帐骑上“拳毛锅”，带领尉迟敬德等人，顶风冒雪向前线驰去。

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见李世民到来，急忙迎了出来。李世民见他们神色疲惫，知道他们数日内也受了不少苦。心想自己经历了多少恶仗，眼前的一个小小范愿竟然将自己阻在这里，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阵烦躁。他不入帐门，下马说道：“两位王兄，无忌，这几日累你们受苦了，走，你们领我到前线看看。”

他们舍马徒步前行，来到一个高丘之上瞭望，只见满目暴雪横飞，前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秦叔宝比画道：“秦王，你知道这里地势，刘贼人马伏在高处以檑木相攻，实在难以前行。”

李世民道：“叔宝兄，我想士信在城中，处境比我们难多了。刘黑闼虽罢攻城之势，但其掏地道的活儿一刻都没停，若如此延迟下去，士信兄危矣。”

众人默然。

李世民眼望左边，那里是依地势流淌的漳水，无奈说道：“两位王兄，无忌，你们还要想一些主意，想法打通道路，你们这里前进一分，士信兄那里就减轻一分压力。我听说那边漳水，此时已被冻，我再让敬德领兵沿漳水向前冲击，你们互通声息，协力作战，看能不能收到效果。”

尉迟敬德回营后集合二千步卒，出肥乡沿漳水向下游走去。不料到了中途，刘黑闼已料到此招，伏兵齐出，将唐军杀得大败，尉迟敬德收拢残

兵返回。

李世民闻听此讯，顿时大怒，连连给秦叔宝增兵，令他们不计伤亡加紧攻击，以早日打通道路。

罗士信在城中的日子确实艰难，大雪连绵不止，屈指算来他入城已经六天。眼前的敌军虽停止攻城，然他们挖地道一刻也没停。为了防止对方挖通地道穿城进来，罗士信想了一计，令人找来多口大缸安在四面城墙根上，这样来监听对方的挖进速度。昨晚，敌军一条地道已挖至城墙下，隔着大缸甚至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声音。罗士信亲自踏勘方位，令人迎头掘下直井，待敌人刚一露头，大石、灰瓶迎面砸了去，顿时将此地道的去路堵住。

罗士信虽暂时挡住刘黑闼的地道攻势，然此时城中已经断了粮。他心里明白，尽管找到了对付敌方的挖地道法子，可以喘息一时，若己方援军不至，在刘黑闼凶猛的攻击之下，自己断难守到十日以上。那些天，他常常立在城墙之上眼望南方，无数次想象风雪中突然响起喊杀声音，迎面现出两张熟悉的面孔，自是刚猛沉稳的秦叔宝和嬉笑滑稽的程咬金。但雪中寂静无声，那不过是自己美好的幻想。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叔宝和程咬金在那边定会猛力攻击，想方设法打通道路来救援自己。无奈天不与人便，风雪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罗士信在城中一直坚持到第八日，外面敌方攻击甚急，只听城墙四周都有他们掏洞的声音。他通夜不睡，来回在城中指挥，两眼熬得通红。到了早晨，只听一声震天价响，紧接着喊杀声群起。罗士信听出是城南动静，急忙驱马前去察看。他驰到近前，见南墙一溜儿倒塌，刘黑闼的人马正如潮水般漫过断墙向城内拥来。

原来刘黑闼见掏地道入城多次无功而返，遂又变计。他令人掏空南墙下之土，待墙下土一空，城墙自会倒塌。一时间，多条地道齐头并进，为设疑阵，他们在四周也挖土。这天南墙终于倒塌，刘黑闼见办法奏效，急令大军破城而入。

城中守军坚守多日，人困马乏，更兼肚里无食，突见城墙轰然倒下，人人都发呆了。罗士信在那里声嘶力竭号令抵御，众人才奋力向前，然怎敌刘黑闼人多，他们很快被逼至城内东墙角。罗士信断后且杀且退，一杆丈八滚云枪使得神出鬼没，到了东门下，罗士信下令开门突围。此时的唐军仅剩下七百余人，他们冲门而出，很快冲过护城河，然后向东驰去。

罗士信身旁所带人马，皆是王君廓携来之人，降将李去惑等人已死于乱军之中。罗士信领着这群人向东疾驰，其中没有一人了解周围地形。却说这洺水城东面，离漳水和洺水交汇处不远，每至夏秋水涨，皆成一片汪洋，到了冬春水势退去，这里成了一片淤泥深深的沼泽。接连数日的大雪，已将这片沼泽覆盖成一片平坦的雪地。罗士信他们不知深浅，狂

奔而入，边缘处由于冰层较厚，不易陷进，及到了沼泽的中心，一人一马的重量顿时踏破雪原下面的冰层，数百人相继陷入淤泥中。他们在这里手忙脚乱，后面的追兵已到沼泽边，又见前方人影幢幢，显然也是敌军。罗士信见此阵势，知道不能善罢，仍旧竭力挣扎想逃出泥坑。

刘黑闼此时也来到沼泽边，他将手一挥，手下人皆张弓矢对准唐军。刘黑闼下马款款向前行进了几步，大声喊道："哎，罗士信，你还活着吗？本王想与你说话。"

罗士信应了一声："刘贼未死，我怎么能死呢？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刘黑闼哈哈大笑："人言罗士信勇猛无敌，果然不虚，你虽处如此困境还有如此豪情。本王久闻你之大名，倾慕甚深，我们能够交手也是有缘。如今你已重重被围，插翅难飞。劝你不若降了我吧，本王愿与你结为兄弟，如何？"

罗士信破口大骂："刘贼，做你的青天大梦！我罗士信是何等样人，岂能与你称兄道弟。不错，你如今围困重重，然你扪心自问，秦王大兵压境，你还能蹦跶几天呢？我罗士信生是大唐之人，死是大唐之鬼，今日之势，唯死而已！你的箭不是准备好了吗？你放箭吧，我若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好汉。"说完，罗士信遍视周围兵士，说道："众位儿郎，士信今日决心精忠报国，你们不可随我，现在去向刘黑闼投降，士信并不怪你们。"

周围兵士此时热血沸腾，齐声言道："愿随罗总管精忠报国。"

罗士信哈哈大笑："好，我们一同入了阴间，还是好兄弟，还一样整军来杀刘贼。刘贼，你听见了吗？"

刘黑闼脸色铁青，知道难以劝降罗士信，遂退后数步，手向下一斩。顿时，岸上万箭齐发，直直射向泥中的唐军。说也奇怪，岸上接连射了三番箭，泥中唐军默不做声，不闻一丝疼痛呼号声。刘黑闼派人入沼探查，见唐兵全部气绝。刘黑闼长叹一声，说道："真英雄也。"

又过了两日，史大柰、段志玄、张公谨袭破邢州残敌，拔营向洺州逼去。北边的李艺见李世民对他不理不睬，有心想退回幽州，又恐李渊怪罪，遂令部将薛万彻、薛万均兄弟两人领兵一万，自赵州也向洺州开去。这样，唐军从西面、北面对洺州形成了合围之势。刘黑闼闻讯，急忙引军回洺州救援。此时，天已放晴，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四将已闻罗士信战死的噩耗，他们满腔悲愤，加力攻打，范愿抵敌不住，只好也随刘黑闼退回洺州。这样，洺水城又入唐军之手。

李世民入了洺水城，不事歇息，带领众人东出城门来到那片沼泽前。此时，长孙无忌正派人将泽中死亡之人一一搬出，只见他们满身泥浆，每人身上都插着几十支箭羽。

罗士信的尸首刚刚被找到，身上箭羽如林，血浆早已凝固布满全身。其脸色安详，犹如生前一般。李世民见到大为悲恸，上前一一替他拔出箭羽，众人也围上前来，纷纷流泪。李世民一边拔箭一面说道："士信兄，是我害了你呀。不该让你来此犯险，这下子，我怎么向父皇交代？"言罢大哭，声震旷野。

李世□劝住李世民，说道："秦王不可太过悲痛，想我们武人本分，或战死疆场，或凯旋，都是一样的荣耀。人生苦短，罗兄弟不愿苟全性命，至死不愿降贼，这份心情昭如日月，他虽死犹荣。"

身后的史万宝听言一颤，回头看看远处的王君廓。只见他低着头，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李世民止住悲痛，吩咐道："无忌，你去找一重棺将士信兄盛殓，然后你亲自扶棺送入长安。我再写一专表奏与父皇，要让我朝发扬光大士信兄这种忠义。还有，这些战死的将士也要一一装入棺材，送给他们的家人，另要给他们的家人以优厚的抚恤。"

长孙无忌专程将罗士信的尸体送入长安，李渊果然下诏，赠罗士信谥号为勇，令百官亲送厚葬之。当初罗士信居洛阳时，裴仁基待之甚礼，及王世充杀了裴仁基，罗士信出家财将之葬于北邙山，并说道："我死后，当葬其墓侧。"家人从其意，将之尸首运到洛阳北邙山，葬于裴仁基之墓左首。

李世民见刘黑闼缩入洺州，已被唐军合围，又伤罗士信死节之事，不愿强攻。他算计洺州存粮肯定无多，刘黑闼的数万兵马难支一月。遂令众将坚壁不出，设法断其粮道，使其自乱。

刘黑闼在城中忍了数日，终于按捺不住，引兵前来挑战。唐军任他在那里跳脚大骂，擂鼓挑衅，给他个不理不睬。不觉日子就过去十余日，刘黑闼闻报粮草紧张，急忙派人出外调粮。

此时，冀、贝、沧、瀛诸州依旧归刘黑闼节制，见刘黑闼前来调粮，急忙安排车子船儿，水陆俱进，向洺州送粮。哪儿知道，中途唐军已在那里枕戈以待，陆路上，由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分遣队伍截住厮杀，待他们驱散了运粮之人，一把火将粮草点燃；水路上，程名振素习水战，先是以舟阻塞河道，然后派水鬼凿透对方粮船，将粮草沉入河中。

李世民坐镇洺水城，不理睬刘黑闼前来索战，专攻其运粮队。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这天，房玄龄和杜如晦从长安来到阵前，他们已将那批宝货安置妥当，此刻向李世民回复。

李世民问道："那批车儿送入宫中了吗？"杜如晦答道："那日我和玄龄护

着车儿到了长安，此时天已黑透，我们正要入城，就见一彪人马举着火把拦住去路。”

“什么人？”

“灯火下，我们见为首之人正是东宫府属韦挺。他见了我们，脸色古怪，笑问车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陕州粟米，是秦王贡给皇上的。”

“他信吗？”

“当然不信，他说奉太子之令，专程来接这批车。我和玄龄故作为难，显得十分不愿，没奈何才将车子交给了他，并让他打了一张收条。”杜如晦说完，就和房玄龄轻笑起来。

房玄龄道：“想韦挺小心翼翼将这些车送入东宫，他和太子满心想有什么发现，不料，一车车翻开，除了米，什么也没有。哈哈。”

李世民没有笑，神色凝重：“这么说，在新安窥探之人是韦挺安插的。如晦、玄龄，看样子有人早就打我们的主意了，不可太大意呀。”

两人点头称是。

第二十五回

太子巧施离间计

世民水淹刘黑闼

韦挺那日截住房玄龄带领的车队，依李建成的主意将车赶到城内交给殿中省侍中陈叔达，让他转交尚食局。李建成知道陈叔达与李世民交好，有了这个验货之人，若真的从车中抖出珍宝，由陈叔达奏与李渊更为可信。谁知韦挺睁着大眼察看，只见车内确实装满了一包包的陕州粟米，哪儿有什么金珠宝贝，他顿时傻了眼。

“怎么会是这样？肯定是二郎掉了包。”李建成得知了这个结果，满心的期望化成一片冰凉，在显德殿内焦虑地来回转悠。

韦挺道：“应该不会有错，我们派去的人一直盯着庄园之门，哪怕是有人从中提出一个包裹，也要想法盘查清楚。”

“万一东西没从庄园门出来，万一这溜车是二郎使的障眼法，转移了你的视线，另行将财宝转移呢？”

韦挺一想，这件事儿上确实存在漏洞。当时他们看见车子出门，认定其中夹有珍宝，就将庄园四周监视之人撤掉，沿途监视。现在看来，也许

房玄龄真是虚晃一招呢。想到这里，韦挺心中不由得沮丧万分，叹道：“太子，还是我无能，未将事情办好，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下一步怎么办？”

李建成停止转悠，断然道：“这批货现在肯定已经不在庄园之内！你带人前去，看那位庄主到底是谁，悄悄将之绑回长安，好好问个清楚。”韦挺领命而去。

时间不觉到了三月，天气一天天变得暖和起来，渭水中冰凌早已融化，水流哗哗向下泻去。这一段时间，李建成一直想找机会与封德彝聊聊，谁知春节过后，封德彝被李渊派往东突厥为使，直到三月初方回。

大唐现在和东突厥的关系，很是微妙。封德彝此次出使东突厥，两邦正处在一个对抗的时刻。还在李世民围攻洛阳的时候，东突厥处罗可汗听从老叶护的主意，立了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王，以分唐势。处罗可汗还派人密切与王世充、窦建德联络，想以此牵制李渊，争取让唐、郑、夏形成鼎足之势，这样突厥就可从中得到些便宜。孰料王世充和窦建德很快垮了台，让老叶护在那里傻了眼。这时，朔方梁师都兴兵日盛，与大唐势同水火，主动来突厥这里巴结，以争取突厥的援手。老叶护一计不成又思二计，见梁师都主动前来投怀送抱，他顿时计上心来，又向处罗可汗献计。处罗可汗处事仁弱，心想李渊现在毕竟向自己纳贡称臣，一时不好拉下脸皮直接出兵去攻，内心里还以间接制约为上策。他听从老叶护的主意，封梁师都为大度毗伽可汗，向他赐钱赠马，让梁师都当了骚扰唐境的急先锋。

可贺敦（突厥可汗妻子的称谓）义成公主觉得处罗可汗优柔寡断，性格懦弱，她满心想帮助杨政道复隋，现在感觉若靠处罗可汗的力量，希望太渺茫，渐渐灰了心。这时她见处罗可汗的弟弟莫贺咄设已成了一位壮健的青年，更兼他性格坚强，骑术高超，武艺出众，就有心前去勾搭。其时义成公主年龄刚刚三十出头，她有着美丽的面庞和娇媚的身材。尽管已经养了两个孩子，然她天生丽质和多年在长安城里养成的大家气质，使她举止优雅，置身于北国众女丛里，依旧显得非常出众。莫贺咄设此时不满二十岁，哪儿挡得了义成公主的几度撩拨，很快就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不久，处罗可汗生病，义成公主服侍他吃药，处罗可汗不明何故很快发疽而死。莫贺咄设在义成公主的鼎力支持下很快继位，被称为颉利可汗，义成公主顺理成章地当了他的可贺敦。算起来，他是义成公主的第四任丈夫，其父亲启民可汗和两位兄长始毕可汗、处罗可汗为其前任。

颉利可汗上台后对唐态度大变，先是扣留了唐使者长孙顺德、郑元寿，又令梁师都出朔方攻唐，自统十五万大军分成三路，到唐边境骚扰掳掠。无奈大唐国势已非往日，边防早已相当稳固，见突厥来攻，各地官吏据城坚守，颉利可汗无法深入，只好在边境游荡数日后退回。

李渊此时不愿与颉利可汗翻脸，主要因为国内尚未完全安定，如今刘黑

闼在河北作乱，又要防备各地发生的骚乱，一时难于全力调兵前去保卫边境。他见颉利可汗退兵，即派封德彝带大批珍宝前去求和。封德彝到了突厥牙帐，一面悄悄向突厥重臣逐个送礼，一面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向颉利可汗陈说李渊求和之意，并许和亲。几日后，颉利可汗左思右想，且架不住一些受贿重臣的劝说，遂许与唐言和，并放回长孙顺德和郑元寿。

北方边境得以平静。李渊见卑膝求和又送出大批珍宝，不免心疼，然毕竟为安定国内又争取了时间，遂当廷夸赞封德彝不辱使命，并让李建成代为赐宴。

李建成大喜，心想正好就此与封德彝好好叙说一回。下朝后回宫，一面令尚食局送来精美酒食，一面令人去请封德彝。李建成将酒宴摆好，即让众人退下，封德彝此时也入宫就座，房中仅剩两人对饮。

共同浅斟数杯后，李建成说起这次出使之事，连连称赞封德彝不辱使命。

封德彝摇头，满脸愧色，说道："太子莫再夸老臣，其实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不是滋味。想那游牧胡族，昔日隋文帝在其最困顿时伸以援手，哪儿知道他们趁国内大乱，即来趁火打劫。唉，国势不强，即招侮辱呀。"

李建成道："无妨，假以时日，待我朝整顿江山，不怕他不来朝。"

"是这个理儿，老臣日日盼着这一天呢。"

"依封公所见，我们向颉利称臣还需多长时间？"

"不会太长，此次颉利领兵南下，本想势如破竹，谁知他仅及边境就铩羽而归。我朝边疆稳固，颉利一开始也想不到我朝已非同往日。由此观之，双方势力此长彼消，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老臣有一个想法，当奏圣上定夺，就是我朝今后对颉利的态度，不能一味就软，他若来攻，我亦击之，胜后而和，则恩威兼著矣！"

"对，我赞成封公此议。突厥狼子野心，须让他们吃点苦头，方能明白些道理。来，封公，请满饮此杯。"

两人又聊了几句，李建成慢慢将话题转到李世民的身上：

"唉，我朝这些年给突厥送去多少珍宝啊，若不是二郎连连战捷多有所获，恐早早将国库掏空了。对了，封公，我听裴监说起，他抓住了一帮私藏珍宝者，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封德彝瞧了一眼李建成，心想你为太子什么事情不知道，还在这里明知故问。他心里明白，这是李建成在试探自己，遂说道："老臣刚刚出使回

来，只是听说了几句，知之甚少。”

那日韦挺奉令去抓杜楚客，连带着将庄园中所有人都带了回来。韦挺设了刑堂，日夜拷打，杜楚客紧咬牙关，只字不说。最后实在熬不过，竟然在一个黑夜里咬舌自尽。韦挺弄清了杜楚客的身份，劲头更大，将庄丁逐个勒逼口供。无奈这些庄丁不甚知情，仅知后园秘洞里藏有东西，且有人把守。那日一帮人将货起出，逾后墙运走。韦挺闻言，如获至宝，令他们人人写出伏辩，并按上手印，然后报给李建成。

李建成苦苦思索，觉得虽知庄主为杜如晦之弟，又有庄丁证言，毕竟那批宝货不知去向，正所谓捉贼未曾拿赃。他想了一个主意，令韦挺将这些伏辩交给裴寂，让裴寂奏闻李渊，这样可以不露痕迹。

裴寂果然卖力，就在早朝之时当堂奏闻此事。李渊听后，并无特别表示，说了一声“知道了”，遂丢开不理。

封德彝知道裴寂的本事，又风闻此事是韦挺在后主持，明白幕后的真主儿是李建成。这会儿见李建成主动提起，不想深谈，便淡淡地搪塞几句。又想他所以问起必定有其深意，停顿一下，又说道：“若果如裴监所言，这帮人组织如此严密，杜如晦的弟弟又为庄主，可谓大有来历，秦王似乎脱不了干系。”

“是啊，常理确是如此。不过二郎素来光明磊落，我想他不会弄这些名堂，可能是裴监过于捕风捉影了。”

封德彝点头称是，心中暗道，太子近时脾气大改，像这种欲盖弥彰的伎俩，也想在我面前卖弄，太走了眼。他心里这样想，嘴里又说出另外一番话：“秦王这些年连战皆捷，甚为大气。这种私藏珍宝的事儿，依老臣看来似乎不像其所为，其实秦王这些年已积三宝，最为宝贵。”

“哪三宝？”

“一为自身胆略非常，能断大事，且沉静有度，虚怀若谷，此为首要。”

“不错，二郎这些年已经磨炼出来了，所谓锋自磨砺出啊。”

“二者，秦王身边有一群出谋之人，例如十八学士。秦王能够连征皆捷，这一群智囊功不可没。当初在洛阳，窦建德来援，我和萧公等人想退保新安，独薛收力排群言，要求分兵去堵。现在看来，我们的意见还是保守了些，不如薛收站得高，看得远啊。”

这句话显然触动了李建成的心事，李世民将众多人才网罗府中，可谓深谋远虑，他长叹一声道：“封公所言极是，二郎这些年延揽人才，已将顶尖人才收入囊中。天下之大，这样的人确实寥若晨星。”

封德彝一笑，说道：“其实太子不可妄自菲薄，像殿下府中的王珪、魏

徵、欧阳询等人皆是一顶一的人才，也差不到哪里去。太子今后，让他们人尽其才即可。”其时，王珪在东宫任太子中允，魏徵任太子洗马，欧阳询任率更令。

“还有一宝呢？”

“周公吐哺，猛将归心，此为其第三宝。譬如东都洛阳，秦王令一张亮镇之，则外人莫入。”

封德彝说到这里，已经非常露骨地为李建成出主意。他所说的后面二宝，就是委婉地告诉李建成，让他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想法充实幕府，招揽猛将，并在京城之外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封德彝早就判断出李建成和李世民必然相争，比较起来，他觉得李建成性格宽简，若为其臣下相当舒服。反观李世民，他个人能力超群，手下文士猛将如云，自己若为其治下难有任何建树。且李世民性格好猜疑，自己在朝中的名声不太好，时间久了难为所容。封德彝本来打算不陷入两人争斗的旋涡之中，然内心深处却对李世民有所抵触，又见李建成如今身处太子之位，平素进退有据难有失措，遂将心内的天平倒向了李建成。

李建成此时细细品味封德彝言语，顿时明白了其深意。他眉头顿展，举盏道：“封公言语精辟，让建成领悟不少。来，建成再敬你一杯，望今后还来时时教我。你说得对，二郎如今已有‘三宝’，哪儿还在乎那么一点破金烂铜。看来这件事儿还是裴监多虑了。”李建成明白了封德彝的心意，也不想把话儿说得太白。只要封德彝今后心向着自己，从此朝中多了一位貌似中立的自己人，也许效果更好。

封德彝不敢多饮，遂拱手告辞。李建成满面春风，亲自将他送出宫门。

李世民带领众人在洺水城里坚壁不出，李艺领军屯于洺州城北。其时两人不通讯息，李艺连连致书李渊，说李世民按兵不动，不知何意？李渊接报后连连询问究竟。李世民见前奏表章叙说即使再细，也不如有人当面向李渊禀报，遂派房玄龄入长安叙说原因。

李渊就在两仪殿东暖阁里接见房玄龄，其时阁内还有李建成、萧瑀、裴寂、封德彝、屈突通等人。房玄龄入阁后先向李渊叩拜，又逐个拜了众人，方才将李世民所奏表章交给屈突通，让他转送给李渊。

李渊令萧瑀当众朗读所奏表章，其中多是李世民叙说不能强攻的原因。李渊听后，就其中不解地方询问房玄龄。房玄龄言简意赅，声音顿挫明晰，将所询问题答得十分透彻。李渊听来甚觉满意，最后道：“这件事情总算弄明白了，房记室，你速回山东，让秦王临机断之，朕不干预。你退下去吧。”

看见房玄龄退出了阁门，李渊叹道：“此人深识机宜，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封德彝附和道："陛下所观极是，天策府属中，以此人为韬略之首。"

李渊的眉头忽然皱了一下，叹道："二郎这些年典兵在外，收罗的人物不少。这些日子朕静静想来，是不是良莠不齐呢？裴监，你前些日子所奏之事，朕在朝上并未明言。后来细想此事有点蹊跷，若有人打着二郎旗号为非作歹，也未可知呢！"

裴寂眼中一亮，起身道："陛下圣明。若果是秦王手下所为，当让秦王约束手下，不能乱了国法。"

萧瑀也起身道："陛下，捕风捉影之事不足采信。如今秦王典兵在外苦战，若让此事渲染开来，恐怕会寒了秦王及众将士之心。"

李渊不置可否，转而言道："李艺这些日子多来奏章，言说二郎手下无理闯营，二郎对李艺又不理不睬。这件事儿朕曾派人核实，确实如此。萧郎，你多次说二郎虚怀若谷，怎么这件事儿就透出乖张呢？李艺当初投唐，使朕轻易据有幽州之地，功劳很大。朕许他许宣不许调，二郎又不是不明白，为何弄得如此剑拔弩张呢？"

李建成听李渊的话音里已透出了对李世民的不满，心里一阵狂喜，他起身言道："父皇勿虑，想李艺这些年久镇幽州，不习惯中央调度，二郎难以指挥，这件事情似不能怪二郎。"

李渊愠道："太子不必为二郎遮掩，这里面也有二郎的错儿。所谓胜不骄，败不馁，朕这些年有些太宠二郎，让他骄傲起来，毕竟年轻啊。裴监、萧郎，你们为朝中老臣，不能一味惯着二郎，尽说好听话儿，这样对二郎并不好。"

群臣默然无语，心中怀着两般心思。萧瑀、陈叔达和屈突通难以理解李渊平素对李世民慈爱有加，为何今日言语之中透出不满。而李建成、裴寂内心窃喜，心想这一段的工夫终于没有白费，果然让李渊转变了态度。

李渊一直对李世民甚是喜爱，此次言语中透出他的不满，看似突然，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裴寂那日与李建成结为同盟，此后就开始不停地在李渊面前吹风。这裴寂有一件特别的本事，就是与李渊貌似言笑无忌，其实自己时刻把握着分寸，不说任何过头的话，让李渊觉得裴寂甚为交心又不至于讨厌。裴寂并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他常常以赞颂的口气，言说李世民之能、天策府之隆、士民之景仰。这样时间一长，让李渊不自觉地产生了一丝忧心。李渊并不认为李世民如此光芒四射对李建成形成了威胁，而是怕如此发展下去会对自己不利。此年李渊为五十七岁，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他想历史上因臣子及儿子权重，发生的逼宫事件比比皆是，甚为担心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不过李渊不爱喜怒形于色，裴寂并不能体味他心情的变化。裴寂见多日言说无功，又使出了他在太原时对付李渊的

一招，就是寻求尹德妃和张婕妤之援。其时尹阿鼠痛殴房玄龄之事轰传长安士林，众人都知道了李世民与她们的矛盾。裴寂想让两女在李渊跟前吹吹枕头风，就与李建成商量，两人共同从家中挑选些珍宝，由裴寂出面送给两个女人。裴寂并不隐瞒来意，当场向她们托出了李建成的想法。两女闻言，一拍即合。

李渊虽多宠年轻嫔妃，然也难忘尹、张二人的风情，每月三人总要共宿数晚。这日见两人相邀，他满口答应，到了晚间，令人抬舆将自己送至尹德妃居住的明善殿内，其时张婕妤已经早早过来等候。

李渊入了殿门，两女跪地相迎。李渊一手拉起一个，三人向暖阁走去。这时，李渊见尹德妃梨花带雨，一张脂粉脸儿画出了几道泪痕，遂不解地问道："有什么事儿不高兴？莫非讨厌朕吗？"

尹德妃一听，猛然伏地，痛哭出声，连连叩首道："请陛下为臣妾做主。"

李渊细问究竟，尹德妃泣不成声，张婕妤在一旁叙说了原委。

原来洛阳之北邙，风水堪旺，素来为历朝达官贵人的墓葬之地。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早闻其名，在尹德妃奉旨赴洛阳的时候，嘱她到洛阳后找一片田地，求作本家荫田，待自己身死之后即为墓地。尹德妃入了洛阳，见有几十顷良田背靠北邙，坡面向阳，正对龙门，又请来风水先生勘查，皆说此为风水宝地。其时尹德妃对李世民甚为不满，怕再碰钉子，并不向他索求。她回了长安，在枕边向李渊言说此事，李渊那时心情甚好，满口答应，就在榻上写了手诏，将此田赐给尹阿鼠。

尹阿鼠兴冲冲拿着李渊的手诏到了洛阳，大大咧咧地求见温大雅示之以求地。温大雅一见面露难色，说这块地已由秦王下令拨给了李神通，让尹阿鼠先找李神通商量。李神通正在冀州忙于对付刘黑闼，待李神通败回洛阳后，不识时务的尹阿鼠拿出李渊手诏让他看。李神通此时正在气头上，找不到发泄处，当场骂道："你算什么东西？敢来找老子的晦气。你不就是拿了圣上的一份手诏吗？我回长安一趟，能到圣上那里拿出十份让你看。你滚得远远的，别惹得老子火起，有你的好看。"这一顿骂让尹阿鼠灰溜溜地回到了长安。

后来李神通见了李世民，说起此事，李世民觉得李神通做得对，说道："当初父皇让将洛阳的金珠宝贝赏给有功将士，也是圣旨。神通叔在义兵起时即兴兵响应，此后多立军功，功劳甚大。他尹阿鼠有什么功劳，有什么理由来争这块地？"

此后，尹阿鼠又来洛阳，温大雅已被李渊召回长安，洛阳事务由张亮主持。张亮秉承李世民的意思，言语之间很不客气，又弄得尹阿鼠灰头土脸。

尹德妃听了尹阿鼠叙说，一张粉脸早气得歪了起来。她有心找李渊哭

闹，又见如今李世民势大，加之李神通又是当今皇弟，不敢太过造次。此次见李建成和裴寂主动来联络自己，就与张婕妤商量，今晚演一场戏。

果然，李渊听完了张婕妤叙说原委，顿时大怒，拍案道：“这二郎简直是无法无天！朕还没死，手诏就不管用了吗？尹妃，别再哭了，朕答应的事儿一定要办成。”

尹德妃止住哭泣，小声言道：“陛下莫怒，别因为臣妾的这点儿小事伤了龙体。其实臣妾还有一肚子的话儿，一直不敢在陛下面前提起，陛下严令后宫不得干预朝政，怕因此坏了朝廷的规矩。”

李渊挥手道：“但说不妨，今晚不管你们说什么话，朕恕你们无罪。”

尹德妃和张婕妤对了一下眼神，尹德妃先说道：“其实陛下应该有所察觉，每年元日，陛下设宴宫中，本是喜庆事儿，大家都是一团高兴。座中唯有秦王，每次都是唏嘘流涕，思慕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陛下一统天下。”太穆皇后即是李渊发妻窦氏，为李世民的生母，已于隋大业九年病逝，现被李渊追赠为太穆皇后。

李渊点头道：“不错，太穆皇后确实没福。朕当时为唐公，她给予朕内助甚多，今日想来，朕也很怀念她。不过二郎在喜庆节宴上流泪，终为不祥，朕当场已经怪他。”

尹德妃突然抽泣出声，断断续续道：“陛……陛下，贱妾私下相议，秦王思……思慕太穆皇后，看似仁孝，实为憎嫉妾等。贱妾很……很是忧心，若陛下在，可以相娱乐，若陛下万……万岁后，贱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观陛下赐予臣妾家之田地，秦王竟……竟敢抗旨，可见他对待贱妾之态度。”

张婕妤愤愤道：“是啊，秦王为陛下的皇子，贱妾所生，也是陛下的骨肉啊。”

李渊听后不作言语，心中转过无数念头。他内心一直非常喜爱李世民，曾经产生过立他为储君的念头并当面许之。现在看来，他自恃功高，所作所为日见跋扈，若如此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自己也许要被动地让出皇位。想到这儿，李渊心头忽然涌出一丝恐惧，从这一刻开始，李渊萌生了警惕之心。

尹德妃和张婕妤见李渊在那里独自沉思，知道今天的这场戏起到了效果，两人相视一笑，意甚满足。两人久处宫中，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遂起身挽起李渊，一人一侧为之宽衣，将他扶入纱帐之中。两人打点精神，媚态百生，将李渊伺候得满满意意，三人叠股相拥，酣然而眠。

李世民驻兵洺水城，与刘黑闼日日相持，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六十余日。只见眼前的漳水和洺水又复碧波，河岸上的柳树慢慢透出绿芽儿，春天

已经到了。

刘黑闼见久被困在洺州城内，粮草不继，人心思动，就与范愿、高雅贤等人商议，想突围向贝州方向转移。李世民早已防备此节，派李世□率领五千人到洺水下游一名为柳树屯的地方驻防。柳树屯位于漳水和洺水的交汇处，正西面五十里即是洺州，李世□驻扎在这里，南与李世民相呼应，北与李艺大营和史大柰等人连接，可以防备刘黑闼东窜。

刘黑闼定下计策，准备今晚摸黑去偷袭李世□兵营，从而打通东向道路，摆脱唐军的围困，甩身向东寻求可以腾挪的地域，以图发展。是夜，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和星斗，大地显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刘黑闼先派范愿、高雅贤领兵一万前去柳树屯摸营，自己和董康买分兵两支，一路向北，一路投南，试图挡住唐军来援之兵。

范愿、高雅贤至二更时到达柳树屯，他们打起火把，向李世□的寨门猛冲。李世□闻听敌人来攻，披衣而起指挥若定。李世□又令营中敲起梆子炮，只听两路梆声向北向南间隔响起，自是通知友军来援。 李世民听说刘黑闼已经发动，带领一万人前往驰援。行到半路，只听周围发出一声喊，四周火把顿起，火光中只见一将招呼众人杀来，李世民识得此人，正是贼帅刘黑闼。

刘黑闼此次共带领将士近二万人在这里埋伏，人数比唐军多，一下子就将唐军重重包围起来。李世民见敌人来势凶猛，面色不惧，对身旁的程咬金和秦叔宝说道：“两位王兄，我们不可杀散了，要避免被他们各个击破，我们只要紧密成团，撑上一个时辰，援军自会来到。”两人明白李世民的心意，遂将命令逐级传达。

过了大半个时辰，只见一溜火光从南边急速而至，显是洺水城唐军的援兵到了。只见他们迅猛撕开刘黑闼的包围圈，一将声若洪雷，手中的两条竹节鞭左右横打，触者纷纷落地。很快，这彪兵马打开了一个缺口，与阵中的李世民相会。众人早已看清，来人正是尉迟敬德。李世民在那里喝了一声彩，回顾程咬金和秦叔宝道：“好一个了得的敬德！乱军之中，轻取人首；重围之下，敢破敌阵。敬德能让敌人闻风丧胆，想古来之樊哙、张翼德，也难挡其勇啊。”

刘黑闼手下兵士，皆是短期内招募来的乌合之众，哪里挡得了训练有素唐军的里应外合，很快向洺州败去。李世民收拢队伍，不向洺州方向追击，而是挥师东进，从后面包围进攻柳树屯之敌。那范愿、高雅贤久攻柳树屯不下，又听说刘黑闼败退，遂下令队伍向洺州狂奔。这时，李世□下令大开寨门出击，李世民的援军此时已赶到，总算困住了敌军的一个尾巴，吃掉三千人。

第二天一早，曙光已现，混战了一晚上的唐军聚在一起。这时李世民下令，让各路将领入柳树屯议事。其时西面唐军由史大柰、段志玄领兵来援，李艺也派出薛万均、薛万彻兄弟领兵一万人出兵来迎。薛氏兄弟最

先与董康买的人马遭遇，兄弟两人领兵厮杀，冲散了敌军阵列，其后段志玄和史大柰领兵来到，董康买只好知难而退。李世民见了薛氏兄弟二人，温言夸奖他们解了柳树屯之围。这一段时间，李世民和李艺两人心存芥蒂，薛氏兄弟也对李世民疙疙瘩瘩。今天初次见到李世民，见他甚为谦虚且温言有加，心里顿时舒服不少，觉得彼此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李世民遍视众人，说道："大家一夜劳顿，定是疲惫得很了。不过经此一役，让我们明白了刘贼的虚实。"

"我们与刘贼相持已经两个月有余，我们坚壁不出，并非示以怯意，其实为少伤人命。那刘贼久困洺州之内，我们断其粮道，其城中存粮已经无多，观夜来其拼命突围的劲头，他大概已经撑不下去了。诸位，破敌之机，就在今日。我们现在就找刘贼决战。"

众将听说要和刘黑闼决战，群情振奋，一迭声叫好。李世民低头对薛氏兄弟道："两位薛将军，请你们上复燕公，将世民这番心意讲明。若要一鼓作气击破洺州，断断少不了燕公的协助。"

薛氏兄弟点头称诺。

李世民又道："此次决战，本王不想全凭人力，一月以前已让史将军他们在洺水上游准备了一件厉害兵器。届时上阵，请各位将军约束手下，密切注意中军令旗和号令，按计行事。"

众将对李世民的指挥早已心悦诚服，知道若按中军之令行事，或进或退，并无太多差失。大家满心喜欢，眼瞅着此次战役即可一战结束。

李世民准备的这件厉害兵器，即是洺水那奔腾的碧波。

洺水河床并不太宽，仅有二十余丈。其缓缓东流，到了洺州沿西墙向南，绕过南墙复又向北，顺东墙而流，然后猛一转弯折向东北，直到与漳水交汇。这样，洺水从三面绕着洺州城墙而走，成了洺州天然的护城河。刘黑闼觉得可以倚势防守，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兵力，因而把主要防守重兵放在了北城墙。

李世民为了摸清敌情，曾多次轻骑来到洺州城外观察。随行众将见了洺州的地势，都说刘黑闼有眼，寻到了这个绝佳的易守难攻的城堡。李世民不这样认为，他对李世□说道："世□兄，如今洺水上游由段志玄他们把持，若在那里垒堰阻水，然后决堤放流，能否就此冲了洺州？"

李世□眼睛一亮，觉得此计大妙，兴奋地说道："洺州城墙较高，水难入城。不过刘贼日日前来索战，可以将之引到一低洼地，再以水冲之，定能收到奇效。"

水淹敌军之计，就这样很快定了下来。段志玄、史大柰、张公谨三将接到李世民的将令，一面防备刘黑闼前来进攻，一面派人在洺水上游闸了

一道高高的堤坝，用来蓄水。

三月二十六日，唐军列队向洺州进发。刘黑闼闻讯，觉得昨夜固然兵败，毕竟损失不多，如今唐军想乘胜来占些便宜，正可趁其疲乏之际将之打败以求突围。他对众将道："我们能否突围，就看现在能否打胜此仗。现在李世民驱疲惫之军，明显轻慢我等。我们可激励大家士气，拿出韩信过河焚舟的劲头，与唐军浴血决战。"说完，他带领步骑二万出北门，然后南渡洺水，向唐军迎去。

李世民早已摸清周围地势，令各营在指定位置排定，那里是扇形的高地，面前是一片开阔的低洼地。巳时三刻，刘黑闼的步骑缓缓东来，渐渐入了唐兵的视线。他们在低洼地里排成阵列，手持盾牌开始冲锋，一抵近前，唐兵的弩箭纷纷迎面射来，逼迫他们又退了下去。这样，唐军占领了三面高地，恰恰将敌军围在前方的低地里。

此时日近中天，温暖的阳光洒在大地上，双方可以看清彼此的脸孔。相较之下，坡上的唐军旗幡严整，衣甲鲜明；而坡下的敌军因饥饿已久，人人脸现菜色，透出狼狈之相。李世民骑着"拳毛□"，迎风站立在南面高坡之上，仔细观察刘黑闼军队的阵势，冷寂的脸上透出一丝轻松，觉得今日已稳操胜券。他回首对李世□说道："世□兄，我带人冲锋，中军由你把持。可让步卒坚守高地，不许他们妄动。你待洺水决堰之后，可使令旗，约束大军齐进齐退。"说完，他将大手一挥，一扯缰绳，"拳毛□"撒开蹄子率先冲下高坡。身后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见状，急忙控马跟随，八千马军随后冲杀。

这八千人霎时就冲到了敌军阵前，他们入阵后横挑竖劈，杀得血肉横飞。刘黑闼见状，急忙驱使手下马队前去接战。无奈唐军马队领了先杀敌步卒的方略，不主动与他们交战，往往一触即离。两方马骑就在刘军步卒方阵里来回奔驰，许多刘军步卒成了蹄下之鬼。

北边的薛氏兄弟见李世民已经发动，带领五千马骑飞快闯入敌阵。一时间，偌大洼地里人马往来，人们的喊杀声和伤马的哀鸣声混成一团。

刘黑闼见难以截住唐军马队的厮杀脚步，遂令手下放箭。很快，他们箭发如雨，纷纷射向阵中的唐兵，然箭羽入阵后不认敌我，连带着伤了自家不少人。

李世民的"拳毛□"躲避不及中了几箭，它负痛嘶鸣一声，继而身子直竖起来，险些把李世民颠下马来。李世民紧贴马背稳住身体，大喝道："敬德，你带领三千人冲散刘贼马队，阻止他们放箭。"尉迟敬德领命而去。李世民俯身看"拳毛□"的伤势，见几处伤并不致命。其中三处所伤甚浅，剩下一箭贯穿了马尾，他伸手为马拔出箭羽，叫道："好马儿，且再忍耐一会儿，看我为你报仇。"

尉迟敬德领人迎着箭雨冲锋，双方形成了混战局面。战斗进行到未时，李世民见己方显得力薄，遂命令秦叔宝道："放号挥旗。"

混战军阵里扬起红旗，李世□看到后，知道这是李世民的命令，就将手中红旗招起，唐军步卒队伍立刻起动，从三面蜂拥入阵。这二万步卒加入战团，顿时改变了双方态势。唐军渐渐将敌阵压迫后退。

此时天已经黄昏，范愿见大势已去，无奈对刘黑闼说道："大王，唐军势大，西面的唐军还没有发动，不知又有什么名堂。我看今天凶多吉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要先找一条生路。现在向北突围已经无望，不如少带人马从唐军夹缝中逸出，向北投奔突厥，今后再徐图发展。"

刘黑闼此时人困马乏，又见喊杀声中，唐军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遂叹道："也罢。范将军，你派人去通知高雅贤他们，让他们也想法冲出去，我们先走，待潜出幽州后再会齐。"范愿一面派人通知高雅贤等人，一面和身边的二百余人掩护着刘黑闼，他们且战且退，悄悄脱离了战场。

这时，李世□在中军又燃升起黄旗，声音在夜空中异常响亮。这是退兵信号，唐军遂止住脚步，手执军械护身向高地撤退。刘军本来就陷入绝阵，见对方主动收手，一时不明所以，他们此时已经散了队列，凄惶惶如一群乱羊，踉踉跄跄向洺州退去。

这边的唐军缓缓上了高坡。

天色已经黑透，高雅贤、董康买等人向洺州狂奔，已经遥遥望见了城内的灯火。原来范愿派出通知之人乱军中没有找到高、董二人，反而遭到杀戮。这样，高、董二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陷入绝境。他们先是听到一阵如惊雷的声音隆隆而来，继而听到前列之人呼喊惊号，很快，一片白漫漫的大水扑面而来，瞬间将他们冲得无影无踪。

李世民站在高坡上听见上面来的水声，知道大势已定。他令大军退回各自营地，好好睡上一觉，待明日天亮之后再来打扫战场，接收洺州。他习惯地拍了一下马颈，却触手空空。李世民忽然想起，那匹心爱的"拳毛□"今日共中了九箭，力战而死。这会儿马尸被洪水裹挟，其身不知漂到何处去了，一刹那间，他心头泛出了无限伤感。

洺水一战，除了刘黑闼本人带领二百余骑投奔突厥之外，其余叛军悉被平定，大唐又重新控制了河北诸州。

由于刘黑闼的影响，任城的徐圆朗和渔阳的高开道起兵与之响应。李世民如今打败了刘黑闼，他与李艺商量，由李艺领兵北上剿灭高开道，自己则与李元吉一起向东南进发，准备擒拿徐圆朗，以彻底安定山东之地。

李元吉此次跟随李世民，一路上如同摆设，每及战事，皆让他守营，每议大事，压根儿就不与他商量。李元吉身在河北，有专使与长安相通，李建成写给他许多书信，将朝中之事通报于他。李元吉已经知道了父皇现在对李世民的态度，这天他见了李世民准备去进攻徐圆朗，觉得机会

来了，遂修书一封，派专人送往长安。李元吉认为，父皇仅让你李世民讨伐刘黑闼，如今事已平息，却又节外生枝，而且当奏不奏擅自行事，其祸必咎由自取矣！

第二十六回

唐皇苦心理家事

秦王悲情感落魄

却说李世民逐走刘黑闼，顺利得了洺州，正整军准备南下进攻徐圆朗的时候，忽然长安接连来了三拨快马，使者传达李渊的圣旨，让李世民速返京城。

李世民接了圣旨非常纳闷，眼下正是一举荡平山东的关键时刻，父皇缘何在此节骨眼上将自己召回？他心中不解，见房玄龄和杜如晦正在身侧，遂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也不太明白李渊急召李世民的真正原因，两人对视良久，杜如晦方缓缓言道："圣上为何急召秦王，属下也一时不太明白。表面看来似是想垂问河北形势，不过这一段时间京城里很是热闹。圣上是不是听了什么言语，也未可知。"

"京城里有什么动静？"

房玄龄道："如晦得到一些京城里的消息，本想当即报给殿下。又见殿下这些天忙于攻克洺州之事，我们商量，不能让秦王为此分心，就缓了些日子。如晦，现在大事已了，你可以摘要说上一说。"

杜如晦道："属下先从新安的事儿说起，一日来了一帮人，将庄园内的人悉数押走。"

"啊，什么人干的？楚客现在何处？"

杜如晦听到"楚客"二字，低头不语，眼泪潸潸而下。

房玄龄插话道："这帮人将楚客带到京城，百般讯问，严刑拷打，楚客被逼不过，终于咬舌自尽。"

李世民大惊，上前拉着杜如晦之手，颤声道："如晦，这件事儿怪我思虑不周全，当时应将楚客转走为是，没想到一疏忽就连累了楚客。不想楚客竟如此屈死，我，我心痛如割……"话没说完，他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杜如晦擦了一把眼泪，说道："秦王切莫为此伤心。如今楚客已死，徒思无益。不管怎样，楚客没有坏了秦王的事儿。"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心伤楚客，不仅仅因为他舍生取义。如晦，记得在洛阳时我说你有福气，能摊上这样一位好弟弟，难得啊。"

场中气氛顿时沉闷，还是杜如晦最先止住悲痛，转移话题，说道："秦

王，这群人的来历甚是蹊跷，他们拷问庄丁，最后是裴寂拿着伏辩向圣上启奏。其实这帮人的正主儿却是东宫的韦挺，由此看来，东宫和裴寂已经联上手了。”

李世民冷冷一笑，说道：“这有什么奇怪呢？当初诛杀刘文静的时候，他们就很默契。算起来，这至少是他们第二遭联手了。”

“还有，李安来信儿说，万贵妃告诉秦王妃，近时裴寂和尹德妃、张婕妤往来甚密。宫女们私下里说，尹张二人最近得了不少宝贝，明显是裴寂所赠。”

“嗬，还闹到宫里去了。”

“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京城那里不太平，李艺和我们大营里每天送往京城的密奏也不少。若圣上信了其中的什么谗言，那么此次所下旨意就大有深意了。”

房玄龄忧心地说：“许是前一段秦王风光无限，如今又得大捷，一些人心存忌妒而上谗言，让圣上在那里举棋不定。秦王，也许玄龄下此结论太早，不过树大招风，还是要有几分警惕才好。”李世民点头称是，默默沉思。

李渊连下旨意急召李世民回京，果然是在两仪殿东暖阁读了李元吉的奏章，心中一时大怒，下手诏让快马送出。

李渊大怒的时候，只有裴寂一人在他身侧。裴寂见李渊脸上阴晴不定，一时不敢插言，待见他将手诏发出，方缓缓言道：“秦王英武能战，若擅行其事，时间久了恐酿成祸端。”

李渊然其言，说道：“不错，裴监，你所忧甚是有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当初我在太原首义，及其后削平天下，二郎还是很有功劳的。为什么到了今年，二郎就有了变化呢？其原因不在自身，关键在于外力。此儿久典兵在外，为读书郎所教，非昔日之二郎也！”

裴寂心里窃喜，添油加醋道：“陛下圣明，其实二郎原来是一个挺好的人儿，只不过他现在变了。其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褚亮、薛收等人，原来都很落魄，他们臣事于大唐应该尽心辅佐才是，然心思难测，偏爱在历朝典章中搜寻字眼，以此来游说二郎，妄想有所图谋。说起来，他们皆是山东寒族，历来对关陇贵族看不顺眼儿，也许想借二郎之力翻身呢。”

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李渊如今在朝中所倚，大多是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他们依靠父祖积荫抱成团儿，不容许另外的势力集团崛起插足。在朝中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已经形成了惯例。李渊听后警惕地问道：“裴监，这些话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裴寂笑道：“陛下知道老臣的本事，除了陪陛下喝酒、说话儿，不敢想其他事儿，也实在想不出什么点子。老臣刚才所言，是从朝中听来的。他们说，秦王如今多用东人。”

山东士族以诗书传家治业，历来为宦中主流，只不过北朝之后渐趋式微。关陇贵族起身草莽，以武立国，多年来始终对山东士族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心里形成默契，庙堂高位不容许山东之人居之。李渊听后心里一震，心想二郎多任用东人，可谓大有深意。若山东之人果真借二郎之力入朝参政，弄不好朝中就会大乱。李渊在这一点上秉承了祖上的训诫，即是联络关陇贵族为其强援，形成朝中的政治基础，若谁想动此基石，李渊会不含糊坚决反对。李渊在那里沉默半天，目视裴寂道：“裴监，看来我刚才所发手诏并不为错。二郎久典兵在外，该让他回来歇歇了。如今天下大定，有人作乱也难起大浪，二郎在那里也是大材小用，正好让其他子侄们出外历练历练。”

裴寂不失时机说道：“陛下圣明，其实太子也该出外历练一番才是，他为储君，仅习朝政失于单一。”

李渊点点头，遂唤来颜师古拟旨：封李道玄为淮阳王，任为洺州行军总管；封李瑗为庐江王，为任冀州行军总管。

这两人皆为李渊的族侄，他们与皇子的关系也透着玄机：李道玄长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弓马娴熟，性格刚强，敢于冲锋陷阵，他此时尚在洺州。那李瑗性格温和，与李建成来往甚密。由此看来，李渊在人事任用上力求平衡，可谓煞费苦心。

不数日，李世民带领尉迟敬德数人，轻骑入了长安。他不回天策府直奔宫城，到了宫门前，听说朝会已散，就让通事舍人禀报李渊要求觐见。李渊当时正和几位近臣在东暖阁议事，闻听李世民到了宫门前，就向几位臣子挥挥手道：“走，随朕前去接接二郎。”此后李渊乘腰舆出了东暖阁，几名大臣随其后。

众人到了长乐门，只见李世民已经跪伏在那里，口称万岁，又说道：“儿臣奉旨回京，累父皇大驾来此，儿臣诚惶诚恐。”

李渊伸手拉起他，说道：“我儿平身，这一次你又替为父辛劳。走，先入阁叙话儿。”

他们折头又回到东暖阁，裴寂见李渊如此做派，心里打起了小鼓。心想李渊当了皇帝果真不简单，不管心里如何想，面子上的事儿都做得不显山露水。像面前的这件小事儿，不用到明天，皇帝亲迎皇儿的话儿自然会传出去，外人都会想李世民依旧蒙圣眷宠爱，不会想到别处。

李世民入阁后，详细向李渊陈述了此次攻打刘黑闼的过程，最后说道：“儿臣此次定了河北，又见东边还有徐圆朗、辅公柘为乱，就想乘胜一鼓灭之。当时想赶时间，就一面给父皇上表章请旨，一面准备兵马攻

之，请父皇赦儿臣擅专之罪。”

李渊温和地说道：“你替为父分忧，何罪之有？我此次召你回来，实是怕你太累，别因此伤了身体。说起来，这些年你一直在外，弓弦已经拉得太紧。现在那里仅剩下一些小贼，辅公柘处于江淮之间，可让孝恭、李靖他们顺手除去；至于徐圆朗，让四郎去对付他就足够了。你呀，就不要事必躬亲了。”

李世民听后，顿时焦急起来，说道：“父皇，不可小瞧了那帮贼人，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刘黑闼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儿臣以为应乘胜剿之，方可一举安定天下。临阵换将为兵家大忌，这群人一直由儿臣统领，若再换帅又要让他们熟悉许多时日，恐会贻误战机。请父皇让儿臣在山东多待几天，待扫荡贼酋后再行班师。”

几名大臣不明白李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眼看李世民大胜，正好一举安定山东，缘何让他中途撤下来？其中只有裴寂心知肚明，然脸上未露出一丝得意的痕迹。

李渊的立场很坚定，慢慢说道：“二郎，你的意思我明白，还是想替我分忧啊！要是别的皇子和皇侄都如你这样，那该多好哇。眼前的事儿，你可以先返回，在那里主持一段时间，过上月余时间，可将那里的事情逐步交给四郎。对了，我刚刚任道玄、瑗儿为行军总管，就让四郎带领他们在那里多历练历练，万一将来有事，你又有几个得力的帮手。”

李世民低头思索了一下，觉得月余时间可以将那边的事情办好，就说道：“儿臣遵旨。”

“你先回去吧，过些日子，你让嘉敏将几个孙儿带入宫内，让我好好瞧瞧。”

李世民点点头，又和其他大臣寒暄了几句，然后准备退出。李渊这时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叫着他说道：“对了，你回洺州后告诉神通，让他把洛阳那块地交给尹妃家人。”

“儿臣知道这件事儿，神通叔不愿意交地。”

“你找神通好好说说，就说朕已有诏，将这块地赐给尹妃家，让他别再争了。”

李世民为难地说道：“父皇，当初在洛阳时神通叔找儿臣求要这块地，儿臣答应了他。后来尹妃家想要，毕竟在其后嘛。”

李渊的声音没有提高，然口气却严厉起来：“不行，要按朕的诏令办！天下之大，还能有什么人的话大于朕的诏令吗？”

李世民见李渊上火，不敢再争，遂再拜退下。两日后，他带领尉迟敬德

等人又返回洺州。李世民听出了李渊的意思，觉得不好再抗，就劝说李神通遵诏退地。李神通老大不愿意，嘴中诟骂尹阿鼠不停，最后无可奈何点头同意。

尹德妃终于胜了这一仗。

李建成那天听了封德彝的言语，顿时大悟。他遍视府内，检点朝中，开始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这日他奏报李渊，要求将裴矩、郑善果任为太子左右庶子，李渊照准。这两人皆是前隋老臣，李建成将他们迎入东宫内，主要想为自己装点门面。其时在东宫内，有太子少保李纲、太子詹事窦轨、太子洗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太子舍人徐师漠、太子率更令欧阳询、直典书坊唐临、太子左卫率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长史唐宪。一段时间里，李建成把握时机，分别与他们一一进行了交谈，并以与李世民有关的言语相试探。最后，李建成得出结论：除了韦挺之外，还可以和王珪与魏徵推心置腹，商讨相争大计。

魏徵自从被窦建德放回长安，即被任为太子洗马。这个差使主要是掌管东宫之文翰图籍，说起来也是一个较清闲的职位。李建成起初并不看重他，魏徵就日日在房内整理图籍，等闲难见上李建成一面。

王珪今年四十二岁，其家族也为关陇贵胄。李渊刚刚入长安的时候，王珪正因为获罪躲避在南山中，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多年的时间。李纲当时跟随何潘仁占山为王，与王珪来往甚多，知道王珪的本事，因而向李渊举荐。李渊先任王珪为世子府咨议参军，后东宫建，又任为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

李建成一开始将李纲和王珪一样看待，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

李纲自幼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相许。其为隋太子洗马时，敢于当庭与隋文帝面争，后来又惹了一些朝中权贵，无法在朝中立足，只好隐居在鄠县，被何潘仁任为长史。及至何潘仁被李婉娘收服，李渊攻下了长安，李纲随之入了长安。李渊对他甚是礼敬，拜他为礼部尚书，后来又兼太子詹事。李纲虽然经历了许多变故，然性格一点儿都没变，只要见到不平之事，当即出言直抒胸臆。那时李元吉丢了并州逃回长安，李纲与李世民旗帜鲜明站在一起，要求处罚李元吉。李纲又见李建成好饮酒，多猜忌之心，遂上书相劝。李建成不理他的劝告，李纲因此郁郁不得志，向李渊上表要求告老还乡。李渊见表大怒，谩骂道：“你既然能当何潘仁的长史，难道还羞于当朕的尚书吗？”李纲顿首答道：“何潘仁想杀戮之时，每听臣谏，即停手不杀，所以臣为其长史并不为羞。陛下功成业泰，臣以凡劣，安敢久为尚书？且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采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李渊不是糊涂人，以李纲为隋代名臣且一片忠心，并不加罪，反而待之以优礼，另擢拜其为太子少保。李建成经过此事，心里非常厌恶，其后李纲患有脚疾，来往不便，李建成也乐得不去招惹他，落个耳目清净。李建成又见王珪性格沉静，平素默言少语，不似李纲那样霹雳如火，渐渐就远了李纲而与王珪亲近。

武德五年四月一日，李渊见刘黑闼被平定，正好宫廷果园献来樱桃，遂大摆樱桃宴以示庆祝。宴后，李渊将新熟的樱桃赏赐给近臣，并说东宫人多，要加倍发给。李建成携带樱桃回到东宫，将樱桃分送给诸官。他又移步到弘文殿西的兰台阁，这是他日常喜爱独居的书房，令人召韦挺、王珪、魏徵入内共食樱桃。

三人很快依次入阁，韦挺入内见桌上摆着红艳艳的樱桃，赞道："这樱桃好新鲜，刚才见宫女为众官分发，还想殿下忘了我们呢。"他招呼宫女："去，取一些糖、酪来，这样食之更佳。"

李建成微微笑道："人言韦挺最会享受，果如其然。我风闻今年流行以糖、酪拌食樱桃，想是你已经尝过鲜了。"

王珪也微微一笑，并不做声。魏徵入阁后已经坐在案前，伸手拈起一枚樱桃放入口中，只觉得满口香甜，开口道："樱桃为果中珍品，本身已经极甜，又透出馥郁香气，若再以糖、酪拌之，反遮去原味儿。韦兄弟，你不妨品尝对比一下。现在长安人人以流行时尚为美，其实时尚仅是一种时髦，去浮华留质朴，才是至理。"

韦挺平时不甚谦虚，不过很服气魏徵，答道："魏洗马既这样说，那是不会错的，韦挺一向心悦诚服。想魏洗马在酿酒之时，早已经尝遍了天下的果味儿。"魏徵年轻时曾经出家为道士，他不炼丹药，专揣摩酿酒，已有很深的酿酒功夫。这些年京师传言，魏徵所酿佳酒味道极美，一些大臣纷纷找魏徵索酒，惜魏徵轻易不示人。见尝不到美酒，部分人退出索酒行列，并言说魏徵浪得虚名，酒未必就好。还有部分人深信不疑，艳羡更甚。

李建成招呼三人："来，大家请吃吧。"

众人拈食樱桃，不大一会儿，一盘红艳艳的樱桃被食尽。

魏徵先起身去净了手，问李建成道："殿下，听说秦王奉诏返京，今日又返回洺州。圣上因何召见他呢？"

李建成道："我听裴监说，父皇因二郎擅自向徐圆朗用兵，大为震怒，因而将他召回。不过我见父皇这几日待二郎的态度，并不严厉，温和得很呢。这不，又将他打发回前线指挥去了。"

王珪道："圣上素来宽简仁厚，又待秦王宠爱有加。如今虽将秦王放回，但其心中的震怒看似熄了火，其实并未善罢。说起来，这些年秦王风光无限，无非因圣上喜爱，现在圣上心中有了反复，依臣看大有文章可做。"

"有什么文章呢？"李建成问道。

"臣曾听殿下言道，李艺多来奏章说与秦王不睦。现在殿下与齐王交好，

可派人通过齐王与李艺联络。举目天下，外藩中以李艺最强，圣上对他也最为看重。若殿下能与李艺联手，就有了一支强援。秦王打下了洛阳，奏请圣上让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形胜之地，已为秦王的后院。这一点，还望殿下三思。”

李建成心里一动，觉得王珪所言与封德彝当初的点拨不谋而合。现在自己着手积累东宫力量，然连结外藩和掌握典兵权收罗武将之举没有一点着落。若真能和李艺联手，这方面就有了突破。

韦挺说道：“王中允此计大妙，殿下，韦挺愿为使去河北。”

李建成思索了半天，摇摇头道：“我从未与李艺谋面，此人究竟怎样，我心里没有一点底儿。王中允说得对，在二郎的事儿上，东宫之人不能露出一点儿的作对痕迹，有什么话还是让别人来说。至于联络李艺，此事为时尚早，不可莽撞行事，等有机会再说吧。魏洗马，你认为如何呢？”

魏徵一直在一旁低头不语，听见李建成问询自己，抬头道：“殿下所言甚是稳妥，臣以为这样最好。臣刚才所思是另外一件事儿，将来也许还要为之大费踌躇呢。”

几人的目光一齐射向魏徵。

魏徵悠悠言道：“臣想，那刘黑闼此次逃往突厥，突厥的颉利可汗不是善罢之人，定会借兵给刘黑闼让他入中土为乱。谅刘黑闼为一匹夫不足为患，可他顺应了河北百姓的民心，这事儿就麻烦了。说起来，秦王此次虽定河北，但仅是暂时剿灭，他忘了还有一个‘抚’字。”

魏徵是魏州曲城人，深明河北的地理人情。他洞若观火，明白刘黑闼起乱的原因在于朝廷一味强压，不抚民心所致。这些日子，他密切注视那边的战事，一听刘黑闼逃走，就知道这事儿没完。他接着说道：“想刘黑闼有多大本事，却能在半年之内啸聚徒众，尽复窦建德田地。无非因为朝廷官吏治御甚严，因而激起民变。秦王自恃英武能战，把剿灭刘黑闼看成是一场简单的战事。嘿，这一次秦王可是大大错了。臣一直想不明白，天策府里的那一群谋士为什么不给秦王提个醒儿？想是他们素服秦王之能，奉为神明。殊不知军国之事，靠一人之力毕竟还有缺陷。只要河北之地百姓心不向唐，别说是刘黑闼，就是一个什么张黑闼、李黑闼振臂一呼，那里的形势又会危急。”

三人觉得魏徵所说确有道理，然心中并不十分信服。韦挺呵呵笑道：“想不到魏洗马还能未卜先知，可惜李淳风、袁天纲不知云游何处？他们若在长安，那么你们三人当能够形成默契。”

魏徵正色道：“事情如何，请拭目以待。殿下，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若刘黑闼果真复叛，请殿下抓住这次机会，向圣上请旨，率兵击之以取功名，且可结纳山东豪杰。”

李建成不十分相信刘黑闼还会作乱，觉得魏徵将事态说得太严重，遂敷衍道："好，我相信洗马此言。若果真有机会，我自会向父皇请旨。"

李建成不想与魏徵讨论刘黑闼的话题，向韦挺道："那杨文干宿卫东宫之后，算来已经三个多月了。我细细观察，见他读书之余，常常与卫士练武习马，本领要高出卫士们一大截子。一个人能文会武，着实难得，看来他为一可用之人。韦挺，看来你的眼光不错。"

韦挺听后喜形于色，心想不枉了那次青云楼之遇。杨文干参加关试之后，按例要回家守选，三年后才有资格铨选授任。关试刚刚结束，他果然找到韦挺，韦挺将他引见给李建成。此后，杨文干成为东宫一名卫士，日日宿卫东宫之中。

王珪道："杨文干虽然能文会武，却毕竟为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要想有大用，仅将他放在宫中充卫士之役，似明珠暗投，还需让他多历练才是。"

李建成然其言，说道："是啊，若按铨选程序，杨文干需三年之后才能为官。王中允，你说得对，要早些日子将他派出宫去。"

王珪微微一笑道："这件事情放在太子这里，实在是小事一件。只要太子随便编个理由，把杨文干塞进非时选的名册中，就可将他堂而皇之派为外任了。"

李建成点头道："好，王中允，这件事情由你来办。你先以我的名义找封德彝谈一谈，赶快把事情办了，最好给他弄个武职。"

李世民指挥兵马向徐圆朗逼去，两军如拉锯般在那里相持月余时间。这个时候，李渊又下诏让李世民返回长安。六月二十三日，李世民将典兵大权交给李元吉，自己身带天策府属向长安奔去。

数日后，李世民一行人入了长安。他先入宫向李渊交旨。此前，在李世民的凌厉攻势下，徐圆朗节节败退，唐军声震淮、泗。坐镇历城的杜伏威、辅公柘闻讯，又见南面的李孝恭、李靖统领的大军向这边压迫过来，心中大惧，遂推举杜伏威入长安向李渊请求投降。李世民入宫的时候，李渊刚刚接受了杜伏威的降表，当即封杜伏威为吴王、拜太子少保；封辅公柘为越王，拜为淮南道行台仆射。李渊见李世民回来，想起这里面也有二郎的功劳，心情又好起来，遂大加勉励，赐班师人员金银、潞绸一批。

李世民入了天策府，长孙嘉敏已经闻讯，带领家人将他迎入府内。李世民与众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忽然想起儿子们，就叫长孙嘉敏道："敏妹，把承乾他们叫出来。我在洺州，梦里除了见你们，更想儿子们。"

众人抿嘴一笑，阴梦婕道："王爷在外征战不回，我们姐妹们曾经说起，许是王爷爱打仗，以家事为轻。"众夫人中，长孙嘉敏居长，她端庄贤

淑，与李世民恩爱有加，甚是默契。至于菁儿、杨琼和翠微，平素见了李世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唯有这个阴梦婕，性格爽朗，口无遮拦，在李世民面前比较随便。长孙嘉敏虽私下里教导她要音容端庄，无奈阴梦婕生就的性儿，刚好了几天又复原状。总算李世民对她甚是宽宥，想是李世民也喜欢她特别的性儿，长孙嘉敏也就随她去了。

李世民道："胡说，所谓举国、齐家，都是人伦的正理，岂可偏废？"

这时就听一片童音涌入室内，几名儿童被带到李世民面前。其中的老大为承乾，为长孙嘉敏所生，今年六岁，已被李渊封为恒山王；老三为李恪，杨琼所生，今年四岁，被李渊封为蜀王；老四为李泰，长孙嘉敏所生，今年三岁，被李渊封为卫王；老五名为李祐，阴梦婕所生，今年不足两岁，尚未受封。

菁儿看到他们，心里一阵难过，她想起早夭的宽儿，宽儿与承乾同岁，若活到今天，也该如承乾一样入学就读了。她悄悄背转了头，长孙嘉敏见状，知道她此时心里难过，遂轻抚其肩头以示安慰。

承乾领头，口称父王，绕在李世民身侧。李世民将他们拢在怀里，一一查看，并将李祐接过抱在手中，心中一时大乐。他抬头对长孙嘉敏道："敏妹，这些年我出征在外，戎马倥偬，家里的事儿累你照料。瞧，儿子们个个长得十分精神，我若再出外数年，回来后他们也许不认得我这个为父的了。"

长孙嘉敏微笑道："二郎，你为他们的父亲，不知是他们哪一辈子修来的福分。我和姐妹们多次说起，要好好教导他们，让他们长大了懂诗书，能上阵，不能堕了你的威风才是。"

李世民挥手将承乾召到身边，问道："承乾，你现在读什么书？"

李承乾朗声道："父王，儿现已入小学读经，已读过《论语》，现正在背诵《诗经》。"李渊于武德元年，在秘书外省别立小学，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入学就读。

李世民大喜道："哟，已经学了这么多。承乾，给父王背上一段如何？"

李承乾点点头，张口诵道：

棠棣之华 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 兄弟孔怀 原隰裒矣 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 兄弟急难 每有良朋 况也永叹

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务 每有良朋 烝也无戎

丧乱既平 既安且宁 虽有兄弟 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 饮酒之饫 兄弟既具 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 如鼓琴瑟 兄弟既翕 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 乐尔妻帑 是究是图 直其然乎

李承乾磕磕巴巴背诵这首拗口的诗，李世民先是含着笑意，送去满是鼓励的眼光。听了几句，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这首诗赞颂兄弟之间的情义，其中饱蘸真挚的情感。他忽然想起自己与兄弟的微妙关系，不觉心中发冷。

李承乾总算将这首诗背完，李世民兀自陷入沉思之中，室内一时寂静起来，数人向李世民投去诧异的眼光。好一会儿，李世民才从沉思中醒了过来，看见李承乾正眼巴巴看着自己，遂笑道："好承乾，果然大有长进了，知道这首诗出自何处吗？"

"知道，出自小雅二，前日方才学会的。"

"知道其中说了什么道理吗？"

李承乾摇摇头。

李世民用手抚了一下承乾的小脑袋，柔声说道："父王告诉你，诗中讲了兄弟之间要友好相处，你为他们的大哥，要多让着他们一些。等你大了，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好了，父王给你们带回件好玩的东西。李安，你将他们领去观看傀儡戏。"

李世民此次到了相州，见有人在那里玩弄木偶，俗称傀儡戏，觉得很好玩。他让长孙无忌寻来一名玩弄木偶的匠人带回长安，想让孩子们看个新鲜。

一听有好戏看，孩子们顿时雀跃起来。阴梦婕等人也想看个稀罕，便蜂拥而去。长孙嘉敏见李世民还不能从刚才的情绪里走出来，遂转移话题，轻轻说道："二郎，你现在回来正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从今年春上开始染病，越来越重，前天我去看她，竟然开始咯血。她很念着你呢，得空儿赶紧去看看她。"

李世民惊道："真的这么严重？敏妹，你帮我准备一些礼物，今晚就去看她。"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八月。颉利可汗突然发兵，率十万骑入雁门，准备进攻并州。梁师都领兵五万出朔方，准备攻秦州。李渊闻讯，就在朝上询问群臣是战是和。裴寂答道："战则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不同意裴寂的意见，奏道："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以为不如击之，小胜后再与其和，则恩威兼收矣！"

李渊当初在太原起兵时，主动向突厥纳贡称臣，一直到现在，纳贡不断且年年加码。突厥以为李渊统领土地日益增多，胃口也越来越大，索贡的单子越来越长。李渊稍微不愿意，立即出兵犯边给以颜色。然而突厥忘记了一点，如今大唐国势日益强大，非复弱小时候的毕恭毕敬。封德彝的这番奏论，正反映了唐对突厥不愿翻脸又不想痛快纳贡的矛盾心理。其时李世民出班奏道："父皇，儿臣以为封令所言有理，儿臣愿领兵出并州，御突厥于国门之外。"

李渊非常赞成封德彝的意见，说道："不错，我朝不可向突厥示之以弱。这样吧，由太子领兵出幽州道，二郎领兵出秦州道，兵分两路以御之。"

两日后，李建成和李世民各带领八万人出长安去抵御颉利可汗和梁师都。李渊现在已经改变了态度，不再让李世民单兵出击，而是让两名皇子分兵帅之，想以此在他们兄弟之间找回一点平衡。

颉利可汗和老叶护本想让梁师都充当攻唐的急先锋，谁知梁师都非常不争气。他在朔方忙了近一年时间，颉利可汗又给马又给人，然一直难以打开局面，始终偏安一隅，这让颉利可汗和老叶护非常失望。颉利可汗脾气暴躁，近来一见梁师都，心里就没好气，辱骂的言语一串串劈头盖脸撒向他。梁师都灰溜溜如同孙子一般，见了颉利可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刘黑闼和范愿带领二百骑来到突厥牙帐，老叶护见之顿时眼睛一亮，急忙将他们引见给颉利可汗。听说刘黑闼半年之内就能尽复窦建德之地，颉利可汗明白刘黑闼有非凡的号召力，可以善加利用。他答应借给刘黑闼兵骑五千，让刘黑闼引兵还击山东。自己领兵十万骑出雁门关直攻并州，又让梁师都发兵五万出朔方，以此来策应支援刘黑闼的行动。颉利可汗和老叶护的如意算盘是：若刘黑闼进入山东，利用他的号召力尽复山东之地，自己又大兵压境逼向并州，肯定会让李渊手脚忙乱。这时再向李渊提出苛刻的条件，不愁李渊不就范。

李世民出了秦州，直向梁师都逼去。梁师都早闻李世民的英名，闻听秦王来到，吓得他不敢再前进，退后三十里倚一石寨固守。李世民见梁师都退回，觉得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遂按兵不动。那边的李建成到了定州，令人在大震关设伏，先吃掉了颉利可汗的三千前锋。颉利可汗大怒，挥兵冲过了大震关，十余万精骑溢满上百里的山谷。李建成一面亲自引兵去堵，一面令交州刺史权土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定州总管双土洛等引兵合围，在三观山、崇岗镇等地连破突厥兵数阵，大挫了颉利可汗的锐气。这时，远在长安的李渊掌握火候，派出曾经五次入突厥为使的郑元□来到阵前。郑元□入阵见了颉利可汗，先以言语责备颉利失约，领兵深入内地，使颉利感到理亏，然后和颜悦色道："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却不能居。可汗入内沿途，虽掳掠不少，然都入了将官个人腰包，于可汗何干呢？我劝可汗不如退兵，与唐复修和亲，这样可免跋涉之劳，坐收金币，财宝入可汗府库，岂不是美事？"说完，他向颉利可汗奉上准备好的纳贡单子。

颉利见单子上所列贡物甚丰，又见唐兵防备甚严，不能再有大作为，遂转颜一笑，就坡下驴，下令全军回师。他这里一退，西边的梁师都也知趣而返。

九月，李建成和李世民双双班师，李渊的亦战亦和策略收到了效果。

然而刘黑闼在河北却得了手，他先是引突厥兵越过李艺的幽州防区，直奔河北腹地。到了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等人聚兵应之。旬日之间，其部下之众又有了三万余人。消息传到长安，李渊诏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让他掉头北上讨伐之。又诏李艺出幽州西下，以形成对刘黑闼的夹击之势。

李元吉漫不经心缓缓北上，他命时任河北道行军总管的李道玄和副将史万宝为先锋，先期迎战刘黑闼。

李道玄今年刚刚十九岁，他已跟随李世民行军打仗二年有余，亲眼看见了李世民战胜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过程，早将李世民视为自己行事为人的楷模。现在李渊封他为淮阳王，累加重用，他自己想如李世民那样冲锋陷阵，屡建殊功。然而李元吉作为领军元帅，觉得李道玄素来与二哥友善，心中颇不是滋味。现在若助了李道玄成就功名，无疑又为二哥增添了强援，所以他事事掣肘，此次专门派史万宝为李道玄的副将，秘密嘱咐史万宝直接听令于自己。

李道玄和史万宝领兵三万，到了下博与刘黑闼相遇。两军对阵，李道玄对史万宝道："史将军，我们今天要学习秦王打仗的法儿。我先带领五百骑闯入敌阵，搅动其乱，然后你率领大军开始攻击，这样杀他们个人仰马翻。"史万宝未置可否。

李道玄说完，点出五百骑大呼小叫冲入敌阵。

五百骑瞬间就冲了过去，只听一片刀枪撞击声。刘黑闼见唐兵来者人少，指挥两翼合围上去，很快将李道玄等五百骑没入阵中不见踪影。这边的史万宝拥兵不前，他目无神色无动于衷，还对左右的亲兵说道："淮阳小儿，只会行事莽撞，让他自己去闯吧。我奉有齐王手敕，此行军事皆委老夫。现在他轻脱妄进，若听他的话一同入阵，必同败没。为今之计，不如以他为饵，他那里一败，刘黑闼必然争进。我这里坚阵待之，必能破敌。"

史万宝在这里打着他的如意算盘，陷入敌阵的五百骑却在那里浴血奋战。敌人一重重围了上来，过了小半个时辰，他们竟全部被杀。李道玄凭着自己武艺高强坚持到最后，无奈寡不敌众，身伤多处，血流如泉，至死仍睁着不解的眼睛。

刘黑闼全数歼灭了这五百唐兵，精神为之一振，令人挑起李道玄的首级，挥手招呼全军攻击。那边的唐兵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主帅死在面前，顿时气馁。两军还未完全接触，唐军已乱了阵脚，一些人开始逃

窜。史万宝竭力想止住败势，挥刀砍了两名逃兵的脑壳，然为时已晚。唐军兵无斗志，全线崩溃，刘军乘胜追杀。

李道玄、史万宝此败，引起山东震动，洺州行军总管庐江王李瑗闻讯大惊，当即弃城西走。李元吉此时正行到相州，闻刘黑闼势大，甚是恐惧，驻兵不前。旬日间，相州以北之河北州县悉数叛复于刘黑闼。如此一来，刘黑闼第二次占据窦建德旧地。

李元吉在相州连派快马将这些不好的消息报给李渊。李渊阅报后，心中暗暗恼怒。心想这四郎真是个常败将军，简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又想李道玄和李瑗相比，一个勇猛就义，一个畏惧丢城，不啻天渊之别。想到这里，他令人将史万宝锁拿京城问罪。

如何安定河北的危急形势？李渊心里不再有什么犹豫。他不再临朝询问群臣意见，就在东暖阁里令颜师古拟出《命太子建成讨刘黑闼诏》。

李建成得了旨意，满心欢喜，当即进宫来谢恩。李渊嘱咐他道："前次你领兵拒突厥，大获全胜，甚慰我意。此次去讨刘黑闼，我相信你的本事。不过打胜仗不为最终目的，关键要彻底解决那里的问题。不能像韭菜一样，刚割了一茬儿，又冒出新芽儿。这件事儿你要好好琢磨琢磨。"

李建成道："儿臣谨记圣意，定当妥善为之。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相求。想那史万宝虽有败军之罪，念其以往忠勇报国，能否容他这一遭儿，先让他在军中戴罪立功如何？"

李渊点头答应。

李世民很快知道了李渊的旨意。这些日子他已经体察了父皇态度的变化，虽对这个结果早有思想准备，然事儿真正来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失落。

李世民得知这个旨意，还是颜师古通过颜相时给他透的信儿，颜相时通报的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亮、薛收数人都在李世民的身侧，他们听言后一齐静静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失落的心情并未现在脸上，淡淡地说道："知道了。太子最近一直要求出外将兵，父皇总算遂了他的心意。"

褚亮道："太子既然出兵也就罢了，为何还要保史万宝？此次兵败及淮阳王身亡，史万宝难辞其咎。"

杜如晦哼了一声，说道："这不奇怪。我细细盘查楚客之死事件，始作俑者就是史万宝！他带同韦挺自洛阳查到新安，终于引出楚客之事儿。他如此卖力，说明早已成了太子党。"

李世民叹了一声，说道："听说道玄身亡，我这些日子一直很难受。说起

来，还是我害了道玄。他从我身边观征伐之事，见我常常率轻骑深入敌阵，往往收到奇效，因而心慕效之，以致身亡。”说完，泪流不已。

众人见李世民在那里伤感，也陪着唏嘘半天，然后慢慢散去。

第二十七回

婉娘临终劝世民

建成阵前联李艺

一将打马来到天策府前，他见府前的拴马桩上皆系有马，遂嚷嚷道：“喂，我的马拴在何处？”他的声音惊动了值守的门卫，一人走过来接过他手中的马缰绳，答道：“马将军且请入内，马的事儿由下人来办，不劳费心。”这时，尉迟敬德“噔噔噔”走出门外，见到来人嚷道：“噢，是三宝呀。听说你随柴驸马出陇右大胜吐谷浑，什么时候回来的？”

马三宝笑容满面，说道：“尉迟统军如此急匆匆地闯出门外，有什么要紧事儿？三宝昨日才随驸马回到京城，今日一早就来拜见秦王，也很想见见你们。”

尉迟敬德上前拉着马三宝之手，摇了两摇，说道：“你先进去吧，我们回头再说话儿。刚才我那宝琳儿来寻，说拙荆患了急症儿，我赶快去看看。”

马三宝一听，急忙松开手，说道：“你快点走吧。唉，为什么女人多得疾病呢？眼瞅着公主的身子也一日不如一日啊。”

尉迟敬德不再接话，返身到了马前，门卫将他扶上马。马三宝目视他离去，然后直奔仁文厅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正在厅内和陆德明、孔颖达等人一起谈论突厥之事。正说着，马三宝入门向李世民下拜。李世民急忙上前拉起马三宝，将他让在座中。李世民笑吟吟地说道：“三宝，我们一别已经两年未见面了。前些日子我在朝上，听说嗣昌兄带领你们大败吐谷浑，心里的欢喜不用说了。来来，你且把战斗的盛况给我们叙说一遍。”

其时唐王朝忙于统一中土，对边疆诸部采取怀柔政策。李渊与东方的新罗、百济、高丽罢战言和，并互相遣送俘虏；与北方的东突厥（辖铁勒、薛延陀诸部）先战后和，纳贡称臣；与西方的西突厥（辖龟兹、于阗、焉耆、高昌诸部）和西南的吐蕃礼尚往来；唯居于唐陇右地区和吐蕃之间的吐谷浑觉得唐此时忙于东方战事，无暇顾及陇右，吐谷浑王伏允领兵攻打洮州，妄想讨些便宜。谁知李渊不理他的茬儿，采取强硬姿态，派出柴绍领兵迎战。

马三宝很不好意思，说道：“秦王这些年来北伐东征，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哪儿还看得上这场小战？不过这是驸马之功，三宝也不敢太谦虚了。”

李世民笑道：“是啊，让你说你就说，你三宝什么时候学会了谦虚？”

马三宝顿了顿嗓子，朗声道：“那日驸马遵旨出征，领兵到了洮州，见伏允攻打甚急，遂引兵掩杀。吐谷浑军一触即退，不想这是伏允设好的诡计。他将我们引入一个山谷中，忽然伏兵齐出将我们团团围住，他们更倚在高处张弓射箭，我军伤亡甚多。这样对峙到入夜，驸马见围不能解，忽然计上心来，令我寻来胡琵琶，让人奏起。又让善舞之人假扮女子，依乐声起舞。原来吐谷浑喜好龟兹之乐，其兵士见此场景又闻乐声，大感奇怪，遂停住弓矢相与聚观。这时，驸马察其无备，悄悄地遣出精骑抄后，兜屁股猛给他们一下子。伏允弹压不住，军中大乱，此时驸马整顿兵马，全力攻击。待至天明，竟获大捷。”

马三宝三言两语说完，李世民似乎不相信，问道：“就如此简单吗？三宝，你别是在乐坊里听来的故事，到此演义吧？哈哈，陆先生，你饱读史书，可曾见过如此香艳的战例吗？”

陆德明微笑不语。

马三宝着急道：“三宝所言句句属实，就是再借给我几个胆子，也不敢在秦王面前吹牛说谎。”

李世民点点头：“别着急，我相信你的话。三宝，我原来算着嗣昌兄应该再晚几日才能到长安，缘何提前了？”

马三宝眼中顿时涌出泪花，哽咽道：“还不是因为公主吗？陛下的圣旨里说公主身体欠安，让驸马早回。倩紫更派小厮与我叙说详细，这样紧赶慢赶，日夜兼程就早了几日。”

李世民颤声道：“我前些日子去看家姐，其状况还算稳定。难道这几日又有反复吗？”

“是啊，从昨日开始，公主一直咯血不止。”

李世民霍地站起，拱手道：“陆先生、孔先生，世民先走一步。三宝，我们赶快去看看。”

李婉娘自从患病，身子日益沉重。宫中御医和长安城里的高明医生皆束手无策。

李世民和马三宝急匆匆入了平阳公主府。李世民入室探视，就见李婉娘昏沉沉地躺在榻上，面色蜡黄。柴绍候在榻侧，正指挥侍女揩净榻边血痕。

李世民慢慢走到榻前，向柴绍打了一个手势，然后站立一边，无语看着李婉娘。这时门外又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就见长孙嘉敏带同菁儿前来探询。她们入了房门，悄悄在李世民身后侍立。

只见李婉娘的头略动了动，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还是柴绍明白她的意思，抬头招呼侍女道：“水来。”长孙嘉敏止住要往盏中倒水的侍女，轻声道：“菁儿，你去，将带来的柑橘汁儿调些水，喂公主服下。”

菁儿亲手调好柑橘汁儿，一匙儿一匙儿喂入李婉娘口中。许是滋味独特，李婉娘慢慢睁开眼睛，将碗中汁水喝得干干净净，脸上渐渐有了一丝血色，柴绍示意众人将她扶坐起来。

她在那里喘息半天，缓缓道：“这汁儿真好喝，好菁儿，定是你和嘉敏一起琢磨出来的是吗？”气息尚促，然依旧透出爽朗劲儿。

长孙嘉敏轻声道：“姐若喜欢此汁，我让菁儿趁着新鲜日日送来。不过太医说柑橘性火，不知饮多了对姐的身子有没有妨碍。”

李婉娘道：“我去日无多，只要图了眼下舒坦，哪儿顾得了许多？菁儿，就按嘉敏说的去办。”

李婉娘一出此语，室中众人的眼里顿时噙着泪花。李世民哽咽道：“姐，你不该说此不祥之语。你的身子正慢慢好起来，切莫想岔了念头。”

李婉娘轻叹了一声，缓缓道：“我自个儿的身子，难道你们比我还清楚吗？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嗣昌，你领他们先出去一会儿。我要与二郎说说话儿。”

众人轻轻走出室外，李世民劝慰道：“姐，我曾听太医说过，你这病只要到了来年春上，天气一暖就会慢慢好起。”

李婉娘道：“我能挺到那个时间吗？二郎，只怕不能啊。这些日子我躺在榻上，心中想过了无数的念头。想我们跟随父皇起兵，经历了诸多难事困境，眼瞅着好日子一天天多了起来，谁知道身体却不争气。说句实在话，我若现在就死，心中确实不甘呀。”言讫，泪水涌出眼眶。

李世民替她擦去泪水，李婉娘忽然有一丝不好意思，说道：“我素来天不怕地不怕，不想现在还是害了怕，让你见笑。”

李世民摇头道：“不然，对生之眷恋并非怕死，而是人之常情。”

李婉娘伸手将李世民的左手抓住，颤声道：“二郎，姐之将死，其言必善。如今父皇一统天下，你和大郎、四郎等人各安其所，嗣昌和孩儿们也安居家中，我若死了，应该无甚牵挂。不过有两件事儿还要求你，你知道，姐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兄弟就是你了。”

李世民颤声道："姐，二郎知道。"

李婉娘又喘息一阵，李世民端起盏又喂她几口水，她眼神忽然黯淡下来，断断续续道："第一件事儿，就是你与大郎争位。现在你们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儿，然已势同水火。姐虽卧榻已久，却也洞若观火。母亲早已仙逝，我若再走，这世上就剩下父皇和你们兄弟三人是最亲密的人儿了。你们兄弟若再相斗，我心里实在难安啊！"

"姐不要忧心，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如此严重。不过是四郎少不更事，在我和大郎之间来回拨弄是非，遂致误会。"

"二郎，你莫嘴硬，姐不是睁眼瞎。我知道，即使大郎和四郎联手，以你的本事，他们也断不是你的对手。我想求你，就是将来你们真有这么一天，你不可将事情做绝。看在我们一母同胞的份上，留他们一条性命好吗？"

"姐，你真是糊涂了？这样的念头，二郎连想都不敢想，怎么会有这般事呢？"

李婉娘手紧了一紧，摇了一下头，口气依然很坚决："二郎，你要答应我。"

李世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说道："姐，你真要陷二郎于不义境地吗？怎么可能发生这等事儿？好，姐，二郎答应你：终二郎一生，定当珍视兄弟手足之亲，不忘姐姐今日之言。"

李婉娘长舒一口气，说道："姐知道你一言九鼎，我就是现在死了，也算去了我最大的心事。还有一件，嗣昌待我恩爱有加，还有那两个孩儿与我连着骨肉。我若死了，就将他们托付于你，替我多照看他们。"

李世民点头道："这一点姐不用多说，二郎谨记在心。"

李婉娘说了这些话，像是去掉了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顿时轻松起来。她松开李世民的手，说道："好了，二郎，我有些乏，想歇会儿，你回府去吧。你今日答应我的话，望你铭记在心，姐今后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

李世民心痛如割，擦着眼泪走出公主府。

李婉娘的病依旧没有起色，她终究没有挨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武德六年二月初九午时，李婉娘在病榻之上咽了最后一口气。

消息传入宫中，李渊十分悲痛，当即下诏为她举办隆重的葬礼。其葬礼规格为加前后部鼓吹，班剑四十人，武贲甲卒随后。按唐礼，这样的规格须王公以上者才能享用，寻常公主没有此种规格。礼部侍中戴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见到李渊的诏令，觉得不合礼制，遂在早朝时向李渊

奏道：“陛下，臣读罢诏令，遍索礼法，见其中没有妇人葬礼时使用鼓吹。”

李渊知道戴胄是一名极认真之人，并不当堂斥责，耐心说道：“朕知道这个理儿。然当初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难道她能和寻常女子相比吗？戴卿，毋庸多言，公主戎马一生，就让军乐送她安息吧。”

李婉娘大名鼎鼎，戴胄也素服其勇。他今日所以指摘李渊诏令不合礼制，只想尽了臣子本分。现在见李渊坚持原议，遂退下不再言语。

二月十五日，李婉娘的葬礼开始举行。其时，李婉娘和她的“娘子军”大大有名，闻听她现在逝去，许多人哀伤不已。河东之地的百姓为了怀念她，将一道雄关命名为“娘子关”，以彰其传奇的一生。

李婉娘死后数日，尉迟敬德妻子久病不治，也撒手西去，遗下独子尉迟宝琳。

李建成领军出了长安直奔相州，李元吉早已屯兵在此，率人将他迎入城内。

刘黑闼拥兵向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归附，唯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之，刘黑闼久攻不下。多亏了田留安保卫下的魏州不失，成了相州北面门户的一道屏障，方保相州一时无虞。李建成听完李元吉的介绍，当即说：“田留安居功至伟，四郎，可曾添兵与他？”

李元吉道：“我曾派兵五千去增援，无奈刘贼势大，又给挡了回来。”

“那怎么行？赶快添兵三万前去增援，万一魏州有失，相州门户顿时大开，那怎么得了？”

李建成当即令刘弘基为正将，史万宝为副将，带领三万人星夜前去魏州驰援。

次日，李建成、李元吉统领大军出了相州，杀奔魏州。他们军至昌乐，刘黑闼不知李建成已来，还以为是李元吉为帅。他对李元吉的本事早就蔑视，遂引军来迎。谁知李建成调兵有方，一面令大军排阵，猛攻敌营，一面令刘弘基和史万宝引兵出魏州城前来夹击。刘黑闼手下毕竟是仓促之间聚拢来的人，顿时败退北逃。

李建成见敌方兵败，遂挥兵掩杀。这样一直追到邢州，刘黑闼入城后关紧四门，凭城坚守，方才歇住了脚。随后，唐兵蜂拥而至，将邢州紧紧围住。

一路上，唐军俘敌甚众。魏徵向李建成建议：“太子，要想彻底安定河北，须用好‘抚’字。”

刘黑闼果然复叛，李建成方悟魏徵前言甚确，多次赞其目光长远。魏徵胸怀韬略，然有一样毛病，就是自恃清高，说话直来直去，让人听着不舒服。这也是魏徵久在东宫未曾被重用的原因。不过李建成现在用人之际，也知道魏徵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筹，就耐着性子听其建议，并时时采纳。这会儿听魏徵说要用好“抚”字，遂笑道：“魏洗马，如今正是攻坚之时，这‘抚’字如何用之呀？”

魏徵没有听出李建成话中的揶揄之音，自顾自说道：“秦王前次破刘黑闼，一味勇猛示以强势，对俘来将帅皆悬名处死，收其妻子为奴。秦王这样的方略，若用在一战或者一时，当能威慑敌众气势；若想河北之地长治久安，就是下策了。我前次说过，只要刘黑闼不死，或者再出一个张黑闼、赵黑闼，他们振臂一呼，民众顿时响应，这就是大军一来即安定，大军一走又复叛的原因。须知强压之下难能安靖的道理。”

李元吉以前只是听说魏徵的名字，今日见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小洗马，竟敢在太子和自己面前摆出模样说嘴，心里很不舒服，遂抢白道：“魏洗马有所不知，我在河北，早已请父皇下诏书，赦免刘贼其党的罪过，然也没见有什么效果呢。”

魏徵冷笑道：“百姓毕竟智浅，不甚明白大道理，只想眼见为实。齐王在这里征战不已，未见有任何示以宽仁的措施，这正是他们不信任的原因。”

李建成听来觉得有道理，见李元吉张嘴又要说话，遂挥手止住他，问魏徵道：“依洗马之见，如何‘抚’呢？”

“太子，刘黑闼送给我们的俘虏，正是我们可以示之宽仁的好对象。今宜悉解其囚俘，然后将圣上之谕晓慰他们，我们就可坐视其自行离散矣。”

李建成接受了魏徵所提建议，令将俘虏悉数放还，并赠送他们钱粮，说明皇帝罢战休民的圣谕。

魏徵的这一招儿果然厉害，散归各处的刘黑闼将士纷纷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其时河北百姓遭遇连年战乱，苦不堪言，早想过上太平日子。一时间，各州县倒有一半儿来降，更有甚者，一些州县之首不愿降唐，其手下民众一哄而起，绑其首脑来见李建成，请求举城而降。

李元吉见了如此效果，不得不佩服魏徵之能。

这时，李艺统兵收复定、廉两州，薛氏兄弟更引兵攻下赵州。李建成闻讯大喜，他听李元吉细说了侯君集去李艺大营下书被殴的过程，顿时计上心来，就令李元吉继续围困邢州，自己带同王珪、韦挺、魏徵，让史万宝带领五百人为卫，轻骑驰向赵州去见李艺。

将近李艺中军帐的时候，魏徵说道：“太子，想那李艺为藩多年，已经养就了桀骜不驯的性子。如今太子亲自来访示以宽仁，也不可让李艺失了

礼数。且请殿下按辔徐行，容属下先去通报。”

魏徵得到李建成的允许，扬鞭疾驰，很快就到了李艺中军辕门前。他先下马，然后让守门校尉入内禀报。这样他在校尉的引导下入了中军帐，见正中坐着一名长髯之人，知道他就是李艺，遂长揖道：“燕公在上，下官魏徵奉太子敕令，先来拜见。随后太子将亲至，现距燕公中军帐仅有二里路。”

李艺闻听太子即将来到，颇出他的意外。他和李神通、李世民数度交往，觉得这些皇族之人浑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所以激起了自己的怒意，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如今听说太子亲临，心中突然涌起一股热流。心想太子为国之储君，如此折节下士，委实令人感动。要知外人皆观李艺桀骜不驯，其实他是一个直筒脾气之人，若与人不合就冲冠一怒；若与人合了脾气，彼此相处也相当痛快。想到这里，李艺定了心神，脸上依旧淡然，问魏徵道：“你名魏徵，现居何官呀？”

“禀燕公，下官魏徵现官居太子洗马之职，日侍太子左右。太子昨日说，现在刘黑闼已成瓮中之鳖，燕公久在河北与之辛苦相抗，该来探望一回，魏徵也因之到来，并先睹燕公英容。”

“太子行事也太简单，既然要来，为何不先打个招呼？这下子弄得老夫手脚忙乱。魏徵，老夫明白你前来之意，我不会失了礼数。左右，速排仪仗，迎候太子。”说罢，起身离座，招呼众人随他出帐迎候。

魏徵在旁心中窃喜，本来还想费一番口舌，哪儿知道李艺如此明白礼数，两句话未说完，已经动作起来。看样子还要眼见为实，以往所听有关李艺的传言看来并不准确。

李建成被李艺隆重迎入帐中，李艺待之以储君之礼。李建成也甚谦虚，口称：“燕公切莫太谦，建成忝为太子，国体事大，按理我们相会应合规则。然论族家辈分，建成似应忝列燕公侄辈之列。”

李建成的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当初李渊封李艺为燕公，并赐李姓，诏书中称之为“皇弟”。其实李艺本姓罗，与李渊家族没有任何血脉关系，李渊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政治原因。

李艺听后果然诚惶诚恐，口称：“太子切莫折煞老夫了，老夫不敢妄自托大，毕竟要尽臣子的本分。”

李建成此次屈尊来访，本意就想结交李艺这位强劲的藩镇。李艺接连得罪李神通、李世民，外面看他似乎强硬，其实他内里也不免惴惴。李艺粗中有细，心想如今的李唐非复往日的李唐，所谓时过境迁，别看当日李渊迁就自己，若其翅膀一硬，肯定不会长久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自己又接连得罪皇族，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反其道而行之，焉能长久？如今太子主动来亲近自己，简直是天上凭空掉下一张大馅饼儿。两人的心思不一，然一拍即合，其乐融融。

是夜，李艺大摆宴席，为李建成接风洗尘。酒宴之上，李艺唤出舞姬，为李建成表演了一回古燕长袖舞。舞中颇现燕赵慷慨悲歌遗风，与长安浸润了胡风的歌舞迥异，让李建成等人观之耳目一新，皆击节赞赏。

此后在融洽的气氛中，李建成又在这里盘桓了两日。李建成和李艺两人如影随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李建成觉得毕竟与他是初次见面，未将与李世民相争的心事显露。李建成临走前，与李艺商定，即日起李艺大营拔寨而起，全员悉数逼向邢州，与南面唐军一前一后形成挤压之势。这样，李建成一手使用安抚政策以攻河北百姓之心，一手采取强劲攻势对刘黑闼进行军事压制，刘黑闼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起来。

刘黑闼困在邢州城内已经二十余日，北边有薛氏兄弟带领幽州之兵日日防备，南边的刘弘基和史万宝见李艺兵来，遂抽回原布在城北之兵，加强城南的防守。南北两路大军互通声气，将邢州城围得如铁桶一般。

城中粮草渐渐用尽，刘黑闼无法出外补充。城中之人坐井观天，肚中饥饿难忍。闻李建成优待俘虏，将所俘之人悉数放归乡里，一时人心思动。每到夜晚，许多人趁黑沿绳缒到城下，或悄悄亡奔，或入唐营投降。数日间，竟有万余人逃出城外，刘黑闼组织人员四处巡查，然无法一一弹压，眼看制止不住。

李建成见城中之人三成已去一成，觉得可以发起总攻了。他派人与李艺联络，约定了攻城时间，准备同时发动。

战斗从辰时开始，城上城下两军反复争夺城墙，厮杀激烈，墙根下铺满了两军的死尸和枪戟。到了午时，南门率先突破。一将带领四十余名头缠红布条，双臂赤膊的壮士，在云梯上腾跃如飞，齐刷刷地跨上城墙，刀影如电，很快解决了上面据守的刘军兵士。他们一边在那里厮杀，一边掩护后续唐兵登墙。过了小半个时辰，只听轰然一声，南门被他们打开，城外唐兵潮水般冲入城去。

李建成看见攻破南门，心中大喜，回顾李元吉道：“四郎，此人英勇骁健，立下如此大功，应该提拔。你知道他是谁吗？”

李元吉对刘弘基道：“刘将军，此人应该为你属下。”

刘弘基道：“太子，齐王，此人姓常，名何，现充任左营步卒军头。此人英勇善战，曾参加过讨伐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之役。其官职虽小，然军中传言其是罗士信再世，颇有名气。”

李建成点点头，心中记下了常何这个名字。这时，北面李艺派人来报，言说薛氏二兄弟领兵打破北门，已攻入城内。李建成听后仰天一笑，大声道：“哈哈，刘将军有常何，燕公有二薛，此三人可谓三剑客，不愁刘贼不束手就擒。刘将军，依我看，日暮时分，城内巷战就可结束。”

刘弘基道：“太子之言极是。不错，刘贼困厄多日，难挡我军雷霆一击。

天黑之后，即可见分晓。”

李建成吩咐韦挺道：“韦挺，你速派人与燕公联络，让他防备刘贼突围，要增派人手在城外防护。刘将军，你也立刻依此布置。大军重压之下，千万不能让贼兵走了一人一骑。”

城内巷战一直持续到天黑，刘黑闼见大势已去，欲故伎重施。他唤来范愿等将，挑选二百余骑精兵，乘乱逸出东门。他们刚刚驰出两里，就被常何发现了踪迹，常何令人打起火把沿途追击。两支人马你追我赶一直到了下半夜，刘黑闼才过了馆陶。前面的永济渠上仅有一座简单搭就的木桥，刘黑闼见追兵甚急，又见永济渠水波涛汹涌，近旁并无舟楫，遂计上心来，令留下五十骑挡住追兵，自己带领众骑跨桥而过，然后令人毁掉木桥。只听一声响，木桥塌入水中，木板随水漂向下游。这样，刘黑闼将自己的五十骑和唐军追兵撂在了对岸。唐兵杀散敌人追到渠边，见渠水水势甚大无法涉水而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刘黑闼从容逃向东去。李建成取得了河北大捷，一面申奏表章送往长安，一面将治所移到洺州。他发表抚民公告，逐个向各州县派驻官吏。这时，王珪向他言说京兆之地这些年自从试行新的租庸调法和均田法，出现了百姓乐居其业，荒芜土地被开垦种植的好气象，建议推广此法。李建成不同意，说目前的第一要务为安定，诸多方略须徐徐图之。

刘黑闼一路向东北逃窜，两日后到了饶州地界。这饶州为其属地，三个月前他派诸葛德威为饶州刺史。果然，诸葛德威迎出城外，刘黑闼毫无戒心随他入城。诸葛德威就在衙内摆设酒宴为他们接风，可怜这一百多人惶惶然如惊弓之鸟，数日来未食一顿囫囵饭，一见食物上来，顿时眼睛发亮狼吞虎咽起来。他们吃到中途，就见诸葛德威领兵将他们团团围住。刘黑闼并不惊愕，问道：“德威，莫非你也叛我吗？”

诸葛德威点点头，说道：“不错，你大势已去，且人心向唐，德威思前顾后，觉得投唐才是上策。对不起，只好把你当成见太子的见面礼。”

刘黑闼等人被诸葛德威押送到洺州，李建成见到这名为祸河北之人终于被擒，仰天长笑。他当场赏了诸葛德威，并令他仍为饶州刺史。随后，李建成令人将刘黑闼和范愿、高雅贤等八人押至洺水边，就地斩首。刘黑闼行将就戮的时候，心中忽然生出悔意，说道：“范愿、高雅贤，都是你们害了我呀。那时我在家中种菜，你们若不来寻，何至有今日？”言讫头已落地。

李艺早前几日就被李建成约来洺州，在安定河北诸事上，李建成征询李艺的意见并纳之，有一半的官吏皆是李艺手下之人。李艺见刘黑闼授首，欣然对李建成说道：“太子英才大略，老夫衷心佩服。我居幽州多年，从未想到过用‘抚’字来安定河北，殿下行此攻心之举，远胜雄师百万啊。”

李建成拱手道：“燕公不必太谦，我朝能有河北之地，全仗燕公当日义

举。”

两人在这里互相吹捧，心思越走越近，话儿也就越说越多。这日天气晴好，李建成邀李艺出外游春并观邯郸故城。两人仅带数骑，出了洺州向南行去。沿途青草绿叶，花香鸟鸣，正是初春三月的美丽景象。

邯郸故城经历了诸多朝代更替，已经衰败，只有几处断垣残壁，了无人烟，远不如洺州繁华。一行人马在那里转了一圈，观此衰败之相，意兴索然。

李建成携起李艺之手，说道：“燕公，你看那边青草如茵，还有一片桃花，我们一起过去漫步一回如何？”

两人慢慢迈着步子向东首行去。不远处，有一片桃林，粉红色的桃花连成一片，将那里装点得花团锦簇。

李建成若有所思，边走边问道：“燕公，刘黑闼已经授首，河北即将安定。我在这里至多再待上月余时间，就该返回长安了。不知道燕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那还用说，老夫当然收兵回幽州。”

“我这些天琢磨了一个想法，不知道燕公是否有兴趣？”

“太子心细，所思肯定不会错，请说来让老夫听听。”

“那好，我这里就冒昧了。想燕公自从归了大唐，至今已三年有余。幽州地偏且气候恶劣，哪儿比得上长安繁华？燕公不如向父皇请旨，要求入长安为臣，这样我们就可以朝夕在一起了。”

李艺一怔，当即停下脚步，问道：“太子怎么起了这个念头？殊不知圣上当初许老夫永镇幽州，老夫从未有过离开幽州的念头。”

李建成凝视李艺，意味深长地说道：“想是燕公不知，还在建成未出长安之时，朝中大臣的议论和下面报来的奏章，多说燕公专横，恐酿成如刘黑闼一样的祸端。当然，父皇明察秋毫，狠狠斥责了两名为首之人，才将这场风波压了下去。”

李艺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也难怪，老夫以前见到淮安王、秦王的时候，尚事事顶撞。朝中之人这样说我，不足为奇。”李艺这些天来回想前事，看到大唐如今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四方割据诸侯纷纷被剿落马。所谓时过境迁，李渊肯定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迁就自己。自己事事与皇族之人顶撞，甚至是炙手可热的秦王，简直有点不识时务，想起来有些后悔。其实当初侯君集诣营被殴，李艺完全是想端一下架子，满以为李世民还会再派人来，哪儿知道他给了自己一个不理不睬，说明李世民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想到这里，李艺深以今天与李建成有了密切

交往为喜，不禁说道：“说来都是因为老夫与朝中之人交往甚少，遂致误会。这次蒙太子垂青，老夫实为幸甚。”

“燕公不用介意这些闲言碎语，当初你毅然易帜归唐，这场功劳太大，父皇永不会忘。不过防众之口，甚于防川，任谁也难以禁止那些人在背后乱说。”

李艺默然了一阵，然后拱手道：“太子，老夫这些天来与你相交，觉得你很是爽快，老夫武人本色，向来直截了当，不会搞花花肠子。如今之势，若让圣上犯难，老夫情愿释去兵权，归田为民。”

李建成刚才说了半天，无非是想激李艺说出这句话来。李建成知道，李艺多年以来养成的自专不服管的性格，哪儿能一下子转弯？其内心里肯定不会真的这么想，此话当是言不由衷。李建成遂微微一笑，上前执起李艺之手，摇了几摇，说道：“燕公怎么能说出这般话来？父皇若听了，肯定会怪建成言语不当。我朝宽仁，何况是立下奇功的重藩，岂能天下刚定就将良弓收藏？燕公归田不打紧，如此一来定会惹得天下之人众说纷纭，定将陷父皇于不义之地。我今天所以来问你，并非是禀父皇旨意，其实是想了一个主意，想与燕公共同商议。”

“太子请说，老夫信你的话。”

“如今河北已定，河北所属官吏多是燕公手下之人。自此以北，只要燕公振臂一呼，响应者甚众。”

“老夫不敢！他们做的是大唐之官吏，须效忠圣上。太子这样说，实在让我汗流浃背。”

“燕公本来镇守幽州，今又据河北。土地虽广，但毕竟偏远。燕公骁勇威风，闻名天下，长居此偏地似有小用之感。不若诣京师为一朝廷重臣，既可在朝中为父皇划策，又可达边关靖除边患。大丈夫既生一世，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如此轰轰烈烈，方是燕公的真正胸怀。燕公，你说是吗？”

这番话说得李艺血脉贲张，大声道：“好，太子的这番话说到老夫的心坎上了。”他说到这里，心里忽然一激灵，觉得李建成这样来劝自己，肯定大有深意。他虽为武人，然心里并不糊涂。他也曾风闻李建成和李世民相争之事，此次李建成虽绝口不提李世民，但他从李建成竭力笼络自己的劲头上，已隐隐约约感到其中大有文章。今日李建成对自己可谓全托心底，李艺想何不把一切事情都说透，因此试探问道：“老夫今日回去，立刻奏请圣上入朝办事。请太子放心，老夫今后唯太子马首是瞻，用得着老夫的地方，尽管吩咐。比如，我风闻太子与秦王不睦，在这一点上，老夫就坚决站在太子一边。”

李建成的脸色微微一变，想是让李艺窥到了自己的心事，因而有些不安。他沉思片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大可向李艺交托心事，今后就真正

有了一个强援，遂言道：“不瞒燕公说，二郎这些年风光无限，他得意过了头就开始觊觎东宫之位。我有心相让，奈何父皇不许，只好勉强为之。比如此次典兵来河北，就是父皇想让我积些功劳，以堵不怀好意之人的嘴。其实太子之位已定，二郎的心思想是让别人煽动起来的，我并不忧心。只要我们今后各司其职，不负了父皇的期望，事情慢慢就会平息下来。”

李艺冷笑道：“太子仁孝，不能过于仁弱。依老夫所观，秦王竭力笼络文士武将，其志不小，恐非外人能劝。前次我和他相遇，其下属跋扈无礼，傲视我等，即可见一斑。太子不可大意啊！请太子放心，若圣上准奏，老夫入朝后当为你一个强援，就是这幽州、河北之地面，秦王的话来了也不好使。”

李建成听李艺的话感到非常顺耳，满心喜欢，拱手道：“建成谨谢燕公信任！不过燕公若入了朝，幽州之兵也不可散了，更不能让二郎之手伸向那里。燕公经营幽州多年，练成了雄壮之兵。想起那薛氏兄弟，他们英勇善战，实为罕见良将。”

“太子若喜欢他们，可将他们拨入东宫内使唤。至于幽州之兵如何安置，我入朝后难带一兵一卒，他们就全凭太子处置。”

李建成点点头，说道：“这件事情可慢慢商量，还由燕公拿主意。”

李艺回到洺州，当即写了一道奏章送往长安。其中言辞恳切，要求罢自己幽州总管之职，入朝奉事。

李建成也送出一道表章，要求授庐江王李瑗为幽州行军总管，王君廓为幽州行军副总管，让他们接替李艺镇守幽州。

薛万彻、薛万均兄弟不久就归属了东宫，李建成授他们为东宫左卫率府左右郎将。同日，李建成又简拔常何为东宫翊卫府中郎将。此举令旁人大惊，因为将一名普通的军头直接提拔为东宫亲卫官，甚是罕见。

李艺的表章到了长安，李渊览罢大喜，当即准奏，授他为左翊卫大将军。又览李建成的奏章，也一一照准。

李渊在听朝之余，还爱两件休闲的事儿：一件是出外狩猎，另一件是在宫内海池上亲自荡桨泛舟。李渊私下里曾对裴寂说过，如今宫内美人众多，眼瞅着个个可爱，要想让她们皆沾皇帝雨露，定要调养好身子。

这日他在朝中批了李艺和李建成的奏章，下朝出殿，约裴寂一同入池泛舟。会水性的侍卫乘六艘小舟，不远不近在四周防护。

李渊双手扳桨，船儿慢慢向池心划去，舟尾的裴寂反而坐在那里无事可做。他见池中的鸭鹅不惧怕人，依然在舟旁来回游动，遂搭讪道：“陛下，这宫内的海池也透出灵性，每年都有不少天鹅来此驻足觅食。所谓

物华天宝，想我朝如今辉煌，鸟儿也纷纷前来喜报祥瑞。”

李渊笑骂道：“裴监，你不长学问也就罢了，为何不愿意多动动脑子？天鹅为候鸟，每年迁徙上万里，路途上总要下来歇歇脚儿。这宫内池大，又无人打扰，它们当然要落下来寻点食儿。”

“陛下博识，老臣实在太笨。”

“别在那里说嘴了，来，你划一会儿。”李渊说完，将桨把儿交给裴寂。李渊看不远处临湖殿上的装饰，忽然若有所思，叹道：“裴监，你怎么看李艺主动上表要求入朝这件事儿？他果真是自愿吗？”

裴寂不假思索，答道：“当然，那李艺也许早就想入京城了。幽州天寒地冻，哪儿有这里繁华？”

“恐怕非其自愿吧！太子的奏章与他的奏章一前一后而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情。由此看来，事先太子肯定与李艺一同商量过。裴监，还是太子知道我的心啊。他能顺利说服李艺入朝，算是了却我的一件难事儿。”

“是啊，陛下圣明。此次太子出征，打一胜仗并不为难，难的是战后能将河北安定。现在又说动李艺来朝，功劳甚大。陛下这次选太子出征，真是英明。”

“裴监，我听你的话中怎么透出古怪味儿。难道说让二郎去出征，就是我选错人了吗？”

“老臣不敢。”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其实太子与二郎，两人的本事都差不多，细较起来，二郎带兵的本事还要出众一些。他们都是我能干的儿子，岂可厚此薄彼？这次让太子出征，无非是想让他积些功劳，可平朝中之人的妄议。裴监，你明白我的心意吗？”

“老臣知道，前些日子秦王连征皆捷，那天策府里之人就有些得意忘形。陛下此举，正是想告诉他们：太子一样能打胜仗。”

“瞧你，又想差了念头不是？我为他们的父皇，岂能施以心机？他们作为我的儿臣，须各司其职，又不分彼此才好。”

这番话让裴寂如坠云雾中，不明所以，喃喃道：“老臣愚钝，难猜圣心，望陛下降罪。”

“我的心思还要你来费神猜吗？真是糊涂话！”李渊出语斥责，然脸上并无怒意。

裴寂心中翻江倒海，想起前一段时间李渊对李世民的震怒态度，想不透为何如今太子在河北取胜，李渊又对李世民转变了态度？心想圣心难

测，还是少说为佳。

第二十八回

安居储位行新令

痛失股肱哭薛收

武德六年四月初八，李建成排开太子仪仗，出了洺州，一路上耀武扬威向长安行去，沿途州县依令迎接欢送，这番威风比起李世民当初自洛阳返京时的排场还要大。

及至他们到了长安，李渊率领百官亲自到春明门迎接。之后举行了献捷太庙的仪式，紧接着，李渊又在朝上举行了宣露布礼，并让颜师古拟旨，大赦天下。

李世民一直参与了这些仪式，他瞅准下朝的空儿，移步到李建成面前向他祝贺，满面笑容说道："大哥此去河北，一举荡平贼势，更用安抚手法彻底安定地面。臣弟细想，这法儿委实高明，臣弟自叹弗如啊。"

李建成未及回答，一旁的李元吉却来插话："二哥言之有理，小弟随同两位兄长经历这两番战阵，确实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大哥宽仁抚民，又布阵有方；二哥勇猛善战，攻城略地，都是小弟心仪的榜样。"

李世民心中稍稍一愣，想不到这位素来莽撞的四郎，还能说出这样一番识理的话儿，莫非是转了性子？他忽然看到李元吉眼中有一丝狡黠的余光，心里顿时释然，明白他是言不由衷。

李建成哈哈一笑，说道："二弟何必太谦，为兄此次取胜，多亏你上次打下的底子。"

兄弟三人在这里一团和气，彼此互相吹捧，心中各有自己的主意。他们说了几句，就无法深入下去，遂拱手作别。李世民出宫后向西行去，李建成和李元吉并肩向北行走。李建成居住在东宫，李元吉仍然居住在宫城之北的承庆殿。两人住所相距甚近，来往颇便。

李元吉注视着李世民的背影，说道："二郎真有好本事，哥，你打了胜仗，又蒙父皇如此恩宠，他依然笑容灿烂，他心里真的这样想吗？这事儿要放在我的身上，肯定做不出来这般模样，最少也要讥刺几句才算过瘾。"

李建成道："这就是二郎和我们的差别所在。他向来以光明磊落之容来蒙蔽群臣，蒙蔽父皇，就是我们，不也刚刚回过味儿来吗？四郎，别管他，我们回府去。"

李建成的这句话并非空言，而是大有深意。果然，到了五月一日的大朝会上，李建成潜心准备，侃侃而谈，建议促成几件大事。

这日朝会上，百官依秩启奏。李建成最后言道："父皇，儿臣以为，如今大唐初定，戎马征战势不可免，然最紧要的，莫过于立制抚民，休养生息。"

李渊满面笑容，说道："太子此次出征，收获良多，你有什么想法，一一奏来。"

李建成道："炀帝苛政，失于严酷。父皇即位以来，宽以待民，已播仁政。如今国土已安，然流民失所，盗贼扰民，更有一些官吏为非作歹，胡作非为。此次河北刘黑闼为乱，即是显例。儿臣以为，应着手修订律令，颁行天下，使官民皆有所依，以此作为大唐政务之基石。"

"不错，律令为国之大法，若荒弛无备，遂致生乱。此事可行，太子，你看此事由谁主之呢？"

"儿臣想领个头儿，由于志宁、颜师古、戴胄、孔颖达、陆德明辅佐，另由刑部抽调若干人员完成此事。"

"好，朕准奏。太子，还有什么要说吗？"

"有。父皇，武德二年在京兆范围推行新租庸调法和均田法，如今已见成效。儿臣以为，此两法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短期内即能达到休养生息的效果。此事重大，儿臣建议此事由裴公、封令和萧公主之。"

"准奏。"

李建成所奏两事，可谓把握有利时机，适时推出，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有力促进了初唐经济的发展。此后数月，李建成带领于志宁、颜师古、戴胄等人，在隋文帝所制的《开皇律》的基础上，结合初唐实际，充分汲取了历朝律令中有益部分，增加新格五十三条，以《武德律》行天下。有唐二百八十九载，《武德律》为匡行天下的法律基础。

李建成通过出征河北这件事儿，让朝中百官见识了他的征战本领。他又当朝奏请颁布推行新律令，更使人深切地感到了他治理国家的能力。一些阿谀之人开始在李渊和李建成面前赞颂太子之能，言说大唐后继有人。李渊听来也龙颜大悦，顺口夸赞李建成几句。圣意之下，百官立刻意会，一些原来与李世民交好的官吏也转而逢迎太子，天策府门前的马车顿时稀落起来。

不觉又到了秋季，天气一日日凉了起来。李世民这些日子久处京城，很少出外，日日待在府里，与众学士一起谈文说诗。十八学士中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许敬宗、薛元敬被李建成抽去完成新令，这五人一段时间内很难再入府值宿，李世民不免有些缺憾之感。因此罢更日值

宿制度，改为不定时的会聚。这日散朝之后，李世民将他们召集到仁文厅，讨论齐梁宫体诗。这个话题非房玄龄、杜如晦所长，两人辞别出来，经迎阳湖曲廊来到画镜亭里站定。

杜如晦看着湖水中漂着的银杏叶儿，叹道："玄龄兄，所谓一叶知秋，昨日树上仅飘下数叶，不想到了今日，这水面上已经漂满了一层。"

房玄龄微笑道："如晦，你有此感悟，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

"玄龄兄最知我心。我看到眼前的叶儿，想起当初秦王在洺州奉诏回京的事儿，从那个时候开始，秦王也许就开始步入秋天了。按理说，秦王功盖天下，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现在看来其实不尽然。秦王从洛阳凯旋，到今日太子安定河北，不到三年的工夫，这事儿就翻了一个个儿。"

房玄龄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现在看来，秦王当初太乐观了一些。他当初想既蒙圣眷，又得众心，只要将功劳往大处炫耀开去，就可水到渠成，这想法也太天真。唉，说起来，我们都失了眼，其实我们两人，也大大低估了太子的能量。"

杜如晦眨动着他那双小眼儿，精光闪烁，说道："玄龄兄现在怎么想？不会是随遇而安吧？所谓事在人为，遇机而发。我问你，秦王如今足不出户，整日在那里谈诗弄文，难道他也灰心了吗？"

"哈哈，你还来问我吗？举目天下，能大致揣摩秦王心思者，莫过你我。秦王这一招儿其实你我都心知肚明，他不过在那里示之以静，慢慢等待机会。当初秦王奉诏回京，圣上对他的态度可谓严厉，经过这一段时间，圣上的态度不是又有变化了吗？"

两人对视一笑。

两人沉默良久，杜如晦又缓缓道："不管怎么说，秦王与太子对阵的这一遭儿，毕竟落了下风。看来，若想炫以功劳取悦圣上，促使圣上易储，这一招儿完全行不通了。要想取胜，须变换招法！"

"怎么变呢？"

杜如晦又眨动小眼，笑道："世人皆言玄龄兄善谋，若玄龄兄想不出法儿，那就是天下的难事儿。我想，处大事不可拘泥小节，正道不行，也可以尝试一下旁门左道。"

"听你的口气，已经有了主意？"

"现在还比较模糊，那日家叔说起一人，我觉得有文章可做。"杜如晦所提到的家叔，即是杜淹。

房玄龄正欲张嘴问询详细，就听到府门处一片喧哗，李安急匆匆跑过

来，说道：“两位先生，王妃之舅高治中来府，秦王让你们过去。”

来人名高俭，字士廉，现任雍州治中，为长孙嘉敏、长孙无忌的亲舅舅。李世民如此隆重迎接，实有很深的渊源。

当初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为隋朝重臣，隋朝与诸藩的交往皆赖他来回周旋，颇受隋文帝、隋炀帝的青睐。不料一日忽染重疾，竟一命呜呼。家中只剩下寡妻幼子，家道从此中落。无奈之间，其妻带领长孙嘉敏、长孙无忌投奔渤海的兄长高士廉。此时，李世民与长孙嘉敏已缔有婚约，无奈长孙嘉敏年龄幼小无法迎娶。这样过了三年，长孙嘉敏长到十六岁，李渊在李世民的央求下，派人远赴渤海找到高士廉致以迎娶之意。高士廉从未见过李世民，觉得这样一位世家哥儿，未必就好，虽未开口悔婚，也没有说句利索话儿，只是对来人说让李世民亲自来一趟。

李世民果然依约前往，在高士廉那里住了三日。高士廉试探几场，看到李世民有龙凤之姿和不凡的谈吐，十分心仪，遂爽快答应李世民年内来迎娶，并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

此后，世道纷乱，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高士廉将祖传的大房卖掉，另购一小屋让其妹和长孙无忌居住，并分给他们一些银两度日。自己则带领家人南下，投奔交趾太守丘和。武德六年，丘和向李渊上表要求归国，李渊任高士廉为雍州治中。

高士廉今年四十八岁，身材壮健，脸膛红润。他见众人来迎，笑还其礼，口称：“士廉来府，皆是家事，众官这样多礼，岂不折杀下官了。”唐制，高士廉此时的品秩为正七品，而天策府内的官属多在从六品以上。

褚亮拱手道：“久闻高治中之高义，我辈心甚慕之。今日一见，也算了却心事。”高士廉刚在雍州居官，今天是第一次登天策府之门。

李世民唤来李安，让他在仁文厅里设宴侍候。高士廉止住他，说道：“不用忙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我们且入后堂叙话，不可耽误了众官的清谈。”高士廉虽未入府，却早已闻十八学士的大名。

李世民从其意，和长孙无忌、长孙嘉敏一起拥着高士廉步入后堂。

长孙嘉敏入后堂后招呼侍女上茶，一张圆脸上满是笑意。郎君如今贵为天策上将，却能带领众人出门迎候自己的舅舅，给足自己面子，实在因为郎君对自己的满腔爱意。

菁儿牵着承乾和李泰来见高士廉，两个小家伙睁着大眼，齐声叫他“舅姥爷”，喊得高士廉心花怒放。一返身从随身包裹里掏出两把金质长命锁，亲手挂在两人项下，笑吟吟道：“两个小家伙，比我想象中还要可爱。这两把锁是我早就打好的，喜欢吗？”

两人齐声答道："喜欢。"然后欢欢喜喜跑出门外。

李世民笑道："外人皆说舅舅善战能谋，不想这等小事儿上还能如此细心。"

高士廉道："自从奉旨返北赴任，一直忙乱，竟然没有机会入府见你们。"

李世民道："昨儿我还和敏妹、无忌说起，等舅舅把住处安定后，要去拜见你。谁想舅舅今日就亲自来了呢？"

"二郎，今后我们同住京城，来往还会少吗？"雍州即是隋时的京兆府，辖长安周围十二县，武德元年改为雍州，治所在长安之西首。

此后四人一起叙起别来经历，种种惊险之处，虽已成往事，毕竟惊心动魄。吃饭时，李世民心想高士廉历经坎坷，经验丰富，今后当有可用之处。还有一般好处，那是别人比不来的，就是两人至亲，心思绝对相近。饭后，高士廉食了一颗长孙嘉敏奉上的绿李，问道："二郎，我在交趾以及归京路途中，多闻你英勇善战，从善如流。这两日到了长安，耳边多听对太子的颂扬之声，你反而没有了任何声息。如此反差之大，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此前也多次听说，太子与秦王相争，实为朝中的一个公开秘密。"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你现已入京，且让无忌慢慢与你叙说详细。"乍一见面，李世民不愿意尽表心机。

长孙无忌接过话头，说道："舅舅，这里面曲折甚多，且待你安顿下来之后，容我慢慢说给你听。"

高士廉点点头。

长孙嘉敏坐在一旁，从头至尾并不插一言。

其实李世民在这些日子里，内心里翻江倒海，滋味并不算好。他体会出父皇对自己已经有了戒心，深悔当初未听房、杜二人之劝，招摇太过，以致引起兄弟妒忌和父皇猜疑。不过他尽管后悔，然多年磨炼出来的坚毅持重性格，使他没有任何外露之痕迹。近一段时间，李建成取胜河北，风光无限班师回京，李世民一面衷心地称赞，一面收敛自己的行为，上朝理政之余，足不出府，与一帮学士在那里静心讨论典籍。只不过他近两日有些暗暗恼火，缘由李建成奏请颁布新律令，推行两法，在朝中多抽人手，连自己的十八学士也去其五。李世民明白这是李建成得某位高人指点，行此"一石二鸟"之计：既可表现政绩，又可笼络人员，甚至想分化天策府的人员基础。

李世民十分了解自己的这位哥哥，知道他为人宽简仁厚，大有父风。李世民自小颇得李建成的关爱，两人年龄相差不多，一直很是亲密。较之

李元吉，两人在各方面似乎有更多的默契。这就是李世民出师洛阳前，李元吉多次在李建成面前说二哥的坏话，李建成不以为然，反而相劝的原因。然而现在有了明显变化，这位大哥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心思，开始组织反击。

李世民从内心里尊敬这位哥哥，然在才能和谋略上，李世民深以自傲。李世民始终以为，大哥淳厚宽仁，但主动性上就差了些。无论什么行动，他永远都要比自己慢半拍。然而这两年他的动作，大出李世民的意料，从行事上的周密长远和手法上的老辣练达上看，李世民不相信这是他的手笔。检点东宫和齐王府之人，也没有人能出房、杜二人之右，究竟是何人当了哥哥的幕僚呢？李世民一时弄不明白。东宫里的韦挺为一介武夫，王珪书生气十足，听说近来哥哥很是信任魏徵，李世民曾经见过魏徵几面，看他人物猥琐，不一定有什么真本领。然而哥哥的这几招确实做得漂亮，李世民感觉似有一张无形之手在那里潇洒指挥。这一刻，李世民明白自己以前所想太天真了。

李渊现在对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力求一碗水端平。不过每遇国中起乱时，最先想到的还是李世民。却说杜伏威、辅公柘投降唐朝后，李渊拜杜伏威为太子太保，兼淮南道行台左仆射镇守历阳，实际上掌握着旧部兵权。李渊这样任命，内心想将杜伏威留在长安为质，达到牵制辅公柘并分而治之的目的。孰料杜伏威、辅公柘两人各怀其心，杜伏威为了继续遥控指挥，任其养子阚稜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谋求掌握兵权，架空辅公柘。杜伏威这样做引起辅公柘深深不满，渐渐产生了反叛之心。他先是入谷与一道人相伴，明为学道，实为隐晦。继而设诡计杀掉王雄诞，掌其兵权，然后发书江南，言称李渊扣留杜伏威，因起兵救之。号召既出，他在丹阳招募兵勇，大修铠仗。不久即在丹阳称帝，国号为宋，修整后陈宫室以居之。

李渊闻讯，大为震怒，一面命将杜伏威锁入狱中，一面诏发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怀州总管黄君汉、齐州总管李世□将兵讨之。又闻贼势汹汹，进而诏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让他前去统一指挥，一举剿灭。

李渊的诏令让李世民大为兴奋，他顿时活跃起来。一面列出随员名单，一面叫来杜如晦，商讨行军大计。然而这时李渊忽然改了主意。原来那日下朝后，裴寂和封德彝随他入了东暖阁，因为封德彝的一句话，李渊打消了派李世民为帅的念头。

裴寂内心里实在不愿意李世民再领兵出征，他极度反感李世民。刚入阁坐定，裴寂就着急地说道：“陛下，此次江南为乱，老臣觉得似应派太子前去剿灭为妥。河北一仗，贼人闻之丧胆，太子若去，将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李渊笑了笑，他早已经瞧出了裴寂亲太子远二郎的苗头，因而不太在意他此时的态度，淡淡说道：“裴监，你呀，就不要操这么多的心了。天下

有事，究竟谁人能平，朕心里有数。”他将头微侧，问封德彝道：“封爱卿，你如何看这件事儿？”

封德彝愣怔了一下，稍作停顿，才缓缓言道：“回陛下话，臣以为辅公柘为乱江淮，不足为患。且陛下调派各路大军，从数量上优于辅贼。那里更有赵郡王和李靖主持大局，当能一举剿之。”封德彝所言客观地评价了江淮间的敌我态势，避开了是派太子还是秦王前去主持的敏感问题。

李渊仰头想了一会儿，点头道：“封爱卿所言很有道理，缘何上朝时不早说？现在看来，朕当时把事态看得太严重了些，有点小题大做。算了，我们不议这件事情。裴监，我们找个轻松的话题聊一聊。”

此后，君臣三人说了一阵闲话。

后两日，并州刺史唐俭、并州安抚大使李大亮联名送来急报，言说东突厥颉利可汗派苑君璋为将，领兵一万犯马邑，朔州总管高满政引兵相拒，击溃苑君璋之队伍。颉利闻讯大怒，遂率领大军进犯唐境。

东突厥是李渊的心腹之患，较之辅公柘的江淮之乱，这事儿要重要得多。他决定不让李世民前去江淮，改派其领兵前往并州，以御突厥之兵。又遣李建成兵屯延州、庆州一带，防备突厥和梁师都自北南下。

唐俭、李大亮将李世民迎入太原，他们稍事休息，即引兵北上。大军迤逦而行，渐渐入了山中，地势明显陡峭起来。一场秋雨刚刚下过，将山上的青岩、树丛洗得干干净净，只见周围的山峰如斧头的利刃一样，矗立天际。正北方的两山夹峙间，隐隐露出一片豁口，那里即是闻名天下的雁门关。

行进队伍中，房玄龄与李大亮一前一后骑马行走。李大亮遥指前方那块豁口，说道：“房先生，依我们的行进速度，天擦黑时应该能到关前。”李大亮为泾阳人，生得面白唇红，腰圆膀宽，以文武才略著名。李渊入关时，李大亮即来投奔，被授为土门令，他在那里劝人垦田，抚平盗贼，渐渐小有名气。其后他累迁金州总管府司马、安州刺史、越州都督等职，多立战功，尤其他用计擒获辅公柘爱将张善安一事，名声更是响亮。此次北境有事，李渊任他为并州安抚大使，掌控并州军事。一路上，他听说房玄龄曾在泾阳居住多年，顿时亲热许多，言语中多了一分乡亲之情。

李世民停马问道：“大亮，突厥此次为何专攻马邑，不攻雁门？”马邑即是朔州，武德初年改名易之。不过他们言语中，觉得说马邑还是顺口，并不提朔州。

“禀秦王，想是突厥觉得雁门关险峻，不如马邑好攻吧。”

李世民眼望前方连绵的山峰，叹道：“雁门关，雁门关，大雁难越。这儿的地势太重要了，设若易手被突厥攻占，他们就可进能攻，退能守。大

亮，那雁门关的城墙又加固了吗？”

“又加高了三尺，不管突厥如何来攻，当保雄关岿然不动。”

“好，只要此关不失，则是我大唐北境的第一道铜墙铁壁。”

李大亮又说道：“险关固然难攻，然还有一件难事儿。殿下请看，这里山路崎岖，转运粮草委实不便。若被突厥截断了粮道，关上缺粮就难以坚守。”

“不错，你所虑甚是。”李世民以前遇敌，往往坚壁不出待敌粮尽，使其自乱，这法儿若被突厥使用，当能收到奇效。

“殿下，大亮默思数日，想起我当初为土门令时劝人耕田的事儿，更联系起诸葛武侯屯田养战的招法，觉得在并州也可让兵士屯田。”

李世民一听大喜，说道：“这法儿大妙，若使兵士屯田，既能安定戍边形势，又可免除朝廷支应之困和转运之苦。大亮，此战后你回太原，可与唐俭一起奏明父皇，言说屯田之利，请父皇恩准。这件事情若办成了，就是你的大功一件。”

李大亮得了李世民的夸奖，顿时喜形于色。

晚间他们到了雁门关，大军依次安歇。李世民抽空对房玄龄道：“李大亮果然文武全才，今日一席话，使我真正识得此人。玄龄，天下之大，还有多少英雄没于草莽之中呢？你和如晦还要多多留心，勿使明珠暗投才是。”

房玄龄点头答应。

颉利可汗领兵猛攻马邑，高满政凭城坚守，眼看就要抵挡不住，李世民率领唐军援兵出现在马邑东面。李世民此次来援，采取了两条计策，一条是派出尉迟敬德、秦叔宝、段志玄、程咬金、侯君集、长孙无忌等骁将，率领精骑突前猛击，一下子就将接触之突厥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另一条就是令后续兵士马后拖上树枝，沿途扬起无边的征尘，并广散流言，夸说唐军援兵有十二万人。颉利可汗所带人马不足五万，闻讯大惧，又亲身体会到唐军攻势犀利，他急忙撤掉马邑之围，勒兵退后十里扎住营盘。喘息一阵后，颉利派人入唐营，责怪李渊不守信用，纳贡不及时且悔婚。以此反客为主，说明自己出兵的理由。

李世民出征前，李渊向他面授机宜。言说现在还不是和突厥开战的时候，稍稍击其退后，可适时许以金币并答应和亲，即达到此行的目的。此时，李世民见突厥使入营，令唐俭出面接待，并复往突厥大营回复。如此一来二去，颉利见难再得到更多的油水，又听说李渊答应及时纳贡并许和亲，不禁大喜。第二日，他即拔营返回牙帐。

眼见大事已定，唐俭和李大亮向李世民辞行，两人带领所部人马返回太原。李世民未得李渊旨意，不敢班师，就住在马邑日日等待。

却说李大亮返回太原后，当即上表请求在太原置屯田以省转运。李大亮的表章入朝，李渊令宣示让群臣相议。群臣认为兵士须专心戍边，自有后方转运粮草，若使屯田，不胜烦扰，其中的裴寂、萧瑀、封德彝三人言辞最为激烈。李渊和李建成觉得李大亮的建议可行，因令李大亮入朝陈述。李大亮入朝后，就在李渊面前与裴寂等三人争论不已，详述屯田的好处，说得他们三人理屈不能再争，李渊遂从李大亮之议，并授任他为并州大总管。

李世民在马邑听说李建成早已班师返回了长安，想不通父皇缘何让自己一直待在这里，又不敢相问。这时闻听父皇准了李大亮的屯田之议，又看手下的兵士在这里左右无事，也置表报往长安，要求在并州之境增置屯田，李渊准奏。

李大亮的屯田之举可谓意义深远，来年岁熟，并州境内因屯田收谷上万斛。既满足了戍边兵士的口粮之需，又极大地繁荣了当地的经济，兵士和百姓竞相垦田，使这里恢复了生机，促进了边疆稳固。此前，突厥每每攻唐，多选择从并州入境。此后突厥见这里难以撼动，只好罢手，将进攻线路选择到延州、坊州、豳州一带，多借梁师都之辅助，来出兵威胁长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间不觉就进入了十一月。不多日，一场飞雪翩然而至，仅仅两个时辰，就将大地罩成一片雪白。

李世民在帐内眼望飞雪，脸上神色木然。他生在锦衣玉食之家，长在繁华的都市，虽也十分喜爱飞雪，然难耐这彻骨的寒冷。塞北之地，向来无木炭，这里人冬天取暖多用薪柴或者是干牛粪。向火之时虽温暖，然薪柴的烟雾和牛粪的异味儿，让李世民很是不习惯。

李世民一面令人唤来房、杜二人，一面穿上绯绣紫绦葵花战袄，套上高腰六合靴，戴上羊皮搭耳帽。他见两人入内，说道：“两位先生，还记得那年我们在豳州时雪中漫步吗？走吧，我们三人再一同出去乘兴一回。你们穿得有点薄，来，把那两件战袄拿过来，你们穿上，我们走吧。”

房玄龄这些日子见李世民的心情越来越不好，就和杜如晦私下里说起，要想法缓释一下李世民郁闷的心情。两人齐声说了声：“好哇。”欢欢喜喜穿上战袄，随同李世民步入外面的雪幕之中。十名贴身卫士，远远跟随保护。

四周寂静无声，只听到几个人的靴子踩在雪上的“咯吱咯吱”声 ，李世民行在最前，默默观看前方的雪幕。这时，忽听左近“扑通”一声，几人注目观看，原来是一棵老树经不起连绵雪层的压迫，竟然拦腰折断。

李世民慢慢走到树前，轻声叹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晋时王

粲的一句话，李世民吟出此言，可见其心中的灰暗。

房、杜两人对视了一眼，觉得他说这话虽曲解了古意，有点不伦不类，然也真正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杜如晦言道：“秦王此话有些偏差，人岂能和病树相比？雪落虽无声，那雪层下的土地却已经涌动春意。”

房玄龄微笑道：“如晦此语颇有新意，不错，别看现在飞雪银妆，若太阳一出，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呢。”

李世民明白两人以眼前景物劝解自己，是想宽慰自己失落的心情，心中不禁涌出一阵热流，笑道：“这个道理我很明白，毋庸多言。然有一件事儿我实在不明白，如今颉利早已退却，父皇缘何让我一直待在这里，却不下旨召回？”

房玄龄道：“圣心难猜，既然圣上不下旨召回，秦王权在这里流连雪景吧。以往征战不息，虽有美景，然终无闲暇时间，现在正好将这段遗憾补足，强似在京城里延宕时日。”

“是啊，眼不见心不烦，还是玄龄知我呀。”李世民忽然想起李建成和李元吉如今得意的嘴脸，心中掠过一丝不快。

杜如晦道：“秦王，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太子如今蒙圣上恩宠及臣下颂扬，无非得其前段时间暗暗筹划之利。如今我们闲在边塞，难道就不能筹划一二吗？”

李世民不作言语，忽然抬头向天，继而极目远眺，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方缓缓言道：“玄龄、如晦，我现在忽然想起那帮老先生们。他们若在，我们就可围炉饮酒，好好欣赏雪景了。虞先生和苏先生若在这里，不知能添多少乐儿呢。”

杜如晦听到李世民提起府中学士，忽然想起一事儿，说道：“那帮老先生的身板儿都不错，可惜薛收年纪轻轻，竟然染病不起。昨日里京城传来消息，薛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看样子势头不妙。”

李世民早就知道了薛收染病的消息，听说其病加重，一丝忧色上脸，叹道：“汉武屈贾谊于长沙，惜不知才。如今正是我们大展宏图之时，薛收深陷沉疴，只能说天不与便了。”他仰天长啸一声，复对二人说道：“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我们横刀立马，岂能让这些烦恼事儿困扰我等？玄龄、如晦，我们今天就以《饮马长城窟行》为题，我先吟一首，你们两人可以和之，以酬此良辰美景。”李世民所吟两句，为汉时贾谊《□鸟赋》中的话。意思是说人与万物活在世上，如在一只大炉子里熬炼那样苦恼。

李世民沉默了一会儿，开始吟诗，诗曰：

塞外悲风切 交河冰已结 瀚海百重波 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 层峦引高节 悠悠卷旆旌 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 朔吹断边声 胡尘清玉塞 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 车徙振原隰 都尉反龙堆 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 纪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 云台凯歌入

房、杜两人不善诗赋，听李世民吟毕，两人脸现难色，不愿作和。房玄龄道："殿下此诗慷慨雄奇，极尽豪迈之气。玄龄记得陈叔达侍中有近作一首，名为《赋饮马长城窟》，我凭记忆试加吟出，来与殿下凑兴。"说罢，他开口吟道：

朔风动秋草 清跸长安道 长城连不穷 所以隔华戎

规模唯圣作 负荷晓成功 鸟庭已向内 龙荒更凿空

玉关尘卷静 金微路已通 汤征随北怨 舜咏起南风

画地功初立 绥边事云集 朝服践狼居 凯歌旋马邑

山响传风吹 霜华藻琼钹 属国拥节归 单于款关入

日落寒风起 惊沙被原隰 零落叶已寒 河流清且急

四时徭役尽 千载干戈戢

李世民体察陈叔达诗中之意，诗中充满平靖边塞的渴望，不禁说道："陈侍中的想法挺好，这首诗的立意要比我的诗高得多。不错，历代多修长城，试图将夷狄挡在城外，又有李广、霍去病等人在边塞威震诸夷，看样子，用挡和杀这两种法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塞问题。我们今日来这里和颉利应付，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要想长治久安，还要另想别法儿呀。"

杜如晦道："建长城却敌，为被动防守；深入敌境，斩将夺关，则是用进攻的手段杀敌人，也是一种防守的延续手段。现在我国与东突厥，正处于一个既有对抗又要怀柔的时刻，我想，随着国内逐渐稳固富强，这对付的法儿也该变一变。"

李世民似乎无心再说，就招呼他们回到了马邑。

到了这年十二月，许是年关将近，李渊诏李世民班师还京。李世民接诏后，带领随从一路向南，只见满目的山水皆现寒意，山上的树枝枯草上挂着冰条，大小水流顿失滔滔。以往每次班师，众人脸上都挂满笑意，沿途州县组织百姓夹道欢迎。这一路上却多是静悄悄的，他们到了太原，唐俭、李大亮还迎来送往一番，及至到了其他州县，四周了无声息。一行人得了李世民的命令，往往绕城而过，不去惊动他们。这样数

日后，他们就到了龙门。其时河水已封冻，他们履冰过河。经此旧地，想起当初带领大军履冰渡河来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情景，李世民觉得非常模糊，好像时间很久远似的。

隆冬之际，李渊依旧耐不住寂寞，想出外活动一下筋骨。几天前，他带领近臣摆驾到了华山之阴，一连在这里狩了好几日猎。这天听说李世民已从龙门渡过河水，抵近华阴，想起以前每每亲迎二郎的情景，决定还要做做姿态。遂收下弓矢，令銮驾移到忠武顿，专迎李世民到来。

李世民回京后，急忙去探视薛收的病况。

薛收躺在床上已两月有余，李世民去探视的时候，他正倚在床头咳嗽，咳得双颊泛出潮红，胸间一起一伏，呼吸很是急促。他见李世民来探，眼睛顿时发亮，继而挥手喘道："秦……王请出，这……这里太……太肮脏，别污了你……你的贵体。"

李世民一个箭步跨到薛收床前，握着他的手流泪道："薛先生久病榻上，世民无缘来见，我在塞北，一直记挂着你啊。你让我出去，莫非怪我吗？"

薛收急了起来，然喘得厉害，无法出语说话。

薛收的侄子薛元敬候在身侧，他端起茶盏，喂薛收喝上几口清水，然薛收又呛了气，咳得更厉害。薛元敬用手掌轻拍其背，以舒缓其气。慢慢地，薛收缓过劲来，平卧榻上，张口大喘粗气，脸上依旧红得厉害。

薛元敬趁这个空儿对李世民说道："禀秦王，叔父这些日子，天天挂念着殿下。他总怕今生今世难再见到你，每天他都让我到府上打探殿下的消息。"

李世民眼光中闪着泪花，握起薛收之手，颤声道："薛先生，我知道你有话对我说。你且歇缓过劲来，我在这里慢慢等你。"

薛收的手紧了紧，用力点了点头。

众人见薛收有话要说，遂识趣地慢慢退出房外。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薛收止住了喘，脸上的潮红也褪下许多，方缓缓言道："秦王……我看如今朝中形势……显然要不利于殿下。"

李世民点点头。

薛收继续言道："祸福相伏……事在人为……秦王切不可堕了志气。"

忽然，薛收的言语流畅起来："好多事情，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殿下，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此中之味唯殿下体会最深。"

李世民明白薛收隐晦所指，他其实是告诉自己，在争夺储位这件事情上，要主动。

李世民不接话，场面顿时静默了片刻，薛收费力地摇了摇手，长叹道：“殿下，就是这话。可惜，我恐怕不能再为殿下尽力了。”

李世民又流出了泪水，说道：“先生尽管养病，世民回去，当寻找天下良医，定为先生祛除疾患。”他见薛收神情委顿，不忍再扰，遂起身离去。

李世民出门后，问薛元敬道：“薛先生所患何病？缘何没有起色？”

薛元敬压低嗓音道：“听来的医生说，叔父这是患了痨病，所下药石毫无用处，眼见叔父的身子一日比一日虚了，近时还常常发烧。”

李世民心里一震，明白人若患了痨病，无药可治，他说道：“既然患的是痨病，为何不早一点把他送往岭南，却在这里苦苦相捱？”其时人们对付痨病，多将病人送往阳光充足的地方静养，往往也能收到一些效果。

“瞧叔父的身子，经不起大动，若将他转运到岭南，恐怕路上……”薛元敬忍不住也抽泣起来。

李世民回府后，伤心不已，对房玄龄道：“当初你和薛收在泾阳投我，已历七载有余。你的功劳，那就不用说了。薛收偏爱典籍，其诗赋文章，年轻一代中，他与褚亮最为拔尖。至于谋略胆识，当初在洛阳，窦建德来攻，独薛收敢于和朝中重臣相争，坚持分兵虎牢。仅此一件功劳，尽掩其书生本色，将彪炳史册。我看他的病，恐怕是好不起来了。”

房玄龄黯然道：“薛收今年刚刚三十三岁，正是为秦王出力的时候，现在若走，实在可惜。”

薛收又在榻上躺了一个月后，终于逝去。

李世民闻讯，亲往薛收府中恸哭。薛收出殡之日，李世民身带天策府属送葬，自己亲自扶棺，当街大哭。李世民作为一名皇子，封号为天策上将、秦王，竟为一名府属扶棺，明显不合礼制，礼官颇有微词。

李元吉听说了这件事儿，心里不甚明白，问李建成道：“不过是一名府属死了嘛，他二郎何至于呼天抢地，当街大哭？”

李建成冷笑道，“二郎这样做作，无非是给他的手下看，想让他们更加死心塌地。若失了这班府属，他还有什么呢？”

薛收死后，李世民十分挂念其家属，写信嘱托薛元敬多照顾其妻儿。

李世民对薛收的真情流露，深深感动了天策府内的众人。都想李世民能够这样善待手下，自己不枉了这番追随。

第二十九回

房杜凭计说秦王

倩紫依理劝三宝

转眼间已过了除夕，长安城里自正月初五开始，夜夜张灯结彩，诸州献来的花灯开始沿街展览。到了正月十三日，大型花灯统一到曲江两岸布置，其中蜀州等地所献花灯皆是由船载之，散布于曲江中。入夜，岸上、水中的花灯次第点燃，光芒遥相辉映，远远望去，曲江成了一条宽阔的光带。

正月十五天色刚一擦黑，满城人就走出户外观灯看火，人们摩肩接踵，拥街塞巷。房玄龄一家早早吃过晚饭，也准备出外，次子房遗爱心急如火，连连催促快走。这时，推门进来一人，原是他家的常客——杜如晦。

杜如晦见众人结束停当，知道他们要外出观灯，向房玄龄夫人卢氏拱手道："嫂夫人，如晦来得不巧，你们要出门吗？玄龄兄，我改日再来。"

卢氏听说杜如晦要走，微笑一下，接话道："人言克明算无遗策，你拣定这个时刻来家，不过想让玄龄留下。你既然来了，就老老实实入后堂与玄龄叙话喝茶。"

房玄龄道："夫人，如晦既来，我就不再陪你们看灯了。遗直，这一趟出去你要多操点心。"房遗直为房玄龄的长子，今年二十三岁，已娶妻生子。

说话间，他们已入后堂。卢氏持家有方，不雇婢仆，家务事皆由自己操劳。入堂后，房玄龄不用他人，自己很快就为杜如晦煮好茶。

杜如晦举盏饮茶间，房玄龄问道："如晦，你巴巴地跑来，有什么重要事体相商吗？"

杜如晦放下茶盏，说道："想起那日秦王当街恸哭薛收，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从除夕之夜开始，我一直睡不好觉。若不将这件事商量定了，心头里的这块石头难以放下。"

房玄龄用指头轻敲了一下案几，沉吟道："是啊，那日秦王当街恸哭薛收，如此放浪形骸，让礼官颇有愤言。我们的这位年少主人啊，喜怒不形于色，就是对我们两人，有些话他也不轻易说出。现在看来，他悲薛收是真，多日的郁闷不经意间借此宣泄而出。如晦，你说是吗？"

"不错，他积累了太多的失落。"

“如晦，你说，秦王此时的心里到底想些什么？”房玄龄又问。

杜如晦微微一笑，说道：“玄龄兄定有高见，何必问我？”

房玄龄道：“我看，他现在一时想不出太好的法子。如晦，那日尊叔所提之事，现在又有什么新进展吗？”

杜如晦点点头。

原来杜淹入了天策府后，李世民并不看重他，出征在外不带他去，在家时仅把他当成一名泛泛的属下。杜淹见天策府里文士毕集，猛将众多，自己论文论武都不拔尖，虽不为李世民注意，心里倒也坦然。他除了在天策府里当值，剩余的时间爱到曲江一带酒肆混迹。青云楼里的胡姬小蛮，颇有异域风情，杜淹打从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留意起来，往青云楼去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一心想把小蛮勾搭到手。

那小蛮阅人多矣，压根看不上杜淹那副猥猥琐琐的样子。虽心里百般不愿意，面子上还摆出春风和气的模样，巧妙与他周旋。杜淹见一时难以奏效，妄想用水磨功夫迫使小蛮就范。

韦挺暗地里和小蛮有一腿儿，这件事儿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十分恼怒，骂道：“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便想找机会教训杜淹几句。

说来也巧，这日午后，杜淹见天策府中无事，一溜烟儿又来到了青云楼。他唤来小蛮，令给自己摆上几碟精致小菜，要来一壶酒，凭窗自斟自饮。酒饮至半酣的时候，韦挺和王珪领着薛氏二兄弟也来到这里，韦挺眼尖，一下就看见杜淹独自坐在那里。

韦挺并不声张，待自己这桌酒席宴饮过半，方唤来小蛮道：“去，把那老头儿叫来，就说我韦挺有请。”

小蛮将杜淹引入韦挺等人面前，韦挺起身道：“呀，杜兄怎么来了？请恕小弟失礼之罪。小蛮，去，为杜兄拿一套杯盏来。”

杜淹迷迷糊糊的，见到众人，也急忙施礼，口称道：“韦兄弟，王中允，原来是你们呀，这两位看着眼生，韦兄弟，能介绍一下吗？”

“他们呀，想是你没有见过，然燕公手下的二薛将军，你肯定有所耳闻。他们原来跟随燕公斩将夺旗，现在已入东宫，跟随太子立功。”韦挺转向薛万彻、薛万均道，“想是二薛将军不知，你们面前的可是一位大有来头之人。他名为杜淹，是我韦挺尊敬的兄长，现任天策府兵曹参军。杜兄曾是隋炀帝、王世充的重臣，现在归了大唐，异日定当重现光彩。”

韦挺又道：“杜兄，前次我们青云楼一会，我已向太子举荐你，不想你已经悄悄地入了天策府。这件事儿，弄得兄弟灰头土脸不好做人，太子每每说起，总责怪我太莽撞。”

杜淹期期艾艾：“这件事儿说来确实是为兄的不是，我见兄弟久不召见，正好秦王愿意收我，就入了天策府。这一段时间事情忙乱，为兄一直想找个机会向韦兄弟道歉，可惜没有机会。总而言之，我辜负了韦兄弟的一片心意，今天向你赔个不是。”

“罢了，秦王英名远播，天下归心，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杜兄跟了秦王，应该庆贺才是，何至如此谦逊呢？”

一旁的二薛见韦挺把杜淹奚落得很是狼狈，忍俊不禁，哈哈笑了起来。王珪比较持重，见韦挺锋芒甚利，杜淹无言以答，说道：“韦挺，你好意把杜参军唤来，怎么酒不喝，净在这里说话了？”

韦挺连声说道：“是、是，韦挺失礼了，来，杜兄，请满饮此盏，权当兄弟给你赔礼了。”

杜淹接盏在手，说道：“我已经喝得太过了，来，我们大家同饮一杯吧。请。”说罢，他先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巴，问韦挺道，“韦兄弟，记得我们上次一起时，同饮的是一位年少举子，好像他也会武。看来韦兄弟生性豪爽，连带着喜欢和武人在一起。对了，他好像叫杨什么来着，如今被授何职呢？”

“他呀，名叫杨文干，如今任庆州都督。文士为武职，说来也是自西魏以来的传统。”韦挺得意扬扬道。

杜淹心里一动，觉得这杨文干被铨选为官的时间也太短了，有心想问，又恐再碰韦挺的钉子，遂缄口不言。

场内一时出现了冷场，这时王珪说道：“大家既入一席，莫谈杂事，好好喝酒才能尽兴。”

韦挺不听王珪之劝，有心将杜淹羞辱到底。他唤来小蛮，令她坐在自己大腿上，说道：“杜兄，有件事情今天一定要说清，如今在我们的圈子里，都知道小蛮是我的知己。听小蛮说，这些日子你常来缠她，唉，按说吧，小蛮若喜欢你，那就罢了。谁让小蛮对我有情分了？小蛮，你说是吗？”小蛮在他怀中抛给他一个媚眼。

杜淹实在忍不住，霍地起身，作势要急。不过他久经历练，忍了忍，酒意也醒了几分，咽了口唾沫，抱拳道：“诸位，杜某酒意已深，容我先告辞了。”说罢，推开椅子，快步离席而出，到了走廊上，他听到韦挺发出的爆笑声。

王珪觉得韦挺今日的行为有点过火，斥道：“韦挺，太子常说你太莽撞，怎么就没有一点改正？你今日羞辱杜淹，恐怕已经结仇。逢人且给三分面，你将杜淹弄得斯文扫地，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哼，这厮逢迎媚上，要将他羞辱得在长安无处藏身才好。”

薛氏兄弟连连点头。薛万彻道：“不错，正该如此。到了阵上一刀一枪，到了人前干脆利落，韦兄此举甚合我的脾气。”

王珪不满道：“你们只图痛快，不往深处想，这是大忌啊。看到了吗？那杜淹恼怒非常，然很快镇定下来，仅这镇静的功夫，你们能学来吗？人们说起杜淹，往往十分不屑，要我看，这人也是个厉害角色啊。”

韦挺和薛氏兄弟不以为然，他们回宫后，大肆渲染羞辱杜淹的场面。不久，杜淹青云楼受辱的故事“誉”满京城。明眼人细究其中滋味，知道在这一则普通的事件中，蕴涵了东宫与天策府之间微妙的关系。

此后数日，杜淹深居简出，觉得在天策府中也抬不起头来。他细细回想，从薛氏二兄弟想到杨文干，感觉李建成正暗中积蓄力量。

印象中，杨文干乳臭未干，且浮动佻脱，好为狂言，不知他什么地方入了李建成的法眼，一下子就被授为庆州都督。按照铨选的正常程序，这么快就得了这样的实缺，且手绾兵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杜淹觉得此人大有文章可做，遂花费时日暗暗打听杨文干的所作所为。果然，杨文干到了庆州，大肆训练乡勇，由于兵甲枪戟缺少，就向李建成求援，李建成隔些日子就应所求派人送去。杜淹闻讯大喜，又联想李建成近来调派薛氏兄弟入东宫，又到幽州选来二千甲士充实东宫宿卫，因他们驻地在长林，外人称之为“长林军”。如此这般就可告太子意图不轨，意欲夺宫，这条计策若成，肯定能得李世民的信任。杜淹将他的想法悄悄地告诉了杜如晦，杜如晦今日来到房玄龄家中，正是想细谈这件事儿。

杜如晦说：“不错，听家叔说，那杨文干近来练兵更勤，还口出狂言，说誓死捍卫太子的威信，若有人对太子不敬，定当率兵勇为勤王之师。”

“狂妄！如今圣上安在，他兴的是哪一门子的勤王之师？太子并不昏庸，缘何对他如此看重？不过人都有糊涂之时，太子有此缺失，不就是秦王的机会吗？”房玄龄忽然笑了一声，说道，“如晦，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在想你的这位叔叔。他入天策府算是来对了，否则这些主意若翻了个个儿，为太子所用，秦王岂不是要多费些心思吗？”

杜如晦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干笑了几声。

“事不宜迟，如晦，我们现在就入天策府，找秦王说说这个主意如何？”

“不好，等明日找个时间谈吧。我们深夜匆匆而去，若为人知，徒惹猜疑。”

第二天，李世民听了房、杜两人的主意，眉头紧皱，说道：“这是你们两

人的主意？”

两人说是杜淹最早提出来的。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我想你们不会出这样的主意，如晦，想是你叔父久处鬼蜮环境，方能出此下策。”

房、杜两人见李世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一时不敢说话。

李世民道：“你们想一想，我们这里手无凭据，仅凭一些道听途说，到父皇那里妄说太子图谋夺宫，父皇会相信吗？肯定不会，弄不好，父皇还会疑我陷害太子呢。”

杜如晦道：“秦王，这个想法并不十分详细，仅是一个粗略的框框。如何来办，有许多路径可走，可以徐徐图之。”

李世民沉思半天，然后缓缓言道：“如晦，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太子为国之储君，应一心一意为父皇办事，不该有其他的念头。东宫宿卫一直很强，京城之中除了父皇所居太极宫，就属东宫了，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大张旗鼓。这件事儿容我细想一想，至少也该给父皇提个醒儿。”

说完，他的神色逐渐凝重起来。

房、杜两人见李世民没有下语，就起身告退。这时李世民对杜如晦道：“如晦，你回去告诉你叔父，难得他能替父皇操心，这件事儿关乎重大，不可再对外人提及。”

这日晚间，李世民令人召来高士廉、长孙无忌入府。

李世民将杜淹的主意叙说了一遍，最后道：“我刚听说了他的这个主意，觉得匪夷所思。试想，如今大郎正蒙父皇宠爱，这样的小事若告到父皇那里，肯定没有一点用处，大郎已为太子，没有必要提早发动。不过到了后来，我觉得杜淹的主意也有可取之处，譬如那杨文干一介儒生，却口出狂言，在那里大练兵马，当是别有用心。”

长孙无忌道：“不错，我也曾听说过此厮之名。王珪为了将他早日授任，又是跑吏部，又是找封德彝套近乎，终于办成此事。京城内外，有多少散官尚未授实职，这样一个毛头小子却能青云直上，无非是仗了太子之势。”

李世民摇摇头道：“这封德彝越来越让我看不懂了。前时杜淹到东宫求官，他悄悄说与玄龄让入我府，现在又为太子如此卖力，他究竟意欲何为？”

“人之性情一经形成，就难以改变。前隋之臣，皆知封德彝善于逢迎。我来京城时间不长，不知太多详细。但想在你与太子相争这件事情上，封

德彝若不费些心思来左右逢源，那就不是他了。我曾与一些旧僚交谈，对圣上这样重用封德彝，感到大为不解。”高士廉提起封德彝之名，脸上顿现鄙夷之色。

“唔，封德彝还是有一些见识，毕竟在为父皇勤勉办事。比起裴寂来，他还是很不错的。无忌，你对我刚才说的事儿，有什么看法？”

长孙无忌断然道：“找圣上告发他们！当初杜楚客被绑来京，乃至身死，不都是他们搞的鬼名堂？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埋头在府中做学问，任由太子、齐王他们在外面招摇得意，府属众人早就看不过眼了。如今杨文干反迹已著，应该告知圣上将之擒拿勘问。”

“舅舅，你认为呢？”

高士廉咳了一下，沉思片刻，方悠悠道：“这件事情嘛，肯定要告诉圣上。然如何告诉，还要好好思量。正如二郎所说，若由天策府去告，恐怕会适得其反。比如，可以让一些谏官向圣上上奏章。”

李世民冷冷一笑，说道：“哼，他们敢吗？朝中那些跟风的官员，近来见大郎势大，又居储位，拍马的话唯恐说不及，让他们来弹劾太子，岂不吓死他们？”说到这里，李世民稍作停顿，忽然爽朗一笑，接着道，“瞧我，这心态怎么也变得歹毒起来？父皇朝中，多任用前隋旧吏，他们久在炀帝淫威之下，若不阿谀奉承或者善变风向，恐不能持久。他们现在这样做，无非沿袭了往日旧习，也不能怪他们。舅舅，你宦途曲折，多识玄机，对这政治清明与主昏臣庸两节，有什么辨悟吗？”

高士廉道：“主昏臣庸，反过来说就是圣贤臣能，事分两极，然其间的差别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应该看到，这些隋时旧吏如今为大唐新臣，虽为一人，然所言行事判若两人，何者？毕竟所奉君主不同。不错，像那封德彝，原来终日追随虞世基以图炀帝信任，如今确实尽心尽力为圣上办事，性子依旧，但毕竟收敛许多。”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然则依舅舅所见，这人之习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

“孟子曰‘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恶之成分，盖环境使然。比如封德彝，他今日逐步向善，就是恢复了本性。”

“封德彝、封德彝，他怎么成了我们今日的话题？一时还挥之不去。”

三人不禁笑了起来，一旁的长孙嘉敏见郎君心情好，也抿着嘴儿浅浅一笑。她走过来为他们添水，对李世民道：“二郎，时候不早了，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不如让舅舅早点回府。”

李世民斜目打量了长孙嘉敏一眼，见她穿一件宽袖紫色毛裙，一张粉脸被炭火烘热，在烛光下红艳艳的，心里不由得一动，说道：“时辰不早

了，舅舅，你们该回去了。无忌，你这两日去找一下马三宝，让他多了解一些杨文干的消息。我看这事儿不能让谏官来说，最好由东宫里的人向父皇禀报，这样最好。”

长孙无忌疑惑地问道：“娘子军归了东宫，马三宝靠得住吗？”

李世民神色变得凝重起来，脑海里浮现出马三宝的形象，他来来回回将马三宝琢磨了好几遍，坚决说道：“没问题，你去找他，申明我意，他不会坏事儿。”

高士廉点头道：“这样最好，无忌，这事儿要做得万分隐秘，事发之前，不可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李世民摇头道：“岂止事发之前不露痕迹？就是事后，也不可将三宝张扬出去。今后用三宝的地方，还多着呢，我要将三宝作为大郎、四郎身边的一颗关键棋子。无忌，你要牢记此点。”

送走高士廉和长孙无忌，夫妻两人转身回房。灯火下，长孙嘉敏的脸色依旧红艳，李世民禁不住捏了一下，感觉她脸上很热，遂笑道：“敏妹，你催促舅舅早走，是何用意？”

长孙嘉敏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笑着打落李世民之手，嗔道：“你会错了念头不是？雪夜不宜留客太久，这是书上说的道理。二郎，你难道不明白吗？”

李世民浅浅一笑，说道：“我看不是，许是你想雪夜留客吧？不过，我为你的夫君，也不是你的客人呀。”

长孙嘉敏羞红了脸，一抹红晕浮上眉梢。李世民熟悉她的这种神情，那是她为少女时的娇羞模样，心中不自禁涌出无限爱意，遂伸手将她揽入怀中，轻声道：“说，留不留我？”

此时长孙嘉敏已为李世民生了两儿一女，女儿尚在襁褓之中，长孙嘉敏一直忙于养育，久未与李世民亲热。今日雪夜之下，室外雪落无声，室内温暖如春，长孙嘉敏心中早已萌动了春意。是夜，两人相扶入榻，长孙嘉敏一腔柔意，都化在与郎君的耳鬓厮磨之中，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一时事毕，长孙嘉敏静静地躺在李世民的臂弯之中，睁着一双大眼睛看他那张轮廓清楚的脸庞，闻到其鼻中呼出的气息。她知道郎君的兴奋期未过，遂轻轻摇动李世民的右臂，说道：“二郎，你既然睡不着，陪我说会儿话，好吗？”

李世民微微睁开眼道：“敏妹，你今夜如此兴奋，莫非想春风再度吗？”

“瞧你，就没点正经话。”

“什么叫正经话？你玉体横陈在我怀中，我说这样的话，岂不是最正经不过？”

长孙嘉敏啐道：“二郎你……不知跟谁学了这般油嘴？不跟你说了。”说罢，她搬开头下的手臂，将身子斜到一边。

李世民不依不饶，一把将她又拉了过来，说道：“嗬，你也学会给我耍小性儿来了。好，你想说什么？我老老实实听着，这样行吗？”

长孙嘉敏嫣然一笑，用手环着李世民的头颅，道：“这就对了。人家想给你说点正经话儿，你就会捣乱。二郎，我问你，像今晚说的这般紧要事儿，舅舅也就罢了，像无忌那样行事简单之人，他能给你多少帮助？还不如召来房、杜两人说呢。”

李世民爱抚地理了理她那散乱的黑亮头发，说道：“敏妹，你其实并不太了解无忌，你们虽为兄妹，他的一些优点你并没有发现。像你那族叔顺德，与无忌相比，就显得粗犷有余，精细不足，难成大事。无忌嘛，就比顺德强多了。”

“至于房、杜两人，毕竟为我的属下。他们与无忌相比，有些话，就不能和他们直言。敏妹，我问你。如今我在世上，谁是我的最亲密之人？”

长孙嘉敏眨巴一下大眼睛，说道：“这还用说，当然是父皇了，再下来，就是兄弟之谊了，还有婉娘姐姐，可惜她不幸早逝。”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说的是人伦至理，然我们为皇家，此中关系就错综复杂得很了。你在我身边明白目前局势，如今父皇身边多谗言，早对我产生了猜疑。至于大郎、四郎，他们更是联起手来，日日疏远我。唉，这父子情分，兄弟之谊，现在都难说了。”

长孙嘉敏闻言，黑暗中紧紧搂着他，两人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方缓缓道：“要说和我最亲之人，除了你，还有外人能比吗？”他又转作调笑，“比如说肌肤之亲，你恨不得将肉儿化在我的身上，瞧，你的身子又发烧了。”

长孙嘉敏轻轻推开他，说道：“又来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又想不老实。”

李世民拿手轻抚其脸，轻声道：“敏妹，你以为我在调笑你吗？我最亲者，莫过你了，要谋大事，我只能和舅舅与无忌商量，你难道不明白我的用心吗？”

长孙嘉敏大为感动，喃喃道：“二郎，我知道你心。我们姐妹们当尽心尽力，将你侍候好。”

提起姐妹二字，李世民脑中灵光一现，似自言自语说道：“哎，敏妹，那杨琼之妹现在出落得比杨琼还要标致，看来，四郎还是有眼光的。”前时李渊设元日家宴，各皇子依例带领家眷前去祝寿，正是在此次宴会上，李世民见到了杨琼之妹杨琚。其年龄不及二八，生得体态婀娜，仪态万方，让李世民看呆了。

长孙嘉敏已经沉沉睡去，朦胧间哼了几声，并未答话。

李婉娘死后，其幕府“娘子军”归属了东宫。起初有人说，“娘子军”似归柴绍统领最好，然若“娘子军”归入其属下，其规模增大了一倍，不符合规制。李建成和李世民同时要求指挥“娘子军”，此时正值李渊警惕李世民之际，李渊很快答应了李建成的要求。“娘子军”在李婉娘调理下，其中虽有女兵，然铠甲鲜明，人马精壮，是京城内颇具战斗力的一支队伍。李渊虽同意“娘子军”归属东宫序列中，然并不彻底，点名让马三宝任“娘子军”统制，这样“娘子军”名义上归属东宫，但李建成若下命令，还须通过马三宝这一关，其效力就大打折扣。

马三宝时任翊卫羽林郎将，颇得李渊宠信。李渊每每出外狩猎，皆让马三宝节制卫兵护驾左右。一次马三宝跟随李渊到鄠县狩猎，经过司竹黄石寨，李渊回头对马三宝说：“这是你建功立业之处，如今你已有卫青之功，应当怀念旧地。”此时李婉娘已死，马三宝闻言泣涕道：“臣当时落草为寇，多亏公主拨迷正道。臣今日经过旧地，不敢居功，唯思公主大恩。”李渊赞道：“好哇，三宝，不忘故主，真忠义也。”

李建成既知马三宝是父皇的爱将，不敢怠慢，日常里极力笼络。每每与马三宝说起“娘子军”的事务，多和颜悦色，尊重马三宝的意见。闻听马三宝府居简陋，特拨出钱物予以修缮。

长孙无忌得李世民之令，一日悄悄单骑来到马三宝府上，让马三宝屏退左右，申明了李世民之意，随后告辞。

马三宝送走长孙无忌，转身入室，倩紫迎上前来，见他一脸沉重，遂问道：“长孙无忌刚才与你说了什么难事儿？为何一脸愁云？”

倩紫这些年为马三宝生了一子一女，两人伉俪情深，感情弥笃，马三宝未娶妾侍。

马三宝挥挥手：“罢了，你别多问。你让她们把孩儿安顿好，等一会儿我慢慢说给你听。”

倩紫不再多问，令侍女端来热水，为马三宝洗面泡脚。

一日的劳顿，似乎因热水泡脚都消散了去。马三宝长长舒了一口气，令侍女端水出门。倩紫立在身后，为他除去衣衫，扶他躺在榻上。

马三宝眼望房顶，喃喃道：“是祸躲不过，我以前总想跟在圣上身边，可

以远离矛盾漩涡，不料想还是躲不过，且来得这么快。”

倩紫将鞋一脱，上榻与马三宝并排躺在一起，说道：“到底有什么难事儿，一个多时辰了，瞧你魂不守舍，好似灵魂出了窍。”

“夫人不知，今日长孙无忌来府，并非谈一些寻常之事，他是替秦王传话来着。”

“秦王对我们一直很好哇，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

马三宝长叹一声：“自从公主逝去，你日日在府内操持家务，养育孩儿，外面的讯息关心得就少了。知道吗？如今京城里看似平静如水，内里却暗流涌动，长孙无忌此来所言，眼见就要有大事发生了。”

“嗯，我知道，不过是太子与秦王相争之事嘛。前一段听人们吵得挺凶，听说秦王这一段时间日日在府内读书谈文，似乎已置身事外，只要秦王不争，难起大浪。”

“夫人天真得很呢，长孙无忌此来，句句所言，无非让我忠心秦王。你说秦王不争，他何必派长孙无忌来说项？”

倩紫直起身来，双目直直视向马三宝：“你怎么回答？”

“我说事体重大，容我考虑几日再说。”

倩紫赞道：“好，人言我的夫君忠诚爽直，遇到这等大事，确实要细细思量，看样子你并非一个莽撞匹夫。”

马三宝笑道：“三宝日日听夫人教诲，焉能没有些许进步？”倩紫日常行事大有李婉娘风格，与马三宝成婚之后，一面对他体贴甚微，一面抓着几件事儿据理训导，将马三宝收服得服服帖帖。

倩紫也笑道：“你将长孙无忌所说之话叙说清楚，我俩拼着一夜不睡，总能想个法儿。”

马三宝先将太子和秦王争储形势说了一遍，然后一字不差将方才与长孙无忌的对话复述清楚。

倩紫听后沉默半天，然后抬头笑道：“没想到我的夫君现在成了香饽饽儿，你现在手绾宫中宿卫大权，又是圣上宠信的近臣，若太子和秦王不笼络你，他们确实走了眼。现在只要你对太子有所求，恐怕他会诸事答应吧？”

“是啊，所以我真正犯了难。太子现为国之储君，圣上行事宽简，军国大事，一大半儿皆是太子来主持。而秦王呢，自从我第一眼见到他，就大起亲近之意。唉，夫人你说，这让我如何割舍呢？”

倩紫笑道：“依你看，太子与秦王所争，最后谁能胜出呢？”

马三宝摇头道：“我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其实朝中许多人也看不明白，大部分人都目光短浅，跟着大溜儿走罢了。”

“你久在圣上身边，总能听到片言只语，知道圣上的态度吗？”

马三宝摇头，然后长叹道：“夫人，对于他们兄弟相争，我早就抱定了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之意。若遇到这等话题，我早早就躲到一边去了。”

倩紫也摇摇头，说道：“有些事儿，是你想躲都躲不开的。你想模糊其言，两头都讨不了好处。与其这样，不如权衡利弊，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选准我们要行的路子。”

“依夫人所见，我们如何行之呢？”

倩紫正色道：“我们横下一条心，这辈子跟定秦王！他若成功，你就是勋臣；他若事败，我们一同经历磨难。”

马三宝悠悠道：“我早料定夫人会有此语，但不知你怎么能够判定秦王能胜呢？”

“说秦王能胜，这话不是我说的，公主在病中时，一日身旁无人，她悄悄对我说大郎性格简慢，他是争不过二郎的。”

马三宝第一次从倩紫口里听到已故去的李婉娘有这般见识，埋怨道：“你也真能沉得住气，这么重要的事儿，平日里也没有给我露出半句。”

“你忘了，我是公主的心腹，她嘱咐我不可对外人说起，你虽是我的至亲，也不可违了公主的意愿。今天若不是你给我说了这么多，我也不会露出此语。”

此话说完，倩紫一笑，又嫣然道：“我随公主养成的性格，这些年也许让你吃了不少苦头。在这件事情上，我无非受公主的影响，才有此议。你在朝中身居高位，眼界甚宽，心中所思所断，那是不会错的，这件事还要由你来拿主意。”

马三宝将双手枕在头下，闭目想了半天，然后翻身起来，坚定地说：“我马三宝当初被公主所擒，蒙她不杀，已经捡回一条命来。此后又随公主征战为官，有了这等荣耀，还蒙她给了我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好夫人。这辈子，我已经知足了。好倩紫，我听你的话，此生定当跟随秦王。”

倩紫一开始意志很坚定，这会儿细想后果，觉得不管是跟随太子或秦王，都有无限凶险。她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猛然伏在马三宝的胸前，泣涕道：“我们并不足惜，只可惜了那一双孩儿，三宝，我实在舍不得他们啊。”

马三宝一口吹熄灯火，紧紧搂着倩紫，满腔豪情化作无限柔意。此时已到子时，只听值更的梆子声远远传来，夫妻相拥无语，不觉沉沉睡去。

第三十回

唐皇避暑造新宫

文干中计发义兵

马三宝听了倩紫之劝，决定追随李世民，他默默盘算了几日，就开始了动作。此后他往东宫去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除了向李建成请示军务事宜之外，更主动接近东宫官属。马三宝毕竟是读书人出身，其识见谈吐与寻常武人差别较大，且现在又蒙李渊宠信，东宫官属中倒有一大半人愿意与他交往。至于那帮宿卫统领，早就有心结交马三宝，马三宝本来就豪爽大方，此次长孙无忌奉李世民之令到洛阳调拨了一批钱物与他，其囊中较往日要丰富得多，马三宝花得更为畅快。钱如流水般花了出去，换来了一片叫好声。

李建成见马三宝日日与自己亲近，并和东宫官属厮混得熟，心想这是前一段时间自己倾心拉拢的结果，心里非常高兴。一日埋怨马三宝手脚太大，花费昂贵，让他今后稍稍收敛一些，不能惯坏了众人。李建成还当场赏了马三宝银锞二十锭，潞绸五十匹，以此作为补偿。李建成此举引来李元吉的不满，埋怨道："马三宝不过为婉娘姐的一个下人，还是贼寇出身，你这样偏爱他，又是修其府居，又是赠送钱物，不怕招致其他人的嫉妒吗？"李建成反驳道："他今日所处的位置，不亚于裴监，别人能比吗？你无须多言，我自有道理。"其时王珪、魏徵也在身侧，点头赞许李建成的主意。

日子一天天变得炎热起来。这两年虽兵革不息，但毕竟规模不大，所费银粮大多能就地解决。加上这两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库里的钱粮日渐充实。李渊本性惯会享受，现在府库渐丰，就想花费一番。他这些年久居京城，身子渐渐发胖，最难耐热。为了能在夏日避暑，他先是修了一座九成宫，住了一夏之后，觉得这里的风向、山水不算太好，遂弃置不用。想起在坊州狩猎的时候，其属地宜君县有一处山水甚佳，气候宜人，遂下诏在那里修筑离宫，命名为仁智宫。准备六月入暑时，带上一帮老臣去住上一段时间。

某日，朝堂上李渊对李建成道："届时朕去避暑，这监国之事儿就交与你。说到底，今后朕的天下都是儿孙的，要让你多多历练才是。" 座下群臣听到此语，心中不免耸动，因为这是李渊第一次在大朝会说这般话。一些心思灵动的大臣更是心想，李渊是不是动了退位的心思？然而看着又不像，眼瞅着李渊身体甚健，满面红光，现在不是退位的时候。不过有一点肯定无疑，就是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日渐巩固，不是吗？几个

人偷眼打量站在前排的李世民，只见他目光炯炯，神色安然，看不出任何异样来。

依照唐制，每逢大朝会，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依例觐见皇帝。马三宝现为翊卫羽林郎将，名列五品，此次朝会也在列。散朝后他闷闷不语，打马奔回府居，入室后闻到一股异香扑鼻，又见倩紫正对着铜镜梳妆，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味儿，如此奇怪？"

倩紫回眸一笑道："都是你拿回来的东西，还用问我吗？"

"我什么时候拿回来的？"

"真是贵人多忘事，来，"倩紫立起身来，执起马三宝之手，将他拉到榻前，掀起被褥，只见被里躺着一只银质球形熏炉，里面正冒出袅袅轻烟，房中的香气皆是从中散出，倩紫笑吟吟道，"这熏炉，这铜镜，不都是你拿回来的吗？"

马三宝想起来了，那日李建成拿出一件海兽葡萄镜和一只熏炉，让他拿回家转赠给夫人。马三宝当时仔细观看，见铜镜做工精巧，装饰精美，银熏炉遍体镂空，焚香其中，可熏被褥衣服，知道这是宫中珍品，遂谢赏领出。回府后交给倩紫，心想倩紫爱武并不喜妆饰，觉得无甚大用，不想她还是用上了。

看到李建成所赏器物，马三宝心中更是沉重，遂伸手从被中掂出熏炉，将之放在地上，自己一挺身躺在榻上。

倩紫慌不迭地拾起熏炉，责怪道："这个物件不能放在地上，是被服里用的东西。你怎么了？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 "

马三宝并不回答，将脸侧向里面，背向倩紫。

好半天，马三宝方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夫人，我们那日所言，莫非错了吗？"倩紫又问究竟。

马三宝道："看皇帝今日朝会上的动静，他有心要让位给太子呢。"他将早朝时的情景说了一遍。

倩紫听后，也是半天无语。她想了许久，才迟迟疑疑道："圣上既然说这般话，显是中意于太子。三宝你说，我们究竟怎么办？"

"家里的主意多由夫人来拿，我们一同商量商量，争取有一个万全之策。"

"唉，遇到这等事儿，想有万全之策，那就太难了。"

两人相对沉默半天。

好一阵子，倩紫又问：“圣上说让太子监国，可曾说将兵符交与太子？”

马三宝摇摇头道：“圣上仅是泛泛说了一句，至于是否将兵符交给太子，他倒是没说。”

倩紫眼睛一亮，说道：“只要圣上不将兵符交给太子，则太子虽监国，却无从调动天下兵马，说到底，他还是太子。知道吗？公主曾经说过，圣上依旧体设府兵制，他们唯听兵符调遣，所以最紧要处就是这个兵符。”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隋、唐袭之。李渊入长安后，将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诸道皆置军府，计有十二军：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每军置将、副一人，以督耕战。这十二军皆由设在长安的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骠骑、车骑将军无权调兵，直接听令于皇帝的指令，且以兵符为凭。府兵们居无事时耕于田野，并轮番到京师宿卫。若四方有事时，则根据皇命出征，战事完结，即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历朝设置府兵的本意是兵士不失农业，将帅无握兵之重，以绝祸乱的萌芽。初唐之时，这十二军为唐军之基本精锐，大权独揽于李渊一手。

马三宝岂不明白这个道理？哂道：“又是公主之语，你以为我不知道兵符的重要吗？”

“是呀，公主就是这样说的。别看天下之大，重要处皆集于这个小物件上，这就是皇权。三宝，我看你有点小题大做了，圣上仅仅这样说了一句，又未交托兵权，弄得你满脸愁云，这是男子大丈夫所为吗？”

倩紫见马三宝不语，又捅了他一下，说道：“上次我们说事在人为，如今太子和秦王都来拉你，兵刃相见，那是要见真章本领的。太子既然来拉你，说明他心中并无十足的把握，还是那句话，论智谋论上阵，太子岂是秦王的对手？现在还在角力阶段，并未见分晓嘛。”

倩紫这话说得马三宝脸浮笑容，一翻身起来握着倩紫之手，说道：“真有你的，不枉跟随公主多年，你这番见识让我等须眉男子也望尘莫及啊。”

“又来了不是？男子大丈夫行事不能犹豫，既然决定要做，就不能顾忌太多。上次我说过，若你不幸，我定当追随你去见公主，今天我还是这话。”

“好夫人，我就听你的。”马三宝立起身来，定下心来。

武德七年六月初一，李渊起驾前往仁智宫避暑。李建成果然依令在京城监国，李世民和李元吉随驾出城。李渊所带的官员，还是那一帮老臣，有裴寂、封德彝、萧瑀、陈叔达、屈突通等人，马三宝当了护驾的主官，一路用心指挥，甚是忙碌。

李元吉见李世民所带府属中，除了房玄龄、杜如晦为文官，其他的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皆是清一色的武将，心里觉得奇怪。他悄悄问裴寂道：“二郎惯会附庸风雅，父皇此次避暑，毕竟在殿内的时间为多，他那一帮读书人正好有机会来卖弄本事。他如今带来了一帮武将，一个马三宝来护驾就足够了，敢是他们喜欢游山玩水吗？”

裴寂道：“二郎此举，大有深意。敢是他知道圣上爱狩猎，带了这一帮人来显露本领，也未可知。”

“狩猎？他们谁又能比上我的本事？”

“是啊，所以圣上每次外出狩猎，总是喜欢带上四郎嘛。”

“可惜仁智宫新成，没有趁手的厨子。否则将所猎野味趁鲜烹之，一定会让裴监吃得心花怒放呢。”

两人说到兴奋处，不禁相对哈哈大笑起来。

这笑声传到后面，众天策府属觉得异常刺耳，不自觉都皱起眉头。程咬金悄悄对侯君集道：“这老儿生得獐头鼠脑，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真本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做到如此高官呢？”

侯君集伸鞭在程咬金的“九花虬”上拍了一鞭，也悄声道：“什么本事？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本领。”

两人一人一句说个不停，渐渐说到不堪处。他们声音虽小，身旁众人还能听到，不觉微笑上脸，其中的秦叔宝还算持重，斥道：“你们不可再胡说了，小心让秦王听到。”

程咬金一伸舌头，看了一眼前面行走的李世民，见他正专注地和杜如晦说话。

李世民眼望前方，那里即见泾阳的城池。泾阳官员们闻听皇上大驾光临，早将路面上铺了一层黄土，路两旁每隔五步皆有一名乡勇守卫。李世民道：“如晦，过了泾阳再有二百四十里，即是坊州吧？”

杜如晦这些年掌控情报，早将天下山川图尽收囊中，随李世民出行时，更将沿途山川形势再看一遍，默熟于心。这会儿见李世民问询，点头称是。

李世民问：“那庆州在坊州之西，稍稍偏北一些，相距约有三百里吧？”

“不错，直线距离为三百里，然中间山川相隔，极不好走，须绕道而行，这样就不止三百里了。”

“是了，杨文干在那里山高皇帝远，可以为所欲为，勤练兵勇。如晦，这

几日庆州那里有无新消息？”

“杨文干依旧练兵不止，听说他这几日将城墙又加高了一尺。”

“哼，果然异志不小啊。”这时銮驾前卫已抵泾阳城下，李世民复对房玄龄道，“玄龄，八年前你在这里投军，脚穿草鞋，拄着沾满泥浆的长杖，那模样儿好似一位刚刚从田里劳作回来的老农，谁会想到你有满腹的智计呢？”

房玄龄忆起旧事，感触甚深，拱手道：“玄龄蒙秦王青眼有加，遂有今日，这是秦王的恩遇。”

李世民忽然笑了，说道：“我有玄龄、如晦，犹如古有管仲、张良，不知太子今日恩宠杨文干，这又算是哪一招呢？”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了一眼，不敢接李世民的话茬儿。年关之时，两人找到李世民将杜淹所献之计说出，不想李世民不再提起，两人弄不清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大驾又行了两日，不觉就入了坊州境内。

仁智宫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宫内有两座一大一小的自然山峰，主殿依大峰环建，与峰相连的回廊直通峰上，上面又依峰势建有亭台楼阁，掩映在奇花珍树间。偏殿建在小峰旁，与主殿的建筑格局大致相同，只是规模小了一些。

李渊入了仁智宫，沿途见房舍精美，又感气候宜人，果然比长安凉爽许多，心中大乐。这几日连续行走，李渊虽坐在辂车内不用骑马，还是觉得劳乏，遂令太监备下御汤洗浴。

李渊更衣后在宫女的扶持下进入了御池，心里又是一喜。只见御池周环数丈，全部用白玉石砌成，走近一点看，石上雕刻为鱼龙鸟雁等形状，李渊轻轻入池，只觉池水温暖，原来此宫中还有一般好处，就是山间原有一泉，汩汩流出的皆是温水，他们将温泉引入御池，就有了这等天然之水。李渊舒坦地在池中舒张四臂，觉得温水刺激着周身的毛孔，遍体通泰。

李渊出浴后，顿觉周身舒服，精神焕发。遂点了严妃侍寝。这严妃是蜀州刺史献来的蜀中女子，生得身材婀娜，仪态风流，年龄未及二八，是李渊新宠上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李渊现在逐渐丢开尹德妃、张婕妤等人，觉得她们床上功夫虽厉害，然是熟了的套路，她们又张狂过度，李渊渐渐觉得被动，感觉有点吃不消，就转而喜欢娇羞的小妃。不过后宫之中，除了万贵妃，李渊还倚重尹德妃和张婕妤两人，她们毕竟与自己是老交情了。

不大一会儿，身披粉红色轻纱的严妃飘飘而来，身上未穿内衣，玲珑毕

现。她乖觉地走到龙榻前脱掉纱衣，如一条白鱼，娇羞地伏在李渊身边。已经六十岁的皇帝揽着这个娇小的躯体，触手处觉得其皮肤滑腻如凝脂，心里不觉激动起来。一时事毕，他满足地环着严妃的身儿，心想当皇帝还是美妙，阅尽了天下的春色，思想间，便沉沉睡去，一直睡到日上三竿。

进入仁智宫后，李世民与李元吉及各位老臣一起居住在偏殿，其他天策府属驻扎在西门外的营盘里。这天早起，他用过早膳，见阳光透过窗棂射入室内，遂上前推开窗扇，让阳光和山间的清凉一同泻入。他忽然诗兴大发，倚窗吟咏一首，诗曰：

重峦俯溪水 碧嶂插遥天 山红扶岭日 入翠贮岩烟

叠松朝若夜 复岫阙疑全 对此恬千虑 无劳访九仙

吟罢，李世民觉得还不能完全尽兴，遂摊宣纸，将所吟诗句挥毫书成。

这时，只听门“吱呀”一声，三人走入房内，李世民抬头见是萧瑀、陈叔达、封德彝他们，慌忙将笔搁在砚上，快步迎上。

原来他们来此避暑，免去了早朝之苦，用过早膳后即到园内信步观赏，不觉就聚到一起。返回时，看到李世民的窗户大开，隐隐听到吟咏声音，遂相约来探。

萧瑀信步走到案前，低头细观，说道：“果然好诗，二郎，你真正得了怡情之妙。”

李世民谦虚道：“不敢，小子智疏才浅，不过觉得这里风景之妙，乘兴哼了几句，别污了你们的法眼。”

封德彝和陈叔达也走过来观看，皆点头称赞。

他们又在这里闲话了几句，这时一名太监进来，宣李渊之旨，让他们过去相见。

李渊身穿便装，惬意地坐在御座上，见众人进来，挥手道：“罢了，免礼。既然来到这里，名为避暑，就要名副其实，不要让那些俗礼拘束我等。你们，别傻站在那儿，两边不是已经给你们备好了座位吗？”

众人小心翼翼坐到座位上。

李渊忽然双拳伸开，举手过顶，夸张地伸了一下懒腰，说道：“这个地方不错，甚合我意，舒服极了。哎，你们，别在那里正襟危坐可好？大家松弛一下，可以随便说些闲话儿。”

封德彝道：“陛下，许是以前弓弦张得太紧，现在不用上朝，也不用考虑杂事，这弓弦一下子松了下来，臣委实感到不适应。”

萧瑀道：“嘿，你又来了不是？圣上让我们随驾来此避暑，只要好好陪着皇上，玩痛快就行。”

李渊点头赞同，又道：“不错，所谓有张有弛，张弛有度，应该如此。二郎、四郎，古人说要修身养性，你们两人都年轻，这一点上要多注意。你们两人尚武有余，须好好养性，这天下之事，太子将来还要赖你们辅佐。现在兵革渐息，治理国家不能一味用武。”

李世民道：“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李元吉侧头看了一眼李世民，转向李渊道：“父皇，儿臣从今日开始也要读一些书。说到修身养性此节，我比起二哥就差远了。二哥的底子本来就好，这一段时间又置文学馆，日日在那里谈经弄典，吟诗作文，所以有了处变不惊，决胜帷幄的本领。”他又转向李世民，“二哥，能修到这等本领，有什么速成的法儿吗？”

李世民微笑不语，心想四郎以前心直口快，说话不会拐弯儿，现在却能藏起锋芒，尽说些捧人的言语，细细听来，可以听出其话语之中暗藏机锋。

裴寂笑道：“四郎也好得很呀，你是我朝出名的猛将，现在又想读书。圣上，这是我大唐之幸啊。”

李世民见裴寂处处维护李元吉，心中不是滋味儿。心里忽然掠过一丝悔意，心想这裴寂虽不学无术，但与父皇亲密，自己满可以与他虚与委蛇，使他持中立地位。奈何自己不识其中滋味，示之以刚，生生地将他推入大郎和四郎的怀抱之中，使自己多了一名强敌。不过现在的局面已成，再悔从前，徒添烦恼。

李渊不明白两派的斗争目前已是水火之势，见李世民默默无语，日处府内与众学士谈经说文，还以为自己的一些平衡举措收到了好效果，因而不再往深里想。现在听李元吉要读书，心里大为高兴，赞许道：“好呀，说起读书此节，四郎自小就深厌之，小时候没少挨我的训诫。四郎，你若想读书，太学里的陆德明、孔颖达是当代大儒，你可拜他们为师，肯定会有教益。”

李元吉道：“谢父皇关爱，现在儿臣多从府中袁郎等人读书，陆、孔两人学问博达，儿臣须循序渐进，一时不敢惊动此两人。待儿臣有些进步后，再去请教他们不迟。”

李世民觉得李元吉在这里胡说鬼话，心想他若能潜心读书，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说道：“父皇，四弟想潜心读书，是我家之福，也为其他弟妹们树立了榜样。儿臣蒙父皇恩准，在府内设了文学馆，四弟若想读书，不必另起炉灶，可入府一同研讨。这样，我们兄弟在一起，可以日日读书习文，增进兄弟之间的情谊。”

李渊一听大喜，说道：“二郎此议甚好，四郎，你与二郎在一起最好，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你们两人若拧成一股绳儿共同辅佐太子，我与这帮老臣不用操心，大可出外游玩围猎，也许能多活些日子。二郎，你若看众弟中有才识卓异者，就多替我操一份心，早加培养，使他们长成后能堪大用，也算你尽了一份兄长的职责。”

这是皇帝的旨意，李世民起身恭恭敬敬道：“儿臣谨遵圣意，上辅父皇与太子，下抚皇弟，助其才略，精心为父皇出力。”

李元吉听了李渊的话，心想让自己入天策府与这位讨厌的二哥日日在一起，还不如把自己杀了来得畅快。他打定主意，可以当面敷衍父皇，但让自己去登天策府门，他李世民用一顶八抬大轿来抬，也休想让自己挪动一步。

李渊丢开这个话题，转对众人说：“这几日鞍马劳顿，想大家昨儿一晚都歇过劲儿来了。我昨日路过西山，见那里山势不算太险，又无人迹，很适合围猎。今日午时过后，我们就一同去那里猎上一回。陈卿，这事儿你先去安排一下。唔，二郎、四郎，今日围猎，你们所带府属都可参加，正好让我见识一下他们的本事。”

裴寂向李元吉看了一眼，意思是：瞧瞧，果然被我言中，二郎深谋远虑，有心再显一番本事吧。

午时过后，李渊在仪仗的护卫下来到西山。

裴寂注意李世民所带从人，发现他除了长孙无忌跟随外，其他府属未见踪影。他一时大惑不解，悄悄对李元吉说：“这二郎到底弄什么名堂？既然带了这帮猛将，又不来圣上面前显露本事，他意欲何为？”李元吉很讨厌这帮人，没好气地回答道：“他们不来最好，他们若来了，围着二郎像一群苍蝇一样，不弄得我头昏脑闷才怪，还有什么好心情来围猎？裴监，你现在怎么变得好操心了，上赶着想见他们不成？”

裴寂被李元吉抢白一顿，不以为难堪，微微一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李渊下车后，目光在群臣中搜索了一遍，问立在陈叔达身边的五坊使道：“刘卿，我那只豹儿来了没有？”唐初即设五坊使，专门负责狩猎事宜。五坊即指雕坊、鹘坊、鹰坊、鹞坊和狗坊。

五坊使刘爱素答道：“这只豹儿是陛下的爱物，臣不敢怠慢。”说完，他令人将李渊的马匹牵过来，此马系“玉花骢”的后代，由张万岁精心培育的，是去年李世民献给李渊的。

这匹马到了众人面前，只见它身材高大，依稀可见“玉花骢”当年的雄姿，身上披着耀眼的黄金鞍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最奇特的是其尻上的圆垫上，蹲踞着一头猎豹。猎豹两耳直竖，双目炯炯，前肢俯踞，后肢弓蹬，全身紧绷，力量集中在紧抓圆垫的前爪上，好像随时都会弹射

而出。这只猎豹身上黄皮黑斑，脖颈上戴着一枚黑色的项圈，是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送给李渊的礼物。

李渊笑容满面，对刘爱素道：“朕狩猎多次，从未用过猎豹，今儿个要尝尝鲜了。刘卿，若猎豹堪用，你这五坊使的名称就要改一改，当称为六坊使吧。裴监，刘卿那里还有一只豹儿，你也试试如何？”

裴寂连连摇手，说道：“老臣不敢，只要圣上能够尽兴，就是臣下的欢喜。”

李渊哈哈大笑，移步过去上马。

随后，李渊驱马前行，众官和护卫围绕左右，开始驱赶猎杀。李渊性好围猎，众人心意共通，皆想法将猎物驱赶到李渊面前，由他张弓射之。李元吉就没有这份心思，他见猎心喜，嘴里大声吆喝，手下一刻不停射出连珠箭，野兽纷纷倒地。

他们在这里围猎，直进行了两个时辰，人人弄得浑身大汗。那只猎豹果然厉害，专寻大兽下口，每每看见猎物，就弹射而出，腾空时发出吼声，野猪等物一听见这声音顿时都吓呆了，很快就被猎豹冲上去擒获。

这场猎事下来，李渊猎获最多。再下来，就要数李元吉了，其他人都是寥寥无几。

李渊很是兴奋，觉得这场射杀爽快极了，遂笑对群臣说：“知道朕为何爱出行狩猎吗？当然狩猎本身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儿，然我大唐以武立国，不能忘了尚武的本分，这其实是朕心里最记挂的。”

李渊在这里自鸣得意，裴寂、封德彝急忙来颂扬数句，萧瑀、陈叔达、屈突通也点头附和。

父皇到底怎么了？李世民听着群臣在那里恭维李渊，又见李渊面带微笑，心中着实受用，思绪因飞开了去。近年来，国势渐强之后，他开始少问政事，例行的早朝他动辄不来，整日里与年轻的妃子厮混在一起，或者出外狩猎，俨然一个太平皇帝的模样。自去年开始，仅避暑的宫殿就连修了三处。

诸代皇帝中爱享受者多，励精图治者少，莫非父皇现在开始松弛心志，只想一味贪图享受吗？

想起父皇在处理自己与大哥相争的事情时，李世民不由得顿生怨怼之情。既立大郎为太子，不该再怂恿自己的夺储之想；既想立自己为太子，就该废立分明，不该拖泥带水。如今已酿成了争位之势，父皇又不分青红皂白，试图用平衡的手法来换取眼前的清净。如此重要事体，父皇不认真从根源上来消弭，仅仅做一些表面文章，岂有用处？

说到底，这都是父皇的性格使然。犹豫不定，左右摇摆，当为国君之忌。想到这里，李世民忽然心间涌出了一丝忧虑：眼前正准备的这一件大事，父皇当何以处之呢？

李世民在这里独自发呆，目光直直如傻了一般。这时李渊车仗开始返回，群臣骑马随后，李元吉诧异地看到李世民那木呆的样子，喊了一声："二哥，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该走了。"

李世民方才惊醒过来，想起刚才自己失态的样子，自嘲地笑了一笑，打马随上前去。临近西门桥边，大队人员依例返回驻地，不能再往前行。这时李世民驭住了马，唤过长孙无忌，问道："张万岁那里有什么新消息吗？"

长孙无忌见身旁无人，靠前几步，轻声说道："自从我们离京时得了张万岁的飞鹘传书，此后再无消息。当时他已经动身，依时间估计，他现在应该得手了。"李世民在府里养了两只白鹘，可以用来传递书信。李世民为它们固定了两条路线，一路飞往洛阳，每天可以往返数次；一路飞往陇西张万岁的牧马场，每天可以往返一次。这样他在京师，每日可以与洛阳张亮、陇西张万岁频繁联络。如今来了坊州，白鹘不能随行，两地讯息就要滞后很多。

"京城里的人到了没有？"李世民临行前交代李安，让他每天将白鹘所传书信快马送到自己手中。

长孙无忌回答道："算着时间应该到了，二郎，你先入宫，我到大路上迎候，一有消息，我立刻入宫禀告你。"

李世民点点头，轻声道："事发之初，不可毫厘有错，这点你要切记。"说完，他拨马回宫。

李元吉要博李渊的欢喜，他从猎获的野味中挑出几种，亲自入后厨指点厨子洗剥、烹制，果然做出了几道独特的美味，李渊和群臣交相称赞。裴寂边吃边道："陛下，老臣以为，要说这烹制野味的道儿，举目天下，难有人与四郎比肩。"

李渊笑道："人言四郎善狩能食，果然不错。四郎，你今后若将这等聪明之处用在读书上，相信效果也会不错。"

李元吉很是得意："可惜这次来未将趁手的厨子带来，父皇的御厨呆板得很，一招一式皆循老法，不求新变化，滋味就差了一些。"

李世民心中有事，不知食之滋味。他见李元吉沾沾自喜，心想他不务正业，偏爱在这些无聊的事儿上下功夫，若让他读书，无疑是痴人说梦。遂不发一言，伺候李渊吃完，然后离座返室。

李世民回房后先去洗浴一番，然后披上一件长衫端坐在孤灯前，拿出一

本老子的《道德经》静读。不大一会儿，长孙无忌推门进来，取出一个管状的绢纸卷儿递过来，低声道：“二郎，来了。”

李世民起身放下书卷，接过绢纸，小心在灯前除去上面密封的蜡泥，轻轻展开绢纸，只见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李世民凑近灯前凝神观看。

李世民细细看完，眉头顿时舒展，轻声微笑道：“这事儿成了，张万岁的戏做得挺足。”说罢，他将绢纸放在烛火上点燃，那纸片儿化成青烟，很快燃烧殆尽。

长孙无忌也不禁狂喜，轻声道：“数月里的努力终于有成，二郎，没想到这事儿如此容易。我们等着看看好戏逐步登台吧。”

李世民沉吟道：“世事难料，不到最后，我们也不可将话说足了。无忌，你趁早回营吧，可以先将杨文干谋反的事儿，给玄龄、如晦等人透个信，让他们有个准备。”

“要不要将此消息透给三宝？”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找三宝说。嗯，我们要把握好节奏，不可乱了章法。你去吧。”

长孙无忌告辞退出。

第二天未时三刻，西门守卫急匆匆来见马三宝，说外面路上来了一溜装满甲戈的车。领头两人自称是东宫之人，口称有紧要事情求见马三宝，并要求觐见皇帝。

马三宝急忙赶往西门，过了桥就见那两人立在当路，他细细一看认得他们，原来是东宫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

平日里，马三宝与他们甚是相熟，经常开玩笑，今天在这个场合见面，马三宝不敢造次，冷面问道：“两位不在长安，却随带甲戈来此，到底有什么紧要事儿？说吧。”

尔朱焕、桥公山脸色凝重，桥公山跨前几步凑到马三宝的耳边轻声说道：“马将军，事关重大，请借一步说话。”

三人一起过桥到了西门守卫房内，马三宝关上房门，目视两人道：“有什么事儿，现在可以说了。”

两人对视一眼，尔朱焕道：“马将军，这事儿说来实在令人胆寒。外面的车装满甲戈，是太子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的。”

马三宝点头道：“我知道，太子送给杨文干甲戈，也不是一回了。”

“是的，我们领太子之命送甲戈给杨文干，非复一次。然这一次事儿却很奇特，临行前，太子将我等两人叫入殿内，他屏退左右，秘密给我们说了一席话。我和公山领命出长安后，愈觉事关重大，到了豳州，说什么也不敢再前行了，听说皇帝在坊州仁智宫，就来这里先见马将军，并请转禀皇帝：太子要谋反了！”马三宝大惊：“什么？太子要谋反？怎么可能？你可将太子给你们说的话细述出来。”

“太子对我们两人说，如今杨文干练兵已成，让我们将此批甲戈送过去之后，就跟随杨文干一起举兵直奔仁智宫，想法捉拿皇帝、秦王及众大臣。长安那边，太子也起兵响应，以此废了当今圣上，太子可登皇位。”

“啊，太子怎能这样？他可有书信交给杨文干？”

“没有。太子说，事关重大，让我们将话儿记熟，然后口传给杨文干。”

“好，你们所说的是实话吗？”

“我们两人愿以头作保。”

“你们若见了皇帝，敢将这般话儿原封不动说出吗？”

“怎么不敢？我们拼了身家性命，原是为了一片忠君之心。”

“好，事不宜迟。你们随我马上觐见皇帝。”

李渊冷眼看着尔朱焕、桥公山在那里跪诉，觉得事情不可思议。心想那杨文干居于弹丸之地，敢有什么胆子来举兵谋反，且太子一向忠厚淳朴，自己刚刚出京，他就想夺位，不似他一贯的作风。待两人将事情说完，李渊哼了一声，斥道：“你们两人好大的胆子，受了何人指使，敢来诬告太子？”

两人闻言浑身发抖，颤言道：“小人说的句句是实，不敢诬告太子半分，请圣上明察。”

这时马三宝跨前一步奏道：“陛下，臣一开始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儿非同小可，总能核查清楚。臣想，再借给他们几个胆子也不敢到圣上面前胡说。”

李渊点头道：“不错，这事儿一定要查个清楚。三宝，你先将这两人关押起来，慢慢再审。你出去后可将群臣叫进来，朕要见他们。”

封德彝却不请自来，他领着一人候在门外。马三宝领着尔朱焕、桥公山出门看见他，说道：“封令，圣上正找你呢，赶快进去吧。”

封德彝所领之人大有来历，原来是宁州刺史杜凤举。只见他满面蒙尘，浑身衣衫褴褛，显是经历了一番艰苦跋涉。他们入宫后，封德彝先向李渊介绍了杜凤举的身份，杜凤举匍匐在地，颤声道：“陛下，臣星夜来

此，是想亲口向圣上禀报一件大事儿。那庆州都督杨文干，久怀不轨之心，一直勤练兵勇。前日他在庆州易帜举兵，宣称要拥立太子居皇位，并约臣一同反叛。臣不敢大意，一面约束手下拱卫城池，一面独身来此向圣上禀报。”

李渊大惊，诧异道：“真有此事？那杨文干到底仗了谁的势力，竟然敢起兵反朕。”

封德彝简要向李渊说了杨文干的来历，最后说：“杨文干起兵肯定事连太子，他虽居偏地，却事关全身，陛下，此事不可轻视。”

李渊听罢，急召群臣进殿。

第三十一回

李渊仓皇应突变

世民雷霆荡庆州

李渊起初听了尔朱焕、桥公山的诉状心里将信将疑，这下又得了杜凤举的佐证，才觉得果有此事。他的脑子如炸了一般，一段时间里成了空白。看到封德彝带同杜凤举要出门，急忙唤道：“封卿，你把马三宝和屈突通叫来，朕在这里等你们三人，别的人一概不见。”

李渊就在这一闪念之间，已经拿定了主意。其实李渊不是一个糊涂之人，这些年大郎和二郎相争，他心里有数，像此次出行，他让李世民和李元吉随同，就是有意为之，不想让他们留在京城惹出事端。就是臣下偏向两人的态度，他也能分辨清楚。像现在随行众人中，裴寂和四郎无疑替大郎说话，而萧瑀和陈叔达，向来偏向二郎，如今杨文干举兵反叛事连太子，若让这帮人来面前争吵，是非愈说不清。李渊思来想去，觉得封德彝、屈突通和马三宝三人位居中立，多为自己着想，与他们三人商量眼前的大事，也许还能弄个明白。

不大一会儿，封德彝、屈突通和马三宝进了殿门，屈突通显是已经得到庆州反叛的消息，三人脸上都是很沉重的神色。

李渊招呼他们三人坐下，然后道：“这庆州反叛的事儿，想是你们已经知道了，朕现在方寸已乱，你们说说怎么办？”

三人相对默然半天，都不敢说话，惹得李渊心烦，怒道：“朕遭逢大事，不叫别人，你们不知朕的苦心吗？屈卿，你手掌天下兵马大权，明白攻退取舍；封卿，你善智谋识大体，能理错乱复杂形势；至于三宝，这守卫宫禁皆赖于你。如今遇到紧要时刻，你们默然无语，莫非想要朕的难堪吗？”

马三宝连忙站起，拱手道：“陛下息怒，臣下不敢。”

屈突通道：“陛下，杨文干谋反，事前无先兆且事起仓促，让臣等措手不及。臣下心想，庆州那里的局面若何，还要核实清楚。现在要等周围州县报来消息，我们这里，是否派人前往宣召？”

“宣召？杨文干反就反了，朕还能宣召他吗？屈卿，你在这里痴人说梦！”

封德彝见李渊火气很大，沉思片刻，拱手言道：“陛下，屈尚书所言也有几分道理。如今事故猝发，变起仓促，事情到底如何？是该弄个清楚。然目前混乱之际，须有防范措施举之，以策万全。臣想，首要者要保陛下安全，然后就近调动兵马，以消弭叛乱。”

李渊难熄怒火，骂道：“大郎日常淳厚朴素，看样子都是假装出来的，竟背着朕搞这些鬼名堂。封卿，那杨文干没有授任资格，却能这么快当了庆州都督，你主管吏部，当初怎么就走了眼？”

杨文干事发之后，封德彝心里不免惴惴，因为当时王珪、韦挺找他，要求为杨文干授职，还说是太子的主意。现在李渊问询杨文干的来历，他是逃不脱干系的，遂斟字酌句答道：“陛下为兴国运，下诏征集天下人才，因有非时选一道。杨文干由东宫举荐，臣当时也曾细细核查，见他为及第举子，且礼部、吏部的考核也为卓异，因而放了他为外官。”

“杨文干既然是及第举子，例授文官，缘何给了他一个武职身份？不伦不类。”

“具体细节，臣委实不知，待返京后，臣一定查个明白，再行禀报圣上。”

“哼，大郎暗地里搞这些鬼名堂，仅他给杨文干运送甲戈这一件事儿，即是图谋不轨！朕一向宽仁待人，对儿子们也要求他们常怀此心，这些年来看他们勤勉办事，还想收到了效果，心里宽慰得很。没想到——唉，还是朕错了。儿子打老子的主意，他们之间又勾心斗角，皇门之内，难道逃不掉这个轮回吗？”李渊说到这里，脸色黯淡下来，意甚恻然，“还是封卿说得对，目前最紧要还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啊。三宝，目前宫内外宿卫之兵共有多少人？”

马三宝答道：“陛下，守宫之人共有五千，另西门外营中还有一万人。”

“好，三宝，你立刻前去布置，我们连夜拔营向北移动，不可在此驻留。这仁智宫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然后面山势险峻。万一有人将来路堵断，我们插翅难飞。三宝，你赶快去吧，让他们前军先发，朕随后就走。”

“要通知其他大臣和后宫之人吗？”

“不用，你们三人随我身侧，不要他人。”

马三宝领命而去。

李渊又问屈突通道：“屈卿，离这里最近的军府是哪几个？”

屈突通拿出地图，指点道：“若调兵马，十个时辰内能赶到这里的当数同州道的羽林军。”

李渊先取出一支兵符交给屈突通道：“你派人速去同州，让羽林军简装即来，不可延误。”他又取出三支兵符，说道，“除了羽林军，还要召宁州道的折威军、万年道的参旗军、长安道的鼓旗军过来，这些军马的来路远了一些，但一定要来。”

屈突通手拿兵符匆匆离去。

殿内就剩下李渊和封德彝两人，李渊叹道：“封卿，出京前朕本来想将兵符也交给大郎，既然让他监国，岂能名不符实？现在看来，这样一犹豫还是大有道理的。”

封德彝沉吟道：“陛下已将护卫之事安排妥帖，还要防备杨文干西窜。此事是否连着太子，现在不好下定论，然杨文干举兵反叛的事儿，肯定无疑。”

“对，你的提醒很有道理。封卿，你来拟旨，也要连夜发出去。可令左武威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分别领兵，夹击庆州。”

封德彝取来笔墨，飞快地将旨拟出，送李渊过目后加盖御印，然后派出两拨快骑送了出去。

马三宝、屈突通将事情安排停当，然后又入宫侍驾。此时已近子时，月色溶溶，禁卫之前队向北先发，李渊也升车出宫。大队人马一直向北行了三十里，寻到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驻扎，当此时，东方已露出鱼肚色，一个早晨又来了。

李渊等人一夜未眠，各怀心思。李渊依然对李建成此举恼怒不已，决心待此事平复，废掉太子。屈突通忙于调派兵马，其心内着急，连连派人前去催促。那马三宝明白事情底细，心里很是从容，因肩负守卫之任，打起精神勤勉布置，显得很是忙碌。

唯有一个封德彝的心思与众不同，一路上脑海里思绪一刻不停。他越想越觉得这事儿透着蹊跷：杨文干举兵反叛是事实，太子给杨文干送甲戈也是事实，然太子已居储位，皇帝又很信任，他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来夺皇位，何况还想依靠一个小小的杨文干来奇袭仁智宫，简直是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太子不是糊涂之人，明知道调兵大权还在皇上之手，他这样做不是以卵击石吗？

皇帝的车驾和大队侍卫出宫远去，弄得后宫之人和未随行的臣子莫名其妙。有一点很明白，就是要有大事发生了。

裴寂、萧瑀、陈叔达三人住处相邻，他们听到外面动静，不约而同走出户外，想入主殿见李渊问个明白，然被侍卫挡了回去。这时，李世民和李元吉也欲过去看个究竟，却得到了同样的遭遇。他们在那里着急，裴寂更是破口大骂："你们竟然敢拦老夫，想找死吗？"李元吉拔剑欲砍面前的侍卫。

一名太监疾步过来，口传李渊之旨："圣上有旨，诸官谨守房舍，不得擅离，违旨者斩。"如此，裴寂和李元吉顿时泄了劲儿。

几人就在殿前的台阶上观看出宫的队伍，他们见李渊的革辂车缓缓出了宫门，后面仅跟随封德彝和屈突通两位大臣，马三宝骑着马来回忙碌。他们面面相觑，自从李渊即皇帝位之后，还从来没有这般慌乱而又神秘的阵势。裴寂、萧瑀、陈叔达三人心里不是滋味儿，心想皇帝平时与自己亲善，到底遇到什么急事，把自己撇在一边。其中的裴寂最为心酸，想不透李渊素来与自己敞开心扉，诸事儿不瞒，缘何突然之间变了性子？

他们三人向李世民、李元吉问询究竟，两名皇子也是一头雾水，皆茫然不知。李世民道："父皇如此匆匆离开，肯定有大事发生。我们只有耐心等待，总会水落石出。"李元吉哂道："这不是废话吗？若无大事，怎会这样？"他们一直看到人马皆出，西门关闭，又见议不出结果，方各自回房。

裴寂留了一个心眼，听说后宫之人并未随皇帝离开，令人去主殿寻来张婕妤身边的管事太监，查问究竟。这名太监一开始也愕然不知，复返身回宫找到主殿值日太监询问，方才知道了大概。这名太监告诉裴寂："听说是庆州那边出事了，好像是一名叫杨什么的起兵逼宫反叛。"

裴寂一听大惊，知道这事儿连着太子，急忙叫来李元吉商量。李元吉一听，愕然不解："怎么可能？杨文干为什么要起兵反叛？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裴寂道："杨文干既然出事，一定事连太子。皇帝出行不带我们，定然认为我们与太子亲善。我揣摩，皇帝这样做，肯定已经开始防备太子了。"裴寂不愧居官多年，虽平时无甚见识，然遇到这等宫中突然变故，毕竟经验老到，较常人要高上一筹。

"杨文干乳臭小儿在那里胡折腾，怎么和太子有关了？父皇不会想大哥要反叛他吧？"

"杨文干是东宫推举的非时选官，又曾在东宫宿卫，他若有事儿，岂能与太子无关？齐王，这宫中之事，哪怕一点儿小事，也能酿成大事啊。"

李元吉细细一想，也惊出了一身冷汗，颤声道：“这怎么办？若父皇因此疑了大哥，他的太子之位岂不被废了？”

“被废？极有可能。四郎，太子这一段时间政声不坏，皇帝又眼瞅着心里喜欢，是谁为他出此下策？”

“没有哇，我出京以前，从未听大哥说过这般事儿。他若行这等大事，肯定要和我商量，难道就这几天时间又有什么变化不成？不会，裴监，我敢断定，杨文干起兵若真有其事，肯定不是大哥的指使。”

“这样就好。四郎，不管怎么说，要把这边的事儿赶快给太子透个信儿，让他早有准备。”

“还来得及吗？你看那一拨儿一拨儿的快马接连奔出，肯定是父皇的专使。”

“不妨，你赶快修书一封，派快骑送往京城，这样相差不到一个时辰。何况，那些人未必就是往京城去的。皇帝匆匆出宫，显是觉得这里不安全，为保自己安全，他首先要办的事儿是什么？”

“调动兵马。”

“对呀，这里人马不足二万，显得单薄，须就近调动十二军来护驾。太子那里，皇帝也许还未来得及派人去呢。”

“裴监不愧为老谋深算，这等事儿，就是打破了我的脑壳，也想不出来。”李元吉的脸色到了现在，方显出一丝笑意。

“齐王切莫高兴太早，事情结果如何，现在实难辨清。总而言之，要帮太子度过这场劫难才是。”

李渊一夜未眠，情绪异常，在帐内走来走去，心绪难平。午时过后，屈突通进帐禀告，说羽林军星夜赶来，已到宜君，其他三路兵马，业已出发，正快速前来护驾。到了这个时候，李渊的一颗心方才落入肚中。

听说羽林军要过宜君前来护驾，李渊挥手道：“不用，就让他们在宜君面南面西防守，这个鬼地方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蚊子又多得厉害，怎么能住？你告诉三宝，午膳过后，拔营返回仁智宫。”

屈突通转身出外安排，这时封德彝在帐外求见。

君臣面对，两人眼中都布满了血丝，李渊叹道：“封卿，年龄不饶人啊。一夜休息不好，皆现疲惫之色。如今羽林军已到，自身安全一节可以高枕无忧，我们返回仁智宫，好好休息一下。你说，下一步该如何办？”

封德彝奏道：“臣昨晚想了一夜，一直想不出结果来。那杨文干起兵反叛，不足为患。只是事连太子，这事儿就颇费踌躇了。若处置不当，天

下震动。如今国有外患，内乱未靖，臣想还要稳妥处之。”

李渊愤愤道：“怎么稳妥？大郎胡作非为，极伤朕心，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待朕回到仁智宫，即令人锁拿他来勘问。封卿，朕方寸已乱，如何查问处置，由你主之。”

“圣上不可，臣想此事曲折，内里定有蹊跷。若贸然锁拿太子，万一此事与他无涉，岂不扫了太子的威望，他现为储君，将来如何君临天下？”

“以你的意思，难道让朕请他来吗？”

“臣思来一计，正好用来试探太子。请陛下发给太子手诏，让他前来仁智宫。”

“他会来吗？”

“太子若见诏不来，说明他心里有鬼，圣上兴兵锁拿师出有名。太子若奉诏前来，说明他心里坦荡，臣可以弄清其中原委，帮其洗雪冤屈。”

“他有什么冤屈？朕早说过，仅他怂恿杨文干练兵之事，就是大不敬。好吧，就依你所言，诏他速来见朕。”

过了午时，李渊的车仗在万余名侍卫护持下，缓缓退回宜君。这番阵势比起昨晚仓皇而逃，要从容许多。

李建成接到李元吉的来书，也是大吃一惊。他心里透亮，明白此事的严重性，因而傻傻地坐在显德殿里，直瞪着殿门发呆，吓得宫女一时不敢近前。

阳光透过窗户和殿门斜射殿内，将夏日的暑气带了进来。空气里的热气和心中的烦躁混在一起，弄得李建成头上冒出汗水。这时，黄门官来报，说户部侍郎来访，李建成不耐烦地挥手道：“不见。午时以前我不见任何人，都给我挡住了。”说完，他立起身来，烦躁地在殿内来回踱步。

他百思不得其解，杨文干到底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敢举兵反叛，这不是给自己添乱吗？

怎么办？怎么办？李建成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好的对策。无奈之间，他看到瑟瑟躲在墙角里的宫女，不禁大怒，吼道：“你们躲在墙角里装什么鬼？赶快去把王珪、韦挺、魏徵给我找来，迟一会儿，小心我扒了你们的皮。”

几个宫女疾步出殿，这唤人之事，并非她们的职责。现在见太子震怒，不敢再出一声，惶惶然夺门而出，分头去叫这三个人。

他们三人每日都入东宫，办事之地离显德殿不远。闻听太子召唤，遂三步并成两步，疾步赶来。李建成见他们入殿，令闲人皆出，拿出李元吉

来书，说道：“你们看看，这杨文干到底是怎么了？竟然干出如此狂逆之事。”

三人看后，面面相觑，心中的震惊不亚于李建成，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韦挺说道：“这杨文干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他怎么能这样做？这——这——这如何是好？”

王珪道：“杨文干不是蠢笨之人，若行这等大事，事前绝无先兆，其中定有原因。太子，不如速派一人前去查问，到时候若圣上问起，心里也有个底儿。”

李建成斥道：“都火烧眉毛了，长安去庆州，一来一回至少需要数日时间，能来得及吗？真是异想天开。”

魏徵缓缓言道：“这件事儿究竟结果如何，就看圣上下步如何行止了。他若雷霆一怒，前来锁拿太子，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他若手诏太子，说明圣上并无太多的凭据，需进一步核查，太子就有周旋的余地。事儿明摆着，杨文干谋反是他自个儿的事情，与太子无涉，硬要攀在太子身上，岂不形成一桩冤案？唉，我以前就说过，杨文干浮动佻脱，难谋大事，太子不察，把他当成一件宝贝供着。瞧，事儿不是出来了吗？”

韦挺抢白道：“魏洗马怎么能说这般话儿？当初文干入宫，我好像记得你也没反对。为何现在事儿出来了，你却在这里指手画脚？”

“不错，我对太子招纳贤才大为推崇，然也不能良莠不齐，不分好坏一股脑儿搜罗进来。”魏徵平素不喜韦挺那桀骜不驯的样儿，忍不住反驳过去。

李建成更为恼怒，吼道：“好了，大事当前，不筹谋办法，却在这里顶嘴。韦挺，你不要再说了，杨文干今日出事，难道没有你的责任？天策府随便拿出一人，也不会闯下如此大祸。究根溯源，还是你失察所致。”他缓了一口气，又道，“魏洗马所言甚有道理，事情明摆着，这事儿与我无关，父皇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将我锁拿了事。”

李建成又想了一下，说道：“韦挺，你速派得力人前往庆州，找到杨文干问询究竟。王中允说得对，将来父皇问起，我总要有应对之词。现在时间虽然晚了一些，然毕竟还能补救。”

韦挺道：“太子不可一味服软，杨文干既然在那面起兵，我们不妨假戏真做。就让杨文干杀向坊州。我们这里集合东宫宿卫也杀奔过去，让圣上让位给太子，岂不一劳永逸？”

李建成斥道：“你越说越没谱儿了，难道你想把大家的脑袋都弄掉不成？这样才称了你的心意？”

王珪说道：“韦兄弟，你不知道其中的凶险啊！这会儿，想圣上已经调动十二军前去坊州护卫，我们集合手下之兵，再加上杨文干的那点人马，人数难有三万，岂是十二军的对手？”

几人商量之后，形成共识，目前之势，唯有等待李渊的来书，再定下步应对之策。韦挺派出一名与杨文干相熟的心腹，让他携带太子的手令，利用沿途的驿马，不停换马疾驰，找到杨文干问清举兵原因后，立刻返回。

李渊的手诏过了午时被送往东宫，上面未提及杨文干举兵之事，仅说让太子赶赴仁智宫有事相商。

四人看罢顿时释然，王珪道：“魏洗马，圣上的心思果然被你算准了。太子，圣上既然相召，说明他对你犹豫不定，如何摆脱这场厄难，就看殿下如何向圣上陈说了。”

李建成忧心忡忡，叹道：“这一行凶吉如何，我实在没有底儿。韦挺，若去庆州之人带回消息，你可速速派人送给我。”

魏徵冷笑道：“只怕太子一入仁智宫，就难与外人见面。太子，这宫外的布置，比如与裴寂和齐王的联络，你还要好好筹划一番。”

李建成道：“仁智宫现在防卫严密，外人休想入内，想与裴监和四郎联络，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太难了。算了，听天由命吧。”

魏徵道：“事不宜迟，请太子立刻上路。此去仁智宫，不可带人太多，免遭猜疑。”

“我知道。”李建成说罢，即出宫离京。身旁共带三百名随从，出京城未至六十里，到了一个名叫毛鸿宾堡的地方，他觉得带的人还是太多，随身只带十人，让其余人返回京城。他们这样行到仁智宫，已是四更天了。

正当李建成在东宫惶恐不安的时候，李渊又回到了仁智宫。回到宫内的第一件事儿，先是睡了一觉，现在仁智宫周围重兵防守，当保无虞。一觉醒来，他默默盘算，目前自身安全已保，又诏太子来见，该腾出手儿去收拾杨文干了。想到这里，他令太监去唤来李世民。

李世民也是一夜未眠，两眼熬得通红，他入宫见了李渊，“扑通”一声跪地泣声道：“父皇，到底出了什么急事儿？累父皇奔波惊惧，儿子这一夜担足了心事。”

李渊挥手让他起来，说道：“起来吧，当时事起仓促，又是晚间，难辨真伪，我就出外暂避一阵。二郎，那日东宫里的尔朱焕、桥公山来告，言说大郎给庆州的杨文干运送兵戈，让他起兵来袭仁智宫，逼我退位。”

“这怎么可能？大哥日常端庄淳朴，以仁孝事父皇，不可能会有反叛之心。是不是有小人来诬告大哥呢？”

“起初我也不信，紧接着宁州刺史杜凤举又来，说杨文干果然起兵，不由得我不信。”

李世民怒道：“文干竖子，敢为狂逆。父皇，杨文干不足为患，派一将讨之足矣。”

李渊道：“不错，杨文干不足为患。然杨文干为东宫所荐，又曾宿卫东宫，其事连大郎。若处理不好，别人以为我要废太子，大郎这些年培植势力不小，我恐怕尾大不掉，应之者众啊。”

李世民揣摩李渊的心意，觉得他想让自己带兵去剿灭杨文干，而且要不事张扬，影响越小越好。遂问道：“父皇是想让儿臣速去剿灭此贼吗？”

“对，你行军打仗，快刀斩乱麻，所战皆捷，甚合吾意。你今日不事张扬，带领天策府属悄悄到了宁州，我让折威军归属你指挥，前去捉拿杨文干。”说到这里，李渊语调一转，变得柔情起来，“二郎，当初我许你为太子，非是我对你偏爱，只是想我大唐天下，要有一个能干的儿子来传续。奈你推托不就，此事就作罢。如今大郎如此作为，太伤我心，我们不说别的，杨文干一个小小的都督，大郎如此关心，累送兵戈与他，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大郎已居储位，天下早晚是他的，犯得上如此着急，恨不得立刻就把我打入冷宫去吗？其心可诛啊！”

李世民又复顿首，涕泣曰：“父皇，儿臣想大哥不是这样的人，请父皇息怒，给大哥辩白的机会。”

“冤屈？他怂恿杨文干起兵，这是他的冤吗？二郎，我心已定，勿复多言。等你这次平定杨文干回来，我当立你为太子。”

李世民又伏地恳求：“父皇万万不可，自古以来皆立嫡长为储君，世民断断不敢窥视储位。”

李渊走过来扶起李世民，叹道：“唉，我们李家岂能步前朝杨家的后尘？你放心，我不会效法隋文帝自诛其子。我想好了，今后立你为太子，不杀大郎，就封他为蜀王。蜀地兵势脆弱，大郎在那里难成气候。他日大郎若能诚心事你为君，你可敬其为兄全其一生；若他不能事你，则自取其咎，由你处之。”

李世民见李渊说到这个份儿上，不敢再多为李建成求情，遂抹了一下眼泪，说道：“父皇既这样说，儿子定当忠君体国，以身报之。儿臣今日就出发前往宁州，一定斩杀杨文干此贼。”

“杨文干嘛，还是活捉最好。我要亲口问他，为何大逆不道，敢来叛朕？”

李世民拿着李渊的手诏出了殿门，见马三宝正在殿前张罗，就对他使了一下眼色。马三宝很识趣，很自然地走过来招呼道："秦王好走啊。"

李世民握着马三宝之手大声道："马将军，父皇身旁护卫之事，还要累你多操心了。"看到左近无人，侍卫不在身侧，他快速沉声说道："三宝，我现在奉父皇旨意前去剿灭杨文干，我将房玄龄、杜如晦留下，你有事可和他们商议。近两天，这边的事儿肯定不会少了，你要多加小心。"

马三宝手紧了紧，大声道："秦王放心，望你凯旋。"

李世民很快结束停当，打马出了西门，来到天策府属的驻地，要带众将前往庆州捉拿杨文干。

房玄龄和杜如晦见众将出门，就将李世民邀到一旁，悄悄说了自己的忧虑。

房玄龄和杜如晦那日得到长孙无忌的通知，已经明白了杨文干举兵，定然有李世民的功劳。两人私下议论，觉得拿杨文干谋反之事来扳倒李建成，分量显得太轻。不过事情既然做出来了，肯定会对李建成不利。两人议到最后，对李世民做此事绕开他们，单独运作，大为不解。杜如晦微笑道："玄龄兄，看样子秦王对我们两人并未全托心事呀，这件事儿的提议者是我们，自始至终，秦王却未与我们商量一句。"房玄龄的心情也很复杂，叹道："我们毕竟是秦王的属下，不是至亲，所以这件事儿就分出远近来。如晦，我们既为秦王属下，此事全当不知，关键时候，还是要向秦王提出建议的。"杜如晦点头称是。

李世民这会儿正好有话给他们说，低声道："我去庆州，这里的大局由你们两位主持，数日之间，宫中也许有大变。我已嘱咐马三宝，宫中若有事儿，他会来找你们两人商量。"房、杜两人点头答应，房玄龄说道："秦王，杨文干的事儿不闹明白，恐怕圣上一时不好下定论，这里面有许多变数。"杜如晦也道："属下和房兄这几日私下议论，觉得杨文干谋反事连太子，似过牵强，唯望秦王明察。秦王此次典兵去剿杨文干，应将杨贼造反的证据都拿到了，方能取信圣上。"

李世民明白他们两人言语中的深意，点头道："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为了赶时间，李世民令众将不从官道上行走，而是翻山越岭直插宁州，这样天亮之前即能赶到。

杨文干果然不堪一击，其时他正率人准备进击宁州，半路上遇到了李世民的大军。可怜杨文干费尽心力训练的乡勇不堪一击，稍稍与折威军一接触，即作鸟兽散。杨文干见势头不好，急忙收拢少数败军退回庆州，龟缩防守。

李世民并不忙着攻打，他令人从军中选出一些大嗓门的兵士，让他们对着庆州城喊话。先宣李渊圣旨，再说只擒元凶不问胁从之意。这一招儿

果然管用，城中之人见大军压境，早已惶恐不安，这会儿听到不再追究众人的责任，只办杨文干一人，心里顿时活泛。原来杨文干刚一到职，即将他的骄横劲儿都拿了出来，对庆州一应官吏呼来喝去，对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弄得大家敢怒不敢言。现在李世民在城外一呼喊，他们稍稍一商量，就一拥而上把杨文干绑了起来，然后大开城门，将杨文干送到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看到杨文干被捆成一团，脸上、身上沾满了泥土，痛得龇牙咧嘴，模样很是狼狈。他早闻杨文干之名，今日第一次见面，心中好奇，就走近多看了几眼。

杨文干却认得李世民，嚷道："李世民，你别在这里得意。你以为打着皇帝的旗号来捉我，这事儿就完了吗？告诉你，太子已经洞察了你的阴谋，他会替我报仇的。"

李世民一皱眉头，对尉迟敬德道："敬德，去把他的狗嘴堵上，我不耐烦听这只疯狗乱咬。"

"殿下，瞧我先把这狗贼的舌头割下来。"

"敬德不可，父皇还要听他的口供呢。"

杨文干的嘴巴被一团破布堵上，仍旧在那里呜呜乱叫。

李世民一挥手道："敬德，先把这厮关押起来。诸位，天色已晚，我们且入庆州城内歇息一晚，明日返回坊州。"

众人簇拥着李世民向城内走去，李世民将长孙无忌唤到近前，悄声道："入城后，你设法把那封书信找到。"长孙无忌点点头，明白这封书信的紧要。

杨文干举兵反叛是李世民一手导演而成的。

李世民暗暗打听杨文干的性格，知道他为人浮动佻脱，好为虚言，到任后又染上了骄横的毛病，且性如烈火动辄激动，不顾其余。他针对杨文干的性格，与高士廉、长孙无忌一起商谈了数日，决定先挑起杨文干起兵。这次李渊到仁智宫避暑，所带兵马甚少，李世民以为是最好的时机，因而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棋，是针对杨文干唯听李建成号令的特点，伪造一封李建成的亲笔书信送至庆州。这件事儿不难，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字迹非常相像，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长孙无忌又拿来李建成的图章图样，找高手刻了一枚，这章盖在书信上，绝无破绽。这封书信这样写道：

吾居太子之位，为秦王所觊觎。吾虽蒙皇上信任，然秦王势大，宫中宫外，为秦王说项者众，长此以往，恐父皇反复。今父皇至坊州仁智宫避

暑，所带人少，秦王随行，此天赐良机也，卿练兵不懈，颇有成效，为一奇兵。唯六月初一，卿可领兵奔赴仁智宫，吾自长安出兵响应，则大事可成。事成之日，吾当授汝为兵部尚书。

其实书信中破绽甚多，惜杨文干早就抱定了为太子效忠的主意，将李世民视为最大敌人，接书信后见是李建成的亲笔，且押有图章，一点儿都没有怀疑。

第二步棋，是让张万岁挑选三十名心腹之人，然后李世民让长孙无忌送去一批财宝给张万岁。入夜，张万岁将这三十人召到一密室里，指着三十堆财宝说道："这里的财宝一人一份，你们的家人三辈子也花不完。我拿这些钱想买你们的一双耳朵，嗯，还有半条命，要去完成一项绝密的任务。具体来说，出发前我要刺聋你们的双耳，然后到一处城池前走一趟，待我与对方将话说完，你们即可四散逃回。我已挑选了几十匹最快的骏马作为你们的坐骑，逃命的机会还是有的。回来后，我再送你们一批财物，你们可以继续在营中待下去，也可回家与妻儿团聚。怎么样？愿意干的人就留下，不愿干的就给我滚蛋。"

众人看着眼前这金灿灿的财物，眼都发直了，这是他们一辈子都难见到的宝物呀。他们内心里还有更深的忧虑，眼前的张万岁是马贼出身，平素就是一副杆子脾气，如今既然把机密说出，不愿干者也许一出此房门，就会被干掉。他们又一想，虽然从此成为聋子，然眼不瞎，口能说，换来了这么多的钱物，还是很合算的买卖。何况上阵后不用厮杀，只是一哄而散，放眼天下，又有谁的马儿能比上张万岁的马儿脚力快？最后，这三十个人倒是没有一个人退出，齐刷刷地答应参加。

张万岁那日接到李世民的飞鹘传书，夜间即带领这三十名死士出发，他们避开州县，直奔庆州。到了庆州城下，只见张万岁身穿官服，脸上涂作黑锅也似，对着城门大叫："喂，城上的人听着，杨文干反迹已著，秦王奉皇帝圣旨，令我等前来锁拿杨文干入京。"

其时杨文干刚刚接到那封伪造书信，正准备兵马掩袭仁智宫，听说城下有人来捉拿自己，心里透出奇怪，即上城门一看，见那里仅有稀稀拉拉的三十余人，心中不由得大怒，认为这又是秦王捣的鬼，遂点起五百甲士，杀下城来。

张万岁见一将杀下城来，知道他就是杨文干，遂大喝道："杨文干，你图谋造反，不来束手就擒，还想等我来拿你吗？"

杨文干冷笑道："何方蟊贼？竟然敢假冒官府来蒙骗我等。"

张万岁一扬手中的绢纸，喝道："这是秦王的教令，难道还有假吗？你速速下马，跪听宣教。"

"胡说，我为大唐之官，只听皇帝和太子的号令，秦王又是什么东西，敢来号令我？少废话，左右，给我拿下这帮贼人。"

五百人催动马匹，杀向张万岁等人。张万岁故作慌张，手一抖，将那张纸落在地上。然后一扬鞭，发出撤退的号令，只见他们这三十一骑撒开蹄子四散狂奔，一霎时就不见了踪影。

杨文干受到张万岁的这番袭扰，怒火更甚，更信太子书信之言，觉得秦王果然开始下手了。他与宁州刺史杜凤举平时颇有来往，遂修书一封，谋求联手。宁州为通往坊州的必经之路，若杜凤举明白事理借条道儿，也可省去许多麻烦。

第三步棋，即是让东宫之人到仁智宫去首告太子，不言而喻，尔朱焕、桥公山反戈一击，当是马三宝的功劳。至于杜凤举前来密告，则是意料之外的神来之笔了。

西面天际收回了最后一抹晚霞，将夜幕降临庆州。庆州为一边陲小城，方圆不过五里，城内草房土路，较之京畿周围的县城，要简陋许多。

李世民用过晚膳即独自回房，令人将灯火张起，拿出太史公所著的《史记》读了起来。晨练晚读，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这套《史记》随他身侧已历多时，书卷角儿露出发白的痕迹，书页间也被磨得不相连接，书中布满他密密麻麻的圈点。房玄龄见此书破旧，建议他再换一套，李世民道："书为人用，岂可作为摆设？这套书已随我多日，两相熟稔，若寻要读之卷，眼不视即可用手翻到此页，我不能辜负了这个老友。"

李世民信手翻卷，正好翻到《殷本纪第三》，读到"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汉，然后肯碗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忽然触动心事，开始掩卷遐思起来。

成汤有了伊尹，两人可谓明主贤臣。及成汤死，伊尹立其孙太甲为帝，惜太甲不遵汤法，暴虐乱德，伊尹于是放太甲于桐宫三年，使其反思。三年后，太甲洗心革面变了一人，伊尹乃复太甲帝位。李世民心想，伊尹手握重权而不自私，太甲修德三年成就新人，古人之精神境界确实清明。这让他又想起了隋炀帝，假若也有一名隋时的伊尹，将隋炀帝流放三年，然后返回成为一代明君，这可能吗？李世民摇摇头，觉得不可想象，如此说，今人确实不如古人。

李世民正在这里胡思乱想，长孙无忌推门进来，他脸带欣喜，轻声道："那两封书信找回来了。嗨，费了我好大的劲儿。二郎，你猜猜，杨文干将这信件藏于何处？"

李世民摇摇头，长孙无忌将信递过来，一封即是伪造之书，另一张则是张万岁故意落在阵前的。

"这小子将之缝在贴身的亵衣上，我遍寻不着，就扒光了他的衣服，方才找到。"

李世民默默将两张纸烧掉。一路上，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纸片儿落到东宫的手里，现在付之一炬，从此再无心事。

李世民低头想了半天，说道："无忌，信是找到了，可还有一事儿，那杨文干之嘴不好堵啊。"

"一杀了之，看他还对谁说。"

"不行啊，临行前父皇让我生擒杨文干，还说要亲自问话儿呢。我们若把他杀了，父皇找我要人，我以何对之呢？"

长孙无忌也觉得不好办，喃喃道："杀不能杀，活不能活，这怎么办？"忽然眼睛一亮，说道："对了，我们不如把他的舌头割掉，这样他还是活人一个，可什么话也说不成了。"

李世民摇头。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想到了一个主意，说道："杨文干是被城内百姓擒拿的，可见其不得人心，民愤极大。若他死于百姓之手，父皇向来爱民如子，恐他也说不出什么。"

长孙无忌大喜，说道："这个主意好，我马上去办。"说完转身就走。

李世民唤他止步，叮嘱道："现在尉迟敬德正在看押杨文干，无忌，你对敬德说若百姓来攻，让他退让就是。至于百姓起事，你也不可抛头露面。要知道，军中说不定就有东宫安插之人，何况，杨文干起事多日，长安那里该有人来联络了。这件事儿要做得没有一点痕迹，不能让别人抓住我的把柄。"

长孙无忌点头答应，然后出门安排。

那日李渊许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面子上又是推辞，又是替李建成说话，心里其实是满腔的狂喜。

然如今父皇正当盛年，性格虽然简慢，却毕竟有相当的见识。他现在恼怒之时许自己为太子，待他性子平复下来，又听了别人言语，再转别议怎么办？李世民深明父皇那犹豫不决、多好反复的性格。

李世民心里烦躁起来，他丢掉书卷，慢慢踱出门外。

这时，只听到西城那里一片人声喧哗，动静很大。一名郎将急匆匆奔过来，报道："禀秦王，城内百姓突然啸聚数百，一窝蜂拥向关押杨文干的地方，他们是不是要劫夺杨文干？"

李世民已经明白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脸色很沉静，说道："杨文干在庆州民心失尽，百姓恨不得生食其肉，劫夺他干什么？是想把他拉回家做成干肉吗？"

郎将听到李世民说出这等奇怪的话，不禁愣了。

李世民瞪了他一眼，喝道：“你愣在这里干什么？赶快传我之令，请秦、程、段、张四将军紧把四门，不可走了一个。”

过了小半个时辰，西边的喧哗渐渐平息下来，这时，长孙无忌悄悄走了进来，轻声道：“二郎，事儿成了，百姓恨死了杨文干，用砖头瓦块将之击死。”

李世民舒了一口气：“好，此事已成，明日我们就可班师了。无忌，那杨文干的尸体要以棺盛之，一者，他毕竟是朝廷的命官，再者，父皇也要死见其尸。”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杂沓声音，就见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张公谨拉着尉迟敬德走了进来。未到李世民的身边，程咬金的大嗓门已经传了过来：“秦王，你看尉迟黑子办的好事，他连一个小小的杨文干都看不住，竟然让人击死。”

尉迟敬德低眉顺眼，显得让众人奚落得够呛。程咬金得理不让人，继续道：“黑子，你若难守，该叫我们帮忙才是，你却一声不吭，反而令兵士给他们让开一条道儿。唉，你怎么也改了性子？开始变得懦弱起来。”

李世民截住程咬金的话儿，说道：“杨文干叛逆之人，什么时候都是一死。如今他死在百姓之手，说明他为民贼。父皇若知道，肯定也会欢喜的。敬德，我想你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是吗？”

尉迟敬德平时难受半点委屈，今日被程咬金等人奚落，一声不吭，已是大违常性。他嗫嚅道：“殿下知我……”

秦叔宝悄声道：“殿下，杨文干谋反，应该将他带回长安交有司审讯才是。他现在轻易死了，岂不便宜他了？”

“不妨，杨文干谋反是天下皆知的事儿，事情明摆着，他死与不死，无须辩驳。不过叔宝兄说得对，这厮现在死了，毕竟可免许多苦楚。”李世民脸现喜色，声音渐大。

尉迟敬德接过话儿：“殿下，那杨文干临死时受的苦楚，也不算小。嘴里塞着布团，一开始发出呜呜的声音，如猪叫一般，到了最后，他竟然将布团吞入肚中，那番滋味，委实难受。”

长孙无忌道：“程将军说得不错，敬德现在变得铁骨柔肠起来。”

程咬金道：“当然，黑子现在又娶了林刺史的女儿。这名夫人生得既美，又有似水柔肠，黑子转了性子，与她有关哪！”

尉迟敬德的夫人苏氏病逝后，经长孙无忌说合，尉迟敬德娶了绵州刺史

林同洲的女儿为继室。蜀中女儿身材窈窕面容姣好，更有一番水蜜似的风情。两人成婚后甚是恩爱，这林氏夫人还有一般好处，就是善待前房独子尉迟宝琳，使尉迟敬德更是敬重她。其成婚之日，尉迟敬德邀天策府众属吃酒。见到他那娇小的新夫人，众文官也还罢了，唯这帮武将见敬德那黑粗的身材配上这个娇娘儿，不免心热，取笑说尉迟敬德是老牛吃了嫩草。武将之间说话最为不堪，种种粗俗之处难于尽表。

众人见程咬金又想取笑尉迟敬德，那是听熟的老套子，遂一笑即散。

第三十二回

太子负荆诉冤屈

封公鼓舌释疑窦

那日凌晨，李建成带领十人走到离仁智宫还有十里的地方，就被守卫之兵拦下。羽林军副将亲自前来盘问，又入宫向马三宝请示，这样一来一回折腾到天色微明。李建成被准一人入宫，他在羽林军兵士的夹持下行到西门，又被告知在西门外等待。李建成贵为太子多年，何尝如此落魄，心里灰暗之极。

到了用早膳的时候，马三宝令人给李建成端来膳食。李建成满腹心事，无心进膳，他这几日一直难以入眠，又经此长途跋涉，神色显得很疲惫。马三宝见他这个样儿，两人毕竟共事多时，心中就升起了怜悯之意，低声道："太子，圣上现在未起，殿下知道，他这几日也倦得很。他若召见殿下，看来至少要过上一个多时辰。殿下先将就着吃些饭，我再让他们弄些温水过来，你再净净面。这样，待会儿去见皇帝，就有些精神气儿。"

李建成心急如焚，试着夹起饭菜送入口中又难以下咽。他还是听了马三宝的建议，用温水好好地洗了一把脸。这样稍微整理一下，样子就清爽了许多。李建成知道李渊素有洁癖，自己若以邋遢的样儿去见，定会招致更多的厌烦。

巳时三刻，一名太监匆匆过来传旨，宣李建成入殿觐见。

李建成一路行走，脑海里一片空白。待他即将跨入殿门的时候，脑子中忽然灵光一现，想起了临行时魏徵的那番话："太子，此行凶险。皇上面前，你须临机表现，剖说明白，方能救助自己，别人是帮不了你一丝一毫的。"他顿时恢复了常态，凝神打量殿内的情景。

只见李渊坐在居中的龙案之后，双手按在案上，脸现怒色。他急忙急行几步，"扑通"跪倒，口里说道："儿臣有罪，请父皇责罚。"

李渊沉声说道："孽畜，你知罪吗？"

李建成叩首答道："儿臣奉父皇之命居京城监国，牢记自己的责任，终日勤勉办事，不敢负了父皇的嘱托。要说日日处理政务，难免挂一漏千，父皇但有训诫，儿臣定当改正。"

"哼，你还在这里嘴硬，知道我为何将你召来吗？"

"儿臣委实不知。"

“你自己做的好事儿，事到如今，还在这里佯装不知？我问你，你认得杨文干这人吗？你教唆他举兵反我，想谋夺我的皇位！”说到这里，李渊怒火更盛，立起身来，抓起案上的一个玉石镇纸，“呼”地掷向李建成，李建成本能地闪身躲避，镇纸“啪”地落在其侧，摔得粉碎，这更激发了李渊的怒火，吼道：“我已立你为太子，为何如此性急？你若想早日登皇位，可以明对我说，我自会让你，难道定要取我这项上人头才算达到你的目的？”

李建成一听，急忙磕头不已，须臾间，满额流血，他辩白道：“父皇，那杨文干确实由儿臣举荐，被授任庆州都督。儿臣见他能文能武，为一可造之才，对他也较为看重。杨文干说庆州居于边陲之地，想练兵以防突厥，儿臣应他之求助其一些戈甲，这些事都是有的。然说儿臣教唆他反叛，这是没有的事儿，望父皇明察。”

“你还在这里嘴硬！告你的人就是东宫之人，他们现在这里，我让他们过来，你与他们对质。”说罢，他转向一旁的马三宝说道，“去，把尔朱焕、桥公山给我带上来。”

马三宝转身出殿，很快将尔朱焕、桥公山两人带上殿来。

李渊手一伸，指向两人道：“孽畜，好好看清了，别对我说你不认识他们两人。”

李建成抬起头，只见他两人满面沾满血迹，模样着实可怖。他的目光来回在两人脸上绕了好几回，敢是心中有鬼，尔朱焕、桥公山两人不敢与他正视。李建成看了一会儿，又复低头对李渊道：“父皇，这两人确实是儿臣府中之人。前些日子，儿臣派他们前往庆州，给杨文干送去一些旧戈甲，至今未回。”

“好，你既然认账，那他们的话也是不会错的。尔朱焕、桥公山，朕为你们做主，当着太子的面，不要有什么顾虑，把太子曾给你们说过的话复述一遍。”

两人先是踌躇了一会儿，方由桥公山将太子令杨文干举兵的事儿说了一遍。

李建成听完，“腾”地起身，作势要抢侍卫之剑，被马三宝拦腰抱住。李建成气得脸色灰白，语不成句，骂道：“你们——你们两人害我！好哇，不料想，我养了你们这两只白眼狼。你们到底受了何人的指使？竟然敢来陷害我？”

“孽畜，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李建成长号一声，其声凄厉惨痛，又向李渊磕头不止，泣声道：“父皇啊，这尔、桥两人明显受人指使，是想来陷害儿臣的。儿臣现在已居太子之位，位居尊位，夫复何想？再退一步说，儿臣果有异志，这尔、桥

两人在东宫之内位居卑微，此等机密大事，儿臣岂能与他们商议？且他们说儿臣传话给杨文干，就是一个极大的破绽。若杨文干听命于儿臣，他若举兵，儿臣难道没有一信物为凭？他们传话给杨文干，杨文干会相信吗？”

这席话说得很有道理，李渊听来不觉心里一动。觉得这几日一味恼火大郎，并未将事件的诸种细节详加考虑。一旁的马三宝却心里打起鼓来，他瞟了一眼尔朱焕、桥公山，见他们两人脸色惊惧，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

李渊很快镇定下来，喝道：“巧舌如簧！我问你，你既为太子，该当勤勉办事，精心辅佐才是。你却从幽州调来甲士，号称什么‘长林兵’；又送兵甲给杨文干，暗中培植身边势力，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养兵蓄士，那是有司负责的事情，至于调兵出行，朝廷自有规制。你这样做，不是图谋不轨又是什么？”

李建成再顿首道：“所谓‘长林兵’，那是京中一些心怀叵测之人给喊出来的，请父皇查一查，朝廷按例为东宫配备的宿卫人数却是不敢超了一个。”

“你还敢嘴硬！自从你入殿以来，句句顶撞于我，难道是朕错了吗？”

“儿臣不敢。儿臣只是觉得此事太冤，唯想辩个明白，为父皇释疑。”

“你辩吧，终归什么时候气死了我，才称了你的心意。”

这一刻，李建成的心思变得清明起来，忽然变得刚硬，他立起身来，说道：“看来儿臣今天不管说什么，父皇终归不信。好吧，儿臣只有一死，方能释父皇之疑。”说完，他猛然用头向左边的圆柱撞去，只见他身影一闪，头已触柱，人马上昏了过去，身子也轰然倒地。

这一举动仓促，马三宝及旁边众人竟然来不及反应。待得他们抢上前去，只见李建成昏厥于地，头上裂开一个大口子，鲜血不绝涌出。马三宝撕下衣摆一角，胡乱在其头上缠了几下，然后一迭声召御医前来。

李渊见状惊愕万分，毕竟父子之情相牵，他情不自禁绕过龙案，上前查看究竟。这时御医匆匆赶来，为李建成仔细包扎。看样子伤势很重，流出的血很快又浸透了绷带。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李建成悠悠醒转过来，看见李渊正看着自己，眼神中透出关切的样子，他有心想说话，然嘴张了几张，终归无力，无法言说。

李渊挥挥手，说道：“抬下去，抬下去。”说完，他又回到龙案前，颓然坐在御座上。

马三宝走过来，问他如何发落李建成。李渊叹了一声，说道：“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怕他跑了不成。他在宫里是不能住的，你把他抬到西门外的营中好好看管，养伤为主吧。”

马三宝低头道：“三宝为太子的属下，若让臣去看管太子，别人会不会以为不妥？”

李渊不禁有些恼怒：“怕什么？就这几日的工夫，你怎么也变得疑神疑鬼了？你但去无妨，朕信你就成。”

马三宝安顿好李建成，想起李建成说的那番话，心里越想越怕。他趁着现在来西门营中的机会，悄悄来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帐前。

李建成被圈禁的消息，这会儿已像一阵风传遍了整个营中，房玄龄、杜如晦正站在帐外观看那边的动静。见到马三宝向这边走过来，两人忙将他迎入帐中，房玄龄最是心细，又出外绕帐看了一遍，见无闲人在侧，遂唤来侯君集立在帐外把风。

帐中马三宝将殿内刚才发生的事儿简要地叙述一遍，最后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破绽，万一有人追着不放，那尔朱焕、桥公山两人难以自圆其说，何况——”他欲言又止，脸现忧色。

“何况这尔、桥两人的嘴到底紧不紧，你的心里也没有底儿，是吗？”杜如晦接过话来。

马三宝点点头。帐内三人一时沉默起来。

马三宝立起身来，说道：“这里人多杂乱，我不能多待。请两位先生拿一个主意，晚间我可趁来看太子的空儿再来。如今秦王不在，事不宜迟，这事儿要早些定夺才是。”

说完，他匆匆掀开帐门，疾步而去。

房、杜两人在帐内坐定，沉默了许久。房玄龄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晦，你瞧这事儿，怎么越办越没底儿？”

杜如晦道：“秦王的这步棋，现在看来过于轻率，只好慢慢补救了。为今之计，只好斩断一切凭据，让他们心中虽有疑问，然端不到台上，若能成，即是上策。”

杜如晦又道：“杨文干迟早必死，他一死，此事就无对证。玄龄兄，现在最紧要处就是如何妥善处理这尔、桥两人。按说吧，有一法儿最是干脆。”他手一挥，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

房玄龄摇头道：“不好，这个法儿太伤阴骘，且秦王若知道肯定不愿意。如晦，跟随秦王者众多，若他们知道秦王如此行事，定会伤了他们的

心。”

“若不能这样行事，就只有藏了。”

“是的，只好将他们两人藏起来。然现在方圆十里以内，防卫兵士众多，外人进不来，内里之人又出不去，能将他们藏在何处呢？如晦，我一直在为此事大费踌躇呢。”

杜如晦喃喃道：“不错，目前之势，确实无法可想。”

两人复又沉默。

晚间，马三宝又悄悄来寻房、杜两人，房玄龄道：“为绝后患，必须将尔朱焕、桥公山两人藏起来。现在一时无法可想，只好慢慢等待机会，再谋别法吧。”

李建成头伤虽重，但毕竟为外伤，养了两日之后，即无大碍。他的脑子刚一清醒，即索来笔墨，伏在榻上，写了一道洋洋万言的表奏与李渊。表中自太原首义说起，详述了这些年来他的作为，行文恳词切切，声言自己一心辅佐父皇理国，日夜辛劳勤勉办事之意。

李渊拿到这本表章，倒是很详细地看了一遍。经过那日殿上大郎撞柱一事，李渊的满腔怒火已平复许多。若换了数日前，李建成来进这本表章，李渊会看也不看就摔到一边的。

“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翻侧。儿臣三尺微命，残躯不惜，唯事孝父皇，此生足矣。”这是李建成表章里的一段话，李渊读来觉得余味悠长，不自觉复诵了几遍。

几日来，群臣一同议起杨文干举兵之事，多骂杨文干大逆不道，而说太子之事者少。裴寂、李元吉除了在殿上帮李建成说话，私下又求见李渊，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太子无罪，系被别人诬陷所致。到了晚间，张婕妤又主动要求侍寝，枕席之间也是为李建成说情。李渊知道他们和大郎是一路的，听了几句就觉得不耐烦，令他们不许再提。萧瑀、陈叔达的态度很是客观，认为李建成身为太子，不可能行此愚蠢之举。唯有一个封德彝，自始至终不发一言，在那里默默观察动静。

李渊内心一直以为，大郎淳朴忠厚，办事稳妥；二郎思虑深沉，英气夺人。在选择两人中谁当太子时，李渊心中多次摇摆不定。有时候他想，论治国兴邦的本领，当属二郎，然他锋芒外露，他若当了太子，难容兄弟，这一点上就违了李渊的本意。而大郎有长兄之风，又是嫡长，自古废嫡长立其他人居储位，多要经过一番刀光剑影，结果都不太好，前朝的隋文帝废掉杨勇立杨广，不是把整个儿江山都丢了吗？这正是李渊一直不愿轻易更换太子的原因。

李建成那日直斥尔朱焕、桥公山两人，确实对李渊震动很大。事后，李

渊令马三宝严加看管尔、桥两人，说待此事平静下来，还要好好问个清楚。那一时刻，他的心里忽然晃过二郎的身影，心想此事若是二郎插手其中，事儿就复杂了。想起那日许二郎为太子，又派他去剿灭杨文干，顿生悔意。

想到这里，李渊心上忽然浮出了柔情。他唤来马三宝，询问李建成的伤势，又令马三宝收拾出一间偏殿，挪李建成入宫来住。

这样又过了数日，从庆州传来消息，说叛乱已平，杨文干激起众怒被百姓活活打死。李渊不悦道："二郎如何办的事儿？身旁这么多人，连一个杨文干都保护不了？"

李渊见庆州反叛已平，李建成的伤势慢慢好起来，遂下令车驾还京。羽林军沿途护送，到了泾阳已离京畿不远，羽林军方才止步。是夜他们就驻扎在泾阳。第二天一大早，几个人匆匆来报马三宝，说尔朱焕、桥公山夜里被人劫走。

马三宝一听很是着急，嚷道："夜来城内戒备森严，这两人怎么会无影无踪，圣上还有话问他们呢，这让我如何向皇上交代？"

马三宝急忙赶到尔朱焕、桥公山住的房子前，只见后墙被掏了一个大洞，显是让人从这里接应走的。马三宝令留下一队人马，进行全城搜捕，说什么也要将这两个人找出来。

这两个人肯定是找不回来了，昨晚侯君集带领数人将尔朱焕、桥公山从房内救出，沿着马三宝指引的路线偷偷出了西门。这会儿他们正骑在马上往陇西张万岁那里赶呢。

李渊得知尔、桥两人被劫的消息时，已经过了午后。马三宝原想他会大发雷霆，没想到李渊稍稍一愣，继而很平和地道："被劫了！这样被劫走也很好嘛！这两个人已经毫无用处，他们走了岂不是干干净净？"

这句话说得马三宝摸不着头脑。

李渊回京后，仍旧让关押着李建成。此时仍是仲夏，天气依然炎热，宫城内虽绿树成荫，但热气随着蝉声无孔不入地钻入殿内。这几年每逢夏日，李渊偏好在太极殿内居住，缘于宫城内以此殿最高最大，暑气稍轻。太监们见皇上怕热，已于武德三年在宫城之北掘下了一个极深的大地窖，冬天从渭水里取来大冰块贮入其中，到夏日时逐块取出分成小块，将之放到李渊的居室内，以此来降低暑气。

这日晚间，李渊在室内阅读各地来的奏章。李渊看到李世民的奏章，上面言说已将庆州安定，即日起即班师回京。算起来，李世民他们应该上路两天了。这时，一丝烦躁从李渊的心底涌出，他推案下地，绕室踱步。

他在室内绕了几圈，忽然停下脚步，对值日太监道：“去，宣封德彝来见朕。”

封德彝的府居离太极殿不算太远。不大一会儿，封德彝就匆匆入殿。一进门，只觉一阵凉气扑面而来，他心中不由得叹道：“普天之下，还是皇帝最享福啊。”

李渊令宫女端上一盘葡萄，说道：“封卿，来尝尝鲜儿，这是朕让他们以冰镇之的，既凉又甜，比较特别。朕现在禁苑内植有东、西葡萄园，果实累累，你尽可放心吃。”

封德彝听后微微一笑，起身接过盘子道：“谢陛下赏。”

封德彝吃了一口葡萄，只觉满口清凉，满口酸甜，因说道：“这葡萄本生于西域之地，今移植长安，未失原味。想此物以炎热培之，陛下圣手又用寒冰裹之，真正成了天下的珍味。”他见李渊单独召见自己，定有要事相商，思来想去，不过还是刚刚发生的这档子事儿。就在心里一面盘算如何应对，一面口中说些恭维之词。

李渊果然说道：“封卿，我们回长安已有两日了，太子尚在圈禁之中。太子到底有没有罪？裴监他们这些日子已在朕耳边说了不少言语。朕看你默默无言，今日就想听听你的见识。”

封德彝没想到李渊这么快就切入正题，遂起身道：“陛下，这件事儿事关重大，其间扑朔迷离，臣一时难辨清楚。臣观陛下这些日子已展欢颜，想来乾纲圣断，陛下已有定论。”

“你不要再给朕兜圈子了，朕若有什么定论，还召见你干什么？封卿，朕知你有见识，你但有所想，尽说不妨。”

封德彝道：“陛下，这件事儿也太蹊跷，很不合常理。太子既然要谋反，他必定有谋反的原因，首先这原因就站不住脚。”

“嗯？你接着说。”

“太子为储君，陛下身后即为国君。他若想夺位，古来多两种事例。一者，其储位将不保；二者，皇帝昏庸，难制国权。如今太子之位稳固，新近有平河北之功，又有促新法施政之效，陛下恩宠日加，此为其一；陛下方当盛年，英武睿智，治驭有道，为开国兴邦之明君，此为其二。因而太子无谋反之理由，他正好好地做他的太子，为何要自寻烦恼，无端谋反呢？”

“未必，大郎也许久居太子之位，屈身于朕的统驭下，想早日挣脱羁绊，早日过上当皇帝的日子，也未可知呢。”

“好，太子既然要谋反，当明白事不成即为阶下囚的结果，因而要谋虑周

全，力求一击即中。此次陛下出巡，虽令其监国，然节制十二军的兵符却未交与他。不错，太子有所谓的‘长林军’二千余人，杨文干在庆州招募有近二万人的乡勇，然以这些力量来谋反，本钱毕竟小了一些。太子不是蠢笨之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他不会不知道。明知道以卵击石，还要硬着头皮去碰，陛下，你最知太子的心性，他会这样做吗？”

“他不会。然他阴养甲士，又助杨文干练兵，这件事儿就透出乖张。封卿，听你的口气，朕觉得像极了裴监和四郎的口吻。”

封德彝又复站起，然后跪在地上叩首道：“臣不敢，陛下眼睛雪亮，臣实在不敢陷入朝中党争之旋涡。臣蒙陛下信任，这一颗心都交给了陛下，不敢再想其余。”

李渊笑了一下，宽慰道：“瞧你，朕轻轻说了一句，你就当真了。朕知道，这些年你忠心为朕，一心办事，朕不怪你。起来吧，接着好好说话。”

封德彝再顿首道：“陛下这样看臣下，臣心存感激，唯有鞠躬尽瘁，以报陛下之恩。”说完起身回座椅上，接着说道，“臣今日听裴监说，杨文干起兵之后，太子曾派人前去责问。这人还真的见到杨文干，杨文干拿出太子书信，说秦王要夺储位，又逼陛下，故起兵来袭。太子运送甲戈是实，却未曾修书给杨文干。”

“噢，还有这事儿？等二郎回来，就可水落石出了。”

封德彝轻笑一声，说道：“臣观庆州来的奏报，说杨文干已被百姓打死。人尚且见不到，何况书信呢？陛下，这场事儿到现在，若想查询清楚，需有两样见证。一者，是杨文干本人；二者，是尔朱焕、桥公山两人。如今他们或死或失，死无对证，这件事儿就成了无头案子了。其实那日在泾阳，尔朱焕、桥公山能从万军丛中从容逃出，这件事儿不用证据，即能说明太子无罪。”

“你是说尔朱焕、桥公山两人是受人指使？”

“不错，他们若心中无鬼，何至于片刻即到京城，又仓皇逃走呢？”

“这指使之人胆大包天，封卿，你以为这幕后主使之人到底是谁？”

“臣心里这样想，然手中无真凭实据，臣委实不敢说。”

“朕一开始就说了，赦你无罪，但说不妨。”

“陛下，若太子被废，谁能得益？这得益之人即为幕后主使！”

“你是说——二郎？”

“不错，就是秦王。”

李渊这些天也隐隐感觉事情背后有二郎的影子，现在经封德彝层层剖析，认定是二郎干的。他叹了一口气，沉声骂道：“这帮孽畜，就会学这些鬼蜮伎俩，唯恐朕死得晚啊。”言讫忽然流泪，说道，“封卿，朕多次说过隋文帝只知道得天下，不能察后代贤明，遂使国朝倾覆。朕即位不到七年时间，没想到报应就来得这么快。朕常常自诩大郎二郎他们能征善战，又能施政，为朕得意的儿郎。唉，朕还没死，他们已经真刀真枪在这里戳窟窿，家室不幸啊，还能望他们昌盛国运吗？”言罢大哭不止。

封德彝急忙起身劝慰道：“臣该死，如此胡说惹得陛下伤了龙体。陛下切莫伤心，其实太子和秦王都是一等一的治国人才，前朝的杨勇杨广兄弟与他们相比，差得太远了。错就错在太子和秦王都太能干，且秦王似乎又略胜一筹，这事儿就犯难了。”

李渊抬起泪眼道：“若按封卿说的道理，无法再治太子之罪。二郎呢？难道让他逍遥法外不成？”

“现在无凭无据，岂可妄治秦王之罪？那日跑了尔朱焕和桥公山，陛下说得很好。他们这样一走，什么都干净了，事儿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大家依旧各治其事。陛下今后心明所以，可以缓缓图之。”

“缓缓图之？如此大事就此作烟云散，对臣下天下没个交代，岂不是荒唐透顶？”

“当然要有个交代。臣已经想好了，就说此事因受下人蒙蔽，太子和秦王产生不睦所致。前一段时间，京城纷纷传言，说东宫里的韦挺和天策府里的杜淹斗得很厉害，正好把事儿推在他们的身上。杨文干由东宫里的王珪举荐，也要薄加惩戒才是。太子和秦王都是聪明人，见陛下顾全了他们的面子，定会收敛许多。”

李渊脸上又有了笑意，满意地说道：“封卿，你果然智计百出，如此大的事儿，就被你举重若轻给化解了。好，你如此费心费力，朕重重有赏。来人。”一名太监趋步来到，李渊道：“传旨，封卿有大功于朕，增采邑五十顷，赏黄金一百斤。”封德彝急忙伏地谢赏。

李渊收起笑容，说道：“今日所说的话儿，你不可传出一句。”

“陛下放心，臣明白事儿的轻重。”

“明白就好，封卿，你智计百出，这番功夫，今后不可用错了地方。”

房间里很是凉爽，封德彝身上早消去细汗，听了这句话，他伏在地上一下子又冒出冷汗。

封德彝施礼退出了太极殿，此时满天星斗，夜空里早洒出一些清凉来。他用衣袖又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心想自己此生什么时候敢有胆子如此和皇帝说话？算来这还是第一遭儿。不过毕竟说动了李渊之心，终是美

事。假若李渊果然糊里糊涂地治了太子的罪，肯定要追究杨文干的事儿。当初举荐杨文干为官，自己还是出了大力的，李渊若是稍微一联系，自己是逃脱不掉的。

李世民班师回到长安，见宫内安安静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他将平定杨文干之事奏与李渊，李渊仅淡淡地说了一声“知道了。”就此丢开。李世民又听说还在自己回京之前，李建成已复太子之位，照常在东宫里处理政务，心中一时很纳闷。

两日后，李渊下诏，责东宫里的王珪、韦挺和天策府里的杜淹不恪守职责，搬弄是非，蒙蔽主人，遂致太子与秦王兄弟不睦，因将他们三人同时流放至蜀南巂州。朝中之人顿时愕然。没想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竟然会以这个结果收场。

李世民看到太子已复其位，心里明白父皇已经改了主意，当日说要立自己为太子的话成为虚妄。当李渊下达流放杜淹诏令的时候，他的心很平静，只是觉得归罪于杜淹，有些太牵强。那杜淹经历了诸多大风大浪，这种宦途曲折早已习以为常。他明白皇帝下此流放诏令，明似惩罚自己，实是对太子和秦王的训诫。他想开了此节，心中顿时豁亮，神情变得自如起来，就开始与家人打点征途的行装。

许多天策府属平时都很讨厌杜淹，这一下子他似乎成了府中的英雄，人人皆有厚礼相赠。程咬金、尉迟敬德等武将更是排宴相送，每次皆推杜淹坐了首席，宴会一场接着一场。杜淹何曾受过如此殊遇，竟然想时间就此凝固，驻足不走，那该有多好。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杜淹想拖延一日是一日，然诏令上规定有他离开长安的日子。临行前几日，大理卿即派人日日来催。不过大理寺顾及天策府的面子，来人言语上很是温和。

到了杜淹上路的日子，一家人凄凄惨惨将行装搬到马匹之上。原来巂州位于泸水上游之西，与吐蕃接壤，那里尚是蛮荒地带，人烟稀少，瘴疠流行，且崇山野林，气候苦寒。长孙无忌奉李世民之令，让张万岁送来了二十匹能耐长途跋涉的突厥马，充当杜淹搬运行李的脚力。杜淹令家人购足了随用的衣物等生活用品，辎装甚丰。一溜儿马匹现在载满了鼓囊囊的行装，这些随带的东西足够杜淹一家人用上三年。

车仗辘辘，马蹄声声，杜淹一家开始上路。他们出了安化门，斜向西南行去。长安去巂州，直线距离有两千余里，中间多是山路，崎岖难行，没有一个月时间难以到达。他们一路行走，渐渐走了近十里，再往前面走一点，即有一亭，那是有人去巴蜀的时候，长安人多在这里送别的地方。昨天杜如晦对杜淹说，今天秦王要带领全体府属前来送别。杜淹人近长亭，心中不免心热，他翘首仰望，果见那里站着一群人。

到了近前，杜淹才发觉这帮人实际分成两团，一帮人由秦王率领，显是来送别自己；另一帮人则由李建成、李元吉带领的东宫府属，他们自是

来送别王珪、韦挺的。看样子王珪和韦挺比自己早到了一步，他们正在靠南一边举盏饮酒。

杜淹走到亭前急忙下马，向李世民拜道："杜淹已蒙秦王赠物许多，何至于亲身来此，杜淹心内实在不安。"他又拱手向李世民身后站立的黑压压的府属道："谢谢诸位了。"

李世民挥了一下手，后面即上来一人端两盏酒，一盏递给李世民，一盏递给杜淹。李世民执盏道："杜先生，你受世民之累陷入苦行，世民内心万分愧疚。来，今日长亭之侧，我们一同饮了这三盏送别酒。"

众人默默地将三盏酒饮尽。

李世民执起杜淹之手，哽咽道："杜先生，此去鬻州数千里，一路上要多加珍重。就是到了那里，也要珍爱自身和家人。否则先生万一有亏，即是世民的罪愆。"

杜淹很感动，这些日子他与众天策府属在一起，大家诚心相待，令他第一次感到了人与人之间那种淳厚的真挚情谊。他现在听了李世民的衷心话语，顿时泪眼婆娑："秦王也须珍重，杜淹此去鬻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心中唯一的憾事，就是难以再为秦王办事。"他忽然伏近李世民的耳边，低声道，"今当远离，杜淹心里很是沉重。太子和齐王那边，秦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斗阵的事儿，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李世民点头道："我知道。杜先生，总而言之，你要善待自身才是。"

杜淹走入后面人丛中，与诸人一一告别。他嘱托杜如晦道："我府居里的家什，就累你照看了。"杜如晦点头答应，经历这番事儿，叔侄两人的感情又好了起来。

杜淹走到程咬金、尉迟敬德面前，这两个粗人也动了感情。程咬金向那边望了一眼，说道："杜先生，皇命不可违，你尽可去吧。到了那边，韦挺这混球老老实实也就罢了，他若敢欺负你，就给老程捎个信儿。老程拼上前程不要，也要拉着黑子一起前去，定将他拍成一个扁扁的肉饼。"

众人听了程咬金的话都微微一笑，冲淡了众人的离情别绪。

这时，大理寺派来押解他们的两名差官走过来，他们先拱手对李世民道："殿下，时候不早，我们该上路了。"李世民点头，就对杜淹说道："杜先生，千里相送，终须一别，你上马吧。"

那边的韦挺、王珪的车仗已动，差官带领杜淹一行人加快速度赶了上去，两拨人很快汇成一行。李世民他们眼望杜淹渐渐走远，直到车仗、马匹转过山脚，再也看不见。

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已上马，缓步走到李世民面前。李建成笑容满面，

说道：“二弟，他们已经上了路，我们也该回去了。”李世民道：“太子先行，小弟随后就走。”

李建成看了一眼李元吉，见他目不斜视，脸无表情，又对李世民道：“二弟，上马吧，我们兄弟三人难得有一同出城的机会。我们边走边说些闲话儿，也不辜负了眼前的这番良辰美景。”

李世民爽朗一笑，回视众人道：“太子既然有令，诸位就一同上马吧。”说罢，他率先翻身上马。

兄弟三人领头行走，后面的东宫府属和天策府属先是混成一体，大家都觉得很别扭。众人走了不远，就渐渐形成了三拨。最前面，是他们兄弟三人并排行走，其后是东宫府属，最后是天策府属。

李建成和李世民先是聊起蔼州的地势，两人从未到过那里，所知多是听人所言。李建成忧心道：“韦挺和杜淹也就罢了，他们两人的身体毕竟健壮。唯有那王珪，他在京中即体弱多病，他这一去，唉，会不会就将身子骨埋在那里呢？”

李世民道：“吉人自有天相，我见王中允虽体弱多病，然性格爽朗，精神头儿不坏，所谓乐天豁达，其势必久。其实他们三人中，我最忧心韦挺，他性格刚直又复暴躁，到了那恶劣环境之中，若不能好好调适心理，太刚易折啊。”

李元吉本来默默无语，听到此话忍不住抢白道：“二哥就好为人卜？”

李世民微笑一下，不接他的话茬儿。

李建成又叹道：“二弟，父皇不知信了何人言语，竟然将这三人流放。唉，这不是极大的冤屈吗？我们经历此事，今后兄弟之间定要和睦亲善，不可再让外人钻了空子。”

李世民点头称是，李元吉心里却暗暗生气。心想大哥果然为一懦弱之人，都什么时候了，还幻想与二郎握手言欢，是不是又犯了老毛病？

兄弟三人就说些闲话儿，面子上都很平和，然内心深处都有各自的主意。他们不觉就行到了城门前。因李世民居于宫城之西，李建成和李元吉居于宫城之东，兄弟即分道扬镳，后面的人也随他们分成了两拨，很快东西而去。

却说杜淹、韦挺、王珪三人到了蔼州，三家比邻而居。一开始，韦挺、王珪两人不与杜淹来往。一次，韦挺在山脚遇见杜淹，两人似仇人相见，无语对峙片刻。还是韦挺先说话：“杜淹，你果然好本事，躲在天策府里整日里搞些阴谋诡计，这下子你心满意足了？”杜淹微微一笑，说道：“韦兄弟抬举我了，你在长安，日日耀武扬威，我杜淹有何德何能，岂能将你撼动？就是那小蛮，我自从听了韦兄弟威吓之语后，再也不敢

妄动心思了。”

想起在京时的锦衣玉食，又见今日流放到如此陋地，韦挺心中又起怒火，骂道：“来日方长，总有一天太子要登皇位，到那个时候，嘿嘿，你再来和我说嘴吧。”

杜淹并不害怕，轻轻道：“韦兄弟，世事难料，历朝之皇位都有许多变故，嘿嘿，你也不可将话过早说死了。韦兄弟，我们三人同时被贬此蛮荒之地，远离了官场尘嚣，平日里应多来往才是，何苦继续为此无谓地争斗呢？”

韦挺回去后将这一番经历说给王珪听，王珪认可杜淹之语，劝道：“韦兄弟，杜淹之话有些道理。我们同居京城的时候，各为其主，可以争斗。到了这里，我们要争斗的目标是共同的，即是这恶劣之境地。至于太子与秦王的事儿，这里讯息不通，与世隔绝，你就是有浑身的劲儿，也难帮上太子一丝一毫。算了，你不可再与杜淹斗气，我们处境如此，你这样做，不是徒添烦恼吗？”

韦挺道：“圣上实在是糊涂得很，明明知道我们和杜淹属于两派，还偏偏将我们弄到一块儿。”

“这也不错嘛，多一个人儿，在这蛮荒的地界上不是又多了一番情趣吗？韦兄弟，你的性格急躁莽撞，到了这里正好养养性子。至于杜淹，我们也可以慢慢与他交谈，这样谈谈说说，日子就不觉打发掉了。”

此后三人果然忘掉了以前的党争之事，一同开荒种地，或结伴探取幽景，或唱和诗章，日子过得不错。他们虽是戴罪流放之身，然毕竟是京城官员，隔些日子，嶲州刺史会派人前来探望他们一回。他们因此还能听到京城里的一点消息，这些消息传到这里虽滞后很长时间，但仍有亲切之感。不过现在置身事外，只是听听罢了，少了以前的过分热衷。

李渊这日又下诏，罢李艺左翊卫大将军之职，另委之以天节大将军，令其往镇泾州，以备突厥。

李建成得知这个消息，心中忧喜参半。忧的是，李艺从此出京，身边又少了一名可信之人；喜的是，李艺出为外镇又揽兵权，可为自己的有力强援。现在幽州那里，有李瑗、王君廓典兵镇守，惜离京城太远。而李艺现在镇守泾州，离长安不远，有事即可迅速召之。

李艺即将前往泾州就任的时候，李建成少不得在东宫内置酒相送。酒宴过程中，李艺手拍胸脯，誓言今生今世定当维护太子的周全。李建成提醒他道：“张万岁的牧马场与泾州相邻，他这些年与二郎来往甚密。燕公此去泾州，须防张万岁。”

李艺不以为然：“一个马贼，能当何用？太子若看他不顺眼，老夫找个理由把他杀掉就是。”

李建成不同意再惹事端。

第二日送走了李艺，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兄弟回到显德殿，李元吉又提起了尔朱焕和桥公山失踪之事。

李元吉道：“这尔朱焕和桥公山实在可恨，不知得了二郎的什么好处，竟然敢卖主！大哥，我近日曾派人在泾阳、京城里暗暗搜了一遍，难见他们的踪影。他们显是藏到别处去了。”

一提起这两人的名字，李建成恨得咬牙切齿，说道：“不错，他们定是逃远了。不过他们若无二郎之助，也难藏太久。这两个杀才久在东宫，我待他们不薄，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四郎，我这些日子忙乱得紧，你就想些法儿把他们找到。找到他们后，先问谁是幕后主使，再斩其首以消我恨。”

“要想找到他们，肯定要费一番劲儿。若让我们手下这帮寻常人儿去寻，恐怕要耽误时日。大哥，听说史万宝还有些本事，他手下又训练了一帮徒弟，若让他出马，定能事半功倍。史万宝买你的面子，你去找他说说？”

李建成点点头。

李建成忽然又想起一事，问道：“四郎，你说，这尔、桥两人日日在东宫，平日里也没见他们与二郎来往，他们怎么就叛了我呢？其中定有蹊跷。”

李元吉一开始没意识到尔、桥两人叛了李建成的细节，现在细细一想觉得大有文章，一拍大腿，嚷道：“对呀，他们两人背后，定有人居中联络。大哥，说来你这东宫之内也不平安呢。”

“小声点，你怕别人听不见吗？不过到底是谁倒向了二郎呢？”

两人在那里思索许久，将东宫里的府属逐个想了一遍，也议不出结果。

这时，魏徵走入殿来。自从王珪、韦挺被逐，李建成眼前能用的也仅就一个魏徵了。本来欧阳询也有智计，惜被李渊抽去修史，等闲难见其面。这魏徵虽言语可憎，李建成、李元吉素来不喜，然其见识高人一筹，两人心里不情愿，也只好听下去。

魏徵手拿着一沓册子，那是诸州报来的秋熟数字。魏徵道：“好叫太子喜欢，这均田两法果然有效果。太子请看，诸州秋熟之后，收成比去年增加了三成。”

李建成却没有心思谈论秋熟之事，淡淡地道：“放下吧，我回头再看。”然后说，“魏洗马，我正与齐王谈论一件蹊跷事儿，你可谈谈你的见识。”他将刚才兄弟两人所言简单复述了一遍。

魏徵听后眉毛一挑，不以为然，说道：“太子，臣下以为，这等事儿上不可用心太过。皇帝此次将韦挺等三人流放，可谓用心良苦，是想维护太子和秦王的面子。殿下如此穷追不舍，就是真的找到尔、桥两人，不过将他们杀头出一口气而已，若想到皇帝那里非要评个理儿，以说秦王之不是，我看恐怕会更惹皇帝怒火。”

李元吉冷冷说道：“若按你的理儿，就让这两个狗头逃脱了不成？”

魏徵不理李元吉，依旧对李建成说道：“殿下如今居于太子之位，皇帝又是信任，其实不用玩诸般伎俩，只要一心办事，辅佐皇帝把国家治理好，即为正道。就是有人想找些空子来钻，也难以撼动。”

两人听魏徵的话都觉得不顺耳，李建成敷衍道：“魏洗马所言极是。”魏徵见李建成不感兴趣，心里叹了一口气，不想多说，当即施礼告辞。他走了几步，回头道：“殿下若有心想查个究竟，臣下倒是想起个人儿。那个马三宝，平素与秦王比较亲密，前一段又往东宫跑动甚多，殿下不妨注意注意他。”魏徵话一说完，即轻步出宫。

“马三宝？”两人一时愣在那里，刚才他们遍索府属，独独把马三宝给漏掉了。他们想了一遍，觉得马三宝若真的倒向二郎，那么通过他来收买尔朱焕、桥公山，当是最佳人选。

李元吉道：“大哥，若真是马三宝在这里捣蛋，当初还多亏你引狼入室呢。”

李建成不语。

李元吉急着说：“马三宝若真是二郎之人，留下总是个祸胎。大哥，我找人悄悄杀了他，这样耳目清静。”

“不可，马三宝是父皇身边的人，万一将来事情泄露，对我们极为不利。四郎，我们今后防着他就行了。”

“杀了最干净，大哥，你这仁弱的毛病还是改不了啊。”

“四郎啊，你怎么张嘴闭嘴都是个杀呢？待我找个机会，想法让马三宝离开父皇身边，不是一样有效果吗？四郎，这一点上你要替我多操操心，就是严防二郎再收买我这府中之人，你那齐王府里，也要小心！”

“小弟省得。哼，我不仅要防他收买我们的人，还要想法去收买他的人呢。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哥，是这个道理吗？”

李建成摇摇头。这一段时间李元吉装模作样读了几本书，有空儿就想卖弄几句，然许多时候将典用错，惹得人窃笑不已。

第三十三回

元吉恶意赠烈马

世民怒言道曲直

李渊览罢诸州报来的秋熟表章，见收成较去年增加了三成，心中大乐。因思这是推行均田两法的功劳，遂对当初修订两法人员厚加赏赐。李世民见到此诏令，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刘文静的影子，若论修订均田两法的倡议者，首功应推刘文静。如今新法已见成效，惜刘文静已逝去数年，墓木早拱矣。

此时距离杨文干反叛已历三月，事情早已平息下来，东宫与天策府两帮人员固然各怀心事，暗中不免变着法较劲儿，然毕竟较以往收敛许多，朝中显得很平静。如今秋收又获大熟，李渊高兴，群臣的脸上也皆绽开喜庆之容，上上下下沉浸在一种久违的歌舞升平的气氛之中。

李渊怕官吏妄报收成，就想出外巡视一番。这日他令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三人随同，一帮身前近臣自然跟随，他们名义上去终南山狩猎，其实也想沿途查看百姓收成情况。

李渊此次不乘辂车，与众人一起乘马，他们沿着朱雀大街前呼后拥出了明德门。出城后，即见官道两旁阡陌纵横，一捆儿一捆儿黄色粟秆散布于田间。长安周围八百里间，土地肥沃，人们又引来渭水导渠灌溉，庄稼岁岁皆能大熟。

李渊看着田间繁忙的景象，对三个儿子说道："朕一茶一饭，每每思其来之不易。想我李家坐定天下，这不误农时，劝人稼穑，为治国之根本。大郎此次力主推行均田两法，收到如此好的效果，甚合吾意。"

李建成对道："儿臣经略河北时，见那里田园荒芜，百姓流离。这里是京畿之地，父皇恩情可以就近泽被。而国土之远，能否如眼前繁华？想来必有差距。"

李渊赞许道："大郎能虑远事，实属不易。二郎、四郎，你们两人要多随太子，多想些勤政爱民之事，我一日比一日老，将来这个天下毕竟要由你们三人来操心。"

李世民和李元吉齐声答道："儿臣谨记在心。"

他们这样边走边看，不觉就过了午时。尚食官几次催着李渊进膳，李渊兴致勃勃不愿就食。这时，他们已出了京畿平原，官道渐渐抬高，两旁已成山丘。李渊瞧见拐弯处有几座青色房舍，挥鞭指向那里，对马三宝说："三宝，我看那里有山有水，风景不错，午膳就在那里用吧。可让其

余大队人马就地不动，不要惊吓了百姓。”

那里果然是几户山间人家，房舍无疑是新造的，房顶不用茅草，却用一色的青瓦铺就。李渊慢慢走过来见到屋上青瓦，奇道：“没想到这山坳之中竟然用瓦造房，三宝，这房子里的人呢？把他们叫过来见朕。”

马三宝事先将这里的百姓都赶了出去，没想到李渊要见，遂慌不迭地叫回他们。

李渊令群臣一起在院内的青石板上共同进膳。

膳食甚是简单，主食为稻米饭、铧锣，配上几个精致的小菜，食来很是清爽。李渊性格简慢，对饮食要求不高，觉得吃饱就行，遂诏简易菜谱，这样简来简去，就成了寻常的家常饭。

李渊吃完，马三宝带领一群人走了过来，李渊见领头的是一位年约六十的老翁，遂招呼老翁过来并让尚食局人员赏给那些人果子吃。

这名老翁胡须银白，面色红润，他从未经历过这等场面，站立在那里哆哆嗦嗦，一时不知该讲些什么话。

李渊和颜悦色，指着面前的青石凳说道：“嘿，你怎么傻傻地站在这里？到了你的家里，莫非要我给你让座吗？”

群臣听后轻笑不已，那老翁闻言慢慢坐在青石凳上。

李渊问明这位老翁姓张，今年六十二岁，就说道：“我就称你为张翁吧，你比我大了两岁，我俩年龄差不多，你也称我为李翁吧。”

群臣平时见了李渊，那是皇帝威风，不敢妄说一语。没想到李渊今日见了这名老翁却如此随和，不免诧异万分。

老翁渐渐回过神儿来，瞅着李渊的面庞说道：“李翁，你仅比我小两岁，我看着不像，总觉得你才五十出头呢。”

李渊笑容上脸，老翁说自己年轻肯定不是恭维之词，当是真情，心想自己这些年狩猎划舟，还是没错的。他又说道：“你的精神头儿也不差呀，看你的身子骨还挺硬朗，还能到田里劳作吗？”

“能，你看我能吃能睡，再不干点活儿来，岂不成了废物吗？前些年家里有些薄田不算太忙，到了冬天我还要去烧炭。这几年朝廷又给分了不少地，忙着呢，你看，田里的麦子还没种完呢。”

“你家现有多少田地呀？”

老翁扳起指头算了一阵，点头道：“有三百来亩吧，我有两个儿子皆已娶妻，算来也是一个大家。”

李渊目视李建成，李建成点点头。按照均田制，丁男、中男给一百亩，妇人四十亩，其中的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可由儿孙继承，其他的为口分田，若其身死则入官另行分配。

“收成还好吗？”

“好，好，这几年风调雨顺，粮食多得都吃不完。李翁，看你的装束，定是京城里的大官，肯定见过当今皇帝。当今皇帝好哇，我经历过前朝，那时候的收成还不够交租子呢，现在朝廷每年仅收我十几石的租子，剩余的都是我自己的。看，我这房子用上了新瓦。李翁，要说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活几天？只要手头有东西，享受享受也不为过吧？”

李渊平日听臣子颂扬，心里虽很高兴，然听得多了，也就不以为然。如今听了面前这位老翁颂扬自己，那是真情流露，没有一点假的成分，遂大喜对马三宝道：“好哇，赏他。”

马三宝见李渊仅说打赏，并未说赏赐数量，有心想问又不敢，就令人捧出二十匹潞绸，二十贯钱拿到张翁的面前。

李渊指着这些赏物道：“张翁，你说得对，不能光过苦日子。你现在有粮吃，有瓦房住，回头再让你的巧手媳妇儿为你做上几套衣裳，拿这些银子到京城里的东西两市逛逛，那才叫不虚此生呢。”

张翁见这么多东西横在面前，一时惊呆了，他颤声道：“这——这——这如何能够？李翁，你家在什么地方？回头我带些粟米和山珍去答谢你。”

裴寂在旁插嘴道：“还不跪下谢赏，你面前的即是当今皇上。”

张翁一听，吓得“扑通”跪地，那边的家人也齐刷刷地跪下来，都战栗不已，再也不敢说话。

李渊不悦地瞪了裴寂一眼，斥道：“多嘴！这样还有什么趣味？”他复对张翁说，“你到了京城，看哪儿的房子最大，就可进去找我。”说完，招呼群臣离开。

李渊和张翁的这段对话，后来在京城内很长时间被传为佳话。张翁被李渊赏赐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地方官另眼相待。那块被李渊坐过的青石凳，后来被当地人称为“青龙石”，有好事者起一小庙将之供起，周围人来此顶礼膜拜，香火甚旺。

李渊一团高兴来到狩猎的地方，瞅着三个儿子，他忽然来了情绪。令人在四角设了箭垛，让三兄弟骑射比武，言称优胜者有赏。

封德彝明白李渊的苦心，知道他想竭力弥合儿子之间的裂痕。那一时刻，封德彝不免笑李渊的天真：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再来做这些表面文章，不是有点晚了吗？

群臣围在一旁，静静看着三兄弟在那里比武。只见他们披挂上马，然后催开了马蹄，弓如满月，箭如流星，一会儿工夫就分出了高下：李世民和李元吉战成平手，李建成的武艺毕竟差了些，有三箭竟然脱靶。

三兄弟齐齐来到李渊面前复命，李渊哈哈大笑，令马三宝捧出两套黄金甲赏给李世民和李元吉，然后对李建成道："太子，知道朕为什么没有赏你吗？"

李建成低头道："儿臣武艺低劣，因此不赏。"

李渊敛容道："错了，你以为朕没有赏你吗？"

"儿臣愚钝，不知父皇所赏何物？"

"你有两个英武能战的弟弟，将来能保你江山稳固，有了他们，又有什么赏物能比呢？朕赏他们，其实就是赏你！"

李建成大为感动，涕泣道："父皇恩重如山，儿臣……恐有失父皇重托。"

李世民和李元吉也明白了李渊的意思，齐齐跪在李渊面前，顿首道："父皇谆谆教诲，儿臣谨记在心。此生为父皇和太子的臣子，定当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李渊又哈哈一笑："你们明白就好，起来吧。今日出来狩猎，朕心情甚好。朕就在这里观猎，你们兄弟一同，可以纵情，去吧。"

此后五坊使撒开鹰犬，漫山遍野间响起了人声。李建成兄弟准备上马驰骋围猎。

李元吉对李渊今日的举动很是不解，心想二郎的脾气谁人不知？只要是他认准的事儿，谁都难拉回头。杨文干谋反，明明就是二郎捣的鬼，可父皇不痛不痒地将韦挺三人流放蛮荒，每人各打五十大板，就此丢开。外人看起来，东宫里被逐两人，而天策府仅走一人。错儿还是大哥的为多，父皇明显处置不公。现在父皇又在这里做戏给众人看，不想法把各人的心结儿解了，净搞些表面文章，能成吗？

看到两位兄长在前面神态亲热地边说边走，李元吉心中涌上一层对李世民的厌恶之情。这时，他看到前面那群马匹，忽然计上心来，有心要给二哥一个难堪。他大声叫道："二哥。"

李世民扭过头来，问道："四弟有何话说？"

李元吉紧走几步，说道："二哥，外人皆说你最善驯马，敢是张万岁传你的把式？我这里有一匹新进的烈马，我和大哥两人折腾了好几天，谁都驯不了，怎么样，敢试试吗？"

李世民听出了李元吉话中有激将的意思，心想什么样的烈马自己没见过，嘴里还谦道：“这么厉害的马呀，大哥和四弟尚且驯不了，我恐怕也难成。”

李建成不想多事儿，说道：“两位兄弟，父皇让我们去狩猎，现在也不是驯马的时机。”

李元吉将头仰了仰，说道：“二哥，你看，我已把这匹马带过来了。”

李世民扭头一看，见一马被拴在树干上。只见这匹马通体红毛，身材高大且肥硕，四只蹄子比寻常马蹄要粗上一圈，耳朵挺直，显然不是中土之马。他不禁来了兴趣，问李元吉道：“四弟，此马从何得之？”

“说起这匹马呀，还真有一番来历。一名波斯商人来长安贩货折了本儿，无钱回家，只好将这匹马牵到东市上卖掉。然出的价钱太高无人愿买，好事之人就找到我了。我看此马挺特别，就没再还价把马牵回来。谁知道这畜生性子烈得很，不让我们上它的背，我花了大价钱却买回一个废物。”

“四弟，若我能将此马驯服，为兄就恕不还你了。”李世民见马心喜，不禁跃跃欲试。

“当然，当然，我情愿奉送。二哥，你且在这里慢慢驯马，我和大哥去那边狩猎去了。你爱马，我爱猎，我们就各取所好吧。”

李建成和李元吉上马，自向西首狩猎。两人走出不远，李建成即埋怨道：“四弟，你怎么如此多事？这匹马性子暴烈，二郎万一有失传入父皇之耳，父皇定然怪你不怀好意。”

“我就是不怀好意，真是摔他个头破血流，他就没有空儿再琢磨坏事了。”

“那怎么可以？父皇刚刚还说让我们兄弟同心，你又来生事，父皇肯定会怪你。”

“你别管，有我呢。父皇在那里异想天开，你也就当真了，莫非又犯了老毛病？大哥，不可仁慈啊，你现在想善待二郎，可他呢？他是这样的主吗？”

李世民目送他们两人离开，然后走近红马前仔细观看。那马儿见有人近前，突然振鬣长嘶，四蹄交替弹起，似想显露自己的威风。

李世民走近树干，一手搭上绳扣儿，眼中盯着红马的移动方向，待马儿离自己稍近，他忽地跃起，一手拉开绳扣儿，另一手飞快拽上马项上的缰绳，身子已落在马鞍之上，时刻方位把握得不差分毫。那马儿一惊，发力狂奔，如箭般往前窜了出去，然后猛然急停，前蹄扒地，后蹄弹

起，想将李世民蹶下地来。

李世民感觉此马力大，若硬生生地紧贴马背，弄不好人马会一同摔到地上。他松开缰绳，顺势从马头上飞去，在空中转了一个身位，然后轻巧巧地落在四步之外。其时，一些人见李世民驯马，都走过来观看，在外面远远地围了一圈。看到李世民轻身飞出化险为夷，忍不住喝了一声彩。

红马好像要跟李世民较劲似的，它并不跑开，鼻子里甩出重重的响鼻，前蹄猛踢，接着挑战。李世民镇定一下心神，先是稳步不动，继而慢慢行了两步，见红马转身就要移动的当儿，他猛然发动，斜刺里飞身又跨上了马背。那马儿故伎重演，还想把他蹶下地来，李世民又是一个空中轻轻的翻身，稳稳当当落在地上。

这马儿显然觉得遇到了对手，开始烦躁起来，它先是直身站立长嘶一声，然后迎着李世民冲了过去，想将他撞倒在地。李世民双目圆睁，觑准了它的来路，稍一侧身，人又飞上了马背。

红马两度蹶而无功，遂变换了招式。它狂奔乱跃，时而前足人立，时而后腿猛踢，有如发疯中魔一般，想把背上之人颠将下来。李世民紧抓马缰，双腿夹紧马腹，将自己牢牢贴在马背上。红马无法，只好兜着圈子狂奔，不觉就奔了小半个时辰。

李世民先是让红马随意奔跑，一手渐渐控紧马缰绳，一手抓紧鬣毛，强制导引其奔跑方向。红马一开始不乐意，毕竟忍受不了因违拗而招致的疼痛，无奈只好接受李世民的指挥。到了最后，李世民发现红马已遂自己的心意，可以调控自如，心道："成了。"他翻身下马，见自己和马的身上皆冒出一层汗水，如用水浇了一遍。那马儿知道遇到了真正的主人，模样显得温驯，还伸出舌头，来舔李世民的手背，神态十分亲热。

周围掌声雷动，几名天策府卫士走过来，接过马缰绳，递上汗巾让他擦汗。

到了这会儿，李世民才想起李元吉不安好心。这匹马如此暴烈，若换了别人来骑，轻则伤损皮肉，重则伤筋动骨。他一面挥手向喝彩的人们示谢，一面愤愤道："这个黑心的四郎，心地竟然如此坏！"

李世民抬头向天，悠悠言道："哼，你四郎不安好心，想以此来伤折我身。可惜呀，死生有命，我不是一点都没有受伤吗？"

及至李建成、李元吉他们围猎回来，见李世民果然驯服了此马，且毫发无损，不免惊讶。李元吉心里不是滋味，面子上还假惺惺上来夸赞几句。李渊在那边观猎，早就知道二郎在这面驯马，见面后也夸道："二郎，要说起爱马，普天之下，除了那个张万岁，恐怕就要数你了。"

李世民谦道："儿臣但知爱马，不知养马，这就比张万岁差得远了。想父

皇太原首义之时，可用的战马仅有几千匹，如今出征，动辄可得战马数十万匹，其中的大半儿功劳，当归张万岁。”

“是呀，若论养马，张万岁居功至伟。对了，张万岁久在陇西，少来京城。算下来，朕至少有五年时间未见到他了。”

大队人马疾步向京城赶去。李渊在路上又起了一个念头，就是来年也要在这终南山上造一处离宫。有了离宫再来狩猎，时间上就从容多了。

李渊自从听了那名张氏老翁的夸赞，好几日心情极好，似觉身体也是轻飘飘的。

翌日，李渊召见尹、张两人侍寝。两人久未沾皇上雨露，今日见召，弥觉珍贵，放出了百般手段，将李渊侍候得妥妥帖帖。事毕之后，李渊又把张翁的言语问两位妇人，她们答得果然巧妙。尹德妃道：“陛下仁政治国，天下率土来归，百姓安居乐业。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陛下又善修身养体，这年龄嘛，当然越活越年轻了。那名老翁说得不对，依臣妾看来，陛下才刚刚入壮年呢。”张婕妤的话中不免就夹有酸味儿：“陛下这些年不爱理我们，偏爱和那些年轻的在一起，分明是返老还童了。”李渊听来，只觉句句入耳，就是张婕妤说出这等微含忌妒的话，也不为怪，三人你一言我一句，在那里说得甚是畅快。

他们又提到前日那场狩猎之事，两妃对李渊当时谆谆教导三名皇子的手段夸赞不已。这时尹德妃忽然提到：“陛下，臣妾听来一段话，觉得大违陛下本意，不知当讲不当讲？”李渊答道：“但讲不妨。”尹德妃道：“事关秦王，臣妾委实不敢讲呢。”李渊用手分别拍了两人一把，佯怒道：“我们夫妇一体，还有什么话可以遮遮掩掩？”

尹德妃方小心翼翼说道：“陛下，那日齐王送了秦王一匹烈马，可有此事？”

“不错，二郎驯马有方，当场将之驯服，朕还夸他有张万岁之能呢。”

“可秦王以为，齐王送马与他，本意想害他。他下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太为狂逆。”

“什么话？”

“秦王说：‘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听后大怒，骂道：“这个不知好歹的孽畜，朕诚心让他们兄弟和睦，他怎能如此不知好歹？尹妃，这句话确实吗？别是你编来哄骗于朕？”

“臣妾不敢，秦王说这句话时，有数人听见。陛下若不信，自可找他们验证。”

李渊此夜，辗转反侧睡不好觉，心中恼极了李世民，决定明日把他召来好好问问。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李渊忽然睁开眼，再也睡不着。他翻身起床。宫女忙穿梭服侍李渊洗面、漱口、梳头。李渊看着铜镜，只见自己双眼松弛，眼中布满了血丝，细究原因，还是缘于二郎所致。他心底里一股无名火又复涌起，就一面令尚食局摆早膳，一面令通事舍人："传太子、秦王、齐王速来见朕。"

就在李渊行将用完早膳的时候，门外通事舍人禀报："太子、齐王奉旨觐见。"李建成、李元吉离太极殿较近，他们过来要比李世民迅捷得多。

李渊没好气地说："没看见朕正在进膳吗？让他们门外等候。"他继续慢慢进膳，一时吃完，方才对尹、张两人道："你们去吧。"尹德妃、张婕妤低头退出门外，见李建成、李元吉正立在那里等候，两人一齐将目光射向李建成，微微地点点头。原来她们昨晚给李渊吹的枕头风儿，原是李建成的授意，经裴寂带话给这两名妇人依计行事的。

李渊倚在椅上闭目养神，他听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入室，眼睛微微张开，说道："你们先候着，等二郎来后再说话。"

很快，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音。李世民脸上热腾腾的，显是正在晨练的当儿被召，因而疾步赶来。李世民入室后伏地道："儿臣奉诏来到，祝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渊不耐烦地说道："起来吧。什么万岁不万岁的，我若能活这么久，岂不让你们兄弟急死？"

这句话明显有气，且不是专指李世民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言后，急忙同时跪地叩首道："请父皇息怒，不可伤了龙体。若儿臣有错，就请父皇重重责罚就是。"

李渊哼了一声，厉言道："你们嘴里说得好听，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

三人又复叩首，齐声道："儿臣不敢蒙蔽父皇。"

李渊立起身来，来回在三人面前踱步，骂道："你们三人到了我的面前，嘴都甜蜜得令人发腻，背后呢？你们互相拆台，培植各自势力，又拼命拉拢老臣，这样钩心斗角为何呢？不就是瞅着我这个位置吗？我现在还没死，你们这样做，太令我心寒。"他忽然停步，手指点道，"为了保全你们的脸面，那次杨文干谋反之事，我不追究你们，仅将韦挺三人流放了事。我这样隐忍不发，你们以为我已经老糊涂了，什么都不明白吗？"

三人吓得一声都不敢吭。

"大郎，你既身为太子，本该勤勉办事，心无旁骛，却与四郎一起，又是

选幽州甲士，又是搞什么‘长林军’，将京城里弄得乌烟瘴气。你们这样做，莫非想趁我不留神的时候将我打入冷宫吗？妄想！我告诉你们，从今日开始，每人府中只允许配属五百人。若多了一人，就是图谋不轨。听到了吗？”

三人齐齐叩首道：“谨遵父皇圣谕。”

“大郎、四郎，平日里你们能说会道，今日怎么一声不吭了？”

“禀父皇，儿臣以为听父皇训诫，须默记在心，不用多言。”李元吉代李建成答道。

“哼，看你们两人这样儿。须发不整，睡眼惺忪，肯定刚从被窝里出来。自古以来能成大事者须闻鸡起舞，悬梁刺股，你们年纪轻轻，现在就学会享乐了？”李渊看见两人没有精神头儿，心里顿时又来了气。

“儿臣昨晚与四弟一起，逐章审阅各地秋熟数字，又一一汇总，忙到三更才睡，望父皇明察。”李建成辩白道。

“如此说，还是我错怪你们了？你们两人起来吧，站到一边去，我有话问二郎。”

两人又叩了一下头，口称：“谢父皇恩典。”

“二郎，我问你，那庆州杨文干谋反之事，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李渊厉声问道。

李渊一开始训斥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时，他们心中不免惴惴。他们本来接到了尹、张二妃的暗号，知道告发了李世民所说的言语已惹父皇动怒，没想到今日一入门，父皇先给他们两人来了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一时摸不着头脑。现在父皇令他们兄弟两人站立一边，转而问二郎，这才是今日的主要话题，之前的那些问话不过是一些铺垫。两人心头掠过一阵惊喜，互相使了一下眼色，然后静等好戏登台。

李世民抬头道：“父皇，那日在仁智宫闻听杨文干起兵，父皇令儿臣领兵去剿，将其一举剿灭。儿臣返京后，已将这件事儿报与父皇。要说儿臣扮演的角色，皆是父皇交办的呀。”

李元吉在旁边插了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李渊斥道：“我在这里问话，用得上你插嘴吗？再说话，就把你给叉出去。”他对李世民道：“你以为这场戏做得天衣无缝吗？二郎，我实在看不出来，你那真诚正直的外表之下，竟然隐藏着如此心机，差点儿将我骗了过去。”

李世民顿首道：“父皇说什么，儿臣委实不知。”

“不知？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将杨文干生擒至京，你为何违抗我的命令仅带回杨文干的尸首给朕？”

“此事已禀父皇知悉，那杨文干惹动众怒，被百姓活活打死，儿臣实在弹压不住。”

“哼，弹压不住？你所带军马何止五万？庆州百姓不过三万，且手无寸铁，他们竟能撕破层层护卫击杀杨文干。听说你那时派尉迟敬德看守杨文干，这尉迟敬德勇冠三军，能单枪匹马入敌阵斩夺敌旗，为何连一个小小的杨文干都保护不了？杨文干之死，我看是别有隐情吧？”

“儿臣并无隐情。”

“你还嘴硬。大郎，你来说。听说事发之时你曾派人与杨文干联络，那杨文干是怎么说的？”

李建成跨前一步，朗声道：“父皇，为辩儿臣冤屈，儿臣曾派去一人与杨文干联络。据杨文干当时说，他接了儿臣一书令其造反。儿臣当时送他一些旧甲戈是实，然未有片言书信。”

“好，二郎，你可曾见到这封书信？”

“儿臣曾令人细细搜了杨文干的府中和身上，未见有任何书信，想是他怕留下证据，早已烧毁。”

“烧毁了，这岂不成了无头案子？”

李建成急急接话道：“父皇，儿臣的字迹和图章皆有特征，若果有书信，可细细对照，即可辨出真伪。”

“没你的事儿，你退回去。”李渊接着问道，“二郎，我再问你，这尔朱焕、桥公山两人，现在到了何处？”

李世民摇头道：“当时儿臣还在庆州，这边发生的事儿，儿臣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尔、桥两人被劫，其中大有奥妙，望父皇增派人手，早日将这两人搜出才好。”

李渊听到这里，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一跺脚厉声骂道：“好你个孽畜，还想在我面前做戏吗？那天你在仁智宫，苦苦在我面前替大郎恳求，摆出一副忠厚敬兄的样子，你内心里到底作何想呢？不是想早日把大郎赶下太子的位置由你来坐吗？你口是心非，好好的一个人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以为你的戏法高明，我一直会受你蒙蔽吗？妄想！”

李世民听后忽然流下泪来，抽泣道：“父皇这样说，实在让儿臣无地自容。父皇啊，儿臣自从太原首义开始，这些年来东征西战，不过想为父皇出一把力。其间言语坦直、性情率真，盖缘于既处大事不顾小节的心

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此招致一些人的猜忌和忌妒，那是避免不了的。外人所传，言说儿臣觊觎太子之位，其实父皇心里最明白。当初父皇亲口许我为太子，是儿臣力辞才免。儿臣若想当太子，当时为何不顺水推舟？请父皇明察。”

这番话说得李渊很是尴尬。李世民当着李建成的面提起这件事，李建成心里又作何想？李渊斜眼瞟了一眼李建成，见其脸上透出一分不自然。他不好抵赖，遂强辩道：“不错，当时未立太子时，我的确有这样的考虑。然如今已立大郎为太子，你就不该再痴心妄想。我问你，那日狩猎之时，我赐你黄金甲，婉转嘱你维护兄长之意。你为何一转脸，就在背后大发妄言？说什么：‘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世民除掉冠带，伏地连连叩首，大哭道：“儿臣终日勤勉谨慎，岂能说出这等妄语？父皇，这等诬陷之言，你也信吗？”

“你若没有一连串的乖张行为，我焉能相信？二郎，你多读经史，应当知道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你求之何急耶！”

“父皇，这传言者定是心怀叵测之人。儿臣也望父皇查个明白，请即时将儿臣下狱，让有司具案查验，瞧瞧儿臣那日到底说了什么话。”他抬头向李元吉道：“四弟，你那日送我一匹烈马，到底安了什么心？终南山坡陡峭怪，那日若换了别人来驯这匹烈马，不给摔个皮烂骨损才怪。”

李元吉又插话道：“是你自恃骑术了得，如今怎么又怨了我？”

李世民复对李渊道：“父皇，那日儿臣驯罢烈马，因怨四弟心毒，就说了几句话，却不是传言之人杜撰来的不臣之言，唯望父皇查个明白。”说完，因他跪伏时间太长，双膝已是麻木，忽然一个趔趄，歪倒一旁。

李渊想不到此中还有这么多的曲折，心里又有反复，遂退往椅子上坐定，长叹一声道：“原来都是你们这帮孽畜弄的玄虚。二郎，你也起来吧。”

李世民右手撑地，缓缓地站起身来。李建成和李元吉看着他那困难的动作，身子一动不动，没有一点伸手相扶的意思。

李渊也流下泪来，哽咽道：“你们小时在一起，何等亲密，就是入了长安之后，也遇事互相商量，依旧亲善。我看着你们，心里着实欢喜，常对臣下自诩，说我李家后继有人。何至于现在天下方定，你们就开始施展鬼蜮伎俩，全没了一点兄弟之间的情分呢？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还不如做一富家翁足矣，这样也不会有今日的烦恼。”

三人见李渊动了真情，都低下头，不敢再接话。

李渊止住泪水，断然道：“我们父子四人今天说了这么多，有一件事儿必须说个明白。我心已定，只要我还活着，这太子之位由大郎承之，你们

两个不得再有任何妄想。二郎，大郎是你的兄长，也是你的君主，今后若再发生如杨文干之类的事儿，我不必查验，即断你为图谋不轨，此罪如何处之，《武德律》里说得明明白白，你心自度之。四郎，你今后要善待兄长，大郎和二郎都是你的哥哥，你要一样对待，不可区分轩轾，不要再帮着大郎来算计二郎。”

李渊能说出这番话，还是父子的情分占了上风，是他作为一个父亲谆谆告诫儿子，而非皇帝威严断之。三人何等聪明，早听出了李渊已较刚才变了口气，遂又伏地叩首道：“儿臣谨遵圣谕，今后定当兄弟和睦，忠心办事。”

李渊仰头道：“你们今后真的能这样做，那就太好了。我只怕你们口是心非，现在答应得好，下去后依然各行其是。”

“儿臣不敢。”

李渊现在压根不信三人的承诺，他明白三人的性子，岂能一句轻轻的言语就能痛改前非？他又叹了一口气，挥手道：“二郎、四郎，我有些乏了，你们先退下去吧。”

李世民和李元吉依言退下，房内仅剩下李渊和李建成两人。李渊柔声对李建成道：“你过来一些，我有话说。”

李建成怯怯地行到案前。

李渊道：“当初我曾想立二郎为太子，是瞧中他能临机决断，所战能捷。不过为太子者，须宽仁为本，能容兄弟，这一点上二郎比不上你，遂立你为太子。你明白我的心意？”

李建成低头流泪道：“儿臣蒙父皇恩宠，常常惶恐不已，实怕自己能耐太小，辜负了父皇的重托。若论理事能力，儿臣比不上二郎，若父皇议立二郎为太子，儿臣并无怨言。”

“你——你怎么也学会了二郎那样说话？言不由衷，即是诛心之语。”

“儿臣不敢，儿臣明白治国之君唯贤是举。”

“好了，不管你说的是真心话或是虚言，我不再追究。唔，我单独把你留下来，就是想告诉你，你既为太子，就应该有个太子的样儿，不可效妇人之仁，这样会误国误民。”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

“打从今儿起，我逐步将朝中之事交你掌之。譬如人事安排及批阅奏章等，你可先拿一个主意，我皆照准。你理解我的意思吗？盖为君者，须经历诸多磨炼方能成器，你可慢慢为之。”

李渊上来先给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顿训斥，让李建成摸不着头脑。没想到到了最后，形势却急转而下，父皇在这里主动向自己交权。这让李建成大喜过望，有心想再推让恭维两句，又觉得这样做显得矫情，遂拱手言道："谢父皇信任，儿臣定当鞠躬尽瘁，忠心为之。儿臣若理朝政，有一事儿相求。"

李渊微微颔首，鼓励他说下去。

李建成道："三省之中，以尚书省事务最细最烦，总理国务皆赖此省。儿臣不敢隐瞒，这些年二郎担任尚书令之职，他若出征在外则理事颇顺；他一回来，则掣肘甚多，政令难以上通下达。儿臣想求父皇，能否将二郎的位置调一调？"

"可以，你有什么具体方案？"李渊很干脆地答道。

"儿臣以为，封德彝谋虑周到，他现任中书令，虽位在中枢，惜未尽其才。能否将他和二郎的位置调一调？这样，儿臣今后办事就方便多了。"

李渊沉吟道："封德彝能识机变，是一个治事儿的好人才。唔，这样很好，就任他为尚书左仆射，专管尚书省的事务。还让二郎挂一个尚书令的名儿不用管事，另补他为中书令，可以多管一管中书省的事儿。不过四郎的位置也要动一动，现在陈叔达忙于治史，门下省的事儿忙不过来，可将四郎进位为侍中，先主持一段门下省的事体。这件事儿嘛——你可让颜师古先拟诏，后日早朝时候再宣布。"

李建成谢恩后退下。

唐于武德七年重新修订了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十四卫府。这些都是"京职事官"，为唐朝的中央机构。这其中，三公地位最高，多为亲王或文武大臣加官，是一种荣誉职务。六省中，秘书省负责图籍管理、殿中省为皇帝的衣食住行服务、内侍省管理宦官，与政权无大关系；另外三省负责全国的政务管理，像尚书省，主管一切庶务，其首脑为尚书令；门下省，掌出纳帝令、相礼仪，其首脑为侍中；中书省，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其首脑为中书令。这三省长官皆为宰相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起初，他们常常集于门下省之政事堂议事，及至后来李世民常常出外征战，李建成居京城监国，议事的地方就改为东宫的显德殿。

尚书省下设六部，即秦汉以来形成惯例而设的吏部、民部、礼部、户部、刑部、兵部，总理全国的具体政务。后世人常说的"三省六部"，即是指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之下设的六部。大唐建国以来，李世民一直任尚书令，其出征在外时，六部例由李建成统摄；其回京后，李建成感到诸事不顺，早想把李世民扳下此位。可惜李渊一直想维持几个儿子间的平衡，李建成数次言语试探都被挡了回去，他不敢再

提。今日见李渊倾向自己，因轻轻提出，没想到李渊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总算去掉了李建成心头上的一块心事。这样将李世民改为中书令，仍为宰相之职，然仅掌诏旨制敕，玺书册命，每字每句须由李渊过目，那是没有多大实权的。

李建成回宫后高兴异常，即把李元吉召来告诉这个好消息。两人在那里密谋了半天，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彻底击败李世民。李建成又令人将史万宝找来，嘱他不用再寻尔朱焕、桥公山两人。他认为父皇有现在的态度，则是一次完胜。再去寻找尔、桥两人，无疑是画蛇添足。

李世民当时退出房门，神情恍惚，身后的李元吉气昂昂地走了，把他落在后面。他呆立门前，想不透父皇今日为何火气如此大，且一波三折，最终明确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自己的身边人出了奸细，因为那天自己说话时，身旁只有府内的三名近侍听到。他看着李元吉渐渐走远的背影，心想能拉拢自己身边人者，主谋的就是四郎，他到底用了什么法儿将自己人收买过去的呢？李世民实在想不通，平时他自诩能够善待下人，这一闷棍把他打蔫了，心里变得空空落落起来。

李世民出了太极殿折向北行，地上是一溜儿用鹅卵石铺就的甬道，甬道两旁植满了花草，正是菊花盛开的时候，可以闻到飘来的一阵阵花香。

李世民无心观看这些美景，他低着头迈着大步沿湖边甬道前行。从这里走到池北首，那里建有一殿，名为临湖殿，即是宫城最北的一座殿宇。临湖殿正对宫城玄武门，出了玄武门，即可跨马返回府中。李世民边走边想，回府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那三名近卫逐出。另嘱长孙无忌将府中之人细细考核一遍，不能再让四郎他们钻了空子。

然防四郎来拉拢府中人还算是容易的，眼前父皇对自己的态度却不敢深想。为夺太子之位，自己连使了两步招儿，然皆败下阵来。眼瞅着大郎的太子之位日渐稳固，父皇对自己日渐警惕，到底再使什么法儿来改变这种颓势呢？李世民思来想去，心里一片混乱。

他这样边想边走，不觉就来到了玄武门前。

宫城北墙有三个门，玄武门为通向宫禁中的唯一门户，居于宫城北墙之西；墙东首有一门名为玄德门，即是东宫的北门户，中间的安礼门则是李元吉居住的承庆殿之出口。臣子朝见李渊的时候，按例应从南边的承天门进入。而皇子们被临时召见的时候，李渊恩准他们可以从玄武门入内。像李建成和李元吉从玄德门和安礼门出来后，西行不远即是玄武门；李世民居于西墙根处的弘义宫，从玄武门进入宫禁之内，也很方便。

玄武门的城楼建得很是雄伟，厚厚的青砖砌就了门楼，留出了一个阔大的门洞，门洞里有三重门，皆用终南山上的千年椴木制成，并用阔如手掌的青铜钉镶嵌。

李世民无心看玄武门，目不斜视大跨步欲走出门外。守卫的宿卫见秦王走来，早已挺直了腰板齐刷刷地排成两行。这时，只听身后一人叫道：“秦王请留步，容小人参见。”

李世民愕然回过头来，就见身后站立一人。只见他身穿□裆甲，右佩胡禄，左佩弓袋，头戴兜鍪顿项，看到李世民转过身来，他急忙屈膝为礼。又见李世民愕然的神色，那人除掉兜鍪顿项，笑道：“秦王，小人名叫常何，难道殿下不记得我了？”

李世民细观他的容貌，喃喃道：“常何——常何——噢，我想起来了。当初征讨宋金刚时，我在雀鼠谷内送你羊腿。是你吗？”

常何笑容满面，说道：“殿下真是好记性，算来已过去四年了，难得殿下还记得小人。”

李世民走前几步．拍了拍常何的肩膀，笑道：“若我们行在路上，我断然不会认出你。你在雀鼠谷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如今你脸上胡须这么长，我实在不敢认啊。”

“殿下见过那么多的人，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能记得小人的名字。人言秦王素有过目不忘之能，果然如此。”

“不要再张嘴闭口称呼自己为小人了，看你的装束，现在必有品秩。我这些年来久不典兵，一直不知你的音讯，你这些年来都干了些什么？”

“禀秦王，小人自从离开殿下指挥后，又随太子扫平刘黑闼，因积有微功，被太子简拔为校尉，后又入东宫宿卫。昨日，又被任为左羽林军兵曹，专掌玄武门守卫之事。”

“噢，想不到你还有如此的际遇。”李世民胡乱应了一声，思绪又飞开了去。心想大哥这些年果然忙碌，手伸得很长，竟然能把常何这样的人物都笼络怀中。

“唉，要说这些年蒙太子垂青，又蒙皇帝圣眷，小人忝列近卫之侧，心里应该满足才是。然小人是个急性子，总想随秦王上阵劈杀，以此博取功名，这样才来得畅快。日日守在这宫禁之中，把人都快憋死了。”

李世民仔细观看常何的神色，见他满脸真情，眼光中不似作伪，看样子他还真是好武厮杀，依稀像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人的脾气。这样一个人物被大哥网罗过去，实在可惜。他不禁有些后悔，嘴里说道：“你年纪轻轻就升为禁军兵曹，一般人难有如此际遇，那是你拼杀积功所得。这玄武门位置重要，事关父皇的安全，岂能委之常人？你守此重地，今后要小心谨慎，不能有微小差错。这件事若做好了，可比你上阵斩将夺旗的功劳要大得多。”

常何道：“小人谨记秦王训诫，今后不敢马虎。”他见李世民神色游移，

不敢再多说，遂问道：“秦王的马在门外吗？容小人为殿下牵马。”

“不用，那里有人侍候。”李世民见常何的殷勤劲儿发自真心，其对自己的恭敬与雀鼠谷时无异，一直紧绷的精神稍有松弛，展颜笑道：“常何，我看你与我府内的程咬金、尉迟敬德的性格相仿，你有空闲时间可入天策府与他们会会，相信你们定会谈得投缘。”

常何点头道：“一定去，一定去，程将军和尉迟将军是我早就心仪的人物，只怕他们不肯与我结交呢。”

李世民嘴唇又动了动，有心想问你这样做太子会不会高兴？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就在常何陪同下出门，然后上马回府。

第三十四回

零落势去天策府

疑阵退散突厥兵

这个冬天不算太冷，仅是飘了两场不大的雪，即应景般地了事。

李世民的心境却未随这个暖冬而增添些暖意，反而渐渐沉重起来。天策府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其时，十八学士中的薛收已病逝，陆德明、孔颖达正与东宫的欧阳询等人一起修撰《艺文类聚》，姚思廉、盖文达、颜相时、许敬宗、李守素、李玄道、蔡允恭奉李渊的指令修撰前史，至于苏世长、于志宁两人，他们日日随侍在李渊身侧，无暇分身，原来的更日值宿制度已名存实亡。如今李世民的身边，仅有房玄龄、杜如晦、褚亮、薛元敬四人时常跟随。

李世民被任为中书省中书令之后，渐渐感到无事可做。中书省须按照李渊的意思负责进奏表章，起草诏敕策命，再由门下省进行审议，最后由尚书省执行。这样，他上有李渊口授批改，下有李元吉瞩目挑剔，那边还有一个李建成瞪目眈眈，其一章一句不可违了李渊的意思。李世民做了两个月中书令之后，感到没有什么趣味，渐渐将中书省的事务交由中书侍郎办理，自己落个清闲。其时位列宰相之职者为李世民、李元吉、封德彝、陈叔达、萧瑀五人，陈叔达和萧瑀近日奉李渊之诏前去主持修史，不来参加政事。每每到东宫议事，李建成和李元吉一个鼻孔出气，封德彝善于左右逢源，暗暗地倒是附和李建成的地方多。李世民冷眼相视，知道自己在这个场合居于绝对劣势，也就敷衍了事，闭嘴的时候要比张嘴的时候多。

李建成果然说动李渊，将马三宝封为云梦县男，授为同州刺史。李渊一开始不太乐意，架不住李建成多次游说，遂征求封德彝意见，封德彝说马三宝为近臣多年，须放到外任上磨炼一番，这样才能成为大唐的有用

之材。李渊点头答应，李建成终于搬开秦王设在父皇身边的这枚钉子。

马三宝见自己被授为外任，心里倒是一下子轻松起来。前次杨文干兵变，他满想可以此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拿下来，没料想李渊却反其道而行之，又给了李建成更大的权力。眼瞅着李世民在那里形影相吊，日渐势穷，他不免心下恻然。又见李建成对自己失却了往日的热情，渐渐冷漠，知道他们对自己若有所思，心里不免忐忑不安。这下子被授为外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从此可以脱身他们兄弟之间争斗的旋涡，离开这是非之地，真正是一种解脱。

到了马三宝带同倩紫前去赴任的日子，李世民并未到场相送。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代表自己给他送了一些礼物，其中一幅字是李世民亲笔书写，上面仅写了一句话“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是江淹名篇《别赋》的开卷语。其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房玄龄和长孙无忌送别马三宝之后回府，见李世民仍在庭院里转悠，知道他此时心中郁闷。两人在那里商量半天，还是硬着头皮过来，说了一个坏消息。

原来两人回府的半路上，正好遇见封德彝奉李建成之召往东宫赶去。三人寒暄了一阵，然后封德彝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你们敢是去送马三宝赴任吧？将来这样的事儿还多着呢。看皇上和太子的意思，如今天下太平，将京官放为外任正是时机。秦王的天策府里人才济济，太子说这样闲置下去太可惜，过两天不知谁又要走了。”

房玄龄明白这是封德彝向秦王透信儿，说明李建成准备打天策府的主意。

李世民听完并未评论此事，只是说了一声：“又是这个封德彝，每每关键时刻，怎么都有他的影子？”

李世民平淡地打发着日子，平日里处事低调为之，在朝中渐渐无声无息。终于有一天，东突厥不甘寂寞杀向长安，又给李世民带来了际遇，他又有了露脸的机会。

自从李大亮在并州屯田，雁门关、马邑的防守日益巩固，颉利可汗领兵来此骚扰，碰了几回钉子见这里难以撼动，遂从此不从这里进兵，另选择西路进攻。武德八年七月，颉利可汗得梁师都之助，带领大军经过朔方向南直攻泾州，袭破阴盘城后，带兵又抵达陇州，这里向东距离长安仅有四百里的路程。李艺见突厥势大，不敢出泾州城与其交战。那几日，各地急报像雪片也似飞往长安，纷纷要求李渊增兵。

消息传到长安，百官震动。李渊气急败坏，骂道：“突厥贪得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他口中虽说要御驾亲征，然心里没有一点底儿，不自觉将目光射向李世民。这时裴寂先与数名官员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献上一个馊主意，奏道：“陛下，突厥屡寇关中来威胁长

安，只是认为我国府藏财帛皆在京师的缘故。如果现在将长安焚烧另行迁都，则胡寇无计可施自然退兵。”李渊道：“裴监的这个主意挺有新意，依卿所言，国都迁往何处为宜呢？”裴寂道：“若迁都山南，则突厥难以深入，最为安全。”这时，李建成、李元吉也附和同意，李渊即当堂指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越过南山前往樊州、邓州一带，寻找迁都的地方。

宇文士及即是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的弟弟，现任中书侍郎，又兼任天策府司马。

萧瑀、陈叔达、殷开山、屈突通等人认为此议不妥，然这一段时间以来，朝中大事皆由李建成、李元吉、裴寂等人剖断，现在李渊又同意，他们有心谏止又实在不敢。封德彝内心认为迁都不是好法儿，也不出言谏诤。

李世民在堂上隐忍半天，没想到裴寂所提的荒唐法儿竟获父皇确认，他实在忍不住，出班谏道：“父皇，儿臣以为现在迁都不妥。”

李渊虽心里厌恶李世民，然知二郎的见识和所断皆超常人，又见萧瑀等人脸上透出热切的神色，遂示意他说下去。

李世民道：“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有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胡寇扰边，就轻易迁都远避？若迁都，恐为四海所羞，为百州之笑，望父皇慎思之。”李世民的这番话，先拍李渊的马屁，又说不可失了大唐的威仪。李渊刚刚说了今后与突厥之书皆用诏敕，那是待属国之礼，他听后也觉得顺耳。

李世民接着道：“陛下太原首义之时，国势何等弱小，犹不卑不亢，巧与突厥周旋。如今国势已强，父皇唯不愿与突厥发生大规模冲突者，盖缘于国内亟须休养生息，并非向之示怯。今颉利可汗上门来欺，若不还以颜色，其豺狼心性，今后更狂。想古时的霍去病，不过为汉廷的一将帅，犹且志灭匈奴，穿行于漠北。儿臣忝备藩维，却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这是儿臣的责任。父皇，儿臣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项，致之阙下。若儿臣无能使之，那时再提迁都也不为晚。”

这番话说得李渊心花怒放，拍案赞道：“好哇。”

那边的李建成却有些着急，怕李世民从此又揽兵权，当着群臣的面又不好说破这个意思，遂冷言道：“秦王之语未免托大，昔樊哙也有豪言壮语，欲以十万横行匈奴中，结果呢？不过虚妄罢了，我听秦王的言语怎么和樊哙有些相似呢？”

李世民不示弱，当堂反驳过去，说话简短铿锵有力：“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哉！我不说诳语，敢定不出十年，必定漠北！”

群臣见兄弟两人当堂折辩，这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场面，他们窃窃私

语，其中倒有一大半人赞成李世民的意见，认为目前国势尽可放手与突厥一搏，不可示之以弱。

李建成复向李渊道：“父皇，儿臣以为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可遣一大臣前往相谋，不用大动兵戈。”

李渊此时已拿定主意，向李建成摆了一下手，说道：“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不错，突厥得赂即退，然如今深入国境，若一味相让，其势必得寸进尺。二郎、四郎，朕与你们十万兵，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你们可与李艺一道，陇右诸州军事皆由你们主之，得以便宜从事。众卿，明日你们同朕一起，设宴于兰池，为二郎、四郎送行。”

众臣纷纷答应，这样，久违了典兵权的李世民抖擞精神，重又披挂上阵。

颉利可汗此次势在必得，除率领手下铁骑六万以外，又说动突利可汗一同出兵。突利可汗本名为阿史那什钵苾，为始毕可汗的儿子，即是颉利可汗的侄儿。颉利可汗接替处罗可汗即位后，为笼络人心，封什钵苾为小可汗，管辖契丹、靺鞨一带地方。这突利可汗今年刚刚二十岁，其年龄虽轻，然性格温和，处事大度，没有父兄那样的骄横跋扈劲儿，赢得所辖部落的拥护，后势渐壮。此次突利可汗出兵三万，与颉利可汗合兵一处后，人马即有十万之众，对外号称二十万。他们一路南下，铁骑所到之处势不可挡，将诸州唐军吓得紧紧龟缩在城池之中。

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强攻陇州不下，这日听说李世民、李元吉带领十万大军到了豳州，两人遂弃下陇州不攻，挥师东进，欲与唐军决战。

李世民与李元吉带领大军出了长安，天空就开始下雨。一开始雨势不大，过了两天，大雨滂沱，山洪冲垮了官道路基，阻隔了后面尾随而来的运粮车队。这样就使唐军陷入缺粮的不堪境地，使李世民未与颉利交手，就要先考虑筹粮之策。他一面令军中集中粮草，统一供应；又令长孙无忌、史大柰、段志玄领人去两厢州县征集存粮。

军中烦心的事儿并非缺粮一桩，将士们遭遇苦雨，衣甲和军械皆被大雨淋湿，也是苦不堪言。许多人渐渐生出了瘙痒疙瘩，加上身上甲装被水泡透，凭空又多了不少重量。沿途路上都是一色的黄土，被水淋湿后，就成为很深的泥浆，后来人众经过，弄不好就陷了进去，折腾得如泥人般地翻滚爬出。那些日子，军中怨言顿起，皆以为忧，这些消息传入长安，李渊和群臣也感忧心。

这日大军好歹入了豳州，未及歇息，就听颉利、突利两位可汗率领一万余骑到了城西，布阵于五陇阪，并派人前来邀战。豳州刺史眼望源源而至的唐军，见他们周身泥巴，模样狼狈，人困马乏，心道他们这样如何能战？

众将一听突厥兵已列城西，其中的一大半人皆惊恐不已。倒是天策府的

那帮将领求战心切，他们摩拳擦掌，坚决求战。尉迟敬德道：“大雨奄至，突厥一样遭遇苦雨。这样我们就扯平了，谁能胜出，还要看各自的真本领。”秦叔宝也道：“黑子说得不错，突厥深入我国腹地，这里不是北方的大漠，他们往往倚仗马快刀利，到了这儿，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李世民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这帮府属，心想烈火见真金，关键时刻才能显出各人的本性。他眼望外面如注的大雨，豪情又起，对李元吉道：“四弟，如今突厥陈兵于外向我求战，我们不可示之以怯意。他们领兵万余，我们也领兵一万与他们对阵如何？”

李元吉这些日子连连咒骂苦雨，刚入了豳州城，就想好好洗个澡儿，再睡上一大觉，以释去数日来的疲乏。现在听说要出城战斗，满心不愿，说道：“突厥兵现在以逸待劳，知道我军疲乏，想一举击之。形势如此，我们不如先坚城固守歇息一阵，再定行止。万一现在轻出失利，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啊。”

“不然，突厥素来欺软怕硬，若不见于颜色，其更跋扈。刚才叔宝说得对，突厥兵往往倚仗马快刀利驰骋大漠，到了这里山丘之间就无用武之地，反不如我军的战斗力。”

“你们天策府之人，素来傲视群雄。只不过，眼前的突厥兵不是山寨里寻常的草鸡队伍。二哥，我劝你要慎重啊。这里距离京师仅有三百里，若豳州一失，京师震动，悔之不及呀。要我说，还是稳妥一些为好，你以前好坚壁怠敌，怎么现在变了性儿呢？”

李世民见李元吉的坚守立场很坚决，神气中似有一丝儿怠懒之态，心里的火慢慢升起来。然他惯常喜怒不形于色，语调依旧平缓，商量道：“四弟所说有道理。这样吧，就由我领兵出外，你在此坚守，万一我失了手，你且接应如何？”

李元吉冷冷说道：“此次典兵，父皇授你为行军主帅。你既然坚持要出城，我不好拦阻，我自听吩咐罢了。”

李世民点起五千马军、五千步卒，大开西门，向十里外的五陇阪行去。

行军路上，李世民向杜如晦道：“自从那次和突利相遇，算来已有两年了吧？听说他现在将辖下整顿得有声有色，其威望隐隐然凌驾于颉利之上，是吗？”

杜如晦答道：“是啊，突利年龄虽轻，然宽厚随和，不欺凌辖下部落，能够一样看待，如契丹部等对他很是尊敬。从其父始毕开始，至于处罗、颉利，往往蛮横霸道，唯重突厥部落，对薛延陀、契丹等外族部落既索牛羊奴隶，又厉言有加，现在怨言日重。这突利与其父其叔不是一样的性情，确实透出特别。想起那日秦王与突利相遇，你们言语投机，又英武相当，如今相见堪称故人。只不过眼下为敌对阵，不免有些尴尬。”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那日我在朝上对父皇言道，十年之内，定能谋下突厥。我说此言，并非虚妄，也不是一味凭武力取之。我今日领兵前来与他们对阵，主要是不想示之以怯意，若想彻底打败颉利，现在还不是时机啊。”

杜如晦眼光一亮，喜道：“秦王想先稳住突厥，然后徐徐图之。”

“不错，以我国目前国势，若倾全力一举击溃突厥，虽有其能力，然定会劳民伤财，大伤元气。我知道颉利那骄横的性格，若突利的声望凌于其上，他肯定会不舒服。且其待外族部落的态度，时间长了也难以持久，定招怨望。现在颉利那里，变数很多啊。”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一眼，觉得李世民的这步棋意义深远。房玄龄微微一笑，说道：“如此看来，秦王那次与突利相遇，不是巧合，莫非是上苍的刻意安排？”

李世民哈哈一笑：“玄龄，你莫非开始信天命了吗？”李世民和突利的相识，确实充满了离奇色彩。那年李世民被李渊放在马邑，久不召回，让李世民顿生愁烦之意。他为排除郁闷，就想出外狩猎一回。马邑周围因人声已多，大兽猛禽寻常难以见到，一日程咬金听乡农说，马邑东北的山林间，时有猛虎出没。他将这话儿传给李世民，李世民一听来了兴趣，即收拾行装，带同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四将，又挑了精壮兵士一百人，携带强弓硬弩，要去那里射虎。

他们一路向西北行去，渐渐就脱离了马邑、雁门所辖之境。迎面就见一山生满了松树、白桦，残雪散落在林间，山势连绵不绝，杳无人迹。程咬金此时嚷道：“好远的路程，该是这里了。”

杜如晦毕竟多识山川形势，他忧心地说道：“秦王，过了此山，即是契丹所辖地境。我们不可往行太远，恐有意外。”

李世民兴致勃勃，挥鞭打马道：“不妨，我观此山中定有猛虎，若就此止步，岂不可惜？走吧，且随我入此山中。”

马蹄踏过枯草、残雪，惊起了众多的小兽和栖鸟。他们今日的猎获目标只在猛虎，对其他动物视而不见。众人行到山顶，只听一声低吼，林中草丛间跳出一只吊睛猛虎，只见它慌不择路，一味夺路奔逃。李世民等人早已张弓以待，见到猛虎出现，就见箭雨连绵，一蓬蓬的长箭向它猛射过去。那猛虎中了几箭，大吼一声，身子凭空一跃，后腿弹动，竟然如一支利箭扑向李世民等人。无奈它在半空之中又遭遇了蓬蓬箭羽，身子尚未落地已经气绝。

李世民叹道：“这虎恐怕至死也不服气，我们人数众多，胜之不武啊。”众人听后不觉莞尔。

兵士正在翻检虎尸的时候，只听到山顶传来一声断喝：“何方来人？怎么

就昧了我们大王的猎物。”这人说的也是中土之语，然语调怪异拗口，显然非中土之人所说。众人抬头一看，只见说话之人的身后还有六七十个骑马之人，看他们的打扮，就知道是北境胡族之人。

程咬金见这群人逐渐走近，不甘示弱，笑道：“好可笑呀，我们刚刚将这只猛虎射杀，虎体尚温，怎么又成了你们的，莫非这只虎是你们家养的不成？”

那名说话之人毫无畏色，下马走近虎身前，在箭羽间翻检一阵，然后拔出一支到程咬金面前晃道：“我们大王射中此虎在前，这支箭是你们的吗？”

李世民见对方前首站立的两人器宇轩昂，身披胡服头戴双鹃尾，慷慨英武，知道这两人为他们的首领。遂拱手道：“我们同山狩猎，此虎引我们相见，且下马相识可好？”

那两人对望一眼，见李世民他们的人数比自己人多，其时中土和胡族对峙日久，动辄刀戈相见，觉得现在若动武，自己讨不到好处去。两人遂下马言道：“谨遵台命，且请到那边空阔之处坐地。”

自从启民可汗率众归了隋朝，突厥等部落渐习中土之语。他们与南朝之人相见，往往以中土之语交谈，虽语调不免怪异，然并不碍彼此交谈。

李世民和这两名首领一同到了左边的一处阔地，他们相让后就相对坐在山石上。尉迟敬德等四将站在李世民身后，紧紧保护。李世民见气氛不免沉闷，遂对程咬金道：“咬金兄，这只虎既是我们两家所射，就不要再分彼此了。虎皮到处是洞已不堪用，可将虎皮扒下，取肉烹之，再将我们带来的‘土窖春’酒温上，我们一同享用吧。”“土窖春”酒即荥阳所产烧酒，因酒味醇厚，博得李世民及天策府府属的喜爱，自从虎牢之战后常备至今。

那两名首领一高一矮，高者身上穿着突厥服，矮者则是一身契丹人的打扮。高者听到李世民称呼程咬金的姓名，眉毛一挑，说道：“咬金？我听说南朝秦王李世民，现驻军马邑，其手下猛将名为程咬金，莫非就是他吗？”李世民等人听到面前这人道出程咬金的来历，不禁愕然，李世民镇静道：“不错，他就是程咬金，没想到咬金的名字传闻这么远啊。”

高者又打量李世民身后数人，说道：“传说秦王手下脸如锅底者名为尉迟敬德，脸如淡金者名为秦叔宝。若将军身后即是此二人，则将军即是秦王无疑。”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阁下真是好眼力，我正是李世民。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那人迟疑片刻，与矮者对望一眼，然后朗声道：“素闻秦王英武能战，且宽以待人。我们今日在此相见，即是有缘。我不敢隐瞒，我名为什钵

苾，身旁此人名为孙敖曹，为契丹之大酋。”

这边数人听后不禁动容，他们虽想这两人为胡族中的首领，没想到一人为突利可汗，另一人为契丹的大头领。李世民听后，不自禁站起身来。

突利和孙敖曹也起身，突利说道：“秦王，如今我们为敌国，在此遭遇，若要兵刃相见，虽你人数多于我们，我方多为慓悍男儿，尽可放手一拼。”

李世民向后做了一下手势，独自一人走上前来，握着突利之手，说道：“可汗怎么能说出这般话来，我们以虎相识，正如你刚才所说即是有缘，岂可兵刃相见？我们今日不想其他，只想是山中相识的同猎朋友，在这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若我们今后战场上见到，那时再拼个你死我活如何？”李世民之前也听过突利可汗的一些事迹，今日见面虽仅寥寥数语，觉得突利为人坦直爽朗，与颉利可汗的性情大异，心里不免喜欢。

突利扭头对孙敖曹道：“早闻秦王英雄了得，你以为如何？我们今天就与秦王结纳一回，日后相遇或战或和，那是战场上的事儿。”孙敖曹点头赞许，眼中露出欢喜之意。

须臾间，那边虎肉已熟，程咬金唤人端肉奉酒，放在众人面前。李世民和突利可汗席地而坐，就在这山间松涛之中饮酒谈笑，所说虽多，并不语涉两国交恶。待肉尽酒干，两人醺醺然间拱手作别。归去的路上，李世民笑对房、杜两人道：“今日来射虎，不料却与突利晤谈。这真是世事难料啊。”

如今颉利、突利领兵来袭，果然应了那日言语，李世民要和突利可汗在战场上兵刃相见了。

说来也怪，李世民率领大军出城五里后，大雨忽然停了，全军一片欢腾。将近五陇阪，李世民令全军变阵。由秦叔宝、程咬金各带两千马军以为左右两翼；由史大柰为主，段志玄、张公谨为副带领五千步卒为中军；自己带领尉迟敬德率一千马军突前。地上仍然泥泞难行，唐军毕竟训练有素，在众将的招呼下很快到达各自的位置，队列逐渐整齐。

李世民和尉迟敬德两骑一前一后走在最前面，这样又行了三里，即到五陇阪。原来五陇阪为一长约五里的黄土高陵，只见上面站满了密密麻麻的突厥马骑。颉利选中这个地方当战场，是想居高临下可以快速冲锋，以此占上一点便宜。唐军到了离高陵有八百步的地方，李世民挥挥手，令停止前进，就地设阵。又对尉迟敬德道：“你去传话，就说我要会会颉利、突利两人。”

尉迟敬德撒开乌骓马奔向敌阵，李世民一面指挥摆阵，一面观察对面的动静。他见尉迟敬德已从对面返回，遂向史大柰交代了几句，自己带领一百骑缓缓向对面行去。他这里一动，突厥队列里也有了动静，就见其

中走出来两帮人马，一左一右向中间迎了过来。

两方渐渐走近，已经可以看清楚彼此的面貌。李世民识得右边的突利可汗，与左边的颉利可汗却是第一次见面。他令从骑驻足，独带着尉迟敬德迎向颉利可汗。只见颉利可汗头顶着长长的双鹃尾，脸现剽悍之气，一双鹰目炯炯有神。李世民在马上稍微一躬身，执手为礼道："来者莫非是颉利可汗吗？在下秦王李世民，现在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请可汗谅解。"

颉利可汗早闻李世民之名，他见李世民上来就彬彬有礼问讯，遂拱手还礼道："罢了，你既是秦王，当知乃父答应过的话。"

若论两人年龄，以李世民为长。两人仅各说了一句话，就显出颉利可汗的稚嫩。李世民暗暗想到，人言颉利简单横蛮，果不其然。看他那毛躁的样子，有些地方似乎与李元吉相似。想到这里，李世民敛容道："是啊，我今日此来，正是想问问可汗这句话。父皇答应和亲，又年年送去金币。然你动辄出兵骚扰边境，今又深入我地，累累失约，你到底想干什么？"

颉利可汗一点都不脸红，答道："当初乃父欲攻长安，派人找吾兄借兵，承诺向我称臣，所获城池归乃父，所获金帛归汗国。如今乃父国土一统，金帛日多，依旧想拿以前的那点儿数目来打发我，这是不成的。你既是秦王，那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是你给灭的。他们都是我的属国，岁贡为乃父的数倍。你灭了他们，国土即归乃父，这数份儿的金帛理应由你贡来，若不找你们，我又找谁要去？"

李世民听颉利说出这番奇谈怪论，心中不由得大怒，斥道："我朝江山，向为一统，岂有裂土纳贡之说？当初你父被逼无奈，入中土为隋文帝收留，文帝更划出河套肥沃土地由你等繁衍生息，没有我南朝的包容，哪儿有你们的今天？按理说你该向父皇纳贡才是，这样本末倒置不以为羞吗？"

颉利可汗也激起三分怒意，说道："谁让你们自相攻伐，竞相衰落呢？我们草原上的男儿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谁的马快刀利，谁就是大汗。"

这句话更激起了李世民的豪气，他沉声道："好，就依你的道理。今天我们是群斗或是单斗？"

"群斗如何说？单斗如何说？"

"我的身后，现有十万雄兵，我今天罢归不用。若论群斗，我仅带领身后的一百骑挡你的千军万马；若论单斗，你我且到那边的草地上，就我们两人，先马战，再步战，分出个高低来。"

颉利可汗没有想到李世民上来就如此强硬，他今天仅带领万余骑，满想示威一番以挫唐军锐气，不想唐军敢于冒雨前来硬碰硬。眼看唐军后续

队伍源源不绝，心想李世民所言非虚，心里就存了怯意。他又见李世民身长体壮，一柄大砍刀黑沉沉的很是沉重，素闻李世民上阵后敢于轻骑驰入敌阵，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现在若与他单打独斗，其心中实在没底儿。他在这里踌躇不答，笑也不是，怒也不行，脸上的神色很尴尬。

那边的突利可汗见他们两人高声谈话，似乎已经谈僵了。他松开缰绳，驱马走了过来，拱手对李世民道："秦王别来无恙？没想到我们今天却在这里相见了。"突利这样一说话，倒是打破了僵持场面。

李世民颜色不改，依旧冷面冷言，拱手还礼道："是啊，没想到我们今日在战场上成了敌手。突利可汗，我们上次盟于山间，言犹在耳。皆说有急难时互相救援，你来入侵，我又找谁救难呢？我们相盟犹在昨日，何故就没有一点香火之情呢？"

那次他们山中相遇，酒酣之际，两人顿起惺惺相惜之意。突利睁着醉眼说道："素闻秦王能征善战，今后我若有难，还望伸与援手才是。"李世民爽快答道："我们既为近邻，相互帮忙是分内之事。"两人那会儿似乎忘记了两国正在互相攻伐。

李世民如今提起旧话，让突利可汗感到很是羞愧，不觉低下头来。那边的颉利可汗听见此语，不禁顿生疑窦。突利与李世民相遇的事儿，他曾听突利说起过，然而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惜未知详。

李世民神色冷峻，挺直腰板打量着他们两人。这样静默了片刻，李世民不再等他们答话，一拨马头向阵中归去，尉迟敬德和那百骑随后跟了过去，将颉利和突利晾在那里。李世民归阵后，让史大柰挥动令旗，招呼前队缓缓向高陵移动。在两军的中央，有一道浅浅的水沟，唐军渐渐行到水沟之前，眼看着就要涉水而过。

颉利向突利看了一眼，无语返身回了己阵。颉利平素横蛮霸道，还有一桩坏处，就是猜疑心很强。他刚才听李世民说出与突利香火之情的言语，怀疑两人盟誓确有其事。事实上，如今东突厥汗国内暗流涌动，不说其控制辖下异族部落日渐乏力，就是其上层贵族间也猜忌重重。像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日渐貌合神离，与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社尔和郁射设也矛盾重重，这次来攻唐境，突利可汗还顾及面子随同前来，郁射设和阿史那社尔借口兵马弱缺粮草，压根儿不听颉利的号令。为了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老叶护不忘始毕可汗之托，经常劝说颉利让他设法笼络人心。颉利没有看到这些危机，觉得自己毕竟势强，谅他们也难以翻起大浪，并不主动修复裂痕，如今大敌当前，颉利不思两军对阵之法，满脑子想的都是突利为何与李世民有了香火之情。

看到唐军前锋已抵水沟前，颉利慌了阵脚，他压根儿就没打算今天与唐军开战。他又斜眼看了那边突利率领的队伍，只见他们站得整整齐齐没有一点动静。颉利可汗此时觉得今日不能开战，原因有二：一是唐军号

称十万之众难与争锋；二是突利姿态不明。遂派人入唐军阵对李世民言道："秦王不须渡水，我今日来并无他意，只是想重新商定一下盟约罢了。且请两军各自退回，另定日子商议。"

李世民听后，嘴角边浮出一丝让人难以觉察的微笑。他答应了颉利派来的使者，声言双方同时徐徐退兵。

唐军退回了豳州城内，豳州刺史在房玄龄、杜如晦的协助下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歇息的房屋。兵士们入房后换上干爽的衣服，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再酣然入睡，这份香甜要较往日来得爽快美妙。李元吉今日在城内，本想二哥要闹个灰头土脸回来，没想到反而折了颉利可汗的锐气，他不愿再见二哥之面，遂闷闷睡下。

大雨又下了一夜未停，到了第二天雨水依然不止，将豳州城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颉利可汗原说今日要派人来，约定商议盟约的时候地点，然一直过了未时，也未见有人来。李世民见此光景，就召集众将议事。众将到场后，李世民开宗明义，令准备好六万兵马，今夜冒雨潜出，前去袭击颉利大营。李世民这次不让李元吉与自己同去，只是让他带领剩余人马固守城池。李世民最后遗憾地说道："可惜李艺在泾州不能前来，他若不被颉利吓破了胆儿，我们两下一夹击，定能全胜。"

李元吉大惑不解，问道："如今颉利已同意盟约，我们再冒雨夜出，万一有失，岂不前功尽弃？"

李世民慨然道："突厥兵所恃者为弓矢，现在大雨滂沱已久，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正如飞鸟折断了翅膀；我们比屋而居，能用热食，刀槊犀利，正好以逸待劳。现在若不抓住这个时机，还等待何时呢？"

李世民此次带来将领以天策府府属为主，其余的也多是旧部，这些人早就养成了对李世民言听计从的习惯。只要李世民言语一出，他们不用考虑别的，只要将麾下兵士指挥好依计行事就行。在这种情势下，李元吉的言语不起任何作用，他只得讪讪而退。

夜幕降临，六万兵马结束停当，准备出发。李世民这时召来房玄龄、杜如晦两人，令他们少带从骑，快速奔往突利可汗大营，通报唐军出行的消息。李世民微微笑道："如何向突利陈说其中的利害，正是你们两人之长。"

房玄龄凝神思索片刻，说道："我思秦王之意，此行意在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杜如晦也缓缓地点头。

李世民悠悠地道："是呀，我不愿现在就与突厥开战，毕竟现在不是时候。也许此战能胜，只是如此一来，突厥内部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与其他部落一致对我，这倒是一件难事儿。如今突厥内部已出现争斗的苗

头，我们所做的应是添一把火泼一瓢油，让火更旺才是。若贸然开战，反把这火引向我们。”

房玄龄道：“我明白秦王的意思了。”他遂与杜如晦一起，身边只带十骑，先行出城，悄悄潜往突利大营。

李世民为房、杜两人留足了两个时辰，让他们有与突利说项的时间。亥时，雨水渐小，六万兵马分为三路，李世民令他们大张火把，只听人声马嘶，三条火龙直取颉利大营。

唐军前来摸营的消息很快报到颉利那里，颉利暴跳如雷，心想李世民欺人太甚，要坚决还以颜色，遂令将突利等人召来议事。

突利此时已接待过房、杜两人，他们原来就已相识，此次相见，寒暄两句后即话奔主题。突利这些年越来越不满意颉利的行为，又见唐朝日渐势大，且与李世民甚为投缘，就有心与李世民交好，没有一点与唐军开战的意思。

颉利见他们入帐站定，满腔怒火说道：“李世民太狂妄了，竟然想来摸营，还大打火把，分明不把我们瞧在眼里。我意已决，定要还以颜色，打他个有来无去。”想起昨日李世民要与自己单打独斗，颉利深感受到了羞辱。

突利劝道：“大汗昨日已答应盟约，想是秦王未见我们人至，故而出兵。”

颉利道：“这雨下得如此大，再等两天也不妨，何至如此性急？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布置，准备迎战。”

跟随其来的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叹道：“大汗，如今大雨历久，我们的弓矢筋胶俱解，如何应之呀？我们深入腹地已久，又遇苦雨，人身马匹周身湿漉，困顿疲乏，军中已有怨言。依臣意，不如早日与唐盟约，引兵北还为上策。”

颉利可汗横了阿史那思摩一眼，鼻中哼了一声。

阿史那思摩为一老臣，处罗可汗时即官至夹毕特勒，因他生得不像突厥人，而貌似其他异族，处罗可汗认为他非阿史那族，疑心颇重，不加重用。到了颉利可汗时，按辈分他是颉利的从叔，然颉利依旧如是，不交给他一兵一卒的典兵权，官位依然为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渐渐明白了这个原因，觉得自己不被族人认同，心中不免愁闷。

颉利在帐中烦躁地转了半天，最后目视突利道：“这么说，你不愿随我出兵了？”

突利点点头，说道：“依特勒刚才所言，此战不利。若贸然出战，使儿郎

们抛尸疆场，恐亦非族人所愿。你不妨问问大家的意思。”

颉利可汗巡视帐中之人，见他们的眼光中大多是赞许突利的意思，心里一惊。以往每次征战，尤其是与南朝之战，意见基本上统一。像现在这种阵势，却是头一遭啊。这颉利可汗性格虽然横蛮，但毕竟不是糊涂之人。他脑子中快速转了几圈，将事儿翻来覆去想了几遍，心中的怒火慢慢熄了下去，转头目视突利和阿史那思摩道：“如此，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不过，要想盟约，需退眼前之兵，这件事儿就由你们两人去办。”

突利和阿史那思摩大喜，慨然应诺。

颉利复又阴沉着脸道：“盟约的事儿也由你们去办。告诉那李世民，岁贡金帛要比往年增加一成，少了一两都不行！”颉利想从这上面捞回面子来。

此时，房玄龄、杜如晦还在突利的帐中。突利回帐，将颉利的意思告诉两人。他们随即迎上来袭营的唐军，找到居前的李世民。突利和阿史那思摩申明颉利之意，李世民在那里沉吟半天，方才令唐军调头。临行时，李世民让突利两人明日一早入豳州城来议事。

接下来的事儿就很容易了，李世民早就抱定了拿金帛换休战的念头，他临行前已向李渊请命并获得同意，现在只是一些谈判的细节。突利和阿史那思摩谦恭有礼，盟约极为顺利。李世民最后说，只要今日此约签成，明日突厥兵须当即返回北境，且不许骚扰沿途百姓。为求稳妥，李世民让程咬金和秦叔宝各带五千马军沿途护送，突利当场答应。这样，突厥兵在前，唐军在后，好像被押送出境，如此光景，算来也是第一遭儿。

谈判间隙，突利悄悄要求与李世民密谈。密室里，突利言辞恳切，要求从此将自己托付给李世民，并愿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李世民点头应允，令人拿来牺牲之物，两人就依中土规矩行了八拜之礼。李世民年长为兄，突利为弟。

阿史那思摩目睹了唐军的雄壮和中土的国势，顿生羡慕之心。李世民对他甚是礼敬让他又感到暖意，与族人对他的冷漠有了强烈的对比。他回到突厥牙帐后，整天若有所思，终于趁着一个月黑之夜，带领家人轻装逃出了突厥之境直奔长安。李渊见他来投，大为高兴，将他引坐在御榻之上，温言慰劳之。又令有司为他拨造房屋居住，赐爵为和顺王，食邑一千户。

李世民此次不费一刀一兵解除了危难，实为大功一件。他又感近时突厥入侵常常从此路进入，就带领众将沿途勘察地形，筹划应对之策。李元吉却不与他同往，而是向北狩猎一回，顺势到了李艺那里。

李艺自从颉利入侵之后，日日缩在泾州城内，无甚作为。李世民来书邀他一同出击，他借口兵少且雨水冲垮了道路无法前行，坚决不去。没想

到不到三天的工夫，突厥兵竟然在唐军的押送下出境而去。他在感叹李世民有能之余，心中又不免存有惊悸。

他为李元吉摆宴洗尘，李元吉问他："燕公，你眼前的张万岁还算老实吗？"

李艺轻蔑地一笑，说道："这个马贼近来只会乖乖地养马，没有什么异动，不足为患，只是秦王现在的举动，却有些令人忧心呢。"

"何以见得？"李元吉抬眼问道。

李艺嘿嘿一笑，说道："秦王这一段儿已经变得无声无息了，天赐其缘突厥来袭，让他有了典兵的机会。如今突厥兵已走，他滞留在此，又是勘察地形，又是布置兵马，他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他舍不得手中的典兵权呀，你要速告太子，让皇帝把他召回，若留得久了，恐会成患。"

李元吉一激灵，急忙站起，说道："燕公不愧为官多时，真是老而弥辣。不错，不能给他一点机会。我说走就走，燕公，谢谢你的茶饭。"

回到豳州后，李元吉即修书一封，与李建成报信儿。

第三十五回

酒肆结识不明客

狱中遭受皮肉苦

"对呀，如今突厥已退，二郎应该及早返京才是。他滞留豳州不归，难道真有什么想法吗？"

"陛下圣明。秦王这些年来屡屡在外征战，经常掌握典兵权。他这一段时间为中书令，忙于文牍之事，臣听说他早已不耐烦了。这次突厥来攻让他有了典兵的机会，还不好好地过一把瘾？陛下，秦王和太子现在势如水火，秦王又不是甘居人下的主儿，他在陇西手握十万雄兵，万一……唉。"

"看你，就会危言耸听！什么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二郎他有胆子领兵来攻京城吗？简直是白日说梦！"

"臣只是想给陛下提个醒儿，并无他意。不过，陛下啊，听说秦王此次出征，所带将领皆为天策府府属。这些将领们确实了不得，只要手下有

兵，其布阵攻退，要比寻常将领有能耐得多。外面流传一句顺口溜儿，说什么‘天策猛将，不同凡响；望者披靡，杀敌精光’。”

“胡说。天策府里的人谁能比上李靖、李世□？纯粹是在那里瞎嚼舌头。咳，你既然这样说，就让二郎速速回京不就成了吗？”

“陛下圣明。”

这段话自然是李渊和裴寂的对话，两人说话时正在海池里荡舟。李渊虽斥裴寂无端妄说，心中却若有所思。他想，看样子今后不可再轻易将典兵权交托给二郎了，他若觊觎太子之位，又拥兵自重，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李世民回京后依然轻松，他按时上朝，按时回府，中书省的事务自有两名侍郎打理，不用他多烦心。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如今国内基本安定，突厥也不来犯境，没有紧急军务，李渊也想不起用他。不觉夏去秋来，又复入冬，几场寒流掠过，飞雪翩然而至。

天策府里一群武将见无仗可打，又见李世民渐遭李渊冷遇，遂各安其身，当值之外，不敢再到李世民眼前添扰。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好吃肉喝酒，当值之后三人扎堆儿寻到酒肆，在那里吆五喝六；秦叔宝起了读书的念头，请许敬宗为自己授课，史大柰、张公谨和侯君集闻讯，也前来加入读书的行列。这样，这帮武人各自找到了活儿。

尉迟敬德三人一直饮用荥阳的“土窖春”，时间一长就想变变口味。他们满长安转悠，终于寻到一处名为“寻醉轩”的酒肆。三人尝了这里的酒，觉得滋味特别，三天两头都要来此一聚。

这家酒肆的主人为一年近七十的老翁，姓杨名春，自称家在剑南。酒肆里所鬻之酒为其家传自酿，取名为“烧春”。该酒有一般好处，就是不管人喝得再多，酒劲却不上头，且满嘴噙香。杨春还会做一道拿手菜，名为“豉杂黄牛肉”，系选用优质黄牛肉经豉汁腌泡，再用文火慢煮而成。当时人们认为“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唐律规定故意屠宰官马、牛者徒一年半，马、牛的主人故意屠杀者，徒一年。所以杨春的“豉杂黄牛肉”轻易不示人，仅向熟客供应。程咬金三人一开始慕名“烧春”酒而来，并不知道还有如此美味，及至他们来了几回之后，杨春主动将“豉杂黄牛肉”献出，三人一尝，叹为美味。程咬金更是笑骂道：“你这老儿，想不到还有慢慢吊胃口的本领。还有什么压箱底的好货？都一总拿出来。”

唐人喝酒，多行酒令，且有音乐歌舞相伴。当时的酒令有二十余种，这种文绉绉的行令喝酒方式称为“雅饮”，多在达官贵人和文士喝酒时使用。如程咬金、尉迟敬德这等武人，最不耐烦行此“雅令”，他们到了杨春的酒肆里，不用别法，三人轮流把玩“酒胡子”相嬉劝酒。

“酒胡子”是唐人饮酒风俗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器具，即是雕刻为高鼻碧眼

的胡人形象的偶人。喝酒时，将此偶人放在居中的盘中，由饮酒之人拨动，待偶人停下来指到谁，谁就须饮酒。

今天三人来此斗酒，“酒胡子”很是奇怪，不管怎样拨动，那偶人的手指十之七八指向程咬金，将程咬金灌得哇哇直叫。他说此“酒胡子”有毛病，唤来杨春，令他再换来一个，孰料依旧如是。

程咬金摇头道：“不行，不行，我们另换别的玩法喝酒。老杨春的酒虽不上头，可喝多了，肚里实在撑得难受。”

尉迟敬德不干：“不行，你这狗头想耍赖呀。以往我们皆用此法，那次志玄也是喝得直瞪眼，也没听说要换法儿。”

“对呀，酒刚刚喝到中途，不能再变法儿。”段志玄也不同意换招法。

程咬金见他们两人坚执不从，只好无奈地继续拨动“酒胡子”。说来也怪，“酒胡子”的手指依旧不偏不斜地指定程咬金，这下子程咬金彻底不干了，连声嚷嚷道：“有鬼，有鬼。”最后一杯说什么也不喝了，让免掉一杯。

这时，从灯影里走过来一人，他向三人行礼道：“尉迟将军、段将军，这杯酒且让我代程将军饮下去行吗？”三人一听，觉得他说的长安话很不地道，透出一股怪异的味儿，就在影影绰绰的灯影里打量他。只见他个子甚高，脸上一副红色虬髯，外身罩了一袭缺胯袍，一看就知道此人定是西域人无疑。

程咬金斜眼一瞪，冷言道：“你是谁？我说过要让你代酒吗？”

那人团手一揖，躬身道：“小人名叫何吉罗，系波斯人氏。自前朝时即专事贩运香料，已居长安十余年了。小人虽是西域之人，这些年居长安日久，习练了一些拳脚功夫，故早闻三位将军大名。小人也是此店中的常客，一直想拜见你们，今日有缘，不免有些冒昧了。”

隋唐之时，其对外经济、文化交往异常繁荣，欧亚大陆各地的商人纷纷来此兴贩贸易。其中以长安、洛阳两京为政治中心所在，外来人及胡商杂凑云集。走在街上，每每见到高鼻深目的异域之人，长安人早习以为常。

何吉罗此时显然已入籍唐朝，除了其面貌有异之外，长安话说得还算顺口，身上的打扮与中土人无异。他见程咬金来抢白他，并不觉尴尬，而是眼珠一转，笑道：“想是程将军不知，这‘酒胡子’自西域传入中土，其中有一个消息儿许多人不知，请看。”何吉罗边说边拿起“酒胡子”，揭开底座，就见里面有一按钮，他扳了一下，合上底座然后放在案上，用手一转，这次“酒胡子”的手臂却指向尉迟敬德。

程咬金恍然大悟，起座喝道：“好哇，我就感觉其中有鬼。黑子，定是你

与那杨春合伙来捉弄我的。”

何吉罗微微笑道：“程将军，这事儿怨不了别人。如今长安城里，明白这个诀窍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且杨春哪儿有胆子敢来糊弄你呢？想是这东西因震动合了机关，又阴差阳错指向了你。”

尉迟敬德道：“就是嘛。杀了我头尚且眼都不眨，还在乎这几盏酒吗？你这狗头，就会混赖。”

何吉罗道：“小人想和诸位将军结识一回，故想了个主意。如今程将军已经喝了不少，小人就与程将军凑个对儿，算是一方；尉迟将军和段将军算是另一方。我们两方还用这‘酒胡子’指引，接着斗酒。程将军，我方若输了，就由你随意饮，由小人兜底儿，如何？”

程咬金觉得今天喝了这么多酒，若现在罢手不喝，委实冤枉。何吉罗主动请战，看来也很识趣，不由得勾起了他的兴致，遂大喜道：“好呀，就这样办。黑子，我吃了这么多亏就不说了，你敢不敢？”

“嘿，谁怕了你这狗头不成。志玄，要说拼酒，我们什么时候失了下风？”

段志玄微笑不语，他眼望着何吉罗，觉得这个波斯人已成了一个长安通，那眼神和动作都与一个真正的长安人无异。

于是，“酒胡子”开始频繁地转动，其手臂指向双方的次数却是平分秋色。程咬金这方输的酒基本上都灌入了何吉罗的肚中，孰料这位波斯人的酒量甚宏，只见他喝得肚腹渐渐隆起，脸上颜色未见任何异常。

尉迟敬德喝到最后，觉得已经过量，遂说道：“好了，不喝了。这样太不公平，真正便宜了这个狗头。”

程咬金起身离座，哈哈笑道：“好呀，这样才算扯平了。”他拍了何吉罗一掌，赞道：“波斯人，真有你的。下次再来，我俩还是一伙。”

几个人尽欢而散。

此后他们每来“寻醉轩”，十之八九要遇见何吉罗，他们渐渐就熟悉开来，三人也喜欢上了何吉罗豪爽能饮的劲头，隐隐然觉得甚是投机。到了他们相聚的第三次，何吉罗带来了三个香囊，让他们转送给各自夫人。此时的长安，人们酷爱香料。像皇帝出行时，即先以龙脑、郁金等香料铺地。朝中达官贵人日日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之中，他们的身上散发着香味，浴缸中加了香料，而衣服上则挂着香囊。何吉罗所送的香囊中，盛的是蝉蚕形瑞龙脑香，打开后其香气可透十步开外，为罕见异物。三人的夫人一加试用，众官宦夫人皆现羡色，听了夫人的夸赞，三人心中不免得意，与何吉罗的关系不由得又近了一层。

长安每年消费香料的数量很大，许多香料和香材多是进口而来。像沉香出自天竺诸国，没香出自波斯回及拂林国，丁香出自东海及昆仑国，紫真檀出自昆仑盘盘国……何吉罗刚入长安时，以经营没香为主，后来渐渐做大，俨然成了香贩的首领。后来域外也需要中土之物，何吉罗就在中土收购瓷器、丝绸等物，输往外国。

何吉罗向三人家眷细说香料的种类和成色，让她们长了不少见识。她们从何吉罗手中购买的香料，质地就不用说了，价钱要比到市面上买便宜一半。妇人们不免在三人面前炫耀一番，他们愈发觉得这名波斯人很识趣。其中只有一个段志玄曾经晃出一些疑问来，觉得这样一个富商大贾在小酒肆里撞见，且日益投缘，似是刻意为之。随着他们日渐稔熟，段志玄的疑问也慢慢淡了。

三人观了何吉罗的武艺，见他皆是小巧擒拿功夫，并无特别之处。唯其轻身之功很不一般，只见他腾身一跃，偌大的身躯在空中腾挪自如，圆转如意，显是名师所授。三人问他投师何人？何吉罗微微一笑，岔开了话题，并不回答。

时间很快进入腊月。尉迟敬德用过晚饭后，坐在堂上挑灯看书。他识字不多，若不是李世民多次让他读书识字，他断断难以安静地坐下来。所幸小夫人家学渊源，知书达理，就依在他身边逐字念诵，让尉迟敬德省了不少事儿。他们书还没有读过一页，就听何吉罗叩门来访。

何吉罗并非单身到此，身后跟随一人赶着一辆黑沉沉的驴车儿。何吉罗见尉迟敬德来迎，一面令那人将车赶入府中，一面拱手道：“尉迟将军，年关将至，小人特备下一点年货表达心意，望勿推却。”

尉迟敬德道：“什么年货？还需要用车大张旗鼓运来？”

何吉罗脸上透出神秘，说道：“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到左厢房内说话。”何吉罗来府中次数已多，知道左厢房那里比较僻静，且房门只有一道低矮的石门槛儿，可以将车子推入房内。

尉迟敬德满腹狐疑，边走边说道：“老何，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先给你说好，若是寻常东西，我自有薄礼回赠；若东西贵重，我经受不起，你只好再赶回去了。”

车子入了左厢房，何吉罗挥手令从人牵驴退出去，房中仅剩下他和尉迟敬德两人。他将尉迟敬德拉到车前，说道：“这些东西并非我送的，而是受人所托。尉迟将军，请看。”他边说边掀起车子上的黑帐幔。

尉迟敬德搭眼一瞧，脸上顿时变色。只见车内装满了金银器具，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他厉声道：“老何，你受何人所托？为何送了如此重的礼？”

何吉罗脸上堆满了笑容，轻声道：“尉迟将军切莫惊慌，我们结识多日，

小人不敢有一丝儿歹意。且请坐下，容小人慢慢说与你听。”

尉迟敬德哼了一声，说道：“你知道我的脾气，这等来历不明的金银，你若不说个明白，有你好瞧的。”他依言退后几步，坐在身后的椅子上。

何吉罗不敢坐，探身说道：“那日你和程将军问小人的武艺为谁所授，我不敢回答，今日可以说明白了。早两年，小人闻听‘京都大侠’史师父的名气，又听说他好收徒弟，就托人投至史师父的门下。”

“史师父？就是那个史万宝吧？”

“正是。小人为一异域之人，长居京城，一来想学些武艺护身，二来想借重史师父的名望，托庇于其门下。”

“这样说来，这车东西是史万宝送来的？我和他素无交往，且他官职又高于我，他送我金银，意欲何为？”

“东西并非史师父所送，其中又有隐情，容小人慢慢说来。尉迟将军，你知道我平日多贩香料，宫中和官宦之家用得最多，若让他们多采买须人头熟。那日小人将这番心意说给师父听，史师父满口答应，此后果然引来许多人与小人认识，其中还入东宫见到了太子。”

“太子？想不到你为胡人，还有如此神通？你这样说，总不成这车东西是太子所送？想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正是，的确是太子所送。”

尉迟敬德大为震惊，一下子蹦了起来，扯着何吉罗的手道：“老何，你别骗我，如此大的事儿不可瞎编派。谅你为一游方胡人，岂能受太子所托？”

何吉罗伸手从怀中掏出一书，将之递给尉迟敬德，说道：“尉迟将军请看。此是太子亲笔所书。”

尉迟敬德接过书，眼睛盯着何吉罗，说道：“若真是太子之书，这事儿就不同一般。这么说，那日我们在酒肆里相见，并非无意之中撞见，却是太子你们有意安排了？”

何吉罗不敢接话，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然被满面胡子遮掩，并无异样。

尉迟敬德低头看信，见上面盖有李建成的图章。他从头看信，惜不认识其中的一些字，何吉罗的识字能力也有限。无奈，他只好将小夫人唤来，让她逐句解说。只听信中措辞谦诚，满是推许敬德之意。信中的最后两句是“愿迁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经小夫人解之，尉迟敬德明白，这是李建成在招诱自己。他日常随侍李世民左右，早已知道太子与

秦王争斗的形势。今日太子又送金银，又写信招诱，他知道这是太子想分离天策府人员，以去秦王之势。

尉迟敬德让小夫人退出，然后瞪着何吉罗道："想不到太子竟然让一名波斯商贾来为说客，老何，你不怕我一刀斩了你吗？"

"早就听说尉迟敬德将军性如烈火，小人内心确实担忧。正因为这样，小人才想法在酒肆里接近你们，这样先有一些亲近之意。"

"你处心积虑，其心可诛。不过我看你平日里还算爽快，今日不为难你，何况，我还要留下你这颗脑壳儿给太子传话。"

何吉罗听了尉迟敬德这种语气，知道今日的使命就此完结，遂不发一言，静听后话。

"这辆车子你还给太子，就说我尉迟恭为一介武夫，不劳太子挂念。我现为天策府左二副护军，为秦王的属下，此生此世，定为秦王的走卒。太子想用一车金银买走我的心意，他也太小瞧我了。"

说到这里，他挥手令何吉罗出门，"老何，你走吧。你既然是太子之人，当知水火不相容，从今之后，你不可再登我府中一步。"

何吉罗勾肩低背，带着车儿出了府门。尉迟敬德心如烈火，让小夫人为他准备衣衫，意欲找李世民说知此事。小夫人劝他不要去，说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秦王想已歇息。这样，尉迟敬德满怀心事熬了一夜。

第二日一早，尉迟敬德早早就赶到了天策府。进入仁文厅后，就见李世民正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一起说话，四人脸色都很凝重，显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尉迟敬德见状，作势要退出厅外。李世民向他招手，令他坐在近前。这时，长孙无忌悄悄告诉他："昨儿晚上，大理寺派人去洛阳，将张亮捉拿，说他谋反。"

李世民的消息能够这么快，自是白鹘传书的功劳。

李世民沉吟道："大理寺捉拿张亮，事发前绝无先兆。既然说他谋反，有何凭据呢？"

房玄龄道："今年以来，张亮从府中要去王保不少，算来也有一千多人了。那次圣上不让皇子有太多王保，仅留五百，张亮将多余的人都带往洛阳，想来定是这件事儿太惹眼。"

"张亮带走这些人，也是合朝廷规制的。若从这件事儿上下功夫，也太牵强。"李世民愤愤地说道。

杜如晦悠悠言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件事儿的背后，定是东宫和齐王府在那里使劲。莫非他们也想如杨文干那样，从张亮身上打开缺

口？”

李世民哼了一声，说道：“这一次怕是他们走了眼，明明什么都没有，硬想加罪，妄想。无忌，你今日找人打听一下，到底内幕是什么？还有，张亮若坐囚车来长安，需三日之后。你先去牢里打点一下，别让张亮来了受苦。”

长孙无忌领命而去。

李世民的目光移向尉迟敬德，问道：“敬德，你一大早就急急跑来，有什么事儿？”

尉迟敬德听说张亮被囚，愈发感到事情紧迫，说道：“太子和齐王也许有所行动。”他将昨晚的事儿说了一遍。

正当尉迟敬德说话的时候，程咬金和段志玄也匆匆赶到厅内，他们也听了一个大概。

程咬金张大了嘴巴，说道：“啊，黑子这样说，那何吉罗敢是被黑子赶出门外，又赶着车儿来找志玄的。”

李世民眼中精光闪现，问段志玄道：“这么说，何吉罗也去你府上当了回说客？”

段志玄道：“是的，晚间咬金兄来访，我们正在堂上说话的时候，何吉罗神神秘秘地走了进来。他说受太子之托，来送我金银，被我拒绝了。”

程咬金也说道：“何吉罗还说，太子另备有一车金银送我，被我当场骂了起来。我还说，算是我们瞎了眼，没看清你何吉罗原来是太子养的洋狗。”

若放在平日，程咬金说这些话，众人定是一阵轻笑，然现在都乐不起来。房玄龄幽幽地说道：“太子与齐王莫非真要动手了？”杜如晦也皱着眉头，说道：“太子与齐王若这样做，手段并不高明。试想想，秦王平日里善待众将，那是在战场中厮杀出来的情分，岂是用一车金银就能买走的吗？”

李世民默然片刻，缓缓起身，看着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道：“你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其心不移。世民平日待你们，严峻而多苛刻之处，我实在愧对你们的这片心意。”

三人急忙站起，拱手道：“秦王待我们恩重如山，我们的心若偏了一毫一厘，才是愧对秦王的恩情呢。”

李世民叹了一声，说道：“如今我日渐失势，东宫和齐王府日日车水马龙，嘿，朝中的许多人惯会扯顺风旗。其实太子送你们金银，你们也可

将计就计先收下来。一者可以慢慢察知他们的下一步计谋，二者可保你们自身安全。”

三人相对看了一眼，皆摇了一下头。尉迟敬德道：“这等背主私收金银的事儿，打死我也做不来的。”程咬金道：“是啊，我们若收了金银，就不是我们了。”

李世民又复沉思，转向房玄龄道：“玄龄，太子既然来找敬德他们，也不会放过其他人。他现在一手使软的，拿金银来收买；另一手来硬的，此次囚困张亮定是想以严刑撬出话儿来。今后，想他们还有别的花样。你通知府内的其他人，让他们这些日子尽量不要出外，谨慎守门。若有事儿须出外时，最好结伴而行。”

房玄龄宽慰道：“秦王曾说过，国破者不在外侮，唯在内部。如今虽形势险恶，但只要上上下下一条心，任谁也没有法儿。但也不能坐以待毙，也应该有应对之策。”

杜如晦神色沉重地点点头，说道：“秦王，玄龄兄说得不错。目前之势，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若无应对之策，即是束手就擒。”

李世民对两人的话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长孙无忌匆匆回来，想是已将诸事办妥。李世民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有找到人？”

“找到了，我们约好今天晚上再细谈。”

“嗯，你一定要把此事办好，不能让张亮受苦。若迫不得已，我也可找封德彝谈谈。”李世民又对尉迟敬德说，“你和咬金兄、志玄去找一下叔宝兄等人，让他们诸事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

尉迟敬德等三人点头答应，起身就要离去。这时杜如晦叫住尉迟敬德，叮嘱道：“敬德，你一定要万分小心才是。太子和齐王认为你是秦王的贴身护卫，如今收买不成，一定还会打你的主意，且不会是善招儿。”

尉迟敬德哈哈笑道：“不管他们使什么招儿，我都能对付，放心吧。”说罢向门外走去。平日里当府属出门的时候，李世民并不起身相送，今日却特别，直把他们送出大门外。

此时仁文厅内仅剩下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三人，房玄龄趁着这个空儿，对长孙无忌说道：“无忌，你与秦王是至亲，今天定将这要紧的话儿说给他听。”

“什么话？”

“敬德和张亮同时出事，说明太子和齐王已经开始了动作。他们如今和秦

王的嫌隙已成，若其把握了先机，一旦变起，则秦王命运叵测。”

杜如晦道：“无忌，玄龄兄所忧，非是杞人忧天。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为秦王计则是顾及其自身安危；为社稷计，秦王功盖天下，有明君之相，若其君临天下，则是社稷之福，百姓之幸。”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然而皇上时下对二郎已失去信任，太子又把持朝政巨细，二郎实在没有办法翻身。两位先生，你们有什么高见呢？”

房玄龄和杜如晦又对视了一眼，房玄龄说道：“要改变眼前这种颓势，必须使用雷霆手段。上次杨文干兵变，太子闻圣上召他，他乖乖地离开京城前去仁智宫请罪。为什么呢？缘于太子手中未掌握兵权。因而要施手段，既要诛杀太子和齐王，同时也要控制圣上，使他交出兵权，如此方能成大事。”

房玄龄此语一出，惊得长孙无忌目瞪口呆，张口结舌道：“这……这不是谋反吗？房记室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出格了？杜先生，你以为呢？”

杜如晦缓缓地点点头，一字一句道：“不错，要想改变颓势，别无他法，仅此一途。”

长孙无忌镇定下来，将此事前前后后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实在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也点点头道：“是的，也只好如此了。不错，要行大事，奉行温良恭俭让，那是不成的，二郎定会明白这个道理。等一会儿二郎回来，我先找他单独说，你们到时候也要帮助说说。”

房、杜两人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回到厅中。长孙无忌上前低声说了一句，然后两人到旁边的侧室里密谈。房、杜两人焦急地在厅内等待，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辰，李世民方低着头，慢慢走了出来，身后的长孙无忌一脸不高兴。看得出来，两人谈得并不投机。

李世民走到两人身边问道：“刚才无忌所言，想是你们也很赞同了。”

房、杜两人点点头，他们闹不清李世民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李世民正色道：“杀兄弟而囚皇父，岂是为人臣做的事儿？你们三人书读得不算少，为何都忘得干干净净？”他语气忽然低沉，“我想不到事情果真到了今天的地步，想起家姐病危之际，唉，其情切切，其意真真，那是一番肺腑之言啊！你们知道她当时说了什么吗？”

三人都摇摇头，不敢接腔。

“她说，若兄弟相争，大郎和四郎不是我的对手，让我一定要留下他们的性命。你们说，我真有这样的狠心吗？”

长孙无忌讷讷地说道：“公主的话并不为错，她既知兄弟相争，二郎不会束手就擒。”

李世民搓搓手，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们都是一片真心为我，我意存感激。不过我当初既然答应了婉娘姐，你们知道我的脾气，那是改变不了的。这件事儿到此为止，此后再也休提。

房、杜两人见李世民的语气如此决绝，只好闭口不言，闷闷散去。

房玄龄考虑事儿周密详细，他见尉迟敬德大咧咧地离去，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很不以为然，心里就存了忧虑。他专程找到尉迟敬德，嘱咐他一定要小心谨慎。尉迟敬德不以为然，说道：“不妨，白日里他们能奈我何？就是到了晚间，我夜不闭户，难道还有谁敢来找麻烦不成？”

尉迟敬德多年行伍生涯练就了一种特别的本领，就是不管晚上睡得再沉，稍有响动即能惊醒。他艺高人胆大，到了夜里，令家人皆在后房居住，自己独卧迎门的正堂当中，然后大开堂门，酣然入睡。

就在何吉罗来招降后的第三个夜晚，子时过后，尉迟敬德早已安睡。只听他鼾声如雷，间或放上几个响屁，万籁俱寂之中显得异常响亮。时节正是腊月，夜空里此时虽无风雪，那夜来的寒冷透过门洞侵入进来，尉迟敬德虽盖着厚厚的被子，脸面却也觉冰凉。忽然，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耳中竭力捕捉门外的声响。原来他在屋顶那瑟草抖动的微细声音中，发觉了几声沉闷的声响，显是有人从房上跳到地面。

他悄悄握紧双鞭，严阵以待。然过有半炷香的时刻，外面仍寂静无声。尉迟敬德不耐烦起来，双手一撑坐了起来，对着正门大吼道：“何方贼子？进不敢进，走又不走，想一直干耗下去吗？有种的进来说话！”

尉迟敬德给家人交代过话儿，不管这里有多大动静，不许他们来前。

这时，门外有脚步声响起，听来那脚步不疾不徐，显得很镇定。很快，一人到了门首，灯火照亮了他的脸庞，只见此人赫然正是何吉罗。

“何吉罗？”尉迟敬德不免惊诧万分。

何吉罗抛掉了手中所提的弯刀，抢前几步跪地道：“尉迟将军，小人夜来耽误了你的清睡，望乞恕罪。”

尉迟敬德哼了一声，说道：“老何，那日我说过不许你再来我府。你今日半夜摸来，又手提刀子，显然不怀好意。既然这样，我们就厮杀一回，莫辜负了派你来的人的心意。”

“不错，小人今日来不怀好意，要取你项上之头。尉迟将军，你且端灯随我出门看看。”

尉迟敬德放下一鞭，然后端起烛火随何吉罗出门，就见墙角下正委顿有两人，他们和何吉罗一样，皆身穿黑色夜行衣。

“唔，原来你还有帮手。”尉迟敬德点头咕哝了一句，然后问道，“他们现在委顿在地，想来是你动的手脚了？”

“不错，小人点了他们的穴道。”

“这两人是谁？”

“他们和小人同门学艺，都是史师父的徒弟。若论入门前后，我为师兄；若论武艺，他们两人还强于小人。”

“强于你？怎么又被你点了穴道？”

“小人趁他们专注于门内的时候，从后面双指齐出，将他们同时点倒在地。”

尉迟敬德颜色稍和，转身回房，边走边说道：“随我进房说话。看样子，你对偷袭之道挺有造诣，我现在你前面，也给我来一指头如何？”

“小人不敢。”

进房后，尉迟敬德说道：“你今晚到底怎么回事？好好说与我听。”

何吉罗道：“那日你拒绝了太子的好意。”史万宝派了我们三人来杀你，约定今晚动手。谁知我们入府后，我忽然后悔起来。”

“后悔什么？”

“当初小人跟随史师父学武，是想以此为机缘寻个靠山。谁知道史师父先指示小人与你交往，又派我来刺杀将军你，大违小人之初衷。小人毕竟为域外之人，陷身于此旋涡中，岂非极度凶险？”

何吉罗停顿一下又说：“何况自从与你们三人交往之后，小人深慕你们义气深重，气度凛然，不禁大为心折。我们波斯之人，最为崇敬的就是忠义勇士。且今晚来此，小人见你坦然开门，高卧堂上，这一份儿英雄气概，可把史师父给比了下去。因此小人下定决心，今夜远走高飞，再也不为史师父卖命。”

尉迟敬德听完，扔掉双鞭起身，说道：“老何，看来你是一条汉子，不枉我们结识一场。你若不愿刺杀我，这长安城里是待不下去了，今后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交定了你这个朋友。老何，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可好？”

何吉罗大喜：“好哇，能与尉迟敬德将军结为兄弟，实乃三生有幸。”

两人就对着灯火拜了八拜，结为异姓异域兄弟。算起来，何吉罗年长二

岁为兄，尉迟敬德为弟。

此时时辰已交三更，尉迟敬德听到远处传来的刁斗声，关切地说道：“何兄，此地不可久留，你速速离去。现在城门已闭，你有办法出去吗？”

“有办法，我有鸿胪寺发给的公验路证，天明之后就可以混出城外。”

“比及天明，那史万宝见你不能杀我，又无影无踪，定会让太子颁下海捕文书。公验路证有你的名字，不管你走到何处，定会留下痕迹。”

“放心，公验路证的名字是别人的。我为贩多年，这样的公验路证身上常备数张，请你不用担心。”

尉迟敬德疾步出门，说道：“何兄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片刻间，他很快返回，只见他手拉乌骓马，站立门外，说道：“请何兄出来。”他将马缰绳递给何吉罗，殷切说道，“我们既为结拜兄弟，兄将临行，为弟将此马相赠。东宫及齐王府之人如狼似虎，见你失踪，定会遍索不止。此马跟随我多年，脚力上要比一般马好得多，你骑此马出行，就可减少几分危险。”

何吉罗知道尉迟敬德爱此马犹如生命，现在慷慨相赠，对自己的情分可谓大矣。他连连摇手推辞，坚决不受。

尉迟敬德火又冒了起来，沉声道：“你还要你的小命不要？现在耽误一点时光，你就多了一层危险。少啰唆，快快上马！那褡裢里有一些散碎银子，可在路上使用。”

何吉罗见他执意如此，又见时间紧迫，遂翻身上马，拱手道：“好，我们后会有期。他日相逢，为兄定当送来十匹良马，以报此恩。”

尉迟敬德向他挥了挥手，何吉罗勒转马头小跑出了府门。尉迟敬德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之中，长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过头，看见依旧昏迷在墙角的两名刺客，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心想他们若这样冻到天亮，肯定会冻死；若现在将他们送给史万宝，又怕时间过早暴露了何吉罗的行踪。于是，他一手抓起一个，将他们搬入房内，用绳子将之紧紧捆起来。

这两个刺客一直昏睡，过了两个多时辰方穴道自解慢慢苏醒过来。他们听见尉迟敬德卧在榻上鼾声如雷，一时不明所以。

第二日，尉迟敬德将这两名刺客放在马背之上，然后独自驱马来到史万宝的府前。他一伸手将两人摔在地上，对其门卫说道：“告诉你们的史大人，他的这两名徒弟太脓包，刺我不成，现在原物奉还。”然后打马离去。

李世民听了尉迟敬德昨晚的遭遇，不禁怒火万丈，骂道：“欺人太甚！那史万宝为朝廷官员，却阴养死士，意图不轨。这帮御史都是干什么吃的，为何不早早弹劾他？”他暴怒不已，在厅内来回转悠。过了片刻，方才平静下来，对尉迟敬德道：“你今后更要加倍小心，不可着了他们的道儿。这样吧，我将前殿腾空，你通知叔宝、咬金等人，让他们这一段时间都来府中居住。唉，如今多事之际，若能退保求安，也是大家之福了。”不等尉迟敬德入天策府居住，这日正午，大理寺派来四名差役，手拿公文和索子，宣称敬德昨晚打死两人，大理寺要带去问话。尉迟敬德明白朝廷礼制，不敢反抗，乖乖地到了大理寺。

尉迟敬德入门后，见地上放有两袭草席，上面躺着两名遍体鳞伤之人，看他们的脸色灰白，眼睛大睁，显然已气绝多时。

堂上坐着大理少卿，他见尉迟敬德身穿官服，遂将惊堂木一拍，说道：“尉迟恭，你为何杀了这两人？左右，先将他的官服扒了，上锁。”

尉迟敬德伸臂推开前来的四人，冷冷说道：“不错，这两人我认识。他们昨晚上潜我府中欲行刺，被我擒拿后，今日早晨好好地将他们送入史大人的府中。他们现在死了，关我什么事？”

“大胆！我这里现有史大人的亲笔书信，说这两人被你殴打，伤重致死。你看，这里还有证人在此，你以为抵赖就能蒙混过关吗？”

一人在旁边怯怯地言道：“大人，小人亲眼所见。这黑厮一早将这两人驮至史大人门前，狠狠摔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小人上前查看，就见他们口鼻流血，已气绝多时。”

尉迟敬德斜目一看，认得他是史万宝的守门之人。他一下子明白这是史万宝在给自己栽赃，史万宝也够狠的，为了罗织自己的罪名，竟然不惜杀掉他的两名手下。

尉迟敬德大怒，骂道：“无耻小人，你这栽赃的法儿太不高明。这两人从我府出来，一直活生生的，怎么到了史大人的府中，他们竟然死了。嘿嘿，我有许多证人可以证明，到底是谁杀了他们，不愁弄不明白。”

“你有证人？好呀，你说出来他们的名字，传来问问便知。”大理少卿问道。

这一下子弄得尉迟敬德张口结舌，他匹马驮着这两人出了府门，沿途并没人留意。若找证人，只能叫自己府中之人来佐证，别人会信吗？按说何吉罗可以证明，然他此时已经远走高飞，了无踪影。

大理少卿又一拍惊堂木，喝道：“好你个尉迟恭，现有人证物证在此，还能混赖不成？左右，给我拿下了。”

尉迟敬德被下狱后，狱卒们奉命逼问口供。他们先是将尉迟敬德衣衫剥

下，然后绑在庭柱上，用皮鞭乱打一阵。此鞭有个名堂，名为“杀威鞭”。此后刑法五花八门，花样百出。无奈尉迟敬德心刚如铁，除了满口大骂，再无别的言语。这时他们动用一种酷刑，有个很形象的名字叫作“披麻拷”。即是先把鱼胶化烊，然后将之涂在人身上，再用麻皮和钩搭在上面，这样，麻皮和钩紧紧地粘在人肉上。若扯去一钩，就连皮带肉掉下一片，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这日狱卒如此这般将尉迟敬德浑身披满了麻皮和钩子，竟像野人一般。牢头狞笑道：“尉迟恭，天下皆知你是一个硬汉子。可你来错了地方，这个地方任你是铁人儿也难熬过去。我劝你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早早招供，这样大家都好做人。”

尉迟敬德骂道：“你这狗头，看你能奈我何！别看你现在闹腾得挺欢，以为冤屈了我就万事大吉吗？秦王能放过你们？皇帝也知我尉迟恭的名字，他能容你们将我冤死？哼哼，只要我尉迟敬德今后有一口气在，定将你们杀个干干净净。”

牢头哈哈笑道：“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再问你一句，招是不招？”

尉迟敬德啐了一口，斥道：“来吧，我尉迟恭至死也不会做出乞降的事儿。”

牢头皱着眉头也犯了难，上面让他来拷问尉迟敬德的时候交代有话：“一是要狠，定要套出口供；二是不许将他弄死。”看尉迟敬德那副死硬劲儿，恐怕难以达到目的。牢头一咬牙，向狱卒们做了一个手势。

一名狱卒走到尉迟敬德的面前，伸手抓起一只钩子，狠命一扯，钩子末端的麻皮登时扯下一块好大的肉来。只听尉迟敬德大叫一声，皮落处鲜血涌出。

牢头道：“尉迟恭，这滋味好受吗？”

尉迟敬德疼得龇牙咧嘴，叫道：“啊唷！痛杀我也。你这狗头，是谁吩咐你用此厉害的酷刑招待我？”

“招是不招？”

“招个什么鸟？哎哟！真疼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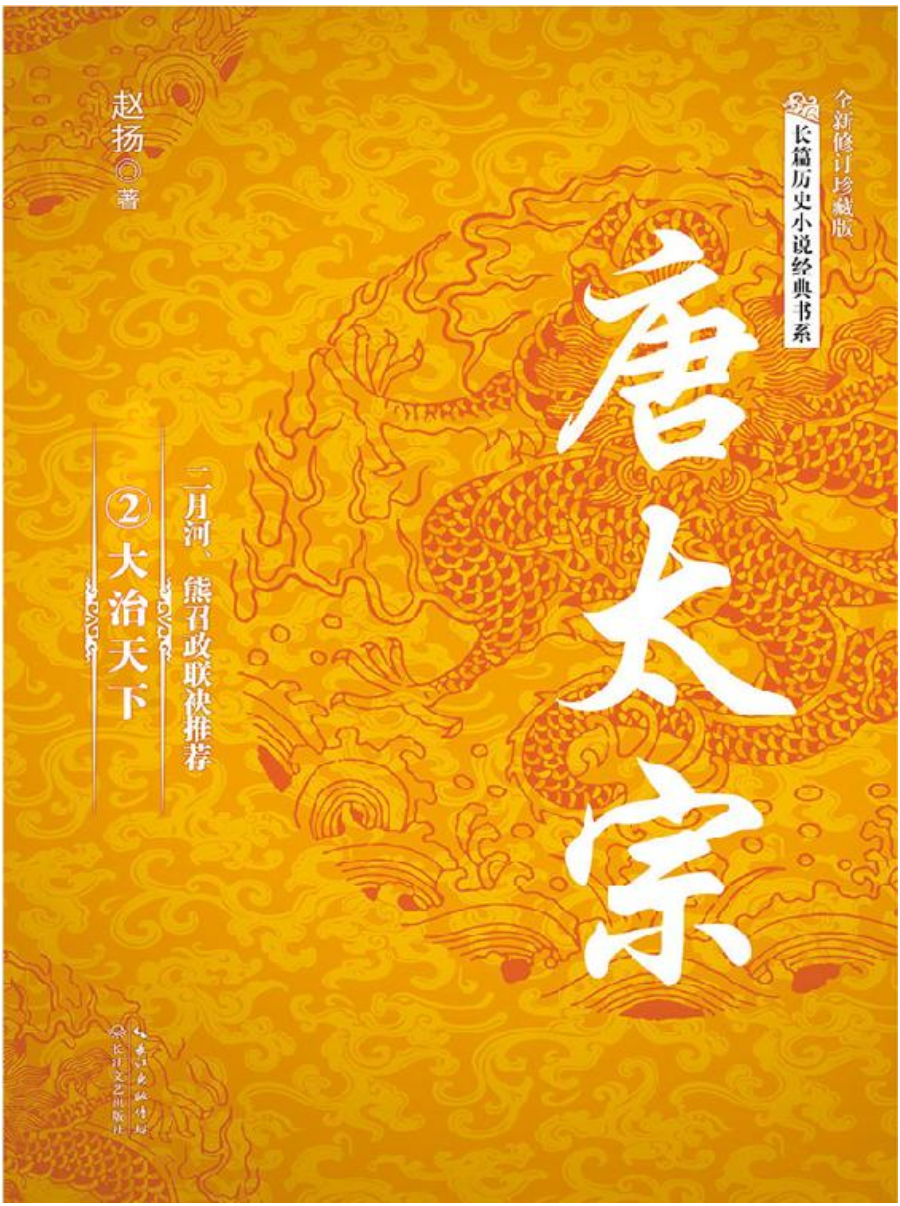
牢头吩咐再扯，很快又连皮带肉扯下了一大块。可怜尉迟敬德什么时候受过如此酷刑，只见他疼得脸都变了形，如杀猪一般地号叫，直喊得周围的狱卒们心颤不已。

扯到最后，尉迟敬德浑身流淌着鲜血，如同血人一般，竟然昏死过去。

牢头见他昏死过去，不敢再扯。遂唤人将他拖入牢房，又觅人为他止血。

张亮从洛阳解到长安，因有长孙无忌事先打点，虽受了一些苦楚，毕竟不似尉迟敬德这样难受。及至李世民得知尉迟敬德入狱，急忙派人前来打点，尉迟敬德已经受了严刑，正昏沉沉地躺在牢房中。

如此，李世民的两名得力干将同时陷入牢狱之中。



内容梗概

本卷主要描写了贞观年间君臣励精图治，实现天下大治的场景。

李世民登基之时，东突厥入寇，他用疑兵之计，单骑在渭河便桥上与颉利达成盟约，换来了短暂但可贵的和平。

对于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元老派、少壮派、君主之间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国家走向大辩论，李世民慧眼独具，采用魏徵等人的建议，制定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国策。偃武修文，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接二连三地出台。

为导人诤谏，李世民重用魏徵，朝堂上出现了以魏徵为代表的谏臣群体，不时纠察君臣过失；为任用良吏，李世民组建了以房、杜二人为代表的中央精干团队，形成了清明的政治风气；为震慑番邦，李世民任用李靖、李世□为元帅，统辖全军，使大唐国威声名远播。

在君臣的努力下，唐朝社会人丁增加、粮食丰盈、牛马成群，逐渐形成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贞观之治”由此而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儒家的理想盛世。

本卷动静相交，战争场面与朝堂议论穿插进行，节奏明快，张弛有度。细节描写逼真动人，李世民对重臣杜如晦的关怀，对结发妻子长孙皇后的真爱，刻画细腻，表现了千古一帝温情脉脉的一面。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 第六回
- 第七回

- 第八回
- 第九回
- 第十回
-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 第十三回
- 第十四回
- 第十五回
- 第十六回
-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第一回

建成怀仁宴兄弟

世民忍痛散府属

尉迟敬德和张亮身陷牢中，李世民一时也无可奈何。他只有派长孙无忌等人设法打通若干关节，争取让两人少受些苦，但牢头等人都是李元吉早已经安排好的心腹，此举也收效甚微。让李世民感到欣慰的是，两人在牢中虽然受刑，然坚强不屈，不论别人如何威逼利诱，他们坚不开口。

转眼间就到了元日，长安城里和宫内自有一番庆贺。往年的这个时候，天策府前车水马龙，如今门可罗雀，喜爱热闹的李世民深切地感到了前后的巨大反差。

正月初五上朝后，李建成在殿前的台阶上等着李世民过来，主动说道："二弟，今晚我备下家宴，你和四郎过来，我们兄弟三人聚聚如何？"李世民听完此话，迟疑了片刻，说道："节后忙乱，大哥日理万机，小弟怎么敢打扰呢？"

李建成明白了他的心意，微笑道："二弟，这些年我们之间的误会不少，主要原因在于沟通不够，若能及时说开也许就没事了。我为长兄，应该给兄弟们找一个沟通的机会，今晚家宴正是为此。"

“大哥胸襟宽阔，是我们为弟者的福气。可是四郎呢？他现在抓住我的人投入到牢中，妄想屈打成招。唉，我为这件事情，这个年都没有过好。”

李世民上来就咄咄逼人，让李建成很不舒服，他还是柔和地说道：“不妨，到时候有什么话都可以摊开来说。”

李世民见李神通从后面走过来，忽然计上心来，点头道：“小弟先谢谢大哥的美意，晚间定遵嘱前去赴宴。不过，晚上我想让神通叔同往，有一个长辈在身旁，四郎也许不会太放肆。”

李建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道：“随你。二郎，看来你还是信不过我啊。”

“大哥言重了。小弟只想叔父和我们是至亲，万一遇到绕不过弯的地方，叔父还能把把舵。”

“那好，今晚酉时，我和四郎在东宫专候你们。”

两人拱了一下手作别。

到了晚间，李世民果然约上李神通一起到东宫赴宴。李世民一边走一边想，大哥摆此酒宴，是真心谈和？还是当场摊牌？依照大哥的性情，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身旁的李神通却不知道此行的真实含义，他头脑简单，平时好凭武力，思虑的功夫就差了一些。这些年，他知道太子和秦王相争甚急，自己为他们的叔父，也不好明着帮哪一派，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干脆糊里糊涂两不相帮。然他毕竟和李世民相处的时间要多一些，内里的感情还是偏向李世民。今日李世民约他去东宫赴宴，他想这三兄弟终于又能坐在一起，当是美事，就一团高兴，满口答应。

两人不带从人，双骑很快就到了东宫门首。就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几人携手入宫，殿内早就备好了丰盛的晚宴。三人推李神通坐在上席，然后分头坐下。李建成端盏劝酒，晚宴的气氛渐渐活泛起来。座中之人以李神通饮酒最多，过了一会儿酒劲上来，脸庞变得通红。

“好哇。”李神通又饮下去一盏酒，不知道是赞扬酒好还是说别的事情，慢慢就有点语无伦次，“太子，皇兄每每说起你们兄弟三人，神色间颇为自豪。哈哈，我们李家，不仅能取得天下，还要传之万代呢。你们三兄弟今天就挺好，今后遇事有商量，遇难共同当，这才叫真兄弟呢。”

李建成拱手道：“叔父之言甚是，小侄今晚请你们来，正是要说明白了此事。”

李神通摆手道：“这样就挺好，只要你们兄弟今后能经常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则万事大吉。”

“不然，这一段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个明白。神通叔，你正好在这里作个见证。”李元吉冷冷地说道。

“什么见证？”

“大哥坚执将二哥请来说个明白，其实非我本意。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既然来了，不妨直截了当。二哥，大哥的太子之位，是由父皇钦定的。我劝你呀，今后不如收起锋芒，老老实实做你的藩王，不要再有非分之想。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李元吉这样咄咄逼人，弄得李神通张口结舌：“哎……哎，怎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吵什么？都是四郎在那里自说自话，我什么时候加入了？”李世民也冷冷地说道。

“哼，你倒是成了高人了。现在神通叔在旁，我问你，你若胸怀坦荡，为何要昧下洛阳的金珠宝贝？为何要买通马三宝诬陷杨文干谋反？”

李世民愀然不乐，目视李建成道：“大哥，你今日想是兴师问罪吗？”

李建成叹了一口气，说道：“二郎，我们兄弟到了今日的处境，确实非我所愿。我不想兴师问罪，不过你扪心自问，我们所以走到今天，你难道就能脱掉干系吗？有句话说得好，叫作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今后各安其位，兄弟的情分也要逐渐加深起来，这才是我今天找你来的初衷。”

李神通见场面气氛有些尴尬，就鼓掌道：“大郎的这句话说得好呀。难时依然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兄弟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和了就好，和了就好。”

李世民观察李建成的神色，见他不似作伪，遂言道：“大哥有如此心意，小弟唯存感激。今天既然想摊开来说，小弟就冒昧直言。自从那日得父皇训诫之后，我尽量内敛，日常谨慎办事。可是你们呢？先是派人携带金银来收买我府中之人，现在又无凭无据将尉迟敬德、张亮下在牢中，将诸般酷刑加之身上。四弟，你刚才所说，皆是猜测妄谈，无凭无据。我这里却有凭据在手，这又如何说？”

李建成脸现尴尬，而李元吉却若无其事。要说他们办的这几件事情，皆由李元吉主之，经过李建成点头赞同。其间，独魏徵全力反对。魏徵以为李世民性情刚烈，且谋虑深沉，若这样妄动其身边之人，定然撩拨起李世民的性子，弄不好会出大乱子。魏徵说道：“要想一劳永逸，须除秦王本身。只要他一倒，则树倒猢狲散，其身边之人自然离去。”李建成和李元吉不以为然，觉得李世民如今势单力孤，又在父皇那里失宠，只要将其府属弄散，则李世民不足为患，遂不听魏徵之言。此后魏徵又多次说起，两人充耳不闻，让魏徵伤心不已，私下里叹道：“时至今日，尚不知秦王是何许人也，真是枉做了这么多年的兄弟。”

李元吉见李建成脸现愧疚颜色，遂强辩道：“二哥的话，兄弟可有些听不懂了。尉迟敬德和张亮被捉，那是大理寺的事儿，和大哥我们又有什么干系？至于说有大哥的书信，二哥，当初既然有人能伪造大哥的手迹挑起杨文干兵变，这封信又焉能是真？”

李世民不理李元吉，目视李建成道：“大哥，这话到底如何说？”

李建成长叹了一声，心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往所发生的许多事，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他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问话，而是回头唤宫女道：“去，取来些柑橘汁儿为我们醒醒酒。”片刻间，宫女们为他们每人奉上一盏橙黄的柑橘汁儿。

李建成端起玉盏，目视李世民道：“二弟，如今神通叔在侧可以作个见证，我今日请你来无非是为了兄弟的情分。神通叔，你定然赞成这个理儿。”

李神通点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是这个理儿。”

李建成接着道：“我们喝了不少酒，饮了这盏柑橘汁儿，当能清醒一些。来，请饮此盏。”说罢，他先仰头一饮而尽。

李世民目视盏中的汁儿，只见盏是青色，汁儿是黄色，青黄相衬在烛光下透出温润。他先品咂了一口，觉得和菁儿调的汁儿差不多，口感甜酸滋味不错，遂一饮而尽。李神通品了一口就丢开，说道：“这汁儿有什么好喝的？酸不拉叽的，哪儿有美酒好喝？”就自顾自地斟了一盏酒，仰头喝下。

李建成又对李世民说道：“二弟，我的这番心意不管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总算是尽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义。刚才你和四郎说的事情，毕竟过去了。我们自今日开始，兄弟亲近如初，这样可好？”

“我相信大哥之言，然则尉迟敬德和张亮两人呢？他们现在还在牢中。若我们不咎既往，我回府后是否能见到他们？”

“二哥，你不可逼人太甚。我刚才已经说过，那是大理寺的事情，怎么能硬往大哥我们身上攀呢？”

“大哥，你说，这件事儿如何处之？”

李建成此刻也不敢说句干脆话儿，嗫嚅道：“这……这……等明日，我叫来大理卿问一问，若真是虚妄之事，当然应将他们放掉。”说着，向李元吉扫了一眼。

李世民瞧清了他的动作，心里不由得叹他有些可怜。遇到这等大事，不能断然处之，却在这里犹犹豫豫、左右摇摆，莫非也学了父皇的性子？李世民知道今日的这场酒宴枉费了大哥的一片心意，不会有什么结果

的，遂起身道：“如此，小弟就不劳烦大哥了。就让大理寺为他们定罪，然后处之吧。神通叔，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李神通站起身来，说道：“该走了，该走了。大郎，谢谢你的这顿酒饭。”他很识趣，见场中气氛越来越紧张，若他们冲突起来，自己万万弹压不住，还不如早点脱身为好。

兄弟三人再也无话好说，各自打着自己的主意。他们一路默默出了殿门，李神通和李世民先行，李建成和李元吉还要回去说上几句。

李神通和李世民出了安礼门，经北风一吹，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李神通轻声道：“好冷，按说我喝了这么多酒应该暖和才是，怎么不见效果？”

“神通叔，须知酒入口时为暖，久之即成寒的道理。我的身上，此时也满是寒意。”

两人并辔徐行，只听马蹄踏在青石路面上的踢踏声音。过了一会儿，李神通忧心地说道：“二郎呀，我没有想到你们兄弟之间的成见会如此深。皇兄那里，怎么也不管不问呢？若这样下去，那怎么得了？”

“神通叔大可放心，我今后只要消沉居家，不与他们争一日之短长，不会再有什么事儿。”

“大郎嘛，还行。只是那四郎性如烈火，需有人去劝诫一番才行。”

“嗯。”

他们又行了一阵，李世民忽然哼了几声，然后放慢马行速度，头耷拉下来，低声道：“唉，这肚儿怎么疼得如此厉害？”其声现苦楚，很快，头上冒出黄豆般的汗珠子。

李神通关切地上前观看，还没到马前，只听“扑通”一声，李世民那高大的身躯倒撞于马下。李神通大急，连声唤道：“二郎，怎么了？怎么了？”

李世民声音微弱，说道：“神通叔……这……这情势儿有些不对，我——我莫非中了什么毒。”说罢，他“哇”地一口吐出些什么东西来。

李神通只觉一股腥气扑面而来，凑前借着月光一看，只见地面上有一片血迹，遂颤声道：“不好，这是血呀。”

李世民微合着双眼，断断续续道：“那盏……那盏柑橘汁儿，许是有……有问题呢。神……通叔，你……你帮我回府，赶快找人来瞧。”

李神通不敢怠慢，遂躬身将李世民放在自己背上，加快步伐向弘义宫赶去。

说来也凑巧，近些日子长孙嘉敏觉得身子不适，长孙无忌为她请来一名医生正好在府中未走。李世民入府后，众人手脚忙乱将李世民放在榻上，只见他脸色灰白，已陷昏迷之中。医生上前翻起李世民的眼睑观察，又见他的嘴唇发乌，皱眉说道："看此光景，似为中毒之相。不可再耽误下去了，马上要为他洗肠。"说罢，他从箱中取出白色粉末，令人用水调之，然后让人将李世民抬起身来，撬开其嘴灌入腹中。片刻之间，只听李世民腹中"咕噜咕噜"直响，然后开始上吐下泻，房内弥散出恶臭的味道。

医生说道："刚才秦王所服为泻散灵，这里还有一帖药，请煎之令其服下，此药可调理脾胃。若秦王能够慢慢醒来，则无大碍，此后慢慢将养即可。"

长孙嘉敏等人六神无主，自然对医生的话唯命是听。李世民服下药剂之后，脸色慢慢从灰白变得有了一些红润。

医生此时舒了一口气，说道："看样子是不碍事了，我这药内还有镇定安神的成分，秦王今晚不会醒来了。王妃，只要这里留下侍候之人，大家都可安歇去了。"

长孙嘉敏泪眼婆娑，抽泣道："好端端的一个人儿，怎么出去一趟就变成这样？大家都出去吧，今晚我和菁儿在这里照料，好歹要看着他醒来。"

长孙无忌道："妹妹，你的身体这么弱，别为此再劳累伤身。"

长孙嘉敏不听，众人只好作罢。

众人出了外房，高士廉问李神通道："淮安王，二郎到东宫内吃酒，到底吃了什么？"

李神通不解地说道："是呀，我也弄不明白。我们一同喝酒，一同夹菜，众人都没有事儿，二郎就何至于如此呢？对了，二郎刚刚肚痛的时候，说了一句好像是那盏柑橘汁儿有问题，可是我也喝了呀。"

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道："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二郎要去赴宴的时候，我就劝他不要去，可他不听，这不真弄出事儿来了？淮安王，你们喝汁儿的时候肯定不是共盏饮用，他们若想弄鬼，机会就太多了。"

"嗯，要是这样，太子就是早有所图了。不过太子也不能如此大胆呀？他若敢公然下药，我一直在身边，就不怕圣上责罚吗？"

"他们怎么不敢？如今他们公然将尉迟敬德和张亮下在狱中，日夜拷打，这暗中下毒的事儿难道就不敢做吗？"

高士廉止住长孙无忌的话头，语重心长地对李神通道："二郎这些年功高名著，太子和齐王如坐针毡，想淮安王定有耳闻。其实二郎一心为国，

一心为圣上办事，怎么又碍着太子了？想是他们胸襟不宽，就做下如此下作的事儿。其实二郎这些日子以来，深敛锋芒，不与太子争一日之短长，实际就是对太子示之以谦恭。唉，今日的事儿，你一直在身侧，眼见太子下毒为实。二郎今后的安危，那就难说了。”

李神通思索了片刻，慨然道：“不妨，我当保二郎无虞。我与二郎相知甚深，他是我李家的优秀儿郎，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夭折了。要止他们兄弟相斗，唯有圣上。等明日上朝之后，我定要找皇兄说上一番，定谋保全二郎之道。”

高士廉拱手道：“淮安王如此高义，我这里代二郎向你表示感恩了。”

“那有什么，他们都是我的子侄，我岂有看不明白的？时间不早了，我们各自回府，你们明日等我的消息。”

李神通果然不负其言，第二日散朝过后，李渊轻车简从，由李神通陪同来天策府探望李世民。

李世民直到早晨方醒，听见外面传过太监那哑哑的嗓音：“圣上驾到！”遂沉声说道：“来，扶我下榻接驾。”

李渊见李世民挣扎着来拜，急忙道：“吾儿免礼，你依旧躺在榻上吧。人都这样了，还摆这些虚礼干吗？”

李渊言语中透出对李世民的关心，李世民眼睛一热，哽咽道：“孩儿该死，累父皇操心。”

“罢了，你先躺到榻上去，我们再说话儿。你的事情，神通已经对我讲得很明白了。”几个女子遵旨将李世民又架回到榻上去，然后轻轻地低头退出房内。那边，太监为李渊奉上锦凳，父子两人一人在榻上，一人坐在凳子上，相对默默。

李渊挥挥手，令太监们也退出门外，这样房中仅剩下他们三人。

李世民侧过脸来，眼中流泪，说道：“父皇既然知道了昨晚的事儿，孩儿也不想多说什么。孩儿想向父皇请求，看在我曾积有薄功的份上，放我出京，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边鄙蛮荒，我带着嘉敏她们归隐那里，再不敢入京城一步。”

李渊长叹一声，然后道：“唉，你们兄弟三人，真的就水火不相容吗？我听了神通的诉说，刚才已将大郎和四郎训斥了一番。我知道你不善于饮酒，已嘱他们今后不可再召你夜饮。二郎，我为你们的父皇，岂是糊涂之人，怎么能将你流放于鄙荒？我若这样做，天下人会怎么看？就是你那地下的母亲，她也会责怪我呀。你今后再不许起此念头。”李渊的这番话，的确是真情流露，李世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父亲如此温情了。

李神通插话道："可是皇兄啊，大郎和四郎如今已联起手来，二郎势单力薄，怎能自保呢？"

这句话将李渊问住了，他一愣神答不上来。过了好一阵子，方说出一番话来："说起来，二郎首建大谋，削平海内，应该立为太子。可二郎当初固辞，因立大郎为太子。现在大郎为嗣日久，我也不忍心换他。神通，你知道，大郎平时勤勉办事，很有能力，实在找不出废他的理由，你说该如何办呢？"

李神通道："这是皇兄的家事，臣弟不敢妄言。还是那句话，要保全二郎周全。"

"是呀，怎么保呢？"

"臣弟素来愚鲁，想不出好法子。皇兄英武睿智，定有可行之道。"

李世民知道废立太子一途已走入死胡同，无法可想，故说道："父皇，孩儿的妻舅原在交趾，那里离京甚远，不如请父皇降旨，我可去那里安家，以终其一生。"

李渊忽然动了感情："二郎，交趾那里地偏人稀，离京师何止千里？我现在一日比一日老，你若去了那里，我此生还能见到你几回？"

"孩儿不孝，不过这样在京常常生事，惹得父皇不得安静，也为不孝。我这样躲远一些，一者可避己祸，二者也可使父皇耳目清净。"

"不可，让我好好想想。唉，神通，知道什么事儿难处置吗？就是家事。他们兄弟同处京邑，互不相容，将来必有纷争。我看二郎说的离京的法儿，似也可行，但不能走得太远，你以为呢？"

李神通想也不想，当即答道："好哇，二郎若出京，则大郎他们不相见，就没有了生事的机会。"

"那就这样吧，二郎，我想起了汉梁孝王的故事，今遵行之。你现在不是还任为陕东道大行台吗？你可带领家人和府属前往洛阳居住，我许你建天子旌旗，这样自潼关以东皆由你主之。我死之后，这天下由大郎和你分别统领，如何？"

李世民没想到李渊会出此语，心中大喜，心想若将自己放归洛阳，则今后要征要伐，那是自己的本领。心里这样想，脸上的泪水又涌了出来，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一边涕泣道："父皇怎能这样想？一国难容二主，孩儿怎么敢建天子旌旗？要是这样，还不如将孩儿就此赐死。"

"胡说，你以为我不是真心吗？咳，我们李家的天下，终归还要你们兄弟掌之，以使之千秋万代。我这样做，看似权宜之计，其实大有深意。将来你和大郎居于东、西两都，只要都能勤政爱民，又互有比较，天下不

是更加繁华吗？我心已定，你勿复再言。”

李神通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此事若能这样解决，也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因喜道：“还是皇兄的主意好哇，这样一来，既不伤兄弟之情，又使他们各安其事。”其实李渊的这条法儿并不是高招，若李建成和李世民平分天下，则日后他们凭借各自的力量，定会攻伐不已，两人中定有一人胜出，然这番劳民伤财，兵戈相见，恐怕就不是李渊的初衷了。

这时李世民又提起尉迟敬德的事儿，说道：“父皇，尉迟敬德和张亮以往随儿臣多立战功，可现在有人以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将他们关在牢中，日日拷打，妄图攀上儿臣的干系。请父皇下旨，他们若真有罪就按律惩之，若无罪也不能再让他们在牢中受苦。”

“还有这般事儿吗？敬德这样一员虎将，对我朝忠心耿耿，又有什么事儿了。神通，一会儿你去问问此事，传我的话，若没有什么真实凭据，就要当即放人。”

李神通点头答应，到了午后，尉迟敬德和张亮果然被从牢中放出。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了李世民要去洛阳的消息，大为惊惧，李建成忧心地说道：“二郎若至洛阳，那里有土地甲兵，他极易形成气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难以制服了。”

李元吉咬牙切齿道：“二郎，就会搞些鬼名堂，我们什么时间喂他毒药了？全是他自说自话，以此来蒙蔽父皇。父皇也是的，就这样轻易信他了，还分了半个天下给他，怎么会这样荒唐呢？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二郎的阴谋得逞，必须将他留在长安。他在京内，势单力孤，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李建成然其言，两人就在那里商量了半天。他们先是让数人到李渊面前游说，言道“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欢，观其志趣，恐不复来”之类，果然又引起了李渊的忧虑。此后，裴寂、封德彝与张、尹二妃又向李渊陈说其中利害，弄得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再也不提让李世民往赴洛阳的话了。

张亮出狱后，因实在没有什么罪状，依旧回洛阳官复原职。而尉迟敬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遍体鳞伤不说，大理寺还放出话来，因其杀人一案还要继续审讯，让他在家不可出城，时时等候传讯。

李世民带领众府属前去看望尉迟敬德，见他全身伤痕，除了面部和手足之外，全身似乎没有一处好肉。众人不禁垂泪，李世民道：“敬德真是铁打之人，为了我，受了如此苦楚，依旧骂不绝口，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尉迟敬德痛得龇牙咧嘴，说道：“为报秦王厚恩，敬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要说这一次的事儿，还是我太大意了，若将两名刺客交给大理寺，也会弄得他们灰头土脸。谁知他们的心这么狠，反而不惜丢掉手下两条性命来陷害我。”

程咬金道：“黑子也许不知道吧，前些日子秦王去东宫赴宴，差点儿被毒翻。这般人行事，手段越来越毒辣了。”

尉迟敬德咬牙切齿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他们别撞在我尉迟恭的手里。”

尉迟敬德起了个头，群属愤恨痛骂，房内的声音很是嘈杂。这时李世民握着尉迟敬德的手道：“敬德，你好好在家将养，缺什么东西，派人告诉我一声。”然后转头对众人道，“大家都散去吧，别在这里扰了敬德。”

众人静了下来，缓缓地退出房外。李世民又嘱咐大家道：“现在是多事之秋，没来由的话不能再说，请大家切记此点。”

程咬金嘟囔了一句：“不让说没来由的话，人家现在已经欺负到脸上了，难道打了左脸再伸右脸不成？”

众人脸上皆现赞成之色，秦叔宝也说道：“秦王，他们现在越来越无法无天了。敬德就是现成的例子，利诱不成又来刺杀，刺杀不成又加陷害，今天是敬德，明天不知又轮到谁呢。我们也有双手，岂能束手待毙？”

众人齐刷刷地说道：“请秦王明示。”

李世民长叹一声，挥挥手道：“你们不要这样逼我，都散去吧。”说罢，他转身先走了出去。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紧跟着李世民入了天策府，李世民颓然地走入仁文厅坐下，眼神呆板，坐了好长时间不发一言。另外三人也不敢发言，或仰头看着房顶，或斜视其余，厅里一时很寂静。

房玄龄最先打破平静，小心翼翼道：“秦王，此次圣上先许你去洛阳，后来又悔之，此举更能长东宫的气焰。以属下观之，此时已到了紧要关头。”

李世民脸色阴沉，淡淡说道：“父皇这样反复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唉，为君如此，臣何以堪啊！”

他语声到最后愈加低沉，其中蕴涵了无穷无尽的酸楚之意。

长孙无忌道：“刚才众人群情激奋，也是多日郁积而来。二郎，若府中之人自身难保，恐怕不是长法。为今之计，须采取断然措施，主动出击才是。”

李世民说道：“这件事儿我想了许多，谈何容易啊。我现在长安，势危力薄，又有何能力来办此大事呢？”

杜如晦道：“秦王不可妄自菲薄，勾践卧薪尝胆数载一击而中，成为一时霸主。此次太子和齐王不愿放你去洛阳，他们以为只要你身在长安就无

腾挪的机会，这正是天赐良机。当其无备之时，我们暗暗准备然后猛然发动，则可成就伟业。”

“成就伟业？又怎样成就伟业呢？玄龄，你先说说看。”

房玄龄道：“我和如晦、无忌议了多次，以为如今之计，须使雷霆手段。”

“什么雷霆手段？不要语焉不详。”

“八个字：逼皇易储，斩草除根。”

李世民脸上变色，斥道：“胡说，如此逼父皇杀兄弟之行，岂是世民所为？即使将我贬于蛮荒之地流放，也强于此法百倍。”

杜如晦冷冷一笑，说道：“秦王，若太子掌权，你能独善其身吗？不唯你尸骨无存，就是这天策府之人也绝无好下场。以上皆是小事，男子大丈夫须以社稷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玄龄兄所言是我们多次商量过的，殿下若能登上储位即为大事，不可效妇人之仁。”

长孙无忌道：“二郎，房、杜二位先生所忧甚是。当此危急时刻，若不抢占先机，则今后就要步步被动。”

李世民断然道：“你们今日所说之话到此为止，今后想也不要想。让我逼父杀兄，打死我也不会做出来的。”

房玄龄、杜如晦平时和李世民在一起的时候，房玄龄最为谨慎，从来不敢违拗李世民半分。比较起来，杜如晦若以为自己意见正确，还敢犯颜诤言几句。现在李世民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吓得房玄龄不敢再说，杜如晦却马上接过话头，说道：“秦王仁慈不愿意行此果断之举，终有一日太子之刀会架在殿下的脖颈之上，到那个时候，殿下还能慨然受之吗？”

房玄龄听得出来，杜如晦的话里含有激将的意思。

李世民并不为所动，悠悠言道：“我实在难忘家姐的临终嘱托，他们真要杀我，我也无法可想。至于今后时势究竟如何发展，现在无法料定，徒思无益，只好听之任之。你们请回吧。”说罢，他先起身转入后堂。

后两日，吏部的一纸公文送到天策府，知告天策府的左一马军总管程咬金出为康州刺史，右二护军段志玄出为邓州都督，右三统军秦叔宝出为灵州刺史。公文上说，这三人战功卓著，特加官晋品云云。

所有入府公文例由记室房玄龄最先过目，看到这三项授任，他嘴里说道：“到底还是来了。”一边拿着公文前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知道后也很坦然，他平静地看完所有文字，说道：“玄龄，看样子他们以为这三人是我府中最紧要人物，所谓盛名之下啊！对了，还有一

个敬德，他现在若不被事儿绊着，恐怕也要被授为外任。嗯，大哥他们也是煞费苦心啊。”

“不错，他们以为府中以此四人最为紧要。”

李世民轻轻一笑，转言道，“咳，其实他们还是走了眼。玄龄你说，我这府中最紧要的人物到底是谁？”

“当然是秦王了。”

“错了，是你和如晦二人。只要你们两人在我身边，不管众将星散何方，照旧呼之即来。哈哈，玄龄，你说是吗？”

房玄龄赔笑了一声，心想都到了这个时候了，秦王还有心情开玩笑，真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两人说话间，就见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和杜如晦走了进来。就见程咬金扬起纸卷道：“秦王，看看他们又在搞什么鬼名堂，想把我们赶出天策府呢。我老程拼着前程不要，绝不离开天策府一步。”

李世民微笑道：“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儿，你却推托不要。咬金兄，若让外人说起，定会怪你不知好歹。”

众人却笑不起来。

秦叔宝正色道：“大家都看得很明白，若像我们这样，都渐渐出为外任，则秦王股肱羽翼尽矣，殿下自身又能维持多久呢？秦王，咬金刚才说得对，我们拼着前程不要，绝不离开殿下身边半步。也请秦王早早决断，以行大计。”

众人皆热切地望着李世民。

李世民缓缓起身，走到秦叔宝、程咬金和段志玄的身边，逐个与他们拉了一下手，然后说道：“你们的这番心意我心领了，然将你们放为外任，这是国家的制度，岂能因我而废？不管你们走向何方，只要我们心心相连，你们还如同在府中一样。你们不要将事情想偏差了，我有大功在身，又是二皇子，谁又能撼动半分？好了，你们速速回府打点行装，早早赴任去吧。等你们临行之前，我自有礼物分送你们。”

程咬金坚执不走， 秦叔宝和段志玄也坚持不去。

李世民薄有怒意，说道：“你们这样，定要陷我于不义之地吗？再说此语，即是不智，此后休登此门。”看到别人有些惴惴然，他的言语忽然变得柔和起来，接着说道：“我明白你们的一片忠心，然你们细想一想，此番出为外任并不是坏事。你们在天策府里毕竟是单独个人，到任后，则是一方大员，手下人员众多，岂不壮哉？”

李世民好说歹说，方才把他们劝回心意。几名硬汉子平日里难得落泪，步出天策府的时候，他们禁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柔肠百结。

房玄龄和杜如晦将他们三人送出门外，一返身又找到李世民，继续陈说其中利害。李世民意兴索然，不愿意多谈，仅说了句："京师禁卫甚严，以我府中区区不及千人，能当何用？"

房玄龄道："府兵之制，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当初隋文帝病中呼曰'独孤误我'，命柳述、元岩召废太子杨勇入宫，欲交托大事，不让杨广为嗣。然杨广矫诏先拿下柳述、元岩，又发东宫之兵围文帝于寝殿，继而文帝驾崩，杨广不动刀兵就谋了皇帝之位。其实欲行大事不一定就要大动干戈，只要掌握了皇帝，就把握了大局。因小搏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房玄龄说的这段往事，正是隋炀帝谋得皇位的关键之举。此前杨广为谋夺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一面内敛自己的行为，扮出一副忠孝、仁智的样子来取悦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一面交结权臣杨素为己股肱，终于被立为太子。然其荒淫的毛病收敛日久，实在难以掩盖下去。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生病居于仁寿宫，杨广、杨素等人入宫侍疾。杨素怕杨广忍不住露出马脚，就将注意事项写成一书，令宫人送给杨广。孰料这封书误送到文帝手中，让文帝觉察到杨广和权臣的勾结之事，才知杨勇被废其实并不简单。那边，杨广正色迷迷地注视着其父的两名妃子，一名为宣华夫人陈氏，一名为容华夫人蔡氏。那陈夫人为陈文帝之女，金枝玉叶，生长在锦绣丛中，更有说不尽的齐整。一日陈夫人欲入殿，杨广从旁过来动手动脚，陈夫人将此情形告知了文帝，文帝大怒连呼"独孤误我"，又要废储。孰料杨广的羽翼已成，其事不谐终于酿成大变。

李世民愠道："玄龄怎能说得如此离谱？我岂能如隋炀帝般行事，后人定会像骂炀帝一样来骂我。"

房玄龄背上冒出了冷汗，心想自己怎么顺口说了隋炀帝的例子？若拿隋文帝逼宫后周帝的例子来说，李世民也许更容易接受一些。

杜如晦圆场道："玄龄兄举的例子虽不妥当，然现在就是这样的形势。为今之计，唯有雷霆一击方能改变形势。"

李世民叹道："宫城守卫已逾万余，且城坚门固，要想掌握皇宫，谈何容易？那天我已经说过，此等不义之事我断不能为。逼父杀兄，劣行尤甚隋炀帝，此事今后不可再说。"

房玄龄和杜如晦见李世民立场坚定，遂告辞退出厅外。两人行在迎阳湖边的石头路面上，一时默默无言。好半天房玄龄方说道："如晦，秦王这一段时间怎么了？他原来不是一名固执之人啊！"

杜如晦答道："我们的心意已经向秦王剖说明白，最后的主意还要由他来拿。玄龄兄，秦王所说之话也许发自内心，不过在此等危急关头，他一味避缩退让，并非他一贯的作风。"

“是啊，我也很是纳闷。”

“玄龄兄，还记得杨文干的事儿吗？”

“嗯。”

“那次还是我们两人最先提议，然秦王却把我们抛在一边，独自操作。我想呀，眼前的形势比上次更为险恶，秦王素来是默然独断的性格，此时他的心中若无所思，反倒是奇怪的事情。”

房玄龄笑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说秦王现在定有所思，然并没有完全思虑明白？”

“对呀。我们跟随他多日，难道还不明白他的脾气？事发之前绝无先兆，行动之时雷霆万钧，然后一击而中。”

“嗯，若是这样，我们今后不要再以此类言语挑之了。总有一天，他会来主动找我们。”

两人哈哈一笑，相携步出大门外。

三日后，房玄龄和杜如晦也被逐出天策府。一纸敕命授两人为国子学助教，这纸敕书想是经过李渊亲自过目，其中措辞严厉，有句云“尔今后不得复事秦王，若相私谒，必坐死”。原来一日李建成对李元吉说道：“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此二人现在秦府中，一以当十，必当逐之。”李元吉又将这番话说给裴寂听，裴寂大包大揽，说道：“这事儿好办，包在我身上。”裴寂记得李渊以前说过，大意是二郎本来是个很好的人，现在也学会了争权夺利，原是因为被读书郎所教。果然，李渊听了裴寂的话语，大为震怒，将一腔恼火都撒在房玄龄、杜如晦身上，说道：“速速拟旨，将此二人赶出天策府之外，且不许他们再见二郎之面。”

李建成的计策收到了效果。只见昔日车水马龙的天策府前，等闲难见到有人出入。如今的天策府里，仅仅剩下长孙无忌和侯君集这两名得力的人，尉迟敬德依旧是戴罪之身，进出天策府也不敢大摇大摆，生怕再惹出什么事情来。

尉迟敬德将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渐渐平复。他在养伤过程中，对史万宝的怒火是日甚一日。这天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即将到外地赴任，三人结成伴儿到尉迟敬德府中辞行。尉迟敬德眼望他们，恨恨地说道：“你们要走我不拦阻，这是没法的事儿。离开京城之前，你们要帮我办成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还用劳我们出手吗？”程咬金问道。

“帮我将史万宝杀了！这厮为太子、齐王的鹰犬，手段挺硬。你们若走

了，留下秦王独自在京城，我怕这厮又会弄出什么花样来。”

几人相看了一眼，面露难色。段志玄道：“史万宝有官品在身，且武艺出众，又有一帮徒弟环在身侧，要想除掉他委实是一件难缠的事情。”

秦叔宝也说道：“黑子，小不忍则乱大谋。除掉史万宝事小，万一因此攀上了秦王，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尉迟敬德说道：“怎么了？素常你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就这般小事难住你们了？你们尽可放心，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会牵扯到秦王身上，黑子自有主意。”然后他说出一计。

原来史万宝也十分好色，看见有姿色的女子乃至自己稍微出众一点的女弟子，他都要想法弄到手。由于内宠甚多，他多置外宅。最近李元吉赏给他一名从扬州征来的乐籍女子，风流婀娜，让他迷恋不已，遂在延康坊为她置下一宅，近时日日流连其中。他自恃武艺高强，晚间来时并不用人随侍。尉迟敬德的主意是潜入其宅杀了史万宝，然后将那名女子移走，在现场制造此女子移情别恋，因而害命卷财潜逃的假象。

程咬金见猎心喜，说道：“好哇，如此美事若不干上一把再走，岂不可惜了？你们要走就走，我反正要和黑子做完这把。”

尉迟敬德道：“事毕后，这名女子就由咬金兄带至康州。今后是将她送人或者杀掉，抑或自己留下，就听凭咬金兄处置。唯有一点，不能让她漏出任何口风。”

四人说干就干，他们悄悄来到延康坊，找到史万宝的那处住宅。到了掌灯时分，觑准房中之人皆在厅中吃饭的当儿，他们一闪身入了卧房。只见房内居中的榻床甚是阔大和别致，原来史万宝为讨此女子的欢喜，不用长安官宦之家惯用的带帐幔屏床，选用了波斯人传来的四角帷帐大木床。这床要比中土之床高上一尺，床侧皆用帐幔罩起，四角伸出木杆以挂帷帐。他们见屋内并无其他藏身之处，仅床下还能容人，四人就掀开帐幔一一钻了进去。

秦叔宝低声道：“大家噤声，这厮既然武艺高强，耳朵也定然灵敏得很。待他进入此房之后，我们千万不可再出粗气。”另外三人心领神会，就屏着呼吸伏在地上。可怜这四位驰骋疆场的威风将军，这会儿如梁上君子一样潜伏，那模样儿着实狼狈。此时天色尚早，要等到半夜后方能下手，时间实在难熬。

后来又有一件尴尬事儿，让他们更是难熬。那史万宝入房后就赤条条地上床，在那里与那女子巫山云雨。只见床体摇动，又听史万宝吼声如雷，女子呻吟不已。

好歹等到史万宝的鼾声响起，那女子也沉睡过去。秦叔宝和段志玄一起，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一道，分别从床的两侧钻了出来。只听尉迟敬德

低吼一声，一张黑黝黝的大网飞起罩在床上。四人一人执起一角的网绳，将之绑在床腿上。尉迟敬德腾出手来，挥动利刃狠命向史万宝的身子扎了过去。只听史万宝惨叫了一声，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叫，自是程咬金的利刃也戳入其身内。

他们早闻史万宝身轻如燕，不敢大意，怕他惊起后逃逸，遂定下先用大网罩之之法。谁知史万宝的动作并非传说中的那么快，身子尚未大动利刃已经加身，顿时了账。

段志玄打火点亮灯烛，见史万宝已经大睁着双眼死去，那名女子也吓昏死了过去。这时，尉迟敬德推门而出到了侧房，将宅中的唯一侍女也一刀杀了。那边，程咬金先用布团塞着女子之嘴，然后用一根索子将其捆在锦被之中。秦叔宝和段志玄挨屋搜索，将房中细软尽数裹起。这样他们很快将现场布置好，制造了女子与人潜逃的假象。

四人悄悄地退出了宅子。那名女子由程咬金带入府中，然后往康州赴任时偷偷将她带走。

秦叔宝和段志玄的住处较近，他们一同行走，段志玄恨恨地说道：“看尉迟敬德弄的是什么事儿？虽把史万宝杀了，然这过程也太晦气了。”

秦叔宝哭笑不得，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第二回

敬德直言促大计

常何婉转表忠心

“昨天晚上，我们四人将史万宝那厮做了。”尉迟敬德一大早就来到天策府，看到左右无人，轻声对李世民说了昨天晚上办的事儿。

李世民喟然叹道：“你怎么事先不对我言一声？敬德，要知京城里被杀了一名大员，不是小事。唉，你们这么做，真是太莽撞了。”

“不妨。我们离开前将房内布置了一番，仵作若去验尸，定会说是那女子恋奸情热，因而杀夫卷财而走。”

“哼，你不要自以为得意！这事若让我来看，就有两处极大的破绽。你想那史万宝号称‘京都大侠’，等闲人难近其身，一个无名的奸夫就能把他杀了？还有，既然说这女子恋奸情热，她定会和其身边的侍女做同一路，又何必将侍女杀掉？”

尉迟敬德张口结舌答不上来，良久方才咕哝道：“反正——反正——反正事儿已经做出来了。把史万宝拿掉，就是去掉一个极大的祸胎。”

李世民摆摆手道：“算了，今后不可再提此事。敬德，眼前的处境如此艰难，说句风声鹤唳也不为过，你不可再给我添麻烦了。”

尉迟敬德咂摸一下嘴巴，有心想再辩驳几句，终归不敢。他就顺着李世民的话头说道：“是啊，以前的天策府何等辉煌，不想现在就到了这等寥落的境地。秦王啊，如今府内景物依旧，然人影星散，仅仅剩下无忌我们几人。”

李世民眼睛看着门外，不言不语。

房玄龄和杜如晦被逐出府外之后，两人逐个找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和侯君集说了一番话。两人说，如今自己不能自由地随侍秦王左右，如何劝说秦王早定大计、提早动手的事儿皆赖他们三人来游说。两人说到动情处，不禁潸然泪下，另外三人也陪同落泪。尉迟敬德今日来，也正想劝说李世民一番。这时，只听门外有脚步声音，就见长孙无忌和侯君集走了进来。侯君集进门就说道：“秦王，想不到史万宝还能让人给杀了，如今外面正风传此事呢。”

李世民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长孙无忌坐下之后忧心地说：“外面传说史万宝新纳的小妾水性杨花，因而杀人图财逃走。可人们都知道史万宝和太子、齐王的关系不同一般，

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诸事敏感，别因此再牵扯上我们。”

李世民看了一眼尉迟敬德，眼光里有责怪的意思，然后轻叹一声道：“多事之秋，没有什么不可联系的。嗨，随它去吧，再添上这一件也不为多。”

尉迟敬德说道：“秦王不可如此颓然，我们跟随你多日，遇到过多少难事儿，从未见你皱过眉头。属下知道，你所以犹豫不决，其缘在顾及兄弟情谊。敬德是名粗人，不明圣贤道理，然在战阵之间，若一味顾及小节，就会失却大势。还请秦王早定大计。”

“早定大计？我知道，你们定是听了玄龄和如晦的言语，想来劝说我。可是，那边是我的亲兄弟，让我像对付敌人那样去算计他们，这事儿若放在你们的身上，能做得出来吗？”

座中三人中，长孙无忌为李世民的妻兄，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侯君集在府中毕竟名头不响，自认人微言轻，不敢正面作答；尉迟敬德向为李世民的忠心贴身之将，李世民的什么话到了他那里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从来不敢有半分违拗的地方。李世民此话一出，顿时出现了冷场。

今天的尉迟敬德却有点特别，只见他思索了片刻，昂然道：“秦王，敬德向来不敢指摘你的不是，今日却要违背一回。不错，太子和齐王是你的亲兄弟，你有这样的好心，他们却未必。观他们对付我的手段，残酷至极。他们能这样来对付我，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用如此手段来对付秦王你呢？如今天策府已经名存实空，还不是他们捣的鬼吗？要我说，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此等事情非秦王所为。”

长孙无忌、侯君集听了这番话暗中高兴，觉得尉迟敬德不枉了房玄龄和杜如晦的一番教授。尉迟敬德作为一名武人，平时哪里有这般深刻的见识？

李世民转颜一笑道：“哈哈，想不到敬德还能说出这样一番文绉绉的话来。嗯，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的？难得你背诵得一字不差。”

“圣贤道理存乎心中，岂能死记硬背？秦王啊，你如今处事犹豫，是为不智；临难不决，是为不勇。你这样做，对家国有什么好处？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这不是你一贯的秉性啊！秦王，你须及早定下诛灭太子、齐王之策。”

李世民这一次的态度有所改变，不是一味叱责，哂道：“你说来说去，不还是这条路子吗？”

“只有这一条路子，并无他途可走！秦王若不这样做，黑子就要考虑考虑自己的这条小命了。”

“嗯，你怎么考虑？”

“我受了这一番苦楚，说什么也不敢再来第二次。如秦王不早定计，黑子即要奔逃亡命，不能坐以待毙。”尉迟敬德看了一眼长孙无忌，接着道，“黑子今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

李世民目视长孙无忌道：“无忌，这是真话？”

长孙无忌缓缓地点点头。

“那么敏妹呢？你也带走不成？”

“不错，她跟着我也许还能捡回一条命来，总不能把命白白地丢在这里。”

李世民目视侯君集道：“你呢？你怎么说？”

侯君集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毅然说道：“属下不敢相瞒，若敬德出走，我也想到康州投奔咬金。”

李世民立起身来，目光深沉地看了他们一圈，点点头道：“好呀，你们都走吧，这样才最干净。”又对长孙无忌说道，“无忌，你尽管走，然我想敏妹是不会跟你走的。”他折转身，慢慢向后堂走去。

三人坐在那里发呆了片刻，忽见尉迟敬德一拍脑门，说道：“嘿，我今天胆子怎么如此大？竟然对秦王说了这么多话。”

侯君集道：“敬德兄一身都是胆，难道现在后怕了吗？”

“当然后怕，若换在平时，打死我也不敢用这样的口吻和秦王说话。若不是想行房、杜二先生之计，再给我几个胆子也不敢啊。”

长孙无忌微笑道：“好，应该这样，今后这样的戏还要多演几场。”

李孝恭、李靖、李世□等人终于攻入了丹杨，灭掉了辅公柘。此后，他们又剿灭了江南的几股反叛势力，使江南和山东之地连成了一片，其所辖之境逐步安定。李渊见江南事平，又想起东突厥动辄犯境的头疼事，遂下诏令李靖、李世□回京。

李渊现在不喜欢李世民，不想逢东突厥入侵时再派李世民为帅，就想在北境上派上几名能干的将帅镇之以早做防备。因为前面有先例，像马邑、雁门有了李大亮为统领，颉利可汗再也不能从此入侵。他召李靖、李世□返京，就为布置此事。两人奉旨到太极殿觐见李渊，李渊当着群臣之面，大力夸赞二人，说道：“李靖此次随孝恭扫平江南，实为萧铣、辅公柘之膏肓也。想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也难有李靖之功劳。世□与李靖的功劳相比肩，又奉上忠、事亲孝、性廉慎，堪为人臣的楷模。”遂授李靖为灵州大都督，李世□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让他们一人驻灵州、一人驻银州，近可形成对梁师都的夹击之势，远可防备东突

厥前来犯境。

李靖在金殿之上得到了李渊的夸奖，心中百感交集。想起当初还是在这个殿上，自己被捆绑来见李渊的情景。那时的李渊和裴寂，满腔怒火要砍下这颗项上之头，多亏了李世民、于志宁和颜师古等人的劝谏，才有了今日的风光。这使他更加感激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下朝后他挑选了一些礼物，前往天策府拜见李世民。

李世民见李靖送来的礼物甚丰，执手责怪道："药师兄，我们恬淡相交，你现在怎么也学会了这套俗礼？"

李靖笑道："没什么，这些东西皆是江南的寻常物品，别看堆儿大，其实也不值几个钱。只是想博王妃她们瞧个新鲜，实在称不上什么贵重礼物。"

李世民让李靖坐下，又令人上来奉茶。两人自从武德二年分别，已经数年不见。他们在大江南北皆创下了巨大功业，谈话间各自心头不由得都浮起惺惺相惜之意。李世民赞道："父皇在今日之朝会上，赞扬药师兄超过古之韩、白、卫、霍之功，果然如此。想是我李家有福，上天降生药师兄来佑大唐。如今东突厥在北境为乱，是为父皇的最大心事，药师兄此去，定能马到成功。"

李靖拱手道："秦王说这等言语，让李靖不胜惶恐。若无秦王当日慧目识拙，李靖焉能有今日？恐怕早已成黄泉幽梦。其实若论功业，殿下才是天下第一人啊。李靖的这点小功与秦王相比，实乃萤烛之火与日月之光相对，不能比的。"

李世民摆摆手道："罢了，我们再这样说下去，就成了相互吹捧了。我既为朝廷之臣，又是父皇次子，办的这些事儿，皆是分内所当，何况还是家事。如今天下渐平，我多在京城办事，今后巩固边疆、降伏诸夷皆赖于你和世□兄等人了。"说到这里，李世民的脸上现出寂寥之色，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李靖实为绝顶聪明之人，这些年他虽处江南，然对朝中的动态了如指掌。像他们兄弟之间相争的事儿，也能仔细察觉。他见李世民此刻的神色，知道其已触动了内心的难言之事，就宽慰道："天下虽然渐平，可是四方诸夷未靖，国内人口及财富尚未恢复到隋仁寿年间的水平。殿下，今后需要你施展雄才大略的地方，还多着呢。"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嗯，不错。父皇和太子操劳万机，我自当全尽心力。"他的眼神飘忽，接着说道，"药师兄，你眼光长远，谋虑周到。我现在有一件烦心的事儿，想向你讨教一番。"

李靖起身说道："秦王何出此语？李靖实在担当不起。"其心中灵光一现，隐隐约约感到李世民将要说出的话，定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儿。

果然，就见李世民缓缓地说道：“药师兄不可太谦，请坐。其实这件事儿，你以前定有所闻。唉，我这些年多为父皇出力，立有薄功，谁又能想到，竟然惹起了太子和四郎的猜忌呢？你看，我这府中之人如今皆被他们遣散；我有心出京避让，奈何父皇又不许。药师兄，我处在这等尴尬境地，当如何处之呢？”

李靖心中一震，觉得一时不好回答，就面带微笑，在那里暗中斟字酌句。

李靖自小就有了忠心辅国的念头，随着年龄渐长，这种念头愈加清晰。他为马邑郡丞的时候，觉察到李渊有异志，虽与李渊没有私怨，隋炀帝又是那样暴虐无良，但他还是毅然赴京首告。及至后来李渊成事将他捉拿，其神色安然，说道：“岂以私怨杀壮士乎？”他后来征战时或从李世民，或从李孝恭，其殚精竭虑，唯以事成为念。

他其实是自负文武才略，以为只要忠心为国，不依附任何个人，即能克定大功，尽了臣子的本分。以隋炀帝之暴虐，李渊之猜疑，他不移其志，始终以忠国为上。

至于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相争的这件事情上，李靖认为那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若从感情上来说，李世民当初致力救下自己，继而又荐自己为行军副总管，可谓恩情甚大。且李世民能征善战，善纳人物，他衷心佩服。按说李世民今日既有此问，他应该毫不犹豫当即回答才是，以表达忠心，然他思索良久，缓缓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李靖素来以为，只要抱定了忠心为国的决心，则有才必为国所用，有能必为君王识。至于殿下与太子、齐王的纷争，一来可能是世人无端妄说，二来也许是太子胸襟不宽的缘故。殿下的心胸向来能海纳百川，相信时间一长定能感动他们。总而言之，这是殿下的家事，李靖为一外人，且刚刚回京不久，不甚了解其中详细，因不敢妄加评说。”

“药师兄能这样说，定是怜悯世民现在的处境了？”李世民又逼问了一句。

李靖挺直身体，正色道：“请殿下理解李靖此时的心意，对这件事情我委实不敢多说。凡是家事，外人若掺和其中，则局面愈加混乱。请殿下放心，就是皇上问起，李靖还是这番话，不敢多置一言。”

李靖的话说到这种程度，不免让李世民有些失望。

李世民这些日子一直在默默地盘算，心想自己若一旦与大郎形成抗争的局面，朝中之人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坚决反对自己的，如裴寂和东宫、齐王府属；第二类是支持自己的，如萧瑀、陈叔达、屈突通、柴绍、温大雅、于志宁、颜师古等人，至于天策府属，绝对是冲锋陷阵的亲兵；第三类是两不相帮的，如封德彝、戴胄等人。若这样来衡量双方的人气，还是帮衬自己的人要多一些。

这次李靖、李世□被委以重任，两人手握重兵，李世民心想他们若能明确支持自己，则可增加两名强援。李世民本想这两人与自己相处日久，感情颇深，他们倒向自己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孰料还没有见到李世□，李靖在这里坚辞不答，让自己先碰了软钉子。

李世民不露一丝恼火神色，哈哈笑道："药师兄果然高义，世民钦佩之至。对了，你此次去灵州驻防，须了解周围山川形势。杜如晦那里有现成的山川图，他现在国子学为助教，你可找他取来，对你当有小助。"

李靖拱手称谢，两人又谈了一阵梁师都和东突厥的事务。这时，午时已至，李世民留李靖在府内用了饭，李靖方辞谢而去。

第二日，李世□也来拜访，李世民在谈话中间又以言语试探，没想到李世□也和李靖一样，躲躲闪闪并不直接回答。李世民虽然失望，依旧高兴地与他叙话，让他到杜如晦那里去取山川图，然后留饭送走。

天策府如今门前车马稀少，若有人上门很是显眼。算起来，能经常上门的人寥寥无几，高士廉算是一个经常上门之人。缘于他是长孙嘉敏的亲舅舅，又兼他官职微小，因而可以从容出入天策府，并不显眼。李世民以前与房玄龄和杜如晦所谈最多，如今他们不敢登门，李世民再有什么心里话，只好对高士廉和长孙无忌细说。这日晚间，高士廉又登府门，李世民就将李靖和李世□来访的事情说给他们听。

高士廉思忖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他们二人如今正蒙圣上宠信，且手握重兵，若能将他们召为麾下，当为大助。如此看来，他们的心意已定，就是再做努力也没有用处。可惜，可惜了。"

李世民道："我对他们有恩，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终成泡影。他们别是见大郎如今势大，因而心思活动，想作壁上观吧？"

"不会。二郎，你应该看出这两人的禀性：李靖自负文武才略，不事一人唯事国家；李世□英勇善战，追求忠义之名唯事君王。他们有这样的禀性，断然不会陷入皇子纷争之中。他们这样做，是想置身事外而非壁上观。"

李世民点头道："是这个道理。我事后也在想，我有恩于他们，他们尚且不追随。若大郎去招揽他们，定然也会遭到拒绝。这番谈话其实也有收获，就是明白了他们的真正态度。"

高士廉点头称是，忽然又想起一事，说道："外镇之中，李瑗远在幽州，毕竟鞭长莫及。可是泾州的李艺在那里手握重兵，且离京城不远，二郎，你不可不防。"

李世民叹道："是呀，我本想若能说通李靖和李世□为援，即可让他们制约李艺。现在陇西虽有张万岁，可他除了马匹稍多以外，人力形不成气候，难当李艺一击。不错，所谓未雨绸缪，还是要另想防备之策。"

李世民此次以言语试探，明白了李靖和李世□两不相帮的态度。虽释去其倒向太子一方的存疑，然他们受恩于己，如今关键时刻却置身事外，心中不免怅然。他口中不说，心中已有定论：今生今世，这两人可为己用，但永远不能成为自己的心腹之人。

时间很快进入了五月，天气一日日地暖和起来，暑气扑面而来。连日里，朝中为了争论一件事情，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缘起太史令傅奕接连上疏要求灭佛。

佛法传入中土至今，崇佛者甚众。像现在的殿中之人，倒有一大半儿信仰佛法。傅奕此疏一出，李渊当堂诏百官议之，殿内顿时乱了营。殿中之人除了太仆卿张道源赞同傅奕之言以外，其余人多是反对，其中以萧瑀最为激烈。萧瑀平时醉心于佛法，且精研有成，常常光顾国内的诸大名刹，有时候还开堂讲道。因其官大名扬，已经俨然为佛界中的领袖人物。傅奕宣读疏议的时候，他气得眼歪嘴斜，待李渊的话音一落地，即向李渊奏道："佛，圣人也，而傅奕非之。陛下，非圣人者即为大逆不道，请治傅奕之罪。"

傅奕不甘示弱，当堂顶了回去："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陛下，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其罪大焉，请治其罪。"

两人争论的焦点，即是当时佛法和儒学尚未融合时的一个最突出的矛盾。儒家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积极的入世思想。而佛法则认为人生是痛苦，世上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以脱离实际，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当时的儒学处于正统地位，傅奕提出抑制佛法泛滥和尊崇儒学是为了加强皇权。然佛法已得到广泛的普及，为许多人心中的信仰所在。

傅奕搬出了佛法不敬君父的大帽子，让萧瑀无法在皇帝面前对答。只见他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他微闭双目，双手合十，喃喃道："地狱之设，正为傅奕。"宛似念动咒语一般。

李渊很赞成傅奕的意见，其时天下正处于战后重建、亟待恢复生机的关头，对丁男的需求最为紧要，若放归僧尼还俗，即可匹配成十余万户。这样，他们既满足了本身对粮食、帛绢的需求，又为国家贡献了相应的租赋，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于是，李渊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对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入大寺观，给其衣食，无令阙乏。其余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李渊又规定了寺观的数目，京师之内仅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仅各留一所，其余的全部取消。

李渊此举有其积极的意义，然因佛法深入人心，其诏令一出，天下人言汹汹，以为朝廷又要灭佛。此后形势不稳，发生了不少僧徒及民众围攻当地官府的事件，这就不是李渊的初衷了。

下朝后，李世民心中有事，故意晚行了一会儿。待群臣散尽，他方迈着

方步，慢慢沿着甬道走到海池边上。之后继续前行，绕过临湖殿，就到了高大的玄武门城楼前。

李世民并不急着出门，而是一拐弯到了登楼的台阶前，然后拾阶而上。守门的卫兵见秦王突然要登城楼，早有一人慌不迭地上来引路，另有一人飞奔去西侧的临凤阁，自是去通知在那里的常何。

玄武门在宫城之中规模上仅次于承天门，设有三个宽三丈的门道，门道之间的隔墙的宽度都达到一丈二尺。门上设有楼阁建筑，供皇帝临御。整个门楼高有二十余丈，显得高敞雄伟。墙体皆用大青砖砌成，中间的勾缝用糯米汁儿和着白灰黏结，实为坚固的门户。

李世民登到城楼上，只觉一阵轻风刮来，登时消去了刚才登级时沁出的细汗。玄武门的确是京城中的高建筑，向南望去，只见远处的终南山在晴日之下轮廓分明；近处的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李世民极目远眺，更兼和风拂面，不由得心旷神怡。

这时听到一阵脚步声，就见常何疾步赶了上来，他脸色通红冒出细汗，显然对李世民突然来到有些意外，遂慌乱来见。李世民见常何赶到，此时心情甚好，首先言道："常何，我擅闯你所辖禁地，该当何罪呀？"

常何拱手道："小人岂敢？秦王位列宰辅，又是天策上将，来此巡视为例内之事。秦王来到，是我等的无上荣宠。"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想不到你入宫禁不久，也学会说如此得体的话儿，哈哈。你不要如临大敌，我来此并无他意，只觉这里风景甚好，来此观赏一回。"说罢，他移步到了北面墙垛之间，指着远方道，"那条白亮亮的带子，自是渭水了。从渭水直到宫城，其间一马平川，并无阻隔。常何，玄武门的地势实在重要啊，你应该牢记肩上的责任。"

"谢秦王训诫，常何不敢有一丝儿的懈怠。"

"唔，这样就好。"说完这句话，李世民将目光移到常何脸上。只见常何模样恭顺，眼神满是敬仰。他忽然又柔声道："时间真快呀，想起那时你在雀鼠谷里的样子，当时你才十六岁吧？就这几年的时间，你已成为守卫宫禁的将领。"

"是的，别人都说小人的机缘好，小人也是这样以为。想当初一同投军时的伙伴，如今以小人的官职最高。追根溯源，无非是因蒙秦王和太子赏识，从万人丛中简拔而上。"

李世民目光闪烁，稍作沉吟，然后说道："你的话并不全对。你有今日的地位，主要还是你英勇善战。说我识你，也有些牵强，主要还是太子慧眼识俊才，才有你之今日。"

常何朗然道："殿下此言，实在让常何汗颜。常何所以投军，缘起那时闻

秦王年少英雄，心慕随之。其后太子对我有恩，然探寻源头，还是秦王在雀鼠谷内励我心智，既而拔为军头所致。常何今生今世，实不敢忘了秦王的恩情。”

李世民听了他的这句话，心里顿时释然。看样子常何虽由太子提拔来守卫宫禁，但毕竟官职不大，太子并未将他列为心腹。其中最重要的，常何有着豪爽正直的脾气，其对自己的初衷不改，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可做。

李世民话锋一转，温言道：“嗯，你有此心，我也着实感动。上次我曾经说过，你和我府中的程咬金等人的脾气相仿。唉，可惜他们都出外为官，你们无甚机会见面。”

常何也很是遗憾，内疚地说道：“总之还是常何没福。”

李世民抬步向楼梯口走过去，常何急忙跟随。李世民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看完了这里的风景，我该走了。嗯，常何，我们谈了几句，我觉得甚是投缘，你当值后若是无事，就到我府上去深谈一番，如何？”

常何并不迟疑，答道：“好哇，小人定当前去拜见。只不过小人位微人卑，心里有些惴惴。”

李世民停步道：“嗯？我不是老虎吧？好吧，就这样说。等你下值之后，我让无忌来接你。”

“小人知道府中道路，不敢劳动长孙郎中大驾。”

李世民微微笑道：“无忌发现了一个吃酒的好去处，须他引路才行。就这样定了，你下值之后，无忌在嘉猷门那里等你。”

常何点头答应，在此一刻，他发现李世民的眼光中有一丝异样。

这日到了傍晚，常何果然依约走到嘉猷门。嘉猷门是太极宫的西门之一，位于西面宫墙偏北处，西与掖庭宫相通，是与玄武门距离较近的宫城门。现在守卫嘉猷门的将领为安元寿，常何走到门前的时候，就见他正与长孙无忌立在门侧谈话，显然是在等待自己。常何知道安元寿的来历，他自从武德五年归唐后，即被授为秦王府右府真，长孙无忌和他同为秦王的幕府，两人当然相熟。这时，两人见常何已经来到，安元寿先笑容满面向常何打了一声招呼，然后转入门内。长孙无忌出门上马，也招呼了一声，然后居前领路，引着常何向城南走去。

两人先是沿着朱雀大街缓缓南行，渐渐就出了明德门，长孙无忌并不停止，又向东首行去，此时天已经完全黑透。常何见越行越远，不免诧异问道：“长孙郎中，这荒郊野外能有什么好去处？”

长孙无忌但笑不答，只是一味挥鞭疾驰。常何虽然满腹疑云，也只好紧紧跟随。他们这样又行了一阵，就见前面有一处房舍，里面透出亮光，这时长孙无忌道：“到了。”说罢到房前先跳下马来，门前上来一人接过了马缰绳，常何也遵嘱将马缰绳递了过去。借着微弱的光线，常何影影绰绰中觉得此人似是尉迟敬德，因见无人吭声，也不好问询。

如此阵势不免透出些神秘，常何心里惴惴起来，但想秦王和长孙无忌约自己来此，定然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歹意，就随着长孙无忌进入了院中。他们推门而入房内，灯影下站起一人，那人开口说道：“好常何，你果然依约来了。”常何一听声音，知道说话者正是李世民。

常何急忙下拜道：“秦王有令，小人焉敢不从？只是长孙郎中将我引到这等隐秘荒僻之地，让小人一时难解。”

李世民上前拉起常何，说道：“城内嘈杂，是我让他们寻到了这个所在。我们既然要清谈，还是这里最好。来，你先坐下。”

李世民令长孙无忌打开放在墙角的两口箱子，指着箱子道：“常何，听说你这些年来不事搜刮，名声很好，若靠你那点儿官俸定然积蓄不多。你现在尚未娶妻，到了这个年龄，该有个家了。你拿这些钱先去置一处宅子，再看城中官宦之家谁有出众的小姐，娶来就是。嗯，若其家不愿意，我可帮你前去说项，让你趁了心愿才是。”

常何顺着手指望去，就见箱子里面满满地装着金银玉器，在灯火的映照下，箱子里的黄白之物熠熠生辉。他心里不由得大为震惊，心想这些东西若靠自己的官俸，一辈子也难以积累起来。此时的常何，愈益明白李世民有事情求于自己，遂起身拜道：“小人聘妇之时若有阻难，定然找殿下帮忙。可如此多的金银器物，小人实在担待不起，自古皆言无功不受禄，小人委实不能受。望殿下能够体察小人的心意。”

李世民微笑道：“你将有大功于我，这点东西和你的功劳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常何，我今日找你，要谈一件大事。”

“小人恭听殿下吩咐。”

“我和大哥的事情，想你定有耳闻，可能所知不详。我今日就将其中详细之处给你说上一遍，待你评判其中是非曲直之后，还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常何到了现在，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是跟随太子？还是投靠秦王？按照常理，自己蒙太子垂青，将自己简拔而上，又授为宫中禁卫之官，这是天大的恩情，应该跟随太子才是，至少也不能背叛他。可是追根溯源，还是秦王当初在万军之中瞧中了自己，因而才有了出头之日。这让常何一时踌躇难断，遂拱手道：“小人官微言轻，只知忠心奉职。且太子和秦王，都有恩于小人，若让小人来评判其中是非曲直，一者为不忠，二者也委实不敢。”

李世民柔言道："瞧你，不要这样紧张嘛。我说过喜欢你的脾性，今天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你且坐下听我说完，就是不置一词，我也不会怪你的。"随后，李世民将自己和李建成以往冲突的过程摘要说了一遍。长孙无忌在旁不免诧异万分，实在想不透二郎今日缘何这样？面对这样一位小官，如此详尽地叙说轻易不向外人道的秘密，真是破天荒的事儿。

常何静静倾听，心中也是震惊万分。想不到太子和秦王已经到了这等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言听之余，他对李世民对自己的毫无保留心怀感激。

最后李世民说道："我已经息心归隐，不与大哥争一日之短长。可大哥和四郎并不罢休，前几日东宫记室参军事庾抱和齐王府典签裴宣俨告诉我说，大哥和四郎要将我府中之人全部调出，然后再全力对付我。你看，程咬金等人已被远远调开，府内所剩无几，下一步，唉，我也许朝夕难保了。"

长孙无忌第一次从李世民的口中听说了庾抱和裴宣俨来传话的事儿，心中大惊。心想眼前的常何态度不明，万一他不愿意投奔二郎，岂不害了这二人之命？

常何低头听完了这段长长的叙述，默默沉思了半天，然后抬头道："小人性子直，素日里口无遮拦。若让我说，秦王替大唐打下大半国土，又深得人望，太子和齐王这样做，是他们心中嫉妒所至，实在不该。此事不用评判，确实是太子和齐王做得不对。"

李世民直视常何的双眼，见里面透出的神色坦荡透彻，不似作伪，遂问道："常何，我这里先打个比方。若我和太子对阵，你选择哪一方？记着，你不能置之度外。"

常何又想了一会儿，断然道："秦王，我心已定，此生定当追随秦王。殿下，今后只要有用得着常何的地方，哪怕是掉了脑袋，常何绝不皱一下眉头，请尽管吩咐。"继而又补充道，"但今后若有与太子面对的时候，我不敢动他一指头。"

看到常何如此干脆利落，长孙无忌不免惊异，心道如此天大的事儿，你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别是其中有诈？李世民却满脸坦然，之前他已将常何的脾性琢磨得十分透彻，翻来覆去何止几百遍？常何今日的表态，实在其意料之中。他遂起身走到常何面前，感激道："常何，你能说出这般话，就是不替我办一丁点事儿，我亦甚慰。要你办的事儿，以后慢慢再说。眼前最关紧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小人不知。"

李世民缓缓道："我今日将你请到此处，就是要避人耳目。你回去后，依旧和平时无什么两样，在太子和齐王面前，也不可露出我与你相交的痕迹。你明白此节吗？"

“明白。”

“好，此地不可久留，你可先行离开。今后我有什么话儿，自有安元寿传给你。这些东西你先带走。”

常何一听此语，脸色忽然变得很难看，说道：“殿下莫非信不过常何吗？要知我愿追随秦王，并非为了名利，无非信义罢了。殿下若坚持让我收下这点东西，即是不信我。”其颜色之间，颇有愤愤之意。

李世民劝慰道：“我若不懂你的这番性情，定不会召你。这两箱东西并非赠你，可你手下之人良莠不齐，也许会有用处。你先拿去，若真的用不上，今后再还我也行呀。”

常何颜色稍和，说道：“殿下既然这样说，小人就先将这些东西带回去。万一真的用不上，将来原物送还，请秦王莫怪。”

李世民点点头，让尉迟敬德牵来一匹马，将两口箱子架在马背上，然后交给常何。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站在门前，目送常何一人二马慢慢消逝在前方的黑暗之中，两人方才折头回屋。李世民吩咐尉迟敬德道：“时辰不早了，我们今晚不用回城，就在这里将就着过上一夜。你和他们在耳房内安歇，我和无忌住在一房。”尉迟敬德接令后即去安排。

长孙无忌目送尉迟敬德走出门外，轻声叹道：“二郎，常何这人靠得住吗？他今天答应得如此轻易，今后别有什么曲折才好。”

李世民道：“刚才常何说的两个字很好，就是信义。我这些日子一直在琢磨他，大郎对他有恩，我若上来就用名利说动他，以我现在的落魄处境，恐怕难以奏效。常何年轻气盛，对我万分崇敬，只有以信义打动他，方能收到一些效果。他说面对大郎时不会动大郎一指，即是他信义的体现。至于他是否有诈，且待我们观察一段时间后才能断定。无忌，我很有信心，这次应该不会走了眼。”

“万一走了眼，岂不连带着将庾抱和裴宣俨两人都卖了出去？”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我正要从这两人身上，瞧出常何是否可靠。裴宣俨现在已经和四郎闹翻，正准备脱离四郎来投奔我，他已经成为明棋；庾抱却与我没有一丝瓜葛，我这样说实在是冤枉了他。”

长孙无忌喜道：“原来如此。这样一虚一实，若常何向大郎告密，则他自己也会露出馅儿，对我们却没有任何损失。”

李世民神色忽然一暗，叹道：“唉，我这样做，也是为防万一。无忌，你别看常何官小人微，可他处于四两拨千斤的地位，不由得我不慎重。”

“常何有什么重要的地方？玄武门守卫之兵不足五百，又受北军节制，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

“玄武门是大郎、四郎的必经之路，又是宫城重门，岂不重要？我这些日子心里有番计较，等明日回城后，你将舅舅叫来，我们要好好议论一番。”

长孙无忌大喜，心想二郎终于开始有所动作了。他跟随李世民多年，知道他喜怒之时不形于颜色。现在他既然说有计策，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成。 此后两人见夜色已深，遂宽衣就寝。临睡之时，长孙无忌忽然又想起一事，起身问道：“二郎，若行大计，东宫和齐府内须有我们的眼线。如今裴宣俨的行迹已露，实在可惜。”

李世民已经展被躺下，口中答道：“不妨，那边还有人为我传话。我已给他捎信儿，让他这几日刻意留神大郎对庾抱的态度。若稍有异常，则常何就不可靠，此事就须终止。”

长孙无忌大为心折，说道：“二郎，想不到你在不动声色之间就布下了如此隐秘的棋子，我随侍你身边日久，怎么就没有发现一点痕迹呢？”

“咳，也难得你不知道啊。说起来，这还是马三宝之功。唉，想起杨文干的那档子事儿，让我白白地损失了马三宝这位紧要人物，今天看来，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李世民直到近日，方悔上次未能全盘谋划形势，使杨文干兵变之事成了虎头蛇尾，白白浪费了心力不说，还遭到了父皇的疑心。

此后数日，李世民、高士廉、长孙无忌三人关在房内，秘密商谈了数回。此时，李渊的禁佛诏令已经发往各地，官吏们先是驱赶僧侣回乡，继而毁掉寺观。当时的僧侣有数十万，百姓信仰者也很多，闻听朝廷禁止，天下人心惶惶，一时怨声载道，更有激烈者与官府发生了冲突。朝廷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方面来。李建成在那里忙个不已，无暇分心李世民的事儿。李世民以为时机来了，决心依大计行事。此前，他已经有一个大致方案，就向两人侃侃谈了出来。

“上次逼杨文干兵变的事情，虽未达到我们的目的，然也给我提了个醒。杜如晦说得对，不能专事于大郎和四郎本身，还要想法控制父皇手中的兵权。具体做法就是要以小搏大，因为我们的兵力有限。这样既要擒拿大郎和四郎，也要同时控制父皇，两者缺一不可。”

长孙无忌忧虑道：“宫城守卫这么多，东宫和齐府里的宿卫也不少，以我们府内的这点人马，实在难与他们相抗，又如何以小搏大呢？”

“所以就要打玄武门的主意。我这几天留意大郎的动静，见他对庾抱并没有什么异常之举。如此看来，常何还是靠得住的。”

高士廉已经知道了联络常何的事情，插言道：“大郎也许以为其已控制了

朝中大局，像常何这样的小人物他压根儿就想不起来。嗯，选准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猛然发动，肯定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就是二郎说的以小搏大！”

李世民道：“只要常何决意跟我，此事就成功了一半。玄武门是大郎和四郎上朝的必经之地，我们先埋伏在门内，就可一鼓擒拿，此后再挥兵深入宫内，以夺父皇之兵权，则大事成矣。”

高士廉沉吟道：“若事情顺利，则此法可行。不过事分两极，反过来说，若不能一击而中，此事也很凶险。我想，有几件事情要早做准备：一者，兵马相比悬殊太大，如今常何归附，另有一个嘉猷门由安元寿领之，宫城之中我们仅有二门，兵马太少；二者，东宫和齐府与玄武门相邻，后宫之中又有和他们通气之人，若东宫和齐府之卫闻讯来援，能否阻之？三者，圣上身边近卫环伺，如何出奇兵突降圣上身边？二郎，说到底，我们手中之兵毕竟有限，须巧做安排。届时若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一败涂地！”

“嗯，是这样。我许多日以来，一直都在盘算这个难题。事情是明摆着的，我们事先须隐秘为之，不能大肆从京城以外调来兵马。舅舅说得对，我们要用好这个‘巧’字。”

长孙无忌道：“二郎，你不是已经让敬德召来了一些壮士吗？若能招来五千人，就能多些胜算。”

李世民这些日子暗暗安排，让张亮将昔日秦王府中的王保放归京城，由尉迟敬德暗中统领，如今已集合了八百王保。

李世民摇头道：“五千人？太多了。须知人多嘴杂，若弄来五千人入京，定会传出风声。我已经向敬德说过，此次召人京城之人不能超过一千，这样才不至于招摇过分。我们现有人马确实不多，可也没有其他的法子。要知道，我们举事处于劣势，隐秘是最要紧的，若动静过大，就会打草惊蛇。嗯，舅舅说得对，此次举事必须环环相扣，不能出现任何差池。我这几日正为这件事情绞尽脑汁。对了，这房玄龄和杜如晦自从出府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莫非他们在外面躲清闲吗？”

长孙无忌轻声道：“二郎莫非忘记了？当初敕书上严令，不许他们再入府来见你，违之则问斩。”

“这两人智计百出，我这府中四门皆通，又不是大郎派人来守把，难道真的进不来吗？无忌，你明日去把他们两人叫过来，还有敬德、侯君集和张公谨，明日都到这里来议事。”

长孙无忌点头答应，即让尉迟敬德去叫房玄龄和杜如晦。孰料房玄龄和杜如晦不敢前来，让尉迟敬德白跑了一趟。

第三回

显德殿黄粱未醒

天策府秣马厉兵

李世民听说房玄龄和杜如晦不愿意前来，怒道："当初我不愿举事时，你们围在身边劝来劝去，以他们两人最为热切。我现在用得上他们了，却又推托不来。敬德，你再去唤他们一回。"

尉迟敬德领命前去，回来时仍旧是一人，摊着手道："秦王，他们坚执不来，说皇帝有敕令，若来必坐死。"

李世民听后大怒，拔出佩剑交给尉迟敬德道："你持此剑前去，若他们仍旧说不来，可断其首再回。"

尉迟敬德为难道："黑子口笨，已经空跑了两趟。不如让无忌随我同去，这样一同说服他们，连带着持剑威吓，想他们也许能来。"

李世民挥挥手，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一道出了府门。两人到了房玄龄的家中，四人相对而笑，杜如晦道："秦王用剑来逼我们，看样子这次是认真的。玄龄兄，你这条计策用得好呀。"

原来尉迟敬德第一次来叫他们的时候，房玄龄不同意马上就走，说秦王在这件事上始终遮遮掩掩，不愿意说囫囵话儿，不如在他最心急火燎的时候，再给他加上一把火。尉迟敬德依计而行，他又悄悄将此计策告诉了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道："我看火候差不多了，二位先生可以入府议事。为这件事情，二郎已经和我们议了好长时间，已有大概，就差些具体细节需要商定。"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了一眼，杜如晦道："我们这些天也在想，该是动手的时候了。如今朝廷正行傅奕之议，天下动荡，所有的注意力都专注于京城之外。行啊，我们这就走吧。"

房玄龄心思缜密，说道："我们等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再走。现在虽天下动荡，然太子和齐王安插在天策府周围的鹰犬依旧勤勉得很，若见我们入府，定惹祸端。"

"不错，越是到这个时候，越是要心细谨慎。敬德和无忌先走，先去给秦王报个讯儿，就说我们随后就到。你们出外，也要一前一后，最好分开，方不惹眼目。"杜如晦觉得有理，补充说道。

黄昏之后，房玄龄和杜如晦闪身出了门，两人头戴方巾，身穿月白道袍，一副游方道士的打扮。他们沿着街道阴影行走，并不惹人注目。到

了天策府，见大门虚掩着，轻轻一推，两人即闪身入内。

李世民正在仁文厅里焦急地等待。厅中还坐着高士廉、长孙无忌、侯君集、尉迟敬德和张公谨五人，他们谁也不吭一声，厅中显得很静。

看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走入厅门，李世民余怒未息，低声道："你们的架子挺大嘛，让我连请了三次，莫非还要本王亲自去唤吗？哼，刚刚才出府了几天？"

房玄龄和杜如晦听后不敢怠慢，满面惶恐，伏地拜道："属下该死，惹殿下生气。我们本意，是想坚定殿下之志，实不敢相欺。"

李世民神色严峻，冷言道："我若是不想做的事儿，你们以为如此相激就能成吗？好了，你们起来吧。"

这时长孙嘉敏走过来，一手搀起一个人，说道："两位先生乔装而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儿。来，坐到这边来，我已经为你们煮好了茶。"

李世民颜色稍和，说道："玄龄、如晦，来我这里就座。今天晚上，你们是这里的主角，许多事情，还要由你们来筹划呢。"

长孙嘉敏将茶盏端到房玄龄和杜如晦面前的案几上，然后悄步返回东偏阁。

李世民见众人坐定齐齐望着自己，转向房玄龄道："玄龄，我不想负了家姐的临终嘱托，然今日大郎、四郎相逼，难有后退余地，我心已定，须用雷霆手段回击，不敢再耽误下去。"

房玄龄点头称是，心里暗暗想，为了等待秦王的这句话，我们已经耗了多长时间呀。

李世民目视杜如晦道："如晦，你说得对。要行大事，须顾及根本兼顾其余，方能一劳永逸。我们此次行动，不能仅仅对大郎动手，还要设法控制父皇，使天下兵马不可妄动。这个举事的地点，我已经想好了，就是玄武门。"

杜如晦面带微笑，赞道："这个地点好，属下和玄龄兄多次议过，此门既是太子和齐王上朝之地，又离圣上寝宫不远，若控制此门，则两下都可顾及。秦王请看，我已备下宫城全图。"说完，他伸手从道袍里取出一卷纸，然后徐徐展开，果然是一张详尽的宫城全图。

李世民随口赞了一声："还是如晦心细啊。"然后指着图说，"来，大家都过来。玄武门位置得天独厚，守将常何又愿意追随我，我选此门为此次举事的起点，亦为全盘的关键。"

众人都耸起耳朵来，静听李世民谈其方案。

李世民说道："其一，我亲带六百人入玄武门埋伏。其中一百人伏于门侧，待大郎、四郎入朝时将之就地擒拿；另五百人设法悄悄包围父皇寝宫。这里有一件难事儿，就是宫中宿卫逾万，我们仅能掌握玄武门、嘉猷门宿卫，力量太薄。其间万万不能与宫中宿卫酿成冲突，若混成一团则大事难成。

"其二，由常何领玄武门守卫，张公谨率领二百人拱守玄武门，防备东宫、齐府之兵来援，要将之挡于门外。另安元寿等人做好驰援的准备。"

这时高士廉插话道："雍州狱事由我主管，其中囚犯约有三百人。届时我率狱卒再释囚犯，可合有五百人，也来增援。"

李世民点点头，接着说道："其三，由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设法募集五千人集于潼关附近。若大事有望则来京驰援；若功败垂成则就地接应，然后东出潼关，与洛阳张亮合势，再徐图发展。"

众人听后，觉得李世民将手中的兵力分配得很适当，且环环相扣，脉络清楚，显是他多日深思熟虑而成。房玄龄点头道："此计大妙，若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拿太子和齐王，又控制圣上，则可事半功倍，以小搏大。不过此间最紧要者为常何，首先他不能对秦王阳奉阴违，反和太子做了一路；其次他若真心跟随秦王，不能让太子有一丝一毫的疑心，否则就难以掌握。"

李世民沉吟道："嗯，常何是此次举事关键之关键。直到今日，东宫那边没有一丝异常，应该没有问题，我有这个把握。无忌，你昨天见常何，他对你说了什么？"

长孙无忌道："常何不知道我们要在玄武门举事，还以为要利用他的手下之兵。他说，已经与手下人说好，届时听从指挥。"

李世民抬头向天，然后断然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万一常何到时候口是心非，只有怨我的命不好。"

房玄龄和杜如晦一直在盘算举事的诸种细节，两人对李世民选定玄武门作为动手地点心折不已。若选定玄武门，则常何忠诚与否至关重要。常何受太子恩惠不浅，若能在太子不知不觉间将他招揽过来，太子肯定不为防备，就能收到出奇兵的效果。想到这里，房玄龄问李世民道："常何的态度举足轻重，殿下说东宫那边没有异常，这事儿又和常何什么关系？"

长孙无忌看了一眼李世民，见他眼光中有默许之意，遂将试探常何的招法说了一遍。房玄龄听后沉吟道："太子对庾抱无任何表示，说明常何并未漏出任何口风。可是，万一这是太子的欲擒故纵手段，不是更加凶险吗？"

李世民摇头道："不会。我知道大郎的性情，他的心机尚没有如此深沉。

他若心中有事，肯定会在颜色之间表现出来，父皇不是多次赞他爱憎分明吗？何况，我是让大郎身边之人观察大郎的动静，那是不会错的。嗯，这个人就是东宫率更丞王晊，当初由三宝将他引见给我，对我还是忠心的。”

说到王晊的名字，房玄龄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儿。王晊已在东宫任职多年，平日里不声不响，不爱与人交往，想不到他竟然成了李世民设在太子身边的眼线。

杜如晦默然半天，这时插言道：“太子未对庾抱采取行动，说明秦王的眼光不错，应该信任常何。不过为了万全，举事之前还要再试探常何一次，这样才能彻底心安。”

“怎样试探？”李世民目视杜如晦道。

“可以先与常何约定，令他某日某时到某地埋伏，以擒拿太子，然后再观察东宫那面的动静。若常何果然忠心，我们再告诉他详情开始举事。”

“好吧，就再试探常何一次。不过，这事儿要做得不露半点痕迹才好，所谓用人不疑，这样对待常何，已经大违了我往日的本性。”

杜如晦言道：“殿下刚才所谈计策，将人员分配得甚是恰当，且环环相扣，浑然一体。不过这里面有一件难处，就是我们兵力太少，难免捉襟见肘。我刚才默思两点，想作为此计的辅助之法。”

李世民微微点头，众人静静地看着杜如晦。

“如今宫城宿卫之兵逾万，若以天策府中之兵，再合以玄武门、嘉猷门之卒，无法与之相抗，所以须用巧法消散之。怎样消散？宫城之卫看似严密，然其中有一个极大的破绽，就是他们分散由各门统领，他们须严守本门，不得擅离各自岗位，若有违反即被斩首。他们由北军统领，若驰援他们需由北军大将持符调度。这样，宫城各门就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若无北军将领居中调度，其战斗力就大打折扣。可让屈突通将北军主事之人设法稳住，不让他们入宫城指挥，其他各门宿卫不敢妄动，则我们即可在宫内来去自如。这样，城内的万余宿卫就成了摆设。”

尉迟敬德大喜，说道：“杜先生果然目光深邃，一下子就瞧中了关键。我知道北军的那几个人，都是嗜酒如命，到时候若让屈尚书找一个美妙之处请他们饮酒，定会饮到天亮之后。此计大妙。”

李世民眼中露出笑意，说道：“玄龄，如晦，看来你们两人这一段日子也没有闲着。接着说。”

“若想就近控制圣上，须在举事之日将圣上调到离玄武门不远的地方。否则，若圣上在宫深之处，我们再穿行其中，虽各门守卫各管其段，不免啰嗦，其中万一变起不测，则功败垂成。可使宇文士及居中联络，再让

萧瑀、陈叔达等人环伺圣上身边。”

李世民皱眉道：“让宇文士及居中联络，这没有问题。可萧瑀、陈叔达他们，平时虽在父皇那里偏向我一些，然将欲行之事全盘托出，他们到底是何态度？我实在吃不准。”

房玄龄道：“殿下所忧甚是。像萧瑀虽有正直之心，可他平时泥古不化，中规中矩，若将事儿说给他听，这事儿毕竟牵扯圣上——他肯定要拦阻。”

李世民点头道：“这事儿我记下了。对萧瑀、陈叔达等人，还要利用他们的长处。至于如何使用，由我来把握。如晦说得对，事发之后要逼退东宫、齐府之兵，再约束京师乃至天下兵马，非用父皇手诏不可。这一环节委实重要，不能耽误半分，敬德，这率兵深入宫内之事，由你主之。”

尉迟敬德面露难色，说道：“殿下，刚才已让我埋伏玄武门侧，现在又让我领兵突内，恐怕有些措手不及吧。若让我说，可将咬金、叔宝、志玄他们秘密调入京城，再分兵统之，即能所向披靡。毕竟，他们待在潼关，远没有在这里的作用大。”

侯君集插言道：“敬德兄错了，秦王这样安排其实是深谋远虑，叔宝兄他们在潼关，看似闲置，实则为一厉害的后招。若一掷不中，又无后续之力，即为败招。”

李世民向侯君集投去嘉许的目光，赞道：“君集能说出这般话，不枉了这些年来的磨炼。看来让你随药师学些兵法，还是有效果的。敬德，君集说得对，此事不可更改，由你一力承之。再说句后话，将来你也不能仅凭一味勇力，也要多学些谋略才是。像你前些日子杀了史万宝，事先就想得太简单。”

尉迟敬德顿时低下头来。

李世民刚才提到了李靖的名字，心中又生感慨，叹道：“可惜了，李靖和李世□若能参与此事儿，我们又可多几分把握。”说完，脸上透出了一丝不悦，但很快又恢复了平和的颜色。

是夜星空澄澈，月色溶溶。仁文厅里灯火一夜未熄，众人在这里进行秘密长谈。直到天色微明坊门开放之时，房玄龄等人方一一辞去，悄悄从角门里走出。

待众人散尽，李世民作势又要提剑出外晨练，长孙嘉敏心疼地一把拉住他的衣襟，怪道：“二郎，你又不是铁打的身子，今天就不要再晨练了。来，趁着现在天色还没有亮，赶快歇息一会儿。”

李世民停步转身，柔言道：“我的身子没问题，征战时几日几夜不睡都没事。敏妹，你已生过了几个孩儿，眼瞅着身子大不如以前，最该将息才

是。昨晚又耗了一晚，今后不能再这样。”

长孙嘉敏不依不饶，上前拿下李世民手中的长剑，扯着他走到榻前，并替他宽衣之后硬将他推坐到榻上。李世民无奈道：“如此，我今日就睡一遭懒觉，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必须陪我。”

长孙嘉敏的眼角顿时湿润了，就依言和衣躺在李世民的身侧。

李世民抚着长孙嘉敏的秀发，轻声道：“我这些日子脑子昏昏沉沉，倒是疏忽了一件大事儿。”

长孙嘉敏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

“前些日子张亮来信儿说，洛阳的牡丹园又增加了一倍，今年该开花了。这几日阳光明媚，牡丹花应该开了。我想，你和菁儿她们领着孩儿到洛阳住上一段日子，好好地观赏牡丹。洛阳那里好玩的物事很多，想孩儿们定会乐而忘返，你们就在那里多住些日子，最好等到秋天的时候，我再把你们接回来。”

长孙嘉敏马上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眼泪夺眶而出，抽泣道：“二郎，你莫非不想要我们娘儿们了吗？”

李世民替她揩去眼泪，轻声斥道：“胡说，何出此语？”

长孙嘉敏泪眼模糊道：“二郎，我明白你的心意，然我却不能。这些日子，我定当随你左右，若大事能成，争取能助你一些绵薄之力；若大事不谐——”其声音哽咽，有点说不下去了。

李世民喃喃道：“大事不谐？唉，若天不假便，奈何？”

长孙嘉敏用手抹去眼泪，说道：“若大事不谐，二郎，我岂能离你而独生？”

李世民听完此语，眼角也湿润起来，就紧紧地将长孙嘉敏搂在怀里，目光炯炯，并无一点倦意。

李世民在这边磨刀霍霍，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没有放松警惕。

两人原想将天策府折腾得府属离散，李世民就会成为一条僵死之虫，不料想就发生了史万宝被杀的事儿。

“这事儿肯定是二郎干的。”李元吉愤愤地说道。

李建成神色游移，在殿内来回踱步，似自言自语道：“二郎干的？他杀史万宝到底意欲何为？是为泄私愤？还是想给我们一个警告？”

“当然是警告了。然他这样做，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

“黔驴技穷？”

“是啊，你想想，二郎善于不动声色，他如今竟然做出这等招摇的事儿，说明他已经耐不住性子了。要我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现在天策府已无人的空儿，让薛万彻找几个人趁黑夜摸过去，将二郎宰了最干净。”

李建成瞪了李元吉一眼，说道：“你怎么能起这样的念头？如今二郎已经是人去府空，他再想生事惜无能力，这就够了。四郎，说到底，他毕竟是我们的手足兄弟，你怎么能想出这般残忍的主意？”

李元吉很不高兴，怫然曰：“唉，大哥性颇仁厚，总有一天，你要吃苦头的。”

李元吉看似简单，内心其实十分凶残。这些年随着其年岁渐长，又目睹并参与了大哥与二哥相争之事？内心渐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李世民敢觊觎太子之位，那么我李元吉亦为皇子，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次，善向李元吉溜须的护军薛实恭维他道：“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这句马屁话正好拍在李元吉的心坎上，他顿时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地答道：“不错，本王也是这么想。如今秦王已经失势，太子又太懦弱，这治理天下的事儿，终究还是要落在我的头上。”从那时候开始，李元吉就暗暗下决心，先与大哥联手除掉二哥，然后再想法谋夺大哥之位，谅大哥的本事，终归不是自己的对手。

有了这种心思，李元吉想除掉李世民的念头比李建成迫切许多。他除了不停地在李建成耳边吹风之外，还到李渊面前搞小动作。李世民失宠时，李元吉看准父皇正在恼怒的当头，密见李渊道：“父皇，二哥有不臣之心，须当抑之，若久不能制，终成祸害。”李元吉又举出杨广谋夺太子之位的例子。

李渊不以为然，说道：“我已遂你和大郎之意，尽散二郎的府属，摘其羽翼。如此这般，你还不满足吗？”

李元吉道：“二哥的羽翼已成，虽散其府属，其心不散。为防其酿成祸乱，又替国脉着想，恳望父皇下定决心，将其斩杀为上策。”

李渊面露不悦神色，斥曰：“二郎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

李元吉坚请道：“二哥当初平定东都之时，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屡违敕令，其心已存反意！父皇将他诛杀，何患无辞？”

李渊说道："让二郎散钱帛给有功将士，那还是我的主意。四郎，二郎毕竟是你的兄长，动辄要杀，怎么就没有一点兄弟情分？"

李元吉见李渊不理自己的茬儿，就想鼓动李建成完成这个心愿。孰料李建成心怀仁慈，不愿意行此不义之事，惹得李元吉心烦。他突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大哥，除掉二郎势在必行。你不听我的言语可以，然魏徵也是这样的主意，你素服其能，何不听听他的意见呢？"

李建成想起魏徵以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然自己当时很不耐烦，惹得魏徵拂袖而去。自己这一阵子忙于遣散天策府府属，又要应付天下的动乱，与东宫官属相聚不多，算来已有十余日未见到魏徵了。想到这里，他令人去叫魏徵。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魏徵才迈着方步缓缓入殿，看到他那慢吞吞的样子，李建成有了一丝恼火，问道："魏洗马，你莫非患了什么症候，缘何步子迈得如此慢？"

魏徵拱手施礼道："属下这些日子有些胸闷，天又热了起来，愈发感到身子不适，因而来迟，望太子恕罪。"其实魏徵说的不是实话，他并非患病，而是心闷所致。这些天他见李建成连连出拳，将天策府府属大部分逐出府外，还以为击中了李世民的要害，模样显得很得意。魏徵瞧在眼里，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涌出了无尽的忧虑。

魏徵是一个明白大势的人儿，他私下里比较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人，觉得各方面李建成都落于下风。现在李建成依靠李渊之势，又据太子之位，看似暂时占了上风。可那李世民不是一个轻言失败的人儿，不会善罢甘休，其看似偃旗息鼓，可暗地里玩些什么花样，明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这正是凶险所在。魏徵早就向李建成建议除掉李世民，惜他不以为然当成了耳旁风，整日和眼前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齐王混在一起，不看事情根本，却对一些细枝末节如临大敌。魏徵这些日子思来想去，对李建成渐渐失望。

李建成对魏徵的情绪变化毫不觉察，信以为真，温言道："也许是天热的缘故，你可多喝些酸梅汤，消消暑气，就会慢慢好起来。"魏徵拱手称谢，心想太子果然厚道。

李建成挥手招来一宫女，令她沏一盏酸梅汤来。那边的李元吉已经开始不耐烦，心想大哥婆婆妈妈，如何能成大事。他走近魏徵身边，直截了当地说道："魏洗马，我刚才向大哥说，若想稳固大哥的太子之位，须除二郎本身。我们知你满腹智计，请你在这件事情上发表一些高论。"

魏徵看了一眼李元吉那张生满疙瘩的脸，心中微微生厌，他实在想不透这位不学无术的哥儿为何起了这种念头？这时，宫女将酸梅汤端进殿内，魏徵说声："谢太子赏。"恭恭敬敬接过酸梅汤，然后一饮而尽。

他在仰头喝汤的时候，心中忽然起了一种怜悯之意。一盏酸梅汤看似平

常，里面却融进了李建成的厚道和关心，仅此一点，自己追随他就为不枉。李建成比起李世民稍微弱了一些，可他毕竟也是出众的。将来若进位为君，则其待属下待百姓肯定是宽仁为本，为天下之福啊。这时，魏徵原来的那些失望忽然飞得无影无踪，心中的豪气顿生，决意要为李建成尽力。

魏徵不再揣摩李元吉心里到底想些什么，而是依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

“不错，属下赞同齐王的意思。要想国泰民安，眼前最要紧的事就是除掉秦王！眼下，秦王在那里韬光养晦，似无痕迹可寻，谁知道他又在那里酝酿着什么呢？”

魏徵的这句话不免让二人疑惑万分，李元吉想除李世民，是从私心出发，并未觉察到李世民有什么异常，因而不屑地问道：“魏洗马就爱危言耸听，二郎如今已成闲人，实在是废人一个，还能翻起什么大浪？”

李建成接口道：“是啊，天策府羽翼已尽，凭二郎一人之力，确实很难再有作为。”

魏徵冷冷一笑，严肃说道：“正因为殿下去除其府属，方埋下了巨变的祸根。据属下所知，秦王能谋善断，性格刚强，若稍加挫抑，则不胜忧愤，定有不测之疾。殿下今散其府属，其实已经触怒秦王。依属下估计，半年之内若还是这样形势，秦王定然忍耐不下去，他肯定会有动作。”

李建成还是不以为然，说道：“他会有什么动作？莫非他会带领其府中之兵来攻打我吗？哼，我让薛万彻一人独当宫门，则他那五百人难入东宫一步。”

李元吉虽然觉得魏徵的话说得太过，但毕竟和自己的意思相合，遂劝李建成道：“大哥，魏洗马说得有道理。大哥，你不能再犹豫了，迟则生乱。”

魏徵点头道：“不错，愿殿下早做决断。”

魏徵的这番话确实打动了李建成，说道：“既然如此，就寻他一个错处，让父皇将他贬到边远之地。”

魏徵急忙道：“万万不可！殿下若这样做，正好趁了秦王的心意。秦王在京城，毕竟势单力薄；若其出外，万一振臂一呼，则其旧吏故将啸聚在一起，不定又出什么乱子。”

李元吉不耐烦道：“大哥，你不能再迟疑了。事情明摆着，只有一刀将二郎杀了，方能摆脱无穷的祸患。你为人厚道，不想坏了名声，尽可退后，此事由我一人承担就是。”

李建成摇摇头，说道：“罢了，你们先退下，让我好好想想。”此后数日，李建成常常独自闷坐，其心中到底想了些什么，外人一时难明。

当是时，东突厥郁射设率领数万骑屯于河套之南。郁射设是处罗可汗的儿子，近来与颉利可汗有了矛盾，故单独驻扎，隐然与颉利可汗相抗。李渊对颉利可汗防备甚严，而对郁射设就不太上心。然郁射设忽然瞧中了乌城这个地方，这日带领所部精锐围着乌城猛打，意欲拿下扩充自己属地。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就在朝上与群臣商议救援乌城的办法。

李渊愤愤地说道：“朕原想郁射设与颉利不同，对他不做防备。没想到突厥人皆有豺狼之心性，想是郁射设看到国内动乱，以为朕无暇顾及边境，就来凑热闹了。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谅他也难讨到半分好处。”

李建成奏道：“父皇，儿臣以为北境已有李靖、李世□、李艺三员能将镇之，可令他们发兵，即可解乌城之围。不过他们分屯各处，朝中须派一人前往主持，以协调他们进兵。”

李渊点点头，说道：“不错，朕派李靖三人分镇北境，正为防突厥南侵，不料想这么快就用上了。太子，你以为派何人为主帅呢？”

李建成望了李世民一眼，奏道：“以往每临战事，多由秦王为主帅。不过秦王现在忙于主持中书省的事务，分身乏术，儿臣愿保齐王为此次主帅。”

李渊为防李世民再持兵权，特地将李靖和李世□从江南调往北境。此时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不能再让李世民出征，李建成的奏语，正好说到自己心坎上，遂满面堆笑道：“好呀，四郎往日多随二郎出征，该是单独出外历练的时候了。四郎，你以为如何？”

李元吉出班朗声道：“儿臣愿领命出征，那边有李靖等人为得力臂助，儿臣定然不负了父皇的期望。”

看到李元吉现在也学会了谦逊，李渊心中更喜，不由得赞扬道：“你能不掩李靖等人的功劳，朕就更放心了。拟旨吧，授四郎为征北元帅，克日起程。太子、二郎，待四郎起程之日，你们二人代朕于昆明池设宴，为他饯行。”

李建成、李世民齐声答应。

这时李元吉又说道：“父皇，为保此仗大捷，儿臣还有一个请求。”

“你但有所求，朕当照准。”

“儿臣以为，秦王这些年与突厥接仗最多，其帐下将领猛士能战又有经验。儿臣想请父皇恩准，拨秦王帐下以资北征之军，当能多几分取胜把

握。”

“好哇，你既有此想法，朕就更放心了。二郎，你说呢？”

李世民跨前一步道：“对国家有益，儿臣定当全力照办。只不过如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人，现散归各地，若猝然召之，恐怕时间来不及。”

李渊道：“不妨，可让他们从任所直奔灵州，再与四郎会合。待此战结束后，他们依旧各复本职。可速速拟旨，快马送出。”

李元吉又道：“尉迟敬德现为戴罪之身闲在京师，然他为一猛将有可用之处。父皇，儿臣想将尉迟敬德带走，容他到战阵上戴罪立功。”

“这等小事，不用问朕，你看着办就行。”

李世民早已明白了李元吉的用意，现在见他连尉迟敬德也不放过，心中不免大震。他明白，是该断然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召来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六人，待他们围成一圈坐定，李世民神色严峻，缓缓说道：“四郎要将兵去解乌城之围，想你们都知道了。”

众人点头。

“四郎此次既领敬德等人，又拨我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其军，其理由看似冠冕堂皇，其实隐藏着一个好大的奸谋。王晊告诉我说，那日大郎和四郎散朝后回府，两人又叫来魏徵在那里秘密商议了半天。据说四郎和魏徵坚持要杀我，大郎一开始犹豫，最后也从了那两人之意。”

房玄龄道：“他们定要不利于敬德等人。”

李世民冷笑道：“哼，我实在想不通大郎也有此蛇蝎之心。他对四郎说道：‘现在你得了二郎的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届时我与二郎到昆明池为你饯行，可使壮士将他杀于幕下。然后奏闻父皇，就说他暴死，父皇定然相信。尉迟敬德等人既入你手，要杀要剐不拘形式。’”

房玄龄道：“是了，然后他们带领大军返回城内，再逼圣上授予太子国事，则大事成矣。”

李世民道：“不错，大郎就是这样说的。”

杜如晦道：“如此说，我们须赶在他们前头动手。”

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为古今大恶。他们既有此想，不如俟其先发，然后以义讨之。这样我就会出师有名，天下定说他们的不是。”

尉迟敬德一听此语，马上着急起来，说道：“如今祸机垂发，而殿下犹晏然不以为忧，殿下纵然自轻其身，然将社稷宗庙置于何处？殿下若不先动手，则为交手受戮，敬德将窜身草泽，不敢留居大王左右。”

长孙无忌也劝道：“不错，若不用敬德此语，事情必败无疑。”

房玄龄和杜如晦今日被召，又听了刚才那番话，知道李世民要有动作。两人见李世民又在那里推托，心想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们又不敢说破，遂将目光视向高士廉，眼神中的意思是让他先说话。

高士廉动了一下身子，劝说道：“二郎，敬德和无忌的话不错，事情现在很紧急了，容不得一丝的犹豫。当然，若行事也不能操之过急，须谨慎为之。好在我们以前所议论之事已有眉目，今天只要将一些细节敲定，再选定日子，即可动手。”

李世民不再坚持，然还是留下一个尾巴，说道：“大家既然这样说，我们就将诸事再议一遍。不过希望你们理解我的难处，我刚才所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最好有一个万全之策。”李世民此时想的是长远之事，骨肉相残不为美事，若能形成被动为之的局面，则后世青史传之，自己不担待责任。可是，世上哪儿有那么多的鱼与熊掌兼得的美事呢？李世民心里明白得很，现在无非是做做样子。

这时，杜如晦说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请殿下定下举事日子，即可速速办好。”

尉迟敬德道：“齐王已经选定了出征日子，要六月初六出发，若举事，须赶在此日之前。”

众人屈指一算日子，今天是五月三十日，离出征之日也没有几天了。

李世民凝神片刻，然后说道：“嗯，时间太早有些仓促，太迟又怕再生变故。六月初四不为上朝时辰，就初定此日吧。”他缓缓地看了众人一圈，接着道，“你们今天开始，按原定计策分头准备，晚上还来这里，届时再各自叙说一遍，不能有一点漏洞。如晦，想叔宝他们已经得了朝廷的敕命，正率领人马向灵州赶去，你可派出快马，通知他们改道，到潼关之前集结。四郎这样做也有好处，不用他们再分头募兵了，倒省了我们一番工夫。”

众人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房玄龄道：“殿下，事发之前的那几件事儿，还要你谨慎操作。”

李世民点头道：“我知道。”

此后，众人分头散去。

第二日，李世民找到屈突通，邀他一同出城骑射。然屈突通作为兵部尚书，这些天为了压制各地的暴乱，加上郁射设兵围乌城需要增兵，正在那里忙得团团转，自然没有时间陪同李世民出城。李世民见他那忙乱的劲儿，也不忍心再邀，就向他招招手，说道："屈公，你找个僻静的房间，我与你说上几句话儿就走。"

屈突通现在虽为兵部尚书，不归李世民节制，然其毕竟曾经被授为秦王府长史，两人的感情就不同一般。他依言将李世民领到一间耳房内，吩咐手下不许来打扰。

李世民开门见山，说道："屈公，你与那几名北军将领定是相熟。"

屈突通点点头。

"后天晚上，我想办些事儿，不喜欢看见他们在那里啰嗦。你既与他们相熟，就找个理由邀其聚在一起，最好到第二日午时，再放他们回归。"

屈突通不细问李世民到底要办什么事儿，爽快地答应道："为防郁射设来攻，圣上让加强京城戒备。等到后日，我可召集这些禁卫将领出城巡视，这样大约需要两日时间，可使他们不在京城。"

李世民摇头道："不好，他们若从容离去，则诸事皆有安顿，须另寻别的法儿。"

屈突通此时隐约猜到了李世民的意图，就在那里苦苦筹思良策。这时，李世民提醒他道："听说那几人善饮，屈公何不从这方面打些主意？"

"若请他们饮酒，这事儿好办。只是朝中之人皆知我不善饮，突然间请了这几个低品官儿，未免惊世骇俗。对，有了，刘政会新近又筑了一处宅子，他好饮酒，我就拉着这几人前去祝贺，然后让他们陪政会饮酒，这样事儿就做得自然了。"刘政会即是李渊起兵时告王威、高君雅者，此时任刑部尚书，与屈突通也是多年老友。

李世民微笑上脸，说道："这样最好，你再对刘公说，让他找几个善饮之人与这几人好好对饮一场，直饮个天昏地暗最好。他们若烂醉如泥，一觉定能睡到第二日午时。"屈突通连声答应，说定将此事办妥，然后恭恭敬敬将李世民送出门外。

天策府内上上下下开始忙乱起来，不觉就到了六月初三。这日傍晚，西面天上铺满红云，落日的余晖将长安城内的房舍罩成一片金黄。李世民单骑出了天策府门，很快就来到玄武门前，就见大门已经紧闭，仅留下一个角门供人出入。守门禁卫见秦王来到，神情顿时恭顺，一面让李世民少歇，一面去飞报常何。

常何很快来到，口称道："圣上有旨，准秦王入宫。"原来宫城制度，入夜后即禁人入内，没有李渊口谕，禁卫不敢放任何人入城。此前，李世

民让长孙无忌持自己亲笔书信传入宫中，言说自己有秘事相告请见李渊，已获准进宫。

常何陪同李世民走了一段，看到左右无人，常何悄悄说道：“奉殿下教令，小人已将诸事办妥，望秦王放心。”

李世民并不言语，仅拿眼睛定定注视常何，四目相对，两人都读懂了各人的意思。李世民伸手重重地捏了一下常何之臂膀，然后大步流星向宫内行去。

李渊刚刚用过晚膳，正独自坐在烛火之下默默沉思。李世民被准进入殿内，即伏地叩首道：“儿臣求见父皇，惊扰了父皇的安静，委实罪该万死。”

李渊说道：“罢了，起来吧，有什么话坐下来说。”

李世民起身道：“儿臣紧急来见父皇，实在因事关重大，不得不来。”

李渊哼了一声，说道：“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是不是又与四郎闹别扭了？”

“父皇圣明。儿臣今日来，正是想告大哥和四弟淫乱后宫、图谋害我的事儿。”

李渊大为震惊：“淫乱后宫？图谋害你？有这么严重吗？二郎，我知你一直对大郎和四郎耿耿于怀，你不可妄说啊！”

“儿臣现有真实凭据，不敢欺瞒父皇半分。”

“如此，你可慢慢讲来。”

“大哥和四弟淫乱后宫，已非复一日。这两名贱妇即是尹德妃和张婕妤，她们私下里抱怨父皇又有新宠，就与大哥和四弟做同了一路。尹、张两人每每出宫，即与大哥和四弟厮混在一起。他们买通了其身旁的宫女、太监，独独瞒了父皇一人。”

李渊勃然大怒：“该死！”

“儿臣现有人证物证。父皇给诸妃的月例，皆有定数，请父皇到尹、张两人房中搜上一搜，其中的金银器物，何止万金，这皆是大哥和四弟所奉。至于她们为家人广置田宅，儿臣这里有一份单子，请父皇核查。”李世民从身上掏出一张单子，起身递给李渊。

李渊不接单子，脸上颜色铁青，显然恼怒万分，沉声道：“人证呢？”

“万贵妃为后宫之主，多闻她们劣行，已训诫多次。为顾父皇脸面，万贵妃隐忍至今，父皇一问便知。”

李渊大声向殿外喊道："召万贵妃。"

很快，万贵妃轻步疾来，她此时五十五岁，虽平时修身养性，举止优雅，毕竟已现出了老态。她走到李渊面前拜道："陛下召妾前来，不知有何事吩咐？"

李渊伸手掸落面前的那张单子，严厉说道："二郎告说大郎、四郎淫乱后宫，那尹、张两人果然如此淫荡吗？你为后宫之首，可据实道来。"

万贵妃看了一眼李世民，然后跪下奏道："臣妾该死，实不该瞒了圣上。贱妾曾规诫过她们多次，然其自恃曾助陛下夺了江山，将贱妾也不放在眼里，依旧我行我素。"

李渊脸如死灰，挥手让万贵妃退下，万贵妃寥寥数语，足证二女行为不轨，他不想再听细说。李渊见万贵妃退出了殿门，眼眶中忽然涌出泪花，哽咽道："李门不幸，竟然出了此等龌龊兽行。二郎，你说他们要图谋你，到底是什么事儿？"

"此次四弟将兵，将儿臣手下骁将精兵皆纳入其手下。大哥和四弟又悄悄商议，欲俟儿臣去昆明池为四弟饯行的时候，悄悄伏下猛士来刺杀儿臣，然后返兵入城，再逼父皇退位。"

李渊有点不相信，冷冷说道："大郎为人忠厚宽仁，不是这样的性情。二郎，大郎和四郎悄悄说的话，又如何传入了你的耳中？"

"儿臣不敢说半句假话。东宫率更丞王晊秉性正直，不忍看儿臣因此丧命，故秘密将此话告我。父皇，大哥和四弟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有东宫洗马魏徵在场。父皇若不信，可将这两人召来询问，即知个中详细。"

李渊拍案立起，大怒道："反了，反了。我生了你们这帮孽畜，若不把我气死，就难称了你们的心意。"这句话连带着将李世民也骂了进去。

李渊在殿内来回转悠，暴怒不已。李世民的眼珠子跟着他的脚步来回转动，不敢再发一声。过了一会儿，李渊走到李世民的身边停下，问道："他们何至于对你有如此刻骨仇恨呢？我现在已经明确大郎为储君，正在逐步交权给他，你这段时间还算乖觉，到底为了什么？"

李世民伏地涕泣道："父皇啊，儿臣自忖没有什么地方负于他们，然其坚执要杀儿臣，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儿这几日细细想来，他们似是想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儿今日若死，永违君亲，也就罢了。然魂归地下，实在耻见王、窦诸贼。"李世民的这番话实在有点牵强，李建成何至于要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呢？不过李渊在盛怒之下，并未细究，倒是又想起了李世民的诸多功劳。

李渊沉思片刻，觉得李建成和李元吉实在可恨。又转念一想，他们兄弟之间前一段时间争斗不已，事情虚虚实实、难辨真假，还是要稳妥为

上。想到这里，他召来通事舍人道：“传太子、齐王、裴监、萧郎、陈侍中明晨到两仪殿来见朕。”然后转向李世民柔声道，“二郎，你先回去，明晨也同时来见我。大郎和四郎若真有此劣行，定当鞫问。你们的事儿这次要彻底解决，今后不能再有反复。”

李世民见李渊的态度很坚决，心中大喜，遂谢恩退出。他出了宫城之门，并不直接回府，而是打马直奔开化坊，萧瑀的府第即在该坊的东南角。

萧瑀刚刚送走了通事舍人，正在让家人为他准备明日上朝之服饰。他愣在那里纳闷，明晨不是早朝之例日，皇帝夜来传令去朝，定有非常事情。这时门房传言，说秦王来访，他急忙迎出门外。

两人到屋中坐定，李世民当头问道：“想是萧公已知道明日朝见的事儿？”

“是呀，老臣正在这里纳闷，圣上到底有什么急事儿？”

李世民顿时垂下泪来，哽咽着将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

萧瑀大为震惊，颤声道：“太子和齐王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做？二郎，你尽管放心，老臣我明日定当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好歹要让你有个安稳之地。我想圣上也不会太糊涂，怎能任由他们糟蹋我朝的有功之臣呢？”

“世民来此正为萧公之言。我们兄弟之间的嫌隙已成，势不能弥合。我旧话重提，望萧公向父皇进言，容放我出京，只要有一处能够安身的地方，即使为一农夫，我心亦足矣。”

“秦王不可。你有如此能耐，岂能去做一农夫？嗯，你放心，老臣定当努力争取。说句实在话，太子也就罢了，那齐王跋扈的样儿，老臣也实在看不惯，若他在朝中横行，会成什么样子？”

“世民谨拜萧公高义。”

李世民见已经把话说到了位，遂起身告辞，萧瑀也起身送客。这时，李世民忽然想起一事，叮嘱道：“萧公，我现在去陈侍中府上一趟，明日你们可约往一起，共同上朝。要知道裴监和大郎他们素来交好，不可让他赶在前头。事不宜迟，届时请你们先行一步。”

萧瑀点头答应。

李世民到了陈叔达的府中，又是声泪俱下一番，让陈叔达陪同落泪。陈叔达誓言声声，说拼着今晚一夜不睡，要起草一道奏章，其中历数太子和齐王的不是之处，明晨进呈皇上。李世民又将让他与萧瑀一同上朝的话嘱咐一遍，陈叔达答应明日定早早入宫侍候。

第四回

玄武门同胞受刃

海池畔唐皇交柄

六月初三晚上，满城的暑气尚未消散，天上已经布满了繁星，澄澈的夜空里没有一丝儿云彩，显得很透明，可以看到星儿在闪烁，似乎在不停地眨动着有神的眼睛。群星辉映下，那轮窄窄的月牙儿发出清辉，将其幽凉的光洒在城中以及城外的田野上，让人们感受到渐渐浮起的清凉。

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夜晚，曲江两侧和城外田野里蛙声一片，和着树上那悠扬的蝉声，构成了一幅动感的夜景。随着夜色渐深，清露在不知不觉之间弥散开来，人们开始入房安歇，不耐热的半大不小的男孩儿嚷着在院中铺上木板，露宿屋外。

子时一刻，刘政会外宅。

刘政会因岁数最长，被推为主席。他和几名北军将领棋逢对手，哄笑声中，喝得甚为畅快。刘政会眉开眼笑，侧头说道："屈尚书，你今天带来的酒，滋味实在不错。难得的是，这几名小将也识趣得很，他们酒量既宏且不耍赖皮，甚合我的脾胃。哈哈，亏得我早有准备，若不是事先在府中选来这几位会酒之人，我恐怕早就被他们灌趴下了。"

屈突通道："我不善饮，故做此无奈之举，所幸你们甚是投缘，我为旁观者也瞧着欢喜。"

一名北军将领恭恭敬敬道："卑职早闻荥阳'土窖春'的名声，艳羡已久。今日蒙屈尚书和刘尚书恩情，得与二位大人亲近，又尝此酒，实在是感激涕零。"

屈突通哈哈大笑，说道："刘兄，你看他们的话儿说得多么得体，你就多饮几盏吧。小子们，老夫今天带来了数坛酒，你们尽管饮用。然有一件事儿要说明，若不能把刘尚书及他的陪酒之人给打发好，小心我回头踢你们的屁股。嗯，刘兄上了岁数，又是圣上起事时的功臣，你们不可太上脸，然他的手下之人，若不能放倒了，就是抹了我的面子。"

屈突通此话一出，满席哄然叫好。几个北军将领摩拳擦掌，信誓旦旦道："屈尚书尽管放心，若不能遂了大人的心意，明日就是把我们投到昆明池里喂王八，我们也决无怨言。"

屈突通笑对刘政会说："刘兄，你要悠着点。兵部和刑部等闲难聚在一起，今天就让他们做个对手，在酒量上分出个高低来。"

刘政会也是哈哈一笑："屈尚书，要说行军打仗，兵部是正管。若说喝酒的事儿，恐怕你们就要甘拜下风了。"

屈突通微笑不语，他临来时，让送来五坛泥封的荥阳"土窖春"，眼下刚刚喝了一坛，若将其余酒全部喝掉，恐怕至少要折腾到明天的辰时。"土窖春"酒味儿醇厚，后劲儿甚大，这些酒若尽入他们腹中，定将他们灌得烂醉如泥。

刘政会看着眼前的热闹劲儿，忽然叹道："唉，可惜开山没福，他也是一名善饮之人，我们原来在太原时常常扎堆儿喝酒。现在他若在世，该有多好呀。"殷开山已于武德五年得暴病逝去，生前与刘政会最要好。

屈突通不接他的话茬儿，实不愿提起殷开山扫了今晚宴饮的兴头，他伸手拍了一下刘政会的肩头，说道："刘兄，瞧，那酒胡子的手怎么又指向你了？来，来，饮酒，饮酒。"说着替刘政会端起了酒盏。

刘政会瞪眼一看，酒胡子正稳稳地指向自己，不免诧异道："嗯，怎么会这么快？"就接过酒盏一饮而尽，不经意之间将殷开山的话题丢到一边。

子时一刻，天策府内。

李世民回府后无心茶饭，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沉思。这时长孙无忌走进来，轻声说道："二郎，事情都办妥了。"

李世民点点头，问道："咬金、叔宝他们有消息吗？"

长孙无忌答道："有。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各带二千人，已经集结在一起。秦叔宝来信儿说，为了便于接应，他们将队伍西移二十里。"

李世民沉思一会儿，然后说道："还是叔宝心思比较缜密，这样最好。唉，可惜顺德、弘基和史大柰远离京城，他们若在这里，我的心里更有些底儿。"李世民在此大战前夕，心里忽然七上八下，有一股无名的烦躁涌上来，让他难以自已。

长孙无忌不明他的心事，依旧说道："那八百王保此时散在坊陌之间，子时过后，他们按吩咐悄悄潜入玄武门。再过一会儿，玄龄他们也该到了。"

李世民不作言语，眼睛直直地盯着门外的黑暗，不知在想些什么。长孙嘉敏端着一碗汤饼走到他的面前，柔声说道："二郎，你从午时到现在，水米未曾沾牙。来，先趁热把这碗汤饼吃下。等会儿有大事要办，空着肚子会没有力气的。"

李世民抬眼看了看长孙嘉敏那张恬静的脸庞，那上面透出的安然与镇静让他回复到往日的宁静。他感激地向她露出一丝笑容，伸手接过碗筷，然后大口咽下，虽食不甘味，毕竟熨帖许多。

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陆陆续续进入厅来，李世民草草一饱，心事还是难平。他见众人坐定，站起身道：“现在诸事基本安定，大家且在这里候上一候，容我先龟卜一回，可知此后吉凶。”说罢，转头对李安说道，“去，把那名卜师叫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听说李世民请了卜师来行龟卜之事，不免面面相觑。都到了这个时刻了，李世民还要用龟卜来安定心神，说明他心里并不是很踏实。

卜师很快随着李安走入厅内，其身后跟着两名童子，一人手捧香炉，一人怀抱木托，木托上缚着一只硕大的乌龟。卜师先是在香炉内插上香点燃，口内念念有词，然后示意众人随他一同叩拜。待香燃到一半的时候，卜师解开缚龟的细绳，拿红红的香火头儿去烧灼乌龟的肢体。

隋唐二朝皆重卜筮，在太常寺中设了太卜署专掌此职。

卜筮之法主要有四种：龟、兆、易、式，其中又以龟卜为最常用的卜法。龟卜之法很讲究，既要辨别龟的种类、颜色，又要根据季节不同施灼，像春天时灼后右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后左足。这样根据龟受灼的不同形状，由卜师判断所求的吉凶。

卜师烧灼乌龟之后，皱着眉头开始仔细观察，以定吉凶。这时，张公谨最后进入大厅内，他见李世民正在龟卜吉凶，心中激动，大步走到卜师面前，伸手抓起乌龟掷在地上，厅中之人一时愣了。李世民满脸怒容，斥道：“本王正行大事，你莫非疯了不成？”

张公谨神色激动，昂然对曰：“末将未疯，此举其实要阻止殿下行此糊涂之事。”

李世民沉声道：“到底是你糊涂还是我糊涂？”

“殿下，人所以要龟卜，无非为了决断疑问。现在行事迫在眉睫，已经毫无疑问，也没有了犹豫的时间，何必还要再行龟卜之事呢？若现在龟卜不吉，难道大事就要中途而废吗？”

众人听后暗暗叫好，李世民也猛地一激灵，觉得脑子清醒许多。杜如晦满意地看着张公谨，想他日常在府中恭敬有礼，不事张扬，却在这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犯颜直谏，有相当的气魄，就对他有了新的认识。杜如晦站起身来，劝慰李世民道：“殿下，公谨说得有理。此次筹划甚细，定能一击而中，望殿下勿疑。”

李世民此前因思虑过多，就有了患得患失之感。张公谨如此粗鲁作为，如同当头棒喝，一下子使他恢复了往日的自信。他换颜一笑，上前执起张公谨之手，说道：“公谨，是我想得太多了。”转身吩咐李安道，“就用公谨之言，不再行龟卜之事，你引卜师下去，好好将他安顿。”

李安引着卜师走出厅外，为防事泄，这名卜师在事发之前不能出府。

李世民恢复了往日明快决断的风格，他逐个问了众人一遍，将其各司之职又落实了一番，最后将目光直直地盯向尉迟敬德，说道："敬德，此次举事以你所司之职最为要紧，那日我让你寻几名得力之人为你帮手，这事儿落实没有？"

"已经办好了，他们正候在厅外。"

"几个人？"

"他们是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方、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吴广，共七人。"尉迟敬德选的这七个人，皆是天策府内的勇悍之士。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刘师立多与公谨在一起，此次公谨据守玄武门，他身上的担子也不轻，可拨出刘师立随公谨。敬德，你去把他们都叫进来。"

尉迟敬德领着这七个人鱼贯而入，厅内众人也站起来，并排站在李世民面前。

厅内的烛火不算太亮，红暗的光芒映照在他们脸上，愈发现出众人凝重的神色。李世民目光炯炯，缓缓地从众人脸上滑过，然后沉声说道："大事能否成功，在此一举。待会儿，府中由玄龄和如晦留守，其余人按计到达各自位置。我现在不想多说，仅叮嘱大家一句：各司其职，沉静为之。"

众人轻声答应。

长孙嘉敏领着菁儿走了过来，长孙嘉敏手执一把大酒壶，菁儿托着一只大托盘，上面放满了杯子。

长孙嘉敏走到李世民面前轻声道："二郎，你们将行，容我为你们敬一杯壮行酒。"李世民微感惊异，他事先并不知道还有这道仪式。

长孙嘉敏扬起酒壶给盘中之杯斟满酒，菁儿走动着将酒敬给各人。

长孙嘉敏先是走到高士廉面前，招呼长孙无忌道："哥，我们将这第一杯酒，先服侍舅舅喝下。舅舅，你为我们算是操尽了心。"

高士廉一饮而尽。

长孙嘉敏又端起一杯酒站立到李世民前面，面对众人说道："这一杯酒，是小女子代夫君敬诸位的。小女子有一想法，自明日开始，想与诸位夫人结为姐妹，也请诸位回府后代我向各位夫人致意。来，请饮此杯。"

众人心想，若此事能成，则今日的王妃即是将来母仪天下的皇后，自己

夫人若与皇后结为姊妹，真是莫大的荣宠。他们心怀激动，慌不迭地饮酒称谢。

长孙嘉敏转身，双手为李世民奉上一杯酒，小声道：“二郎，这些话我事先没对你说，怪我吗？来，我陪你喝了这杯酒，到了后半夜，外面毕竟清凉，你可先暖暖身子。”

李世民想不到长孙嘉敏还有这番举动，心里一阵激动，柔声道：“敏妹，我怎么会怪你呢？我走后，可能要到明日午后方回，你在家里，千万不要操心太过。”

两人相互凝视将酒饮下，当此时，厅内寂静万分，似乎落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声音。

李世民目送长孙嘉敏和菁儿走入后堂，然后转头道：“时辰到了，大家分头走吧。”

次日丑时三刻，玄武门内。

常何在玄武门城楼之上巡视一遍，然后步下台阶，对戎装站立在面前的敬君弘、吕世衡说道：“时辰快到了。”

敬君弘现任北军云麾将军，吕世衡现任北军中郎将，二人皆是常何的换帖子把兄弟。若按常例，今晚不需他们值守，由于知悉了秦王要夜入玄武门，遂与常何一起候在这里接应。

敬君弘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牙儿，其正在头顶发出幽暗的光芒，他依此大致判断了现在的时辰，点点头道：“不妨，角门都虚掩着，为防响动，我又让他们在门轴上注了油，他们尽可放心进入。”

说话间，门洞里走过来几个影影绰绰的黑影。常何迎上前去，就见领头的正是侯君集。原来李世民令侯君集先入门与常何接头，并指引众王保有秩序地埋伏到事先指定位置。

丑时四刻，雍州牢狱。

高士廉带领李世民拨给他的二十名健壮王保，押着数辆装满兵器和食物的车，径直到了雍州牢狱。牢头事先得了他的吩咐，一直不敢睡，眼睁睁地正等着他。

高士廉入门后问牢头道：“牢卒们都在吗？”

“都在，他们一直在狱压前房里候着，静听高大人的吩咐。”牢头恭恭敬敬答道。

“好，你让他们先把车内的酒肉摆在大堂上，然后开锁，将里面的囚犯尽数领到大堂内，我有话说。”

牢头慌不迭地去安排布置。很快，就听开锁之后，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脚步声音。过了小半个时辰，牢头过来请高士廉到大堂去，说道：“高大人，事情都办好了。”

高士廉入了大堂，就见堂内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囚犯居中，狱卒们站立四周维持秩序。囚犯们不知道黑更半夜把他们叫起要办什么事儿，迷迷瞪瞪的都是茫然的眼神。一些人显然注意到了案上的酒肉，闻到了飘来的酒肉香气，禁不住流出了口水。

牢头大喝了一声：“不要吵了，高大人有话要说。”

高士廉站在一张高脚凳上，清了清喉咙，大声说道：“你们都是戴罪的囚犯，按律当判严刑。现在有一件天大的好事等着你们，若能办成，明日即可赦去你们所犯之罪，可以归家。我问你们：是愿意戴罪立功？还是继续待在牢中？”

下面一阵嗡嗡声响。囚犯们在那里交头接耳。

牢头又大吼一声：“吵什么吵？你们推选出几个头儿，好好回高大人的话。”

几个平时在狱中比较泼皮的人被推选出来，他们走到高士廉面前，小心翼翼地答道：“回高大人话，小人们自然愿意回家。只不过要去办的事儿是否凶险？”

牢头斥道：“不知死活的贱囚，与大人说话，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高士廉挥了一下手，然后说道：“我给你们说明，今晚有人在京城内叛乱，现发给你们兵器去保卫皇城。这事儿要说也有凶险，然你们不立功，难道就轻易赦去你们所犯之罪吗？大家好好想想，愿干的随我走，不愿干的继续在这里坐牢。”

囚犯们又是嗡嗡了一阵，到了最后，三百余囚犯都愿意出外立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

高士廉满意地说道：“既然这样，这里有酒有肉，你们可饱餐一顿，然后去领各自趁手的兵器，听我号令。”

囚犯们早已馋涎欲滴，高士廉话音刚落，他们一拥而上去抢酒肉。

丑时四刻，潼关以西。

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带领六千人沿着山间潜行，生怕惊动了沿途的官府，他们到了原定的宿营地，几个人又聚在一起商量了一番，觉得要离京城再近些最好，这样可以及时接应秦王。遂马不停蹄，继续西行。

寅时四刻，玄武门内。

天策府的八百王保陆续进入玄武门内，共耗时近两个时辰。为了避人耳目，他们不穿盔甲，皆身穿便衣、足蹬草鞋，或三人一起，或五人一堆悄悄地潜入。张公谨、刘师立率领三百人留在玄武门，准备与常何一起抗击来援之敌；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领二百人埋伏在临湖殿前，其中有公孙武达、独孤彦方、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吴广六人环伺二人左右；侯君集带领剩下的三百人，封锁宫内与玄武门的各条要道。

李世民事先已经侦察好了临湖殿周围的地势，殿前为一片空阔之地，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多。李世民带领一百人悄悄打开临湖殿的后门，一拥而进伏于木门之后，可以透过木格观察外面的动静。尉迟敬德则带领其余人到对面的神龙阁内埋伏。

李世民入殿后，令众人沿后墙根一溜儿伏下，让他们静静地等待。

临湖殿还是隋炀帝时专为赏目玩景和宴饮而建的，四周围以雕花长窗，人坐在殿内，可将前方的水面及后面的亭苑美景尽收眼底。

李世民在玄武门这样布置，是专门来伏击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了天亮之后，这两人入宫觐见李渊，必然经过这里。现在离天亮大约还有一个多时辰，李世民先是在门后站立了一会儿，然后就地坐下，透过门上首的栅栏眺望外面的星空。

那轮月牙儿临近拂晓时，似乎显得更为明亮。柔和的光芒洒在宫内的楼台、水面和甬道上，像是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轻纱。这层轻纱似将白日的喧闹都包裹了起来，显出一片诱人的寂静。此时的京城内，除了值更的更夫和宿卫的禁兵，其他人都沉浸在浓浓的梦乡之中。李世民看着月牙儿，各种思绪纷至沓来，竟然有些管不住自己，就像失眠时的那种状态。

卯时二刻，东宫显德殿。

李元吉夜里睡得不安稳，恍恍惚惚也不知道到底睡沉没有？

猛一激灵睁开双眼，再也不能入睡。身边的杨琚睡得正香。他觉得时辰差不多了，遂起床穿衣，稍为梳洗一番，便出门而去，待到了东宫，时辰刚交卯时二刻。

李建成正在显德殿里掌灯阅读奏章，近两年来，李建成已经养成早起阅读奏章的习惯，为此得到了李渊的多次夸奖。他见李元吉匆匆赶来，不解地问道：“四弟，你好晏睡晚起，缘何今日起得这么早？父皇说今日召见我们，也是天亮以后的事儿。”

李元吉摇摇头道：“怪了，晚上横竖睡不着，就想来你这里用些饭，再一同入宫去见父皇。”

李建成推开面前的奏章，皱眉说道：“你来了正好，知道父皇为何召见我

们吗？”

李元吉摇头。

“张婕妤派人传信儿说，晚上二郎去密见了父皇，还说二郎在那里很是哭诉了一阵子，父皇显得很震怒。由此看来，父皇让我们入宫定和此事有关，且今日也不是上朝的日子，别是二郎又玩什么花样吧？”

李元吉不屑地说：“他能玩什么花样？再大的事儿到了父皇那里不都做烟云散吗？不妨，我们且忍耐这几日，后日依计行事即可。”

“还有一个消息，我们布在天策府周围的人来报说，昨晚房玄龄和杜如晦入了天策府。”

李元吉的眉头也皱了起来，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进入天策府不能释怀，郑重说道：“大哥，父皇当时严禁房、杜二人再入天策府，他们敢冒险进入，其志不小啊，我们不可不防。若按我说，我们今日入宫的事儿先缓上一缓，等把二郎向父皇说了什么弄清楚之后，我们再定下步行止。”

李建成站起身来，在殿内慢慢踱步，这样走了数圈，眉头一展道：“四弟，你现在有些草木皆兵了。二郎找父皇诉说，说明他别无他法，只有让父皇帮他一条道儿。我们现在若不进宫，父皇定然怪罪，岂不弄巧成拙？等一会儿我们先用些饭，待天色微明即可进宫，不能让二郎抢了先机。我们此去，沿途仅有玄德门至玄武门这截宫外道路，能有什么变故？玄武门是常何在那里把守，宫内若有异常，他定然会通知我们。”

李元吉点头道：“也是这个理儿，二郎府中仅有五百人，我们府中人马近两千，他难以相抗。”

“对嘛，我们尽可放心入宫。为求万全，可让我们两府之兵都披挂起来，再让薛万彻随同到玄武门，令他和常何密切联络，若有异动，立即领兵来援。”

“行呀，就这样说。等我们见了父皇，不管二郎玩了什么花样，我们据理分辩。大哥，万一有什么难辩之处，也不能与父皇硬顶。且忍耐两日，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不争在这一时。”

李建成叫来薛万彻，令他依计安排。

卯时三刻，玄武门内。

李建成和李元吉到了玄武门，就见常何正在那里迎候。常何笑容满面、谦然有礼，李建成本想多问常何两句，见此光景觉得宫内定然没有异常之处，遂罢言不问。

两人骑马入了玄武门，蹄声嘚嘚向前行走。本来按宫中规矩，任何人不

得骑马进入，然前不久李渊下特旨，为便于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在宫内行走，准许他们三人可坐步舆，亦可骑马。三人年轻，不耐乘坐缓慢的步舆，都选择了骑马。

此时天已微明，天上的繁星尚未隐去，月牙儿依然悬在头顶，只不过因为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色。李建成和李元吉按辔徐行，远远望去，两骑在周围的亭台楼阁映衬下，静中有动，朦朦胧胧，似梦中一幅美妙的图画。

他们渐渐就行到了临湖殿前，还是李元吉眼尖，猛然发现左手的神龙阁内有人影闪动。他立即拉紧马缰绳，坐骑的前蹄顿时悬空，不待马身站稳，急声说道："大哥，你看，那边有人。"

李建成定睛一看，见那里人影幢幢，人数显然不少。此时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常何叛了自己。这里是常何的辖地，拂晓之时按理不该有人，现在有人在这里埋伏，定然不怀好意，他们能够进来，若无常何允可断然难入。李建成脑子一闪念间，已使坐骑停了下来，然后一拨马头，向后折回，口中喊道："四弟，我们赶快冲出玄武门。"

李建成话音未落，就听后面一声巨响，原来是神龙阁和临湖殿的门窗皆倒，里面冲出了一拨人。右边的李世民冲在最前，只见他张开大弓，搭上大羽箭，觑准李建成的后身，"嗖"的一声放了第一箭。那箭羽势如流星，直奔李建成的后脑勺，恰好他又前行了一步，箭羽"噗"的一声穿透了李建成的喉咙，他未发一声，"扑通"一声倒撞马下。

李元吉拔出佩剑，拨开了飞来的箭羽，他看见李世民的身影，又见李建成中箭落马，明白这是李世民精心预谋的行动。他的脑子一动，觉得再往玄武门行走，那里有常何据守，常何已经不可靠，再去玄武门岂不自投罗网？他忽然想起，现在能救自己的仅有父皇一人。就拨转马头，抢入左首的一条林间甬道，想从此奔往两仪殿，去向父皇求救。

尉迟敬德看到李世民射杀了李建成，顿时惊愕地张大了口。来之前，他们所定计策中仅说要擒拿太子和齐王，并未提及当场斩杀，不料想，李世民上来就树立了榜样。他见李元吉逃往旁路，也一闪身跨过栏杆，斜刺里飞奔去截。

卯时四刻，玄武门前。

薛万彻带领着冯翊、冯立二兄弟，立在玄武门前。他们负责与常何联络，及时掌握宫中动静。

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宫门后不久，先是从门中走出二人，撤下了门首上挂着的风灯，然后又回门内。这时，只听"吱呀"一声，厚重的两扇大红门轰然关上。

薛万彻瞪大了双眼，不明白常何为何有此举动。此时天色已明，按例除

中门以外，其他侧门都要洞开，供洒扫之用。现在常何突然将门关上，他要闹什么玄虚？

薛万彻想起了太子临行前谆谆告诫自己的话，心中不由得大急。他跨前几步冲到门前，用刀柄猛击大门，磕得门上红漆脱落，口中喊道：“常何，常何。”

然门内悄无声息。

薛万彻扯起他那大嗓门，吼道：“常何，你捣什么鬼？赶快把门打开。”

常何依旧不理不睬。

薛万彻扭头对冯翊、冯立道：“不好，宫中有变。常何这狗头定然不可靠，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召东宫和齐府之兵。太子和齐王在宫内，其形势难明，我们只好闯宫救助了。”

两人齐声答道：“就这样办，薛将军速去速回。”

此时东宫之兵由薛万均带领，齐府之兵由屈嘎、谢叔方带领，皆奉令在门前等候。薛万彻匹马飞一般赶来，吼道：“宫中有变，你们速去玄武门前集合。万均，将那几根檩木抬上。”

很快，杂沓的脚步声和马蹄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不多时，两千多人就围在玄武门前。薛万彻指挥众人抬起檩木向中门撞击。

城楼上的常何、张公谨、刘师立见薛万彻来势凶猛，指挥兵士点起火把抛下，试图用火阵阻住他们撞门的步伐。他们见火攻不奏效，又指挥兵士张弓射箭，抛下灰瓶。冯立见状，一声令下，下面顿时也射上密密麻麻的箭羽。这样，城楼上的人可以凭借城垛的掩护，而城下毕竟人多，双方似乎战成了平手，有点僵持不下。

卯时四刻，芳林门前。

高士廉带领五百狱卒和囚犯，已经渐渐接近了芳林门。此时，玄武门那边已经隐隐地传来了厮杀声音，高士廉扭头对牢头说：“你约束这帮人先在芳林门前等候，待我与嘉猷门的安元寿取得联络后，再定下步行止。”

辰时一刻，宫内林苑。

李元吉拨马入了林间甬道，那里树枝低垂、花木茂盛，马儿行了一段，被花刺刺得鲜血直流，慢慢就缓了下来。李元吉见后面追兵迫近，心中大急，遂弃马落地，没命地奔跑起来。

辰时一刻，两仪殿前。

李渊昨晚大怒，就在两仪殿内歇息。萧瑀、陈叔达结伴入宫，来到两仪

殿前，就见裴寂正在那里等候。

裴寂一头雾水，不知道李渊紧急召见的缘故，向两人道：“圣上马上出来，已传旨让我们在这里等候。二位大人，圣上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儿？”

萧瑀、陈叔达连连摇头，说道：“我们心里也有疑问，裴公与圣上相处时间最多，你若不知道，我们就更加不明所以了。”

这时，只听两仪殿中门“轧轧”作响，一名太监在内喊道：“圣上起驾了。”很快，数名太监、宫女簇拥着一抬四人肩舆出了中门。舆上的李渊满脸疲倦，神色阴沉，对三人说道：“我们先去海池泛舟一回，随朕走吧。”

一行人折向西行，又复向北，大家一路无话，慢慢向海池行去。

辰时二刻，宫内林苑。

李元吉没命地狂奔，忽见眼前站立一名黑铁塔似的人，定睛一看，识得正是尉迟敬德。李元吉将手中剑一横，说道：“尉迟将军，我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怨，缘何拦我？请放行，必有所报。”

此时天色已亮，东方的太阳露出头儿，将璀璨的朝霞洒在大地上，映得尉迟敬德浑身上下亮堂堂的，如沐了一身光芒。尉迟敬德手持双鞭，慢慢向李元吉靠近，边走边说道：“今日若不杀你，就会给秦王留下无穷祸患，此为公仇。若说私怨，前时我在狱中被‘披麻拷’折磨，也是拜你所赐。废话少说，来，抄家伙吧。”

李元吉看后面的追兵渐近，已无退路，知道面临着生死关头，遂一咬牙关，挺剑中宫直进，大声吼道：“尉迟黑贼，本王定与你拼个鱼死网破。”

两人一剑双鞭在那里厮杀不已，若论勇力，李元吉毕竟比尉迟敬德差了一筹，现在心惊胆战，刚才又狂奔不止，力气就怯了许多。数招过后，李元吉忽然脚一软，“噗”地歪倒在地。尉迟敬德见状，奋力举起双鞭，使出泰山压顶之势将双鞭直击下去。只听一声闷响，李元吉惨呼一声，身子斜躺到地上，肩上皮开肉绽，不绝地冒出鲜血。

尉迟敬德击飞李元吉手中的单剑，伸脚踏在他的胸膛上，照定其脖颈上又是一鞭，李元吉身子弹动数下，呼出的气多，呼入的气少，眼见是活不成了。

尉迟敬德听到玄武门那里人声鼎沸，又听见其中夹杂有撞门的声音，微一沉吟，拔出佩剑一下子斩落李元吉的头颅，提头在手，然后飞快向临湖殿那里奔去。

李世民站立在临湖殿门前，见到尉迟敬德飞奔过来，遂大声道：“敬德，

玄武门那里危急，你可速去增援。”

尉迟敬德应了一声，见李建成的坐骑站立在侧，遂一把抓过来飞身上去。到了李建成卧尸的地方，他又飞身下马，一剑斩下李建成的首级，复又上马，这样，他一手紧控马缰绳，一手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飞快地向玄武门奔去。

辰时二刻，玄武门前。

玄武门在猛烈的撞击之下，第一道门终于“轰隆”一声倒了下来，薛万彻再接再厉，指挥众人去撞第二道门。

门楼上的张公谨见状，急忙对常何说道：“形势危急，须主动迎击。常何，你在这里观察调度，设法用弓弩阻断其后续之人，我带人下去冲杀一阵。”

张公谨带领刘师立、敬君弘、吕世衡冲下门楼，指挥兵士打开中门向外冲击。

张公谨勇力过人，双臂尤其有劲，他好使两根狼牙棒，乱军之中最逞其威。现在他冲在最前头，先是大吼一声，舌绽春雷，然后双棒挥杀过去，只听闷声连响，棒落处鲜血迸溅。撞门之人齐齐发出了一声喊，丢下撞门之木，连滚带爬退了回去。

薛万彻见状大怒，骂道：“几个人毛，还敢逞凶？屈咥、叔方，随我冲杀过去。”

张公谨带领众人冲了出来，就在门前排开阵势，齐齐地张弓搭箭，以拒东宫之兵。薛万彻挥刀杀来，直取张公谨相斗。身后的冯翊、冯立、屈咥、谢叔方分别领着人马围拢过来，开始厮杀。

张公谨他们居于少数，虽竭力阻拦，毕竟不敌对方人多，只好慢慢后退。就在这片刻间，冯立一刀斩了敬君弘，冯翊一槊刺死了吕世衡。张公谨见势不好，一面竭力用双棒敌住薛万彻的进攻，一面大声喊道：“大家退回门中，退回门中。”

张公谨、刘师立满身鲜血退回门后，想将二道门再关上，然薛万彻已经带领人尾随进入，无法关门。张公谨且战且退，渐渐就出了门洞。这时，只听身后有人叫道：“张将军不可恋战，速速脱身退到这里来。”张公谨百忙中向后一看，就见常何带领数百名弓弩手站在那里。张公谨明白了常何的意思，遂加快速度向后猛撤。

常何见己方已经无人与敌方贴身缠绕，将手一挥，吼道：“放箭。”顿时，箭林如雨，将其前排之人射倒。

薛万彻手挥大刀拨开箭杆，大声叫道：“退出去，退出去。”

辰时二刻，嘉猷门前。

玄武门的厮杀声和撞门声惊动了其他门的守卫，他们纷纷派人前来打探究竟，渐渐就聚在嘉猷门前七嘴八舌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东宫和齐府之人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攻打玄武门！”

“是啊，薛万彻在那里拼命得狠哪。”

“我们怎么办？现在北军的几个头儿都不露面，我们应该如何应之呢？”

来此探听消息的人皆是各门的宿卫将领，其中一人问安元寿道：“元寿，你与玄武门离得最近，你想怎么办呢？”

安元寿神色自若，说道：“事发仓促，难辨其明。当此混沌之时，若没有上面的符令，还是把好自己的门为上策。这样最为稳妥，不管将来发生任何变故，都追究不了我们的责任。各位兄弟，你们以为呢？”

众人想了想，觉得安元寿说得很有道理，遂各归其门，加强戒备。

辰时三刻，玄武门前。

薛万彻见门洞狭小，内里之人用强弓硬弩封住了自己的前进道路，任你有通天的本领也难进一步。他将眉头一皱，对众人道：“玄武门坚固，硬攻难入，我们先退出去，再想别的法儿。我想，张公谨既然来到这里，则天策府内定然空虚。我们不如分兵一部去攻天策府，若能一股脑儿拿下秦王家人，秦王定会投鼠忌器，不会对太子和齐王太无礼。”

众人然诺，准备留下五百人继续在这里攻打，其余人马杀向天策府。其时天策府内人马尽出，仅留下众女眷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若薛万彻领兵来攻，定然能轻松擒拿他们。

说话间，就听玄武门城楼上有人在那里大叫：“喂，薛万彻，你仔细看看，我手中提的是谁的脑袋？”这声音粗壮洪亮，薛万彻听出这是尉迟敬德的声音。

薛万彻抬头一看，就见那里用绳索悬着两颗人头。众人上前细细观看，虽然人头已血肉模糊，还能认出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脑袋。薛万彻、冯立、冯翊等人看罢，顿时惊呆在地。

尉迟敬德探出身来，大声吼道：“薛万彻、冯立、冯翊，你们好好听清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谋反，秦王奉皇帝之命，已令我等立斩此二贼。你们速速放下兵器，返回驻地，可免一死；若执迷不悟，依旧在这里鼓噪不已，此二贼就是你们的榜样。”

下面的近二千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停顿有片刻时间，一些人抛下手中

兵器，慢慢走出门外。

薛万彻、冯立、冯翊心如死灰，他们相视良久，不发一言。过了好一阵子，薛万彻见众人已经散去大半，遂叹道：“唉，事情若失了先机，即招致一败涂地。二位兄弟，我们走吧。”

三人简单地商量了几句，然后飞身上马，身边仅带数十骑，亡命终南山中。

辰时四刻，海池之畔。

李渊到了海池之畔下了肩舆，对裴寂等人说道：“知道朕今日为何召见你们吗？”

“臣不知。”三人拱手齐声道。

“唉，这件事情真是难办。”李渊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朕一直想让他们三兄弟各安其位，不忍责之太深。可是他们愈闹愈烈，再听之任之就难以控制了。他们三兄弟等一会儿过来，定然各说各理，就请你们三位爱卿辨析明白，供朕裁之。总而言之，今后不能再拖泥带水，将他们或贬或扬，有一个彻底的处置之道，以去掉朕心头上的这块心事。”说完，他将昨天晚上李世民进宫告状的事情说了一遍。

裴寂马上着急起来，顿时涨红了脸辩道：“陛下，这定是秦王的妄说之词。若说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纯粹是无事生非。尹、张二妃帮助陛下立国，这些年又深居宫中，等闲难见太子和齐王之面，何来淫乱？”

萧瑀不悦道：“裴监，陛下让我们来，是想让我们以公正的立场来辨析这件事情。你出此语，已经摆明了是偏向太子一边，就失了公允。我问你，若尹、张二妃不交结宫外，何来那么多的钱财？”

裴寂马上反唇相讥：“萧公常替秦王说话，也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你为何不能多一些公允呢？”

李渊见他们又当面吵了起来，怒道：“吵什么吵！他们兄弟还没有过来，你们先吵起来，又如何来判断他们兄弟的好坏呢？”说话间，李渊忽然耸起耳朵静静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你们听听，玄武门那里为何如此喧闹？”

裴寂三人仔细一听，果然听到玄武门那里传来喧闹声。

李渊喃喃道：“别是他们兄弟在那里碰面，就闹将起来。嗯，速速派人去看一看。”

过了一会儿，前去打探消息的太监返了回来，禀报道：“陛下，前面有兵封锁，不许任何人过去。”

李渊骂道：“笨蛋，连这种小事情都办不来，要你有何用处？太监不能在宫中行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谁人敢到宫中来伏兵？他定是不想活了。”

太监如鸡啄米一样叩头，连声道：“小人无能，小人无能。”

李渊实在是冤枉了这位太监，他正要再派人前去打探的时候，就见海池北首出现了一溜人，疾步向这边跑来。他们到了近前，为首之人挥槊一指，数百名甲士有秩序地散开，将李渊他们包围起来。

为首之人身披重甲，手持长槊，缓步走到李渊面前。他到了李渊面前略微一拜，然后挺直身子说道：“末将尉迟敬德奉秦王教令，特来拜见圣上，并行守卫之职。”

李渊大惊，问道：“刚才玄武门那里为何喧哗？莫非有人作乱吗？你来见朕意欲何为？”

裴寂斥道：“大胆！尉迟敬德，你见了圣上为何不跪，莫非想造反吗？”

“敬德不敢。秦王让末将禀报圣上，今日太子和齐王作乱，欲谋害圣上，秦王已经举兵平叛，并将此二人诛杀。因恐怕有人来惊动圣驾，特遣末将来此守卫。”

李渊听说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被诛杀，仿佛听到晴天霹雳，张大了嘴惊呆在那里。他又见周围那些甲士虎视眈眈，方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泪飞如雨，颓然坐地，用手捶地说道：“冤孽，冤孽，事情果然做出来了。二郎，你对自己的亲兄弟手段也这样狠吗？”

裴寂凑近李渊的耳边说道：“陛下，今日之乱元凶为秦王。现今之计，须马上调动天下兵马，让他们火速入京勤王，方能消弭此祸。”

李渊明白眼前的处境，叹道：“裴监，你真是糊涂之人。二郎兵围于此，你以为我们还能从容出入吗？”他想起以往许多宫中之变的结局，心里不免惴惴不安，目视尉迟敬德道：“二郎现在什么地方？你让他来见朕。”

“陛下，秦王正在那边忙于劝说东宫和齐王府中之兵，无暇过来。秦王说道，请陛下速降手诏、兵符，使诸军皆受秦王处分，以应付眼前的危急局面。”

李渊哼了一声，怒道：“朕若不降手诏，不交兵符，你难道敢来弑君吗？”

“末将不敢。秦王仅说让圣上降诏，实在没有说其他言语。”

听说李世民不让尉迟敬德来杀自己，李渊放下了心，转头问萧瑀和陈叔达道：“朕现在方寸大乱，你们说，此事应该如何处置？”

这二人此时也是万分震惊，想不到李世民在不动声色之间，竟然做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二人震惊之余，又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生出了一些怜悯之情。然李世民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事情。想到这里，二人遂劝说李渊道："陛下，建成和元吉无功于天下，却又嫉妒秦王功高望重，迭施奸谋，正该讨之。现在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为陛下的元良之后，陛下委之以国务，则是大唐之福。"

裴寂冷冷地嘲讽道："你们二人攀龙附凤，现在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尉迟敬德听到裴寂还在那里冷言冷语，心中大怒，大吼道："裴寂老儿，你为二位奸王的帮凶，这账还没有算呢！别惹得黑子火起，也一把拧下你的脑袋来。"

裴寂顿时不敢再吭声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李世民既然敢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再杀他这个糟老头儿，自然也不在话下。

尉迟敬德又逼李渊道："事情紧急，请陛下速降手诏。宇文先生已经候在这里，可为陛下拟旨。"

宇文士及果然端着笔墨及御宝候在一侧，李渊心道：二郎果然处心积虑已久，连这等小事，事先都筹划得很清楚。

李渊在尉迟敬德的连连催促下，接连写了两道手诏。一道令宇文士及出上□门宣敕，令诸军皆受秦王处分，并将所有兵符交给了李世民；另一道手诏由黄门侍郎裴矩入东宫和齐王府，由其晓谕诸将卒，令其罢散。

如此，李渊的权柄彻底地交给了李世民。

办完这些事情，李渊长出了一口气，对尉迟敬德说道："朕到现在还没有进早膳，你可去告诉二郎，朕要入殿歇息进膳，行吗？"

尉迟敬德到了此时方才抛去长槊，跪伏在李渊面前说道："陛下，末将立刻派人禀报秦王。然末将奉秦王教令，不敢擅离陛下左右，以尽守卫之责。"

李渊横了他一眼，说道："你对二郎，实在是忠心得很呀！"

第五回

平内乱文武并举

登皇位朝野同贺

李世民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太极殿。他入了殿门，就见李渊正默默坐在那

里看着自己，遂叩首涕泣道：“儿臣叩见父皇。”

李渊的心态此时依旧难平，失声道：“二郎，你杀了大郎和四郎，他们可是你的亲兄弟啊！你若觉得杀得还不过瘾，不妨连我这把老骨头也杀了最好。”

李世民抢前几步，扑入李渊怀中，恸哭道：“父皇这样说，儿臣真是百死难恕。其实大哥和四弟身死，儿臣并不知道。儿臣事先谆谆告诫手下，只许他们就地擒拿，不许伤及性命，然后再交给父皇发落。谁料想，局势一乱，儿臣也控制不住，竟然惹出了天大的祸事。说起来，这都是儿臣不好，请父皇重重责罚。”

李渊看了一眼身侧的尉迟敬德，他从海池到这里，一直带领甲士环卫自己身侧，明显是奉二郎之令来监视自己。李世民现在说不知道大郎和四郎身死，李渊压根儿就不相信。他本想推开李世民，将其重重责骂一番，然看到身边的阵势，知道自己也是不自由之身。自己虽然名为皇帝，真正实权却掌握在怀中恸哭的二郎之手，他只好将满腔怒火压了下去。

此时，尉迟敬德已经将裴寂圈入侧房，令人就地看管。殿中仅剩下萧瑀、陈叔达随侍李渊身边。萧瑀看到他们父子两人相拥一起垂泪不已，走过来劝慰道：“陛下，太子和齐王在乱军中身亡，已经无可挽回。老臣刚才听说，他们两人欲后日在昆明池击杀秦王，则祸始者为他们，似不可怪罪秦王。”

李渊老泪纵横，心伤不已，怀中李世民的眼泪打湿了他胸前的衣襟，已经浸透及肉，可以感到泪水的凉意。他听了萧瑀此言，脑子忽然清醒了一些。到了此时，他方才将事情的前后连在一起想了一遍，隐约感到李世民昨天晚上来宫中哭诉，也许是他整个行动的组成部分。此子杀伐决断可谓凌厉，谋事筹划可谓周密。想到这里，李渊的背上不由得冒出了冷汗，心间涌出了许多恐惧：二郎眼前哀哀切切，似对自己万分恭顺，然其内心里到底如何想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既然已夺自己手中兵权，则早已经想好了处置自己的法儿。 李渊脸上忽然浮起了慈和之色，他轻轻地推开李世民，用袖口揩去脸上之泪，说道：“二郎，十指连心，他们也是我的儿郎，我心伤其亡亦为性情之中。萧郎说得对，他们心怀歹意，完全是自取其咎，我不怪你，起来吧。”

陈叔达拱手奏道：“陛下，如今京师震动，则安定其乱为第一要务。建成已亡，应早立太子，以平复眼前之乱。”

李渊点头道：“不错，陈卿所言极是。二郎，这太子之位本来就是你的，此次万万不能推辞了。士及，你过来，马上拟一道册书，立二郎世民为皇太子。”

次日，这道册书颁行天下。六月七日，李渊又复下诏，诏曰：“自今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如

此，李世民彻底掌握了军国大权，此年，李世民年仅二十九岁。

李世民既然当了太子，自然要入东宫居住。六月四日那天随着薛万彻为首的东宫宿卫一哄而散，东宫就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宫殿。侯君集带领一帮如狼似虎的手下，旋风般地杀入东宫，搜检出李建成之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将他们拉出宫门斩之。随后，他们又入了齐王府，找出李元吉之子承业、承鸾、承奖、承裕、承度，也是一刀斩之。侯君集又指挥众人将两府中人尽数赶出，将他们圈入大理寺狱中。独杨琚一人被侯君集带入天策府，原来李世民有交代，说杨琼独怜其妹，可将她交给杨琼看管。这样，东宫就为李世民空了出来，待李渊的册书一下，李世民即刻搬入了东宫。

李世民奏闻李渊，说为保安定，朝中官职一概不动，唯东宫官属需要重新授任，李渊准奏。当日，李世民任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咬金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李世民当了皇太子，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东宫及齐王府旧属。

当时，侯君集正带领人员满城搜捕两府人员，已经逮捕了一百余人。按侯君集及一些将领的主意，这些人为李建成及李元吉鹰犬多年，作恶甚多，应将他们尽数诛杀，然后籍没其家。众将中独尉迟敬德不以为然，他在显德殿里向李世民说道："如今二凶已伏诛，其子亦绝籍。至于其党，他们各为其主，也是朝廷任用的官吏。太子，敬德以为应赦其罪，这样对安定天下有好处。"

尉迟敬德在此次事件中功劳最大，李世民已将齐王府内的金帛器什尽数赏给他。李世民听了此话连连点头，赞道："敬德有智有勇也就罢了，难得还有这般宽阔的胸襟。玄龄，你以为呢？"

房玄龄说道："敬德所言其实为太子初政的第一要事。如今京城之内，因大肆搜捕建成和元吉余党，人心惶惶，亟须安定。玄龄以为，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对其余党，可以一概不问。可请皇帝下诏大赦天下，以安人心。"

杜如晦道："还有，天下因傅奕灭佛、道，至今民众言论汹汹。可请皇帝一并下诏，罢傅奕原意，使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各复依旧，则天下即安。"

李世民点头道："对，此二事当请父皇下诏。然李艺据泾州，李瑗、王君廓据幽州，他们手握重兵，且与大郎生前最为亲善。我可以不问他们，然他们万一起兵反叛，能同时赦免他们吗？"

房玄龄说道："李艺和李瑗又与东宫旧属不同，他们居兵在外，心思难测，应该早做防备。"

第二日，李渊果然下诏，主要内容是赦免东宫与齐王府之罪，另罢傅奕之议。后二日，屈突通领命出镇洛阳，长孙无忌为行军总管出镇京城之西。

冯立、冯翊、谢叔方等人见了朝廷的诏令，走出终南山向李世民投降，李世民好言抚慰，另为他们授任官职。其中只有一个薛万彻自以为得罪李世民太过，加之其性格倔强，仍旧藏身于终南山中。李世民闻讯，唤来薛万均道："乃弟也是忠于所事，真义士也。你可前去诏谕他，申言我意赦免其罪，让他速速返京为朝廷出力。"薛万均那日未及逃亡，后被赦免，亲眼看见了李世民确实不再为难原太子之人。他欣然领命，入终南山找到薛万彻，如此往返三次，终于把薛万彻劝说回来。

李世民却对魏徵耿耿于怀，他派人将魏徵带到显德殿，劈面问道："魏徵，你为原东宫洗马，好好掌握文章图籍也就罢了，缘何不务正业，专事挑拨离间我们兄弟之情？"

座下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甚惜魏徵其才，不忍见魏徵因此有罪。现在见李世民雷霆动怒，有心想替魏徵说话，终于碍于李世民的威严不敢吭声，内心里暗暗替魏徵担心。

孰料魏徵神色自若，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坦言对曰："若先太子早从魏徵之言，必无今日之祸。"他又微笑着对房玄龄等人道，"若是这样，则魏徵今日之位就是你们站的地方。"

李世民看着魏徵此时的表情，忽然想起了李靖当初被缚来见李渊时的情景，遂改容悠悠问道："魏徵，我知道你有才能。可是你毕竟投错了门庭，心中难道没有遗憾吗？"

魏徵眉目间晃过一丝无奈之色，然后昂然道："不然，先太子虽没有殿下如此决断凌厉，然他宽仁为怀，属下归心。魏徵仅冲着这一点，就是死了也终究不后悔。"

李世民冷笑道："好一个魏徵，你竟然先用话儿扣着我。你定是想说我不如先太子，对你有些斤斤计较了吗？你既有如此机心，我问你，若复你官职，当前能为朝廷办些什么事情？"

"魏徵心想，殿下如今以安定天下为第一要务，这就有用得上魏徵的地方。殿下势力向东仅止洛阳，而山东、河北之地，先太子在那里树恩不少，若殿下放魏徵去宣慰，则魏徵就成了一个活靶子，那里的人定会体会到殿下的宽仁之意。"

房玄龄、杜如晦听魏徵说出这样一个主意，甚是钦佩他的心智敏锐，想李世民定然不会再为难他，刚才吊起的心又落了下来。

果然，李世民改容待之，哈哈一笑说道："魏徵，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大郎若对你言听计从，我焉有翻身的余地？你今日若对我摇尾乞怜，那就

不是你了。玄龄、如晦，我意委魏徵东宫詹事主簿之职，你们以为如何？”

房玄龄道：“魏徵今入东宫，我和如晦最为高兴，想他定能助殿下一臂之力。”

李世民正色道：“魏徵，你从今日成为我的幕僚，唯勤谨办事方为正道，此点你要切记，以前的鬼蜮伎俩不可再使，且想也不要想！”顿了顿，他又说道，“至于我是否宽仁，你可留待时日观察，到时候再作结论。”

魏徵到了此时，方拜道：“魏徵其实早知殿下之英名，惜缘分不好未早追随。今后我定当恪尽职守，忠心办事。只是我性格正直，言语之间不顾忌许多，若因此触怒殿下，唯望殿下能体会大节，不追究属下的一言之失。”

这次轮到高士廉笑了，说道：“魏徵，你怎么会是这样的脾气，什么事情都要辩个清清楚楚吗？”

殿内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

后数日，朝中下诏授魏徵为谏议大夫，并遣其前去宣慰山东、河北之地。与魏徵同时被授为谏议大夫的还有三人，即是结束流放生活的王珪、韦挺、杜淹。

当朝廷的诏令辗转送到嶲州的时候，韦挺他们刚刚听到玄武门之变的消息。此时，韦挺的火暴脾气已经收敛许多，他听从王珪的意见，与杜淹释去前嫌，慢慢地相处融洽起来。听到李建成、李元吉被诛的消息，王珪和韦挺不免伤心垂泪，其中又以韦挺最为悲痛，他呼天抢地，几至涕泣绝声。

杜淹劝慰二人道：“太子和秦王相争，必有一失。这是很明白的事儿，你们不可太伤心了。我们被流放于此，对各自的主人尽了自己的力量，再无什么牵挂。秦王现在主政朝中，我知他胸襟甚宽，定然不会为难你们。”

韦挺和李建成的感情以友情为主，王珪则是一名爱讲正义的主儿，听了杜淹此言，不禁恼怒道：“我们拥太子，也是朝廷赋予的职责和义务，更是做人之本分。若依你所说，凡人但奉有奶便是娘的信条，岂不是与禽兽无异吗？”

王珪的这番义正词严之语，令杜淹为之气夺。

慢慢地，王珪和韦挺的情绪平复了下来。这日他们接到朝廷的诏令，就开始打点行装，然后三人结伴起身上路，迤逦向京师赶去。

李艺听到李世民做了太子的消息，就在泾州城里如坐针毡。他思来想

去，现在自己举兵在外，李世民一时没有办法来收拾自己，待他的位子逐步稳固，则是自己的凶险之始。恰巧此时，曹州巫师李五戒专程来探，李艺就向他问自己的前程。李五戒煞有其事地为他卜了一卦，惊呼道："燕公贵色已发，当据天下。"李艺以前也很迷信卜筮之事，每遇到大事皆卜之，遇吉则行，遇凶则避。现在听了李五戒之语，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杀一回。趁着李世民立足未稳，自己率先起兵，也许能得到天下的响应。若大事能成，可继续拥李渊为帝，自己就成了第一功臣。

李艺说干就干，对手下诈称奉李渊密旨，要领兵入京勤王。他整顿手下兵马出了泾州城，一路向东行进。李艺知道高墟刺史张万岁是李世民的死党，先下令全力击破高墟城擒拿张万岁。张万岁已经得知了李艺举兵的消息，自忖势单力薄难以相抗，就身带十余骑，飞快向东奔跑，向长孙无忌报讯。这样，李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高墟，他意气风发，下令加快行军速度，直奔豳州。

豳州治中赵慈皓闻听李艺统兵到了城下，他不明底细，急忙出城来迎。李艺装模作样，说明自己奉密旨兴勤王之师，赵慈皓自然相信，连忙将他迎入城内。

这时，长孙无忌已经见到了张万岁，遂提调大军向西开拔。为了防止李艺裹挟不明真相之人，长孙无忌派出密使送信给沿途州县的官吏，说明李艺反叛的真相，让他们认清大势，不可助逆为虐。

赵慈皓闻听长孙无忌统领大军来迎战李艺，又得到了长孙无忌的书信，决心与他联手，设法擒拿李艺。赵慈皓将豳州统军杨岌找来，向他说明了事情真相，然后两人细细商量了行动步骤，此时的李艺尚蒙在鼓里。这日，长孙无忌统领大军到了豳州城下，令人高声宣读了李艺反叛的罪状。李艺正在城墙之上与长孙无忌来回辩驳的时候，赵慈皓、杨岌领人大开城门，引长孙无忌大军入城。

看到赵慈皓里应外合叛了自己，又闻城里城外鼓声连天，喊杀阵阵，李艺明白大势已去。他仓皇溜下城墙，顾不上去唤家人，就匹马落荒而逃。李艺出城后一路向北，想跑到颉利可汗那里苟延残喘，以图东山再起。然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半路经过乌代国时被人认出。乌代王此时奉行亲唐的国策，遂将李艺就地斩首，将其首级贮在一匣子内送往长安，作为向李世民的进见之礼。如此，李艺反叛之事彻底平复。

李瑗被授为幽州都督，因其性格懦弱无主见，大事皆听幽州副都督王君廓来决断。李世民兵变成功后，派通事舍人崔敦礼持诏令前往幽州召李瑗回京。李瑗因自己往日与李建成交好，见了诏令心中忐忑不安，就找王君廓商量。王君廓断然道："大王若就此入京，必无全身之道。大王现在拥兵数万，奈何受崔敦礼之召，而自投网罟呢？"其实此时的李世民为减少事变的影响，不愿意再追究李建成余党的责任，多宽大待之，像魏徵、韦挺就是例子。李瑗若能及时回京，至多会丢掉手中实权，并无性

命之忧。

李瑗听了王君廓的判断，不禁垂下泪来，心中惊惶不安。王君廓假惺惺陪着掉了几滴眼泪，并催促李瑗先发制人。

李瑗终于在王君廓的鼓动下决心反叛，决然道："好吧，与其入京一死，不如放手一搏。王公，我今天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你，望你能全力助我。"李瑗遂将崔敦礼囚下，令人日夜拷打，询问京师兵变的真相。崔敦礼坚强不屈，闭口不言。

李瑗一面开始征兵，准备入京勤王；一面招燕州刺史王诜来幽州，与之商量一同进兵的事情。这时，都督府兵曹参军王利涉觉得李瑗行事有些草率，委婉劝说李瑗道："大王，王君廓性好反复，不能将重任委之。大王若举大事，宜早去王君廓，以王诜代之。"此时的李瑗，早已将王君廓奉为主心骨，认为王利涉挑拨离间，将他斥责一顿然后逐出门外。

王利涉的这番话被王君廓辗转得知，遂加快了行动的步伐。他先带领数十人来到王诜的寓所，此时王诜刚刚沐浴之后，听说王君廓来访，急忙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相见。王君廓见面后拔出佩剑，一剑将他的头颅砍了下来，然后持其首级召见众下属，说道："李瑗与王诜囚执敕使，擅自征兵，图谋叛逆。我现在已将王诜斩首，剩下一个李瑗也难以翻起大浪。我问你们，是愿意随同李瑗反叛而致使灭族呢？还是愿从我去擒拿李瑗以图富贵呢？"

李瑗平时不问军事，军中大权集于王君廓一手，王君廓现在这样说，下面的人哄然叫响："愿意随王都督平定叛逆。"

王君廓带领一千余人去捉拿李瑗，李瑗惊恐万状，束手无策，只会瞪大着双眼听王君廓宣读自己的罪状。当二人前去绑缚李瑗的时候，只见他跳起身来，大声骂道："王君廓，你这个卑鄙的小人！你以为出卖了我，就能长保富贵吗？李世民不是一名糊涂之人，他岂能容你来蒙蔽他？你等着吧，我现在若死，在地府里很快就能见到你。"王君廓阴沉着脸，令人当即缢死李瑗。

王君廓入狱放出了崔敦礼，让他回长安将幽州的事情报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听说李瑗欲反叛被诛，倒是免了自己的一番手脚，很是高兴，遂授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令他继续镇守幽州。

后来李瑗诅咒王君廓的话果然应验。原来此次王君廓劝李瑗举兵，本来就居心不良。他知道李世民会将自己视为李建成之党，有心想用李瑗之头取信于李世民，换来自己的富贵。事情过了大半年之后，李世民授李玄道为幽州长史，让他来协助王君廓维持府事。王君廓心中有鬼，以为李玄道是来监视自己的。偏偏李玄道是一位清静无为的人，有那么一股学究气，对王君廓纵逸不法的事情常常阻止，经常拿王法来吓唬他。一次王君廓奉命进京朝见，李玄道托他捎一封信给房玄龄。王君廓怕李玄道告自己的状，就偷偷拆了信看。谁知这信是狂草而成，满纸烟云，没

一个认识的字。王君廓此时走到渭南，更加心虚，就打定主意，要逃往东突厥。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说什么也斗不过李世民的。但他没跑多远，半路上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杀掉了。

李渊被困在宫城之中不能出外一步，除了在宫殿之间流连，唯一的适心活动就是在海池里泛舟。周围的禁卫皆换了一遍，他们听命于侯君集，将李渊等人看管甚严。李渊在宫中不能出城去狩猎，也见不到臣子们来奏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让他顿生烦躁。

李渊非常明白眼前的处境，自己虽名为皇帝，然没有任何皇权，唯一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李世民除了那日见过一面之后，再也没有入宫一步。李渊叹其不顾亲情之余，常想起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魂归地府，更有众多皇孙受了池鱼之殃，实为人生之大哀。

这日落晖无限，夕阳如金，李渊独自一人在两仪殿内闭目养神。这时，侯君集径直走了进来，施礼奏道："臣奉太子之命，将此书奉于圣上。"

李渊微眯双眼，说道："呈上来。"他展开一看，上面仅有寥寥数语，大意是张婕妤、尹德妃淫乱后宫，德行有亏，不宜再随侍圣上身边，特请李渊将二妇人赐死。

侯君集见李渊已经读完书信，又奏道："圣上，臣带来白练一段和鸩酒一瓶，只要圣上下旨，剩下的即可由臣来办。"

李渊忽然大怒，立起身来将信一抛，骂道："混账，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朕这样说话。你把二郎叫来，朕有话问他。"

侯君集急忙跪下道："陛下息怒。太子令臣来办这件事情，若办不好，太子就要臣的脑袋了。"

李渊见侯君集使出这般无赖的架势，心想他既然为二郎的心腹，又负责守卫宫城的职责，他若坚持，自己就是再吹胡子瞪眼，终归是虚张声势。想到这里，李渊颓然坐下，眼中流出眼泪，叹道："朕连自己的妃子都保不住，还称什么圣上？侯君集，你告诉二郎，他若瞧我不顺眼，趁早一刀把我也砍了，这样才最干净！"

侯君集连连叩头，说道："臣不会办事，惹动圣上生气，实在是罪该万死，望圣上重重责罚。只不过这尹、张两人，人言其德行有亏，陛下不可留之，圣上的后宫之中也不差了这两人。"

李渊有心再斥骂，又想侯君集是受二郎指使，二郎不露面，对侯君集只能是白说。事情明摆着，今天若不把尹、张二人交出，侯君集不会善罢甘休。李渊长叹了一口气，唤来太监道："召尹、张二妃过来。"又对侯君集道，"你先退出去，朕既然不差了这两个女人，你也不差这一时。"

侯君集急忙退出殿外。

过了一会儿，尹德妃、张婕妤款款而来，她们全然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见了李渊盈盈下拜，口称：“这些日子宫中大变，陛下一直没有召见我们，贱妾正为陛下担忧呢。”

李渊的脑海里忽然晃过当时在晋阳宫的情景，这两个女人在那些日子为自己带来了许多欢乐，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想到这里，李渊心中涌出了无限柔情，眼圈又红了起来，叹道：“你们——唉——你们若能安安稳稳做你们的妃子，不去与大郎他们扯出诸多恩怨，何至有今日呢？”

张婕妤的心思比较灵动，她马上听出了李渊的话音中透出蹊跷，急忙问道：“陛下这样说，难道有什么变故不成？”

李渊抬手指向殿外，说道：“你们来时定然看到侯君集正候在殿外，他奉二郎之命，让我赐死你们两人。唉，此次玄武门之变，起因还是二郎说你们两人与大郎一起淫乱后宫啊！”

二女大惊，她们抢前几步伏在李渊脚下，失声痛哭，尹德妃抽泣道：“陛下，这明显是秦王诬陷贱妾，他嫉恨大郎，无孔不入，妄想从贱妾身上攀下大郎。陛下，你要为我们做主呀。”

张婕妤抱着李渊的右腿，说道：“我们与大郎交往多一些，这是事实。我们只是觉得秦王跋扈飞扬，心思就与大郎有点相近。其实我们这样做，都是为陛下着想，秦王既然想夺太子之位，下一步就是要夺陛下的皇帝之位。现在终于酿成玄武门之变，说明我们当时的眼光不差。陛下如今还是皇帝，当明白臣妾的心事，拼着不听秦王的摆布，看他有什么办法。”

李渊幽幽说道：“秦王？二郎如今已为太子，非复昔日的秦王了。他名为太子，实际上已夺朕之权柄，我现在日日被困宫中，难出外一步，你们连这一点都看不出吗？”

尹德妃伏在李渊的脚面上，说道：“贱妾今后日日随侍在陛下身边，不问外事。请陛下对秦王说，只要能留下贱妾的一条命，今后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他若不相信，就是割下我们的舌头也成。”

李渊泪飞如雨，大颗泪珠儿滴落在二女的头发之上，他伸手揽起她们，说道：“难道我不是这样想吗？其实这些日子以来，我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把握。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尹德妃泪眼模糊，乞求道：“陛下，或者将我们逐出宫外，削籍为民，这样不行吗？”

李渊摇摇头，说道：“你们在宫中多年，还不知道宫中的凶险吗？眼前的处境，我实在是做不了主的。你们若不信，我将侯君集叫来，你们听听他的言语。”说罢，李渊将侯君集唤入殿来，让他传话给李世民，只要能保此二女之命，可以将她们逐出宫外。

侯君集为难道："陛下，太子令臣来办此事，还让臣两个时辰之内回东宫复命。臣现在空手回东宫，恐怕臣就要自斩己头了。"

李渊知道李世民心硬如铁，其志难改，又想尹、张二女与李世民积怨甚深，难有转圜的余地，遂叹道："朕为一国之君，尚乞求自己的儿子保全身边嫔妃之命，其实已非君主。你们两人，不要怪朕心肠刚硬，实在是势不得已。你们就随侯君集去吧，朕说过，要给你们一个全尸。"言罢，李渊将头埋在面前的案几上，失声大哭。

二女呼天抢地，瘫在地上不走。尹德妃更是说："我们姐妹自从跟了圣上，本想这辈子可以风光无限，厮守到老，不料想圣上中途把我们就撇开了。早知这样，还不如在晋阳宫时出宫为一农妇，也可全其一生。"

张婕妤嚷道："圣上，秦王会不会连贱妾的儿子也一同杀了，他们可是陛下的骨血啊。"

李渊脸色很难看，向侯君集挥了挥手。侯君集扭头使了一下眼色，身后的人一拥而上将尹德妃、张婕妤拖出殿外。

侯君集不忍再在殿内与李渊相对，遂施礼准备退出。这时，李渊叫住他，说道："你转告太子，让萧瑀、裴寂、陈叔达、宇文士及明日来这里，朕有话说。"

侯君集长揖道："臣今日扰了圣上，实在罪该万死。臣定当遵旨，将此旨意转告太子。"

尹、张二女的哭声还能传入殿内，李渊的神色游移，无力地坐了下去，眼光呆呆地盯着殿上的画梁，仿佛入定了一般。

李世民自从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一到晚上，就梦见李建成和李元吉带领他们的儿子前来索命，其后还跟着王世充、薛仁杲、窦建德、刘武周、杨文干、史万宝、李艺、李瑗等人，将其连连惊起，无法入睡。

长孙无忌接连找了几个和尚和道士，在东宫设坛镇压，然收效甚微，李世民依旧无法安睡，弄得神情恍惚，到了白日里竟然无法理事。房玄龄问清了原因，对李世民说道："不妨，今日晚上，定能让殿下安睡。"他下去后即去找尉迟敬德等人。

玄武门之变中，以尉迟敬德功劳最著。

房玄龄来此说了李世民惊梦难眠的事儿，最后说道："你们跟随秦王南征北战，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秦王没有因此皱一下眉头，他现在这样，无非因为原太子和齐王是他至亲。你们若能在他身侧，也许能渡过此关。"李世民现在已成太子，昔日天策府旧属因口顺，依旧呼之为秦王。

众人纷纷答应，这时尉迟敬德道：“这种事儿其实不用劳烦多人，只要我与叔宝两人前去即可。房先生，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到了晚间，我让秦王歇息的殿门大开，我和叔宝兄全身披挂各把一门，任何妖魔鬼怪休想近得身来。”

当晚，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两人全身披挂，佩齐了长短兵器，直竖竖地站立在李世民的寝殿门前，这样一直站立了一夜。说也奇怪，李世民这晚一个噩梦也未做，甜甜地睡到了天明。

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又接连站立了两个夜晚，让李世民彻底地消了疲倦之态。这日李世民一早醒来，睁眼看到他们两人直挺挺立在门侧，就翻身起床，走到门前，心疼地说道：“叔宝兄、敬德，你们这样为我值夜，让我如何心安？”

秦叔宝道：“殿下为国为民日夜操劳，我们不过出了一把力气，实在不足挂齿。”

尉迟敬德道：“我们晚上值夜，早晨回家休息，也累不到哪里去。”

李世民说道：“不可，你们为国之栋梁，岂可常劳此役？这样吧，我现在已经能够安然入睡，从今日开始，你们不要再来值夜。”

“万一再有反复，岂不前功尽弃？”尉迟敬德着急地说道。

李世民道：“我昨天想了一个主意，可让阎立本将你们两人的英武之像绘出，然后贴在两扇门上，也许一样有效。”

阎立本当日果然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绘了像，画面栩栩如生，又涂以颜色，更显生动。李世民是夜令人将之挂在门扇之上，然后掩门而睡，果然一夜无梦，又一觉睡到了天明。这件事儿慢慢传到民间，到了这年春节，有人临摹阎立本的画儿将之贴在自己家门之上，称为“门神”。

这日萧瑀、裴寂、陈叔达和宇文士及出了太极殿直奔东宫，他们见了李世民，将李渊的一道诏书交给他。

原来李渊召见他们，仅说了一句话：“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士及，你来拟旨，朕即日禅位于太子。”

裴寂当时满目含泪，萧瑀和陈叔达也以为不妥。无奈李渊心硬如铁，坚持要禅位。

李世民看完诏书，似乎觉得很突然，说道：“父皇怎么能这样呢？我刚刚进位为太子，天下尚不安定，还有赖父皇来安定天下呢。裴司空，你与父皇交厚，可前去劝说，让父皇千万不能有此想法。”

裴寂拜道：“殿下，圣上这样做，实在是一片苦心啊。圣上这些年岁数渐

高，精力有些不济；而殿下却精力过人，文武俱备，在此百业待兴之际，正该大展宏图。老臣以为，殿下可从圣上之意，早早接位，则对天下庶民百姓即是福音。”

众人听后都一愣，想不到裴寂还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其实裴寂说的这些话，实在是言不由衷。他的内心里还想让李渊挂名为皇帝，这样李世民就多了一层顾忌。还是李渊给他说了几句话，让他转变了心意。他们要出太极殿的时候，李渊见裴寂眼含热泪，就让其他三人先行一步，留下裴寂有话说。

殿中仅仅剩下他们两人，裴寂哽咽道：“陛下，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老臣——老臣我实在难以接受。”

李渊走过来，轻抚裴寂之背，语重心长说道：“裴监，我们是多年的老友了。都到了眼前的这般境地，你难道还看不出事情的大小吗？我了解二郎的脾性，他有能耐，今后由他来治理国家尽可放心。然二郎的猜疑心也重，我若继续留在皇帝位置上，时间一久，不知他又做何想。既然这样，我干脆彻底退位，将天下全交给他好了。至于你自己，我劝你也要好自为之。你与大郎以前交往甚密，没少替大郎说话，即使二郎今后不为难你，可他那帮如狼似虎的属下不定会找你的什么麻烦。记住我的话，今后是二郎的天下，我们能保一个富足安定的晚年即足矣。”

裴寂现在能这样乖觉地回答李世民的问话，缘于李渊的这番教导。

无奈李世民坚决不同意继位。

李渊想起了当初自己逼隋恭帝禅位时的情景，不料想今日又复昨天故事。只不过故事的主角成了自己，那边虎视眈眈的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就将裴寂等人又叫入宫内，令他们将传国八玺送往东宫。

朝中大臣见状，连连上书请李世民遵从李渊的圣意；诸州官员见了京城来的诏书，他们判断大势，揣摩李世民的真实思想，也连连上书请求李世民早日继位。那几日，通往京城的驿站异常繁忙，雪片似的上表堆在李世民的案上。

这日，众大臣齐集东宫显德殿里，公举萧瑀向李世民进言，让他早日即位。

后面的大臣群情激昂，齐声喊道：“请太子早日即位。”说完，他们齐刷刷地跪倒在地。

李世民急忙从案后站立起来，说道：“世民不能顺了你们的心意，请起，请起，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这时后面有人喊道：“殿下若不答应我们，臣下就在这里长跪不起了。”

殿内一时沉静了下来。

良久，李世民方长舒了一声，说道："唉，这实在让世民为难。你们说的也有理，父皇执意要将这千钧重担交给我，我若不接，愧对你们和天下百姓。好吧，我答应你们，都起来吧。"

众人脸现喜色，慢慢站立起来。太史令傅奕跨前几步，奏道："殿下，臣已经看好了日子，明日即是良辰吉日，事不宜迟，请殿下明日即位。"

李世民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世民不忍拂了父皇和众大臣的心意，就按太史令所选日子即位吧。不过，有两件事情要先说明，一者，如今国内民穷，不宜举办铺张的登基仪式，明日由我率领大家祭于南郊，告于太庙，再发一道诏令颁于天下，即为登基；二者，父皇要搬出太极宫，此事万万不可。我今后视事的地方即在此显德殿内，明日登基的地方也在这里。"

李世民既然这样说，群臣不再有异议，此后众人分头准备明日的登基事宜。

李世民晚间回到寝殿，长孙嘉敏已经为他备好了晚膳。

共进晚膳时，李世民瞧着长孙嘉敏那消瘦的脸庞，心疼地说道："敏妹，你这一段时间为我担足了心事。瞧，你比以前瘦多了。"

长孙嘉敏满脸喜色，说道："我担一点心又算什么，谁能比上你这样日夜操劳呢？总算大事有成，不枉了一番心血。"

李世民想起举事前夜她为众人添酒壮行的情景，心中对她又多了一层感激，柔声道："敏妹，你这些年操持家务，遵循礼法，堪称贤人。尤其难得的是，你能奉事父皇，承顺父皇之妃嫔，弥缝我与大郎之阙，更有添酒壮行的男儿气概，实为我的贤内助。明日，父皇传位给我，今后治理天下之时，你还要帮我出一些好主意。"

长孙嘉敏心里一沉，正色说道："古语有云'牝鸡司晨，唯家之索'，我前段时间所以做了一些事情，盖因你身边人手不够之故。如今你做了太子，明日又成了天子，则天下文臣武将皆为你所用。我为妇人，安能再谈政事？不过后宫之中，我将殚精竭虑，请你放心。"

李世民听后心里感动，对她又加深了一层敬重。此后两人说话，颇有默契，不再涉于政事。

长孙嘉敏忽然提起了杨琼之妹杨琚，说道："我这些日子细细观察，那杨琚确实生得国色天香，且举手投足之间中规中矩。可惜了，她若不随四郎，就是另外一番天地。"

杨琚和李元吉已经生有一子，此次乱军之中被人斩杀。杨琚自从被带入

天策府后，一直跟随杨琼居住。

李世民抬眼问道："我这些日子太忙乱，无暇顾及。她的情绪怎么样？"

"她初来之时，因心伤其子，整日呆呆地坐在那里不思茶饭。这些日子已经好了，慢慢也有了一些胃口，脸色红润起来。琼妹妹还说，杨琚能有今天，还多亏你看在她的面子上有些照顾。"

"唔，这样最好。她们姐妹相处在一起，谈谈说说，可以免除寂寞。敏妹，女人最好健忘，日子久了，杨琚也许会慢慢好起来，你说是吗？"

长孙嘉敏眼含笑意，默默地盯着李世民并不言语。

次日卯时，李世民依次去南郊、宗庙祭祀，然后回到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李世民就在这里颁布了他的第一道诏令，其内容为大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除租调二年，其余地方给复一年。

李世民当了新皇帝，为免朝中动荡，如裴寂等大多数大臣不做调整，诸州县官吏亦各司其职。当然，为了行事方便，对一些重要职位做了一些调整，其即位之日，即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一开始，李世民坚决让萧瑀任尚书令，然此职最早由李世民领之，萧瑀也坚决不同意，群臣纷纷附和。这样，尚书令一职因没有人敢就任，就空了起来，主持尚书省的事务实际上由尚书左右仆射领之，即为宰相职。

李世民对此次事变有功的人员，除了厚加赏赐外，另外皆委以重要武职，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咬金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马三宝为右卫大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张公谨为右武侯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常何为中郎将。薛万彻投降之后，李世民很是欣赏他的忠心与勇猛，亦授他为右领军将军。如此，军中重要武职基本上由原天策府府属把持。

登基事毕，诏令发出。李世民身穿衮冕端坐御座之上，他目视座下整齐恭肃的群臣，第一次感受到了皇帝的威严。他对群臣说道："朕今日登基，深感天下百废待兴，望众爱卿竭尽心力，为天下苍生计，多思、多述治国方略。朕想起昔日天策府的学士制度，当时使朕受益不浅。欧阳爱卿、魏爱卿，朕看弘文殿内藏书不少，共有多少卷？"

欧阳询出班答道："回陛下，弘文殿中共有四部书籍计二十二万卷。"

李世民点点头道："朕想在弘文殿侧再辟一文学馆，可称之为弘文馆，丰富其藏书，精选天下文学之士于其中，这样，朕在听朝之余，可以入弘文馆检言咨学，商榷政事。玄龄，此事由你来办。"

封德彝出班奏道："陛下初登大宝，即虑国事，又采纳群言，则我朝幸

甚。老臣还想，陛下居于东宫，似嫌狭小，能否再造新宫，以显我朝新气象。”

李世民答道：“不好。朕初登皇位，不顾天下之水火，为了一己安乐另造新宫，岂不寒了天下人之心？封卿，这样的话今后不可再说。”

魏徵前去山东宣慰，刚刚回到京城，待李世民的话音一落，即出班奏道：“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委实圣明。臣以为，眼前的一件大事，要比置弘文馆更重要。”

“魏卿快说。”

“陛下宽赦原东宫、齐府属下之罪，并信用我们委以官职，更派臣往山东宣慰，免除关东赋税一年，这些都是英明之策。可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陛下恰恰忘了。”

群臣听后不禁皱起眉头，觉得魏徵的话委实刺耳。果然，李世民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问道：“朕有何不当之处，你不妨直说。”

“先太子和齐王至今身首异处，望陛下能将他们好好礼葬。臣与王大夫有表一道，请陛下御览。”

这句话戳到了李世民的痛处，然魏徵和王珪现为谏议大夫，说这些话也是分内所当。李世民让将其表呈上来，只见这篇上表写得感情真切，又极富策略。李世民读罢不禁悚然动容，立起身道：“王卿、魏卿，你们所言极是。朕这一段时间诸事忙乱，倒是忽略了此事。他们为朕的亲兄弟，当礼葬至墓所。礼葬之前，可追封建成为息王，元吉为海陵王，还要定下他们的谥号。陆卿，你为渊博之大儒，可先提之。”

陆德明斟字酌句，默默思索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奏道：“《谥法》云‘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老臣以为，可将息王谥曰‘隐’，海陵王谥曰‘刺’。请陛下定夺。”

陆德明的提议让李世民和群臣都很满意，这样先追封李建成和李元吉为王，维持了他们和李世民的兄弟名分；又加以如此谥号，则申明了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很是恰当。

李世民感激地看了一眼陆德明，觉得他为自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脸上的神色依然沉重，说道：“就依陆卿之议，虞卿，拟旨吧。礼葬之日，朕当亲往致祭。王卿、魏卿，此事就由你们二人负责，知会原东宫、齐府僚属统统前往送葬。还有，可嗣赵王福为息王之后。”赵王福是李世民和杨琼生的儿子，年方三岁。

李世民话锋一转，说道：“王、魏二卿今日的行为，让朕又想起了李卿世勣，他当时礼葬李密，太上皇曾经多次赞其忠义。他们三人殊途同归，都是臣子的本分，朕心甚慰，唯望众卿亦怀忠义之心，是为人之大伦。”

魏徵和王珪伏地叩首道："陛下心术豁达，昭如日月，臣等今后唯忠于陛下，不敢再有一丝儿疑阻。"

解决了这个难题，李世民满意地又复坐下。这时，只见杜如晦匆匆从殿外进来，走到前列奏道："陛下，颉利可汗带领二十万兵马，突破泾州长驱直入，现在已经到了武功县西。"

李世民大惊，他知道泾州的城防因为李艺之乱尚未修复，以致让颉利可汗钻了空子。他一激灵站起身来，问道："颉利何来之速也？他长驱直入如进无人之境，沿途州县为何没有一点动静？还有，李靖、李世勣手握重兵，为何就没有一点动作？"

颉利可汗听说长安内乱，遂引兵来袭，很顺利地就到了武功县西，这里距离长安仅有二百里。这样，李世民在他的登基之日，马上又要面临着突厥大军兵临城下的难题。

第六回

渭水便桥退突厥

弘文书馆辩治乱

李世民登基之日，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率领二十万兵马进犯至武功县。李世民闻讯大怒，斥道："乘人之危！突厥以为我国中有大变，朕又刚刚即位，所以倾国而来，妄图捞些便宜。哼，朕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他们必然放兵大掠。敬德来了没有？"

尉迟敬德出班奏道："臣在。"

"朕授你为泾州道行军总管，可带领十万兵马速速出城，前去迎击。"

"臣领旨。"

李世民又将目光转向杜如晦："如晦，你可拟旨让李靖、李世□提兵前来。另飞鹘传书给张万岁，让他暗暗转告无忌领兵回京。有了这两路兵马，只要敬德能抵挡一阵，谅颉利也讨不到好处去。"

杜如晦和尉迟敬德转身出殿。

看着他们两人走出的背影，李世民叹了一口气，感叹道："自古以来华夷之防甚明，看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颉利就不用说了，像突利刚刚与朕盟为兄弟，明知朕新近即位，理该庆贺才是，没想到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庆贺方式。"

萧瑀拱手道：“陛下，突厥向来人面兽心，善于趁火打劫。盟为兄弟？那是作不得真的。对他们，只能兵来将挡，以牙还牙，方能灭其威风。”

这时，魏徵出班奏道：“陛下，臣不敢苟同萧公观点。如今陛下刚刚登基，天下不平，国内还未安定。突厥虽兵临城下，却不宜大动干戈。臣以为，兵不血刃。”

萧瑀瞪了魏徵一眼，斥道：“你懂什么？还想在这里扰乱陛下的心智。”魏徵神色安然，淡淡说道：“微臣现在忝为谏议大夫，提出自己的意见是本官的职责。”不软不硬把萧瑀碰了回去。

李世民神色严峻，轻轻哼了一声制止了他们的争执，说道：“兵不血刃？如今突厥兵临城下，难为其能啊。下步行止，要看敬德这第一仗打得如何。”

尉迟敬德不负李世民的重望，他领兵悄悄到了泾阳，在突厥兵犯京城的必经之地设伏，一下子吃掉了其前锋一万兵马。消息传回京城，全城人皆为之振奋。

然而颉利受挫之后并不减弱进攻的势头，他重新调整了部署，兵分三路齐头并进。尉迟敬德毕竟没有为帅的经验，勇猛一击之后再无后续之力，难以招架突厥的三路大军，只好且战且退，一直退过了渭水。待突厥的进攻势头缓了下来，他才扎住阵脚。

颉利站在渭水边遥望长安，扭头唤道：“传执失思力。”执失思力和其父执失武曾经跟随过李世民，那是建唐之初攻取霍邑的时候，他们父子二人被始毕可汗派来帮助李渊。执失思力今年二十七岁，勇力过人，更兼思路敏捷，能言会道，是突厥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执失思力现正在军中效力，闻听召唤，急忙来见颉利。颉利说道：“你入长安城去见李世民，就说我和突利将兵百万，很想入城看看。他若识趣，早早将金帛贡来，免我动手。”

执失思力不带从人，单骑潜往长安。此时长安城内杂居各色人种，进出一位异域人氏并不惹眼，执失思力轻易就混入城内，很快来到朱雀门前。此时已近薄暮时分，执失思力对宫门守卫说：“我是突厥汗国的特使，容请向鸿胪寺通禀，就说我有急事相见。”

此时突厥兵临城下，正是非常时期。闻听突厥特使来京，鸿胪卿唐俭不敢怠慢，急忙将此消息通报给尚书左仆射萧瑀、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两人此时正在显德殿内与李世民一起议事。李世民听说后，抬眼道：“执失思力？想不到颉利派他为使。说起来，他还是朕的故人。嗯，传他进来。”

殿内，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也在场。

李世民道："颉利兵临渭水边，想来觉得自己有些本钱了。你们猜猜，执失思力的来意是什么？"

封德彝笑道："颉利肯定还是老一套，无非威胁几句，索要些金帛。"

李世民道："不错，他肯定会这样。唉，敬德这次虽得首捷，毕竟没有挡住颉利的进攻势头，让他有些得势了。如晦，看样子敬德只是一员虎将，让他全盘掌握军机，可能有些勉强。"

杜如晦答道："事起仓促，敬德率领并非趁手的队伍，取得一次大捷已经不易。毕竟突厥军数倍于他啊。"

说话间，通事舍人入殿禀报，说执失思力已到殿外。李世民正襟危坐，脸现严肃之色，然后召执失思力入内。

执失思力入殿后并不行跪拜礼，拱手揖道："唐皇在上，本人奉大汗之命，忝为特使，专向唐皇申达大汗之意。"

李世民神色严峻，森然道："执失思力，你来得正好。朕与颉利、突利新盟不久，朕刚即位，他们就带领兵马犯我边境，入我国内欲纵兵大掠，是何道理？"

"陛下，大汗此来并无他意。不过想问问既有当初之盟，为何所贡金帛拖延至今未见？"执失思力所说中土之语甚是流利，朗朗上口并无阻碍。

一旁的封德彝斥道："颉利太过贪婪！我朝岁岁按例输入金帛，以馈其乏，缘何动辄加码？我朝已非昔日困顿之时，你们那区区二十万兵马何足道哉！我皇素以英武著名，若驱动天兵，谅颉利万无藏身之地。我皇隐忍至今，不愿擅动刀兵因而扰民，你们难道不能体会我皇的这番慈悲胸怀吗？"

李世民挥了一下手，示意封德彝等臣子不可再插言，和颜悦色道："执失思力，你与乃父当初随朕征战之时，并非不明事理之人。如今颉利大军压境，欺我新近登基立足未稳，此事若让你来评判，你认为合适吗？"

执失思力脸现羞愧之色，头略略低下。他默言良久，然后说道："陛下，此事说来话长。请屏退左右，我有话说。"

待众人退出殿外，执失思力伏地叩道："陛下，刚才小人忝为特使，不能全礼，望乞恕罪。"

李世民走过龙案，上前将执失思力搀起，温言道："朕知你心，不枉我们当初征战时结下的友谊。起来吧，我们坐下慢慢说。"

执失思力不敢平身与李世民相对而坐，而是欠身半坐，一副很局促的样子。他以前与李世民相处的时候，李世民仅是军中主帅，待部下很亲

切，执失思力和他年纪相仿，又是异域之人，李世民就又多了一番客气。眼前的李世民已为大国皇帝，一身赭黄色的龙袍罩在身上，脸上虽神色平和，然不怒自威，让执失思力从心底里泛出畏惧之意。

李世民让宫女为执失思力奉上一盏香茶，说道："想起我们初次相见的时候，都是毛头小伙子。时间过得真快，如今我已年逾三十，算来你也该是二十七岁了。现在有了几子几女？"

李世民这样问话，令执失思力一阵轻松，答道："禀陛下，小人现已有三女，无奈命运不好，尚未有一子。"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塞北苦寒之地，气候使然啊。"忽然又哑然失笑，"看我想到哪里去了，生育之事怎能与气候扯上关系？哈哈。"

执失思力也陪同笑了起来。

李世民慢慢敛起笑容，直视执失思力道："你让我屏退左右，到底有什么要紧的话说？"

执失思力站起拱手道："陛下，大汗让小人传话儿，刚才已经说过了。小人还有一番肺腑之言，想单独说给陛下听。"

李世民挥手道："不要多礼，坐下慢慢说。"

执失思力并不坐下，侃侃而谈："陛下，大汗此次领兵犯境，就是瞅准了陛下登基不久，立足未稳。大汗此次尽出精锐，若让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两支兵马来相抗，恐力不从心。陛下若想大获全胜，非倾国中一半兵力不可。这样，就需要调兵的时间。"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颉利就是瞅准了这个空当，想有所图。你对我说实话，颉利到底想图什么？"

"很简单，他就是想逼陛下贡献金帛，并无他意。他私下里曾经对属下说过，陛下此次若给予大汗岁贡之倍，定会退兵。"

"哼，乘人之危！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脾性，朕遇强则强，若示以威风想捞些便宜，那是没有结果的。不错，无忌和敬德的两支兵马，合起来不足十五万，然我还有后续之兵，李靖和李世□的大军已经开始南下。我再率京畿之兵亲征，则我军不下四十万，颉利能是对手吗？大唐今日已非往日困顿之时，国内诸贼皆平，国力倍增，颉利若想逞强，尽可放手过来。"

"然则如此一来，京师之地征战之后定会哀鸿遍野，大汗虽战败铩羽而归，然陛下国土破碎，亦恐非陛下之愿啊。其实此次大汗唯索金帛，而陛下想休民生息，这场战事说什么也打不起来。何况，陛下现在送给大汗的金帛到了塞北无可花费的地方，大汗将之贮于库房，终有一天，这

些金帛还是陛下之物。”

李世民大惑不解，瞪大眼睛问道：“你这句话让我犯糊涂了，又作何解？”

执失思力黯然一笑，凄然道：“小人父子从征陛下多日，亲眼看见了大唐的兴起，衷心佩服太上皇和陛下的英武绝伦。反观我国，境遇每况愈下。如今各汗之间猜忌严重，颉利与突利、郁射设之间矛盾重重，各行其是。尤有甚者，颉利可汗轻族人重外人，与薛延陀等部落打得火热，那薛延陀狼子野心，颉利可汗这样做，无异是引狼入室。唉，外人看来汗国貌似强盛，然内部危机四伏。小人和父议过，不出数年，汗国就会分崩离析了。小人此次出使，其实也存有私心，万一将来真的这样，望陛下能伸出援手，使我们有一方托庇之地。”

执失思力的这番话让李世民极度震惊。以前他也曾听说过东突厥内部不和，不料已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又想起了秦二世、隋炀帝等人，看来一个大帝国分崩离析的原因不在于外力，关键还在于内因！这使他忽然萌发了一个朦胧的想法，今后对付东突厥的手法要有所变化，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静待其乱，再定下步行止。

李世民心里这样想，脸上并未现出异样的颜色，好半天才慢悠悠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上次在豳州时，突利也曾与我盟为兄弟，他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好，我答应你。太上皇曾授尔父为右卫大将军，从今日起这个封号由你继承，朕另授尔父为大上将军，你以为如何？”

执失思力闻言后立刻下拜，叩首道：“谢陛下，小人此生定当追随陛下左右，再无二心。”

李世民笑眯眯道：“平身。今后你不可如此多礼，朕与太上皇一样，性子是比较随便的。尤其单独面对时，你如此多礼就显得有些生分了。”

执失思力又叩首道：“小人虽生于荒蛮之地，也知道君臣的礼仪。今日既被陛下授以官职，即是大唐之臣，敬君礼上，那是一点也不能乱的。”

“好了，起来吧。朕向来没有华夷之防，只要是大唐之臣，朕都一样看待，你尽可放心。史大柰原是西突厥子弟，现在一样成了大唐的重臣。”

“臣明白。”执失思力又叩了一下头，然后慢慢立起身来。

李世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见外面夜色已浓，因说道：“你风尘仆仆而来，肚内定是饥了，晚上就同朕一起进膳吧。来人，传膳侍候。”

烛光下的膳案边，李世民一面吃一面与执失思力说话，心中也形成了此次对付颉利的大计。执失思力诚惶诚恐进完晚膳，然后低头告退。

次日早朝时分，只听景阳钟声中，净鞭啪啪啪三响，百官鱼贯入朝。过

了一会儿，李世民入殿就座，接受百官朝拜。

唐俭首先出奏道：“陛下，颉利兵临渭水，现派来特使执失思力候在殿外。”

李世民道：“宣他进来。”

执失思力在通事舍人的引导下进入显德殿，依突厥习俗向李世民施了礼，然后将颉利之语说了一遍，最后说道：“颉利与突利二汗将兵百万，今已至渭水，专候陛下回话。”

李世民听罢大怒，拍案而起，斥道：“朕与尔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犹昨日耳。如今尔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难道于我无愧吗！执失思力，你虽为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左右，先把他拉下去立刻斩首，让颉利明白朕的态度。”

执失思力听后大惧，伏地请求饶命，说道：“陛下，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望陛下念小人对唐积有薄功，乞饶一命。”

萧瑀、封德彝也急忙出班，请李世民息怒，言称为维持大国风度，不能斩了执失思力，应当以礼遣送。

李世民慢慢坐回御座，脸色依然严肃，愤愤说道：“执失思力，看在你往日曾经从我征战的情分上，萧公、封公又替你求情，朕暂时饶你一命。然现在把你放回去，颉利必然认为朕怕他，愈益骄横。这样吧，高侍中，先将这人囚于门下省，由你严加看管，不许出外一步。”

高士廉领旨将执失思力引出殿外。

李世民又站起身来，说道：“众卿要奏别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先把这件事情办好再说。如晦，兵调得怎么样？”

杜如晦奏道：“遵陛下旨意，臣已派人持符急调六军前来，计有参旗军、鼓旗军、元戈军、平道军、天纪军、天节军，现在城外候旨。”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如晦办事不错，他们来得还算迅速。秦叔宝、史大柰、段志玄。”

三人同时出班，齐声道：“臣在。”

“你们三人带同参旗军、鼓旗军、元戈军沿渭水西行，即刻出发。”

“臣领旨。”三人到杜如晦那里取了兵符，立刻出殿。

李世民又唤道：“侯君集、薛万彻、马三宝。”

“臣在。”

“你们三人带同平道军、天纪军、天节军自京城南向北包抄过去。”侯君集、薛万彻、马三宝三人领旨出殿。李世民这会儿站在显德殿内，浑然忘了自己是一名新即位的皇帝，倒似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中主帅。

安排了这些事儿，李世民颜色稍和，对百官说道：“大家都散去吧，请各归本职，照常署理公事。萧公、封公、高侍中，还有玄龄、如晦，你们随朕到阵前走一回。”

李世民不带仪仗，背后仅带领甲士五百骑。经过玄德门的时候，李世民看到常何带领部下向自己跪伏行礼。他抬头看了一眼城楼上的“玄武门”三个大字，回思不久以前在此门后发生的事情，心内不由得百感交集。他眼睛有些湿润，遂一挥马鞭猛叩马腹，队伍加速了前进的步伐，从城内一驰而过，急速冲出了开远门。

田野上正是秋熟的季节，黄色的粟米秆、红色的黍米秆横躺在田间，其枝秆上的穗已被农夫剪下，脱粒贮藏。田间有许多忙碌的人影，他们要将粟米秆和黍米秆收集到一起，以为冬用薪柴。一些人开始深耕晒垡，再耕耙收墒，以备播种冬麦。李世民指点着田间对萧瑀说：“萧公你看，百姓刚刚收获，若任由颉利纵兵大掠，百姓就会缺粮无食。看来颉利此来也是处心积虑啊。”

萧瑀忧心地说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此战一开打，这里的百姓就要遭殃了。”

“不错，不误农时为百姓之根本。我刚刚即位，又岂能兴兵使生灵涂炭？”

“然则陛下调兵甚急，已经摆好了决战的架势，臣观此战不可免。陛下，你仅带这数百骑与颉利相对，是不是过于轻率了？陛下以万乘之躯涉此凶险之地，还是慎重一些好。”

“不妨，这里是京畿之地，不是他颉利的地盘，即使遭遇不测，放手一搏，我也有胜算。萧公，你已随我多日，我如今年龄渐长，岂是逞一时之勇的匹夫？”

身后的封德彝等人见李世民如胜券在握，虽知他是一位谋虑周全之人，然颉利大兵压境，以这区区数百人前去相抗，打破脑袋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何妙计，心中的疑惑一时难释。

群马一路向京城西北方向疾驰，转眼间他们已到了渭水南岸，这里的河面上原来搭有一座木桥，唐军撤退到这里的时候，被尉迟敬德下令一把火烧掉了，水中还残留着黑黑的桥桩。李世民停马向北岸望去，只见那里旗幡猎猎，突厥兵马已经凭地势扎下了许多帐篷。李世民稍一凝神，转头道：“如晦，你派两个人涉水过去，通知颉利和突利过来，我们隔水对话。”

渭水并不算深，两名甲士涉水过去，最深处仅及脖项，只不过水流甚急。两人张开臂膀奋力划水，斜斜地到了下游一里处方才登岸。

封德彝在马上向左右观看了一阵，并不见唐军踪影，忧心道："陛下，颉利系豺狼之人，若无势相迫，愈益猖狂。我们仅有这数百人，万一他大驱兵马，我们岂不束手就擒？"

李世民道："他不敢！我扣下执失思力不令其归，就表明了我的态度。如今两国正面相对，我朝又非无实力，在此京畿之地，颉利知我不会摆空城计的。你们尽可放心，我自有主意，待会儿你们听了我和颉利之语就知端的。"

杜如晦道："敬德退过渭水之后，臣已令他收缩兵马隐于山中，现在也正带兵向这边运动。有了这三支兵马，谅颉利不敢妄动。"

说话间，只见对面营盘里驰出一群马匹，马蹄过处扬起了一片尘埃。瞬间，他们由小变大，已经到了对岸，为首两人正是颉利和突利。那颉利刚刚站定，立刻扯着嗓子喊道："好一个李世民，大军前来你不主动来拜见，反而扣下了孤的特使。"

李世民反唇相讥道："当初我们豳州之盟时，已经说好互不侵扰。大唐早已不向你称臣，实为睦邻友邦。朕刚刚即位，你应该具礼前来祝贺才是，缘何撕毁盟约，擅自兴兵，莫非欺我大唐无兵马？"

颉利道："孤已经见识过唐军了，那尉迟敬德号称中原的第一虎将，已经败下阵去。"

李世民不理颉利的茬儿，微微侧头对突利说道："突利兄弟，你知为兄登基，是想来亲自庆祝一番了。"

李世民的这句话语含讽刺，突利不好作答，一丝羞色染红了脸庞。

李世民又哈哈一笑，转向颉利，说道："不错，敬德是吃了败仗，不过他有一种宁折不弯的劲头儿。瞧，他又来了。"

众人凝神倾听，果然听到了隐隐的鼓钲声音。这声音一开始似远在天际，沉闷而又缥缈。过了一会儿，声音渐渐增强，其中又杂有如风的马蹄声响，似卷地而来的雷霆。很快便能看到，在李世民的身后，有三股唐军呈扇面向渭水边齐头并进。

李世民仔细观察对方的动静，就见颉利和突利张大着嘴巴，呆呆地看着由远而近的唐军队伍。他不再主动与他们说话，两岸出现了片刻的冷场。

颉利此来，本意想李世民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强迫李渊退位，刚刚当了皇帝，不能很快平复国内的各派势力。自己大兵压境，他定会措手不

及的。谁想李世民一点都不示弱，先是派出尉迟敬德主动迎击，继而扣下执失思力，再亲自来到渭水边，仅带数百人，一副毫不畏惧的样子。颉利知道李世民的性格：虽然勇猛然不打无准备之仗，必然伏下厉害的后援。眼前漫山遍野而来的唐兵，即是很好的注脚。

颉利看到唐军身影的时候，已令手下摇动红旗，招呼大队突厥兵马来渭水边排阵。一时间，渭水两岸，两军人影幢幢，一派忙碌的景象。看到双方队伍稍稍排定，颉利大声道："李世民，我们就今日决战一回如何？"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兵者，凶器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岂能擅动刀兵？我们以前曾有豳州之盟，毕竟是友邦。颉利，你今日虽犯我国境，朕还要待你以礼。我们两人先单独谈谈如何？若谈不拢，再开打也不晚。"

颉利没有想到李世民来了后援之后，反而变了态度，他一时踌躇起来。李世民不待他回答，扭头大声道："侯君集，速速派人搭起一座便桥来。"

侯君集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然后一挥手，就见从其身后的队列中冲出一行肩扛木料之人。

高士廉轻声问萧瑀道："侯君集奉命来打仗，他带来这么多的工匠干什么？还随军携带了这么多的木料，不怕累赘吗？"

萧瑀也大惑不解，摇摇头。

一旁的封德彝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李世民，轻声道："圣上出征，不论巨细每每谋虑周到，谅侯君集也想不出这个主意来。"

沿岸两军看到如此短的时间内，一座新桥就此搭成，不免叹为观止。李世民见工匠已退回阵内，桥面上空无一人，就伸手示意道："颉利，请吧。"说罢，他跳下马背，缓步向便桥行去。

颉利迟疑了一下，也跳下马背，示意突利同往。突利不愿意再近距离面对李世民，就坚决地摇摇头。这样，颉利晚了几步，还是李世民最先走到桥中央。

颉利默默地走近，到了离李世民有三步距离的地方停下，两人默然片刻。还是李世民先说话道："颉利，我们曾有盟约，有什么话派人来传即可。如今你劳师远征，何苦呢？若妄动刀兵，对你对我都不是好事。"说完，他脸上露出了微笑。

颉利一时语塞。

李世民接着道："你想说的话，执失思力全都告诉我了。唉，其实还是你

的性子忒急了些。我刚刚即位，本想这几日派人北使，将一些金帛送去。我知道，塞北渐至冬天，用得上这些东西。”

颉利道：“今年我那里遭遇大旱，所养牲畜比往年减了三成。我知道你刚刚即位，有些难处，然岁贡之物要加倍，否则我难以渡过难关。”

李世民沉吟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道：“不行，你一下子增加许多，我难以筹措。这样吧，自今年开始，往输之物可以增加三成，以补其歉。”

颉利摇头道：“不行，至少也要增加五成。我辖下部落甚多，东西太少则难以兼顾。”

李世民目光炯炯，缓缓地摇摇头，颉利也不作声，顿时出现了冷场。

颉利凝视着李世民的脸庞，只见坚毅之中现出沉静若定的神色。颉利比他小了几岁，这一刻忽然觉得自己的气势被比了下去。颉利的目光又漫过李世民的身后，那里是排列整齐威武站立的唐兵。他的心思不由快速转动，心想若就此翻脸，两军对阵未必能讨到便宜，况且这里紧临长安，唐军后续之兵绵绵不绝。想到这里，他顿时为之气馁。

颉利轻叹了一声，说道：“好吧，我想你刚刚即位，也有许多难处，就先按你说的办。我立刻退兵，你要按承诺年年贡来。还有，执失思力要立即放回。”

李世民神色严峻，说道：“我知道草原男儿最重诺言，我们既有此盟，断不可再有反复。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我的兵马脚步也不会出境向北一步。你呢？会不会动辄来犯我疆土？”

颉利拔出一支箭羽，“啪”的一声将其折断：“鹰坠箭折，为我汗国誓言中之最重。我若违盟，犹若此箭！”

“好的，我们就当着两军之面，刑白马而盟。你以为如何？”

两人寥寥数语，将一场战事消弭于无形。李世民答应送出金帛，用钱物维持了国内的安定；颉利此来本意就是索求金帛，看到威武的唐军，他也无胜算，实在不愿意开战。两人各有所获，就在这便桥上达成了盟约。

一匹白马被拉到桥边，侯君集手持利刃欲斩其头，以取血盟约。李世民挥手止住他，说道：“我们既免战事，不用杀马以为牺牲。可刺其股取血一盏，即可盟约。”

须臾，侯君集遵旨刺马取血。两名兵士手捧玉盏，里面装着七成满的“土窖春”酒。侯君集将马血混入，清澈的美酒顿时变成红色。

李世民手端玉盏，面向颉利大声说道：“终我们两人一世，两国再勿相侵

扰。”

颉利也大声道：“就是这话。”

两人仰头将血酒一饮而尽。

他们饮酒的时候，两军寂静无声，唯听到渭水的哗哗声音。两人饮完酒，随手一掷，将玉盏投入桥下水流中。这时，两军同时发出了如雷的欢呼声。

李世民目视颉利感叹道：“你听，他们其实也不愿意打仗。顺乎民意为君主的第一要旨，不可逆势而行。望我们各自珍重吧！”

颉利闻听如雷的欢呼声音，先是诧异，继而茫然，不解其中之味。他迟疑了一阵，拱手道：“如此，我就北归了。望你记着今日之盟，早日将金帛之物送来。”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金帛之物由执失思力带回，你尽可放心。你现在北归，恕我不远送了。”

两人拱手作别，回到各自军中。随后，两军后队变前队，缓缓班师。

李世民回到军中，众大臣拥上来询问究竟。萧瑀关切地问道：“陛下刚才与颉利会晤的时候，老臣以为，突厥豺狼之心，不讲信义。陛下挺身而出，有轻敌之嫌，我们实在担忧。孰料陛下胸有成竹，三言两语就说服颉利退兵，不知陛下用了什么妙计？”

李世民说道：“颉利所以敢倾巢而来，直抵京城郊外，实因我国内刚靖其乱，朕又新即位，以为我们不能敌。朕轻骑独出，示以轻蔑之意，又振我军威，表示必战之信心。这就出乎颉利意料之外，使之犹豫不决。颉利入我地既深，四周皆我士民，其必有惧心。朕敢于轻骑独出，不为行险，是已经料定了颉利的心机。”

萧瑀又问道：“然事先诸将争战，陛下不许，臣等实在疑惑得很哪。既而颉利自退，其策安在？”

“朕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齐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刚才若跨水进击，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突厥若奔归，伏兵迎击，大军蹑其后，取得胜利如反掌之间。所以不战的原因，朕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应当以静抚之。若开战，所损甚多，又与颉利结怨更深，突厥必然惧而修备，防范更严，且动辄犯境。我们利用这个空当，努力养威伺畔，一举可灭之。古人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这个道理。”

封德彝拱手赞道：“陛下神机纵横，臣等实在不及。陛下能体恤百姓，以智驱敌于无形，为我大唐天下之福。”

李世民眼望对面缓缓退走的突厥兵，似自言自语道：“天下之福？这句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他微一侧头，目视臣下道：“朕自幼爱枪习箭，生性善战，这几年又出征较多，看来跨马征战似为朕所长。如今太上皇将天下交给了朕，要治理好天下，仅靠打打杀杀是不成的。这些日子以来，朕辗转反侧，忧虑良多。众卿家，如今突厥的威胁暂时消除，大家都要倾全力来治理国事。至于如何治理法，朕还没有清晰的想法，还要听听众人的主意。”

李世民又沉思了一会儿，目视房玄龄道：“玄龄，明日早朝之后，诏京中三品以上文官及众学士，入弘文馆议事。”

次日早朝之后，群臣散去。三品以上文官在宫内用过早膳，就遵旨到了弘文馆。群臣入馆片刻，就听馆外一声大喝：“圣上驾到。”群臣急忙列队迎候，就见李世民不乘步舆，健步迈入馆来。他一进门，先挥手道：“众卿不用多礼。今后入馆来议事，不用像上朝时那么严肃，散漫一些最好，此为今后的成例。”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刚刚被立为太子时，每每接见群臣皆威容严肃，臣子奏事时不免心中恐惧，深恐一言不当招致雷霆震怒，因此言语行动之间常常不知所措，顾虑重重。李世民起初看到臣下战战兢兢向自己奏事，有点好笑，又有些得意，觉得树立威严应该从点点滴滴做起。这种状态持续数日后，王珪上疏一道请其改正。其中谏道：“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这使李世民惕然警觉，当即赏赐给王珪帛一百匹。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每见臣下奏事，不再以严肃之色相对，变得和颜悦色起来。

李世民用目光在馆中扫了一圈，朗声说道：“朕刚即位，突厥即兴兵来乱，遂有渭水之盟，如此算是暂时将边疆之事稳定下来。太上皇在位之时，朕与众卿家南讨北征，终于一统天下。以上这两件事儿已定，从今日开始，大家要将全部精力用在治国之上。”

杜如晦奏道：“陛下心怀仁慈，不愿兴兵扰民，可那朔方的梁师都这几日蠢蠢欲动。无忌来报，说那梁师都整军已毕，准备兵犯我境。”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昨天归京的路上，朕已与大家说过，所以不愿与颉利开战而和者，唯想以静抚民也。梁师都蕞尔小丑，值得我兴兵吗？如晦，可由兵部传令各州，让他们务必坚守，不让梁师都犯境即可。以后这几年，朕不想再妄动刀兵了。

“朕今日让众卿家来此议事，这就是原因之一。炀帝暴政，使天下大乱，群雄纷起。在座之人，多历两朝，对炀帝之失感触良深。萧公，褚亮，等一会儿你们可就此话题多说两句。唉，这些年群雄混战，虽被太上皇一一扑灭，然山河破碎，百姓凋敝，可谓民不聊生。目前除京畿之外，其他各地百姓逃散，田园荒芜。经户部统计，现在的民户数目，不及前

隋最盛时的五分之一。昨日我与颉利盟约的时候，颉利说归去后要献马三千匹，羊万只，被我拒绝了。我让颉利归还所掠中国户口，并让他放回温彦博。马、羊皆由人所养，若人口不旺，何谈其他呢？”

温彦博是李渊派往突厥的使者，他出使的时候适逢玄武门之变，颉利起心侵扰中原，遂将温彦博扣下。

李世民接着道：“原因之二，是我朝的吏治不好。太上皇这些年将精力放在征伐上，他性格简慢，将国事多委以臣下。臣子中不乏忠谨之人，也难免良莠不齐，有些人背着太上皇自行其是。”说到这里，李世民向坐在前排的裴寂扫了一眼，裴寂看到李世民那锐利的目光，不由得低下头来。这时，李世民的声调变得高亢起来：“隐太子帮助父皇辅国，然不将心思用在正道上，肆意放纵臣下，使政刑纰缪，官方弛紊。唉，这吏治之道，为何就不能清明简约呢？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武德之初，李密降唐。京城之官欺他是一名降人，又以为他家中有金山银山，大小官吏都变着法儿前去勒索，这分明是前隋遗风嘛！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虞世基毫无二致！对了，如今天下民户不及前隋五分之一，然我看各级官吏却不比前隋少。玄龄，你将这件事儿好好查一查，养着这么多的官吏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不说，还不知要多生多少事，该裁撤的就要坚决裁撤！”

李世民的音调一高，吓得群臣不敢多发一声，待他话音一停，满馆寂静。这使李世民又觉察到自己的严厉，遂展颜一笑，说道：“瞧我，一激动就跑了题儿。我刚才说的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的，一是内部的，因之形成了今日纷乱的情形。这正是我们今日要议论的话题：如何治理当今的天下。嗯，萧公，你先说说。”

萧瑀缓缓说道：“治理国家之事不可操之过急，须缓缓为之。譬如租庸调令和均田令订于武德七年并推向全国。现在看来，此两法在京畿收到了效果，而在京畿之外效果甚微，盖缘于时日太短。一项田亩制度尚且如此，要彻底改观天下之容，那是需要许多时日的。陛下让臣谈谈前隋之事，虽是过眼烟云，然恍在昨日。文帝将江山交给炀帝的时候，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计口四千六百零一万；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永丰仓、太原仓及天下义仓充满，京都及诸州库，布帛各数千万；且四夷宾服，输贡者众。自秦汉以来，未见有如此富庶之朝代者。”

李世民插话道：“你提到秦汉，令我想起了这秦朝和隋朝，确实有相似之处。其祚运者短，又遇上暴君。不同的是，秦始皇首先是削平六国的雄主，其次才是秦亡的暴君。隋炀帝和他相比，就显得一无是处了。”

萧瑀点点头：“陛下所言不错，秦隋祚运太短，和暴政有直接干系。臣曾经计算过，炀帝恃天下富饶，因而劳役不息。如建东都，开运河，修长城，进攻高丽，到各处巡幸等，十余年间，共征用人力……”说到这里，萧瑀记不准数字，一时语塞。

褚亮接口道：“合计用人口约三千零一十二万人。”

褚亮此语一出，举座惊叹。以前他们皆知隋炀帝滥用人力，但不知确切数字。隋最盛时人口为四千余万人，隋炀帝这样使用人力，基本上将国中丁男用过三遍。加上其后诸强争斗，伤亡又多，人口当然要锐减了。

李世民道："然大乱之后能否实现大治？萧公刚才言道有待时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还有，若实现天下大治，要采用什么办法呢？"

房玄龄说道："百姓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人心思静。陛下实行抚民以静之国策，臣想不出三年，即可实现天下大治。至于如何治理，陛下如今偃武修文，以教化百姓，当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萧瑀冷冷说道："三年？房中书以为这是一场战事吗？何期其速耶？须知治国与征战是两码事儿。你以前多随圣上出征，未曾理政，这怪不了你。然不可妄发空言，若因言误国，那就是大罪了。"

这句话让房玄龄面红耳赤。一段时间以来，萧瑀、陈叔达、封德彝等人自恃为老臣，将房玄龄等人不放在眼里，议事的时候往往当庭驳斥。李世民理政要倚重他们，且想房玄龄等人也的确需要历练一番，就并不在意。但萧瑀刚才的这番话让他第一次有了一丝不舒服，本来今天来议事就是自由讨论，不拘对错皆可说出。然萧瑀自恃老臣，以训斥的口气动辄给房玄龄扣帽子，言语中也透出刻薄，就不合平等议事的初衷了。

这边的陈叔达点点头道："对，若说三年实现大治，时日太短，臣看至少要有十年。须知打破一件东西容易，然建成一件东西就难了。"

群臣纷纷交头接耳，观众人神色，赞成萧瑀、陈叔达观点的倒有一大半人。

房玄龄不同意萧瑀、陈叔达的观点，说道："不错，两法令于武德二年初定，然武德七年以前，征战频繁，无暇顾及。七年以后，圣上刚刚说过，隐太子不专其事，放纵大臣，未将全力用在以静抚民上。若拿过去的老眼光来看现在，什么都一成不变，不是积极的态度。"

李世民微微颔首。

这时候封德彝插进话来。房玄龄抬出了李世民刚刚说的话，他不好在此问题上继续纠缠，遂变换角度说道："不错，房中书说得有理。如今陛下专事以静抚民，然不能像房中书认为的那样，搞什么教化百姓。要知道，秦始皇灭六国，隋文帝取代前朝，他们若采用教化的方略，断不能成。陛下，臣以为，天下大乱之后，若想取得大治，必须采用严厉决然的手段来训导百姓，而不是采用渐进之教化手段。如此，臣以为三年之内可以实现大治。"

封德彝的这番话引起了萧瑀、陈叔达的不满，以为这是他惯用的左右逢源手段，两人都重重地哼了一声。

群臣复又低头议论，只听馆内充满了嗡嗡的人声。这时，从馆内最后面冒出了响亮的声音：“若依封公此言来治理天下，则陛下与秦始皇、隋炀帝有何不同？莫非想陷圣上于不义之境地吗？”

众人扭头一看，只见后排缓缓站起一人，却正是谏议大夫魏徵。

第七回

魏徵强项驳重臣

唐皇思治求真言

封德彝听到有人反驳自己，且言语犀利，不禁愕然而顾，看到说话者是魏徵，心里顿时涌出怒火。但他城府极深，尤其在李世民面前不愿如萧瑀那样横眉冷目对人，因淡淡说道："魏大夫言重了。天下皆知我皇英武绝伦，岂能与秦二世、隋炀帝相比？当着圣上和群臣的面，你要分剖清楚，切莫将此罪坐在德彝身上。"

李世民眉头微耸，唤道："魏卿，你到前面来，不可胡乱指责别人嘛。"

魏徵慢慢走到前面，面向李世民站立，张嘴欲言，李世民忽然失笑道："众卿皆坐，唯魏大夫独立，莫非众人皆醉你独醒吗？"他瞪了一眼侍立在一旁的太监道："糊涂东西，还立在那里干什么？还不赶快为魏大夫看座？"

魏徵坐了下来，恰巧与裴寂相邻，与萧瑀、封德彝侧面相对。李世民鼓励他道："魏卿，那日突厥来袭，你在朝堂之上与萧公、封公等人观点不同，事后想起来，颇与朕意暗合。你为谏官，应该如此，当怀国家大事，谏群臣之失，亦包括朕之失处。封公，自古以来言官只要忠君体国，即使其言语中有失当之处，亦属平常。是不是这样？"

封德彝点头赞同。

魏徵开言说道："封公刚才所言，是让圣上威权独运，乾纲独断。察秦始皇、隋炀帝为政时，他们并不希望国家败亡，如嬴政号称始皇，是希望子孙为二世、三世，将祚运一直延续下去。惜其以一人之能，妄想慑服臣下，奴役百姓，难免失于暴政，终于亡国。前鉴不远，若陛下遵其故事以行之，不是又走到老路上了吗？"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历代君主视百姓为愚民，且妄行其是，败亡者居多。其实百姓为水，当权者为舟。若能顺应水势，则舟行自顺；若逆水势而行，则舟覆亦不为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魏徵听后立起，拱手向李世民一揖道："陛下既有此思，实为天下之幸。为君者爱民如子，从善如流，何愁天下不能大治？如今大乱之后，百姓畏厌强权，正是施行教化的时候。若上下同心，不出三年，则天下即可大治。"

封德彝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霍地站起，引经据典道："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代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不想教化。陛下，魏徵为一浅薄书生，不识时务，若

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

魏徵不待李世民接言，当场反驳过去：“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至于封公所说大乱之后不宜教化，相反的例子，历史上也多得很。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复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亡，在汤之日，则得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

魏徵这番话援古引今，考之史籍，令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听后连连点头，封德彝闻言也一时语塞。魏徵再接再厉，反问道：“若如封公所言人渐浇薄，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封德彝顿时变得哑口无言。

萧瑀咳了一声，说道：“魏大夫的这番话，想来是有些道理。然上古之时毕竟遥远，以之证于今日，咳咳，恐怕就有些虚妄了。要知治国之道，最为实在，容不得一点儿虚无。”

封德彝感激地向萧瑀投去目光，两人以前在朝堂之上互相不屑，不料今天却走到一起来了。

魏徵言语刻薄地揶揄道：“不错，萧公与封公皆是二朝重臣，理国能力罕有其匹。不过，有一点我倒要请教：炀帝之时，刑罚甚严，然终至亡国。太上皇举事之后，广博仁慈，应之者众。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不知二公是否明白其中的缘由？”

萧瑀嘴巴张了一下，忽然嗅出了魏徵言语中的蔑视之意，不由得大为震怒，沉声说道：“魏徵，老夫已经隐忍你多次了。圣上面前，能容你蔑视上官吗？”

李世民挥手让三人都坐下，制止了他们的争吵，缓缓说道：“今天让众卿家来这里，朕本意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只要心向国家，说些过头之语，朕不追究。萧公，魏卿，辩论道理尽可放言，然不能人身攻击，你们要注意了。”李世民此刻隐隐地对萧瑀有些不满。“至于大乱之后为求大治，当以何处之？朕以为魏卿说的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疲乏，百姓亟盼天下大治，是人心所向。若施以教化，必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专用刑律及杂用霸道，百姓皆谓我朝乃循炀帝之恶例也，势必心里抵触，战战兢兢不知所为。治理天下，倚朕一人之力断不能成，倚众卿之力亦不能成。须使百姓民心所向，上下同心，且教化渐深，则达大治。萧公，你以为朕对弓矢了解若何？”

萧瑀想不到李世民突然问此问题，有点摸不着头脑，愕然答道：“陛下爱弓马，天下皆知。”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朕少好弓矢，也一直以为自己深明弓

矢之道。然近得良弓十数张，鉴赏之后以为不错，将其交给弓工鉴定，他们说‘皆非良弓’。朕问其故，弓工说：‘木心不正，则脉理皆斜，弓虽刚劲而出箭不直，则不能称为良弓。’这件事对朕刺激很大，知道朕悟出来些什么道理吗？”

萧瑀道：“唯学问一途无穷无尽，不能浅尝辄止。”

“萧公说得对。朕以弓矢定四方，用弓可谓多矣，然还是不能全知其理。朕据有天下日浅，对治理天下的所知肯定不如弓矢。然弓犹失之，何况天下乎？魏卿，朕举这个事例，你知道朕想说明什么吗？”魏徵对曰：“微臣体察陛下之意，一者，天下之大，穷一人乃至数人之力不能察，因此要虚怀若谷，察纳众言；二者，天下不比弓矢，弓矢不好可以弃之，然治理天下不知百姓利害和政教得失，则遗祸无穷。”

李世民向魏徵投去赞赏的目光，说道：“不错，就是这个道理。虞监，你立刻拟旨。”虞世南时任著作郎，掌宫中文翰之事。闻听李世民召唤，他急忙起身，走到李世民身后的文案前。

李世民接着道：“自即日起，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以待朕随时召见，询访外事。另诏京内京外七品以上官员，每有治国良策，可以直接上疏于朕。”

李世民的话音一落，那边虞世南援笔立就，随即拿过来让李世民过目。李世民看了一遍，嘱咐道：“用宝后立刻明发。”

李世民又目视群臣道：“乱后易治，唯用教化，且抚民以静。这是既定国策，朕心已定，勿复再论。刚才封公、萧公和魏卿三人争论甚烈，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不妨说得深入一些。”

封德彝拱手道：“陛下决心要抚民以静，其实与太上皇一脉相承。皇祖老子的教义中，以清静无为为主旨，陛下遥追先祖，古为今用，定然会大放异彩。”封德彝的这番话说得李世民拈须微笑，意甚嘉许。

众人听后，都知道封德彝又在这里大拍马屁，然碍着李世民的威严，不敢再吭声。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先祖教义博大精深，我为后人，当遥追其英烈，渴望有成。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农时为本。怎样做到不失农时呢？就在于人君做到简静。如果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即使不想夺农时，那也枉然。”

魏徵以手加额道：“陛下所言极是。若想安人宁国，唯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封德彝反驳道：“魏大夫此言有些不通，若把天下兴亡的责任都推在君主一人身上，是不是有些偏颇呢？我们作为臣子，应该尽什么本分呢？”

魏徵道：“主明臣忠，终归要由君主来做表率。”

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王珪站起身来，面向李世民道：“抚民以静，唯在教化，这是陛下定下的国策，那是不错的。说到这施行者之责任，正如魏大夫所言，君主之责任最为重大。想秦始皇与汉武帝，对外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这样将人力用尽，祸难就随之而至。他们难道不想安人宁国吗？非也，只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做。刚才也说到隋炀帝，其殷鉴不远，在座多数人都亲历其境。臣不想再说其弊，只想说一点，伏愿陛下慎终如始，方尽其美。”

“说下去。”李世民点头道。

“做事之初则易，终之实难。若想取得国家大治，须抑情损欲，克己自励，方能善始善终。”王珪一字一顿，缓缓说出。

李世民想了一下，笑道：“王卿，你的话朕记下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朕知道这个道理。不过现在刚刚开始，说这话过早。反正今后我们相伴的时候长着呢，朕若不能坚持，你们作为谏官，要当即指出，朕一定虚心接受。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不可离题太远。如晦，你虽主持兵部，然也不能不问外事。听了众卿之言，也要说说你的想法。”

杜如晦起身道：“譬如行军打仗，由陛下定下方针大略，剩下的就由臣子来执行了。说到这治国之事，臣见识浅薄，不敢妄言。然臣想，这抚民以静并施以教化，毕竟题目太大，需要有诸多细致措施辅之才行。其实陛下刚才已经做了两件具体事儿，一是裁撤冗员，二是求谏与纳谏。这几日，臣和玄龄兄曾议了几回，有这么几条。”

李世民大为兴奋，说道：“人言‘玄龄善谋，如晦善断’，你们两人若结合在一起，所谋定是很完善的。哈哈，这么多年你们两人一直在一起，朕现在把你们分开，这是朕的错处了。”房玄龄现为中书令，杜如晦为兵部尚书，两人所辖事体确实截然不同。

杜如晦目视房玄龄道：“玄龄兄，你的口才比我好，还是由你来说吧。”

房玄龄摇摇头，又向他重重地摆摆手。

杜如晦转头道：“要想取得天下大治，抚民以静施以教化为根本。还有四条措施，那是一条也不能少的。

“一者，前隋奢费，耗尽国力，使百姓心冷。所以从现在开始，宫内及百官要去奢省费，以俭朴为务，不可再造宫室，追求奢侈，此为第一要务。

“二者，均田法及租庸调法由隋文帝兴之，其主要意义在于规定百姓应该承担的徭役，惜被炀帝破坏，其滥征民力，劳役无时，终致败亡。要使百姓安静，必须轻徭薄赋。如今国家初创，仓库犹虚，没有丰裕的钱帛

予以给复和免赋。这就需要严格按‘两法’的规定办，多一粟多一绢，也不可妄动百姓。

“三者，要选用廉吏，做到人尽其用。陛下求贤若渴，此条不用多说。唯有一点，刚才魏大夫说到主明臣忠，这一点很重要。若如是，则政治清明，廉吏竭尽其才，佞臣也要收拾起劣处以取信陛下，与群臣相处。

“四者，要使民衣食有余。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搜刮百姓以奉君，就如割肉以充腹，当其腹满之时其身自毙。有句俗话说‘小河无水大河干’，反之，若小河水盈，则大河充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世民凝视了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下，心中忽然晃过一个念头，然没有往深处想。他站起身来，赞道：“如晦说得好，这里面也有玄龄的功劳。魏卿，众卿家，你们一心向朕，何愁天下不能治呢？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四点，朕已经记下了，当刻骨铭心。”

不知不觉已过午时，李世民的肚子已饿得叫了起来，因笑道：“忙而忘食，这是朕的不是了。传尚食局，为我们每人准备一份便饭。如晦说要去奢省费，就从今天做起吧。”

李世民在人群中看见韦挺，就将他唤了过来，问道：“记得袁天纲说过，他曾经为你和王珪、杜淹三人卜过，现在你们果然一殿为臣。看来他卜得还是准的。”

韦挺答道：“袁天纲、李淳风两人确实为异人。事实如此，不由得人不信啊。”

李世民悠悠说道：“是啊，这两人飘荡无所，不知又云游到何处？如今天下已定，该是他们还朝的时候了。韦挺，如何探访到他们的踪迹，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韦挺的住宅在通义坊内，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长安达官贵人的私宅大多这样建设。其呈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分为前后两院。从南到北分别排列着大门、亭、中堂、后院、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五处廊房；后院中还有假山、草亭。

前些日子，韦挺夫人诞下一女，今日适值满月。韦挺自从回京之后，将其跋扈的性子收敛了不少，不愿意为办小女满月之事招摇太过。因嘱家人在女儿满月之日，仅请双方家人赴宴，至于同僚，韦挺只请了王珪、杜淹、魏徵三人。请柬发出后，三人欣然应邀。

天刚擦黑，韦挺家人将大门、中堂、后院张起灯来，只见满院雪亮，洋溢着一派喜气。韦挺站立在大门之下，迎接来贺的宾客，知事者将来宾引入各自的座位。

魏徵、王珪、杜淹三人一同来到。原来他们三人先在杜淹家碰头，因为

杜淹家离通义坊最近，步行来即可。三人先是令家客带着祝贺的礼物前行，然后弃马步行，一转弯就到了韦挺的门首。

韦挺迎上前去，拱手道：“风急夜寒，累三位兄长步行前来，韦挺心里甚是不安。”

杜淹失笑道：“韦兄弟向来快言快语，什么时候也学会虚套了，委实令人奇怪。”

王珪也笑道：“是呀，听说此女生得极有凤仪，相者言其日后必有大贵。韦兄弟不请别人，独想起我们这几个曾经患难之人，风急夜寒又算什么？”

韦挺不再客套，自己走在最前面，将他们引入中堂。原来唐人规矩，主引客者须走在最前，方为礼数。

中堂内已备陈饮馔，三人入席后先奉上贺满月礼。杜淹的礼物是一只金花大银盆、一只镀金银盖碗；王珪的礼物是内漆半花镜、玳瑁刮舌篦；魏徵的礼物最特别，是一端普通的砚和一管普通的笔，以及他亲自手抄的《诗经》。杜淹看后觉得奇怪，问道：“魏大夫，韦兄弟并非生男，你送些笔、砚、书，莫非想让她将来做女状元吗？然我朝并未开此科呀。”

魏徵正色道：“不然。女子幼时须多读书，方知礼节。世人皆说女子无才即是德，我却以为不然。韦兄弟，你以为如何？”

韦挺哈哈笑道：“魏大夫今日在廷上能够折辩朝中重臣，你说过的话，那是不会错的，小弟谨受此言。来人，将这些礼物都收起了。另让夫人抱小女出来，让三位大人一观。”

很快，韦挺夫人抱着女儿来到中堂。三人围前一观，王珪啧啧赞道：“果然生得好，有富贵之相。”

韦挺道：“小女今日得了三位大人的称赞，肯定受益不浅。夫人，魏大人今日嘱我，让多教授小女一些书墨之事，这件事要牢记在心。”

韦挺夫人盈盈拜道：“贱妾谨遵魏大人教诲，定当多教小女文墨。”

稍后，四人入席举盏，饮的是京城之中流行的“土窖春”酒。韦挺爱享受，口味颇高，令人从曲江酒肆中用食盒送来精致的菜肴，如飞刀鲙鲤、罂鹅笼驴、炙烤羊肉、缕金龙凤蟹、鹿脯等。

魏徵看到如此丰盛的宴席，碍于面子先是吃了几口，见美酒佳肴还在一道道地上来，身边的女仆忙碌地为客人布菜换盏，心中实在不忍，遂停箸道：“韦兄弟，按说得到你如此丰盛的款待，我应该承情才是。然你知我为直率之人，我心里实在不安呀。”

王珪也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我也有同感。”

韦挺愕然道：“我知道，这些菜用食盒装来，滋味就差了些。然小弟想，如今不可招摇太过，只好如此，有些慢待你们了。”

魏徵摇头道：“非也，恰恰相反，是你的盛情太过。今日午时在弘义馆，圣上听了杜尚书的话，其中一条叫作‘去奢省费’，所赐午膳仅□□一只，清汤一盏。你现在这样，与圣上的意思大相径庭，我实在难以下咽啊。”

王珪道：“魏大夫说得不错。我们三人皆为谏议大夫，韦兄弟，你为尚书右丞，都是圣上的近臣。我们三人又为言官，主纠察别人之失。如此奢费，如何去说别人呢？”

韦挺顿现尴尬之色，仔细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喉间嗫嚅几声话终究没说出来。

杜淹打圆场道：“韦兄弟如此盛情，足证待我们不薄。不过事情已做下来了，将这些精美之食扔掉也是一种浪费。韦兄弟，我看这样吧，将未上之菜尽数退回，今后不可再如此奢费。我们今日仅食案上之菜，再让后厨煮些汤面。”

韦挺目视魏徵、王珪，见他们并不反对，遂唤来下人令他们善后处理。

为了活跃场面上的气氛，杜淹转移话题，说道：“魏大夫，你今日在弘义馆与封公、萧公争辩，我在下面，委实替你捏了一把汗。要知这几位老臣自恃资格老，且以往也支持当今圣上，他们在圣上面前有恃无恐啊。像房中书和我那侄儿，一直随侍在圣上左右，他们有些条陈，还当场让这几位老臣给驳了下去，弄得他们也很难堪的。”

魏徵眉头皱了一下，端起酒盏轻呷一口，转对韦挺说：“韦兄弟，京城之中流行‘土窖春’，我怎么就喝不出好处来？比起我那‘□翠涛’来，滋味毕竟差了一筹。”

王珪笑道：“人言魏大夫悭吝，我看并非虚传。你那酒藏在深闺，又有几人能常常饮到呢？我的印象中，我至多饮过三回。”

韦挺接口道：“我的面子嘛，又要小一些了。我好像只喝过一回，还是沾了隐太子的光。”

提到李建成，触动了在座之人的心事，大家一下子又变得无话可说。还是魏徵打破冷场，笑道：“好了，明儿我让家人给你们每人送一坛子，也好给我老魏正正名声。”他侧头面向杜淹，说道：“杜兄，你刚才所忧，果然大有道理。不过大家都知道我的为人，就是理之所在，即言无不忌。到了当今皇帝面前，尤其应该如此，知道为什么吗？当今皇帝忧国忧民，一心要将国家治理好，他靠什么？唯靠臣下。若臣下忠君体国，不为一己之私，即使说些犀利的言语，皇帝不以为忤，反以为喜。说到

底，皇帝为一英武之人，他会明辨是非的。王大夫，杜大夫，我们皆为谏议大夫，皇帝将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正是要纠君之失、臣之失，若讲颜面，则诸事不成。今日喝了韦兄弟的酒，我以酒蒙面，就说些自私的话。皇帝面前，现在最缺什么样的臣子？他不缺征战杀伐的武将，不缺深明吏道的老臣，不缺谋略筹划之相臣，更不缺精通文史的大儒学士。他唯一缺的，就是直言谏诤的言官！”

听了魏徵说的肺腑之言，三人不禁连连点头称是。

魏徵接着说道：“知道皇帝为什么这样做吗？他目睹了隋炀帝亡国的情景，不愿意因君而亡国。这是他的最大私处，有了这个私处，他会遏制其他的欲望。”

王珪感叹道：“魏大夫一言中的，可谓看到了皇帝的最紧要处。嗯，今后我定当追随你的言行，随时举谏。杜兄弟，你以为如何？”

杜淹道：“感激韦兄弟的这顿酒饭，让我顿开茅塞……”

杜淹的语音未落，门外传来喊声：“圣旨到！魏徵接旨。”

四人急忙离座，走出门外，就见一名太监立在台阶上，四人绕过去面北跪下。太监拉长声音说道：“圣上有旨，宣魏徵即刻入宫。”

魏徵叩头道：“臣魏徵接旨。”

四人面面相觑，想不通深夜之时李世民如此着急召魏徵入宫，到底有什么急事儿。

群臣退出弘文馆之后，李世民到显德殿小憩了一会儿。他这一段时间诸事忙乱，基本上都在显德殿内处理政务，夜来也在这里安歇。小憩之后他步出殿外，就见宫中宿卫正在殿前习射。

众宿卫见李世民缓步过来，顿时鸦雀无声，早有人奉上李世民用的宝雕弓、大羽箭。李世民轻舒猿臂，只见箭发如雨，一壶箭很快射完。再看箭垛上，一蓬箭深深插在箭垛的中心。众宿卫见状，齐齐地喝了一声彩。

李世民今日无心在这里多待，他缓步回到显德殿，翻看各地报来的奏章。这样不觉日已偏西，冬日的白昼本来就短，天色很快陷入昏暗之中。早有司灯宫人将灯掌起，殿内显得明亮亮的。

李世民虽不断翻看奏章，偶尔也有批语，然心里一直想着今日弘文馆里的事情。当时两派辩论的场景犹历历在目，尤其是魏徵的犀利言语言犹在耳。李世民知道，自己刚刚即位，如何确定今后的理政方针，是关乎大唐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

尚食官带领四名掌膳宫女奉来今日的晚膳。由于李世民午膳吃得较晚，肚内并不十分饥饿，他将手向红豆粥点了一下。尚食官拿起汤匙先尝了一口，然后将汤盏奉到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用完晚膳，若有所思地提起笔来，饱蘸墨汁在纸上写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八个大字，其笔力遒劲，似直透纸背，挂丝处行云流水，意犹未尽。李世民脸庞微侧，又在下面用楷书写了数行小字，即是杜如晦所说的四条措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写完后，他端详了片刻，便唤来太监令其将此纸粘于寝殿墙壁上。

寝殿的墙壁上，贴满了奏章。那是他看罢大臣和外官的上疏后，择其重要者将其粘之屋壁，以备出入时观之。他这样做，是怕将重要的事情遗漏掉。太监将他刚才的手书贴在西墙壁上，这幅字与众多奏章贴在一起，因其字较大，显得很是醒目。李世民令一太监掌灯随其后，从自己的这幅字开始看起，逐步北移，目光漫过眼前的所有奏章。奏章上所列之事已经办过的，他会用朱笔在上面添上一勾，自有太监将之取下，再将新的奏章贴在空当之上。

李世民这样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其中竟然有四道奏章皆是魏徵所写，因其奏事不囿于一事一物，多是宏论，故久久未将其取下。李世民停下脚步，将头仰起来，脑海中浮现出魏徵的模样：矮矮的个子偏又微胖，一张脸上挤满了皱纹如核桃皮一般，让人实在想象不出他今年刚刚四十七岁。他一愣神，即唤来一名太监道：“去，传魏徵来此见朕。”

魏徵步入寝殿的时候，李世民依旧在看墙壁上的奏章。他趋前几步下拜道：“臣魏徵奉诏见驾。”

李世民扭头微笑道：“起来吧。听说韦挺今晚设宴，他为何单请你们啊？”

魏徵道：“韦挺生女满月，特请我们几人。韦挺并未铺张，想他念着旧僚之情，因请我们。”

“旧僚？为人者不能没有几个朋友，然不可太念旧僚之情。魏徵，你饱读史书，当知党锢之祸。”

魏徵神情一紧，答道：“臣谨记陛下之训。”

李世民微微一笑，伸手指向右面的两张锦凳，说道：“魏卿，朕深夜召你，是看到你连上奏章，和你今日与封公等人的辩论，因想与你闲谈一回。走，我们过去坐下，今宵我们君臣并坐说话。”

魏徵看到眼前的光景，知道李世民想和自己深谈。他并不推辞，也不做谦逊之言，大咧咧地走过去坐在锦凳上，与李世民面对。

李世民开门见山：“今日在弘文馆，是你和如晦等人一起，顶住了那班老

臣的迂腐之言，甚合朕意。嗯，朕即位以来，想办的事情太多，然总觉得抓不住总纲。今天算是将这件事儿定了下来。魏卿，朕知道你知古明史，能识大义且处事练达，今日我们不定题目，从容对答，将你心中所思所想告诉朕，如何？”

魏徵点点头，稍加思索一下说道：“陛下宵衣旰食，为国劬劳，臣子唯加倍努力，鞠躬尽瘁，方能报君恩之万一。臣今晚饮了几杯酒，现在借酒蒙脸，说几句狂话。陛下虚怀若谷，一心理国，臣子们定当随皇上左右，并以为楷模。君臣一心，大唐勃兴指日可待！然在其过程中，不敢稍有差池。”

“以你所观，我们君臣应该最为注重什么？”

“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为君者，须得民心；为臣者，须有忠心。”

“这个道理大家明白，然如何为之呢？”

“关键就在于陛下的行为了。君王之欲，虽在自身，然亦为天下大事。想秦始皇造阿房宫，隋炀帝广造离宫，即为一己之欲，其流毒弥散而下，臣子们在其所辖内亦营其私，以致山河破碎，民劳疲乏，既失民心，臣子亦不能尽其忠。望陛下在位之日，能克制本身之欲，君王如此，臣子也不敢胡作非为。”

李世民微微颔首，说道：“不错，炀帝奢费侈靡，遂使吏治败坏，贪墨成风。如虞世基之类的贪官污吏莫不大置产业，祸乱百姓，唉，天下兴亡系于君王一身，委实太重了。魏卿，今日如晦说过，要想抚民以静，其首要者即去奢省费，要想做好这一条，朕是关键：朕定当克制己欲，务行俭约。你为谏议大夫，每日侍朕身边，看到朕有失制之处，还要及时规谏才是。”

魏徵听了此话，急忙站起，拱手道：“陛下有令，臣下敢不遵从？臣定当牢记在心，时时规谏。其中若有偏激之处，望陛下念着臣一心为国的缘故，能够宽恕才是。”

李世民哈哈大笑，挥手让他坐下，说道：“你虽从朕日短，也应该听到一些风声。朕不是小肚鸡肠之人，只要大节把持得住，朕不会因你一言之失降罪的。谏议大夫之中，以你有才且有胆略，望你能为他们树立楷模，让其他臣子也有善谏之风才好。这样，朕无时无刻不接受臣子监察的眼光，让朕有畏惧之感，以克己欲。话又说回来，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正是朕畏惧的因头。”

“陛下富有四海，却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取得天下大治之决定因素。放眼古来君主，有畏惧之心者，可能开国之君相对多一些，其他的就如凤毛麟角了。”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开国之君知道创业艰难因而珍惜，然如秦始皇等人并不懂得如何治国。他一边用苛刻的刑罚来管理百姓，一边却大造宫室逞其私欲，这样虽能安一时，却不能管长久。魏卿，你说得对，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伤君王其身者不在外部，皆由嗜欲以成其祸。君王若耽于滋味，玩悦声色，其己欲越多，则所损愈大。朕不想如炀帝那样，既亡国又留骂名，当一个无道的昏君。朕当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争取做一位明君。你说，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又是什么？”

魏徵哈哈一笑，说道：“陛下，臣说了这么多，口有些渴了，能否讨一盏水喝？”

李世民也笑了起来：“哈哈，朕求贤若渴，竟然忘记贤才也会口渴的。来人，赶快为魏卿上茶。”他又转头看看外面黑沉沉的天，觉得时辰应该不早了，急忙召来掌时宫女询问，原来已是子时了。

魏徵仰头将一盏香茶饮下，吧咂一下嘴道：“好茶。”

说完，魏徵又转回了刚才的话题：“陛下要做明君，不做昏君，这件事应该是十拿九稳的。臣听说陛下以前征战之时，大战之前必须做两件事：一是陛下坚持亲身到前线侦察敌情，以了解对方虚实，做到眼见为实，心中有数；第二是善于接纳属下意见，战前必开军事会议，以听取有益意见，最后由陛下形成破敌大计。其实治国理政与行军打仗一样。何谓明君？多听别人的意见不独断专行即为明。何谓昏君？偏听偏信一意孤行即为昏。所以古语有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李世民意味深长地咀嚼着这八个字。

“对呀！这个道理也许大家都明白，然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就太难了。这其实是辨别明君昏君的一个界线。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尧舜理政之时，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绝天下之雍蔽。所以虽有共工、鲧之类的敝臣，也能够及时察觉其行为，及时做出了流放共工于幽州、罚杀鲧于羽山的决定。秦二世身居深宫，不问政事，将天下之务交由赵高并偏信之，及天下溃叛，秦二世尚蒙在鼓里。梁武帝偏信朱异，侯景举兵来攻之时，梁武帝也是茫然不知。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诸雄纷起攻城略地之时，他也没有及时了解这些情况。陛下，若君王兼听纳下，则下情能够及时上达。这一点，臣相信陛下能做到。只不过有一点，就怕皇陛下在位日久，四海安宁，渐生懈怠之心，只有这个时候才是最危险的。”

“朕记下了。”李世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魏卿，朕知你心，要想长治久安，不可稍有懈怠。朕也知道，君王一言九鼎，天下一日万机而独断一人之手，不说懈怠，其中差错也是很多的。”

李世民忽然微微一笑，道：“魏卿，我们今晚说的一席话，你处处规谏于朕。莫非天下之大，朕只要做好了，则万事大吉？那么，你们为臣子，就没有一份责任吗？”

魏徵正色道：“君臣之道，各有所职。臣所以规谏陛下心存百姓，克制己欲，且善纳群言，无非想让陛下为臣下树立一楷模，则臣下言行皆效之。陛下坦明心迹，让臣下不用揣测圣意，不用张皇失措畏惧雷霆震怒，他们只要依法忠谨办事，有错则受罚，有功则有赏。如此，就体现了清明政治。昏君之下，臣下为求自身安全或逐自己私利，要多动复杂的心思，所谓万马齐喑是也；明君之下，则臣下依国家法制办事，唯动简约之心思以奉君爱民，由此观之，还是君主最为关键。”

“不错，人之性情中有善恶二途，扬此抑彼。炀帝朝中，以虞世基为主恶性弥散，则正气难张。我朝中若弘扬正气，则宵小之辈不敢再兴风作浪。”

“陛下弘扬正气的能力已有端倪，如杜淹。他以前名声并不太好，自从入了秦王府之后，顿改以前的鬼蜮心肠，将一颗心都用在辅佐陛下的事儿上。太上皇将其流放之后，又磨炼了他的心志，现在竟然成了一名脱胎换骨之人。”

魏徵提起杜淹，又让李世民想起以前的事儿。他侧头问道：“朕为太子之时，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若先太子早用臣言，非复今日。’魏卿，你原在隐太子处，也常常用这般言语来规谏他吗？”

魏徵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臣若说些实话，能不怪罪吗？”

李世民点点头。

“其实先太子也是一位英明之主，臣的话，他也能听进去，奈何齐王常常在其身边打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先太子实在不该与陛下为兄弟。论智谋，论行动，他终究要被陛下比下去。最要命的是，他也明白了事情的曲直所在，也知道应该如何来办。只可惜，行动的时候总是迟缓，这样就落了下乘。唉，一个人若常常犹豫，往往在最紧要关头会一败涂地的。”

李世民转移话题说：“你看别人看得挺准，如何看你自己呢？”

“臣有自知之明。臣比不上房杜，因为不能筹谋善断；臣比不上李靖、李世□，因为没有他们的帅才；兼之手无缚鸡之力，也不能和尉迟敬德、秦叔宝相比；臣比不上陆德明、孔颖达等人，因为臣所知驳杂，不能专一；加上臣相貌猥琐，难当重臣。臣尚有一点自慰的地方，就是所学甚杂，粗通文史，能够古为今用，且臣不畏，敢直言相争。当然，臣只是因为有幸遇上了陛下，才会有今天。若遇到如隋炀帝那样的昏君，则臣一无是处。”

李世民听后哈哈大笑。

“臣实话实说，不敢妄言。”魏徵道。

李世民凝视着魏徵，脑海中忽然现出了初次逢房玄龄的情景。那是西略渭北进至泾阳的时候，房玄龄拄着一竹杖，脚穿草鞋，踏着泥泞深一脚浅一脚来见自己，形貌也很狼狈，和眼前的魏徵差不了多少。他深叹自己没有早一些将魏徵招至自己的麾下。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魏卿，群臣中各有所长。至于你，朕知道你有经国之才，且性格耿直，无所屈挠。你这样的性格若在隋炀帝之时，确实无用。然你刚才让朕做一位明君，为臣下树一楷模，以成就清明政治，朕今后将努力为之。政治清明，最需正直之臣，望你也为群臣树立一楷模才好。这样，我们君臣相得益彰，若果见成效，后世也多了一段佳话。"

魏徵起身拜道："臣喜逢知己之主，定当竭尽全力。诸葛孔明《前出师表》有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臣也是这样。"

李世民也立起身来，上前执着魏徵之手，说道："与君一席话，若拨云见雾，乍见光明。魏卿，朕即位以来，唯盼盛世。然如今的景况，确实不如人意。天下遭隋末离乱，人口锐减，国力极衰，国库之中空空如也，朕难道不想与颉利打上一仗吗？奈何国库之中捉襟见肘，几无隔宿之粮，且民心思静，朕不敢再开仗啊！我们现在谈隋炀帝的朝纲败坏，然我朝武德年间又好到哪里去呢？太上皇性格简慢，朝中之事多要看裴寂等人的眼光。哼，一个后妃竟然也敢来坏朝廷制度。"李世民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尹德妃强索分给李神通的田亩一事。

魏徵知道李世民说的是肺腑之言，这样的话，他在朝堂之上断然不会说出。魏徵接口道："是啊，陛下面临的正是百废待兴的局面。国家一统，其实仅仅走了第一步，外人难以明白其中的艰难。陛下，时辰不早了，明日你还要临朝理政，容臣告退。"

李世民扭头问掌时宫人现在的时辰，原来不觉已交三更了，遂点点头，说道："魏卿，朕今日意犹未尽，今后朕还要时时传唤你。嗯，外面寒露已下，冷气逼人，你可乘舆回家。"

魏徵拜道："陛下之物，臣下不敢僭用。宫门外，臣家人在那里备马等候。如此，不劳陛下操心了。"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魏卿，你刚才让朕行事去繁杂，务简约，看样子你是言不由衷。朕既然有旨，你何必还行这些虚礼干什么？"

魏徵也一笑，答道："如此，臣就遵旨了。"

第二日，李世民下旨立中山王承乾为太子，另封长孙无忌为齐国公，房玄龄为邢国公，尉迟敬德为吴国公，杜如晦为蔡国公，侯君集为潞国公。并定功臣的实封，以裴寂居首，实封一千五百户；其次为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实封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李孝恭一千二百户；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咬金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长孙武达、李

孟常、段志玄、张亮、杜淹、马三宝四百户。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世民让裴寂仍为司空，实封最多，那是顾着李渊的面子，让天下人来看的。至于后面的人，多是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的人。

陈叔达立在殿下，将以上的封事逐个唱名示之。宣示完毕，李世民说道："朕封卿等勋赏若有不当，可以当面向朕提出来，朕立即改正。"

群臣面面相觑，大多数都不敢提。唯独李神通见未增加自己的实封，心中愤愤不已，走出班外奏道："陛下，太上皇太原起事之时，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居功大焉。现在房玄龄、杜如晦皆为刀笔吏，而功居臣之上，臣私下里很是不服。"

李世民正色道："不错，当初太上皇义旗初起，叔父立即响应，确实有功，然叔父也有自营脱祸的想法。及至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其后刘黑闼又起祸乱，叔父望风而北，这些也不可不提。至于玄龄、如晦，他们虽为朕之幕府，然实为国家股肱。他们运筹帷幄，坐安社稷，岂是简单的刀笔吏？朕虽定天下，其实只是挂了一个名儿，内里的功劳皆是他们所建，论功劳，他们确实在叔父之上。不错，你是朕之叔父，为国之至亲，然毕竟为私，朕不能因为私恩而与勋臣同赏。"

李世民当场提起李神通的尴尬之事，他顿时变得面红耳赤。他张了几下嘴，想想自己确实过大于功，不免气馁下来，低头退回班中。

群臣中也有不满意的人，他们见皇帝对自己的叔父尚且不讲情面，遂不敢再提。

李世民又说道："刚才所封之人，朕的旧属确实多一些。然他们也是积功而来，朕不会滥赏的。譬如秦王府旧人，有些人至今没有官职，就生了一些怨嗟之言。玄龄，是不是这样？"

房玄龄出班奏道："不错，秦府旧人找到臣说：'我们侍奉皇帝已经好多年了，皆忠心为皇帝办事。然皇帝即位之后却把我们忘记了，那些前东宫、齐王府之人反而都有了要职。'"

李世民厉声道："他们与朕有私，然于国家无功，这正是他们与玄龄等人的差别。君王应该至公无私，所以才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等日常的衣食，皆取之于民，因此设官分职，就要为百姓着想，应当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朕的新旧人为先后次序啊！玄龄，你告诉他们，若他们有能必得擢用，无才者不得再有怨言。"

房玄龄答应后退回班中。

魏徵站在班中，看李世民以理服人，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小风波，心想昨晚的谈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时孔颖达出班奏道："陛下，臣等奉旨议论年号，已经议出了一个。请

陛下定夺。”

“好，呈上来。”

李世民观看孔颖达呈上的奏章，见上面拟出的年号为“贞观”，下面还注明了这个称号的含义。贞观一词源自《易大传》中的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他看罢后不由得喜上眉梢，说道：“贞观？好呀，就这样定了，来年就用这个年号。嗯，现在离年关已经不远了，这件事要抓紧办。虞卿，还是由你来拟诏，今天就要发出去。”

第八回

贞观新元训朝臣

显德大殿勉外官

每年的元日，朝廷照例都要在太极殿举行元日大典。李渊现在仍旧住在太极宫内，大典只好在东宫显德殿内举行。这里比起太极殿来，略显窄狭。元日卯时，夜色依旧笼罩大地，群臣依次入殿拜见皇帝。他们迈入殿门，首先就感到了一点不同，所奏的不是耳熟能详的雅乐，而是铿锵劲猛的《秦王破阵乐》。在喜气融融的大典之上演奏如此快节奏的乐声，一些人感到有一丝不和谐。

李世民接受百官朝贺，九岁的皇太子李承乾在太子少师李纲、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李百药的相拥下，用稚嫩的童音念了拜辞。诸般朝贺之礼过后，按照以往的惯例，李世民应该最先退出，百官再依次出殿。然而李世民今天并不这样做，他有话要说。

“众爱卿，今天为贞观元年之元日。贺礼已毕，该是说说今后事情的时候了。新年要有新气象，眼下百废待举，亟须朕与众卿夜以继日，勤政为民。朕想好了，今日大家可以在家团聚一天，从明日开始，就要署理公事。嗯，待天下大事安定一些，再恢复这些假日。”

李世民的这番话，让一些人措手不及，原来安排的一些宴请要取消了，往年要到正月初五才开始升衙办事。

李世民接着道：“一国之中君为上，这并不是仅指其有尊崇的地位，还有一层含义即是要做百官及百姓贤明之楷模。自朕以下，你们为朝中股肱之臣，为朝中栋梁，外官接触你们最多，你们要做外官的楷模。如此推而广之，只要官正其身，勤勉理政，则百姓能知朝廷清明，与炀帝之吏治形成反差，即为朕之初衷。缩短假日事小，然细微之处能窥大节，望众卿今后修身明理，以兴我朝为己任。众卿可能注意到了，今日殿上所奏乐声为《秦王破阵乐》。这是朕的主意，朕以前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此曲虽无文德之雍容大度，然朕之功业由此而成。朕奏此曲，一

者不敢忘本，还有一层意思，即是大家要以天下大治为根本，舍绮糜繁复之吏治遗风，化繁为简，以此曲声韵慷慨为节奏，发扬蹈厉，艰苦创业。

“至于如何实现大治，年前我们已经多次议过，主旨为八个字，即‘抚民以静，唯重教化’，不以苛猛刑律滥施于民。望众卿各司本职，依此主旨制定细务并妥善行之。眼下有几件事，有司要在近几日办一办。

“既想去奢省费，就要从宫里做起。这第一件事儿，就是裁减宫人，此次至少要裁掉三千人。隋代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即使非御幸之所，也多聚宫人。他们这样做法，朕所不取。将她们放出宫外一者可以省费，二者让她们归其戚属，得以配人，生儿育女，有利于人口的增加。

“第二件，要想轻徭薄赋，必须按制度办事。戴卿，自今日起，大理寺不可仅仅沉溺于刑狱之事。由你主持，要对各级官吏违背《均田法》及《租庸调法》者重重责罚，不可让他们在两法之外滥征百姓民力财力！当然，要使百姓有喘息之机，国家也要节衣缩食，免其赋役。朕新即位，又是贞观新元，已诏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这样做仅是权宜之计，根本的还要严格按两法办事不额外滥征，方是百姓之福音。”

戴胄也没有想到李世民在元日大典上，依旧如朝会时那样鸿篇大论，有那么一丝儿的不自然。现在李世民点到自己的名字，他急忙出班答道：“臣遵旨。”

李世民看见戴胄又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说道：“孙伏伽现任大理丞，是吗？”

“正是。”

“一名叫元律师的人被判死罪，朕已勾决了，这还是他去年犯的事儿。孙伏伽上疏说，此人罪过虽大，然依《武德律》尚不至死。朕翻看《武德律》加以对照，果然如此。戴卿，大理寺有人如此，朕何忧也。要大加赏赐孙伏伽，可擢其为大理少卿，另赐给兰陵公主园以为居住。”

李世民此言一出，群臣顿时惊呆了。孙伏伽因为谏对了一件事，又被升职，又得赏赐。要知道，兰陵公主园是京城中很著名的园林宅第，价值超过百万钱。萧瑀实在忍不住，出班谏道：“陛下，孙伏伽直谏有功，擢其官职已经足矣，再赏赐如此豪宅，委实太过。其所谏亦为平常事，实在不相称，请陛下明察。”

班中的魏徵嘴角边浮起微笑，他知道李世民这样做，是想鼓励臣下纷竞直谏。

果然，李世民挥手让萧瑀退回，语重心长道：“朕所以对孙伏伽厚加赏

赐，无非为了两点：一者，元律师之死罪已由朕勾决，孙伏伽坚持律制，不畏强颜，敢于直谏，功莫大焉。戴卿，朕今日赏了孙伏伽，就是想让你们知道，国之大莫过于法。就是朕的话，也不可与法相触。二者，朕想让孙伏伽开一个好头，望众卿慕之效之，多谏政之失，朕之失，开极言规谏之风气。”

群臣纷纷点头，但像尉迟敬德这样的人还是觉得这样太便宜：不用一枪一刀，仅写了几行字就得了一处大园子，天下真有这样的美事啊。

李世民挥手让戴胄退回班中，接着说道：“既然引出了这个话题，朕就多说几句。前些日子，魏卿曾经劝过朕，让朕克制己欲，接受群臣之规谏。朕想想实在有理，为君者一言兴邦或丧邦，威权太重。朕与众卿一样亦为人，非神也。若无国法规之，若无臣子谏之，则所失甚多。隋炀帝去今不远，朕观其诗文，非不明事理之人，然他以为贵为天子，君临天下，人莫能撼。先失国法，再拒人谏，成为后世不齿之暴君。朕今日所以重赏孙伏伽，盖为此也。

“任用廉吏，当访良吏，这是朕要说的第三件事。武德之后，设州太多，如今官吏比起前隋来，一点都不少，甚至超之，其中良莠不齐，须加抑简。这件事由玄龄酌之，不管是京官和外官，都要设法裁撤，将那些能干的吏员放在关键位置上。另外，可诏天下诸州推荐良才。这些年战乱频繁，一些良才不免散落乡间，要将他们简拔上来。封公，你知事吏部，可与无忌一起从速办这件事。

“其四，朕致力于使民衣食有余，则诸州刺史最为关键。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各地能否治乱，唯系那些都督、刺史之身。无忌，今年考绩不能走过场，要多派人微服出行，实地看看他们到底做得如何。玄龄，你可与无忌一起办好这件事。要将那些平庸者，特别要将一些举地降唐因荫其地者考核清楚，大唐的官位不是用来赏赐的，是要造福庶民的。待你们考功事毕，二月望日将留任者召来京城，朕要见他们。”

封德彝、房玄龄、长孙无忌出班接旨。

李世民谈兴甚浓，自御座上立起，又向前跨了几步，目视群臣道：“朕刚才说的四件事，与天下之纷纭事务相较，实在是挂一漏万。朕知道，要使国家大治，靠朕一人是不行的，须靠众卿家以及刺史、县令来共同努力，只有群策群力，方能实现。那日魏卿曾经说过，要想实现天下大治，须有清明政治以为基石，朕深为赞同。朕刚才已经说过，朕定当克制己欲，劬劳理政，唯以国家法度为绳。至于众卿家，今后不可再说什么揣测圣意之类的话，朕之心意放于明处，再无幽暗之心机。朕力求做到不以个人好恶判事，不偏不倚求得公正。朕今天说了，众卿今后各司本职勤勉为之，不思偏邪，即为好官。若再进一步，大家在理好本职的同时，再为国进一言，献一计，如孙伏伽这样，则为良吏，朕定依功赏赐。朕不学秦始皇、隋炀帝，对于臣子的进言，只要是心为国是，哪怕是偏激乃至过头的话，朕不会怪罪。还有，朕不管你们以前有过何种过

失，曾有过何种卑下的伎俩，从现在开始，只要行正大光明之举，将不忠不正之言行弃之如敝屣，则是我朝正直之臣。若再有人行一些鬼蜮伎俩，朕定严罚不贷！

“好了，朕今日就说这些，大家散去吧。敬德、志玄、无忌，还有侯君集，你们先在宫外候着，随朕一同看看叔宝兄。”

百官依次退出殿外，众人皆默默不语，仔细咀嚼着李世民说的这番话。

李世民退出显德殿略显疲惫。他令宫女重新为自己净了面，并嘱咐要用凉水，这样就觉得精神许多，然后进膳连喝了两碗小米粥。饭罢坐在胡床上闭目小憩片刻，便即刻恢复了精神。

李世民迈出殿门，就见内仆局已经备好了革辂车供他出行，尉迟敬德等四人也候在那里。他们将跟随革辂车出宫门之后，再上马随驾。李世民皱了一下眉头，挥手道：“不用车驾，牵马来，朕有敬德四人随侍即可。”

秦叔宝居住在朱雀大街西侧的安业坊里。他们五骑出宫门后过禁苑再入芳林门，向南绕上朱雀大街，很是驰骋了一阵。李世民自从夺宫成功之后，除了上次到渭水边与颉利相见以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与武将一起扬鞭疾驰。城里虽没有田野那样空阔，然行在街上，看到两旁家居皆悬幡张灯，路上行人以串门者多，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别是一种风情。

李世民侧头问侯君集道：“叔宝兄原来身体一直康健，怎么说病倒就病倒了呢？”

侯君集道：“其实秦将军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不好。想是他为陛下之事一直强撑着，现在大事已定，他再无牵挂，就此躺倒不起。唉，听说他到了年关之时，症候似乎又加重了。”

“什么症候？”

“浑身疼痛无力，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蜡黄且白，如纸一般。”

“请太医看过没有？”

“看过了，太医说他积劳成疾，内伤复发，需慢慢调养。”

李世民想起了去年秦叔宝与尉迟敬德为自己值守一事，因叹道：“他的身体这样，还接连为我值守数日。唉，说不定他的病因还是那时候落下的呢。”

说话间，他们已到了秦叔宝的住宅门首。侯君集让门人入内通报，被李世民挥手止住，说道：“不用麻烦了，若叔宝兄知道我来，定要强撑着起

来行礼，如此就不是我来瞧他的初衷了。”

那名门人在前引路，领着几个人穿门过院，直奔秦叔宝居住的后堂里。房内略显阴暗，居中有一盆彤红的炭火，将屋内烧得暖融融的。左边的桌榻面前，点着一盏红灯笼。秦叔宝闭目躺在榻上，柔和的光芒射在其脸上，略微增加了一些红润。

榻前坐着一名妇人，想是秦叔宝的夫人，身边站立一名侍女手端瓷盏，不知要为叔宝喂药还是喂饭。那名门人进房后轻声禀报了一声，叔宝夫人原来没有见过李世民，现在闻听皇帝驾到，顿时慌忙起来。她匆忙起身要向李世民下拜，不小心撞翻了侍女手中的瓷盏。只听“咣啷”一声，那瓷盏在地上跌得粉碎。

这声响惊醒了秦叔宝，他睁开眼，见李世民等人已走到榻前，急忙挣扎着要起来，嘴里说道：“臣未及时迎接圣上，罪该万死。”

李世民伸手将他按回去，轻声说道：“叔宝兄，我悄悄来这里，是我不让他们事先通报。你身子沉重不可妄动，千万不能再加重症候。”

尉迟敬德在旁说道：“叔宝兄，你就好好躺着吧，别因此再有什么闪失。”

秦叔宝点点头，慢慢又躺回，他的眼中忽然涌出了热泪，哽咽道：“圣上刚刚即位，正是需要臣等出力的时候。唉，臣之身体实在不争气，不能为圣上效力不说，还累圣上挂念，臣心中……心中……实在不安。”

秦夫人取来高凳，李世民点点头坐了下来。其他人不敢坐，依旧侍立在李世民身后。

李世民用手抚在秦叔宝手背上，安慰道：“叔宝兄，以往征战中，敌阵中骁将锐卒张扬炫耀时，我多命你杀入敌阵以夺其势。你每次不辱使命，跃马负枪而进，冲杀于万众之中。那日我们说起，你已经历二百余阵，屡受重伤，前后出血计有数斛，焉得不病乎？你为国如此，功已甚大，何得不安？若说不安，还是我心里最为不安。眼下天下渐平，该是你们这些功臣休憩的时候了，你却得了如此重疾，唉！眼下只有多为你访名医，用药石，争取早日调养好，我心才安啊。”

“陛下这样说，臣唯有感激涕零。臣看眼下之势，不能起身为陛下效力了，可还空挂着朝廷的官职，陛下又赐下了丰厚的实封。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叔宝兄尽管说。”

“臣不能为陛下效力，然也不能占着朝廷的位置。请陛下答应赐臣致仕归家养病，也算是报君恩之万一。”

李世民扭头看着身后四人，感叹说道：“人称叔宝兄仁义勇猛，这仁义一节并非皆轰轰烈烈之事，唯从细微处才见精神。叔宝兄为朝廷考虑如此周到，疾病之中不愿荒弛朝廷制度，委实可叹啊。”

他又转过头来面向叔宝，摇头道：“不可。你现在好好安心养病，不许再虑其他。现在朝中文武官员确实需要裁减，然你万不能告退。你病情沉重时，不许他们前来叨扰你。待你病有一些起色，可据你的精力让他们入府来向你禀事。叔宝兄，今天为贞观元年的元日，天下的大事还要我们君臣一起来办，这日子还长着呢。”秦叔宝更是热泪盈眶。

李世民举目四壁，见房中家具简陋，又兼光线不好，因嘱咐长孙无忌道：“无忌，传我的话。让殿中省为叔宝兄另觅住所，并添置家具，费用由殿中省支付。”若让殿中省支付费用，则是由皇帝自掏腰包，这下子等于又赐给了秦叔宝一处宅子。

秦夫人一直退在一侧，心里不免惴惴然。现在听了李世民的话，总算明白要赏给自己一处宅子。她见叔宝只顾哽咽难说成话，急忙跪下拜道：“贱妾代拙夫谢圣上赏赐。”

李世民说道：“起来吧，你要好好照顾好叔宝兄。只要他的身体好起来，即是你的最大功劳，朕会单独赏你的。”

李世民又与秦叔宝说了几句话，然后起身出门。他走到院子里过了中堂，忽然停步，转对长孙无忌道：“叔宝兄如此仁义英烈，可以下一道明诏彰其事迹，使天下武官心慕效之。”

长孙无忌道：“秦将军仁义英烈，性情敦厚，且时时为朝廷着想，有可彰之道。臣定传旨秘书省，让他们及早拟诏。”

“你还是告诉如晦吧，他知道我的心意，可让他先拟诏交由秘书省。”

“臣遵旨。”

这时尉迟敬德插话道：“陛下刚刚说过要抚民以静，现在天下战事不起，再彰叔宝之功，似乎有点不妥吧？”长孙无忌听完不安地瞪了尉迟敬德一眼。自从玄武门事变后，尉迟敬德以为自己功劳最大，似乎变了一种性子。他对同级僚属往往如斥下属，就是到了房玄龄、杜如晦面前，也常常根据自己好恶直言相抗。眼下李世民刚刚说过要下明诏彰叔宝之功，他马上就提出反对意见。

李世民听后倒是没有什么反感，思索了一下说道：“不对。抚民以静不意味着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眼下北面有颉利和梁师都，四夷也未完全安定。敬德，眼下不可有任何懈怠，习兵练武，那是一刻也不能停的。”

尉迟敬德又道：“然没有战事，诸多将士对着空靶子练武，实在练不到好处去。”

这句话引起了李世民的警惕，他看了尉迟敬德一眼，语调依然平和，说道：“自古以来骄兵必败，你和志玄、君集现仍为武职，不能染上什么骄气。我说过现在要偃武修文，那是对治理天下而言，然武备不能有一丝儿松弛。以往君主在太平之时，多修长城以阻外狄侵扰，长城修好，就以为万事大吉。殊不知长城为死物，抵抗外狄毕竟要靠人。这样反而受了长城之累，终致败亡。敬德，要知武备一道，须常抓不懈。何况天下尚未太平，万万不可产生骄逸之心理。”

尉迟敬德、段志玄和侯君集急忙答应，尉迟敬德虽目空一切，然到了李世民面前，依旧心怀畏惧。

“还有一点，”李世民的眼光扫过四人，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你们皆为我的旧属，又立有大功，与其他人相比和我多了一层情分。这一点，我心知，你们也心知，那是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的。然到了群臣面前，你们不能有任何的特别，大家都是平等的，与我没有远近之分。我已非往日的藩王，现为一国之君，应舍一己之私，求天下大同。敬德，我听说你近来盛气较旺，动辄欺凌同僚，甚至和玄龄、如晦争吵。你若始终有理，我欣赏你的正直之气，然若是因为骄横所致，什么时候都以为自己功大，那是不许的。魏徵劝我要克制己欲，那是为国着想。你们作为臣子克制己欲，力求中规中矩，与同僚和睦相处，一心为国办事，那也是为国着想。你们明白我的心意吗？”

四人齐声答应，在这寒冷的院子里，尉迟敬德的黑脸上竟然流出了涔涔冷汗。

几人出门上马，绝尘而去。

二月望日，天下诸州刺史齐集东宫显德殿，准备觐见李世民。显德殿里，京城文武官员分班站立两侧，诸州刺史站立在中间。本来就有点窄狭的大殿，今天更显得拥挤。

李世民升上御座，受群臣的朝拜。只见眼前人人相挨，几无腾挪之地。这时执事太监宣道：“圣上有旨，因殿内人多，可免跪拜礼，人人执笏躬拜即可。”群臣面向李世民身体前躬，三呼万岁，其声洪大，颇为壮观。

拜礼已毕，殿内回复宁静，群臣静待李世民发话。李世民开言道：“众卿平身。今日朝会，因诸州刺史来参，与前制略有不同。这里有两道诏令已经明发了，想京中诸官已经看到，发往外地的也许还在路上。玄龄，你可将析天下为十道的诏令给众卿讲一讲。封公，玄龄讲完后，你将那道告天下百官诏也讲一下。”

原来，唐治国家以来，改郡为州，随着其辖下疆域的逐步扩大，州府也越来越多。州府刺史为其最高长官，此时已有数百刺史。诸州事务直接与尚书六部发生关系，六部不胜其烦，难免漏失很多。为了相对集中诸州事务，理顺奏事程序，且能更直接地察考冗员，做出相应的裁撤，房玄龄提出在州府与尚书六部之间设置道。这个建议经李世民首肯，又由

相关大臣讨论，终于明确下来，最后以诏命的形式发往各地。各道由朝廷派遣重臣为巡察大使，以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这样，由于设置了各道，且在各道委以重臣为大使，他们可以便宜行事，更直接地处置诸州事务，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有利于在各地及时实现朝廷的意志。

房玄龄宣读完此道诏命后，诸州刺史的心态各异。这样将自己置于各道的管理之下，是祸是福，一时难明。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后朝廷加强了对各州的巡察，一些地远之州再想妄行其是，以为远离朝廷，可以自成一统，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唐置十道，并非首创，是受西汉的启发。唐时全国共有州府二百九十五个，县一千三百二十一个。而西汉时的郡与唐的州相同，西汉的郡国以上设州，州设刺史，则唐现在不能再在道中设刺史，因设大使。但是，西汉的州与唐的道也有差异，唐的十道以山河形势而设，这样更具有经济和军事的意义。如关内道南倚终南山，东濒河水，既有了军事上的凭借，还可为此特设关隘。其西倚陇坻，陇坻已经险要，并可以控制住六盘山下的清水河谷。其北虽是沙漠，然守着沙漠边缘，加上那里还有一道阴山，则北方游牧部落不敢轻易南下牧马。从经济上来说，如河南道和河北道是主要产粮区，又是盛产丝织品的地区，这样从区域上划成一道，则有利于管理。

封德彝宣读的诏令，是虞世南根据李世民的指令，将前时经辩论、讨论所形成的治国方略逐条列出，并加以阐述，该诏竟然有洋洋万言。李世民命将该诏明发天下，并命各州将诏文抄录，分送各县，以使各级官吏知闻。

房玄龄和封德彝宣读完诏令之后，先后退回班中。这时，殿中变得鸦雀无声，群臣的目光齐齐地盯向李世民，静等他开口说话。

李世民立起身来，走到御台上，在前沿上站定，缓缓将目光在殿内扫了一圈，然后将目光定在中间的外官群中。他的目光柔和又显得十分威严，下面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目光正盯向自己。

李世民说道："朕即位以来，今天是第一次与诸州府刺史见面。吏部考功已毕，你们现在能站在这里，说明你们的官声不错，为国为民都尽了力。朕始终认为，若想实现天下大治，全仗你们为官一任，恩泽一方。嗯，这里所说的恩，并非你们的私恩，即是刚才封公所宣的朝廷大政方针，为公恩。如此，朕的思虑才算有了切实的保障。大唐统辖的州府现在共有二百九十五个，位居刺史的，朕不认识的居多，然朕之心始终记挂着你们。殿后的照壁上列着各位的名字，每有奏章来言说各位的功过，朕逐条将之列于各位的名下，这样，朕虽不识各人之面，然诸位在任上干了些什么，朕还是心中有数的。咬金来了没有？"

程咬金急忙出班，执笏奏道："臣在。"原来，程咬金被李建成派往康州为刺史，那是李建成为了剪除李世民的羽翼。谁知程咬金到地方上几

天，反而干出了瘾。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先授他为太子右卫率，既而迁右武卫大将军，程咬金不愿在京城为官，闹着要放外任。李世民只好让他仍兼任右武卫大将军，另授他为泸州都督兼泸州刺史。这次李世民召见各州刺史，程咬金也兼程赶来。

李世民道："咬金昔日随朕征战，立下的战功天下知闻。可他不通文墨，且性善滑稽失了厚重，将他授为刺史，朕心里一开始并不踏实。因此思来想去，将他放在泸州，泸州那里地广人稀，又兼山水纵横，距离南獠较近。朕将他放在那里，其实重点是让他在那里照顾军事，以监督南獠，嘱他将泸州政事多委与别驾及长史等人。然令朕想不到的是，咬金在严厉军事的同时，对州府政事也事必躬亲。殿后照壁上记录有咬金的二三事，一曰其处事公正，绝不徇私。每每断案必详细询问，并多听下属意见，然后秉公而断。二曰亲民，泸州那里部族复杂，多有冲突，咬金不愿以军事弹压，往往苦口婆心多方劝说，以息事宁人，保证百姓安宁，使他们各安其所。三曰劝民稼穑，疏治水患。无忌，吏部对咬金的考课，最后如何定的？"

长孙无忌奏道："吏部对咬金的考课为上中，言其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

李世民点头道："嗯，吏部既有此考课，那是不会有偏私的。咬金，朕今日当众赞你，并非你原是朕的秦府旧属，实在因为你的官声不错，那是你远距京城千里之外自己的作为。"

程咬金顿首道："臣虽远离圣上，但总想到臣原来是圣上的身边之人，自知每做一事及每发一言，皆事关陛下的名誉。臣因此打起精神，以陛下的作为为楷模，力争效之仿之。陛下今日当众说臣好，臣一面感激涕零，另一面，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在肚中了。"人群中发出了一阵轻微的笑声。李世民也露出微笑，说道："咬金，你只要一天在任上，这颗心就不能放在肚中。朕今日赞了你，今后要做得更好才是。你不通文墨，应该想法弥补才好。"

"臣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短处，也想读点书。可臣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且一摸书就犯困，实在是勉强不来的。这读书事儿做不好，臣心里实在有愧，有时候也骂自己为何不早点读书。然事已至此，再骂也是无用，只好在任上加倍努力，勤勉为圣上办事儿。"

"这样就好。众卿家，为官者须公心为上，不拘读书多少，这一点都应该做到。朕今日在这里赞扬程咬金，其实就是赞他公心为上。有了这一点，众卿为官时就不至于有了偏差。

"咬金，你不通文墨，毕竟为一憾事。朕帮你想一个法子，你不妨去求求褚先生。"褚亮现为散骑常侍，也站在班中。

程咬金还以为李世民让他请褚亮为师，连连摇手："陛下，臣不敢劳烦褚先生大驾。"

“错了，你没听过褚先生之子遂良之文名吗？朕听说他既博涉文史，又工于隶楷。你可求褚先生将遂良放给你，一者让遂良随你身侧，可以帮你；二者可以使遂良历练一番。褚先生，你以为如何呀？”

褚亮出班奏道：“犬子蒙圣上青眼有加，敢不从命？臣奉旨。”

李世民接着说道：“咬金，为政之道，看似繁复，其实简单。只要心存百姓，忠心为朝廷办事，即为正途。朕今日所以赞你，不为你是朕的旧属，不为你在任上做了一些有益之事，也不为你超越武将本色修文理政。是想通过你告诉天下官吏，为官一任，须依本分，不拘官职大小，能力多寡，只要如你这般保质朴之色，行朝廷制度，再主动有些作为，即为良吏。若天下良吏渐多，取得天下大治则不远矣。”

程咬金心情激荡，哽咽道：“圣上……圣上待臣如此，臣……臣唯有尽忠以报皇上。”

李世民微笑道：“你退回去吧。咬金，你赴任之前，可去看望一下叔宝。朕上次去看他，他病中还念叨着你呢。”李世民的这几句话声音柔和，让群臣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柔情。看到程咬金退回班中，李世民又唤道：“新任邓州刺史陈君宾，可上前来。”

从人群中迈出了一位年逾五十之人，他身材高大，留着一髯花白胡子，头戴进贤冠，身着一袭绿色弁服。这身官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臂肘等易磨损的地方，竟然镶有几处不起眼的补丁。加之他形干体瘦，给人的第一感觉即是“落拓”二字。他到了李世民面前站定，执笏奏道：“微臣陈君宾叩见陛下。”

李世民的眉头轻微地皱了一下，平素爱美的他显然有点不习惯陈君宾如此模样。他很快调整了神态，目视陈君宾，问道：“你就是陈君宾了，知道朕为何唤你吗？”

“臣不知。”

“朕看过吏部的考课，对你之评语为上上，在咬金之上啊。”

“臣为一方刺史，但知秉承朝廷的制度，不敢胡作非为，致力于勤政爱民，不过尽了做臣子的本分。至于吏部的考课，想是对臣过于溢美。臣这几日，心中不免惴惴。”

“吏部今年的考课，是从朕的意旨认真地核查了数遍，没有虚妄的偏倚，对你之评语可谓中肯。盛名之下，你不骄不躁，有谦虚之风。嗯，不错。你原任邢州刺史，现去邓州，已经到任了？”

“禀陛下，臣刚刚被授任为邓州刺史，尚未赴任，便又接到朝廷的明诏，因兼程赴京。臣想待京城事毕，就直奔邓州赴任。”

“嗯，这样也好。陈君宾，此次吏部考课，得上上评语者并非你一人，知道朕为何将你独自唤出吗？”

“臣不知。”

“你为南陈沈阳王陈伯山之子，仕隋为襄国通守。太上皇起兵兴唐，你认清大势，不劳我朝一刀一兵，毅然携郡归唐，因受封为东阳郡公。如今天下初定，举地归唐之官吏甚多，虽多因势而然，毕竟免了周折，也使百姓免遭纷扰。这份功劳，朕会永远记下的。然则朕今日并非要单赞你的这份功劳，朕看重的是，你举地降唐不居功，而是生活俭朴，千方百计恢复辖地生机。邢州那里，既遭受过突厥的入侵，又有刘黑闼之流数度为乱。朕深感那里的百姓流离，土地荒芜。然经过你数年的治理，百姓逐步稳定，人口逐步增加，去年你还按例交了相当数目的租赋。河北之境，以邢州成绩斐然，皆为你功。”

陈君宾顿首道：“臣多聆听朝廷教诲，又多读圣贤之书，明白民为邦本的道理。臣忝为一方刺史，心想只要把所辖地方的事儿办好了，即是不辜负陛下的圣恩。”

“好一个‘民为邦本’，这正是朕要对诸位刺史说的话。天下大乱之后，百姓离散，土地凋敝，如何改变这种状态，休养生息为第一要务。朕即位以来，先是退走突厥并在渭水盟约，两邦勿相侵扰。这几年，朕不想再南征北战，于是定下了‘抚民以静’之国策。你们作为朝廷主持各州政务之大员，首要者心存‘民为邦本’之心，再其次，还要明白‘静为农本’的道理。陈君宾，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陈君宾答道：“臣明白。臣在邢州时，致力于百姓休养生息，现在想起来，和陛下所言的‘静为农本’暗合。还有一点，为官者要想百姓之所想，如征役，就不可违了农时。”

“好呀，就是这样。这不违农时，说来容易，然做起来就难了。一些官吏只想自身，威福自重，征役时完全不考虑百姓的利益，实为扰民。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征役无时则禾黍不登。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家都明白的时令特点。你们作为刺史，更须明白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令之内涵，要细致弄清百姓在这些日子都干些什么。朕今天第一次见你们，先不查问你们明白几何。待来年毕集，朕自会挑选数人，查问你们在这些节令时都干了些什么。无忌，来年的考课，须增添这些内容。朕今日说了，凡是在节令之时举行占影、占气等仪式时，统统由州、县、乡各级官府主持。好了，陈君宾，你先退回去吧。朕听说邓州那里，遭受朱粲盘剥日久，民户逃亡很严重，土地大片荒芜，你此行的担子实在不轻啊。”

陈君宾答道：“臣牢记陛下圣谕，不敢有违。”

李世民若有所思，唤出陆德明问道：“陆卿，记得以前有籍田之法，现在缘何废之？”

陆德明答道：“天子亲耕籍田早已有之。籍田之日，由天子亲祭先农，再躬御耒耜，籍于千亩之甸，以示天子重农事之意。自东晋之后，由于中原分裂，战争纷纭，且主政异族风俗不同，此法已被废弃数百年之久。”

李世民略略思索了一会儿，毅然说道：“朕现在既重农事，为了劝课农桑，须恢复此仪式。陆卿，你可先拟就《籍田诏》颁布天下，再由太常寺预作准备。定于明年正月，朕亲祭先农，亲耕籍田。”陆德明答应一声退回班中。

李世民依旧站立着侃侃而谈：“朕刚才单独唤出咬金和陈君宾，非是对他们有偏爱。朕其实是想拿这两人的例子说明：不管你学富五车或者不通文墨，只要不存私心，忠心为朝廷办事，都能做出成绩来，此为一；其二，为官者心存百姓，以农为本，致力于奖励垦荒，增殖人口，劝课农桑，即能出好政绩。你们今日散朝后即分归各地，如何办好这件事儿？朕想你们要做好两件事儿：第一件，即是要让百姓有田可种。隋末丧乱，州县萧索，人口萧条，除了关中等地户殷地狭之外，其他地方闲置有大量空荒地。看来让百姓有田可种似乎不成问题，然有两件事儿你们须依《均田法》加以解决。顺德来了没有？”

“臣在。”长孙顺德出班答道，其时他被授为泽州刺史。

“你到任后，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侵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果断追夺并分给贫户。这件事做得很好，听说张长贵、赵士达不服，你后来是如何说服他们的？”

“他们其实不敢正面与臣相争，他们为一方官吏，反而带头破坏朝廷制度。这事儿若闹将起来，他们就是到了陛下面前，想也讨不到好处去。”

“说得好。其实朕已知此事，并着吏部及大理寺进一步追究。好，你退回去吧。”

“顺德所行此事，其实在狭乡之中经常遇到。前些年，朝廷虽有法度，然督察不严，一些有权有势者在下面胡作非为，看到好田就夺于名下。你们回去后，要将此事清查一遍。凡朝廷官吏皆有实封及俸禄，须有田者皆由实有人给之，不可巧取豪夺。你们清查后，要据实造一名册呈往户部。裴卿，你到时可据名册派员核查，对多占田亩者和弄虚作假者要严加管理，按律处理。”这里所说狭乡与宽乡，主要指该区域人与田亩之比。人口多地少者称为狭乡，人口少地多者称为宽乡。

户部尚书裴矩出班答道：“臣遵旨。”

“狭乡如此，宽乡就地广人稀了。可诏关中等户殷之地，鼓励其民迁往宽乡。宽乡官府要制定诸项措施，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以奖励垦荒。”

这时王珪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此议不妥。”

李世民诧异道："怎么不妥？"

王珪道："关中虽地狭户殷，然丁男全充府兵。若任令迁移，他们都到了关外，则关中空虚，难以为备，请陛下三思。"

王珪考虑的是若任其迁移会动撼府兵制基础。李世民稍一凝神，觉得其所说实有道理，遂说道："王卿所谏也有道理，诏令中可以特别注明，关中充府兵者不得迁移。至于其他普通民户，还是要鼓励他们迁往宽乡。

"至于第二件事情，即是按照国家《租庸调法》按例征取，不得在此法以外滥征民力。关于这一点，朕的诏令中及刚才的谈话中已有涉及，朕不再多说。为了休养生息，朕已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朕这样做，并非朝廷仓储溢满。恰恰相反，这些年，为了削平天下，所费无度，仓廪中其实很空虚。为此，朕在这一年中不再兴起战事，并勉宫中及百官节衣缩食。你们要好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与民同甘苦共患难，多垦荒多种禾谷，争取秋熟之时多收几成。记住，明年征租赋之时严格按法规定，不得妄取。这样，可以激发百姓精耕细作的热情，他们会算着租赋的数量多产禾谷，并多垦荒田。"

李世民的这番话让群臣很吃惊。多少年以来，主政者皆视百姓为愚民，只是奴役和索取的对象，从没有认识到百姓为兴农的主体。他们虽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然只是认清了奴役百姓要有度，不可太过。

这时，魏徵从班中闪了出来，执笏奏道："禀陛下，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归入御座，点头道："魏卿，有事可即奏来。"

魏徵道："孔子言'君子讷于言，敏于行'。臣以为陛下这些日子以来，对臣下说的话及所颁诏令，可谓多矣，然行动甚少。臣以为陛下与圣人之言不合，似是敏于言而讷于行呢。"

魏徵此言一出，举殿哗然。若按魏徵的认识，则今日李世民召集文武百官及天下刺史，其所言即是虚话，有故作声势哗众取宠之嫌。一些人心里想到，魏徵不识时务当众直扫李世民的颜面，李世民肯定会龙颜大怒，至少要给魏徵一个"大不敬"的罪名。

李世民听后果然恼怒，只见其脖子中的青筋暴起，本来就红润的脸庞变得通红。他的手紧握御座把手，作势又要立起身来。然一转念间，自己前些时还当堂赞孙伏伽敢于直谏，现在若当堂动怒，则自己以前的作为和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且魏徵身为谏议大夫，又是出名的耿直之人，其当殿谏诤也为本分，自己说什么也不能斥责他。想到这里，他松开双手放松了身体，斜倚在御座内，脸上挤出笑容问道："魏卿所言，若有所凭，朕愿闻其详。"

"陛下多次说过，隋炀帝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

求远方之奇异，誓不学也。臣刚才也听到陛下告诫百官，言要去奢省费，崇尚俭朴。然臣今日见西门外有人运送重木，说是要在武功县重造宫殿。武功那里，太上皇已建有庆善宫，陛下现在又要建设，肯定是重置浪费。如此看来，陛下口头上说的是一套，行动上并非如此，那是当不得真的。”

李世民脸上的血又涌了上来，魏徵所奏其事是真实的。李世民春节入宫向李渊献寿时，李渊偶然提起，说其故宅庆善宫的主殿需要翻修，最好将主梁换下。李世民当时就答应下来，承诺年后寻来良木立刻修缮。这本是小事一桩，没想到还是让魏徵给撞上了。让李世民最恼火的是，你魏徵有的是时间，何必非要在如此多人的场面上给自己难堪。

裴寂走出班来，说道：“魏大夫，想是你不了解内情，老臣倒是知晓。还在去年，太上皇曾经说过，老宅的主殿因年久失修，屋顶漏雨淋坏了主梁。想陛下定是遵太上皇之命，将老宅略作修缮，其实所费并不多。陛下，是这样吗？”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正如裴公所言，朕遵太上皇之命将老宅略作修缮。”

魏徵不依不饶，强项说道：“陛下既然不愿崇饰宫宇，游赏池台，且如今国家并不富裕，就没有必要再造宫室。现在虽动一砖一瓦，若传之天下，定有人说陛下言不由衷。如今皇室皆在京城，庆善宫那里日常仅仅派人居守，一年内太上皇和皇上也难得回去一趟。如此看来，还是不动土木为好。陛下既要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不能给天下人说嘴的因头。臣以为，请陛下立刻下旨停建，方堵众人之嘴。”

裴寂斥道：“魏大夫越说越没谱了。圣上以仁孝治国，太上皇的话，他能不听吗？若停建庆善宫，岂不让圣上背上不孝的名声？”

魏徵道：“裴司空有点危言耸听。太上皇起兵于乱世之中，深谙百姓之苦，皇上欲行新政，太上皇定是赞成。只要圣上将此番话告诉太上皇，想他定会释然。”

“如魏大夫这样说，太上皇及圣上修缮了庆善宫，就是不体恤百姓了？”裴寂这一段时间在朝堂之上不多话，今天与魏徵当庭相争，似乎找到了一点以前的好感觉。

李世民在那边沉思半天，心中反复了数回，终于权衡利弊有了主意。他挥手道：“裴公，你退回去吧。魏卿，朕想好了，就依你意罢修缮庆善宫之务。太上皇那里，朕自去说服。敏于行而讷于言，朕接受你的诤言，今后尽力行之。好了，朕今日有些乏了，大家散了吧。”

第九回

明君怀仁息微澜

贤后示德忙亲蚕

李世民那日退朝后，心情很不愉快。魏徵不顾自己颜面，当着那么多的人顶撞自己，着实让他难堪。不过，自己既然想要大治天下，就得崇尚俭朴，去奢省费，魏徵所谏并不为错，想想也就释然了。

然而魏徵并不罢手，变得愈发凌厉起来。两日后，魏徵又当堂使李世民难堪了一回。

这些年因战事不断，每年都要募兵以补军力。按唐制，男二十岁以上者方可检点入军。然募征不断，兵源难免捉襟见肘。此年，封德彝以尚书右仆射充任检点使，他向李世民建议，放宽募兵年龄限制，把十八岁至二十岁的中男都检点入军。李世民同意，诏封德彝依此抓紧办理。

敕命一出，有司开始忙碌起来。魏徵闻讯，与王珪联名上表，以与制度不合为由，坚决反对。

封德彝见状，急忙出班奏道："陛下，魏大夫、王大夫所言，臣也有所考虑。臣在检点过程中，多次到就近的募兵点核查，见入军籍者皆模样粗大，即使年龄不到十八岁者，其模样也与成人无异。臣看后方才心安，以为他们可堪为任。"

李世民心中怒火上升，觉得魏徵和王珪泥古不化，死搬教条，遂说道："对呀，封公的眼光是不错的。如今正是非常时期，朕不想征战，然边防不可不备。若边防不备夷狄入侵，又起狼烟，就会影响国内的安宁。魏卿、王卿，你们依国家制度为据并不为错。可国家制度并非常式，也要经常变通才行。这件事情你们就不要再争了，朕心已定，凡中男以上，或者年龄未及十八岁但身材粗壮者，皆取入军。"唐制规定，男子十八岁以下者，称为次男，十八岁至二十岁者，称为中男，二十岁至六十岁者，称为丁男。

魏徵看出李世民有些不高兴，却仍坚持己见，说道："陛下曾说过，国之大莫过于法，难道要动辄违之吗？"

李世民的声音略高了一些："魏卿，朕所以取中男入军，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朕这样做并非逞一己之私，也是为国家大计着想。你冥顽不化，难道想存心抗旨吗？"

魏徵没有一点畏惧之色，大声说道："臣不敢抗旨，然国家有制度，妄取中男入军有违制度，臣也不敢署敕。"

李世民的嘴张了几张，一时说不出话来。原来他即位后，为了改变以前谏官空为摆设的状况，特别下诏明示，凡谏官所谏事体，若无该谏官最后署敕同意，则不得施行。眼下的魏徵不肯署敕，自己若绕过谏官这一

道关而强令施行，也有违自己的前言。

封德彝练达于事故，他见李世民与魏徵僵在这里，下面群臣众目睽睽，若再起冲突，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遂说道："陛下，此事关系太大，以从长计议为好。"

李世民面露恼怒之色，斥道："什么从长计议？现在就说。你们都退下去吧，由朕与魏卿、王卿单独说。"

群臣见李世民动了怒火，都低着头退出了殿外，殿内仅剩下李世民和魏徵、王珪三人。

李世民待众人退出，脸色更加阴沉，劈头问道："中男若实在瘦小，自然不点他们入军；若身高体壮，是可以检点取入军中的。你们如此固执，到底妨碍了你们什么地方，偏偏与朕作对？朕不明白其中原因，现在大臣们都退出了，你们可以好好说说个中究竟。"

魏徵和王珪早已料定李世民会有一番疾语厉声，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听到李世民的问话，两人对视一眼，王珪示意魏徵作答。

魏徵慢慢前行了几步，行到御台前沿下，正色道："臣闻竭泽取鱼，当时非不得鱼，然明年将无鱼；焚林而畋，当时非不获兽，然明年无兽。若陛下将次男以上尽点入军，则当时有兵，明年就无兵了。国家制度所以定下丁男可以检点入军，那是从长计议，非重一时之功啊。"

李世民哼了一声，说道："朕非三岁孩童，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朕已经说过，此为非常时期，变通一下还是可以的。"

魏徵穷追不舍："然则将次男以上尽点入军，各乡男丁罄尽，田亩无人劳作，那么国家的租赋杂徭，又由谁来负担呢？"

王珪接话道："陛下，其实检点兵丁不在数量多，若精简壮健，人倍其勇，所谓精兵是也。如现在这样多点取入，他们入军后不明军事，仓猝之间难以上阵，只好将他们充作杂役，看来其数虽众，然终归无用。"

魏徵又换了种语气劝道："如今边境相对稳固，唯有东突厥为心腹大敌，陛下已与其盟约，且派李靖等人重兵防守。自武德七年之后，天下再无大的战争，将士养精蓄锐至今，其实不用大加添兵。何况，陛下决心抚民以静，若不顾国家制度妄将次男以上者充军，则天下百姓以为陛下依旧尚武。"

这几句话显然打动了李世民，他默默沉思，不再作声。

魏徵语气一转，语气加重起来："比较起来，征兵毕竟事小，还有最关键之处，不知陛下想到没有？"

李世民不耐烦道：“还有什么关键之处？魏卿，朕隐忍你已经多时了，别动辄危言耸听！”

“陛下多次说过：‘朕之为君，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因必须以诚信待人。’陛下既这样说了，行动上须严格遵之。此次若将次男检点入军，即非诚信，就要失信于天下之人了。”

李世民心里一震，将事情的前后想了一遍，觉得若将次男以上强行入军，则各级官吏和百姓都能知闻此事。往年例征二十岁以上的丁男，乍然一改，他们肯定会以为自己言行不一。李世民遂点点头，说道：“是了，多亏两位爱卿提醒。此事若贸然行之，确实不妥。唉，封公也是一位谋虑周详之人，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失了计较呢？”李世民轻轻把这件事情的责任推给了封德彝，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孰料魏徵一点都不买账，他继续揭李世民的老底：“封公当然有责任，然最为关键的还是陛下呀。算起来，陛下即位以来，小处不说，大事上失信于天下者，此为第三件。”

李世民脸上有点挂不住，无奈问道：“三件？朕就如此不堪吗？你且对朕一一道来。”

“第一件，陛下初即位时，诏书曰‘逋私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然有司所列事条中，独独将秦王府中的器物剔出去，言称非是官家的器物。请问，陛下自秦王为天子，若秦王府中的器物非官家的，那么天下的其余器物还能是官家的吗？”

李世民仔细一想，确有其事。原来他即位之后，令户部及内府局清点官员欠债及国家器物。当时从弘义宫搬来的器件入于东宫之中，内府局以为再重新清点太麻烦，因将原东宫中器物报出，独独漏掉了从弘义宫搬来的器物清单。按理说，自己为国之君，则宫中器物皆为自己私有的，清点与不清点，其实并无太大区别。谁知这个刁钻的魏徵不知道如何探知了此事，李世民遂哼了一声，并没言声。

魏徵不看李世民的脸色，依旧继续说道：“第二件，陛下免关中两年租赋，关外给复一年。百姓闻讯，无不感恩欢悦。然臣前日见陛下又下敕旨，其中云‘今年白丁多已役讫，若从此放免，并是虚荷国恩，若已折已输，令总纳取了，所免者皆以来年为始。’由此看来，陛下前有散还之诏，现在又无端征取，则天下百姓必然以为陛下朝三暮四，如何取信于天下之人呢？”

李世民刚刚平复下来的心又鼓荡起来，这个该死的魏徵竟然用朝三暮四的词儿来形容自己，明显是大不敬！他有心想发作起来，但斜眼一看，见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史官正在一旁奋笔疾书，不由得将火气按捺了下去。谏官向皇帝进言是其本职，自己若雷霆一怒，斥责谏官，不管事情的对错，终归是一件不美的事。若传之后世，定有人说自己遵秦始皇、隋炀帝之行。想到这里，李世民强压火气，肃然说道：“你们下去吧，容

朕好好想一想。”说完，他起身向后面走去。

李世民的一团火气闷在胸间，一时难以宣泄。他的步子迈得很大，随行太监须加快步伐才能跟上。

李世民漫无边际地在宫中转悠了一会儿，脚步不知不觉向仁寿殿方向挪动。

仁寿殿的宫女见李世民走了过来，早已一迭声通报了长孙嘉敏。李世民走近殿门的时候，就见长孙嘉敏带领着菁儿出门迎候。

她们将李世民接入殿内，服侍着他坐在椅子上。李世民脸色铁青，愤愤不已，好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这个乡巴佬，该杀！”

长孙嘉敏赔着小心，柔声问道：“是谁惹动陛下生这么大的气？陛下，生气伤身，万万不可呀。”

李世民大声道：“敏妹，我对你说过，在宫内你还称我为二郎，这样听来觉得习惯。什么陛下陛下的，我在朝堂之上听群臣这样呼我，耳中早生出了茧子，你别再烦我好不好？”看得出来，他的火气很大。

长孙嘉敏正色道：“陛下为一国之主，妾为后宫之主，即使是小事，也须按制度办事。如今家事即是国事，妾若胡喊乱叫就失了庄重，如何母仪天下呢？”

“哼，你完全和魏徵一样的口吻。”

长孙嘉敏现在才知道，李世民斥为乡巴佬的人原来是魏徵。她大惑不解：“魏徵？陛下近来在多种场合皆赞魏徵，说他是一位罕见的良吏。妾一直不敢询问国是，然陛下待魏徵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莫非他行了不法之事吗？”

“哼，这个乡巴佬多次在堂上辱我，使我当场难堪。”说完，他简略地把魏徵的作为叙述了一遍。

长孙嘉敏听后，心中若有所思。她让菁儿为李世民上茶，递湿巾，说道：“陛下，妾有事儿去后堂片刻，请稍等。”说罢，她匆匆转入后堂。

很快，长孙嘉敏从后堂走了出来，李世民侧头一看，顿时惊呆了：“敏妹，你……你……这是为何呀？”

长孙嘉敏原来一身素裳，转眼间她换了一袭祎衣出来。这身衣服为皇后制服，系其受册、助祭、朝会时使用。长孙嘉敏走到李世民面前，盈盈下拜，口称：“陛下，请受贱妾一拜。”说完，就伏倒在李世民的脚下。

李世民不明就里，说道：“敏妹，你到底为何？这里又不是朝堂之上，缘何行此大礼？”边说边起身把长孙嘉敏拉了起来。

长孙嘉敏脸含微笑，说道：“贱妾所以行此大礼，实因陛下得遇旷世良臣魏徵，因而为贺。”

“噢，原来如此。别提魏徵了，想起他我就生气。”

“陛下多读史书，又明事理，贱妾的见识实在不如陛下之万一。大致的道理，贱妾也听过一些，比如陛下最近曾多次提过‘君明臣直’四个字。”

“怎么讲？”

“魏徵现在坦言，盖因陛下圣明之缘故也。若陛下昏暗，则魏徵噤若寒蝉，定会保命要紧，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哼，魏徵知道我想做明君，所以才敢忘乎所以，没上没下。”

“陛下最近也多次说过，民为重，君为轻。所以重民者，其实为重天下也。若无天下，焉能有君？魏徵敢于犯颜直谏，缘于他知道陛下会以国是为重，不以小节毁之。何况，陛下若杀了魏徵，其实就是否定了自己。陛下难道想做一位昏君吗？”

长孙嘉敏的最后一句话，连身边的菁儿听到后也觉心动。果然，李世民听后变得眉开眼笑起来：“哈哈，敏妹，莫非你是魏徵的同党，互通声息啊。”

长孙嘉敏正色道：“不错，我们是同党。陛下忠直之臣越多越好。”李世民彻底地释出了郁闷，心里已经定下了主意，不想再说这个话题。忽然见案上摆满了册子，因问道：“敏妹，你和菁儿在这里忙什么？”

长孙嘉敏抿嘴笑道：“我们还能忙什么？当然都是为陛下忙呀。陛下操劳国是，后宫之事当然要由贱妾来操劳了。我忙不过来，就把菁儿拉来一起看看。”

李世民凑近细看，原来册子上写满了人名。再仔细一观，原来这些人名皆为官宦之女，年龄在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间，下面还有各人的生辰八字及身材、面貌、才艺等介绍。李世民明白，这是长孙嘉敏在为自己挑选嫔妃。李世民这些年虽搜罗了不少女人为妾，然现在当了皇帝，毕竟与规制相比差了许多，这就有劳长孙皇后为其遴选了。

李世民低头看了一阵，然看不出所以然来，因问道：“你们两人选了半天，有中意的吗？”

菁儿插嘴道：“有呀，我们仔细挑选，发现其中以郑仁基之女最为出众。其年龄已二八，容色绝姝，颇知礼仪。”

李世民微笑道：“嗯，你们主仆两人的眼光是不会差的。敏妹，若果然不错，可下诏书聘之。她们新入宫，聘为充容即可。”

长孙嘉敏答道："好的，待妾再核实一遍，即请陛下下诏书。对了，杨昭媛有喜了，想陛下还不知道吧？"

李世民大喜，说道："真的？她有喜了？我去看看她。"

菁儿抿嘴笑道："陛下还是最心疼杨琚妹妹啊。"杨琚即是杨琼的同胞妹子，系隋炀帝与萧皇后所生。杨琚一开始嫁给了李元吉，后李元吉被杀，杨琚就随其姐居住在一起。杨琚生得国色天香，李世民早就垂涎不已。他多次向杨琼暗示，让她劝说杨琚归了自己。杨琚一开始心伤其子，慢慢地就淡了下来，这时杨琼开始劝说她。杨琚细想想自己孑然一身，托庇姐姐门下终不是办法。她目睹李世民的丰采较李元吉更为神武，遂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李世民当晚就临幸了她，一个是久慕芝颜，一个是久未沾雨露，两人就在红纱帐里颠狂不已。那些日子，李世民很少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似乎专宠于杨琚，并册其为昭媛。

李世民要去见杨琚，长孙嘉敏和菁儿自然要陪同。长孙嘉敏瞧着李世民那兴冲冲的样儿，知道到了此时，他对魏徵的恼怒已化作烟云散去。

随后的朝会上，李世民下诏停止将中男检点入军。他的心情甚好，将魏徵及王珪唤出道："二位爱卿恪守本职，不畏龙颜一怒，堪称谏官之楷模。魏卿，你所奏朕之失当之处，朕已嘱萧公据实改正。不错，朕以诚信待天下，也想让天下官吏及百姓亦以诚信待朕。朕稍有失当，则乖谬流毒天下，后果不堪设想，再想补救就难矣。众位爱卿，朕日理万机，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事务，难免有疏忽之处。你们要以魏卿、王卿为榜样，发现朕有疏失之时候，要随察随谏。"

魏徵顿首道："陛下以国为重，勇于检点自己的过失，自秦以来，无如陛下之君主也。如此，则为天下之福、百姓之福。"

李世民微笑道："能从魏卿嘴里听到赞扬朕的话，委实不容易。魏卿，朕听着你的话不觉轻松，反而愈加沉重。哈哈，希望我们今后君臣一体，把事情办得更妥帖一些。来人，赏魏卿金瓮一口，赐王卿丝绢五十匹。"

李世民看似已经完全对魏徵释怀，其实内心里还有一丝儿酸酸的感觉。李世民心想，这个乡巴佬总想让自己成为完人，那么他本身呢？难道什么事情都做得没有一点漏洞？

下朝后，李世民令将谏议大夫温彦博召来。温彦博今年四十岁，是温大雅的胞弟，多次被李渊派往外藩为使。前次他出使东突厥，被颉利扣留。李世民与颉利在渭水便桥盟约后，李世民提出要将温彦博释放回来，颉利践约将之放还，即被授为谏议大夫。比起魏徵、王珪、韦挺等人，温彦博相对比较温和，多采用书面形式上疏，不像魏徵那样动辄当庭责问，李世民感觉很舒服。

温彦博拜礼已毕，李世民挥手让他坐下，微笑道："温卿，朕今日当众赏了魏徵、王珪，你亦为谏议大夫，心中做何想呢？"

温彦博答道：“陛下给予谏官之盛誉，历朝从未有之。臣等深感荣于华衮，幸何如之！臣唯有恪守本职，尽力为陛下办事。”

“嗯，很好。朕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须加倍努力，及时检察朕之缺失，并及时谏之。朕今日叫你来，并非谈什么中规中矩之事，只是随便聊聊。作为谏官，你认为立身行事什么最重要呢？”

温彦博稍微思索了一下，答道：“谏官之职责主要察别人之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谏官立身行事不可有缺失之处。若己不正，就难以说别人。”

“现有谏宫中，以你和魏徵、王珪、韦挺、杜淹居首。你在这里不用评价自己，对他们四人，你可一一评价，他们符合此标准吗？”

温彦博点点头，说道：“臣深服陛下认人识人之本领，授他们为谏官，确实是尽其所长。以前，曾有人说过杜淹心术不正，又不齿韦挺狂傲不驯之性格。然陛下理政以来，这两人将其短处尽数隐去，凸现正直待事待人之性格，兢兢业业为朝廷办事。至于魏、王两人，其学术深沉，又兼耿直为怀，每每言事谏诤，皆高屋建瓴唯有公心。朝中对他两人已有公论，陛下今日又赏赐他们，臣其实不用多说。”

李世民点点头，问道：“魏徵呢？要知魏徵自仕隋以来，一直官微言轻，郁郁不得志。朕释旧怨，简拔其为重臣。他为山东士族，关系盘根错节。如今他得意了，会不会假公济私，帮助亲戚或故旧谋一些私利呢？朕听说，年关前后其宅内车水马龙，很是热闹呢。”

温彦博摇摇头道：“臣未听说其有不法之事。陛下，年关之时亲戚走动，为人之常情，其实不足为怪。”

李世民哼了一声，然后语重心长道：“温卿，古语有言曰防微杜渐，那是很有道理的。魏徵现在既然有形迹可寻，我们很有必要将之弄个明白。若魏徵果真没有什么，也可还他一个清白。这样不是更好吗？”

温彦博踌躇道：“这……这登门拜访之事，如过眼烟云，委实不好查呀。”

李世民扭头从案上抽出一张纸来，将之递给温彦博，说道：“朕并非无凭无据，你看看上面写有什么？”

温彦博定睛一看，原来这是一封密折，上面写着魏徵权势愈重，开始结交亲戚，并为其谋私。密折上话语不多，说的都是比较宽泛的话语，并未见有什么具体事例。

李世民道：“朕看后宁信其无，不过有人来告，不可能凭空捏造。你这些日子将手头之事都放一放，专心查清这件事。记住，此事由你单独秘密查询，不可动静太大。唉，希望魏徵不要有事啊，若果真如此，朕的心

实在难以割舍呀。”

不说温彦博下去秘密查访，这边的魏徵依旧瞪大着眼睛找寻毛病。这天，李世民的选秀诏书颁下，魏徵发现上面有郑仁基之女的名字，并已被聘为充容。魏徵以前在隋朝时和郑仁基一殿为官，两家的关系一直也不错。他读罢诏令，一时大惊，急忙去找李世民，劈头说道：“陛下，郑氏之女已许嫁陆氏，若再强征入宫，恐于德行有亏。”

李世民大为不解：“不对吧？这件事由皇后一手办成，朕选取嫔御，前提就是未嫁之女。皇后是很谨慎之人，她不会如此莽撞的。”

“然事实如此，臣与郑仁基原来就相熟。两年前，郑仁基曾亲口对臣说道，其女已许嫁陆氏。”

“两年？也许他们后来又退婚了，你近日又核实了没有？”

“臣奏事不敢虚妄，若无根据，臣不敢乱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所以君王处台榭之间，则想百姓皆有所居；进膳之时，则思百姓无饥寒之患；临幸嫔御，则知百姓皆有家室之欢。如今的郑氏之女，很早就已经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忌，若传之四海，岂合陛下为民父母的道理吗？”

魏徵的这番话又勾起李世民的怒火，他脸红一阵白一阵，隐忍片刻终于发作起来：“好一个魏徵，朕不明其情，总要给朕一个核实的时间嘛！你动辄拿大道理来训斥朕，难道天下就你一人明白事理吗？难道朕就是一个无端的昏君吗？好了，你退下去吧。朕核实之后，若此女果真许人，朕自会将其归还旧夫；若其已经退婚，嘿嘿，魏徵，你动辄辱我，你也要给朕说出一个道理来！”

魏徵叩头道：“臣所以敢犯颜直谏，唯思陛下不可陷入不义之境地。请陛下仔细核实，当知臣所奏并无不实。”说罢，他退出殿外。

李世民明白，若强征一名许嫁之女入宫，此信儿传出外面，别人当面不言，心里肯定会不以为然。他见魏徵退出，急忙起身走入后宫，找到长孙嘉敏责怪道：“敏妹，你怎么办了如此糊涂之事。那郑氏之女已经许嫁他人，岂可征入宫中？”长孙嘉敏大惊：“不会吧，妾曾经派人到郑仁基家询问，回答说并未许人呀。如今诏命已发，天下皆知，如何是好？”

李世民道：“郑仁基为前隋旧官，现闲居在家。其女若能入宫享受恩泽，和嫁与陆氏相较岂非天渊之别？那个乡巴佬又缠上来了，瞧他那不依不饶的劲儿，我看着心里有气，然又心怀恐惧。别为了这件小事儿惹天下耻笑。算了，可诏停发策使，让她仍嫁陆氏吧。”

长孙嘉敏抿嘴笑道：“陛下艳羡已久，这样轻易舍弃岂不可惜？”

李世民叹了一声：“唉，我做了皇帝，反而缩手缩脚起来。敏妹，看来这

皇帝的滋味并不好受啊。”

“陛下以前为藩王时，毕竟为臣子。如今做了皇帝，又不想做昏君、庸君，还要受天下之人的注目，当然要事事谨慎。妾选人失察，请受陛下责备。”

“这非你之失，你不用内疚。嗯，魏徵这个乡巴佬倒是挺称职的，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敏妹你说，什么东西的眼光既利，鼻子又好？”

“陛下这是在骂魏徵为鹰犬了。陛下，天下之大，若到处都有这样的鹰犬把守，则是陛下之福啊。”

“哈哈，敏妹，我在朝中有众多的谏诤之臣，回到后宫，又有你这样能识大节的贤妻。不错，这是我的福气，只不过，未免有点碍手碍脚。你想，若长期如此，我就要将你敬为天人，还敢妄动与你亲热的心思吗？”

长孙嘉敏的脸红起来，张嘴欲说什么，脸色愈现娇羞，就什么也没有说。

李世民没有想到停发策使的举动在朝中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日房玄龄、王珪、韦挺联合上表云：“郑氏之女许嫁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即行，不可终止。”李世民阅毕嘴角边漾起笑意，心想同为谏议大夫，在同一件事上竟然闹出分歧，看你魏徵还能说出什么道理。

恰巧此时，温彦博入宫求见，他显是要奏核实魏徵和其亲戚的事儿。

李世民饶有兴趣，关心地问道：“怎么样？魏徵果然有劣行吗？”

温彦博答道：“臣这些日子以来专注其事，或暗中查访，或到有司询问，然遍寻无果。魏徵接待亲戚虽非常亲热，然仅止于此，其亲戚或升迁，或办事，他皆远远避之，概不插手。”

李世民露出了复杂的神色，他一方面对魏徵能持操守、不徇私情比较满意，另一方面也微微失望。原想借其短处对其重重斥责一番的想法，看样子要完全落空了。

温彦博察言观色，魏徵在朝堂之上每每直揭皇上之短的情景，他历历在目。这次李世民命他察检魏徵之私，他心里如同明镜似的，知道皇帝想找魏徵的茬儿。他平时也不喜欢魏徵，觉得魏徵人物猥琐又自恃才高，傲视同僚，也想认认真真查出他的一件半件毛病，借皇帝之手好好奚落他一番。温彦博在查访的过程中，可谓不遗余力，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都要穷追不舍考究清楚。然因为魏徵行事实在太正，没有一点儿把柄可捞。

李世民沉吟片刻，说道：“既然如此，看样子是别人妄告魏徵了。温卿，你的这番劳作其实不枉，总算帮朕彻底地弄明白了魏徵的为人。”

温彦博眼珠一转，奏道：“陛下，魏徵虽远其亲戚，也有可责之处。”

“他远避亲戚，有什么可责之处？”

“陛下您想，魏徵远避亲戚，即是想不存形迹，以远避嫌疑。为君子者须坦坦荡荡做人，不可虚伪矫饰。由是观之，魏徵将所有形迹掩去，心虽无私，然其有意为之，则有可责之处。”

李世民听后，凝视了温彦博片刻，忽然失声笑了起来：“哈哈，温卿，真有你的，硬是找出了魏徵的毛病。不过，这样来说魏徵，朕恐他不服气，万一说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怎么办？”

“魏徵最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一点小事儿都被他说得巨大无比。陛下，臣所以这样想，也是受到了魏徵的启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李世民又沉思下来，经过最近这几回交道，他对魏徵心里生出了一层恐惧，总怕他又要揭自己的短处。现在温彦博找出魏徵的毛病，李世民认为实在有些勉强，弄不好又要惹得魏徵慷慨激昂一番，再次让自己当场难堪。想到这里，李世民交代温彦博道：“不错，魏徵向来追求完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其本身应先求完备。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魏徵此举的确有毛病。不过，魏徵此举不触刑律，朕不好当面责他。你可找他申明我意，让他今后不得刻意掩藏，行事须存形迹。”

温彦博答道：“臣奉旨。”然后躬身退去。

李世民目视温彦博退出殿外，心中七上八下，以魏徵的禀性，他若听了温彦博的传话，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李世民心存侥幸，暗想魏徵闻言后不会再有动作，从此收敛一些气焰为好。

然而事与愿违，魏徵听了温彦博传旨后，并未对温彦博有什么理论，而是闷声入宫，求见李世民。

李世民知道魏徵的来意，并不点破，笑问：“魏卿此来，莫非又想说郑氏之女的事儿吗？想你已有所闻，朕从你所谏当时就停发策使。不想又引起玄龄、王珪等人的责问，认为此女许嫁他人并不显著，大礼既行，不可中止。唉，这事儿越弄越复杂了。”

李世民转换话题，本意是想活跃一下气氛，因为他看到魏徵的脸色实在严肃，没有一点儿笑意。谁知魏徵不理他的茬儿，而是直奔正题，禀道：“陛下，臣今日不想谈郑氏之女的话题。刚才，温彦博向臣传达了陛下的旨意，臣因有所感特来诉说。”

李世民脸现古怪神色，嗫嚅道：“这个……这个……魏卿，其实温彦博一走，朕已生悔意。当时也是听温彦博所奏，朕未加详虑就答应下来。”

“陛下，常言道‘君无戏言’，君王的一言一行不能虚妄。臣现在沐浴皇恩，遵守国家制度，每行一事不敢偏私。臣亲戚故旧甚多，他们知道臣近皇帝恩泽，多来亲近，其中不乏钻门子妄图有所收获之人。臣为谏官，所职谏诤之事，若谏他人，须正自身，臣明白这个道理。故对那些有所求之亲戚故旧，一律热情款待。至于对其所托之事，违于国家制度者，臣皆当面予以严词拒绝，更不敢私下里向有司说辞。陛下，温彦博传旨让臣今后须存形迹，臣百思不得其解，特来向陛下请教。是不是臣今后要将平日里所言所行，一一录之供有司核查，方为存形迹？”

这句话难住了李世民，他答道：“朕想……朕想温彦博当时这样说，无非是想让你行事坦荡，不得掩饰。毕竟，那么多人找你求托，外人看不出一点痕迹，实□在……实□在让人费解。”

“这有什么费解？本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何必要强人所难再造出些事儿来呢？按陛下的意思，是让臣今后行事心存小心，不管事儿大小都要张扬使人知闻。臣自认为心中无鬼，胸中坦荡荡，不须再说明什么。陛下多次说过要造清明政治，化繁复为简单。如此一来，岂不是将简单化为繁复吗？臣以为，这样与陛下之初衷不合，因不敢奉诏。”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的，朕刚才已经说过，朕已生悔意，朕现在就收回说过的话。”

魏徵闻言，伏地下跪，叩道：“陛下能有此言，臣心怀感激。”

李世民下去搀起魏徵，说道：“朕所以闻错即改，其功盖缘于你。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赖你们数相匡救，以直言鲠义切谏，补朕之失。起来吧，与朕坐在一起。”

魏徵起身坐下，说道：“陛下说得好，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要相与尽诚。臣所以敢犯颜进谏，陛下知道为什么吗？”

“朕知道，无非大治天下须尽忠嘛。”

“那是治国的大道理，说起来很简单。若陛下如隋炀帝那样不受臣言，臣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国家事体为大，然臣的小命也重要，好死不如赖活着。若明知死路一条，臣是不敢犯命去尝试的。”

李世民笑了起来：“哈哈，魏卿，你说的是实话。朕的心事被你窥破，你知道必然不死，因而张狂，是吗？”

“臣不敢张狂。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为良臣，勿为忠臣。”

“良臣？忠臣？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像契、皋陶，既事明主，又复尽力，因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此为良臣。”

契为传说中商的始祖，曾因助大禹治水之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皋陶为舜的掌管刑法的官吏。他们辅佐舜，开创了一代盛业，为后世人津津乐道。各代士大夫历来将尧、舜视为其理想中的开明君主，则契、皋陶佐舜成就伟业，士大夫也将他们奉为臣子的楷模。

“那么忠臣呢？”

“梅伯、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是为忠臣。”

梅伯和比干皆为商代贵族，为殷纣王的大臣，比干还是纣王的叔父。相传他们屡次劝谏纣王，惹得纣王大为光火。最后梅伯被乱箭射死，比干被剖心而死。他们身死之后，不久商朝灭亡。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你的这个说法很贴切。魏卿，假若朕昏聩无比，难道你就不能做一回忠臣吗？要知道，你虽身死，却也博得青史留名啊。”

“今日君臣推诚相待，臣唯说实话。若陛下为昏君，臣人物猥琐，混迹于人群之中毫不起眼。在乱世中随波逐流，虽不乏颠沛流离，然亦能安然度此一生。脑袋掉了毕竟很疼，臣还是保一条小命为好，因此不敢当忠臣。”

“哈哈，看样子你只能做良臣了。说来说去，你所以能当良臣还是因为朕。唉，朕还是当一位明君为好，不然不知有多少人的脑袋就要落地。”李世民到了现在，已经完全轻松起来，言语中不乏调侃的意味。

李世民语气一转，叹道：“看来臣下揣测圣心，确实要惹出不少事儿。温彦博得朕言语去访查你，结果最后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说起来，还是当初朕的言语中露出了端倪，认为你必有其私，温彦博想取悦于朕，即顺着朕的思路去寻。归根结底，还是朕的原因。”

“陛下不可错怪温彦博，其实论才智能力，其堪为良臣。这件事儿说到底，臣也有过失，毕竟君臣须推诚相见，同僚之间亦须坦诚。臣往日落落寡合，与同僚交流不多，也算短处。”

“哈哈，魏卿日常慷慨激昂，现在也学会谦虚了。嗯，夫为人臣，当尽思尽忠，退思补过，方为完美。魏卿，朕听到你这句话，心里其实很欣喜呀。”

魏徵再拜曰：“臣今后定将一心致公，与同僚共相切磋。”

“好的，魏卿，朕今日很高兴。来人，赏魏大夫丝绢五百匹。”

“谢陛下。”

李世民又失笑道：“魏卿，你这一段时间得朕赏赐不少啊。若不靠俸禄，

也完全可以发家致富嘛。”

“臣发财事小，陛下若能纳谏以兴邦，比起来，还是陛下的收获为多。”魏徵说完起身告退，李世民笑容满面，破天荒地起身将魏徵送出殿外。经过这一番的交锋，李世民彻底地明白了魏徵的心思，此后每每谏诤，他皆言听计从。

第二日的朝会上，房玄龄、王珪、韦挺又提起郑氏之女事儿，三人言之凿凿，认为诏令已发，且郑氏之女并未许嫁，不可轻易收回成命。

温彦博上前奏道：“陛下，臣这里有陆爽上表一道，请予御览。”陆爽即是郑氏之女适嫁的对象，现在吏部任一小吏。

“呈上来。”

陆爽表中说道：“某父康在日，与郑家往还，时相赠遗资财，为两家同好之意，并无婚姻交涉亲戚。外人不知，妄有此说。”其极力表白自己与郑氏之女没有缔结婚约。

李世民看罢，又令人将之送给魏徵观看，说道：“魏卿，若如玄龄等大臣来劝朕，你或许会说是他们想顺从朕之旨意。然现在陆爽也极力分辩没有此事，看来也许是外人传说，亦未可知。”

魏徵匆匆地将陆爽之表浏览了一遍，坚定地说道：“臣与郑仁基交好，其不止对臣说过一遍，且臣也亲眼看到其文定之物。陛下，此事千真万确，臣不敢虚言。”

房玄龄插话道：“魏大夫，也许郑、陆两家起初有缔婚之意，然主人已逝，此事很可能就此搁置下来。我现为中书令，朝廷制诏皆由此出，一书一诏皆为严肃之事，若轻易废之，就会有失朝廷尊严。”

王珪、韦挺连连点头，显然赞同此议。

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最近也很不满意魏徵，以为他风头太劲，动辄将小事说得比天还大。像眼前之事，无非是皇帝纳一个嫔妃，值得他如此大动干戈吗？萧瑀出班奏道：“陛下，眼前国事纷纭，这郑氏之女既然未许嫁他人，就依前诏将其选入宫中即可。没必要在这里翻来覆去，虚耗光阴。另外，魏大夫司谏议之事，应从国体大事上着眼，不可在此等琐屑之事上纠缠不清，臣请陛下责之。”

魏徵侧头直视萧瑀，大声说道：“萧公，若皇帝不明底细将已嫁之女纳入宫中，此事定会传闻天下，说嘴者很多，难道这是小事吗？”

封德彝冷冷说道：“魏大夫，这里为朝会，不可动辄咆哮于廷，有失体统。”

魏徵不理封德彝，扭过头来面向李世民道：“陛下，陆爽所以上表，臣想他的意思很明白，他怕陛下与太上皇一样。”

“太上皇怎么了？”

“太上皇初平京城，看到了辛处俭的夫人生得美艳，即夺而纳之。辛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遇之不悦，遂令他出东宫到万年县任长史，不许他再回京城。辛处俭到了万年县，心中依然惊惧不安，常常怕难以全命。”当年京城中人大多知晓这件事情，很不以为然。

魏徵此言一出，满殿皆惊，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要知道李渊毕竟为李世民的老子，为尊者讳，魏徵如此直揭疮疤，难道他不会动怒吗？

魏徵不理这些，依旧镇静地侃侃而谈：“臣想陆爽所以上表，竭力表白自己，无非畏惧皇权，怕陛下今日虽然容忍他，以后也会阴加谴谪。由此来看，其反复陈说，意在于此，不足为怪。”

李世民脸色平和，静静地听完魏徵的诉说。他沉思片刻，说道：“魏卿所言有理，朕多次说过要从谏如流，看来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玄龄、如晦，你们以为呢？”

房玄龄未及言声，杜如晦抢先奏道：“臣以为魏大夫所言有理，陛下多次说过要克制己欲，做国人之楷模，则一言一行不可有失。臣同意罢纳郑氏之女。”

“封公、萧公，你们以为呢？”

萧瑀答道：“道理嘛，确实是这样。只不过魏徵言辞激烈，有失为官敦厚之风，若众官皆效之，朝堂上岂非乱了套？伏望陛下责之，以正官风。”

封德彝点头赞同。其实他们明里责怪魏徵，内里却有失落之意。李世民即位以后，一开始颇重他们，对如何理政多听他们的意见。然今年以来，形势似乎发生了改变，每每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争辩，到了最后，李世民以听这些人的意见为多，这几名老臣的心里难免不是滋味。

李世民挥挥手道：“大家既然赞同魏卿的主张，朕以为并无什么不可。看似他当场驳了朕的面子，然这里毕竟为朝堂，比起天下之人来，人数毕竟为少。朕若为顾自己脸面拒不听谏，则谬误流亡天下，这个就失得太大了。昨日魏卿对朕讲了做良臣与忠臣的区别，其间只是一念之差。”说罢，他将魏徵对良臣和忠臣的剖析略述了一遍。

众人听后纷纷点头。

李世民接着道：“历史上的殷纣王、周厉王、秦始皇、隋炀帝并非生来就是暴君，其中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他们太看重自身的威权，以为臣子皆

是自己的奴隶，不容他们开口说话。其实君臣合契，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若君王听不到一点反对意见，又谈什么君臣合契呢？萧公，君明臣直，方有鱼水之欢。你们今后只要提出正确的意见，朕定虚心接受。明白此节，就不会再为一点颜面之事耿耿于怀了。当然，妄自尊大与讪谤亦不可取，那是有区别的。”

李世民又对魏徵笑道：“魏卿，朕听从你的意见，让郑氏之女仍归陆爽。你为其父故人，其成婚之日你须当场证婚，也算彻底了却此事。至于陆爽，外人定会让他小心翼翼，怕朕报复。朕这里言之凿凿，然终归不信，这如何是好呢？”

魏徵道：“陛下胸怀阔大，包容万物，不会行小肚鸡肠之事，这一点臣深信不疑。”

“外人信不信，只好让他们看今后的事实了。嗯，魏卿，朕现在立刻亲手出敕，传令有司后，你可将此敕交由郑氏之女收存。”李世民唤人取来笔墨，然后援笔立就，其敕云：“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容者宜停。”

李世民知错能改，这件事情很快传扬出去，在坊里道间为人们津津乐道，一时传为美谈。

郑氏之女复归陆氏，然宫内纳采并未停止。长孙皇后先是确定了六尚女官的人选，然后将选入宫内的秀女进呈李世民御览。李世民匆匆看了一遍，重点将授有品级者查看了一番，点头道：“皇后的眼光是不错的，就按你所拟议的为她们册封吧。”

长孙皇后将宫内的事体逐步安定，又开始准备另一件大事，即由后宫主持的皇后亲蚕仪式。古来所传男耕女织，妇人注重桑蚕之事，亦为兴农之重要组成部分。大唐建立后，由于李渊夫人窦氏早逝，宫内未设皇后，若由贵妃主持行此仪式，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因从未行过此仪式。如今李世民初登皇位，多次宣称“农为邦本”，长孙皇后适时决定举行皇后亲蚕的仪式，无疑是对李世民的响应。消息传出，京城士民纷纷议论，并打听皇后亲蚕的日子，想早日一睹为快。

正是孟春三月的时节，晨阳微微露出了红红的头儿，朝露在柔和的光线之下愈发晶莹。经历了一晚睡眠的小鸟开始在树丛之间蹦跳着，叽叽喳喳地鸣叫着，显出清晨的寂静和闲适。车仗辘辘而来，将道边的小鸟惊起，小鸟抖动着沾满朝露的翅膀，忽高忽低不知飞往何处。

看到这些，长孙嘉敏不由得心旷神怡。到了采桑的地点，她对众妃嫔说道：“我们日日处在深宫之中，很少有机会感受到田野的美妙啊。”

阴梦婕依旧是洒脱的性儿，抢先答道：“皇后说得有理。那日贱妾对圣上说起，能否带我们出外骑马一回，谁知遭到了圣上的一番训斥，说如今正是忙乱之际，哪儿有如此心情。”

长孙嘉敏点点头，说道：“是啊，圣上理国劬劳，我们不可给他再添乱了。嗯，等将来年成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结伴出来游春。”

即使到了郊外采桑，诸般仪式也不可偏废。那边，主事者已在配座上摆好了笾、豆各十，篮、簋各二，甑、铡、俎各三，里面依例摆放了各种祭品，以行祭礼。祭礼已毕，即开始采桑。这采桑之事并非大家持筐随便采取，也有严格的规定。像采桑人数，即有严格的限制，除了皇后之外，还有内外命妇一品各两人，二品、三品各一人。

司宾官引八名采桑的内外命妇到了采桑的桑树前，让她们执钩筐各就其位。这时，长孙皇后执钩而至，身后跟随一名持筐女官。长孙皇后到桑树前采桑三条即止，然后退回。之后，那八名采桑内外命妇依次到树前，一品者采五条，二品者采九条，三品者采十二条。采桑事毕，车驾返回到禁苑祭坛前，再进行一番祭祀仪式。最后，她们携带桑叶来到蚕室前，将之交给在这里养蚕的外命妇。外命妇将桑叶切碎，然后由内命妇婕妤以上者将桑叶撒入箩中，以喂食蚕宝宝。如此，冗长的皇后亲蚕仪式方告结束。

长孙嘉敏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心情一直不错。只不过在禁苑中发现新来的几名年轻的采女在草丛中抓捕着什么，认为举行大礼之际如此作为非常不庄重，遂派人过去制止。几名采女被带到长孙嘉敏身边接受斥责。长孙嘉敏看到一女手中紧紧握着似是有物，遂令她松开，就见一绿色大蚂蚱弹腿蹦开。长孙嘉敏心里一沉，心道：“怎么这禁苑之中也有蝗虫生成？似非吉兆啊。”因见人多，她仅仅轻声斥责了几句，然后丢开，却怀上了心事。

第十回

陈君宾躬身稼穑

李世民痛失海鹞

这日晚间，李世民阅罢几道奏章，不由得心生烦闷。他起身离座，慢慢踱出殿外，抬头望去，就见繁星满天，月牙儿斜斜地挂在天中。李世民心中暗暗骂了一句：“这个鬼老天，明明悬着雨水在天上，为何就是不落下来？”

屈指算来，自年关过后，至今没有一场好雨下来。其间虽有几次乌云翻滚，落下了几滴雨，然而狂风大作，吹散了满天乌云，天空又晴朗如故。各地来的奏章显示，关中、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旱情严重。临近河渠的地方可以引水灌溉，离水稍远一些的地方只能望水兴叹。如今春种已过，苦于无水滋润，种子难以成活。

那日长孙嘉敏率内外命妇到东郊采桑，归来后对李世民说起，竟然在禁

苑内发现了蝗虫的踪迹。这消息更使李世民心里沉重，久旱无雨之后，若蝗虫成灾，今年的收成就难保。想到这里，李世民心情郁闷，扭头唤道："备马，去禁苑。"

太监们面面相觑，皇帝夜里骑马入禁苑，那是从来没有的事儿，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自己也逃脱不了天大的责任。他们心里虽暗自嘀咕，然碍于皇帝的威严，急忙去准备。李世民唤来一名太监，命他先到玄武门找到常何宣旨：由常何带人随行，主管掌灯及护卫事宜。

到了玄武门，就见常何带领一百名手持火把的甲士正在那里等候。李世民此时已生悔意，自己夜来兴起竟然打火把游禁苑，此事万一传入魏徵等人的耳中，定又要对自己劝谏一番。他因斥责常何道："朕让你带数人随行即可，又不是出去打仗，如此大肆招摇，惊动太大。你留下十人随行，其他人散去。"

常何惊愕地张大着嘴。皇帝出行动辄仪卫数千人，自己仅召来一百人，竟然遭到斥责。他的脑子反应挺快，急忙喝道："留下十人为前导，其余人立即熄灭火把，返回营地。"

这帮人毕竟训练有素，闻言后立刻齐刷刷地下马，将火把插入随带的木质套子里，火把由于没有空气接触顿时熄灭，然后他们就地索马低头恭送李世民。到了这个时候，李世民方才露出了一点笑意，赞道："嗯，常何，兵带得不错。兵士上阵后能否管用，关键要看平日的训练如何。朕的眼力是比较准的，只要看了他们的一招一式，就知道他们平日训练的程度。好了，走吧。"

玄武门向北不远，即是禁苑。这里是皇家的园林，寻常人从来没有进入的机会。进入禁苑南门，先是一片阔大的池沼，池边修有长廊、凉亭，周边植满了奇花异草，水边柳树成行，由于柳树生得茂盛，许多柳枝斜斜地垂入水中。

李世民骑在马上，令前导减慢速度。只见在火把的照耀下，周围被绿色和夜色掩映，只有近旁可以看到被夜露润湿的花叶。镶满鹅卵石的花径在月光下如同一条白带，隐隐地延伸到远方。一阵晚风吹来，花气袭人，禁苑内到处暗香浮动。想是因为环境使然，到了这一刻，李世民的心境方慢慢轻松起来。他扭头对常何道："想不到月夜之时来游园，别有一番滋味呢。"

常何文墨不深，且多年来一直都在军中历练，心中没有一点儿诗意浪漫。他正瞪大着双眼留神左右的动静，时刻想着侍卫之职，乍听李世民说话，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一迭声地答道："是，是，陛下所言极是。"

这时，他们不觉已过了两园，再往前，因尚未开垦，野草淹没了路径。常何见状，急忙禀道："陛下，前面野草丛生，怕有虫兽出没，似可返回了。"

李世民点点头，却不返身，唤道：“常何，你派两人到草丛中扑打，看禁苑里有无蝗虫。”

两名甲士依令下马，到草丛中挥动马鞭扑打，另有四名持火把甲士在其周围照明。很快，只听一名甲士叫了起来：“常将军，这里真有蝗虫啊。”

李世民厉声叫道：“呈上来。”

那两名甲士丢掉马鞭，然后一手抓着两只蝗虫走了过来。他们到李世民面前，双腿跪下来，将双手举起来。常何骂了一声：“蠢东西，你们跪得如此低，让圣上如何接到？”他急忙下马，走过去接过蝗虫将之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接过蝗虫，就见其身体呈绿色，一双大大的复眼为黑色，一双后腿弹劲有力，正竭力挣扎想逃出人手。弄不好，其尖利的后腿会在手上划出一道血痕。李世民对蝗虫并不陌生，儿时的他到田野中玩，专逮身体壮硕的蝗虫，然后撮火将之烧烤，那滋味焦香无比。然而他现在为国君，正为兴农之事操劳，这小小的玩意儿让他皱紧了眉头。它们若聚敛成堆，往往铺天盖地，落到地面上会将庄稼啃食殆尽。

火光中，李世民默然良久，两眼忽然流下清泪来。他举起蝗虫，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自今以后，请汝勿食谷苗，可食我肺肠。”说罢，他作势要将两只蝗虫塞入嘴中。

常何大惊，“扑通”一声跪在李世民马前，流泪道：“陛下千万不可，蝗虫系恶物，若食之恐生疾病。若陛下坚意如此，就由臣代陛下食之。”

李世民叹道：“朕为一国之君，当为民受灾，岂能别人代之？老天，望你体会朕之心意，朕身有疾不算什么，切不可让蝗虫成灾伤民啊。”说完，他将两只蝗虫一把填入嘴中，咽入腹内。

随行太监及甲士随着常何跪倒，泣不成声。常何道：“圣上……圣上怎可如此？臣……臣不知如何是好。”

李世民颜色不改，唤道：“都上马吧，随朕还宫。常何，朕向来认为，凡事须靠人力。天下之大，以朕一人之力是感化不来的。要想战胜灾异，老天一点不帮忙那也没办法，若有转圜的余地，就要看各地刺史的本领了。起来吧，我们走。”

陈君宾那日离开京城后，出潼关，经函谷关直奔陕州，其家眷一直候在这里。一家人不作停留，沿官道斜向东南行走，不日就到了邓州境内。

邓州处于南阳盆地的中南部，秦汉时即置南阳郡，如今改为邓州。境内以平地为主，一条白河自西北斜向东南流去，最后归于汉水。这里是荆襄诸州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商贾就很发达。

陈君宾一路行走，密切注视官道两旁的景物，只见村落凋敝，人员稀少，大片田园荒芜。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临行之前有人提起，南阳盆地经过朱粲的残忍盘剥，生机尚未恢复，看来其言非虚。

一家人风尘仆仆赶到州衙时，已过午时，邓州别驾、长史等人迎出门来。别驾说道："早就听说陈刺史要来上任，我已令人腾出房舍，以为居住。走吧，请全家人先入住宅歇一歇，晚上再赴宴洗尘。"

陈君宾摆摆手，逐个问了大家的姓名，然后说道："陈别驾，洗尘就不必了。你可派人将我的家眷引到住宅。至于我们，马上升堂议事。我刚从京师出来，圣上为了天下之事已罢休息之日，想你们也应该听说了。我们作为臣子，更应该勤勉才是。"

陈君宾连脸也未洗一把，就直接入衙升堂。

他先说道："我此次在京城蒙圣上召见，皇上谆谆告诫诸州刺史，要以兴农为第一要务，即民为邦本。本官一路行来，沿途田亩荒芜甚多。陈别驾，你熟悉本州事务，可将此事详细对我叙说一遍。至于讼刑一节，可由诸官分曹执掌，我不想多问。"

陈别驾事先未做准备，然他毕竟宦途多年，并非蠢材，稍为沉思后言道："刺史大人申明圣上兴农之意，我们实在振奋。本州战乱之后，百姓流离，至今未有恢复，是该兴农的时候了。"

陈君宾问道："本州的人口如何？"

"前隋最盛时计户六万八千余，计口二十五万六千余人。然现在不足其三分之一，户不足二万，人口为七万五千二百五十七。"

陈君宾点点头。这名别驾能随口报出准确的人口数字，可见其平日比较留心。他接着问道："依你看，本州要在短时间内恢复农桑生机，能行吗？"

"陈大人，依下官看难度不小。一者，人口太少，难以大量垦荒；二者，这些年百姓积蓄不多，口粮不足。现在春耕之时，有些人竟然无种可下；三者，本州一些人向来重商贾，他们不愿意在家乡种地，而愿意出外走动贩运。"

陈君宾目光转向其他人："陈别驾这样说，你们以为呢？"

众人纷纷点头，皆赞同陈别驾的话。

陈君宾目光炯炯对众人说道："陈别驾说的这三点，我也赞同。只不过他还漏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吏治败坏。这一点，不是我妄自评议，而是吏部考功侍郎亲口对我说的。原刺史为何致仕，盖缘于此也。"

众人面露惶恐之色。若说吏治败坏，原刺史应居“首功”的话，那么，堂内的众位也人人有份。他们没有想到，新任刺史下车伊始，就先来了个下马威。

陈君宾接着道：“圣上谆谆告诫我们，要以前隋之吏治败坏为殷鉴，藉以革新我朝吏治，以取得民心。诸位，本官今日到任，不是来追究大家的。只要大家今后记住圣上的话，勤勉理政，一心向农，则小过失可以既往不咎。当然，对于那些贪墨成风，民愤极大者也不能轻易放过。望大家好自为之。文学功曹，你可替本官拟一道文书。”众人洗耳恭听，心想新任刺史上任后的第一道文书是革新吏治的内容。

孰料陈君宾口授道：“可着各县令明日巳时来这里见我。”

文学功曹不由得面露难色，这样将文书送出，各县令得讯后再赶来，时间太紧了。

陈君宾明白文学功曹的心事，说道：“你是觉得时间太紧了？不妨，又不是让他们坐轿子来，他们就不会骑马吗？对了，你再加上一句：本人为官一任，当以清廉律己。若有敢进献者，当即免官，让他们不要把心思用在这上面。”

文学功曹依令当场拟出文书，送给陈君宾过目。陈君宾略改了几字，嘱人分头誊清，并派快马送出。

各县令接到文书后，虽埋怨时间太急了一些，然也不敢怠慢，立刻跨马上路，皆在陈君宾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邓州府衙。

陈君宾自卯时二刻即升堂，与州吏们商议兴农之事。陈别驾昨晚上想了一夜，今晨首先向陈君宾献了一件大礼物：“刺史大人，本州近日得了一宗大宝物。想是刺史大人驾到，以显祥瑞呢。”

“什么大宝物？”

“南阳县令前日禀道，几名猎人在其县西境之山中，偶然发现了一处粮仓。周围百姓闻言后前去哄抢，该县令听说后及时带人前去制止，保住了大部分的谷物。他们细细一查，竟有五窖之多呢。因是国家之物，他们不敢妄动，特请州衙示知如何处理。”

陈君宾闻言大喜：“这里竟然有这么大的粮仓？嗯，大约是前朝留下的。算来至少有十年了，那些谷物没有霉烂吗？”

“没有。这些粮仓依山而建，仓内温湿适宜，又与外界隔绝，因而保存良好。下官这里有呈来的样品，请陈大人一观。”说完，他将一只小布袋递给了陈君宾。

陈君宾解开袋口，将里面的谷物慢慢摊在案面上，然后拈起数粒投入口

中，闭起眼慢慢咀嚼，细细体会其中滋味。很快，他睁开眼睛说道：“不错，虽是陈粮，依旧能食。好哇，陈别驾，这是一件好礼物。”他略作思索，接着道：“按道理，发现了这个谷仓需呈报朝廷知道。不过，这些谷物毕竟是前朝留下的，我们只要将之用在本州百姓身上，报与不报也没什么要紧。我的意思，这个谷仓就不要呈报朝廷了，待我们将来有了收获，多向朝廷贡献一些就成了。你们以为如何？”

将这些谷物留在本州毕竟是一件好事情，众人纷纷同意。

陈君宾眉头顿展，高兴地说道：“好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这些谷物，算是替本官解了大急。今后如何振兴本州，就看我们的本事了。”

六县令陆陆续续到齐，陈君宾上前一一与他们认识，然后退回升座。他满意地说道：“本官到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召见你们。时间虽匆促了一些，然大家都能按时来到，很好，令行禁止，为吏治之基本要素。望大家今后能仿此例，并要求下属也同样做到。”

陈君宾眼光一转，面向南阳县令刘铁立道：“刘县令，你很好呀。本官刚刚上任，你就送来一件大礼物。我今天听说之后，高兴劲儿还没有下去呢。”

其他五名县令面面相觑，以为刘铁立捷足先登抢先送了礼物。陈君宾接着道：“刘县令的这件礼物，实在是造福本州六县百姓。你们不要在那里胡猜疑了，这件礼物其实是前隋留下的一个粮仓。刘县令，说起南阳，除了光武皇帝及其手下二十八宿以外，本官又想起其他三人：诸葛武侯、张仲景、张衡。诸葛武侯结草庐于卧龙岗，后佐刘备治理蜀国，为一代名相，其功劳伟业就不用说了；张仲景号称‘药王’，善治伤寒；而张衡造地动仪、浑天仪。由这些人看来，可以说南阳是人杰地灵啊。刘县令，这些人的遗迹尚在吗？”

陈君宾不入正题，反似一个饱学的儒士在这里引经据典，弄得大家一头雾水。刘铁立答道：“禀大人，张仲景、张衡其墓尚在，武德年间又重立了墓碑。至于诸葛武侯，前隋时已在卧龙岗修建了武侯祠，下官任上又加以修缮。由于百姓信其灵验，香火一直很旺。”

陈君宾点点头：“诸葛武侯在卧龙岗结庐而居，那是他瞧中了这里的山水秀美。诸位，我提起这些前代有名人物，并不是考究学问的，而是想说，我们邓州是个好地方。对了，褚县令，你那个地方不是还出了一位范蠡吗？这里山美水美田更美，因有优秀人物辈出。眼下虽田亩荒芜，无非因战乱影响，加上前任刺史未好好治理所致。嗯，只要我辈从今日开始上下努力，相信能够恢复生机的。”褚县令为临湍县令，相传范蠡就出生于临湍。

下面的人脸色未免古怪，新刺史直说原任刺史治理不力，那么属下也应该人人有份。他们哑口无言，如木偶一般静静听陈君宾训话。

“本官已经说过，对于你们以前的过失，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且民愤极大的，本官概不追究，但必须干好今后之事。今天大家来了，回去后要办好这几件事。第一件，抓住春耕的时机，尽力恢复荒芜的田亩并抓紧补种。我听说，一些人家里，因缺少种子无法耕种。这些种子，要由官府出面购来分发到农户手中。”

下面的人听说让官府组织种子，都皱起眉头。刘铁立期期艾艾地说道：“大人，由官府出面买种子，实在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儿。下官连每月给属下的官俸都不能按时发给，府中实在没有隔夜之钱，又哪儿有钱去购买种子呢？”

陈君宾说道：“我想好了，可由官府作保出外筹措种子。至于所需之钱，一方面让农户节衣缩食挤出一部分来，要对他们反复说明，只有挨过这一段艰难日子，将田地种上，秋收之时方有收获；另一方面，由官府扣下所有官员的部分官俸，要扣下三成，以为种子钱。当然，这部分钱是由农户借的，秋收之时他们可以用谷物折价还上。嗯，还要加上利钱。

“第二件事，就是要招募流亡百姓来本州垦荒种地。刘县令，你发现的粮仓就派上用场了。凡来本州耕种的百姓，可由官府先发给三个月的口粮，并配发种子，当然，这些口粮和种子不是白发的，他们秋后都要计算利钱偿还的。黄长史，这分发口粮的事儿由你主持，可克日到南阳县，让刘县令佐你，造册发放。”

黄长史答应了一声，继而疑惑地问道：“流民居无定所，万一他们领了口粮，又逃出本州，岂不是鸡飞蛋打？”

陈君宾满怀信心：“不妨，他们只要有粮吃，有地种，谅他们不会轻易逃走。俗话说故土难离，他们的故土若真的能够生存，他们能轻易舍弃吗？就是真的有人跑了，毕竟是少数，也无碍大局。不过，一些防范措施也要跟上，比如，他们领了口粮、种子，可依地理以十户为连保，以互相监督，不得擅离。这些其实也是末节，他们现在有饭吃，又眼望着可以收成的庄稼，肯定不会跑的。刘县令，若你流离失所忽然遇到这等好事，你将如何处之？”

刘铁立咧嘴笑道：“这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欢喜还来不及呢。”

堂上顿时发出了一阵轻笑声音。

陈君宾挥手止住了众人的笑声，正色道：“还有一点，那就是每个官员理政之余，要带领家人垦荒种地。秋收之后，各位的官俸照例计算，但不发到各人手中。各家吃粮食菜，皆自食其力。现在为非常时期，不能依靠官俸坐吃家中，而一味对百姓指手画脚。须人人奉事稼穑，与民同甘共苦。”

众人听了这段话，犹如石破天惊。而陈君宾不依不饶，说道：“本官行事最是认真，既然让各级官吏耕种自足，就不允许有人敷衍了事。我为刺

史，每月要查州衙诸官的耕种进度。同样，你们也可来检查我的田亩。州衙这样做，各县衙也要这样做。各位县令，我每月要派一名巡风大使入各县检查，他们或明察，或暗访，既查百姓耕种情况，还查诸位的家田。我若有空闲时候，自会到你们那里走上一遭。我丑话说在前面，若有人督耕不力，嘿嘿，到时候别说我不留情面，我们要老账新账一起算。”

陈君宾语气一转，接着说道：“这次在京城之时，圣上要求各州刺史要懂农桑时令。自我以下，从现在开始都要虚心请教农桑之事。所谓不耻下问，并不辱官家颜面，反而使百姓油然而生尊崇之心。比如本州水利不兴，须就近在便于汲水的地方垦荒，以备天旱之虞。还有，我看本州水肥草旺，可鼓励百姓耕田之余，多养黄牛。牛不与人争食，又是耕作的主要畜力，若牛养多了，再卖与外地，又可多一项收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嘛。

“总而言之，圣上说‘农为邦本’，‘抚民以静’，是符合民心的旨意。圣上的明诏已抄往各县，请你们回去后再读一读，细加体味。本官现在到任，来年考课诸位，这兴农一节最重要。只要所辖民户农桑兴旺，人们安居乐业，即为大功一件。至于有其他不严谨的地方，本官可以忽略不计。反过来说，若有人在这一年中千般好万般好，唯将农事给弄得一塌糊涂，则不是好官，本官先免其职，再究其失。”

众人瞪大着眼静听陈君宾训话，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儿敢是有种田的瘾。他甫一到任，既让官员们督促百姓大力垦田，又让官员本人身体力行亲自耕种。官民同耕，哪里还有官民之分啊？

陈君宾的措施确实见效，流民听说邓州这里既放粮又发种子，扶老携幼直奔邓州而来。各县在陈君宾的严令下，皆设了接待流民的粥棚。流民到来后先饱餐一回，然后到指定的村落搭棚居住。县衙按人头给他们送来了口粮和种子。他们稍事休息，即开始到划定的田亩里垦荒。那些日子，邓州各地浓烟四起，流民先是一把火点燃了田亩里易燃的枯草，用草木灰施了一遍底肥，然后荷锄下地，将新长出来的青草除去。随后深耕作垄，小心翼翼地撒上种子。

陈君宾一面操劳着州衙之事，一面令家人到湍河边寻来一片荒地进行开垦。陈君宾生有三男二女，大儿子留在邢州为小吏，大女儿也在邢州嫁了人，剩下的两个儿子就成了垦荒的主力。陈君宾用宦中所积购来了两头黄牛，令女儿负责喂养。

湍河水斜向东南流去，水面平阔如镜，水清透澈见底。陈君宾带领夫人和儿子在这边耕种，小女儿蹚着稍有凉意的河水捞蟹摸鱼，有一天竟然摸上来两条半尺长的白条鱼。这让陈君宾大为高兴，随即让夫人生火熬成了一锅浓浓的鱼汤。一家人席地而坐，一面嚼着带来的面饼，一面喝着有点腥味的鱼汤，那场景，宛似真正的农家生活。

小儿子揶揄道："想不到父亲的官越做越大，我们反而成了百姓人家。"唐将诸州分为上、中、下三等，邢州为中州，而邓州为上州。陈君宾从邢州刺史迁为邓州刺史，品秩从原来的正四品升为从三品，无疑是升了官。

陈君宾喝着鱼汤，满意地说道："我们为百姓之家，有什么不好？你们大哥经历过战乱的流离，知道日子的甘苦，他现在入了官籍，自会谨慎办事。而你们那时幼小，这些年凭我的官俸，读了书，日子过得挺不错，然不知道一饭一食其实来之不易。眼下圣上励精图治，先求农桑兴旺，国富民安之后，还需大批的年轻才俊为国办事。你们随为父在这里耕田，好好补上这一课，将来再考取功名博得出身。到了做官的那一天，定会感激有这段经历的。"

二儿子点头赞同，小儿子还是不以为然，说道："我们也就罢了，只是母亲随你这么多年，苦头吃了不少，到头来还是如农妇一般在田里劳作，儿子心里感到实在不安。"

陈君宾夫人也是一名识大体的妇人。她截住小儿子的话头，说道："你们要理解你们父亲的这番苦心。他为一州刺史，自己若不身体力行，如何说动别人？何况，人生来不是享福的，要靠个人的劳作才能有收获。我这些日子来这里，虽有些累，但不碍事，心里还是很舒服的。"

陈君宾点点头，说道："就是这样。儿子们，现在虽累一些，然等播种的庄稼露出了头儿，你们再来看，心境定然不错。等秋来收获，会更加欣喜了。"

一家人脸上都是汗水，纷纷绽开了笑容。

李世民眼见天下大旱，蝗灾渐起，心中烦闷。他一面下诏令各地官吏勤于本务，组织抗旱灭蝗事宜，并着手兴修水利；一面令宫中及京城百官节衣缩食，嘱户部访天下灾异，对受灾严重者予以赈济。忙完这些事儿，他对封德彝说道："朕忧劳天下，至多如此。若使天下灾异渐息，须靠百姓及州县官吏尽力。还有，就是老天感于朕的诚心，早早降下几场好雨来。"

封德彝答道："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陛下登基以来，遭遇旱灾和蝗灾，不足为怪。相信陛下洪福齐天，定能战胜灾异。"

李世民微微一笑，觉得封德彝的话虽有拍马屁之嫌，然听来还是比较舒服的。他忽然想起一事，问道："朕让各州举荐人才的事儿，现在如何？"

"臣听无忌说过，各州已经向吏部报来了名单。无忌已令各州派人带领他们克日上路，赴京城接受吏部测试。"

李世民点点头道：“好，等他们来了之后，朕要一一见过他们。对了，封公，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朕早就让你举贤，然时至今日，未见你向朕推荐一人。你也看到了，如今天下事情繁乱，你应该分朕忧劳。你不发一言，让朕如何是好呢？”

封德彝答道：“陛下说过的话，臣岂敢不尽力？只不过臣细心观察，至今未见有奇才异能之人，因无法举荐。”

李世民摇摇头，责怪道：“封公的这句话就不对了。前代明君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可能借人才于别的朝代。像周文王和齐桓公，难道要他们先找到姜子牙和管仲之后，再行为政吗？姜子牙垂钓渭水，管仲居于颍水之滨，他们皆隐于当世，若不是周文王和齐桓公慧眼识人，他们无异于明珠暗投。还有，诸葛亮隐于南阳草庐之中，刘备三顾茅庐请其出山，佐其成就帝业。由此来看，不管任何朝代皆有能才，只是患于不能知之啊。封公，你知事吏部，至今未向朕举荐一人，说起来，朕应该最先责怪你。”李世民的这番话说得封德彝面红耳赤，只好一迭声地答道：“臣失职，臣失职，臣定遵圣上训导，早访异才。”然后惭赧而退。

封德彝终究没有为李世民举荐一人，两日后，封德彝在尚书省办公时突然倒下。李世民闻讯，亲自来到尚书省探视，只见封德彝嘴歪眼斜，躺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显系中风之状。李世民一面令太医为他诊治，一面令尚辇局抬舆过来，送封德彝归入府居。是夜，封德彝再也没有醒过来，享年六十岁。

李世民闻讯，为之滴下了几滴眼泪，叹道：“莫非上天要惩罚朕吗？天降大旱又生蝗灾，又损我股肱之臣。今年先是马三宝暴死，其后杜淹又死于家中，屈突通镇守洛阳也死于任上，今日又加上封德彝，算来已是第四人了。人言封德彝外谨顺而善矫饰，然他与朕共事以来，数进忠策，还算尽力，如今又暴死在任上，可加以褒扬。”当日，诏赠封德彝为司空，谥曰明。

却说诸州举荐的十一人到了京城，长孙无忌将此事奏报给李世民，言说要在吏部面试。李世民欣喜异常，说道：“这十一人经过层层筛选，定非常人。无忌，这样吧，你将他们引入内殿，由朕与他们亲自交谈。”

长孙无忌带领这十一人入了显德殿，他们随长孙无忌向李世民跪拜，三呼万岁，然后战战兢兢起身，其中有人甚至瑟瑟发抖。李世民和颜悦色道：“朕求贤若渴，令诸州举荐良才，你们经层层筛选选拔到此，胸中定有韬略异能。长孙尚书本想在吏部依例测试，朕现在用人之际，就想将这些虚套路免了，若你们其中有人能将政道说出一二，朕可以当即予以授任。怎么样？你们谁先说呀？嗯，你们谈话也不能漫无边际，朕即位之初曾有明诏一道，主旨是‘民为邦本’，‘抚民以静’。无忌，你将那道明诏取来当场宣读，然后让他们谈谈看法。”

长孙无忌事先已得李世民的吩咐，早令人将那份万言明诏抄录了十一

份，现在一一将之发到各人手中。这十一人明诏到手，皆低头观看，殿内一时显得很寂静。

李世民立起身来走下御座，背着手慢慢踱到众人面前。就见那十一人手执诏书埋头观看，许多人因心中恐惧，那诏书竟然在手中抖抖索索。李世民嘴角掠过一丝微笑，心想这帮人久处乡间，没有见过世面，猛一下子到了皇帝面前，心中紧张也属正常。

时间慢慢地过去，不觉已过了大半个时辰。李世民退回御座，问道："大家已经看完了诏书，对其中有何缺失之处，可以尽情指摘，言无不尽，朕不会怪罪你们的。"然那十一人依旧低着头，没有一人先发言。

长孙无忌不耐烦起来，略微大声道："你们没听到圣上的问话吗？都来了一个时辰了，你们不发一言，莫非都是哑巴不成？"他的话刚一说完，人群中竟然有三人将手中的诏书抖落在地，显是紧张之极。

李世民制止了长孙无忌的训斥，愈发和颜悦色道："你们不用紧张，到了这里，应该与平日里无异。嗯，你们不敢先发言，朕就点名了。并州举荐来的颜仲良，十一人中以你年龄最长，这里的举荐语说你饱读诗书，有纵横之心机。颜仲良，你先发言如何？"

颜仲良年约五十岁，身材干瘦，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他听李世民点到自己的名字，慌不迭地答道："陛……陛下，草民读罢这道诏令，只觉……只觉字字珠玑。草民以为，圣上之话，那是……那是一点都不错的。"说完，他脸上的汗涔涔而出，竟然打湿了他的山羊胡子。事实上，颜仲良读诏书的时候，脑海中一片空白，诏书上到底写了些什么，他一点都没看进去。

到了这个时候，李世民微觉失望，又对其他人说："颜仲良这样说，你们以为呢？"那帮人面面相觑，莫能对语，只在那里相顾失舌。

李世民复对长孙无忌说："无忌，想他们初入宫阙，未睹皇家盛大气象，心怀惊惧，有碍辞令畅达。这样吧，你将他们移入尚书省内，改为笔试，也许他们能够正常发挥。"

孰料这帮人实在平庸，他们到了尚书省内，面对策题，构思弥日，终不达要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李世民一一阅毕了他们的答卷，未免大失所望，叹道："看样子欲速则不达呀。朕心急求才，偏偏事与愿违。"

长孙无忌也很恼火，要求重罚这帮徒有虚名之人。

李世民道："算了，可将他们放还，不要怪罪他们。追根溯源，还是举荐他们的人办事马虎，不能识人。可加重惩处他们，以举其非人，罪加一等。唉，我前些日子曾经责过逝去的封公，怪他不能识人。看来这识人之道确非易事啊。"

长孙无忌点头赞同。

李世民又道："这次让各州举人，时间毕竟有些仓促，还是要走科举铨选的路子循序渐进。然现在亟须用人之际，依旧例选人，时间又太久了些。"唐依隋例选人，每年十一月士子集于京城，至春而罢。

长孙无忌道："是的，依旧例科举铨选，确实存在弊端。对了，前些日子刘林甫建议道，可以四时听选，随阙注拟，这样也许更快捷一些。"刘林甫现任吏部侍郎，是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

李世民略微思索了一下，大喜道："这样很好。无忌，可让刘林甫呈来奏折，朕批阅后即可施行。士大夫经历战乱之后，不乐仕进，所以能干的官吏不多。有了这个办法，相信眼前的局面很快就有所改观。"

说到这里，李世民一转话题，又道："无忌，眼下封德彝逝世，腾出了尚书右仆射这个位置，我想由你来代之。另外，萧公等老臣脑筋太死，动辄压制玄龄、如晦等人的言论，我已经隐忍多日了。尚书左仆射的位置由房玄龄担当，尚书省的事务由你和玄龄主之。"

长孙无忌摇头道："更换宰臣现在很有必要，然这里有两点不妥：一者，臣为外戚，这样日日权重，恐于朝纲不利，最易引起别人的话柄；其二，萧瑀、陈叔达等人皆是忠于陛下的老臣，如此轻易将他们换下，恐会引来诸多说辞。"

"这两点皆不妨。你虽为外戚，然随我征战多日，为朝廷立有大功，我用你非因亲戚，实用你才，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是也。至于萧、陈他们，我知道他们对我忠心耿耿，然其眼光见识才具已影响了理政大局，非更换不可，这是大节。我这样做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还会经常询之以政道，尊之为前辈，你放心，像裴寂以前那样待我，如今尚且有名有封，何况萧公他们呢？"

长孙无忌见李世民说到这个份上，只好点头答应。

长孙无忌离开后，李世民步出殿外。眼见庭院中绿树葱茏，枝叶繁茂，忽然生出到终南山狩猎游春一回的愿望来。想到这里，他竟不能自已，令太监将那只高丽国献来的海鹞取来，意欲玩赏一回。

这只海鹞名为渔阳白，周身羽毛为白色，神俊异常，模样很惹人喜爱。李世民亲自驯它，如今已经能在李世民的口令下或扑击，或收势，可谓善解人意。李世民这会儿接鹞在手，那边的太监提着鸟笼准备放鸟。李世民打了一下手势，太监急忙打开鸟笼，两只黄鸟扑棱棱地飞上蓝天。李世民解开缚在海鹞脚上的细链，挥手向黄鸟一指。只见海鹞一飞冲天，如箭一般扑向那两只已飞得只剩下两个小点的黄鸟。人还没有看到海鹞如何动作，只见那两只黄鸟直线掉到地面上，海鹞一转身飞回到了李世民的臂膀之上。

李世民哈哈大笑，用手轻抚海鹞的羽毛，赞道：“好鸟。”

李世民未尽兴，忽然收敛起笑容，忙不迭地把海鹞塞入衣怀中，然后正色站立。

只见拐角处走过来一人，矮矮胖胖，步履蹒跚，那模样是李世民熟悉之极的。不言而喻，来人正是魏徵。

魏徵来到李世民面前一揖道：“臣有事要奏，得知陛下在后殿庭院，因径直来了，请恕臣唐突失礼。”

“罢了，朕早就说过，但凡有事要奏，你可以不拣时辰，不拣场合，今日来又有何失礼之处呢？只是这帮该死的太监，都死到哪儿去了。魏大夫来，缘何不早点通报？魏卿，你要奏何事？”

“记得年关之后，陛下说厘改吏治，且令房中书并省官员。然直到今日，臣未见有任何动作，心中实在不解，因来问问陛下。”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件事儿有些复杂了。玄龄当时拿出一个法儿，孰料遭到封公的极力反对，萧公和陈公也来附和，以为旧官体非常合理，不用更改，并直斥玄龄不懂吏治之道肆意妄为。朕看他们分歧太大，就把事儿先压了下来，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陛下向来以果断闻名，缘何在这件事儿上优柔寡断？官家冗员太多，亟须并省，这是不争的事实，岂能因为几名老臣的坚持阻碍了大局？且如今封公已逝，陛下说服萧公他们，早日施行并省之法，臣看现在正是时机。”

李世民感到胸前的海鹞在那里蠕动挣扎，遂用手按住海鹞，令它不可妄动，心不在焉道：“是……是……朕想朝中之事儿，还是力求万全最好。”

魏徵看到李世民的胸前有物蠕动，脸现诧异，不解地问道：“陛下胸前似乎有物，莫非有什么痛楚吗？”

李世民脸现尴尬之色，搪塞道：“没什么，朕今日感到有些胸闷，因寻些凉物熨抚。嗯，你说得对，这事儿到了定盘的时候了。”

魏徵再奏道：“若行并省之法，则知人最为重要。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若误用恶人，即使其才具出众，然为害极多。”

李世民觉得胸前的海鹞安静了下来，心境也随之平和下来。

他仔细琢磨魏徵的话，点头说道：“魏卿所言极是，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

所听。如用人一节，最为重要。朕若用得正人，则天下皆善；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朕因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如此看来，卿所奏须重德行一节，应作为择官的首要。朕即嘱无忌要将之作为考人的第一课。”

李世民的语气一转，说道：“魏卿，你如何评价自己呢？”

魏徵不假思索，脱口答道：“臣往日曾对陛下说过，臣定当鞠躬尽瘁，效先朝前贤良臣之英烈，忠心为圣上办事。”

“哈哈，你这话说得滴水不漏，还是不着痕迹嘛。魏卿，朕这是和你开玩笑来着。朕这些天一直在想，若让你在谏议大夫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未免有些屈才了，朕想给你换一个位置。”

李世民说出这样的话，其意思已经很明显，即是要给魏徵升官加品。魏徵岂有不明白的道理，顿首道：“臣生性禀直，又遇上旷世明君，臣以为继续在谏官的位置做下去最为合适，请陛下不要为臣操心了。”

李世民又哈哈一笑，说道：“魏卿，朕知道你又在动小心眼了。你以为朕不愿意你经常进诤谏之言吗？非也。你即使到了别的位置上，依旧可以保持谏官之本色，朕一点儿都不烦，相反欢喜得紧呢。算了，我们不再说这个话题，你还有什么事儿要奏？”

魏徵从袖中取出疏议一道，双手递给李世民，说道：“臣听说有人劝陛下出城狩猎，臣以为目下非常之际，不宜狩猎。因上疏一道，请陛下审示。陛下若以为臣所奏有些道理，可斥那些劝说之人，以理夺之。”

李世民接过疏议，展开一看，只见其中写道：

臣闻秋狝冬狩，盖唯恒典，射隼从禽，备乎前诰。伏唯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将欲摧班碎掌，亲御皮轩，穷猛兽之窟穴，尽逸材于林薮。夷凶剪暴，以卫黎元，收革擢羽，用充军器，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之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状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荛之请，降纳涓浍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

李世民读完此书，心中暗道：“这个乡巴佬莫非有先见之明？我这里刚刚动了要去终南山狩猎一回的心思，他那边的疏议已经写好了。”遂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前，多亏自己眼疾手快将海鹞藏起，不然让魏徵看到，免不了又是一番劝谏。想到这里，李世民正色道：“魏卿思虑良深，朕甚嘉许。朕一会儿令人将你的这道上疏贴于殿内的照壁上，使朕能随时浏览，以为鉴戒。”

魏徵见李世民接受了今日的谏议，遂躬身告退。

李世民看着魏徵慢慢走远，既而拐入墙角后隐然不见，急忙低头拨开胸前衣襟取出海鹞，却见这只鸟儿已经周身挺直，显是气绝。原来魏徵奏事太久，海鹞在李世民怀中呼吸不畅，竟然活活闷死。

第二日的朝会上，萧瑀和陈叔达同奏一事，然各执一端。两人一开始还能据理申辩，到了后来，竟然脸红脖子粗当堂争吵起来。李世民先是呵斥了几句，然压不下去，最后勃然大怒，令人将他们拉回家中，闭门思过。紧接着一道诏令，以他们两人不敬，予以免职。

到了午后，李世民派人将萧瑀、陈叔达召入宫中，竟欲对他们抚慰一回。

陈叔达、萧瑀的气息未平，两人见面后依然愤愤不已，互不理会。他们又见到诏令，知道被免去官职，觉得李世民小题大做，心中更是烦闷。

李世民脸色严肃，说道："萧公，陈公，你们作为德高望重的名臣，在朝堂之上竟然失仪争吵，朕的话你们也不听。百官众目睽睽之下，让朕的颜面放在何处？朕今日免了你们的官，你们心中存有怨愤吗？"

萧瑀道："陛下平日里导人诤谏，臣想只要心为国是，虽方式有些激烈，亦不为过，因在堂上与叔达争论。陛下今免臣职，不敢心存怨愤。其实河水后浪推前浪，臣已老朽，该是致仕的时候了。"

李世民听得出来，萧瑀的言语中明显有怨气。他不接话，转向陈叔达道："陈公，你以为呢？"

陈叔达比萧瑀明白一些事理，低头说道："臣回家后，觉得我们今日朝堂之上的行为确实有些过激。臣与萧公皆是老臣，又得陛下倾心信任，理应为百官示范。我们在堂上一吵，百官定会笑陛下放纵臣下，无规无矩。陛下今日免了我们的官，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萧瑀哼了一声，说道："陛下，臣以为若心为朝廷，可以不拘形式。哼，臣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见风使舵的滋味，且这一辈子也不想学。"

陈叔达的脸红起来，也忿愤说道："陛下，天下的事儿抬不过一个'理'字。明明无理硬要强项说嘴，还以为自己一向正确，臣看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世民知道萧瑀是宁折不弯的性格。他侍奉隋炀帝和李渊两朝为臣，其性格一直不改，那是众人皆知的。眼见两人又要在自己的面前吵架，他立起身来走到萧瑀面前，恳切地说道："萧公，朕知道你的性格和心事。当初朕受隐太子倾轧，你和陈公不随波逐流，与陈公一起在太上皇面前保举我，朕至今难忘。朕现在为君，一心想整顿朝纲，厘改吏治。若任由百官不明规矩，朕有何面目面对天下呢？我中华为泱泱大国，四夷若知道这样，他们又如何来礼我敬我呢？萧公，朕知道你一直心爱于我，那是你知道朕非胡作妄为之人。你说，你如此待我，莫非想舍我而去

吗？”李世民提起了过去的事，萧瑀和陈叔达顿时心生柔情。心想那时候不遗余力支持李世民，是瞧中了他的才具和胆略，相信他若为君，定能光大国家。然李世民即位之后，自己在朝堂之上动辄欺凌新臣，坚持己议，若李世民不用自己的意见，则顿时有失落之感。如此看来，自己是有点倚老卖老之嫌呢。想到这里，萧瑀嗫嚅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陛下一直不能释怀，是有些太看重老臣了。”

李世民接着道：“朕多次说过，朕不想学汉高祖之举诛杀功臣。今日免了你们的官职，只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过一段时间，朕还会恢复你们的官职的。其实你们赋闲时，朕也不会让你们闲着，这军国大事，朕还要日日向你们咨询的。萧公，你以为如何？”

萧瑀的性子执拗，向来吃软不吃硬，经李世民这一番软语劝说，也就软了下来，因表示道：“陛下，老臣非不明事理之人。陛下既然说到这个份上，老臣定当遵从。我们名为君臣，其实若论辈分，太上皇以前日日称我为萧郎，则陛下为老臣的后辈。话已至此，臣岂敢自恃老脸而执意指斥陛下呢？”萧瑀是李渊母亲独孤氏娘家的女婿，与李渊平辈。李渊在位时不呼其官衔，而是称其为“萧郎”，很是亲近。

眼见一场风波烟消云散，李世民笑容上脸，遂对萧瑀道：“如此，萧公也不可再对陈公疾言厉色了。嗯，我们一同进晚膳吧。你们要当着朕的面对饮几杯，一笑泯恩仇嘛。”

陈叔达笑道：“陛下也太小瞧我们了。想臣与萧公共事多年，岂效小儿女促狭之状？萧公，你说是不是？”

萧瑀以微笑作答。

晚膳之时，李世民心中盘算要马上调整相位。即由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任尚书右仆射。如今北方无战事，防备东突厥之事由李世□、李大亮在那里把守即可，可将李靖抽回来充任中书令一职。

李世民当晚即将房玄龄、高士廉、虞世南、杜如晦和长孙无忌召入宫中，确定了此次授任之事，并让虞世南拟出诏令，规定明日即颁行天下。

眼见一切正按部就班地进行，不想长孙嘉敏半路杀了出来，顿时打乱了李世民的章法。

第十一回

擢房杜左右仆射

整吏治京官并省

李世民顺利地更换了朝中重臣，心里觉得很是轻松。这日日落之后，他乘舆前往仁寿殿，欲与长孙皇后共进晚膳。

夜色慢慢透入了殿内，司灯宫女在不知不觉间点亮四周的灯烛，殿内显得亮堂堂的。长孙嘉敏新诞下一女，尚在哺乳期内，所以周身显得丰满，行动之时也透出一丝慵懒。她见李世民心情很好，遂说道："陛下日常操劳国事，难得有舒心的时候。趁此良宵佳时，妾这里著文一章，请陛下品评一番如何？"

李世民道："嗯，我听说你这些日子以来不顾身子弱，又是翻看典籍，又是奋笔疾书，定有绝妙好词。好呀，将你的那篇妙文拿来。"

长孙嘉敏嫣然一笑，转身到殿右侧的书案上取来一卷文册。

李世民展开一看，见上面布满了娟秀的小楷，识得是长孙嘉敏的字体，遂赞扬道："好呀，我不看内容，仅看这些字迹，心已经醉了。嗬，敏妹，我看你的字体怎么越来越像王羲之了？"

"陛下又在取笑臣妾。妾就是再练上一百年，也难赶上王羲之之万一呀。"

李世民不再接腔，专注观看长孙嘉敏所写的文章。文章题目叫《马皇后论》，说的是东汉明帝的皇后马氏的事儿。

马皇后的德行、人品，均称东汉一代后妃中的佼佼者。她知书、达理、孝亲、事君、节俭，史称她为贤后。长孙嘉敏文中除了赞扬马皇后的这些优点之外，对她不能抑退外戚专权的苗头进行了非议。汉章帝即位后尊马皇后为皇太后，并晋封马皇后的三个兄长为列侯。马皇后虽对其兄长家中"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权势排场均加以训诫，然而最终仍同意其家兄接受封爵、参与政事，实为东汉外戚专权的渊薮。李世民边看边点头，最后不自禁诵出声来："外戚贵盛实乃乱政之祸源，如马皇后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仅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实应以之自勉，亦以之勉人。"

李世民读完大喜，赞道："好哇！"眼珠一转，笑道："敏妹，你今日让我看这篇文章，不单单是让我欣赏你的文采吧？"

"陛下圣明，妾是有话说。妾前些日子听家兄偶然提起，说陛下要擢其为尚书右仆射。如此，我朝宰辅之职让外戚居之，妾以为不妥。因写下这篇文章来劝谏陛下，并请收回成命。"

李世民不同意，说道："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为明君，那么明君行事岂能糊里糊涂？我令无忌居于宰辅之列，不因他是你的兄长，实因他有辅国之才。敏妹，古语有言'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像魏徵原为我的仇家，我能用之；像无忌虽为姻戚，亦要用之。盖因他们忠心对我，且有才具。"

“陛下的心思妾明白，然妾托身紫宫名为皇后，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恳请陛下勿以妾兄为宰辅。”长孙嘉敏所举的例子，是指汉惠帝时诸吕专权及汉昭帝时霍光专权，他们虽盛于当时，终究被灭。

长孙嘉敏先是著文说明马皇后之非，继而拿出诸吕和霍氏专权的例子，让李世民难以驳斥。李世民一时语塞，不禁有些气恼，问道：“我以前多次与你论及赏罚之事，你以后宫女流之辈不宜参政为由而不语。我今日调换无忌的职位亦是政事，你缘何要横加阻挠？”

“无忌为妾的家兄，为防姻戚专权，这样的话儿只有妾来说最好。”长孙嘉敏素常与李世民说话，皆是轻声细雨如风拂杨柳，从来没有今天如此执拗的时候。

李世民本想今晚与长孙嘉敏温存一番，可长孙嘉敏现在先是以大道理训诫，继而与他顶嘴，弄得他没有了任何情绪，遂打定主意要到阴梦婕那里。他起身道：“罢了，我今晚不想再说。总而言之，无忌与我为布衣之交，又是佐命元勋，其才具位列宰辅一点儿都不过分。你不同意这事也罢，就这样定了。”说完，他大步迈出殿门。

长孙嘉敏并不惊慌，送走李世民之后，转身到书案前匆匆写了几行字，令人连夜送给长孙无忌。

此后两日，长孙无忌数次找到李世民，苦苦哀求逊职。不言而喻，这里面定有长孙嘉敏的功劳。李世民最后被闹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长孙无忌道：“好了，我让杜如晦来替你任尚书右仆射，这样你和嘉敏都该满意了吧？你们兄妹两人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外人看来，定会说你们不知道好歹！只是吏部尚书一职已有人选，你反而成了散官，难道这样才最趁你们的心意？”

李世民虽这样说，终究难舍长孙无忌之才。后一日，朝廷诏书颁下，授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温彦博为中书令，李靖为兵部尚书，褚亮为吏部尚书，另授魏徵以谏议大夫之职参与朝政。至于长孙无忌，李世民授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名为一等文散官），令其参与朝政。

回到后宫，李世民得意地对长孙嘉敏说道：“敏妹，我到底拗不过无忌你们啊，只好给无忌授了一个闲职。我以前多次笑别人惧内，看来你的二郎也一样啊！”

长孙嘉敏见李世民听从了自己的意见，不由得喜色上脸，遂凑近李世民身旁抚其手曰：“小敏什么时候都是顺着二郎的。郎君为国君，不令外戚专权，说到底，这样还是对国家有好处的。”

李世民见长孙嘉敏的红晕上脸，那是他非常熟悉的样儿，遂一伸手将她揽入怀中。

一场小风波归于平静。

长孙无忌现为开府仪同三司，其位置一点都不比尚书右仆射低，依旧掌握实权。只不过像长孙嘉敏这些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新词儿，还以为是一种虚名，就被蒙蔽了过去。

房玄龄和杜如晦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并省尚书省及六部官员。唐制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和内侍省，后三省主要管理宫中事务，维系政府运转则主要由前三省来完成，即三省六部制。其中，中书省为决策机构，主要掌管军国之政令；门下省为审议机构，对中书省所拟政令坐而论之，举而行之，并掌臣下上达之文书；尚书省为执行机构，掌上下传达之事。中书省和门下省因事务相对简单，人员也相当稳定且人数较少，而尚书省的事务繁杂，人数较多且经常变动。房玄龄和杜如晦上任之后，发现尚书省人员过于庞大，在册人员有八百余人之多。

房玄龄和杜如晦这对老搭档，行起事情来雷厉风行。他们每天工作八个时辰以上，将各个职位都琢磨了一遍，将之或并或省，仅留下二百九十三人。两人对于裁下来的人如何安置不敢做主，专此找到李世民请旨。

李世民简略听完两人的陈述，微笑道："看来人皆有私，你们身列宰辅也难免啊。"

房杜两人茫然不解。

李世民接着道："朕年关之时，就让玄龄和无忌为主，设法立即并省官员，然你们迟迟不办。玄龄，你刚刚来到尚书省，即夜以继日将此事完成，不是偏私又是什么？"

房玄龄诚惶诚恐，奏道："臣未早日完成并省之事，委实是臣之罪。臣所以今日先在尚书省内推行，也想有所补救。"

杜如晦打圆场道："陛下，玄龄当时在中书省，虽奉圣上之旨欲并省官员，然各省各部皆说人员不多，有的还要再添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说实话，这确实有点难为玄龄兄了。"

李世民显然不赞成杜如晦的话，斥道："胡说，玄龄当时与现在皆为一省长官，又奉朕的旨意，缘何就不能为呢？"李世民现在这样说，显然忘记了萧瑀等一班老臣的阻力。他话锋一转，接着道："然则你们今日毕竟做了，很好。朕想此事还做得有点不够，像其他五省，以及御史、司天二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四监，还有军中十六卫，皆要效尚书省进行并省官员。玄龄、如晦，这件事儿还要由你们来办。"

两人面面相觑，他们刚刚入主尚书省，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若接手这件事情，累白了头发不说，关键是要耗费许多时日。然皇帝的旨意不可

违抗，两人急忙答道：“臣领旨。”

李世民目视前方，沉吟道：“至于你们所问裁下来的人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难题，容朕好好想一想。这帮人既然被裁下来，考课评语定然不佳，若贸然将他们再安排外任或其他实缺，每年经过会试铨选的年轻才俊，就被这帮人挡了路。若令他们空吃俸禄，亦非朕的本意。玄龄、如晦，此事到底如何办，你们心中应该有个主意。”

杜如晦用目光征求了房玄龄的意见，小心答道：“陛下，臣与玄龄兄曾经议论过一个主意，只不过略显霸道，恐怕与陛下所行仁政有些不合，因不敢妄说。”

“说出来，朕不怪你们。”

“这些人被裁下来之后，朝廷可以保留他们的品秩、官俸一年。他们要在这一年期限内，或凭自己能耐再求实缺，或求其他生路。一年之后，朝廷撤其品秩、官俸，由其自生自灭。”

李世民的眉头微皱了一下，叹道：“这帮人品秩不一，他们能谋到如今的位置，委实不容易。自生自灭？的确有些霸道了。”他沉吟半天，然后说道：“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若他们不能再谋官职，可令他们回归乡里，依品秩给予其致仕俸禄的一半，这样他们才能生活下去。”

房玄龄道：“陛下这样做，足见宽仁之心。臣等依旨并省，再无后顾之忧。”

李世民笑道：“无后顾之忧？玄龄，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和如晦干这差使，便是要做一回出头的椽子。这帮人以前既风光又养尊处优，一下子将其罢归乡里，他们定将你们骂得狗血喷头。哈哈，这一番委屈够你们受的。你们要对他们说明，干这件事儿的后台就是朕，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官在得人，不在人多，这件事情终究要做的。”

此后数日，房杜两人带领一帮人并省京城的文武官员。其时，京城文武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六十三人。这些人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自己给并省下来，纷纷托门路来打探消息。无奈房杜两人有言在先，若有人走漏消息，定当严惩不贷。诸位主事之人只好铁面无私，将所有人都挡了回去。

十日后，并省方案以诏制方式颁下，并明示了各职位留任人员。原二千五百六十三人经过并省后，仅留任六百四十三员，共裁掉一千九百二十人。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留任者不免沾沾自喜，被裁撤者不免神情黯然，有的人甚至痛哭流涕。其中有一位勃然大怒，迈开虎步到尚书省找房玄龄、杜如晦算账。他抬脚进了尚书省正堂，伸手推开前来拦阻的衙役，扯喉大叫：“房玄龄、杜如晦，看你们有何面目来见我尉迟恭。”

房杜两人早已经料定会有今日，听见尉迟敬德的声音，赶紧迎接出来，一人架住他的一只胳膊，说道：“原来是敬德大驾光临，走，走，我们到内堂说话。”

孰料尉迟敬德一点都不买账，他双手一甩，将两人扯了一个趔趄，怒吼道：“到什么后堂？就在这里说！哼，你们这两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账房先生，竟然算计到我尉迟恭的头上了。我问你们，我尉迟恭哪点对不住你们了，竟然把我裁掉？”

尚书省的属官和衙役们闻听有人在这里大吼，纷纷前来探询究竟。杜如晦见状，也大吼一声：“看什么看？都滚回你们自己的位置。尉迟敬德，我告诉你，有话我们到内堂好好说，你若一味在这里咆哮公堂，朝廷是有制度的。你虽力气大，然难敌六手，若把你揪到戴胄那里，想你的面上更不好看。”

尉迟敬德见素常儒雅的杜如晦今天动了怒火，又知道杜如晦禀性刚毅定然说到做到，不免为之夺气。他抬腿向内堂走，边走边说道：“去就去，我尉迟恭还怕了你们不成？哼，若你们说不出理儿，小心我发作起来，定把你这堂上打个片儿飞。就是拼着见了圣上，我也一点都不怯！戴胄又算什么东西，他能吓住我吗？”尉迟敬德到了内堂，居中一站，气哼哼不再言语。

房玄龄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地说道：“敬德，我和如晦其实也不愿意看到眼前的局面。然并省官员的事情由圣上钦定，至于留任何人更要经过一应程序。你的功劳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又多年随当今圣上一起建功，岂能没有情分？奈何你这一段时间有点居功自傲，平素欺凌同僚不说，就是在上官面前，你也是呼来叱去——无非想圣上宠着你。唉，京城之官现在见了你唯恐躲避不及，你这样做，其实有些太过了。”

杜如晦说道：“是呀，敬德。为了你的事儿，我和玄龄兄多次商议，要想法保全你的职位，然其势不能。不瞒你说，我们最后还找圣上示下，权衡再三，觉得还要以大局为重，把你从留任名单上拉了下来。”

“我到底碍住你们什么地方了？我对圣上忠心耿耿，为圣上扫平天下、登上皇位立有不世奇功。我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圣上也不会舍弃我的。说到底，还是你们两人搞的鬼。我以前对你们很敬重，没想到文官与武官还是有区别的，像我们尚武之人终究要被你们算计。算了，我找圣上说去。”

房玄龄接着劝道：“敬德，你随圣上多日，难道不了解圣上的心性吗？圣上现在刚刚即位，他面对的是天下大众，不再是当初那秦王府的一班人。圣上考虑问题，现在多从天下大局着眼。还记得吗？当初秦王府有人埋怨圣上不念旧情，反而多任用了昔日的仇家如魏徵等人，圣上当时说了什么话来着？敬德，你居功跋扈是明眼的事儿，为同僚、上官所不容，且考功评语亦差，圣上若坚持用你，定会寒了众人之心。你表白说

对圣上忠心耿耿，难道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替圣上着想吗？”

尉迟敬德越听越不耐烦，转身作势要走，说道：“好了，我不想再听大道理了，瞧你们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惹得我心烦。我和你们说不出个什么结果来，我找圣上讨句话来。”

房玄龄见状，顿时收起笑容，正色道：“尉迟敬德，接旨。”

尉迟敬德一愣，转脸见房玄龄和杜如晦的神情严肃，不似作伪，遂急忙面向房玄龄跪下，口称：“臣尉迟恭接旨。”

房玄龄说道：“这是圣上的口谕，专门说给你尉迟敬德一人听的：敬德随朕多年，忠心可嘉。然近来居功自傲，有可责之处，朕前次已在叔宝宅中斥责于他。敬德此次被黜，盖缘于此。可嘱敬德居家思过，不得咆哮张扬，朕也不见他。至于其授职之事，两月后由房杜二卿妥善安置。”

尉迟敬德听完，顿时泄了劲儿，说道：“圣上……圣上不愿意见我，这……这如何是好？”

杜如晦将尉迟敬德从地上拉了起来，说道：“来，敬德，先坐下说话。你听了圣上的旨意，可见圣上对你还是一片关爱之心呢。我们作为圣上的旧属，知道了圣上的这番心意，应当处处为圣上着想，且要行事谨慎，不能让外人抓住把柄说三道四。敬德，你读书不多，不知道前朝往事，像汉高祖定邦后诛杀韩信、黥布等功臣，难道单单说是君主的原因吗？这些功臣立国后居功自傲，不遵守国家法度，也是其惹下杀身之祸的原因。当今圣上宽仁，颇念旧情，然你也不可无法无天，弄得不好收拾。”

尉迟敬德如今所惧者，普天之下唯李世民一人而已。他平日里跋扈张扬，无非是仗了李世民之势。李世民现在不愿意见他，这是破天荒头一遭的事儿，他只好收起了刚才的嚣张气焰。他在那里默不作声，其实并未将房杜的劝诫听进去，心想：若两月之后再为自己授职，这面子就丢大了。想到这里，他脱口而出：“我尉迟恭这次算是摔了个大跟头，今后没面目再在京城里混了。算了，京城里有什么好？老子瞧着这帮人就生厌烦，走他娘的，这样最干净。房杜仆射，我想如咬金那样放为外任，你们瞧瞧什么地方适合我？”

房玄龄和杜如晦听见尉迟敬德改了称呼，知道他已经转了心思，遂交换了一下眼色。杜如晦反问道：“敬德，你喜欢什么地方？”

尉迟敬德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嗯，我听咬金说过，南方山川秀美，气候宜人，且我的继室亦为南人。你们就在南边给我寻个地方吧。”

房玄龄点点头说道：“好呀，最近襄州刺史出缺，待我奏明圣上，就授你为襄州刺史吧。敬德呀，你若出为外任，即为当地的最高主官，当地军政庶务皆系于你一身。你到任后，千万不可再依现在心性为所欲为，须谨慎为之啊。”

尉迟敬德不耐烦再听，遂起身告辞。

房玄龄和杜如晦顺利地打发走尉迟敬德这个刺头儿，其他望风的人闻讯后不免气馁，再也不敢轻易来此寻衅。这样，并省官员之大事就顺利平稳地完成了。两人办完这件事情，即开始着手整理尚书省内部庶务。

他俩召来六部尚书、侍郎，询问他们如何整顿厘改庶务。大部分人面露难色，不肯言语。户部尚书裴矩说道："此次并省之后，户部留任人员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下官这几日一直夜不能寐，整天盘算着如何调理人手。唉，原来的事情一点都没少，可人员一下子少了那么多，不由得手忙脚乱。现在若再让厘改庶务，时间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能否过上一段时间再说？"大部分的尚书和侍郎显然赞同裴矩的话，缓缓点头。

杜如晦听后立刻给挡了回去："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议论做与不做，而是如何来做！以前人多之时，是因人设事；此次并省之后，就要因事设人。以前多次说过让你们行并省之事，皆被你们以各种理由推搪下来；现在并省已毕，若按以前的老套路运作，那前面的劳作岂非都白费了？"杜如晦任兵部尚书时，行事雷厉风行，干练有度，同僚之中皆以强硬誉之。

房玄龄说道："圣上亲口对本官说过，官在得人，不在人多。尚书省执掌总领百官、仪刑端揆，上下传达之通畅为首要。此次并省之后，留任者相对都是一些干练之人，可使他们一专多能，使类似的活儿兼并在一起，即可提高处理庶务的效能。至于如何运作，我和杜仆射商量过了，十日内由各部拿出预案。经过核查后，即予施行。"房玄龄平素儒雅谦和，像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语并不多。

李靖新任兵部尚书，对房杜两人大刀阔斧厘改吏治的做法由衷地赞成。有唐以来，似李靖这样军机冠盖天下者，实为第一人，其洞察时事与前瞻将来之能亦为超绝。他伸手从袍袖中抽出一卷文册，将之递给杜如晦，说道："所幸杜仆射为下官的前任，兵部厘改已久，李靖此来倒是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杜仆射，这是下官令人拟出的一份草稿，就兵部人员设置及职能，还有庶务办理之程序，大致做了些说明。不知道能否以为预案之用？"

杜如晦展开一看，只见其中所列甚详。全卷共分为四章：一曰人员构成，包括尚书、侍郎在内，兵部仅设属官二十三人；二曰职掌范围；三曰办事程序，其中如移文一节，皆规定了详细的时间；四曰应急预案。杜如晦看完后将之交给房玄龄，说道："人言李药师能卜先机，我今日算是开了一次眼。不错，我所说的预案就是这样。总而言之，京城百官经过并省之后，设法提高办事能力，使政令畅达，人倍其能，即是此次厘改的主要目的。人言上行下效，我们这样做，相信下面的州县也不能无动于衷。"

褚亮点点头，说道："杜仆射，等一会儿请将兵部的预案让下官一观。此

次房杜仆射行并省之事，再厘改吏治，说来其中多是吏部的事务。唉，吏部今后定当知耻而后勇，说什么也不能落在后头。”

杜如晦微微笑道：“褚先生以前多掌文学之职，此次入主吏部，圣上其实最重你的‘廉直’一节。我们现在行并省，搞厘改，仅仅是表面的事情。我们要赶快将这两件事情做完，然后将之更好地服务于圣上的旨意。像户部，须以兴农为第一要务，今年天旱少雨，又生蝗灾，如何保证秋收，减少损失，就看户部如何协调地方了。另外，圣上说过要选用良吏，无非有两条途径：一在现任吏员中发现，二通过科举铨选以随才授任。褚先生，今后的吏治如何，关键就要看吏部如何识人。”

褚亮连连摇手，说道：“慧眼识人不是下官的长处，房杜二仆射多年来随圣上阅人无数，我只可为辅助。”

房玄龄眼光离开文册，对大家说道：“就这样吧，大家可依兵部此例交来预案。我原来想限为十日以内，现在看来时间太长，那就五日吧。”

房玄龄、杜如晦入主尚书省之后，这里顿时面貌一新。两人勤劳理政，处事公正且铁面无私。他们一心扑在尚书省的事务上，往往通宵达旦，等闲难得回家一回。有时候忙起来，他们甚至将到政事堂参加宰相议事例会的事儿都忘得无影无踪。

政事堂设在门下省，是宰相办事的处所，例由中书令负责召集宰臣议事。李世民在听朝之余，常常爱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东宫的弘文殿，他到这里多与饱学学士商榷史事，以为今用；还有一个地方即是政事堂，他到这里多与宰相们商议国家大事。

按唐制度，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皆为宰相；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亦为宰相职。然三师、三公现多阙员，眼下仅有裴寂为司空，而李世民只让裴寂有一个司空的名分，却不许他参与朝政来政事堂议事。经常来此议事者，计有门下省侍中高士廉，中书省中书令温彦博，尚书左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最近又新加上长孙无忌和魏徵，共有六人。

这日散朝之后，温彦博、高士廉、长孙无忌、魏徵依例入了政事堂，然左等右等不见房玄龄和杜如晦前来。原来他们两人下朝后直接奔向尚书省，显然忘了这码子事。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负责召集宰臣议事的温彦博，知道他们未来的原因，一面打发人去尚书省催请，一面不满地嘟囔道：“既然位居宰辅，当思天下之事。他们这样整日想着本省的事务，干脆别当这个宰臣了。”

这日的议题是绵州等地报来开挖河渠的奏疏，李世民鉴于隋炀帝开挖运河的遗祸，对此事极为慎重，嘱咐政事堂议论后再决。房玄龄和杜如晦是此事的正主儿，他们不来，此事无法开议。几个人只好相对而坐，随便说些闲话。

魏徵最先开言："这两位仆射到任后，终日忙忙碌碌，说来还是有些效果的。我这些日子明察暗访，觉得吏治之风确实有所变化。他们两人在那里铁面无私，且处事公平，不喜下面贪墨阿私，溜须拍马，下面的人眼见这样，只好收起短处，勤勉办事。以前诸省中以尚书省最有油水可捞，其风气未免不正。现在他们致力于吏治，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长孙无忌笑道："人言魏大夫眼光准鼻子灵，果如其然。要说这监察百官的事儿，是御史台的职责。你这样忙碌，就不怕别人说你的手伸得过长吗？"

这时听见外面有人接话："谁的手伸得太长呀？"话音未落，就见李世民已经跨入堂内。

几个人急忙立起身来迎候。原来李世民有话，他若到了政事堂，诸人不用再行跪拜之礼。

大家坐定后，长孙无忌将刚才与魏徵的对话说给李世民听。

李世民听到长孙无忌说魏徵的鼻子灵，忽然想起自己面对长孙嘉敏时骂魏徵的话，不禁"扑哧"一笑，马上又转入正色道："魏卿如此，好呀。朕昨日看到裴矩上了一份奏折，是谏朕之失的。这份奏折说来也和魏卿、玄龄、如晦都有些干系。"

原来李世民患于官吏贪墨成风，即让常何派宿卫扮成各色人到各司办事，并试着贿赂那些经办人员。户部的一名门令答应通融，悄悄受绢一匹。李世民闻知此事，即令将此人处死。裴矩作为户部尚书，很快知道了此事的始末，遂上疏道："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李世民阅罢觉得有理，遂令人将此名门令放还本职，责令裴矩重重诫勉其一番，不再治其罪。

李世民将过程大致说了一遍，然后说道："这件事儿和魏卿的干系，就在于魏卿开了谏诤的先声，裴矩虽不在谏官之列，闻朕之过即来谏之。朕记得魏卿以前也曾经谏朕要以诚信待人，朕派人密赂官吏，即为诈也，步了曹孟德后尘。由此观之，魏卿与裴矩皆守了一个'理'字。至于和玄龄、如晦的干系，正如魏卿所言，他们整饬了尚书省的吏风，使人尽以公心办事而已。像裴矩这样的人，他在前隋时候惯会见风使舵，到了我朝竟然变得忠直，委实不容易呀。裴矩能有今日，确实受了众卿的影响。"

众人听后觉得很有道理，高士廉说道："陛下其实自谦了，百官如此，盖因君主首善。岂不闻'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这句话吗？裴矩所以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子有什么变化，只是因为君主不同罢了。"

李世民不免有些得意，目视魏徵道：“魏卿，你以为呢？”

魏徵点点头，说道：“高侍中所言，臣也是这样以为的。只不过为政之道，不可浅尝辄止，更不能见到一点效果就沾沾自喜。圣人所以说居安思危，正为此也。陛下，眼下的治化刚刚开始，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李世民的一团高兴被魏徵的这番话打消下去，神情不免难堪。不过他最近多经历这样的场面，尤其在魏徵面前已经习以为常，就很快地调整了神态。恰在此时，房玄龄和杜如晦迈入堂来，他们见李世民坐在堂上，急忙躬身施礼。

李世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一面招呼两人坐下，一面说道：“玄龄、如晦，你们两人平时是最有章法之人，缘何就忘了来这里议事？听温卿讲，你们这也不是第一回了。你们既然位列宰辅，须以天下事为己任，不能天天陷身于尚书省的事务堆里，这样不好。”

房玄龄小心答道：“圣上所责甚是，只不过臣与如晦刚刚入主尚书省，诸事忙乱，一时理不清头绪。”“不错，朕看你们确实忙昏了头。你们既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这也是你们做宰相的主要职责。朕听说你们每每听受词讼，竟然日不暇给乐此不疲，还有时间替朕求贤吗？从今日开始，有关尚书省的细务可交尚书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及其他当奏者，方容你们过问。”

房玄龄和杜如晦急忙站起，齐声答道：“臣遵旨。”

李世民挥挥手，说道：“言归正传，赶快议事。”

各地此次报来的兴修水利项目，计有虢州欲修弘农渠，福州欲修材塘，绵州欲修折脚塘和云门堰，并州欲修栅城渠。这些工程量其实都不大，只不过今年以来李世民多次诏令不许滥征民力，各州刺史极为慎重，不敢擅专，因报来请朝廷示下。

温彦博简略地将以上工程叙述了一遍，然后抬头征询大家的意见。

房玄龄说道：“今年天遭大旱，田亩无水，禾苗饥渴。我看了各州报来的情况，北方的冀、魏、齐、郑、汴、陈、亳诸州以及关中地区的旱情稍轻一些。究其原因，前隋所修下的运河等渠，使沿途百姓汲水方便，能够灌溉，才得以缓解灾情。兴修水利有利于农桑，只是眼下百姓凋敝，似以不征役为佳。”

长孙无忌笑道：“看来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他开挖了诸多河渠，虽使当世百姓蒙害，然对我朝有利。”

魏徵不赞成长孙无忌的观点，驳道：“隋炀帝穷尽民力，其留下的运河正好作为一面镜子，以为鉴戒。岂能因获小利而沾沾自喜？无忌，我们位列宰辅，这样的念头一点都不能有。”

长孙无忌对曰：“魏大夫所说的都是圣哲大道，然眼下沿渠百姓皆蒙其利，这是事实啊！你总不能为了痛说隋炀帝之非，而将他留下的东西统统弃之不用，或者干脆将其开挖的沟渠再填起来。我欲兴农桑，除了以农为本以外，还要充分利用好前朝留下的东西，方为正理。像原来蜀郡太守李冰造的都江堰，至今还在使用，即为例证。”

魏徵又好气又好笑：“我……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将沟渠填塞了？”

温彦博摇手道：“别扯远了，圣上在侧，还是要议正题。你们这样斗嘴，是宰臣之间说的话吗？”

李世民看到魏徵那气急败坏的样子，不禁好笑。心想素来伶牙俐齿的魏征，遇到长孙无忌歪说其理，给闹了一个手足无措，实在有趣。

此后高士廉、杜如晦陆续发言，魏徵和长孙无忌也说了自己的意见。这件事情并不复杂，三言两语就说出了大概。兴修水利可以排涝抗旱，又有舟楫之利，是百益无一害的事儿。只是眼前不能滥征民力，这就显得很矛盾。诸人议论罢，齐齐眼望李世民，由其一锤定音。

李世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徐徐说道：“朕以前多次说过，致政须顾民心。兴修水利是为百姓谋利，不滥征民力也是体恤百姓，这两件事情都应该做。其实百姓农忙之时也是有时辰的，若其农闲之时也不能将时间荒废。此次兴修渠塘要改变以往的征役方式，可由当地官府召集所修渠塘能受益的百姓，先问明他们是否自愿出工修筑，若无阻碍，即可利用农闲时候开工。各州只要依此方法办理，不是强索民力，今后不用再报，即可便宜行事。你们若以为无不妥，就拟诏发下去吧。如晦，渠塘修筑时候，你要让户部派员下去明察暗访，防止州县官吏为出政绩，变着法儿滥征民力。唉，天下之大，不可放任不管呀。往往一道诏令下去，总有人变着法儿想对策。现在的吏治之风虽逐渐好起来，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李世民在堂上行了几步，转头又道：“大力兴修水利是不错的。天下山川纵横，雨水不均。今年天旱已久，有些地方颗粒无收；然将来也有暴雨成灾、大水泛滥的年份。现在国力有限，难以筹措大量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待将来有了积累，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玄龄、如晦，户部的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主持此事，要让他们立刻重新绘制天下的渠梁、堤堰、沟洫、运漕总图，将来在其紧要处逐年修建、疏通。隋炀帝修筑渠沟使我朝借利，然他当时好大喜功，幻想自己驾龙舟纵横天下，滥使了当时的民力、财力。这一点，朕任何时候均不会取之。兴修水利且修筑有度，此为朕之本意。”

议完了这些事情，李世民又将话题转到选才任能上。他说道：“玄龄、如晦，你们随朕多年，知道朕对举贤才的态度。当初朕令封德彝举才，然他许久未荐一人，并说天下无才可荐。朕当时就呵斥了他，须知天下并非无良才，惜未被发现或者人未尽其才。你们两人现在主事尚书省，朕

刚才说了，要将一应庶务付与左右丞办理，把你们的精力放在选贤任能上。还有，原来吏部侍郎刘林甫曾奏选人要四时听选，随阙注拟，朕也准了。眼下虽逢灾年，然这件事情不可耽搁，现在进行得怎么样？”

房玄龄答道：“按旧例选人须在十一月毕集京城，自从陛下准了刘林甫所奏，吏部已经知会各州，算来到八月初，第一批来会试的举子就该到京城了。”

李世民屈指一算，现在离八月仅有二十余日，遂说道：“哦，没想到眨眼就到了。此次会试要提高主事者的规格，玄龄、如晦，就由你们来主持吧，具体事务由吏部考功员外郎辅佐你们。”

“还有，闻喜宴之时朕要亲临，宴饮所费由内府支出。嘿，这一下子吏部考功员外郎当不成座主了，举子们成了朕的门生。”

举子会试之后，放榜得中者由状元领头，前去拜谢吏部考功员外郎知遇之恩，敬称其为“座主”，并自称门生。然后，及第举子凑钱在曲江设宴，邀请其“座主”居于主席，即为闻喜宴。李世民今日金口一出，此次闻喜宴不用得中举子自掏腰包，皇帝又亲临，岂不成了惊动天下的大事。

魏徵谏道：“陛下为天子，则天下举子皆为天子门生。眼下用人之际，陛下提高规格以示重视，实在有必要。只是数年之后，须依国家制度进行会试铨选，臣以为恢复常制即可。”

李世民点点头。

魏徵又说道：“陛下求贤若渴，臣想举荐两人。然臣为谏官之身，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世民笑道：“举荐真才固然需要有司层层选拔，然你们作为朕的股肱重臣，居于中枢之地，眼光要比常人高上一筹，你们阅人又多，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此，臣就冒昧举荐了。臣以为侯君集和杜正伦两人，皆有为相之才，可堪重用。请陛下细加审视，果如臣言，不妨简拔授用。”

侯君集多年跟随李世民征战，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被授为车骑将军，封为全椒县子。不言而喻，他是李世民的心腹大将。至于杜正伦，就要籍籍无名许多。他为相州人，曾经被举为隋朝秀才，在当地有些虚名。李世民经略河北的时候，房玄龄闻其名将之收入秦王府文学馆，现在一直在弘文馆内托名学士。

李世民听说魏徵举荐这两人，不免诧异，说道：“魏卿能举朕旧府之人，实出意料。我的宗亲旧属，若其无能无才，终究不授任他一官半职。像侯君集，朕一直以为他可为良帅，因命李靖教他兵法，使其有所受益将

来能有大用。你说他有相才，朕确实没有看出来。至于杜正伦，他一直在府里籍籍无名，整日里沉默寡言。魏卿，你因何判断他们有大用呢？”

“臣曾经在多种场合里接触他们，并用心体察。侯君集虽为武将，然胸襟开阔，谋事甚详，又善于孜孜求教，则有无尽潜力。其矫饰之举经过圣上谆谆训导，近年来也尽行隐去。又如杜正伦，其忠直无出臣之右，且文章天成，有汪洋恣肆之气，从中可见其韬略风范。鉴于此，臣以为他们可堪为用。”

李世民微微颔首，沉吟不语。这时，杜如晦也奏道：“陛下，臣这些日子细细观察，觉得岑文本颇具才能。其为邓州人，性格沉静敏达，又善文辞。曾任萧铣之中书侍郎，赵郡王孝恭袭破荆州时，文本归降。那时赵郡王部下欲行掠夺之事，文本挺身而出，说赵郡王道：‘隋无道天下大乱，我等所以归降大唐，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若纵兵掠夺，则江、岭以南人心离散。不如勒兵规范，并厚抚荆江，示唐皇之恩惠。如此，则归附者众。’赵郡王听其言而行之，果然效果明显。陛下，仅从此事上看，岑文本之见识要高人一筹，且怀仁抚之心。臣特向陛下举荐岑文本。”

房玄龄说道：“陛下，如晦说得不错，臣愿意一同举荐。”

李世民转向高士廉、长孙无忌、温彦博道：“你们对这三人有何评语呢？”

高士廉三人很为难，觉得不好说话，高士廉嗫嚅道：“房杜二仆射多替陛下取人，眼光是不会差的。魏大夫心存百姓，唯以才具取人，他既这么说，也是不会错的。臣等与这三人接触不多，又未多加留心，不敢妄置闲言。陛下如今求贤若渴，他们既然可堪为用，可以试用无妨。”

长孙无忌和温彦博缓缓点头。

李世民说道：“你们既然这样以为，也就是赞成了。嗯，侯君集既任车骑将军，又有爵位，实封也丰厚，其职位亦算高了，此次不用变动，朕再留心察看一番吧。杜正伦与岑文本既善文辞，可安排他们到中枢机要之地历练一番。擢杜正伦为给事中，专掌朕之起居注。他居于朕的身边，也让我可以就近观察他的才华。岑文本嘛，可授他为秘书郎，兼值中书省，与颜师古一同掌诏诰策令等初拟。”

李世民今天来到政事堂，本想顺便转一圈，没料到却遇到这么多事情。今天既当场定下了兴修水利之事和会试选人的体例，又意外得了几名被举荐之人，心中甚是畅快。他立起身来，说道：“就这样吧，大家都散去吧。”说罢，起身离去。

第十二回

开科举学子竞才

抗天灾刺史立功

眼见会试日期一日日临近，房玄龄和杜如晦开始忙碌起来，褚亮现为吏部尚书，自然也不能清闲。

唐代学校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官学中又分为两类，即中央官学和地方州、县官学。中央各类官学皆隶属于国子监，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其生徒名额及入学身份资格皆有严格的规定。如国子学，生徒名额为三百人，入学者为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或从二品以上曾孙，以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其余州、县官学生徒名额也有限制。每年的会试，各类官学中参加考试的生徒居于多数。其他举选因不从学校中选拔，而是先在州县举行预考以选人，称为乡贡。这两类人就构成了参加每年会试的举人。

举子们聚集京师，皆身着白色的麻衣，成为京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时人曾誉之为“麻衣似雪”。他们要分别参加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明史等科目的考试。这其中，因明法、明字、明算、明史等科做不了高官，历来不为士子所重。唯有进士、明经二科为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为士子所趋，来参加此二科目会试者占总数的十之八九。考试的科目大体分为四类，即帖经、经义、策论、诗赋。

房玄龄、杜如晦和褚亮既然主持此次会试，李世民又表示亲自参加闻喜宴，对此次会试极为重视，三人自然不敢怠慢。参加会试的生徒，因其入学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其背后大多有显赫的家世。至于经乡贡入围的人，因有上州为三人、中州为两人、下州为一人的限制，乡贡考生也与州府长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德年间以来，这些考生到京城之后，须打通考场内外的各种关节。他们除了向所司投递牒文、状书进行登记等例行公事之外，还有行卷、温卷等名堂。所谓行卷，即是考生将自己的史才、诗笔、议论之高下写成文卷达于主司，其中最关键的是将自己的背景告诉主考官。过了数日后，他们将该文复制一份再送一回，名为温卷。在这个过程中，有重权的家庭要向主考官打招呼，大多数人要想法拜见主考官，并奉上金帛。房玄龄三人先是下令废止行卷、温卷等旧例，又由褚亮提议此次考试采用“糊名”制度。

以往举行帖经、经义、策论、诗赋等考试时，考生将名字填在卷子上，考官阅卷时，可以看到该卷的主人。若考生与主考官串通，极易在试卷上做手脚。褚亮建议，考生将名字写上卷子之后，由贡院派专人在其名字之上糊纸加封，并盖上贡院的印鉴。考生交卷后，将所有卷子次序打乱再编上号码，阅卷及排定成绩时皆以号码为标志。放榜之前一个时辰，再由主考官及御史台、大理寺派员当场监督开卷，然后放榜。

李世民很赞成这样做，这日他来到弘文馆，赞扬褚亮道：“褚卿多读书而不僵化，此次发明‘糊名’之制可谓大功一件。看似小事，其实可以彰显我朝诚信、公正之精神。”

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人都很兴奋，以前他们见到科举腐败，虽怒其弊然也无招，此次能够凭能取士，也是他们多日的理想。陆德明说道：“新朝气象须在科举中体现，选士如何盖发于此。老臣这些日子也接触了几名来会试的举子，听他们的言谈，对此次会试充满了信心。以前会试之后，每每有落第举子当街痛哭，痛骂考试不公。这几名举子说，即使此次不中，心情也会释然，毕竟考试对每人都是公正的。”

李世民向房玄龄、杜如晦、褚亮点点头，意甚嘉许，说道：“采用‘糊名’方式，只是考试的第一道环节。现在诸贤毕集，朕今天来，是应玄龄、如晦之请，要与你们商量下一步的事儿。往年考生抱怨最多者，是答案不统一。陆卿，你以为呢？”

陆德明稍作思索，答道：“陛下，以往答案非一，主要有两种原因：一者是人为的。若主考官受人请托，定会牵强古意以为答案；二者，秦始皇焚书坑儒，前人经典残缺不全、亡佚散尽。虽经汉代诸人修补，然百孔千疮。其后战乱不断，经籍文字讹谬越积越多。以《五经》为例，现在天下流传的版本何止数十？陛下正行清明政治，此次会试又由房、杜仆射主之，则人为原因可以免之。唯经籍文字讹谬，若匡救之，非数日之功啊。”

孔颖达、颜师古显然深受其弊，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李世民也叹了一口气，说道：“所谓百业待兴，是说积弊太深啊。若历朝皆为太平盛世，则经籍典章顺利传承，不用再从头收拾了。嗯，这件事儿不可小视，须细细考究。南北朝之后，因南北对峙，各有师承，因袭旧说，在流传过程中不免以讹传讹。到了隋世，刘焯、刘炫开创统一经学的先河，惜隋世国祚短促，未能完成。此后隋末战乱，先代之旧章，往世之遗训，扫地尽矣。现在天下渐平，该是统一经学的时候了。颜先生，你少传家业，博览群书，精研训诂，这考订《五经》一事自然由你担当了。”

所谓《五经》，即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部古代经籍。正如李世民所言，《五经》因流传日久，文字多讹谬。加上南北分裂、版本不同且各自倚为正宗。如今天下一统，《五经》必然成为生徒学习的课本及考生们的考试所本，因未有统一的版本，使生徒和考生们莫衷一是。所以，现在考订《五经》，改变学生求经无所适从的苦恼，是迫在眉睫的大事。颜师古从家学中继承了研究经学的基本功，早就感受了《五经》版本不一的切肤之痛，闻听李世民钦定自己主持考订《五经》，心想这是流芳后世的美事，不由得大喜，从座上立起躬身道：“陛下如此重视臣下，师古唯有感激涕零。”

李世民道：“秘书省、弘文馆内的所有图书任你览取，朕另要下诏，令百姓士子争相献书，以备考订之需。颜先生，你既然领下这件事儿，中书省的事儿就不要多管了。温卿，颜先生的官职还挂在中书省，具体细务可交给别人办理。”

“臣遵旨。”温彦博、颜师古齐声答应。颜师古现任中书侍郎，为正三品，是中书省内中书令之下的最大官员，承担着大量的日常事务，繁忙自不必说。

陆德明说道：“陛下考订《五经》，徇是耸动学林的一件美事。老臣浸润经籍日久，欣喜自不必多说。老臣想，待师古考订《五经》之后，还有一件更繁重的事儿要做，即是要对经书进行统一的注疏。如今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科举之时往往缺乏统一答案，即缘出于此。”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朕想过这件事儿，只不过《五经》尚未考订，不好为之注疏。好吧，既然陆先生这样说，现在也要着手来做。孔先生，你深明《五经》，隋末时曾与名重海内的经师刘焯辩难经义，可见你对南北经学深有造诣，对《五经》进行注疏一事就由你主之了。你可精选天下名儒以为助手，先做一些前期工作。待颜先生事毕，也让他来助你。名目嘛，现在也可定下，颜先生考订的《五经》可名为《五经正本》，你依此注疏可名为《五经义疏》。”

孔颖达也欣喜过望，躬身领旨。

李世民定下了这些事儿，忽然想到远水解不了近渴，遂说道：“至于眼下的会试，只好多依人力了。像命题、判卷、审核，就由玄龄、如晦、褚、陆、孔、颜、虞等先生辛劳一番了。取贤选士为国之大业，不可有任何懈怠，想你们不会枉费朕的这番心思。”

陆德明拱手道：“陛下即位以来，虽时日短促，然励精图治，诸事渐有端倪。命题、判卷及审核事关取士大业，臣等不敢怠慢。老臣以往常常爱钻牛角尖儿，遇到这等大事不敢含糊，一章一句定与他人剖说明白，不敢擅专。”

陆德明年纪既长，名气又大，在儒林中有着泰斗的地位，遇到学术纷争时，他常常一锤定音。他的结论未必使每人都服气，然碍着他的名气大家不敢吭一声。今天他当堂表示与别人积极沟通，实在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周围人听到后，不免心生感激，李世民也赞同，笑对他点了点头。

会试有条不紊地举行。考试之日，举子们自备蜡烛、饮食，以及各种考试所用之物，通过层层关口，鱼贯进入贡院。这些举子自晨开始入院考试，至暮方退。唐制规定，举子们到了晚间还没有交卷，许烧烛三条。若三条烛用完，则必须交卷。

李世民这日早朝之后，轻车简从来到贡院对面的城楼上观看。就见一千

余名举人手携脂烛餐器，肩扛单席，听到吏员呼其姓氏则入于内。其时天色尚暗，如长龙一般的队伍缓缓移入贡院。李世民看了一会儿，忽然纵声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我囊矣。”

放榜之日，榜前万头攒动。就见进士科黄榜上，褚遂良以头名得中，成为新科状元。人群中有人知道褚遂良的来历，不免嘀嘀咕咕：“知道这褚遂良是谁吗？他是现任吏部尚书的公子啊。都说此次会试公正无偏私，看来也未必呀。”

其实褚遂良得中状元，尚费一番波折。

考生们经过帖经、经义、策论、诗赋考试之后，陆德明等一班人认真地阅卷、复核，其中进士科一百一十七号考生综合分数列为第一，成为进士科的状元。放榜前一个时辰，房玄龄、杜如晦、褚亮以及御史台、大理寺人员来到贡院，监督揭名的过程。进士科作为最显赫的科目，其状元姓甚名谁自然引起众人的注目。两名吏员小心翼翼揭下一百一十七号试卷的糊纸，他们认真地核对了一遍，然后喝道：“进士科一百一十七号考生，名为褚遂良。”

房玄龄等人听到褚遂良得中进士科头名状元，纷纷拱手向褚亮道贺。杜如晦说道：“褚先生，所谓书香门第、将门虎子，令郎今日是也。令公子曾蒙圣上夸奖，今日又得中状元，果然名副其实。”

大理少卿孙伏伽今天代表大理寺到场监督，拱手祝贺道：“褚尚书，令郎脱颖而出，足见你教子有方。杜仆射所言不错，当今圣上即位后的第一任会试，让令郎折桂，更显得不一般了。”褚亮看到儿子得中状元，自然欢喜异常。听到众人的道贺之词，渐渐冷静下来，说道：“这件事儿不妥。我现为吏部尚书，却让儿子得中，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房玄龄摇摇头，说道：“褚先生如此高风亮节，令人赞叹，然这样想就有些太过了。圣上多次说过，用人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令郎此次折桂，是靠他自己的实力考出来的，且此次采用‘糊名’之制，最是公平，我想是不好做手脚的。”

杜如晦也说道：“对呀。褚先生这样想，岂不把我们陷入不义之境地吗？”

褚亮大惑不解，问道：“不义境地？你不要危言耸听。”

“此次会试，圣上要亲自参加闻喜宴，又让我们三人为主考官。另陆、虞、颜等先生谨慎命题，认真阅卷。若到头来，因为令郎得中状元而说此次会试不公，我们今后还有何面目办事？”

褚亮坚持己见：“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然犬子为进士科状元，影响太大。要不然这样，让他降为十名之后，影响就会小一些。”

房玄龄、杜如晦摇摇头，坚决道：“不可。”

孙伏伽催促道：“褚尚书，房杜仆射既然这样说，你就不要再固执了。如今贡院外学子翘首以盼，不可耽误了放榜的时辰。”

褚亮想了一下，然后起身向外走去。边走边说道：“此事万万不可，我要找圣上辩说明白。”

李世民此时正在政事堂里，在场的人有高士廉、温彦博、长孙无忌、魏徵，大理卿戴胄也刚刚赶到这里。

戴胄来见李世民，显然有急事要奏。他向李世民行礼后，急促说道：“陛下，那两名冒牒参加会试者，其实罪不当死。”

此次会试，考生云集京城，前面已经说过，能够成为举子来参加会试者，皆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和预选程序。武德年间因管理不严，请托之门大开，时人谓之曰“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各种舞弊现象随之而来，他们或伪造身份取得会试资格，或考试时夹带图籍乃至请冒名假手代考，种种花样，不一而论。所司虽屡加纠绳，然不能止绝。李世民深知这些流弊，事先发出了数道诏令，要求令行禁止。像诡资荫冒牒取得会试资格，诏许自首后可以退回原籍；若不自首，一经发现，其罪当死。

新皇帝诏令一出，自然令许多人悚然而退。然有两名胆大的依然大摇大摆来参加会试，妄想侥幸得中。大理寺负责审查考生资格，戴胄是名极认真的主儿，他从吏部请来数人帮助审查，一下子将此两人从中筛出，顿时将他们下狱。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儿，嘱咐戴胄道：“放榜之日，可将此两人押之朱雀门前当衙枭首。这样得中举子欣喜，作伪者伤悲。”

戴胄当时点头答应，毕竟是皇帝的金口圣谕，那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然他回衙后翻看《武德律》，发现律中规定对作伪者的最高处罚为流放，罪不至死，于是急急忙忙来找李世民请旨。

李世民正一脸高兴与高士廉等四人谈论此次会试，被戴胄撞入打断，未免有点大煞风景。他瞪着戴胄道：“朕以前的诏令中让他们自首，若不自首则当死。朕曾亲口对你交代过，你也点头答应，怎么又变卦了呢？且朕诏不自首者死，而今又要流放他们，是示天下不以诚信，莫非你想卖狱吗？”

“陛下若立刻杀之，臣不敢说什么。只是陛下将罪人交给臣处理，依法办理为臣的本分，臣不敢有亏于法。”

李世民望了一眼魏徵，心想这戴胄也成了魏徵第二，遂说道：“魏卿，你多次谏朕要以诚信待人，如今戴胄要守法，却使朕失信于人，你看这件事儿如何处理？”

魏徵沉吟片刻，答道：“圣上以诚待天下，那是不会错的。臣想戴卿这样，自然有他的道理，且这件事儿上，守法与失信并非矛盾。”

“嗯，戴卿，你接着说。”

“陛下，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时喜怒所发。陛下以一时愤怒欲杀之，既而知不可，使其从法流亡，此乃忍小愤，存大信也。如此，更使天下之人知道陛下心存诚信。若陛下杀之，即是存小愤而违大信，臣实在为陛下可惜。”

魏徵击掌道：“好呀，戴兄此言实为至理。陛下，国之大莫大于法，且维持法制精神即为维持陛下自身，臣以为陛下应当从戴胄之言，将罪人改斩为流。”

李世民聪明绝顶，岂能不明白其中的事理？他一转念之间已经有了主意，说道：“也罢，既然有《武德律》在前，就按律量刑。只是《武德律》颁布已久，其中条格繁复，当初太上皇鉴于隋世苛政，因以宽仁待人。今天看来，是否有些过于仁爱了？似有增删的必要。”

高士廉道：“太上皇当初制定《武德律》，其意在宽简，取便于时。如今天下一统，应以宽仁之心待人，更应以威刑严法约束于人。如此一宽一严，方为治国之本。”

魏徵不以为然，说道：“法为国家之本，若施以威刑严法，再口头上空喊宽仁，这样岂不矛盾？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若想以宽仁治天下，务必慎于刑法。太上皇起兵太原，广布流恩，终于使天下归心，克成一代大业。陛下，还记得年初时臣与封德彝等人争论的情景吗？若想抚民以静，须以教化手段施政。再以威刑严法加于百姓，即与宗旨不符。”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魏卿说得有理，太上皇与朕一脉相承，使用威刑严法非我本意。只是武德年间政法荒弛，使《武德律》流于形式，执法者欲罪则罗织罪名，欲放则避重就轻，可见执法的重要。戴卿，我用你为大理卿，是看重你有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律令执行得如何，大理寺当为天下先。”

“臣不通经史又无学术，对如何制订律法，不敢妄加指摘。臣的本分是依法办案，做到敢于犯颜执法，案无滞留。陛下刚才怀疑臣行卖狱之事，臣断不敢为。”

“哈哈，你怎么学得和魏卿一样，有一股不依不饶的劲头？你以为你做得没有一点缺失吗？我问你，你为大理寺的主官，应当对律令倒背如流。缘何朕要杀此两人的时候，你连连点头，不提反对意见，还要回府后扒开书本再找根据呢？”

李世民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且所言也甚有理，弄得戴胄一时语塞。

温彦博打圆场道：“陛下，《武德律》洋洋数十万言，若让戴胄倒背如流，这个……这个……”李世民一挥手道：“罢了，你不用替他说情，我这样说，其实想看看他为难的样子。戴卿，你一笑释然吧。你能拯朕之量刑过失，相信即使法有所失，你一样也能正之，朕心甚慰。只是律令还要修订，无忌，玄龄这几日忙于会试之事，待闻喜宴过后，你可与他召集一批学士法官，以意在宽仁的精神厘改法律。戴卿，新律未成之时，你还依《武德律》执法吧，至于律中缺失之处，须以宽仁的原则正之，不可泥古不化。”

戴胄、长孙无忌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道：“戴卿，你是相州安阳人吧。算来你为官时间也不短了，现在的官位也不低，缘何京城人往往说你家境最穷呢？”

“陛下，臣家中老小皆赖臣之官俸，且每年还要资助安阳家中亲友，因此有些入不敷出。不过粗茶淡饭亦能生活，臣并不感到困窘。”

魏徵插话：“戴兄自前隋时开始做官，始终奉公执法，不肯徇私，又因为家中拖累，又爱周济他人，所以贫困至今。”

李世民感叹道：“戴卿官居高位，困窘如此，难能可贵啊。朕刚才说你卖狱，是朕一时性急口不择言。做官清正若此，实为天下官吏的楷模。温卿，可拟一诏使天下官吏知之并效之。不过你家贫如洗，你的官声不错，朕的脸面却无光。魏卿，你说这件事如何处之？”

魏徵微笑道：“君子取财有道，则一招一式皆循王法。陛下心起爱意，臣其实不用多说。”

“哈哈，知道朕要破财，你倒推得干净。戴卿，朕今日赐你十万钱，你可拿这些钱修缮一下住宅，还还旧欠，让家人衣服光鲜起来。你们为朕的臣子，若大家皆衣衫褴褛，亦非朕之本意。”

戴胄躬身谢恩。

魏徵道：“戴兄，圣上赐钱予你，是让你家境好起来，切莫一心济贫。家境未有任何改变，就负了圣上的一片心意。”

“对呀，朕的家底也有限，你别指望朕再因此赏你了。”

几人听后不禁轻笑，戴胄躬身就要告退，褚亮这时正好走进来。

李世民听完褚亮的诉说，反问道：“玄龄、如晦他们如何说？”

褚亮将房玄龄、杜如晦以及孙伏伽的话复述一遍。

李世民笑道：“褚先生，你与玄龄等人一样是读书人，缘何一遇到自己的事儿就犯糊涂？你为吏部尚书，是朝廷的命官，令郎今日得中状元，亦

是按朝廷的规制公平公正选拔而来。他脱颖而出，那是他个人的本事，你何必要硬行攀扯呢？我看玄龄他们说得不错，他们的话也正是朕想说的话，就按例发榜吧。想来现在应该放榜了，这会儿左右无事，大家随我出去观察一回。”

果然时辰一到，房玄龄、杜如晦令即刻放榜，褚遂良名列进士科第一。贡院那边一拨拨报喜的人出门而去，只听锣鼓喧天，观者甚众。李世民行在半路的时候忽然想起此事，扭头让褚亮回府等候：“家中出了一名状元，是很难得的事儿。褚先生，你赶快回去吧，报喜之人还等着你赏喜钱呢，这样的时辰不可错过。”

得中的举子本来就已经欢喜异常，又听说当今皇帝要亲自主持闻喜宴，不禁喜极而狂。那些日子，京城中每每有衣服光鲜之人傲首游历，周围人油然而行侧目。能得到这种殊遇者，不用问，自然是新中的举子。

转眼冬去春来，已是贞观二年的春天了。老天爷似乎要接着和李世民过不去，春节过后，久旱无雨，田亩中因干旱裂着大大的口子，无水滋润的禾苗渐渐干枯，乃至枯死。

贞观元年时因天旱加上蝗灾，秋收仅有往年的六成。百姓虽不用缴租赋，然家中存粮难以支持到来年，所以大地渐暖之后，北方受灾严重的诸州百姓已经断粮，又见天旱春播无望，遂背井离乡，结伴向南方乞讨活命。

李世民闻讯忧心如焚，他一面诏令南方诸州不许拒绝灾民流入，一面诏北方诸州刺史设法安抚本州百姓，立刻设立赈灾粥棚，并想法补种以实行自救。闲暇时候，他常常绕庭院漫步，遥望晴朗的天空祈祷早日下雨。一日，他忽然想要举行祈雨仪式，遂派人召李淳风、袁天纲前来。

原来李淳风、袁天纲这些年一直在外游历名山大川，李世民登基即位后，着力将两人寻回，授李淳风为太史丞，袁天纲为太常寺少卿。太史局掌察天文，稽历数；太常寺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李淳风通群书，明步天历算；袁天纲通《周易》，善阴阳之术。李世民让他们两人在这里任职，可谓知人善任。

片刻间，两人入宫觐见。李世民劈面说道：“天遭大旱，苦无雨水，朕欲行祈雨之事。二公精于历法天文，通晓阴阳五行，你们以为用何法最为灵验？”

李淳风任职以来，见每至春天即遭大旱，正在琢磨这件事儿。为了排定天文历法及弄清星际规律，他这些日子一直忙于制造浑天仪。李淳风搜索古来资料，凭借自身智力，终于完成了浑天仪的模型。他见李世民眉头紧皱，显然忧思良深，抢先答道：“天旱亦即天时，非凭人力也。陛下，臣近日做成一件小玩具，以此来说明天象宇宙，很是简略，请圣上能够御览一番。”

李世民知道李淳风虽口头上说得轻松，却定是一件非同小可的物件，遂唤人去取。其实李淳风来的时候已经将浑天仪带至宫外，出门取物的太监片刻即回。他们小心翼翼将浑天仪放在殿中间，然后揭开蒙在上面的丝绢，一架用黄铜制成的精致仪器顿时映入众人的眼帘。

李淳风躬身道："陛下请移步到近前一观，容臣细说究竟。"

李世民起身过来，边走边说道："看此模样，似与书中描绘的浑天仪差不多。该物湮灭已久，难得李卿将它又造了出来。"李世民近来读书不辍，对张衡的事迹也有涉猎。

袁天纲赞道："陛下好眼光，这的确是浑天仪。淳风兄大体上依张衡浑天仪模样而造，又穷尽心力，将天体演变做得更为细致，较以往更进了一大步。"

李世民走到浑天仪面前仔细观赏，只见居中的黄铜球体两端用轴固定着，上面显示黄道、赤道、北极、南极等位置；球体周围，横亘着数条轨道，上面嵌着固定的青铜小球，代表月亮、北斗星等星体。下面的球座亦用黄铜造就，不是整体一块，而是采用水车的原理，做成了相连的齿轮系统。浑天仪的旁边，另立着一座巨大的漏壶。

李淳风说道："陛下，且看臣开始演示。"说罢，他唤人取水注入漏壶中。

漏壶中的水滴入斜槽中，水带动其中的叶片开始转动。这时，只听浑天仪轻微作响，就见上面的大球和小球开始缓缓转动。

李世民看到现在，已经非常明白了浑天仪的原理，不由得赞道："妙。"

李淳风微微一笑，说道："陛下刚才问臣的话，这个物件其实已经帮臣说得很分明。"

李世民不解："浑天仪和天旱又有什么关系？"

"天地一静一动，皆有常式；地上风云变幻，并非无常性。譬如雨水，一年中可见其多寡，然将之放入宇宙之中观察，则相对稳定。简言之，去年与今年少雨，明后年必定雨多。天造万物，须使诸物大致平衡。"

"依卿所言，这雨水早晚就会下来，其实不用祈雨，是吗？"

"雨还是要祈的。方今天下大旱，圣上亲自祈雨，能定民心。听说数日之后，圣上还要亲耕籍田。祈雨与籍田仪式，其义共通，皆有示范天下之意。臣这样说，无非请圣上宽慰圣心，不可因少雨而忧劳。"

李世民若有所思，缓缓点点头，既而问道："袁卿，这祈雨仪式就由你主之，你以为何时为吉呢？"

袁天纲道：“陛下，往年春分之时祭祀于东郊，其中有祈雨的成分，然而仪式短促显得一般。今年欲定民心，祈雨仪式须盛大一些。臣想好了，可在京城朝日坊之东置九宫贵神坛，以祭祀太一、天一、招摇、轩辕、咸池、青龙、太阴、天符、摄提九神，祈其降伏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期嘉谷岁登，灾害不作。至于吉时，臣以为后日寅时为宜。”

祈雨的日子一定下，太常寺上下就开始忙碌起来。袁天纲被钦命为仪式的主事者，自然最为忙碌。这日到了祈雨的时辰，自宫城至春明门的街道两边，宫中宿卫手持火把以为警戒。李世民身着大裘冕，率领文武百官缓缓东行。这里对诸种繁复的祭祀仪式不一一细表，李世民在袁天纲的导引下完成了仪式，此时东方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李淳风的一番言语，使李世民明白了天象的平衡。然到了正式祭祀的时候，李世民亲临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心里油然生出圣洁及虔诚的祈祷，把李淳风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默默地祷祝九神，乞求他们伸出神灵之手，早日降下甘霖来。到了最后，李世民的眼眶中竟然含满热泪。

数日后，袁天纲又主持了籍田仪式。还是在京城东郊，李世民亲祭先农，此后立于千亩之甸。就见耕根车载耒耜到了身侧，司农卿取之跪送至面前。李世民取耒耜就耕位南向而立，既而耕三推。此时，京中百官及京城百姓皆围观，将耕籍之地围得密不透风，他们看到李世民开始耕作，顿时跳跃欢呼起来。李世民耕作之后，三公、诸王、尚书、卿等依顺序入田耕作。

不日之间，李世民亲自主祭祈雨仪式和亲耕籍田仪式的消息传遍天下，当此受灾之际，他的行动给百官和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忙于农事，力图自救以求有所补益。

北方诸州毕竟歉收太多，地方官吏虽努力赈灾抚慰，然百姓家中无隔夜之粮，倒有一大半人出外逃亡乞讨。像受灾最重的蒲、虞两州，因接连几年少雨，去年粮食颗粒无收。这里的官府虽设了不少粥棚，无奈人多粥少，百姓依然饥饿，最后还是选择出外乞讨活命。年关之后，这两州的百姓基本上出外殆尽。只见千村万户萧瑟寂静，等闲难闻鸡犬之声。

这两州的刺史眼见辖下百姓越来越少，再也坐不住了。要知道李世民的诏令甚为严厉，地方官吏须照顾好辖下的民户，不得令其星散，并以此作为年底考功的一项重要指标。眼下百姓纷纷逃散，田地无人耕种，到了年底考功之时无法向吏部交代。其间若被人奏上一本，也许不到年底，自身的官职就保不住。这两名刺史虽远隔数百里，然心有灵犀，不约而同收拾行装，沿着流民逃散的路线去寻找他们的踪迹。

两人所行道路不一，然沿途所见情景大致相同。只见道路两旁刚刚冒出青芽儿的漫坡上，每每有着一堆堆的新土，不用问，那里面自然埋葬着因饥饿而倒毙的流民。愈往南下，坟堆愈多，两人的心境也日日沉重起来。他们眼望前方的萋萋蔓草，心想这些流民最终要逃归何处呢？

数日后，他们几乎同时到了邓州的地界。流民到了这里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踪迹，道路两旁再也见不到新修的坟堆。他们急忙寻来当地人询问，来人答道：“本州陈刺史仁慈为怀，已令官府和民户腾出住所，收纳流民，并给予饮食，他们不用到别处流浪了。”

蒲州在邓州的偏西北方向，虞州在邓州的偏东北方向，两州距离邓州皆有八百余里。两位刺史不禁纳闷，邓州也同样遭遇灾年，何以就五谷丰登能接纳流民呢？他们两人不约而同换上官服，前去拜见邓州刺史陈君宾。

原来陈君宾去年所施行的数条措施果然收到奇效。邓州去年虽遭遇天旱，陈君宾下令百姓依水边耕种，以便于汲水。为了对付连日的干旱，陈君宾又令各县征集能工巧匠，统一到各县衙前集合，然后就地取材，让他们日夜赶造水车。水车甫一造成，立即被分往各乡安装，既而开始车水。这种水车可并排站立十人，他们蹬动脚下的叶片，大轴开始转动，带动了伸入水中斜槽里的桨叶向上扯动，即将下面的水不绝地车入渠中以灌溉土地。那些日子，邓州境内热火朝天，田亩中每隔不远即有一架水车在那里不停地工作，场面煞是壮观。男人们换班休息，不让水车闲着，女人们做好饭菜，将之送到田亩旁男人的手中。陈君宾在最酷热的日子到各县巡视，看到嫩绿的禾苗在茁壮地成长，心里很是舒坦。到了南阳县，他又把县令刘铁立夸赞了一回：“本州人丁兴旺，皆赖你当时发现的大粮仓。如今本州人丁短短半年之间，已经增加了两倍，若没有那些粮食吸引，是难见成效的。有了这些人，荒芜的田亩可以开垦，抗旱之时，车水也无缺人之虞。嗯，你的这件功劳，本官会牢记在心的。”

刘铁立一直怀着心事，怯怯说道：“陈大人，粮仓的事儿按例应该向朝廷禀报，我们私自瞒了下来，万一上面怪罪下来，下官怕吃不消啊！”

“不妨。只要今年秋收大熟，我们将等量的谷物再贡献给朝廷就是，上面不应该再怪罪我们。毕竟，仓中的粮食未入你我的私囊，而是入了百姓的口中，就是当今圣上知道，想他也不会说什么。”

此后北方诸州有蝗灾起来，陈君宾闻讯加倍小心。他令各县组织男丁到河汊沼泽等地，尽去其中丛生的芦苇和杂木，尤其对北境一带最为小心。男丁们手持柴刀，在其间拉网剥离，使蝗虫没有栖息之地，这样修成了一道阔大的隔离带，以与蝗灾之地相绝。是岁，邓州境内因防范缜密，果然蝗灾不起。

秋收之后，邓州全境大熟。百姓收获之后感谢官府之恩，加倍将原赊欠之口粮和种子归还官府。一时间，各县的义仓及南阳县的官仓皆储满了粮食。尽管这样，百姓家中的粮食仍然充足，因无法妥善收藏，甚至发生多起储藏不善使谷物霉变之事。此年，方圆诸州以邓州的谷物最便宜，外州的商贩纷纷来这里收购粮食。陈君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允许将谷物卖给他州流散天下。因李世民下诏给复天下一年，陈君宾

不敢采取租赋形式征收谷物，思索了数日，终于想出了一条好计。他将州、县中的衙役们尽数遣出，令他们全力搜索商贾，每抓住一名，即令其退出钱粮之后方能离开。他又派人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卡子，严厉查处私自贩运粮食之人。邓州这样一闹，一下子遏制住了粮食外流的势头，这样又带来了一个后果，即是粮食价格更贱。

如此过了数日，邓州全境内贴出了陈君宾刺史的告示。其中言称官府为了解决百姓储藏粮食难的问题，特议价敞开收购百姓手中的余粮。其所定收购价格为当时邓州境内的市价，比国内的市价要低上一半。百姓看到有处卖粮，且是自己感恩戴德的官府出面收购，他们留足口粮和种子之后，纷纷踊跃卖粮。

陈君宾获得粮食之后，先是设法储藏了一大半，再将剩余的粮食悄悄运往外地贩卖，这样赚回来的钱正好弥补了因购粮而垫支的官银。陈君宾在那些日子高兴异常，眼瞅着自己手中如今有钱又有粮，他连睡觉都觉得分外踏实。

年关之后，春旱依旧。陈君宾一面下令各县继续抗旱搞好春播，一面不停地到各地巡视。他现在比起去年来显得踏实多了，然而不久，各地灾民纷纷前来乞讨。面对此情况，陈君宾对其属下说道："邓州能有今天，虽是官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追根溯源，南阳县的粮仓使邓州受益匪浅。如今天下灾民流离，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可令州、县、乡衙逐级设立粥棚，所需粮食由官仓拨给。另说服百姓依据自身能力，分出房屋并给食四方流民。我们这样做，也算是为国家尽一份心力吧。"

流民们听说到了邓州有房住、有饭吃，顿时一传十、十传百，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其中以蒲、虞两州灾民最多。

蒲、虞两州刺史一前一后来到邓州府衙前，投递名刺求见陈君宾，却见州衙里冷冷清清，仅有三人在那里支应。一名主事来回他们："事情真是不巧，陈大人这会儿正在田亩里劳作，至晚间方回。这样吧，请两位大人先到驿中歇马，等陈大人回来之后，小人立即通报。"

蒲州刺史姓张，虞州刺史姓皇甫。两人听说陈君宾在田亩中劳作，不禁面面相觑，脸现古怪之色。他们刚才在堂上等候的时候，彼此已经互相道过台甫，得知对方来邓州也为寻找辖下流散的民户，不禁哑然失笑，又不免脸现尴尬之色。他们显然急着要见陈君宾，皇甫刺史问主事道："不知陈大人耕作的地方，离这里远不远？"

"不远，就在州衙北面的湍河边上，离此仅有六里。"

"如此就相烦引路，我们有急事请见陈大人。"

陈君宾去年所种的庄稼也喜获丰收，所获谷物足够全家二年之用。小女儿养的牛又诞下了两头小牛犊子，加上养的大群鸡鸭，陈君宾的家里可以说是"五谷丰登，鸡鸭成群"。小儿子参加了去年的会试，喜中明经科

第二十七名。陈君宾现在将本州事务理得井井有条，又加上家务亦顺，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这会儿身着短裤夹褂，正挥锄清理垄间杂草。小儿子参加关试之后，正在家中等待吏部铨选，这一年间的田间生活，将他原本稚嫩的身子锻炼得很壮健，他也并排和陈君宾一起劳作。他们在那里耕作很专心，并未发现一群人向自己走来。那群人到了田垄旁，主事紧跨几步向陈君宾禀报，陈君宾方才停锄抬起头来。听说是蒲、虞两州刺史来访，他扔掉锄头，一边用衣襟擦汗一边迎上前去。

张刺史、皇甫刺史听说这位农夫即是大名鼎鼎的陈君宾，急忙拱手道：“下官越境来访，请恕失礼唐突。”

陈君宾哈哈大笑：“两位大人太谦虚。若说失礼之处，本官身着葛衣短裤与你们相见，实在有失官体了。”

皇甫刺史真诚地说道：“陈大人躬身稼穑，仅此一节就知道邓州所以兴旺的原因。本官与张大人前来，就是想来向陈大人请教如何行兴农大计。望不吝赐教。”

陈君宾谦让道：“好说，好说。两位大人，这里无可坐之处，请回州衙深谈如何？且时辰已近午时，你们远来疲惫，我也要聊备几杯水酒以为洗尘才是。请，请。”

张刺史眺望湍河两岸风光，见两岸支有无数的水车，因说道：“陈大人，吃饭的事儿不急。我与皇甫大人一直在纳闷，眼下诸州皆受天旱之忧，邓州为何独独能抗水旱于无形？”

“邓州山川湿润，加上河汊较多，地貌有明显的优势。说到底，本官还是占了地利的便宜。当然，巧法儿也想了一些。像眼前的水车，就是对付天旱的一件利器。张大人，蒲州那里两面皆临河水，你若依此水车的式样加以建造，汲取河水以灌溉农田，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张刺史摇摇头：“蒲州虽临河水，然境内山冈起伏，不似邓州以平原为多，仅引水一项就要大费周折。若使全境皆受河水之益，其实不易啊。”

皇甫刺史说道：“张大人，邓州的做法须活学活用，不可生搬硬套。若让我说呀，还是让陈大人不厌其烦地将他的做法告诉我们，我们再细细推敲，总能学到有用的地方。”

陈君宾为两位刺史洗尘的酒宴很是简单，仅有数道山野果蔬，以及陈君宾从自己家中提来的鸡、鸭各一只，所喝的酒为南阳产的大坛“卧龙春”。陈君宾举盏祝道：“两位大人，今天的菜也就罢了，所饮之酒还是有一些来历的。知道吗？相传‘卧龙春’是诸葛武侯躬耕南阳时所酿，其酿造之法传于今天。来，请饮一盏。”

可惜两位刺史食不甘味，他们本来就满怀心事，现在又见了邓州这里兴旺的景象，心事又加重了一层。他们见陈君宾诚心相劝，遂捧盏心不在

焉饮下。

皇甫刺史叹了一口气，说道：“提起诸葛武侯，他也是我心仪已久的人物。这次难得来南阳，本来应该到卧龙岗瞻仰一回才是。可惜呀，眼见灾民到陈大人这里托庇，我心中有愧，实在无颜面去游山玩水。”

张刺史说道：“邓州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诸葛武侯遂隐居于此。陈大人，你此次调职算是来对了。我听说邢州那里，今年沙河断流无水，旱情不轻啊。你若依旧在邢州任刺史，恐怕要比现在费心费力多了。”

陈君宾见这两位刺史心情不好，知道他们既怕上面怪罪丢官，又有些怨天尤人，心想就由着他们说。过了一会儿，他抬箸示意道：“来，尝尝小女养的鸡。此物辅以山间的野菇来煨，滋味最佳，最好趁热来吃。”陈、皇甫两人听言，只好停下话头，伸箸夹起野菇慢慢咀嚼。陈君宾抬起头来，悠然说道：“本官自去年号召所有官吏自耕自足，一开始许多人不解，说是官吏靠官俸养家为古制，实际上他们是难受其苦。现在谁若再问他们，嘿嘿，他们谁也不愿意丢掉家中的耕地了。他们说，吃自家种的粮，食亲手种的菜，是最快活的事儿。”

皇甫刺史赞扬道：“陈大人的这个法儿委实不错。各级官吏居家自耕，一是为百姓树立了榜样，使人人以兴农为第一要务。最近朝廷颁布了《籍田诏》，圣上还在京城东郊亲耕籍田，亦是示范天下之意。二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官吏能够自足，不用向百姓征收，则增加了粮食的数量。好，好，本官回去之后也要在本州推行此法。”

陈君宾感叹道：“人活在世上，皆靠大地来养。我耕种一年有余，方悟大地对人最不吝啬。一分耕种，一分收获，田亩一点都不会亏待你。国内诸州山川不一，形势不同，只要你耐心来侍弄这块地儿，总会有办法的，也定有收获。两位大人，这不是我陈君宾在这里卖嘴，只要你们将全部心思用在兴旺农事上，定有效果。从岁数来说，我比两位要年长许多。想起在隋朝为官的时候，还要用心去对付他人，以防止官场倾轧。当今皇帝诏令以农为本，提出抚民以静，我们为地方大员，则可心无旁骛，一心扑在农事上，这样做即是遵从了皇帝的圣意。君宾说的这些，两位大人不妨一试。”

张刺史答道：“陈大人所说的皆是至理，奈何蒲、虞两州已成空壳，举目境内，村落萧疏。我也想使农事兴旺，然无人无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皇甫刺史又叹了一口气，说道：“是啊，想我就任之初，也想干出一番成绩来。奈何天不与便，到头来竟然成了空壳之州。有时候我忽生奇想，觉得不如将自己锁往京城，让朝廷依律问罪，这样最干净，强似在这里苦受折磨。”

陈君宾摇手道：“皇甫大人，不可。须知事在人为，你若一味消极，那是没有出头之日的。眼下遭旱灾的非你蒲、虞两州，相信其他州的刺史同

样焦头烂额，你岂能轻言放弃呢？邓州能有今日，一者占了山川的便宜，二者去年以来，各级官吏和百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办成了一些事情。你们只要从现在开始踏实地办事，相信也会有结果的。眼下诸州的情况都不好，圣上也一时瞧不出什么差异来，你若自己送上门去，就让逮个正着。”

张刺史苦笑道：“我们已经一筹莫展，望陈大人能够指点迷津。”

陈君宾沉吟片刻，然后说道：“两位大人既然来了，就先在这里小住几日。一来蒲、虞两州灾民散居乡里，我派人前去统计，需要一些时间。两位大人正好借此空儿，各找到辖下民户访贫问苦。二来你们可以抽空到各县走一走，实地看看各县的做法。当然，你们沿途若遇到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也不妨游览一番嘛，譬如武侯祠。”

皇甫刺史道：“我在这里小住几日也可以，反正现在回去无事可做，正好在这里看看陈大人的政绩。至于游览山水就免了。张大人，你有心情游览吗？”

张刺史沉默不语。

陈君宾见这两人心情难释，知道不是能用言语相劝的，也就不再说话。他伸箸夹过鸡头和鸡项，然后有滋有味地将其啃食。很快，其项下的案上出现了一堆碎小的鸡骨头，上面已经没有一丝皮肉。张刺史见此光景，凑话道：“想不到陈大人爱吃鸡头和鸡项，按说这里无肉可寻，其中有什么妙处吗？”

“咳，我觉得鸡身上以这里最有滋味。你想呀，汤里的鲜味浸润于此，在啃食时候可以余味无穷。且这里的肉最为鲜嫩，因其肉少，尤为可贵。哈哈，可惜它们都让我享用，你们今日不能再享其口福了。”

张、皇甫两人对鸡头和鸡项素来不爱，心想不吃也罢，有什么好可惜的，然脸上都露出无端的讪笑。

陈君宾饭后起身送客，到了门外，他对两人说道：“两位大人这几日尽管住下来好了，不要再愁闷不已。难道大事临头，一味愁闷就可以解之吗？本官现在有一个初步想法，待你们游历各县之后我们再谈。我敢说，届时定让你们一展愁眉。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认真去做，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

两人连连点头，满嘴说着客套话告辞而去。他们回到住所，都暗自猜测陈君宾有什么高招可以让自己一展愁眉。

第十三回

邓州出粮济蒲虞

柴绍引军围朔方

张、皇甫二刺史第二日离开州衙，分头到邓州所辖县境内走动。就见沿途青山绿水之间，到处都立有水车，百姓们轮班立于其上踏动，口里吆喝着宛中小调，细辨其音曰：

脚踏风轮转吆，嗨嗨

风拂田埂香嗨，吆吆

水来，水来，嗨嗨

水就来了吆……

两位刺史观察沿途，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精神面貌很好。他们不禁感叹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壮人胆啊。

待他们见到各自的子民，则别有一番滋味。灾民在异地见到自己的官府老爷，皆嗫嗫嚅嚅不敢吭声，让两位刺史最脸红的是，其中一些人竟然表示要定居在邓州。两位刺史听了这样的话，心里不免有气。然细想想，若让他们返归乡里，那里无食无火，与这里实有天渊之别，他们也不好意思出声斥责。

三日后，两位刺史返回邓州府衙。陈君宾这次身着官服在堂上接待他们，笑问道："两位大人几日来定是劳乏得很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兴趣听听我的想法？"

两人这些日子一直在想陈君宾的答案，早已经迫不及待，他们连声道："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陈君宾示意陈别驾说话。

陈别驾道："陈大人这些日子日日对我们下属说，蒲、虞两州遭灾，灾民流到邓州，则邓州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换句话说，眼看着灾民忍饥挨饿，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所以灾民到来后，本州先给他们腾出住所，再给以吃食，此为本州赈灾的第一步。"

张、皇甫两人拱手向陈君宾致谢道："陈大人仁义为怀，我们代灾民感谢邓州的大恩大德。"

陈君宾挥挥手，示意陈别驾接着说：

"至于第二步，即是专为蒲、虞两州筹划的。陈大人的意思，是想让两州的灾民近日各自返回家园。两位大人到下面巡查的日子里，本州各县已经报来灾民的数字，并造有名册。计有蒲州人口六千七百八十一名，虞

州五千三百六十名。另听说邓州周围州县里，也散落有两州人口，就请两位大人详查了。

“这些灾民返乡，必然面临无口粮及种子之虞。陈大人已经想好了，这些口粮及种子由本州提供，可按每州一万人口计算供给。另为解眼前燃眉之急，本州分别赠送给你们两州五千石粮食，克日即可解送至境。至于如何战胜天旱，如何使本州官民行兴农大事，两位大人胸怀韬略，其实不用下官多说。

“最后一步，若贵州秋后果然大熟，请逐年将本州所供之粮返回，此次赠送之粮食不在此列。陈大人说了，若秋后天不与便，收成不好，这些粮食就统统不用还了。”

两位刺史张大着嘴巴，觉得就像是凭空里掉下一张大馅饼来，不禁喜极而狂。他们连声说：“要还，要还。只要渡过了眼前的难关，秋后定加倍偿还。”

陈君宾拱手道：“两位大人，本州所供给粮食，只能解眼前之困。如何振兴本州农桑之事，皆赖两位大人之力，君宾在这里心有余而力不足。唯祈祷贵州群策群力，加上老天爷开恩，以彻底摆脱困厄之局面。”

皇甫刺史道：“本官以前仅闻陈大人之大名，今日方知道陈大人的胸怀。我和张刺史此行非虚，既学知了邓州的兴农举措，又凭空得了厚赐。陈大人，本州百姓定会记下你的恩德，当立功德碑以记之。”

陈君宾道：“皇甫大人错了。我陈君宾做的是大唐之官，对天下百姓应有责任之心。此次蒲、虞两州受灾最重，两位大人又亲自来访，没有二话，邓州必然要提携邻州。不过邓州毕竟能力有限，若再来两家，那也是支应不起的。说起来，我们还是有缘分的。你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现在来了。若让百姓感激恩德，其实最应该感激的是你们两位。你们能够循着流民的脚步寻其行止，这番爱民之心不是每一个官员能做到的。你们是好官呀。”

张刺史说道：“我此次来到邓州收获不浅，回去后定以陈大人为榜样，亲自带领家人躬耕垄亩。我既然这样做，州县官吏人人也不能闲住。陈大人，本官回去后另要上表一章，将你的这番功劳报与朝廷。”

皇甫刺史连连点头：“对，对。虞州也要上表，定将陈大人的功劳说足。”

陈君宾淡淡说道：“嗯，本州此次向蒲、虞两州供粮，我也要呈表报与朝廷。毕竟这么多的粮食出去了，须使朝廷知道去向。两位大人，你们上表中可以略提一提，以资验证。至于种种溢美之词，可以免了。要知邓州此行非为树私恩，毕竟是圣上的恩荫所至。这一点，请两位大人切记。”

两人连连点头，他们知道当今皇帝虽开明，然为臣子者若跋扈傲扬，那也是遭忌的，他们保证说上表时自会注意分寸。

此后数日，邓州衙役们组织蒲、虞两州灾民回归家园。灾民们听说回家后有粮吃，有田耕，毕竟热土难离，遂雀跃欢呼，欣喜而行。

针对各地发生的粮荒，李世民决定再从国库中拨出粮食赈济灾民。这时，司农卿面露难色，禀道："陛下，去岁以来，仓廪只出不入，已近极限。朝廷有制，仓廪储粮需保有常数，以备急需。若倾库放出，万一朝廷有事无粮供给，则是臣之罪。"

此时，已迁为黄门侍郎的王珪在侧，他插话道："是啊，现在北有颉利、梁师都在那里虎视眈眈，西有吐谷浑及西突厥觊觎中原，司农卿说得对，国家应该保有存粮以备万一。"

李世民沉吟片刻，然后说道："王卿，你以为隋文帝若何？"

王珪答道："隋文帝勤劳思政，亦是励精图治之主。"

"不错，隋文帝的确是位贤主。然你仅知其一，不知其二。他欺负孤儿寡母以得天下，深恐群臣内怀不服，因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要自己决断，他自己劳神苦形，结果未必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更加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知道承顺而已。朕以前说过，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若无臣下匡谏其失，则乖谬即多。其后隋炀帝独断专行以至亡国，应该说也有文帝的责任。我们今日不多说这个话题，还要说储粮一事。"

"文帝时候天下富饶，其储粮最多。"

"朕前日读了一段书，不知道你留意没有？隋开皇十四年大旱，当时各地百姓极度缺粮。是时国家仓库里粮食盈溢，文帝竟然不许赈济，而让百姓自己想办法。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到了他执政末年，其仓库存粮可供应天下人食用六十年。结果呢，隋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终于灭亡。由此来看，隋文帝非贤主也。"

隋文帝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为一代贤主。王珪和司农卿今日第一次从李世民的口中听到如此言论，可谓独到。

李世民接着道："朕说了这么多话，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凡理国者，务必积德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眼下正是凶年，此时不用存粮，何时再用？至于颉利等人，不足为虑。传朕旨意，可拨仓库存粮一半以赈济灾民。"

司农卿受命而去。

李世民又仰头思索了一阵，对王珪道："百姓受灾，须使百官知之，以节衣缩食赈济百姓。要使百官有所动作，朕须示范之。如何示范，就需要

压缩宫中开支。去岁虽出宫女五千，然太上皇宫及掖庭宫宫人还嫌太多，可择而出之，令其回乡任求伉俪。王卿，你可向杜正伦和岑文本传达朕之旨意，让他们两人主持此事。”

此后数日，岑文本和杜正伦立于掖庭宫西门，手持宫女名册，择多余者出之，并随发路费令其归家。宫女们长期幽闭深宫，闻听要放自己出去并且可以自主嫁人，其欢喜之色跃于脸上，一个个接过钱物雇驴回家，前后共出宫三千余人。

百官见皇帝尚且如此，一个个不敢怠慢，纷纷向户部捐出钱物赈济灾民。捐钱物最多者当推裴寂，他宦中所积甚多，许是想在李世民面前表现一番。果然，李世民闻讯后，意甚嘉许。

不料裴寂还是犯下事情来。原来去冬以来，京城里来了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他一直在五台山设坛讲经，有相当的名气。此次来京后居于通化坊净影寺内，日日开坛讲经，将一部《金刚经》讲得天花乱坠，惹得京城内的善男信女簇拥于此。法雅此次入京讲经很快出了名，京城中的达官贵人自然竞相邀请其人宅讲经。裴寂现在虽名为司空，然终日无事情可做，他将法雅邀入宅中，竟然盘桓五天之久。

法雅若一心讲经，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偏偏他口无遮拦，讲话漫无边际，竟然与时事相连。他一日当众讲道：“时下灾异连年，为佛嗔其弊。欲使天下平安，须多立寺院讲经以修其罪愆。”

这话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让他登时大怒。他立刻召来戴胄，命将法雅投入狱中，大骂道：“这个该死的妖和尚，竟然敢在朕眼皮底下妖言惑众，其罪当诛。戴卿，你好好查一查，这个妖僧的背后还有什么人？他从五台山来此，凭空里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端的话？”

戴胄下去一查，立即查出法雅在裴寂家中待的时间最长。李世民铁定以为裴寂心怀怨望，才借妖僧之口散布流言，不由得雷霆震怒，立刻下诏免去裴寂的一切官职和一半实封，令其返乡。裴寂接诏后左思右想，觉得自己已经年老难受下乡之罪，遂厚着脸皮求见李世民，请求道：“罪臣年老，望圣上念着老臣有佐治之功，乞留京城养老。”

李世民看着裴寂那可怜兮兮的面孔，心中更是生厌，忍了多年的火气一下子迸发出来：“朕原来念着你佐太上皇取得天下的功劳，不问你逊职平庸，仍然与你的恩泽为群臣第一！你位居司空，实封最多，何以还有怨望之心？其实你的罪愆也很大，像武德年间，朝廷贿赂公行，纪纲紊乱，皆是你蒙蔽太上皇而致。朕以你有旧勋不忍责你，今日让你返归乡里得以养老，已经宽宥之极，你还有脸面再来提要求吗？”

裴寂看着李世民那坚毅的脸庞，想起自己当初与李建成、李元吉抱成一团的往事，心想今日的结果正是自己那时种下的，怨不了别人，遂叹了一口气，黯然退下。当日，他就带领家人回到了故乡蒲州。

李世民将裴寂逐出京外，又想起了萧瑀及陈叔达等老臣的好处，遂下诏授两人为特进，令其参与朝政。同时，他还调整了其他一些职位：迁魏徵为秘书监，授为特进，令其参与朝政；迁王珪为门下省侍中；授孙伏伽为谏议大夫。高士廉任职以来，因办事少有成色，被人密奏其“寝而不言”，此次被罢侍中，出为安州大都督。经过几番调整，李世民基本上将重臣都换了一遍，根据各人的才具和特点委以重任，可谓恰到好处。

此次授任诏书一下，萧瑀等人自然当堂谢恩。李世民微笑说道：“自古以来朝中重位如宰相者，人们皆纷竞谋求。其实为君为臣者，若尸位素餐，仅仅谋其位以享其荣华，当然做得越大，实惠越多。其实官大一分，则责任又多一层。譬如朕即位以来，遭遇灾年，与卿等劳心费力，共理国是，并未感到为君者的快活，还不如为藩王时自由自在。朕今日授任萧公等人的职位，其实是想让你们愈加尽力为朝廷办事。”

萧瑀等人又复谢恩。

李世民又道：“萧公，朕如今君临天下，以天下为至公，不敢偏私。武德七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朕实有功高不赏之惧，且为兄弟不容，朝臣中以随隐太子者为多。独你和陈公两人，不惧威权，每每与太上皇面争，真社稷臣也。你与陈公的这般好处，朕时刻牢记。然你守道耿介，善恶太明，常有失处，这正是上次罢你与陈公官职的原因。你们今日复职又擢以高位，请谨记此点。”

陈叔达答道：“陛下即位以来的作为，老臣一直瞧在眼里，喜在心中。臣等职位或降或升，皆以大计为本，其中道理臣等心知肚明。”

“你们知道就好，朕也就不多说了。朕即位以来，不管老臣新臣，或者原来与朕私交远近，皆平等视之。人人只要心想国是，朕都有相应的封赏。裴寂此次被贬归乡里，那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事儿。望卿等以裴寂为鉴戒，不可效之，否则事情做出来以后，我们君臣心里都不是滋味。”

这时，给事中杜正伦出班奏道：“陛下，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示意他讲话。

杜正伦奏道：“臣闲暇时候整理武德年间的起居注，发现已故之封德彝实在阴险，且善伪饰，蒙蔽圣上至今。”起居注是史官随侍皇帝身边所记录下来的皇帝言行，当时在位皇帝按例不许翻看。

李世民有些不满意杜正伦的行为，说道：“杜卿这样做，不好。要知朝中之臣多在武德年间任职，你如今泄露太上皇起居注的内容，极不妥当。这样吧，你今日只将封公的言行择要说出，其他的一概不许涉及。”

杜正伦面对李世民的斥责，不免冒出冷汗，遂颤声答道：“封公在武德七年之后，对陛下面上一套，背后一套，其密言太上皇曰：‘秦王恃功，颉颃太子，若不早立，则亟图之。’对隐太子曰：‘为四海不顾其亲，乞羹

者谓何？’太上皇欲立陛下时，是他极力谏止。臣以为其两面三刀，与其赠号不配，请陛下还赠改谥，以彰其恶。”

李世民极度震惊，想起自己当初与李建成相争之时，封德彝多次在自己面前言说李建成之短，并数进忠策。这样一个两面三刀之人，看其表面时显得非常恭顺，居处衣服等也很朴素，而险佞如此，人莫能探其膺肺。想起他居然能在自己的手下得以善终，李世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有心想出言詈骂一番，然朝堂之上终为不妥，遂立起身来，呼道：“取笔墨来。”

台下群臣寂静无声，不知道李世民要行什么动作。那边的太监快步送来笔墨，将绢纸铺在龙案之上。

李世民手执毛笔，微一凝神，飞笔在纸上写了一首五绝。他侧头观察了一番，觉得还算满意，遂抬头道：“萧公，朕今日赐诗一首，你可向群臣宣读。”

萧瑀接过绢纸，见上面写道：

疾风知劲草 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 智者必怀仁

萧瑀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心里激动万分，大声将该诗念了一遍。

李世民道：“萧公，想后面的人并未听清楚，你可再大声念上两遍。”

待萧瑀声歇，李世民说道：“萧公，这首诗名为赐你，其实也是赐给众卿的。你与封德彝相比，一个昭如日月，一个幽暗如鬼。朕说过要行清明政治，君臣之间，臣臣之间，官民之间，皆须行阳谋，不得行阴谋。望众卿谨记。”

下面群臣应道：“臣等遵旨。”

李世民接着道：“至于杜卿所言，似有必要。可诏夺其司空之赠，另改谥号为缪。封德彝在世之日，毕竟也为朝廷做了一些有益之事，实封就照旧吧。”李世民说到这里，想起了当初围攻洛阳之时，是封德彝回京找李渊陈说，终于挽回了李渊的回兵之意，才有了此后的洛阳、虎牢大捷，此功很大。

朝会散过后，李世民召来魏徵责怪道：“魏卿，朕看你对杜正伦的评语有些太过。封德彝既有恶行，其后终将彰显。他不该当堂将起居注的内容泄露出来，你以为呢？”

魏徵点点头：“不错，他今日的行为有些孟浪了。臣回头找他，要深深规诫一番。”

这年四月之后，北方诸州普降甘霖。饥渴的大地有了雨水的滋润，绿草复起，半枯的树木又绽出了新芽儿。百姓眼望喜雨，松了一口气。田亩中所种下的麦、桑、豌豆、葵等物，已经枯死大半，剩下的也奄奄一息。有了雨水，这些作物就可以活下来，再适当补种，秋收之时虽要歉收，然不至于绝粒无存，这样来年就有了指望。

蒲、虞两州得了邓州的资助，两位刺史又照搬陈君宾的做法在境内施行，竟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设法引水补种，多造水车及时灌溉，种苗成活率很高。到了天降喜雨的时候，这两州和周围之州相比，境况要好上一大截子。两位刺史眼见秋收有望，不禁喜极而泣。要知道蒲、虞两州原来受灾最重，这下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非为易事。他们追根溯源，更加感激陈君宾及邓州的恩德。这两位刺史又不约而同上表，其中先说本州所发生的变化，最后又推许陈君宾和邓州的功劳。

李世民阅罢两州上表，召来房玄龄、杜如晦道："你们看看蒲、虞两州的上表，若其言甚确，这陈君宾其功大焉。"

房、杜两人分别阅表，房玄龄最先看完，奏道："邓州去年收成不错，吏部的考功员外郎曾经亲往实地考察，此事吏部留有存照。另邓州赈济各地灾民，山南道大使也查证确实，陈君宾并不吝啬。至于其资助蒲、虞两州之事，臣尚未听说过。"

杜如晦微笑道："陈君宾能有今日的功业，与其到任时得到的一笔横财大有干系。去岁末有人密报，言说陈君宾在南阳发现隋时粮仓未报朝廷。臣接报后让刑部派员暗暗查访，果有其事。只是陈君宾未将陈粮中饱私囊，而将之以为本州及流民的口粮，以此度过荒年。"

李世民一开始眉头紧皱，渐渐又舒展开来，说道："陈君宾如此大胆，竟然敢隐瞒不报。不过他最终将之用于百姓，也有可恕之处。"

房玄龄道："陛下所言极是，臣观这蒲、虞两州上表，其中言说兴农措施，颇为独到。像官吏自耕自足，与圣上亲耕籍田精神符合。官吏如此，则百姓更有耕作的热情。还有，其变赈为赊，百姓不是一味等待，而是努力耕作，以倍其获，很有新意。"

杜如晦道："陛下号召农为邦本，并说各地刺史以农事为要。以臣所观，这陈君宾虽有所失，然瑕不掩瑜，实为一出类拔萃之刺史。其治农事，颇有政绩，且致富之后不忘天下，慷慨以赈济灾民，帮助他州度过艰难，真良吏也。"

李世民听得出来，杜如晦的意思是想让自己大力表彰陈君宾一番。他用眼光征求房玄龄的意见，只见房玄龄热切地连连点头。他拿起蒲、虞两州的上表看了一眼，说道："陈君宾固然可以大加表彰，这蒲、虞两州的好处也要说上一说。玄龄、如晦，看到这三位刺史的作为，朕感触良深，觉得去岁以来所行政务已初步见了效果。他们心想百姓，勤于农事，恪守官道，不容易啊。玄龄，此诏由你亲手拟出，然后明发天下，

令天下刺史效法。至于陈君宾瞒报之事，今后不可再提。”

当日，这道诏令明发天下，其中赞扬陈君宾曰：

去岁天下诸多州谷不登，糇粮少，令析民房逐食。闻刺史与百姓识朕此怀，务相安养，还有盈粮，出布帛赠遗行者。此知水旱常数，更相拯赡，礼让兴行，海内之人皆为兄弟，变浇薄之风，朕顾何忧？已命有司录刺史以下功最；百姓养户，免今年调物。

此诏经驿传至各州刺史手中，与邓州邻近的诸州刺史纷纷来邓州现场观看。邓州府衙一时忙碌起来，门前车水马龙，陈君宾每日接来送往，不胜厌烦，然也只能赔着笑脸殷勤接待。前来观摩的刺史回去后依样画葫芦，将陈君宾的做法在当地施行。大江南北，到处都哄传着陈君宾的大名。

襄州刺史尉迟敬德看到陈君宾资助虞、蒲两州，不禁大怒，接连两次到邓州找到陈君宾大骂，认为其沽名钓誉。因为襄州与邓州州境相连，襄州也遭灾不轻，陈君宾坐视不管，反而资助离京城不远的蒲州，明显是想向朝廷邀功，且没把尉迟敬德放在眼里。陈君宾看到尉迟敬德那蛮横的样子，感到无法说理，哭笑不得。

颉利自从在渭水便桥上与李世民盟约之后，回到突厥牙帐还算老实，从未再兵犯唐境。他这样做，并非为了遵守盟约，实际上因为自己后院起火，无暇南顾。

东突厥当初强盛时候，其统领朔漠诸部落，威震塞外。所统部落较大者共有十五个：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骨，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霄，颉利。诸部落中，以薛延陀和回纥的势力最强。这些部落臣服于东突厥，完全是慑于东突厥的军事威胁。东突厥靠武力征服了这些部落，但这些部落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民族语言和经济利益。若突厥势力稍弱，这些部落马上就会起来反抗。

最先举起叛旗的是回纥六部，其酋长菩萨率其部落七万余人，宣称从此不受颉利的约束。颉利闻讯，不能容忍反叛势头兴起，遂派其兄子欲谷设带领突厥铁骑来讨伐回纥。面对大军压境，回纥部落在菩萨的带领下，万众一心，集合了五千骑在马鬣山设伏迎击之。他们以少胜多，大败士气低落的突厥兵。欲谷设兵败之后向西逃窜，菩萨领军穷追不舍，一路上俘虏了不少突厥兵。这样一直追到天山，终于将欲谷设率领之军彻底打散，至此，其带来的十万突厥铁骑损失殆尽。

受到回纥的影响，薛延陀酋长夷男也跃跃欲试。他与菩萨不同的地方，在于要先找一个可以托庇的靠山。其时周边以三方势力最大：东突厥、西突厥和大唐。西突厥距离太远鞭长莫及，他只有选择大唐一途。夷男遣其弟统特勒入长安见李世民，表达了要投靠大唐的意思。李世民此时未有任何迟疑，当即答应，并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李

世民另特别赐给夷男宝刀和宝鞭，面谕统特勒道：“归语尔兄！所部中或有大罪，用此刀处斩，小罪用此鞭作笞，幸勿宽纵为要！”夷男得讯大喜，遂在郁督军山下建牙设帐，号令近部，明确表示与颉利决绝。

颉利恼怒非常，既恨李世民挑拨之举，更恼夷男背叛自己。他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先将薛延陀收服最好，大唐那里权且放一放，遂派突利可汗统兵击之。

突利领兵进军郁督军山，那边的薛延陀早已经严阵以待。夷男一面发铁骑设伏，又派人与回纥、拔野古等部落联络，陈说其中利害，要求他们派兵增援。菩萨等人深知颉利是诸部落共同的敌人，只有将来犯突厥兵打败，方保境内安定，遂各自派兵增援薛延陀。诸部落如此众志成城，可怜那突利一路兴兵，其军中士气不高又无地利优势，所战皆北，只好节节败退。此仗不仅没有达到预先的目的，反而将东突厥所辖之地丢失了不少。眼见抵挡不住，突利放弃进攻转为防御，自己带领从人轻骑返回东突厥牙帐。

颉利闻讯，急召突利入帐。两人刚见面，颉利便开口责骂，并令从人将其鞭挞一番。如此还不解气，又将突利幽禁十日，方才放出。由是，两汗之间结怨更深。

颉利想起了李世民册封夷男的事儿，又复暴跳如雷。他当即派人入长安，请李世民到朔州边境会猎。其名为会猎，实际上是行恫吓之事。

却说兵部尚书李靖，知道李世民目前最重要的事儿是兴农致治，不愿意轻易动武。他明白此节，所以不轻言武事，唯令边防加强整固，并时刻掌握四方动静。眼前对边境最有威胁者，以东突厥最为紧要。李靖到任后，令镇守朔州、夏州的李世□、李大亮等人，想法刺探东突厥及梁师都的各种情报，并让其日日报入京师来。这次颉利派人来京的消息，李靖已经早数日闻知。他又将各方消息看了一遍，心中默默地想好了对策，以应对李世民的询问。果然，李世民这日在政事堂阅罢了鸿胪寺的奏章，即差人去叫李靖。

现在来政事堂议事的人员略有变化，走了一个高士廉，其余共八人。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王珪、魏徵、长孙无忌、萧瑀、陈叔达。李靖入门后向李世民施礼，李世民示意让他坐下，说道：“药师兄，颉利约朕到朔州会猎，如何应付？其他人刚才说了不少，你为兵部尚书，谈谈你的看法。”

李靖答道：“臣以为颉利只是虚声恫吓，不足为虑。他现在焦头烂额，怎么会有精力南顾？”李靖说完，将东突厥的最新情报说了一遍。

李世民目视萧瑀道：“萧公，听了药师兄所谈的突厥现状，你还劝朕去修古长城以备突厥吗？”

萧瑀道：“陛下现在以兴农为要，唯求安静。古长城横亘于北境，其大势

连接，唯有部分残缺。若修之以备突厥，所费不多，实有益于国内安静。长城复起以为屏障，则突厥不敢轻易犯边，臣以为有必要。”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药师兄深谋远虑，深知突厥之弊。朕今日让他来言，其实想为我之佐证。大家都听到了，突厥现在灾异相连，颉利不惧而修德，反而暴虐益甚，骨肉相攻，其亡在朝夕。朕正准备扫清沙漠荡平东突厥，再劳民远修古长城，岂不成了自己的羁绊？”

萧瑀依然不服气，言道：“陛下与颉利在渭水便桥盟约后，曾经说过要偃武修文，如今元气未复，又要劳师远征，岂不矛盾？”

李世民一笑释然，又对温彦博道：“温卿，你在突厥日久，如何看待如今形势呢？”

温彦博答道：“突厥兴衰，从其羊马身上即可看出端倪。东突厥现在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陛下，东突厥现在内外交困，若使李尚书统领奇兵击之，再与薛延陀等部落联合，相信定能拿下。”李世民摇头不许：“现在去攻东突厥，不是最佳时机。朕即位以来，天下一直大旱，百姓的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国库存粮又不多，现在动兵征讨，无疑是雪上加霜。嗯，朕看东突厥内部纷争，现在只是开了个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萧公，须知征伐一事亦分两极，如隋炀帝征伐高丽，实为好大喜功之举，我所不取；如颉利之流，屡屡侵凌我国，危及国之兴安，那是必须征讨的，只是要选择好时机而已。”

杜如晦奏道：“陛下，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人来，言称欲献万钉宝钿金带及马万匹，以迎唐公主成婚。其使者已在驿中多日等候，如何答复，请陛下示意。”

李世民不直接回答，而是说道：“眼前有兵法大家在此，药师兄，你如何看待西突厥求婚这件事情？”

李靖每每到了李世民面前，皆沉静有度，不敢擅越。他稍微考虑，缓缓答道：“孙子曰‘远交近攻’，若陛下欲图东突厥，似答应西突厥的求婚为好。”

“药师兄既这样说，那就与西突厥和亲吧。如晦，你告诉来使，让他们克日来京迎娶即可。至于眼前的事情，温卿，你熟悉东突厥习俗，可携带礼物出使一趟。你见了颉利，就说朕正忙于国内救灾，无暇分身，过两年再会猎吧。朕想颉利这样做，无非是虚声恫吓，他见了大批宝物，以为朕又服软，定会偃旗息鼓。

“药师兄，你可嘱李世□、李大亮、张公谨他们加强戒备，勤于练兵。颉利眼下自顾不暇，又见我国边防整备，他不敢轻易犯边。还有，那梁师都素来仰仗颉利之势，此次颉利要与朕会猎，听说他又在朔方那里鼓噪不已。哼，朕不想兴兵扰民，因任这跳梁小丑逍遥了几年。如今东突厥势衰，该是收拾他的时候了。这里有一道夏州都督刘闵的上表，言说梁

师都与其属下互相猜忌，正是进击的时机。”

李靖答道：“梁师都为颉利之鹰犬，朔方百姓早已将其看透。就外势而言，我军为防备梁师都侵扰内地，日日修筑城池以为屏障，已经将梁师都压迫得无腾挪之地。圣上说得好，梁师都内外势衰，其靠山也无暇顾他。若我朝令一将出征，即可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之。陛下既然下定决心，李靖愿意领兵出征，定生擒梁师都至陛下面前。”

李世民复向众人说道：“朕欲兴兵讨伐梁师都，众卿以为如何？”

众人纷纷点头，魏徵说道：“如今国内已平，仅有梁师都在那里招摇，且讨伐他不用大动干戈，又可灭掉颉利在国内的一颗棋子，臣以为可行。”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我们君臣形成共识，先拔掉梁师都这颗棋子。药师兄，如何筹划军事，由你主之。杀鸡焉用宰牛刀，你不用亲自上阵，选一上将领五万兵马前去讨伐即可。”李世民思索一下，接着道，“这样吧，朕帮你点将。可由柴绍为行军总管，薛万彻为行军副总管，克日讨之。”

对付颉利的方略就如此定了下来，李靖回衙后立刻行文调兵，并召来柴绍、薛万彻面授机宜。

柴绍现任右卫大将军，李婉娘死后的第二年，李世民即让长孙嘉敏为他访得了一门亲事。该女系隋郎将裴仁基的幼女，她生得美貌，性格又温婉。柴绍与其成婚之后，感受到了其温柔似水，那是在李婉娘身上难以得到的滋味，他们家居日子过得很和顺。

薛万彻原来跟随李建成，玄武门之变后亡奔终南山中，李世民派其兄薛万均数次入山方将其召回，授为右领军将军。李世民最早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河北，薛万彻当时作为李艺的将领一起来攻刘黑闼，其勇猛力战给李世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亡奔终南山中，表现了对李建成的忠诚之心，李世民更为欣赏。这时，万贵妃所生幼女丹杨公主到了适嫁的年龄，万贵妃让长孙嘉敏帮助挑选夫婿，长孙嘉敏又将这番话说给李世民，李世民脱口而出：“我看薛万彻就不错。”此后，万贵妃和长孙嘉敏又亲眼看了薛万彻本人，觉得还算满意。这样一来二去，薛万彻就当了驸马，成了李世民的妹夫。

李世民此次令柴绍、薛万彻为正副行军总管出征朔方，两人领兵五万出京城，过庆州，不日就到了夏州境内。闻听大兵来到，夏州都督刘闵、司马刘兰成出城迎接。他们将柴绍等人迎入城内，听罢柴绍宣读了李世民征讨梁师都的旨意，然后将与梁师都的对阵形势说了一遍。

原来刘闵和刘兰成皆是有心之人，他们整固城池以防备梁师都，渐渐稳住阵脚。刘闵此时又多次派轻骑深入梁师都所辖境内，专事践踏其庄稼，使其粮食不足。其间，刘闵派人潜入朔方城内，想法疏离梁师都的君臣关系，成功实行了反间之计。一名叫李正宝的将领被反间成功，他

表示要拿下梁师都归唐。孰料有人告密，李正宝仓促之间只身逃出投奔刘闵。经过此事后，梁师都的内部猜忌更重。刘闵感到该是进击梁师都的时候了，遂修表一道，请求李世民发兵来攻朔方。

柴绍听完了刘闵的述说，赞扬道："刘都督，你的这番功劳圣上已经记下了。我临行之时，圣上谆谆告诫，此战许胜不许败，且不可动静太大以扰百姓。梁师都困守朔方，已为瓮中之鳖，拿下他是迟早的事儿。我现在最担忧的是，万一我们攻打梁师都，他定会向颉利求援，如不能速战速决，倒是一件为难的事儿。"

刘闵沉吟道："不错，梁师都一遇进攻，定会向颉利求援。突厥兵若来援，有两条道儿可行：一条是沿着朔州、银州边境东面来袭；第二条即是经过河套地区，沿着河水南下再入朔方。"

薛万彻道："东面的路线不妨，李大亮、张公谨他们已在那里布下铜墙铁壁，谅他们难撼动一分。"

刘闵眼望柴绍，说道："如此，我们专力对付其北路即可。"

柴绍沉吟了片刻，决然道："如此，我们先对梁师都围而不打，静观其变。万彻，你领三万兵马到怀远一带设伏，只要有突厥兵出现，立刻痛击将之打败，此举定会让梁师都胆寒。我想，颉利如今内外交困，难以拿出大批兵力来援救梁师都。且我们领兵来此，一路上偃旗息鼓，动静不大，颉利定然以为对付梁师都的兵力仅是夏州的守军而已。估计他不会重视，所派人马不会超过二万。"

薛万彻依计带领三万兵马悄悄潜往怀远。柴绍又令领兵据守夏州，自己和刘闵分带两支人马，一东一西去袭扰朔方。梁师都见来袭兵马不多，遂大开城门带领人马冲杀出来。柴绍和刘闵的兵马与之一触即散，既而不知所踪。梁师都见对方力怯，心想此次要好好挫挫夏州的威风，遂放马到夏州城下，竭力攻打。城中的刘兰成偃旗息鼓，对之不理不睬。夏州城坚壁厚，梁师都一时无计可施，只好在那里跳脚大骂。这样挨到天黑，梁师都见今日难有结果，遂鸣金班师返回朔方。

刘兰成见梁师都已退过城门二里开外，随即一声断喝，只见城门大开，手执火把的兵士不绝地拥出城来。他们大声吆喝，奋力向前方追击。这时，埋伏在两侧的柴绍和刘闵，也令兵士大张火把现身出来。梁师都三面被围，只好没命地向朔方方向狂奔，其军大败，被唐军俘虏者甚多。

次日，唐军旗幡将朔方城围得密密匝匝。梁师都新败之后不敢再战，遥望北方想起自己的突厥主子，遂派人混出城外，星夜找颉利求救。

第十四回

太极殿日勉群臣

风陵渡夜访旅客

李渊受尊为太上皇，日日居于太极宫内。宫内山水依旧，嫔妃簇拥如云，然李渊行止仅限于宫墙以内。这样日复一日，李渊心情愁闷，不免溢于言表。

李渊以往到海池里荡舟的嗜好，近来已荡然无存，转而爱上蹴鞠的游戏。

李渊令嫔妃及宫女组成蹴鞠队伍，然后在太极殿前的一块草场上设立了逑场。每至申时，李渊一身短装，率领一帮明艳妇人下场厮杀。李渊年龄已六十有余，然他毕竟为男人，较之女人要迅捷许多。其得逑后左盘右带，然后凌空一脚，气逑直飞网窝。他置身于女人丛中，鼻闻香汗阵阵，耳听娇喘声声，再享受胜利的快乐，其中的美妙难用言语表达。

李渊这日玩过蹴鞠，回殿沐浴一番，用手抚摸自己的皮肤，感觉很有弹性。经过温水的浸润之后，肤色变得红润。那一时刻，李渊忽然感到一阵极度的失落：自己的精力和健康保持得不错，然已被早早地结束皇帝的命运。现在虽名为太上皇，然如同软禁一般。说白了，今后要数着指头在这庭院之中打发自己的余生，无异于苟延残喘。

李渊的心情顿时变得很坏，脸色也随之阴沉下来。

侍候他的嫔妃和宫女见惯了李渊的这种表情，依旧在他的面前走来走去，只要不极度招惹他就行。李渊以前待人本来就很随便，现在失了皇权，周围人自然又少了一层敬畏，彼此之间少了不少礼套，大家都随便起来。李渊独自斜倚在胡床上，一缕夕阳透过窗缝正好照在他脸的下方，因其神情阴沉，更显其脸色枯槁。

李世民这时候进入殿来，因其脚步既大又快，太监甚至来不及通报李渊。李世民见李渊一人斜倚在胡床上，周围的宫女和太监各忙各的事儿，无人在其身边侍候，不由得心生怒火。他强压火气走到李渊面前，禀道："父皇，二郎特来觐见。"

李渊缓缓地睁开眼睛，说道："二郎来了，你坐下吧。"

李世民一扭脸，对跟随而来的侯君集说道："你去，带人将这帮无规无矩的奴才们拿下。再好好问问他们，缘何在太上皇面前不知一点规矩？"

李渊听说要办身边的太监和宫女之罪，急忙摇手道："二郎不可这样做，他们这样皆是听我的吩咐。你若办了他们，还不如把我办了呢。"

李世民听出了李渊话中的怨怼之意，遂又对侯君集道："太上皇既这样说，就先饶了这帮奴才，让内侍省来此训诫一番即可。"

李世民见李渊闷闷不乐，遂换颜转话题道：“父皇，二郎今日来是想告诉您一个好消息。那朔方的梁师都为颉利的走狗日久，终于让柴嗣昌领兵将之消灭。”

李渊显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他欠起身子问道：“梁师都果然被灭了？此人一倒，颉利在南边再无响应之人。还有，从此国内再无割据诸侯。二郎，梁师都实为为父多年的一块心病啊。嗣昌此次领兵剿他，最后是将他生擒还是诛杀？”

“这厮最后让自己人给杀死了。那日柴嗣昌领兵围了朔方，又悄悄派薛万彻领兵三万在突厥援兵的来路上设伏。薛万彻果然大破突厥援军，这个消息传入朔方城内，梁师都及其手下不免沮丧。这样又过了数日，朔方城中眼见粮尽，其内部原来就互相猜忌，现在又忧自身之安危，愈发纷乱。梁师都内忧外困，难以弹压众人，梁师都的从父弟梁洛仁率人杀入师都住宅，将其一门杀尽，然后开城门向柴嗣昌投降。如此，朔方城从此归了我朝。”

“梁师都被灭，颉利有什么反应？”

“他如今自顾不暇，哪儿有心思再管梁师都的事儿。”李世民接着又将东突厥的现状简略叙述了一遍。

李渊听完，从躺椅上立起身来，在殿内踱步，边走边说道：“好呀，颉利也有今天。二郎，知道我这些年的最大心病是什么吗？”

“儿臣不知。”

“就是东突厥仗势欺凌我国！当初我在太原起兵，迫于形势向东突厥称臣，且年年向其纳贡。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来，就感到无比耻辱。唉，那时启民可汗势衰来投，隋文帝将夏、胜两州的水草肥美之地拨给其用，孰料中国内乱势衰，这突厥难掩其狼子野心，竟然不念原来的好处，顿时翻脸。我这些年，日日想着国势强大之后，再找东突厥算账。二郎，如今我已退位，为父的这块心病要由你来医了。”

李世民也立起身来，坚定说道：“看东突厥现在的光景，难以支撑到三年以后。父皇，儿臣定辅佐您，数年内摘除心病，大家都扬眉吐气起来。”

李渊又复坐下，悠悠说道：“二郎，为父今后想的是如何休闲享福，至于军国大事，那是一点都操不上心了。你主政以来，迭遭荒年，为近年来的最差年景。然你能抚民以静，使百姓休养生息，这一点比为父做得好。我听说你厘改吏治，裁撤冗员，选贤任能，从谏如流，甚感欣慰。二郎，为父不想说过头之话，假以时日，你定能成为一代贤君。”

李渊性格简慢，晚年之后耽于声乐，执政荒弛。然他作为开国之君，毕竟很有见识，此番评价李世民的话可谓恰如其分，又很中肯。李世民听后大为感动，颤声道：“父皇如此夸奖，二郎实在有愧。儿臣主政以来，

唯思先祖之英烈，不敢稍有懈怠。”

李渊挥挥手，说道：“罢了，二郎。你的能耐我知道，今后如何理国，其实不用我多说。嗯，眼下倒有一件事儿，我已想过多次，该是办一办的时候了。”

“父皇交办的事儿，儿臣定当遵循。”

“你一心奉孝，一直不同意到太极殿理政，为父很感激你的这番孝心。可那东宫毕竟窄狭，须知大国之朝要显威仪，你该是搬过来的时候了。”

李世民即位之后，李渊多次要求搬出太极宫让李世民移入。李世民思来想去，觉得将李渊撵出去，天下之人定会说自己太性急，便执意不肯。事情就这样耽搁了下来，一晃已经两年有余。李渊今日旧话重提，李世民当然不会答应。他恳切说道：“父皇，为太上皇理应居于此殿。东宫虽小亦有腾挪之地，儿臣觉得很好。且父皇居此，儿臣可就近时时来问询，很是方便，以不动为好。”

李渊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然我在这里又住了两年有余，已经顾了各方的颜面，你不用再争了。我名为太上皇，其实为一乡间老翁而已，日日居于此深宫之中，感觉很郁闷。我想好了一个地方，就是家乡武功县的庆善宫。我想到那里居住，可以自由自在，又有乡间野趣，强似这里百倍。对了，我上次嘱咐你修缮一番，现在已经完工了吗？”

“儿臣已经遵嘱备好木料，正在修缮的时候，被魏徵发现。他谏现在不宜大动土木，事情就停了下来。”

“这个该死的魏徵，我的家事还要他来伸手管吗？”

就是庆善宫已修缮完好，李世民也不会让李渊去住的。事情很明白，自己当了皇帝，却让老子离开京城到乡间居住，传至天下不知人们又会说什么。他还有更深的一层考虑，就是自己取得皇位并非靠正道，万一有人到庆善宫控制李渊来反对自己，则天下人不明所以，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想到这里，李世民安慰道：“魏徵所谏亦有道理，眼下之势，确实不宜大动土木。父皇多次说过，要安定天下，务以隋炀帝之行为鉴戒。这样吧，待过些日子，等到年成好的时候，儿臣在宫城以北专为父皇起造新宫殿，可名为永安宫，届时请父皇动迁入住。”

李渊认为时间太长，坚决不同意，他思索一下说道：“二郎，你搬入了东宫，弘义宫就空了下来。那处宅子新修不久，还是你攻下洛阳后我专为你起造的。嗯，就这样吧，我搬入弘义宫居住，你不可再拦阻。”

李世民见李渊意志坚定，只好答应。

李世民临行之时，李渊唤住了他，说道：“二郎，我听说裴寂因犯事儿出

京。按说此事我不宜再问，然我好念旧情，你是知道的。我们李家取得天下，裴寂功不可没。若其罪恶不大，给他留条活路最好。”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父皇的心意，儿子明白。那裴寂近来在京闲极生事，让他出京只是稍作惩戒。待过上一段时间，儿子自会召他回京的。”

李世民回东宫后即召殿中监，让他立即安排修缮弘义宫。他以前碍于名声，不肯马上将李渊迁出太极宫，怕有人说自己的闲话。其实心中也想早日到太极殿理政，因为东宫毕竟显得窄狭。他对殿中监说道：“弘义宫修缮之后，可更名为大安宫，以示奉养太上皇之意。朕以前在那里居住过，知道其宫室规模与太上皇的规制不合。此为权宜之计，长远来说，须另择地为太上皇营造新宫。朕想好了，可在宫城之东北建设永安宫，那里地势较高，气候适宜，最适合太上皇居住。只是现在国库空虚，一时无力建造，可数年后再动工，但你们现在就要着手绘制宫殿图样。”

殿中监唯唯答应。

李世民接着说道：“太上皇迁出宫城之后，原太极宫内不得增加一砖一瓦，将之清扫一番即可。如今国家正是困顿之时，为太上皇修缮宫室，别人会说这是朕的孝心。若再对太极宫修缮一番，即是奢费了。”

过了一个月，李渊搬出宫城迁入大安宫。李世民令袁天纲择良辰吉时，以选定迁入太极宫的时辰。袁天纲欲按礼仪准备一次隆重的庆典，李世民不许，说道：“仅仅换一个宫殿行朝会之事，要那么多的虚礼干吗？只要选好时辰，其他的就不要备了。”

是日朝会之前，文武官员静静地等候。既而良辰已到，他们按班谒见。太极殿较之东宫毕竟阔大许多，就见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分文、武两方站列，其中又按班序排列为一品班、二品班、三品班、四品班、五品班。即使如此站列，殿内也并不显得拥挤，场面疏密有度。这时，李世民入殿升入御座，百官依序开始奏事。

待奏事完毕，场内一时出现了静寂。李世民眼望群臣，缓缓说道：“朕今日与众卿一起到此殿议事，按说也很寻常。然朕到了一个新场所，就想有所变革。算来朕即位，已两年有余，每每朝会之时，皆按规定班序及仪制理政。朕一开始还觉得新鲜，现在却感到有些乏味了。”

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皇帝今日为何说出这般话。要知道朝会是最严肃的场面，难道他要日日变换花样不成？

李世民的御座左前案上，一般会放着两摞纸套：一摞是朝廷欲颁布的诏制，一摞是臣下的奏章。李世民立起身来走到案前，顺手翻了一下，然后问道：“玄龄，记得旧制中有‘五花判事’一说，是不是？”

房玄龄出班答道：“是。”遂将“五花判事”的内容说了一遍。

原来前朝中为防止诏令中的漏洞，诏敕由中书省拟好之后，由六名中书舍人先行阅读，他们各执其见，将其意见杂署于其上，即名之为“五花判事”。其后，再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会审，交由门下省审查。诏敕到了门下省，由其给事中和黄门侍郎驳正之，再返回中书省修改。如此，可以保证诏敕比较缜密。

李世民点点头，唤出温彦博和王珪道：“中书省和门下省最近行文，是否按‘五花判事’之原则来匡行？”

温彦博答道：“陛下，中书省每起草一道诏敕，门下省皆认真驳正，臣等不敢有任何偏差。”

李世民冷笑道：“什么行驳正之事？朕为何就没有任何听闻呢？中书省和门下省皆是机要之司，若诏敕有不便者，须据理论执。然两年之间，你们中书省起草诏敕后，门下省仅是依例看一遍即退回，顶多改上几字，这是行驳正之事吗？哼，若让你们仅仅起草一道文书，朕随便从太学中挑选数人即成，何必还要苦苦择贤任才呢？”

李世民这番疾言厉色，吓得群臣不敢吭声。温彦博和王珪低着头，心里想不通李世民缘何今日没来由地发火。

魏徵现为秘书监，隐隐地明白李世民发火的原因。原来有一日李世民对他感叹道：“众人做事，往往时间一长，就会依照定势行事，不想再增添新意。若使新政能见成绩，须日日出新，方有结果啊。”魏徵答道：“陛下所虑极是。众人勤勉办事，是为政基础，若使他们常常推陈出新，还要陛下在其身后猛击一掌。”李世民说道：“惰性使然，像朕也想日日找些乐子，这样最是轻松，可是天下并未摆脱困苦的局面，确不可掉以轻心。”魏徵猜测，李世民今日的此番作为，无非想借机会勉励众人一番。

果然，李世民将矛头直接指向温彦博：“中书省为机要之司，每出一诏敕皆事关天下。温卿，中书省设立那么多人不是用来摆设的。像六名中书舍人，皆是千中选一的能才，让他们对一事发出一种声音，非朕本意。朕多次说过，以一人之能决天下之务，错谬居多。你要让中书舍人不受旁人干扰，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才是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五花判事’虽是古制，然毕竟是前人的经验，不能轻易弃之。从今日开始，要恢复‘五花判事’之制。”

温彦博今日进入太极殿，本来一团高兴，不曾想当了一回靶子，有点惊慌失措，他镇静了一下说道：“臣遵旨。中书省今后每拟诏敕，定当按‘五花判事’原则办理，努力使诏敕完备无漏洞。”

“这样就好。诏敕拟发之前，中书省及门下省可以充分修改，将诸事想细做细，不得有任何疏漏。今后再授任中书舍人等职时，人员来源不能拘于文笔好的书生，最好是有着中央与地方理政经验之人。这样，他们对所拟诏敕的施行会有实际经验，不至于望文生义与实际脱节，便于尚书省进行操作。玄龄、如晦，诏敕既成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须不折不

扣地施行，你们要谨记此节。”

房玄龄和杜如晦躬身领旨。

李世民让温彦博、王珪、房玄龄、杜如晦退回班中，转对众官说：“朕即位之初，诏百官可以上疏言事，当时众卿纷竞上疏，蔚为大观。朕每书必读，并将重要者粘于殿内照壁上，以备不忘。朕之心力有限，若想大治天下，须靠众卿一起努力。上疏中所言之事，皆是衷心所言且切中利弊，朕依此改正，果然收到效果。然今年以来，众卿上疏渐少，查殿内照壁上所粘之书，所剩无几。众卿，想是你们居官之累，近来没有闲暇时间再上疏了吧？”

群臣皆听出了李世民话中的揶揄之意，殿内一时静寂，无人敢接腔。

李世民立起身来，在御台上来回踱步，然后说道：“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明白此节，才虚心纳谏，极力鼓励众卿尽情极谏。朕有此胸怀，则你们能否举谏言，就看你们是否勤奋。朕以为，近来上疏不多，缘于众卿以为现在诸事渐顺，因而懈怠。魏卿，是不是这样？”

魏徵出班奏道：“陛下今入太极殿对臣下的训诫，臣以为很有必要。陛下多次说过要居安思危，则臣下在办好自己事儿的同时，更要查时政之缺失，随时举谏。如此，才能提高办事之效率，并能实现清明之政治。至于陛下说臣下懈怠，臣不敢苟同。仅上疏而言，陛下即位之初百事待兴，为臣者能提出许多建议，经陛下批阅得以化解。现在随奏随办，事儿渐少，亦属正常。陛下，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而不敢言。只要皇上能虚怀若谷，导人诤言，相信人臣定能上疏。”

“这一点朕能做到，然你们也要有所表示。褚卿，年底对百官考课之时，要将其上疏与否作为一项考课内容。众卿，你们须常常上疏言为政得失，不拘你分内分外的事儿。对你们的奏章，朕必逐句批阅。当然，朕不求数量，你们不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须有真知灼见最好。”

李世民的这番言语，宛如一阵风，刮得百官心里皆怀心事。魏徵等人满腹才具，能够随时举谏，那一帮武人则愁眉苦脸，他们不通文墨，上阵厮杀还行，让他们写文章提意见，确实难为了他们。

常何那日下朝后回府，闷闷地坐在堂上不发一言。他现任亲勋翊卫中郎将，为四品武官，亦在上疏言事者之列。惜其幼时读书不多，十六岁即从军，此后南征北战多历厮杀，难以和书本儿结缘。李世民即位之后，常何未有片纸上奏，今日他听了李世民训诫，觉得再不上疏，委实不像话。然自己墨水太浅，又能写出什么呢？

常何在那里直坐了大半个时辰，搜肠刮肚实在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他烦躁地立起，到庭院中来回转悠，突然，一只鸡项上流着血跑了过来，

厨工跟在其后紧紧追赶。这使常何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鸡踢飞，骂厨工道：“蠢猪，连一只鸡都杀不死，你还干什么活儿？”

厨工抓过鸡来，在其项上又来了一刀，然后躬身向常何行礼，不敢吭声退了回去。

看着厨工离去的背影，常何脑子里灵光一闪，忽然想起了一则故事。那是他从河北返回京城，到了函谷关的时候，因时间尚早，就在那里游览了一回。见该关深险如函，东至崤山，西至潼津，仅有关下一条道路相通，实为天险，常何叹道：“一夫当关，万夫难开，此关是也。”从人有识历史者，接腔道：“是呀，战国时秦置此关，得保立国。其间人们来往，须持关防牒文方能通过，只有一次是例外。当初孟尝君在秦被留，无法出关。赖其手下门客有擅狗盗者，夜入秦宫盗出狐裘，献给幸姬，始获释放。他们半夜到了此关前，因关门须天亮才放行，孟尝君怕秦国派人来追，在那里惶惶不已。其中有一门客会装鸡鸣，因而赚开关门才得脱险。”常何听后笑道：“这孟尝君的本事也就罢了，然其手下能人不少。嗯，管他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呢，能打开关门就成。”

常何见鸡想起了孟尝君，更想起了孟尝君手下的那帮门客，顿时眉头一展，喃喃道：“我不通文墨，难道不会招通文墨的门客吗？”

常何说干就干，找到数位知己让他们帮助寻访能写文章的门客。此事须秘密进行，常何嘱咐他们不可喧嚷。

一日，李世民忽然想起要出门走走。他召来众大臣说道：“朕即位以来，连遭两年旱灾和蝗灾，看今春的光景似乎不错，雨水落下不少，春播有望。朕想出外巡视一番，你们以为如何？”

魏徵极为赞成，奏道：“陛下忧劳国事，须巡视天下，眼见为实。只是陛下出行之时，不宜动静太大。”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魏卿的心意我明白，想隋炀帝广宫室、好行幸，侵扰百姓致使天下败亡，朕岂能效之？朕想好了，此次出行，不用御驾，不用龙舟，随带数十人骑马微服出行。朕此行目的，一是亲眼观察天下之实；二是想到邓州实地看一看，要看那陈君宾到底有什么真本领。”

温彦博道：“陛下何日出行？臣即拟诏颁布沿途州县知闻。”

“不用。朕说过此次为微服出行。如晦，你和魏卿、温卿以及裴矩随朕出行，护卫之事由常何安排。玄龄，你在京中辅佐太子监国。”

群臣躬身领旨。

贞观三年四月，李世民不事张扬，带领魏徵、温彦博、杜如晦、裴矩四名大臣出巡，常何率领六十骑以为护卫。他们出了春明门沿着官道向东

行去，天黑之时就到了潼关。他们出城之时，常何向李世民请旨要求派人打前站，以安排住所。李世民不同意，说道：“我们此行以不扰人为要，潼关离风陵渡不远，那里为渡口，历来旅舍众多。我们慢慢行到那里，想法包下一家旅舍居住即可。常何，记住，要付钱。”

裴矩道：“陛下，风陵渡那里旅舍简单，不免肮脏。圣上此次出行带人不多，还是让当地官府安排最好，这样也比较安全。”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想起以往征战之时，常常数日衣不卸带，就地而眠。现在有旅舍可住，强似那时百倍，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要说也是，你与温卿为多年的京官，没有尝过此苦，你们能行吗？”

裴矩不敢对答，温彦博回答道：“陛下能住的地方，臣不敢挑剔。裴尚书说的意思，是指陛下以万乘之躯涉此荒凉之地，万一有什么闪失，即是震动天下的大事。毕竟，圣上今日非复往日征战之时。”

李世民哈哈一笑：“有什么不同？别说天下已经治安不错，就是真有人来犯，朕一样能够冲杀。只可惜了你们，满腹韬略，然没有上阵的本领，还要常何他们来保护你们。”

杜如晦等人想想确实是这样，不禁相对而哂。说话间，他们不觉就过了潼关。守兵验了他们的过所公文，那是兵部签署的调防文书，并无特别之处，遂轻松过关。他们转向北行，就听河水的哗哗声音传了过来，夜色朦胧间可见一条巨索横跨河水上方，风陵渡已赫然在眼前。

河水本来自北向南流淌，到了潼关遭遇一溜儿石头山的阻挡，只好折向东行。折弯处两山夹峙，将河水挤得甚是狭窄，水流湍急，哗哗的水声日夜不绝。不知道从什么年代开始，有人从两岸的半山腰处打下巨桩，从河水之上扯起了一道横索。这样，渡船以绳索和此横索相连，上面又有一木质滑轮穿行，船夫只要鼓桨前行，即可借助横索之力径直到达彼岸。风陵渡之北为河东道的蒲州，其东为京畿道的陕州，其西为京畿道的华州。这里的人若想南来北往，必须借此渡口，于是乎，风陵渡异常繁忙又大名远扬。

李世民一行在临河的一处旅舍安顿下来，草草地吃了饭，就见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李世民眼望窗外，不觉来了兴致，让杜如晦等人随他一同到河堤上漫步一回。常何急忙要去张罗，被李世民制止，仅让他带两人随行。

四月的天气已经渐渐温暖，走出户外，可以闻到浓郁的花草之香。到了夜里，清风轻荡，愈觉花气袭人。李世民行在河堤之上，静听河水拍岸，不由得心旷神怡，转向魏徵道：“魏卿，朕畏你言，已是两年有余未曾出外狩猎。我们现在沿河游览，该不是闲游忘政吧？”

魏徵听到这句话，感觉很不舒服，若不是夜色遮其脸，定能看到他的不悦之色。他思索了一下，答道：“陛下，其实臣每次谏诤，并非想扫圣上

的兴致以求自己满足。臣这样做，实在因为圣上身系天下，不敢有亏。譬如狩猎，按理是人之兴趣不可抑止，然方今天下并不富饶，百姓还在为吃饱肚子而发愁，陛下狩猎传之天下，定然有损圣上声誉。”

“哈哈，朕的一句玩笑话你就当真了？魏卿，朕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你的脑袋恐怕要被割上几百遍了。”

“对呀。其实嗜好欲望喜怒哀乐的情趣，贤人与愚人没有多少区别。贤人能够节制自己，不使其过度；愚人放纵自己，多失去控制。陛下高尚的品德玄妙深远，但愿陛下常能克制自己，居安思危，以保胜利成功之美。”

“如晦，你瞧，朕不敢稍有话题，让魏卿一缠上即是没完没了。哈哈，魏卿，朕让你们来河边观赏风景，不是上课来着。”

杜如晦趋前几步，拱手道：“陛下，天降魏徵，委实是陛下之福。查古来之谏臣，无出其右。望陛下能亲之用之，则能大治天下。”

李世民停下脚步对众人说道：“朕知道这个理儿。其实朕这样做，并非想当世之事，唯望朕的子孙能够延续国祚，使卿等子孙能长保富贵。好了，我们不再说这等严肃话题，眼前风景甚好，我们也该欣赏一回。对了，如晦，还记得我们在豳州之时吗？那日玄龄说道，待荡平天下，让我带领一帮文士饮马西北边陲，赋诗长城塞外。眼下国家一统，朕却无能完成此举，只能领着你们乘隙到河水边行月夜之游。”

杜如晦道：“风花雪月之事较之理国大局，毕竟为末节。陛下正行新政，若大治天下，则是一首大诗，文士之吟咏岂能与之相比？”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们呀，动辄将话题引到国事上，把朕的好心绪都破坏了。我们已到了风陵渡口，刚才观了风景，又说了大事，该是回旅舍休息的时候了。”

众人听了李世民无奈的言语，不禁轻笑。心想他既然想欣赏风景，就应该带一帮学士来吟诗才对。

一行人离开渡口，沿着石板路返回旅舍，就见路左侧有一处阔大的房子，里面透出光亮，且人声鼎沸。李世民忽然来了兴趣，指点常何道：“你去，瞧瞧里面都是些什么人。”

常何快步入房询问，既而折返禀报道：“陛下，这是行人渡河时的歇脚之所。”

原来风陵渡有渡船两艘，船工为保万全，每至夜里渡船不开。晚来的行人到此，有钱的则入旅舍居住，无钱的如贩夫走卒，只能待在这座渡口给提供的大房子里歇脚，以待天明。

李世民作势要入房观看，常何拦阻道：“陛下，房内肮脏且人满为患，不宜入内。”李世民甩手道：“你和这两人在外面守着，不得入内。若房内的百姓看见带刀的官兵，定然骚动。”说罢，他带领杜如晦等四人轻移脚步，缓缓入内。

房内乌烟瘴气，气味难闻。四角灯烛如豆，光线昏暗。李世民微微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向左角走去，后面四人见状，急忙跟随。

一名小厮看见这五名衣服光鲜之人走了进来，疾步走了过来，轻声问道：“客官要歇脚吗？要不要苇席？”

这帮人平素养尊处优，一时不明所以，还是魏徵反应较快，答道：“好呀，来五张。”

小厮伸出手来，说道：“一张席收钱一文，共五文。”

魏徵从怀里掏出一把开元通宝制钱，数了五枚递给小厮。那名小厮接过钱来，飞快地拖来五张苇席，说道：“此为租席，明晨须还。”

李世民等人觉得奇怪，想不到魏徵身上还带有开元通宝钱。原来唐立国之初，沿用隋朝五铢钱，至武德四年，始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其制为：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他们见四周众目睽睽，不好再问魏徵究竟。遂一人接过一张苇席，各自坐了下来。

他们从进入屋内的那一时刻起，满屋之人皆静静地注视着他们。李世民一落座，身边一名操太原口音的老者期期艾艾地问道：“客官，瞧你们的打扮，身上定然有钱，缘何不住旅舍？如你们这样的人物到此房内歇脚，老夫来往风陵渡数十年，今日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李世民一听见太原口音，顿时起了亲切之意，答道：“我们本是贩货之人，这一次折足了本钱，只好仓皇回家。”李世民在太原居住多年，也学会了几句太原话，他现在故意露出了太原话的尾音。

老者叹息道：“听你的话，敢情也是太原人吧？唉，你怎么落到了这般境地？不过看你的打扮，也不像商贾之人啊。”

“不错，我现在居住在太原。此次去南方贩运一批潞绸，不料被强盗夺了去。”

老者的头摇得如拨浪鼓一样：“强盗？不对吧。客官，要说头几年路上遇到强盗，老夫敢情相信。这几年，当今皇帝让百姓返乡种地，各地官府管束极严，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听见强盗的事儿了。你的遭遇确实令人奇怪。”

老者身旁一位红脸膛的汉子瓮声瓮气说道：“以前去当强盗，很多人都是被逼的。若有田种有饭吃，谁愿意去干那些在刀尖子上舔血的活计。”

魏徵道：“这位客官，听你的话音像是蒲州人氏，你们那里有田可种吗？”

红脸膛汉子咳了一声，回答道：“当然有田可种。说起来，这也是托了邓州陈刺史之福。我那时逃难到邓州，陈刺史又将我们送回来，又是给口粮又是给种子，还送了许多大水车，去年总算有了收成。看今年的光景，也许会风调雨顺，比去年还要好啊。”

老者点点头：“我也曾听说过陈刺史的名头，确实是一位好官。其实新皇帝就位以来，派了许多好官到各地为百姓办事。说也奇怪，以前官员出行要鸣锣开道，百姓唯恐避之不及。现在呢，这些官员常常身着便装，主动找百姓说话。就拿眼前这蒲州来说，那里的大小官员皆带领家人与百姓一样种田。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红脸膛汉子道：“说到底，还是当今皇帝厉害呀。听说这位新皇帝年仅三十，有本事得很，且爱民如子。皇帝这样，手下的官员当然不敢刮地皮了。”

老者抬起头，悠然道：“老夫有缘，曾经见过当今皇帝一面。那是老皇帝在太原起兵的时候，突然突厥大兵来犯。嗯，太原人当时称呼新皇帝为二郎公子。是这二郎公子领兵前去抗击突厥兵，说也奇怪，突厥兵一听二郎公子的名头，顿时吓得自动退兵了。那日二郎公子领兵返回太原城的时候，我在人缝中瞧见了他的模样。啧啧，你瞧他脸如满月，目如朗星，身高八尺。那时我心里就想，这二郎公子不同凡响。你们看，他现在果真坐上龙廷了。”

李世民微笑道：“老爹真有福气，我到过京城多次，还从未见过皇帝之面呢。不过新皇帝远在京城，他再有本事，天下之大能管得过来吗？”

老者摇头道：“看客官的岁数，不过三十出头吧？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今年六十三，算来也经过好几代皇帝了。根据我的经验，皇帝是什么性子，那么下面的臣子也相同。记得有句话叫‘上行下效’，灵验得很哪。比如隋文帝时，天下富饶，我的家境就比较宽松，到了炀帝末年，家里就有点揭不开锅，没奈何，我一面做点农活，一面想法贩点丝绢，以贴补家用。到了本朝老皇帝时，日子虽好过一点，然战争不断，也是艰难。打从前年开始，新皇帝不再打仗，一心兴旺农桑，对，听说皇帝本人还下田耕种呢。从那时开始，下面的官吏张口闭口都说要干好农活。这几年尽管年成不好，总觉得有望了呢。客官，你跑动那么多的地方，难道就没有感觉吗？”

李世民用欣喜的眼光看了杜如晦一眼，心里很觉得意。

杜如晦看这位老者很健谈，因问道：“你既然贩丝绢，当知现在粮价若

何？”

“去年春上的时候，粮价最贵，一匹绢仅能换一斗粮。现在嘛，一匹绢可换一斗半粮。看光景，只要风调雨顺，粮价还会落下去。”

此后，李世民又与周围的人聊了起来。屋内人本来要在这里坐待天明，看到这帮衣服光鲜之人入内，觉得很稀奇，慢慢都围了过来。大家东拉西扯，不觉时辰已过了半夜。

常何肩负守卫之责，几次探头探脑观看究竟，因李世民有令不敢入内打扰，只好自己干着急。

李世民看到时辰不早了，遂起身对杜如晦等人道：“嗯，我坐得腰都酸了。走吧，我们再到河边走动一回。”他边起身边向老者等人告别。

李世民等五人出了门外，常何等三人紧紧跟随。屋内跟出来的人看到这里竟然有带刀之人守卫，方悟出李世民所说的落拓商贾皆是虚言，定是非常之人。

回旅舍的路上，裴矩恭维李世民道：“陛下，听了这群人说话，让臣等实在兴奋。百姓安居乐业，实为大治天下的先声。”

李世民的情绪甚好，说道：“是啊，我们若不出来微服私行，难以听到如此真切的语言。嗯，朕今日最高兴的是两点：一者，‘抚民以静’的举措已经收到成效，听那位老者的话，他们显然渴望安定的日子；二者，百姓能知闻朝廷的诏令，且敢评头论足。魏卿，记得周厉王采取严厉措施制止百姓说话，其臣下谏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惜其不听，终致败亡。让百姓敢于开口说话，也是行仁政的措施呢。”

魏徵答道：“不错，用高压的手段禁止百姓说话，然不能禁止其心中所想。如此日积月累，终有爆发的时候。陛下，其实百姓欲望不高，他们只要有田种，有饭吃，再加上官府处事公平，即已足矣。”

“魏卿说得有理。对了，刚才入房之时，你的身上竟然带有铜钱，显然是有备而来呀。”

温彦博也说道：“对呀，魏监，你莫非每日身上都装有制钱吗？”

魏徵笑了，说道：“敢情你们平日里都不和钱打交道。要知此次随圣上微服出行，身上若不带制钱，遇到事儿岂不是麻烦了？”

李世民笑了，其他人也笑了。是夜，众人枕着河水涛声酣然入睡。李世民自登基之后，感觉今晚睡得最为香甜。

第二日一早，李世民等人就在旅舍里吃了一顿蔬饭。该饭系用菜蔬和谷米掺在一起烧煮而成，为当地百姓惯食的饭食。李世民伸箸夹起其中的

菜叶，对裴矩说道：“裴卿，看来昨晚的老者所言非虚。你看，这碗中的菜、谷，基本上对半，可见百姓的生活确实有改善。朕前两年多阅各地来的奏章，其中说百姓所食以菜为主，其中仅有数粒米。嗯，我们来此并未向当地官府打招呼，这里的饭食不是刻意安排，应该是真实的情况。”

裴矩答道：“陛下圣明。只是臣见陛下咽此粗饭，心中不是滋味。”

“这算什么。记得朕当初追击刘武周，数日不食，当时若有此蔬饭，无异于山珍海味。常何，还记得我们在雀鼠谷里的情景吗？”

“臣牢记不忘。每每想起陛下让食羊腿的事儿，臣……臣心里就不是滋味。”常何说到这里，眼眶中顿时红了起来。

李世民摆摆手，让大家抓紧吃饭，赶快上路。

出了潼关再向东行，即是陕州的地界。李世民对这块土地并不陌生，李渊当初封他为陕州道大行台尚书令，就是想让他以陕州为据点，东图王世充。其后，李世民果然攻下了洛阳，还连带着拿下了河北的窦建德，为大唐立下了赫赫功业。一行人乘马经过永丰仓、函谷关，李世民在马上指指点点，显得意气风发。

过了函谷关，李世民把常何叫到身边，边走边问道：“常何，你现在官至中郎将，不是在雀鼠谷时的光景了。朕让百官上疏言事，为何没见过你的片纸上来？”

常何顿时羞色上脸，嗫嚅道：“陛下，臣亦想上疏言事，奈何腹中墨水有限，难成章句。臣这些日子，居家唯有读书，以早日能成书函。”

李世民摇摇头：“上疏言事，非是让你写成美妙的诗赋。譬如一人一字不识，然他能懂事理，能察缺失，可口述请人代笔即可。”

“臣明白陛下的心意，近日欲学孟尝君故事，要请一些门客来帮助臣。”

“请门客可以，然不能让门客帮你写文章。你现在职位已高，年岁又不大，读书习字还是能为的。”

“臣遵旨。”

说话间，他们远远地看到了陕州的城墙。李世民计划，今日不在陕州停留，直奔洛阳。他们挥鞭疾驰，很快就到了城墙之下。这时，他们看见了一件奇事。

陕州东城门下，一百余名老者皆身着黄纱单衣，排列整齐站立路左，他们神情恭谨，显是要迎接什么要人。城门两侧，各扎有一座彩楼，与城墙上悬挂的彩条相映，显得富贵喜气。李世民驭住了马，问杜如晦

道："陕州刺史姓甚名谁，他在这里要搞什么名堂？"

杜如晦答道："陕州刺史名为赵元楷，其仕隋时先任历阳郡丞，后因献异味迁为江都郡丞。"

"献异味迁为江都郡丞？那他定是讨隋炀帝喜欢了。常何，你去问问怎么回事儿？"

常何领命前去，既而跑了回来，只见他脸色古怪禀告道："陛下，真是奇怪了。他们说在这里要迎候当今圣上。"

众人一惊，心想此次皇帝是微服出行，这赵元楷是如何得知的？李世民听言后大怒，他从马背上跳了下来，挥鞭指道："常何，你去，把那个马屁刺史给我叫来！"他转向杜如晦道："如晦，吏部的考课怎么如此不认真，这样一个人至今还窃据如此要位？对了，朕出行的消息又是如何传入这厮耳中？"

猛听城门处锣鼓喧天，又见那群老者席地而跪。李世民知道，这自然是那名刺史闹的玄虚。果然，常何身后跟着一人，显是刺史赵元楷。他小跑到了李世民面前，不顾气喘吁吁，席地跪下喊道："圣上，臣陕州刺史赵元楷奉旨见驾。"

李世民脸色阴沉，背着手绕着赵元楷转了几圈，冷冷说道："赵元楷，你知罪吗？"

赵元楷抬起头来，感觉气氛不对，遂颤颤然说道："臣听说圣上欲幸本州，这几日天天在城门迎候，许是礼仪简慢，望圣上治罪。"

李世民举起马鞭欲抽他一下，转念一想他现在毕竟是朝廷的命官，这样当面殴之，毕竟不妥，遂将马鞭放下，以手数之曰："赵元楷，听说你因献异味而迁江都郡丞，今日你欲拿献媚隋炀帝的法儿来取悦于朕，此罪一也；如今天下困顿，你既出官物雕饰，又扰老者于此，亦是隋炀帝之风，此罪二也；朕此次出行并未知事诸州，你擅自出迎，即为抗旨，此罪三也。"

赵元楷直到此时，方知自己的此番作为实在不智，本想拍马屁，却拍在马脚上。他忙不迭地叩头，说道："臣知罪，臣知罪。臣听京中来人说起，圣上近日欲东巡。心想陕州是圣上必经之地，就备下了这些虚礼，还派人通知了洛阳都督张亮。"

这句话更使李世民恼怒："该死，谁让你通知张亮？"如此一来，则此行想微服出巡，显见是不可能了。李世民接着斥道："赵元楷，你速速将城门前的东西收起，然后回府候旨。"

赵元楷又叩头不已，然后连滚带爬跑回城门。很快，那里的锣鼓声停息，席地而跪的老者也起身返回城内。

李世民余怒未息，骂道：“简直是一场闹剧。温卿，你即刻拟旨，将赵元楷之罪布告天下并黜免其官职。让天下刺史以赵元楷为戒，不得虚弄花头之事。”

温彦博答应后立刻拟旨，然后送李世民过目。那边，送达快马早已待命，可立即奔赴长安。

李世民又思索了一下，嘱咐杜如晦道：“如晦，我们此次出行，仅有限人知道我们的行程，赵元楷为何这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你回京后，让御史台好好查查此事，看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禁中之语需对外明发的，可以用诏敕形式使天下知闻，不能用快嘴传出，这样很不利。”

魏徵奏道：“陛下，赵元楷此举委实龌龊，然治其罪时须按律来办，不能过度。又如漏泄禁中之语之人，只要其是无心之罪，也望陛下宽宥才是。若因为陛下雷霆一怒，竟招致株连众人，亦为不智。”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朕自然有分寸，你尽可放心。”

皇帝来到陕州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就见城墙上和门外的空地上渐渐聚满了人，他们探头探脑远远围观，意欲一睹皇上的威仪。李世民叹了一口气，骂道：“都是这个马屁刺史坏了朕的好事。走吧，想张亮定在陕州之东迎候我们。本想清清爽爽，到头来还是要前呼后拥。”

李世民从昨天晚上开始，因在风陵渡听了老者之言，心情一直不错。不料到了这里，诸般好心情被一举破坏。他一转念就想返回京城，又想此行的目的地邓州还没有去，不能因此半途而废。遂上马一挥马鞭，带领众人冲过陕州城向东疾驰而去。

第十五回

马周途穷入京师

圣上远虑图突厥

却说长安有一名窦姓之人，他在武德年间看见京城东市里有一处低洼隙地。该地杂生野草，更有脏水充溢，行人经过此地往往捂住鼻子快步走过。这人颇善经营，看到东市里商贾渐渐兴旺，感到这里有利可图，遂以低价将洼地买来。他先是运来黄土将低洼处填平，然后在上面起造旅舍。长安作为当时的世界性大都市，里面各种旅舍鳞次栉比，客源竞争日烈。这窦姓之人打定主意想招徕两类人物居住，他先是在临街处依照波斯式样起造一处旅舍，起名为“波斯居”，专门让胡商居住，对其中一些长期住户，更以低价相诱。渐渐地这里成了长安的胡商聚集之地。他又在僻静的背街处，与前面相连起造了一简陋的旅舍，起名为“素居斋”，以招徕钱少的贩夫、游子居住。这两处旅舍开张后，因其服务周到

且价钱公道，吸引许多旅客来此，渐渐日日爆满。这使窦姓之人每日获利一缗，过了数年，竟然因此成为巨富。周围对其刮目相看，尊称为“窦公”。

窦公虽然腰缠万贯，却依然保持当初未发达时的朴素之色；闲来时候，经常到两处旅舍转悠，他一团和气，见了旅客嘘寒问暖，努力营造宾至如归的气氛。这日他来到素居斋，见前台伙计正与一人争执。

那人约三十岁年龄，身穿一短绯白衫，脚穿六缝靴。其衫、靴已显破旧，可知此人正遭困窘之时。然其一张国字脸上有着严肃之相，双目澹然有神，并不显得十分落拓。只见那人向伙计质问道：“我今日的店钱付了没有？”

“付了。”

“我今日能住此店吗？”

“能住。”

“这不成了吗？你还苦苦缠住我干什么？”

“本店规矩，若客官明日继续住店，须预付两日店钱。”

“我知道。你明日再要不行吗？”

“不行。本店生意太好，你若不预付，明日就无房可住。”

那人顿时恼怒起来，问道：“这么说，我若不付店钱，你今日就要赶我出门吗？”

窦公听明白了他们之间的争执，急忙走过去说道：“这位客官不必动怒，你尽管住下不妨。”

那名伙计见窦公前来，仿佛见了救星，急忙道：“这是本店的主人窦公，规矩都是他定下的。”

窦公眼睛一瞪，斥道：“干你的活去，这里不用你说话。”又转对那人道，“因本店价廉客官太多，老夫才定下这些陋规。今日经你提醒，打从今日起，就废了此规矩。”

那人见窦公面相甚善，心中大起好感，遂拱手道：“鄙人马周，祖居博州。近日游历京城，身上带钱不多，因惹下这些无谓的口舌。”

窦公拱手道：“不妨，我看客官的面相亦善，你身上就是没钱，也可继续住本店，只要不嫌简陋就好。钱为身外之物，人岂能受钱之累？老夫以前也有困窘之时，今日也算小富。不妨，不妨，你尽管住下。至于店钱，待你将来有了钱还上就是，若没有也无关系，权当老夫有了你这个

忘年交。”

马周大为感动，又拱手道：“鄙人感激窦公的盛意，只是若不能付店钱，也不会厚着面皮在这里住下的。唉……”他最后的这声长叹，道出了其心中无尽的苦闷，兼有一分不甘心。

窦公问道：“客官，老夫见你仪表非凡，又是正当年龄。当今朝廷招贤纳士，定有用你之处。”

马周恨恨说道：“人不识才，奈何？”

原来马周生在博州茌平，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剩下孤儿寡母，穷得家徒四壁。然马周生性旷达，幼小时候即不为环境所困，嗜好读书，四岁时能熟背《诗经》、《春秋》，一时被乡里传为奇谈。他长大后，因家境贫寒无法入官学或者通过乡贡、会试入仕，然其声名远播，方圆皆称其能。这时，博州官学闻其名将其补为助教。一日。博州刺史达奚恕来此视学，见到马周轻蔑道：“你有如此大名，缘何不考取功名？且你一日未入官学，仅靠读了几卷书就为人师表，是不是有点名不副实？”达奚恕武人出身，秉性简单，言语又粗，激得马周大怒，当时扭头就走。马周回家后收拾行装，带领老母到了汴州。这里有他一个远亲名为赵仁本，介绍他到浚仪县谋一差使，不巧浚仪县令崔贤是达奚恕行伍时的属下，已经听说了马周的故事。当时，赵仁本设宴请崔贤，并让马周列席，他在席间求崔贤为马周谋一差使。崔贤听说了马周的名字，乜斜着眼睛说道：“马周？本官听说过你的大名。我的老上官那天曾经提起过你的名字，还说你是一位沽名钓誉之人呢。”

马周听后怒不可遏，他并不回答，而是掂过酒壶，独斟独饮，直饮了一斗八升，让在场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他悠然饮尽壶中的最后一滴酒，然后起身向赵仁本道：“赵兄，小弟谢你盛情。我现在欲往京城，老母就拜托兄长照看了。不出两年，小弟自来迎接老母。”他又转向崔贤道：“崔县令，为人须谦虚，不可太骄横了。我马周今日这里先存下一句话：总有一日，你想求见我而不能。”

崔贤在那里冷笑不已。

此后马周独自披星戴月奔往长安，胸中满怀志气，欲在长安找寻机会。然他到了长安，举目无亲，日子就一日日地过去了，依旧闲居在素居斋。他来的时候，赵仁本曾资助他一些制钱，经这些日子的花费，囊中已所剩无几。

窦公阅人甚多，他一见马周的神情，就知道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主儿，遂温言道：“客官不可心头太急，须知凡事要慢慢来，也许忽然之间就大显光明呢。你现在来到长安，首要者是先立住脚，再图其他。我看客官谈吐不俗，异日定能发达。眼下之计，还是要谋一差使最好。”

“谢谢窦公的关心，只是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仅仅粗通文墨而已。长安

之大，似无立锥之地。”

“老夫想起来了，眼前倒是有一个差使，不知道客官是否愿意屈就？”

“什么差使？”

“中郎将常何府内的管家与老夫相熟，前些日子他让我留意来京的能人。说中郎将前些日子吩咐下来，让府内招些通文墨的门客。”

“门客？就是食客了。我眼下一贫如洗，若有一个吃饭的地方也不错。”马周哈哈一笑，自嘲道。

“客官有所不知。这中郎将眼下可是当今皇帝的红人啊！其府内择人甚严，若你能侥幸得中，亦为幸事。”

这句话让马周心里一动，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遂拱手道：“如此，就相烦窦公引见了。”

“今日已经天晚，你好好休息一夜，明天再带你前去。”

窦公果然是一个热心肠之人，第二日巳时，他让人套了一辆车，载着马周向常何府赶去。管家热情地将他们迎入偏堂，先招呼窦公坐下，然后问马周道：“窦公的眼光一向是我很佩服的，只是我府中择人甚严，请来的门客不是吃白饭的。你先说说，你有什么能耐和才干？”

马周昂然道：“鄙人虽为一白丁，倒有几宗好处：一者，能通诗书，兼知文史；二者，能查时事之细微，还算有些见地；三者，能撰文章，有援笔立就之能。只是苦无际遇，所以困窘至今。”马周听了窦公对常何的简略介绍，隐隐觉得此人武人出身，又是当今皇帝的红人，定是想找通文墨的门客以为智囊。所以其答话时候，竭力表白自己，并不谦虚。

管家仔细打量马周，半晌不吭声。过了片刻，他起身道：“来这里谋事之人，皆自视才高。这样吧，主人临走时留下一题，你若能答出，回头我自向主人禀报。你若答非所问，我们不用多说。”说完，他到左方文案上取来一卷。他扬起文卷得意地对窦公说道：“窦公，此题来历大非寻常。主人欲挑门客，惜无应试标准。他平素和虞世南大人交好，就找虞大人问询。知道虞大人吗？他号称当朝‘三绝’，一曰博学，二曰文辞，三曰书翰。皇帝的许多文书皆出自他手，名气很大呀。那天主人找到他询问如何选人，虞大人微微一笑，提笔写了数行字递给主人，说道：‘只要有人能将此题对出，即可照收不误。’不瞒你说，这道题至今已经吓退了不少人。”

马周暗暗点头，他早闻虞世南的大名。就见文卷上写有数行大字，其形姿荣秀出，内含刚柔，果然自成一体，遂惊叹道：“好字。”

管家将文卷摊在马周面前，说道：“今日不让你品评字体，你可细看题

意。”

马周定睛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一“乃”一“□” 莫能详也 欲索其典 唯君之才

马周观看了半天，脑海里晃过无数经籍，一时想不起来其出处。管家仔细观察他的神色，上前收起文卷道：“哈哈，看来你也不行，请另寻高就吧。”

马周眼光晃过上面的后两句话，脑中忽然灵光一现，他展颜一笑，说道：“这有何难。”他一眼看见文案上放有笔砚，遂过去提笔写道：

向者二字，群书未之见也，未审虞大人于何文而得。《周穆王传》有“□”“□”二字，经百儒宗，但言古马名，不敢分于飞兔、□□，于今靡有详之者也。

窦公和管家观看马周写字，见其字体流畅遒劲，运笔若行云流水，心中先有了好印象。管家待马周写完，点点头道：“字写得不错，至于你所对题意，我也难解。这样吧，主人现在正随皇帝巡行天下，待他回来，再去询问虞大人。窦公，若主人能选中此人，我定会及时通知你。”

窦公和马周打拱退出了常何府。马周听说常何不在家，心里顿时犯愁：眼下身无分文，如何生计呢？窦公看出了他的心思，宽慰道：“你这些日子先在旅舍等候，就在柜上帮帮忙，干些抄写的活儿。店内的粗茶淡饭，只要你不嫌弃就行。”

马周想不到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好人，不禁心存感激，拱手道：“窦公，大恩不言谢。马周他日得意之时，定不敢忘记。”

常何这会儿跟随李世民到了邓州的地界，陈君宾带领属下已经早早地迎候于道旁。李世民那日出了陕州不远，就见张亮率领一千洛阳官吏迎接过来。自此之后，李世民变微服出行为明里巡视，但不允许各地官吏铺排迎送。陈君宾明白李世民的意图，此次出迎仅带领十数人。他们见了李世民，皆跪伏道旁，山呼万岁。

李世民勒马停驻，说道：“陈君宾，你不事招摇，很好。起来吧，替朕前面引路，我们边走边谈。”

陈君宾立起身来，让从人行在最后，然后认镫上马，为李世民引路。他不敢在路中行走，小心翼翼勒着马缰绳溜着路边儿，还让李世民超了自己一个马头。

李世民侧头道：“陈君宾，朕算来有近两年时间没见到你了。想不到你来到邓州，将这里治得花团锦簇。朕前几天夜访风陵渡，在那里听到蒲州百姓颂扬你的功德。朕这次来就想眼见为实，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真本

领。”

陈君宾答道：“陛下那日在朝堂之上当众夸了微臣，让臣感激之余更心怀恐惧，总怕办砸了差使。若办坏了事儿，臣个人之罪其实为小，最怕圣上因此蒙羞。所以臣到任后，秉承圣上的治国方略，结合本州情况加以施行，不敢稍有懈怠，方有了一些效果。”

杜如晦等人见陈君宾在这里侃侃而谈且滴水不漏，认为他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世民说道：“好哇，朕说要眼见为实，此次定逐个查看你的粮仓，以及田亩情况。若有半分虚假，朕不会饶你。陈君宾，你其实已经瞒过朕一次，那个隋朝粮仓竟然瞒匿不报，看来你的胆子挺大嘛。不过你最终将之用于百姓，又帮助蒲、虞两州脱厄，也算是将功补过，朕就不追究了。”

陈君宾见李世民果然提起了粮仓之事，起初如五雷轰顶，心想要糟，脑门子上顿时冒出了一层细汗。既而又听见饶了自己，心中的石头方才落了地，颤声道：“陛下，臣那时昧下粮仓，心里装的只是邓州之事。圣上现在饶了臣下，臣心里依旧自责，毕竟那时的心胸忒窄了一些，应该多想天下大事。臣后来所以帮助蒲、虞两州，就是想以此恕去臣的一些罪衍。”

李世民挥挥手，说道：“罢了，此事不用再提。你们不管官职大小，只要心存百姓，不谋一己之私，即是有功。这几年风雨不调，让朕担足了心，难得你一心为百姓，做出了政绩，可谓刺史中的佼佼者。陈君宾，朕看刚才道路两旁的庄稼长势不错，与朕一路行来的情景差不多。依你眼光，今年的收成要好于往年吗？”

“陛下，今春有雨能够播种，看眼前的庄稼长势确实不错，秋收之时应该有一个好年成。只是久旱之后，须防涝灾，时下不可大意。”

李世民大喜，回顾群臣道：“你们都听见了？陈君宾心系农事，虽得意之时，仍旧心怀警惕，他说要谨防涝灾呢。裴卿，朕那日曾听李淳风说过，天象之理大致平衡，久旱之后须防洪涝。你回京后，可嘱户部体察水势，及早防范，要未雨绸缪啊。”

裴矩答道：“臣奉旨。臣今日即送讯儿给水部郎中，让他即时派人巡查天下水势。”

李世民抬头向天，道：“陈卿，时辰不早了。我们今日要赶往你的邓州府衙吗？”

陈君宾遥指前方，只见暮色苍茫之中，可见那里有几处屋宇椽子角，说道：“陛下，前方即是南阳县，这里作为古来南阳郡的治所，屋宇较邓州要好，就请圣上今晚权在这里歇驾。”

李世民点点头，喃喃道：“南阳郡？即是诸葛孔明的躬耕之地了？”

“陛下，南阳县城西北有一处名为卧龙岗，相传是诸葛孔明的躬耕之地。”

李世民停马道：“今日见诸葛孔明故地，使朕又多了一层感慨。如晦、魏卿、温卿，你们现在皆居相位，应该知道诸葛孔明为古之贤相。你们知道他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地方吗？”

杜如晦道：“陛下，诸葛孔明能识天下大事，有理政及军事之才，且忠心为主，其优点颇多，实为臣等学习之楷模。”

“不错，诸葛孔明堪为全才。然其为相时最为公平正直，前后人至今不及，其实自汉魏以来，相者仅此一人呀。其在蜀中为丞相，将廖立、李严免官并流于南中。及孔明死，廖立悲泣不已，李严更是悲痛发病而死。陈寿撰《三国志》评论道：‘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廖立、李严以被贬之身对诸葛孔明如此忠心，盖缘于此也。卿等为相，应以诸葛孔明为榜样，待人待事以公平正直为要，如此，则荣登高位，可以长守。”

杜如晦等人答道：“陛下的训诫，臣等定牢记在心。”

李世民又叹了一口气，说道：“许多大道理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像公平正直，前贤多有论述。《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说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惜多少年代，以平直理政之相者寥寥无几。如晦、魏卿、温卿，你们个人性格不同，然办事有公平正直之风。朕用你们为相，其实也是看重此点，希望你们做得更好。”

李世民此言非虚，现在能到政事堂议事之人中，房玄龄、杜如晦多年随同李世民办事，能从大局着眼，行事以公平为要；魏徵、王珪、温彦博谏官出身，谋事行事也以公平为尺；至于长孙无忌、萧瑀、陈叔达虽然谋事的眼光有限，毕竟和李家渊源颇深，能够把握大节。

李世民拍了一下马，众人又开始缓缓前行。他沉吟片刻，对众人道：“朝中大臣中，还有一个戴胄最是公平正直，让他主持大理寺，朕很放心。惜其学术甚浅，不通经史，若让他再处大任就有些勉强了。”

魏徵自从到李世民身边办事以来，越来越感觉这位年轻的皇帝有许多过人之处。如其用人，经过几番调整，恰到好处发挥了个人的长处，可谓知人善任。李世民有句名言，叫作“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眼光来看他，势必没有一个人才。李世民刚才提到了戴胄，在其身上即是舍其短用其长。同样，李世民责怪房玄龄和杜如晦不可陷身于尚书省的事务堆里，也是看到这两人不善于理狱和处置杂务琐事，而让他们超脱出来，将精力放在选拔人才和处置军国大事上。

李世民又侧头对陈君宾道：“陈卿，你也不错。邓州虽小，然在你的治理之下欣欣向荣。朕此次核查据实，定向诸州推荐你的做法。”

陈君宾听了他们君臣之间的谈论，感到他们时刻以天下事为重，虽闲言碎语，皆是忧劳国事，语关弘旨，不禁心怀鼓荡。突然听到李世民赞扬自己，竟然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魏徵这时说道：“陛下，诸葛孔明佐刘备获天下三分之一，后又辅佐幼主理政，其功大焉。然其聪明绝顶，忠心为要，还是疏忽了一件事儿。”

李世民知道魏徵善于思虑，其观点往往独树一帜，颇感兴趣地停马道：“魏卿请讲，朕洗耳恭听。”

“记得当时蜀中有言，叫作‘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司马懿在箕谷阵前听说诸葛孔明谋虑太细，日食渐减，叹其‘思虑如此，焉得不亡！’诸葛孔明傲视当世，事必躬亲，以一人之能决天下之务，遂使人才压抑，无后续之才。相比而言，曹操善拢人物，所谓曹魏势大，即因其人物众多的缘故也。”

众人一听，觉得魏徵的观点很新颖。要知道陈寿的《三国志》中，对诸葛孔明的溢美之词多，而讽言少，就是在坊间传说中，其也是一个完人。曹操的形象就不太妙，给人一种“奸雄”的印象。李世民品咂半天，点点头道：“魏卿说得有理。天下之大，岂因一人而兴废？看来这治国之事，君臣都重要。若使朝政万代平安更替，须保持制度如一，且人才辈出。魏卿，是不是这个理儿？”

“陛下举一反三，臣莫能及。”

“哈哈，你又谦虚了不是？陈卿，魏卿刚才说的话对你也有用处。邓州以往凋敝，你来主政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思其功主要缘于你个人的能力。然你的数招使完，再无新招，若再骄傲自满，不纳群言，则邓州至多维持目前状态，弄不好还要落后。或者，你在任上压抑人才，下属只会唯唯诺诺，不会寻思新意，朕若将你调往别处，这里岂不糟糕了？”

陈君宾拱手道：“臣不敢。臣今日听了圣上的旨意，茅塞顿开，此后定默识体察，以有进步。”

一群人走走停停，眼前的暮色更浓，不觉已到南阳城边。刘铁立率人手擎火把，跪在道旁迎候，将李世民等人送入早已经洒扫干净的馆驿。李世民此次出行，一路上皆骑马行走，且带从人甚少。他每到一处，皆在官家所备的馆驿里居住。这与隋炀帝昔日行幸天下时的排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隋炀帝出行之前，有司要为之细细筹划，居处停驻在事先修好的离宫别殿内，其规制和器物皆依京城中宫殿体例，更有妃嫔随侍。

李世民此次到邓州，陈君宾大略计算了其到来的时辰，让刘铁立洒扫南

阳馆驿以为居住。刘铁立大为不解，问道：“圣上能在这等地方居住吗？”陈君宾瞪了他一眼：“我听京中之人说，圣上近来出行皆在馆驿居住。且邓州方圆数百里以内，没有一处离宫，难道让圣上露宿野外？”

第二日，陈君宾领着李世民一干人到各县巡视，李世民见田间遍立水车，遂问究竟，陈君宾据实以告。李世民感叹道：“记得以前有人说过人定胜天，按说这自然之势非人力可改，说什么也难以胜天的。不过利用自然之势，因势利导，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陈卿为抗旱多造水车，即为一例。”

李世民到了各处义仓，亲入仓房，细细查看其中的存粮。就见仓中储满粮食，谷粟粒粒饱满，成色甚新，显是新粮。他们骑马行走的时候，李世民看见房舍即拨马过去，然后下马询问。见百姓家中粮食堆满谷仓，百姓眉眼之间洋溢着笑意，开口即颂扬官府的恩德。如此数番下来，李世民方信其真，遂对众人说道：“眼见为实，看来以前对邓州的赞扬是对的。陈卿，朕亲眼看过之后，心里才真正有了底儿。”他又对魏徵说道：“魏卿，贞观前夕你与封德彝等人辩论，说若对民施行教化，三年即可实现大治。现在已近三年，看来离大治之日还有些距离。不过今日看了邓州的境况，若今后各州都像这样，离大治之日并不远啊！”

魏徵答道：“陛下，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天下大乱之后若图大治，正如病去一样须徐徐为之。臣当日与封德彝辩论，为图说服力，将有些话儿说得满了——这是臣之罪。”

“卿有何罪？封德彝等人当时要以强权治理国家，你坚持用教化手段，甚合吾意。那时定下的‘抚民以静，唯重教化’治国方略，实为大功一件。至于实现天下大治需几年，并不重要。朕今日带你们看了邓州，即见天下大治的端倪。”

群臣纷纷恭维。

李世民转对陈君宾笑道：“陈卿，你治理好了邓州，不仅邓州百姓说你好，朕也夸你——你实为天下诸州树立了典范。你这些日子，定是欢喜得很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做梦也没有烦心事儿。朕说对了吧？”

陈君宾禀道：“烦心事有。陛下，臣于邓州之事，已经驾轻就熟，并不烦心。然年初之后，襄州尉迟刺史来邓州府衙两次，辱骂臣沽名钓誉，说臣一心周济蒲、虞两州，却对襄州百姓不管不顾，让臣实在委屈。”

他详细将与尉迟敬德吵闹的事儿说了一遍，李世民听后并无明确表示，淡淡说道：“陈卿，此为小事一件，朕让尉迟敬德今后不来烦你。你如此行事很好，朕支持你。”他转对房玄龄道：“敬德现在应该已到邓州，今晚要责其一番。”

按照行程安排，李世民一行今晚要在邓州治所居住。此时日已西斜，眼见就到了地方。果然，就见尉迟敬德恭恭敬敬候在路旁，见李世民到

来，他“扑通”一声跪地，哽咽道：“陛下，臣尉迟恭见驾。听说圣上巡幸至此，臣已激动多日。陛下让臣想得好苦。”

李世民看着地上尉迟敬德那颤动的头顶，心中想起了以前征战时的情景，不禁柔情顿生，唤道：“敬德，起来吧，随朕入城。朕也时时记挂着你呀。”

是夜陈君宾采来山野果蔬，捉来白条鱼儿，宰杀家养鸡鸭，为众人奉上数桌筵席。众人食之觉得滋味地道，皆交口称赞，李世民也很高兴，笑道：“陈卿，你做了农夫不打紧。若天下刺史皆学你样，人人忙于耕田养鸡，传之后世，定会笑朕。朝廷官吏各有职责，朕却让你们成了农夫，是朕不明，不会识人用人啊。”

陈君宾道：“臣当初脑子一热，因出此下策，没想到还是让圣上蒙羞了。待过了这一段非常时期，臣定当恢复常制，专心升衙办事。”

李世民摇手道：“为人为事不可泥古不化，只要能取得好效果，何必要中规中矩？如晦、敬德随朕征战多年，知道我作为主帅，往往轻骑向重兵处杀入。李药师多次劝朕不可如此，然朕每战皆胜，此法虽然不合兵法，亦非下策。敬德，你来了襄州怎么变了性子，缘何不吃酒又食菜不多？好像满怀心事。”

尉迟敬德答道：“陛下说起征战之事，让臣热血沸腾。圣上啊，最好还是替臣找一个打仗的活儿。臣只有到了战场之上，方能精神焕发，浑身是劲。若让继续当这劳什子州官，臣实在提不起精神。”

“胡说。若天下整天打仗，岂是你我之愿？敬德，打仗是不得已的法子，朕现在经常说要抚民以静，无非因为以前打仗太多。缔造太平之世，方是我们君臣之愿，百姓之福。”

杜如晦看到尉迟敬德那难堪的样子，心想此人不识大势，满脑子尽是征战之事，遂说道：“敬德，圣上这些日子鞍马劳顿，有话明日再说，大家及早散了吧，好让圣上早点休息。”

李世民起身道：“时辰不早了，朕确实有些劳乏了。敬德，朕此次不去襄州，你明日一早候着，朕找你有话说。”

尉迟敬德一夜没睡好，天未放亮，他就早早地来到李世民的舍前等候。尉迟敬德知道李世民有晨练的习惯，想在其身边护卫一番。

过了片刻，就见屋内有灯张起，随后两扇门“吱呀”一声洞开，李世民手握长剑健步走了出来。尉迟敬德趋前几步，说道：“陛下，臣尉迟恭特来护驾。”

李世民见尉迟敬德这么早就赶了过来，不免惊讶道：“你这黑子，现在已为一方大员，朕还能用你护驾吗？你且在一旁候着，朕练毕后再找你说

话。”

依旧是矫健的身姿，依旧是虎虎生威的达摩剑法，尉迟敬德看着那熟悉的身影在微光中起舞，不由得心里赞叹：李世民虽然当了皇帝，功夫却丝毫不减当年。

看到李世民持剑收势，尉迟敬德轻移了几步，恭维道：“臣观圣上的功夫愈益炉火纯青，圣上此次出巡虽用护卫不多，蟊贼却也难以近身啊。”

李世民抹了一把头上的细汗，将长剑归入剑鞘，说道：“嗯，看来你嘴皮子上的功夫，这些年还是有所长进的。”

“臣笨嘴拙舌，何劳圣上夸奖。”

“非也。朕听说你到邓州府衙，将陈君宾骂得张口结舌。要知道陈君宾为多年的吏员，他嘴皮子上的功夫应该不差，然被你骂倒，难道你没有长进吗？”

尉迟敬德听出了李世民话里含有讽刺之意，不禁一丝羞色上脸，辩解道：“陛下，这陈君宾老儿实在可气。他明明知道襄州遭灾，这么近的地儿他不帮助，反而伸手救援蒲州、虞州。他这样做，明摆着是想向陛下邀功，其心可诛啊。”

“哼，朕仅仅知道襄州和邓州水土相似，又是邻居。缘何邓州百姓安居乐业，且有余粮援助他州，而你襄州百姓却吃不饱肚子，还要你厚着脸皮来乞讨？”

“臣非来乞讨，只是想说一个理儿。”

“不是乞讨又是什么？人家不给，你就跳脚大骂。敬德，你以前的功劳，朕会牢记在心。然今后的日子长着呢，你不能躺在以前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刺史是干什么活儿的？他的职责是要让百姓吃饱肚子，有田种。若论打仗，陈君宾不是你对手，然论理政兴农，你绝对不及陈君宾，此事今后不许再提。你即日回到襄州，好好学着陈君宾的法儿，将诸事做细。打从今日起，你若诚心找陈君宾请教，朕准你再来邓州；若是想滋事，此生不许踏上邓州的地界。”

尉迟敬德见李世民愈发变得声色俱厉起来，遂一迭声道：“臣遵旨。臣遵旨。”

李世民转而柔声道：“能遵旨就好。敬德，朕记得你的功劳，然看你这些年的作为，心里实在酸楚。你回襄州后，要好好闭门思过。”

尉迟敬德低头领旨。

早膳后，李世民一行人欲返京，陈君宾和尉迟敬德将之送出北门，然后

恭送他们上马，目送其驰远。看到李世民已经离开，尉迟敬德扭头就走，将陈君宾的招呼远远地抛在身后。

李世民为节省路途时间，不愿意从原路返回，而是沿着丹水西北而行，再向前越过终南山直接奔往长安。此行道路狭窄，途中急流、危崖遍布。常何见道路凶险，疑其中有山贼出没，苦苦劝说李世民从原路返回。李世民不听，慷慨说道："当初平定杨文干之乱，我日夜兼程奔赴庆州，路途凶险倍于今日，那时尚且不惧，眼前之路又算什么？"

他们改行此路，少了官府支应，境况很是艰难。杜如晦、魏徵以往多从军征，行来不觉困苦，只是苦了温彦博、裴矩两人。他们两人一直在京城中居住做官，出行皆有沿途官府照应，何尝有如此困苦的时候。然皇帝能走，他们只好咬紧牙关，硬撑下去。

行进途中，李世民对杜如晦谈起尉迟敬德之事："如晦，敬德到了襄州，其骄横的脾性改变不多。你看，为了一点粮食就找到陈君宾大吵大闹，换了别人他敢吗？"

杜如晦叹了一口气，说道："敬德原来挺好，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简直看不出他以前的一点影子。陛下，敬德普天之下仅惧怕一人。"

李世民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他就怕朕一人。看他现在的作为，委实令人恼火。可是，那日他伏在面前落泪，朕的心一下子又软了。朕知道，敬德当时的神情不是假装出来的，那是真情。唉，想起往事，朕实在不愿意责怪他。"

"陛下，敬德如今远离京城，少了圣上的约束，他在地方定是一言九鼎。如此一来，其治下好就极好，差就极差。想起那襄州的数万百姓，如今正是困苦时候，亟需一位如陈君宾这样的好刺史啊。"

"是啊。朕以前觉得京官居于中枢之地，最为重要，务必要选好人。现在看来，外官也不能轻易委之。若州县有一个如陈君宾这样的好官，则百姓蒙其利；若碰上一个昏聩之人，则百姓定受其荼毒。敬德虽忠君直率，然他没有治事能力，看他在襄州的境况，定然算不上一个好官。如晦，你回京后帮助敬德选一个位置，让他回京，另派襄州刺史。"

"臣遵旨。"

李世民仰头观看两侧山水，喃喃道："公平正直？"然后复对杜如晦道："如晦，看样子人皆有私啊。像朕对敬德，为何就是硬不起心肠？"

"敬德有大功于国，圣上这样对他，足见拳拳关爱之心。臣定将圣上这份心思告知敬德，让他幡然悔悟，今后不可再做乖张之事。臣等随侍陛下日久，既知圣上有如此关爱心怀，便应当谦虚谨慎，努力办事才是。若再起狂妄之心，则无颜面对圣上。"

“就是这个意思，你对敬德说吧。”

常何回京后，管家将马周的那份答卷交给他。常何略看了一眼，不明其意，不耐烦地说道：“我有些乏了，待过些日子，抽空再找虞先生品评。”如此，马周的事儿又被搁了下来。马周多亏遇到窦公，才有了一方容身之地。他在店里整日望眼欲穿，渴望常府早日来人。然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那边杳无音信。

李世民回到京城，二路番使正在那里等候。一路是突利可汗的使者，另一路是西突厥的使者。鸿胪卿唐俭在李世民回京的第二日奏明此事，李世民让突利可汗的使者先来。

那名使者见了李世民，先行跪拜礼，然后起身说道：“陛下，大汗差小人来向陛下请旨。如今颉利攻打甚紧，请陛下发兵救援。”

李世民心里一震：突利和颉利果然真刀实枪干起来了。

原来突利那日遭到颉利的殴打和禁闭后，突利认为受到了奇耻大辱，又想东突厥现在众叛亲离，哀鸿遍野，就起了脱离颉利的念头。颉利为了扑灭各地的反叛部落，又屡屡向突利征兵。突利一开始采取了软抗的法子，不与颉利照面，以各种借口不听他的号令。如此三番五次，颉利明白了突利的想法，遂罢攻其他部落，集合重兵扑向突利。

李世民听完来使的诉说，沉吟不言，挥手让唐俭将其带回驿所内等候。随后，召来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人议论这件事情。

待众人来到，李世民将突利来使之意向大家说了一遍，然后道：“朕与突利为兄弟，其现在有难，不可不救。然朕与颉利亦有渭水便桥之盟，这如何是好？”

杜如晦的态度很明确：“陛下，戎狄无信，所盟所约是当不得真的。现在突利来求救，则其今后势必臣服我朝。臣以为可以发兵救援突利，联手将颉利灭亡。如今时机光顾我朝，稍纵即逝，若不加利用，今后将后悔莫及。”

李世民不置可否，说道：“如晦善断，须玄龄之谋。如晦，且先听听玄龄的主意，你再判断。”

房玄龄想了一下，觉得此事头绪太多，一时不好下评语，遂斟章酌句道：“陛下以前说过，这东突厥多年欺凌我国，如今势衰，确实有可取之道。且颉利和突利相攻，也有可乘之机。要说将他们两人相比，臣的心思要偏向突利一些。然突利实力比不上颉利，若其相攻日久，突利如落败，则颉利依旧控制漠北，非臣所愿。只是眼下农事未复，再起兵事，怕又扰劳天下，与陛下以静抚民之愿不符。”

李靖揣摩李世民的真实意思，觉得眼前刚刚度过灾年，正是恢复生机的

关键时刻，他不会因为与突利盟为兄弟而妄动刀兵。颉利与突利相攻，结果肯定是突利落败，但同时也能消耗颉利的力量，战事之后也会进一步激发各种矛盾，这正是李世民愿意看到的结果。李世民作为一个在逆境中夺取皇位的新皇帝，若不明白大势及掌握各种时机，则难登皇帝位。李靖正在这里默默思索，就见李世民投来探询的目光，他不等李世民开口，急忙奏道："陛下，臣以为现在不宜援助突利。一者，陛下与颉利、突利皆有盟约，援其任何一方，即为背盟，有损名声；二者，颉利和突利兄弟相攻，为其内乱，陛下若贸然插手，会招致突厥民众的怨言。臣以为，我朝对其两不相帮才好。"

李靖果然猜中了李世民的心事。李世民认为东突厥内乱刚刚开了个头，远非到了彻底混乱的地步，眼下颉利和突利的势力最强，他们刀兵相见，定能大伤东突厥的元气。李靖所奏与自己想法相合，定是也看到了这一点。李世民眼光晃过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三人，觉得这三人才具超卓，然在兵法玄机方面，李靖又优于他们。房玄龄、杜如晦才具出众，此生也定会忠心辅佐自己，他们能力越强，李世民心中越喜。至于对李靖，李世民的心中透着矛盾。当初自己与李建成相争时，明对其问计，其实是想将他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孰料李靖推辞，来了个两不相帮，这使李世民一直耿耿于怀，见面时虽亲热呼其为"药师兄"，然内心里实在难有与房玄龄等人的情分。李世民潜意识中认为，臣子能力越强，若不对自己忠心，则越危险。

李靖并不知道李世民此时心中在想些什么，继续奏道："陛下，臣想突利既来求援，可告之实情，若其势衰而来投奔，陛下答应收留即可。这样，也不失一番兄弟之情。"

李世民收回心思，点头道："药师兄所言甚是有理，玄龄、如晦，你们以为如何？"房玄龄和杜如晦听了李靖所言，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两不相帮，皆不背盟，让东突厥内部继续纷争，以耗其势，然后坐收渔利。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李世民感叹道："唉，想当初突厥强盛之时，其控弦百万，欺凌华夏，无人敢挡。其骄恣无道，自失民心，才会势衰如此。突利现在来求援，朕的心里又喜又惧。喜的是突厥自此衰微，无暇来入侵我国，边境从此得安。然朕若他日无道，也会落个如颉利这样的下场，岂不可惧？你们随朕身边，要随时举谏以匡缺失，不能让朕重蹈颉利的覆辙啊。"

李靖奏道："陛下即位以来，臣下如魏徵、王珪、戴胄等人犯颜直谏，开贞观新政之风，群臣慕之效之，皆在各自职位上兢兢业业，查漏补缺。今日陛下召臣等来议事，其实是想善纳人言，兼听则明，将大计行得更完善。如此，陛下定能克成一代大业。"

李世民微微一笑："药师兄，你说出这样的话，让朕听得很舒服。然朕听这样的话多了，也会骄傲起来。到那个时候，也有可惧之处呢。"

李靖见李世民说出这样的话，知道他的脑子十分清醒，遂拱手道：“臣谨记圣上训诫。”

“罢了，我们不提这个话题。药师兄，颉利那边的事儿你要盯紧，且看他与突利相斗的结果。朕既然答应突利可以入国庇身，你可嘱李大亮等人注意其战事进程，万一突利抵挡不住，要派人去接应。”

突利的来使怏怏而归，突利闻讯心如死灰。面对颉利的攻势，他别无选择，只好竭力抵挡。这样支撑了半个月，眼见抵挡不住，突利便在一个黑夜里率领家人和亲随狂奔至马邑。李大亮已在这里等候多时，将他接入城来并送往长安。

西突厥的来使却是两拨，一路为莫贺咄侯突利俟毗可汗所派，另一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所使。他们来京的目的很明确，即是向唐朝请婚。

西突厥当时控制着东起金山，西至咸海，北起夷播海，南达葱岭的广大区域，其中辖有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千泉、安国、康国、吐火罗等数十个附属国。西突厥王庭设在伊列河的上游，一直由统叶护可汗坐镇。某一日，统叶护可汗的伯父起兵，混乱中杀了统叶护可汗然后自立，是为莫贺咄侯突利俟毗可汗。统叶护可汗的儿子被人拥戴，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这样，西突厥由此分成两派，他们征战不息，一时分不出高低来。为了增强势力，两派不约而同想与唐朝联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西突厥此次派来两路人马求婚，李世民断然不与。他召来两路来使说道：“如今你们互相攻伐，则君臣未定，朕无法许配两家。”他转而当起了和事佬：“你们归去后，可致言可汗，就说朕的意思，让他们各守自己的地盘，勿复相攻。”

两路来使无功而返，他们将李世民的话分别转述给两可汗，然没有起到一点作用。两派相攻更急，无止无休。看见头领自顾不暇，西突厥的属国渐渐不向他们称臣纳贡，各自紧守属地，自成一统。

常何那日见到虞世南，忽然想起马周答题之事，急忙从身上掏出答题递了过去，说道：“虞先生，你的这道题难倒了许多人，现在总算有人敢答了，请你品评。”

虞世南接过答题，先说道：“嗯，此人的字写得不错，极有风骨。”待他细看了马周的答题，颜色顿改，抬头沉吟。常何见状，问道：“怎么？难道他答非所问吗？”

虞世南摇摇头：“非也。我想不透草莽之中竟然有如此机敏之人。常将军，我这题用两个僻字为引，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答案。此人以《周穆王传》为对，飘逸之中又见扎实，实敏达博学之极也。”

虞世南在那里咬文嚼字，常何听不懂也弄不明白，遂着急地问道：“听虞

先生的意思，这人还算有才？”

“你不过觅一门客而已，岂止有才？常将军，你访得此人之后，可将他引来与我见一面，届时我再试其真伪。”

管家奉常何之令找到窦公，让其找到马周。马周正伏在柜上忙忙碌碌抄写，竟然没有看见窦公和管家来到面前。

窦公轻声唤道：“马先生，常将军已回府，让管家来请你相见呢。”

马周这些日子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灰暗，心想京城之大，竟无自己立锥之地，自己满腹经纶，却无机缘显露。为谋一门客就如此艰难，何谈其他呢？这几日，马周懒得连胡须都不想刮，蓬头须面的，更显落拓。

管家显然也注意到此点，说道：“你若以这般面貌去见主人，不妥。这样吧，我且在这里稍待片刻，你快去刮刮胡须，再换一套干净的衣衫出来。”

马周感激遇到眼前这两位好人，遂遵嘱入内换洗一番。

马周跟着管家入了常何府，管家入内禀报，片刻出来说道：“主人正在堂上与韦大人说话，你先在这里候着。”管家所说的韦大人，即是当朝的谏议大夫韦挺。韦挺与常何以前皆在东宫，两人相处得很是融洽，两人其间虽经过不少波折，现在终于又一殿为臣，这份友谊一直保持了下来。

马周一直在堂前等了小半个时辰，才见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来。观其神色，前面那人自是来访的韦大人，后面那人剑眉大眼，一身英气，定是本宅的主人常何。

常何走到马周的身边停了下来，问管家道：“这位即是马周了？”

管家点头称是。

已走过去的韦挺扭过头来，仔细打量了马周一眼，笑道：“常兄弟，你怎么也附庸风雅起来？要找什么门客？哈哈，你要找门客也要找一些有真本领的才是。像眼前这位，定是从街上随便寻来的吧？”

“不，韦兄。这人还是有才华的，已经得到虞先生的首肯。”

韦挺又是哈哈一笑，提脚就走，边走边说道：“你在街上能寻来什么宝贝？要我说，你还不如让国子监帮你随便寻一个，这样才最令人放心。哈哈，你别是想图便宜吧！”常何将韦挺送出门外，那边的马周听了韦挺之语，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双眼里充满了怒火，双拳不由得捏了起来。管家也觉得韦挺的话太刺耳，宽慰道：“马先生别多心，韦大人一直是快人快语的脾气，并没什么恶意。”

马周已经得知了韦挺的来历，冷冷说道：“如此之人，还能居于谏议大夫

之列？”

说话间，常何已经转身回来，他对马周点点头，说道：“你既然得到虞先生的首肯，那是不会错的，就留下来吧。管家，你先帮马先生安顿一下，然后再领来见我。”

这样，马周就当了常何的门客。此后数日，马周每每想起韦挺那蔑视的神色，心中愤愤不已。

第十六回

唐皇慧眼识马周

李靖忠心领三军

这年夏季时中原果然多水，因户部早已符传各州，让其注意水势，水部郎中更是逐个视察了容易发生水患的地方，督促防汛，虽雨水连连，却并未酿成大灾。转眼间到了秋收季节，田野间见出大熟。

李世民阅罢各地来的奏章，心中的欢喜不言而喻。他想起陈君宾之功，特下旨擢其为太府卿。李世民认为陈君宾有理财的能力，而太府寺掌管邦国财货之政令，下设两京诸市署、左藏署、右藏署、常平署，让陈君宾主持这里的政务，相信更能发挥其能力。

李世民一团高兴，有心想出外狩猎一番，又想起魏徵等人的脸色，不敢轻举妄动。这日秘书省魏徵、虞世南前来奏事，李世民当场答复，然后说道：“虞先生，朕今日作诗一首，请你品评一番如何？”

虞世南接过绢纸，只见上面写了一首艳诗，其诗曰：

蝉鬓慵梳倚帐门 蛾眉不扫惯承恩

旁人未必知心事 一面残妆空泪痕

李世民以宫人的口气，写出了其不能得到皇帝恩宠的幽怨。虞世南看后连连点头，觉得该诗写得好，然转念一想，李世民以皇帝之身，却写出这等宫中艳诗，毕竟有些不妥，遂谏道：“陛下圣作虽工，然体制非雅。若天下之人知道圣上爱好此类诗，必然效之，此文一行，恐风靡天下。恕不奉诏。”原来当时风行奉旨和诗，皇帝每写一诗示于臣下，群臣必须写诗和之。虞世南既出此言，显然不赞成李世民写这类艳诗，故不奉诏和诗。

李世民看到天下大熟，心内高兴，其大多时间在宫内行走，因想起了写艳诗的游戏，若群臣和之，势必有着许多乐趣。不料一贯沉默寡言的虞

世南给了当头一棒，李世民的心情顿时沉了下去。

魏徵侧头看诗，明白李世民缘何如此，遂拱手道："陛下，虞先生所言亦为臣之心意，当初梁简文帝好作艳诗，境内皆效之竟成风俗，谓之宫体诗。这样的诗虽对仗甚工，词语又艳，然终不是盛世之风，望陛下戒之。"

李世民已经听明白了两人的意思，示意虞世南将绢纸放于案头，然后说道："朕知道了，皇帝的一言一行事关天下大体，虞先生。朕今后再不为此类诗句。"

魏徵微笑道："其实陛下作此诗，是为宣泄胸中的兴奋呢。今年天下大熟，举国高兴，然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陛下要保持清醒头脑才好。"

李世民怫然不悦，说道："人言做天子自得尊崇，无所畏惧，朕却以为要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魏卿，你的意思是说朕有些头脑发昏了？"

"非也，臣见皇上这些日子眉飞色舞，今日又作此艳诗，因想提个醒。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

李世民点头答应，心里暗暗想当个皇帝真难，还不如做一个平常人那样自由自在。然自己身上担负社稷之重，要想做得尽善尽美，唯有克制己欲，方能不蹈隋炀帝的覆辙。

魏徵、虞世南告辞后，李世民起身到左边的案子旁站定，那上面堆有群臣所上之策略。他随手拿了几本，然后斜倚在胡床上观看。

第一本为王珪所上，其中说道："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王珪的这段话，是说吏部选人时仅论其会试成绩，而未从本人的德行等方面细加考查，万一此人德行有亏，在任上荼毒百姓，则其恶劣影响无可挽回，百姓已受其害。

李世民抬头看了看窗外，遂令人去传王珪，让他过来共进午膳。

王珪急匆匆过来的时候，尚食局已将午膳摆好，李世民坐在上首，令王珪与自己对脸坐下，然后边吃边说道："王卿，朕已看了你的上疏。然书中仅提其弊，未提如何改之，今天你可以提一提。"

王珪道："陛下，现在每年选数千人，吏部不能知悉每人的德行，仅凭会试成绩配其阶品而已。臣以为两汉取人的法儿可以借鉴。"

"两汉？你可慢慢道来。来呀，为王卿添酒。"

一名美人袅袅婷婷执壶为王珪添酒，王珪侧目一看，发现该女美艳脱俗，委实令人艳羡。

王珪定了定心神，然后答道：“谢陛下。两汉取人，皆于乡闾之间访其才德，州郡择其出众者贡之，然后朝廷入用，当时号为多士。”

“眼下参加会试的举子中，不也有乡贡出身吗？”

“不错，确实有乡贡身份，然其毕竟为少数。依臣意见，中央及州县官学中，生徒入学资格限制太死，如此就绝了许多能才的入仕之路，须放开限制。”

李世民不赞成王珪这个意见，摇摇头道：“不可。魏晋之后，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到了我朝虽有变化，然不能混淆士、庶之分。”魏晋以来，门第观念很重，李世民在征战和理政过程中，为了笼络人才，逐步打破关陇贵族的范围，起用魏徵等山东寒族之人，已是很大的进步。但士族及庶族还是有区分的，让李世民打破士族及庶族的界限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尚没有这个心思。不过他还是赞成汉时法令，在士族中经过乡、县、州逐级选拔，全面考核其才具、德行。

李世民目视王珪道：“不管怎么说，你主持门下省，仍然关注吏治之弊，朕心甚慰。王卿，你知道朕最看重你的什么优点吗？”

王珪稍微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臣有自知之明。若论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如晦。每以谏诤之心，将陛下与尧、舜相比指君之短，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温彦博。断狱理案，举重若轻，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疾恶好善，臣与他们相比，亦有一寸之长。”

李世民大喜道：“不错，激浊扬清，疾恶好善，确实为朕看重你的优点。王卿，你对其他人的评价，可谓恰到好处。来与朕同饮一盏。”

他们饮的是葡萄酒，只见酒为琥珀色，入口甚甜。两人饮尽之后，那名美人又轻轻为他们斟上。

李世民满意地说道：“朕听了你的这番话委实开心。人非完人，皆有所长。看来朕用你们，确实各得其所。王卿，你这番话其实也是赞扬了我呀。”

“臣实事求是，不敢夸张。人皆有所长，然对其短处也不能不管。扬长避短，方为正途。”

李世民今天与王珪共进午膳，心情很好，不觉多喝了几盏。他素来不善饮酒，顶多喝几口比较平和的葡萄酒即可。今日醺醺然之间，他抬眼看那添酒的美人，感叹道：“王卿，你说得不错。人有其短须补之，然有一些人本色挺好，惜其无人制约为所欲为，又生出了许多短处。你知道眼

前的这位美人是谁吗？”

“臣不知。”

“她是庐江王李瑗之姬也。李瑗生性懦弱，性格本来很平和。然他到了幽州，性子却变得很骄横。一日他见此姬甚美，即杀其夫而夺之。看来人之性子易变，若有好环境则往好处发展，可以制约其短处；若到一骄逸之环境，人性之恶处彰显无隐，李瑗即是此例。”

李世民从人之性格长短处，引出了李瑗杀夫夺妇的丑事。他却没有想到，李瑗已死，自己理该将此美人还归其家，不该千里迢迢将她召入宫中侍候自己。

王珪不假思索，离席躬身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此妇是错是对？”

“杀其夫夺其妻，兽行也。这还用问对错吗？”

“庐江王所为不对，然将美人藏于宫中似也不妥，臣以为陛下为绝天下之议，放其归家最好。”

李世民一愣，自己刚才痛说李瑗之非，自己却不忍舍此妇人，岂不是继续李瑗之行？他不禁尴尬起来，先是默然片刻，然后哑然失笑，挥手示意王珪坐下，说道：“王卿之激浊扬清，疾恶好善，何其速也，你刚才还说谏诤不如魏徵，朕看你一点都不逊色。好吧，朕从你意，今日就将此女归还其亲族，许其配人。”

那美人一听，忽然泪如雨下，伏在李世民面前道：“陛下，妾愿继续在宫中服侍，不愿归乡。”

李世民柔声道：“罢了，你听了王卿的言语，知道我们君臣皆以天下为重。你留在宫中事小，然有违大义。这样吧，朕多送你金帛，以为安家之资。来人，扶她梳洗一番，今日即送其出宫。”

美人满心不愿意，在宫女的搀扶下转入后宫。看得出，其情意发乎真诚。那一时刻，王珪观之心中不免恻然。

李世民摇摇头。今天本来心情欢娱，不料想被虞世南、魏徵、王珪三名大臣逐个劝谏一番，情绪不免低落。

看到李世民有点意兴索然，王珪起身告退。王珪走后，李世民觉得有些困意，遂在西暖阁小憩了一会儿。李世民睁开眼时，就见秋日的光芒斜斜地射入阁内，可以感受到秋日的丝丝温暖。他翻身起来，一旁的宫女为之洗面净口。

尚仪官见李世民眉间有郁郁之色，轻移莲步过来奏道：“陛下，新罗国新贡舞女两人，现候在殿侧。”

李世民微微颔首，那是同意的意思。尚仪官抬手一挥，只见两女袅袅而来。她们身着耕罗之衣，头戴轻金之冠。这时，只听帐后的乐工开始起奏，那两女扭动腰肢，手指轻舒，和着乐声缓缓起舞，两女舞态艳逸，轻金冠与之相谐相映，则人冠一体。其歌声一发，如鸾凤之音。

李世民看了一阵，挥手令舞女退出，然后吩咐尚仪官道："此为不祥之音，可将其退回新罗。今后再有此类贡物，宫中不许纳之。"说完，起身向太极殿走去。

李世民行在路上，忽然想起了吕才。吕才当初在太原时，依古曲敷演成《秦王破阵乐》，很受李世民赞赏，如今在太常寺内任太常丞。李世民欣赏了刚才的歌舞，觉得朝廷现在祭祀时沿用隋时的燕乐，很不像话，有必要让吕才重定大唐雅乐和大唐宴乐。

进入太极殿，李世民首先看到案上放着午前取过的奏本，他走过去看了一眼，见封皮上写着常何的名字，又见该折较厚，显然内容较多，心道："好一个常何，多时不奏，一下子奏上来这么多。"

李世民翻开秦疏，见其第一条写道："京城中一直由人昼夜传呼，以戒行者，此乃旧制。其声凄厉，不如隔街置鼓，公私便焉。"李世民点点头，觉得置鼓传呼，既省人力，又统一了标准，此计可行。

又看第二条："前者瀛州刺史卢祖尚不愿为交州都督，陛下愤而斩之。臣以为卢祖尚失人臣之义，然不至于死，请陛下复其官荫。"李世民阅罢大惊，心中顿时忐忑不安起来。

原来交州都督因罪得免，李世民见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遂征其入朝谕之曰："交趾久不得入，须卿镇抚，朕欲授你为交州都督，克日赴任。"卢祖尚当时满口答应，然出门后又后悔，上表以旧病为托不愿意赴任。李世民闻讯当堂大怒，骂道："匹夫既已然诺，奈何悔之。"他召卢祖尚来太极殿，孰料那卢祖尚顽固得很，坚决不同意任交州都督。李世民又复大怒，斥道："我使人不得，何以为政！"喝令将之斩讫报来。可怜那卢祖尚忠心为官多年，却落个如此下场。

李世民又向后看了一眼，只见折内共有二十余条。这使他大起其疑：常何武人出身，平素上疏极少，缘何今日条目极多，又语句流畅，见识精辟呢？想到这里，他令人去传常何。

常何此时正在府中，来传他的太监说明了旨意之后，他愣了半天，想不透皇帝在这不早不晚之时有什么重要事情。他与传事太监比较相熟，遂问了几句，待他听说皇帝正看自己的奏疏的时候，一拍大腿说道："坏了，果然惹事了。"他转对太监道："陈公公，容等我片刻。"然后对外大声喊道："马周呢？快让马周来见我。"

马周慌不迭地跑进门来，常何劈面骂道："你这个该死的马周，我当时让你选择数条奏上即可，你一下子给弄了二十余条。瞧瞧，圣上如今怪罪

下来，这如何是好？”

马周当了常何的门客，得知李世民命文武百官陈时政之利害。遂留心时事，并让常何多谈近期朝中之事。半月下来，马周列了四十余条让常何上奏。常何见条目这么多，虽惊叹马周之能，却不想一下子说这么多，遂让马周择其中数条上奏。马周下去后挑选了其中的二十余条，劝说道：“常将军，所谓时政之利害，皆有时效限制，这里所拟条目，对朝廷皆有帮助，若删之太可惜。”常何勉强将奏疏递了上去。

马周冷静地问清了究竟，宽慰常何道：“常将军不可忧心，我听说朝中大臣如魏徵、戴胄之流，谏诤言语锋芒犀利，圣上犹乐于接受，可见当今圣上实为开明君主，他召将军前去，许是想问清个中究竟，你但去不妨。”

常何道：“奏疏都是你代写的，圣上几句话问下来，我岂非就要当场露馅？”

“不妨，条目中以军事内容为多，皆是将军熟悉的事情，相信将军定能对答。”

常何心里揣着数只小兔子，七上八下入了太极殿。李世民此时已看完所有的条目，正是龙心大悦的时候，看见常何进来，先说了一句：“好一个常何，数日不见，朕要对你刮目相看呢。”

常何听到这句话，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因为李世民的语气中没有责怪的意思。他趋前行礼道：“臣常何奉旨觐见圣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罢了，你坐下吧。说说你缘何进步神速？”

“臣听了圣上之训诫，近日多随虞先生等人读书，虽不免生吞活剥，这个……这个……毕竟还是长了些见识。”

“哈哈，虞先生肯教你读书，确实是你的福分。只不过虞先生学富五车，他能耐烦你吗？”

“耐烦，耐烦，虞先生为人好哇。陛下，虞先生学识既好，人又谦虚，臣又不耻下问，嗯，陛下没听过虞先生夸臣吗？”

李世民忍俊不禁，笑道：“不耻下问？我看你是恬不知耻。你到了虞先生面前，能用不耻下问这个词儿吗？”

常何张大着嘴巴，方悟自己用错了典。

李世民拿起常何的奏疏，说道：“朕看完了你的条目，其中大部分与军事有联系，想你日常留心，善于细究，委实可嘉。只是其他与军事无关的

条目，你是如何得之的呢？像朕杀了卢祖尚，你认为他罪不至死。若此事让你来处理，你该如何做呢？”

常何那日听完马周读罢条目，当时就一知半解，过了这许多日子，基本上将其中内容忘得一干二净。李世民现在提起卢祖尚，他已经忘记自己条陈中是如何写的，急忙说道：“卢祖尚罪不至死，其实应该将他流放。圣上的话是金口玉言，他怎么能够说不听就不听呢？将之流放边荒，也算对其他臣子有一个警诫。”

李世民一开始就疑心此奏疏非常何所写，听了常何这段前言不搭后语的答话，彻底明白了怎么回事。他“啪”地将奏疏摔在案上，厉声道：“常何，你知罪吗？”

常何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答错了，见李世民颜色严厉，心中害怕，“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颤声道：“臣知罪，臣知罪，臣之见识忤逆了圣上，请圣上治罪。”

“哼，你自称跟着虞先生读书，瞧你说话的口吻，与没读书时又有什么两样？这奏疏语句凝练，词法清晰，见识精辟，谅你再读三年书也写不出来。你到底请何人所写，老实说出来，否则就治你欺君之罪。”

常何心里骂道：该死的马周，到底还是给惹出事儿来了。他叩头道：“陛下让文武百官直言时政得失，臣不通文墨，又不想违抗圣上之旨，就找了一些通文墨的门客帮臣。陛下，臣老实交代，此奏疏其实是臣的门客马周代写。”

李世民见常何吓得不轻，想起玄武门之变时，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惜其不通文墨，让其写奏疏确实勉为其难。其请人代笔，能触理政之得失，委实也是忠君之心。何况他歪打正着，竟然能访到马周这样的人物。想到这里，李世民放低了声音，温言道：“常卿，起来吧。朕念你奉旨办事，恕你无罪。”

常何小心地爬起来，颤声道：“陛下，臣真的无罪了吗？”

“嗯，你说说这马周的来历。”

李世民细想这奏疏的内容及文笔，愈觉这马周为一非凡之人。其偏居于一隅，能够很快体察朝廷的大政方针，并能依具体事例精辟阐述，且有魏徵等人的谏诤精神。他听了常何的简略介绍，又觉得此人出身草莽，屡处逆境，定有一股砥砺之气。他不待常何说完，即打断他的话头，说道：“常卿，你速去将此人带来见朕。”

常何走后，李世民在殿内走来走去，心急如焚欲见马周。他扭头对一名太监道：“马周布衣之身，其入宫时定会遭到阻挠。你去，持朕的金箭前去宣他。”

这名太监刚走不久，李世民又唤来一名太监道：“马周布衣之身，定无马乘。你去，牵御马一匹赐予他。”

常何出宫后快马奔回府中，进了门就大喊道：“马周快来见我。”一转眼见管家及马周一帮人正在左侧。

马周快步过来，问道：“常将军叫我，有何事吩咐？”

“去，老何，赶快牵一匹马出来让马周乘上，随我去见圣上。”话音刚落，就见一名太监手持金箭，拉长声音叫道：“圣上有旨，宣马周觐见。”

马周见此阵势，一时愣在原地。管家已令人牵来一匹马，伸手推了他一下，说道：“还不上马？圣上宣你是天大的喜事，赶快进宫谢恩吧。”

马周如梦方醒，急忙翻身上马，随常何出了常府。行到半路，就见送马的和另一路太监相继来催，让常何大为感叹，他回首对马周道：“我随圣上多年，从未见圣上有如此着急的时候。要知圣上素来沉稳练达，你到底有什么地方出众，惹得圣上非见你不可？”

马周一颗心“怦怦”乱跳，他努力摄拢心神，然心思依旧惴惴。有一点他很明白，就是圣上看了自己所代写的奏疏，一定很满意。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大动干戈，三番派人来催。若是以文章获罪，定是派人持索来拿，会是另外一番嘴脸了。

李世民等候了这么长时间，其心思已经慢慢平静下来。他又拿起那份奏疏细看了一遍，愈发感到这位马周确实为一能才。想不到常何如此粗鲁之人，竟然能访来能干的门客。可见天下之大，许多能才隐于草莽之中，惜无人发现。

李世民听说常何带领马周已到殿门前等候，遂转到案后坐下，然后让宣他们进来。

看到马周匍匐在地，口称草民，李世民笑道：“平身吧。天下的草民若都像你这般，朕也不用费心挑选良才了。”

马周不敢起来，斜眼看常何的表示，常何道：“圣上已经有旨，还不赶快起来说话。”如此，马周方缓缓起身，静听李世民问询。

李世民扬起那份奏疏，问道：“马周，这份奏疏是你代写的？”

马周又看了一眼常何，见其无表示，急忙答道：“禀陛下，此奏疏确实是草民代主人撰写。”

“朕问你，那卢祖尚抗旨不遵，已被斩杀，你竟然敢说其罪不至死，难道不怕朕治你罪吗？”

马周此时心里一点都不慌乱，知道皇帝要考究自己，遂朗声答道：“草民以为这卢祖尚以往官声不错，其不愿赴任自有他的道理。圣上应直斥其失，以理服人，奈何圣上以颜面为重，愤而杀之，其实违背法之精神。卢祖尚死后，朝野颇有微言，足证草民之识。为挽失处，请圣上复其官荫，以补其子孙。”

常何听言后大惊，这个不知死活的马周竟然敢在皇帝面前口出狂言，他为何有如此大的胆子？李世民却不这样以为，他见马周口齿伶俐，语音抑扬顿挫，心里很是舒畅，暗暗赞道：真是魏徵第二。

马周接着言道：“草民所以敢犯颜言政，在于曾闻古者圣主业有诤臣七人，若言而不用，诤臣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忠言，遂使魏徵等大人与圣上犹同鱼水。陛下，不知草民这样以为是对是错？”

李世民一愣，心想，此人话锋甚健，竟然反问了起来，遂说道：“朕如何处置卢祖尚后事，你一问常何自知。”

常何道：“圣上心怀仁慈，已经让人拟旨复其官荫。”

李世民又翻了一下奏疏，问道：“马周，朕见条目中对授任外官颇有微言，你为何如此以为？”

“草民在主人处检索圣上即位以来的诏书，见贞观元年时圣上整饬吏部从严考课外官，其中旨意为‘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草民以为，圣上这些年励精图治，查身边侍臣之长处委以重任，可谓各得其所。然对外官授任，毕竟鞭长莫及，虽有其心，不能一一考课。譬如以军功授人为刺史等，即为一大诟病。有军功之人，其文墨相对较浅，则其虽处官位，不能借鉴圣贤之意理政，难免疏失很多。草民以为，自今而始，须择文官且有经验者为一方刺史，有军功者可付以爵位享其禄，不得为理政之官。”

李世民微微笑道：“你的话也有些太偏执，像程咬金为康州刺史数年，官声不错，这又如何解释？”

“程将军之举为特例。须知术业有专攻，对大多数人而言，让其超越固有知识从事新的职位，委实不容易。像尉迟将军也曾为襄州刺史，结果未必如人意。”

李世民转向常何道：“马周来京不久，能知朝中许多事情，定是你的功劳了？”

常何答道：“马周言说欲知理政之得失，须知朝廷这些年所发诏令之内容，更让臣多说朝中之事。臣为使上疏言事准确，只好不厌其烦，一一为他说知。”

“欲寻其理，须知之详。马周能从你那里得知一些讯息，既而举一反三，

书成这二十余条目，也算不容易了。马周，你说得对。像委派刺史之事，朕确实想到此节，然不能一一甄别，难免良莠不齐。陈君宾为邓州刺史，除了整治好本州事务，又惠及他州，这样的良吏毕竟太少。得一人使一州兴旺，失一人使辖下百姓遭殃，朕今后将努力使此事儿落实。”

常何察言观色，见李世民眉飞色舞，目视马周时的眼光中满是笑意。那马周此时已改初入宫时的惶惶之状，与李世民对答时语句流畅，并且滔滔不绝，其中的有些意思，让常何听得一知半解。李世民与马周一开始就二十余条目逐一问答，渐渐说开了话题，最后又谈到选才任贤的事儿。

李世民叹道：“选才任能，此话说着容易，其实是最难办的事儿。朕即位以来，除了想抚民以静，劝课农桑以外，使各职位得人耗费了朕的许多精力。朕没有三头六臂，唯想多得人力予以襄助。”

“陛下求贤若渴，像草民这样身处草莽之人，也能入金殿面圣，则天下贤才毕集，唯时而已。天下之士不患贫富一时，最重朝廷以才取士，唯才是举。昔周公吐哺，今陛下大有古风。草民以为，天下归心之期已在今日。”

李世民心情更喜，目视马周道：“你很好嘛！今后你在朕面前，不要张口闭口称为草民。”

马周听了这话没有反应，常何却听出了李世民的弦外之音，遂轻声对马周道：“别发愣，还不赶快向圣上谢恩！”李世民不让马周再自称“草民”，自是要为他授任朝中官职。

马周绝对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李世民的信任，而且要对自己授以官职，遂跪伏道：“草民马周敬谢皇上大恩。”

李世民道：“你文翰不错，可先为门下省主事。常何，你下去后先领他到吏部补叙出身，再领官诰即到门下省办事。”

门下省主事为从八品下，唐制职官品秩共分为三十等，从八品下列二十六等。马周因为代常何撰写一奏疏，又与李世民面谈一番，竟然引起李世民龙心大悦，并且立刻超秩授任，实为罕见。

马周顿首道：“圣上惠泽如此大恩，臣定当肝脑涂地，竭尽所能。”

李世民让他起来，然后说道：“你因朕之一言而为官，在我朝尚无先例。朕身边有魏徵、王珪、戴胄等人，他们每日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纠朕之错。朕此次授任于你与规制不合，他们定来谏诤。朕想好了，朕定当耐心说服他们。然此事到底是对是错，关键还在于你。你若果然如朕所望，成为一名良吏，就为朕挣了脸面。”

马周见李世民如今贵为皇帝，其每行一事说一言皆要瞻前顾后，以公

理、律令为法度要求自身，又躬身道：“臣原为一介草民，不料能够一举成为官身。盛世之时唯才是举，足见清明政治之风，臣生此世，实为幸甚。”

李世民转向常何道：“你不通文墨，却能访得如马周此类人物足见你还是很有眼光的，你说，想让朕赏你什么？”

常何没有想到竟然是这种结果，正在一边发愣，听李世民说要赏自己，急忙答道：“臣以军中小卒之身，被圣上擢拔至今重位，心中常常惴惴不安，如何敢再要赏赐？马周得圣上赏识，那是皇恩浩荡，有才者定能脱颖而出所致。臣不敢要赏。”

李世民立起身来，为自己发现马周之才欢喜不已，他见常何不愿要赏，更加高兴，说道：“会武之人性格大多跋扈，常何，你能始终谦虚，深合吾意。像尉迟敬德随朕征战之时，其披坚执锐能征善战，真是一员虎将。不料他如今到了太平之世，整日念着往日的功劳，不思进取，竟然像整个换了一个人儿。常何，你不可学他。你不要赏，那是你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然你访得此人，朕又不能不赏你。这样吧，朕赐锦帛三百缎与你。”

常何见李世民坚意要赏，只好谢恩。

数日后，马周被授为门下省主事的消息传了出去，百官闻之，神情各异。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员，以为皇帝不拘一格选擢人才，实为美谈。虞世南得知马周就是那位答题之人，向李世民贺道：“臣初见此人答题，即以为非常之人，其被陛下慧眼识中，可见美玉散在草丛中虽掩一时，然终究要发光的。”魏徵、王珪、戴胄等人比较持重，以各种理由找马周谋面一回，细谈之下觉得此人并非虚名，遂赞成此举，未向李世民提异议。百宫中也有反对之人，像萧瑀就以为马周无凭无据，以门客之身一下子跃登龙门，实为天方夜谭。他试着找李世民说起此事，被李世民回道：“马周到底如何，且留待时日观察。若其庸庸无为，再罢其职亦不为迟。”他只好闭口不提。韦挺听说常何的门客竟然做了门下省的官员，心中登时大怒，遂上疏反对。李世民在其疏上批之道：“朕求才若渴，仅试此一人就不成吗？”韦挺也不敢再做声，事情就这样被压了下去。

突利被颉利打败之后，惶惶然带领家人逃到长安，李世民封其为北平郡王，授为右卫大将军，另拨安邑坊之西南角以为居住。李世民为了其不寂寞，常常派史大柰等人与其喝酒聊天。

到了八月十五这日，突利一早就接旨，让他晚间到曲江池之芙蓉园陪李世民赏月。突利接旨后大为感动，要知突厥习俗中没有八月十五赏月一说，李世民今晚邀请自己陪其赏月，可见其恩遇殊重。

天刚擦黑，史大柰来约突利一同前往芙蓉园。路上，突利问起了八月十五赏月的来历，史大柰向他细细解释：“秋天在酷暑与寒冬之中，八月在

秋季之中，而十五又在八月之中，正是寒暑最为适中的日子，秋高夜澄，是赏月的最好时光。中土这里四季分明，不像塞北之地早入寒冬，因有中秋赏月之说。此夜又是月儿最圆的时候，中土之人往往由月圆引申出团聚之意，家人一般都在此时聚在一起。”

“我们今夜与圣上一起赏月，他将我们视为家人了？”

“圣上也许正有此意。想你刚来京城不久，圣上怕你寂寞，就在一起聚聚。”

“唉，想我当初与圣上盟为兄弟，到了最后果真还要来投奔。我以败军之身，来到长安不仅未受歧视，反而被奉为上宾。史将军，我这些日子心里实在感激，今晚定当面向圣上致谢。”

“突利将军，看来你对圣上了解不深。陛下他实为少有的心襟开阔之人，大柰跟随他多年，深知在其内心深处没有华夷之界限，视四方之士如同中土之人。这一点，你可以慢慢体会。”

两人跨马慢慢行走，不觉就到了芙蓉园。该园位于曲江池之南侧，近水处植满了荷花，经历了秋风的洗礼，荷花已经凋残，唯荷叶依旧葱绿一片。园内遍植菊花，就见那各色菊花开得正浓，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飘来的阵阵花香。有人戏称，每到秋末，这里应该改名为“菊花园”，方才名副其实。

一名太监引着他们向内行去，在花径中拐了几个弯就到园中的一个八角亭里。就见几个人立起迎候他们，借着亭角所挂的气死风灯光芒，他们认清这几人是房玄龄、杜如晦和李靖。

突利虽来京城不久，也学会了中土的客套之语，拱手道：“突利姗姗来迟，望各位大人恕罪。”

房玄龄道：“你有何罪？我们对道儿较熟，才早来几步。”

突利问道：“圣上还没来吗？”

众人齐齐将眼光射向东西的夹道出口，房玄龄道：“算着时辰，圣上也快到了。”

原来此园有夹道和北面的宫城相通，皇帝及宫中之人来曲江游玩，不用穿长安城而过，从此夹道过来即可。

过了片刻，就见夹道出口处现出了几只红灯笼，既而就见李世民乘坐肩舆出现。亭内数人急忙出亭跪伏于道旁，迎候李世民。

李世民到了园中，即让抬舆之人停止，示意自己要下地行走。他分花拂枝向亭子走来，看到众人跪伏道旁迎候，急声说道：“快起来，快起来，

我们来此赏月，还闹这些虚礼干吗？突利兄弟，你第一次来芙蓉园，这里的风景不错吧？”

芙蓉园为皇家园林，没有皇帝的特旨，寻常人是不许入内的。

突利说道：“今晚月圆之时，陛下本应在皇宫欢庆，却与臣等同乐。臣心存感激。”

李世民招呼众人入亭坐下。亭中的案上摆有葡萄、柑橘、绿李、荔枝等水果，其中的柑橘及荔枝需从南方辗转运来，除了宫廷拥有，外面极为罕见。李世民让突利先食荔枝，说道：“突利兄弟，你以前绝难食到此等果品，与虎肉相较，当是另外一番滋味了。”

李世民提起虎肉，突利和房玄龄、杜如晦皆想起第一次相见的情景。那次他们因争虎相识，此后恩恩怨怨，波折甚多，不想今日却在长安相对赏月。突利想起远在北方的故旧属下，心里又生出一分黯然。他听李世民仍呼自己为兄弟，分辩道：“陛下，臣以前糊里糊涂不知高低与圣上盟为兄弟，如今已做了大唐之臣，‘兄弟’二字，那是不可再提了。”

李世民正色道：“我们以前习惯的称呼，岂能因为我做了皇帝而变？突利兄弟，像眼前数人，你知道我至今怎么称呼他们吗？”

突利在数人那里得到求证之后，不禁大为感动，叹道：“多少君主唯以权威压人，总怕臣子对自己失了恭敬。像陛下这样待臣下诚恳，甚至称呼也不改当初，太少了。”

“父皇与我得了大唐天下，若凭己力，断不能为。像他们四人随我多年，我视之非为臣下，乃为兄弟。突利兄弟，若为君者在称呼上就斤斤计较，说明其心中定是战战兢兢，总怕别人蔑视自己——这样的人连自信之心都没有，遑论治理天下。”

突利心里赞同，遥望北方，感叹道：“是啊，想起先祖成就突厥汗国，那时何等强盛。到了颉利手里，其任性简单，猜疑重重，将汗国折腾得分崩离析。陛下，看来国家兴旺唯靠人力，且以君主最为重要。”

“不错，国家兴旺唯靠人力，然需要君臣同心。想你对汗国，向来倾心倾力，那颉利却不知好歹，使你流离至此，委实可叹。”

突利眼望李世民，殷切说道：“陛下，臣见今年大熟，国内兵强马壮，何不发兵去讨颉利？臣这样想，并非想报与颉利之间的私仇。要知汗国子民现在内受颉利压榨，外受异族欺凌，日日处于苦难之中。若陛下能擒颉利，使汗国境安，实为万幸之事。陛下若果真起兵征讨，臣乞为先锋。说起对当地的地理风土的熟悉程度，臣还有一己之长。”

李世民沉吟道：“此事要从长计议。突利兄弟，那时我与颉利在渭水便桥盟约，你也在侧，我岂能毁约而战？”

“陛下，那盟约岂能当真？颉利多少次毁约来攻，他什么时候又想起信守盟约了？”

李靖向来沉默寡言，话语不多，往往关键之时才说话，他见突利言辞甚疾，遂插话道：“突利将军，今夜我们以赏月为主，至于军事，我们明日再谈如何？”

李世民道：“对呀，我们今晚来此赏月，不要再说别的话题。可惜，今晚未将那些学士召来，像玄龄、如晦也不善此道，否则赏月联诗，就别有一番滋味。”

众人抬头向天，就见朗朗圆月，其清冷的月辉，洒向世间的各个角落。

房玄龄说道：“陛下，臣不善作诗，然近日读到一首赏月诗，堪称佳作。臣想吟诵一回，以为鉴赏如何？”

李世民颔首同意。

房玄龄吟道：“夜月家家望，亭亭爱此楼。纤方溪上断，疏柳影中秋。渐映千峰出，遥分万派流。关山谁复见，应独起边愁。”

李世民听完赞道：“不错。‘夜月家家望’，可见赏月风气之盛：只是句尾又起愁意，不免太滥。”

突利和史大柰不懂诗词，只好听他们在那里谈论。

月上中天时，一名太监捧上一盒“中秋玩月羹”供大家进食。大家眼望明月，食此美羹，尽欢方罢。

第二日，李世民来到政事堂，看到众人正在那里议事，他对杜如晦道：“如晦，速派人传李靖过来，朕有事与你们相商。”

须臾，李靖匆匆赶来。

李世民眼望众人，说道：“朕昨晚与突利共同赏月，因触动颉利之事。朕后来又想了许久，觉得该是图谋颉利的时候了。唯有一点，天下刚刚大熟，朕即兴兵，会不会惹来天下议论？”

李世民动了进攻东突厥的心思，今天叫来群臣议论一番，事先想到其中定有人反对。像萧瑀定会持有盟约在先不可撕破的陈腐理由，而魏徵、王珪则以不能扰民的理由反对。没料想，他此言一出，群臣先是静默片刻，继而皆点头赞同，意见空前一致。

房玄龄说道：“东突厥历来侵扰我境，其先后联络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刘黑闼、梁师都与我为敌，更领重兵深入内地，实为国之最大祸源所在。其一日不除，即为心腹之患。陛下现在欲出征讨伐，臣以为正是时机。凡出师分为义师与不义之师两种，像隋炀帝数征高丽，劳而无

功，即为不义之师；东突厥侵我在先，此去讨伐，顺乎民意，即为义师。”

李世民转问萧瑀道：“萧公，你以为呢？”

萧瑀慨然说道：“东突厥欺凌我朝多年，已经拿走了许多金珠宝贝，为太上皇之最大心病。陛下欲行征讨之事，肯定符合太上皇心意，老臣由衷赞成。”

魏徵接话道：“陛下想抚民以静，然面临东突厥威胁，始终不能尽全力。若拔掉这颗钉子，从此北境无事，即可奠定国泰民安之基石。”

李世民见群臣对征讨东突厥如此一致赞成，心想这就是所谓的众望所归了。见李靖在一旁默不作声，即问道：“药师兄，你默默不言，有什么想法吗？”

李靖道：“臣在想此次战事须速战速决方才有效。不错，现在国力增强，人健马壮，然战事延长太久，终归要耗费太多钱粮。如此，非天下之福。”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药师兄已经开始具体筹划战事的细节了。其实东突厥貌似强大，其腹中已空，与我国势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些日子，张公谨曾上一书言称东突厥可取之状，甚是有理。朕因见不是时机，嘱如晦暂压了下来。如晦，你将公谨之言择要给大家讲一讲。”

杜如晦取出张公谨的上表，说道：“公谨以为现在取东突厥有六条理由：第一条，颉利现在纵欲逞暴，诛杀忠良之臣，昵近奸佞小人，已经失尽民心，指挥不灵；第二条，薛延陀、回纥等部落纷纷叛其自立；第三条，突利、郁射设、欲谷设等重要势力皆与颉利反目成仇，其势力大减；第四条，塞北近年迭遇旱灾，粮草本来就少，今年霜早，其糇粮基本全绝；第五条，颉利与本族相疏离，族人怨其亲异族，胡人性格善于反复，若大军一临，其必生内变；第六条，中土之人散居突厥各处，他们往往啸聚一处，占据山险，若听说我军出塞，他们定然起而响应。”

杜如晦讲完，李世民赞道：“想不到公谨武人出身，却能默察时势，汇成条理。可见人若留心，则事事皆成文章。”张公谨原随王世充，洛阳城破后随李世民入了长安，为天策府的幕僚，后来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李世民夺得权位，将其派为外任。

李靖说道：“公谨所提六条，确实切中要害。看来昨晚突利所言委实不错，若不是颉利在那里自作孽，毁其基业，想拿下他还要大费周折呢。陛下，臣以为现在去讨颉利正是时机，臣愿提兵前去，一举荡平。”

看到李靖主动请战，李世民大为高兴。其内心中，曾经晃过自己亲征的念头，然想自己即位不久，若离京出塞，终为不妥。讨伐东突厥的战事极为重要，放眼天下，提兵督师者除了自己之外，他最属意李靖。

李世民问道：“药师兄，朕若派你为帅，你将以何策攻之？”

李靖胸有成竹，朗声答道：“颉利虽自毁长城，然毕竟东突厥兴势已久，不可轻视。臣若为帅去攻，须备好粮草，并在北境沿线驻扎重兵，防止颉利乘乱逃入我境。第一步，稳固边防，保证国内不受其害为要。”

陈叔达赞道：“李尚书此举大有深意，要知突厥骑兵马快犀利，若其撕开边防冲入内地，百姓定要深受其害。”

李靖点点头，继续说道：“臣的第二步，就是以我朝之马对突厥之马。陛下，臣六月间曾到陇右马场看了一回，人言突厥骑兵厉害，殊不知我朝的马儿经张万岁经营，已经不输于突厥之马。臣想这次要硬碰硬，定扬我军之马威。”

“好，药师兄，你不用再说了。此次北征，由你主之。朕授你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克日讨之。”

君臣又在那里细细讨论了半天，为保万全，李世民又诏并州都督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李大亮为副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他们合众十五万，皆受李靖节制，分道出击东突厥。

时辰近午时，众人散出门外。李世民又想起一事，交代李靖道：“药师兄，那突利要求为出征先锋，让其去攻同族之人终为不妥。然他深明突厥之地理人情，你将他带在身边，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臣明白。”

第十七回

报皇恩如晦劳心

出奇兵李靖发威

李世民定下进攻东突厥的方略，杜如晦和李靖即进入角色。午时过后，两人约好共同商议此次战事细节。李靖来到尚书省左偏堂，就见杜如晦已经伏在案上观看漠北山川图。

李靖过去一看，只见此图之纸已经发黄，上面标满东突厥山川形势及各部落驻地。其字迹颜色深浅不一，显非数日而就。李靖纳闷道："杜仆射，兵部亦绘有漠北山川图，然没有这张详细，请问从何而来？"

杜如晦抬头道："我以前从圣上征战，负责搜集整理山川图。自武德七年开始，我感觉与东突厥一战势不能免，因制下此图。其间部落驻地变动颇大，就在图上添添减减，成了这副模样。"

李靖点点头，并未出言称赞。心想房、杜两人成为李世民的股肱之臣并非偶然，两人忠心耿耿且事事留心，有些事儿甚至想在李世民之前。他们三人自拧成一团之后，经历了无数征战以及玄武门之变，十余年来，已成为谋略及决策的中心。

杜如晦示意李靖坐下，自己依旧站在图前，侧头说道："李尚书，我刚才仔细琢磨了。此次战役，事关重大，种种环节都要妥善为之。今日晚间以前，圣上授任各总管的密诏皆要发出去，十日内，他们将提督各自将士到达指定位置。你也要在十日内到达前线，节制他们。我这里将源源不断为你转运粮草，并准备后续之兵供你调度。总而言之，此是圣上即位之后的第一场大仗，你要取得完胜，以振国威。"

李靖与杜如晦并排站在图前，指点道："圣上此次虽不亲征，实际已经为我们排好了阵势。杜仆射，你看，圣上让薛万彻以灵州为基地，让柴绍以金河为基地，其一左一右既拱守后方，又增援前方，可谓用心良苦。我与张公谨从马邑出击，李世□与李大亮从云中出击，也形成一左一右两股劲兵，互相呼应杀入突厥内地。我有信心，定然不负圣上期望，争取早日拿下颉利。"

"李尚书既领悟了圣上的心思，前方之事，我们不用多说。我将后方之事妥善安排，不让你在前方为难。你马上要走，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

李靖摇摇头，说道："有杜仆射在京城调度，我大可放心在前方专心打仗。我临去前线之前，要到陇右马场走一趟。听说张万岁在那里养了不少好马，然他仅将二三流马放入军中，要将好马留下配种，很是吝啬。此次与颉利对阵，马之优势攸关战局，我要让张万岁拿出家底来。"

“好，我要专写一函给张万岁，让他以大局为重，听你吩咐。”

“那马贼大字不识一个，能看懂什么？不妨，只要我亲自前去，谅他不会为难于我。”

杜如晦拱手道：“如此，马匹之事由你与张万岁交涉，相信他能以大局为重。李尚书，你前去主持这场大仗，我有一字相送。”

“什么字？”

“快。”

李靖明白了杜如晦的意思，其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颉利正在困窘之时，采取快速的战法，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层是国内生机刚刚恢复，若被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拖入泥潭，显非李世民之愿。李靖重重地点点头，说道：“新朝气象也是我最珍惜的，请杜仆射放心，我努力打好此仗。我此次去找张万岁求马，也正有此意。”

杜如晦将李靖送出门外，又拱手道：“祝李尚书马到成功，擒虏而归，如晦在京，日日翘盼佳音。”

李靖拱手相谢。

杜如晦折回堂中，派人招户部尚书及兵部侍郎来此议事。他对李靖到阵前主持军事一点都不操心，唯一放心不下的，即是为前方筹措粮草。要知一场战事能持续多久，非人力所能左右，为前方提供足够的粮草，实为胜利的基础。然贞观元年之后，迭遭荒年，李世民一再下令开仓赈济灾民，像京师之太仓以及洛、相、幽、徐、齐、并等州的常平仓内，存粮已经不多，以此来支应前方粮草，实有捉襟见肘之感。另转运粮草至前方亦为一难事，李世民不准滥征民力，战事所需劳役不能摊派到百姓头上。

刘政会现在任户部尚书，侯君集以左右将军兼任兵部侍郎，两人一前一后来见杜如晦。

刘政会作为李渊太原起兵的勋臣，平时勤勉办事，谨守本分，没有裴寂那样跋扈。他听说要为前方筹措粮草，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说道：“杜仆射，你最知道现在的家底。各个仓库空空如也，让我如何筹措呢？”

杜如晦道：“我知道。若仓内粮草充足，我也不会专程请你来商议。这几年为赈济灾民，粮食出仓不少。不过今年的收成不错，各州按例收取的租赋都解运来没有？”

刘政会叹了一口气，摇头道：“杜仆射有所不知，自从圣上下令让各州县设置义仓，那些地方官吏如获至宝，铆足了劲儿填满各地义仓，对朝廷征收的租赋并不上心，反而放在第二位。”原来李世民到邓州视察以后，

看到陈君宾设置义仓的法儿不错，即诏令在全国推行。

杜如晦明白其中的弊端，说道："刘公，我们今日就是要好好商量这件事儿。圣上让各州县设置义仓，是想让各州县开辟自救的路子，不能一味指望朝廷赈济。然他们先收义仓之粮，再征收租庸调，其先后秩序不对，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圣上即位后不想滥征民力，则朝廷开支、出征打仗等唯靠租庸调一途。他们这样做，长此以往，朝廷即会成为空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说服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说服？谈何容易啊。这些家伙明着不敢硬顶，往往会搞些阳奉阴违之事。若他们软抗不办，误了军机，不还是我的责任吗？"

"不妨，我们正要借此次军机大事，让他们在期限以内解送粮草到指定位置。刘公，我即刻找圣上请旨，让朝廷颁布诏令督促各州完成今年征收任务。你再以户部名义，召关中诸州、并州及河北诸州刺史来京议事，让他们克日解送军粮。若一时收不上，可用义仓之粮。你先与他们谈吧，若仍然有人顶着不办，你告诉我，我亲自去解决。"

刘政会为难地说："若让他们来京中议事，关中的也还罢了，像并州和河北诸州，路途太远，会不会误事儿？"

"不妨，这场战事不是很快就结束的，依我估计，至少要用半年时间。像我的仓中之粮，应该能支用两月有余，他们能接续起来就成。"

侯君集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看到粮草的事儿已经定了下来，遂问道："杜仆射，你唤我来，莫非让我带领兵士前往各州催粮吗？"

杜如晦摇头道："圣上如今力求实现清明政治，若持刀威逼，那成何体统？朝廷与地方因利益不同，其看法也不同，这就需要说服他们，而不能靠武力。君集，我让你来，是想和你谈谈转运粮草之事。"

"以往战事，转运粮草例由户部组织民力，非是兵部之职掌。李尚书已往前线，兵部的人员就那么几个，确实无能为力。"

"圣上多次说过不许滥征民力，刚才我已与刘公说过，此次要全额征收租庸调，则不能将此次征役摊到百姓头上。如何转运粮草，此次要在府兵身上打主意。李尚书此次所将兵士，基本上以边防戍卒为主，并未从国内征调府兵。我想，一场战事到底能打多久，那是没有常数的，因此要为李尚书准备后续之兵。这后续之兵从何而来，那十二道府兵即为现成的力量。这些府兵战时为兵，无战为农，该是让他们动作的时候了。可拿出四道府兵，将他们动员起来，先作为转运粮草之用，若前方吃紧，再把他们投入战斗，你以为如何？"

侯君集也很干脆，爽快答道："杜仆射的这个主意好，让他们转运粮草，一来不用民力，二来若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就近投入战斗。刘公，粮草的事儿由你来办，转运的事儿不劳你操心了。"

杜如晦点点头，说：“就是这话。我刚才向李尚书保证后方充足供应粮草，刘公，君集，如何具体实施，就有劳两位了。”

李靖回府后略作收拾，即带领亲随三人向陇西奔去。他挥动马鞭催马快行，心里头盘算最多的还是这场战事。

东突厥原来强盛之时，其势力横跨漠北、漠南，然自从薛延陀、回纥反叛独立后，其势力逐渐南移，地盘日益缩小，目前仅龟缩在漠南一隅。颉利与突利一战，更使东突厥雪上加霜，丢掉了对东方的契丹等部落的控制权。满打满算，颉利如今能够统辖的民众不超过五十万，其中能跨马打仗的兵士不超过十五万。李世民此次下定决心讨伐颉利，非常清楚颉利的处境，所以并未大范围地从全国调兵，仅使用北境所屯兵力十五万人。待唐军兵临东突厥境内的时候，定有摧枯拉朽的效果。李靖多年关注东突厥的形势，非常明白双方的态势，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杜如晦所说的“快”字。

到了第二日午时前，李靖到达飞云谷，谷内衰草低伏，寂静无声，他们很快就到了高塘城下，就见城墙、城楼焕然一新，显是张万岁刻意修缮了一回。城门紧紧关闭，守门兵士需验了行人的过所公文后方才放行。那名兵士看了李靖的过所公文，见上面写着“兵部尚书李靖”的字样，顿时大惊，一面开门放李靖进入，一面让人去急速通报张万岁。待李靖入城后行到半途，张万岁领着数人迎了过来。那张万岁依旧是爽朗的脾气，人未近前，响亮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果然是李尚书驾到。我还想是那些狗才假传信息呢。李尚书，你来了也不早点通报一声，弄得我有点措手不及。”

李靖下马拱手道：“张少卿，我所以离开京城，来找你自然是求马了。”李靖内心里也很佩服这位奇人，他与李世民渊源颇深，然他一心养马，少有其他心思，在马场一呆就是十余年，将唐朝的马政整治得规模越来越大。

张万岁对李靖也很尊敬，也急忙拱手还礼，答道：“李尚书以军机纵横天下，我这个老马贼能为李尚书效力，感觉脸上有光。李尚书，你想要什么马尽管拉走就是，我肯定不会吝啬。”

“好哇，我就是想听见你这句话。走吧，领我到你的马场转一转。”

“李尚书昨日出京，一路鞍马劳顿，今天不如先歇息一下，明日再看如何？”

“不行。圣上有诏，让我到北境主持军事，不可耽搁太久，我明日就走。”

“好吧。左右，牵我的马来，陪李尚书去马场观看一回。”

出了高塘城西门，即是一望无际的浅水原。只见那金黄的草原上，无数

的战马在那里或奔跑，或静卧，或饮水，或吃草，冬日的阳光尽管不能驱散寒冷，毕竟也算灿烂，把马场照得如同画儿一般。

李靖目视张万岁道："张少卿，我此来专寻能耐寒冷又迅捷优于突厥马的马儿，你不可藏着掖着，让我失望啊。"

张万岁微微一笑，说道："李尚书，我知道有人在京城里说我的坏话。什么将一流之马不示于人呀，什么尽给军中一些劣马呀。哼，他们也忘了我张万岁是干什么的。圣上让我在这里养马，是为了打仗作准备，若战事来临，我还在这里推三阻四，那我还是人吗？李尚书，你说，想要多少匹好马？"

李靖伸出三个指头，说道："三千匹。"张万岁慨然答应："三千匹太少，我给你五千匹。我知道，与突厥一战势不能免，这些年我刻意用乌珠穆沁马和西极马交配，已经养下了近万匹好马。走，我领你去看看。"

张万岁一扬马鞭，催动坐骑向浅水原北首赶去。大约行有五里，就见一群大部分为枣红色的马儿在那里散养。李靖抵近一看，见这些马的身上依稀有"玉极骝"的特征，方悟张万岁所言非虚。

李靖点头赞道："看模样不错，张少卿，你先让他们牵来一匹，容我先试一回。"

李靖骑上一匹枣红马，独自向北疾驰，绕了一个大圈，用时大半个时辰方回。他虽不养马，然也知马之优劣，试骑之后，感到此马可堪为用。他知道颉利所用马匹多为乌珠穆沁马，与这种杂交而成的马儿相比，其速度和敏捷程度都落在下乘。李靖回到张万岁面前一跃而下，开口说道："张少卿，就要这群马了。念你养马不易，我此次仅要三千五百匹，省下一千五百匹予你。"

张万岁哈哈一笑："李尚书如此替我着想，马贼在这里先谢过了。"

张万岁说话的时候，脸面正迎着阳光，其一笑脸上皱纹顿现，如核桃皮一般。李靖注意到他比以前苍老多了，想是他多年居于这苦寒之地，又多时在野外巡视马匹所致。李靖心里一颤，有心想让他回京城居住，又想此人天生爱马，若让他离开马群，也许苍老得更快。想到这里，李靖柔声说道："张少卿，唐初马匹仅有数万，这些年经你调养，能上阵战马已有数十万，功劳可谓大焉。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你养马之时，也不能忘了育人啊。"

"怎么讲？"

"你总有走不动的那一天，若是不将满肚子的马经传授与人，而将之带入坟墓里去，连圣上也不答应你。"

"哈哈，李尚书，你要了我的马，还不忘我这个人，你放心，圣上早就想

到了。你看，我身后这名年轻人叫韦盘提，原在幽州养马很是有名，被皇上调来辅佐我养马。”

李靖点点头：“这么说，你是后继有人了。”

“正是。”

李靖心想李世民不愧为一世英主，连这等小事都能考虑到，何谈其他呢？他不想接着说这个话题，说道：“张少卿，我在此地不能多留，明日一早就要奔赴北境。这些马儿，就烦你派人随我一同赶到雁门。”

张万岁回视韦盘提道：“李尚书亲来挑马，可见非同寻常。你就挑选数十名得力之人，将这些马儿赶到阵前。若军中兵士不习惯此种马性，你可帮他们调教一番。”

韦盘提躬身答道：“下官省得。”

杜如晦在京中接连数日忙乱，晚上忙得太晚，就宿在尚书省。刘政会这日晚间来寻杜如晦，言说蒲州张刺史来京哀求，其称蒲州连年遭灾，没有积蓄，所以无法上缴今年租赋。

杜如晦问道：“刘公，你没有告诉他要以大局为重吗？”

“说了，但他还是哀求不止。”

杜如晦沉吟了一下，说道：“那好，你把他带来。”

刘政会看着杜如晦那憔悴的面孔，心疼地说道：“如晦，我的年龄比你大，然看你的颜色枯槁，神情疲惫，精神还不如我呢。办事固然要尽心，也不能太拼命，你这样下去，那怎么得了。”

杜如晦无奈地摇摇头，感谢道：“谢谢刘公关心。我遇事若不将之办妥当，就难以成眠。唉，多年形成的毛病，一时也改不了，只好听其自然吧。”

刘政会也摇摇头，心想李世民到底用了什么法儿，让杜如晦、房玄龄等一班人如此卖力，竟然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不顾。

窗外夜色更浓，寒气渐渐透了进来，将砚上墨冻得凝固起来。杜如晦唤来差役，令其用热水重新磨墨。衙役端来热水，将之滴于砚中，一边磨墨一边问道：“杜大人晚上办事这么久，小人去生些火来如何？”

杜如晦立在案前翻看今日的文书，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寒气，跺了几下脚，说道：“不用，我再待一会儿即回府，不用生火。现在刚刚入冬，若衙内现在就开始升火，那要多少薪炭才能过冬？”

“现在已经过了饭时，杜大人还饿着肚子，不如让小人先去寻来点热汤，

一来可以取暖，二来可以垫垫饥。”

杜如晦摇手不许：“我马上就回，也不差这一时。”

说话间，刘政会带领张刺史走了进来。那张刺史见了杜如晦躬身行礼道：“杜大人在上，下官特来拜见。”

杜如晦眼光看也不看他，依旧注视着案上的文卷，沉默了片刻方才问道：“张刺史，据我所知，蒲州今年的收成不错。国家并未额外征收租赋，你为何拖欠至今呢？”

“禀杜大人，蒲州今年确实丰收，然以前欠账太多，实在无力上缴。望杜大人为蒲州百姓着想，宽限些时日，来年再补上。”

“你急巴巴地从蒲州跑到京城，就是想来讨这句话吗？”

“下官不敢，只是想将实情报知。”

杜如晦抽出一卷文册，将之丢在张刺史的面前：“张刺史，这篇妙文你应该见过吧。”

张刺史定睛一看，认得是本州的上表，急忙说道：“这是本州去年的上表。”

“嗯，看来你的记性不错。表中说道，蒲州得邓州之助，开始恢复农事，已初见效果，来年若风调雨顺，定使百姓家中有盈粮。今年秋收大熟，你那里应该不错。是不是？”

“下官刚才说过，主要是以往欠账太多。”

“我年初时陪圣上出巡，夜访风陵渡时见到不少蒲州百姓，他们当时说了你许多好话，足证此表所言非虚。你有多少旧账？贞观元年，贞观二年，圣上免了你们蒲州两年的租赋，朝廷还为你们送去许多赈灾之粮。要说旧账，仅有一笔，即是邓州所赊钱粮。然陈君宾亲口对我说过，这些钱粮可以逐年偿还。张刺史，如今国家有事，你一味拨拉自己的小体己，置国家的租赋于不顾，还说了这么多虚妄的托词，这样应该吗？”

张刺史想不到杜如晦这么快就说清了自己的家底，不禁目瞪口呆。他这次见了吏部的征粮令，心想蒲州刚刚渡过了难关，正是缓口气的时候，实在不愿意上缴国家的租赋。因此来找吏部说项，以蒲州往年受灾太重为托词，想一时搪塞过去。不料刘政会如此认真，还将他拉到杜如晦面前受训。他支支吾吾半天，方才答道：“杜大人，天下诸州甚多，也不差了蒲州的这一点钱粮。容缓一些日子，下官定然全数缴清。”

杜如晦抬起头来，心中生出一分怒意，斥道：“张刺史，你为国家的吏员，缘何连这点事理都不明白？当初蒲州遭灾，陈君宾节衣缩食周济你

们，他为何这样做？无非是胸中有国家大局。你现在将眼光仅仅盯在本州事务，这一分眼光，要比陈君宾差远了。”

刘政令插言道：“对呀，现在国家有事，杜仆射日理万机。你在这里喋喋不休，该是不该？”

突然，杜如晦脸现痛楚之色，用拳头顶住了腰部，很快，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刘政会见此情景，关切地问道：“如晦，你怎么了？”他跨前几步扶住杜如晦，又向张刺史吼道：“赶快搬过来一张凳子。”

杜如晦痛苦地斜倚在椅子里，眼光无神，哼哼了几声，然后有气无力地说道：“刘公，不知为何胸下疼得厉害。”

刘政会叹了一声气，说道：“你恐怕还没有吃晚饭吧？唉，你这样没明没夜地辛劳，就是一个铁人，也承受不起啊。如晦，这里的事情由我来办，你赶快回府吧。”

杜如晦抬起头来，目视张刺史，一字一顿道：“张刺史，蒲州所欠钱粮务必于十日内缴清。你若再延迟不办，到了十日，我将奏明圣上罢你官职。”

张刺史眼见杜如晦如此竭尽心力为朝廷办事，自己因一己之私，来此喋喋不休，心里早已有愧了。他拱手答道：“下官今日得杜仆射和刘尚书一番教训，茅塞顿开。我今夜立刻返回，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将国家的租赋缴清。”

杜如晦点点头，不再说话。一名衙役上前搀起他，慢慢地步出户外。

李世民那日在太极殿内的一番疾言厉色，果然有了效果，群臣的上疏又多了起来。他召见群臣之余，多在东暖阁内批阅群臣的奏章。这日午时过后，他先是小憩了一阵，起床后步入东暖阁内，就见杜正伦正候在那里整理起居注。

杜正伦那日在朝堂之上举报封德彝，事后魏徵找他说了一番道理。大意为处机要之职，须缄口为要。杜正伦明白其中含义，此后果然收敛行为，轻易不再张口。

李世民见他在旁边忙碌，向前行了几步，又复停下。他内心里也想知道起居注的内容，尤其对玄武门之变更想知道史官如何描写自己。可是前代规定，当朝皇帝不得翻看起居注，他只好咽了口唾沫，慢慢地走到自己的案前。

杜正伦正低头整理文卷，事先未觉察李世民入内，待他发现的时候，李世民已经走了过去。他见状急忙离案施礼，李世民令其平身。

李世民坐了下来，仰头说道：“杜卿，你这一段时间撰写起居注，有什么感悟呀？”

“臣掌笔撰写起居注，常常战战兢兢，生怕一字一词有失，就误了圣上的本意。因此深感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

“哈哈，你在那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朕一点都不知道，有什么可怕呢？要说可怕，莫过于朕。朝堂之上，魏徵等人固然言辞激烈，毕竟说过就散，不存痕迹。朕所惮者，唯卿手中的那支笔。”

“臣但知秉笔直书，不敢有差。”

“对呀，就是这直笔才令朕害怕。朕每坐朝，不敢多言，怕言语有失被卿记录。必待有利于民的时候，朕才将话说出口。”

杜正伦明白李世民这样做，是想为后世留一个好名声。然皇帝如此慎于言，约束自己的行为，当能有利天下，遂感动道：“陛下这样做，堪称一代英主。陛下若有一言之失，并非仅对当世百姓不利，若载书中传之后世，则千载亏德。”

杜正伦能说出这般话，足见其有相当见识，李世民满意地说道：“嗯，不错，就是这话。朕今日高兴，为你这句话，赏你彩缎二百匹。你随侍朕身边，今后不仅要据实直书，也要说些中肯之言。”

“谢陛下。”

“你忙你的活儿，朕也要看些奏章。”李世民伸手拿起一道奏章，信手翻开观阅。心里想杜如晦推荐的岑文本，以及魏徵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这一段时间在各自岗位上干得都有成色，该是为他们升职的时候了。

这道奏章由马周所奏，李世民眼光漫过马周的名字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一喜。奏章写得甚是工整，只见其中写道：

臣每读前史，见贤者忠孝事，未尝不废卷长想，思履其迹。可为者，唯忠义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归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窃自唯念无以论报，辄竭区区，唯陛下所择。

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左，墙宇门阙方紫极为卑小。东宫，皇太子居之，而在内；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虽志清俭，爱惜人力，陛下不敢违，而番夷朝见，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

臣伏读明昭，以七月幸九成宫。窃唯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里而远，非能旦发暮至矣。万一太上皇有思感，欲即见陛下，何以逮之？今兹本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热处，而陛下走凉

处，温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诏书既下，业不中止，愿示还期，以开众惑。

臣伏见诏宗功臣悉就藩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唯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栾黶之恶已暴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以户邑，必有材行，随器而授。虽干翮非强，亦可以免累。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得其术也。愿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

臣闻圣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为本，故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孔子亦言“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圣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践祚，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唯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莪，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书皇帝入庙，将何以贻厥孙谋，示来叶邪？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然圣人训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马周在奏章中说了三件事，一是让李世民向李渊尽孝，建议加高大安宫门墙示尊敬之意，劝李世民不可远游避暑；二是对李世民封建宗室提出微言，认为可以让其享福禄而不能永授其官；三是对李世民数年不拜宗庙提出劝谏。

李世民读完，心里暗暗赞道：“简直又是一个魏徵！其词义恳切，又不畏龙颜，可堪重任。”他一面令人去叫房玄龄、杜如晦、魏徵、长孙无忌、温彦博、王珪来此议事，一面又将马周上表看了一遍。

既而众人相继入殿，李世民抬眼扫了一圈，见其中独缺长孙无忌，问道：“无忌呢？”

这时，一名太监匆匆而至，禀报道：“圣上，齐国公误带刀进了东上阁门，至殿前被监门校尉发现，校尉追上前来，认为齐国公带刀入宫犯了死罪，要将之监禁起来。他们正在那里争执不已。”唐制规定，任何人入宫不得携带兵器，违者将被处死。

李世民说道：“传朕旨意，先让无忌进来，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长孙无忌很快走了进来，受刚才事件的影响，他脸色阴沉，情绪还没稳定下来，向李世民行过礼后，说道：“这个该死的校尉，还想把我监禁起来，莫非我还能对圣上图谋不轨吗？”

李世民笑道：“你这也是无心之失，事情已经过去，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魏徵显然不赞同李世民的话，奏道：“陛下，入宫之人不得携带兵器，此

为国家制度。监门校尉按律执行，并不为错。”

温彦博替长孙无忌辩护道：“这些守门宿卫的眼睛当时看往何处？见到有人身带兵器为何不当场收缴？这个监门校尉其实也应当依律斩之。”

李世民摇摇手，说道：“一件小事何必喋喋不休？我们最后再议！魏卿，你看看这个。”他将马周的上疏递给魏徵。

魏徵展开阅读，李世民对其他人说道：“这是马周的上疏，魏卿看完后，你们也逐个读一遍。朕召你们来，是想议一件事情：像马周这样的年轻才俊，如何为他们提供历练的机会，使之从政经验渐积渐富，最终能担大任。”

魏徵飞快地读完全章，将之递给身边的房玄龄，赞道：“马周得圣上慧眼识之，其眼光见识及才具果然不同一般。一个出身于门客之人能在短时间内提出如此多的诤议，臣以为其可堪为任。”

李世民道：“若书上未署马周之名，朕定认为此是魏徵所作。魏卿，观其见识及胆魄，其实与你一脉相承。”

众人传阅观看，皆点头赞叹，房玄龄说道：“人之秉性，虽是天成，然终归要经过诸多磨练方能分途，其入了正道，若无人识出，亦要明珠暗投自生自灭。马周有幸，得陛下简拔而出。然而其他人呢？陛下日理万机，不可能一一识出。”

王珪说道：“房仆射所言还是如何识人，圣上的意思是如何为他们提供磨练的机会。陛下，臣以为要将马周等人放在更重要的职位上，给其一定时间察其优劣。”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是这个意思。朕想好了，此次先将马周授为侍御史，将岑文本授为中书舍人，你们以为如何？”

侍御史为御史台的属官，品秩为从六品下。马周入官籍不久，一下子升到如此高位，委实罕见。中书舍人为中书省的属官，品秩为正五品以上。李世民前一段时间令中书省恢复“五花判事”之制，则对中书舍人的挑选甚严。岑文本能得此职位，实属不易。

众人自然没有异议。

李世民接着道：“按说授任此两人的官职，朕仅吩咐玄龄、如晦去办就成。所以大张旗鼓将你们召来，无非想让你们查访俊才，随时举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人的寿命毕竟有限，要永固江山，能臣必须后继有人。我们今日这样做，一是为江山着想，二是为子孙后代办一些有益之事。”

李世民今年刚刚三十二岁，如此年轻就想着身后之事，让众人想法颇

多。

李世民见杜如晦言语不多，又观其脸上颜色呈青灰色，不禁关切地问道：“如晦，朕听刘公说，前些日子你在衙中犯病，看你颜色如此难看，找太医瞧过没有？”

杜如晦这几日更加消瘦，颧骨已显棱角，听到李世民垂询自己，急忙答道：“谢陛下关心。臣这些日子睡眠不好，吃饭也失了胃口，可能是作息不规律的缘故。不妨，臣想慢慢恢复一段，就会好起来。”

李世民转头对一名太监道：“你去太医署，让那名王医监过来候着，待会儿随如晦回府里诊治。”

杜如晦坚辞，李世民的态度也很坚决：“朕还不知道你的脾性？你最近定是为了北境战事，忙得有点不知东西了。朕上次就说过，让你以玄龄为榜样，既要理政，更要强身健体，你缘何就是不听？待王医监为你诊过，若果然有病，这一段时间不许上朝，好好在家调理。”

杜如晦答应。

李世民见时辰不早，对众人说道：“此事议罢，大家可以散了。临走之前，就无忌的这档子事，大家说怎么办？”

温彦博说道：“陛下紧急召见臣等，皆匆匆而来，齐国公忘记解下佩刀，为无心之失。说到底，那监门校尉其实该死，他的职责就是守门，检查来往行人，那佩刀挂在衣襟之外，他为何就没有一点察觉呢？臣以为，应将此校尉处斩，以警他人。”温彦博这样说，很显然是为长孙无忌开脱。

温彦博的话惹恼了魏徵，他冷笑道：“温令这样说，能够服众吗？”

“当然，齐国公毕竟将佩刀带入了宫内，也有失处。为示惩罚，臣以为应治齐国公徒罪二年，并罚铜二十斤。”温彦博补充说道。

王珪也不满意这样处理，斥道：“温令这样说，显失公平。齐国公误带刀入宫，那校尉也是误察，都是一样的罪过，一轻一重的处罚难道公正吗？”

李世民忍不住说道：“按你们的意思，要将无忌杀头吗？若是这样，朕会特赦无忌。”

魏徵道：“陛下欲行特赦之事，不能仅赦齐国公一人，应将那名校尉也一同赦免。”

众人分成了两派意见。李世民内心里还是倾向于温彦博之议，然魏徵、王珪之议合乎国家制度，他无法当面驳斥。见长孙无忌在一旁垂头丧

气，他想起后宫的长孙皇后，心中顿生柔情，于是说道：“此事今日不用再议。温卿，你出宫后找到戴胄，让他来处理此事。魏卿，王卿，刑狱之事由大理寺主之，如何来断，他们自有分寸，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徒费口舌了。”

李世民提起了戴胄的名字，殿中众人不再有言语。想想也是，戴胄办案秉公善断，他们没必要在这里争论不休。只不过此案的主角是长孙无忌，不知戴胄能有什么高招令各方都满意。

李靖到了雁门关，即差人去叫李世□、李大亮、柴绍、薛万彻来这里议事。

雁门关向西北行约四百里，即是汉时所筑长城。过了长城六十里，那里有一座城池名为定襄。颉利近来受薛延陀、回纥、契丹的挤压，已经丢失了漠北地盘，昔日的突厥牙帐也成了薛延陀发号施令的营盘。颉利渐渐退到漠南。因冬季来临，为觅草料，颉利带领手下的三十余万众迁到阴山一带。见定襄城还算周正，即带领其嫡系数万人入城居住。进入十一月后，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地下，将周围山川河流都裹上银装，他们日日躲在城中的房内或帐内烤火。薛延陀等部落的攻势已告一段落，心想大可喘息一阵。颉利近来虽也风闻李世民在边境上调兵加马，但想南人不耐冷，定然不会选择这种恶劣的天气来攻，因此并无多少忧虑。

李靖对颉利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站立在关上的最高处，透过雪幕向西北遥望。在这一时刻，他忽然想起李渊、李世民父子十余年来对待东突厥的策略，其中多少含有一点屈辱。完成对东突厥的最后一击如今由自己来实现，向来沉静的李靖心底里不觉有了一丝激动。

他恰要移步，就听见后面有人说道：“李尚书，大仗在即，想不到你还有心情在此领略罡风暴雪。”

李靖一听声音，知道是李世□来到了，急忙转过身来拱手道：“李总管这么快就来到了，辛苦、辛苦。”

李世□走上前，向李靖拱手还礼。

“他们还没有到吗？”

“我到中军帐寻你，见其中仅有张公谨一人。想来路途上风雪阻隔，把他们拖住了。”

“你为何如此神速？”

“我这些日子已令李大亮带领前军向云中方向挺进，营盘北移了不少，距离雁门关较近。”

“嗯，是这样。”李靖沉吟道。李靖见李世□已有动作，知道他已经体会

了李世民的心意，即以李世□所部为西路军，以李靖所部为东路军，两军齐头并进，形成夹角之势，或突或围，一举解决颉利。

李靖关切地问道：“李大亮带领前军向云中挺进，一路上行进还算顺利吗？那颉利觉察没有？”

李世□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数场大雪下得积雪甚厚，听李大亮说，一路上人仰马翻行走太难，行军速度很慢，唯有一宗好处，就是人马伤折不多。听斥候之报，那颉利所部日日龟缩在定襄城内，并不外出，对我们的动作似没有任何觉察。”

“颉利定是以为大雪是最好的防护，可以高枕无忧不作防备。李总管，眼下天寒地冻，军中的衣装粮秣还算充足吗？”

“兵士的衣装足够其自身之用，可以防寒，其身带粮草亦能支持五日。只是大雪连绵，道路难行，后方接续粮草能否及时，我们心里实在没有底。李尚书，此次战事，依你估计，要打多久？”

李靖思索了一下，断然道：“快则三月，慢则半年。李总管，你我多年征战，都知道这仗打的是双方的耐心以及后续的粮草。这粮草之事，我们还要筹划一番。以往我们在中土打仗，可以在当地筹粮，眼前的东突厥连年遭灾，且大漠中人烟稀少，没有可以筹粮的地方。”

“此次战事由你主之，我们唯听帅令就是。”

李靖笑了一下，并不言语。李靖与李世□虽交往不多，然也知道他的本事。放眼国内，武将可谓多矣，这些人冲锋陷阵，皆各有所长。能为大仗的主帅者，则寥寥无几。李靖认为能当其任的，除了自己还有一人，即是眼前的李世□了。

李世□又问道：“李尚书，我未奉帅令，擅自将队伍前移，你不怪我吗？”

李靖摇摇头，说道：“李总管，此仗完胜是必然的。然如何缩短战事进程，就要看你我两人如何配合了。事情很明显，圣上布下这个阵势，即是让你我领兵一左一右配合，深入腹地以斩贼首。至于柴绍、薛万彻，圣上让他们作为我们的后续之兵，并稳固后方防止颉利侵入我境。如此，你那东路军名义上归我节制，其实需要你临机而发。”

李世□明白李靖表达的意思，缓缓地点点头，又问道：“一场战事不管大小，须全盘衡量，集中制之，李尚书，你不用谦虚，我们唯听号令。不知李尚书现在定下了什么擒敌妙计？”

“擒贼先擒王。”李靖一字一顿缓缓说出。

“愿闻其详。”

李靖手指西北方，说道：“我先以奇兵进袭定襄城，搅动敌阵混乱，将颉利逼得向北逃窜。你再兵出云中，截其退路卷地掩杀。届时，我们兵合一处，再定下步行止。”

李世□见李靖寥寥数句，已勾画出此次进兵方略，知道这是他深思熟虑而成。他思索了片刻，觉得与自己的所思大致相合，遂点点头，说道：“我知道了。我届时密切关注李尚书的动静，你到达定襄城之时，我一举拿下云中，及时跟进。”

过了午时，柴绍和薛万彻方才一前一后到了雁门关。他们入关之时全身皆白，衣甲上还溅有点点泥巴，一路上显然吃了不少苦头。

李靖让他们稍事休息，然后将他们召入中军帐。

众人坐定后，李靖说道：“圣上此次定下进攻颉利的方略，令我与李总管带领东西路军前去擒拿。前方之事，由我和李总管主之，诸般方略，业已有了大概。”他将围攻颉利的方略又简略地说了一遍。

薛万彻为一名勇夫，闻言心喜，不禁跃跃欲试，说道：“李尚书，有如此好仗，不能将我和嗣昌兄丢在一边。”

李靖说道：“你们肩头所担，比前方征战更为繁重。柴驸马，薛驸马，你们除了稳固后方，防止颉利侵入我境之外，还要在接续前方的事儿上用心用力。像前方将士，不可一日无粮草，漠南苦寒之地，无粮可筹，一谷一草皆须你们转运。你们来此路上，皆大雪铺路，积滑难行，愈往北，环境愈恶劣，你们要细细筹划才是。”

李世□插言道：“李尚书所言，也是我最忧心的。我们深入颉利腹地，毕竟地理不熟，若再断了粮草接续，这一仗也凶险得很呀。”

柴绍多历战阵，性格持重，他明白粮草接续的重要性，缓缓说道：“不错，如此大仗靠的就是粮草。我细细揣摩过了，以往在中土打仗，粮草依靠车儿转运，然北境形势，既有山川，更有沼泽，用车子转运是行不通的，只有靠马匹来驮。眼下军中马匹可支一月之用，若时间一长，马就不够用了。李尚书，要让京中再调度来一些马最好。”

李靖点点头，说道：“柴驸马所言甚是。京中事务由杜仆射居中调度，由侯君集具体执行。我临行前，曾对杜仆射说了马匹之事，杜仆射答应分批补给。此事不妨，那日我到了陇右马场，见那里存栏甚多，张万岁也拍胸脯保证，言说前方需用马匹多少，他均会及时供给。柴驸马，薛驸马，你们若急用马匹，持此令旗调马即可。”说着，李靖将两面带“帅”字的令旗交给柴绍、薛万彻。

李靖计划今日将后方接续之事排定，然后再全力安排进攻之事。眼下将粮草、马匹之事安排停当，心中踏实了不少。

三日后，李靖披挂停当，步出中军帐。外面，张公谨与一群武将正候在那里。其身后，三千余将士拢着李靖专门从马场挑选来的马，静默地站立。天上这会儿停止了落雪，颜色如铅灰，显得极为低沉。

李靖走到张公谨面前，执其手说道："公谨，明日辰时，你带领大军准时出发，我在定襄等着你。"

张公谨抬头向天，忧心地说道："李尚书，看天上如此阴沉，估计不久又要落雪。此去定襄，沿途艰难，若遇大风暴雪，能行吗？不如待天气晴好，再行出征。"

李靖跨上战马，朗声说道："天气不好，不单单为我军而设，颉利那边也一样遭遇风雪。你记住，我们西路军一动，李世□的东路军也随之动作，你要约束大军按时行止，不可误了时辰。我此去袭颉利，仅有这三千人马，若被他识破，你们后续兵马又不至，则全盘被动。"

张公谨拱手道："我随后定会依令提兵前去。若误了时辰，待李尚书回来，我自会让人将这颗脑袋砍下来，不用你来动手。"

李靖向张公谨等人拱手告别，右脚轻轻一叩马腹，坐骑乖觉地向城门行去。后面三千余人马每四骑一排，随着李靖走出雁门关，沿着山间小道向西行去。

临行时，李靖令众人带够五日用的粮草，为防路滑，又令每人携带一盘绳索，以利营救。

一行人到了马邑，打尖之后，就见天上纷纷扬扬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雪之中，阴风怒号，将雪幕吹得翻翻滚滚。三千余人见此天气，大多数人面露难色，偷眼看李靖，只见李靖神色平静，略略停了一下抬头向天，然后喊道："风大雪急，无法骑马。大家牵马步行，将各自的绳索拿出来，前后相连，不能失了一人。"说罢，率先牵马出发。

风雪之中，这三千余人一手牵马，一手牵绳索，踉跄而行，渐渐在雪幕中失去了踪影。

第十八回

颉利兵败遁阴山

唐皇心动调萧后

贞观四年正月初一子时三刻，李靖率领三千人马到达恶阳岭。该岭坡势不陡，海拔不高，然积雪甚厚，将岭上的道路及枯草尽皆掩没。要想越过此岭，还是要费上一番工夫的。

李靖令众人下马就地休息，并让人拨开雪层取出其中的枯枝枯草，然后架锅添雪，煮成开水，让众人就着开水咽食干粮。众将士一路上遭遇风寒雪急，早已疲惫不堪且周身寒冷，有了这开水入肚，精神不由得一振。

李靖将众人召到身前，用手指向岭端，说道："众将士，我们越过此岭，即与定襄城不远。我们此来虽三千人，然兵贵神速，定能让颉利措手不及，定襄城必破矣。眼下越过此岭还有一番难度，望大家再加一把劲儿，翻过此岭，则是一马平川。"李靖的话音不高，然火把照耀下，可以看到他那张坚毅的脸庞。

果毅都尉苏定方典将此三千人马，他大声说道："李尚书用兵如神，我们紧随号令就是。"

李靖不愿意再多说废话，遂挥手道："苏都尉，你可使人在前面探路，后面之人依旧用绳索相连，争取不使一人掉队。出发吧。"

此时大雪已停，天光亦不暗淡，为了不使突厥人发现这边的动静，众人熄灭火把，依靠雪地的反光前进。

颉利居于定襄城北首的一座大帐之中，是夜亦随中土之俗吃酒守岁。义成公主作为其可贺敦坐在身侧，举酒祝之曰："大汗，来年愿你振奋精神，俟草青马肥之际重入大漠，扫荡薛延陀等部落。"

义成公主今年已四十有余，昔日的花颜亦渐渐凋残，仅是名义上的可贺敦，颉利并不宠爱。颉利听言后不屑地说道："重入大漠？眼前仅有十余万人马，能做什么事儿？"

义成公主知道颉利的心情很坏，然她并不退缩，坚定说道："汗国之根本在漠北，只要能重回牙帐，对诸部落或打或拉，定能恢复汗国之雄风。大汗，漠北部落中以薛延陀和回纥势力最强，我们与其任何一方联合，势力就可倍增。"

颉利不耐烦听这些，挥手斥道："闭上你的嘴！我为汗国之主，知道如何来做，你这些妇人之见，今后休要张口，眼下风雪劲急，大家设法度过严冬，最为紧要。你东拉西扯说这些不相干之事，有什么用？"

义成公主瞧着颉利那恼怒的脸庞，深悔当初将他扶持上汗位。颉利有勇猛彪悍的一面，然他思虑简单，任性而为，终将一个强盛的汗国折腾得七零八落。看来要恢复汗国昔日的荣光，靠这个暴虐的小子是难以成事的，需要另谋他法。想到这里，她不愿意在席上多待，遂起身离去。

颉利毕竟靠义成公主之力谋得汗位，对她有些惧意，见其起身出帐，虽心里恼怒，然不敢出言拦阻。待义成公主出了帐门，他才对其他人吼道："你们还呆坐在这里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

颉利将众人撵了出去，自己一圈圈地在帐内来回转悠。四周寂静万分，唯有牛油灯烛燃烧时发出的“吱吱”声响。就是这一点声响，也惹得颉利心烦，他挥掌向一盏灯扇去，那火苗扑闪了几下，终于又挺直腰杆，依旧燃烧不已。

颉利过惯了在突厥牙帐呼风唤雨的生活，眼下被薛延陀等部落挤压，偏居于漠南一隅，实在憋气。他有心按义成公主的意思，设法联络诸部以图东山再起，又想起夷男、菩萨等人的嘴脸，依其固有的脾性，断难谦恭屈身与他们沟通。作为游牧民族的一员，颉利没有一点迁居南方的念头，现在居于定襄，也只是权宜之计。其内心深处，还想到漠北荒原上驰骋，那里方是他的理想之地。想到这里，颉利心头灵光一现：且在定襄度过冬天，待漠北草青马肥之际，设法越过薛延陀、回纥等部落的领地，到极北之处徐图发展，未尝不是一条好计。

有了来年方针大计，颉利不觉心头一轻，满腹的愁闷顿时释去许多。他有心想轻松一下，遂到帐门前呼道：“来人，把那夷男之女给我带来。”

原来夷男、菩萨等人反叛之前，颉利也有察觉，就令他们各送来一子一女到牙帐居住，想以其为质牵制他们。诸部落叛离之后，这些子女就成了颉利的奴隶。

夷男之女年方十六岁，入帐后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宛似一只柔弱的羊羔。颉利见她身穿一袭破旧的羊袍，然不能掩去其稚嫩的颜色，心中的欲火顿时涌了上来，说道：“把你那肮脏的袍子除下，到我身边来。你今日只要能侍候我舒服，明儿我赏给你一领新袍子。”

夷男之女被裹胁至此，已经被颉利等人蹂躏数回，其神色麻木，依言脱下羊袍，露出了粉红色的皮肤。颉利见状大喜，上前一把拖过来，就在地毡上先畅快了一回。之后，又搂住夷男之女那滑嫩的胴体，百般把玩，一直折腾了半夜，方才倦极睡去。

夜半之时，突然，数名甲士闯入帐中，大声喊道：“大汗，出事了。”

颉利一激灵睁开眼睛，裸露着上身喝道：“什么事？如此大惊小怪。”

一名甲士禀道：“大汗，唐军来偷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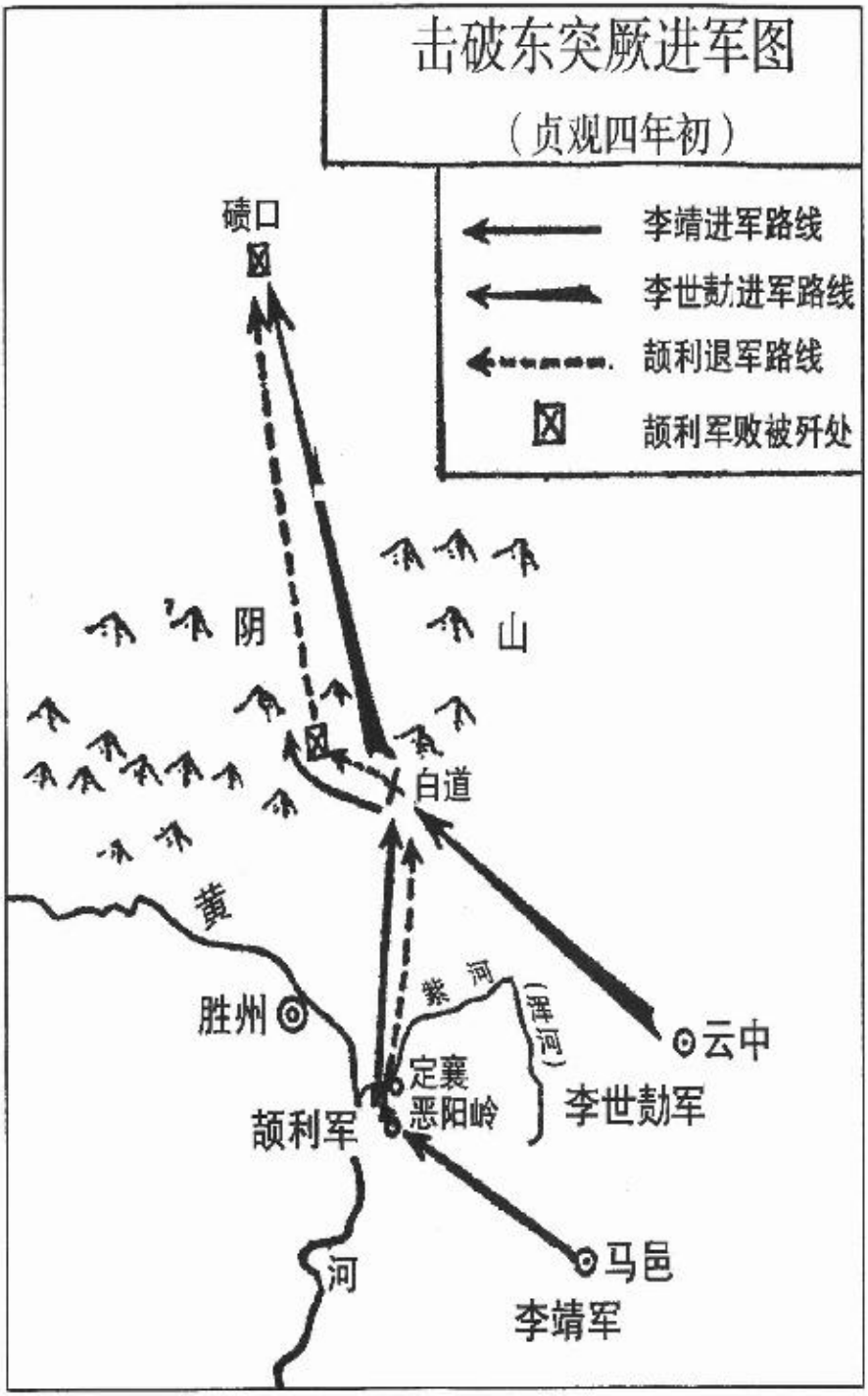
颉利翻身起来，一面穿衣一面问道：“唐军？他们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多少人？”

“黑夜中也看不出，他们皆骑马持枪，在城中来回穿梭，见帐就挑，逢人就刺，听他们的喊叫，依稀是兵部尚书李靖领兵来此。”

“李靖？李靖果然来了！”颉利一听李靖的名字，也不由得大惊。他熟知中土人物，尤其知道李世民和李靖为帅兵奇才，所战皆捷。李世民现在当了皇帝不轻易出征，他派李靖为帅来进攻自己，当是倾力而来。

颉利伸手掀开帐门，见外面一片黑暗，马蹄声忽远忽近，显然是唐军在城中来回奔驰。突厥兵摸不清来头，乱作一团，只听惊叫声和哀号声此起彼伏。他在门前略微观察了一阵，顿时慌了神，心中忖道：“李世民若不是倾全国兵力而来，李靖也不敢孤军深入。”李靖作为大唐的兵部尚书，负责统揽天下兵马，打破颉利的脑袋他也想不到李靖竟然仅带来了三千兵马。

颉利返回帐内开始披挂，因为太慌张，竟然穿反了马靴。他出帐后翻身上马，然后吩咐身边之人：“传令，全体人马撤出定襄城，向东北方向突围。”说完，挥鞭打马，率先抢出了城北门。



突厥人开始一传十，十传百，陆续向北门拥去。北门狭小，渐渐被蜂拥而来的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因没人在这里指挥约束，一些老人和孩子被挤倒，又被后来之人践踏，许多人被生生地踩死。他们一直折腾到天

亮，方才大部挪出城外，仓皇地跟随颉利向东北方向逃去。

李靖见颉利果然逃走，心中大喜，吩咐苏定方以百人为单位，分拨出城袭扰，他说道："颉利如今若惊弓之鸟，你们要与其若即若离，找机会猛打一番再立刻撤离，不让他们安生就成。"

苏定方受计而去，唐军的这种战法果然收到奇效，弄得突厥人一日数惊，加快了逃跑的脚步。到了晚间，颉利带人来到一处名叫紫河屯的地方，见没有了唐军的踪影，遂下令停驻休息。

李靖此时已在定襄城驻扎下来，他要在这里等候张公谨带领的大军。闻听颉利在紫河屯停了下来，李靖大喜道："好呀，颉利果然按我的预想亦步亦趋。紫河屯的北面，是连绵的阴山，他受我军挤压，只有继续向东北行走越过白道逃入大漠。只不过，待他到了白道的时候，李世□早已在那里张网等待。"

这时，颉利的亲随康苏密被人带到李靖的面前，他结结巴巴说道："大帅，小人早就想入大唐了，今日有一宝物欲献上。"

李靖不置可否，心想康苏密作为颉利的亲随，若不是见突厥势衰，断不会离开颉利，他淡淡问道："什么宝物？"

"隋朝萧后及其孙杨政道乱军之中欲随大汗突围，被小人设法将其锁入一屋中，至今并未离开定襄城。"

萧后和杨政道毕竟还有些名气，李靖沉吟片刻，觉得自己不能决定这两人的命运，遂说道："你引来萧后和杨政道，为大功一件。我让人带你和他们入京，前去面圣，如何发落他们，圣上自有主意。至于你，我会作书一封细说你的功劳，圣上也会妥善安排你的。"

康苏密感激得叩头不已。

第二日晚间，张公谨率领大军入了定襄，见了李靖，张公谨恭维道："李尚书神机妙算，果然以区区的三千兵马冲散了颉利的十余万大军。什么叫以少胜多？这一次让我开了眼。"

李靖道："出其不意，趁乱抢营，此是必胜之战，换了你也一样成功。公谨，我算着时辰，李世□现在应该到白道了。城中有颉利留下的家什，让大家先在城中休整两日，也可为李世□布好阵留点时间。后日过后，我们全体出动，奔向紫河屯将颉利向白道方向驱赶，让他钻入李世□ 布好的口袋阵内。"

张公谨这些日子紧随李靖的脚步，带领大军兼程而至，早已疲惫不堪。闻听可以休整两日，不禁大喜，高兴道："这样有张有弛，可以使我军攒下劲儿，一举拿下颉利。"

李靖点点头，缓缓说道：“你还要催催柴绍和薛万彻，让他们及时转运粮草。眼下天寒地冻，又处此不毛之地，若没有粮草及时接续，这场战事就要中途而废。”

张公谨躬身道：“末将省得。”

李世□那日回到云中，即与李大亮一起整顿兵马，出云中向东北方向出发。按照李靖的筹划，他们西路军要绕过定襄城，到东北方的白道设口袋阵，以俟颉利败兵前来。路上，李大亮疑惑地问道：“世□兄，李尚书果然神算无比吗？他怎么知道颉利败退后定奔白道而来？”

李世□道：“所谓神算，不是如占卜那样茫无边际，须周密审视周围的地势以及对方的心思。定襄以北，有一望无际的阴山，方今大雪严寒之际，颉利定不肯携带族人从那里逾山而过，他只有白道这处便利之地可选。”李世□看见李大亮的马尻上立着一只鹞鹰，问道：“大亮兄弟，你还想到白道狩猎吗？”

李大亮笑道：“此去白道，沿途地广人稀，能吃的东西太少。若让我日日啃干粮，难熬得紧。带上这鹞鹰，沿途为我们抓些野兔之类的小兽，将之或烤或烹，口中就有滋有味。”

“难得你有这份闲心。”

那鹞鹰好像有感应似的，将翅膀舒展了一下，喉间发出了短促的低鸣。李世□心里忽然一动，问道：“大亮，记得上次圣上来使，让你将此鹰献给圣上，难道圣上不受吗？”

朝廷上次发密诏授任各行军总管时，来使见李大亮的鹞鹰很神俊，劝李大亮将它献给李世民，并说回京之时可以捎带回去。李大亮当时沉吟不言，李世□后来诸事忙乱，将献鹰之事渐渐忘记，今日见鹰，方才忆起。

李大亮微微一笑，说道：“这家伙想拍马屁，没想到拍错了地方。”然后将事件过程简略地复述了一遍。李大亮那日并未将此鹰交给来使，而是作书一封快马密送给李世民。其中说道：“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则与一向的行为不符，若是使者擅自行事，便是使非其人。”李世民见这位使者擅自索物，顿时大怒，令罢其官职重重处罚，又对李大亮能够忠谏，欣慰不已，亲自作书嘉勉李大亮，赞其“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另将自用之物金壶瓶、金碗各一赏给李大亮，又诫其“公事之闲，宜观典籍”，赐荀悦所撰《汉记》一部供其阅读。

李世□听言后颜色凝重，叹道：“圣上确实为一明白之人！小事如此，遑论大事？多少朝代的臣子见了皇帝，一是畏惧龙颜，二是想法逢迎，才凭空生出了许多不依常理之事。到了我朝，如大亮这样，遇事可以直抒胸臆，委实不容易啊，可见我朝上下为一派清明。那名来使妄想以一些

鬼蜮心肠取悦圣上，孰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此以来，臣子不用考虑其他，只要忠心办事就成。”

李大亮笑道：“世□兄以忠义著名，你为当今圣上办事，犹鱼得水，此役若能大胜，后世又多了一段佳话。”

“嗯，眼下颉利内外交困，圣上审时度势，派李尚书主持此次军事，胜利是必然的。”李世□嘴里这样说，心里又浮现出玄武门之变前李世民向自己问计的情景。李世民后来果然事变成功当了皇帝。那次问询，即是李世民想将自己拉入他的阵营，自己当时若应承下来，定能成为李世民的勋臣。惜李世□的内心中素以忠君为主，李渊当时为皇帝，他若起心叛之，与其一向的作为不符。像李密那时叛了大唐被杀，李世□顾念旧主情分隆重将之归葬，可以见其真正心性。李世民即位后，李世□见他励精图治，用人时以贤为举，不分亲疏，心里慢慢坦然。只不过毕竟有那么一段故事，李世□并不能全知李世民的真实心意，每每夜深人静之时，李世□思前顾后，知道自己这一生在李世民的治下，唯有勤勉办事，不敢稍有逾越，自己毕竟不像尉迟敬德等人那样与皇帝有着一层私情亲密。此生此世，自己与皇帝只有公事公办，建立亲密情感的机会不可能再有了。

李世□和李大亮率领大军悄悄绕过定襄不久，就听说李靖带领奇兵袭破定襄城，颉利败退至紫河屯。李世□感叹地对李大亮说道：“三千兵马就能击走颉利的十余万大军，李尚书真是有胆啊。大亮，下一仗就看我们了。我们要加快行军步伐，及早到白道设伏。”

李大亮道：“李尚书神机纵横，他会算着我们到达白道的时辰再开始下一步行动的。”说完，他下令后军轻装前进，兼程赶往白道布阵。

李世□一马当先来到白道口，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势后，与李大亮商量道：“颉利身带数十万人众，不可能一口吃下。我们堵其去路，再设法吃掉其中一部分，即达到此行目的。大亮，我们可到谷内五里处布阵，你带领人在山腰处设伏，我带人在谷底垒起石阵，迎面却之。待颉利入谷后，我先迎头痛击，你听号令及时扎起布袋。怎么样？”

李大亮依言前去布置，不到一个时辰，随行唐军尽数入谷，口外没有丝毫唐军踪迹。

定襄的李靖到时果然发动，他与张公谨一起大驱兵马，滚滚而来杀向紫河屯。那颉利等人已成惊弓之鸟，居于紫河屯多次闻言唐军杀来，一日数惊，这日见李靖已逼近此地，颉利命令留下后队设法阻止唐军的进攻，自己带领大队人马继续向北逃窜。想起阴山以北有一处名为碛口的地方尚在自己掌握之中，意欲到碛口固守一阵。他令前导队伍加快步伐，快速通过白道越过阴山，向碛口挺进。

颉利先锋到了白道口，见这里寂静无人，遂放马入谷。他们行到五里处，就见谷底迎面垒有一堆石块挡住去路。这堆石块有数人之高，遮挡

了北面的视线。这帮人先在石堆旁愣然了一阵子，为首之人见后面来人越来越多，遂大喝一声：“都愣在这里干吗？大家全体下马，搬开石块，腾出道路。”

突厥兵如梦方醒，乱糟糟地下马前去搬运石块。这堆石块看似不少，然经过他们搬运，半个时辰不到就全部被清理完毕。突厥队伍经此一阻，后面人拥入谷来，使谷内显得拥挤不堪。这时，颉利也到了谷口，见前方拥挤不能前进，就在那里暴跳如雷，喝令身边亲随一人前去问询究竟。

颉利前锋开始上马行进，在谷内又行有半里地，就听一阵梆子响，唐军如天兵天将一般站立在前方的道路上。为首一人，正是他们熟识的李世□，在其身后，一排排的硬弓张箭以待，一列列的枪槊排列如林。那李世□将手势猛然向下一砍，就见箭弩如雨般射了过来，站在高坡处的唐军也向这边投掷短枪。一时间，突厥兵阵内哀号声起，一片混乱。后面的突厥兵见势头不好，纷纷喊道：“有伏兵！有伏兵！”拥挤之中其坐骑无法调头，他们只好跳下马来，跌跌撞撞折头向谷外奔去。

乱军之中，又听一阵梆子响，随后爆出震天呼喊，谷两端的山腰处又现出大队唐兵。他们或张弓射箭，或投掷石块，使谷底的突厥兵受创更重，谷底一片鬼哭狼嚎的声音。这些突厥兵见前有阻挡，两侧有埋伏，更加拼命向谷口逃窜。无奈人多拥挤，愈来愈挤成一团，退却速度更慢。

谷口之处较之谷内更为狭窄，突厥兵到了这里更加腾挪不动，一些人被推身倒，竟被踩死。蓦地，谷口山顶滚下了无数石块、圆木，砸得谷口处的突厥兵血肉横飞，石块、圆木横七竖八地堆积在突厥兵血肉之躯上，渐渐垒成小山，闸断了谷内外的联系。一将站立在左侧山腰处，其指挥若定，右肩上还伏着一只鹞鹰，自然是李大亮了。

李大亮见谷内残存有两万余突厥兵，其不忍见他们悉被杀死，因唤来数十名会突厥语的兵士，令他们用突厥话齐声向谷内喊叫：“你们若想活命，须弃械蹲下。”

听见喊话的突厥兵果然抛掉兵器，就地蹲下，双手抱头乞降。唐兵见状，顿时停弓不射。很快，五里余的谷底里，突厥兵皆蹲伏不动，唯有那些无人驾驭的马匹在谷内乱窜。

谷外的颉利见中了唐军的埋伏，立即号令全军沿阴山山脚向西逃窜，然后拣阴山低伏处，相机逾过阴山奔向碛口。这时，李靖的大军也掩杀过来，颉利只好又分出两万突厥兵前去抵挡，自己带领突厥人众没命逃跑。翻越阴山时，其随带粮草丢失殆尽，一些老人妇女也掉了队，元气大伤。

颉利好歹逃到了碛口，见自己身边原来的三十余万众仅剩下十余万，兵力也损失大半，不免黯然叹息。北方有薛延陀、回纥、契丹等部落在那

里虎视眈眈，若后面的李靖带领唐军穷追不舍，自己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局面。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向李世民屈下身体，行缓兵之计观后面动静，再定下步行止。他召来执思失力，遣其入长安向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归附。

李靖和李世□在白道合兵一处，此役，生擒突厥人五万余，并获得大量金珠宝贝。

温彦博那日因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之事，找到戴胄传达了李世民的旨意，并将自己的处理意见也说了一遍。戴胄听完，目视温彦博道："温令，你位列宰臣，如此处分此事，你以为合适吗？"

"校尉检查入宫之人，为其例行职责，长孙无忌因皇帝急召，误带刀入宫，是无心之失。若校尉认真检查，断不会发生此事，所以校尉该死。"

戴胄心里有气，觉得温彦博处此高位，实在不该说出这等话。长孙无忌是无心之失，那名校尉就是有心之失吗？莫非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可以与平常人不同吗？他斜眼问道："温令，你所说之话是圣上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温彦博一时语塞，觉得不好回答。若说是圣上之意，可李世民并未有明确旨意，但有一点很明确，他断不会因为此事而斩了长孙无忌之头。若说是自己的意见吧，李世民说过此事让戴胄剖断，亦不合适。他"嘿嘿"干笑了一声，说道："皇上的意思由你来处理。事关刑罚，如何办理此事，毕竟要由大理寺拿主意。"

戴胄点点头，说道："如此就好，我即刻入宫面见圣上。"

李世民知道戴胄的来意，其时他正与房玄龄、杜如晦一起议论北境战事，因示意戴胄先候在一旁。

杜如晦简要地将李靖袭破定襄城的事儿说了一遍，李世民闻听欣喜若狂，赞扬李靖道："李药师以骑三千，夜取定襄，如此之帅才及战例，古未有之，足以洗雪渭水便桥之耻。玄龄，可下诏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房玄龄道："臣遵旨去办。此次北境之战，可谓水到渠成，破突厥必矣。李药师以少胜多，这份功劳尤为可贵。陛下，臣以为也可下诏嘉奖前方将士。"

"好，你一同来办。"

李世民侧头看到杜如晦那蜡黄的脸色，心疼地说道："如晦，你这一段时间累得不轻，前方粮草转运之事进行得如何？"

杜如晦咳了一声，有气无力说道："粮草已经备齐，由侯君集专力转运，此事无大碍，望皇上放心。李靖取得定襄大捷，以后的战事只要有粮草

作保障，应该很顺利。”

李世民点点头，柔声道：“是了，打败颉利仅是时间问题，这一点确切无疑。如晦，你的弓弦连日撑得太满，眼下大事已谐，你可回府休息休息，将身体调养一下。”

“谢圣上关心。臣这些日子感到气息短促，做事有点力不从心，如此，臣就告假数日。”

房玄龄和杜如晦躬身告退。

戴胄走上前来，向李世民祝贺道：“李靖取得定襄大捷，亦是圣上之福。臣乍一听此消息，心里很是欢喜。自今以后，我国北境无人骚扰，则是百姓之福音。”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定襄大捷仅是一小胜，要想彻底解决颉利，还要看下步行止。历代以来，北境为祸乱之渊薮，前代多次修筑长城，盖为此也。眼下东突厥势衰被灭，今后难兴风浪，然北面的薛延陀、回纥等部落，其势力强盛之后，难保他们能安安静静，与我国和睦相处。此战之后，如何定下靖北方略，还要细细思量一番。”

谈到这个问题，戴胄只有听讲的份儿，毕竟不为他所长。

李世民见戴胄没有答话，方悟他不是谈此话题的对象，不禁哑然失笑，问道：“戴卿，你有何事要奏？”

“温令向臣传达了陛下的旨意，因见事关重大，特来找圣上讨一个主意。”

“你的主意向来坚定，还要找朕来讨吗？”

“温令提出一个意见，臣觉得如此处分不合适。”戴胄接着将温彦博的话复述了一遍。

李世民并不迟疑，回答道：“这很好嘛，无忌尽管是无心之失，也给予他相应的惩罚，很是公平。”

戴胄当场反驳过去：“臣的看法恰恰相反，以为这样最不公平。”

李世民坐了下来，对戴胄的态度并不动怒，缓缓说道：“最不公平？好嘛，只要你说得有理，可以从你的意见。”

“陛下，齐国公因奉旨觐见，误带刀入宫，此是无心之失；那监门校尉没有察觉，既而发现，追而夺之，亦是无心之失。由此来看，两人所犯过失是相同的。”

李世民点点头。

“温令所提意见，以监门校尉守把宫门有失其职，罪当处死，却对齐国公罚铜了事。《武德律》中言道：‘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齐国公与监门校尉相较，其位极尊，理当严于守法。如此一死一罚，显失公平。”

李世民肃然道：“无忌奉朕旨意，误带刀入宫，难道因为此事，就砍了无忌之头不成？不说无忌是皇后之兄，自太上皇起兵以来，无忌之功大焉。若因此小事砍其头，天下之人定会说朕赏罚不明。”

戴胄强项道：“陛下若论齐国公之功，非大理寺能决，须由圣上颁下旨意；若是依律处之，将监门校尉杀之，而仅对齐国公罚铜，实在站不住脚。”

李世民略一思索，叹道：“戴卿所说有理。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岂能因为无忌是国之亲戚，便欲枉法啊？只是因此杀了无忌之头，朕说什么也不答应。戴卿，你要好好替朕想一个法子。”

“陛下这样说，是让臣枉法啊。”

“这怎么能称为枉法？法之精神为公平，只要不失了这条原则，就是没有偏离法之轨道。”

“如此，臣说出一番道理，望陛下详查。若齐国公因罪罚铜，则那名校尉也罪不当死，让人训诫一番即可。如此，就相对公平。”戴胄说出这个主意，有替长孙无忌开罪的意思，已经违了他素日里依法秉公处事的风格。不过再退一步想，若死搬教条因此斩了长孙无忌之头，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世民笑容上脸，说道：“这样很好嘛，只是如此一来，太便宜了那名校尉。”他略一思索，又说道：“朕前次让玄龄、无忌为主以宽平的原则厘改《武德律》，看来这‘宽平’二字很重要。像人误带刀入宫，不问原因就砍其头，还是苛刻了一些。戴卿，你出宫后立刻找到玄龄、无忌，向他们转述朕的言语，此条也要厘改。依次类推，诸如此类严刑苛律，能删则删，能减则减。”

戴胄躬身领旨，然后退出宫外。他不虚此行，总算挽回了校尉的一条性命，心中甚慰。至于今后断案时，他会奉行李世民的宽平慎刑之旨意。此后数年，戴胄主持大理寺轻易不判死刑，也算是从今日埋下了伏笔。

那康苏密与萧后、杨政道一同来京觐见皇帝，李世民在两仪殿的西偏殿接见他们，他阅罢李靖的来书，目视康苏密道：“你引萧后归了大唐，功劳很大，朕赏你为御侮副尉。”说完，令人带领康苏密去见史大柰。

李世民眼光又射向萧太后及杨政道两人，那杨政道年尚幼稚，其拜伏殿前，身子颤抖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囫囵。萧后却是个见多识广之人，她毫不惊慌，从容走到李世民案前，屈膝下拜道：“妾萧氏见驾，愿陛下万

岁！”其话语一出口，几似莺声，婉转可爱。

李世民不禁一愣，心想你不称罪人，反称妾，有点特别，遂垂目细细打量她。只见萧后髻鸦高拥，鬟凤低垂，领如蝤蛴，腰似杨柳，还有一双莲钩儿，从裙下微微露出，差不多只二三寸，观其年龄，约三十出头，他暗暗奇怪，心道：“萧后虽有美名，但至今也有四十余岁了，为何尚这般年轻袅娜，莫非假冒不成？”遂开口问道：“你果是隋后萧氏吗？”

萧后称是。

李世民又道：“既是隋朝萧后，请即起来！”这一刻，李世民忽然急切地想看看萧后到底是什么模样。

萧后谢恩一声，然后袅袅婷婷站立起来，立在一侧。李世民仔细端详，只见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眉不画而翠，面不粉而白，唇不涂而朱，眼似积水，鼻似琼瑶，差不多是褒姒重生，夏姬再世。李世民心中不由荡漾一下，自忖道：“这真是天生丽姝，无怪乎那杨琚生得如此齐整，她们若并肩走在一起，定是一对姊妹花呢。”

李世民心中思绪万端，脸上却没有露出任何异样，他沉声问道：“隋炀帝荒淫误国，实为咎由自取。你为女流之辈，不该助纣为虐。你到了东突厥，反与那义成公主做成一路，立一个毛孩子为什么隋王。东突厥这些年欺凌中土的时候还少吗？”

萧后顿时梨花带雨，哽咽道：“妾作为一名亡国之妇，到什么地方都是被欺负摆弄的份儿。颉利要这样做，妾哪儿敢说一个不字。”其声音越说越细，令人听来愈发觉得楚楚可怜。

李世民心生柔情，心想此名妇人亡国之后，先后经过宇文化及、窦建德、颉利之手，昔日贵为皇后，却迭遭流离，际遇定然十分不堪，心下顿时变软了，柔声问道：“你如今终归中土，对今后的时日如何打算？”

萧后泣请道：“妾迭遭惨变，奔走流离，此后余生，全仗恩赐，唯盼死后能葬江都，得与故主同穴，妾感恩不尽。”

李世民张嘴欲说话，一名太监上前禀道：“鸿胪卿唐俭求见圣上，现候在宫外。”李世民点点头，同意唐俭入殿。他对萧后道：“朕会记住你的话，你先在京中住下，得空儿可以入宫看看你的女儿。”遂唤左右将萧后、杨政道引入殿中省，为其安排住宅。那萧后何等伶俐，见李世民宽宥了自己，急忙扯过杨政道一起下拜谢恩，然后徐徐退出。

李世民看着萧后婀娜的背影，心中有了一丝不舍，不禁心猿意马起来。看到唐俭入殿，方才收回心神。

唐俭躬身拜道：“陛下，颉利败于白道之后，越过阴山窜入碛口，派来执思失力为使求和，要求举国归附，身自入京。”其时李靖、李世□白道大

捷的消息已传入京中数日。

“好呀，颉利终于被打疼了。执思失力现在何处？”

“他正候在宫外。”

“传进来。”

执思失力入殿，见了李世民，急忙跪伏下拜，口称道：“臣执思失力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世民笑道：“平身吧。执思失力，你现在成了颉利手中的一柄利器，或来下通牒，或来乞降，且每次都能不辱使命。”

执思失力再顿首道：“臣毕竟还是颉利的臣子，其派臣为使，总是要送达才好。”

“起来吧，朕知道你的心意。听说尔父已逝，你此次来京，就不用再北归了。”

执思失力起身道：“臣还是要向颉利复命，才算是善始善终，臣若来服侍陛下，也要对可汗明言一声。”

李世民不禁感叹道：“草原男儿最重然诺，一点不假。执思失力，朕准你北归。至于颉利前来求和，朕意许之。唐卿，你可与执思失力一同，前往碛口抚慰颉利。事不宜迟，你们明日就要上路。”

唐俭不料李世民寥寥数语，就定下了北和东突厥的大计。唐俭洞察东突厥的变化，觉得如今正是其势微之时，应该一举剿之。现在若与其亲和，那突厥之人多豺狼之心，终为一个祸胎。他想到这里，忍不住奏道：“陛下，执思失力不是外人，臣想说一句肺腑之言。依臣与颉利多年交往经验，此人性好反复，现在其托言请罪，焉知不是缓兵之计？依臣看来，可令李靖等人乘胜追击，擒拿颉利，永绝其患，方为上策。”

李世民忧心地说道：“我军与颉利在大漠决战，毕竟没有经验。颉利能战则战，不胜则逃，朕今日若绝其和意，其定会向西向北逃窜，再也找寻不到。唐卿，颉利手下将士已经不多，今后难再翻起大浪。朕派你去，就是要设法稳住他。”

唐俭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又问道：“陛下，臣明日即去抚慰颉利，能否让他一同来京呢？”

李世民起身，问执思失力道：“执思失力，你对颉利所知最多。你说，他此次会不会随你们一同来京？”

执思失力思忖了一会儿，摇头道：“颉利向来心高气傲，心中不能容下一物，是宁折不弯的脾气。依臣估计，他定会推三阻四，拖延来京。”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吧，你退下去吧。”他离开案前，行了几步走到唐俭面前，执其手曰：“唐卿，那颉利性好反复，你此行要小心在意，遇事要随机应变，不可让朕太担心了。”

唐俭大为感动：“陛下，臣定当努力完成此次差使。”

到了这日晚间，李世民令长孙无忌侍宴。长孙无忌此时已听说唐俭为使北和突厥的事儿，不解地问道：“陛下，记得那时为追穷寇，你衣不卸带历数日穷追不舍，缘何现在对颉利如此宽宏？”

李世民默然片刻，方缓缓说道：“无忌，你仅听说我派唐俭为使去抚慰颉利，可是我并未下令让李靖班师呀。”

长孙无忌顿时明白了李世民的真正心意，他喃喃道：“如此一来，唐俭此行可是十分凶险。”

“不妨。我派唐俭为使也是考虑再三，唐俭处事沉静，又懂机变，这样的场面他会应付的。”

李世民此后数日，心中时刻晃着萧后的影子。这日午后，他在太极殿东暖阁批罢奏章，若有所思，即派人去传萧后入宫。

过了半个时辰，萧后即来到宫外。待她入了东暖阁，李世民抬眼一看，眼光不由得一亮。只见萧后今日显是刻意修饰一番，其眉含秋水，脸若朝霞，宝髻高盘，光可鉴影，皓齿微露，笑可倾城，身材愈显袅娜，模样儿更加轻柔。萧后见了李世民，先是盈盈一拜，继而口称“陛下万岁、万万岁”。就像是催魂的妖魅，险些儿把李世民的魂灵给勾引了去。

李世民眨巴了一下眼睛，稳定了一下心神，唤其平身，并让太监为萧后送来矮凳。萧后谢了恩，然后轻轻坐下。

一名宫女手端托盘，上面堆满了绿李和蜜橘，将之放在萧后的身边。萧后见李世民如此细心对待自己，心里不由得一荡。

李世民柔声道：“你在北国日久，定是难以吃上这等罕见之物。”

“谢陛下。”萧后从李世民之意，拈起一枚蜜橘，用尖尖笋指剥开橘红色之皮，摘下两片橘瓣送入口中，只觉得一股清甜的水散入喉中。数年来，她居住在北国，多食奶品及羊马肉，不说如此罕见的水果，就是寻常的果蔬也难食到。多少次，她每每回忆起跟随隋炀帝处锦绣之丛，享奇珍之肴的情景，心中感叹万千，多生酸楚之情。大凡一个人身处荣华富贵之中时，会感到满足和幸福，若其从一个高度向下跌落的时候，仅那一分失落的煎熬，即满含痛苦。萧后这些日子来到长安之后，眼前的情景与北方大漠的场景迥异，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只是皇宫近在咫尺，里面的主人却不是自己，行在宫城内，里面宫殿、景物依旧，却已经不属于自己，她内心的滋味，复杂难辨不好明言。

当初宇文化及杀掉隋炀帝，身入六宫居住，对艳名远播的萧后自然不能放过。萧后那时唯恐也被杀掉，保命要紧，自然强颜作笑承欢宇文化及。她此后又被转入窦建德之手，窦建德对她很是礼敬，其手下之人却对她馋涎欲滴，可怜萧后身无一物，为了改变自己的恶劣环境，她唯有以色来换。到了东突厥，颉利又是色目睁睁，她只好投怀送抱。经历了这些事儿，萧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自己所依靠的男人倒下之后，只有以自己的名声和艳容，再投靠到另一个有权势男人的怀中，方能保自己生活无忧。想想也是，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与其让一个卑小的男人糟践自己，何不追求更大的利益呢？

萧后这些年阅人多矣，她往往从男人的一个眼神中就能洞察其内心世界。像李世民，与她仅仅接触两回，她已经看出李世民对自己有好感。何况这些天她与杨琚、杨琼接触之后，已经知道了李世民有爱美色及兼收并蓄的性格。眼见李世民正当盛年，生得仪表绝伦，又多才识趣，将隋炀帝、宇文化及、颉利等人都比了下去，她心中已经生出亲近之意。

萧后慢慢将一个蜜橘食尽，眼中忽然涌出泪水，抽泣道：“陛下待妾这样，让妾觉得离开江都至今，其间的日子如噩梦一般。妾若早日归了陛下，也不用受这么多苦。”

李世民见萧后眼泪不绝地涌出，顿时在脸上形成了几条泪流，这才发现，萧后竟然不施粉黛，清泪流过，其脸色更显晶莹。他伸手从怀中抽出一方丝帕，起身来到萧后面前递给她。萧后似乎无意间先抚其手，那李世民顺势将丝帕扣入其手，两手算是结结实实地接触了一回。

李世民劝慰道：“你虽是亡国之后，我朝也不会亏待你。何况，你还是杨琼、杨琚的生身之母呢。你到了京城，若缺什么器物，可对朕说。”

萧后换颜一笑，将那方沾满泪痕的丝帕塞入怀中，然后娇声说道：“妾请求陛下将此方丝帕赐下。”

李世民注视萧后的眼睛，笑道：“你已塞入怀中，摆明了不还朕，还用赏赐吗？”那萧后缓缓站起，一点都不躲闪李世民的眼神，两人相对站立，李世民猛然闻到其身上发出的体香，不禁心摇神迷。他的手稍微动了一下，有心想把萧后拥入怀里，并想品咂她那美妙的香唇。他又转念一想，殿中有许多太监及宫女，并有记录起居注之人呆在殿侧。萧后是亡国之后，又是杨妃之母，自己若与她当堂亲热，传扬出去，终为不美。想到这里，他伸手在萧后的肩头虚按了一下，隔着衣服，可以感受到她那柔软滑腻的皮肤，心里又是一紧，说道：“你再食些水果，然后到后宫与杨妃闲话。”两人经此一触，已经各自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那萧后依言坐下，李世民仰头思索一下，低头问道：“你入京之后，还有什么心愿？”

萧后眼波流转，一丝红晕浅浅上脸，轻声说道：“妾自从离京之后，别处不想，最忆那华清宫之温汤。若陛下怜妾，就恩赐妾去洗浴一回。”

李世民眼睛一亮，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好去处，大喜道：“好呀，你怎么和朕想到一起了？朕原定今日午后摆驾华清宫，你若想去，就随同而行。”

人若起了淫意，会不顾一切达到目的。李世民其实没有驾往华清官的打算，经萧后提起，他顿时有了今日定将萧后拥入怀中的念头。那萧后岂有不明白的道理？她乐得攀龙附凤，再享几年安乐。听到李世民今日要去华清宫，其眼神马上变得更加柔媚婉转，摄人魂灵。其时，两人虽未挑明此事，然何须言语，都知道今晚到华清宫之后要发生的事儿。

李世民即刻传旨殿中省，让其准备轻捷的銮驾，不带嫔妃，不带仪卫，午时即出发前往华清宫。

萧后到了华清宫，在宫女的侍候下进了晚膳。这时夜幕低垂，外面寒风怒号，宫内却温暖如春。萧后食罢，嫩白的额上沁出一层细汗。她有心除去一层衣衫，又想未见李世民之面，万一突然被召，衣衫不整就显得唐突。渐渐地，身子也开始发热，隐隐有汗冒出。

这时，尚衣女官走了进来，说道：“圣上有旨，恩准萧后入九龙汤沐浴。”

萧后心里一震，因为她知道九龙汤是皇上洗浴的地方，寻常人不得入内。李世民这样传旨，想是他在那里等待自己，思想之间，她的脚步不觉随着尚衣女官移到了九龙汤的门前。

进入门后到了汤池边，她才发现李世民其时并不在内。室内早已摆好香盒瓶花，焚龙涎，□莲炬，香烟氤氲，烛光灿烂，眼见得秋生银汉，艳映玉阶。尚衣女官令宫女替萧后除下衣衫，露出了她一身雪白的肌肤，可羡她虽四十有余，然天生丽质，皮肤并未松弛，身子紧要处该圆则圆，该鼓则鼓。那名尚衣女官知道萧后的来历，心中不禁暗暗赞道：“真乃尤物，依旧保持少妇般身材。”

萧后迈入池中，就觉得水温适宜，那是久违的感觉。水面浮着一层红色、紫色香草花瓣，水面荡漾之际可以闻到飘来的花香。她在水中浸泡片刻，以手搅动温泉之水，既而用手指轻轻滑过自己的皮肤，觉得这温泉之水实在美妙，皮肤与其接触之后，愈显滑腻，她慢慢闭起眼，独自享受这美妙的时刻。

萧后睁眼看到水面上的白香木船，忽然童心大起，起身登上船，摇动那柄小巧之橹在水面上游弋。她尽情在水中嬉戏，心中大乐，不觉又出了细汗。

这时，一名宫女走过来，示意萧后下船，令其躺在半入水的斜槽柚木板上。宫女小心地替她除去发髻，然后注水梳洗，再用手轻抚其面，为其按摩，最后将其发轻轻挽起，用郁金油为之掠鬓，用龙消粉为之敷面。该名宫女诸事完毕，又有一名宫女上来为之揩净身体，用沉香水将全身轻抹了一遍。

尚衣女官此时出现在萧后面前，她脸含笑意，嘱宫女为之披上轻纱，然后说道："萧后，请跟我走。"

萧后赤脚随尚衣女官沿池埂向左行走，拐了两个弯，就见一扇雕花木门现在面前。尚衣女官抬手指引道："萧后请入。"

到了这个时刻，萧后的心忽如小兔儿般不安分地乱跳起来，其中有新奇，更有期待，尽管她早就知道了结果。

萧后轻轻推开雕花木门，然后侧头将门轻轻关上，这时感觉一人已经站在身后，那人伸手扪住萧后左乳，赞道："圆润如处子啊。"

萧后回眸一笑，就见李世民正热切地看着自己，她不经意地一扯，轻纱无声滑落在地。其身子又顺势一倒，那李世民顿时温玉在怀。两人情意相同，自然如漆投胶，融作一片，是夜他们鱼水同欢，说不尽有多少美妙。

长孙嘉敏很快得知了李世民和萧后贪欢的事儿，她思前顾后，觉得还是要劝谏一番。其劝谏的法儿倒是挺特别，一日她笑对李世民道："那萧后果然国色天香，所以生出了杨氏姐妹这一对妙人儿。陛下，不如让萧后搬入宫中，她们母女相处一起，可免许多寂寞。"

李世民瞥见长孙嘉敏眼中的笑意，顿时明白有风声传入她的耳中。心想自己先是娶了杨琼，又纳弟妇杨琚，现在若再将其母兼收并蓄，实在不成体统。又想那萧后毕竟徐娘半老，尝过一次滋味之后，也没有更多的趣味，遂说道："我已经赐她宅第，她住在那里最好，杨妃若想见她，出宫见一面就是。"

宫中有美女数千，李世民尚未阅尽，此后他对萧后再也没有动过心，渐渐也就淡忘了。

第十九回

唐军挥戈定漠北

世民落泪悼如晦

杜如晦那日回府养病，不料从此一病不起，日日伏在榻上，身子一天天沉重起来。

房玄龄奉李世民之命前去探病，这日进宫向李世民细说究竟："如晦身子越来越瘦，每日仅能进些稀粥。其腹下日渐疼痛，太医说其疼痛位置正在肝部。"

“肝部？他得了这样的症候，最是劳累不得。他这一段时间夜以继日忙碌前方战事，想是更加重了。”

“不错，如晦以往就有失眠的毛病，这一段时间，又穷其心力，则劳累交攻，竟致一病不起。”

李世民的眼圈红了起来，叹道：“如晦今年刚刚四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为国劳累竟至染病，怪朕关心不够。玄龄，你去告诉太医署，让他们广求天下良医，遍索奇珍药材，一定要把如晦的病治好。否则，朕要重治其罪。”

房玄龄走后，李世民又令人去唤太子李承乾。须臾，李承乾入宫觐见，身后跟随着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李百药。是时，李承乾年仅十二岁，于志宁和李百药要对其行教授之职。

李承乾近来见了李世民已失童稚之趣，战战兢兢不敢多言，低着头唯听候吩咐。他又患足疾，行动之时不免难看，李世民瞧着他那畏畏缩缩的样子，心中有些不高兴。李世民今日叫他过来，是让他代替自己前往杜如晦宅中探询，并想借此机会说说杜如晦的功劳，让李承乾自小就心存爱惜大臣之意。他因心伤杜如晦，这会儿又不愿意多说，遂对于志宁、李百药说道：“如晦随我多年，不料身染重病。你们今日带太子前去慰问，也有朕亲临之意。”

于志宁明白李世民的心意，答道：“太子仁孝，臣等定将圣上这片心意剖说明白。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臣等会让太子从点点滴滴做起。”

李世民点点头，目视李承乾道：“承乾，你身为太子，待会儿见到如晦，要把这番话说明白。你们去吧。”

李靖和李世□在白道合兵一处，将颉利逐向北窜，两人一面令大军在白道就地驻扎下来，一面收拢被俘的突厥人，将他们送往定襄城安顿。

北风一阵阵越过阴山刮过来，使众人愈加体会到塞外的寒冷。经历了这一番厮杀，兵士们身上所带粮草已经不多，衣装多有破损。数日间，李靖检点军中，发现有许多人被冻伤。他让张公谨、李大亮负责，将冻伤兵士造册登记，然后让人护送他们回马邑养伤。李靖又修书两封，派人分头送给柴绍和薛万彻，让他们抓紧转运粮草和衣装，再补充一万兵员上来。

柴绍和薛万彻恪尽职守，李靖的书信刚刚送出，两路转运队伍已经抵达白道。柴绍用心最细，知道李靖、李世□此次出奇兵进击，随带辎重定然不多，他转运来的东西除了粮草以外，还有大量的棉衣和帐篷。张公谨和李大亮见了大喜，李大亮赞道：“柴驸马此举，真是雪中送炭啊。”

李靖和李世□趁着大军在此休整的时机，连连派出斥候，分头去打探颉

利的行动。三日后，斥候纷纷回归，言说颉利率人到了碛口即停顿下来。

李靖翻开山川图，指点道："李尚书，你看。这碛口的北面为薛延陀、回纥的地盘，东北是契丹的地盘，我们率领大军再向前挤压，颉利将逃往何方呢？"

李世□对着山川图观察半天，然后抬头说道："我军若继续进击，颉利有两条路可逃：一条是向西逃窜，以求得西突厥的庇护，只是东西突厥这些年来结怨甚深，颉利到了那里，只有仰人鼻息的份儿，以颉利的性格，若非走投无路，他不会行此途。还有一条，就是颉利从回纥及契丹的接合处北窜，想法到达极北之处再徐图发展。"

李靖摇头道："如今天寒地冻，颉利经此战损折不少，若想逃逸至极北之地，那里气候更冷，若无随带粮秣，万难生存，所以现在非其北逃时机。由此来看，颉利若被逼急，唯有向西逃窜一途。可是，颉利现在到碛口停顿下来，他这会儿在想些什么呢？"其时，颉利已派执失思力入长安向李世民乞和，惜当时通讯不便，李靖他们无从得知。

李世□忧心道："颉利现在停驻在碛口，定是想观察下步动静。为今之计，最好南北合围，将之围歼最好。我军愈向北，离后方愈远，最好与薛延陀、回纥等部落联络，使其出兵为援，方能一举克之。可是，那夷男、菩萨愿意听我们号令吗？"

"北境部落之人，性格反复。他们以前与颉利有怨，若见我军前来，心中不知要盘算什么，与其联络没有必要。为今之计，唯靠己力。李总管，我现在最犯难的是，若颉利闻听我军袭向碛口，其手下兵士定然四散逃窜，我军难以取得完胜。"

李世□似是自言自语："我们若在碛口西面，再有一支人马就好了。"

碛口的西面，到了冬天就成了一派茫茫荒漠，那里杳无人迹，队伍难以长期驻扎。

李靖默然片刻，心中寻思派一支兵马沿阴山西去，以切断颉利的逃路。但那里的地势险恶，难以接应，若兵马深入其中容易陷入绝境，此为险棋。李靖想到这里，心中有了计策，说道："李总管，我们后日要度过阴山。你领东路军就地驻扎，我领西路军沿阴山脚潜往西去。我们先不惊动颉利，让他定下心神不思移动。我们届时再选定时机，以奇兵突袭，目标为生擒颉利。"

李世□思来想去，觉得目前也无好计可施。这样将营盘北移，与颉利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也许能捕捉到更好的机会。

两日后，大军拆掉帐篷，列队通过白道山谷，然后一左一右，分头驻扎。兵士们到了这里，更加体会到北国的寒冷。所幸唐军衣装甚厚，倒

无受寒之虞。

唐俭和执失思力那日离开长安，快马加鞭奔向碛口。执失思力对阴山一带地理非常熟悉，他引着唐俭在阴山中左拐右折，道路虽难行，然不用转大弯，径直向碛口奔去。这样，他们就没有与李靖等人碰面的机会。

颉利在碛口帐中日日盼望唐使到来，好几日梦中，他见到了李世民那张严峻的脸庞，只听李世民言词犀利，历数自己之罪，断然拒绝自己的请和。梦醒之后，全身冷汗津津，想起这些年自己数侵唐境，又贪婪索取大量的金帛，李世民这样对待自己，并不过分。

颉利的脑海中有时也晃过这样的念头：自己与李世民年龄相若，缘何两人照面之后，李世民不久即取得皇位，将大唐国整治得蒸蒸日上，而自己从那时就似乎走了下坡路，国境日益狭小，手下众叛亲离？这种对比实在明显，莫非是天佑大唐吗？这样的念头仅在颉利脑海中一晃而过。

颉利此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先缓退唐军的进逼，然后与李世民磨过这个冬天，到天暖的时候逃入极北之地，在那里设法增殖人口，养育骏马，待成规模之时，再带领族人如旋风般向南杀来，什么夷男、菩萨之流，包括李世民，届时面临锋利的刀刃，不怕他们不就范。

颉利就这样独自在帐中胡思乱想，脾气越来越暴虐，族人轻易不敢到其身边，连义成公主也数日不与他照面。

这日日落之时，地上的潮气与日光的温暖相接触生成了弥漫的大雾，暮色愈重，雾气愈浓，渐渐伸手难见五指。唐俭和执失思力冲破重雾，来到颉利帐前下马。

颉利闻听唐使来到帐前，心想李世民定然准了自己求和，顿时大喜，慌不迭地迎出帐外。看到是唐俭亲至，心里又是一阵狂喜，李世民既然派鸿胪卿为使，显然对此事是认真的。他百般殷勤，满面笑容将唐俭迎入帐内。在入帐的当儿，他扭头用突厥语对执失思力说道：“你很好，没有辜负了我的期望。”

唐俭入帐后躬身向颉利施礼，说道：“吾皇心怀仁慈，不愿意再相开战屠杀生灵，恩准了大汗入京。”

颉利喜出望外，一迭声喊道：“快摆宴，快摆宴，先为唐使洗尘。唐大使，现在天色已晚，正经话儿明日再说。我这里还藏有中土之烧酒，你先喝上几盏暖暖身子。”

执失思力看着颉利那殷勤的样儿，心想族人好长时间仅能看到他那暴怒的脸庞，如此有笑容的时候太少见了，心里顿时感到很不自然。

是夜帐中牛油烛劲燃，颉利端盏向唐俭劝酒。那颉利平日的酒量甚大，量小的唐俭如何是对手？几盏酒入肚，唐俭就败下阵来。那边，颉利早

让人寻来几名貌美的突厥少女候在帐外，颉利一拍手，这几名少女鱼贯进入帐来，轻拽软抗，将唐俭送入别帐休息不提。

唐俭第二日醒来，见几名少女玉体横陈卧在自己身侧，不禁羞色上脸，喝令她们赶快穿衣离去。他昨夜饮酒太多，直到现在头脑依旧沉重，但明白自己此行的使命，遂起身来到颉利帐前，要求面见颉利。守门之人连连摇手，说大汗一觉要睡到午后方起，不许任何人入帐，若有人擅入其内，定然斩杀，唐俭只好慢慢踱回。一直到了日暮时分，颉利方派人来请唐俭。

唐俭步入帐内，就见居中的地毡上摆有烤全羊和大块牛肉，旁边还放着酒壶和酒盏。颉利伸手请唐俭坐在正席，唐俭见又要饮酒，连连摇手道："我不胜酒力，昨日已经饮多了，请大汗自用。"

颉利哈哈大笑："唐大使，你身为鸿胪卿，若不善饮酒，如何招待四方来使？哈哈，我但凡有客，须与客人一起饮得畅快，再谈正事。你若不饮酒，我们下一步如何谈呢？"

唐俭感到颉利的话语中有无赖的成分，遂微笑道："若大军兵临城下，大汗还能这样神色自若地饮酒吗？"

颉利心里一沉，听出了唐俭话中的嘲讽之意。他默不作声，端起酒盏仰头喝了下去，试图压下心里涌出的怒火。以往若有人这样讥刺自己，他早就当场暴怒起来。

唐俭不理会颉利情绪上的波动，继续说道："圣上派我为使来见大汗，主要有两层意思：一者，圣上准了大汗求和之意，可以即时两相罢兵，大汗举国归附；二者，大汗主动要求身入长安，我皇想塞外苦寒，让我来迎大汗动身。圣上在长安日日盼望大汗早日入京，请大汗体察我皇这般心情，早早成行才是。"

颉利不置可否，又慢慢饮了一盏酒，说道："唐大使，你不想饮酒，这些牛羊肉可以吃上一些。我入京心意已决，这点不用多说。只是族人遭唐军打散，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会慢慢前来聚拢。我若现在离开，这里群龙无首，不定又要出什么乱子。我想呀，唐大使若有耐心，就先在这里候着，待我将这件事儿办妥，我们再成行。若唐大使京中事务很多，也可先行回京，不出三个月，我定然到京面见圣上。"

"三个月？时间太长了。大汗，你能否一月之内即成行？"

颉利摇头："不行，一个月时间太短。族人们聚拢过来，我还要将他们妥善安置好。唐大使，还有一件事儿你要帮忙。我们目前缺衣少粮，难以挨过这个冬天。我们既为大唐属国，就请你向圣上禀报，要想法周济一些衣粮最好。"

唐俭心里暗自冷笑，心想外人评说颉利暴虐简单，其实仅为其性格的一

面，其还有狡诈的一面。唐俭不想当场否定，遂答应道：“周济一些衣粮，其实应该。我明日即修书一封送往长安，请圣上下旨安排。属国有难，大唐岂能坐视不管？大汗，我想与你一起同往京城最好，你当下果然抽身不开，我可以先等一些时日。”

过了两日，唐俭见颉利整日待在帐中，在那里吃肉喝酒，并不关心族人的死活，顿时明白颉利不愿去京城的理由仅是托词。有心想去当面质问颉利，又想时日太促，就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李靖得知李世民准许颉利请和，并派唐俭为使前往碛口抚慰，心中大喜，立刻派人去召李世□、李大亮前来议事。东、西路军此时营帐仅相距四十里，很快，李世□和李大亮带领数骑来到李靖的帐中。

“我们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李靖用深沉的目光扫着李世□、李大亮、张公谨三人，一字一顿说道。

三人并不言语，静听李靖下文。

“颉利虽连败两阵，然其众犹盛，若令其逃逸，终为后患。如今圣上派唐俭为使，前往抚慰，颉利在惶惶然之际，见我军不再进攻，其心必宽。我意选精骑一万，由我率领，潜行突袭，你们带领大军随其后，设法从东、西面包围，则此一战即可彻底袭破东突厥。”

李世□和李大亮觉得这是一条好计，大军苦苦在这里等待多日，就是想等待这个机会。座中以张公谨的心思较慢，他不解地问道：“李尚书，圣上派唐俭为使去见颉利，自是同意两国罢战为和。我们若以兵袭之，是否违了圣上的旨意。”

李大亮哈哈笑道：“张都督，你有些迂腐了。我们领了圣上的旨意来讨颉利，圣上至今未让我们停止进攻，更未让我们罢战班师。李尚书这样做，正是秉承了圣上的旨意。”

“然则唐俭正在颉利营中，我们大军一动，岂非坏了唐俭的性命？”

李靖肃然道：“毙敌一万，自伤八千。若以唐俭区区一命，换来我军完胜，这笔账还是很划算的。何况，唐俭多次出使，颇知机变，能筹划自保之道。且我军兵锋直指，攻其不备，颉利自保尚且无暇，他哪儿有时间再想害唐俭性命之事？”

李世□点头赞许，说道：“张都督，岂不闻‘兵者，诡道也’这句话？昔韩信所以大破齐国，正是用了这样的手段。”他转向李靖道，“李尚书，此战固然能胜，然亦为险着。大漠之中环境、气候恶劣，大军行进中人员最易掉队，且远离后方，粮草转运就成了难事儿。”

“李总管所忧极是。我想好了，可让每人带足二十日的粮草，只要一战能胜，后续粮草应该能够接应上。其实大漠中汲水最是艰难，只是现在天

降大雪，积雪甚厚，届时让兵士们就地煮雪化水即可。”

李靖决定当日晚间即带领一万精骑出发，另让李世□、李大亮率领东路军，让张公谨率领西路军，于明日辰时出发接应。李靖此次进击碛口的法子，与上次袭破定襄城的战例极为相似。他看准颉利不加防备的特点，从而以奇兵迅猛一击，使敌方自乱，再进一步扩大战果。

是夜，一万人马结束停当，整装待发。李靖全身披挂，骑马来到队列前，喝道：“苏定方。”

“属下在。”苏定方飞快地跑到李靖面前。

“你为此次战事的前锋，可挑选一千人随你，即刻出发。”

“李尚书，属下不想要这么多人，二百人足矣。”

“你知道肩负的责任吗？”

“知道。既为前锋，应先犯敌阵，又不能与后军失去联络。”

火光下，就见李靖微微点头，并示意苏定方带人出发。

马蹄的杂沓声顿时响起，一万人马很快奔入大漠，渐无声息。

唐俭百无聊赖等候颉利，这日实在忍不住，径往颉利大帐要求见面。

这些日子每至晚间，碛口方圆百里以内皆大雾弥漫。突厥人眼见唐使来此，知道大唐天子准许罢战求和，原来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又见大雾数日不散，更加增添了安全感，乐得在帐内寻欢作乐，过上了久违的安谧时光。颉利也同样放松心情，心想混一天是一天，早些将冬天熬过去，渐渐把唐俭候在这里要带他入京的事儿抛在了脑后。

唐俭在帐外求见，颉利才想起这档子事儿，虽然无奈，也只好答应其入帐。唐俭入帐后劈面问道：“大汗，我听说你的属下归来的也差不多了，我们似乎可以动身入京了，不能让圣上等候太久。”

颉利支支吾吾，脸色很尴尬，说道：“唐大使刚来数日，难道就等不及了？要知收拢族人，非数日能毕，你还要耐心再等些日子。或者，你若等不及，先行回京亦可。”

唐俭明白他在敷衍自己，忽然想起临行时，李世民执手说的那句话，果然大有深意。唐俭跟随李世民多年，深谙李世民凡事不拖泥带水的性格。像此次同意颉利的乞和，与其往日的作为相悖，因为颉利已经日薄西山，他不应该再给颉利喘息的机会。唐俭脑中忽然灵光一现，想起临行之前并未听说让李靖罢兵的片言只语。圣上让自己为使前来抚慰，焉知不是一条缓兵之计呢？

看颉利的光景，若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定然不会轻易身入长安。自己若在这里苦苦哀求，很难达到目的，且隐藏有无数的凶险。唐俭想到这里，决计要离开此地，遂换颜道：“大汗若真的脱不开身，缓些日子入京亦可。只是我不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要知圣上此时在京中，正焦急地等我回京复命，我明日即回。”

颉利见唐俭表示要走，心想李世民只要承诺唐军不再开战，则万事大吉，他留在这里，反让自己生厌，遂答道：“好哇，你早些回京，也可让圣上早日心安。你明日就走，是不是太仓促一些？这里虽比不上长安繁华，然保唐大使一人享受诸般欢乐，还是有条件的。”

唐俭暗暗骂颉利无耻。

颉利见天色已暗，唤人在帐中摆设酒宴，对唐俭说：“唐大使坚意要走，我无法拦阻，只好备此酒宴为你送行。望你入京见了圣上，好好将这里的情况剖说明白。”

颉利为博唐俭心欢，传令舞者入帐，以助酒兴，只见入场年轻男子身穿桐油布轻衫，头戴珠帽，披葡萄纹长带；青年女子头戴绣花卷边虚帽，身缀薄透紫罗衫，脚穿锦靴。他们踩着鼓声的节奏，婉转绰约，轻盈飘逸，金铃丁丁，锦靴沙沙。间隔处，男子饮马酪取醉，女子就地踏步，然后歌呼相对。

唐俭想不到颉利遭此大乱之后，还能保存下如此完整的舞队。观其舞姿，与京中之舞大相迥异，显示了大漠部落中人们所具有的粗犷神韵。唐俭渐渐专注起来，沉浸在乐舞的气氛之中，不觉时辰已交子时。

这时，一人急匆匆来到颉利身边，伏身向颉利说了几句话。颉利闻言大惊，挥手让停乐，并让舞者退出帐外，然后直视唐俭道：“唐大使，你知道吗？那李靖之军离此不过十里了！”

唐俭一惊，心道李靖果然来了，但脸上却显出迷茫之色，说道：“大雾之中，如何能判断是唐军袭来？圣上已准罢战相和，哪儿有再派兵进击的道理？”

“对呀，圣上既然许我归附，又复出兵到此袭击，难道也这般无信吗？”

唐俭脸上现出恍然大悟的神色，一拍大腿，大声道：“若真是李靖来此，则此事不妨。大汗，我与执失思力径直从长安来此，未曾与李靖等人照过面。想是讯息不便，李靖不知圣上罢战的旨意，因此来攻。大汗，此事你可向执失思力求证。”

颉利向执失思力投去探问的眼光，执失思力点头答应：“唐大使之言果然不错，我们当时急着面见大汗，竟然没有与李靖照面的机会。”

唐俭起身拱手道：“大汗，此事确切无疑。想是李靖不明圣上旨意，因率

兵来此。此事不妨，我身上带有圣上的金箭，待我迎上前去，持此箭晓以明白，定可令他回军。愿大汗勿急。”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把亮灿灿的金箭。

颉利此时方寸大乱，看见此金箭，就像一名落水之人见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迭声说道：“好，好，此事就有劳唐大使了。执失思力，你保护唐大使迎上前去，让他们早早退军。”他此时对唐俭倍加相信，没有想起扣留唐俭为质。

唐俭和执失思力率先抢出帐外，然后翻身上马，急匆匆向外驰去。就见营内突厥人已经乱作一团，他们大呼小叫，人员、马匹乱奔。唐俭见状，停马对执失思力说道：“你的心意，圣上曾经对我说过。李靖此来定是有备而战，汗国覆亡就在今夜。乱军之中，保护自己及家人最为要紧。你不用跟我前去，速去保护你的家人。这根金箭由你收执，万一有唐兵来逼，你取出此物，他们自然恭敬万分。”

执失思力闻言接过金箭，拱手道：“如此，我就离去了。唐大使，乱军之中，你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唐俭向南驰出五里，就见大雾中杀来一彪人马。唐俭手持火把，停马不动，大声呼道：“来者是李尚书吗？我是唐俭。”

为首之人正是唐将苏定方，他带领二百骑为大军先锋，已逼近碛口。他见一人在那里大呼小叫，遂来到唐俭面前细辨其貌，识得是鸿胪卿唐俭，大喜道：“原来唐大人已经自行脱险，李尚书谆谆告诫我们，让设法找到唐大人，这下子好了。唐大人，李尚书一会儿就到，恕末将不奉陪了。”说完，他狠抽几鞭，马儿凌空一跃，顿时隐入大雾之中。

李靖带领的一万人马片刻即至，他们如旋风般杀向碛口，让突厥人无招架之力，纷纷四散逃命。那颉利倚着帐门，满心盼望唐俭说退唐军，未做任何防备。他骑上千里马出城遥望，就见前去打探消息之人络绎驰至，有说唐军只相距七里，有说唐军只相距五里，颉利心里并不慌张，在那里眼巴巴等待唐军自退。这样过了片刻，忽然听见前方大雾之中马蹄声震响，就见唐军浩浩荡荡，疾驰而来，颉利顿时傻了眼。到了这个时刻，颉利方悟唐军来攻是真，自己刚才当了一次傻瓜，让唐俭脱身离去。他自知来不及整兵抵挡，此战定然一败涂地，觉得还是逃命要紧，遂拨转马头，带领身边数十名亲随向西逃去。

唐军杀入突厥大营，如入无人之境，突厥人四散逃窜。唐俭此时已与李靖会面，他见此形势忧心地说道：“李尚书，凭我们这一万人，难以杀尽突厥人，若任他们逃窜，数日后他们又聚成一堆，不是又成后患吗？”

火光中，见李靖紧闭嘴唇，默然片刻后说道：“不妨。我们这一拨人马今夜的任务就是搅乱其阵，将他们搅得越散越好。突厥人逃散之后，不敢向北向南逃窜，只好向东向西逃去。现在，张公谨已带领西路军，李世□与李大亮带领东路军在那里张网以待。我们今晚以后，可以静静候在

这里，准备接收清点俘虏即可。”

唐俭拱手贺道：“李尚书算无遗策，人不能及，唐俭衷心佩服。经此一役，天下再也没有了东突厥的名号，为我国去掉一大祸害。”

李靖微笑道：“说我算无遗策，其实难啊。我这些日子总怕你被颉利扣为人质，乃至丢了性命，不想你机智如此，全身而退。你的这份经历，我实在难以算出。”

唐俭想起今晚惊心动魄的经历，到了此时方有一些后怕。

天渐渐放亮，大雾依旧笼罩。碛口营中现在渐渐安静下来，就见营中狼藉一片，唐军开始打扫战场，他们将未及奔逃的番男番女，用绳索捆缚，一串一串地扯牵到营中的空阔之处。那执失思力手擎金箭，后面跟随黑压压一片人众。想是他除了保护自己家人以外，还连带把自己的相近之人也一同网罗其中。

唐兵惊喜地发现，营中散失有大量的金珠宝贝，眼疾手快者将之揣入怀中，更有一些人开始哄抢。李靖见状，令苏定方带人前去弹压，渐渐平息了骚动。苏定方将大宗财宝收罗到一起，派人严加看管，又来到李靖面前请示道：“李尚书，尚有大量财宝散入个人之手，属下想带人逐个收缴。”

李靖舒了一口气，想起大家这些日子艰苦卓绝的历程，心中不忍，说道：“眼下加强警戒为第一要务，若逐个收缴，又起骚动，此事缓些日子再说。”

苏定方又道：“刚才抓到一名盛装妇人及一名少年男子，属下见其特别，就寻人查清了他们的底细。原来那名妇人是颉利的可贺敦，即为隋朝的义成公主，那名少年男子却是颉利与义成公主所生的儿子叠罗支。”

李靖显然最关心颉利的下落，问道：“营中未见颉利的踪影吗？”

“听目击者言，我军入城之后，颉利已身带数十人向西逃去。”

李靖自言自语：“嗯，颉利最好能被公谨俘虏，他若逃走，则此战并不完满。至于义成公主，此女四次嫁人，数与我国为敌，无耻太过，可将其就地斩首。叠罗支嘛，可将其囚入槛车，解送京师。”李靖这样处理义成公主，是听说此女颜色美艳，当今皇帝李世民又有兼收的毛病，若将她解送京师，不定又会发生什么故事。

两日后，东、西路军雄赳赳气昂昂会集碛口。此役，李靖及西路军共斩首万余突厥人，俘虏人口二十万，另获各种牲口数十万；李世□与李大亮的东路军也有收获，俘虏突厥人十万余口，自阴山北至大漠皆为唐境。

李靖大军碛口大捷的消息传入京城，李世民闻讯喜动颜色，对众大臣说道：“颉利势衰被灭，那是迟早的事儿。李药师此战，仅用一万骑直捣巢穴，可谓以少胜多，足见其军机功夫。国内各地正忙于农事，若倾国力与敌打仗，将使我们君臣的数年努力毁于一旦。李药师深谙此理，未损国力而获完胜，为将为帅者能有这份胸怀，委实不容易。”此后，李世民下诏因克定东突厥之事，大赦天下，举国为之欢庆，自不必说。

消息传入大安宫，那李渊日常在宫中百无聊赖，闻此捷报不禁雀跃。宫人见他年已老迈，却显童稚之趣，不免诧异万分。李渊遥望北方，张开双臂舒展身体，赞扬李世民道：“昔汉高祖困于白登，终身不能报仇。我受辱多年，屈身东突厥之下为臣，二郎今日将其灭之。二郎是我托付的人，有子如此，复何忧哉。”言讫，他令人入太极宫，让李世民在凌烟阁置酒，召来十余名老臣共同宴饮庆贺。

李世民依令照办，让人按李渊提出的名单去通知他们按时到场，其中有萧瑀、陈叔达、于志宁、颜师古、苏世长、温大雅、刘政会等人。

凌烟阁始建于北周，其建筑初衷为喜庆节日之时，皇帝召大臣宴饮之地。因该阁并未建于皇城之内，皇帝及百官来此宴饮，推窗即见街景，有“与民同乐”之意。

今晚的阁内香烟缭绕，明烛劲烧，一帮乐工隐于帷后，奏起了轻快的音乐。按照礼仪规制，萧瑀等人最先来到，迎接李世民入阁，过了片刻，李渊乘坐一抬暖舆，入了阁门方才下地，李世民带领众人向他行礼。

今日的李渊看来确实高兴，他兴冲冲在主席上坐下，然后挥手道：“二郎，众爱卿，可入座。孤今日高兴，不要有那么多的虚礼，大家坐下后马上开席。对了，今晚不要饮葡萄酒，要饮军中爱喝的‘土窖春’，大家可以开怀畅饮，尽欢达旦。”

李世民道：“父皇已上春秋，须饮酒有度，不能坏了身子。”

李渊笑道：“二郎，你不要扫我的兴。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你灭了东突厥，搬掉为父心中多年的一块石头，多饮些酒又算什么？来，上酒，上酒。”

萧瑀凑趣道：“陛下，难得太上皇如此高兴，臣等愿随太上皇孟浪一回。”

李世民微笑点头，说道：“父皇，将作监近日呈来一件妙物，很是别致，今日就依此行令饮酒如何？”

“什么妙物？赶快拿上来让大家开开眼。”

一名宫女用托盘送上来一物，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件酒令用具。该物底座为一鎏金龟，上负一银筹筒，筒上写有“论语玉烛”。李世民伸手

打开银筹筒，从中取出数枚酒令银筹，说道：“此物今日第一次使用，其座为鎏金龟，其意祝太上皇万岁长寿之意。这些酒筹很有意思，筒上有名为‘论语玉烛’，筒内共有筹五十枚，每枚筹正面上刻有字，上为《论语》中的词句，下为饮酒之例。”

李渊大喜，伸手取过酒令旗，将此放在自己面前，说道：“如此，孤先当令主，马上开令了。”说完，他从筒内取出一枚银筹，身后的宫女将此筹接过来，然后轻启玉唇念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自饮十分。”原来唐人行酒方式有饮、劝、处、放四种，“饮”为自斟，“劝”为敬酒，“处”为罚酒，“放”为重新下筹。李渊抽得此筹，要将面前之满盏酒饮尽。

苏世长在一旁赞道：“太上皇取得此筹，果然大有深意。颉利为非作歹多年，今日被灭，终是老天有眼。”

李渊端盏一饮而尽，说道：“非也。要想成一事，非唯天时，亦须人谋。颉利被灭，终究是二郎及群臣的功劳。嗯，闲话少说，孤要行令了。”

此筹名为：“与尔邻里乡党乎。上下各七分。”李渊的左手为李世民，右手为萧瑀，两人依言端盏饮至七分。

此后酒令花样百出，“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任劝十分。”“乘肥马，衣轻裘。衣服鲜好处七分。”“择不处人，焉得智。上下各五分。”“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末座两人十分。”酒令层出不穷被抽出来，饮酒方式虽文雅，然酒却入肚不少。

众人渐渐都饮得醺醺然起来，李渊这时面赤耳热，大声说道：“今日仅仅依令行酒，场面终久太闷。众爱卿，且让孤与二郎为你们助兴一回。”他目视李世民道：“二郎，为父这些日子将琵琶练得纯熟，我轻抚一曲，你仗剑为舞如何？”

李世民已喝了不少酒，渐渐被热闹的场面给感染起来，慨然道：“父皇有令，儿子定当遵从。取琵琶和剑来。”

李渊老来学艺，让乐工教其演奏琵琶技艺，今日也是第一次当众显露新学来的本事。在座众人闻听太上皇要亲自操琵琶，皇帝仗剑起舞，这是多么新鲜的事儿，各自虽酒醉八分，兀自张大着嘴巴发呆，也不敢张狂乱讲。

李渊起身离座，伸手接过琵琶，到前方空阔处的一张椅子上坐定，只见他五指轻捻，一曲《剑器》从其手中发出。该曲刚健雄强，节奏明快，似回雪飘摇，如箭射长空，动如雷霆，静如凝光。众人一品，觉得李渊的演奏技艺有相当火候，不由得齐喝了一声彩。

那边的李世民持剑下场，其依琵琶乐声节奏起舞。只见那柄利剑似龙游翔，时而划剑成圆，时而剑势如虹。他在场中左右游走，左旋右抽，忽

然掷剑向上，那剑到达阁顶后向下垂落，如电光下射，李世民执剑鞘承之，利剑毫厘不爽直入鞘中。众人叹为观止，掌声雷动。

是夜众人尽欢而罢，到了第二日，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舞剑的消息传了出去，人们惊叹之余又有一丝儿艳羡，觉得未亲眼看见如此场面，为极大的憾事。

李世民因平定东突厥，心中欢喜数日难抑。然天公与人欢喜，往往极短，转眼间就会乐极生悲。房玄龄这日匆匆求见李世民，奏道："陛下，臣看如晦的光景越来越差，其最后的日子也许就在这两日。"

李世民大惊，问道："这群该死的太医，竟然如此不中用，那么多人，连一个如晦都医不好？"

李世民让太医署倾尽全力医治杜如晦，太医署不敢怠慢，太医令、太医丞带人一拨一拨入杜如晦宅中问诊，又召各地的名医入京，调八方奇珍药材。那些日子，往杜如晦宅中去的医者相望于道，源源不断。

房玄龄道："太医署此次对如晦的病可谓尽心尽力，然无可奈何，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儿，请陛下勿责。"

李世民见房玄龄一脸悲凄之容，知道他和杜如晦心意互通，如同一人，起身道："玄龄，你同我一起去看看如晦。"说完让太监立刻备马。

李世民到了杜如晦的宅中，见躺在榻上的杜如晦形容枯槁，仅剩下个皮包骨头，与未休病之前宛如两人。杜如晦的神志很清醒，眼光很明亮，见到李世民作势要起，被李世民伸手止住。

杜如晦的眼中滚出两行清泪，许是他太瘦弱，只觉他那泪珠儿也似乎瘦了一圈。他微欠了一下身，气喘吁吁说道："陛下，臣一病不起，不能再为圣上办事。唉，这身子真是不争气。"

李世民顿时哽咽道："如晦，你为我尽力如此，有病了就该好好养着，不要再起别的念头。"

杜如晦伸出枯瘦的手，将眼上的泪珠揩净。他忽然绽颜一笑，说道："臣这些日子躺在病榻之上，每日的疼痛将臣折磨得难以入睡。这样整日整夜瞪着房顶苦思冥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儿。"

李世民看到他露出了笑容，心里多少有些好受。以前杜如晦每次定计之后，方露出一笑，现在的笑容中依稀有原来的影子，让他感觉很熟悉。

杜如晦接着说道："臣自从跟随圣上，蒙陛下不弃，视臣以亲近，才有了这样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人生来到世上，多少人都是庸庸碌碌一生，又有谁有臣与玄龄这样的际遇？有了这样的经历，别说已经跟随陛下十余年时间，就是仅有一年，此生亦已足矣。当然，人的欲望无穷无尽，

臣自知将死，犹奢望继续为陛下办事，不免为臣的憾事。”

房玄龄在一旁也流下了眼泪，他不忍让杜如晦看到，遂转头轻轻抹去。

李世民见杜如晦说话之时，其神色很是轻松，知道他已经看破了生死，虽对生有着无尽的留恋，然对死并不畏惧。想起杜如晦将不久于人世，又让他忆起以往的岁月。每临大事乃至危急关头，是眼前的这两人与自己一起倾力排解。杜如晦若撒手西归，无疑失去一臂，李世民心中实在无法接受。他伸手去握杜如晦那双消瘦的手掌，触手处只觉其皮肤已失去弹性，骨节尽显，流泪道：“如晦怎能说这般话？眼下天下刚刚有一些起色，李靖又新将东突厥灭掉，正是你和玄龄一起大展宏图的时候，你难道真想舍我而去吗？”

“陛下不用安慰，臣心明如镜，知道去日不远，这是没法子的事儿。陛下手下能臣云集，就是离了如晦，也一样能取得天下大治。臣今后在九泉之下，也日日盼望这个日子。”

李世民心头更悲，扭头唤道：“玄龄，你看如晦心硬如铁，真要舍我而去啊。”

房玄龄见李世民发乎真情，眼泪不绝地涌出，打湿了胸前衣襟，竟然有些神志不清，上前轻轻移开李世民之手，将他扶了起来，说道：“陛下，如晦现在休养要紧，我们似可离去了。吉人自有天相，如晦也许静养数日，身子会慢慢好起来，亦未可知。”

李世民最终在房玄龄的劝说之下返回宫中。到了第二日午时，杜如晦油尽灯枯，阖目长逝。

噩耗传入宫中，李世民闻讯大哭，对房玄龄说道：“你与如晦随我多年，立下了多少功劳，然你们并不言功。这几年，朝中的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是你们所定，可谓重权在握。然你们能从善如流，不见权威痕迹。魏徵、王珪善谏诤，而你们能让其贤，李靖、李世□善将兵，你们能发挥其所长。今如晦逝去，我失一臂矣。”

李世民因为杜如晦逝去，决定废朝五日。赠杜如晦为开府仪同三司，加封为司空，谥曰成。他又召虞世南前来，令其挥毫撰文，言君臣痛悼之意，然后刻成石碑立于杜如晦墓前。

杜如晦归葬之日，李世民率领百官前去送行。起灵的时候，李世民忽然痛哭失声，司仪署一名主事匆匆走到李世民身侧，轻声谏道：“陛下，《阴阳书》中有规制，发殡之日不宜哭泣。”李世民抬手抹了一把眼泪，大声说道：“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能因避忌而不哭泣？”按当时的风俗，发殡之日若从人哭泣，则为不吉。李世民此语一出，算是从此打破了此项陋规。

是夜，李世民恍恍惚惚睡去。就见杜如晦如往日面貌，身披素衣，飘飘

而来。他到了李世民十步开外的地方站定，然后敛衣下拜，说道：“陛下不可为臣太过悲痛，若陛下不能自已，臣去实在难以心安。”

李世民大喜，起身欲到杜如晦身边，说道：“如晦，我知道你不会舍我而去。”

杜如晦连连后退，躲闪道：“陛下身上阳气太重，臣为阴间之人不敢太近。陛下，臣魂归地府，阎君说陛下思虑太重，怕因此伤神，特遣臣来与陛下再见一面。”

李世民停下脚步，将信将疑，问道：“如晦，你颜色如故，怎么成了阴间之人呢？如晦，你不可骗我。”

杜如晦又是躬身一拜，说道：“陛下，臣的确已为阴间之人，臣此次来是想告诉陛下，臣今生追随圣上，快乐之时为多，身病难治，陛下尽心尽力，又给予臣许多身后哀荣。如晦如今再无任何遗憾，心中十分快乐，唯望陛下恢复平常心情。”

李世民此时隐隐约约觉得杜如晦果然逝去，就立在那里发呆。

杜如晦又说道：“臣有一事忘记奏明圣上，如今东突厥已灭，其徒四窜，则颉利、突利原辖之地已成空虚。历代以来，长城以外往往是异族盘踞的地方，他们稍成气候，即向南侵。请陛下抓住这个机会，将此地盘为我所用，以永绝边患。”

李世民听罢此言，猛然醒悟此次战后，如何妥善安置突厥之众为当务之急，遂张口欲问究竟。忽见杜如晦又是伏地叩首，然后身子无声后退，隐入殿外的白雾中再也不见。

李世民大急，紧跨几步追赶过去，唯见白雾一片。他大声喊道：“如晦，如晦，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这一阵大急，将自己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瞪眼看着上方的黑暗，心中回味着刚才的梦中之事。只觉其间过程十分清晰，犹如与杜如晦生前面对面说话一样。

宫女们见李世民惊醒，急忙掌灯。李世民扭头问道：“什么时辰了？”

“已交五更。”

李世民脑子十分清醒，再也不能入睡，索性披衣起来，在殿中慢慢踱步。他忽然唤来一名太监，说道：“你去，传房玄龄即刻见朕。”

房玄龄入殿的时候，天光已有些蒙蒙亮。李世民让他坐下，说道：“玄龄，我刚才见到了如晦。常言道人鬼殊途，再难相见，看来也不当真。”

他接着将刚才所梦说了一遍。

房玄龄大为感动，颤声道：“陛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是陛下思虑

如晦太多，因成其梦。”

“你说得不对。像如晦所说的安顿突厥之事，我尚未想过，如何能入梦中？”

房玄龄也不好解释，抽泣道：“圣上这些日子因伤如晦离去，悲痛太过，切莫因此伤了身子。如晦这辈子跟随圣上，让圣上视若至亲。臣与如晦心意互通，知道他就是魂归地府，心亦十分满足。”

李世民的眼圈忽然红了起来，说道：“我心伤如晦，不为他办事练达，不为他对我忠心，实因我从此与他再难相见。”

“臣知道。”

“你和如晦在我身边多年，日常之中并无感觉。我知道，人难免一死，可是他这一离去呀，让我撕心裂肺，实在不忍。我昔日有事可以直呼你和如晦前来，从今之后，仅有你一人形单影只，更会令我触景伤情。”

房玄龄不忍继续这个话题，说道：“如晦所言安置突厥人之事，委实迫在眉睫。陛下，臣想下去后思量一番，也请圣上将此意晓谕百官，力求集思广益，以策万全。”

“嗯，我会让他们去办。”李世民的语锋一转，又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今失如晦，万万不能再失去你。玄龄，打从今日开始，你仅对朝中大事上心，对一应庶务万万不可接手。平日里，你还要加强锻炼身体。眼前天下初创，还不能离开我们君臣两人。”

“臣遵旨。也请陛下以天下为重，保重龙体为要。”

李世民扭头唤太监取来两条黄金带，说道：“这两条黄金带，是高昌国进贡之物。我今日将此条赐予你，可悬于宅中正堂之上，使你日日能见到此带，不忘记今日之景。至于这一条……”他说到这里，又哽咽起来，“这一条，你可代我将它送入如晦宅中，再带去一些御馔，到如晦灵前再祭一回。世传鬼神畏惧黄金，若如晦在阴间拥有此物，不至于受到欺负。”

房玄龄接过黄金带，躬身谢赏。心想，李世民对待臣下如此有恩，也不枉大家追随一场。至于其赐黄金带给地下的杜如晦，此做法虽匪夷所思，然其发乎真情，房玄龄禁不住又热泪盈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李世民对杜如晦的追忆难以泯灭。每每瞧见与杜如晦有关的物事，不免睹物思人，唏嘘一番。

李世民对杜如晦的后代也大加照顾。擢其长子杜构为尚舍奉御，次子杜荷为尚乘奉御，皆为其身边之人。未几，他又招杜荷为城阳公主的驸马，封爵为襄阳郡公，朝野之人，皆知当今皇帝待杜家恩遇殊重。

第二十回

安北境群臣献策

设督府恩威并施

萧瑀被李世民授为御史大夫，职掌御史台。御史台主要负责纠察百官之失，巡按州县之风，为朝廷的监察机构。萧瑀此前为特进，列文散官正二品，且参预朝政，有宰相职之实。李世民这样做，是看中了萧瑀的秉性忠直、端正耿介，让其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作用。

李靖将碛口的事情安顿好之后，留下苏定方负责镇守定襄城，带领从人回京城复命。此时李世□、李大亮、张公谨、柴绍、薛万彻已带领本部兵马返回原来驻地。当李靖到达渭水南岸的时候，侯君集奉李世民之令在此迎候，乐工们吹吹打打将李靖等人送入京城。

萧瑀此时求见李世民，奏道："陛下，李靖平复东突厥，其功大焉。然其御军无法，亦有大罪。"

"御军无法？李靖号称兵法大家，萧公这样说，能令人信服吗？"

"李靖领兵袭破颉利牙帐，却放纵兵士，任其放手抢掠，将突厥珍物掳掠俱尽。李靖此次回京，听说仅带五车珍宝以归国库。陛下若不信，待李靖面君之时，自可查问清楚。"

李世民抬头思索片刻，缓缓说道："是啊，打从隋炀帝开始，突厥获得了多少珍宝。五车？五百车也不止呀。"

李世民心里一动，想起自己以往征战之时，所获得的珍宝何止千万。这些珍宝除了可以赏赐给有功将士之外，自己还可以私下昧下一部分，至于上缴国库，当然寥寥无几了。当初攻破洛阳时，自己奉李渊之命将所获珍宝赏给有功将士，不料还是被李元吉、尹德妃等人到李渊那里累进谗言。李靖今日这样做，若他果真是御军无法也就罢了，可李靖素来治军甚严，他没有道理任手下将士肆意抢掠呀。想到这里，李世民的心头上忽然现出四字——"收买人心"。

李靖若果真起了收买人心的心思，事情就麻烦了。要知道李靖以军机纵横天下，他现任兵部尚书，手绾兵权，若任其发展，渐渐成了气候，的确是一件麻烦事儿。李世民这些年始终对李靖保持警惕之心，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李靖能力太强，二是他在玄武门之变前夕不肯向自己效忠。李靖此次用兵一万，就将为祸中土多年的东突厥给灭掉了。消息传回来，许多人都赞道："李靖用兵真如神啊。"那份景仰之情，与自己当初为秦王时的风光无二。李世民此时又忽然想起三国时的司马懿，那司马懿起初对曹魏没有异心，立功颇多，然最终还是将曹家的江山给夺了

去。

李世民的这番心思波动未在脸面上显现出来，他静静地对萧瑀说道：“李靖毕竟破了颉利，有此功劳，其他的都是末节。朕知道这件事情了，自会妥善处理。萧公，御史台不可因此事弹劾李靖。”

萧瑀很不服气，说道：“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李靖破敌有功，然亦有失，应该责之。陛下一向赏罚分明，缘何在这件事情上摇摆不定？”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治理好一个国家，若一味用刚直的法子，有时候效果并不好。萧公，你不可再争，这件事儿就这样定了。若御史台再有人弹劾此事，朕唯你是问。”

萧瑀只好悻悻而退。

第二日，李靖入朝献捷。当着群臣之面，李世民面露微笑，将李靖大为赞扬了一番。加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增食邑一百户。散朝之后，李世民让李靖入东暖阁，单独召见他。

李靖满心想李世民精于战事，现在单独见自己定是询问战事的细节。孰料他一入阁就感觉气氛不对，只见李世民脸色严肃立在案前。

李靖拜毕，李世民沉声问道：“药师兄，你知罪吗？”

李靖一时懵了，只好躬身答道：“臣不知。”

“你袭破颉利有功，朕刚才已经赏了你。然你御军无法，将突厥珍宝掳掠俱尽，这是不是罪过？”

李靖自从与李世民接触以来，李世民每每皆是和颜悦色，从没有如此疾言厉色的时候。他抬头观察李世民的神色，只见他脸色铁青，十分动怒，遂跪下奏道：“此次会战皆在夜色中进行，将士们趁乱收起一些珍宝，那也是有的。陛下，臣后来在军中严令，让将士们主动上缴，并造册登记，算是弥补了一些过失。”

“中土这些年输往突厥珍宝无数，缘何仅有区区五车运回？”

“颉利这些年为收买其他部落，已出珍宝无数，所剩亦寥寥无几了。”

“你还敢强辩？”李世民一拍案子，恼怒更甚，“这件事儿若是长孙顺德、尉迟敬德等人为帅放纵而成，尚情有可原，然发生在你李药师的治下，太不应该。你身为兵部尚书，又是此战的主帅，天下皆知你治军最严，然偏偏发生了这件事儿。朕少一些珍宝并不可惜，最为痛心的是因此坏了我军的规矩。朕读过你那三卷兵书，其中开篇说道‘驭军之法，以严格为要’，你的这番言语，难道仅仅让别人看的，而自己却另做一套？”

李靖见李世民动了真怒，叩首道：“臣知错了，请陛下降罪处罚。”

李世民依然慷慨激昂：“朕不罚你！你今日回府，将你那三卷兵书好好温读数遍，静思其过。”说完，他拂袖而去，将李靖晾在当地。

颉利那晚乘千里马带领数人逃出碛口，向西面逃去。他思来想去，感到四面楚歌，无处落脚。北面是薛延陀、回纥等部落，正西面是西突厥，东面、南面已成唐土。他想越过陇西，去投奔与大唐为敌的吐谷浑。行到半路，忽然一拍脑袋，骂自己：简直弄昏了头，怎么把阿史那社尔给忘记了？

阿史那社尔是处罗可汗的次子，是颉利的侄子。当初处罗可汗主政时，将其派往灵州之西北建牙，其部落有五万余家。颉利继承处罗的汗位，阿史那社尔与其来往不多，独力发展，倒是相对安定。

颉利在此惶惶然之际，决定先到阿史那社尔那里安身，然后相机说动阿史那社尔去投奔吐谷浑，也算有了一些与吐谷浑结盟的资本，再徐图发展。

不想阿史那社尔另有打算。他近两年来日益感到唐朝的强大，驻守在灵州的任城王李道宗和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日益向北挤压，使他感到处境越来越窘迫。眼下颉利独身逃此，则昔日强盛的汗国不复存在。阿史那社尔深知自己今后有被灭和投降两途，比较起来，及早出降还能全其部落。若降于薛延陀、回纥、吐谷浑等部落，只会落下被奴役的命运。而大唐素来心胸宽阔，对待异族并不歧视，使他坚定了降唐的信念。一日深夜，他令人绑起颉利，然后亲自押送，前往长安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见阿史那社尔来降，顿时大喜，授其为左骁卫大将军，让其部落仍然居住在灵州之西北。对于颉利，李世民却是另外一番手段。

李世民这日登上顺天楼，楼内摆满了各种珍奇文物，奢华至极，其身边随侍有房玄龄、长孙无忌、萧瑀、陈叔达、王珪、温彦博、魏徵等人。李世民入楼后坐定，让唐俭去唤颉利。

颉利无精打采上了楼，只见他神情委顿，失去了以往的跋扈飞扬之色，见了李世民赶忙屈身行礼。

李世民说道：“免礼。颉利，我们自便桥盟约之后，算来近四年时间。遥想当初你号称百万精兵，缘何败亡如此之速也？”

颉利低头不答。

李世民手指楼内珍宝，说道：“颉利，朕今日见你败亡并非满心喜欢，心中其实很替你悲哀。这些年，你从中土索走多少珍宝？然珍宝没有穷尽的时候，你看，这里还有满楼的珍宝，可惜你再也拿不走了。你眼中只有珍宝没有其余，这正是你将偌大一个汗国折腾得覆亡的原因。”

颉利嘟囔了一句：“你们中土有句话，叫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到了

现下这个地步，我无话可说。”

李世民立起身来，义正辞严斥责道：“你无话可说？朕却有话说。你即位时间不长，却犯下了五项大罪：一者，你藉父兄之业，不思创业，不思守成，反而纵逸淫虐，此为你亡国的根本原因；二者，你数与我国相盟，动辄违背；三者，你恃强好战，暴骨如莽；四者，你纵骑毁我庄稼，掠我子女；五者，前时我宽宥你罪，意图存你社稷，然你拖延不来。此五罪仅犯其一，即可将你斩杀。”

颉利被解入京城之后，自知罪过太大难逃一死，早已麻木不仁。他听了李世民的话，心里并不害怕，淡淡说道：“我有罪当斩，并不乞求活命。唯我那些流离失所的族人，请求陛下妥为安顿。”

李世民心中暗暗赞道：颉利说出这番话，还算有点硬汉本色。他又复坐下，缓缓说道：“你知罪就好，然朕并不斩你。知道为何吗？你自从渭水便桥盟约之后，并未大举入侵，使我边境保持相对安定。仅从这一点，朕就免了你的死罪。”李世民口里这样说，心里却不这样想。他所以免了颉利的死罪，有更深的用意。颉利虽暴虐失尽民心，然他为东突厥大汗多年，许多突厥人依旧视其为首领。若将其斩首，势必引起突厥人的心绪波动，弄不好还要出乱子。

颉利原来抱定了必死之心，闻听李世民免了自己的死罪，毕竟有求生的愿望，禁不住流出了眼泪。

第二日，李世民授颉利为右卫大将军，并拨给住宅，留住京城。

李世民将李靖晾了数日，方才单独召见。李世民此时颜色稍和，言辞也很亲切，他说道：“上次那件事儿，朕让你思过，可有什么结果？”

李靖顿首道：“陛下那日责臣，很是应该。臣御军无法，使圣上蒙羞，唯望圣上降罪。其实圣上的心意，处罚并非首要，是想让臣从心底里觉悟，以从严治军，使大唐之军成为纪律严明之威武雄师。”

李世民微笑道：“药师兄这样说，朕心甚慰。你御军无法，确实有罪。然朕这些日子细细想来，隋朝时史万岁大破达头可汗，而隋文帝却有功不赏，反而因其他小罪将其斩首。朕却不然，今天要录你之功，赦你之罪。”

李靖顿首道：“谢陛下宽宏之恩。”李世民又道：“还有一件事儿。如晦逝去，尚书右仆射的位置就空了下来。朕这些日子思来想去，觉得你是最佳人选。你文武全才，还需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为朕办事。”

李靖连连推辞：“臣现为兵部尚书，已感觉吃力。尚书右仆射总理军国大事，职责甚重，臣没有经验，恐怕难以负担，请陛下另择他人最好。”

“药师兄，记得你以前说过，人非生来就会打仗。同样，人非生来就能理

政。我心已决，你勿再推辞。至于兵部尚书一职，我想让侯君集继任。魏徵曾说过侯君集有相者之才，也该让他历练一番了。”

李靖听到要授侯君集为兵部尚书，他张嘴想说些什么。然想了想，话终究没有出口。

李世民察言观色，问道：“药师兄莫非有什么话要说吗？侯君集能否胜任兵部之事？”

李靖斟章酌句：“侯君集跟随陛下多年，还是有相当才具的，应该能胜任兵部尚书一职。只是……”

“药师兄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了，我让你经常教授侯君集用兵之法，可侯君集前些时向我埋怨你并不全授。由此来看，你们两人之间并不是十分和谐，你教授时未尽全力，则责任多在你了。”

李靖听说侯君集背着自己告御状，颜色未改，淡淡说道：“侯君集所言为实，兵法中一些隐微之处，臣确实未加教授。现在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他想求尽臣术，是否心中有隐微之处呢？”

李靖的话说得委婉，然李世民能听出来这样的含义：侯君集心存异志。

但李世民压根儿就不往这方面想，哈哈一笑道：“人若溺于一事，往往求深穷究。侯君集这样说，也在情理之中，还是药师兄多心了。若依此推理，药师兄识军机之隐微，莫非也心存异志吗？哈哈，我却从来没这样想过。”

李靖躬身道：“陛下明察秋毫，臣万万不能及。”

“嗯，此事就这样定了。如晦临终之前，还念着安顿突厥之事。药师兄，你及早到任，我们还要好好把这件事儿议一议。”

数日后，果然一纸诏书授李靖为尚书右仆射，侯君集为兵部尚书。这日，李世民来到政事堂，与众宰臣们商量安顿突厥之事。他们刚刚谈了几句，李世民觉得人数太少，不能听到广泛的意见，遂让人去唤身兼学士之人。

人们得知今日的议题，觉得事关重大，先是沉默片刻。

李世民让温彦博搬来一沓疏奏，随手翻检了一下，说道：“如何安顿突厥，已迫在眉睫，一些臣子已想到此节，纷纷上疏陈述个人意见。这里面，李大亮、窦静、李百药等人说得比较全面。温卿，你择要给大家读上一读。”

颜师古现以中书侍郎兼职学士，他仔细听了疏奏中的意见，首先说道：“陛下，臣以为李大亮、窦静等人说得有理。想那突厥之人豺狼心

性，饱则飞去，饥则附人，恍惚来去无常也。臣以为可使他们仍居漠南，但要分散其部落，以弱其势。对其中族群较大之酋长，可以妻以宗女，以固其心。”

房玄龄当即不赞成：“颜先生此话，又走到老路上了。当初隋文帝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呢？成就了一个强盛的东突厥汗国，为祸中土数十年之久。今天若继续这样做，焉知数十年之后会不会又出现一个汗国，这就为后世埋下了隐患。”

群臣连连点头，觉得颜师古所言不为高招。萧瑀说道：“戎狄之性，犹如禽兽。其穷困之时，神情哀怜，像隋文帝不能察其本性，拨出富庶之地让其居住，以致酿成大祸。玄龄说得对，这样的事儿今后不可再为之了。”

颜师古仍旧不服气，他起身走到放有奏疏的案前，从其中取出几本，略略翻了一下，说道：“这些奏疏经过中书省的时候，我逐本翻阅，见其中大部分人的意见，要将这些突厥人尽数迁入中原，分其部落，使他们散居各个州县，然后教之以耕织，化胡虏为农民，将塞北之地空虚。这样的做法，实际是采取了强制同化的措施，不顾突厥人的生活习俗，容易酿成大变。且塞北空虚，即使突厥人不在这里居住，亦挡不住其他部落来此游牧。依我看，这种做法并不比我的意见高明。”

话说到这里，已经现出了辩论焦点所在：一是如何妥善安置突厥人；二是塞北历来为北方游牧部落袭扰中土的根据地，须防患于未然。

房玄龄叹了一口气，说道：“塞北之地不可轻视啊，若处置不好，又成祸乱渊薮，就枉费了这番征战工夫。想秦始皇一统六国，终对塞北之地无计可施，只好筑起了一道长城，试图将夷狄挡在长城以外，是为无策；至于汉武帝，虽派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且连连取得大捷，然毕竟穷兵黩武，劳民伤财，亦为下策。圣上今日让我们在这里议论，就是想找到好法儿，对以往的做法不可简单仿效。”

李世民坐在一边，认真倾听群臣的议论，并不插言。

魏徵立起身来，说道：“突厥世为我国寇盗，为百姓之大仇。若将他们散入中原，极易引起冲突。房仆射，我们固然不可简单效仿前朝政事，然隋文帝当初安置启民可汗的法儿，有其合理的地方，只要将其散入漠南，稍加管理，以我国强大的国势，谅其难成气候。”看得出来，魏徵极力赞成颜师古的意见，坚决不同意将突厥人散入中原。

王珪这时插话道：“将突厥人散入中原会引起各方冲突，若将他们归入漠南，毕竟鞭长莫及，极易有变数。唉，这两种法子各有所长，然也有极大的缺陷。”

温彦博以前作为唐朝的专使，多次前往东突厥，熟知突厥人的习俗，这几年又为朝中重臣，视野上相当开阔。他自从入堂一直认真倾听别人的

意见，默默地在那里思索，未发一言。看到大家在那里争执，分成主内迁和主外流两派，他的思路渐渐明晰起来，于是站起身道："诸位已经说过了不少，彦博想说说自己的想法。"

李世民这时插进话来："要说众卿对突厥的熟悉程度，首推温卿，再一个就是唐俭了。温卿，你大胆说吧。"

温彦博受到了李世民的鼓励，朗声说道："陛下，臣之主意是汲取各方面所长，力求稳妥。"他将脸转向众人，接着说道，"突厥人习惯在草原上游牧，若将其迁入内地，强制为农民，就乖违物性，非存养之道也；另若将其流入漠南，放任不管，就失于简单。所以彦博以为，可以依汉时将匈奴置于五原塞下的故事，保全突厥部落，存其土俗，将其置于定襄周围。这样有两个好处：一者是充实了塞北空虚之地，可以成为漠北至中原的一个缓冲区；二者，亦示我朝对其无猜忌之心。我这样说，并不是简单模仿隋文帝的做法，须有诸项措施辅之。第一，要将其部落依地域分离开，依我国州县制度设立机构，由其首领领之。在其上，设立都督府，由朝中派人任都督，就近管理。第二，选各部落首领入京为官，以其为质，约束其部落不可轻举妄动。"

温彦博的主张与别人不同之处有三：一是保留突厥习俗，使其相对集中居住在朔方至定襄一带的区域内，由各部落首领任州县长官，实行区域自治；二是不将其流入大漠，朝廷就近加强管理，设置都护府统领各自治州县，以加强与中央的联系；另择其首要者入京为官，以羁縻其部众；三是对突厥人采取教化的手段，采取渐进的方式使之与内地人逐渐融合，避免民族间容易发生的矛盾。

众人听温彦博说出这样一番主张，大多数人认为该法比较稳妥，暗暗点头。李世民问李靖道："药师兄，你刚刚与突厥人交过手，温卿所言还算妥当吗？"

李靖每到大庭广众的地方，往往沉默寡言，话语不多，与其在战阵上叱咤风云的架势反差极大。他今日听了众人的议论，也觉得温彦博的主张最全面且稳妥，要知打一仗毕竟是一时的事情，打仗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要想让地面上长治久安，须有稳妥的办法安抚之。他见李世民来问，急忙奏道："陛下，臣以为温令所言是最好的主张。"

那边的魏徵忍不住站了起来，拱手向李世民谏道："陛下，臣不敢苟同李仆射的观点，其实温令刚才所言，经不起推敲，且祸患极大。"

魏徵转头质问温彦博："温令，你多次出使突厥，难道不知道突厥人的习性吗？自古以来，夷狄人面兽心，弱则服从，强则叛乱，为其常性。突厥人现有十万余口，你让他们居住在朔方之地，离京畿不远。数年之后，其生息倍多，必为心腹之患。你口口声声说不简单模仿隋文帝故事，我却看不出你这样做与其有何二致？"魏徵心中坚定了突厥人人面兽心的信念，想将他们流入大漠任其自生自灭，从此不用再为之烦心。

温彦博微微一笑道：“魏监，你说出这样一番话，倒让我想起贞观之初的一段故事。那时你与封德彝辩论，强调要用教化为主对待民众，不能用严刑霸道的手法。时间过去不到四年，你缘何就改变了想法？”

魏徵一愣，继而强辩道：“对呀，对中土之民施以教化手段，我朝现在不是一直这样做吗？温令，突厥人居于蛮荒之地，无教化的基础，怎么能适用于教化手段呢？”

“嘿嘿，依魏监所言，突厥人非为人类，压根儿就不能教化吗？”

“同样是人，毕竟有区别。”

“我记得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魏监，现在突厥破灭，归附我朝，你不加怜慰，反将之推入大漠之中，非圣贤之道。若这样做，就违了我朝‘唯重教化’的本意，且会寒了四夷之心。”

温彦博搬出孔子的圣贤之言，又以魏徵当初的主张为武器反击，弄得魏徵一时语塞。魏徵懊恼地想，教化施之的对象为人，突厥人既然是人类，若说不能教化他们，道理上确实站不住脚。他心有不甘，只好转移谈话角度，说道：“温令既然搬出了圣贤之语，倒让我想起了晋代的一段史实。晋初之时，诸方胡人与中土之民杂居于中国，有郭钦、汇统等人多次劝说晋武帝将这些胡人驱出塞外，而晋武帝不听。过了二十余年，终于酿成永嘉之乱，使伊、洛之间，皆成胡人之域。前事不远，难道不能成为明鉴吗？”

“我朝岂能与晋朝相比？若国祚长久且强盛，四夷皆望风归附，如果再以德怀之，使其归心，终无叛逆。若国祚短促，国之不存，何谈制夷之策？”

两人辩论到现在，可以看出他们各人的际遇不同。温彦博多次出使突厥，熟知突厥习俗，因结合实际提出既抚又管的主张。魏徵毕竟接触外事太少，对夷狄的认识多是从书籍上而来，其主张不免偏执陈腐。

房玄龄见两人在那里争执不下，遂插话道：“温令所言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国家只有强盛之时，对四夷方有或征或抚的资本。李药师对突厥一战，已取得完胜，剩下的就是如何抚之。所谓张弛有度，温令的主张不缓不紧，可以行之，亦可显现我朝博大的胸怀。”

魏徵坚持己见，不依不饶，转向李世民道：“陛下，既有前车之鉴，切不可用彦博之言。若将突厥散养于朔方之地，所谓养兽自遗患是也。”

李世民对魏徵的诤谏，往往言听计从。他今日却有些反常，觉得魏徵所言有些陈词滥调，不合心意，反觉温彦博的话声声入耳，倍觉新鲜。

温彦博今日的情绪显得十分激昂，他也转向李世民大声说道：“陛下，魏

监所说有些危言耸听。我国现在救突厥人于灭亡，再授以生业，教之以礼仪，数年之后，他们皆成我国亲民。且选其酋首，授予京中宿卫之职，其部落必然畏威怀德，不敢妄动，何后患之有！”

李世民并不直接回答两人，将目光视向长孙无忌，说道：“无忌，你一直在那里默默无语，谈谈你的看法。”

长孙无忌立起身来，躬身答应，然后环视众人道：“如何安置突厥之众，各位大臣已经说了不少，我不想再重复。刚才魏监谈到晋武帝，我想就这个话题说几句。晋武帝对待入中土胡人，态度极为严厉，将之作为压迫及奴役的对象，最终加剧了族群之间的矛盾，酿成巨变。无忌的先祖，大约是其后进入中原，定居到洛阳。中土之人与四夷之人相比，仅仅风俗、语言不同，至于人性本身，还是共通的。像魏监说突厥人人面兽心，我不敢苟同。若如此定论，无忌之先祖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原，无忌也无法与大家一殿为臣。孔子说得好：有教无类。陛下，从这一点而言，臣还是赞成温令的主张。”

李世民点名让长孙无忌说话，座中有人已经猜出李世民的倾向：让长孙无忌现身说法，以说明华夷之防是人为的东西，并非人之本性所然。

果然，李世民待长孙无忌话音刚落，就接过话题说道：“无忌说得好。华夷之防是人为的东西，秦汉以来，在众人的心中根深蒂固。魏晋以来，四方诸胡渐渐融入中国，国内人员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还抱着经籍中的说法不变，一味以固定的眼光对待突厥人，就会有偏差。”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向魏徵看了一眼，魏徵此时正闭目琢磨李世民的话，并未接触到他射来的眼光。

李世民接着说道：“朕刚才听大家议论，内心里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以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之能，及其国家之盛，犹不能平服戎、狄，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兵强马壮，所战皆捷，其武力可谓强矣。魏卿，你能告诉我吗？”

魏徵直到现在还没有转过弯儿，他起身拱手道：“陛下，臣一时想不出个中原因。”

李世民示意魏徵坐下，然后说道：“他们一味用武力征剿，忘记了恩威并施这句话。自古以来，历代君主皆贵中华之人，而轻贱夷、狄之人，由此产生的裂痕，无法弥合，越裂越大，所以处理四方夷、狄之人就成了一个无法开解的顽症。自从今日开始，朕想将中华、夷、狄之人视之如一，且爱之如一，不加区别。”

魏徵又起身道：“陛下以如此宽阔胸怀对待他们，委实是他们的福音。然夷狄之人能否体会圣上的这番苦心？他们若反其道而行之，行中山狼故事，臣实在担忧。”

李世民悠悠言道：“华夷之间的恩恩怨怨，上下数千年，若想短期内正

之，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我国国势渐强，自朕以下，视夷、狄之人为一家，时间久了，他们能够慢慢体会出来的。国势强而不仗势欺凌他人，仅此一点，他们就会心存感激。东突厥新亡不久，四方诸夷正在观望我国如何处置他们，若处置得当，即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他的语音忽然停顿了一下，继而稍稍提高了声调：“众卿所言，皆有其理。朕以为温卿所言全面稳妥，可以试行之。”

李世民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计策，众人不免震动一下，当然以魏徵最为震惊。李世民不待魏徵说话，几步跨到他的身边，伸手抚其背曰：“魏卿，你的法子太简单，朕无法采用。像温卿所言，显是深思熟虑而成，其中有许多前朝未尝试的办法，颇有新意。”

魏徵立起身道：“臣刚才所言，亦是殚精竭虑而来，唯请圣上明察。圣上今日最终采纳了温令之主张，想温令以往兼知内外之事，有其所长，暗合了圣上的心意。圣上今日既然定下了国策，臣虽心思愚钝，自会下去后慢慢去想，总能想明白。”

李世民微微一笑，赞道：“好哇，魏卿能这样想，甚合朕意。朕以前对你所谏皆言听计从，今日却没有听从你的主张，你不怪朕吗？”

“臣不敢。”

李世民哈哈一笑，转归其座，说道：“温卿，就按你的主张，立刻拟诏吧。诏令之首要，须申明我国视华夷为一体，不得再有人为区别。这件事尽管做起来难度很大，却必须要做。我们君臣今日在这里达成了共识，今后须让中土官民逐步认识这个道理，更要让四夷去除畏惧之心。现今安置好突厥人众，即是让天下之人明白这个理儿。

“其实天下之人有了华夷为一家的共识，就不会横生许多灾祸。无忌的先祖为胡人，他如今却成了皇亲，成了朝中重臣，这不是很好的例证吗？我中华为泱泱大国，若没有容忍、包容的博大胸怀，就落了下乘。朕想好了，这次安顿突厥人，既要顾及其原有的土俗，亦要将其视为我中华的一分子，须有朝廷制度管理，不能放任不管。像颉利原辖之地，可析为六州，选其首领为刺史，刺史之职可由朝廷策命，经朝廷同意可以世袭，六州之上，置定襄都督府，由朝廷派都督管理；可将突利原辖之地析为四州，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刚才说过，要使华夷真正成为一体，须耗费时日，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羁縻的手法以进行牵制，是必要的。玄龄，药师兄，这些突厥首领谁在京中为官，谁回部落统其众，你们两人要好好筹划一番，力求完备。”

房玄龄、李靖躬身领旨。

却说数日后诏令下达，将颉利原有之地析为阿德州、执史州、苏农州、拔延州、阿史那州、舍利州；将突利原有之地析为顺州、酸州、化州、长州，分别由各部落首领担任刺史。

突利被授为顺州刺史，为了笼络其心，授其弟结社率为右骁卫将军，留居京中。其他出京为刺史的部落首领，也各有至亲被拜为将军、中郎将，他们布列朝廷，五品以上官员有一百余人，与原来朝中的将官基本上对半。不过他们虽有官职，却并不掌握军中实权。

至于颉利，仍为右卫大将军留驻京中。李世民认为颉利的性格桀骜不驯，又是突厥族的大头领，若将其放出京外，弄不好又要出大乱子。

突利连日来整装欲行。这日，李世民召突利入宫赐宴，座中还有史大柰、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结社率、阿史那思摩等人。

李世民手端酒盏，目视突利道："突利兄弟，知道你近日欲行，朕今日备下酒宴与你欢宴一场，权当送行了。今后你带领族人居住在塞外，想见你一面要费上许多周折。来，大家先饮一盏。"

众人依言端盏饮尽，突利知道李世民不善饮酒，今日所饮为塞北烈酒，他都是一饮而尽，感动道："陛下，臣等蒙赐宴已是心怀感激，此酒太烈，圣上不可饮得太多。"

"朕今日能与你同醉一场，亦算尽兴。唉，下次再见你的时候，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突利哽咽道："臣其实愿意在京中侍候圣上一辈子，不愿远离。奈皇命难违，只好与圣上作别。"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你们遭此大变，元气大伤。你在族人中名声不错，正是需要你带领他们重整家业，恢复生机的时候。像颉利，在族人中名声太坏，若放他回去，弄不好又要祸害族人，就让他在京中静思其过，若果有洗心革面的一天，朕自然会让他回去的。突利兄弟，你能理解朕的这番苦心吗？"

突利流泪道："陛下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事事为我族人着想，实与日月同辉。唉，想起往事，实在不敢与陛下正视。至于颉利，就让他在圣上身边，日日被感化，这样大有好处。"

"嗯，是这样。突利兄弟，你临行之前，朕有几句话送给你，望你细加体味，并知闻其他族人。"

"臣洗耳恭听。"

"当初，你的祖父启民挺身投隋，文帝立其为大可汗，渐渐据有了塞北之地。到了你父始毕可汗，他欺中国内乱势弱，与隋朝反目成仇。后来，处罗、颉利继承他的做法，欺凌华夏，掠我子女，索我珍宝，虽取得一时之利，奈天道不容，遂致今日败亡。朕对朝中大臣说过，要使天下安定，须华夷一体，互容共存。对突厥族而言，与华夏和睦，则诸事兴旺，若反目成仇贪图小利，则为败亡之道。"

“臣明白，定当牢记在心。”

“朕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即是以乃祖乃父为鉴。朕现在授你为刺史，希望你及族人谨守国法，勿相侵扰。朕这样做，非是单单求我朝久安，也是想让你的宗族永得安宁啊。突利兄弟，你明白朕的这番苦心吗？”

“臣明白，臣明白。陛下的这番警言，臣不仅牢记在心，还要让族人及子子孙孙明白。谨遵皇帝陛下的法度。”

列席的执失思力等人，闻言也大为感动。

李世民话锋一转，叹道：“这些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像各族人之间的猜忌之心，岂是数道诏令就能完全解决了的？突利兄弟，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可以一点一滴来做，逐步取得大家的信任。像定襄都督府让大柰为都督，云中都督府让执失思力为都督，朝中就有许多人反对，坚持让汉官为任，朕不依其言。大柰，执失思力，朕任你们为都督，代表朝廷去管理你们的族人，朕视你们与汉官无异啊。”

座中之人皆为突厥之血性男儿，闻听李世民这番发自肺腑的动情之言，无不血脉贲张，内心折服。

此后不久，突利等人逐个到任，开始安营扎寨，招抚族人。薛延陀酋长夷男，闻听李世民如此处置突厥之众，不禁感叹道：“突厥欺凌唐室日久，如今被破，若换了我，定将其众悉数为奴，以报前仇。唐皇这样做，委实是以德报怨，如此胸襟令人感叹啊。”遂挑选贡物，派使送往长安，向李世民祝贺收复东突厥。

唐朝以突厥人为吏实行自治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突厥人闻讯纷纷从四方前来投奔。这日，突利之弟欲谷设带领族人入长安投降。东突厥被打散后，欲谷设率领族人向西遁去，欲投奔高昌，闻听唐朝礼待突利，遂折向东降了唐朝。李世民亲自出面接待欲谷设，以好言抚慰，尊重其意见让其随突利居住。

一日，从岭南传来消息，蛮族酋长冯智戴及冯盎举兵反叛。侯君集此时为兵部尚书，心想南蛮势力较小，若派兵去讨定可一举灭之，也可扬大唐军威。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急忙令人写好表章到朝中申奏。

这份表章到了政事堂，群臣意见顿时分为或剿或抚两派。萧瑀及王珪赞成兵部的意见，萧瑀说道：“蕞尔南蛮居地偏之所，动辄作乱，须让他们知道天兵的厉害。此次东突厥被妥善安置，也是李药师领兵征讨在前。先剿再抚，比较稳妥。”

房玄龄与李靖比较持重，房玄龄说道：“南蛮势力不大，出兵征讨定然完胜。可是圣上刚刚定下以德感之的策略，若大军一出，四夷定会惊惧不已，影响太大。”

李靖沉吟道：“南方已安定多日，冯智戴他们按理不应该举兵反叛。京城去岭南路程太远，若属讹传消息，那也是可能的。”

王珪不赞成，反驳道：“圣上确实定下以德感之的策略，然也说过恩威并重之语。现在蛮夷反叛，若缩手缩脚迟迟疑疑，其势必会波及四邻，酿下更大的祸端。”

他们在这里争执不休，最后只好由李世民定夺。

李世民并不急着回答，而是目视魏徵说：“贞观之初，有许多人上疏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应当震耀威武，征讨四夷。’独魏卿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魏卿之言，果然收到效果。今颉利被擒，其酋长或在京带刀宿卫，或依制度管理部落。魏卿，朕这些日子常想，能有今日的成果，皆是你的功劳，只是可惜封德彝未见今日局面。”

魏徵谢道：“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并无功劳。”

李世民摇头道：“朕任用卿等为重臣，卿等能堪其任，成就今日功业，岂能是朕一人的功劳？魏卿，请勿推却。”李世民这几天，一直思索魏徵那日与温彦博的一番争论。他想不通素来见识非凡的魏徵，何以在这个问题上固执其陈腐之见。贞观之初，魏徵力主对百姓施以教化手段，同样是人，他对突厥人却有了分别。看来人之思虑皆有自身之局限，以魏徵之能，尚不能免俗，何谈他人？

李世民又问道：“魏卿，刚才温卿简略说了两派的主张，想你应该归入安抚一派？”

“臣主张安抚，不可妄动刀兵。”

“你既这样说，朕就加入安抚一派吧。温卿，你知事政事堂，今后再有这等小事，只要不失了朝廷本意，你们须当堂定之，不可再来扰朕。”

温彦博躬身领旨。

后日，鸿胪寺派使一名，持节前往岭南宣谕。那冯智戴及冯盎本心并不想反叛，只是因为与邻近官府不睦，遂生龃龉，这些天又听说朝中欲派大军来镇压，正在那里惊惧不已。猛见天使来到，又听其宣讲了皇帝之谕，其词恳切，意甚抚慰，不由得将担足了的心事放了下去。那名来使顿时成了座上宾，冯智戴、冯盎使出浑身解数，百般侍候。他们感恩皇帝大德，要求随来使一同返京面圣。

两人在两仪殿见到李世民，在那里叩头不已，口称：“臣等万万不敢有反心，奈何与相近州府不睦，其动辄欺凌我等，更放流言说臣等要反。所幸皇帝圣明，降恩抚慰，臣等感激涕零。”

李世民见一场刀兵之事消弭为无形，龙心大慰，回顾群臣道：“边境动辄来讯说有人要反，也不究其原因。人若不陷入绝境，怎么会轻易要反呢？”他轻声唤两人：“起来吧，站起来说话。”

李世民发现冯智戴所说中土之语很是流利，大为诧异，问道：“冯智戴，你为南蛮酋长，缘何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土之语？”

冯智戴躬身禀道：“臣父向来羡慕中土文字，臣幼小之时，臣父就礼聘一名教师，专门教授臣习诵《五经》，若不是遭逢乱世，臣还幻想入京赶考呢。”

“这么说，你定是会吟诗作赋了？”

“臣水平不高，约略能凑上几句。”

李世民转向萧瑀道：“萧公，你出一题，让其吟之。”

萧瑀躬身道：“他们入京面圣，极想得到圣上的恩泽，还请陛下命题最好。”

李世民不再推辞：“嗯，好吧，可是来一个什么题儿呢？”这时，庭院内几只栖在树上的乌鸦被惊起，“呱呱”地绕着屋檐飞行，李世民笑道：“冯智戴，你看，外面有乌鸦飞起，此为题面，你试咏之。”

冯智戴扭头向窗外看去，心中酝酿着诗句，想起自己千里迢迢来京，无非是为了族人能安居乐业，遂吟道：

上林多许树 不惜一枝栖

遂使绕房庭 恓惶乱奔离

此诗句一吟出口，群臣击节叫好。李世民满面笑容，说道：“你既吟乌鸦，更引申他意。不想边鄙酋长，竟然有如此才高之人。冯智戴，你不用忧心。朕将全树皆赏给你，岂唯一枝可依？”

冯智戴与冯盎又复下拜，齐声道：“谢陛下。”

萧瑀赞道：“冯智戴之诗，堪与三国时曹子建之七步诗媲美。只不过曹子建当时面临杀头之厄，而冯智戴今日蒙陛下赐题，顿成章句，流传后世，即是一段佳话了。”

李世民又命二冯平身，轻声道：“朕今后对四夷之人，多加恩信，不动辄胁之以兵威。东突厥破灭之后，朕收拢其众，妥善安置，使其安居乐业，想你们应该听说过。自今以后，你们可安心带领族人，与中土之人和睦相处。冯智戴，你每年至少要入京一回，朕还想欣赏你的诗才。”

冯智戴躬身答应。

此后，朝廷将冯智戴所辖之地更名为归思州，以冯智戴为刺史；将冯盎所辖之地更名为述昆州，以冯盎为刺史。这两州皆属羁縻府州性质，隶属桂州都督府管理。

第二十一回

大理卿慎剖疑案

李世民悔伤人命

李世民这日召来陈君宾，让他到塞上走一圈，向其嘱咐道："塞北之地不宜种植，然那河套地区土壤肥沃，又有灌溉之利，极宜种植。突厥人向来以游牧为主，你要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手把手教会他们农桑之事。朕既然定下教化突厥人之策，须使他们逐步改变游牧的习惯，若他们能在河套上种植成功，尝到甜头，就会影响其他突厥人。陈卿，朕知道你理农桑之事是一把好手，此次前去帮助突厥族人，并非单是劝课农桑，而是大有深意。"

陈君宾一开始听说让自己去塞上种植，有点摸不着头脑，待李世民细说究竟，他方才回过味儿来，躬身答道："臣明白。"

李世民又问道："陈卿，朕改授你为太府卿，这一段感觉如何？"

"臣以往为外官日久，凡具体事可手到擒来。乍一主持太府寺，其府藏管理也还罢了，唯掌财货之政令，感觉有些生疏。许是眼光短浅，不能把握全局所致。"

"嗯，熟悉一段时日，就会慢慢适应了。你有州府理财经验，触类旁通，在这个职位上应该能发挥作用。对了，朕这一段时间一直忙于关注东突厥之事，对天下农事顾及不多。依你眼光，今年农桑收成究竟怎样？"

"当李尚书率军北征的时候，臣心里一开始实在担忧，总怕战事旷日持久，耗费钱粮太多，不料此战短促，耗费不多，且一点都没有影响国内农桑之事，臣心里也就踏实了。看今年的光景，秋收大熟是十拿九稳的。至于今年以后，只要风调雨顺，不出大的灾难，粮食收成绝对没有问题。陛下，今年的租赋收上来之后，府库定然更加充盈。"

"是啊，希望老天能够顺承民意，不降灾害为好。"

"这一点不用陛下操心，即使稍有一些不顺，亦可保相当的收成。"

"怎么讲？"

"臣这些日子仔细想来，觉得眼前的情势能够抵御轻微的灾害。所谓'成

事在天，谋事在人’，陛下登基以来，以‘农为邦本’宣谕官员、百姓致力于农事，以‘抚民以静’制定诸多兴农措施。天下之人以兴农为第一要务，皆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此为取得好收成的最大保证。此外，户部督促各地依势利用渠沟之利，并适当修缮，另经常检查各地水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以前的‘小水则大涝，无水则大旱’的状况。”

陈君宾的这番话说得李世民眉开眼笑，心花怒放，说道：“你有如此的眼光，还自谦目光短浅？好了，你去吧，此行若能教会突厥人耕种，又是大功一件，朕会重重赏你。”

陈君宾退出后，李世民起身走出殿外，令人抬他到大理寺。

杜如晦病重之时，李世民前去探病，杜如晦知道自己日子无多，推荐戴胄为尚书右仆射。李世民原来以为戴胄文墨不精，不宜身居相位，现在应杜如晦之情，不免爱屋及乌，遂决定要授戴胄为尚书右仆射。

谁知戴胄却坚辞不就此职，他恳切说道：“陛下，忠直执法是臣之长处。方今天下靖乱之后，正是将陛下宽仁精神布与百姓之时，臣现在渐入佳境，还是不离开最好。”

李世民见戴胄意志坚决，遂改授李靖为尚书右仆射。今日兴之所至，他想到大理寺看看戴胄究竟在忙些什么。

进入大理寺正堂，就见戴胄居中坐在正案前，大理丞孙伏伽、张蕴古一左一右侍座两旁。堂下立着跪着一干人，正是审案的时候。戴胄见皇帝驾到，急忙带领孙伏伽、张蕴古等人前来迎接。李世民挥手止住他们道：“你们继续审案，朕在一旁听着即可。”戴胄令人搬来一张高凳将其放在堂中的左上首，李世民缓缓坐下，示意戴胄继续审案。

戴胄审的案子是近日轰动京师的一桩大案。东市板桥店主张迪，经营有方，将小店整治得很是兴旺，去年又娶妻刘氏，其妻貌美如花，风流婀娜，引得周围人更是羡慕。这日刘氏回娘家，张迪独自在店中操持，未至中午，店内已客满。其中卫州杨贞等三人宿店后，次日五更时分即离店归家。天明时，有人发现张迪被人用刀刺死，血污满地。京师捕快前来验案，将店中之人尽数扣押，一一问询，这时有人指点说杨贞等三人已于五更时离去。捕快即快马去追，果然追上杨贞三人，捕快将其身上佩刀要过来验看，将杨贞之刀从刀鞘里拔出的时候，只见上面沾满了血迹。这下子，捕快认定杨贞是凶手，将其带回京中，然后囚禁拷讯。那杨贞一开始坚决不承认，后来熬不过受刑之苦楚，只好承认自己是凶手。

按照唐制，各地凡有流放、死刑以上之犯人，需统一送往大理寺复验，经核实无误，再将案卷移交给刑部供皇帝勾决。杨贞现在供认不讳，又有凶器为证，京兆府将其定为死罪，然后将人犯及案卷送交大理寺复验。

由于此案发生在京城之中，传言甚多，戴胄亲自带领孙伏伽、张蕴古复验此案。那杨贞一入大理寺，即叫屈不已。戴胄仔细查问，觉得疑点不少。首先，杨贞与张迪无冤无仇，没有杀害张迪的动机；其二，那把沾满张迪血迹的凶刀是个最大的破绽，若杨贞果然为凶手，其行凶之后定然会将刀上血迹擦干，不会大模大样地留下杀人的证据。

戴胄和孙伏伽、张蕴古商议多次，觉得此事过去已久，当初作案时的痕迹肯定荡然无存，不好复验。他们昼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好计。

孙伏伽来到板桥店，将当日住店之人及平时与店主有来往者，只要年满十五岁，统统将之带入大理寺询问。到了午时，将众人释放，独留一八十余岁的老婆婆，至晚方才放回。第二日，孙伏伽将昨日的故事又重演了一遍。

张蕴古带领两人悄悄来到板桥店周围，他们身着便装，找人搭讪。其中一人，落暮时潜伏在老婆婆的居处，观察入室之人。两日间，就见一名叫夏梦轩的人接连入室找老婆婆问话。

戴胄汇集了各方讯息，觉得有了谱儿，遂让人将杨贞、夏梦轩、刘氏及有关的街坊邻居带入堂上讯问。李世民入堂的时候，他正在讯问刘氏。

刘氏一身素衣，脸带悲戚，眼角落下几滴珠泪，愈发显得楚楚可怜。戴胄问道："刘氏，张迪被杀之日，你缘何突然离去？"

"贱妾那日得到讯儿，说家母身子突然不适，因急急回了娘家。"

"胡说，本官派人核实过，你父你母最近身子好得很，从未有一点小病。本官这里有你家邻居证言，你想看一看吗？"

刘氏眼珠一转，说道："小女子思念父母，回娘家时莫非一定要有理由吗？"

戴胄见到刘氏眼波流转，应答机智，没有惶然之态，是一个有主见之人，话锋一转，又问道："立在那面的有一人名为夏梦轩，你认识吗？"

刘氏眼光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慌，既而坦言道："认识。他是拙夫生前的好友，在店之左旁开有一家书画店，平时与拙夫来往较多。"

戴胄哼了一声，让刘氏起身退往一边。他忽然提起惊堂木，"啪"地一拍，喝道："夏梦轩，跪下！你知罪吗？"

那夏梦轩一身文士打扮，生得体态风流，貌似潘安。他今日被带来大理寺，心想可能要作为证人被讯问，神色相当坦然，现在闻听戴胄呼喊，犹如五雷轰顶，双腿不自觉地跪了下来。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颤声道："小人不知大人何意？小人向来守法经营，与邻里相处和睦，不知有罪。"

“你自恃貌美，手里又有几个臭钱，这些年，你勾搭糟蹋了多少女子？”

“小人至今尚未婚配，来提亲的人相当多，至于说小人勾搭女子，却是无从说起。”

“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某年某月，你骗奸王家之女，结果造成一尸两命，可是有的？”

这件事儿邻里尽知，那王家之女酷爱书画，常来夏梦轩店里购买。这样一来二去，架不住夏梦轩的甜言蜜语，竟然献身，不久怀孕。王家为遮丑，遣人来提亲，谁知夏梦轩尝了新鲜，不肯答应。那王家之女觉得无颜见人，遂上吊自杀，造成一尸两命。

夏梦轩振振有词：“她自寻短见，与小人何干？”

戴胄继续说道：“至于你勾搭有夫之妇，何止数人？知道街坊邻居怎样评价你吗？说你是一条为祸邻里的淫贼！”

那边的刘氏闻言，将一双怨怼之眼，轻轻瞥了夏梦轩一下。

戴胄又一拍惊堂木，喝道：“本官再问你，你是何时将刘氏勾搭上手的？”

这句话宛如晴天霹雳，震得夏梦轩和刘氏都傻了眼。好在夏梦轩多经历尴尬之事，很快恢复了常态，辩解道：“小人与刘氏之夫生前友善，过往甚密。至于说小人勾搭刘氏，那定是不怀好意之人诬陷小人。”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刘氏每到你的店里，你即将店门关起，你们一男一女在内都做些什么勾当？你自以为你们做得天衣无缝，然街坊邻居不是瞎子，他们皆知你们的好事，只可惜独独瞒了张迪一人。诸位证人，你们可据实将夏梦轩之劣行一一说出，不能饶了坏人。”

张蕴古果然叫来了数名证人，他们一五一十将夏梦轩与刘氏勾搭成奸的过程说了一遍。其中细节堪为详细，竟然有人隔着板壁偷听了两人第一次成奸的过程，将两人肉麻的言语当堂复述了一遍。从其对话中可以感觉出，两人成奸非是一人之愿，而是双方有意，水到渠成。

李世民在一旁听知此言，觉得很是有趣。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想那当初听壁之人亦为好事之人，不承想今日到了堂上反成了证据。

戴胄又喝道：“刘氏，你和奸夫跪在一起，速将谋害亲夫一事从实招来。”

那刘氏脸色变得煞白，遵戴胄之命上前跪下，她稳了一下神，镇静说道：“不错，贱妾不该做下对不起先夫之事。然大人说贱妾谋害亲夫，委实是极大的冤枉。就是再借给贱妾几副胆子也不敢办这等伤天害理之

事。何况，贱妾与夏梦轩皆是无力之人，先夫体格强壮，我们又如何是对手？”

戴胄心里暗赞这妇人不是一个瓤茬儿，因转向夏梦轩，冷冷说道：“你们果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要让本官将诸般证据一件件搬到你们面前，方才信服？传薛老太太。”

那名八十余岁的老婆婆在人搀扶下，颤巍巍来到堂上，早有人搬来座儿，让她坐下。戴胄大声问道：“薛老太太，这两日晚上，是否有人到你宅中？他到你宅中又干了些什么？”

老婆婆眼光在堂内转了一圈，然后将目光射向夏梦轩，朗朗说道：“回大人话，老婆子在这里受到大人的热情款待，回宅后，他……”她用手指向夏梦轩，“他就入宅询问。老婆子平时孤独一人，难得有人上门，这夏梦轩进宅之后，又是送礼物，又是好言询问，句句追问大人对老婆子说些什么。”老婆婆年已八十余岁，可眼不花，耳不聋，说话也很流利。

戴胄厉声问道：“夏梦轩，你平日难得到薛老太太宅中一顾，这次缘何如此殷勤？这能说明什么？无非是你杀了张迪，心里发虚，想来打探本官的态度。”

夏梦轩有些慌张起来，然口气依然强硬：“小人与张迪交厚，极想知道到底是谁杀了好友。我找薛老太太问询，亦在情理之中。”

“好，本官不怕你嘴硬。”戴胄又大声道，“传一干人证上来。”

只听门外一阵脚步响，有十数人走到堂上。戴胄不想再给夏梦轩喘息的机会，连续向其发问。

“你们说不是张迪的对手，可是若在酒中下了麻药，那张迪岂不是软瘫如泥，任你宰割？夏梦轩，你那日到三松堂买了一包麻药，现有店主在侧见证。本官问你，这包麻药买用来何用？

“你们奸夫淫妇混在一起，又想图谋张迪的财产，就密谋了一番好计。刘氏为了避人嫌疑，匆匆回娘家以达到不在场的目的。可你忘了，那张迪和夏梦轩晚上所吃的酒饭，还是你到青云楼订来的。这里有青云楼与你接手的伙计，谅你抵赖不掉。

“是夜，夏梦轩与张迪一起吃酒，其间，隔壁的邻居李某因明日有亲戚来京，找张迪订房，看到你们两人在那里相对饮酒。张迪还拉李某过来饮了数杯。李某，当时的情景是不是这样？

“时辰刚交子时，夏梦轩入板桥店找当值伙计，要求借取棉被。伙计觉得你与店主相熟，且以前也来借过，遂将一串钥匙交给你，任你自取。过了半个时辰，你又匆匆赶回，说用不上棉被因而送还，伙计又将钥匙交给你，任你入房放还。夏梦轩，你来取送棉被是虚，偷拿了杨贞的佩

刀，前去杀了昏迷中的张迪，然后将带血的刀子插入刀鞘放回原处以此陷害杨贞，却是实实在在。

“杨捕快，那日主动向你提起杨贞五更出发的人儿，是不是眼前这厮。”

杨捕快拱手答道：“不错，正是夏梦轩提醒小人，让我们立刻去追杨贞三人。”

戴胄冷笑道：“夏梦轩，刘氏，任你们智计周全，终究还要露出狐狸尾巴。”他又猛一拍惊堂木，喝道：“本官这里人证物证俱全，你们纵是千般抵赖，也一样难逃一死。”

夏梦轩在戴胄的连续追问中，早已经败下阵来，他瘫倒在地，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筹措此事可谓隐秘，你缘何如同亲眼见到？”

刘氏见夏梦轩果然招了，心中如同死灰，为乞活命，她泪飞如雨：“大人呀，贱妾与这恶人通奸是实，可他谋害先夫，贱妾却是一点都不知内情。贱妾回娘家，又代订饭菜，皆是他吩咐贱妾去做的，贱妾压根都不知道他想杀了先夫啊。”

夏梦轩见到刘氏反咬一口，狠狠说道：“你这个恶妇，事儿不都是你做出来的？我爱色偷乐是实，从未想过杀人图财，若不是你多次让我杀了张迪图下这么一大笔财货，好过神仙般日子，我焉有今日？哼，你休要梦想，黄泉路上，我们还是做伴吧。”

刘氏如疯了一般扑过去，伸手欲抓夏梦轩，骂道：“好奸贼，你血口喷人。”未及夏梦轩身侧，早有衙役将其按了下来。

一桩冤案真相大白，原来是一对奸夫淫妇行图财害命之事。与张迪相熟之人知道张迪极是本分，且神情木讷，唯知干活，不讨刘氏喜欢。那夏梦轩虽名声不好，然貌美嘴甜，又有侍候女人的本事，惹得刘氏将一颗心都抛在他的身上。既而又想做长久夫妻，才定下除掉张迪之策。这日刘氏见杨贞等人带刀入店，又知他们五更要出发，遂决定当日动手，就有了以后曲曲折折的案情。

杨贞当堂向戴胄叩头不已，涕泣道：“小人此次已知必死无疑，不料竟然有青天大老爷替小人洗雪了冤屈。小人回家后，自会造出大人的长生牌位，日日祷祝大人身体安康。”

戴胄喝令衙役将夏梦轩和刘氏押入死牢，然后微笑着对杨贞说道：“今日案情大白，你可即时回家，至于长生牌位之事，就不必做了。本官为大唐之官，秉承的是皇帝的旨意。杨贞，你今日既洗雪了冤屈，更有大幸，皇帝一直在旁边听着呢，你还不赶快上前叩拜？”

李世民今日来大理寺一身便装，其入堂时并未表露身份，别人仅知道其地位尊贵，却不知道他是皇帝本人。

杨贞听说皇帝一直坐在面前，顿时惊呆了，他跪着爬到李世民面前，叩头不已，语无伦次：“草民沉冤得雪，真是皇恩浩荡，草民……”

李世民立起身来，说道：“罢了，平身吧。戴卿理案最是公正，有冤必申，有罪必罚，你刚才说要为戴卿立长生牌位，回家后就日日祷祝吧。此案所以能攀上你，你本身也有缺失。想那佩刀是用来护身的，可你懵懵懂懂，被人偷走又复送来，没有一点觉察，因有此厄，也怨不了别人。”

杨贞闻言无话可说，只好叩头不止。

戴胄让衙役将杨贞等人带出，堂上仅剩下他们君臣数人。

李世民微笑道：“朕今日来大理寺也是兴之所至，不承想看了一场好戏。众卿家，有你们在大理寺替朕守把，天下即会绝了冤屈，亦是百姓之福。”

戴胄道：“此案影响太大，天子脚下，竟然有人持刀行凶，引起京师震动。臣等想要将之办成铁案，就明察暗访下了一番功夫。今日的情景，圣上都看到了。夏梦轩难抗铁证，率先吐口，那刘氏却是个厉害角色，若夏梦轩也如刘氏那样，决不承认，此事就要大费周折。臣想下一步，只好对他们动严刑。只是这样一来，案子就做得不太漂亮，会大打折扣。”

“以理服人，以证据使其无法抵赖，此为戴卿办案的高明之处。好哇，你们这样做，就避免了屈打成招的弊端。京兆府当初审理此案时，若不是简单地认定杨贞是凶手，继而严刑侍候，刘氏的阴谋也不会得逞，就不会有后来的曲折了。戴卿，你可让人将此案过程详记一遍，朕再以明诏形式转发各地，让各州县以此案例为榜样，明辨是非，避免冤狱，使坏人依法受罚。”

“臣遵旨。”

“朕刚才看了你们的审案过程，既然来了，就干脆看个清楚。戴卿，可领朕入死囚牢里看一看。”

“陛下，牢内光线很暗，味道又不好，最好别去了。”

李世民坚持要去，戴胄等三人只好引导他到死囚牢里探视。

死囚牢设在皇城之外，这里是一个死角，周围没有居民居住，仅有孤零零的一座囚牢。

牢子们事先已接通知，大理卿要陪皇帝来此巡视，他们皆手执火把站立在各个牢门旁边。李世民一入牢门，见牢子们排列整齐，目不斜视，又见地面甚是洁净，遂赞道：“嗯，他们将牢狱管理得不错。朕以前也入牢

探视过人，满眼所见污水横流，那股气味难闻得紧。戴卿，你们做得对，人犯有罪自有法律惩之，不能将其视为猪狗而虐待之。”

他们在走廊里行了几步，李世民看到一间牢房里有五六个人在那里探头探脑，遂指引道：“打开此房，朕要进去。”

门前的牢子打开巨大的锁头，将门推开，大声道：“皇帝驾到，赶快跪迎。”

里面的六名囚犯听说是皇帝到此，一时不知所措，慌不迭地跪下，然不知说什么才好。

李世民入内，回顾戴胄道：“戴卿，这些人都犯了死罪？”

“是，他们的案卷已移往刑部，只等陛下勾决了。”

李世民将六名囚犯看了一遍，说道：“都抬起头来。你们既然犯了死罪，自然有必死之道理。不过案情曲折，其中若有冤屈者，你们也可说出来。”

六人本来抬起了头，听了这话，又复低下。

“你们不要心有顾虑，莫非见大理寺有人在侧，不敢说话吗？你们但说不妨，朕替你们做主。”

戴胄说道：“圣上最注重宽仁慎刑，你们若有冤屈可说出来，当着圣上之面，本官立刻改正。”

这时，其中一名老者缓缓抬起头来，说道：“戴大人断案，最讲究证据，不妄加猜测硬行攀扯。罪人所犯之罪，并未夸大，所以就绝了申诉之意。我们六人，皆是一样心思，唯盼圣上勾决晚些日子，就可以多活数日，万一赶上大赦，还有活命的机会。”

剩下五人连忙点头。

李世民感叹说道：“以律执法，讲究证据，为狱应当若此！戴卿，从你判罪的人犯口中说出这等话，朕心甚慰，你们也可以满足了。”

李世民话音未落，忽听外面有人大声喊道：“冤枉啊，冤枉啊。”

李世民笑道：“戴卿，朕刚才赞了你，那边就有人大呼冤枉，看来这牢中之人并非都认其罪。走，我们看看去。”

与此牢房隔了一个门，就见一人伸出双手于栅栏之外，口中大呼冤枉。

李世民走到门前，问此人道：“你有何冤枉？可一一说来。”

那人涕泗横流，喊道：“青天大老爷，小人好端端地在家，被他们凭空抓到这里，你要替小人申冤啊。”

戴胄喝道：“李好德，你胡说什么？眼前的是皇帝陛下，你还不下拜？”

李好德听说眼前之人是皇帝，“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叩头道：“圣上啊，小人无罪，是有人诬陷小人，请圣上明鉴，放了小人吧。”

李世民回首问戴胄道：“这人犯了什么罪？”

“李好德系相州人氏，经常骂天骂地，今年以来，竟然开口骂圣上，还说自己奉上天之命，要起兵推翻我朝。”

李世民又仔细观察了李好德一番，见他周身肮脏，形容委琐，不像是有大志之人，遂疑惑问道：“他？他有这个能耐？”

“臣也不信，只不过案子移来的时候，证人证言甚是齐整，他确实说了许多妖妄之语。”

李世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扭身向牢外走去。到了院子里，张蕴古躬身向李世民禀道：“陛下，那李好德确实言涉妖妄，然另有隐情。”

“有什么隐情？”

“臣与李好德为同乡，知道此人患有癫疯病，其发作之时就会胡言乱语，自所难免。其清醒之后，将发病之时所说之话尽数忘掉，所以他今日才大呼冤枉。”

“戴卿，是这样吗？”

戴胄答道：“蕴古曾向臣提及此事，臣想到其家中核实一遍，再请太医署为其鉴定。只是李好德新入狱不久，臣近日又忙于张迪的案子，事情就耽搁了下来。”

“依《武德律》，若有人患癫疯病而胡言乱语，是否该惩办？”

“律中果有此条，若其有病，不该惩办。”

“那好，你们赶快将李好德有病与否核实清楚。若他真的有病，可立刻放他出狱。”

“臣遵旨。”

张蕴古喜形于色，躬身道：“圣上明察，臣代李好德感恩不尽。”

陈君宾奉旨来到塞上，随带数百名有经验的农夫及大量种子。突利将他迎入帐中，陈君宾宣示了李世民的旨意。

突利听说李世民让自己的族人学会种地，不免诧异道：“圣上此举有点强人所难了。要知我们族人，生来就知养马牧羊，逐水草而居，若让他们年年月月居于一地，还不闷坏了他们？”

陈君宾说道：“突利刺史此话差矣，你们以前游牧草原，居无定所，完全靠天公赐给你们衣食。这几年塞北大旱，草枯缺水，使你们受损不少。若从此定居一地，开荒种植，即可免了此虞。圣上的这番心意，实实在在是为你们着想。”

突利想想也有道理，然面有难色，叹道：“要想说服族人舍牧就田，难啊。”

“不妨，我沿途见夏、胜两州之地，水草肥美，可让他们一面放牧，一面种植。突利刺史，我此来带有帮种之人，圣上还专门赏赐了种子。明日，你带我到河套地区查看一番，先决定下种的地方。”

河套地区位于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之南，河水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其水清澈舒缓，在其主河道之北，又平行着马加河与河水相通，其间生成方圆数百里的套状地区，该区域内水网纵横，土地肥沃，极宜种植。

陈君宾和突利骑马绕河套转了一大圈，陈君宾兴奋地挥鞭指道：“真是好土地啊！突利刺史，你看此地四季不缺水，土壤肥沃，可以种植各种庄稼。嗯，若把日期计算好，将江南的稻米引种至此，亦未尝不可呢。”

突利笑道：“陈大人见了此地兴致盎然，我当奏明圣上，就让你长期在此安营扎寨，专心经营此地。”

“好呀，我求之不得。临行之前，圣上问我到了京中是否习惯，我回答说很闷。若圣上答应，我就将家人带来，长期在此开荒种地。”

两人知道这是戏言，当不得真，因为李世民压根儿就不会答应。

陈君宾一心在这块土地上，说道：“突利刺史，明日我们就开始动手吧。你挑选一些人，让我的人手把手教他们，争取一年有成。”

突利点头答应。

回帐的路上，两人在马上扯些闲话，突利问道：“陈大人，你刚从京城中来，可知道颉利的近况？”

“他呀，听说待在京城里很不习惯。除了上朝以外，就日日待在家中足不出户，和外人没有来往。听说他郁郁不得意，数与家人相对悲泣，容貌枯惫。”

“颉利的性格不是这样，他以前好动，怎么忽然变了性子？”

“是呀，圣上也是这样想。圣上心想颉利定是心情郁闷，就想给他换一个环境。知道虢州吗？虢州那个地方多麋鹿，可以游猎。圣上想授颉利为虢州刺史，让他到那里换换心境。孰料颉利不知如何想，向圣上辞谢不愿前往，依旧留住京中。”

突利长长叹了一口气，感叹道：“为人太过刚强则易折，颉利若一直转不过弯儿，必摧其自身心力。昔日汗国强盛之时，他不加珍惜，终于使其败落。到了眼前的境况，他仍思昔日的荣光，唉，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大唐强盛，不以威权欺凌四夷，真正是四方归心。每月，我这里都有数拨人经过，前往京师朝贡。这些人，皆是汗国以前所辖部落之人，瞧他们那兴冲冲的样子，以朝贡为荣。大唐以德服天下，这番心情我也是刚刚体会出来，想颉利肯定还不能想到此点。”

陈君宾微笑道：“突利刺史能体味圣上的这番心意，其实不易。你下次入京时，不妨找颉利谈论一番，使他能有觉悟，心情也会好起来。”

突利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李世民导人谏诤，臣下踊跃上疏，蔚然成风。御史台中有两人，名为权万纪和李仁发。他们累累上疏，言及百科之事，提出了一些相对不错的建议，获得李世民的信任，被授为侍御史。该职位负责纠察百官之失，可以随时弹劾，提出惩办意见。这两人商议要将百官的一举一动都掌握下来，遂暗暗在各衙署内布置眼线。一段时间内，他们能将百官之失及时举报到李世民那里，因此，愈发得到李世民的信任。然他们的手段太阴，百官有一点错处往往夸大数倍，渐渐引起了百官的反感。只是碍于皇帝宠信他们，一时敢怒不敢言。是时，马周也入御史台为侍御史，稍稍明白了他们的手段，以为其手段不光明正大。权万纪碍于马周是皇帝钦点官员，不敢过分得罪，但仍然忍不住讥刺道：“侍御史的职责就是弹劾百官，若仅以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说一些大道理，不都是废话吗？要想称职，总要弄出一些皇帝不知道的事情，方见手段。”

权万纪和李仁发这日从大理寺内线处得到情报，两人如获至宝，急忙写出奏章送往宫中。

李世民午休之后，看到了权万纪和李仁发的奏章，他阅罢大怒，立刻写了一份手诏让送往刑部。

刑部见手诏上仅写一行字：“速将大理丞张蕴古拉往东市，斩讫报来，钦此。”他们不敢怠慢，急忙带人到大理寺去捉张蕴古。

李世民在殿内来回转悠，心中暴怒不已，恨恨骂道：“这个该死的张蕴古，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竟然敢愚弄朕，该杀，该杀。”

他焦急地在殿内等待刑部复奏，因等待不及，又派一名太监去催。

这时，一名太监来报：“皇上，大理卿戴胄在殿外求见。”

李世民知道戴胄此来是替张蕴古说情，恼怒更甚，说道：“不见，让他在殿外候着。”

过了一会儿，那名太监又来报说：“圣上，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门下省侍中王珪、秘书监魏徵前来求见。”

“哼，又是来替张蕴古说情的。让他们也在殿外候着，待张蕴古人头落地，再放他们进来。”

这样约过了一个时辰，刑部尚书方入宫复奏：“奉圣上旨意，已斩了张蕴古之头。”

李世民斥道：“你们办点小事就这么拖拖拉拉，竟然用了一个多时辰，砍个头就这么艰难吗？”

刑部尚书想不通李世民今日缘何这么大的火气，申辩道：“陛下在贞观之初曾经说过：死者不可再生。从此每处决死囚，须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今日杀了张蕴古，因是圣上特诏，就省了这些程序，臣以为办事的速度不慢呀。”

李世民不耐烦地挥手道：“好了，你退下去吧。”

刑部尚书言犹未尽：“陛下，张蕴古到底因何罪致死？按照朝廷的制度，每杀一人，须将其死罪原因张榜公布，以警示后人。”

“朕回头另有诏令，届时你自会知道原因。”

刑部尚书张了张嘴，有心再说话，终归不敢，遂躬身退下。

李世民退回案前坐下，然后挥手道：“让他们都进来。”

戴胄等四人一溜儿进入殿内，戴胄走在最前面，李世民见他眼角挂有泪痕，知道他已得知了张蕴古的死讯。

四人向李世民行礼，李世民问道：“你们挑这个时辰入宫，有什么事儿要奏？”

戴胄说道：“臣急急入宫，是见刑部拿着圣上手诏，入大理寺将张蕴古抓走，并送往东市斩首，就想找圣上讨一个情儿。现在张蕴古的头已落地，救之已晚，臣想问个明白：张蕴古到底犯了什么死罪？”

魏徵、房玄龄、王珪也奏道：“臣等前来，正为此意。”

李世民冷笑道：“张蕴古平日一派儒雅之气，现在看来，他其实是道貌岸然，心怀鬼胎。你们想不到吧，他竟然敢来愚弄朕！”

张蕴古原来是庐江王李瑗的幕僚，李瑗谋反被杀，李世民下令不追究牵

连者，这样，张蕴古辗转入了京城。张蕴古入京城后向李世民献上了自撰的《大宝箴》，其中论及时政，观点精辟，且文辞凝练，博得了李世民的嘉奖，被授为大理丞。任职之后，他勤恳务政，公正处事，口碑相当不错。

戴胄追问道："臣愿闻其详。"

"好吧，朕若不将其中详细一一说出来，谅你们也不会甘心。戴卿，记得那日朕去狱中巡察吗？其中有一名叫李好德之人大呼冤枉。张蕴古当时对朕说，这李好德犯了妖妄之罪，是因为他患有癫疯病，犯病时说话胡言乱语，自所难免。朕当时也信了这厮的言语，嘱你访查清楚，若李好德果然有病，可以立即放出。"

戴胄点头道："不错，确有此事。臣得了圣上的旨意，立刻派人出外访查，并让狱医为其会诊，事有凑巧，那李好德昨日在狱中又犯病。臣正准备将此事向圣上奏闻。"

"哼，你想不到吧。那李好德之兄为相州刺史，是张蕴古的好友。张蕴古那日得了朕的言语，晚间即带酒食入狱室与李好德同饮，他们在那里吆五喝六，好不热闹。就是在这个晚上，张蕴古将朕的言语告诉李好德。到了第二日，那李好德在狱中得意忘形，逢人就说：皇帝已饶我罪。你们看，张蕴古以大理寺之官，却与囚犯混迹一起，既馈酒肉，又入狱共饮，无非因为那李好德是其好友之弟，就存心包庇。他处心积虑套了朕的话，使其谋得逞，存心想愚弄朕，你们说，他该不该杀？"

戴胄顿首道："陛下，张蕴古与囚犯同席，露泄陛下之语，与囚犯又有亲密关系，确实有罪，然其罪不至死。陛下，臣派人访查清楚，那李好德确实患有癫疯病，他前日在狱中又发作一次，狱医入室确诊。张蕴古所奏并非虚妄，确有其事。"

"哼，焉知不是张蕴古通风报信之后，那李好德在狱中诈疯呢？"

"臣之证据确凿，不敢欺瞒圣上。"

房玄龄、魏徵、王珪在旁边听着他们君臣两人辩论，心里头升起一阵寒意。他们想不到李世民居于大内之中，却对外面的动静知道得一清二楚。像这狱中之事，从人之背景到诸般细节，举报得事无巨细，犹似亲眼看见。

魏徵谏道："陛下，臣想戴大人之言，亦有道理。那张蕴古确实不该泄露圣上之语，且有瓜田李下之嫌。若李好德果然有病，则张蕴古所奏并不虚妄，其有罪当罚，然罪不至死。陛下不信戴大人之言，然臣想那向圣上奏事之人，是否也有偏颇之处，乃至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呢？"

王珪也奏道："圣上原来规定有制度，凡死刑之人须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处决之前还要由刑部履行查核之责。圣上今杀

张蕴古，就免了这些程序，臣以为有些不妥。”

李世民见这三位大臣都替张蕴古说话，又见房玄龄在一旁默默，因问道：“玄龄，你以为呢？”

房玄龄缓缓说道：“陛下曾经说过：死者不可复生。张蕴古今日被杀，其即使有罪，也须慢慢审理，核查清楚，以不负天下之望。事已至此，还望陛下将各方之言验证一遍，方为不枉。”

房玄龄的言语虽然比较缓和，但李世民听得出来，他明显和其他三人一个鼻孔出气，也就不想听下去，遂挥手道：“朕今日心情有点乱，此事明日早朝时再说，朕今晚会好好想想此事。你们退下去吧。”

李世民是夜沐浴一番，不令人侍寝，独自一人倚长灯之下读汉人之赋。汉赋之中，他偏爱枚乘的《七发》，不仅因为该赋有华丽的辞藻，更喜其中那汪洋恣肆的结构及此起彼伏的警句。因读的次数不少，他对其中的一些段落能够背诵。此时他触目所及，只觉语句熟悉且字字珠玑，遂诵出声来，一气读完，待他诵到“于是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的结尾句子时，心情也因此舒畅起来，就披衣而起，绕室漫步。

想起了白日之事，他现在彻底回过了味儿。自己当时暴怒之下，认为张蕴古耍了小花招行包庇之事，难以听进戴胄等人之劝，才误伤了人命，现在追悔莫及。看来人之性格确实有缺陷，若兴之所至不加抑止，就会做出乖张之行。自己多次说过要以秦始皇、隋炀帝为鉴，日常平静之时还做得不错，一遇情绪波动时就将之抛到九霄云外。像自己多次说过“死者不可复生”，“国之大莫大于法”之语，缘何一到此关头就忘得一干二净呢？这次杀了张蕴古，上次杀了卢祖尚，两个官声不错的吏员死于自己之手，自己的这种行为又与隋炀帝之行有何不同？

李世民懊恼地走到窗前，用力一把推开窗子，一阵风恰好透窗而入，吹得他脑子更加清醒起来。

明日如何处理这尴尬的后事呢？

李世民躺在榻上，在上面翻来覆去思索此问题，迷迷糊糊中，也不知到什么时辰方才入睡。

第二日一大早，只听净鞭三响，百官鱼贯进入两仪殿参加朝会。李世民待群臣奏事完毕，方才说道：“朕昨日错杀了张蕴古，现在追悔莫及。可是张蕴古的脑袋已经落地，朕再后悔，他也不能复生了。朕想了一夜，此事错在朕身，因要惩罚自己。虞卿，你过来。”

虞世南出班站立在李世民的面前。

“你立刻代朕拟出《罪己诏》，将朕错杀张蕴古的过程详细写出，表达朕之追悔不及心情。诏成之后，今日要明发天下，使天下之人知道朕之

失。”

李世民因为错杀一人而发《罪己诏》，实在大出群臣意外。自古以来，人们奉行“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信条，多少皇帝滥杀无辜，臣下以为这是皇帝的权力，不敢有言。像张蕴古之罪虽不至死，毕竟也有错的地方。因此颁发《罪己诏》，群臣中有部分人认为是小题大做，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容易降低皇帝的威信。

果然，有数名大臣出班向李世民哀求，请其收回成命。

李世民坚决不同意，说道：“皇帝的威严不是靠严厉来维护，须使臣民知道，皇帝不是神灵，也有犯错的时候。如此，上下同心且互相监督，方是治国之大道。为人者皆爱顾及颜面，然因顾颜面忘了处事的规范，所失会更多。朕为皇帝，一言一行皆对天下影响甚大，若为维护暂时颜面好看，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长此以往就会失了天下。虞卿，你速速拟诏，晚间前要明发出去。”

虞世南躬身答应后退回班中。

魏徵及戴胄等一班人见李世民如此悔悟，心里顿时释然。房玄龄出班奏道：“圣上如此高风亮节，臣等心里实在明朗。臣等掌刑部，未遵守决死刑犯须三复奏的条文，也有失处，请圣上一并降罪。”

李世民挥手道：“刑部当时坚持要三复奏，朕暴怒之下不许，则此事错在朕一人，与你们无涉。玄龄，张蕴古人死不能复生，你可嘱吏部前去抚慰其家人，可以复其官荫以为补偿。”

“臣遵旨。”房玄龄答应后退下。

李世民将戴胄叫出来，说道：“张蕴古此次被错杀，主要因为朕雷霆一怒，将朝廷制度都抛在一边。假若依三复奏的程序去办，将时间缓了下来，朕也许会在镇静之后，不坚持杀之。由此来看，这处决死刑的程序非坚持不可。”

戴胄奏道：“处决死囚须三复奏的条文，自《北魏律》至《隋律》皆有之。隋末大乱，炀帝敕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不需奏闻，皆斩。由此将杀人权下放至州县，无异鼓励臣下滥杀，使不少无辜者冤死在刀斧之下。我朝颁布《武德律》之后，将决死权集中于中央，不至于滥杀无辜，可前有卢祖尚，现有张蕴古，皆因陛下严词之下，有司不能坚持制度。由此来看，能否坚持制度，关键在于陛下。”

李世民觉得戴胄的话很刺耳，然细想想也是这个理儿，遂转身取过两支金箭，令身边太监送下台去，说道：“此箭自今日起，一支置于大理寺，一支放于刑部，你们见此箭如见朕亲临。今后理案判断时，你们须以国家制度及程序行之，若朕再有临时之语与法相违，你们可持此箭找朕说理。你们行事但凡依国家制度，则此箭之威力大于朕本身。”

房玄龄和戴胄接箭在手，感到手中之箭沉甸甸的。此箭今后对别人不具效力，唯对皇帝本人进行制约，自古至今，这样的事儿委实不多见。

李世民又想了一下，说道："为了避免再犯误伤人命的错误，律令的条文须修改一下。自今以后，诸州决死囚时须严格执行三复奏的程序，至于京城以内，两日内须复奏五次，这样相对慎重一些，可以避免冤错案的发生。"

李世民又想起修改《武德律》的事儿，便将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叫出来询问。房玄龄现任尚书左仆射，总理全国之务，要忙碌一些。而长孙无忌以开府仪同三司参与朝政，时间上相对闲暇，其精力多放在主持修改法律之事上。

长孙无忌奏道："臣与房仆射主持修改法律，共召集学士凡二十三人，现在已将前朝律典悉数收罗，以《武德律》为蓝本，对其中的律、令、格、式逐条对照，先汇成集注，再依现实逐条删减。争取再过五年，使新法出台。"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法为国之权衡，时之准绳也，须谨慎为之，不能有漏洞。无忌，玄龄，你们制定新律时，要以错杀张蕴古为鉴，以宽仁慎刑之精神厘改之。且要法令统一，不能律文互出，造成漏洞，为人所趁。"

房玄龄、长孙无忌躬身领旨。

魏徵奏道："律令形成之后，不可数变。立法时须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愿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之内无须变更。"

李世民笑道："魏卿所言保持律令之稳定，这一点很重要，为立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是新法成就之后，百年不变，朕看这一点断难做到。"

戴胄又奏道："臣判案之时，觉得以往法令太过繁琐。甚至一罪之中，竟然有数条说法。律令不简约，让我们这些执法之人不能尽记，易生繁文，导致严刑。臣以为所定新法，务使简约，便于操作。"

长孙无忌不同意戴胄的说法，驳斥道："天下万端，若归于一条刑之，必使执法者望文生义，凭空中猜测良多，使法令失了本意。"

李世民同意戴胄的建议，说道："朕观隋律，见其中有斩刑二百余种，流刑有一百余种，可见其律繁而苛。无忌，戴卿让新法简约，仅是说了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以宽平的原则厘改之。比如将斩刑改为流刑，将流刑改为徒刑。法律的作用不在罚治本人，关键在于警示他人不可再犯，就是将人都杀了，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朕今日在这里说一条原则，新法成后，其斩刑及流刑条目各自不得超过一百条。"

李世民又唤出戴胄和刑部尚书，谆谆告诫道：“至于新法未成之前，你们还要以《武德律》为基准判案。判案之时，要以宽平的原则慎用死刑、流刑。如此一来，你们的肩头责任很重，若执法之人心术不正，极易发生卖狱之事，这样，御史台定然会参这些不法之人，则咎由自取。”

戴胄和刑部尚书顿首道：“臣等当先正自身，再诫约属下，不敢胡作非为。”

第二十二回

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

经历了误杀张蕴古事件之后，李世民沉闷了数日。他深刻自责，以为造成误杀事件完全是自己一手造成。那日魏徵询问道，到底是何人奏闻此事？李世民默然不对，未说出权万纪和李仁发的名字。他以为他们作为侍御史，及时向皇帝奏闻百官之失，为其应尽的职责，至于错杀张蕴古，罪不在奏闻之人，关键还在皇帝自身。

从内心里说，李世民还是欣赏权万纪和李仁发的。这两人竭尽全力，时刻观察百官的动静，将其言行及时上奏给李世民，使他及时察觉到百官的动态，无疑是自己灵敏的耳目。

权万纪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甚至将一帮宰臣都不放在眼里。还在张蕴古事件之前，两人就上疏指责房玄龄、王珪，说他们掌内外官考，考课百官时由其好恶而妄下评语，致使考课很不公平。

这让李世民犯了难，房玄龄和王珪是自己亲信的大臣，两人素来谨慎且忠心为上，按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儿，然权万纪和李仁发言之凿凿，应该不是无端之语。李世民有心想叫来房玄龄和王珪责怪一番，又怕不妥当，遂使人叫来魏徵问询。

魏徵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即说道："玄龄与王珪皆是朝廷旧臣，素以忠直闻名，为陛下信任。他们考课众官，京官与外官相加，总数有千名以上，其间若有一二人之考课与事实不符，亦属正常。"

"若按魏卿的意思，朕没必要去查问他们？"

"是呀。臣以为玄龄与王珪非为阿私，若果是事实，陛下也不便直言相斥于朝廷，可委婉转告令其驳正；若所谏者其言虚妄，须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句话，即会挫伤玄龄和王珪心智，更为不美。陛下，臣这样说，非是偏爱他们，是从该事的大处着眼。"

"嗯，如此，朕就按下不问。魏卿，朕一直以为你遇事直抒胸臆，没有任何顾忌，然从这件事上来看，你并非一竿子直到底呢。"

魏徵不直接回答李世民的话，反问道："臣想向陛下举奏之人，定是那权万纪了，是吗？"

李世民点头。

魏徵接着说道："陛下，臣每每举谏，皆从事件大处着眼，不拘泥于细枝

末节，这就是臣与权万纪的差别所在。恕臣直言，权万纪的话有时候言过其实，请陛下闻奏时三思。”

“权万纪近年来恪守本职，随时察群臣之失，其所上奏章，数量列群臣之首。魏卿，别是因为他抢了你的风头，因而嫉妒吧？”

魏徵拱手道：“陛下此话言重了。臣以谏诤闻名，本意是开群臣谏诤之风气，至于有人才具超臣之能，他们一样为国效力，臣见之唯有欣喜，哪有一点嫉妒的念头。权万纪与李仁发固然勤勉，然有两处地方与臣等不同，臣心里委实担忧。”

“有什么地方不同？”

“第一点，他们的心机有了偏差。他们主纠察百官之失，却忘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主旨，一味去查访百官的错处，不问产生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挟陛下之威，视百官如草芥，势必造成百官战战兢兢，惊惧不安，使他们缩手缩脚，做事只求平安，不敢有错。陛下，什么人才没有错呢？不干事的人永远都没有错，干事的人必然有错，且干事越多，错处难免越多。难道，他们想使百官成为不干事之人吗？如此，天下大事与庶务，谁来替陛下办理？由此来看，权万纪他们以卑小之心态，唯查错处，不思大道，就失了为人臣的道理。”

李世民微笑道：“你说得有道理，然群臣之失总要有人去查，至于如何处理，还要由朕来断之。此点不用多说，你接着说第二点。”

“第二点，权万纪和李仁发这样做的目的，想以此来向陛下邀功，以图仕进。以此例为证，玄龄与王珪考官之时，他们作为侍御史同堂考课。既然以为不妥，缘何不当堂向玄龄提出？反而当面不说，回去后具状向陛下邀功。从此点上就可看出他们心术不正，请陛下明察。”

李世民一时默默不语，觉得此两人的心地确实有些阴暗，然两人毕竟是自己欣赏的耳目，他现在还转不过弯儿来。

魏徵见李世民不以为然，不想再多说，遂躬身退下。

魏徵走后，李世民仔细品咂他刚才说过的话，这次错杀张蕴古之后，他大为震动，心里对权万纪和李仁发就有了些许疑问。

事情也很凑巧，房玄龄不知怎么惹起了权万纪和李仁发的怒火，两人先是搜集了房玄龄的一些小错处，具成一疏，又联手写了一篇《拔士论》，其中的主要意思是人之思虑有限，一个人不可以总管数职，以此来说明房玄龄居要职而不能称其职，隐含有换掉房玄龄的意思。

李世民看罢他们的奏章，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然后让人唤来魏徵和马周。

两人入殿施礼之后，李世民令将权、李两人的奏章交给他们看。魏徵、马周低头细阅奏章，李世民举步向窗边踱去，就见秋日的光芒呈金黄色，将殿外涂满了一层。今年由于风调雨顺，加上百姓精心呵护，金秋季节果然又取得了大熟。各地来的奏章显示，他们按期收缴了租赋，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市面上的粮价应声而落，每斗谷仅值十钱，是近二十年来粮价最低的一年。

按照往年的惯例，若有如此好的年成，李世民早在芙蓉园里召集群臣设宴赏菊了。然因为有错杀张蕴古的事儿，他一直提不起兴致来。

李世民转身又踱了回来，走到两人的面前，见他们还在那里全神贯注地阅读，遂不耐烦道："你们皆有一目十行之能，左右就那么一点破事儿，还值得你们如此认真？"

魏徵抬头道："这权、李两人不知为何对玄龄如此上心，观其情状，非要将玄龄扳倒不可！陛下，臣所以细细读来，就是要窥破他们为何有这般良苦用心。"

李世民目视马周道："马周，你与他们皆为侍御史，此事若由你来说，当怎样处置？"

马周躬身道："陛下，臣闻自古帝王欲致天下太平，须赖股肱之臣之力，房仆射随陛下日久，大至军国之谋，小至台阁规模，其赞襄多矣。权、李两人多择房仆射细小之处，似有以偏概全之嫌，臣为侍御史，断不会从此处入手。"

魏徵思索了一下，说道："陛下，权万纪上次奏闻玄龄与王珪考官不平，臣后来细细想来，觉得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趁陛下广开言路之机，企图浑水摸鱼，以达到诬陷好人的目的。其不是谏诤，而似讪谤！"

李世民问道："讪谤？魏卿，你是如何来区别谏诤与讪谤的？贞观之初，朕为开言路，曾赐给孙伏伽兰陵公主园，此后，以你为首，群臣渐开纷竞直谏之风气，权万纪与李仁发上疏言事，亦似谏诤啊。"

"陛下，所谓谏诤，是以无私之心，以激切之语，言及政体及君主之失，其主旨以国事为要，不以私情而毁一人。像臣以往谏诤，多指陛下之失处。臣这样做，非是单纯想找陛下的错处，须知君国一体，陛下之身与国脉相连，陛下闻谏修身，则是天下之福。所谓讪谤，即是无识之人胸怀私情，以细枝末节，据此恶语中伤，徐图扩大，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依魏卿这样说，权万纪与李仁发即是讪谤了？"

"对呀。无识之人，好行谗毁，交乱君臣，与国无益。陛下任用玄龄等股肱之臣，非是因他们昔日功高，实际因他们皆有德才的缘故。权万纪他们这样做，达到的效果即是离间君臣之情，为小人之行也。且君臣交

恶，君主雷霆一怒，臣下定然遭殃，若长此以往，臣下缩手缩脚，非是陛下之福。”

“这样的话，你上次已经说过了，朕还没有忘记。”

“陛下，隋炀帝暴政之时，如虞世基等小人，采用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媚皇帝，对下则威福自重，损坏朝纲。到了我朝，皇帝推行清明政治，一些小人就改换了方式，像权万纪、李仁发等小人，他们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受其蒙蔽，以为其忠直，借以警策群臣。权万纪等人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其所奏之事，往往夸大其词。陛下这样做，其实是昵奸臣而损自身，张蕴古被错杀，即是最好的例证。”魏徵的这番话，说得李世民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弄得他情绪不定。

马周观察李世民的神色，知道他听了魏徵这番犀利的话，有点承受不起，遂改换话题禀道：“陛下，权万纪在各衙司里安插耳目之事，果然是奉旨而行吗？”李世民不明所以，迷茫地问道：“安插耳目？这又是什么意思？”

马周叹了一口气，说道：“果然是他们擅自行事！臣沐皇恩入了御史台，那日权万纪和李仁发找到臣，说圣上有旨，须在各衙司里安插耳目，以便就近观察百官动静。臣初来乍到，不明所以，就未作答复。权万纪见臣不配合，当时就冷笑道：‘你沐浴皇恩，从一布衣擢为职官，如今有圣上旨意，你却不奉旨，是何道理？’臣答道：‘圣上的旨意定当遵从，然我初来御史台，须先熟悉台内事务，待过了这一段时间，定然随你们出外访查。’他们见臣意志坚决，遂悻悻而去。”

“后来怎样？”

“后来，这两人很是忙碌，在各衙司物色人选，然后秘密晓以圣上之旨，说服其留意衙中主官动静，然后急传给他们。张蕴古那日入狱进酒，即是他们设在大理寺的眼线及时报出的。”

李世民一听，顿时大怒，一掌拍在案上，骂道：“反了，反了，这两人伪称朕旨，找死！”他向一名太监吼道：“去，传戴胄速来见朕！”

魏徵闻言将眉头皱起，叹道：“权万纪他们这样做，陷圣上于不义境地。外人若闻知此事，定然说圣上是他们的主使。”

李世民大怒，在殿内转来转去，吼道：“这两贼实在该死！朕多次说过君臣如同鱼水，他们在各衙司里安插耳目，群臣定然以为是朕让他们这样做的，如此，群臣会认为朕所言皆是虚话，以为朕骨子里并不相信他们，才有此防范措施。哼，朕定斩两贼之头，以洗雪朕之蒙冤。”

魏徵拱手道：“陛下以前多次说过，曹孟德多行诡诈，深鄙其为人。陛下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使诈道以御臣下。权万纪、李仁发不识陛下之心，妄想以一些卑劣之行取信于皇上，其势断不能久，终究要败露，陛

下决意处置他们，则群臣定会拍手称快，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停步道：“魏卿，看来人之欲其实难抑啊。流水清浊，在其源也。权万纪以讦为直，以谗为忠，其实还是投朕所好，因而大行其道。唉，朕力图以明君来匡正自己，自诩做得不错，谁知还是盲人摸象，不知全貌。这两人行此事日久，众卿定是大受其害，是吗？”

马周答道：“臣多次明访各衙司，他们见了御史台来人，有噤若寒蝉之状。”

魏徵说道：“他们见了御史台之人，其畏惧之状仅是表象，暗地里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如此一来，群臣对权万纪他们又恨又怕，对朕呢，定是一片怨望之心了。”

魏徵答道：“陛下所言极是，臣听闻后向陛下犯颜直谏，奈何陛下听不进去，权万纪他们不免更加得意。”

李世民悠悠言道：“魏卿，朕知错了。想是朕即位以来，所行措施皆收到成效，这几年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前些时又拿下东突厥，心中不免得意，就疏忽了克制己欲。”

马周听李世民提起东突厥，急忙插话道：“对了，权万纪那日对臣下提起，说东突厥告破，皇帝在京中赐予突厥人官职上百名，这些人在京中居住，保不定他们再行阴谋之事，也想在突厥人中安插耳目呢。”

“该死！”李世民又是一拍条案，脸色变得铁青，“朕视华夷为一家，权万纪这样胡闹，定然会寒了这些突厥人之心，不是将朕的这番苦心尽付诸东流了吗？”

李世民又喃喃道：“萧公作为御史大夫，知事御史台，难道就没有发现权万纪他们的劣行？竟然不管不问吗？”马周辩解道：“萧公忙于参知政事，对御史台的细务留心不多。他在衙内多次说过，当初圣上曾经责怪过房、杜仆射陷身于事务堆里，因让我们这些下属各司本职，不需要事事皆报。”

李世民斥道：“朕当初确实责怪过玄龄与如晦，然并没有说过让他们放手不管。管理好本衙的事务，是主官之职责。萧公这样讲，失于偏激了。”

这时，戴胄进入殿来。待其施礼毕，李世民吩咐道：“戴卿，你速派人将权万纪及李仁发押入大理寺中。”

“陛下，此两人犯了什么罪？”戴胄抬头问道。

李世民将那份上疏抛给戴胄，说道：“这两人妄事毁谤，欲离间我们君臣

之情，此罪一也；他们假传朕意，擅自在各衙署内布置耳目，以监督百官，此罪二也；他们以讦为直，以谗为忠，妄想以此邀宠，此罪三也。”

戴胄以前也风闻这两人的劣行，只是辨不清谏诤与谗毁的区别，才不敢下手，现在皇帝下旨捉拿此两人，心中大喜，答道：“臣遵旨，这两人妄行其是，惹动群臣之怒，是朝中的祸胎，圣上此举定然大快人心。陛下，只是律中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如何定罪？”

李世民断然道：“从严从重！他们假传旨意安插耳目一事最为恶劣，且流毒弥散，太伤人心。仅此一条，就是死罪。”

魏徵谏道：“陛下盛怒之时，定然嫉恶如仇。依臣意见，此两人之罪由大理寺依律定之，然后布告天下，使人人知闻。”

李世民同意魏徵的意见，嘱戴胄速去办理。

戴胄走后，李世民喟然叹息道：“朕自即位以来，谋求和谐之君臣关系，如魏卿你们纷竞直谏，就是和谐之表现，朕心甚慰。不料变起叵测，险些被此二人坏了大事。须知良臣之重要甚于君，昔蜀后主刘禅昏弱，因有良臣诸葛亮辅国，才维持了三国鼎立之局面。朕若听了权万纪之语，将玄龄等人换下，后世定然会说，朕连蜀后主都不如。”

魏徵拱手道：“圣上毕竟识破了两贼的奸心，是大唐之福。依臣看来，他们若将玄龄参下，毕竟事小，若是其布置的耳目网成了气候，那才是极大的祸端呢。”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若其成了气候，定然造成君臣相猜、群臣人人自危的局面，届时，你们定然唯唯诺诺，不敢言语。马周，你们作为侍御史，今后监察百官，须使正道，不可再用歪门邪道损朕名声。”

马周躬身道：“臣谨遵圣旨。”

“魏卿，你要拟一道诏，其中要申明：自今以后，有上述讦人小恶而失大节者，当以谗人之罪惩之。”

魏徵躬身答应。

李世民又叮嘱道：“此诏中要说明谏诤与讪谤之区别。朕自贞观之初开始导人谏诤，数年来蔚然成风，若今后有人惧怕讪谤而不敢开言，亦非吾意。有句话叫作矫枉过正，我们不可蹈此覆辙。”

魏徵顿首道：“陛下这样说，臣深为折服。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魏卿的话，有时率性而发，也有现在温和的时候。嗯，不错，为君者若不能知人，知人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确实为一糊涂君主。马周，朕简拔你于布衣之丛，可谓知你任你，然后面的两句话做不到，就不是尽善尽美。朕今后力图擦亮眼睛，明辨忠臣与奸臣的差别，让你们这些忠臣放心：朕不是喜怒无常之人，不会凭空冤枉一个忠臣。”

魏徵拱手道：“陛下，臣以前说过，此生追随陛下，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

李世民恍然大悟，连声道：“对，对，你们追随朕，不可做忠臣，希望你们都是良臣。马周，看你迷茫的样子，恐怕不明白个中原因吧？魏卿，你将其中道理再说一遍，也让朕重温一回。”

魏徵侧过头将比干等人的事迹说了一遍，马周顿时明白了魏徵的苦心，拱手道：“臣明白了。臣今后既做良臣，也做忠臣，作为臣子，要以国家为重，个人的事儿不用考虑那么多。”

“哈哈，魏卿，瞧马周的境界又比你高上一层。不过，朕知道你想用如此比喻致劝诫之意，也就不怪罪你了。”

魏徵明白李世民这是在说笑，遂转向马周道：“哼，想不到朝中还有一个愚忠之人。马周，你愿意做忠臣，就由得你，我却不奉陪了。”

三人皆相对莞尔。

到了傍晚之时，萧瑀闻听大理寺将权万纪、李仁发下在狱中，不明白所以。他找到戴胄问讯，戴胄说是奉旨而行。萧瑀扭头就走，闯宫求见李世民。

李世民此时正召来房玄龄、长孙无忌、王珪、温彦博说话，那萧瑀入殿向李世民施礼后，直截了当问道：“陛下，权万纪和李仁发两人一直忠心办事，向为陛下欣赏，缘何不明不白就将他们投入狱中？”

房玄龄代答道：“想是萧公不知，此两人背着你在各衙署中广布耳目，行讦谗之劣端……”

萧瑀不客气地打断房玄龄的话，说道：“什么讦谗之劣端？他们不过发现了你和王珪的一些短处，房仆射，这些事儿不是你和王珪做出来的吗？你们对朝廷尽管有大功，但不能尽掩一切，你说，权万纪和李仁发是凭空捏造事实，妄图来诬陷你们吗？”

房玄龄和王珪顿时变得哑口无言。

温彦博劝道：“萧公，你不能一味上火。权、李两人以谏诤之貌，行卑劣之实，圣上已经洞察了两人的奸谋。你想想，他们布置耳目四处打探百

官的隐私，若此风一开，定然形成君臣相猜，臣下畏惧的局面，就违了圣上要造清明政治的号召，以及君臣如同鱼水的初衷。”

萧瑀听不进去温彦博之劝，大声道：“不错，要行清明政治，须让臣下的一切言行皆排于案面，没必要躲躲闪闪。权万纪他们这样做，正是遵从了圣上的旨意。温中书，你这样说，是不是也有把柄落在了他们手里？”

温彦博顿时气急败坏，张口结舌道：“我……我……我有什么把柄？萧公这样说，未免强词夺理！”

萧瑀一席话，将眼前的几名大臣驳得哑口无言。还在上一次李世民免其官的时候，李世民曾谆谆告诫他要能容别人之言，不可一味恃强。他此次复职之后，一开始还能收敛一些行为，奈何人的性格为天成，靠别人劝说及自己抑制，效果终归不大，时间一长，其秉性又会彰显无遗。近来，房玄龄、温彦博等重臣到了他面前，经常会发生争执，这些人顾念他老臣之颜，不愿与其辩出个高低。这样信马由缰，萧瑀渐渐又恢复了往日的凌厉风采。

萧瑀转向李世民道：“陛下一直导人谏诤，如此将权万纪和李仁发下在狱中，定然阻塞言路，其祸害不小。臣以为应当即将他们从狱中放出，言其无罪，方能挽回一些影响。”

李世民见萧瑀当面斥责几位大臣，宛如训斥孩童一样，心里渐渐有气，他问道：“萧公，你为朝中老臣。朕问你，这些年处理政务，你一贯正确吗？”

“老臣不敢将话说得太满，其间肯定有错处。只是太上皇和陛下顾念老臣之面，恕了老臣的错处。”

“对呀，朕若抓住你的这些短处，不顾其余，一棍子将你打到底，你心中的滋味如何？”

“老臣不敢有怨言。”

“不错，若是这样，你定然口中无怨言。可是，你心中就那么坦然吗？朕看未必！朕说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群臣尽忠尽心办事，难免有错处，朕不以偏概全，不动辄惩罚，只要他们能够觉悟到不足，今后有心改之，就是好官，朕依然重用。”

“臣明白。”

李世民的话音忽然变得凌厉起来，大声说道：“权万纪、李仁发两贼未体会朕的这番心意，他们居心叵测，眼目中群臣皆是坏人，以为参倒的人越多，他们的功劳就越大。萧公，他们的行动，与魏徵等卿的谏诤有着本质的区别。简言之，魏徵等人谏诤，语言激切，然心地光明，而权万纪他们貌似谏诤，其实心地幽暗，实为小人。

“还有，权万纪假传圣旨，在各衙署中安插耳目，他们这样做，一是想向朕邀功，二是想抓住群臣的把柄。若长此以往，他们定然将朝中搅得乌烟瘴气，使群臣人人自危。萧公，到了现在，你还看不出他们的极大危害吗？朕所以错杀了张蕴古，皆是此两贼之功。”

李世民这一番疾言厉色，说得萧瑀低下了头，不敢再接腔。

李世民立起身来，在殿内踱了几步，扭身说道：“朕授你为御史大夫，是让你管好御史台的事务。由此看来，你这些年放任自流，让权万纪、李仁发妄行其是，险些酿成一个大祸端。萧公，这是你的责任。”

萧瑀心里不服，喃喃道：“侍御史监察百官为其职责，若日日端坐衙中，能瞧出什么事儿？”

这句话更加惹动了李世民的怒火，他嘴一张就想大声呵斥，又想萧瑀毕竟是老臣，若当众失其颜面，终究不美，遂缓缓说道：“萧公，打从今日起，御史台的事务你不用管了，你今日回府，要在宅中静静想想这些事儿。十日后，你若想得通，依旧到政事堂议事；若想不通，你来找朕接着辩论。许多事，当时也许看不清，待缓一缓，也许能看出究竟来。”

李世民的话很明白，就是当场罢了萧踽的御史大夫一职，让其回家思过。看到萧瑀一时愣在当地，李世民不待他回答，唤人过来吩咐道：“即刻送萧公回宅。”

萧瑀走后，李世民说道：“看来人的能力确实有差别，像萧公就不宜处理具体事务。朕原想萧公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才让他知事御史台。出了这档子事儿，还是朕任人不明啊。”

房玄龄问道：“陛下，萧公去职，今后谁来主持御史台呢？”

“马周。朕以前说过，要不拘一格选人才。这一次，我们就从马周试起。不讲资历，给其历练的天地，试一试他的本领。玄龄，可让吏部暂册马周为御史台主事。”

王珪谏道：“马周原是布衣，其沐浴皇恩，扶摇直上，会不会引起人们的非议？”

“朕唯才是举，马周到底行不行，过三月后，大家再来评议不迟。”

群臣躬身退去，李世民唤过长孙无忌，说道：“萧公性格刚强，宁折不弯，老而弥辣。他经历了今日的事儿，心中定然抱屈。你明日去他府中，代我致言，让他好好思索，不要想差了念头。”

长孙无忌道：“不妨，萧公毕竟是个明事理的人，他今日议事冲动，过了明日，自然会平静下来。”

“然他毕竟为老臣，经历这两番罢官，颜面上肯定挂不住。你对他说，十日之后，请他到政事堂议事，不用再找我来辩论了。”

“万一他坚持辩论呢？”

“那也由着他。”

过了十日后，萧瑀径直到政事堂议事。他思来想去，觉得李世民一直礼敬自己，且仍许他参与朝政，也就没有脾气找李世民辩论。

戴胄秉承李世民“宽法慎刑”的旨意，对解来人犯逐个审讯，妥善断案。到了这年年底，全国被断死刑者仅仅二十九人。

消息传出，朝中一部分人顿时哗然。他们认为如此宽大，一些刁民劣徒难得教训，会愈加狂妄，进而荒弛法制。这些人知道戴胄是秉承了李世民的旨意，不敢在朝堂上当场提出，然心有不甘。这日朝散之后，他们在朱雀门前唤住戴胄，向他兴师问罪。这其中，以鸿胪寺少卿苏世长居首。

苏世长原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李世民登上皇帝之位后，根据其善辩能言的特点，让他与唐俭、温彦博一起对付东突厥。苏世长善于外交辞令，胆子又大，让他出使番国确实用其所长。贞观初年，东突厥国势强盛，苏世长到了突厥牙帐，一点都不示弱，常常敢于和颉利争辩，其辞色不屈，可谓不辱使命。这样一来，弄得颉利没办法，就想拿钱财珠宝来贿赂他，孰料苏世长软硬不吃，当场拒绝。回到长安，李世民得知了这个消息，赞扬道：“苏卿犹如古之唐雎，在国势悬殊的境况下，能够不辱使命，委实难得。”

苏世长这会儿将其言语如刀似箭地掼在戴胄的身上。

“戴胄，你站住。老夫问你，天下有那么多犯重罪之人，你为何将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古往今来，老夫也曾听说过有卖狱之事，然都没有你卖得如此干净，且如此大胆。”按照官品，苏世长犹在戴胄之下，然他与李渊交好，又放浪大胆，任何人都不怕，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外人都让他三分。他可以直呼朝中任何大臣的名字，毫不顾忌。

戴胄脸上很平静，没有一点被激怒的样子，沉静地说道：“我是否卖狱，苏公你说了不算，我不承认你们又不信。怎么办呢？最好由谏议大夫上表参我，再请御史台派人来大理寺核查清楚。若最后查实我确实有卖狱之事，我愿自己把自己锁起，自行入狱。”

苏世长一瞪眼睛，大声道：“好哇，想不到我朝的大理卿竟然是一个无赖之人。你这样死猪不怕开水烫，摆明了以为我们没办法治你。好，我们算是一帮愚民，可当今圣上呢？难道你能逃过他那锐利的眼睛？”苏世长在这里说话，那些附和之人难以插进话来，只好随着苏世长的话尾，齐声道：“对呀，对呀。”

苏世长又愤愤说道：“哼，你行卖狱之事，难道是光明正大之举吗？这些事儿，你定然做得十分隐秘，让御史台来人核查，他们既无物证又无人证，你有恃无恐想让他们当众丢丑？”

这句话弄得戴胄哭笑不得，他苦笑道：“苏公，让御史台来核查的是你，现在不让来查又是你。你说，你们到底使用何种法儿来查我？你们一口咬定我行卖狱之举，可是呀，凡事要有些证据。”

“哼，若有证据，还能容你大摇大摆来上朝吗？戴胄，其实你卖狱事小，还有更不能容忍的地方。”苏世长口口声声将戴胄卖狱的事坐实了，戴胄知道他口上的本领，也懒得与他争辩，仅淡淡地说了句：“苏公，要知诬陷也是一桩罪过呀。”

苏世长却没有听清这句话，依旧慷慨激昂地说道：“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长此以往，国中卑劣之人见此情景，定然不畏惧国法，致使犯罪者日众，使朝纲废弛。戴胄，你莫非没有看到这种后果吗？”周围人跟着起哄，齐声道：“对呀，对呀，若形成这种局面怎么办？”

戴胄沉静地说道：“大理寺仅是决断案件的一个环节，上有皇帝、刑部，下有州县府衙。每决断一案，并非由大理寺独断专行。”

苏世长说道：“不错，是这个理儿。然大理寺负责具体审理州县报来的案子，再将结果报给刑部，其审理的过程对案件举足轻重。戴胄，你以为老夫是糊涂之人，不明白其中有猫腻儿吗？”

戴胄依然神色平淡，他将声调提高了一些，大声说道：“诸位，我在这里就是再百般辩解，你们总归不信，怎么办呢？建议你们找御史台来查验大理寺，或者从其他途径探访大理寺卖狱的证据。我今日在这里放下一句话，若你们查实我戴胄受了人犯的一金一银，此事不用多说，我自然主动到圣上那里请罪。若是我的属下受了贿赂，除了要办其罪之外，我戴胄也与其同罪。”

人丛中又有一人嚷道：“你还是老调重弹。”

戴胄不理他，自顾自说道：“至于你们的担忧，说现在采取了宽仁的原则，会引起朝纲废弛，秩序混乱，其实很有道理。法制的精神主要有两层含义：一者，使天下之人知道何为守法，何为犯法，进而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二者，欲令天下之人产生畏惧之心，如各种刑法，其作用非为惩罚犯事者本人，更大的作用是用来警诫天下之人。由此来看，我大理寺不单单是一个判断案件的衙门，若能在判断案件过程中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则宽法慎刑，对犯事者本人也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其功大焉。”

苏世长嚷道：“教化天下非是大理寺根本职责，你东拉西扯，无非想掩盖你放纵人犯的劣行！”

戴胄并不恼怒，耐心说道：“苏公，我尊敬你的直率和真诚，然在这件事儿上，你有些过于固执了。想秦王朝用苛律严刑，陈胜等人因大雨阻路不能按时到达戍边位置，按律当斩，终于激起他们揭竿而起。你以为，用严刑苛律就能阻住罪恶的根源吗？非也。恰恰相反，人之性格中有善恶二途，扬善抑恶，才是根本所在。圣上旨意让我们宽法慎刑，即是想让人们自觉为善，正本清源。”

戴胄不待苏世长回答，即拱手道：“苏公，我有公事在身，恕不奉陪了。我今日将其中大致道理讲了，至于你们认同不认同，可多方求证。你们欲寻我罪，那也由得你们。”说完，他推开围观的人们，大步出了朱雀门。

戴胄的这番话激起这帮人的更大愤怒，他们慷慨激昂，商定要联名上疏，一定要参倒戴胄。这其中自然以苏世长为首。

李世民一开始看到这道上疏，并不在意，觉得这是苏世长他们小题大做，就将之放在一边。两日后，他又想起这个题目，觉得其中大有深意，不能置之不理，遂在朝堂上叫苏世长，问道：“苏卿，朕看了你们的联名上疏，你们欲追究戴卿吗？”

苏世长躬身答道：“不错，臣等以为大理寺放纵人犯，一来有卖狱之嫌，二来实乃祸害国家之举。那日臣等当面质问戴胄，他抬出陛下的牌子，还将臣等教训一番。”

李世民笑道：“你们以国事为重，敢于直抒胸臆，率情而作，朕很欣赏。自贞观初年开始，朕导人谏诤，终于形成今日广开言路之局面，朕心甚慰。苏卿，朕希望你保持如此精神，见到不合理的事情，可以直接说出来。”

苏世长答道：“请陛下放心，臣这等脾气，至死难改，只要不招烦就好。”

李世民点点头，将戴胄唤了出来，说道：“戴卿，苏卿他们参你，非是对你个人有意见，实因他们不忘国之大体，你明白此节吗？”

“臣明白。”戴胄躬身答道。

“知道就好。苏卿，戴卿在这件事儿上没有做错，他确实秉承了朕的旨意。现在使用的还是《武德律》，其中条目不免苛刻，朕嘱玄龄、无忌他们要以‘宽法慎刑’的原则成就新律。现在新律未成，戴卿的所作所为与《武德律》相较，肯定要宽宏许多，这怪不了大理寺。”

苏世长道：“既然是陛下的意思，臣等无话可说。”

“你们无话可说，朕今日却有话可说。你们所争执的看似一件小事，其实其中蕴藏有很深的意思。大家回忆一下，贞观初年我们曾定下‘抚民以

静，唯重教化’之国策，这些年我们做得怎样？魏卿，你是当初的首倡者，可由你来回答。”

魏徵出班道：“陛下当时定下‘抚民以静’之国策，并辅以已故杜仆射所提四条措施：曰去奢省费，曰轻徭薄赋，曰选用廉吏，曰使民衣食有余。该国策即是以农为本，兴农为要。经历了这数年时间，已经收到很好的成效，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于‘唯重教化’，陛下接受秦朝及前隋使用苛政严律之教训，不以霸道治人，而教化施于民心，使民风淳朴、政治清明，像以‘宽法慎刑’来处置犯人，即是施以教化的一条途径。不过，教化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短时间内是看不出端倪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陛下，臣这样说，不知对不对？”

“很好。”李世民眼中含有笑意，欣慰地说，“魏卿向来以挑剔闻名，朕的这项国策施行至今，得到魏卿的肯定，其实不易。不错，戴卿秉承‘宽法慎刑’的旨意，的确是教化于民的一条措施。苏卿，这件事儿今后不用再提，戴卿做得不错。”

李世民的话语不多，然一锤定音，苏世长不敢再多说，只好躬身退回班中。

李世民环视群臣，一字一顿说道：“本来苏卿所奏是一件小事，然朕细细想来，觉得其中大有深意。‘唯重教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我们君臣以及百姓共同努力，方能见到成效。朕初登太子之位，即罢傅奕灭佛之奏。按说傅奕灭佛之初衷并不为错，当时天下人丁不旺，亟须兴旺农事，将僧尼放归本土务农，对农事定有小补，这是不言而喻的。然果真这样做了，其实是得小利而失大节。儒、佛、道之经义，深入人们心中日久，若简单禁止，必生祸乱。朕这些日子大致想了想这些经义的要理所在，愈觉其经义博大精深。像儒家尊崇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道家追求一种‘清静无为’之境界，释家弘扬与人为善之思想，这些经义皆是施以教化之有力手段。朕即位以来，对这些经义不加抑止，让其散入人心即可，盖为此也。朕施政以来，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靠朕一人之力难以成事，是众卿倾力辅佐，上下同心，方有了今日的局面。国家若仅以严刑苛法来规范百姓，即是让百姓被动地接受国法，不是让他们从心底里领会，难免挂一漏万。我们施以教化，就是要用来解决这个难题儿。”

李世民的这番长篇宏论，内容尽管驳杂，但其主旨还是明确的，即是想借用儒、道、佛之经义，来潜移默化教化大众，使人们从被动达到自觉的境界。群臣中绝大部分人能听明白，少部分人并不明白，在那里迷迷茫茫，愕然而听。

萧瑀此时已结束居家思过的日子，开始正常上下朝，他出班奏道：“陛下弘扬佛法，实为天下僧尼之福。”

李世民微微一笑道：“朕弘扬佛法，确实如此，然朕刚才说过，像儒、道

二家，也不可偏废。萧公，你为佛家之俗家领袖人物，向僧尼传达朕之旨意时，不可断章取义。”

“臣明白。”

李世民又转向群臣道：“朕崇尚儒、佛、道之经义，非是朕一意孤行，因为这些经义历经多年实践，其对治理国家有补益所致。至于一些妖人胡撰经义，乃至迷惑民众想达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那是严加禁止的。戴卿，今后遇到这等人物，你不可手软。”

苏世长领人围攻戴胄之事，经过李世民这番在朝堂上排解，使众人明白了奉行“宽法慎刑”的真正含义。此后，再也无人对大理寺的作为说三道四。

到了这年秋末，各州按例判断入案，将决死刑者报往大理寺复验。往年，这些待决人犯须由狱卒押解，将他们送往大理寺交割。今年，各州不约而同不再派狱卒押解，而是给付犯人路费，让他们独自上路到京城中集合。

十天之内，这些人犯陆续到了京中，然后入大理寺验明正身。戴胄、孙伏伽拿着各州经驿传而来的人犯名单，逐个对照，二十七名人犯，果然丝毫不差。

孙伏伽大为感动，叹道：“作为死囚犯，明知入京领死，依旧按时来到，无一逃亡，此例自古至今，从未有之啊。”

戴胄点头道：“不错，这些死囚犯按时入京，非是畏惧法律，其实是圣上多年教化的结果啊。伏伽，我们要把这件事儿立刻奏闻圣上。”

李世民得知这二十七名死囚犯无人押解，路上无一逃亡，按时入京，心中欢喜，在殿内绕室踱步，既而唤人去传房玄龄、长孙无忌、温彦博、魏徵、王珪、萧瑀、陈叔达、戴胄入宫。

众人到来后，李世民开口道：“朕刚才读了大理寺的上疏，其中说各州报来的二十七名死囚犯无人押解，自行来京，无一逃亡。朕心内喜欢，想将这二十七名人犯尽数赦免其罪。你们以为如何？”

群臣相对而视，觉得此举匪夷所思。

戴胄赞成赦免，奏道：“臣以为此举可行。教化与法律相较，教化为本，法律为末，教化深入人心，人们不妄生恶心，遂致恶行绝迹，这才是我们盼望的结果。”

魏徵奏道：“赦免罪人为陛下之特权，可以偶尔为之，以达到教化的目的。教化固然重要，但不能包医百病。法律不可荒弛，毕竟，人之犯罪永远不会绝迹。”

李世民见其他人没有说话，遂断然道：“此事就这样定下了。戴卿，你可组织这二十七名人犯手执朕之赦罪旨意，让他们逐州巡行，晓谕大众。”

因为有了这道赦免诏令，是岁，全国无一人断死。

到了这年底，苏世长和戴胄先后身亡。

苏世长被授为巴州刺史，他将家小留在京城，只身去巴州赴任。这位老先生入了巴州，见这里山水秀美，不愿骑马，就觅了一小舟溯水而行。行至半途，忽然一阵狂风袭来，将小舟掀翻，苏世长不会水，竟然溺水身亡。一位聪明有趣的人物就此撒手西归，可见天有不测风云，人不能知道自己死于何处。消息传入京城，君臣为之皆悲。

戴胄身亡却与杜如晦有些相似。戴胄家贫，多年来身体受亏不少。还在李渊为皇帝之时，他理政不知疲倦，往往通宵达旦。到了李世民即位，他深感遇到旷世明君，署理公事更是勤勉。这样日积一日，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日食渐少，夜不能寐，身子一日弱过一日。到了这年冬天，一日偶受风寒，即咳嗽不已，浑身疼痛，渐渐全身发热。身体这样虚弱，他依旧不上心，仍然强撑着身子到衙中理事。这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宅中，说了一声不想吃饭，就自顾自躺在榻上睡了过去。第二日一早，家人见他沉睡不醒就去叫他，触手处觉得他身体冰凉，原来其夜间不知何时已死。霎时，其宅中哀声大作。

是日朝会上，李世民见班中未见戴胄的身影，问值日侍中戴胄是否告假了？值日侍中回答并未告假。李世民心中还疑惑道，戴胄素来恪守制度，他今日不告假又不上朝定是有非常事。果然，朝散之后，戴胄的死讯就传入宫中。

李世民闻讯，先是愣怔了半天，继而无言流泪，好半天方才哽咽道：“戴卿的身子固然弱，然其身亡何其速也，竟然没有一点先兆。”

待房玄龄将戴胄的死因详细奏闻给李世民之后，李世民更是流泪不已，痛心说道：“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他忠直厉行，情深体国，犹胜至亲。如晦逝去不远，戴胄今又离去，玄龄，看来他们都是累死的。唉，臣子如此，我不能体贴关心，是朕之罪啊。”

李世民给予了戴胄极大的哀荣。他决定废朝三日，赠戴胄为尚书右仆射，追封为道国公，谥曰忠，另让虞世南为其撰写碑文，其出殡之日，他要亲自入其宅主祭。

三日后，李世民来到戴胄的宅中，以前他仅知道戴胄家贫，曾赏给他十万钱以补家用，今日入其宅中，见其宅中狭小，连一个致祭的地方都没有，环视宅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方才知道什么叫一贫如洗。

李世民眼中又涌出泪花，对房玄龄道：“玄龄，你说，这像是朝中三品大员的家吗？”

房玄龄道：“戴胄生前家庭负担颇重，又爱周济穷人，他那点儿官俸，仅够勉强度日。”

“朕曾赏他不少钱，让他改善家居，这些钱又到了何处？”

“臣听说这些钱又都助了别人，戴胄一钱未留。”

说到这里，李世民流下泪来，停了一会儿，道：“戴胄作为一个三品大员，清贫如此，以致积劳成疾，不能好好调养竟然逝去，此是朕之失。朕任用你们，一来想让你们为朝廷出力，以造福天下；二来是想让你们逐步富裕，并荫及子孙后辈，不是让你们做苦行僧。嗯，今后戴胄这样的例子再也不许有了。马周。”

“臣在。”

“御史台监察百官，今后须加上这样的内容，即是要了解百官的疾苦，并及时奏闻于朕。朕这样说，不是惺惺作态，实乃发乎真情。群臣为朕尽心尽力，既而积劳成疾，相继撒手西归，而朕不能体恤，若传于后世，朕就成了刻薄之君。马周，你要切记此点。”

“臣遵旨。”

李世民环视群臣，重重说道：“朕危难之时，须卿等共患难；朕享乐之时，也须卿等同欢乐。君臣一体，同舟共济，就是这话。”

李世民在戴胄灵前发表此番感言，让群臣心里很感激。

之后，李世民眼泪纵横，亲自扶灵，带领群臣哀哀切切将戴胄之灵送出了坊间。是时，戴胄的清名早已传遍了京城，许多人一大早就自发地来为戴胄送行。李世民泪眼模糊中，看见沿街两旁立满了人，心中暗暗想，清官还是最得人心的。

长安百姓见当今皇帝亲自扶灵，心中更是激动。许多人当时只是无声痛哭，忽然，几名老者尖声哭了起来，很快感染了身旁之人，就听沿途街道上皆是哭声一片。

李世民行至半途被群臣劝了回去，回宫的路上他忽然想到，眼前情景不又是一种教化的途径吗？

第二十三回

尉迟恭喜见故人

何吉罗路遇美景

戴胄逝去，李世民升任孙伏伽为大理卿。李世民伤心之余，一日将孙伏伽召来，不厌其烦地详述戴胄的生平事迹，嘱其像戴胄那样勤政为官，秉公断案，并特别嘱咐道："戴胄遵从朕之'宽法慎刑'旨意，一些人认为与法制精神相违，其实不然，以德化之手段使天下之人自觉遵之，犹胜其犯法之后之严刑。德化在前，刑法在后，这是其根本区别。"

孙伏伽自然连连答应。

转眼间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大地渐渐绿意浓染。这一日，李世民邀房玄龄、李靖、褚亮一同到春苑泛舟。春苑内，早开的花儿缀满庭间，冒出绿芽儿的柳枝斜斜地拂向水面，春风一起，将池水吹成涟漪，更将柳枝儿吹得飘忽乱摆，人面感觉此风的温柔，心中更喜。

君臣四人同坐一舟，舟尾上，一名体壮之太监在那里轻轻摇橹，舟儿无声地在水面上缓缓滑行。李世民触景生情，叹道："如此良辰美景，只可惜如晦和戴胄不能再来观赏。"

房玄龄宽慰道："戴胄逝去之后，陛下心伤不已，更勾起怀念如晦的心情。陛下，长久地沉溺于悲伤之事，最容易伤龙体。死者已矣，生者常怀追忆之心是人之常情，像陛下如此伤怀且不能释去，其实太过。"

褚亮也说道："房仆射所说极是有理，陛下要改换心情。"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朕心伤他们，非指他们两人，是由于想了许多。朕即位以来，杜淹、封德彝、马三宝、屈突通、温大雅、长孙顺德、淮安王、李纲、杜如晦、张公谨、戴胄、苏世长等人相继亡去，除了李纲以外，其死因不同，然有一点相同，即皆非寿终正寝。他们这样，还是因为替国家操心太多，以致忘了顾及自己的身体。朕夜不能寐，心想为图国家大治，就牺牲了这些臣子，若今后还是紧绷着弦儿，不知哪位大臣又会架不住。唉，朕想自己年轻体壮，就忘记了群臣的身体各异，然大家都是一样使劲儿，这样不是害了他们吗？"

房玄龄道："陛下这样想，有些责己太过。如晦他们逝去，固然与其各自身体有关，亦因天数使然，靠人力是挽救不来的。换句话说，若大臣们损伤些身体，终于使天下大治，这笔账还是划算的。"

李世民不同意房玄龄的话，认为自己作为皇帝，连自己身边的大臣都照顾不好，何谈造福天下百姓呢？李世民嘱咐褚亮，让吏部牵头，从今年开始，每年组织京中百官到太医署诊脉一番。并知闻诸州，让他们仿照此例，注意辖下官吏的身体。他对三人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如杜如晦、戴胄这样的人才，历经磨难，精于政事，然英年早逝，对国家是莫大的损失，更使自己用人时有捉襟见肘之感。

褚亮宽慰道："臣观前朝故事，若有英主出现，则从善如流，人才辈出。陛下自太原首义开始，善待属下，倾心接纳，使天下归心，人才汇集。所谓人才，要靠英主识之用之才行。像陛下从布衣丛中发现马周，且重

用之，即是此例。由此来看，人才之途无穷无尽，其实不用忧心。”

房玄龄补充道：“陛下于贞观之初罢每年定时选官之法，而四时听选，随阙注拟，天下才俊能够及时被选拔上来。老臣固然经验丰富，然受眼光所限，锐气不够，有了这些年轻才俊上来，就可保证顺利更替。”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官员要被淘汰下来，像敬德就是此例，他总想着以前的功劳，不思进取，就落了下乘。不过，事儿也不像玄龄说得那么简单，朕每遇大事不敢轻托新人。像前次和颉利的战事，若轻率派一人前往，万一他是赵括或者马谡怎么办？每遇到这样重要的战事，还是让药师兄和李世□为帅，朕最放心。”

李靖一直默默无语，并不插话，闻听此言，他拱手谦道：“陛下如此抬举臣下，臣不敢当。”

李世民站起身来，哈哈一笑道：“药师兄不必太谦，放眼古来将帅，能比药师兄者不出五人。朕江山稳固，这边防及四夷之事，唯靠你来运筹。”

忽听空中“嘎”的一声，一双五彩斑斓的大鸟俯冲而下，到了水面上，其双足一撑，身子就漂浮在水面上，紧随小舟，依着波浪鼓舞前进。李世民经群臣相劝，心情渐渐好了起来，看到此异鸟追随，心情大悦，脱口赞道：“好鸟。”低头对褚亮说：“褚卿，座中之人以你吟诗见长，可以此鸟为题，试吟一首如何？”

“臣奉诏。”褚亮立起身来，扭头向后面观察良久，然后低头慢慢吟道：

飞来双彩鹤 奋翼远凌烟

俱栖集紫盖 一举背青田

扬影过伊洛 流声入管弦

鸣群倒景外 刷羽阆风前

映海疑浮雪 拂涧泻飞泉

燕雀宁知去 蜉蝣不识还

何言别俦侣 从此间山川

顾步已相失 衰回各自怜

危心犹警露 哀声讵闻天

无因振六羽 轻举复随仙

褚亮吟罢，其他人轻声赞好，因怕惊动异鸟不敢鼓掌。李世民此时意犹

未尽，嘱岸上太监速去传阎立本来此写真作画。

阎立本此时官至主爵郎中，所职掌非是图画之事。只是因为其声名远播，李世民素服其能，每遇有图画之事，李世民首先会想起他。阎立本此时正在衙中理事，就见传事太监接连前来传呼，他闻讯不敢怠慢，急忙抓起画板及丹青诸物，小跑至春苑。

那双异鸟倒有好耐性，依旧随着小舟在那里随波荡漾。阎立本奔到池畔，此时已浑身大汗，他顾不了这些，即伏在池侧支起画板，凝神一笔一画勾勒，然后手挥丹粉，浓彩染出。很快，画面上显出了李世民君臣荡舟水上的轻逸之趣，以及那双五彩斑斓异鸟的美丽之姿，俨然一幅美丽的春日景象。当阎立本画成之时，其满身汗水尚未消去。

李世民令人拢舟登岸，这时，那双异鸟见水面上失去了波浪，顿感无趣，遂一振翅膀，直飞冲天。李世民走到阎立本身边，仔细欣赏那幅新成之画，只见画面上的双鸟栩栩如生，色彩斑斓，遂赞道："多亏了立本的如神画笔，将此鸟神态留驻。如今鸟儿一飞冲天，然我却能长久地体察其神韵。"

房玄龄等人见李世民神态轻松，心想，这双鸟儿来得很及时，缓解了他那郁闷之情。

李世民招呼褚亮道："褚卿，你刚才所吟之诗与立本之画相得益彰。你来，将那首诗题于此画的右下角，可谓相映成趣。"

褚亮依令题诗，众人又观赏一回，然后尽欢而散。

却说尉迟敬德还京后，仍被拜为右武侯大将军，他在京中居住数月，渐渐忘了李世民教训他的言语，又开始跋扈起来。此时，陈君宾刚被授为太府卿，尉迟敬德想起他当时不帮助自己的事儿，心中不免有气，就想处处找其茬儿。

尉迟敬德先找房玄龄和褚亮，言说陈君宾之短，让他们在年度考功之时，想办法将陈君宾的考功评为下下。房玄龄和褚亮是何等人儿，他们明白尉迟敬德的心事，不肯附和他，并当面拒绝。房玄龄耐心说服他："敬德，你随圣上建立大功，可那陈君宾也不差啊。你想，圣上刚刚即位，天下正是困顿之时，那陈君宾为一方刺史，不等不靠凭借己力，将邓州农事整治得花团锦簇，成为天下刺史之楷模，天下农桑之事因此兴旺，这是何等功劳？圣上授任陈君宾为太府卿，那是他积功而来，理所应当。"

尉迟敬德碰了个冷钉子，只好悻悻而退。回到家中，他心有不甘，又找来段志玄、史大柰等人，商量要收拾一下陈君宾。段志玄、史大柰听说了详细，怕事儿做下来惹来李世民责怪，不肯跟着他胡闹。尉迟敬德大怒，将两人赶了出去，吼道："就这么点儿小事，你们还推三阻四，枉称我们是多年的好友。哼，若是咬金在京，他定会讲义气助我的。"

尉迟敬德万般无奈，又心有不甘，只好寻来几名亲随，让他们瞅准机会，在陈君宾回府的路上，蒙头将其捶打了一顿。两日后，陈君宾鼻青脸肿上朝来，被李世民发现，追问其原因，陈君宾支支吾吾说是自己摔成这样。李世民不相信，让孙伏伽派人去查清此事。

孙伏伽以前就听说尉迟敬德与陈君宾不对劲，他心想此事十之八九是尉迟敬德所做，奈何此事苦无证据，又无人为证，事情就被慢慢地搁了下来。

过了数日，为了庆祝一年中袭破东突厥，兼秋收大熟，李世民令在丹霄殿设宴，诏京中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来此同饮。是日晚上，尉迟敬德因为座位摆设不合，又当堂大打出手。

尉迟敬德来得较晚，来后太监将其领到座位前，他瞪目一看，见座中仅空了他一个座位，其他人已经就座，首席上坐着任城王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曾从李世民南征北战，先后经历过攻打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诸役，多立军功，被李渊授为灵州总管、任城王。李世民即位后，被拜为灵州都督，颉利就是被他押送至京的。他既是皇族，又被封王，且有军功，坐在此案的首席，亦不为过。

孰料尉迟敬德看到李道宗坐在首席，登时激发了怒火，大声吼道："你有何功，敢坐我上？"

李道宗正与同案之人叙说颉利被擒情景，正说得高兴，闻听尉迟敬德向自己挑衅，也不示弱，肃然道："我为任城王，你为鄂国公，按照朝廷制度，你本在我下，又有什么话说？"

尉迟敬德压根儿就瞧不起李道宗，认为他占了皇族的便宜，未立多少功就混了个王位，哪儿像自己为当今圣上的大将，多少次冲锋陷阵，立有足以傲视天下的大功。他见李道宗今日竟然敢与自己顶嘴，又见众目睽睽，愈发觉得失了面子，遂抢前一步掂起右拳向李道宗击去，嘴中骂道："狗东西，你还敢和老子争功？"

尉迟敬德的力大，拳头又重，那李道宗想不到他说动手就动手，未作任何防备，拳头就落在左目上。只听一声闷响，李道宗的左目挨了结结实实一拳，登时迸出鲜血来，他又身体失重，只见身子一仰，"扑通"一声倒在地上。顿时，这边喧哗声起，混乱一片。

李世民此时正与房玄龄等宰臣坐在一案，闻听那面喧哗一片，急忙派人去问究竟，待他得知了原委，脸色顿时变得铁青，让人把尉迟敬德叫过来。

尉迟敬德被人带过来，李世民劈面喝道："道宗为朝廷大员，亦是皇族，谁给了你的胆子，竟然敢在此欢宴之时，拳殴道宗，几至将其左目捶瞎？"

尉迟敬德毕竟惧怕李世民，低着头，不敢吭一声。

李世民立起身，大声道："朕阅览汉史，见汉高祖的功臣保全者很少，心中常想这是汉高祖做得不对。所以朕即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你们子孙无绝。今日观你行为，实乃居功自傲，目空一切，方知韩信、彭越被戮，非是汉高祖一人之错。敬德，你今后若是不改，恐会蹈韩信、彭越之覆辙，尽管我不愿意看到此结局。"

尉迟敬德将头低得更低。

李世民拂袖说道："好好的一场宴会，让你搅得没有了一点趣味，还有什么吃头？散了吧！左右，将敬德押回府中，三月之内，不许他出府一步，待他想明白了，再让他来见朕。"说完，转身离去，一场欢宴被搅得不欢而散。

从此，尉迟敬德就闷在府内闭门思过，常何奉李世民之令，日夜在其府门安排两名宿卫值守，不许尉迟敬德出门一步。尉迟敬德向来是喜欢热闹的性子，如此将其日日圈在宅中，尽管衣食不缺，那份寂寞令其十分难熬。这样日复一日，不觉过去了两月有余。

值守宿卫对其宅中其他人一概放行，外来人也可以入内。这日，一名高鼻深目之人来到门前，求见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一开始想不起来自己有这样一个异域故人，待来人说自己名字为何吉罗，方才恍然大悟，急令放行，并迎出中堂。

何吉罗入宅后躬身向尉迟敬德施礼，口称："小人何吉罗拜见尉迟大人。"

尉迟敬德乍见何吉罗，心中欢喜万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大声道："何兄，果然是你吗？原来你没死呀。"

眼前的何吉罗，即是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建成、李元吉及史万宝派来行刺尉迟敬德的那名波斯人。何吉罗行刺之时为尉迟敬德的正气所慑，最终没有下手，而是详细向尉迟敬德叙说了其中的原因，然后逃亡出京。尉迟敬德感其义气，将自己的心爱坐骑乌骓马赠送给他。算来经此一别，至今已有近六年时间未见了。

尉迟敬德在宅中闷居两月有余，如今见到故人，心中的欢喜可想而知。他忙不迭将何吉罗迎入中堂，询问其这些日子是如何度过的。

何吉罗那日逃出京城，快马加鞭向西逃去。他有心逃回波斯，但想西去路上，唐朝边关一个接一个，危险极大。就是逃出了唐境，西域现归西突厥统辖，是时，西突厥王庭与唐朝维持表面的和睦，内里互相提防，自己拿唐庭过所公文，到了西域诸国定会一步一盘查，弄不好又会出现纰漏。这时，他想起吐谷浑有一位和自己相熟的香料商人，听说此人在

吐谷浑混得上下皆熟，遂一拨马头，奔向吐谷浑。

这位香料商人得知何吉罗得罪了当今大唐太子，感到事态严重，说道："你有此遭遇，在此也不能久留。吐谷浑王伏允被柴绍领兵打败之后，一直派人入长安，请求和亲。万一伏允得知你在这里，定然捉你解往京城，以作为见面之礼。"

何吉罗发愁道："我难去西域，吐谷浑又不能呆，莫非只有一死吗？"

那名商人苦思良久，忽然眉头一展，说道："我想到一个好去处，只是那里地势既高，气候又寒，你在长安养尊处优日久，不知愿意去吗？"

"唉，以我眼前处境，还有挑挑拣拣的余地吗？"

"好，你不妨去那里隐居一段时间。此地名为秃发，其都城名为逻些，距此约有五千里。"这名商人所说的秃发，中土称之为吐蕃，其都城逻些，即是今日之拉萨。

何吉罗一脸迷茫，显然未听说过秃发。

这名商人解释道："要说这秃发，尚未与中土有来往。其国人据说是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汉时为西羌之地。其头领号称赞普，这几年，赞普由弃宗弄赞嗣位，此人年方弱冠，却性骁武，多计略，周围邻国及诸羌皆被他收服。此人年龄不大，却渴望与外界接触，他闻听我在这里贩卖香料，前些天派人送来一车金银，让送些香料过去。你若有意，就代我将这批香料送过去，正好在那里躲避一时。"

何吉罗万般无奈，觉得这是唯一的道路，遂点头答应。数日后，他带领马队，迤逦向逻些城赶去。

他们一行在路上走了两月有余，路上布满冰川、雪山，艰难困苦可想而知。马儿行到中途，难耐高山气候，不堪负重，体弱之马匹竟然倒毙。听说高原之上，人们用牦牛驮物，他们就近买了几十匹牦牛后，方才缓缓行走。

这样好歹到了逻些城，就见此城甚小，所建房屋皆为平头，不似中土的尖顶房。吐蕃贵人却不居于平头屋内，而是居住在大毡帐内，他们称之为拂庐。

何吉罗就以香料商人的名义在逻些住了下来，他来这里后语言不通，多是用手势和当地人交流。开始的日子很是艰难，好在他身边有花不完的金帛，出手豪爽，与当地人很对脾气，渐渐就熟识起来。

何吉罗在这里住了下来，一晃就过去了三年时间。此时，他学会一些当地语言，能与当地人简单对话。其间，那名吐谷浑商人输来香料，让何吉罗帮助打理。时间长了，人们知道这位高鼻深目的异域之人是一个香

料商人，闲暇时候也愿意找他攀谈。

一日，一名自称叫禄东赞的吐蕃人来拜访何吉罗。此人身份大约比较尊贵，他一来，与何吉罗攀谈之人顿时脸现畏惧之色，低头避开。

何吉罗按照吐蕃风俗将手贴在胸前，躬身施礼，那禄东赞一双小眼精光闪闪，他也躬身还礼，然后两人相对坐地。何吉罗奉上羹酪茶，禄东赞也不客气，一饮而尽。

禄东赞言辞谦恭，询问道："听说你原是极远的波斯人，一直在中土京城居住，是这样吗？"

何吉罗点头称是，答道："我以贩香料为生，这么多年一直在天下飘荡，因在中土长安折了本钱，只好来此地赚些小钱。"

禄东赞"嘿嘿"一笑，说道："长安那里水陆交通发达，适宜商贾，你来此边鄙之地，又有什么生意好做？"

何吉罗仅与他交谈几句，就觉得此人思维敏捷，其貌似谦恭的言辞下面暗藏机锋，实为一个厉害角色。他因不知对方底细，愈发谨慎起来。

禄东赞见何吉罗不肯说明自己的来历，遂不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诚恳说道："你走南闯北，定然熟谙天下风土人情。我今日找你，那是想让你讲讲波斯和长安的情景。你知道，我国因雪山横亘北境，与外国讯息不通，什么都不知道。"

何吉罗明白了禄东赞的来意，遂小心地把波斯和长安的风土人情说了一遍，其间，禄东赞接连插话，询问其不解的地方。两人在房内一递一句说话，不觉太阳已落，夜幕降临。

禄东赞见时辰已晚，遂起身道："今日听了外面的风土人情，让我明白许多事儿。嗯，明日我派人来请你，到我帐内继续谈话。"说完，他躬身施礼而去。

何吉罗欲弄清此人的来历，遂到左右邻那里询问，邻居惊讶地告诉他："他与你谈了许久，你竟然不知道他的身份？他是赞普手下的小论啊！"

何吉罗大吃一惊，原来赞普之下有相者两人，曰大论，曰小论，禄东赞官为小论，即是吐蕃的相国，其职位何等尊崇！

其后两人渐渐交往起来。禄东赞实为吐蕃人中之杰，他待人宽厚，又有谦虚之风，人与之交往感到非常随和。两人一开始谈论的话题很广泛，到了后来，禄东赞渐渐把话题集中到唐朝的事儿上。这时，禄东赞告诉何吉罗，唐朝的皇帝已于数年前换了人，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当了皇帝。

何吉罗乍闻此消息，不由得百感交集。李世民既然当了皇帝，则李建成、李元吉定然失势，那尉迟敬德作为李世民的心腹之人，定然得势。

禄东赞却不知道何吉罗尚有这么多的隐秘，感叹说道："听说这位新皇帝即位以来，专心于国内之事，将国内的农事整顿得很是兴旺。前些时，他又派兵灭了昔日强盛的东突厥汗国，将其疆域又扩大了不少。看来，此人是个厉害角色。"

何吉罗悠悠说道："不错，此人年轻有为，善会打仗，大唐的一大半国土，都是靠他拿下的。他为人多谋善断，又善笼络人物，现在当了皇帝治理国家，想来也不会差的。"

何吉罗这些年居住在逻些，消息极为闭塞，他又一心避祸，也不主动打探消息，以致李世民夺得皇位的消息迟至今时得以闻知。何吉罗这日回到宅中，仰面躺在榻上，想起了那繁华的长安，以及熟识的人物，不免心热。此后，他又多方打探，证实了禄东赞所言，渐渐就起了返回长安的念头。

禄东赞听说何吉罗要返回长安，大为高兴，说道："好呀，我这些日子正与赞普商量，正要派人到大唐朝贡呢。你在长安比较熟，待我们的人入了长安，还烦你引见相关人士呢。"

何吉罗满口答应："但有所命，定不推辞。"

何吉罗求取过所关文一事却难倒了禄东赞，原来吐蕃此时尚未有文字，有大事时，往往刻木结绳为约。现在若要一关文，实在没有文字可写。

最后还是禄东赞机敏，说道："这样吧，你用中土文字来写，写好后，我再以朱砂为记，此文就成了。"何吉罗就令人取来一张薄羊皮，用中土文字在上面写了数行字，禄东赞取来朱砂在上面画了一个鲜红的奇怪符号，关文即成。

过了数日，何吉罗身带这份公文以及禄东赞馈赠的一袋赤金，从逻些动身向东出发。

此时，大唐尚未彻底安定陇右，吐谷浑在这里势力颇大，何吉罗为免生麻烦，不愿意从这里通过，他欲经墨脱直奔鬻州，由此北上长安。

何吉罗原来在京城贩卖香料之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泸州、益州、绵州这里盛产蜀锦，是他贩往国外的一项主要商品，他多次来过这里。何吉罗在唐土上行了两日后，惊异地发现，那张自造的过所关文压根就没有用处，他这位高鼻深目的异族之人走在路上，遇到的人仅是淡淡地看上他几眼，并不追问。

行了两天时间，何吉罗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就是自己离开中土几年之后，中土的面貌已经大变，观沿途所见到的人们脸上那闲适、满足的神

色，可见其生活定然不错。

这日晚间，何吉罗错过了客栈，他放慢马行速度，欲在道路两旁寻一农舍，暂时歇宿一夜。

此时，天上的月亮已经高高地挂起，那抹银辉将大地照得光亮亮的。何吉罗看见不远处有一农舍透着光亮，遂行到农舍前下马。这时，他看见门未关，就喊了一声："房中有人吗？"

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到了门首，问道："客官有何话说？"

何吉罗躬身："我因急着赶路，错过了客栈，想在贵舍中借宿一晚，不知能否？"

中年汉子闻言，顿时笑容上脸，抬步走出门外，伸手接过马缰绳，将马拴在窗户下，说道："好哇，我这里正有闲着的床榻，只怕你住不惯。"说完，将何吉罗领入屋内，借着屋内的光亮，他发现何吉罗高鼻深目，显非中土之人，不禁诧异道："咦，原来你是一名异域之人，缘何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土之语？"

"我呀，算来已在中土居住近二十年了。"

中年汉子探头向里屋喊道："娘子，来客人了，赶快准备些酒饭。"

何吉罗担心自己的马，怕夜来被人牵走，遂对中年汉子说了自己的担忧。

中年汉子哈哈一笑，说道："不妨。别说你这是一匹马，就是马上驮有金银，也没有人来动。自前些年开始，路不拾遗已成风气，还会有主动来偷的？客官，你尽管放心，若明晨那马儿不见，我自会按价赔你。"

何吉罗见中年汉子说得很坚定，不好意思再提，但心里并不踏实。

少顷，里屋妇人将饭菜做好，招呼他们就餐。

屋内的小案子上，已经摆好了数碟小菜，何吉罗识得其中一盘菜，即是原来京中杨春所制的"豉杂黄牛肉"，不意在此山村野郊，竟然能食到此种美味，何吉罗顿生无限感叹。那中年汉子极为好客，又掂出自酿的烧酒请何吉罗品尝。

片刻间，何吉罗几杯酒已经下肚。他这些年在吐蕃，所饮之酒为青稞酒，比起中土之酒，那滋味要淡了许多。今日尝此滋味，使何吉罗又勾起了往日的酒兴，很快与中年汉子一起将一坛子酒喝了个底朝天。

何吉罗此时酒意已有七分，他伸手握着中年汉子之手，说道："我为一异域面生之人，不料老兄如此好客，将家中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让我十分感激。"

那汉子爽朗一笑，说道：“客官不要太客气了，其实你不管到何家，都会如我这般招待客人。”他向其娘子一招手，说道：“娘子，再取一坛酒来。这位客官很豪爽又善饮，我难得遇到，今日定要喝个痛快。”

他们又开了一坛酒，接着对饮，渐渐将此坛酒又饮了一半，两人的酒都喝多了，遂各自就寝。

何吉罗见中堂之门未关，唤来中年汉子将门闭上。那中年汉子又哈哈一笑，说道：“夜来清凉，正好让凉风为我们醒酒，门就不用关了。”

是夜，何吉罗因酒喝得太多，身子一接触床榻即酣然入睡，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待他睁开眼睛起床，就见那对中年夫妇已备好了早饭。

何吉罗一摸身边的包裹，见其原封不动地躺在身侧，他又步出门外，只见自己的坐骑好端端地拴在那里，正悠闲地啃食脚下的一堆青草。到了这个时候，他的一颗心方才全部放入肚中，回屋吃了早饭。

吃罢早饭，何吉罗还要继续赶路，就与这对中年夫妇作别。何吉罗从包裹中取出一些制钱，将之递给中年汉子，以作借宿之资。

中年汉子见状，顿时沉下脸来，恼怒说道：“客官，你要么确实不懂规矩，要么就是瞧不起我们。”

何吉罗大惑不解：“住店给钱是天经地义之事，你此话怎讲？”

“你远来借宿，为何借住我家？无非一个缘字。些许酒饭，又算什么，你若拿制钱给我，分明是打我的脸。”

汉子之妻也劝道：“客官也许不知，以前也有人借宿，我家男人从未收过钱。”

中年汉子将手一挥，大声说道：“你到方圆打听打听，凡借宿客人从未付过钱。我若收了你的制钱，不唯是你瞧不起我，就是周围的乡邻，也会将我看扁。你若钱多，尽可将其抛入江水之中，莫要我看见。”

何吉罗见他们夫妇态度真诚，显非作伪，遂拱手道：“我因不知此地风俗，就有些唐突了。好了，我将这些制钱装起来，对你们的盛情招待，只好记在心里了。”

中年汉子又现笑脸，说道：“这就对了，你自此向北，若再错过客栈借宿他家，切莫再掏制钱了。你今日碰上我脾气好，还算万幸，若遇到脾气坏的，定会劈头盖脸给你来上一顿。好吧，客官，时辰不早了，你赶快上路，今日不要再错过客栈了。”

何吉罗向这对热情的夫妇躬身相谢，然后认镫上马，绝尘而去。他行在路上一直在想，莫非昨晚上遇到了一对豪爽义气的夫妇？为了求证此

事，他这天晚上故意错过客栈，随便到路边找了一家农户借宿。这晚上他遇到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一样热情招待他，一样不收制钱。到了现在，他方悟不是遇到特别之人，而是民风如此。

何吉罗见了尉迟敬德，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叙说了一遍。尉迟敬德正在寂寞之时，听到他如此的际遇，感到有滋有味。两人在中堂边喝茶边聊天，不觉天色已黑，何吉罗起身告辞，说要赶回“波斯居”歇息，明日再来。尉迟敬德一把拉住他，大声唤来小夫人整治酒菜，急切说道：“我们多年不见，有许多话儿要说。那‘波斯居’是个什么破烂去处？不要再去住了，你先在我宅中权住一段。一来我们可以聊天，二来我要为你物色一处宅子。你此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有我尉迟恭在，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京城里有什么事儿，我都能替你搞定。”

何吉罗见盛情难却，只好留了下来。他见尉迟敬德询问自己今后的生计，遂答道：“小人这次回来，不打算再出去了。小人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重操旧业最好。”

尉迟敬德爽朗说道：“好呀，不是还做你的香料买卖吗？不妨，你若没有本钱，我先替你垫上；你若想找门路，不管是宫中或者宫外，我尉迟恭亲自领着你去叫卖，看他们谁敢不买我的面子！对了，你今后不许自称小人，也不许称我为大人。我们上次已经结拜为兄弟，今后我呼你为兄，你呼我为弟。你若再乱了称呼，我定然不愿意。”

何吉罗急忙改口：“为兄的今后听从兄弟吩咐。”

“这就对了。娘子，赶快上酒，今晚我要与何兄大醉一场。宝琳儿呢？让他出来，陪我们喝酒。”

是夜，两人放开肚量，放盏痛饮，他们的酒量都很大，一直饮到夜半时分。

此后数日，两人互相叙说各自别来详细。何吉罗听说了惊心动魄的玄武门之变过程，倒很平静，待他听了李世民这些年的执政方略，不禁大为震动，叹道：“以静制动，乃至天下大治。我在京城多年，经历过数任皇帝，能够短短数年之间，取得如此成绩，仅此一人而已。”

尉迟敬德的叙述中不免夹杂有自己的看法，待何吉罗得知了他被圈禁的原因，不禁感叹万千。他一开始惧怕尉迟敬德的火暴脾气，不敢劝说，待后来谈话越来越投机，胆子渐渐壮了起来，这日试探着劝说道：“尉迟兄弟，圣上对你，真是仁至义尽啊。”

尉迟敬德这些年自恃大功，傲视同僚，数被李世民训斥，现在听何吉罗这样说，不自觉地瞪起眼睛，吼道：“何兄，你也以为都是兄弟的不是？”

“尉迟兄弟，为兄一直是做生意的，唯图其利。若以买卖眼光去看待你与

圣上之事，圣上实对你宽宏之极。你助圣上取得玄武门之变胜利，其中的许多隐秘你知晓最多。兄弟夺宫并非光彩之事，何况当今圣上并非长子，他有许多短处捏在你的手中。记得上古之时，有句话叫作‘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圣上现已登位，有许多臣子可以依赖，像你这样桀骜不驯的功臣，他满可以找个借口将你杀掉。你要知道，这若是一笔生意，你已经没有可用之处，该是舍弃的时候了。”

“胡说，圣上岂是这等无义之人？”

“对呀，正是因为圣上有义，你才保全至今天。尉迟兄弟，为兄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这件事，错在兄弟呀。你想想，一场盛宴被你搅散，一个皇族之王被你几乎打瞎，圣上对你没有其他责罚，仅让你在家思过三月，换了另外一个皇帝，能容你如此胡闹吗？”

何吉罗又点拨他道：“圣上让你在家思过三月，无非让你想通此事。你若真正想通了，且主动找圣上认错，我看自明日起就可解除圈禁。”

何吉罗见尉迟敬德不语，又接着劝道：“为兄听了你转述朝中的景况，觉得圣上还是偏爱旧臣的，像房玄龄、杜如晦为其左右臂，即使像魏徵、王珪等昔日的仇臣，他们能为今日的朝廷出力，圣上一样用他们。由此可以看出，圣上固然记着旧臣以前的功劳，更希望他们再立新功，继续为朝廷出力，方得欢喜。尉迟兄弟啊，为兄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若是还以这种状态硬抗，总有一天，圣上会忘了你的。我问你，圣上就是不治你罪，而是不管不问将你晾在一边，你能受得了吗？”

这句话让尉迟敬德大受震动，拱手道：“何兄，我听你的话，明日就找圣上请罪，不知圣上能允我出府吗？”

“能成！你明日一早先写一道奏疏，派人送往宫中，若圣上果然召你，事儿不就成了吗？”

第二日，尉迟敬德写了奏疏，让人急急送往宫中。人走之后，尉迟敬德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家中焦急地等待。一直到了午后，方有一名太监来传旨：“圣上有旨，召尉迟敬德即刻入宫。”

尉迟敬德大喜，一拍大腿，向一直陪同自己的何吉罗道：“何兄，事情果然成了。”

何吉罗微笑道：“见了圣上，你只要能以诚恳打动他，则万事大吉。”

李世民正在太极殿东暖阁里批阅奏章，听说尉迟敬德候在宫外，他眼皮未抬仍旧直视奏章，说道：“宣他进来。”

尉迟敬德疾步进入殿来，趋至李世民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头说道：“陛下，罪臣尉迟敬德来谢罪。”

李世民依旧看着奏章，并不抬眼看他：“你来谢罪？你有何罪呀？”

“臣居功自傲，妄自尊大，将陛下宽宏及同僚相让视若不顾，连连惹下祸端，实在是抹黑了圣上的脸面。陛下多次训诫臣下，然臣愚顽不能体察圣上圣心，实在是猪狗不如，自今以后，臣定当痛改前非，谦虚为人。”说完，尉迟敬德哽咽起来，将头伏在地面上，肩头连连耸动。

“谦虚为人？你有此觉悟，很好。”李世民眼光离开奏章，边说边立起身来，然后慢慢向窗前踱去。

李世民凝望窗外的景色，叹了一口气，说道：“敬德，你以前随我身侧，何等勇猛，何等直率，怎么到了朕即位之后，你的性格就大变了呢？且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想起往事，我实在痛心。你这些日子在家思过，我这些日子每每想起你，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尉迟敬德哽咽道：“臣……臣……实在该死，竟然让陛下分心。”

“你起来吧，站起来说话。”

尉迟敬德依言立起身来，就见其脸上的泪道沾上了地上的灰尘，成为一条黑道，模样实在滑稽。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这个样子怎么与我说话？你去净面后再来。”

尉迟敬德依言到一旁净面，返回后垂手站在李世民的面前。

李世民接着教训道：“敬德，记得我曾说过你几回，都是当时好一阵子，时间长了又故态复萌。你是小孩吗？缘何如此没有记性？你今日不要答应得爽快，过些天再反复。敬德，我告诉你，今后同类的话题，我不会再说你了。”

尉迟敬德心里一紧，觉得果然印证了何吉罗的预言。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头道：“臣不敢再反复，若再犯出事儿，就请圣上砍了臣的脑壳。”

“起来吧。朕不会砍你的头，你立有大功，朕不会诛杀功臣。”

尉迟敬德慢慢爬了起来。

李世民挥手指了一下殿侧的椅子，说道：“敬德，我们一同坐下。唉，想起以前征战之时，我们之间何等亲密，无话不说。我当了皇帝，竟然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今天我有空闲时间，我们就在这里闲话一回。”

尉迟敬德小心翼翼说道：“陛下如今日理万机，操心的都是大事，确实分身乏术。臣等看着圣上操劳的样子，心里其实也很不是滋味。”

“嗯，天下之事，以国事为大，关乎天下黎民啊。敬德，你以前有大功，然不能躺在以前的功劳堆上不动，须知你居此官位，就有一份责任。你食的是百姓之禄米，还要替天下之人尽心。”

“臣今后痛改前非，力求尽心尽职，不负了圣上的期望。”

李世民忽然微微一笑，问道：“敬德，我知道你的脾气，靠你自己居家苦思冥想，难以转过弯来。你今日主动找我忏悔前事，莫非这些日子以来，像玄龄、无忌和段志玄他们多次去劝过你吗？”

“他们一开始确实劝过，奈何臣的脾气不好，他们来了臣就与他们吵架，慢慢地也就不来了。”

“怎么到了最后反而省悟了？”

“臣所以省悟，实因近日来了一名故人，他诚恳劝说臣，终于使臣回了心意。”

“故人？此人是谁？”

“圣上定然还记得这位故人。还在武德九年的时候，史万宝派人来刺杀臣。惜其奸计未成，就是此人从中起了作用。”

李世民稍一思索，恍然大悟：“噢。我想起来了，此人好像是一名波斯人，你与他结拜为兄弟，并将乌骓马赠送给他。”

“陛下圣明。确然就是此人，他名为何吉罗。”

“他逃出长安之后，这些年隐居何处？”

“何吉罗为避灾祸，倒是想了一条好计。他先走向吐谷浑，然后奔往吐蕃，在那里隐姓埋名至今。”尉迟敬德简略地把何吉罗的遭遇说了一遍。

“吐蕃？我听唐俭说过，近年来，吐蕃在那雪域之地势力渐大，想不到兴旺如此。”李世民说完，暗自沉吟。

尉迟敬德说道：“这其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吐蕃至今尚未有文字，要靠刻木结绳来记事。何吉罗求取一封过所关文，竟然还要何吉罗自己用中土文字写成。陛下，你说好笑不好笑？”

李世民摇头，说道：“不然，古人与今人之智力，其实区别不大。孔夫子生于千年之前，然其一部《论语》，后人从未超越过。由此来看，只要吐蕃有能人，其没有文字不算什么，可以短期之内造出来的。唐俭仅对我说过吐蕃大概情况，其详情如何，毕竟没有何吉罗亲历所观准确。像这位弃宗弄赞，年仅弱冠，而其功业超过其先祖数倍，不可忽视呀。还有那位禄东赞，其居于边鄙之地，殷勤打探外境之事，其志不小。敬德，你回府后，明日带同这位何吉罗到鸿胪寺，让他将吐蕃的风土人情

详细说上一遍。”

“臣遵旨。”

“何吉罗愿意为官吗？他若有意，就让他到鸿胪寺谋一差使。”

“此人性好商贾，依旧想做他的香料生意，做官非他所愿。”

“那好，朕不强人所难。”

“陛下，何吉罗自西南入国，北上入京，一路上混了许多白饭。他对臣感叹道：‘不料离开中土数年，国内竟然有如此大变。可谓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直在赞颂陛下的功业呢。”

李世民显然很感兴趣，急忙道：“他路上遇到了什么？你详细说说。”

尉迟敬德凭着回忆，将何吉罗路上的所观所遇说了一遍。

李世民听完，缓缓站起身来，自言自语道：“何吉罗这样说，看来各州报来的奏章并非虚妄。”

他扭头对尉迟敬德道：“若何吉罗所言不虚，则验证了各州的呈报。”

“陛下，何吉罗为一异域之人，他与臣相交甚厚。他所说的话，臣以脑袋作保，其中定然没有一点水分。”

李世民摇头道：“我不是怀疑何吉罗之语，而是对各州刺史报来的奏章有怀疑。历来下面人上报奏章，喜欢报喜不报忧，其中多溢美之词。我若看到这类奏章，就将之丢到一边，看也不看。这些年，此类奏章太多了。你今天说了何吉罗的际遇，看来我以前有些偏激了。”

“还有一点让臣实在不解，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莫非他们都不爱财吗？”

“嗯，你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教化的力量。贞观之初，封德彝他们让朕以严刑苛律管理百姓，独魏徵等人力主用教化的法子施教于民，朕采用了魏徵的建议，于是有了今日的结果。管理天下非是行军打仗，你不仅要管其行为，更要体察其心理，因势利导。否则，你滥施严刑苛法，则犯法者连绵不绝，防不胜防。有句话叫作‘法不责众’，若犯法者多了，法律就失去了作用。”

尉迟敬德对此话听得不算明白，但连连点头。

第二十四回

四方巡风察实情

八面来奏报喜讯

李世民听了尉迟敬德转述何吉罗之语，就动了要到下面察访实情的心思。第二日，他令人召来房玄龄、李靖两人，与他们商量这件事儿。

“朕看到各州报来的表章，其中有许多描述天下大治的言语。朕想天下大治何其难也，岂能如此轻易就实现了？就将这些表章搁在一边不看。昨日听了敬德转述何吉罗的所观所遇，方悟这些年来，天下的事儿确实有大变化。我们也许信不过自己，然一个局外人这样看，那是不会错的。”说罢，他将何吉罗的际遇简略地说了一遍。

房玄龄拱手道：“贞观初年之后，陛下推行清明政治，诸州表章之风，渐渐朴实真切，官吏们不敢虚饰矫情，所奏实事求是。要说这天下变化，其实真的很大。贞观前二年，因天灾所致收成不好，贞观三年之后，年年风调雨顺，官府及百姓囊中渐渐充实。李仆射领兵去讨东突厥，采用奇兵袭击收到大效，一没有耗费国家钱粮，二来将北境安定，促使国内更加兴旺，人人不思别事，唯思安居乐业，就有了如今的大治局面。追根溯源，还是陛下当初定下的‘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国策顺乎民意，才有了这等好结果。陛下欲察访此事，臣以为很有必要，还可以借此检阅数年来的成绩。”

李世民摇手道：“此次察访，朕不再去微服私访了。朕昨晚想了一下，觉得可用明暗两条线去察访。明里由朕下诏，派出朝内大臣为各道的巡风大使，由他们将各州巡访一遍。我们今日要做的，是把出任大使的人员定下来。”

他们三人议论了一番，将人员大致定了下来，到了议论关内道大使的时候，三人发生了一点分歧。因为关内道含京师在内的官员，其关系错综复杂，需要一名有威望且有能力之人才能镇住。

李世民征求两人的意见，李靖坚定说道：“此名大使，非房仆射不能胜任。”

李世民道：“药师兄，你为何说得如此肯定？难道离了玄龄，别人就办不成吗？”

“陛下，关内道位置特殊，所辖官员与朝中百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寻常人掌握不好。房仆射既有威望，又处事果断，大臣之中以他最合适。”

李世民摇头道：“药师兄不要太谦，我却以为非你莫属。以威望，以能力，你哪一点比玄龄差了？”

李靖若有所思，想了想又说道：“陛下，臣这几年身体状况不好，只怕精力不济，总怕办不好差使。”

李世民坚持让李靖任关内道巡风大使，其他人如萧瑀为河南道大使，陈叔达为江南道大使，共计二十二名朝中官员。

定下了这些事儿，李世民接着说道："我想暗地里再派些人微服私访，这样访来的讯息会更真实、更全面一些。我想好了这些人选，就派马周、杜正伦、岑文本、侯君集这几人。对了，听说褚亮之子褚遂良近来的官声不错，也派他去历练一番。你们以为如何？朕若微服出行，动静太大，难以查到实情，就派这些人代朕出行。"

房玄龄认为可行，李靖也点头赞同。心里暗暗想，李世民这样做，固然是让这几个人暗访实情，更深的意思，是让他们历练一番，借以考察他们的才干，以备大用。

李世民让在诏令中注明，此次巡查时间，以三月为限。

两人躬身领旨，准备告退。

李世民又叫住他们，问道："有句古话叫作'谷贱伤农'，这几年，粮价一直持续低落，眼前每斗米仅值四钱。看今年的光景，定然丰收无疑。若如此下去，粮价越来越贱，则农夫再无兴趣种植粮食。你们说，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房玄龄和李靖从未想过这件事儿，一时答不上来。房玄龄迟疑一下，方才答道："粮价下落，总是好事。这些年风调雨顺，今后若遇大灾之年，尽可抵挡过去。至于说'谷贱伤农'现在刚是开头，尚未达到这个地步。"

李靖说道："粮食多了，官府可以加大收购量。昔日隋朝充盈之时，其库粮能使天下人食用数十年，我朝现在的收藏，与其相较还差得远呢。粮价贱，说明收成好，这样的好时辰，等闲难遇到，陛下这样想，其实有些多虑了。"

李世民摇头道："看来你们两人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件事。算了，朕找时间与陈君宾聊聊。你们退下去吧。"

趁着各路巡风大使出行的空隙，李世民欲回武功县老宅巡视一回，嘱殿中监派人将老宅庆善宫修缮一下。事先，他怕魏徵等人再来谏止，就将魏徵及数名谏议大夫叫过来，说道："凡人出外事业有成的时候，以荣归故里为幸事。朕做天子数年，也该回老宅看一回了，朕让人将老宅修缮一下，并非奢侈，你们就不要上疏谏朕了。"

魏徵等人想想：皇帝回老宅巡视，将老宅略作修缮，亦为人之常情。何况现在天下富庶，府库盈积，即躬身答应。

到了出行的日子，李世民带领长孙嘉敏及一应嫔妃，浩浩荡荡奔向武功县。

武功县令事先得知皇帝要回老宅巡幸，一月以前即开始忙碌起来。他令人扎搭彩棚、整修道路。找来李世民旧宅周围的邻居，让他们在武功县入口处迎候銮驾。

李世民的车驾沿着铺着细细黄土的道路，于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武功县境。他见武功县令带领一班老耄在那里迎候，李世民明白这是武功县迎候贵人的最高礼仪，遂步下辂车来。一名年最长者捧着一碗水，跪送至李世民面前说道："陛下，此水是童子在塬上汲来的最净最甜之水，请饮尽此盏，算是家乡人为陛下洗尘了。"

李世民俯身拉起老者，一手接过水碗，说道："都起来吧。朕回宅观望，让众老者来此迎候，实在不该。"扭头唤道："赏。"

后面的太监托来整盘的马蹄金，将一封封的马蹄金挨个递给老者们。

李世民端起碗来，说道："还是家乡之水最甜啊。"说完，作势要喝。

凡皇帝进口之物，例由尚食局之人先用银针试过，再用口尝。一名司膳宫女手执银针，小心翼翼说道："陛下，容奴婢试过再喝。"

李世民不理她，仰头一饮而尽。

李世民的车驾起行，未在县衙停留，直奔庆善宫。

李世民入宫后让从人退下，仅带长孙嘉敏来到披香殿。他手拉着长孙嘉敏登上殿侧的高台上，指着披香殿问道："敏妹，此殿名为披香，你知道此名的来历吗？"

长孙嘉敏也是第一次来庆善宫，她抿嘴笑道："妾虽未来此地，然对陛下的故事却耳熟能详。此殿名为披香，是说太穆皇后生育陛下之时，宅内异香绕室，满堂生辉，即是此殿名的由来。"

听长孙嘉敏提起了自己的母亲，李世民的眼圈红了起来，感慨说道："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父皇拥有天下。我作为儿子，如今做了皇帝，不能尽孝于其膝下，确实遗憾。"

长孙嘉敏轻抚其手曰："陛下今日回旧宅，太穆皇后定然地下有知。其实陛下常怀追忆之心，太穆皇后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

李世民依旧追忆往事："太穆皇后聪颖能干，尤善书法。她模仿父皇之字，外人竟然不能辨别。想起来，我如此爱好书法，自小习书，大约还是受了她的影响。敏妹，一个人生在世上，一生中能爱他的人就那么几个。对我来说，女性中除了母亲，再一个就是你了。"

长孙嘉敏摇头道："陛下所说是指一般人而言。天下臣民对陛下的爱，尤胜家庭之爱。"

李世民眼光向远处看去，叹道：“是啊，人当上皇帝，满脑子想的都是天下之事。若满足于当一个平庸的皇帝，也很容易做，不用太操心。我总想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天下庶民百姓，这样常怀战战兢兢之心，就有些难了。”

长孙嘉敏无语，将手一直放在李世民的大手之中，两人沉默了片刻，可以互相感受到彼此的心音。

李世民默然之中，心里涌出了行行诗句，遂一字一顿，将其诵出。其诗曰：

寿丘唯旧迹 酆邑乃前基

粤予承累圣 悬弧亦在兹

弱龄逢远改 提剑郁匡时

指麾八荒定 怀柔万国夷

梯山咸入款 驾海亦来思

单于陪武帐 日逐卫文钝

端□朝四岳 无为任百司

霜节明秋景 轻冰结水湄

芸黄遍原隰 禾颖积京畿

共乐还乡宴 欢比大风诗

长孙嘉敏细辨诗意，感觉出诗中洋溢出一派的欢愉之情。李世民追忆了自己提剑平定天下的功业和无为而治的政绩，显示了四夷宾服、府库充实、人们安居乐业的情景，志满意得的心情跃然而出。其最后一句“欢比大风诗”，即是将自己与汉高祖衣锦还乡时的情景相比。比较而言，刘邦作《大风歌》显示了威武之气，然其仅是创业建国的功绩，而李世民既能安国定邦，又能实现天下大治。

李世民感觉此诗作得不错，遂唤来记录其言行的史官，让他将该诗记下。

李世民和长孙嘉敏走出披香殿，迎面过来一人，原来是起居郎吕才。他向李世民奏道：“听说皇上刚才作诗一首，臣排练的歌舞正缺一些歌词，请陛下将此诗赐下，以充歌词。”吕才即是李世民击破刘武周时，演成《秦王破阵乐》之人，其现任中书省起居郎。按说乐舞之事由太常寺掌之，与门下省无关。只是李世民器重吕才的音乐才能，让他与太常寺有关人员一起修订大唐雅乐。此次李世民回旧宅，想演出一台歌舞供武功

父老观赏，特旨让吕才全权办理。

李世民笑道："朕刚才作罢此诗，尚未推敲，你的消息这么快。"

"臣一直候在殿外，闻听陛下召史官记录诗句，因而得知。"

李世民让史官将那首诗誊抄一遍，再交给吕才，又说道："朕这首诗是临性而发，你欲配歌词，不知是否合适。若不好，可另选其他。"

吕才躬身答应。

是夜，吕才在庆善宫外搭一高台，用作歌舞之所。天刚擦黑，周围的乡邻得知这里演歌舞，扶老携幼滚滚而来。常何跟随过来负责守卫之职，见百姓越来越多，恐生意外，欲招呼甲士设法阻拦。常何的意图被李世民发现，急忙斥道："朕与民同乐，百姓不召自来，是抬朕的面子。你将他们拦阻回去，就是抹了朕的面子。"一句话，吓得常何不敢动弹，他只好打起精神，设法护卫好皇帝及妃嫔的安全。

台前放有数排凳子，上面铺有锦垫，李世民及妃嫔们围坐在这里。身后，黑压压地坐满了百姓。他们大气不敢出一声，显得很寂静。要知皇帝与百姓同场赏乐，自古以来，还是第一次。常何事先让甲士们换上便装，绕在皇帝身侧警戒，看到场内秩序井然，他的心就慢慢地放了下去。

台上的两侧，坐满了手执八音之具的乐工们，台中留下一片空阔场所，供舞者使用。高台的四周，挂满了一圈气死风灯，将台上照得如同白昼。

蓦地，台上乐声开始起奏，只听乐声雍容华贵，曲调悠扬，后台有合唱声起，唱的歌词是"寿丘唯旧迹……"李世民听罢心想，这吕才果然有才，短短时间内就将自己的这首新诗融入乐声中，且不露痕迹。

开篇过后，即是第二韵。原来，吕才看罢李世民的诗作之后，又临时调整曲目，依着该诗的意思，将歌舞分为十章。从第二韵开始，六十四名头戴进德冠、身穿紫绔褶的儿童入场起舞。他们长袖漆髻，打扮文雅，手中不执干戈。他们随着清脆而悠扬的曲调，徐徐起舞，表现了一派喜悦、大度之精神。

李世民边看边点头，心想吕才成就《秦王破阵乐》，是为武舞；今日又成就此乐，是为文舞。这样一文一武，可谓相得益彰。长孙嘉敏观之也有同感，低头对李世民说道："陛下，此曲听来清雅飘逸，又感觉华美庄严，感之至深。"李世民答道："看来乐声随时序而演，我当初征战之时，吕才敷成《秦王破阵乐》，激励了将士的斗志。他今日又演此曲，既描绘兴旺之景象，又有教化之作用，吕才可谓用心深矣。"

乐舞既罢，吕才下台来到李世民面前，跪奏道："请陛下为此曲舞赐

名。”

李世民笑容满面，赞道：“吕卿，你今演此曲，想是费了你的不少工夫，很好，平身吧。曲舞里用了朕的新诗，该诗为朕重游故里、触景生情而作。此宫名为庆善宫，朕又听曲中多胜利成功之豪情，可名之为《功成庆善乐》吧。”

此后不久，《功成庆善乐》渐渐传唱天下，成为新政的一个显著标志。

李世民又唤来常何，说道：“故里乡亲与朕同乐，其实难得。朕已备下赏物，你即刻分发下去，不能漏掉一人。”

常何接旨急忙去布置发赏之事。是夜，来观舞的百姓皆领到了赏物，大家兴高采烈，如节日一样欢乐。

李世民回京不久，派出去巡查各道的官员渐渐回到京城。这些人回到京城后立刻找李世民复奏，所说的消息令李世民大为兴奋。

诸项兴农措施施行之后，激发了百姓的耕作积极性。他们一心务农，使农桑之事焕发出勃勃生机。

萧瑀此次为河南道大使，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即是这里的农户皆使用上了曲辕犁。以往的犁直来直去，不便于转弯回头。这种新式的曲辕犁由于有灵活、便捷的特点，渐渐风行全国，提高了耕作的效率。萧瑀前几年到南方的时候，这种犁刚刚被发明使用，不料数年时间，此犁就流散天下被普遍使用。萧瑀曾就此事问过各地官府，得知官府并未推广此犁。此犁能快速推广，当是民众的自发行为。他感叹道：“一些事经官府大力推广，犹不能圆满施行。此物虽小，却能深入各边鄙荒乡百姓之手，由此可见百姓之力。”

李世民赞道：“萧公能于小处见精神，确实不易。曲辕犁由江南兴起，现在不唯河南使用，像山东、河北乃至关中之地也使用纯熟。朕由此件事联想起两层意思：一者，一件事若放手让百姓来做，其能力大得惊人，他们接触农桑之事，可以据实潜心琢磨，发明创造诸多做法及器物，以提高农桑之功效。二者，欲推行一事，须顺乎民意，能使百姓受益，这样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朝廷今后再颁布有关农桑之诏令，不能逆势而下，若实在拿不准，宁肯不下。否则，极易挫伤百姓的热情。”

经过各位大使的详述，李世民发现农桑之事显示出两个新特点。

一个特点是各地耕作的密度大致平衡。秦汉以来，河水流域与江水流域的耕作密度悬殊较大，河水流域一直是主要粮食产地，而江水流域的田亩开垦速度缓慢，所产粮食甚少。到了现在，这种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大为缓和，江水流域的农桑收成与河水流域的收成大致平衡，且由于地域及气候等原因，江水流域的发展速度呈强劲之势。陈叔达的奏章里，用了这样的句子来形容江南之貌，“以往榛棘之所，遍为粳稻之乡。

四海之内，高山绝壁，耒耜亦满。”李世民读罢，深以为然。心想，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与贞观之初厉行均田制及推行租庸调法大有干系，百姓有田可种且有垦荒的热情，加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使百姓有利可图，实现了垦殖田亩的成倍扩大。

第二个特点，即是粮食亩产数量大大提高。由于耕作技术和农具的进步，加上百姓日益普遍以种植小麦和水稻为主，粮食复种率空前提高，出现了两年三熟及一年两熟的现象。李世民让陈君宾算了一笔账，即通过亩制和度量衡的折算，对比一下汉朝与现在的粮食单产数量。不算不知道，陈君宾计算结果一出来，令众人大吃一惊。原来现在的粮食单产数量，足足比汉朝时猛增了一倍。这样给户部出了一道难题，按照租庸调法规定，每年租赋例收一次，当时是按粮食一年一熟来考虑的。现在情况一变，户部大喊吃亏，认为少收了租赋，他们放出风来，声言要改变征收租赋办法，即粮食每熟一次就征收一回。此法若改，对江南诸州的影响最大，那些刺史闻讯，认为户部此举违了轻徭薄赋的宗旨，是杀鸡取卵之法。数州刺史联合一起，声言户部只要敢改变征收方法，他们定一同到皇帝面前辩个明白。这些风渐渐刮到李世民的耳中，他微微一笑，不想理会。

农桑之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至于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节，各位大使的表章中亦有表述，其众口一词，盛赞太平盛世。

隔了一些日子，马周、杜正伦、侯君集、岑文本、褚遂良也回到京师。只见他们风尘仆仆，脸色被晒得黑红，显然对此次访查极为上心。

李世民在两仪殿内接见了他们，见他们脸上的颜色，关切说道：“诸卿此次游历看来并不悠闲，你们身着便服，晓行夜宿，其间无官府支应，定是辛苦不已。”

侯君集答道：“臣奉旨微服私行，所到之处，唯见世间朴素本色，与往日前呼后拥之出行大相迥异，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有什么滋味？”

“臣行旅之时，与人叙话随便，少了许多客套之语。其间若错过客栈，就近借住在农家，所食虽山野果蔬，然实在可口。此行固然奔波，可游历过程十分惬意，所闻所见皆是新鲜的东西，臣心意实在轻松。”

“哈哈，这么说，朕让你们微服访查，不经意成了惬意之旅。”

马周禀道：“若山河破败，实在没有游历的趣味。唯此盛世之时，出外游历方显惬意。”

“盛世？近来群臣常使用这两个字，莫非真的实现天下大治了？诸卿，这里有各路巡风大使报来的奏章，你们按访查的区域对照，看你们的所闻

所见是否与他们所奏一致！”

五人到案前取过那沓奏章，然后分类取之，凝神观看。

马周此次访查的地方为河南、河北、山东三境，与萧瑀巡风的地域相同。他阅读速度很快，几乎一目十行，将奏章中的内容一览无余。他读完后，向李世民禀道：“陛下，萧公所查与臣所观大致相同。一句话，农桑事旺，百姓衣食有余，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年，圣上唯重教化，德化思想深入民心，既而民风淳朴，颇知礼节，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景象，那也是有的。臣自河南入山东，沿途确实不需要随带干粮。大多村落，见行客经过者，必厚加招待，客临行时还有所赠，此是臣亲身经历。”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一点不错，若民户自顾不暇，焉能招待他人？若让人空着肚子来谈礼仪，那是不切实际。朕前些时与玄龄、李药师探讨‘谷贱伤农’的话题，看来粮食即使再贱，还要大加鼓励各地努力种植。至于粮食产出后如何收藏，如何运用，即是下一步的事儿了。办好农桑之事，百姓就有粮有衣，即解决了天下的最大难题。”

“陛下所言极是。”

“朕让你们微服巡查，不是让你们一味寻求歌舞升平的注脚，还要看出来一些不足为好。”

“臣临行之前，见京中为一派歌舞升平景象，人人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语。臣巡查之时，刻意观察了庶民的所作所为。像‘路不拾遗’有些夸大，行人拾到遗物，或等在当地以待失主，或将之交给当地官府，这种事儿很多。然人物品性良莠不齐，一些贪心之人拾到心爱之物，爱不释手据为己有，虽为少数人，然不能说没有。至于‘夜不闭户’，更有些离奇，人人之间非是大公，为私有天地，家中有房有门有锁，为何不闭？夏夜之时，有人想纳凉而不闭户睡在当堂，亦属平常之事。若由此推而广之，说家家夜不闭户，纯属粉饰之词，过于溢美，请陛下明辨。”

李世民笑道；“—些臣子为博朕欢喜，想以书中描绘的大同社会来比喻今天，其意虽好，然毕竟有些溢美，朕明白此点。”

“还有一点，我国经历隋末离乱之后，人口大减，虽经太上皇及圣上兴增殖人口之举，然毕竟时日太短，人口有增长，尚未达到隋开皇年间的人数。眼下国土渐渐扩大，人口往往在交通便利、土壤肥沃、便于耕作之处聚集，其他一些地方，人数相对很少。臣此次经过河水泛区之时，百姓因惧怕这里河水常常改道，或者河水破堤泛滥，那里方圆千里，无人居住。臣路过那里难见人烟，唯见千里莽荡巨泽，很是荒凉。由此来看，这些奏章中所言‘四海之内，高山绝壁，耒耜亦满’之盛况，有些夸大了。”

杜正伦、岑文本、褚遂良赞同马周的话，觉得其所言与自己所观暗合，

独侯君集不以为然，反对道：“臣观所见皆为盛世之状，至于言语表述时有些溢美之词，亦属正常。”

李世民不赞成侯君集的话，轻轻斥道：“朕为君主，你们为大臣，若日日皆听溢美之语，自己又瞧不出差别来，可谓至昏至庸。君集，你须学谦逊之风。”

侯君集默然，躬身答应。

褚遂良奏道：“臣访查之时，不唯观农桑一途，又见丝织、陶瓷、造纸等业欣欣向荣，有新朝气象。”

李世民很感兴趣，说道：“遂良年龄最小，所视角度定然新颖，可详细道来。”

“瓷器烧造素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南方以烧造青瓷为主，北方以烧造白瓷为主。隋末乱离，烧瓷渐渐式微，经过这些年的恢复，烧瓷业已恢复到隋开皇年间的盛况，且有许多新鲜之处。像北方之地，亦有青瓷出现，可见南北融合已成大势。臣此次经过洛阳，发现那里又出现一种新瓷，臣觉得新鲜，就带来一件请圣上观赏。”说完，他俯身打开随带的一只匣子，从中取出一具彩色瓷器。

这是一具马形瓷器，施以白、青、红之彩釉烧制而成。马儿膘肥体壮，神态生动，栩栩如生，烧制手法虽粗糙，瓷器显得不是很精致，然能现出一股雄伟之势。

李世民观罢赞赏道：“此三彩马由我朝出现，可见这些工匠们能倾其心力，令人赞叹。观此瓷马浑圆饱满，色韵彩浓，有雄壮之气魄，甚合我朝之精神。遂良，你能访来此物，可见你能事事留心，甚合朕意。”

瓷器从白、青单色发展至三色混烧，确实为瓷器烧制的一项大革命，马周、侯君集等人也是心悦赞叹。

李世民示意褚遂良继续往下说。

褚遂良道：“丝织品自汉代以来，向为输往国外的重要商品。近年来国内安定，四方商贾纷至沓来。臣询问了一些商贾，发现他们不仅贩运精美的唐绫、唐锦，还对织制、印花技术及器具相当感兴趣。”

“感兴趣？他们莫非也想把这些东西贩至他国吗？”

“不错。这里面有一个缘故，即是秦汉以来多是手工织制，到了我朝，这些织工又发明了脚踏织机、镂空版印花术以及染料红花素的制法，使丝锦制品更加精美，花色更加绚丽，引起外来商贾垂涎。他们除了贩运成品之外，还挖空心思将这些器物及技术输往国外。又如优良蚕种，他们也想法购来运往异域。”

李世民很高兴，赞道：“这些异域商贾还是很有眼力的。他们从中土转运丝锦成品，又费时又费力，不如将作坊移往域外，以就地制造。如此，可为我大唐扬名。”李世民此时不重视商贾之事，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之各种先进物事传往外国，能替大唐扬名，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褚遂良接着说道：“汉代发明造纸术，起初如阳春白雪，多在宫廷中使用。自从陛下修订《五经正本》，开各种科目选士，学子竞相读书蔚为壮观。由此天下抄书成风，使纸的需求急剧增加，推动纸坊的大量建成。如今，纸坊遍布南北各地，纸张成为寻常物普及于民间，纸价不再昂贵日日走低。臣听说过一句话，叫作盛世修史，盛世读书。由此来看，纸业的兴旺，亦是盛世的一个例证。”

马周、侯君集、杜正伦、岑文本见褚遂良能从这三个角度来诠释盛世，心内叹服他目光独到且敏锐。

李世民果然大为赞赏，说道：“丝锦、瓷器、纸张，为我中华的独具创造。我朝能在此三业中有所进步，没有照搬照用先人的成果，委实不容易。遂良，你能从这三项中看出差异来，可见你用心良苦，善于思索。嗯，你们五人此次代朕访查，可谓尽心尽力，没有辜负朕的期望，让朕知道天下的真实情况，功劳很大，朕要赏你们。”李世民还有一句话未说出来，就是这五人中以马周和褚遂良的所奏最称他心意。

李世民最后问岑文本道：“岑卿，你善文辞，学识渊博，这‘盛世’一词如何解之？”岑文本此时为中书舍人，专典机要，因文辞出众，朝中的一些重要诏告皆出于其手。

岑文本拱手答道：“《说文》曰，‘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为盛。所谓盛世，即是府库盈满，百姓衣食有余且心情愉悦之兴旺时代。”

“眼下能称为盛世吗？”

“陛下抚民以静，使百业兴旺，又荡平东突厥，使边境安定太平，以臣所观所闻，眼下堪称太平盛世。只不过……”岑文本欲语又止。

“岑卿，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只不过时日太短。现在百业似乎刚刚走上大治的轨道，若人人大呼太平盛世，就有些过于乐观了。臣以为，天下大治之结果为太平盛世，现在还处于官民倾力打造的过程之中，而非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是要慎提太平盛世为好。”

马周也奏道：“臣赞同文本此言。陛下，天下大治须使千秋万代受益，而非数年短暂兴旺之景象。”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你们谏朕要好谦虚之风，保持清醒头脑，朕都

明白。不错，若盛之极矣，即是向下之时。譬如上下山，朕倒是喜欢上山的过程，上山之时固然劳累，然登到山顶俯视群山，那种美妙乐不可言。”

眼见天下富饶，百姓富足，京官以及外官纷纷以盛世来颂之，李世民眉眼之间洋溢着喜意。

这日朝会之时，太常少卿祖孝孙奏道：“臣奉圣旨，由吕才、张文收协助，已完成《大唐雅乐》，今日特呈上请陛下御览。”祖孝孙是闻名隋、唐两朝的音律大师，其习陈、梁、周、齐旧乐，吴楚之音以及胡戎之伎。李世民即位之后，令他与吕才、张文收一起作《大唐雅乐》。他们斟酌南北，考以古音，历经数年乃成。乐谱初成后，李世民又令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人做新乐乐章。

李世民翻看封面由虞世南题字的《大唐雅乐》，见其乐谱以隋朝九部乐为基础，即燕乐、清商、西凉乐、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九种。在此基础上，祖孝孙他们打破南北界限，融合南乐北曲，调和吴楚之音与胡戎之声，使新乐成为一部宏大、包容之音乐。该乐以八音之具演奏，较之前朝，乐具规模扩大一倍。

李世民观罢，很是欣喜，说道：“祖卿等人成就《大唐雅乐》，可谓适时。众卿，我们暂罢奏事，让祖卿领人先演上一曲。祖卿，就演《昭和》一章吧，此词由谁所填？”

祖孝孙道：“《昭和》之词，由褚尚书所填。”

须臾，祖孝孙指挥乐工演奏《昭和》一章，只听八音顿起，幕后的歌者依韵唱词，词曰：

九玄春命 三圣基隆

奉承先旨 明台毕功

宗祀展敬 冀表深衷

永昌帝业 式播淳风

歌者将词唱吟三遍，乐声方才停止，余音犹绕梁不息。自古以来，宫廷雅乐负有礼乐教化使命。《大唐雅乐》今成，今后各个场合就有了统一的乐声，确实为一件大事。群臣听完后纷纷向李世民拱手道贺。李世民一团高兴，当即赏了成就新乐的有功之人。李世民又想起一事，唤出吕才道：“自今以后，除了将宫廷之乐演练纯熟以外，你所创的二曲也要完善。《秦王破阵乐》可更名为《七德舞》，《功成庆善乐》可更名为《九功舞》。此一文一武之曲，你可依据曲名再加完善，朕最爱此二曲。”

吕才领旨退下。

这时，房玄龄出班奏道：“陛下，臣等奉旨修改旧礼，今初稿已成，敬请御览。”

李世民听到又是一件喜事，大为高兴，说：“所谓好事成双，果然如此。今新乐已成，新礼亦就。好呀，呈上来。”

李世民略略一翻，说道：“朕不用细看了，此稿最后由孔先生审定，那是不会错的。可让礼部划定范围试行之，若有不完善之处，再逐步裁定。好呀，看来今日是个好日子。天下无事之时，方能建礼作乐，以教化天下偃武修文。有句话叫作‘功成而作乐，治定而制礼’，看来礼乐是大治天下的必需。玄龄，你们今日拿出《贞观新礼》初稿，朕一样要赏你们。”

房玄龄辞谢道：“臣当初主持修礼，时任礼部尚书，则修礼为臣之本分职责，不敢领赏。”

“不可，朕之赏莫非一定要有理由吗？何况，就是你不领赏，如孔先生等众学士为定新礼，费了多少神？劳了多少力？此赏理所当然。玄龄，朕今日心情甚好，你不要拂了朕的好心情。”

房玄龄不敢再坚持，只好躬身道：“谢陛下。”

李世民立起身来，步至御台下，站在群臣的对面说：“朕十八岁随太上皇举义兵，此后东征西讨，至二十四岁建功立业，打下了大片疆土；至二十九岁即帝位，经过这数年努力，终于在朕三十五岁之时实现天下大治。朕这样说，非是炫耀自己，朕其实想说，取得这些功业若靠朕一人之力，那是不成的，唯靠诸卿的通力辅佐。朕深知人性之欲望自私贪婪，尤其是君主之欲望关系天下，因常常克制己欲以修身齐国。此事若让朕自觉来做，不免有缺失，这些年劳众卿极力谏诤，终于使朕少犯过失。嗯，朕在这里谢谢众卿了。”说完，他拱手一揖。李世民的这番话说得固然诚恳，然其自矜之意也彰显无遗。

果然，李世民的这番话刚一落地，立刻就有数名臣子出班，秘书省著作郎许敬宗行在最前。他执笏恭维道：“陛下以仁政治国，短短数年时间就取得天下大治，其文治武功堪与尧舜之治、周朝文武之治相媲美。自三代以来，如此功绩未有也。”许敬宗原来也是天策府十八学士之一，其既善文辞，又能辩敏捷，且生得倜傥风流。然李世民即位之后，不知何故不看重他，仅仅授他一个从五品官员，未加重用。后面又有数人前来大唱赞歌。

李世民却不愿意听这些恭维之言，挥手让这帮马屁精退回班中，斥道：“朕之功绩若何，自有后世公论，不用诸卿评价。自今以后，不许有人在朕面前恭维朕之功业，有再言者，朕当罪之。”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使得许敬宗等人顿时羞愧得低下头来。班中的魏徵、马周、王珪等人暗暗赞道：“看来皇帝并未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李世民接着刚才的话题问道：“诸卿，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哪个更难一些？”

房玄龄出班奏道：“当天下乱离之时，群雄竞起，破城乃得降地，胜敌才生势力。由此来看，草创最难。”

魏徵也出班奏道：“不然。要知帝王取得天下，正是衰微之时。此时百姓人心思定，会遵新帝号令，以成国势。由此看来，取得天下并不是难事儿。然帝王取得天下之后，以威福自重，渐渐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止，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势衰敝，由此而起。以是观之，守成最难。”

李世民点头赞许，他默然片刻，继而道：“你们说得都对。玄龄以前跟随朕定天下，备尝艰辛，出百死而遇一生，所以说草创最难。魏卿多从朕安定天下，懂得若君主生出骄逸之念头，必踏上危亡之境地，所以说守成最难。眼下草创天下之事，已成往日之旧，不用再虑，我们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守成这件事情上。像汉高祖原为泗上一亭长，他费了许多力气，终于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其成了皇帝，不到十年时间，就办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像其太子温恭仁孝，而汉高祖见惑于爱姬，欲行废立；萧何、韩信有大功于国，而萧何被囚禁数日，韩信被诛，致使其他功臣如黥布等人恐惧不安，终于反叛。汉高祖能得天下，其治理天下的本事就大打折扣。由此来看，治理天下更应该使人全心全力。朕所以不敢恃天下安定，时刻存危亡之念以警诫自己，无非是想常保天下。其实天下来之不易，守之也不易，不敢有一点疏忽。”

魏徵接话道：“自古以来，明主贤臣难以同时具备。或君主当时圣明，臣却不贤；或有贤臣，然无圣主。如今陛下圣明，从善如流，使臣等能竭尽全力。天下现在固然太平，臣等不敢张狂，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伏愿陛下居安思危，同样孜孜不怠。”

李世民微笑道：“魏卿任何时候不忘谏诤，确实是谏臣之领头人。朕有时候也想松弛一下，然诸卿日日瞪大眼睛，时时举谏对朕鞭策不已，朕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啊。”

此时已近散朝时分，群臣听了李世民这句话，不禁莞尔。

许是因为大唐国势渐强，是岁来京城朝贡之国数量最多。到了岁末之时，就见来京朝贡之人络绎不绝，使者相望于道。

康国这日来使，求见唐俭，转述了康国王的请求。唐俭觉得事体重大，遂入宫求见李世民。是时，李世民正在政事堂和一帮宰臣谈话。

康国即是汉朝康居国，其王姓温，先居于祁连山之北昭武城，后被西突

厥所破，迁居于葱岭以北，与波斯国相接壤。康国人虽迁往绝域，依旧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之意。其男子长到二十，即远适他国，行商贾之事，当时有句话叫作“若利之所在，则康国人无所不到”。康国此次来使，中心意思是要回归中土，示归附之意。

李世民明白了康国的来意，问道：“唐卿，康国要求归附，你以为如何处之呢？”

唐俭答道：“我国实现大治，国势兴旺，百姓安居乐业。现在康国要求归顺，亦是天下大治的一种表现。当国势衰败之时，肯定没有他国要求归附。依臣意见，这康国在汉朝之时即是中土之人，似以答应他们为好。”

李世民不置可否，转问其他人道：“你们以为呢？”

温彦博、萧瑀、陈叔达、王珪与唐俭意见相同，他们最近被天下大治所鼓舞，皆说既然有国来附，可以增强大唐的国势，没有理由不答应。

房玄龄、魏徵、李靖比较持重。房玄龄说道：“康国要求归附，是一件好事。只是他们远在葱岭，中间又隔有诸国，使者往返一趟需数月之久，不像国内的州县可以就近管理。”

李世民思索了一会儿，开口答道：“不错，玄龄说得对，康国离我们太远了。前代帝王，好招徕绝域之国以图服远之名。其实这样做，无益于自身而糜弊百姓。现在康国若归附，他们若有急难来此求救，唐卿，你会答应他们吗？”

唐俭答道：“既是大唐属国，其若有难来求，按理应该相救。”

“对呀，其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只是师行万里，将士岂不疲劳？即使一战能胜，康国转危为安，可是大军不能在那里长驻，万一其再有难，大军付出最多的就是耗费在路上的工夫。所以劳百姓而图虚名的事儿，朕不为也。”

“陛下不准康国归附，如此，臣就下去回复来使了。”

李世民微笑道：“人家万里迢迢来京请归，你上来就给人家一个冷面孔，岂不让人心寒？唐卿，你不能如此拒人于千里之外啊。”

唐俭茫然道：“莫非陛下又要答应他们吗？”

“康国来使未到过中土，你可派人领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正好让他们看看天下的繁荣景象。朕不答应他们举国归附，然两国和睦，经常互相走动，那也是好的。”

唐俭答应后离去。

温彦博感叹道：“国势既兴，则四方来朝。现在国内安定，四夷皆服，确

实为盛世之状。”

李世民道：“那日魏卿让朕居安思危，不能有些许懈怠。你这样说，即是有懈怠之意。如今国势固然好了一些，然国内人口及镇抚外藩数目，尚未达到隋文帝开皇年间时的水平，我们的头脑还要时刻清醒才是。

“昔汉武求马，终于拓下西域大片疆土。如今呢，国土向西到了阳关即止，其间更有吐谷浑在那里骚扰，再南面的高山雪域上，近来又兴起一个吐蕃国在那里逞强。听唐俭说，向西贩运货物的商贾经常抱怨说通行不便。朕无意动辄兴兵四处征伐，使百姓受累，可那西域之国貌似恭顺，常来朝贡，其内心里总想来中土讨一些便宜。药师兄，如今北境已安，可这西域之事还要费上一番周折的。你知事兵部，须留心西域的动静。”

李靖点头答应，心里暗暗想，莫非皇帝动了西域的心思？

房玄龄说道：“圣上所虑极是。那吐谷浑王伏允一直对大唐持强硬态度，这几年见来硬的不行，遂主动要求和亲与互市，可内心里却不是那么回事。听唐俭说，吐谷浑来朝贡之时固然带来些贡物，可其索去的东西倍之。且来人态度蛮横，甚至对索去之物还挑挑拣拣，嘴里胡说八道。更有甚者，他们徒仗地利，往往中途截走从西域来的朝贡之物。”

李世民神色平静，并不恼怒，淡淡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朕对吐谷浑仁至义尽，其若狂妄，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的。吐谷浑之流，若再向我国挑衅，我必征之。此为正义之战，想天下百姓定会拍手称快。”

魏徵说道：“陛下心存百姓，若征战时仍留意百姓的态度，即为仁主。今后若有这些为维持国内安静的征伐之事，臣不会一味反对。”

“对呀，魏卿。你莫非没有发现？朕这些年每定一事，都要事先想一想你们大臣的态度，拿不准的时候还要向你们问讯一遍。朕所以这样做，是想朕所定之事，应该与你们的心意暗合。你若不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群臣眼望李世民，觉得他所言确是实话。李世民多次说过要君臣一体，看来不是空泛之言，他也是踏踏实实这样做的。

第二十五回

君臣感时论封禅

万民闹春庆丰年

临近元旦，过年的喜气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此年，李世民宣布恢复

原来的元旦假期。消息从京中传出，有官身之人顿时欢喜。庶民百姓家中有粮不愁吃穿，到了冬季为农闲之时，从腊月开始即忙碌年货，一些人聚在一起烤火斗牌，这股悠闲更衬托了节日的喜气。

人们若囊中鼓涨，心情也会愉悦。一般人心想可以过个肥年，趁着年关之时争取再添些器物。那些略识诗书的官员心里所想所思就复杂一些，他们瞧着丰厚的俸禄固然欣喜，但追怀国家这几年的作为，也颇有感悟。一些官员默默思索，觉得年后应该劝皇帝举行封禅仪式。

李世民安定江山，又大治天下，出现了太平盛世。一些官员心想，皇帝有此功绩，若不封禅报功，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上疏请求皇帝明年举行封禅大典。

李世民初看了这些上疏，不以为然，将之丢在一边。不料此话题一经提起，渐成燎原之势，连远在安州的高士廉也接连上疏，力劝举行封禅仪式。这日，李世民将高士廉的上疏交给长孙无忌，说道："汝舅不知何故接连上疏，坚持要搞封禅典礼。"

长孙无忌展开高士廉的上疏凝神观看，然后答道："眼下天下兴旺，百姓富庶，到处都是一片欢欣景象。舅舅因此上疏，算是随大势而动。且其为皇亲，又佐陛下登基，眼见天下繁荣，若陛下能行封禅之礼，势必响震宇宙。他因此想沾上一些荣耀，这种心情也是有的。"

"你以为呢？"是时，阁内仅有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两人。他们作为至亲，说话比正式场合随便一些。

"国内休养生息这么多年，终于取得了天下大治。这期间，君臣倾力抚民以静，像陛下克制己欲，如修缮宫室、举办大型典礼等基本绝迹。人非为享乐而来，然府库充盈时，依旧过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亦为太过。观目前胜景，适当地举办一些庆典，既顺乎了民意，又通过庆典激励天下人的精神，其实应该。"

"依你所说，封禅典礼可以举行？"

"不错。时下百姓富庶，人们安居乐业，且新破东突厥不久，四夷威服，正是举行封禅大礼的时候。"

李世民立起身来，在阁内慢慢踱步，既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些天，群臣纷纷颂扬天下大治，似乎外面是一派莺歌燕舞的局面，我听后心里着实高兴，因为事实确实是这样。可是，魏徵等人让我居安思危，想想也有些道理。这使我想起了取得洛阳大捷班师回京的情景。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长孙无忌不赞成李世民的观点，说道："世事变迁，今日之情景与洛阳班师时大为不同，岂可同日而语？"

“魏徵他们说得对，为君主者须常怀畏惧之心，不能见喜辄狂。无忌，看来这件事还要放一放最好。”

李世民私下里对长孙无忌如此说，但他到了朝堂之上，对群臣则是另外一番言语：“近来群臣上疏者不少，多让朕行封禅大典。朕想啊，封禅确实为帝王盛事。然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有余，就是不举行封禅大典，又有何关系呢？以前秦始皇曾经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会认为汉文帝之贤不及秦始皇吗？且祭祀天地，非要在泰山之巅上才能显示诚敬吗？”

李世民既然表示了不举行封禅大典的意思，群臣按理不应该再继续这个话题。可是，一些朝臣及外官好像受了什么人的指使，仍旧频频上疏要求举行封禅大典，其热情丝毫不减。

温彦博属于赞成封禅之人。这日，他趁着李世民召见他和萧瑀的间隙，说道：“圣上那日说不欲举行封禅大典，可这些日子，臣见许多大臣以及一些刺史接连上疏，请求圣上举行大典。臣以为这些人言词切切，并非因为他们好大喜功，实因国家富饶，人心思庆，代表了部分民意。”

“民意？须知举办封禅大典，要耗费多少钱粮！朕以前就说过，官家要去奢省费，岂可违之？”

“陛下，礼乐自古有之，其作用以教化为重。封禅为大礼，典礼过程中固然需要花费，然与大礼相比，实为小费。通过行此大礼，使国家的强盛以及既定国策散入人心，能起到多大的教化作用啊！且举行大礼为民意所在，若顺势而成，其功大焉。”

李世民笑道：“温卿为劝朕行封禅大礼，竟然将理由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朕若违之，就是不顺民意了。”

萧瑀也赞成举行封禅大礼，他插话道：“陛下，人言有声，盖由心意。这一段时间朝堂内外要求行封禅大礼的呼声不绝，其实反映了部分人的真实想法。自隋炀帝大业末年开始，天下动荡，民不聊生，人们渴望安定。太上皇与圣上一起太原首义，成就大唐基业，又东扑西灭，终于一统天下。陛下这些年来抚民以静，实现了天下大治，国家富庶，百姓衣食有余。老臣经历了这些过程，看到眼前的景象，心里着实高兴得很！想国内之官民，有老臣这样好心情之人定然不少。愉而有悦，喜极而狂，人性也。当此之时，举行封禅大典以鼓舞士气，确实有必要，且顺合了众人的心愿。”

萧瑀的这番话把李世民说得有些活泛起来，其嘴内依然说道：“萧公也想来劝说朕了，看来朕若不行封禅大礼，就是违了众人之意。”然心里却在想，自己前些日子回武功县老宅走了一趟，颇有些衣锦还乡之感，为此兴奋了数日。若举行封禅大典，其实与还乡类同，应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儿。

大凡人之信念并非坚如磐石，尤其在合乎自己心意及对自己声名有好处的时候，极易改变初衷。李世民一开始不赞成行封禅大典，那是他以国家为重，且这些年魏徵等人屡屡谏净所致。及至群臣纷纷上疏，李世民心里渐渐起了变化，心想既然是群臣的意思，举行了封禅大典，可以教化天下，震耀寰宇，宣扬了自己的功德，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李世民此时对萧瑀和温彦博没表示什么，而是转向其他的话题。两人退出后，恰巧长孙无忌入宫求见，李世民就与他谈了这个话题。

“无忌，你以为举办封禅大典还算妥当吗？”

“当然妥当，凡人有喜乐之事，还要庆贺一番，何况国家呢！陛下，人生一辈子，又有多少可乐之时呢？我们自从攻下长安，此后东征西战，忙碌不已，眼下四夷宾服，国内安定，是难见的好日子啊！若不顺势庆贺一番，无异于锦衣夜行矣！”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我一开始不愿意行此大典，是想居安思危，使人们常怀畏惧之心。这些日子以来，群臣要求行礼之声不绝于耳，所谓群情激切是也。我就又想，若我一人坚持不行礼，就会拂了众人的美意，一场典礼能花多少钱，何不顺势而成呢？”

“是啊，必要的花费还是不能省的。像时下每斗米仅值四钱，各级粮仓盈满为患，若不花费一些，难道让这些粮食都喂了老鼠？陛下，不可再犹豫了。历来到泰山封禅都是春日而成，现在若不开始筹备，时间就有些太仓促了。”

李世民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下定决心，说道：“好吧，就这么办了。无忌，你待会儿出宫后，可找到李淳风、袁天纲商量一下具体的日子。此次封禅大典，由你总领其务。”

很快，李世民同意举行封禅大典的消息传了出去。长孙无忌那日找到李淳风和袁天纲，初定封禅的日子放在明年二月二十日。长孙无忌既然总领此次封禅大典，自然要与礼部、太常寺等衙署商量具体细节。百官闻听果真要举行封禅大典，精神不由得一振，其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

到了这个时候，魏徵那不同一般的性格就要显现出来。他得知李世民欲举行封禅大典，想起李世民原来的态度，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他的态度何以转变得如此快。这日，又当堂向李世民进谏。

“陛下，臣知陛下原来已罢封禅之议。然这些日子以来，臣见礼部、太常寺等衙署，说是奉了陛下的旨意，开始忙碌封禅之事，不知是否确实？”

“不错，确有此事。朕一开始确实不愿意行礼，奈何群臣请求不已，又想行此大典有教化作用，就准了群臣之请。”

“然臣始终未上疏请求啊。”

“魏卿，朝中之官这么多，岂能每项意见皆是一统？朕这次所以准了众人之意，是见其中大半皆持此见。温卿，是这样吗？”

温彦博出班答道：“不错。此次上疏要求封禅者，京官共有三百五十三名，外官计有四百七十六名。魏监，圣上说得对，行封禅大典合乎民意，你就不要拦阻了。你若不信，可问问现在列班朝臣的意见。”

魏徵摇摇头，说道：“公理岂能以人多势众而论？陛下，臣现在还记得前些日子陛下在这里所言，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难道必须用封禅之举来彰显吗？”

魏徵当堂用李世民的原话来反对封禅之举，使李世民脸上又有些挂不住，他心里对魏徵又生出些不满，心想许多水到渠成的事儿，都是魏徵出来横加挑剔。但他们这些年交锋了无数回，结果大多都是魏徵的意见对，将李世民的锐气挫去不少。他现在心里固然不满，脸色上却不敢有所表示，遂淡淡问道：“魏卿，朕决定此事，事先也翻来覆去想了多遍，总觉得行礼并无什么不妥。朕问你，你不让朕去行封禅大礼，是以为朕之功业不高吗？”

“陛下文治武功显著，既定天下，又促大治，其功高为天下人共睹。”

“难道朕之德化不厚吗？”

“陛下以教化治理天下，使臣子服陛下其德，百姓沐陛下之恩，实为恩德之君主。”

“难道是国家未安定吗？”

“陛下安定天下，抚民以静，眼前盛世之貌，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难道是四夷未服吗？”

“陛下视华夷为一家，不以强势凌人。前次袭破东突厥，实为自保之举，更能说明德化之力量。如此，使四夷归心纷纷来朝，陛下靖安四夷之举，古往今来，未之有也。”

“那么，就是年谷不丰了？”

“陛下以农为本，数年之间很快恢复了农桑生机，年年大熟，如今每斗米仅值四钱，官家府库充溢，可谓国力强盛。”

“那就是天地之象未显祥瑞了？”

魏徵回答到这里，稍微思索了一下，继而回答道：“各地报来的表章中，累累有祥瑞之象。夫天地之间，祥瑞之事比比皆是，报者为显盛世之貌，往往夸大祥瑞之物，那也是有的。其实天下安定，百姓富庶，即为最大的祥瑞。陛下多年来唯重事实结果，不重祥瑞之貌，今日不知为何

亦重此事？”

这句话噎得李世民语塞，他顿了顿说道：“好吧，我们不谈祥瑞。像魏卿刚才回答之语，亦是句句可证能行封禅大典嘛！如此，你为何还要苦苦反对封禅呢？”

“陛下虽拥有上述六项之美，然我朝承隋末离乱之后，至今户口未恢复到隋文帝开皇年间的人数；府库固然充盈，却也没有达到隋炀帝大业初年的数量。由此来看，现在虽有盛世之貌，户口及粮食却未超隋世，则需要进一步努力，未到庆贺的时候。”

萧瑀出班接话道：“魏监这样说，其实是自相矛盾。你刚才明明说，眼前之盛世，秦汉以来未有之也。缘何马上又说不及隋世？”

“萧公，这里稍有区别。贞观初年以来，取得如此成果，令人瞩目，按此势头发展下去，定能超越秦汉以来所有年代。只是刚刚六七年时间，时日太短，不可一蹴而就，像户口、储粮未达到隋世最高水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二者其实并不矛盾。”

李世民示意萧瑀退回去，说道：“魏卿，将你的话说完。”

“若此次封禅之礼将行，则陛下要率领车驾东巡，其千骑万骑，沿途供给劳费，何其巨也。既要行大礼，势必追求气势恢宏，则一节一礼，不能废弛。臣昨晚翻看了汉光武帝封禅过程，有更深的感悟。

“汉光武帝为行封禅之事，早早派人在泰山修筑一应祭坛。想那泰山之巅何等高耸，为筑坛须先修坡道，再将砖灰之物一件件搬运上去，工程极其浩大。正月二十八日，汉光武帝从洛阳出发，其随行者有数万人，前面更有数千人修缮道路，一直到了二月十二日，方才到达泰山脚下。这一番花费，要用国库的多少钱粮啊。陛下，臣听有人说，行封禅典礼固然用些钱财，然与行礼教化相比，毕竟是小费。臣对这种观点，实在不敢苟同。臣以汉光武帝所用人数及器物为例，大致算了一笔账。如此往返一次，所耗钱粮需要岁贡之三成，这难道是一笔小费吗？陛下这些年去奢省费，不造宫室，种种俭省之举已深入民心，若行此大典，势必给今后奢费开了个头儿。由此来看，这不是一笔小费！”

李世民没料到魏徵竟然将耗费钱粮数目都算了出来，且从深层次说了后续危害。事先，他知道行礼肯定要花钱，但没有想到需用这么多。

魏徵接着道：“陛下欲行封禅大典，定然会邀属国之王来此观礼。这些人入国之后，要殷勤接待他们，这又是一笔花费。花费事小，臣还有一层隐忧。想圣上邀请这些君王过来，实想让他们目睹我国强盛，以使其心慕敬服。可是臣听马周说过，出洛阳向东至于海边，沿途烟火尚稀，极是荒凉。如此将这些四夷君主引入腹中，让他们看到这种虚弱之象，就有违陛下的初衷了。”

李世民心里一震，他事先没有想到此点。

魏徵最后说道："陛下这些年给复天下，百姓刚刚缓过劲儿来。若现在行封禅大典，即是图虚名而使百姓受其害，臣以为陛下定然不会这样做。"

李世民心道，魏徵这个死老头儿也学会用心机了。你在那里说了半天，最后又捧了朕一句，似乎自己只有接受他的意见，才是唯一途径。但细想想，魏徵说得实在有道理，明显比别人要高上一筹。

魏徵说完，场面一时现出了片刻沉静。在场的人们都在咀嚼魏徵的这一席话，其中有一部分原来赞成封禅的人，心里开始矛盾，最后还是认为魏徵说得有理，不自觉就变了态度。更多人将眼光视向李世民，看他到底如何定夺。

李世民凝神思索了片刻，然后说道："魏卿的这番话显然是深思熟虑而成，你的意见在群臣中固然为极少数，但不能说没有道理。众卿，你们各说各的理儿，倒让朕有些难办了。这样吧，先让无忌继续准备，大家趁着过年的这个空儿，好好思索这个话题。等年后的朝会上，我们再定。好了，魏卿，你退下去吧。众卿，你们还有什么事儿要奏？"

如此，封禅的话题暂时搁置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魏徵的这番话给满腹热情的李世民泼了瓢凉水，兴致不由得大减。他数日后接到河南、河北等地遭遇雪灾的消息，即召来有关人布置赈灾之事。待众人走后，他独自对着窗外发呆了半天，又让人唤来长孙无忌，说道："无忌，封禅之事停止吧。魏徵说得有道理，眼下还不是庆贺的时候。"

此后，人们对封禅一事渐渐淡忘了许多。随着节日临近，人们纷纷沉浸在春节的气氛中，就将封禅大典忘得一干二净。

中国人重视春节的习俗，至唐朝时已经完全形成。临近春节，家家都要根据自己的财力添置年货。

是年，天下大熟，民众富足。长安城里的东、西两市中，节前日日拥挤非凡，人们一筐一筐地将年货搬回去，乐坏了众多的商贾们。

除夕之夜，照例要举办驱除疫鬼的傩戏，这是最热闹的庆祝仪式，参加者最多。这几年，因年成皆好，官府里渐有所积，长安、洛阳东西两都率先由官府出资，组织傩戏供民众观看。此后，各州县知闻，纷纷效仿。

是时，各州县的驱傩者已于昨日就住在官衙门外，等夜幕降临后，他们才从四面城门鼓噪而出。

今夜，李世民要在丹霄殿内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宴会过后，并允他们在

皇宫内观看傩戏。

申牌三刻，来参加宴会的官员们入承天门，列队向丹霄殿行去。这其中，还有以颉利为首的十数名突厥人。归思州刺史冯智戴恰好也在京中，被李世民特邀入宴。

丹霄殿位于两仪殿的左侧，该殿背依海池，门前有一处极大的阔地，风景甚美。李世民近来宴请群臣，往往选择在该殿举行。是夜殿前，早早随着宫内挂起了一排排的红灯笼，夜色渐起，灯笼的光辉照亮了宫内的道路，显出一片喜庆之色。

丹霄殿内，四周立着一圈檀木人形雕像，其双手平伸以放蜡烛，其实充作烛台之用。这些蜡烛是由交趾所产的香蜡烛，其烟缭绕现异香之气，其光将殿内照得如同白昼。

殿之最北端，并排摆着两张案子，是李渊和李世民所坐的地方。其下，纵列着一排排的案子，自然是百官所坐。案子上，已经摆满了各种珍奇美肴、新鲜果蔬，殿两旁站满了手执酒壶的宫女。在殿的右后侧的屏风后面，一群乐工手执乐器，时刻准备起奏。

群臣入殿后，在太监的导引下到各自的位置上坐下，静静等候李渊和李世民的到来。

酉牌时分，只听殿内一声高喊："太上皇、皇帝驾到，百官接驾。"既而乐声顿起，可以听出其所奏乐声为《庆善乐》。

群臣齐刷刷站起，跨前一步，然后跪下，同声呼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渊先坐在左边的案子前，他满面笑容，挥手道："众爱卿，平身吧。"李世民也随之坐下。

群臣又同声道："谢太上皇、谢皇帝。"然后各归其位。

李渊微笑道："众卿辅佐二郎……"说到这里，他忽然停顿了一下，也许由此想起了李建成、李元吉已不在人世，又见众目睽睽，遂恢复常态继续说道："……忙了一年，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孤在宫里，也日日欣喜呢。今夜为除夕，二郎让孤前来与众卿欢宴。好嘛，我们今日就好好庆贺一回。"

李渊的话音一停，群臣的眼光皆移向李世民。只见李世民端起酒盏，也满脸微笑道："太上皇既然让大家欢乐，来，我们先饮尽此盏。"

此后，大家觥筹交错，开始饮酒夹菜。因为上面坐着太上皇和皇帝，群臣不像普通宴会那样随便，不敢大呼小叫，场面依旧沉闷。

李渊显然感觉到了这点。他看了一眼李世民，低头说道：“可惜苏世长不在了，他若在场，场面定会热闹一些。”

李世民听到这句话，接口道：“父皇，苏世长去世，还有欧阳询在嘛。”

一句话提醒了李渊。他面对人丛唤道：“欧阳卿何在？今夜为欢乐之时，你腹中笑料甚多，就来上几段，让大家同乐一场。”

欧阳询起身道：“太上皇有命，臣就为大家凑个趣儿。话说北齐卢思道聘于陈国，那日陈主设酒宴群臣，座中只有卢思道为北方之人。陈主令群臣联诗为乐，其中有一人先唱道：‘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原来北方之人常食榆叶，且吴地无驴，以此来讽刺卢思道来此就职。此句一出，众人纷纷把目光射向卢思道，看他如何应对。”

“后来怎样？”李渊问道。

“那卢思道不慌不忙，随口吟出两句：‘共甄分炊米，同铛各煮鱼’，正好与上两句相接。此句用来讥刺南人无情义，且小气，弄得座中之人尴尬万分。”

座中群臣以北方人居多，听罢此语觉得很过瘾，哄然大笑起来。

李渊点头道：“不错，可谓针锋相对，语藏机锋。欧阳卿还有吗？”

这时，长孙无忌立起身来，拱手说道：“太上皇，臣这里有一首诗，却是形容欧阳老先生的。”

李渊示意他快说。群臣都知欧阳询固然有一手好字，然他那副模样如同老猴，长孙无忌定然不是什么好话。

长孙无忌缓缓吟出：“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此诗嘲谑欧阳询生得如猕猴。长孙无忌话音刚落，全殿顿时哄堂大笑。待笑声少歇，李渊笑指长孙无忌道：“无忌，你的话说得太刻薄，不怕欧阳询回敬你吗？”

果然，欧阳询马上说道：“嗯，臣近日也听来一诗，却是形容赵国公的。”他接口念道，“缩头连背暖，侥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原来长孙无忌这些年体重增加了不少，且其肤色白皙，外人见到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肥胖”二字。欧阳询夸大其体态特征，嘲谑其为乌龟模样。殿内又是一番哄堂大笑。

李世民却在那里改换了颜色，待笑声止歇，沉声喝道：“欧阳询，你说此话，难道不怕皇后听到吗？”

长孙嘉敏为长孙无忌之妹，欧阳询骂长孙无忌为乌龟，连带着将长孙嘉敏也骂进去，再往后想，李世民又成了什么。

欧阳询嘲谑之时未想许多，他是受长孙无忌之激脱口而出，没想到事连皇后。总算此人很是机智，急忙躬身辩解道：“陛下错会了臣的意思。臣言此诗，是说赵国公生得仪态万方，有洪福之相。”

欧阳询此语尽管牵强，总算是当时圆了场。李世民怕扫众人之兴，不愿深究，遂一笑释然。

李渊此时又瞧见颉利和冯智戴，遂唤道：“颉利将军，听说你的剑舞得非常好，请依此乐声试舞一回。”

颉利这些年住在京城，一直闷闷不乐。李世民得知了他的境况，以为他不习惯京城里的生活，想起虢州那里多麋鹿，可以游猎，欲改授他为虢州刺史，让他心境好起来。谁知颉利不知如何想，不愿去虢州就职，依旧住在京中。他的心情转不过弯儿来，在宅中与家人相对，往往无缘无故就悲泣起来，形貌日渐消瘦。他今日来到丹霄殿宴饮，不苟言笑，待见到欧阳询在那里插科打诨，心情渐渐好了一些，脸上有了一些笑意。

颉利听到李渊唤自己的名字，急忙起身躬立。待听到李渊让自己舞剑，大合心意，心想在这里舞剑一回，定很畅快，遂答道：“臣遵旨。只是现演此乐不合剑意，乞另演他曲。”

李世民道：“不妨，可改演《七德舞》。”

李渊又唤冯智戴道：“冯刺史，若颉利将军演剑，你可在此当儿新赋一诗。舞止诗成，能成吗？”

冯智戴起立躬身：“臣遵旨。请太上皇先赐下题目来。”

“既然演剑，就以剑为题吧。”李渊随口答道。

颉利手执长剑立在殿中左方的空地上，那边的乐工依令停奏《庆善乐》，转而奏起节拍铿锵的《七德舞》。

颉利的剑果然舞得不错，其剑尖随着乐声，大开大阖，极具雄浑之意。只见利剑如箭射空，似龙游翔，动如雷霆，静如凝光。其舞到精彩处，殿中欢声雷动。

李世民入神地观看颉利的剑舞，觉得其舞有草原粗犷之风，一伸一合之间，很是实用，不像中土之舞有那么多的花架子。他看了一会儿，侧头对李渊道：“父皇，这颉利入京城之后，恐怕今日最为欢乐。”

李渊正在全神贯注地观看，没有太留意李世民的话，间歇中，和着众人的呼声叫道：“好哇，好哇。”

一曲《七德舞》演罢，颉利收势仗剑而立。只见他全身热腾腾地冒出汗来，可见他尽了全力。他拱手一揖，说道：“献丑了，请勿见笑。”

李渊道："舞得太好了。二郎，赏他。"

颉利躬身道："臣与大家同乐，不敢领赏。臣已得太上皇的夸奖，则已足矣。"

李世民知道颉利心高气傲，他既然能演剑舞，实属不易，也就不再勉强，遂示意他退回座位。

李渊又嚷道："冯智戴，颉利将军已舞罢剑，新诗作出来没有？"

冯智戴起身道："臣凑兴作了一首，恐怕难入大家法眼。"

李世民道："冯卿，你就立在座位上，将该诗吟出。"

殿内的乐声顿时停歇，一时显得很寂静。那冯智戴顿了顿嗓子，大声将新写之诗吟出，诗曰：

今有将军阿史那 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

霍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 罢如江海凝清光

冯智戴将诗吟罢，殿中之人又是欢声雷动，叫好者甚众。大家都说，颉利的剑舞固然不错，而冯智戴此诗更为精妙。若不先睹颉利剑舞，仅从诗面来看，浑如一个高大的神人在那里舞剑，剑法灵动而有气势，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

李渊眼见众人欢乐，不禁哈哈大笑，大声说道："自古以来像今天这样华夷一家，共同宴乐之场面，未之有也。"

是时，宴会气氛之热烈达到最高潮。

宴会结束后，群臣随着李渊和李世民走出殿外，他们要观赏即将开始的傩戏。右边的台阶上，长孙嘉敏带领一应嫔妃、皇子、公主围在一起。李世民定睛一看，就见萧后也杂在其中。

当此欢乐之时，群臣或观舞，或有人下到场子里，戴上假面具，与大家同舞。萧瑀观此场景，心中忽有所感，遂走到李渊、李世民面前，拱手颂道："臣当隋末离乱之时，心如死灰。不料仅仅十数年时间，国家就富庶祥和如此，臣实在没有料到。臣想所以有如此景象，无非因太上皇、皇帝善能理国所至。老臣今日，就代天下之人向陛下谢恩了。"

李渊笑道："萧郎，我们自家人，还用说如此客套话吗？何况，天下能治理到这种地步，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李世民道：“萧公，父皇说得对。所以能形成今日之局面，为我们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除夕将过，明日就是新年了，天下之事千头万绪，还有许多事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现在还不是懈怠的时候。”

“老臣知道。太上皇，老臣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能允吗？”

“萧郎尽管说好了。”

“老臣想请太上皇一起，下场去舞上一回，如何？”

李渊哈哈大笑，说道：“孤早有此意。萧郎，走，我们下去吧。”

人们见太上皇加入了傩舞的队列中，不禁欢呼起来……

除夕的傩戏结束之后，人们或在庭院里燃起燎火，或在居室内点上灯烛，他们唱歌跳舞，饮酒守岁。宫内也不例外。只见各殿皆明设灯烛，映得殿内诸房绮丽明艳，那些后妃嫔媛皆穿上盛装新衣，显得金翠灿烂。居中的庭院内，数堆燎火已经燃起，其明如昼。火堆边，一些乐士演奏音乐，更有一些舞者伴着乐声，在那里翩翩起舞。

李世民殷勤地陪着李渊一起观赏歌舞。李渊今日兴奋过度，刚才又随着舞队跳跃了一阵，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经不起这番折腾。现在一静下来，就感觉眼皮奇重，昏昏欲睡。李世民已经在太极宫里为他准备了寝殿，见此光景就劝他早点安歇。

李渊走后，李世民与长孙嘉敏等人一起继续观看歌舞。就见燎火明亮，舞者姿势绰约，煞是美妙。李世民在人丛中看见萧后，就将她唤过来，问道：“眼前之景，若与隋朝相比，哪个场面更奢华？”

萧后这些日子在京，知道当今皇帝崇尚俭朴，不求奢华，遂小心翼翼答道：“隋朝短命，陛下之朝正是兴旺之时，岂可相比？”

李世民知道萧后心有所忌，就微笑鼓励道：“若每一事皆与朝廷大事相连，就过于沉重了。萧后，朕仅问场面如何，不涉其他，你但说不妨。”

萧后低头道：“若说奢华场面，贱妾以为今日之场面比不上隋世。”

“你说细一点。”

“炀帝在时，每到除夕之夜，即在殿前各个院子里，设火山数十个。其火大小与眼前相似，只是其燃火之木甚是特别。”

“怎么特别？”

“当时所燃木根，皆沉香木也。每一火山焚沉香数车。当火焰渐小时，将甲煎投其中以使火发，火焰顿时升起数丈。如此，沉香、甲煎之香，可以飘出数十里。是夜，京城之人皆可闻到此香。”

“除夕之夜需用若何呢？”

“一夜之中，需用沉香二百余车，甲煎二百石。”

李世民吃惊道：“要用这么多啊！如此贵重之物，一夜焚之，确实奢华。”既而自嘲道：“眼前所焚皆是柴木，唯觉烟气熏人，不闻一丝香气，无法与炀帝相比。”

萧后不敢再接腔，乖觉地低头退回。

长孙嘉敏道：“燃火守岁，图的是明亮，何必要用如此贵重之木？”

李世民这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有物不用，亦是浪费，盖人性使然啊。炀帝好就好在他有一个能干的父亲，为他攒下了许多的钱财。他若不用，岂不是傻子？”

长孙嘉敏瞪大了眼睛，想不到从李世民的口中竟然说出这般话。

李世民换颜一笑，说道：“你瞪着我干什么？我想说的是，人只有花费自己挣来的钱物，方才珍惜，不是吗？”

“陛下所说极是……”

李世民不待长孙嘉敏说完，就打断她的话：“敏妹，你莫非想在除夕之夜，再来劝谏一番吗？”

夫妻两人四目相对，都笑了。

这时已是子夜时分，那边的太监开始燃放爆竹。霎时，就听宫城以外的爆竹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新年到了。

第二十六回

四夷遥尊天可汗

八方搜求羲之墨

大唐当初欲图东突厥的时候，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贞观三年，李世民遣使册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即为一漂亮又厉害的招数。此后不久，东突厥灭亡，于是回纥、仆骨、同罗等漠北十三部落相继来归。每年新年元日前，这些大小君长竞相遣使入长安献礼，他们集于京师，有近千人之多。那些日子，京中以鸿胪寺最为忙碌，自唐俭以下，人人忙得疲惫不堪，要竭力招待好这些四方来客。

漠北之地无罕见之物，诸部落所献多是些马、羊、驼、貂皮等物。他们返回之时，大唐朝廷又赏给他们一些丝织品、瓷器、金银器、茶、铁等物。若从价值来衡量，大唐所赐之物要高于他们朝贡之物。不过四夷来朝贡，大唐图的是四夷宾服的名声，对于钱物的多寡并不看重。

贞观八年元日，因薛延陀酋长夷男、回纥酋长菩萨来京朝贺，此次会见仪式显得更加隆重。

是日辰时，通事舍人立于太极殿前台阶上喊道："圣上有旨，宣真珠毗伽可汗等番国君长觐见。"其话音未落，早已等候在殿前的唐俭即带领夷男、菩萨等二十余人入殿。

众人入殿后向李世民朝拜，拜礼毕，李世民让众人平身，他亲手捧着一袭袭的绯黄瑞锦及褾领袍，赐给夷男等人。夷男等人双手接过，复又拜谢。李世民将物赐毕，复归于御座中，下面已相对排好了两列凳子，夷男等人依令落座。

夷男落座后复又起身，面向李世民拜道："皇帝陛下，臣受众人之托，现将一篇颂词诵出。"夷男不会说中土之语，其身侧站立一名通译随时转译。

李世民微笑道："既是颂词，就不要说了。你们千里迢迢来京见朕，这番情谊，比任何华美之词都好，更令朕心存感激。"

夷男不依，坚持要念颂词，李世民遂颔首同意。夷男的这篇颂词想是动身前已经准备好了的，不似中土文辞那般佶屈聱牙，其语句朴素，更似口语。只是内容不免陈腐，无非是颂扬李世民恩德之类。

夷男读毕颂词，又躬身道："皇帝陛下，臣等议论过了。臣等以为称呼皇帝陛下，不足以表达臣等尊崇之情，且皇帝陛下之称号在中土尚可，若波及四方，少了一些威加海内之气势，因请皇帝尊号为天可汗。"

"天可汗？"李世民追问了一句。

回纥酋长菩萨立起身来，躬身道："皇帝陛下册封四方可汗，非天可汗难为。今后，请皇帝陛下从臣等之议，以天可汗威加海内，示上天之意。"

其他部落酋长及来使纷纷起身，皆请李世民从此使用天可汗的称谓。

李世民明白了众人的意思，示意他们归座，然后摇头说道："朕为大唐天子，足不出中土，岂能代行可汗之事？卿等美意，朕心领之，然不可越轨。"

夷男又立身道："陛下，臣等所拟尊号，非专为颂扬陛下。请陛下设身处地为臣等想一想，臣等辖下若知皇帝陛下接受天可汗之尊号，更添亲近之意。陛下多次说过华夷一体，缘何连一个简单的尊号都不愿意接受，

若如此，要大伤臣等的心情。”

这时，一直侍立在一旁的唐俭上前禀道：“陛下，臣以为真珠可汗所言甚有道理。如今唐土渐大，又有诸多的羁縻府州，更有许多属国。中土臣民熟知皇帝陛下的称号，而四方边远之地唯知可汗，不知皇帝。若陛下接受天可汗的尊号，四方臣民才知其可汗之上更有天可汗皇帝，一来知道京师为天地中央，陛下在此行天子之权；二来心悦诚服，从此华夷一家。”

李世民思索片刻，缓缓说道：“也罢，朕就从卿等之议，今后对西北君长用玺，皆用天可汗皇帝字样。唐卿，你向将作监转述朕之语，让他们觅来良玉，即日刻制成玺。”

唐俭躬身领旨。那夷男、菩萨等人见李世民接受了天可汗的尊号，不禁大喜，纷纷起身复向李世民跪拜，三呼万岁。

从此，漠北诸部落皆称李世民为天可汗皇帝。到了后来，这个尊号渐渐传播开来，四方属国来京师朝拜，皆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菩萨趁热打铁，又起身向李世民奏道：“陛下既为臣等的天可汗，今后臣等来京朝拜更为频繁。只是来京路上，道路险阻也就罢了，唯越他国国界时，麻烦不少，请天可汗戒约他国，让臣等顺利入京才好。”

座中之人除了夷男之外，纷纷赞同菩萨的提议。原来薛延陀之土与唐境接壤，诸部来京之时，若想走近路势必经过薛延陀所辖土地。这些年，薛延陀自恃强盛，当诸部使者经过其境时，往往受到多方刁难，有时其所带贡礼也被夺走。

诸部落来使曾纷纷向唐俭述说自己遭到薛延陀刁难的事，唐俭又把此事禀报给李世民，意欲让李世民告诫夷男，让他约束手下，收敛其行为。菩萨今日当堂提出此事后，众人的目光纷纷射向夷男。

李世民问道：“真珠可汗，朕听说诸部落使者经过你境内时，闹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果有其事吗？”

夷男立起身来，答道：“臣亦风闻有此事，那是一些胡作非为之人瞒着臣干的。陛下，臣之土地甚广，人又良莠不齐，之前发生一些非礼的事固然难免，终归是臣不能严厉约束所致。臣来京之前已下严令，今后再有人敢胡作非为，定遭五马分尸之严刑。”

李世民仰头思索片刻，既而说道：“你如此严厉刑法，手下人定会收敛许多。只是漠北地旷人稀，行旅之时，往往难见人迹，若有一些贼人聚集成匪，在大漠之上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专事劫夺来使的礼物，太难擒拿。真珠可汗，为了保证使者行旅安全，还要有万全之策才好。”

菩萨这时插话道：“陛下，臣入中土之后，见所行道路皆设有驿站，这样

既给使者行旅方便，驿站之间首尾相连，又可以相互策应，保证安全。若是能在漠北设置驿道，即是万全之策。”

李世民暗自忖道，若在漠北设一驿道，所费不多，却能使各部落相连，加深他们与中土的联络，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他点头赞同，说道：“这是一个好想法，朕同意设立。驿道设立之前，朕让户部派员沿线踏勘，以确定道路的取向及驿站的设立，至于驿道建成之后，可让户部拨给钱粮，以资费用。只是驿道之养护及驿站之人，须由各部来管，真珠可汗，你熟悉漠北诸部的地理，且此驿道入你境内最长，朕意将这些庶务，都交由你办理了，你以为如何？”

“臣领旨。陛下，踏勘线路可由户部派员去办，至于驿站建成之后所费钱粮，就不要在户部领取了。臣以为，驿道在谁的境内，人员及所费皆由该部负责，这样就省去了许多麻烦。”

“好呀，你这是替朕着想，就这样办吧。”

菩萨又拱手道：“陛下，驿道设立之后，方便臣等来京觐见。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若此驿道修得又平又直，希望陛下万乘之躯入塞北巡视，使天下臣民能一睹天可汗之威仪。”

这句话使得李世民有了兴致，脸上顿时有了跃跃欲试的神色，他爽朗笑道：“好哇，朕早有此意。史大柰早就向朕描绘过草原的胜景，让朕心慕已久。只是国事太多，一直没有空儿遂此心愿。待此道建成，朕会不带銮驾，像你们一样骑马驰骋而去，完成心愿。”

夷男、菩萨等人又复跪拜，齐声道：“臣等在驿道建成之时，自会日日恭迎大驾。”

李世民在接见漠北诸部朝贺之时，近年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是要亲自排解诸部的纷争。刚刚商定了设立驿道的事，后面的同罗使者即起身向李世民告状。

“陛下，那仆骨部数次侵入鄙部牧场，陛下去年已经责他，然其稍稍收敛之后，又复旧态，请陛下为鄙部做主。”

这还是去年的旧案。同罗部位于土拉河之支源通勒河两岸，那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好牧场。仆骨部居于同罗部的正北处，为阿勒丹河沿岸，也有丰茂的牧草。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每至秋末，仆骨部的草场渐枯，而同罗部的草场依旧葱绿。仆骨部倚仗人多，赶着牲口越界到通勒河沿岸放牧，这自然激起同罗部的不满，双方为争夺牧场发生了数场械斗。官司打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让仆骨部退出越界之地，若想要牧草，须拿羊马等物来换。仆骨部当时唯唯答应，然到了去岁秋末，敢是想着天高皇帝远，依旧赶着牲口越界来放牧。同罗部无奈，只好继续找李世民告状。

李世民听完同罗部使者的控诉，眉头皱了起来，唤出仆骨部使者问道：“同罗部所言，果是你们所为吗？”

那仆骨部使者看似不慌不忙，像是事先已有准备，然眉宇之间掩不住一丝恐惧，狡辩道：“鄙部越界放牧是实，然有前因。鄙部遵陛下旨意，欲拿羊马换其牧场，遭其拒绝。陛下，那羊马逐水草而居，其蹄之所至，自是要吃草活命，却也不是鄙部主动赶去。”

李世民听出仆骨使者的话里有无赖的意思，遂动了怒意，斥道：“朕去岁让你部用羊马换其牧草，却不是去换牧场。你们不听朕之言语，莫非倚仗你部人多就想欺凌同罗部吗？”

那使者低下了头不敢再强辩，低声说道：“想是鄙部错会了陛下的意思，那也是有的。小人此次动身入京之前，鄙主谆谆告诫，让遵从陛下的旨意。陛下但凡有旨，鄙部不敢不听。”

李世民改换了颜色，说道：“这就对了。朕于漠北诸部，不取一物一赋，所以愿意接受你们的朝贺，唯思和睦相处而已。你们有事找朕裁决，朕无偏私之心，公平待之。朕这样做，其实也为你们好。若有部落倚仗人多，动辄寻衅，极易酿成祸端。须知‘毙敌一万，自伤八千’的道理，战祸一开，于人于己都不是幸事。仆骨部使者，朕这次说清了，你们若想要同罗部的牧草，须用羊牛来换，你这次不会再听错了吧？”

“小人谨记在心，不敢有差。”

李世民又对夷男说道：“真珠可汗，朕离他们太远不能亲至，你可代朕前去巡查。秋末之时，最为紧要，万万不许再起纷争。”

夷男听说李世民让自己代其巡查，无疑是看重自己，心里有了一分自豪，又有一分得意，遂躬身答道：“臣遵旨。明岁此两部若再有此类纷争，就请陛下拿臣问罪。”

说完了这些事，天已近午时，李世民起身道：“走吧，该是进膳的时候了。唐卿早已准备好了美食佳肴，你们陪朕前去吧。”

众人神情激昂，他们知道中土的美食花样繁多，何况是宫中的御菜，更是极致的美味，等闲难尝一回的。

漠北诸部臣服大唐，反映了少数民族与大唐势力的此消彼长。李世民在宫内欢宴诸部来使的时候，同居一城的颉利待在家里，与家人默默相对。颉利在京城中无疑受到优待，然其心灵的极大失落，不是用锦衣玉食能够弥补的。昔日为大汗之时，他威风八面，心性高昂；如今虽被授为大将军，说到底不过是大唐的俘虏，想出外游历也有诸多的限制，实为一特殊的人质。大凡一个人的性格过于执拗刚强，缺少柔韧，往往遇到重要变故之时，极难转过弯儿来随遇而安。颉利就是这样，他居于京城之中，对所观所见皆感到异样，格格不入，心情异常烦闷，身子也一

日日消瘦起来。节前的宴会上，李渊令他持剑起舞，他当时饮酒之后情绪不错，依令起舞了一回，获得了满场喝彩。颉利是夜酣然入睡，第二日醒来睁开眼想起昨夜舞剑之事，不禁羞愧上脸，喃喃道：“想不到汗国昔日的臣子，竟然叱令我来舞剑。我到底怎么了，那样欢快地舞剑来取媚他们，莫非为乞求残生吗？”他脑海中的这个念头挥之不去，心中愁闷异常，竟至卧榻不起。

颉利此后再未起床，进食日少，身子愈来愈弱，未出正月，竟然一命呜呼。

李世民准其家人依突厥风俗焚尸葬之，其归葬之日，长安城内的突厥人皆哀哀切切将颉利送往墓地，突利亦在队列中。只见火光燃起，昔日强盛的东突厥的最后一位大汗随火而逝，颉利的一丝魂灵飘飘荡荡，找寻其先祖而去。

大唐的北境已安，其巩固边疆的注意力就转移到西方。

大唐将其注意力专注于东突厥的时候，对西境的吐谷浑等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策略。像吐谷浑攻占了洮、叠两州，大唐军队仅是将其收复过来，并未深究，两国边境照常互市。待东突厥灭亡，兵部下令将北境之兵移向西面，吐谷浑顿时感觉到了很重的压力，这引起了吐谷浑主慕容伏允的不满。

慕容伏允已六十九岁，统治吐谷浑多年，多次与隋、唐军队交手，有丰富的交战经验。他知道自己的国势无法与大唐相比，若逆来顺受只能沦为大唐属国的地位，所以必须要主动抗争。当唐军陈兵东面的时候，伏允下令撤销互市，亲自领兵出国境向北，突然掳掠了唐朝的鄯、廓两州，将大唐通往西域的道路截断。是时，大唐鸿胪丞赵德楷出使西域正好行驻在廓州，被伏允顺手牵羊给拘留了下来。伏允这样做是想告诉李世民：别想打吐谷浑的主意，若唐朝不主动撤去重兵，吐谷浑就会背靠西突厥，将西域之路完全阻断，不许唐朝一人一骑经过。

消息传到长安，李世民对伏允的挑衅嗤之以鼻：不自量力！京中武官纷纷请战，其中以尉迟敬德、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薛万彻最为热切。

李世民每遇重大战事，任人为帅时，最为看重李靖和李世□两人。与东突厥之战后，李世□屯兵定襄，后来又移防并州。那里的突厥人固然需要镇抚，北面的薛延陀也不可不防，以李世□之威名，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因此不可轻动。且现在李世□丁忧在家，正替其父守孝，李世民也不愿夺情令其赴任。至于李靖，去岁末数次上表，以年老多病为由，坚持要辞掉尚书右仆射的职位。李世民见李靖意志坚决，挽留了数回，最后只好准其所辞。另下诏任李靖为特进（文散官一品），其封爵、禄赐如故，特旨待其疾病有所起色的时候，每隔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所谓平章政事，即是以宰相职参与朝政，这又是李世民发明的一个新名堂。李世民这样做，无非是看重李靖，让他在朝政之中发挥作

用。如此一来，再派李靖出征为帅显然是不可能了。

按说征讨吐谷浑的合适人选，柴绍也算一人。柴绍当初设奇计打败伏允，对吐谷浑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只是柴绍近来恰好染病在榻，不能出征。

李世民思来想去，最后选定段志玄为出征之帅。贞观八年五月，李世民下诏授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由其总领西境边疆之兵征讨吐谷浑，另诏契苾、党项部落之兵协助段志玄完成征讨之举。段志玄接旨后，即迅速准备停当，既而率众奔赴陇西。

此年又是风调雨顺，初春的时候，天下普降甘霖，春苗茁壮成长，昭示着又是一个丰年。到了夏季，雨水降落适宜，并未酿成洪灾，田里的庄稼开始抽穗、灌浆，农夫们喜上眉梢，知道今年丰收已经有望了。

陈君宾一直在河套地区帮助突利所辖之人耕种，首先将粟米种植成功，到了五月的时候，又从江南引种稻子。他先是手把手教会突厥人育秧，然后引来河水灌溉田亩成为稻田，他挽起裤管示范插秧。当一垄垄的田亩中遍植起秧苗之后，他又在此留驻半月，密切观察秧苗的成活情况。果然，那些秧苗在河水的滋润下，生长得茂盛嫩绿，甚是喜人。陈君宾见状大喜，遂辞别突利，回长安向李世民复命。

李世民得知塞上可以引种水稻，一开始不相信，待求证确实后方才赞道："塞上能种水稻，其难度不亚于攻坚之战。陈卿，朕本意让你教会突厥人耕种即可，不料你能举一反三，朕定赏你。天下安定，须使百姓衣食有余。像眼下连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即是官家、百姓的福祉。突厥人过惯了游牧无定居的生活，若不改变，即是祸乱的渊薮。你领他们在塞上耕种成功，就为朕去掉了一块心病。"遂赏陈君宾赤金十斤，帛一千匹。

李世民见天下丰收在望，四夷安定，那吐谷浑虽然祸乱，毕竟动静不大，有段志玄引兵去讨，定然安定，就动了去九成宫避暑的心思。临行之前，想起了马周之谏，即动身到大安宫请见李渊，意欲让李渊一同到九成宫避暑。

不料李渊一听要到九成宫避暑，连连摇手，坚决不去。李世民再三相请，无奈李渊心硬如铁，以自己近来身体欠佳为由，坚辞不行，说道："人老了，不宜轻出，那隋文帝不是终于九成宫吗？"李世民听了这句话，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李渊因为隋文帝死于九成宫，心有忌讳，两人同为开国皇帝，同样过了知天命之年，去九成宫避暑，福兮祸兮难以预料。李世民明白了此节，也就不再向李渊请行，而是环顾殿内，说道："父皇居此，殿堂显得狭窄，且地势较低，又显潮湿，该是为父皇起造永安宫的时候了。父皇，数年前将作监已绘好永安宫的图样，现在只要选好日子起造即可。"

李渊叹了一口气，说道："二郎，我许是年老的缘故，近来感到心力大不

如以前。唉，这日子，眼见是过一天少一天了。我感觉在此居住甚好，没必要另造新宫，何况，等新宫造成，焉知我能否有福入住呢？再说呢，你这些年来厉行去奢省费，若大举建造新宫，谏官又会上书，会有失民心吧。”

李世民眼圈一红，哽咽道：“父皇切不可出此不祥之语，父皇龙体康健，好日子还长着呢。父皇，母后已离别儿子多年，你这样说，莫非想让儿子在世上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失爱之人吗？儿子欲造新宫，就是想尽孝于父皇，至于谏官来谏，儿子自会说服他们。”

李世民见李渊坚执不去九成宫避暑，遂作别退出。

李世民回到两仪殿，即令人召来魏徵、王珪、马周及一应谏官，同时也把将作监一应官员唤来。众人陆续前来肃立殿中，李世民开言说道：“朕刚才从大安宫出来，那里地势较低，宫内潮湿，一到盛夏又闷湿无比，让太上皇继续在那里居住，对其身体极为不利。朕意已决，立即动手营造新宫，以奉太上皇之用。”

魏徵说道：“陛下欲奉养太上皇，臣等并无异议。只是臣曾经看过新宫的图样，其规模宏大，耗费太多，方今天下安定不久，边境还有征讨之事，臣以为不可铺张太过。”

李世民道：“太上皇戎马取得天下，一生辛劳，为其建造新宫并不为过。魏卿，人以孝义为先，为太上皇建造新宫，就是朕向太上皇尽孝。朕即位以来，致力于去奢省费，不敢营造新宫，今日若不是为太上皇着想，依旧不敢动土。朕将你们叫来，就是想申明此意，不要再为此事举谏上书了。马卿，记得你曾上书言称大安宫卑小，其中有‘臣愿营雉堞门观，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矣’之语，朕营新宫，正是纳你所谏。”

马周也曾见过新宫图样，知道此宫建造工程宏大，几可与太极宫相媲美。他当初上书时，觉得大安宫太卑小，若另选地势建同等规模的宫室即可。不料将作监所绘图样如此规模宏大，与自己的初衷相违。到了眼前地步，他也无话可说，只好答道：“陛下奉孝义之心，从谏如流，臣感圣恩。只是此宫规模太大，能否缩小一些，以减少钱物投入？”

李世民摇摇头，感伤地说道：“如此巨图绘制，岂是一日之功？朕刚才见过太上皇，见其龙体每况愈下，太上皇能早日移住一日，对其龙体有益，也就尽了朕的心意，此事就不要再费周折了。将作监从即日开始，立即营造新宫。嗯，原将新宫定名为永安宫，难显朕奉太上皇之意，需另定新名。王卿，此宫之名由你和魏卿商量来拟，要显示高显及明堂之意。”

王珪躬身答应。

魏徵等人见李世民打着为李渊尽孝的旗号来造新宫，其于情于理不好挑

剔，虽心有不甘，然无法再出口反对。三日后，龙首原上人声鼎沸，数千名工匠开始挖掘地基。是时，王珪奉旨拟出新宫名号，称为大明宫，李世民闻奏照准。

十日后，李世民下诏让太子李承乾监国，由房玄龄、王珪、温彦博等人留京辅佐。自己带领一帮臣子，前往九成宫避暑。为示亲切之意，李世民特旨让李靖随行，并准其弃马乘舆。

九成宫位于天台山中，这里每逢夏季，山间气候凉爽，宫室美景宜人，是皇室的避暑胜地。李世民即位之后，因不敢造新宫，又不喜坊州仁智宫，遂将九成宫作为自己的避暑首选。每年夏季，都要在九成宫住上一段时间。其避暑之余，或与群臣讨论政事，或出外狩猎，日子过得很惬意。

九成宫毕竟建造已久，多处宫室显得简陋，如今又遭数年风雨侵蚀，更为不堪。李世民初入九成宫的时候，对群臣说道："朕不耐热，因而来此避暑。这里宫室虽然破旧，一样能住，不求精妙。"此后，将作监觉得这里实在不成样子，年年奏请另起新殿。到了今年，李世民也许觉得财力许可，遂准其请。阎立德此时为将作大匠，当即绘出图样，并前赴天台山亲自督造，三月间即将阔大新殿造成，殿内光线明亮，宽敞洁净。李世民临行之时，令人将自己所收藏的墨宝悉数运来，意欲与群臣共同鉴赏。

李世民爱好书法，在搜求古人遗墨上，可谓不遗余力。还在他为秦王的时候，征战之时即让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代他搜寻古人遗墨帖，若得知了一点讯息，即穷追不舍，一定要找到持墨之人，采取各种办法将此墨收购到手。后来遭到李渊冷遇的时候，府中学士尽散，广求古代大家遗墨，似乎成了他唯一的乐趣。当然，他最大的心力还是谋求太子之位，不能像求墨那样可以无遮拦罢了。

前代书法之人，李世民最看重的是钟繇、王羲之，其所求得的墨迹之中，以此两人的最多。这其中，他高度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将其推举到书圣的地位，自称"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些年，经过他以重金大加搜购王羲之故帖，已得其真迹凡一百五十卷，基本上将王羲之所留故帖囊括宫中。

却说李世民入九成宫之后，即令人将携来之墨帖张于新殿之中，供其朝夕观摩。随来的臣子中，像虞世南、欧阳询已是名动天下的书法大家，褚遂良从虞世南学艺，近来其名气直追两人。他们得知皇帝携来了许多墨宝，艳羡之极，变着法儿想在殿中停留，以观摩字帖。李世民明白他们的心意，爽朗一笑对三人说："朕携来这些故帖，又刻意让你们跟从，正有一起探讨之意。你们今后入此殿，不用禀报，随来随观，好好饱饱眼福。"三人大喜，急忙谢恩。

这三人爱书法成癖。欧阳询年轻之时，初学王羲之楷书，曾见到王献之

指归图一本，遂以三百缣购之而归，赏玩数月，竟然欣喜而夜不能寐。一次，他因公务出行，路遇晋人索靖所书之古碑立于道旁，遂下马观之，良久上马而去。待马行了数步，欧阳询又拉转马头到碑前，再下马观之。他或站立碑前静观，或近碑前细察，迷恋此碑竟至痴迷，困乏之时则将布毯铺于地上，坐而仰观。到了夜里，他竟然宿在碑旁，如此三日之后方才离去。其痴迷书法如此，时人称之为“书痴”。那虞世南自幼师从智永和尚，深得王羲之书法精髓，又汲取北碑之长，致力于融南北书风于一炉，其勤于苦练书法，不亚于欧阳询，其晚眠布被中，还常以手画肚，练字不止。褚遂良师从虞世南，也秉承其勤练不辍之良行。三人同样爱故帖如命。眼下李世民以皇帝之身，多年来以重金收购故帖真迹，可谓当今天下集大成者。现在受恩遇来此避暑，又有故帖满殿，三人自然恨不得日日流连殿中，以饱眼福。

这日，李世民邀群臣出外狩猎，这三人自然推辞，说自己喜静不喜动，就留在殿中与故帖相伴好了。李世民知道三人的心意已被这些故帖拴住，遂一笑释然，不作强求。午时以后，李世民狩猎归来，其收获颇丰，心意舒坦，回宫后先用清水洗浴一番，然后信步踱至新殿中，就见那三人各处一角观看故帖，殿内显得很寂静。

李世民的脚步声惊动了这三人，他们急忙敛衣向他下拜。李世民微笑道：“平身吧。欧阳卿、虞卿，你们两人埋头于故帖堆里，浸润学究之气，也就罢了。可遂良还很年轻，他若随你们日久，也变得老气横秋起来，朕就要怪你们了。”

三人皆知李世民是在开玩笑，那欧阳询是滑稽多智的性子，遂接口道：“陛下之臣子各有其长，臣之长处，也就是这学究气尚能夸口。臣想这长处不可失，身后须有人来继承，只好让遂良勉为其难了。”

李世民毕竟是皇帝，与臣子之间的诙谐之语一般是适可而止。他不再接欧阳询的话题，转问道：“三位这些日子闭门不出，日日在此观摩，有什么感悟吗？”

虞世南说道：“陛下所集故帖真迹，实在让臣等开了眼界。其中王逸少之真迹，其真行书七十卷，草书八十卷，可谓集天下大成，臣今生以来，第一次全面领略了王逸少的书艺。”王羲之字逸少，当时文士皆称其字，不呼其名。

李世民脸上顿时现出得意之色，他这些年将王羲之的故帖搜入宫中，费了不少工夫，所获甚丰，为其一件欢喜之事。他将目光投向褚遂良，说道：“嗯，朕能将逸少这些故帖收入宫中，还多亏遂良有辨别真伪之才，使朕所得逸少之墨名副其实。欧阳卿，虞卿，你们书艺皆与逸少大有渊源，只是这辨别其真迹的功夫，遂良就把你们比了下去。”

欧阳询、虞世南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欧阳询初学王羲之楷书，此后力攻北碑，兼得秦篆、汉隶、魏碑、隋书

之法，终于创造出了“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恫目，力士挥拳”以笔法险劲著称的欧体书艺。虞世南自幼师从僧人智永学书，这智永乃王羲之的七世孙，自然以家学相授，虞世南实在是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精妙之处。此后，虞世南又汲取了北碑之长，其下笔如神，不落疏慢，融南北书风于一炉，创下了外柔内刚的新书风。褚遂良师从虞世南，书法婉美华丽。他高中状元入仕之后，一段时间专注于四库经籍之参校，当时天下之人奉朝廷之命争相献古书，这其中，包括有大量的前人墨迹。褚遂良面对这样浩繁的古书，首要者要辨其真伪，因倾注大量心力深入其中，结果有了两项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能够准确地辨别经籍的真伪，他对古人故帖有偏好，其中又接触了许多王羲之的真假故帖，故有了辨别真伪的经验；二是在接触王羲之的故帖过程中，能够潜心识其妙处，又有了新的感悟，使其书艺若“瑶台青琐、睿映春林、美人婵娟”，在秀媚中见劲练，有着美丽大方的神韵，有别于虞世南。由此可见，这三人书法各异，成为大家，追根溯源，皆与王羲之大有干系。

李世民钟爱王羲之故帖，他每获一帖，皆要由褚遂良来辨别真伪，因有今日此语。

褚遂良闻言说道：“陛下以重金收购王逸少之帖，可谓倾尽全力。臣等书法源于王逸少，然心爱王逸少者，臣实在难及陛下。”

褚遂良所言不虚，这些年，李世民迷恋王羲之书艺的程度，可以说近乎癫狂。他一方面仔细揣摩王羲之书艺的精妙之处，另一方面，就是大加搜寻王羲之的故帖。其搜寻的方式，以重金收购为主，此外，他还叫来王羲之的后代，温言让其进献家中所存的王羲之的真迹。

李世民听了褚遂良的恭颂之词，脸色顿现萧索，叹道：“唉，朕穷尽心力搜寻逸少之帖，可那《兰亭序》之真帖至今未见踪影。”

褚遂良思索片刻，说道：“陛下，想尊师曾在智永僧那里见过此帖，当时去今不太远，此帖十之八九还存于世上。依臣猜度，此帖现在肯定由辩才和尚秘藏。”

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虞世南师从其学之时，智永曾将《兰亭序》法帖展示供其观摩。李世民在购求王羲之故帖之时，曾询问王羲之的后人追寻此帖的踪影。其后人说，当智永临终之时，郑重将此帖交付其弟子辩才。李世民数次召见辩才，表示要以重金收购此帖。那辩才已经年老，说话唯唯诺诺，但在这一点上却不糊涂，矢口否认《兰亭序》法帖在他手中。他只说其师在世时他见过此物，其师去世后不知失落何处。李世民再问，他干脆双手合十，两眼微闭，不再言声。李世民尽管不相信辩才的话，看着他这副软抗死赖的样子不免有气，但终归无法，只好挥手让他退出。

褚遂良提到辩才的名字，李世民的脸上顿时现出怒色，恨恨说道：“这老杀才死乞白赖，朕何尝不知？然朕为君王，为求一帖，总不能将他下在

狱中拷问吧！”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听到李世民的口中说出“老杀才”之语，不禁暗暗好笑。心想皇帝若不是爱极了《兰亭序》法帖，断不会说出这等恼火之语。

褚遂良微笑道：“陛下以万乘之躯，当然不能硬取一帖。只是此帖实在美妙，陛下若不能亲眼观之，实为极大的遗憾，臣以为辩才既然混赖，须用智取手段。臣有一计，不知陛下能采纳否？”

李世民大喜，连声道：“你有什么好计？快快说出。”

“臣想派一人到辩才居处，想法与辩才接触，再与其热络起来，最终要看见《兰亭序》真帖，则大事成矣。只是所派人选太难寻找，此人要机智过人，又要懂琴棋书画，善诗赋。臣听说辩才和尚眼界奇高，又多才艺，寻常人难以接近。”

欧阳询接口道：“遂良，你说得这么难，我看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最合适。”

褚遂良摇头道：“那辩才和尚一直居于越州，说的一口吴越之语，我连话都和他讲不通，又如何智取宝贝呢？”

李世民绝顶聪明，已经明白了褚遂良所献之计，他盘算了一下，沉吟道：“不错，遂良不懂吴越之语，让他充此任有些勉为其难。嗯，这倒让朕想起一人。朕曾听玄龄说过，新任监察御史萧翼为梁元帝之曾孙，其自幼生长在吴越之地，与辩才说话肯定无妨碍。此人又年轻机智，通诗书，善琴棋书画，定能与辩才相处得投机。好，遂良，就依你之计，派萧翼前去智取《兰亭序》法帖。你此次回京后，可传朕旨，让萧翼前去越州。”

李世民不直接召见萧翼，而让褚遂良间接传旨，自然是想避嫌疑。毕竟，此次名为智取，也是夺人所爱，与强索区别不大。褚遂良心里暗暗一笑，禀道：“臣遵旨。只是萧翼若出行，手头上须有逸少之真帖数幅，如此才能取得辩才信任。如今世上，逸少之真帖多由陛下购入宫中，很难找寻。臣请从陛下这里先借出数幅，待功成之日再归还。”

李世民笑道：“朕未见《兰亭序》法帖，反要先将这里的真帖借出数幅，萧翼若铩羽而归，朕岂不是要折本儿？好吧，朕借给你，遂良，你和萧翼若能将真帖取回，朕重重有赏；若取不回，朕会治你们的罪。”

“臣定会小心翼翼，不敢有损。”

欧阳询接口道：“请陛下放心，若辩才果真存有《兰亭序》真帖，萧翼定会手到擒来，臣愿作保。只是真帖取来之后，陛下不能将之藏于深宫，也让臣等一饱眼福才好。”

“卿等大可放心。朕若得此帖必觅来高手拓成多幅，分赐群臣。”

欧阳询等三人躬身谢道：“谢陛下。”爱书法之人，皆以得到此帖为最大乐事。《兰亭序》法帖只有真迹一幅，自然由皇帝收藏，他若据此觅高手成就拓本，自然最为逼真。

李世民见虞世南一直默默不语，问道：“虞卿，想你在智永处见到《兰亭序》真帖，算来也有六十年了。此帖若重见天日，你应该最为欣喜才是。”

虞世南心中暗道，辩才和尚爱此帖如命，若被萧翼智取成功，还不要了他的老命？他见李世民来问，不好将心中这番话直接说出，遂含糊答道：“臣追随陛下，又见如此多帖，实为幸甚。”

虞世南话音刚落，就听一阵脚步响，原来是李靖、魏徵等一帮臣子走了过来。一名太监伏地禀道：“圣上，请移驾指示掘泉之地。”

李世民一拍脑门，对三人道：“我们在这里谈逸少之墨，却把这件事忘记了。”他面向李靖等人道：“药师兄，想你们在外面等得太久，就入殿来唤朕了。你们不要再入殿了，走，我们出外踏勘一回，李淳风和袁天纲此次未随行，我们只好勉为其难了。”

原来这里天干太久，汲水之溪流近日已干涸。宫人们为取水，需到五里以外的山下，极为不便。这种情景被李世民看在眼里，斥道：“九成宫周围阴凉，林木茂盛，若无水滋润，这些树木如何成活？你们可选一地势，凿而成泉，即有水可用。”

宫人们面面相觑，良久方才唯唯诺诺说，因九成宫太大，不知何处能掘出泉水。李世民今日狩猎之时，向众人说知此事，约定回宫后一同踏勘开凿位置。

君臣边说边走，李世民对李靖说道：“药师兄，你眼光奇准，这踏勘方位选定泉址由你来定夺如何？”

李靖连连摇手，说道：“臣对此节，委实一窍不通。”

“记得诸葛孔明征讨孟获之时，其深入南方不毛之地，行军之时往往掘地见泉。由此来看，药师兄为兵法大家，岂能一窍不通？”

李靖见李世民心情甚好，知道他是出言调笑，遂答道：“陛下龙目所观，定然一举识泉所在。臣等跟随陛下，其实不用多说。”

李世民与李靖内心各有想法。李世民以其文才武功傲视当世之人，他做了皇帝，敢于觊觎其位置的人似乎没有。然人居于高位，不免有患得患失之感，李世民绝顶聪明，早将其臣下的习性都揣摩得透彻。他隐隐觉得，当今天下人能对自己皇位构成威胁者，唯李靖、李世□两人。说到

底，还是此两人才具出众，且玄武门之变前夕不肯向李世民效忠，因而种下祸因。所以多年来，李世民常对此两人保持警惕之心。李靖也明白李世民的这番心意，知道唯有自己不事张扬方为保全之道。李靖居官之时，明白祸由口出，因沉默寡言轻易不表态。此次主动提出辞去右仆射之职，实想早日归隐还家，免了在朝中的那一分战战兢兢。李世民也明白李靖的心意，稍作挽留后，即爽快答应。他仍许李靖以特进之身参与朝政，一来是不舍李靖之才，二来也想做出姿态让世人观看，以示自己不忘功臣之意。两人各自明白对方的心思，又互相客气退让，不捅破这张窗户纸。满朝文武见李世民称呼李靖为“药师兄”，皆知他们君臣亲密，不知他们心底里还有如此隐秘之处。

说话间，他们渐渐行到殿后的宫墙之处，这里的宫墙依山势而建，墙顶处即是生满青苔的峭壁。李世民此时手执一杖，拄地说道：“众爱卿，朕看这后山峭壁上生满绿苔，墙脚下土地润湿，想地下定然有水。朕意就从此地开凿，你们以为如何？”

群臣自然答应。

那边早已侍立着一帮开凿之人，他们待李世民及大臣们退出，即挥铲在李世民所示之处开凿。

李世民本意要返回殿内，他行了几步忽然改换了态度，对众人说道：“朕想此处见水定然不深，现在左右无事，我们就在这里等候片刻——等他们凿出水来。”

李世民带领群臣来此避暑，本来就有让大家休闲的意思。他们在这里感受山风阵阵，又闻树林之香，比日日待在屋里面对文牍，自然要有趣许多。

当此间隙，李世民与李靖讨论起西方军事，他高兴地说道：“药师兄，看来那慕容伏允确实经不起一击；朕观报来的战事进程，段志玄挥兵势如破竹，已将慕容伏允逐出其盘踞日久的牙帐。”

是时，李承乾居长安监国，每日将各种重要奏报快马送往九成宫，供李世民阅批。眼下段志玄领兵出征，李世民最为关心其军情，每日最先看的就是这方面的奏报，阅批之后即派人送给李靖，让他也闻知此事。

李靖的面色沉重，缓缓说道：“段志玄行兵顺利，固然可贺，然也正是臣最担心的地方。陛下，吐谷浑以游牧为主，其最值钱的就是其人及牲口，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臣留心看了，段志玄至今未与伏允有过大的交手。臣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伏允现在也许不是兵败逃跑，而是避我军锋芒，力图周旋。”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这伏允老奸巨猾，实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先与隋炀帝巧妙周旋，又与太上皇和朕虚与委蛇，不可小视。”

李世民思索片刻，嘱咐李靖道："药师兄，今夜有劳你修书一封，将我们的忧心及对付伏允的方略详述一遍送与段志玄，让他不可大意。"

"臣遵旨。陛下，臣以为吐谷浑必须收服才好，伏允所处地域，正是去西域的咽喉之处。段志玄领兵有方，只是其所将兵力不多，显得有些单薄，陛下不如再增些兵过去。"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段志玄所将之兵不少了，药师兄不是多次说过兵不在多在乎用吗？就让段志玄完成此役吧。若事不济，权当一次投石问路。"

这时，那边掘水之人欢呼起来，喊道："出水了，出水了。"

君臣急忙过去观看，只见他们当真挖到一个泉眼，一泓清泉汩汩流出，很快漫出了地面。

李世民观罢，面有得色。

欧阳询拱手颂道："陛下果然圣明，随便以杖指地，果然就是泉眼。"

"碰巧罢了。只是此泉随手掘出，不知能否饮用？"

一名掘泉之人俯身猛喝数口，起身喊道："圣上，各位大人，这里的水甜得很呢。"

李世民一团高兴，想是因为《兰亭序》法帖有望到手的缘故，他将目光投向虞世南，说道："虞卿，此泉顷刻掘成，水又甘甜，似为之命一名才好，你可拟出。"

虞世南微一思索脱口而出："水既甘甜，可名为醴泉即可。"

"好，就称其为醴泉。既有泉名，似有文配之更好。魏卿，这拟文之事，就由你领之。文成之后，可由欧阳卿精书一帖，制碑立于醴泉边。"

魏徵、欧阳询躬身领旨。

数日后，石碑果然立起。魏徵所撰之文近千字，其中详述了此泉的来历。欧阳询抖擞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那非凡的书艺。后人评价此帖前半遒劲，后半宽和，若深山主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此《九成宫醴泉铭》渐渐名扬天下，许多人来此拓印不绝，将石碑之字弄得模糊不清，可见欧阳询之书要优于魏徵之文。

第二十七回

发重兵李靖挂帅

取名帖萧翼入越

李靖所忧心的正在步步成为事实。段志玄领兵到了吐谷浑，令党项部和契苾部为左右两翼，一同杀向伏允的主帐所在地，孰料扑了一个空，仅见有散落在地的衣物及偶尔跑散的羊马。段志玄令人四面打探消息，闻听伏允带领大队逃向西去，即拔营向西追赶。

慕容伏允的脚步似乎一刻都没有停止，段志玄沿着其脚印追赶，始终没有追上。这一日段志玄追到青海湖之畔，再向西去，即是茫茫戈壁以及连绵起伏的祁连山脉。吐谷浑人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不知道他们是躲入茫茫的沙碛之中，还是投奔了西突厥？

段志玄眼望远方，觉得此次征战实在窝囊，自己穷追八百里，却未与伏允交手。他有心再追击下去，又怕孤军深入，反受伏允的暗算。唐军来到这里，早已疲惫不堪，且随带粮草，基本上消耗殆尽。若再追击下去，粮草接续成为大问题。段志玄思来想去，遂萌生退意。于是，他将党项、契苾两部落首领召来，商量退兵之事。

契苾部首领契苾何力年仅二十七岁，其勇力过人，又善谋略，深得部族爱戴。他又一心向唐，很是尽心尽力。听说要退兵，他立刻着急起来，说道："段总管，我曾与伏允交手数次，知道其奸猾无比。我们穷追八百余里，而未与其交手，摆明是伏允设下的诡计。要想彻底击败吐谷浑，须有耐心。依我意见，可将大队人马化整为零，又彼此联络，一俟发现伏允的踪迹，即围歼之。我们若现在退兵，那伏允势必带领部众卷土重来，此战就前功尽弃。"

段志玄叹道："伏允的诡计，我岂能不知？只是这里去京师上千里，粮草不继，现在队伍又人困马乏，若贸然深入，实为败招。"

"或者段总管带领唐军驻扎于此，我契苾部与党项部追击搜索，若能发现伏允的踪迹，段总管再带领大军掩杀，这样如何？"

段志玄摇头不许，说道："契苾、党项两部此次虽名为大军两翼，实际上充当了大军的前驱，疲累尤甚。我再使你们深入追击，极易受到重创，我不能下此令。这样吧，我们先退回鄯州，一面休整，观察伏允的动作，一面行文报朝廷，决定下步行止。"

第二日，大军拔营东归，缓缓退到鄯州。

慕容伏允果然处心积虑，想将唐军引入祁连山中，再依托熟悉的地势打败之。看到唐军主动撤回，伏允又露出头来，率领骁骑猛攻凉州。待段

志玄引兵去援，伏允早带着战利品，沿途顺手放火烧了许多房屋，不知又奔往何处。

待这些坏消息传入长安，李世民已经结束避暑回京。他览罢这些战情表章，大怒道：“这个老不死的伏允，竟然跟朕捉起迷藏来了。哼，是朕战前过于轻视了，不该让段志玄单兵去讨，好吧，伏允，你等着瞧朕的手段。”

李世民在殿里自言自语，既而立起身绕殿漫步，他这会儿考虑的是要派谁为帅。伏允奸猾无比，其依仗熟悉地势，见到唐军不正面接触，脚底板抹油不知溜往何方，看到有可乘之机再出来猛然骚扰一下子，确实很难办。若派人为帅，此人不可一味勇猛，须全盘考虑，能堵伏允的退路，或者有追击的本领，从而一战能胜。李世民考虑了良久，觉得还是派李靖为帅最为适宜，然李靖刚刚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了尚书右仆射的职位，再派他带领大军深入西域荒凉之地，李世民委实说不出口。

吐谷浑位于西去之路的咽喉之处，其南有吐蕃，西有高昌、焉耆、西突厥诸国。大唐现在与吐谷浑交战，这些国家肯定在瞪着眼睛静观结局。若大唐此战就此罢手，恐怕这些国家连名义的朝贡也不来了。由此来看，此战非同小可，必须取得全胜。段志玄前次出征吐谷浑，固然未受大挫，可那伏允从容驱羊马撤退，未伤皮毛，又趁机袭扰凉州，则此战怎么说都不是大唐完胜，西域之国正密切注意大唐的下步动作。

想到这里，李世民暗暗下决心：非用李靖为帅不可！

李世民召来侯君集，问道：“药师兄退隐之后，你还常常去其府中讨教兵法吗？”

侯君集现在志高意满，又任兵部尚书数年，自认兵法军机傲视天下，早就不找李靖讨教。李世民问此话，他很茫然，答道：“臣日日在衙中忙乱，近日又遇上征讨吐谷浑之事，有心想去找李药师讨教，总是抽不出空儿。”

李世民不喜侯君集的回答，说道：“你日日忙碌，难道比朕还忙？学问一途无穷无尽，兵法军机亦如此，且稍有判误即是流血伤亡之惨事。药师兄为当今天下兵法军机集大成者，你须有谦虚之风才是。行军打仗最为凶险，不可有稍许懈怠。为将为帅者，面似沉静，须将全盘大处及细微皆考虑成熟，方能雷霆一击，取得完胜。这一点，李药师做得最为完善。唉，药师兄一走，每遇战事，朕就有些捉襟见肘之感。”

侯君集见李世民夸赞李靖，心里不以为然，他主动请战：“陛下，臣观朝廷的下步动作，似要继续向吐谷浑用兵。臣虽不才，愿乞提兵杀向吐谷浑，力擒慕容伏允。”

李世民对侯君集的豪言壮语无动于衷，淡淡说道：“征讨吐谷浑之事，朕自有主意。你主掌兵部，须为此战尽心尽力，将调兵调粮之事盘算

好。”他又仰头思索片刻，说道，“朕叫你来，是想让你代朕到药师兄府中走一趟。朕已准备好若干赤金、潞绸，你随带赏给他。”

侯君集大惑不解，想不通皇帝为何无缘无故去赏李靖，又不敢多问，遂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嘱咐道：“你到了药师兄府上，不可转身就走。趁此机会多向药师兄讨教一番，比如如何征讨吐谷浑，你不妨多问一问。你年龄还轻，今后出征的机会还多着呢，也不忙在此一时。”

侯君集躬身退出，立即带同赏物奔向李靖府中。路上，侯君集一直猜想李世民此举的用意，终归什么也想不出来，也就什么都不想了。

到了第二日的朝会上，侯君集方才明白了李世民的用意。

群臣奏事完毕，李世民立起身来，在御台之上行了几步，然后目视群臣道：“眼下天下富足，人们安居乐业，唯有那吐谷浑主慕容伏允不知好歹，将朕的宽宏视为软弱可欺。段志玄领兵去问罪，他应该默察大势，主动来京让朕赦免其罪才是。然他自恃熟悉陇西地理，又想背后有西突厥可依，竟然与朕捉起迷藏。前些天，他见段志玄领兵退回，又出来到凉州大掠一阵。他这样做，认为朕对他无计可施，分明对朕示威。哼，朕意已决，要加派重兵彻底扫荡吐谷浑，将伏允擒拿至京。魏卿，朕欲兴兵，你以为如何？”

魏徵出班奏道：“吐谷浑反复无常，不思归化，且其居于我国通往西域之咽喉地带，若不剿灭，后患无穷。边疆稳固为国之大事，且关系国内百姓安居，陛下欲兴兵征讨，臣无异议。”

其他大臣也纷纷出班，众口一声，皆赞同对吐谷浑用兵。

李世民归回御座，说道：“好呀，难得众卿一致赞同。事不宜迟，今日的朝会上要把出征的人员定下来，大家都议一议吧。”

侯君集出班奏道：“陛下，段志玄此次领兵去击，惜未将吐谷浑合围，使其从容逃去。臣以为此次要出重兵，先派人领兵西去闸其逃路，再从南、从北、从东逐渐合围，再分割歼之。陛下，臣忝为兵部尚书，愿领兵去征吐谷浑。”

侯君集话音刚落，刑部尚书李道宗以及尉迟敬德、史大柰、薛万彻、薛万均、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人纷纷出班，极力请战。

李世民不置可否，问侯君集道：“君集，你这样的话，为什么昨日不对朕讲？缘何一夜之间就有了如此谋略？”

侯君集道：“陛下，臣不敢贪天之功。这番话，却是特进卫公所教。”

李世民目视李靖，说道：“药师兄现在虽不问军事，犹洞若观火，早已筹划好了此次战事。药师兄，你还有什么大计教朕吗？”

李靖出班躬身道：“吐谷浑一战事关重大，且待臣考虑成熟之后，再详细禀于陛下。陛下，臣见众将请战殷殷，若陛下不嫌臣年老，臣愿意主持西征之役。”

李世民大喜，一跃而起几步走到台下，执着李靖之手说道：“药师兄，朕正为西征人选犯愁，你若能去主持，朕有何忧？只是药师兄身体欠佳，再领兵入不毛之地受苦，能行吗？”

昨日侯君集携赏物入李靖宅中，又向李靖请教西征之事，李靖是何等聪明的人儿，早已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试想，现在不年不节，又无特别的事，李世民赏下如此贵重之物，分明是借物说话，意思就是让李靖再出山主持此次军事。到了今日朝堂上，李世民对众将请战不置可否，一双眼睛多次在人群中搜寻李靖的身影，多次与李靖的目光相对视。其目光中的殷切之意，被李靖瞧得一清二楚。

李靖慨然答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臣沐浴皇恩，如今国家危难之时，岂能因小恙而废？只要陛下信任，臣万死莫辞。”

李世民感动地说道：“药师兄如此，让朕心里万分感激。若不是此战事关重大，朕实在不敢让你再出山。”他转对群臣道，“药师兄以国事为重，堪称我朝良臣之楷模。药师兄此举，实为朝廷尽心尽忠，古之忠良之臣毕竟久远，药师兄正站在大家面前。褚卿，吏部考绩之时，要大加弘扬药师兄此行此举。”

李靖躬身道：“陛下如此推崇微臣，让臣感激涕零。臣心意已决，唯听陛下明示臣之职责及出征日期。”

李世民走回台上，说道：“朕就依药师兄此计，发重兵围歼吐谷浑之兵。药师兄，朕授你为西海道行军大都督，总领此次战事，节度诸军，另授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岷山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都督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共领兵员二十万。另让突厥、党项、契苾部派兵，协同大军征讨。药师兄，以后的事，就劳你多费心了。”

李世民的这番话，其实已经布好了唐军征讨吐谷浑的临战态势。李靖为此役之主帅，居中指挥，总领各路兵马。各路兵马各有所职，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中管，须领兵西去，堵截吐谷浑西窜道路；李道宗屯兵鄯州、凉州一带，逐步向南施压；侯君集领兵沿积石山西去，与李道宗遥相呼应，向北挤压；李道彦和高甑生则重兵防守岷州、利州一带，防止吐谷浑向东袭扰及向南流窜，这是一个完善的口袋阵。

李靖听了李世民的安排，确实与自己预想的一致。然李世民能在顷刻之

间，将所有人员及所处位置都排定，显是深思熟虑而成。由此来看，李世民早就有了主意，绝非仓促之间听了侯君集转述自己的寥寥数语而定。他所以一直不说，主要因为自己未表态愿意挂帅。想到这里，李靖不由得暗赞李世民。

李世民问李靖道："药师兄，朕这样排兵布阵合你意否？若不妥，朕从你的主意。至于京中武将，由你挑选随你出征，不需再奏闻朕。"

李靖答道："陛下方略尽善尽美，臣依此行之，克日出征。臣唯有一事请陛下示意，此次深入不毛，须纵深追击，其过程不免艰苦卓绝，且不能速战速胜。如此，粮草转运及补充马匹至为关键，须有得力人物维持才好。"

"朕已想到此节。无忌，这转运粮草和补充马匹之事由你主持，须源源不断输往前线。征战能否取胜，最后还是要看谁的粮草充足，段志玄上次所以退守凉州，无非还是粮草接续不上的缘故。"

魏徵出班奏道："陛下，臣想此次西征调派兵马及粮草，需耗费时日，待准备停当及兵马到达各自位置，时辰也该进入冬月了。届时陇西那里又是风寒雪急，我军不熟地理又遇此恶劣天气，会不会正中伏允的下怀？臣以为不如待来年天气转暖，再行进兵。"

李世民爽朗一笑，说道："不妨，药师兄曾率军深入漠北，一样天寒地冻，相比之下，陇西之寒冷还比不上塞北。药师兄，你以为呢？何时出征，由你决定。"

李靖道："我国这些年来连年丰收，粮草及兵器充盈仓库。相比之下，那伏允接连对外用兵，消耗很大，无太多储备。方今天寒之际，其牛马无放牧之草，数量顿减，正是其疲困之时。陛下说得对，我军士气高昂，有各种环境之下征战经验，天寒地冻难挡我军之脚步，臣意即时出征。"

大举征讨吐谷浑的方略就此定了下来。

李靖此后忙碌征战之事，不愿意在京中多待，三日后即带领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彻、薛万均、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等人奔赴鄯州，将此作为其中军所在地。其临行之时，又致书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让他们到鄯州会合，召开阵前军机会议。

李靖带人西行，这日经过豳州，又想起了昔日的浅水原之战，更想起了曾在那里牧马的张万岁。这名老马贼去年无疾而终，李世民闻其身死不免流下两行清泪，赠封张万岁甚厚。张万岁死后，陇西牧马场由韦盘提接手管理，此人原在幽州养马，也是天下闻名，他忠实地继承了张万岁的衣钵，使唐朝马政继续兴旺下去。

李靖正在路上感叹张万岁的当儿，这日京中来了一名身着异服之人，前往鸿胪寺求见唐俭。这人说着很怪异的话，其身旁通译之人又语焉不

详，弄得唐俭一时不明所以。最后，唐俭费了好大的劲儿，方才明白此人是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派来的使者。那名通译实在糟糕，虽为难得满头大汗，终究词不达意。唐俭脑中这时候灵光一现，忽然想起何吉罗来，即派人去唤。

这名使者见到何吉罗，脸上绽出笑容，急忙迎上前去，呜里哇啦与何吉罗对起话来，看来两人相当熟识。唐俭念着何吉罗是尉迟敬德的至交，且二人较熟识，也就没有多余的客套，他笑问道："吉罗，你认识这名吐蕃使者吗？看样子，你们原来定是熟识得很呀。"

何吉罗道："小人曾向唐大人禀告了吐蕃的情况，小人与其小论禄东赞甚是交好，这名使者正是其身边之人，甚是熟识。"

"刚才他见你喜出望外，都说了些什么？"

"使者刚才说，禄东赞让他入京后先找小人。然京城之中如此多人，他寻了二日，实在无头绪，无奈间就先来拜见大人。"

"那好，就有劳你转述他的话。刚才那名通译实在糟糕，所译之话让人如坠云雾中。"

何吉罗一笑，侧头与吐蕃使者交谈了片刻，然后对唐俭说道："唐大人，该使者转达吐蕃赞普的言语，主要有两层意思：一者，吐蕃居处偏僻，渴望与大唐交好，此来即是申明此意；二者，吐蕃赞普听说大唐对吐谷浑用兵，为示今后交好诚意，愿意出兵协助大唐。"

唐俭觉得事体重大，遂引吐蕃使者拜见李世民，何吉罗自然跟随充当通译之职。

李世民对吐蕃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晰，只是觉得吐蕃近年来迅速崛起，与其赞普弃宗弄赞的能力大有干系，遂多问使者，让其多叙说弃宗弄赞的事。那使者见大唐皇帝如此关心自己的赞普，就眉飞色舞颂扬赞普如何英武，如何有谋略，甚至将弃宗弄赞的体貌特征都叙说了一遍。最后，向李世民请求道："赞普心慕中华，渴望与中华永结同好，特请小人致意大唐皇帝，请惠赐大唐公主与赞普结为婚姻。今后，赞普将以子婿之礼对待大唐。"

李世民不置可否，内心对吐蕃至今尚未有文字不以为然，就未答复该使者的请婚之言。

何吉罗察言观色，用吐蕃话对使者解释道："皇帝陛下以为中国与吐蕃以前从未往来，如今吐蕃派使来京，大唐亦会派使答礼。至于求婚之事，待今后徐图之。"这番话说得该使者连连点头，其内心也觉得赞普一上来就求婚，性情不免太着急了一些。

吐蕃主动派使来致修好之意，李世民心中大慰，觉得这弃宗弄赞还是有

相当见识的，遂对使者说：“朕向来视华夷为一家，你为使来致修好之意，朕心甚慰。你归国后，可向赞普转述朕之话，自今以后，两国勿相侵扰，要相处融洽。至于征讨吐谷浑之事，我军集合重兵，已将吐谷浑围得如铁桶似的，胜券在握，就不要吐蕃再发兵相助了。”

最后，李世民让唐俭从鸿胪寺派人，随该名使者入吐蕃慰抚答礼。数日后，鸿胪寺录事冯德暇作为大唐使者，动身奔往吐蕃，是为大唐出使吐蕃的第一位使者。

李靖入了鄯州，李大亮早前一日就从凉州到了这里，与段志玄一起迎候李靖等人入城。岷州都督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想是因为路途遥远，尚未到达。李靖见状，脸色顿时一暗，嘱人到驿站催传此两人。

段志玄此战未能取得完胜，李世民亦未下旨让他回京。他这些日子待在鄯州，心里不免失落。回思战役的经过，检讨自己战前未详细谋划，仅逞一时之勇仓促进击，未堵伏允退路，终使他从容逃走，心中愧疚万分，见到李靖等人来到，段志玄问道：“你们此来，可带来圣上给我的旨意？”

李靖临行之时，李世民让他对段志玄便宜行事，李靖已经为他想了一个好差使，遂接口道：“段将军追击伏允八百里，将其众逐入大漠之中，京中早传为佳话。圣上此次调集重兵，是一举解决伏允的时候了。李靖此来，圣上嘱咐我道，说段将军上次劳累太过，此次不宜再到军前冲锋陷阵，让你佐长孙无忌主持粮草接续之事。”

李世民未有片言相责，给了段志玄很大安慰，然他羞色上脸，不安道：“李大都督此言，使志玄更加羞愧。此役未与伏允交手，他又领兵大掠凉州，使圣上寝寐不安，终又发重兵劳顿大家来此，皆是志玄之罪啊。圣上以宽仁之心，不肯责备志玄半句。然我的心中，这些日子没有一刻安静，实乃负了圣恩，有失天下之望。至于什么佳话之类，让志玄听了更加难受。李大都督，我知道你在宽慰我，可那伏允从容逃去，看似逃跑，实乃奸诈，妄想引诱我军深入，说到底，还是那伏允胜了一筹。”

李大亮在旁接口道：“志玄兄，你这些日子在鄯州，日日追悔己过，难道就没完没了？圣上英明无比，你若有错处，他一样会责怪你。如今圣上准你立功，你应该打点精神，开始筹划粮草之事才是，何必要如此喋喋不休？”李大亮把守凉州，近来与段志玄来往颇多。他早就看明白了前次失利，主要因李世民过于轻视伏允的缘故。他既然不责段志玄，又派李靖带领重兵来征，摆明了不想归咎于臣下。

李靖不喜多言，点头说道：“就是这话。段将军，你毕竟深入过吐谷浑腹地，待战前会议上，你可就吐谷浑风俗地理，谈谈对此战的想法。”

李道彦第二日方赶到鄯州，那高甑生脚步缓慢，姗姗来迟，又过了两日方才来到。高甑生原来是秦王府旧属，在玄武门之变中随同侯君集一起

在宫内埋伏，立有功劳。李世民即位后，觉得高甑生既有武功，文才尚可，遂授他为外官，数年之后，他终于升迁为刺史。

高甑生见了李靖，满不在乎，大咧咧地说道："李都督，此次集会似应在京中为好。你偏偏将地点定在鄯州，害得我疲累不堪，虽快马加鞭，依旧未赶上趟儿。"

李靖一言未发，冷面相对。

到了军前会议上，李靖沉着脸说道："此次对吐谷浑一战，事关重大，圣上为此调动许多兵马，以求一战而胜。本人忝为行军主帅，为不负圣上圣恩，定当尽心为之。我从军多年，诸位应该知道我的脾气，即是以严令治军。圣上这次共发五路兵马，又使突厥、党项、契苾三部协助，若无严令，势必一盘散沙，我在这里还要重申严令。李总管、高总管，你们为二路兵马主帅，须使你们明白对手的状况，这就是我召集你们来这里的缘故。我算着日程，你们不该延误时日到此。念你们是初犯，本帅此次不惩戒你们，今后若再发生这样的事，休怪李靖铁面无私！"

李道彦是淮安王李神通的长子，高甑生是秦王府旧属，他们又为一州刺史、都督，皆是傲慢不羁的性儿。李靖上来就直言斥责，两人觉得很不舒服。李道彦性格懦弱，不好意思直言相抗。那高甑生却是直筒脾气，他又知道李靖未在玄武门之变前支持李世民，隐隐觉得李世民并不十分信任李靖，遂接腔道："李都督，下官确实耽误了两日，然这并非战事之时，不可苛责太过，至于说李都督以严令治军，下官也耳闻不少，今后定将严格依令而行。"

李靖听出了高甑生的弦外之音，那是讥刺自己袭破东突厥之时，手下兵士掳掠财宝的事。刹那间，李靖的心头掠过一丝酸楚："我这些年为唐王朝立下多少大功，可总有人在鸡蛋里挑骨头，硬想攀上我的毛病。我忠心耿耿为朝廷办事，未有任何异心，他们为何总对我放心不下呢？"不过李靖为人沉静有度，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仅是一掠而过，他此时的思绪，全部集中在眼前的战事上，未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他不理会高甑生的讥诮之言，环视在座诸人说道："五路兵马合围吐谷浑，最紧要处在于须依本帅号令，在规定时辰内到达指定位置。若有一路兵马延误了日程，就会给伏允可乘之机，万一他又脱逃出去，我军即是全盘皆输。本帅出征之前，圣上亲手赐我金箭。嘱我在前线中对违抗军令者行杀罚之权，不用奏报。本帅这样说，非是吓唬诸位，只是因为此战重要，没有严令约束，必败无疑。诸位都明白这个道理吗？"

帐中众人齐声答应，李道彦、高甑生在此情势下，也出声附和。

侯君集对李靖的态度很是矛盾，一方面，李靖为大唐取得天下立有赫赫战功，实为当世兵法军机大家，他不得不服；另一方面，李靖年老多病，而李世民每遇重要战事仅垂青李靖和李世□两人，却对自己熟视无睹，这让心性高傲的侯君集又有些不服。他此次意欲抖擞精神，干出一

番功业来，让天下知闻自己的手段。他对李靖重申军令，满心赞成，说道：“慕容伏允奸诈多智，善依托地势与我军周旋，如泥鳅一般。我军若一盘散沙，人数再多，终归无用。只有紧紧抓住其尾巴，大军合围给予其雷霆一击，方见成效。李都督今日上来就强调军令，君集认为实为关键。”

高甑生的资历要比侯君集浅许多，他到了侯君集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侯君集既这样说，他不敢再吭一声。

接下去，李靖谈了对此战的打算，并指定各路兵马进击的路线和时间。

李靖将此战的方案说定，最后说道：“此战秉承圣上的行军方略，本帅仅是排定日期而已。我还想再重申一点，即是各路兵马要严守进军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是为此战的成败关键。”

薛万彻这时说道：“此战既然是圣上钦定方略，任何人不遵守即是违旨，抗旨不遵就是杀头的罪过。李都督，这一点其实不用多说。”

李靖点点头道：“就是这样，诸位下去分头准备吧。李总管、高总管，你们毕竟不熟悉陇西风俗及地势，这正是我将你们千里迢迢召到这里的缘故。你们两人不妨在这里多待数日，我让段将军陪同你们，实地熟悉这里的风俗及地势，对下步战事很有好处。”

李靖让李道彦及高甑生熟悉陇西的风俗及地势，并非心血来潮。他还在京中时，就觉得唐军不明风俗及地势，实为一大短处。他到了鄯州和段志玄待在一起，多问询这方面的事。段志玄回首往事，觉得还是吃了不熟地势的亏，深悔未及早找寻向导之人。

李靖追问道：“要说熟悉地势的，除了吐谷浑人以外，还有党项人了？”

“不错，党项人原来与吐谷浑人为一体，只是这些年以来，党项人不堪伏允的压榨，而反叛向唐。李大都督此来，还要好好利用党项人之长。”

段志玄又思索了一会儿，向李靖建议道：“我与党项部及契苾部交往过程中，觉得两部之人差异很大。相比之下，契苾人豪爽直率，胸怀坦荡；而党项人囿于狭窄胸怀，对自己的地盘很看重，不容外人侵入，且好利重金。李大都督若想用党项人为向导，须谨慎为之。”

李靖点头认可，然后细细盘算。后一日，李靖召来党项部首领拓跋赤辞，以好言抚慰，许以重金，让其挑选精干之人为唐军向导，并誓言不取党项一寸地盘。

拓跋赤辞见能获如此多的金帛，喜出望外，连连答应。其回去后即挑选族人，将其源源不断输入唐军营中，以为各队的向导。

李靖在鄯州这里排兵布阵，忙个不停，因各路兵马未开始行动，外人看

来并无动静。慕容伏允还以为大唐对他无计可施，经常派兵到大唐边境上骚扰一番，然后得意扬扬而归。慕容伏允不知道，针对他的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李世民更是起用了闻名天下的李靖为帅，他的美妙日子已经不多了。

这是战前短暂的平静，平静之中正积聚着无限的杀机。

却说冯德暇随同吐蕃使者，一路上晓行夜宿，更经历了艰苦的高山气候，在路上行有月余方才到达逻些。

弃宗弄赞和禄东赞见大唐使者来到，不免喜出望外，他们以吐蕃的最高礼仪来接待冯德暇。弃宗弄赞见大唐皇帝并未答应自己的请婚之意，心中有些失落。禄东赞在一旁劝道："大唐与我国毕竟第一次通使，赞普通婚之意固然殷切，可也需要一来二去的工夫。此事需要慢工夫，想使者此去匆匆，未展开此话题。且留待时日，慢慢为之。"

弃宗弄赞怫然不悦，斥道："慢慢来？莫非让我等到胡子白了不成？"

"赞普尽管放心。大唐公主既然下嫁突厥人，能嫁伏允之子，缘何不能来我国？若事不谐，我可以亲自出马，到长安城里说通大唐天子，为赞普访来一个好公主。"

弃宗弄赞点头道："好吧，就慢慢为之。我相信你的手段，若大唐皇帝同意和亲，你须往长安为使。"

禄东赞躬身答应。

弃宗弄赞又转向吐谷浑的话题，叹道："这个老伏允有些不知好歹了，如今大唐强盛，四方皆心慕贡之，独他不以为然，还接连去撩大唐的虎须，简直是自讨没趣。我看呀，大唐定会遣重兵去征吐谷浑，老伏允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禄东赞接口道："不错，我也正替老伏允担心呢。"

弃宗弄赞担忧地说道："大唐若攻下吐谷浑，会不会再来图谋我国呢？"

"不会。一者，我国地处高山，中原地域广大，向来没有图我之意；二者，大唐这些年致力国内安定，若无他国主动去侵扰，其无意动刀兵。老伏允就是现成的例子，他若老老实实与大唐睦邻友好，何至于与大唐刀兵相见？由此观之，赞普不用忧心。"

"嗯，但愿如你所言。和亲的事儿还要抓紧，若大唐皇帝允将公主嫁我，我即以子婿之礼待大唐。这样，即可高枕无忧了。"

越州今称为绍兴，位于会稽山下，自秦汉以来一直称为会稽郡。这里北靠浙江（今称钱塘江），境内河道纵横，绿水，晶莹，石桥参差，轻舟

穿梭，青山如黛，一幅明丽的水乡景色，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越州城北三里处，有一处香火甚旺的寺院，名为永钦寺。该寺自北魏年间设立，到了隋唐二朝又增加规模，寺院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寺院坐西朝东，依山势而建。院内的正殿为大雄宝殿，其他的如天主殿、伽蓝殿、千佛阁、洗心殿等一应俱全。在正殿的左边，一溜儿排列了许多廊房，自前面开始，称为东静院、方丈院、上院、下院，是方丈及其他僧人的寝房。东静院内又辟作若干小院，让一些得道的高僧居住，寺院另拨小沙弥侍候。

李世民所恼火的辩才老僧就住在东静院偏西的一处小舍内。

辩才今年已八十九岁，发须皆白。其精通佛理，是隋朝得道的高僧智永的得意弟子，全寺上下，对他甚是礼敬。辩才又善琴棋书画，尤其是书艺闻名天下。李世民三次召辩才入京，外人不知道李世民的本意是查问《兰亭序》法帖真迹的踪迹，还以为当今皇帝闻其名而优待之。如此，辩才的名声更响。

这日日落时分，辩才按例步出寺外，沿着山脚漫步。微风吹过，将辩才的长长银须荡起，与其身着的黄衫相映，愈发显得仙骨庄严。

辩才欲折回寺院的时候，忽见前面匆匆过来一人。待此人走近，辩才方看清此人二十余岁，有着女性一般白皙的面皮，一双秀丽的大眼，再配上一双修长的剑眉，甚是不俗。但其所穿的飘飘黄衫上布满尘土，加之神色疲惫，显出一副潦倒之相。看其体貌以及打扮，似是山东之地的落拓书生。辩才判定了对方的身份，心里先生出了一些怜悯。

那人到辩才身边，停下脚步，躬身打个问讯，说道：“小人自山东来此贩货，昨日自杭州搭便船，不料舟行太慢，到了这里就错过了宿头。敢问老师父，此处可有歇脚的地方？”

此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官话且带有南方韵味，令辩才十分惊讶，遂揖手道：“阿弥陀佛。檀越既自称为北人，缘何会有本地语韵？”

“好教老师父知闻，本人为梁元帝之后，这些年虽长住北方，家传缘故说话里就保留了一些原来的韵味。”

“檀越来此有何贵干？”

那人叹了一口气，说道：“还是为生计所迫啊！老师父见我体形如此，那是因为幼时一直读书，未在田间里劳作，显得有些纤弱。如今功名不成，无奈何间，只好购些蚕种来卖，以此聊作糊口。”

这句话引起辩才无限感叹：“檀越原为帝胄之家，经乱世沦落至此，委实令人心伤。嗯，时辰不早了。檀越也应该看到了，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没有借宿的地儿。你若不嫌山寺简陋，就先到老衲舍内暂住一

宿，明日再寻他处如何？”

那人喜出望外，躬身施礼道：“弟子蒙老师父恩遇，只有感激涕零。”这人一高兴，顿时改变了自己的称呼。

“既是这样，我们走吧。檀越既是梁元帝之后，自然姓萧了。”

“不错，弟子确实姓萧。老师父今后称呼弟子，直呼萧生即可。”

这名萧姓青年，即是李世民所派来的监察御史萧翼。他今日好像偶然路遇辩才，殊不知，他已来越州数日，暗暗打探辩才的生活习性。他知道了辩才有晚间到寺外转悠一圈的习惯，遂定下计策，就有了今日巧遇辩才的场景。

辩才初一接触萧翼，既感于其是帝胄之后，又喜其文雅的谈吐，就有了好印象。辩才日常自视才高，又是高龄，周围并没有可以谈得投机之人。他日日伴着晨钟暮鼓，多是独处的时辰，心中不免有许多寂寞。回寺的路上，辩才又与萧翼攀谈了数番，萧翼答话得体。辩才试着一问，得知萧翼对琴棋书画并不生疏，立即有了知音之感。

辩才的房舍甚是精巧，共有三小间。其内间为辩才的卧室，外面两间，一间摆满书卷、案台、古琴等物，另一间为客房，侍候辩才的小沙弥住在这里。

辩才入室后，吩咐小沙弥道：“萧檀越从北方而来，一路旅途劳顿，肚子还空着，你赶快准备一些缸面、药酒、鲜果、素面等物。”

小童答应后离去。

辩才拿出棋盘，示意道：“萧檀越，趁此间隙，我们先摆上一盘如何？”

“弟子奉命。”萧翼边说边坐到辩才对面。

“檀越腹中空空，老衲如此性急，是否有些乘人之危？”

“不妨，弟子年轻体壮，少进一二餐饭，不足为虑。”

辩才的棋盘很别致，乃烧就的白瓷。只见棋盘底色白净玉润，上面刻有纹理清晰的棋路。当棋子落在盘上的时候，可听见有清脆的响声，甚是美妙。

辩才让萧翼执白先行，萧翼执棋说道：“老师父，弟子惯好下快棋。今日时辰太短，我们就下一盘快棋如何？”辩才沉吟道：“萧檀越这样说，想来棋艺大非寻常。好呀，老衲虽脑筋迟钝，也爱快棋，就这么办。”

萧翼提出要下快棋，并非盲目为之。他临出京之前，略略打听了辩才的脾性。得知辩才固然年老，然爱性急。其师智永多次说过，习书之人应

该心如止水，不可急躁，方成大器。辩才遵从师训，努力将自己的火暴性子化入笔墨之中，以求淡泊。数十年下来，辩才果然磨炼得平和一些，然人之禀性为天成，一遇特殊时刻，他那急性子又会暴露出来，彰显无遗。萧翼现在投其所好，也想亲自试一试辩才的习性。萧翼执白先行，此后下子，嘴里不时叫着弈棋术语，拈指提子轻叩棋盘，姿势美妙，让辩才大为心折。他深居古寺，平时难有如此高明之人过招。所谓棋逢对手精神爽，辩才抖擞精神，全神贯注，与萧翼展开对攻。两人落子如飞，不觉已下了一百三十余手。

这时，萧翼投子入盒，叹道："不料老师父棋艺如此高深，弟子观棋面形势，已入收官阶段。若再想开辟新天地，弟子委实不能。"

辩才摇头道："萧檀越不可妄自菲薄，老衲观棋面形势，谁胜谁负尚未可知呢。"说罢，他也弃子入盒，开始点棋子数。过了片刻，辩才舒了一口气，不好意思说道："算来算去，老衲侥幸胜了萧檀越一路，可谓不分胜败。"

萧翼一直观察辩才的神色，发现此老僧如此好胜，不禁暗暗好笑。

小童将酒饭端了上来，原来江东所说的缸面，即是河北所称的甕头，实是初熟之酒。辩才让萧翼饮初熟酒，自己却陪饮药酒。原来寺院中禁止僧人饮酒，若僧人身体有病，饮些药酒倒无妨。辩才年已八十九岁，天天饮药酒亦属正常。

辩才执酒祝道："老衲居处寂寞，不料今日能与萧檀越相识，可谓一见如故。你棋艺非凡，敢是故意相让，让老衲胜了一路。老衲深自感谢，来，请满饮此盏。"

萧翼感动道："弟子这些年颠沛流离，极度落拓。今日来到老师父舍中，有一种久违了的宾至如归的感觉。"说完，他举盏向辩才示意，然后一饮而尽。

辩才浅饮一口，微笑道："老衲深居此寺，与青灯古佛相伴，心如止水。难得你身怀才艺，与老衲极为投缘。老衲只有一点疑惑，想问檀越究竟？"

"老师父请问。"

"老衲曾入京三回，见过当今皇帝。老衲觉得，当今皇帝实为不世出的贤主。其有武功韬略，为大唐夺得天下立有奇功。其即位以来，抚民以静，不滥使民力，开一代盛世。老衲又听说他求贤若渴，开科举不依常式，四时听选，不拘一格选人才。马周昔为常何将军的门客，皇帝阅疏之时识其才，因简拔之授以重任。老衲以为，大丈夫处盛世之时，不可流于草莽陋巷之间。以你之才，似到朝中建功才好，你如此落拓，老衲实为不解。"

“老师父这样说，让弟子实在羞愧。弟子曾经自负才艺，亦到科场中试了几回，无奈运气太差，每次离中榜皆差了几名。如此让弟子实在灰心，因想天下之大，其间藏龙卧虎，许是没有弟子显露的机缘。没办法，只好南北穿梭，行商贾之事，聊以糊口罢了。”辩才点点头，说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许是你机缘未到，才有这些磨难。依老衲之意，檀越这辈子欲显露头角，须从科举功名上入手。老衲的眼光不会错，你不可轻易放弃。”

“弟子谨记在心。”

辩才侧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夜色，说道：“眼前有酒无令，太过沉闷。萧檀越，我们不行酒令，饮酒赋诗如何？”

“弟子从命。”

辩才唤来小童，令他取来诗韵筒，先让萧翼取韵赋诗。萧翼推辞，说道弟子不能先于师父。辩才微微一笑，伸手从简内取出一韵。两人伸头一看，原来是一张来字韵。

辩才起身离座，绕窗漫步，既而吟道：

初酝一缸开 新知万里来

披云同落寞 步月共徘徊

夜久孤琴思 风长旅雁哀

非君有秘术 谁照不燃灰

萧翼也离座起身，走到室右的古琴旁，赞道：“好诗。老师父，弟子有一个不情之请：且让弟子抚曲一首，请老师父将此诗再吟咏一回，以彰其趣。”

辩才喜道：“诗乐一体，是为至趣。好呀，老衲今日得遇良才，实在是欢喜得很了。你先调琴韵，老衲即依曲咏出。”

那边萧翼惊叹道：“好琴。”只见这是一张焦尾桐琴，琴身陈旧，显是古物。琴尾刻着两个篆字“凤凰”，琴侧以金玉镶成为龙凤螭鸾。

“不错，此是先师之物。相传此物为汉时赵皇后所有，老衲又见上面刻有秦篆，猜想此物定是秦代所制。”

萧翼赞叹之余，伸手开始抚曲。辩才细辨其音，知道其所抚曲为《水仙操》。该曲相传由春秋时伯牙所作，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一日来到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鸟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操琴而歌，遂有此曲。此曲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温柔雅致。在其演奏山顶一节，好似一人登临峰顶，俯视群山，只见春残花落，又听雨声潇潇，一片凄凉肃杀之

象。又闻四周细雨绵绵，若有若无，极尽寂寥之状。辩才合着音韵，缓缓将所赋之诗诵出。诗韵相配，甚是和谐。

辩才诵罢所作之诗，见萧翼抚琴未歇，遂闭目倾听。到了最后，只听萧翼所抚琴曲若海水涨潮，海鸟拍击水势，展翅向海内飞去，其鸣叫之声，渐行渐远，既而万籁俱寂。

辩才闭目摇头不止，赞道："好哇。伯牙此曲在你手中被演绎得活灵活现，自先师仙逝以来，老衲从未再听闻如此美妙的琴曲。"

"老师父谬赞了，弟子如此技艺，岂敢班门弄斧？弟子只是想合着老师父的兴致，凑个趣罢了。"

两人旋归其座。

辩才拿起诗韵筒，伸向萧翼道："萧檀越既让老衲听闻了美妙的琴曲，想诗才也不差。来，速抓一韵，让老衲及早欣赏。"

萧翼也不推却，伸手抓出一韵，却是一张招字韵。

萧翼微一沉吟，随口咏出，诗曰：

邂逅款良宵 殷勤荷胜招

弥天俄若旧 初地岂成遥

酒蚁倾还泛 心援躁似调

谁怜失群翼 长若业风飘

萧翼此诗既合招字韵，又与辩才前诗唱和，引得辩才连连夸赞。

萧翼有所图而来，知道辩才为人孤傲，与其相处肯定不容易，今日只是想与其照一面而已。不料辩才为性情中人，见了萧翼的才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通过诗酒联话，又抚琴弈棋，拉近了距离，甚是融洽。萧翼暗暗心想，若依此气氛结交下去，只要《兰亭序》真迹确实在辩才手中，不愁取不到手。只是自己处心积虑，投其所好欺骗面前这位善良的老僧，心中有些不忍。又想皇命不可违，你辩才老僧已是风烛残年，还苦苦地霸住《兰亭序》真迹不示人，枉费了当今皇上及天下爱书之人的心意，其实不该。想到这里，就对自己的欺骗之举顿时释然。

那辩才却不知道萧翼的这番心绪，依旧一团高兴，显得天真烂漫。他们又联了数首诗，既而又谈前代文史。萧翼抖擞精神，将胸中所学尽数抖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得辩才更为折服。

两人舍中漫话，不觉东方已白。小沙弥惜辩才年老，多次催促其入睡，被辩才赶走。待他看到东方已现鱼肚色，方不好意思说道："这是老衲的

不是了。想萧檀越一路长途跋涉，老衲私于自己兴致，竟然不觉时辰，让檀越陪同苦坐。唉，人老了就糊涂，想檀越定是责怪老衲了吧？”

“老师父高龄，弟子年轻力壮，要说责备之话，只能责弟子扰了老师父的清修。”

“如此，我们撤席各自安歇吧。萧檀越，老衲今日见你，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不知你天明之后，意欲何往？”

萧翼一闪念间，觉得不如就此趁火打铁，干脆就住在这里，想法看到《兰亭序》真帖最好。又一转念想，辩才看似天真烂漫，然他经历多个朝代，可谓阅历丰富，自己若太性急，万一露出马脚，则前功尽弃。想到这里，他缓缓答道：“弟子来越州为贩蚕种。天明之后，弟子要到乡间走一走，须办妥此事为要。”

辩才露出失望的神色，意甚不舍，说道：“萧檀越不会几日就回吧？”

“不会。弟子每年来越州，须在此待上月余时间，方能办妥此事。”

“那好，望你办事之余，经常来舍中见见老衲。”

“弟子若有闲暇，定置酒来此，以答谢老师父。圣人言：来而不往非礼也。”

辩才哈哈大笑，起身道：“我们实为忘年之交，难道还要随这些俗礼吗？”

第二十八回

老僧痛失《兰亭序》

伏允溃逃茫沙碛

过了一日，萧翼携酒回访辩才。其所携酒为乌城（今浙江湖州市）所产“若下”，该酒初闻时香气酷烈，封贮后再开封饮之味甘辛，系越州惯饮之酒。萧翼为示尊敬，所购来的“若下”酒以泥坛封制，此为酒中之上品，价格不菲。辩才见萧翼赠送如此贵重之酒，大为不悦，拉下脸斥道：“我们萍水相逢，一夕晤谈之后，似前世有缘，气味相投，所重者在于君子之交淡如水。你现在遭际困顿，正是落拓之时，缘何如此破费？你莫非以为老衲是重物之人吗？”

萧翼解释道：“弟子固然困厄，然为商贾之事，囊中所积还有几许，购几瓶酒还是举手之事。弟子想，与老师父吟诗操琴之时，若啜劣酒在口，未免大煞风景，有美酒入口，更添悠然心绪。弟子这样做，其实也有自

私的成分，望老师父勿责。”

“你今后再来这里，勿带任何物品，否则，老衲就要闭门不纳了。”

“弟子谨记。”

辩才唤来小沙弥，令他将酒收起，并让他打开一坛用水温之，然后两人就在舍中对饮吟诗。

僧人自古以来有不茹荤酒的戒条，然到了隋唐，僧人中有许多吟诗作赋，少不了用酒来助兴，于是也悄悄饮起了酒。辩才初识萧翼之时，还饮药酒用来障目，此次萧翼来回访，他视萧翼为知己，大起亲近之感，遂不避嫌疑，开怀畅饮。两人吟诗操琴，意甚融洽。午时小憩之后，两人又对坐下棋，这次他们不下快棋，到了中盘，往往思考许久方才落子，一直到了点灯时分，他们方才进入收官阶段。这次结局与上次不同，萧翼反而赢了一路。

辩才在越州向来无敌手，因常有寂寞之意。今日棋逢对手落败，其神色未有什么懊丧之态，反而欣喜轻松，他投子说道：“萧生下棋的功夫，确实稳妥且犀利，老衲甘拜下风。”辩才现在不再称呼萧翼为“檀越”，直接称呼为“萧生”。

萧翼对他的称呼也有改变，其去掉“老”字，直接呼之为“师父”。他听辩才夸奖自己，遂拱手谦道：“师父毕竟高龄，弟子恃体力与师父熬时辰，说来还是弟子年轻占了便宜。若论快棋，那才能真正品评一个人的棋艺，弟子自愧不如。”他说话自然谦和，让辩才找回了一些安慰。

萧翼此宿未在舍中居住，他说要卖蚕种，须在旅舍中等候来人。辩才满心挽留，见萧翼确实有事，只好不舍地放归。

此后的十余日里，萧翼闲暇时候即来辩才舍中逗留。辩才作为智永的弟子，舍内摆满了各种故帖拓本及笔墨。萧翼不能视而不见，有时也淡淡地问上几句。辩才见萧翼对书艺之事不太上心，以为他不精于此道，不想强人所难，也就不深入此话题。哪知道萧翼处心积虑，想使两人关系亲近一层之后，再谈此话题，实乃“欲擒故纵”之计。

萧翼这日又复来访，其随带故帖一张，将之展开对辩才说道：“弟子见师父舍中书墨甚多，想师父书艺定然精湛。弟子有家传墨迹一幅，欲请师父品评一番。”

辩才定睛一看，见此帖为梁元帝自书职贡图，遂凑近又仔细鉴赏了一番。一时间，两人屏息静气，舍内非常寂静。良久，辩才方抬起头来，感叹道：“不错，这确是梁元帝的亲笔。萧生，你若非家传，此物焉能入你手？且此帖遭逢乱世，你能将帖保存完好，确实费了不少心机。”

“是呀，弟子遵从祖训，将此物视为至宝，不敢毁伤。弟子现在无家室之

累，又身无长物，只好日日将此帖藏于身上，以示珍重之意。”萧翼这样说话，也想解释自己为何在卖蚕种之时，还将故帖带在身上的原因，以免引起辩才的怀疑。

辩才点点头说道：“不错，此帖遭逢乱世，能保存如此完好，实属不易。”他又凝神端详顷刻，评价道，“乃祖之书，凝重含蓄，似欹侧还端庄，似飘逸还浑凝，似精神还冲淡，宽博疏放，静穆平和，雍容大度，气宇非凡。只是，其书若与王逸少之书相比，就少了一丝风流丰腴。”

“师父所言甚为精辟，想先祖及王逸少虽然同生活在那杏花春雨、莺飞草长、淡烟疏柳、渔舟唱晚之环境中，书风皆有清朗俊逸之特点。然王逸少饱经忧患乃至放浪形骸，与先祖皇帝之身大为不同，于是其书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式之中，最为风流，虽竭力奔放而不失清远之韵。学生习书之时，最重王逸少之帖，妄想能学其风韵。”

辩才摇摇头，感慨道：“各人际遇不同，须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独特之书风。若是亦步亦趋，终究难成上品。萧生，老衲这是转述先师之语，望你谨记。王逸少成为一代书艺大家，那是他集前人经验，加上他潜心体悟，方才得来的。”

“弟子谨记。敢问师父先师是……”

“萧生既然习书，定然知道智永之名，他就是老衲的先师。”

萧翼惊讶道：“啊，想不到师父是智永大师之传人。弟子为落拓之人，竟然能在此寺中得遇书艺高人，实在幸甚。弟子本想师父仅是一名爱书艺之人，就想展示先祖之帖，其中也有炫耀之意。如此来看，弟子实在是班门弄斧，不免羞愧万分。”

辩才微笑道：“我们数日来交往，老衲觉得你谈吐不俗，颇有见识，且对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与你相处很有趣味。这十余日来，你给老衲带来了许多快乐，老衲心怀感激。”

萧翼伸手取过一管笔，悬腕在木案的纸上写了一“永”字，感慨说道：“王逸少首创运笔之‘永字八法’，到了智永大师那里，又发其旨趣，阐发王逸少书艺之精微之处。弟子日常固然揣摩多时，然总不得法，今日正好向师父请教。”

智永僧本名为王法极，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经历了梁、陈、隋三朝代，活了将近一百岁。其家学渊源，精研书学，后为躲避动乱而入永欣寺为僧。智永一生苦练书法，他在永欣寺中临书，其所废笔头，日积月累，竟然积了五大竹篾，由此可见智永不懈练笔的功夫。智永一方面练笔不辍，成为一代书艺大家；另一方面，他继承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风，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究书艺的内在美，推动了书艺的提高和发展。智永又授徒讲学，教了不少徒弟，像虞世南、辩才、智果、释述、释特等均为其弟子。萧翼现在请教“永”字，实为智永一生书艺的精华所在，萧翼以

此来投辩才所好。

果然，辩才仔细观看了萧翼所写的“永”字，凝神片刻，就开始以手指字，滔滔不绝地讲解下去。他先以王羲之的“永”字运笔之法，对照萧翼所书，逐点谈了萧翼的运笔之优劣；进而引用智永对书艺的阐述，谈了对书艺的鉴赏法则。

这一老一少在舍中潜心书艺，辩才倾心相授，萧翼虚心求教，两人浑不知时辰在快速地飞逝。两人一直谈论到掌灯时分，方才发现暮色已至，辩才方才住嘴，唤小童备饭。

简单的晚餐之后，萧翼起身告辞，辩才道：“外面夜色已浓，萧生不如今晚留住舍中，我们秉烛夜谈，岂不美妙？”

萧翼拱手道：“弟子得识师父，实为三生有幸。弟子想这几日将手头上的俗务都理一理，然后烦师父接引，也入此寺为僧，从此与师父朝夕相伴。”

辩才摇头不许，说道：“老衲行将就木，已是苟延残喘之人，岂能引你相伴？老衲所以为僧，一者为避乱世，二者得遇先师，你却不然。当今天下太平，老衲又亲眼见当今皇帝风采，又听说朝廷不掩贤才，你年龄尚轻，又博闻有才，还要图一出身方为正途。大丈夫立于世上，或沙场建功立业，或朝堂之间惠及黎民。出家为僧为消极之举，对你极不合适。”

辩才言辞恳切，说得萧翼心怀激荡。那一时刻，萧翼觉得自己来此欺骗老僧，实在不忍，心里顿生内疚之意。然皇命不可违，这场戏还要认真演下去。他躬身谢道：“师父的这一席话，弟子定谨记在心。其实弟子欲返旅舍，是想将弟子所藏逸少之遗墨携来，供师父鉴赏一番。”

“好呀，原来你藏有逸少之遗墨。是真迹吗？共有几幅？”

“弟子多往乡间，偶见有人出示两幅故帖，弟子不辨真伪，看到价钱还合适，遂出资购下。想师父一生定然见过逸少遗墨无数，正好请师父一辨真伪。”

辩才神色跃然，然并不十分喜狂。辩才以智永为师，见过王羲之许多遗墨，所以并不十分新奇。只是其爱书成癖，听说有故帖，也想广睹真颜才好。他现在听说萧翼藏有王羲之遗墨，也就不再坚持留宿，遂将萧翼送出室外，说道：“如此，老衲明日等候你携遗墨光临。”

萧翼拱手作别。

明日，萧翼一大早就来叩辩才舍门。小沙弥将门打开，萧翼入内见过辩才，然后从怀中取出一绢包，将之放在案几上慢慢打开，只见其中并排摆着二卷轴。他小心将卷轴一一展开，说道：“师父请看，这就是逸少遗墨，请师父一辨真伪。”

辩才抵近观看，就见一帖为《姨母帖》，另一帖为《丧乱帖》，二帖皆为王羲之所书行草。《姨母帖》为王羲之早期所书，字迹横平竖直，横画长而势足，笔画之间很少勾连，气势雍容恢宏，受分书和章草的影响较大；《丧乱帖》则是其后期所书，此时他周游各地，见李斯、曹喜、蔡邕等人书，将之融会贯通，并变法创新，尽去分书和章草痕迹，其结体趋长，点画回环往复，牵丝映带，上下相连，气脉不断。比较而言，《丧乱帖》比《姨母帖》成熟许多，更显贵重。辩才先看帖上运笔之法，再查纸墨、印章，点头道："不假，是真迹。老衲曾在先师手中见过《丧乱帖》，此帖由王氏家人收藏，不料辗转流落民间，又到了你的手中。"

萧翼喜色上脸，欣然道："师父这样说，可见此物是真，不枉我一番收藏。"

"比较而言，《姨母帖》为逸少早年之作，且随手而写，书艺有些粗糙；而《丧乱帖》为其晚年精心之作，手法臻于完美，为不可多得之佳帖。"

"如此说，此为逸少登峰造极之作了？"

辩才脸上浮出一丝微笑，摇头道："非也。萧生习书多年，难道不知逸少之佳作为何名吗？"

"故老相传，逸少之最佳作为《兰亭序》。弟子曾在市面上见过数种拓本，然不知其真伪。许是世事动荡，此帖已被毁，弟子无缘观看。"

辩才慢慢踱到窗前，缓缓说道："《兰亭序》盛名之下，确实名副其实啊。老衲曾在先师处见过此帖，其种种美妙之处，让学书之人如醉如痴。不错，你说得对，逸少墨中，以此帖为首。"

萧翼面露艳羡之色，说道："说来还是师父有福，毕竟见过《兰亭序》真迹。可惜智永大师逝去之后，这《兰亭序》真迹顿时失了影踪。一件至宝从此失落，让后代学书之人无缘再见，委实是极大的遗憾。唉，师父，早知有今日，师父当初还不如求恳智永大师，让他付与师父收执最好。"

萧翼说此话已有激将之意，辩才却浑然不觉，在那里沉吟不答。他在窗前沉思片刻，扭头决然说道："萧生，难得我们如此投缘，老衲将这桩秘密对你说了：《兰亭序》帖其实未失，一直由老衲收执。"

萧翼心头狂喜，心想辩才果真吐口了。然他脸上神色很平静，淡淡说道："师父的话，让弟子有些不信。想那《兰亭序》何等珍贵，多少人求之不得，其又数经乱离，真的《兰亭序》早不知去向，师父手中的必是仿制的伪品。"

萧翼又激将辩才一次。

果然，萧翼的这句话激得辩才老脸上泛出红潮，微带怒意说道：“老衲岁有八十九，向来不打诳语！先师在日，对《兰亭序》倍加珍惜。其临亡之前，将老衲唤至榻前，将此帖托付与我，谆谆告诫要善加珍视，不得轻示他人，并嘱老衲身后，要妥善物色爱书之人收藏，使其能传之万代。萧生，老衲今日说出此语，与你交往投缘固是其因，还有一层意思，老衲风烛残年，能有几许日子？此物今后若能由你收藏，可谓得人，也算了却了老衲最大的心事。”

辩才欲将《兰亭序》交由萧翼收藏，大出萧翼意外，其心中翻江倒海，激动万分。他连忙推却道：“师父若真有《兰亭序》在手，定是受智永大师重托，岂能轻付他人？弟子仅仅与师父谋面数日，蒙师父青眼有加，心中已是万分感激。至于让弟子收藏《兰亭序》，弟子实在不敢。”

辩才下定决心，毅然道：“先师将《兰亭序》交由老衲收执数十年，此帖从未示人。你不愿受此至宝，那是你宅心仁厚，说明你非是势利小人。这样吧，老衲生前不敢离开此帖，待老衲身后，你可将此帖取去，妥为收藏。”

萧翼见辩才在那里自说白话，心想自己此行若见不到《兰亭序》真面目，也是枉然。他心里渐渐焦急起来，又不敢直言相催，遂转换语气道：“师父，有句话叫作‘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想那《兰亭序》何等珍贵，天下有多少人想据为己有，弟子听说当今皇帝也渴望见到此帖。若此帖真在师父之手，此消息不可泄露出去，否则，定有人前来巧取豪夺，师父的日子就不会安静了。”

“老衲知道，眼前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你我守口如瓶，消息焉能传扬出去？”

“弟子一定守口如瓶。”萧翼说完，慢慢踱到古琴旁，意图不再谈论《兰亭序》这个话题。

辩才却不能就此戛然而止，他唤过萧翼，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问道：“萧生，《兰亭序》就藏在此舍中，以你眼光，能知道藏在何处吗？”

萧翼面露凝重之色，眼光四处打量，继而答道：“师父舍中家具简陋，似无处可藏。弟子曾见师父榻侧有一板箱，莫非压在箱底吗？”

辩才哈哈大笑，说道：“外人猜测《兰亭序》定在老衲之手，故当今皇帝三次将老衲召入宫中问询。这消息传扬天下，来此光顾的官员以及梁上君子还少吗？那只板箱被人翻过数回，《兰亭序》若在其中，早就不翼而飞了。”

“弟子心思愚钝，实在猜不出来。”

辩才唤来小沙弥，吩咐道：“取梯子来。”

小童搬来一张直梯，辩才让他移入自己的卧室，将梯顶搁在房梁之上。辩才挥手让小沙弥退出去，然后自己将直梯扶正，让萧翼双手把着梯子，自己开始攀缘上去。

辩才固然年高，然身手还算敏捷，他步子稳健，渐渐登到房梁处，犹不喘不吁。他在那里摸索了一阵，萧翼依稀看见他从房梁中取出一物。萧翼猜想，辩才定是亲手掏空了一段房梁，然后藏物，看来确实费了不少心机和力气。

辩才落到地面，可以看到其手中所执的是一节发黄的毛竹。他先去净了手，再仔细将手指揩净，然后旋开毛竹顶端，先掏出若干用帛裹就的木炭包儿，这大约是防潮之用，最后方缓缓顺出一束用黄绫密封的卷轴。不用问，这定是辩才珍藏的《兰亭序》帖。

辩才打开黄绫绸，将卷轴摊在案上徐徐展开。就见此帖果然用的是蚕纸，历经如此岁月，纸色尤洁白如雪，上面的墨迹如新，可见执此帖者的保管之功。辩才将帖完全展开后，直起腰来，示意萧翼道："萧生，此物是真是伪，你一看便知。"

萧翼知道辩才珍爱此帖，就将双手后背，不敢将头太贴近帖纸，以防哈气损伤。他凝视良久，方感叹道："果然是逸少真迹！想不到我萧翼此生能亲眼看见此帖，恍如梦中啊。遥想逸少当年，其处茂林修竹、清流激湍之侧，沐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持鼠须笔挥就此章，那是何等的任意潇洒！"

萧翼的话中引用了《兰亭序》中的句子，显示出他能熟背《兰亭序》，让辩才听来更加欣喜。辩才感叹道："逸少诸帖中，以此帖尽善尽美。《丧乱帖》显示其书艺臻于成熟，终究比不上此帖显示出的一派潇洒出尘的气息。天下学书之人心慕此帖，并不冤枉他们。"

"可惜身边无拓书之人，若能拓来一本，让弟子带在身上，可以日日临摹，那是何等幸事！"

"拓书之高手，当世仅有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可惜，他们都被皇帝网罗宫中。其他拓书之人，万不可让他们来此尝试，老衲怕他们糟蹋了此帖。"

萧翼露出失望的神色，意兴索然。

辩才明白他的心事，微微一笑道："萧生不用太过惋惜。《兰亭序》帖久藏房梁上，老衲许多年来也仅仅是看过几回。老衲每日有临书数遍的习惯，此帖明明藏在舍中，又不敢拿出，这份煎熬难以言表。这样吧，老衲先不将此帖藏回原处，你的这数张帖也暂不取回，就摆在这里，让我们这几日好好地看个够。这样好吗？"

萧翼大喜，躬身谢道："师父如此安排，实为弟子着想。大恩不言谢，弟

子唯望这几日不离《兰亭序》，并多向师父讨教，争取使自己书艺能上一层楼。”

“使书艺进步须有水磨工夫，你能在这几日中领会一些韵味，已经不错了。”辩才淡淡说道，显然答应萧翼住此观书。

此后几日，辩才将这几张帖置于案上，与萧翼一起或观摩评点，或挥笔临摹。窗外日起日落，两人沉浸在探讨书艺的快乐之中，浑不知时辰飞逝。

到了第二日午后，小沙弥轻声对辩才说：“师父，方丈派人来催，问师父何时起身？”

辩才茫然不答，思索顷刻，方才恍然大悟，轻拍脑门道：“瞧老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萧生，邑汜桥南有一严家，是爱来本寺的施主，每次布施甚巨，今日家中有事开斋七日，让寺中老僧前去，老衲已经答应了方丈。我这几日习书不停，却将此事忘到九霄云外。”

“师父最重言诺，似立刻成行才是，弟子暂且告辞。”

辩才看了看外面的天色，说道：“今日若行，到严家时辰已晚，不如明晨赶早前去。老衲出行，你也不用告辞，就和小童一起留舍习书。老衲短则三日，长则六日即回。”

萧翼又在舍中逗留了一个多时辰，他想了想向辩才告辞：“师父，你明日即行，弟子也想赶回旅舍，瞧瞧蚕种卖得如何。这几天忙于书艺，竟将蚕种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万一折了本钱，弟子今年的生计就困窘了。”

“好吧，你就去将蚕种之事了结。这几张书帖就放在案上，留童子在此看守。你这几日若有闲暇，可随时来舍临摹。”

萧翼拱手辞去。

第二日清晨，萧翼踏着路上的朝露，迎着彤红的太阳向戒珠寺走去。他揣摩辩才已经上路。果然，他一拍舍门，小沙弥探出头来，见到是熟识的萧翼，说道：“师父天不亮就走了。”

萧翼点点头，说道：“师父昨日已对我讲了。我昨日将一本册子忘在舍中，现在急用，须入房去取。”

萧翼这些天已经和小沙弥混得稔熟，小沙弥闻言，急忙打开舍门，放萧翼入内，自己却在院内整理圃中的花丛。萧翼径直走到案几前，就见那几张帖果然放在案上。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将《兰亭序》帖卷起，继而再将自己的那三张帖也一并收起，将之放入自己随身携带的布袋中，挎在身后，然后轻手轻脚走到门前。他悄悄一望，只见小沙弥正背对着门埋头整理花枝，遂轻步走出，躲过小童视线，转身走出戒珠寺。

小沙弥过了良久方才入室，四顾不见萧翼，也就不作理会，压根儿想不起他会盗走《兰亭序》帖。

萧翼回到旅舍，打开随带的包袱，取出其中的朝服，逐一穿戴起来。然后，他背起布袋，疾步向永安驿行去。他进入驿中，大咧咧地坐下，面对惊愕的驿长，说道："我是朝中监察御史萧翼，现奉旨来此公干。你可持此墨敕，报越州都督齐善行，让他来此见我。"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幅墨敕，上面由李世民亲自用毛笔书写，浓墨如新，写有"敕令监察御史萧翼前赴越州公干，文武官员受命调遣，钦此"的字样，下面盖有御印。

永安驿驿长就任以来，因越州地处海边，尚未有朝中大官到此驿中安歇。眼前这位萧翼御史身穿鲜亮的官服，又持有皇帝的墨敕，他何曾见过如此阵势？萧翼说完，他忙不迭地接过那道墨敕，躬身施礼，结结巴巴地道："小人就去，小人就去。"

越州都督齐善行闻听朝中监察御史在驿中，顿时一愣。按说朝中百官来此，须最先见到越州刺史及都督，这名萧御史不知要玩什么花样，却要在小小的永安驿中拿着皇帝的墨敕召见自己。想起萧翼为监察御史的身份，别是他拿住了自己或者刺史的什么把柄，要来兴师问罪吗？

齐善行心中七上八下，策马到了永安驿。他与萧翼见过了礼，萧翼劈面说道："齐都督，本官奉皇帝谕旨来越州公干，现事已办妥当，劳你唤永钦寺老僧辩才来此，本官有话要说。"

齐善行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他面色顿改，大声呼道："传辩才和尚拜见御史大人。"

"齐都督，那辩才和尚此时不在寺内，须邑汜桥南严家去唤。"萧翼说道。

过了两个时辰，辩才方才在州卒的带领下来到永安驿，今天空中有风，将其人面上蒙上了一层尘土，显得有些憔悴。辩才入驿后，齐善行喝道："老和尚，速速拜见朝中萧御史。"

辩才此时并未看清对面坐着的是何人，他双手合十，打个问讯道："老衲辩才，不知官人召见何故？"

萧翼语气平淡，缓缓说道："辩才师父，你抬起眼来，仔细看看本官是谁？"

辩才这些日子与萧翼一起，对其语气何等熟悉。他听出说话之人似是萧生，心里惊诧万分，遂抬起眼来仔细观看，只见一顶官帽下面，正是那熟悉的脸庞。他瞪大眼睛再看，那不是萧生又是谁？辩才心中觉得这是不可能之事，然周围一群人对萧生的神色中透出恭敬，素日威风凛凛的齐都督也仅是陪坐一侧，再看驿外的天光，那轮太阳正播洒着光芒。辩才摇摇头，颤声说道："你……你……你不是曾在老衲舍中的萧生吗？我

们昨日刚刚分别，你……你缘何就换了装束？”

萧翼神色凛然，俯身从布袋里取出《兰亭序》帖，这是辩才要命的物件。辩才一见卷帖，就知道这是何物。他张开双臂，作势要抢，口中呼道：“你……你为何又窃走老衲的物件？”

后面的州卒见状，急忙上来两人，他们一人架着辩才的一条手臂，使他不好动弹。萧翼扬起《兰亭序》帖，说道：“本官不是卖蚕种的落拓之人，京城监察御史萧翼是也。皇帝得知《兰亭序》帖存于你手，三次邀你入京，令你举献。可你将之藏于房梁，秘不示人。本官奉皇上敕命，特来取帖。如今帖已到手，本官欲入京复命。将你召来，是想告诉你，皇帝不会白取此帖，事后定发重金以为补偿。”

辩才顿时老泪纵横，口中呼道：“萧生，萧御史，你骗得老衲好苦哇……”一句话未说完，其身子委顿，昏厥于地。

萧翼急令人去掐辩才人中，又令取湿巾，极力抢救辩才。辩才毕竟年老，要救治他颇费工夫，众人手脚忙乱，一时唤不醒辩才。驿长见状，急忙上马去请郎中。

萧翼感觉愧对辩才，实在不敢再面对辩才。他不待辩才苏醒，即让齐善行派数人护送自己返回。临行之前，萧翼谆谆告诫齐善行，让他这些日子派人照顾辩才的起居，防止他想不开而寻短见。

齐善行连连答应。

李世民见萧翼果然将《兰亭序》帖取回，不禁狂喜。当即擢拔萧翼为员外郎，加五品，另赐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一处庄园。想起房玄龄、褚遂良举得其人，各赏其锦彩千段。又想房玄龄年龄渐高，出两名貌美宫人以为婢妾。

李世民一开始十分恼怒辩才，只是因为其年老，不忍加刑。萧翼又在其面前多次称赞辩才的德行，使李世民渐渐转回了心意。数日后，李世民赏绸三千段，谷三千石，敕越州支给辩才，以为补偿。

辩才此时已清醒过来，知道《兰亭序》帖不可能再回己手，遂在舍中日日长吁短叹，日渐消瘦。越州送来李世民的赏物，辩才不敢使用，就用其钱在永钦寺内造了三层宝塔，供人观瞻。塔成之日，辩才疾患愈重，不能正常吃饭，只能喝些稀粥，身子渐渐成了皮包骨。到了年底，辩才终究不能挨到来年，在一个风雪呼号的寒夜，气绝而终。

侯君集率领三万兵马，沿积石山向西推进。积石山的南面，即是河水的源头，到了积石山西端，其山麓与河水之源柏海相望，站在山顶上，即可看到柏海那两汪如镜面的水泊。李靖的意思，是让侯君集领兵沿积石山南麓潜行，尽量不让伏允察觉大军的动静，待他们出了积石山，开始向北运动，此时，唐军北路军也向南挤压过来，对伏允形成南北夹击之

势。

党项人充当了南路军的向导，他们熟悉积石山的地势，可以沿着山势顺利地前行，中间并无阻隔。他们临行之时，携带有充足的粮草，免了缺粮之虞。他们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却是那变化无常的天气。

此时正值四月，中土正是百花盛开、气候宜人的时节，这里却不然。大军行在路上，就见四周荒无人烟，除了午间阳光直射的时候，气候稍微平静以外，其他时候多是大风大雪肆虐。有时候，鸡蛋大的冰雹会突然从天而降。到了夜间，气温陡降，寒冷彻骨，凉意透入骨内，让人感觉好像没有穿衣服。

侯君集临行之时，已经找党项人仔细问了沿途的情况，对抵御恶劣气候预先作了准备。他先让每人皆带上厚厚的棉装，备好塞有绒毛的马靴；又让每三十人为一队，每队带上一顶帐篷，让他们宿营之时打开，三十人紧紧挤在一起休息，可以免去受冻之厄。

侯君集就这样带领人马与恶劣气候相抗，又要加倍小心积雪覆盖的道路。他们小心翼翼前行，终于赶在与李靖约定的日子到达指定位置。从此越过积石山，即可向北攻击伏允现在驻扎的地方。

此时，李靖、李道宗的北路军已在凉州、甘州一带布好防，并逐步南移；李大亮所部兵马已行过阳关，在西面排好了抗击的阵势；唯有东面的李道彦和高甄生二路兵马进兵缓慢，迟迟不能到达指定位置。其所以难行，还是因为得罪了党项部，被绊着了手脚。

李靖此次为帅，知道唐军以前未彻底剿灭吐谷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明地理，遂定下让党项人为向导之策。唐军若要合围吐谷浑，势必经过党项部所辖之境，这使党项酋长拓拔赤辞很犹豫，他当着众将之面对李靖说道："大都督有令，又赐下如此多的金帛，鄙部定然遵从，当好向导。只是鄙部与中土交往多年，多次吃亏，心有余悸。像隋人无信，动辄欺凌鄙部，族人深以为忧。现在唐军过我境，若无异心，鄙部定当支持；若不然，我将据险阻塞唐军之道，使其难行。"

李靖决然道："本帅行军打仗，严令当头。此次征战，是剿灭我们的共同敌人吐谷浑，不会占你一寸土地。诸将若有违之，本帅定当严惩。"

拓拔赤辞坚求李靖与众将一起盟约。李靖依其风俗，歃血为盟，拓拔赤辞方放心而去。

李道彦和高甄生此次任务是领军集结于河州及茂州一带，防止伏允带人东窜。他们依次进兵，尚未到达指定位置，看到党项部对他们毫无戒心，两人不约而同想起了以前受的气，遂聚在一起商议，达成共识：趁着党项部毫不戒备，干脆顺手牵羊将其灭掉，正好一扫以前受的鸟气。

两人说干就干，不再按李靖的要求布防，而是带领兵马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一举捣向党项部的纵深。此举一开始收到了效果，像李道彦领兵袭破了阔水，俘虏千余名党项人，获得羊马数千头。

这一下子惹怒了党项部，其部落内原来有数方势力，互不统属，遭此袭击，顿时团结一致，在拓拔赤辞的指挥下奋力抵御唐军。他们先是占据山险，玩些声东击西的把戏，将唐军调遣得疲于奔命。赤辞又暗设诡计，在野狐峡设下伏兵，将唐军大队人马引到这里，继而大举进攻，杀得唐军大败。此役，唐军伤亡者万余人。李道彦和高甄生眼见抵挡不住，只好撤回兵马，退保松州。

李靖闻讯大为震怒，即派段志玄领人前往松州，拿下李道彦和高甄生解往长安。又向李世民上表一道，其中详述李、高两人的劣行，要求按律惩之。再求派史大柰前往松州，接手东路军布防之事，并修补与党项部的关系。

即将打响的战事受此一阻，日期只好向后推了数日。所幸吐谷浑已经与党项部翻脸，伏允无法带人越过党项部的地盘向东逃窜。如此却苦了侯君集的人马，只好在高寒的气候下又多熬了数日。

侯君集按照李靖的号令，将所部人马排成一字长蛇阵，开始向伏允的主帐扑去。伏允其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北面，在南面压根儿就没有布防。如此一来，侯君集的南路军如入无人之境，其进军的速度非常快，三日内就将人马推进到离青海湖仅有五十里的地方。

伏允听说从南面突然冒出唐军队伍，顿时惊慌失措，他一时无力组织起有力的抵抗，只好将自己的主帐逐步北移，渐渐到了库山。

伏允此时已经感觉出大唐此次征战下了大力气，对自己采取了合围的态势。他已经得到准确消息，此战的主帅是李靖，此人能征善战，有奇谋，大唐收复江水以南版图以及扑灭东突厥，皆是此人之功。李靖将中军帐设在鄯州，与李道宗一起带领唐军北路军从北面向自己施压；东面为党项部的地盘，那里山高路险，听说唐军已移师驻扎；又听说李大亮率领兵马奔向且末，堵断了自己的西方逃路；眼下侯君集从南杀来。由此看来，唐军的合围之势已经形成。

伏允思索良久，觉得眼前的当务之急是撕破唐军的包围圈。他将眼光投向北方的库山，准备全力拿下此山，从而经此奔向高昌国，再图与西突厥联手，来共同对付大唐。他说干就干，开始集合重兵，准备给予库山雷霆一击。

唐军的斥候探知了伏允的动静，李道宗将此消息报给李靖。李靖沉思片刻，抬头说道："这就对了。侯君集快马杀向伏允的纵深，给了伏允一个冷不防，他惊慌之余，要作困兽之斗！库山为一天然屏障，伏允若能拿下此山，即可撕开我军防线，从此一直向西逃去了，伏允已经明白了我军合围的意图，不愧为一只大漠中的老狐狸！"

李道宗意气风发，大声道：“请李大都督放心，那伏允休想越过库山一步。我即刻去库山亲自布置，若被伏允攻破，本人愿提头来见。”

“你在山上可多设檑木、灰瓶，让兵士尽量用弓弩与之交战。万万不可与其贴身肉搏，那非我们所长。你只要在库山坚守三日，伏允见无计可施，定然罢手不攻。我对库山之役并不操心，唯思伏允攻山受挫之后，他下一步将有何动作？我们现在固然将其合围，然吐谷浑境内多山多谷，气候又如此恶劣，要想彻底降服伏允，还是要费一番工夫的。”

“不妨。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谅伏允有多大能耐？大都督不用思虑太过。”李道宗说完，即转身前往库山布置军事。

伏允让手下弃马步战，他们一手持盾牌，一手持弯刀，妄图攀上峰顶后与唐兵近战。李道宗在山顶上准备了大量的檑木和灰瓶，当吐谷浑兵叫喊着逼近峰顶之时，李道宗见其前锋距自己仅有一百步，他大喝一声：“上啊！”就见躲在壕沟里的唐军齐刷刷地冒出头来，他们或扯开拴系檑木的绳索，或扬手抛出灰瓶。檑木快速地滚下山去，将吐谷浑兵碾得鬼哭狼嚎，灰瓶落入敌阵后炸开，腾起白蒙蒙的烟雾，顿时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唐兵办完这些事，各人手中又马上持起了弓弩，准备射杀来犯之敌。可惜那些吐谷浑兵遭遇了檑木、灰瓶的打击之后，像潮水一般向山下退却，不肯再尝弓弩的滋味。

伏允见状，急忙改换了策略。他先派出人正面进攻，以此来吸引唐兵的注意；另派两路人迂回到库山两侧，让他们攀悬崖登上山顶，以此来偷袭唐兵阵地。这些吐谷浑人仗着身手敏捷，很快实现了伏允的意图。他们从两侧登上山顶，抢入唐兵阵地，用弯刀与唐兵贴身相斗。唐军的山顶阵地顿时一派混乱。山下的伏允见自己得了手，急忙喝令正面进攻之人加快速度，前去接应山顶之人。

李道宗此时正在山顶，他挥剑砍倒来攻击自己的两名吐谷浑人，然后令身边之人挥动红旗，让埋伏在后面之人现身，让他们一部分人前来支援山顶，另派二路兵士前往两翼堵截正在攀缘的吐谷浑人。他冷静地判断形势，发现从两翼攀上来的吐谷浑人不多，己方在山顶上占据着优势；山下的吐谷浑人刚刚吃了檑木和灰瓶的苦头，不敢靠得太近，他们若想登上山顶，毕竟要比己方的援军晚上一步。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快速稳定好山顶的局面。

唐军的援兵已经冲上山顶，他们按照李道宗的意图，二队人分往两翼，前去截杀攀岩上来的吐谷浑人；一队来山顶支援，李道宗见状，挥剑一指，自己先抢入阵地，向山顶上的吐谷浑人砍杀起来。如此一来，他们很快控制了山顶上的局面。待他们将山顶上的吐谷浑人完全制服，山下的吐谷浑人已经攻到距山顶不到二百步的地方。李道宗见没有时间再准备檑木和灰瓶，遂挺立身子亲自张弓，带领兵士齐齐向下射箭。

如此，伏允的这一波疯狂进攻宣告夭折。

到了第二日，伏允又指挥人向山上攻击，皆被唐军打退。过了午后，想是伏允觉得进攻无望，不再遣人来攻山，一时间山上山下显得很平静。

这样又过了一晚，第三日伏允不再来攻山。李道宗遥望山下，见那里未见旗幡飘动，心中生疑，遂派人下山去探。当探事之人气喘吁吁地登上山顶，李道宗观其神色，不用听其言语，心中已经十分明白：伏允跑了。

恰在此时，李靖从后方登临库山来观战事。李道宗将伏允逃跑的消息告诉他，李靖微笑说道："我算来时间也差不多了。伏允久攻库山不下，南面的侯君集领兵逼近，他若继续在这里死撑，定是一个全军覆没的结果。他若不跑，枉有大漠老狐狸的称号。李总管，你再派人去探，看看侯君集现在何处。这个库山也不用据守了，我们现在就下山，与侯君集合兵一处，想法打探到伏允逃往何处，再定下步行止。"

当李道宗的北路军走下库山，侯君集的南路军前锋恰好不期而至。如此，唐军南北两路大军会合一处，昭示唐军取得了此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派出去的斥候纷纷回来，他们还捉来吐谷浑人问询伏允的逃向。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伏允带领轻兵向西逃去，其路线通向青海湖之西南名为沙碛的地方。沙碛那里四周为一派茫茫的沙漠，中间有若干个绿洲，其南为昆仑山，西为且末河。伏允逃到这里，是想自己熟悉这里的地势，且适应这里恶劣的气候，以此来和唐军周旋。他在逃跑之时，还使出最为歹毒的一招，即是令人将沿途野草全部放火烧掉。伏允的如意算盘是想沙碛路途遥远，唐军之马若无野草为食，定难前行，妄想唐军就此知难而返。

李靖得知了这些消息，就将众将召集到中军帐内，讨论对付伏允的方略。

李靖居中坐在帅位上，下面的将领对面而坐。李靖缓缓说道："伏允又故伎重施，大家都议一议，大军如何定下下一步的行止。"

薛万均率先发言，说道："伏允用心险恶，以火烧去沿途的野草。我军若继续追击，马无野草可食，定疲瘦难行。大军入了大漠，若无马匹代步，靠人力行走，那是难以坚持数日的。"

侯君集问道："依薛将军之言，我们不入大漠，如何与伏允交手呢？"

薛万均答道："如今这里方圆荒无人烟，我军既不入大漠，也没必要在此坚守。库山一战，大折伏允锐气，谅他一时不敢再轻举妄动。我的意见，使我军退回境内修整，若伏允再卷土重来，我军正好以逸待劳，猛击其势。"

李道宗摇头道："库山一役，伏允固然被挫败，然未伤其主力。他现在轻

装逃脱，有备而去，焉知他是否又行什么图谋呢？”

契苾何力接口道：“不错，这正是伏允惯使的伎俩。我与他交往多年，知道伏允善避锋芒，不计一土一地的得失，常常仗着地势及气候与外来人巧相周旋。如今，他明明知道李总管率兵在且末布防，他还是奔向沙碛，是欺我们不明那里的地势，使我们不敢追击。若大军一退，伏允定会现身再来侵扰——这是他惯使的法子。”

李靖点头道：“契苾何力说得有理，上次段志玄引兵还鄯州，那伏允即领人露出头来，奔往凉州大掠。他确实不计较一土一地的得失，只要其部众在，就是其为祸的本钱。”

此后，众将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表述自己的意思。话题谈论到最后，归结为对伏允是追还是不追的取舍上。座中大半人赞成薛万均的意见，认为现在去追，太过凶险。不如暂且回军休整，待到了七八月暖季的时候，那时候野草又会生出来，再行进兵。

侯君集的意思也相当明确，就是要深入沙碛彻底降伏吐谷浑。他见众将倾向于退守，就嘿嘿一笑说道：“你们以为到了七八月天气就会晴好吗？错了，那时候照样有大风刮来，且白日阳光充足，到了夜间气温陡降，还会下来冰雹。契苾何力，我这样说非是虚言吧？”

“侯尚书所言为实，大军若于此时进击，需携带棉衣和单衣，显得非常累赘。”契苾何力点头答道。

侯君集接着说道：“刚才薛将军说伏允大失锐气，其实未必。其攻库山受挫固然不假，然未伤其根本，其部众完备，还有与我军交手的本钱。我军现在若退回休整，伏允定引军出沙碛前来袭扰，则我军此来大举围攻，就和段志玄上次进兵有了一样的结果。我们此来大动干戈，未擒获伏允，就此退兵，别说皇帝不会答应，我也不会善罢甘休。”他将头转向李靖，大声说道：“李都督，伏允轻装入沙碛，是料定我军不敢去追赶。其入沙碛后，定然不作防备。我军若掩袭而至，定能杀他们个人仰马翻。君集不才，愿领本部兵马为先锋杀入进去，望大都督能调拨来充足的粮草，君集即刻开拔。”

李靖此时心中早有主意，就是伏允逃往天边，也要将其擒拿到手。他让众将发表意见，是想借此机会统一大家的思想。侯君集以主战的姿态站出来，并主动请战，这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侯君集这些年跟随自己学习兵法，看来的确长了不少见识。

李靖立起身来，目视众将说道：“圣上为使此战完胜，让房仆射、长孙无忌居京城为大军调运粮草，可谓使尽全力。侯尚书所言不错，我军若就此退却，让伏允喘过气来再到边境袭扰，就是大违了圣上的心意，也辜负了天下的臣民对此战的期望。伏允以为烧了沿途野草，就可阻退我军，他是痴心妄想。路上没有了，我们就不会随身携带吗？我们就不会快速发现伏允的踪迹，找他的部众去夺吗？”

李靖的这番话，已经很明确地定下了追击伏允的方略。

李靖又目视侯君集，说道："侯尚书，本人忝为此行军元帅，岂能让你单兵深入不熟之地？我想好了，此次追击伏允，还采用南北二路军齐头向沙碛推进的方略，这样南北呼应，可添胜算。

"北路军由我率领，另通知李大亮引军东移，形成夹击之势。北路军经赤水、积石山西端及河水源头一线，西至且末，从西、从北向沙碛施压。由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带兵完成。

"南路军由侯尚书、任城王道宗带领，辖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拓跋赤辞所部，沿蜀浑山、居茹川、星宿川、柏海一线向沙碛包抄。"史大柰接手了东线的防务之后，主动与拓跋赤辞修补好了关系，拓跋赤辞欣然率领所部来李靖军前效力。

李靖又目视段志玄道："段将军，大军进击之前，补充粮草最为紧要。另外，我听说沙碛之中难觅清水，你须让每名兵士身上带有水具。"

段志玄将李道彦、高甄生解往京城，又返回前线主持军需之事。他点头答应，补充道："大都督，方今天寒地冻，天降落雪不止。万一大军缺水，可将冰雪就地烹之饮用。"

李靖摇头道："天寒地冻，固然有冰雪，可那燃火之薪柴实在难觅。若让兵士吃冰雪解渴，还不闹坏了肚子？他们就无力再打仗。"

李靖又唤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道："伏允妄图凭借地势与我军周旋，如此，我军就要多倚仗党项部及契苾部人员先导，一来要识捷径，二来要寻伏允踪迹。想伏允多年来欺压你们，我们借此机会将其彻底降伏，就免了后患。我所以说这些，是想告诉你们，此战非是大唐独自得益，也事关你们两部，望各自尽力。"

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躬身答应。

第二十九回

太上皇归葬献陵

老狐狸魂归碛中

慕容伏允逃入沙碛的消息传入京中，让李世民又喜又忧。他初闻消息之时，对面前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马周说道："药师兄领兵合围伏允，将其逐入沙碛，算是取得了第一步胜利。可那伏允号称大漠老狐狸，断不会善罢甘休，他肯定会倚仗地势与药师兄周旋。万一让他又得了势，则前功尽弃。想起段志玄前次领兵到了青海湖畔，不正是这种情

势吗？”

房玄龄道：“李药师秉承圣上方略，用兵前先将伏允四面包围，伏允现在逃入了沙碛，然还在包围圈以内。臣想李药师不会轻易罢兵，不会使伏允的图谋得逞。”此时，李靖分兵二路进击伏允的消息尚未传入京城。

长孙无忌道：“臣想李药师下一步定会继续用兵，他这些日子连连催运粮草，大约要深入大漠追击。”

李世民欣慰说道：“天降药师兄于我朝，使朕每遇征役之事，委之即可，不用太操心。嗯，我们拭目以待，他此次定能一举克定吐谷浑。”

房玄龄这时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问道：“陛下，高甑生现下在狱中，他写了一份密报，告李靖图谋反叛。”

李世民心里一动，问道：“高甑生有什么凭据在手吗？”

“似乎没有硬实的凭据。他仅说李靖威权自重，独揽大权，清除异己，因有谋反之心。”

李世民平时对臣下坦明心迹，很少猜疑。但皇帝高高在上，最忌讳的就是臣下心怀异志。遍视朝中，李世民其实对李靖和李世□最不放心，现在高甑生作为秦王府旧属，告李靖有谋反之心，他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稍稍思索一下，吩咐房玄龄道：“高甑生既有此报，你可让孙伏伽派人前去查明。不过高甑生犯律被李靖治罪，他是不是挟私诬告呢？何况，李靖正在前方带兵打仗，查验之事若传扬出去很不美，要让他们暗暗查明。”

魏徵与马周在侧，两人都是一样的心思。高甑生告李靖谋反，明显是挟私诬告，压根儿就不需要去查明。然皇帝金口已开，还让暗暗查明，他们也不好再出言反对。

李世民扭头唤太监取过一摞绢盒来，分赐四人，然后说道：“《兰亭序》帖终于落入我手，朕也不能独享。朕这些日子，让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潜心拓书，以分赠近臣及爱书之人。此盒中所装，即是《兰亭序》帖之拓书。”

四人大喜过望，躬身谢赏。

李世民忽然又想起一事，问房玄龄道：“玄龄，朕听皇后说，朕上次赐给你的两名宫人，又被你退回宫中了？”

房玄龄脸上顿时现出尴尬的神色，答道：“圣上的心意，臣心领了。所赐钱物，臣已收执，唯两名宫女，臣实在不敢受。”

长孙无忌在旁说道：“陛下，房仆射素来惧内。这两名宫女刚到房宅，就

被房夫人赶了出来，非是房仆射不愿受。”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朕知道玄龄那独目夫人的故事，所以多年以来，玄龄不置妾侍，朕并不过问。只是玄龄这些年年龄渐长，朝中事务又多繁忙，身边还要有些侍奉汤水的人儿。玄龄，眼前的无忌、魏卿、马卿宅中，都有妾侍，此事最是寻常不过，你毕竟为一家之主，难道就如此畏惧夫人吗？”此时，朝中达官贵人家中多置妾侍，实为平常之事。除此以外，一些人还养歌伎，似为时尚。

长孙无忌、魏徵、马周眼望房玄龄，脸上浮出微笑。

房玄龄期期艾艾说道：“陛下，贱内多年来待玄龄忠贞，她既然不同意让臣置妾侍，自有她的道理。”

“废话！为人妻者，不得妒忌，方为至理。玄龄，朕问你，难道你心中不想吗？”

“圣上之命，臣不敢不从。只是……只是……”

“只是你惧内罢了。好吧，此事朕既然有旨，定要办成。玄龄，你现在就入府内，唤你那独眼夫人来见朕。”

看到房玄龄退出殿外，殿内的君臣四人爆出一阵大笑。三名臣子心中暗想，由皇帝亲自劝说大臣夫人，要为其夫纳妾，有点不伦不类。

当房玄龄领着夫人进入殿内的时候，长孙无忌等人已退出。两人向李世民行了礼，李世民一脸严肃，呼其平身。李世民目视玄龄夫人，见她脸上已生出皱纹，再配上那只独目，更显丑陋。心想她强霸着不许玄龄纳妾，玄龄每日对着她这张老脸，不厌烦才怪呢，心中就起了一丝愤怒。他沉声问道：“玄龄是朝中二品大员，按照朝廷的规制，允许他再置姬媵。朕见玄龄迟迟不纳，就选了两名宫女赐给他。这是朕的好意，房夫人，朕听说你不许她们进宅，你莫非想抗旨吗？”

房夫人落落大方，拜道：“陛下为家夫着想，贱妾心怀感激。只是妾与玄龄为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我们互相辅翼，遂有今日的荣耀。玄龄在家有妾一人侍奉，其实已足矣。若再置内媵，容易造成家庭失和，反为不美。妾所以不纳宫女，其实是为玄龄着想，非是自私忌妒的缘故。请陛下三思，收回成命为好。”

李世民提高了声调，怒道：“好一个利舌的妇人，你明明是忌妒，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朕金口玉言，岂有收回的道理？哼，你让朕收回成命，就是想成心抗旨，知道抗旨不遵有什么后果吗？”

房玄龄见李世民果然动了怒火，又知道自己夫人性子刚烈，害怕两人会闹僵，急忙禀道：“陛下，臣有夫人侍奉即足矣，不敢再置姬媵。此事却与贱内无关，请圣上治臣之罪。”

李世民立起身来，一拍条案，喝道：“玄龄，不用你插嘴，朕自有道理。”他将手一挥，喊道：“上鸩酒来。”

一名宫女手托玉盘，上面放有一金壶。不言而喻，壶内装有鸩酒。

李世民目视房夫人道：“此壶内装有鸩酒。你若允许玄龄纳妾，可以不饮；你若不许，须饮此酒，饮之立死。你选择吧。”

房玄龄见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乞求道：“陛下，万万不可呀……”

房玄龄的话音未落，就见夫人走到宫女面前，伸手抓过金壶，将壶嘴伸进口中，一仰脖子，将鸩酒“咕嘟咕嘟”全部灌入了肚中。她将酒喝完，对房玄龄道：“玄龄，我们来生再为夫妻吧。”说完，就地躺倒，静静等死。

房玄龄大惊，眼泪顿时流了出来，连滚带爬伏到夫人身上，泣道：“夫人，你怎能这样……”

房夫人的举动让李世民目瞪口呆，他先是惊愕，既而气急败坏喝道：“来人，速速将此名妒妇抬回家中。”

四名太监将房夫人抬出殿外，房玄龄悲痛欲绝，神情迷失，跌跌撞撞欲跟随夫人回府。李世民这时喝道：“玄龄，你过来。”

房玄龄慑于李世民的威严，不自禁地来到李世民的面前。他泪眼婆娑，颤声说道：“圣上何必这样？娘子已死，让臣如何独活？”

李世民哈哈大笑，说道：“玄龄，你那夫人死不了！实对你说，她饮的不是鸩酒，却是太原的陈醋。”

房玄龄大喜，一跃而起，上前执着李世民之手，连连摇动，大声道：“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其情绪大起大落之间，已经忘记了君臣之礼，竟然失态。

李世民感叹说道：“她死不了。唉，玄龄，其性子如此刚烈，连朕亦生畏惧之心，何况你呢？”

“谢圣上圣恩，饶贱内不死。”

“罢了，此事今后休要再提起。这只是亏了你，想你今后日日对着她那张老脸，终究无可奈何。”

房夫人宁肯饮鸩不肯纳宫女的事传扬了出去，外人盛赞房夫人节烈如此，更叹他们伉俪情深，忠贞无比。只是后来的传言渐渐变了味儿，说房夫人爱妒忌，其“吃醋”的故事更是成了天下妒忌女人的代名词。

李渊于去年夏秋之交时，突然中风，就此卧榻不起。李世民每隔几天，

都要入大安宫探望。李渊今年以来，症候似乎加重了许多。李世民闻讯让太医署派人值更，并让尚食官每日晨夕之时送来珍馔，自己和长孙皇后殷勤前来探望。

这日午后，李世民又入大安宫，直奔李渊居住的垂拱殿。将到殿门，就见李渊的第十八个儿子李元名小跑过来。李元名今年刚刚十岁，被封为舒王。小家伙到了李世民面前，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说道："皇兄，小弟今日不愿向尚食官行礼，这样对吗？"

宫中女官在宫内养尊处优，有权有势，外廷官员更因其在皇帝身边，对她们畏惧三分。此次入大安宫送珍馔的尚食官，位列五品，在女宫中品秩最高。元名的师傅嘱咐他道："你在宫中若见到尚食官品秩高者，须主动拜之。"小家伙双眼一翻，斥道："那些尚食官是我二哥家的婢女，我何必拜之？"

李世民听李元名将过程简略地叙述了一遍，听罢大喜，伸出大拇指赞道："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呢。你今后见了她们，须让她们行礼。"李世民口内这样说，心里却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可想而知，这些尚食官到了太上皇的宫里，竟然安然受别人行礼，她们无非仗了自己的势力。想到这里，他的心头就有了一些愤怒。

小家伙却不能体会这些，他见皇兄赞了自己，就乐颠颠跑了开去。

李世民入殿到了李渊的榻前，就见李渊刚刚醒来。李渊现在瘦了许多，面皮松弛，双眼无神，然神智十分清醒，他侧头见李世民前来，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个招呼。一个人日日躺在榻上，会无端生出许多烦躁。李渊就是这样，他近来常常斥骂近旁之人。若李世民或者长孙嘉敏前来，他方才恢复平静。

李世民关切地问道："父皇，儿子这几日送来的膳食，还算可口吗？"

李渊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唉，人躺在榻上，纵有再好的膳食，也没了胃口。二郎，我知道你的孝心，然我这一辈子也算是享了口福，你就不要再大费周折了。"李渊所言不假，他这一辈子的确是富贵一生。其出身于贵族之家，在隋朝时仕途顺利，太原起义，似乎也是顺势而成，至于后来当了皇帝，乃至退位为太上皇，皆是锦衣玉食，口福无限，温柔之福更无限。

李世民稍显内疚，说道："儿子这几年忙于国事，对父皇嘘寒问暖不多。父皇年前中风，还是儿子不留心的缘故。"

"这岂是你的缘故？你这些年忙于国事，比为父要勤勉许多，就不要再为我分心了。对了，李靖去征讨吐谷浑，现在进程若何？"

"李靖已将伏允围困，并将其逐入沙碛之中。这些日子，李靖又分兵二路，左右包抄，其上表誓言道，此役定将伏允擒拿。"

李渊将眼神移向殿顶，喃喃道：“这只老狐狸，此次恐怕难逃李靖之手。二郎，若吐谷浑从此降服，西域之路就此通畅，算是去掉了我朝的一块心病。”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吐谷浑距离京城最近，其归降后对西域通道大有裨益。然再往西去，即是高昌国，再向西，即是西突厥。他们这些年对我朝貌似恭顺，岁岁来朝贡，骨子里却对我朝强大恐惧不已。想汉武之时，西域之路何其通畅。现在这些小国横亘其间，无理阻隔使者之事，时有发生。若吐谷浑此次大败，定会引起他们的更多猜忌之心。父皇，儿子有时也想带领劲旅，沿着汉武求马的路子打向西去，以恢复汉时土地。只是国内务求安静，若轻易兴兵，怕惹上穷兵黩武的议论。”

李渊听完，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然后侧过身来，静静地看着李世民道：“二郎，这个天下由你来治理，为父最为放心。二郎，我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有句话叫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父不是糊涂之人，有几句掏心之语，今天一定要对你说出来。你英武能战，有见识，有谋略，又能安静治国。为父这些年虽深居宫内，然知道你已将国家治理得如花团锦簇一般。我心里呀，也是万分高兴。”李渊说到这里，感觉有些口干，就示意宫女端盏过来，浅浅地喝了一口水。

李世民劝道：“父皇不可太劳神，有话慢慢说。”

李渊摇摇头，继续说道：“为父见你诸事顺利，唯到了我面前，总有局促之意。我知道，你一直对玄武门的那档子事耿耿于怀，认为一来夺了我的皇位，二来伤了大郎、四郎的性命。你其实大可不必。要说吧，事之初，我对你的确是满腔愤怒。然经过近十年来的岁月，我将许多事反复想了多遍，现在已归于平淡。你当初这样做，也是迫于局势，事也不是你一味做成的。”

对于李渊和李世民来说，玄武门之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多年以来，两人小心翼翼，力图避开谈论这件事，以求免了各人的尴尬之态。今日李渊主动提起，确实大出李世民意外。他事先未有任何准备，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李渊接着说道：“自古高位，须德才者居之。我让大郎为太子，是遵立嫡长的古训。可是呢，这个天下大部分从你手中得来，可谓功高显著。让你屈身于大郎之下，你可能无怨言，可大郎的心思就难测了。我后来细想前事，大郎、四郎已有对你下手的征兆了。所以说你提前发动，也算是迫于局势。且我们为皇家，只有一个皇帝位，兄弟相残固然不美，然亦合理。”李渊说到这里，已隐隐为自己不能早日摆平他们兄弟争斗之事而不安，毕竟，为止兄弟相残，作为皇帝老子还是应有所为的。

李世民的眼泪流了下来，伏地叩道：“父皇，当时局势太乱，以致被手下伤了大哥和四弟的性命，让儿子追悔莫及。父皇今日重提旧事，使儿臣心中更加不安。”直到这个时候，李渊还不知道是李世民率先射杀李建

成。

李渊叹了一口气，轻声唤道：“二郎，起来吧。他们已身死多年，徒说无用。要说手心手背皆是肉，他们身死我不心伤，那也是虚言。好了，你起来吧。”说着，他抬手费力一挥。

几名宫女过来搀起李世民，将他扶坐在侧凳上，一名宫女递来汗巾，让李世民揩去泪水。

李渊感叹道：“毕竟是伤心事，还是不提起为好。二郎，这些年来，国势蒸蒸日上，四夷宾服，皆是你之功。你的这番能耐，比为父强多了。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我李家先祖自陇西发迹，传到我手始立国，又在你手中发扬光大，观眼前国势，自秦汉以来未有也。二郎，你的作为使为父脸上有光，也使先祖倍感荣耀。对国家而言，使国力强盛，百姓衣食有余，实为莫大功德。我刚才说过，高位须有德才者居之，方能泽被苍生。这一点，你就把大郎和四郎比了下去。”

李渊说到这个份儿上，显是衷心之言。他根据李世民的才能及胸怀，得出了为苍生计，李世民做皇帝最为合适的结论，实属不易。他跳出了李世民骨肉相残的圈子，超越自己的悲痛而欣喜李世民治理天下的功业，也彰显了他的胸怀和睿智。

李世民见李渊如此宽宥自己，是他实在想不到的喜讯儿。这些年来，他一直怀有心事，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兄弟，迫父退位，心想当世人如何评价自己？后世之人又如何评说自己？父亲郁郁不乐，是否因此事始终不能释怀？毕竟，骨肉相残，为古今大恶。现在父亲亲口说自己做得对，显是宽宥了自己，他在欣喜之余，也深叹李渊那博大的胸怀。如此，他就彻底地去掉了一桩心事。那一时刻，他悲喜交加，哽咽道：“父皇……儿臣有父若此，让儿臣……让儿臣……”最后竟然说不出话来，复又跪地，向李渊叩拜。

李世民拜别李渊辞出大安宫，一路上默默无语。回到太极殿，他的眼圈依然红彤彤的。这时，长孙无忌有事来奏，看到李世民这般模样，惊问何故。

李世民简略将刚才他们父子两人对话的过程叙述了一遍，长孙无忌听完，也是大为感动。

李世民最后感叹道：“无忌，父皇这样说，又使我生出了许多感慨。我即位之后，经过我们君臣努力，终于实现天下大治。群臣议论起来，将这些功劳都堆在我们头上。其实追根溯源，像现在农桑事旺，若非父皇于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和《均田法》，我主政数年之间岂能就成功了？其他如各种律令及主要做法，皆是父皇奠定基础。我所做的，无非是将之更严格执行罢了。”

顿了一顿，李世民又道：“这里面也有大郎的功劳。武德年间，我多在外

从事征伐之事，大郎为太子居京城，许多事都是他亲手来做的。”

好半天，李世民的神色方才恢复正常。说道：“无忌，我看父皇的日子已经不多，该是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了。”

长孙无忌点头道：“是呀。古者皇帝即位之初就营造陵墓，短者十余岁乃成，长者需五十年才建成。太上皇即位之后，一心扑在天下之事上，无心顾及自己的陵墓。臣那日与嘉敏一起去探望太上皇，见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看来时日不多，现在即着手来做，亦已经显得仓促。”

“嗯，明日朝会上要与群臣商量此事。我想呀，要依汉长陵故事，建造时务从隆厚。”长陵为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高九丈，规模宏大。

李世民第二日在朝会上说出自己的意思，不料立即遭到了虞世南的反对，其奏曰：“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如此为何呢？他们深思远虑，以为厚葬其亲反而成为亲人之累，所以不为。陛下之圣德度越唐、虞，然厚葬太上皇却以秦汉为法，臣以为不值。陛下说在陵中不藏金玉，以防人来盗墓，然依汉长陵故事，其陵九丈，外人看见丘垄如此巨大，怎么会相信里面没有金玉呢？且太上皇往日曾对臣说过，其陵寝建造，务从俭约。陛下说要务从隆厚，就是违了太上皇的初衷。”

“虞卿以为应如何建造呢？”

“臣以为如《白虎通》所规制，造建三仞之坟，其器物制度可加删减，以刻石立于陵旁，另将太上皇之事迹制成一书，将之藏于宗庙，奉为子孙永久之法。”

“如此与常人之坟并无分别，父皇为开国之主，这样就太简陋了。”

“想汉时造长陵，历时数十年。陛下若造如此规模陵园，以数月之功，万万难成。臣见汉文帝之霸陵因山而成，这样可省人力，若陛下执意要建高陵，如此因山而建，足显宏伟。”

李世民不愿意采用虞世南的建议，他知道厚葬容易引起盗墓的道理，然他现在若省力为李渊建筑陵墓，容易引起后人评说自己不能善待父亲，他不愿意担此罪名。

房玄龄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若依长陵制度修建陵墓，过于宏侈，且建造的时间也不够。臣在洛阳之时，曾去瞻仰汉光武帝刘秀之原陵，其陵高六丈，实为攸宜。光武帝为中兴明主，太上皇于乱世中一统天下，足以媲美。臣想太上皇之陵可依原陵制度建造。”

汉光武帝刘秀之原陵位于现孟津之铁谢，其南倚邙山，北临河水，该陵近山傍水，显然是形胜之地。房玄龄那日到原陵，还是围攻洛阳王世充之时，一日陪同李世民经过该陵，在此驻足观看。李世民此时一经提醒，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原陵的模样和周围的环境，他又顾及虞世南苦谏

之意，不再坚持建九丈高陵墓，遂说道：“好呀，玄龄之议甚为妥当。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就按玄龄之议，依原陵之制，为太上皇建造陵园。太上皇以前无暇顾及，朕今日仓促而成，可名之为‘献陵’。袁卿，你善阴阳之术，这踏勘选陵址之事，你须在三日内完成。”

袁天纲出班道：“陛下，臣见三原县之唐朱村，有一处形胜之地，其在汉太上皇陵西十五里处，可在那里堆土为陵，以为太上皇陵址。”

李渊的墓址就此确定了下来，有司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

贞观九年五月十一日，李渊在垂拱殿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七十岁。其临死之前，遗言李世民以天下事为重，不许其为自己守制三年。因为李世民若守制，就不能再临朝视事。太子李承乾毕竟年幼，让他来治理国家，肯定力不从心。然李世民为表孝心，不再临朝听政，诏太子李承乾在东宫平决庶政。一帮大臣请求李世民遵李渊遗言，李世民坚持不许。

十月七日，朝廷举办了规模浩大的李渊丧礼，按照发丧卤簿，以六绋牵引李渊柩车，每绋各长三十丈，围七寸，各有执绋挽士虎贲千余人；另有挽郎二百人，左右各配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其后，李世民和百官缓缓跟随柩车，其身旁左右仪卫以及代哭者，蔚为壮观。经过诸般繁缛细密的葬仪程序，将李渊葬入献陵，同时还将李世民的生母太穆皇后合葬。为了免李渊夫妻在阴间寂寞，李世民准许让李神通、李婉娘等人的遗骨移至献陵周围，以为陪葬。

李渊死后，群臣为其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后人多称其庙号，即唐高祖是也。

李靖的北路军以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为前锋，越过青海湖向西推进。这日斥候来报，说在曼头山一带发现吐谷浑人的踪迹。兄弟两人商量后以为，吐谷浑人现在已成惊弓之鸟，他们若见唐军大队的影子，顿时星散而逃，如此不如将大队人马化整为零，分头行动。

这时，契苾何力带领所部聚拢过来，他反对薛氏兄弟的意见，说伏允逃入沙碛，其所倚者在于他熟悉这里的地势。唐军所以能将其逐入大漠，所倚仗的在于兵多将广。两位将军若将队伍化整为零，就失却了我们的优势。想那沙碛里的地势，我尚且不熟，何况你们？我们不如依李大都督的方略，步步为营，逐步挤压伏允，待与南路军呼应联络之后，再一举攻克之。”

薛氏兄弟摇头不许，他们两人带领三百骑向曼头山奔去，契苾何力无奈，只好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以为后应，防止他们兄弟有失。

孰料曼头山那里，并无伏允大军驻扎，此地向来为吐谷浑人的羊马囤集处，仅有千余人在那里防守。薛氏兄弟带领的三百骑为军中千里挑一的精锐，他们到了曼头山，在吐谷浑人群中来回砍杀，很快将吐谷浑人杀

散。如此，他们未费太大的力气，就获得了吐谷浑人的二十余万头羊马牛。获得了这些杂畜，就为大军补充了军食。而对于伏允来说，他妄图以熟悉地势与唐军相抗，然十余万人总要有食物，他现在失去了这些杂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就少了一些与唐军相抗的资本。

薛氏兄弟大喜，这时后续大军与契苾何力所部也赶到曼头山，薛氏兄弟一面分出千余人来就地照顾这些杂畜，一面得意洋洋地对契苾何力炫耀道："我们若不轻骑来袭，焉能获得如此多的战利品？"

契苾何力默然无语，人家取得收获为实，自己确实没有话说。

薛万均将此次完胜的过程写成一书，派人送给后面的李靖。书中说明了自己分兵的理由，并说兵贵神速，自己即日将再带领轻骑杀入纵深。李靖此时距离曼头山有一百余里，待他接到薛万均的来书，已是当日日暮之时，此刻薛氏兄弟已领兵出发。李靖阅书后大惊，说道："二薛首仗得胜，过于轻敌。现在侯君集、李道宗的南路军在何处位置，未有任何消息；伏允的主力何在，也难知其踪影。二薛不明地理，单兵突进，容易中伏允的埋伏。"他知道已经没有时间去召回二薛兄弟，遂令后续兵马逐步前移，并令契苾何力率部加快速度，以接应薛氏兄弟。

薛万均、薛万彻带领三百骑入了赤水原，见这里一半为沙碛，一半为水草。他们想不到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就下令大家下马，让劳累数日的马儿啃食野草并饮水。他们也坐在地上，食些干粮开始歇息，一些人躺倒在地上，眼睛一闭，竟然响起鼾声。这些日子以来，他们不停地寻找吐谷浑人的踪迹，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极是疲倦。

此时正当午时，天空瓦蓝瓦蓝，阳光直射下来，其泛起的暖意笼罩赤水原，让人不由得生出一丝慵懒之意。他们厮杀多日，遇到这样一个有阳光、有水草的地方，且四周寂静万分，远处的雪山映入眼帘，很是美丽，让他们感觉到了难得的轻松。赤水原上，还有成群的野驴与羚羊在这里生活。这些动物一点都不怕人，它们甚至慢慢地走过来，瞪着好奇的大眼观察人们。

薛万彻看到这些动物，忽有所感，对薛万均道："哼，外人不深入这里，将这里说成为不毛之地，说什么无水无食，足以把人困死。看看这里，有水有草，又有这些傻呆的驴羊，怎么会使我们无食可用呢？"

薛万均也有同感，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外人所言，若不实地眼见，那是当不得真的。"

兄弟两人在那里意气风发，他们想不到一场危机马上就要来临了。

吐谷浑人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看到他们到了赤水原放马歇息，又瞧清了他们的人数，遂集合三千余人悄悄向这里包围过来。

只听一阵急促的羯鼓声响起，蓦地，四角也有羯鼓声回应，又听马蹄声

自远而近。薛氏兄弟及随行兵士抬起头来，就见四周有数千吐谷浑人正疾冲过来。薛万均大惊，大喝道："全体上马，赶快迎敌。"他和薛万彻率先跨上战马，手下人急忙寻找自己的马匹，呈现出一派混乱局面。这时，四面的吐谷浑人已经如旋风般杀入唐军队列之中，其时唐军兵士上马者不及一半。已上马者驱动马匹边躲避，边与敌人相斗，未上马者很多人成了吐谷浑人的刀下之鬼。吐谷浑人的一番冲杀过后，地上躺倒了唐军兵士的七十余具尸体。

薛氏兄弟已经无力再聚拢自己的队伍，因为吐谷浑人已经将他们重重包围起来，将唐军兵士分割得零零散散，以分头聚歼。

战斗未及一个时辰，吐谷浑人仗着己方人多，往往十余人围着唐兵一人砍杀，到了此时已杀死唐军兵士近二百人。薛氏兄弟身边原来有七十余人，现在仅剩下二十余人苦苦与敌人相斗。薛氏兄弟此时已感到今日难以善罢，弄不好这赤水原就成为自己的葬身之地。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唯想多杀死一名敌人，就可多赚回来点本儿。兄弟两人拼杀在前，已经杀红了眼睛。其坐骑身中数枪，犹驰骋效力，到了最后实在无力坚持，遂脱力仆倒。兄弟两人跳下马来，持刀步战。他们手无盾牌，与马上敌手相斗，就相对处于劣势。不大一会儿，两人身上相继中刀，顿时血流如注。

正当薛氏兄弟万念俱灰的时候，忽见吐谷浑兵士被一彪人马杀得东倒西歪，他们顿时感到周围的压力骤减。远远望去，这彪人马的打扮与吐谷浑人大致相同，他们口中大声吆喝着，将手中弯刀砍向吐谷浑人。为首一人最为神勇，突在最前，所向披靡，挡者皆倒。待他杀到近前，薛氏兄弟一眼认出，原来此人正是契苾何力。不言而喻，其身后之人自是契苾部骁骑。

契苾何力看到二薛兄弟，见他们正在那里浴血奋战，遂唤左右牵来两匹马，呼道："二薛将军，我奉李大都督之令前来接应你们。来，速速上马，让我们杀退敌人。"

原来契苾何力接到李靖的手令，深为他们的处境担忧，遂命所部加快速度，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这样紧赶慢赶，虽为薛氏兄弟解了围，终究晚了一步，薛氏兄弟带来的三百骑士，眼前仅剩下不足一百，显然受到了重创。

吐谷浑人看到唐军援兵来到，他们拼杀一阵感到力不能支，眼见再难占到便宜。这时，其领头之人唿哨一声，其声音在乱军的嘈杂声中，异常响亮。吐谷浑人听到此号令，突然罢手不攻，转身四散逃走。

薛氏兄弟的心目中，一直认为契苾何力是一位异族首领，在此战中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在面临灭顶之灾之际，得契苾何力奋力解救，方保性命，本该万分感谢才是，孰料他们两人并不领情，薛万均更是大咧咧地说道："契苾何力，你应该早到一时，如此就没有这么多的损伤了。"

契苾何力心中大怒，他不甘示弱，反斥道：“李大都督让我们步步为营，你们却分兵冒进，终于酿成此祸。你们若早日依计行军，何来此祸？我是来晚了，看来真不如再晚来一会儿。”

薛万均大怒道：“契苾何力，你莫非心存歹念，让我们身死才好吗？”

“行军打仗岂能不伤亡人命？只是有人想自撞刀口，那也怨不了别人。”

薛氏兄弟见契苾何力显是一个硬茬儿，想想终究是自己理亏，也就不再与契苾何力争辩，愤愤然带领残部离开。

契苾何力眼望两人的背影，心想你们以怨报德，其行为无异于禽兽。总有一天，我们要将今日之景剖说明白。

伏允失去了大批杂畜，又感受到了李靖北路军的压力，遂收缩阵线，将所部向南移动，以避开北路军的锋芒。

李靖的北路军与吐谷浑人不断接仗，侯君集、李道宗率领的南路军却一路平静。

南路军所行之地，渺无人迹。他们昼行夜宿，沿居茹川、星宿川一带穿行，其行程二千余里。这日，他们进至逻真谷，其中山深径险，这里更有奇观，眼下正是盛夏之时，谷中竟然降下霜雪。将士愈向前进，感觉愈冷，到了谷中间，又生困难，原来其中无水可汲，无草可依，让众人傻了眼。他们行程二千余里，早将身带粮草食尽，其时他们行军速度很快，后方粮草无法接续。他们只有就地汲水，好在路上有无数的野牛野羊，可为将士口中的美食。眼下到了谷中，无水无食，眼见是陷入了绝境。

一些将士萌生退意，李道宗、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拓跋赤辞觉得事态严重，就找侯君集请示下步行止。

侯君集询问拓跋赤辞道：“拓拔赤辞，这逻真谷到底有多长？出了谷外是什么光景？”

拓跋赤辞答道：“逻真谷向来有飞鸟难进的古谚，这些年来，包括吐谷浑人、党项人和契苾人一般都绕开此谷，不轻易进入。只是这里是通往乌海的一条捷径，出了谷，不远就是乌海，那里水草肥美，大军若行到那里，即可脱去困厄。我们已行到谷中央，依我估计，再有三日，即可出谷。”

侯君集决然道：“我们已行到中途，若折头返回，一样是无水无粮。拓拔赤辞说那乌海水草肥美，我们就加一把劲儿冲出此谷，赶到乌海，就免了此厄。我看了，谷中固然无水无草，然有冰有雪，我们渴了饿了，就吃冰为食，马儿无草，就让它们吃雪，好歹要熬过这几日。”

阿史那社尔踌躇道：“我们出了此谷，已经人困马乏，万一遇上吐谷浑人，岂不束手就擒？”

侯君集答道：“不妨，想伏允及吐谷浑人，压根儿就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他们惊慌之余，焉能有时间想我们肚中有无食物？他们定然会一哄而逃。任城王，你看呢？”

李道宗沉吟道：“我们入了此谷，唯有向前一途。只有这样，才能与北路军相呼应，以包抄吐谷浑。”

众人再无异议，大家鼓足劲儿前行。大家饿了渴了，就取过冰块啃食。人们肚中无食，冰凉的冰块下肚，那份苦楚非言语能表。当此时，将士们完全靠着一股心劲儿，方才越过此谷。许是人们有着求生的愿望，不自觉地加快步伐拉着马匹前行，待出了谷，大家才发现：原本需三日才能走完的路程，提前一日就走完了。

将士们出谷以后，眼睛顿时一亮。只见谷外与谷内风景迥异，这里生长有许多野草，更有许多野驴、野羊在这里悠闲地漫步。如此一来，将士们有了食物，马儿有了青草，人马都饱餐了一回，很快恢复了力气。侯君集眼望前方，思索着伏允现在何处，他派出斥候，出外四处打探。在斥候出外探事的当儿，他命令将士们就地休整，俟探明伏允的踪迹之后，即挥师出发，直捣伏允巢穴。

出去的斥候返回来，其中一路到乌海的斥候禀报，说他们在乌海畔发现了吐谷浑人的许多帐篷。侯君集闻言，说道：“这就对了。外人皆说伏允逃入沙碛，想那沙碛里少水无草，如何能使其十余万人生存？他驻在乌海边，方是长久之道。由此来看，这里正是伏允的巢穴。”

这日平明时分，侯君集、李道宗带领南路军杀向乌海。

伏允前些时在曼头山失去了一半的羊马牛，正自肉痛。他不愿意与唐军正面接仗，妄图凭着熟悉地势巧与周旋，争取使唐军知难而退。他当时感觉到了唐军北路军的压力，为了避其锋锐，主动南退，将其营盘扎在乌海畔。他想在这里观察唐军下步动静。这日午后，侯君集率领南路军踹入伏允营中，他们见人就砍，弄得伏允手脚忙乱。伏允万万想不到唐军会从南边杀来，那里山川险峻，气候恶劣，向无人居住，他们莫非是从天而降？如此，伏允只有仓皇逃跑，其手下番众无心接仗，各自逃生。他们无心恋战，一片混乱，许多人成了唐兵刀下之鬼。

伏允的逃跑线路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东有史大柰会同党项部在那里据守；北有李靖北路军；南有侯君集的南路军；他只剩下向西窜逃的路子，在其西南方，那里是一派茫茫沙碛，其中只有几处绿洲才有汲水之处，让如此多的人畜在那里度日，断难持久，因而只有向正西行走，越过蜀浑山后，到于阗一带方可喘息一阵。

伏允定下方略，即收拢残部，一哄向蜀浑山奔去。

他不知道，李大亮率领所部已于十日前到达蜀浑山张网等待。原来李靖默察伏允的逃路，知道他若受到侯君集和自己的南北夹击以后，定会从此路向西逃窜，因令李大亮将营盘东移，以重兵防守蜀浑山。

李大亮在蜀浑山上布下了许多檑木和灰瓶，并令兵士掘挖壕沟，待诸事完毕，李大亮观东面的来路上，没有任何人的踪影。他这样日日等待，渐渐等直了脖子，心里嘀咕道："李药师向来算无遗策，这一次莫非失了算？伏允能从此路来吗？"

到了这日午后，李大亮看见东面来路上荡起尘埃，长长的人马争先恐后向这边奔来。此时，伏路小校已经探知这些人马正是吐谷浑人，并及时向李大亮禀报。李大亮大喜，对左右道："看来伏允这只老狐狸毕竟难逃李药师的掌握，尽管迟了数日，他还是乖乖地来自投罗网了。"他又大声命令道："传令各队，让他们先把头低伏在壕沟里，不能让敌人发现这里有埋伏。待听到中军号令，再现身出来却敌。"

李大亮的策略收到了效果，伏允的疑心很重，他先是在山下观察片刻，又让人在前探路。看到前锋到了山腰处，山上皆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他方才放下心来，号令大队人马开始登山。伏允派出的前锋让李大亮犯了难，因为这些前锋到了山顶，势必发现唐军，如此一来，伏允的大队人马刚及山腰处，他们若发现这里有唐军埋伏，定会退回山脚处。依照李大亮的脾性，仅仅斩杀伏允的前锋，那是一点都不过瘾的。

这时候，李大亮的脑海中浮现出李靖那沉静的面庞，其谆谆说道："大亮，你所带人马不多，不可与伏允硬拼。你只要将伏允挡在蜀浑山前，使他不能西进一步，即是完胜。"想到这里，李大亮心中顿时释然，骂了声："如此，竟便宜了老狐狸，就拿他的这帮人先祭祭刀吧。"

当伏允的前锋到了离山顶二百步的地方，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时候，李大亮手一挥，后面顿时红旗招展。唐兵看到令旗，立刻现出身来。他们先是解开绳索，就见那些檑木快速地滚下山去，其先是撞倒伏允的先锋，后续檑木又不绝地向下滚去，沿途又带动石块，渐渐汇成了巨大的声音。

伏允人马见状，皆大惊失色，慌不迭地扔下辎重，抛下马匹，撒腿没命地向山下逃窜。待伏允在山下好不容易收拢手下，检点人数，才知已在山上丢下了一千余具尸体。

伏允大是烦闷，心想山上的唐军未伤一人一卒，依靠地利让自己伤折千余人，实在是划不来的买卖。想到这里，伏允方才感到了李靖的可怕：自己的招数皆被李靖识破，到了现在，所有先机都被李靖抢占，自己仅剩下被动挨打的份儿。观李靖的动作，不将自己赶尽杀绝，断不会善罢甘休！

伏允无心恋战，喝令大队人马向南逃去。他现在仅剩下这一条路，妄想唐军不敢深入沙碛，能容自己喘息一阵。

由此向南一百余里，有一处名叫突伦川的地方，那里有水有草，是一个能容大军暂时歇脚的所在。

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此时驻扎在柏海。薛氏兄弟惩其前败，不敢再轻易分兵冒进，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契苾何力时刻关注着战事的发展，其手下人熟悉这里的地势，契苾何力选其精干者出外打探消息。伏允在乌海被侯君集袭破，逃向蜀浑山又被堵回，只好南向逃奔突伦川，这些消息都被契苾何力在第一时间掌握。这日他得知伏允已到达突伦川，急忙来见薛氏兄弟，急急说道："二薛将军，伏允新败之后现逃奔突伦川。我意趁其立足未稳，我们悄悄掩杀袭之。"

薛万均问道："你说去攻突伦川，莫非得到李都督的将令了？"

"没有。然战机稍纵即逝，若再将此消息报给李大都督，这样一来一回，定会耽搁了时间。"

"哼，上次我要分兵进击，你坚决反对。你现在要去进击突伦川，又未得李都督将令，莫非想擅专吗？"

"我非敢擅专！想那伏允现在已无城郭可凭，随水草而迁徙，他现在带领人马聚于突伦川，新败之后心怀惊悸，正是进击的好时机。若其化整为零，人众星散，实难再寻其踪迹。二薛将军若不愿往，我自己带领部众前去进击了。"契苾何力说完，将手一拱团团一揖，然后决然地出帐而去。帐内的二薛兄弟大眼瞪小眼，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好半天，薛万彻幽幽地说道："哥，契苾何力此去，定与伏允交战。我们若按兵不动，将来李靖追究起来，定是罪过。"

薛万均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何尝不知？我所以拒绝何力，是气他目中无人，傲视我们，因而故意不听其言。按说吧，这实在是一个战机，我们若按兵不动，也失去了一个机会。"

"嗯，我们生气归生气，仗还是要打的。你说呢？哥。"

薛万均沉吟道："好吧，我们待契苾何力出发以后，也悄悄拔营，紧随其后。这样有两个好处，一者，契苾部从属我们，他们的胜利也是我们的成绩；二者，那契苾何力桀骜不驯，让其为前驱与伏允硬碰，正好煞一煞他的威风，我待其有危难之时，再挺身相救，正好再嘲笑他一番。"

薛万彻有点不以为然，心想大敌当前，如何还能玩心机？他是一名直性子人，虽与兄乃一母同胞，在这一点上却与薛万均很不相同。

契苾何力回帐后，在其部落中挑选出千余骁骑，由自己亲自带领为先导，直奔突伦川，并令其他人紧随其后，以为接应。从柏海到突伦川，

其间距离有四百余里，其中的一百余里为茫茫沙碛，其间向无人烟，无水可汲。契苾何力临行前，让从人带足了水、粮，然一路奔驰，尤其入沙碛之后，人喝马饮，将所带水尽数饮完。前方还有近百里无水源可寻，队伍因人马渴甚，行进速度渐渐缓了下来。

沙面上的热浪一阵阵袭来，使缺水的人马感觉头晕，心中又生出无数烦躁。契苾何力眼望前方，眉头紧皱，决然道："全体下马。可将备用马匹斩杀，供人马止渴。"

轻骑突袭时，往往带有备用马匹，人们来回换乘，以使马儿能歇过劲儿，使行军速度不减。契苾何力为了快速通过这段绝地，号令斩杀备用马匹，让人马饮其血以止渴，不失为一条好计。然契苾人素来爱马如命，何况是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坐骑。契苾何力此令一下，部下许多人顿时眼含热泪，不愿下手。

契苾何力大怒，他下马拔出刀来，返身刺倒自己的备用马匹，大声喝道："我们铁血男儿，岂能效妇人之仁？来，先饮尽此马之血！"

他顿了一顿，又道："伏允那里，有无数的羊马，我们只要能到达突伦川，此战必胜，难道还会缺了马儿？"

众人心中尽管不忍，想想也是这个理儿，遂纷纷刺倒马儿，热饮马血。如此，他们方才艰难地越过绝地。后来的薛氏兄弟经过此地，见到这许多被刺倒的马儿，顿时明白契苾何力的用意，不禁也佩服他的决断之才。

这日薄暮时分，契苾何力的千余骁骑潜行至突伦川。他们到了吐谷浑的帐篷边，猛然发动，在其营盘中左冲右突。到了半夜，薛氏兄弟的后续兵马亦至，他们不事休息加入战团。共斩杀吐谷浑人数千名，俘虏无数。到了天明，就见营帐旁边，圈有二十余万头牲畜，这些也全部成了唐军的战利品。

吐谷浑人经过此役，大伤元气，今后再无本钱与大唐为敌。

伏允在黑夜中遭到唐军的袭击，一时惊慌失措，急忙带着自己的身边人向碛中逃去。因行色匆匆，他甚至不及叫起自己的妻子儿女。

顾名思义，碛中即是沙碛的中心地方，这里有一小片绿洲，可供数百人汲水。伏允带领二百余人逃到这里，已是第二日的午时。想到遭此大败，伏允心中万念俱灰，手下人为其送来肉食，他也无心食用，只是呆呆地望着头顶上的日头发呆。

到了日落之时，伏允叫来天柱王及十数名王。吐谷浑国官制：伏允之下为天柱王，再其下为三十余个名王，分统各个部落。经过这几场仗，伏允的二十余个名王或被唐军打死，或被俘虏，身边仅剩下这寥寥十数人。

伏允见众人到齐，说道：“我自隋及唐武德年间，采取了与中土相攻的策略，我这样做的原因，是看到天下大乱，借强硬来逐步扩大我们的地盘。这几年，我又看到，那唐朝的新皇帝专心于国内之事，不愿意轻易开战，就想借此机会全力拿下陇西地盘。唉，我想不到李靖如此厉害，对我们如此穷追猛打，将我们赶到此绝地。看来这一次，是我完全错了。”

天柱王等心里也有同感，暗暗埋怨伏允一味强硬，方招致今日结果。

伏允又叹道：“我今年已岁至七十，这些年数与隋、唐为敌，使其大为头痛。我能这样，心里也大为满足了。想外面的唐军，此时最想做的事就是生擒我。嘿嘿，他们的这份图谋，定是难以实现了。

“天柱王，我国遭此大败，今后再无力与唐为敌。为今之计，须要设法保证部众完整。他们中土有句话叫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族人能够长久繁衍生息，则此战未败。为今之计，唐军若能得到我，就会宽宥我们的族人。天柱王，这件事，只好由你来做了。”

伏允说完立起身来，侧身抽出佩剑，然后快速在自己的脖项上一拉。众人惊呼声中，伏允的身子慢慢地倒在地上。

伏允的意思，是让天柱王带着自己的首级去向唐军乞和，以保全族人。其实伏允若自己向唐军投降，李世民也不会杀他，甚至会授给他一个官职。只是伏允觉得自己一生努力抗争，竟然得到这样一个全军覆灭的结果，不免万念俱灰，遂一死了之。他这样一死，倒是成了吐谷浑族的英雄。

第三十回

薛万均贪功受辱

李药师闭门谢客

李世民将李渊入葬献陵后，即对群臣说自己要入陵园守孝三年。群臣听后大惊，纷纷上书谏止。

按照古制，父母丧需守孝三年。为官者若遇丧期，需停官归家守孝。若公务确实离不开他，需由皇帝下诏让其停止守孝，谓之夺情。如今李世民要身入陵园守孝，当然不能自己夺自己的情，只好由百官上书来谏止。事实上，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大至国家大政、征伐外交需由李世民来定夺，小至日常事务也需他来裁定。李承乾名为太子，毕竟年龄幼小，名义上由其监国，小事由百官处之，大事还要来找李世民。若李世民真的入陵三年而不问国事，这个国家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房玄龄等大臣逐个上书，劝说李世民打消此念。李世民一概不看，斥道："朕当了皇帝，莫非就不能再为高祖尽孝了？现在国家已经安定，今年天下又大熟，没有什么为难的事，其实不用朕再多操心。你们辅佐好太子，让朕在陵园与高祖静静相伴三年。唉，朕自小开始，与高祖聚少离多，为寄哀思，也该是尽孝的时候了。"

房玄龄见李世民意志坚定，遂让萧瑀、陈叔达、颜师古、于志宁等老臣去面见李世民，说道："圣上心硬如铁，你们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务必劝说圣上回转了心意。"

是时，李世民早已不上朝视事，而是穿丧服居于偏殿里。萧瑀等人入殿叩拜毕，李世民问道："你们莫非又想来劝说朕吗？如此的话休要开口。"

萧瑀道："陛下不让臣等开口，老臣今日宁肯抗命，亦要开口。陛下说过君王之身关系天下，其一举一动须以天下事为念。今陛下欲入献陵守孝，臣私下以为，陛下如此做有碍天下大事。"

陈叔达接口道："是呀，我朝建立以来，先是扑灭四方诸侯，又灭东突厥安定北境，更抚民以静，休养生息，终于实现天下大治。眼下正是巩固成效，将国家引向繁荣昌盛的关键时候，圣上却要入陵守孝，实在有碍大业。陛下，高祖临崩之前，有遗诰曰不可使丧葬奢费，并嘱圣上不许守陵。臣猜想，高祖所以立下如此遗诰，是让圣上以天下苍生为念，无须守孝，将全身心投入到治理国事上。高祖这样想，其实已经告诉圣上：不懈怠于治理国事，即为大孝！"

"朕以前也说过，这治理国家一事，须使君臣共同努力。贞观以来，天下所以有了一些起色，正是我们君臣齐心协力的结果。目前之势，若百官各司本职，朕在不在京城，其实并无大的分别。"

萧瑀道："怎么会没有分别呢？陛下主政以来，使忠直之人更加勤勉，使奸佞之人敛其恶性，朝野内外，皆以致力兴国为要。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盖因陛下开明理政，任贤选才，剖断如流的缘故，大唐今日，一刻都离不开陛下在位。若陛下去守陵三年，将宏图之志与萧索陵园为伴，实为不值。"

于志宁也接口道："太子年幼，尚不足以托付大事。像眼前李靖正在征讨吐谷浑，西域之事错综复杂，皆需要陛下来审时度势，以作取舍。国内固然安定，然人心难测，难保没人趁陛下守陵之时兴风作浪，陛下若在京城，他们心服圣上之能，不敢轻举妄动。总而言之，陛下若守陵，是百害而一益，且此益者，仅使世人知闻圣上孝心，与天下之事相较，毕竟为轻。"

陈叔达、颜师古也苦口相劝，并举出古人的例子，力劝李世民不可去守陵。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人若为皇帝之身，看似君临天下，威风无限，其实不如一名凡人。朕去守孝，本为一简单之事，却让你们说出这样一番大道理来。这些天，群臣纷纷上书反对，看来若不加理会，其实难能啊！你们说的这些道理，朕都明白。朕所以想去守陵，是觉得天下之事已入正路，群臣只要顺势而行，即不用朕再费心，因想去过几日清静日子，以表孝心。然按你们的说法，朕若去守陵，即是以天下之事为轻，且违了高祖的遗诰。看来，朕只好继续呆在京城了。”

萧瑀等人急忙跪伏地上，齐声道：“陛下在京城，一样能对高祖尽孝，且顾及了天下大事，臣等实在感恩。”

李世民于是打消了去守陵的念头。

这日，李靖袭破吐谷浑，追迫慕容伏允自杀的消息传入京城。李世民闻讯，凭窗西望，喃喃道：“李药师果然不负朕之重托，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完成此役。老狐狸现在自杀，算是去除了朕的一块心病。”由于西征将士大多还要在陇西戍边，李世民让长孙无忌携带赏钱，前往陇西犒赏将士，并诏契苾何力、拓跋赤辞等番将随长孙无忌入京，他要亲自接见他们，示以勉励之意。

侯君集、李道宗率领南路军经星宿川到了柏海，欲继续深入沙碛追击伏允。这时，李靖派人至此，让他们领兵北上，与北路会合。

原来伏允自杀后，天柱王与十余个名王一起，携带伏允的尸身到唐军营中乞降。薛万均不敢做主，即派人护送他们到李靖的中军帐所在地，由李靖定夺。

李靖看到伏允的尸身，心想此人若不是山穷水尽，断不会自杀。又想此人一生与中土为敌，至死方才明白不是中土的对手，以杀身来保族人周全，不失为一名好汉，心里就有了一些敬佩之意。他让天柱王依吐谷浑风俗先将伏允葬了，自己又修书一封，让人带着天柱王及伏允的儿子前往京城，请李世民定夺吐谷浑今后的命运。

这边，李靖分头派人，传令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均、李大亮领兵来中军帐会合，以商议班师的事情。后几日，诸将陆陆续续到齐，李靖排成一宴以犒劳大家。是时，契苾何力与拓跋赤辞带领所部，按照李靖的指令，设法收拢吐谷浑人，并加以安抚，所以需再晚几日才能到。

李靖举酒祝道：“本帅奉圣上旨意来讨吐谷浑，得众将尽力，终于完成此役，实在可喜可贺。想起此役之困厄局面，超出我的预料。本帅仔细想来，我们凭着坚强的心力与伏允缠着不放，是为胜利的关键。若期间稍有懈怠，给了伏允喘息之机，就会功亏一篑。”

李靖稍作停顿，接着道：“我们将吐谷浑合围之后，有三场战事最为精彩：一是侯尚书、任城王领南路军出逻真谷，将伏允逐出乌海；二是李总管占据蜀浑山，挡住了伏允的西逃通路；三是薛氏兄弟、契苾何力奇

袭突伦川，使伏允落荒而逃，终于自杀。这里，我要多说说侯尚书的功劳。那时伏允逃入沙碛，是侯尚书力主坚持穷追不舍，此为关键的转折。”

侯君集将酒盏放下，拱手谦道：“李大都督这样说，实在让君集汗颜。不管我们众将有什么意见，终归要由大都督来定夺。世人皆言李大都督用兵如神，此次又被圣上请出山，足证此言。”

李大亮接口道：“大都督明察秋毫，将伏允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因布下铜墙铁壁使其无处可逃，又多出奇兵使其疲于奔命。侯尚书说得对，我们所以能取得一些小胜利，皆是大都督调度之功。要说此役功臣，自然首推大都督。”

李靖摇手道：“罢了。我现在年老多病，本该在家静静养病，为报皇帝圣恩，此次只有披挂上阵，以为圣上分忧。我风烛残年，名利之心早已淡泊。要知我朝对军功赏赐甚厚，你们毕竟年轻，有什么功劳还是要多记给你们才是。本帅此役多坐在中军帐内，在前方冲锋陷阵的都是你们，要说功劳，还是你们为大。”

侯君集、李大亮多年来行军打仗，耳闻目睹了李靖的本事，心中实在敬佩。像侯君集这些年官运亨通，自视军机兵法本领挺高，但在李靖面前不敢张狂。其赞扬李靖之言并非虚饰，实为由衷之言。座中的薛氏兄弟与李靖接触不多，他们先随李艺，后从李建成，到了李世民主政，两人颇受重用，薛万彻又被招为驸马，愈觉春风得意。薛万均由于突伦川一战，由此彻底打散吐谷浑，觉得自己是此役的首功。他始终把契苾何力看成是自己的部属，所以现在早将契苾何力力主进击突伦川，而自己犹豫不决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他此时不像侯君集、李大亮那样谦逊，得意扬扬道：“李都督所言不错，像此次突伦川之战，若不是我与万彻一起快速进击，让伏允来不及带领部众逃跑，则此战的结束尚需时日。”

李靖点头道：“不错，我听说你们行军途中因缺水而饮马血，就像侯尚书领兵在逻真谷吃冰雪一样，由此战胜了艰难，赢得了与敌接战的时间。”李靖此时尚不知道契苾何力与薛氏兄弟的争执，还以为突袭突伦川是薛氏兄弟的主意。

薛万均面有得色，说道：“此战终于逼迫伏允在沙碛中自杀，圣上闻此消息，也定是欣喜得很了。”

薛万均将大功揽于一身，引起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心内不满。此战所以能够取得完胜，与之前合围伏允、各路兵马奋力围追堵截大有干系，岂能是一路兵马之功？他们又想这是薛万均的酒后之言，是当不得真的，也就不加理会。

数日后，契苾何力与拓跋赤辞赶来与李靖相会。此时，京城里来的专使传达了李世民的旨意，旨意中说长孙无忌已带领赏物、赏钱前来犒劳大军，让各部回原地驻守，并让契苾何力与拓跋赤辞等番将入京面圣。契

苾何力与拓跋赤辞闻讯，即让部众自回原地，自己随李靖一起徐徐向京师赶去。

他们这日走到大斗拔谷，只见谷内旌旗招展，平地上更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绸和耀眼的金银器物。长孙无忌笑盈盈地立于谷口，对李靖等人说道："无忌奉旨来迎西征大军东归，昨晚到此，闻听大军离此不远，就候在这里专等你们。圣上赐有赏物、赏钱，无忌想早日分发给将士，这里条件简陋，也只好将就了。"

李靖等人下马，跪听长孙无忌宣读李世民的旨意。宣旨完毕，长孙无忌将赏物分发给大家，赏物中包括给兵士每人酒一瓶、牛肉一斤，此时已近中午，兵士们席地而坐，开始喝酒吃肉，一些相熟之人更是围坐在一起，他们行令猜拳，好不热闹。

长孙无忌令人在谷中的阔地上摆好了数案简单的宴席，无非是些随身携来的熟肉、饼等物，当然还有成坛的美酒。长孙无忌与李靖、李道宗、李大亮、侯君集、段志玄、薛万彻、薛万均坐在一席，众人推李靖坐在上首；相挨的一席上，史大柰坐在上首，同席的还有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拓跋赤辞等人。

长孙无忌立起身，举酒祝道："卫公率领众将来讨吐谷浑，圣上在京日日牵挂，闻听捷报，因派无忌来劳军。无忌想早日将圣上的旨意传达，就在此野外与大军相遇。惜菜肴太少，薄酒不多，请诸位明白圣上的此番心意，不要计较。来，请满饮此盏。"

众将纷纷起身，仰头饮酒。待酒饮尽，大家又复坐下。

李靖不善饮酒，仅浅斟一口即罢。他坐下后，举盏对长孙无忌道："圣上的圣恩，臣等唯存感激。其实此战能胜，还是圣上事先筹划好的方略，我们只是遵令行之而已。还有一点，此战前后历时半年有余，大军深入大漠日久，所有粮草唯靠后方源源不断接济。多亏齐公你与房仆射在京城居中调度，又有段将军竭尽心力按时转运，使大军行到哪儿，粮草也随之而至。"

段志玄接口道："李大都督过于谦逊了。想侯尚书与任城王经过逻真谷时，以及薛将军直捣突伦川时，因为志玄无能，未及时将粮草转运上去，以致让将士饿了数日的肚子。则此战能胜，皆是前方将士有报国之心，不畏艰难险阻所致。"

长孙无忌说道："卫公，志玄说得对。如今天下富足，粮草盈满仓库，为大军转运粮草是很容易的事。此战能胜，还是多亏了卫公运筹帷幄，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而成。"

其实每次行军打仗，粮草充实为必胜的基础。至于交战之时，将帅的谋略以及兵士的士气最为重要，这就需要把握好稍纵即逝的战机，给敌手以出人意料的猛烈打击，往往收到奇效。此战中，侯君集的南路军兵出

逻真谷，将伏允逐向西去，而契苾何力不给伏允喘息之机，奇兵突袭突伦川，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大家酒酣之际，自然多说得意之事。薛万均这些日子得李靖及众将夸奖，早将奇袭突伦川之功归于己身。长孙无忌对突伦川之战最感兴趣，毕竟这是逼迫伏允自杀的关键之役，他就向薛万均追问交战详细。薛万均大为兴奋，绘声绘色说了为早日到达突伦川，将马匹斩杀热饮马血的事。长孙无忌听到此节，不由得啧啧连声，盛赞薛万均面临紧急关头能够当机立断。

这边正说得热闹，忽听隔席有人“哐啷”一声拔出剑来，其大声喝道：“薛万均，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你撒下如此弥天大谎，我拼着一死，须由你不得。”

众人愕然而顾，只见契苾何力手执明晃晃的长剑离座直奔薛万均。

与契苾何力同坐一起的阿史那社尔和执失思力急忙起身，欲扯住契苾何力。但契苾何力的动作太迅疾，两人要比他晚了数步。

契苾何力堪堪奔到薛万均的面前，众人眼瞅相救不及，这时只听“当”的一声响，一人飞身离座，同时跃起拔剑，其剑与契苾何力之剑相交，将契苾何力震退了一步。众人定睛一看：原来是薛万彻拔剑相救哥哥。

契苾何力奋力前冲，与薛万彻猛斗在一起，两人旗鼓相当，一时分不出高低。薛万均眼喷怒火，也立起身来，欲拔剑加入战团，相助薛万彻。

身边的李大亮见状，大声喝道：“万均，不可如此。”他拔剑冲到正在苦苦相斗的两人前，觑准两人之剑就要相碰的一瞬间，伸出自己那柄黑沉沉的重剑猛压过去。只听一声震响，契苾何力与薛万彻只觉自己的虎口一震，只见自己伸出的长剑当腰断折。李大亮将己剑横伸在两人之间，屹立不动，口中大喝道：“两位各退三步，我有话说。”

契苾何力与薛万彻受此巨震，皆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这时候，阿史那社尔和执失思力上来执住契苾何力的双臂，那边的段志玄和侯君集捉住薛万彻的双手。

李大亮收去剑势，说道：“你们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缘何要以性命相拼？今日当着钦使齐公和李大都督，须分说明白。”

契苾何力气喘吁吁，指住薛氏兄弟，骂道：“你们真是一对狼狈为奸的好兄弟，要想贪冒大功，须将我杀死方能称你们心愿。”

薛万彻回骂道：“你这条桀骜不驯的番狗，此战累累羞辱我们兄弟。你归了我朝，就不能依你往日的性子为非作歹，你以为还能依你为狗酋长时的光景吗？哼，不说我朝有制度，就说你这份嚣张的样子，我薛万彻就先容你不得。”

薛万彻骂契苾何力为番狗，阿史那社尔和执失思力顿时脸上变色，阿史那社尔喝道：“薛将军怎能说出这等言语？我们以前固然是番邦，然现在归了我朝，即是大唐的臣民。你歧视我等，须到圣上面前剖说明白。”

李靖和长孙无忌一时不明白契苾何力拔剑欲刺薛万均的原因，然看到薛万彻开口羞辱来归附之人，若不及时制止，场面就会失控。李靖走到二席间，面向薛万彻斥道：“薛驸马，此战完胜是诸君共同努力的结果，像契苾部与党项部一心向唐，为此战立下不世之功。你身为朝廷的将军，又是当今驸马，却说出这等不堪的言语，太不应该。不说执失思力他们心寒，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

“李大都督不可太偏心番将，我不过回骂于他，可他呢？却要提剑来杀吾兄。”薛万彻不服气地嚷道。

“此事因何而起？本帅自然要查问清楚，自会秉公办理。左右，先把此三人押走看管起来，不许他们再起争执。”

李靖与长孙无忌此后找人询问个中原因，李靖还把契苾何力叫到跟前详细询问。契苾何力把此次与薛氏兄弟的恩怨说了一遍，最后愤然说道：“我们所以能奇袭突伦川一举成功，是全体将士戮力攻战的结果，更是北路军乃至西征大军的功劳，岂是一人之功？他薛万均若果真设谋攻击也就罢了，可他在阵前退缩，无奈之间才随我身后，怎么就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我久居边鄙，思虑简单，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若与此等人为伍，我不敢入京面圣，宁肯回到族人之间。”

李靖赞道：“好呀，想不到你有如此胸怀！薛万均以前善战，想不到他现在把功劳看得如此之重。契苾何力，当今圣上推行清明政治，是容不得宵小之人兴风作浪的。像薛万均仅能瞒得一时，终归要败露的，如此，定为我朝所不容。嗯，本帅自会去诫约薛万均，让他今后如实叙说战情，不可再夸大其功。今天的事，你也有错。你若将其中详细说给本帅听，本帅非不明白之人，焉能容薛万均无端夸说？你却擅动刀剑，要取人性命，这就不对了，今后不可这样。”

李靖又叫来薛氏兄弟，疾言厉色将他们斥责一番，嘱他们今后要实事求是，不得妄说。薛万彻对其兄的作为也很不屑，只是见契苾何力要来杀薛万均，兄弟之情，不免同仇敌忾。事后，薛万彻想起此事缘起，骂薛万均道：“哥，你今后不可再厚着脸皮胡说，明明是人家的功劳，你要硬揽入自己的怀里，让我都替你脸红。”

经李靖的排解，双方在返京路上各自偃旗息鼓，不再寻衅。

事后，李靖对长孙无忌说道：“薛万均本来是一个好好的人儿，缘何受名利之累，竟然恬不知耻？”

长孙无忌道：“是呀，我初闻此事，也大吃一惊。想是薛万均以为契苾何力为外番之人，将其忽视。不料想契苾何力为如此烈性之人，顿时闹得

他灰头土脸。”

李靖不再接腔，心想自己已为致仕之身，此次被皇帝点将，终于完成此役，此时再无牵挂。至于薛万均与契苾何力争执一事，只要他们不再以性命相拼，自己也不想再替他们进一步排解。

大家一路无话，不一日到达京中。是时，李世民依旧在宫中守丧，不能出宫迎接，就让房玄龄主持，由李承乾出面，在太庙举行了献捷仪式。

李世民这日在两仪殿召见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对契苾部和党项部此次协助大军征讨伏允一事大加赞扬。皇帝金口须有赏赐相配，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自然收到无数赏物。李世民最后话锋一转，说道：“吐谷浑经此一役元气大伤，其新王已立，我让李大亮带领精兵就近驻扎，以为声援。契苾部和党项部与吐谷浑相邻，今后要和睦相处，不得倚势欺凌弱小。”

契苾何力和拓跋赤辞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急忙伏地叩道：“臣等归附了天朝，从此就是大唐的臣民。吐谷浑以前与大唐为敌，是为鄙部的共同敌人。吐谷浑现在归了大唐，我们唯听皇帝号令，彼此和睦相处才是。”

李世民让两人平身，他又忽然想起一事，问契苾何力道：“契苾何力，朕听说你在归京途中，拔剑欲刺薛万均。你既然归了大唐，就不可再依往日的性子，动辄发狂。须知薛万均亦为官身，你们若有争执，可请上官予以排解，不可妄动刀兵。”

契苾何力这些日子经过数人解劝，又见薛万均不敢再夸口，其满腔怒火已渐渐淡了许多。李世民现在又突然问起此事，他马上想到这是薛万均在恶人先告状，又勾起了他满腔的怒火，其伏地叩道：“陛下，臣固然性如烈火，然亦明理。薛万均本无功劳，偏又想冒功，臣实在不愤，因激动要杀之。”

拓跋赤辞道：“臣一直随侯尚书的南路军行走，一开始不知北路军的许多恩怨。归京途中，臣听了大家的谈论，觉得还是薛将军不好。赤水之战，薛氏兄弟贸然深入遭重兵围困，是契苾何力不避凶险，深入重围将其兄弟解救出来，并使此战转败为胜；突伦川之战，还是契苾何力不顾薛氏兄弟的拦阻，领兵直捣伏允牙帐，为取得最后平定吐谷浑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是战后呢？他们兄弟以怨报德，排挤何力，贪功为己有，并出口侮辱番夷之言，太让臣等寒心。”

李世民听人说契苾何力好凭勇力，并想刺杀薛万均，因想今日要训诫一番。不料听了这两人之言，才知其中尚有无数的曲曲折折，遂说道：“哦，还有这么多的曲折啊。契苾何力，你可据实将此战过程详细对朕说一遍。”

契苾何力即详细将战事的过程说了一遍。

李世民越听脸色越凝重，他不待契苾何力说完，脸色铁青打断了契苾何力的话，说道："朕知道了。契苾何力，你的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朕也容不下薛万均如此行为。朕即位以来，魏徵等臣子多次谏朕要开'君明臣直'之风气，朕亦努力行之。若任由薛万均此等小人猖狂，是君不明，臣不直。此事不能善罢，朕定要重重惩处薛万均。还有，他们口口声声辱骂你们，也是违了朕的本意。这些年来，朕视华夷为一家，四方酋长尊朕为'天可汗'，则朕非单单为中土的皇上，亦是四方的天子。凡是朕的臣子，不许再有任何区别。薛氏兄弟出此恶语，是白白跟随了朕多年。"

拓跋赤辞接口道："陛下这样说，让臣等更加放心了。此战之初，李大都督郑重与鄙部盟约，鄙部族人更全力为大军先导。却不料李道彦、高甄生趁族人不备，不想法去攻吐谷浑，却在鄙部境内攻城略地。由此来看，他们和薛氏兄弟一样，是未能领会圣上旨意所致。"

"高、李两人，朕已将他们流放边鄙，以为惩戒。契苾何力，薛万均既想贪功，朕就遂他的心愿，干脆夺其官职再授予你，让他名副其实。你以为如何？"

契苾何力躬身答道："陛下的心意，臣心领了。只是夺薛万均官职再转授臣身，臣以为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

"陛下若以臣的缘故而解薛万均之官，四夷若知，必认为陛下重胡轻汉。一些心怀叵测之人竞相效法，其转相诬告，让陛下难辨真伪，就乱了章程。还有，若万均此劣行传扬出去，四夷皆知朝中诸将与万均一样，由此就产生轻视汉人之心，进而削弱了大唐的威望。陛下说要视华夷为一体，既不可重汉轻夷，亦不能重胡轻华。"

李世民心里大为震惊，想不到从此胡人口中竟然能说出这般言语，这是何等的胸怀！他听了契苾何力的叙述，生出相惜之意，遂说道："好吧，你心地高尚，朕就依你所请，不取薛万均之官职，但要罚俸一年，以示警诫。契苾何力，你有如此功劳，让朕如何赏你呢？嗯，你但有所请，朕即照准。"

"臣来到京城，心慕中华繁荣，又见陛下多留番将在京。臣想追随陛下左右，若能为陛下守门，臣不胜荣幸。"

那些番将在京城中为官，其实是将他们留在京中，以羁縻其部众的意思，是为一种特殊的人质。李世民想不到契苾何力主动请求不回属地，来追随自己，不由得大为感动。他思索了一下，遂说道："你若留在京城，契苾部众是否会群龙无首？"

"不妨，臣临行之时，已对大家说了这般意思。他们一开始不愿意，经臣晓以道理，已认可臣留京举措。"

“既然如此，朕就授你检校屯营事，宿工北门。待你今后再有功劳，朕另行封赏。”

契苾何力急忙跪倒谢恩。拓跋赤辞却没有这般心意。数日后，他即辞别京城西归。

李世民后来召见薛氏兄弟，疾言厉色将他们重重责骂一番。薛万均被罚俸一年，并让他们兄弟居家思过一月。薛氏兄弟这下子被弄得灰头土脸，不敢再见人，让他们居家思过，倒是免了不少尴尬。

契苾何力从此就留在京城，李世民很欣赏他的德行和才能，授其为左领军将军。过了一些日子，李世民见契苾何力尚未婚配，从宗族中选出一名年龄与契苾何力相当的姑娘，封此女为临洮县主，诏此女妻之。

李靖这日欲往政事堂平章政事，行在半路上，见数人乘马迎面走来。是时，因李靖腿脚不便，李世民特诏李靖可以乘舆行走。那群人行到李靖面前，居前一人滚鞍下马，躬身拜道：“卫公取得西征大捷，实在是可喜可贺。”

李靖定睛一看，原来此人是多日未见的李世□。

李世□随李靖袭破东突厥之后，一直驻在北境监视那里的动静。他此时来京，却是他的父亲徐盖三年前亡故，按照制度需解官回家守孝三年。如今丁忧期满，他回京面圣，李世民准其复归旧职，继续回并州防守，他带领从人出京准备奔向并州，谁知碰巧遇上了李靖。

李靖令抬舆之人落舆，自己下舆落地。李世□急忙说道：“卫公腿脚不便，何劳如此？”

李靖微笑道：“我们多日不见，我若乘舆与你交谈，岂是待客之道？”

两人原来交往不多，但互相佩服各自的本事，有惺惺相惜之感。两人都怀有一样的心病，就是玄武门之变前夕，他们不理李世民的招揽之意。他们这些年来忠心为朝廷办事，其实是常怀谨慎之心，不敢有稍许差池。两人有时也想倾心交谈一番，又怕遭李世民所忌，所以几乎就不来往。像李世□此次来京，有心想到李靖府上拜访，然忽然听到一些传言，遂打消此念，再不敢想此念头。

李世□拱手道：“卫公老当益壮，以有病之身挂帅西征，在大漠中穿行，终于荡平吐谷浑。那伏允号称老狐狸，不想还是折在卫公的手里。世□近日所行之处，皆听到国人谈论此役，其言语之间，早将卫公敬如神人一般。”

“英公这样说，让李靖实在羞愧。其实圣上也想让英公挂帅，惜你丁忧在身，不好夺情。且现在国势已旺，人强马壮，圣上调派倍于吐谷浑的兵力去围堵，随便一人为帅，也能手到擒来。”

两人在这里客套了一番，李世□听说李靖要去政事堂，知道去那里议事有时辰限制，急忙道：“如此，就请卫公上舆行走，我也该赶路了。”

李靖上前执着李世□之手，摇了摇说道：“北境那里，还需要英公多操心了。终当今圣上一生，北境那里有英公镇守，边疆定会波澜不惊，勿复为忧。可是北境素来为中土祸乱之渊薮，圣上现在以羁縻之策镇抚，又有强盛国威为底，夷狄之人不敢作乱。然五十年后，又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李世□哈哈一笑，也重重地摇了摇李靖之手，说道：“五十年后，你我肯定已经作古，却也不需要我们操心了。”李世□忽然敛起笑容，脸色变得凝重，问道：“卫公，我听说前段时间高甄生告你要谋反，且有李道彦在旁为证，果有其事吗？”

“纯粹是诬告！这两人耽误军期，又背信弃义掳掠党项部落，险些误了大事，我将他们解往京城让圣上发落。他们心怀私怨，妄想来诬告我，那也由不得他们。他们最后，皆被圣上发配至边疆流放！”

“是啊，李道彦是准安王李神通的长子，为皇族之人；那高甄生为秦王府旧人。圣上此举不徇私，不念旧情，委实是大义灭亲。”李世□又话锋一转，说道，“我此次听说大理寺奉旨查验高、李两人诬告之事，颇费了一些工夫，大理寺曾派人到军前查验吗？”

李靖心里顿时一沉，答道：“其明明诬告，何须查验！将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哪儿顾得上这些闲事？”

李世□拱手道：“好歹大理寺秉公办理，终于洗雪了诬告卫公的不实之词。卫公，我不敢再耽误你的时辰，我们就此告别吧。”

李靖也拱手道：“如此，就请英公先上马。并州离京城千里，路途遥远艰辛，也请英公事事小心。”

李世□听出了李靖语含双关，遂说了一声：“世□谨听卫公嘱咐。”他一边说一边飞身上马，向李靖又一招手，方才策马向城门走去。两人是何等的睿智之人，他们不用将言语挑明，已经互相明晓了各人深沉的含义。

李靖呆立在当地，怔怔地望着李世□和他的从人在视线中消失。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心想李世民还是不放心自己。事情很明显，自己已请退归家，还是在李世民的盛邀之下方才出山为帅。为讨平吐谷浑，自己在前线竭尽心力，带领将士浴血奋战。为严军令，将李道彦和高甄生解往京城，这两人明显是挟私怨报复。以李世民之英明，他难道看不出这两人是发泄私愤而行诬告之事，有必要让大理寺再来查验吗？

这一时刻，李靖感到心底冷飕飕的，那股凉意直透脚底。

想到这里，李靖缓步上舆，挥手招呼抬舆之人：“折头回府。”李靖此后

再不出府门一步，派人到政事堂告假，说自己身体不适难再议事。他又嘱家人紧闭府门，杜绝宾客来访，即使是亲戚，也不可频繁相见。好在李靖豁达大度，幽闭府内倒也会享受清闲。戎马一生，此时实为难得的安闲。闲时逗弄孙辈，颇享天伦之乐。他又将所著三卷兵法取出，增补这些年来的心得，使其更加完善。

这日午后，李世民见室外阳光甚暖，遂唤人牵来马匹，要到西内苑驰骋一回。他策马出了玄武门，进入西内苑，就见沿途花草枯败，水面萧索无物。因想现在正是隆冬之时，万物正在冬眠，所以难以感受春天的赏心悦目。他游了一会儿，感觉没有什么趣味，就想折返宫中。

李世民其时居于西内苑之东首，向东一墙之隔，即是热火朝天的大明宫建筑工地。李世民听到外面夯土的号子声，忽然若有所思，让人去唤来将作大匠阎立德。

阎立德此时日夜在工地上监工，闻听李世民召唤，即在太监的带领下从东墙角门进入，见了李世民，他先跪拜行礼。

李世民问道："阎卿，大明宫的建造进度若何？"

阎立德答道："禀圣上，建造宫室最难处莫过于缺少钱物与人力。此宫是陛下为高祖避暑而建造，内府拨给的钱物皆能到位。其后公卿百官闻听圣上为高祖尽孝，纷纷捐助财物，让臣多取人力，以加快建造速度。陛下在这里应该能听到工地上人声鼎沸，这些工役之人，其实未用内府之财，皆是百官捐助之财雇来之人。更有甚者，京城之内，往往有多人来此出义工，分文不取。如此，宫室建造速度很快。臣预计，此宫原定需三年乃成，然有这些人加入，两年之内即可完工。"

李世民感伤道："群臣及百姓如此爱戴高祖，让朕心内万分感动。只是高祖无福呀，宫室未成，却驾崩而去。空留此宫，又有何用？"

阎立德低头不语。

李世民又想起一事，说道："高祖一生为国辛劳，其驾崩之时连陵墓都未选定。看来人生苦短，且有不测风云。阎卿，朕之陵园由你现在着手选定。"

"选定陵园，其事关重大，以臣绵薄之力，恐难以完成。"

"朕不会像始皇那样穷天下之力建造，简简单单即成。记得上次虞卿说过，汉文帝之霸陵因山而建，既现高显，又不费器物。朕之陵园，可选一山凿出一洞，能容一棺即可。阎卿，你可找袁天纲、李淳风两人，让他们助你踏勘风水、方位，就不要再大动干戈了。"

"臣遵旨。"

李世民又笑道："阎卿，你雅擅丹青，然做了朕的将作大匠，整日忙于宫室及器物的图样，丹青之功就被落下了。现在有人说，尔弟立本的丹青功力已隐隐在你之上。说起来，这是你受宫中之事所累，以致疏于练习。其实你在劳作之余，还是要勤于练习才好。像朕爱好书艺，虽忙于国事，每日也要临摹数篇方罢。"

"臣今后定遵圣上训诫。不过画艺之道，亦讲究灵性。臣心思愚钝，对画艺之道不能穷究，与臣弟立本相比，就少了一分生动。这一点，臣自愧不如，因想在六服及腰舆伞扇方面多下一些力气，为宫室添一些色彩。"

"看来这是勉强不来的。你对腰舆伞扇及宫室图样，穷究颇深，立本不及你。然在绘制人物一节，立本可谓得其精髓。像其近作《外国图》，将四夷之人物面貌及服饰色彩，皆绘制得惟妙惟肖，煞是好看。"

"圣上能尽各人之才，臣下得圣上重视，无不竭尽心力，争取将事做得更好一些。"

李世民又与阎立德闲聊了几句，看到太阳已经西斜，遂上马要回宫中。他又看了一眼东墙外的大明宫工地，嘱咐道："事不可半途而废，阎卿，你这些日子还要驻守在此，争取将大明宫早日建成。"

"臣明白。"

"对了，为建造此宫，内府拨来不少钱物，现在公卿百官又捐助不少，若此宫建成，这些钱物肯定使用不完，是吗？"

"不错，就是将多余钱物再造一处宫室，亦绰绰有余。"

"既有如此多的钱物，若不用之亦是暴殄天物。朕去年到洛阳，见那里的宫室破旧不堪，该是修缮的时候了。阎卿，你可到洛阳实地查看，如何修缮由你定之。朕想洛阳宫室由炀帝所建，历经王世充及战火破坏，修缮时不能按原样修复。新朝要有新气象嘛，可依你聪明才智将之略加改造，要有新意才好。"李世民还在武德四年的时候，见洛阳宫修建得奢侈堂皇，遂令人拆掉则天门等处，发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焉得国不败亡！"从此之后，洛阳宫从未修缮过。

阎立德躬身答应。

李世民想了想又道："此次平定吐谷浑，本来应该宴请诸将庆贺一番才是，然国丧之日不能呈欢。朕想呀，今后如此庆贺胜利的场面定然不少，然京城之中没有一处可以宴欢的好场合。朕上次去洛阳飞山，见那里环境适宜，若建一宫殿以为宴饮之所，确实别有风味，阎卿，你得空的时候，就去踏勘一番，并绘制出图样来。"

阎立德又复躬身答应。

一会儿的工夫，李世民先让阎立德为自己选定陵园，再让他修缮洛阳宫，最后又要新造飞山宫，这些活儿足够阎立德忙上一阵了。

第三十一回

武媚娘承恩驯马

李世民夜读谏章

当李渊驾崩未及周年的时候，李世民终于架不住群臣的劝说，开始穿常服临正殿听政。想想也是，李承乾以太子名义监国，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空担了监国的虚名，大臣们有事还是要找李世民禀报，显得十分麻烦。

是年国内粮食又取得大丰收，谷价又向下落了一钱。经过这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加上原来逃亡外出的百姓纷纷回归，人口较贞观初年，增加有二成以上。边境方面，由于新取得平复吐谷浑大捷，四夷尤其是西域诸国感受到了大唐强盛，来长安朝贡及通使者又骤然多了起来。

那名吐蕃使者又入长安，他先找到何吉罗，然后入鸿胪寺通禀。其临行之时，弃宗弄赞谆谆交代，让他入京后一定要面见大唐皇帝，明确申明通婚之意。弃宗弄赞说道："吐谷浑还强盛之时，慕容顺能尚大唐公主，现在诺曷钵也能娶大唐公主。我吐蕃国雄霸高原，我累累向大唐皇帝致以殷切之意，他应该不会无动于衷。你此次出使，请婚为首要之事。若不能办成，你就不要回来了。"弃宗弄赞如此性急与大唐通婚，其首要原因是看到大唐强盛，吐蕃若能与其通婚，两国就可相对亲密，互不侵扰；其次，吐蕃此时尚未有文字，弃宗弄赞感到其国中之女大多粗鄙，比较而言，若能娶来一名大唐公主，其颜色定然珠圆玉润，又知书达理，无疑似天人一般。

使者向唐俭转达了弃宗弄赞的意思，唐俭不敢做主，恰巧吐谷浑王诺曷钵此次也来京朝拜，唐俭就让他们一起去拜见李世民。

李世民听说弃宗弄赞要求通婚，无动于衷，淡淡说道："大唐与吐蕃通使不久，时日太短，此事要从长计议才是。"他又问了吐蕃的现状，然后就不再理会这名使者，转而与吐谷浑王诺曷钵说话。诺曷钵此时尚年幼，李世民谈话之间多教导他一些治国的道理。

吐蕃使者无限惆怅地迈出皇宫，愁思百结地问何吉罗道："大唐皇帝不答应请婚，如何是好？"

何吉罗道："皇帝的意思，因两国通使不久，此事不可性急。你回去后，向赞普说明皇帝的意思，想他会理解的。"

“不可能。我临行之时，赞普说，若此事办不成，不许我回去。我此行空手而归，弄不好就被赞普砍掉了脑袋。”

“不妨，你可先找禄东赞讨一个主意，他定然有计，自然会在赞普面前过关。”

吐蕃使者一路上魂飞魄散，凄惶惶在山川之间穿行。他这日经过吐谷浑的地界，忽然灵机一动，倒是想出一个活命主意来。

他回到逻些，不按何吉罗所说的找禄东赞讨主意，而是直奔弃宗弄赞的大帐，见到弃宗弄赞施礼之后，气愤愤地说道：“赞普，小人见了大唐皇帝致以请婚之意，皇帝盛赞你年轻英武，观其神色似要答应了。”

“好呀，结果如何？”

“可恨那吐谷浑王诺曷钵在侧，他见大唐欲与我国联姻，心里不知起了什么坏主意，就在皇帝耳边说我国如何粗鄙，赞普如何不堪，若将大唐公主嫁与赞普，实在不值。经他一搅，让小人功败垂成，遂被大唐皇帝绝了请婚之意，说要从长计议。”

弃宗弄赞闻此言语，顿时怒由心底起，其咬牙切齿道：“好一个无耻的小人，我不寻你的事，你反来坏我的好事！哼，乳臭小儿，若不让你尝些厉害，也难知我的手段。”

弃宗弄赞说干就干，旬日间召集铁骑数万，亲自带领，杀奔吐谷浑不提。

李世民在致力于国家大治的时候，其后宫之福亦可谓如花似锦。是年，李世民将近四十，已生子十一人，生女十八人。这其中，太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及长乐公主、新城公主、东阳公主由长孙皇后所生，其余的由其他后妃及宫人所生。

李世民现在志得意满，这日对长孙皇后说起，数年来陆续裁撤宫人，宫人已经无多，如今满目所见皆是熟面孔，该是选拔新人的时候了。长孙皇后自然言听计从，即下懿旨让官宦之家举荐秀女。经过一应选拔程序，共有一百一十名新人选入宫来。这其中，有两名美人儿最为出众，一个是容貌最美，另一个以才艺闻名。

这名容貌最美的女子，年方二七，是现任荆州都督武士彠的次女。李渊还在任太原留守的时候，武士彠在留守府内任行军司铠。李渊杀了王威、高君雅，自任为大将军开始起兵，武士彠又被授为大将军府铠曹，可见他与李渊是一伙的，算来也是一名开国功臣。此后，武士彠先后被封为光禄大夫，兼义原郡公，被授为利州刺史，荆州都督，官运也算很平衡。其原配为相里氏，生有二子，又继娶杨氏，生下三女。其次女乳名为媚娘（武媚娘原名已不可考，此名系其入宫后由李世民所取，此处暂先使用），降生之时，武士彠还在利州刺史的任上。相传袁天纲此时

正准备入京求见李世民，这日行到荆州地面，因与武士彠为旧识，遂入府拜见。是时，李淳风与袁天纲以晓阴阳、明天文、兼知相术闻名天下，武士彠先是设宴招待，继而叫出家人一一请袁天纲为之相面。当杨氏被袁天纲相面时，袁天纲端详良久，转对武士彠说道："观夫人骨法，必生骨子。"武士彠心想杨氏皆生为女，哪有儿子，遂唤出相里氏所生的二子来，袁天纲摇头道："此二子难以大贵，长大后至多官为刺史。请唤出杨氏夫人所生。"

杨氏长女此时年仅三岁，而次女媚娘尚在襁褓之中。袁天纲看罢了杨氏长女，点头道："此女主大贵，然终将不利。"此女后来先嫁给贺兰氏，青年守寡，后来被唐高宗李治宠爱，被封为韩国夫人。武媚娘此时为高宗皇后，传说其恐怕姐姐夺宫，设计谋杀了韩国夫人。

襁褓中的武媚娘衣着男装，由乳母抱出。想是杨氏夫人渴望生男，就将媚娘当成男儿来养。袁天纲一见媚娘模样，大惊道："此郎君神采奥澈，不易可知。"武士彠心想他将媚娘错认为男子，有些好笑，就让他仔细再看。袁天纲又细细观之，说道："此子龙睛凤颈，将来贵之极也。可惜呀，他不是女身。"武士彠急问若是女身怎样？袁天纲郑重答道："此子若为女身，其今后必成为天子。"这种传说是否真实，今日已不可考。想是此女以后当了则天皇帝，手下一班攀龙附凤之人，假托袁天纲的名义来求证武则天能当皇帝，是为天命所定，也是有的。武媚娘后来在宅中静静长大，渐渐生成了花一般的容貌，玉一样的肌肤，腰肢袅娜，更有一双俏眼似能说出话来。如此一来，武媚娘的艳名在官宦之家中传播，渐渐也传入宫中去。那日武家骤然接敕，得知媚娘被征入宫，不由得举家大恸。要知宫中美女数千，又有几人能沾皇帝的雨露？绝大多数后宫之人只有常年独守空房，终日以泪洗面，以伤春悲秋，是为"宫怨"，有诗为证：

雨滴长门秋夜长 愁心和雨到昭阳

泪痕不共君恩断 拭却千行更万行

宫殿沈沈月欲分 昭阳更漏不堪闻

珊瑚枕上千行泪 不是思君是恨君

杨氏夫人自从得知媚娘被征入宫，终日以泪洗面，当媚娘临行之时，其握媚娘手诀别道："女儿此入深宫，为娘再难见到。天公为何如此不长眼，偏要将女儿送入深宫呢？"

武媚娘此时没有任何悲戚之容，满脸是渴望的喜气，劝母道："女儿此入宫室，能够得睹天子之颜，怎么会是祸事呢？母亲勿忧，焉知不是好事呢？"言罢，决然与家人告别。武媚娘自小被家人当成男孩来养，其母无子，在家中地位甚低，多受前房之子相欺。武媚娘渐渐养成了心高气傲的性子，当同父异母之兄欺凌其母时，她往往挺身而出甚至拳脚相加。如此一来，其性格中又增添了坚韧之力，与一般的少女很不相同，透出

特别。

武媚娘入宫后数日，即被李世民召来侍寝。她见了李世民，一点儿都不慌张，盈盈下拜，口称："妾武氏觐见圣上。"然后三呼万岁，各项礼仪完成得无不合体，与其他新人的张皇失措很不相同。李世民见此女不拖泥带水，心中喜欢，即唤她平身，再观其貌，果然生得芙蓉颜面，正值豆蔻年华。他伸手一召，媚娘即纵体入怀，李世民手拥这个娇小娃儿，在其耳边轻轻说道："想不到乃父有如此好本领，数年不见，竟然生出你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的尤物来。"那媚娘成年之后第一次被男人揽在怀中。她闻着李世民身上发出的男人气息，不由得心动神摇，身子变得毫无力气，任李世民随便摆布自己。

到了第二天扶桑日上，李世民要去早朝。媚娘乖觉地早起，与宫女一起服侍李世民穿好衣衫。李世民观其惺忪蜡黄的小脸儿，心中升起了怜惜之意，遂问道："你原在家中，有什么爱好？"

"妾遵母命，随师识书描红，然妾自小被当成男子来养，最爱的还是随父兄出外骑射。"

"哦，原来你爱骑射？好哇，西域诸国最近贡来良马数匹，朕午后要带人骑射一回。你若有兴趣，身子又不碍的话，可陪朕一起，让朕见识见识你的骑射功夫。"

"陛下若不嫌妾累赘，妾奉旨。"

武媚娘见李世民愿带自己去骑射，心中大喜，觉得皇帝定是喜欢上了自己。她自早膳过后，即慵懒地伏在窗前，观望着日光的穿行，巴巴地盼着太阳早点西斜，以陪驾苑中。

到了午后，李世民果然差人来唤武媚娘。武媚娘此时已换上一袭男装，头戴幞头巾，身着团领袍，脚蹬乌皮靴。李世民乍一见她的装束，不由得赞道："好一个飒爽英姿的男儿。"确实，如今宫内三千粉黛，从无人有如此装束，让李世民感到很新鲜。

武媚娘陪着李世民在苑中骑射了几回，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想是她昨晚初尝李世民的雨露，身体毕竟幼嫩，以致现在还疼痛。李世民见状知道原因，遂让她到一边休息。

李世民试乘了那几匹西域良马，先乘三匹都很顺手，唯有最后一匹性子暴烈，人一到近前，即张蹄乱踢，已经蹬倒数人。李世民自诩为驯马高手，一生制服了无数烈马，眼前这匹马的模样并无特别，何足道哉？他挥手让从人散开，说了声："大家且退，让朕来对付它。"

只见他慢慢走到马近前，慢慢挽过马缰绳，然后飞身认镫，意欲快速攀上马背。谁知此马颇有灵性，当李世民飞身之时，其后蹄一弹，身子迅疾转了半圈，让李世民扑了一个空，它又趁着李世民身子失重的当儿，

长嘶一声，身子向前一冲，忍着鼻子上的疼痛，将缰绳从李世民手中挣脱，继而扬蹄疾奔，向苑北冲去。李世民先是失重悬空，又遭缰绳一扯，身子自然凌空向前冲去，只听“扑通”一声，他重重地摔在地上。

众人惊呼声中，常何率先抢到李世民身边，小心地扶起李世民，口中说道：“圣上不碍事吧？臣护卫不周，死罪死罪。”

李世民的身上和脸上沾满了尘土，左脸上还蹭破一层皮，微见鲜血慢慢地渗出来。其脸上神色既有懊丧又有恼怒，他抹了一把脸，骂道：“该死的马儿，朕不信制不服你。常何，你速将此马给我圈回来。”

常何劝道：“陛下，此马野性未泯，须在栏中圈养一段时间，待将其性子消磨一些，再来制服它不迟。”

“胡说，如此还有什么趣味？”这时，随侍太监递来湿巾，让李世民擦脸，更有两名太监轻轻拂去其身上的浮尘。这使李世民很不耐烦，挥手推开两人。

马儿很快被人用套索圈了回来，李世民走了几步，注视着马儿，思索着用何种方法制服它。这时，身后传来武媚娘的声音：“陛下，要想制服此马，妾有办法。”

李世民想不到如此弱女子，竟然有制服烈马的办法，不由得惊愕地转过头来，问道：“你有何法？”

“请陛下赐给妾三样物件，妾即能制服。”

“哪三样？”

“铁鞭，铁锤，匕首。”

“你如何用之？”

“妾先用铁鞭抽它；其不服，妾再用铁锤砸其头；再不服，妾用匕首刺其喉。”

李世民一惊，想不到从她的口中竟然能说出这般决绝的主意来。然细想想，对付烈马用此法，也算是一条招数，只是一味勇猛，过于蛮横。他哈哈一笑道：“媚娘，你若为男儿身，定能成为一名杀伐决断的猛将。可惜呀，须知马儿也有灵性，不能一味以刚对刚，如此就失却了柔韧。”

“马儿有千匹万匹，为了一匹顽劣之马，哪儿值得用许多耐心？陛下以万乘之躯君临天下，岂能因小事耽搁时辰？”

李世民瞧着武媚娘那激昂的脸庞，觉得此女小小年龄，却有这般犀利心肠，心中颇不是滋味，遂斥道：“你小小年龄，又懂得什么？朕为君主，一举一动势关天下，若一味用刚猛法子断天下之事，就是暴政，朕也就

成了隋炀帝。后宫之人不可妄谈国事，你今后在宫中须谨记此点。你今日出此言语，其实不该，朕念你年龄小，不谙事理，此次就不罚你了，今后不许这样。”

李世民的这番疾言厉色，吓得武媚娘顿时跪在地上，叩头不已，再也不敢说话。

是日晚上，李世民又令武媚娘侍寝。武媚娘毕竟年幼，身躯娇嫩，其在承恩之际，固然能婉转娇滴，惹得李世民轻怜热爱。然身子难受李世民的数番大弄，加上白日受的这番惊吓，到了第二日，竟然周身无力酿成一场大病，在榻上接连躺了二十余日。

李世民看到武媚娘这番光景，嘱太医好生诊治，并好言抚慰，然没有心情再让她来侍寝。武媚娘一人倒下，与她同时进宫的新人还有一百余名，皆是鲜花一般的容颜和稚嫩的年龄，让李世民能日日尝新且滋味不同。数日后，李世民开始宠上一性格温婉的女子，名为徐才人。

徐才人名叫徐惠，传说其生下之后五日，即能开口说话，四岁时能背诵《论语》、《诗经》，八岁时能写文章。其爱读经史，终日手不释卷。当其生到十四岁，才名远播天下，号为“才女”。此次她能入宫，亦是受其才名所累。李世民在其第一次侍寝之时，观其镂雪为胸，揉酥作骨，丰艳中带着数分秀雅，禁不住心怡神迷。两人春风一度，那徐才人脸带羞涩，一双温婉的眼中弥漫出无尽的爱意，让李世民观来如痴如醉。

白日里，李世民与徐惠独处在一起，也觉得非常惬意。徐惠通晓琴棋书画，其或抚琴，或挥墨，让李世民瞧着都样样欣喜。两人说到书艺得意处，惹得李世民将所有故帖都搬来，那幅《兰亭序》帖自然也在其中。论书艺的精湛程度，徐惠万万不及李世民，李世民指指点点，颇过足了教师的瘾。

长孙嘉敏为后宫之主，李世民这些日子忙于尝鲜，她自然百般清楚。作为皇后，不能妒忌，然也不能容许李世民在那里日日鏖战。如此定然毁伤龙体，须加劝谏，让他有张有弛才好。

这日黄昏之时，长孙皇后派人去请李世民，说自己亲手熬了一碗粟米粥，让李世民来喝。他们夫妻情深，互知心意，李世民自然明白长孙皇后的真实意思。何况，长孙皇后所熬的粟米粥堪称一绝。按说粟米实在普通，然皇后的粟米粥配料比较讲究，先取简胜所产粟米一石，再加五斗招摇桂一起舂之，这样，使招摇桂的馨香浸润入粟米之中。以此粟米熬粥，粥成之时弥漫着满室桂香，入口之后更加美妙，是李世民百食不厌的美食。

李世民此时已用过晚膳，他不愿乘舆，信步向长孙皇后居住的立政殿行去。刚入殿门，就闻到了满室桂香，这时长孙皇后迎上前来与他见礼，并说道：“妾知道陛下刚刚用过晚膳，现在定无食欲，嘱她们将粟米粥以文火慢熬，以为陛下夜宵之用。”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还是敏妹心细，我就先闻其香，待会儿再用吧。”说完，情不自禁张嘴打了一个哈欠。

长孙皇后抿嘴一笑，伸手牵住李世民之手，将他带到一个软凳上坐定，关切地说道：“陛下这几日定是很劳乏了，妾算着明日不用早朝，今夜就在这里好好歇息一晚，把精神儿缓过来。”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也好。敏妹，只要你在身边，我就感到全身放松，歇息时加倍惬意。敏妹，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这些日子多阅新人，想是你看不过眼，要来劝谏一番。”

“陛下圣明。妾心想，这些新人入宫，终归都要侍候陛下的，日子长着呢，也不忙在此一时。陛下心爱她们，那是她们的福分，只是圣上龙体要紧，须张弛有度才是。”

长孙皇后的话儿说得很得体，让李世民听着很顺耳。他知道，后宫粉黛三千，只有眼前的这个人才最关心自己。李世民想到这里，调笑道：“莫非敏妹这几日觉得寂寞，就念起我了？”

长孙皇后听后羞色上脸，这是李世民熟悉的神情。她用手轻拍了一下李世民的手掌，说道：“罢了，我这几日身子刚巧来了，实在不能侍候你。瞧你，我们在一起，难道只会做这些事吗？二郎，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番，有许多事等着你呢。”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难道你怕了不成？”长孙皇后不再说这个话题，期期艾艾说道：“陛下，妾听泰儿说，你许他在府中设文学馆，这样好吗？”

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所生的儿女，最为重视。长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次子李泰被封为魏王，三子李治年幼，亦被立为晋王。当其长女长乐公主出嫁时，李世民因其是长孙皇后所生，敕有司陪送嫁妆时要倍于其他公主。此事尽管被魏徵发现，上书谏止，其嫁妆依旧按常例陪送，然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李世民对待儿女的不同。

李承乾现为太子，因患足疾，行动上不免猥猥琐琐，让李世民瞧着不喜。然最令李世民可恼的是，承乾生于深宫之中，染上了竞事奢侈、喜爱漫游且嬉戏废学的毛病。一开始，李世民对其寄予重望，先后派李纲、于志宁、李百药等人为其良师，以期匡正其过失，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君。李承乾遇到此严父良师，不敢怠慢，在他们面前恭顺非常，做出虚心求学的样子。待这些人一不在面前，他立刻恢复了本性，带领下人在东宫内嬉戏玩乐。近来又有一人成为承乾的莫逆，即是李渊的七子李元昌，被封为汉王，前段时间任梁州都督，其在任上放荡不羁，动辄违制，被言官参了多本。李世民手诏责他，解其职令其归京思过。李元昌回京后，想是因为与李承乾习性相近，两人一来二去成为至交，近来又喜欢上了突厥武戏。他们在宫内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每人皆穿上突厥服装。然后两人各领一队，在东宫内大声呼

叫，互相刺击为乐。种种荒唐之事，李承乾尽管百般隐瞒，终久还有一些风声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贞观初年，李世民常常亲自驾临东宫，了解李承乾学业进展，到了贞观十年之后，李世民竟然绝足不入东宫，由此可看出其好恶的变化。

至于魏王李泰，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此子固然与李承乾一母同胞，然其幼时就聪敏绝伦，少年时就善作诗文，长大后爱好经籍、舆地之学，和李承乾的性儿截然相反。李世民在对李承乾失望之余，在李泰身上发现了一些自己昔日的影子，深为欢心。这日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李世民大喜，当即同意李泰可以在其府内设置文学馆，令其引召学士，以早日将书修成。

长孙皇后现在所问，包含有二层忧心：一者，是否李世民已生废立之意；二者，当初李建成为太子，李渊让李世民在府内设文学馆，终于酿成玄武门之变。长孙皇后当时是事件的参与者，她全力支持李世民。可现在事过境迁，李承乾和李泰皆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实在不愿意看到他们兄弟相残的局面。

李世民对李泰设文学馆的事不愿意过多解释，仅淡淡说道："泰儿要撰著《括地志》，这是一件好事嘛。如此浩大之著作，若靠泰儿一人之力如何能成？设立文学馆，泰儿就可广招宾客，收集图籍，使事早成。"

"可有一些不明真相之人，将此举与当初天策府文学馆相比。"

"唉，敏妹，天下众口难调，你能堵住他们的嘴吗？就由得他们随便说吧。敏妹，赶快把粟米粥端上来，我的眼皮要打架了。"

长孙皇后抿嘴一笑，急令人去端粥。

李世民很快将一碗粥喝光，身边的宫女早已备好净水供其漱口。李世民漱口毕，起身道："敏妹，我有些乏了，我们去歇息吧。"

长孙皇后急忙道："陛下刚刚食罢即上榻休息，这样不好。不如让妾相陪，我们到殿前绕上一周，借以消食，这样最好。"

"罢了，改日吧。想不到你颇知养生之道啊。"李世民说完，即自顾自走到榻前，长孙皇后急忙上前，服侍他除下衣衫，将其扶入被中。看来李世民实在疲乏，其头刚刚接触到枕头，就听鼾声响起，他已经睡熟了。

人的年龄一过四十，睡眠的时辰就逐步缩短。李世民沉沉睡去，想是他今晚睡得较早，至三更时就醒了，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不能入睡。他稍稍一动，身侧的长孙皇后也惊醒过来，她欠身问掌时宫女现在的时辰，劝道："陛下，现在时辰刚交三更，外面黑沉沉的，我们还接着睡吧。"

李世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入睡，遂起身道："算了，你接着睡吧。我现在

要到两仪殿去，这些日子压了不少奏章，该是阅批的时候了。”

长孙皇后见状，急忙唤来宫女上来替他们更衣，并传旨让尚食局为李世民准备一些早膳。

到了两仪殿内，他凭案而坐，开始阅读那摞尺余厚的奏章。

奏章中多是一些六部的具体事务，李世民随阅随批，倒是不费太大的工夫。到了后来，有四封上疏引起李世民的极大震撼。

第一封是马周所奏，其疏中列举百姓现在颇有怨言，究其原因，“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值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此年丰稔，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也。”读到这里，李世民喃喃道：“多营不急之务？什么是不急之务？我操心国事，哪一件事不是急务？”

他又接着看下去，只见下面又写道：“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马周写到这里，已经很明确指出，随着财富的逐渐积累，李世民已不如贞观之初那样俭省，开始奢费起来。

李世民这些年来的手脚确实开始大起来，像修建宫室，动辄宴欢，又穷究书艺，以追求一些悠然逸趣，与其贞观初年时的作为大不相同。外人能看出他的这些变化，然他自己却没有任何感受，觉得诸事皆顺势而成，没有特殊的地方。李世民阅罢马周的上疏，认为其中多是一些空泛的道理，遂不作理会，随手丢在一边。

第二封是黄门侍郎刘洎所奏。刘洎是荆州江陵人，其初为萧铣的黄门侍郎，归唐后，因其好恃才直言，在贞观初年谏诤成风的大环境中渐渐获得了李世民的重视，升迁很快。此次上疏，其意也是劝谏李世民要善始善终，其中说道：“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图治，此迹于尧、舜；及其安乐时，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其反复说明，君臣在生活环境变化时，往往不自觉地改变一些做法，刘洎的疏中其实直接指明，李世民现在的作为与贞观初年的做法已经有些变化。

李世民接连读了马周和刘洎的上疏，其疏中不约而同说了一样的意思，使他开始重视起来。他起座离案，在殿内踱步，喃喃道：“我真的这样吗？”他将近几年的所作所为又想了一遍，觉得不像两人说得这么严重，因为这些年的作为与贞观初年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在花费时肯定与以前不同，毕竟，贞观初年钱物困窘，要节省着花；现在财货堆积，手脚当然要大一些。有句话叫作“量入为出”，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吗？

此后，李世民又读了后面的两封疏，皆是魏徵所上，其读罢就换了另一

种念头。

魏徵的第一封上疏，其内容与马周、刘洎上疏大致相同，讲的多是一些大道理。其中一段最为精彩，让李世民击节赞赏，原话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李世民对魏徵所言极为重视，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定式。他看到此疏中所言的"十思"，认为堪为经典，遂唤太监磨墨，挥毫将其书成楷书。当其一丝不苟将"十思"书成后，晨曦已透入窗棂。李世民令人将字幅挂在屏风上，既默识魏徵的深意，又欣赏自己的书艺。

魏徵所言的"十思"，其实是用凝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君主修身养性的法则，这也是李世民郑重将其高悬的原因，便于他时刻诵读。

李世民办完了这些事，暗自沉吟道："上天降生魏徵在侧，能够时刻警醒自己，实乃幸事。"

李世民怀着这样的心情读魏徵的第二封上疏，慢慢就失去了轻松。

魏徵开篇言道："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皆欲传之万代，贻厥孙谋。故其垂拱檐廊，布政天下，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唯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李世民读到这里，随手翻了后面的折子，发现此文写得挺长。心想这老儿不知又动了哪一根筋，接连上二疏不说，还一篇比一篇长。观其中"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的意思，其大约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以劝谏自己在国家富康之时不可懈怠。

果然，魏徵下面的话先是猛捧李世民，其赞扬道："伏唯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寰宇，肇开帝业。"这是说李世民年轻英武，纵横天下，取得辉煌功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怀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

乎？”这是赞颂李世民在贞观初年采取各种措施，以文治武功，终于取得天下大治。说其功劳连商汤、周武王都不足以相比，其道德则与尧、舜相差不远。

李世民读到这里不免有些得意，能从魏徵的口中说自己与古代贤君尧、舜、商汤、周武王相比肩，委实不容易，不由得面露欣喜。然他知道，魏徵在开篇先赞自己，以使有一个可比照之物，后面的话好不到哪里去。果真，就见魏徵语气一转：“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淳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这是说李世民近年违背了原来的一些志向，将那些淳真朴素的道理，渐渐不能坚持。

李世民瞪大双眼仔细向左看去。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净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魏徵在这里说李世民贞观初年无为无欲，近年来却有变化，像去西域诸国求马，到国外购买珍奇之物，这些都是事实，因而说李世民连中等君主都不如。

魏徵的话让李世民难以接受，李世民认为他只顾一点，不顾其余，自己求马买珍奇是实，然各项有益措施未失，国运蒸蒸日上，岂能因一点小事就将举国抹黑？但魏徵举出了汉文帝拒收千里马，晋武帝焚烧雉头裘的例子，这些都是事实，此两人的功业只能算是中等君主，则所说并不为错。李世民无奈地摇摇头，继续向左看。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不畏？’故《书》曰：‘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贞观之初，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李世民某一日偶然对群臣感叹道：“看来百姓无事就骄奢安逸，让其劳役则容易驱使。”这句话是其随口说来，不料被魏徵记得如此牢固。他先用圣贤道理铺垫，说明百姓是唯一的国家根本，继而直斥自己的妄言，嘲笑道：“没听说过因为百姓逸乐而导致国家败亡的事。”这使李世民面红耳赤，觉得魏徵真是揭了自己的疮疤：自己贞观初年心想百姓，近来对百姓确实有奴役之意。

下面的这段话，即是直斥李世民追求享乐，往往编造理由营造宫殿（如大明宫、飞山宫、洛阳宫），以杜绝谏官之口：“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

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绝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李世民每次欲营造新宫的时候，因怕群臣谏止，先找来爱谏诤的臣子说明自己的理由，不料还是被魏徵瞧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思。读到这里，李世民又无奈地摇摇头。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兰芷鲍鱼，与之俱化，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李世民读到这里，见魏徵说自己亲小人远君子，不禁拍案怒道：“好一个利嘴的魏徵，竟然将我说得如此不堪！”想想这些年来，自己能纳谏言，朝中的忠直之臣蔚为壮观，他们在朝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怎么能说自己远君子呢？回忆这些年亲小人的事，无非是那次听信权万纪和李仁发之言，因而错杀张蕴古的那档子事。然自己明白真相之后，已经断然改错，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谁是小人呢？如此，自己怎么算是亲近小人呢？李世民觉得魏徵夸大其词，断难接受此点。他哼了一声，又坐下继续看。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返璞归真。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淳朴，未之有也。末作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李世民读到这里，不禁有些上火。魏徵在前面已经说过自己到外国求马取珍，到了这里又重复一次。这些年，外番知道李世民爱马，因常常进贡宝马。其朝贡之时，将其珍奇之物选来送入宫中，那也是有的。魏徵借此大做文章，说自己好尚奇珍，追求奢靡，何其危言耸听！

李世民喃喃自语：“这老儿，前面说我不及中等之君，到了这里，我恐怕要与隋炀帝等昏君为伍了。若按他所说，外番贡来之物只好锁入仓库，这样才是返璞归真吗？”

人之欲望是无穷尽的，对于钱物的追求也如是。美的东西赏心悦目，好吃的东西撩起食欲，以及大屋、美色，都是人孜孜追求的东西。试想想，当国家富足，钱物充实的时候，李世民作为皇帝，可以支配天下的钱物，阅尽人间美色。其置身于这样一个锦衣玉食的环境中，魏徵却让他像贞观初年那样克制己欲，来返璞归真，不由得李世民不恼火。

李世民愤愤道：“这老儿，终究要让我如苦行僧那样去生活，他才满意。

难道说，百姓尚且能够从容生活，我就不能吗？我什么都没干，却把我说得如此不堪。”

他强压火气，埋头向左看。

“贞观之初，求贤若渴，善人所举，信而用之，取其所长，唯恐不及。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是以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魏徵在这里说李世民现在用人之时，根据自己的好恶而随意舍弃，不像贞观初年那样，能够求贤若渴，用其所长。李世民读到这里，心中怒火腾腾而起，猛然立起，骂道：“我若是如此不堪，焉能容忍你这老儿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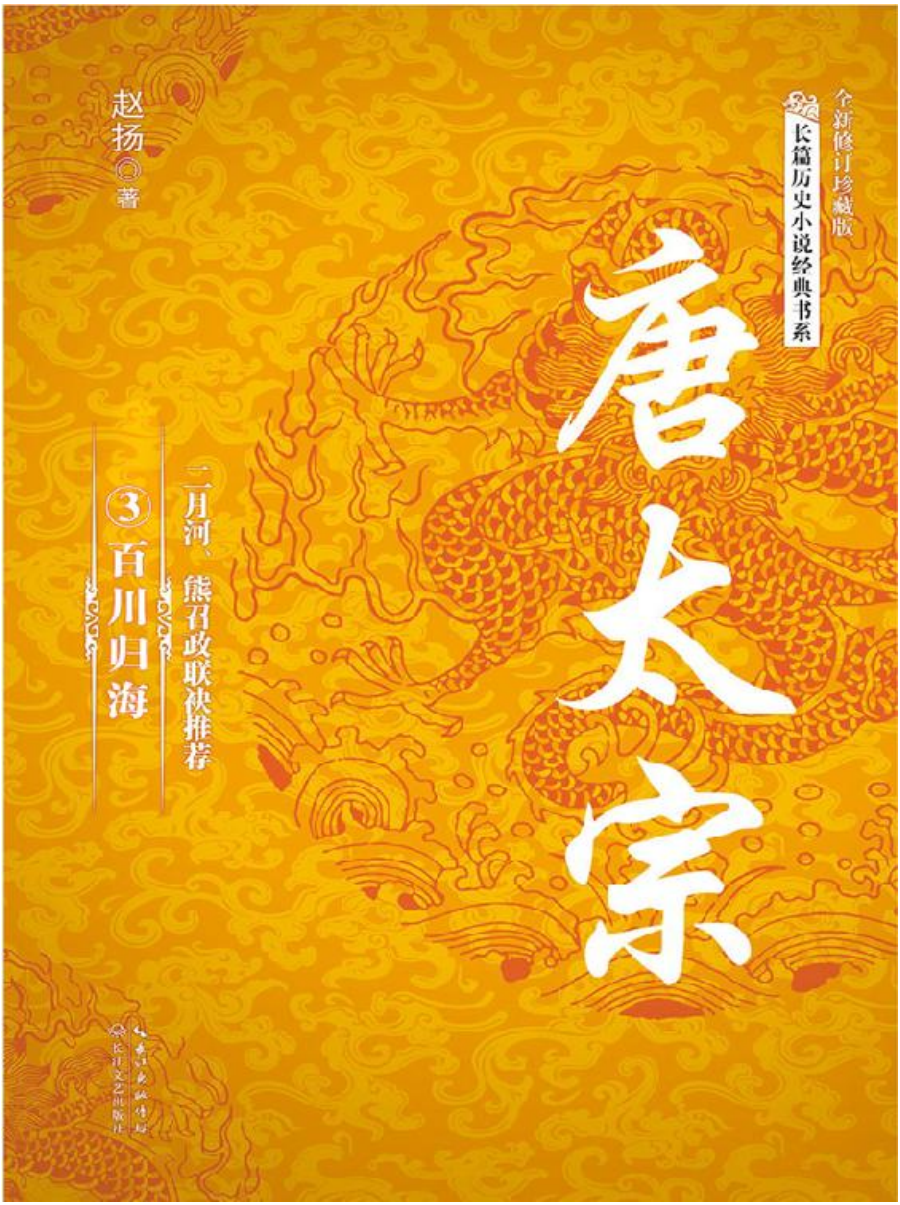
李世民求贤若渴，善用人之所长，为朝野所共赞，也是李世民得意之事。

如此的得意之事却被魏徵说得一团黑，怎么不让李世民分外恼火？李世民回味了前面列举的五件事，其手法大致相同。即是抓住一点小事，然后尽力往大道理上扯，无限上纲，夸大其词，竭力渲染紧张的气氛，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想到这里，李世民怒言出声：“好一个魏徵，你整日让我处事要不偏不倚，力求中正。可你呢？难道只会教训他人，自己行事之时就可以肆无忌惮，就可以刻薄谩骂吗？”

李世民心想，我为国家大计包容了你们多少的难听话儿，可你们也不能视皇帝威严于不见，来任意羞辱我呀！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阳光透过窗棂射入殿内。一名太监看到李世民低着头在殿内转悠，不知道此时的皇帝正怒火万丈，遂在其后面轻声提醒道：“陛下，该是进早膳的时候了。”

李世民正在恼火之时，听到这名不识趣的太监在这里多嘴，遂唤人将其拖下掌嘴。他现在无心进膳，唤人道：“去，传魏徵即刻见朕。”



内容梗概

本卷主要描写贞观后期的文治武功。

为彻底打通“丝绸之路”，李世民发动了高昌之役和龟兹之战，撵走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中西方文化顺畅融合，长安成为外国人云集的国际化大都市。

其时，松赞干布雄起青藏高原，其仰慕唐朝文化，派人入唐求亲，于是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佳话。

看到国势愈隆、疆域渐广，李世民不免有些懈怠。在接班人问题上，他虽然接纳了众大臣的意见，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却又十分宠爱魏王李泰，导致两子为争储位，私下争斗不已，京城内外暗流涌动。最终，太子阴谋篡位被废，昔日功臣侯君集凄然就戮，弱李治继成太子。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不顾群臣反对，悍然发动辽东之战，结果无功而返。沉寂之后，李世民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带人前往魏征墓前复立其碑，表达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为了将教化内容更加深入，李世民倾听高僧玄奘等人意见，对宗教采取了更包容的政策，唐朝由此成为思想最自由的时代，李世民被外邦尊为共同君主“天可汗”。

从贞观十七年开始，魏徵、岑文本、马周、高士廉、房玄龄、李靖……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相继而逝，李世民悲痛之余，越发感到人夭寿有期，生命短暂，本不信方术的他，竟然也开始服丹药以求长生，最终毒药入腹，壮年而逝。

小说结构开合自如张弛有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战争场面与国家治理穿插讲述，别有味道，人物性格丰满生动，呼之欲出。李世民对儿子之柔情、对臣子之有情、治国之老成，房玄龄之谨慎忠诚，禄东赞之机变多智……均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 第一回
- 第二回
- 第三回
- 第四回
- 第五回
- 第六回
- 第七回
- 第八回

- 第九回
- 第十回
-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 第十三回
- 第十四回
- 第十五回
- 第十六回
-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 第二十七回
- 第二十八回
- 第二十九回
- 第三十回
- 第三十一回
- 第三十二回
- 第三十三回

第一回

纳谏言停建新宫

退吐蕃急出劲兵

待传唤魏徵的太监走出殿门，李世民怒火中烧，心想待魏徵入殿之后，定劈头盖脸将其斥责一番，以解心头之恨。至于如何定其罪，则是之后的事情。

李世民想到这里，心里忽然一激灵，心道："对呀，如何定其罪呢？是说他狂悖逆忤，还是说他侮慢君王？"

想起以前的无数次交手，李世民大多落在下风。魏徵觑准了李世民希望治理好国家，方肯折节纳谏这个软肋，每次出击多获全胜。想起此篇上疏条理清楚，语句凝练，且旁征博引，显然是魏徵多日琢磨而成。李世民知道，这老儿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所以敢这样大胆，必有所恃！

李世民又走到案前，快速翻到上疏的末篇，赫然看到魏徵在篇末这样写道："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看到此节，李世民暗暗恨道："哼，这老儿原来也知道所写是狂逆之言，已抱有必死之心。怎么了？你原来不是想当良臣吗？缘何这次要当忠臣？想以此让我当昏君吗？"

他又转念一想，恍然大悟："好一个处心积虑的老儿，你魏徵似抱有必死之心，知道我定然不会杀你，所以才如此大胆，将我羞辱到极致。"

李世民的心情渐渐平息下来，十余年来，魏徵所上谏章无数，其中固然言辞激烈，直揭其短，让李世民多次下不了台，然其谏章高屋建瓴，多是真知灼见，纳其言确实对国家有利。李世民多年来感到，采纳了魏徵的意见，除了面子上有点委屈以外，其他的对己对国都非常有利。眼前的这篇奏章也是这样，因为魏徵到了现在的年龄和地位，他不会再以言语邀宠，也不会存心找皇帝的别扭，他所以写出如此激烈的话来，定是秉承其一贯的宗旨。

这样又促使李世民坐到案前，耐下心来，继续看魏徵的谏章。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唯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或过三驱之礼，遂使盘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这几年，李世民见天下安定，出外围猎、游历的机会比较多起来。按照魏徵等人的意思，若百姓见皇上动辄带领从人出外围猎，会认为这是嬉

于国事的行为，因此要尽量减少。李世民读到这里，点点头，心道：“这段话还算说得恰切，并未夸大，我出外的次数确实频繁一些。”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君思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以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近年以来，因天下大治，李世民自视其能力超卓使然，不自觉地变换了态度，群臣奏事时，他或对不感兴趣的话题“颜色不接”，或打断奏事者的话而直斥其短，使群臣奏事时心有所忌，不敢随意说话。魏徵认为这样会堵塞言路，渐渐会使君臣产生隔膜。

李世民此时的心情渐渐平复起来，心道：“所谓旁观者清，许是我果真如此，然不自觉。”

“傲不可长，欲不可取，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戒。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义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携扶老幼，来往数年，曾无一户逃之，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所以至死无携贰。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敝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所驱使；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闾，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积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魏徵说李世民不能有始有终的第九件事，是其自恃功业很大，蔑视前代帝王，自负聪明才智，内心轻视当代贤人，渐渐生出了骄傲之心。由此放纵自己的欲望，喜爱嬉戏游玩，消磨了远大的志向。

李世民读罢也承认这点，近年来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贞观之治不输于前代圣贤之功业。

至于第十件事，魏徵说李世民现在渐渐违背了贞观初年使百姓安静的初衷，表现为征役开始增多。像前一段时间，李世民当众说出若百姓太闲容易产生安逸之心，所以要让他们不停地劳役才可避免生乱，此谬论当

场被魏徵等人驳斥，由此可看出李世民心性的转变。

李世民读到这里，感叹道：“防微杜渐，魏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来人若能三省己身，犹不能全察自身之失呀。”

这时，那名去传唤魏徵的太监入殿禀道：“陛下，魏徵现候在殿外。”

李世民此时已经失去了向魏徵问罪的兴致，不愿意接见魏徵，说道：“朕今日不见他了，可传魏卿先回。”

李世民的语气明显温和起来。

李世民又继续埋头看谏章。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伏唯陛下统天御宇十有数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内，年谷丰稔，礼教聿兴，比屋喻于可封，菽粟同于水火。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戒，斯诚陛下惊惧之辰，忧勤之日也。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荛之议，冀千虑一得，衮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李世民读完此章，不禁微笑上脸，心道：“我向来不信种种凶吉先兆，你魏徵比我更甚。你这里却以种种凶象警诫我，说什么该是惊惧之时，忧虑勤苦之日。莫非你黔驴技穷，实在搜不出我的短处，只好拿这些虚妄之象来滥竽充数吗？

“‘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这句话没错，可是魏徵，难道你认定我能成为一名完人，不能有一点越轨之处吗？若整日里循规蹈矩，做人还有什么趣味？

“甘从斧钺！甘从斧钺！你知道我的心思，明有必死之心，心中早已断定我不会杀你。你知道我爱护自己贤君的名誉，犹胜于生命。哼，你却是满腹心机呀。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我真的杀了你，又有何妨？哼，你此次实在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回呢。不过这样一来，我当我的贤君，你当你的忠臣，我们君臣两人各得其所，这是不是你的初衷？”

李世民的心思很活跃，又想刚才盛怒之时，不能仔细体会魏徵的意思，遂折返将其谏章再看一遍。

他此时的心绪已经彻底平复了下来，很细心地逐字阅读，并反复揣摩魏徵的意思。殿内的太监、宫女见他火气很大，皆悄悄地退往殿角，屏声连大气都不敢出，殿内显得异常安静。阳光渐渐上移，透入殿内的光柱收缩了一截，时辰在不知不觉地飞逝，待李世民读到结尾句“甘从斧钺”时，一个多时辰又过去了。

李世民抬起头来，此时的心境已完全换了一个样儿。

如果说，他初读魏徵谏章因触其颜面产生怒意，是人类弱点所致的话，那么，他现在以平静心情细辨其味，终于明白魏徵的拳拳报国之心，则是他历来形成的超越凡人的优点所致。

读完魏徵的谏章，李世民感触颇深的是“居安思危”四字，他明白魏徵所以用如此激昂的言语，所以选取自己的单个事例来危言耸听，无非让自己在天下实现大治之时，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常怀谨慎才是。

何况，魏徵此次上谏言并未在朝堂之上当众宣讲，而是采取了一对一上疏的方式，也算是顾及了自己的颜面。

想到这里，李世民忽然想起了铜镜：魏徵在侧，不是一面铜镜吗？他站在那里，可以时刻照出自己所失所短，帝王之身一举一动事关天下，若据此修补，这对国祚大运是何等的幸事啊！

是日，李世民一直待在两仪殿，反复诵读魏徵的这封谏章，细加揣摩，间或又拿出马周和刘洎的上疏对照阅读，感触良多。

第二日的朝会上，群臣奏事毕，李世民唤出魏徵，说道：“魏卿，朕昨日宣你入宫，既而又让你退回，知道是何缘故吗？”

魏徵对曰：“臣猜想，定是陛下御览了臣的上疏，因宣来问询。”魏徵自从上疏之后，也知道自己疏中言语太过激切，若招致皇帝的龙颜一怒，那也是一忽儿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昨日被宣入宫，一路上心里也是敲上数面小鼓，莫知后果，然后来李世民让他退回，又弄得他一头雾水。魏徵在此反复之间，尚不知道李世民的心头正风云际会，一反一正对其命运影响颇大。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不错，朕正为此事。你的这两封上疏，朕昨日已经仔细研读，朕为之取了名字，第一封可称为‘十思疏’，第二封可称为‘十渐疏’。魏卿，所谓奇文共赏，你上来，当堂将此二疏向诸卿宣读。”

魏徵见李世民的颜色平静，然也难知祸福。就趋至御台前，接过自己的那两封上疏，转身向群臣诵读起来。

群臣听了“十思疏”，场面还算平静，待听完“十渐疏”，场面有些嘈杂起来。许多人心想，魏徵缘何如此大胆，竟然不顾君王颜面将李世民驳得

体无完肤。孔子还推崇中庸之道，魏徵为士大夫多年，浸润儒家学说日久，为何不能以平和心态及中和的语句致疏皇帝？一些人甚至猜度李世民的意思，更有人埋怨李世民：如此激烈文字，自己看看也就罢了，何必还要在此当堂宣读？岂不是自扫颜面？

李世民说道："众卿家，你们听了魏卿的谏章，有何想法？魏卿，你不要动，就面对群臣听听他们如何说。"

萧瑀出班道："臣以为魏徵所言，实为忧国忧民之警句。臣有时也想上如此谏章，奈何智力所限，难有如此精辟之思虑写成章句。陛下，魏徵之言率真直切，其本意是让陛下居安思危，其中不免有犯颜的地方，念其忠心为上，望恕其罪。"

李世民暗道："萧瑀与魏徵都是耿直的性子，心思接近，其能不揣摩我的心意而当堂赞扬，这份胆量其实难得啊。"

房玄龄出班奏道："臣赞同萧公所言，如今天下大治，应该常怀警惕之心。魏特进的这番话固然是对皇上说的，其对群臣，也有警诫的作用。"

但也有人提出异议，中书舍人许敬宗出班奏道："魏特进心忧国家，此次直言上疏，委实可敬。只是其疏中言辞激烈，少了一分淳厚之意。以此言语来谏皇帝，似为不敬。臣以为，魏特进应将此疏收回，另变语句为妥。"

许敬宗此言一出，群臣中一大半人纷纷点头，显然赞同许敬宗的话。

李世民看到群臣开始争执，觉得还要先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样，一些臣子即不会再猜度自己的意思，免得以后多费口舌，遂说道："罢了，众卿不要再争执了，朕有话说。魏卿，你转过身来。

"魏卿，人臣侍奉君主，顺从旨意是非常容易的事，而违背上情犯颜直谏就非常难了。朕自从看了你的这篇上疏后，反复揣摩，深觉其中词强理直，已将其书为屏障，以朝夕瞻念。

"朕这一段时间，确实有些懈怠了。朕今日当着群臣之面，保证闻过即改，有生之年，定坚持贞观初年的那些做法。魏卿，朕今后若违背此言，实在没有面目再与你及群臣见面。"

魏徵躬身道："陛下接纳臣言，实为开明。臣的话激烈狂放，能为陛下所容，实为天下苍生的福祉。"

"不错，朕不想当昏君，你要做良臣，我们君臣彼此克制，相得益彰吧。魏卿，你写就此章，显然费了许多工夫，让朕如何赏你呢？"

"陛下能纳谏言，即是对臣的极大奖赏。"

“你劝朕要居安思危，这番功劳极大，朕一定要赏，还有马周、刘洎，朕也有赏赐。你的‘十思疏’和‘十渐疏’词直意切，字字珠玑，朕已让人誊来后交付史馆，要让千年以后的人也能知道我们君臣的情义。”李世民说罢，即宣人赐给魏徵黄金十斤，良马二匹，同时，马周、刘洎也得了相应的赏赐。

李世民让魏徵退回班中，然后立起身道：“魏卿的‘十思疏’和‘十渐疏’，堪与经典并列。朕已将之悬列左右，以朝夕观瞻。玄龄说得对，魏卿此疏不唯对朕有益，对众卿也有好处。朕已让人誊录，使众卿能够人手一份，日夕诵读以体会魏卿的深意。另外，可将此疏明发天下，要让天下的官吏知闻。”

李世民此言一出，令群臣大为震惊。看来皇上不仅在朝堂上自曝其短，还要天下大大小小的官吏也知道这件事，这是何等的胸怀！

李世民接着说道：“朕闻过即改，就要有所表示。朕现在说几件事，有司要立刻去办。

“一者，立即停建洛阳宫和飞山宫，已备好的木石，可就近赈给受灾的百姓，让其修缮房屋之用；

“二者，由户部和大理寺联手，清查一下各级官府征用劳役的情况。若有人敢违反《租庸调法》额外滥用民力，要重重责罚。今后，自朕以下，任何人不得妄取民力，若朕违背，亦要按法责罚；

“三者，鸿胪寺今后收到外番朝贡珍奇之物，不得送往宫中，可将之造册登记藏于府库，遇节日时，可选其中一些贡品列于凌烟阁内，供百姓赏玩。有良马贡来，可将之输往陇西牧马场内，不得送入宫中。魏卿，自今以后，朕不再围猎，朕若有违反，卿可随时谏止；

“四者，朕今后除授、贬黜官吏，皆经过政事堂议定后，再行册授。

“这四件事，有司马上要办。玄龄，此事由你主之。”

房玄龄出班领旨。

李世民又目视魏徵道：“魏卿，至于篇中所阐述的微言大义，朕自会慢慢咀嚼，将之化入朕之日常行动之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闻过即改，善莫大焉，这些话朕都明白。只是人之欲望为天成，若靠己身之力来克制之，实在不易且难以自觉。你这些日子可在朕身边，看到朕有失处，随时举谏。魏卿，朕昨日把你比成一面铜镜，可以随时照出朕本身的缺失来。”

魏徵听李世民将自己比做一面铜镜，心道：“以人为镜？倒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颇有新意。”

李世民与魏徵这一番交锋，以魏徵完胜而结束。李世民闻过即改，并举一反三，努力戒除骄逸之心，恢复贞观初年的心志和做法。皇帝如此，臣下自然不敢怠慢，皆各司本职，勤政为民，继续以“抚民以静，唯重教化”的宗旨治理国事。

弃宗弄赞那日带领数万兵马杀奔吐谷浑，这数万铁骑在吐谷浑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攻击到诺曷钵的牙帐前。吐谷浑新被大唐打败后，其军力已经式微，难以抵挡吐蕃兵如狼似虎的进攻。诺曷钵闻惊之初，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念头，急忙召集族人向凉州、鄯州方向撤退，以寻求李大亮的保护。

弃宗弄赞扑了一个空，听说吐谷浑人入了凉州、鄯州，心中怒火更盛，骂道：“多嘴的毛孩子，你以为躲入大唐城池内，就可高枕无忧吗？我天不怕，地不怕，此次就与唐军碰硬一回，定将你从城中揪出来。”

吐蕃兵遂拥到凉州城下猛力攻城，兵士们呼唤着诺曷钵的名字，让其早早出城投降。凉州城居于通往西域的要道上，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唐军这些年来为防敌进攻，将城池修得非常坚固。城内粮草充足，没有缺食之虞。守城唐兵恃城坚有粮，一般对来攻之人不理不睬，现在他们也任吐蕃兵在下面跳脚大骂，只要他们不攻城，不撞门，压根儿就不管他们。如此，两军倒是相安无事。

黄昏之时，李大亮率领大军掩杀至凉州城。李大亮令唐兵自东首一字排开，兵士手擎火把，场面煞是壮观。李大亮又令燃号炮，号令凉州城内守军大开城门出战。吐蕃兵从无夜战的经验，弃宗弄赞见此阵势不敢怠慢，急忙唤人吹起犀牛号，顿时，吐蕃兵如潮水一般向南退却。

第二日，弃宗弄赞衡量双方力量，觉得无法攻下凉、鄯两州，实在无计可施。然自己此次挥师北上，未施予诺曷钵任何颜色，闹了个铩羽而归，归去后岂不被国人耻笑？弃宗弄赞想到这里，不愿善罢。欲领兵向东进击，先打败附属大唐的党项部，再经此窜入唐境，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禄东赞显然不赞成继续进攻，劝道：“赞普，我军此次出战的目的就是惩罚多嘴的诺曷钵。现在诺曷钵已经逃窜，则此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似可班师了。若再袭党项部，乃至侵入唐境，即是与大唐为敌。赞普，如今大唐强盛，四方弱小皆不是对手，我国若与大唐为敌，实为不智。”

“可那诺曷钵躲在凉州城内，毫毛未损，我焉能咽下这口气？”

“赞普的意思，是想与大唐联姻。我们班师之后，我携带珍宝，亲自入长安，定要说服大唐皇帝，为赞普访来一名好公主。若两国开战，事就会变得麻烦起来，弄不好要大费周折呢。”

“哼，我数次派使入长安请婚，可那大唐皇帝压根儿就没把我看在眼里，一味拒绝，甚至连诺曷钵都不如。此次更是百般保护诺曷钵，我若就此

收手，他们难知我的手段。你不用再劝，我们且战且说。”

禄东赞忧心道：“赞普，我只怕事情越弄越糟。”

弃宗弄赞不听禄东赞之劝，执意要引军东掠。于是，这数万吐蕃铁骑轰然发动，直接杀向党项部。拓跋赤辞闻听吐蕃来攻，打破脑袋也想不通吐蕃和自己交恶的原因。他只好一面依托地势抵挡吐蕃兵的进攻，一面派人入大唐求救。

吐蕃兵这些年纵横高原，有着犀利的战斗力。党项部竭力抵抗，终究不是对手，很快败下阵来，拓跋赤辞也在乱军中被杀。吐蕃兵横扫党项部的地盘后，不事停留，快马杀向松州。松州都督韩威见吐蕃来攻，组织人马迎战，但很快被杀败。韩威只好退回松州城内，派人入长安求救。

弃宗弄赞领兵在松州一带耀武扬威，邻近的一些羁縻州见吐蕃力强，纷纷叛大唐降吐蕃。数日间，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率族人降了吐蕃。

李世民那日得魏徵谏言后，日日三省自身，努力匡正所失，勤勉理政，似乎与前段相较换了一个人儿。

这日，李世民将虞世南、魏徵、房玄龄、马周、褚遂良、温彦博、王珪、刘洎等人召入两仪殿内，唤太监为他们搬来凳子，让他们围坐在自己面前。

李世民待大家坐定，缓缓说道：“朕那日读了魏卿、马卿、刘卿的谏章，后来反复研读，愈觉其味无穷。昨日，朕随手翻到这本《群书理要》，细研其意，发现其中也有魏卿等人说的道理，只是慎始慎终的道理不免薄了一些。”李世民即皇帝位之后，为配合励精图治的需要，让魏徵、虞世南等人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的节本，以历代帝王所为，彰善斥恶，以为自己的规诫，书成之后，定名为《群书理要》。

王珪说道：“圣贤道理，古今大致相同。像慎始慎终的道理，人皆能知，然终其一生，能做到者其实寥寥无几。”

“不错，王卿说得对。像朕即位以来，为从史籍中寻找治理天下的借鉴，手不释卷，披览忘倦，每达宵分。如此能明其理，然不能善终，还要魏卿等人规谏才能警醒。看来人之一生，许多事说着容易，然要彻底战胜自己的心魔，实非易事啊。”

褚遂良说道：“陛下能采谏言，这种胸怀古今帝王实在难及。”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遂良，若是乃父在侧，断不会说出这种话。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须常怀谨慎之心。朕为君王，不能有些许沾沾自喜之情，若渐升渐积，朕就会爱听恭维之言，实为祸端。”褚遂良之父褚亮此时已致仕归家，褚亮一生谨慎耿直，素为李世民所钦敬。所以其致

仕后，李世民还常常派人入其宅中问讯。褚遂良上来就闹了个没趣，顿时满面羞惭，不敢再吭声。

李世民接着道：“虞卿、魏卿，《群书理要》编得不错，只是‘慎始慎终’一节还要增益，你们近日可增补之。书成之后，朕要分发给诸王以及重臣，让他们人手一本，使他们能经常诵读，以体会理国的大义。”

这是一件严肃且有益的事，虞世南、魏徵皆敛容答应。

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道：“朕听了魏卿的言语，不敢再大造宫室。又让户部和大理寺，去查验各级官府滥征民力的事。不增加百姓的额外负担，只要官府节约其行，当保无虞。然这些年来，粮食年年大熟，粮价直线下落，有句话叫‘谷贱伤农’，长此以往，恐怕也不是个好事，你认为呢？”

房玄龄对曰：“臣这些日子也在想，若府库充实，任其溢满，粮价更贱。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前世君王，当其国家府库充实之时，或大造陵墓，或奢修宫室，以此来消耗财富。陛下欲百姓安静，断然不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儿？这让臣想起贞观之初，陛下曾让百姓自发修筑水利的事。这些年风调雨顺，无旱涝之虞，然天时无常，趁着丰年修筑水利，臣想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温彦博接口道：“欲修水利，须由官府出面引领。一些大宗的水利，除了百姓及其他人捐助之外，官家也要出一部分钱物，方能建成。”

君臣接着谈论一些文史经籍，他们似乎又回到贞观初年一同以史为鉴、补益时政的谈话场景。

适时，一名太监伏地禀道：“圣上，兵部侯尚书送来加急文书，现候在殿外。”

李世民惊道：“吐蕃攻凉州不下，不是已经归国了吗？现在又来加急文书，又是何处起战事了？宣他进来。”

侯君集走入殿来，先向李世民行礼，然后禀道：“陛下，吐蕃兵犯凉州，被李大亮杀退。他们又折头东窜，先袭破党项部，拓跋赤辞力战而死。其后他们又兵犯我境，现在围困松州。这是松州都督韩威送来的告急文书，请陛下过目。”

李世民问道：“记得前一阵子吐蕃王接连派使来我国，致以通好之意，缘何现在兴兵来犯我境？”

侯君集一时不好回答李世民的问话。当吐蕃兵侵入吐谷浑境内，继而又犯凉州，李大亮曾派人送来军情文书，书中说定能击退吐蕃兵。侯君集心想若吐蕃兵攻凉州不下，捞不到便宜，定会引兵回国，也就没多理会，更没有向李世民禀报。他没有想到此事越闹越大，此次入宫时还生怕李世民责难。到了眼前的地步，他只好实话实说：“陛下，据李大亮所

言，那吐蕃赞普来我朝求婚不成，认为是吐谷浑从中挑拨，由此迁怒吐谷浑，因有此役。”

李世民笑了，说道：“哈哈，朕听说这位弃宗弄赞年轻英武，不料却因一名女子就妄动刀兵，其胸怀也忒窄了一些。”

“吐蕃至今尚未有文字，上上下下皆凭勇力，其行事难以常理度之。”

“嗯，他们崇尚武力，若以此对付一些小部落尚可，以其区区数万兵马来我国耀武扬威，那是不成的。魏卿，你以为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来犯之敌？”

魏徵答道：“不管吐蕃的出兵意图如何，他们现在来犯我国边境，骚扰百姓，只有以牙还牙，给以颜色。只不过战事过后，求得边境安静为上策，不可一味用武。吐蕃国近年崛起于高原，若与其连年相攻，也不是长法。唯想陛下审时度势，以威镇之，以恩抚之，以取得长治久安才好。”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如何安抚吐蕃，须长久为计。眼前的事，唯有出兵将其击退。君集，松州那里，我军形势如何？”

“目前松州城内，有韩威在那里坚守。松州城池坚固，城内有充足的粮草维持，只要韩威轻易不出城，可保坚守两月。在松州的左右两翼，左武卫将军牛进达拥兵驻扎于阔水，左领军将军刘简率兵居于洮河，他们连成一线防止吐蕃兵再深入内地，这也正是吐蕃兵不敢轻易再前进的原因。”

李世民让侯君集呈上当地山川图，凝神观看了一阵子，很快有了决断，毅然说道：“君集，此次军事由你主持。朕授你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克日奔赴前线。朕再授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他们皆归你节制。你此次进兵，可依李药师上次击破吐谷浑的行军方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将吐蕃兵逐出国境。嗯，你可持此兵符，调动五万兵马完成此役。”

侯君集见李世民让自己主持此次军事，不由得大喜过望。心想自己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当主帅的机会。然听到只许自己带领五万兵马，感到兵力太少，很不满足，遂说道：“臣领兵进攻，定杀得吐蕃兵有去无回，力争生擒弃宗弄赞献给陛下。只是五万兵力稍嫌单薄了一些，乞陛下多给些兵马，以保完胜。”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此番迎战吐蕃，与前次进剿吐谷浑略有不同。吐蕃国居于高原之上，其只要与我国通好，不扰我境，这样最好，朕没有心思再派重兵。费尽许多力气破袭其国，这样对我国没有任何好处。你此次进兵，一者，先解松州之围，将吐蕃兵逐出国境；二者，设法联络党项部，联手恢复党项部土地，立其头领；三者，与李大亮联络，共同进兵将吐蕃兵逐出吐谷浑地盘，以恢复吐谷浑旧地。想那弃宗弄赞仅

带来数万兵马，你统辖五万兵马，再得党项部、李大亮之助，定能将吐蕃兵逐回其国。”

李世民又道：“你恢复党项部旧地，立其首领之后，要好好代朕祭奠一下拓跋赤辞。唉，此人数月前来京面见朕，不料今日已经战死，让朕万分伤感。”

侯君集接过兵符，急忙出殿开始布置此次军事。

魏徵、房玄龄等人见李世民如此心情平和地布置此次军事，又适可而止决定此战的目的，不由得大为感动。魏徵说道：“陛下在遭他国侵扰之时，犹能心念百姓，适可而止，不穷兵黩武，此是我国之福，也是他国之福。”

李世民看到日已正午，遂留下众人赐宴，唤太监取出魏徵所献之酒让众人饮用。他又在案上取过一纸，说道：“魏卿，朕饮你所献之‘醽醁翠涛’，觉得余味悠长，实为美味。朕这里写成一诗，现赐予你。”

魏徵双手接过此纸，仔细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醽醁胜兰生 翠涛过玉薤

十日醉不醒 十年味不败

诗中所称的“兰生”，相传是汉武帝时的百味旨酒，而“玉薤”则是隋炀帝享用的酒。李世民用此二物相喻，可见他对魏徵所献之酒的推崇。

席间，大家品尝魏徵自酿的“醽醁翠涛”，纷纷赞叹不已。李世民含笑问道：“魏卿，这些酒都是你亲手酿成的吗？”

魏徵答道：“此酒名为‘醽醁翠涛’，须精选纯色葡萄，且个头也要相等，如此酿出酒之颜色方显翠绿。还有一点，酒成之后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十年内其味不散，须以十蒸十酿之法为之。臣苦研酿酒之法数十年，对每道工序须亲手操之。若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不敢让他人代酿。”

萧瑀接口道：“依你所言，此酒须由你亲手操作乃成，万一你百年之后，此酒酿法岂非要失传，世上也从此见不到如此美味！”

“是呀，凡手工活皆须个人悟性，靠言传身教，他人仅能知些皮毛，其中细微之处还要靠各人悟性领会。”

李世民举盏饮了一口酒，笑道：“魏卿，想不到你以重臣之身，却沉迷于如此的劳役之中。朕问你，你痴迷于酿酒，对你行朝中之事有碍吗？”

魏徵听出了李世民话中的意思，这是微讽他仅知举谏皇帝要克制己欲，不得做游戏之事，而自己却躲在宅中，黑天昏地猛酿美酒，显然也是不

务正业。他一时语塞，只好端盏浅浅地抿了一口。

温彦博取笑道："魏特进的'醽醁翠涛'大名鼎鼎，我若致仕归家，要到东市里寻一店铺，再求魏特进书一牌匾，名为'翠涛酒轩'。定能大发其财。"

这句话逗得李世民也笑起来，说道："哈哈，届时二卿一人酿酒，一人卖酒，定是耸动天下之事。不过如此一来，天下人定会指摘朕的不是。天下富足多年，二卿又为朝中贤相，你们现在当街卖酒，人们定说是朕短了你们的薪俸，以致你们潦倒如此。"

席上之人闻言皆轻笑起来，在此轻松之际，魏徵也就免了回话。

侯君集和执失思力带领从人向松州奔去。

侯君集出京之前，派人分二路向牛进达、刘简传达命令，让他们接讯后立刻带领所部向松州移动，以解松州之围。侯君集还行在路上的时候，牛进达与刘简已经到达松州前线，战斗已经打响了。

是时，吐蕃兵已经猛攻松州城二十余日，吐蕃兵惯在高原之上跨马搏杀，没有攻坚的经验，其在松州城下吼声连连，然面对高耸的城池和固守不出的唐兵，无计可施，只好在城池四周扎寨，妄图困死城内唐兵。

牛进达率领两万兵马出阔水潜行奔往松州，北面的刘简也带领一万兵马出洮河快速南下。两人运动之时，密切联络，商定进攻的时间和步骤，他们约定先由牛进达发起攻击，刘简再及时现身予以支援。待共同吃掉吐蕃兵一股之后，即安营扎寨，与吐蕃大队人马相持，以等候侯君集、执失思力前来，进行下一步的大行动。

牛进达和刘简的这二路兵马行进之时，吐蕃兵毫无觉察。这日薄暮时分，牛进达所部突然出现在松州城东面，那里有两千吐蕃兵驻扎，暮色渐合，唐军分成无数小队围着这二千吐蕃兵，猛然攻打。很快，有一千余名吐蕃兵被斩下头来，仅有二百余人逃出重围，仓皇奔向弃宗弄赞的主帐所在地。

弃宗弄赞得知唐军来攻，看着外面漆黑的夜幕，镇定说道："传令，各队人马不得妄离营盘，须坚守不动，有事明日再说。"吐蕃兵不善夜战，若在此黑夜调兵往攻，弄不好会先乱了自己的阵脚。弃宗弄赞此举，可谓决断得宜。

到了第二日，天刚麻麻亮，弃宗弄赞带领禄东赞等人来到松州城前的一面高坡上，抵近观察唐军形势。

这时，禄东赞已派人侦知面前的这二路兵马由牛进达、刘简所率，又听说大唐皇帝遣兵部尚书侯君集带领大队人马，星夜从长安向松州赶来。弃宗弄赞闻讯，不禁忧色上脸，对禄东赞道："大唐皇帝调兵何其迅速？

唐境国土巨大，我本想攻其一点，其难以为备。不料其旬日之间，重兵接踵而至，看来我还是失算了。”

弃宗弄赞嘴里这样说，心里还有一丝不服气，怒道：“唐军此次与我交手，或凭城池坚固，或欺我不善夜战，他们若有种，何不与我这高原铁骑对阵一番？如此才能见我的手段。”

禄东赞对此次攻战不以为然，这些日子一直侧面劝说弃宗弄赞退兵：“赞普，臣以前听何吉罗说过，大唐皇帝爱马成癖，大唐马政在其手中兴旺发达，中土之马已不输于四夷之马。昔日东突厥号称控弦百万，何其强盛，结果到了大唐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由是观之，我们不可轻视唐军。再说中土多有兵法大家，像古代有孙子，当代有李靖，其兵家谋略即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完胜，以其所长制敌所短，他们凭借坚固城池，多发动夜战，即是此例。”

这句话令弃宗弄赞为之气沮，其叹道：“中土越国千年，可谓博大精深，我国草创未久，与其相比委实粗陋。我苦求与大唐通婚，即是想若两国从此通好，我国也可见识上邦礼仪多加交往。可惜呀，大唐不知我的这番心意，屡次拒绝通婚，将我看得连那小小的诺曷钵都不如，你说可气不可气？”

禄东赞摇头道：“不然，我们仅与大唐通使数回，想那大唐皇帝至今难知我国全貌。换句话说，我国与今日吐谷浑相比，实有天渊之别，小小的诺曷钵尚能请婚大唐公主，赞普为何不能呢？其实唯时日长短而已！赞普，臣听何吉罗说过，这名大唐皇帝年轻英武，与赞普有相似之处。其征战之时，遇强则强，杀伐决断游刃有余，终于一统中土江山。他还有另一般好处，就是胸怀宽阔，没有华夷之分，四夷之人皆愿效力。像前次袭破吐谷浑，固然由李靖为帅，然契苾部、党项部、突厥部充当了急先锋，对此役贡献可谓居功至伟，由此可见一斑。”

弃宗弄赞听出了禄东赞的话里含有深意，问道：“你在这里大赞大唐皇帝，到底有何话说？”

“臣想问赞普，我国若与大唐为敌，如此可行吗？”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西突厥现在面似与大唐和睦，其实互相猜忌。大唐皇帝封了泥孰可汗，使得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大为生气。我国若与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联手，定会使大唐手脚忙乱。”

前几年，李世民看到这两派在那里征战不已，将西域搅得乌烟瘴气，影响了大唐的商贾通路，遂决定支持东方的莫贺咄侯突利俟毗可汗，册其为泥孰可汗。泥孰可汗在大唐的支持下，渐渐由弱变强，很快打败了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将其逐向更西方。由此，泥孰可汗在西突厥内部斗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弃宗弄赞说要与西突厥联手，自然不会找与大唐友善的泥孰可汗。

禄东赞显然不赞同弃宗弄赞的话，知道这是他气急败坏之时说的偏激之言，遂劝道：“与西突厥联手？如此，我们须隔过泥孰可汗，若大唐来攻，我国势必独当其锋，那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居于西鄙之地救援不及，何谈联手？臣请问，赞普此次出兵，到底意欲何为？莫非要坚持与大唐为敌吗？”

弃宗弄赞想想自己此次为争一口气大举出兵，不免有些效小儿女之态，遂微笑上脸。弃宗弄赞这些年雄起于高原，并非一任武力，亦是辅以相当的谋略而成。他默识大势，知道与大唐和睦相处才符合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他一直坚持与大唐通婚的原因。想到这里，他又反问禄东赞道：“我们已出兵与大唐交恶，现在又处于如此不尴不尬的境地，你有何妙法？”

禄东赞年龄与弃宗弄赞相当，这些年相伴弃宗弄赞左右，两人名为君臣，然心意融洽，实为莫逆。大至宗国大计，小至排解纠纷，弃宗弄赞每遇事皆要找禄东赞相商，且多言听计从。禄东赞现在观察弃宗弄赞的神色，知道他的心意已经有了转变，遂决然道：“主动罢兵！”

“主动罢兵？”

“对。赞普，以眼前的这数万兵马，与唐军决战，有必胜把握吗？”

“我们若决心与唐军一战，即可回国调兵，再调二十万人马来，足可一战。”禄东赞的话激起弃宗弄赞的满腔豪气，慨然喝道。

“然我们所立的地方为大唐的地盘，是为其西境边缘，其后方广大，后续兵马可源源不断开来，且粮草充足。我们与其相比，就失了地利。何况，若此战一开，我军千里出战，须倾举国之力来支援。不出半年，定损折我国无数钱粮，更有许多人战死域外，我国定然疲敝不堪。到了那时候，国内若有部落发难，则赞普首尾难顾，悔之不及矣。”

弃宗弄赞微笑点头。

禄东赞接着说道：“赞普此次出兵，本意是与大唐通婚。若此战一开，请婚之事肯定成为泡影。臣以为，赞普此次出兵，已达到耀武扬威的目的，大唐皇帝定能掂出赞普的分量。以大唐皇帝的英武才智，他岂能惜一女子而使两国交恶？这样对两国皆不利，大唐皇帝肯定不会采用如此下策。”

弃宗弄赞此时已经完全拿定了主意，待他听完了禄东赞下面的话，不禁哈哈笑起来，说道：“好吧，我们立刻退兵！我回国后即着手建造宫殿，殿成之日，即是我迎娶大唐公主之时。我就先信了你这一回。”

禄东赞说道：“我们先退兵回国，使大唐明白赞普的诚意。待缓一些时日，臣亲身往长安面见大唐皇帝，年底之前定为赞普访来一名好公主。”

弃宗弄赞弯刀一挥，吐蕃兵徐徐退回吐蕃国内。

待侯君集到了松州城，见不到吐蕃人的踪迹，不禁大为奇怪。又想此次兵不血刃，吐蕃自退，实乃幸事，遂举章向李世民禀报。他又知会党项部、吐谷浑，让他们复归旧地，他又到拓跋赤辞的灵前祭奠一番，方才班师回京。

第二回

高昌国渐生离心

贤皇后病作《女则》

李世民得知吐蕃兵已经全身而退，不禁大为奇怪，对前来奏事的唐俭说道："这个弃宗弄赞，到底搞什么玄虚？为了一名女子，竟然大动干戈，横扫吐谷浑、党项之境，又侵入我国。侯君集领兵去讨，他尚未谋面，就勒兵而退，如此倒免了侯君集一番手脚。"

唐俭道："弃宗弄赞数次派来使者，殷殷致以修好之意。臣听何吉罗说过，弃宗弄赞请尚公主之心，最为迫切。此次他听说是诺曷钵从中作梗，遂迁怒袭之。侯君集领兵去讨，他主动撤军，以臣猜度，许是请婚之心不死，不愿与我国撕破脸皮，因有此举动。"

李世民叹道："看来，此人毕竟年轻啊，为一己私愤，竟然大举出兵。不过他最后终于主动罢兵，看样子还是镇静了下来。"

"陛下所言极是。臣这一段时间定百般注意吐蕃的动静，其若有异动，臣立刻奏报。"

李世民点点头，就抛开了这个话题。

唐俭所奏之事，却是高昌国近来开始劫夺西域之国朝贡之物，西域通道渐渐阻绝。各国使者来京，怨声载道，纷纷要求惩罚高昌国。

是时，大唐与四夷通商甚频，这些国家往往以朝贡的名义与大唐建立友好的关系，然后开展广泛的贸易。像西域诸国，往往输来香料、羊马、毛皮等物，再从大唐购走丝织品、瓷器、铜铁器等，通商贸易异常繁忙。这样，经阳关至高昌再通往西域的通道就成了一条黄金捷径。高昌国若从此设阻，或者劫夺通商之物，确实伤害了大唐的利益。

李世民皱着眉头问道："高昌国一向与我国友好，缘何现在转变了态度？贞观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朕封其妻宇文氏为常乐公主，赐予李姓，是何等的恩遇？"

唐俭答道："麴文泰渐渐变了心性，却是从我朝同意伊吾内附时开始。陛下去年决定将西伊州易名为伊州，使麴文泰更加猜忌，臣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麴文泰主动与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通使。"

李世民闻言，关切地问道："肆叶护可汗现在有什么动静吗？"

"目前泥孰可汗势强，又有焉耆、龟兹诸国相助，肆叶护可汗一时无法，只好偏居西隅。不过高昌现在主动来投怀送抱，无疑得一强助。臣听说肆叶护可汗蠢蠢欲动，欲使其势力东侵。"

李世民叹道："西域形势看来似犬牙交错，其实内里皆是西突厥在那里左右其势力。西突厥若国势不乱，内部精诚团结，则西域形势就是铁板一块，西域诸国也会望风而降。现在其两派争斗，任何一方势力稍占上风，那里形势就会有变。"

其实高昌国对大唐渐生离心，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唐对西突厥派系的取向上。

当西突厥内部两部相争，大唐起初采取了中立态度，对其两部不偏不向。此时，昔日臣属于西突厥的西域诸国，纷纷脱离西突厥的控制而保持相对独立。像高昌国与大唐接壤，其采取了亲唐的态度，渐渐在西域独树一帜，其投靠大唐有了靠山，又与大唐通商获得许多经济利益，使得其他小国纷纷效尤。这样，高昌国在西域成为一个相对的经济中心，对提升其国家地位及经济实力，极有好处。

然而打从大唐决定支持泥孰可汗开始，西域的形势就为之一变。泥孰可汗得大唐支持，势力渐强，与其相邻的龟兹、焉耆等国纷纷来归。因为泥孰可汗背后有大唐支持，诸国与泥孰可汗亲近，既免了遭西突厥侵扰，又可与大唐亲善，实在是笔划得来的买卖。高昌国近年来受西域诸国礼敬，他们现在去投奔泥孰可汗，又曲线与大唐友好，麴文泰顿时感到失落，其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恰在此时，焉耆国又向李世民请准开辟新路，使麴文泰更加恼火。

隋末之乱以前，焉耆等国入长安，除了经过高昌这条大道可以入京外，另向南通过大漠直奔沙州，亦可通行。隋末大乱，这条道路无人养护，又有贼匪穿行，竟至闭塞。焉耆王突骑支此次遣使入贡，要求得大唐之助开通这条道路。李世民认为西域通道仅有一条，容易受高昌的制约，就同意突骑支之请，遂调拨钱粮，让李大亮督促予以修通。路成之后，商贾之人通过西域时就有了选择道路的余地，如此高昌国的独霸地位大受削弱，引起了麴文泰的极为不满。

麴文泰此时还不敢与大唐和西域诸国公开翻脸，他暗使小动作，派出骁骑扮成贼匪之人，到此通路上杀人劫货，以出出这口恶气。

待李世民将西伊州改为伊州，正式成为大唐的州县，麴文泰更加恐惧。现在，其东有大唐戍边之兵士，西有泥孰可汗及龟兹诸国，让其感到有

东西压迫之感。他万般无奈，又不肯受气，遂主动联络肆叶护可汗。

唐俭见李世民在那里感叹，建议道："陛下，如今我国势强，高昌向来为中土属地。麴文泰包藏祸心，在那里暗中捣乱，若放任自流，久必成祸。臣以为，不如派一上将征之，由此疏通西域道路，是为上策。"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魏徵的'十渐疏'，想你也应该研读了。如今国家刚刚安定，若动辄对外用兵，就违了'抚民以静'的初衷。且高昌国从高祖时开始，即与我国通使友好，若率然征之，天下人定会说朕穷兵黩武。嗯，此事放放再说。万一将来有变，征之亦未迟。"

"然麴文泰勾结肆叶护可汗，不久肯定与泥孰可汗为敌。肆叶护可汗现在势弱无力东侵，其得了高昌之助，万一势力渐强，势必使西域征战不已。如此，西域那里就会商旅阻绝，弄不好，其战乱会波及我国。肆叶护可汗成了气候再向东来，极易和吐蕃联手，这样就太麻烦了。"

李世民赞道："唐卿，你为鸿胪卿，却能深谋远虑，堪为称职。至于你所言的后果，依朕看来其实未必。贞观之初，有人劝朕要'耀兵振武，慑服四夷'，独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听了魏徵的言语，这些年对四夷轻易不用兵，而是绥之以德。你为鸿胪卿，这些年四方来朝，络绎不绝，使你很忙碌，这就是德化的力量。想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结果使国力疲敝，而所获无几，哪儿有德化的力量大？唐卿，鸿胪寺接待四方来使，须使德化深入人心。像前些日子，你派那高表仁出使倭国，高表仁不能完成使命，就该重重治罪。"

却说在新罗东南的大海中，有一国家依山岛而居，其居为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名为倭国。其王姓阿每氏，辖周围小岛五十余国。其与新罗素有通使，因此其衣服之制，颇似新罗。这日，其王阿每氏听说中土大唐繁华，就派来使者贡来方物，要求大唐与其通使。李世民念其路远，嘱其今后不用岁贡，并遣高表仁持节入倭国答礼。孰料这高表仁自恃上国特使，到了倭国，当堂与其王争执礼节不休，既而扭身就走，不宣李世民之意就回国。从此，倭国一直不再来通使，二十年后，才随新罗奉表再通讯息。

唐俭答道："臣奉圣上之旨，已知会高表仁去职归宅，并罚二年俸以示惩罚。"

"是了。你要以高表仁之例，为鸿胪寺人员鉴诫。这些人最先接近外番使臣，其一言一行事关国家威仪，不得疏忽。那高表仁实在荒唐得很，既为上国特使，其身后本来就有我朝无尽的威严，外番何人敢小觑于你？难道到了他国，将双眼上翻，让外人来礼拜即是威风吗？须知势强者愈虚怀若谷，礼数备至，愈使外人敬重。高表仁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焉能为使？"

"臣谨记陛下圣训，回去后定诫约手下。"

“好了。高昌国的事，你可密切注视动静，朕也会留心。你退下吧。”

唐俭走后，李世民伏在案前，亲手写了一道诏令，其名为“答房玄龄请解尚书左仆射诏”。

原来前些日子，李世民加房玄龄为太子少师，本意让其多关心太子的成长，实为寻常事。孰料房玄龄因此事而忧虑重重，他私下里暗想，自己居相位已十余年，次子房遗爱娶了高阳公主，女儿又成了韩王李元嘉的妃子，普天之下，自己威权之重，皇恩殊遇，任何臣子都不能相比。古语有“满盈易招损”之训，房玄龄深以为然，遂上表要求逊职。

房玄龄此时六十余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患得患失的心虑愈发变重。他整日伴随李世民的左右，这些年也发现了李世民的性格较贞观之初有不小的变化。像李世民口口声声说要推行清明政治，君臣互不猜忌，然他在对待李靖的事上，可见其疑心颇深。自古帝王君临天下，最大忌者就是恐怕他人夺其天下，因防备甚严。李世民恃其文治武功，等闲人不敢打他的主意。但李世民作为帝王，对此事心里也很防范，疑心渐重亦属正常。房玄龄的这种担忧，其实有些过虑了。但房玄龄向来行事谨小慎微，年龄愈大，其明哲保身的念头愈重，深恐一言不合，自己的富贵全部化为乌有。他现在见了李世民，只知道忠心办事，不敢提反对意见，若李世民颜色稍严，他一味唯唯诺诺，磕头谢罪。像在察知李世民疑心加重的这件事上，他和魏徵就透出了分别。他怕李世民疑心自己，就想功成身退，明哲保身；而魏徵则不然，上疏直斥李世民道：“好善而不甚择人，疾恶而未能远佞。又出言无隐，疾恶太深，闻人之善或未全信，闻人之恶以为必然。”即可看出两人的根本区别来。

李世民却不知道房玄龄是如此心思，阅罢房玄龄上表，坚决不同意辞其职，其写道：“夫选贤之义，无私为本；奉上之道，当仁是贵。列代所以宏风，通贤所以协德。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则黄阁，庶政唯和，辅翼春宫，实望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

李世民的诏文中肯定了房玄龄辅佐自己取得帝位、框定天下的功劳，同时指出他请求解去尚书左仆射的职务，是十分不恰当的。李世民写完此诏，即让人立即送给房玄龄。

若按房玄龄往日的态度，他接到此诏，见李世民真心挽留自己，应该丢掉此念，继续履行尚书左仆射的职责。然房玄龄此时执意要退，又上表一封，其中洋洋数千字，词恳意切，让李世民念其年老，以使自己早日致仕为念。

李世民读罢此表，心想房玄龄这是怎么了？缘何会如此固执不依不饶？心里就有些不耐烦，耐着性子又写一手诏，其中说道：“玄龄德为时秀，位隆朝右。业履恭俭，志怀冲退。频表陈诚，固辞执法。朕昃食思治，虚己钦贤，方资启沃，共康兆庶。岂得申其雅尚，用亏彝典。便可断

表，即令摄职。”此诏的言语明显比上一篇严厉起来，让房玄龄丢掉杂念，立即就职。

孰料房玄龄接诏后，仍然上表请退。如此激起了李世民的怒火，让人将房玄龄宣入殿来。

待房玄龄叩礼毕，李世民强压火气，温言说道：“玄龄，你如此数番上表，要求去职，莫非朕亏待过你吗？”

“臣得逢英主，以一布衣之身直至相位，可谓沐皇恩浩荡，臣窃以为，天下之人能有此际遇者，唯臣一人。”

“嗯，莫非你以为现在天下大治，是我们君臣该松一口气的时候了？”

“陛下上次转发魏徵之上疏，其中固然是劝谏陛下，其实也是规诫臣等。治理天下如履薄冰，不敢稍存懈怠。”

“嗬，看来你什么都明白嘛。玄龄，你现在固然已六十有余，然身体康健，思虑清楚，还能为朝廷效力嘛，自如晦逝去，朕在朝中最重者，唯你一人，你莫非不知朕的心思吗？想起如晦那些年为国劬劳，终于劳累成疾乃至身死。你现在若是如晦那样，朕自然会主动劝你回家休息。”李世民说到这里，想是又提起了杜如晦的话头，眼圈禁不住红了起来，说话也有些哽咽。

房玄龄知道李世民对杜如晦与自己的情感，心底也颤然对应，在那里一时默然。

李世民又接着问一句：“玄龄，想起如晦当日，你这样做该是不该？”

房玄龄默然片刻，突然跪在地上，叩道：“陛下，臣所以接连上表要求去职，其实也是思虑了良久。臣居端揆十余年，其间殚精竭虑，犹出错连连，皆赖陛下信任有加，未加治罪，臣心怀感激，然心深为愧疚。近年来，想是臣年老精力不济，这种愧疚之心愈益强烈。又见朝中人才辈出，就想江水后浪推前浪，臣固然得陛下信任，然为朝廷大计，应该主动提出去职才好。陛下，臣与如晦相比实在不如，念陛下能识臣想推陈出新的苦心，就准了臣的请求吧。”说完，他泣涕出声，叩头不已。

李世民见状大怒，在其面前来回转悠，心中怒道：“一向言听计从的玄龄，今日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你冥顽不化，真是榆木脑袋。”他强压火气，又低声问道：“玄龄，你真的执迷不悟吗？”

房玄龄不敢抬头，将头伏在地上，可以听见其轻轻的泣涕声。

如此更加撩起了李世民的怒火，他停下步来，大声喝道：“房玄龄，你要舍我而去图清闲。好呀，朕要让你清闲个够。来人。”

两位太监来到李世民面前，跪下听命。

李世民指住房玄龄，大声道：“你们把他叉出去，告诉常何，让他派人将这名不知好歹之人圈入府里，不许他出府一步。房玄龄，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来见朕。”

两名太监急忙将房玄龄拖出殿。

恰巧此时，长孙无忌求见李世民。他入殿后看到房玄龄被拖出，又见李世民面带怒色，一时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开口问李世民。

其实不待长孙无忌开口询问，暴怒的李世民已经气咻咻地指向殿外，说道：“无忌，你说一向明理的玄龄，缘何变成了这种人儿？”他边说边把房玄龄的三道上表推向长孙无忌，骂道：“你看，这老儿连上数表，不识我的好言。唉，无忌，是不是人老了，就会变了心性呢？”

长孙无忌听了心中暗笑，心想向来配合默契的这对君臣，还会演出这场戏来。他们一人霸王硬上弓，另一人执拗硬抗，实在好笑。他沉默片刻，觉得不能随着李世民的意思说，其心中还想为房玄龄说情，斟词酌句道：“臣以为玄龄说得也有些道理，像现在朝中重臣，多是高祖时的老臣以及跟随陛下多年的秦王府属，算来为我朝尽力二十余年了。有句话叫‘吐故纳新’，为保证朝中时刻有新气象，选出一些年轻才俊逐步擢其职位，其实应该。陛下，若朝中皆是老面孔，其理政之时就会墨守成规，这样对天下大计并无好处。”

李世民缓缓点头，赞同道：“吐故纳新确实有必要，近年来，我逐步擢拔马周、褚遂良、岑文本、杜正伦、侯君集、刘洎等人职位，像此次退吐蕃，我让侯君集独立为帅，正为是思。可是呀，天下大计不能有些许差池，须让那些有经验的臣子们各司其职，方得无失败。更迭朝臣，这事一点都急不得。像玄龄居相位十余年，其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他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以我眼光，尚书左仆射一职尚无人能代替。他守此职位能尽其长，我也最放心，这正是我坚持不让他去职的原因。唉，人人皆想高位，可这高位之人若无才具，焉能坐之？玄龄这老儿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外人皆说唯有他能察知我心意，这一次实在是错了。”

长孙无忌微笑道：“臣待会儿出宫即到玄龄府上，将圣上的心意说给他听，也许他能幡然醒悟呢。”

“不用！就让他在家里好好静思一段时间，要让他自己能觉悟过来，这样才对他有好处。”

长孙无忌微笑不语，心想李世民直到现在还难灭心头之火。

李世民又问道：“你来见我，有何事要说？”

长孙无忌的脸色顿时黯淡下来，叹道：“唉，臣前来还是想说说嘉敏的事呀。”

李世民闻言，心情也沉了下去，也叹道：“是呀，敏妹此病，还是由我而起。其得病后，太医署百般诊治，缘何未见起色，反而愈加沉重呢？”

长孙皇后生完了小女儿，其坐月子期间不知怎么染上气疾，整日咳嗽不止。经太医署诊治，稍有起色。李世民见其身子很弱，嘱其注意调理，并关心其饮食起居。去年盛夏之初，李世民见后宫酷热，就带着长孙皇后入九成宫避暑，希望这里凉爽的气候对其身体有好处。谁知李世民入了九成宫，一日夜里身子突然发起热来，直烧得昏迷过去。长孙皇后不顾自己身子弱，抱病在其榻前接连伺候了两日两夜。待李世民病愈，长孙皇后却又倒在榻上。其后，她的病情因之而加重了。到了今年，她只能整日待在宫内，不敢出门一步，身子愈发虚弱，咳嗽之时难以遏止，竟然将脸膛憋得通红，几乎要透不过气来。

长孙无忌说道：“是呀，太医署使尽了法儿，嘉敏也尝尽百药，终无效果。太子仁孝，想请陛下赦免罪人，同时让僧人开道场来度之，不料嘉敏坚决不许。太子无法，又不敢直接找陛下奏闻，只好向臣说知代为转奏。”当时民间崇佛，一遇疑难事，往往祈求佛祖保佑。太子李承乾见母后药物用尽，而病体不见好转，因出此策。

李世民问道：“太子这样说，敏妹当时如何答的？”

“嘉敏当时回答道：‘若修福可延病体，我向来不做恶事，以行善为本，看来祈福终归无用。且赦免天下罪人为国之大事，岂能以一妇人而乱天下大法？”

李世民感叹道：“是呀，敏妹与我一样，向来重视自己修身慎行，不愿意在虚妄境界里耗费光阴。太子这样做，也是一片孝心，因有此请。无忌，你以为此事可行吗？”

长孙无忌想了想，回答道：“太子固然是一片孝心，然臣见嘉敏这样，同样内心如焚，民间有俗，若遇疑难之事，以喜事冲之，往往也能收到效果。臣想呀，嘉敏之病难以好转，若以此事冲之，也许能见效果，不妨一试。”

李世民闭目不语，显然一时难下决心。他知道，以长孙嘉敏眼前的病情，自己就是同意赦放天下囚犯，恐怕对其病也无补。然自己与她夫妻情深，现在儿子来求情为她祈福，自己若不许，也实在不忍。他又想了一会儿，最后决然道：“好吧，我就允了太子之请。无忌，你可传旨刑部，让他们准备释放天下囚犯。至于祈福一事，可宣少林寺僧人来办。”

长孙无忌躬身答应，然后急急离去。

这日，太子李承乾的乳母刘柳氏入宫来见长孙皇后。刘柳氏自小哺育李

承乾，现在也一直在其宫侍候李承乾的生活起居，长孙皇后是一个宽厚的人儿，多年来一直很看重刘柳氏，任其随便进出后宫。

刘柳氏进入立政殿，就见长孙皇后正病歪歪地倚在榻上，榻前跪着一名宫女聆听皇后的教训。

长孙皇后说道："我在宫内，视众人无主仆之分。然我也多次说过，圣上日理万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若入后宫，我们都要谨慎伺候才是。可你呢，无眼无色，终于惹出如此祸端。"

前日李世民来立政殿看望皇后，他正在低声问询病情的时候，这名宫女端药进来，显然没有看到皇帝在侧，脚步显得有些急促，被李世民瞧见，顿时大怒，轻声喝道："真是无规无矩，皇后患有气疾，最忌讳脚步带风，你竟然敢快步闯入。来人，将这名不知好歹的小蹄子拉出去，乱棒打死。"

那宫女闻言，顿时吓呆了，手中的杯盏"当啷"一声掉在地面，碎片及汁水溅得四处都是。

这时皇后伸过手来，轻轻扯着李世民的衣襟，说道："陛下不可动怒，陛下多次说过妾为后宫之主，此女不知好歹，就让妾治其罪吧。"

李世民此时不愿意逆皇后之意，他因心里烦躁易生火气，看到皇后那双乞求的眼睛，满腔的火气顿时化为柔情，遂对来拖宫女的两名太监说道："按皇后说的办，先把她拉下，随后听皇后发落。"

长孙皇后见李世民正在气头上，不好相劝，又不想草菅人命，就想了一个缓兵之计。她决定先顺着李世民的性子，将此宫女圈禁起来，然不滥动刑罚。此后待李世民心情平复之后，再慢慢为其央求，以求得宽免。

那名宫女伏在地上，不敢说话。李世民要将她乱棒打死，当时她魂飞魄散，如雷轰顶，后来她得皇后央求，保下小命，由此在生死关里转悠了一回，此时对皇后唯有满心的感谢。

长孙皇后继续道："你先下去吧，且在禁房内静思十天半月，届时再给你派活儿。"

宫女连连叩头，随后起身低头退出。就见其一张蜡黄的小脸儿之上，满满皆是泪痕。

刘柳氏见宫女退出，也跪下叩拜，口称："奴婢叩见皇后。""起来吧，不要多礼。"

刘柳氏站起身来，恭维道："皇后宅心仁厚，我们作为下人，不知前世修来的什么福，能遇见皇后这样一位好主人。"

“罢了，你今日来有何话说？”

“奴婢前来，一者是想瞧瞧皇后的身子是否见好一些，二者是遵太子之命，想促请皇后准了太子赦囚修福的请求。”

皇后摇摇手道：“此事今后不许再提。死生有命，岂能因修福而延年？你日侍太子左右，不许教授他深信这些虚妄之言。”

这是皇后的懿旨，刘柳氏急忙敛身领旨。

皇后又说道：“你回去告诉太子，让他多操心一些国事，我的身子就这样，太子你们不要牵挂许多，今后也不许频繁来瞧。你若无他事，就回东宫去吧，我的身子也有些乏了。”

刘柳氏急忙敛身下拜，意欲告退，又期期艾艾说道：“皇后，奴婢还有一事相求。太子如今贵为储君，然宫中器物常嫌不足，乞皇后能够给予调度。”

长孙皇后森然道：“嫌东宫器物不足？这是太子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刘柳氏支支吾吾不敢接腔。

长孙皇后借势坐起身来，抬手指点道：“承乾现为太子，其所患在于德行不立，名声不扬，何患器物不足呢？此话若是太子所说，你可将我的原话告诉他，东宫器物多寡，皆依朝廷制度配备，让他不许专注于此。此话若是你所说，刘柳氏，你哺育太子，可谓有功，我又见你待太子甚亲，未将你看作外人。然说此话，其实不该，太子非昔日幼童，岂能以锦衣玉食溺爱之，你固然为一妇人，然须明白太子如今志向在于天下，而非宫室之间。”

刘柳氏不料得到皇后的这番训斥，只好唯唯诺诺，心悚而退。

刘柳氏走后，长孙皇后想是因为刚才一阵激动，又禁不住咳了起来。宫女们又是替她捶背，又是喂饮汁水，方慢慢安静下来。她平卧榻上，闭目静静养神，殿内一时显得很寂静。

过了一会儿，长孙皇后令宫女将她又扶起来，唤道：“蕊儿，替我磨墨。”

长孙皇后自从得病之后，太医逐个为其诊治，又用药石无数，然这些药石犹如石沉大海，身子未见任何起色。这时，她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些灰心，心想是自己的大限将到。她这时并不为自己的身子无治而悲伤，反而遍视后宫，觉得若自己撒手西归，留下二郎一人治理纷乱的国事，而后宫无主而治，未免劳其神，就想自己临死之前再为二郎办一件事。春天过后，她让菁儿随侍身边，替她翻检书籍，然后自己亲自动笔，开始著述一书，书名题为《女则》。

长孙皇后写此书的本意，是想自己身死之后，让后宫之人依此书的法则行事。所以她检索古书，将历史上妇人的得失事整理过来，并加以系列编纂，其中将后宫效法古贤以砥砺自己的事，编为十篇；察古代妇人之失以为借鉴的，编为二十篇。全书计划编为三十篇，长孙皇后写到现在，正好写到第二十五篇。

此篇所写是东汉马皇后之事。贞观之初，李世民欲授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长孙皇后闻讯，一面让长孙无忌找李世民苦求逊职，一面动手写了一篇《马皇后论》呈与李世民观看。她认为马皇后史称贤后，然她不能抑退外戚，遂开了后代外戚专权的先例。在长孙皇后的坚求下，李世民只好收回成命，转授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既从长孙皇后所请，又成就了房玄龄、杜如晦的“房、杜贤相”之美名。长孙皇后写就第二十五篇，即是以《马皇后论》为底子，细致地赞扬马皇后之贤德，又剖析马皇后之失，嘱后宫之人要修妇德，不能凭裙带风加重本族父兄的权势。

长孙皇后写完此篇，神情倦怠，菁儿在侧关切说道：“皇后不可如此劳苦，后面数篇，奴婢以为可在宫内寻找识文墨之人，由皇后口述，让其撰写，这样可以少费心智。听说新来的徐才人文笔不错，不如让她来助皇后。”

长孙嘉敏摇摇头，说道：“我著述此书，心中已有了大概，别人是替代不来的。像徐才人固然文笔灿烂，然她毕竟年幼，哪儿有我们随圣上多年，遍视天下危亡之事的际遇？此事就不用烦劳别人了。何况，此书已完成大半，仅余五篇未成，我们再加一把力就成了。”

“唉，也只好这样了。皇后，你著述此书，是光明正大的事，奴婢闹不明白，你为何要瞒着圣上？”

“唉，菁儿呀，你枉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现在病成这样，若被圣上得知我抱病写书，他定会心疼我的身子，深恐加重病情，断不肯我再写书。如此一来，此事就要半途而废，你想让我抱憾而死吗？菁儿，这件事还是瞒着圣上为好。”

菁儿禁不住落下泪来，说道：“皇后，圣上终有一日要知道此事，到时候岂不让他更为伤心吗？”

“能瞒一时就瞒一时吧……”其语声未歇，忽听殿外有太监喊道：“圣上驾到。”

长孙皇后急忙吩咐菁儿：“快，快，赶快把这些收起来。”她边说边起身迎接李世民。

李世民进入殿来，见长孙皇后神情疲惫，就责怪道：“敏妹，你身子不好，还来这些虚礼干吗？来，赶快躺到榻上去。”他一边说一边过来搀扶长孙皇后，皇后也就乖觉地随他移到榻前，然后仰面躺着。

菁儿过来向李世民见了礼，李世民说道：“菁儿，皇后这些日身子不适，你毕竟服侍她多年，最知她的心意，比这些粗手粗脚的宫女要强得多。你今后就随侍左右，不得擅离。”

菁儿敛衽答应。

李世民目光游移，忽然看到案上放着笔墨。眼见墨砚新磨，知道长孙皇后又动笔墨，遂责怪道：“敏妹，你现在最好要静养，想练书艺，今后日子长着呢，待身子见好之后再练也不迟。”

长孙嘉敏微微一笑，说道：“陛下，妾这些日子整天闷在殿内，心里有些烦躁，就想练练字儿排遣一下郁闷。瞧你，总不至于让我整日躺在榻上，诸事不干吧？”

李世民脸上漾出些笑意，说道：“那倒不必。然你现在脸色疲惫，再强撑着去干事，终归不好。”

长孙嘉敏不再言声。

李世民握住长孙嘉敏之手，轻声说道：“敏妹，难得承乾如此孝心，他请我为你赦囚修福，我已经答应了。此次事毕，你的身子定会慢慢好起来，也不枉了承乾的这份心意。”

长孙嘉敏手上一使劲儿，挺直坐起身来，着急道：“承乾这话，果真还是对陛下说了？当初承乾这样来劝妾，妾向来不信虚妄之事，何况还事关国家大计，就让他绝了此荒唐念头。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别急。敏妹，你还是躺下来，我们慢慢说。什么国家大计？只要能对你的身子有半点好处，天大的事我都会答应。何况，我让刑部、大理寺宽法慎刑，不让他们轻易判死刑。若此次大赦，又使那些死刑之人保下命来，无疑是好事。敏妹，我心已定，你就不要再阻拦了。”

长孙嘉敏哽咽道：“陛下，妾不敢插言国事，然此次事关妾身，只好说了。宽法慎刑其实应该，可是一些十恶不赦之人因为妾身逃了性命，天下人定会说陛下良莠不分，易生失望之心。陛下，此事万万不可，若陛下执意行之，妾宁肯现在就去死了。”

一向温顺的长孙嘉敏竟然说出这等决然之语，使李世民心里大为震惊，震惊之余，又深为钦佩她的这种胸怀，大为感动。看着她那殷切的眼睛，李世民实在不忍让她失望，遂捏紧她的小手，重重说道：“好吧，敏妹，我听你的话，就罢了赦囚之意。”

长孙嘉敏一阵轻松，李世民感到其手也顿时柔软了许多。李世民见她因为激动气粗了许多，遂示意她不许再说话，让她闭目养神。

长孙嘉敏缓了一阵子，方才出气顺畅。她睁开眼，轻轻说道：“难为承乾

有如此孝心，也难为陛下对妾如此关心。不管怎样，妾就是现在死了，心里也实在满足。”

李世民轻声怪她不该出此不祥之语。

长孙嘉敏注视着李世民的眼睛，柔声说道：“陛下，妾听说玄龄又被授为太子少师，承乾原来有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诸人教导，现在又增此良臣辅弼，他日定能成为一名明君。”

李世民刚把房玄龄撵回家，长孙嘉敏尚未知闻。

李世民哼了一声，不想说房玄龄已被自己圈禁在家，他不想增添她的心理负担。

长孙嘉敏察言观色，关切问道：“莫非承乾又惹陛下生气了？他此次请求赦囚修福，固然有些荒唐，然念其一片孝心，不可再责怪他。”

李世民摇摇头，心头晃过李承乾这些年办的事，感到有些厌恶。

李承乾八岁时被立为太子，他自小就感受到了父皇的雄才大略，身边的于志宁、李百药整日里向他灌输一些圣贤大道，让他从小以储君的要求来规范自己。随着年岁渐大，加上李世民出京时常常令他监国，他明白了为君者须勤政以及纳谏的道理。其在监国之时，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处理庶务时，颇识大体。遇到于志宁、李百药举谏时，他危坐敛容，引咎自责，甚至会痛哭流涕。是时，李世民及群臣认为他举止有度，且性聪敏，觉得此子为可造之才。

然李承乾本性贪玩，没有治国大志，他的这些作为都是让李世民及群臣看的。其退朝之后，或者于志宁等人不在身边之时，就立刻恢复了本性。他亲近宫嫔、宠信宦官，在东宫内嬉戏无度。当于志宁等人一开始举谏的时候，他还能咬紧牙关装模作样听，到了后来，他不耐烦于志宁在眼前晃来晃去，竟然派人去暗杀于志宁。只是这两名刺客潜入于志宁家，见他正住在苦庐中为母守孝，不忍心杀了这名孝子，于志宁方才免了杀身之祸。

李百药一日见李承乾在宫内嬉戏，遂叩门请见，极力劝谏，惹得承乾大怒。他气哼哼地举起正敲着的鼓，摔在李百药的面前。他还不解气，第二日派人伏在李百药必经的路边，看李百药骑马经过，上前挥大棒猛击，将李百药击在马下，差一点要了李百药的性命。

李承乾的这些劣行慢慢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当然，像李承乾派人打杀于志宁、李百药的事并未传出来。李世民心头不免失望，望着李承乾那一瘸一拐的样子，心里更是生厌。但他对李承乾并未丧失信心，过了一段时间，又让孔颖达任东宫官属，想让孔颖达就近匡其失处。

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日魏王李泰悄悄向李世民禀报，说李承乾近

来宠上了一名男童，名叫称心。李世民闻言大怒，心想李承乾今年刚刚二十余岁，你日常爱与嫔妃游乐，也就罢了，现在却宠上一名男童，让他实在难忍。想想也是，李承乾现为储君，即是今后的国君。像宠爱男童的事，也只有隋炀帝这样的昏君才能为。高祖和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创立了唐朝，若三世未出，将大唐交给这样一个嬉戏无度的人儿来打理，定会误国。

李世民说干就干，带领常何闯入东宫之中。事情也凑巧，李承乾此时正在显德殿里搂着称心，正一口一口地喂酒呢。李世民大步迈入显德殿，恰巧看到这种场面，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李承乾看到父亲闯入殿来，脸色也顿时吓得煞白。

李世民大喝道："常何，速将这名小贼拿下，当殿乱棒打死。"

常何带领数名如狼似虎的宿卫，上前从李承乾怀里扯过称心，将他按在显德殿地面上，几条大棒迅疾向其身上招呼。称心一开始还扯着尖厉嗓子大叫，挨了数棒之后，声音一下子戛然中止，就见棒落处其身上血肉横飞，眼见是活不成了。

李承乾魂飞魄散，连滚带爬伏在李世民的脚下，一味叩头，间或以留恋的眼光扫向称心那凄惨的身影。

李世民伸手掂起李承乾，让他立在自己面前，然后左右开弓在他那失神的面庞上各给了一记，厉声道："孽子，你知道这是何处吗？"

李承乾的脸庞上顿时现出两个大手印，战战兢兢不知如何回答。

"这是显德殿！"李世民代其回答，接着说道，"这是太子理政的地方，可你呢？却将它变成了淫乐之所。这是太子的作为吗？"

李世民骂声不绝，既而把东宫属官都叫了进来，先责他们管束太子不严，再让他们借此机会训诫太子。

发生了这档子事，李世民才产生了授房玄龄为太子少师的念头，显然，他并未完全对李承乾失望，还想让明师将太子训练出来。孰料房玄龄不体会他的这份心情，反而执意要求逊职。

两件窝心的事连在一起，实在让李世民心烦。现在入宫又见皇后如此病恹恹的样儿，其心情愈发低落。

李世民与长孙嘉敏毕竟夫妻情深，他现在心里有难受事，也不愿向她说知，深恐由此加重了她的病情。想到这里，李世民微笑上脸，低声道："我怎么会怪承乾呢？他一腔孝心，为图你病好转，可谓殚精竭虑，想了无数的法儿。有儿如此，夫复何求？敏妹，你只需静养，万事不可上心。"

长孙嘉敏见郎君出言诚恳，深信其言，就闭目微微点头。

眼见到了进晚膳的时候，李世民唤过菁儿，问道：“晚膳备好了吗？”

菁儿答道：“备好了。今晚还有陛下爱喝的粟米粥，却是皇后手把手教会妾做的。要不要上来？”

“嗯，上来吧，先端来一盏。”

菁儿端来一盏热腾腾的粟米粥，轻轻地递到李世民手中。

李世民又唤道：“菁儿，把皇后扶坐起来，拿一高枕垫在其腰后。”他又微笑着对长孙嘉敏说：“敏妹，不知道菁儿的手艺如何？这一碗粥儿，就让我先喂你尝尝。若菁儿的手艺果然不差，你一定要赏她啊！”

李世民要亲手喂妻子喝粥，这是从未有的事。长孙嘉敏闻言，眼中顿时噙满泪花。她乖觉地在菁儿的搀扶下坐起身来，然后无语任李世民一匙儿一匙儿喂粥。

是时，殿内异常寂静，宫女们远远站定，默默地注视皇上为皇后喂粥。榻前的三人，温情无限，李世民和长孙嘉敏时相凝视，他们不用说话，皆知对方的深情蜜意。长孙嘉敏身后，菁儿一面扶着皇后的肩头，一面悄悄地低头，伸手揩去忍不住流出的眼泪。

第三回

皇心亲疏思易储

夫妻情长珍别离

李世民自从在东宫显德殿棒杀称心之后，对太子李承乾的厌恶之感愈益加重起来。那些日子，他见了太子就没有好脸色，太子见了他，也是畏畏缩缩不敢言声。待太子拜辞退去，李世民瞧着他那一瘸一拐的样子，心中多次想过：“这样的人，能成为泱泱大国的威严君主吗？”

李世民倚仗自己的文才武功傲视许多君主，那么自己身后，若由承乾这样一个庸陋之人来继统，他的心里实在不甘。魏王李泰与太子相比，长相威武，爱读书，多艺能，且折节下士，颇有李世民之风，渐渐获得了李世民的宠爱。李世民上次允许李泰在府中设立文学馆，其实已经动了易储的心思。

这日午休过后，李世民翻身起床。他稍稍愣怔一会儿，即起步向两仪殿走去，意欲到那里阅批奏章。行到半途，他又改变了主意，唤人抬舆过来，然后乘舆出了宫门。

李世民此次出宫为临时决定，随行之人仅是抬舆的太监以及十余名护卫，可谓轻车简从。他们出了承天门向西，又出了安福门再折向南，沿途动静不大，丝毫都不招摇。是时，李世民常常允许一些年老重臣可以乘舆行走，舆具并非皇帝专用，所以他们行在大街上，来往行人至多注视一眼，根本想不到这名乘舆之人即是当今皇帝。

一行人沿着街道南行，渐渐走过了皇城东墙，又越过延寿坊、光德坊，到了延康坊，又折向西去，转弯处就是一片宏伟的宅第，高大的门楼上面，居中镶嵌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魏王府”。原来，李世民灵机一动，是想来瞧瞧李泰。李泰这些日子一直待在府中，专心领人修撰《括地志》。

李泰得知父皇来府，其时他正在王府西首新辟的文学馆内，急忙带领一帮修撰《括地志》有品秩的人迎了出来。他们行出馆门不远，就见李世民的舆驾已经迎面走来。李泰立刻伏地跪迎，身后的人也伏在路左迎候。

李世民到了近前，令他们平身，看到李泰身后肃立二十余人，笑道：“泰儿，想不到你时间不长，竟然网罗来如此多的人物。嗯，有萧卿、顾卿等人来助你，此事也许能成。”

为了修撰《括地志》，李泰奏请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等人入府主持，李世民自然一一照准。是时，李泰在文学馆中已延揽了不少饱学名士，像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司马苏勖等人皆是当时名士，再加上一些颇有知名度的年轻才俊，魏王府文学馆内一时间人物辐辏，门庭若市。

众人中以萧德言品秩最高，年龄最长，李世民刚刚即位时，他即是弘文馆学士，曾与魏徵、虞世南等人一起修撰《群书理要》，深得李世民赏识，此番以著作郎之身入魏王府文学馆，亦是李世民钦点。李世民话音刚落，他就开口奏道：“陛下，魏王此次主持修撰《括地志》，可谓使尽全力。京城文学之士及贵游子弟知闻魏王倾力修撰，纷纷来归，前些时府内来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此书工程浩大，凭臣等数人之力难以完成，多亏魏王多引人物，才使臣等心内有了底儿。”

李世民见萧德言赞扬李泰，心中欣喜，笑道：“他小小年龄，至多在庶务上有些能耐，至于修撰《括地志》，没有你们这些饱学名儒来主持，他是摸不出门道的。好了，我们到馆内去谈吧。”

众人随着舆驾进入文学馆。

李世民居中坐下，招呼众人道：“都坐下吧。朕今日来，没有什么要事，主要是想起昔日秦王府文学馆的场景，因来这里感受一番。”

李世民看到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坐在后排，点头对李泰说道：“泰儿，你此次修撰《括地志》，招揽天下才俊是人人都能想到

的。难得的是，你能将这些功臣子弟延揽其中。朕多次说过，功臣子弟往往依靠父荫，容易滋生骄逸之心，须使他们习文练武，不坠青云之志，方为正途。你这样做，朕心甚慰。”

李泰答道：“儿臣无福见到父皇跨马征战的场景，然多听母后说过。至于父皇偃武修文，以文治天下，终于取得天下大治，儿臣倒是亲眼看见的。儿臣有福，赶上了这个昌盛清静的年代，就想多学些诗书，将来能助父皇一把力。儿臣与令武、遗爱都是一样的心思，父辈的功业是他们靠才智取得的，后辈若无德无才，靠积荫吃饭难以长久。”

李泰的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然李世民现在心爱李泰，不管他说什么话都感觉非常顺耳，遂问柴令武、房遗爱道：“令武、遗爱，你们果真是这样想的吗？”

两人急忙立起，躬身道：“臣等跟随魏王殿下，日常都是这样想的。”

李世民看到柴令武，又想起李婉娘来，心中泛起了一阵柔情，轻声道：“令武，乃母临终之时，让朕照顾你们。你能这样，毕竟没有辜负了她的嘱托。朕想她在阴世间，知道你这样，亦可告慰了。”柴令武是柴绍与李婉娘所生的次子，李婉娘死后，李世民对其所生子女爱护有加。像其长子柴哲威长成，即授其为右屯卫将军；柴令武也刚刚被授为太仆少卿。李世民又见柴令武生得英气逼人，就将自己的第七个女儿巴陵公主嫁给他。这样，柴令武既是自己的外甥，又成了自己的女婿，可谓亲上加亲。

柴令武听李世民提起了自己的母亲，不禁眼眶红了起来，显得他很爱亡母，李世民见状，心中更加感动，说道：“令武，乃母在世时，以英武著名，朕现在每经其故地，动辄想起她手创娘子军助高祖克定天下的功绩。现在，哲威身为右屯卫将军，要沿着乃父乃母的路子走下去，以建功立业。你呢，如今随泰儿一起修撰《括地志》，要勤学苦读，虚心向萧卿等人求教学问，沿着学问一途走下去。这样，你们哥俩一文一武，不坠乃母当日的威风。”

柴令武躬身答应。

李世民说到李婉娘，在座之人皆知道皇上与其亡姐非凡的亲情，皆神情肃穆，不敢轻易插话。

李世民转向李泰道：“泰儿，修撰《括地志》，实为一项浩大之工程。你毕竟浸润学问日浅，年纪又轻，须向萧卿等人多多求教才是。譬如修撰之前，要列出总目，然后按图索骥，这样就有些条理。若胡子眉毛一把抓，既耗费了时日，又难出效果。”

“儿臣明白。这些日子经萧公等人一番劳作，已大致列出了分卷名目。”

萧德言起身取过一卷册子，进呈李世民面前，说道：“陛下，别看魏王殿

下年轻，然他深识修撰程序。修撰之初，魏王即召集臣等讨论总目。现总目已成，凡五百五十卷，请圣上过目。”

李世民接过册子，从头到尾一页页翻看，看得非常仔细。

萧德言接着奏道：“总目即成，魏王觉得若按常例来修撰，需穷十年之工夫，遂遣人分赴各道、州，缙辑疏录，以加快进度。”

李世民看着册子，随口问道：“遣人到各道、州辑录？泰儿，你府内有这么多人吗？且辑录之事一般人难为。”

李泰尚未回答，魏王府司马苏勖奏道：“陛下，京中贵胄子弟及爱文学之人，闻听魏王府主修《括地志》，纷纷来府要求加入，并说分文不取。前些日子，这里门庭若市，实在热闹。臣等检索其中善文之人，让他们分道辑录。后来，各州得知魏王修志的消息，纷纷将各州地理图籍、山川沿革辑录成册，如此就省了许多工夫。”

李世民放下册子，注视李泰道：“泰儿，想不到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号召力嘛。”

李泰的回答也很得体：“儿臣能做一些事，无非是靠父皇的威望，顺势而成。想是这些人得知父皇准许儿臣修志，他们方才踊跃而来。”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做有益的事情，众人方才拥护。泰儿，高祖与朕立国至今，所以能天下大治，四夷宾服，无非是顺乎民意而已。俗话说，盛世修史，你主动要求修撰《括地志》，亦是顺应了大家的心意。”

“儿臣明白。”

李世民看到苏勖，微笑道：“苏勖，朕听泰儿说，此次修撰《括地志》是你力主劝他来请。好呀，你为魏王府属，就应该多劝主人行正道，办正事，是为属下的职责。”

苏勖躬身道：“臣多听房、杜仆射昔日在秦王府的故事，心慕效之。只是臣才力浅薄，唯恐辅佐魏王不周。”

李世民听了这句话，心里不觉一沉。苏勖说要效房、杜故事，那么李泰呢？岂不是要效自己的故事？他又转念一想，李泰府内设文学馆，是遵从自己的意思，自己另有深意，却与自己昔日为秦王时大为不同。他想到这里，又复微笑道：“你能想出这等主意，足证你的才力可堪为用。为人臣者，须忠心为上，你今后只要倾心辅佐泰儿，就是尽了臣子的本分。”李世民知道，大凡一个人若想成就一番事业，手下须有一班能干的人马。苏勖能为李泰尽心，房遗爱、柴令武以功臣子弟之身不尚纨绔，围绕李泰左右办正事，看来李泰似乎能识人。这时，他想起太子与李元昌一起整日在东宫嬉戏的事情，又想起太子宠爱男童，想起来真令人恶心，心中对承乾的厌烦之情顿时升起。

李世民的这些想法仅是转瞬之间，颜色上未见任何异常，他将话题又拉回到修撰之事上。他目视李泰道：“泰儿，你想得对，若修此书用十年之工夫，时间上太久了一些。各州能主动帮助你辑录，这样很好。朕回宫后再让中书省批旨一道，让其明发天下。须使各州举献典籍，并指定专人负责各州辑录之务，以助你早日完成。以前兵荒马乱，想修书而不能。如今天下安静，正是将各种史籍整理—下的时候。泰儿，这《括地志》固然由你主修，然也是国家的大事，户部按例拨来钱物吗？”

“自从父皇准了儿臣之请，户部按时将修书所费拨给。”

“嗯，若要加快修撰进度，这些钱物还很不够。泰儿，你向户部传达朕的旨意，凡是修撰所费，凭魏王府的单子，要照章拨给。还有，若人手不够，可让国子监的学生来此帮忙。他们通过检索典籍以修习学业，较之死记硬背更有裨益。”

李泰见李世民如此支持自己修撰之事，喜出望外，急忙谢恩。

李世民又与萧德言等人谈了些修撰体例，不觉一个多时辰过去了。李世民看到时辰不早，起身欲返宫中。

当李世民刚刚起身的时候，苏勖又趋前请奏道：“陛下，《括地志》章目已成，魏王欲请陛下题写《括地志》卷名。臣已备好笔墨。请陛下移步去题写。”

李世民哈哈笑道：“泰儿，《括地志》需数年后方成，现在就让朕题写卷名，是不是有些太性急了？”

李泰道：“萧公等人的意思，想让父皇先题写卷名，制成金匾悬于文学馆正堂，以时时鼓励儿臣等人不忘陛下重托，早日修撰成功。待书成之日，再将卷名刻版印制，却是两全其美之事。”

李世民点点头，就走到案前。他提起笔来，先用“飞白”笔法书成“括地志”三字，既而摇摇头，对众人说：“不好，飞白笔法固然飘逸，然少了端庄凝重，以此来配书卷，不够整肃。萧卿，你以为如何？”萧德言道：“陛下所言极是，此书卷定能流传后世，卷名似与内容一致才好。臣听说陛下近来推崇王逸少之书艺，臣想用王氏楷体即成。”

“好哇，就用楷体。”

李世民说完，又凝神书写了一回，却是饱含王羲之意韵的楷体。是时，朝中文官习书成风，萧德言、顾胤等人为饱学名士，在书学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李世民写完，他们在背后观看，不由得啧啧赞叹。李世民这一段时间痴迷王羲之的书艺，每日临摹数遍，愈加体会到了王羲之的书意，使其笔法隐约能见王羲之的韵味。萧德言等人赞颂，其实并非谬赞，委实名副其实。

李世民这会儿的兴致颇高，他并不搁笔，说道：“泰儿，难得朕今日心情不错，朕就多写几遍。其后，你可从中选出一幅最佳者，以为卷名。”说完，他认真地又写了五六遍。

李世民题完书卷名，就移步出馆升舆回宫，李泰一帮人肃然将其送出府门。

李世民此行入魏王府，其实非为灵机一动。皇帝驾临何处，非是随意而至，那是有一定目的的。李承乾被立为太子，李世民起初不时入东宫问询，其中包含他对太子的期望。贞观十年之后，李世民绝足不再入东宫，可见他对李承乾的极端失望。他现在动辄入魏王府来见李泰，两相比较，外人显然感到李泰的行情看涨。到了李世民允许李泰设立文学馆，许多人想起了昔日秦王府的情景，他们纷纷猜测：莫非皇帝动了易储的心思？

李渊当初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允许其在府内设立文学馆，其心中固然想表彰李世民的功业，然更多的是顺势而为。结果，李渊受其禀性所限，在易储的事上左右摇摆，终于酿成了玄武门之变，自己也被逼下皇位。许多人事后暗暗想到，你李渊既立李建成为太子，就不该允许李世民设立文学馆来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李世民的聪明才智和他善于以史为鉴，断然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再为储位争得头破血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承乾既为太子，李世民又允李泰设立文学馆，此举动只能有一个解释：李世民暗示要易储。

李世民即位后手不释卷，最爱读史书。他深知，储位的变动最易引起朝中动乱，乃至波及天下，所以要极端谨慎。李承乾为太子已十数年，天下知闻，他虽有爱嬉戏、宠男童的毛病，然终无大恶。若贸然将其废去，朝中大臣定会反对，天下及四夷之人又会无端猜疑。于是，他选取了一条渐进易储的道路。

这个夏天非常炎热，人们待在家里和在日头下面一样，皆汗流涔涔。有时候，天忽然下起了暴雨，那如帘的雨水浇不去弥漫的暑气。雨急停后，通红的太阳又很快露出面来，将刚刚湿润的空气变成热浪。李世民每到夏天，往往要带领臣子到九成宫等地方避暑，今年由于长孙皇后病重，他不忍离开，一直待在京城里。

长孙皇后的病愈来愈重了，外面天气炎热，李世民让人搬来冰块放入立政殿内，以为散热。然皇后接触到冰块上散出的凉气，愈益咳嗽不止。太监见状，急忙将冰块移出殿外，外面的暑气马上弥漫全殿，又惹得她在榻上大口喘气，连日连夜难眠。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她进食日少，身体渐瘦，虚弱不堪。

李世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些日子，他来立政殿的次数很频繁。这日他在立政殿里待了一会儿，看着皇后那难受的样子心伤不已，他又亲手喂她喝粟米粥，无奈皇后实在咽不下，勉强喝了几口，身子一震颤，

又将喝进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李世民要来湿巾，轻轻揩去她口边的污物，皇后无神的眼光中向他投来深沉的谢意。李世民心有所触，眼角不自禁滚出两行清泪。

李世民怕自己的悲伤又引起她的不适，遂轻轻走出立政殿。他迈出殿门，斜眼见太医令正带领一帮人候在廊上，其心头顿时涌出一股无名火。他伸手向太医令一招，说道："你们，随朕到前殿说话。"

那群人看见皇帝眼角兀自挂着泪痕，又见他神色凝重，他们这些日子以来，一直连班当值，穷尽心力医治皇后，奈何不见效果，现在跟着李世民行走，心中不免敲上数面小鼓，惴惴不安，生怕李世民责怪他们。

果然，李世民到了前殿颓然坐下，那班人跪在前面行礼，李世民闭目坐在那里浑然不觉，似乎忘记让他们平身，一任他们跪在面前。

好半天，李世民方才睁开眼睛，斥道："你们平日里号称名医圣手，朕又授给你们官品，可谓有名有职，实在是风光得很呀。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皇后患疾之后，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你们缘何医治皇后显得一筹莫展不说，还越医越糟？"

这群人知道李世民心爱皇后，所以医治之时也尽了心力，然皇后之病没有起色，反而更加严重起来，他们心中早就怕皇帝呵斥，不料果真有今天。太医令小心翼翼道："臣等医术浅陋，实在有罪。臣前些日子已派人出京，让他们到各州遍访名医，好歹要将皇后医好。"

"哼，皇后在榻上苦挨时日，你们这样慢慢悠悠，何时能访来名医？朕看呀，你们不唯是庸医，还是庸官、庸人！"

这句话吓得下面人的头低得更低，也算他们不走运，李世民心伤皇后之病，正好看见他们，就将一腔火撒在他们的头上。

李世民接见群臣，以和颜悦色的时候为多，太医令何尝见过他如此震怒的样儿？早吓得将头贴近地面，好半天，方才慢慢抬起头，说道："臣等委实无用，请陛下重重责罚。"

这时，太医令身后有一名医博士小心翼翼道："陛下，要治皇后之病，寻常药石难以见效，须觅奇草异药来一试。"

"朕早就说过，为医皇后之病，普天之下不管是何人何物，只要你们说有用，朕定当访来。过了这么多时间，你不早说，现在不是废话吗？"

医博士吓得不敢再接腔。

李世民见他低头不语，怒道："说呀，你低头不语，莫非让朕去求恳你吗？"

“臣……臣听说，西域的天山顶上，生有一种异草，名曰雪莲，新鲜的雪莲花颇有疗沉疴之功效。若能取来让皇后服下，也许能使皇后病体有起色。”

李世民目视太医令，问道：“这天山雪莲果然能医皇后之病吗？”

太医令吓怕了，不敢说行，也不敢说不行，斟酌半天，方才答道：“臣确实听说过天山雪莲可以入药，想那雪莲生长在极高极寒的山上，与寻常花草肯定不同。只是西域通行不便，太医署不能常备此药。至于说将新鲜雪莲花入药，想天山来京，路途何等遥远，其实难能啊。”

“不怕。只要你们说出名目，能治皇后之病，就是天上的龙肝凤胆，朕也要取来。来人，传常何前来。”

须臾，常何进入前殿叩见李世民。

李世民此时已让太医令等人平身，让他们立在一侧。李世民让常何起身，手指太医令等人说道：“常何，刚才他们提出疗治皇后之法，其中一味药需大费周折，你即时带人到天山走一趟。”

“臣领旨。”

“他们说须用天山上的新鲜雪莲花来医皇后之病，你带人到天山上带土刨其雪莲，一路用水润之，好歹要将其活着带到京城。”

常何的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心想这帮太医狗急跳墙，竟然想出这样一个馊主意来。他躬身道：“陛下，臣去取雪莲，看似不难，其实有三件难事不好办。”

“哪三件？”

“第一件，此去天山，不远万里，臣一来一回，非数月不可。若因此耽搁了皇后的病情，臣吃罪不起。”

“不妨。你去取雪莲，也不能让这帮人闲着，难道能让他们空等雪莲而眼睁睁看着皇后病情加重吗？不能！你们，”李世民抬手点着太医令等人，“即日起，要将所有人分成两拨儿，一拨儿人在此值更，密切观察皇后病情，随时诊治；另一拨儿，要遍索古书，搜集百姓手中的偏方儿，还要努力想出好法子。”

“臣遵旨。”太医令等人又惶恐地跪下。

李世民抬起头，眼中又涌出泪花，悠悠说道：“常何，你放心去吧，总之要加快步伐才是。万一……唉，死生由命，若皇后其间有什么好歹来，朕不怪你。”

常何又说第二件事：“此去西域，须途经高昌。臣听说高昌王现在对我朝

有失礼貌，万一他不放行，如何是好？”

“嗯，你可多携带金珠送给麴文泰，就说朕为救治皇后需借道，让他速速放行。朕想那麴文泰毕竟是汉人，颇知一些礼仪，此行为救皇后性命，想他不至于阻难。”

“第三件，想那雪莲生在极高极寒的地域，臣固然将其连根刨起，然到了山下，其能否成活？回京路上，还要经过号称火焰山的地方，臣怕难将鲜活的雪莲带回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李世民的眉头也不由得皱了起来。他凝思半天，又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尽力而为吧。你出京时要多带些人，随带许多棉被，取雪莲之时，就势将山上的寒冰也多取一些，将之放入棉被之中贮存。这样，你沿途逐步将冰块取出一些，使雪莲能持续浸润一些寒气。”李世民口中这样说，心里其实也没有一些底。想想也是，归途非止一日，那些冰块照样会化。

李世民又补充道：“你即刻传旨给韦盘提，让他将陇右马场里的千里马都牵出来，从西州开始至京，每隔百里，都要放上数匹。待你取回雪莲，就让这些千里马接力传递，早日将雪莲传入京城。”

常何领旨后立即退出。

李世民看到太医令等人还在那里呆立不动，心中的火气又冒了起来，吼道：“你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去干你们的活儿？”

众人走后，前殿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李世民独自待在那里，心中想起皇后的病情，不自禁又垂下泪来。

长孙皇后最终未能等到雪莲花。

这日黄昏，李世民又来立政殿陪伴皇后。未入殿的时候，太医令紧行几步立在甬道边，躬身对李世民说道：“陛下，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停下步子，示意太医令说话。

太医令小心翼翼地道：“臣刚才探了皇后的脉息，觉得脉象不稳。只怕……只怕……”他结结巴巴，愣是说不出最后一句话。

李世民此时看到太医令，不像那日暴怒时的状态。他柔声道：“朕知道，你和太医们为诊治皇后已然尽了力。朕那日责怪你们，实因盛怒之下而失态。皇后到底如何？你可如实奏来。”

太医令听了这番话，方才放下心来，他说道：“臣探皇后的脉息，觉得脉象已乱。臣拿不准，又让数名稳妥的太医复诊，他们与臣的诊断一样。这样的脉象，是人之将终的征兆。许是臣等诊断不对，然常人的脉象显

示这样，即为临终之前夕。臣不敢说皇后临终不远，然也不敢不奏。但愿皇后吉人天相，能度过这阵厄难才好。”

李世民听他的话虽遮遮掩掩，然断定皇后不久于人世也很决然。李世民脑子里突然一阵眩晕，随后眼角不绝地滚出清泪。他怔怔地站在那里良久，皇后久病不愈，他许多次也往最坏处想过，但总觉得那个时辰很遥远，也就慢慢释然。现在乍一听噩耗，脑子顿时空落落的，心中轻轻唤道：“敏妹，你莫非真要离我而去吗？”

当夜色渐浓的时候，李世民抬眼见太医令还恭恭敬敬地站在一侧，遂唤道：“你去吧，把最后的事办好即可。朕知道，你们这一段日子侍候皇后，也费了不少心力。”

太医令躬身退往一旁，头上犹汗涔涔的。

李世民伸手将眼睛揉了几下，试图抹去泪痕，以免皇后瞧见。

殿内已掌起了灯烛，为了怕光线刺眼，灯烛上皆蒙上绛红色的纱罩。李世民轻步走到榻前，就见皇后正昏沉沉地闭着双眼在那里轻睡，枯瘦的脸庞上，几绺散发垂在那里，衬托其肤色更加苍白。

李世民挥手让菁儿及宫女等人轻步移开，独自一人坐在榻前。专注地凝视着长孙嘉敏的脸庞。心中思绪万千，百感交集。

李世民端坐在长孙嘉敏榻前，不知过了多长时辰，他想起了此生与她一起的许许多多场景，心想这样一个相亲相近的人儿，转眼间要与自己永诀，不禁悲从心来，眼泪又不绝地涌出眼眶。

泪眼模糊间，忽听一声柔柔的声音传入耳鼓：“陛下，你又为臣妾伤心了。”

原来长孙嘉敏醒了过来。

长孙嘉敏枯瘦的左手费劲地抬起来，欲来握李世民之手，无奈其力气实在不济，手掌伸到半途，又颓然跌在榻上。

李世民先用手抹去泪痕，再将双手捉着长孙嘉敏的左手，露出笑颜道：“敏妹，我一人枯坐这里，慢慢就想偏了心思，却与你无关。我看你这一觉睡得甚是香甜，身子定显得轻松了。对了，常何带人离京已十多日了，按其行程估计，他该是返程的时候了。待你服了新鲜的雪莲，身子肯定大好。”

长孙嘉敏叹了一口气，费劲说道：“妾知道自己的身子，陛下就不要再为妾费神了。常何为取一株花草，带领人马远赴西域，此行要费多少钱粮？太不值了。”

李世民摇了摇她的左手，说道：“敏妹，莫提不值的话。为了治好你的病，就是要用东海的龙鳞，或者瑶池的异草，我也要造大船造天梯前去弄来，天山雪莲实在不算什么。敏妹，你现在要安心静养，勿为外事操心。”

长孙嘉敏摇摇头，闭目养神。她说了这一阵子话，显然劳神不少。

良久，长孙嘉敏费劲地睁开眼睛，说道：“二郎，我这几日睡过去以后，心中恍恍惚惚，总觉得到了幽冥境。由此来看，我去日不远。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今日一定要对你说清了。”说完，她右手抬起，递给李世民一只布囊。

“这是什么？”李世民疑惑地问道。

“毒药。当你那日在九成宫患病的时候，我就备下此物常带身侧。万一你龙驭宾天，我誓不独生，当吞药随你一起。”

“这是何苦呢？”

长孙嘉敏的脸上露出一丝悦色，接着说道：“然天有不测风云，谁料想，我却要先你而去，这包药也就没有了用处。二郎，我走后，你要择一贤良之人继为皇后，这后宫里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呀。”

“敏妹……你怎能出此语？你生是我的皇后，就是到了地下，你还是我的皇后，此话休要再提。”

长孙嘉敏不愿意再说这个话题，柔声道：“二郎，我想再见见孩子们。”

是时，李承乾、李泰、李治及小女儿新城公主一直候在殿外。李世民见长孙嘉敏要见他们，遂扭头唤道：“宣太子他们入殿。”

新城公主最先跑进殿来，一径到了榻前，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长孙嘉敏。长孙嘉敏伸手拉着她，眼眶中忽然滚出了泪水。

李承乾等三人随后进殿，先在榻前跪伏问安。

长孙嘉敏将李承乾唤到眼前，轻声道：“太子，你年龄渐长，知道肩头上的责任吗？”

“儿子知道。儿子定当上孝父皇、母后，下抚弟、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恰恰忘了。你现为太子，即是日后的国君，要胸怀天下，增长才智，将来要像你父皇这样，最最紧要。”

“儿子谨记。”

长孙嘉敏又叫过李泰和李治，吩咐道：“太子既是储君，又是你们的兄

长，你们要相亲相爱，要尽力辅佐他。”

李治年龄尚小，不明所以，李泰现在已经隐隐明白了父皇的心思，遂答道：“母后尽管安心养病，儿子定当尊重太子，对他言听计从。”

李世民坐在那里不吭一声，知道这是皇后在向儿女们交代后事。他看到长孙嘉敏说了这番话，在那里气喘吁吁，脸色潮红，露出咳嗽之状，急忙说道：“你们退出去吧，让你们的母后歇息一阵。”

李承乾等三人急忙跪伏退出，只有那新城公主不依，她不愿意离去。这时李治走过来，伏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想是两人年龄相若，不知李治对她说了什么，她听完后很乖觉地离去。

李世民唤菁儿过来，让她喂长孙嘉敏喝几口水。如此平抚了一番，长孙嘉敏方才缓过劲儿来。

看着菁儿离去的背影，长孙嘉敏说道：“二郎，我走之后，菁儿就累你多看顾了。这丫头性格温顺，宽儿又早夭折，切莫让别人欺负她。”

李世民点点头。

长孙嘉敏缓了一下，又说道：“二郎，我知道你的心思。承乾不太争气，贪玩不上正路，你很生气。不过他还是一个孝顺的孩儿，心地很好，这一点我不会看走眼。”

李世民从未将易储的想法告诉长孙嘉敏，不过听她现在话里的意思，分明已看出了自己的企图。李世民嘴巴动了动，又想把此事说透了费许多时辰不说，弄不好要大伤其心，遂住口不说。

长孙嘉敏又叹了一口气，说道：“二郎，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敏妹请说。”

“想起你当初与太子、齐王争斗的情景，直到今日我心有余悸，他们固然不肖，然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二郎，我走之后，承乾他们就累你多照顾了。不管他们今后谁任皇帝，千万不能让他们为争皇位，再弄得头破血流，甚至伤了性命。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敏妹，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人伤了性命，他们也是我的儿子呀。”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夫妻默默相望，彼此明白了各自的心意。

长孙嘉敏意犹未尽，又说道：“二郎，我再求你一件事。”

“说吧。”

“我听说房玄龄近来戴罪在家。我想呀，玄龄事你已久，他终身小心谨慎，为朝廷设下了许多奇谋秘计，而未曾泄密一点。若他此次真的没有什么大罪，愿你还要继续使用他。此生此世，希你善待玄龄。”

长孙嘉敏向来不参与政事，李世民刚刚夺得大权时，向她问询政事，她以“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之词来推托。不料其临终之时，竟然来替房玄龄说情。李世民在那一瞬间，忽然知道了她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朝中之事，一直碍于“后宫不干政”的古训而从未说出片言只语，心里又复感动，重重回答道：“敏妹，我答应你。明日，我亲往玄龄宅中请他上朝，今后，不管玄龄如何，我不会一句恶语相加，终我一生，定当善待玄龄。”

长孙嘉敏脸上泛出一丝喜色，说道：“我所以这样说，其实也是为了你呀。像逝去的如晦，还有玄龄，你有了这样的臣子，实在是天降斯人佐你。”

“我知道。敏妹，你尽管放宽心，我今后会善待大臣的。”

长孙嘉敏轻轻点点头，不再言声。她又闭目养神一阵，徐徐说道：“二郎，我还有一件事请托。当初我力劝无忌哥不能占据朝中重位，并非矫情，实有自私之心。”

“敏妹，我多次说过，无忌为官，非为你的缘故。”

“我知道。无忌哥随你多年，立有功劳，然他毕竟为外戚之身啊。汉朝时吕、霍专权，对朝廷不利，也使这些外戚家族覆灭。二郎，我死后，你能使我族家有些微薄禄俸即足矣，万万不可让他们身居朝中高位，这样方保我族家子孙安全。二郎，我求求你了。”

“好，敏妹，我答应你。”

说完了这些事，长孙嘉敏像摘除了多日的心病，对尘世再无牵挂，身子也随之一松，软软地放松身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李世民见她交托遗言，句句都是为别人着想的，不禁哽咽道：“敏妹，你这一辈子，莫非都是为别人而活的吗？你该打起精神，好好调养身子，你今年才三十六岁，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不是多次说过，要伴我白头到老吗？”

长孙嘉敏摇摇头，说道：“二郎，我这一辈子跟了你，真是上天有眼，我心足矣。我自得病以来，你倾尽心力，整日操心。闻听雪莲能有功效，即遣常何带人去取，你的这番心情，我唯有万分感激。可是呀，我这些日子感到身子越来越沉重，太医们所下药石如泥牛入海，就是服了天山雪莲，也难有起色。我知道，天意注定的事，是勉强不来的。我想伴你左右，可是，老天能答应吗？”

李世民无语，默默地落泪。

长孙嘉敏忽然一笑，精神头儿似乎好了一些，说道：“二郎，我刚才梦中，又见到我们儿时的时光。你那时，整日里和无忌哥一起跨马射箭，不肯与我多说话，让我好委屈。”

李世民心里一动：敢是自己刚才陷入回忆的时辰，她也正梦到儿时的事，看来是心有灵犀啊。想到这里，他也展颜一笑，说道：“是了，你那时就不爱动，一张小脸如桃花似的，实在美得很呀。”

李世民口中附和着长孙嘉敏，看到她精神头颇好，心里又是一动：怎么精神头儿健旺起来了？莫非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吗？

长孙嘉敏又幽幽地道：“二郎，夫妻若黄泉相见，还是夫妻吗？”

李世民随口答道：“怎么不是？夫妻死后同穴，正为此意。”

李世民提起坟墓，倒是又勾起了长孙嘉敏的一件心事，她说道：“对了，二郎，我差点忘了一件事，还是要有求于你。”

“什么事？”

“我此生无益于人，死后也不能劳累他人。我死后，请你寻一石山，开凿洞穴，以山为坟。洞穴开凿时不能太大，能容下棺木即可。棺木中也不要放有金玉之物，至多放上一两件瓦器即可。”

“你见过高祖的葬仪，已经很节省了。我们身死之后，可仿其制，这样称不上奢费。”

长孙嘉敏连连摇手：“我怎能与高祖相比？其实呀，我说要薄葬，也是爱护己身骸骨。像盗贼之心，止求珍货，坟中无珍宝，他们无所求也不会来打扰。”

李世民想了想，答道：“好吧，敏妹，我答应你。”

长孙嘉敏又想了想，欲言又止。

李世民见状，关切地问道：“敏妹，你还有什么事？我一总答应你。”

长孙嘉敏叹了一口气，说道：“我还说些魏徵爱说的话，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你但说不妨。”

“我那日见到魏徵的谏章，觉得上天降生此人，实是我朝之福。我读前史，像这样有见识有勇气者，唯此一人而已，愿你珍视。二郎，你跨马征服天下，又施仁德取得天下大治，此份功业已傲视前世。可是呀，要

将许多事一直做下去，就太难了。”

“我知道。魏徵的‘十渐疏’说得很明白，我已将它抄于屏风，旦夕观之，以时刻警醒。”

“无非就是那几句话，愿你今后能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臣，省劳役，止游畋，则是天下之福。我就是在地下，再无任何憾恨了。”

李世民点头答应。他扭头问掌时宫女什么时辰了，宫女答应初交二更，就劝长孙嘉敏早点歇息。

长孙嘉敏微微点头，又不舍得，问道：“二郎，你今夜就在这里陪我吗？”

李世民见长孙嘉敏的神情健旺，愈发想到她正处在“回光返照”的关头。若现在别去，今夜也许就要永诀了，他实在难以割舍，又不愿当地说破。遂答道：“敏妹，难得你今日神情好了许多，我今夜就陪你在一起。”

长孙嘉敏脸上忽然又露出一丝娇羞之色，说道：“二郎，你坐在那里好长时辰了，难道不累吗？不如就躺在榻上休息一阵。”

李世民依言脱衣上床，与长孙嘉敏并排躺在一起。

长孙嘉敏侧过脸来，眼泪又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抽抽噎噎道：“二郎，我实在不愿意离开你呀！我若到了阴间，孤零零一个，万一我害怕了，如何找你们呢？”

李世民也流下泪来，伸手揩去长孙嘉敏的泪珠，说道：“别瞎想。”

长孙嘉敏又求道：“二郎，你抱紧我。我就是死了，也要死在你的怀里。这样，我到了阴间，肯定没人欺负我。”

李世民一手环着长孙嘉敏那枯瘦如柴的身子，一手去堵她的嘴巴，轻声斥道：“敏妹，不许再说这些无来由的话。你还是睡吧。”

长孙嘉敏依言闭起了双眼。

李世民说完这句话，又很后悔。他生怕长孙嘉敏因此睡过去，再也不醒。

李世民此时忽然感觉臂弯中的她身体一沉，又见她的头颅无力地歪向一边，顿时感觉不好，一边急晃，一边大吼：“敏妹，敏妹，你醒醒，你醒……”

长孙嘉敏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死后的容颜很安然，现出一派恬静。想是她知道自己死在李世民怀里，于是放心地离去。

第四回

建昭陵贤后入葬

赚孝名魏王刻石

待常何风尘仆仆从西域赶回，带回了数丛已经枯萎的雪莲，皇后已经逝去十多日。

那日长孙嘉敏死在李世民的怀中，李世民悲痛欲绝，连续数日不上朝理事。当其独自在立政殿悲伤垂泪之时，菁儿为了释其愁闷，将长孙嘉敏所著的三十卷《女则》呈上，李世民读罢，更加悲恸。这日他召来长孙无忌、温彦博、王珪、阎立德、袁天纲、李淳风等人，商议皇后入葬的事。

阎立德奏道："臣奉圣上旨意，与李淳风、袁天纲一起选取陵园位置。我们三人那日到了醴泉县境内，见到一山高有三百六十丈，名为九嵕山，觉得依此山为陵最好。"袁天纲插话道："臣等一起测算陵园方位，觉得京城西北方最佳。臣等还有一层考虑，高祖归葬在献陵，则陛下之陵园不能离得太远。我们依此踏勘，见九嵕山南为峭壁，北为陡岩，形如一卧龙昂首向天。此山天造地设，正是为陛下及皇后所备。"

李世民问道："阎卿，你准备如何建造此陵。"

阎立德答道："臣想既然因山为陵，须使陵墓固同山岳，浑然一体。臣想在山南搭建栈道，至山腰处建立宫门，然后开始建墓道，深入七十五丈建造玄宫。待玄宫造成奉安之后，以铁浆灌注石条之间，封闭墓道，再拆除栈道等物，这样，玄宫门下面悬绝百仞，上面飞鸟难落，真正与山成为一体。"历代君王陵墓建造时的一个难题，就是怕贼人来盗。阎立德这样来设计，其实让山体包下了地宫，让贼人无从下手。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若依你的设计建造，恐怕至少数年才成。皇后临终，提请朕为其薄葬。说要因山而葬，无须起坟，不用棺椁，所需器物皆用木瓦。好吧，朕同意因九嵕山为陵，然不用这么大规模，凿一穴能容一棺即可，穴内不藏人马、金玉、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阎卿，若这样来做，需要多长时间能成？"

阎立本默默地算了一下，答道："陛下，若按此等规模建造，可使数百名工匠前往，不出一月即成。"

"好吧，就依此议，由阎卿领人前去，即时开工。此陵建造简陋，须使天下之人皆知皇后虽死犹不忘俭朴，可名为昭陵，以示彰显之意。"

李世民又对温彦博道："温卿，你可拟旨一道。今后有谋臣武将、明德异

材及密戚懿臣等建功立业者，其身薨之日，所司要立即奏闻，朕即在昭陵周围赐以墓地，准其陪葬。”

温彦博躬身领旨，又奏道：“陛下，臣想已故勋臣，在世时追随圣上左右。若圣上准许，是否容他们迁坟过来？”

“照准。”

是时，像杜如晦、秦叔宝、长孙顺德等人已逝，李世民准其陪葬昭陵，对其后人实为无上之荣耀。

李世民定下建造昭陵的事，转身取过皇后所著的《女则》，将其传示众人，感叹道：“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心伤其亡，非仅为亲情，今后朕入宫后不复闻规谏之言，实失一良佐，所以不能忘怀啊。”

长孙嘉敏贤惠之名，也素为群臣所钦敬。群臣传看《女则》的时候，心中想起长孙皇后的种种好处，将其视为历代后妃的楷模，皆惜其享年不永，心中不免遗憾。

李世民又唤过阎立德，说道：“阎卿，你稍等一会儿，待朕写成一文，你再寻来良石，将其刻上立于皇后墓前。皇后崇尚俭朴，这般美名须传扬后世。”说完，他走到案前提起笔来，微一凝神，即以楷书书成一文：

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李世民书罢，将其递给阎立德。想是与皇后的节俭相得益彰，李世民此文也写得极为质朴，堪为相配。

待昭陵营造好以后，袁天纲择定发丧之时辰。李世民亲自扶灵，将皇后之薄棺葬在昭陵。其起灵之时，长安百姓纷纷拥上街头，与这位贤惠的皇后告别。

皇后下葬的时候，菁儿哭得昏厥过去。是时，菁儿向李世民请求，要在昭陵结庐相伴长孙嘉敏，以尽昔日的主仆情分。李世民不同意，说自己已答应过皇后，此生定当善待她，岂能让她在此荒凉之地了其一生？他当即册封菁儿为淑妃，按照嫔妃制度，皇后之下为贵妃，贵妃下面为淑妃，李世民从此不设皇后，贵妃之位也空缺，则淑妃即为后宫之尊，可见李世民对菁儿的恩遇。但在菁儿的极力哀求下，李世民答应她可以在昭陵陪伴皇后一段时间，届时再派人来接她回宫。

李世民从昭陵回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轻车简从来到房玄龄府内。

房玄龄自从被责回家，不敢出门一步。一直到皇后病逝，他方才出府随群臣一起到皇后灵前致祭，再往昭陵送葬，其间他低着头躲在群臣丛中，不敢与李世民照面。他从昭陵回京后，又将自己圈在府中，不敢出门一步。

他这日正在堂上呆坐，闻听皇上来府，慌得带领家人出门来，其时李世民已至二门，他们就在甬路两旁跪接。

李世民走到房玄龄面前，说道："玄龄，起来吧。朕这一段时间忙于皇后之事，一直不能来看你。"

房玄龄不敢起身，奏道："罪臣戴罪在家，不敢劳烦陛下垂问。陛下，罪臣这些日子居家思过，越想越羞愧，深思罪臣的所作所为，实在辜负了圣恩。"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伸手搀起房玄龄，说道："唉，玄龄，你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我们君臣之间已经有些生分。想起那年你在泾阳来投军，我们秉烛夜话，是何等的融洽！此后二十余年，你伴朕左右，替朕办了多少事。玄龄，朕见你现在的样子，实在有些心酸啊。"

房玄龄道："陛下，外面风寒，请到房中说话可好？"

"嗯。玄龄，让你夫人她们都起来吧。"

房玄龄陪着李世民进入中堂，按照制度，玄龄夫人和其子房遗直、房遗爱有品秩在身，亦可入堂，其他人则候在堂外。

随行太监将李世民引到堂中的右手高凳中坐定，并奉上香茶。李世民看到房玄龄等人垂手站在面前，说道："玄龄，这里不是朝堂，不必如此拘束，都坐下吧。"他示意太监道："你们，替玄龄他们搬过凳子来。"

太监搬来四把凳子，将其东西相对摆好，房玄龄一家人谢恩坐下。

房玄龄说道："圣上日理万机，加上皇后宾天不久，该是多歇息的时候。罪臣惹圣上生气，又劳圣上入府垂问，臣心中不胜惶恐。"

李世民摇头道："朕固然日理万机，然若没有臣子分掌其事，这日理万机就无从说起。玄龄，朕上次生你的气，非为他故，实因你不愿为朕办事，让朕伤心。人都有老的时候，你现在六十有余，精力尚可，还能替朕分忧。若你真是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朕自会让你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如晦逝后，朕一日难以离弃你，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罪臣知道。"

"玄龄，不许自称罪臣！你若有罪，朕还能入你府中吗？"

"是。陛下，臣这一段时间居家思过，确实悟出些道理。刚才陛下提起臣

投军的事，臣那时方当中年，有建功立业的愿望，此后随陛下二十余年来，竭尽心力为陛下办事，心中想法，无非是得遇明主，尽自己绵薄之力精心辅佐为是。不料近年以来，竟然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唉，陛下如此善待微臣，而臣却有这等卑下心情，实在不该。”

“玄龄，你萌生功成身退的心意，或者想提拔后进，皆为人之常情。朕刚才说过，遍视朝中，唯有你一人，朕最难舍。这种情分，非是你善谋，非是你忠心，盖因多年以来，我们心思互通，不管大事细微，皆能融会贯通，以致成事，早已超越了君臣的职分。玄龄，你明白朕的心思吗？”

房玄龄心中大为感动，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确实大为不同。就拿李靖相比而言，李靖提出辞去尚书右仆射之职，李世民仅仅虚让了数回，即同意李靖逊职。别人告发李靖，哪怕是明显的诬陷，李世民也要让人去认真地查处一回。自己居相位多年，得罪的人还能少了，其间也有许多人到李世民面前告御状，然李世民听罢不作理会，甚至连风也不透给自己一丝。自己此次苦求逊职，李世民真心挽留，挽留不成，以致动怒。由此来看，有句话叫作“皇恩浩荡”，用在自己身上最为恰切不过。房玄龄想到这里，起身跪伏道：“陛下待臣如此，臣虽肝脑涂地，犹未为报。”

“起来吧。玄龄，朕起初对你确实着恼，皇后临终时说了一番话，方才让朕心情平复下来。”李世民说到这里，眼圈忽然红了起来，其声音变得低沉：“皇后说，‘玄龄事陛下已久，小心缜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玄龄，这是皇后的原话，她向来不愿意干预朝政，这次却为了你而破了例，你能明白皇后的这番苦心吗？”

房夫人、房遗直、房遗爱闻言，立即起身与房玄龄跪伏在一起，皇帝口中转述皇后之语，可以看出皇帝又动了感情，他们心想皇家对本家如此看顾，心中哀皇后之伤、悦恩遇之隆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不禁都流下泪来。房玄龄涕泣说道：“圣上、皇后待臣如此，让臣……让臣……”他的话难以说下去，竟然泣不成声。

李世民眼中的热泪也随之夺眶而出，他叹口气说道：“皇后不幸早逝，让朕这些日子以来，如失魂一般。算了，天命如此，那是人力勉强不来。遗直、遗爱，你们扶他们起来说话。玄龄，皇后视你为皇家知己，你今后若能记住皇后的诸种美德，时时缅怀之，也就够了。”

房玄龄回坐到凳子上，用衣襟擦去满面的泪痕，说道：“陛下，臣想得到允许，臣明日就想入朝理事。臣这一辈子，身子能动之时定为朝廷忙碌奔走；若身子不能动还有一口气，时刻想着朝廷之事，以呈心力。”

李世民换颜微笑，说道：“对呀，这正是朕今日来的目的。你以前总揆百事，事情梳理得井井有条。你这次赋闲在家，对你而言毕竟休息了一阵子，然朝廷却因此压下许多事来。玄龄，你放心，如晦当初积劳成疾，朕未留心，使其劳累而死，朕岂能让你再蹈覆辙？”

“陛下提起如晦，更令臣羞愧万分。唉，想起如晦，还有戴胄，臣来日到

了阴间见到他们，他们定耻笑臣有患得患失之心。”

“好了，玄龄，此事已过，今后不用再提。朕多次说过，朕待臣下一视同仁，不搞亲亲疏疏，然对待你呀，朕确实难抑己情，将你视为兄长一样。”事实上，李世民与房玄龄在一起二十余年，他们共同征战，策划及实施玄武门之变，君臣协力治理国家，基本上聚多离少，他们亲密无间，李世民早将宽厚的房玄龄视为嫡亲的兄长一般。如此，李世民也算是弥补了亲兄逝去的遗憾。

李世民将目光转向房夫人，问道：“房夫人，朕那日赐你的鸩酒滋味如何？”

房夫人脸上顿时现出尴尬之色，那日她见了鸩酒，心中想皇帝实在荒唐，竟然逼着臣子去纳妾。皇命不可违，自己还不如死了干净，从此也可以眼不见为净，她于是决然吞下毒酒。孰料那毒酒酸得很，喝了之后也无异状。待房玄龄说知此毒酒为陈醋时，她方知是虚惊一场。经历了这一番由生到死，再由死到生的经历，她的心性也有了转变，过后她对房玄龄说：“我不愿你纳妾，是想我们夫妻一体何等单纯，岂能让别人来染指？我以死明志，现在想有些后悔了，我死不足惜，却让你独自寂寞一生，又对我死生出无限愧疚来，这岂是我的初衷？还是我的心胸太窄狭了。玄龄，你今后若愿意纳妾，只要是你看上眼的人儿，我一概不拦阻。”

房玄龄当时正色道：“夫人在玄龄重病之时，剜目明志，这次为拒皇帝，又以死明志。玄龄若再生出异心，岂不是和禽兽无异？”

房夫人却不能把他们夫妻的话说给李世民听，而是微笑说道：“贱妾蒙圣上赐酒后，至今再不敢吃醋。”

李世民听出了她的双关语，感叹道：“玄龄，有句古话叫‘女子无才就是德。’看来需要改一改。妇人哺育后代，儿女长成赖其教养，人之禀性自动长成，可见妇人对儿女至关重要。妇人相夫教子，长居幕后，实为家兴之关键。玄龄，你有此贤妇，朕有贤后，我们应该感激上天的眷顾。”

“陛下所言甚是。臣许多年来在外，家中皆赖夫人主持。只是她以简陋之身，万不能与皇后相提并论。臣听说皇后临终之时，抱病著成《女则》三十篇，以垂范后宫。皇后的所作所为，历代之后妃难以相比。”

“是的，朕看了皇后的《女则》，对群臣说过，此书足以垂范后世。朕欲让人刻制一批，使后宫之人时刻诵读，再分赐朝臣，相信也会有所助益。玄龄，你这夫人也挺好嘛，她教养子女皆能成才。像遗直宽厚谦逊，大有父风；遗爱不尚贵族子女浮玩之风，其在尽职之余，还与泰儿一起编撰《括地志》；你的女儿嫁给韩王，听说她也很贤惠。母亲如何，一看其子女作为便知。”

李世民提到了魏王李泰，房玄龄欲言又止。李世民这些年渐渐宠爱魏王

李泰，朝中重臣明白他已经动了易储之心，深恐由此酿出祸端，心中忧虑日甚。房玄龄从房遗爱口中多知李泰之事，有心想向李世民劝谏一番。又想自己在家中被圈禁多日，刚刚被皇帝允可返朝理事，现在若直言劝谏毕竟不合时宜，遂住口不说。

房玄龄回到朝中开始理事，尚书左仆射的职位让其耗去大多精力，按说太子少师主要职责是教谕太子道德，似为闲职，然李承乾的太子之位正是岌岌可危的关头，太子少师的职位极重，不轻易授人，李世民此时授房玄龄此职，可见他对房玄龄教谕太子有着很深的希冀。房玄龄不敢怠慢，理政之余就赶往东宫，显得很忙碌。

李世民一俟房玄龄入朝理政，就觉得轻松起来。他现在心伤皇后离去，除了朔望日大朝之外，很少再上朝理政。皇后昔日的寝殿立政殿成了他日夕起居的地方，一些大臣要奏重要事情时，需来立政殿觐见。

这日魏徵入立政殿觐见，其所谏事体与魏王李泰有关。

李世民现在宠爱魏王李泰，爱得有点过分。前几天，李泰对他说道，朝中三品以上官员见了他不下马礼拜，往往像看不见似的，打马一驰而过。李泰这样说，其实有恃宠逞尊的心理，李世民本该驳斥他才是。然李世民此时有意心许，不免大为偏袒，他闻言大怒，放言道："当隋文帝时，一品以下官员见了诸王都要下马礼拜，这些诸王难道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朕即位以来，屡屡教导诸子尊敬大臣。可这些大臣们呢？三品以上官员若见了诸王不礼拜也就罢了，可他们见了魏王，依旧桀骜不驯，朕实在难忍。"他意欲召集京中三品以上官员，让他们今后在路上遇到诸王，皆要下马礼拜。

李世民的这些话辗转传到魏徵耳中，他今日来觐见，就是要劝谏这件事。

魏徵今日来进谏言不像往日那样直来直去，他知道李世民现在思念皇后，就先从皇后所著《女则》说起。

"陛下，臣得了皇后所撰的《女则》，将之交给贱内及二女观看。贱内读罢，说此书足见后宫清新之风，对天下妇人皆有鉴戒之劝。臣这些年规谏陛下最多，其中言语颇为直率，所谏事体涉猎甚多。然细想想，其中没有一件事与皇后有关。皇后一生事迹实在淳正清明，臣唯有赞其贤惠，赞其英达。陛下取得天下大治，皇后治理后宫呈现清新之气，可谓相得益彰。惜皇后早逝，使陛下失一良佐，臣深为遗憾。"

李世民点头道："魏卿，若是你能赞许的事，那是不会错的。皇后一生，循礼而行，举止有度，实为历代后妃之良模。妇人往往居于幕后，其对家庭作用实属大焉，朕那日在玄龄府上就说过类似的话。可惜呀，人若过于完美，寿祚往往不长，正所谓此消彼长，无可奈何。"

"皇后逝去是无可奈何之事，陛下万万不可消磨志气，将英雄之气陷入颓

丧之中。陛下多次说过，君王之身势关天下，不可稍有闪失。”

“魏卿，朕明白这个道理。朕心伤皇后，总有一日会平复过来。”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由于魏徵一直赞颂皇后，颇合李世民心意，李世民的情绪变得很轻松，他们谈话的气氛很融洽。

魏徵看到火候差不多，抓住机会道：“陛下，臣听说三品以上官员路遇诸王不下马，惹得圣上很生气，果有此事吗？”

“不错，果有此事。”

“圣上刚才说皇后平素循礼而行，举止有度。其实三品以上官员见到诸王不下马，亦是循礼而行，陛下没必要生气。魏王虽蒙圣上重视，亦是诸王之一，有什么特别呢？”

“不然。朕问你，若臣子见了太子，他们都要下马礼拜吗？”

“当然，太子为储君，臣子见时，须行君臣之礼。”

“太子为嫡长，魏王次之。人生寿夭难测，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储君呢？朕以为，要废除臣子见诸王不下马礼拜的制度。”

魏徵听言一惊，觉得李世民的这句话，已经很露骨地显示了他要易储的心思。魏徵在易储的事上，不赞成废除现太子而另立魏王，认为李承乾固然有些毛病，然终无大恶，若轻易废之，首先是不合乎礼法，再就是极易引起皇位争夺的局面，对天下不利。魏徵心中是这种想法，因见李世民未有易储的实际行动，不好直言相谏，而从侧面力劝。

魏徵思索了一阵，斟词酌句道：“陛下这样说，臣以为有些牵强。太子年轻力壮，只要不失德，怎么会有不幸呢？自周代建礼之后，延续至今，现行礼仪由臣与玄龄、王珪等人主持修订，由陛下钦定施行，每篇每节皆采三代之英华，择善而修复。像三品以上官员见诸王不下马一节，即采于古礼。《礼》曰：‘臣、子一也。’《春秋》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为陛下所尊礼，岂能以魏王一人而使纪纲大坏呢？”

“魏卿修礼之时，博采群书，朕说不过你。”

“陛下心爱魏王，此为人之常情。陛下欲使公卿下马礼拜魏王，无非让群臣不能轻视魏王。其实臣下皆明白陛下的心思，他们路遇魏王不下马，是遵守礼法，他们的心中谁敢轻视魏王？陛下提起隋文帝时情景，隋文帝骄其诸子，使礼纲大坏，终于养成了隋炀帝骄逸不法的性格，想陛下定然不会效法隋文帝。”

李世民今日的心情不错，就觉得魏徵所言颇为顺耳，遂微笑道：“魏卿，

你不要说了，朕明白。朕今后不变此条礼法，三品以上官员见到诸王依旧不下马，这样成吗？”

魏徵躬身道：“臣代群臣谢陛下英明。”

李世民微笑道：“朕依了你的意见，即为英明，若不依意，就是昏庸了？”

“臣不敢。”

李世民起身道：“今日天气不错，魏卿，你有兴致随朕到苑内行走一回吗？”

“臣奉旨。”

今年进入冬季后，天气似乎冷得不快。往往一阵寒流过来，阴冷数日后，复又艳阳高照。

魏徵随着李世民打马入了西内苑，李世民入苑后并不歇息，打马直奔苑北首，到了那座楼观前方才停马落地。魏徵知道这座楼观的用处，但佯作不知，而是赞了一句：“这座楼观建得好哇，登高四望，远处景色可以尽收眼底。”

李世民瞪了魏徵一眼，显然不满他竟然不知此楼观的用处，说了句：“你懂什么？朕建此楼观若仅仅为了观望景色，难道会如此无聊吗？”他说罢，开始拾阶登高。魏徵不敢再吭声，默默随其身后攀登。

到了观顶，李世民手倚护栏，眼望昭陵方向，轻轻说了句：“敏妹，我又来看你了。”

魏徵并不理会李世民在那里长吁短叹，独自背着手，向楼观西首踱去，摆出一副欣赏景色的样子。

李世民还在那里喃喃自语：“敏妹，你独自在那里，定是寂寞得很。好歹这些日子有菁儿在陵前陪你，倒是免了一些孤单。”说到这里，李世民脑海中浮现出长孙嘉敏闭目躺在墓中，四周皆是冰凉的石壁，心中一阵抽紧，眼泪不禁又流了出来。

过了良久，李世民的心情方才平复下来，他呆呆地望着远方，似乎难以摆脱长孙嘉敏已逝去的现实。

待李世民平复下情绪，他才想起魏徵随自己登上台来，遂唤道：“魏卿，你过来。”

魏徵依言缓缓走过来。

李世民问道：“魏卿，朕在这边垂泪伤心，你缘何无动于衷？”

“陛下，臣上台来觉得四周风景实在美妙，就在这里默默观赏。陛下为何伤心垂泪？咳，想是台上风大，加之臣年老之后，耳朵有点背，就此忽略了。”

“哼，你耳朵可能有点背，可眼睛却不瞎呀。”李世民显然不相信魏徵的话。

“臣不敢欺君。”

“好，朕姑且信你。魏卿，知道朕为何建此楼观吗？”

“臣不知。想是苑中花木池水秀丽，再造此观登高而望，将远处景色也尽收眼底，如此可以阅尽周围美色吧？”

“看来你真是昏聩了。朕建此观，可以登高望见昭陵，以此可以凭吊逝去的皇后。魏卿，你向那里看。”李世民手指昭陵方向，“可以看到九嵕山的模样，朕居宫中，到此就可以与皇后相会。魏卿，你看到了吗？”

魏徵此时心中也深为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情感所感动。李世民如此难忘皇后，长孙嘉敏虽在幽冥界，也应该心满意足了。然魏徵此时想的是另一件事，他不动声色，摇头探脑向西北遥望，眼睛眯缝着，好半天才答道：“臣老眼昏花，实在看不见什么。”

“怎么会看不见呢？现在阳光明媚，九嵕山高耸在那里，皇后现在正躺在山中的昭陵之中。”

“昭陵？”

“想是魏卿已经看见了。”

“唉，原来陛下看的是昭陵，臣还以为陛下说望见献陵如昭陵一般。若说是昭陵，臣倒是能看见。”

李世民听罢此言，心中一寒，马上知道魏徵是在讽刺自己：对自己的皇后如此上心，却忘了昭陵之西埋葬着高祖的献陵！

李世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魏徵又问道：“陛下，夫妻之情难道胜于父子之情吗？”

唐王朝建立之后，李渊开始提倡周、孔之道，武德二年，他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并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及至李世民即位，他于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而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大力尊儒崇经。李世民这样做，是他和群臣在弘文馆里多次讨论出来的结果，即治理天下要靠儒家的“王道”，即以尊儒崇经来教化天下，达到“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的效果。

儒家学说中，有一套严格的纲常伦理道德，简言之，就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其他关系不能撼动此柱石。李世民现在一味怀念皇后，却将埋得离皇后不远的高祖忘得一干二净，显然与这套伦理有悖。其为君王这样做，若传扬天下，人们私下会说：当今皇帝口口声声让大家尊儒崇经，可他自己却不是那么回事，圣上尚且如此，又如何教化天下呢？

李世民听言品出味儿来，又潸然流下眼泪，说道：“魏卿，你不要说了。朕思昭陵而忘献陵，是朕不对。”

魏徵见李世民已经认错，也就不再穷追猛打。

眼见天色将晚，君臣两人缓缓步下楼观。

李世民走到地面，扭头对侍立一旁的太监说道：“传朕的话，明日让将作监来此拆掉楼观。”

魏徵忽然跪下，叩首道：“陛下，臣一再冒犯龙颜，望皇上恕罪。”

李世民搀起魏徵，说道：“魏卿，你怎么了？大丈夫行事敢作敢当，你既然敢累上诤言，难道说过之后又后悔了？”

“臣不后悔。臣其实也心伤皇后，如此贤德之皇后，却寿夭早终，使陛下失一良佐，臣亦恨苍天无眼。”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朕拆掉楼观，是慑于你所言之人伦大义。朕为君王，一举一动事关天下，不得不谨慎。为了教化天下，朕尊儒崇经，将其视为治国纲脉，不能因小事毁之。”

君臣两人未上马，并排沿着池畔慢慢行走。

他们行了一段，李世民忽然侧头问道：“魏卿，你刚才心伤皇后，是发乎真情吗？”

“臣确实发乎真情。为妇人者受其眼光所限，往往富贵之时会变了性子，古来为皇后者弄权者有之，营私者有之，施暴者有之，而长孙皇后深敛私情，大公无私，实为罕见。这让臣又想起贞观六年时，当时长乐公主出降，陛下认为她是长孙皇后所生，欲厚送其妆，被臣谏止。谁想皇后却因此赏钱四百缗，赐绢四百匹，并说：‘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臣以直谏闻名，若无陛下、皇后呵护有加，臣难有今天。”

“魏卿说起这件事，又让朕想起皇后对朕说的话。她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徵，不知何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也。’朕此生有幸，得遇皇

后，她深敛其行为，不敢参与朝政。然朕今天想来，朕理政之时，受其良行益言颇深，让朕避免了许多错处。”

君臣两人在这里缅怀长孙皇后，皆发乎真情。

李世民又问道：“魏卿，我们现在抛开礼义大道，平心而论，你说，到底父子之情与夫妇之情，哪个更亲近一些？”

魏徵脱开答道：“若夫妇两情相悦，且肌肤之亲日久，较之父子之情，毕竟要更近一些。”

“嗯，你接着说。”

“然则夫妇两情不悦，甚至同床异梦，就无亲近可言。相比之下，父子之情由血脉相连，亲情恒久，又远胜于此时的夫妇之情了。”

“难得你能说真话。”

“臣一直说真话，臣若说一句假话，恐怕陛下早将臣拿下问罪，现在也不能与陛下说话了。”

李世民此时的情绪好了起来，又问道：“朕与皇后两情相悦吗？”

“陛下与皇后相互敬重，犹胜凡人的恩爱夫妇。”

“那么，朕建此楼观来缅怀皇后，这有错吗？”

“没错。陛下重情明义，饱有爱心。若推而广之，陛下善待臣下，爱护百姓，恒由此起。然陛下为国君，与皇后之情为小爱，与天下之情为大爱，当大爱与小爱冲突之时，只好弃小爱而顾大义了。”

“哈哈，魏卿，朕实在服了你了。来，我们上马回宫，今晚你同朕一起进膳。”

长孙皇后逝去，其三名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一样悲戚。然李泰缅怀母后的法子很特别，事成之后赚取美名一片，李承乾闻知李泰之举，心中泛出了淡淡酸味。

当长孙皇后逝去不久，魏王李泰即带领府属，身穿素服来到洛阳。是时，洛阳都督仍是张亮，闻听魏王到此，急忙出衙来迎。

李泰拱手道：“张都督，我来洛阳为的是私事，本来不想叨扰，又想毕竟是洛阳地面，还是要来打个招呼才好，不能失了礼数。”张亮是李世民的心腹之人，李世民未取得皇位之时，洛阳由张亮镇守，为其坚固的后方根据地。其即位之后，觉得东都洛阳位置重要，还让张亮在此镇守，由此可见张亮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李泰明白张亮的分量，其言语之间透出谦逊，以前辈之礼待之。

张亮道：“殿下何出此言？皇子来到洛阳，对张亮来说皆是公事。万一有什么闪失，让我如何向圣上交代，事情闹大了，这颗脑袋也许就交代了。”

李泰笑道：“谁不知道张都督是父皇的股肱之臣？你治理洛阳多年，将这里整治得花团锦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能有什么闪失？”张亮躬身请李泰入衙。

李泰摇手道：“不用了。我来拜见你之后，就要直奔龙门。办完了这些事，我还要回京为母后守丧。唉，我来这里，事先连父皇都没有禀报。”

“啊，殿下何至如此匆忙？”

李泰低头不语，其身后的苏勖代答道：“张都督，殿下此来，要亲往龙门选一地址。他要用自己的年俸，为皇后做功德造石像。皇后居丧之日，皇子不能轻易外出，殿下为表孝心，也只好破例了。”

这使张亮肃然起敬，说道：“原来殿下要行此大孝啊，这是善事，就是皇上知道了殿下来办此事，肯定不会怪罪。好吧，事不宜迟，殿下欲往龙门，我来带路。”

李泰不许，奈何张亮坚持要去，他只好作罢。

张亮就引着一行人到了龙门，张亮平素信佛，多次来到龙门，对各个石窟及石像甚是熟悉。他向李泰建议道：“山上石室多是人们崇佛而建，只有宾阳洞有些特别。”

“有何特别？”李泰问道。

“北魏宣武帝元格即位后，为彰其父孝文帝及其母文昭皇太后之德，下令开凿宾阳洞。据传用工八十万零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开凿二十四年乃成。殿下欲彰皇后之德，可在宾阳洞旁边开凿，这样能使众人更加明白殿下之孝。”

李泰来了兴趣：“是吗？这样最好。张都督，你速速领我前去观瞻。”

宾阳洞位于龙门山北首，李泰现在所处的位置离洞不远，很快，一行人就到了洞前。张亮以手指道：“殿下请看，这里即是宾阳洞。”

李泰进入洞内抬目观看，只见此洞高有三丈，进深和宽各有三丈六尺，迎面雕有以释迦牟尼像为中心的五尊雕像。

李泰又向前行了几步，发现在诸像的后壁上，雕饰有众菩萨，弟子闻法浮雕像。再仰观窟顶，见其为穹隆形，中央雕刻重瓣大莲花，构成莲花宝善，莲花周转是八个会乐天和两个供养天人。正是《法华经·譬喻品》中所描绘的“诸大会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的场

景。

李泰感叹道："张都督，北魏宣武帝以皇帝之身，可以取天下财力，累年建造。我呢，只能靠本身的俸禄来造，像这样的规模，我是万万造不起的。"

"不妨。若殿下钱财不够，我多年的宦中所积，可以捐出一些来。"

"不行。我为母后发愿造像，是为表自己的心意，岂能敛外人之钱？"

张亮点头道："不错。殿下为表心意，不在于铺张宏侈。"

苏勖这时插言道："殿下，下官观此洞，最难处在于开凿石洞，再其次就是雕刻石像。若能去其一，就可省下一半钱，且能缩短建造时间。殿下说得对，殿下来此发愿造像，主旨在于表达孝心。皇后在日，以俭朴为务，若殿下宏侈建造，亦非皇后本意。"苏勖是李泰的心腹，此人智计百出，像此次来洛阳造像，就是他极力让李泰这样做的。

张亮说道："如此，就请殿下移步出洞。我记得此山上有许多开凿一半的石洞，若借此修像，就可省下一半力气。"

一行人走出洞外，开始找寻已成洞窟。事情也巧，他们出洞向南行了几步，又见一石洞。走入洞内，只见石壁开凿粗糙，高约三丈，宽约二丈六尺，进深亦为三丈，四周石壁上有一些小佛龛。李泰看罢很满意，说道："就是这里了。此洞想是有人依宾阳洞那样的规模建造，惜中途而废，后来又有些人依势造一些小佛龛。"

"殿下推测甚是。"苏勖接口道。

张亮绕室转悠了一圈，点头道："许是菩萨显灵，让殿下得遂心愿。若依势开凿，不费太多力气就能建造得如宾阳洞一样。"

李泰摇头道："不用再扩大，如此规模建造下来，亦足以表达我的心愿了。"

张亮殷勤说道："殿下不愿意接受外人的捐助，然殿下居京城，毕竟离龙门太远。这精选良匠及工役之事，我可以代劳，也算是为皇后尽一分心意。"

"如此，就有劳张都督了。"

张亮从此帮助李泰建造佛像，他比照宾阳洞的格式，穷三年之力，将此洞建造得非常精美。此洞建成，外人称之为宾阳南洞。人若居于室中，眼望洞顶，就见天衣当空，可以感受到"宝良降祥，敞五云之色，天乐振响，夺万籁之音"的典雅飘逸的意境。

宾阳南洞建成之后，来此观摩礼拜者络绎不绝。他们在惊叹佛像精美绝

伦的同时，又得知此洞的建造来历，不由得遥追长孙皇后之贤德，盛赞李泰奉母的孝心。

李泰回到长安，此时他到龙门造像的消息已经传扬开来，这其中，魏王府属卖力宣传功不可没。人们纷纷赞扬李泰，说他爱文修德，现在又爱母呈孝，有李世民遗风。李世民闻听李泰此举，也赞道："此儿敬母奉孝，深合吾意。"李世民与长孙嘉敏平时并不十分崇佛，按说李泰以此种方式怀念母亲不一定十分合李世民的心意，只不过他此时有意心许李泰，则李泰不管做什么事，他唯有大加赞扬了。

李承乾闻讯后，心里颇不是滋味。李泰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来邀宠父皇，博得一片美名，他自叹弗如。李泰这样做，明显是觊觎自己的太子之位，李承乾不由得心生警惕。然父皇明显偏袒李泰，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李承乾想到此节，又生出无奈之心。

李承乾此后怕丢太子之位，开始暗暗积蓄力量，在他周围，有汉王李元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古郎将纥干承基等人成为其心腹。

魏王府中，房遗爱、柴令武、苏勖等人早就跟随李泰左右，他们不断培植其势力，采取各种手法拉拢朝臣。李泰被允设立文学馆，他又可借此渠道招贤纳士。比较而言，李泰此时的势力要比东宫强大。

当然，这其中最紧要的地方，就是李世民对其二子的态度。李泰知道父皇宠爱自己，方才对李承乾采取攻势。李世民不像李渊那样优柔寡断，他既然属意李泰，则废立太子是迟早的事。许多人都这样想，对待李泰就大不一般。像张亮为秦王府旧属，现在又被李世民委以重任，他所以对李泰殷勤伺候，无非是也听了这些风声，就想早点向李泰表达一些忠心。

这并不奇怪。

第五回

禄东赞入京请婚

尉迟恭夜宴迎宾

弃宗弄赞召来禄东赞说道："我刚才得到的消息，说长孙皇后因病而逝。你可携带礼物前往长安，一来为长孙皇后吊丧，二来要向大唐皇帝请婚。"

禄东赞答道："尊主所言极是，臣正想这几日即要动身。"

“嗯，你别忘了对我夸下的海口。你若请不来公主，就不要从长安回来了。还有，你不能让大唐皇帝随便打发来一个，弄个丑八怪来敷衍塞责。”

禄东赞见弃宗弄赞的口味这样高，心中有些为难。但又一想，自己曾夸口说过要请来一名才貌双全的大唐公主，则无法拒绝，遂答道：“臣拼着粉身碎骨，必定实现尊主之宏愿。”

弃宗弄赞笑道：“你去大唐请婚，为一美事，何来粉身碎骨之语？好了，你放心去长安，我相信你的能耐。为了迎候公主来逻些，我让人在布达拉山上依山势修造宫殿，现在大模样已成，待公主来时，宫殿即可完全建成。”

弃宗弄赞为大唐公主预造的宫殿，历时二年乃成，因其建于布达拉山上，就称其为布达拉宫。该宫起初建造的规模不大，后世屡有建筑，逐步建成内有宫殿、正厅、灵庙、佛殿、经堂、平台和庭院为一体的气势雄伟的建筑。远远望去，布达拉宫依山垒筑，高达六十丈，东西长一百余丈，上下分为十三层，唯见群楼高耸，崇阁巍峨。布达拉宫能成就今日之规模，弃宗弄赞实有开创之功。

第二日，禄东赞携带赤金五千两，珍玩数百具，由百余人护卫，浩浩荡荡奔往长安。

唐俭见吐蕃派来相国级的人物，自然殷勤接待。禄东赞开门见山谈了自己的来意，让唐俭转呈李世民，并请定下拜见李世民的日期。

唐俭不敢怠慢，急忙入宫求见李世民。

李世民是时正与常何等宿卫一起，在两仪殿前的阔地上拉弓射箭。常何这些年习武不辍，其射箭功夫最强，十支箭齐齐地插在靶心，是为今日冠军。李世民拿起今天的赏物——彩绢一匹，微笑道：“常何，你今年年近四十，臂力犹不减当年，这才是为将者的样儿。这匹绢赏给你，勿嫌太薄啊。”

常何恭恭敬敬接过匹绢，说道：“陛下的赏物哪怕是片纸，臣也奉为至宝。臣得圣上夸赞，心里其实很不安，臣的臂力如何及得上圣上？”他扭头唤道，“来人，把箭垛再前移五十步，侍候圣上射箭。”

李世民身边的太监递过他专用的弓箭来。只见此弓比寻常弓要大上一倍，箭也粗长许多。

李世民接了过来，轻轻弹了一下弓弦，相近之人可以听到弓弦发出了细微的“嗡”的声音。李世民手抚弓的握柄，触手处可以感觉到象牙的温润，他感叹说道：“算来这张弓随朕二十余年了。唉，弓弦犹在，而人已逝。”马三宝于贞观初年得暴病身死，算来已逝去多年了。

常何生怕李世民心伤，急忙抢言道：“陛下刚才夸臣的臂力尚可，然臣射中的箭垛为五十步，陛下的箭垛在一百步开外。仅此一点，臣等实在不及。”

李世民年轻时善射，其弓箭倍于常制，威力极大，他又能左右开弓，等闲人难近其身。当其危难之时，往往倚仗弓箭却敌，常常收到奇效。传说处罗可汗曾经辗转得到李世民射出的一支大羽箭，他观罢将其传给手下人观看，突厥人大为惊叹。李世民即位后，太常寺请其大弓一、长矢五，将之藏于武库，每遇到郊丘大礼时，再请出陈于仪物之中，以显示武功。

李世民起身下场，边走边说道：“自从皇后逝去，算来有八个月未曾习弓箭，现在定是生疏得很了。”说罢，他拉开架势张弓射箭。第一箭未中靶心，仅射中边缘，李世民甩甩手道：“毕竟有些生疏了。”

孰料他后来射出的箭更不如意，有两支竟然偏离箭垛，最后一支因气力不济，箭羽未达箭垛就软软地落在地上。

常何及众宿卫见状不敢吭声，皆傻傻地立在当地。李世民也愕然半天，颓然说道：“朕还怪手有些生疏，怎么力气也如此不济？”

常何上前接过大弓，宽慰道：“还是生疏的缘故。陛下这几日再射几次，定能展现陛下的百步穿杨之神技。”

李世民摇摇头，不相信常何的话。他刚才射箭之时，已然竭尽全力，感觉体力不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现在回首前事，李世民心中晃过一丝忧虑：难道我真的老了吗？当此时，李世民年仅四十，正是壮年时候，实在称不上老。

李世民意兴索然，默默地坐在一边。

常何欲转移李世民的注意力，他慢慢凑近李世民身前，轻声说道：“陛下，臣自从西域回京，心中一直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臣见侯尚书、执失思力、契苾何力他们得陛下重视，往往受命领兵出征，心甚慕之。因想陛下什么时候也给臣一个机会，让臣领兵出外，以建功立业。”

李世民惊奇地望着常何，问道：“你这是何种想法？难道说朕仅仅重视出征在外的将帅，对你这近卫之臣就不重视吗？须知朕之近臣，多少外人都很羡慕啊！”

“臣知道。然臣总心想武将本色，须在沙场上才能显现。”

“你为何有此种想法？”

“臣上次奉旨前往西域求雪莲，当经过高昌国之时，心中不是滋味，因有此心思。”

“朕让你携带国书，又随带珍宝，那麴文泰难道还故意阻拦吗？”

“不错。臣见陛下这些日子以来心伤皇后，不敢再向陛下添言。臣经过高昌国之时，其接待臣的高昌属官甚是无理。”

“怎么无理？”

“他看都不看国书，只是对珍宝还有点兴趣。其抬眼望天，说道：‘念你还有点眼色，若不是冲着这堆珍宝，你只有原路返回。’臣当时怒火满腔，心想这岂是下国待上国之礼？臣有心想当场发作起来，又念着早日取回雪莲，方忍声吞气，不与他争论。”

李世民沉思片刻，说道：“看来高昌国越来越离心了。一个属官尚且如此，何况麴文泰呢？”

常何跃跃欲试：“臣见高昌居于西域的紧要之处，其对我朝无理，正该讨之。若陛下兴兵，臣愿意出征。”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兴兵之事，岂能动辄为之？朕刚刚兴兵征讨吐谷浑与吐蕃，若再兴兵，天下人会说朕不思安静——年成刚刚好了一些，就接连对外兴兵。高昌国现在对我朝确实有离心，然未彻底撕破脸皮，朕不能因此小事而妄动刀兵。常何，朕让你护卫宫室，将宫室之安托付给你，你应当知道肩头所担之重。”

两人在这里随意聊天，就见唐俭在通事舍人的带领下趋步而来。

唐俭躬身说道：“陛下，吐蕃小论禄东赞来京，要求面见圣上。”

李世民在尉迟敬德转述何吉罗的际遇时，已经注意到禄东赞这个人，遂说道：“小论？即是我朝的相国了。他来意如何？”

“臣听他转述其赞普之言，此来一是吊皇后之丧，二是通修好之意，请求陛下与其和亲。”

“嗯，吐蕃赞普派其相国来京向皇后志哀，看来还是懂得礼仪的。”李世民心爱长孙皇后，时至今日仍然追怀不已，外番能专门来吊丧，大合其心意。

“臣请陛下示意，何时接见禄东赞？”

李世民沉吟道：“这弃宗弄赞为了与我国通婚，第一次通使就提出此事，此后不久莫名其妙发兵来攻，既而又主动撤兵。他这次派禄东赞为使，

看来志在必得。嗯，朕不忙着见他。唐卿，你回去告诉他，此事要从长计议。哼，你想要公主，耍些小孩子的把戏，朕难道就怕了不成？”看得出来，以李世民的刚强性格，以攻势来逼迫，那是万难有结果的。

李世民想了想又道：“不过，禄东赞来吊唁皇后，颇知礼仪，朕的礼数也不能缺少。唐卿，你要把禄东赞及其随从安置在官驿里，这些日子要好好招待他们。”

“臣遵旨。只不过禄东赞未见臣之时，何吉罗已经将他们迎入‘波斯居’歇住。”

“何吉罗见到老友，倒是殷勤备至。好吧，随他们住在何处吧。唐卿，鸿胪寺要出面多宴请他们几回。”

“臣明白。”

“还有，你可传旨太子，让他代朕接见禄东赞。这样，我们的礼数并不缺少。”

唐俭连声答应，然后躬身退走。

常何盯着唐俭的背影，笑对李世民道：“陛下，这名吐蕃的头儿挺有意思，为了与我朝通婚，他不屈不挠，死缠烂打，看样子志在必得啊。”

李世民沉吟道：“朕听敬德转述何吉罗之语，这名吐蕃王确实有特别之处。其先祖二十六代皆籍籍无名，到了他的手里，以弱冠之龄嗣位，先是一统部落，既而征服邻国羊同及诸羌，成为高原霸主，这份才能凡人难及。他还不是一名蛮干之人，善会谋略，像求婚之事，他的国中还少了好看的女人吗？非也。他殷勤请婚，无非想与我朝结成盟邦，这样无疑提升了吐蕃的地位。”

“圣上这样认为，想这位吐蕃王确实英武，干脆答应他算了。”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常何，与诸蕃交往非你所长，你就不要再插言了。好了，你带着他们继续习箭，朕要入殿了。”

常何躬身相送，看着李世民慢慢走入两仪殿内，方才长舒一口气，暗道：“瞧我的这张破嘴，都胡说些什么？”

禄东赞听罢唐俭宣讲了李世民的旨意，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向大唐皇帝请婚，现在却连皇帝之面都见不到，这又从何说起呢？待他听到皇太子能接见自己，心里又找回了一些安慰。由此看来，大唐皇帝让皇太子出面，显示了其对吐蕃国的重视。

李承乾在东宫显德殿接见禄东赞，他事先压根儿就不知道吐蕃在何方，对此次会见也不十分上心，想敷衍几句就此了结。

禄东赞却对面见皇太子十分重视，他令随从携带一百斤赤金，以及从天竺等国购来的珍玩捧入殿内。李承乾见到赤金并不十分上眼，待看到那堆奇异的珍玩，顿时眼睛一亮，身子也随之离座。

何吉罗作为通译紧随禄东赞身后，禄东赞将右手抚在左胸，躬身说了一番，何吉罗译道：“吐蕃特使禄东赞蒙大唐皇太子召见，不胜荣幸，特赠送贱物少许，以为进见之礼。”

李承乾答道：“免礼。喂，你带来的是些什么宝贝？花花绿绿的甚是好看。”他说完移步转过案角，一瘸一拐地到了宝物面前。

禄东赞带来的宝物中，有象牙、犀角、琥珀、珍珠、石绿等物，远远望去，其中红绿相映，熠熠生辉。诸宝中，以两棵高三尺余的玛瑙灯树最为抢眼。李承乾一径走到此树前，凝神观看，只见该树枝干为绿色，果实为红色，是用一整块玛瑙雕饰而成。此物的最妙处在于其颜色的搭配上，该红则红，该绿则绿，未见一丝杂色，高手匠人将其雕饰得浑然天成。李承乾还是识货的，知道此物最名贵，遂问道：“真是一件好宝贝，吐蕃能出此物吗？”

何吉罗代答道：“赞普极为重视此次出使大唐，所以在出使之前，特遣人至泥婆罗、天竺、吐火罗、大食等国购买宝物。这两尊玛瑙树，即是从吐火罗国购来。”

禄东赞接口道：“赞普知道中华为泱泱大国，万物不缺，遂送来一些小巧之物，让大唐皇帝及皇太子瞧个新鲜。”

李承乾点头道：“稀罕，实在为稀罕之物。嗯，来人，把这些宝物都收下。”他又转向禄东赞道：“只不过尊使献来的这两棵玛瑙树，太珍贵一些，我不敢享用，须奏明父皇。”

禄东赞急忙道：“鄙人携来之物是专门献给殿下的，皇帝那里，鄙人还有备用。像玛瑙树，鄙人在驿中还有数棵。”

李承乾摇摇头，对唐俭道：“我这样说非是矫情，缘于魏徵的‘十渐疏’中，谏父皇不可‘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我现在若贸然收下，定为父皇不喜。唐卿，你知道这个缘由，可向他们解释一番。”李世民将魏徵的“十思疏”和“十渐疏”明发天下，晓谕天下人知闻，并命李承乾将此二疏作为圣哲之训来读，要求其倒背如流。不想今日还真用上了，不枉了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唐俭通过何吉罗，将这番意思告诉禄东赞。

禄东赞凝神听完，喟然叹道：“外人皆言大唐强盛，靠的是兵精马壮，其实未必。处繁华之间不事奢靡，居盛世而不骄傲自大，此为核心。”

李承乾对禄东赞的感叹没有兴趣，问道：“我见尊使所献宝物中有犀牛

角，难道吐蕃国遍地都是犀牛吗？”

“非也，我国不产犀牛，此物是从林邑国购来。殿下，鄙国百姓所乘，多是个头较小的牦牛。”

“牦牛？它也生有犀牛一样的长角吗？”

“没有，牦牛生有两只角，比犀牛角要小。此物全身生有长毛，四肢较短，其在高原上驮物或者载人，最有耐力。”

“如此说，用牦牛作为坐骑，征战之时可以长途奔袭？”

“殿下，我国征战之时，往往用牦牛运送粮草，如用它来行军打仗，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哦，此物还有些意思，可惜不能眼见。”

“殿下，鄙人明日即派人回高原，让他们带些牦牛回京，让殿下瞧个新鲜。”禄东赞入殿后与李承乾交谈一番，发现此人为大唐皇太子，对国事并不上心，却对牲畜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倍感兴趣，心中就隐隐起了一些不屑之意。

是时，汉王李元昌立在一侧。李承乾听禄东赞要运来牦牛，心中大喜，对李元昌道：“好吧，若有牦牛在宅，我们在宫内骑着牦牛刺击为乐，更添许多趣味。”李元昌点头称是。

禄东赞和李承乾话不投机，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他们又说了一阵，禄东赞即辞别出殿。临别之前，禄东赞恳切说道：“鄙人奉赞普之命来京，最想目睹皇帝威仪。按说今日见了殿下，我心已足，然见不到皇帝，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李承乾兴高采烈：“看来你是一个有趣的人物，甚合吾意。待我见了父皇，一定将你的种种有趣之举说给他听。”

禄东赞走出殿外，长叹一声对何吉罗说道：“唉，你以前多向我谈及大唐皇帝英武之举，可今日见了皇太子，我的心里却生出疑惑。大唐今后若奉此人为君主，天下焉能兴旺？其有子如此，足见其不能识人用人，仅此一点，何谈其他呢？”

何吉罗笑道：“你因被皇帝拒绝接见，心里起了一些愤懑之意，亦属正常。可你因此怀疑皇帝的能力，有点以偏概全。大唐如今国运蒸蒸日上，民众富足，四夷宾服，皆赖此人之力。你从吐蕃来京的路上，应该能看到各地的兴旺景象，那是没有一点虚假的。”

“嗯，你所言甚是。对了，刚才皇太子说要向皇帝转奏，以我所思，太子的言语恐怕难起作用。我临行之时，赞普说请婚之事不成，就不允许我

回国。现在皇帝不愿见我，我们还要好好筹划这件事。”

何吉罗沉吟道：“按说皇帝让太子见你，已经完成了礼数。下一步如何做，就有点犯难了，我一时无妙法。这样吧，我找尉迟将军说说，约他见你一面，如何？”

禄东赞到了这般境地，一时无良策，只好叹了一声，说道：“也只好如此了。”

李世民于贞观十一年封拜功臣为代袭刺史，尉迟敬德被册拜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程咬金被册拜为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段志玄被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秦叔宝自贞观初年即躺在病榻上一直未起，熬到是年病逝，昔日的亲密战友先走了一个。

功臣的世袭称号毕竟是一个虚职，和实际上的任职是两码事。当何吉罗与禄东赞商量要来拜见尉迟敬德的时候，尉迟敬德的宅中热闹非凡。原来尉迟敬德此时任夏州都督，这日带着小夫人回京，即在宅中设宴叫程咬金和段志玄过来。程咬金早已从泸州任上返京，此时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全面负责宫城守卫。段志玄随李靖回京后，李世民对他温言有加，改授其为镇军大将军，使其品秩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

这三人此时皆为中年人，按理他们到了这个年龄，性格都要比年轻时内敛一些，然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多大改变：程咬金风趣滑稽，尉迟敬德性急暴烈，段志玄沉稳内敛。

程咬金最先进入府来，未到中堂，即大声吼道：“黑子，你这次回京带回来些什么稀罕之物，如此性急，巴巴地把我老程叫来？”

尉迟敬德迎出门外，答道：“我没有什么稀罕之物，倒是许多日子未见你这名老怪物，心里有点着急了。”

“哈哈，你上次说夏州的小羊羔不错，这次带回来没有？你若忘了，老程会把你这张黑皮烤一烤，权充羊羔肉了。”

尉迟敬德的儿子尉迟宝琳向程咬金躬身道：“程老伯，父亲一回来就念叨着要见你，看你，门未入就先与父亲斗起嘴来。请、请，请入堂坐定，再斗嘴不迟。”

尉迟宝琳此时已经长大成人，并入兵部任职，靠父荫被李世民授为武骑尉，已是一位从七品的武官了。

程咬金哈哈一笑道：“大侄子的话，我还爱听。宝琳，知道为什么吗？咳，你总算未继承你老子的那身黑皮，让我瞧着顺眼。”

尉迟宝琳一边笑，一边上前扯过程咬金的手臂，将他牵入中堂内。他知道，若论斗嘴，父亲无论如何不是程咬金的对手，父亲面对程咬金时多

是无计可施，有时候只有张嘴结舌的份儿。尉迟敬德威名之下，加上他一言不合竟然拳击李道宗，可谓名扬朝野。朝野之人见了他问讯一声即落荒而逃，不敢与他说许多话，深恐一言不合再遭拳殴，只有见了程咬金，他方才无脾气。

程咬金入堂落座后，盯着尉迟宝琳问道："宝琳，黑子常年在外任，将你撇在京中不管了。我记得你已择定王家之女为妇，缘何还不迎娶？"

"劳老伯挂念侄儿婚事。好叫老伯得知，父亲去年已向女家致以通婚书，女家亦复以答婚书，约定今年初冬即择定吉日成礼。"当时的婚姻程序，按上古所规定的"六礼"演绎而成。"六礼"规定，婚姻过程须有六个步骤，即纳采（采纳择之礼人）、问名（问女之名而卜）、纳吉（卜而得吉，复告女家）、纳征（纳聘币）、请期（择定成婚吉日，告于女家）、亲迎（婿往女家迎新妇）。尉迟宝琳的婚事，此时已进行到第五个步骤，即男方向女方致以通婚书以后，女方复以答婚书，此二书在当时即具有法律作用，此后，尉迟敬德派人送去聘书，双方又约定成婚日期。剩下的就是到了吉日之时，尉迟宝琳亲往女家迎出新妇，即完成婚礼。

尉迟敬德插话道："你这家伙不安好心，我难道连宝琳儿的婚姻都不管了吗？"

"哼，我老程有些忧心，弟妹逝去后，宝琳就成了无娘的孩儿，我若不关心，还有宝琳的好呀。"程咬金这样说话，明显想逗尉迟敬德。当时人们皆知敬德所续娶的林氏，贤德无比，视宝琳为己出，由此博得了一片美名。

尉迟敬德见程咬金来逗自己，并不上当，微微一笑不吭一声。

程咬金见尉迟敬德不接腔，自我解嘲道："大侄子呀，黑子一生没干多少好事，唯有为你聘来王家之女还算有些眼光。京师官宦之家盛传，这王家之女与任城王之女齐名，模样长得好，性子又贤惠，且知书达理。黑子，敢是你得罪了任城王，不好找他开口求女，就使出百般手段，将王家之女聘来？"程咬金的话实有水分，当时盛传，任城王李道宗的二女儿李锦燕待字闺中，是为女中之首。若讲她的颜色，比芙蓉还艳，讲她的肌肤，比霜雪还白，行动婉转，腰肢袅娜，实有倾国之容，她还有一般好处，即是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其性子又融温婉和明达于一体。许多门当户对的官家欲为儿子求聘李锦燕，然不知是李道宗的门槛太高，还是李锦燕眼光太奇，至今尚未有一人能得其首肯。

尉迟宝琳所聘的王家之女，在京师官宦之家也很有名。但连尉迟父子内心也知道，此女与李锦燕相比，终究有距离。程咬金如此说话，明显是往好处来说。

尉迟敬德上次拳殴李道宗后，遭到李世民的好一顿训斥，他当时只有低头服软认罪。事情过后，他想自己多年随皇帝征战四方，立有大功，又

有玄武门之变之首功，你李道宗无非占了皇族的便宜，虽有一些军功，如何能与自己相比？他的心绪难以转过弯儿来，继续暗恨李道宗不已。程咬金现在提起李道宗，让他又回忆起往事，愤愤说道：“哼，这个无能耐的李道宗，偏有会生好女儿的本事。唉，我事先也想为宝琳礼聘此女，奈何见了李道宗定然会碰硬钉子，只好便宜他人了。”

“哈哈，黑子，你能赞李道宗之女，看来还不算太偏激。唉，可惜呀，若不是皇帝亲口将清河公主下嫁我那儿子，我定找李道宗求恳一番。”程咬金洋洋得意，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事。李世民将其女清河公主嫁给程咬金的儿子程处亮，并授程处亮为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程咬金觉得非常荣耀。

尉迟敬德骂道：“你这个老匹夫，最爱夸口。这样一件破事，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子。”

程咬金正待接口，忽见段志玄走了进来，遂停口不说。段志玄的左手上提有一只坛子，程咬金一看形状，就知道这正是他们爱喝的“土窖春”酒，嚷道：“好志玄，知道我们最爱这一口，雪中送炭来了。”

尉迟敬德责怪道：“志玄，你到了我的府上，难道还怕没有‘土窖春’？我既然邀你们，自然将我们所爱之物统统备齐。”

段志玄摇头道：“我这坛酒有些特别，还是虎牢之战后从荥阳带回来的，已在地下埋藏二十年，一直保存至今。敬德兄，你府中有此酒吗？”

尉迟敬德愕然道：“好家伙，想不到你还有如此耐性。我府中若藏有此酒，早喝干他娘的。”说罢，他对尉迟宝琳道：“既有此好酒，让他们早点开席。”

三位老友围坐一案，尉迟宝琳坐在下首，为三人斟酒。三盏酒后，尉迟敬德让尉迟宝琳去取出“酒胡子”，他作为主家伸手一拨，只见旋转不停，其手最后慢慢地指向程咬金。

尉迟敬德哈哈大笑道：“哈哈，老天爷有眼，毕竟饶不过这惫懒的青面贼。”

程咬金道：“感谢老天，但愿让我饮尽此坛美酒。”说罢，他端起酒盏一饮而尽。之后，程咬金手将伸到“酒胡子”的时候，心中又回忆起往事，将手又缩回来，感伤道：“唉，看见‘酒胡子’，让我又想起当初在‘寻醉轩’喝烧春酒的情景。”

段志玄接口道：“对呀，我们那时一起喝酒，恰巧遇到何吉罗。”

程咬金摇头道：“我现在想的却不是何吉罗，而是叔宝兄！我们那时一起喝酒吃肉，叔宝兄随许敬宗读书习文。我们今日又喝酒吃肉，可叔宝兄呢？他已离我们而去，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座中之人顿时默然。

尉迟敬德摇头道：“人不能同生，看来也不能同死。叔宝兄早逝，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今后只要心中能时刻不忘记他，不枉我们结识一场。”

段志玄道：“秦将军宽厚待人，有长者之风，我心中早已经将他视为主心骨。他刚刚病逝的那一段日子里，我整日感到心中空落落的，非常不是滋味。”

“嗯，我离京以前，要到叔宝兄墓前祭奠一番。你们明日有事情吗？若无事，就随我到昭陵走一遭。”秦叔宝死后，李世民准其陪葬昭陵。这样，秦叔宝生前追随李世民，死后早早地护卫着长孙皇后，待李世民百年之后，依旧做他的阴间之臣。

程咬金和段志玄点头答应。

决定了这件事，场面上的气氛稍微活泛一些。程咬金端起酒盏，脸色依然严肃，说道：“我们在这里喝酒，却不告诉叔宝兄，他定然生气。这样吧，此盏就让我代叔宝兄喝下去，向他赔罪。”

段志玄和尉迟宝琳笑了起来，尉迟敬德骂道：“你这狗头，连死人的便宜都要占。叔宝兄地下有知，还不扇歪了你的嘴巴？”

他们又拨动“酒胡子”，依令喝酒，不大一会儿，就将段志玄携来的一坛酒喝了个底朝天。

尉迟敬德唤人再添酒。

程咬金摇头道：“罢了，我知道你府中没有二十年的藏酒。不管你拿出什么酒，只会丢人现眼，喝到口中淡然无味，就不要再现世了吧。”

爱喝酒之人都知道，若好酒入口，再喝其他劣酒，口中滋味实在难受。尉迟敬德明白这个道理，遂摆手作罢。他又埋怨段志玄道：“志玄，你知道我们的酒量，然仅仅携来一坛，让大家喝了个半饱半饥，岂不愁煞我等？”

段志玄摊开双手，道：“我仅存有一坛，又有何法？”

恰在此时，管家轻步走到尉迟敬德面前，轻声禀报道：“何吉罗带领一名吐蕃人，说此人是吐蕃相国，现候在堂外，请求入见。”

尉迟敬德连忙道：“快请，快请。我们刚才说到何吉罗，他马上就来了。嗯，怎么又带来一个什么吐蕃相国？对了，定是何吉罗多次说过的禄东赞吧？”

他一边说，一边起身相迎。程咬金、段志玄、尉迟宝琳也紧随其后。

尉迟敬德凝神观看，只见灯影下，何吉罗与那名吐蕃人并排站立。此人身穿一袭绯色缺骻袍，其式样与中土略有不同。中土的缺骻袍衩口直达胯部，而此人的缺骻袍开衩较低，仅及大腿部，是吐谷浑、高昌等地的式样。这人穿此长袍有些滑稽，缘于他的身材太瘦，直立在那里如竹竿似的。尉迟敬德再向上看，又见其人脖颈上套着一只金灿灿的项圈，发型呈虬结状，显得有些怪异。其脸庞清瘦，三绺胡须与其浓重的八字眉相映，配上其黝黑的脸膛，显得更加精瘦。他的脸上最有特征之处，就是那一双小眼精光闪闪，犀利非常。

那人团袖一揖，嘴里咕噜咕噜说了数句难懂之话，何吉罗待其话毕，说道："敬德兄弟，此人是吐蕃小论禄东赞，其职位与中土的相国一样。他刚才说道，早闻尉迟将军的勇名，今日特来拜见。"

尉迟敬德不敢怠慢，也拱手道："禄相为吐蕃国特使，光临鄙宅，本人深感荣幸。我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将军了，再谈勇名，实在有愧。禄相，我听吉罗多次说过，他在吐蕃之时蒙你多方照顾，我代他多谢了。请！"尉迟敬德说完，侧身将手一引，示意禄东赞入堂。

何吉罗将尉迟敬德的话译给禄东赞听，禄东赞边听边连连点头，也是躬身一谢，然后随其入堂。

何吉罗边走边想，尉迟敬德不明白吐蕃的姓氏风俗，还以为其名为"禄东赞"即是姓"禄"，觉得很有趣。

众人入堂后分宾主坐下。尉迟敬德此时显得非常心细，先唤人为客人奉上香茶，再让人捧出葡萄、绿李待客，然后说道："我从吉罗口中，得知禄相为高原上英雄，心中常常仰慕，就想有个机遇能与禄相会上一面，不想今日得偿心愿。禄相，你是吉罗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来到京城，能入我宅中相会，就是看得起我。你今后在中土有什么事，让吉罗告诉我一声，敬德自然会替你办妥。"此时，尉迟敬德露出了其性格中豪爽的一面。

禄东赞拱手道："鄙人再谢尉迟将军的好客之道。吉罗，看来这几名大人与你都很熟悉，能替我介绍一番吗？"

何吉罗依次向他介绍了程咬金和段志玄。

禄东赞听言，觉得此行收获不小，又拱手道："鄙人在高原之上，也多次闻言尉迟将军、程将军和段将军的大名。鄙人来京路上，见家家户户门上贴有门神画儿，其中一幅即是尉迟将军的威武形象。人们口口相传，将你们描绘成神人一般。鄙人有福，终于能结识诸位将军。"

禄东赞的这一番话，将几名武人捧得飘飘欲仙，他们心里非常舒坦。

程咬金道："我原在泸州的时候，就听说西北高原之上近来兴起一个吐蕃国，当时以为那里还处于蛮荒时代，就没有太上心。今日见了禄相，发

现你聪明有趣，看来那里的人都不错。”

段志玄道：“对呀，我听说当今的吐蕃国王，年龄甚轻，以英武睿智和谋略一统高原。禄相，你刚才夸赞我们，你也不差呀。看来吐蕃之所以能兴旺，有你很大的功劳。你们君臣一体，可谓相得益彰了。”

何吉罗见他们双方在这里互相吹捧，心里有些好笑，趁着众人谈话的间隙，对尉迟敬德等人说道：“诸位将军，如今东突厥已灭，西突厥四分五裂，天下国势最强者，唯大唐而已。吐蕃这些年雄起高原，势头堪旺，其渴慕唐风，殷勤来致通好之意。上次因生误会，遂有交兵之事。”

尉迟敬德接口道：“不妨。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禄相此次来京，说明两国已经冰释前嫌，大家还是好朋友。”

何吉罗接着道：“尉迟兄弟说得好。事情很明显，大唐若与吐蕃结怨，对双方都不利。禄东赞小论此来，即是消弭前嫌，使两国结成友好邻邦。”

“这是好事嘛，何劳你忧心忡忡？”程咬金见何吉罗神色凝重，甚为不解。

“不错。然两国通好不能仅凭嘴说，须有真实内容。譬如说吧，吐蕃赞普一直要求与大唐通婚，然皇帝至今不答应。大唐这些年来，先后与东突厥、吐谷浑等国通婚，缘何单单将吐蕃国抛在一旁？小人作为外人，观此情状，心内十分不解。”何吉罗一下子直接切入正题，让尉迟敬德等人张口结舌，不好回答。要知道与异国通婚之事，非同小可。他们作为臣子，实在不敢妄言。

过了顷刻，程咬金期期艾艾说道：“我们作为武官，朝廷有制度，不得对此类事情乱言。不过，我曾经听到过风声，朝廷并未拒绝与吐蕃通婚，说要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事情拖了这么久，只能使吐蕃赞普以为这是推托之词。”何吉罗显然失去了耐心。

尉迟敬德看着何吉罗那焦急的神情，不禁笑了起来：“吉罗，吐蕃赞普来我朝请婚，你似乎比他还要性急。”

禄东赞接过话头，说道：“诸位将军，我朝赞普心慕中华，渴望与大唐永结同好。若两国结为一体，足以傲视天下。别说一个西突厥在那里为祸，就是再出来一个北突厥、南突厥，亦难撼动两国基石。若两国从此落落寡合，互相猜忌，容易生出许多变数。何吉罗作为一个外人，他能看出其中的关键之处，且他与大唐、吐蕃都有良好的交情，因此焦虑一些，亦在情理之中。”

尉迟敬德道：“禄相，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让我们哥儿几个找皇帝举荐一番？你放心，冲着你是吉罗兄的朋友，我尉迟恭一定帮忙。”

禄东赞摇头道：“不用。两国交往，是正大光明之举，没必要虚绕圈子。鄙人今日来，主要是想拜见诸位将军。吉罗原来多次说过，几位将军英武能战，肝胆相照，极有义气。鄙人耳听为虚，一直想亲眼看看诸位将军的风采，今日得偿心愿，我心足矣。”

众人见禄东赞胸怀坦荡，并非来恳求办事，心里又多了一层好感。

禄东赞唤过从人，从其手中托盘上取过一把弯刀，双手递给尉迟敬德，说道：“尉迟将军，鄙人听说中土有一句话，叫‘宝刀赠英雄’，此刀采用高原玄铁而制，难说其贵重，只是刀刃比寻常刀剑要锋利一些。鄙人动身之前，知道定能见到尉迟将军，就觅来良匠，穷数月之功，制成此刀，望尉迟将军笑纳。”他又转向程咬金和段志玄道：“鄙人也为二位将军备好了同样的弯刀，系同时所制。今日因想不到能在这里巧遇二位将军，未将弯刀带来。明日，鄙人专程到府上拜见，再奉此物。”

尉迟敬德接过弯刀，见刀鞘用牛皮制成，刀柄镶有三颗绿松石，其模样并无特别之处。他伸手拔出刀来，只见刀身黑沉沉的，无寻常刀剑的银色光亮。尉迟敬德浸淫兵器多年，还是识货的。此刀由吐蕃相国赠送，别看模样寻常，定有非常之处。他微微一凝神，伸手从后脑拔下几根头发，将其平放在刀刃上，然后鼓气一吹，就见那几根头发从刀刃处拦腰斩断，四散飘向地面。尉迟敬德见状，赞道：“好刀。”

禄东赞不免得意道：“此刀系用高原玄铁所制，锋利非常，若与寻常刀剑相交，触之即断。”

尉迟敬德听罢大喜，问道：“真的吗？”边说边扭头唤人取来一刀一剑。

程咬金和段志玄上前，一人执剑，一人持刀，他们换位与尉迟敬德手中的弯刀互斫。就见这刀剑一遇弯刀，顿时拦腰折断。

几人惊讶得伸出舌头，程咬金道：“世上果真有如此神奇之物？禄相，你若用此兵器装备吐蕃兵，定会打遍天下无敌手。”

禄东赞道：“要做此种兵器，有两件事不好办：一是玄铁难寻，二是良匠难觅。比较起来，玄铁为稀罕之物，等闲难遇，最为紧要。玄铁若成了寻常之物，鄙人焉敢献给诸君？”

武人向来爱利器如命，何况是罕见的兵器？不说尉迟敬德大喜，程咬金和段志玄此时宝刀虽未到手，也是心花怒放，他们接连向禄东赞道谢。

禄东赞道：“微物一件，何足挂齿？此物能博诸位将军一笑，即是鄙人的荣幸。”

尉迟敬德道：“禄相送给我们如此贵重之物，让我们如何回礼呢？”

禄东赞正色道：“鄙人听说中土之人最重义气，尉迟将军，你与吉罗结为

兄弟，我们方能结识。你刚才说，你与吉罗为兄弟，鄙人也就成了诸位将军的兄弟。你若要回礼，即是未将鄙人看成你的兄弟。”

这句话说得尉迟敬德不好意思起来，连连点头道：“对，对，禄相说得对，我们实为兄弟。”

禄东赞见时辰已经不早，起身告辞，尉迟敬德等人一直将他们送出门外。临别时候，尉迟敬德郑重与禄东赞相约，明日邀请他到青云楼里吃酒。

禄东赞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他们将禄东赞与何吉罗送上马，然后返回堂中，三人一起欣赏那把奇妙的弯刀。

尉迟敬德凝视弯刀自言自语：“刀不错，人也不错。”

程咬金问道：“你说的是禄相吗？”

“是呀，此人贵为吐蕃相国，实在聪明得紧。”

段志玄笑道：“敬德兄，人家不过赠你一把弯刀，何至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尉迟敬德摇头道：“非也。我每每接触生人，最初的感觉极为重要。若彼此都瞧着顺眼，这个朋友就可以长久地交往下去；若是连话都说不下去，此人不交也罢。”

程咬金点头道：“黑子今日总算说句正经话。嗯，这个禄相实在有趣得紧，我们不妨长久交往。”

段志玄说道：“这事就有些犯难了。圣上不答应其通婚之请，那吐蕃赞普上次还为此事大肆兴兵，若通婚不成，两国势必隔膜，我们就难有机会再见禄相了。”

尉迟敬德决然道：“你们两个今晚吃了我的酒，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们这几日若见到圣上，就替禄相说道说道，争取促成此事。”

程咬金哈哈一笑道：“黑子，拿了人家的东西，嘴就软了吧？”

段志玄也笑道：“敬德兄，明明是我带来的酒，如何又成了你的呢？”

三人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第六回

禄东赞巧遇马周

麴文泰启衅西域

禄东赞与何吉罗并排乘马返回“波斯居”，此前唐俭听说禄东赞自行住在“波斯居”，坚执要让他换到官驿中居住。禄东赞在“波斯居”居住数日，觉得这里的居住环境及饮食口味都很适宜自己，就推却了唐俭的好意。

何吉罗看到尉迟敬德等人的神情，大为兴奋，说道：“禄相，你觉得这三人如何？”何吉罗还在吐蕃时，称呼禄东赞时用其下属的口吻，刚才听到尉迟敬德等人称其为“禄相”，觉得很贴切，遂跟着改了称呼。

禄东赞点头道：“这三人肝胆相照，豪爽义气，要交朋友，其为首选。”

“对呀。我估计，他们这几日见了皇帝，定会说你的事。”

禄东赞未有兴奋之色，摇头道：“他们三人见了皇帝，定会直言坦陈此事。可是呀，皇帝有着何等的坚毅心智，此等军国大事，他岂能听了数名武将之劝就改换了心意？”

“这三人为皇帝亲近之人，难道会没有一点用处吗？”

“也许会有一点用处，然作用不大。我未见皇帝之面，听你的介绍，加上汇集各方信息，能大致了解皇帝的行事方略。譬如用人一节，即有其独到的地方。像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三人，其从皇帝多年征战，又助其登上皇位，这是何等的功勋！然皇帝即位以来，仅使尉迟敬德、段志玄出征一次，此后再无大用。他遇重大战事，皆属意李靖等人挂帅出征。由此来看，皇帝用人多用其才，非以亲疏选人。这一点即与汉朝颇有不同，像李广利、霍去病等人皆为皇戚。”

何吉罗脸上露出敬佩的神色：“想不到禄相竟然能从人们的片言只语之间，窥到如此多的事情，见识入木三分。禄相，长安人说我是中土通，你若在长安住上一段时间，我就要被你比下去。”

两人说话间就回到了“波斯居”。他们到了门前下马，牵马入院，就见灯影下走过来一个老者。何吉罗主动打招呼道：“窦公，这么晚了还不歇息呀？”

老者正是“波斯居”的主人窦公，他的眼睛有些昏花，听见有人打招呼，即先应了一声，又走到何吉罗面前仔细辨认，然后说道：“哦，原来是吉罗呀。这么晚了，你又给老夫送来什么客人？”

“嗬，原来窦公不认识这名客人吗？他已在‘波斯居’中居住好一段时间了，此人为吐蕃相国禄东赞。”

窦公仔细打量禄东赞，点头道：“老夫曾听伙计提起过，然一直未照面。禄相，你在此居住，使小店蓬荜生辉呀。”

何吉罗将窦公的话译给禄东赞听。

禄东赞深深一揖道：“鄙人来到京城，想不到还有如此所在，使异域之人有故国的感觉。窦公，还是你经营有方啊！”

窦公摇手道：“客官来到鄙店，即是老夫的衣食父母，老夫百般感谢。禄相，此话若是你由衷所言，老夫感到荣于华衮。”说罢，他又拱手道：“时辰不早了，老夫不再叨扰二位，请入房安歇。”

是夜，何吉罗未回己宅，陪着禄东赞一起安歇。

两人回到客房，何吉罗赞扬窦公道：“禄相，你别看这名老儿貌不惊人，然在京城之中却很是有名。”

“嗯，看得出来，此人待客以诚，颇有经商之能。”

“是呀，该地面初为水洼之处，窦公眼光独到，以低价购得此地，从此发迹。不过他在京城有名，非专指其经营有方，很大程度上指其以仁义之心待人。京中传闻，当初马周困窘之时，窦公主动周济，并将他引到常何门下。如此，马周终得皇帝赏识，才有了今日显赫之地位。京城人都说，马周所以能有今日，追根溯源，还是窦公仁义之心所致。”

“哦？想不到马周发迹之前，还有这段曲折故事？”禄东赞来了兴致，让何吉罗将马周故事详细讲来。

事情也很凑巧，禄东赞与何吉罗说到马周，他第二日午时以后就来到“波斯居”。

马周得李世民之恩官阶迭升，其善谏诤，理事机敏，裁处周密，朝中之人皆赞誉之。有一段日子，李世民似乎必须日日要见到马周，否则就若有所失，李世民一日对房玄龄感叹道：“我若一日不见马周，就感觉少了些什么。”马周刚刚发迹为御史时，派人在京城内寻找合适的住宅，其口气很大，寻常住宅不放在眼中。朝中之人认为马周向无积蓄，刚刚为官不久就想买如此豪宅，皆暗笑不已。过了几日，安业坊内有一豪宅出售，价值两百万钱，马周闻讯前去观看一番，当场表示购下。第二日，李世民下诏让有司从官库中出钱购买此宅赠给马周，并同时赏赐一应奴婢及居室什物。到了这个时候，百官方才恍然大悟：敢情马周有皇帝在后撑腰，方才气壮如牛！

马周由于得李世民赏识，升迁很快，初为监察御史，不久又擢拜为给事

中，转中书舍人，又迁治书侍御史兼谏议大夫，还检校晋王府长史，可谓春风得意。马周从一布衣之身成为朝廷重臣，对其困厄之时的遭际记忆犹新。像赵仁本、窦公、常何等人，他视为恩人，岁岁殷勤探望，赠予钱物。对于曾经羞辱他的人，则白眼相加。浚仪县令崔贤听说马周发迹，入京后竟然厚着脸皮到马周府前要求拜见，马周听说是这位势利小人来府，让门人传话道："尊县令莫非忘了昔日所言吗？"马周当时出走博州到了汴州，其远亲赵仁本想介绍他到浚仪县谋一差事，崔贤在席上当面羞辱马周，惹得马周抛下一句话："总有一日，你想求见我而不能。"崔贤当时以为马周大话炎炎，不料今日果然成为现实。崔贤闻言，立在当地呆了半天，方羞惭而去。过了一年，马周参与官员考功事宜，随便寻了个由头，废去了崔贤的县令职位。马周对韦挺也很恼火，缘于其初为常何门客之时，韦挺对常何说笑道："你在街上能寻来什么宝贝？要我说，你还不如让国子监帮你随便寻一个，这样才最令人放心。哈哈，你别是想图便宜吧。"马周此时站在一边，闻听此言，心中如针扎一般，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此后二人一殿为臣，马周对韦挺一直没有好脸色。

马周这次入"波斯居"，为的是拜望赵仁本。此时将近会试日期，赵仁本携其幼子入京参加会试，马周自然要去拜望恩人一番。

赵仁本因是马周的故人，窦公嘱咐伙计将他安排到"波斯居"上房内居住，恰巧与禄东赞相邻。马周入了"波斯居"，窦公等人自然殷勤接待，让伙计引路，并亲自相陪来到赵仁本的舍前，动静颇大。

禄东赞此时正在西首的花圃间缓缓踱步，看到窦公神色恭谨将马周送入舍中，不免多看了几眼。恰在此时，何吉罗也迈入上院中，看见禄东赞在那里踱步，遂紧走几步来到禄东赞的面前。

禄东赞手指赵仁本的房舍，问道："来的是什么人物？我看出来了，窦公轻易不接待人事，今日为何如此恭谨，此人定是非同寻常。"

何吉罗笑道："此人确实很有名，禄相昨日已经提过他的名字。"

禄东赞茫然不解。

"你忘了？我们昨日遇到窦公，提起过什么人？"

"此人是马周吗？"

"不错，正是此人。此舍中居住之人，听说是他的一名远亲，名叫赵仁本，当时曾经周济过他。"

禄东赞沉吟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抬头说道："吉罗，我想见见马周，待会儿你替我引见如何？"

何吉罗踌躇道："我们贸然相见，这样好吗？"

“不妨。你不是和窦公相熟吗？你现在就去找他，窦公是热心肠之人，他定会帮你忙的。我欲见马周，不想谈什么军国大事，只是相识而已。”

何吉罗迟迟疑疑去寻窦公。

禄东赞现在起意要见马周，实因他知道马周在李世民面前极受信任。就大唐与吐蕃联姻之事，明理之人皆知合则两利，分必两损，马周若知道自己在京城中的困境，他必然借机在李世民面前说项。

何吉罗过了片刻即返回来，对禄东赞道：“窦公果然是热心肠之人，他听我说了来意，满口答应。不过，马周心意如何，他是否愿意见你，我心中实在没底。”

禄东赞点点头，说道：“只要窦公能将此话传给马周，他会考虑的。”

“朝中有制，吏员非朝廷同意，不得私自交结外国。马周向来行事谨慎端正，他是否有顾虑呢？”

“哈哈，我们只不过是路遇相识，何谈刻意交结外国？若马周是如此胆小如鼠之人，他焉能成为皇帝的能臣？吉罗，你有些过虑了。”

两人说话间，就见赵仁本舍中走出人来，打头之人正是窦公。窦公向二人招招手，二人见状，心想事已成矣，遂紧挪几步，迎向前去。

两拨人到了近前迎面站定，窦公手指禄东赞对马周道：“马大夫，这位就是居住在小店内的吐蕃相国，名为禄东赞。”

马周跨了一步拱手道：“鄙人早闻禄相大名，不料今日能邂逅，实乃三生有幸。”

何吉罗将马周所言译给禄东赞。

禄东赞闻言，也急忙拱手道：“鄙人亦早闻马大夫贤名，心甚慕之，因唐突求见。”

两人你来我往，彼此客套了一番。

马周见日头已西斜，就对禄东赞道：“鄙人今日来此，为了拜望故亲，并让恩公备下一席薄宴款待故亲。禄相，我们在此相见，即是有缘，你若不嫌薄宴粗陋，也一同入席如何？鄙人早听说禄相辅佐吐蕃赞普，这些年来在高原之上很是兴旺，正想讨教一番。”

禄东赞喜出望外，自然连连说好，他们在窦公的导引下，边说话，边走到临街的酒肆中。席间，马周询问禄东赞道：“禄相，吐蕃国饮葡萄酒吗？”“波斯居”以接待外国客人出名，其窖藏葡萄酒数量很多。今日席上所饮，即是从伊州辗转运来的葡萄酒。

禄东赞答道：“我国世居高原，为御严寒，善饮马奶酒。鄙人入京城之后，饮葡萄酒数回，觉得滋味不错，已让吉罗代为收购一批，待归国时顺便带回。”

“哦，看来禄相也喜爱新鲜之物嘛。能入法眼的还有他物吗？”

“鄙人来到中土，能入眼之物甚多。说起来，马大夫也许不相信，鄙人有时候竟然萌生出留在中土的想法。”

“是吗？禄相若果真有此想法，鄙人定当禀报圣上，请求授以禄相大唐官职。如此，我朝又多了一名栋梁之臣。”

“鄙人感谢马大夫的知遇之恩。不过鄙人萌生出留在中土的想法，愈发感到鄙人尊主的独到眼光。鄙人实在想不通，尊主从未离开过高原，缘何知道中土繁华，以至于生出无尽的羡慕之心呢？”禄东赞的话题轻轻一转，就转到了正题上。

马周感叹道：“既为人杰，自有过人之处。中土之名气，盛名已久，禄相及赞普虽千里之外，想也有耳闻，并不稀奇。只是赞普为与大唐交好，甚至不惜开战，如此不屈不挠之斗志，委实可叹。”

马周说到这里，座中之人不禁同时发出轻笑。

禄东赞自我解嘲道：“中土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没有这一战，鄙人焉能来京呢？”

马周问道：“对呀，鄙人那日遇到唐俭，他顺口说禄相刚刚来京，从那时算起到如今，也很有一段日子了。你何故淹留至今，莫非真想留在京城吗？”

禄东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鄙人离国之前，尊主交代有话。唉，鄙人实在是有国难回啊！”

何吉罗遂将过程简要地向马周叙述了一遍。

马周沉吟道：“哦，原来如此。”朝廷有制，与外国交往之事由鸿胪寺负责，其余官吏不得插手，马周此时确实不知禄东赞此行的目的。

禄东赞又使出欲擒故纵之计，举盏道：“马大夫，鄙人再敬一盏。其实吉罗所言，有些夸大了，我们毕竟是老友，他替鄙人着急，也在常理。马大夫，只要皇帝和您能知道赞普心慕中华的心情，鄙人能否完成使命，其实为次。”

马周手擎酒盏向禄东赞示意道：“禄相，你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足证你的心胸阔大。吐蕃有相如此，则赞普如何，可想而知。”马周说到这里，已对弃宗弄赞产生了许多好感。

“是啊，吉罗原在吐蕃时，曾经目睹了赞普的威仪。经过这些年的磨炼，听禄相说，赞普愈加练达。”何吉罗插话道。

马周显然对何吉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笑道：“哈哈，吉罗，看来你现在成了吐蕃的忠实说客。我曾听闻你的一些际遇，你初为波斯香料商人，不料陷身于朝中之事以至于窜于域外，不想入了吐蕃又结识了禄相，现在又开始斡旋外国事务，你这名商人，看来有些不务正业呀。”

禄东赞、窦公、赵仁本微笑着看着何吉罗，心想马周所言不差，果然此人有些意思。

何吉罗摇摇头，说道：“小人也是身不由己呀。为贩香料，总想多结识一些人，孰料陷身其中欲罢不能。眼前的大唐与吐蕃交往一事，小人又陷身其中。早知道如此，小人还不如当初弃商入仕，这样才名正言顺呢。”

马周赞道：“你这样就挺好，交往人多而不谋私利，乐于助人唯义气为重。来，我敬你一盏。”

禄东赞看到马周不想谈论和亲的话题，不好意思再提。酒宴过后，他们走出酒肆，就见外面早已夜色阑珊，遂拱手作别。

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果然信守承诺，他们在不同场合觐见李世民的时候，挖空心思转弯抹角要提到禄东赞。李世民听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提起禄东赞的时候，仅淡淡地问了一句：“哦，想是何吉罗领他拜望了你们？”言罢就转到了其他话题之上。尉迟敬德与段志玄现在见了李世民，不像昔日为秦王府属时，可以彼此相对随便对答，而是心中生出了无限畏惧，生怕说出什么错话，不敢穷追不舍。这样，他们本想帮禄东赞的忙，终归一点都帮不上。过了几日，程咬金入宫觐见李世民，说完了正题，程咬金有意无意地提起禄东赞的名字：“陛下，臣前些日子遇到一位有趣的人物。”

李世民喜欢程咬金那诙谐的性格，打趣道：“嗯，有趣人物？朕看你就挺有趣嘛。”

“这名有趣的人物却是一个外国人，说是高原吐蕃国的相国，名叫禄东赞。”

“禄东赞？哦，朕想起来了，前几天敬德和志玄也提起过。咬金，朝廷有制，为官之人不许私自交结外国。你们这样做，不怕朕责罚你们吗？”李世民说到这里，神色间增加了一丝严峻。

程咬金顿首道：“臣不敢。臣那日与志玄一起在敬德宅中饮酒，恰巧何吉罗引着禄东赞到来，因凑巧相见。臣那日见禄东赞一副竹篙子一样的身材，偏又穿着一件宽大的袍子，模样显得滑稽。说起话来一双眼睛精光闪闪，让臣想起了欧阳老先生的模样。”

“是吗？原来禄东赞生得如欧阳询那样？这倒有趣。”

“比起欧阳老先生来，禄东赞毕竟耐看一些。不过，欧阳老先生说起话来，动辄掉书袋，臣唯恐避之不及。这禄东赞倒是另外一番光景，该人谈话时分寸拿捏得奇准，其为吐蕃相国，与臣等粗人谈话也非常和谐，让臣等愿意和他在一起。”

“好吧，你既然如此喜爱禄东赞，朕下次派人出使吐蕃时，就让你去走一趟。”

“陛下，君无戏言，咬金愿意为使。”

“哈哈，你如此上心，朕又有点犹豫了。咬金，邦交之事以细心为要，你的性子向为滑稽诙谐，酒宴之上使人快活，然邦交之时难免语多有失。罢了，朕收回前言，你还是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职吧。你若喜欢高原风光，与敬德等人结伴一起，到那里观瞻一回，还是可以的。”

“好哇，若禄东赞此次归国，臣就随他一起到高原上游玩一回。”

“随便你吧。”

“谢圣上。只是……只是……只是禄东赞来求和亲未成，臣不知何时才能成行。”

“朕刚才说过，邦交之事非你所职，今后不许再提。和亲如何，朕自有主意。”

李世民的话音中透出严厉，吓得程咬金不敢再说，惶惶然躬身告退。

此后马周来见李世民，提起吐蕃的事，无所顾忌，侃侃而谈。

马周奏道：“陛下，臣前些日子到一驿中探望故人，恰巧碰上吐蕃相国禄东赞。”

“哦，这禄东赞在京中还挺有人缘嘛，动辄遇到朝中大官。前些日子，敬德、志玄、咬金相继在朕面前提到禄东赞的名字，看来他还是挺活跃的。”

“陛下，禄东赞其实是有国难回啊！”

“什么缘故？”

“禄东赞临行之时，弃宗弄赞言道，若访不来大唐公主，不许回国。”

“莫非马卿因此有同情之心了？”

“臣不敢有同情之心，然我国与吐蕃邦交之事，臣有话说。”

“嗯，你不妨说说。”

“禄东赞衔命来求和亲，其淹留长安，是为小事。臣所思虑的，却是我国与吐蕃的长久关系。臣忝为谏议大夫，不管国内外之事，凡有所感，不吐不快。”

“朕也心仪弃宗弄赞这个人物，其年龄轻轻，顷年以来凭借自身之力，使吐蕃国雄起高原。此人不像颉利那样骄横简单，譬如其专力谋求与我国和亲一事，即可看出其思虑深沉，眼光长远。”

“对呀，臣所思虑的也正是此点。臣听说弃宗弄赞与我国通好以来，即力求和亲，遂有其引兵犯我边境一事。我国强盛，不怕四夷来挑衅，然其倾心与我交好，陛下无动于衷，时间长了，臣怕寒了弃宗弄赞之心。像禄东赞淹留于京，看似小事，亦是大事。臣与禄东赞仅仅晤谈片刻，即发现此人练达深沉思虑良深，实为弃宗弄赞股肱之臣。若陛下坚持不见，恐生意外。记得陛下曾说过，为求一方安定，岂能惜一女子出外？臣以为，此事需陛下三思。”

李世民起身绕案踱步，仰天叹道：“朕本想此事从长计议，看来其实难能啊。”他扭头问马周道：“马卿，朕这些日子一直在想四夷之事，知道朕想些什么吗？”

“臣不知。”

“当国力强盛之时，历代君臣往往想到拓展边疆，像汉武帝即是此例。我朝现在正是强盛之时，依靠国力收复旧地，乃至震慑异族心神，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朕定行之。只是如何行之，须要妥善思量。”

“陛下贞观以来抚民以静，对外轻易不动刀兵，像与东突厥、吐谷浑之战，其挑衅在先，非以武力迫人。如今北狄已安，尊陛下为天可汗；东夷与南蛮与我国交好，波澜不惊；唯西戎那里，似要下些功夫。吐蕃国与西戎相邻，其一举一动事关全局，须谨慎为之。臣以为，陛下这些年排解邦交之事，不以武力迫人，唯以德化感之，如今已渐生效果。”

“嗯，你能说出‘德化’二字，可见你能识朕的心思。朕这些日子所思，即是吐蕃国势今后到底若何？若其势渐强，须有策制之，这正是朕迟迟不愿答应禄东赞求亲的原因。”

马周顿时明白了李世民的真实想法。李世民这些年来，接受魏徵的主张，即“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致力于发展壮大国势，是为对外邦交的根本。他在对待具体事务时，并非无为而治，而是奉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策略。像征服东突厥一役，即是最明显的例子。为了对付东突厥，李世民设法交好西突厥，即为“远交”；他又支持薛延陀、回纥等部落，以分东突厥之势。当东突厥势衰之后，李靖的区区数万兵马就可以将之攻破。马周知道李世民正拿东突厥与吐蕃相比。论距离，吐蕃较东突厥要远，然其又与大唐接壤，当其势强之后，极易与大

唐启衅；论远交，吐蕃的最南面是一派绵绵高山，大唐谋求与泥婆罗等国联手，对制衡吐蕃来说丝毫无助，这正是犯难的地方。马周想到这里，也觉得束手无策，只好附和道："陛下所虑甚是。吐蕃现在崛起不久，渴望与我国交往。然其占了地利的便宜，万一将来势强，焉知他们是否会图谋中原？"

李世民叹道："是啊，人的欲望是无尽贪婪的，国家也如此，尤其是一些新兴国家，往往倚仗武力多占土地，以夸示天下。可是呀，你若占了土地未得人心，所占土地终归还要失去。朕明白这个道理，然四夷蛮荒之人又有几人能明白呢？这个弃宗弄赞看来还是明白事理的，然其后人呢？朕若不能采取制衡手段，使吐蕃势起遗祸后人，朕心中实在不愿。"

马周心中暗赞李世民深谋远虑。

两人相对沉默了片刻，李世民忽然笑道："要说贪婪，以熊瞎子最为有趣。朕听说熊瞎子入玉米地掰玉米棒之时，左掌掰下一枚棒子塞到腋下夹住，再用右掌掰下一枚棒子夹到腋下，到了最后，它仅取两枚黍棒，身后却落下了一地。以人之智力，不该像熊瞎子这样，然一些人号称英武，其攻城略地难挡其锋，其实最后做的还是熊瞎子一般的事。"

马周点点头，叹道："此为两败俱伤！其攻打之后难得其地，又使当时百姓遭殃，实乃祸害。"他又语气一转，接着说吐蕃话题："吐蕃国居于高原之上，那里气候高寒，地广人稀，若行征伐之事，其实太难。臣又仔细观察过，吐蕃人似乎依恋故土，其对外征战之时，往往大掠一把即回故土，不图谋他国土地。这一点，弃宗弄赞倒与颉利有些相似。若从此点来看，我朝似与吐蕃交好，两国勿相侵扰，是为两利。"

"不错，朕明白这个理儿。以我国之强盛，终朕一生，吐蕃不敢来犯我国，然以后呢？万一有不肖子孙自毁国家，国势渐弱，吐蕃定会来犯边。"

马周心里暗暗叹口气，心想要使千秋万代保持盛世就太难了。现在怎么敢断定身后之事呢？想到这里，马周宽慰道："陛下定下抚民以静，视华夷为一家之国策，如此传承万代，即可保证祚运长久。臣以为，陛下要防不肖后辈难，然现在着手制定各项国策，成为定式，使后辈遵之行之，还是可为的。"

李世民沉吟半天，点点头道："马卿所言，甚是有理。将各项国策形成定式，使后辈遵之，朕将努力为之。好了，马卿，我们不可扯远了，还是谈谈眼前这个话题。"

马周明白李世民目前所思的非是与吐蕃和亲与否，而是从此点引起的全盘大计。他就顺着李世民的思路回答道："陛下是否答应与吐蕃和亲，其实为一种手段。若不同意和亲，还有其他保持和睦的途径。总而言之，国家四周能否安定，关键还在于自身是否强盛。弃宗弄赞以武力称雄高原，现在正是志得意满之时，其有了与我国和亲的心思，就有了以德化

之的基础。只是他现在一门心思与我国和亲，若另寻他途可能要大费周折。”

“是的，此人专注于此，朕岂能不知？将来就是将宗女嫁往吐蕃，也不能走义成公主的老路，一定要寻一个温婉识大体的女儿。唉，马卿，要说这治国一事，唯邦交事务最为劳神，一着不慎，即容易招致两国交恶。唐俭这些年来劳心于此，委实不容易。”

“唐俭能操持邦交之事自如，还是陛下宽仁待人的结果。臣这些日子细究我国的邦交之道，陛下对待异族可谓仁义有加。异族来归，陛下不强迫其同化，而是顺其自然，此为一；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此为二；不使杂处通婚，此为三；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主信奉，此为四。如此，中土之文化固然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至于因暴躁冒进而换取异族之深恨。弃宗弄赞渴慕中土文化，相信德化更能深入其心。”

李世民喜色上脸，赞道：“马卿最知我心！如你刚才所言，朕对待异族任其自由，中土文化被其接受的过程很缓慢，然朕以为，他们终究要接受中土文化！朕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土文化历时数千年，其内涵博大精深，任何族人短期难为，这正是朕自信所在。有了这种自信，我们何必再计较异族的眼前之事呢？”

马周心悦诚服，躬身道：“陛下深谋远虑，人莫能及。”

李世民哈哈一笑：“深谋远虑？非也。朕在朝中推行清明政治，对外宣示德化之道，皆使人不行阴谋诡计，而以推诚相待。说起来，朕若有一日之长者，唯此种不设防的胸怀而已。马卿，朕不敢与上古圣贤相比，自秦汉以来，似朕一样胸怀之君主，恐怕难出朕之右吧。”

“不错，秦始皇暴虐专横，汉武帝一任武力，隋文帝心思狭窄，他们难与陛下相比。”

“要说北魏孝文帝之胸怀还算博大，其致力鲜卑人汉化，这份胸怀非常人能及。”

北魏统治了北方以后，各种矛盾尤其是族群矛盾渐渐激化。孝文帝即位以后，迫于时势，力图摆脱鲜卑贵族的保守思想，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他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以汉服代替鲜卑旧服，朝廷上禁用鲜卑语通用汉语，规定迁洛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改鲜卑旧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姓氏的等第并使鲜卑贵族门阀化。孝文帝的这些措施，说明征服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鲜卑拓跋部，自己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在这个征服过程中，鲜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能，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由此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涵。孝文帝的这些举动，推动了本部族的进步，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作为一个异族君王，确有着不凡的胆略。

马周答道：“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盖因形势使然，不像陛下这样有意为之。如此差别，更能彰显陛下之胸怀。”

“哈哈，马卿，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好听话来着？”

“臣不敢奉承陛下，只知实话实说。”

“嗯，朕其实也喜欢听好听话儿，只是魏徵你们，平素说的好听话儿太少了。”

马周躬身谢道：“谢陛下称赞。臣与魏徵等人都是一样的心思，即是辅佐陛下得成大道，竭尽心力用尽才智。若说好听话儿，比逆耳之言更好说出，且惠而不费。臣所以不说好听话儿，盖因陛下励精图治，难忍奸佞之言所致。臣私下里想，若当场取悦陛下，陛下可能心喜，然过一段时间，陛下定然醒悟，心中会恼怒臣献媚惑主。如此，臣还是说些忠心之言最好。”

“哈哈，有句话叫‘明哲保身’，你所谓的忠心之言，大约是你的保身之道吧？”

“臣不敢。臣只知遇上旷世开明君主，又欣逢清明盛世，所作所为因势而已。”

“瞧你，简直和魏徵一样的脾气。马卿，朕近几年觉得事愈办愈顺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朕现在想明白了，皆因朕手下有一帮能干的文臣武将。朕想不到的地方，你们随时建言；朕未做对的事，你们及时举谏。有了你们这帮臣子，朕倒是省心省力。”

君臣二人本来谈论邦交之事，谁知谈着谈着就岔开了话题。李世民盛赞臣下能干，马周衷心恭颂皇帝英明。

最后还是李世民率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如卿所言，朕若不答应和亲，这个禄东赞有国难回，就要长期在京城里待下去了？”

“臣观禄东赞架势，确实如此。”

马周听言辨音，觉得李世民此时有了接见禄东赞的意思，遂赶快接言道：“臣以为，我国现在与吐蕃交好，为两利之事。再观弃宗弄赞和禄东赞，非庸陋之人。若顺势答应与其和亲，是为大势所在。否则，因小事而使两国交恶，使我国陡增一强敌，实为不值。”

“朕早就说过，为使边境平安，何惜一女子？马卿，你替朕向唐俭传达谕旨：三日内，朕接见禄东赞。”

“臣奉旨。”

然而三日之内，李世民还是未能接见禄东赞，缘于西域又起祸端。

泥孰可汗得大唐支持，龟兹、焉耆等国纷纷来归，其势力渐强，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焉耆国不久向大唐请求开辟新路，李世民照准，引起了昔日独霸道路的高昌王麴文泰深深不满。以麴文泰的势力，他断断不敢单独向大唐叫板，但他又不甘心失去昔日的尊崇地位，遂决心与大唐反目，暗暗派人去联络肆叶护可汗。

西域诸国中，除去西突厥汗国以外，就数高昌国的势力最强。肆叶护可汗此时的心情也很矛盾，一方面，面对得大唐支持的泥孰可汗无计可施；另一方面，对失去东方的地盘又极不甘心。麴文泰现在主动来投怀送抱，让肆叶护可汗大喜过望，决定与高昌国联手，逐步使其势力东移。

泥孰可汗这些年得大唐支持，下面又有若干属国，不免志得意满，犯了颉利一样的毛病，对其部落疏于笼络，往往简单地发号施令，时间长了，族人渐生怨心。

肆叶护可汗知道，要想扩张势力，须以本族人为本，靠统领外族人来侵占地盘，那是很不牢靠的。他现在起了东扩的念头，就派人到泥孰可汗辖下的突厥部族中去了解情况，得知这些部落对泥孰可汗有怨愤之心后，遂开始了动作。

肆叶护可汗封阿史那步真为叶护，令其带人开始东进。

阿史那步真为一骁勇之人，他带领三千马骑出发，越过天山，前方即是突厥族处月、处密等部落，这些部落现在受泥孰可汗节制。

阿史那步真单骑来到处月部落帐前，求见部落首领。他鼓舌说了自己的来意，一席话说得部落首领率部归附肆叶护可汗。在此示范下，处密等部落相继来归。如此，肆叶护可汗不费一刀一兵就轻松控制了天山东路。阿史那步真带领手下一路东行，直抵可汗浮屠城设立牙帐。

可汗浮屠城在高昌城的正北方，两城相间三百余里。

麴文泰得知阿史那步真在可汗浮屠城建牙帐，顿时喜动颜色。他令人准备好一应珍宝礼物，亲自去可汗浮屠城面见阿史那步真。

阿史那步真倒是一名颇识礼节之人，闻听麴文泰到此，急忙出帐迎接，口称："鄙人正准备这几日前往贵国拜见国王，不料国王今日大驾来此，使鄙人有些手足无措。"

麴文泰说道："鄙国与贵可汗通使多次，举国臣民得知贵可汗欲图东进，早已望眼欲穿。叶护如今在可汗浮屠城建牙设帐，坐拥雄兵数万，即让鄙国有了依靠。"

阿史那步真躬身道："不敢。鄙人来到可汗浮屠城，人地两疏，今后仰仗国王的地方还多着呢。请，请，请入帐内叙谈。"

麴文泰入帐后，即让手下人将带来的珍宝诸物献给阿史那步真。众突厥人看到眼花缭乱的珍宝，心花怒放，觉得肆叶护可汗决意东进实在英明，西域之地多产毛皮等物，哪儿有这般精美的器物？

阿史那步真推辞道："国王陛下，鄙人今后仰仗高昌国的地方甚多，岂能反客为主，反受礼物？鄙人万万不敢受，或者陛下将此珍宝散给高昌国百姓，那也是好的。"

麴文泰哼了一声，说道："宝物赠贵人，岂是猪狗似的百姓能享受的？叶护，请勿推却，高昌国现在正有借重汗国的地方！"

"陛下欲求何事？"

"叶护携铁骑东来，一举降服处月、处密诸部落，势力大增。举目西域，能与叶护可匹敌者，唯泥孰可汗而已。依孤估计，若叶护携累胜之机，再与我国联手，泥孰可汗未必能敌。孤以为，叶护再向东进，即到了大唐边境，现在西域未稳，不宜与大唐发生冲突，唯今之计，叶护似可南下，削弱泥孰可汗势力。"

"好呀，鄙人正有此意。陛下今出此语，更添胜算。然泥孰司汗建牙西南，道路太远，我们欲削其势力，不知先从何处下手？"

"先攻焉耆！"麴文泰恨恨地说道。

"为何要先攻焉耆？"

"焉耆与我国相邻，届时叶护从西包抄，孤领兵自东向西攻击，即可一举攻下。拿下焉耆之后，其西面的龟兹诸国即会望风而降，如此就切断了泥孰可汗的爪牙。我们稍作整顿，可以无羁绊全力对付泥孰可汗。如此，西域大局可定矣。"麴文泰口中这样说，心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是焉耆国倚仗泥孰可汗与大唐的关系，向大唐请开西域通路，如此就打破了高昌国垄断西域通路的专权，使高昌国在大唐君臣心目中的地位大为降低。追根溯源，麴文泰认为，焉耆国是自己与大唐交恶的始作俑者，他因而要先收拾突骑支。麴文泰恼怒突骑支日久，只是以前自己势单力薄，不敢与大唐贸然翻脸。现在来了强助，正是扬眉吐气的时候。碍于要顺利说通阿史那步真，麴文泰不敢将自己的私心全盘托出。

阿史那步真现在正是志得意满之时，此次东进，肆叶护可汗要求他全力削弱泥孰可汗的势力，而非对付大唐。其时，大唐国力强盛，四方诸国不敢轻易向大唐启衅。麴文泰提出先攻焉耆，很符合阿史那步真的心思。

两人一拍即合。

十日后，阿史那步真从处月、处密诸部落中挑选了一万精骑，斜向西南杀向焉耆。这边，麴文泰集合国内重兵，悄悄沿着与焉耆国相邻的边境

上一字排开。得知突厥铁骑已经攻入焉耆国境内的消息后，麴文泰即号令全线猛力发动。

焉耆国东接高昌，西邻龟兹，亦为汉时故地。境内土地肥沃，盛产葡萄和鱼、盐，人们又善营商贾之利，国家相对比较富庶。只是其国境比较狭小，仅有焉耆城为中心的五座城池，人口不过两万，仅有兵力两千余人。如此小国，处在西域犬牙交错的形势之中，多亏其王突骑支左右逢源，善于把握大势，及时附属西突厥等大国势力之下求得庇护，方保不为强国吞并。

泥孰可汗得大唐册封支持，焉耆国附属其下，又向大唐请求开辟新路，其转运之利滚滚而来，正是突骑支得意之时。他没有料到麴文泰和阿史那步真联手攻来，因事先毫无防范，未及招架即全线崩溃，其五座城池很快全部被攻破。

突骑支知道麴文泰对自己恨之入骨，他收拾起自己变色龙的角色，带领家人和万余人弃城逃跑。他们先是西行至龟兹观察风头，以定下步行止。

麴文泰听说突骑支率众逃跑，留下了五座空城，心有不甘，又找到阿史那步真商议，意欲乘胜追击，顺手将龟兹国灭掉。

阿史那步真是一名稳妥之人，他不同意再攻龟兹，说道："我听说中土有句话，叫'穷寇勿追'，我们长途奔袭数百里，已将焉耆攻破，达到此行目的，何必再节外生枝？"

麴文泰恭维阿史那步真道："突厥铁骑向来势如旋风，现在攻破焉耆，正是势盛之时。若就此罢手，即会消磨志气。叶护此战胜后，威风横行大漠，眼前的龟兹何足道哉？"

阿史那步真的心中又是另外一番心思。处月、处密等部落才降服不久，自己又刚刚在可汗浮屠城设立牙帐，若从此向西攻去，处月、处密等部落势必因劳乏而顿生怨心，弄不好易生变乱，自己也就失去了可汗浮屠城这个根本。阿史那步真权衡利弊，决定先退回可汗浮屠城，安定一段时间后，再徐图进展。

麴文泰见阿史那步真意志坚定，遂叹口气，不好再强求。

突厥兵和高昌兵分两路退出焉耆，他们掠走了焉耆五城内未及逃走的一千五百余人，准备带回去作为奴隶。出城之时，又在每个城中放了一把火，将其城中房屋全部烧尽。

过了一个多月，麴文泰又携带礼物到可汗浮屠城面见阿史那步真，两人见面寒暄数句，麴文泰直接说道："叶护，现在焉耆已灭，西境渐安，唯东方大唐之伊州近来增添兵力，似乎对我们不利。"

“大唐莫非要来打抱不平吗？”

“正有这个意思，叶护，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趁其未完全布置好之时，联手给予其雷霆一击，让大唐见识一下我们的手段！”

第七回

李世民诘责文泰

侯君集出征高昌

阿史那步真对大唐心怀恐惧，不敢擅专，沉吟道：“陛下提出攻伐焉耆，与大汗之意图相符，鄙人还敢做主。若攻打大唐伊州，此事重大，须请大汗示下才是。”

麴文泰着急道：“伊州去大唐京师近万里，其驻扎兵力有限，难挡我们联手一击。若叶护再找大汗请示，难免走漏消息，如此伊州就有了防备，对我们行动不利。”

阿史那步真摇头不许。

大唐灭掉东突厥，又降服吐谷浑，使西域诸国极受震动。西突厥这些年来内部纷争不已，各方势力竞相派人入长安寻求大唐支持。李世民最后决定支持泥孰可汗，使其势力大增，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肆叶护可汗此次派阿史那步真东进，本意是削弱泥孰可汗的势力，以站稳脚跟，逐步扩大地盘，根本不想与大唐为敌，更谈不上双方开战。阿史那步真明白肆叶护可汗的心意，其口中说要向大汗请示，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攻打伊州的想法。

麴文泰只好悻悻而去。

西域遍布大唐的耳目，麴文泰的一举一动很快被人侦破，并将此消息传往长安。

李世民阅此奏报，恼怒更甚。他刚刚接见了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的来使，来使所言，其事关麴文泰。

原来麴文泰遣使至薛延陀，使者向夷男转述麴文泰的原话：“君既为可汗，则与大唐天子匹敌，缘何见了大唐来使，却降尊拜之呢？”

薛延陀等部落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大唐使者到了这些部落，夷男等首领必焚香拜见使者，跪听使者宣读皇帝谕旨。

麴文泰这样说，明显是挑拨大唐与薛延陀的关系，想以此激将薛延陀叛

唐与自己联手。

夷男不为所动，其来使转述他的原话："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表明了自己愿为唐军前驱，前去教训高昌。

李世民感于夷男对大唐的忠心，对其来使好言抚慰，让唐俭带领来使先退下。两人下去后，李世民想到麴文泰背着自己行挑拨离间之事，心中升起怒意。他好不容易将心情平复下来，又看到了麴文泰与阿史那步真联手攻破焉耆国，进而想再攻伊州的奏报，心中的怒火又升了起来。他起身绕殿踱步，喃喃说道："文泰累受国恩，缘何撕破面皮，欲与朕为敌？文泰，你莫非想自绝于朕吗？"

到了第二日的朝会上，唐俭又向李世民递上焉耆王突骑支在龟兹国写就的诉状，其中言说麴文泰与阿史那步真联手攻破己国的详细过程，要求大唐为自己做主。

李世民心中已有了对付麴文泰的主意，他不忙表明自己的态度，却让群臣先议一议。

侯君集率先出班奏道："是可忍，孰不可忍！麴文泰累受国恩，却私下与肆叶护可汗交好，其先攻焉耆，再议攻伊州，摆明了要与我朝为敌。陛下，臣愿领兵出征，将麴文泰擒拿至京，由圣上问罪。"

薛万彻也出班奏道："陛下，臣愿随侯尚书一起带兵出征。"

李世民答道："国家有事，你们不惧风险毅然请战，是为武将本色。武官这样说，诸位文官有何建言呀？"

房玄龄出班奏道："臣以为，侯尚书、薛将军带兵出征，可谓师出有名。天兵一到，定会荡平此小国。如此，西域态势可趋于平稳，臣意主战。"

魏徵出班道："陛下，臣与房仆射心思大致相同。麴文泰累受国恩，不思图报，反而狂悖犯上，实乃自取灭亡。如此小国，若遭我国大兵压境，其覆亡是一忽儿的事。只是陛下以前多次说过，邦交之事不能仅凭武力，须以德化感之。麴文泰不仁，然我国也不能率然刀兵相见，须怀仁抚之。若其置若罔闻，陛下再派天兵亦不迟。"

李世民点头赞道："还是魏卿最知朕心。麴文泰对我朝无礼，非一日之功。唐卿知道，高昌近年来朝贡渐绝，无藩臣之礼。那麴文泰还对我国使者言：'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如此言语，似乎怪朕压制于他。由此来看，其反心早彰，近来所以变本加厉者，无非想身后有肆叶护可汗这棵大树。哼，麴文泰欲攻伊州，而肆叶护可汗不许，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肆叶护也知撼大唐难！你麴文泰不自量力，自己想做跳梁小丑以自取灭亡，那也怨不了谁！魏卿说得对，我朝须有大国风范，对此无义之人，还要怀仁抚之。侯卿、薛卿，对高昌必有一战，却不忙在此一时。朕想好了，可让鸿胪

寺派人前往高昌，向麴文泰宣读朕之旨意，让其痛改前非，入京请罪。麴文泰若非糊涂之人来京见朕，朕会赦免其罪，不咎既往，两国照常交好。”

房玄龄奏道：“陛下，只怕麴文泰未必肯来。”

“他不肯来，亦可以上表谢罪嘛。朕知道，以麴文泰之胸怀，定怕入京为质，他若上表请罪，朕不严求。”

座下群臣皆知麴文泰必不肯来，其上表请罪恐怕也未必，事情如此发展下去，两国必有一战。

李世民又赞扬夷男道：“薛延陀这些年势力渐强，夷男不像颉利那样骄横自恃，对朕相当忠心。麴文泰此次前去说项遭到拒绝，夷男又愿为讨伐高昌之前驱，实在难得。唐卿，你可与执失思力一起，携带金帛前去抚慰夷男，亦可顺便协商一下进取高昌之策。”

唐俭、执失思力出班躬身领旨。

这时，李靖出班奏道：“陛下，夷男拒却麴文泰之意，非其忠心我朝，实乃大势所迫。”

李靖现在整日闭门不出，除了大朝会之时，他轻易不与人交往。

李世民见李靖今日主动出班说话，大为欣喜，道：“药师兄有言，那是不会错的，朕与众卿洗耳恭听。”

“陛下于贞观四年平定东突厥之后，对北境采取了羁縻方略，以图恩威并施，安靖北境。此策运用至今，的确大见成效。只是薛延陀等部落远离我国边境，慑于我国强势，尊陛下为‘天可汗’，然其心中游移其实未定。像此次拒却麴文泰，其定是考虑到，若与高昌联手，势必与我国为敌，如此，我国定会先全力拿掉薛延陀之后，再徐图西域之事。如此，夷男认为与高昌联手，与其利益不合，转而取得陛下信任，表态愿为进攻高昌之前驱。”

“依药师兄所言，夷男不与麴文泰联手，非其忠心所致，而是不符合其利益所在吗？”

“臣是这样以为的。北境那里，实为中国生乱之渊薮。若无大势所迫，则动辄生乱。”

“朕明白药师兄的意思，你是说欲求四方安靖，须有国力镇之。这个道理，魏卿以前曾经说过。不过，朕以为，国势强盛为邦交之基础，要图四方兵和，终究要以德化感之，如此，方是长治久安之根本。”

“陛下所言甚是，然边鄙蛮族，其心中坐定了以势消长之心思，中土之文

化散入其心，其过程太缓太慢，难转其尚武之念头。依臣估计，北境那里，五十年后，或突厥人，或薛延陀人，终究要起祸乱。”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药师兄深谋远虑，委实可叹可敬。只是五十年后，在场之人大半会作古，难见北境之事。好了，药师兄，朕会慢慢咀嚼你的这番话。只是眼前紧要之事，还是要设法对付麴文泰的挑战。”

李靖明白李世民对自己的这番话不感兴趣。

李世民又温言对李靖道：“药师兄，朕前日见吏部奏章，说你那位张氏夫人不幸病逝。你这几日，本该在家中居丧才是，难得你为了国事劳心费力。”

李世民提到的李靖夫人张出尘即是红拂女。

李靖得李世民问讯，心中感动，哽咽道：“拙荆劳圣上垂问，其地下有知，定是感激涕零。”

“药师兄与夫人伉俪情深，在京城很是闻名。朕所以问讯她，是赞其佐药师兄成就一代功业。药师兄，朕准你在昭陵范围选择墓地，此事办妥没有？”

“臣沐浴皇恩，得陛下之旨在昭陵前任选墓地，此事已经办妥。”

“嗯，墓地已经选妥，可让将作监加紧修造。药师兄，修墓之费不用你出一文，可全从内府具领。”

李靖急忙叩头谢恩。

“阎卿，”李世民唤出将作大匠阎立德，嘱咐道，“在药师兄夫人下葬之前，你要亲手绘制出阴山、积石山之简图，再让石匠依图造成二山之形立于墓前，坟茔制度依汉时卫青、霍去病故事，以彰药师兄克定东突厥、吐谷浑之功。”

阎立德躬身领旨，李靖再次谢恩。

李世民又目视群臣道：“今后文臣武将中，只要有人如药师兄这样为朝廷立有大功，一样可以陪葬昭陵，一样可以刻石彰功。朕今日所以对药师兄说了这么多话，盖为此也。”

李世民今日当堂彰扬李靖之功，固然是其感于李靖功显绩彰，也确实想借此激励群臣忠心为朝廷办事。特别在靖安边境的当儿，让众武将以李靖为榜样，有勇有谋，一举克定对手。

即日午后，鸿胪寺派出特使前往高昌。特使手中持有李世民亲手写就的诏书，其中诘责麴文泰，历数其与大唐离心的种种劣行，令其来京谢罪，只要其痛改前非，可以不加追究。

大唐特使到了高昌，麴文泰此时不愿意与大唐登时撕破面皮，亲自出面接待特使。

特使宣读了李世民的诏书，然后对麴文泰道："圣上的意思，想尊王都听明白了。只要尊王能使西域道路通畅，复归焉耆旧地，还其人口，尊王再到长安谢罪，圣上即可既往不咎。"

麴文泰道："文泰一时糊涂，做下了令圣上生气的事。请尊使放心，从即日起，西域通道恢复如初。至于焉耆之事，却与文泰无关，实乃西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所为，其攻掠焉耆之后，现屯兵可汗浮屠城。"

特使想不到麴文泰竟然将进攻焉耆国的事推得如此干净，追问道："焉耆国王突骑支向圣上进表一道，其中言说尊王与阿史那步真联手攻陷其国。"

"嘿，突骑支遭到阿史那步真进攻之时，曾遣人来此求救。我知道唇齿相依的道理，遂发兵去救，不料西突厥势力太大，我救援不及，只好收拢其被打散的人众妥为安置。那突骑支颠倒黑白，到圣上面前胡乱告状，实在可气。望尊使这几日到各处走一走，弄清事情的真相，到圣上面前替我辩明冤枉。"麴文泰说到这里，神情变得很激昂，似乎真的遇到了天大的冤枉。

特使听出了麴文泰没有动身赴京的意思，急忙问道："尊王放心，鄙人见了圣上，定当如实禀报所闻所见。若是焉耆王胡乱攀诬尊王，只要尊王前往长安面见皇上将实情奏闻圣上，则真相即可大白。"

麴文泰不接话茬儿，转对其子麴智盛说："尊使一路劳顿来此，定是异常困乏。你今日替为父招待尊使，先设一盛宴为其洗尘，再挑数位美貌的胡女侍候其安歇。"

高昌国为西域的通衢，这里汇集了许多西域各国的美女，她们多是高鼻深目，肤色白皙，与中土之女形貌迥异。当高昌国与大唐交好之时，麴文泰常常选取最为美貌的胡女进呈宫中，大唐来使到来时，他也要选取胡女侍候，让来使乐不思蜀。

特使现在闻听有胡女侍候，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遂辞别麴文泰取乐而去。

麴文泰安顿好特使，自己带领数名随从快马奔向可汗浮屠城。他径直到阿史那步真的帐前下马，要求面见阿史那步真。

麴文泰见到阿史那步真的第一句话便是："叶护，大唐特使来到鄯国，申斥我与叶护联手的事，这如何是好？"

前面已经说过，西突厥肆叶护可汗畏惧大唐势力，不敢与大唐正面冲突。阿史那步真亦有同样心情，闻听此言，面上出现慌张之色，急忙

道：“果然惹出事来了！想是你欲进攻伊州的消息传到长安，所以派人前来问罪？”

麴文泰看到阿史那步真惊慌失措的样儿，心里不以为然。高昌国早先臣属西突厥，后来又臣服渐渐势强的大唐，麴文泰在其间目睹了突厥汗国由极盛到衰落的过程。他多次想过，突厥人若不是内部相攻，外人难以撼动汗国的基石。就拿西域来说，大唐势力逐步西进，西突厥不思整固地盘，泥孰可汗与肆叶护可汗还在这里攻伐不已。麴文泰想到这里，心头升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句话，有点瞧不起眼前的阿史那步真。

然为了对付大唐，麴文泰知道与眼前此人联合方是唯一途径。他拢了一下心神，说道：“叶护，你想想，大唐若知道我们联手欲攻伊州，其本该兴兵来讨伐才是。来使绝口不提攻伊州之事，这又是为何？”

“为何？”

“大唐京师至此近万里，其间道路难行。大唐皇帝所以派使来抚慰，缘于他深知发兵来攻西域非易事，只好求其次，让我臣服为上策。”

“这么说，大唐其实有求于陛下？”

“不错，正是如此。大唐皇帝李世民以骁勇善战著名，灭掉东突厥，攻破吐谷浑即可见其手段。我这些年来得罪大唐的事不少，李世民为何忍气吞声，情愿交好呢？他其实非不想兴兵，盖因无胜算把握。”

“陛下所言有理。”

“叶护，如今西域势力最强者，唯肆叶护可汗。我们从此联手，先攻破伊州，威慑大唐不敢西顾；再攻破龟兹诸国，最后拿下泥孰可汗。如此，肆叶护可汗就可独霸西域，与大唐分庭抗礼。”

“好呀，陛下雄心委实令人可叹可敬。”阿史那步真一直认为汉人好诡计，眼前的麴文泰侃侃而谈，让他顿生警惕之心。

麴文泰留心观察阿史那步真的神色，知道他口中虽称赞，然心中肯定不以为然，遂追问道：“叶护认为此议可行吗？”

阿史那步真沉吟片刻，缓缓说道：“大汗说过，若联手攻伐龟兹诸国，还是可行的。只是现在去攻伊州，时机未到，还是谨慎一点最好。”

麴文泰心中暗骂阿史那步真胆小如鼠，不过他表示可以联手攻伐龟兹，也算是有一点收获，可谓不虚此行。

麴文泰念着大唐特使还在国中，遂匆忙作别而去。

特使这数日偎红倚翠，享受着无边的艳福，早忘了催麴文泰的事。这日，麴文泰告诉特使，说准备好新下的葡萄请他去品尝，特使方恋恋不

舍地离开了自己的安乐窝。

麴文泰手指眼前一大盘一大盘如马奶似的葡萄，说道：“鄙国无物可献，唯有这新熟的葡萄还算甘甜，请尊使品尝。待尊使返京之时，也烦请将此物献与圣上。”

葡萄在长安未广泛种植，仅西内苑内有葡萄园，此物长途运输时难以保鲜，所以长安等闲人难以尝到。

特使这几日遍尝异域艳女的滋味，葡萄与其相比要平淡许多。他拈上数枚填入口中，还是赞道：“高昌葡萄驰誉天下，鄙人艳羡已久，不料今日得偿心愿。”

麴文泰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想不到我这小国之中，还有尊使艳羡的物事，这倒使我脸上有光了。”特使听麴文泰笑得古怪，认为他必是暗指自己这几日的淫乐之事，不免心虚。

麴文泰手指葡萄说道：“为了转运这些葡萄，使圣上能早日尝鲜，我派人至天山绝顶采来寒冰以图保鲜。算来明日这些寒冰就要运来，尊使，你能代我护送葡萄先行吗？”

特使诧异道：“圣上派鄙人前来，是想请尊王一同赴京。听尊王的话音，似乎尊王不同行吗？”

“圣上下诏让我归还焉耆人众，尽管此事我有冤枉，毕竟还要将这些人送回旧土才好。为了办好这件事，大约需要数月时日，尊使也看到了，智盛年轻才浅，我若离去其难以成事。如此，我需缓行数月。”

特使期期艾艾道：“这……这如何是好？若尊王不成行，鄙人见了圣上不好交差。”

麴文泰坚定说道：“就这么办了！圣上英明无比，定能体恤下情。对了，尊使回京之时，若看那些异域女子顺眼，不妨携带回京。”

特使连连摇头，在这里享几天艳福还是可以的，若把那些女子带回长安，再借他几个胆子也不敢。

第二日，特使押运葡萄走上返京的路程。这日来到伊州地面，特使看到一名大将威风凛凛当路而立，定睛一看，识得此人正是李大亮。原来李世民为了防备伊州发生变故，遂让李大亮带领五千精兵前来加强防守。

李大亮一面加强防守，一面派人四处侦知高昌和西突厥的动静。像特使在高昌国的作为，他也略知一二。二人见礼之后，李大亮揶揄道：“瞧特使的神色不错，想你这些日子在高昌国定是快活得很了。”

特使满面羞惭，嗫嚅道：“下官……下官为了护送葡萄，不好在伊州停

留，恕不奉陪了。”说完拱手离去。

李大亮后来将特使在高昌国的荒唐行为密报给李世民，此名特使的下场可想而知。

李世民那日处理完特使之事，接下来与身边的几名臣子进行了一番议论。

马周说道：“这名特使胆大包天，明明知道高昌国与我国交恶，竟然不顾国体，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岑文本道：“想起苏武出使匈奴之事，委实令人可敬可叹。苏武不理会匈奴的威胁诱降，宁肯到北海牧羊十九年，其节不改，实为使者之楷模。”

李世民叹道：“是啊，人之心性难测，此名使者如何能与苏武相比？朕这些年来推行清明政治，无非想让各级官吏袒露心迹，除官俸之外，不妄取他财。大约人皆有贪欲吧，朕遇到这等事，不能像对待长孙顺德那样，赏物以使其自悟。”

长孙顺德此时已逝去多年，李世民提起的这档子事还是贞观初年时的事情。贞观元年，长孙顺德接受他人赠绢，被人告发到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叹道：“顺德数有功于国家，国家之府库其实为大家共有，他何必如此贪心呢？”李世民惜其有功，不愿意加罪，第二日，李世民在殿上反而当着大家赐给长孙顺德锦绢数十匹。长孙顺德接绢在手，明白其中的曲折，满面羞惭而退。看到李世民如此处理长孙顺德，当时的大理卿戴胄大惑不解，问李世民道：“陛下，长孙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李世民回答道：“顺德若有人性，其得绢之辱，甚于受刑；若其得绢后不知羞愧，即与禽兽无异，杀之何益！”

李世民现在又发问道：“难道官俸太薄，不能满足人心吗？”

魏徵答道：“陛下，人之贪欲之心与生俱来，那是没法子的事。君子之道，在于顺势而为，止其贪欲之心而为进取之心，人人如此，国家也如是。所以尧舜清明理政，又有孔孟之道，皆以道德及国家之力压抑人之恶性，而彰扬善良。此名使者处在京城，犹能修身养性，循规蹈矩，而到了域外受人尊敬，遂将禽兽之心彰显。如苏武持节不改者，毕竟太少。”

“如卿所言，世上的好人其实太少。”

“若天下人皆如苏武那样，何必再施教化之策？”

“麴文泰呢？此人能否教化？”

“利之所趋，教化即退居其次。高昌人同为汉人，妄想偏处一隅与我国分庭抗礼，是不识大势。”

李世民哈哈一笑，转对其他人说：“朕所以心爱魏卿，一者爱他敢于犯颜直谏，且谏言皆是深思熟虑而成；二者爱他能识大势，不出迂腐之言。魏卿，以眼前之势，你以为对麴文泰唯有给予雷霆一击方有效果吗？”

“不错，臣之心机早已向陛下剖说明白。”

“好吧，朕派人向麴文泰宣示旨意，他已答应入京谢罪，我们就耐心等候吧。”

岑文本忧心地说：“若麴文泰虚晃一枪，竟至不来呢？”

李世民森然道：“麴文泰一意孤行，即是自取灭亡之道。其为汉人，不思归属朝廷，反而挟外人自重，妄想与中土分裂，他实在是打错了主意。昔汉武之时，高昌、龟兹等地皆为汉土，朕岂能使之长期孤悬海外？朕这些年一心一意谋求国内农桑事旺，尚未派一兵一卒前去打通西域通道，唯思与他们和睦相处。不料这些人以为朕的举措是示弱以人，哼，朕难道会容忍你们各方势力长期在西域耀武扬威吗？终有一日，那里要变成我国州县。”

李世民无意之间暴露了自己图谋西域的志向，其时，正是在场之人同仇敌忾之时，魏徵等人未辨其话中深意，也就没有深入展开此话题。

麴文泰打定主意不来长安，让李世民空等了三个月。

这日，李大亮派人送来一道密奏，其中言说麴文泰和阿史那步真磨刀霍霍，已经做好进攻龟兹的准备。同时，泥孰可汗也派人来京，言说阿史那步真派人威胁利诱辖下部落，已经有三成人投奔了肆叶护可汗，其处境异常艰难，恳请李世民施予援手。

李世民阅罢这些奏报，接连几日召群臣商议，很快定下了征讨高昌的大计。褚遂良遵旨拟就了《讨高昌诏》，诏书中历数了麴文泰数年来的劣行，说他阻碍西域通道，攻灭焉耆，交接外族，欺凌国民施以暴政，并挑拨其他族人与大唐的关系。

李世民历数了麴文泰的罪恶之后，犹不忘显示自己有宽大之德，表示文泰若面缚军门，泥首请罪，将全其性命。

他派人将这道诏书送往高昌，又将之明发天下，准各州县在城门处张贴，以晓谕百姓。

长安各城门处皆张贴有此诏书，引来许多路人观看。这日金光门前聚拢了一堆人，一名文士模样的人悄然诵读，身后一群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一名粗豪之人嚷道：“高昌王麴文泰亦为汉人，他不思归属，反而交结突厥人，早该打了。”

身边一名身穿袈裟的僧人说道：“阿弥陀佛。圣上有好生之德，实有慈悲心肠。诏书中说，即使天兵到达高昌，只要麴文泰面缚军门请罪，大军就可停止不杀，免遭生灵涂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愿麴文泰能如这样，赶快早早请罪吧。”

粗豪之人笑道：“这是师父的一厢情愿，若师父愿意出力，不如到西域面见麴文泰，如此这般劝说一番，就此化干戈为玉帛，圣上定然为你修缮寺庙。”其话语之间，明显笑此僧人说话迂腐。

那名文士转过头来，端然说道：“圣上的这道诏书，说得最是明白不过。麴文泰若明白事理，早就该来京城谢罪以止血光之灾。其冥顽不化，所以需天兵征讨。只是圣上心存宽大，不愿意劳民兴兵，使国内失却安静，方有这般宏论。”

粗豪之人接口道：“此战主帅是侯尚书，他压根不会行这些虚妄之事。届时大军雷霆一击，麴文泰举手投降，瞧他到时还能说出什么道理。”

李世民此次派侯君集为行军主帅，并没有因此掂量许久。他知道，此次出征高昌，可以说有十成的胜算。他和侯君集的分歧，仅在兵力的配置上略有不同。

侯君集较之李世民，对此战看法更为简单，认为带领五万兵力即可。

李世民比较持重，坚决让侯君集带领十万兵马出发。

李世民郑重说道：“若要攻破高昌国，有两万精兵亦可胜任。然麴文泰身后有肆叶护可汗，高昌离京城近万里，若兵力不济，再调动兵马会大费周折。一个高昌城何足道哉，然此战若失，则西域震动，会大失我朝的颜面，此战必须完胜。”

侯君集见李靖以奇兵袭破东突厥，早想寻个机会显示一番，以扬己威名。他原想带领五万兵马长途袭破高昌国，正为这般心思。只是他到了李世民面前，只有躬身听命的份儿，不敢坚持己见。

是年十一月，侯君集、薛万均、执失思力带领十万兵马，浩浩荡荡杀奔高昌国。

第八回

敬德挟私荐淑女

禄相巧意遇锦燕

李世民近期一直忙于应付高昌之事，无暇接见禄东赞。

禄东赞住在“波斯居”并未闲着。

窦公这日来向禄东赞报讯儿。何吉罗这些日子似乎成了禄东赞的随从，此时也在舍内。

禄东赞见窦公入内，急忙起身让座儿，窦公连声说：“不用，不用，老夫站着将几句话说完就走。”

何吉罗笑道：“瞧窦公的脸色，定有喜事，不知喜从何来呀？”

窦公说道：“老夫昨日入马大夫府上，为马大夫送去一些他爱吃的豆干儿。老夫辞别的时候，马大夫对我说了几句话，却与禄相有关。”马周当年困顿之时住在窦公这里，对其厨上常制的豆干非常喜爱。如今发达之后，依然觉得这里的豆干最有滋味，念念不忘。窦公知道后，每隔些日子亲自将豆干送入其府内。

禄东赞闻言眼睛一亮，问道：“与我有关？敢是皇帝答应见我了？”

“正是。马大夫说，皇帝准备近日召见禄相。你们说，这是不是喜讯？”

何吉罗大喜道：“真是天大的喜讯！禄相，苍天不负有心人，你至诚之心果然感动了皇帝。”

禄东赞走到窦公面前道：“窦公，大恩不言谢，请替我致意马大夫。”

“不用。马大夫还说，皇帝欲召见禄相，非是私情所致，实为两国的利害所系。他让我致意禄相，大唐与吐蕃今后交好，为两利之事，望各自善加珍惜。”

“我知道。赞普所以派我来长安求婚，非专图大唐公主，亦为两国长相友好之事。窦公，你与马大夫从中斡旋，固然是你们热心肠所致，归根到底，亦是从此大节着眼，可谓功德无量。”

窦公拱手告辞，说道：“禄相从此的心情会变得轻松起来，老夫也去除了一桩心事。老夫告辞了。”

禄东赞与何吉罗起身将窦公送出门外。

两人折身返舍，何吉罗感叹道：“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禄相巧遇马周，他到了皇帝面前，许是寥寥数语，竟然说服了皇帝。禄相，可喜可贺呀。”

禄东赞摇摇头，说道：“皇帝是一个心坚如铁的人儿，他不认可的事，岂能因马周的寥寥数语就改换了主意？吉罗，我若不知皇帝的心思，焉能在这里苦候至今？我早就知道，皇帝心中想的是天下大事，大唐与我国和亲，为两利之事，皇帝不会因惜一女子而置邦交于不顾。当然，皇帝素信谏官之言，魏徵、马周等人又不乏见识，他们顺势一说，可以让我

在这里少等几日。”

“如此，我引着禄相到马周府上拜望一番？”

“不用。马周与我素昧平生，他到皇帝面前进言，非为私情。我们若去拜见感谢，反衬得此事失去大节，传扬出去，对马周也不利。”

“禄相这样想，可谓细微体贴。”

禄东赞沉吟了一会儿，问道：“吉罗，尉迟敬德还在京中吗？”

“还在。昨日他那小夫人让我送去一些香料，送货之人回来说在府中还见到他。”

“吉罗，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起身到其府中拜望。你手头若有贵重的香料，不妨带上一些替我赠其夫人。”

何吉罗大惑不解，问道：“皇帝已答应接见禄相，则万事大吉，难道你还有事去求恳敬德吗？”

“我们此行纯粹是礼节性拜望，难道必须有求恳之事方上门吗？如此就太小气了。”

何吉罗依言派人准备礼物，过了一会儿，其手下人送来两只锦盒。来人尚未进门，禄东赞已闻到馥郁的香气，不由得问道：“何香如此炽烈？”

何吉罗打开一只锦盒，只见其中卧着三枚蚕茧形的粉红色香，他指点道：“禄相，此香名为瑞龙脑香，其香气可弥彻十步开外，很是名贵，等闲难得。”

“那里面又装有什么香？”禄东赞手指另一只盒子。

何吉罗伸手打开另一只锦盒，只见其中装有三枚似鹰嘴的香，黑黝黝地躺在那里一点都不起眼。禄东赞伏上前去以鼻嗅之，皱眉道：“这又是什么香？怎么未透出一丝香气？”

何吉罗笑道：“此香颇有来历，在中土鼎鼎有名。那一年，番禺的徐审来京，此人因经手来往的香料船舶与我相熟。临别时，我赠送给他三枚鹰嘴香，他回去不久，番禺忽然染起大疫，徐审全家因燃鹰嘴香而得免。此香因此疫而名声大噪，后来人们将我的名字与此香相连，称之为‘吉罗香’。”

禄东赞马上来了兴趣，说道：“想不到如此不起眼的香料，竟然有如此妙处。吉罗，待我回国之时，你替我准备一批，由我转送人。”

“一批？禄相，物以稀为贵，若此香遍地都是，还能称得上珍贵吗？我届时赠你六枚，其中三枚转赠赞普，余下的你留下自用。”

“六枚？这么少呀。吉罗，你还怕我无钱相奉吗？”

两人经过这些日子相处，彼此感情更加深了一层，成了肝胆相照的朋友。闲暇之时，两人常常以言语相戏，显得轻松无比。

尉迟敬德听说禄东赞和何吉罗到了府前，急忙出门相迎。尉迟敬德还不知道李世民已经答应接见禄东赞的消息，想起自己曾经拍胸脯保证到皇帝面前求恳，不料未有进展，现在见到禄东赞，他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尉迟敬德引着二人到正堂中坐下。还在门外时，尉迟敬德已经能够看到何吉罗手中掂着的两只锦盒，并闻到从中发出的异香。三人刚刚坐定，尉迟敬德唤来一名侍女，让她接过何吉罗手中的锦盒，并埋怨道：“吉罗，盒中所装定是名贵的瑞龙脑香吧？唉，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不断赠送给贱内，让你破费不少，让我心中难安。”

“微贱之物，何足挂齿。我们既为兄弟，你出此言就有些见外了。”

尉迟敬德直视禄东赞道：“禄相，你那日来府过后，我与咬金、志玄先后到皇帝面前求恳，奈何皇帝心坚如铁，反斥我们妄言朝政。唉，本想帮你些忙，谁知弄了个灰头土脸，实在没有面目再见你。”

何吉罗未将此话译出，直接告诉尉迟敬德道：“尉迟兄弟，好叫你得知，皇帝已答应接见禄相。禄相此来，专程感谢你们玉成此事。至于其中的种种曲折，你就不必向禄相明言了。”

“啊，皇帝已然答应了？皇帝数日之间，缘何反差如此之大？”

“此事由马周代为传言，想来是不会错的。尉迟兄弟，愚兄以为，皇帝当时不想见禄相，现在又答应接见，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作为下人，难以猜测圣心。如今两国和亲有望，实为可喜可贺之事，你今日对禄相多加祝贺即成。”

尉迟敬德微一凝神，觉得事情已成，实在没有必要再为其中过程大费心思，这样正合自己的心意，遂扭头呼道：“来人呀，立即设宴侍候。”

何吉罗此时将尉迟敬德的祝贺之意说给禄东赞听，禄东赞闻言脸含微笑，说道：“是了，我们该是畅饮美酒的时候了。”

待酒宴摆好，尉迟敬德唤人取出“土窖春”酒，斟入酒樽之中，顿时，满室盈满了浓浓的酒香味儿。

尉迟敬德举樽祝道：“圣上答应接见你，即是了却了你多日的心事，实在可喜可贺。来，请满饮此盏。”

禄东赞答道：“尉迟将军，鄙人上次就说过，此次结识你等，实在可喜。来，请共饮此盏。”禄东赞说完，大口将樽中之酒饮尽。

数人此后推杯换盏，意甚融洽。

尉迟敬德饮至酣畅处，哈哈一笑，说道：“禄相，圣上已然答应下嫁公主，你此行使命大功告成，不日即可离京回国。嗯，待我寻些空闲日子，由吉罗兄引路，一定到高原上找你。”

禄东赞神色凝重，郑重说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鄙人归国之后，日日盼望尉迟将军大驾光临，请尉迟将军勿食言。”

“我尉迟恭最重言诺，岂可食言而肥？”

但是，尉迟敬德此生绝足未到高原之上，最终失信。想是他怕招来自己交通外国的名声，或者路途遥远，关山难越？其心思到底如何，难以准确考证。若干年后，禄东赞在吐蕃接见大唐使者，殷勤询问尉迟敬德的消息，还让使者带回送给尉迟敬德的礼物，可见禄东赞始终挂念尉迟敬德，二人此生再未相见，然心中时刻想着对方，茫茫人海中，他们有这般心思，弥足珍贵，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禄东赞叹了一口气，说道：“皇帝答应接见，同意和亲，大事似乎已成，然这些日子以来，鄙人的心情愈益沉重起来。”

“这是为何？”尉迟敬德大惑不解。

“鄙人早在赞普面前夸口，说定要替他访来一名好公主。现在亲事已成，然公主的模样与性子到底如何？鄙人心中实在没底。你们知道，皇帝金口玉言，那是不可更改的。万一他随便赐下一个，我又有何法？”

尉迟敬德与何吉罗面面相觑，觉得此事无法可想。

皇帝答应与外国和亲，往往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出外，常在宗族中选取一女封为公主出嫁。人们当时普遍以为，和亲是朝廷笼络外番之举，对女儿而言，被嫁到一个举目无亲、言语不通的所在，其位望固然尊崇，然其个人境遇实在糟糕，心中实在不愿意。所以当皇帝下旨之后，当事之人那些日子往往以泪洗面，相对而泣。

尉迟敬德说道：“贵赞普无非想与大唐和亲，是为根本。至于公主长相及性格如何，其实无碍。禄相，你须将这般言语劝说赞普，不该火中加油，动辄夸口。你这样做，不是自寻烦恼吗？你非是无识之人，缘何办出这等糟糕之事？”

禄东赞摇摇头：“唉，尉迟将军，你未见赞普，不了解他的为人。鄙人有时候也奇怪，赞普从未到过中土，缘何对中土如此渴慕？像他求得与大唐和亲，固然想与大唐友好相处，然他更希望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大唐公主相伴左右。尉迟将军，你想想，万一这名公主生得又丑，性子又不好，与赞普不能和睦，这样岂不影响了我国与大唐的关系了吗？”

何吉罗捻须微笑，觉得禄东赞此语有些牵强。

尉迟敬德却连连点头，说道："不错，不错，禄相说得有理。如此一来，须得设法说动皇帝，方为正途。"

禄东赞摇了摇头，说道："皇帝那里，自有他的主意，尉迟将军，我们不用再为此事烦心。中土有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凡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以皇帝的英明睿智，鄙人想他不会随便处置。"

尉迟敬德举手祝道："但愿能如禄相所言，则大事可偕。"

禄东赞微笑问道："尉迟将军，你在京中日久，当知皇族之中正当妙龄的女儿谁最出众？"

尉迟敬德此时喝得醉眼蒙眬，闻听此言，他的脑海中忽然一激灵，酒意似乎一下子消去了许多，他凝神思索了一阵子，缓缓说道："谁最出众？我当然知道，只怕皇上未必答应。"

"尉迟将军尽管说，事在人为嘛。"

"知道任城王李道宗吗？其身为皇族之人，又立有军功，在京城之中最为显赫。"

禄东赞点点头，答道："我听说过任城王的名字。"其实，禄东赞并未关注过李道宗，他所以知道，还是因为何吉罗曾向他转述尉迟敬德拳殴李道宗的故事。

"老天如此眷顾李道宗，似乎意犹未尽，又赋予其会生好女儿的本事。其二女儿名曰李锦燕，年方二八，才貌双全，京城诸女中以李锦燕为首。吉罗兄久在京城，当知我所言不虚。"尉迟敬德说到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此当儿，他好像觉得李锦燕已然嫁往吐蕃，心里十分过瘾。

何吉罗目视禄东赞道："敬德所言非虚，京城诸女中以李锦燕居首。"

论才具论容貌，李锦燕确实十分出众。尉迟敬德如此不遗余力向禄东赞推荐李锦燕，其实是别有用心。他心想若果真能将李锦燕嫁往吐蕃，李道宗心中定然十分不愿，如此让李道宗心伤不已，就彻底地出了自己一口恶气。

禄东赞喃喃道："李锦燕，李锦燕，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尉迟敬德哈哈一笑，说道："禄相，你最好不要记住这个名字。你为赞普求取公主，若寻其他女子还算容易，若想打李锦燕的主意，比登天还难。万一被任城王得知了你的心意，他肯定会寻到你打破你的脑袋，最好不碰为妙。"

尉迟敬德说到这里，何吉罗已然听出了话里的滋味：看上去五大三粗的

黑敬德，也学会使用激将法了。

何吉罗微微一笑，并不明言挑破。

是日夜里，禄东赞因饮多了“土窖春”酒，也是大醉而归。第二日日上三竿，他方才醒来。醒后的第一件事，即是让从人把何吉罗唤来。

禄东赞郑重地对何吉罗说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吉罗，李锦燕到底如何，就累你多操心了。”

何吉罗笑道：“想不到你果然当真了。敬德向你推荐此女，还是缘于她的老子。敬德与李道宗有过节，他无非想借此出一口气罢了。”

“敬德的心思我岂能不知？我不管敬德怎样，只要能见到此人最好。”

“人家是闺中小姐，生人等闲难见到，何况外国之人，这件事的确难办。”

饶是禄东赞智计百出，也一时想不出什么好法儿。

李世民包围洛阳攻打王世充时，李道宗在其帐下效力，刚刚过罢十八岁的生日。待洛阳城破，唐军入城驻扎，李道宗随李世民住在洛园。众人随李世民从太原杀奔洛阳，又经过惨烈的虎牢之战，从体力到心理上都非常疲惫，如今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洛阳，皆轻松起来。李道宗未过几日，就瞧中了前隋旧官刘立可的小女儿，想将其纳为自己的夫人。刘立可得知李道宗为皇族之人，又生得威武壮硕，岂有不允的理儿？李道宗在李世民的眼皮底下，不敢大张旗鼓纳亲，就派人护送车儿将刘氏送回京城，待自己班师之后再享用。

这刘氏生得体态婀娜，眉目如画，又知书达理，颇得李道宗的宠爱。此后数年，刘氏为李道宗生下一子二女，李锦燕即是其小女儿。

李道宗此时任礼部尚书，其仕途此前颇有波折。还在贞观十二年时，李道宗随李靖击破吐谷浑，颇立军功，被授为礼部尚书，其志得意满之时，不免得意忘形，遂在延康坊起造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府，所费不少，就起了索贿的念头，向有关人士大加勒索。此事不久被人告发，李世民将其下在狱中，下诏免其官，削其封邑。过了一年，起用为晋州刺史，然后又迁为礼部尚书。

经历了这一番周折，李道宗奢侈的势头大减，不敢再违朝廷制度。但那座恢宏的王府还是他的居第，成为京城里一座显眼的建筑。

李道宗的宅第建得极为宏丽，其住宅占去全坊之地的四分之一，其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进入其宅第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中堂，系用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磨文石为阶石砌及地，非常壮丽。至于其家人卧室，更是奢侈，时人呼之为“芸辉堂”。芸辉是出自于

阗国的一种香草，不仅香气浓郁，而且洁白如玉，入土久不朽烂。李道宗让人将芸辉舂为碎屑，抹在墙壁上，室内日日透出香气。居室内，更构沉檀为栋梁，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显得非常华贵。

李锦燕在此优裕的环境中渐渐长大。

是日秋阳高挂，将其万道金辉播洒宇内，明媚的阳光透入居室内，饰物显得更加金碧辉煌。其时，年方十五岁的李锦燕正立在其居室内的案前，凝神观看《兰亭序》帖的拓本。

这份拓本是李世民赐给李道宗的，奈何李道宗不喜文墨，对之不感兴趣。李锦燕那日在中堂瞧见此帖，因求恳得来并奉为至宝。

李锦燕喃喃自语："'固知有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看来人如其字，逸少若没有此种之胸怀，其字难成遒媚劲健。"

东晋之时，士大夫崇尚清谈，喜欢剽窃老庄唾余。譬如老庄的"一死生""齐彭殇"的观点，这些士大夫就奉为至宝。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认为生是生，死是死，二者不得等量齐观，这一点是胜于当时的那些清谈家的。李锦燕在这里细品文义和字迹，脑海中浮现出兰亭集会的盛况，想起那"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美景，愈发感到这帮古人的清新飘逸。

李锦燕将全帖欣赏了一遍，兴致忽来，走至窗前轻呼道："秀儿，磨墨。"

侍立在门外的婢女秀儿轻轻走来，到左案前悄立，动手磨墨。

李锦燕爱好书艺，缠着李道宗要求拜褚遂良为师。褚遂良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求师者甚众，李道宗初次求恳，他婉言谢绝。李道宗后来又数次求恳，并拿来李锦燕所书的习字帖让其观看，他方才勉强答应。所谓名师出高徒，经褚遂良的数次点拨，李锦燕书艺进步飞速，尤其是一手楷体渐有王羲之意韵。

李锦燕见秀儿研墨已成，遂提起狼毫笔，饱蘸墨水，用行书写成以下文字：

息心修心宗者，说众生虽本有佛性，而无始无明，覆之不见，故轮回生死；诸佛已断妄想，故见性了了，出离生死，神通自在。当知凡圣功用不同；外境内心，各有分限；故须依师言教；背境观心，息灭妄念；念尽即觉悟，无所不知；如镜昏尘，须勤勤拂拭；即无所不照。又须明解趣入禅境方便；远离愦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跏趺晏默；舌柱上颚，心注一境。

这一段话，是阐述禅宗大意。初唐之时，佛教隆盛达于极点，与李世民尊崇佛教大有干系。李世民自太原杀入长安，此后西征、北战，往往亲

临战阵，杀人众多，为了追悼死者冤灵，以资抚慰，遂在战阵各地，建造寿庙。如在破薛仁杲处建豳州昭仁寺，在破王世充处建洛州昭觉寺，在破刘黑闼处建洛州昭福寺，在破刘武周处建汾州弘济寺，在破宋金刚处建晋州慈云寺，在破宋老生处建台州普济寺，在破窦建德处建郑州等慈寺。其即位以后，又罢傅奕灭佛之议，令天下诸州度僧尼，以示提倡。这样，佛事日盛，像官宦之家，每年都要在宅中举办数场法事。李锦燕身处此环境中，耳濡目染，对佛教渐渐尊敬并奉为信仰。佛教有许多宗派，到了此时，达摩所开创的禅宗一脉成为人们礼佛的时尚，李锦燕所书，即是高僧弘忍对禅之解释。

李道宗平日里见李锦燕虔心佛理，兼通数艺，对其夫人刘氏感叹道："可惜燕儿为女儿身，其若为男儿，凭其自身能耐即可进士及第。"

刘氏叹道："是啊，燕儿有才如此，焉知是祸是福？其名声远播，等闲人不敢前来提亲，别因此耽误了燕儿的终身才好。"

这句话引起了李道宗的忧虑，他为此在门当户对之家寻找优秀的男儿，以为李锦蒸婚配，但因此招来了李锦燕的极力反对："父王，女儿年龄尚小，你莫非急着想将女儿推出门外吗？"

李道宗急道："你转眼就到二八之龄，还算小吗？燕儿啊，外人现在皆说我家眼界奇高，时间久了，不正应了外人的说辞吗？"

"嫁不出去又成什么坏事？女儿愿意陪伴父王身边。"

这句话弄得李道宗哭笑不得，却又无可奈何。

当此之时，待嫁女儿不像后世的绣楼之女那样秘不示人，没有太多的禁忌。今日，李锦燕得知萧翼来访，她很想当面见见这位智骗《兰亭序》真帖的能人，就缠着李道宗一起会客，李道宗只好无奈地答应。

李锦燕挥毫书墨，轻轻将狼毫笔放在右侧的笔架上，然后稍退一步，凝神关注墨迹未干的字迹。前些天，褚遂良难得夸奖了她一句，说其字体渐渐有王体风骨，又有女子的一丝柔媚，两者融冶一体，开始有点趣味了。李锦燕细细品味，觉得自己这一段时间随褚遂良习书，果然大有长进。

李锦燕正在思索之间，秀儿轻步走过来，低声说道："小姐，王爷说客人已到，请你即刻去中堂。"

"知道了。"李锦燕一边答应，一边让秀儿将字移到后边的案子上。平素爱洁净的她，习惯让自己的书案保持整齐的原样。

萧翼因骗得《兰亭序》真帖，被李世民授为吏部员外郎，又得了许多赏物，那些日子，他在京城之中名声大噪。以自身才艺取得自命清高的老和尚的信任，以致成为倾心的忘年交，其目的在骗物，古往今来，此种

高雅的骗术似乎不多，以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坊间相传，萧翼年轻貌美，才艺上佳，一时成了风流倜傥的化身。萧翼今来到李道宗府上拜访，非为公事，却是代其族家后辈来提亲的。

唐律中专门设置了“户婚律”，对婚姻有种种限制。其明确规定“当色为婚”，规定不同等级的人群只能在各自所属的阶层内寻找配偶。唐朝将一切人分为三个等次，即官人、良人与贱人。官人指一切有官职的人；良人指具有相对独立的编户之民，如地主和自耕农；贱人分为官贱和私贱两类，官贱主要指官奴婢、官户、工乐户等，私贱指属于私人所有的奴婢、部曲及部曲妻、客女等。唐律规定，禁止良贱通婚，有违者要给予处罚。当然，这只是一种广义上的限制，具体婚姻中，各阶层通婚又讲究“门当户对”，像萧翼族人为帝王之胄，才有资格来李道宗家来提亲，等闲人压根儿就不敢提。

萧翼开门见山，先向李道宗介绍了男儿的情况。李道宗听说此名男子官职尚未入品，首先就给否定了，然碍于萧翼的面子，并未将话说绝，沉吟道：“嗯，此郎还算不错，待我与内人商议后，再给回音。”

萧翼绝顶聪明，此次受族人求恳来此提亲，他知道李道宗的门槛甚高，心里有点不情愿，然不好推托，只好硬着头皮前来。他见了眼前光景，明白此次提亲希望渺茫，遂微笑道：“外人盛传令爱貌似西施，才若司马相如，等闲人难以高攀。下官冒昧求恳，实在有些勉强，望任城王不要见怪才好。”

李道宗唤人为萧翼换茶，哈哈一笑说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为人伦道理。女儿有人相求，并非坏事，我如何要怪你呢？”

“任城王爽快如此，让下官大为心折。下官有一事不明，今日想问个明白。令爱的容貌是天然生成，也就罢了，然她兼通数艺，莫非任城王自小就为她礼聘教师吗？”

李道宗摇摇头，说道：“所谓龙生九子，不能一概而论。小女爱书习艺，大约受其秉性所致，我从未为她聘请教师。像她最近拜遂良为师学书，也是她向我主动求恳所致。萧翼，看来人求学问一途，亦为天成，那是勉强不来的。”

萧翼点点头，心想人生到世上，悟性最为紧要。

“对了，小女听说你来，说要见你一面。哈哈，你替圣上骗来《兰亭序》真帖，在京城里赚取了好大的名声。”说完，他让人去叫李锦燕。

萧翼听到李道宗提起《兰亭序》真帖，一丝羞愧之色浮在脸上，叹道：“唉，皇命不可违，下官替圣上取来《兰亭序》真帖，固然为美事。然因此使辩才僧郁郁而终，却让下官抱愧终生了。”

李道宗不知如何为对，他们一时冷场。

过了片刻，李锦燕款款而来。萧翼见她身着黄罗银泥裙，五晕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头顶梳一双鬟望仙髻，配上她那张鹅蛋形的面庞，浑如一个冰清玉洁的仙女。乌黑的发髻下面，在两道细眉和一个略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嵌着一双凤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其中洋溢着青春的活泼，智慧的深邃，萧翼与其目光相触，忽然感觉此时置身的中堂也明亮了许多。

李道宗唤道："燕儿，过来见过萧员外郎。"

李锦燕走到萧翼面前，施礼道："萧大人来府，小女子有礼了。"

萧翼见李锦燕言语落落大方，心里又是赞叹一声，急忙答礼。

李道宗道："萧翼，若论辈分，你亦为小女的长辈，何必如此多礼，坐下吧。燕儿，你有话快说。"

李锦燕点点头，说道："小女子听说萧大人与辩才僧弈棋之时，辩才僧曾以'方圆动静'为题，萧大人对以'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的诗句。小女子刚才也拟了一首，特请萧大人点评。"

"请讲。"

"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

萧翼微一凝神，侧头对李道宗叹道："令爱的这首诗，比下官当初所对，要高明多了。下官所吟，仅限于围棋形势，不免直白。令爱的这首诗，充满人生玄理，更为深邃。"

李道宗对文章和棋艺所知不多，难辨其中滋味，但见女儿能与萧翼对答，心中不免得意。他心里这样想，口里还是斥责道："小孩子的话，又如何当得真？燕儿，萧员外郎以才名驰誉京城，你今日还要多多请教才是。"

李锦燕点点头，又问道："萧大人，小女子听说你与辩才僧谈棋论诗之时，他许诺其百年之后，将《兰亭序》真迹交你收执。如今《兰亭序》真迹已入圣上之手，辩才僧也逝去多年，则《兰亭序》真迹归属已有定数。小女子想问的是，若今日让萧大人选择，你是愿意与辩才僧保持友情，成为《兰亭序》真迹的传续者，还是遵从皇命，决绝与辩才僧的友情？"

萧翼羞涩上脸，踌躇难答，那边的李道宗又斥道："燕儿，怎么越说越没谱儿了？圣上之命，能够动辄违之吗？"

萧翼叹了口气，立起身道："任城王，令爱之话触到下官的心中之痛。唉，皇命不可违，然因此让辩才郁郁而终，非是下官的初衷。任城王，下官入府叨扰已久，容当告辞。"

李道宗起身送客。

萧翼复对李锦燕道：“世上有许多无奈事，然偏偏要你去做，这就更加无奈了。小姐，你如今年龄尚轻，人生百味尚未体验，且慢慢品味吧。辩才僧逝去，实为我此生的最大憾事，但终归无可奈何。”

父女二人将萧翼送出堂外，萧翼告辞后，一路低着头慢慢出了李府。

父女目送萧翼离去，李道宗轻声斥责李锦燕道：“燕儿，为人须留情面，那萧翼因为辩才之死郁郁不乐，你缘何直揭疮疤？”

李锦燕点头道：“看来萧翼毕竟良心未泯。女儿原来想呀，此人凭着才艺，骗得老和尚信任，老和尚最终落了个帖去人亡的下场，反而成就了萧翼的大名。今日见了萧翼的神情，看来他真是无可奈何，否则，女儿还想多损他几句呢。”

“你何至于如此刻薄？”

“女儿非是刻薄。女儿多读圣贤之书，又研修佛理，深知守大义者为人之首途。若妄行诡计，世上还有什么趣味？”

“唉，我原想你缠着要见萧翼，是想一睹其风仪，不料你早有了羞辱他的念头。知萧翼今来何意吗？他是来替人求亲的。”

李锦燕知道事关己身，并不言声。

李道宗接着道：“燕儿，你年近二八，总不能长久待字闺中吧！你对郎君有何要求，尽管说出来，为父就是踏破铁鞋，定为你觅来。”

“父王，瞧你还是如此性急，怕女儿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吗？”

李道宗穷追不舍：“燕儿，你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又深研佛理，莫非想寻觅如萧翼这样的才俊？若是这样，我就让萧翼在吏部替你留心，若遇到如他这样的年轻才俊，由你过目定夺如何？”

李锦燕轻轻一笑，说道：“父王，你怎么也落于‘郎才女貌’的俗套里？像萧翼这样的人，固然有才识，然他们皆是文弱书生，此生至多在衙门里抄抄写写罢了，又能有多大出息？”

“哦，燕儿，你莫非心仪武将？”

“武将但知打打杀杀，又有什么趣味？”

李道宗脸色一拉道：“燕儿，你这是作难为父呀。你莫非真的不想嫁人了？”

“但有如当今圣上这样文武全才的人儿，父王可以留心。”

唐律规定，严禁同姓通婚，近亲之人更是严厉禁止，李锦燕提出要寻如李世民这样的人儿，李道宗明白她的心意，遂长叹一声道：“唉，像当今圣上这样的人儿，几百年难出一个，你这样说，摆明了是想难为我呀。你小小的人儿，怎么能有如此古怪的心思？外人说我们父女的眼界奇高，看来并非虚妄。”

李锦燕上前扯着李道宗的手臂，轻轻摇晃，央求道：“父王，佛说凡事要随缘，女儿现在还小，想是缘分未到，多说无益，徒增烦恼。对了，女儿求恳父王一同入终南山观赏秋叶，今日阳光明媚，你就遂了女儿的心愿吧。”

李道宗伸手拉开女儿的一双小手，斥道：“我不耐烦去观赏什么风景，衙中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呢。你自己去吧。”

明媚的阳光下，只见官道上两骑并排驰来，马上两名少女骑手，正是李锦燕和其侍女秀儿。

隋唐之时，人们在长安等大都市里享受繁华富丽的生活，又想摆脱都市的喧嚣，于是，郊游繁宴就成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每到春游之时，人们多结伴出游，贵富之家，往往以大车结彩帛为楼，其中载女乐数十人，出游郊野，尽欢而罢。

李锦燕要到终南山观赏秋叶，李道宗以为长安离终南山有很长距离，以纤纤少女之身去远游，非常不安全，因不同意去，仅允李锦燕可以出城在近郊兜上一圈子。李锦燕出得城来，见四周原野上的草木已经枯败，树木皆枯秃地站在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好风景可看，遂扬鞭向南疾驰。

秀儿知道李道宗不同意她们远去，遂央求李锦燕不可走远了。

李锦燕挥鞭一指前面的那座高冈，斥道：“观赏秋叶又不需到近前一观，我们站此远眺即可将美景尽收眼底。你不用多嘴，不要败了兴致。”

秀儿吓得不敢再说。

这座高冈离终南山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今日阳光充足，可以看到很远的景物。李锦燕到了冈下翻身下马，让秀儿牵马等候，自己快步登攀，很快到了冈顶。攀登之时，全身沁出了一层细汗，现在登临之后，就觉一阵迎面的南风轻轻拂来，感到全身非常清爽，无比惬意。

只见远处的终南山在阳光的照耀下轮廓分明，灰褐色的山体之间，点缀着成片或者零星的红色，这就是李锦燕要来观赏的红叶，是为秋色根本所在。秋风过后，除了苍松等常绿树木以外，那些枯黄的树叶，纷纷扬扬飘到地面。唯有这些枫树，在经历了秋风的洗礼之后，树叶不变黄反而变红，且苦苦地与秋风僵持，不肯与树木脱离。于是，在枯黄的秋天色调中，枫叶以它的坚韧，向人们展示它的顽强以及它那最美丽的时刻。

李锦燕面对美景，心中默默构筑诗句，渐渐诵出声来，诗曰：

何处秋风至 萧萧送雁群

今来观枫树 孤客最先闻

李锦燕将此诗又吟了两遍，觉得并不十分工整，遂闭目斟酌。当其默默静想的时候，忽听背后有人鼓掌，一个粗豪的声音说道："好诗，好诗。"

李锦燕睁开双眼，愕然扭身观看究竟。只见不远处并排站着三人，说话之人立在中间，其脸似黑锅，身如金刚；一左一右所立之人，固然身穿唐服，但观其面貌，可知他们皆是异域之人。

那名如黑金刚之人又开口说道："我们三人来此狩猎，路过此地，恰巧碰到小姐在此吟诗，深恐打扰了小姐的诗兴，直待你出声吟罢，方才出声称赞。"

李锦燕见此三人彬彬有礼，心中有了好感，遂落落大方施礼道："难得三位大人如此爱护，小女子有礼了。"

那人又开口道："看小姐的打扮，定是京中官宦之女。我也来自京城，姓尉迟，名恭，字敬德。身旁二人，这位是吐蕃相国，名叫禄东赞；这位是经营香料的波斯商贾，名叫何吉罗。"

尉迟敬德在京城中鼎鼎大名，又曾拳伤过父亲，李锦燕岂能不知？何吉罗常在官宦之家中贩卖香料，她也有耳闻；至于这名吐蕃相国，今日还是第一次听说，李锦燕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她微一凝神，觉得在荒野之中不宜与生人攀谈许多，遂又一施礼道："小女子不敢耽搁三位大人的时辰，如此就告辞了。"说罢，她轻移莲步，缓缓下冈。

禄东赞一直盯着她的行动，待李锦燕和秀儿上马挥鞭北去，他方才愣过神儿。

尉迟敬德笑问："禄相，你今日亲眼见到李道宗之女形貌，当知我所言非虚。"

禄东赞连连点头，重重说道："就是她了！"

何吉罗久在官宦人家走动，这次辗转买通秀儿探知李锦燕的行踪，并不是难事。这次冈上相见，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

第九回

唐皇步辇会禄相

天兵涉难过沙碛

当禄东赞费尽心机一睹李锦燕容颜的时候，李世民此时正在九成宫狩猎。这日，他对随行的唐俭说道：“那名吐蕃相国，此次在京中待了许久时间，该是见他的时候了。朕返京之后，你带他来。”

皇帝一言九鼎，唐俭此时虽在九成宫，却急忙派人回京向禄东赞传讯，让他做好面圣的准备。

就在李世民准备返京的前夜，九成宫里发生一起促使他改换心意的事件。

那日夜半之时，空中浓云密布，借着圆月的微光，可以看到一团团的乌云，像一群草原上奔驰的野马，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空中骤驰。九成宫周围狂风大作，北面来的凉风越过山石以及宫室夹道时，留下一串串刺耳的尖叫声。因为风大，晋王李治原定四鼓时出宫带领宿卫为李世民准备御仗的事，只好推迟，俟风定之后再行出宫。常何就令人在前面的宣华殿里燃起烛火，陪着李治说话，又为了不耽搁时辰，唤人到厨上促其造饭，想边吃饭边等待风停。

四鼓刚过，一名臂带箭矢的宿卫跌跌撞撞冲入宣华殿，颤声说道：“常大人，出事了，外面有人强攻宫门。”

常何霍地立起，看到此人臂上箭伤处犹流血不止，知道此人并非谎报，遂沉声道：“莫慌！外面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共有多少人？”

“黑夜里什么都看不清，他们并不贴身交战，而是发矢猛攻，现在已攻破第二道防卫，逼近宫门。”那人说到这里，想是失血不少，又一路狂奔，竟至脱力，身子忽然一软，一跤跌在地上。

常何并不慌乱，边向外走边说道：“留下十人，在此护卫晋王，并传令守卫圣上及大臣之人，让他们不得擅离岗位。其余之人，赶快抄家伙，随我迎上前去。”

常何得知这帮人用弓矢交战，不许随行人携带火把，而让他们摸着黑沿着甬道奔行。外面漆黑一团，不时有人碰上阻碍摔倒在地。大多数人仗着对宫内地势比较熟悉，很快到了二道门前。常何借着微光举目一望，见身边聚拢有两百余人，心想这帮人皆是精选的骁勇之士，大可抵挡一阵。看到贼人尚未攻到二门，他大喝道：“紧闭宫门。大家速速到二门周围选取有利地势，掩藏好身体，取出弓箭却敌。待会儿，只要有人向二门行来，立刻箭矢齐发，将其射杀。”

有人怯怯问道：“万一所来之人是自己人呢？”

常何决然道：“黑夜之中，难辨敌我，顾不得了！守卫宫门要紧。好了，大门那里变故仓促，恐难长久支持，大家各去布置。”

众人按令散去。

常何又吩咐身边二人道：“你们设法潜出大门，不得与贼人交手，以探知贼人究竟为要。”二人答应后离去。

过了片刻，就听到大门那里轰然一响，接着一阵杂沓声逼近二门。大家知道，贼人已然攻破大门，遂瞪大眼睛，张弓以待。蓦地，可以看到一群影影绰绰的黑影急速抢来，就听常何一声低喝，大家纷纷将箭矢射出去。这边弓弦响罢，那边顿时哀声一片。

对面那群人遭此挫折，立即改变了策略。他们就地散开，各找隐身之所，拿出弓箭与宿卫们对射。常何及宿卫们毕竟早有准备，箭矢袭来也有伤折，但较之贼人损伤很小。

时辰就在对射中一刻刻逝去，不知什么时候，风力渐渐减弱。当风声呼号时，双方对攻的嘈杂声被风声掩盖，现在风声渐息，双方在那里埋头射箭，皆不发声音，仅听弓弦间或的响声，场面显得很寂静。

东方慢慢地露出了微光，不知不觉之间晨曦就要到来了。当此之时，常何忽然觉得对方没有了动静，很快，他又听见宫门之外有马蹄声响起，他明白贼人见光将起，若继续在这里僵持，肯定讨不到好处，遂仓皇逃遁，常何在此一闪念间，口中大喝道：“张火把，开二门。”

几十支火把熊熊燃起，将宫门外照得如同白昼。火光之下，就见前面横七竖八躺着三十余人，有些重伤之人在那里哼哼唧唧。常何手擎火把在其中搜寻，看到一名非宿卫服色之人兀自未死，就踢了此人一脚，骂道：“贺逻鹘，原来是你。你领着这帮人来此犯上作乱，意欲何为？”

贺逻鹘是突利可汗的大儿子，一直留居京城，领云骑尉之职。他现在双腿被箭矢贯穿，血流不止，脸色在火光下如同白纸。他听到常何的问话，挣扎着力气惊慌地答道：“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叔父领人来干的。”

常何一开始见到贺逻鹘，心里一沉，还以为是突利可汗为乱，如此事态就严重了。待听到是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来此作乱，心里顿时一轻。结社率与突利可汗如今已反目成仇，那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常何不再理贺逻鹘，看到那两名探事之人走了过来，遂急急问道：“贼人逃向何处？”

其中一人答道：“常大人，我们伏在宫门以外，刚才看到二十余人抢上马急速而去，看其模样，领头之人似是突厥人结社率。”

“这就对了，他们逃向何方？”

“沿着官道向北逃去，现在应在五里开外。”

常何扭头道：“孙武开。”

折冲都尉孙武开闻声走上前来，答道：“末将在。”

“你速速带领二百骁骑，沿着结社率溃逃的路线跟踪追击，务必将结社率等人之头取来。贼人仅有二十余人，你这二百人若不能完胜，就不用回来了。”

“末将领命。”

很快，孙武开带领二百骁骑旋风般向北追袭。

常何令人打扫战场，是役，宿卫死者三十余人，贼人也留下二十余具尸体。这些尸体很快被移往他处，宿卫们又搬来清水，仔细洗去地面上的血痕。

当风声呼号的时候，李世民还在甜甜的睡梦之中，及至后来，他听到了前面的异常响动，多年来养成的征战习惯使他顿去睡意。他很快披衣而起，询问外面究竟，然身边之人不明所以，李世民有心提剑出门，但宿卫们奉严令不敢让他出外，李世民只好干着急。

常何办完了外面的事，疾步到李世民的寝殿而来，李世民疾声问道：“常何，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禀陛下，夜来祸乱，却是结社率带领四十余名突厥子弟前来犯上。他们飞蛾扑火，当场被斩杀二十余名，结社率现在带领残余之人向北逃窜，臣已命孙武开率领二百骁骑紧紧追赶。”

“嗯，如此甚好。结社率到底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敢以卵击石？对了，他敢是怨恨朕久不晋其官职吗？”

“陛下圣明。此人心胸狭窄，以致酿成此变。”

突利当初被授为顺州都督，李世民留其弟结社率、其子贺逻鹘居京为官。结社率被授为中郎将，他在京城待久了，其无赖心性渐渐彰显，动辄生事。突利得知结社率的这些行为，回京之时往往厉声斥责，甚至动手教训，惹得结社率避之唯恐不及，心生怨愤。这日他写成一书向李世民举报突利在顺州训练甲士，以图谋反。突利在顺州的作为，自然有人经常向李世民奏报，其在那里安抚部众，致力于牧养及垦殖之事，李世民还是相当满意的。所以李世民一见结社率的上书，就知道他在行诬告之事，遂让侯君集出面狠狠责罚了结社率一顿，并不再为其晋职升秩，使结社率对李世民又生怨愤之心，这是京中诸官皆知的事。

常何接着向李世民奏报道："陛下，臣询问未死之人，方知结社率这几年阴结其部落子弟，共联络四十余人，其志不小。夜来的事其实也很凶险，他们探知晋王四鼓之时要出宫为陛下准备御仗，就计议劫持晋王，然后闯入宫门直奔陛下寝殿，妄图对陛下不利。夜里大风，晋王四鼓时没有出宫，他们耐不住性儿，遂出手相攻，竟然撕破了宿卫们的四道防卫。此次变起仓促，有三十余名宿卫身死殉国。臣未能事先察验此事，使圣上受惊，请陛下治臣之罪。"

李世民摇摇手，说道："罢了，你不用自责。行阴谋之人躲在暗处，何人能洞察秋毫？哼，结社率妄想以数十人之力来撼动朕的基石，不自量力！常何，孙武开若能擒获反叛之人，也就罢了，若不能够，你可代朕晓谕边境各处及突厥部落，让他们留意过往之人，一发现结社率等人的踪迹，立刻就地擒拿。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臣领旨。"

听说宫内生变，随行来的褚遂良、马周、岑文本、杜正伦、唐俭等官员关心李世民的安危，皆到寝殿前侍候。李世民一面让人宣他们进殿，一面对常何说道："你去吧，还让治儿出外安排御仗，今日照常起驾回京，回京之前，结社率的事要有个结果。"

常何躬身退下。

群臣现在已约略知道结社率举乱的事，杜正伦愤愤说道："突厥人向无常性，动辄为乱，看来不可不防啊。圣上这么多年来，待之以诚，示之以爱，谁知其狼子野心一点儿未改。"

唐俭不认可杜正伦这样说话："结社率为一无赖之人，他行此乖张之举，却不能说所有突厥人皆是如此。突利与其一母同胞，却深明大义，感恩戴德，恰恰表明了圣上绥之以德的好处。"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杜正伦坚持己见。

李世民留心听二人说话，此时对杜正伦所言感到顺耳，说道："结社率为一无赖之人，也就罢了，然有四十余名突厥贵族子弟参与其中，难道说他们皆是糊涂之人？杜卿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些偏激，然也有些道理。朕为天子，不能一副仁弱心肠待人。"

马周听到此话一愣，感觉李世民经此变故，心情有所变化。

李世民接着说道："中国百姓，实为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而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马周诧异地张大了嘴巴，心想向来视华夷为一家的皇帝，难道从此就要改变心性，将华夷分别开来吗？他急忙趋前一步，躬身说道："陛下多年来教化天下，如今渐收效果，岂能因小事改弦易辙？中国之人及四夷之

人，不能因此分别开来，若有分别，恐对陛下的威望有损。”

李世民不愿继续说这个话题，说道：“罢了，想外面的御仗已然准备好，我们该起驾回京了。”

唐俭见李世民的心情很坏，追问道：“陛下回京之后，还接见吐蕃使者吗？”

李世民怫然不悦，斥道：“朕说过不见吗？突厥与吐蕃，一北一南，岂能类比？”

群臣见李世民的火气很大，不敢再接腔，以免讨没趣。

御仗行至中途，常何到李世民面前禀报道：结社率带人刚刚渡过渭水，被尾随而来的孙武开追及。经历一番激战，结社率等人虽作困兽之斗，但难敌众手，被一一斩杀。

李世民神色漠然，说道：“知道了。”就不再言声。

禄东赞得知李世民回京即要接见自己，对何吉罗说：“总算是能见到皇帝了，其间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变故才好。”

何吉罗摇摇头，说皇帝一言九鼎，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变故。

过了两日，李世民在九成宫遭到袭击的消息传入京中。禄东赞闻言，忧色上脸，叹道：“许是好事多磨吧，但愿此次遇袭之事，不要影响了皇帝的心智才好。”

李世民此次接见禄东赞的地方不在两仪殿，而是定在芙蓉园。

这日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使深秋的清凉收去许多，大地上浮出一派暖意。阳光照耀下的芙蓉园里，水面显得白亮亮的，数只翠鸟或在花丛中叽叽喳喳，或在水面上戏水，园内显得非常安详。

唐俭让大理丞在园外陪着禄东赞等候，何吉罗因为没有官秩，不能随同禄东赞充作通译。唐俭另从鸿胪寺中选取一名懂吐蕃语的属官跟随。

唐俭带着阿史那思摩在园中等候。

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老臣，按辈分为颉利可汗的从叔。因其生得不像突厥人，而貌似其他异族，处罗可汗及颉利可汗认为他非阿史那族，所以疑心颇重，不加重用。武德八年七月，颉利可汗得梁师都之助，带领大军经朔方长驱直入抵达陇州，李世民与李元吉领兵相抗，李世民采取以武逼迫兼以金帛相诱的策略，促使颉利退兵。阿史那思摩参与此战，目睹了唐军的雄壮和大唐的国势，顿生羡慕之心。加上李世民对他甚是礼敬，与族人对他的冷漠有了强烈对比。他回到突厥牙帐后不久，终于趁着一个月黑之夜，带领家人轻装逃出突厥之境直奔长安。李渊见他来

投大喜，赐爵为和顺王，封食邑一千户。

唐俭和阿史那思摩在园中等候了片刻，忽听夹道出口处有动静，既而见一顶红伞，两张团扇最先露出来，他们知道皇帝驾到，遂跪伏在地上迎候。

李世民很快到了二人面前，六名宫女或肩挎、或手扶步辇，李世民端坐其上，在其左右两侧，各有一名宫女手擎朱漆团扇，最后一名宫女手执红伞。

李世民看到二人跪伏在地上，说了声："平身吧。"二人谢恩后立起，才发现六名宫女之后，阎立本手捧画本紧紧跟随。李世民轻轻说了句话，六名宫女不再行走停在当地。李世民并不下辇，依旧端坐在辇上。他今日会见外使，未穿繁重礼服，仅仅头戴一顶黑色的幞头，身着一袭紫色圆领窄袖袍衫，显得比较随意。想是受到九成宫事件的影响，他端坐在那里显得神情肃穆，目光深邃，没有一丝笑容。

阿史那思摩观看李世民的神色，想起结社率办的事，心里不免惴惴。他想到这里，躬身说道："陛下，臣听说结社率率领一帮本族子弟，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圣上这么多年来，对本族恩重如山，他们这样做，实在是猪狗不如。本族的一些长者近日商议，要加强对子弟的训导，避免其再行出不轨之事。"

李世民神色漠然，说道："罢了，此事不用再提。龙生九子，良莠不齐，何必强求。思摩，你归顺我朝已久，从今日起，你的姓儿可以改上一改，朕赐你为李姓如何？"

阿史那思摩大喜，急忙跪下叩首道："谢圣上隆恩，本家从此为国姓，子子孙孙感恩不尽。"要知李世民即位以来，不像李渊那样轻易赐姓，则今日赐姓给阿史那思摩，实在罕见，难得阿史那思摩不激动。

李世民接着道："李卿，朕今日赐姓，非是寻常之举。朕有一件难事，却要你去办一办。"

"陛下请下旨，臣万死不辞。"

李世民抬起头，叹道："这件事说难亦难，说易也易。东突厥当初败亡之后，群臣有说让其还归故地，有说置于长城以内，朕取后者。现在看来，此事有些不妥。朕今日想复立你为可汗，统领部众还归旧地，建牙定襄，你以为如何？"

唐俭在侧，惊讶万分，他想不通皇帝变换心意如此之快。

李世民当初听从温彦博的意见，以羁縻之策设立督府安定突厥部众，又留突厥人万余家居住京城，并授有关人为将军中郎将。一时间，突厥人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就有一百余人，与原来的五品以上官员对半。这

时，以李大亮为代表的部分官员以为这样做于事无补，虚耗国财，纷纷上疏反对。像李大亮的上疏最为全面，其疏曰：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为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累，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明，故四十载而灭绝。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毁轮台，追之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李世民当时看到此封上疏，倒是很认真地看了数遍，然毕竟不接纳李大亮的意见。此次在九成宫遇袭后，李大亮的疏中言语一下子浮现在心头，并随口引用了李大亮的原话，可见其对待突厥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次欲封李思摩为可汗，让其带领部众还其旧地，建牙定襄，即是此虑的延续。

其实李世民这样做，还有更深的考虑，即是让突厥人还其旧地，充当了北境与大唐的藩篱。薛延陀近些年在北境一枝独秀，隐然以北方各部的首领自居。为了削弱其势力，以免其势大之后对大唐造成威胁，李世民有意分封夷男的儿子及重臣为小可汗，以分其势。李思摩若带领族人在故地建牙，就可以对薛延陀有所牵制，万一薛延陀向大唐启衅，突厥地盘又可以充作藩屏，缓冲薛延陀的进攻速度。

李思摩现在听说让其回故地建牙，他也十分顾忌薛延陀的势力，为难说道："陛下，臣深感圣恩。然现在漠南之地，久为薛延陀地盘。若臣统部众以往，恐夷男不愿。"

"不妨。朕会派人赐给薛延陀玺书，让其退至漠北，不许他侵扰你们。"

李思摩见事已至此，急忙领旨谢恩，躬身退出芙蓉园。

李思摩走后，李世民对唐俭道："禄东赞现候在园外吗？"

"他候在园外，已来一个多时辰了。"

“其在京中日久，可有什么怨言吗？”

“臣未听说过。”

“依你所观，突厥人与吐蕃人有何不同吗？”

唐俭想了想，毅然答道：“陛下，臣记得东突厥破灭之后，群臣就如何安置他们，曾有一番辩论。魏徵当时认为突厥人与中土人有分别，温彦博以圣贤之语‘有教无类’驳之，得到陛下的首肯。陛下这些年来以德化抚四夷，臣忝为鸿胪卿，感觉如此国策委实英明，时间越久，效果越佳。陛下问吐蕃人与突厥人有何分别，依臣所观，他们并无分别。若对之施以教化，一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李世民明白唐俭在劝谏自己，反问道：“然则结社率他们居京城日久，缘何冥顽不化，难以以德绥之呢？所以邦交之时，唯以势相逼，若一味用教化施之，别人会笑是妇人之仁了。”

唐俭摇头道：“想不到如此偶然之事，竟然使陛下难以放下。记得陛下曾经说过：‘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结社率为一小人耳，没必要因为他而扰乱了陛下的心智。”

“朕以德抚之，他们却以怨报德。唐卿，须知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唐俭见李世民心意如此，不敢多说，遂沉默不语。

“唐卿，你呆立在那里为何？速传禄东赞入园。”李世民也不想就这个话题说下去。

唐俭扭头令人宣召禄东赞入园觐见。

顷刻之间，身穿大红礼服的大理丞最先入园；其身后即是禄东赞，他头戴毡帽，身穿一袭绯色缺骻袍；再其后，即是那名身穿白袍的通译属官。

大理丞及通译属官按朝廷规制向李世民行礼，禄东赞也随之拱手为礼，口中说道：“吐蕃国使者禄东赞祝大唐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通译将此话译给李世民，李世民笑道：“使者入京倒是学了不少虚礼，罢了，都站好说话吧。”

禄东赞闻言即站直身体，然双手合在一起，继续拱手为礼。

李世民观看禄东赞的形貌，觉得并无特别之处，唯有那双精亮的双目让人过目不忘，遂问道：“禄东赞，你带来吐蕃赞普的致意，朕让太子代为答礼。此事已毕，你何故淹留至今？朕听说你为吐蕃国小论，国内有许多事需要你主持，莫非看京城繁华，就有些乐不思蜀之意吗？”

李世民单刀直入，让禄东赞一时难答，他拢了一下心神，然后缓缓答道：“鄙人出使大唐，见长安如此繁华，心中无比羡慕，那也是有的。鄙人所以淹留至今，无非想一睹圣上尊颜。陛下，鄙国赞普虽未到大唐，然心慕大唐及皇上，其心与鄙人无异。鄙人实话实说，若此次难见皇上，回国后定遭赞普惩罚，所以不可不为。”

“哦，原来你与弃宗弄赞一样的脾气，求亲不成，就以武相迫；求见不成，就在这里长久地耗上了。禄东赞，你很有能耐，竟然让许多重臣到朕面前说你的好话。”

禄东赞不卑不亢，昂然说道：“陛下这样以为，鄙人以为有些欠妥。”

李世民眉毛不易觉察地轻挑了一下，追问道：“有何不妥？你可详细讲来。”

“凡行事，有向善及为恶二途。鄙国赞普兵犯大唐确是事实，然后来主动撤军，其兴兵及后撤都是图与大唐友好，即为向善。”

“哼，没听说过兵犯他国是向善之举。禄东赞，看来你颇有辩论之才嘛。”

“鄙人不敢。鄙人所以说向善，请看赞普的作为便知。鄙主十三岁时就挑起吐蕃赞普的重任，经过三年征战，一统高原，成为一个受吐蕃臣民拥戴的君主。是年，赞普将国都迁到逻些，就开始筹划和睦邻邦之事。与大唐友好是赞普首先要思虑的大事，此后两国使者往返交往，致以通好之意。至于说犯边之事，吐蕃与吐谷浑，向有积怨，由此扰了大唐的边境，固然不该，然赞普想就近观察大唐百姓的形貌，亦是人之常理。陛下，吐蕃这些年偏安高原，从来未染指大唐边境，当大唐之军到松州的时候，赞普主动撤军，即是例证。”

“嗬，若如此说，朕派侯君集前去迎战，其实为多余了？”

“并非多余。两国老死不相往来，则恩怨无从说起，首要者，须先接触。如此看来，侯尚书前往并非多余，至少能让陛下关注鄙国。”

李世民见禄东赞在这里侃侃而谈，没有一丝畏惧之色，其言语中不乏诡辩，然语气婉转之间圆滑自如，无生硬痕迹，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听到这里，微微一笑，说道：“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使者，禄东赞，朕问你，吐蕃既向大唐请婚，为何又新迎泥婆罗尺尊公主？”

弃宗弄赞建都逻些之后，深知新朝初建，需要稳定图强，和睦邻邦，他首先与西边邻国泥婆罗国通好，迎接泥婆罗国王输伐摩之女尺尊公主为妻。

禄东赞觉得此非难题，率然答道：“陛下，国家之间为图睦邻友好，莫若结为亲戚。鄙国赞普为图西南边境安定，愿意成为泥婆罗国之婿，同

样，为了效力大唐，多次求亲，亦是为了国家大势。赞普这样做，非是为了谋求异国美色。若唐蕃和亲，则自长安至逻些，再向远至泥婆罗，万里安宁，为数国之福。赞普这样做，其实亦是渴慕唐风所致。远者不说，近年来阿史那社尔入朝，陛下妻以南阳公主；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陛下妻以弘化公主。另执失思力尚九江公主，契苾何力娶临洮县主。这些皆让赞普心慕不已，所以遣鄙人累次请婚。一言以蔽之，国家为大，人为其次。陛下纵横天下，胸中韬略万种，鄙人见识浅陋，此言不知能否得陛下赞同？”

禄东赞说的这些道理，李世民岂能不知？他所以问询禄东赞，无非想看看他如何应对，进而验证弃宗弄赞的为人。大凡一国一朝，若君主英武出色，且善于知人，则其手下必有一帮能干的文臣武将。李世民经历了与禄东赞短暂的应答，心里已经有数了。

禄东赞再躬身道：“伏愿陛下体恤赞普的这片心肠，早日如其愿才好。为了迎候大唐公主，赞普已在布达拉山上依中土式样起造宫殿，鄙国臣民，也日日祷祝大唐公主早日降临。”

李世民不再与其对答，转对唐俭道：“唐卿，朕今日见了吐蕃使者，亦需赐宴否？”

按照礼仪规则，外邦君主或使者来朝，皇帝先派使者主持仪式迎接，称为迎劳；再由皇帝或皇太子接见，称为奉见；此后还有受表及宴会仪式。禄东赞此次来京，已由皇太子李承乾代行所有仪式，李世民现有此问，明显是要再亲自宴请禄东赞一次。

唐俭颇有机智，躬身答道：“臣已知事尚食局，让他们午间备好宴席。”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如此，禄东赞，你午间可随唐卿指引，入宫进膳。唐卿，若敬德、咬金、志玄在京，还有马周，让他们午间也来陪宴。”

唐俭躬身领旨。

李世民说完，让抬辇宫女返宫，唐俭及禄东赞等人躬身相送。

侍立一旁的阎立本此时画已做成，此画选用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越隽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蜀郡之铅华，始兴之解锡等物为料，将刚才的场景描绘下来。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上的李世民，左侧三人为鸿胪丞、禄东赞、通译属官。李世民是全图的重心所在，阎立本用宫女们娇小、稚嫩的体态来映衬李世民的壮硕、深沉与凝定；以禄东赞的诚恳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李世民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李世民坐在那里，其目光深邃，神情庄重，顾盼之间显露出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阎立本一生作画无数，藏于御府流传后世者仅有四十二幅，《步辇图》即为其一。

再说征讨高昌，李世民授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薛万均为副总管，他们带领十万兵马，不日到达玉门关。

传说中，古时候西域的美玉从此处输往中土，故得名为玉门。汉武帝时，为了打击匈奴的侵扰，他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西征，从此设立了玉门关，同时还在玉门关南一百二十里处设立了阳关。玉门关和阳关成为西域通路上的重要关隘，出敦煌向西北经玉门关、鄯善北行，叫天山北路；一条出敦煌向西南经阳关、安南坝，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行，叫天山南路。

侯君集欲在玉门关短暂停留之后，再奔向伊州，最后杀向高昌。他现在站在关上向西晾望，远处是一派苍茫之色，一条清晰的大路蜿蜒伸向天际，路两边，沟壑纵横，沼泽遍布，数丛胡杨摇曳着残留的枯叶。路上，驼铃悠悠，人喊马嘶，商队络绎。这些行旅之人压根儿不知道大唐与高昌的一场战事即将开始。

侯君集对身侧的薛万均说道："我们若步出此关，道路就难行了。"

薛万均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忧虑地说道："此去高昌多是沙碛之地，沿途无水无草。我朝自立国以来，除了上次对吐谷浑一战，其地势与此相类以外，尚无如此长途跋涉沙碛之经验，且是长途远袭。我听说那里的气候也很奇怪，或热或冷，昼夜之间相差极大。侯尚书，我们若兵到高昌，不能立即开战，需先休整一段时间再说。"

侯君集不以为然，慨然说道："薛将军，你这样说，是堕志气！我敢于领命出征，心中若无把握，焉能甘冒奇险？我们敢于长途奔袭两千里，视沙碛之地为坦途，你知道我凭借什么？"

"我不知。"

"我们凭借的是马力以及将士的志气。我朝马政，经张万岁、韦盘提戮力为之，可以傲视当世。李药师以三千马骑奇袭定襄，大出最善马术的突厥人的意外，立下不世奇功，其所凭的即是能在大漠驰骋的胡马以及有着坚健体魄的将士！我国骁骑若不能胜于四夷之骑，根本不敢长途出征。"

太原首义，李渊得张万岁养马。从那个时候开始，唐朝马政开始建立。张万岁精选良马，使之杂交，从起家时的数千匹马发展到七十余万匹马，可见其功勋卓著。李世民即位之后，为了对付突厥、吐谷浑等游牧部族，也为了在广阔无边沙漠中开展急速的突击，致力于培育良马以及训练善于骑射的将士。他从幽州征调韦盘提和斛斯正这两位养马技艺超群的能人，配为张万岁的副手，并给予特殊的待遇，竟然引起了马周的不满。马周不理解李世民垂青韦盘提、斛斯正的意图，认为他们无知无识，仅懂马术而位列朝班，因此耻于为伍。

李世民平时对马周的话是言听计从，但对此点却无动于衷，不置可否。

想是马周未经历建国及征战之事，不明白良马在战争中的作用，而李世民本人，多年来东征西讨，取胜于敌，深明良马与武功的密切关系。

侯君集所言非虚，大唐经过多年来的持续努力，已经成就了一支数量庞大、马匹精良、骑手体魄雄健、骑射之术精进的骑兵队伍，论数量和质量，四周之国莫能与之相比。

薛万均还是不以为然，说道："我们的骁骑固然雄壮，然沙碛里无水无草，焉能持久？"

侯君集手指关下，说道："那些大个儿的家伙，可以征来使用。"

薛万均明白，侯君集所指的是背有两个驼峰的骆驼。

第二日，侯君集整兵五万向高昌进发，剩余五万人马留驻玉门关。他用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兵继其后，自统中军，让薛万均殿后。薛万均果然征来许多头骆驼，上面载满清水、粮草等物。

大队人马出了阳关，举目四望，四周皆是展平展平的戈壁沙原。荒原上早被数遍寒风掠过，看不到一丝嫩绿，满目皆是一派土黄色。远处，可以依稀看到连绵的山影，在日光的反衬下，山顶上闪亮着寒冷的银光，那是洁白的积雪所致。

为了不走漏消息，侯君集向阳关守将下令，阻断所有由东向西的行旅。这样一来，沿途仅见有自西向东的商贾，路上安静许多。

侯君集骑在马上，眼睛微眯着，身子随着马的起伏有节奏地晃动。他知道，眼前最大的敌人不是麴文泰，而是这千余里的茫茫戈壁。商旅行走时可以多带骆驼，备足清水和粮草。眼前的五万兵马，每日要消耗大量的清水和粮草，靠身后数千只骆驼来转运，实在是杯水车薪。

出阳关不远，这里还有数口甜水井，再向西行，茫茫戈壁滩上寸草不生，难觅清水。侯君集眼望前方被风扬起的红旗，心里忽然一动，思忖道："大军若到了戈壁滩中，进不了，退不得，将如何是好？看来自己原来有些过于乐观了。"想到这里，他下令："传令辛獠儿，停止前进，大军就地扎营。再传薛将军前来议事。"

大军很快停止了脚步，薛万均也从后面骑着马，急促前来。他到侯君集面前滚鞍下马，气喘吁吁地问道："侯尚书，何故停止前进？"

侯君集手指队伍，说道："薛将军，我们临行之时，让将士们备足了十日用的清水和粮草。十日内，我们能到达高昌吗？"

"十日内能勉强到达伊州，若粮草不足，可以让伊州接济，或者靠随行的骆驼转运。"

“伊州弹丸之地，其所需粮草亦需后方转运，我们五万人马到了伊州，清水也就罢了，粮草万难供应。再说骆驼转运，薛将军你看，大军前锋已出玉门关二十余里，那些骆驼呢？至多出关五里吧。骆驼以如此走法，如何能够跟随大军？”

薛万均想起自己昨日与侯君集的一番对话，侯君集当时意气风发，视戈壁为坦途，如何刚刚起行，就畏惧不前呢？他想到这里，不禁心里责怪侯君集行事不周密，揶揄道：“侯尚书昨日还说我军骁骑强盛，如此戈壁可以一驰而过，何至于裹足不前呢？”

侯君集听出薛万均的意思，心里恼怒，有心想发作，又想大战在即，将帅不和为大忌，就将怒火压了下来，但口气中添了一分严厉：“薛将军负责殿后之职，后方粮草转运之事亦在职责之列。我所以叫你，即是要商议粮草之事，不可脱节误了军机大事。”上次吐谷浑战事之后，薛万均因贪功受到李世民的斥责，众将因此事有些瞧不起薛万均。

侯君集为李世民的功勋爱将，又任兵部尚书，薛万均见之不免气馁。他听出了侯君集话中夹杂严厉，遂垂下双肩不再言声。

侯君集扫射一眼灰暗的天空以及停顿的队伍，断然说道：“这里还有可汲水之处，大队人马就此驻扎，十天以后再出发。你可让所有骆驼继续前进，沿途不得停留和放缓脚步。”

“大队人马随骆驼缓缓行走，一样可以接续粮草嘛。”

“哼，大家若像骆驼这样行走，未到高昌，大家都会饿得骨瘦如柴，再经热风一烤，冷风一浸，顿时成了人干儿。好了，无须多言，你速去布置吧。”

侯君集这样做，是想让骆驼先进发，待大军行至中途的时候，以为补充清水和粮草，使人马有了接续之力。为了防止在大漠中出没的盗贼劫持，侯君集又让阿史那社尔带领部分精干突厥兵护持而行。

后来的经历证明侯君集此举是正确的。若白天无水，人畜难以在热浪中行走；若入夜后肚中无粮，人畜同样难以熬过寒冷的黑夜。

当太阳刺破夜幕，夜来的清冷随着阳光的增强而散去，代之以热浪。茫茫戈壁滩上，无遮无阴，阳光无遮挡地亮堂堂地洒向地面，透入戈壁滩上的石头缝隙间。这里，以晴空为多，天上往往没有一丝儿云，太阳像火一样悬挂在天空，熊熊地燎烧着大地。因为戈壁滩中没有遮阳歇息的地方，白日时，大军必须前进。热度随着太阳的逐步升高而加剧，大军行走时随着其脚步趟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灰尘，如黄雾般地翻腾着一条拉长的烟幕。头上热浪阵阵，地上也热得发烫，很快，汗从每一个人的头上流下来，“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又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毋庸置疑，白日消耗清水最多。为了使人畜不至于消耗体力过大，又要

保证行进速度，侯君集让辛獠儿在前头掌握好行军速度，不许扬鞭狂奔，以匀速缓缓前进。另对人畜进水有严格的限制，规定出玉门关时每人携带的水量，必须够十日使用，若某人使用不当，则咎由自取。

薛万均想起吐谷浑之战中，契苾何力杀战马度过危难的做法，因向侯君集献言。侯君集厉言道："战马驯养不易，且此后征战中要倚靠其脚力，岂能杀之食肉饮血？传令军中，每人须爱护坐骑，马在人在，无须多言。"

人在戈壁滩中，若失去了坐骑而靠双脚行走，那是万难走出绝地的。将士们知道坐骑的重要，分配水量时往往先让马匹畅饮，自己则轻饮数口，能忍则忍。

太阳隐去之后，夜幕降临，寒冷似乎一下子笼罩过来。这里的气候特点，即是昼夜温差极大，人们在白日身穿纱衣，未感凉爽，到了夜里，要身穿夹袄，犹感寒冷。有时候，在戈壁尽头，又圆又红的月亮就地升起，升至冷清的天空，给大地洒去白晃晃的一片晶莹。当此时，将士们聚作一团相拥取暖，抬头望见明月，心中想起故乡的亲人，心中泛起一阵温馨；有时候，天忽然变得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四面过来的寒风，掀起打人的沙砾，既而漫天的飞雪下来，使大队人马陷入难堪的境地。

唐军的西征人马在戈壁滩中艰难地挪动，过了二十余日，终于到达碛口，这里距离高昌边境已近在咫尺。

第十回

麴文泰闻惊身死

侯君集尽礼鼓行

李大亮闻知侯君集大军将至，即让人携带粮草，亲自到碛口来迎。待辛獠儿带领前锋队伍与之相遇，李大亮看到他们人马疲惫，神情委顿，回顾左右道："西征人马至此，未与敌人谋面，却已经先经历了一番劳苦。"

碛口左前方，有一口甜水井。李大亮事先已让人将井水贮入石槽，供西征人马饮用和洗面。将士们这些日子在戈壁滩中穿行，饱受饥渴之苦，此时闻听可以开怀畅饮清水，顿时欢声雷动。他们一窝蜂拥到石槽前，美美地饱饮一回，有的人除去头上的兜鍪，用之盛水向自身及坐骑淋去。前面的人待在石槽前不愿走，后面的人挤不到石槽前，眼见前方有水而不能用心急如焚，渐渐大声喝骂，纷纷向前猛挤，场面一片混乱。

侯君集在中军处行走，看到行进队伍忽然停顿下来，急问究竟。待听说

前方因争水而混乱，不禁大怒，他取出令旗让人到前方传令：“统统就地列队，不得取水，违令者斩。”

唐军队伍纪律严明，闻听此令，人人慌不迭地离开取水处，在指定地点列队，场面渐渐变得整齐起来。后续队伍又可缓缓前行，既而编队站立。

侯君集见李大亮在此相迎，急忙下马见礼。李大亮说道：“侯尚书领兵一路劳苦，大亮简备一些粮草前来劳军。此去高昌不远，望大军焕发精神，一举克平高昌，不堕了我朝威风。”

侯君集谦虚道：“伊州远在西境，粮草转运困难，李将军何必如此？我们一路行走仅数月而已，哪儿像李将军长久在此戍边，其种种艰难之处难以言表。”李大亮文武全才，频立军功，朝野之人甚是推崇，李世民也很倚重他，侯君集虽有高傲的性子，然见到李大亮，言语中非常客气。

这时，薛万均也行了过来，侯君集吩咐道：“薛将军，你来得正好。这帮人刚才为争水混乱不堪，你去，让他们列队取水，不得停顿。”

李大亮眼望取水的人马，感叹道：“此去京师太远，大军到此太难，加上皇帝不愿意轻易兴兵，所以麴文泰这种小人方敢无礼。侯尚书，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侯君集道：“降服这等小人，何足道哉！李将军，不瞒你说，皇帝对此次出征极为持重，非让我带足十万人马。我到了玉门关，将那五万兵马留在当地，仅带五万人马前来，咳，对付此等小国，其实有三万人马就够了。”

李大亮神色凝重道：“按说对付麴文泰，有三万兵马就足够了。然皇帝所以这样持重，自有他的道理。依下官看来，对高昌之战，势关西域大局，不可有一丝闪失，此其一；二者，麴文泰身后有西突厥支持，高昌与可汗浮屠城互为犄角，侯尚书此去攻打高昌，对西突厥不可不防。”

侯君集觉得自己与李大亮话不投机，不想说得太多，遂哈哈一笑道：“是了，我会谨记此点。李将军，五万人马拥入伊州城内，恐怕会将城池撑破吧，就让他们在城外宿营吧。大军随带的粮草还算充足，不足为虑，唯清水需李将军妥善供应。”

“下官得知大军到此，早已准备停当，请侯尚书勿虑。城中已为侯尚书、薛将军等人备下住处，现在就请入城如何？”

“好吧，我们走。李将军，不知这里是否备有葡萄？皇帝每年照例将葡萄赐给臣下品尝，毕竟太少。我出京之前，就想此次西域之行定能过足葡萄瘾。哈哈，该是如愿的时候了。”

“当然，除了绿色葡萄干儿，还有地窖中贮藏的鲜葡萄，侯尚书尽可放开

来吃。”

西征大军在伊州稍作休整，即继续西行，前面不远有一小镇，名为柳谷，即是为高昌所控制的地盘。

麴文泰听说唐军来讨，心里不免惊惧，然其面子上依然强悍，这日对其朝臣说：“唐朝京城离我国七千里，其间的沙碛戈壁占有两千里。戈壁之上，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怎么能行大军呢？我以前往长安之时，见其秦、陇以北，城邑萧条，较隋朝之时，破败许多。其若来伐我国，发兵多则粮草不继；若发兵在三万人以下，岂是我的对手？”他这样说，无非是为臣下打气。

为了防备来袭，麴文泰调集举国兵力在东面布防，不惜使西境空虚。他这日站立城墙之上，手指东面道：“唐军若来到城下，我们按兵不出，不到二十天，唐军必食尽而退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城门乘胜追击，必获全胜。瞧瞧你们那一张张的脸色，为何紧锁眉头？”

高昌的臣属听说唐朝大军来讨，皆满怀惊惧，将诸多忧色堆在脸上，不像麴文泰那样能够强作镇静。

过了数日，一首童谣传遍全国，其词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这首童谣渐渐传入宫内，渐渐传入麴文泰的耳中。

麴文泰闻此童谣大怒，他唤来近臣，怒声吼道：“查、查，查出此语是何人所造！诛灭九族。”

那几日，高昌国的所有衙署不再办理政事，如狼似虎的官吏们带领从人，在全国各地追查造童谣之人。数日之间，牢狱中人满为患，他们皆是拘来的嫌疑之人。

麴文泰此举，使其国内形势雪上加霜。

长安那里，李世民抚民以静，轻徭薄赋，推行清明政治；而高昌的麴文泰却不然，他虐用其众，几可是隋炀帝的继任者，与唐朝相比反差极大。国人积怨已久，现在听说唐朝起兵来攻，私下里皆欢欣鼓舞，这首童谣的出现，显示高昌人渴望早日被大唐一统，从此脱离麴氏王朝的统治。

却说高昌官吏穷索传言之人，牢狱已满，新获之人竟然无处看押。大臣麴雍感到无从收拾，就向麴文泰请示如何处理这班人。

麴文泰问道：“找到造谣的正主儿没有？”

麴雍答道：“臣等抓住传话之人以后，采取严刑逼供手段，迫其说出上线之人。一些人招架不住，只好招供。我们顺藤摸瓜，本想能很快找出主

使之人。可是呀，事越办越难，反让臣等招架不住。”他们人人皆似主使之人，又皆非主使之人，实在难查。现在牢狱之中人满为患，新捕之人又络绎不绝地送来，如何处之呢？”

“哼，大敌当前，我哪儿有心思纠缠这种事？罢了，从中择出一批人当街杀掉，看还有何人敢再胡说八道！”麴文泰说到这里，眼中不自禁地露出凶光。

“一批？到底要杀多少人？”

“将牢狱中的一半人杀掉！其余人也要杖责五十！”

第二日，高昌国二十二城的主街上，牢头押送此案犯人赴街口行刑，午时三刻，只见刽子手大刀一挥，全国共有三百余人被斩下头颅。

高昌国共有人口一万七千七百人，此三百余人被斩，几乎与各家各户都有关联。那几日，各家各户关门抱头痛哭，送葬之人哀号遍野，说不尽的凄惨人间悲景。

麴文泰用此高压手段，将国人整治得缄口不语。他看到国内已经安静，就动身前往可汗浮屠城，欲与阿史那步真共商大计。

麴文泰上来就老调重弹，说唐军不会大兵压境，欲宽慰阿史那步真之心，最后又轻轻说道：“文泰此来，是想与叶护商议。若唐军果然提兵来袭，其进入高昌境内已成疲兵。这时，叶护若与我国联手夹击，定然大胜，我们进而将其逐向东去，顺手攻下伊州，如此就夺取了唐朝在西域的立脚根本。从此以后，唐朝不敢轻易西犯。”

阿史那步真茫然不解：“陛下既然说唐朝不敢提兵来袭，缘何又要我联手夹击？这样岂非多事吗？”

“为图万无一失，须谋虑周全。唐军可能因顾虑路途艰辛不来袭，然其袭破东突厥、吐谷浑的时间不远，万一他们真的来袭，我们不可不防啊！”

阿史那步真面露惊惧之色，颤声道：“唐军真的来攻吗？若如此，我要向大汗禀报，以定下步行止。”

麴文泰看到阿史那步真如此神色，明白他此时的心境，遂急促说道：“想是叶护不知，可汗当初曾郑重与我相约，若唐军来攻，他定施以援手。”

“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肆叶护可汗现在对大唐的态度可谓又敬又恨。敬的是大唐国运昌盛，所以始终将自己放在从属地位，坚持求得与大唐交好；恨的是大唐最终抛弃自己，转而支持泥孰可汗，使自己的势力大为削弱，只好向西退去，将天山以东的地盘让给泥孰可汗。他现在开始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

招降了原臣属泥孰可汗的处月、处密部，让阿史那步真屯兵可汗浮屠城，与麴文泰联手攻破焉耆国，其目的是削弱泥孰可汗的势力，以引起大唐的注意，想让大唐舍弃泥孰可汗转而支持自己。由此来看，肆叶护可汗根本就没有想到与大唐公开叫板。肆叶护可汗当初许诺麴文泰遭到唐军进攻时施以援手，非当真之言，无非哄着麴文泰与自己合力削弱泥孰可汗势力，仅是权宜之计。

可惜麴文泰不能权衡形势，高昌国自从与大唐交好，利用自己的通商地域优势，在西域诸国中渐渐形成了尊崇的地位。时间一长，麴文泰心理渐生变化，认为自己的地位举足轻重，大唐和西突厥都会倾力拉拢自己。殊不知，高昌国在李世民的心中，仅处于一个从属地位，李世民最为关注的还是西突厥，而非高昌。所以李世民可以不考虑麴文泰的感受，决定支持泥孰可汗，并允许泥孰可汗的属国焉耆另开西域通道，打破了高昌的垄断地位。李世民这样做，其实是想用自己册封的泥孰可汗来控制西域形势，从而达到不用出兵来间接维持西域形势相对平静的目的。不料后来肆叶护可汗挥师东进，与高昌联手，将泥孰可汗势力大为削弱，逼迫李世民出兵来应对西域的势力变化。由此来看，李世民此次出兵固然是讨伐高昌，然其真正的矛头直指肆叶护可汗。当间接控制西域形势的打算落空之后，李世民出兵到西域，显然想来直接控制了。

麴文泰见阿史那步真神色恍惚，不禁焦急起来，又急促说道：“叶护，汉人有句话，叫‘唇亡齿寒’。”说到这里，他用手掀动嘴唇，露出里面的牙齿，“叶护请看，唇若被破，牙齿就会露出来。现在我与叶护，正如唇齿，若失其一，另者亦难存留。唐军若来袭，定然采取两种举措：一者，分兵齐头并进，同时袭击我与叶护；二者，专攻一家，待击破之后，再攻另者。叶护，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阿史那步真摇摇头，似乎茫然不解。

此后任麴文泰说破了喉咙，阿史那步真也没有回应一句囫囵话。麴文泰心中有气，愤愤想到：“突厥汗国昔日何等强盛，最终分崩离析，难成大事者，还是缘于你们内部瞎折腾。像现在危急关头，推诿塞责，就不是干大事的材料。”看到阿史那步真那茫然的样子，麴文泰心中浮现出古人的一句话：“竖子不足为谋！”遂平缓说道：“如此，就请叶护上复可汗，为抗唐军要预作准备才好。毕竟，唐军来攻，我们休戚相关，还要精诚团结才是。”

阿史那步真方才爽快答道：“请陛下放心，我今日即派人快马去见大汗。”

麴文泰遂黯然告辞而去。

他回到自己的都城，一面留心东面唐军的动静，一面派人探听肆叶护可汗对自己的态度。

这日晚间，麴文泰不召侍姬独自入睡。恍惚间，自己到了一个黑沉沉的

所在，周围是繁茂的森林，森林后面是一圈黑沉沉的陡坡，再往上是孤零零的垂直的峭壁，夜在森林与峭壁间阴沉沉地爬着，似是阎王那张可怖的脸。麴文泰回首，发现身边没有一个随从之人，心里涌出了无尽的惊惧，他大喝一声："快来人呀。"声音在森林间空洞地穿行，无人应声。忽然，他听到四周有人走路的声响，急忙瞪目四望，就见从树干间影影绰绰走过来无数身影。想到这是随从们应声而来，麴文泰大喜，骂道："好奴才，为何不早应声？"四周来的人依旧默默，令他十分纳闷。很快，这帮人聚拢过来，将麴文泰围在当地。麴文泰借着一丝微光凝目观看，发现这帮人有男有女，身上未穿衣服，再往上看，原来他们皆是无头之人，令他大惊。突然，这帮人腹中能说话，声音缥缥缈缈，混成巨大的声音："麴文泰，你无端砍下我们的头颅，快纳命来。"

麴文泰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回思梦中，这帮索命之人似是前些日子被斩首的那三百余人。

麴文泰问宫女现在是多少时辰。

"陛下，时辰刚交三更。"宫女答道。

麴文泰瞪眼向窗外望去，只见外面一片黑漆。

"这帮该死的东西，死了还不让我睡安稳。"麴文泰见时辰尚早，让宫女移去灯烛，然后又复睡去。

孰料这次入睡后，马上又来到那片黑森林，那帮无头之人依然扯住他苦苦索命。这时，麴文泰见树丛间又慢慢拥来许多黑影，他心里明白，自己主政以来，杀了许多国人，前些时协同阿史那步真攻破焉耆国，又伤了不少人命。这些慢慢走来的黑影，显然正是这些冤魂。

忽然，身边无头之人齐齐伸出手来，强索麴文泰，其后边的黑影也急速向这边跑过来。

麴文泰又复惊醒。

此后，麴文泰一闭上眼，就见这帮冤魂来苦苦索命，令他无法入睡。

好歹挨到天亮，麴文泰起床洗漱，就觉得头痛欲裂，心中烦闷不已。他忽然又想起阿史那步真的那张嘴脸，不禁啐了一口："晦气！"

麴文泰因夜来休息不好，本拟依旧在寝殿中休息，然刚用过早餐，就见麴雍在殿外等待传召，他匆匆吃完饭，唤人传麴雍入殿。

麴雍脸色阴沉，麴文泰瞥了一眼，心里不禁一沉，头痛似乎又加重了一些，他料到麴雍不会带来什么好消息。果然，麴雍带来一个天大的坏消息："陛下，去西边的人昨夜回来了。他们说，肆叶护可汗的牙帐前些日子已经向西移去，不知道弄什么玄虚。"

“移向西边？具体是什么位置？”

“他们悄悄混入突厥人丛中打探，听许多人说，可汗要把牙帐移到西方千里以外。”

麴文泰霍地立起，手掌重重向椅背上一拍，大怒道：“哼，唐军尚未来到，这些胆小如鼠的突厥人脚底板抹油，跑了！奶奶的，你当初信誓旦旦，算个什么东西。”情急之下，麴文泰禁不住破口大骂肆叶护可汗。

“陛下息怒，可汗西走，未必是怕唐军，唐军毕竟未来嘛。何况，可汗总不至于将叶护丢在这里吧？”

“阿史那步真未有动作吗？”

“没有，他至今仍在可汗浮屠城。”

麴文泰凝神一想，顿时明白了肆叶护可汗的主意，不禁又破口大骂：“这个奸贼，又想故伎重演。阿史那步真带领的本部人不过千余，其他的皆是处月部、处密部人员。这个奸贼远远躲在西面，是想观看这面的动静。若唐军来到，高昌和可汗浮屠城被破，其损失不大；若唐军铩羽而归，他就再回来图个现成便宜。”他在暴怒之中，犹能缜密地盘算肆叶护可汗的思虑，委实不容易。

麴雍看到麴文泰面孔潮红，在那里暴跳如雷，遂怯生生地说道：“陛下，为策万全，我们不如也出城去避一避，待风头过了再回来。”

麴文泰目射凶光，恶狠狠地盯着麴雍，问道：“怎么？你也想去追随这个奸贼吗？”

“不敢，不敢。臣只是随口说说。”麴雍见势不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叩首向其讨饶。麴文泰横了他一眼，又狠狠地说道：“若是换了外人，瞧我不斩下他几颗头来！”麴文泰任人唯亲，朝中重臣皆是宗族之人，像麴雍即是其至亲。

麴文泰缓缓坐回椅子上，说道：“你起来吧，速速派人去监视阿史那步真的动静。哼，这帮突厥人模样都生得粗豪，可是其胆却生得如鸟雀那样大。此去长安近万里，李世民根本不会派兵来，瞧把他们吓得成何体统。”

麴雍起立躬身告退。

看着麴雍缓缓地迈出殿门，麴文泰双手撑着椅背，欲调整一下坐姿。忽然，他感到左手似乎不听使唤了，手撑在椅背上硬是没有一丝力气。

他扭脸唤身后的宫女：“赶快过来，扶我起来。”其说话之时，又感觉脑中似乎一热。

两名宫女过来扶起麴文泰，这时，就见麴雍领着一人飞步跑了进来，麴雍气喘吁吁地说道：“陛下，祸事了。唐军已经进发至碛口了。”

麴文泰挣扎着说道：“胡……胡说，什……什么唐军？”

随行之人伏地禀道：“陛下，唐军兵临碛口，李大亮领人去迎，小人亲眼所见，不敢虚报。”

这句话犹如晴天里的一声响雷，震得麴文泰再也说不出话来。他忽然眼神茫然，身子颓然滑下椅子。

两名宫女和麴雍见状大惊，急忙起身相扶。无奈麴文泰的身材胖大，又兼软瘫如泥，实在难扶。他们鼓捣了好大一阵，终于将其扶到座上斜斜躺下，其头颅低垂一边，麴雍伸手将其头扶正，就见其嘴角间已泛出一圈白沫。

麴雍还算有经验，他伸手探了探麴文泰的鼻息，然后说道：“陛下宾天了。”

闻听唐军兵临碛口的消息，麴文泰竟然惊惧暴死。

那侯君集听说麴文泰已经死去，心中茫然若失，其叹道：“麴文泰死了？唉，这家伙倒是知趣，不用我动手就先归天了。看来此战难以完满，我原来想攻破高昌之后，擒拿麴文泰至京，一路上让其在槛车里游巡，沿途人可以好好看看他的尊容，入京后再让圣上好好奚落他一番。如此一来，此志难成了。”

“侯尚书，高昌国准备为麴文泰发丧，对我军倒是一个机会。”前锋辛獠儿道。

“什么机会？”

“麴文泰发丧之日，其国内大臣定会集于都城。我军从现在起偃旗息鼓，间道进发，不使对方明白我们的行踪，悄悄隐于其都城之侧。待其发丧之时，我们猛然出击，打他们个冷不防，则大事成矣。”

众将听完，皆赞成辛獠儿的主意。薛万均道：“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带着许多笨重的撞车，无非想快速拿下高昌。眼前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若能顺势利用，老天实在佑我。”

契苾何力和阿史那社尔显然也赞同，阿史那社尔说道：“孙子曰：‘兵者，诡道也。’只要能使此战完胜，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只要有效，即可坚定行之。”

众人说完，将目光射向侯君集，静等主帅定夺。

侯君集凝视前方，坚定说道：“不可！你们难道忘记了圣上为何要征讨高

昌吗？”

侯君集不待众人回答，接着说道：“圣上待高昌，可谓仁至义尽。高昌待我国无礼，圣上数派使者前去劝谕，轻易不动刀兵。只是麴文泰这厮丧心病狂，不理会圣上的好意，圣上方才发兵来问罪。”

众将闻言连连点头。

侯君集又道：“我率问罪之师来讨高昌，四夷皆认为此举正义。若现在趁麴文泰发丧之际，潜行袭之，外人会说我们亦是无礼之师，与麴文泰并无差异。即使此战完胜，亦要大打折扣，圣上那里，也讨不到好处。”

众人又复点头，契苾何力说道：“侯尚书，你说得有理，就按你说的办。”

侯君集点点头，决然道：“我忝为大军主帅，心中已有胜算，拿下高昌是十拿九稳的事。辛獠儿，你将全军的大鼓全部集合起来，派人击鼓以为前导。让鼓声告诉高昌人：天兵到此，为正大光明之举，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战。”侯君集说到这里，扬鞭西指，颇有意气风发之神态。

众将哄然响应，大军于是随着震天的鼓声开始前进。

侯君集口内说得冠冕堂皇，其内心隐秘处，还有另外一层考虑。以往出征主帅，李世民往往倚重李靖。好不容易李靖告病归宅，侯君集捞到了为帅的机会，他满心想充分显露一番。吐蕃犯边，侯君集领兵去讨，弃宗弄赞却主动退兵，让侯君集没有显露的机会。好歹又遇到这次高昌之战，让侯君集摩拳擦掌，打定主意要扬威天下，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李靖之后，我侯君集是大唐的第一兵法大家。

大军前进二十余里，到了田城，这是高昌国最东面的一座城池。城内有居民七千余人，守军两千余人。由于这是进入高昌的第一道门户，城墙修得很结实，四面城门皆是用铜钉穿就的厚重木头建成。

辛獠儿到了城墙下，见木门紧闭，墙上的守军张弓以待，他急忙找侯君集请示是否攻城。

侯君集眼望渐渐隐去的夕阳，说道：“大家今日行了不少路，先歇宿一晚，攒足劲儿明日再攻。辛獠儿，你可派四队人马携带大鼓，到四门前先擂上一阵，然后找一名嗓门洪亮之人宣读圣上的诏令。可以明确告诉他们，我军今日罢手不攻，让他们开城出降。他们若不降，从明晨开始，我们就要攻城。”

辛獠儿领命前去布置。

一会儿，田城四门响起鼓声，待鼓声停顿，各有一人开始宣诏。

城内人留神倾听，然无回音。

夜幕降临，寒气渐渐弥散大地。唐军在田城外扎营，他们知道城内仅有守军两千人，对自己的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遂放心大胆地睡去。一些人耐不住寒冷，就四处寻一些柴薪燃起篝火取暖，渐渐地，篝火越燃越多，其光亮照亮了城墙。听到城外唐军的喧哗，城里的人不敢安睡，心惊胆战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东方渐渐露出鱼肚色，很快，与大地相连处，一轮红日跳出地面，于是，朦胧的大地现出了原色，也开始逐渐增添暖意。

侯君集站在东门外的高坡上，令人唤来辛獠儿、薛万均、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问道："将士们已经饱餐一顿了吗？"

辛獠儿代答道："将士们昨夜休息得很好，今晨又饱餐一顿，正攒足劲儿等待侯尚书下令开战。"

"好吧，你们四个，每个各把一门，不许跑出一个。这些不识好歹的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莫非静等当俘虏吗？今日攻城，为减少伤亡，可让巢车打头，然后依序攻击。嘿，确行本造成此车，尚未使用，今日牛刀小试先用一回，待攻高昌城的时候，再让麴家好好见识。"

众人哄然答应。

十二辆巢车分为四拨，各个城门处立有三个。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高有十丈的巢车笨重地向城门处驶来。城内守军何曾见过这种玩意儿，他们目瞪口呆愣了半天，然后在头儿的严令下，张弓射箭。箭羽如雨飞向巢车，一触及车上那面巨大的挡板，纷纷跌落，根本挡不住巢车的行进。

未到午时，四门皆被突破，如狼似虎的唐军杀入城内，将守军全部擒获。

城内的七千余口男女居民倒不惊慌，一些人主动走出户外，为唐军送上清水和一种用面做成的食物，当地人称之为"馕"。想是他们遭麴氏压榨日久，现在感觉终于获得了解放，因而欢欣鼓舞。

侯君集依旧站在东门外的高坡上，目睹了整个攻城过程。他看巢车如此神奇，哈哈大笑，唤来确行本道："你不愧为我朝的能工巧匠，我此次求圣上将你带来，果然收到奇效。此次讨伐高昌国，你为首功。"

确行本道："将作监日常以建造宫室为主，此次随侯尚书出征，将平日手艺用在征战之中，本人深感荣尚。为国立功是每一个国人的心愿，我此次能一显身手，皆是侯尚书提携之功。侯尚书出征之前，将战事琐细一一筹划清楚，果然一击而中，足证侯尚书为兵法大家，本人实在佩服。"

确行本的这番话说到侯君集的心坎上，他不禁心花怒放，说道：“好哇，你的这番功劳，我今日就作书报与圣上，让天下之人皆知闻你的功劳。确少匠，今日是牛刀小试，你要把器械维护好，不能出毛病，到了高昌城，你还要大显身手一番。”

唐军此后势不可挡，一路上再无敌军袭扰，不日就抵达高昌都城之下。

麴智盛眼望唐军将城池围得如铁桶一般，无计可施，他只有坚闭城门，妄图以城坚壁厚与唐军周旋。侯君集一面布置攻城之事，一面写成一书射入城内，书中措辞严厉，声言麴智盛必须开城投降。

麴智盛也回书一封射于城下，其中言辞可怜，恳求道：“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唯尚书怜察！”其中还表示自今以后，甘愿为大唐属国，年年朝贡不绝，疏通商路，并请侯君集退兵回国。

侯君集读罢来书，嘿嘿一笑，说道：“天下哪儿有如此便宜之事？天兵历经千辛万苦到此，连城内都不能去坐一坐，就这样轻易返回了？麴文泰是死了，然他原来做的事就没有你们的份儿？我是三岁毛孩子，能这样容易受哄吗？来人，再写一书射入城内。告诉麴智盛，若想真心悔过，须自缚来军门前请罪。明天日出之前若不来，我就要攻城了。”

麴智盛本来幻想答应向大唐朝贡，唐军就可散去。看到侯君集的最后通牒，他方知没有那么简单。若让臣民看见自己自缚军门请罪，成何体统。这时，麴雍又重弹麴文泰的老调，说唐军远来疲惫，粮草不继，难在城下坚持日久，不如先相持一段时间再说。麴智盛此时陡遭大事，心里没有主张，就听了麴雍之言，不再理会侯君集。

次日又是一个晴天，日上三竿，寒露已消，抖擞精神的大队唐兵开始在四门动作。高昌城四周掘有护城河，一队队唐兵肩挑手抬石块和泥沙填塞河沟，用了两个多时辰，在河上填起了数道通路。麴智盛下令射箭，无奈距离太远，加上又有唐兵举盾护持，对填土之人没有任何伤损。

日头正午开始偏西，唐军开始大肆攻城。隆隆的响动声中，巨大的巢车逼近城墙。高昌守军看着这个高有十丈的玩意儿驶过来，皆目瞪口呆，弄不清唐军闹什么玄虚。不过，当巢车流星般的飞锤轰然砸向城墙，当纷飞的圆石如天女散花般落在他们的头顶时，他们惊慌躲避，顾不上再想此物为何了。

较之田城，高昌城毕竟要坚固许多。唐军大举进攻，高昌守军顽强防御，到了日落时分，唐军未进高昌城一步。看到夜色已浓，唐军只好罢手不攻。为怕敌人出来抢营，此夜，唐军有一半人不能入眠，要在巢车前加强护卫。

次日平明，唐军又开始进攻。自晨及昏，唐军一刻不歇，竟然将巢车用坏了四辆。看到城池如此坚固，又见巢车损坏，侯君集忧心如焚。他知

道，若时间拖久了，对自己非常不利。眼前之势，唯有加强进攻，然损坏的巢车短期难以修复，再造新车又无物料，以何物来打破城墙呢？

暮色下的城墙在那里巍然矗立，其挺立在寒风中显得异常苍茫。侯君集目视城墙，一筹莫展。

想起罗士信据守洺水城时，刘黑闼掘地道使城墙倒塌，侯君集有心试用此法，然他很快摇了摇头。要知道，掘挖地道非一日之功，何况，这里的土质与中土大为迥异，这里以沙石为主，黏土甚少，若掘挖地道，极易坍塌。

侯君集在这里苦思冥想，忽见辛獠儿兴冲冲地跑过来，他大呼小叫："侯尚书，侯尚书，麴智盛开门出降了。"

侯君集抬眼向城门望去，果见城门已经打开，从中走出一丛人来。

麴智盛见唐军攻打猛烈，恰巧此时去可汗浮屠城向阿史那步真求救的人返回来，言说阿史那步真闭门不纳，则指望突厥人援救的幻想彻底破灭。麴智盛向身旁一群呆若木鸡的臣子问计，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麴智盛见状，遂说道："唐军攻势很猛，我们恐怕难于支撑到明日。与其城破人亡，不如现在就降了吧。"

群臣面面相觑，皆思为今之计，除了开城出降以外，也实在没有别的法子，遂哄然答应。

唐军于是入城受降。

是夜，侯君集宿于高昌宫之内。高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深受商贾之利，加上麴氏王朝加重赋税，其国库非常充裕。高昌宫结合东西方建筑特点，整个王室修筑得富丽堂皇，极富韵味。侯君集所居住的寝殿中，其侧室设有浴池，他经历数月的奔波，早想好好沐浴一番，所以入殿后就直奔浴室。他刚进门，两名身穿薄纱的宫女上前来替他更衣。然后将其扶入漂有香草花儿的温泉池中。闻着室内浓郁的花香，身边又有美丽的少女为其洗浴，在这一刻，侯君集觉得自己也成了皇帝。他是夜偎红倚翠，觉得数月来的疲劳消散一空。

第二日，李大亮从可汗浮屠城派人给侯君集送来一书，上面说，阿史那步真闻听唐军西征，又见有唐军在侧监视，也大开城门向李大亮投降。

侯君集将来书交给麴智盛观看，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那肆叶护可汗闻听天兵到此，主动西撤千余里，阿史那步真不负隅顽抗，还是有见地的。这一点就比你强，你还让我多费了数日的口舌。"

麴智盛低头不语，在那一刻，他真切地体会到了亡国的滋味。

后数日，侯君集让麴智盛和其大臣领路，让薛万均带领唐兵压阵，逐个

接收高昌国的城池和百姓，兵不血刃地取得了高昌国的二十二城。

麴智盛与侯君集单独一起的时候，麴智盛担心自己今后的地位，惴惴不安探听侯君集的口气。侯君集也很爽快，说道："我来讨伐，专为战事，不管其他。待我班师之时，你与大臣须同我一起到京城里走一遭。你今后到底如何，须圣上金口来定。想来也不会差了吧，吐谷浑慕容伏允兵败身死，其子还被圣上立为吐谷浑王，依旧统辖旧地。"

麴智盛满怀感激，唤人从库房里取来数件宝贝赠给侯君集。孰料侯君集对拿来的宝物看都不看，冷冷地说道："我听说你们祖孙数代搜刮了不少宝贝，如何仅有这几件？你的宝库在何处，领我去开开眼。"

麴智盛心想自己已成俘虏，还用吝惜什么宝贝？他诚惶诚恐领着侯君集到府库，打开库门让其观看。

侯君集入门之后，只见宽阔的库房里面，堆满了各色宝物。打开放在地上的箱子，只见里面盛满了马蹄金、夜明珠、祖母绿、翡翠、玉器、琥珀、金银器等；临墙的阁子里，放有各种名贵香料、珊瑚树、汉白玉带等；在一个角落里，象牙和犀牛角竟然有人一样高的两堆。侯君集逐个翻检，看得眼睛都直了。

麴智盛立在门前，瞪视着满屋的珍宝，心想这是祖辈的多年积累，也许从此再也不姓麴了。

侯君集在珍宝堆里直转悠了一个多时辰，方搓着手回到门前，他微笑着对麴智盛说道："你们麴家挺有能耐，竟然搜罗来如此多的珍宝，京城大内恐怕也没有如此多的收集。"

麴智盛还想作最后的努力，说道："库房中的许多东西，其实都是隋唐二朝的皇帝赐给麴家的。为感圣恩，我家专门辟房供奉。"

"哼，你说得好听。多少年来，你们在这里阻绝商旅，劫夺西域诸国去长安的朝贡之物，分明是不义之财，怎么又扯上是皇帝的赏赐了？"

麴智盛吓得不敢再吭声。

侯君集让麴智盛将库房锁上，然后将钥匙要过来，说道："城内人员混杂，这里须派人看守。从今日起，我代皇帝看守此库，不许你们麴家再入此门。"

侯君集在房内观看财宝的时候，心想如此多的东西若原封不动送给李世民，岂不太傻？他于是起了私取之心思。要想私取，须先管理此库，然后让心腹之人从中取出一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运回京城家中，独自享用。至于剩下的珍宝，还是要上交国库的。因为高昌富庶是朝野皆知的事情，若全部私自昧下，动静颇大，且会弄巧成拙。

可惜在运宝的过程中，这个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将士知之，或明火执仗劫夺，或私自盗窃，弄得高昌百姓愤愤满腔。侯君集为了不使局面失控，出面禁止了几回，但不能服众，毫无用处。

薛万均也在职权范围内赚了一些便宜。他见侯君集宿在王宫内偎红倚翠，不免眼热，于是专注于搜寻高昌美貌少妇和少女，采用威逼利诱，成就好事。

第十一回

禄东赞却婚请亲

李道宗河源送女

翌日晚间，李世民在宫中赐宴，诏唐俭、马周、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陪同禄东赞一起入宫。

禄东赞初入太极宫，看到一重又一重巍峨的宫殿，心中生出无限羡慕，感叹不已，口中啧啧连声。他们入了两仪殿，太监将其一一引入各人座位。看到李世民未到，尉迟敬德问道："禄相入宫后一直啧啧连声，心中有何感叹？"

禄东赞道："鄙人来京求婚之前，赞普为迎公主，在布达拉山上起造宫殿，想来现在已经建成。然刚才见了这里的宫殿，方知宫殿非是简单地造几间房子就成，其中有着许多学问。鄙人想，若回国时，能从京城中求带数名工匠，依中土式样再建，定能让公主住得更舒服一些。"

唐俭笑道："圣上若答应和亲，你求带数名工匠，想来不是难事。"

说话间，就听门外有太监拖长着声音叫道："圣上驾到。"众人急忙起身迎候，就见李世民乘舆进入殿来。

李世民在正北的御座上落座，也招呼众人坐下。禄东赞在京中日久，也学会了一些中土之语，他躬身说道："谢皇帝陛下赐宴。"

李世民先是一愣，继而微笑道："想不到你竟然学会说长安话，好嘛。你在长安待了许多时日，看来也有益处。坐下吧。"

按照礼宾制度，外邦君主或使节来朝，皇帝赐宴时，来人须在开宴前将献物奉上。禄东赞此次携带大量礼物，因不能见到李世民，这些礼物一直贮于客舍。今日，唐俭事先向他说明了礼宾程序，禄东赞让从人捧着礼物候在殿外。众人就座，只听通事舍人一声轻唤，持礼之人皆低着头，轻步捧着礼物入殿。礼物中包括有赤金五千两，以及象牙、犀角、珍珠、石绿等宝物数百件，宝物中以六棵高三尺余的玛瑙灯树最为耀

眼。

李世民看到这些礼物，神色间未见喜怒之色，当看到玛瑙灯树时，倒是勾起了心事，转向唐俭道：“魏徵的《十渐疏》中，说朕近年来不如贞观之初，‘顷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这是其疏中原话。吐蕃贡来的玛瑙灯树，大约亦能列入奇异之品了。”

唐俭不知所对，尉迟敬德接口道：“魏徵最好危言耸听，遵圣上之命，臣将《十渐疏》仔细读了几遍，总觉得魏徵善于吹毛求疵。像外邦贡来之物，非是我国指名索要，人家送来了，总不至于将其再退回去吧。”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敬德，你到今天尚不能理解魏徵之心啊。”

尉迟敬德一听李世民的话音，知道自己所言不对其口味，顿时吓得缄口不言。

李世民不愿意再对尉迟敬德徒费口舌，继续说道：“唐卿，这些日子，疏勒、朱俱波、甘棠、日南诸国遣使贡献方物，朕一直在想啊，若中国不安，这些国家的贡使能来吗？”

“若中国不安，这些国家断不会遣使贡物。”唐俭答道。

“朕因思中国有史以来，能平定天下且安定边关者，唯秦始皇和汉武帝二人。秦始皇暴虐无道，至其子则国亡。汉武帝骄奢，国祚几乎断送。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国内安定，自认为不次于这二人。”

禄东赞低头听通译转述李世民之语，他听到这里，还以为李世民自鸣得意。

然李世民话锋一转，说道：“然这二人的末途，皆不能自保，朕每思此节，常常恐惧危亡之事，不敢懈怠一分。像吐蕃贡来的玛瑙灯树，何等灿烂，人见之若不生出欣赏之心，非人之常情。人是爱享受的，这等唾手可得之物非是诱惑，它就结结实实摆在你的面前，你将如何取之呢？”说到这里，李世民斜视了尉迟敬德一眼，接着道，“朕今日睹物而发感言，还是希望众卿如魏徵那样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唯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指日可待。”

禄东赞边听边点头，他想不到李世民在赐宴之时还能如此从容谈论国事，更想不到大唐在如此繁荣之时，其君臣犹能如此心怀警惕之心。他起身拱手道：“鄙人听陛下刚才一席话，忽然想起一个小故事，想说给陛下及众位大人听，不知能言否？”

李世民说道：“好呀，你敢在朕面前讲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定然不同寻常。说吧。”

“我们高原之上，有一种岩鹰，以山中小兽为食，其惯在山岩中穿行，一日它见一兀鹰在高空中翱翔，岩鹰不解仰头问道：‘你飞得如此高，何以为食？’兀鹰答道：‘吾巡视天上，百里以内，尽收眼底，何患无物为食？’岩鹰哂道：‘山中美食已多，何必要飞得如此高，空耗力气？’”

李世民等人听了这个故事，觉得没有新鲜之处。庄周之《逍遥游》中，鲲鹏徙南冥而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达九万里，而蜩与学鸠却在蓬间笑之。禄东赞所言，还没有庄周说得精彩。

禄东赞见他们听后没有什么动静，遂接着说道：“吐火罗国曾派来一名使者，此人足迹甚广，竟然西行远达大秦国（古罗马帝国），此人也曾到过大唐京城。他对鄙人说，其未到大唐京城之前，一直以为大秦最为繁华和强大，谁知其与大唐相比，竟然差距甚大。举例来说，大秦元老院里的贵族们，其生活起居所享用的东西，连长安城里一个赶马车的都不如。鄙人当时很不相信，然这些日子亲眼所观，方信其言非虚。由此来看，鄙人不能像兀鹰那样飞得高，看得远，只能像岩鹰那样畏缩山中了。”

李世民方悟禄东赞拐着弯儿来夸大唐，遂笑道：“朕刚才说不可隐恶扬美，你如此夸赞，让朕如何说好呢？”

禄东赞再拱手道：“鄙人刚才听了陛下的一席话，深悟大唐所以兴盛，果然有因。陛下处庙堂之高，常怀谨慎之心，外邦贡来方物，实属平常，犹能举一反三，提示警惕。陛下，诸国不畏险远，万里来朝，其实皆为渴慕唐风而至。正像陛下所言，若一味以威武胁迫他国，所换来的仅是短暂的逢迎，而非心悦诚服。鄙国自赞普以下，众心渴慕唐风，盖为此也。”

李世民凝视禄东赞片刻，再次觉得吐蕃有如此之人为相，实属难得，遂示意他坐下，说道：“你说得不错，邦交之事非以胁迫他国为主要手段，须以德化为主。好了，让这些捧贡献之人都退下去，该开席了。”

因今日有尉迟敬德等人在场，宴席上摆的是“土窖春”酒，李世民举盏示意，让大家端盏饮酒。李世民不善饮，仅浅斟数小口。那禄东赞心怀感激，捧起盏来一饮而尽，他不胜酒力，脸很快变成通红，还猛咳了数声。

李世民问道：“高原之上寒冷应饮烈酒，你难道不善饮吗？”

“鄙人量浅，不胜酒力。”

“如此，你就像朕一样，慢慢饮吧，且让敬德、志玄他们开怀畅饮。”李世民说话柔和，充满了关切之意，让禄东赞更为感动。

因为是皇帝赐宴，尉迟敬德和段志玄不能像在私宅中聚饮那样随便，他们在李世民面前显得小心翼翼。场面上，人们夹菜、饮酒，皆依序进

行，按照规制，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就要起身退席。

李世民的兴致颇高，主动与禄东赞说话："你们高原之上，可有如此宴饮？"

"高原之上气候高寒，果蔬难以生长，若论食物的丰富，万万不及中土。"

"吐蕃王在贞观三年即位之时，年仅十三岁，他有何能耐一统高原？又如将国都迁于逻些，须有非凡的胆略。吐蕃国有如此成就，大约与你等精心辅佐大有干系吧？"

"陛下，吐蕃能有今日成就，皆是赞普之功。"禄东赞边说边立起身来，又拱手对李世民道："陛下，鄙人以为，人年龄老幼与成就大小干系不大。庸人空费时日，到老也是默默无闻；而有大成就者，其年幼之时即显端倪。鄙国赞普即位之时，年仅十三岁，他却能集合万余人马，一统高原。鄙人心悦诚服，跟随赞普以尽绵薄之力——可见赞普之能，如此情形，在陛下身上亦有体现。鄙人听说，陛下十八岁时能解隋炀帝之围，救高祖于万军丛中，又助高祖取得天下，遂使天下英雄来归，像程将军、尉迟将军皆从敌营中来投陛下，可见英雄出少年。"禄东赞这番话，既谦虚而推崇弃宗弄赞之能，又颂扬了李世民一番，使得李世民龙心大悦。

马周见禄东赞微有得意之色，忍不住揶揄了一句："吐蕃一统高原之后，禄相定是日理万机。我有一事不明，吐蕃至今未有文字，不知禄相传令之时，仅以口授即可吗？"

禄东赞明白马周的心意，知道他在讥笑吐蕃没有文字以为野蛮之人，遂从容答道："马大夫所言有理，吐蕃至今没有文字，确实带来诸多不便，赞普也多次说过要创制。不过天下之事，说简亦简，说繁亦繁，盖在人心也。大唐自陛下主政以来，推行清明政治，其实就是化繁为简。吐蕃没有文字，实因鄙人理政之时无须麻烦，口授即可，各人心中自有体会。"禄东赞本意想再捧李世民一句，但经此一对比，似乎吐蕃的政治比大唐还要清明，有些太过了。

李世民未往深里想，哈哈一笑道："禄东赞，真好口才，你们赞普未白派你来。"

李世民今日的心情甚好，还缘于禄东赞那日的一番话。

禄东赞提起弃宗弄赞通过与泥婆罗国和大唐联姻。如此自长安至泥婆罗成为通途，显然勾起了李世民的兴趣，他对唐俭与马周说道："唐卿，马卿，禄东赞刚才所言，其中大有深意。我国现在与西域诸国通使，仅有西去一途。若唐蕃和亲，则从长安至逻些六千余里皆成通途，进而越过山脊，到达泥婆罗，可与南边的天竺诸国及西面的大食、波斯相连。如此一来，我国北有'参天可汗道'，西有'丝绸之路'，东有舟楫之便，再加

上南向的‘唐蕃之道’，即可四面通畅，道路无阻。”

唐俭与马周未想到此节，经李世民一提醒，顿时明白。唐俭说道：“陛下高屋建瓴，凡人难及。如此通路一开，又可增加一条朝贡的道路，若此路早开，麴文泰也不能奇货可居，动辄拿阻塞道路来威胁我国。”

禄东赞一心请婚，未想到唐蕃和亲之后尚有如此妙处。他不禁对李世民更加佩服，方悟大国君主眼光长远，自己的赞普在此点上就被比下去了。他诚心说道：“陛下眼光深远，能知长久之事，此为大唐之福，亦为吐蕃百姓之幸。陛下，鄙人来京之时，赞普言若和亲事成，吐蕃世世代代以婿礼待大唐。若‘唐蕃之道’开辟之后，鄙国定会在沿途设立驿站，派人长年维护驿道。通路开辟非仅使大唐蒙利，鄙国亦能获益匪浅。鄙人前些日子见侯尚书出征高昌，内心非常赞成圣上此举。那麴文泰累受大唐之恩，借助西域通路获益无限，他不该自恃地域优势，借阻隔道路来威胁大唐。侯尚书带领天兵去出征，定然能一举荡平高昌，鄙人心里实在为麴文泰感到不值。”

李世民听明白了禄东赞的意思，心想此人能够敏捷应答也就罢了，难得的是其眼光长远，思虑缜密，吐蕃有此人为相国，实为幸甚。因思许多年来入京的各国使臣中，以此人才思为首，他不由得赞道：“禄东赞，你以外邦之身能识征讨高昌之举，委实不容易。但愿唐蕃和亲以后，果如你言。”

“鄙人回国之后，定将陛下这番博仁之心，说给赞普听。终鄙人一生，定当维护唐蕃友好周全。”禄东赞如此说，果然是真心诚意，终弃宗弄赞及禄东赞一生，皆努力保持唐蕃友好关系，始终以大唐属国自居。

李世民点点头，转向唐俭道：“唐卿，你向有司转达朕的旨意，授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册命成后，可在朝堂之上当庭加封。”

外邦使者入京城朝贺之时，唐朝往往给来使加封本朝官职。所加官职往往视该国大小及使者在本国的地位而定。像李世民今日授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其品秩为正三品，轻易不授给外邦之人，可见李世民对禄东赞的重视。

外邦使者以获得唐朝官职为荣，禄东赞闻听授给自己如此高的官职，自然喜出望外。他急忙起身，然后跪伏谢恩，口中也不再自称“鄙人”，而自呼为“臣”。

李世民唤其平身，微笑道：“自今以后，你奉事者不仅为吐蕃赞普，还有朕，你在吐蕃为相，能时时想着唐蕃友好大计，朕心甚慰。禄东赞，朕非单单喜爱你，这里还有一桩好事，你赶快谢恩。”

禄东赞依言跪伏谢恩，其抬头说道：“陛下待臣如此，即是天大的好事，臣不敢得陇望蜀。”

“哈哈，你还不知道朕要赏你什么，就这样拒绝了吗？禄东赞，你替赞普苦苦求亲，在京城一待许多日子，难道就不想自己的事吗？”

“臣替赞普办事，即是臣之本分。”

“罢了，你不用猜度许多。赞普求娶公主，朕今日就答应了。朕现在所言，却是要赐你一件美事。”

禄东赞听到李世民许了和亲，心内大喜，竟然未听到李世民的后半截话，他伏地叩首谢恩，想起自己历尽艰辛来京，经历了许多等待的日子，终于求恳成功。心内百感交集，不禁涕泗横流，喜极而泣。

李世民不知道禄东赞此时鼓荡的心情，还以为他听到有赏赐而大加激动，遂微笑道：“起来吧。唐卿，看来人逢喜事精神爽，禄东赞如此镇静的人儿，也难避免。琅琊公主前些日子入宫，其外孙女段氏随行。朕见此女模样周正，又知书达理，可堪为禄东赞良配，朕意将此女赐给禄东赞为妻。”

禄东赞此时还立在当席，兀自为皇帝允许和亲而激动，不知道圣上还为自己选取了妻子。唐俭见禄东赞在那里茫然不应，着急说道：“禄相，还不赶快谢恩！圣上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许给你为妻子，真是天大的喜事。”

禄东赞方才知道李世民所说的美事为何，他到此时方才镇静下来，拱手说道：“陛下，臣深谢皇恩，然此事万万不可。”

在场之人皆惊愕万分，尉迟敬德嚷道：“你怎么……怎么如此不知好歹？圣上的美意，岂能拒却？”

禄东赞继续说道：“臣国中已有妻子，为父母所聘，臣不敢见了皇戚之女，就抛弃家妻，若这样做，即是不孝，再者，圣上已答应和亲，然赞普未睹公主之颜，陪臣如何能先娶？臣这样做了，即是不义。”

李世民道：“一夫多妻，亦为人伦，何况赞普既要泥婆罗公主，又来大唐请亲，你再娶唐女，谅他不会怪你。”

无奈禄东赞心坚如铁，到了最后，他又跪伏在地，苦苦恳求李世民收回成命。

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这些日子与禄东赞接触许多，觉得此人是一个豁达爽朗的主儿，不料想他今日在此事上何等顽固，竟然有些婆婆妈妈。

李世民也没有想到禄东赞会如此坚决，就多劝了几句，最后问道：“你拒却朕的好意，事后不会后悔吗？”

“臣不后悔，然会永沐圣恩。”

“嗯，看来你确实是一个忠义之人，好吧，朕成全你。”李世民又感叹道，“有能才在身，又有忠义之心者，禄东赞是为榜样。这让朕又想起逝去的士信兄，唉，他若能活到今天，不知又能成就多少惊天动地之事。这样吧，你还有什么心愿，一发说出来，朕若能办到，定不让你落空。”

禄东赞刚才仓促之间拒却李世民的提婚，心里还有些七上八下，生怕因此招致皇帝的震怒，以致坏了大事。听了李世民关于忠义的一番感叹，心方才落到肚子里，知道自己误打误撞竟然摸对了门槛。他见李世民又问自己，心里有了计较，将心一横激将了李世民一句：“臣再谢皇恩。臣还有一个心愿，只是觉得过于唐突，深恐陛下为难。”

李世民微笑道：“朕说出来的话，自然一言九鼎，不用你进一步激将，说出来吧。”

“臣的心愿就是为赞普访来一名美丽贤惠的公主。臣听说任城王道宗之女李锦燕知书达理、模样周正，且待字闺中，特请陛下将此女赐予赞普。”

“哦，朕还以为是天大的难事呢。朕答应唐蕃和亲，自然要选一好女配赞普，你既然点名，朕就答应你。朕也听说此女的才名，如此就赐其为文成公主，可让道宗持节护送此女入吐蕃。”

禄东赞日思夜想要为赞普访一名好公主，这件事如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弄得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不料今日第一次向李世民求恳，李世民竟然轻轻松松就答应了。他心中甚是愉悦和狂喜，一躬到地，说道：“臣深深感激圣上隆恩。”

李锦燕此时尚不知自己已成为文成公主，其时她还在法寿寺内与数名尼姑讲经说法。她还沉浸在佛法中，秀儿突然匆匆走过来，伏在其耳边说道：“王爷唤人来请小姐，让小姐回府听宣圣旨。”

李锦燕听到“圣旨”二字，莫名所以，但知道事体重大，遂起身向众尼一揖道：“家父来唤，小女子先行告辞。”

她匆匆赶回来，李道宗已在中堂里排好香案，二人跪伏听旨。圣旨不长，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封李锦燕为文成公主，配与吐蕃赞普弃宗弄赞；二是让李道宗为赐婚使，持节将文成公主送到吐蕃地面上，择定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起程。

这个消息，顿时震惊了李道宗全府。李道宗镇静叩伏谢恩，再侧脸看李锦燕，只见两行清泪已在其白皙的面庞上流淌，再看身后，以刘氏为首，皆惊愕得呆立当地。

太监将圣旨递给李道宗，嘱咐道：“任城王，令爱被赐为文成公主，这是圣上的恩典。按照制度，文成公主与任城王须面见圣上谢恩。”

李道宗满口答应并将太监送出府门。等他转身回到中堂，就见堂内已然乱成一锅粥，刘氏昏厥在地，众人七手八脚救治，乱成一片。再看李锦燕，她依旧呆在当地，一言不吭。

李道宗让人先把刘氏抬入后堂，派人唤医生前来救治。他又走到李锦燕身边，唤道："燕儿，你怎么了？"

李锦燕转身，方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然后投入李道宗怀中，浑身抽动，哭泣不已。李道宗怀抱娇小的女儿，想女儿今后要到万里之外，等闲难见，心中的柔情也涌动，眼中不自禁流出泪水。

过了良久，李道宗将李锦燕扶入座中，唤人取过湿巾让其揩泪。父女相对，竟无语凝噎，心中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开口。

这时，秀儿走过来怯生生地说道："王爷，王妃醒过来了。"

李道宗点点头，注视李锦燕道："燕儿，我们去看看你的母亲。"

李锦燕摇摇头，叹道："女儿此时心乱如麻，若见母亲，又会大哭一场，徒增伤悲，不见也罢。秀儿，你去，代我在母亲榻前伺候。"

秀儿领命离去。

李锦燕又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父王，常言道'红颜福薄'，女儿在京城里空担了不少虚名，难道以此为报吗？"

李道宗也叹道："唉，圣上事先一丝儿风都不透，圣旨下得如此突兀，连转圜的余地都没有。燕儿，你不如带着秀儿出外躲避一阵，让圣上找不到。我再联络孝恭等人到圣上面前求恳，定将此事扳回来。"

李锦燕此时脑海中忽然晃过那日在高冈上的情景，那名吐蕃相国直勾勾精光四射的眼睛让她过目不忘。她此时想不到这是人家早就预谋好的事情，还以为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想到这里，她摇头道："父王，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皇帝的圣旨，岂能违抗？为了小女一人，弄得全族不安，乃至父王被皇帝加罪，牵扯全家，实为不智。"

"如此说，燕儿你想遵从圣旨了？"

"父王啊，让女儿嫁到偏远的吐蕃，此为皇帝的国策，然女儿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女儿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呀，皇帝金口玉言，不可抗拒。"她说到这里，眼泪忽然又流了下来，抽泣道，"若皇帝答应收回成命，别说失去一个什么文成公主的称号，就是将女儿贬为庶民，只要能与父王母亲在一起，女儿也心甘情愿。然女儿这样想，皇帝能答应吗？他断然不会答应。何况，即使女儿不去，宗族中须有一女成行，若果真这样，父王今后能坦然面对族人吗？"

李道宗从女儿刚才说的一番话中，第一次发现她竟然有如此缜密的心智和率然的决断，其小小年龄尚且如此，假以时日，定为一非凡的女子。李道宗此时心中又冒出燕儿为何不为男儿身的感叹，若如是，家中可谓后继有人。他在这里胡思乱想，忽然又想起须到宫中向李世民谢恩，遂说道："燕儿，时辰不早了，我们须到宫中谢恩。我们父女见了皇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将此事扳过来。"

李锦燕左思右想，终然无法，遂起身入室补妆，准备进宫。

李世民在两仪殿接见李道宗父女二人。此时，他正在殿中凝神书写自己的得意之作。

李道宗父女二人入殿后向李世民行礼，李世民抬眼看到李锦燕生得如此美貌，心里无比震撼，心道那禄东赞果然有眼力，竟然将如此好女求走，心底里就泛起一丝异样。

李道宗此时口出谢恩之言。

李世民摇手道："罢了，谢什么恩？唐蕃和亲，图的是国家大计，而非个人之福。王昭君出塞，史家及文学之士叹为悲壮。燕儿，你能理解朕的这番苦心，委屈接旨，已经不容易了。"

李道宗道："圣上，燕儿毕竟太小，能否换成别人？"

李世民摇头道："国家大事，岂能朝令夕改？道宗，非是朕心硬如铁，奈何朕已答应那吐蕃的禄东赞，又下圣旨知闻天下，朕再换人，别人会说朕言而无信。"李世民语调柔和，不以皇权压人，显是由衷之言。

"圣上。"一直默不作声的李锦燕忽然开口说话。

听到这委婉柔和的声音，李世民脸上浮出微笑来："燕儿，朕封你为文成公主，从今以后，你即是朕的女儿，可称朕为父皇即可。"

"圣上，"李锦燕仍然不改口，问道，"昭君出塞，其时国家困顿。我朝强盛如斯，为何继续用和亲之策？小女遍阅前史，又参当朝故事，知道要想使四夷宾服，非自身强盛不可。用和亲之策示以亲切之意，仅限一时，若双方势力此起彼伏，往往将和亲抛在一边，苦了和亲去的女子。陛下，我朝中有许多谏臣，像魏徵、马周等人，他们难道不能向陛下举言吗？"

李道宗觉得女儿说的话过于直白，遂斥道："燕儿，圣上面前，不得妄说。"

李世民却没有一丝怒意，他走到李锦燕面前，亲切地说道："燕儿，让朕好好看看你。想不到你容貌既美，还有如此见识，不愧为我李家之人。你说得对，和亲之策起初是无奈之举，到了我朝，国势强大，似乎无须

用和亲之策。可是呀，隋末乱离，国内分崩离析，四夷虎视眈眈。朕若以汉武帝之行，以武力迫四方亦能收到效果，然国内破败，此举大费钱粮，将使百姓更为疲惫；为了国内休养生息，朕用许多策略安顿四夷，包括和亲，其实为上策。燕儿，朕知道，你离乡背井到了异国，举目无亲，心里定然很苦。然以你一人之苦换来普天下之百姓的安定，朕想还是值得的。”李世民声音柔和，就像一位宽厚的父亲在耐心劝说自己心爱的女儿。

李锦燕此时回应了感激，说道：“陛下，小女子读圣贤之书，明白这些道理。”

李世民接着说道：“吐蕃这些年雄起高原，皆得益于这位年轻赞普英武绝伦。其若向我国挑衅，朕有何惧？侯君集上次领兵迎头痛击，即是此例。然这位赞普一心向大唐示好，渴慕与我国友好，可见其目光长远，真英主也。他能如此，朕又何必拒之千里，徒增一强敌？燕儿，你才貌双全，堪为良配，中土之女远嫁外国，其对今后和睦友好，还是有相当作用的。像前隋的义成公主，为了其杨家私忿，竟然先后煽动数任可汗与大唐为敌，忘了中土安定百姓受益的大义，也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的结局。我李家女儿，断不会步义成公主后尘，你到吐蕃，须努力促使唐蕃友好。燕儿，你能听朕此劝吗？”

李锦燕到此时，已知想让李世民收回成命，那是断不可能的事。她又望了一眼身边呆立的父亲，心中百感交集，眼中又流出清泪。她敛衽向李世民拜道：“小女能以此身报李家之恩，为国家百姓造福，纵然粉身碎骨，终无悔也。”

李世民俯身将她扶起来，微笑道：“朕刚才说了，这名赞普年仅二十五岁，以自身之力拓展大片疆土，实为不世出的人物。你以上国公主之身下嫁，他自会另眼相待，恩爱有加。你此去做新娘子，是人伦中美事，何来粉身碎骨之语呢？”

李锦燕又躬身拜道：“陛下，小女离国之时，有一事相求，不知此行陪嫁之资如何？”

李世民笑对李道宗道：“道宗，女生外向，瞧瞧燕儿，她现在急不可待要陪嫁之资了。”他又转向李锦燕道，“吐蕃举足轻重，不可让其小觑我国。朕已向有司下旨，你出嫁之时，妆资要倍于公主妆资常制。”

“小女子非是要妆资，吐蕃离京太远，能否多带一些故国之物及工匠之人？”

李世民自然满口答应。文成公主成行之时，李世民以金质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以为妆奁。又给予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械六种。文成公主又携带五

谷与芜菁种子，随行各色工匠及侍女，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用具而行。李世民知道，李锦燕这样做，无非想多睹故国器物及人物，不至于有形单影只之感。

李世民得知李锦燕爱好书艺，并拜褚遂良为师，大为高兴，当场将自己刚才书就的三篇书论赐给她。

李道宗父女谢恩已毕，遂辞别而去。李世民眼望李锦燕背影，心里茫然若失：如此才貌双全的李家之女，竟然远嫁吐蕃，让其赞普弃宗弄赞凭空得了一个大便宜。

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是文成公主从长安起身赴吐蕃的日子。李道宗作为赐婚使带领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金光门向西进发。

唐俭、尉迟敬德、段志玄、何吉罗以及窦公在金光门前与禄东赞话别。禄东赞因完成了使命，满面春风，逐个作揖向他们表示感谢。

尉迟敬德笑道："禄相，圣上将文成公主赐婚给赞普，你实为首功。你此次回国之后，赞普定会为你升职赏金，你着实得意啊。"

禄东赞又团团一揖，说道："鄙人这次入大唐，终于为鄙主访来文成公主，可谓完成了使命。然最令鄙人得意的是结识了诸位。今日一别，从此远隔山水再见不易，然鄙人会时时想念诸位。尉迟将军，你曾说过要到高原一游，鄙人定在高原虚室以待，日日盼望你早日来到。"

禄东赞言语恳切，说得众人怦然心动。

何吉罗取出六枚鹰嘴香，将之赠给禄东赞。

禄东赞接过香来，凝视何吉罗道："吉罗，你那时落难到吐蕃，我们因而得识。不料从你身上，竟然引出了唐蕃友好的佳话。你现在为大唐籍，亦为吐蕃籍，两国皆是你的故乡。我在逻些，也日日盼望你的到来。"

众人互相拥抱一番，然后珍重道别。

赐婚队伍的行进路线，是出长安城后西出关中，经过大震关，渭洮河谷，然后到达青海湖，这里是吐谷浑的地盘，队伍在此稍做歇息之后，向南直奔河水源头。此时，弃宗弄赞已做好迎婚的准备，他届时在河水之源迎候文成公主。

辘辘车仗声中，文成公主坐在毡车内摇摇晃晃，透过小窗，可以看到窗外的景物。她越过咸阳桥之后，便一直沿着渭水北岸先到马嵬驿、武功驿，再穿过宽广的周原沃土和春秋时秦国的古都凤翔。再往后，又进入陇山，跨出了大震关，如此，她凄然地离开了生养她的关中八百里帝王州。

西行路上，文成公主眼望窗外景物，离乡的伤感随着辘辘车声逐步加重。她想起这些日子因伤女儿远离几乎消瘦了一圈的母亲，想起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想起了长安周围美丽的山水，这些，今后仅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难再见。

每每想到这里，她禁不住垂下泪来，身侧的秀儿起初还劝慰几句，然想到自己亦如小姐一般的境遇，不免陪着垂泪。

眼前渐渐是西北荒凉的景色，一眼望过去，少见绿色的植物，多见黄色的土丘。车轮每滚一圈，就距离吐蕃更近一步。文成公主在泪眼模糊中，心中多次思想两个问题：这名赞普的相貌和性子到底如何？吐蕃的山水又是何种景致？

赐婚队伍经过各个州县时，其刺史、县令皆以朝廷规制热情迎送。车队这日进入吐谷浑地面，各驿盛情款待，且每隔一天的路程，皆备有专为文成公主搭建的临时行馆，其接待规格之高，尤胜于此前各州县的排场。如此安排，自然是吐谷浑王诺曷钵以及其妻弘化公主的指令。

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在其东都伏俟城专程迎候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欲去伏俟城，沿途须经过赤岭及倒淌河两处所在。

赤岭因其山石皆为赤色而得名，当夏日之时，这里的山北坡绿草青青，花儿金黄，而登上山顶，即会感受到夹有寒意的西北风，从南坡向南望去，那里是望不到边际的茫茫草山，白白的雪线横在空中。行人到了这里，须舍车乘马。文成公主那日登上山顶，立即感受到赤岭南北的不同风光，再向前看，吐蕃都城逻些不知又要越过多少山岭才能到达；再往后看，那里近处的景物也模模糊糊。再看前面草枯云惨，雪峰连绵，其思乡的愁绪与今后的不可知等思虑一起涌上心头，她禁不住又流下泪来。传说中，李世民赐给她一面日月宝镜时说，若她想念家乡和家人时，可以从宝镜中看到。她这时拿出宝镜观看，然镜中难见故乡，唯有自己的泪眼和愁容。于是，她愤而将日月宝镜摔到南坡下，从此，赤岭因而改变了名称，名为“日月山”。

下了日月山再南行二十余里，就见一条小河横亘在面前。奇怪的是，这条小河不像其他河流随地势自西向东流淌，而是自东向西逆流。文成公主经过此地后，后来当地人说此水系文成公主下日月山后所流淌的眼泪所致，以示对大唐将自己远嫁异国的幽怨，名之为倒淌河。

日月山与倒淌河凝聚了文成公主心中的郁闷，她到了伏俟城见了弘化公主这位宗室姐姐，二人携手同游青海湖，她的心情方才有所转变。

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十里处。弘化公主见文成公主眉宇间的愁容，她是过来的人儿，明白妹妹此时心境，就禀明李道宗，让赐婚队伍在伏俟城多停一些日子，以宽慰妹妹的心境。李道宗一路上见女儿茶饭不思，正是无计可施的时候，自然连连答应。这日正是初春时节，刺骨的寒风已然

缓和。她们同坐一辆车儿，缓缓出城到青海湖游玩。

青海湖古称西海，相传是周穆王和西王母相会的地方。这片蔚蓝色的湖泊，连绵数百里之遥。湖水的岸边，有丛生的灌木，以及连片的野草，这些野草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雪山去，使白色的雪山与青蓝色的湖水相连，煞是好看。当湖面无风之时，水平如镜。湖中盛产鲥鱼，其形如纺锤；其西北角的布哈河入湖处，有两座小岛东西对峙，统称鸟岛，每年春天时，十万余只斑头雁、鸬鹚、风头潜鸭、云雀、海鸥等鸟儿来此繁衍生息，至秋离去，当冬雪飘飘时，美丽的天鹅又来此越冬。

文成公主观此美景，叹道："姐姐，这里的风景果然与中土迥异。似乎天更高蓝，水更清纯，只是人烟稀少，不似中土繁华。"

弘化公主笑道："我知道妹妹潜心向佛，远离尘嚣，岂不是你之最愿吗？"

"唉，妹妹我虽粗研佛理，然悟性愚钝，难解佛陀之宏旨。像此次出京，越行越难，竟然难脱困厄。姐姐呀，你看雪山那面，到底有什么在等待妹妹呢？"

弘化公主一拍文成公主之肩，轻笑道："他在那面等着你呢。小妹子，你一路慢慢行走心中不急，人家在那边却是度日如年。我听说他在逻些已为你建好宫殿，且带领从人沿途为你修整道路，如今已在河源之处等候。这些日子，他日日遣人来问你的行程。得君如此，夫复何求？"

文成公主不禁羞涩起来，一丝红晕染红了脸庞。她嗔道："姐姐，瞧你，就会说些疯话。妹妹为国和亲，身不由己，连对方的一点信息都不知，心里正不是滋味，你还在这里取笑我。"

"哈哈，妹妹，我知道你的心思。敢是怕嫁给一个丑八怪和粗陋的人吧？你放心，姐姐已为你探听清楚。此人的能耐想你已有耳闻了，其模样也生得相当英俊，他还有一般好处，就是心细如发，体贴入微。他闻听你入吐蕃，前些日子专程派来一些巧手妇人来见我，你猜他要干什么？原来他让我按照京城男子的服饰，为他制作数套——他要身着唐服来迎候你。"

文成公主此时，心中方对弃宗弄赞本人有了一些异样，她点头道："若果真如此，可见其还有一些至诚之心。"

弘化公主又轻笑道："妹妹，你此时的心境，姐姐也曾经历过。你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还算惬意吧？古来许多和亲之女，多是哀怨凄惨的口碑。其实呀，这都是那些文人骚客哼唧出来的愁怨，过于夸大了。依姐姐说，只要我们能举措得当，要比那些京城诸女出嫁有三件好处。"

"哪三件？"

“第一件，只要所嫁之人不甚粗陋，能相敬相爱，与嫁给国人并无区别。何况，其为一邦之主，则我们本身地位尊崇无比。”

“尊崇无比？若浪得虚名，顾影自怜，又有什么用处？”

“第二件，只要夫妻恩爱，两情欢洽，此后养儿育女，其乐融融。何况，这里远离京城，少去了许多夫君升迁的烦恼，以及族人之间的纠纷，可谓无羁无绊，多了一些空明之乐。”

“如此说，姐姐现在境遇正是这般？”

“当然，我若无此体会，焉能向你说嘴？”

“是了，我见姐夫待你甚是恩爱，且对你言听计从，可见此乐。”

“嗯。第三件，你为国之主母，又有故国之威，则想成就何事，即可一蹴而就，这番境遇，非一般女子能品味了。”

文成公主摇摇头，对此点不以为然。

此后，文成公主果然又在伏俟城居住了多日，姐妹二人日处一起谈论甚广，语渐及私。弘化公主的言语究竟能打动文成公主多少，不得而知，但文成公主的心境确实见好，可从其言语举止上看出来。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姐妹二人虽不忍分离，但不能让弃宗弄赞伸长着脖子在河源处等待。于是，赐婚队伍又复上路。临别时，姐妹二人郑重相约，隔上数年要互相探望一番。一旁的诺曷钵眼望姐妹亲密，心中甚喜。毕竟，吐蕃是吐谷浑的最大敌人，如今有了文成公主联姻，则自己与弃宗弄赞皆成了唐朝的女婿，可保边境平安无事。

是时，禄东赞已经先行离去，已与弃宗弄赞在河源相会。

赐婚队伍又行走了十余日，这日到达柏海。

柏海位于扎陵湖与鄂陵湖之间，从远山处的涓涓细流渐积渐行入此两湖中，是为河水之源。

弃宗弄赞带领属下在此迎候多日。

赐婚队伍行至柏海，只听河对岸鼓乐齐鸣，巨大的欢呼声浪显示那里有万人以上。可见河对面遍插旌旗，一条长长的彩桥横跨宽约四十丈的水面。

禄东赞候在桥北，他迎面向李道宗禀道：“任城王，过了此桥即是吐蕃的地面。鄙主弃宗弄赞已在此苦候多日，请任城王下马坐定。容赞普以吐蕃之俗致以婿礼。”

李道宗点点头，让随行之人皆下马。文成公主居于队列之中部，那里有一杆亭亭的锦花盖，以及十二柄朱画团扇，显示公主的所在。

远远地，文成公主看到一人从彩桥上走过来，他走到李道宗面前，依吐蕃之俗行女婿之礼。此礼比较繁复，一群人帮着此人在那里行礼约半个时辰。文成公主知道，此人正是自己今后的夫君。

临行之前，李道宗已然与禄东赞商议好，其将公主送到吐蕃地面，自己就不再送行开始返回。文成公主知道，马上就是自己与父亲告别的时候了，想到亲人再难相见，她的眼泪又不绝地流了下来。

文成公主泪眼蒙眬中，见到前面的仪式已经结束，那人身带二人向自己这里走来。那人渐行渐近，只见他果然身穿一袭唐朝纨绔，翩翩走来，宛似一世家公子。

到了有十步的距离，文成公主看清其形貌。只见此人果然如弘化公主所言，生得长身壮硕，面貌英俊。她毕竟是小女子心性，到了此时，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那人到了文成公主面前，躬身一揖，然后说出数句吐蕃语。公主身后，跟随有通译，他译出弃宗弄赞的话："松赞干布恭迎大唐公主。前方有桥，不宜乘马，请受搀扶以入国土。"

原来弃宗弄赞另有一个名字，类似于中土之人的字，名为松赞干布，用于亲近之人相称。

松赞干布说完伸出手来，公主见状，不自禁伸出手来与其相触，然后轻移莲步，缓缓向河岸走去。

公主行到李道宗面前，轻轻抽掉松赞干布之手，急抢几步，跪在李道宗面前，泪流满面道："父王，女儿这就走了。"

李道宗也泪流纵横，竟然说不出话来。好半天，他方才说道："燕儿，此去吐蕃，你要好自珍重。这松赞干布谦恭有礼，可以托付女儿今生，为父也就放心了。"

这时，松赞干布也并排与公主一起，再向李道宗行婿拜之礼。

李道宗搀起女儿，将其手交给松赞干布，哽咽道："燕儿，你跟此人走吧。记住，你转身走后，不许回头。"

公主闭目点头。

于是，松赞干布搀着公主向彩桥走去。桥那边，是欢呼的人众；桥这边，是凄别的父女之情。文成公主谨记父亲之言，不敢回头，从此踏上了吐蕃的国土。

第十二回

公主事夫散唐风

唐皇出师讨漠北

文成公主随着松赞干布踏上彩桥，迎面是吐蕃臣民欢呼的笑脸，再往后，即是万丈高的玛积雪山。文成公主手心感觉到了松赞干布的力量，其心中如小鹿乱撞，因为身边这位陌生的男人从此与自己要有着亲密关系。他们走上桥面，文成公主忽然感到桥面有些异样，走在上面固然平稳，然又觉柔韧，与一般的木板桥不同。她定睛一看，原来此桥面为木板，下面则是数行人肩扛木板以为支撑，浮冰撞击的桥桩，是他们的腿脚，他们臂挽臂的身板结成一个个桥墩，抵挡着雪水的冲刷；再看桥栏杆，那是一些小孩子手拉彩绸联结而成，他们皆面带微笑，向公主致意。

原来这是一座人桥。

公主微微侧目向松赞干布看了一眼，只见他也眼含笑意，似乎在说：此桥还算妥当吗？

原来柏海这里河面泥沙纵横，牛皮筏往往搁浅，人马易陷入泥潭，这样，坐船、骑马都不能让公主平安渡河，怎么办呢？

于是就有了这座人桥。

过桥后不远，即是松赞干布为成婚而造的“柏海行馆”。

行馆所在地为措日朵则草原，这里，天蓝得不能再蓝，云白得不能再白，草原绿得不能再绿，云、水、天、草的契合，铸成了一个水晶与翡翠的场景。今天是赞普的大婚之日，数万吐蕃臣民在这里观看赞普的婚礼。入夜，一轮又大又明的月亮升起来，晶莹的星星在不停地眨眼；地上，酥油灯灯火通明，歌声舞影彻夜不停，吐蕃臣民向他们的赞普和王妃送去满腔的祝福。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成婚第二日，即动身向逻些行去。他们越过玛积雪山，穿行于巴颜喀拉山岭之间，乘坐牛皮彩筏渡过通天河，进入到一条美丽的沟壑之中。此沟名为勒巴沟，只见山上冰峰晶莹剔透，山腰松杉森森，一派绿意，山麓间涧水潺潺，芳草萋萋，野花烂漫，自山顶至山脚呈现出各季的景色。文成公主行此，第一次见到如此美的高原胜景，恋恋不能去。新婚的美妙以及身旁的美景，让她脸现笑容，恳求松赞干布在沟内休息一日，松赞干布自然满口答应。她在沟内欣赏美景，其随行工匠在两侧的峭壁上随手刻下了数幅佛像和经文。自此开始，勒巴沟成为吐蕃人的神圣之谷，他们一代又一代在沟内雕刻玛尼石、佛像、经文，使这里的石刻艺术蔚为壮观，成为吐蕃人引以为自豪的智慧之沟。

出勒巴沟南行四十余里，到达一个名为结古的小镇，这里四方环山，是河水、江水、澜沧江的发源地，扎曲河、巴曲河横穿小镇，然后注入通天河。如此的山水构造，使结古形成了冬暖夏凉的气候。松赞干布在勒巴沟见到公主爱好美景的愉悦神色，又想长途跋涉需要休息，事先令人在结古建成一座简单的行馆。公主见郎君如此体贴入微，又见这里风光宜人，气候适宜，心情更加甜蜜。于是，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过起二人的蜜月生活。

从河源到逻些，他们在路上竟然行了三个多月。二人新婚燕尔，种种甜蜜之处自不必说。公主毕竟聪明伶俐，这些日子过来，已经能很流利地用吐蕃语说话。

当文成公主进入逻些，吐蕃臣民以盛大的仪式迎接大唐公主到来。禄东赞在长安请得文成公主，并立刻派人骑快马向松赞干布报讯儿。松赞干布闻言喜极而狂，以手加额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吐蕃雄起高原，其请得泥婆罗尺尊公主，已属难得。现在又和大唐联姻，无疑使吐蕃的地位大为提高。其赞普如此，臣下及百姓也高兴非常，纷纷欲睹文成公主容颜。所以自柏海至逻些，凡有文成公主停驻的地方，当地百姓津津乐道，奉为神明。

松赞干布将文成公主奉入刚刚建成的布达拉宫内。那时，吐蕃人皆居于毡帐之中，身份高贵者住大帐，普通人住小帐，如今的布达拉山上起造了一座宫殿，与山下遍布的毡帐相较，显得非常壮丽。是日晚上，松赞干布陪文成公主一同用温泉水沐浴一番，然后着锦缎内衣进入寝殿，松赞干布着黄色，文成公主着绯红色，其起居风格宛似一对中土的君主皇后。到了帐幔床前，松赞干布携手与公主一同坐在床上，他轻轻问道："公主，这里与长安无异吗？"

历经了近四个月的夫妻生活，文成公主起初的羞涩已大为减少，她侧眸一笑："难得赞普如此体贴入微，竟然为妾起造了如此宫室。长安虽好，毕竟是娘家，逻些虽简陋，然妾今日归了赞普，即是妾之家。"

松赞干布闻言，大为感动，他伸手将公主揽入怀中，轻声说道："你舍却长安绮丽繁华来归我，心中定有苦楚，我岂有不知？你放心，今后你的父母之爱、兄妹之情皆归于我一身，我倾尽心力来关爱你，不让你委屈一分。你信我言吗？"

想起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人，文成公主不由得一阵难受，然能够获得这个男人的关爱，则也相当踏实。想到这里，她伸出双手紧紧抱着松赞干布的腰，仰眸说道："妾在长安听说，后宫深似海，赞普有许多王妃，能保定不忘记妾吗？"她说完，嘴角浅浅一笑。

松赞干布看到她那明艳的面貌以及摄人的神态，心里更加翻起无尽的怜爱。他坚决地摇摇头，用嘴唇轻吻了一下她那仰起的额头，说道："我松

赞干布一生最得意事，即是臣民皆认为我是一个最重言诺之人。我说过一定要娶到大唐公主，现在你已入我怀中；我现在说一生爱你怜你，此话也当真。”

是夜，殿外寂静无声，殿内红烛劲烧，偶尔燃爆的灯花儿又增添许多喜气。二人同拥锦衾之中，爱意无限。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二人新婚燕尔，其闺房之乐，自不必说。此外，公主为吐蕃带来了许多东西，松赞干布又能言听计从，其对吐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想起何吉罗手拿吐蕃国书，竟然以中土之文写成，公主就劝告松赞干布要创制文字，松赞干布派人入天竺求学，不久，他们根据吐蕃语的特点，参考梵文和古于阗文，制成了吐蕃文字母，从此就有了文字。松赞干布从文成公主那里感到了中土的学识渊深，他翻检公主带来的诗书史籍，更生羡慕之心。遂遣大臣子弟入长安国子学修习《诗》、《书》，并向李世民请求，礼聘中土学识之人入逻些教习表章和疏奏格式。

公主到来，还促使了吐蕃历法的创立。吐蕃原无历法，没有季节和时令。公主带来了天文历法书籍，传入了汉人的干支计时法。于是，吐蕃人据此以五行分阴阳配天干，以十二生肖配地支，干支配合六十年为一轮，从此有了自己的历法。

公主入吐蕃不久，人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公主的影子。吐蕃原来以放牧为主，公主到来，携来五谷与芜菁种子，其种植在高原上皆能成活，唯麦子与高原不适应，逐渐变种，后来成为高原独有的“青稞”，由此改变了高原人的生活单一方式。后来，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又向李世民请求赐给蚕种及造酒、石碾、桤、纸、墨之匠，输入中土成熟的冶金、纺织、建筑、制陶、碾米、酿酒、造纸、制墨等各种技艺，直接地改变了吐蕃相对落后的面貌。

那些日子，秀儿等侍女带领吐蕃妇人，教习她们纺丝织帛。

渐渐地，文成公主获得了吐蕃人的真诚敬爱，每说到她的名字，许多人顶礼膜拜，几可将她视为神人一般。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世上的完美之事毕竟太少且不能持久。

文成公主到了二十五岁时，三十四岁的松赞干布竟然英年早逝，此时，这对神仙眷属刚刚成婚九年。按照大唐朝廷规制，文成公主可以返回长安归宁父母身边。然她寸步未离吐蕃，又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余年，其逝去后，吐蕃人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将其送到琼结的一座小山上，与松赞干布合葬在一起。

文成公主辞别长安，从此未再入大唐的土地一步。其心思到底如何，是因路途遥远且艰辛，而畏难不愿远行，还是内心深处责怪李世民将她嫁

到万里异域，始终难以释怀，因而铁定心思与松赞干布相伴呢？

后人不得而知。

侯君集攻破高昌城的消息，经各驿快速传递，很快传入京城。此加急文书由兵部送入宫中，正是早朝过后的时辰。其时，李世民在太极殿西暖阁与一帮近臣用过早膳，正与他们一起商议薛延陀的事。

李思摩率领突厥部众越过长城，到定襄建牙帐是数月前的事。李世民见李思摩非常惧怕薛延陀，即让执失思力携带玺书去见夷男让其退出漠南之地让给突厥，明确薛延陀与突厥以大漠为界，不得侵扰。若谁先启衅，大唐即出劲兵征讨之。夷男迫于李世民的威严，不敢不听，即将薛延陀部众移往漠北。李思摩临行之时，心中还是惧怕薛延陀，向李世民求恳道："臣蒙受皇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徙家入长城。"

李世民让他放心前去。

夷男退回漠北，心里终归不是味儿。他这日听说李世民东巡，遂对其大儿子说道："李世民东巡，留下李承乾看家，这是一个无大才的主儿，应付突发的事，定然没有李世民迅速。你可带领兵马去击定襄，那李思摩若没有唐军撑腰，摧之势同拉朽。"其子大度设听命，带领部众及同罗、仆骨等部人马，号称二十万，浩浩荡荡杀奔定襄。果然，李思摩听说薛延陀来袭，没有一次像样儿的防御，带领部众快速越过长城，保据朔州，然后遣使向长安告急。

李世民此次东巡时间不长，不日就返回了长安。他于昨晚阅罢了李思摩的告急之书，决定今日议决此事。

魏徵此时已六十岁，想是其多年来思虑过度，皱纹已爬满额头，且满头白发，老态毕现。他想起贞观四年时在政事堂里的辩论，那时他与温彦博针锋相对，他当时认为夷狄人面兽心，弱则服从，强则叛乱，温彦博搬出孔子"有教无类"的话来反驳他，认为要恩威并施，李世民用其策，设立羁縻府州来安置突厥人。如今温彦博已逝去，薛延陀现在的做派不正应了自己的话吗？魏徵想到这里，叹了一口气道："夷狄豺狼之心，其本性难改。陛下，薛延陀既然不听号令，可出兵将其驱逐出去。"

李世民听其言观其神色，知道魏徵想起了往事。他遍视座下，当时的老臣像陈叔达、温彦博、褚亮、王珪因病逝去，然当时的争论场面犹历历在目。自己那时候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以恩威抚之设立羁縻府州，以图用教化的手段使异族与汉族和睦相处。不料十余年过去，自己待突厥人恩情重逾泰山，可那结社率恩将仇报，妄图加害自己，于是李思摩就回到漠南。他的心里忽然晃过一个念头：本以为魏徵不善于外邦之事，然现在薛延陀起乱，莫非真应了其前言吗？

房玄龄见李世民在那里踌躇难答，遂禀道："陛下，薛延陀举乱，缘于其

地盘之争。自从陛下于贞观四年定下羁縻之策，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四邻安定，且使疆土逐步扩大，可见此法已有奇效。眼前薛延陀不听号令，可以出兵将之平复即可。”

李世民听了房玄龄之言，心里惕然警觉，因思突厥人岂能与结社率相类？像突利、李思摩、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史大柰等人对自己忠心耿耿，可见教化之策确实有效果。想到执失思力，他忧心说道：“夷男派兵来袭李思摩，他定将执失思力扣为人质，如此，执失思力的安危就让朕忧心了。”

李世民东巡之前，派执失思力为观察大使前往漠北，他至今未还京，定是被夷男扣留。

唐俭禀道：“陛下，臣听北境来人所言，说执失思力被夷男威逼利诱，已答应奉事夷男。夷男攻袭李思摩之时，北境的交通阻绝，臣无法辨别此传言是真是假。”

李世民摇头道：“执失思力随朕多年，你们还不知道他的心性吗？夷男扣押他是真，威逼利诱是真，然执失思力断然不会负我。”李世民的语气决绝，可见他非常自信。

唐俭见状说道：“如此，臣即派人潜入漠北，设法探知执失思力的消息，以知其安危。”

“执失思力之安危不用担心，他至多在薛延陀多待一些日子。若此战能快速完胜，夷男自会将执失思力拱手送回。”李世民说出此话，已很明确地表示要出兵救援李思摩。

李世民看到李靖默默地坐在一旁，只见他的面貌上亦现老态。到此时，他方才觉悟到，江山依旧，光阴易逝，看样子岁月的磨砺对人是一点都不吝啬的，曾经刀光剑影、叱咤风云的美好岁月一去不返，衰老将成为人的最大敌人。那一瞬间，李世民冒出了要加紧提拔后进的念头。他想到这里，觉得这样的念头非今日的议题，且留待以后再讲，因而向李靖道：“药师兄，你如何看待薛延陀这件事？”

李靖立起身答道：“漠北实为祸乱中原的渊薮，若放任不管，其势会愈加蔓延。臣赞成玄龄之语，我国日常可以用羁縻之策教化之，所谓恩威并重。若其无视陛下权威而一意孤行，须给予其雷霆一击让其收敛。”

“眼下侯君集征讨高昌未回，朕若在漠北开辟战场，可以兼顾吗？”

“不妨。我国经过这些年的休养生息，积累无数，兵强马壮，可以分头进击。且救援李思摩，其目的非为全数剿灭薛延陀，将其逐出漠南即可。我国马军如今傲视天下，可以以一当十，此次出兵，无须大动干戈。”

“药师兄深识全局，愈加增强朕的信心。药师兄，如今侯君集远在高昌，

此次将兵，派谁为帅最为适宜呢？”

“英公世□威名雄震漠北，可堪为帅。”

李世民点点头，他事先心里也想的是李世□这个人选。

于是，李世民即让岑文本拟诏，授李世□为朔州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为行军副总管，领兵六万，马骑一千二百匹，屯兵羽方；授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四万，马骑五千匹，屯兵灵武；授右屯卫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领兵一万七千人，屯兵云中；授凉州都督为凉州道行军总管，领兵两万，屯兵凉州；又令营州都督张俭带领所部及奚、契丹等部兵马从东向西挤压。各路兵马皆归李世□节制。

李世□此时恰好在京，李世民事后召见他面授机宜：“薛延陀自负强盛，率然越过大漠南侵，其行程有数千里，其马必然疲劳不堪。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李思摩不备一击而中，却使李思摩从容退回长城，他们又待在原地，实为不智。朕事先知有今日，李思摩离京之时，朕嘱他退入长城之时，沿途将野草烧尽。这样，薛延陀粮草日少，又不能就地补充，断不能持久。卿合围之时，先不主动与其接战，可以大势逼其后退，待其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勇猛奋击，破之必矣。”李世□为战多年，明白皇帝点明了此战的关键，心悦诚服领命而去。

李世民将出征漠北的诏令发出，又对群臣道：“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薛延陀这些年来雄霸大漠，与其屈身于东突厥的时节颇有天渊之别，然犹不满足。如此看来，他尊朕为‘天可汗’，不过畏惧大唐之势罢了。唉，人心不齐，朕若一味以德化之，其实未能啊。”

魏徵见李世民的心意大为改变，心里不免得意，禀道：“中土之学渊源深沉，如孔孟、庄老之道浸润国人日久，使中土之人有谦虚、中庸之风。而那些游牧部落，连本族文字都没有，他们没有一点克制自己欲望的想法，全凭着自己的心意以及武力来衡量是非。薛延陀不明事理，不理会陛下的好意，以致出兵抖搂威风。对这般人，唯有以暴易暴，方能灭其骄横之心。”

房玄龄似乎成了温彦博的继任者，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他反驳道：“一味靠武力，有时候适得其反。譬如二人打架，能用拳头逼得对方心悦诚服吗？”

李世民不想听他的争论，说道：“罢了，此事不用再争论，朕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对外邦示以恩威，不能泥古不化而僵硬行之，须依据事态变化而采取对策。总而言之，出兵征讨毕竟是暂时的手段，长远来看，最好要以德绥之，方能长治久安，是为百年大计。”

群臣不再说此话题。

李世民看着这帮熟悉的大臣们，心中忽有所惑，问魏徵道：“魏卿，朕观古史，见其中有的时候君乱于上，而良臣治于下；有的时候臣子乱于下，而明君治于上。若二者相比，哪一种情形更为不堪呢？”

“臣以为，明君有心治国，则可发现臣子的过失，此时若能杀一儆百，其他臣子定能打起精神来竭力办事。若昏君暴虐为上，不听良臣的忠谏之言，虽有百里奚、伍子胥重生，也难救其祸，国亡指日可待。”

“依卿所言，我们君臣今日如何？”

“如今天下大治，皆是君明臣忠所致。然天下之事，不可有些许骄傲之心，否则流毒天下，是为衰运之始。”

李世民与群臣探讨治国的话题，这些年可谓多矣。像魏徵说的这段话，李世民非常耳熟。他微笑道：“贞观之初，君臣之间、臣臣之间往往为一话题辩论良久。顷年以来，我们辩论日少，像近来征高昌、伐薛延陀之事，基本上没有争论就将事定了下来。魏卿，看来我们君臣这些年来，心思走近了许多。出现如此的势头，非是朕强压群臣意见，使群臣盲从的结果。朕将你的《十渐疏》奉为至宝，经常诵读一遍，就为了不能自满渐生骄逸的性子。”

李世民所说的也是事实，贞观君臣这些年来理政能力纯熟，处理各种事情游刃有余，这是人所共识的事实。在座群臣闻言，皆点头称许。

魏徵躬身谢道：“臣言语偏激，不顾陛下颜面累累直言，如今年龄六十，犹列班朝堂高位，观古来之臣，如臣幸运者未之有也。朝野盛誉，此皆是陛下圣明之功，臣感激涕零。”

李世民见魏徵说出如此由衷之言，心里自然高兴，摆摆手道：“罢了，魏卿说出此等歌功颂德之言，难道想让朕飘飘欲仙吗？”

这是李世民的诙谐之言，座下群臣皆脸露微笑。

他们经历这段谈兴亡的插曲，话题又转到高昌大捷上。

李世民阅罢文书，将其示意臣下，感叹说道：“高昌之役取得完胜，朕固然欣喜，然有两点事先确实难以预料：一者，那麴文泰对朕不敬，朕原想他肯定是心硬如铁，不料他闻我军到达，竟然惊悸而死。看来是外强中干；二者，侯君集向来行军迅猛，其为了取得征伐胜利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诡道之行。而他此次不图隐秘，反而大张旗鼓使高昌人知其动静。”

众人闻言皆向李世民称贺，马周道：“侯尚书历尽千难万苦，横越千里沙碛，终于一举克平高昌，此战可谓干净利落。尤为可贵的是，高昌降服，则西域之路就此通畅，且将肆叶护可汗势力逐向西去，实为伟功一件。”

侯君集跟随李世民征战无数，然其大出风头也就是近几年的事。征讨吐谷浑之时，李靖作为主帅，他向李靖建言深入沙碛追击伏允，显示了作战凌厉的特点。此后他又率众击退吐蕃，此次克平高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率兵才华，由此获得了国人的赞誉一片。

李世民大为高兴，说道："马卿所言极是，克平高昌事小，安定西域事大，则高昌之役极为重要，且意义深远。药师兄，侯君集此次能尽礼鼓行，显示我军为仁义之师。他能够这样做，说明他对此战有完胜的信心。追根溯源，还是你倾力授以侯君集兵法军机的缘故，他的功劳之中包含你的心血。众位卿家，待侯君集领兵凯旋之时，我们要好好庆贺一番，全国大酺三日。"

自贞观三年之后，年年风调雨顺，马牛遍野，米谷丰稔，粮价一跌再跌，每年米价从价值一匹绢跌至二钱。天下能够如此富裕，归根到底，还是"抚民以静"的国策取得了效果。国力强大，四夷纷纷前来朝贡，如今侯君集又拔除了西域通道上的一颗钉子，无疑更加增添了贞观君臣的成就感。李世民决定全国大酺三日，群臣脸上洋溢着喜气，心中以为理所应当。

李世民眼睛余光中，忽然发现李靖坐在一旁默默无言，感到有些异样，遂笑问道："药师兄独作默默，莫非有话要说吗？"

李靖闻言立起身来，就见岁月的侵蚀在他身上也留下明显的痕迹，原来他那挺直的腰板如今有些微微佝偻，脸上的皱纹也明显多了起来。他躬身答道："陛下，高昌被克为我国的大事，实在可喜可贺，大酺三日其实应该。只是臣现在年老之后，思虑中难免驳杂，不该在此喜庆之时，想一些多虑的虚事。"

"药师兄所虑向来精确而老到，朕不听你谦虚之言，可详细道来。"

"陛下还记得臣那时候的多虑之语吗？"

李世民顿时明白。李靖一生不喜多言，更不会轻易评论他人。李靖唯一在李世民面前评论他人长短，仅仅是对侯君集的片言只语。李靖奉李世民之旨教授侯君集兵法，过了一段时间，侯君集在李世民面前埋怨李靖不肯全授。李世民以此责怪李靖，李靖答道："侯君集说这等话，证明其心有异志。现今国内安定，不需征伐。臣之所教，足以使他能制四夷。然他欲求尽臣之兵法，是将有他心焉。"李世民当时哈哈一笑，心里认定李靖想留下一手，对侯君集一点都不怀疑。

李靖现在旧话重提，李世民还是不以为然，认为他有些杞人忧天。当着群臣之面，李世民不愿将此事说破，遂哈哈一笑道："药师兄对此耿耿于怀，确实有些多虑了。好了，大家就此散了吧。"

侯君集凯旋，果然"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声"，李世民亲自在观德殿主持了献俘仪式，并从即日起诏告全国大酺三日。

麴智盛被侯君集带回京城，李世民授其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令有司拨给住宅居住，不许其返回高昌旧境。群臣一开始觉得奇怪，像吐谷浑被平复之后，李世民依旧让伏允之子为吐谷浑王，让其复归旧地继续统辖其民，而麴智盛连一个名义上的高昌王都捞不上？他们不知李世民为何要这样做，只不过当此喜庆之时，他们慢慢也就淡忘了。

侯君集将高昌的乐工献给李世民，这些人当堂为皇帝演奏一回，让李世民大为欣赏，当即让太常寺将高昌乐定为正式的宫廷燕乐。唐依隋制，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乐，现在高昌乐加入，唐宫燕乐从此号为十部乐。长安人素来喜欢新奇，闻听高昌乐入部，坊间遍索会奏高昌乐之人，以先睹为快。

唐代对军功赏赐优厚，侯君集取得高昌大捷，其品秩升一级，所得赏赐无数。

李世民在此欢乐之时，不忘北境之战，这日李世□派薛万彻回京，言称已将薛延陀逐出漠南，并请李世民示意下步行止。

李世民在薛万彻回京前，已经得知北境之役取得大捷的消息。他当即准许薛万彻入宫觐见，首先就问交战的详细过程。

薛万彻知道皇帝最爱询问交战的详细过程，其回京路上，已经无数次地打好了禀报的腹稿。现在李世民既然垂问，他侃侃而谈，娓娓道来：“那大度设占领定襄，又自带三万兵马追击李思摩。他追击到长城之下，见李思摩闭门不出，无计可施，只好令其手下在那里跳脚大骂。”

“嗯，大度设还算识好歹，不敢轻易踏入我国疆土，朕猜想这定是夷男所教，他驱逐李思摩，因为自私所致，朕恼怒尚可排解，若兵犯我国国境，即是挑衅，其后果自知。”李世民插话道。

“陛下圣明，薛延陀畏惧我国，果然不敢入我国国境一步。然其不听圣旨，妄想逞势强而横行漠北，也实在是打错了主意。李总管带领我们见过李思摩即摆好阵势向北压去。大度设见我军挺出，急忙拔腿往后撤。李总管选麾下及突厥六千骑，他亲自带领臣及这六千骑奋勇追击。两日内，铁骑越过白道川，在青山追上了大度设，其仓促之间难以接招，抵挡一阵就败下阵来，然后向诺真水败退。”

李世民问道：“朕听说薛延陀近来创立步战法，每五人为伍，其中一人牵马，步战取得胜机后，即上马追击，其横行大漠，此法收到奇效。此次交战，他们没有用步战法排阵吗？缘何不堪一击？”

“大度设所以敢如此猖狂，在于听说陛下东巡而不能及时出兵。他敢于带领三万骑到长城下骂阵，盖由此也。待我军出现，他看到寡不敌众，遂仓皇逃走。他到了诺真水，集合后续队伍，排开阵势想大战一场。”

李世民不再言语，静听薛万彻讲话。

“大度设在诺真水排开阵势，东西横亘十里。李总管带人追击时，因突厥人熟悉这里的地势，由他们在前为先锋。突厥人累胜之后，认为薛延陀部队已溃不成军，遂放心大胆地追击。他们到了阵前，不先与李总管联络，而是放开马蹄勇猛冲阵。大度设令人先放箭，让突厥人伤折不少，待突厥人冲破箭阵，冲到薛延陀兵阵面前，势已极衰，其触到大度设摆好的步战兵士群，无疑是遇到了铜墙铁壁，其队伍十伤六七，很快败下阵来。”

“李总管到了阵前，目睹突厥人的败状，心伤不已，让其退后。他观察对阵形势，号令全体人马，手持盾牌躲避箭雨，这样推进到对方阵前，然后手持长槊直击之。这样凌厉攻杀一个多时辰，终于在其长蛇阵上撕开一个缺口，其阵混乱，开始向后撤退。

“交战前，李总管让臣带领一彪人马，设法从左侧迂回，到了其军阵后方。对方每人拢着五匹马在那里等候。臣见两军开始交战，遂带领所部如旋风般扑到这些人马之间，见人砍人，见马斩索。半个时辰不到，其执马之人被消灭殆尽，那些马儿因失却了缰绳也跑得无影无踪。这样，其前方败退的步战之兵到此，见无马可乘，顿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当薛延陀人在此惊慌的当儿，李总管的铁骑如旋风般地刮过来。他们骑在马上，手执长刀，见人就劈杀，很快就斩杀三千余首级，地上的鲜血流成了河。大度设见势不妙，撒开脚丫子带领残众逃回漠北。”

“如此说，未能生擒大度设吗？”

“未获大度设，为此战最大遗憾之事。李总管战后后悔道，若事先安排数人专盯大度设，则此战胜果更为巨大。战后，我们清点捕获人数，约一万余人，其人众虽多，终无法与擒获大度设相比。”

李世民点头赞许道：“此役取得完胜，已为不易，李世□以六千骑而击溃薛延陀数万人众，可谓以少胜多。看来李世□率兵之才，堪与药师兄相比。”

唐军此时马壮人强，实为天下的精兵。此役之前，李世民调动各路人马向漠南合围，实际交战中仅是取势而已，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六千精骑所向披靡。当此之时，唐军往往与数倍乃至十倍的敌人交手，皆能取得完胜，可见双方战力的优劣。

李世民又问薛万彻道：“后来如何？”

“李总管带领我们入了定襄，我军后续队伍及李思摩部众陆续赶来，周围再难见薛延陀人的踪影。过了数日，夷男遣使来到定襄，他让李总管向圣上致意，愿罢战言好，不再侵凌突厥地盘。其还请求，既然大唐与吐蕃刚刚和亲，也请圣上赐予大唐公主，以永结同好。李总管不敢做主，让臣带领薛延陀使者入京面见圣上。”

“执失思力被夷男放回了吗？”

“使者言道，执失思力好好待在薛延陀，只要圣上答应和亲，立即将其礼送回国。”

李世民点头道：“执失思力淹留薛延陀，许多人对朕说执失思力定是降了薛延陀。现在看来，执失思力对朕忠心无二，不会对夷男卑躬屈膝，其气节堪嘉，实为我朝的苏武。”他转问一侧的房玄龄道：“玄龄，夷男妄图以执失思力为质，迫朕答应和亲。你以为如何？”

房玄龄禀道：“夷男以此拙劣手法来求和亲，实为不智。不过眼前薛延陀以势逞强，须有策早制之。臣以为可以有二策：一者，陛下选精兵十万以为后发，让李世□统之深入大漠，一举剪除薛延陀势力，这样，可以击而掳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二者，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北狄风俗，多由内政，其生子即是陛下外孙，其情难侵中国，这样，可保边境三十年无事。此二策，请陛下断之。”

李世民沉吟一会儿，说道：“兵凶战危，圣人所慎。侯君集刚刚击破高昌，再使李世□大举向薛延陀进兵，国人会说朕好战无厌。魏徵他们，定累向朕举谏不已。罢了，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万彻，你转告薛延陀来使，就说朕答应和亲，让他们赶快把执失思力放回来。”

薛万彻躬身道：“臣遵旨。臣明日与使者一同返回北境，如此就向陛下辞行了。”

“你回来如此匆匆，就在家里多待些日子吧。薛延陀的事安定下来，你回不回定襄也无关紧要，可让使者自回。否则丹杨见到朕，她又该责怪我这皇兄不通人情了。”

李世民当年让众公主与驸马劝说不解风情的薛万彻和丹杨公主的事，慢慢传为坊间的笑谈，在座的臣下皆知这段故事，心中暗笑，连粗豪的薛万彻也相当不好意思，他立在当地，抓耳挠腮，不知道如何对答才好。

侯君集和薛万均在高昌的作为，渐渐被回京的同行之人传播开来，一群谏官闻言，少不得搜寻其劣迹的详细，然后书成表章报与李世民。

李世民阅罢，起身绕室踱步，既而召房玄龄、马周、褚遂良、魏徵、孙伏伽、岑文本等人来议事。

李世民手指谏章，让他们前去观看。过了片刻，他感叹道：“前些日子，朕还与众卿一同赞扬侯君集能够尽礼鼓行，可谓仁义之师。谁知他得了高昌，竟然将自己视为太上皇，其淫乱宫室，私藏珍宝，以致众将士纷纷效法，使我大唐之师成为强盗之众。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此为颠扑不破之道理。朕恼怒侯君集和薛万均，非为他们有小恶，实因此坏了大唐的名声。”

群臣观罢谏章，皆认为侯君集和薛万均实在不该。

李世民接着感叹道：“侯君集、薛万均官俸既丰，他们取得高昌大捷，我朝对军功赏赐优厚，何必妄取其他呢？看来人之私欲时刻充盈心间，一遇时机立刻喷发。想是他们以为高昌远离京城，以为取些珍宝，玩玩女人这些劣迹京中难知，以致肆意妄为。可是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能逃过众人的法眼吗？孙伏伽，此二人由你下狱勘问，速速定罪。”

“臣遵旨。只是侯尚书与薛将军皆为上品，圣上能否派一名重臣来主持呢？”孙伏伽请求道。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犯事入狱，即是你的人犯，没有什么官品之说。孙伏伽，你要以戴胄公正理狱为榜样，秉公执法，何来怯懦之言？”李世民说到这里，脸上薄有怒色。

孙伏伽不敢再言声。

闻听要将侯君集、薛万均下狱，房玄龄等人以为应该，独岑文本与魏徵不然。

岑文本躬身道：“陛下，臣以为将此二人下狱，有些不妥。”

“有何不妥？朕宽法慎刑，然不可使刑法流于空泛。朕若不治他们之罪，如何使天下人信服？”

“陛下，臣闻命将出师，主旨在于克敌制胜，若能全胜，主帅虽贪可赏；若其大败，虽廉亦可诛。汉之李广利，晋之王濬，隋之韩擒虎，其本身皆有过失，然其出师能捷，人主以为其有功，所以皆受封赏。陛下若将侯君集和薛万均交付大理寺收入狱中，海内之人定会说陛下唯录其过而忘其大功也。”

“依你所言，朕可以不问其罪吗？”

“陛下，历来将帅之臣，廉慎者少，而贪求者多，不可一味求全。臣以为，陛下可以录其微功，忘其大过，让他们重列廷臣。这样，他们虽非清贞之臣，陛下犹得贪愚之将，陛下固然使刑法委屈，然大德弥显，不治侯君集等人之罪，其过更彰显天下。”

李世民哼了一声，显然不认同岑文本的宏论。若让侯君集继续作为兵部尚书列于朝班之中，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魏徵也开口谏道：“陛下，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大理寺若将薛万均下在狱中，定赴高昌将与其有染的妇女执来询问。以我朝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床笫之私，所得者轻，所失者重，有碍大国风仪。昔秦穆公饮盗马之士，楚庄王赦绝缨之罪，此二人可谓明白大节。”

魏徵所引典故是古时两则很有名的故事。秦穆公曾走失了一匹良马，被住在岐下的三百多游民抓住杀掉吃了，官吏抓住他们想依法严办。秦穆公不同意，反而说道：“君子不因为牲畜而伤害人。我听说吃了好马肉而不喝酒，会伤身子的。”于是赐给这帮人酒喝，并赦免了他们。后来秦穆公与晋惠公在韩原展开决战，秦穆公被伤正处于危难关头，这三百余人突然出现冒死冲入晋军重围，由此改变了战局，不但使秦穆公解围还活捉了晋惠公。另一则关于楚庄王的故事，则是说一次胜仗之后，楚庄王宴请众将，并让自己美丽的姬人为众将斟酒。这位姬人因为太过漂亮，看得众将目瞪口呆，恰巧一阵风吹过来吹灭了灯火，一人趁乱摸了姬人一把，灵巧的姬人顺手抓过其冠上之缨以为记认，并悄悄将此事告诉楚庄王。楚庄王闻言并不恼怒，心想喝多了酒的众将迷恋美色实属正常，他不许张灯，大喝道：“寡人今日高兴，大家皆将冠缨除下抛出户外，以作无缨之宴。”众人依言除缨，灯火方才点起，大家尽欢而散。后来的一次战斗中，楚庄王陷入重围身伤多处，这时一人拼死将楚庄王救出重围，其奄奄一息时对楚庄王道：“小人正是那日绝缨之人。”

不知是这二则故事打动了李世民，还是他素来对魏徵言听计从。李世民沉吟了片刻，明显改换了心意，问众人道：“魏卿、岑卿刚才所言，你们以为如何？”

众人纷纷点头，马周言道：“臣以为可以赦免侯君集、薛万均之罪。”

李世民又感叹道：“一样的事，因人而异。侯君集贪得宝物，阿史那社尔一样入高昌，秋毫不取。甚至对朝廷的赏物，因不见朕之敕旨，也坚决不取。其终于见到敕旨，所取唯老弱故敝而已。侯君集、薛万均受中土道德熏陶多年，竟然不如一名归顺来的突厥人。罢了，朕听从你们的意见，就赦免其罪，不用再捕之入狱了。然可以保留他们的品秩，不能让他们在朝办事。侯君集的兵部尚书一职，可觅他人来任。玄龄，你以为此职何人可堪为任呢？”

房玄龄见李世民退了一大步，但免去他们实职的心思难改，遂禀道：“李世□智勇双全，谋虑宏远，新近又逐薛延陀于大漠。陛下，臣以为李世□可充此职。”

李世民目视群臣，征求众人的意见，就见这些人皆赞同房玄龄的话，遂让岑文本拟旨，诏李世□为兵部尚书，让其克日返京赴任。

侯君集一生桀骜不驯，目空一切，此次克平高昌，其正是志得意满之时，不料因私取珍宝一事竟然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其心中苦楚难伸，渐渐对李世民生出了无尽的怨怼之情。

其实李世民这样处理侯君集，非是一时愤怒，而是大有深意。李靖数次在李世民面前说侯君集有异志，看似李世民当时未上心，其实早已对侯君集有了警觉。侯君集在高昌的作为，完全是肆无忌惮，正好印证了李靖的前言，李世民因而痛下重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了二日，褚

遂良匆匆求见李世民，禀报道："陛下，洛阳来人密报，说张亮阴养死士，以图造反，此为他们的证辩。"说完，他将一纸递给李世民。

第十三回

张亮蒙冤赴刑场

太子顺势固储位

李世民凝神阅读来书，眉宇间渐渐隆起一团疙瘩。他很快将来书读完，然后吩咐褚遂良道："你去大理寺向孙伏伽传达朕之旨意，让他带人连夜奔赴洛阳，把张亮擒拿回京勘问。"

褚遂良转身要走，李世民又叫住他，说道："孙伏伽文弱之吏，让他擒拿张亮，恐怕有些勉为其难。这样吧，你让孙伏伽在寺内等候，朕让常何带领三百宿卫与其会齐，然后赴洛阳公干。"

褚遂良说道："张亮为陛下多年的股肱之臣，如今去擒拿他，臣恐怕口说无凭，陛下最好赐一手诏让常何随身携带。"

李世民摆手道："罢了，朗朗乾坤，清明宇内，由朕身边之人前去传旨，谁敢不听？让他们速去速回，张亮来京后，可由孙伏伽亲自审问。"

数日后，张亮被孙伏伽、常何锁拿入京，并随带了一干人证。孙伏伽逐个审问，张亮的乖张之行渐渐显露出来。

李世民即位以后，张亮因保据洛阳且能联络山东豪杰，成为李世民争夺皇位的后方根据地而有大功，被授为郧国公，先后出任豳州、夏州都督，相州大都督长史，洛州都督等职。其任相州大都督长史时，相州大都督由魏王李泰遥领，其实相州还由张亮全权主政。

张亮一开始在各州主政的时候，密遣手下到辖区内伺察人之善恶，抑豪强而恤贫弱，在辖下民众中赢得了相当好的口碑。但他自从休掉结发妻子，更娶李氏为妻之后，性情大变，仿佛换了一个人儿。

李氏算来是李神通已出五服的本家女儿，如今李家坐了天下，她也算是沾了皇亲。此女生得美貌，做姑娘的时候就行为不检，与人私通多次，名声不佳。她一日在洛阳见到张亮，见他生得倜傥风流，又是当今皇帝的心腹之臣，就一心想嫁给他，央求家人向张亮提亲。张亮心有智谋，颇有逢迎之才，他见此女为皇亲，模样还生得相当美貌，与自己结发妻子相比，无疑天人一般。遂满口答应，转而与结发妻子商议离婚之事。当时，男子休妻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七出"，即妻子触犯了"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项名目的任何一条，男子就可以强制性休妻；二是"义绝"，即"夫犯妻族"、"妻犯夫族"、"夫族妻族

相犯”、“妻犯夫”时，由官府强制离异；三是“和离”，即夫妻双方协商同意，协议离婚。张亮结发妻子一直恪守妇道，且为张亮生了二子一女，张亮找不出理由强制休妻，只好厚着脸皮与其相商，其夫人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好答应离婚，搬出张府另选宅居住，并誓言此生不再嫁。

张亮迎娶新夫人李氏入家，将其奉为天神，其宠爱之余，渐渐有些惧怕。久而久之，李氏恃宠而骄，除了在家内呼叱自如以外，还干预政事，张亮对其言听计从，其理政时乖谬甚多，辖下民众怨怼日甚。

李氏嫁了张亮，其好淫的毛病仅在新婚时收敛了一些，时间一长，又按捺不住。其在相州之时，见到一名卖笔之俊面小伙子，此人年方十八岁，又善歌舞，惹得她心动不已，遂主动撩拨，二人很快成就了好事。李氏为图长久快活，竟然说通张亮收此人为义子，对外人说此人系张亮的私生子，并为之取名为慎几。从此以后，慎几就在张府内居住，全府之人皆知慎几与主母私通，然畏惧主母的淫威不敢言声，单单把张亮一个人蒙在鼓里。

李氏还有一件爱好，即是爱与旁门左道之人交往，她入了张府，巫婆神汉从此盈门。

张亮在新夫人的影响下，从此有了收养义子的习惯，数年之间，竟然收义子五百余人。他也渐渐迷上神巫之道，神巫之人环绕左右，其中以程公颖和公孙常对其影响最巨。

向李世民告发张亮的名状中，有程公颖和公孙常的名字，孙伏伽和常何此去洛阳，自然按图索骥将此二人拘来。孙伏伽主审此案，自然知道此二人是此案的关键人物，对他们二人动了大刑。可怜这二人平日里摇舌鼓吹为拿手好戏，一遇到如狼似虎的大理寺之人，以及那难熬的刑具，自然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将其与张亮交往的过程都说了出来。

孙伏伽问程公颖道：“你与张亮何时相识？”

程公颖答道：“小人在相州以方术闻名，张大人夫人将小人引入其宅中，小人从此与张大人相识。”

“你向张亮说了什么不法之言？”

“大人呀，小人说出一些不法言语，非从真心，其实是张大人所引。小人与张大人相熟之后，一日张大人召见小人，他问道：‘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起，你以为如何？’小人一听此为大逆不道之言，心中惊异，然许多日子受张家金帛无数，若以言相抗定然绝了衣食之路。”

“哼，你还算老实，知道你自己靠招摇撞骗来混饭吃。”孙伏伽冷笑道。

“小人当时察言观色，心想还是顺着张大人的心思最好，遂答道：‘大人

卧似龙形，必当大贵。相州数年内有王者兴，正是应在大人身上。’张大人一听，顿时喜形于色，当场又赏了小人一些钱物。”

“张亮为朝廷大员，岂能如此无聊？你别是熬刑不过，在这里胡乱攀人，妄图减轻罪过吧？”

“小人不敢。小人说此话时，张大人夫人也在当场，她当时对张大人道：‘程公在相州以相术驰名，且轻易不出言，他能说出此话，已经担待许多，不容人不信啊！’大人若不信，小人愿与他们当堂对质。”

“罢了，你刚才所言，这里记录在案，你敢画押吗？”

“敢，敢。只是小人十指受刑，难以自如写字。”

孙伏伽唤来牢子，让其伸直程公颖的手指在案卷上画押。

与程公颖相比，公孙常因颇有文辞，其说辞更为流利：“小人自小习得黄白之术，张大人闻名将小人请入府内。是时，张大人及其身边环绕江湖术士，小人稍稍一打听，得知他们最喜听吉利隐秘之言，遂逢迎说辞。”

孙伏伽问道：“‘有弓长之君当别都’这句话，定是出自你口了？”

公孙常连连摇手，说道：“非也，非也。这句话却是张大人亲口所说。”

“哼，你最好拆字，爱隐语喻人，张亮武人出身，焉能说出这等文雅之大逆不道之语？不是你所教又是什么？”

“大人，请听小人细说个中详细。”

“张大人那日将小人叫到面前，其说道：‘吾尝闻图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话，如今天下由李姓皇帝坐定，再说张姓，恐怕有些虚妄了。’张大人说出这等大逆不道之言，小人本该厉言驳斥才是。千不该，万不该，小人当时被猪油蒙了心，恰巧手头正有一本图篆，就翻开与之讲解。大人，那张大人毕竟是武人出身，识字有限，经小人一番如坠云雾里的讲解，他竟然愈信不疑。大人，念小人当时贪些钱财，又畏惧张大人权势，不敢不说，就饶了小人吧。”

孙伏伽令公孙常当场画押，又骂道：“眼下盛世之时，人们或就学求仕途，或历练行经济之事，退一步讲，就是在田亩中耕种，亦能自足。你们这些妖人，贪图安逸，装神弄鬼，凭些口舌之利穿行于官宦之家，以此来讨些便宜。张亮本来一个好好的人儿，让你们这些妖人给教坏了。现在出了事，你们把所有的罪行都栽在张亮身上。张亮固然有罪，你们难道能逃罪责吗？”

孙伏伽秉承戴胄的公平理狱的作风，不以李世民的震怒之言为旨意来审理张亮的案件。他内心始终以为，张亮有功于皇帝，这些年来始终忠心

为国家办事，他固然有些乖张之行，但不至于谋反。他起身向张亮的牢房走去，边走边心想：张亮若不停妻再娶，能有今天吗？

张亮入狱之后，其昔日的倜傥风采一扫而尽，仅剩下满面的憔悴焦虑神情。他见孙伏伽迈入牢门，二人毕竟是多年的熟人，急忙上前扯住其手，连声道：“孙老弟，孙老弟，愚兄被人陷害，你定要替我辨明是非啊。”

孙伏伽让牢子展开程公颖和公孙常的口供，叹口气道：“张兄，此前有人在圣上面前告你，现在这二人又说得如此明白，把你意图谋反的罪名坐实了。张兄，你在任上办错一些事，哪怕是贪污，以你功臣之身，圣上定然宽大，至多降职罢了。可眼下有证人之言，你又养了五百余义子，分明是谋反嘛。谋反是最大的罪名，别人又如何能救得了你？”

张亮低头看那二人的口供，越看越怒，吼声如雷，骂道：“这两个妖人，骗了我许多钱财，到了又反咬一口。我什么时候说出这等话来？这些话正是他们整日装神弄鬼所言！”

孙伏伽叹道：“张兄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明知他们为妖人，又让他们围绕左右。说来说去，他们若不知道你有此种爱好，你的府门他们能很好登吗？”

张亮到此时方才想起，自己原来基本上不与这班人打交道，自从新夫人入门，这类人方才多了起来，遂咬牙道：“都是她弄出的好事。”

“想是张兄不知，向圣上告发之人还单独写了尊夫人一段。说她好淫乱，你所收义子慎几正是她的贴身相好；还干预政事，她枕头风一吹，你定会言听计从；最重要的就是结交妖人了，依兄所言，这些妖人都是她引来的吗？”

“正是，这贱人到底坏了我的好事。”张亮说到这里，忽然怔怔地发呆了半天，然后双眼流出了眼泪，向孙伏伽恳求道：“孙老弟，到底是什么人要置愚兄于死地呀？如此隐微之事他都能打探得如此详细？孙老弟，你这次好歹要救我一救，圣上面前，就靠你多多美言了。”

“张兄，圣上面前小弟定会公正奏报，可是圣上最终到底如何，小弟心里也没有底。”

“那二人明显是怕死而诬陷于我，他们的话岂能当真？何况，我多年来跟随圣上，积功无数，圣上定然知道我忠心耿耿。或者说，此次将功折罪，将我废为庶人，那也是好的。”

孙伏伽点头答应。

张亮又道：“孙老弟在觐见圣上之时，请你向圣上求恳，就说我自知罪孽深重，能否请圣上瞧着我有功劳的份儿上，让我再见圣上一面，以诉说

冤屈？”

孙伏伽摇摇头，回绝道：“小弟去洛阳拿你之前，圣上金口说道：张亮居功自傲，所行乖张，此事由大理寺公平审理，朕不用见了。张兄，此事恕小弟难以完成。”

张亮心如死灰，黯然说道：“如此，就全凭老弟替愚兄辨明冤屈，愚兄下辈子做牛做马，一定报答老弟之恩。”

李世民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夷男立即将执失思力放回。此时，李世、薛万彻还在定襄屯兵，帮助李思摩站稳脚跟。执失思力到了定襄，恰巧李世刚刚接到授任他为兵部尚书的诏书，二人就同行回到长安。

李世民在太极殿西暖阁召见他们。

执失思力被夷男扣押日久，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李世民，其叩拜之后，哽咽道：“陛下，臣原想此次难再回京城，已抱必死之心。不料我军先胜后和，陛下又心挂微臣，厉言夷男释放臣归国，让臣又复重生。”

李世民也大为感动，他走下御座到了执失思力面前，以手抚其背曰：“执失思力，你很好。你当初被夷男扣押，朝中许多人皆说你定降无疑，朕独以为不然。你持节出使薛延陀，恰逢祸乱之时，不为夷男利诱威迫，而其志不改，果然应了朕之言语，朕心甚慰。起来吧，你此番举动堪与汉朝苏武相媲美。你们又有所不同，苏武毕竟为汉人，你为突厥人如此做，更为不易。”

执失思力立起身来，说道：“臣现在为大唐之官，食的是大唐禄米，即是大唐之人。臣陷身于薛延陀，困顿之时每每想起此节，坚志难改。”

李世民忽然发现执失思力的左耳处空空荡荡，惊问道：“执失思力，你的左耳呢？”

执失思力低头不语，李世躬身禀道：“执失思力失去左耳，乃其自割明志。我朝有烈士如此，其志节犹胜于苏武。”说完，他将执失思力自割左耳的事说了一遍。

那日执失思力被人带到夷男面前，夷男说道：“执失思力，李世民灭你故国，此为不共戴天之仇。我如今势强如虹，准备南下。你可为我军先锋，得胜回来，我定将东突厥的地盘还给你，就立你为可汗。”

执失思力答道：“天可汗已立李思摩为可汗，令其复归故国。你口口声声说遵从天可汗的旨意，为何又出兵去攻李思摩？”

“这么说，你定是不愿意降我了？”

“不错，我既为唐廷使者，自然完成我的使命。”

“哼，李世民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如此死心塌地？”“圣上待臣下以仁义，这就是天大的好处。我若朝三暮四，岂复为人？”执失思力说完，拔出佩刀大呼道：“岂有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其刀光一闪，登时割下了自己的左耳，鲜血如注。

夷男恼羞成怒，意欲杀了执失思力。然他毕竟畏惧大唐，不敢将事做得太绝，就留下了执失思力的一条命。

李世说完，李世民大为感动，上前抚住执失思力的左耳处，说道：“执失思力，你何苦如此？朕知道你心如铁石，必不叛我国，何必自残身体呢？”

执失思力流泪道：“陛下，当时的情势，夷男及身旁之人皆认为臣为突厥人，他们忘了，臣此时已为大唐之人。若不割耳明志，他们难知臣之真心。”

李世民向李世□感叹道：“世□兄，想起你当初礼葬李密的事，其忠义之心，与执失思力相差无几。人立世上，若无忠无义，何谈为人？！嗯，执失思力此举，可让吏部拟一诏文，明发天下，以彰其德。”

李世□躬身答道：“自古以来君主皆贵中华之人，而贱视夷狄之众，独陛下能爱之如一，所以天下之人视陛下为父母。执失思力以及突利、李思摩等人归了大唐，所以无华夷分别，对陛下忠心专一，皆是陛下爱之如一的缘故。臣此次在北境，观察各部状况，除了薛延陀势大对陛下有些离心离德以外，其他部落皆视陛下为心目中的‘天可汗’，其敬爱之心无以复加。”

李世民沉吟道：“是了，一枝独秀，必变生祸乱。世□兄，朕此次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当时主要虑及执失思力被其所拘。如今执失思力已回，此事是否从长计议？”

李世□听其话音，觉得李世民有些赖婚的意思。心想，你以大国的万乘之尊，说过的话转眼又不算，岂是为人主的道理？但他不好明着反对，支支吾吾道：“此事的确要从长计议，若薛延陀与我国和亲，其在北境的地位要高于他部，有些不妥。不过圣上已答应和亲，现在似乎找不出理由与其相绝。若再成嫌隙，又起边患，亦为不美。”

“你说得对，不能再让薛延陀在漠北一枝独秀，朕与其和亲，势必抬高其地位，反而又增加其势。嗯，此事放放再说，执失思力，你说呢？”

执失思力见皇帝为了自己的安危，竟然不惜答应和亲以换回自己，此番恩情，实在太大。那一时刻，他又哽噎，竟然说不出话来，只好伏地向李世民叩拜以表衷情。

李世民知道执失思力此时的满腔感激之情，遂微笑道：“罢了，你不用在这里叩头不已，早点回家吧。朕固然记挂着你的安危，又如何及得上你

的家人？世□兄，你也下去吧。眼下高昌已平，吐蕃与我国和亲，薛延陀又被你打回了老巢，可谓四海康宁，你现在替下侯君集为兵部尚书，边境事宜不多，可以放心来做。”

“臣深谢陛下洪恩。陛下，那侯君集固然有罪，然他素有大功，新近又有克吐蕃、高昌之绩，与其让他赋闲在家，不如还让他在兵部任一差使，与臣一同替圣上办事可好？”

“你好好地干你的兵部尚书，不要管侯君集之事！侯君集在高昌私取财宝事小，然他败坏了军律，坏了朕的名声，非降罪不可。你今后知事兵部，须谨记此点。”

这是皇帝的训诫，李世□自然躬身答应。

李世民又悠悠说道：“世□兄，你这一段时间见过药师兄吗？”

“臣一直在北境驻防，回京之时也是匆匆忙忙，算来有数年时间未见过李药师了。”李世□见李世民似无意间问起这句话，顿时绷紧了心弦。事实上，李靖与李世□二人心照不宣，知道皇帝对他们常怀警惕之心，不敢过往太密，深恐由此招致皇帝的更大嫌疑。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执失思力亦为严口之人，朕今日将这件秘密之事说与你们。药师兄数次对朕言道，说侯君集随其学兵法之时，往往穷究深索，恐有异志之心。朕当时一笑了之，然观侯君集此次在高昌国的作为，可谓肆无忌惮。朕还好好地活在京城，那高昌不过在京城数千里之外，侯君集竟然如此大胆，朕死之后，又有谁能制之？世□兄，朕现在所以罢其官，有长远的考虑。”

李世民对李世□和执失思力明言革除侯君集的真相，让二人对君王胸怀的坦荡心怀感激。李世□又听出了其中更深一层的意思，即是为人臣者，要以忠心为要，不可自恃本领图谋异志，如此就犯了皇帝的大忌。

两人躬身退出西暖阁，就见孙伏伽已候在殿外。他们互相笑面打了招呼，太监将孙伏伽领入殿内。

孙伏伽将所有案卷呈给李世民御览，然后静静地候在一边。

李世民阅罢案卷，似自言自语道：“嗯，看来别人所奏为实，张亮果然有罪。”既而抬眼问孙伏伽道：“孙卿，你主审此案，谈谈你的观感。”

孙伏伽叹道：“陛下，臣审过此案，觉得张亮错娶了一位夫人。”

“此又何解？”

孙伏伽将李氏的事细说一遍。

李世民摇头道：“历来好说红颜祸水，像周幽王为了取悦褒姒，就点燃烽

火擂鼓为戏，后人皆说褒姒因此而一笑倾国，将国灭的缘故归于她身。可是呀，若周幽王不荒唐，褒姒能点燃烽火吗？同样的道理，若张亮能在衙中主事，在家中能持大节，焉能受妇人的左右？说到底，若李氏有错，皆归罪于张亮，此点不用再说。孙卿，你审理半天，最后就审出这样一个结论吗？”

孙伏伽有些紧张起来，不知以何言语为对，他停了半天，方才说道：“臣□想……□臣想张亮跟随圣上多年，又知圣上待功臣向来宽宏，不忍见张亮因此得罪。”

“朕赏给你兰陵公主园时，你那时有何等的锐气，现在这些锐气难道都消磨下去了？罢了，朕知道你念着同僚的交情，不忍见张亮得罪，此为人之常情，朕不怪你。这样吧，张亮毕竟是勋臣，朕不好独断。明日的朝会上，你将案情当堂向群臣宣示，让大家先议一议再定。”

第二日的朝会上，孙伏伽将张亮的案情向群臣宣示一遍，并将有关人员的伏辩呈在堂上。其最后说道：“圣上的旨意，张亮为勋臣，如何处理由群臣决断。”

李世民微微点头，示意群臣就此议题讲话。

张亮一直在京外任职，与朝中大臣交往不多，他又自恃是李世民的心腹之人，不免有些志高意傲。他现在忽然犯事，群臣多以为他辜负了皇恩，实在不该，更有一些平素就瞧不惯他的人，心内窃喜。

萧瑀、房玄龄、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等老臣比较持重，认为张亮固然有反状，然他毕竟为勋臣，请皇帝从轻发落。其他臣子见他们这样说纷纷附和。

李世民见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遂问道：“如此说，张亮有罪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群臣皆然之。

这时，治书侍御史刘洎出班，持笏躬身奏道：“陛下，群臣皆认为张亮有罪，臣以为不然。”

“嗯，刘卿为何独持异论？”

“臣以为，张亮多养义子，与妖人交往，固然不该，然说他要反，实在牵强。其收养义子号称五百余人，以此来作为起事的资本，能成何事？妖人举证张亮的言论，当时仅有他们二人对话，是真是假，仅是一面说辞，不足为证。陛下，张亮为勋臣，不该有此举动，稍加薄惩即可，不能加之以谋反的罪名。”

李世民脸色严肃，冷冷地说道：“哼，张亮阴养义子五百，又自视为王

者，此为明显的见证，怎么能说其反状未显呢？难道要等他领兵起事后方能称为有反状吗？刘卿，此事不用多说，就依群臣之议定张亮之罪，你退回去吧。”

刘洎本想还要讲话，但看到李世民的严峻神色，又见群臣看着自己那异样的神色，就咽了一口唾沫，将要说的话退了回去，然后退回班中。

第二日，张亮被押赴刑场斩决。李世民一开始想赐张亮自尽，赏他一个全尸，但褚遂良等人劝说道：谋反为大罪，须使天下知闻。于是，李世民又改换了主意。

张亮临刑前，其面北跪在地上，大呼道：“圣上啊，臣一生忠心耿耿，何尝有反的念头？君令臣死，臣不敢不死，臣虽死无憾。臣死后，下辈子托生为人，还要来做陛下的臣民，以奉事陛下。”

张亮被诛，其妻李氏，其义子慎几，以及公孙常和程公颖等人也当场问斩。

张亮临终的话，最后还是传入了李世民的耳中，想起张亮一生追随自己，其忠心的时候毕竟为多，心中就若有所失。这日黄昏，长孙无忌入宫，李世民留其一同进晚膳，今晚的主菜有一道“飞刀鲙鲤”，此鲤鱼系洛水中所生，他们就从此菜中引出了张亮的话题。

李世民伸箸夹了一口鲤肉，咀嚼数下，点头道：“天下的鲤鱼毕竟以洛水所产为最，这些年，张亮挑选佳鱼贡入宫中，让朕可以常食此美味。”

长孙无忌提醒道：“陛下，张亮已被诛，此鱼别人也一样贡来。”

李世民想起了张亮，顿时没了胃口，他抛箸叹道：“无忌，想起张亮临终之言，其无怨无悔，忠义可昭。唉，朕莫非杀错了吗？”

长孙无忌道：“陛下，臣这几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张亮之死并非简单谋反之事，其背后似大有深意。”

“有何深意？”

“陛下还记得昔日张亮被隐太子、齐王拘来京城吗？隐太子当年拘来张亮，显然想除去陛下的亲信之人。外面风传，张亮现在与魏王泰交好，其被诛似有皇子相争的背景在里面。”

李世民闻言低头不语，其脑海中如电光石火转个不停。他一生经过无数次凶险之事，像此次张亮被杀，其背后若果真有诸子争势的背景在里面，他应当能想到。但此次事件太突兀，绝无先兆，他事先未向此方向想起，仅认为事关张亮，而不涉及他人。

李世民不动声色，转而问长孙无忌道：“无忌，诸子现在果然相争吗？朕

看来平静如水，他们难道已成水火之势了吗？”

“表面来看确实平静如水，然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这些年又待泰儿恩宠逾制，遂使泰儿有了想法。外面有皇子相争的说法，盖缘于此也。”

“无忌，你为承乾、泰儿、治儿的母舅，应当了解他们的禀性。承乾患有足疾，有失大国之仪，这些年又多行乖张之举。反观泰儿，有朕之家风，朕偏爱泰儿，实为其贤之故。无忌，别人不解，你难道也不能理解朕的这番心思吗？”

许是因为李承乾为长孙嘉敏的长子，长孙无忌与李承乾的感情相对好一些，而李泰由于自小比较骄奢，长孙无忌有些不喜，所以对李世民宠爱李泰不以为然。

李世民也明白长孙无忌的心思，他见长孙无忌默默不语，遂说道：“这样吧，承乾和泰儿的事，找个时辰大家再好好议一议。张亮此次被诛，其身后若果真有皇子相争在那里作怪，我们不可大意。”李世民此时想起了自己与李建成、李元吉相争的往事，又想起长孙嘉敏的临终嘱托，若自己的儿子再相互残杀，非其所愿。

长孙无忌闻言起身道：“陛下将大祸消弭于无形，为国人之福，亦是故去的皇后之愿。储位仅有一个，既立太子，不可再让他人觊觎，如此，则祸端难起。”李世民挥手让其坐下，叹道：“罢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你如此一说变得无滋无味。唉，张亮之死若果如你言，就死得有些委屈了。嗯，群臣一片诛杀声中，唯刘洎认为其反状未显，委实不容易。”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新婚半年之后，松赞干布令人制作一只金鹅，高达七尺，模样精巧，鹅肚内盛酒三斛。是时，吐蕃文字新创，松赞干布即让人书成一表，其中以婿相称恭颂李世民。然后，他派使持表及金鹅入长安，将之献给李世民。

李世民眼望金光灿烂的大鹅，又见吐蕃人创制了文字，深自感叹，对唐俭说道：“看来这名赞普还是一个挺精细的人儿，其礼甚多嘛。对了，文成公主入吐蕃之后，其日子过得如何？”

通译将李世民的话译给吐蕃使者听，那名使者侃侃而言道：“陛下，公主如今甚得吐蕃臣民爱戴。”接下来，他详详细细将文成公主在逻些的作为说了一遍。

李世民边听边点头，似自言自语道：“是了，她在逻些如此忙碌，像创制吐蕃文字也是因其所请，看来她在吐蕃过得还算快乐。唐卿，如此美丽多才的女儿，远嫁万里，朕这些日子一直有怜惜之心。她能如此，则朕心亦可无憾了。”

唐俭禀道：“陛下慧眼识人，选出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其入吐蕃之后，口碑不错，可谓得人。与前隋义成公主相比，实有天渊之分。”

吐蕃使者躬身请道：“陛下，鄙人临行之前，公主除了让在长安购买丝绸以外，还让鄙人向陛下请求，请赐予蚕种，并遣懂养蚕及缫丝之工匠入吐蕃。”

“吐蕃高寒，那里能养蚕吗？”

“公主带去苞谷种子，皆种植成功。公主说，鄙国能否养蚕，先试一试再说。”李世民微笑向唐俭道：“公主一入吐蕃，仅记得自己是吐蕃王妃的身份，恨不得将我国万物皆移过去。也罢，唐卿，若公主有请，你倾力完成其心愿才是。”

吐蕃使者闻言，满意躬身而退。

唐俭又向李世民禀道：“陛下，自从执失思力归国之后，薛延陀夷男经常派使者请圣上赐给公主。文成公主入吐蕃，使我国与吐蕃和睦友好，看来和亲之事大有益处。陛下此前已答应了夷男，臣意可以赐予公主使其早日成婚。”

李世民沉吟不答，继而问道：“你说薛延陀使者日日在京中催促，有些夸大了吧？”

“陛下，薛延陀使者见久候无音讯，前些日子启程北归，此时无人在京。”

“对嘛，他们应该有半个多月未来人了。”

“陛下圣明，确实如此。”

“对呀，朕本来想让清河公主和亲薛延陀，然其使不在京，朕又找何人来说？”

“如此，臣即日就遣人去唤夷男，让他入京面圣谢恩。”

“罢了！我大唐女儿岂是嫁不出去的人儿？上赶着请人来娶吗？夷男请求和亲，可谓雷声大，雨点小，足见其心不诚。那吐蕃的禄东赞为请求朕恩准，竟然在京中待了半年有余，显其至诚之心。夷男与其相比，明显为虚情假意。唐卿，你觉得有必要再去唤人吗？”

唐俭听其话音，感到李世民准备赖婚，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唐卿，此事作罢。你按朕的意思拟一玺书，责夷男不按期来请，因而失约。”

“臣奉旨。”

李世民以牵强的理由赖婚，显示他压根儿就不想将公主嫁给夷男。他当时许是因为文成公主远嫁他国而凄然独对，心伤女儿情怀，不愿再将女

儿远嫁，亦未可知。

李世民赖婚的玺书发至薛延陀，群臣闻讯，许多人不以为然。

由于李世□领兵驱逐薛延陀，李世□又回京任兵部尚书，李世民在两仪殿设宴款待群臣。

李世民面南坐定，群臣也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时，魏王李泰起身走到居中的地方，躬身道："禀父皇，《括地志》经增删数遍，已然定稿，今日儿臣将样本携来，呈父皇御览。"

李世民闻讯大喜，笑道："好嘛，李卿克定漠北，泰儿又完成《括地志》，可谓一喜加一喜。泰儿，让他们呈上来吧。"

李泰回首向殿门处一挥，一名太监打开第一函取出第一卷，小心将之呈给李世民。李世民细抚封面，见上面的"括地志"三字正是自己亲笔所书，心内又喜，遂说道："泰儿，朕想不到你果然成就此事。古来地理文书，皆片言只语，难成系统，此书能成，可谓集大成者。各位爱卿，你们以为如何呀？"

皇子监修舆地之书，至今仅有李泰一人。且修撰时工程浩大，李泰能在数年之间完成，显示其有相当的统驭之力。群臣眼见样书摆在面前，自然连声赞颂。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泰儿，办事要以认真为要，群臣夸赞，你不可飘飘然，还要将书再核对一遍。书成之后，可从内府具领书费，刊印天下。你可把此次编书之人的功劳呈上来，朕会依其功劳大小予以奖赏。"

李泰急忙谢恩。当着满朝文武，办了这样一件露脸之事，李泰内心里非常得意。

李世民又微笑道："今日设宴，专为祝贺李卿克定漠北之事，泰儿又来添喜，请众卿开怀畅饮。来，奏乐，众卿共同举盏。"

帷后的乐工们立即奏响了《七德舞》，殿侧的舞者随着乐声依节奏起舞。群臣饮酒之时，闻听此节拍铿锵的《七德舞》，脑海里现出金戈铁马的场景，饮酒的节奏似乎加快了许多。

李世民侧脸一看，忽见魏徵正在那里双手掩着耳朵，低头不语，仿佛化外之人。李世民大为奇怪，挥手让乐声减弱一些，然后问道："魏卿，你何故不饮酒？"

魏徵没有听到李世民的问话，其身边的高士廉用手指捅了他一下，魏徵茫然不知，高士廉悄声说道："圣上正问你为何不饮酒？"

群臣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魏徵的身上。

魏徵迎着李世民问询的目光立起身来，答道：“臣非是不饮酒，只是现在年龄渐老，闻听节奏如此快的乐声不习惯。陛下，此乐声何名，怎么如此嘈杂？”

“嘈杂？魏卿，你果然糊涂了吗？今日所奏之《七德舞》，即是当初之《秦王破阵乐》，你听过无数次，难道就不识了吗？”

群臣发出了一阵轻笑。

魏徵说道：“臣确实有些糊涂，然又有些不解。”

“为何不解？”

“如此嘈杂的乐声须出征时使用方合适，这里是典雅的殿堂，似演奏《庆善乐》为宜。”

身边的高士廉插话道：“嘿，你记不得《七德舞》的名字，怎么一口说出了《庆善乐》的名字？”

《庆善乐》为文乐，其广袖曳屣，以像文德；而《七德舞》为武乐，其被甲持戟，以像战事。李世民到了此时，其心思如电，知道魏徵一点都不糊涂，他说不喜《七德舞》而爱《庆善乐》，其实是喻“偃武修文”的治国道理。想到这里，李世民又微笑问道：“魏卿，朕知道你有话要说。”

“臣有话要说。”

“哈哈，你要说的话肯定不是为朕歌功颂德。这样吧，我们不能打扰了群臣饮酒的兴致，宴尽之后，朕再召人一起商议，届时再听你好好说话。来呀，将《庆善乐》奏起，以提起魏卿饮酒的兴致。”

魏徵俯身取过盏来，敬祝李世民道：“臣敬陛下一盏，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静，皆是陛下之功，臣衷心赞颂。”

“魏卿，这是真心之语吗？”李世民说到这里，忽然开怀大笑，“不管是真心假意，此话能从魏卿口中说出，朕足感欣慰了。”

宴罢，李世民留下房玄龄、高士廉、魏徵、长孙无忌、褚遂良、马周、岑文本、唐俭、刘洎等人议事。

李世民唤魏徵坐在其身侧，然后说道：“魏卿，你有话要说，现在可以说了。”

魏徵答道：“谢陛下能听臣言语。臣记得薛延陀新败之后，陛下答应了其和亲的要求，然臣昨日又见了圣上的玺书，上面责怪夷男未遣来使，以致失约，圣上遂拒绝和亲。臣大惑不解，不知圣上为何绝了与薛延陀和亲之意？”

“夷男虚心假意，朕何必再将女儿嫁他？”

“臣以为有些不妥，记得陛下贞观初年时曾说过，要以仁义诚信与周边相处。陛下答应与薛延陀和亲在前，近来又毁约，如此办即是不诚信也。”

“哼，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朕对那薛延陀的夷男，可谓仁至义尽。然结果呢？他对朕阳奉阴违，口中答应得好好的，转脸就发兵相攻。朕待之以诚信，他却反复无常，朕已经没有耐心。”李世民的这些宏论，让群臣听来不以为然。贞观初年以来，李世民一直说要视华夷为一体，然自从结社率带人抢宫之后，其心思大变，将“戎狄人面兽心”的陈词滥调又捡起来，可见人心易变。

褚遂良插言道：“陛下，薛延陀若见我国绝和亲之议，其定有被欺之感。如此，则嫌隙既生，必构边患。”

房玄龄想起李世民说过的“兵凶战危，圣人所慎。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之语，心中感慨万千。他有心想直谏，又见群臣此时纷纷指斥李世民的赖婚之行，恐怕招致李世民的震怒，终归不敢，就变了一个角度说话，遂说道：“漠北诸部中，以薛延陀势力最强。陛下以前也说过，我国对漠北诸部的策略以安抚为主。如此，只要将薛延陀安抚好，则其他部落不足为虑。遂良说得对，不能因此再激起边患。臣以为，对薛延陀还是要示之以仁义为好。”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薛延陀势强？朕不这样看。像此次李世□领兵去讨，仅数千人马就将薛延陀击溃，其狼狈如此，有何强势？朕此次所以绝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外人皆说薛延陀强盛，朕若再许与其和亲，其他部落如何看？许以和亲即是助长了夷男的凶焰，朕不为也。”

看到李世民为其赖婚行为进行诡辩，群臣有心再谏，又想玺书已发，若此时再将玺书收回，亦为不美，遂不再劝谏。

李世民见众人不再言声，遂说道：“此事今后不用再提，薛延陀不会再有任何举动。众爱卿，你们心思，朕非常明白。朕难道会成为一名一意孤行之人吗？不会！大凡对边疆之策，不可拘泥常式。像和亲之策，朕将之用于东突厥、吐谷浑、吐蕃诸国，而对高昌及薛延陀断不能用此策。不管怎么说，边疆以安抚为主，然不可失之强势。”

众人都听明白了，李世民今后对待边疆的态度将采用强势与安抚相结合的策略，而不是早期的一味安抚的手段。

刘洎躬身说道：“陛下，对四夷可以或安或伐，然对于国内之事，还要以安静为主。”

李世民森然道：“朕会掌握这个尺度！朕派侯君集出征高昌，派李世□荡平漠北，至多数万人马，不至于扰了国内安静。”

群臣于是不再说这个话题。

魏徵这时又说道："陛下，臣今日见魏王献《括地志》，还有话想说。"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魏卿，顷年以来，你在朕面前从来都是言无不尽，不管什么话，但说不妨。"

"谢陛下上。臣近日听来一些风言风语，说张亮之死，其事关诸皇子。实际上，陛下这些年对魏王宠爱有加，朝臣及外人私下里猜测，皇上有易储之意。"

"此为你们的胡乱揣测，朕早立承乾为太子，其至今未废，朕怎么又要易储了呢？"

"不然。陛下这些年待魏王确实不同一般。譬如允其在府内设立文学馆，听自引招学士，可谓不同寻常。"

"朕允泰儿设立文学馆，是让其编撰《括地志》。今日，泰儿已将《括地志》样本献来，朕言非虚吧。"

"贞观十二年，王珪以为三品以上公卿路遇亲王下马拜见，不符礼法规定，要求取消。陛下说道：'人生寿天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贞观十四年，陛下驾临魏王宅第，赦免雍州长安县囚徒死刑以下罪犯，减免魏王府所在的延康坊当年的租赋，赐魏王府属及同坊老人各有等差，如此恩宠，似是汉高祖荣归故里免除沛、丰徭役之待遇，太子就没有此等幸运。陛下厚此薄彼，怎能让臣等没有想法呢？"

魏徵的话鞭辟入里，让李世民无法反驳，只好沉吟不言，场面显得有些难堪。

刘洎跨出一步，躬身言道："陛下，魏特进提起汉高祖，让臣想起汉高祖曾经想废嫡立庶的事。自周以来，立嫡为长，以此绝庶孽之窥视，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后来汉高祖听从了张良的意见不废太子，即是基于此点。"

李世民依旧不语，他斜眼看了刘洎一眼，心想此人累次率先启奏，有点不讲规矩。

马周也奏道："臣听说陛下欲让魏王搬入武德殿居住，此武德殿即是齐王元吉所住的承庆殿。陛下疼爱魏王，可以另拨宅居住，但不可让他住在此嫌疑之地。"

李世民不满地嘟囔了一声："你们皆爱道听途说，泰儿现在好好地住在其府内，什么时候住进武德殿了？"

褚遂良也奏道："陛下既立太子，又特爱魏王，使人莫名所以。次子虽是陛下所爱，然不可超越嫡长子。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趁机而动，私恩害公，惑志乱国。臣请陛下三思。"

李世民看到褚遂良在那里侃侃而谈，想起他持书来首告张亮的事，心中忽然一动：若张亮之死有诸子相争的背景，褚遂良定是归入仇视泰儿的一流。他又想起自己当初兄弟相争的情景，那时的朝中大臣也或明或暗分成了两派，若现在再重复当时的情势，于国于己皆不是好事。看到眼前的群臣一面倒反对自己宠爱李泰，他顿时明白了众人的公心，即是不愿意因皇子相争而祸乱朝廷，是为大节所在。

群臣依次启奏了一番，然后静静地看着李世民，听其示下。

李世民环视一圈，见高士廉和长孙无忌没有发言，遂说道："高卿，无忌，你们为承乾和泰儿的至亲，对此事有何想法？"

高士廉此时任尚书右仆射，其为长孙嘉敏的舅舅，又是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其身份相当尊崇。他闻听李世民召唤，轻咳一声立起身来，禀道："承乾和泰儿都是不错的孩子，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其固然有荒唐之行，终无大恶。臣以为，朝中多忠直博学之臣，请陛下为太子多觅良师，以辅佐其行，是为正途。若陛下厚此薄彼，遂使下人妄自猜测，如此即是祸乱渊薮，臣不愿看到此局面。"

长孙无忌的态度很坚决："自古以来立嫡长为储君，泰儿与承乾相比，并无特异的贤良之处。臣以为，陛下若不更换太子，须树立承乾的威望，不让他人胡乱猜测。"

房玄龄见长孙无忌说得过于露白，打圆场道："陛下，无忌的意思，是说诸皇子忠孝，才能相差不多，若如是，太子已立多年，不能轻废。陛下方当壮年，假以时日，若诸皇子有才智卓异堪当大任者，可以另议。臣听太子说过，若皇弟中有堪当大任者，他会主动让贤。"

魏徵等人一直坚持立嫡长者为储君，固然合乎礼法，然他们也应当知道李世民是以嫡次子的身份夺嗣继位的。李世民曾经说过："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由于承乾的荒唐之行，他对之深深失望，于是想另立贤者。

李世民听了房玄龄的圆场之言，哼了一声，说道："国之储君，岂是承乾想让就让的？玄龄，你为太子师，听了他这混账之语，为何不当场呵斥他几句？"其脸色现出厌恶的神色，可知他难释对李承乾的失望。

其实李世民欲易储，其根源还在于其内心的偏爱。李世民断定李承乾难成大国贤君，必然移爱到其他儿子身上。李治此时年幼，生性又有些懦弱，不合李世民的脾胃。这样，嫡子中只剩下一个李泰。此时，魏王府属苏勖等人察知了皇帝的心迹，遂劝说李泰在府中学诗弄文，与名士交往，并让李泰向李世民奏请撰著《括地志》，如此引起了李世民的注

意，对李泰宠爱有加。李泰因腰腹较大，趋拜时不太方便，李世民遂令他上朝时可以乘舆入宫，此等恩遇以往仅有李靖等重臣才能享受，李泰小小年龄有此待遇，更令他人侧目。由此可见李世民对李泰之爱。

群臣现在呈一面倒，激烈反对李世民欲立李泰的想法，坚持要立嫡长，其理由是以息皇位争夺的弊端。李世民有心想立李泰，其理由是立贤不立长。然李承乾为太子多年终无大恶，李泰不过领人撰著了一部《括地志》，其也有邀宠争位、恃宠骄奢等毛病，说其超越李承乾而称其贤，实在勉强，由此看来，李世民欲立李泰名为立贤，其实是立其所爱。

李世民静听群臣迭奏的时候，心里已经盘算明白。若身边重臣一致反对立李泰，则李泰并没有过人的贤能。毕竟，这帮臣子对己忠心耿耿，又博闻能谋，李泰与其相比，分量要轻许多。

群臣此时皆静静地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闭目养神，似入定了一般。他知道，定立太子事关祚运，非同儿戏。眼前之势，非给群臣一个交代不可。可李承乾难当大任，而李泰又难负众望。自己想立李泰，奈何群臣反对，这使他颇为作难。

过了一会儿，李世民微微张开眼睛，向魏徵点头道："魏卿，你说得对。周幽王与晋献公废嫡立庶，毕竟危乱国家；而汉高祖欲废太子，最后赖四皓之力使国运长久。朕若执意易储，是忘了众卿的一片忠心。"李世民所说的四皓，即是汉时隐居商山的四老人：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

李世民的话，摆明了要继续让李承乾当太子，群臣听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然朕一直立承乾为太子，从未说过废承乾而立泰儿的话，如此却引来群言汹汹，好像朕执意要易储似的。魏卿，朕今日说继续让承乾当太子，可如何让天下人相信呢？"李世民将了魏徵一军，由此轻轻摆脱了自己的责任。要说也是，这些年来，他从未说过要易储的话。

魏徵不与李世民转弯儿，直言说道："陛下只要言行一致，天下人不敢再妄加猜测。高仆射刚才说，朝中有许多正直博学之臣，可授其为太子良师，如此就堵了那些流言泛滥。"

"好，魏卿，你与朕想到一起了！方今群臣，忠直者没有超过你的，朕现在授你为太子太师，你可与玄龄一起辅佐承乾。如此，就绝了天下人之疑。"

魏徵张大了嘴巴，想不到李世民竟然让自己成为太子的师傅。他迟疑了一下，奏道："陛下信任有加，臣心怀感激。只是臣已年逾六十，近来感到气息短促，老病复发。如此身体，臣恐怕难以教授太子，更怕辜负了圣上的心意。"

李世民让魏徵为太子太师，确实是明确李承乾为太子的最好说辞。群臣听闻，皆以为然，长孙无忌着急地嚷道：“魏特进，国家大治之后，为保祚运长久，以择定储君为要。举目朝中，能为太子之师，以你与玄龄为首，你就不要推辞了。”

长孙无忌说完，其他大臣也纷纷劝魏徵不可推托皇命。

魏徵那一时刻，热血忽然涌上头顶，其起身向李世民一拜，又向群臣团团一揖，说道：“陛下，为辅太子，臣愿从命。”

李世民也起身走到魏徵面前，执其手曰：“每每关键之时，皆赖你来砥柱中流。魏卿，你不惧老病，愿为朕分心担忧，朕代天下苍生谢你。”李世民近视魏徵的脸庞，见上面皱纹横生，皮肤松弛，观其开口说话，可见其门牙也少了一颗，心里不由得暗自叹息道：“果然是老了。”

因为群臣的坚持，李世民决定继续明确李承乾为太子。如此，李承乾与李泰的明争暗斗，以魏徵出任太子太师为标志而告一段落。

李承乾因此而相对稳定了自己的太子之位。

群臣辞出后，李世民独自在殿内呆呆地坐了半天。他知道，人之禀性为天成，靠后天的努力，靠他人的辅佐，终无大用。承乾已经形成的性儿，靠魏徵的谏说能改变吗？李世民摇摇头，自己的儿子，还是他自己心里最有数。

总而言之，承乾为太子，殊非李世民之愿。然群臣坚持，李泰又无超人的才具，他也无法可想。

李世民怏怏地起身，提步迈向后宫，可想而知，他今日决定了一件违心之事。

第十四回

置三州安定西域

定天下免谈封禅

侯君集被削职后赋闲在家，心里怨气难消。他天天在想，自己此次率兵出征高昌，一举荡平该国，功劳是第一的。谁知因为自己取了些珍宝，竟然被皇帝问罪下狱，凭魏徵谏言才被释放，最终还丢了尚书之位。思来想去，他觉得李世民待自己实在不公，心头的怒火越来越大。

他想起了自己跟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的情景。

他想起了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立下的大功。

他想起了自己深入沙碛追击伏允，想起挥师独挡吐蕃兵的场面，以及刚刚经历过的高昌之战。

放眼国内，能有几人如自己这般为李世民拼死效命？

侯君集生性高傲，他想起这些往事，更感到李世民赏罚不公，因此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便由怨怒而转为仇恨了。

那些天，侯君集躲在宅中不出门，在堂中摔盏掷物，恼怒非常，下人们稍有过错，他亲执皮鞭紧打，吓得他们等闲不敢挨近他身。

侯君集势落之后，昔日车水马龙的府前，如今顿时变得车马稀少起来，等闲难有人入府与其攀谈。侯君集在对李世民切齿痛恨之余，又骂世人太势利。这日，其府中来了一位稀客，即是昔日的疆场挚友史大柰。侯君集听说他来访，喜出望外，急忙迎出府来。

史大柰当初被授为定襄都督府之都督，在此任上一待就是多年。他本身为突厥人，与其治下的突厥部众相处得很融洽。他又秉承李世民的意旨，忠心守卫边疆，将其治下整治得井井有条，每年吏部考绩，对其评语皆为上上。他在任上一晃多年，勤勤恳恳分外忙碌，回京的次数很少。他这次回京，得知侯君集因私获罪，就动了恻隐之心，选带一些礼物登门探望。

侯君集看到史大柰还携带礼物，感叹道："大柰，我势落之时，你能来府探望，我已感盛情。你又带来这么多礼物，让我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史大柰携来的是塞上所产毛皮等物。史大柰答道："塞上苦寒，仅有这些陋物，何须挂齿？我入京甚少，仅带了这些物件来登府门，心里感觉不成敬意，你何必如此认真呢？"

侯君集将史大柰迎入中堂坐定。

史大柰环视其堂中的摆设，见其家具、挂件、器皿等物都很精致，有心想赞叹一番，又想他此次因私取珍宝而获罪，此时夸赞，甚为不宜，遂住口不说。于是，他将话题引在塞上风物上，侯君集听来也觉得新鲜。

史大柰说起在塞上刚刚兴起的马舞之戏。

塞上之人以马为伴，一些人挑选一些精良之马进行训练，逐渐练成马舞。表演之时，舞马身披五色彩丝的衣装，金鞍上装有麟首凤翅。在其旁，有数名年轻貌美的乐工，他们身穿彩衣，手持乐器，开始演奏乐曲。乐曲响起，舞马就会昂首翘尾，随着节奏蹀足而舞。它们骧首奋鬣，举趾翘尾，变态动容之间，皆中音律。到了最后，这些马口中皆衔着酒杯，卧而复起，就像是向观者敬酒。

侯君集听后微微动容，笑道：“大柰，我们惯在马背上征战劈杀，谁曾想竟然有无聊之人将马儿驯成这般。马儿能向人们敬酒，我实在想不出这些畜生还有这般本领。”

史大柰点头道：“马儿有灵性，所以能从人意。君集，我后日即回塞上，你若有兴趣，就随同我去观赏一番。”这是史大柰的一番好意，他见侯君集赋闲在家，有心让他出外散散心。

这句话勾起了侯君集的无限心事，他轻叹一声，说道：“大柰，你回京前我刚刚从狱中放出来，圣上现在对我疑心很大，他能容我胡乱走动吗？”

“不妨，我明日正好觐见圣上，届时我当面向他恳求此事。”

“罢了，大柰，我感谢你的好意。如今为多事之秋，你就不要费心了。”

两人相对默默。

侯君集闭目凝神了片刻，然后睁开眼定定地看着史大柰，试探地说道：“大柰，记得我们跟从圣上攻入长安的时候，圣上的手下，不过区区数万人。”

史大柰点点头。

“我们那时勇字当头，为圣上立下汗马功劳。事后我常常想，取得天下看似极难，然以我们的经历，天下之事亦易如反掌。”

史大柰不明白侯君集何以说出这等话，他平素为人很厚道，心思不似侯君集那样灵动，遂接言道：“圣上辅佐高祖取得天下，有其定数。”

侯君集哈哈一笑道：“大柰，你对圣上忠心为上。可他待我呢？我历尽千辛万苦平定高昌，到头来落了个削职赋闲的结果。”

史大柰不好接腔，心中觉得李世民如此对待侯君集，有点过头了。

侯君集直视史大柰，说道：“大柰，我听说你手下有精兵五万，能将此兵借我吗？或者，我们一同成就大业。”

史大柰明白了侯君集的意思，原来其心中已萌发反意！他大为惊恐，然面上又不敢露出异常之色，情急生智，便哈哈一笑道：“哈哈，君集，你素爱带兵，已领过多少精兵强将，还能将我那五万残兵看在眼里吗？眼下边疆无战事，无你用武之地。乱世出英雄，如今为太平盛世，你就省省吧。”

侯君集见史大柰不肯附和自己，也尴尬地挤出些笑容，说道：“瞧你如此吝啬，我一提借兵之事你就退至角落。大柰，我不过与你开玩笑罢了。以我如今的处境，今后再想带兵就难了，剩下的日子，我也想学李药师在家写写兵法，以此来附庸风雅吧。”

史大柰正色道："好，写兵法最好。人一生忙忙碌碌不过数十年的光景，能以兵书流芳后世，当为不朽。可惜我没有你的谋略，也没有你的文才，只好在这里空自羡慕你了。"

侯君集干笑了几声。

两人至此，因各怀心事，已无话可说。史大柰又向侯君集询问了程咬金、段志玄等人的近况，侯君集久未与他们接触，也没有太多话说。史大柰见此光景，即拱手作别。

过了一日，史大柰入宫觐见李世民。

君臣二人因多日不相见，见面之后十分亲热，李世民更是拉着史大柰之手问寒问暖。史大柰详细禀告了治下的情况，李世民听得有滋有味，不觉已过了一个多时辰。

史大柰躬身作别，忽然想起与侯君集谈话的事，有心想向李世民禀报，又觉得无法启口，遂欲言又止。

李世民观其吞吞吐吐的样儿，诧异道："大柰，你向来是直性脾气，有什么话藏在心中难以说出？"

史大柰期期艾艾道："陛下，臣此次入京，想起与侯君集的交情，专程去其府中探望一番。其戴罪在家，臣去探望，只想一表昔日旧情。"

"这不是坏事嘛。你为人极有情义，不忘旧情，是为美德。"

"然臣与其谈话过程中，觉得他仅记己功，不想其过，对圣上有些怨怼之意。"

"这也很正常。君集立功无数，此次在高昌私取珍宝，扰乱军纪，朕因此罚他。他有些想不通，是为人之常情。朕让他在家中思过，并非从此让他一直在家里待下去，过一段时间，朕视其悔过情况，还是会让他出来办事的。"

史大柰见李世民待臣下如此宽宏，心里大为感动，遂决心将侯君集意图谋反的事禀告给李世民。

李世民闻听侯君集意图谋反之言，皱紧眉头，心里不是滋味，叹道："想不到侯君集竟然心胸如此狭窄！"

"是啊，君集不念圣上之恩，不悔其过，反而妄动逆念，太不应该。臣今日将此事禀告皇上，只想给圣上提个醒。"

"嗯，朕的臣子，似君集这等人毕竟为少。大柰，还是如你这般忠心的臣子为多啊！罢了，大柰，此事不用再向他人提起。你与君集皆为功臣，你们二人说此话时又无他人在侧，朕若去问他，君集必不承认，朕明白

你的忠心，然事到此为止。”

史大柰想不到如此天大的事，李世民竟然轻描淡写地将之放在一边，始知圣上心胸比常人为大。他躬身告退，此后有意无意地关注李世民对待侯君集的举动。在其后的时间里，李世民待侯君集没有任何异样，可谓风平浪静。

李世民确实未把侯君集心存异志的事放在心上，待史大柰走后，李世民让人去传魏徵、房玄龄、李靖、马周、褚遂良、李世□等人前来议事。

李世民叫来他们，是想起了如何处置高昌国的事。

李世民待众人坐定，开口说道：“平定高昌已有数月时间，现在我朝大军还在那里镇守，该是让他们撤回来的时候了。朕今日召众卿前来议事，就是想听听大家如何处置高昌的意见。”

贞观年间以来，大唐先是荡平东突厥，采取了尊重其部落习俗，由其自治的方法，为了加强中央控制，在其辖地又设立了羁縻府州；此后抚平吐谷浑，李世民依旧让伏允的后代为吐谷浑王，其类似于大唐的属国。

魏徵赞成对高昌国采用吐谷浑的法子，他首先言道：“高昌离京太远，臣以为可以采用降服吐谷浑的方法，立麴文泰之子麴智盛为高昌王，由其继续统辖高昌，以为大唐的属国。”

群臣皆认为此法可行，纷纷点头。

李世民微笑道：“魏卿，若立麴智盛为高昌王，其初期之时定然归顺我国，然时间一长，他又如其父麴文泰那样遏绝交通，与我国交恶，如何是好？”

群臣辨其话音之味，感到大有深意。

李世民问李靖：“药师兄，你以为应当如何处之呢？”

李靖明白李世民显然不愿意立麴智盛为高昌王，然高昌离京太远，朝廷派官吏前去管理那里的臣民，徒费钱粮。加之西域形势错综复杂，必须派军在那里驻防，如此，更要费去许多精力。想到这里，李靖答道：“臣以为高昌国小，然为西域通路咽喉之处，我朝须妥善处置之。若再生祸乱，则此次出征就毫无意义。”

此话说得有些模棱两可。

马周起身言道：“陛下，臣以为高昌早已经是汉土，再立麴智盛为此土之王，有些隔靴搔痒。”

“隔靴搔痒？马卿，你可细言之。”马周之话显然甚合李世民心意，引起了他的兴趣。

“高昌在汉朝时为车师前王之封地，后汉时为戊己校尉之故地。今其交河城，为车师前王之都；田地城，为戊己校尉之守城。由此来看，远在汉朝之时，汉武帝等人已发现欲经营西域，非有此立脚点不可。目前之势，我国与西突厥之势力在西域此消彼长，若我军退回内地，西突厥定然卷土重来。依臣之意，我朝须在高昌设官置军，从此可以永绝边患。”

这句话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之上，他这些日子一直在思索高昌之事，曾经想过依吐谷浑之例立麴氏为王，但心忧今后，就动了在此设置州县的心思。马周说完，他赞赏道：“好呀，马卿之论与朕之心思相合。高昌历来为我国之土，不容其长期割据，若从此设立州县，再派兵驻扎，即可免此困厄。”

群臣见李世民表明了态度，皆低下头来默默思索。场面稍稍寂静片刻，魏徵起身，出言反对：“陛下，臣以为在高昌设立州县，甚为不宜。”

“有何不宜？”李世民想不到魏徵竟然继续反对。

“陛下初临天下，麴文泰即来朝谒。此后其遏绝交通，不礼我国诏使，遂有我国大军征伐之举。如今高昌已平，麴文泰已死，此次西征已完成使命矣。”

“依卿所言，我军当退，将高昌国还给麴氏子孙即可？然魏卿啊，侯君集涉难出征高昌，仅仅数万之众，却能旬日内摧枯拉朽，何故？乃麴氏王朝荼毒百姓，施以暴政的缘故。朕记得有首童谣，唐卿，你若能记得，可为众卿诵出。”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唐俭稍稍回忆之后，依令将此童谣一字一句诵出。

“魏卿，你听听这首童谣。我军未至，高昌百姓已出此言，可见麴氏暴政，民心丧尽。朕若再立麴氏为王，高昌百姓定会深深失望。朕不敢说我朝如何贤明，然对待百姓毕竟为宽，以众望所归来喻之，亦不为过。如此说，朕不想复立麴氏为高昌之王。”

魏徵摇摇头，拜道：“高昌百姓心向大唐，怨恨麴氏，此为定论，臣亦如此认为。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臣所以说不宜在高昌设置州县，是基于以下理由：若高昌从此为我国州县，常需有千余人镇守。这些人从内地派往高昌，数年一易，其路途险阻，不能全数归来。至于遣办衣资，离别亲戚，所伤所费甚多。长此以往，陛下不能从高昌获尺布以助中国，徒耗费而已。何况，高昌孤悬西域，万一陇右空虚，若有敌来攻救援不及，极易倾覆。在高昌设置州县，臣以为不利于中国，实为不值。”

李世民平时对魏徵言听计从，今日却实在听不下去。究其根源，实因李世民图谋西域的雄心所致。他摇头道：“魏卿此言，有点迂腐。朕若一味谦让，使中国土地片片割据，而其初衷为不愿耗钱粮，如此困守中原土

地不思拓展，岂不成了土财主了吗？汉武帝穷兵黩武，使国力耗尽，我所不取；然国势强大之后，一味怀柔，甚至对高昌这等故土也不理不问，我亦不愿。”

“陛下一直致力于国内安静，难道自今日要改变初衷吗？”

“朕致力于国内安静，然并非单求被动安静！譬如西突厥势强于西域，我国若据有高昌，即可挡住西突厥东侵之势，确保国内安静。若复立麴氏为高昌王，其出于私欲或者被西突厥势迫，又如麴文泰那样与西突厥联手，国内就会乱无宁日。魏卿，想你也不愿意看到如此局面吧？”

君臣在这里互摆道理，都想说服对方。然他们在这件事上，皆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退让一步。

房玄龄见他们二人各执一词，起身劝道：“魏太师，你不想耗费钱粮，此不为错。然如今国家府库充实，千余戍边军士所费钱粮，实在不足挂齿。圣上的意思，是想占据西域通道，我国从此在西域进可攻，退可守，此事与所费钱粮相比，毕竟为大。”

魏徵见房玄龄不附和自己，明显赞同李世民的主张，心里更急，说道：“你们皆想多占土地，哼，总有一天，待高昌成为鸡肋，你们后悔已晚。”

李世民瞧见魏徵翘着花白胡子在那里激烈争辩，心想，他那倔强的脾气老而弥辣，看样子至死不改了。想到这里，他用眼光扫射群臣一圈，看来他们对自己和魏徵的意见赞成者各半，遂微笑道：“魏卿，高昌能否成为鸡肋，取决于我国国势。若国势强，没人敢打高昌的主意，高昌就成为沟通西域的前哨之地；若国势弱，高昌也许连鸡肋也难成，多半被他国所占。你放心，朕不会对他人故土贪得无厌，然高昌本为我国故土，取之无碍，是为必须。此事不用再说。”

这是皇帝的决定，魏徵明白已经无可更改。

李世民接着道：“这样吧，从今日开始，就没有了高昌的国号，可在其地上置西州，另在可汗浮屠城置庭州。西州、庭州以及此前的伊州互为犄角，各据要津，可以牢牢地控制西域。玄龄，各州就如此设，然此地重要，非有一人在这里把握局势不可，你向来识人，能替朕推荐一人吗？”

房玄龄答道：“西州、庭州、伊州位置重要，我国据之，可以阻挡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向东扩张的态势，又为我国进一步经营西域建立一个前沿基地。如此来看，治理三州须以军事为主，兼及统御民众，搞好屯田之事。以此观之，臣以为李大亮比较合适。”

“李大亮近来驻防在灵州，其向北要防御薛延陀的南侵，向西还要联络西域之事，他无从抽身。”

“若李大亮不能抽身，其麾下有一偏将，名叫郭孝恪。此人大有李大亮之风，治军甚严，又能推诚抚御，可堪为用。”

李世民点点头，问李靖道：“药师兄，你识此人吗？”

“陛下，此人一直跟随大亮，臣仅仅与他谋面数回，听大亮说，其手下之人有才略者以此人为首。”

李世民转向高士廉道：“郭孝恪？嗯，高卿，你可让兵部将此人调回京中，朕要见他。此三州远离京城，其今后安危如何，与主官大有干系，朕不可不慎。玄龄，若此人可堪为任，可授其为西州刺史，并节制庭州。”

马周又禀道：“陛下，设此三州，今后可以与全国混为一体，然三州皆在前沿，那里势力犬牙交错，一些羁縻之策还要在那里推行。譬如，阿史那步真入京为官，其部下不可能全数入中土，还要在那里生息。臣以为，西域那里须双管齐下，既设州县，也要设羁縻府州。”

李世民沉吟道：“是呀，西域应该有羁縻之策，且要比他处更为扩大。唐卿，这些年设立了多少羁縻府州，朕一时说不出数目，你能记下吗？”

唐俭记性甚强，起身答道：“陛下，臣大致记得。”

“嗯，你细说一遍。”

“北境有阿德州、执史州、苏农州、拔延州、阿史那州、舍利州、顺州、□州、化州、长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十五州，分隶云中都督府、定襄都督府、夏州都督府、营州都督府、幽州都督府管辖。”

“此是贞观四年时所设，朕还记得清，其他呢？”

“西南党项之地，设有懿、阔、麟、雅、丛、台、桥等十六州，均属松州都督府管辖。

“黔中道置有夷州、思州、南州、巫州等二十一州。

“剑南道及岭南道有羁縻州十五个。加上关内道的一些小州，共计七十二个羁縻府州。”

褚遂良恭贺道：“陛下，西州、庭州、伊州此设，则我国疆域东至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其间皆为州县，东西达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这些羁縻州县，时间一久，终为唐土，则我国疆域又可扩大一倍。自秦皇统一中国，疆域如以广大论，以今日为盛，实在可喜可贺。”

李世民也很得意，他捻须微笑，沉吟不语。

刘洎对褚遂良的话不以为然，起身说道：“陛下，褚大夫此言，臣以为有些好大喜功，不敢苟同。”

魏徵本来有话要说，见刘洎抢了先机，有些诧异，然眼中露出赞赏的光芒。

刘洎这一段时间锋芒渐露，李世民颇为欣赏，遂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刘洎道：“隋文帝统一寰宇，其后三十余年里甲兵强锐，风行万里，然一旦举而弃之，尽复乌有。究其缘故，皆因隋炀帝恃其富强，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好大喜功，专求服远之虚名，不图社稷之长久。陛下即位以来，专力于国内安静，对四夷采取德化之策略，十余年渐行渐积，方有今日之局面。四夷宾服非是我国以威势压之，实乃以国势畏之、以德化感之的结果。若如褚大夫刚才所言，陛下从此一味拓展边疆，以取得天下威服之名，臣以为不可取。”

褚遂良反驳道：“陛下，臣刚才说可喜可贺，亦是赞陛下德化之功。刘大夫所言，有些断章取义，望陛下明察。”

李世民挥手制止他们争辩，说道：“刘卿的这些话，朕多次听魏卿说过，朕时刻牢记，不会堕入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境地。好了，我们不说这些，还是议正题吧。自设立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之后，以此来节制羁縻府州，看来收效很大。好就好在这些都督府既可以体现朕之意旨，又能妥善使羁縻府州自治，二者归一。西域这个地方，远比其他地方复杂，再以都督的名义节制羁縻府州，有些勉强。朕想好了一个词儿，就是在这里设立都护府，比都督府的规制要大一倍，玄龄，你以为如何？”

房玄龄道：“若在西域设立都护府，既可以全盘考虑西域形势，又能临机决断，臣以为可行。”

“众卿以为呢？”李世民又问群臣道。

群臣皆以为然，魏徵见事已至此，也不再出声反对。

马周奏道：“陛下设立都护府，其意在于安定西域，臣以为此名可定为安西都护府。”

李世民准奏。

数日后，郭孝恪入京面圣。李世民与其交谈数次，觉得此人可堪为任。遂授郭孝恪为西州刺史，并节制庭州。又在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授郭孝恪为安西都护。

西州、庭州、伊州为大唐正州，不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郭孝恪以一人之身兼任西州刺史和安西都护，李世民的本意是将西州为据点，逐渐将大唐势力西移，以将西域纳入羁縻统治之下。

郭孝恪领会了皇帝的意思，遂整装西去。他到了西州，将大队唐军遣回国，仅留下一千二百名兵士戍卫。这一千二百名兵士，每隔两年即轮流换回。这期间，朝廷每年遣来流放囚犯作为戍卒。

朝廷设立西州、庭州、伊州和安西都护府的消息传了出去，朝野一片欢腾。人们皆认为，贞观以来十余年里，天下大治，四夷宾服，真正到了太平盛世，普通的庆贺难表情状，唯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方能彰显。于是，一些臣子联名上书，公推萧瑀为代表向皇帝请求年内举行封禅大典。

萧瑀向李世民禀道："陛下功业之高，德化之厚，古今未有之也。贞观十余年来，国家安定，年谷丰稔，四夷宾服，近来各地又多显祥瑞之象，由此观之，该是举行封禅大典的时候了。"

李世民询问群臣意见，这几日，魏徵身体有病，李世民准其在家静养，所以，群臣皆认为国家富足如此，确实应该举行封禅大典，没有一人反对。

李世民志得意满，觉得现在举行封禅大典是水到渠成之事，遂决定于明年春上到泰山封禅，诏礼部、太常寺着手准备。

史大柰整装欲返回定襄的时候，李世民将其召入宫内，说道："大柰，朕已让鸿胪寺向薛延陀、仆骨、同罗、吐谷浑等君主发玺书，让他们赶往灵州，朕要在那里见他们。你动身回定襄，正好作为朕的先导，到了草原之上，我们君臣二人跨马驰骋一番，以了却昔日之愿。朕此次北巡非专为游历，魏徵及那帮谏臣也无话可说。"

史大柰大喜，躬身言道："臣愿遵旨为陛下先导。"

灵州位于长安西北方向，这里是汉长城与河水的相交处，其东北与朔方接壤。由于这里是防备北方游牧部落南侵的要塞，朝廷便在这里驻扎有重兵。前时与薛延陀一战之后，李大亮起初在定襄防守，看到薛延陀不敢再有异动，他才带领大军回灵州驻防。李世民此次到灵州会见漠北诸部首领，其主要目的还是示抚慰之意。

李世民让太子李承乾留京监国，随行仅有马周、唐俭、常何、史大柰数名大臣。御仗自长安出发，沿途州县接来送往，不一日便到达灵州地界。李大亮早带领大队人马在此恭候数日，其见銮驾到来，即伏地叩迎，然后上马以为李世民护卫。李世民在辂车上看到道路两旁站满了雄赳赳的兵士，有心想责李大亮何至于如此隆重，又想夷男等人在灵州等待，须让他们看到如此排场方显大国威仪，也就作罢。

夷男、诺曷钵等人出灵州城三十里外相迎，李世民站在辂车上接受他们的叩拜，然后一同入灵州城。

李大亮早在灵州城内为李世民备下了行宫，主殿虽不似两京宫殿宏大，

然在这边境之地有此齐整的房屋，已属难得。李世民入宫后稍事盥洗，即入主殿。李大亮已在主殿内摆好了数桌筵席，供李世民赐宴。

夷男等人入殿逐个向李世民致献词，夷男颂道："天可汗威加海内，使万众敬仰。鄙部得知天可汗驾临灵州，臣临行之前，臣民纷纷让臣恭请天可汗到鄙部巡视，以一睹天可汗天颜。"夷男说此话时，其言辞恳切，似乎忘了不久前与大唐的交战。

李世民赞道："真珠可汗能有此言，朕心甚慰。朕此次驾临灵州，见到你们，只是为去思念之意。然对你真珠可汗，朕还有几句话要说。"

"臣恭听圣训。"夷男越发显得毕恭毕敬。

"朕思华夷为一体，看待你们就如这些臣子一样。"李世民边说，边向唐俭等人手指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朕所以这样做，是考历代之边患，皆因势而起。友邦和睦相处，靠的是心灵互通，相谅相让，而非以强势压人。若大家皆想取强势迫他人，则会征战不止，永无宁日。真珠可汗，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臣明白，臣明白。陛下，上次使陛下震怒，皆因臣之逆子胆大妄为，背着臣私自发兵，遂致误会。"夷男见不提上次交战之事，眼见不可能，遂将罪责皆推在长子大度设身上。

"嗯，误会也就罢了，朕不想多责你。朕待四方诸国诸部落，不妄想其一寸土地，不谋取其一钱珍宝，唯思和睦相处而已。若论强势，举目天下，谁能与大唐相比？你那长子上次发数万兵去扰李思摩，李世□仅带数千人马即将其驱出漠南。以朕之势，可以东征西讨，灭国无数。朕难道不想成为天下的霸主吗？非也！战则需耗费人力，非天下百姓之福，所以不为。真珠可汗，望你今后谨记此节。"

夷男听到这里，室内本来清凉，已吓得他汗流浃背，连声道："臣遵旨，臣遵旨。"

李世民又责他道："还有一点，就是为人者须当诚信。你求和亲，朕已许婚，奈何你使者不至，让朕空等，可见你求婚非真心真意。"本来是李世民自己悔婚，然他现在把和亲不成的责任推在夷男身上，马周等人知道内情，感觉有些滑稽，但不敢吭一声。

夷男张口结舌，有心想争辩，终归不敢。

回纥酋长菩萨坚执让李世民到漠北巡视一番。他说道："自从'参天可汗道'建成，鄙部百姓日日盼望天可汗驾临。陛下已到灵州，距鄙部不远，希望陛下此次千万要成行。"

李世民微笑道："朕此次来灵州，能与你们晤谈一番，即满足了朕的思念之意。这些年来海内康宁，朕有心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届时定邀诸位

到泰山观礼。因忙封禅的事，朕没有时间再向北去。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朕有空闲之时，定到漠北走一趟。”

夷男、菩萨及诺曷钵等人听说大唐欲举行封禅大典，皆躬身向李世民称贺。

诺曷钵此来，携带弘化公主同行。李世民见了他们夫妻二人，神情中透出分外的亲热。他让弘化公主坐在身侧，询问其在吐谷浑的生活细节，二人说了几句，话题自然扯到了文成公主。李世民问道：“道宗回京，说赐婚队伍在吐谷浑住了一些日子，还说那段日子里，你与文成公主形影不离。”

弘化公主答道：“锦燕妹妹出京之后，一直神情郁郁，想是她远离故国的缘故。女儿以前也有此心境，就现身说法，予以排解。”

李世民点点头道：“很好。你与文成公主为了国家大节，远嫁他国，朕有时想起你们，心情也不免郁郁。嗯，你离京还不算太远，文成则是关山难越了。你们相邻较近，你们姊妹二人要多通讯息，不要过分孤单才是。”

“谨遵父皇圣谕。女儿临行之前，曾派人入吐蕃送给锦燕妹妹书信，提到此次来灵州面见父皇的事，她回书中言道，路途遥远，不能来见父皇，深以为憾。”

“是了，吐蕃至灵州，确实太远了。”李世民说到这里，忽然沉默不语，眼光迷离，不知在想些什么。

是日宴后，夷男、菩萨、诺曷钵等人相继辞去。

李世民美美地在行宫里歇息了一晚，早晨醒来，照例出外晨练。其时，晨曦刚刚抹亮了天空，大地显得寂静。微风轻拂远处山冈上的长草，将枯草的黄色尽情展示，显示出塞上不同一般的风光。

李世民挥剑起舞一回，其剑法愈显娴熟，然胳膊腿儿少了年轻时的柔软自如，显得有些僵硬。李世民自从过了四十岁，渐渐发现了自身的这些变化，感到昔日的威猛灵活再不可现，方悟人生短促，不可逆转。想通了这些，他对晨练也不似以前那样日日坚持，仅在闲暇时候或者睡眠充足的时候，方才起床晨练。

这些日子，每当李世民出室之时，史大柰、李大亮、常何皆随侍身边。他们看到李世民剑舞已毕，遂靠前恭维道：“陛下龙马精神，功夫始终未落下。”

李世民扬手将剑归入鞘中，然后将其抛给常何，摇头道：“朕自知现在剑法生疏，身子僵硬，已非年轻之时。朕今日来晨练，不过想睹灵州周围早晨风光，应景罢了。你们为讨朕欢喜，说些恭维之言，朕岂能不知？”

三人默然无语。

李世民抬头向东，见那里一轮红日已冉冉升起，将灿烂明光洒在大地之上，遂向史大柰问道：“大柰，何处草场离灵州最近？”

李大亮抢先答道：“陛下，灵州之东，即有草场。”

史大柰说道：“灵州以东的确有草场，然略嫌狭小。陛下欲驰骋草原，须觅阔大之草场。自灵州向西北行，越过贺兰山，即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其西与大片沙漠接壤。臣以为，陛下难得北巡一回，不如登临贺兰山之后再入草场。”

李大亮反对史大柰的说法：“此去贺兰山，一来一回需数日之久。那里在我边兵扼守之外，非常不安全。”

这句话倒是惹起了李世民的豪情，说道：“朕为天可汗，难道足迹仅限于中土吗？朕意已决，我们今日出发越过贺兰山，去领略那里草原的风光。你们看，今日是一个朗朗晴日，天气不错，正是出行的日子。”

皇帝此意已决，别人不敢再多说话，大家分头去准备行装。此去翻山越岭，又要到草原上驰骋，李世民自然不再乘车，而改乘马。李世民每每出行之时，手下人知其爱马和好围猎，便选出数匹良马随行。近些日子，李世民偏爱那匹从高昌搜寻来的良马，此马全身洁白如玉，唯鬃尾赤如朱砂，是一匹罕见的千里马，李世民为它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称其为“飞白”，显然为其常习的书法名称。与其他皇帝相比，李世民随行队伍有一列专门的队伍，号为“百骑”。顾名思义，“百骑”即是由一百名才力骁健、善骑射者组成，他们皆服五色袍，乘骏马，以虎皮为鞯，在仪卫中显得非常特别。“百骑”的主要职责除了护卫皇帝外，就是在李世民围猎之时充为下手。

次日早膳之后，李世民跨上“飞白”马，李大亮、史大柰、常何乘马紧随其后，在“百骑”的簇拥下，百余人如旋风般向贺兰山刮去。

贺兰山主峰高耸云天，其余脉连绵数百里，如一道天然屏障横立在河水之北。多少年来，异族入侵中原，必须要越过此山再南下。所以，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每当中土强盛之时，朝廷要在这里驻扎重兵。现在也不例外，李大亮派兵三千扼守峰谷，成为大唐北境的第一道防线。

他们到达贺兰山北麓，李世民眼望北方那长草低伏的无边无际的草原，感叹道：“多少年来北患动辄侵扰中原，以致贺兰山成为一个势力消长的标志。当中土势衰之时，北方铁骑越过贺兰山，中土之人足迹难现此处；当中土势强之时，贺兰山成为中土之人驻扎之所，往往勾起文人雅士的激越之情，开口闭口即吟‘马踏贺兰山阙’。”

常何接口道：“李将军如今驻扎贺兰山，足证我国正是势强之时。如此，陛下欲举办封禅大典，可谓名副其实。

李世民笑道：“常何呀，看来你读书不多，毕竟受眼光所限。大亮驻扎在贺兰山，确实不错，然以此来说我国强盛，就失之简单。依你所言，朕之心力仅止于贺兰山吗？”

常何答道：“陛下威加四海，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错了，常何，你还是错了。”李世民又转问史大柰道：“大柰，你原为突厥人，能识朕之心机吗？”

史大柰答道：“臣不通文墨，说不出什么道理。臣只知道，陛下待国人与外国之人无二致，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是陛下无边无际的洪恩。简言之，陛下待臣下好，臣下唯有尽忠尽职，以报陛下的洪恩。”

李世民点头道：“大柰词不达意，然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常何，眼前的这片土地，多少朝代有多少人在此浴血争夺，他们争夺的是土地吗？朕看未必！土地在这里默默无闻，因人方有生机，由此来看，争夺人方是浴血奋战的主旨。可是呀，你将对方打败，你将对方俘虏，对方慑于威势低眉顺从，然其内心呢？其内心服吗？肯定不服！多少年来，许多号称圣人智士者，他难以察识此节。”

李大亮接口道：“所以陛下以德化治人，不以强势压人，不谋求土地。”

“大亮所言甚是。朕不筑长城以备北患，仅派少许边兵象征性地驻扎，盖为此也。只是如夷男之流难识朕的这片心机，朕不得不出兵镇之，如此就大失朕之本意。”

李世民想到这里，又无奈地摇摇头。诸部落尊自己为天可汗，又修“参天可汗道”到长安朝贡不已。然其内心里，到底是心悦诚服？还是因强势所逼？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李世民不得而知。

李世民遥望山下，脸上忽然有些萧索之意。他微一凝神，这种萧索之态转瞬即逝，一紧马缰绳，招呼三人道：“走吧，我们下山去。”

“飞白”率先冲下山，山脚下，即是平阔无垠的草地。正是深秋时节，草儿皆已枯黄，经历了秋风的劲扫，马蹄过处可以听到枯草的断裂声音。

李世民勒缰停马，回首问史大柰道：“大柰，这就是草原了？”

“陛下，此为草原，若放马驰骋，可以无止无歇，直似汪洋中放舟的感觉。只是现在已入深秋，草儿枯黄，若是春天来此，满目皆绿，更为惬意。”

“哈哈，大柰，朕为了你当初的一句话，萦绕心间二十年。今日来此，也不过如此嘛。”

“若一味乘马在草原之上驰骋，时间长了不免单调。然臣自幼生长于草原

之上，到了草原即是回到故乡，此番心境，陛下难以体会。”

“是了，朕今日就陪同你一起返乡了，大柰，我们走吧，今日就由着你快活。”

一群马在荒原上急速而驰，马蹄过处，间或惊起一些野兔、野羊群奔。李世民见状大喜，呼史大柰道：“大柰，这里有物可猎，如何单调呢？”

于是，“百骑”拉开阵势，皆取出雕弓，开始纵跃围猎。

李世民这日一会儿纵马驰骋，一会儿纵情狩猎，猎获之物，皆为午餐和晚餐烧烤食品。他当皇帝多年，似这等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娱乐，还是头一遭儿。夕阳西下，常何遵旨在草原上张篷为舍，他们今晚要在此露营。

李大亮担心李世民的安全，不同意在此过夜。其时，李世民独自漫步到西面的高冈上，背手站立，眺望西方。

李大亮慢慢走到其身侧，轻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李世民不以为然，说道：“大亮，你不必担心。昔日征战之时，有多少危难关头，朕皆安之若素。朕问你，如今与那时相比，难道不安宁吗？”

“如今四海康宁，四夷宾服，没有人敢打陛下的主意。”

“是呀，如此就剩下野兽或者强盗的出没了。以我们的身手，等闲人及野兽能近身吗？”

“不能。”

“如此你就放下心来。朕今日到草原上尽兴一天，心境甚好。朕答应你，明日早晨，我们拔营返回灵州。”

李大亮听皇帝如此说，只好唯唯答应。

李世民眺望西方，问道：“大亮，听说这草原西边与沙漠接壤？”

“是。”

“这里为何杳无人烟？”

“游牧部落依水草而居，这里水源甚少，所以入秋以后，他们往往聚居在水美之处。从此向西，即为沙漠，那里漫天风沙，人们无法居住。”

“由此来看，朕刚才所言，还是有些道理的。土地因人而兴，欲服人须服人心。否则空占土地，又有何用！”

其时夕阳如金，将草原上抹上了一层金黄，煞是好看。李大亮为一名有智有谋的武将，他能品味出李世民话中的深意。想起大唐如今盛势，又思身边这位睿智超卓的明君，他心中忽然一阵感动。他将崇敬的目光移到李世民的侧影上，只见日光在李世民的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辉，愈显神威。那一刻，李大亮被心中的崇敬所激荡，竟然有些呆了。

数日后，李世民返回京城。

一日，高士廉带领民部的水部郎中来见李世民，向其禀报近日河南及山东遭遇水灾的消息。

李世民很惊异，问道："朕素知夏季多水，如今已是深秋之时，缘何河水又泛滥成灾呢？"

水部郎中答道："入秋之后，渭水、泾水流域秋雨连绵，水量大增，使河水陡增，冲毁许多堤坝。恰在此时，河南、山东又连降秋雨，使百姓陷入水泽之中。天降灾异，原有的水利设施也无济于事。"

李世民让高士廉带领户部、民部人员，携带粮食、棉衣前往河南、山东赈灾。此时，大唐国库充实，对付这些灾害不用费许多力气。

高士廉辞去后，李世民独自在殿中发呆，自言自语道："为何朕每次欲封禅之时，河南、山东之地就要闹水灾？"

贞观四年时，李世民听从群臣意见欲往泰山封禅，魏徵不赞成此举，与李世民争辩甚烈。恰在此时，山东、河南闹水灾，此事也就作罢。

"莫非天降灾异以警示朕吗？"李世民向来不信祥瑞、灾异之说，但事情如此凑巧，让其疑窦丛生。

李世民想起此次草原驰骋之事，草原无边无际展开了去，天空浑如穹庐，人置身其中，何等渺小。人若想取得众人的尊敬，靠数次大典就能长留人心之中吗？李世民想到这里，心中有了决定，遂让人召李淳风、袁天纲等人。

这些人以为皇帝欲问询筹备封禅的事，急忙将筹备的进度禀告给李世民。孰料李世民挥手打断他们的话，说道："自今日始，停止筹办封禅大典。"

李淳风不明白何故，问道："臣已算定了时辰，明年二月是封禅的好日子。此时筹备，还算从容，若再耽误一些时日，就有些仓促了。"

李世民摇摇头，悠悠说道："朕治理天下，其功绩如何，不靠封禅来为身后留名，唯靠人心所向。众卿，朕意已决，朕今生今世，不再提封禅之事。"

第十五回

李世民三探魏徵

良谏臣长辞明君

贞观十七年春节，大雪落个不止。

瑞雪兆丰年。正月初五，早朝过后，李世民留下众位近臣以及皇子共进早膳，其望着窗外的飞雪，说道："这场大雪，想地上已积有尺余。嗯，早膳之后，我们不要躲在殿内议事，大家一同到西内苑赏雪如何？"众人自然连声响应。

西内苑里完全是一片银白世界，树枝几乎被雪包裹，仿佛粗了一倍，湖中不见水面，仅有数片枯败的荷叶伸出湖面，似数朵白色的蘑菇。甬道上更是被积雪所掩盖，十数个太监手执大扫帚，正在那里清扫甬道里的积雪。李世民远远看到他们在那里干活，急忙唤常何去制止他们，说道："朕来此赏雪，非是单单观望雪景，脚踩这无人打扰的甬道，也是一种兴致。他们将雪清去，又是往日之貌，即将朕赏雪的兴致减去不少。"

常何疾步过去制止他们。

李世民踏上雪层，因积雪太厚，显得拔脚困难，且雪粒漫入靴中，遇到脚面的热气而化，顿觉冰凉。他行了数步，扭头向众人说："人在远古时代，与大地融为一体，虽寒冬之时仍出外狩猎。如今广厦暖居，人们蜗居宅中不愿出外，看来是惰性使然啊！"

马周接口道："陛下所言甚是。记得陛下曾说过，'善始者繁，克终者寡'之言，人之惰性在修身、齐家、平天下之时，亦为此例。"

李世民道："罢了，你怎么说得如魏徵一样，每每朕心悦之时，动辄拿出治国大道理来规谏于朕？嗯？魏徵呢？"

褚遂良小声道："陛下忘了，魏徵早已因病告假。"

李世民点点头，对房玄龄道："是了，魏徵自去年入冬之后，身体一直不好。玄龄，魏徵这些年来，很少因私告假吧？"

"魏徵一直克己奉公，十余年来按时上朝。他现在因病告假，若非病情较重，断不为也。"

"嗯，朕明日去魏徵宅中探望一番。承乾，你明日陪朕前去。"

李承乾在后面答应了一声，他因腿脚不便，行走时落在后面，一名太监

还要在其左侧搀着他。

众人又随着李世民前行，最后集于苑中的一处高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苑内全景。

李承乾落在最后面，李世民眼内余光瞧见他那蹒跚的身影，心里掠过一丝阴影。

大片的雪花仍然密密地下着，置身在此冰天雪地之中，人们眺望雪景，轻轻一呼，一口白气弥散开去，很快消失，让人觉得如此清凉世界，洗去了不少身中的秽气。

房玄龄赞道："好哇，瑞雪兆丰年，今年定是一个好收成。"

李世民扭头道："玄龄，记得朕多年前向你和陈君宾等人谈论过，粮价年年在跌，又遇到一个又一个的丰年，粮食早已贮满仓库，总有一天，粮价也许会更不值钱。俗话说'谷贱伤农'，这如何是好？"

"陛下的忧心甚是有理，臣也一筹莫展。不过百姓明白'民以食为天'的道理，粮价虽贱，犹勤耕不已，我们只好静而观之了。"

李世民笑道："玄龄，朕无为而治，非不为也。国家之大，若诸事顺其自然，要我们君臣又有何用？"

"臣也多次想过，国家府库充实，可以拿出一些人力、财力，用于兴修水利或者修建驿道。然如此一来，又容易陷入劳役繁重的境地，炀帝之鉴不远，怕因此使百姓产生疑惑。"房玄龄答道。

李世民转向高士廉道："去岁秋季大水，定毁了河南、山东许多水利设施，可嘱民部赶在夏季之前，将这些水利设施修缮恢复。集中一些钱财修缮水利设施，对今世有利，对后世亦有益。朕不愿虚耗国力，然这些必需之举，不可偏废。像眼前这场大雪，对农事固然有补，一些简陋道路及驿所则会损坏不少，有钱了可以将事办一办。"高士廉应声答应。

李世民又对身侧的李承乾道："承乾，这些道理仅看书本不行，仅听臣下举言不行，须心内揣摩，以成定论。"

李承乾近来被确定太子的名分，一扫以往那种焦虑的神情。想想也是，上为父皇不喜，侧有弟弟窥视，其位岌岌可危，能有什么好心情？现在父皇一言九鼎，自己的太子之位稳固，阴霾一扫而空，在李世民面前自然变得更加恭顺，其连声答道："儿臣谨记，儿臣谨记。"

李世民昔日对李承乾的厌恶之感，至今未有一丝改变，此次从众大臣之请重申固其太子之位，实在大违自己的本意，然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李泰所以觊觎太子之位，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暗示所至。他向南望去，高大的玄武门在那里隐约可辨，让他又忆起十余年前惨烈的玄武门之变。

他摇摇头，决心不让如此惨事发生在儿子之间，遂努力压下心中对承乾的厌恶，转对众大臣说："朕听说外间士民以太子有足疾，而魏王颖悟，多从朕游幸，所以遽生妄议。你们听到过这些议论吗？"

李世民重李泰而轻李承乾，此为众人皆知的事情。去年李世民用魏徵为太子太师，表明继续维持李承乾的太子之位，此事已有定论。群臣心存疑惑，想不通李世民今日为何又旧话重提。几名大臣随声附和，说曾经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此议论。

李世民眼光在李承乾身后的李泰身上停驻片刻，说道："你们要代朕广为传言，灭掉此等虚妄之议论。承乾虽有足疾，然不影响其行走，朕岂能因为承乾有足疾而废其太子之位？且《礼》中有言，嫡子死，可立嫡孙为储。承乾有男已五岁，可以袭承乾之位。朕这样说，是想告诉大家，也请大家代朕传言天下：朕终不会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李世民在开年之初重申固李承乾太子之位，是想消弭祸乱之源，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随行重臣皆赞成此举，脸上现出兴奋之色。也有数人偷眼看魏王李泰的反应，只见他木然站立，想是其笑也不是，悲也不是，只好用木然神色掩饰心中的失落。

李承乾眼中闪烁着兴奋的泪花，哽咽道："儿臣谢父皇看顾。"

李世民正色道："朕这样做，非为你自身，实为天下社稷着想。承乾，你若不明白此节，就辜负了玄龄、魏徵等人的教诲。"

李承乾躬身受言，面色愈显恭顺。

君臣在这里观赏闲话一会儿，眼见落雪不止，身子站立在风雪之中太久，也早已有些寒意，遂踏着乱琼碎玉，步出苑去。

魏徵自去岁岁末开始，身体渐渐不适。一日，他一脚踏空，摔倒在地上，左大腿骨断裂，就此卧在榻上，不能行动。

李世民带领李承乾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轻车简从来到魏徵府中。李安俨职掌东宫守卫，是李承乾的心腹。李承乾出外时，李安俨肯定护侍左右。

魏徵宅第在永和坊之右侧角，其在长安城西南角，距离宫城较远。是时，朝廷达官贵人以住在宫城周围为荣，所以宫城周围的坊间，皆是六品以上的官员在此居住。魏徵的宅第，还是他在武德年间任太子洗马时购置的，其位置较偏，宅第又小，与其上品官员的身份极不相称。

李世民迈入魏徵府中大门，就闻到一股酒香扑面而来，再看其西厢房，房檐下摆满了坛坛罐罐，从敞开的房门中可以看到其房内杂乱地堆满了物什。魏徵以酿酒驰名京城，其所酿的"醽醁翠涛"更是享誉天下。魏徵在公事之余，以酿酒为乐。李世民看到这些酿酒之物，口中又回味其"醽

醁翠涛”味道之美，因思酿此酒之人却长卧榻上，再难品味如此美酒，心中就添了一些酸楚。

魏徵夫人裴氏带领家人跪迎在大门以内，李世民让他们平身，然后直奔魏徵的寝室。

李世民与魏徵这对君臣许多年来一直争辩不断，然其私下里接触并不多，魏徵隔些时日向李世民进献一些自己亲手酿成的酒，仅此而已。像魏徵的宅第，李世民就从未登过门。李世民今日进入魏徵府门，眼见如此重臣居住在如此简陋的宅第中，眉头不觉皱了起来。待进入魏徵的寝室，只觉一股因潮而霉的气味扑鼻而来；抬头向上看，就见屋顶甚矮，乌黑的房梁与黑黢黢的屋顶浑然一体，显示此房年数已久。李世民见此情状，扭头问裴夫人道：“魏卿许多年来一直居于此房吗？”

“回陛下话，自武德年间起，拙夫与贱妾一直居住于此。”裴氏怯生生答道。

“没有其他宅第吗？”

“没有。拙夫多次说过，有屋居住即可，何必多费钱财。他所得陛下赏赐以及自身俸禄，除留下一些够日常开销以外，皆周济了他人。”

李世民叹道：“魏卿身为上品官员，其俭朴如此，委实令人可叹。承乾，朕授魏卿为太子太师，固然想让他授你以微言大义，如此俭约之本性，你亦要感之习之。”

李承乾躬身答应。

李世民复对李承乾道：“朕见殿中省近日欲修缮两仪殿之偏殿，你代朕向其传旨，让他们罢修偏殿，将那里的土木砖石移入此宅中，为魏卿营造宅第。让他们日夜监工，五日内必须营造而成。”

裴氏见李世民下旨为己造房，急忙伏地辞谢道：“陛下洪恩浩荡，贱妾心怀感激。然拙夫一生俭素，请陛下了其心愿，收回成命才好。”

李世民示意魏徵之子魏叔玉搀起裴氏，感叹道：“魏卿为良臣，又有如此识大节的贤妻，可谓相得益彰。裴氏，朕知道你的心意，然魏卿现为郑国公，太子太师，官至极品，若继续居此陋室，朕之颜面何在？你毋庸多言，带朕去见魏卿吧。”

即日，殿中监接旨后，由将作大匠阎立德带领一应人员入魏徵宅中，现场画图，木石砖瓦诸物络绎不绝地运进来，五日后，果然改造成一座明亮宽阔的宅院。

一道低矮的屏风挡在魏徵的榻前，众人绕过屏风即看见昏暗光线下躺在榻上的魏徵。因居处狭窄：裴氏让魏叔玉撤去屏风，并亲手搬过来一把

凳子让李世民坐下。

魏徵显然是听到了李世民与裴氏刚才的对话，他那张浮肿的脸上老泪纵横。其上身微动一下欲向李世民行礼，然因此牵动了大腿的伤处，脸上顿现苦楚之色，哽咽道：“陛……下，臣宅中肮脏，何劳陛下来探望？”

李世民伸手按住魏徵的手臂，说道：“魏卿，你有伤在身，不可大动。”

李世民又让裴氏取来一块方巾，亲手揩去魏徵脸上的泪水，故作轻松道：“魏卿，你我君臣交往多年，你每每直言诤谏，不畏逆鳞，实为一铁骨铮铮的汉子。朕印象中从未见过你落泪的时候，难道现在久卧病榻之上，就生出了一些妇人之思吗？”

魏徵眼中又流出眼泪，言道：“臣今日落泪，还是感于陛下圣恩。臣一生得陛下赏赐无数，所以未置新宅及添置家什，缘于臣觉得人有此种房屋居住，比起黎民百姓，已然幸甚。贱内刚才所言，亦为臣之心声，就请陛下收回成命，臣愿终老于斯。”

“罢了，朕一直对你言听计从，此次你就听朕一回！朕刚才说如此做是为顾朕之颜面，然你一生为国劬劳，难道就不该在好一点的宅子中居住吗？此为朕之旨意，亦为朕之赏赐，卿勿再推却。”

魏徵眼泡浮肿，用无神的眼光凝视着李世民那熟悉的面庞，心想如今天下兴旺，自己却躺在病榻之上不能再替朝廷出力。想到这里，他的眼眶里又涌出泪花，变得模糊起来。

李世民留心观察魏徵的神色，知道他心中难受，遂宽慰道：“魏卿，算来你腿伤之后已有月余，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再过两个月，你的腿伤定会痊愈，不用太多忧心了。”

魏徵摇摇头，伸出手臂让李世民观看，说道：“臣腿伤事小，最难者是全身浮肿。如手臂之上，轻轻一按，即可现出大坑。”李世民闻言用手指在其手臂上轻轻一按，只觉其皮肤顿失弹性，手指按处果现一坑，许久方复。

魏徵继续言道：“陛下，臣略懂医道，知道人过六十之后，最忌浮肿。臣知道自身已来日不多了。”

李世民叹道：“魏卿，你一生最难得的是明白事理，然也受累于太明白。你居此卧榻之上，难道也要穷究深索吗？朕劝你，人孰能无病，又焉知不能病愈？你此时最好相信良医之能以及药石之功，其他虚妄之想最好糊涂一些。”

魏徵知道皇帝在宽慰自己，遂微笑不语。

李世民又殷勤探问了一番，然后起身离去。李世民走出寝室之门，回顾

李承乾道：“承乾，你代朕向太医署传旨，让他们选尽天下良医，用最好的药石来医治魏徵之病。”他又嘱咐李安俨道，“安俨，你这些日子将手头的事情放一放，然后守在这里，每日将魏徵的情况禀告于朕。”

两人躬身答应。

随后，太医署之人络绎不绝穿行于魏徵家门，朝中大臣闻知魏徵病重，也殷勤前来探望。五日后，阎立德将新宅院修缮一新，魏徵被移入正寝居住。这里明亮洁净，室内阔大，较之以前所居，不啻天上人间。

李安俨日日向李世民禀报魏徵的状况，李世民更是将太医召来询问医治的情况。

李世民训斥太医令道：“朕听李安俨来报，说魏徵经过这些日子医治，并未见好，全身浮肿似乎又加重了。魏徵年岁才六十多，其身子一向没有多大毛病，如此小病你们都收拾不住，是不是太不尽心了？”

太医令答道：“陛下，魏太师此病非同一般。民间有谚，人上了岁数最怕穿靴戴帽。魏太师全身浮肿，非是饥饿所致，实因其内部机理所累。臣等用药，不敢下得太重，仅使其内服外敷一些消肿散淤药物而已。”

“如此说，魏徵身子难以大好吗？”

“陛下，魏太师得此恶病，靠药石难以维持。臣算着日子，至多再维持月余而已。或许，魏太师吉人天相，依靠自身毅力使病魔离去，亦未可知。只是此种机会甚少，非有奇迹难现。”

李世民听明白了太医令的意思，叹道：“依你所言，魏徵大限将至，靠人力是勉强不来的，是吗？”

太医令低下头，等于默认。

李世民想起薛收、杜如晦之逝，摇摇头，又叹道：“难道好人不长寿吗？朕得心应手的人，怎么就相继撒手西去了呢？罢了，你去吧。好好派人守在魏徵身边，精心为之医治，不要让魏徵感到一丝异样。”

太医令答应后离去。

想起这样一个人不久于人世，李世民心内十分不舍，然又无可奈何。他沉思良久，让太监去唤太子前来，然后一同去魏徵府中探望。

李承乾近些日子的心情甚好，缘于父皇在太子之位上不再有别样心思，像父皇正月初五踏雪时的那一番话，以及此后多带领自己出外，表明了父皇永固自己太子之位的决心。又如魏徵病重，牵动了君臣及百姓之心，父皇让自己的心腹李安俨留在魏徵府中充为特使，更显得父皇对自己不同一般的眷顾。如此，就可以彻底地打击李泰等人夺储的心思。

李承乾走在路上，依旧是恭顺的模样，殷勤说道：“父皇，儿臣每隔两日，必去魏太师府上探望一番。”李世民神色漠然，随口答道：“很好。魏徵为你师傅，古语有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如此做，也不枉了朕多年对你的教诲。”

“儿臣眼望魏太师那难受劲儿，心里实在不是味儿，恨不得以身代之。”

李世民看了李承乾一眼，觉得他说此话有些矫情。也难怪，人若对他人有了成见，恶感挥之不去。

说话间，他们就到了魏徵府前。李世民抬眼一望，见其府中人流穿行不息，这其中有太医署的太医及取送药者，还有来府中探望的官员，他们见到皇帝的仪仗，急忙到路边跪下。

李世民进入府内，一眼就瞧见那座新起的寝堂，其心中叹道：魏徵来日无多，如此好房子，恐怕也难以住上几日了。想到这里，他深悔自己未及早来魏徵府上瞧上一瞧。

新寝堂较之原来的低矮寝室明亮许多，魏徵躺在榻上，其面貌自然更加清晰。魏徵此时正躺在榻上沉睡，听到动静缓缓地睁开眼睛，蒙眬间见皇帝又来探视自己，顿时一激灵完全清醒过来，知道自己无法起身行礼，口内说道：“陛下，国事忙碌，何苦要来探视魏徵？”

李世民观察魏徵的形貌，魏徵本来面目就比较丑陋，现在脸上又浮肿一圈，其面貌变得更加不忍久看。李世民故作轻松道：“朕临朝之时，难见卿面，就有若有所失之感。这会儿闲暇无事，就让太子相陪来瞧瞧你。唉，朕这么多年听惯了你的言语，乍一听不到，甚觉不习惯呢。”

裴氏让李世民坐于榻前的凳子上。

魏徵听此言，咧嘴一笑，吃力地说道：“陛下，臣这些日子躺在榻上，将跟随陛下当臣子的日子想了一遍。臣无德无能，唯以直言触君，竟获陛下赏识重用，实在幸甚。臣自知此疴难愈，即使现在死了，能得陛下如此相待，也不枉今生。”

李世民摇摇头，眼角里涌出泪花，责怪道：“瞧你，一生以直言敢谏朕也就罢了，如何来诅咒自己的身子。你若轻轻松松走了，难道让朕在世上思念你，这样才为你的心愿吗？”

“臣不敢。”魏徵见李世民动了真情，不敢再说生死的话题，遂岔开话题说道，“陛下，臣多年来或面奏或上疏，其言激烈，其义太切，陛下曾经恼怒过臣吗？”

李世民思索了一下，反问道：“卿以往诤谏之时，为何不想想朕闻言会不会恼怒？”

“臣当时未想过，若再细想，恐怕谏言再难出口。”

李世民脑海中晃过无数个魏徵进谏的场面，其所谏事体多为直揭疮疤，且不分场合当着众人之面以激烈的言辞说出。多少次，李世民曾凝视着魏徵那让人生厌的丑脸，心想一刀将你杀了，岂不干净？然为了国家大计，只好忍气吞声，此后逆来顺受，竟成习惯。李世民想到这里，悠悠说道：“若说朕不恼怒，那是虚话。朕若想做一位享乐的皇帝，岂容你在身边生厌！可是呀，朕想的不是自身享乐，而是想祚运长久，如此逆耳忠言，也只好听之信之了。魏卿，国之兴衰在于君王一念之间，朕阅古来往事，想那些为了一己之欲的昏庸之君，不听逆耳之言竟致亡国，有此鉴戒，朕岂能再蹈覆辙？”

李世民又微笑说道：“魏卿，你以往诤谏之时，若用语柔和一些，朕更乐于接受。你想呀，朕若是糊涂之人，再柔和的谏言也不难听进。你每每弄得朕不好下台，为颜面计，这样做不是更好一些吗？”

魏徵叹道：“臣也想用和风细雨之言，只是怕陛下不能警醒啊。”

李世民现在说出这样的话，可以看出他对魏徵累累犯颜不能释怀。也难怪，人之本性乐于看到他人对己俯首帖耳，李世民亦为凡人，岂能免俗？

李世民斜眼见魏徵长子魏叔玉在一旁侍立，遂向魏徵道：“魏卿，叔玉至今尚未订婚吗？”

“没有。犬子年岁尚小，臣想让他多历练一番，再谈婚姻不迟。”

“嗯，朕今日来，还想与你商量一件事。衡山公主到了适嫁的年龄，朕想让她嫁给叔玉，你以为如何？”

皇帝将公主许给大臣为媳，对臣子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李世民现在欲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叔玉，对魏家绝对是极大的恩典。他这样做，自然是想安慰病中的魏徵，也是对魏徵一生忠言相谏的一种恩赐。

魏徵自然明白这种含义，他有心接受，但还是推却道：“公主金枝玉叶，若嫁入魏门实在委屈。臣感激陛下如此洪恩，还请陛下休了此念。”

裴氏也急忙带领诸子向李世民拜伏。

李世民不悦道：“魏卿，你莫非怕公主入了你门恃宠而骄，不服管束吗？自王珪始，公主入了夫家即是夫家之人，朕一概不干涉。”

李世民提起王珪，还是缘于其子娶公主的故事。王珪之子王敬直，娶李世民之女南平公主为妻。其时，公主自恃身份，入了夫家不向公婆行礼。王珪以为不可，决定要改改规矩。那日南平公主入门，王珪与其妻就位而坐，让南平公主执巾行盥馈之礼。李世民闻王珪此举，不怒反

赞。此后，凡有公主出嫁时，到了夫家皆要行此礼。

魏徵见李世民发乎真诚，遂不再推辞，言道："陛下圣恩浩荡，臣唯有感激涕零。叔玉，你代为父向陛下叩谢吧。"

魏叔玉模样生得不英俊，学识也算一般，不料因为父亲的缘故，竟然成为驸马，无疑是凭空里掉下一张大馅饼来。他喜出望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连连向李世民叩拜不已。

李世民让魏叔玉平身，复微笑对魏徵道："如此，婚姻六礼还要完成。你卧床不便，可让裴氏主持此事。"他又转对李承乾道，"太子，你衡山妹妹之事，就由你传旨太常寺与魏家通禀了。"

裴氏当即跪伏谢恩，李承乾也依言答应。

李世民父子辞别魏府，起驾回宫。李世民入宫后走下辂车，李承乾不解地问道："父皇，衡山妹妹尚小，儿臣又看那魏叔玉非是俊朗博学之人，将衡山妹妹嫁给他，是否有些委屈？"

李世民不正面回答，悠悠言道："魏徵为国呕心沥血，其功劳巨大。他现在病卧榻上，朕心伤其病，除了招其子为驸马，朕实在想不出能用别物来赏赐他。"

李世民说罢不再理会李承乾，慢慢地踱入殿中。

这样又过了月余，李世民始终记挂着魏徵的病情，日日让李安俨和太医令禀报魏徵的病情。这日晚间，太医令和李安俨匆匆来报，说自今晨起，魏徵开始气息短促，目光变得黯淡无神，其大限之日也许就在这几日。

李世民虽有心理准备，然事到临头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急切问太医令道："朕让你们遍寻海内外良医，用尽天下最好的药石，竟然难让魏徵的性命多停留几日吗？"

太医令答道："臣等竭尽全力，不敢有稍许懈怠。然魏太师久病之后，已呈衰竭之象，非人力能够挽救，臣等委实束手无策。"

李世民长叹一声："安俨，人之生命走到尽头，须使其心境保持安静为要。如今药石对魏徵无功，可否请来佛家为其祈福，或者觅来道家仙丹缓其痛苦？"

"陛下，臣也想过此节，曾与魏太师家人议过此事。奈何魏太师向来不信鬼神，其家人深怕请来佛道之人会惹起魏太师震怒，此事只好作罢。"李安俨说道。

"不信鬼神？是了，魏徵确实这样。也罢，你们速返魏徵府中，时刻关注

其动静，若有事及时向朕禀报。”

两人答应后离去。

李世民抬步向殿外走去，跨出殿门，只见黑色的夜空中，月亮、星星皆隐去，剩下的只是看不见的凛冽的寒气在空中肆虐。李世民抬眼向西南方望去，那里也是一片黑漆漆的颜色。可以想象到，浑身浮肿的魏徵正躺在其宅中榻上苟延残喘，李世民想到这里，脸上愈显阴沉。

李世民在殿外呆立良久，由于寒气侵袭，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身边太监劝说时辰已经不早了，让他入殿歇息。李世民长叹一声道：“古人曾说过人定胜天，然天不与便，奈何？”

太监又问道：“圣上今晚欲让哪位娘娘侍寝？”

李世民摇头，他今晚实在没有这个心思。他步入殿内，走到后面的照壁前，就见魏徵的《十渐疏》赫然列于左前，睹物思人，想起魏徵生病之后，再也没有片言奏来，心中不禁一阵落寞。他在照壁前观摩了一会儿，然后背着手在殿内踱步数圈，不觉夜阑更深。太监又小心翼翼让他安睡，他方才入寝殿沉沉睡去。

恍惚间，李世民感觉自己还是在朝堂之上，但奇怪的是座下没有群臣。李世民抬头向殿门外瞧去，只见外面颜色依旧黑沉，他恍然大悟，想来是自己来早了，群臣还在待漏院里等候。然按照规制，群臣应该先入殿堂之后，自己方才入座呀。他扭头欲寻通事舍人，想斥责他何以如此糊涂。可是遍视殿内，也是空无一人，他大喝一声：“来人呀。”

就见殿门影影绰绰迈入一人，他身材矮胖，其行动步履是李世民非常熟悉的模样，却是爱在朝堂之上当面诤谏的魏徵。

李世民大喜，说道：“好呀，还是魏卿最为勤谨。你瞧，这帮该死的东西，竟然孤零零地把朕丢在这里。”

魏徵躬身施礼道：“陛下，此非别人之错。是臣魂归地府之时，特来向陛下作别。”

李世民观察魏徵的面貌，只见其脸上浮肿尽消，恢复为平时的形貌，不禁大喜，说道：“魏卿，你现在浮肿全消，恢复旧日之貌，看来身体已然大好。朕早就对你说过，吉人自有天相嘛，你又说些没来由的话，干吗呢？”

魏徵伏地叩拜道：“臣容貌丑陋，且言语可憎，然陛下能识臣一片忠直之心，待臣以殊恩。古来今往，有臣之殊遇者，唯臣一人而已。陛下，臣之将离，有几句要紧的话想向圣上再奏一遍。”

李世民观魏徵此时的言状，与以往在朝堂之上进谏之时没有什么二致，

遂放松身体，说道：“魏卿请说。”

“陛下即位之后，导人诤谏，克制己欲，从而一展新朝气象，取得天下大治。如此文治武功，臣以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追根溯源，皆是因为陛下胸怀博大、从善如流之缘故。”

李世民微笑道：“魏卿，朕听你说些逆耳之言，觉得非常自然。听了这些颂扬之词，且出自你口，朕总觉得浑身不舒服。”

“陛下，此为臣衷心之言。然人之欲望发乎天成。陛下盛名之下，今后乾纲独断，外人其实难挽其弊。臣前些日子基于此节，书成《十渐疏》上奏陛下，伏望陛下慎始慎终，如此则为天下之福。”

“魏卿如此说，实乃老生常谈。朕所以导人诤谏，无非想让他人匡正朕自身之失嘛。”

“如此道理，想秦始皇、隋炀帝心中也很明白，然口说容易，做起来就太难了。”

“朕知道。你日日在朕身边，恰似一面镜子，可以时刻照见朕之失处。朕对你言听计从，如此就可少一些错误。”

“臣还有一思，是想陛下为不世的英主，可保盛世的继续。然人之寿命毕竟有限，陛下百年之后，如何保证祚运长久，须早为筹措。”

李世民沉吟道：“依卿所言，太子承乾难为大国之主吗？”

“陛下以前曾说过，将国家之安系于一身，实属危难。臣以为，君主贤明能使国安，而君主庸陋则国家覆亡，实为莫大之弊病。陛下欲使国运长久，须使国家制度能匡正君主之身，再使重臣能修正君主之行，方为正途。”

“完善制度，精选良辅，朕知道了。”

魏徵再拜道：“陛下，臣说完这几句话，得偿心愿，即当永诀。”

李世民刚才与魏徵对话，宛似平时光景，压根没有什么异样。他听到“永诀”二字，顿时呆了，惊问道：“魏卿，我们君臣相契多年，何来‘永诀’之语？你这样说，定是朕有地方对不住你了？”

“臣大限将至，想起陛下圣恩，撑着最后一口气来见陛下一面。陛下待臣以赤诚，臣敬陛下以忠直，今生今世，臣感激不尽，来生来世，臣若有福分，定继续做陛下的臣子。陛下，五更将至，臣阳世时辰已到，恕臣拜别了。”魏徵说完，又深深向李世民一拜，然后转身化作烟云，倏忽不见。

李世民大惊，起身欲扯住魏徵。他到了魏徵刚才跪伏的地方，只听魏徵

辞别的语言犹绕梁不尽，然人迹已空。他不禁大急，快步奔向殿门，大喝道：“魏徵，不许走！你敢违抗朕之旨意吗？”

然门外犹黑漆漆一团，没有任何人影。他如此一着急，就此从梦中醒来。

李世民在榻上一响动，掌灯宫女急忙拨大了灯捻，室内亮堂起来。李世民用手在眼上抹拉了一把，方才明白自己在寝殿内休息，而非在朝堂之上，遂问道：“什么时辰了？”

掌时宫女道：“陛下，时辰刚交五更。”

李世民顿时忆起梦中魏徵之言，他一跃而起，说道：“快、快，更衣，备车。”

很快，李世民穿衣起床，然后匆匆向殿门走去。那里，一辆辂车已停在门前，一列仪卫也肃立在其后。随后，只听车声辘辘，伴随着一重重门的开合声，皇帝銮驾五更起行，直奔魏徵宅第而去。

车到了魏府门前，李世民飞身下车，就见其府内灯火闪烁，人影幢幢显得很是忙碌，隐隐地就听其室内哀声一片。李世民边走边想：“莫非魏徵真的辞世了？”

李安俨和太医令迎上前来，他们跪伏拜道：“陛下，魏太师经急救无效，刚刚辞世。”

李世民惊呆当地，泪流满面，颤声道：“魏卿，你果真离我而去了？”

已经哭成泪人似的裴氏和其儿女听说皇帝到此，挣扎着前来迎候。李世民不顾礼节，径自奔到魏徵的榻前，只见一张白布蒙在榻上。他伸手揭开白布，赫然露出魏徵那张如白纸似的脸，李世民轻声唤道：“魏徵，你为何如此自私？你把要说的话向朕说了一遍，朕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你缘何听都不听就离朕而去呢？”言讫大哭，伤心不已。

皇帝亲自到臣子尸前告别，极为罕见；而在臣子逝去的第一时间来到榻前，恐怕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遭儿。裴氏及其儿女看见皇帝如此伤心，免不了又陪着落泪一回，其落泪之余，心想皇帝如此做，实为亡人的莫大荣耀。

李安俨及太医令跪伏奏道：“陛下，夜来风寒，若再加痛哭，恐怕伤了龙体。”

李世民见满屋之人皆跪伏一片，遂说道：“都平身吧。朕如此心伤魏卿，非为他一生为朝廷出力，非为他对朕忠直，实为他五更之时，犹梦中与朕相会，其恳切言语犹在耳边。朕醒来即速来这里，结果还是晚来了一步。”

李安俨禀道："陛下，魏太师临终之前，臣守在其身边寸步未离。其弥留之际，口中曾三次吐出'圣上'二字，观其情状，似以未见到圣上为憾。"李世民顿时泪流满面，说道："许是心诚所至，魏卿的魂灵飘飘荡荡，竟然与朕梦中相会。魏卿，你的这番心思，朕完全知道了。"他又转对裴氏道："魏卿已逝，徒悲无益。都起来吧，好好地为魏卿准备后事。"

李世民又沉吟片刻，对李安俨说道："魏卿逝去，我朝从此失去一栋梁矣。你代朕传旨，自即日起，废朝五日以为哀悼。可让太子代朕举哀于西华堂，魏卿出丧之日，由晋王代朕致祭，并诏百官皆参加丧仪。此丧仪规制按一品礼，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陪葬昭陵。"

李安俨躬身领旨，裴氏闻言，跪伏拜道："陛下给予家夫无尽哀荣，贱妾代其感激圣恩。只是家夫一生俭约，若陛下赐予其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家夫之心愿。伏望陛下能遂其愿，改为素车白帷归葬即可。"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魏卿一生为国操劳，天下有多少黎民百姓得其余惠。朕所以厚葬魏卿，是想褒扬他的这些功劳，也是代表了黎民百姓的心愿。此事就这样定了，勿复再提。"

李世民又在魏宅中待了片刻，魏徵之子魏叔玉呈上一纸，奏道："陛下，家父临终之时，口呼圣上，手持此纸，观其意欲将此纸献于圣上。"

李世民接过此纸，借着室内灯烛的光线，只见其上写道："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只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可以兴矣。"李世民观罢点点头，眼角里不觉又涌出泪花，叹道："魏卿是想告诉朕，用人时要用其长，不得以个人好恶来判断人之优劣。魏卿一生上谏章无数，其得病之后，犹不忘朝廷之事。若不是其手颤无力，他会写得更多。嗯，许是上苍眷顾，让他临终时托梦来见朕一面，将要言教我，总算免了些遗憾。"说完，珍重地将此纸塞入怀中。

这样一耽搁，不觉东方已白。李世民登车回宫，他回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唤人将杜正伦召来。

李世民在两仪殿内缓缓踱步，看见杜正伦入殿后向自己行礼，说道："平身吧。杜卿，朕刚从魏府中回来，今晨五更，魏徵已然逝去，此消息你可能未知。"

杜正伦道："臣昨日刚去瞧过魏太师，当时瞧他的状况并不好，想来也就是这二日的事。唉，魏太师一生为国奔劳，竟然撒手西去，委实令人伤心。"杜正伦说完，眼泪流了出来。

"嗯，你能有今日，得益于魏徵的举荐，他对你有知遇之恩。"

杜正伦躬身答道：“魏太师昔日在东宫，与臣交往不多，他向陛下举荐臣，委实出乎臣意料。后来，臣当面向他道谢，魏太师言道，他是为了国家之事举荐良才，举荐时没有私恩，事情过后也不可因此有私情。还说臣得益于陛下慧眼识人，今后唯有忠心办事方为正途。臣当时无话可说，只好将满腔感激之情藏于心中，勤谨为朝廷办事，以此来报答陛下和魏太师的知遇之恩。”

“这就对了。魏徵为人以忠直最为著名，此节立于世上，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你们作为臣子，若都能以魏徵为楷模，朕这皇帝之位也坐得牢稳。”

“臣谨听圣训。”

“嗯，朕今日叫你来，就是想做一件事。你待在朕身边撰著起居注，算来有数年时间，朕观你文笔不错，又识文章条理，这件事就由你来办。”

杜正伦凝神静听下言。

李世民接着道：“魏徵自朕即位以来，累上谏章，其中多真知灼见，又好上诤言，这些言语散落于起居注中。朕让你办的事，就是收集魏徵的谏章诤言，将其集而成册，以使朕及百官能随时翻阅诵读。”

杜正伦大喜，躬身拜道：“陛下此举，既弘扬忠直之事，又彰显诤谏之风，使魏太师成为群臣的楷模。臣得陛下重托办成此事，委实为臣莫大的荣耀。臣即日起将夜以继日，赶在魏太师下葬之前将事完成，也浅表臣对魏太师的敬仰之情。”

“好，你下去办吧。朕这样做，也是想一表对魏徵的怀念之情。”

杜正伦走后，李世民又在殿中踱步。他忽然兴起，让宫女铺纸磨墨，亲手为魏徵书成一道碑文，其碑文曰：

朕与卿义重君臣，道符冥契，鳞波顺乎风势，早启沃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异代，眷言畴昔，用切深衷。 自幽明一谢，尚同城阙之间，想游魂其如近；今既丹施戒路，归骨穷泉，望隔邱野之中，思令德而方远。凝鸣笳于晨路，引嘶骖于夜台，嗟尔世之长辞，结余心之永恨。追怀前赏极宴终娱，岂谓乐情，迥成悲绪。酒有千日之号，人无再饮之，昔临膳以增欢，今抚怀而益恸，故遣陈兹飨礼，以寄曩怀，魂如有灵，歆我哀馔。

李世民书成之后，站在案前静观字迹，若有所思，总觉得自己的楷书略显呆滞，有些欠缺，遂令欧阳询重书碑文。

欧阳询时年已七十七岁，笔力不减当年，挥毫而就。

当日，将作监遵旨觅来美石，寻来良匠，将欧阳询所书御文刻在石碑之

上，并将之送到魏徵府中。那些日，来此吊唁的人们看到此碑，皆伫立良久，一字一句地观赏。

七日后，魏徵被送到昭陵旁落葬。按照李世民原来的口谕，其归葬时须用一品礼，即给予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并诏京中百官送葬。然其起灵之时，魏徵之灵柩还是用素车运载。原来这几日里，魏徵之妻裴氏先后向李世民上了三道疏，以魏徵平生俭素为由，坚决要求罢一品礼。李世民难改其志，只好答应，诏曰：陪葬昭陵，因山为坟，以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申其宿志也。

灵车缓缓启动，魏徵家人哭哭啼啼随车而行。其身后，文武百官肃然排列，默默地为魏徵送行。街道两旁之人听说是为魏徵送葬，皆默立哀悼，更有一些加入送葬队列之中，于是队伍越行越长。

队伍经过一些士大夫的门首，这些人家皆设棚致祭，魏徵儿女当街叩头答礼。晋王李治遵李世民之命，代李世民在金光门致祭。祭文出自褚遂良之手，其辞华丽，其文严整，但与李世民亲手所撰碑文相比，毕竟少了一番亲切。眼见皇子代皇帝向逝去的臣子致祭，随行的臣子中不免有人眼热：为臣子者能得到这样的哀荣，可谓不枉一生。

然百官们不知道，此时的李世民正独自登上苑西楼，默默地看着魏徵的灵车，眼泪又不绝地流了下来。眼见送葬的队伍越行越远，李世民哽咽道：“魏卿，你诀别时还能来见朕一面，为何不能等到朕再生见你一面？你就这样默默地走了，难道再也没有要紧话告诉朕吗？你难道不知道，朕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啊！”李世民言罢大哭，随行之人不知如何是好，一时手足无措。

魏徵灵柩落穴埋土，杜正伦在其墓地前焚烧了一册刚集成的《魏郑公谏录》，以告慰魏徵的在天之灵。坟墓即成，众人小心翼翼地在其墓前立起那方著名的碑石。

废朝五日后，李世民神色肃穆地端坐在御座之上，接受群臣的朝贺。他的眼神不自觉地瞥向右首的第三人处，那里是以往魏徵上朝时惯常站立的地方。然现在这里由高士廉站立补位，再也难寻魏徵的痕迹。

群臣知道李世民此时的心情，仅拣一些重要事体奏闻。李世民随口回答，很快事毕。

李世民立起身来，环视群臣道：“魏徵七日前病逝，朕今日临朝，在这里感到若有所失。”

杜正伦出班奏道：“臣遵圣旨，将魏太师诤谏之语收集成册，取名为《魏郑公谏录》。”

李世民点点头。

高士廉也出班奏道：“臣遵圣意，着吏部拟旨，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照准。”

李世民让杜正伦呈上文册，将之示于群臣道：“魏徵生前有许多诤谏之语，朕让杜卿集之成册，随后发给众卿人手一本。朕这几日一直在想，魏徵生前在朕身边，恰似一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这些年所以有别于前代君主，皆因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如今魏徵逝去，朕失一镜矣。”

李世民伸手扬起那册文卷，接着说道：“朕以前说过，将天下之安危系于一人之身，实属危矣。朕以人为镜，不能因魏徵亡去而失。朕让杜卿集撰成册，即是想让大家以魏徵为楷模，人人成为一面镜子，以防朕之失处。魏徵之警语甚多，众卿可择其要书笏其上，知而必谏！”

群臣躬身齐声答应，魏徵平素的警语固然多，然皇帝今日的“铜镜、古镜、人镜”之言亦非常贴切，寓意深刻，一样让人过耳不忘。

第十六回

庶子宅太宗成赋

凌烟阁功臣图形

魏徵逝去之后，李世民很是难受了一阵子。随着天气一日日转暖，大地渐渐披上了绿装，李世民郁闷的心情随之慢慢释放，逐渐恢复了常态。自从魏徵逝去，他心中的一种思绪渐渐加重，即容易睹物怀旧。

房玄龄这日在其身边奏事，事毕后，李世民忽然说道：“玄龄，朕前些日子经过大安宫，忽然想起昔日你们十八学士在府中谈论时的情形。如今房屋依旧，而人物却二样。”

李渊移出太极宫，搬入弘义宫居住，将弘义宫改名为大安宫。这弘义宫即是李世民为秦王时居住的天策上将府，李世民当时在府内设学士馆，延揽四方文学才俊，招名动天下的“十八学士”入府。

房玄龄也颇为感触，说道：“是啊，算来也是二十余年前的事了。其中人物如今大半逝去，剩下之人也多老迈了。”

十八学士到了贞观十七年，已经逝去之人为：薛收，武德七年病逝；薛元敬，武德九年病逝；李守素，贞观二年病逝；杜如晦，贞观三年病逝；苏世长，贞观四年溺水而亡；陆德明，贞观五年老死；李玄道，贞观六年病逝；蔡允恭，贞观六年病逝；颜相时，贞观八年病逝；姚思

廉，贞观十一年病逝。

在世者为：房玄龄，任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师；于志宁，任太子左庶子；褚亮，致仕在家；孔颖达，致仕在家；许敬宗，任给事中，兼修国史；盖文达，任弘文馆学士；苏勖，任魏王府司马。

薛收逝去后，李世民为了凑够“十八学士”之数，将刘孝孙替补入列，刘孝孙此时任吴王李恪的咨议参军。

李世民道：“对呀，朕眼前所见仅有你与许敬宗二人，其他人都难以见到。玄龄，朕记得于志宁宅中的小山还算别致，你再叫上褚亮和孔颖达，若明日为晴天，我们到于志宁宅中聚聚如何？”

“臣即去传旨。陛下，算来许敬宗还算年轻，明日是否也叫上他？”

“不用。朕想与几位老臣聚聚，就不用叫他了。”

于志宁在李世民即位之后，被授为中书省中书侍郎。贞观四年，李靖带兵击破东突厥，李世民在显德殿召集二品以上官员赴宴。席间，李世民忽然发现于志宁未来，就问房玄龄何故，房玄龄答道：“于志宁现为中书侍郎，列正三品。陛下今日召二品以上官员来宫，所以他没来。”李世民说道：“于卿随朕多年，今日盛宴，岂能缺他？”遂唤人去传。事后，李世民授于志宁为散骑常侍，官秩为从二品，另授其为太子左庶子，让其专心教导太子李承乾。从此开始，于志宁在太子左庶子的位置上一直干了下去，直到今日依然没变。说来人生有许多转折，于志宁因官品未到二品被李世民晋职，此转折因此定下了于志宁一生的官运，看似很稳固，然他再没有机会升迁，亦属无奈。

不过于志宁教导李承乾，可谓尽心尽职。当李承乾年幼之时，于志宁与孔颖达、张玄素一起，精心教导其典籍，并释其义。随着李承乾年龄渐长，于志宁看到李承乾开始喜欢声色犬马，游戏无节制，他或著文劝告，或当面劝谏，惹得李承乾非常不耐烦。久而久之，李承乾竟然产生了除去于志宁以使自己耳目清净的心思。于志宁母丧，其归家守孝。李承乾觉得此时除掉于志宁，可以免去自身的麻烦，遂派张师政和纥干承基前去刺杀。这二人经过一番寻找，发现于志宁深夜之中还在苫庐中苦苦为母守孝，遂使二人良心发现，不忍刺杀。他们回东宫后向李承乾谎称于志宁身边人很多，难以下手，于志宁因此躲过这一劫。

于志宁教导李承乾之余，爱读书，经常吟诗作赋。府中经常有文人来访，彼此唱和不断。其庭院约有十亩地，而园林占其大半。其水池四侧，植有竹子千棵，水池中间，建有一座有飞泉流水的小山。如此，园中岛、树、桥、道相间，实为一幅美丽的图画。春时众木花绽，方舟逶迤，幽绝更胜桃花源；夏时石寒水清，松密竹深，清凉胜于古吹台；秋时金飙扫林，月委皓素，幽淡可比西楼；冬时大雪盈尺，玉树罗生，畅旷过于山阴。由于于志宁宅第有如此多的妙处，这里就成了文人雅士聚集的所在。

第二日，春光明媚，花香袭人，李世民果然驾临于志宁宅中。其时，房玄龄、于志宁、褚亮、孔颖达早早候在门外拜迎。李世民望见四人候在门外，到门前即走下车来，一一搀起四人，说道："朕今日来欲同众卿温习昔日秦王府故事，你们那时见到朕，哪儿有如此多的虚礼？走吧，我们一同入府。"

李世民让随行之人留在门外，仅带太子李承乾及阎立本随同入门。他们进入园中，李世民笑对于志宁道："于卿，瞧你这园中池亭台阁，幽竹菰蒲，可谓独得其妙。你在教授太子之余，有此风雅之趣，实属难得。"

于志宁惶恐答道："臣爱吟诗赏物，宦途所积皆用于此园，又招多人来此聚饮，总怕圣上怪罪，责臣不专心教授太子，偏好风花雪月之道。"

李世民摇头道："魏徵在日，常常谏朕要克制己欲，他深恐朕贪图安逸会荒废政事。察古来君主，贪逸误国者不可胜数，则魏徵所谏不为错。然国家富足之后，臣工俸禄要增加，朕不会让臣子们蓬头垢面，作苦行僧之状。天生万物，即是让人来享受的，你有此心绪，若依然居陋室简屋，这样的话，一者是暴殄天物，二者亦非朕所愿。臣民艰苦，岂是朕大治天下之初衷？"

群臣点头称是。

李世民又道："不过，人之欲望无穷无尽，须适可而止。太子，你生来即处富贵丛中，未尝艰苦创业之难，更须谨慎。"

李承乾躬身答应，说道："儿臣多听恩师教诲，知道创天下难，守天下更难，自知谨慎为之。"

"嗯，你能有此思，不枉于卿和玄龄等人的一番教诲。"李世民平时难得夸赞李承乾一句，想是今日，心情愉快，就顺便赞了一句。

于志宁将众人引入琴亭，这里面对水池，一桥连接池中小山，可以听到潺潺流水声。琴亭一侧有七弦琴之位，一女焚香而立，飘然操琴。琴声与水声相间，甚为和谐。

李世民细辨其音，说道："琴乐为《高山流水》，与此园景相谐。众卿，都坐吧。朕观景赏乐，心中恬静，这番心绪，实与昔日秦王府时不同。"

李世民唤阎立本取来《十八学士图赞》，让他将图赞摊在面前的青石案上。该册经历二十余年时间，封皮已然有些发黄，不过翻开册子，里面颜色依然鲜艳，人物栩栩如生。

褚亮感叹道："想起当初绘画之时，苏世长在翼然亭里谈笑风生。如今图画犹在，苏世长之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可人呢，十余年前已然溺水而亡。"

众人闻言皆有感伤之意，想想昔日的十八学士，加上后来入列的刘孝孙，如今已亡去十一位，仅存八位。看来岁月是消磨人生的利石，人皆有逝去的一日。

李世民叹道：“看来人的岁数愈大，愈容易怀旧。自魏徵逝后，朕的怀旧心思日日加剧。与宇宙星辰相比，人之寿命毕竟是短暂的。人若因此而感伤，势必加重活人的负担。朕今日邀众卿相聚，是想告诉大家，人之福在于大家互相结识一场，此为永福。若妄想永生不散，即为虚妄。”

众人明白李世民的意思。于志宁感叹道：“陛下，臣当时到长春宫投奔太上皇，由此转入陛下的右军之中，得与陛下相识。从那时开始，至今已近三十年矣。今日还能与陛下在此赏景谈话，较之别人，又多了一番幸运了。”

李世民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寿命有限，终有逝去的一天。我们创业既成，又守业有果，若身后有儿孙将大业延续下去，即为不败。朕设有太子，众卿之子亦可承父业，像遗爱和杜荷皆为朕之驸马，都在为朝廷办事。褚卿，看来还是你教子有方，遂良现在已成朝中股肱之臣，你致仕在家亦足慰平生了。”

功臣之子中，目前有作为者以褚遂良为首。

褚亮听了李世民的夸赞，起身谢恩，其欣喜之色掩饰不住，跃然脸上。

众人就在亭间海阔天空谈话，不觉已近午时。于志宁请李世民入堂就膳，李世民说道：“如此好天气，何必要在堂中就膳？传膳过来，大家就在亭间用吧。”

于志宁知道李世民不善饮酒，遂亲自到室内取出一坛，将其捧入亭间，奏道：“陛下，魏太师在日，曾赠臣‘醽醁翠涛’一坛，臣一直珍藏至今。”

李世民眼望酒坛，怔怔地忽然流出眼泪，叹道：“美酒犹在，而人已逝！于卿，朕今日心绪刚好一些，你不该拿此物出来。你将之送回去吧，朕不想饮。”

全场人的神色都变得非常凝重，于志宁变得手足无措，房玄龄悄悄向他挥手，让他将酒坛送走。

于志宁急忙小心翼翼地将酒坛捧入室中，深恐再惹皇帝不高兴。

场面上一时变得很沉闷，李世民低头吃了几口菜，神情恢复了常态，环视一圈，说道：“朕现在动辄睹物思人，神情变得恍惚起来。罢了，魏徵逝去，那是难以挽留的事，徒伤无益，大家就不要再想了。”

李世民席间还是喝了一点葡萄酒，微觉醺醺然，此时兴致忽然高起，笑对于志宁说道：“于卿，我们今日是学士相聚，午前空谈，午后大家都要

留下一些墨迹。我们今日以对面小山为题，大家或诗或赋，尽兴完成。”

房玄龄、于志宁、褚亮、孔颖达皆以《奉诏咏小山》为题，微一思索，每人一首七律皆一挥而就。大家写完，聚于李世民身后，观其作赋。此赋名为《小山赋》，赋曰：

何四序之交运，转三阳之暮时？风辞暄而入暑，树替锦而成帷。想蓬瀛兮靡觌，望昆阆兮难期。抗微山于绮砌，横促岭于丹墀。启一围而建址，崇数尺以成岯。既无秀峙之势，本乏方霞之资。承坠宇之残露，挂低空之断丝。尔乃参差绝谳，葳纡短径。风暂下而将飘，烟才高而不瞑。寸中孤嶂连还断，尺里重峦鼓复正。岫带柳兮合双眉，石澄流兮分两镜。尔其移芳植秀，擢干抽茎，松新翠薄，桂小丹轻。细影杂兮俱乱，弱势交兮共萦。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何纤微之同景，亦卑细以相成。于是换浮欢于沉思，赏轻尘于胜地。俯蚁垤而有余，仰终南而多愧。非为固于九折，庶几亏于一篑。卿夕玩而朝临，足摅怀而荡志。

赋兴于汉朝，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皆逞一时之瑜亮。到了后世，赋渐渐成了一种堆砌僻字，无限铺陈，令人难以卒读的文体。到了唐代，赋因其了无生气，已是强弩之末。李世民对赋本无好感，认为《汉书》中将赋收入，实在无聊。不过他认为在抒情吟物时，可以适当写一些小赋，还是能够恰当表达人之心情的。

李世民写罢，群臣细细观赏，免不了一番颂扬，李世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说道：“罢了，此赋与众卿之诗一样，无非是些应景之作。此赋难道能高过枚乘的《七发》吗？大家因此能图一时愉悦即可。嗯，时辰不早了，今日在于卿宅中玩赏一日，实属不易，该是散去的时候了。”

阎立本在众人吟诗作赋之际，独自在一旁绘成一幅《赏园图》。画中李世民居中，其他四人分居两旁，众人凝神或奋笔，或思索，人物面貌甚是传神。李世民观其图画，心中忽然又来了思绪，说道：“玄龄，我朝建立至今，其间功臣亦亡去不少。朕想依《十八学士图赞》故事，做《功臣画赞》悬于凌烟阁内，供众人瞻仰。你以为如何？”

房玄龄答道：“陛下此意甚善，悬功臣像于凌烟阁供百姓瞻仰，亦为教化的一种手段。”

“如此，就由你传旨吏部办此事，由你主之。阎卿，这绘画之事，就由你领之。这赞语嘛，褚卿已致仕在家，不再劳烦你，可由遂良继之。”

众人躬身领旨。

房玄龄回衙后，立刻让吏部开具了二品以上官员的名单，第二日将之呈给李世民。李世民阅罢，不悦道：“玄龄，朕让你开列功臣名单，你怎么随手拉来如流水账一般的名册？如其中许多人，固然到了一品，难道他们都是功臣吗？”

房玄龄惶恐不安，轻声道：“臣不知如何取舍，只好请圣上御览。”

“所谓功臣，即是有大功于国者。像你列来的名单中，未有秦叔宝的名字。叔宝兄为国力战，竟然伤重不治，未能见到如今的繁华天下，他难道不是功臣吗？”李世民将名单递给房玄龄，接着道：“你将此单拿回去重新拟来。凡对立国有功者，对治国有功者，不拘官秩大小，皆可上榜。”

房玄龄接过单子，小心翼翼道：“臣记得贞观元年，陛下曾下旨定功臣的实封，臣就依上次的格局拟出名单若何？”

“糊涂！上次定功臣的实封，以裴寂居首。裴寂不过得随机缘佐高祖在太原办了一些事，此后他恃宠而骄，几至误国，岂是功臣？还有，那次定实封，参与玄武门事者毕竟多了一些，若继续偏重他们，如今的满朝文武如何能服？”

房玄龄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他回衙后费了数日时间，将太原首义时、建国征战时以及贞观年间的重要人物筛选了数遍，最后从中挑选了三十六人，亲自誊写了一遍，然后进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这次还算满意，手握朱笔在上面勾勾点点，然后抬眼说道：“玄龄，你怎么不把自己写在上面？你若不是功臣，谁又是功臣？贞观元年时，淮安王认为你与如晦为刀笔吏居其上而不服，朕当众驳斥了他。朕这样做，非是因私爱，实因你与如晦对国家有大功。”说完，他郑重地将房玄龄的名字添在上面。

李世民观看着上面的名字，仔细推敲其中是否有疏漏，果然，他想起了什么，问道：“玄龄，张亮和侯君集的名字为何没有在上头？”

“臣亦想过此事，又想张亮因罪问斩，侯君集戴罪赋闲，若将他们加为功臣，恐于其他功臣的名声有碍。”

李世民摇摇头道：“张亮有罪问斩，那是他晚节不保，然他武德年间稳镇洛阳，实有大功，贞观年间主政各州，也办了不少好事，朕不能因恶隐善。同样的道理，侯君集昔年征战勇猛，近年来有平吐谷浑、吐蕃、高昌之功，此为大节所在，亦不能掩其功。”说罢，他将张亮和侯君集的名字也添在上头，这样，上榜功臣为二十四名。他们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咬金、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秦叔宝。

二十四名功臣之中，如今已有十三位逝去。除了前述的杜如晦、虞世南、魏徵之外，殷开山逝于武德五年，刘政会逝于贞观元年，屈突通逝于贞观二年，张公谨逝于贞观四年，李孝恭逝于贞观七年，柴绍逝于贞观九年，秦叔宝逝于贞观十二年，段志玄逝于贞观十五年，张亮逝于贞观十六年。

房玄龄观罢李世民增删的名单，觉得意犹未尽，问道："陛下，臣以为刘文静在太原时实有首功，似可列为功臣。"

李世民叹道："朕岂能不知啊！刘文静于立国有大功，然他毕竟由高祖定罪诛之。朕即位后予以平反，让其子孙荫其职俸，若再定其为功臣，高祖的面上便不好看。"

房玄龄不再言声。

李世民起身走到侧案前，那里有备好的笔墨纸砚，他边走边说道："玄龄，此事抓紧办。这样吧，朕亲拟此诏，今日就发出去吧。"他在案前微一凝神，挥笔疾书，很快书成《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诏》。

诏中阐明了此二十四人为功臣的理由，一是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代表的在立国、治国过程中谋划大事的栋梁之臣；二是以虞世南、萧瑀为代表的学识渊博、忠直德昭的重臣；三是以刘政会、屈突通、秦叔宝、尉迟敬德为代表的响应太原首义，此后南北征战的武将群体；四是以魏徵、唐俭为代表的犯颜直谏、尽心理政的贞观能臣。二十四名功臣中，有武人背景的人占去大半，可见李世民对立国时浴血奋战的人还是很倚重的。

诏令下之后，阎、褚二人最是忙碌。阎立本绘画，褚遂良写赞。

半月后，图画及赞语皆成。阎立本画成了高一丈、阔八尺的巨幅画像，将其贴在用木框撑起的白细布上。图画下面，有一尺的留白。褚遂良饱蘸浓墨，凝神将钦定的赞语书写在各自画像之下的留白上。如此，图赞即成，然后被悬于明亮的凌烟阁内。

那些日子，来凌烟阁观看二十四功臣图赞的人们如同潮涌，此番情景，胜过正月十五灯节时的热闹。京兆尹得知了这里忙乱，急忙带人赶来，奈何其人手太少无济于事。京兆尹无奈之际忽然想起了常何，遂三脚并作两步前去求援。常何听说其来意，苦笑道："北军的职责是防卫宫城，现在你让去帮助维持街道秩序，若圣上知道，定会责我不知轻重。"京兆尹着急道："常将军，这怎么会是小事呢？如今满城百姓似乎皆集于凌烟阁旁，那里离宫城不远，若发生骚乱，定会殃及宫城。再说了，若如此局势下去，定会伤亡人命，圣上悬功臣像为的是教化百姓，百姓因此而伤，非是圣上之意。常将军，若非事态紧急，下官怎么敢来恳求。"常何听言后不再犹豫，当即亲自带着五百宿卫赶到现场。

这五百宿卫的服饰与众不同，加上他们皆手持枪刀，确实有震慑作用。常何指挥宿卫将人们疏散到道路两侧，中间空出通路，然后让人们列队入阁观看。

常何如此指挥疏导人群，用时近二个时辰。京兆尹见事态平息下来，对满头大汗的常何拱手道："常将军今日真是救了下官的急，下官感激不尽。走吧，请常将军带领这五百宿卫兄弟到青云楼去，下官要款待你

们。”

常何眼见衙役们已能指挥人们按序入阁观看，就招呼五百宿卫返回宫城，对京兆尹说道：“罢了，你好好地在这里瞧着吧，千万别出乱子。朝廷有制度，不许宿卫们受人招待。何况五百人入青云楼宴饮，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你衙中没有这笔钱额，靠你的那点俸禄，让家人这月吊起脖子吗？省省吧。”

京兆尹作揖感激，躬送常何离去。

百姓入阁观看，感觉非常新奇，他们就在阁中议论万千。

“哦，这个是秦叔宝，这个是尉迟敬德呀。人言叔宝面黄，敬德面黑，此图画果然是这般颜色，看来传言非虚。嘿，门神画上确实就是他们二人呀。”

其同行之人哂道：“当朝画师以阎立本手艺最甚，门神由其所画，出自一人之手，难道还画成二般模样吗？”

“我听说，武将最猛者，以罗成为甚，怎么这图画上没有他呀？”

“什么罗成？都是以讹传讹！讹传罗成者，其真名为罗士信，于武德五年战死。唉，若其不早逝，其后再建功立业，肯定能入此图画之列。”

“瞧你，好像万事通似的。知道燕公李艺吗？李艺本姓罗，被高祖赐姓为李，罗成即是燕公李艺的大公子。”

“你又错了。罗艺祖籍襄阳，自小在云阳长大，而罗士信为齐州历城人。你瞧，他们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又怎么被你扯成了父子？再说呢，罗艺谋反叛逆，而罗士信累受朝廷褒扬，若他们为父子，朝廷诏告中为何一字不提？”

那人顿时哑口无言。

数名文士模样之人观罢图画，大为感叹，一人叹道：“都说当今圣上胸怀博大，宽仁待人，看来此言非虚。历来君主，最忌功臣自傲，不好驾驭，因而防范甚严。昔汉高祖取得天下，基本上将功臣诛尽。开国君主犹如此，何谈其他？由此看来，当今圣上远比前代君主宽宏。”

旁边一个点头道：“是呀，我听说画中的尉迟敬德起初就居功自傲，甚至将礼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的一目几乎打瞎。当今圣上数次厉言劝说，而不降罪，终于使尉迟敬德言行收敛。若此事甚确，当今圣上可谓宽宏至极了。尉迟敬德现官为开府仪同三司，官至极品，看来圣上难忘其功啊！”

李世民听说凌烟阁那里的盛况，几次想亲自观览，又想自己一去，势必

要将百姓驱走，如此就扰了百姓的兴致，遂强忍了数日。这日阴云低垂，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到了午后后半晌，李世民唤常何先去凌烟阁看看那里的人有多少，常何很快来报："几日春雨连绵，前来观看之人本来就不多，到了后晌更加稀少。臣知道圣上欲入阁观看，已让宿卫将剩下的游人劝走。"

李世民闻言后起身就走，说道："走吧，我们快去快回。常何，你即刻派人去传玄龄直接入阁，让他陪朕观看。"

李世民乘坐辂车缓缓驶向凌烟阁，这样可以免受淋雨之厄。马蹄踏着雨水，溅起的水珠飞扬起来，雨丝中多了一些声响。李世民透过小窗观看外面的雨水，心想春雨贵如油，有了这场好雨，对今年的收成大有裨益。他回忆自己即位之后的年成，除了贞观元年、二年多旱灾、水灾以外，贞观三年、四年关中大丰收，开始改变以前钱粮缺少的状况，此后，贞观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风调雨顺，连年丰稔，粮价已跌至斗米两钱！李世民想到此，遥望前方的凌烟阁，念及其中所图画的功臣，感叹道："风调雨顺使自己占尽了天时地利，然没有如此多的文臣武将平定天下，治理天下，纵有好年成，亦难以形成如今的太平盛世！"

辂车缓缓停下，李世民迈入凌烟阁内。就见功臣图画的排序依自己诏书顺序而悬立，第一幅是长孙无忌，第二幅是李孝恭。看到李孝恭的英武之像，李世民对身边的常何说道："孝恭兄一生英雄，立功无数。常何，你知道他最可贵处是什么吗？"

"赵郡王在李靖辅佐下，一举荡平江南，使大唐版图完整，臣以为此为赵郡王最大的功劳。"常何武人出身，对李孝恭也非常钦敬。

李世民摇头道："非也。孝恭兄身为皇族之人，又立有不世奇功，然其从来不居功自傲，平素谦虚待人，淡泊处世。一个人的心性往往随环境而变，孝恭兄始终保持淡然心情，是为其最可贵之处。"

常何斜眼向后面的画像瞟了一眼，那里有尉迟敬德圆睁虎目的画像。尉迟敬德与李孝恭相比，其功业要逊于李孝恭。尉迟敬德恃功而骄，李孝恭却不事张扬，二人相比，确实能看出差别来。

说话间，房玄龄匆匆进入阁来，其面上兀自挂有雨水，可见其行色匆匆。他向李世民拜道："臣闻听圣上召唤，即匆匆赶来，毕竟还是晚了一步，请陛下降罪。"

李世民说道："朕不过让你来陪同观看，没有什么大事，迟了一步又如何？来吧，你看这如晦的画像，阎立本将其画得甚为传神。唉，算来如晦已逝去十余年了。"

房玄龄看到杜如晦的画像，亦很感伤。房玄龄亦感叹道："如晦逝去十余年，陛下日常时时念及。若如晦地下有灵，他定会感激圣上的这番恩

情，没有任何遗憾。”

李世民摇头道：“玄龄，你我君臣相契多年，不要再说什么恩情之语。我为君主，若臣下只知道君主之威而心怀畏惧，定然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又如何敢敞开心扉直言相谏？又如何敢率性尽其才力？如此来看，我与群臣亲如手足，你们才以真情实意待我，以全部心力助我治国，所谓恩情，应该说是彼此的。”

李世民缓缓移步，下面一幅画像是魏徵。只见魏徵的画像更为逼真，画中其黑须直立，一脸直率之色，顿时让李世民又忆起魏徵直谏之颜色。他回头对房玄龄说道：“玄龄，当如晦逝去之时，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难以缓过劲儿，梦中常常见到如晦。这一段时间，我又心伤魏徵。特别是其逝去之前，竟然在梦中来与我告别。唉，我不信什么虚妄之事，然梦中情景又如此真实，难道幽冥之界果然能与生之界相通吗？”

房玄龄劝慰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是陛下对他们思念得紧，于是常常与他们梦中相会。”

李世民叹道：“天生万物，有缘者相聚。上天立我为君主，又降生这样一批贤才能臣来辅佐我。今一旦离别，我心中滋味实在难辨。”

李世民怔怔地立在魏徵画像之前，眼角里慢慢流出了眼泪。他默立良久，转对房玄龄说道：“那日魏徵灵柩出城，我伫立高台上目送其去，当时想赋诗一首以悼其逝，奈何当时心中伤痛无法成句。今日清静，我思成一诗，就赠予魏徵吧。”

李世民缓缓将诗吟出，其痛悼魏徵之情，感动得房玄龄以及常何也禁不住流下泪来。

诗曰：

劲筱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云台即是凌烟阁的别称。李世民此诗质朴无华，尽显其对魏徵的思念之情。

第十七回

两仪殿六骏成画

太极殿新贵安位

李世民办完了凌烟阁功臣图形的事，感到意犹未尽。这日，他信步来到御马苑，让人将“飞白”马牵出来，然后翻身上马，驱马进入西内苑，就在苑中驰骋了一回。苑内林木纵横，马儿难以跑开来，让他感到遗憾。他一时兴尽，下马对一直随同的常何说道：“想起那次与史大柰一同在贺兰山北草场上驰骋的情景，恍如昨日。史大柰说得对，马儿之野性是在广阔草场上练就的，到了城中难显身手。”

李世民这一段时间心伤魏徵之逝，情绪比较低落，难得有今日的好兴致。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常何有心想让李世民到郊外游历一番，又想起魏徵的《十渐疏》，深恐自己如此做会怂恿皇帝好游历的性子，遂缄口不言。

李世民眼望苑中花木上含苞欲放的花蕾，其心情随着春暖花开的暖意渐渐舒展开来。他继续对常何说道：“想起我们铁马冰河打天下的年代，马儿每每与我们朝夕不离。朕那时每天想的是如何打胜仗，对马儿没有过多的想法，觉其不过为一脚力罢了。今天想起来，马儿还是颇有灵性的。像那次探慈涧陡遇强敌，‘特勒骠’为救朕，身上连中数箭，犹长嘶一声猛地向前一跃，由此脱离箭雨。朕摆脱了危险，‘特勒骠’却伤重不治而死。这番情义，让朕每每思来泪沾衣襟。”

常何接言道：“陛下所言甚是，牲口中以狗儿、马儿最有灵性。”

李世民又翻身上马，说道：“常何，走吧，随朕到郊外驰骋一回。”

常何见李世民兴致如此，不敢劝阻，遂招呼“百骑”随同身后以为护卫。

李世民在“百骑”护卫下，快速掠过郊外，游人不知这帮骑快马之人中有当今的皇帝，李世民也无心观赏游人以及风景，一心向泾水与渭水交汇处奔去。原来常何说过，那里有一片开阔之地可以信马驰骋。

到了泾水、渭水交汇处，只见清澈的泾水和黄浊的渭水汇集在一起，水流一半清一半浊，形成了奇特的水流。李世民沿着泾水岸边而上，泾水清清，野花繁茂，加上岸边吐出嫩芽的垂柳，这些好风景双目所及，让他心情更好。他们沿岸驰骋了小半个时辰，到了一处高冈上方才驻足。李世民面临清澈见底的泾水，让马儿入泾水饮水，只觉夹杂有野花香气的微风迎面袭来，勾起他的诗兴，遂以马饮水为题，轻声吟道：

骏骨饮长泾 奔流洒络缨

细纹连喷聚 乱荇绕蹄萦

水光鞍上侧 马影溜中横

翻似天池里 腾波龙种生

常何这一段时间召聚门客，很吃力地读了不少书，尽管难以登入大雅之堂，毕竟也装了少许墨水。他在旁边听罢李世民吟完诗，遂鼓掌赞道："好诗。陛下性爱弓马，现在既有马诗，何不再作一首弓诗？这样弓马相衬，方显陛下一生英雄。"

李世民白了常何一眼，说道："什么马诗弓诗？诗以物咏志，岂能将马、弓之物冠盖之。说来说去，还是你读书难识其味，以致胡言乱语。"

常何笑道："陛下责怪得甚是。臣本粗人，读了几本书就想附庸风雅，难免露出马脚。"

李世民叹道："人能有心求学问，不拘悟性深浅，能求学就成。你能静心读书，已经很难得了。嗯，你说弓马相衬，还是有些道理的。朕以弓马取天下，如今治理天下却不能再靠弓马了。然抚今思昔，怀念旧物亦为不妨。"他凝神思索了一阵子，然后以弓为题，缓缓吟出：

上弦明月半 激箭流星远

落雁带书惊 啼猿映枝转

李世民吟罢，失声笑道："眼前野花盛开，春水横流，哪儿有落雁与啼猿了？朕吟此诗未免有些矫情了。"

常何不知所以，只有连声赞好。

李世民今日既吟弓又吟马，想起以往金戈铁马的时代，就在那里若有所思。第二日，他来到两仪殿，让人去传阎立本携带画具入殿。

阎立本进入两仪殿后发现李世民正独坐那里，默默沉思，急忙趋前叩拜。李世民立起身来，说道："平身吧，阎卿。你前一段日子为二十四功臣画像，耗费了许多精力。朕那时见你筋疲力尽，如今恢复否？"

"绘画之事，不过随形描摹，并不十分劳神，不用陛下过分劳心。"

"绘画是容易之事吗？阎卿，普天之下，又有何人能与你比肩？如你的兄长立德，亦以丹青驰名天下，朕比较你们兄弟的画技，立德之画技就少了一分生动，过于呆板了。朕若造宫室，非用立德不可，然若绘以人物及动物，又非你不可。"

"陛下慧目识人，臣等望尘莫及。"

“罢了，我们不用再相互恭维了。朕今日唤你来，是想让你当场为朕绘出几匹马来。”

“马？莫非陛下让臣绘出一幅群马图吗？”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非也。朕细细想来，有六匹马随朕建立大功，可一一绘来。”

李世民转身取过一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阎立本双手接过，凝神观看，只见上面写道：

拳毛□，黄马黑喙，平刘黑闼时所乘。前中六箭。赞曰：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什伐赤，纯赤色，平世充、建德时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赞曰：湟涧未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时所乘。赞曰：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勒骠，黄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刚时所乘。赞曰：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承危济难。

飒露紫，紫燕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赞曰：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奢山川，威凌八阵。

青骓，苍白杂色，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赞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阎立本看罢，问道：“陛下，仅绘这六匹马吗？臣听说陛下还有许多爱马，譬如‘银电骥’、‘玉极骝’、‘玉花骢’、‘飞白’等马，臣以为可以一同绘下。”

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马因战功而扬名，那些马儿固然亦随朕立功，然比起这六骏，毕竟要逊了一筹。阎卿，朕让你将画具带来，即是想让你当殿绘出，有难处吗？”

“臣对马儿之形已烂熟于心，这里又有陛下圣手指点，臣可一挥而就。”阎立本说罢，俯身将画具打开，然后开始绘图。他刚要落笔，又抬头请求道：“车骑将军丘行恭当时换骑给陛下，又救治‘飒露紫’之伤，臣以为丘行恭与此马一样英勇，似可一同绘在画上，陛下以为可行吗？”

李世民笑道：“朕示下题目，至于如何绘画，即是阎卿画笔之下的自由了。一句话，这六骏如何画，由你主之，朕不干涉。”说罢，他让阎立本在殿之右侧凝神作画，自己转身来到书案前仔细琢磨自己为六骏所下的赞语。过了良久，他又让太监去传欧阳询。欧阳询颤巍巍进入两仪殿，

欲向李世民行礼，李世民上前用手搀着他，又手指右边正凝神作画的阎立本，示意他轻声说话。他将欧阳询搀到案前，将六骏赞语摊在面前，轻声说道：“欧阳卿，朕让你来，是想让你将这些赞语重新书写一遍，以配立本之画。”

欧阳询不再言声，乖觉地提起笔来，开始认真地书写。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欧阳询最先书写完。其间，他对自己所书不满意，数废其纸重新书写，直到自己满意时为止。欧阳询以往书写时往往一挥而就，区区数百字而用时一个多时辰，可见他对书写此赞语的认真程度。

是时，阎立本已画罢四马，第五匹“拳毛□”也成其半。李世民和欧阳询静立阎立本身后，观其绘画。只见阎立本轻按画笔，在马项、马背上连画数枚箭矢。这些箭矢想是刚刚射中“拳毛□”，阎立本用其手中神笔将马儿中箭时的痛苦以及犹奋蹄激战的神情凝为一体，其画尚未完工，然已颇为传神。

李世民观之唏嘘动容，眼中噙满泪水，情不自禁说出话来：“唉，‘拳毛□’随朕征战一场，最后被洪水卷走，以致尸骨无存。朕每每想起，心中颇不是滋味。”

阎立本停笔不画，起身拜道：“臣读完陛下所撰赞语，心中默想当时激战场景，亦泪沾衣襟。一者，此六骏可谓有灵性之物，为了陛下身安，其居功至伟；二者，陛下当时为战场主帅，披坚执锐闯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终于克定天下。观此六骏壮怀激烈之场面，可知道陛下取得功业非常人能及，且这番战斗场面，古来君主莫能有也。”

李世民以往征战之时，往往率领数百人闯入敌阵，与敌短兵相接，观其坐骑力战乃至战死沙场，可知当时战斗场面的惨烈之状。以战场主帅之身充当先锋之职，别说古代君主，就是战场主帅，似李世民这种做法之人亦不多见。李靖对李世民此举就颇不以为然，以为万一有失会撼动己方阵脚。奈何李世民不听，依旧我行我素，想是有神明庇护，他虽经历惊险无数，身下坐骑也战死数匹，而他自身却毫发未损。

欧阳询刚才细品六骏赞语，隐隐觉得李世民明里是赞扬六骏之功，内里其实还是欲彰自己的征战之功。他也躬身说道：“陛下为秦王时，披坚执锐，杀敌无数，大唐的天下是陛下夺来的。臣赖陛下之力，在虎牢关脱离窦建德，而归入唐营，此后每每想起，愈觉此生实为幸甚。”

人开始怀旧之时，往往想起昔日辉煌，绝不会忆及那些不堪回首之事。李世民现在开始怀旧，即是对昔日的光荣有了自矜之情，所以听到臣子颂扬并不反感，心中颇为自得。他听了阎立本与欧阳询之语，心里感觉非常舒服，慢慢地收起泪水，挥手擦去泪痕，说道：“立本，还是正事要紧。闲话少说，你接着画吧。”

阎立本遂转身坐下，凝神完成“拳毛□”之画，须臾画成。他小心翼翼取下画纸，又夹上一张新纸，开始画“飒露紫”。

这幅画因有丘行恭的人像在其中，阎立本作画时较之前五幅要费神许多。他先画“飒露紫”身中数箭，两眼下垂，臀部稍缩，显示出受伤后的痛苦神情；继而画丘行恭身穿战袍，腰悬佩刀箭囊，俯首为马拔取血箭。“飒露紫”紧紧偎依在丘行恭胸前，眼神中透出无尽的眷恋之意。阎立本抓取了人马相依为命的那一瞬间，将此动人的场景凝固下来，画面显得栩栩如生。

待黄昏时分，阎立本的六幅画方成。欧阳询细观画意，手指“飒露紫”对李世民说道：“陛下，臣以为此画最为传神，居六幅画之首。”

李世民点点头赞同：“大凡世界因为有了人方才生动，此画人马相偕，可谓动静相宜，自然居首。立本，你能在短时间内将六骏画完成，三匹为奔驰状，三匹为立状，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且绝不雷同，实属不易。以此配欧阳卿之书，可谓相得益彰，为书画中上品。嗯，朕要重重赏你们。”

欧阳询、阎立本躬身相谢，欧阳询说道：“臣等雕虫小技，如何能与陛下丰功伟绩相比，臣不敢领赏赐。要说此画有一日之长者，还是沾了陛下的光。”

李世民见欧阳询脸带微笑，知道此老儿的诙谐性至老不改，遂笑问道：“你们沾了朕的什么光？”

“陛下丰功伟绩昭如日月，任何事若能与陛下功业相连，定然传扬后世。如此，臣之书艺、立本之画，定为不朽之作。”

“哈哈，你这老儿，马屁功夫愈老弥辣嘛。朕未成名之时，你这老儿的书艺已然名扬天下，何必如此谦虚？书魏徵之碑，写功臣与六骏之赞，朕钟情于你，说起来，朕还有借你大名之嫌呢。罢了，我们君臣彼此彼此，自得其乐吧。走吧，朕今日先赐宴，再赏你们一些润笔之物，不让你们吃亏，如此就两抵了。”

欧阳询和阎立本见皇帝说出诙谐之言，知道其意甚洽，遂躬身相谢。

席间，李世民嘱咐阎立本道：“朕想好了，此画赞待朕百年之后，须长存在朕身边。立本，你将此画赞交给乃兄立德，让他精选石匠依图雕刻。”

欧阳询插话道：“陛下正当盛年，须到臣现在年龄，再想身后事不迟。”

李世民道：“古代君王，其在世之时就开始修建陵墓。朕崇尚薄葬，仅造少许石刻并不算奢华。朕意已决，立本，你速去办吧。”

阎立德领命后，即寻来高手匠人将阎立本所绘图画刻于六块精细的汉白

玉大理石上，欧阳询所书四句赞语刻在石块的左上角。该石高八尺，阔一丈，立于昭陵北阙，即是后世有名的“昭陵六骏”石刻。后世有人赞道：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

李承乾近来得李世民多次明示，感觉自己的太子之位已经稳固，其性子渐渐又有了变化。近些日子，他对杜正伦非常恼火，就来找李世民告状。

杜正伦得李世民信任，被授为中书侍郎，此时李百药致仕回家，李世民就授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以补其位。李世民在杜正伦去东宫之际，谆谆告诫杜正伦：“朕十八岁时，已在民间尝尽百苦；即位以后，理政时处置有失，臣下来谏多听从。太子自小生于深宫，长于繁华丛中，难识人间滋味，朕授你为太子右庶子，今后就常在太子身边，须让太子明白这些道理。以往太子曾经多与小人交往，你在他身边要明辨此事，要谏太子行正道，不得与小人交往。若太子不听，你要速速告朕。”杜正伦得此圣旨，见到李承乾稍有不轨之举，即厉言相谏，李承乾有时不听，杜正伦就以李世民之语相威胁，言称要告到皇帝那里去。数番下来，惹得李承乾怒火万丈，就与汉王李元昌相商，决意将杜正伦赶出东宫。

这日，李承乾和李元昌一起来到太极殿，找到李世民请示祭祀长孙嘉敏的事。李承乾言道，昨晚母后托梦，说其被子太薄，让李承乾送一条厚被子来。其实李承乾在胡说八道，长孙嘉敏逝去多年，他什么时候梦见过母亲？

无奈李世民心爱长孙嘉敏，他听言不辨真伪立即信以为真，颤声道：“唉，敏妹，你遗言薄葬，连棺椁都不许用，以致你冷冰冰地躺在山岩之间。你托梦给承乾，为何不对我说呢？”他沉思片刻，转对李承乾道：“你母亲既有此话，诏将作监造好棺椁，将你母亲改葬入已造好的陵室之中。”

李元昌说道：“皇兄，如此是否违了皇嫂的遗言？”

李世民挥手道：“这回就违其遗言吧，皇后在日，太过俭薄，以致托梦索被。唉，我怎么没有早日想到此事呢？”

两人躬身答应。

李世民见他们还不走，问道：“你们赶快去办，为何还呆立在这里？还有话要说吗？”

李承乾期期艾艾说道：“父皇，儿臣确实有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赶快说。”李世民明显不耐烦起来。

“杜正伦自从入东宫之后，不知何故，对儿臣责难太过。”

“他为右庶子，谏你之失为其责任所在，又有什么责难不责难了？”

“皇兄有所不知，多年来教导太子者可谓多矣，如魏徵、房玄龄、李纲、于志宁、李百药等人，他们以圣哲之道对太子循循善诱，不像杜正伦这样失之简单。”李元昌插话道。

“哼，循循善诱？那李百药、于志宁对太子循循善诱，缘何也没得太子的好脸色？”

李元昌和李承乾心怀鬼胎，还以为李世民知悉了他们袭击二人的劣行。李承乾吓得不敢再言，李元昌自恃为皇弟，还有几分胆气，硬着头皮继续说道：“皇兄啊，那杜正伦对太子确实无礼得很呀，动辄呵斥太子，多次扬言要把太子的过失告诉皇兄，实乃欺人太甚。”

这句话打动了李世民，他愕然问道：“杜正伦果然如此说吗？”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若果真如此，杜正伦实在不宜辅佐太子。嗯，我知道了。”

李元昌、李承乾见告状成功，禁不住面露喜色。

李世民脸色此时有些难看，他微眯缝双眼沉思片刻，又问李元昌道：“元昌，你与太子年龄相若，与太子一起不可嬉戏太过。朕听说，侯君集这一段时间往东宫跑动得挺勤，你们莫非让侯君集教导游戏搏击之法吗？”

李元昌答道：“臣弟与太子倾慕圣上的辉煌武功，也想学些战场本事。太子之师中多为文臣，无能教授行军之道，遂请侯君集入东宫教授一二。”

李世民哼了一声，斥道：“偃武修文方是治国的道理，太子尚未将治国的道理融会贯通，何谈其他？且国家久安之后，领兵征讨四方为将帅之事，你为储君，知道选贤任能即可，不用你自己披挂上阵！你们告诉侯君集，让他今后不许再往东宫跑了。”

李承乾每每见到严父之面，不敢多言一声，现在遭到父皇训斥，顿时变得诚惶诚恐，遂唯唯诺诺答应。

两人见已达到此行的目的，生怕节外生枝，就躬身告退。

李世民余怒未息，唤人去传杜正伦立刻进宫觐见。

杜正伦入殿之后向李世民行礼未毕，即遭到李世民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

“杜正伦，朕让你教导太子，是想让你以圣哲大道匡正储君，以期成就中庸之道。你倒好，仅会拿朕之言来压太子。朕问你，朕当初教你之言何故要泄露给太子？”

杜正伦不敢起身，抬头答道："臣以圣哲道理教导太子，奈何太子不听。臣又不敢将太子此行向陛下诉说，只好拿陛下之言来警示太子，希冀太子由此收敛并改正。"

李世民大怒，斥道："魏徵在日，荐你有相者之才，朕听其言拔擢你专典机密。你却失之中庸，在朝堂之上言说封德彝之劣行。此事为真，然你穷索以往，以刻薄之言咒已逝之人，是不是失之敦厚呢？你现在官至中书侍郎，为朝野钦敬的重臣，如今又泄露朕语，是不是已失了为人臣的庄重呢？"

杜正伦遭到李世民这番如连续的诘问，吓得将头低在地面上，不敢争辩一句。

李世民接着斥道："魏徵说你有相才，哼，朕看未必，你连起码的为臣之道都不具备，如何有相才呢？你这个中书侍郎，还有太子右庶子，朕看都不用做了。你退回去收拾行装，去交州都督任上吧。"

中书侍郎为正三品，而交州都督为从四品。杜正伦因一言之失，一下子被连贬三级，可谓天有不测风云。

李承乾、李元昌得知杜正伦被贬，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讨厌的家伙，不免弹冠相庆，置酒祝贺。

李世民将杜正伦逐出京城，又想起凌烟阁所绘功臣大多已逝去，贞观初年形成的重臣把持要位的格局显得七零八落，就有心整治一番。这日，他让人把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萧瑀四人唤入太极殿西暖阁内，一同商议此事。

长孙无忌此时任司徒，房玄龄任司空兼尚书左仆射，高士廉以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尚书右仆射，萧瑀为特进，列文散官一品。

四人入阁后，李世民让他们围坐身边，说道："朕今日叫你们来，是想议一议授任官员之事。"他环视四人，忽然失声笑道："你们四人在朝中官至极品，为朕最信赖之人。可是呀，四人中有三人为朕至亲，一人为朕故旧，外人说起，定会责朕任人唯亲了。"

长孙无忌为李世民的妻兄，高士廉为李世民的妻舅，萧瑀为李渊母亲的娘家女婿，房玄龄为李世民的故旧之臣。

众人知道李世民在说笑，遂一笑了之。李世民取得天下大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任贤致治。世谓知人难，用人尤难，而李世民明白知人要兼明善恶，用人要舍短取长的道理，其知人善任的能力，超越了前代所有君主。贞观初年至今，李世民采取兼收并蓄、才德并重，区别情况、分别对待的原则，广纳五湖四海人物，所以贤才毕集。其大臣来源主要有四类：一是秦王府属，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褚亮等人；二是隐太子李建成手下的有识之士，如魏徵、王珪、韦挺等人；三

是没有深厚根基的寒门吏士，如马周、刘洎、戴胄等人；四是高祖在位时遗留下来的股肱重臣，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等人。这四类人物中，代表了唐初各阶层的不同派别，如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庶族地主、士族地主等。比较而言，李世民对一、二、三类人物采取了倾心信用的方针，形成朝廷议政、施政的核心力量。贞观十余年来，朝野之人皆知当今皇帝对下属推诚相待，知人善任，所以李世民笑谈自己任人唯亲，那是当不得真的。

李世民接着说道："自从魏徵逝后，朕心智大乱，没有心思再想朝中大事，只好忙一些凌烟阁功臣图形以及六骏图赞的事。昨日杜正伦因罪被贬，方使朕惕然警觉，觉得该理一理授任官员的事了。"

长孙无忌说道："朝中之事井井有条，臣未见任何乱象呀。"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朕昨晚又将魏徵的《十渐疏》翻出来看了一遍，深悟施政之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朕十八岁举兵之时，你们或正当壮年，或为少壮之时，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年龄渐长，总觉少了昔日的一些锐气。萧公，朕这样说话，你不会有其他思虑吧？"

萧瑀现在以特进之身，李世民准其参与朝政，然他近来对朝政之事过问得不多，有点颐养天年的味道。他见李世民问询自己，遂答道："人之寿命有限，年轻时锐气十足，老年时不免暮气沉沉，这是没有法子的事。陛下，江水后浪推前浪，以此喻官员授任之事亦很恰切，为了使朝政保持青春，须及时推出新人。"

"好呀，萧公能说出此语，足见你心中锐气不减当年。"李世民闻言大喜，急忙赞道。

四人见李世民说出此话，明白今日议举新人为正题。房玄龄说道："陛下聪明神武，拔人物不私于党，人尽其才，所以昔日仇敌亦愿意倾心尽忠，无名寒士而卒委均衡，有唐之盛，斯实赖焉。"

李世民不愿意听房玄龄如此文绉绉的颂扬之词，说道："玄龄，你一直跟随朕收罗人才，以你眼光，目前朝中有谁可为相才？"

房玄龄揣测李世民的意思，知道此次选拔新人非是简单拔擢一级，而是要将他们放在宰相职上任用，遂斟酌说道："臣以为马周、褚遂良二人磨炼日久，可堪为用。"

李世民点点头，又问其他三人道："你们看还有他人吗？"

高士廉说道："岑文本、刘洎多年来历经磨炼，现在崭露头角，臣以为可加重用。"

李世民点头道："岑文本沉静理政，竭尽全力，有如晦之风；刘洎才思敏捷，忠直为政，颇有魏徵之风。这二人不错，你们的眼光与朕相同。"

萧瑀说道：“许敬宗昔为十八学士之一，贞观以来兢兢业业，办事颇为干练，臣以为也可以重用。”

长孙无忌附和道：“秦府十八学士如今已亡大半，许敬宗有才气会办事，该是用他的时候了。”

李世民摇头道：“朕观此人华而不实，难当大用。其确实有才，然他做的两件事，朕始终难以释怀。一是隋末之时宇文化及弑君，还杀掉虞世基和许善心，虞世南当时要慷慨代兄而死，而许敬宗却不顾杀父之仇，向宇文化及匍匐乞命；另一件，即是皇后丧礼之时，他却狂放大笑欧阳询穿丧服的样子。”

萧瑀接话道：“许善心被杀之时，许敬宗毕竟年轻，另其失礼狂笑，毕竟为小事。”

“怎么会是小事呢？人之志节发乎天成，许敬宗如此怕死，说明其少了一些傲骨。这样的人，一遇环境变化，亦会随之变化。朕未目睹其狂笑的样儿，然心中可以想象他的那副嘴脸，皇后之贤，天下之人共知，其所以狂笑，实在是彰显了其不以为然的心性。且从此可以看出，他之前悲痛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

李世民心爱长孙嘉敏，别人若对她不敬，李世民定会恼怒非常。

房玄龄平时也不喜许敬宗，总觉得此人心机颇深，心思灵动。大凡人与人交往，起初讲究一个“缘”字，若志气相投，方可交往下去。房玄龄起初曾与许敬宗深谈数次，然许敬宗言语中逢迎之词甚多，实实在在的话太少，为房玄龄所不喜，此后二人也不再多话。房玄龄深知，人之性中有恶性善性，恶性多善性少者为恶人，善性多恶性少者为善人。人生在世，张扬本性时须受他人及道德约束。以封德彝为例，其在隋炀帝时，交结虞世基办了不少坏事，然到了贞观年代，尽敛其恶性办了不少好事。在当今清明政治之世风下，许敬宗能深敛其性，紧紧地夹着尾巴做人，不敢露出一点原形，然李世民百年之后，焉知许敬宗会不会再有变化呢？房玄龄想到这里，说道：“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许敬宗固然心思灵动，然在我朝清明政治世风下，相信他还能做出一些有益之事。”

李世民不想再谈论许敬宗，遂摆手止住此话题。他闭目凝思了一会儿，然后睁目说道：“这样吧，朕欲授马周为中书令，岑文本为秘书监，刘洎为侍中，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参与朝政，你们以为如何？”

四人皆称诺。

第二日的朝会上，李世民让人宣读了授任此四人的诏令。

马周、岑文本、褚遂良、刘洎出班谢恩。

李世民让其平身，说道：“朕初即位之时，定下了‘抚民以静’的国策，玄龄、如晦又向朕献了四条措施。遂良，你现在兼知起居注，应该知道这四条措施为何？”

褚遂良朗声答道：“此四条措施，一曰去奢省费，二曰轻徭薄赋，三曰选用良吏，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嗯，不错。你还知道此四条中何者为首吗？”

“臣以为四条不分轻重，缺一不可。”

“应该这样说，然朕以为，选用良吏为其首要。须知天下之事由人来施行的道理。朕之下为百官，百官之下为千千万万的官吏。官吏守土一方，上对朝廷尽心，下对庶民负责，兴国与丧邦之关键系于其手。当初陈君宾为邓州刺史，能使邓州兴旺，盖缘于此也。朕今日旧话重提，是想告诉你们居于庙堂之高，勿忘肩头所担职责。”

“臣等谨记陛下教训，当鞠躬尽瘁，不敢稍许懈怠。”

“马周，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佐朕执大政，你为中书令，当知肩头所重。”李世民又转对马周道。

马周躬身答道：“臣以布衣之身，而今列身宰辅，唯得陛下信任方有今日。臣今为中书令，定当竭尽心力，裁处周密，不敢让陛下多劳心。”

“嗯，朕相信你的本事，好好做吧。你不让朕劳心，当知中书省处中枢之位，一政一令，不敢有差。近来官员参差，这政事堂议政的事，该是理一理的时候了。”政事堂是宰相议事的地方，例设在中书省。当温彦博为中书令的时候，政事堂议事的时候还算频繁。温彦博之后，政事堂的作用稍有降低，不能按常例坚持议事。

“臣遵旨。”马周答应后不再说话，躬身退回班中。

李世民办完了这件事，问群臣道：“众卿还有事要奏吗？”

鸿胪卿唐俭出班奏道：“臣有事要奏。”

李世民看到唐俭，说道：“唐卿，你把所奏的事先放一放。朕问你，你为二十四功臣之一，多年来一直在鸿胪卿的位置上，至今未列身宰辅，心中可有委屈否？”

唐俭一愣，答道：“陛下何问此话？臣名列公卿之班，总觉得自己日常所办的事太少，犹得圣上如此眷顾，委屈又从何处说起？”

“朕知道你会如此回答，因有此问。朕想通过你告诉众卿：谨守本职，忠心办事，即为朕与庶民的福音。唐卿，朕这些年来所以让你固守本位，缘于你在这个位子做得很好。边疆四邻之事，须靠德化，有时亦须镇

抚，更须平日里密切联络，周旋通好。目前除了你，朕还想不起有何人能代替你。”

“谢陛下称赞。”唐俭躬身拜道。

“朕还要赞你。朕即位之后，股肱之臣罄帷幄之谋，小吏竭熊罴之力，大家协德同心，以致天下大治。你居鸿胪卿一任十余年，不求闻达，不思勋功，勤谨办好本职之事。这份德行，堪为天下人之楷模。”

李世民如此盛赞唐俭，实缘于今日擢拜马周等人为相，而心有所感。

唐俭又拜道：“陛下如此说，令臣万分羞愧。已故去的杜如晦、戴胄为理政事，皆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得失。马周、褚遂良等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竭其力用。其他能臣无不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大家所以这样做，皆因陛下知人善任，事臣以礼的缘故。臣恭逢盛世，能为国家尽一分心力，已然幸甚，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李世民见唐俭神色诚恳，语意真诚，颜色中又透出一分焦急，知道自己今日当堂夸赞他，已引起他的不安，遂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说道：“也罢，朕的话发乎真诚，望你细加体会。你刚才说要奏事，说吧。”

“营州都督张俭派人来报，上月，高丽西部大人盖苏文设计杀掉百余名大臣，又驰入王宫，亲手杀死高丽王建武，自立为莫离支，从此号令远近，专制国事。”

“哦，这盖苏文平时为人如何？”

“盖苏文状貌雄伟，常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其性格凶暴，动辄欺凌他人，引起高丽王建武及大臣的不安，正计议诛之。奈何事行不密，被盖苏文得悉，所以先下手为强。”

“这样的人主政高丽，则辽东那里永无宁日了。”

辽东有三个鼎足而立的国家：高丽、新罗和百济。高丽与大唐接壤，其东南为百济，东北为新罗。武德初年，这三国均遣使朝贡于唐。然三国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攻伐不断。武德九年，新罗、百济派遣使者入长安告称：高丽屡屡侵略，又闭其道路，阻碍入朝。贞观初年，高丽、百济同伐新罗，联兵数年不退，新罗女王贞德遣使告急。当时，李世民秉承“抚民以静”之方略，不愿出兵排解，只好派使者在三国之间进行调停使之和解。此后，李世民又忙于平定东突厥及西北军情事务，无暇顾及辽东之事。这三国中，以高丽国势力最强，且渐有抗击唐廷之心。高丽王惧怕大唐伐其国，举国修筑长城，其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修建了千余里长城以备唐。然高丽王建武毕竟畏惧大唐国势，不敢公然翻脸，每年皆来朝贡示好。

高丽王建武性格比较内敛，现在换了凶暴的盖苏文来主政，则辽东的变

数又增加了不少。李世民先问盖苏文性格，可见他深谙这个道理。

“陛下，张俭请问下步行止。”

李世民沉吟道：“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然朕又不欲劳民伤财。”他将李世□唤出班来，问道：“李卿，若兵发高丽，一万兵难当其效吧？”

李世□答道：“高丽为苦寒之地，若我国派兵去讨，粮道太远不易转运，万一攻伐不顺误了时日，到了严寒天气，我军攻伐困难。高丽国深沟高垒，不似漠北那样一马平川，极难攻取，一万兵断断不行。”

“若依卿所言，攻取高丽须用何策呢？”

“臣以为，若攻取高丽须胜兵五万自陆地进发，高丽国必倾全国之力来抗拒，造成其后方空虚；此时，陛下另遣舟师出东海，自海道趋平壤，这样水陆合势，前后夹击，取之不难。只是……”

“只是什么？”

“陛下多次说过，要抚民以静，不轻易对外用兵。高丽国畏惧我国，断然不敢侵扰边境，其仅取守势而已。陛下若发十万余大兵，势必枉费钱财，且粮道太远，长途转运粮草又需十余万民夫，于国十分不利。臣以为，可以派使前去安抚，使他们勿相侵扰即可。”

“嗯，李卿所言，甚合朕意。眼下四周安静，仅辽北这里有些骚动，然不足为虑，还是以不出兵为好。唐卿，你可转告张俭，让他密切注意盖苏文的举动，一有动静，立刻奏报。”

李世□、唐俭躬身答应后退回班中。

第十八回

齐王起兵叛齐州

唐皇发师讨李祐

马周被授为中书令，其机辩明锐，裁处周密，时誉归之，人们皆认为皇帝以此人为中书令可谓得人。

马周在朝野中有很高的声誉，只有一件事外人褒贬不一，即是其困顿之时，他对受人恩情及遭遇白眼的经历没齿难忘。像常何、窦公、赵仁本对其有恩，马周视他们为恩人，恭敬之情没有一丝减弱；而对于那些侮辱过他的人，则睚眦必报，薄州刺史达奚恕已致仕归家，也就罢了，而

浚仪令崔贤来见马周，马周不见，最终寻了个由头，废了崔贤县令之职。韦挺在常何宅中，曾笑常何在大街上寻门客实在不值，此话深深刺痛了马周。如今马周发迹，李世民对其言听计从，韦挺也因此触了霉头。当是时，韦挺任太常卿，因其性格简单脾气粗暴，难免有一些缺失，马周向李世民进言，说韦挺刚愎自用，才任粗使，难列公卿之班。恰巧此时，李世民要在京宫中挑选一些人充任分封诸王的属官，马周就建言韦挺为齐王李祐的长史，让其赴齐州辅佐李祐。当时，韦挺之女已被聘为齐王妃，李世民觉得韦挺去辅佐李祐很合适，因而准奏。如此，韦挺就离开了京城。

齐王李祐是李世民和阴梦婕所生的儿子，排列下来为李世民的第五子，目前被封为齐王，并领齐州都督任上。

自周代以降，历代君主皆封宗亲为藩王。李渊取得皇位之后，广树宗室，遍封宗子。不仅恩及弟侄，而且泽被疏远，将其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皆封为王。以其从弟李神通为例，李神通被封为淮安王，还封其十一子中的七子为王。李渊如此滥封王位，一是破坏了他太原首义时制定的论功行赏制度，而变成了论亲与血统行赏；二是封赏浩大，导致国用不足，仓库空虚。李世民即位之后，为了纠正李渊滥封宗室和滥赏功臣的弊病，确立了论功分封和行赏的方针，对宗室子弟采取了非功不封，非亲不授的原则，如将李神通的诸子由王爵降为郡、县公爵，这样使得亲王爵位大为减少。

李世民毕竟为封建君主，其厘改了李渊滥封亲王的弊端，然对分封制难以割舍，竟然渴望实行周代封建之法与世袭刺史制度。大臣中唯有萧瑀支持此议，其他大臣皆反对。贞观二年，贞观五年，贞观十二年，朝中大臣甚至被世封的功臣为此事或上疏，或当堂辩论，激烈反对分封及世袭刺史制。李世民座下仅有萧瑀支持自己，在他一生处世行事中，从未遭到如此众多大臣的抵制，也从未见过他拒纳如此众多大臣的诤谏。他先以皇权决定实行分封制及世袭刺史制，到了贞观十三年，眼见群臣反对声浪潮涌，他只好诏停封建及世袭刺史制。不过李渊的儿子和李世民的儿子，还是可以被封为藩王的。

且说韦挺离京到齐州赴任，大约两个月后回到长安即向李世民禀报李祐的劣行。

李世民派出京官为诸王的长史、司马，其本意是怕这些年少亲王离开京城后无人管束，以致横行无法，这些京官多是刚正之人，可以就近监督。李世民亲口对这些京官交代过，让他们时刻劝谏诸王，若诸王有失要当即指出令其改正，再不改，可以直接向自己禀告。

韦挺在朝中资格较老，性格率直，又口无遮拦，其到任后，发现齐王李祐昵近群小，好畋猎，因而多次谏李祐改正。李祐时年二十三岁，其养在深宫，后又以亲王之身兼领都督，手下之人皆顺着他，何尝受过此等委屈？他根本就不听韦挺的劝谏，并对身边之人说道：“韦挺被父皇赶出

京城，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只好对我指手画脚。哼，别看他是王妃之父，若惹得我火起，一样会让他灰头土脸。”

李世民接见韦挺倒很亲热，说道：“韦卿，朕让你去辅佐祐儿，缘于至亲缘故，你能知此深意否？祐儿从小被阴妃宠爱太过，养成了轻躁的性子，寻常人去说他，很难以听从。”

韦挺遂将李祐之行为说了一遍。

李世民听言后叹道：“唉，祐儿之行，怎么与昔日齐王元吉之行相仿呢？莫非这齐王之号不能再授人吗？”既而正色道：“韦卿，人若玩物丧志，畋猎无度，难成正果。祐儿为吾之子，为卿之婿，不可让他耽误下去。你在祐儿身边，须代朕行为父之责。”韦挺顿首道：“臣明白本身职责，多次劝谏齐王，奈何齐王不听，只好找陛下求助。”

“嗯，朕即拟敕书一道，数祐儿之过，让其改正。韦卿，朕刚才说了，祐儿年幼不明事理，他若一味不听，你可采用断然措施镇之。譬如祐儿身边的那些小人，若祐儿不将其遣走，你可以将他们赶走，就说是朕让你这样做的。”

“臣奉旨。”

李世民心中忽然掠过了一丝担心，说道：“祐儿性格轻躁且简单，你的性子亦是火暴脾气，你们性格相似互不退让，容易酿成更大冲突。韦卿，教人育人时不可一味刚强，你也要学会循循善诱，这样效果也许更好，明白这个道理吗？”

“臣定会努力去做。”

“你能这样说，朕就放心了。韦卿，若祐儿能依正道理政，为朕之幸，你之福，我们毕竟为亲家嘛，望你好自为之。”

数日后，韦挺辞别家人返回齐州。李世民没有想到，韦挺从此一走再未回京城，竟成永诀。

李祐读罢韦挺带来的敕书，当时并无言语，待韦挺走后，他起身骂道：“这名惫懒的老儿，还是王妃之父呢！你背着我找父皇告状，是何居心？”其回府后难压怒火，寻个茬儿将韦妃暴打一顿，以释心头之恨。

韦妃大略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偷偷派人将韦挺唤来。韦挺见女儿满身伤痕，惊问其故，韦妃泣曰：“父亲呀，还不是你找来的事吗？”说罢，她扑入韦挺怀中抽抽噎噎哭个不停。

那一时刻，韦挺心中生出了一些愧疚，觉得因为自己之故使女儿遭到暴打，实在对不起女儿。

韦妃抬起泪眼道：“父亲，齐王的性格一直如此，岂能说改就改了？父亲，你还是回京城与母亲兄弟们在一起吧，有天大的委屈，由女儿一人承受。”

韦挺摇头道：“我以前仅听说齐王性格不好，不料其轻狂如斯。女儿，为父这样做，是为你们好呀。如今皇子众多，彼此虎视眈眈，若齐王不修德行，被人告至皇上里获罪，你一样受罪啊！”

“父亲啊，你仅看明面的事，哪里知道其中的曲折啊！”韦妃说完，又断断续续说出一件更让韦挺担心的事。

李祐被封齐王来到齐州任都督，一日其舅阴弘智来访，当着韦妃之面对李祐说道：“齐州为形胜之地，殿下既为齐王，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吗？”

李祐急忙询问详细。

“圣上共有十四皇子，楚王宽早夭，尚余十三子。太子之位例由嫡子继之，太子承乾和魏王泰在那里明争暗斗，则殿下难望太子之位。人无近忧，必有远虑，若圣上千秋万岁后，殿下要力求自保。”

“如何自保？”

“殿下宜暗暗积蓄力量，多募壮士，使其他亲王不敢轻易来图。”

李祐对阴弘智所言深以为然，此后果然大力招募强健之人为护卫之士。阴弘智妻兄燕弘信素爱武艺，阴弘智将其荐给李祐，作为卫士之长。

韦挺日常在齐王府内见到许多健硕之士，尚不知道其中还有这般曲折，遂大惊失色，说道：“朝廷有制，亲王之卫不得超过二百人。齐王如此大肆募人，若传入圣上耳中，定有谋反之嫌。女儿啊，谋反之罪要诛灭亲族呀。张亮那时，不过私养了五百义子，最终落了个身首异处。”

“父亲不用惊慌，齐王绝对没有谋反的意思，不过想自保罢了。”

“自保？朝廷之事宫廷之间，有时候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自武德年间至今，看到过多少事。女儿，还记得我们全家被流放到西南边陲吗？杨文干兵变与我有什么关系？最终还是为父之罪。若不是当今皇帝胸怀博大，不计前嫌召回京中，我们全家就要在蛮荒之地长相厮守了。”韦妃也着急起来，急问道：“父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韦挺沉吟了片刻，断然道：“我们要一同说服齐王，让他停止招募之事！”

事也凑巧，这日燕弘信带领二人来见李祐，此二人名叫梁君暮、梁猛彪，为河北有名的壮士。他们听说齐王招募勇士，特来投奔。李祐大喜，当即收归帐下。

韦挺很快得知此事，急匆匆来见李祐，谏道：“齐王殿下，此事万万不可。河北之人已然知道殿下招募勇士，此事很快会传扬天下，当今圣上亦会耳闻，如此会对殿下不利。”

李祐满不在乎，说道：“父皇多次教导臣子要善于招贤纳士，我秉承父皇教导，为国家筛选人才，有何不可？”

“殿下，招贤纳士自有吏部负责，你为藩王，须依国家制度，不可逾制而为。老臣知道殿下已私养猛士数百，若圣上知悉此事，定会责你。去年张亮因私养五百义子而获罪，难道殿下不知吗？总而言之，殿下须速速将府中猛士删简，方是灭祸之道。”

“哼，你不要危言耸听，我府中多养数人，难道就成了大罪吗？”

韦挺见李祐如此固执，遂让他屏退左右，然后轻声说道：“殿下，我们毕竟为至亲，我难道会害你吗？小女因你而贵，我亦存私心谏你走正道。汝舅阴弘智看似爱你，其实见识浅薄，定将你陷于不义境地。”

李祐转念一想，知道是韦妃向韦挺说走了嘴，遂大怒道：“你们父女皆不是好人，为何不替我多想想身后之事？我兄弟甚多，舅舅让我谋自保之道，又有什么不对了？”

“当今圣上宽仁待人，对皇子苛责有加，其实是爱之深而责之切。你以亲王之身兼领齐州都督，只要能勤政为民，恪守职责，即是自保之道。汝舅教你阴募死士，实有不轨之心，若圣上知悉，他会怎么想？圣上即位以来，天下多少能臣猛将，皆兢兢业业，恪守职责，不敢有任何私念。为何这样呢？一者，圣上推行清明政治，鬼蜮之行难见天日；二者，以圣上英武睿智，又有何人敢打歪主意？殿下为我之婿，我诚心说你，千万不敢想岔了心思！”

“哼，我听说你当年追随隐太子，与父皇为敌，那时候为何没有这般心思？说起来，你也是势利得很呀，父皇不计前嫌重用你，你说父皇好；若隐太子即了位，你还会说父皇好吗？”李祐这一段时间非常恼火韦挺，认为他不识时务，以致在京城中立不下脚，只好跑到齐州来对自己耍威风。他现在一时兴起，忍不住揭了韦挺的昔日疮疤。

韦挺听言亦恼羞成怒，觉得此子偏激如此，非下重手不可，遂昂然道：“殿下不听老臣之言，老臣只好办些无理之事了。”

李祐冷笑道：“你办的无理之事还少吗？”

韦挺道：“我受圣上重托来辅佐你，该说的话都说了，奈何你不听，我只好以强硬手段来谏你。我这样做，有三重原因：一者，我为圣上老臣，应该恪守职责，何况皇上曾嘱我要代行为父之职；二者，你为小女之夫，我亦有教导的责任；三者，谋逆事大，会株连我家，容不得我不行强硬措施。这第一件事，就是不许你收罗这梁姓二人。”

李祐冷笑道：“你扛着父皇的牌子来此作威作福，竟然给我扣上一个谋逆的罪名。谋逆？我如何就谋逆了？不错，父皇也许对你交代了许多，然我为齐王，齐州都督，你仅为我府中的长史，难道任你来发号施令吗？梁姓兄弟我已经决定留下，你勿复多言。”李祐说完，起身拂袖离去。

李祐回府后，让下人将韦妃绑起，自己亲自前去掌嘴，骂道：“多嘴的贱妇，今日先饶了你，再多说话，瞧我不将你的舌根子连根拔出来才怪！”然后令人将韦妃推入一间黑屋内，看管起来，不许她再见韦挺之面。

韦挺不知道齐王府内有这样变故，他昂然起身，出门召集下人办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将梁姓兄弟赶出齐州城外，不许他们再踏上齐州地面；二是亲自来到李祐鹰犬坊内，亲手解除鹰之缚、狗之绳，将鹰犬放归田野。

更有甚者，韦挺亲自把守城门，看到李祐出外游玩的车仗，立刻上前拦着去路，不许李祐出城。

李祐闻听韦挺将梁姓兄弟赶出齐州，当即派燕弘信出城追赶将其追回，然后让这二人大模大样地随在自己身侧，以示韦挺。待韦挺驱鹰犬、守城门之时，李祐怒火万丈，拔剑欲杀韦挺，然被身侧的燕弘信劝下。

燕弘信将李祐劝回府中，李祐怒道：“杀了这名令人生厌的老儿，从此耳目清静，岂不干脆？”

燕弘信劝道：“韦挺所以敢如此无礼，所恃者，当今圣上也。殿下若当街杀之，定会传扬天下，事情反而不美。”

如此劝谏齐王李祐，在齐州并非韦挺一人。齐王府典军韦文振，兵曹杜行敏等人也瞧不惯李祐阴养猛士的举动，他们多次向李祐进谏，李祐也非常讨厌这帮人。

双方在这里剑拔弩张，事态越来越紧急。一日夜里，韦挺居处院内落下一阵乱石，韦挺认为这是李祐来威胁自己，遂取了其中石头，又书一道疏奏，将之交给驿所，令其传往长安。李世民阅罢韦挺的上疏，对其中言语半信半疑，遂派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往齐州查验。

李祐见刘德威前来查验，心中大惧，以为韦挺将自己的隐秘之事和盘向父皇托出，急忙召来燕弘信等人前来商议此事。

李祐惶惶然道：“韦挺老儿不知道向父皇告了什么状，父皇派刘德威前来查验，这如何是好？”

燕弘信分析道：“圣上不降罪，仅派刘德威来查验可见，圣上未掌握什么真凭实据。然刘德威为刑部尚书，圣上派如此重臣前来，看来也非常重视。为今之计，不管韦挺向圣上告说了什么，殿下全部给他来个死不认

账，想那刘德威定会无计可施。”

李祐忧心道：“若是韦挺一人向父皇告状，还算好办，可是刘德威到来，定会找韦文振、杜行敏等人询问，若事露了馅，这如何是好？”

燕弘信断然道：“若如此，我们可以在齐州起兵。”

“起兵？我们就这点儿兵马，如何能挡父皇的雄师？”

“以殿下之力，当然势单力薄。然殿下向来与太子交好，纥干承基上次来，其言语中隐约也有这个意思。玄武门之变，当今圣上所带人马不足千人，一举取得胜利。可见兵不在多，唯精而已。殿下若与太子联络，你们兄弟联手，一人在齐州，一人在京城内猛然发动，则大事可成。”

李祐平常除了游乐之外，没有太多主意。他现在对燕弘信之言奉为至理，急忙说道：“好呀，你今日即可入京找我舅商议，通过纥干承基与东宫联络，以早日促成大事。刘德威嘛，由我来应付。”

刘德威来到齐州，除了面见李祐之外，也找韦挺、韦文振、杜行敏等人核实情况。尽管李祐对所有问题来了个死不认账，刘德威还是侦知了一些蛛丝马迹，遂细细地写了一道表章，返回京城向李世民禀报。

李世民得知李祐在齐州阴养猛士，意图不轨，心里颇为愤怒，然还是以为李祐性格轻躁，所以行为不端。他深知李祐和韦挺的性格相似，二人各不相让，以致激变如此。李世民思索了半天，觉得还是将他们二人召回京城，当面数说一番，若二人不能调和，再为李祐另配长史，把韦挺调回京城。他想到这里，让马周拟诏，召李祐和韦挺回京。

是时，燕弘信早已从京城返回齐州，告诉李祐道：“纥干承基已把殿下之意转告太子，太子让纥干承基居中联络，早日促成大事。殿下，若大事能成，太子当了皇帝，殿下之功居首，实在可喜可贺。”

李祐喜上眉梢，一展数日来的愁闷之颜。

这日召李祐和韦挺回京的诏令送到齐州，李祐阅罢，唤来韦挺道：“看看吧，都是你做的好事。”说完将诏令掷向韦挺。

韦挺很快将诏令读完，躬身道：“殿下，我向圣上禀告齐州的事，不是一味与你作对，实对你好。我们将行之际，望你明白我的一片心迹。”

李祐哼了一声，说道：“你有什么好？你未来之前，齐州这里风平浪静，你来之后，竟然无端地生出许多事来。哼，我们到了父皇面前，要好好地将此事说道说道。”

韦挺问道：“圣上诏令已下，敢问殿下启程的日子。”

“启程之日？你自己先去吧，我随后就来。韦挺，说实在话，我瞧着你就

生厌，别再招惹我了。”

韦挺见事已至此，也不想再多说话，遂转身出门，回居处收拾行装。第二日一大早，他带领二名从人出了齐州城门向西奔去。

三人向西行了二十余里，来到一个浅草萋萋的低谷里，他们转过山脚，就见有二十余骑横在当路，领头之人正是燕弘信和梁氏兄弟。

燕弘信拱手道：“韦大人，你匆匆就走了，也不和我们打个招呼。齐王还记挂着你呢，特令我们赶来送行。”

“送行？齐王说过让我先行，他随后就走，又有什么送行不送行了？”

说话间，有八骑慢慢行到韦挺三人的身后，明显堵住了韦挺的退路。韦挺感觉气氛不对，觉得他们不怀好意，惊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你自己做的好事，还用问别人吗？”燕弘信一面狞笑说话，一面将手一挥。其从人看到信号，齐刷刷取出硬弓张起，将箭头对准韦挺三人。

韦挺方才明白这是齐王派他们来追杀自己，他打量一下地势，只见两面皆是陡坡，马儿无法越过，前后皆是箭矢挡路，没有逃跑之路。他知道今日不能善罢，遂横下一条心，厉声道：“我是朝廷的命官，齐王没有生杀大权，你们若听齐王之命来追杀我，不怕皇帝追究吗？”

燕弘信哈哈大笑道：“韦挺，你死到临头还嘴硬。你为齐王妃之父，不帮助齐王，反而到皇帝面前告状，如此六亲不认，真正该杀！什么朝廷命官？你为齐王辖下，就该听齐王号令，方是人臣之道。你记住，明年的今日是你忌日，你自己做出来的事，不要怨了别人。放箭！”

只听弓弦砰砰作响，长箭如蝗飞向这三人。须臾，三人气绝，可怜韦挺在此荒谷中丢下性命，连带那二名从人也糊里糊涂当了箭下之鬼。

燕弘信让从人将韦挺三人尸身草草埋葬，然后回城向李祐复命。

当燕弘信追杀韦挺之际，李祐在城里召集亲信开始策划谋反之事。李祐逼着韦文振、杜行敏等人参与，杜行敏装作无奈之状答应，而韦文振坚决不从，他趁李祐不注意，偷偷溜出门外，意欲出城赴长安。惜其行踪被燕弘信之兄燕弘亮发现，燕弘亮带领二十余人狂追不舍，在城外五里处追到韦文振，也是一顿乱箭将其射杀。

李祐就在齐州城宣布成立齐国，自立为帝，燕氏兄弟为左右上柱国，梁氏兄弟为托东王、托西王，其他亲近的府属，也分别授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职。

为了抵御官兵来攻，李祐募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为兵丁，驱人筑楼，缮

甲兵。

大唐立国二十余年来，人们皆渴望安定，不愿再遭兵变。贞观以来，人们丰衣足食，目睹国势强盛，心内颇为自豪，更不愿国内再生内乱。现在李祐募兵不足一千，如何能挡京城大军？城中人惊慌失措，许多小吏和百姓趁着黑夜，携妻带子沿着绳子坠下城墙逃往野外。

眼见李祐在这里不自量力胡闹，其司马罗石头不畏死指责李祐，历数其罪，被燕弘亮所杀。某一日，李祐带领从骑出城巡视，来到离城五里处的高村，村人高君状遥指李祐道："当今皇帝以三尺剑取天下，亿兆蒙德，仰之如天。你驱城中数百人来谋反，以犯君父，无异于一手摇泰山，太过不自量力了。"燕弘亮闻言，挺枪欲刺高君状，李祐那一忽儿不知道是良心发现，或是悯高君状年老，不忍杀之，说道："村人俚言，何必当真？把他们抓回去投入牢中即可。"

其后的日子里，李祐与燕氏兄弟等人宿于卧内，宴饮无度，派余党分统士众，巡城自守。他们谈笑之余，提起来征的官军，燕弘亮狂妄说道："官军何足道哉？陛下不用操一点心，若官军来到，我等右手持酒卮，左手为陛下挥刀杀之。"李祐事到如今，深知以己之力难挡父皇之力，遂日日盼望太子在京城早日起事，以呼应自己。

李祐杀掉韦挺、韦文振举兵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入长安，李世民闻言，不忧反叛之事，先伤韦挺之死，叹道："朕早知道韦挺与祐儿性格相似，不该派他去齐州啊。"

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马周同在李世民身侧，长孙无忌道："陛下，齐王叛乱，须早为之。万一蔓延开来，不好收拾。"

李世民不屑一顾，说道："哼，祐儿到底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敢举兵反叛？无忌，你不用担心，我们君臣治理天下多年，什么大风浪没有见过？这点小事，不用顾虑。无忌，朕想不通的是，他为何要反叛？莫非朕待其不公吗？"

房玄龄道："齐王以亲王之身，兼领齐州都督，陛下待其没有任何亏欠。臣以为其在齐州举兵，定然受了小人的蒙蔽。"

君臣在这里苦思多时，实在想不出李祐为何反叛。

李世民在那里怔了半天，忽然流出眼泪，说道："朕多年来推行清明政治，对臣下没有妄猜之心。可现在好端端的，竟然有人来反对朕，还是自己的儿子。你们说，是朕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高士廉劝道："陛下不要伤心太过，齐王那里绝了音讯，难知齐州动静和齐王心机。臣以为，可派一上将将齐王拘来京城询问，万一其中真有什么曲折，亦可问个清楚。"

李世民侧头唤太监道：“速传兵部尚书李世□前来，另将刑部尚书刘德威也传来。”

李世□和刘德威匆匆赶来，李世民言简意赅说道：“李卿，你速调兵攻破齐州，将那逆子解入京城；刘卿，你随同入城，将所有人犯带入京城，好好查问清楚。”

看得出来，李世民对解决齐州之事稳操胜券，觉得不用花费大力气。

李世□领旨回衙，立刻发文书至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州，调此九州之兵讨伐齐州。贞观年间以来，国内从来没有谋逆之事发生。李世□抱定了一鼓擒之的决心，虽知齐州兵力单薄，然不掉以轻心，不惜发重兵围困。李世□将文书发出，立刻约同刘德威一起，带同从人出京城向齐州奔去。他沿途继续调派兵马，不敢有一丝疏忽。青、淄与齐州接壤，李世□发书令此二地兵先发齐州，作为先头部队。

然而不待李世□动手，齐州这里已发生变化。

杜行敏当初伪装答应李祐一同谋反，取得了李祐的信任，李祐授其为左武卫大将军，让其继续典兵。

当李祐带领燕氏兄弟、梁氏兄弟在府中弹冠相庆，置酒宴乐的时候，杜行敏召集其属下十余人秘密商议。这些人平时与杜行敏感情甚好，绝对听从杜行敏的号令。杜行敏将他们召集一室，然后亲手为每人斟了一盏酒，伸手取过一盏示与众人道：“各位兄弟，我今日请来大家是想问一句话：我们从戎多年，到底图些什么？”

众人面面相觑，弄不清杜行敏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们想了半天方才有人答道：“我们作为大哥的属下，有缘跟随大哥一场，自然对大哥唯命是听。”

杜行敏摇摇头，说道：“我们从军多年，以军功博个封妻荫子，方为正途。然多年来国内平静，我们又为王府之内兵，无缘出征，虽想积军功然实在渺茫得很。眼前有场大富贵送到眼前，不知兄弟们愿意不愿意随愚兄去搏一场？”

众人瞪大双眼，静听杜行敏下文。

杜行敏接着道：“齐王举兵为乱，我听说朝廷已令兵部尚书英公发九州之兵来征讨。齐王现在所集兵丁不过一千，若朝廷大军一到定然难挡数个时辰。众兄弟，你们是甘愿做齐王的谋逆之卒，还是想建功一场被朝廷封赏？”

众人中有数人说道：“我们自然愿随大哥建功。”

杜行敏又道：“我们行伍多年，应该知道孰弱孰强的道理。我再问兄弟们

一句：以眼前之势，齐王能胜吗？”

众人这些日子莫名其妙听齐王号令修城楼，巡城防，得知了齐王欲与朝廷为敌的消息，皆知齐王此举无疑为蚍蜉撼大树，心里不免惴惴。现在听到杜行敏问话，他们皆摇摇头，齐声说道：“赢不了！”

杜行敏举盏沉声道：“如此，众兄弟就随我联络明白事理之人，在朝廷大军到来之前，先行将齐王和那燕氏兄弟、梁氏兄弟抓起，向朝廷报功。各位兄弟，愿随愚兄干的，就干了这盏酒；不愿干的，就请退出此屋。”

十余人没有一人退出，慨然将酒饮下。此后数日，杜行敏等人分头联络那些不愿随同李祐谋反的吏民。旬日之间，很快有数百人愿意跟随杜行敏举事。

此时，青、淄官兵进入齐州境内，他们在那里整军修戈，以待后续队伍到来后将齐州合围。

官军入境的消息传入齐州境内，李祐闻之心内不免惊惧，唯盼望太子李承乾在京内举兵响应。燕弘信等人听说朝廷大军即将来到，将“右手持酒卮，左手挥刀杀之”的豪言壮语忘得一干二净，只是督促人们加强守卫而已。

杜行敏见官军入了齐州境内，喜动颜色，就召集手下暗暗布置道：“朝廷大军将至，该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齐王死党日常大多在齐王府内宴饮聚乐，我们就先从外围将其余党擒拿，然后合围齐王府来擒获他们。”

众人齐声响应。

杜行敏又布置道：“大家分头下去，多置大鼓，今夜子时，大家从四面八方同时擂鼓发动，然后集于齐王府周围。”

是夜子时，城内人大多已经安寝，唯城墙上悬挂的气死风灯和巡夜人影与间或的刁斗响声混在一起，方显一些人声。蓦地，只听数声鼓响，既而四周同时鼓噪，渐渐连成一片。其声震如雷，响闻数十里。鼓声中，只见北首西城墙上，有一处人影幢幢，一干人在那里齐声呐喊：“英公已统领飞骑登上城墙了。”被鼓声震醒的人们正在那里摸不着头脑，闻此喊声，方悟李世□率领的官军已然破城了。

这些鼓声和喊声，自然是杜行敏闹的玄虚。

杜行敏的手下此时头缠白布条，皆手持亮闪闪的刀片儿有秩序地向齐王府聚拢。途中，他们遇到追随李祐的亲信，众皆奋刀将其杀之。这样，一个时辰过后，杜行敏带领的千余人将齐王府团团围困。

齐王府四周建有一圈坚固的围墙，为齐州城内最高的建筑。当李祐闻听李世□率飞骑打破城池的呼喊之后，他在黑夜里难以辨明真伪，急忙令

下人将大门紧闭，以缩入府内作最后的顽抗。杜行敏见此情状，令人抬来一棵大木头，然后让数十人抬起木头猛撞府门。奈何此门建得非常厚实，李祐又让人搬来重物抵住大门，一时撞不开。杜行敏又令人搬来梯子，令多名工匠手持斧头砍凿，将围墙凿开了一个大缺口。办完了这件事，大约用了两个时辰。

随后，杜行敏登高一呼，然后率先从缺口处跳入院内，其他人见状，亦争先恐后抢入缺口。燕氏兄弟和梁氏兄弟起初还带领人抵挡，无奈入院之人越来越多，更有人前去搬开重物，将大门打开，外面人蜂拥而入，齐府兵只好且战且退。随着一声声的惨嚎，齐府兵逐渐减少，梁氏兄弟在乱兵之中也先后丢了性命。到了最后，燕氏兄弟仅带领三十余人护卫着李祐且战且退进入齐王府正殿。

杜行敏令人手持火把将正殿团团围起，然后大声喝道："叛贼们，天兵到此，何不速降？"

燕弘信骂道："杜行敏，你这背主的逆贼，到了齐王面前，你还妄称什么天兵？你背主起乱，还不快快向齐王请罪？"

杜行敏哈哈大笑："你们死到临头，还在这里自说大话！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齐王，你睁开眼看看，你身边仅有燕氏兄弟等人从你，外面这千余人深明大义，不愿随你胡闹，你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李祐喝道："哼，悔不当初一刀斩了你，也免了今日之事。"

杜行敏道："齐王，你就是杀了我，也一样有人来擒你。念在我们多日共事的情分，我衷心奉劝你：你昔为陛下之子，今日已成为国贼，人人可诛你。你若早一点停止抵抗出门投降，也许可以捡回一条命来。"

李祐兀自嘴硬，骂道："我不管怎么说也是皇子，我之命运由父皇掌握。你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对我说嘴？"

杜行敏不再与李祐说话，转而令人取来柴薪，将之堆在主殿四侧。柴薪堆罢，杜行敏令人手持火把立在柴堆之侧，然后对殿内喝道："齐王，你到底出来不出来？若再不出来，我就要下令点火了！"

殿内人见外面堆起柴薪，知道他们欲火攻。此殿的四侧皆用木头、木片造起，若大火一起，不用太长时间，殿内之人势必会被烧成灰烬。李祐此时已然慌了阵脚，他知道自己出门投降，杜行敏不敢对自己无礼，但其心中对燕氏兄弟还有一些情分，遂大声哀求道："杜兵曹，不要点火，我们先商量商量。我可以开门出去，然开门之后，你可以保证燕氏兄弟的性命周全吗？"

杜行敏不假思索，当即答道："你们只要出门投降，我保证不让人伤了燕氏兄弟的性命。"

李祐与燕氏兄弟又在殿内悄声商议了片刻，觉得眼前除了开门投降以外，别无他途，遂令人打开殿门，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燕氏兄弟以前自恃为李祐的心腹，在齐州城内横行不法，淫人妻女，民愤极大。他们现在随同李祐从殿内走了出来，昔日的仇人见到他们格外眼红，一帮人扑上前对其拼命痛打。杜行敏大声喊叫拼命制止，然此时无人听从。蓦地，只听一声惨叫凄厉至极，原来燕弘亮的双目被人生生地剜了下来，其面上顿时血流如注。随后，燕氏兄弟的凄叫声不绝，其手臂、腿先后被人折断，二人惨叫声渐渐减弱，到了最后渐无声息，竟至气绝。

李祐观此惨状，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瑟瑟发抖。他紧紧跟在杜行敏的身边，不停地说道："杜……杜兵曹，你说过要保我周全，望勿食言。"

杜行敏叫来数人护在李祐身边，令人将李祐押入东厢房内严加看管。宽慰道："齐王为皇子，能决定你命运的唯皇帝一人。你就待在厢房里好好琢磨词儿吧，为入京城后谋求性命做好准备。你放心，我会令人拿好酒好食好生照顾你，不让你受到一点委屈。"

全城人得知齐王被擒，鼓噪声渐渐止息。此时，天已大亮，一轮红日挂在东方天边。

杜行敏未休息片刻，他唤人修书二道。一道书派人快马送往长安，其中详述了擒拿齐王的经过；第二道书送给行在途中的李世□，其中详述齐州叛乱已平，不用再大肆调派兵马，力促李世□、刘德威早入齐州，主持善后事宜。

李世□得此消息，大喜，笑对刘德威说："看样子齐王举兵叛乱，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杜行敏为一小小齐府兵曹，竟然能联络士众，一举平之。如此，倒是免了我们的一番力气。"

刘德威凝神思索道："齐王叛乱，难成气候，这是众人皆明的道理。韦挺上次致书朝廷，圣上派我来查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纳闷。齐王性爱嬉戏，此为长在富贵丛中之富家子弟通病。然他竟然举兵叛乱，难道不知道自己与朝廷的力量悬殊吗？我常常这样想，齐王敢这样做，其中定有隐秘曲折之事！"

李世□沉吟道："圣上天纵英明，若单独平叛，有我一人即足矣，他定是以为其中有蹊跷之事，所以派你与我同行。嗯，齐州大事已定，没有必要再派兵马，我即刻发书让九州之兵退回其境。我们抓紧赶路以早赴齐州，届时将其隐秘好好查验清楚。"

两人遂带同属下抓紧赶路，沿途看到许多兵马向西退却，这样行到齐州地面，已过了数日。他们这日到了齐州城外，那杜行敏这些日子等待他们可谓望眼欲穿，已然早早等在那里迎候二人。杜行敏迎着二人躬身道："二位尚书大人，下官杜行敏在此等候多时了。"

两人同时下马，李世□上前执着杜行敏之手，说道：“杜兵曹心向朝廷，毅然举兵平乱，这份儿功劳，实在太大。我接到你所送之书，已然解散各州之兵返归，并又修书一道奏与圣上，其中详述了你的功劳。”

杜行敏涕泣道：“长史韦挺、校尉韦文振等人为谏齐王，已然丢了性命。下官当时苟且偷生，与他们相比，已然落了下乘。下官感此二君之义，又想得朝廷之惠多年，因有此举，实在不足挂齿。二位尚书大人今日来到，齐州士民已盼望多日。请二位大人速速入城，主政齐州，以孚众望。”

刘德威关切地问道：“齐王处境现在如何？”

杜行敏答道：“齐王被擒后，下官将其锁在齐王府西厢房，并派人侍候其饮食起居。为了防止变生不测，下官又派人将齐王府团团护卫，等闲人不许出入。”

“齐王府内的文书档案没有散失吧？”

“没有。下官入得齐王府后，知道朝廷今后定要检索府中文书，遂派人将其封存，并嘱他们不得私自窥视。”

刘德威以手加额道：“好呀，杜兵曹有勇有谋，心思又缜密，实为我朝之幸。英公，我们先入城瞧瞧齐王如何？”

李世□点头答应，一行人遂上马驰入城中。他们到了齐王府门前又复下马，然后步入府内，一径来到西厢房前。杜行敏令守卫打开房门之锁，请李世□和刘德威步入房内，不许其他人入内。

李祐此时缩在墙角，他深知自己罪大，这几日茶饭不思，脸庞日益消瘦起来，加上他还穿着那身沾有血污的袍服，上面又裹有灰土，愈显其狼狈无比。他与李世□和刘德威相熟，现在他缩在墙角里，不发一言，用呆滞的目光瞪视着他们。

刘德威转对杜行敏道：“杜兵曹，齐王犯有大罪，然他毕竟为皇子，其爵位未失，怎能让他穿如此污秽的袍服？”

杜行敏为难地答道：“下官曾让人取来干净衣袍让齐王更换，奈何齐王坚决不换，下官无法可想。”

这时，躲在墙角里的李祐发声道：“刘德威，你不要假仁假义了。当时父皇派你来齐州查验，你信了韦挺的一面之词，到父皇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以致我到了今天的境地。哼，人之将死，再换上那些劳什子衣袍又有什么用处？”

“圣上当时召你和韦挺回京问话，至多训斥你一番，你不该杀了韦挺、韦文振，又举兵为乱，事都是你做出来的，怎么又攀到我的头上了？”

李祐不与刘德威争辩，扭过头望着墙角，不再搭理他们。

李世□始终未发一言，看见李祐此种状态，叹了一口气，将手一挥，二人随他走出房外。李世□嘱咐杜行敏道：“好好看顾齐王，我想圣上定会让我们将他解赴京城，如此，这段日子须使齐王毫发无损。”

杜行敏躬身答应。

此后数日，李世□在杜行敏陪同下巡视齐州城防，并贴出安民告示，以恢复齐州秩序。刘德威则带领一干人马入齐王府内，他们检索王府内文档，审问涉案人犯，力图查清此次谋逆的来龙去脉。

数日后，李世民的敕旨下，其中责李祐曰：“汝素乖减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盘石之基，为寻戈之衅。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无君，神人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另诏李世□、刘德威将李祐及一干人犯押送京城。

杜行敏因此大功被授为齐州都督，封南阳郡公，其手下参与此事者皆有封赏。

李世民感于韦挺、韦文振忠烈，擢升韦挺为齐州都督，赐爵武都郡公，谥曰敬；赠韦文振为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杜行敏以兵曹之事被授为一州都督，官至四品，可谓此次事变的最大得益者。

李世□、刘德威接到李世民的诏令，即整顿行装，带同李祐等人奔赴长安。他们出城之时，杜行敏殷勤相送，一直将他们送出十里以外。

车仗辘辘声中，李祐等人被囚于槛车中摇摇晃晃行到京城。李祐从此再难见父皇与母亲之面，其入京城之后即被囚于殿中省，数日后，被李世民赐死。其同党及阴弘智等四十四人，亦于同日被斩于刑场。阴梦婕受此案牵连，被废为庶人，幽闭于深宫。

李世民将李祐赐死，其心情并不轻松，那日高士廉及长孙无忌在侧，李世民痛心说道：“祐儿身死，还是缘于其母啊！阴氏歌妓出身，没有什么见识，对祐儿所教就失于敦厚。还有那阴弘智，什么话不好说，却劝祐儿阴养死士，如此就埋下了祸根。”

李世民将李祐之死归咎于阴梦婕和阴弘智，实属偏见。皇子长成后，由宫中统一安排师傅及教授，与其生母接触不多。

长孙无忌道：“齐王自小就有劣性，后来远离陛下身边，失于教诲，遂有今日，委实可叹。”

李世民叹道：“我即位之后，除了起初的罗艺及王君廓谋反以外，十余年来天下安之若素，我颇为自喜。不料祐儿举兵为乱，最终扯反旗的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天下之人定会笑我不会教子了。”

高士廉劝道：“龙生九种，那是勉强不来的，望陛下勿虑。”

这时，太监奏曰刑部尚书刘德威候在殿外，要求面见皇帝。

“宣他进来。”李世民说道。

刘德威入殿后礼毕，李世民问道：“刘卿，齐州的这档子事累你多劳了。如今一干人犯已然就戮，你也该歇息一阵了。瞧你神色严肃，莫非还有什么事未完吗？”

刘德威奏道：“陛下，臣将齐王府内的所有文档移来，逐件验查，发现其中隐秘曲折之事甚多，因事体重大，微臣不敢擅专，特请陛下示下。”

李世民仰头叹道：“祐儿已死，此案已结，若事不大，可以放开不问了。朕多次说过要宽法慎刑，只要牵扯之人未参与谋反之事，就让他们各安其所吧。”

刘德威躬身道：“陛下仁慈胸怀，臣心怀感激。然此事太过重大，不可不奏。臣检索齐王府中文档……”

“文档？你曾奏齐王府记室孙处约向祐儿上谏书无数，多匡正祐儿言行。朕欣赏孙处约有魏徵之风，已然下诏重用了。”

孙处约为李祐的记室，其对李祐好嬉游结交小人之事深为不满，多次谏其行为。由此惹得李祐大为光火，将其逐回家中，不许再入齐府。刘德威此次检索文书，将孙处约所上谏章集于一起供李世民御览。李世民览罢赞赏不已，诏授孙处约为齐州别驾，官至正五品。

“臣今日所奏非关孙处约，却是与东宫僚属纥干承基有关。”刘德威打量了高士廉和长孙无忌一眼，毅然说道。

“纥干承基又怎么了？”

“陛下，臣检索齐王府文书，发现东宫纥干承基与齐王府书信来往甚多，信中语言隐晦，莫辨其意，令人难解。臣回京后，即让人拘来纥干承基询问。”

“纥干承基莫非与谋反之事有关吗？”

“大有干系！那纥干承基一开始口风甚紧，动辄抬出太子之名来辩驳。后来打熬不过，终于将所有阴谋之事和盘托出。”

“嗯，想是你对他动了大刑，别是屈打成招吧？”

“臣不敢。纥干承基所招非是胡言乱语，臣细细访查对照，发现其所言皆有凭据。”

“好吧，你可详细道来。”

刘德威又环视高士廉和长孙无忌一眼，看得出来，其心存顾虑。

李世民有点不耐烦，斥道：“他们二人为朝中重臣，又是朕的至亲，你有什么话不用避开他们，只要你所言为实，但说无妨。”

刘德威伏地叩头道：“陛下，纥干承基所招，事关太子。此次齐王叛乱之前，曾与东宫密切联系，意图联手为乱。只是因为齐王叛乱很快被扑灭，太子方没有从容出手。”

李世民、高士廉、长孙无忌闻言大惊，李世民立起身来吼道：“什么？太子也想谋反了？别是你屈打成招，那纥干承基胡乱攀诬太子吧？”

第十九回

太子党连藤显形

李世民迁怒仆碑

刘德威又躬身道：“陛下，纥干承基现收在大理狱中，其中详细，大理卿孙伏伽最为知悉。”

李世民扭头喝道：“速传孙伏伽来此见朕。”

不大一会儿，孙伏伽匆匆来到，李世民劈头问道：“孙伏伽，那纥干承基所招为实吗？”

孙伏伽躬身道：“陛下，纥干承基所招句句为实，为核实清楚，臣今日又将太子千牛贺兰楚石秘密拘来，贺兰楚石所招，可为纥干承基佐证。”

“贺兰楚石？他不是侯君集之婿吗？他怎么也牵入此案中？”

孙伏伽叹道：“陛下，此事说来话长，容臣细细道来。”

当初，李世民宠爱李泰，明眼之人皆能瞧出其有易储的念头。李承乾平时固然喜爱嬉戏胡闹，但眼见太子之位难保，他也深知丢掉太子位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那些日子，他愁思百结，在庭院中徘徊流涕，深怕李泰夺了自己的太子之位。那汉王李元昌亦非识大道之人，他看到李承乾忧愁所在，就为李承乾出了一个馊主意，让李承乾托病不朝数月，然后加紧招募纥干承基等猛士数百人，意图谋杀魏王李泰。李承乾对其言听计从，依计而行。

这期间，李承乾对于志宁和张玄素动辄规谏自己相当不满，遂派出纥干承基率人刺杀此二人，可谓小试牛刀。

侯君集在高昌私取珍宝获罪，一直赋闲在家，其有怨怼之心，朝野之人尽知。李元昌得知此消息，向李承乾进言道：“太子，古来君主治理天下，须有心腹大将代掌兵权，以安其位。你现在为储君，对于今后之事，亦要早早考虑。”

李承乾叹道：“唉，父皇之心属意魏王，我朝不保夕，焉能再想今后之事？”

李元昌摇头道：“欲行何事，须自身为之力争，若一味被动等待，实乃坐以待毙。我们已募来壮士百余人，以纥干承基等人的才能，仅凭一己之勇，难领众人谋取大事。我觉得，你须觅来一有勇有谋之帅才，让他佐你谋划军事，方能成气候。”

“谁为帅才呢？”

“侯君集。此人自李靖之后，已成为朝中最能将兵之人，他现在若继续在朝中居重位，定然效忠皇兄，我们没有一点机会。许是上苍有眼，他因一点小事被皇兄处罚，天降斯人来佐你。”

“他会来吗？”

“那侯君集心性素来桀骜不驯，他现在遭逢此难，今后在皇兄面前再无翻身的机会。你现为储君，即是今后的国君，他现在若来投你有功，对他而言，不是天大的机会吗？”

李承乾大喜，说道：“好哇，若把侯君集笼入麾下，我们又多了几成胜算。对了，贺兰楚石为侯君集之婿，可让他前去说项。”

李元昌说道：“此事不可让贺兰楚石代为传话，可让他把侯君集引入东宫，你亲自抚慰，徐徐说知详细，以示重视招揽之意。”

李元昌向来嬉戏无度，与李承乾沆瀣一气，李世民为此多次当面骂他。他现在感到若李承乾倒台，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遂与李承乾同仇敌忾，为争太子之位而尽心尽力。他刚才说的这番话，为其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的中肯之言，与其平素的荒诞闲语相比，要庄重多了。

贺兰楚石为东宫府属，自然对李承乾所言唯命是从，遂入侯君集之府，小心翼翼说明李承乾的邀请之意，请其入东宫会面。侯君集平时对李承乾没有什么好印象，认为李世民英明骁武一生，却生出这样一个无能的儿子任太子，实有天渊之别。他向来心高气傲，心里瞧不起李承乾，也就不愿意与其敷衍，二人见面之时，侯君集敬其为太子，只是行礼问询一声，并不多话。

现在李承乾让女婿来邀请自己入东宫，侯君集不明白李承乾为何对自己来了兴趣。不过自己正在赋闲之时，有人来请可以免除寂寞，何况还是当今皇太子，侯君集心情不免愉悦起来，遂跟随贺兰楚石入了东宫。

李承乾和李元昌见侯君集果然应约前来，皆大喜过望，即在东宫置酒接待。李承乾初次约见侯君集，不敢将胸中心事和盘托出，多是赞扬侯君集军功之言，并说想从侯君集学习军机兵法。侯君集一生自恃军机兵法傲视天下，根本不愿意与这等浅薄小子说此话题。他随便敷衍了两句，不再深入下去。宴席既罢，起身辞去。

过了二日，李承乾又将侯君集请入东宫。他屏退他人与侯君集独处，以欲促膝密谈。

那日侯君集宴散离开东宫，贺兰楚石陪其归家。侯君集问道："我与太子向来没有什么交往，他请我入宫殷勤招待，委实透出特别。楚石，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贺兰楚石答道："太子这一段心情甚糟，在东宫里动辄发火，我瞧其情状，似与圣上不喜有关。我揣测其心，他有招揽岳父之意。"

侯君集不再说话，那日晚上，他躺在榻上久未成眠，双眼瞪向黑暗，想了许久许久。

今日李承乾将其他人挡在室外，侯君集知道太子定是有秘密话对自己说了。

果然，李承乾坐定后，面向侯君集倾过身子说道："侯将军，我数次请你入宫，其实想将我的心事说给你听，怎奈难以出口。"李承乾听贺兰楚石介绍过，说侯君集一生做过许多官，最喜别人称呼他为"将军"。

侯君集故意装糊涂，问道："太子又有什么心事了？如今天下安澜，四夷宾服，殿下为储君，一心一意佐圣上治理天下即可，何必愁云满面呢？"

"我之处境外人皆知，侯将军这样说，定是不肯教我了？"李承乾城府不深，他见侯君集这样说话，脸上的不悦之色顿时露了出来。

侯君集做恍然大悟状，说道："噢，看来太子对外面的传言信以为真了，我也曾听说过，圣上现在宠爱魏王有意易储。可是呀，这样的传言亦风刮数年了，太子还是太子，魏王还是魏王，与殿下又有何碍了。"

李承乾急急说道："侯将军，此事千真万确！若不是你等重臣反对，父皇恐怕早就将我废了。"

侯君集摇摇头，沉吟道："我在圣上身边多年，从未听过圣上说出废立之言，看来你还是将此事看得过于沉重了。"侯君集继续佯装糊涂，意图逼李承乾再说出更有重量的话来。

贺兰楚石虽非李承乾的心腹，然他日日在东宫，耳闻目睹许多事，又见李承乾最近加力添募勇士，知道其有所图谋。他将李承乾的表现以及自己的疑心，悉数说给侯君集听。侯君集一生经过多少大风大浪，马上洞悉了李承乾的图谋。按说侯君集和李承乾此时正是势落之际，可谓同病相怜，应该及早走到一起才是。可是侯君集瞧不起李承乾的能耐，他当时就对贺兰楚石说道："我若是皇帝，早就将这个宝贝废掉了，岂容他在太子之位上待如此之久？"

不过侯君集判断眼前形势，自己以戴罪之身在李世民面前讨不到好处去，若再去烧魏王李泰的热灶，魏王府中如今车水马龙，人家会理会自己吗？李承乾固然无能，且为皇帝不喜，然他毕竟占着太子之位，前途若何，人莫能知，自己若趁着这个时候，去大烧李承乾的冷灶，李承乾肯定会倾心相依，只要今后运行得法，保住李承乾的太子之位，自己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侯君集此时另有一番心机，若李承乾得势，今后继承皇位，自己定能将他掌控于股掌之间，或者因势将他逐下皇位，换上自己去坐，则李家天下成了侯家天下，岂不快哉！

李承乾果然说道："侯将军，我今日屏去旁人与你密谈，是想请教高言。父皇数年来不喜欢我，魏王又招揽人才，寻着法儿讨父皇喜欢，父皇对他慈爱有加，此为路人皆知的事情。我有许多弟弟，父皇仅许魏王在府内置文学馆，以置馆默示宠爱，此为其一；前些年，礼部奏请取消三品以上公卿途遇亲王下马拜见的仪式，父皇不许，对众人言道：'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此为其二；父皇对魏王赏赐有加，那年父皇驾临魏王宅第，即赦免长安县囚及免除延康坊当年的租赋，此为仿照汉高祖荣归故里免除沛、丰徭役的做法，其恩宠逾越礼制，为其三。侯将军，父皇如此做，你难道看不出我的太子之位已岌岌可危了吗？"

侯君集双眼直视李承乾，心想此子能口舌清楚说出这段话来，显然是平时将此问题思索了许多遍，尽现其焦虑之情。侯君集想到这里，点点头道："是了，看来圣上之心未稳，太子有此焦虑之心，实属应该。唉，天下大事由圣上一人独断，我们作为臣下纵然有心，亦难以说出口。太子，眼前局势，你当以何应之呢？"

"我愁思百结，茶饭不思，惶惶不可终日，因向侯将军请教。"

侯君集仰起头来，闭目思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十余岁便被立为太子，然不珍视此位，整日里嬉戏无度，岂是为人主的道理？

李承乾又追问一句："侯将军，我这几日想好了，若顺其自然，即是坐以待毙，与其如此，不如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不知太子想如何出击呢？"侯君集森然道。

"侯将军久经沙场，阅历丰富，这正是我想请教的地方。"李承乾此时语出真诚，却向侯君集卖了一个关子。

侯君集体察了李承乾的心意，仰头笑道：“哈哈，京城之中岂是沙场？莫非太子想让我带兵在京城中驰骋吗？可是呀，我现在闲人一个，无兵可带！”

“侯将军在军中颇有威望，若登高一呼，定然响应者众，又如何没有兵士可带呢？譬如我这东宫之中，亦可搜罗近千人响应将军，自我以下，唯将军马首是瞻。”

“哈哈，你这近千人又能成什么气候？何况，东宫宿卫归常何节制，他们能听你我之令吗？”

李承乾神色黯然，想到若与父皇硬拼力气，实在无计可施，遂叹道：“唉，这……这如何是好？”

侯君集见李承乾志气顿消，心想此子为小孩心性，终久难同谋大事，对他又多了一分瞧不起。他低下头来，心思百转，快速判断形势，觉得自己在皇帝面前失势，今后难得皇帝信任，唯有打出李承乾的旗号，与其联手，方是扭转自己衰势的唯一途径。想到这里，他伸出右手，对李承乾说道：“太子，我这只手曾指挥千军万马立功无数，现在闲着无事，实在可惜。若太子不弃，此手今生专由太子所用！”他说出此话，摆明了从此要正式投靠李承乾。

李承乾何尝不明白侯君集的意思，他喜形于色，立起身来双手握紧侯君集的右手，颤声说道：“我一直盼望侯将军说出这句话来。侯将军，只要你眷顾于我，则任何大事相偕，天下再没有难事。”

侯君集不再故作矜持，他立起身来直视李承乾道：“太子，我问你，欲图大事，你想采用何法？依你所言，皇帝已有易储之意，你若被动等待，胜算不多，我想你不会等到皇帝废你的那一天吧？”

李承乾也立刻站起身来，想是他太激动，竟然让残腿先着力，身子顿时一倾，眼见就要扑倒在地。那侯君集眼明手快，快步伸手过去将其扶起。李承乾受此一惊，脸膛上有些失色，犹急匆匆说道：“当然不能一味等待，我若愿意等待废位，也就不找侯将军请教了。事到如今，我什么事都不向侯将军隐瞒了。前一段日子，我和汉王招募壮士，由纥干承基领头，如今已集有一百余人。我想瞅个时机，派人将魏王刺杀，如此就绝了父皇的念头。”

侯君集摇摇头，冷笑道：“你要刺杀魏王？谁帮你出此下策？”

“这样有何不妥吗？”

“当然不妥。你想呀，若刺杀魏王得手，定是惊天动地的事。皇帝闻知，首要者就是要寻出凶手和幕后主使。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魏王与你争位，是天下知闻的事，魏王遇刺身死，大理寺和刑部首先要怀疑到殿下的头上。何况，这纥干承基及那帮人本事如何，我不得而知，我仅

知魏王府中，不仅招纳文学之士，还招来不少武艺高强的猛士，他们对魏王护卫甚严，纥干承基等人若一击不中，太子，你不是亏大了吗？”

李承乾和李元昌当时感于一时意气，认为将魏王除掉即可去除后患，哪儿想得如此周全？李承乾听侯君集如此一说，顿时觉得果然不妥，脑门上不觉冒出了冷汗，说道：“侯将军所言甚是，我事先未细想此节，果然有些大意了。然不除魏王，任其邀宠父皇，终于篡了太子之位，这如何是好？”

侯君集森然道：“我问你，魏王纵有千般万般好，他能否当太子，最终谁说了算？”

“这还用问？自然是父皇说了算。”

“对呀，你为固太子之位，不寻根本，却去动除掉魏王的念头，是否打错了主意？要我说，你根本就不用管魏王，以全副身力去逼皇帝说出这句话即可。”

“逼父皇说话？父皇向来意志坚定，他想好的主意，外人若用强力来逼，那是绝对不行的。”

侯君集手指殿内，问道：“高祖在位时，这东宫显德殿由谁居之？”

“那还用说，是隐太子建成居住。”

“高祖那时属意隐太子继位，为何这皇帝之位又变成了当今皇帝？”

李承乾愕然不答，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世人皆知的事，此事不用多说，各人都明白。

侯君集向窗前踱了几步，遥望太极宫方向，悠悠说道：“我当时领兵埋伏在太极殿侧，其时高祖带人在海池泛舟。那尉迟敬德领人截杀了隐太子和齐王，又来到海池边，逼着高祖连写二道诏，并夺过印玺，如此，高祖从此失去了权柄。”他又扭头对李承乾道：“高祖当日，难道心甘情愿授权于当今皇帝吗？非也，当时形势相逼，他不得不办。”

李承乾听侯君集说出了逼宫的主意，这是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未免大惊失色，心中如同重鼓敲响，一下子没了主意，腿一软，顺势又坐在椅中。

侯君集又复问道：“太子，欲图大事，唯此一途，你不敢这样办？”

李承乾伸手拂去脑门上又冒出的冷汗，结结巴巴道：“这……这……侯将军，如此重大事体，容我好好想一想。”

侯君集对李承乾的不屑情绪又一下子浮在心头，心想如此懦弱的主儿难图大事，就有些不耐烦，嗓音不自觉提高了一些，追问道：“太子上赶着

找我讨主意，我不惜杀头之罪，向你献言。大丈夫立身行事率性而作，万一事情不济，至多头掉了落个碗大的疤，没有必要思前顾后。太子，你若想顺利继位，非出此手段不可。”

李承乾抬头一脸惶恐，示意他低声一些，说道：“侯将军，我现在心中乱得很，你再容我好好想一想。”

侯君集不再言声，他默默地转身移到窗前，观望外面的景物，任李承乾在身后苦思冥想。其间，他情不自禁扭回头看李承乾那副难受的样子，心中产生了一丝可怜之情，又有一分怒火。他转而想到，对此种懦弱之人若一味强逼，恐怕难收到好效果。于是，他又慢慢走到李承乾身边，轻声道：“太子，你不用心焦。你想啊，当今皇帝当初以少许兵力就控制了皇宫，进而逼高祖退位。你现居东宫，其西墙离大内仅二十步，若举事，比玄武门之变时更加容易。我现在固然赋闲在家，然从征多年，旧部属下甚多，若振臂一呼，轻轻松松就可集来数千人，何愁大事不克？”

李承乾闭目沉思了片刻，毅然道：“侯将军，就这么办吧。我年轻少能，如此大事全倚仗你来使出全力，望侯将军勿弃。此事非同小可，须谨慎行之，一举得中，方是万全之策。”

侯君集又问道：“东宫之中，有谁能与太子共谋大事？”

“汉王元昌、左屯中郎将李安俨以及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可共谋此事。”

“你们此前曾经商量过吗？”

“以前为谋魏王，我们曾秘密商议过几回。”

“好吧，自今日始，我要好好筹划此事。这几个人，看来嘴巴还算紧，你可与他们悄悄商量商量。记住，知道此事的范围不可再扩大了，多知道一人，风险就大了一层，你明白吗？”

“明白。我想尊婿贺兰楚石以及纥干承基，行事还算周密，是否亦让他们参与？”

侯君集摇头不许，说道：“小婿平时为人胆怯，行事缩手缩脚；还有那纥干承基，我听说他也毛糙得很，就不要让他们参与了。”

两人又密谈了一阵，然后侯君集起身告辞。

侯君集走后，李承乾唤人叫来李元昌。其时，李元昌一直待在侧殿，正焦急等待两人相商的结果。闻听李承乾来唤，遂三脚并成两步赶到显德殿。他见了李承乾，急急问道：“侯君集答应帮你了？”

李承乾此时的神色依然凝重，然比刚才要轻松了许多。他点点头，说

道："他答应了。小叔，侯君集的心胸奇大，他所谋比我们所想要大得多，他不赞成除掉魏王。"随后，李承乾简要把刚才的过程说了一遍。

李元昌听后赞不绝口，说道："好呀，皇兄当时能把父皇逼退位，你为何就不能？咳，我们整日里谈论除掉魏王，怎么就没有想到此节呢？要我说，侯君集所言最为彻底，可谓釜底抽薪之计！"李元昌是李渊与其后妃所生，年龄比李承乾还小了三岁，其长大后，得知父皇因为玄武门之变被二哥逼退了位，二哥还连带将大哥和四哥一同杀掉，心中就对李世民不以为然。此后，他又因与李承乾一同嬉戏无度，被李世民痛骂了许多回，其碍于李世民的皇帝威严不敢吭声，内心里却把李世民恨得牙根直痒痒。

李承乾说道："按说是这个理儿。可是呀，父皇英武睿智，我们岂是他的对手？侯君集的主意不错，然实行起来比登天还难，我刚才答应了他，可我直到现在还一直在犯嘀咕。"

"嗨，只要有侯君集加入，何愁不成？你想想，侯君集领兵连克吐谷浑、吐蕃、高昌，如此大事他尚且举重若轻，让他越过西墙擒获皇兄，不是小事一桩吗？你呀，就不要再愁眉苦脸了。"李元昌年龄虽比李承乾小几岁，然性子少了些柔弱，依稀有些昔日李元吉性格粗暴的样子。

李承乾今日遭逢大事，情绪实在低落，没有一点高兴的劲头。他期期艾艾问道："小叔，依你看，我们就按侯君集之计行之了？"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若大事能成，你就成了皇帝，天下就由我们几个说了算。"

"我们几个？"

李元昌一愣，方悟自己说错了话，遂圆场道："天下事当然是皇帝你说了算，我们几个也因此可以得皇帝重用嘛。不过事成以后，有一件事你要先答应我。"

"什么事？"

"我们那日去见皇兄，我见其侧有一美人正弹琵琶。该女生得既美，仪态万方，又将琵琶弹得非常动听。若大事成后，你一定将此女赏给我呀。"

"哈哈，大事成后，天下女子任你挑选，岂仅此一女？小叔，你的胃口也有点太小了吧？"

两人相对大笑。

两人复又商议聚会之事。其时，李安俨、杜荷常在京中，赵节为洋州刺史，需写书召他回京。杜荷是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之女城阳公主为妻；赵节之母为李渊之女长广公主。

李元昌坚持召集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入伙，其说道：“我们这些人皆有官身，难以出外从容联络，有此二人入伙，可补此缺。”李承乾拗不过，只好答应。

数日后，赵节接信后匆匆从洋州赶回。是日晚，几个人集于东宫一密室内，由李元昌将当日聚会的目的说了一遍。

事先，他们为刺杀魏王李泰，曾多次议论过。如今丢开魏王不顾，专力于逼宫皇帝，他们感到事态重大。李元昌说完之后，场面上出现了一阵静默。

赵节最先打破静默，他沉声说道：“这样最好！就是将魏王除掉还有其他人。万一皇帝又属意他人，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如此力逼皇帝退位，即可一劳永逸。”

杜荷也附和。

李安俨平时比较持重，李承乾目视他问道：“安俨，你以为呢？”

李安俨沉吟道：“办这种事，必须事发前绝无先兆，事发之时一击而中。大内离东宫西墙仅有二十步，然这二十步却非同小可，须秘密筹之，方能攻破。”

李元昌道：“这就是太子寻求侯君集入伙的原因了。安俨，比起我们来，你知晓军事，可与侯君集一起细细筹划，事发之时绝对要一击而中。”

李安俨点头答应。

李元昌说道：“若你能将此事办成，即是太子的功臣。事成之后，闹个兵部尚书当当，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太子，你说呢？”他们事未成，已开始封官许愿了。

李承乾点头道：“若大事能成，安俨当个兵部尚书为小事一桩。安俨，到时候你别觉得委屈就行。”

说到官儿的话题，在场之人皆面露微笑，他们幻想着官至极品的荣光。想想也是，当初跟随李世民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其后皆有封赏。

到了最后，众人意见达成一致，皆表示要效忠太子。李元昌提议，在场之人要歃血为盟，誓同生死。于是，他们持刀刺破中指，取来一帛将众人之血拭下，然后燃火焚之，将帛灰混入酒中同饮。

太子党自今晚正式结盟。

他们为逼宫想了许多主意。侯君集和李安俨主张套用玄武门之变的法子，想法买通宫中宿卫头领，然后控制大内，逼李世民下诏书退位。杜荷认为这样做动静太大，让李承乾诈称暴病危笃，这样皇上必然入东宫

来探望，这时潜伏甲士一举擒之。侯君集认为杜荷的想法太天真，诘问道：“皇帝出外向有数百人跟随，这些人皆是常何从万人丛中挑选而来，寻常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事发之时，这些人护卫皇帝，至少能抵挡半个时辰。到那个时候，大内援兵会源源不断而至，则功败垂成。欲擒皇帝，首要者要瓦解北军守势，方为根本。”

他们为采用何种方式而争执不已，终无妥善办法。李承乾没有主见，不像李世民那样谋而后行，只好空看着众人争论。侯君集吹牛说振臂一呼，即有旧部数千人响应，然其被释了兵权，难有号召力。且其为兵部尚书之时，对外用兵须有皇帝之令才能调动，京城守军中，北军负责防卫皇宫，其实权掌握在常何手中，不受兵部尚书节制。他现在为闲人一个，再说可控制皇宫，无疑是痴人说梦。

他们在这里争论不休，李世民在房玄龄、魏徵、长孙无忌等重臣的坚持下，无奈地改变了自己厚此薄彼的做法，派魏徵为太子太师，以向世人昭示自己坚持立嫡长子为储君的决心。李承乾为此长出一口气，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从此稳固，不用再考虑逼宫之法。侯君集对此不以为然，一日单独向李承乾进言道：“自从皇帝让魏徵为太子太师，我看太子的颜色日渐活泛起来。太子，你以为从此就可高枕无忧了？”

李承乾正在兴头上，不理解侯君集话中的深意，随口答道：“父皇一直对我不喜，他现在终于转变了态度，毕竟是一件好事嘛。”

“太子，我问你。皇帝固然转变了态度，更派魏徵为太子太师，然近年来，皇帝曾经进入过东宫吗？”

李承乾想了想道：“贞观十年以前，父皇常常亲自驾临东宫，来此督导我学问并相互谈论。贞观十年以后，父皇基本上不再入东宫。”

“对呀，皇帝若喜欢哪个儿子，或驾临其府，或招入宫中谈论。我注意到了，皇帝近两月来，先后两次召魏王入宫，却从未召过太子。太子，你说，皇帝的如此举动说明了什么？”

李承乾默然无声。

侯君集接着道：“这说明皇帝喜爱魏王，疏远殿下之心依然未改！他口中说要坚定殿下太子之位，那是迫于形势，非为其真心。”

“莫非父皇口中说立嫡长子为储君，仅是权宜之计吗？”

侯君集叹道：“太子呀，你应该读过不少史书。你就是当了多年的太子，皇帝若不让你继位，那还不是他的一句话吗？不到最后一刻，难见分晓，千万不可大意。”

“依侯将军所言，我该如何处之呢？”

“我之意见，殿下须有两手准备：一者，你要按照皇帝的意思，多读书走正道，逐渐增长理政的能力，以求平稳继位；二者，我们曾经商议的事不可偏废，要暗暗积蓄力量，万一皇帝心中有变，立刻坚决出击。如此，方是万全之策。”

李承乾期期艾艾，不置可否。他胸无大志，随遇而安，见到李世民这一段时间对待自己还算不错，也就不想再采取强硬手段了。

却说齐王李祐萌生反志，感到自己孤掌难鸣。阴弘志在京中了解李承乾和李泰相争的详细，遂劝说李祐与李承乾多联络，李祐从其意，派燕弘信负责此事。燕弘信昔日在京城之时，与纥干承基相熟。这样一来一去，燕弘信和纥干承基充当了东宫与齐王府的信使。

纥干承基将齐王的意思禀告给李承乾，可怜那李承乾毫无主意，急忙唤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等人前来相商。这些人得知齐王主动派人来联络，皆认为京城以外须培植势力，以为声援，但要谨慎从事，不可太过招摇。他们商议后，决定仅派纥干承基一人出面与齐王府联络，其他人概不出面。

李祐决定举兵反叛时，派燕弘信入京城找到纥干承基，让他转告太子，若闻齐州兵起，立刻在京中举事，以遥相呼应。

纥干承基将此意思密报给李承乾，其时李承乾对领兵举事已不太热心，淡淡说道：“齐王怎能如此性急？现在好好的，他又发哪门子兵？”

纥干承基言道：“齐王来使说，若齐王兵起，朝廷定会派出大军前往齐州，如此京中定然空虚。那时，太子在京中起事，则朝廷首尾难顾，大事可成矣。”

李承乾对此还有相当清醒的头脑，哂道：“哼，齐王手下有几个兵？能有什么用？若其举事，朝廷根本就不需要调派京中兵马，仅发齐州周围数州兵马即可扫平齐州。承基，我们不用趟此浑水了，让齐王自己闹去吧。”

纥干承基为难地说：“齐王府与东宫联络日久，若太子殿下此次断然拒绝，恐怕齐王难以接受吧？”

李承乾瞪起眼睛，斥道：“什么难以接受？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他们了？怎么了？齐王要反，莫非也要逼着我反吗？”

李承乾想了想又道：“此事到此为止，不许你再告诉汉王和侯将军他们。另外，你去见齐王来使，不说答应共同举事之话，也不明着拒绝他们，让齐王自个儿去闹吧。”

纥干承基答应后离去，李承乾瞧着其背影思忖道：就由着齐王去闹吧，若其闹出些什么名堂，或者其中出现什么机会，亦未可知。万一齐王事

败，只要将纥干承基这条线斩断，这样死无对证，说什么也牵连不到自己头上。

谁知朝廷大军未到，杜行敏已然带人将李祐擒获。刘德威心思缜密，入齐州后搜寻齐王府的书证，发现有牵连之人，当即传令密捕。这样，李承乾尚未知道齐州兵变的详细，纥干承基已失了踪。过了一些日子，贺兰楚石也莫名其妙不见了踪影。其时，齐王兵败的消息已传入京城中，李承乾将诸事互相联系，又派人出外探知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的消息，隐隐约约得知此二人被大理寺捕去，顿时慌了手脚。他又把数人召入东宫，秘密商议对策。

侯君集到此时方知纥干承基参与此事如此之深，心中晃过了“竖子不足为谋”这样一句话，埋怨李承乾道：“我早说过，如此大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那纥干承基一介匹夫，怎能让他参与其中？哼，他若被捕入大理寺，定是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全数招来。”

李承乾、李元昌到此时全无主张，惶惶然不知所措。

李安俨思索了片刻，说道：“侯将军，事到如今，再互相埋怨毫无用处。我们现在只有做最坏的打算了。纥干承基、贺兰楚石相继入狱，说明大理寺已注意到我们。为今之计，若举兵起事，仓促之间难以成功，我们只好三缄其口，不管别人来问什么，一律不答。”

李安俨的意思是今日大家建立攻守同盟，万一将来朝廷追查，就来个死不认账。众人判断眼前局势，觉得无法可想，只有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

李安俨又道：“太子，我建议自今日开始，我们不可在东宫内频繁相聚。”

李承乾点头道：“不错，还是小心为好。”

众人此时皆怀揣心事，也就没有心情再谈论许多。他们又说了几句，然后就散了。

侯君集走出显德殿，仰头心中叹道：“竖子不足为谋！我英雄一生，到头来也许被此无能小子所误，实在不值！”

纥干承基被捕入狱中，孙伏伽手持从齐王府搜来的书证亲自审问。孙伏伽将两封书信扬了一扬，问纥干承基道：“这两封信由你亲自所书，其中有许多犯禁的字眼。我问你，你信中所言‘共谋事’到底为何？哼，齐王谋反，我仅凭这几个字就可断你死罪。速速从实招来！”

纥干承基一开始还想抵赖，辩道：“小人与燕弘信相识多年，所谓大事，无非想共同为朝廷建功立业，如此而已。”

“燕弘信跟随齐王谋反，现在已全数被擒，不日就可押送京城。燕弘信所言大事就是谋反，你却在这里混赖为朝廷建功立业。有这样建功立业的吗？你不说也行，待齐王和燕弘信来京，你们当面对质吧。”孙伏伽此时怀疑纥干承基参与了齐王的谋反，压根儿想不到太子会谋反。此时燕弘信已死，他故意卖了个关子，意图诱其说出实情。

纥干承基一听要与燕弘信对质，顿时慌了神。他因有勇力被李承乾赏识收入东宫，这些年假借太子之名在京城中狐假虎威，何尝经过这种阵势？他在那里颓然想了许久，然后有气无力问孙伏伽道：“孙大人，小人若将实情说出，你能免我一死吗？”

孙伏伽答道：“你之罪当死无疑。你若能说出实情，检举他人，按律可以减罪。”

纥干承基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此，唯望孙大人对小人照顾一二。”他接着将所知道的太子党谋反之事尽数说了出来。

孙伏伽得知这件惊天大案，遂与刘德威商量，秘密捕了贺兰楚石严加审讯，于是获知了此案的详细。

孙伏伽用一个多时辰，详详细细将此案过程说了一遍。李世民一言不发，静静听孙伏伽说话，愈听下去，脸色愈加阴沉。

孙伏伽将案情说完，又向李世民禀道：“陛下，若纥干承基、贺兰楚石所言为实，太子之罪其实不大。像齐王谋反主动找太子联络，而太子坚决不参与，可见此事皆是下人拨弄的结果。”孙伏伽这样说，其实想替李承乾开脱罪责。

刘德威也禀道：“臣细究案情，觉得太子固然有反意，然终未成事，请圣上明察。”

李世民脸色铁青，立起身来，大声说道：“反形未具？你们未将事情查清，竟然先替太子辩解，有你们这样的主审官吗？”

李世民声色俱厉，吓得刘德威和孙伏伽低下头来，不敢再言声。

李世民转向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道：“你们瞧瞧，我的一个儿子在齐州反叛，另一个儿子躲在眼皮下密谋逼宫，还是当今太子！我怎么了，竟然惹得他们如此生厌，定要将我除去方才心甘吗？”

三人听到太子密谋逼宫的消息，也非常震惊，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

李世民在室内踱步，显得心情非常烦躁。

房玄龄奏道：“陛下，那纥干承基被捕入狱，其罪当死，胡乱攀咬太子，那也未尝可知。太子以前确实有荒唐之事，然近一段时间得陛下训诫，

深敛行为，其有逼宫之心，臣绝对不信。”

李世民扭头斥道：“你为太子太傅，难道仅会将圣哲大道空泛地教给太子吗？你何以对他的这些劣行没有一点察觉？你绝对不信，我却是非常相信。纥干承基揭露此事，当然是怕死以减轻罪责，然其中详细他能编得如此圆满吗？那侯君集因私获罪，不思其过，反而怨恨我对其不公。他的反叛之心非今日才有，那年史大柰入京，他竟然挑拨史大柰与他一同起事！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所以一直隐忍不发，是虑其毕竟为功臣，希其能够一朝幡悟。他往东宫跑，我曾经责太子与汉王，谁知他们不收敛，反而密谋逼宫。这些故事，谅纥干承基难以编排出来。”

房玄龄见李世民火气很大，不敢再言声。

李世民冷笑道：“齐王反叛，那是天下知闻的事情，用不着再审讯。这件案子中，有当今太子，朕的弟弟，还有英名满天下的大功臣。我若不问青红皂白将他们一股脑杀了，天下不明白其中曲折的人定会怪我为暴君。这样吧，你们五人，再加上萧瑀、褚遂良，即日起在大理寺共同审理此案，要使案件大白于天下。”

五人躬身领旨。

李世民让刘德威和孙伏伽即刻会同常何拘押太子党相关人犯。二人转身出宫，立即带领衙役将李元昌、侯君集、李安俨、杜荷等人拘捕，又会同常何，入东宫拿下李承乾，将其拘于殿中省内。街上行人看到如狼似虎的衙役将一拨拨人犯解往狱中，不知道京中发生了什么大事，皆交头接耳，欲询详细。

刘德威和孙伏伽走后，李世民颓然归入椅中，他自言自语道：“朕即位以后，致力于教化天下，想以仁政治理臣民。谁知到头来，还是自己的儿子行叛乱之事。”他抬头问三人道：“你们说，朕这样做，莫非是失于宽仁，以致他们无畏惧之心吗？”

房玄龄慑于李世民刚才的气势，不敢先说话，最后还是高士廉斟词酌句答道：“陛下致力于教化天下，以宽仁治国，那是不错的。陛下皇子十余人，不过此二人举乱，若以此说治国方略有错，有些不妥当。其实太子与齐王二人，其本质不差，惜其交结小人，以致贻误其身。说到底，还是他们不能品悟圣哲大道所致，恰恰说明教化未深入其心。”

长孙无忌也说道：“臣亦这样以为，像齐王久受其母其舅影响，以致失了计较。”

李世民叹道：“养不教，父之过。他们为我的儿子，如今办出错事，且矛头对我，又怎能归咎他人呢？”李世民一世英雄，唯玄武门之变时逼父退位，杀掉其兄其弟，每每思及此，未免郁郁引为憾事。现在太子和齐王反叛，若传扬天下，人们将两件事连在一起谈论，定会说他少了兄弟手足之情，失于教导后代。他初听齐王谋反，心中难受然并不十分以为

然，待听到太子也欲举乱，震惊之余使得心智大乱。他继而喃喃道：“一个儿子！又是一个儿子！为什么都是我的儿子！”

他转向房玄龄、长孙无忌道：“我以前让你们修订《武德律》，让你们秉承‘宽法慎刑’之意旨厘改新法，看来是我的一厢情愿了。贞观之初，长孙顺德妄取钱财，我不罚他，反而当着众人之面赏他同样的钱财，希冀他心有愧疚以自悟。可是啊，人之心性遇强则平，遇弱则升。我如此做，臣民是否以为我示以柔弱，以致敢胆大妄为呢？我们以前多次议论过秦始皇、隋炀帝‘苛政猛于虎’的教训，其教训为真，然失于片面。宽严相济，方是为君者理政的道理。如此看来，始皇与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

房玄龄听到李世民说出这等偏颇之言，不禁大吃一惊。贞观以来，朝廷抚民以静，教化天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之形成盛世。不料皇帝遭遇二子之变，以致心智大乱，若从此改变方略施政，则今后不堪设想。房玄龄毕竟没有魏徵那种“不畏逆鳞”的劲头，不敢在李世民气头上犯颜直谏，唯有低着头暗动心思而已。

长孙无忌倒是说了一句：“陛下，臣以为贞观以来治国方略没有错，太子有错可以惩之，不能因此动了治国的根基。记得魏徵的《十渐疏》中写道……”

长孙无忌的话尚未说完，李世民听到魏徵之名，心中的无名火又勾了起来，大吼道：“什么魏徵？什么《十渐疏》？我听了这么多年的庸论，耳中早生了茧子了！”他说到这里，脑海中晃出了魏徵那副矮胖的身材和臃肿的老脸，进而想到十余年来魏徵在自己面前喋喋不休举谏的情景，心中怒火不由得更甚。他压着火气，问三人道：“贞观初年，你们皆在政事堂，还记得魏徵当时向我举荐谁吗？”

房玄龄答道：“臣记得当时场景，魏徵曾经向陛下举荐侯君集和杜正伦。”

“对呀，他当时说此二人有贤相之才。哼，此二人果然有相才吗？一个口无遮拦，动辄露泄禁中之语；一个有过不改，私下里密谋反叛。不知道魏徵什么眼光，竟然说此二人有相才！相才？我看连做个县令的资格都不够。”

三人看到李世民那气急败坏的神色，心中不知所措。多少年来，李世民在众人面前，多是神态平和，雍容大度，如此的疾厉神色几乎没有。

李世民又问道：“魏徵当初举荐此二人，莫非与他们有私吗？”

房玄龄禀道：“臣当时知事吏部，知道此二人一直在秦王府，侯君集更是跟随陛下征战四方，他们实与魏徵没有什么瓜葛。”

“什么没有瓜葛？齐王谋反，太子欲乱，难道没有先兆吗？他们即使没有

瓜葛，那魏徵平时眼界奇高，朝中能才甚多，他为什么独独选错了人？魏徵如今已死，实在可惜了。他若在面前，我倒要问出个所以然来，看他如何回答。”

三人不敢再答对。

李世民又想起一事，说道：“魏徵整日里自诩公正，无偏私之心。我前些日子听遂良说道，褚遂良任史官时，魏徵曾经将自己的谏言录成书卷，将其示于遂良观看。魏徵这样做，说明他也有为名之心嘛。其对遂良不明言，无非想让遂良记史时多添数笔，以名扬后世。你们说，魏徵如此龌龊之举与其光明之言相称吗？”

长孙无忌道：“人有名利之心，魏徵难以例外。不过他多年来累谏无数，对国家而言还是有益的。”

“罢了，我最瞧不上那些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李世民如此说，显然将魏徵归入了伪君子一流。

三人知道李世民正在盛怒之时，再说魏徵好话难入其耳，遂缄口不言。

“朕受魏徵愚弄多年，一直难辨其真。他死后，朕还亲自书写一碑立于其墓前，魏徵在地下，恐怕还在笑朕如此愚蠢呢！无忌，你替朕传旨将作监，让他们速速派人将此碑拔除。”他顿了一顿，重申道，“此事要马上办，朕一刻都不能等待。”

他又转向高士廉：“魏徵之子魏叔玉与衡山公主事，诏命已发吗？”

“已发过了，只是因衡山公主年岁尚小，问名、纳吉等仪式尚未办。”

“那好，再下一诏，停止此婚事。”

“用什么理由却之呢？”

“朕之言，即是理由，还要什么理由不理由的！”李世民说到这里，态度几近蛮横。

三人不敢再说话，躬身退出。

李世民长舒了一口气。魏徵多少年来惹了自己那么多不高兴，现在终于把这口恶气出了。可惜的是，魏徵已逝，不能当面斥之使其难堪，只好仆其碑绝其婚，聊作补偿！

第二十回

侯君集凄然就戮

齐王反叛引出了太子党意欲逼宫之事，仿佛晴空万里的头顶上，突然被沉沉乌云所笼罩。房玄龄、萧瑀、高士廉、长孙无忌、褚遂良、孙伏伽、刘德威、马周等人受命审理此案，可见李世民对此案重视的程度。这些人不敢怠慢，出宫后迅速赶往政事堂，开始商议如何办理此案。

萧瑀毕竟年龄最长，且与李家渊源颇深，房玄龄提议由其总理此务。

有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的供词在前，审讯一干人犯相对容易一些。李安俨、杜荷、赵节等人听说纥干承基已举报此案，又见皇帝差朝中如此多的重臣来审理此案，先是抵挡了一阵，到了最后终于低下头来，对其中事实供认不讳。

萧瑀、高士廉、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四人入殿中省，来到囚居李承乾之屋。

李承乾被软禁之后，隐约知道自己密谋之事被父皇知悉，就在屋中长吁短叹，以泪洗面，颜面憔悴，仿佛换了一个人儿。四人入屋内看到李承乾的这番模样，心中的滋味一时难辨。

李承乾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问高士廉道："舅姥爷，孙儿莫名其妙被圈禁至此，不知犯了什么事？你们前来，莫非是来解救我吗？"

高士廉长叹一声，说道："承乾呀，你好好做你的太子，何必妄生邪念，以致被圣上不容呢？唉，你自己做下的事，别人怕救你不得。"

李承乾听见此话，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转向长孙无忌道："舅舅，你素爱甥儿。承乾无知，难免做出一些错事。望你在父皇面前，多替承乾担待一些。"

长孙无忌摇摇头道："承乾，你平时爱胡闹，毕竟是小事。你这次闯的祸太大，舅舅就是再爱你也救你不得。唉，我想不出你如此柔弱的性子，怎么也能做出犯上的事。"

李承乾见事已至此，知道参与密谋之人中，已有人将事抖了出来，自己就是再百般辩解，亦终归无用。他将心一横，走上前来扯住高士廉与长孙无忌之手，跪倒在地，泪水如瀑，泣道："舅姥爷，舅舅，我做出这种事实在不该。可是呀，我身为太子，为何出此下策？若不是李泰邀宠父皇，欲经营太子之位，我能有此作为吗？"

四人默然无言，他们久在李世民身侧，知道此事的来历。究其渊源若不是李世民偏爱李泰，使李泰产生了夺嫡之心，李承乾好好地做他的太子，何至于生出逼宫之心？

萧瑀叹道："太子，不管前因如何，这等事毕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居太

子之位，须以仁孝之心为要，不可产生窥测之心。你到了这般境地，再言其他终归无用。我劝你到了圣上面前，唯有诚恳求情，方为免罪的法子。”

李承乾直视萧瑀道：“萧公，莫非父皇要废了我的太子之位吗？”

萧瑀摇摇头，说道：“按照律法，谋逆之罪当诛。你能保住性命，即是圣上的仁慈，难道你还奢望保住太子之位吗？”

房玄龄默默地注视着李承乾的举动，心中生出了一些感叹。自古有言“虎父无犬子”，然李世民的众多儿子中，没有一人有李世民这样的能耐。你没能耐也就罢了，好好地做你的太子和亲王，也可以富贵一生，然李承乾和李祐不能判断形势，竟然想起事为乱，实在不智。

四人见李承乾喋喋不休申诉自己受逼于魏王，然已经承认了与李元昌、侯君集密谋之事。他们觉得已经达到了前来问询的目的，皆不想再看李承乾的可怜相，遂在唏嘘声中步出门外。

那李承乾看到众人离去，忽然紧跨几步，扑通一声跪下，嚷道：“舅姥爷，舅舅，我向你们跪下了。望你们到父皇面前，诉说我的无奈之举，好歹要救我一命。”

长孙无忌是看着李承乾长大的，知道这名外甥固然爱好嬉戏，然心地不坏，亦无大恶，对其有着爱怜之情。他扭头看到李承乾泪流满面的样子，心中忽然生起柔情，遂折回头又跨入室内，一把将李承乾扶起来，哽咽道：“承乾啊，你犯了如此大罪，我和你舅姥爷也难以救你，再想保住太子之位，眼见是不能了。你这些天在这里，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圣上面前，我和你舅姥爷说什么也要替你保下命来。”

高士廉也走过来，说道：“承乾，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待会儿再向萧公和玄龄他们说项，让他们一同联名保你性命。”

李承乾知道高士廉和长孙无忌在父皇面前的分量，到了此时，脸上方有一些血色。

侯君集却是另外一番态度，面对孙伏伽和刘德威等人的提审，他满脸不屑之色，压根儿就不承认自己参与了谋反之事。待孙伏伽和刘德威拿出纥干承基等人的伏辩，他将眼睛一翻，嚷道：“我官居上品，怎么会与此等小人打交道？我一生征战无数，有讨伐吐蕃、吐谷浑、高昌国之功，我若想谋反，早就反了，岂能受这般小人的攀诬？”说到最后，他将眼皮一合，不再理他们。

萧瑀看到众人犯的供词，就对众人说道：“太子密谋逼宫之事，虽未实施，然他们聚谋日久，各人有分工，行事有步骤，现在可以断定：其反形已具。侯君集至今未吐一字，然在其他人的证言面前，可以交叉互证，纵然他百般抵赖，亦无碍大局。我认为，此案已然审讯终结，可以

向圣上禀报了。”

房玄龄心存怜悯，说道：“若将此案定为反形已具，则太子以下皆为大罪。按照律法，须诛灭九族。如此，此案势必牵连人数众多，将成为我朝建立以来第一大案。”

众人默然，皆知此案牵连人数众多，若按律严惩，势必血流成河。

马周打破沉默，率先说道：“圣上主政以来，多次说过要宽法慎刑。我们考究此案，感到其反形已具，然其做事隐秘，在朝野中未形成大的风波。我意可以惩其首恶，不问其妻子及亲戚。”

褚遂良微微摇头，说道：“马周所言，实有道理。只是……只是圣上的心意，我们一时难辨呀。”

“怎么会一时难辨呢？”长孙无忌不解地问道。

“圣上经历了齐王反叛，其心绪已然大坏。现在又牵出了太子之案，我观其神色，盛怒无比。若在这个当儿再说宽法慎刑，只怕圣上不好答应。”

萧瑀言道：“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圣上英明睿智，他肯定明白这个道理。若圣上一时不明，我们要众志成城，努力来谏止圣上。遂良，我们就按马周所言而行，不能因圣上一时不解而担忧。”

萧瑀一锤定音，众人按此调子准备有关案卷，然后一同找李世民禀报。

李世民这一段时间心情大坏，他待在宫中不愿出外。可以想象，李承乾、李祐接连举乱，对他的震动非常之大。

他听罢萧瑀等人对此案的审理结果，一时无语，良久方问道：“那侯君集果然不愿招认吗？”

孙伏伽答道：“侯君集入狱之后，一直对问询之人不理不睬，且大呼冤枉。”

李世民沉吟道：“孙卿，侯君集毕竟是功臣。你要告诉狱卒，让他们不许亏待侯君集一分。”

“臣奉旨。”

李世民环视众人道：“这样吧，朕先见太子和侯君集一面，然后再议。唉，朕已经坏了一个儿子，现在又来一个，让朕如何面对天下啊。”

侯君集在孙伏伽的带领下来到太极殿西暖阁，侯君集进门叩伏道：“臣侯君集受人攀诬，陛下要替臣做主啊。”

李世民坐着不动，斥道：“你应该自称罪人，何来矫情之语？朕现在问

你：你参与太子之案，是你主动联络？还是遂太子之请？”

侯君集抬眼道：“臣一生追随陛下，怎么敢起谋反之心呢？”

“哼，你莫非想欺朕为盲目之人吗？你克平高昌，为大功一件，然私取珍宝，亦该受罪。你自称随朕多年，难道不知道朕赏罚分明吗？你不思其过，反而对朕产生怨怼之心。”

“臣不敢起怨怼之心。”

“朕问你，那次史大柰来京去府中看你，当时你对他挑拨些什么？朕一直隐忍不言，是想你能早改其过，谁知你变本加厉，竟然参与太子一党来与朕作对！”

侯君集又叩头道：“臣实在不敢有负圣上。”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起来吧，坐下说话。你我君臣多年，朕实在不愿意看到今日场面。你这些日子待在狱中，孙伏伽没有亏待你吧？朕念你为凌烟阁功臣，不忍让狱吏加刑于你。可你到了朕的面前，兀自嘴硬，你以为一味抵赖就可以蒙混过关吗？”

侯君集立起身来不敢坐下，在那里垂肩低头而立。

李世民看到侯君集坚持不肯承认参与谋反之事，又忆起李靖昔日之语。心想此人心志如铁，其久在身侧，心里有了反意，遇到一个机会就会跳出来，因思人之禀性发乎天成，靠一味怀仁和劝说，那是勉强不来的。他招手向孙伏伽示意，说道：“去把贺兰楚石带进来。”

孙伏伽知道侯君集到了皇帝面前，也不会轻易承认自己参与谋反之事，早作了准备，已将纥干承基和贺兰楚石从狱中提出带入宫中，另将从东宫搜来的有关侯君集的文书档案也带在身侧。

侯君集听到贺兰楚石的名字，脸上的肌肉稍显僵硬，他知道皇帝今日要与自己辩个明白了。

贺兰楚石惶惶然入殿匍匐在地，李世民喝道：“贺兰楚石，你知罪吗？”

贺兰楚石叩头不已，说道：“罪人知罪，罪人知罪。”

“那好，你将向大理寺供述之事再复述一遍。”

贺兰楚石抬眼向侯君集看了一眼，他平时非常畏惧这位严厉的岳丈，眼前到了这般境地，为图减轻自己的罪过，什么也顾不得了。他不敢起身，低着头将自己所知密谋之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贺兰楚石说完，李世民斜眼向侯君集看了一眼，发现他站在那里双目斜向一边，脸上没有喜怒之色。李世民不想当着贺兰楚石之面询问侯君

集，遂向孙伏伽挥挥手，孙伏伽乖觉地带领贺兰楚石退出殿外。

李世民手指那堆案卷，对侯君集道："贺兰楚石为你女婿，若是虚妄之事，他不会硬行攀扯你吧？你若再不承认，这里还有李安俨、纥干承基等人的伏辩，可自己看一遍。"

侯君集似乎回过神来，默默注视了李世民一阵子，方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陛下，事已如此，罪臣无话可说，就请陛下按律裁处吧。"他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承认了自己谋反的罪行。

李世民也瞪视侯君集良久，最后轻声问道："君集，你随朕多年，颇立军功，朕待你也不薄。你最近赋闲在家，终久还有再起用你的一天。为了这等小事，你竟然将朕恨之入骨，你想，这样该是不该？"

侯君集道："谋反之事，向为历朝君主所不容。罪臣密谋之事败露，按律当斩，罪臣无话可说。若论事件之起因，陛下，罪臣今日斗胆问一句：罪臣固然私取了一些珍宝，然与克定高昌国之功相较，孰重孰轻？"

李世民森然道："事到如今，看来你的怨怼之心依然未消。不错，你率兵击破高昌，功劳很大，然你自己私取珍宝，纵兵淫掠，就犯了我大唐的军纪！自高祖太原起兵以来，我军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你随朕多年，经历过许多胜仗，你以为我们取胜的根本在于你我之能吗？非也！军纪严明，能遂民心，是为根本。你领兵去讨高昌，对军机兵法把握得恰到好处，然你违了大唐军纪，遂使高昌军民鄙视我朝。你说，这破坏军纪与击破一国相较，孰重孰轻？"

侯君集心里不服气，然不敢再与李世民争辩。他呆立那里，心里不知道又想些什么。许是想到此罪成立，自己难逃杀身之祸，心性忽然变软，遂乞求道："陛下，罪臣知道错了。念罪臣侍奉陛下多年，且此次密谋仅议论而已，未显于明处，陛下能否饶罪臣的一条命来？"

李世民叹道："朕主政以来，对功臣最为眷顾。朕这样做，非为单单顾及背上杀戮功臣的名声，实想我们一同取得天下，大事已成可以长相厮守富贵，不枉功臣们所付出身心之力。你为功臣，有大功于国，朕自有分寸，只是如此大罪，国法难容，朕纵然想赦免你，可是天下之人能答应吗？君集，你不要逼朕。朕遇到这种事，心里能好受吗？"李世民说到这里，想起已被赐死的李祐，还有此案中的李元昌、李承乾，他们皆是自己的至亲，按律当斩，不禁心悲神伤，眼角里不觉潮红起来。

侯君集听到李世民说出这样的话，知道自己生死难卜，且被诛的可能性更大。他忽然又伏倒在地，乞求道："陛下，罪臣死不足惜，毕竟是罪臣自己做出的事，也怨不得别人。若君集必死，罪臣有一事相求。"

"你说吧。"

"请陛下为君集留下一子，以奉祭祀。"

李世民沉吟不答，过了一会儿，他让人将侯君集带回狱中。

李承乾来见李世民，进入殿内即匍匐在地，一路爬到李世民的面前，叩首道：“父皇，儿子不孝，不该与人密谋，以致惹父皇生气。”

李承乾爬动时因腿脚不便，姿势非常难看，惹得李世民心中更加生厌，胸中怒火更盛，不禁骂道：“我一生英雄，怎么生出你这样一个儿子？你若有能耐，一夜之间逼宫成功，或者将我的头颅斩下，那也算是你的本事。可你呢？又想做太平太子，又在那里磨磨唧唧生事，你还能妄称为人吗？”

李承乾到了现在，已对保留太子之位不存幻想，一门心思想留下条命来。他不敢辩驳，只是一味地叩头。

李世民继续骂道：“我立你为太子即是想让你继承大统。可你呢？整日里与你那不成器的小叔交往，不思学习，不思修养，却在宫中效突厥之俗玩那些无聊的游戏。你要文无能，要武无力，却想凭空里夺得皇位。我问你，你靠此能耐能坐上皇位吗？我就是将皇位让给你，凭你这无德无才的道行，能服天下之人吗？”

素来逆来顺受的李承乾，闻听父皇疾风暴雨般的讥骂，心底里忽然冒出一丝刚强，昂头道：“父皇责骂，儿子无地自容。若父皇能设身处地替儿子想一想，假若父皇处于儿子这种境地，又该如何做？”

李世民一愣，他实在想不通李承乾在此当儿，竟然还敢发声顶撞自己。他微一凝神，又斥道：“怎么做？我派诸多重臣去辅教你，他们对你如何说的？”

“众良师教儿子以圣哲大道，这些道理儿子懂。然儿子为太子，向为父皇不喜，父皇更是偏爱泰弟，并许魏王府中置文学馆。爷爷在位时，曾许父皇在秦王府中置文学馆，后来父皇果然当了皇帝。父皇这样做，泰弟会如何想呢？”

“胡说！我让泰儿在府中置文学馆，是看到泰儿不像你那样嬉戏无度，而像我一样喜爱文学。他招引学士，果然编出一部《括地志》来。你这样想，还是自己想错了念头。”李世民一生光明磊落，唯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为其最大的私处。李承乾现在公然提起，李世民虽然继续呵斥于他，然胸中不免气短。

李承乾再顿首曰：“父皇啊，儿臣早被立为太子之位，夫复何求！若不是泰弟在那里明里暗里相逼，儿子岂能做出这等糊涂事？”

“泰儿怎么逼你了？”李世民明知故问，他自己经历过玄武门之变，为局中之人，岂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李承乾忽然变换了语气，泣道：“也许泰弟没有相逼，全是儿子想岔了念头。母后在日，常常教我要爱护弟弟，以全兄弟手足之情。我现在做出丧心病狂之举，愧对父皇和逝去的

母后，就请父皇责罚儿子，以彰儿子之过。望父皇念儿子为失母之人，又身有残疾，给儿子留下一条活路，以残生侍奉父皇。”

向来唯唯诺诺的李承乾遇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危急关头，竟然能口齿清楚地为自己申诉，以图打动父皇之心。考其一生，如此精彩的对答还是头一遭儿。

李世民听到李承乾提起其母后，心中晃过长孙嘉敏临终前的场面。那日，长孙嘉敏在榻前谆谆告诫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兄弟要相亲相爱，嘱李承乾要修德养身好好做太子，并让李泰、李治好好辅佐兄长。待他们退出殿门，长孙嘉敏伸手拉着李世民之手，央求道：“二郎，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敏妹请说。”李世民当时答道。

“想起你当初与隐太子、齐王争斗的情景，我直到今日心有余悸。他们固然不肖，然你们毕竟是亲兄弟啊！二郎，我走后，承乾他们就累你多照顾了。不管他们今后谁当皇帝，千万不能让他们为争皇位，再弄得头破血流，甚至伤了性命。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李世民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叹道：敏妹，你当初这样说话，难道已看到今日之局面吗？

那李承乾依旧伏在地上啜泣，李世民此时没有心情再与他说话，遂挥挥手，让人把李承乾带了下去。

第二日，李世民召集萧瑀等人议决此案。

李世民环视众人，沉声说道：“朕让你们一同议决此事，其实心里不是滋味。他们或为皇弟、皇子，或为勋臣故旧，朕有时想以仁慈之心，宽恕他们罢了。然国家制度，不得废设，朕不能因一己之私，置国家大义于不顾。大家都谈一谈，我们该如何处置他们？”

萧瑀道：“陛下，臣等曾经私下里议论过几回。若按律处置，谋逆之罪须诛灭九族，势必血流成河。陛下多次说过要宽法慎刑，臣等以为此案可以只罚首恶，不问妻子亲戚。陛下前些日子处置齐王反叛一案，仅诛杀齐王一干直接案犯，对齐王妃及其子一概不问。臣以为处置太子一案，可以仿照此例。”

“只问首恶，不问其余？你们以为呢？”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道。

长孙无忌道：“萧公所言，即是我们商量过的意见。大家皆以为，秦汉以来，君主动辄诛灭九族，太过残酷。我朝既然厉行宽法慎刑之教化精神，对谋反之事固然要制裁，然不能作为特例从严处置。”

房玄龄、高士廉、马周、褚遂良、孙伏伽等人纷纷点头，显然皆赞同此议。

说到“宽法慎刑”之语，李世民的心头又涌上烦闷心情，说道：“哼，朕说过要宽法慎刑，也是这样做的。然太子、齐王他们呢？视朕如此做为软弱之举，你们看，他们无德无才，竟然想举兵为乱，实为狂妄无知，追根溯源，还是欺朕过于宽仁了。”

李世民一出此语，众人不敢再吭声。他们久在李世民身侧，熟悉李世民的脾性。李世民如今正在气头上，谁贸然撞上去，弄不好就要落个没趣。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马周率先奏道：“陛下，太子和齐王他们谋反，实在狂妄。然因此说力行宽法慎刑之精神错了，臣以为有失偏颇。始皇立法苛刻，炀帝崇尚暴政，所以秦隋二朝，皆历二世而亡。由此来看，严法苛政，违天害民，杀戮贤俊，天下之人同心叛之。陛下抚民以静，唯重教化，遂使天下大治，观太子与齐王之乱，皆因他们身边有了小人教唆，其实还是失于教化。臣以为，宽法慎刑还应该坚持，不能轻易废之。陛下如此做，天下之人不会视之为软弱，反而能渐行渐积，以德化之，无坚不摧。”

“若论道理嘛，是这个道理。然世人心性参差不齐，靠德化之功来一味化之，时间太久。有时候，采用一些断然手段，那也是必需的。算了，我们今日来议决此案，不要再探讨这些无谓的话题。此案自然是以太子承乾为首，你们说，该如何来处置承乾？”

前有齐王李祐叛乱，被李世民赐死；现在又来了一个太子李承乾，按律亦应处死，然他为皇太子，事关重大，众人一时不好回答，还是马周言道：“臣以为太子罪不至死。”

李承乾的一番哭诉，已让李世民为之动容，他又忆起长孙嘉敏临终之言，心肠早已软了下来。马周这样说显然很合他的心意，遂说道：“好呀，你就说说他为何罪不至死。”

马周说道：“臣细查案情的始终，觉得此案之首为太子，然他非主动为之，有些随波逐流。一者，当初陛下宠爱魏王，魏王府上下又有招摇之嫌，遂使太子心生压力；二者，汉王元昌与侯君集各怀自己的私心，欲借太子之名图谋大事，太子生性懦弱，不明就里遂听之信之。此事图谋日久，为何未见行动，盖因太子心怀犹豫，不敢断然行事。由此来看，太子固然有罪，然非穷凶极恶之徒，惩之即可，难判死罪。”

“若依你所言，承乾仅为傀儡吗？”马周在这里直言李承乾无能，李承乾毕竟是李世民的儿子，此话使李世民脸上有些挂不住，遂懊恼地问道。

“非也，太子非为傀儡。太子因受魏王之激，遂有保位之心。外人观之，亦属自然。”

“你百般替承乾辩解，无非想替他保下一条命来。马周，是不是这样？”

“不错，臣的确想为太子请命。陛下，太子自武德九年十月被定为储君，时年仅八岁，至今已十八年矣，太子也已二十六岁。十余年来，太子辅佐陛下，其间固然有荒唐之举，然终无大恶。普天之下，人们皆知太子仁孝之名，不识其他。今一朝废之斩之，天下人莫名所以，更有一些不轨之徒妄生口舌。臣以为，可以废其太子之位，乃至将其贬为庶人，以惩其罪，都不过分。”

马周停顿一下又道：“若不赐死太子，则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善莫大焉。”

长孙无忌、高士廉、房玄龄等人皆怀有同样心情，纷纷赞同马周之言。

李世民见状顺水推舟，说道：“也罢，你们多说不赐死承乾的理由，朕只好遵从了。可将承乾废为庶人，暂时幽禁于右领军府内，严加看管。别的人呢？元昌为朕之弟，侯君集为国之勋臣，杜荷为朕之婿、如晦之子，赵节为朕之甥，如何处置他们呢？”

萧瑀道：“陛下，臣以为侯君集和汉王元昌为此案核心。前期以汉王元昌为主，他不思正事，太子的一些荒唐之行皆是他所教，他更是教唆太子引侯君集入伙。到了后期，侯君集加入，此案更深一步，密谋逼宫之事更显具体。所谓除恶务尽，非诛此二人不可。”

褚遂良也奏道：“若单究此案，陛下以宽仁之心赦他们不死，亦属应该。然谋逆事大，万一后人不从此案中获得警示，再酝酿谋逆之事，即不是陛下的初衷了。汉王元昌、侯君集该杀，赵节、杜荷、贺兰楚石、纥干承基也难逃死罪。陛下欲显宽仁之心，可以赦免其母、妻、子死罪，如此，即是莫大的福祉了。”

孙伏伽道：“纥干承基有首告之功，若不分青红皂白将之诛杀，即绝了后来人坦白之言路。”

君臣又商量了一阵，李世民最后决定赐李元昌在宅中自尽，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赦免其家人之死罪，分别流放至边荒。纥干承基因首告之功，不仅保下一条命来，还被任为祐川府折冲都尉。

一场未遂之事就此收场。

长广公主由李渊和万贵妃所生，赵节为其儿子。她得知赵节参与太子谋逆之案，有可能被杀，遂入宫求见李世民，央求李世民赦免赵节死罪。李世民不许，说道：“姐，你须知道谋逆之罪按律当灭族，我这次遂众大臣之请，仅问首犯，不问家属，你与赵节妻子依旧居住京中，已经十分宽宏。再赦免赵节死罪，天下人能答应吗？”

长广公主泣涕涟涟，再三哀求。

李世民决然道：“赏不避仇，罚不避亲。此天下至公之道，我虽为皇帝，也不敢违之，只好有负姐姐了。”

长广公主见李世民心硬如此，知道再央求也无用，只好凄然离去。她行在路上，愤愤想到：什么罚不避亲？你自己儿子做出的事，不杀你的儿子，却专寻下人开刀，毕竟舍不得自己的亲骨肉嘛！

时节已经进入夏季四月，人们早已脱去冬装，换上单薄衣服。这日辰时过后，只见一溜儿槛车出了狱门向刑场赶去。长安人知道，轰动一时的太子党一案已然尘埃落定，今天该是处决人犯的时候了。人们或驻足观看，或随槛车拥往刑场，更有一些略知内幕的人们在那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

“打头之人就是杜荷了。其为已逝去的如晦公的公子，又是当今皇帝的驸马。唉，不料如此勋臣之后，到头来落个这样的下场。”

“那第二名的赵节，亦为非凡之人。其母长广公主，即是当今圣上的姐姐。他放着好好的洋州刺史不做，偏爱待在京城里弄些阴谋之事。听说长广公主曾到皇帝面前数次哀求，乞留赵节一命，最终还是被皇帝拒绝。”

“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要说最为不值之人，还数原兵部尚书侯君集。你看他，尽管现在待在槛车里，依旧高昂头颅，神色倨傲。听说还是倨傲的性子害了他。”

今日的监刑将军由常何担任。常何手端一盏酒，说道：“诸位，常何今日任监刑将军，先备下酒肉等物送你们上路。来，请先饮一盏。”

侯君集、李安俨昂头饮尽，杜荷与赵节轻啜一口，难以下咽。想是临死关头，其内心恐惧，以致方寸大乱。

侯君集大口吃了一块肉，又饮了数盏酒，忽然悲至心头，眼中流下泪来，停箸不食，面向常何道：“常何，我侯君集一生英雄，到头来却落了个被斩的结果。我一直跟随陛下征战，又新有击取二国之功，难道皇帝就忘记我这些功劳了吗？”

常何道：“侯将军，常何从军多年，你一直是我心仪的榜样。若论军功，当朝能与你比肩之人寥寥无几。可是呀，你恰恰忘了一点，即是要忠心为上。你刚才说一直跟随陛下征战，怎么会萌生反意呢？尽管你谋逆罪大，皇帝念着你的功劳，犹赦免你家人，不问其罪。罢了，事已至此，徒说无益。来，常何单敬你一盏。”

侯君集听到常何提起自己的家人，不敢再放厥词，遂收起眼泪，起身与常何饮了一盏。侯君集饮酒过后，意犹未尽，央求常何道：“常何，你我毕竟在军中相处多年。我死之后，我的家人就由你多看顾了。”

常何道："侯将军尽可放心，你了解我的为人，我答应过的话肯定算数。你死之后，你的家人即是我的亲戚，他们若有什么难处，我会及时看顾。"

这时，一人向常何禀报道："常将军，午时已到。"

侯君集躬身向常何一揖道："常何，我侯君集一生未向别人折过腰，你答应照顾我家人，我在九泉之下足感大恩大德。"说完，他挥手将酒掷向地面，昂然走出席棚，迈向刑台。

赵节与杜荷闻听行刑时辰已到，顿时瘫在地上，常何指示数人将他们搀往刑台。

侯君集跪在刑台上，仰头看正午时的太阳，阳光将他的眼睛射得眯了起来。他口中不再埋怨李世民，是怕自己再出怨言，恐会累及家人，然他心中的怨气岂能平复？这当儿，他忽然又想起了李承乾，怒言终于出口："竖子不足为谋！可怜我侯君集一生英雄，焉能与你这无能之辈联手？"他怨来怨去，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而没有想到自己的任何过错。

午时三刻，刽子手将系着红绸的大刀片儿当头劈下，阳光下就见刀光一闪，侯君集等人的魂灵一同出窍，赶赴灵台报到。

李承乾被贬为庶人，幽禁于右领军府。天下对此事最高兴者，莫过于魏王李泰了。

李泰自从得知李承乾获罪，在府内喜形于色，觉得太子之位从此非自己莫属。魏王府属也不免弹冠相庆，司马苏勖更是单独劝道："圣上新有齐王、太子之乱，其心智大乱，殿下宜多入宫侍奉问候。"

李泰明白苏勖话中的意思，也知道目前为争立太子的关键时期，遂日日入宫。李世民正是失意之时，看到这名心爱的儿子在面前，空虚的心灵获得了安慰。

是年，李泰年龄为二十四岁，比晋王李治大九岁。十五岁的李治年龄尚小，又久未参与储位之争，自然想不起来邀父皇欢喜。

终于有一天，李泰陪着李世民说话高兴，李世民一时兴起，说道："泰儿，你的哥哥已贬为庶人，我也一日老于一日，这大唐的天下，将来多半要由你来操心了。"

李泰闻言大喜，然颜色之间不敢显喜极欲狂之状，其起身投于李世民膝下，说道："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国于弟弟。"

李世民此时非常喜欢李泰的乖觉之状，但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说道："你

若想传国与治儿，也就罢了，何必要再杀我的孙子？”

李泰无言以答，但不管怎么说，父皇口头上答应立自己为太子，即是莫大的喜讯。他出宫后，暗暗将李世民许立太子的话传播开来。

随着太子党案件的终结，太子之位虚悬，再立太子就成为迫在眉睫之事。这日，李世民召集重臣集于政事堂，商议新立太子之事。

岑文本和刘洎显然听到了李世民欲立李泰为太子的风声，他们得知今日议事主题为选立太子，当即将自己的奏疏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翻看二人书奏，阅罢说道：“嗯，你们二人请立泰儿为太子，疏中说泰儿‘体业贞固，风鉴凝邈，学综策府，文冠词林，乐善表于夙夜，好士彰于吐握’，其词还算恰切。”

刘洎奏道：“陛下，庶人承乾新败，晋王年龄尚小，唯魏王有陛下之风，又有储君之才，臣等愿请立之。”

岑文本与刘洎新任宰相职，平日里与李泰来往不多，李世民知道他们请立李泰为太子，非为私情，实出于公心，遂赞赏道：“好嘛，二位所言甚合朕意。昨日泰儿投吾怀中，并言说其继位百年后，当杀其子，传国晋王。泰儿的话有些不合人伦，我当面斥责于他。然他欲传国治儿，有这片心，实属难得。”

李泰这些年延揽人物，像苏勖、肖德言等人皆为其幕僚，周围更是聚集了一批功臣子弟，如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为其亲信。朝中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眼瞅着李泰一班人在京城中气焰嚣张，此前坚持立李承乾为太子时，这些人态度坚决，不肯易储，这些风声早刮入李泰耳中。他们知道，若李泰被立为太子得势后，断不会给他们好颜色。岑文本和刘洎今日上来就提名李泰为太子，早惹得他们怒火填胸。现在又听李世民夸赞李泰，他们心中更不是滋味。长孙无忌向褚遂良使了一个眼色，褚遂良会意，遂起身说话。

褚遂良首先将矛头对准刘洎，说道：“陛下，刚才刘大夫所言，臣不赞同。记得陛下说过‘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之语。今太子失德被废，若由嫡次子继之，而不考究其功业与德业，显然有失公平，且与陛下立贤之原则相悖。”褚遂良现兼任谏议大夫，掌握着进谏的话语权，长孙无忌让他率先说话，显然再合适不过。

李世民听此话语感到有点不顺耳，反问道：“不错，朕说过这样的话。然魏徵在时，你们与魏徵一起坚持立嫡长子为君，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就忘了这句话呢？”李世民早就想易储，然由于魏徵、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只好作罢。事后每每想起此事，犹耿耿于怀。

“此一时，彼一时也。若太子承乾未废，臣等依然坚持立嫡长子为君。如今时过境迁，须在诸皇子中挑选一名贤能之人立为储君，如此方是天下

苍生之幸。”

“好嘛，你说说诸皇子中以谁为最贤者。”

“臣不好评判其他皇子，但知魏王泰非最贤者。”

“褚卿所言，有点危言耸听。泰儿虽不像岑卿、刘卿刚才所言那样尽善尽美，然他爱好文学，编撰《括地志》，且谦恭有加，折节下士，这是有目共睹的，怎能如此不堪？”

“譬如陛下刚才转述魏王之行，臣以为是陛下失言。陛下，人爱其子，为人伦大道。魏王所出此言，臣以为是虚伪之言。安有为天下主而杀其爱子，授国晋王乎？魏王不惜爱子而杀之，天下人中他还能爱谁？”

这句话驳得李世民哑口无言，顿时默然不应。

刘洎近一段时间往往在朝堂之上与褚遂良争辩，他看到李世民在那里默然无言，遂问褚遂良道：“若依褚大夫所言，定是要举荐晋王为储君了？晋王年仅十五岁，脾性过于柔弱，你刚才说要举贤者为君，晋王能成为泱泱大国之主吗？”

褚遂良早就不喜刘洎这种聪明外露，说话时充满棱角的劲头，张嘴反驳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立晋王为储君了？”

李世民历来强调君臣共治天下，非常尊重股肱大臣的意见。自魏徵逝去后，朝廷动议权隐然转到褚遂良手中，而长孙无忌，以国舅之身，又是勋臣，敢于直言，俨然成了重臣的领袖。按说房玄龄也有这样的地位，然其子房遗爱与李泰相交甚密，他怕招致嫌疑不敢多说话。长孙无忌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舅舅，向来不喜李泰那副装模作样，内里恃宠而骄的劲头，所以他坚决反对立李泰为太子。他见褚遂良按照自己的意图向皇帝进言，不识时务的刘洎犹在那里喋喋不休，心中的一股无名火就升腾起来，遂斥刘洎道：“刘大夫，你不可妄言误国。你说晋王柔弱，我却以为不然，其柔弱恰恰是晋王仁孝的表现。”

岑文本和刘洎提议李泰为太子显然是听到李泰散布出来的风声，然后揣测李世民的心意，觉得立李泰为储君，还是比立李治为佳。现在看到长孙无忌激烈反对，又想到底立何人为储君，最终还要皇帝来定，臣子徒争无益，遂退坐一边，不再争执。

长孙无忌复向李世民道：“陛下，臣反对立魏王为嗣，非出于私心，魏王与晋王皆是臣甥，臣又有什么分别呢？臣以为为国君者，须以仁孝为先，魏王在此点上，就比晋王逊色。刚才褚大夫所言，足证魏王为人矫饰，缺乏明君谦然之风。臣还有一件事，须向陛下禀报。”

李世民抬头问道：“又有什么事了？”

“陛下这些日子定是见过晋王，是否发现其神色之间有些异常？”

李世民低头思忖道：“是了，治儿这些日子颜色失常，忧形于色，朕询问其故，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臣也莫名其妙，私下里盘问他多次。他被逼不过，方才吐露实情。”

“什么实情？”

“太子和汉王被拘后，魏王曾三次找到晋王，威胁道：‘你平时与汉王来往甚密，如今汉王与太子一同谋反，难道就没有你的事吗？’魏王以此来惊吓晋王，可怜那晋王胆小，竟然惊惧如此。”

李治毕竟年龄尚小，少年皆有爱玩的心性。李元昌游玩时，也常常叫上李治，此为众人皆知的事。

李世民毕竟为聪明之人，马上明白了其中的来龙去脉，问道：“无忌，依你所言，泰儿欲图太子之位，以此想吓阻治儿，是吗？”

“不错，当此关键之时，魏王此举，其意显然如此。”

李世民想起李承乾、李祐反叛自己，又得知李泰此举，眼泪止不住忽然涌出眼眶，骂道：“唉，都是朕生的好儿子，你们若有德有能，尽可将这皇帝之位夺去，何必玩这些阴谋诡计？”看得出来，李世民对李泰此举深为伤心。他停顿一下又愤愤骂道：“真是无知，这太子之位靠暗自经营能够谋得吗？”

褚遂良趁热打铁，又奏道：“陛下若欲立魏王为储君，臣实在有隐忧。”

李世民抹去眼泪，询问详细。

褚遂良道：“陛下昔以承乾为太子，又宠爱魏王，以致嫡庶不明，造成纷扰至今。今若立魏王为嗣，非别置晋王不可。”褚遂良说出这段话，实际上是警告李世民，他百年之后，弄不好会有一场亲子之间的浴血争斗，甚至会引发大臣之间的火并。

褚遂良又追问一句：“陛下，立储事大，唯愿慎思，无令错误也。若皇子相争，定会惹动天下大乱，想陛下也不愿意看到如此局面吧？”

李世民判断形势，知道若立李泰为太子，其大权在握时，定会对李承乾、李治不利。李治性子柔弱，且年龄尚小，未参与兄长之间的夺嫡之争，其继位后定然会善待二位兄长。李世民想到这里，涕泗交加向褚遂良摇摇头，说道：“我不能！”

马周这时起身奏道：“陛下，臣以为选立太子，须德才兼备。选嗣固然重要，然太子良佐亦不可偏失。自古以来不管立嫡立庶，若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国家？”

李世民抹去眼泪，深为赞同马周之言。自己即位十七年来，各项国政方针皆已定位，自己百年之后，新君即位，只要其在重臣辅佐下，坚持自己的治国方针，国势也不至于发生偏差。李世民细究马周话中之意，认为他既然提出良佐之言，将之用在李治身上，还算合适。李治毕竟年方十五岁，还有可调教的余地。他想到这里，言道："马卿这样说，显然是不赞同立魏王了？"

马周躬身道："陛下多次说过要君臣共治天下，臣等所言，各有倚重，最终还须陛下酌定。臣不敢说立何人为太子，然刚才听褚大夫等人言说魏王之状，觉得魏王为争太子位，性子有些太急，且手段失于敦厚。陛下多次说过，不论官职大小，须选择贤良者居之。何为贤？臣以为德为先，才其次，若人心术不正，其才愈高，贻害愈大。魏王与晋王相较，晋王毕竟年轻，且心怀仁孝，有可教之余地。若让魏王居储位，天下人定会以为职位可以靠经营所得，而失却争贤比德之心，如此，则弊端无限。"

"嗯，你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支持晋王嘛。你们，"李世民手指众人，"都谈谈你们的想法。"

萧瑀道："陛下多次说过要立贤为嗣，臣以为诸皇子可以不分嫡庶，只要贤德，皆有选嗣的资格。老臣听说吴王恪有文武之才，处事敏达，可堪为用。"

众人皆知道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情感，又明白长孙无忌的分量，轻易不敢提出立庶为储的言语。唯有自恃老资格的萧瑀，可以无遮拦想说就说。

李世民目视房玄龄道："玄龄，你以为呢？"

房玄龄躬身道："臣觉得承乾已被贬为庶人，现在不管是立魏王或晋王，皆可行。臣子遗爱与魏王来往颇多，臣不敢在此议题上多置言，毕竟处于嫌疑之地。"

李世民听言后非常不喜，斥道："玄龄，你近来怎么了？整日里唯唯诺诺，模棱两可，昔日的干练劲儿都跑到什么地方了？什么处于嫌疑之地？你为朕的重臣，唯有替朕着想，不用理会遗爱与谁交往深。遗爱还是朕的驸马呢，朕若像你这样，什么事都不用议了！"

房玄龄遭此训斥，不敢吭声，将头垂得更低。

贞观以来，李世民每遇到大事，皆召群臣共议，此已成为定例。众人见李世民训斥房玄龄，皆发言阐述自己的主张。不过他们说来说去，多说大道理，不像褚遂良、长孙无忌那样旗帜鲜明欲立李治。

李世民坐在那里，耳中听着群臣说话，心中始终翻腾着一个问题：到底是立泰儿还是立治儿？凭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情感，他不可能在庶子中

挑选太子，他认为自己这样做，实在对不起长眠地下的敏妹。若从李泰和李治二人中选择，从情感上，他还是属意李泰。李世民始终以为李泰之行颇似自己年轻之时，反观李治，其唯唯诺诺，遇事没有主张，实在过于柔弱了。他不喜李泰以矫饰之行来谋取储位，对此行为，其心内甚恶之。但他认为此举毕竟为小节，以此来剥夺李泰的太子之位，其心内十分可惜。

长孙无忌观其神色，知道他在那里举棋不定，遂凑近李世民身侧，轻声说道："陛下难道忘记了皇后临终语吗？"

李世民心内如电光火石一闪，惊愕半天，暗道：是了，不可让他们为争储位再酿流血之举！

第二十一回

弱李治被定储君

倔唐皇欲征高丽

李世民那日与宰臣议立太子于政事堂，李世民属意李泰，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坚持立李治，双方争执甚烈，终不能定。这日过后，李世民召来李治，询问李泰是否恐吓过他。李治起初不愿回答，最后还是和盘托出。李世民闻言默默，此后数日，他一直独自思索此事。

李世□自政事堂议事后回府，是日晚上突发急病，浑身发烧，口出怪诞之语，不识家人。太医署派人来诊治，遍下药石，终归无用。过了一日，李世民见李世□未上朝，惊问其故，太医令据实以告。李世民问道："此等怪病，莫非无药可治吗？"太医令踌躇难答，继而支支吾吾答道："李尚书此病，似乎受外物所激，须有圣物镇之。"李世民问其何为圣物，太医令道："譬如觅来龙须，以此和药，即可镇之。"

李世民向来不信神怪之事，当即斥太医令道："你主持太医署，怎么学会用方士之术来治病？什么龙须？你见过龙吗？"太医令惶恐答道："陛下为真命天子，陛下之须，即为龙须。"李世民起身道："也罢，为救李卿之命，朕勉强去一试。若能医成，算你功劳；若医不成，即算你罪过。走吧，我们一同去瞧瞧李卿。"

李世□此时果然躺在榻上双目圆睁，在那里胡言乱语。李世民来到榻前看视，见到向来风采英气的李世□竟然变成这等模样，心中大为感叹。遂唤人取来剪刀，自己一手持剪，一手捋须，将颔下长须齐齐地剪了下来。

说来也怪，李世□服了李世民的须灰之后，当日晚间就慢慢清醒。他得知皇帝亲自入府来看视，并自剪长须为己入药，遂大为感动。第二日非

是朝会时辰，辰时过后，李世□即来到宫门外，请求觐见。

李世民看到李世□恢复如初，风采依旧，心里大为畅快，说道：“好呀，看来朕之须灰还算有用。所谓病急乱投医，朕当时抱定了试一试的心思，若试不成，定治太医之罪。”

李世□长跪不起，叩头不已，泣道：“陛下为臣之病，竟然损伤龙体，实在让臣万死莫赎。”

李世民令其起身，然其叩头不已，额头上竟然叩出了血。李世民急忙起身，上前搀扶李世□，责道：“世勣兄，我们以前多次经历战阵，是在共同厮杀中结下的情分。朕不过失了一些须毛，转眼间又可复出，你怎可如此？”

“陛下如今为天子，其龙体发须亦事关国运。陛下为臣如此，实在不值。”

李世民将李世□扶坐在椅子上，说道：“朕这样做，实为社稷着想，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凡大国者，须有帅才总领三军，此为国家基石所在，朕爱你，即是爱社稷，亦是为朕着想。”

君臣经历此事，意甚融洽。时近午时，李世民令其留下侍宴，并让取出“土窖春”供李世□饮用。席间，李世民忽然提到汉高祖托孤的话题：“朕近些日子翻看《汉书》，发现周勃这个人物非常重要。汉高祖评价周勃‘厚重少文，可安天下’，后来果然如此。你比起周勃来，既厚重，又属文，比他又高出一筹。”

李世□知道皇帝所说的话，非是无的放矢，急忙离席拜道：“臣原为草莽之人，赖高祖、陛下眷顾，方有今天，不敢与周勃相比。”

李世民伸手示意他坐下，笑道：“你很好嘛。当初你不负李密，将其礼葬于黎阳山，肯定也不会负朕。来，来，别光顾着说话，请满饮此盏。”

李世□大为感动，不敢坐下，仰头将酒饮尽，又流出热泪道：“陛下待臣如此，臣唯有感激涕零，尽忠报国。”

李世民又让宫女为李世□斟满酒，柔声令其坐下，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朕年近五十，总感到心力大不如以前。近来又有二子添乱，大伤心智。那日我们在政事堂议立太子，终无结果。万一将来真的立了一个幼子为嗣，世□兄，这辅佐幼主一事，你还要出大力啊！”

李世民说出这样托孤的言语，明显对李世□非常倚重。自古以来君主选良弼辅佐幼主，非选信任的股肱大臣不可。李世民现在说出这层意思，尽管离其托孤之日尚远，亦让李世□感动得无以复加，他离座辞谢，竟然啮指出血以明志。李世民不再深入此话题，此后仅是一味劝酒。

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李世□不敢把李世民引为知己，然如此洪恩深深地感动了他，使得他一大盏酒一大盏酒接连饮尽，到了最后，竟然喝得烂醉，不知不觉间抵足而眠。李世民向来不善饮酒，仅是浅浅轻啜数口，所以清醒如故。看到李世□因激动而饮醉，其心里也非常满意，遂取过身边的御服轻轻盖在他的身上，令人将其扶入舆中，抬回其府内休息。

待李世□酒醒，看到身边的御服，心里又多了一层感动。

李世民这样做非是一时兴起，而是大有深意。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已经开始勾画身后之事。遍视诸子中，没有人能如自己这样文武全才，那么其身边必须要有一名忠心为上总领三军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不仅要有忠心，还要有帅才。那么李靖、侯君集之后，唯有李世□堪当此任。李世民对李世□关怀，其实是想收服其心。

从此事亦可看出，李世民对立储一事，由起初的欲立李泰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三日后，李世民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后，独独留下长孙无忌、李世□、褚遂良和房玄龄议事。其间，晋王李治也一直候在李世民身侧。

他们进入侧殿，此为李世民休息之所。李世民先坐在榻上，又让其他人围榻而坐。众人坐定，李世民瞧了李治一眼，说道：“无忌那日提起泰儿逼吓治儿之事，我当日就向治儿查问清楚。唉，泰儿整日里装模作样，背地里竟然做出如此龌龊之事，实在令我心寒。我今日召集你们前来，还是商议立储之事。”

众人听言后皆向李治看了一眼，事情很明白，若李世民不愿意立李治为储，说什么也不会当着李治之面谈立储话题。如此来看，李世民一直想立李泰为太子，那么到了今日，其心意也许转向了李治。不过李世民毕竟没有明言，现在所思仅是猜测而已。

李世民提到李泰，忽然悲上心头，眼泪不绝地涌出，抽泣道：“我的一个儿子在齐州谋反，一个儿子为争太子之位在那里施出卑劣手段，他们如此行为，看来还是我不能教之缘故。”他说到这里，侧身趴在床上，呜呜大哭起来。

长孙无忌向李治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与自己一同前去劝慰。李治还算乖觉，转身去向宫女取来干巾，长孙无忌来到床前扶抱李世民，劝慰道：“陛下，此事已经过去，何必如此伤心？”伸手从李治手上取过干巾递到李世民手中。

李世民将干巾扯过，一把掷到地面，伸手推开长孙无忌，大喊道：“什么已经过去？我整日里自诩一生英雄，到头来自己的亲弟弟、亲儿子相继叛我，那么天下人呢？他们口里不敢说话，心中是否也存有反我之心？你们整日里在我的身边颂扬什么天下大治，什么四夷宾服，什么盛世，

看来都是虚话。嗨，我当了这么多年皇帝，原来都是自欺欺人。你们说，这还有什么趣味？”

众人见李世民今日神情特异，有些歇斯底里，不禁面面相觑，莫敢相对。

李世民忽然跳起身来，伸手拔出佩刀，嚷道：“我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干脆一死了之，省得惹人生厌。”他说罢，将刀锋一转，眼见刀刃就要滑过颈项。此招变起仓促，大出在场之人意外，不过他们反应甚快。长孙无忌大喊一声：“陛下，不可如此。”飞身上前抱住李世民持刀的右臂，李治也眼疾手快扯住他的左臂。褚遂良毕竟年轻，纵身一跳，双手紧握李世民右腕，硬生生掰开其手将刀柄取出，一场惊险之事就此化解。

李世民喝道：“你们拦住我干什么？还是死了最干净。”

长孙无忌将李世民按坐在床上，然后与众人一起齐刷刷地跪在他的面前，皆大哭道：“陛下，千万不能如此啊！”

李世民刚才兴之所至，有了寻死的念头，现在被众人拦下，心中的盛火略为降低，也就不想再夺刀自尽了。他用手抹了一把眼泪，叹道：“我呕心沥血治国至今，却落个如此下场。你们说，事放在你们身上，将作何想？”

房玄龄老泪纵横，颤声道：“陛下多次说过要从大处着眼，陛下统一宇内，大治天下，使四夷宾服，此非虚言。自秦汉以来，未有如陛下这样的贤能之君，陛下怎么能不信呢？将之与齐王、太子之乱相比，实在是昭同日月。老臣跟随陛下至今，不敢以一字虚言蒙混。”

褚遂良看到手中之刀，急忙将之交给李治收起。按照唐律，严禁朝臣持刀入殿，以前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险些被处斩。褚遂良将刀交罢，叩伏奏道：“齐王及太子之变，皆是他们昵近小人所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出现一些小乱子，实属正常。陛下身系国家，向来胸怀博大，能容万物，不能因此小事而乱了心智。”

李世□也顿首曰：“陛下多年来为臣等心中寄托所在，若陛下不顾身体，即是不顾臣下，望陛下三思。”

李治早吓得脸色苍白，泣道：“父皇，母后已离儿臣而去，你若再走，儿臣在世上就成了孤苦之人。父皇，你要这样，还是先把儿子杀了吧。”

李治言出率真，使李世民闻言动容。一旁的长孙无忌满意地向李治投去赞赏的眼光，认为他说出这等话来非常得体。

李世民眼望众人，心态渐渐平复，唤众人都起来说话。看到李治依然在那里啜泣不已，心中晃过长孙嘉敏的身影，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底，说道：“治儿，别哭了。来，到我跟前坐下。你说得对，你母后走得早，你

今年才十五岁，我不能让你成为孤独之人，不能负了你母后。”

众人见李世民这样说话，知道他已改换了心意，遂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长孙无忌奏道：“陛下，如今太子之位虚悬，若日久必生变数，臣以为须早定之。”

李世民又看了一眼李治，缓缓说道：“我想好了，就立治儿为太子吧。”

在场之人基本上都偏向立李治为储君。房遗爱虽为魏王之党，那是他们私下交好，却与房玄龄无涉。李世民此言一出，他们皆喜形于色，长孙无忌当即说道：“臣等谨奉诏：若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其急色之状，溢于言表。

李治得知自己果然成了太子，也是喜出望外，当即跪倒，叩首道：“儿臣年龄尚小，太子之位重于千钧，乞父皇慎思之。儿臣上面还有皇兄，父皇最好在其中择贤者居之。”

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显然非其所愿，主要还是应长孙无忌等重臣之请，以及权衡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他一生英雄，根本不喜李治那副懦弱的性格。他知道，人的性格为天成，李治如此性格，充其量为守成之君，难如自己这样取得如此功业。然他又想，李治性格懦弱，决定了他是一个守规矩之人，若立其为太子，再选重臣辅佐，他肯定能延续自己的治国方略，不至于出格。那时，依李世民对长孙嘉敏的感情，他不可能选后妃之子为储君。那么李承乾已废，李泰受重臣反对，选择李治为储君为唯一之路。他感触万千看着李治叩首的样儿，心想你还在这里谦让，若非阴差阳错，焉有你的位置？想到这里，李世民说了一句实话：“治儿，你不用拜我。立你为太子，是你舅为你力争，还有这几位重臣亦持同议，你须拜谢他们。”

李治非常听话，急忙起身向长孙无忌他们逐个拜谢。

李世民还在那里犹豫，又问长孙无忌道：“你们已同意我意，未知外议如何呢？”

长孙无忌现在成了拥立李治的急先锋，其躬身答道：“陛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召问百官，有不同意者，为臣负陛下！”

李世民点头同意，决定后日大朝会时召六品以上文武官员问询。

此后二日，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非常忙碌，他们暗中联络相熟的文武百官，让他们支持立李治为太子。这日净鞭三响，六品以上文武官员鱼贯进入太极殿。少顷，李世民乘舆入殿升至御座。今天因是议立太子，李世民不让李泰及李治等亲王参加朝议。

群臣拜毕，李世民唤其平身，然后说道："今日朝议，主要是议立太子。诸爱卿，太子承乾失德被废，使太子之位虚悬，由此引起物议，今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将所荐之人说出来供大家评议。"

李世民见群臣默然，遂又说道："承乾失德悖逆不可立，还有一人，即魏王李泰亦不可立。朕之家事即是国事，魏王泰为何不可立，朕不妨将其行为告诉大家。其行事阴险，近一段日子经营太子之位，下了不少功夫，甚至不惜使出卑劣手段。朕即位以来，崇尚清明政治，希冀君臣之间、臣臣之间以及臣民之间，不得以阴险鬼蜮之行待人。若选魏王泰为储君，其身不正，又如何能推清明之风？仅此一点，朕坚决不立魏王泰为储。"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近日来尽力鼓吹李治，然有些人犹半信半疑。事情很明白，昔日李承乾为太子时，皇帝宠爱魏王，意欲易储，此为公开的秘密。现在李承乾被废除，李泰作为嫡次子理所当然进居太子之位。更有一些与李泰亲近之人，打算今日朝议中力荐李泰。李世民今日当众说李泰阴险，不宜立为太子，彻底地打消了这些人的幻想。

长孙无忌今日作为力荐李治的急先锋，并不忙着说话。只见左、右仆射房玄龄和高士廉率先出班，齐声奏道："陛下，晋王仁孝，宜立为嗣。"

褚遂良作为谏议大夫，掌握着朝中的动议权，此时自然不甘寂寞，也急忙出班道："陛下，臣遍视皇子之行，以为立晋王为太子最好。"

李世民对重臣们的心思还算有数，此前岑文本、刘洎提名李泰为太子，他们与李泰平时没有什么私情，至多是听到了自己欲许李泰为储的风声罢了。现在自己首先说李泰不宜为储，他们自然会转立李治。然其他官员呢？李世民的目光在殿内绕了数圈，说道："嗯，这是你们的想法。你们呢？你们想立何人为太子？"

百官们的想法现在非常一致，因为嫡子三人中，已有二人出局，那么李治即为唯一的选择。这时，长孙无忌出班奏道："陛下，臣愿立晋王。"长孙无忌此时在朝中，隐然是首辅的角色。百官见长孙无忌发话，心中再没有任何犹豫，躬身齐声呼道："晋王仁孝，当立太子。"

李世民见百官无异议，心中甚喜，不禁悦色上脸。他待众人声歇，唤出马周道："马卿，可从百官之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你今日就拟旨一道，明发天下。另大赦天下，赐酺三日。朕明日驾临承天门楼，与庶民同乐。"

马周躬身领旨。百官此时见大事已定，遂拜伏在地，向李世民拜贺，三呼万岁。

李泰此时尚不知朝中有这些变故，觉得父皇既然已经面许，那么太子之位已是囊中之物。想是长孙无忌串联百官时，未曾惊动李泰。他今日欲出城游历，早膳之后，即与房遗爱、柴令武等人一起，在百余骑的前呼

后拥下，奋蹄向城外奔去。

李泰行至永安门，就见大门紧闭。一人甲胄全身背门而立，其左右更有二百余骑环卫。观其服饰颜色，李泰识得这帮人正是宫中宿卫，那名领头之人，正是父皇的贴身将军常何。

李泰心中未想其他，驰到常何面前昂然问道："常将军，青天白日，为何将城门紧闭？快点打开，我要赶往城外。"

常何不回答，将手一挥，二十余人将李泰、柴令武、房遗爱围成一圈，剩余之人挥动枪槊对准这帮人，大声喝道："抛下武器，下马蹲在地上！"

这帮人不明所以，然看到这群如狼似虎的宿卫，不敢妄动，乖觉地解除武器，然后下马蹲在地上，并以手护头。

李泰见状大怒，喝道："常何，你莫非想谋反吗？你这样做，到底是仗了谁的势？"

常何依旧不理他，向其手下喝道："把他们带下去看管起来。"

这帮宿卫毕竟训练有素，他们让李泰从人紧抱起头，站立起来排成纵队，后面之人将马儿连起，将其驱往北军驻地。须臾，永安门前变得空荡荡。

李泰"当"一声拔出佩剑，向常何挥舞道："常何，你到底是何居心？若想谋反，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常何此时方来照顾李泰，他脸色泰然，说道："魏王殿下，我常何有何胆子在京城谋反？我今日所为，皆是奉旨行事。圣上有旨，命将殿下带入北苑问话。二位驸马，你们既然跟随殿下至此，不用再劳我到别处寻你们，一同走吧。"

李泰心思暗转，知道父皇待自己如此，定有非常变故，然他颜色不改，喝道："你说奉旨而行，可有父皇的圣旨在手？"

常何道："殿下难道不知道我久在圣上身侧，圣上有旨多是口谕吗？走吧，你见了圣上，若我果是矫诏而行，这颗头颅就任殿下砍去。"

李泰心有不甘，然在宿卫相逼下无计可施，只好还剑入鞘，乖乖地跟随常何入肃章门进入北苑。

李泰从此再未见过李世民，当日午后，岑文本带人前来向李泰宣读了两道诏令。第一道诏令是立李治为皇太子诏。

李泰闻之，脸如死灰，知道自己多年的努力尽付东流。多年来，为了争得太子之位，李泰把注意力皆放在邀宠父皇和排挤李承乾之事上，压根

儿就没有把李治放在眼里。谁知到头来，自己落了个鸡飞蛋打，李治却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愤愤不平，起身骂道：“什么‘才唯明哲，至性仁孝，淑质惠和’？什么‘好礼无倦，强学不怠’？一个无知小儿，怎么就忽然土鸡变成了凤凰？我忙碌多时，不料竟便宜了这个小子！”

岑文本劝道：“殿下，你知书达理，应该知道圣上的诏令不可评论。你若如此，圣上知道了定会降罪！”

李泰知道岑文本曾与刘洎联名举荐过自己，对其还算礼貌，流泪道：“岑侍郎，事情本来好好的，怎么忽然变成这样了？你说，那李治哪一点能比上我？他怎么就能当了太子？”

岑文本道：“圣上高瞻远瞩，他这样定下晋王为太子，又得群臣拥戴，那是不会错的。殿下，这里还有一道诏令，是专下给你的，圣上在其中还是说了你的不少好话。”

“又有什么好话？父皇既立李治为太子，我因想过这个位置，即是大罪，不将我赶尽杀绝才怪，又有什么好话了？”

岑文本不再接腔，展开圣旨，大声念了一遍。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隆重，爵位穷于宠章。不思圣哲之戒，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立之望，靡遵义方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沮，争结朝士，竟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并削爵土，降为东莱郡王。

李泰听完，冷笑道：“这就是父皇对我说的好话？岑侍郎，你听听，‘日增猜沮，争结朝士，竟引凶人’。我已然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了！还好，父皇终究未将我斩尽杀绝，毕竟给了我一个东莱郡王的名分。”

岑文本道：“陛下诏中赞你‘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毕竟是好话嘛。”

“哼，什么好话？父皇宠我多年，我若一无是处，他的脸面又放在什么地方。他这样说，无非替自己遮羞罢了！岑侍郎，我能面见父皇一次吗？”

岑文本摇摇头，语重心长道：“殿下，你毕竟是明事理之人。太子之位，今日已尘埃落定，徒说无益，殿下呀，我今日对你说出一句掏心底的话，望你珍之重之：从今以后，慎言慎行，方能长保富贵。”

李泰知道岑文本这样说，是衷心为自己着想，遂点点头，答应道：“多谢

岑侍郎关心，我明白今后如何来做。”

大酺期间，李世民在重臣陪同下登承天门与民同乐，李世民眼望城中欢乐的人群，感叹道：“看来立治儿为太子，还是一件万众同乐的事。唉，多少宫中烦心事，百姓岂能得知？只要天下富足，人们有衣有食，不管天子由谁来做，他们一样欢喜。是了，朝中的波动不可蔓延到人群中去，还是要未雨绸缪啊！”

马周在旁接言道：“陛下曾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治国之要，唯在于此。陛下设立太子，不以天下大器私所爱，及早杜绝祸乱之源，可谓远谋，实天下庶民之幸。”

李世民顾谓群臣曰：“我若立泰儿为储君，则是太子之位可以经营而得，又有藩王在旁窥伺，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马周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目视李治道：“太子，我所以立你，也想到如此可以使你们兄弟周全。若立魏王泰，你与承乾难以善终；今立你为太子，则承乾与泰无恙。治儿，你明白为父的这番苦心吗？”

李治低头答道：“儿臣明白。终儿臣一世，定维护二位兄长周全。”

李世民由此解决了一个难题，且顾及了长孙嘉敏的临终嘱托，心境一下子豁朗开来，再观城下的欢乐人群，心里也同样是一片欢乐了。

李治当太子，果然非常关心二位兄长的饮食起居。两月后，李治向李世民上表，其中言道：“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愍，乞敕有司伏加供给。”李世民阅罢，赞李治能问兄长冷暖，敕有司依太子之言拨给使用。

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徙居黔州，两年后病死。李世民闻之，为之废朝三日，葬以国公礼。

李泰被降为东莱郡王，两年后又进封为濮王，李治即位后方才死去。其虽居于京城之外，李世民和李治在生活起居上没有亏待他，使其享尽了荣华富贵。其死后，李治赠其为太尉、雍州牧。

李治当了太子，李世民没有掉以轻心。他想起“良佐”之言，决定选用一批元老重臣为东宫属官。

李世民立李治为皇太子后的第六日，又颁发了数道诏令。授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世□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庶子，苏勖为太子右庶子，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这其中，于志宁原来一直为李承乾的左庶子，苏勖为魏王府司马，李世

民继续让他们辅佐李治，可见对昔日秦王府学士的信任。

李世民安排东宫属官，可谓煞费苦心，长孙无忌以太子太师位居三师之首，是辅臣中最权重人物；李世□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同三品”即是谓此时的太子詹事为宰相职。李世□从来没有参加过拥立李治的事务，李世民何以自剪胡须为其医病，又擢其为宰相职呢？大约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时，李世□为并州大都府长史，有此旧僚属关系，李世民希冀他能尽心辅佐李治；还有一人即是太子宾客褚遂良，其以宰相兼太子宾客，可见李世民对褚遂良的厚望。这三人后来果然成了李治的顾命大臣，可见李世民此时所授东官僚属非暂时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了让李治从一开始就养成尊敬师傅的习惯，李世民鉴于李承乾嬉戏无度不听教诲之失，亲自下诏定下太子见三师礼。

这日阳光明媚，东宫从辰时起就一派忙碌，人们忙于准备太子见三师礼仪式。

李治立于东宫门侧，等候三师入东宫为自己第一次授课。就见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瑀并排行来，长孙无忌居中，萧瑀居左，房玄龄居右。他们到了近前，李治迎上去躬身施礼道：“学生李治恭迎师傅入宫授课。”

三人按仪答拜。

此后每入一门，李治则躬身立在门侧，让三师先行。他们入了显德殿，就见殿中并排摆了三张高凳，李治躬身说道：“请师傅上座。”

此为李世民亲自定下的礼仪，三人不再谦让，神色肃穆地依次坐下。

李治伸手取过《论语》，起身趋至三师面前，躬身道：“学生李治，诚惶诚恐，请师傅授课。”

长孙无忌取过《论语》，说道：“我等奉旨教授太子，此第一课由我们三人分别开讲。太子，你可退回去坐好。”

《论语》是李治早就熟读之书，三师今日开讲此课，其实是取孔子教导学生之意，仅重在形式，不在内容。

三师讲罢，李治再起身上前取回《论语》，又拜道：“学生李治得师傅讲授，获益匪浅，实在诚惶诚恐。”于是，太子见三师仪毕。

礼仪中，李治数次口称“惶恐”之词，皆是李世民诏中所规定的，由此可见李世民心思之细。

刘洎此时早忘记了当初举荐李泰的事，他像魏徵那样爱对诸事上心，且

言语率直。他看到太子自见三师礼仪后，教授之事形式大于内容，遂向李世民进谏言道：“陛下，太子宜静学问，亲师友。今入东宫之后，动辄旬余不见动静，太师太傅太保以下，与其接对甚为稀少。伏愿太子抑下流之爱，宏远大之旨，则海内幸甚！”李世民闻之，觉得有理，遂让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四人交替入东宫，与太子李治交替谈论，以提高其能。

贞观十七年注定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是年初，魏徵逝去，此后齐王、太子承乾相继为乱，待平复后马上又遇到选立太子的难题。办完了这些事，李世民感到有些心力交瘁，遂带人入九成宫避暑。

李世民甫一进入九成宫，不知道为何缘故，看到九成宫的一草一木都觉得非常别扭，遂立意另起避暑新宫。他叫来阎立德，说道：“朕记得高祖曾在宜君建仁智宫，当时宫殿还是由你绘图建造的吧？”

阎立德答道：“不错，此宫当时由臣主持建造。只是此宫近十余年来未曾使用，已损毁坍塌不少，若再想使用，非大修不可。”

李世民摇头道：“不用大修，朕觉得宜君那里气候凉爽，最宜避暑。可在仁智宫之东北方向另起新宫，可名为玉华宫。你主持加紧建造，朕来年要用。”

阎立德躬身领旨。

魏徵逝去，敢向李世民直谏之人大为减少。前些日子，房玄龄与高士廉路遇将作监少卿窦德素，二人问窦德素急匆匆欲往何处，窦德素说近日忙于北门营造，房玄龄说了一句：“好好的一座北门，又需什么营造了？”窦德素不知通过何渠道，将房玄龄的话告诉了李世民，惹得李世民大怒，召来房玄龄斥道：“你好好办你的衙中之事，我在北门少有营造，与你何干？”吓得房玄龄匍匐请罪。是时，由于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参与李泰谋嫡之故，遭到了李世民的猜忌。那日二人对话，李世民问道：“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对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李世民不满意房玄龄的回答，语含深意道：“你将此过归于君主，我则将过归咎于臣。像隋炀帝不忘宇文述之功，擢宇文化及于高位，后来宇文化及不思报效，反行弑逆，难道不是臣下的过错吗？我说此言，是想让你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则是国家之幸。”现在李世民斥责房玄龄不该问北门之事，是否因房遗爱之故迁怒，不得而知。然此事后来传扬出去，李世民再有营缮之事乃至建造新宫，再没人敢直言相谏。房玄龄从此变得更加谨小慎微。

李世民待在九成宫，专心在此避暑，日日晚间让年轻后妃来侍寝。李世民与其父李渊一样，皆爱色不倦，年纪渐长，愈爱与年轻女子厮混在一起，且乐此不疲。皇帝可以阅尽人间春色，常人与其相比，毕竟望尘莫及。李世民在此夜拥娇娃，日里消闲，其心情在此闲适的环境中渐渐平

复。

许敬宗此时任给事中，自褚遂良任太子宾客之后，由他负责皇帝《起居注》的撰写。李世民这几日闲暇无事，忽然想起让许敬宗办的事，问道："许卿，国史实录编撰得如何？"

许敬宗恭恭敬敬答道："禀陛下，高祖《实录》已编撰完成，陛下《实录》仅剩下最后一卷尚未编完，三日内即可进呈圣上。"

李世民很满意，说道："嗯，抓紧编撰赶快进呈过来。朕这些日子，左右无事，正好可以看一遍《实录》。"

许敬宗躬身答道："房仆射这些日子与臣一起审定《实录》，已到了最后关头。臣马上向房仆射说知圣上此意，争取提前完成。"

自秦汉以来，皇帝身边跟随有史官，将皇帝的言行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即为《起居注》，此为史家的第一手资料。当代皇帝逝去后，史官将《起居注》经过增删处理，编撰成册，即为《实录》，类似于荀悦的《汉纪》，代代相传，当代皇帝不许观看本朝《实录》，所以史家往往在当代皇帝逝去后方才着手编撰《实录》。史家这样做，是想保护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生怕当代皇帝看到记载自己不好的事而龙颜大怒，以致影响了史实的真伪。

李世民非常重视修史，贞观一代修成八部正史。他还重视当代史的撰述，贞观初年即明令由房玄龄主持监修国史。后世皆由宰相监修，即由此而来。

但李世民对历来帝王不读当代国史的做法非常不满意，多次说过既然要以史为镜，为何就不能读国史？有一次，他愤愤地对房玄龄言道："不知自古当代国史，因何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老老实实答道："国史既善恶必书，若帝王观之，往往示意增删。史官不遵命而行，即是违旨；遵命而行，又容易失却本来意味。"李世民不以为然，斥道："朕非昏君，想观国史，不过看看罢了。若有善事，固不需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戒，绝不修改一字。你毋庸多言，可撰录进来。"房玄龄此时虽唯唯诺诺，但心里实在不愿意。当时，魏徵还在世，闻听此事当即向李世民上疏谏道："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揽《实录》，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补观，盖为此也？"李世民见魏徵言辞激烈，遂暂时打消此念。

魏徵逝去，李世民一日又忆起此念，将房玄龄、许敬宗召来，让他们将《起居注》删为《实录》，速速进呈御前。房玄龄此时知道自己正在遭皇帝猜忌，不敢吭声，那许敬宗却是见风使舵的主儿，急忙率先应承下来，并挤对房玄龄道："房仆射，皇帝欲观《实录》，重在以为鉴戒，却与史家传统未有任何冲突。我们不如下去速速撰来，供皇帝御览。"

房玄龄见事情已无可挽回，只好心里暗暗叹了一口气，躬身答应了李世民。

过了二日，《实录》果然提前完成。房玄龄和许敬宗领人费了不少工夫，撰成二十卷《高祖实录》和二十卷《贞观实录》。此《实录》为唐初第一部资料详备的《实录》，李世民见之大喜，当场赏赐了房玄龄、许敬宗二人。

李世民很仔细地阅罢了二部《实录》，对其大体上还算满意，对一些细微处颇有微词。他这日召来房玄龄、许敬宗，责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事，怎么能删写成这样？"

两人见李世民上来就问玄武门之变，知道此为李世民此生中的最大心事，心想要遭谴，遂不敢言声，静听训斥。

李世民果然训道："好好的一件事，经你们手头一删，竟然变成一件不敢见天光之事。你们总怕朕见了《实录》，会由心之好恶肆意增删。你们倒好，寥寥几句话就将此事一笔带过。朕问你们，六月四日之事对我朝而言，是一件美事，还是一件丑事？"

房玄龄和许敬宗囿于儒家传统，总觉得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兄灭弟，有悖人伦道理，毕竟不是一件美事。他们写到此节，曾经多次商议，觉得此事不写不行，写多了也不行，遂定下了淡化处置的调子。他们本来对这样处理暗自得意，不料李世民还是不满意。

"你们随朕多年，连这样道理都弄不明白，实在糊涂。"

"陛下以为此节应该如何撰写？"许敬宗小心翼翼问道。

李世民慨言道："昔周公诛管、蔡，使周代安靖，季友鸩叔牙使庆父图谋难成。朕在六月四日所为，与此类似，你们有何忌讳呢？可削去浮词，直言其事。"

周成王幼小时，周朝由周公摄政。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于国，说周公摄政将不利于成王，所以周公诛此二弟。春秋时，鲁庄公有疾，其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再次曰季友。看到鲁庄公病重，叔牙与庆父联手，欲立庆父为君，季友坚决立鲁庄公之子公子般为嗣。后来季友在鲁庄公的指引下，设计鸩杀了叔牙，剪除了庆父的羽翼。后来周公辅周成王果然成就大业，庆父在鲁庄公死后，祸害鲁国，成为人所共恨的恶人。李世民用此一正一反的例子，来说明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正义性。

李世民如此评价自己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可谓高瞻远瞩，认识恰切。其即位后开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盛世，以李建成、李元吉之能，实在难以达到此等高度。然李世民打破了当代帝王不观《实录》的成例，为后世开了一个坏头。像房玄龄、许敬宗在撰录《实录》的过程

中，很自然要揣测李世民的心意。如在太原起兵及兄弟争位的过程中，他们极力夸大李世民的功劳和能力，将李渊变成一个从属的地位，将李建成、李元吉写成无能之辈，显然与史实不符。李世民观此并无异议，默认了二人的做法，遂使李世民的光芒盖过其父李渊，兄弟争位时李世民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

李世民来到九成宫避暑，留下李治在长孙无忌等人的辅佐下在长安监国。李治遇到一些大事不敢定夺，遂让有关人到九成宫找李世民请旨。这日新罗国遣使来京，诉百济攻占新罗四十余城，并与高丽联兵，绝新罗入长安朝贡之路，乞唐朝发兵救援。李治让唐俭带领新罗使来九成宫面圣。

李世民接见了新罗来使，让其先到侧殿安歇，然后召所有入九成宫的大臣来此议事。

群臣坐定后，李世民让唐俭将新罗国求兵之事向大家说了一遍。

唐俭说完，李世民目视大家道："你们瞧瞧，新罗与百济久无战事，百济忽然之间如此凶狠，竟然连夺新罗四十余城。新罗弹丸之地，还有多少城能让百济夺？他们莫非欺新罗为一女王吗？"

新罗女王名为金贞德，金贞德于贞观九年即位，当时由李世民下玺书册封。

李世民继续道："百济如此胆大妄为，实为其身后有盖苏文支持的缘故。哼，百济王如此做还在那里自鸣得意，他难道看不出盖苏文的险恶用心吗？盖苏文先与百济联手灭了新罗，然后再将百济灭掉，以此达到他独霸辽东的企图。盖苏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那百济王蒙在鼓里，犹为虎作伥，实在可悲。"

唐俭道："陛下所言甚是，辽东之乱，皆为盖苏文之缘故。"

李世民道："事情已经很明白，大家今日好好议一议：是发兵相助，还是坐视不管？"

新罗、百济、高丽向为中国属国，历来朝贡不已。现在三国在那里攻伐为乱，中国没有坐视不管的道理，关键在于是出兵平乱，还是遣使调停。

群臣显然不愿出兵平乱，贞观以来，兵革不兴，百姓富足，国内平静，贞观君臣多次说过要接受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教训，不为劳民伤财之举。如此惯性之下，群臣自然极力主张派员去调停。

李世民今日少了一些往日的平和之气，听到群臣如此说，愤愤说道："都是陈词滥调！你们都看到了，朕上次从你们之意，派员到此三国去调停。如今有什么结果呢？高丽和百济置若罔闻，对新罗越打越狠，朕再

不管，新罗眼见就要亡国了。”

房玄龄细辨李世民话中之音，觉得他自今年以来，心智有些改变，火气很大，为人处事少了一些耐心。

李世□明白李世民的心意，他现在为兵部尚书，时刻关注着新罗战事，认为若要解决辽东纷争，非用武力不可，所以他顺着李世民的意思，当即响应道：“陛下所言甚是，高丽和百济不听调停之言，显然是有恃无恐。想是他们以为中国这些年来务求国内安静，不愿轻易兴兵；二来以为那里离中土路远，不易征讨。陛下，臣意可以出兵征讨，臣愿乞一师出征，逼其勒兵停攻。”

李世民接口道：“不错，对此顽劣之徒非用武力不可！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令，不可以不讨！”

房玄龄、褚遂良、刘洎、马周、岑文本等大臣听见李世民动征伐的念头，心中大惊，纷纷谏止。

房玄龄奏道：“陛下，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如今高丽、百济若违失臣之本分，陛下诛之即可；若其侵扰中国百姓，陛下灭之即可；若其长久为中国之患，陛下除之即可。他们若犯此一条，陛下虽日杀万夫，不足为愧。然他们未犯此三条，陛下欲兴兵，仅为高丽王雪怨，再为新罗报仇，对此我国派员前去调停即可，不用大动干戈。”

李世民斥道：“还是陈词滥调！朕刚才说了，盖苏文先灭新罗，再克百济，即成辽东霸主，其久长必为中国之患，难道不能早早图之吗？”

褚遂良也奏道：“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宾服，威望远播四海。现在若渡海远征小夷，如能一举定之，还算可以。万一蹉跌，定会伤威损望。昔隋炀帝数征高丽，所战不利，陛下须引为鉴戒。”

李世民森然道：“朕就如此不堪吗？能与隋炀帝相比吗？”

褚遂良惊愕间，觉得自己说错了话，遂躬身拜道：“臣一时糊涂急不择言，以致说错了话，请受陛下责罚。”

褚遂良毕竟为谏议大夫，当堂直谏为其职责本色。李世民想起昔日魏徵在时，其直谏言语要比褚遂良等人的言语犀利得多，则褚遂良的言语实在不算什么。李世民咽了一口唾沫，将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刘洎不看李世民的神色，依旧谏道：“陛下，《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如高丽、百济等国，实乃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理。古来以鱼鳖畜之，宜宽纵之。再者，如今兵士之徒，皆无罪责，陛下若无故将其驱于战阵之间，委之于锋刃之

下，使其肝脑涂地，魂魄无归，令其老父孤儿，寡妻慈母，望东北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实天下最惨痛之事。房仆射刚才说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望陛下三思。”

李世民斥道：“胡说！此战尚未开启，你就在这里故作危言，实为不祥。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兵士不到战场上搏击，还是兵士吗？难道让他们整日里悠闲地吃着白食，才遂其父母妻子之愿吗？还有，高丽、百济、新罗早在汉时即为中国郡县，其一样说汉语，用汉字，岂是边夷贱类？刘卿，你想做诤臣，这第一件事，即是说话前要深思熟虑，把要说的话盘算清楚，否则即是妄语。”

李世民今日逐个驳斥群臣之谏，且越说越火，群臣都感到有些异样，遂不敢再谏。

李世民环视群臣，说道：“征伐高丽、百济之事，朕意已决，你们不用再说。朕征伐高丽、百济之前，还是要给盖苏文一个机会。唐卿，那司农丞相里玄奖原为高丽人，朕见他应对从容，可堪为使。可让相里玄奖持玺书出使，让他告诉此二国，若不罢兵休战，明年朕会亲率大军击之。”

唐俭躬身领旨。

李世民目视着房玄龄等人，说道：“今日除了李卿同意出征以外，你们皆出言反对，看来朕真成了孤家寡人！朕让相里玄奖出使，实际上还是采纳了你们的谏言，若高丽、百济识趣，赶快罢兵，就免了朕的一番手脚，即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若其不听，则是他们自绝于朕。阎卿呢？让他速来见朕。”李世民与重臣议事，阎立德当然不在场。

阎立德闻听传唤，小跑着进入殿内，就见李世民正在对众人说道：“一场战事拼的不是勇力，而是粮草和器械的接续。隋炀帝数次征高丽无功而返，皆因他不识高丽之地理气候。朕既然征伐高丽，非有一年的准备不可。”他抬眼见阎立德进殿，即转向阎立德道：“阎卿，朕前些日子吩咐你营造玉华宫之事，你可转交他人来办。朕现在另有一件大事，须你前去主持。”

阎立德躬身道：“臣奉旨。”

李世民接着道：“朕欲伐高丽，须用船转运粮草。你即日动身，前往洪、饶、江三州，让他们一年内建造海船四百艘，攻坚船二百艘，于明年七月前集于莱州。”

阎立德领旨而行。

李世民又问唐俭道：“唐卿，近来四夷之事还算安定否？”

唐俭答道：“除了高丽、百济攻伐新罗以外，周边都很安静。”

“都很安静？西域那里呢？”

“焉耆王突骑支惯好阴持两端，其近来与西突厥肆叶护可汗联络甚多，臣已经向陛下禀报过。”

李世□奏道：“臣亦非常关注西域形势，焉耆王突骑支惯好左右逢源以谋其利。臣已向安西都护郭孝恪交代过，若突骑支有妄动之兆，可以当即解决之！”

“郭孝恪能左右那里的局势吗？”

“请陛下放心。郭孝恪领兵有方，且惯会屯田养战，可保西域无事。”

“嗯，你们还要多关注西域之事。若辽东战事一开，西域再有变故，朕就要陷入首尾皆战的境地。不过，以我国现有国势，同时在两地开战，亦有十足胜算，不足为虑。”李世民非常自信，似自言自语说道。

第二十二回

郭孝恪击破焉耆

李世民出征辽东

相里玄奖奉旨出使辽东，其出使的第一站为高丽。

高丽人为古时扶余后人，高丽国东与新罗接壤，南与百济相邻，西北隔辽水与大唐营州相接，北邻靺鞨。其都城平壤，为汉朝乐浪郡之治所。

相里玄奖辗转来到平壤，其时，盖苏文已亲自参战，拿下了新罗的两座城池。他闻听唐使到来，知道又是大唐皇帝劝谕自己勿相攻伐，心中着实不屑，然他还不敢与大唐公然撕破脸皮，遂以礼相待，与相里玄奖会面。

相里玄奖取出玺书，当堂念道："百济、高丽，恃其僻远，每动兵甲，侵逼新罗。新罗日蹙，百姓涂炭，遣使请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爰命使者，诏彼两蕃，戢兵敦好……"其将玺书读完，再将玺书交给盖苏文，说道："皇帝的意思很明白，即让你们睦邻友好，勿相攻伐。"

高丽人此时说汉话，写汉字。盖苏文将玺书再观一遍，非常明白李世民的心意。他沉吟片刻，反问相里玄奖道："我知道贵使本为高丽人，当知高丽的历史。我刚刚夺回的两座新罗城池，本来就是高丽的土地。我听说，大唐新近灭掉高昌国，将其改为州县，难道皇帝可以自己随意攻伐，独不许我吗？"

相里玄奖知道，盖苏文现在攻破的这两座城池，原来确实由高丽国管辖。隋炀帝大举征战高丽时，高丽人全力应对隋朝军队，无力东顾，此二城遂被新罗乘机夺取。

盖苏文又说道："听说皇帝取高昌，其理由为高昌原为汉时故地，所以取之有理。我取此二城，亦为高丽故地，皇帝为何不替高丽着想，反替新罗撑腰呢？当时新罗取高丽土地并非仅此二城，约有五百里之广，我若不能尽复旧地，难以遵旨。"看得出来，盖苏文语气强硬，志在必得。

相里玄奖针锋相对道："不错，此二城确实为高丽故地。然时至今日，往事何足论？若依大王道理，高丽原为中国郡县，我皇亦可以发兵取之。"

盖苏文冷笑道："我知道你要这样说话。好嘛，就请皇帝随时来取吧，我在这里候着。"

相里玄奖道："皇帝如今仁爱治国，对四境绥之以德，不会动辄兴兵。皇帝尚且如此，你何必还要大动干戈呢？"

盖苏文摇头道：“皇帝胸怀博大，且疆域广大，没有必要为此丁点土地上心。我却不同，若被四邻东取一点，西取一点，高丽还能立国吗？贵使本为高丽人，国内定然还有你的不少亲戚故旧，你难道不能替高丽人着想吗？”

相里玄奖道：“大王，我这样做正是为高丽人着想！皇帝的玺书说得很明白，若谁不听旨妄自兴兵，皇帝定会遣天兵前来问罪。若天兵到此，高丽如何是对手？且开战后，定会血溅战场，耗费钱粮，非是高丽人之福。”

盖苏文压根儿听不进去，冷笑道：“高丽为防中国相侵，已准备多日。西面有数百里长城相抗，国内城池坚固，大可与唐军一搏。你回去告诉皇帝，我盖苏文想干的事，任十头牛的气力也拉不转去。若唐军来此，我盖苏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怕任何人的虚言吓唬。哼，隋炀帝当时自恃中国强盛，倾全国之力来攻，最后不是也闹了个灰头土脸！”

两人说话如此不投机，相里玄奖遂起身告辞。他见盖苏文如此态度，知道再去百济也是枉然。果然，他到了百济国见到百济王义慈，是时，高丽使者早一日来此转述盖苏文之意，义慈自然听命于盖苏文，拒绝相里玄奖的劝和。

相里玄奖怏怏而归。

李治自贞观十七年四月被立为太子，在重臣辅佐下，他潜心于学问，专注于政事，李世民对其还算满意。为了加强两宫力量，李世民又诏李大亮为左卫将军、工部尚书，这样，加上此前授其为太子左卫率，李大亮身兼三职。李大亮宿卫两宫，非常尽心，其当值的时候，必坐寐达旦，可谓恭俭忠谨。李世民让李大亮负责宿卫之事，不久即让李治负责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可见李世民对李治还算信任。

时间进入冬月，李世民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李治以年龄尚小为由，遣于志宁向李世民推辞。李世民当时答应罢选，然心中疑惑，这日独对长孙无忌道：“无忌呀，我当时从你的意见立治儿为太子。我这一段时间留心观察，觉得他还是过于懦弱。为君者若性格懦弱，恐怕难守社稷。”

长孙无忌当然不同意李世民的说法，辩解道：“晋王自被立为太子，恭谨好学，陛下也曾多次夸赞过。其年龄尚小，相信其在众臣的辅助下，学识及理事能耐定能提高许多。”

“人之性格，发乎天成，难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治儿非常忧心。”

“陛下，我认为人若好学，即是成才之道。假以时日，随着太子年龄渐长，其定然能御政从容。”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遍视诸子中，觉得恪儿英果类我，不如立恪儿为储，长远来讲定优于治儿。”

长孙无忌听见李世民这样说，知道他又动了易储的心思，心中大急，坚决反对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昔承乾与魏王泰争位，朝臣因之分成两派。如今新太子已立，使朝中势力渐趋一统。若陛下欲立吴王，定会引起大乱。”

李世民观其情状，知道其内心万分焦急，遂微笑说道：“无忌，你反对立恪儿为储，莫非因为治儿是你的亲外甥，而恪儿不是吗？”

长孙无忌见李世民露出微笑，明白李世民如此说并非认真，遂认真禀道：“陛下所言太子懦弱，其实为仁厚。陛下百年之后，太子继统，臣保证其至少为守成之主。臣刚才说了，储位废立关系国家大运，不可动辄废立，愿陛下三思。”

李世民今日单独与长孙无忌谈论此事，显然是想试探长孙无忌的口气。长孙无忌态度坚决，他也不好再往深里谈，遂说道：“罢了，此事到此为止。无忌，你既然坚决拥立治儿，治儿今后就由你多上心了。他若难成大器，其储位难保。”

长孙无忌躬身答道：“陛下，臣竭尽全力，不让治儿坠了陛下的志气。”

李恪为杨琼所生，排为李世民的第三子。论智识才干，确实在李治之上。李世民坚定不再易储，是不想其他儿子再生异心。后几日，他见到李恪，戒之曰：“我们父子虽为至亲，然你若有罪，我不能违天下大法徇私。昔汉时武帝已立昭帝，而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被霍光诛之。你为臣子，不可不戒。”

诸皇子皆知李世民重贤，现在懦弱的李治被立为太子，其兄弟有不服者，自然以吴王李恪为首。李世民现在说出此语，眼见再想图太子之位是不可能了，李恪因之心灰，躬身答应。然李恪毕竟贤名远播，深孚众望，长孙无忌心内始终放不下。后来李治继位，长孙无忌便说李恪参与房遗爱叛乱，使其蒙冤而死，此为后话。

是年春节，四方诸国竞相入长安朝贡。李世民在太极殿接见四方君长及使者，忽然发现，焉耆国未派人来。当是时，高丽、百济虽对大唐庇护新罗不满，然未缺了礼数，依旧派人送来朝贡之物。待朝见散后，李世民让李治代自己赐宴，唤来唐俭和李世□询问其故。

李世民问道：“焉耆国不来朝贡，其中定有缘故吧？”

唐俭禀道：“去岁末，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突骑支的女儿。想是突骑支觉得有了新靠山，所以今年不再来朝。”

李世民沉吟道：“当初高昌与西突厥肆叶护可汗联手，攻破焉耆，突骑支被迫逃往龟兹。后来侯君集领兵克定高昌，将焉耆城池及百姓归还给突骑支。不料年余时间，突骑支竟然又投向西突厥。世□兄，看来肆叶护可汗的势力定向东侵了，那泥孰可汗难挡其势吗？”

李世民当初为分化西突厥势力，册封泥孰可汗，承认其在西域的地位。肆叶护可汗为取得大唐的册封，累累派使入长安向大唐献好，并要求和亲。李世民拒绝肆叶护可汗的这些提议，仅诫其在西域要与诸国睦邻友好，勿相攻伐。

李世□禀道："焉耆原为泥孰可汗的属国，安西都护府设立之后，突骑支感谢我朝归还其地及人口，大约安静了半年。不料，肆叶护可汗趁泥孰可汗势衰之际，新任阿史那贺鲁为叶护，让其率部东侵，逐步蚕食泥孰可汗的地盘。突骑支善会揣测风向，想是他觉得郭孝恪仅领兵数千人镇守庭州，终不是肆叶护可汗的对手，遂脚踏两只船。这次他将其女嫁给屈利啜之弟，显然以为找到了靠山，所以不来朝贡。"

李世民叹道："看来西域形势，还是西突厥在那里左右啊！焉耆毕竟为一小国，突骑支倒向肆叶护可汗，显然为保己国安危，并不为错。"

唐俭道："突骑支实为一势利小人，他现在一心向肆叶护可汗邀宠，却忘记我朝对他的恩情。陛下，臣以为此风不可开，若任突骑支这样肆意妄为，西域诸国会以为我朝软弱，定会向肆叶护可汗示好。如此，陛下为经营西域而设立的安西都护府就形同虚设。"

李世民想起高昌被攻破后，自己与群臣商议如何管理高昌土地的情景。那次魏徵坚决要求按处置吐谷浑的办法，立麴氏子孙为高昌王，使高昌为大唐属国，以为自治。自己当时有经营西域的雄图，觉得若复立高昌国，则西域那里西突厥势力定会大行其道，大唐在那里没有多少主动权。为图长远，遂置三州，设定安西都护府统辖之，以此作为大唐经营西域的前哨之地。他现在仔细品咂李世□与唐俭之言，觉得若任肆叶护可汗在那里逐步发展势力，下一步定会危及安西都护府的安全。李世民显然不愿意看到此种局面。

李世民想到这里，又问道："世□兄，你说郭孝恪在庭州领兵有方，屯田见效，果如其然否？以其之力，不用从内地调兵，他能应付那里的局面吗？"

李世□答道："陛下任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府，可谓慧眼识人。其到任后，已将伊州、西州、庭州守备整治得非常坚固，令西突厥不敢轻易起攻伐之心。其守备之人，以内地调防的千余人为骨干，再整训三州的民兵，可得数万人。郭孝恪现在不用从内地调兵，凭其手头力量，除了可保三州防卫无虞外，另可组织人马突击，可谓攻守兼备。"

"譬如焉耆对我国不敬，郭孝恪可以伐之吗？"

"陛下，郭孝恪近日上疏一道，请求兵部转请圣上，准其讨伐焉耆。郭孝恪言道，其在防守三州同时，可以出劲兵奇袭焉耆，再出一支兵马防备肆叶护可汗的援兵。臣细细观来，觉得郭孝恪所言可行。"李世□说完，将郭孝恪之疏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阅罢，赞赏道：“郭孝恪所言非为空泛，看样子他颇下了一番功夫。嗯，让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府，可谓得人。世□兄，你以为现在为攻焉耆的时机吗？”

“臣以为可行。郭孝恪若能一举拿下焉耆，即可扬我大唐军威。若焉耆被克，西域诸国定会对我朝畏威怀德，可以遏制肆叶护可汗东侵的脚步。且焉耆被平后，陛下可以册立新的焉耆王。泥孰可汗得我朝之助，西域诸国定会归附他，如此，其势力渐渐能与肆叶护可汗相抗。”

李世民复向唐俭笑道：“唐卿，你细听世□兄一席话。其寥寥数语，既勾画了进击焉耆之图，又谋及西域今后形势。什么叫帅者之才，世□兄是也！”他转向李世□道：“可由兵部代转安西都护府文书，准郭孝恪之奏。你要告诉郭孝恪，西域那里由其全权主之，便宜行事。若其对焉耆开战，朝廷不会从内部派去一兵一马，让他凭手头之兵精心筹划，不可有稍许闪失。万一他战败，即会一退千里，我大唐在西域的立脚点从此失矣，让他戒之慎之。”

李世□躬身领旨。

李世民又问唐俭道：“唐卿，相里玄奖出使辽东，至今未回吗？”

“未回。长安去辽东六千余里，其一来一回需数月时间。他此次需向高丽、百济传达陛下之旨，也许还要到新罗抚慰。”

李世民触动心事，问李世□道：“世□兄，你以为相里玄奖此次出使，能使他们罢战吗？”

李世□摇摇头道：“以盖苏文的脾性，非几句话可劝回头的。”

“朕也不信！如此看，辽东一战势在难免了？”

李世□点点头。

“唉，西面有焉耆，东面有高丽，若同时为战，朝野之人会责朕好战吗？”

唐俭道：“焉耆之战由郭孝恪主持，不用调派内地兵马即可完成，用兵用钱甚微。唯辽东一战，路途太远，且高丽人素来强悍，非用重兵不可。”

“是啊，仅出使一趟，来回需数月时间，遑论大队兵马呢？且那里气候苦寒，冬月时难以交战，这样，一年中适宜交战的时间仅半年多一点。即使这样，辽东一战非打不可，我若再忍让，那盖苏文的尾巴还不翘到天上去？世□兄，你要关注西北之事，也要筹划辽东之事。”

李世□又复躬身答应。

过了一月，相里玄奖自辽东返回京师。李世民得知盖苏文不遵旨罢战，

且出无礼之言，大怒道：“好一个无知狂妄之人！好嘛，他盖苏文说要收回故土，我难道就不收归故土了？”

李世民坚定了征讨高丽的决心，他算着时间，认为今年去攻高丽有些仓促，遂定下明年春日时开始攻打之计。于是，他马上下了数道诏，一道诏督促阎立德加紧监造运粮船、战船，于今年七月集于莱州；第二道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率幽州、营州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兵，让其看准时机袭扰高丽，以牵制其进攻新罗的脚步，并观其势；另诏太常卿陈君宾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为副，河北、河南诸州皆受其节度，由其便宜行事，以保证粮草、军械及时运往辽东，为战事做好物资准备。

贞观十八年八月，长安这里正是深秋景色，西域那里已经开始下雪，郭孝恪指挥的一场战事拉开帷幕。

郭孝恪为许州阳翟人，其在军中多年，有智谋，好勇力，屡立军功。他还有一般好处，即是能与上司融洽相处，与下属推诚相待。李世□当初向李世民推荐他为安西都护，许是看到他有这般好处。

安西都护府初建，这里的人员比较驳杂。其居民以高昌旧民为主，另有一些突厥族人。戍边之人以千余人唐朝兵士为主，他们每三年轮换，另有一些流徙罪人为戍卒。郭孝恪面对如此驳杂的人群，明白要想安定三州，必须先将众人心智抚为一体才好。李世民授予其为西州刺史、安西都护，实际上是将这里的军政大权皆集于其一人之手，这对于其抚慰众人有相当的好处。

麴氏王朝昔对高昌百姓盘剥日久，导致民怨沸腾，麴氏王朝也因此加速垮台。郭孝恪明白此节，为此采取二项重大措施：一是向李世民请旨，要求三年内免除三州租赋，李世民准奏；二是不用那些为非作歹的旧官，选出一些受百姓拥戴之人以为官吏。郭孝恪将李世民在贞观初年的做法在这里牛刀小试，果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辖下百姓见农桑之事不用纳租赋，顿时激发了其垦荒的积极性，三州大地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又见官吏皆是符合百姓心思之人，非是往日那些面目可憎的虎狼之吏，心境也舒展开来。一段时间之后，郭孝恪顺势而为，让他们以户为单位，每十户为一组，以此编制民兵之列。这些民兵农忙时垦荒，农闲时练兵，渐成气候。

郭孝恪带兵，向来以推诚待人闻名。他现在面对这些流徙罪人，除了按朝廷律法对其严格看管以外，努力以真诚感之。他对这些犯人说：“你们流徙至此，西面是西突厥诸国，你们到了那里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东面是两千里沙碛，若有人孤身行走，难有生机。我这样说，即是想告诉你们：唯有在此戴罪立功，方为生路，若妄动他念，即是死路一条。要知你们的父母妻儿日日盼望着你们归去，你们若妄自行事以至回乡无期，定会大伤其心。”

这些犯人因在内地犯了各种罪过被遣送至此，一路上餐风饮露，领略了

沙碛的酷热与寒冷，以及那最难熬的饥渴。知道若独自一人逃回内地，确实死路一条。

郭孝恪又道：“你们自今日开始，非是戴罪的犯人，而是我大唐戍守边疆的兵士。若能恭谨守土，或者能为朝廷立功，皆能减免刑期，甚至可得朝廷赏赐。”

一名犯人怯怯问道：“郭都护，我们从此能吃饱饭吗？”

郭孝恪答道：“想是你们来时路途艰辛，所以饥饱有差。你们到了此地，即与大家一样的待遇。你们可能不知道，本人向来不开小灶，而是与将士同食。从今日起，本人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不用多虑。当然，眼前此地百姓疲惫，我们不可扰民；靠中土运来粮草，路途太远，我们的粮草供应有些不足，需要我们同甘共苦。怎么办呢？我们要一边练兵不懈，一边屯田不息。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丰衣足食。”

郭孝恪果然依其言与众人同食，经常在营中巡视，关心兵士和犯人的饮食起居。史称郭孝恪能够“推诚抚御，尽得其欢心”，并非虚言。

李世民的准战诏书送至郭孝恪手中，授郭孝恪为西海道行军总管，让其便宜行事。郭孝恪读罢诏书，见朝廷未派来一兵一卒，深感自己肩头责任重大，不敢有任何闪失，遂潜心筹划，预作准备。

郭孝恪选一千名兵士，一千名犯人戍卒，一千名民兵，为其配上三千匹战马，让他们日夜操练。

为了防备肆叶护可汗领兵来援，郭孝恪决定设立二道防线。在原高昌国和焉耆国之间，有一座南北向的银山横亘在此，郭孝恪准备派三千人在此埋伏防守，是为第一道防线；万一不能防守，可以退回三州城池，然后凭坚城与之相抗，是为第二道防线。

郭孝恪欲自带三千人奇袭焉耆，得手后即可退回庭州。万一肆叶护可汗来援，可在银山一带设伏截击。

郭孝恪在这里练兵不辍，静候攻击焉耆的机会。许是其机遇甚好，这日从焉耆国过来二人，令他大喜望外。

此二人为突骑支的亲弟弟，长者名为颉鼻，次者名为栗婆准。

郭孝恪接见他们，一开始心存怀疑，以为两国交恶之际，他们来此投怀送抱，定有非常之事。郭孝恪稍加询问，二人即将详情叙出。栗婆准口齿伶俐，二人说话以他为主。

原来突骑支决定投靠肆叶护可汗，将其女嫁给屈利啜之弟，此事在其族人中颇有争议，反对者以颉鼻和栗婆准为首。他们不赞同与西突厥屈利啜联姻，栗婆准阐述了其反对的理由：“今与屈利啜联姻，即是背弃泥孰

可汗。如今泥孰可汗与肆叶护可汗相较，确实势力渐弱，然泥孰可汗得大唐册封，其背后有大唐支持，大唐不可能让肆叶护可汗在西域逞强。昔高昌与肆叶护可汗联手，共拒大唐，又攻我国，可谓势强一时。然不久唐兵出西域，肆叶护可汗闻之西退千里，麴氏亡国。现在，郭孝恪领兵镇守三州，与我国接壤，我们怎能不顾眼前再蹈高昌覆辙呢？”

突骑支坚持自己的主张，斥道：“我国昔为泥孰可汗的属国，何曾得到大唐的庇护？你们难道忘记当初逃奔龟兹时的窘境吗？大唐如今专心于国内之事，无暇西顾。其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不过虚名而已。不错，郭孝恪确实近在咫尺，然其手下仅有千余人戍守，再加上一些戴罪戍卒，能成何事？能挡肆叶护可汗的铁骑吗？如今，阿史那贺鲁敢在郭孝恪眼皮底下活动，郭孝恪动了他一根毫毛了吗？”

栗婆准针锋相对：“对呀，郭孝恪领兵不过数千，肆叶护可汗并非不知道，他的铁骑为何不敢侵入西州半寸？那庭州原名叫可汗浮屠城，原由阿史那步真镇守，现在肆叶护可汗势强，他为何不收取庭州以报旧仇？”

两派意见相差甚大，最终还是突骑支凭借国王之名，压下了另一派意见，送其女到西突厥王庭与屈利啜之弟完婚。于是，焉耆与肆叶护可汗往使不绝，开始蜜月交往。肆叶护可汗因焉耆主动来投怀送抱而欢喜不已，实因焉耆国东与大唐西州相接，西与龟兹相连，南为尉犁国，北为乌孙国，其现在归属自己，即在与大唐、泥孰可汗的势力角逐中略占上风。按说焉耆国地盘不大，其横约四百里，纵约六百里，国内仅有民户四千，兵卒两千，论力量实不值一哂，不过其地理位置重要罢了。

眼见突骑支我行我素，颉鼻和栗婆准无计可施。二人一者忧于大唐之盛，二者欲营己利，遂趁着一个月黑之夜逃出焉耆，来到西州投奔郭孝恪。

郭孝恪听知了其中的详细，觉得他们所言非虚。事先，他也曾派人入焉耆侦察动静，大略知道其族人纷争的事实，现在与栗婆准之言相印证，愈加确信。他暗自思忖道，攻破焉耆不难，难的是今后如何治理其国。现在此二人来投，若攻破焉耆之后立其中一人为王，其今后定然心向大唐，如此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郭孝恪想到这里，并不急着说破此点，唤人领兄弟二人下去安顿休息。此后数日，郭孝恪经常召来此二人，问询焉耆国内地理及都城防卫。

栗婆准明白郭孝恪将对焉耆有所动作，遂说道：“焉耆国内仅都城还算有备，其所备不在人力，仅在恃险而守。”

郭孝恪询问其故。

栗婆准说道：“该都城方圆三十里，四面皆为大山，城墙下有护城河，可谓易守难攻。国人恃其险阻，以为外人来攻甚为不易，久而久之，其防卫相当疏漏，无非派少许人隙望而已。我们此次逃出城外，途中未遇一人。”

郭孝恪到此时方悟突骑支何以如变色龙一样左右逢源，他自知己国力量薄弱，难与他国相抗，于是采取了趋附强盛来保取自身安全的做法，国内也不整兵防备。突骑支这样做，不失为夹缝里图生存的聪明之举。

栗婆准此时不待郭孝恪明言，率然说道："郭都护，若唐军欲攻焉耆，我愿意当向导引路。我国百姓，皆翘首以待郭都护驾临。"

郭孝恪心道，什么百姓翘首以待，皆是鬼话，焉耆国的去向，还不是你们兄弟数人在那里左右吗？想到这里，他微笑着对他们兄弟二人道："你们来投当日，我已具表报往朝廷，请皇帝恩准你们兄弟今后为焉耆之主。你们心想百姓，我料皇帝不会驳我所奏，定会恩准。"

兄弟二人喜形于色，颉鼻言道："若皇帝陛下恩准，此位可由我弟栗婆准来坐。"

栗婆准急忙谦让，郭孝恪心里暗笑道：你们兄弟如此谦让，实属难得。他凝神思索片刻，说道："此事以后再议。其实你们到来以前，我已经准备多时，意欲发兵攻取焉耆。你们此来，实乃天助我也。栗婆准，大军行动就由你来做向导，你要马上画出行军路线，克日进发。"

兄弟二人起立答应。

八月二十一日，夜幕渐渐笼罩银山，天上乌云低垂，遮掩了星光和月光，大地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银山脚下，三千马骑整装待发，另三千人马排列整齐，正在聆听郭孝恪的讲话："你们坚守在此，时刻监视周围动静。我此去焉耆，明日即可破城，晚间押送俘虏而还。焉耆国不足虑，唯其与突厥互通声气，须防突厥人来援。"

众人轰然答应。

随后，郭孝恪令三千人马开始行动，栗婆准领头而行，以为向导。他避开焉耆人居住的地方，选取相对僻静的地方行军，以免暴露大军行踪。

银山距离焉耆都城仅有一百余里，三千人马经过一夜疾驰，夜半丑时即到达焉耆都城之下。郭孝恪令全体人员下马，然后令将战马圈入一块空地上，留下一千人看守马匹，并预作后援。

焉耆都城果然防守空虚，仅有少许人在城楼中值守，此时夜过大半，这些人皆在城楼中抵足而睡。栗婆准熟知这些人的习惯，早向郭孝恪说知此事，并将城楼位置一一绘出。郭孝恪带领两千人悄悄抵近城下，选出二百人让其设法泅过护城河，然后沿索登上城墙。他们的任务，即是解决这些值守之人。

事情非常顺利，这二百人身穿夜行衣，分成数拨泅过护城河。是时，冷

风如刀，寒气袭人，待他们渡过护城河，浑身如冻僵也似。这帮人好歹皆是选出来的身强体壮之人，他们不事犹豫，悄悄将抓钩抛上城墙，然后沿索开始攀登。如此一使力，把浑身的寒气驱出去不少。他们爬上城墙，渐渐集于城楼周围，领头之人轻咳一声，其他人一拥而入，他们或挺刀直刺，或以刀柄击其头将其砸晕，很快将所有值守之人制服。

此时天色微明，这二百人将四周城门悄悄打开，放下护城河吊桥，使外面大军顺利进入。

入城唐兵有一大半人手中持有鼓角，他们一进入城门，立刻擂响手中之鼓，吹响口中号角。霎时间，就听焉耆都城四处响起鼓角声，人们大呼小叫，不知道有多少唐兵进入城来。

突骑支得知唐军入城，在宫中宿卫的护卫下，领人抵挡了一阵子。然此时的焉耆人心中已慌，又闻听鼓角之声相闻，觉得大势已去，难以组织起像样的抵抗。随郭孝恪前来的那些戴罪戍卒，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他们如狼似虎，逢人便砍，所经之处血流成河。待栗婆准引着郭孝恪逼近王宫，一举将突骑支等人擒拿，郭孝恪下令停止厮杀，此时的焉耆人已有一千余人掉了脑袋。

郭孝恪令人打扫战场，既而让栗婆准主持城中事务，让其贴出安民告示以安人心。郭孝恪带领栗婆准登上城楼，问道："若皇帝诏令下，果然册封你为焉耆之主，今后你会不会像突骑支这样，因外势所逼又叛大唐？"

栗婆准慨然答道："如今大唐之势，天下诸国莫能与之抗，何谈外势？郭都护请放心，若皇帝果然册封我，我即为大唐之臣，此生再无反复！"

"好，我信你之言。焉耆国地当要冲，西域各方势力定会在此激烈争夺。只要你心向大唐，我定会努力维护你周全。我午后即返，这里由你全权主持，城备之事不可再形同虚设了。"

栗婆准忽然露出惊慌的神色，哀求道："郭都护缘何如此性急离开？听人说，那屈利啜闻知唐军来攻，已带领突厥人马来此驰援。若唐军一走，这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我实在难以抵挡。"

"我知道屈利啜前来，算着路程，他后日方到。你放心，我明为离开，实为诱敌之计。我带领人马到银山前驻扎，以为你之声援。你城中空虚，我可留下兵士五百帮你守城。此城为天险，只要城中粮草充足，外人来攻，非一月难开。若屈利啜来到，你只管凭城坚守，他终将无计可施。屈利啜见攻城无功，我适时来此诱之，他以为我兵少定会追击，这样，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

郭孝恪让人押送突骑支及其妻子前往长安，让李世民来决定突骑支今后的命运。他领兵到了银山前，即驻足不走，在此专候屈利啜的到来。

二日后，屈利啜果然领兵来到焉耆都城下。他听说突骑支被解往长安，

城中由栗婆准主持，顿时大怒，下令攻城。原来虚设的城防现在有人主持，又有五百唐兵助战，可谓坚如磐石。屈利啜猛攻一个下午，城中之人无损，其手下却被箭伤无数。是夜，下人来报，说在银山一带发现唐军踪迹，且为数不多。

屈利啜了解焉耆都城的布置，知道若猛攻短期难以奏效，他这时迁怒郭孝恪，认为都是他惹出的事端。当是时，屈利啜不了解郭孝恪整兵有方，还以为其手下仅有千余人马，遂决定追击郭孝恪，并由此绝了栗婆准的后援。他想得很好，认为打败郭孝恪之后，栗婆准自会开城投降。他觉得与郭孝恪一战稳操胜券，因为突厥骑兵最善于野战，攻城非其长项。

屈利啜说干就干，第二日一早让人将伤折之人送回王庭，自己带领其余铁骑旋风般杀奔银山。

午时过后，突厥铁骑逼近银山，发现山脚下有数百唐兵正在那里牧马。突厥人大呼小叫，手舞闪亮的弯刀杀奔过去。那些唐兵眼望飞奔而来的突厥铁骑，脸露惊惶之色，慌不迭地上马逃命。许多唐兵将马鞍卸在地上，此时不及安上，只好骑在马的光背上狼狈逃窜。

屈利啜大喝道："奋力冲上去，将他们全部就地斩杀！"突厥人闻听号令，挥鞭猛打马匹，与逃跑的唐兵越来越近。

逃跑的唐兵歪歪斜斜地骑在马背上，一些人竟然被马颠到地上。

拼命逃跑的唐军在前，突厥人在后，他们在银山中左拐右突，不觉已入一处狭窄的山谷之中。唐兵拐过一个山角隐然不见，过了山角的突厥人忽然大惊失色，他们皆勒紧马缰绳，使马儿直立起来，显然是看到了恐惧之物。

原来拐角之后迎面为一陡坡，坡下仅有一溜儿狭长之洞与外相通。陡坡上面站满了唐兵，他们皆张弓执弩，对准相继奔来的突厥兵。

屈利啜见前军不走，惊问道："怎么回事？为何不动了？"

话音未落，只听山涧里一声梆子响，前军顿时哀声一片，如飞蝗般的箭弩密集地射向谷底。

屈利啜到此时方才注意四周的山势，方悟唐军早就选好地势埋伏起来，张网以待。他观罢大惊，急忙大喝道："快退，快退。"

说时迟，那时快，眼前的局势已经不容屈利啜来左右。就见山谷两侧也有唐兵现身，他们或掷下石块、檑木，或觑准人群发出长箭。谷底的突厥人遭此大难，顿时乱成一团。

由于谷内狭窄，突厥人在谷底难有腾挪之地，人马互相践踏，又伤折不

少。及至他们退出谷外，检点出谷人马，发现伤亡之人已过半。

屈利啜经此惨败，再无心与郭孝恪交手，遂带领残兵败将返回西突厥王庭。

李世民这日召来李世□，欲向其布置攻伐高丽之事。

话间一名太监手捧驿盒，叩道："兵部送来加急文书，请圣上御览。"

李世民道："快呈上来。"

李世民展开文书，快速阅读一遍，然后将之交给李世□，说道："好呀，郭孝恪果然有勇有谋。其以奇计击破焉耆，可谓兵不血刃，用此人来经营西域，可谓得人。"

李世□笑道："总观此战，郭孝恪不用内地一兵一卒，靠一军之力，大破一国，又力拒突厥，其若无上乘的胆识和谋略，断难成功。"

"不错，郭孝恪有勇有谋，朕定当赏赐。世□兄，朕此时心悦此战完胜。经此一战，焉耆成为大唐属国，那肆叶护可汗不敢轻易犯边。如此，西境可以保持一段时期内的安定，朕可以放手来对付东方了。"

李世□马上明白李世民要开始征讨高丽了，遂言道："陛下，时辰已进入冬月。若想征讨高丽，明年开春为最佳时机。"

李世民叹道："朕欲征高丽，不料朝中有许多人反对，独你支持此举。你说得对，明年开春，非征讨高丽不可。朕今日叫你来，即是商议此事。"

"陛下前令阎立德造船，如今船皆集于莱州；又令陈君宾为馈运使，其已将大半粮草运至营州。船、粮、器械已备，只需陛下选定兵马，克日奔赴辽东。臣等厉兵秣马，唯等陛下号令。"

李世民沉思一会儿，说道："世□兄，此次高丽之战，朕要亲征。"

李世民年轻之时，多次率兵出征，所战皆捷。然其当了皇帝，近二十年间每遇战事，多在京中部署，再未带过兵。他现在忽然提出要御驾亲征，确实为石破天惊的举动。李世□原想征讨一小国，李世民至多派自己为帅，从未想过他要亲自出征，遂说道："高丽小国，臣率十万兵即可讨之，无须陛下亲征。"其心内想到，许是群臣多反对征高丽，惹得李世民动怒，且其多年未曾出外带兵，于是想过一把瘾，泄泄心中之忿。

李世民摇手道："朕谋定多日，你无须再劝。朕想好了，此次出战，可采用水陆合势之法来夹攻高丽。朕授你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及突厥、薛延陀、回纥之兵奔辽东，朕随你而行；再授李大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之兵四万，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渡海趋平壤。其下将官，由你们各自挑选。这样两军合势并进，必克高丽矣。"

李世□不再谏李世民亲征的事，问道：“臣奉旨。敢问陛下，臣等何日启程？”

“明年三月，为总攻高丽之时。你把握时间，便宜行事吧。朕近日要颁布讨高丽之诏，还要对国内之事预作安排，军事由你全盘谋定。咳，朕之诏命一发，朝中之人又要有人来劝谏了。”

后数日，李世民颁布《亲征高丽手诏》，此诏由李世民亲手所拟，诏文中责盖苏文弑其君、专国政、侵新罗，为此要兴兵问罪。诏文中最后说：“略言必胜之道，盖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击其小；二曰以我顺而讨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乱；四曰以我逸而敌其劳；五曰以我悦而当其怨。何忧不克，何虑不摧，可布告元元，勿为疑惧耳！”李世民必胜之心理，跃然纸上。

此事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于是，群臣或上疏，或当面向李世民进谏，竭力阻止李世民征伐高丽之举。

褚遂良上疏反对李世民亲征，其疏中言道：“天下犹如一身，两京为心腹，州县为四肢，四夷为身外之物。高丽罪大，确实应该征讨，陛下可令数猛将率数万众，仗陛下之威灵，取之如反掌。现在太子新立，年纪尚轻，监国尚需磨炼；陛下若涉辽海之险，轻行远举，愚臣甚为忧心。”李世民读了数句，即弃而不看。

房玄龄、长孙无忌、萧瑀、马周、刘洎等大臣皆认为征讨高丽实为民力轻用之举，他们拿出隋炀帝的例子，让李世民引为鉴戒；通过颂扬贞观盛世，说明“抚民以静”的好处。李世民对这些谏言统统不听，反而斥道：“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凌上虐下，百姓延颈待救，此正是高丽可亡之时也。你们纷纭来谏，为何看不到此节？”

贞观年间以来，李世民倡导的诤谏之风，虽魏徵逝去，此风依然未改，从此事上可见一斑。以李世民之智，他完全明白征讨高丽大违自己多年来的治国方针，奈何他心已至此，别人纵使再谏，也一意孤行。

李世民为了征辽成功，倒是下了不少功夫。已致仕在家的前宜州刺史郑元踌，曾经跟随隋炀帝征讨过高丽。李世民将其召入宫中，问询征讨高丽的方略。郑元踌详详细细将自己所知道的征高丽的情况说了一遍，最后恳切说道：“辽东道远，粮运艰难，冬日时严寒，且高丽多坚城，人们善守城，攻之难以迅速攻破。老臣以为对高丽应以安抚为主，不可轻易动兵。”

李世民这些日子早听烦了这些陈词滥调，斥道：“今日非隋可比，朕也不是隋炀帝。你瞧着吧，朕攻之三月，定克高丽。”李世民此时觉得，自己能成贞观盛世，又能办成隋炀帝不能办成的事，声望之隆可达极致。在那一时刻，其心中以为高丽已是囊中之物，心底油然升起得意之情。

后数日，李世民又召见李靖。待李靖坐定，李世民问道：“药师兄深居简

出，可曾闻我欲伐高丽吗？”

李靖答道：“老臣前些日子曾见过陛下诏告，知道陛下欲伐高丽。”

“药师兄深识军机，以为我伐高丽能全胜否？”

李靖沉吟道：“高丽路远，冬日时寒冷异常，若攻之需有数年准备，方能一举克之。高丽毕竟为一小国，其难以与中国相抗。陛下若攻之，定能克平。”

“嗯，药师兄此话，我还爱听。药师兄，我自从说过要伐高丽，朝中之臣除李世□赞成外，其他重臣皆出言反对。”

“陛下，臣以为群臣所忧，主要是鉴于隋炀帝之败，深恐由此劳乏国力，以致国内动荡。”

“是呀，他们动辄拿出隋炀帝的例子来警示，以图让我罢征高丽之意。药师兄，今日非复前隋旧时，我难道会成为昏君吗？我多年来教化天下，以德感之。那隋炀帝无道，失人已久，其辽东之役，人们为避征役皆断手足，由此激起杨玄感之乱。我今征高丽，并非强征硬索，所取兵士皆出于自愿，且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有不能选入军中者，皆愤怒失落，怎能会由此招致民怨呢？”

“陛下所言甚是，不过大战之前，须精心准备，不敢有稍许懈怠，方能保此战成功。”

李世民叹道：“是啊，为保此战成功，我欲亲征。药师兄，你随孝恭平定南方，北破东突厥，西定吐谷浑，立有无数大功。现在仅有高丽未服，此役若能有你主持，我也无须亲征了。”

是时，李靖老迈，再让他带兵出征，实在是勉为其难。李世民现在这样说，李靖心中一惊。他知道，以李世民之聪明，断不会让自己挂帅出征。然李世民说出这等话，其中定是大有深意。思来想去，许是李世民深恐自己军机兵法冠盖天下，其亲征出外，京中定然空虚，怕京中发生什么变故。李靖想到这里，起身拜道：“臣以往凭借陛下天威，得成尺寸微功，累陛下记挂，臣心存感激。老臣今日虽老病交加，行动不便，若陛下不弃，臣愿随陛下到辽东建功。”

李世民心中确实想让李靖随同自己出征，一来想让李靖随军谋划军机；二来确实怕太子年幼，自己长期出外，京中容易发生什么变故。多年来，李世民既使用李靖，又时刻对他保持戒心。然他看到李靖现在毫不犹豫答应随军，又看到李靖确实老迈难行，遂叹道：“罢了，我心中确实想让药师兄随行，然你戎马一生，为我立功无数，现在正是颐养天年的时候，我岂能忍心让你再受劳顿之苦？外人若见你出征，定会责我不恤你了。”

李靖拜道：“臣戎马一生，若就此战死沙场，方为武人本色，乞陛下允臣随军。”

李世民摇头，坚决不许。

不过李世民在出征之前，为防国内发生变故，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

由房玄龄留守长安，京中及国内事务由其全权主之。

由萧瑀留守洛阳。

太子李治至定州，由高士廉、刘洎、马周、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等人辅佐，负责处理国内要务，居中与辽东战场联络。

这样，自长安始，其中经洛阳、定州，皆由李世民所信任的重臣镇之，连成一线，万一国内有变，可保无虞。

贞观十九年二月，李世民带领大臣和武将奔赴洛阳，他在这里集齐诸军，由此开始了东征高丽之行。随行大臣有长孙无忌、岑文本等人，武将尉迟敬德、李道宗、李世□、契苾何力、李思摩等人同行。是时，李大亮带领副将程名振等人已赶至莱州。

元日之时，盖苏文得知大唐欲发兵相攻，心内不免惊惧，遂遣使携带白金入长安朝贡。唐俭奏知此事，李世民问其何以处之，唐俭答道：“盖苏文弑其君，人神共怒，陛下正欲伐之，臣以为不可接受白金。”李世民以为然，让唐俭将高丽使者引入殿内，斥道：“你们以前皆为高丽王建武之下属，有官爵在身。那盖苏文弑逆，你们不能为高丽王复仇，反而来为乱臣游说想欺骗中国，罪莫大焉。”他说完唤来孙伏伽，让他将高丽使者投入狱中治罪。

于是，一场大战拉开了帷幕。

第二十三回

训太子语重心长

战辽东势如破竹

李世民还在洛阳的时候，郭孝恪派人解送焉耆王突骑支尾随而至。李世民不见突骑支，封其为左武卫将军，令其在洛阳居住。其时，太子李治在其身侧，李世民顾谓李治道：“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所以系颈束手，自取灭亡，以致飘摇万里，从此在洛阳居住。你为太子，即是明日之君，当以此为鉴戒，常怀恐惧之心。”

李治这一段时间常候在李世民身侧，李世民若有机会，定会训诫一番。

李世民在洛阳时还会见了一位重要人物，即是西去天竺求佛经十九年的玄奘法师，这里且按下不表。

三月初，李世民带领人马浩浩荡荡驾临定州。是时，定州刺史已接朝廷谕旨，在这里修造了简易行宫，供李世民和李治居住。李世民要在这里小住数日，一者要进一步布置战事，二者要对李治监国做些交代。

高丽之战此时已打响。李世□带兵六万到达营州，与营州都督张俭会合，加上张俭所部及契丹、奚、靺鞨之兵，共有十余万胜兵屯于高丽边境；李大亮自莱州率领四万兵士登船，渡海登陆，稍作整备，即遣程名振率领一万人马奇袭高丽的卑沙城。

李世民让李大亮率先攻击，其意在让盖苏文得知后，调集兵力来对付李大亮，造成西境防守空虚，这样，李世□可以挥师东进，大举破之。

事情很清楚，李世民想让李大亮的舟师为佯攻，李世□的十万大军才是真正的正面进攻主力。

程名振早在攻打刘黑闼之战中，曾携带数十面大鼓在洺水城外擂响来骚扰敌人，从此显露名声。此次带兵去袭卑沙城，事先派人前去侦察，得知此城四面悬绝，难以攀缘，唯西门可上，遂定下夜袭之计。

是夜云遮星月，大地漆黑一团，程名振派一千人为前驱，自统其余九千人马随其后。这一千人到了西门，悄悄搭上云梯，开始攀梯登城。多年来，高丽人为防中国来攻，将其防御重点放在西面，并修建数百里长城。卑沙城面临大海，高丽人以为有天险可恃，所以不以为备。唐军登上城墙，高丽人方才发现，他们大呼小叫，乱成一团，但为时已晚。唐军兵士在城墙上奋勇前进，既而坠入内墙，开始围攻西门。该门平时仅有数十人防守，难以抵挡如狼似虎的唐兵进攻，很快被斩杀殆尽。

西门大开，程名振带领大队唐兵杀入城来，他们分成数队，沿街道攻击前进，卑沙城顿时陷入喊杀声中。平明时分，守城的近千名高丽兵士被杀数百名，剩余之人眼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

后数日，盖苏文得知唐军攻陷卑沙城，大为震惊，急忙调派人马前来增援。程名振攻破卑沙城之后，又奉李大亮之令向纵深进军，不日抵达鸭绿水。此后，李大亮带领大军尾随而至。他们就在鸭绿水侧扎下营，在这里炫耀兵力，以吸引更多的高丽兵前来增援。那盖苏文不明底细，还以为唐军果然从南面大力进攻，遂从各处抽调兵力，其西面防守之力也为之减弱。

李世民到了定州，让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褚遂良、许敬宗、张行成、高季辅一起辅佐太子。他预备在这里停驻数日后，即起驾向辽东进发。

是时，李世□率领先头部队进至辽东，后续队伍在定州稍作休整后，即源源不断向辽东进发。陈君宾在幽州坐镇，督促运粮队伍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奔赴前线。李世民此次御驾亲征，将军中资粮、器械、簿书等事务皆委于岑文本署理。事实上，岑文本成了此次辽东之役的大总管。

岑文本此时在行宫之左的一处房舍内理事，李世民这日带领李治和长孙无忌走出行宫，就见岑文本那里人进人出，络绎不绝。李世民忽然来了兴致，对二人说："走，我们到文本那里看一看。"

他们进入房舍，就见岑文本正伏在案头，案前站立了一班人。岑文本低头批完文册，头也不抬，将之递出，说道："速速去办。"然后又埋头阅读另一卷。

房舍中人发现李世民等人进入，其中有人识得皇帝的服色，急忙俯伏在地，口称万岁。岑文本抬起头来，看到李世民驾临，急忙起座拜伏，说道："臣不知陛下大驾光临，迎候简慢，死罪死罪。"

李世民唤众人平身，众人见皇帝到此，不敢久待，皆倒退着退出房外。李世民喝止他们，转对岑文本道："你事务繁忙，继续办事吧，不可耽误了军机。"

岑文本躬身答应。

李世民转身要走，忽然看见岑文本眼中布满了血丝，又见其脸色苍白，遂叮嘱道："文本，你神色疲惫，莫非身有不适吗？"

岑文本答道："臣署理此事以来，想是平生未遇到过如此大事，心里有些着急，最近几日难以成眠，身体倒未有不适。"

"嗯，你不可劳累过度，须知此役非一日之功，现在大仗在即，你将心力耗尽，焉能长久？你居中调度，当理大事，一应庶务可交给手下人来做。诸葛孔明一生谨慎，事无巨细皆亲自署理，以致英年早逝，你千万不可学他的样子。"

长孙无忌插话道："文本，你须谨记陛下之言。我见你出京以来，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笔不离手，这样焉能长久？"

岑文本再向李世民拜道："陛下，臣非勋非旧，被简拔至如此重位，实乃滥荷宠荣。臣细想自己并无长处，唯以勤补拙，方能报答陛下万一。陛下的话，臣记下了。"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事要办，然不能以残剥心力为代价。文本，你若嫌吃力，可选人来助你。许敬宗原定留在定州辅佐太子，其文笔尚可，你若有意，可自今日始帮你署理庶务。"

"许敬宗辅佐太子事大，这里的庶务，臣勉力为之，就不劳陛下费心

了。”岑文本坚决地说道。

李世民摇摇头，然后带领长孙无忌和李治走出门外。

他们欲返回行宫，路上，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道：“文本如此勤力，又执拗不让他人来助。其与我同行，若如此下去，恐怕难以与我同返。”

长孙无忌颇有同感，说道：“文本曾对他人多次说过，其非陛下勋旧，却能官至中书令，所以要拼尽全部心力以报陛下。其心忠诚，委实可嘉。”

“文本之心，诚然可嘉，然他忘了，我们君臣共同治理天下，自己的身体其实已成为国政的一部分，焉能不加怜惜？像如晦、戴胄等人，他们当时的心思与文本相同，以致英年早逝。除了让我伤感以外，也为国家的莫大损失。无忌，晚间你再来看视文本一回，把我的这番话告诉他，并让他早点休息。”

长孙无忌答应了一声。

李世民转对李治说道：“治儿，你知道岑文本为何如此尽力吗？”

李治答道：“岑文本小吏出身，却被父皇擢拔至相位，所以心怀感激，以致夙夜勤力。”

“你的话，仅仅说对了一小半。不错，岑文本对我心怀感激，然天下官吏有许多，不可能人人皆有这等殊遇。我若仅靠私恩待人，又有多少私恩能满足天下之人呢？我所恃者，唯营造清明政治氛围而已。有此气氛，则能人尽其才，人人靠德才来晋仕途，不思其他旁门左道。”

李治知道父亲又借岑文本的事例来教谕自己，遂恭恭敬敬答道：“儿臣记下了。”

李世民接着道：“为人君者，须有知人善任的能耐，力求抑其所短，用其所长。如你舅舅无忌，其善避嫌短，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你舅姥爷士廉，其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做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所以多年来，我从未让你舅为帅出征，未让你舅姥爷充当谏臣，皆用其所长。”

李治点头领会，长孙无忌随同李世民多年来，从未听过李世民如此全面恰切地评价自己，心中默许了李世民的说法。

李世民接着评价他人：“至于其他大臣，你日日接触他们，也应该了解他们的优劣，然后暗自揣摩，以形成自己的定论。像唐俭，其言辞辩捷，处事周详；他事我二十余年，没有一言语及献替，此为所短。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恃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好诤谏；然为人好然诺，私于朋友，有时失于原则。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我所交托他办的事，多能称意。褚遂良

学问稍长，性亦坚正，然其亲附于我，若飞鸟依人，人自怜之。”李世民现在评论的人物，多是朝中正当壮年的重臣，对房玄龄、萧瑀等人未有提及，可见他虑及后事，将这些人的品行告知李治，以为其用。从他对群臣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最钟情马周，对褚遂良善于迎合自己也有察觉，然并不点破，依旧用其所长。

李治用心记下，躬身说道：“儿臣谨记。”

李世民叹口气，说道：“这识人一节，非是一蹴而就之事。人之性情虽大势不改，然其往往随情势变化而动。为人君者，须时刻洞察人之变化，因人而异予以规导。王莽篡政之前，何等谦恭下士，谁能想到他是大奸之臣？”

李世民看到李治无言以对，知道要把此儿辅成一位贤明君主，非是短日即成之事，遂心中又暗叹了一口气，嘱咐道：“治儿，我让你在定州居守，一者想让你居中联络前线与京城之事，多些历练；二者让你舅姥爷等人辅佐你，使你多识一些圣贤道理。我此去辽东，至多半年时间。待我们返回京城之后，我静下心来将多年的主政经验书成册，以为你用。”

李治唯有连声答应。

此后数日，李治因李世民即将出征，常常不自禁落下泪来。这日李世民亲佩弓矢，骑着“飞白”马，鞍后捆着雨衣等物，俨然一位出征之帅。其身后有岑文本、长孙无忌等人随行，李治率高士廉、刘洎、马周等人将御驾送出城外。当李世民挥鞭欲行的时候，李治禁不住又落下泪来，悲泣道：“父皇此次远征，使儿臣监国。儿臣自知责任重大，深恐失误。”

李世民停鞭厉声道：“今留你在国内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之人识你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扬贤抑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你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

李治向来怕这位严父，闻听此语，急忙将眼中的清泪收了回去，躬身答道：“儿臣谨记父皇圣训，就此恭送父皇出征。”

李世民点点头，然后扬鞭一挥，说道：“走吧。”“飞白”体会主人的心意，昂首长嘶，随即甩开蹄子迅跑起来，后面的大军也随之起动。

皇帝御驾一路上辰时启程，遇晚则休，所有人因奉李世民严令不许招摇，沿途显得比较安静。大军愈向北行，愈觉得清凉。他们在路上行了三日，这日到达幽州地界，幽州刺史早早在边界上迎候李世民。此时已午时过后，再行半日，即可入幽州扎营。这时，一名别将匆匆赶上前来，向长孙无忌禀报道：“长孙大人，大事不好，岑中书令刚才忽然倒栽马下。”

长孙无忌停下马，惊问道：“伤在何处？”

“外伤没有，只是已然气绝。”

长孙无忌似自言自语道：“是了，他这几日精神耗竭，其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以致衰竭而终。”他撇下别将，扬鞭疾驰，赶上行在前面的李世民，将岑文本已逝的噩耗告诉他。

李世民听完，怔怔地流出眼泪，叹道：“大军尚未行至辽东，就损了我一员重臣。唉，文本啊，你为何如此拼命？”他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带同长孙无忌等人向后返回。

岑文本静静地躺在路边，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唯神情恬静，宛似劳累之后沉沉睡去。

李世民下马抢到岑文本之前，用手抚着岑文本之面，泣道：“文本啊，你为何如此绝情，我们一同行军，连最后一句话都不想对我说吗？”

长孙无忌等人及路侧的兵士见李世民如此动情，禁不住也随之垂下泪来。长孙无忌见李世民在那里哀痛不已，遂上前劝道：“陛下，现在正是行军之时，不可误了时辰。文本的事，就由臣在这里善后，陛下还是先入幽州吧。”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吧，你派人将文本的尸身送回京城，再拟旨一道，赠文本为侍中、广州都督，谥曰宪，让其陪葬昭陵。”

长孙无忌躬身答应，李世民遂辞别岑文本尸身，带领大军向幽州城内进发。由于此事耽误，大军行入幽州城的时候已是薄暮时分，幽州刺史将李世民领入行宫，即奉上晚膳。

李世民眼望案上的膳食，举箸欲夹，忽然又怔怔地流下泪来，对陪膳的长孙无忌和幽州刺史等人说道：“想起文本离我而去，从此人鬼二途，我心中实在难受，也难以下咽。”

幽州刺史劝道：“陛下御驾亲征，今后还有许多激战和大事需陛下调度，陛下不可因此损了心力。”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说道：“为何好人不长寿呢？无忌，我曾听遂良说过，文本被授为中书令，有人劝其要多置家业，文本叹道：‘我原为汉南一布衣，徒步入关，所望者不过秘书郎、县令耳。今无汗马功劳，却以文墨之事至宰相，已宠荣无限，何必要再置产业？’你听，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文本的病根儿已然种下了。”

长孙无忌不想让李世民继续伤感，遂转换话题，问道：“陛下，如今文本已逝，其经手之事太过重要，可让何人代之？”

李世民沉吟道：“我原来就说过让许敬宗帮助文本，奈何文本不听，果然有今日之事。也罢，可让驿使传许敬宗速来，让他接手文本之事。”

此后，长孙无忌等人变着法儿让李世民进膳，李世民拗不过，只好勉强吃了几口。膳食过后，夜色已浓，众人让李世民早点安歇。

忽然，城中响起鼓声，那是值夜之人以鼓声报时辰兼以巡守。

李世民闻之，心中不忍，对长孙无忌道："文本殒没，我不忍再闻鼓声。无忌，你速令人去传，三日内不许再有鼓声。"

此后数夜，军中果然寂静无声，李世民以撤鼓声向岑文本志哀。

李世□率领十万大军屯于营州，闻听李大亮的舟师已袭破卑沙城，并耀兵于鸭绿水，使得盖苏文抽调兵力驰援南线，其西部防线相对空虚，遂向李世民请旨，欲开始总攻。

其时，李世民正行至北平，当即准奏。

李世□接旨后，即召集众将商议。他手指山川图道："此去平壤，须击破二城方为通途。在我们的前面，为辽东城，此为平壤的第一道屏障，再其后，即是安市城。我意待皇帝到来之前，发起总攻，先拿下辽东城，以为献礼。"

李道宗、张俭、契苾何力和李思摩等人在营州等待日久，心中早已焦急，早就想马上开战。契苾何力最为性急，说道："李尚书有些保守了，若向皇帝献礼，岂止一城？我们不如将安市城一同拿下，这样岂不爽快？"

李世□摇头道："高丽国防备日久，像辽东城、安市城最为坚固，等闲难下。我说拿下辽东城向皇帝献礼，已过于乐观了。为将之道，在于知己知彼，不可一味乐观。"

张俭久在营州，深知高丽形势，其相当持重，说道："李尚书所言甚是。昔隋炀帝四攻高丽不下，高丽正是倚仗城池坚固。我们此次进攻，不能有轻视之心，须稳妥为要。"

李世□又手指山川图道："你们看，辽东城的北面，有一建安城；其南面，有盖牟城。我意由张都督率兵二万，攻破建安城；由任城王率兵二万，攻破盖牟城，使其难以支援，又可阻挡高丽后续援兵。"

李道宗、张俭躬身接令。

李世□接着道："此二处战斗打响之后，我以契苾何力、李思摩为先锋，率兵五万，直击辽东城！"

李世□寥寥数语，已勾勒出此次大战之要点。李世□平时话语不多，可谓沉默寡言，其说出之语，皆是深思熟虑而成。众人知道李世□作风，接令后不再多话，各自回营准备。

第二日，张俭率领北路军出营州向建安城进发。北路军以原营州兵马为主，兼有部分契丹、靺鞨、奚族人马。他们熟悉地势，进军迅速，所经道路并无高丽兵马防守，这样很快行至建安城。

建安城内仅有数千高丽兵防守，其城池与辽东城相比，要简陋许多。张俭行在路上，其手下人皆建言强攻建安城，认为其不堪一击。张俭道："我们此去建安城，非专取该城，更要据守此城防守后续援兵。现在李尚书尚未打响辽东城之战，我们这里若动静太大，对那面不利，还是以奇袭为好。程名振奇袭卑沙城的法子，我们可以借来用一用。"

众将依计而行，契丹兵和靺鞨兵善于夜行，就充当了此战的先锋。是夜，漆黑一团，数百名契丹、靺鞨兵身穿夜行衣，手持涂有黑泥的利刃借着夜色逼近城墙下。他们向城墙上抛去带有抓钩的绳索，然后沿着绳索攀上城墙，结果了守夜的高丽兵后，即大张火把，逢人便杀，基本上将城中守军斩杀殆尽。是夜，建安城完全落入了唐军的手中。

南线的战斗此时完全变成了强攻。李道宗率军出了营州直奔盖牟城，其间有一城池名叫新城，横在当路。李道宗挥兵强攻，很快将新城拿下，如此在新城耽搁了一日。盖牟城守军闻此消息，立刻整军为备，打点精神防守城池。李道宗这一日到达盖牟城下，眼见城上旌旗招展，高丽兵持械防守，再想奇袭，已经不能。

斥候报知盖牟城中有高丽百姓二万余口，有五千兵马防守。更有一个坏消息，即是城中存粮甚多，约有粮食二十余万石。

李道宗沉吟道："城中果然有粮二十余万石吗？若果真如是，他们打定主意凭坚城与我相抗，如此持久下去，那如何得了？"他对身边的阿史那社尔说道："事不宜迟，立即组织精兵硬攻，那些带来的抛石车也算是有了用场。"

侯君集在攻克高昌国的过程中，其使用的抛石车闻名天下。李世民让阎立德依样建造配发军中，高丽城池坚固，定有用上抛石车的地方，唐军此来，随军携带了许多抛石车。

契苾何力依令前去攻城，他先令大军将盖牟城团团围困，然后用硬弓强弩猛射一阵，然后下令发动抛石车。

这些威风凛凛的抛石车被推到阵前，高丽兵从未见过如此的庞然大物，皆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些玩意儿有何用处。过了一会儿，他们领教了此物的厉害。只见如流星般的巨石锤急速撞过来，锤落之处，砖石乱飞，血肉成饼；又听那抛石车轧轧作响，圆石不绝地飞过，砸得人们鬼哭狼嚎。

李道宗用了一天多的时间，终于攻下盖牟城。是役，掳掠高丽百姓二万余口，检点城中粮草，足有二十余万石，如此为唐军增添了粮秣。

北路军、南路军攻破建安城、盖牟城的时候，李世□悄然带领五万兵马进至辽东城下。一夜之间，唐军即在辽东城周围掘土为垒，将辽东城团团围困。

此时，李世民的车驾行至辽泽。这里泥淖有二百余里，人马难以通行。李世民站在泥淖之侧，皱眉问长孙无忌道：“这里怎么就成了泥淖？李世□前来之时，为何就能通行？”

长孙无忌答道：“辽东苦寒，当李世□前来之时，这里还是一片冻土。如今夏季已至，冻土被暖气融开，于是就成了泥淖。”

李世民扭头看身后长长的队伍，心想李世□已开始进攻辽东城，自己若绕开泥淖另行觅路，又会耽搁数日时间。想到这里，他令人传阎立德前来。

将作大匠阎立德一直在督造战船，使命完结后，又随同李世民出征。大军行至泥淖裹步不前，他早已在泥淖边观察半天，闻听李世民来唤，急忙三脚并成两步赶至李世民面前。

李世民手指泥淖，问道：“阎卿，眼前泥淖拦路，你有何妙计？”

阎立德答道：“臣刚才观察多时，见此泥淖表层松软，半尺以下即为硬土，如此就有可为之道。”

“有何可为之道？”

“若有木锯之物，可令兵士就地伐树，锯而成板，一溜儿向前铺开，则可到达彼岸。然仓促之间难筹集木锯等物，只好退其次，使用一个笨法儿。”

“什么笨法儿？”

“可将运粮车上的粮草除下，选精壮之士就地取土，然后推入淖中铺成一条通路。”

“如此二百里泥淖需要多少时日方能铺到头？”

“臣事先向当地人打听过，此泥淖南北稍长，约有二百余里，然东西直线距离，不过六十里。如此，三日之内，此路可成。”

“三日？如今张俭与道宗为两翼，李世□居中，已打响辽东城之战。朕观来书，辽东城内有守军五万，并有居民八万，且城坚难攻，假若高丽倾国来援，我军定会处于不利境地。我们若在这里裹足不前，万一他们支撑不下去，则此战危矣。”

长孙无忌宽慰道：“请陛下放心，李世□、任城王多历险仗，张俭又有多年的对阵经验，料他们攻坚不成，定可自保。”

李世民转对阎立德道："事不宜迟，你速速组织精壮之士布土成桥。若车儿不够，亦可用马驮土，这样日夜兼程，让大军早点过去。辽东城之战，为此役的首场大战，非打胜不可。朕所料不错，辽东城那里，如今激战正酣，我们若不能及时过去，那里定成胶着态势。"

李世民毕竟为战场中历练出的谋略大家，其置身于战场之外，便能够洞察战斗进程中的细微之处。辽东城为高丽的一座重镇，盖苏文在这里布置了五万兵马来防守。盖苏文曾对其守将说过："若唐军来攻，你只要凭坚城固守十日，我可调遣重兵前来驰援，则其围自解。"

辽东城守将按照盖苏文的意思，闻听唐军来攻，即坚守城门固守城池。此城经高丽人多年修筑，城墙高耸，城楼巍峨，城墙外侧以坚石垒就，内侧用夯土堆成，其厚二丈余。

李世□带领大军将辽东城团团围住，然后让人引抛石车向城墙进攻。是时，高丽人已经知道唐军的抛石车非常厉害，在城内准备了大量的石块和木头，预作恢复豁口的准备。唐军将抛石车发动，石锤砸破城墙外层的石块，然对内层的夯土无计可施。李世□此行带来抛石车仅有二十余具，数量显得有些少，对辽东城威胁不大。如此，唐军无法很快突破城墙，战斗呈现胶着态势。

盖苏文得知唐军开始进攻辽东城，遂发步骑四万前来驰援。盖牟城为高丽援兵的必经之路，这样，首要压力皆集于李道宗身上。

李道宗是时领兵二万镇守盖牟城，闻听高丽的四万兵马长驱而来，即召集帐下众将商议对策。众将以为高丽兵多，难与之正面相抗，不如坚守盖牟城，以待援军到来后再行对阵。

李道宗问契苾何力道："何力将军，你以为城能守吗？"契苾何力踌躇道："若固守此城，再催圣上和李尚书来援，定能挡住敌军。只是辽东城那里吃紧，圣上又久无消息，若被敌人团团围困，时间一长，恐生变故。"

李道宗沉吟道："城中粮草充足，最近又加固了城墙，若固守此城，大可抵挡一阵。只是我们一路上势如破竹，闻听高丽援兵前来，即龟缩城内固守，未免堕了我方的锐气。"

这时，中郎将马文举大声说道："末将尝闻圣上征战之时，常常凭深沟高垒与敌相持，俟敌方疲惫，方才奋勇出击。任城王守此城，慎重防守，恰恰是为了打击敌方的锐气。"

李道宗摇摇头道："高丽人恃其人数众多，认为自己深明地势，所以有轻视我心，此非锐气，实为其骄气。他们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众将军，如今辽东城那里激战正酣，圣上领兵兼程赶来，我们为前军，应当清理道路来迎接圣上，怎么能够等待圣上来交战呢？"

契苾何力响应李道宗，说道：“不错，我们为前驱，本来要替圣上遮风避雨，岂能让圣上来犯险？任城王，末将愿请为先锋。”

李道宗于是让马文举率兵六千镇守盖牟城，让契苾何力领兵四千以为先锋，自带一万人随其后。

四万高丽兵士浩浩荡荡杀奔过来，他们事先已侦知盖牟城仅有二万唐兵防守，料定唐军定会倚城防守，不敢出城迎战。他们一路上放心大胆策马狂奔，一直奔到盖牟城下。

契苾何力带领四千劲骑隐于山脚之后，他登高望去，看到高丽兵的队伍拉得非常长，感到正是出击的机会，遂上马大声喝道：“众将士，随我进攻！”他一扯缰绳，马儿长嘶一声，猛然向前疾奔。其余人跟随契苾何力，皆手持闪亮的马刀，口中大喊出声。

高丽兵一路行来，未见唐军踪影，心中非常轻松。现在忽听喊声如雷，又见前方马刀如林，一下子惊呆了。契苾何力的劲骑迅疾闯入敌阵，他们挥刀劈杀，一下子将高丽兵阵形杀乱。高丽兵停下前进的脚步，在那里乱成一团。

四千对四万，毕竟是一比十的比例，唐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高丽主将稳下神来，发现唐军无后续队伍，仅此数千人马，遂大声呼喝，组织人马重重围了上来。是时，四千唐兵劲骑由于前进速度非常之快，已杀到敌阵纵深之处。高丽后续人马源源不断地前来，然后分成左右两队，将唐军一重又一重地围困。那四千唐兵在阵中斗志不减，怎奈敌军越来越多，渐渐在阵中腾挪不开。

契苾何力观此情势，知道若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则会平添敌方气势，己方将前功尽弃。为今之计，唯有与敌方纠缠下去，以待援军来到，方是取胜之机。想到这里，他抖起精神，带领身边劲骑向敌人纵深猛冲。契苾何力一马当先，挥舞马刀左右劈杀，直杀得血染战袍，马刀刃上现出豁口。这时，他看到敌方一将手中马刀异常明亮，心想此刀定为好刀，遂大喝一声，纵马迎上前去，迎面将刀一挥，引得那人挥刀来迎。契苾何力顺势改砍为削，将那人挥为两截，然后俯身取刀。

当契苾何力俯身取刀的当儿，旁边一根长槊疾伸过来，直直地刺入契苾何力腰间。契苾何力此时已取刀在手，遭此剧痛，忍不住大叫一声，然后倒栽马下。

契苾何力腰部受创，倒栽马下。他忍着剧痛，左手紧握敌方槊杆，右手挥刀猛砍，将此长槊挥为两截。他又奋起神力，用力将槊杆拔出，然后将染着自己鲜血的槊枪头向那人猛掷过去，那人哀号一声，倒栽马下。

唐兵毕竟训练有素，他们见主将倒地，急忙冲上前来，一些人挥刀猛砍防护，数人下地搀起契苾何力，用布条裹紧其受伤处。

契苾何力上马，仔细观察战场形势，感到压力越来越大，遂传令道：“大家且战且退，不许再向前冲锋，以待援军来到。”

话音未落，就见来路上有大队唐兵现身，显是李道宗带领的一万兵来到。契苾何力见状大喜，大喝道：“援军到了，不要后退，向前奋勇杀敌！”

高丽人本来围住契苾何力所部，以为可以慢慢将之聚歼，定成胜局。不料背后又出现大量唐兵，一下子惊慌失措，阵脚渐渐散乱。

蓦地，只见正北方又有一彪兵马杀到，观其旗帜，依稀是唐军模样，他们觑准高丽人队伍腹部猛砍。这下子，契苾何力领兵在敌军阵中左冲右突，李道宗带领一万人自西向东与敌交手，北面来的唐军强攻敌军腹部，三股兵马相互呼应，顿时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

李道宗见北方出现己军，知道其来龙去脉，感叹道：“李尚书心有全局，其围攻辽东城费心费力，犹抽调兵马来援。”这彪兵马正是李世□所遣，领头之人正是阿史那社尔。

当是时，唐朝兵马训练有素，雄视天下。高丽人固然骁勇，其凭借坚城尚可与唐军一搏，然到了阵上与唐军面对面厮杀，根本就不是对手。高丽主将眼见又来了大队唐兵，又见己方阵脚已乱，遂无心恋战，鸣锣收兵，在阵上丢下数千具尸体，仓皇逃走。

此后，盖苏文不再派兵来援，明显让辽东城自生自灭了。

后数日，李世民带领人马进至辽东城前，扎营于马首山。众将闻听李世民到此，纷纷前来面圣。那契苾何力创伤甚重，也让人用担架抬着来到营前。

李世民对李道宗不畏强敌、毅然进击的举动非常赞赏，夸赞道：“为将之道，在于不墨守成规，善于把握战机。朕以往征战之时，多采用坚壁对垒的法子，以拖住敌军，磨耗其兵锋与粮秣，然后捕捉反攻制胜的战机。道宗此次若用此法，不失为稳妥的法子。可是呀，辽东温暖时辰相对短暂，不容许我们在这里持久作战。道宗能够体察大势，以少胜多，实有非常的胆魄。”

李道宗谦虚道：“臣弟为前驱，即有开山辟路之职责，不敢将难事留给陛下面对。臣弟当时仅这样想，并未想许多。此战多亏李尚书派兵来援，否则亦凶险得很。”

李世□接口道：“臣主持此战，当时闻听敌军来援，觉得盖牟城那里我军毕竟单薄，所以分兵一万前去援救。臣知道，若盖牟城有失，定会助长敌军气焰，亦会对攻辽东城不利。这次将敌人击退，使我军绝了后顾之忧。”

李世民点点头，走到躺在担架上的契苾何力面前，然后蹲下问道：“契苾何力，你伤重如此，何必再劳顿至此？”

契苾何力忍着疼痛说道：“臣闻听圣上到此，身上的伤就好了一半，所以挣扎来此。”

李世民唤过随行的御医，让其取出宫中自制的金创药，嘱其替契苾何力换上。御医打开其伤口上的扎布，只见其创口一片血肉模糊，其内里有脓血溢出。李世民观此情状，责怪契苾何力道：“你怎能如此不小心？你创口既深，又化有脓血，实属危矣，莫非想丢了性命吗？”

御医取来“土窖春”酒，用干净的揩布蘸上酒，细细将其创口上的污血揩净，然后取出金创药，欲为其敷上。

李世民伸手取过金创药，说了声：“我来吧。”然后手捻金创药，将细药面儿均匀地撒在其创口上。众人见皇帝亲自为臣下敷药，皆大为感动，那契苾何力受此皇恩，早已忘记疼痛，眼中涌出激动的泪水。

御医将契苾何力包扎好，然后禀道：“陛下，契苾何力将军伤势严重，每日需换药数次，不可让其再劳顿了。”

李世民道：“你们将契苾何力抬往后营，轮班看顾，按时换药。万一契苾何力有什么闪失，朕拿你们问罪。”御医唤人将契苾何力抬往后营。

因为李道宗、契苾何力却敌有功，李世民当场下诏，大加赏赐二人。

李世民转问李世□道：“世□兄，你围辽东城已然旬余，有可攻之道吗？”

李世□将辽东城的防守情况说了一遍，最后说道：“高丽经营此城日久，其城墙太厚，急切难攻。且臣携带的抛石车太少，对其城墙无可奈何。”

李世民道：“利用云梯等物，可以强行攻城吗？”

李世□摇头道：“辽东城四周，皆建有护城壕沟，里面注有三丈余深水，我军难以接近其城墙之下，更难以架梯登攀。”

李世民点点头，深知李世□晓畅兵法，办事持重，他既然说此城坚固，则不为虚，遂沉吟道：“也罢，我明日先去观测一番再说。盖苏文所恃，不过想以坚城与我军相抗，辽东城为进军平壤的第一座要塞。我们攻下此城，定会让高丽举国震骇。”

李世民让李道宗和张俭继续去二城防守，以防备高丽兵来援。他自己带领随行兵马直扑辽东城下，将辽东城围得一层又一层。

李世民带领众将绕辽东城巡视了一圈，回到中军帐，对众人说道：“朕观此城墙，委实坚固无比，将所有的抛石车用上，恐怕亦收效甚微。欲攻破此城，须另用别法。”

李世□道：“臣寻思日久，觉得要攻破此城，首要者须填平壕沟。如此，抛石车可抵近发射，亦可竖云梯登城。只是此壕沟已注满水，其深数丈，若想填平，恐怕会耽搁时日。”

李世民断然道：“只要此笨法儿可以奏效，我们不妨用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要办。世□兄，你可调派人马，选弓箭手用强弓硬弩压住对方，使他们不至于威胁我军填土之人。其余之人，全体动员，立刻运送土石。”

李世民说罢，即换下铠甲，换上轻便衣服，乘“飞白”马来到取土处，让人将盛土的布兜挂在马后，然后一手持缰一手提一布兜土飞奔至壕沟前，将土卸下。

众将士见皇帝如此，皆争先恐后取土填壕。那边，手持强弓硬弩的兵士觑准敌方城楼，看见有人冒头即将弩箭发射出去，以掩护填土之人。为了增加气势，阿史那社尔集合军中所有战鼓，将之擂响，昼夜不息。唐兵闻此鼓声，愈壮胆气，日夜填壕不已。

过了数日，四周的护城壕上直直地出现了许多土埂，这些土埂自然是唐军填埋而成。

是夜南风忽起，其风甚急，吹得飞沙走石。李世民见状，嘱李世□于子夜时分开始发起总攻。

那日李世民和李世□站立一起，远远观察城中动静。李世民忽然说道：“世□兄，想不到辽东城墙修得好，那四面的城楼也修得漂亮。你看，这些城楼高耸云天，又修饰得五颜六色，国内除了长安、洛阳以外，尚无如此美丽的城楼。”

李世□不明李世民之意，随口说道：“高丽经营此城多年，确实下了许多工夫。”

“世□兄，这些城楼敢是木制的吧？”

李世□点头认可，说道：“高丽多木，其城楼皆是用木所制。”

“若有风刮来，此楼被火燃起，又当如何？”

李世□恍然大悟，明白李世民欲用火攻之策，遂大喜道：“陛下圣明。若城楼被燃，风助火势，满城皆燃。”

君臣二人定下火攻之策，遂静待风起。是夜南风刮起，该是他们用计的时候了。李世□令弓弩手继续逼迫敌人不敢露头，再令抛石车到达攻击位置，其他人员携带云梯等物各就各位。

子夜时分，李世□一声令下，只听大鼓擂响，震得地动山摇，唐兵齐刷

刷地打出火把，将四周照得亮如白昼。

抛石车轧轧作响，大石锤猛然砸到城墙上，只听“哐哐”之声响个不绝；那些圆石不绝地抛到城墙上，石落之处，间或听到有人哀号。

如此阵势过了半个时辰，那些手持云梯之人开始发动。他们个个手持火把，爬到云梯顶并不登城，而是不绝地将火把抛到城楼上。是时南风甚烈，辽东城之西南楼最先起火，先是一点二点，继而燃烧成片，成为熊熊大火。风助火势，将火焰逼向城墙北面之下，很快，将城中民房点燃。高丽人建房，不似中土那样夯土为墙，而是伐木为柱，围以木板，其房舍十之八九皆用木头造成。可怜一把火，便将全城燃起，陷入火海之中。

李世民是时，立在西南城楼之下，眼望城中烟焰张天，火光将天空映得通红，遂对李世□道：“世□兄，可以下令登城了。城中守军此时被火所困，没有精力再来防备我们。”

辽东城因此被破。

是役，辽东城守军或被杀或被火烧死约有万余人。其余守军一万余人及百姓五万余口，皆成为唐军的俘虏。李世民当即下诏，改辽东城为辽州，让张俭兼任辽州都督。

李世民令大军在辽州休整数日后，即挥兵东进，很快拿下了白岩、麦谷、银山、后黄四城。前锋所指，直逼高丽的下一个重镇——安市城。若安市城被克，下一个即是高丽的都城——平壤。

战事至此，时间不觉已经进入六月了。

第二十四回

击安市围城打援

弃奇计相持攻坚

六月二十日，李世民率领大军进至安市城。唐军在城西十里处扎下营寨，意欲休整数日后即开始进攻安市。

盖苏文闻知唐军攻破辽东城直逼安市城，安市城又为平壤的最后一道坚固屏障，他不敢忽视，遂调派举国兵马来此会战。他调北部耨萨高延寿、南部耨萨高惠真率十五万高丽兵来救安市。李世民在安市城西扎营之时，此两路军分别进至离安市四十里处。

是夜，月色皎洁，将大地洒成一片银白。李世民不顾征途劳累，带领长

孙无忌、李道宗、李世□等人骑马前去观察安市城防。他们一路驰骋，来到安市城西的一座小山上，此处可将安市城防尽收眼底。

安市城内有居民八万口，另有胜兵三万。其城坚固无比，比辽东城更胜一筹。

李世民眼望城内灯火，对其他人道："朕在国内，亦知安市城大名。盖苏文之乱，这安市城主不服。其凭借城险兵精，加上自身颇有才智，作战勇猛，不听盖苏文号令。盖苏文领兵来讨，在此交战十余日而不能下。盖苏文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城主继续镇守此城，并给予其许多特权。"

李道宗恭维道："皇兄在京，犹知千里之外发生之事。"

李世民道："朕欲伐高丽，已准备了年余时间，对其发生之事，当然要事事关心。"

长孙无忌道："陛下，若安市被破，此去平壤即变成通途，算着时间，冬日前即可解决高丽之事。"

李世□比较持重，说道："六月已经过半，陛下刚才说了，安市城险兵精，急切难攻。另外，斥候来报，高丽二路兵马来援安市，其扎营之处离安市仅四十里，眼前有恶仗在即，还是稳妥为要。"

李世民点点头，问李世□道："世□兄，我们眼前有坚固的安市城，在其后又有二路高丽援军，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呢？"

"臣意目前以打援为主，为了防备城中守兵逸出，可拿出少许兵力围城。其余大部兵马，全力对付高丽援兵。"

"就这么办。道宗，这围城之事，由你带领三万兵马来应付。三万对三万，你觉得能行吗？"

"请陛下放心，臣弟带领三万兵马重点围其城门，另设疑阵疑兵，使城内高丽人不敢妄动。臣再将抛石车、撞车使上，更使高丽人胆战心惊，绝不敢出城一步。"

"那好，安市城就暂且交给你了。待我们打败敌方援兵，再回头对付安市城。"

李道宗躬身答应。

李世民遥望南天，只见空中星光闪烁，一颗流星划过星空，悠忽不见，留下一条长长的尾巴。他在那里沉思片刻，转对李世□道："世□兄，你若是高延寿，将如何与我对阵呢？"

李世□未想过此问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李世民接着道：“我刚才替高延寿、高惠真筹下三策。其引兵直前，以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为险，这样有安市城中粮草接济，可以与我军展开持久战。其间，他们再遣手下来纵掠我军牛马，以阻断粮草供应。我们远行千里，利在速战，若与其相持难以攻下，归去时又有泥淖阻路，如此就陷入两难境地。此为上策。”

众人皆点头，这种战术是李世民多次使用过的，且每次都收到奇效。

“中策，其携安市城人口尽数连夜远逃。至于下策，则是其不自量力，来与我交战。众卿，你们可拭目以待，高延寿、高惠真必取下策，也必为我生擒。”李世民如此说话，显示其十分自信，认为攻破安市城及克平高丽为手到擒来之事。

李世□心中忽然晃过一丝忧心，其时已为六月下旬，再过两个月天气就要逐步转凉。此去平壤，还有相当距离，何况眼前还有一场恶战在即，想要克平高丽，时间毕竟有些太仓促。他将嘴张了张，又想李世民心情正好，正是大战前夕，就将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李世民又布置道：“高延寿、高惠真离此四十里处屯兵，我恐怕他徘徊不前。明日，我们大军缓缓行动，可派阿史那社尔引千余突厥兵前去诱敌。”

一条打援之计已确定下来，他们趁着夜色，驱马返回驻地。

李世民在那里为高延寿筹划计策，高丽军中亦有高人。此人名为孙代音，官名为对卢，此时正向高延寿献计。

孙代音言道：“高耨萨停兵至此，意欲何为？”

耨萨之官类似于国内诸道大使，与诸道大使相比，耨萨手下有诸多酋长，又掌握有胜兵，集军民于一体，权力极大，不像大唐诸道大使那样实为虚职。高延寿在诸耨萨中实力最强，盖苏文对他也另眼相看。

高延寿很干脆地答道：“莫离支令我等前来援救安市，即是要击退唐军。我军加上安市守军近二十万人，人数上优于唐军，我们自然要迎头痛击。”莫离支为盖苏文自立之官名。

孙代音摇头道：“高耨萨若如此布兵，正合大唐皇帝的心意。”

“怎么会合了他的意思？”

“当今大唐皇帝，即是昔日秦王。此人为秦王时东征西讨，剿灭群雄，即皇帝位之后又刚柔相济，使四夷宾服，可见其有旷世之才。他如今率国内精兵来征我国，其志在必得，若与其硬抗，不能胜也。”

“如你所言，我们难道就此束手就擒吗？”

“当然不能束手就擒！我听说昔时秦王好用持久之战，以此收到奇效。”

“是的，我也听说过他好凭坚城据守，来拖延对方，然后觑准时机猛然一击。”高延寿点头赞许。

“对呀，耨萨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也吃吃苦头。”

“你让我们全体人员入安市据守吗？那怎么行？城中粮草毕竟有限，难以保证近二十万人的供应。”

“二位耨萨其实不用入城据守，可依山险处扎营，与安市互为掎角之势。这样，城中粮草充足可供己用，我们二路大军有后方供应，就有了持久战的资本。这样旷日持久与唐军相持，不主动出兵与其决战，再分遣奇兵断其粮道。待凉风渐起，唐军缺粮定会觅归路，耨萨此时再全力出击，破唐军必矣。”

高延寿摇头道：“此计不妥。莫离支令我等前来迎战，是让我们将唐军驱出境外，不能任其长期在国内驻扎。你忘了，这里非关中土地，唐军不能随心所欲，相对而言，我军却能腾挪自如。”

高延寿最终没有采纳孙代音的意见。

第二日一早，阿史那社尔率千余突厥兵来此骚扰。他们经历大半夜的行军，已然十分疲惫，身上落满了尘土。高延寿登高一望，看到唐军如此情状，笑对孙代音道：“唐军精兵就是这般模样么？哈哈，简直不堪一击！”

孙代音提醒道：“秦王惯好诱兵之计，眼前仅有千余人，耨萨不可不防。”

高延寿本来亦为睿智之人，然见唐军深入本国腹部，四周皆是高丽之人，心中就大意起来。他们认为唐军如此做实犯了兵家大忌，高丽举国相攻，定能打败唐军。他对孙代音的提醒不以为然，斥道：“什么诱兵之计？我挥师西进，唐军难挡其锋，其大队人马我尚且不惧，又怕什么引诱之兵？”他说罢，号令二万兵马为前锋，意欲将来搦战的千余突厥兵斩杀干净，随后兵马依序前出，今日内要将营寨扎在安市城前。

阿史那社尔看到高丽兵倾营而出，心中大喜，知道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命令从人且战且退，与敌方保持接触，日暮时分将敌方引到西岭前。

李世民此时带领大队人马以西岭为中心排开阵势准备迎战。正午时分，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等人登上西岭顶峰，观察山川形势，寻找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李世民观察了片刻，转对众将道：“日暮时分，高丽大队兵马会蜂拥而至。朕多年来未曾点兵，你们以为可用何策制之？”

李世民出此言显然是故作谦虚，其即位以来固然未典兵出征，然每次战事皆是其事先筹划而成。李世□等人深明此节，多年来秉承大事由李世民亲自来定，战事细微之处方自主处置的方针。

长孙无忌答道："臣听说战事之前，须观察士气情状。臣刚才行经各营，见士卒听说高丽人将至，皆摩拳擦掌，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士气如此，陛下又亲历险境，身先士卒，更能激起将士斗志。多年来，凡出奇制胜之策，皆出于陛下圣谋，诸将不过奉旨成事而已。今日之事，还要乞陛下指点玄机。"长孙无忌说完，李世□等人急忙表达相同的意思。

李世民为秦王时征讨四方，每临战事皆召开战前会议，让众人献计献策，然后采纳其中有益成分，再定交战方针。如此，李世民声名鹊起，天下之人皆认为打了胜仗为李世民一人的功劳。可悲的是，李世民现在也喜欢听别人恭维自己，以为普天之下以自己的军机兵法最为超卓。他现在听了长孙无忌的话，心里非常舒坦，觉得确实如此，不禁笑容上脸，然口中还是谦虚道："诸卿如此说，实在过于推重朕。临阵之事瞬息万变，以一人之智决之，难免失于简单，朕还是要与大家共同商量方为稳定。"

李世民不待众人说话，指示前方道："朕意已决，今夜要将战事布置停当。世□兄，你可带领步骑一万五千人在西岭山前布阵，直接面对高丽来军。无忌，你可带精兵二万，今夜自山北出于峡谷，以冲其后；朕自带其余兵马，偃旗息鼓，隐于西岭之上。明日，你们二路兵马前后夹击，定会搅乱其阵，朕俟其阵乱，即带领士卒自高而下，勇猛冲锋，则此战胜局已定。"

众将纷纷答应。

李世民又转对许敬宗道："诸事停当，还要来一点疑兵之计。许卿，你立刻拟旨一道，派人送给高延寿及高惠真。"他口中不停，将此旨大意说出来，许敬宗候在身侧急忙记录，将旨拟成。李世民阅后增删数字，此旨即成。其中写道："朕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今入尔境，盖苏文不来迎接不送军需，所以攻取数城，以示惩戒。若尔国能修臣礼，则可将此数城归还。"

李世民如此写，其实想懈怠高延寿、高惠真之心，让其松懈防备。

黄昏时分，高丽兵进至西岭山下。斥候来报，说高丽兵行动迟缓，其前锋已到山前，其后军犹在营地，这样首尾相连竟达四十里。李世民闻之大喜，说道："其阵呈长蛇，我击其一点，敌军必乱，此战定会大胜。"

第二日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李世□五更造饭，让将士饱餐一顿，平明时分将一万五千人马排列整齐。

高延寿、高惠真夜半时随中军到了西岭山前，他们一觉醒来，就见唐军

在山前列阵。高延寿登高望临，发现唐军仅有万余人马，遂对左右言道：“哼，仅这点儿兵马，如何是我对手。”

孙代音提醒道：“唐军至少有十余万兵马，须防其另有埋伏。”

“埋伏？他们十余万兵马行来，要去镇守攻下来的城池，还要拿出重兵围困安市城，其战线已拉得过长。南方海边，其舟师被困在那里一动不动，李世民还有多少兵马？眼前为一片开阔地，他们无处藏身，就是有援兵来，我也不惧。”高延寿说罢，即号令全军向前压过去。李世□看到高丽兵开始进攻，传令所部稳住阵脚，拿出弓箭却敌。唐兵最前列人人手持巨大的盾牌，挡住来袭之箭，后面之人排列成十余列，每两列为一组，一组站立将长箭发射出去，然后蹲下装箭，另外一组开始射箭。他们轮番射出箭羽，只见那如雨似的箭杆一拨拨地飞向对面，阻住了高丽人前进的势头。

昨夜，李世民向众将面授机宜，让李世□列阵后不急于进攻，想法拖住敌人，待长孙无忌从背后进攻后，再相机出动。李世□现在令人张弓射箭却敌，正是为了等待长孙无忌带领的二万人出现。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箭矢渐稀，高丽人步步紧逼，唐军压力顿时沉重。李世□回头向山上望了一眼，只见那里浅草低伏，毫无动静。他知道，李世民也在那里等待长孙无忌杀过来。

蓦地，高丽人后方有了喊杀声，只见那里尘土飞扬，喊杀声中夹有刀枪的撞击声。李世□知道，长孙无忌通过夜行军，已经绕到敌军背后，开始猛然切入敌阵。李世□见状，号令手下撒开盾牌，令马军在弓箭手的掩护下向前进击。

高延寿看到唐军从后方冒出身影，转对孙代音道：“看来你所虑不错，李世民果然诡计多端。一夜之间，他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将兵马运至我身后，想对我来一个前后夹击。然他忘了，他这点儿兵马能成何事？唐兵又不是三头六臂，能够以一当十吗？”

孙代音言道：“李世民用兵，不拘于常式。他往往随战场形势变化而另出新招，像他坚壁持久战后，观敌方疲惫，即猛然出击，初胜后不给敌方一点机会，往往一追到底。其与宋金刚交战，就使用了这种方法。耨萨，我观前来参战唐兵，人数不足五万，李世民定有厉害后招，我们不可不防。”

高延寿此时方信孙代音之能，急急问道：“他还有什么厉害招数？”

孙代音摇摇头，说道：“唐军还有什么后招，我一时猜测不出。为今之计，我军应及时收缩战线。耨萨请看，我军如长蛇似也，极易被唐军断成数截，再各个击破。”

高延寿稍微一想，不禁大惊：“是了，我仓促对阵，已犯了兵家大

忌。”他转身与高惠真商议，并当即传令在场之兵竭力抵挡唐军的夹攻，后续来兵不直接投入战斗，让他们加快行进速度，速速到中军会齐。

说时迟，那时快，高延寿、高惠真刚刚把手令传出去，就见西岭山上，三团黑色的烟雾弥散开来。只见西岭山上突然冒出大量唐军，他们大声呐喊，手舞刀枪剑戟冲下山来。

这些人正是李世民所带人马，李世民刚才在山顶上看到长孙无忌准时抢入敌阵，与李世□所带兵马遥相呼应，夹击之势已成，遂令人挥旗，开始大举攻击。

从山上抢下来的唐军中，李思摩一马当先，带领数百名突厥兵快速越过李世□的战阵，冒着敌方射来的箭雨，想抢入敌阵撕开一个缺口。李思摩奋力挥刀拨开袭来的箭矢，眼见已抢到敌人面前。这时，一只长箭挟着风声劈面射来，“噗”的一声透入李思摩左胸，他眼前一黑，顿时倒在马下。

李世□、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人看到李思摩冒险撞向敌阵，知道其行凶险，遂招呼大队人马相继跟进。高丽兵遭到前方夹击，现在又受到前方唐军的猛压，难以撑持，队形愈加散乱。

李世民跨上“飞白”马行到阵前，飞身向敌阵抢去。他一斜眼间，看到李思摩躺在地上，身边有数人为他救治。李世民飞身下马，蹲到李思摩身边，看到其箭伤处正流出黑血，大惊道：“不好，箭上有毒，须速速将毒血吮出。”

旁边人不明白所以，李世民一把拨开他们，俯身在其箭伤处吮血。他吸了一口，然后将黑血吐出，如此数次后，说道：“不妨事了，你们，速速将可汗抬到后方去。”

李思摩虽神智昏沉，然亦知皇帝在为自己亲自吮血，不禁流出眼泪，有气无力地连声道：“陛下，怎可如此？”

李世民为李思摩吮血的事很快在军中传开了去，将士闻之，莫不感动，遂奋勇杀敌。人丛中有一白袍奇甲之人最为英勇，只见他手持方天画戟，腰挂两张弓，闯入敌阵，吼声如雷，横戟直扫，所向披靡。其后兵士趁势突进，顿时在敌阵中撕破一个缺口，进而击溃敌军。李世民观见此状，脑海中忆起霍邑之战中，段志玄奋勇抢城的情景，眼前这人身材高大，又穿一身白色战袍，英勇中又现飘逸，心想，此人又是一个段志玄！李世民大喜，招呼身边的执失思力道：“执失思力，你去问那名白衣者姓甚名谁？”执失思力接旨后疾驰前面询问，既而返身向李世民禀报道：“陛下，臣问清楚了，白衣者名叫薛仁贵。”

“薛仁贵。好呀，我们乘胜追击。”

高延寿所部经此番冲击，后面又有长孙无忌所部穿插撕裂，很快招架不

住，阵形大乱，已成溃败定局。这时，高延寿看见东面有一座小山，又见那面唐兵不多，遂下令残军向小山集结，然后依山坚守。

李世民看到高丽人溃逃至那座小山，笑对李世□道：“世□兄，其溃逃至此，能守几日呢？”

李世□会心一笑，答道：“陛下，臣领兵将其团团围困，断其汲水道路，不出一日，他们定会下山投降。”

李世民点点头道：“好呀，这里就交给你了。为防其困兽犹斗，我让无忌将所有桥梁毁去，让其无回归之路。”

李世□领命调度大军前去围困小山，李世民见此战已尘埃落定，心中又想起刚才那名白袍骁勇之人，遂让执失思力去军中寻找。

过了半个时辰，执失思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将薛仁贵带到李世民面前。

薛仁贵的白袍之上尽染血污，方天画戟上也满是血痕，可见其战斗的惨烈。他到了李世民面前，早已将方天画戟弃在一边，叩拜道：“小人薛仁贵，叩见陛下。”

李世民见薛仁贵落落大方，见了自己未有惶恐之态，心中更喜，说道：“嗯，平身吧。薛仁贵，你是何方人士？”

“禀陛下，小人乃绛州龙门人氏。”

“龙门？武德二年，朕率兵踏冰经过龙门，与宋金刚交战，并与敬德交手，你闻听过此事吗？”李世民说到这里，不禁回顾左右，显然不自禁地寻找尉迟敬德。是时，尉迟敬德随太子在定州，李世民本来想让尉迟敬德亦来参与此战，惜其年老，转而令其返回定州。

“小人多次听过陛下之英明，柏壁之战，陛下平定三晋，保护了大唐的根本，并收服尉迟大人。只恨小人当时尚未出生，未能目睹陛下的风采。”

李世民见薛仁贵依旧跪在地上，遂上前将其搀起，说道：“薛仁贵，你有勇力，又谈吐得当，非一莽力之人。你有此才，为何不早点从军呢？”

薛仁贵立起身来，说道：“陛下，此事说来话长啊。”

李世民饶有兴趣，示意他快说。

原来薛仁贵自幼家境贫寒，娶妻柳氏之后，父母相继亡去，其无资购买棺木掩埋，仅用草席将之埋葬。薛仁贵本为孝子，觉得如此薄葬实在愧对父母，遂发誓要挣钱改葬父母。他白日里在田亩辛勤劳作，闲暇时持弓到野外射鸟。这日他与柳氏一起到汾水滩，其时正是秋末时节，碧空中有雁阵经过。薛仁贵张开大弓，搭上利箭，觑准头雁将箭射过去。只

听空中哀鸣一声，那只头雁如断线的风筝，直直地落到地面。

薛仁贵快步过去将雁拾起，喜对妻子说：“柳儿，我们今日有雁肉吃了。”

柳氏看着丈夫那伟岸的身体和矫健的身手，默默不语，若有所思。

薛仁贵难见妻子这等神情，感到很纳闷，问道：“柳儿，有什么烦心事吗？”

柳氏摇摇头，叹道：“贵哥，你有这等好身手，仅在这里张弓射箭，实在太可惜了。”

薛仁贵大为不解：“我要挣钱改葬父母，此雁翎可卖，又有什么不对了？”

“若如此挣钱，需要费上多少工夫啊。贵哥，我听说当今皇帝为征辽东正在募兵，你有这等身手，何不到战场上建功立业，到时候再改葬父母也不迟啊。”

薛仁贵黯然道：“我曾见过募兵的布告，也曾动过参军的心思，可是呀，我若一走，将你独个儿抛在寒窑之中，这如何是好？”夫妻二人因无钱建房，在一处破窑中居住。

柳氏断然道：“夫有高世之才，遇时乃发。现在天子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你必须把握时机以图功名。贵哥，你放心前去，妾自在寒窑中等你。这里有数亩薄田，我努力耕种可以自足。你走后，我定然日夕祷告，愿你早日建功衣锦还乡。”

夫妻二人遂在寒窑中珍重道别，柳氏含着眼泪将薛仁贵送出十里之外。

李世民得知薛仁贵从军为遂妻子之请，心中晃过长孙嘉敏的身影，不禁感叹道：“好呀，你有贤妻如此，何愁不能建功立业？薛仁贵，你今日奋勇杀敌，实有首功，朕授你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此战结束后，由你在玄武门值守，可将你妻接来京城。”是时，常何已于去年暴病身亡，李世民一直想觅一勇将接替常何的位置。

薛仁贵大喜，急忙叩首谢恩。

高延寿、高惠真带领三万余残兵在孤山上困守了一日，兵士耐不住饥渴，纷纷下山向唐军投降。长孙无忌令人在阵前放有大量清水，这些高丽兵投降之后，首先美美地饮了一顿清水，如此又诱使其他高丽兵下山投降。高延寿先是斩杀二名欲下山投降的兵士，毕竟弹压不住，遂长叹一声对孙代音道：“悔当初未用你之计策，遂有今日之败，眼前局面，我应该如何应付？”

孙代音黯然道：“眼前山穷水尽，除了向唐军投降，再无他途。”

高延寿、高惠真又商量了一阵，觉得无计可施，只好带人下山投降。二人入了军门，一路膝行而前，到了李世民面前，拜伏请命。李世民端坐座中，斥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不知天高地厚。朕摧坚决胜，皆在股掌之间，你们自今以后，还敢与朕再交手吗？”

两人伏地叩首，不敢与李世民对话。

李世民遂唤二人平身，并授高延寿为鸿胪卿，让他接替已到致仕年龄的唐俭，另授高惠真为司农卿，又授其下酋长三千五百人之官职，让他们迁入内地，对其余高丽兵，皆就地放还。被俘的高丽兵本来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就地坑杀，现在闻听可以回家，皆雀跃大呼，声闻数十里外。

李世民由于此次大捷，将西岭山更名为驻跸山。他这日又带领众将登上驻跸山，遥望安市方向，又手指平壤方向道：“我们取得此捷，高丽定会举国震骇。我们此去拿下安市，再挥师东进，破平壤必矣。”

驻跸之战后，高丽举国大骇，其后黄城、银城等城军民皆逃亡一空，纷纷逃往平壤。此去平壤数百里间，无复人烟，仅剩下乌骨一座孤城。

众将纷纷向李世民称贺。

李世民转对长孙无忌道：“无忌，朕二十余年未曾率兵出征，现在年近五十来征高丽，看来锐气尚未失去。”

长孙无忌颂扬道：“陛下正当壮年，既有少壮时的锐气，又添深思熟虑之老到，可以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李世□在侧默默无语，他跟随李世民多年，深知李世民为人谨慎，不肯轻易出言，何况是自诩之语。大凡一个人自己称赞自己，或由骄心所致，或由不自信所致。李世民有如此心情，许是战前许多朝臣反对，现在看到胜利在望，不免生出骄傲之心了。

大军行至高丽境内后，每遇战事，许敬宗皆拟成战报让李世民过目后发往定州。此次战报拟出后，李世民在其上增删不少，另作书一封发给高士廉等人。书中无非是些让他们精心辅佐太子之类的话，最后又简述驻跸大捷的过程，结尾写道：“朕为将如此，何如？”其兴致勃勃之心情，跃然纸上。

后数日，李世民带领大军扎营于安市城南，与一直围困安市的李道宗所部会合。

李道宗这些日子围困安市城，主要目的是不让城中之人与高丽援军相会。安市城坚，城内粮草充足，安市城主下令手下固守待援，不得与唐

兵交战。这样，唐兵不攻，高丽人不出城，双方相安无事，场面显得非常平静。其时七月将尽，艳阳如火，将大地晒得有些发烫。李世民决意攻城，遂带领众将抵安市城前就近观察。城中人看到李世民头顶的旗盖，明白大唐皇帝到此，顿时在城中鼓噪起来，明显是向李世民示威。

李世民大怒，骂道："困兽犹斗！这帮人见朕来此，不来乞降，反而鼓噪，以为安市能守几日？"

李世□趋前奏道："城中之人如此无礼，臣请克城之日，可将城中男子尽数坑杀，以示惩戒。"

李世民点头答应，并让李道宗选派数十名大嗓门之人将此旨意喊给安市人听。

须臾，安市城四门处皆有声音响起："大唐皇帝谕旨，安市人无礼，待克城之日，必悉数坑杀城中男子。"

安市人闻之，反而绝了投降之意。安市城主也遣出数十人在城墙上喊话，表示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定与唐军周旋到底。

李世民大怒，手指城墙对众将说道："从明日开始，你们将所有器械用上，用力攻打，朕难道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安市城？"

第二日，李世□、长孙无忌、李道宗、执失思力各带一队唐兵攻打安市城门，高延寿、高惠真、阿史那社尔等人带领队伍以为后援，开始全力攻打安市城。唐军将携来的所有抛石车、撞车推到阵前，一齐向城墙进攻。抛石车的巨锤撞飞楼堞，城中人早有准备，他们运来木栅堵住缺口；圆石如雨点般撒向城墙，高丽人皆缩入石屋中躲避。这种石屋可以抵挡抛石，又可透过石窗观察墙外动静。一日间，唐兵进行了六七番的进攻，奈何城墙坚固，高丽人又倍添其勇，唐军攻势皆被打退。

如此进攻持续了三日，唐兵无法突破城墙，难以前进一步。

李世民一直在阵前观战，这日黄昏，双方罢战，李世民忽闻城内有鸡和猪的惨叫声，遂对众将说道："我们围城日久，城内烟火日微，现在城内鸡猪叫声甚厉，此必是安市城主杀猪宰鸡以飨将士，欲夜来袭营，宜严兵整备。"

众将领命而行，在各自防地里严加戒备。是夜子时过后，近千高丽兵果然沿着绳索悄悄溜下城来，欲偷袭唐营。他们摸着黑泅过护城河，身穿紧身衣，一步步地逼近唐营。蓦地，只听一声梆子响，四周火把齐出，将周围照得亮如白昼，无数的弩箭如雨点般射了过来，百余名高丽兵顿时被射倒在地。余下之人发了一声喊，仓皇退过护城河，被人接应回城中。从此以后，高丽人再不敢轻易下城来偷营。

经历了偷营事件，李世民觉得事态严重。事情很明显，若在此长期与其

相持，夏日将尽，短促的秋风过后，即是寒冷的冬天，如此气候对唐军十分不利，须另觅对策。第二日，李世民将众将召入中军帐，商议下步作战方针。

李世民说道：“朕早就听说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多才，看来所言非虚。我们重兵围困之下，他们竟然敢出城偷营，我们不可轻视啊。朕今日召你们来，即是要商议下步行军大计，若与此城相持日久，对我军极为不利。”

在座众将近日吃了不少苦头，对李世民所言深以为然。

李道宗是时负责攻打安市西南门，其率先说道：“安市城坚壁厚，抛石车、撞车一时难以攻破。臣想了一个笨法子，不如在城外开始筑土，这样逐步将土埂延伸到城墙上去，如此成为坦途，可以越过城墙攻入城内。”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如此筑土，费时费工，实在是一个笨法子。”

高延寿、高惠真对望了一眼，高延寿起身道：“臣等归降后，曾经商量一计，望陛下能够采纳。”

李世民道：“你们久在高丽，深识地理风俗，既然有计，定然不错，可快快说来。”

高延寿道：“此去平壤，仅有一个乌骨城，其余当道小城，诚不足谓。臣等以为，可留下一些人继续围困安市，大军挥师东进，直取乌骨城，则可快速抵达平壤。”

李世民点点头道：“是了，朕听说盖苏文为人多疑，开战之前将你等妻子皆拘于平壤，以为牵制，是吗？”

高惠真起身答道：“臣等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助天子早成大功，能与妻子早日相见，此为臣等的一点私心。陛下，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不易猝拔。我们率高丽兵十余万被陛下所败，国人已经胆破，正是进兵的时机。乌骨城耨萨年纪老迈，其难以坚守城池，若大军兵临城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大军可以沿途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

高延寿、高惠真又对望一眼，齐声说道：“乞陛下采纳此计。”

李世民挥挥手，让二人坐下，又转问众人道：“留兵围困安市，然后挥师东进直取平壤，你们以为可行吗？”

李世□道：“我军入高丽以来，与高丽人交手数次，重创其主力。此去平壤，沿途定然空虚，臣以为如此布置实为一条奇计，望陛下纳之。”

李道宗以前一直囿于如何攻破坚城，未想到尚有如此妙计，他兴奋地起身言道："不错，此为一条奇计。陛下，李大亮、程名振此时屯兵于沙城，召之一宿可至。我们并行攻击，可以力拔乌骨城，然后渡过鸭绿水，直取平壤，此战即可全胜。"

众将纷纷点头，认为此计甚妙。

李世民当年为秦王统一全国时，多采用这种出奇制胜的招法。高延寿、高惠真所献计策，实与当初分兵赴虎牢关有相似之处，具有出奇制胜的特点。李世民闻之，默默思索了一阵子，觉得此法并无不妥当之处，心中意欲相许。

长孙无忌不赞成采用此计，其言道："所谓奇计，即是行凶险之事。今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人之危行侥幸之事。陛下，现在说尽歼高丽主力，其言尚早。安市城内，其精兵毫发未损，再加上北方的新城等地高丽兵，还有十余万人。我们若挥师直取乌骨，安市、新城之敌定会合兵一处，尾随而至。那平壤为高丽的都城，盖苏文定布下重兵防守，届时其领兵出平壤，对我军形成夹击之势，则我军实属危矣。"

李世民一直踌躇不答，也是因为忧虑此节。他思索片刻，点头说道："无忌说得有理，我们深入高丽境内，须谨慎为要。大军挥师东进，万一被敌军断了粮道，我军自乱。无忌，你以为如何来定下步行止？"

"陛下，臣以为要继续全力攻打安市，然后再取新城，如此就没有后顾之忧。拿下此二城后，再引大军长驱东进，此万全之策也。"

李世民显然赞成长孙无忌的意见，然不忘征询众将："无忌说攻打安市为万全之策，你们以为如何？"

其时，长孙无忌权倾朝野，很多人不愿与其明争，与其意见不同时，往往将自己的主张憋在肚子里，不再明言。围困安市、奇袭平壤本为一条绝好妙计，现在独长孙无忌反对，皇帝看来也倾向于此，众将纵有想法，皆不敢出声反对。

李世民见众人无言，遂说道："如此，大家就全力攻打安市吧。道宗，你那个笨法儿也不妨试一试，那些归降的高丽兵士可归你节制，以使你早日筑土成山。"

李道宗起身谢恩。

李世民采纳了长孙无忌保守的计策，实在是失去了一次重大的战机。李世□等人虽未明言，心里也非常明白如此攻城，定会旷日持久，纵然将城攻下，时辰也就到了秋天，又哪儿有时间再去攻打平壤呢？李世民前些日子还评价长孙无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缘何今日不听众将之奇计，独采纳长孙无忌之策呢？追根溯源，还是缘于长孙无忌的话合其心意。李世民此战多次向高士廉等人吹嘘自己不减当年之勇，然其用兵战

略已失却了早年的锐气、魄力、勇决和果断，变得保守起来，奈何他本身并未觉察。

唐军随后强力攻打安市城，抛石车、撞车轮番发力，唐兵一拨拨地攻向城墙，终无功而返。西南门处，李道宗指挥人筑土为山，已经垒高有丈余，负土的兵士来往穿梭，渐渐开始掩埋护城河。

李世民得知抛石车攻击无功，非常关心李道宗这里的筑土之事。他这日来到西南门前，观看兵士筑土的进展，对随侍身侧的李道宗说道："道宗，当初说你筑土为笨法子，现在来看，也许此笨法子为唯一攻破此城的妙法子。"

李道宗答道："陛下这些日子累累为臣加派人手，使得筑土进度日益加快。依臣估计，不出十日，此土山可垒成与城墙一样高。"

此时已为八月上旬，骄阳依旧强烈，然风儿少了以往的炎热，微微有些凉意。李世民仰头叹道："十日？但愿你早日筑成此山，可以一击成功。"

李道宗此时看到李世民身穿的那袭褐袍，关切地说道："陛下所穿衣服已显破旧，臣记得还是出定州时所穿。臣帐中还有一领新衣，请陛下换上吧。"

李世民手指眼前负土的兵士，说道："道宗，你看眼前的这些兵士，他们身上的衣服比朕之衣更显破旧，我若独换新衣，可以吗？"

李世民出定州之时，手指身上褐袍对李治说道："待我回国再见到你，方换此衣。"当是时，时辰还是三月中旬，如今四个月过去，此袍经历盛暑，上面沾满了李世民的汗渍，一道道白色的汗圈儿布满衣襟，再染上尘土，已难见褐袍本来的颜色。

李道宗不敢再言语。

李世民此时也感到时日仓促，说道："若此山垒成，我们终于攻入此城，时辰亦该进入九月了。道宗，此去平壤还有相当路程，我们能在这里度过冬日吗？"

李道宗摇头道："大军此来，仅携带随身单衣，若冬日来临，赶制棉衣毕竟来不及。且十余万大军，需要多少棉衣，眼前又无物可寻。就是让国内现在赶做，恐怕也难以如期送来。"

李世民不再吭声，他默默看着眼前忙碌的人们，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

城墙上的高丽人看到唐军在这里垒土，明白唐军的意图，遂在城内赶制硬弓，以加强长箭的射程。李道宗这日在此指挥兵士垒土，忽见城墙上冒出数百名持弓张箭的高丽人。李道宗不以为意，他知道对方的箭弩射

程太短，难以伤到己方。不料对方今日一阵急射，那些长箭射程增加许多，登时射倒了数十名抬土的唐兵。一支长箭斜刺里射来，透入李道宗的靴面，伤其足跟。他“哎哟”一声，旋即跌倒在地。

唐兵毕竟训练有素，他们见敌方变换了战法，发一声喊，急忙拖着伤者脱离了敌方长箭射程以内。后面严阵以待的弓弩手们凭借地势，向城墙上发出如雨般的弩箭。当是时，唐军弓弩皆选用硬木造成，持弓之人为军中百里挑一的臂力甚强者，其威力之大，四周诸国莫能与之相比。经过这一番急射，逼得高丽人逃回石屋躲避，不敢与唐兵硬碰硬。

李世民听说李道宗受伤，急忙前来探视。军中医生此时已除去李道宗之靴，拔出那支长箭，只见创口处血流不止。医生急忙在其伤口处涂上金创药，然马上被血流冲散了去。李世民见状，蹲下身来，说道：“欲敷其伤，须先缓其血流，取银针来。”

医生手脚忙乱地将随身携带的银针掏了出来。

李世民取过银针，觑准李道宗足上的穴位，用手轻捻将针刺入，如此扎了三个穴位之后，只见其创口处血流趋缓。李世民嘘了一口气，说道：“好了，速速为之敷药。道宗，你先忍着痛，此箭未伤血脉，不碍事。”

李道宗见皇帝亲自为自己治伤，心中大为感动，流泪道：“皇兄，如此脏的活儿，怎能亲自为之？这让臣弟如何担待得起？”

李世民唤左右道：“把任城王抬回帐中歇息，好生看顾。”

过了五日，李道宗的创口渐复，其心念着筑土之事，让人抬着自己到筑土之地巡视。只见这里已垒成小山模样，其高度已高出对方城墙，遂唤过负责此务的果毅将军伏爱，吩咐道：“再加一把劲儿，争取将土山再加高，并逐步向城墙延伸。”

伏爱答道：“末将听命。只是敌方城墙处近日也有异动，我们这里垒高数寸，他那里也加高一尺，欲与我们比个高低。”

李道宗极目远眺，果见对方城墙升高了不少。他将目光移回，对伏爱道：“城中毕竟腾挪不开，且其升高城墙，不如土山基础厚实，难道能将城墙升到天上去？你今日开始，要督促他们挑灯夜战，尽力垒土，争取大后日即可攻城。”

伏爱急忙答应，他调派人手，拼命往土山上垒土。到了晚间，周围遍插火把，抬土之人川流不息，一车车、一兜兜往上运土。二日后，土山已高出对方城墙一丈，离城墙最近处仅有数丈，唐兵站在土山上，可以下临城中。伏爱派出一百人在山顶上监视城中动静，运土之人一刻也不停歇，继续增土不已。

高丽人眼见越来越高、越来越近的土山，心中惶恐不已，他们调派弓弩手，妄图阻止唐兵垒土。唐兵在土山上插上盾牌，然后凭高视下，不绝地将弩箭发射过去，顿时将敌军的势头压制下去。

伏爱见己方占据着优势，且土山继续增高，心中轻松下来。由于这几日极度劳累，遂在帐中抵足而眠。不料这一睡，却错过了一次天赐机缘。

是时的山顶上，唐兵增加到数百名，使得山顶上的压力剧增。加之垒土不息，更添压力。

到了午时，土山忽然崩塌，山顶上的唐兵被摔得七扭八歪。土山向城墙倒下去，顿时压塌了城墙。此时，土山与城墙浑然一体，城里城外成为通途。

双方的胜机就在此一瞬间。

若唐兵能蜂拥而至，可以从此缺口深入城内。是时，唐兵数量呈压倒优势，若打开此缺口，日落之时即可攻陷安市城。

若高丽人占据土山，进而修补城墙，则双方又要继续处于相持状态。

不幸的是，此事变起仓促，伏爱此时正在帐中酣睡，唐军无人在此主持。那些摔倒的唐兵和运土之人目瞪口呆，莫名所以，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如此，就为高丽人争取了时间。

高丽人经历了短暂的惊愕之后，马上明白眼前的胜机所在。数百名高丽兵很快从城缺出战，他们快速登上土山，并且筑堑而守。后面，又有近千名高丽兵陆续上来，他们牢牢地控制了土山。

唐军耗费无数气力修成的土山，现在转眼变成了高丽人据守的制高点。

李世民得知此变故，马上到了阵前，看到此状，心同死灰。他大声喝道：“道宗呢？”

李道宗此时也被抬到阵前，他眼望凝结着自己心血的土山变成了敌人的阵地，心内的苦楚一时难言。闻听李世民召唤，他从担架上坐起，答道：“臣弟在。”

“何人在此主持？”

“果毅将军伏爱。”

“他人呢？”

这时，躺在帐中熟睡的伏爱刚刚被人唤醒，闻听皇帝询问自己，他急忙爬到李世民面前，说道：“陛下，末将在。”

“山崩之时，你在何处？”李世民厉声问道。

“末将……末将因数日劳累，刚才在帐中睡过去了。”

“哼，如此天赐良机，却断送在你的手里。来人，将他拉出去斩了。”

李道宗一瘸一拐地走到李世民面前，跪伏奏道：“罪臣无能，御军无方，请陛下治罪。”

李世民眼望土山，心想多日的希冀从此成为泡影，心中实在灰暗。他摇摇头，叹道：“道宗，你罪当死。但朕以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用孟明，容你戴罪立功。何况，你入辽东后还有破盖牟城、辽东城之功，朕就特赦了你吧。”

第二十五回

避寒冬唐军班师

因谗言刘洎自尽

唐军的一次胜机被断送后，双方又在城墙内外相持争夺。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转眼已到九月。辽东之地向来比内地早寒，数场北风刮过，满目皆是黄色的枯草，气温骤降，唐军兵士身着单衣，站在野外冷得浑身发抖。

李世民此时已没有了入辽东时的豪情万丈。他知道，此次征伐之事只好半途而废，再想挥师东进取平壤，眼见是不可能之事。他召来众将，说道：“辽东早寒，马上就要草枯水冻，兵马难以久留，且粮食将尽，我们必须立刻班师。”

众将默察眼前之状，早已明白班师之事已成定局。然出征高丽是皇帝钦定，李世民不说班师，他们皆不敢先出声。现在李世民终于提出要班师回家，悬在众人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到地上。

李世民接着道：“我们要从容班师，不给高丽人留下机会。二位高卿，你们可以先行，将辽州、盖州、岩州人口尽数迁往内地。”唐军攻下辽东城、盖牟城和白岩城，李世民下诏将此三城改为辽州、盖州、岩州。

高惠真、高延寿躬身接旨。

李世民又转对李世□、李道宗道：“这名安市城主委实不错，朕要与他对话一番。道宗，你将朕的意思写成一书，然后射入城内。明日辰时三刻，朕到城下与其对话。”

李道宗忧心道：“我们既然要班师，不可打草惊蛇。万一他们尾随追击，对我军从容归去实在不利。”

李世民慨然道：“朕明日明明白白告诉安市城主，我们即日就要班师，他若有胆，尽可来追。对了，我们班师之际，所有将士须绕城一周，然后大大方方离去。”

李道宗领命前去布置。

第二日一早，朝阳驱散了晨雾，高大的城墙在阳光下巍然耸立，护城河面淡淡地泛着一些水汽。李道宗射入城内的书中，申明唐军今日后撤半里，请安市城主到护城河桥侧与李世民相见。

李世民乘坐辂车来到桥边，身边仅有李世□、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薛仁贵等人护卫。只见那名安市城主也在数人护卫下等在对面，李世民缓步下车，可以看见这名安市城主个子不高，然须发甚浓，有些英武之气。

李道宗大喝道：“安市城主，皇帝陛下驾临，赶快拜见。”

安市城主闻声躬身一揖，朗声说道：“高丽草民拜见大唐皇帝，迎接来迟，望乞恕罪。”

李世民也朗声说道：“安市城主，你很好嘛。朕征战一生，攻城无数，独你安市城岿然不动。我们虽为敌手，然朕服你之能，高丽有人如此，实在幸甚。”

安市城主躬身说道：“草民所以如此，只因忠诚于君。由此使大唐之兵在此困顿许久，我深感不安。唯盼皇帝陛下与高丽重修旧好，从此不动干戈。”

李世民厉声道：“盖苏文弑主悖逆，又侵凌他国，朕不可坐视不管。朕明日就要班师，你可转告盖苏文，终朕一生，定然还要前来兴兵问罪。”

安市城主为一睿智之人，明白高丽非中国敌手，若中国全力来攻，高丽实属危矣。他无法回答，只好默然不应。

李世民又说道：“朕念你守城有功，忠于汝国，特赐缣一百匹以示奖赏。”

长孙无忌将手一挥，后面的抬缣之人快步过来，将一百匹缣放在护城河侧。

安市城主觉得李世民果非凡人，自己固守城池与其相抗，按说他应该满腔怒火，不料今日得其一番夸赞不说，还得到百匹缣的奖励。他想到这里，衷心说道：“鄙人累皇帝陛下亲征劳顿，不敢奢望陛下赏赐。陛下能

知鄙人忠心事主，则我心足矣。”说完，他躬身相谢。

李世民伸手摇了一摇，说道：“人能尽忠义之心，朕不分敌我，一样敬重。安市城主，明日为九月十八日，我军尽数西归，你为尽本分，尽可放兵来追。”

安市城主熟知这里的气候，他算着唐军的粮食也耗得差不多了，知道唐军班师也就在这几日。令他想不到的是，李世民竟然能明言自己的归期，可见他不惧本国兵来追。安市城主知道，安市所以被唐军久攻不下，无非占了安市城倚山而建的便宜，若高丽兵与唐兵一对一在野外对攻，高丽兵断然不是对手。想到这里，安市城主显得更加谦恭有礼，躬身说道：“鄙人不敢。明日陛下西归时，鄙人定会立在城墙上以目恭送，并戒约手下不得出城一步。”

李世民不再说话，转身登上辂车，缓缓回归中军帐。

第二日，依旧是一个晴天。李世民令李世□、李道宗带领步骑四万殿后，他们二人此时各带领二万人的方阵排列于安市西门之前。其余唐兵依令绕城一周后，开始列队向西进发。安市城主不违诺言，其带领属下立于城墙之上，任唐兵耀威而去，并将城门紧闭，不放一兵一卒出城。

李世民此次出征高丽，共攻破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其间斩首高丽兵四万余级。高延寿、高惠真此去迁徙辽、盖、岩三州人口，使中国又增加七万余户口。总观此战，起初还算顺利，只是后来与安市城相持日子太长，以致延误日期入了冬季，使此战功败垂成。

大队人马入了辽州，休息一日后，就起身开赴辽水。此时，朔风日劲，有时吹得人马东倒西歪，兵士们毕竟衣衫单薄，满眼所及，皆是嘴唇乌青之人。长孙无忌为前锋，观见此状，号令全军加快行军速度。

大军渡过辽水之后，又遇到那片方圆数百里的泥淖。若让阎立德依旧法儿布土成桥，眼瞅着寒气一日冷于一日，衣衫单薄的将士难以撑持下去。长孙无忌此时急中生智，号令数万人同时打草，然后填草成道，遇到水深处将车辆等辎重填入水中。李世民此时也舍车骑马，并且亲自驱马负草以填路。众人看到皇帝如此，顿时干劲倍增，浑忘了自己身处寒天之中，周身似乎感觉不到寒冷。他们如此上下同心，终于在泥淖上铺出一条草路来，使大军得以通过。只是大军的一应辎重，从此损失殆尽。

唐军自九月十八日离开安市，其间停驻辽州，又渡辽水，再过泥淖，待行到一个名为蒲沟的地方，时间已进入十月。此时，寒风如刀，吹得唐兵瑟瑟发抖。李世民此时号令全军，加快行军速度，早日赶赴营州，并说道：“朕已在营州为大家备好十万余套棉衣。”

疲惫不堪的唐兵闻听有棉衣可穿，无不抖擞精神，加力前奔。然天不遂

人愿。这日寒冽的冬风袭来，一直刮了两个时辰，到了晚间，暴风裹挟大雪而至，将行走的唐兵遮得如同雪人。一路上，一些兵士渡辽水、过泥淖时，征衣尽湿此时未干，他们遭遇暴风雪，竟至冻毙。

李世民闻知此情，即令长孙无忌派人集来柴薪，然后燃火于道，让衣湿之人向火取暖，将衣烤干。大军如此艰难前行，终于到达营州。李世民看到将士们换上棉衣，心中的石头方才落了地。

安市城主看到唐军离去，一面让人整修城池，一面抚恤伤亡之兵士。二日后，他也打点行装，前往平壤面见盖苏文。

此时，安市城主的大名哄传国内，被视为高丽英雄。盖苏文听说他要入都城，即备下隆重的欢迎之礼，并亲自出城迎接。盖苏文当初谋逆之时，独安市城主不听号令，惹得盖苏文亲自带兵去讨，然攻城多日不能拿下。盖苏文无奈之间，只好修书入城，承诺只要安市城主愿意归附，可以保其位，并让他永镇安市。安市城主见大势难挡，只好答应。盖苏文从此对安市城主另眼相待，既敬其耿直，又厌其不听招呼，心中无可奈何。他此次出城迎接倒是一片真心，毕竟，因安市固守之功，免了平壤血光之灾。

盖苏文设盛宴招待安市城主，席间，盖苏文意气风发，对席上人说："哼，唐朝皇帝不知好歹，想那隋朝皇帝数次来攻，皆闹个铩羽而归，他认为自己比隋朝皇帝更强硬吗？我这里的一个安市都攻不下，何谈其他呢？"

座中之人纷纷附和，恭颂盖苏文不已，说的话竟至肉麻。

安市城主不以为然，他待众人语歇，方才说道："莫离支不可小觑大唐皇帝，其此次失误在于被安市绊住手脚。我听说其间有人向其献计，让其围困安市，再发奇兵与其舟师相会，大举进攻平壤，惜其不听，使我国免了此厄。"李世民班师之际，也下令舟师班师，李大亮和程名振率领手下登船返回莱州。

盖苏文仍不以为然："哼，他来攻平壤，平壤是好攻的吗？"

安市城主摇摇头，说道："大唐国力举世难匹，我们这一次侥幸不败，无非是占了城池坚固和气候的便宜。莫离支，我以为我国今后要与大唐修好，不可僵持下去。我听说，唐朝皇帝不以武力侵逼四周，唯以德化感之，可见其出征我国非其初衷。希望莫离支不要再侵新罗，那唐朝皇帝没有口实，我国即可免了刀兵之厄。"

盖苏文见安市城主替唐朝说话，心里有气，然碍于安市城主的面子，不敢造次。他默然半天，仅仅说出三个字来回应安市城主："知道了。"

唐军到了营州，立即更换棉衣，军中医生忙碌地为冻伤之人治伤。大军自四月入高丽境，一直忙于作战，李世民下令，让全体兵士在此休整五

日，然后返回各自驻地。

长孙无忌派人检点回国人数，发现此战共战死和冻死兵士三千余人，所携马匹损失八成，一应辎重丢失殆尽。李世民闻讯，默然半天，然后下手诏道："辽东道战亡人骸骨，并集柳城东南，有司设太牢以祭之。"

到了致祭之日，李世民带领众将穿素衣白袍，亲往致祭。他念罢祭文"呜呼哀哉"一句，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看得出来，他对此次征辽之役非常不满意，心中感到非常窝火，又感到有些窝囊。此情此景，与其出征时的豪言壮语相比，不啻有天渊之别。

薛仁贵此时被恩准随侍在李世民身侧，看到李世民如此伤心，他急忙走过去搀扶李世民。此时祭奠已罢，李世民随薛仁贵一起走向辂车，他边走边说道："仁贵，朝中诸将皆老，朕一直想寻觅年轻骁勇者为将以代之。此战你脱颖而出，朕心甚慰。"

"臣以士卒之身，得陛下重用如此，臣唯感激万分。"薛仁贵衷心说道。

李世民仰头说道："仁贵，朕不喜得辽东，仅喜得骁将。大唐疆域甚广，若无人护持，别说再拓疆土，连已有的土地也会失去，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薛仁贵连连点头。

李世民又柔声道："仁贵，朕此次回京，欲取道并州。你经过龙门时，可将你那在寒窑苦候的贤妻接到京中。还有，你也把改葬父母的事一同办了。"

薛仁贵见皇帝关心自己如斯，禁不住热泪盈眶。这薛仁贵后来一直在玄武门守卫，及李治即位，其领兵破高丽、攻铁勒、挡吐蕃，成为一代名将。

那日李世民向薛仁贵表白"朕不喜得辽东，仅喜得骁将"，其实为无奈之言。数千名唐兵战死在辽东战场上，一应马匹、辎重损失殆尽，在李世民的征战生涯中，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多，何况是他御驾亲征？他此时的心情，有未能取得完胜的失落，有对盖苏文的愤怒，更有必须拿下高丽的决心。诸般心情纵横交织，在其心中翻腾不已。数日后，李世民车驾离开营州，开始向定州进发。想是因为天气寒冷，李世民不慎受寒，竟然积下一病。此病与其郁闷心情交织在一起，致使病情越来越重。一开始，他还能骑马而行，后来只好乘步舆缓缓行走。

李世民一向身体健壮，即使身体偶有不适，也能很快痊愈。如今此病来势汹汹，是多年没有的事。群臣得知皇帝得病，纷纷前来探视，看到皇帝那有气无力的样子和蜡黄的脸儿，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长孙无忌劝李世民，不如暂缓行走，就近寻一州府好好将息。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还是慢慢走吧。我的病，我心里最有底，要不了命。我们这样缓缓

行走，可能行到中途，病也许就会好了。”

长孙无忌看到李世民依旧穿着那身破烂的褐衣，遂取来一袭新袍，劝李世民更换。李世民摇头不许，说道：“我未见治儿之面，此衣坚决不换。”

长孙无忌明白李世民的心情，遂不再硬劝，转而嘱人好好看顾李世民。大队这日行到易州地面，易州司马陈元寿进献碧绿的蔬菜供皇帝享用。北方入冬之后，蔬菜难活，李世民已多日未食新鲜的蔬菜，他食罢觉得滋味甚美，因问此菜来历。长孙无忌派人将陈元寿叫来询问，陈元寿跪在李世民所乘的步舆前，奏道：“眼下天气寒冷，地面上万物难活。臣派人挖掘地室，然后在地室内笼上小火，使室内温暖如春，此时再将菜籽种上，月半乃成。”

李世民闻听种此菜如此费工夫，因问道：“北方之地，冬日里百姓皆是如此种植吗？”

陈元寿老老实实答道：“百姓冬日里食菜，皆是秋末时将菜腌入缸内，然后逐日取食。似这样在地室里种菜，毕竟费时费物，他们都不肯如此种植。”

李世民心中又升起怒火，问道：“如此说，你家在冬日里可以一直食用如此新鲜蔬菜吗？”

“臣不敢。臣听说陛下从高丽班师，算着时间，陛下定近日经过易州地面。陛下今年在前线征战，入冬后肯定难食活蔬，臣因此令人在地室内蓄火种植，以待陛下来此食用，也算尽了易州臣民的一点心意。”

李世民听罢心中更怒，转对长孙无忌说：“无忌，你看看，这就是我朝的好官！这番心计，你能想得出来吗？”

长孙无忌明白李世民的心意，就对陈元寿喝道：“还不快滚！等着圣上治你的罪吗？”

陈元寿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李世民在步舆上撑起身来，手指陈元寿道：“你这狗官，不思勤政爱民，专思献媚取宠。你取得司马之位，大约也是钻营所获。你回去吧。从今日开始，这官儿就不用做了。”

陈元寿苦心侍候李世民，不料弄巧成拙，反丢了现有的官职。他闻言如五雷轰顶，连滚带爬仓皇而去。

李世民余怒未息，召来许敬宗道：“你速速拟旨一道发往京城，好好问问房玄龄：朕征辽东不过一年，这国内的吏治竟然败坏如斯？他们在京城都做了些什么？可让大理卿孙伏伽带人巡查四方，重点查处刺史、县令

以下官员之劣行，要从重从严予以处理，绝不姑息。”

按照惯例，各级官员由吏部负责其年度考绩。现在李世民雷霆一怒，已经忘了这些规制，转而急令大理寺立刻查处。李世民此旨被驿传至京城，房玄龄等人不敢怠慢，急忙拟出六条规定，依此派人到各地明察暗访，发现官员劣行立刻处理。数月之后，全国有近千名官员被贬黜。其中有许多人口称冤枉，道路相连前往京城喊冤，由此可见孙伏伽处置之严，已大违贞观年间以来的“宽法慎刑”之本意。

李世民的这些言行被群臣瞧在眼里，心中各有想法，私下里不免悄悄议论。李道宗问长孙无忌道：“皇兄近来怎么了？动辄发火，实在是大违了往日沉静的性子。”

长孙无忌叹了一口气道：“这还不是明眼的事吗？他年初出京之时，豪情万丈，视克定高丽为坦途，不料功败垂成，他向来为高傲的性子，心内能够平静吗？”

李道宗点头道：“不错，那名糊涂的司马不识好歹，赶着来邀宠，不料把现有的官职也丢了。”

“此一人事小，那道旨发往京城之后，不知又有多少人撞上了刀口呢！唉，看来人之性子，其实难料啊。”

李道宗点头称是。

太子李治闻听父皇班师，遂与辅臣相商，他们一起出定州向北行，以迎接李世民的车驾。李治带人行到临渝关，李世民的车驾恰好亦至。李治带领辅臣跪伏道侧，三呼万岁，拜迎李世民。

李世民倚在步舆上，看到李治带人兼程来迎自己，心中升起了一团暖意，遂唤众人平身。李治抬头看到李世民依旧穿着那身褐衣，衣既破旧又显污秽，与其憔悴的神情相映，愈显凄败，遂眼中流出眼泪，哽咽道：“父皇有病，儿臣未及时在身边侍奉，儿臣心甚不安。父皇啊，天气如此寒冷，怎能穿着如此破旧的衣衫，让儿臣更加心寒呀。”

李世民一向视李治性情懦弱，心甚不喜，然现在看到李治那悲恸欲绝的神情，显然是发乎真情，心中就透出暖意，遂柔声说道：“治儿，你很好嘛，你闻听朕班师，竟然迎出这么远，莫非是辅臣教你的吗？”

高士廉跨前一步答道：“陛下，太子仁孝，闻听大军班师，立即带同臣等前来迎候，并非臣等所教。”

人往往在失落之时，最渴望家人的温暖之情。李世民一生后妃无数，儿女众多，然其内心中最为亲近之人，还数长孙嘉敏及其所生子女。如今长孙嘉敏已逝，李承乾、李泰因罪被遣，眼前只剩下一名李治。看到李治那发乎真情的眼泪，李世民脑海中忽然现出长孙嘉敏的身影，那一时

刻，他感觉非常温暖，所患之病也感觉轻松不少。

李世民点头道：“很好，朕到今日方始有归国的感觉。”

李治转身从马周手内取过一领新袍，然后跪伏在李世民面前，双手将新袍举过头顶，恭恭敬敬道：“儿臣一直记住父皇临行之言，特制此袍请父皇更衣。”

李世民心情大悦，说道：“好吧，朕今日沐浴之后，即换新衣。治儿，起来吧，替朕引路，我们一同行走。”

次日，李世民撑着病体，听李治、高士廉、马周等人转述征伐期间国内详细情况。

高士廉奏道：“房司空居京城总理朝政，尽心竭力，事无巨细，皆将之驿传至定州，供太子裁处。陛下出征以来，赖群臣尽力，国内之事还算平静。”

李世民问道：“马卿，今岁秋收若何？”

马周答道：“今岁又是一个大丰年，粮食比往年又增收一成，户口亦有所增加，各级粮仓依旧充盈。此次征战所需军粮，自去年从粮仓调出之后，今年已如数补齐。”

李世民点点头道：“好呀，国家之本，还是百姓与粮食，只要粮食不歉收，可保国内安静无虞。嗯？刘卿呢？他为何未前来？”

刘洎此时任门下省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并总领吏部、礼部、户部三尚书事。其在定州辅佐太子，庶务以他最多。

李治答道：“儿臣前来迎接父皇，不敢偏废国事，遂留下刘洎、褚遂良在定州处理庶务。”

李世民点点头，然心中晃过一道阴影，口中说了一句：“哦，让他们二人留守定州？”李世民多年为皇帝，对臣子的脾性深为了解，以刘洎、褚遂良二人的性格，他们断难融洽相处，二人以前多次在朝堂之上争辩，可识一二。

李世民临行之时，嘱咐刘洎道：“刘卿，我今远征，你辅佐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刘洎答道：“愿陛下勿忧，大臣有罪者，臣谨行即诛。”李世民闻言，心中大为不满，斥道：“我将天下大事交托给你们，你若以如此简单手段来处之，则天下之事危矣。你以为靠严刑苛法来理政，天下之人就服了你吗？刘卿，我看你上谏章时，其中脉络清楚，以理服人，颇有魏徵之风。然一朝大权在手，心思就变为两样呢？”刘洎被训得低下头来，不敢再辩。李世民最后告诫道：“刘卿，你性子疏落而又太刚健，将来必以此败，宜慎之！”

李世民的忧心，此时在定州果然成为事实。刘洎与褚遂良多年不合，刘洎此时大权在手，又行事简单，便加深了二人的矛盾。这日，李世民罢陈元寿官职并让大理寺巡查四方的诏命传到定州，二人阅罢相商，刘洎道："圣上多年来秉承'宽法慎刑'之精神，陈元寿献媚取宠毕竟为个例，岂能以此推广天下？若如此做，定会增加不少冤狱。"

褚遂良针锋相对，说道："圣上既已下诏，臣下只有遵照执行。圣上这样做，其实大有道理。人之禀性，往往宽松之时容易骄逸，所以过些时候，要对其敲打敲打。圣上下此诏命，正为此意。"刘洎摇头道："不可。你这样说，是视天下人为恶人，缺乏为善之心。我意立刻向圣上上疏，谏此次巡查要适度，不可任意扩大。"

褚遂良冷笑道："太子临行，嘱刘大人在此主政。我的意见已表达明白，听与不听，权在你手，我也就不废话了。"

刘洎大怒道："褚大人怎能说出这等话？我们同为大唐臣子，又是圣上深为信任的重臣，为天下之事尽心竭力是其本分，岂能一言不合，即耍此无理态度？褚大人，此谏章你不署名也罢，我当独自上奏！"

褚遂良拂袖而去，边走边说道："随便你。你想做的事，我岂能拦阻？"

刘洎果然连夜上疏，此奏章送到李世民手里，李世民粗略一翻，即丢到一边。

褚遂良此后再不与刘洎深谈许多，二人见面，多是例行公事，冷冷地三言两语即走人，场面愈显清冷。

到了十二月二日，李世民车驾行至定州，刘洎、褚遂良率领众人迎出城外，将李世民迎入行宫中居住。李世民病体此时稍有好转，然久病之后加上路途劳累，其神色显得疲惫无比，加上其大腿处又生出一个病痈，又增添不少苦楚，其行动需数人搀扶。

群臣将李世民送入行宫，李世民感觉有些疲累，嘱众人退出，说自己先好好休息数日再理政事。刘洎、褚遂良本来随身携带不少奏章，欲请李世民御览。他们观见此状，不敢再提，遂随众人躬身退出。

刘洎出了宫门，心忧李世民之病，其神色显得非常悲痛，对同行之人叹道："陛下病势如此，圣躬可忧！伏愿陛下吉人天相，早早痊愈为好。"

同行的马周、高士廉等人心有同感，也同时叹了一口气，随其后的褚遂良默不作声，眼珠随之转了数圈。

数日后，李世民养足了精神，大腿上的病痈也渐渐消肿，其神情为之一爽。这日辰时过后，李世民在李治的搀扶下走出户外，仰头见冬日的太阳挂在东方，四周虽寒冷无比，然太阳的光芒给了心中许多暖意。李世民想起辽东之地的泥泽以及冰天雪地，忆起归途上的无数艰难，心中觉

得那是一场噩梦，遂对李治叹道：“治儿，我此战吸取隋炀帝之教训，提前两年预作准备，不料到了最后，毕竟未取得完胜，且仓促退走。现在想来，心中有无数遗憾。”

李治答道：“父皇此行连破十城，马上兵临平壤城下，已使盖苏文及高丽人恐惧万分，则此行目的已经达到。儿臣以为，父皇应该没有遗憾。”

李世民心中又晃过“懦弱”二字，他摇摇头，直视李治道：“古语有言‘穷寇勿追’，我却不以为然。战事预备，须有此行目的；战事既起，须勇往直前，一击而中。为父以往征战之时，往往固守多时与敌耗气力，耗粮草，耗耐心，看到有胜机时，即率然而起，穷追猛打，不给敌方任何喘息机会。此次辽东之战，受气候的影响，我不得不罢兵回国，怎能没有遗憾呢？治儿，为国之道，不可心存仁弱，如此则后患无穷。”

“儿臣知道。”李治恭恭敬敬答道。

“高丽之事，我不会就此罢手，定擒那盖苏文解往京中。治儿，万一我此志难酬，你须替父完成心愿。”

“高丽小国，何足道哉。其实不用父皇动手，派一能将去剿即可完胜，父皇不用太多劳心。”

李世民听到李治的决然之语，不禁大奇，侧头赞道：“好嘛，能听到你此等断然之语，我心甚慰。我一直怕你心存仁弱，看来，你这一段时间在群臣的辅佐下，还是长了不少学问。嗯，我今日感觉精神不错，你派人将群臣召来，我们该一同议议事了。”

李治一面派人去唤众臣，一面搀着李世民缓缓进入堂中。

既而群臣匆匆赶来，逐个按其职责向李世民禀报了近期国内之事。李世民听完，很满意地点点头，目视褚遂良道：“褚卿，朕远征之前，你极力反对，怕民力轻用招来民怨，以致酿成如杨玄感之变一样的动乱。你听了众卿刚才所言，当知国内还算安静，年成也不错，还是你多虑了。”

褚遂良躬身答道：“陛下，臣当初反对远征，现在亦不改。贞观以来，陛下抚民以静，取得天下大治，仓库充盈，百姓富足，仅此一战，不会撼动国家基石。臣所忧心的是，似此等耗费钱粮之举不可轻易开启，若持续进行，非为国家之福。”

“如此说，朕此次出征辽东劳而无功，可以足证你之前言了？”

褚遂良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若说此战劳而无功，印证了自己的预言，那么李世民又该怎么想呢？若说此战取得莫大胜利，显然是献媚之言，且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他沉吟片刻，方才慨然答道：“辽东之战，我军攻克十城，歼敌数万，获户口近十万，此战使高丽举国胆寒，尽显我大国之仪。然平壤未下，那盖苏文依旧逍遥法外，说此战完胜毕

竟勉强。臣现在以为，须除恶务尽，不可因此长敌人气焰，非擒获盖苏文不可。战争到了这个份儿上，为保大国威严，不能再提轻用民力之语。”

李世民笑道：“好嘛，褚卿转变得挺快嘛。不错，辽东一战，并非完胜，朕此时心中不是滋味。今后对高丽怎么办？待我们回京之后，再慢慢商议。”

群臣皆知李世民向为常胜将军，此次御驾亲征，却闹了个灰头土脸，所以都不敢轻易碰这个话题。李世民今日主动坦然承认，足证此人有宽阔的胸襟，今后可以不刻意避讳谈论辽东之战，大家暗里皆舒了一口气。

刘洎此时奏道：“陛下，臣前些日子见到大理寺巡查四方的诏命，觉得应该谨慎，遂当即向陛下上了一道谏章，不知陛下看到没有？”

李世民想起陈元寿之事，心中的怒火腾地又燃了起来，他怒道：“那陈元寿为一介小州司马，却惯会逢迎献媚之事，我朝的吏治难道就那么完美无缺吗？你的谏章朕看过了，其中多空洞之言，朕实在看不下去，只好丢在一边。刘卿，吏治之事须常抓不懈，稍微放纵，即铸成大错。朕让大理寺派人巡查四方，其实是想纠吏治之失。你这一段时间知事吏部，不问吏治之事，却来责朕替你办事。难道你仅有谏事之才，而无动手之能吗？”

李世民此时说出的话，其中苛责甚重。

刘洎依旧不服软，继续抗争道：“陛下导人诤谏，一向鼓励臣下说话，怎能如此堵塞人言呢？”

李世民又添怒火，斥道：“吏治如此之坏，皆是朕一向纵容你们随便说话的结果。朕近来反思，若人不能立威，如何能制他人？你们，”李世民手指众人，“今后不要动辄与辖下商议，为人者须有主见，不能让七嘴八舌扰了自己的主意。”

李世民此言一出，群臣闻言皆大惊。贞观以来，李世民导人谏诤，鼓励别人言无不尽，只要心向国家，说错话亦可。他今日突然转变态度，弄得大家一头雾水。

刘洎依然抗辩道：“陛下，臣以为此言不妥……”

李世民打断刘洎的话，大声说道：“刘大人，朕不想再听你说了。”

高士廉眼见场面有些僵，急忙上前止住刘洎的话头，说道：“陛下病体未愈，不可久耗精神，大家今日就散了吧。”

褚遂良看到此场面，内心窃喜，感觉机会来了。过了午后，他悄悄来到行宫，要求面见李世民。

李世民此时刚刚午休起来，遂准褚遂良入见。褚遂良轻步入殿，然后拜伏道：“臣褚遂良有事要奏。”

李世民手指一侧的凳子，说道：“褚卿，起来吧，坐下说话。”

褚遂良谢恩，乖觉地起身坐在凳子上。

“你有何事？为何午前不奏？”李世民抬眼问道。

“陛下今日当堂责刘洎无礼，臣深有同感，本想痛责刘洎之失，又怕招来落井下石的议论，遂忍下不说。事后想想，刘洎之行愈来愈悖逆，臣若碍于同僚之面不说，即是欺君，所以今日专程来向陛下说知。”

“刘洎有何悖逆之事？”

“刘洎与岑文本经历相若，又同时进位为宰相位。岑文本尽忠尽心，以致劳累而死，刘泊却仗着三寸不烂之舌，妄想如魏徵那样取得诤臣的名分，以此来招摇朝中。”

褚遂良提起魏徵和岑文本之名，惹得李世民思绪万千。岑文本此役劳累而死，李世民多日心存歉疚，又感于其尽忠，常常兴叹不已；而对于魏徵，他直到此时，还是有着挥之不去的厌恶之情。李世民想到这里，点点头道：“是了，刘洎不学岑文本，却学魏徵之短，毕竟错了。”

褚遂良继续数落刘洎道：“臣知道陛下曾经评价刘洎道：‘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此评价毕竟还是赞扬处多，那是陛下胸襟阔大所致。然臣以为，陛下出征辽东以来，刘洎手握重权，不思图报，反而愈行愈远，其所行实在不堪。”

“嗯，说下去。”

“陛下定知臣与刘洎往日并不和谐，究其深处，实在因为臣等二人心智不同，所为不同。臣今日所奏并非挟私报复，乞陛下明察。臣以为刘洎最大失处，其实有三。一者，其对权位看得太重。他此次在定州，不听别人建议，甚至对太子之言也置若罔闻。”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他行事失于简单，朕临行之前曾经劝过他。”

褚遂良继续道：“其二，其疏狂有余，而稳重不足。其教导太子，多选严法与苛政例子来辅导，失于敦厚之意。其三，此人之心，深不可测，臣观之有侯君集之风。”

“有侯君集之风？他莫非也有反意吗？”

“臣不敢妄说。那日陛下返回定州入行宫居住，群臣辞别出宫，刘洎观看陛下病状，出外当众说了一句大逆不道之言，由此可以看出其叵测心机。”

“什么话？”

“刘洎那日出宫之后，容色悲惧，其说道：‘陛下病势如此，圣躬可忧！然国家之事不以圣躬好坏而忧，我们可辅幼主行伊尹、霍光故事，大臣中有异志者诛之，则国家可定矣。”

伊尹辅周成王，霍光辅汉昭帝以定天下，褚遂良编造此话，明显是诬陷刘洎认为李世民必死，群臣可以辅佐李治为皇帝来定天下。

李世民听言果然大怒，骂道：“这个该死的逆臣，我还没有咽气，他竟然咒我早死。哼，行伊尹、霍光故事，朝中如此多的大臣，能容他来做伊尹、霍光吗？”

李世民当即让褚遂良退出，然后唤人宣刘洎前来。

刘洎匆匆赶来，李世民劈面骂道：“好一个大胆的逆臣，朕好好地活着，你竟然来咒我早死。我死了，你就可以当上伊尹、霍光吗？”

刘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惶恐说道：“臣一向尽忠陛下，怎敢说出此等言语，想是陛下听错了。”

“朕听错了吗？你那日出行宫当着群臣之面说出什么话了？”

刘洎一脸茫然，说道：“臣见陛下病体沉重，心中忧虑，未出悖逆之语呀。”

“你当时敢公然说出，现在为何不敢承认？”李世民大喊一声，“薛仁贵。”

薛仁贵此时在门外，闻声立即入内。

李世民手指刘洎道：“薛仁贵，你即刻将他押下去看管起来，听候我旨意处理。”

薛仁贵答应一声，伸手唤来数人。

刘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声呼道：“陛下，臣一向言语率直，然语出真诚，没有私心。陛下刚才所言之事，定是有小人向陛下进谗言，乞陛下明察。臣那日说话之时，高仆射和马周就在身侧，陛下一问便知。”

李世民哼了一声，仅将手向薛仁贵一挥。薛仁贵见状，急忙让人将刘洎拖走。

李世民记起刘洎临行之言，遂让人将高士廉和马周宣来。二人匆匆来到，李世民将刘洎的事向二人简略说了一遍，最后问道：“刘洎坚决不承认说过此话，还说你二人其时就在身侧可为之作证，你们好好想一想，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高士廉道：“臣已老迈，耳朵又背，刘洎到底说过什么话，臣实在记不得了。”高士廉是年六十九岁，行动迟缓，老眼昏花且耳背。

李世民转问马周道：“你定然听到刘洎之言了。”

马周刚才听李世民说起刘洎之事，觉得事起仓促，有点难以置信。他多年随侍李世民左右，知道李世民为人最有主见，不会因别人的三言两语来断事，他现在对刘洎满腔愤怒，定有深层原因。马周见李世民转向自己，来不及细想，遂老老实实答道：“陛下，臣忆起当日之事，刘洎确实深忧陛下病体，且满面愁容。其当时说，‘陛下病势如此，圣躬可忧！’”

“就此一句话吗？”

“臣不敢欺君，刘洎当时仅说过此一句话，并无他言。”

“他忧虑何在？不就是盼我早死吗？”李世民愤愤说道。

马周与刘洎同朝多年，深知此人为人正派，少有私心，其言语率直，自魏徵逝后，敢于向李世民进谏者以此人为首。他不忍刘洎因言获罪，使朝廷中失去一名栋梁之臣，遂向李世民央求道：“臣以为，刘洎忠心耿耿为朝廷办事，这一段时间总领数部庶务，虽有疏漏之处，亦为无心之失，其大节尚可。陛下今后可以多加诫约，使其臻于完美。”

“臻于完美？”李世民冷笑道。

高士廉亦持同议，其向李世民央求道：“陛下，刘洎初随萧铣，后归大唐。其初为南康州长史，然后一步步升迁，终至相位。他有此际遇，皆因陛下重才纳士所致，可见其有着相当的能力。若因一言获罪，对天下而言，实为一巨大损失。臣愿替刘洎作保，容他戴罪立功。”

马周也跪下道：“陛下，臣亦愿作保。”

李世民默然注视二人顷刻，缓缓说道：“你们都退下去吧，朕自有分寸。”

翌日，李世民诏令下，其诏曰：

小人在列，为蠹则深；巨猾当枢，怀恶必大。侍中、检校户部尚书、清苑县开国男刘洎，出自闾伍，言行罕称，于国无涓滴之劳，在朕匪扮榆之旧。但以驱策稍久，颇有吏能，擢以凡琐之间，收其鸣吠之用。超伦越品，使居常伯，纡青袭紫，摄职文昌。冀有葵藿之情，知惭雨露之泽。兹朕行履，小乖和豫，凡百在位，忠孝缠心，每一引见，涕泗交集。洎独容颜自若，密图他志。今行御进状，奏洎乃与人窃议，谋执朝衡，自处霍光之地，窥弄兵甲，擅总伊尹之权，猜忌大臣，拟旨夷戮。朕亲加临问，初犹不承，旁人执证，方始具伏。此如可怒，孰不可容？且皇太子治春秋鼎盛，声溢震方，异汉昭之童幼，非周成之襁褓。辄生

负图之望，是有无君之心，论其此罪，合从孥戮。但以夙经任遇，不忍枭悬，宜免家累，赐其自尽。

刘洎此时被圈入一屋，身边有数人看守，他看罢此诏书，顿时流出眼泪，大呼道：“圣上啊，刘洎就如此不堪吗？我若如此不堪，你以前对我的赞语不都成了虚言吗？还好，你总算说我‘颇有吏能’，然其他不实之处，你都一一验证过吗？”他转向看守之人道：“你们，速拿纸笔来，我要将冤情一一书写呈给圣上。”

看守之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动弹。

刘洎吼道：“我为将死之人，我临行之前索点纸笔，难道你们都不允许吗？”

看守人中有一人期期艾艾道：“刘大人，不是我们不予，实在因我们仅领看守之职，不敢办分外之事。”

刘洎颓然坐在地上，心死如灰，仰天长叹道：“圣上啊，你一生识人无数，为何就不理解我刘洎的一片忠心呢？你让我自尽，我心里实在不服啊！什么伊尹、霍光，我何尝说过这等话？”

一名看守手执绳索，将其捧给刘洎，说道：“刘大人，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时辰已到，请大人自己上路吧。”

刘洎又转怒其他大臣：“你们与我同僚多年，难道不知我刘洎的为人？圣上被小人蒙蔽，你们为何不出头帮我说句公道话？哼，什么清明政治，事到临头，你们为何都当了缩头乌龟？”

刘洎实在冤枉了诸大臣，那日高士廉、马周向李世民央求保下刘洎之命，第二日，长孙无忌、李世□、李道宗等人也来皇宫向李世民央求，奈何此时诏命已下，刘洎已魂归西天。那褚遂良也随在人流中，假仁假义帮助刘洎说话。

刘洎之死，固然与褚遂良进谗言有直接关系，然更有深层原因。李世民口中说要导人谏诤，然诸人以直言相谏扫其颜面时，其心内还是十分不喜的，从其推倒魏徵墓前石碑便可知一二。魏徵逝后，刘洎隐然为谏者之首，其屡屡触犯李世民的龙颜，为其不喜。更有甚者，李世民觉得刘洎疏狂成性，其渐行渐积，定会形成“谋执朝衡”的局面，因而断然杀之。

褚遂良一生多才多艺，颇有干事之才，又有智谋，实为栋梁之臣，然他善于迎合皇帝，有逢迎之嫌。此次诬告刘洎成功，去除自己的眼中钉，实为其一生中莫大的败笔。

李世民在定州养病月余，终于痊愈。百官为之庆贺。是时，已至岁末，李世民就与群臣在定州迎来了新年。元日刚过，李世民离开定州，带领

众人赶往太原，他想经过太原返回京师。

太原为大唐的龙兴之地，李世民对这里相当有感情。车驾到了并州，李世民下诏大赦并州，在太原城内摆宴款待城中父老，赐给他们粟帛。

想起当初起兵时，李渊曾在晋祠祈祷，李世民遂选一晴日到晋祠游历。事先，他先沐浴一番，然后亲自主祭。祭罢，他令人端来笔墨，遂在祠内书写一铭，即为后世所传诵的《晋祠铭》，其碑文立在晋祠内，至今犹存。

第二十六回

思魏徵再复墓碑

扰高丽图谋远计

李世民辗转回到长安，已是贞观二十年三月间。其时春光明媚，鸟语花香。远征高丽毕竟未获全胜，李世民也就没有心思庆贺一番，京城显得一派平静。

远征高丽之时，李世民身边并无女子随侍，其回京路上，各级官吏闻听陈元寿献蔬菜反被罢官的事，皆小心翼翼，不敢造次，使得李世民一路饥渴难熬。他此次回到京城，面对宫内那些姹紫嫣红的美女，不免如饥汉瞧见一堆美食，要美美地大嚼一顿。于是乎，夜夜揽尽春色，似乎想将前时的亏空尽数补起。

所谓乐极生悲，李世民纵欲鏖战十余日后，想是远征时的劳累与风寒激出的病根儿未除尽，加上是年已四十九岁，经不起如此折腾，终于酿成疾病。其躺在病榻上，将李治、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叫到面前，说道："自今日始，所有军国机务委与皇太子处决。"

李治不肯，流泪道："儿臣毕竟年龄太小，难以担当如此大任。"

李世民叹道："治儿，我有病如此，如何听政？待我病体稍好一些，再去视事吧。我知道国家的担子太重，你终有一日要将它挑起，现在可在诸臣的辅佐之下历练历练，也为你今后做些准备。"

李治于是在东宫每隔一日听政，事罢之后，立即入太极宫，为李世民进汤药、膳食，甚为细致，不离李世民左右。当初李世民班师之时，看到李治远来迎接，心里涌出了暖意，现在又见李治跑前跑后，心中又复感动，其原来认为李治过于懦弱，现在也开始赞同长孙无忌等人"仁孝"的评价。终于有一天，李世民将李治唤到跟前，眼含亲近之情，说道："治儿，眼下正是暮春之时，我这里有人侍候，你不要日日待在这里，也可以出城游历一番嘛。"

李治摇头不去，坚决要候在李世民身侧。李世民无法，只好在寝殿之侧另置别院，让李治在那里居住，看到李治如此孝顺，李世民心中又充满了暖意，觉得病体也好了不少。

养病即是休息，李世民躺在病榻上将此次远征之事想了许多回，心中渐渐平静。他这日感觉精神甚好，就让人将李靖唤入寝殿。

李靖今年六十五岁，已现老态，无复往年倜傥的风采，然一双精神的眸子里依旧透出无尽的睿智。

李世民亲切地让李靖坐在榻前，自嘲道："药师兄，我自觉勇猛不减当年，总以为自己还处在年轻之时。然不经意间，我们都老了。你看，我此次出征一回，回京后竟然病倒了。"

李靖心思如电，知道李世民说出这等自谦之语，显然是言不由衷。遂答道："陛下强健如昔，偶染小病，亦属正常。老臣相信陛下将息数日后，定然痊愈。"

李世民唤人取出一只锦盒，示意道："此为高丽参，当地人说有延年益寿之妙处，我让人带回京一些，分赐给诸位老臣。药师兄，人在年轻时渴望建功立业，到了老年，只要身体康健，即为大福。我这些日子躺在病榻上胡思乱想，终于悟出此等道理。"

一名太监将锦盒打开，只见其中并排躺着数枚人参，参体硕大，颜色雪白，显然是多年的老山参。李靖多年来奔走四方，还是识货的，急忙起身谢恩。他起身时心想，李世民一向心性宏大，不屑于品谈人生短暂，此次远征高丽之后，开始感悟人生，看样子定有原因。果然，李世民的话题很快扯到了此次的高丽之战，他说道："我远征之前，内心里实在想让药师兄同行，然不忍你去苦寒之地受罪。我这几日静想，若药师兄此次能同行，也许结果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李靖毕恭毕敬说道："陛下经数年准备，最终用水陆合势的战法总攻高丽，其大军自西向东席卷而进，舟师济海自中部突击。老臣多次衡量，此战不论让何人来主持，皆会采用此法，实为上上策。"

"上上策？然我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到底是何缘故？"

"陛下到了九月班师，毕竟是气候寒冷的缘故。"李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李世民召见自己，不是想让自己评说此战的胜败，定是想询问对具体军机的处置，遂沉吟片刻，又说道："那日任城王入老臣府中谈论，说起了安市之战，陛下此次未攻入平壤，缘于在安市耽搁了太多的时间。"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李世□自六月初围攻安市，大军在此耽搁了数月有余。药师兄，那安市城主确实有能耐，将我大军钳制在安市不能动弹，我一生总兵攻战无数，算是遇到了一个对手。"

“陛下有些高看安市城主了。安市城主不是庸才，然他若没有坚城可恃，难以抵挡陛下数日。陛下，老臣听任城王说过，我军围攻安市之初，任城王及高延寿等人曾献了一条计策。”

“什么计策？我已记不起来了。”

“他们建议陛下分兵围困安市，然后挥师东进，再召李大亮率舟师北进，合力拔取乌骨城，如此，就争取了时间，可以直捣平壤城下。老臣以为，陛下当初若采纳此言，战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李世民闭目静想，忆起了群臣当时献策的场面。他睁开眼，点点头道：“我想起来了，他们当时确实献过此策。不过无忌当时全力反对，认为我御驾亲征，应行光明之举，以保持大国之仪，此事后来作罢。”

李靖本来想说，兵者诡道也，岂能因皇帝御驾亲征而改变？你想行光明之举，毕竟为保守之策，如此就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然他又想李世民的性情大不如以前，不想刺激他太深，遂淡淡说道：“老臣当时未在前线，不明战场所以，现在听了任城王之言，觉得此事应为一转机。”

李世民这些日子在榻上平静地深思，检讨此战的得失，其心绪与班师时的暴躁和郁闷相比，已是相对恬然的心境。这些年来，他经历了魏徵之死和李祐、李承乾之乱，心境随之紊乱，以致有远征高丽之举。然其毕竟为英明睿智之人，能够根据时事的变化和事件的得失，悟出其深层的含义，心境也随之调整。他现在听了李靖的话，沉思片刻后点头道：“药师兄不愧为兵法大家，仅听了寥寥数语，即明白此战胜机所在。唉，我一向善于出奇制胜，此次为何如此保守呢？大约是年龄渐长的缘故，有了患得患失的羁绊。总兵攻战非无忌所长，我为何独用他的计策呢？”看得出来，李世民说此话出于真心，且有许多悔意。

李靖劝道：“此次高丽之战，我军力拔高丽十城，重创其生力军，已使高丽举国震骇。老臣以为，此战目的已经达到，陛下不用思虑太多。”

李世民摇摇头，断然道：“药师兄，你深知我心，若不能全胜，即为失败。我不伐高丽则罢，若攻之不能克，定不会丢手。那盖苏文素来不知好歹，此时定在平壤弹冠相庆，说不定还在那里大吹大擂呢。哼，我若拿不下高丽，誓不为人。”李世民当时起意伐高丽，是因为盖苏文弑主悖逆，且袭扰新罗，不听大唐招呼，李世民伐之仅为了维持大国之威仪；到了现在，除了以上理由以外，李世民心中又增添了无限愤懑之意，甚至有一些受侮辱的感觉，这是他难以忍受的。

自从李世民东征无功而还，盖苏文虽对唐朝仍遣使奉表朝贡，然其言语不敬，且对唐使者倨傲无礼，并对新罗侵凌不止。李世民闻之大怒，这日盖苏文遣使入京，奉表谢罪，并朝贡礼物和美女，李世民令将其退回。

大唐从此绝了高丽朝贡之路，摆明了以高丽为敌。

李世民一面绝了高丽朝贡，一面对此次高丽之战反思不已。

如前所述，此次高丽之战，唐军病逝战死者数千人，马匹、辎重损失殆尽，虽连拔高丽十城，获得近十万户口，然最后毕竟撤回，辽州、盖州、岩州有其名，而无唐军据守，成了三不管地界。李世民每念及此，就生出许多悔意，脑海中现出魏徵的身影，叹道："魏徵若在，必然会阻止我此行。"

其实在此战之前，朝中大臣多数不赞同远征高丽，然他们缺少了魏徵死缠烂打的本事，无法使李世民转换心意。

李世民又念起魏徵的诸多好处，他这日病愈之后，将阎立德召来问询道："魏徵墓前的碑石，如今安在？"

"遵陛下之命，臣令人将此碑石推倒，并以重锤毁去，其墓前仅余少许碎片。"

"朕当时所书碑文还在吗？"

"陛下当时所书，现在应藏于秘书监。"

"如此甚好，你可入秘书监将此书取出，再觅来美石，让良匠将其重刻一遍。此事三日能成吗？"

"请陛下放心，臣亲往监造，令工匠夜以继日刻石不止，三日后将此碑石呈于陛下御前。"

"嗯，你抓紧去办。还有，你代为传旨，让太常寺准备少牢之礼，朕三日后要往昭陵祭祀。"

阎立德答应后离去。

三日后，阎立德果然将碑石制成。

李世民带领太子李治及群臣前往昭陵，其时寒食节和清明节已过，不是扫墓的时辰。按照当时风俗，寒食之后一二日即是清明节，人们一般将此两个节日合在一起过。唐制规定，寒食和清明可以给假四日。李世民今日带领群臣到昭陵祭扫，其实另有深意。

到了昭陵，李世民让群臣候在山下，自己与李治一起来到长孙嘉敏的墓前。

李治在太常寺人员的引导下，在母亲墓前燃烛焚香，然后烧纸钱叩拜。按照唐朝规制，皇太子祭拜母后本来有一套相当繁复的仪式，今日之礼却相对简单，似寻常百姓扫墓一般。

李世民站在妻子墓前，心中默默说道："敏妹，你在地下还好吗？我此去

辽东，一直思念你啊。”其感叹发乎真情，许是人年龄渐长，愈念旧情。

父子二人在长孙嘉敏墓前待了片刻，然后转身下山。

自从李世民下诏允许文武大臣逝世可以陪葬昭陵之后，如今昭陵周围已堆起不少坟茔。下山甬道两侧，文官坟茔立于左边，武官坟茔排于右边。文宫中杜如晦、魏徵、苏世长、薛收、戴胄等人的坟墓一溜儿排开，静静地立在那里，仿佛还在那里深思熟虑；武官中，秦叔宝、张公谨、李孝恭等人的坟墓，墓碑高大，依旧显出英武本色。是时，太常寺逐个派人到这些人的墓前燃烛焚香，山间跳跃着数十堆火苗，以祭其魂灵。

群臣是时立在魏徵墓前，由于李世民下令仆其墓碑，逐其家人，魏徵的坟茔与其他坟茔相比，显得有些破败。太常寺之人此时从近旁取来新土来培坟，转眼间将坟堆培得焕然一新，又成一座新坟。

太常卿吕才见李世民驾到，急忙到李世民面前请旨，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好吧，开始吧。”

于是，太常寺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诸般仪式相当繁复，用时一个多时辰。

少牢之礼祭毕，李世民转对阎立德道：“阎卿，把那块碑再立起来吧。”

阎立德接旨，急忙指挥工匠在墓前挖坑，须臾坑成，他们小心翼翼将碑石直立坑中。

李世民接锹在手，然后取土撒入坑中，又对群臣说道：“你们，都来为魏徵添一把土吧。”

群臣跟随李世民来到昭陵，本想是一同来祭祀皇后，孰料李世民不许他们上山，仅让他们在魏徵墓前等候。如此来看，今日的重头戏实为祭祀魏徵。他们不敢多言，皆默默地依次挥锹取土，很快将碑墓埋起。

李世民上前手抚墓碑，面向群臣说道：“朕当初亲撰此碑文，以彰魏徵之功，然不久又将之仆倒。今日复立，众卿可知其含义否？”

群臣不明其意，皆不敢言声。

李世民接着道：“朕此次远征辽东，事前群臣劝谏不少，奈何朕不听，遂有此行。若魏徵不死，事情还会这样吗？”

群臣到现在方识李世民的意思，原来皇帝把远征辽东之举，归咎于群臣不能如魏徵那样苦谏不已。其中有人想到，假若魏徵不死，皇帝坚持自己的主意，魏徵果然能劝阻辽东之行吗？那比干劝谏殷纣王，却最终被杀。由此看来，谏臣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皇帝是否开明。李世民虽

然还算得上是一位开明皇帝，然魏徵死后，其纳谏的态度有了变化，最近又将最敢于说话的刘洎赐死，群臣明哲保身，皆小心翼翼不敢大胆进谏。

长孙无忌开言说道："陛下所训甚是。自魏徵逝后，臣等缺乏魏徵的见识以及苦谏之精神，遂使朝廷大政受损，此为臣等之过也。"

李世民道："此非群臣之过，还是朕之过。魏徵在日，多次劝朕与民休息，不可轻用民力，朕当时激于一时之愤，遂启辽东之战。朕回京之后，多次反思此节，感叹若魏徵还在，必不使我有此行也。朕今日带同你们来祭魏徵之灵，再复此碑，一者是怀念魏徵铁骨铮铮之精神，二者是想借此告诉大家，今后须以魏徵为榜样，可以据理来谏，让朕少有错谬。"

群臣闻言，莫不感动。褚遂良恭颂道："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遂有魏徵等人敢逆龙鳞，开一代诤谏之风，成就了贞观盛世。陛下今日再复魏徵碑石，臣等今后定以魏徵为楷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褚遂良的话大合李世民心意，赞道："遂良此言，甚合吾意。魏徵在贞观初年就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朕若不听群臣之言，即会偏听偏信，失却事情本来意义，以致铸成大错。还记得魏徵逝去不久，朕曾说过的一段话吗？"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失，遂失一镜矣。"在李世民身侧的李治大声将此话诵出。

李世民向李治投去赞赏的一瞥，说道："就是这话。朕当时说魏徵亡去即失一镜，其实有些绝对。朕希冀众卿皆如魏徵一样，则人镜多矣，定能防朕之过失。太子，你能记住此话，不枉群臣对你的多日辅佐。"

李世民又问房玄龄道："玄龄，魏徵妻子安在？"

房玄龄答道："魏徵逝去不久，其妻裴氏带领家人迁回河北，现在久无音讯。"李世民当初雷霆一怒，仆魏徵墓前之碑，罢魏叔玉之婚，使魏家在京城待不下去。裴氏无奈之际，只好带领家人返回魏徵故乡，种田为生。

李世民脸现愧疚之色，说道："是啊，魏徵之墓破败如此，敢是其家人离此太远不能洒扫的缘故。玄龄，你可派人寻回其家人，让他们依旧回京居住。其安家费用，可从内府拨给。你再嘱吏部，可复魏徵爵位，其子可以袭爵。若其子有才堪用，考核后亦可授任。"

房玄龄躬身答应。

李世民的这一句话，由此改变了魏徵后人的命运。魏徵有子四人：长子叔玉、次子叔琬、三子叔磷、四子叔瑜，他们此时在家种地，没有翻身的机会。此次奉旨回京，叔玉和叔琬很快被授予官职，一年后，魏叔玉被授为光禄少卿。

李世民除了对魏徵有此作为外，对刘洎之死也有些悔意。马周那日向他禀报道："臣听说刘洎自尽之前，曾索笔欲写出一书禀与陛下。"

"其书安在？"李世民急忙问道。

"其看守之人说奉有严令，不敢将纸笔给他，所以未能成书。"

李世民沉默片刻，幽幽说道："刘洎临终之前，想来有许多话要说。现在人鬼殊途，他的话只好藏于幽冥之界了。"

马周听其言，知道他已有悔意。然刘洎新死，若让李世民再复其官荫，眼见是不可能之事，他也不敢深追下去。

李世民迁怒那些看守之人，唤来薛仁贵道："你立即去查查，当时看守刘泊的是哪几个人？他们为何不给刘洎纸笔？若查据为实，定予处分。"

刘洎之死，实为冤情。史书写到此处，赞其才之烈，如《易》中所谓"王臣蹇蹇"者。其中感叹道："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为戒，可不慎欤！"由此可见祸从口出，宜慎宜戒！

李世民对高丽毕竟不能释怀，这日，他在太极殿西暖阁召集群臣，商议伐高丽之事。

李世民待众人坐定，开言说道："盖苏文无礼，朕已罢其朝贡。我军此战在安市受阻，未能抵达平壤城下，那盖苏文定是猖狂之极！朕今日召你们来，即是商议再伐高丽之事，不将盖苏文擒拿回京，朕誓不回兵。"

群臣面面相觑，李世民前日还在魏徵墓前述说伐高丽的悔意，怎么事隔一天，他又提出要伐高丽呢？

李世民显然察觉到群臣的踌躇之情，又说道："你们定是以为朕言不由衷吧！刚刚复了魏徵墓碑，马上又要攻辽东，其心思变动何其快也。是不是这样？非也。朕对四夷之事，不主张以武力相迫，然盖苏文无礼之甚，朕若不理他，盖苏文愈发骄横。如此，他国见之，定会轻视大唐，所以此战不可避免。"李世民语气决绝，其伐高丽的念头，任何人难以拗过来。

李世□问道："陛下欲伐高丽，欲何日为期呢？"

"明年。明年三月，我军要抵达高丽境内。"

座中的房玄龄、陈君宾、阎立德等人皆面露难色，此次班师，所携辎重损失殆尽。若明年三月开始伐高丽，大军年底前就要出发，如今国内粮草充溢，不足为虑，然监造船只、车辆以及抛石车、撞车等物，时间就过于仓促了。

李世□向来主张伐高丽，他毕竟是军事内行，也明白短期内难以将诸物筹足。

李世民见群臣无语，遂问阎立德道："阎卿，那些舟船还完好吗？"

"所有舟船没有缺失，现在集于莱州。"阎立德老老实实答道。

"嗯，诸物中以建造舟船最为费时，现在舟船不失，其他物件就不足为虑了。"李世民又问道："阎卿，高丽诸城坚固，用抛石车和撞车攻城无功。你此次参与高丽之战始末，就近观察其城防形势，可有妙法儿攻破其城墙吗？"

阎立德道："臣就近观察，其城依险山而建，寻常攻城之具难以奏效，就是再多造一些抛石车、撞车，终归无用。臣日思夜想，实在想不出妙法儿。"

李世民有些失望，说道："朕以往对付坚城，多采用围城不打，待其粮尽其内必乱的法子。辽东那里到了冬日高寒无比，我军难以在那里持久待下去，此法儿也就失灵了。"

长孙无忌骂道："是呀，那盖苏文似乌龟一样，凭其地势与严寒与我国相持。他若有种，何不野战一回？"

李世□此时言道："陛下，臣以为盖苏文实在无礼，若任其在高丽肆虐，非是天下之福。然我国刚刚班师不久，再调派重兵前去征讨，实在是高看了盖苏文。臣以为派偏师前去袭扰即可。"

"选派偏师？将以何法袭扰呢？"李世民知道李世□不轻易出言，他现在说以偏师袭扰，定是经深思熟虑而成。

"我军此次围安市，费时三月有余。高丽人善于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正如长孙司徒刚才所言，盖苏文凭借坚城和严寒与我国相抗，我们应该避其长击其短。"

"嗯，其凭坚城与严寒与我国相抗，是为其长，其短处呢？"

"陛下此次亲征，高丽人忙于迎战，去岁以来不得耕种；我们连克十城，全收其城内谷物。如此一来，高丽安市以西无复人烟，城邑萧条，极度缺粮。陛下若能发二路偏师，一路自莱州渡海袭扰，一路自营州扰其边疆，使其疲于奔命，无暇种粮，数年之间，其人心自离，可以不战而胜。"

李世民和群臣听完李世□的这条建议，皆默想了一会儿，认为是条妙计。

李世民目视高延寿道：“高卿，你以为此计如何？”

高延寿接替唐俭为鸿胪卿，此时坐在后排，他起身答道：“李尚书此计果然妙绝，数年之后，高丽国定会破败。只是如此一来，高丽百姓苦不堪言，臣本为高丽人，心甚不忍。”

李世民让高延寿坐下，说道：“对了，朕忘了你为高丽人，如此问你，过于残酷。你有此仁恕之心，并不为错。不过，你现为大唐之官，当从大处着眼，不能囿于细微。你应当看到，高丽百姓先苦上数年，由此摆脱盖苏文暴虐统治，也是一种福分。”李世民说出此话，显示其必克高丽的决心。

高延寿默默不语，心内以为李世民若采用此计，两年下来，高丽国定会破败无比。大唐再觑准时机，遣重兵大举征讨，高丽难挡此致命一击。他又想起盖苏文，其与大唐为敌，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以螳臂当车来喻之，非常贴切。

李世民目视群臣道：“你们以为选派偏师袭扰高丽，此计可堪为用吗？”

房玄龄是年六十九岁，近年来许是上了年纪，小病不断，容色有些憔悴，他率先答道：“李尚书此计，对高丽人而言有些残酷，然对我大唐及天下诸国，实为一条妙计。选派偏师前去袭扰，不用动我国根本，对高丽实为致命一击。那盖苏文若识趣，可以罢手停攻新罗，再与我国修好，如此不用大动干戈，实为百姓之福。”

长孙无忌笑道：“房司空宅心仁厚，以为盖苏文可以罢手不攻，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李世民接口道：“无忌说得对，那盖苏文心性如此，任十头牛的气力也拉不回头来。我们就选派偏师前去袭扰，过上两年，朕还要御驾亲征，定将盖苏文擒获。”

房玄龄一直对李世民亲征高丽不以为然，现在听李世民要再度亲征，遂谏道：“陛下，如今天下安澜，唯讨高丽不止，且陛下还要亲征，臣以为不可。”

李世民起身走到房玄龄面前，以手抚其背曰：“玄龄，朕明白你说的道理，也知道没必要对盖苏文动怒，然朕临决天下之事以来，凡事不能半途而废，盖苏文无礼于朕，其看到我国难克其城，定然更加骄横，朕难咽下此口气，非将其制服不可。玄龄，你勿复再劝。”

马周、褚遂良等人也有劝谏的念头，看到李世民志在必得，遂不敢再劝。

李世民见群臣默默，遂说道：“也罢，此事就如此定下了。李卿，朕授你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可自国内挑选三千精兵，到营州与张俭会合一起，前去袭扰高丽边境；再授程名振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万余人，乘船自莱州泛海而进。”

李世□起身接旨，问道：“请陛下示意出征时辰。”

“你们可在年底时到达前线，俟明年三月天气转暖时，分头进发。李卿，此二路偏师，由你总制之。你们入了高丽境内，不要执意攻城，可分成小股部队四处袭扰，见城即焚，见粮必烧，让盖苏文疲于应付。”

李世□躬身答应。

高丽国从此再无宁日，唐军如此飘忽不定的战术，起初让盖苏文不明其意，待到他明白了唐军的意图，也终无好的办法来应对，只好听之任之。

李世民还让陈君宾为馈运使，让他准备粮草，并着手解决长途运输问题，为此要多造运粮车辆；另让阎立德继续监造战船，使战船源源不断地集于莱州，以为舟师之用。这样，李世民一面派出二路唐军前去袭扰高丽，达到使其逐步破败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大力准备征战物资，欲数年之后给予高丽致命一击。可以想象，下一次的征讨之举比第一次要猛烈得多。

议罢了高丽之事，高延寿又奏道：“陛下，新罗国昨日来使，欲求陛下接见。”

李世民以为新罗国来使，定是来诉高丽、百济来攻，因求大唐派出救兵，遂言道：“高卿，今日之事已定，你可将其中详细告诉新罗来使，让他们收缩战线，凭坚城与高丽相抗，不要主动出击。待二年后，朕亲征克定高丽，定将其占领的新罗土地还给他们。”

“臣回衙后，定将陛下之旨传达给新罗使者，让新罗王戒约臣民，与高丽、百济顽强相抗，撑过此二年光景。”

“不错，就是此话。”

“那新罗使者还带来一人，却是日本国之使，要求面圣。”

“日本国？联记得前些年我国曾派员出使过该国，因为使者的缘故，其后两国未曾再通使。好嘛，朕可以见他。”

“陛下，日本使者提出，其天皇欲派来大批遣唐使。”

“遣唐使？来就来吧，又闹什么玄虚？”

这时，在座的萧瑀起身答道：“陛下，臣猜想遣唐使却是从遣隋使而

来。”

“遣隋使？”

“隋朝以前，日本国未与我国通好，其传入的中国典籍和器物，多是辗转自百济等国进入。到了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其圣德太子在与百济人的接触中，阅读了许多汉文典籍，非常向往中国，遂派小野妹子等人为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隋大业四年到达长安。炀帝当时接见了小野妹子等人，并允日本国可以派来多批遣隋使。后来中国遭遇战乱，隋灭唐兴，于是日本又想派来遣唐使了。”

“日本遣唐使来我国，其目的为何？”

“小野妹子当初来长安，口口声声说来中国目的是求佛法。实际上，其求佛法不假，更多人却来学我国历法、文学、官制、律法等，其内容无所不包。那圣德太子待小野妹子学成归国后，不久即制定了冠位并颁布了律法，即是按隋廷规制参考而来，由此修饰了其宫廷的冠服，整饬了其衙署的编制。”

“嗯，日本国居于大海之中，却能渴慕中国之风，所虑甚远嘛。对了，他们想学我朝文化，能懂汉字及汉话吗？”

“远在魏晋之前，《论语》、《千字文》等通过乐浪、带方的汉人传入日本，日本人从此逐渐开始使用汉字，竟至熟练。到目前为止，日本国未有自己的文字，其宫廷上层人物皆使用汉字，其唱和诗文以及记录史事，皆用汉文写就。”

李世民沉默片刻，转对高延寿道：“高卿，由你排定日期，朕接见他们。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朕所不取。日本国主动要求派使入中国，朕觉得是一件好事，可以体现我朝德化之精神。”

当是时，由于大唐国势的强盛以及交通的发达，使得唐朝国威远播，充满魅力的文化风靡世界。四方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似盖苏文一样与大唐为敌者，实为少数。

高延寿躬身答应，又奏道：“今年元正之日，因陛下未在京城，诸国君长来贺未见陛下之面，深以为憾。近来北方诸部君长闻听陛下回京，又集于京城，要求面圣。”

李世民闻听此言，目视李世□道：“真珠可汗死后，薛延陀经历了朔方之战，已然式微，北方形势从此一变。”

李世□答道：“陛下神机，从此将薛延陀逐入北荒，再不敢启衅。”

贞观十九年，薛延陀真珠可汗病死，其子多弥可汗继立。这多弥可汗性格急躁，又好猜忌，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他看到李世民带领

大军远征辽东，以为其国内空虚，遂带领铁骑进攻朔方。

李世民临行之时，已经考虑到薛延陀可能会兵犯边境，遂让薛万彻、薛万均兄弟领兵屯于夏州，以备薛延陀。多弥可汗引兵到了朔方，薛万均引兵对阵，双方一交手，唐军不敌立刻败下阵来，其且退且走，多弥可汗大喜，挥兵深入追击。如此进入了夏州之境，多弥可汗忽见两厢出现了大量唐兵，领头之人为薛万彻，方悟中了唐军的诱兵之计，急忙号令回军，薛延陀兵大败，向后狂奔六百余里。

多弥可汗遭此大败，心有不甘，欺大唐东征之军未还，又整兵前来寇边。李世民在班师的路上闻听此讯，其尚在病中，大怒道："狂悖小子，难道欺我大唐无兵吗？"

李世民就在病榻上发出敕命，让李道宗发朔州、并州、代州等九州兵马镇朔州；让薛万彻和阿史那社尔发胜州、夏州、银州等十州兵镇胜州；薛万彻和契苾何力发灵州、庆州等五州兵镇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李道宗相呼应。

李世民再令李世□带领五万兵马，自雁门关深入突厥境内，然后进军至郁督军山，对薛延陀形成高压之势。李世民又发玺书至回纥、同罗、奚结诸部，让他们协助唐军，围击薛延陀。这也正是李世民班师之际，选择自太原回京的缘故。

唐军屯于郁督军山，使薛延陀国中惊扰，一日之间，动辄有人传说"唐兵至矣"，由此引起诸部大乱。多弥可汗心内恐惧，于一日夜里带领数千骑西奔，被回纥部发现，击而歼之，多弥可汗在乱军中被杀，其手下也被斩杀殆尽。

薛延陀人闻听多弥可汗被杀，一部分人惧而西走，一部分人到郁督军山向唐军投降。李世□此次出击，未与薛延陀交战，却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实在轻松无比。他向李世民上表，要求册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李世民准奏。李世□安定了北部之事，遂带领大军返回国内。

由于此战实在轻松，其在国内显得毫无反响。然此战的意义实在深远，北方诸部酋长在战后不约而同来到京城，要求面圣。

李世民点头答应，让高延寿传旨，明日在天成殿设宴接见这些部落酋长。

贞观八年，李世民为了让太上皇李渊能够避暑，在龙首原上营造永安宫。永安宫尚未建成，李渊已然逝去，李世民就将永安宫更名为大明宫。天成殿即是大明宫内一座侧主殿，其南北长约四十二丈，东西宽近二十六丈，台高一丈五尺，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为了显示大国威仪，李世民近来接见使臣或举行大型宴会，多选在这里。

是日天成殿内张灯结彩，漠北十一部落酋长在赞礼官的引导下，缓缓进入殿内。他们迈入殿门，就听悠扬的燕乐声扑面而来。

殿内的西南角，此时排满了一帮乐师，他们手持八音之具，在那里演奏宫廷燕乐。太常卿吕才立于乐队之侧，专注于乐工演奏的细微之处。

燕乐是在宫廷宴饮的场合演奏的音乐。唐依隋制，定九部乐为宫廷燕乐，即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李世民去礼毕，增燕乐，及侯君集攻破高昌后，又令吕才将高昌乐整理，增加其中。如此，贞观年代的燕乐就成为十部乐。

诸酋长入殿之后，燕乐声戛然而止。这时，只听通事舍人大喝道："圣上驾到。"就见李世民乘舆而至，他旋即入座，众人叩拜行礼，三呼万岁。李世民说了声："都平身吧。"诸酋长在赞礼官的导引下归入自己的座位。

这时，吕才指挥众乐工一边丝竹齐鸣，舞步翩跹，一边依一定的方位次第鱼贯进入殿中；然后各部依次就座，循序奏技。

李世民眼光柔和，举盏道："众爱卿，难得你们长途跋涉入京，来吧，请饮尽此盏。"

三巡过后，回纥酋长菩萨起身道："天可汗在上，臣受众人之托特来请旨。"

李世民凝日注视菩萨，只见他须白如银，身子有些佝偻，不禁叹道："唉，岁月不饶人啊！朕初见你时，你尚在壮年，精神堪旺，不料这些年过来，你也满头白发了。"

菩萨躬身道："臣须发皆白，可见老之将至。人到了老年，也就怀上了心事。"

"你有何心事？"

"人若到了老年，定思养育之事。臣怀此心事，惶惶不可终日。"

漠北诸部中，如今薛延陀部已经星散，其下以回纥部势力最强。菩萨现在提起养育之语，李世民不禁奇道："回纥部众二十余万人，有胜兵数万，你又何愁养老之事呢？"

"臣等部落虽完好，然居于漠北，离京城太远，犹水中浮萍一般。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自取败死，部落鸟散。臣等愿从此归命天子，愿赐爱怜，乞置官司，养育臣等。"

菩萨说到这里，其他十部酋长皆在席上立起身来，齐声道："请天可汗垂怜臣等，及早设置官司。"

李世民现在听明白了菩萨等人的意思，原来他们想归入大唐州府建制，如此就彻底成为大唐的臣民。其心中大喜，因为自古以来异族来降，多是迫于威势，不像他们这样主动来归。

李世民哈哈大笑，示意众酋长落座，然后对菩萨道：“你说得如此可怜，朕若不照准，即是不垂怜你了？”

菩萨复立起身道：“臣临行之时，鄙部众人让臣带来一句话。”

“什么话？”

“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臣等子子孙孙为天至奴，死无所恨！”

李世民不禁动容，这番言语，谅菩萨难以当场编造出来。

陪宴的房玄龄、长孙无忌、马周、褚遂良等也同时立起身来，齐声向李世民请求道：“乞陛下能遂诸酋长之志。”

李世民目视李治道：“太子，你以为呢？”

李治答道：“儿臣以为，此十一部落愿永为大唐臣民，并非坏事，乞陛下照准。”

李世民沉默片刻，抬头对菩萨等人道：“太子如今代朕理事，他既然答应你们，朕就从其意。太子，此事要抓紧来办。”

诸酋长起身离座，向李世民拜伏谢恩。

后数日，李世民诏命下。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濫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府，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真颜州。令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并赐给其金银缯帛及锦袍。

漠北之地先有东突厥逞强，后有薛延陀为乱，现在诸乱皆平，诸部正式成为大唐的州府，从此漠北之事尘埃落定。

后数月，李世民又在漠北置燕然都护府，授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督，统辖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州。

第二十七回

唐皇苦心教太子

马周意深论佛道

李世民自从班师回到京城，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其先是静养一段时间，感到精力不济，便干脆把朝中庶务交给李治办理，仅对大事过问一下。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暑气渐渐加重。李世民待在宫中感到闷热，就想出外避暑。他以往每到暑期，常到九成宫避暑。前些日子，阎立德来报，说宜君的玉华宫已经建成，李世民早就对破旧的九成宫不喜，现在闻听玉华宫已成，遂带领身边重臣起驾前往宜君。

太子李治留在京城监国，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亦留京辅佐。

车驾出了京城向北进发，过了渭水、泾水交汇处，即进入山区。他们愈往北行，愈觉山间的清凉渐渐加重，微风拂来，一丝凉意沁人心脾。车驾在路上行了二日，方才到达宜君地面。举目望去，只见满目中皆是郁郁葱葱的绿树，微风拂过，松涛阵阵。

车驾上了一个高坡，赫然见前面有一处青砖碧瓦的所在。阎立德来到李世民车前，禀道："陛下，前方就是玉华宫。"

李世民让车驾停下来，然后步出辂车，眺望前方。只见玉华宫背枕山峰，一条清清的溪水绕于宫前，亭台阁楼掩映在山谷之间，松柏森森，端的是一个好去处。

车驾辘辘声中驶入玉华宫内，李世民到中间阔地下车，只见四周翠阴交合，立即觉得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宫室布置充分利用了山势和山谷间自然形成的扇形地带，以丹凤门、前殿、后殿、昭阳门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布飞香殿、飞霞殿、澄华殿等建筑，院内还引水筑池，一左一右建有洁水湖和广明湖，渠水在院内曲折蜿蜒，最后注入南墙外的溪水中，由此更添一分清凉。玉华宫内遍布奇木、怪石、异花，香气扑鼻。

众人进入殿内，只见门牖上下，皆金碧辉煌，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旁，檐楹皆傅白金，其壁砌生光，琐窗射日，实在工巧之极。

李世民观罢宫室内外，非常满意，对阎立德道："嗯，此宫造得不错，你可将有功人员列出名单，朕要给予赏赐。"

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攻破洛阳城，看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不禁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之得乎！"并下令焚毁乾阳殿、则天门和端门楼。到了贞观年间前期，由于魏徵等谏臣的反对，李世民虽有兴造之心，然尚能予以克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善，李世民开始放手大兴土木，也不在乎臣下的劝谏了。

自从魏徵逝后，朝中不乏劝谏之人，然没有一人能如魏徵那样观点鲜明，勇于直谏。其后的刘洎尚有魏徵之风，惜其被赐自尽。看到李世民开始大兴土木，朝臣中有人想谏，然又想到国势兴旺，仓库盈积，皇帝花些钱造些宫室，实在不算什么，也就无心再谏。

令李世民想不到的是，后宫中有一女写成一疏奏，欲来劝谏一番。

是夜，李世民唤来太监，让其通知充容徐惠前来侍寝。

徐惠是年二十岁，其入宫之时被授为才人，二年后又被授为充容。她此次随李世民来到玉华宫，刚刚晚膳过后，闻听太监来唤，遂手拿疏奏，随太监来到李世民的寝殿。

徐惠入席殿向李世民叩拜，李世民是时正坐在胡床上养神，即唤其平身。李世民抬眼一看，烛光下，徐惠那不经意露出的双肩，宛若象牙雕成的丰满臂膀，优美极了。李世民看到这里，心里不由得一动，脸上泛出微笑，唤道："惠儿，过来坐在这里。"

徐惠脸上顿时掠过一丝红霞，然后乖觉地缓步过来，投入李世民怀抱中。

李世民环抱徐惠那娇小的身躯，用脸轻抚她那稚嫩的秀面，赞道："惠儿，你今日敷了什么香？其香气中还透出一丝甜意呢。"

徐惠轻声道："陛下，妾未用任何异香，想是妾久未侍奉陛下，所以陛下觉得有些特别。"

李世民用手轻弹一下徐惠的粉脸，说道："惠儿，莫非怪朕久未唤你吗？"

"妾不敢。"

"我们待会儿共同沐浴，这里尚有数枚交趾贡献的蝉蚕形瑞龙脑香，你可尝试一用。"

徐惠轻声答应一声，然后自怀中起身立于地面，说道："陛下，妾今日有疏一道呈上，请陛下御览。"她说罢，自袖中取出该疏，将之呈给李世民。

李世民接过疏奏，说道："朕知道你辞致赡蔚，写一些诗赋为拿手之事，今日怎么又想起进疏奏了？惠儿，自古以来不许后宫干政，你不可违了此条制度。"

"妾知道，然向陛下进谏言，实为有益国家之事，却与后宫参政不相干。"

李世民不再接言，埋头看疏奏中言语。只见徐惠开篇写道："陛下东戍辽

海，西讨昆丘，士马罢耗，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李世民读到这里，抬头笑道：“嗯，你责朕劳师远征，民力轻用。惠儿，你须知为国者必有战事，朕不学汉武帝穷兵黩武，然必要的战事也躲避不开。”

“妾以为，此次辽东之战，其实没有必要兴兵。”

“嗬，瞧你那紧绷的脸儿，酷似朝中的谏臣嘛。”李世民不再深入说此话题，接着往下看去：“翠微、玉华等宫，虽因山藉水，无筑构之苦，而工力之巨，不谓无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徐惠这样写，是责李世民近年来营造之事渐多。李世民弃九成宫不用，新建翠微、玉华二宫，如此大兴土木，与其贞观初年的所为大相径庭。

徐惠最后重点劝谏李世民不可有骄逸之心，其写道：“伎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凋毒，侈丽纤美，不可以不遏。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

李世民读完，闭目静思，继而睁目道：“惠儿，可惜你为女身。若朝中有女官，你定是一个女魏徵。嗯，你的话，朕记下了。朕答应你，今后非事出无奈，绝不开战；非衣食所需，绝不求奢侈。”

徐惠躬身道：“陛下能纳妾之言，妾唯心存感激。”

“你不用感激。朕克制己欲，即是天下之福，朕明白这个道理。惠儿，古往今来，后宫之人持疏奏劝谏者，你为第一人。”

李世民起身问道：“惠儿，朕问你一个问题，能回答吗？”

徐惠点头答应。

“圣人云，食色，性也。如床笫之欢，为人之本性，能归入骄逸之列吗？”

“这个，这个……”徐惠一时语塞，她虽入宫数年，多次被李世民雨露惠及，然一提到性爱之事，不自禁脸上泛起红潮。

“你览遍群书，其中难道未语及此节吗？”李世民见徐惠面露羞涩，心中得意，又追问了一句。

徐惠轻轻一笑，脸庞现出两个酒窝，答道：“陛下心里明白，却来考问贱妾。床笫之欢合乎人伦，虽圣人亦不可回避，然夫妇之礼，止于庭院之间，不可过滥过度。”

“朕今日叫你来，合乎夫妇之礼吗？”李世民边说边过来，一把揽着其腰，低头吻其耳垂，又道：“惠儿，我们共同入浴吧。”

后宫佳丽甚多，徐惠虽得李世民喜爱，然已数日未近李世民身侧。李世民手臂甫一挨其腰部，其身子即变得软瘫如泥，急忙侧身靠在李世民的胸膛之上，抬眼向李世民望去，其眼中柔波流转，幸福无限，似一温顺的猫儿蜷缩在主人怀中。

温泉的柔水荡漾了徐惠那颗春心，其滑如凝脂的皮肤经温水一浸，渐渐透出稚嫩的浅红色。李世民心爱其秀色，双手不免在她的身上摩挲了数回。两人须臾沐浴罢，即在宫女的侍候下相扶迈入寝室。

李世民这一段时间有时偏爱和处子交欢，喜欢品尝那处女的娇羞和恐惧，以及长夜相拥稚嫩胴体的乐趣和满足；有时寻来熟稔的后妃，品评其可人的韵味和风流。其今夜与徐惠交欢，使他同时体会这两种滋味，其酣战兴罢渐归平静，犹瞧着徐惠那文静的面庞欣赏不已。

徐惠此时双目大睁着，她忽然在烛光中瞧见李世民鬓间生出了数根白发，遂心中暗叹一声。李世民心思何等细腻，立刻察觉了徐惠容色的细微变化，遂将大手紧了一紧，使她的身躯更加贴紧自己，问道："惠儿，你为何微皱眉头，有什么烦心事吗？"

徐惠将脸儿埋在李世民的胸间，摇头不语，既而抬头轻轻说道："妾动辄劝谏，定会惹陛下不喜。"

"朕什么时候怪你了？"

"陛下若不怪罪，臣想再劝谏一句。"

"嗯，你说吧。"

"陛下年近五十，不复壮盛年轻之时。圣人固然说过'食色，性也'，然房事不宜过度。妾见陛下近来夜夜召人侍寝，妾不敢心念妒忌，唯思陛下房事有度，如此对身体有益。"

李世民微笑不语，伸手捧着徐惠的那张鹅蛋形小脸，问道："朕今日若不临幸你，你难道就心性坦然吗？惠儿，朕心爱你们，如此方有了许多春夜，使得两情欢洽。朕若心性如铁，实属不体贴你们了。"

徐惠暗叹了一口气，将面庞紧紧地伏在李世民胸前。心想，也是，自己今夜被皇帝临幸，后宫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正眼巴巴地羡慕自己呢。

后数日，李世民在宫中或与侍臣商讨政事，或独坐室内静心思索，将自己多年的主政经验书成册，名为《帝范》，准备以之教诲太子。

《帝范》专门讲做皇帝的规范，李世民准备将其中内容分为十二篇，今日开始写第一篇《君体》。其写道："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亿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

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后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为君之体也。”

全篇仅一百余字，却让李世民费了许多思虑和时辰，其浓缩了李世民在位多年的为政之道，归结到一点，即是最后所言“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李世民写完此篇，陷入了沉思。过了良久，他看到窗外夕阳如金，有心出外散步一回，遂让人传马周前来随行。

他们走出宫后，沿着宫墙边的甬道向后山行去，来到后山顶上的凉亭。君臣二人举目四望，只见夕阳在山间散出一层花粉似的光辉。前方的狭沟边沿，一株蓬松的松树俯临着水面，溪涧潺潺，使山谷显得更加幽静。

李世民观望眼前的美景，叹道：“夕阳西下，牛羊下山，炊烟渐起，可惜阎立本今日不在身侧，其若在又能绘出一幅极美的图画。马周，看来一日之中，还是以暮时最美，只可惜时辰太短。”

马周道：“夕阳正因其短暂愈现其美。一年之中三百余日，若陛下有兴致，大可日日来观。”

“朕现在年近五十，已为夕阳之时，不似太阳复起复落，永无止息。唉，人生不过百年，实在无可奈何啊。”马周知此话题太敏感，遂踌躇不言。

君臣在此对话之际，夕阳渐隐入山中，在天际留下一抹金红色的彩霞，煞是好看。李世民忽然想起了刚才所写的《君体》篇，遂说道：“朕为教诲太子，欲以《帝范》为名将多年为政经验积累成册，刚才将《君体》篇写完。君体之旨，在于多行德义。朕少年起兵，多阅世间劳苦，所以身体力行，天下响应。而太子自幼生在锦绣丛中，不识民间劳苦，其知应行德义，然又不知如何来行，若靠一道旨意号令天下，臣民心中不服，如此就大失本意。马周，这修德义之途，你以为还有他法吗？”

马周答道：“陛下即位以来教化天下，国内臣民二十余年间渐行渐积，已成模样；四夷感化其德，莫不宾服。臣以为太子今后只要秉承陛下所行方略，绝无大失，教化之旨更能深入人心。”

李世民摇头道：“大凡一项方略，起初实施之时能起作用，随着时事变迁，若一味不变，亦会渐渐减色。朕口称教化天下，若不能随时事变迁而充以新内容，失于简单，实为空洞。太子今后将朕之所行奉为金科玉律，不加一丝增删，就失于僵硬了。”

马周心中不同意李世民的这种说法，沉思片刻，委婉说道：“圣哲大道虽经时事变迁，难掩其真。陛下倾慕尧、舜、周、孔之道，示以尊崇地位，并撰成《五经正义》刊行天下。天下儒士，多怀抱典籍，云集京师，数年间，国子监增筑学舍二千三百间，增加生员三千二百六十名，

遂使国学之内，鼓篋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国学的兴盛还吸引了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竟相派遣子弟入京学习。这些人学成之后，散归各地，遂将陛下的教化之旨弘扬天下。陛下这样做，实际上已将巨大的车轮转动，任何人难以阻挡。”

李世民叹道：“国学兴盛，毕竟是朝廷的铨选之制驱使，并非人心中自愿。朕这些日子一直在想，如何使天下人不用朝廷提倡，即自愿修习教化之途呢？天下人何其多也，每年的万名生员与其相比，毕竟为少数。”

夜幕降临，一轮圆圆的月亮，从东边的山梁上爬出来，将眼前这片奇石密布的山谷，照得斑斑驳驳，愈显清幽。

马周低声说道：“陛下，时辰不早了，该回宫进晚膳了。”

“莫非你饥了？”

马周点点头。

李世民转对太监道：“你们速去，朕今日就在山顶上用膳了。”

“陛下病体刚复，山顶之上毕竟清凉，陛下还是回宫最好。”马周关切地说道。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们难有如此清静晤谈的时候，我们一同进膳，一同纳凉，岂非一举三得的好事吗？”太监闻言，急忙离去。

君臣二人倚石而坐，山风吹来，又惊起阵阵松涛，连带着将蚊虫等物吹得无影无踪。

李世民继续刚才的话题：“马周，若使天下之人心向教化之途，不用强迫，当用何法呢？”

马周沉吟道：“人之心因人而异，同样的事，各人想法不同，难以达成共识。若想使其思虑大致相齐，须用水磨功夫。一者，须妥善引之，如昌盛国学一般；二者，随着渐行渐积，人心渐渐向善，皆为德义之心，如此可使思虑相齐。譬如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待学成而为美。《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

“瞧你，说着说着又回到老话题。天下学子乃至吏员，其有知识基础，可以博学以修其性，然庶民百姓呢？他们许多人一字不识，让其学经实在无从谈起。”

马周顿时语塞，若让庶民百姓群起读经，实为天方夜谭之事。时下的庶民百姓，家中衣食有余，皆有田地可耕，天下富庶则百姓安静。他们接受朝廷的诏告敕制，皆由官吏逐级口传，也没必要以文字谕之。马周到

了此刻，脑海中忽然晃出一幅图画：香烟缭绕的殿堂之中，一群群信徒顶礼膜拜，其虔诚之心现于脸上。他灵机一动，不由得脱口而出："庶民百姓不懂诗书，然其心虔诚，若能以佛、道之行使其修习儒学，则其善大焉。"

马周提起佛、道之事，李世民脑海中立即现出做法事时热闹的情景，善男信女虔诚地顶礼膜拜，不管其识字与否，其此时的心情是相同的。他沉吟片刻，说道："你说让百姓以虔诚之心态来修习儒学，这是你自己的一门心思，万万不能的。马周，你想过没有，朕多年来固然崇尚儒学，然对佛、道之事并未禁止，连带着自波斯传过来的景教，朕也一样礼遇，知道朕为何这样做吗？"

"陛下多次说过，要纳诸轨物，示存异教之方。陛下这样做，是以为人不论孜孜不倦求儒学，或者修习佛、道等教义，能够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即是教化之本意。"

李世民觉得马周所言深切旨理，意甚嘉许。

武德九年，李渊采纳傅奕之议，下诏京城之内可以留佛寺三所，道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当时全国佛寺众多，李渊这样做，其目的主要是抑制佛事。其后恰逢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为了争取僧道徒众的支持，下令罢傅奕之议。李世民这样做，带有极强烈的功利目的，并非表明他崇尚佛道。

李渊为了抬高自己门第的高贵，因道家教祖李耳与己同姓，遂假托方士之言尊李耳为自己的先祖。他多次驾临终南山，拜谒老子庙，并亲临国子监，宣布道第一，儒第二，佛第三。李世民与其父不同，如前所言，他多次对臣下宣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穷其贞观之治，多采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各地纷纷兴建孔子庙，兴建各级官学以授国学。李世民深深懂得，佛道之学毕竟是一种出世之学，与励精图治大治天下是格格不入的。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儒、道、释三家的排列上，将儒学排为第一。

李世民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固然继续了尊老子为皇祖的做法，明面上看似乎是崇道抑佛，将道教排为第一，儒家排为第二。事实上，他对神仙方术迷信的祸国，以及对佛教妖佞的害国一样表示深恶痛绝。长孙嘉敏生病，李承乾想做法事来祈福，长孙嘉敏坚决反对，说道："道、释异端之教，祸国殃民，皆皇上素所不为。"由此可以窥见李世民对佛、道的真实态度。

但李世民对道教清虚无为的教义以及佛教慈悲之说还是持赞同态度的，虽对其有所限制，然并不厉言禁止。像佛学各派如三论宗、慈恩宗、律宗、禅宗、密宗等皆在贞观年间次第在长安形成，新罗、高丽、日本等国学问僧慕名来长安游学，长安成为了西来佛教东传的中转圣地，可见佛学研修气氛之浓，若朝廷稍加抑止，断难有如此自由的研习氛围。

李世民对其他宗教也采用了一种宽容态度。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始创于大秦，后传于波斯。贞观九年，波斯景教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李世民命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阿罗本不过为一区区教士，李世民竟然遣宰相来迎接，反映了李世民不以本土宗教排斥外来宗教的开明思想。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准许阿罗本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并赞扬景教“词无繁说，济物利心，深知正直，特令传授”，认为“宜行天下”，赋予景教传授全国的合法权利。

马周想到李世民对待宗教的态度，不由得衷心赞道：“陛下教化天下，遂使国内臣民心性归一，四夷怀德感恩，因而归心。如对待宗教之举，陛下戒约规范，不排斥其传授，如此更能感化庶民之心。”

李世民闻言不免心中得意，说道：“马周，算来你随侍朕身边十余年了。朕对待臣下皆行光明之举，不行阴谋之事，知道朕为何这样做吗？”

“陛下兴清明政治，开创推诚相待之风。”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历来君主，多采用强权来统驭臣民，何也？此为他们心中不自信的缘故。大凡君主不自信，即会设立各项严律酷刑来约束臣民，或者一言既出诛杀人命，如殷纣王即为例证。古来多说殷纣王为暴虐之君，然探其心底，日日恐慌不已，对其个人而言，过的也是苦楚日子。”

“陛下自信人生，方能海纳百川，包容万物。”马周又由衷地赞道。这时，太监将膳食送到山顶，李世民让将食盒置于山石之上，招呼马周一同进食。是时一轮弯弯的月亮悬在头顶，清风徐来，花香阵阵，李世民吃了数口，不由得赞道：“好嘛，我们在此进食，别有一番滋味呢。”

他们今日所食名为“槐叶冷淘”，所谓“冷淘”，即是专门在暑热天食用的凉汤面。其中以刀切面片为主，再加以新鲜槐叶及香菜、茵陈。此“冷淘”是时为大众食品，李世民一生对饮食不甚挑剔，多嘱尚食局可将百姓食品作为宫廷之味。

君臣二人很快将主食用尽，其间又尝了数口副食，晚膳就此结束。这时又一阵微风拂来，其中夹有夜来的凉意，马周遂劝李世民返宫。

李世民贪恋这里的夜色和清凉，不忍马上离去，说道：“眼前有美妙的温凉参半之微风，强似待在沉闷的殿堂内，你为何如此性急？马周，你自贞观五年以常何门客之身列于朝班，算来亦有十余年了。”

马周当初代常何奏事，被李世民发现其才，一路提升，现官至中书令，李世民对其有知遇之恩。马周忆起旧事，心内感动，贞观五年时其刚刚三十出头，若李世民不能发现他，此生定是另外一番际遇了。马周想到这里，心中的感激无以复加，遂躬身谢道：“陛下的知遇之恩，微臣没齿难忘。只恨自己智力有限，难为陛下分忧许多。”

“朕当初擢拔你于布衣之间，朝中许多人颇有微词，认为朕仅以一篇奏疏取人，失于偏颇。数年后，他们皆赞你善于敷奏，机辩敏锐，裁处周密，会文切理，无一言可损益。这些年，你帮朕办了许多大事，像玄龄、如晦那样，不张扬不争功，为臣者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陛下如此夸赞臣，臣委实经受不起。记得岑文本生前曾说过‘滥荷宠荣’之语，臣亦为同样心情。臣无能为献，唯将绵薄之力悉数使出，方能报答陛下之万一。”

君臣二人就在月光之下坦明心迹，其情意超越了君臣之礼，好似朋友间的无话不谈。

李世民又想起了刚才的话题，说道：“我们刚才谈起佛道等教义，朕不加禁止，多年来使其在臣民间布道无碍，天下人因此赞朕胸怀博大，能容万物。朕近来多次思虑两件事，即是使诸宗教弥散天下，对朝廷施政有碍吗？诸教义之深处与儒学之内旨相列，有冲突之处吗？”

马周思索片刻答道：“佛道等宗教皆有教义，更有一些外在形式相辅。如道家奉行清虚、无为之义理，又采用炼丹等求仙长生之术来辅之；佛家宣称大慈悲心，辅以因果报应等修行之术。陛下主政以来，对佛道之义理部分不加褒贬，却对其修行之术加以抑制。凡事须有度，不可一味听之任之，如梁武帝佞佛，遂荼毒天下。臣以为，陛下以此方略对待各家，对朝廷施政并无弊处，反而有利。”

“佛、道、释三家之学说，其内里有冲突之处吗？”

马周沉吟道：“臣对儒学略知一二，对释道二家之教义所知甚少，实在不敢妄下断言。然儒学兴于孔、孟，道家因老子而兴，释家自汉明帝永平十年正式传入中国，三家在中国共存六百余年。其间，三家固然互有攻讦，然皆屹立不倒，以此可证其内里有相通之处，且能够同时被朝廷、百姓接受，由此来看，其有小冲突在所难免，然并无根本之冲突。”

李世民点头道：“嗯，你说得不错，若其水火不容，数百年间定有一宗衰微。儒学嘛，向为中国国学，为历朝君主所提倡，至于佛、道二家，其响应者日众，任何人难以撼及其地位。”

“陛下所言甚是。佛、道二家须并驾齐驱，若一宗妄想独尊天下，进而想灭掉对方，如此就落了下乘。陛下多年来平衡佛、道，使其并重，实在是顺乎民意。”

魏晋以来，佛、道反复辩论诘难，门户之见极深，历年积怨，势同水火，都想压倒对方而凌驾天下。到了隋代，由于隋文帝自幼在佛寺中长大，其即位后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势力大大超过道教势力，实际处于独尊地位。以当时的佛寺和道观数量之比，佛寺要比道观多上数倍，由此可见佛教之盛。李渊从傅奕之议，裁减佛寺居多，其抑佛的意图十分明显。李世民主政后为了争取天下僧道徒众的支持，决定罢傅奕之议，使

天下僧尼喜出望外。他们又得知李世民在洛阳之战中曾得力于嵩山少林寺僧兵之助，并有设斋行香、译经度僧、造寺慰灵等举措，以为李世民定然崇尚佛法。当李渊从傅奕之议辟佛之时，道教之人以为有机可乘，遂乘机发动攻势，以清虚观道士李仲卿、刘进喜为首，著《十异九迷论》、《显正论》等著作，斥责佛法，贬低佛教，当时佛界人物认为形势不利于自己，没有针锋相对还击。现在李世民既然崇尚佛法，以名僧释法琳为首，写出《辩正论》等著作向道教发难，道教不甘示弱，也予以还击，双方唇枪舌剑，纷争不已。

释法琳知道，要想使佛法保持尊崇地位，高僧必须涉足政界并获得皇帝的大力支持。他一面联络徒众，设法扩大佛法的影响，又与信佛朝臣密切交往，让信佛朝臣向李世民上表，企图恢复皇帝礼拜高僧的做法。当梁武帝佞佛之时，朝中重臣常偕同十名高僧入朝，由皇帝在金殿礼拜，高僧然后借机讲经说法。

萧瑀等人多次上疏请求李世民礼拜高僧，李世民一开始置之不理，怎奈萧瑀等人不依不饶，接连上疏。这样到了贞观八年，天下已然大治，李世民忍无可忍，怒对长孙无忌说道："萧瑀等人上疏欲令我每日请十位高僧与大臣共入金殿，令我礼拜，此皆为僧人所教。"

为了减弱佛教的势力，李世民先找理由贬萧瑀等人居家思过，又颁发了《道士女冠在僧人之上诏》，使佛道地位发生了转折，佛教遭到重大打击。道教看到有机可乘，再次发动猛烈攻势。道士秦英指责释法琳所撰的《辩正论》中对教主老子出语不逊，攻击其诽谤皇祖。李世民以为然，再颁布《诘沙门法琳诏》，派人逮捕释法琳，并将之放逐蜀中。

李世民如此崇道抑佛，他自己解释为"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宏风，贻诸万叶"，所谓"敦本"，即是应该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视为本教，在全国畅通无阻；所谓"尊祖"，即是视李耳为先祖，通过崇尚道教，也由此宣示李氏的高贵。然李世民当时没有探究人们为什么闻道教而大笑，望佛教而争归的深层原因，仅从华夷之别的教派纠纷大做文章，不过是重弹了魏晋以来辟佛的儒、道两家所发的陈词滥调罢了。

不过李世民虽抑佛，然并非废佛，佛教势力因释法琳被放逐而稍有收敛，其势不改，依然很强大。马周评价李世民使佛、道两家并驾齐驱，显为事实。

李世民仰望星空，叹道："人非动物，为君者可以限制其行为，难以限制其心中所思。人世的纷纭复杂，盖缘于此。朕近日来索此两教之教义，如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而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及空明，究其根本，此二教可谓殊途同归。你刚才说，儒、道、释三家共存六百年，其虽互相攻讦，然皆岿然不倒，那么，这三家共通的地方到底为何呢？"

马周苦思冥想，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马周一生以通儒学为要，对释、道之典籍涉猎太少，至多读过老子的《道德经》，让他来探三教之幽

微，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如此过了良久，马周摇头道：“陛下，请恕臣智疏才浅，实在无能答出。”

“朕如何能怪你呢？我们站立山顶之上，头顶上又有一轮明月。朕问你，这山顶何时初见明月呢？这明月又何时初照人呢？想你也回答不出。”

马周顿时一呆。

李世民复又叹道：“臣民现在赞朕为旷世明君，然朕与日月星辰相比，实在渺小得很。我们未知许多事，怎么敢妄自尊大呢？”

马周此时的思绪已飞到别处，他在那里呆思片刻，忽然道：“陛下欲探此幽微之处，臣倒是想起一个人来。”

“什么人？”

“玄奘法师西游十九年，其探赜妙门，精穷奥业，尽窥瑜伽学派的底蕴。陛下欲索幽微，可召他来谈论，相信定有裨益。”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初回到长安，长安人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人们焚香散花，顶礼膜拜。是时，李世民亲征高丽，停驻在洛阳，玄奘遵旨前往洛阳拜见后，即返回长安驻入弘福寺，开始翻译其携带回来的梵文佛经。弘福寺位于修德坊内，为李世民即位后纪念其母亲窦氏而立。李世民当初在洛阳接见玄奘之后，看到其携了大批梵文经卷，遂诏其为弘福寺住持，让其在寺内译经。

马周的话提醒了李世民，他连连点头道：“对了，朕为何就忘了此人。马周，你代朕传旨，让玄奘速来见朕。”李世民说完此话，似乎完成了一件心事，遂唤众人离开山顶，下山回宫。

第二十八回

李世民敬迎玄奘

唐高僧清谈佛理

那日下山之后，李世民派人入弘福寺，将玄奘接到玉华宫中。

玄奘一入玉华宫中，立刻觉得这里为清凉好去处。其行在路上之时，天与地仿佛被太阳烤得冒烟，置身在野外，似处于一个大蒸笼之中。而玉华宫内，却是一片窗明风细，帘卷烟茫的好所在。玄奘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赞叹。

是时已入黄昏，晚霞像火焰一样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别清新，又隐隐地罩着一层雾气，显得很柔和。

这时主事太监迎上前来，将玄奘迎入右侧的一间净房，其内已备好素斋。太监传达了李世民的旨意，说今日时辰已晚，法师又鞍马劳顿一天，可沐浴后安歇，明日再到丹凤阁内会面。

玄奘也有些乏了，遂用过晚膳，沐浴后睡下，一夜无话。

第二日，玄奘在太监的导引下进入丹凤阁。该阁建于半山腰间，其凌于谷上，可以一览谷中美色。玄奘进入阁内，其裹挟的凉意充溢室间，似与外面景物与风雨浑然一体。一人当窗临立，正凝神观望外面的风景。他听到脚步声，扭头说道："法师昨夜休息得好吗？"

李世民身穿一袭轻薄的缁衣，面露微笑，让玄奘大感亲近。玄奘敛身施礼道："禀陛下，贫僧夜寐之后，一夜无梦，想是此地令人静心所致。"

李世民手指窗外，微笑道："朕入玉华宫后静极思幽，因想与法师清谈一回。你看，外面落雨无声，滋润万物，正是观雨清谈的好时辰。"

玄奘见李世民心情甚好，遂面露微笑，静听下文。

李世民将玄奘让到轩窗前的锦凳上坐定，自己也当面坐下，问道："法师这一段日子又译了几部经？《大唐西域记》进展若何？朕回京之后，身子一直不适，无暇入寺探望。"

玄奘答道："自从陛下让贫僧入弘福寺译经，房大人日夕探问，并拨给笔墨之资，至年初已译出《大菩萨藏经》等六部，现正译《瑜伽师地论》百卷，已译其半。至于《大唐西域记》，约年底前可以完成。"玄奘边说边捧起身侧的书函，将其呈给李世民道："前译六经，贫僧请房大人代转陛下，此书函为《瑜伽师地论》之前半部，敬请陛下过目。"

李世民接过书函，将之打开取出一函，凝神观看了数页，然后说道："朕于佛学经典，未曾研读。今观此论，愈觉佛经犹如瞻天俯海，莫测高深，其宗源杳旷，靡知涯际。由此来看，佛学真学问也。若浅尝辄止，难识其妙。朕今后若有闲暇时候，定请法师赐教。"

由于此前李世民贬谪释法琳，又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国内佛徒皆知当今皇帝抑佛。玄奘知道这些内情，虽见李世民现在赞扬佛学，然不敢造次，遂轻声答道："陛下如此盛赞佛学，实乃佛门之福。"

李世民何等睿智，从玄奘神色间发现他的局促，遂将书函轻轻放下，笑道："朕请法师前来，专为清谈，所以选择此阁。记得佛门有句话为'众生平等'，我们今日也平等一回。朕非九五之尊的君王，你亦非学富五车的得道高僧，这样如何？"

玄奘想不通李世民今日何故如此，愈加局促不安，竟然不知道如何对答。

李世民即位以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臣民，他们迫于皇帝的威严多局促不安，这样的场面实在很多。李世民不再继续此话题，又拿起书函，以手指示道："朕亦曾翻过不少佛经，大约为翻译的缘故，许多经书读来晦涩难懂，不似法师所译之经如此准确，能让人体会其意，法师，此为何故？"

玄奘沉吟道："贫僧译经之时，力求直译，不加任何修饰。如此做，须同时精通汉语和梵语，方能表达其意。以往所译佛经，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对许多章句，难用汉语准确表达，有时顺势大段音译，如此讹传下来，不免晦涩难懂。"

李世民点点头。

玄奘接着道："不过事分两边，有些词非用音译不可。譬如'佛陀'即是从梵语中音译而来，其本意为智慧、觉悟等，汉文中难以找出字来匹配，也就约定俗成了。"

李世民默默思索片刻，既而说道："朕听说法师当初所以有西行之举，源于当时佛学南北迥异，是非纷纠，因而要穷究佛典之讹谬。法师此次带回经论六百五十七部，可谓佛典集大成者。希望法师要忠于原典，不加文饰，从而精确阐释教义以求统一大乘诸宗，使其勿再相攻。"

这是皇帝的旨意，玄奘急忙起身领旨。

李世民见玄奘现在已应对自然，遂微笑问道："法师入宫之前，心里不免惴惴。定然奇怪朕既行佛事，又多建寺院，却贬谪释法琳，使道士居于僧人之上吧？如此来观，朕实在为一言行不一之人，法师有此想吗？"

玄奘老老实实答道："陛下，贫僧确实有疑惑。"

"嗯，朕刚才说了，我们今日清谈，可以说心里话，即使说错了话，朕也不怪罪。朕所以这样做，是有缘由的。一者，佛法入中国以来，渐成燎原之势，上至朝堂，下至庶民，所信者众。朕即位以来，力求国内安静，诸般措施须谨慎为之，不能贸然排佛惹起民怨沸腾。何况，朕兴兵平定天下之时，得过少林寺僧兵之助，佛学慈悲为主，流智慧之海；膏泽群生，翦烦恼之林，所以朕在决胜戎场建造七所佛寺，以超度亡灵，济其营魂。"

李世民说出这段话，可以看出其对佛教的态度，是基于君主治理国家需要而对佛教有所放任，有着浓厚的功利色彩。玄奘默默听言，心里不以为然，但不直言相驳。

李世民接着道："二者，佛为胡神，起自西域，后传中国，于百姓无补，

于国家有害。许多人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反受辜于既往。昔梁武帝穷心于释氏，倾金帛以供僧人，殚人力以供塔庙。及至侯景之乱，梁武帝被俘饿死台城。可见因果之报，何其谬也。”

南北朝时，南朝梁武帝最为崇佛。其自称为“三宝之奴”，四次舍身到佛寺中出家，大臣们只好以重金将其赎回。他亲自撰写《大涅槃》、《大品》诸经的疏记及问答等百卷，还亲自登殿讲经。在他的带动下，梁朝有寺二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八万余人，仅都城建康就有大寺七百余座，僧尼信众达万人之多。其如此佞佛的结果，不少人倾家荡产求佛拜佛，大批的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及至侯景之乱，梁武帝竟然被饿死。

李世民的这一段话，很明白地把自己对佛教的态度说了出来。

玄奘听言后不再默默，点头说道：“陛下以九五之尊俯视天下，所行仁政取得天下大治。像天竺戒日王为大山所隔，亦能闻陛下事迹。可见陛下之行，亦合慈悲佛理，为天下所敬仰。贫僧以为，陛下实为大德之君。”

李世民见玄奘依然出言谨慎，有心想说话，又怕阻了玄奘下面的言语，遂缄口静听下文。

“昔释迦牟尼佛为王子之时，多阅世间磨难，遂在菩提树下静默四十九天，终于得悟成佛陀。何为佛陀呢？其实就如国子监内的教授，其将五经读懂读透，然后致力于教导他人。”

“教授？”李世民听到这个解释很惊奇，因为天下佛门信徒将释迦牟尼佛视为天神，皆膜拜叩首，以求其灵。

“是呀，释迦牟尼佛本为一凡人，其要传道四方，岂能将自己塑为人人不可企及的神人？信徒受其智识所限，多虔诚膜拜，或求财，或求官，或求子，实在是落于下乘。”

“如此说，朕超度亡灵，也归入此列了。”李世民笑问道。

“非也。人生世上，有‘业’有‘惑’，其猝死之后，因生前未将戒、定、慧修持完满，在地狱中难免有倒悬之苦，所以要为之超度。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佛界专设盂兰盆节，即专为超度亡人而设。”

李世民向来不信鬼神之事，其听到“地狱”二字，不禁哂道：“法师为得道高僧，何来‘地狱’之语？由此来看，法师境界未臻空明，依旧与虚妄不舍呢。”

玄奘拢摄一下心神，镇定答道：“人死之后，其魂灵升于幽冥之界，须依今生修行人‘六道’。何谓‘六道’？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人若按佛法所引修‘真如’，行善积德，即可升到天界；若违背佛法，即要变成饿鬼、畜生，甚至下地狱，是为生死轮回。大乘教以为，

修持者不仅要求得自身的解脱，亦要普度众生，使众生者达到涅槃彼岸。超度亡灵，即为普度众生之一种修持方式。”

佛教的基本教义为四谛说（苦、集、灭、道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和三法印、因果报应、业报轮回、三世论等。玄奘现在不想说这些令人费解的术语，而从最简单的生死说起，以向李世民灌输佛学教义。

“朕刚才以梁武帝为例，其一生虔信佛学，建寺数千，度僧无数，到头来为何不得善报呢？由此来看，佛学之因果报应、业报轮回并不灵验。

“贫僧刚才以国子监为例，讲明佛学之旨在于教授。其教授为何？即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出的‘无上正觉’，其含义有三，一曰自觉，二曰觉他，三曰觉行圆满。若众生修持成此三觉，即为佛陀。贫僧入天竺精研佛理，深深以为佛学非为教派，其实为一种无上学问。此学问浩渺无际，某人穷一生精力，难探其妙。

“陛下再观佛学‘四谛’含义。佛说人生在世，一切皆苦，是为苦谛，共分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此为人生烦恼之根源；至于集、灭、道谛，则是消业去惑，达到涅槃彼岸之途径。”

李世民对佛说四谛不以为然，说道：“朕为大国君主，若天下臣民皆修习佛学，不思作为，天下何以为堪？朕始终以为，佛学出世之说与儒家兼济天下建功立业之思相比，为君主者所不取。当天下混战，百姓涂炭，你能坐在一边独善其身默默退缩吗？当百业待兴，你能在青灯古佛旁打坐诵经吗？法师，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君主偏离此途，皆生妄端，这御国之术，万万不能以‘苦谛’号令天下。”

李世民以儒、佛相比，说明自己尊儒的原因。比较而言，儒家经世济用的思想及其能够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易俗等功用，李世民更易接受。纵观李世民即位以来的施政方略，其接受魏徵提出的“偃武修文”的建议，尊崇儒术，极力提倡尧、舜、周、孔之道，大力统一经学，兴办各级学校，制礼作乐，广收图籍等，使贞观年间成为一个经学昌盛的年代。

玄奘对此没有异议，其毕竟为中国僧人，年少时对儒学经籍从道家之说亦有涉猎。其回国之后，还抽空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托人辗转赠给戒日王。

玄奘回应李世民道：“陛下所言甚是。中国历代君主，多以儒学治国，究其原因，贫僧以为儒家的‘兼济天下’为己任，实为入世之学，于国于民大有裨益。”他又话锋一转，说道：“不过，贫僧以为，佛学及儒学，其中亦有相通之处。譬如对个人修为而言，佛学有大小乘之分，小乘重在修持自身，大乘不仅修持自身，亦要普度众生。其实大小乘教义并非对立，其为一脉相承，大乘不过在小乘基础上又加深化而已。”

李世民想起玄奘故事，因笑道：“戒日王为法师设无遮大会，法师力崇大乘，批驳小乘之短。到了最后，小乘之人竟然也给法师送尊号，名为‘解脱天’吧？看来法师据理阐述，亦将小乘之人心收服。”

“谢陛下赞扬。”玄奘揖手谢道。

“嗯，你继续说下去。”

“再看儒学之旨，现在入仕之人皆秉持一句话，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此与大乘教义相较，何其相似啊。”

李世民听言后细细一想，觉得甚有道理，遂点头道：“法师探幽入微，能识诸教之妙，委实难得。朕细细想来，你所提儒、佛共通之处，非为治国大论，其实多在个人修为上。”

玄奘暗赞李世民思维如电，遂答道：“陛下所言甚是，其相通之处果然多在个人修持上。贫僧熟读过《论语》、《道德经》，其与佛经相比，对个人修持所述甚多。”

李世民又道：“法师提起《论语》，让朕想起孔子‘述而不作’这句话。孔子与释迦牟尼也有相通之处嘛，他们生前述而不作，逝后方由弟子将其言论结集。朕又想，他们二人似为同时代之人，他们那时一人在关东驾车游历列国，收徒三千，成为儒学圣哲；另一人在天竺古国，独坐菩提树下四十九天终于觉悟，天下从此有了佛学一脉。朕感叹良深，他们千余年前创此学说，后人缘何再难以超越呢？”

人之智慧无穷无尽，然后人缘何再难以达到孔子及释迦牟尼的高度，亦令人难以索解。

玄奘继续刚才的话题：“其实儒、道、释三家，其内里亦有相通之处呀。”

李世民顿时来了兴趣，那日他与马周在后山顶上谈论此话题，而难识其理，马周方才举荐玄奘。

玄奘道：“如佛、道二家，皆以超俗脱尘为旨，两晋之时，士大夫崇尚老庄，而佛学可以与道教并兴不悖，可为例证。另老子言无为自然，佛祖言空无相，其内涵固有不同，而其语相近。至于二者与儒学相通之处，从大处来说，三家皆为淳正光明之学，皆教人向善修福。陛下贞观初年，定下‘抚民以静’之国策，其中‘静’字，贫僧以为其中含有儒、道、释三家之旨理，所以效果显著，取得天下大治。”

李世民听到此，忽然失笑道：“法师如此说，过于牵强。朕当时提出‘抚民以静’，却与释、道教义没有关系。民为邦本，素为儒家治国大义，隋末以来，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鉴于此节，又得魏徵等人之谏，遂定下安静之策，与民休息。朕

即位之初，那颉利可汗兵临长安城下，朕忍辱负重与其金帛，其为何者？不过换得时间与民休息而已。朕‘抚民以静’之策，与汉‘文景之治’时崇尚道家‘无为而治’亦略有不同。其‘无为而治’秉承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之精神，固然有清静百姓、劝课农桑之作用，然也有藩国凌驾朝廷、匈奴逞强等弊端。朕之抚民以静，非不为也，实际有为。”

李世民不愿意别人将贞观之治归功于无为而治，忍不住要驳斥几句。他这样把贞观之治归功于儒家之说，显然不承认“抚民以静”与佛、道有任何关联之处。

玄奘神态谦和，说道：“陛下所言甚是。儒、道、释诸派创立之际，其实为思幽探微而设。而经国纬地之术，其内蕴博大，须觅独到学说。陛下，贫僧记起当初国策中还有一句，即是‘唯重教化’。”

“不错，是‘唯重教化’。”

“陛下，贫僧敢问所教化为何吗？”二人在一起谈论，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时辰，玄奘渐渐神态自然，不再局促不安。

“所教化者当然为圣人学问。法师归国之后应该看到，朕为行教化之举，诸般措施已成规模。一者，朕统一经学，校定《五经正本》颁行全国，并搜集经籍图书以‘经、史、子、集’为目编录，藏于各级内库；二者，朕大兴礼乐，颁行《贞观新礼》，重订《大唐雅乐》及《大唐燕乐》，所谓功成而作乐，治成而制礼是也；三者，朕确立三级官学制，遂使学风大盛。朕办了这些事，以达到示范天下、教化天下的目的。”

其实李世民还少说了一条，他要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势必要宽法慎刑，如此方能凸显教化的作用。

“陛下四时听选，使儒林群英沿科举之路入奉朝廷，此亦为教化之重要渠道。”玄奘也顺势赞了李世民一句。

玄奘接着问道：“陛下，贫僧听说国子监学中，每年生徒不过二千人；州、县学校中，每年生徒亦不过二千人。如此二十年过来，所有生徒不过十万人。”

李世民不明玄奘所问何意，点头称是。

“陛下再观天下僧尼虽不过五万之众，然天下信者何止十倍。贫僧如此说，非是贬儒扬佛，仅想说明一点，即是儒学之人，须幼学文字然后循序渐进，方能登堂；至于佛学修持，可以研学经卷，可以拜师而学，亦可以随众念诵，其心灵所至，即能学佛。”

李世民点头道：“不错，佛学之法多样，无论何人，皆可学佛。”

“陛下设三级官学，而天下学佛之校何止三级！”

李世民想起武德九年，李渊采纳傅奕之议辟佛，竟然引起民怨沸腾，遂叹道："佛法由于隋文帝、隋炀帝大力提倡，佛寺遍地，信者众多，虽经乱离之后，其势未改，实为百姓所信第一大教。"他又转问玄奘道："法师如此说，定要责朕不恤佛法了。"

"贫僧不敢。"

李世民见玄奘大兜圈子，知道其有下文，遂不再言声，静听下文。

"贫僧还想说说佛法教义。'四谛'之末为'道谛'，其主要说明达到涅槃彼岸之途径，即为'八正道'。所谓'八正道'，即是佛教要有正见、正思、正悟、正义、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嗯，朕明白这些道理。"

"至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无不劝人向善，以修成正觉。此对于那些凡夫俗子，犹乐于接受。"

李世民脸现迷茫之色，不知道玄奘到底想说些什么。

"陛下刚才说了儒家与释道之区别，贫僧始终以为，此三家教义还有相通的地方。孔子有弟子三千，可见其重在育人；释迦牟尼悟出正觉，其毕生致力于传道解惑；至于道祖老子，其崇尚清虚，亦为人生至理，育人无限。比较而言，儒家有着治国平天下之情怀，对御国而言颇有助益，然犹不失为育人之学。"

李世民听后笑道："法师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处。好吧，朕赞同你言，继续说下去吧。"

"如今国家制度，国下有十道，道下有诸州，州下有县，陛下政令至于县，即可通行全国。陛下实现贞观之治，实为将'抚民以静，唯重教化'之方略推行至各个县衙；反过来说，各县秉承此方略，在境内推行租庸调法及均田法，与民安静，劝课农桑，由此才有了贞观之治。"

"是呀，此为很明白的道理啊。"

"陛下，贫僧想说的是，国家依地域由州县组成，然再深细究，国家其实由千千万万个臣民组成。若每个人心中向善，摒弃恶意，则天下和谐，即成为大同天下。若用佛家的言语说，人人获得无上正觉，则可达到涅槃彼岸。"

李世民何等聪明，玄奘说到这里，他马上明白了玄奘的心思。

世间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他们际遇不一，环境不同，如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心思。人们心思不一，其藏于心中，外人难辨其心。有句话叫"言为心声"，其实人们所出之言并不能表达心意，甚至言不由衷。周厉王为了

防止臣民说不利于自己之言，下令斩杀妄言之人。其大臣劝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防人之心呢？简直毫无办法。

李世民此时想到，自己从贞观之初推行清明政治，朝中大臣慑于此势皆行光明之举，如封德彝如此奸人，也只好尽敛恶行而做有益之事，然其内心所想呢？其内心的龌龊之思，任谁也难将其驱走。

玄奘刚才所言，并无门户之见。他虽为释家高僧，却对儒、道之学说并不排斥，并建言李世民行教化之策，可以使儒、道、释之学说并举。他认为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只要将此三家教义深入人心，则人人就有了向善之心。再推而广之，人人有了向善之心，则家庭可以和谐，人际间交往相对简单，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相对透明及相对整齐的大家庭。同样，有了此氛围，国家再推行任何政令，也相对通畅。

李世民思索了很长时间，其间又想起那日晚上在山顶与马周的谈话，觉得一个难题被玄奘用很浅显的话给解开了，心里不免对玄奘又多了一层好感，遂抬头说道：“朕观佛理，觉得凡人若想修为佛陀，实为艰难。法师自幼学佛，又西行十九年，赢得天竺佛国之推崇，朕以为法师已修为佛陀。”

玄奘答道：“目前佛界之中，唯释迦牟尼修得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为最高果位。贫僧至今尚未修成一项，难望佛陀之项背。有一日之长者，无非入佛国取回一些经书，以传佛音而已。”

“若如法师所言，佛陀如此难修，何以信者日众？”

“佛学三藏经典虽浩繁，其无非说两个道理：一者转迷开悟，二者离苦得乐。凡人若取之一点，即能终身受益，所以信者日众。”

李世民又捧起《瑜伽师地论》，翻了数页道：“嗯，法师此来可多住些日子，朕近日也要读些佛经，若有疑难之处，可就近请教。对了，夏日时京中炎热，对译经颇为不利。朕让人在此宫中辟出译经堂，你将佛经搬来，夏日时可在此译经。”

玄奘见李世民如此关心自己，心中感激，急忙道谢。

两人谈话，时辰不觉飞速逝去。此时，已近午时，窗外飘着的细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

李世民还在思索玄奘的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道：“法师说要教化每个人心，此前无人向朕说起，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朕不妨一试。不过，任何事不能太过，皆须有度，否则于国家不利。”李世民毕竟为一君主，其任何时候都不忘国事。

这时，太监来提醒，说该是进午膳的时候了。李世民起身牵着玄奘之手，前去共进午膳。

此后数日，李世民与玄奘一起谈论。李世民此前对佛学所知不多，现在遇到一位佛学旷世高僧，他深深赞叹玄奘的高风亮节，对其洞彻佛法的学问功底深为倾倒。

玄奘深知若皇帝倾向佛法，则对佛法的传播是极大的福音。他们谈话的间隙，玄奘试着请求道："陛下，贫僧携回经卷甚多，待刊行之时，能否请陛下为之作序？"

李世民闻言一愣，继而连连摇手道："不可。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且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朕在法师面前，实在不敢贸然作序。"李世民说此话并非推托，其未曾研读过佛教经典，确实不敢作序。

李世民看到玄奘没有应声，深怕凉了其心，遂又接着道："不过待法师将《大唐西域记》撰写毕，朕勉为其难，可以试为作序。"

玄奘的本意想让李世民为佛经作序，此为弘扬佛法的壮举。他又心想此次未求成，今后慢慢再求，亦不为迟，遂先道谢。

这几日，李世民深为玄奘的人品、风采、学问所动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李世民一生力倡文治，凡海内宿儒名士多在罗致之列。他现在重视玄奘，非为其西游佛国取得声誉，非为其精通释典得通大道，实将其看成一位博学之大家。想到这里，李世民感叹道："朕与法师相逢恨晚，我们若能早些相识，朕定会广兴佛事了。"

玄奘道："陛下现在待贫僧如此恩情，即为佛门之福。"

李世民又一转念，问道："朕有一事相求，不知法师能允否？"

"请陛下垂询。"

"如今朝中大臣多为儒学之人，萧瑀虽号为佛界领袖，其对佛旨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法师若不嫌朝务烦琐，请到朝中任中书令如何？"

按例，中书令应由二人担任，自从岑文本逝后，中书令现在仅有马周一人。由于中书省事务甚多，李世民早就想再选一人任中书令，以分马周之劳。

玄奘一惊，他知道中书令为宰相职，自己为一名释门之人，从未入朝为官，不料李世民竟然让自己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李世民热切的双眼紧盯着玄奘，正期待着他的回答。

第二十九回

教太子示以《帝范》

敬玄奘终为经序

玄奘沉思良久，慢慢抬起头来，委婉答道：“陛下，贫僧一生虔心向佛，到如今更是陷入佛经典籍中不能自拔。入仕高位为许多人企慕之事，贫僧今日得陛下金口相许，心中鼓荡不已，唯感激圣恩浩荡。然朝廷命官关乎天下安危，其所作所为更是关系庶民百姓之祸福，所以儒家之学侧重治世之旨，入仕者以儒生为多，不像释家重在修持静心。”

李世民听其言，知道玄奘有推托之意。

玄奘接着道：“陛下纳士时用人所长，当知贫僧所长在于研修佛理，所短在于未曾在仕途上磨炼。若让贫僧入仕且居高位，大处讲有可能误国，小处讲有可能害民，伏望陛下三思。”

李世民还不死心，继续劝道：“朕让法师入中书省，其本意即是想让法师佐朕执大政，以缉熙帝载、统和天人，间以深蕴佛理来教化天下。至于其他庶务，自有他人办理，并不用法师亲自动手。”

玄奘再谢道：“贫僧再谢陛下圣恩。贫僧所携数百部佛典，如今仅译数部，以贫僧一生努力，恐怕也难以完成。陛下曾说过要直译梵文经卷，达到纠正错讹之目的，贫僧余生定遵陛下圣意，倾全力多译经卷，若入仕途，定会耽搁译经之愿。”

李世民见玄奘坚决谢绝，又知译经之事若离开玄奘主持，国内目前还难以寻出一个精通汉、梵文且深识佛理之人来替换，遂不再劝其入仕。

玄奘此一住玉华宫，竟然连住十余日。李世民将一帮大臣抛在一边，不理会朝中庶务，日日与玄奘一起谈论。李世民戎马一生，对经史辞赋皆有涉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佛学之事，其对佛学教义仅闻其名，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深索其深层含义。如今有了这位精通佛理的玄奘法师讲释，让他洞悉了佛学的底蕴，所以十余日的谈论，李世民并不感到枯燥，而是津津有味，不觉得时辰的快速飞逝。

李世民与玄奘的这一番长谈，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奘辞归长安之后，群臣方能到其面前禀报政务，这日马周觐见，请李世民阅批所起草的诏敕。李世民看过后，问道：“这些诏敕早几日就该发出，缘何积压至今？”

马周不敢说李世民因与玄奘长谈耽搁了诏敕的发出，委婉说道：“臣前几日见陛下与玄奘法师深谈，深恐扰了陛下的兴致，所以不敢来奏。这些诏敕不能按时发出，皆为臣之过错。”

李世民用朱笔在诏敕上略略修改了数处，说道：“无妨。事并不紧急，缓上数日也不打紧。马卿，你提起玄奘，让朕又忆起那日我们在后山谈话

的事。你推荐玄奘来此，果然得人。此人不仅洞彻佛法，更精穷奥业，实为大学问者。”看得出来，李世民现在对玄奘的学问功底无比倾倒。

马周恭恭敬敬等李世民批完，然后上前接过诏敕，答道：“玄奘法师夙标高行，搜妙道而辟法门，实为贤者。陛下，盛世方能人才辈出，即使佛门之中，亦有如此法师出现，为我朝增色不少。”

李世民叹道：“是啊。朕一生自视兼通文武，以为窥尽天下书卷，然到了玄奘面前，才知道自己才疏学浅。可见以一人之能，难以博通不同学问。”

马周答道：“陛下所言甚是。然学问一途，看似纷纭驳杂，其深处亦有相通之处。譬如玄奘法师一生精研佛理，未涉其他学问；陛下一生博览经史，对佛典涉猎不多，陛下与玄奘法师却能长谈十余日而不倦，盖缘于此也。”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马卿所言有理。那日我们漫谈儒、道、释诸学深处是否有相通之处，朕与玄奘长谈不倦，心灵相通，正基于此点。看来人若深索一门学问，即能旁通其他。只是这相通之处到底为何，朕一时说不出来。马卿，你能说出来吗？”

“臣不能。”

“嗯，朕与玄奘这段日子谈论许多，皆是从佛学切入。看来佛学的确是一门大学问。举目天下，对教义诠释最多者，以佛学为首。朕以前对佛学之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不以为然，此次与玄奘深谈，方知佛学之旨汪洋恣肆，如因果报应、轮回等不过为其皮毛。究其深理，实乃恢宏淳正，有教化之功。”

马周知李世民原来对佛教的态度，现在听其言，知其又有新转变。

李世民接着道：“佛学非为中土所生，其传入中国之后，信者日众。看来不论何种宗教，只要能深入人心，皆有可取之处。遂不分国界，流布天下。”

“臣以为，对诸教流行，要明其宗旨，若其不利于国，不利于民，亦要禁止。”

李世民此时想起裴寂之事。裴寂当时闲居在家，邀法雅和尚入宅讲经说法。这名僧人口无遮拦，妄言朝政，被大理寺捕入狱中，裴寂亦因此获罪。李世民想起法雅，顿时感叹道：“不错，那法雅为僧人，却不思佛理故弄玄虚，如此就归入邪道，定要禁止。不过，一些邪教摘取大宗片言只语，虽能蒙蔽一时，却断断不能长久。马卿，你看儒、道、释之教义，无不怀抱日月，教人向善，所以千余年来传遍天下，历久不衰。再观邪教，其为了追逐私利，导人入邪恶之途，能为人容忍吗？这些邪教其实不用禁止，大浪就能淘沙，就由其自生自灭吧。”

马周听李世民说出这等言语，心中愈赞李世民胸襟之博大。历来君主为巩固统治之位，一些目光短浅者采取了闭关锁国、不与他国来往之策略，且将诸教视为洪水猛兽。而李世民对四境绥之以德，容许中国人与外国人来往自由，不加限制，长安街上举目可见各色人种，即为例证；其对邪教即持如此态度，对正教则更是宽容之极。

随着大唐国势愈强，外国人多集长安，异域宗教相继传入中国，贞观年间，波斯之摩尼教、拜火教，以及回教（伊斯兰教）相继传入中国。

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创立，其向西传播时吸收基督教之成分，在罗马帝国及法兰克王国等地流行甚广；其东传之时吸收佛教之成分，由此更能被中国及西域诸国之人接受，流行渐广，隐然与佛教并行。

拜火教起源于波斯的琐罗亚士德教，曾数度被波斯立为国教。此教与景教、摩尼教不同之处，在于其有较强的排他性，不向中国人传播，仅在波斯商人及移民中流行。

贞观之时，人们常把景教、摩尼教、拜火教并称为“三夷教”。

至于回教，当是自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传入。

李世民此次入玉华宫避暑，起初十余日与玄奘长谈了一番，随后又将玄奘译出的佛经翻阅了一遍，再其后即伏案书写，将《帝范》诸篇悉数写出。

为了教导太子李治，李世民选派朝中重臣以为东宫属官，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向李治传授治理天下之要旨。见到李治准备吃饭，遂问道：“你知道饭之何来否？”李治惶惶然答应道：“儿臣不知。”李世民于是教导道：“稼穑艰难，皆出于人力而来，为君者须不夺其时，方能常食此饭。”看到李治在苑中骑马，又问道：“你知道马吗？”李治想，此时父皇问此简单问题，定有深意，遂老老实实答道：“儿臣不知。”李世民进而说道：“马为代人劳苦者也，须与其休息，不能尽其力竭，则可以常有马也。”

李世民以饭、马之喻，告诫李治要理解百姓之苦，让其不夺农时，与民休息，不得轻用民力。

李世民此后见李治乘船，又问道：“你知道舟船的道理吗？”李治回答道：“儿臣不知。”李治深沉说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终有一日要继位，须常怀恐惧之心。”某一日，李世民见李治立于曲木之下，又问道：“你知道此树的道理吗？”然后谆谆告诫道：“此木虽曲，然得绳则正，为人君者无道，受谏则圣。”

李世民如此遇物则教，自己也觉得有些零碎，遂决意将自己多年君临天下的经验集而成篇，将之单独颁赐李治，作为其继位后效法的榜样。《帝范》共有十二篇，计有《君体》、《建亲》、《求贤》、《审

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篇目。

玉华宫四处山色如黛，谷内气候凉爽宜人，李世民待在宫内静心书写，两个月后方把《帝范》全部写完。此时已为夏末时分，李世民即起驾返回京城。

李世民那日自玉华宫回京后，将李治召到太极殿西暖阁，要对其教导一番。

那沓写就的《帝范》散着墨香，静静地躺在李世民手侧的案头上。李世民手指《帝范》，对李治说道："我穷数月之功，将多年的为政经验集而成册，名为《帝范》，今赐予你。其中共分为十二篇，皆为帝王之纲，你可细细读来，用心体会，以修身治国，你拿去吧。"

李治恭恭敬敬上前取过《帝范》，躬身答道："父皇日理万机，犹潜心于教导儿臣。儿臣即日起定日夕诵读，细心体察圣意。"

"嗯，你这一段日子勤谨学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我心甚慰。这篇《帝范》，虽为我的经验之谈，然毕竟是纸面语言，你读来不免有枯燥之感，你须以平日的事例来加以对照，方有裨益。"

李治每每到了这位严父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今日也不敢张狂，见父皇称许自己，遂恭恭敬敬道："儿臣在父皇教导下，又在重臣督教下，感到君王之学实在深奥，所以学习不敢稍许懈怠，唯想以勤补拙而已。"

"是的，我李家天下得你爷爷之力取得，那是何等的艰难。今后要想保有天下，不敢有一丝懈怠。你明白此节，就知道了肩头上的责任。我问你，近来你一面监国，一面修习，有什么新感悟吗？"

李治想了想道："儿臣遵父皇之命，多阅前代史事，再与我朝相对照，感到有些不同。"

"有何不同？"

"前代君主或暴虐而治，或刑法苛重，其结果使国事衰敝。到了贞观年代，父皇无为而治，出现了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吏贪者士耻于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之局面。儿臣以为，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皆是父皇于贞观初年定下的'抚民以静，唯重教化'国策所致。"

李世民闻言，心头晃过了"孺子可教"的话，点头道："治儿，你能想到这些不同之处，不枉了你的这一番学习。不过，我并非采用汉朝初年的'无为而治'，其中又有新意。你下去后可将'文景之治'的做法与今日相比，看看有何不同之处，相信对你又有裨益。"

"儿臣谨记父皇训导。"

李世民看到李治那稚嫩的脸庞，心想阴差阳错，此子最终被定为储君，则千钧国家重担，终究要落在此子的肩头，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触，遂叹道：“治儿，你自繁华丛中长大，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这副千钧重担落在你肩上，我心中确实为忧。你明白我心吗？”

“儿臣明白。”

“为君者虽统驭八极，然要以舟水之喻常戒，常怀恐惧之心，我在这里送你两句话，即是要战战兢兢，若临深渊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李世民经历了隋末乱世，亲眼看到隋文帝造就的一个花花世界，竟然被隋炀帝败亡，对此感触良深。他即位之后，即对群臣说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言，可见其恐惧之心。

这番道理，李世民能从亲身经历中体会，而李治就不能了。所以李世民在《帝范》中特别强调此点。

李治自从当了太子，也知二位兄长被逐出京外，自己方有今日之位，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他这些年来，眼瞅着父皇一日老于一日，愈感自己肩头上的责任重大，所以学习时比较上心，理政时比较留心，到了如今，与其初登太子之位的稚嫩相比，毕竟多了一些老成。他看到李世民在那里陷入沉思，遂说道：“父皇为教儿臣，如此呕心沥血书成此册，又谆谆逐条讲解，父皇日理万机，怎能因儿臣分心太多？儿臣下去后定细细诵读，有不懂的地方先问师傅，再不懂，方请父皇释解。父皇自辽东之役后，身体一直不大好，切莫过于操劳了，如此让儿臣难以心安。”

李治对李世民的关心确实发乎真情，多次让李世民怦然心动，使他认可了李治“仁孝”的名声。自从李治当了太子，李世民对其一言一行观察甚细，知道李治的禀性所致，绝不会像杨广那样掩藏恶性，在其父隋文帝面前装模作样，以骗取宠爱。

李世民点点头，问道：“治儿，你读此册，再以实际对照，可以有成。我问你，终有一天你要来主政，届时你如何来发号施令呢？”

李治愣了一下，觉得此话题太大，一时不好回答，过了片刻，方期期艾艾答道：“父皇将朝中重臣多授为东宫属官，儿臣猜测父皇的心意，是想让他们把贞观年间的好做法继续下去。”

“有什么好做法呢？”

“儿臣刚才观《戒盈》篇里写道：‘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是为父皇的为政之道。儿臣定以父皇为标，修身养性，抚民以静。还有，要继续推行二法，以诗赋取士，勇于纳谏，宽法慎刑。”

李世民微微颔首，认为李治的这几句话说到了自己心坎上。

李治接着道：“不管世事如何变化，父皇定下的国策，儿臣务必遵守，父皇办过的事，说过的话，儿臣绝不改动半分，总而言之，儿臣按父皇的法子来治理国家，那是一点儿都不会错的。

李世民听到这里，心里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让此子如自己这样开创一代盛世，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事；然让他延续自己的做法，国运可以继续昌盛，他也不失为一位守成之主。至于今后呢？子孙们能否千秋万代永为中国之主？李世民难以看到今后之事，也就懒得继续想了。

父子二人又谈了一会儿，李世民觉得有些倦意上来，遂挥挥手道：“我有些乏了，你先退下去吧。”

李治捧起《帝范》，恭恭敬敬地退出殿外。

时间倏忽过了数月，这日，李治为母亲长孙皇后追福而造的大慈恩寺落成。

大慈恩寺建于长安晋昌坊内，进入寺院山门，左右有钟楼、鼓楼对峙，再向前依次为大雄宝殿、法堂、后院。该寺占地一百二十亩，是长安占地面积最大、规模最宏伟的建筑。

李治先到大慈恩寺走了一回，行到后院，看到此处环境清幽，房舍青青，心中想起了一个好主意。这日早朝之后，随李世民进罢早膳，李治小心说道：“父皇，大慈恩寺已建成，儿臣昨日去寺内观看，觉得此寺建得还算妥当。”

李世民点头道：“嗯，你母已逝去十余年，你有此心情为其建寺追福，不枉她养你一场，世人也知你的一片孝心。我近几日若有暇，可到此寺观望一回。”

“儿臣心想，此寺刚刚建成，寺内尚未完全收拾干净，待诸物备齐，僧人入住，再请父皇入寺观看。”

“也好。”

“父皇，儿臣有一事相请。”

“嗯，你说吧。”

“儿臣见此寺规模宏大，又是为母后追福所建，须觅一高僧为此寺上座。儿臣左思右想，觉得国内高僧中，唯玄奘法师最为著名，因请父皇恩准，让玄奘法师为此寺住持。”

李世民当即答应，说道：“好哇，玄奘应该为京中最大寺院之住持。那弘福寺由王君廓旧宅改建，如今已显得破旧，我早想为其翻建一番。现在

大慈恩寺落成，倒免了一番工夫，可让人将弘福寺稍加修缮即可。治儿，你这个想法很好，我照准。”

“儿臣那日入寺见其后院建得还算整齐，其厅堂明亮，通风甚好，因想此处可为玄奘法师译经之所。儿臣又想玄奘法师在此处译经，更为母后追福不少，特请父皇予以赐名。”

李世民一直认为李治比较懦弱，认为此是君主的大忌。辽东之战后，李治一直候在其身边殷勤伺候，时刻关注自己的饮食起居，让其心中有了不少暖意。他还从李治身上，回想起与长孙嘉敏恩爱相处的场景，如此就抵消了李承乾和李泰为争皇位带给自己的冷意。李治今日呈请玄奘为大慈恩寺住持，李世民这一段时间与玄奘过往甚多，衷心钦佩玄奘的学识和修为，自然遂其心意。此事又与长孙嘉敏相连，让李世民心中更添暖意，他不事思索，当即答道：“如此，就命名为翻经院吧。”

“请父皇命笔，惠赐‘大慈恩寺’及‘翻经院’之墨。”

李世民笑容上脸，笑道：“治儿何以如此性急？”一边说一边走至案前，取笔题字。

数日后，由李世民亲笔书写的“大慈恩寺”和“翻经院”被制成镏金匾，悬于寺院山门和后院门头上。

玄奘自弘福寺移居大慈恩寺，又成为京城佛界的一件盛事。

是日，自弘福寺至大慈恩寺的两旁街道上，立满了金银宝刹和珠玉宝帐香舁。这些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高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宝帐香舁鲜艳如花，辅以珊瑚、玛瑙、珍珠、瑟瑟等珠宝装饰幡幢。巳时正牌时分，载着佛舍利、佛经的香车最先起行，佛乐亦同时奏起。身穿大红袈裟的玄奘带领随行僧人护持佛宝，缓缓而行，其后为全城的僧侣，有一千余人；再其后为文武百官。僧人边行走边一路梵诵，仪式显得非常神圣。

是日，朝廷下令京城衙署放假一天，许多人来到弘福寺至大慈恩寺的沿街观礼。他们临街瞻仰盛事，散施祈福，只见幡花鼓舞，迎呼道路。

大队行到安福门下稍微停顿了一下，玄奘带领僧众向楼上施礼。原来李世民带领李治及后宫嫔妃此时站立在楼上，也来观礼。

京城士庶看到皇帝现身，一面欢呼，一面叩拜。

李世民在楼上面露微笑，然后擎起手中香炉，向玄奘及僧众致礼。再看李治、后宫嫔妃手中，皆有一个冒着袅袅香烟的香炉，他们目送下面队伍起动，然后再目送其渐渐远去。

玄奘入大慈恩寺的第五天，这日午后，萧瑀匆忙入寺向玄奘传旨：明日

李世民要入寺观礼。

全寺上下顿时忙碌起来，沙弥们洒扫庭院，僧侣们在大雄宝殿内预习演礼诵经，以候李世民的到来。

翌日辰时三刻，玄奘带领寺内有地位的僧人，立于山门前迎接李世民的车仗。街道的石板路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街道两边，薛仁贵安排宿卫每隔十步站立一人，他们身板挺直，目不斜视。

李世民今日仅带领李治、萧瑀、褚遂良、马周等人入寺观礼，可谓轻车简从。他们到了大慈恩寺下车，玄奘等僧人前来施礼，并引导李世民等人进入大雄宝殿。

殿内香烟缭绕，香烛劲烧，僧侣们皆盘腿坐在两侧，低眉齐声诵经。李世民进入殿来，一径走到香案前，伸手取过一炷香，点燃后插入香炉之中，然后行礼。

李治随后来拜，此寺因是其为母追福所建，其拜佛之时更为虔诚。

拜佛事毕，玄奘引李世民进入殿后法堂。李世民到了堂前，环顾左右道："不用入此堂了。法师，那翻经院在何处？你可领朕去那里走走。"

玄奘手指堂后，说道："陛下，翻经院就在此后。"说完，在前引路，带领众人向翻经堂行去。

李世民见此院面积不小，房舍甚多，遂对李治道："治儿，你为母追福，心愿不小。观此寺建筑，堪称京城第一。你为建此寺，大约将所有薪俸都舍在这里了吧？"

李治答道："儿臣为追忆母后慈恩，发心愿造此寺，不敢敷衍了事。"

玄奘接口道："皇太子仁孝，造此寺更为佛门之幸。陛下，寺内现有别院八所，房屋八百余间，可容僧人三百，为京中寺院之首。"

大慈恩寺于贞观末年建成，历朝不衰。其最盛时，有院十余所，房一千八百九十七间。

李世民环顾院内，点点头道："此寺规模确实不小。治儿，你建造此寺，又请玄奘法师入寺为上座，却疏忽了一件事。"

李治不明所以，急忙问道："父皇，不知儿臣疏忽何事？"

李世民手指院内正中，说道："你们看，此院开阔，似少一物点缀。少了何物呢？玄奘法师自天竺回国时，携回舍利子、佛像及多卷经书，这些经书翻成汉文后，又可增加一倍。如此多的经卷，最怕潮湿，须有高塔贮存，方为万全。"

原来李世民想在此寺内建一高塔，以贮舍利子、佛像及经卷。玄奘闻言，口念佛号，以表谢意。李治则说道：“父皇明见，此为儿臣之失。今日之后，儿臣找阎立德来此踏勘，以成图纸，争取早日建成。”

此塔后来果然建成，不过为李世民逝去以后的事了。该塔建成后高五层，内土外砖，用以保存玄奘从天竺取回的佛经、佛像、舍利子，即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大雁塔。此塔所以取名为“雁塔”，缘于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里讲述的一个佛经故事。

古天竺摩羯陀国有一座王舍城，城外帝释山上有一寺院，寺院和尚信奉小乘教，开“三净”之食。所谓“三净”之食即所食肉类以未杀、未见、未闻为准。这些僧人进“三净”之食每日进一餐，过午不得食，历来如此。一日午时将过，众僧饥肠辘辘，因午饭尚无着落，甚为埋怨。一僧忽见空中有群雁经过，随口戏言道：我们今日无饭可吃，若菩萨有灵，应知我们的厄难啊！其话音刚落，就见那只头雁停飞，投身自尽于众僧面前。众僧大为震惊，既愧疚又伤感，都说此为菩萨的旨意，信奉大乘教才是。于是他们改信大乘教，在寺前埋雁建塔，从此将菩萨称为雁王，将此塔称为雁塔。玄奘为了弘扬大乘教，将新建此塔名为雁塔。雁塔建成后，朝廷每年科举时，新中进士都要来此塔前游览一番，在塔上刻名题诗，名为“雁塔题名”，士林又多了一段佳话。

他们边说边行，不觉已到翻经院前。李世民举目一望，见此院青砖青瓦，掩映于绿树之中，果然为一处清幽所在，遂赞道：“此院建得不错，与弘福寺相比，实有天渊之别。玄奘法师，朕曾听你描述过天竺那烂陀寺之胜景，你不妨以此寺为本，逐渐弘扬佛法，亦形成中国之那烂陀寺。”

玄奘想起那烂陀寺之规模及其丰富的经卷，心想中国若成就此规模，非一日之功。不过李世民今日随口提起，即为皇帝之金口，对佛界而言为荣耀之事，遂躬身施礼道：“托陛下金口玉言，贫僧定穷毕生精力，尽译梵文经卷，弘演佛旨，精研佛理，以成就陛下之志。”

说话间，他们入院进入翻经堂内。就见室内窗明几净，临墙的书橱里摆满了经卷，案头上也摊满了经卷、笔砚等。因迎候李世民，这里的译经之僧皆入大雄宝殿内诵经，所以此堂暂时无人。

李世民问道：“玄奘法师，近来译经进程若何？”

“禀陛下，贫僧等人近日已将《瑜伽师地论》译完，凡一百卷。这里已为陛下准备好了一本，近日正好呈上。”玄奘说完，转身取来那套译就的《瑜伽师地论》。

李世民大喜，伸手从中取出一册，说道：“法师前次在玉华宫谈论，让朕了解了瑜伽大义。你携去的前半部分《瑜伽师地论》，朕已细读了一遍，觉其蕴理深远，回味无穷。遂良，你将此本携回，依之敕写九本，将之颁与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让其刺史阅后

再辗转流通。”

褚遂良答应后上前将《瑜伽师地论》包起。玄奘更是喜出望外，因为李世民此举，表明朝廷大力支持天下人读佛经，代表了一种趋势。

李世民又问道：“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可曾撰完？”

“该书已近尾声，待贫僧再润色校勘一遍，十日内定呈于陛下御前。”

“嗯，贞观以来已有两部舆地之书可以流传后世。一本是魏王府文学馆所撰之《括地志》，再一本即为法师所撰之《大唐西域记》。这两本书一写国内，一写国外，可谓相得益彰。”

李世民如此评价《大唐西域记》，玄奘急忙谢道：“贫僧撰述太慢，以致让圣上未睹此书，实为有罪。贫僧见过魏王府所撰《括地志》，深知此书汪洋恣肆，史料翔实，则贫僧所撰无论如何不能与其相比。陛下刚才说要将《瑜伽师地论》颁行九州，此为佛门之幸。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贫僧斗胆相求一事，不知陛下能允否？”

李世民知道玄奘又想让自己为所译佛经作序，遂踌躇答道：“法师为我朝增辉不少，但有所求，朕自然相允。”

“贫僧以前曾提起过，即是想让陛下为所译佛经作序。贫僧领人所译佛经，至今已有九本，计五百多卷，小有规模。若陛下能为作序，则能一统佛学派别之纷争，使佛法能够正确地传扬天下。”

李世民笑对李治、萧瑀、马周、褚遂良等人道：“法师有此请，朕不应该推辞。可是呀，朕对佛学了解甚少，若序中错讹一句，即会流毒天下，所以朕万分慎重，不敢轻易答应。”

萧瑀一生信佛，此时唯恐李世民不答应，遂上前躬身道：“陛下一生阅遍群书，引礼度而成典则，畅文辞而咏风雅，则一通百通。老臣以为，陛下可以为佛经作序。”

褚遂良和马周觉得李世民一生著述甚多，而从未在佛学方面有所涉及，不免遗憾，遂赞同萧瑀之言。

李世民见李治在那里默默无言，遂问道：“治儿，你以为呢？”

李治答道：“儿臣以为，弘扬佛法，止其教派纷纭争论，是为今日佛学首务，这样做，对教化天下有益，儿臣认为可以作序。”

李世民见众人皆赞同自己为佛经作序，遂笑对玄奘道：“法师好大面子啊，他们皆为你说情。也罢，他们既然为你相请，你就谢谢他们吧。”

玄奘见李世民答应为佛经作序，激动不已，急忙敛身合十为礼，拜谢众人。

李世民回宫后遂玄奘之请，颇下了一番功夫，为玄奘所译佛经作序一篇，因佛学以经、律、论（经为佛所自说，论是经义的解释，律是戒律）为三藏，故此序名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言。

玄奘接到李世民写就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自然满心欢喜，对李世民充满了感激之情，遂写就千余句之书呈与李世民。

李世民接书后细阅一遍，感受到了玄奘的真诚感激之情，遂提起笔来，又给玄奘写了一封答书：

朕才谢硅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唯恐秽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于足称，空劳致谢。

李世民书中言词谦逊，可以看出其对玄奘充满了尊敬之意。李世民一生以文才武略纵横天下，晚年得遇玄奘竟然倾倒如斯，实为罕见。

第三十回

平西域西征龟兹

助大唐南击天竺

此后李世民与玄奘来往甚频，多次将其召入宫中深谈，每至夏天到玉华宫避暑之时，玄奘也随同前去，一面译经一面与李世民探讨佛理。

李世民研讨佛理，对其内心有何作用，后人不得而知。然有一件事很明显，即是其心态开始平和起来，与其出征高丽前的躁怒心态相较，二者差距甚大。

高延寿这日禀报道："自从龟兹（今新疆库车）王伐叠逝去后，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已二度不来朝贡。臣等以为，应该向其问罪。"

龟兹与焉耆接壤，在焉耆的西南方向，国土横约千里，纵约六百里。国内盛产麻、麦、粳稻、葡萄、黄金等，是一个富庶的绿洲小国。

李世民问道："那乙毗射匮可汗依旧不答应聘礼吗？"

"乙毗射匮可汗实在无礼，一年多来未有回音。"高延寿答道。

"嗯，龟兹王仗其势，所以不来朝，亦在情理之中。"李世民不屑地说道。

乙毗射匮可汗为泥孰可汗的孙子，贞观十八年，泥孰可汗死，李世民册其孙为乙毗射匮可汗。

贞观年间以来，李世民一直采取扶植泥孰可汗来打击肆叶护可汗的措施。焉耆之战后，肆叶护可汗的势力被削弱许多。及乙毗射匮可汗继位，其借助唐朝支持之力，接连发起攻击，将肆叶护可汗的势力逐到吐火国以西。如此，西域的形势发生突变，乙毗射匮可汗开始在西域逞强。当是时，唐朝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依旧在西州，向西仅名义上控制焉耆。

乙毗射匮可汗得势之后，即遣使入长安向李世民请婚。

李世民答应下嫁公主，但提出了一个条件："须割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朱俱波（今新疆叶城）、葱岭（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五国以为聘礼。"

这五国皆为沙漠绿洲国家，以绿洲灌溉农桑业为主，是时在乙毗射匮可汗的控制下。李世民所以提出此议，是想直接控制易于屯兵镇守的农耕区，再对以游牧为主的突厥人实施羁縻统治。

孰料乙毗射匮可汗没有了下文，这期间，他还办了一件令李世民更为恼火的事，即是派兵进入焉耆，以图控制该国。只是因为李世民严令斥责，他才很不情愿地退了兵马。

李世民目视长孙无忌道："无忌，你看此人势弱之时，什么事都能答应。现在有了实力，顿时变了嘴脸。可见四夷之事，一味以德绥之，有时并无用处。"

长孙无忌点头道："陛下所言甚是。突厥人与中国交往多年，向来是这等脾气。强则依，弱则欺，若一味以德绥之，断没有好的结果。陛下，前几年我国忙于漠北及高丽之事，现在漠北已平，诸部落归附，高丽也是疲于奔命，我们可以抽出手来对付西域之事。"

李世民问道："高丽那里最近有何动静？"

马周答道："臣刚接到营州上表，言称程名振率舟师入高丽境内袭扰一阵之后，李尚书与张俭领兵渡过辽水，猛攻南苏等五城，已破其兵焚其城郭而还。"

李世民赞道："李世□真英雄也！如此一来，那盖苏文无暇西顾，焦头烂额忙于应付国内之事。无忌，你说得对，这么多年来，突厥人为朕心中的最大一块心病，现在要把西域的事办好。"

要办好西域的事，势必要以乙毗射匮可汗为敌。如此一来，唐朝多年来奉行的扶植泥孰系西突厥的方略要有大的改变。

李世民果然问道："玄龄，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贺鲁一直在京吗？"

房玄龄答："皆在。"阿史那步真、阿史那贺鲁自高昌与焉耆之战后先后

降唐，被授为将军，留居在京。

“此二人谁在旧部最有影响？”

“阿史那步真已降唐多年，年龄已老，若二人相较，自然是阿史那贺鲁在旧部中尚有号召力。”房玄龄答道。

“嗯，阿史那贺鲁之旧部现在居于庭州莫贺城吧？如此，可在莫贺城置瑶池都督府，归安西都护府节制，可授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马周答应后准备拟旨。

李世民重新起用阿史那贺鲁，其意图非常明显，即是想以瑶池都督府为根本，让阿史那贺鲁想法召集肆叶护可汗溃逃后留在当地的残部，以图牵制乙毗射匮可汗。

西域形势固然错综复杂，然究其根本，毕竟是大唐与西突厥在那里互相角力的结果。如此两股力量相较，终有一方败下。大唐国势既强，内部又铁板一块，反观西突厥，其内部四分五裂，纷争不已，注定为失败的命运。

阿史那贺鲁被授为瑶池都督，到任后召集肆叶护可汗的残部，势力渐强，起到了牵制西突厥泥孰系的结果。然乙毗射匮可汗势力被大大削弱之后，阿史那贺鲁感觉羽翼渐丰，又看到李世民驾崩，遂起兵叛唐，终被大唐扑灭，这些都是后话。

长孙无忌说道：“陛下，设立瑶池都督府以牵制乙毗射匮可汗，其势太慢。如今焉耆已在郭孝恪节制之下，若发兵再取龟兹，即可断乙毗射匮可汗之双臂，使其不敢东顾。臣愿带兵前去征讨。”

李世民摇头道：“无忌，总兵出战非你之长，今后若有征讨机会，你不可出战，居京调度即可。朕以前征战时多胜，若现在动辄亲征，未必全胜。所谓术业有专攻，打仗的事，今后应该由薛仁贵等人去办。”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龟兹王无礼，应该征讨。只是如何征讨，须妥善为之。治儿，你以为该用何法？”

李治稍微一思索，既而答道：“儿臣读父皇《帝范》之《阅武》篇，见其中写道：‘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上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儿臣体会父皇圣意，如今国内安静，不可妄动刀兵。然龟兹王无礼，其欲与乙毗射匮可汗相连，非征讨不可。儿臣忆起上次焉耆之战，未从国内调兵，由郭孝恪领边兵讨之即胜，儿臣以为讨龟兹时可沿用此法。”

李世民颇为赞许李治此言，说道：“你能这样说，不枉朕与诸臣对你多日的训导。不错，非征讨龟兹不可。朕这样做，非是一味想谋求土地，龟兹向来与中国一体，将其纳入中国一统之中，非为侵略，实为国脉之必

须。不过，此战明里征讨龟兹，暗里却为威慑乙毗射匮可汗，郭孝恪的那点兵马，就有些过于单薄了。”

长孙无忌接口道：“陛下，臣意让薛仁贵领兵十万，与郭孝恪合兵一处，即可使此战完胜。”

“不可！治儿刚才说了，为务求国内安静，不宜从国内调兵；再者，薛仁贵毕竟未历许多战阵，让他带如此多的兵马，朕有些不放心。”

马周能识李世民的心意，遂禀道：“陛下，漠北诸部归化中国之后，皆渴望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臣以为，此战不用从国中调兵，可发契苾部、突厥部等兵，另让吐谷浑、吐蕃出兵协助，即可完成兵力部署。”

李世民大喜，说道：“马卿之言，与朕意相合。一者，这些部落与西域接近，勿用长途跋涉；二者，诸部之兵以马骑为主，具有迅猛劲击的能耐。不错，就这么办了。”

其实马周所言，其最大好处为不用从中国调兵，这样最合李世民心意。

后数日，李世民诏令下：授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让他们统领契苾部及突厥部十余万兵马，并节制吐谷浑、吐蕃所部兵马，前往西州与安西都护郭孝恪会合。

自从玄奘归国后，大唐与天竺的关系渐渐升温，李世民与戒日王互相佩服，虽远隔万里犹当面相对，二国遣使不绝。

贞观二十一年冬，李世民派东宫右卫率王玄策为使，带领随从三十余人，自长安出发，沿途经过吐谷浑、吐蕃、泥婆罗出使天竺。

王玄策一路上虽行艰险之地，然诸国皆与大唐友好，又有驿使前后招待，王玄策等人一路行得还算安稳。与玄奘的万里孤征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王玄策行到天竺地面，就见其国中大乱。其遣左右询问所以，原来戒日王近日忽然得病逝去。

天竺国向来一分为四，戒日王势强之时，控制着东西天竺，南天竺虽未完全降服，明面上还是表示臣服戒日王。如今戒日王逝去的消息传扬出去，诸国张目观察，观看中天竺的下步动静。这时，戒日王之臣阿罗那顺采用威强手法，自立为王。

阿罗那顺本性凶暴，向来在诸国中的口碑不好。戒日王在日，可以敛其恶性，不给予其实权。现在戒日王刚死，阿罗那顺认为再没有人能够羁绊自己，遂派人暗杀了国相羯罗毕试，以号令天竺。

天竺闻听阿罗那顺自立为王，顿时哗然。一些势弱小国不敢吭声，也就

罢了，南天竺的一些势强之国则表示从此自立，不再称臣。

王玄策随行之人得知此情，纷纷劝王玄策就此回头，待天竺平静之后再来出使。王玄策不同意，认为不可半途而废，遂带领从人到达阿罗那顺的都□城——□荼和罗城，要求面见阿罗那顺。

阿罗那顺现在忙于应付国内焦头烂额之事，没有心思接见中国使者。这时，其下人禀报说中国使者携带有大量的财物，阿罗那顺当即说道："让他们留下财物，马上离开。"

王玄策所携财物，有大唐送给戒日王的礼物，也有沿途诸国送给大唐的贡物。若阿罗那顺将送给戒日王的礼物取走，即使不回赠礼物也就罢了，现在又要将其他贡物掠走，王玄策坚决不答应。

阿罗那顺见王玄策如此强硬，不禁大怒，遂派五百兵闯入王玄策所住驿所，意欲强夺。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动上了手。王玄策所带之人亦为强健之士，个个骁勇，然怎敌对方人多。一场混战下来，王玄策带采的三十余人中有数人丧命，其余人也束手就擒。

王玄策在东宫中素以骁勇著称，双方混战开始，其抽出佩剑砍倒面前数人。他看到对方有数百人，知道今日结果难堪，遂且战且退，如此退到后窗的位置，纵身一跃，撞开窗户跳出窗外。是夜漆黑一团，他借着夜色掩护觅来一匹马，趁着夜色落荒向东北方向逃去。

王玄策一路上昼伏夜行，忍饥挨饿，好歹行出阿罗那顺控制的地盘。王玄策此次出使天竺，一路上风风光光，感受到大唐四邻友好的妙处。不料闹到如此处境，心中既有失落，又有愤懑，这日行到吐蕃地面，其心中无名火更甚，遂奔往逻些，欲找松赞干布借兵。

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接诏后，即到兵部发了四道文书。其中二道分别发至突厥部和契苾部，令其整顿十万兵马开始西行；另二道分别发至吐蕃和吐谷浑，让其准备五万兵马，皆赴西州集齐。

办完了这些事，两人即带领数十名随从，离开京城沿驿道向西州奔去。此次战事并非小役，大唐仅发数道文书即将兵马备齐；郭孝恪在西州等地屯田多年，那里备有充足的粮草，不用从关中调剂，所以筹备战事显得无比轻松。

两人此前曾于贞观八年随李靖征讨吐谷浑，贞观十三年随侯君集征讨高昌，皆从陇西经过。那时的陇西，城邑萧条，人烟甚少。如今的陇西，驿道两旁皆植满了庄稼；由于西域道路通畅，路上商旅不绝，其中多为西域入中国通商的各色人种。两人观看此景，愈往前行愈发感叹不已，这日行到豳州地面，阿史那社尔说道："契苾何力，知道圣上何时起意经营西域吗？"

"大约从征讨吐谷浑开始吧。圣上派李靖荡平东突厥之后，方能腾出手来

经营西域。”契苾何力答道。

阿史那社尔娶李世民之妹南阳公主为妻，契苾何力娶皇室之女临洮县主为妻，两人昔为突厥族和契苾族之勇将，现在都成了皇室李门之婿，对李世民自然忠贞不贰。阿史那社尔闻言摇头道：“非也。我听说陛下为秦王时来此征讨薛仁杲，一日与李靖站在豳州城楼上，遥望西方，说道：‘南北朝后，西域道路各国混战，商旅阻绝，隋文帝虽经营一时，现在又历战乱，复归于旧。若西域通路隔绝，中国难称大国。’你看，许是此时，圣上已起意打通西域道路了。”

契苾何力点头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至今已三十年矣。陛下谋虑长远，此次派我等出征龟兹，看来还是要完成其雄图大业啊。”

两人到了西州，郭孝恪将他们接入城中。是时，契苾何力及吐谷浑所派兵马已集于此，吐蕃及突厥兵马路途稍远，十日内当能赶到。

三人相聚后，一面等待后续兵马，一面商量行军方略。近在咫尺的龟兹王还不知道，唐王朝已在西州形成了铁拳，即将对其致命一击。

王玄策到了逻些，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数月前，他以唐朝钦使身份路过此地时，曾受到松赞干布和禄东赞的殷勤接待，所以吐蕃礼官不敢怠慢，急忙将他引到禄东赞的面前。

禄东赞看到王玄策的狼狈模样，其精光的眸子里透出惊异之色，问道：“贵使离开鄙国时，身边有数十人跟随，现在为何独身来此，且如此狼狈？”

王玄策神色黯然，将自己的遭遇缓缓说了一遍。

禄东赞听罢，脸现愤怒之色，说道：“天竺佛国以礼闻名天下，竟然出了如此无礼之人。邦交之事为国之大礼，阿罗那顺怎能为了蝇头小利而使两国交恶？贤使此来，意欲何为？”

王玄策说出了借兵之语。

禄东赞比较持重，沉吟道：“此事重大，我不敢做主。这样吧，你随我面见赞普，由他定夺出兵之事。”

松赞干布得知了王玄策的遭遇，不由得大怒，骂道：“如此无礼之人，若不擒之难释其忿。我知贵使为勇力将军，可以带兵出征吗？”

吐蕃国近年势力更强，可谓雄霸高原。松赞干布自视除了大唐以外，周边诸国莫能与之相抗。王玄策提出借兵，正中其下怀，自然满口答应。

王玄策答道：“末将出使天竺，却闹到如此地步，实在无颜归国。赞普答应借兵，末将深怀感激，愿意领兵即刻出征。”

“好，我调国内精锐之兵一千二百人助你，再让泥婆罗国出兵一万，并调度粮草随你出征。”松赞干布断然说道。

王玄策觉得借兵太少，为难地说道：“赞普，戒日王在世之时南征北战，手下有雄兵十万，由此一统天竺大部。末将仅带这点儿兵马，万一深入天竺之后不能取胜，又遭难堪境地。末将请求，能否再派一队兵马以为后援？”

松赞干布摇摇头，说道：“不用！我知道阿罗那顺的底细，此人名声不好，虽自立为王，然难服其众。再者天竺地面虽大，然小国众多，戒日王逝去，这些小国已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地。你尽管前去，沿途小国知道你此行目的为征阿罗那顺，其为图自保，绝不出面拦阻。你与阿罗那顺交手之后，只要取得首战胜利，其兵士定会惊惧而逃散。我已算定此战详细，你勿复忧虑，尽管放心前去。”

松赞干布雄霸高原多年，靠的并非运气，实为能耐。他刚才说的这一段话，其实为默察大势、熟知天竺国情的深思熟虑之语。王玄策听后，大为心服，躬身说道：“如此，末将感激赞普援手之恩。明日，末将即带同铁骑奔赴天竺。因事态紧急，末将今日不向公主问安了。待得胜回来，再叩见公主。”松赞干布微笑道：“也好。你如此狼狈的样儿，公主见了也会心酸。待你得胜回归，再将此过程详述一遍。公主心念故国，见到故国之人异常亲切，到时候你可将诸般事情娓娓道来，公主定会听得有滋有味。”

王玄策躬身告退，然后随禄东赞入驿休息。

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和郭孝恪一同商议此战方略，阿史那社尔谦逊道：“郭都护久在西域，深知行军方略，我与契苾何力在路上商议过，此战由郭都护主持。”

郭孝恪摇头不许，坚决说道：“我读罢圣上诏令，其中写得很明确。此战由你们为主，我在后方支援。你们不用推却，我定遵从圣上旨意，力佐你们完胜此战。至于交战方略，我当尽我所知提出建议，以完备行军大计。”

郭孝恪随即介绍了眼前的态势，最后说道：“此战明为征伐龟兹，实际上为了削弱乙毗射匮可汗之势。圣上深谋远虑，事先授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以牵制乙毗射匮可汗。如此，我们进军之时无后顾之忧，你们进军之后，我带领后续人马进驻焉耆，威慑乙毗射匮可汗不敢动弹，你们即可专心对付龟兹。”

郭孝恪领会李世民的意图，知道此战自己的作用有两点：一是负责后方的粮草接济，二要带领辖下之兵以为后援，并威慑乙毗射匮可汗不敢动弹。

数日后，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带领十余万大军开始进入焉耆境内。他

们分兵五路，中军由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带领，以调度、策应其余兵马；另四路即是契苾兵、突厥兵、吐谷浑兵和吐蕃兵。他们进入焉耆境内后，即作扇形散开，悄悄向龟兹北境压去。

龟兹王诃黎布失毕此时居于都城，不知道唐军已进入己国北境。

契苾何力带领中军一部突前攻击，手下为其熟悉的契苾部精兵。这些人惯在大漠中驰骋，练就了一身来去如风的劈杀本领，他们此次矛头所指，为龟兹北部的重镇俟利城。昨夜，契苾何力引兵借着夜色潜行至离俟利城十里处的山谷里。看到天色大亮，他们猛然发动，快速向城门处奔去。

如雷的马蹄声自远而近，俟利城守军瞪大眼睛，不知道来者何人。龟兹国这些年来在西突厥的庇护下，久未有战事，警惕性相对松懈。是时，城门大开，人们来回进出。守军多在观察来骑动静，竟然忘记关闭城门防备。待他们看到来骑汹汹，显然是来进攻此城的时候，已来不及关闭城门，契苾铁骑前锋已经冲过吊桥，闯入城门之内。

另四路兵马也攻城略地，数日之间，将龟兹北境全部攻陷。

诃黎布失毕闻讯大惊，急忙召来都城及南部之兵共五万余人，北上迎战。

王玄策率领那一千二百吐蕃铁骑来到泥婆罗国。泥婆罗王看到松赞干布的手书，当日即召来一万人交给王玄策带领。王玄策不事停留，翻山越岭向天竺挺进。

要想到达天竺，须翻越眼前这座戴着雪帽的高山。吐蕃人和泥婆罗人久在高原之上，视险峻如同平地，一路上行走甚易。王玄策观见此状，心中感叹不已。自己若回国领兵来讨，不说入天竺战事如何，仅路上的高山和高原气候，中国之人就很不适应。他到了此时，愈庆幸自己借兵的主意不错。

出了泥婆罗国地面，即是中天竺的地盘。此去中天竺都城茶和罗城，仅有二百里之遥。征伐队伍到了山脚之下，稍事休息一天，即向中天竺都城冲杀过去。

正如松赞干布所说那样，队伍行经之处无人抵抗，沿途数座城池皆紧闭城门以图自保。王玄策初入天竺境内的时候还百般警惕，提防有人前来袭扰，其向天竺纵深行约百里后，终于放下心来，下令所部加快行军步伐，不用理会沿途之人。

他们这样到达茶和罗城下，就见城门禁闭。王玄策令人将城池团团围困，然后向城上喊话：“我是大唐钦使王玄策，要与阿罗那顺说话。”身边通译之人大声将王玄策之话译出。

阿罗那顺那日得了王玄策所携珍宝，不知道王玄策独身脱逃。他看着城下的王玄策，问左右道：“你们不是说大唐使者悉数被擒吗？眼前此人怎么又冒了出来？”

左右无言以对。

阿罗那顺看到王玄策仅带来万余人马，心想自己国内人数众多，眼下又有城池可凭，遂不把王玄策放在眼里，也不与王玄策对话，转身下墙回宫。

天竺城池不似中国城池那样以坚石和夯土垒墙，城外也无护城河防护，城墙相对壁薄且矮小。王玄策以军功累迁为东宫右卫率，多经历战阵，辽东一役在李道宗帐下效力，知道攻击城池之方略。他见阿罗那顺不与自己答话，知道他想以城池与自己周旋，他绕城一周，仔细观看此城模样，就定下攻城之计。

王玄策见西南角城墙相对低矮，那里垒墙之物皆为大片石，似有可攀之处。但城内人显然也觉察到此点，守军防护相对比别处要密集。王玄策决定实行“声东击西”之计，调集五千人集于该城东门处，摆出了一副强攻的态势。

这里没有趁手的抛石车和撞车等攻城之具，王玄策令人寻来长木等物，就在阵前监造云梯。造好云梯数架之后，即遣人向城上放箭，试图驱散守城之人，然后令人扛起云梯奔赴城下，准备攀上城墙。

城内守军见状，急忙从别处调来大队人马，以箭弩和石块击退攻城之人，使王玄策手下伤折不少。

但王玄策不为所动，继续遣人攻击东门。到了夜里，每隔一个时辰，即令人张起火把，大呼小叫，摆出一副攻城的模样。如此接连数日，王玄策白日里遣人攻城，夜晚时派人袭扰，使城内人忙于应付，疲惫不堪，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东门，抽调别处守兵来此防卫。

到了第三日晚上，王玄策悄悄令人将所有云梯移于城西南角处，调派五千人隐于墙外。是夜子时，王玄策又令人张起火把，在东门处鼓噪不已。城内守军见他们每晚如此，已经习以为常，仅密密监视而已，并不十分在意。

当东门开始鼓噪的时候，西南角隐藏的人开始动作。他们借着夜色悄悄将云梯搭在城墙上，人们沿着云梯和墙壁，开始攀援城墙。

数千人的行动毕竟动静太大，当他们刚刚攀援的时候，城内守军发现了他们的行动，顿时大呼小叫起来。他们一面叫喊，一面抛下石块，射出箭弩，试图压制攻城之势。

王玄策见状，大声吼道：“张火把，射箭，强攻城墙。”其身边的数名通

译也大声将命令复述数遍。

火把顿时张起，将周围照得亮如白昼，王玄策身边的千余名射箭之人对准墙顶将长箭射过去。

王玄策冲到城墙脚下，大声呼道："敌方援军短时难来，大家加力攀登，赶快占领城墙。"

数十名吐蕃人挥舞着弯刀到了云梯顶端，这些人为松赞干布征战时的精锐之兵，向来以凶悍闻名，不畏死伤。后面射箭之人看到他们已到顶端，急忙停箭不射。这些吐蕃人看到箭势已停，遂从云梯上跃上城墙，挥舞起闪亮的弯刀，兜头向守兵砍去。

城墙上混战一团，后面的吐蕃人、泥婆罗人不绝地攀到墙顶，然后加入战团。过了小半个时辰，守兵被斩杀殆尽，王玄策控制了西南角城墙。

王玄策从云梯上登上城墙，听到城内四处喊杀声渐近，知道敌方援军将至。回视左右，此时登上城墙者仅千余人，以这点儿人马与其相抗，定会困于一隅，情势非常危急。

此去西门最近，王玄策选出三百名吐蕃兵为先锋，让他们缒下城墙向西门冲去，以打开西门，招呼后续大队人马自此门进入城内。

王玄策号令剩余之人摆好阵势，抵挡敌方前来援军。他如此做，其实是想分散敌方注意力，以掩护前去攻击西门之人。

如此混战一个多时辰，前去西门之人终于歼灭城门处守军，然后打开西门。是时，后续人马已在城外等候多时，他们皆跨马亮刀，时刻准备进入。看见城门打开，他们一踢战马，扬起弯刀，大呼小叫冲入城内。

阿罗那顺闻听城破，仓皇带领后宫之人及大臣开南门后向南逃去。城中百姓看到国王逃走，也一哄而起随其南逃。这样，城中战斗渐息，是夜，共斩杀天竺守兵三千余人。

王玄策得知阿罗那顺南逃，立即派出五百名吐蕃人和二千名泥婆罗人，让他们跨上战马追击。这些驰骋高原的铁骑行在平地上，宛如一阵旋风，很快追上了溃逃的茶和罗百姓。是时，波涛汹涌的恒河横亘在面前，这些百姓眼见前有大水，后有追兵，只好选择泅水逃命。这其中，有许多不会水之人，加上一些妇孺老人，他们入水后到达深处，旋即被大水淹没，纷纷丢了性命，竟有万余人之多。

阿罗那顺毕竟逃得早，又有舟船得渡。他过了恒河，知道敌方无法过来，遂坐在地上，喘息良久，方才缓过神来。

诃黎布失毕仅带领五万余人北上迎战，可见他此时尚不知唐军有十余万人压境。为战之道在于知己知彼，诃黎布失毕如此就犯了兵家大忌，等

待他的注定为失败的命运。

龟兹兵出都城五十余里，就遇到契苾何力带领的一万余人。两军短兵相接，唐军不敌，顿时败下阵来。契苾何力且战且退，向西北方向溃逃。

诃黎布失毕看到唐军溃逃，不免得意，笑对左右道："可笑这大唐皇帝蔑视我等，仅派些异族之兵来此出征。他们为一帮乌合之众，今日到了我的地盘上，管叫他们有来无回。"他下令加快追击速度，再遣人自两边包抄，决意歼灭眼前这万余人马，为自己亲征取得首场胜利。

于是，契苾何力带领契苾人在前，龟兹兵紧蹑其后。契苾何力看到对方有包抄的企图，遂下令手下加快后退速度，避免被敌军围困。

两军且战且走，不觉已向西北行进了三十里。这里为龟兹与焉耆的接壤处，地势多低矮丘陵，其上多长草埋没，是时为冬月天气，四处显得一片枯黄。

诃黎布失毕见唐军欲往焉耆境内退却，大呼道："将士们再加一把劲儿，务必在此处全歼唐军。"

其话声未落，空中出现三团黑烟，就见漫山遍野忽然齐刷刷地冒出大量唐兵。他们兵分五路，呈扇形向自己包抄过来，正面一杆帅旗迎风猎猎，旗下正是威风凛凛的阿史那社尔。

原来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定计，此战若将全部兵力压上，诃黎布失毕定会畏势而逃，如此就不能重创其生力军。契苾何力此时毅然请战，愿率万余人前去接敌，示之以弱，将之引入唐军的伏击圈。那诃黎布失毕不明此计，乖乖地被契苾何力牵着鼻子走，一步一步进入了唐军的伏击圈。

战场态势就此发生逆转。

龟兹兵一开始还抵挡了一阵，随着唐兵越来越多，渐渐抵挡不住，只好且战且退。诃黎布失毕还算识趣，看到唐兵人数倍于自己，知道缠斗下去没有好结果；又见唐军包围圈尚未合拢，遂下令部下向缺口处猛冲。

经过一番缠斗，龟兹兵好歹突破了唐军的包围圈，然有四千余人在阵中被斩杀。诃黎布失毕让其兵抛下随军辎重，轻装逃回都城，再依城池与唐军相抗。

阿史那社尔看到龟兹兵开始溃逃，明白了诃黎布失毕的企图。这时，他已与契苾何力合兵一处，两人简短地商量了数句，阿史那社尔说道："他们欲退回都城坚守，没有如此便宜之事。可令前锋保持与敌接触，不许脱离，紧紧缠住对方，寻机歼敌。"

两人此次出征，阿史那社尔颇有大帅风度，契苾何力以其勇猛独挡前

锋，配合得非常默契。契苾何力本来诱敌来此，已经疲惫不堪，闻听此令，立刻抖擞精神，一马当先，前去追敌。

龟兹兵在前奔逃，唐兵尾随其后猛追，唐兵缠住一部分龟兹兵后，留下一部分人围歼，其他人继续穷追不舍。宽阔的大地上，两拨人趟起的尘埃形成一条黄龙，自北向南翻滚而去。这个白日里，两军先是混战一番，继而你追我赶，时辰很快地逝去，不觉夜幕渐渐张起。

契苾何力见夜色来临，前面又离龟兹都城不远，害怕黑夜中孤军深入，容易发生变数，遂下令停止追击。诃黎布失毕带领残部且战且退，早已杀得人困马乏，现在唐军不再追赶，压力顿失。他不敢驻足休息，带领残部趁着夜色向都城奔去。

契苾何力此次追赶，行程八十余里，俘获及斩杀龟兹兵一万余人，重创了龟兹的生力军。

阿罗那顺不甘心于失败，其过恒河后召集国内南部兵士，又到邻国借来数千兵马，然后率兵渡过恒河，主动找王玄策决战。

王玄策是时居于茶和罗城，闻听阿罗那顺渡过恒河，苦苦思索进击之道。

王玄策此次携来的万余兵士，经历此前战斗之后，已伤折数百人。阿罗那顺此次召来的决战之兵，约有三万余人。若按照惯常战法，须引兵前去迎击，硬碰硬地决斗一场，万一战事不利，可以退回茶和罗城进行坚守，此法相对稳妥。

然如此做有两条弊处：一者，对方毕竟人多，若与其一对一地厮杀，定会陷入互相消耗的境地，这样做显然对对方有利；二者，若退保茶和罗城，天竺人定会将此城团团围困，这样以孤城与其对抗，阿罗那顺可以从容召集后续之兵来加强攻击之力，这样，此战就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也对王玄策不利。

吐蕃人和泥婆罗人这些年来在高原上征战，练就了犀利的马术和迅猛的劈杀之法，其所长在于一个“快”字。若与对方苦苦缠斗，即是弃己所长用己所短。

王玄策决定用己所长：趁着敌方立足未稳，以旋风般的战法搅乱敌阵，然后寻机扩大战果。

他令一千名吐蕃人和二千名泥婆罗人组成一支队伍，趁着夜色悄悄出城，然后向西行去，再沿恒河东行。他自己则带领其余人马，凭城坚守，以待阿罗那顺前来攻城。

王玄策参与高丽之战，目睹了李世民围城打援的战法，此次依葫芦画瓢，意欲建立奇功。

阿罗那顺不知此计，他过了恒河整顿队伍，然后大摇大摆地向茶和罗城行去。二日后，天竺兵行到城前，可以看到城墙以及其上遍布的旗帜。

阿罗那顺匆促之间从各地召来的这些人，没有经过训练，显得驳杂和凌乱。他们到了阵前，仅听命于自己的首领，依旧自成一统。他们一窝蜂冲到城墙脚下，冲着上面摇旗呐喊。

王玄策此时在城墙之上，他注视着下面的天竺兵，表情木然，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

双方对峙约有一个多时辰，太阳此时高挂空中，将万道金辉播撒地上，与相对潮湿的空气一搅和，显得闷热无比。阿罗那顺想起王玄策前些日子攻打自己的情景，下令人们寻来大木头准备撞门，并在阵前绑扎云梯。

蓦地，从南边传来马蹄声和喊杀声，阿罗那顺惊愕地登上高地向南观察，就见那边一片黑影如旋风般地飘过来，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数千身穿玄衣之人跨马劈杀而来。

这帮人势不可挡，他们闯入天竺兵阵中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地撕开一个缺口，快速切入中部。

阿罗那顺明白了对方的来意，急忙下令组织人力前去围堵。这时候，其身后又传来喊杀声。他转身再看，就见从城墙的两侧，忽然冒出了两彪人马。他们皆身穿玄衣，手扬弯刀，驱动座下铁骑，准备与南来之人会合一处。

王玄策此时在城墙上气定神闲地观看城下的厮杀。看到城下的三彪兵马渐渐会合一处，王玄策将手一挥，两边持槌之人擂响大鼓，顿时又增强了战场上的肃杀气氛。

诃黎布失毕带领残部缩入都城，下令紧闭城门，以图固守。他知道自己不是唐军的对手，派相国那利带人星夜西去，找乙毗射匮可汗求援。

阿史那社尔从后面赶上来与契苾何力合兵一处，他们休息一夜，平明时分即拔营南进，前锋到了午后即抵达龟兹都城下。随着后续兵马渐渐到达，唐军将此城围得水泄不通。

诃黎布失毕站在城墙上，眼望越来越多的唐兵，心中的忧虑渐渐加重。他眼望西面，心想那利刚走，乙毗射匮可汗即使派援兵前来，三日内断难到达。若想凭城坚守，此城无法与焉耆都城相比，实在无险可守。他立在城墙上，呆立了一个多时辰，眼望夜色愈浓，心中打定了一个主意。

是夜云遮星月，四周漆黑一团。唐军经过数日鏖战，现在将此城团团围困，又见城中毫无动静，不免有些懈怠。他们扎营四周，仅派一些人警

戒，其他人抵足而眠，呼呼大睡起来。

诃黎布失毕知道，自己难以坚守三日，乙毗射匮可汗援军到达之前，自己就会成了唐军的俘虏。为今之计，只有轻身脱逃此城。他回宫后不通知妻子随行，悄悄集合数千名贴身侍卫，让他们到西门处等待。丑时三刻，他认为唐兵此时正在熟睡，遂令人打开城门，带领数千人一拥而出。

这下子弄得唐军措手不及，仓促之间难以组织人马围堵，遂使龟兹人从容逃出。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来到西门处，询问被擒获的数名龟兹兵，得知诃黎布失毕为领头之人，深悔未及防范，后悔不迭。

经历了这一番闹腾，东方渐白。阿史那社尔下令全军即刻埋锅造饭，让人们饱餐一顿后即开始攻城。

其实不用阿史那社尔动手，此时城中早已乱成一团。他们得知国王逃走，已无抵抗之心。再看宫中，诃黎布失毕的嫔妃得知国王不顾自己而单身脱逃，心中生出无边的哀怨及愤怒。太阳刚刚升起，此城四门轰然打开，他们不战而降了。

阿史那社尔入城后，立刻命令契苾何力带领二万铁骑，沿着诃黎布失毕逃窜的路子追击，务必将其生擒；再召郭孝恪前来，由其负责镇守龟兹都城；他自己带领其余人马向西南行去，以图收服于阗等国。

契苾何力接令，迅速在军中挑选二万名精壮之人，其中多为突厥人和契苾人。这些人长期在大漠草原生活，最善于骑射，现在深入荒原追袭敌人，为其拿手好戏。契苾何力寻来向导，并向沿途之人打听诃黎布失毕的逃窜踪迹，这样边问边走，不觉已在路上行了十日，已行走四百余里。

这日苍茫时分，契苾何力终于打听到了诃黎布失毕确切的落脚之处。此处向西北方向行走二百里，那里有一座废弃的城池，名叫拨换城。诃黎布失毕奔逃至此，一面修筑城池，一面招来龟兹人，旬日之间，竟然招来了万余人。这里离射匮可汗所居的碎叶城不远，他幻想唐军不敢深入追击此地，妄图在这里喘息一阵。

数日之后的一个早晨，诃黎布失毕还在睡梦中被人唤醒，他闻言急忙到城墙上观看。只见一夜之间，城外遍立唐军旗幡，此城又被唐军围困。诃黎布失毕大惑不解，又使劲揉了揉眼睛，只见中间旗幡之下，昂然挺立着一位英武将军，他识得此人：正是刚刚交过手的契苾何力。

诃黎布失毕观见此景，顿时大怒并迁怒左右：“人家一夜之间将我们团团围困，难道没有一点动静？你们浑然不觉，简直是一群蠢牛！”此时开骂，却忘了自己也是刚刚被人从梦中唤醒。

他就在城墙上呆立半天，有心想突出城外向碎叶城靠拢。但见唐兵轮番

跨马在四周警戒，知道他们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敢懈怠一分。果然，到了是日夜里，唐兵骑着马儿，手执火把在外巡查不已。诃黎布失毕衡量形势，知道城中召来的万余人毕竟为乌合之众，绝非城外二万铁骑的对手。于是，他彻底打消了突围的念头，转而进行全力防守。

诃黎布失毕在这里全力防守，那契苾何力却没有一点儿攻城的动作。他将营盘扎好，派出铁骑来回巡查，严防城中人逃出，不向城中射一箭，也不修造攻城之具，如此而已。

这样双方对峙了二十余日，每天日出日落，双方没有战事，显得非常平静。数日后，诃黎布失毕隐隐地有些担心，认为唐军此举欲耗尽城内粮食，使城中粮尽而自行出城投降。他当时心存侥幸，认为城中存粮尚多，可以支撑月余，此间乙毗射匮可汗不会坐视不管，定会引军来解救。谁知二十余日过去，乙毗射匮可汗的身影无影无踪，城中的存粮耗去大半。这一下子，弄得诃黎布失毕六神无主，顿时慌了神。

城外唐军依然不慌不忙，也没有一点儿攻城的意思。契苾何力围困此城后，立刻与郭孝恪联系，让其调派五千人自西州向拨换城转运粮草。这样，围城之人有后方源源不断的粮草接济，乐得在此清闲地围城。

如此又过了十余日，城中断粮数日后，终于有人忍不住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诃黎布失毕起初还派人弹压，最后难挡其势，只好长叹一声，徒手出城向契苾何力投降。

契苾何力看到诃黎布失毕那憔悴的样子，取笑道：“你知道终有投降的一日，何必要在城中苦苦坚持。你若早出来一天，亦可少遭一日罪。”

诃黎布失毕低头不语，心中懊恼不已。他到此时，不怨别人，唯怨乙毗射匮可汗袖手旁观，不来援救自己。

其实他错怪了乙毗射匮可汗。那利找到乙毗射匮可汗，果然请得了万余突厥兵，那利一开始不知道都城已失，依旧领兵向其都城扑去。

吐蕃人和泥婆罗人闻听城墙上的击鼓声，顿时抖擞精神。他们合兵一处，然后如旋风般地在天竺人丛中快速掠过。太阳底下，那些闪亮的弯刀忽起忽落，皆沾满了红艳的鲜血。过了顷刻，城门大开，从中又拥出一彪人马，马上混入战团。他们在阵中来回搅动，直杀得天昏地暗，日光无色。

是役，天竺人死者五千余人，伤者无数。阿罗那顺本想自己人多，不料己方难挡那些迅猛的铁骑冲击，很快溃败。他看到势头不好，准备脱逃，王玄策在城墙上早就发现了他的身影，下令百名吐蕃兵盯住他，伺机活捉。当天竺兵彻底溃败的时候，这百人迅速抢上高地，将其擒拿。

此后，王玄策挥兵南进，渡过恒河，俘虏中天竺国人数万名，其中有阿罗那顺群妃及王子。经此数役，王玄策大名响震天竺，城邑来降者计有

五百八十余所。

王玄策又在茶和罗城居住月余，立阿罗那顺之子为国王。他觉得此行目的已经达到，遂嘱咐阿罗那顺之子要与邻国和睦友好，不要轻易征伐。办完这些事，他俘获阿罗那顺返回长安。

王玄策离开天竺的时候，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犒军，迦没路王献五天竺地图，可谓风光无限。王玄策还访来一名方士，此人名叫那罗迩娑婆寐，自言已活二百岁，有长生之术，王玄策决意将其也带回长安。

王玄策班师回国的路上，要经过泥婆罗国和吐蕃国，王玄策见了泥婆罗王和松赞干布，自然百般感谢他们的借兵之恩。

禄东赞眨着小眼，笑对王玄策道："贵使出使诸国，到了最后竟成了一位得胜将军。你回京后，皇帝陛下定会大加封赏了。"

王玄策答道："玄策所以能擒获阿罗那顺，无非借了禄相之力。玄策回京后，定向陛下细说禄相的功劳。"王玄策所言非虚，此战若无松赞干布和禄东赞的鼎力支持，断无作为。

"罢了，你见了皇帝提提赞普之功就行，不用提我。对了，我为敬德将军和咬金将军准备了一些土物，你可替我带回。"是时，段志玄和何吉罗已逝，禄东赞早已得知消息，所以并不提及。

王玄策临行之前，专程前去拜见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依旧唐装，其颜色如旧，经历了数年生活，神色间增添了不少成熟和矜持。她看到故国之人，心中不免激动，因王玄策为东官僚属，熟知宗室之事，便殷勤探问娘家情景。

得知李道宗从征高丽，她叹道："父王身体康健如昔，我心甚喜。然战阵为凶险之地，不可轻涉。你回京后，可将此语带给父王。"

文成公主对征伐天竺不以为然，斥责王玄策道："你之本分为出使诸国，未得朝廷言语，怎可轻易动兵？唉，那日赞普提起你来借兵，我试图拦阻，谁知你已领兵出征。天竺佛国经此劫难，定然伤折不少。"

王玄策知道文成公主崇信佛法，心怀慈悲，他得胜后本来满心欢喜，经文成公主的数句斥责，其一团高兴顿时化为灰烬，吓得不敢再吭声。

文成公主说出此话，心中黯然，脸现萧索之意，也没有心情再说话。

王玄策见状，遂小心翼翼地辞了出来。

第三十一回

大唐设安西四镇

明君爱方士之术

李世民安居京城，一直关注西域战事，对王玄策借兵伐天竺一事不知一点儿音讯。这日驿传来西域战报，李世民阅后不禁流下泪来，叹道：“郭孝恪一生谨慎，怎能如此大意？以致失城丧命。”

那日契苾何力领兵去追诃黎布失毕，阿史那社尔率军南略，郭孝恪带领千余人入龟兹镇守都城。为了不扰及城内居民，郭孝恪将营盘扎于城外。他如此布置，最终为己惹来杀身之祸。

那利见到乙毗射匮可汗，请求援救龟兹。当初李世民要求割龟兹等地为聘礼时，乙毗射匮可汗心中十分不愿，因为如此一来，自己的势力就要西退千里。现在龟兹被唐军围攻，若其得手后，定会继续西进。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乙毗射匮可汗不惜与大唐翻脸，当即答应派出万余突厥铁骑归那利指挥。

那利带领这万余人马，星夜向龟兹都城奔来，其行在半路上，得知国王已弃城西走，城池已经落到唐军手中，心中不免黯然。他又听说唐军主力悉数离开，都城那里仅有郭孝恪带领千余人镇守，不由得喜色上脸，号令手下加快行军步伐，快速向龟兹都城扑去。

郭孝恪任安西都护多年，手下仅有千余名兵士轮番换防，保证了三州及焉耆的安全。他深知所以这样，并非自己的能耐，实因背后有强大的国力所恃，西突厥不敢轻易启衅。现在肆叶护可汗的势力西去，乙毗射匮可汗一直得到唐廷册封和认可，他万万不会与大唐翻脸。他没有想到乙毗射匮可汗为保有原来的地盘，竟然铤而走险。

那利行军的动静被一些龟兹人侦知，其中之人急忙找到郭孝恪示警。郭孝恪不以为然，心想唐军在此有十余万人，以前自己仅带领千余人镇守，突厥人也不敢来犯险，何况现在！他一笑了之，说道：“让他们来吧，我就在这里静候，看他能奈我何。”他认为龟兹都城已失，诃黎布失中正被契苾何力围困，那利前来，无非虚张声势罢了。

那利事先派人入都城，联络那些忠于诃黎布失毕之人，让他们在战事打响的时候，设法封闭城门，不许郭孝恪退入城中。这样，他以十倍兵力围歼唐军，胜算甚大。

这日夜半时分，那利带人悄悄接近郭孝恪的营盘。只听一阵羯鼓声响起，突厥人从四面八方跨马劈杀过来，在唐营中横冲直撞。毫无准备的郭孝恪看到突厥人杀来，深悔自己当初太大意了。火光中，他令身边人立起旗帜，吹响号角，训练有素的唐兵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闻听此号令，立刻设法到旗帜下聚齐。郭孝恪手执长剑，大吼道：“大家且战且

退，随我进入城内。”郭孝恪的意图很明白，就是先退入城内凭城坚守，再遣人去通知阿史那社尔来援，谅突厥人不敢在此久待。

唐兵抱成一团，且杀且退，慢慢到了西门城下。就见西门此时，又听一声梆子响，城楼上忽然现出人影，他们有人打着火把，有人手持箭弩对准唐兵疾射。

郭孝恪见此情状，知道城内人与那利里应外合，已将自己陷入凶险境地。这时，其手下困守城门前，上有龟兹人射箭，外有突厥人凶猛进攻，一声声哀号声表明唐兵相继中剑倒地，转眼间，有一百余人伤亡。郭孝恪看到大势不好，传令所有人向南冲杀，以图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郭孝恪将令传出，自己挥剑冲向前面。这时，一枚长箭带着响声射将过来，直直地穿透其脖颈，郭孝恪未发一声倒下地来，顿时气绝。

这场战斗持续了近两个时辰，仅有三百余名唐兵杀出重围，趁着夜色逃向南方，其他七百余人随着郭孝恪战死于刀剑之下。

那利看到郭孝恪的尸身，不敢随意糟蹋，派人将其尸身殓入棺内，然后送往西州。

逃出重围的唐兵找到阿史那社尔，向其哭诉郭孝恪身死的噩耗。阿史那社尔闻听此讯，怔怔地流下泪来，说道：“此为我之过错，不该让郭都护以单薄的兵力守城。”他说完此话，当即下令全军折头向北，要找那利复仇，并颁下严令：“此去见到敌人，不论好歹，一律斩杀，不要俘虏！”

阿史那社尔随带的铁骑迅疾掉过头来，向龟兹都城杀奔过去。阿史那社尔深怕那利得手后撤走，其午后得知消息，遂令手下马不停蹄，今晚务必将那利所率之人合围。

也是子夜时分，四面八方而来的唐兵将龟兹都城围得如铁桶也似。他们人人手持火把，将四周照得亮如白昼。阿史那社尔横刀立马，向城中喝道：“那利贼子，速速出来受降。”

那利压根儿就想不到唐军会这么快地杀过来，他忙累数日正在酣睡，被人叫醒后睡眼惺忪地爬上城墙。看到外面如林的唐兵和众多的火把，他顿时呆了，不知道如何回答阿史那社尔的话。

阿史那社尔见到那利不答腔，继续大喝道：“那利贼子，你胆大包天，竟然害了郭都护的性命。你马上开城投降，也许能饶下你半条命来，若拒不投降，只有一条死路。我知你城中存粮难支三日，你有能耐，我们就在这里耗着吧！”

那利不与阿史那社尔对话，他绕着城墙走了一圈，发现四周皆被手持火把的唐兵围定，查其人数，比自己借来的万余突厥兵要多上数倍。那利

入城之后，本想在此休整数日，再去解救诃黎布失毕，没想到阿史那社尔随影而至。他知道阿史那社尔所言非虚，城中的存粮无几，说什么也难以和唐军长耗下去。

第二日，那利紧闭城门，不与城下唐军照面。阿史那社尔自恃手下众多，粮草甚足，有持久围城的本钱，也就不想硬碰硬地攻城，以避免伤亡。他令队伍后退半里扎营，派一万人绕城警戒巡视，密切注视城内动静。为了防止他们突围，阿史那社尔命令其余人不卸铠甲，刀不离手，若有敌情可以一呼即出，严防那利逃出城外。

那利不想困守城中，打的就是突围的主意。这天日落时分，他令万余突厥人饱餐一顿，然后结束停当，静等半夜后开城突围。

子时过后，西门与北门悄悄打开，这时，就听马蹄声响，突厥人借着夜色的掩护冲门而去。他们快马冲到手持火把巡逻的唐兵面前，将刀一挥顿时杀开缺口，眼看就要冲进前方的黑暗之中。

蓦地，只听一阵如雷的鼓声响起，鼓声未歇，就见前方的唐军营盘里，先是一点二点火光燃起，继而燃烧成片，渐渐连成一线。很快，这些火光开始移动，迎面向突围的突厥兵奔来。到了近前，其前排持火把之人驻马站立，从后边拥上来一拨又一拨的持刀横枪之人，他们闯入突厥人丛中，毫无顾忌地砍杀起来。

八比一的比例，唐军处于绝对优势。转眼之间，许多突厥人成了刀枪之下的鬼魂。

这场战斗自午夜杀到平明时分方告结束，唐军趁乱抢入城内，又搜寻杀戮一番，龟兹都城复又落到唐军手里。

唐军天亮后检点战场，发现城外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战死者的尸体，其中以突厥人为多，约有七千余人。阿史那社尔下令寻找那利尸体，然遍寻不见，想是其趁乱突围而出，侥幸逃了一命。

但到了这日暮时，十余名龟兹人执一人来见阿史那社尔。所执之人衣衫褴褛，鼻青脸肿，正是逃走的那利。阿史那社尔想起郭孝恪之死，不由得怒火填膺，恨恨问道：“那利贼子，你知道有今日吗？”

那利抬头看着阿史那社尔铁青的脸庞，答道：“我为保国王，引兵来救，有什么不对？”

“你没什么不对！错就错在你不识时务，损了我朝一员大将，你万死莫赎。”

那利知道自己必死无疑，遂横下一条心讥刺道：“听说你昔为突厥人，不知你杀了数千同族人，心里有何感觉？我死不足惜，难道你心中没有一丝不安吗？”

“我为大唐之将，现奉旨来讨，又有什么不对吗？你勿复多言，左右，把此贼斩了，取其头颅以祭郭都护亡灵。”

经历此役，阿史那社尔变得持重起来，他自己坐镇龟兹都城，派出六万兵马分兵二路，南向攻取龟兹其余城池。旬日之间，又拿下龟兹最重要的四座城池。

这时，契苾何力已拿下拨换城，生擒诃黎布失毕，并派人移文送至龟兹都城。阿史那社尔阅毕大喜，派人催契苾何力速来龟兹都城，商议下步行军大计。

王玄策离开逻些向长安进发的时候，将自己此次出使的经历写成一道奏章，通过各驿传送至长安。这道奏章由李治阅毕再送至李世民手里，他观罢脸上没有喜怒之色，转对李治说道：“西域战事如火如荼，不料南疆也挑起了一场战火。王玄策鲁莽，又有松赞干布鼎力相助，此战乃成。王玄策为使者，他不得朕之旨意就跨国征战，此事是祸是福，你以为呢？”

李治答道：“儿臣以为，阿罗那顺杀我使者，夺我财物，太过无礼，正该征讨。不过此事重大，王玄策未得朝廷片纸言语，就率然发动，确实失于计较。”

“嗯，王玄策毕竟为东宫属官，由你负责训导。不过，此人能够统驭外国之兵，一举征服天竺诸国，这份儿魄力和胸襟，有可赞赏之处。”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契苾何力回到龟兹都城，与阿史那社尔商议后，派人将诃黎布失毕及其家人送至长安，请李世民发落。办完了这些事情，阿史那社尔留下一万人镇守龟兹都城，和契苾何力带领其余人马，浩浩荡荡向西开去，其矛头所指，为乙毗射匮可汗控制下的碎叶城。

大军行至热海的时候，于阗和安国派人携带驼马粮草等物前来犒军。原来龟兹一战，对西域诸国震动极大，他们纷纷观望唐军的下一步动静。现在看到唐军向碎叶城移师，锋芒直逼乙毗射匮可汗，为保自身安危，竞相前来犒军。

乙毗射匮可汗得知唐军动静，急忙派手下运粮草等物也来犒军，并与阿史那社尔相约，要求唐军停下前进脚步，自己亲自到热海之畔与阿史那社尔会面。

热海发源于碎叶川，方圆约有一百余里，其南方为一望无际的天山山脉，黛色的青山和雪帽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加之湖畔生满了郁郁葱葱的绿树，风景非常优美。乙毗射匮可汗选择这个地方与阿史那社尔会面，算是选了一个好地方。

乙毗射匮可汗随带一万铁骑为护卫，排场十足地行到热海畔，阿史那社尔见其动静不以为意，安坐帐中毫不防备。其中军帐的背后即是热海水面，微风拂来，将水面上的清凉也吹入帐中，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坐在帐内对饮，宛若消闲时刻。

闻听乙毗射匮可汗到了帐前，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缓缓起身迎出帐外并与其见礼。阿史那社尔说道："可汗派人赠物犒军，也就罢了，何必再亲身来此？末将愧不敢当。"

乙毗射匮可汗与阿史那社尔套近乎，谦虚道："且不说驸马将军为大唐之帅，若同族中人论起辈分来，我实为后辈。现在来迎，其实已迟了，望乞恕罪。"阿史那社尔为处罗可汗的儿子，乙毗射匮可汗与其相比，确实为晚辈。然东西突厥分裂以来，互不来往，各自独立发展，现在乙毗射匮可汗论起辈分，其实有些矫情了。

阿史那社尔躬身将其迎入帐中，说道："可汗雄踞西域，为一国君主，末将不敢与可汗论辈分。请，请可汗入帐。"

乙毗射匮可汗入帐坐定后，说道："驸马将军此次攻灭龟兹，取得完胜。我闻此讯，非常高兴，特送一些薄礼劳军，今日当面向将军祝贺。"

大唐此次出兵，名为征讨龟兹，矛头所指实为乙毗射匮可汗，此为各方心知肚明之事。阿史那社尔闻言并不揭破，微笑道："末将出征之前，圣上谆谆告诫我要与可汗多亲近。可汗如此做，末将只有感激涕零了。"

乙毗射匮可汗又问道："驸马将军克平龟兹之后，近又兴兵至此，意欲何为？莫非见热海风光甚好，想在此歇马一阵吗？"

阿史那社尔见乙毗射匮可汗切入正题，也就单刀直入，答道："末将出征之前，圣上让我得暇时找可汗探问一番。记得可汗曾向圣上请婚，圣上已经答应，但聘礼一事尚未落实。末将此来，正要询问此事。"

李世民曾向乙毗射匮可汗提出割龟兹等城以为聘礼。如今龟兹已平，于阗也倒向大唐，仅剩下疏勒、碎叶二城还在乙毗射匮可汗控制之下。乙毗射匮可汗衡量眼前之势，若凭借自己的力量与阿史那社尔拼斗一场，自己无论如何不是阿史那社尔的对手。他想到这里，哈哈一笑道："如此小事，何劳驸马将军亲自来问？四城之事，我心早已许了，这几日正要派人入长安向皇帝禀报。驸马将军此行若专为此事，这些城池自今日起皆移交驸马将军管辖，如此还免了我一番手脚。"

阿史那社尔想不到乙毗射匮可汗如此爽快，顿时大喜，立起身来衷心感谢道："可汗如此爽快，让末将喜出望外。"

"哈哈，你我毕竟为同族之人。皇帝差遣你来办事，我岂能为难你？"

阿史那社尔顿改容颜，唤手下速速备好酒席，要与乙毗射匮可汗大喝一

场。契苾何力见如此天大的事，不费吹灰之力已然办妥，心意甚洽，其到了酒席之上，也接连向乙毗射匮可汗敬酒。

微醺之际，乙毗射匮可汗斜睨眼睛问阿史那社尔道：“驸马将军，我们皆为突厥人，契苾何力将军也与我非常亲近。我问你，当初尊父处罗可汗在位时，东、西突厥何等强盛，怎么突然之间就衰微了呢？”

阿史那社尔一直将东突厥破灭的原因归罪到颉利可汗身上，当即答道：“西突厥衰微之原因我不明了，而东突厥之所以衰亡，皆由颉利可汗倒行逆施之缘故。”

乙毗射匮可汗摇摇头，说道：“非也。我这些日子将族人历史回味了一遍，发现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之方略，以此来妨碍突厥族统一强大之局面。像贞观之初，皇帝专心对付东突厥，对西突厥就采用友好之策略。东突厥覆亡之后，皇帝又扶持我族人，排斥肆叶护可汗。现在肆叶护可汗西走，皇帝又开始关注我了。”乙毗射匮可汗酒意上脸，说话开始无顾忌起来。

阿史那社尔不赞成乙毗射匮可汗的说法，驳斥道：“大汗如此说，失于片面。其实不论外部如何，关键在于内部。不论东、西突厥，多年来内部纷争不断，与民众间缺乏融合，成为一盘散沙。再观中国，其以儒家学说维系天下，突厥人如何能与其相比？自贞观以来，圣上对四境绥之以德，没有华夷之分，遂使天下相处融洽，万众归心，由此可见区别。”

“哈哈，你为当朝驸马，又是皇帝信任的手绾兵权的大将军，当然可以这样说。绥之以德？此的确为皇帝的高明之处。然此法可以盛于一时，若时间久了，亦为虚言。”

“大汗为何如此以为？”

“自古以来，能够以德治理天下吗？皇帝现在被尊为‘天可汗’，使四夷宾服，其靠的是‘德’吗？非也！其若无大唐国势可恃，难有作为。我今日答应将四城以为聘礼，驸马将军，说句直白的话，若非你领兵来此，我能爽快答应吗？”

突厥人言语率直，说话不爱弯弯绕，乙毗射匮可汗说出此等言语，阿史那社尔不以为忤，随声附和道：“大汗所言极是。然末将以为，圣上若执意取此四城，派我等直接来取即可，为何还要和大汗好好商议呢？圣上其实不想以武力迫人。”

“不以武力迫人？皇帝这样做，其实不必。我若有大唐如今的国势，断不会这样做。”

“大汗若有大唐国势，将如何来做呢？”

“我若有大唐国势，定会集起百万铁骑，征服诸国，使我突厥族人名扬天

下，成为天下霸主。绥之以德？我断不会行此软弱之策。驸马将军，放眼天下，唯以势取人，‘德’又是何物？能以之征服天下吗？”乙毗射匮可汗说到这里，猛然发现自己有些失态，遂自嘲道：“瞧我，今日多喝了点酒，竟然说出许多狂妄之语。驸马将军、契苾何力将军，我今日将你们看成亲近之人，方说出这些放肆之语，请你们回京之后，千万不要向皇帝转述此话。”

阿史那社尔点头答应，说道：“酒后之语，如何当真？请大汗放心，我们今日谈论之事，仅限于在此帐中。今日过后，全当一风吹了。”他毕竟为突厥人，秉承了率直坦然的性格，今日见乙毗射匮可汗直抒胸臆，心内感激，自然答应为其保密。

中国自从有儒、道家学说出现，养成自成一统、深刻自敛的心性，对外族不事侵略。汉朝之时，因匈奴屡次侵扰，又因势出现了汉武帝这样一个人物，方有开拓疆土之举。相比之下，游牧部落居无定所，无牵无挂，又无儒家思想羁绊，有着势强之后征服天下的野性。乙毗射匮可汗今日酒后所言，其实说出了中国与游牧部落的区别所在。

契苾何力坐在一侧默默无语，心想乙毗射匮可汗即位之后，大肆扩张军力，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又不惜与大唐翻脸，其今日所言实为其心声。看来其实为一厉害角色，今后不可不防。

不过契苾何力所思实为多虑，乙毗射匮可汗势力十分有限，其乖乖地将碎叶等四城让给大唐，表明他难阻大唐之势力西渐。自今以后，乙毗射匮可汗的足迹仅能在碎叶城之西活动。后来，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率领部下蚕食乙毗射匮可汗的地盘，使其势力大减，数年之后，乙毗射匮可汗郁郁而终，雄极一时的西突厥从此归于衰微，其满腔的雄心也随之归入地府。

阿史那社尔办完了这些事，让契苾何力带领五十骑前往于阗国都城，劝说于阗国王伏阇信随同返回长安。他又在热海之畔觅来良工巧匠，刻石纪功，将石碑立在中军帐前。

此战俘获龟兹国王诃黎布失毕，又将于阗国王伏阇信劝说入京，乙毗射匮可汗答应割让碎叶四镇以为聘礼，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出征的目的。阿史那社尔率领部下离开热海开始班师，其离开前夜，将此战绩写成一道奏章，派快马送往长安。

李世民这两日遇到了尴尬之事。

阿史那社尔知道李世民爱色的喜好，其攻下龟兹都城后，让人在城内挑选了数名美貌处女，随同奏章一同送往长安。

李世民阅读奏章的时候，忍不住向台下的数名美貌少女多打量了几眼。只见她们体态婀娜，肤白如雪，一双碧蓝的眸子如海水一样，让其心弦颤抖了一回。身边的太监明白皇帝的心意，乖觉地将这几名女子领入新

建的迎春宫里居住，让宫女为其沐浴，以待晚上皇帝来此临幸。

入夜，李世民乘步舆进入宫内，先到那名最高挑的少女房中临幸。

众宫女妙手回春，将此名女子沐浴一番，为她换上轻薄的睡衣，将其放在绣榻上。李世民入室的时候，此名女子想是因为路途的劳累，竟然沉沉睡去。只见一抹灯光，照在此女的身上，她把绣衾儿推在一旁，小红抹胸儿脱去了带儿，开着怀，露出高耸、白净净的两只处女的乳峰，下面围着葱绿色的裳儿，露出一弯尖瘦洁白的小脚儿来。看到这样的美人睡态，让久经色场的李世民动起心来。他示意身后的宫女为他除去衣衫，然后挥手令她们出室，自己一步跨到榻上。

那名美女已被惊醒，大睁着双眼，其中流露出惊慌的神色，看到自己如此暴露，急忙扯过绣衾儿盖在身上。李世民伸手扯过绣衾儿，轻轻抱起此女，小声说道："小美人儿，把衣服除下。"

美女明白自己此行的使命，今日又见过李世民，知道抱着自己的男人正是当今皇帝，遂依言除去抹胸和裳儿，将整个洁白的身躯展现在李世民面前。

然不知是处女的恐惧或羞涩不能很好地配合，还是李世民太过性急，他折腾了良久，毕竟不能成事。他又换了一名美女，依旧不行，最后只好拂袖而去。他非常想撒火，又把徐惠召来侍寝，但不管怎么折腾，难成好事。

李世民将一股怒火撒在那几名龟兹女身上，令将她们逐出宫外，任意配人。即使这样，其心中的一窝火也难以泄出。他一生纵欲鏖战，何等畅快，哪有如此窝囊的时候。这几日，因为不能纵欲，见了臣下，脸色非常难看。及至见到了阿史那社尔的奏章，脸色方才有一些和缓。

李世□此时将辽东之事交付张俭、程名振主持，已奉旨返回京城主持兵部之事。他看到李世民阅罢阿史那社尔的奏章，奏道："陛下，西域一战，乙毗射匮可汗主动割四城以为聘礼，西域之事从此定矣。"

马周也在旁奏道："陛下自从武德元年征讨薛仁杲开始，一直关注西域之事，其间克平吐谷浑、高昌、焉耆，至今已三十年矣。现在葱岭以东，皆为唐土。臣以为，我朝取得如此成就，未曾倾尽国力浴血奋战，皆是陛下深思熟虑而来。"

李世民微微颔首，说道："中国因地势原因，多年饱受西戎北狄之患。现在北狄已平，西戎授首，边境之事从此清晏。马卿所言，甚称吾心。汉武帝为除边患，不惜将国库多年的积蓄挥霍一空，又有多少男儿洒血疆场。朕定北境，仅派李靖率奇兵进击，不过二十万人，其后征吐谷浑、高昌、焉耆，乃至此次龟兹之战，人数也不过此数。以极小的代价取得如此大的功业，古今未之有也。汉武帝若地下有知，会不会因此汗颜呢？"李世民取得西域大捷，毕竟喜悦，又听臣下恭维，不免大吹大擂起

来。

马周又奏道："陛下所言极是。以极小代价取得如此之大功业，古今未之有也。秦皇汉武以武力夸示天下，终不明白使四夷畏威怀德，其功效倍之的道理。"

中国的西魏时期，起初作为柔然部铁奴的突厥部落，在当时的首领土门的统治下，逐渐强大起来。其先与西魏联手，摆脱了柔然的管辖并取而代之。此后，突厥部东逐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又西破□哒，降服西域诸国。到了隋朝初年，突厥之地包括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其地域比隋朝还大。当是时，突厥汗国实为世界第一帝国。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其内部纷争不断，最终分成东、西突厥，其与唐朝对阵的过程中，最终被李世民各个击破，由此覆灭。

李世民自任秦王开始，始终将东、西突厥视为大唐的最大威胁，并以此为中心考虑四夷之事。现在回头来看，李世民致力于安静治国，不愿意拿出大量人力、物力与突厥硬碰，而是由其内乱，关键之时出奇兵一举定之。这种做法实在高明，群臣的赞扬其实不虚。

李世民又想起郭孝恪之死，惋惜道："孝恪为安西都护多年，一向谨慎，不料此次大意一次，竟然身亡。西域取得如此好的局面，与孝恪多年的经营分不开，他今亡去，实在太可惜了。"他说到这里，心想安西都护一职的人选，还要大费踌躇呢。

郭孝恪整兵有道，屯田有方，能够应对西域错综复杂的局面。其被杀身亡，实为大唐的莫大损失。

李世□奏道："陛下，如今乙毗射匮可汗将碎叶、龟兹、疏勒、于阗四镇交予我朝，则我朝西域之地盘扩大了数倍。此四镇是作为正州管辖，还是作为羁縻府州管辖？请陛下示意。"

李世民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侯君集当初攻下高昌之时，朕决意将高昌改为西州，纳入正州管辖范围。魏徵那时坚决反对，认为在这里设置正州既难戍守又耗钱粮，力主立麴文泰之子为高昌国王，以为我朝藩翰。对了，记得那时遂良也上疏持同议，遂良，是不是这样？"

褚遂良当时上疏写道："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领悉还本土，长为藩翰。"李世民阅毕将其置之一边，并不理会。褚遂良现在忆起旧事，躬身答道："臣当时以为，若想安静治国，不宜在边荒之地耗去太多精力与钱粮，因有此思。"

李世民道："你们的心思，朕岂能不知？然西域自汉代以来皆为中国领土，朕若不在西域设置伊、西、庭三州以为据点，如何来扩大西域疆土？没有当初此举，就难以形成今日之局面。派出千余人戍守，再耗费一些钱粮与此相比，实在所得为大。现在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归了

我国，遂良，朕决意采用你与魏徵当初之议：不设正州，设立羁縻府州即可。”

碎叶四镇与西、伊、庭三州相比，其疆域要大上数倍，人口混杂。若将此四镇设为正州，大唐要派来许多官吏，戍卒最少也需数万，如此要耗费大唐的许多精力和钱粮。

褚遂良赞道：“陛下此举使西域既安，又不危及国内安静，实为庶民之福。记得前时陛下曾授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将此四镇纳入瑶池都督府统辖之下，是否妥当？”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不可。可将碎叶四镇纳入安西都护府无涉。世□兄，你认为阿史那贺鲁此人如何？”

李世□答道：“臣以为，阿史那贺鲁当初归降大唐，迫于大势而已。陛下授其为瑶池都督，主要目的是让其牵制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人性好反复，其势强之后，容易萌生反心。像乙毗射匮可汗即为例证，其弱小之时我朝给予许多关爱，终于将肆叶护可汗逐向西去，现在势强之后不听招呼，全忘了我朝的好处。”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世□兄所言有理，看来东突厥人和西突厥人还是有区别的。不说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等人为我朝赤胆忠心之人，像那李思摩、突利可汗等人，也一样对朕忠心。阿史那贺鲁现任瑶池都督，难保其私下与肆叶护可汗联络，我们不可不防。”

碎叶、于阗、龟兹、疏勒四镇从此归于安西都护府统辖之下，即是著名的“安西四镇”。李世民还下令将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自西州移往龟兹都城，使安西都护府的统辖重心西移。此后中国西部疆域虽有进退，大致固定在此范围。

王玄策带领阿罗那顺等人辗转回到京城，李世民从高延寿那里得知他们返京的消息，同意让他们入太极殿西暖阁觐见自己。

阿罗那顺遭遇一路上的颠簸，王玄策又不少奚落他，其境况可想而知。他现在怯怯地进入殿内，呆立在王玄策身后，只见他胡子拉碴，脸色黑焦，一副狼狈相。他木然地随着高延寿、王玄策向李世民叩拜，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大唐皇帝如何打发自己。

李世民面色慈祥，唤他们平身，然后对阿罗那顺道：“你就是小天竺王阿罗那顺了？”

通译将话翻出，阿罗那顺躬身答道：“回陛下话，正是罪人。”

“罢了，不用自称罪人，你至多不懂礼而已。戒日王在时，与朕互通讯息，互致友好，通使不绝。大唐心慕天竺佛国，玄奘法师入贵国求佛，实为两国的一段佳话。你不该贪慕小财，使两国交恶，此为你不智。”

阿罗那顺默默不敢言声。

“朕问你，今后是想回国，还是想留在长安？”李世民看到阿罗那顺唯唯诺诺的样儿，心中有些生厌，不想与他多说。

阿罗那顺听说可以回国，眼中顿时燃起了热切的光芒，急忙答道：“陛下，罪人愿意回国。”

王玄策插话道：“你怎么能够回国呢？中天竺因你有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们恨你入骨，你若回国，他们定会将你擒杀。何况，他们又有新君即位，能容你在国中立身吗？”

李世民斥责王玄策道：“朕与他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留与不留，自有他自己做主，何用强求？”

王玄策顿时吓得不敢吭声。

阿罗那顺听了王玄策的话，左思右想，觉得王玄策所言确有道理，自己若回国断没有好结果。他沉默半天，方才期期艾艾道：“陛下，王将军所言确实是为罪人好。罪人想好了，罪人从此就留在京中罢了。”

李世民转向高延寿道：“如此，就授阿罗那顺为右武卫大将军，在京中拨给其宅以为居住吧。高卿，此事由你来办。”

高延寿躬身领旨，阿罗那顺闻言也急忙谢恩。

“你们先退下去吧，王玄策留下。”

高延寿带领阿罗那顺退出殿外，殿内仅剩下李世民、李治父子和王玄策。

李治想起父皇那日的言语，微微侧目，见父皇坐在那里毫无动静，遂面向王玄策道：“王玄策，我代圣上问话，你须认真回答。”

王玄策自离开天竺开始，一路上意气风发，总觉得自己立下了天大的功劳，回京后皇帝定有奖掖。行至逻些时，遭到文成公主的斥责，也不以为意，依旧一团高兴。今日入金殿面圣，未听皇帝一句赞扬，现在又将自己单独留下，观场面气氛有些压抑，他隐隐觉得不妙，遂躬身答道：“臣恭听圣训。”

“你所上奏章中，言说阿罗那顺不礼来使，劫夺财物，果然如此吗？是否因你倨傲激起此变？”

“此事千真万确。臣同行三十余人，有五人身死天竺，其余人被阿罗那顺俘虏，又被臣解救，此次一同回国，其中详情，太子一问便知。”

“嗯，大国之使不可倨傲无礼，且你为东官僚属，更不敢跋扈。”

“臣明白，臣出使之时，始终记着自己代表国家之颜面，不敢胡作非为。”

“可你为何不向朝廷禀报，就擅自向吐蕃借兵，由此兴起一场战事呢？古语有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非为出征的将军，仅为一国钦使，谁给了你如此权力呢？”李治说到这里，脸色变得非常严肃起来。

李世民这时候也沉声说道：“王玄策，你当时激于一时之愤找吐蕃借兵，按说是在情理之中。然国与国之间不可妄动刀兵，须万般持重。中国与天竺相隔甚远，双方没有领土之争，只要殷勤通好也就罢了。阿罗那顺无礼，他终究也会明白这个道理。你却不事禀报，自行借兵，酿成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事。你手下之兵固然是吐蕃人和泥婆罗人，然那些伤残的天竺人定会将所有罪愆怪罪到我朝头上，由此酿成更深的仇恨。阿罗那顺现在居住京中，可那千千万万的天竺人呢？他们会将你王玄策看成为救星吗？且天竺为佛国，讲究慈悲之心，你行杀戮之事，与其旨相违，其实更伤我朝之威仪。”

李世民和李治的一番训斥，早将王玄策心中的欢喜化成一团惶恐和懊丧。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叩首道：“臣一时糊涂，未虑及其他，所以酿成一场祸事。臣现在知罪了，请圣上和太子重重责罚。”

李治看了一眼李世民，见他坐在那里毫无表示，遂说道：“罢了，你起来吧。圣上说了，你虽征战过程中未有闪失，终将阿罗那顺擒获，威震天竺诸国，还算有些功劳。如此将功抵过，对你不奖不罚，依旧在东宫办事吧。”

李世民微微点头，看得出来，他很赞赏李治如此说话。

王玄策闻言，再叩首道：“臣不知轻重，惹出祸端，敬谢圣上、太子不杀之恩。臣以为不奖不罚，待臣实在宽大一些，恳请再降级处罚。”

李世民这时看到王玄策比较有趣，失声笑道：“罢了，还降什么级？你借兵征讨天竺，天下庶民百姓皆以为我朝又出了一名大英雄，对你有许多赞誉，朕若再处罚你，他们会认为朕为一名不识人的昏君了。起来吧，就依太子之言，依旧回东宫好好办事吧。”

王玄策急忙再谢恩。

李世民又问道：“你在逻些之时，可曾拜见公主？”

“臣返京之时，曾去拜见公主。臣不敢瞒陛下，公主对臣借兵伐天竺一事，很不以为然，并狠狠斥责了臣一番。”

“嗯，文成毕竟为识大节之人。”李世民说到这里，脑海中浮现出文成公主离京前觐见自己的情景，遂叹道：“算来她入吐蕃，至今已六七年矣，她为何不回京省亲一次呢？王玄策，文成在逻些过得好吗？”

“臣在逻些之时，感受到吐蕃臣民对公主极度爱戴，赞普也非常宠爱公主，公主在吐蕃的地位实在尊崇无比。”

“嗯，这松赞干布确实尽了力。你去找他借兵，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大概他事先未与文成商量吧？文成这种态度，松赞干布肯定有所顾虑，也不会那么爽快借兵与你了。王玄策，你能顺利借兵，多亏文成事先不知道，实在透出侥幸。”

王玄策见场面气氛有所缓和，奏道：“圣上、太子，臣在天竺之时，得遇一名异人。此人养生有术，自言已活二百余岁。臣将之召到面前，见他鹤发童颜，果然奇异。细问其故，原来此人善炼丹药，服食后颇有功效。臣当时心想，此次归国无以为献，若能觅来长生之术献给陛下，可谓微功一件。臣当时大胆，就自作主张将此人带回国内。”

李世民听言后未有表示，李治闻言后心中大喜。原来李世民自辽东之战后，身体每况愈下，经御医百般调治后起色不大。这日王远知之徒刘道合入京，向李世民献上自己所炼的丹药，言说其药有延年益寿之功。李世民当初在洛阳围攻王世充之时，曾与房玄龄一起便装探访住在麻屯的道士王远知。这王远知确实识人，其一见李世民之面立刻猜出他是秦王，并赠给李世民一句话：“秦王方做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李世民认为天命所归，努力经营皇位，终于在玄武门之变中一举成功。其即位后，念起王远知的好处，邀请他入京设观居住。王远知却不同意入京，要求入山隐居，李世民遂其意为其建立道观，并为其度道士一百人。后来王远知年老身死，其弟子刘道合继为观主，李世民瞧在王远知的面子上，时常接见他。现在刘道合奉上丹药，李世民满怀疑惑，问道：“此丹以何物炼制，果然有用吗？”

李世民以前对方术炼丹之事持否定态度，多次讥笑秦始皇祈求神仙以图长生的荒唐，曾说过：“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贞观十一年，其下诏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其对人之生死有正确的认识，压根儿就不相信人能万寿无疆。

刘道合取出一瓷坛，真诚地说道：“贫道听说陛下龙体不适，特取钟乳、云母诸物，合成此丹，名为九转丹。此丹能够通气生骨、健胃养脾，久服之能够延年益寿。陛下可请太医署让人试用，若果然有效再请陛下服用。”

李世民近来被病所困，有了“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他与刘道合相识多年，知道他不敢蒙骗自己，遂对李治说道：“如此，治儿，你可将九转丹交给太医署，让其找人试用。若果然有效，朕再试用不迟。”

道士炼丹之初衷为求长生，多取世上珍奇之物以为原料。由于药性不

一，且炼制方法因人而异，所以炼出之丹多半毒性甚大，人服之轻者伤残，重者身亡。然也有极少数丹药，由于选药正确，炼制得法，确有养生之功。后世的一些中药，因炼丹而成，即为例证。刘道合所献九转丹，其主要成分为钟乳，本身就有通气生胃的功能。太医署让人对症试用后，觉得有效果，遂请李世民服用。李世民的病根儿因在辽东之时饮食不那么如意，路上又感风寒，所以引起消化不良。其服用后，症状大为减轻，就对李治道："治儿，看来我以前对丹药有偏见，丹药并非一无是处。我服用了刘道士的九转丹之后，感到还是挺有好处的。"

李治大喜，遂将刘道合召来，问他还有什么好丹药。刘道合说道："贫道得师父秘方，其中一味药需用天台山灵草。因此物难觅，此药一直不能合成。师父曾说道，若能合成此丹药，人服用后定能长生。"

李治急忙道："如此，我让台州刺史派人入天台山寻来灵草，以此入药。"

刘道合摇摇头，说道："此物可遇不可求，且凡人难识此物。"

李治默然片刻，断然道："这样吧，我让吏部授你为台州刺史，你在台州可以调集全州百姓入山寻药。若此丹早成，将其进呈父皇面前，即为你大功一件。"

让方士成为地方大员，且让其寻药炼丹，此举非常荒唐。然李世民得知李治此举，大赞李治仁孝，其心中也想让刘道合早日炼丹成功，他此时的心境与其贞观初年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李治现在又听说此名天竺方士能活二百余岁，且有炼丹之术，急忙向李世民说道："父皇，人活七十古来稀，此人能活二百余岁，定有非常之能。儿臣听说天竺向有炼药之能，王玄策能访来此人且将他带回京，实为奇功一件，就让此人入殿觐见如何？"

李世民点头答应。

那罗迩娑婆寐获准觐见，在太监带领下进入西暖阁。李世民和李治见此人鹤发童颜，仙风飘飘，心中大起好感。

人生世上，何人能活二百余岁而不死呢？这分明是骗人的鬼话，谁知李世民、李治和王玄策深信不疑。李世民因近年多病，感到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心中对死亡产生了无限恐惧之意，所以希冀长生，转对丹药方术变换了态度；李治小心侍候李世民，其年轻没有多少见识，得知有什么延年益寿之术立刻进呈父皇；王玄策则是一片奉迎之心，所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李治问道："你果真已活二百余岁吗？"

那罗迩娑婆寐听通译翻成梵语，急忙眨动着小眼，躬身答道："小人今年

二百零三岁，不敢虚言。”

“你以何法得以长生呢？”

“小人身有秘术，能炼丹药，每三年吞食一次，所以能够长寿。”

“你可身带此药？”

“此药炼制太难，须采来奇药异石，再以一年时间闭门炼制，方能成药。”

李治得知他身边没有成药，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对李世民道：“父皇，儿臣想让太医署派员佐此人由他在京炼丹药。”

李世民点头答应，说道：“可在金飙门内为他设立造药之场，由民部尚书崔敦礼主持，发使天下，采办奇药异石，由其炼造延年之药。”李世民如此急切，显示他已经相信了这名天竺人之能。

那罗迩娑婆寐见大唐皇帝如此礼敬自己，不由得喜色上脸，遂又躬身说道：“小人离国之时，曾将炼好的日常药携来一些，人若服用后很有功效。陛下若不弃，可以尝试服用。”

李治比较持重，将那罗迩娑婆寐所贡丹药交给太医署，让他们找人试用。二日后，太医令遵旨觐见李世民，禀报丹药的功效。

“陛下，臣派人试用此药后，身体未有异状，唯体内燥热，能提高房中之术数倍。”

“如此说，此为春药了。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吗？”

“因试用时间太短，此功效难以看出。”太医令老老实实答道。

“嗯，只要此药对身体无害，定有延年益寿之功效。也罢，你将此药留下，下去吧。”

到了晚间，李世民将药服下，半个时辰后，腹内顿时热腾腾地升起一团热流，腰下之处也坚硬而起。是夕，李世民御一女后难畅其意，又召来一女侍寝。其酣畅淋漓，将多日的郁闷和恼火一泻而出。

想是因为王玄策引来天竺方士和献来丹药的缘故，李世民对王玄策大起好感。后数日，李世民让李治拟诏，授王玄策为朝散大夫，最终升了王玄策的官职。

第三十二回

后宫多少喜悲事

老臣纷纷凋零逝

那罗迩娑婆寐所献丹药其实为春药，李世民每隔三日服食一次，其性欲恢复到壮年时状态，于是夜夜春宵，喜乐无穷。这一日，他想起那数名放出宫外的龟兹美女，因未尝其趣不禁生出悔意，遂传旨尚在西域驻扎的阿史那社尔，让他在那里挑选西域美女，尽快送入宫来。

阿史那社尔接旨后不敢怠慢，组织人力遍访未破瓜的美女，准备挑选后速送京城。

李世民此时在宫中也没有闲着，他让人将后宫中未曾临幸过的佳丽引到自己面前，挑选其中可意者备用。李世民现在偏爱那些有着稚嫩面庞和轻盈身材的美女侍寝，许是因为年龄渐长的缘故，李世民拥着这些稚嫩胴体的时候，心中有一种占有的满足，且仿佛在花朵儿妙龄少女的浸润下，自己也焕发出青春。

诸般美女的滋味，自古以来唯有皇帝可以自由品尝。李世民刚即皇帝位时，将李渊留下的宫人裁撤数千，此后又逐年入宫了许多新人，到贞观末年时，其后宫之人已达三万余人。如此多的宫人，李世民纵然夜夜贪欢，受雨露滋润之人毕竟为少数。

那深宫之人，绝大多数要长期忍受着寂寞，像曾被李世民临幸过的武媚娘，一直未得李世民再度宠爱，因有册封在身也难以出宫。到了这年，因一则民间传言，险遭噩运。

是年初，太白金星屡屡在白日出现。司天台（又名太史局）依此占了一卦，其卦云："女主昌。"是时，民间盛行一本《秘记》，其中有言"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史令李淳风将这些异兆禀报给李世民，早年不信异兆之事的李世民，此时心态亦有变化，从此有了心事。一日，李世民与群臣宴饮时行酒令，让人皆言小名。玄武门之变中的功臣李君羡此时任左武卫将军，封爵为武连县公，行令到其前，其自言小名为"五娘"，众皆大笑，李世民也笑道："你赳赳武夫，怎么有一个女人的名字？"晚间就寝时，李世民忽然又忆起了这件事，因思李君羡封邑中有"武"字，小名又为女子之名，就将所占之卦及《秘记》所言与其联系在一起，认为其预言正应在李君羡的头上。

李世民决定斩草除根。

一月后，监察御史奏李君羡与妖人交通，图谋不轨。李世民接报后准奏，诏有司将李君羡斩首，籍没全家。

办完了这件事，李世民以为已绝其患，然还不放心，又将李淳风召入宫内秘密问询，问道："《秘记》所云，似应在李君羡身上。朕现已将其斩首，则此预言可破吗？"

李淳风对李世民的作为不以为然，委婉说道：“记得隋炀帝之时，民间传言李姓将据有天下。炀帝妄杀数人，终不能止，最终还是高祖夺得天下。”

“依卿所言，《秘记》中语可以信之吗？”

李淳风叹道：“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且为陛下亲属。自今开始不过三十年，此人当王天下，杀陛下子孙殆尽，其兆如今已成矣。”

李世民断然道：“其兆既成，朕将疑似者皆杀之，以绝其患。卿以为何如？”

贞观年间，李淳风、袁天罡以秘技驰名天下，二人实有真才实学，所以被天下人推重。是时，袁天罡已逝，李淳风因明天文推演，知星辰测算被人奉为圭臬，李世民也对其言听计从。

李淳风抬头向天，默默沉思顷刻，然后答道：“陛下，天之所命，不能违也。此人不死，徒然多杀无辜。臣默察天文，此后三十余年时，此人年龄已老，也许颇有慈善心肠，为祸尚浅。陛下若将疑似者杀尽，此人正好在此内，上天再降生年轻者替此人，臣恐怕陛下子孙，从此再无遗类。”李淳风的意思很明白，大唐皇帝遭此祸端为天命所归，人力不可逆转。若强行将此人斩杀，弄不好天降他人，大唐皇族遭受的荼毒也许更深。

李世民非常信服李淳风之言，他默然片刻，然后说道：“李卿如此说，朕从此再不问此事。”

若李世民掘地三尺，定要将武氏之女找寻出来，武媚娘是时还在后宫，定然被轻易查出，如此就搭上一条命。

其实李淳风所说之话句句指向武媚娘，她后来因为机缘被李治宠爱，渐成后宫之主。李治逝后，她总揽朝政，后来干脆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大周，即为则天女皇帝。武则天为了推行革命，大肆斩杀李唐宗室子弟，到了其晚年，又想将自己的皇位传给武氏娘家。这时，有大臣问她，儿子与侄子孰亲？她方才开悟，恢复大唐的国号，传位与儿子。其经历与李淳风所言丝丝入扣，后人考证此事认为是虚言假托。然不管正史及野史记载，李君羡之死确实冤枉，完全是李世民疑心所致，则李淳风的预言不虚。

李淳风和袁天罡在贞观之时就被世人尊为神人，其预言及相人无不中。唐代以后，世上流传一本名为《推背图》的奇书，据说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

袁天罡在世之时，一日曾为马周相面，他观罢说道：“马君伏犀贯脑，背若有负，贵验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马君面泽赤而耳无根，

后骨不隆，寿不长也。”

袁天罡说马周的际遇之奇与官职日隆，后来一一应验；说其寿不长久，也不幸而言中。马周到了贞观二十二年，是时四十八岁，久病之后，于此年春天逝去。

马周得病之后，李世民认为他积劳成疾，需善加调养，遂让阎立德选择气候宜人且风景优美之地为其建造休闲之所；并让太医署派人日日问视，精心调药；又嘱皇太子李治代自己入府探视。

虽有李世民父子的百般关心，御医们进行多方调治，然马周沉疴积久，难有起色，其病情一日重于一日。到了其病逝前几日，马周知道大限将至，遂在病榻上挣扎起身，唤人将自己入仕以来的所有奏章取至榻前，然后亲眼看着这些奏章在一只大铜盆里焚毁。家人不解，惊问其故。

盆内火光熊熊，照亮了马周那张枯瘦的脸以及无神的眸子。他默默无语，一直看着最后一道奏章在盆中燃尽，方才颓然躺下身来。其喘息一阵，方才说道：“我这一生富贵，皆为圣上赐予。我唯有生前尽心竭节为圣上效力，这些奏章皆是因事而上，今我将死，留下此物再无用处，不如焚尽干净。”

家人流着泪，说这些奏章词正理直，可以让后人瞻仰。

马周叹口气道：“正因这些奏章词正理直，其中多谏圣上之失，我才不愿意将这些奏章传之后世。管仲、晏子贤名传之后世，其事迹多暴露君王之过而显己能，我不为也。”

贞观十五年之后，马周的地位日渐显赫，实为朝中重臣。像其主持政事堂一事，与温彦博相比，其往往一锤定音，分量颇重。其所上奏章无数，多切合时政，指出利弊。马周现在焚其奏章，表明自己的一生为李世民尽力，绝不留身后之名。后来贞观名臣流传后世的事迹甚多，唯马周的事迹流传甚少，与此举大有干系。

后来马周逝后，李世民闻听马周此举，大为感动，流泪说道：“马周想事过于偏颇了，朕一生纳谏无数，岂畏露己之短？他仅想一心辅佐我，难道忘了还有太子及其后人吗？可惜，这些奏章未留底稿，世人再难见到了。”马周逝去，李世民赠其为幽州都督、高唐县公，让其陪葬昭陵。

贞观二十二年注定是让李世民悲伤的年份，自马周逝后，高士廉、萧瑀也先后辞世。这二位老臣皆与李世民沾亲带故，在李世民谋取皇位的过程中出力不小，又同辅朝政，成就盛世之业，李世民对他们的感情自然不同一般。

比较而言，李世民对高士廉的感情更加深厚一些。萧瑀性格执拗，且多偏见，后来为李世民所不喜。像他曾向李世民告状道：“玄龄辈朋党盗权，若胶固然，只不过未反罢了。”李世民对房玄龄何等信任，又知房玄

龄小心翼翼不敢有一点过分的地方，遂斥道：“知臣莫如君。朕虽不明，也知道玄龄绝对不会反。”萧瑀见李世民不理他的茬儿，认为其偏听偏信；而李世民见萧瑀如此固执，且屡与自己争论，纯粹没事找事，对其非常恼火。萧瑀逝后，李世民赠其为司空、荆州都督，让其陪葬昭陵，给予其无尽的哀荣。然在谥号一事上，李世民坚持自己的主张。当时太常寺拟谥号为肃，李世民认为不准确，没有表达出其性格全貌，遂改其谥号为贞褊，既赞扬其“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坚贞性格，又表其性格褊狭之意。萧瑀此时长眠地下，无法再与李世民争论，只好任由李世民评判自己，其若地下有知，少不了又要怒发冲冠一番。

高士廉辞世时，李世民闻讯，少不了痛哭流涕，并要亲往送葬。房玄龄此时也有病在身，他撑着病体入宫谏道：“陛下如今服食丹药，不宜临丧。”按照道家规矩，人服食丹药后，不宜近丧，否则相冲，与人不利。

李世民不听谏言，说道：“我与他有旧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岂能不送他一程？我知你身体不好，不用临丧，不要再劝我。”

房玄龄流泪道：“皇太子已代陛下临丧，望陛下善视龙体，不可临丧。”

李世民不听，当即带领数百骑出宫，前往高士廉的宅第。

长孙无忌作为高士廉的亲外甥，一直在高士廉宅中守灵。这日为出丧之时，长孙无忌正在那里主持起灵事宜，这时飞骑过来，告知皇帝已出宫门，欲来临丧。长孙无忌闻言大惊，急忙扯下丧袍，飞身上马，向前疾奔。他驰骋一会儿，就望见李世民的车仗辘辘而来。他到了其前滚鞍下马，跪在道中，大声喊道：“陛下不可再前行了。”

李世民在车内探出头来，看到长孙无忌拦在车前，知道其来意，将手指向房玄龄，说道：“无忌，你想说的话，玄龄刚才已经说过。你勿复拦阻，赶快让开路，我们一同前去，不要耽搁了时辰。”

长孙无忌叩首道：“陛下，舅舅临终之时，臣一直侍候在榻前。舅舅弥留之际，独对臣说道：‘无忌，我死之后，圣上定要前来临丧，届时你一定要将我的遗言告诉圣上。’”

“什么遗言？”

“舅舅说：‘陛下身体不好，近来又服丹药，千万不能让圣上前来。’陛下，此为舅舅的原话，臣不敢说错一字。”

“嗯，我知道了。你让开吧，我自有道理。”

长孙无忌见李世民不听劝阻，遂伏地大哭道：“陛下心爱臣子，至此已足矣。请陛下念及国家大计，勿伤龙体，就此回宫吧。若陛下不答应，臣一定在此长跪不起。”

长孙无忌位列三公之职，为朝中重臣之首，如今当街伏地，痛哭流涕，两边观望之人及随行宿卫见之，不禁唏嘘动容，随之发出一片抽泣声。

房玄龄蹒跚来到李世民面前，与长孙无忌并排跪下，奏道："陛下，高仆射临终遗言透出一片至诚，臣等再拜陛下，希望陛下念及苍生大计，就此回车。"

两旁观望之人和随行宿卫也随之齐刷刷地跪下，齐声喊道："请陛下回宫。"

李世民被现场气氛所感染，眼中不绝地流出泪水，叹道："如此简单之事，你们定要百般拦阻。也罢，朕就此回宫吧。"

车仗缓缓掉头返回宫城，行至半途，李世民又指示直驶西内苑。他入苑后步上高台，南向望着高士廉起灵的地方痛苦志哀。高士廉之灵起运后，直驶昭陵，李世民赠其为司徒，并州都督，谥曰文献。

高士廉为长孙无忌和长孙嘉敏的舅舅，又佐李世民取得玄武门之变成功，此后担当大任，忠心耿耿辅佐李世民理国治世。其实李世民如此坚持要去送葬，还有更深的含义。他是感激于高士廉收留妻子一家，并玉成了自己的婚姻。由此来看，李世民其实为性情中人。

李世民晚年时，每至夏日，定要带领李治及众大臣入玉华宫避暑。京中的庶务，照例交给房玄龄办理。

因马周逝去，李世民授褚遂良为中书令，负责文书诏敕的起草。这日，李世民欲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嘱褚遂良起草授任诏书。这时，李世民想起了房玄龄，非常想听听房玄龄对此授任的意见，遂派人前去问询。

此人入京面见房玄龄，第二日即返回玉华宫。

李世民询问结果。

此人道："小人面见房大人，见他身体不适，说话非常费力，不敢耽搁太多时辰，急忙将圣旨传给他。"

"房玄龄如何说？"

"房大人什么也没说，仅说李大人有一脸好胡子。"

李世民闻言大笑道："这个玄龄，愈老愈谨慎起来。什么好胡子，无非不认可罢了。"

李世民毕竟非常在乎房玄龄的意见，他现在听房玄龄仅赞扬李纬有一脸好胡子，其隐言即是说李纬没有任户部尚书的才干。李世民唤来褚遂良道："遂良，将李纬改任太子詹事吧，另授崔敦礼为户部尚书。"

太子詹事负责东宫十率府之政令，和户部尚书一样，其品秩皆为正三品。然户部尚书负责全国事务，而太子詹事仅为东宫属官，其孰轻孰重一比便知。

李世民接着道："遂良，你办完这件事，就与太子一起回京去吧。朕听来人说，玄龄身体状况不好，让他主持京中庶务，是不恤其身体了。你回京后，可佐太子总理庶务，让玄龄好好静养一阵。"

褚遂良躬身答应，第二日一早，即陪伴李治返回京城。

此年夏秋的转换非常短暂，时间进入八月，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然秋雨绵绵，似乎无止无歇。如此持续数日，早将夏末的暑气驱得无影无踪，代之以越来越凉的寒意。人们居家抑或出外，早早地将夹衣穿在身上，即使如此，疾风刮来，仍感浸凉。

房玄龄猛然遇到如此剧烈变化的天气，非常不适应，竟然病倒在榻上，不能行动。李世民闻讯，急忙亲入其府探望。

七十岁的房玄龄躺在榻上，忍受着病魔的折磨，身子枯瘦，脸色憔悴，愈显老迈。

李世民坐到榻前，房玄龄挣扎着说道："陛下近来龙体欠佳，不宜轻动。臣近来偶感风寒，并无大碍，怎可劳动大驾？"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知你有旧病，此次因风寒引发，其势汹汹，怎么能说无大碍？唉，玄龄，说到底，是我不恤你了。夏日之时，你其实已有病之前兆，我不该让你留守京中，以致被庶务缠身。多少年来，你在我身边默默无闻，不着痕迹将诸事理顺，我用你顺手，而忘了你已是年老多病之身。"

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次子房遗爱，高阳公主此时也候在堂内。她端来一盏茶奉给李世民，李世民摇手不接，转对她说道："高阳，你入了房府即是房家之人，须奉事舅姑，小心侍候。你家翁为我朝重臣，你未出生时他已随在朕的身侧，此刻卧床不起，更要加倍侍奉。"

高阳公主答道："自家翁病卧榻上，女儿与驸马一起移居家中，以便小心侍候，女儿不敢忘父皇多次教诲。"

李世民点点头，表示满意。

房玄龄大为感动，流泪道："臣以布衣之身，今生得遇陛下，遂成就一生富贵。陛下对臣尽心如此，臣唯有感激涕零，不知所言。"

李世民伸手拉起房玄龄之手，抚之曰："玄龄，这么多年来，我们难道仅是君臣之间吗？其实自我们相识以来，我心中始终把你当成一位宽厚的兄长。你勿提感激之言，要说感激，我还要多感激你。"

侍立堂中的房家之人闻听皇帝说出这等掏心窝之语，不禁唏嘘动容。房玄龄躺在榻上，也是老泪纵横，高阳公主见状，急忙持干巾为其揩去泪水。

李世民见房玄龄神情憔悴，深怕扰了其清静，遂轻轻放下其手，说道：“玄龄，你好好静养吧，不要过于劳神。你将病养好，还要上朝，我还有许多大事要与你商量。”他立起身，对随行的李治说道：“治儿，你嘱太医署派人来此值守，早日将玄龄之病诊好。”

李治躬身答应。

李世民又转对房玄龄道：“玄龄，你病好后入朝，我准你乘舆行走。”

乘舆在宫内行走，本来为皇帝的特权。房玄龄被准乘舆，实为莫大的宠荣。

房家人闻言，急忙跪倒谢恩。

太医署日日将房玄龄的病况禀告给李世民，每至房玄龄病情有些起色的时候，李世民立刻喜形于色。

当秋季过半的时候，秋雨方才停歇。明媚的阳光露出头来，渐渐驱散空气中浓厚的水汽，还大地一个朗朗的晴天。随着气温的回升，房玄龄的病情大有好转，偶尔能够乘舆入宫。李世民见之大喜，因过几日即为中秋节，遂对房玄龄道：“中秋将近，我们一同赏月如何？”

房玄龄自然满口答应，但忧于自己病体未能康复，不能在夜里坐太久，深恐扰了李世民的兴致。

李世民道：“我这些年也偏爱清静，届时我们在芙蓉园内小坐一会儿，不叫其他人，有小半个时辰即可尽兴。”

到了中秋之夜，李世民果然不叫别人，仅与房玄龄一起在芙蓉园里相对赏月。夜幕张起来，如镜的曲江水中央，映照着月亮的清影；对面繁密的绿树，静静地在月光下现出一片清幽。李世民观看此景，喟然叹道：“玄龄，多少年来，我们没有如此安静相对的时刻。记得洛阳之战时，我们二人沿涧水漫步，屈指算来已近三十年了。”

房玄龄也大为感叹，答道：“是啊，陛下那时勇冠三军，那是何等的胆魄！不料这些年过来，陛下操劳国事，也日渐憔悴。陛下，臣年龄已老，死不足惜，唯望陛下自惜龙体，则为天下之福。”

洛阳之战时，李世民年仅二十余岁，其身挎长剑，腰悬长弓，手持青偃回龙大砍刀，每至对阵之时，往往一马当先率先杀入敌阵中。再观李世民此时的脸色和缓慢的步伐，一点儿都看不出他昔日的雄风。

李世民眼观水池中的倒影，缓缓说道：“是啊，玄龄，人在岁月长河中不过一瞬，岁月催人老，那是无可奈何之事。这么多年过来，我们都老了。”

房玄龄坐直身体，以满怀感激的目光直视李世民道：“陛下雄图大略，待属下诚恳，使天下归心。臣等幸运，遭遇英主，又逢盛世，则一生足矣。”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我早就说过君臣共治的话，天下之大，君主不过一人，若没有群臣辅佐、百姓拥戴，难成其事。我今天与你单独赏月，心里呀，其实念起多年来随我征战天下和共治国家的老臣。这些年来，文臣如刘文静、如晦、戴胄、薛收、魏徵、温彦博、王珪、岑文本、虞世南等，武将如罗士信、秦叔宝、张公谨、段志玄、长孙顺德、刘弘基、李大亮等人，一个个离我而去。今年以来，马周、萧瑀、高士廉也相继撒手西去。没有这些人浴血奋战和勤勉理政，我再多出几双手来，又有何用？”

大凡一个国家或者一方地域，只要有一名英明主人出现，其手下各色人才定然群星灿烂。李世民取得贞观盛世，遂成就一代贞观名臣。人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凡人能否成就一番大业，除了其自身才能为基础外，以上三要素也缺一不可。房玄龄四十岁前郁郁不得志，缘何遇到李世民之后而大放异彩，成为一代名相？盖缘于此也！李世民现在说君臣共治，房玄龄心里对其更为感激。这时，一阵夜风拂来，一片树叶飘飘荡荡落到水面上，激起细微涟漪。所谓一叶知秋，房玄龄眼神定定地看着水中的浮叶，心中大起悲音：莫非此为与李世民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之夜吗？房玄龄想到这里，眼中忽然溢出几滴浊泪。

李世民未体察房玄龄的内心，也未注意其落泪。他忽然耸起耳朵，说道：“玄龄，你听！何处飘来的乐声？实在美妙。”

从水面上隐隐飘来阵阵箫声，其呜呜咽咽，将天地间的肃穆和明月的纯净裹挟在一起，似一阵清风，荡涤着赏月者的心灵。

房玄龄是时已经耳背，他凝神听了片刻，难辨其音，遂颓然道：“陛下，臣耳背，实在听不见此乐声。”

李世民此时注意到房玄龄颓然的神态，其心思如电，知道他心中所思，遂说道：“玄龄，我刚才忆起旧事，又想过我们这些年共同走过的路，觉得此生不枉。”

房玄龄揉了一下眼睛，默然片刻，答道：“臣跟随陛下三十余年，有时心想，哪怕仅跟随陛下三年，则此生已足矣。”

李世民微笑道：“玄龄，你此生确实不枉。知道我最推重你何处吗？”

“臣不知。”

“你事我三十二年，天下大计，多由你我和如晦一起定之，那日我说过，我们名为君臣，实为兄弟。我们亲密如此，你又多年为相，官至三公，权柄可谓重矣。然三十余年，你无迹可寻，其德却惠及天下。王珪、魏徵善谏诤你能让其贤，李靖、李世□能将兵你能行其道，所有这些功劳，你从未一语争功，皆将之归功于我身上。唉，三十余年如一日，玄龄啊，从古到今，又有哪位臣子能如你这样？”

“陛下，此为臣子的本分，亦为人臣之德，臣不觉有什么特别。”

“至于你的其他功劳，数不胜数。世人说我能招贤纳士，他们其实不知，我自当秦王开始乃至当了皇帝，这选人一节，皆由你主之。前些日子，我欲授李纬为户部尚书，得知你对他‘好胡子’的评价，我当即改授。玄龄啊，网罗人物，选贤任能，实为你的头功；第二件，你总揆百司，尽心竭节，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不欲一物失所，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敛，无隔疏浅，所以有‘贤相’称谓；第三件，你与无忌一起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制定《贞观律》；第四件，你总修国史，成就《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六部正史。玄龄，你有如此成就，此生确实不枉。”

李世民说到这里，房玄龄已老泪纵横，其涕泣道：“陛下，这些事其实皆由陛下旨意而成，臣实在不敢言功。”

李世民话锋一转，说道：“玄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不言功为人之美德，然太过于谨慎了。你能善建嘉谋，忠诚勤勉，这是你的好处，然你不能像魏徵等人那样犯颜直谏，此为你的缺失。我非昏君，知道纳谏能够匡正过失的道理，然三十余年来，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强项直谏一回？没有，你从来没有。玄龄啊，这么多年来我曾经责罚过你，你一味顺从，不知辩解，我其实多为此生气。皇后临终之时，说你‘小心缜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让我‘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其实不用皇后劝我，我永远不会舍弃你的。除非，你弃我而去。”

“陛下，臣早就下定决心，此生永远追随圣上。”

李世民内心将房玄龄看成贴心的人，像辽东之战时，李世民让房玄龄留守长安，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将其比作西汉时的萧何，由此可见对房玄龄的信任。李靖要求致仕归家，李世民仅虚让一下即同意；而房玄龄深恐权隆招嫌，遂以年老为由要求致仕，李世民坚决不许，下诏道：“让，诚美德也。然国家相眷赖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愿公筋力未衰，毋多让！”所以房玄龄自从在泾阳投奔李世民后，一直到贞观二十二年，三十二年间，除了数次被遣居家思过以外，一直伴随在李世民的左右。这样日积月累，李世民将房玄龄比为左右手一点不为过。

房玄龄佝偻着身子，眼中噙着泪花，说道：“陛下，臣十八岁时举为进士，被授为羽骑尉。此后二十年间，臣困守薄俸，苟全性命，如此苦熬

至三十八岁。若遇不到陛下，臣一生定会默默无闻，郁郁而终。臣如今耄耋老矣，体弱多病，自知时日无多。回思往事，尤其后半生位显绩彰，皆因陛下之故。陛下，臣就是现在死了，亦会含笑九泉，感到此生不枉。”他停顿一下，继续说道：“陛下责臣不敢直谏，此为臣缺失之处。只是……只是臣今后领会圣意，恐怕如此机会也不多了。”

房玄龄说出如此不祥之语，令李世民怦然心动，两人对视，皆知道此为无法挽回之事。

李世民伸手抹了一把眼泪，仰望当空的皓月，叹道：“大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如此仲秋月明之夜，我们应该赏月联诗，不该对答如此悲语。玄龄，我们应该说些高兴的事。”

两人对坐此时已近一个时辰，房玄龄久病之后，身子太虚，已现疲惫之状。他挪动了一下身体，老脸上顿时现出几丝苦楚。只是缘于夜色较暗，李世民未曾发现。房玄龄强忍苦楚，脸上挣扎着露出笑容，说道：“陛下所言甚是。想月宫中的嫦娥，身边仅有玉兔银蟾相伴，我们不该再添落寞之情。陛下，若言高兴之事，臣以为如今天下安澜，百姓富足，为最大之乐，所以方能以恬然心境赏月联诗。”

房玄龄的这句话说到李世民的心坎上，他立刻变得眉飞色舞，答道：“不错，就是此话。我回忆往事，觉得此生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即是佐高祖取得天下；第二件，面对破敝山河，我们君臣协力，共同打造盛世。你说得对，人一生寿夭有期，我们此生不是碌碌无为，就是现在死了，也该含笑九泉。”

两人今晚的话题始终脱不开一个“死”字，许是他们冥冥之中，感到死亡的阴影在步步逼近，以致言发心声。

四周万籁俱寂，皎洁的月光洒在曲江的水面上，洒在池畔的树木丛上，显得更加幽静。一阵轻风过来，引起树丛间的一阵骚动，枝叶低垂，仿佛向水面倾诉自己的密语。

李世民此时注意到了房玄龄的疲惫之态，仰望天上的月亮，自责道：“噢，我只顾自己高兴，一味与你说话，却忘了你大病刚愈，是不恤你了。玄龄，我们君臣难有如此清静单独赏月的时候，有此一聚，亦尽了我们君臣、兄弟之谊。时辰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房玄龄颤悠悠地立起身来，倒身相拜，说道：“陛下，请受老臣一拜。臣今后到金殿面圣的日子，眼见是越来越少了。”

李世民急忙将房玄龄搀了起来，眼中也滚动着泪花。

自中秋节过后，房玄龄的病情加重，不能入朝。李世民闻讯，殷勤前来探望。房玄龄的宅第坐北朝南，其府门面南而立，李世民若来探望，需绕一个大圈子方才入门。如此数回后，李世民感到非常不方便，召来阎

立德吩咐道："玄龄病重，朕去探望需绕行一圈，太费时辰。你今日立刻派人，从其东墙之北打开一门，以便朕能就近探望。"

阎立德躬身领旨，午后即将此门建成。京城之人眼见皇帝御驾一趟趟地出入房府，又见房府新开东门，唏嘘声中，更叹皇恩浩荡，房大人此生实为荣光。

房玄龄躺在病榻上，想起李世民责己不善直谏一事，遂挣扎着在病榻上写就一道奏章，让高阳公主入宫送至李世民手上。

李世民阅罢，流泪对高阳公主说道："乃翁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那日房玄龄沉睡之后，刚刚睁开眼，对侍候在身边的房遗直、房遗爱说道："我刚才睡梦之中，好像到了辽东战场，满目所及皆为火光及地下横躺着的尸体。唉，我受主上厚恩，现在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我若知而不言，死有余责。"说罢，他令房遗爱取来笔纸，自己口述，由其记录。奏章中写道："《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傥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

自从李世民决意征讨高丽，房玄龄一直不赞同，其间虽出声反对，然毕竟委婉。及至李世民铩羽而归，其盛怒之下决意誓报此仇，群臣见此，再无人敢出声反对。房玄龄重病之中写此奏章，实乃呕心沥血之作，其忠君忧国之情溢于言表，李世民阅之，不禁动容。

深秋的凉风吹黄了树上的叶子，一场寒潮过来，黄叶飘然而落，树木成了光秃秃的枝干。既而初冬的第一场雪飘然而至，气温随之而降。房玄龄的病情也越来越重。

太医令告诉李世民，房玄龄近日来的状况越来越不好，其脉象虚弱，难以撑过三日。李世民闻言大惊，匆匆来到房玄龄的病榻前，只见房玄龄躺在那里虚弱不堪，眼神暗淡无光，其看见李世民前来，有心想欠起身来，然无力坐起。李世民察知其意，伸手轻按他的肩膀，轻声说道："玄龄，不可轻动，好好躺着。"

房玄龄断断续续说道："陛下……陛下……忙于国事，不可……不可为臣……操心……操心太多。"

李世民伸手将其手握着，流泪道："玄龄啊，你病笃如此，何必再忧劳国事呢？你的那篇奏章，我仔细看了数遍。我今日来此，就是来告诉你，我决意罢辽东之事。"说罢，他转头对随行来的李治说道："你马上告诉兵部，让其拟诏罢辽东之事。所遣舟师及陆上兵士，让他们各还旧地。"

房玄龄眼中泛出几滴浑浊的老泪，手紧了一紧，谢道："臣……臣感谢陛下……采纳臣言，臣代天下苍生……谢……陛下圣恩。"

数日后罢辽东之事诏书发出，程名振、张俭接诏后领兵退回国内。唐军奉命袭扰高丽数年，早弄得高丽山河破敝，人们苦不堪言。如今唐军撤兵，其压力骤降，使高丽人获得了喘息时机。李世民本想在有生之年，待高丽破败之后再给予其奋勇一击，现在经房玄龄之谏丢开手来，无法完成其当初宏愿。李世民逝后李治即位，后来遣李世□和薛仁贵征讨高丽国，一举破灭之，以此慰李世民地下亡灵，此为后话。

李世民凝视房玄龄那有气无力的样子，想起数日之后，这位如同宽厚兄长的老臣要撒手离去，心里一阵收紧，就想再安慰他一番。他抬眼看到房遗直、房遗爱哥俩，心中有了计较，遂面带笑容说道："玄龄，我们一直忙忙碌碌，不觉得年龄已经老了。人寿夭有期，那是勉强不来的。然人之生命可以通过后代传续下去，亦为人生之一大安慰。你看，治儿在你的教导之下，现在越来越练达了。遗直、遗爱二人一文一武，将来定会成为我朝的栋梁之臣。我前来之时已吩咐吏部，让其授遗直为右卫中郎将，遗爱为中散大夫，此事未事先征询你的意见，你觉得还算妥当吗？"

房玄龄明白，皇帝此举的唯一目的，即是宽慰己心。他大为感动，有心想推辞，然稍一激动，顿时大咳起来。那边，房家人见一下子升了哥俩的职，顿时大喜，齐齐地拜伏谢恩。

李世民见房玄龄情绪激动，深怕在此扰了其清静，遂想离去。他用双手紧紧握着房玄龄之手，说道："玄龄，好生养着吧。过上二日，我再来看你。"

君臣二人现在重重握手，实为诀别。后二日，房玄龄病重不治，到了夜晚子时，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李世民闻听此噩耗，为之垂泪不已，并决意废朝三日以示哀悼。

朝廷为房玄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送往昭陵归葬。李世民赠其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

李世民后来数次到西内苑，遥对昭陵方向，想起长眠在那里的长孙皇后以及群臣，尤其思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房玄龄，叹道："你们一个个离去，将我孤零零地撇在这里。你们应该知道，此生再难见你们一面，为我心中的最大悲痛。"

第三十三回

猛药吞腹入歧路

英主托辅奔黄泉

贞观二十三年春节过后，李世民的身体极度虚弱。白日里，殿堂内炭火极旺，将室内烘得如同春日，李世民还要穿上一重又一重的厚袍，深怕受凉。李世民去岁服用那罗迩娑婆寐所献春药之初，感到精神健旺，不免白日黑夜里抖擞精神，鏖战不已。如此数月过后，再服此药似乎无效用，李世民也就丢开不服。停药之后，李世民萎靡不振，感到无精打采。

李世民身体虽虚弱不堪，犹强撑着身子接见来使。

大唐这几年连续派兵袭扰高丽，弄得高丽人疲惫不堪，盖苏文忙于应付，也就无心再派兵去攻伐新罗，如此让新罗喘过气来。这年春节，新罗女王金贞德派其弟新罗相金春秋入长安朝贡，金春秋之子金文王也同行。李世民强撑着病体，会见了他们。

金春秋恭颂皇帝之恩，并奉上贡物，其中以数十枚高丽参最为瞩目。金春秋恭祝道："新罗臣民唯望陛下龙体康健，万寿无疆，特奉上高丽参以表心意。"

李世民咳了一声，说道："新罗远隔数千里，莫非也知朕身体呈虚象了？"

这句话让金春秋难以回答，李世民身子的虚弱之状，一搭眼就能瞧得出来。他现在感到直言与虚言皆不好，其心中稍微一计较，缓缓答道："新罗臣民虽远隔数千里，然对陛下的敬仰之情与中国人一般无异。这次奉上高丽参，唯有一门心思，即是陛下日常服用，除了永葆万寿无疆之外，亦可使精神更加健旺，使陛下感受到新罗臣民的崇敬心情，说不定哪日到新罗巡视一番，即为新罗国之福。"

李世民及在场大臣心中皆赞金春秋会说话。

李世民微笑道："万寿无疆？说如此恭颂之语还行，人寿夭有期，别说万岁，百岁之人能有几个呢？朕今年五十有二，身子如此模样，恐怕难攀百岁吧！"

金春秋急忙道："高丽参确实有延年益寿之功效，陛下若从此长期服用，别说百岁，再延寿一纪亦未可知。"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罢了，高丽参若果有如此功效，定成人间极品。当初秦始皇为求长生，派徐福东渡求药，他为何不就地取材呢？嗯，朕

身子有点乏了，无法与宴，就由高卿陪你吧。”

高延寿答应道：“臣奉旨。”

李世民转对褚遂良道：“新罗孤悬海边，多年来对中国忠贞不贰，其志可嘉。遂良，你速速拟旨，授金卿为特进，其子为左武卫将军。”

褚遂良躬身领旨，四边诸国入朝觐见时，李世民往往授予唐朝官职，以示恩宠之意。金春秋此次被授为特进，列文散官一品，颇为荣耀。

金春秋父子急忙跪伏谢恩。金春秋谢恩毕，抬身奏道：“陛下，臣入中国地面后，发现男女所着衣服颇为灿烂，又见朝中官服有新朝气象，臣心内羡慕不已。臣奏请陛下恩准，新罗今后改用大唐章服。”

新罗人此时说汉话，用汉字，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金春秋现在奏请改用大唐章服，李世民自然准奏，让高延寿通知少府监赠予章服图样。

接见完金春秋父子，李世民又见了自西域来的龟兹王诃黎布失毕。李世民此时神情疲惫，无心与其说话太多，仅寥寥地斥责了其数句，然后授其为左武卫中郎将，令其与家人一起在京中居住。

李治看到李世民的疲态，忧心如焚，下来后召见王玄策和崔敦礼，询问炼药进展情况。他年轻无甚见识，见李世民近来颇信丹药之能，就将丹药视为灵验无比，觉得应该督促炼药进度，以表自己仁孝之心。

李治对二人说道：“你们也都见到了，父皇近些日子神情疲惫，急需进用丹药。我问你们，那名天竺人炼药进度如何？”

王玄策道：“此事由崔尚书督促，臣近来历练新职，未问此事。”

李治目光视向崔敦礼。

崔敦礼禀道：“殿下，臣自从负责监造炼药，在金飙门内辟出法场，造高台三层，又按照方士所列单子，采来国内奇药异石。近日，那方士已开始炼药，仅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需数斤之多，又作乐于台下，昼夜声音不辍。”

龙脑、薰陆诸香身价昂贵，每日需焚香数斤，所费不少。李治闻言，不解地问道：“炼制丹药，与焚香、奏乐有何干系？”

“方士坚执这样做，说只有这样方能求得大还丹。”

李治点点头，又问道：“如此，丹药何日才能炼成？”

“如今诸物备齐，唯缺象牙及诃梨勒二物。”

“这有何难处，两京皆有胡商，其手中定有存货，再不然，派专人去广州

港取来即可。”

当是时，长安与洛阳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为胡商聚居的首选之地。许多外国商人定居于此，来往穿梭买卖香药、珍宝、陶瓷诸物。这些货物除了从陆路运输外，许多货物还从海上运输，广州作为当时中国的最大港口，帆樯林立，商货繁盛。港口里泊满了婆罗门、波斯、昆仑、大食国的船舶，上面多载香药、珍宝诸物。

崔敦礼摇头道：“天竺方士说道，象牙必须选用天竺二岁龄的母象之牙，诃黎勒必须用拂林国所产，不能随便取用。”

“哦，还有如此讲究啊。既然如此，你速速派专人前去采买才是。”

“臣二日前已派出两路人马前去采买，算着日期，再有月余即可返回。”

“太慢，太慢了。你速速以我的名义告诉安西都护府，待这些采买人员一入国境，立刻快马将货物传送至京。父皇身体如此，时日不能耽搁太多。”

两人躬身听命。

那罗迩娑婆寐实为一装神弄鬼之人，其自言已活二百余岁，纯粹是鬼话，不料王玄策深信不疑，李世民父子也随之相信。他所称的炼丹之术，不过是懂一些炼制春药之术而已，现在为示自己的方术玄妙，装模作样地摆足排场，不惜耗费大量的钱物。

崔敦礼和王玄策出宫后直接来到炼药场，就闻香风弥漫，细乐阵阵，那天竺方士端坐在高台上，微闭双目，装模作样地在那里念念有词。二人不敢惊动他，恭恭敬敬地在台下候着，直等了一个多时辰。这时音乐停，这名方士在四名妙龄少女的簇拥下步下台来。

崔敦礼问道：“大师，刚才圣上召见我们，问丹药何时能成？”

王玄策也道：“太子已传令安西都护府，若象牙等物一入境，立刻用快马传送至京。”

那罗迩娑婆寐深知这班官吏现在宠着自己，无非想让自己早日将丹药炼成。他自己故弄玄虚，深知所炼丹药不能延寿长生，也就故意摆出架子，拼命扯长炼药时间，以图多赖一日是一日。他见二人前来催促，慢悠悠地说道：“物料也就罢了，如今有一件最要紧事，须马上办成。”

“有何要紧事？”崔敦礼急忙问道。

“丹药合成之日，须以天枢承露以润之。”

“天枢为何物？”

“此天枢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两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以承朝露。”

崔敦礼和王玄策见他说出如此一个题目，皆惊呆了，不由得张大了嘴巴。王玄策道：“建造此物费时费工，三月难成，能用他物代之吗？”

那罗迩娑婆寐摇摇头。

崔敦礼自从干了这个差使，早被这名老头儿弄得七荤八素，老头儿张口说一句话，即是奇异古怪之事，很难侍候，弄得他苦不堪言。然为了求得丹药，纵有千难万难，崔敦礼只有唯命是从，四处忙乎。老头儿现在又说要造天枢，仅筹备如此多的铜铁亦非一日之功，然他说此为炼制丹药最后关头的关键，崔敦礼自然满口答应。

两人离开炼药场，崔敦礼满脸不耐烦，问王玄策道：“你当时怎么想起带回来这样一个宝贝？还好，他仅说炼药需一年时间，万一他说要用十年时间，定将我朝国库耗空。”

王玄策道：“我当时听说他有长生之术，又想炼药非大动干戈之事，因把他带回国。唉，谁料想这名老儿会有如此大的折腾劲儿，闹得我也看不过眼。”

“你当时肯定受了他的蒙骗，哼，什么二百零三岁，纯粹是蒙人！自从设立药场之始，他就让我为他配上数名妙龄处女，说取药、加药必须用处女之手来做方有效。不到一年时间，他早将那些处女轮流糟蹋了多遍。你说，他若是二百余岁的年龄，还有此般能耐吗？”

王玄策早知此老儿爱房事，只好苦笑着连连摇头。

崔敦礼愤愤道：“哼，再过几日，说不定他又让我为他再换女人呢，没准还要处女。”

王玄策道：“崔大人瞧如今的光景，已到炼药的最后关头，不管他有何要求，就遂其意吧。万一他炼药不成，将事攀在我们身上，那就说不清了。”

崔敦礼颇含深意地看了王玄策一眼，说道：“他果真将药炼成，却无效用，到时候，嘿嘿，王大人，太子怪罪下来，恐怕你难逃干系吧。”

王玄策现在深悔自己当初将这名老儿带回国，以致事越闹越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遂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万一药成无效，太子怪罪下来，那也怨不了别人。”

那些日子，金飙门内成为京城的一道风景线。高耸的天枢下面，香风阵阵，乐声柔绵，那罗迩娑婆寐间或到高台前绕行一圈，在那里指指点点，引得京城中人络绎不绝来此观摩。

到了三月，丹药终于炼成。崔敦礼带领那罗迩娑婆寐入太极殿向李世民呈丹药。

崔敦礼躬身奏道：“托陛下洪福，经天竺大师巧手调配，丹药于昨夜子时炼成，现呈御前。”

那罗迩娑婆寐双手托着一个金光灿灿的盘子，上面放着三只锦盒，其中一只打开了盖子，露出一粒粒的黑药丸。李世民走到他的面前，低头观看这些黑黝黝毫不起眼的丸子，疑惑地问道：“此丹药果然有效吗？”

那罗迩娑婆寐眨动着小眼，恭敬地说道：“陛下，此药采天下精华，又以甘露为辅，实为小人此生炼制的最好灵药。陛下慢慢服用，日积月累之后，即能延年益寿，返老还童。”

李世民转问崔敦礼道：“此药可曾让太医署过目？果然为长生灵丹吗？”

崔敦礼颇不好回答。昨夜丹药成后，在场的太医令让人吞服试用，吞服之人言说此药入腹后，腹中如暖烘烘盛了一团烈焰，非常想房中之事。太医令观其情状，知道所成之丹为一种非常厉害的春药，就与崔敦礼商议，能否让人试用数日后，以验其药效，再呈皇帝。崔敦礼摇摇头，叹道：“皇帝将此人敬为天人一般，皇太子又在那边催促不已，今夜丹炉停火，天明之后满城人皆知丹药已成，若不进献，皇帝和太子怪罪下来，我们实在吃罪不起。”太医令心中也有可惧之处，怕不明药性亦遭怪罪。崔敦礼道：“你看此人服药之后，神采奕奕，劲头颇健旺，没有中毒之状。皇帝近来神态疲惫，其服药后若有了精神，定会夸赞此药灵验如神。如此，我们就一同交了差。”现在李世民询问丹药功效，崔敦礼心里明白此为春药无疑，既不敢吹嘘丹药灵验，又不敢说此药无功，遂小心说道：“陛下，夜来药成之后，太医令当场派人试用。臣一直在旁观察，只见此人服用之后，神情健旺，周身有力，可见此药定然有效。只是能否长生，因药成不久，无法验证，臣不敢断言。不过臣想，此名天竺大师能活二百余岁，他此次又倾尽心力炼成丹药，则丹药灵验应该不会差。”

李世民很满意崔敦礼的答话，遂点点头，又转问那罗迩娑婆寐道：“此药若果有灵验，朕现在能服否？”

“能服，能服。小人炼制此药近一年时辰，许多时日一直盼望的就是让陛下早服丹药。”

“如何服此药呢？”

“陛下，此丹药采尽天下精华，其药效甚烈，不可多服，每日一粒即可。此锦盒所装丹药，足够陛下一年用量。陛下服完后，小人再进呈新丹，届时可服二粒。如此渐行渐积，陛下龙体日健年康，定然万寿无疆。”

大凡方士经世之术，往往有极好的口才，说得天花乱坠，惹人上当。此

老儿颇有吹嘘的本领，如今丹药炼成，宛似成就大功一件，其神态中露出无限得意之色，牛皮愈发吹得山响。

李世民一生睿智，不料如今被病情所困，对这名老儿所言极为虔信，遂说道："哦，原来锦盒中所装仅为一年之药，如此你就无法休息，还要替朕炼下年之药。崔卿，其所有用度，你还要妥当为其备齐。"

崔敦礼为户部尚书，这一年忙于炼药之事，只好将户部庶务交给侍郎负责，自己则专力应付这名老儿提出的稀奇古怪的要求，心中早已非常不耐烦。现在听说老儿还要继续炼丹，心中叫苦不迭，然又不敢违背圣旨，遂躬身答道："臣奉旨。"

李治一直候在李世民身侧，这时说道："父皇，如今丹药已成，儿臣以为可为这名天竺大师及有功人员予以赏赐。"

"嗯，你看着办吧。"

那罗迩娑婆寐又被赐予一处豪宅，另有黄金一千斤。崔敦礼及有关人员亦得到不同赏赐。王玄策因引荐有功，也连带得到一些赏物。

是夕，性急的李世民吞服了一粒丸药。半个时辰过后，其腹中如笼了一团烈火，将周身烘得热腾腾的。他来不及召妃嫔前来侍寝，随手扯过身边一位面目俊秀的宫女，就按在榻上大弄起来。在那一时刻，五十二岁的皇帝似乎回到了年轻时代，浑身的毛孔里全部透出精力，宛似手挥大砍刀抢入敌阵挥杀不已。李世民自从当了皇帝，再没有机会以猛将之态到敌阵中呈勇，也只有在女人丛中鏖战不已，方有拼杀的滋味。

那宫女日侍宫中，眼见皇帝有众多的美丽嫔妃，说什么也不敢想到自己有被皇帝临幸的机会。现在蓦然间感受到了暴风骤雨，心里有恐惧，有兴奋，然更多的还是撕裂的痛苦。李世民暴睁圆眼，身子一直大动，直弄了小半个时辰，这期间，宫女下身先是如涓涓细流汇出了鲜血，渐渐殷红的血痕浸透了床榻。宫女起先强忍着，最后终于痛哭失声。李世民此时正在极度兴奋，听见此女的哭声愈觉兴奋。其兴尽之后翻倒一侧，那宫女竟然脸色蜡黄，昏厥过去，被人抬将出去。

李世民歇息片刻，只觉下面依旧涌动着激情，遂再唤太监奉上册子，以图选人。

主事太监观李世民刚才的动静，知道其为服药之故，其阅历甚多，十分老成，不敢再奉来稚嫩的弱女，遂轻声道："徐妃离此较近，将其召来如何？"

李世民想起徐惠那姣好的面庞，点头同意。

片刻之间，徐惠被召入内。她看到李世民那饱满的精神头，与往日的疲惫之态反差甚大，不明白到底是何缘故。

李世民轻轻抱过徐惠，伏在其耳边说道：“惠儿，朕今日服过长生丹药，感到心舒体盈，因想与你共度良宵。”他不待徐惠问询，自己先露了底儿。

那罗迩娑婆寐在京城中炼药动静甚大，持续近一年时间，京城中无人不晓，徐惠自然也有耳闻。后宫之中，徐惠毕竟为有见识之人，对此不以为然。她听说李世民已服过药，叹道：“妾知道丹药其实无益，陛下以往亦深恶痛绝，缘何如今又信之呢？”

李世民道：“丹药其实亦有妙处，不可一味弃之。朕近来身体一直不好，今日服了丹药，已见了效用。”

徐惠微微摇了摇头，心道一样的理儿，为何差异如此之大？这时，李世民的大手在她的身上开始摩挲起来，其虽被李世民宠爱，然临幸的次数毕竟不多，现在心里渐渐升起热望，身子也变得瘫软起来，遂不自禁地轻轻褪去身上的亵衣。

李世民今夜梅开二度，其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番疾风暴雨，徐惠起初还沉浸在享受之中，到了最后也经受不起，眉头微微皱起，心中盼望李世民能够早点结束。

到了子夜时分，李世民方才一泻如注。他颓然滑下徐惠的身体，侧躺着缓缓喘息，其头上大汗淋漓，可见已尽了全力。

徐惠现在乐苦参半，她待李世民气息稍平，轻轻舒展玉手抚摸李世民的手臂，关切说道：“刚才陛下说与妾行房，今夜已是第二次。妾听说，色欲其实为利斧，最伤身体。陛下如今年龄非复青壮之时，宜节制房事，不可接连临幸。”

李世民微闭双目，并不直接回答，过了片刻方才缓缓睁开眼睛，先用手梳理徐惠那略显紊乱的鬓发，再轻轻抚过其有些汗珠的脸庞，最后将其手停驻在她的胸前，爱怜地说道：“惠儿，朕明白这个道理。然人生乐事，无过于此，让朕如何能够割舍得开？太医令曾对朕说过，房事是否过度，以第二日身子是否疲劳为准。朕今夜临幸二次，意犹未尽，可见并不过度。嗯，朕有些困了，来吧，我们就此睡过。”

帐外的宫女闻声将灯烛光线调暗，徐惠顺势滚入李世民的怀抱之中，枕着其臂膀，渐渐沉入梦乡。

从此夜开始，李世民每晚服食一粒丸药，该药果然有效，保持李世民的性欲极度旺盛，基本夜夜都有美女侍寝。到了白日，李世民的精力颇旺，可以临朝视事，臣下纷纷恭维道：“天竺丹药灵验如神。”李世民闻言，心中甚喜，转对那罗迩娑婆寐又赏赐一回。

转眼间到了四月中旬，日子一日热于一日，又到了避暑的时刻。此时，阎立德奉旨建造的翠微宫新成，李世民今夏不去玉华宫，带领李治、长

孙无忌、褚遂良、薛仁贵等人驾临翠微宫。随行之人中，自然少不了那些明艳不可方物的后宫妃嫔。

李世民一路劳顿入了翠微宫，想是因为一路颠簸，其入宫后感到有些疲惫，无心观看宫内外的美景，晚膳不久即沉沉睡去，也没有召人来侍寝。睡了一夜，第二日起来后感到精神有所恢复，虽不能跨马出外狩猎，还是兴致勃勃地在宫内外巡视了一圈。到了晚间，其在温泉里沐浴，想是因为温水的滋润，让他又想起那些肤如凝脂的美女身体来，于是他让太监唤来新进的龟兹美女来侍寝。

翠微宫含风殿内，凉风习习，红烛劲烧，红纱帐里，一丝不挂的龟兹美女如一条小白鱼一般，静等大唐皇帝前来临幸。李世民对自己当初遣走那几名龟兹美女甚为追悔，现在观见阿史那社尔选来的美人，一点都不比上次的差，其心内大喜。一番缱绻之后挺直而入，其心中美妙乐不可言。于是，他很快一泻如注，然而事到中途，他忽然感到下体刺痛，其流出的精液无止无歇，他大叫一声，翻身倒撞榻上。只见其下体流出的非为白色的精液，而是殷红的鲜血。

龟兹美女见状大惊，不知所措，只好大哭起来。

再看李世民，已昏厥过去。

含风殿顿时惊闹起来，李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很快步入殿中。李治毕竟少遇如此突发之事，他看到李世民昏倒在榻上，下体还流出鲜血，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味地流泪。长孙无忌还算镇静，其将手探在李世民鼻下，觉得还有气息，心里一宽，急令御医们紧急救治。

御医们不知病因，不敢胡乱用药。他们手脚忙乱，试用针灸、热敷诸法，力图先把李世民弄醒再说。

如此折腾了小半个时辰，李世民方才睁开无神的双眼，然无力说话。

一时间，翠微宫里外忙作了一团，自京城至此的路上，络绎不绝地行走着各地名医以及负药之人。太医令把太医署之人悉数召来，以就地会诊李世民病情，对症下药。

经过数日诊治，李世民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其虚弱的状况依旧，然下体不再流血，可以开口缓缓说话。

初夏的炎热渐渐弥漫开来，尤其是午间阳光直射时更显酷热，然翠微宫内清凉如春。李世民来此避暑，本意想来享受这些清凉以及幽静，不料突发此病，其体内有着无尽苦楚不说，身上还冒出一层又一层的虚汗，实在难有避暑的趣味。

经过这番折腾，人们忘记再给李世民服用丹药。这日晚间，宫女奉上丹药请李世民服用，一旁的长孙无忌和太医令急忙奏道：“陛下，此药不用

也罢。”

御医们遍索李世民的病因无果，最终怀疑到丹药身上。太医令悄悄向长孙无忌说道：“那天竺术士所炼丹药，名为延年益寿之丹，其实为春药。皇帝上了年纪，经此猛药一激，御女无度，由此耗尽了精力，终于酿成大病。唉，若下官所言不错，再想调治皇帝此病，实在太难了。”长孙无忌道：“皇帝从此停药，再以法调治，难道也不成吗？”太医令答道：“皇帝去年服用天竺方士的丹药，已种下病根。下官听说皇帝服用一段时间后，其丹药已经无功，可见此药已耗尽皇帝精力。此次再下猛药，将皇帝仅余的一点精力悉数耗尽，并引发下体流血，可见此药实在太猛。若以药石延治，下官恐怕皇帝体内无以接引。”

于是，长孙无忌和太医令从此将丹药视为李世民病情的罪魁祸首，现在看见宫女奉药，不禁同时谏止。

李世民无神地看着这粒黑黝黝的药丸，心想自己因服此药，一月来享受了多少快乐，而现在突发此病，恐怕此药也立了“大功”，遂轻轻说道：“不用也罢。”他环视了众人一眼，又无力说道：“无忌留下，你们都出去吧。”

太医令等人躬身退出殿外，李世民唤道：“无忌，来，坐到我身边来。”并轻轻抬起手来，指向自己的身侧。

长孙无忌虽为国舅，亦知规矩，说什么也不敢坐在龙榻之上，自己搬过来一张圆凳放在榻前，与李世民面对面坐下。

李世民微闭双目，沉默片刻，然后缓缓说道：“无忌，你们说得对，看来确实为此药惹的祸。这些日子，我感到精力四泄，身子软绵绵没有一点力气。唉，我恐怕难逃此厄了。”

长孙无忌流泪道：“陛下怎么说出这等话？人生一世，孰能无病？大凡疾病来势汹汹，而去病如抽丝，陛下慢慢静养，终有一日会好起来。”

李世民费力地摇摇头，说道：“唉，去岁我与玄龄等人诀别，看到他们躺在病榻上的难受劲儿，其实不知他们内心的真正苦楚。我如今躺在这里，方才体味到了他们当时的心境。无忌，我身子苦楚，然神志尚清，知道大限将至。看来魏徵说得对，为君主者权力无限，要想治国有方，须克制己欲。二十三年来，我努力克制己欲，终于造就一个花花世界。可是呀，自从嘉敏逝后，后宫无人主持，我在后宫可以恣意纵欲，无人敢谏，最终酿下祸端。”

长孙无忌恨恨地说道：“都是这名招摇撞骗的老儿惹的祸，还有那王玄策，自作聪明将其引来。陛下，臣传令大理寺，要将此二人治罪。”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你就是将此二人杀了，难道能治好我病吗？何况，杀了他们，世人定会说我的病由他们而起，更为不美。”

王玄策和那罗迩娑婆寐因此逃过一劫。数日后，崔敦礼奉令封停药场，并令那罗迩娑婆寐即日离京回国。那罗迩娑婆寐正为李世民炼制下年丹药，其在京吆五喝六，风光无限，好不畅快。现在突然被逐出京，不明其原因，遂向崔敦礼问询。崔敦礼其实亦不明就里，只好说道："让你走你就走，何必啰嗦！这里有为你备好的盘缠，若再不走，瞧我不把你乱棒打出京城才怪！"一年多的时间里，崔敦礼被此名老儿折腾得七荤八素，此时方出了一口恶气。

那罗迩娑婆寐见不是势头，遂带足一年来攒好的珍宝财物，仓皇离京。可叹李世民一生英雄，最终将性命断送到此名老儿手中，实在可悲可叹。为了不使国人及天竺人传为笑柄，竟然隐秘将此名老儿礼送回国，不加治罪，未免迂腐可笑。

李世民在含风殿内苟延残喘。这日傍晚，李治轻步进入殿内向其禀报，李靖于昨晚在宅中逝去，时年七十九岁。

李世民闻言，眼圈一红，叹道："又去了一个！"李靖一生建功无数，为大唐立下了大功，其军机兵法冠盖天下，隐然成为与孙子并列的兵法大家，其所著《卫公兵法》堪与《孙子兵法》媲美。李世民对其相当推重，然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靖不肯投奔李世民阵营，使李世民一生对此事耿耿于怀，一直对其有所防范。现在闻听其死，心中忽然觉得为之一轻，李靖的诸般好处又浮上心头，遂对李治道："传旨有司，赠其为司空、并州都督，谥曰景武，可给予班剑、羽葆、鼓吹待遇，让其陪葬昭陵。"

李靖因此获得了无尽的哀荣。

李世民说完这句话，忽然又怔怔地缓缓说道："去岁玄龄等人陪葬昭陵，今日药师兄又将前去为伴。治儿，瞧如今的光景，我离大限之日已经不远，也该和你母后及诸大臣黄泉会面了。"

李治闻言大哭道："父皇怎能说出这等不祥之语？父皇如今正在壮年，一场小病何足道哉，父皇难道忍心把儿臣孤零零地撇在世上？"说罢，伏在李世民身上大哭不已。

李世民伸手擦去李治眼泪，说道："不许哭！"李治急忙止住抽噎，李世民接着道："我早就说过，这副重担迟早要落在你的肩头之上。经过这一段历练，你成熟了许多，将来再有你舅舅等人辅佐，那是不会错的。治儿，人寿夭有期，为父为母者终有一日要离儿女而去，此为无法更改之事。你天性仁孝，定会长期想念，我与你母今后长眠地下，则心中足矣。"

李治依旧轻轻啜泣。

"如今国内事务已入正道，四境安定，你可在大臣辅佐下，依《帝范》所教行事，应该不会有偏差。"李世民说到这里，心中忽然有些隐隐不安。

他停下不说，凝神思索不安来自何处，过了片刻，他从李靖之死想起李世□来，方才知道来源，遂说道：“治儿，我一生推崇光明之举，不行阴谋权术之事。缘何如此呢？我平定天下又进位天子，文才武功卓著，天下之人不敢有觊觎之心。你自小长于深宫，不识人间深浅，难有我的际遇及威信，不过你今后在无忌等人辅佐下，终无大碍。然有一人，你不可不防。”

“不知父皇所指为何人？”

“兵部尚书李世□。”

“李尚书行事谨慎，又屡立大功，他难道敢有异心吗？”

“他现在没有，将来也许没有，然他才智有余，又为勋臣，手绾兵权，若不能防患于未然，则有迹可循时，无法克制！嗯，我一生不行权术之事，为了你今后皇位稳固，也只好来一遭了。”

“请问父皇，该以何法制之？”

“我若有一口气在，他不敢有任何异动。然我死后，你对他无一丝恩德，时间久了，定有变数。这样吧，我明日下诏黜之，若其接诏后不发一言，立刻赴任，待我死后，你可擢其为尚书左仆射，并亲之任之，可为你所用；若其接诏后徘徊顾望，不肯赴任，你可遣薛仁贵立即擒之，当场斩杀，以绝后患！”

李治当然言听计从。

第二日，薛仁贵领从人携带李世民诏命奔赴京城，他们来到兵部衙门，当堂向李世□宣读圣旨。李世□听到圣旨中贬自己为叠州刺史，他跪在地上不禁大惊。因为自己现在虽为兵部尚书，然贞观十九年时被授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实为宰相职，现在自己并无过错，却一下子被贬为正四品下，他一时难明其意。

薛仁贵宣读完圣旨，将之交给李世□，李世□双手接过，问道：“薛将军，圣上还有其他言语吗？”

薛仁贵摇摇头，说道：“下官今晨拿到圣旨，即飞骑前来向李大人宣读，并不知其他言语。”薛仁贵所言并不是谎话，他确实不知道为何原因将李世□贬官，一路上还为此纳闷。至于后面的隐情，他不敢向李世□托出。其临行前，长孙无忌将他召到一间密室里，吩咐道：“你午前须赶回京将圣旨向李世□宣读，日落之后，他若还在京中，可持此金牌将其擒拿，并就地斩杀。”说罢，交给薛仁贵一面代表皇权的金牌。

李世□又问道：“薛将军此来，是专程来宣读圣旨吗？”其边说边立起身来，显得问话很随意。

“不错，下官遵长孙大人之命，前来宣旨。”

李世□一生用兵多筹谋，其料敌应变，皆契事机，现在突然被贬，实在毫无理由。薛仁贵为皇帝近侍，仅有卫护之责，而无宣旨之职，他却受长孙无忌委派前来宣旨，实在透出蹊跷。李世□在此一闪念间，已洞悉了李世民的意图，他近日对李世民病情早有耳闻，明白李世民如此做其实为身后事安排。想到这里，李世□对薛仁贵道：“薛将军今日还回翠微宫吗？”

“下官明日方回。”薛仁贵老老实实答道。

“如此，请薛将军上复圣上、皇太子及长孙太尉，就说我深深感激圣恩。现在接了圣旨，立刻往叠州赴任。”

“莫非李大人连家都不回了吗？”薛仁贵见李世□开始收拾简单的行装，不禁诧异问道。

“是啊，圣上如此紧急下诏，想叠州那里定有要紧事，还是早日赴任为好。薛将军，我要忙于收拾行装，马上就走，如此就不能与你叙话了，请多担待。”

薛仁贵惊讶得张大着嘴巴，想不透他为何如此匆忙。不过如此一来，长孙无忌吩咐自己的事不用办了，倒免了一番手脚。

片刻之间，李世□已整顿结束，仅带领两名随从，跨上马向薛仁贵拱手作别。

李世民听说李世□的这番举动，不禁叹道：“唉，他毕竟识破了我的心机。不过他竟然不停顿一下，连家门都不入，未免露出了痕迹。”

李世民自知大限将至，这日将褚遂良唤来，让其代拟遗诏。三日后，褚遂良将遗诏拟成，送入含风殿请李世民过目，此诏写道：

夫天命之重，绿错奉其图书；天子之尊，赤县先其司牧。而功兼造化，桥山之树已阴；业致升平，苍梧之驾方远。至于平寇乱、安黎元、洒洪灾、攘大患，黄帝之五十三战，商汤之二十七征，以此申威，曾何足算！昔者乱阶斯永，祸钟隋季，罄宇凝氛，□昏辰象，绵区作梗，摇荡江河。朕拂衣于舞象之年，抽剑于斩蛇之地，虽复妖千王莽，戮首□车，凶百蚩尤，衅尸军鼓。垂文畅于炎野，余勇澄于斗极。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再维地轴，更张乾络，礼义溢于寰瀛，菽粟同于水火。破舟船于灵沼，收干戈于武库。幸李卫霍之将，咸分土宇；缙绅廊庙之材，共垂带绶。至于比屋黎元，关河遗老，或赢金帛，或赉仓储。朕于天下士大夫，可谓无负矣；朕于天下苍生，可谓安养矣。自栉风沐雨，遂成弭诊；忧劳庶政，更起沉疴。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以矜百姓之所致也。道存物往，人理同归，掩乎玄泉，夫亦何恨矣！皇太子治，大孝通神，自天生德，累经监抚，熟达机

务。凡厥百僚，群公卿士，送往事居，无违朕意。属纩之后，七日便殡。宗社存焉，不可无主，皇太子即于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汉旧制。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文武官人三品以上，并三日朝晡哭临，十五举音，事毕便出。四品以下，临于朝堂。其殿中当临者，非朝夕临，无得擅哭。诸王为都督、刺史任者，并来奔丧。其方镇岳牧，在任官人，各于任所举哀三日。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昔者霸陵不掘，则朕意焉。太原无从人见在者，各赐勋官一级。诸营作土木之功，并宜停断。

褚遂良体会李世民心意，拟诏时数易其稿，逐字斟酌。李世民阅后非常满意，说道："可在'诸王为都督、刺史任者，并来奔丧'一句之后，加上'濮王、莱王，不在来限'。"

褚遂良急忙答应，当即在稿上注上此八个字。李世民不让李泰回京奔丧，深怕昔日魏王党再有异动，如此对新皇帝不利。

李世民闭目养神一会儿，然后睁眼说道："遂良，此诏拟得过于华美，像其中所言：'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又曰：'朕于天下士大夫，可谓无负矣；朕于天下苍生，可谓安养矣。'后人若见此等词句，定会讥朕自我吹嘘。你应该知道，此诏虽由你所拟，毕竟为朕之言语，对其中溢美之处，可以略作改动。"

褚遂良急忙答道："陛下，臣拟诏之时，往往笔悬纸上难以下笔，深恐不能表达全貌。臣下笔之时，实际上已将陛下之功抹去不少，若再加改动，臣实在不敢奉旨。"

李世民此时无力多讲，就轻轻挥挥手说道："朕有些乏了，你下去吧。此诏就如此定稿，待朕宾天之日，可立即颁行天下。"

"陛下……"褚遂良听到"宾天"一语，顿时泪如泉涌，有心想说话，终久不敢再说，遂躬身退出殿外。

李世民的担忧其实为多余的，后世史家写此，由衷赞道："甚矣，致治之君不世出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类，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世人常常爱求全责备，然后人提起李世民，往往多溢美之言，对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于远"等诸多所谓的缺失，常常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后人对其极为爱戴。

李世民一日又一日躺在含风殿内，身上苦楚未有一丝减轻，反而日益加重。御医们百般调治，终久束手无策。李治向长孙无忌说道，不如将李世民搬回京城诊治，也许会有结果，长孙无忌坚决不同意，说李世民如此虚弱的身体，哪儿经得起如此折腾？

五月过后，李世民的身子更糟，其周身浮肿，面孔肿得变了模样。长孙无忌见诊治无效，对太医令大发脾气，骂道：“你们往日里自恃医术高明，圣上如今有病，你们怎么越治越糟？哼，圣上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定要问罪你们。”

太医令也无计可施，心道皇上食丹中毒，无药调治，怎能独怨我们！长孙无忌现在权倾朝野，当此盛怒之时，他不敢与其犟嘴，只好小心回答，然后再苦思疗法。

其实李世民到了现在，任何药石用在他身上也毫无功效，其强撑至今，无非靠其肌体自身维持罢了。到了五月八日，李世民召长孙无忌入殿，想独自对他说一些要紧的话。孰料长孙无忌一进殿门，看到李世民那令人撕心裂肺的模样，不禁悲从心来，就此呜呜大哭起来。二人从小为伴，后来又成为至亲，诸般情谊混杂在一起，非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费力地抬起手来抚在长孙无忌的面庞上，替他拭去泉涌似的泪花，叹道：“无忌，我唤你前来，有大事要说。你如此哭哭啼啼，我们如何说话？”李世民说完，忽然明白长孙无忌如此大哭，实为悲己将与之永诀，也不禁哽咽起来。

长孙无忌大哭道：“陛下……陛下……臣见到陛下如此模样，实在心痛如割……”

李世民此前与人诀别时，其最大痛处即是今生再难与人相见。现在自己病重，心里早知道离辞世不远，与长孙无忌等人相见的时辰无几。那一时刻，他不禁悲从心中来，也陪着长孙无忌流泪不已。

他们相对而泣，实在无法说话，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方才止住哭泣。然经此一折腾，李世民又耗去许多精力，没有力气对长孙无忌说话，遂让长孙无忌退出，说道：“我今日歇息歇息，你明日带治儿和遂良入殿说话。”

第二日为五月九日，李治、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三人早早地候在含风殿之外。殿内，太医令带人正为李世民侍候汤水。

过了半个时辰，太医令等人方才出来。太医令将长孙无忌拉到一边，小心说道：“瞧圣上的光景，今日很不好，你们入内后拣要紧的话说，不能让圣上耗力太多。”

长孙无忌点头答应，与二人一起入内。

李世民躺在病榻上微闭双眼，看到三人入内，轻声道：“你们来了，我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

李治不禁轻轻啜泣起来。

李世民轻轻地摇摇头，说道：“不可再哭！”李治急忙止住哭声。李世民目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示意二人靠近一些，将手抬起拉着二人之手，殷切地说道：“我自知大限将至，今日召你们来，要将大事托付给你们。”

“陛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心里非常明白李世民离死不远，有心想再宽慰几句，又觉得于事无补，唯有流泪不止。

李世民费力地抬起右手指了李治一下，说道：“你们当初言称治儿仁孝，极力推荐他继为储君，我遂群臣之意立治儿为皇太子。治儿入东宫以来，勤勉学习，练达政事，堪称仁孝，可为大唐天下之主。无忌、遂良，我此刻心中有千言万语，然无力说出。一句话，治儿毕竟年轻，你们今后要好好辅佐他，将天下事办好。”

两人心里明白，皇帝临终之前，指明自己为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既为勋臣又为国舅，当然为顾命大臣；而褚遂良为朝中新贵，新进位为中书令，却能成为顾命大臣，他事先实在难以想到。两人齐齐地跪在榻前，向李世民叩首道：“臣遇此大恩，愿尽心竭节，鞠躬尽瘁，全力辅佐太子。”

“起来吧。自今日开始，你们二人就依此办事。”李世民又将目光视向李治，说道：“若无忌、遂良在，你勿忧天下！”

李治也跪下叩首道：“儿臣奉旨。儿臣今后每遇大事，定事先与其商量。”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其实他心中还有一个人，即是被贬出京的李世□。后来李治即位，果然召李世□回京，授其为尚书左仆射。有此三人辅佐李治，保证了大唐延续贞观年间的做法，使大唐国势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势头，后世称此段史事为“永徽之治”，此为后话。

李世民说完这些话，已大汗淋漓，无力多说。这时，他又忽然想起一件事，对褚遂良说道：“无忌随我多年，忠心耿耿，我有天下，多其力也。只是他性格耿直，不知世人心内幽暗。我死以后，你要多替无忌操些心，不能让小人进谗言以毁之。”

褚遂良躬身领旨，然心里纳闷，长孙无忌现在实为首辅，又为国舅，何人敢打他的主意？

李世民一生识人用人，实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现在嘱咐褚遂良让他保护长孙无忌，实在大有深意。后来李治即位，武媚娘渐渐专权，许敬宗也在朝中大行其道，许敬宗秉持武媚娘的意思，捏造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意图谋反，一下子扳倒了二人。这样，褚遂良自身难保，更谈不上保护长孙无忌，则李世民可谓一语成谶。

三人见李世民神情疲惫，无力说话，遂躬身退出。李世民这时又忽然想

起一事，唤回李治，嘱咐道：“我死之后，你千万将《兰亭序》放入墓中。我一生独爱此帖，就让它陪葬吧。”李治含泪答应。

是夜，李世民崩于含风殿，终年五十二岁。其死后，有司为其上谥号曰文皇帝，庙号曰太宗，后世从此称李世民为唐太宗。

李治遵从李世民遗愿，将《兰亭序》放入其墓室枕前，并将其母长孙皇后与李世民合葬一起。这样，李世民一生最爱的人和最爱的物件，从此又归于一室。

墓室前，镶嵌有六块石画，即是有名的《昭陵六骏》。

李世民驾崩，天下闻此噩耗皆为之举哀，四夷之人入仕于朝者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他们依本族风俗剪发、剺面、割耳，以致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人痛哭流涕，向李治请求，要求杀身殉葬，李治坚决不许；松赞干布闻听此讯，极为哀伤，以婿礼遣使吊祭，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李世民灵前，并致书长孙无忌，表示效忠李治，其中写道：“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李治感于这些人对父亲的一片忠心，就召来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二人，让他们画出归附中国的十四位外国君长之像，再琢石为像立于昭陵之前，此十四人为：

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

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

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

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女）；

吐谷浑乌地也拔立豆可汗诺曷钵；

龟兹王左骁卫大将军诃黎布失毕；

焉耆王左卫大将军突骑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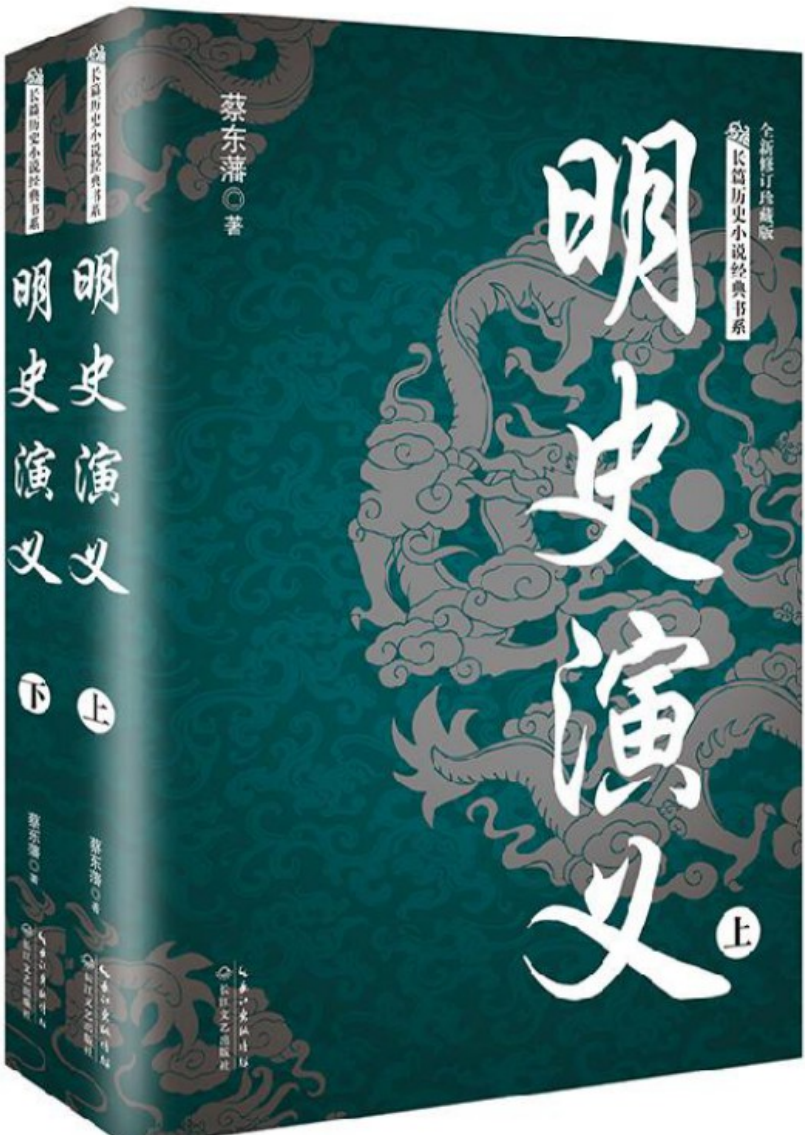
于阗王右骁卫大将军伏阇信；

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勇；

婆罗门帝中天竺王阿罗那顺；

林邑王范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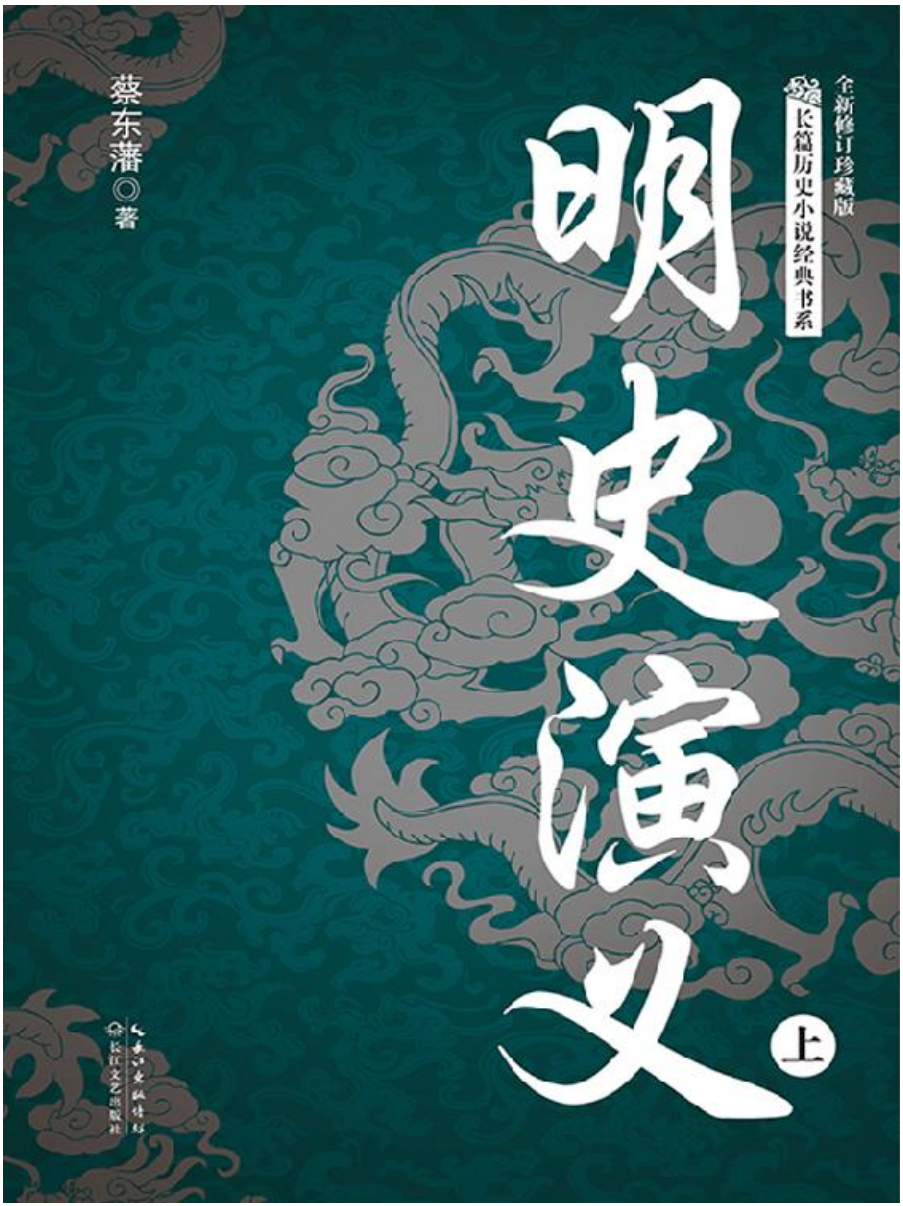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李治即皇帝位，即是后世所称的唐高宗，次年改元为永徽元年。



目录

明史演义上

明史演义下



- 自序
-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 第三回 攻城略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絷归绝粒
-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奸
-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鄱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谲谏阿丑悟君心
-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 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自序

有明一代之事实，见诸官史及私乘者，以《明史》《明通鉴》及《明史

纪事本末》为最详。《明史》《明通鉴》，官史也。《明史纪事本末》，私乘也。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亦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况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不遑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且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异者，有异而同者，有彼详而此略者，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苟徒事览观，能一一明辨乎？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自愧蠢愚，未敢论史，但于前数年间，戏成《清史通俗演义》百回，海内大雅，不嫌芜陋，引而进之，且属编《元明演义》，为三朝一贯之举，爰勉徇众见，于去年草成《元史演义》六十回，本年复草成《明史演义》百回。《元史》多阙漏，苦乏考证，《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及贞夫烈妇之所为，尤必表而出之，以示来许，反之，为元恶大憝，神奸巨蠹，亦旨直揭其隐，毋使遁形。为善固师，不善亦师，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恉，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若夫燕词郢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辨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编既竣，爰述鄙见以为序。

中华民国九年九月 古越蔡东帆自识于临江书舍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江山无恙，大地春回，日暖花香，窗明几净，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回忆去年编述《元史演义》，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嗣经腊鼓频催，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什么守岁，什么贺年。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现在时序已过去了，身子已少闲了，《元史演义》的余味，尚留含脑中，《明史演义》的起头，恰好从此下笔。淡淡写来，兴味盎然。元朝的统系，是蒙族为主；明朝的统系，是汉族为主。明太祖朱元璋，应运而兴，不数年即驱逐元帝，统一华夏，政体虽犹是君主，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大建设家。嗣后传世十二，凡一十七帝，历二百七十有六年，其间如何兴？如何盛？如何衰？如何亡？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不是几句说得了的。先贤有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必兴盛；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国必衰亡。"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但总属普通说法，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确证。

小子尝谓明代开国，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虽然不同，但后来由兴而衰，由盛而亡，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已足斫丧元气，倾覆国祚；还有国内的党争，国外的强敌，胶胶扰扰，愈乱愈炽，勉强支持了

数十百年，终弄到一败涂地，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拱手让与满族，说将起来，也是可悲可惨的。提纲挈领，眼光直注全书。目今满主退位，汉族光复，感世变之沧桑，话前朝之兴替，国体虽是不同，理乱相关，当亦相去不远。远鉴胡元，近鉴满清，不如鉴着有明，所以元、清两史演义，既依次编成，这《明史演义》，是万不能罢手的。况乎历代正史，卷帙最多，《宋史》以外，要算《明史》。若要把《明史》三百三十二卷，从头至尾，展阅一遍，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现在的士子们，能有几个目不窥园，十年攻苦，就使购置了一部《明史》，也不过庋藏书室，做一个读史的模样，哪里肯悉心翻阅呢？并非挖苦士子，乃是今日实情。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连办事谋生，尚觉不暇，或且目不识丁，胸无点墨，怎知道去阅《明史》？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越见得欲罢不能，所以今日写几行，明日编几行，穷年累月，又辑成一部《明史演义》出来。宜详者详，宜略者略，所有正史未载，稗乘偶及的轶事，恰见无不搜，闻无不述，是是非非，凭诸公议，原原本本，不惮琐陈。看官不要惹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说明缘起，可见此书之不能不作，尤可见此书之不能苟作。

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这时盗贼四起，叛乱相寻，黄岩人方国珍，起兵台温；颍州人刘福通，与栾城人韩山童，起兵汝颍；罗田人徐寿辉，起兵蕲黄；定远人郭子兴，起兵濠梁；泰州人张士诚，起兵高邮；还有李二、彭大、赵均用一班草寇，攻掠徐州，弄得四海纷争，八方骚扰。各方寇盗，已见《元史演义》中，故用简笔叙过。元朝遣将调兵，频年不息，只山童被擒，李二被逐，算是元军的胜仗，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反且日加猖獗。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信奉番僧，日耽淫乐，甚么演揲儿法，即大喜乐之意。甚么秘密戒，亦名双修法，均详《元史演义》。甚么天魔舞，造龙舟，制宫漏，专从玩意儿上着想，把军国大事，撇在脑后；贤相脱脱，出征有功，反将他革职充军，死得不明不白；佞臣哈麻兄弟，及秃鲁帖木儿，导上作奸，反言听计从，宠荣得什么相似。冥冥中激怒上苍，示他种种变异，如山崩地震旱干水溢诸灾，以及雨血雨毛雨氂，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时有所闻，无非令顺帝恐惧修省，改过迁善。不意顺帝怙恶不悛，镇日里与淫僧妖女，媚子谐臣，讲演这欢喜禅，试行那秘密法，云雨巫山，唯日不足。于是天意亡元，群雄逐鹿，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国号宋，据有亳州；徐寿辉也自称皇帝，国号天完；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立国称周。一班草泽枭雄，统是得意妄行，毫无纪律，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所以上天另行择真。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姿貌奇杰，度量弘廓，颇有人君气象，乃暗中设法保佑，竟令他拨乱反正，做了中国的大皇帝。这人非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以匹夫为天子，不可谓无天意。近时新学家言，专属人事，抹煞天道，似亦未足全信，故此段备详人事，兼及天心。

朱元璋，字国瑞，父名世珍，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世珍生有四子，最幼的就是元璋。元璋母陈氏，方娠时，梦神授药一丸，置诸掌中，光芒四射，她依着神命，吞入口中，甘香异常。及醒，齿颊中尚有余芳。至怀妊足月，将要分娩，忽见红光闪

闪，直烛霄汉，远近邻里，道是火警，都呼噪奔救，到了他的门外，反看不见甚么光焰，复远立回望，仍旧熊熊不灭。大众莫名其妙，只是惊异不置。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生了一个小孩子，越发传为奇谈，统说这个婴儿，不是寻常人物，将来定然出色的。就史论史，不得目为迷信。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诞生的时日，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后人推测命理，说他是辰戌丑未，四库俱全，所以贵为天子，这也不在话下。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河中忽有红罗浮至，世珍就取作儿衣，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是真是假，无从详究。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小子是清季人，不是元季人，自然依史申述，看官不必动疑。

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取名元璋，相貌魁梧，奇骨贯顶，颇得父母钟爱。偏偏这个宁馨儿，降生世间，不是朝啼，就是夜哭，想是不安民间。呱呱而泣，声音洪亮异常，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就是毗连的邻居，也被他噪得不安。世珍无法可施，不得已祷诸神明，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就乘便入祷，暗祝神明默佑。说也奇怪，自祷过神明后，乳儿便安安稳稳，不似从前的怪啼了。世珍以神佛有灵，很是感念，等到元璋周岁，复偕陈氏抱子入寺，设祭酬神，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另取一个禅名，叫作元龙。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证诸正史，并无是说，尝为之阙疑，阅此方得证据。光阴易过，岁月如流，元璋的身躯，渐渐的长成起来，益觉得雄伟绝伦。只因世珍家内，食指渐繁，免不得费用日增，可奈时难年荒，入不敷出，单靠着世珍一人，营业糊口，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今日吃两餐，明日吃一餐，忍饥耐饿，挨延过日，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向人佣工，只留着元璋在家。元璋无所事事，常至皇觉寺玩耍。寺内的长老，爱他聪明伶俐，把文字约略指授，他竟过目便知，入耳即熟，到了十龄左右，居然将古今文字，通晓了一大半。若非当日习练，后来如何解识兵机，晓明政体？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要他自谋生计，因令往里人家牧牛。看官！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雄，怎肯低首下心，做人家的牧奴？起初不愿从命，经世珍再三训导，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牧牛度日。所牧的牛，经元璋喂饲，日渐肥壮，颇得主人欢心。牧民之道，亦可作如是观。无如元璋素性好动，每日与村童角逐，定要自作渠帅，诸童不服，往往被他捶击，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仍勒令回家。

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濠泗一带，大闹饥荒，兼行时疫。世珍夫妇，相继逝世，长兄朱镇，又罹疫身亡，家内一贫如洗，无从备办棺木，只好草草藁束，由元璋与仲兄朱镗，舁尸至野。甫到中途，蓦然间黑云如墨，狂飙陡起，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接连是大雨倾盆，仿佛银河倒泻，澎湃直下，元璋兄弟，满体淋湿，不得已将尸身委地，权避村舍，谁料雨势不绝，竟狂泼了好多时，方渐渐停止。元璋等忙去察视，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两旁浮土流积，竟成了一个高垅，心中好生奇异，询诸里人，那天然埋尸的地方，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当下向继祖商议，继祖也不觉惊讶，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莫非有些来历，不如顺天行事，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史中称为凤阳陵，就是此处。不忘掌故。元璋兄弟，自然感谢。谁料福无双至，祸不

单行，仲叔两兄，又染着疫病，一同去世，只剩了嫂侄两三人，零丁孤苦，涕泪满襟。这时元璋年已十七，看到这样状况，顿觉形神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奔，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剃度为僧，倒也免得许多苦累，计画已定，也不及与嫂侄说明，竟潜趋皇觉寺，拜长老为师，做了僧徒。未几长老圆寂，寺内众僧，瞧他不起，有时饭后敲钟，有时闭门推月，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昼不得食，夜不得眠，险些儿做了沟中瘠、道旁殣，转入轮回。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那时元璋熬受不住，想从此再混过去，死的多，活的少，不得不死里求生，便忍着气携了袱被，托了钵盂，云游四方，随处募食，途中越水登山，餐风饱露，说不尽行脚的困苦。到了合肥地界，顿觉寒热交侵，四肢沉痛，身子动弹不得，只得觅了一座凉亭，权行寄宿。昏瞶时，觉有紫衣人两名，陪着左右。口少渴，忽在身旁得着生梨；腹少饥，忽在枕畔得着蒸饼；此时无心查问，得着便吃，吃着便睡，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病竟脱体。霎时间神清气爽，昂起头来，四觅紫衣人，并没有甚么形影，只剩得一椽茅舍，三径松风。见《明史·太祖本纪》，并非捏造。他也不暇思索，便起了身，收拾被囊，再去游食。经过光、固、汝、颍诸州，虽遇着几多施主，究竟仰食他人，朝不及夕。挨过了三年有余，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袱被外无行李，钵盂外无长物。乃由便道返回皇觉寺，但见尘丝蛛网，布满殿庑，香火沉沉，禅床寂寂，不禁为之惊叹。他拣了一块隙地，把袱被钵盂放下，便出门去访问邻居。据言："寇盗四起，民生凋敝，没有甚么余力，供养缁流，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不能熬清受淡，所以统同散去。"这数语，惹得元璋许多嗟叹。嗣经邻居檀越，因该寺无人，留他暂作住持，元璋也得过且过，又寄居了三四年。

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党羽孙德崖等，起兵濠州，元将撤里不花，奉命进讨，惮不敢攻，反日俘良民，报功邀赏。于是人民四散，村落为墟。皇觉寺地虽僻静，免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元璋见邻近民家，除赤贫及老弱外，多半迁避，自己亦觉得慌张，捏着了一把冷汗。欲要留着，恐乱势纷纷，无处募食，不被杀死，也要饿死；欲要他去，可奈荆天棘地，无处可依，况自己是一个秃头，越觉得栖身无所。左思右想，进退两难，乃步入伽蓝殿中，焚香卜爻，先问远行，不吉；复问留住，又不吉；不由得大惊道："去既不利，留又不佳，这便怎么处？"忽忆起当年道病，似有紫衣人护卫，未免为之心动，复虔诚叩祝道："去留皆不吉，莫非令举大事不成！"随手掷筊，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当下跃起道："神明已示我去路，我还要守这僧钵做什么？"遂把钵盂弃掷一旁，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大踏步走出寺门，径向濠州投奔去了。小子恰有一诗咏道：

出身微贱亦何伤，未用胡行舍且藏。

赢得神明来默示，顿教真主出濠梁。

欲知元璋投依何人，且看下回续叙！

前半回叙述缘起，为全书之楔子，已将一部明史，笼罩在内；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数行了之，看似太简，实则元事备见《元史》。此书以《明史》为纲，固不应喧宾夺主也。后半回叙明祖出身，极写当时狼狈情状，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如明祖朱元璋，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非极力演述，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艰，而以为无足重轻，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至若笔力之爽健，词致之显豁，尤足动人心目，一鸣惊人，知作者之擅胜多矣。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一口气跑到濠州，遥见城上兵戈森列，旗帜飘扬，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城外又有大营扎着，好几个赳赳武夫，守住营门。他竟不遑他顾，一直闯入，门卒忙来拦阻，只听他满口喧嚷道："要见主帅！"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也联翩出来，看他是个光头和尚，已觉令人惊异，嗣问他是何姓氏？有无介绍？他也不及细说，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大众还疑他是奸细，索性把他反缚，拥入城中，推至主帅帐前。元璋毫不畏惧，见了主帅，便道："明公不欲成事么？奈何令帐下守卒，絷缚壮士？"自命不凡。那上面坐着的主帅，见他状甚奇兀，龙形虎躯，开口时声若洪钟，不禁惊喜交集，便道："看汝气概，果非常人，汝愿来投效军前么？"元璋答声称是。便由主帅呼令左右，立刻释缚，一面问他籍贯里居。元璋说明大略，随即收入麾下，充作亲兵。看官！你道这主帅为谁？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至此始点醒主帅姓名，文不直捷。

子兴得了元璋，遇着战事，即令元璋随着。元璋感激图效，无论什么强敌，总是奋不顾身，争先冲阵。敌军畏他如虎，无不披靡，因此子兴嘉他义勇，日加信任。一日，子兴因军事已了，踱入内室，与妻张氏闲谈，讲到战事得手，很觉津津有味。张氏亦很是喜慰。嗣复述及元璋战功，张氏便进言道："妾观元璋，不是等闲人物，他的谋略如何，妾未曾晓，惟他的状貌，与众不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须加以厚恩，俾他知感，方肯为我出力。"张氏具有特识，也算一个智妇。子兴道："我已拔他为队长了。"张氏道："这不过是寻常报绩，据妾愚见，还是不足。"子兴道："依汝意见，将奈何？"张氏道："闻他年已二十五六，尚无家室，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了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义女得所，倒也是一举两得呢！"子兴道："汝言很是有理，我当示知元璋便了。"次日升帐，便召过元璋，说明婚嫁的意思。元璋自然乐从，当即拜谢。子兴便命部将两人，作为媒妁，选择良辰，准备行礼。

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先是子兴微时，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马公家住新丰里，佚其名，其先世为宿州素封，富甲一乡，至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落，妻郑媪生下一女，未几病逝。马公杀人避仇，临行时曾以爱女托子兴，子兴领回家中，视同己女。后闻马公客死他方，益怜此女孤苦，加意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张氏教以针黹，好在

马氏聪慧过人，一经指导，无不立晓。与明祖朱元璋，恰是不谋而合。至年将及笄，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秾而不艳，美而不佻；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如何急事，她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遽色。的是国母风范。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思与她联一佳偶，使她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凑巧元璋投军，每战辄胜，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成，天生了一对璧人，借他夫妇作撮合山，成为眷属，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说得斐亹可观。

吉期将届，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令元璋就馆待婚，一面悬灯结彩，设席开筵，热闹了两三日，方才到了良辰。当由傧相司仪，笙簧合奏，请出了两位新人，行交拜礼；接连是洞房合卺，龙凤交辉，一宵恩爱，自不消说。和尚得此，可谓奇遇。自此以后，子兴与元璋，遂以翁婿相称，大众亦另眼看待，争呼朱公子而不名。惟子兴有二子，素性褊浅，以元璋出身微贱，无端作为赘婿，与自己称兄道弟，一些儿没有客气，未免心怀不平。元璋坦白无私，那里顾忌得许多？偏他二人乘间抵隙，到子兴面前，日夕进谗，说他如何骄恣，如何专擅，甚且谓阴蓄异图，防有变动。子兴本宠爱元璋，不肯轻信，怎奈两儿一倡一和，时来絮聒，免不得也惶惑起来。爱婿之心，究竟不及爱子。元璋不知就里，遇有会议事件，仍是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某日为军事龃龉，竟触动子兴怒意，把他幽诸别室。两子喜欢得很，想从此除了元璋，遂暗中嘱咐膳夫，休与进食。事为马氏所知，密向厨下窃了蒸饼，拟送元璋。甫出厨房，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她恐义母瞧透机关，忙将蒸饼纳入怀中，一面向张氏请安。张氏见她慌张情状，心知有异，故意与她说长论短，马氏勉强应答，已觉得言语支吾；后来柳眉频蹙，珠泪双垂，几乎说不成词，经张氏挈她入室，屏去婢媪，仔细诘问。方伏地大哭，禀明苦衷。张氏忙令解衣出饼，那饼尚热气腾腾，粘着乳头，好容易将饼除下。眼见得乳为之糜，几成焦烂了。难为这鸡头肉。张氏也不禁泪下，一面命她敷药，一面叫入厨子，速送膳与元璋。是夕，便进谏子兴，劝他休信儿言。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一闻妻语，也觉得元璋被诬，即命将元璋释放，还居甥馆。张氏复召入二子，大加呵斥，二子自觉心虚，不能强辩，也只好俯首听训。嗣是稍稍顾忌，不敢肆恶，元璋也得少安了。亏得有此泰水。

越数日，接到军报，徐州被元军克复，李二败走。又越日，守卒来报，彭大赵均用率众来降，愿谒见主帅。子兴闻知，亟令开城延入，以宾主礼相见。彼此寒暄，颇为欢洽。当下设宴款待，饮酒谈心。突由探马驰入，报称元军追赶败兵，将到城下了。统帅叫作贾鲁。子兴不禁皱眉道："元兵又来，如何对待？"可见子兴没用。旁座一人起言道："元军乘胜而来，势不可当，不如坚壁清野，固守勿战，令他老师旷日，锐气渐衰，方可以逸待劳，出奇制胜。"众闻言，注目视之，乃是娇客朱元璋。明写元璋献计，是破题儿第一遭。彭大赵均用问子兴道："这位是公何人？"子兴答是小婿。彭大便道："令坦所言，未尝不是。但闻足下起义徐州，战无不胜，此刻元兵到来，何妨出城对敌，杀他一个下马威，免使小觑。某等虽败军之将，也可助公一臂，聊泄前恨。"子兴鼓掌称善。匆匆饮毕，撤了酒肴，整备与元军厮杀。看官听着！这彭大赵均用，本

是著名盗魁，与李二通同一气。李二兵败窜死，彭赵两人，皆被元军杀退，立脚不住，投奔濠州。子兴闻他大名，以为可资作臂助，所以甚表欢迎，虚已以听。错了念头。元璋不便再言，勉强随着子兴，出城迎敌，彭赵也率众后随。方才布成阵势，见元军已大刀阔斧，冲杀前来，兵卒似蚁，将士如虎，任你如何抵拒，还是支撑不住。子兴正在慌忙，忽后队纷纷移动，退入城□，霎时间牵动前军，旗靡辙乱，子兴拨马就回，元军乘势抢城，亏得元璋带领健卒，奋斗一场，方将元军战却，收兵入城；力写元璋。一面阖城固守，登陴御敌。元军复来猛攻，由元璋昼夜捍御，还算勉力保全。

子兴退回城中，彭大复来密谈，把后队退兵的错处，统推到赵均用身上。子兴又信以为真，优礼彭大，薄待赵均用，又是一番衅隙。均用从此含怨。可巧子兴党羽孙德崖，募兵援濠，突围入城，子兴与议战守事宜，德崖主战，子兴主守，意见未协，免不得稍有龃龉。均用乘此机会，厚结德崖，拟除了子兴，改奉德崖为主帅。看官！你想此时的草泽英雄，哪个不想做全城的头目？当濠州起兵时，德崖与子兴，本是旗鼓相当，因子兴较他年长，不得不奉让一筹，屈己从人，此次由均用从中媒蘖，自然雄心勃勃，不肯再作第二人思想。子兴尚是睡在鼓中，一些儿没有分晓，就是元璋在城，也只留意守御，无暇侦及秘谋。

一夕，元璋正策马梭巡，忽奉张氏密召，立命进见。当下应召入内，见张氏在座，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爱妻马氏，也在旁陪泪，不禁惊诧起来，急忙启问。张氏呜呜咽咽，连说话都不清楚；应有此状，亏他描摹。还是马氏旁答道："我的义父，被孙德崖赚去了，生死未卜，快去救他！"元璋闻言，也不及问明底细，三脚两步的跑出室外，即号召亲兵，迅赴孙家。一面遣人飞报彭大，令速至孙家救护子兴。说时迟，那时快，元璋已驰入孙门。突被门卒阻住，元璋回顾左右道："我受郭氏厚恩，忍见主帅被赚，不进去力救么？兄弟们替我出力，打退那厮！"众卒奉命上前，个个挥拳奋臂，一哄儿将门卒赶散。元璋当先冲入，跨进客堂，适德崖与均用密议，见元璋到来，料知来救子兴，恰故意问道："朱公子来此何干？"元璋厉声道："敌逼城下，连日进攻，两公不去杀敌，反赚我主帅，意欲图害，是何道理？"德崖道："我等正邀请主帅，密议军机，不劳你等费心。你且退！守城要紧，休得玩忽！"元璋道："主帅安在？"德崖怒目道："主帅自有寓处，与你何干？"元璋大忿，方欲动手，蓦闻外面有人突入道："均用小人，何故谋害郭公，彭大在此，决不与你干休！"元璋闻声，越觉气壮，雄赳赳的欲与德崖搏斗。德崖见两人手下，带有无数健卒，陆续进来，挤满一堂，不由得怕惧起来，反捏称主帅已返，不在我家。元璋愤答道："可令我一搜吗？"德崖尚未答应，彭大已从后插嘴道："有何不可？快进去！快进去！"于是元璋拥盾而入，直趋内厅，四觅无着，陡闻厅后有呻吟声，蹑迹往寻，见有矮屋一椽，扃□甚严，当即毁门进去，屋内只有一人，铁链锒铛，向隅暗泣，凝目视之，不是别人，正是濠州主帅郭子兴，主帅如此，太觉倒霉。是时不遑慰问，忙替他击断锁链，令部兵背负而出。德崖与均用，睁着眼见子兴被救，无可奈何。元璋即偕彭大趋出，临行时又回顾德崖道："君与主帅同时举义，素称莫逆，如何误听蜚言，自相戕贼？"又语赵均用

道：“天下方乱，群雄角逐，君既投奔至此，全靠同心协力，共图大举，方可策功立名，愿此后休作此想！”言已，拱手而别。前硬后软，妙有权术。弄得孙赵两人，神色惭沮，反彼此互怨一番，作为罢论。此事悉本《太祖本纪》。惟《本纪》叙此事，在濠未被围之前，而谷著《纪事本末》，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且事实间有异处，本编互参两书，以便折衷。

元璋既救出子兴，仍加意守城，会元军统帅贾鲁，在营罹病，日渐加剧，以是攻击少懈。越年，贾鲁病死，元军退去。自濠城被围，迄于围解，差不多有三四月，守兵亦多半受伤。元璋禀知子兴，拟另行招募，添补行伍，子兴照允，将此事委任元璋。元璋即日还乡，陆续募集，得士卒七百名，内中有二十四人，能文能武，有猷有为，端的是开国英雄，真皇辅弼。为后文埋根。这二十四人何姓何名？待小子开列如下：

徐达　汤和　吴良　吴桢　花云　陈德　顾时　费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胜宗　陆仲亨　华云龙　郑遇春　郭兴　郭英　胡海　张龙　陈桓　谢成　李新材　张赫　周铨　周德兴

元璋得了许多英材，与他们谈论时事，很是投机。当下截止招募，带领七百人回濠，禀报子兴。子兴按名点卯，七百人不错一个，便算了事，惟署元璋为镇抚，令所募七百人，归他统率。元璋拜谢如仪。隔了数日，元璋方料理簿书，有一人进来禀谒，视之乃是徐达，便问道：“天德有何公干？”徐达见左右无人，便造膝密陈道：“镇抚不欲成大业么？何故郁郁居此，长屈人下？”元璋道：“我亦知此地久居，终非了局，但羽毛未满，不便高飞，天德如有高见，幸即指陈！”徐达道：“郭公长厚，德崖专横，彭赵又相持不下，公处此危地，事多牵掣，万一不慎，害及于身，奈何不先几远引？”识见高人一层。元璋道：“我欲去此他适，必须有个脱身的计策，否则实滋疑窦，转召危机。”徐达道：“郭公籍隶定远。目今定远未平，正好借此出兵，想郭公无不允行。”元璋道：“我方募兵七百名，署为镇抚，若统率南行，无论谣诼易生，即郭公亦多疑虑。”徐达道：“七百人中，可用的不过二十余人，公只将二十余人率着，便足倚任，此外一概留濠，那时郭公便不致动疑了。”元璋点头道：“天德此言，甚合我意，我当照行。”徐达乃趋出候命。达字天德，元璋称字不称名，便是器重徐达的意思。徐达为开国元勋，故从特笔。元璋即入禀子兴，出徇定远，并请将原有部兵，归属他将，只率二十四人同行。子兴欣然应允。不出徐达所料。于是元璋整装即行，这一行，有分教：

踏破铁笼翔彩凤，冲开潜窟奋飞龙。

欲知南徇定远情形，请看官续阅下回。

投军为明祖奋迹之始，成婚为明祖得助之始，救郭子兴为明祖报绩之始，募兵七百，得英材二十四，为明祖进贤之始，逐层写来，有声有色。他若郭子兴之庸柔，孙德崖之贪戾，彭大之粗豪，赵均用之刁狡，

皆为明祖一人反射。尤妙在用笔不直，每述一事，辄用倒戟而出之法，使阅者先迷后醒，益足餍目。看似容易却艰辛，阅仅至此，已自击节不置。

第三回 攻城略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却说徐达、汤和等二十余人，随着元璋，南略定远。定远附近有张家堡，驻扎民兵，号驴牌寨。元璋请费聚往察情形，费聚返报寨中乏食，意欲出降。元璋大喜道："此机不可坐失。"便命费聚前导，另选数人为辅，上马急行。将到寨前，遥见寨中有二将出来，大声呼着，说是来者何为？费聚心恐，叩马谏元璋道："彼众我寡，未便深入，不如回招人马，然后前来。"元璋笑道："多人何益，反令彼疑。"有胆有识。言毕下马，即褰裳渡濠，径诣寨门，寨主倒也出见。元璋道："郭元帅与足下有旧，闻足下孤军乏食，恐遭敌噬，因遣我等相报，若能相从，请即偕往，否则移兵他避，免蹈孤危。"寨主唯唯从命，只请元璋留下信物，作一证据，元璋慨解佩囊，给与寨主，寨主邀与入营，献上牛酒，大家饱餐一顿。食毕，元璋即请寨主促装，寨主以三日为期。元璋道："既如此，我且先返，留费聚在此，与君同来便了。"寨主允诺，元璋即策马而归。徐达等接见元璋，询明情状。徐达道："恐防有变。"料事如神。元璋哂道："我亦虑此。"所见相同。徐达道："达闻寨兵约三千人，若负约来争，众寡不敌，请即募兵以备不虞。"元璋称善，即悬旗招兵。阅三日，约得壮士三百人。忽见费聚踉跄奔还，喘声道："不……不好了！不好了！该寨主自食前言，将有他变。"元璋投袂道："小丑可恨，我当立擒此贼。"于是拔营齐赴，且令壮士潜匿囊中，诡作军粮，载以小舆，顷刻抵寨，遣人告寨主道："郭元帅命持军粮来，请寨主速出领取！"寨主正愁乏食，闻信大喜，飞步而出。元璋接见，即令运囊下车，一声呐喊，壮士皆破囊突出，立将寨主拿下。果然妙计。元璋又命部下纵火，攻毁营垒，吓得寨兵无处逃遁，齐呼愿降，乃将寨兵纵放，把旧垒一炬成墟，当下收检降兵，一律录用，只严责寨主负约，申行军律，喝令斩讫。该杀。嗣是远近闻风，多来归附。

独定远人缪大亨，拥众二万人，受元将张知院驱遣，屯踞横涧山。元璋与徐达商议，定下一条好计，密授花云，令他照行。花云分兵去讫。且说缪大亨所率部众，本系民间义勇，不受元将拘束。嗣因张知院设法联结，乃受他节制。此时闻元璋已破驴牌寨，恰也隐有戒心，日夕防范。接连数日，毫无影响，防务渐渐松懈。一夕，正阖营酣寝，梦中觉得有呼噪声，蹴踏声，相率起床出视，不料外面已万炬齐明，火光烛地，把全营照得通红，顿时眼目昏花，不知所措。大亨情急欲逃，方才上马，见敌兵已毁营杀入，为首一员大将，裹着铁甲，驾着铁骊，持了一柄大刀，飞舞而来，险些儿把脑袋砍破，急忙用刀架住，启口问道："黑将军快通名来，休得乱砍！"来将答道："我乃濠州大将花云，特来借你的头颅。"妙语解颐。大亨道："彼此无仇，何故相犯？"花云道："元主无道，天怒人怨，我等仗义而来，正为吊伐起见，你既纠众起义，应具同

心，为什么反受元将监督，甘心作伥？我所以特来问罪，你若悔过输诚，我亦既往不咎，倘或说一不字，我的刀下，恰不肯半点容情。”声容俱壮。大亨尚拟抗拒，怎奈部众已仓皇失措，人仰马翻，只得忍气答道：“要我投诚，也是不难，还请将军息怒！”花云道：“你既听我良言，尚有何说，你令部众弃械投诚，我亦当禁军屠戮。”大亨应允，便两下传令，一边释械，一边停刀。复经花云婉转晓谕，说得大亨非常佩服，连降众都是倾心。于是横涧山二万义兵，统随着花云，来归元璋。元璋好言抚慰，正在按名录簿，又得军士喜报，横润山旁寨目秦把头，也率众来降了。随即传令入见，免不得温词奖勉，一面检阅秦把头部众，约共得八百人。人多势旺，威声大震。

定远人冯国用，与弟国胜，也挈众来归，元璋见他儒冠儒服，温文尔雅，不觉起敬道：“贤昆玉冠服雍容，想总是读书有年，具有特识，现在天下未定，何术荡平？愿有以教我！”国用道：“大江以南，金陵为最，龙蟠虎踞，向属帝王都会，公既率师南略，请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将四出，救民水火，倡行仁义，勿贪子女玉帛，天下归心，何难平定？”后来元璋行事，悉本是言，故录述独详。元璋大悦，令国用兄弟，入居帷幄，参赞戎机。一面下令拔营，向滁阳进发。途次有一人迎谒，举止不凡，由元璋问他姓名，答称：“李姓名善长，字百室，是本地人氏，籍隶定远。”元璋又欲考核才识，叩问方略，善长从容答道：“从前暴秦不道，海内纷争，汉高崛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即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崩裂，与秦末相同，公系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钟毓公身，若能效汉高所为，亦当手定中原，难道古今人必不相及么？”又一个王佐之言。元璋又欢慰非常，留居幕下，掌任书记，筹备粮运。居然作萧相国。复饬花云为先锋，带着前队，飞速进行。

花云当先开道，孑身前驱，途遇土匪数千人，毫不畏怯，提剑跃马，横冲而过。各军陆续随上，如入无人之境。群盗自相惊顾道：“黑将军来了，勇不可当，休与争锋！”言毕，各分道散去。花云直至滁阳，竟薄城下。城内守吏，闻风早遁，只有流寇往来，入城抢掠，一闻花云军至，连忙逃出城外。可巧被花云截住，乱斫乱杀，信手扫荡，滚去头颅无数，眼见得滁城内外，一鼓肃清了。真是容易。元璋率军入城，安民已毕，忽来了一个少年，两个童儿，少年呼元璋为叔，一童儿呼元璋为母舅，一童儿呼元璋为义父，俱由元璋接见。欣喜之中，恰带着几分酸楚。看官道是何人？待小子说个明白：少年系元璋的侄儿，名叫文正，自从元璋为僧，彼此不通闻问，差不多有八九年。一童系元璋姊子，盱眙人，姓李名文忠，其母已死，随父避难，流离转徙，又与父相失，九死一生，方得到滁。一童系元璋的寄子，姓沐名英，定远人，幼时父母双亡，沿途乞食，元璋在濠州时，出城巡察，见他面貌雄伟，无寒乞相，特命他随归，令妻马氏抚养，视同己子。此时结伴同来，重行聚首，悲喜交集，自在意中。文忠年最幼，只十四岁，走近元璋身前，依依不舍，元璋戏摩其顶，文忠亦牵着元璋衣襟，捉弄不已。元璋笑道：“外甥见舅，仿佛见母，所以如此亲昵，我看你母早亡，你父想亦殉难，不如随我姓朱罢！”文忠道：“愿从舅命。”元璋又顾沐英道：“你既

为我寄子，也可改姓为朱。”沐英亦惟命是从。李、沐两人，后皆立功封王，故并笔详叙。三人俱留住滁阳。

元璋复遣将四出，取铁佛岗，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诸寨，正在战胜攻取的时候，突有泗州差官到来，说是奉郭元帅命令，饬镇抚移守盱眙。元璋惊讶道：“郭公何时到泗州？”来使道：“这是彭、赵两公的计画，郭元帅择善而从。”元璋又问道：“濠州何人把守？”来使道：“孙公德崖，留守濠州。”元璋沉吟半晌道：“我知道了。彭、赵两人，挟主往泗，且令我移军盱眙，以便就近节制，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计。但我只知有郭公命，不知有彭赵命，你去回复了他，教他休逞刁谋，我元璋不是好惹呢！”彭、赵情迹，从元璋口中叙出，既省笔墨，且写元璋之智。来使语塞，告别而去。嗣是元璋格外注意，常遣侦骑至泗州，探听消息。约越两旬，侦骑回报，彭、赵两人，争权内哄，彭大中矢身亡，部曲为赵所并，气焰益张。结果彭大。元璋叹道：“均用得势，郭公更危了。”当下与李善长商议，令善长写就一书，遣人赍递均用，其书道：

公昔困彭城，南趋濠，使郭公闭门不纳，死矣。得濠而踞其上，更欲害之，母乃所谓背德不祥乎？郭公即易与，旧部俱在，幸毋轻视，免贻后悔！

均用得书，心中虽是愤恨，恰也顾忌三分，不敢遽害子兴。惟元璋在滁，尚恐均用为逆，一时不及往救，左思右想，定了一条贿赂计，立遣人赍送金帛，贿通均用左右，令他设法脱免子兴。果然钱神有灵，青蚨一去，泰岳飞来，大雅不群。元璋忙开城迎接，见子兴挈着妻孥，及义女马氏，接踵而至，当即迎入城中，推子兴为滁阳王，令所有部众，悉归子兴节制。可谓长厚。子兴甚是欢悦。谁知过了一月，子兴又变过了脸，渐渐的疏淡元璋，性情反覆，实是可杀。凡元璋亲信的将士，多被召用，连元璋记室李善长，也欲收置麾下。善长涕泣自诉，誓不肯行，子兴不能相强，方才罢休。

嗣是元璋格外韬晦，遇有战事，辄不与闻，子兴也不愿与议。偏是猜忌越深，谗言越盛，有说元璋不肯出战，有说元璋出战，不肯效力，子兴统记入脑中。适值寇兵到滁，子兴立召元璋入帐，令他往剿。元璋应声愿往，子兴又另遣一将，与元璋并辔出城。此将何用？分明是监督元璋。甫与寇兵相接，该将已身中流矢，拍马走还，真是饭桶。阵势几乱。寇兵俱乘间杀来，幸元璋搴旗而前，麾众直上，搏斗了好多时，方将寇兵击退，元璋驰回报功，子兴仍不加礼貌，只淡淡的敷衍了数语。元璋未免懊丧，返入内室，长吁短叹，闷闷不已。马氏在旁慰问道：“闻夫君出战得胜，妾正欣慰非常，何故夫君尚有愠色？”元璋叹息道：“卿一妇人，安知我事？”马氏道：“妾知道了，莫非因妾义父，薄待夫君么？”元璋道：“卿既知悉，何劳再说！”马氏道：“君亦察知义父的隐情么？”元璋道：“前此忌我专擅，我愿撤销兵权，今此疑我推诿，我却争先杀敌，偏他仍是未惬，今我无从揣测，想总是与我有仇罢了。”马氏道：“并非与夫君有仇，敢问夫君屡次出征，有无金帛归献？”元璋愕然道：“这却没有。”马氏道：“他将出战，还兵时必有所献，君何故与别人

不同！”元璋道：“他们是掳掠得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那里来的金帛？就使从敌兵处夺了些儿，也应分给部下，奈何献与主帅？”马氏道：“轸恤民生，慰劳将士，应该作此办法，但义父未察君情，反疑君为干没，是以不快于心。今妾幸有薄蓄，当出献义母，俾向义父前说情，可保后来释怨。”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元璋道：“依卿所言便了。”是夕无话，越日，马氏即检出金帛，亲呈义母张氏。张氏果喜，即与子兴说明。子兴怡然道：“元璋颇有孝心，我前此错疑了他。”所争仅此，令人愤叹。自此疑衅渐释，遇有军事，仍与元璋熟商。元璋感念内助，伉俪益敦。又越数日，子兴二子，邀元璋出城宴饮，马氏闻知，即密语元璋道：“君宜小心！从前义父挟嫌，多由两人播弄，今乃设宴款君，恐是不怀好意。可辞则辞，休堕他计！”元璋笑道：“区区二竖，何能害我？我当设法免难，愿卿勿忧！”言毕趋出，即与王子二人，乘马赴饮。甫至中途，元璋忽从马上跃下，对天喃喃，若有所见。既而复腾身上马，揽辔驰还。王子忙惊呼道：“同约赴饮，何为半途奔回？”元璋回叱道：“我不负你，你何故设计害我？幸空中神明指示，说你两人置毒酒中，令我中道驰归，免得中毒！”言已，纵马自去。两人汗流浃背，俟元璋走远，方密语道：“酒中下毒，是我两人的秘谋，此外无人得知，他如何瞧透机关？莫非果有神明不成？”呆鸟。当下怏怏同归，收拾了一片歹心，就使至乃父前，也决口不谈元璋功过，于是翁婿协好，郎舅无尤，好好一座滁阳城，从此巩固，元璋亦称快不置。应谢贤妻。

会元军进围六合，六合主将，至滁求救，子兴素与六合有隙，拒不发兵。元璋进谏道：“六合与滁，唇齿相依，六合若破，滁不独存，应即赴援为是。”子兴踌躇良久，问来使道：“元兵约有若干？”来使道：“号称百万。”子兴不禁伸舌道：“这、这般大兵，何人敢去一行？”帐下都面面相觑，不发一言。鼯鼠技穷，越显出蛟龙厉害。元璋道：“某虽不材，愿当此任。”如闻其声。子兴道：“且先问卜，何如？”元璋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子兴乃允，即令来使先返，随拨兵万人，归元璋统领，克日前往。元璋去后，子兴专望捷音，越数日得了军报，说是六合解围，自然快慰。又越一日，探马来报，元兵大举攻滁，子兴大惊道：“元璋何往？”探马报称未知，吓得人人丧胆，个个惊心，小子有诗咏道：

军事由来变幻多，猝逢大敌急如何？

若非阃外英雄在，日暮何人得返戈。

毕竟滁阳何故被兵，元璋何故未归，小子暂一搁笔，姑至下回交代。

昔周武有十乱而得天下，邑姜与焉。先圣叹为才难，才固难矣，愚意则更有进者，自古帝王崛起，有外辅，尤须有内助。邑姜之功，不亚周召，故武王宣誓，独厕邑姜于十乱之列，非十乱以外，必无才彦，不过德有大小，功有巨细，举十乱，可以概余子耳。若明祖朱元璋之南略定滁，外得徐汤诸人以为之佐，犹之周召也，而内则全资马氏，马氏亦一邑姜欤？本回内外兼叙，注重得人，阅之可以知明祖开国之由来，非仅工叙述已也。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却说郭子兴接着军报，惊悉元兵来攻，连忙问及元璋，又未见率兵回来，究竟是何原因？待小子申说明白。原来泰州人张士诚，占据高邮，由元丞相脱脱督诸军进讨，大败士诚部众，乘胜分兵围六合。六合主将向滁阳求救，元璋率耿再成等往援，与元兵对仗，互有胜负。寻以元兵势大，未便久持，故意敛兵，潜入民舍，另遣妇女倚门，戟手痛詈，元兵恐他诱敌，相率惊愕，不敢逼入，渐渐引去。那时元相脱脱，早闻知滁阳出授，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竟分兵来攻滁阳。这边元璋未归，那边元兵将到，探马遇警即报，未尝面面顾到，所以把元璋一边，答称未知。子兴旧部，统是酒囊饭袋，一些儿不中用，闻得这般警报，怎得不惊？怎得不慌？说明底细，足令阅者一快。

正是危急仓皇的时候，又一探马来报："朱将军回来了。"是一位大救星。子兴得此一信，方将出窍的魂灵，收转身中，方欲出城亲迓，缓则堕渊，急则加膝，是庸主待人常态。元璋已率众进城，彼此晤叙，不及细谈，只与商量防敌的计策。元璋道："火来水掩，兵来将挡，怕他什么？"子兴稍稍放心，随命元璋出战。元璋自然奉命，不及休息，又复麾众出城，探听元兵行踪，距城已不过十里，连忙设伏涧旁，令耿再成带着数百人，渡涧诱敌，自己在城下立营，专待元兵到来。是谓好谋而成。元兵似风驰电掣一般，直指滁阳，途中遇着耿再成，看他手下的兵士，很是有限，全然不放在眼里，一声呼噪，争先驱杀。再成的兵好似风卷残云，顷刻逃散。分明诱敌。元兵奋力追赶，走近涧边，见败兵凫水逸去，也纷纷下马，褰裳涉流；猛听得鼓角齐鸣，两岸林间，杀出无数人马，前队都列着弓箭手，个个拈弓搭矢，向元兵射来。元兵躲避不及，忙即渡回，已是一半中箭，倒毙涧中。元璋见元兵中计，复率大队赶来。在城将吏，闻元璋得手，也不待子兴命令，一拥而出，踊跃争功。此是若辈惯技，幸元兵别无秘计，否则全城休矣。大众追了一程，还是元璋勒马停住，声言穷寇勿追，方才收兵。途中拾得元兵弃械，不计其数，统是欢喜得很，返入城中，向子兴前报捷去了。元璋尚恐元兵再至，密嘱部曲戒严，旋闻元相脱脱，已削职充戍，方喜慰道："元朝大将，只靠脱脱一人，他已贬谪，余人不必虑了。"嗣闻脱脱接连被谗，远窜赐死，禁不住一喜一叹，含蓄不尽，令阅者自思！脱脱之贬死，关系元朝存亡，故特笔提明。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元璋在滁无事，复有一位长身铁面的英雄，自称从虹县来投，姓名叫作胡大海，特来求见朱公。又复一番叙法。元璋闻报，亟命延入，瞧将过去，觉得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便起身相迎，令他旁坐，一问一答，无非是说行兵要略，两下里很是投机，元璋即命他为先锋。转眼间已是至正十五年，城中兵食，日渐缺乏，子兴召诸将筹画军糈，元璋进言道："困守孤城，何处得粮？邻近惟和阳城，未经骚乱，想必储有积粟，何妨遣将往取。"诸将笑道："朱公子谈何容易，和阳虽小，城高池深，又有重兵守着，如何取得？"元璋道："我亦非不知此，但不能力

胜，还当智取，难道就坐困不成？”是极。子兴忙问计将安出。元璋道：“从前攻民寨时，曾得庐州兵三千，颇称勇敢，今可令他椎结左衽，穿着青衣，扮作北军模样，带着橐驼四头，驾运货物，只说是庐州兵护送北使，至和阳赏赉将士，一面用绛衣兵潜随后面，俟青衣兵赚开城门，举火为号，便可掩他不备，鼓行直入。城池到手，还怕粮饷不为我有么？”子兴喜道：“此计甚善。”诸将亦齐声赞成。毛遂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当下令张天祐率青衣兵先行，耿再成率绛衣兵后随，先后相隔数里，陆续向和阳进发。

天祐至陟阳关，和阳父老，闻北使过境，携着牛酒，出关迎献。当由天祐接受，拣了一个僻静地方，欢呼畅饮，几忘朝暮。得鱼忘筌。煞是可笑。至再成兵将近和阳，眼睁睁的望着前面，并不见有烟火动静，停住了好一歇，仍是杳然。再成还道自己来迟：火已举过，忙率众趋至城下，守将也先帖木儿，急令闭城，用飞桥缒兵出战。再成不见天祐，已是心乱，勉强招架元兵，战了数合，突来了一支硬箭，慌忙躲闪，已中左肩，险些儿跌下马来，仓皇失措，只好拨马返奔。元兵追至千秋坝，日暮收兵，从容归去。不期行到半途，斜刺里杀到一支青衣兵，横冲直撞，任意蹂踏，想是靠着酒力。元兵措手不及，被他一鼓冲散。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张天祐所领的兵马。至此才到。天祐既冲散元兵，一口气跑到城边，但见西门上面，立着一位长身阔面的大将，盔甲耀光，似曾相识，写出昏黄景象。正疑讶间，只听得大将呼道：“张将军来迟了。”这是何人？令我无从捉摸。这一语传到耳中，方觉闻声知名。看官道是何人？乃是朱元璋部下的汤和。点出姓名，尚不知从何而来？笔法奇变，可推绝顶。天祐又喜又惊，待汤和开城放入，忙即问明底细。汤和道：“我是奉朱元帅密令，从间道到此，接应诸公，乃到了城下，并没有诸公踪迹，只有飞桥架着城上，我就乘便登城，想去拿也先帖木儿，谁料他却刁狡得很，竟一溜烟走了。我看夜色已昏，不便穷追，因在城上恭候诸公。”说毕大笑，天祐未免怀惭。就汤和口中，叙出原因，真是计中有计，极写元璋智虑。一笑一惭，尤是好看。汤和再问耿再成下落，天祐茫无头绪，反还问汤和，汤和赧然道：“与君偕行，君尚未知，我本绕道而来，如何得晓？想是两下失约，他见机回去了。目今已得此城，遣使报捷，自见分晓。”当下写就捷书，遣人赴滁去讫。

且说耿再成败归，禀报军情，子兴问及天祐。再成道：“末将薄城，并不见他形影，想他必先行入城，被敌察觉，一律加害。”子兴道：“如此奈何？”元璋在旁道：“恐尚未然。”恃有汤和之遣。正说着，又闻元使叩城，赍书招降。子兴道：“招降书又到，想天祐必陷没了。”元璋道：“且先接来书，后见来使。”子兴点头，即令门卒索交来书，递进察阅。书中只说：“大兵将到，速宜投诚，毋自贻悔”等语。元璋道：“咄！何物胡虏，敢出此言？为今计，应整兵示威，休使轻觑！”子兴道：“兵多调出，城守空虚，如何示威？”元璋道：“某自有计，王见来使，幸勿自馁！”随即趋出，令三门守卒，总集南门，两旁森列，填塞街衢，方开南门呼来使入。既至帐前，叱来使膝行进见。来使倔强不允，经元璋喝令左右，揿翻地上，才匍匐入帐。子兴语来使道：“汝主昏庸，海内大乱，我为保民起见，特起义师，濠滁一带，以次敉平，汝主反妄怒逞兵，要

约招降，难道我果偷生怕死么？”来使道：“降与不降，任凭裁酌，我系奉命而来，应该以礼相见，为何这般威虐？”子兴道：“威虐什么？”来使道：“小小一座滁州城，靠着几千名乌合之众，竟敢背叛天朝，屈辱天使，还说不是威虐么？”口硬如此，真是个倔强汉。诸将在旁，听着此语，不由得气愤填胸，彼此拔剑出鞘，欲杀来使。元璋忙摇手阻住，只大声道：“来使无礼，应即驱逐！”子兴遂喝令左右，撵出来使。过了一日，并不见有元兵到来，元璋方语诸将道：“诸公欲杀来使，不知杀了一人，于我何益？且彼将谓我杀使灭口，竟奋而来，转滋大患，何如恫喝示威，纵之使去，令他传闻大众，有所忌惮，自不敢进。”虚者实之，即此之谓。诸将方才无言。

元璋又以张汤诸将，各无音耗，复禀准子兴，亲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及健卒千人，往略和阳。途次始接和阳捷报，大众欢欢喜喜的驰入和阳。既入城，查闻天祐部下，横行杀掠，乃邀天祐至前，与语道：“诸军自滁来，多劫人财帛，掠人妇女，此等行为，窃所不取，应申明军纪，方能安众。”天祐道：“前事不必提起，此后当禁止劫掠便了。”元璋不便再言，心下很是不悦。未几，得子兴来檄，令元璋总领和阳军事。元璋以天祐等人，多系子兴部曲，虑不相下，乃将来檄留存，暂不发布；只令开军事会议，在厅上设着两席，左右分列。俗例向是尚右，诸将先入，各占右席，元璋后至趋左，提议军事，诸将皆瞠目相顾，独元璋剖决如流，屈服众人，诸将方稍稍敬服。元璋遂创议辟城，分工增筑，诸将任其半，自己任其半，约三日竣工。届期，元璋工竣，诸将尚未就，于是元璋宣召诸将，出檄宣读。读毕，就南面坐，正色道：“奉滁阳王檄，统诸公兵，并非由我专擅，今只一筑城小事，乃皆愆期，试问他事曷济？自今以后，违令当斩，愿诸公莫怪！”示之以才，临之以庄，方可压倒一切。诸将始惶恐听命。元璋即传令将士，所得财帛妇女，一应归还原主，于是人民大悦，有口皆碑了。明祖之所以得民者在此。

是时元世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任马，及民军元帅陈埜先，分屯新塘、青山鸡笼山等处，阻绝和阳饷道。元璋留李善长居守，自率兵分道往攻，秃坚等俱败退。独陈埜先乘元璋出兵，竟绕道来袭和阳，亏得善长预先防备，俟埜先薄城，率锐出战，一番搏击，俘获无算，埜先落荒遁去。至元璋归来，得悉此事，极称善长智勇，自不必说。一日，有门卒进报，濠州帅孙德崖到了。元璋不识来因，坦然出迎，彼此接见，并马入城。既登堂，元璋问明来意，德崖道：“濠州乏食，特来乞粮。”元璋允诺，留宴数日，一面禀报子兴。不意子兴与德崖有隙，竟亲领大兵，自滁赴和，来执德崖。度量太窄，何能成事？迨元璋闻知，默料子兴此来，定与德崖寻衅，顿时左右为难，不得已先与德崖说明，德崖即起身告别。元璋恐他中道遇仇，复亲送至二十里外。可谓仁至义尽。及归，与子兴接着。子兴勃然道：“你为何放走德崖？”元璋道：“德崖虽得罪吾王，然究竟患难初交，不应遽绝；且前此构衅，都由赵均用谗谄所致。现在居守濠州，保我梓桑，尚无大过，还望吾王矜宥！”言之有理。子兴听说，无可奈何，勉强住了一宿，仍率兵回滁，郁怒之下，得了一个肝逆症，水米不进，不到数日，一命呜呼。不死胡为。其子天叙，忙遣人飞报元璋，元璋得讣，星夜驰至滁州，发丧开吊，悲恸不已。子兴旧

部，见元璋如此忠义，各自感愧，议奉元璋为王。元璋不从，经大众再三怂恿，方权为统帅，兼领子兴部曲。一面驰檄各处，一面挈领妻孥，仍返和阳。

那时孙德崖已返濠州，接到滁州檄文，不禁愤愤道："元璋那厮，煞是可恨！我前去问他借粮，他佯为允诺，暗中恰通知子兴，与我寻仇，幸我早走一著，方得免害。此次子兴去世，他未尝与我函商，擅为统帅，藐我太甚，我当兴兵前去，与他赌个雌雄。"部将吴通献计道："元璋并有滁和，气焰方盛，若出兵与争，恐难取胜，不如借开会庆贺为名，诱他来濠抚众，就席间刺杀了他，借泄余恨。"德崖连称好计，计固甚善，如皇天不佑何？遂令部下缮就一书，只说是公为统帅，舆情欢忭，兹于濠城开会庆贺，取名兴隆，愿即日速驾惠临，俾资瞻仰，无任翘企等语。当由德崖缄印，遣人赍投和阳。元璋得书，欣然愿往。徐达道："德崖桀骜，恐有诈谋，元帅不宜前行。"元璋道："鸿门与宴，汉高未尝罹害，但教得人保护，便可无虞。"隐然以汉高自居。言未已，旁闪出一人道："末将不才，愿随元帅同往。"元璋视之，系是吴桢，乃笑道："樊哙重生，尚有何虑？"元璋非不知冒险，亦好奇之意尔。胡大海亦挺身道："某亦愿往。"元璋道："你与徐天德等，率军后随，遇有急变，速即杀出为要。"徐胡二人，俱唯唯听命。当下检选壮士千名，令徐达胡大海等率着，自与吴桢纵辔前行，即日至濠。

孙德崖已得使人还报，急命吴通等布置妥当，然后离城十里，来迎元璋。遥见元璋当先而来，后面护卫的兵马，也不过千人，暗中大喜道："那厮中吾计了。"慢着！遂下马相见，挽手入城。寒暄已毕，即令开宴，并将元璋所带将士，一齐调开帐外，尽令畅饮。只吴桢一人，紧紧的随着元璋，寸步不离。仿佛《黄鹤楼》中之赵子龙。当下分席坐定，酒过数巡，德崖语元璋道："日前进谒，蒙足下惠爱，脱我陷阱，甚是感激，今郭帅已亡，兵权无统，以辈次论，应属不才掌管，乃前得来檄，知足下已为统帅，难道不分长幼么？"元璋道："这是郭帅旧部，共同推戴，我不过权时统辖，他日再当另议。"德崖道："今日便可让我，何待他日。"元璋起座道："这却不能。"德崖便大呼道："众将何在？"一声喝令，万众齐入，霎时间刀械并举，都上前来杀元璋。正是：

萧墙隐有干戈伏，豪杰都从险难来。

未知元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智取和阳，俱本正史，一经叙述，便写得奇㝵突兀，曲折回环，此由用笔之妙，故神变乃尔。至若孙德崖邀宴事，未见正史，而稗乘相传，以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失载，亦未可知。且德崖与子兴并起，子兴生卒，及其子天叙之存亡，史笔俱详，而德崖不见下落，其有阙文也无疑。作者援引稗官，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献，宁得以虚诬目之？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却说孙德崖喝令左右，来杀元璋，元璋身旁只一吴桢，双手不敌四拳，任你力大无穷，怎能敌得住众人？他却情急智生，仗着剑来奔德崖，德崖不是吴桢敌手，猛被抓住，充作护盾，抵挡众兵，惊得德崖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忙道“不、不要如此！”吴通等恐伤及德崖，缩手不迭，但闻吴桢厉声道：“你从前到了和阳，我主帅如何待你，今乃借名宴会，诱我主帅到此，伏兵求逞，试想我主帅践信而来，大众闻知，你乃设计陷害，无论有我保护，不令主帅遭你毒手，就使不然，你的狡诈手段，难道可得人信服么？”这数语理直气壮，说得大众都是咋舌。比樊哙尤为智勇。德崖喘急道：“依将军言，应该如何？”吴桢道：“要你送我主帅出城，万事全体。”德崖不待说毕，满口答应。吴桢仍扭着德崖，不肯放松，出了厅，招呼徐达胡大海等，保着元璋先行，自与德崖后随。吴通等不敢动手，只好任他出去。既出城□，吴桢把德崖一推，道声去罢。德崖方眼花缭乱，站立不住，谁料胡大海持斧奔还，手起斧落，把德崖劈作两段。该杀！该杀！吴通等见德崖被害，愤怒的了不得，便号令众兵，倾城出战。吴桢见大海闯祸，忙令徐达卫着元璋，急行而去，自与大海领着壮士，截住厮杀，两下死斗，赌个你死我活，约半时，胜负未分。吴桢恐寡不敌众，传令且战且行，未及里许，见元璋带着大队人马，回来援应，顿时欢喜万分，精神陡长，又返身来夺濠城。吴通知不可敌，飞马奔还，不防吴桢紧紧随着，吴通入城，吴桢也跃马疾上，掷剑过去，适中吴通脑后，倒撞马下。此时城不及闭，由元璋驱军拥入，如削瓜切菜一般，杀死了许多濠将，濠兵走投无路，元璋乃下令降者免死，于是大众投械，匍匐乞降。

看官阅至此处，恐未免动起疑来，濠州与和阳相隔，虽是不远，究竟非一时三刻，可能往还，元璋才得脱身，如何即能率兵来援呢？我亦要问。原来李善长恐元璋有失，复命郭兴、郭英等，带着万人，前来接应，将到濠城，适与元璋相值，遂由元璋亲自统辖，返身来救吴桢等人，得获大胜。当下抚兵息民，全城立定。元璋触起乡情，复命椎牛酾酒，号召故乡父老，入城宴饮。这真所谓兴隆会。席间来了郭山甫，就是郭兴、郭英的父亲，元璋格外优待，并命兴英兄弟，侍父劝餐。山甫善相人术，尝相元璋状貌，称为大贵，复语兴英道：“我观汝侪，亦可封侯。”以此元璋在濠募兵，应第二回。山甫即令二子相从，至此饮毕入谢，并愿令爱女入侍，想该女状相亦应封妃。元璋欣然允诺。次日，即令兴英兄弟，去迎妹子，约阅半日，即挈妹进见。元璋瞧着，淡妆浅抹，冲雅宜人，是一个娴静妃子。心中很是喜慰，婉问芳龄，答称二九，便命为箑室，即夕设宴称觞，合欢并枕。脂香满满，人面田田，从教夙夜在公，允合衾裯长抱。后来元璋登基，封为宁妃，姑且搁下慢题。

且说元璋住濠数日，留兵戍守，自率郭兴兄妹，及徐达、吴桢等一班人众，径回和阳。入城后，接到亳州来檄，上书大宋龙凤元年，不禁奇异起来，瞧将下去，乃是封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自己的

名下，有左副元帅字样。便召天祐问道：“这檄何来？”天祐道：“刘福通现据亳州，迎立韩林儿为主，自称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传檄至此，想是令我归附的意思。”元璋道：“大丈夫岂甘为人下么？”志大言大。天祐道：“韩林儿自称宋裔，又有刘福通为辅，占踞中原，势力方张，元帅亦不可轻视。”元璋笑道：“君愿往归，不妨做他的右副元帅，我恰不受。”快人快语。天祐道：“元帅不愿受职，确是高见，难道不材便贪职不成？但刘福通既然势大，不妨权时联络，免他与我作对，这也是将计就计的法子。”未免畏葸。元璋沉吟半晌，方道：“这也有理。”遂遣谢来使，一面号令军中，称是年为龙凤元年。此举未免失当。是年为元至正十五年。

转瞬旬余，忽由胡大海引入一人，年方弱冠，威武逼人。元璋问他姓名？当由胡大海代述：“姓邓名友德，与大海同籍虹县，现自盱眙来归。”元璋又问道：“他从前充过何役？”大海道：“他父名顺兴，曾起义临濠，与元兵战死，兄友隆，又病没，经他代任军事，每战得胜。今闻元帅威名，愿由末将介绍，来投麾下。”元璋道：“据你说来，他的勇略，过于乃父乃兄，我当替他改名，易一愈字，可好吗？”事见《邓愈列传》。那人即拜谢赐名。元璋甚喜，立命为管军总管。复简阅军士，日夕操练，拟乘此击楫渡江，规画金陵。会有怀远人常遇春，禀性刚毅，膂力过人，出常遇春。年二十三，为盗魁刘聚所得。遇春见他四出抄掠，毫无远图，便弃了刘聚，来投元璋。行至半途，忽觉疲倦起来，遂假寐田间，恍惚间遇一金甲神，拥盾呼道：“起起！你的主君来了。”当下惊悟，才觉是南柯一梦。忙把双目一擦，四面探望，正值元璋带着数骑，巡弋而来。他即迎谒马前，自报姓氏，并陈述过去的事实，愿投效戎行。元璋微笑道：“想你为饥饿乏食，所以到此，况你本有故主，我如何夺他？”遇春顿首泣道：“刘聚只是一盗，不足有为，闻公智勇深沈，礼贤下士，是以不嫌道远，特来拜投，得承知遇，虽死犹生。”下文死事，隐伏于此。元璋道：“你愿从我渡江么？”遇春道：“公如有命，愿作先锋！”元璋道：“先锋么？且俟取太平后，授你此职。”遇春拜谢，遂与元璋同归。

元璋以渡江不可无舟，正在忧虑，忽报巢湖帅廖永安兄弟，及俞廷玉父子，遣人纳款，愿率千艘来附。元璋大喜道：“这是天赐成功，机不可失。”便谕来使先归，一面召集众将，亲往收军。原来巢湖帅廖、俞诸人，尝结连水砦，防御水寇，庐州盗魁左君弼招降，廖、俞不从，君弼遂遣众扼住湖口，不令出入，乃从间道贻书，输款元璋，无非是乞援的意思。至元璋已到巢湖，廖永安与弟永忠，俞廷玉率子通海、通渊、通源，及余将桑世杰、张德胜、华高、赵庸、赵馘等，均上前迎接，由元璋慰劳一番，即令调集各船，扬帆出湖，直至铜城闸，已越湖口，寰宇澄清，一碧如洗，并没有敌舟拦阻。永安方入贺元璋道：“明公到此，先声夺人，寇众不战自溃，从此可安心渡江了。”言未已，忽报前面有大舰驶至，元璋即与永安出舱遥望，但见楼船数艘，逐浪而来，上载兵士无数，并悬着一幅大旗，写着“元中丞”等字样，奇笔不测。永安惊讶道：“莫非是元将蛮子海牙么？他现为中丞，屯兵百里外，如何闻报至此，与我作梗？”元璋道：“不是左君弼勾结，定是贵部下与君未协，泄

漏军机，现不如暂避敌锋，改觅间道出去，方为得计。”永安道：“此间只有两路可出，除此地外，只有马肠河了。”元璋即命回走马肠河，迅驶而去，元兵恰也不来追赶。转入马肠河中，凝神远眺，也隐隐有重兵驻扎。元璋大疑，亟令永安检查各舟，有无缺乏？寻查得众人俱在，只少一小舟，掌舟的叫作赵普胜。元璋便语永安道：“照此看来，马肠河口，亦有元兵阻住，我等不便越险，且择要屯泊，再作计较。”永安乃令各舟退屯黄墩。元璋复与永安约，拟从陆路归和阳，取舟同攻。实则元璋无舟，恐永安亦有异图，意欲借着兵力，镇服永安等人，所以匆匆登岸，取道竟归。窥透元璋心事。

既返和阳，急募集商船，载着精兵猛士，复至黄墩督众往攻元兵。时值仲夏，气候靡常，江上忽刮起一阵怪风，黑云随卷，如走马一般，霎时间大雨滂沱，河水陡涨。元璋乘机奋勇，令各舟鱼贯而前，一齐从小港中，杀出峪溪口，奔向大船而来。蛮子海牙忙跃上船头，迎风抵敌，不意巢湖各舰，轻捷便利，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忽环攻，忽飏去，恁你蛮子海牙如何威猛，怎奈船高身重，进退不灵，顾了这边，不及那边，顾了那边，不及这边；相持数时，料知杀他不过，一声呼啸，竟回船自去。倒是三十六计中的上计。元璋督兵追赶，夺了许多器械。至元兵去远，方从浔阳桥通舟，直入江中。天雨已霁，两岸波平，红日当空，青山欲滴。绝妙一幅大江图。元璋正临流四眺，忽见永安入舱，禀问所向。元璋道：“此去有采石镇，素称险要，兵备必固；惟牛渚矶前临大江，不易扼守，我且攻下牛渚，再图采石未迟。”于是乘风举帆，舳舻齐发，不多时，前军已达牛渚矶，矶上不过数百元兵，被常遇春等一阵击射，逃得一个不留。元璋复传令各军，趁着锐利，转攻采石矶。这采石矶陡绝江滨，高出江面约丈许，元兵屯积如嵘，守矶统领，便是蛮子海牙。他在峪溪拒战不利，预料元璋必乘胜渡江，因此踞矶坐守，专待元璋到来。元璋督领舟师，正要近岸，猛听得一声鼓号，矶上的矢石，如骤雨一般，飞洒过来。元璋料难轻敌，命将战船一字儿排住，下令军中道：“有先登此矶者受上赏，当为正先锋！”郭英应声而出，领着一班长枪手，冒险前进，将及上矶，不意前面的士卒，多中箭倒毙，郭英也几乎被射，幸亏退避得快，矢力未及，才得脱险。胡大海见郭英败退，气冲牛斗，奋勇继上，那矶上的炮箭，注射愈密，竟似无缝可钻，随你力大无穷，一些儿不中用，也只好渐渐退回。连写郭英、胡大海之败退，以衬常遇春之勇。

元璋到此，亦无法可施。突见常遇春率着藤牌军，飞舸疾至，忙高呼道：“常将军欲夺头功，正在此日。”说时迟，那时快，遇春已左手执盾，右手挺戈，鼓勇而前，看看距矶不远，竟不管什么死活，奋身一跃，直上矶头。元将老星卜喇先，急用长矛刺来，遇春将戈盾挟住矛杆，大喝一声，把老星卜喇先推仆，顺手刺死。郭英、胡大海等，复一拥登矶，刀劈枪刺，把元兵杀死无数。蛮子海牙已立足不住，只好收拾残兵，一哄儿走了。采石已拔，元璋大喜，遂授常遇春为先锋。赏足副功。自是沿江诸垒，多望风迎降。

元璋闻将士聚议，多欲收取粮械，为班师计，因语徐达道：“此次渡江，

幸而克捷，若引兵归去，元兵复至，功败垂成，江东终非我有了。”徐达奋然道：“何不进取太平？”正要你说此语。元璋称善，当即下令，将各船斩断缆索，放急流中，顺水东下，一面谕诸将道：“太平离此甚近，愿与诸将偕行，取了再说。”诸将见无可归，只得随着元璋，直薄太平城下，架梯悬索，四面齐登。元平章完者不花，万户万钧，达鲁花赤，亦元官名。普鲁罕忽里等，抵敌不住，弃城遁去，惟太平路总管靳义，赴水自尽。元璋入城安民，严申军律，一卒违令，立斩以徇，全城肃然。一面具棺葬靳义尸，碣书义士，一面延访耆硕，优礼相待。

耆儒陶安、李习等，率父老入见，元璋与陶安语时事，安乃进言道：“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窥他志趣，惟在子女玉帛，毫无拨乱安民的思想。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何患不成大业？”元璋道：“我欲取金陵，何如？”安复答道：“金陵帝王都，形胜称最，乘此占领，作为根据，然后分兵四出，所向必克。古语有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明公何不速图？”与冯国用之言暗合。元璋甚喜，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授李习为知府，用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吏，陶安参赞幕府，仍沿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尚红色。小子有诗咏道：

炎汉由来火德王，赭袍赤帜亦何妨。

只因年号称龙凤，犹愧男儿当自强。

太平已定，哨马来报，元将蛮子海牙，又遣兵来了。那时又有一场厮杀，且至下回说明。

自朱元璋投营起义，所有举动，未免以智术服人，然犹不失为王者气象。惟用韩林儿年号，为一生之大误。林儿姓韩不姓赵，何得诡称宋裔，且宋亡久矣，豪杰应运而兴，当迈迹自身，何用凭借？厥后有瓜步之沈，近于弑主，始基不慎，贻玷终身，可胜嘅欤！至若常遇春之力拔采石矶，为渡江时第一大功，元璋即授任先锋，既足报功，尤得践信，于此可见其能用人，于此可见其能立业。且入太平后，严军纪，卹义士，延耆儒，种种作用，无非王道。而龙凤年号，仍然沿袭，意者由徐李诸人，为霸佐而非王佐乎？瑕瑜并录，褒贬寓之。体会入微，是在阅者。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却说元璋得了太平，城中原是安静，惟城外一带，尚统属元兵势力。元中丞蛮子海牙，调集巨舰，截住采石姑孰口，并檄令义兵元帅陈埜先，及裨将康茂才，率水陆兵二万人，进逼太平。元璋乘他初至，立率诸将出战，一面命徐达、邓愈，别出奇兵，绕道至敌后，潜伏襄城桥。埜先到了城下，磨拳擦掌，专待厮杀。未几城门大开，守兵一齐杀出，后面

有许多健卒，拥着一位大元帅，龙姿凤表，器宇不凡，正暗暗惊异间，忽见空中起了一道霞光，结成黄云，护住元璋麾盖，益觉惊疑不已。各兵亦相率观望，不意元璋已麾兵杀来，横厉无前，人人披靡。埜先料不可敌，率众退走。奔至襄城桥，炮声骤发，徐达、邓愈两路兵马，左右杀出，急得埜先无路可奔，没奈何挺着长枪，来战邓愈。约数合，被邓愈用矛格枪，舒开猿臂，把埜先活擒过去。写邓愈。余军见主帅被擒，纷纷溃散。有一半逃得慢的，都做了刀头之鬼。康茂才潜遁。徐达、邓愈得胜回城，即将埜先推入帐前，元璋命左右将他释缚，好言抚慰。埜先道："要杀便杀，生我何为？"元璋道："天下大乱，豪杰蜂起，胜得人附，败即附人，你既自称豪杰，正当通时达变，何苦轻生？"埜先迟疑半晌，方称愿降。迟疑二字，已伏下文。元璋复令招降旧部，埜先即发书去讫。

至埜先出帐，冯国用进谏道："此人獐头鼠目，不可轻信。"写冯国用。元璋默然。越宿，埜先入帐，报称部曲多来投降。元璋令他召入，一一记名，仍命归埜先统辖。埜先称谢而出。元璋又饬徐达等，分道略地，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处，接连攻下，拟进取集庆路。埜先忽入禀道："某蒙主帅不杀之恩，愿率旧部自效，往取集庆。"元璋许诺。冯国用又暗中谏阻，元璋道："人各有志，从元从我，听他自便罢了。"元璋此言，令人不解。埜先既去，阅数日，遣人赍书报闻，由元璋启阅，略云：

集庆城右环大江，左枕崇岗，三面据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不利步战。昔王浑、王浚造战船，谋之累年，而苏峻、王敦，皆非陆战以取胜，隋取江东，贺若弼自扬州，韩擒虎自庐州，杨素自安陆，三道战舰，同时并进。今环城三面阻水，元师与苗军联络其中，建寨三十余里，攻城则虑其断后，莫若南据溧阳，东捣镇江，据险阻，绝粮道，示以持久，集庆可不战而下也。

元璋览至此，輾然一笑，含有深意。即以书示李善长。善长道："埜先狡诈，欲令我老师旷日么？"一语道破，然不若元璋之尤为深沉。元璋道："不烦多言，只劳你与我作覆。"善长应命，即提笔写道：

历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长江天堑，限隔南北，故须会集舟师，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据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舍舟而进，足以克捷，自与晋隋形同势异，足下奈何舍全胜之策，而为此迂回之计耶？此复。

写毕，呈上察阅，元璋鼓掌称善，遂发还来使，并命张天祐至滁阳，邀同郭天叙部兵，助攻集庆。此举又有深意。郭天叙接着天祐，怀疑未决，天祐道："得了集庆，便可南面称帝，北图中原，足下何惮。乃不敢进。"天叙大喜，立刻发兵，也不及会同元璋，竟与天祐率军东下。甫抵秦淮河，元南台御史大夫福寿，督师阻住，两下对垒，福寿执着大刀，左旋右舞，势甚凶猛，不特天叙当他不住，就是天祐上前，战了数合，也杀得浑身是汗，拨马逃回。正在退走，忽前面遇着一支人马，为首一员统领，挺枪而来，视之乃是陈埜先。天祐喜甚，只道他前来救应，忙

上前招呼，谁知两马甫交，竟被埜先一枪，刺中咽喉，倒毙马下。天叙见天祐被杀，急欲从旁逃遁，巧值福寿赶到，手起刀落，挥作两段。想做皇帝的趣味。埜先遂与福寿合兵，任意扫荡，有几个命不该死，逃向元璋处通报去了。阅至此，始知元璋之计。

埜先追赶败兵，道过葛仙乡，肆行劫掠。乡中有民兵数百人，头目叫作卢德茂，颇有侠气，至是闻报，密遣壮士五十人，各着青衣，持牛酒出迎。埜先不知是计，遂与十余骑先行。约里许，青衣兵自后突起，攒槊竟刺，把埜先等十余人，杀得片甲不回。袭人者亦被人袭，可见狡诈无益。及埜先从子兆先，得知凶信，来乡报复，卢德茂已潜自引去，乡民亦大半远飏，只剩了空屋数百间，无可杀掠，方挈着部曲，还屯方山。元璋闻知各种消息，一面收集天叙败卒，一面拟进攻方山，为天叙复仇。借名兴师，计中有计。

忽又接得军报，蛮子海牙，复带领舟师数万，袭踞采石矶，将进窥太平了。元璋大愤，便欲亲去一战。常遇春挺身道："不劳元帅亲征，只教末将前行，便可杀退那厮。"元璋道："将军此去，须要小心，若有挫失，太平即尚可保，和州必遭陷没。大众家眷，都从此休了。"遇春领命，率着廖永忠、耿炳文等，驾舟而去。将至采石矶，海牙已联樯来迎，遇春先授诸将密计，令各舟散布江心，四面攻击，自率健卒驾一舸，奋勇冲突。海牙恰也不惧，仗着舰大兵多，麾旗酣斗，是时已为至正十六年仲春，江上轻飙，荡漾不定，百忙中叙入此文，看似闲笔，实是要语。初战时，海牙尚据着顺风，颇便击射，不意相持半日，风竟随帆而转，遇春一方面的将士，竟顺风纵起火来，风助火烈，火仗风威，一霎时把海牙船缆，尽行烧断，分作数截，那船上亦被烧着，连扑救都是不及，还有何心恋战？遇春左右指挥，各舟四集，都乘势跃上敌船，乱砍乱剁，可怜一班元兵，不是赴水，便是饮刀。海牙忙改乘小舟，抱头窜去，所有兵舰，尽被遇春等夺住，奏凯而回。采石矶两次得胜。

自是江上无一元兵，高掌远跖的朱元帅，无西顾忧，遂亲督诸将，进取集庆路，真个是水陆并行，兵威浩荡。陈兆先不知死活，还率众来争。一场角逐，生擒了陈兆先，收降了三万六千人，兆先亦情愿投诚。释兆先而不杀，可知为天叙复仇之说，尽是虚言。诸将恐降众过多，防有他变，元璋叹道："去逆效顺，还有何求？"当下挑选降众，得勇士五百人，令备宿卫，环榻而寝。帐中除元璋自己外，只留冯国用一人。想他当亦谏阻，故特留侍以试之。元璋独解甲登床，酣眠达旦，一夕无事，众心乃安。全是权术。

越数日，元璋复令冯国用，带着五百降卒，作为冲锋，五百人感激思奋，驰至蒋山，先登陷阵，击退元兵，长驱至金陵城下。元将福寿，筑栅为垒，屯兵固守，冯国用率队攻栅，前仆后继，徐达、常遇春等，次第踵至，你推我扳，竟将各栅毁去。元兵四溃，元将福寿，督兵出战，众寡不敌，又被杀退。徐、常等猛力围攻，一连数日，伺隙齐登，福寿尚巷战竟夕，至筋尽力疲，方大呼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言讫，举剑向颈上一横，鲜血直喷，顿时毙命。旌扬忠臣。金陵已破，诸将奉

元璋入城，揭榜安民，一面召集官吏父老，温言慰谕道：“元朝失政，生民涂炭，我率众至此，无非为百姓除害，汝等各守旧业，勿生疑惧！贤人君子，能相从立功，我当重用。旧政不善，汝等可一一直陈，我当立除。官吏毋得贪暴，虐我良民！”大众闻言，拜谢而出，互相庆慰。各处义兵，次第来降，康茂才等亦闻风钦服，共得士卒五十万人，乃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礼聘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一律录用。复以福寿为元殉节，敛尸礼葬，阖城大定。乃命徐达为大将，率诸将浮江东下，攻克镇江，又分兵下金坛、丹阳等县，以汤和为统军元帅，驻守镇江，再命邓愈、邵成、华高、华云龙等，率兵攻克广德路，改名为广兴府，即以邓愈为统军元帅，驻守广兴，诸将以元璋威名日著，劝晋爵为王，元璋不允，只自称吴国公，置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亲督省事，授李善长、宋思贤为参议，陶安、李梦庚等为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复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徐达、汤和同佥枢密院事，置帐前亲军，以冯国用为总制都指挥使，设前后左右中五翼元帅府，及五部都先锋，设官分职，井井有条。一面遣将至和州，迎接眷属，护送至府，即就元御史台居住。骨肉欢聚，喜气重重，大明二百数十年的基业，便自此创始了。点清本旨，暂作一束。

先是徐达、汤和等下镇江，收降盗目陈保二，及徐达兵归，汤和复入佥枢密院事，保二心变，竟诱执詹、李二守将，奔投张士诚。士诚此时，正迭陷平江、松江、湖州、常州等处，又收得蛮子海牙的遗众，声势甚盛，至保二归降，自然收留，并将詹、李二将拘住。警报达应天府，元璋以二将被拘，恐遭毒手，只得先与通好，以便索还二将。遂修书一缄，命杨宪赍送士诚。杨宪驰至平江，入见士诚，士诚遂展阅道：

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圉，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士诚阅至此，即把书掷下道：“元璋欲比我为隗嚣么？”恐你且不若隗嚣。喝令左右将杨宪拘禁，立发水师攻镇江。元璋即遣徐达往御，到了龙潭，把士诚兵一鼓击退，总道士诚气沮，不敢再来，遂收兵驻镇江城。谁料士诚不得镇江，却移兵潜袭宜兴，守将耿君用不及防备，城陷身亡。元璋闻报大惊，忙遣使驰谕徐达道：“士诚起自盐枭，诡计多端，今来寇镇江，已与我为敌；且袭据宜兴，志不在小，将军宜速出毗陵，先机进取，毋堕狡谋。”此亦一袭魏救赵之计。徐达得令，即向常州进发。

常州即古毗陵地，徐达军至常州，筑垒围攻，士诚遣张、汤二将来援，达即退军十八里，设伏以待，自率老弱残兵，前去诱敌。张、汤二将，出营交战，望见徐达部下，器械不整，七长八短，不禁大笑起来，互相告语道：“人说朱元璋用兵如神，为什么这般羸弱，看来是不值一扫呢！”你既闻他威名，如何不加疑虑？当下麾兵出战，直前相搏。徐达不及遮拦，且战且行；一走一追，忽达十余里，突然间闪出铁骑数千，横冲而来。当先一员大将，铁盔铁甲，好生威武，手提方天画戟，直刺

张、汤二将。看官道是何人？乃是徐达部下，行军总管赵均用。张、汤二将，见均用杀至，料是遇伏，慌忙用枪招架。两人敌住一人，还觉得有些费力，怎禁得徐达翻身杀来，与均用双战二将。二将见不是路，拨马返奔，走不多远，又听得一声呼哨，伏兵复起，吓得张、汤二将，魂飞九霄，连坐骑都不由驾驭，沿路四窜。想也被吓慌了。豁喇一响，二将都马失前蹄，身随马蹶。巧值均用杀到，喝令擒缚，两个中捉住一双。此段从《士诚本传》，不从《纪事本末》。余众溃走，还报士诚。

士诚惶恐，乃奉书求和，遣裨将孙君寿，赍至应天，愿岁输军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元璋复书，责他开衅召兵，罪有所归，既愿乞和，应释归使人将校，每岁输粮应增至五十万石。当令孙君寿持书去讫。转瞬旬余，士诚并无复音。又越数日，得徐达军报，略称“镇江新附军，被士诚所诱，谋变牛塘，达几为所困，幸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来援，方得脱险。并擒住士诚部将张德”云云。元璋勃然大愤，复命耿炳文率兵万人，进攻长兴，俞通海、张德胜等率舟师略太湖，张鉴、何文正，募淮军攻泰兴，赵继祖、郭天禄、吴良等，合师攻江阴。先后并举，环击士诚。一面促徐达速下常州，不得迟误。接连叙下，如火如荼。士诚闻常州围急，遣吕珍赴援，别命赵打虎驰救长兴，炳文驰至长兴城下，守将李福安、答失蛮等，登陴守御。两下正相持未决，适值赵打虎到来，喘息未定，被炳文兜头痛击，立营不住，只好退走，奔至城西门。不意城门紧闭，屡呼不开，后面追兵又到，只得向湖州遁去。名曰打虎，实是没用。原来赵打虎系著名悍目，自投士诚部下，屡立奇功，此次来援宜兴，城守李福安等，总料他唾手却敌，不想一到便败，方知耿军难敌，有意献城，待打虎被拒而去，遂出城投降。

炳文收了两人，并得战船三百余艘，立即报捷。元璋命置永兴翼元帅府，以耿炳文任元帅职，统兵居守。士诚又遣左丞潘原明，元帅严再兴，来寇长兴。距城数里，猝遇炳文偏将费聚，从旁突击，杀获数百人，原明等遁去。只常州尚相持未下，常遇春分兵四出，断他饷道，城中兵士乏食，免不得惶急起来。吕珍屡出城相争，统被徐达击退。俄而城中食尽，只有数千饿卒，哪里还支持得住？那时吕珍也顾不得城池，夤夜开门，冲围自走。城中无主，当然失陷，徐达遂引兵入城。自至正十六年九月，围攻常州，至十七年三月乃下，也算是一番劲敌。小子有诗赞徐达道：

辍耕陇上喜从龙，迭战江东挫敌锋。

不是濠梁应募去，谁知乡曲有奇农。

达世业农。

常州告捷，徐达又奉元璋命令，移师宁国。欲知宁国战事，容待下回续详。

本回前半截以攻集庆为主，后半截以攻常州为主，集庆下则踞江而守，

可进可退，常州下则屏蔽有资，可东可西，此朱氏王业之所由创，抑徐达首功之所由建也。若纵埜先，遣天叙、天祐，饬诸将蹙士诚，无在非元璋之智谋，一经作者揭出，便如燃犀烛渚，无处不显。而全神贯注，则总在集庆与常州。元璋之注意在此，作者之注目亦在此。即如后之阅者，可借此以知当日之军事，并可以知是书之文法。否则势如散沙，毫无纪律，便不成妙事妙文矣。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絷归绝粒

却说徐达奉元璋命，率常遇春等往攻宁国，宁国城守甚坚，与常州不相上下，守将杨仲英、张文贵等，尚没有什么能耐，惟有一将勇悍异常，姓名叫作朱亮祖。点笔不弱。亮祖六安人，称雄乡曲，号召民兵，元廷授为义兵元帅，元璋取太平时，亮祖曾率众投诚，嗣因性急难容，与诸将未协，复叛归元军。至是闻徐、常等进围宁国，遂联络守将，悉心协御。徐达将到城下，立营未定，亮祖即出搦战，一支长枪，直前挑拨，飘飘如梨花飞舞，闪闪如电影吐光，任你徐元帅麾下，个个似虎似罴，也一时敌他不住，逐渐倒退。极写亮祖。当下恼了常遇春，抖擞精神，上前迎敌。彼此交锋，大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亮祖虚晃一枪，佯败退走，遇春拍马赶去，不防亮祖挺枪回刺，竟戳中遇春左腿，遇春忍痛返奔，亮祖又回马追来，亏得赵德胜、郭英二将，并出敌住，两下里鼓声震天，重行鏖战。城中又来了张文贵，接应亮祖，亮祖枪法愈紧，连赵德胜、郭英等，也觉心慌，同时退下。徐达恐诸将有失，忙鸣金收军，被亮祖追杀一阵，丧亡了千余人。次日又与亮祖接战，仍一些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未得胜仗，反又失了许多人马。徐达情急得很，不得已据实禀报。

元璋闻亮祖如此骁勇，即亲率大军，兼程而至。徐达接着，申述交战情形，元璋道："擒他不难，明日临阵便了。"翌晨升帐，召吴桢、周德兴、华云龙、耿炳文四将至前，授他密计，令随驾出征，一面命唐胜宗、陆仲亨等，率步兵数千，亦授以密计，令他先去。吴良、吴桢等，只待元璋出营，便好厮杀，偏偏元璋并不动身，朱亮祖反率众挑战，元璋又延了数刻，方从容上马，率军而出。两阵对圆，吴桢跃马而前，与亮祖交战数十合，返骑而走。亮祖来追，周德兴又提刀接战，大约亦数十合，又纵马回阵。华云龙复出去接着，又是依样葫芦。待至耿炳文出战后，杀得亮祖性起，竟挺枪驰入元璋阵内，来杀元璋。中他计了。元璋麾众倒退，诱他追了数里，复回身杀搏，命四将并力围攻。前轮战，后合围，不怕亮祖不入彀中。亮祖身敌四将，尚不觉怯，左挡右架，又战了一时许，渐觉气力不加，方伺隙杀出圈子，驰回原路。吴桢等紧紧随着，一些儿不肯放松，亮祖且战且走，将要返城，忽突出唐、陆诸将，拦住马首，他亦不与争锋，只执着短刀，乱砍马足。亮祖猝不及防，被他剁着马蹄，马力已乏，禁不起痛楚，顿蹶倒地上。那时亮祖还一跃而下，不随马蹶，可奈吴桢、耿炳文两将，已追至背后，双枪并举，来刺亮祖。亮祖急忙转身，奋斗两将，陆仲亨乘他酣战，竟取出绊

马索，潜套亮祖的双足。亮祖不及顾着，右足一蹿，误入套中，仲亨尽力一扯，亮祖站立不稳，方似玉山颓倒，吴、耿二人，急下马揿住，才得将他捆缚，饬军扛抬而去。缚亮祖用着全力，文笔亦不放松。守将杨仲英、张文贵亟来相救，已是不及，反被掩击一阵，杀得七零八落，踉跄逃回。时已天暮，元璋收兵还营，令将亮祖推入。元璋笑语道："你降而复叛，今将如何？"踌躇满志之言。亮祖朗声道："公若生我，当为公尽力，否则就死，何必多言！"元璋道："好壮士！"便下座亲为解缚，亮祖乃叩谢。

越宿，元璋饬造飞车，编竹为重蔽，一夕即就，数道并进。守将杨仲英度不能支，开城迎降。张文贵守志不屈，先杀妻孥，然后自刎。元璋既入宁国，拟往攻宣城，亮祖愿率兵自行，经元璋特许，去后才数日，捷报已到。宣城由亮祖攻下了。此从《纪事本末》及《通鉴辑览》，与《朱亮祖传》小异。元璋乃留徐达、常遇春等驻宁国，静俟后命，自率军返金陵。未几接得赵继祖、俞通海军报，太湖大捷，降士诚将王贵，击走吕珍，元璋欣慰。嗣闻通海接战时，矢中右目，仍奋勇击退敌军，当下赞不绝口，并遣使慰问去讫。无非激励他将。接连复得张鉴、何文正捷音，说是泰兴已克，擒住援将杨文德，元璋道："两路得胜，士诚应丧胆了。但未知赵继祖、吴良等，进兵江阴，胜负如何？"吴桢闻言入禀道："兄长在外，尚无确实消息，愿主公增兵协助为是！"好兄弟。元璋道："将军骨肉情深，何妨竟往！我拨兵五千人，令你带去便了。"吴桢拜谢，次日即领兵出发。未到江阴，已有捷报赍入金陵，略称先据秦望山，后入城西门，全城平定。元璋嘉吴良功，擢为分院判官，令督兵防守江阴，并传谕吴桢，不必班师，令他与兄协守，严备士诚。原来江阴地扼大江，实为东南要冲，又与平江接壤，相距仅百余里，因此令他协防。吴良、吴桢奉命后，戮力设备，军容甚盛，士诚屡遣将往攻，都被击走，江阴方安。归结前回三路人马，笔不渗漏。

元璋又命邓愈、胡大海进攻徽州，檄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常熟，又是两路兵马。小子只有一支笔，不能并叙，只好先叙徽州事。邓、胡两将，率兵至绩溪，守将不战而降。转入休宁，一鼓登城，遂长驱抵徽州。元守将八尔思不花，及万户吴纳等，开门拒敌，怎禁得邓、胡二将的锐气，战不多时，便即败回。邓愈便督兵猛攻，八尔思不花等乘夜潜遁，愈入城，忙遣胡大海分兵穷追，至白鹤岭，击死吴纳，余将遁去。元璋闻捷，改徽州路为兴安府，命邓愈镇守，饬胡大海攻婺源。

既而元苗帅杨完者，自杭州率众数万，来攻徽州。徽州甫经攻克，守备未完，又分军与胡大海，只剩数千人在城，如何敌得住数万苗兵？邓愈飞檄胡大海，回军援城，一面鼓励将士，潜伏门右，令将城门大开，静待苗兵。苗兵掩至，忽见此状，相率惊愕，不敢遽入。仿佛是空城计。正在踌躇，突闻西北角上，有一彪人马杀至，当先的不是别人，就是胡大海。苗将吕才，忙提刀接战，不及三合，被大海大喝一声，劈死马下。邓愈见大海驰还，亦率兵出应，杀得苗兵七颠八倒，四分五裂，苗帅杨完者拨马先逃，偏将吴辛、董旺、吕升等，走得稍慢，都被邓愈军擒住，入城斩讫。嗣恐完者复至，留住胡大海，别命裨将王弼、孙虎攻

婺源，亦应手而下。于是驰报金陵，再行请令。

这边方得胜仗，那边又获渠魁。接入徐达一路。徐达、常遇春等，出师常熟，行至半途，由探马来报："张士德率兵来援了。"徐达道："士德么？他小字叫作九六，系士诚亲弟。士诚作乱，统是他一人主谋，浙西一带，亦是他略定，闻他素得士心，智勇兼备，此次到来，定有一番恶斗，恐怕是不易轻敌呢！"士德出身，借此叙过。言未已，忽有一将上前道："偌大一个盐贩，怕他什么？末将愿充头阵，若叨元帅洪福，定能把他擒住。"达视之，乃是领军先锋赵德胜，便道："将军愿去，不患不胜，但总须慎重小心，千万不要轻战，我便当前来接应哩。"是谓临时而惧。德胜领命，带着万人，踊跃前去。将到常熟，恰遇士德军到，两军不及答话，就兵对兵，将对将，鏖斗起来。德胜善用槊，士德善使刀，刀槊对舞，端的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自午至申，差不多有百余合，士德刀法，毫不散乱，德胜暗暗喝彩，意欲设计擒他，便用槊将刀一格，回马就走。偏是士德刁狡，见德胜未败而奔，料知有诈，竟勒马停住，鸣金收军。确是有些智识。德胜见士德去远，亦据险下寨。次日复率众迎战，士德也毫不畏避，复提刀对仗，又战了几十回合。德胜正在设计，突闻有弓弦响声，忙留神顾着，可巧一箭飞来，距德胜咽喉，不过咫尺，德胜用槊一劈，这飞来的箭杆，方的溜溜般抛向别处去了。德胜大呼道："张九六！你想用暗箭伤人么？大丈夫当明战明胜，如何用这诡计？"士德闻言，拨马回阵，两下里复各收军。不是写士德，是写德胜。德胜返营，闷坐帐中，适由大营赍书投到，当即延入，展书阅毕，发还来使，便密令手下亲兵，照书行事，亲兵应令而去。德胜复吩咐军士，一鼓造饭，二鼓披挂，三鼓往劫士德营，不得有误。军士纷纷议论，统说士德足智多谋，难道不虑及此？只因将令难违，不得已如命而行。反衬下文。是夕天气晦暗，斜月无光，时交三鼓，德胜上马先行，令军士后随，静悄悄的驰去。及至士德营前，只准军士呐喊，不准入营，自己恰从斜刺里去讫。军士莫名其妙，惟有遵令呼噪，突见营门大开，士德跃马提刀，率众杀出，惊得军士不知所措，正思退走，适值德胜转来，麾众旁行，士德紧紧追着，约有半里，突遇一山，见德胜引兵进去，也赶入谷口，转了数弯，德胜兵恰不见了。是时已知中计，急命部众退还，行未数武，不期一脚落空，连人带马，跌入陷坑。他却奋身一跃，跳出坑外，谁知坑外又有一将，持着槊，向他背后一捺，复坠入坑中。奇事奇笔。两边的挠钩手，一齐奋勇，将他钩起，捆绑去了。看官！你道持槊是谁？便是赵先锋德胜。德胜见士德成擒，好生欢喜，复呼令军士，把士德部众杀散，驰回营中。这次计划，都是徐达密书指授，经德胜运用入神，益觉先后迷离，令人无从揣测。原来徐达书中，只令德胜乘夜袭营，赚士德出营追赶，用陷坑计活擒士德。德胜尚恐士德乖刁，瞧破机谋，恰好亲兵队里，有一人面貌，与德胜相似，德胜密付衣甲，令与掘堑兵同行，约以夜间三鼓，潜至士德营旁，易了装，与自己参换，于是有真德胜，复有假德胜，假德胜驰至军前，麾军旁趋，真德胜却伏在陷坑左右，专待士德。果然士德中计，迭坠陷坑，乃得成擒。士德受擒后，尚疑德胜有分身法，就是德胜部下的军士，也待至战毕回营，方才分晓。若非有此详释，我亦含惑不解。这且休提。

且说士德成擒，常熟守将，闻风逃去，德胜入城安民，一面遣人押解士德，至徐达营。达讯明属实，复转解至应天，元璋不去杀他，软禁别室，待以酒食，令通书士诚，归使修好。士德恰重贿馆人，另易一函，从间遵驰送士诚，教他拜表降元，连兵攻金陵。士诚尚是未决，嗣闻士德绝粒身亡，由悲生惧，乃决计归顺元朝，致书江浙平章达什帖睦尔，请他代奏。达什为言于朝，授士诚太尉，连士诚弟士信，亦授官有差。这消息传到应天，诸将多生疑虑，元璋道："士诚狡悍，怎肯倾心归元？不过现当新败，假此吓人，我哪里就被他吓呢？"料敌如见。

正说着，有探子来报，青衣军元帅张明鉴，袭据扬州，逐元镇南王孛罗普化，日肆屠戮，满城居民，多被杀死了。元璋奋然道："我有志救民，怎忍看他糜烂？部下诸将，何人敢往讨罪？"缪大亨应声道："末将愿往。"李文忠亦闪出道："甥儿愿往。"元璋见二人相争，便语文忠道："你年未弱冠，便期破敌，我心甚慰。依我所见，往攻扬州，着缪将军去，你去策应池州兵便了。"文忠道："池州有何人先往？"元璋道："我已檄调常、廖诸将，自铜陵进取池州，你快去策应为是！"文忠年少，未曾领兵冲锋，故军事或未与闻，而叙笔即借此纳入，是文中之善于销纳者。文忠乃喜，与缪大亨各率偏师，分投去讫。才阅旬余，大亨已攻破扬州，收降青衣军数万，自押降帅张明鉴、马世熊等，前来缴令。元璋命即延入，大亨道："张明鉴日屠居民，残害太甚，现查得城内遗黎，只有十八家，末将虽收降明鉴，不敢擅为安置，所以亲押而来，请主帅自行发落！"元璋道："将军有劳了。"当下命将明鉴传入，责他无故殃民，罪无可赦，喝令枭首，惟赦他妻孥死罪。次及马世熊，世熊道："屠害居民，俱出张明鉴一人，某不敢为非，现有义女孙氏为证，某部下得了孙氏，某且收为义女呢。"元璋命领孙氏进来，世熊即出挈孙氏入厅，弓鞋细碎，冉冉而前，面如出水芙蓉，腰似迎风杨柳，美固美矣，然未必永年。一道神采，映入众目，都不禁为之暗羡。既至案下，敛神屈膝，低声称是难女孙氏禀见。元璋亦温颜问道：温颜二字，已写出元璋心思。"你是何方人氏？"孙氏道："难女籍隶陈州，因父兄双亡，从仲兄蕃避兵扬州，又被马世熊部众所掠，世熊悯氏孤苦，育为义女，因此得保余生。"元璋不待说毕，便道："你年龄几何？曾字人未？"问她字人与否？亦有微意。孙氏答称十八岁，及说得尚未字人一语，顿觉红云上颊，弱不胜娇。元璋道："说也可怜，你不如在此居住罢！"孙氏嘿然不答。元璋即令起身，饬屏后仆媪，导入后宫，一面发落马世熊，令他食禄终身。阅一日，便纳孙氏为妾，命她侍寝。孙氏含羞俯首，任所欲为。弱女及笄，已是帐中解舞，将军尚武，何妨枕上弄兵。柔情似水，艳笔难描，至元璋即真后，封为贵妃，位众妃上，与马氏仅隔一肩，宠遇有加。天恩浩荡，大约是格外怜悯的意思。语中有刺。小子有诗咏道：

不经患难不谐缘，得宠都因态度妍。

自古英雄多好色，恤孤原属口头禅。

元璋正在欢娱，忽池州有急报到来，当即传入问话，欲知详细军情，待

小子再续下回。

朱亮祖，骁将也，非极力叙写战谋，不足以见元璋之智。张士德，勍敌也，非极力叙写战事，不足以见德胜之勇。亮祖受擒，宁国自破，士德被执，常熟自下，此犹为表面文字。再进一解，则元璋之不杀亮祖，益以见操纵之神，而他将自心服矣。德胜之得获士德，益以孤强敌之势，而士诚亦夺魄矣。关系颇大，故演述从详。余事皆依次带入，无非一文中销纳法也。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却说常遇春、廖永忠二将，率水陆兵攻下池州，擒杀天完将洪元帅等，当即遣人告捷。元璋问明来人，便令传谕常、廖二将，说是："天完将士，多不足虑，惟他部下有陈友谅，方在猖獗，不可不防！"言毕，即命来人驰回。小子前演元史，曾将天完僭国的详情，及陈友谅出身，一一表白，独此书未曾叙过，不得不约略说明。天完两字，便是第一回中，所说罗田人徐寿辉的国号。友谅乃渔家子，起自淝阳，往攻寿辉，寿辉暗弱，为部帅倪文俊所制，友谅即谄奉文俊，愿受指挥。文俊谋杀寿辉，未克而去，友谅尚佯与委蛇，从至黄州，暗中恰嗾使文俊部众，说他背主不祥，宜为寿辉除害。部众信为真言，仓猝起变，击死文俊。当下并有文俊部众，自称平章政事，不过通信寿辉，阳为报告，寿辉制不住文俊，哪里制得住友谅？数语了了。自是友谅顺江东下，破安庆，陷龙兴、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自入抚州。寻又取建昌、赣汀、信衢等地，直捣池州。池州被陷，遂与太平为邻。元璋乃遣常、廖诸将，攻取池州，并因池州已下，传谕严防友谅。友谅果遣战舰百余艘，猛将十数员，来争池州，幸常遇春等先已筹备，一俟友谅兵到，四面冲击，杀退各船。

元璋闻池州退敌，调李文忠南下，会同邓愈、胡大海等，徇建德路。文忠奉令南趋，略定青阳、石埭、旌德诸县，至徽州昱岭关，会同邓愈、胡大海军，出遂安，抵建德。沿途屡破敌众，进逼城下，一鼓齐登。元守将不花等，弃城遁去。文忠得擢为帐前统制亲兵指挥使，入城镇守，改建德路为严州府。嗣邓愈往徇江西，胡大海往略浙东，只李文忠扼守孤城，不防张士诚遣将来袭，水陆掩至。文忠在城外设伏，先把他陆军杀退，复将所斩俘馘，载巨筏中，乘流而下，连他的水军，也一哄儿吓走了。统是没用的家伙。士诚心总未死，西边失势，又到东边，屡发兵进窥常州。亏得汤和驰援，连败敌众。未几又转寇常熟，复为廖永安击走。元璋以宜兴密迩常州，此时为士诚所据，常州总未免被兵，遂命大将军徐达率领将士，往攻宜兴。兵方发，忽闻友谅遣党赵普胜，攻陷池州，守将赵忠战死。太平守将刘友仁往援，亦败没。元璋惊悼不已，奈因各路兵将，统去截击张士诚，一时无可调拨，只好令赵德胜固守太平一带，防他深入。一面促徐达速下宜兴，以便移攻池州。此时元璋亦觉受困。偏徐达等到了宜兴，一攻数月，还是未下，急得元璋满腹焦烦，

出濠以来，无此忧劳。日夕筹画，定下一计，忙写就密书，遣使驰至徐达营中，令他察阅。达展读道：

宜兴城小而坚，未易猝拔，闻其城西通太湖，张士诚饷道所由，若断其饷道，军食内乏，破之必矣。

达览书大喜，发使还报，遵令即行。遂遣总兵丁德兴，分兵遏太湖口，自与平章邵荣等，并力攻城。果然粮尽兵溃，宜兴随下。廖永安趁着胜仗，竟率兵深入太湖，舟至半途，却值士诚麾下的吕珍，鼓舟而至。冤家遇着对头，就在湖滨大战起来。向来太湖两岸，水势深浅不一，芦苇纵横，烟波浩渺，吕珍乖巧得很，令各舟忽出忽没，忽进忽退，害得永安跋来赴往，使不出什么勇劲，顿时焦躁异常，命掌篙的人，尽力赶去。哪知吕珍轻舟诱敌，实是一条诡计。永安的坐船，先时很是活泼，撑了里许，忽被浅滩搁住，休想再动分毫，正在着急，蓦见芦苇中荡出几只小舟，舟子统是渔人打扮，永安不辨谁何，命将小舟撑近大船，一舟甫至，永安即一跃而下，尚未立稳，那舟子竟拔出短刀，把永安砍伤右臂。永安动弹不得，竟被舟子一声鼓噪，将永安掀翻缚住。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这种舟子，统是吕珍手下的将士了。不解之解。永安被擒，当由吕珍押献士诚，士诚颇爱永安才勇，劝他归顺。永安怒目视道：“我岂肯降你这枭目么？”写永安之忠。士诚遂把他拘住狱中。至元璋闻耗，立即遗书士诚，愿归所获三千人，易一永安。士诚记着亡弟遗恨，拒绝去使，永安卒死于平江。寻元璋封为楚国公，迎丧郊祭，很是尽礼。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永安败陷，另授杨国兴统带舟师。国兴复出太湖口，收集各舰，迭破张士信兵，平宜堰口二十六寨，一面赶修宜兴城，城完守固。士诚复遣水陆军夹击，统由国兴杀退，宜兴无恙。元璋方调徐达兵规复池州，达率俞通海、赵德胜等，到池州城下，那时友谅党赵普胜，尚驻扎池州，一闻徐达兵到，即执着双刀，出来对阵。俞通海望见普胜，大喝道：“你是我的旧部，为什么叛归友谅？”回应第五回。普胜道：“人各有志，你休来管我！”通海大愤，遂挺矛与战。矛去刀迎，刀来矛抵，恶狠狠的战了多时，通海几败。德胜见通海战他不下，忙拨马往助，双战普胜，尚只杀得一个平手。嗣经徐达麾兵杀上，方将普胜击退。徐达回营，语通海道：“普胜那厮，骁勇绝伦，怪不得他叫作双刀，若明日再战，我当用计胜他。”次日，先令侦骑哨探，回报赵普胜濒江立营，四面竖栅，倚以自固。徐达道：“有了。俞将军可带领舟师，袭他后面，我与赵将军领着陆军，攻他前面，明攻暗袭，不忧不胜。”俞通海领命前去。徐达密语赵德胜，令他率兵先出，杀至普胜营前。普胜即开营抵敌，由赵德胜奋起精神，与他酣斗数十合，普胜越战越勇，德胜虚晃一刀，勒马就走。普胜乘势赶来，约四五里，适值徐达引军驰至，接应德胜，德胜又回马奋斗，两下夹攻，普胜倒也不惧。忽闻后面隐隐有号炮声，恐是江营有失，不敢恋战，晓得迟了。遂舍德胜，驰回原营，将到营前，叫苦不迭。看官道是何故？乃是营栅上面，已悬着俞字旗号。原来俞通海乘普胜远追，已袭入江营，夺了巨舰数艘，把普胜营兵逐去。普胜见了，懊悔不及，尚欲拼命夺营，怎奈徐达、赵德胜军赶至，通海军又复

杀出，腹背受敌，势不能支，没奈何大吼一声，向西遁去。

徐达、赵德胜即移军攻城，池州守将洪钧，不知厉害，尚麾兵出城，与德胜交锋。战未数合，被德胜卖个破绽，把洪钧活擒过来。守兵见主帅被擒，都弃城逃走，池州立下。徐达一面报捷，一面檄调俞廷玉、张德胜等，联兵进攻安庆。俞廷玉率舟师先进，不期与赵普胜相遇。普胜自池州败走，到了安庆，料知徐达等必乘胜进攻，他便伏兵港中，专待截击，遥见廷玉到来，便顺风吹起胡哨，各舟闻声竞至，围攻廷玉坐船。廷玉挺立船头，督兵猛战，约有一两个时辰，兀自支持得住。谁知普胜觑住廷玉，猝发标箭，适中廷玉左腮，廷玉忍不住痛，晕仆舱中。将军难免阵中亡。顿时舟中大乱，亏得通海前来接应，才将全舟救出，余舟多被普胜夺去。廷玉竟痛极身亡。通海大恸，忙奔回徐达营中，报明败状。徐达也不禁叹息，即令通海送柩还乡，并遣人驰报应天。

是时元璋以胡大海出师浙东，屡攻婺州未下，正思督兵亲往，得着此耗，倒也沉吟起来。诸将以普胜如此强悍，恐再出池州，为长江患。元璋道："普胜勇而寡谋，友谅贪而忮功，若用计离间，一夫已足，何庸过忧？"随遣一员牙将，潜至安庆，与普胜门客赵盟，叙起乡谊，格外交欢。嗣复投书赵盟，恰故意误送普胜。普胜私下展阅，语多隐约难详，心中大疑，遂疏赵盟。赵盟不能自安，竟与牙将同至应天，来附元璋。不特普胜中计，连赵盟亦中计。元璋格外优待，给他重金，令往友谅军中，散布谣言，无非是普胜恃功，谋叛友谅等语。友谅果然动疑，也中计了。遣使觇普胜虚实。普胜哪里得知，见了使人，尚满口侈述战功，骄矜不已。使人返报友谅，友谅即带着重兵，自至安庆，只说与普胜会师，进攻池州。普胜忙至雁汉口迎迓，才登舟，即被拿下，一语未完，已经身首异处了。可报廷玉之仇。赵盟回禀元璋，元璋大喜，厚赏赵盟。是豢之也。遂调回徐达，令与李善长留守应天，自率兵十万，用常遇春为先锋，由宁国出徽州，转向婺州进发。

至兰溪，有士人王宗显进谒，并呈上胡大海荐书。元璋接见，问他籍贯，答称原籍和州，寄寓严州。元璋道："君寓此有年，能识婺州内容么？"宗显道："某有故人吴世杰，居近婺城，可以探问。"元璋即令他去讫。不数日，宗显驰还，报称："守将离心，不难攻入。"元璋喜道："我得婺州，当令汝作知府。"宗显拜谢。又启行至婺州，会着胡大海。大海进谒，行过了礼，便禀道："婺州与处州为犄角，元参政石抹宜孙，为处州守将，常发兵来援，所以屡攻未下。现因主公将到，他探知消息，又遣参谋胡深，运着狮子车数百辆，前来抵御。目下闻已到松溪了。"元璋道："石抹宜孙，用车师来援此城，未免失计。松溪山多路狭，车不可行，若遏以精兵，便可破他。援兵一破，此城自不劳而下了。"应该嘲笑。大海答声称是。元璋又道："闻你义子德济，很是骁勇，何不拨与健卒数千，令他去截援师？"大海应令出去，即遣子德济，领锐卒数千，竟往松溪。至梅花门，已遇胡深运车驰到，德济鼓噪而前，惊得胡深迎战不及，意欲将车退后，以便厮杀。可奈梅花门依着龙门山，林箐丛杂，岭路崎岖，就是未遇敌时，已觉七高八低，难以行车，此时大敌当前，进退失据，没奈何弃了车辆，引军逃去。不出元璋所料。

德济返营报功，元璋即督兵攻城。城中守将帖木烈思与石抹厚孙，即石抹宜孙之弟。两不相下，无心防御，裨将宁安庆，知不可守，夜遣都事李相缒城请降，约开东门纳兵。元璋许诺，李相返城，即将东门大启，常遇春、胡大海等一拥而入，竟把帖木烈思、石抹厚孙等擒住。全城已破，当由元璋入城，下令禁止侵暴，并改婺州路为宁越府，即用王宗显知府事。算是践言。开郡学，聘硕儒，延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沈为训导。时丧乱日久，学校湮废，至此始闻有弦诵声。

未几又有乐平儒士许瑗进谒。瑗有才智，放浪吴、越间。及入见，语元璋道："方今元祚垂尽，四方鼎沸，窃闻有雄略乃可驭雄才，有奇识乃能知奇士，明公欲扫除僭乱，非收揽英雄，难于成功。"元璋道："诚如君言。我今求贤若渴，方广揽群材，共图康济。"许瑗道："果如此，天下不难定了。"元璋大喜，即授为博士，留居帷幄。既而元璋欲还归应天，乃召胡大海与语道："宁越为浙东重地，我因你才勇，特命你居守。现闻衢州守将宋伯颜不花，多智术，处州守将石抹宜孙，善用士，绍兴为士诚将吕珍所据，数郡与宁越相近，我留常遇春在此，与你协力，乘间往取三郡。但此三郡守将，俱系劲敌，千万小心为要！"大海顿首拜受。元璋又嘱咐常遇春数语，令与胡大海协同行事，乃即日起程，率军返应天。

元璋去后，常遇春即进攻衢州，用吕公车、仙人桥、长木梯、懒龙爪等攻具，拥至城下，高与城齐。又於大西门城下潜穴地道，高下并攻。守将宋伯颜不花，煞是厉害，束苇灌油，烧吕公车，用长斧砍木梯，架千斤秤钩懒龙爪，并筑夹城防穴道，井井有条，毫不慌忙。遇春屡攻不克，乃用声东击西的法子，明攻北门，潜袭南门。宋伯颜不花未及防备，竟被突入南门瓮城中，毁坏守具，合城惊惶。院判张斌度不能支，遣使约降，夜出小西门迎大军入城，守兵尽溃。宋伯颜不花逃避不及，被常遇春活擒而归。遇春还宁越，胡大海留遇春驻守，自约耿再成攻处州。想因遇春得衢，亦不甘坐守。再成曾出兵缙云，倚黄龙山为根据，立栅屯兵，借遏敌冲。元参政石抹宜孙，自驻处州，另遣将分守要塞，备御再成。诸将皆怠玩无斗志。胡深时守龙泉，闻胡、耿合兵来攻，料知守地难保，竟弃军来降。无非为德济吓慌。大海问他处州详情，深言兵弱易攻，遂出师樊岭，与再成会，夹击桃花岭、葛渡等寨，应手而下，进薄处州城。宜孙出战败绩，走闽中。大海入城抚民。再成又出兵西略，建宁七邑皆降。既而宜孙复收集散卒，欲复处州，至庆元，为再成击毙。捷书迭达应天，元璋喜甚，命耿再成驻守处州，胡大海还镇宁越。寻复改宁越府为金华府。大海雅意揽贤，查得金处有四大儒，遂一一登诸荐牍，请元璋立刻征用。元璋即遣使赍币，礼聘四贤，有三人应征而往，一个就是浦江人宋濂，一个是龙泉人章溢，一个是丽水人叶琛，还有一位青田名士，位置自高，经元璋再三征求，方出山来辅真主。仿佛刘备之遇诸葛。正是：

得逢雷雨经纶日，才识风云际会时。

欲知此人是谁，且至下回再详。

此回为过渡文字。元璋得金陵后，除附近元军外，只有张士诚一路，与他为难。元军涣惰不足道，士诚尚以战为守，无甚大志，元璋处之，犹易与耳。至友谅猖獗，顺江而下，于是元璋左右受敌，几不胜防。廖永安陷没太湖，俞廷玉战死长江，皆足为金陵夺气。非敌将被间，浙军获胜，元璋其危矣乎！作者双管齐下，东西夹叙，虽曰按时述事，而不为分段表清，忽说与士诚兵战，忽说与友谅兵争，盖隐隐绘一忙乱情形，俾阅者知当日大势，若是其亟。至青田定计，熟权缓急，而战事次序，乃可得而分矣。故曰本回为过渡文字。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却说青田名士，迭征乃至。这人为谁？系姓刘名基，字伯温，就是翊赞朱氏，创成明室的第一位谋臣。郑重出之。先是元至顺间，基举进士，博通经史，兼精象纬学，时人论江左人物，推基为首，以为诸葛孔明，不过尔尔。江浙大吏，屡征不出，至石抹宜孙守处州，经略使李国凤屡称基才，请他重用。宜孙仅召为府判，不与兵事，基仍弃官归青田。时黄岩人方国珍，据温、台、庆元等路，骚扰浙边，大吏犹专事羁縻，不加讨伐，基屡请严剿，不见从，乃归募同志，部勒成军，借避寇患。及胡大海下处州，闻名往聘，基仍谢绝。大海乃请命元璋，赍币往聘，犹不肯起。及元璋命总制孙炎，致书固请，乃慨然道："我昔游西湖，见西北有异云，曾谓是天子气，十年后当应在金陵。今朱氏创兴，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我不妨前往，助他一臂，得能有成，也不负我生平志愿了。"于是束装就道，径诣应天。

元璋闻他来见，忙下阶恭迎，赐以上坐，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基应对如流，畅谈要策，共得十八条。元璋喜甚，便道："我为天下屈先生，先生幸毋弃我！如有指陈，愿安受教。"可谓虚己以听。基乃语元璋道："明公据有金陵，甚得地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屡为公患。为明公计，必须扫除二寇，方可北定中原。"元璋蹙额道："这两人势颇不弱，如何可以剿灭？"基答道："御敌当权缓急，用兵贵有次序，张士诚一自守虏，尚不足虑，陈友谅劫主称兵，地据上游，无日忘金陵，应先用全力，除了此害。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造成王业，明公曾亦设此想么？"确是坐言起行之计，不比前文进谒之士，专务泛论，无裨军谋。元璋道："先生妙计，很是佩服，此后行军，全仗先生指导！"基始应声而出。元璋即命有司筑礼贤馆，使基入居，宋濂、章溢、叶琛三人，亦住馆内。嗣命濂任江西等处儒学提举，并遣世子受经。授章、叶为营田司佥事。惟留基入主军务，事无大小，一律咨询。基颇感知遇，遂壹意参赞，知无不言。元璋尝呼为先生而不名，语人时，每比基为张子房，不愧留侯。真所谓君臣相遇，如鱼得水了。

元璋方简阅军马，准备出师，忽闻陈友谅挟了徐寿辉，舣舟东下，进攻太平，正拟遣将往援，忽由太平逃来溃兵，禀称太平失陷，花将军阖门

死事，连知府许瑗，院判王鼎，统已殉节了。叙太平被陷事，恰先述禀报，后及详情，是倒戟而出之法，与上文各节不同。元璋不禁失惊道："有这般事么？我的义儿文逊，怎么样了？"来兵答道："想亦尽忠了。"元璋失声大恸，经诸将从旁劝解，尚是流涕不止。原来黑将军花云与元璋养子朱文逊，同守太平。及友谅来攻，两人率兵三千名，鏖战三日，友谅不能入。会大雨水涨，友谅引巨舟薄城西南，令士卒夜登舟尾，缘梯登堞，遂入城。花云、文逊，巷战一夜，力屈遭擒。文逊被杀，云忽奋臂大呼，激断绳索，夺了守兵的短刀，左右乱砍，杀死五六人。众兵一齐杀上，伤他右臂，复被絷住，云大骂道："贼奴敢伤害我，我主且至，必砍尔等为肉泥！"有声有色，虽死不朽。众兵闻言大怒，竟把他缚住船樯，一阵射死。云妻郜氏，亦赴水殉节。子炜，方三岁，侍女孙氏，抱炜远窜，被乱兵掠至九江。元璋常求花氏后裔，苦无所得，至友谅败殁，才见一皓首庞眉的老人，带着孙氏，负儿而来。当下接儿在手，置着膝上，抚顶叹道："虎头燕颔，不愧将种，黑将军算不虚死了。"言毕，即命赐老人衣。谁知老人倏忽不见，四处找寻，仍无下落，弄得元璋也惊疑起来，依史而陈，并非虚撰。随即问明孙氏，孙氏泣拜道："奴自逃出太平，为乱军所掳，军中恨儿夜啼，由奴拔质簪珥，寄养渔家。嗣奴复潜窃儿出，脱身东走，登舟渡江，江中复遇乱军，将奴与儿推入江心，幸得断木附着，飘入芦渚。七日无食，只取莲实充饥。巧逢老人到来，救奴及儿同行至此。奴万死一生，得将此儿保存，伏乞推恩收育，不负小主人一番忠诚。"孙氏可谓义婢。元璋亦流泪道："主忠仆义，万古流芳，我不惟保养此儿，连你亦应矜恤。只与你同来的老人，究竟何姓何名？为何不知去向？"孙氏道："他只自称雷老，不说实名。"元璋迟疑半晌，方说了"忠孝格天"四字，应有此理。仍命孙氏抚养花炜，岁给禄糈。至炜年长成，累官指挥佥事，孙氏亦受旌封，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陈友谅既得太平，急谋僭号，遣壮士椎杀寿辉，便假采石五通庙为行宫，自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命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一面遣使约张士诚，同攻应天。士城不敢遽允，遣还来使。此刘基所谓自守虏也。不然，东西相应，应天宁不危乎？友谅怒道："盐侩不来，我岂不能下金陵么？"大言不惭。遂大集舟师，自江州直指应天。舳舻蔽空，旌旗掩日，自头至尾，差不多有数十里。仿佛曹操八十万大兵。警报飞达应天，元璋即召众将会议，众将纷纷献计，有说友谅兵盛，宜出城迎降的，有说应走据钟山，徐图规复的，独刘基瞋目无言。胸有成竹。元璋退入，召基问话，基答道："说降说走，都可斩首，斩了他方可破贼。"我亦云然。元璋道："依先生高见，计将安出？"基答道："天道后举者胜，我以逸待劳，何患不克？"元璋称善。基复密语良久，下文统暗括在内。元璋益喜，复出厅升座。众将又上来献议，或请遣兵先复太平，或请主帅亲自出征，又换了一派议论，想是斩首之言，已被闻知。统被元璋驳去，只命参谋范常，贻书胡大海，命他出捣信州，牵制友谅后路。范常应声而出，自去照行。元璋又召康茂才入内，与语道："闻汝与友谅相知，能否通诈降书么？"茂才道："愿如尊命！且家有老阍，曾事友谅，遣使赍书，必信无疑。"元璋喜道："既如

此，快修书出发！”茂才应令，立写就诈降书，并密嘱司阍数语，令乘一小舟，径投友谅军前。友谅得书，便问道：“康公何在？”司阍答道：“现守江东木桥。”友谅即待以酒食，令他还报道：“归语康公，我到江东桥，三呼老康，即当倒戈内应，不可误事！”利令智昏。司阍唯唯连声。返报茂才，茂才即入禀元璋，元璋笑道：“友谅友谅！已入我彀中了。”急令李善长带了工役，乘着月夜，把江东木桥，改为铁石，一夕而成，大书江东桥三字，令人一望便知。善长还报，元璋即命常遇春、冯国胜、此时冯国用已殁，弟胜承袭兄职。华高等，率帐前五翼军，伏石灰山侧，徐达伏兵南门外，并各嘱道：“我当统兵至卢龙山，你等可遥望山上，竖着赤帜，便知寇至；改竖黄帜，乃可麾兵杀出，休得有误！”诸将领命去讫。此两路是防陆。又命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等，领舟师出龙江关外。此两路是防江。分拨已定，乃亲自督兵出城，至卢龙山驻扎，专待友谅兵来。

不一日，友谅果联舟东下，至大胜港，口甚狭，仅容三舟，濒岸又见有重兵驻着，杨璟兵出现。恐被出击，不敢停留，遂退出大江，径来觅江东桥。距桥约半里，已有江东桥三字，映射眼波，只桥是大石砌成，并非木质，未免心中怀疑，至此尚不知中计，确是笨伯。复驶近桥边，连呼老康老康，凭他叫破喉咙，并没有人出应，只有空中声浪，回了转来，也答他是老康两字。妙甚。趣甚。友谅才知中计，但因船多人众，恰还没有慌忙，复下令向龙江进发。既抵龙江，即遣万人登岸立栅，声势锐甚。时方酷暑，烈日炎炎，元璋服紫茸甲，在山上张盖督兵，嗣见将士挥汗如雨，立命去盖，与将士同曝日中。驭兵之道在此。将士欲下山夺栅，元璋道：“天将下雨，汝等且就食，俟乘雨往击未迟。”想是刘军师教他。诸将昂头四顾，并没见有云翳，大都莫名其妙，只好遵令就食。食方毕，西北风骤起，黑云四至，大雨倾盆而下，元璋即命将士下山拔栅，一面竖起赤帜。友谅见立栅被拔，亦麾众力争。两下相杀，雨忽停止。元璋复改竖黄帜，并发鼓声。于是常遇春等自左杀到，徐达自右杀到，把登岸的敌兵，统驱入水中。友谅忙麾舟渡军，舟甫离岸，张德胜、朱虎又领舟师杀来，吓得友谅不知所为，偏偏潮神又与他为仇，来时潮涨，去时潮落，把数百号兵船，一概胶住浅滩，不能移动。友谅无法可施，忙改乘小舟，飞桨逃出，其余军士，亦多投水逃生，有一半不善泅水的，统沉没江心，至河伯处当差去了。元璋复命诸将追袭，自率亲兵，收夺败舰，共得巨舰百余艘，战舸数百，连友谅所乘的大船，亦一律获住，船中尚留着康茂才书，元璋不觉失笑道：“呆鸟呆鸟！”言已，复检点俘虏，共得七千余人，押领而归。

且说友谅易舟西遁，又见敌舟远远追来，忙下令加桨飞逃，至慈湖，距敌舟不过数丈，正在着急，又遇火箭射至，烈焰飞腾，那时急不暇择，只好驶舟近岸，一跃登陆，鼠窜而去。这边的张德胜、朱虎及廖永忠、华云龙等，哪里肯舍，毁了友谅的舟，复上岸力追，直抵采石。不防友谅得了援兵，回马来战，张德胜首先陷阵，致受重伤，死于军中。廖永忠、华云龙等，见德胜陷没，勃生义愤，舍命冲锋，一场死斗，仍将友谅杀败，友谅方弃甲曳兵，逃回江州去了。友谅一败。嗣是徐达复太平，胡大海取信州，冯国胜等取安庆，露布飞驰，欢声腾跃。偏友谅不

肯干休，遣张定边攻安庆，李明道攻信州，安庆竟被夺去，信州由李文忠往援，擒住明道，献至应天。明道愿降，并言友谅可取状，于是元璋复造了龙骧巨舰，亲率舟师，再攻安庆。廖永忠、张志雄等，奋勇当先，拔了水寨，进兵攻城，自旦至暮不能下。刘基献议道："安庆城高而固，急切不能攻下，何若移师江州，破他巢穴。"的是胜着。元璋不待说毕，即下令撤围，鼓舟西上。聪明人不消细说。舟过小孤山，遇有数舟来降，舟中有两员大将，一个叫作傅友德，一个叫作丁普郎。元璋召入，问明来历，知系友谅部将，弃暗投明，自然心喜。且见友德较为英武，便命他仍率原舟，作为前导。沿途遇着江州巡兵，一概招降，稍有不服，立刻扫净。片帆风顺，径达江州城下。友谅闻报，尚疑是士卒误传，待至城外鼓角喧天，方知敌兵果到，慌忙整兵守御。仿佛做梦。惟江州抱水依山，也是一座坚城，友谅倚作巢穴，简直是不易攻的。当下一攻一守，相持两日，城完如故。友谅稍稍放心，不想到了夜间，敌兵竟登城杀入，急得友谅手足无措，忙挈妻逃出城门，乘舟西奔，逃至武昌去了。友谅二败。原来元璋用刘基计，密测城堞高度，令工兵在各舰尾，搭造天桥，乘着暗夜，一列将船倒行，直逼城下，天桥与城堞，巧巧衔接，将士援桥登城，不费什么气力，竟得杀入城中，友谅还道神兵自天而下，哪得不仓猝逃去？原来如此。

江州已下，南昌守帅胡廷瑞，也遣使郑仁杰输诚，唯请勿散他旧部。元璋颇有难色，刘基在后，潜踢元璋所坐胡床，元璋大悟，又似张子房之蹑沛公。乃遣仁杰还，并赐书慰谕，准如所请。廷瑞即遣甥康泰赍书请降，自是余干、建昌、吉安、南康诸郡县，相继投诚。元璋又命赵德胜、廖永忠、邓愈等，分兵四出，略瑞州、临江，拔浮梁、乐平，并攻克安庆赣皖一带，十得七八。元璋乃率军东还，道出南昌，胡廷瑞率甥康泰及部将祝宗等，出城迎谒。元璋慰劳有加，并令廷瑞等同归应天，留邓愈驻守南昌，叶琛任知府事。临行时，廷瑞密白元璋，以祝宗、康泰二人，不甚可恃，元璋乃令二人归徐达节制，从征武昌，不意元璋才归，祝宗、康泰果谋叛返兵，袭入南昌。叶琛战死，邓愈单身逃免。幸徐达旋师平乱，诛祝宗，赦康泰，南昌复定。元璋闻报，方转忧为喜道："南昌控引荆、越，系西南藩屏，今为我有，是陈氏一臂断了，但非骨肉重臣，恐不可守。"乃改南昌为洪都府，命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统率赵德胜、薛显等，与参政邓愈，一同往守。各将方去，忽由浙东迭来警耗，报称胡大海、耿再成两将，被刺身亡，元璋又出了一大惊，小子走笔至此，又有一诗咏道：

大功未就已身捐，百战沙场总枉然。

只有遗名垂竹帛，忠魂犹得慰重泉。

毕竟胡、耿两将如何被刺，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所叙，纯系朱、陈两方战事，而朱氏之得胜，又全属刘基之功。陈友谅既得太平，即乘胜东下，声势锐甚，金陵诸将，议降议避，莫衷一是，元璋虽智不出此，然非刘基之密为定计，则未必全胜。史传多归美

元璋，此系善则称君之常例，演史者所当推陈出新，不得仍如史官云云也。至若江州之役，南昌之降，则刘基本传中，亦历述其匡赞之功。天生一朱元璋，复生一刘伯温，正所以成君臣相济之美，非揭而出之，曷由显刘青田之名乎？惟近世小说家，有以神奇称基者，则未免附会，转失其真，是固本书所不取也。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却说胡大海留守金华，耿再成留守处州，本是犄角相应，固若金汤。惟金、处本多苗军，胡、耿两将，多雅意招揽，不分畛域。苗将蒋英、刘震、李福等，归降胡大海，李佑之、贺仁德等，归降耿再成。胡、耿皆留置麾下，一例优待，怎奈狼子野心，终不可恃。为滥收降将者，作一棒喝。蒋英、李福等先谋作乱，商诸刘震，震颇不忍，李福谓举行大事，不能顾及私恩，于是震亦相从，先以书勾通处州苗将，令同时举兵，一面禀请大海，至八咏楼下观弩。大海不知是诈，挺身而出，将上马，忽有苗将钟矮子跪马前，诡禀蒋英罪状。大海未及答，回顾蒋英，不料被英突出铁锤，击中头脑，顿时脑浆迸出，死于非命。英即断大海首，胁从大海部兵。大海子关住及郎中王恺，俱被英等杀死。惟典史李斌，怀着省印，缒城至严州告急。李文忠亟遣何世明、郭彦仁等往讨，张德济亦自信州奔赴，这边方闹个不了，那边又响应起来。此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李佑之、贺仁德等，先接蒋英等书，尚未敢动，至大海被杀，即放胆作乱。耿再成方与客饮，闻变调军，兵卒未满二十人，佑之等已经杀入，再成叱道："贼奴！何负尔等，乃敢造反？"言未已，佑之等已攒槊环刺，再成挥剑，连断数槊，卒因贼众槊多，不胜防备，身中数创，大骂而死。分省部事孙炎及知府王道同，均遇害。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处州，征发苗兵，中途闻变，亟遣人至李文忠处乞援，一面纠集再成旧部，急赴父难。

这时候的警报，早达应天，元璋未免痛悼，并语刘基道："金、处有失，衢州恐亦被兵，如何是好？"刘基道："贼众乌合，尚不足虑，且严州有李将军，就近赴援，制贼有余，若虑及衢州，不材愿往镇抚。且前因兵事倥偬，以至丧母未葬，此时正可乘便回籍，为公及私了。"元璋喜道："先生愿行，尚有何说！"遂拨了得力将士，令基带去，以便调遣。基星夜前进，到了衢州，守将夏毅，忙迎基入城，并语衢州亦多讹言，基云无妨，当下派兵四驻，并揭榜安民，一夕即定。确是大材。嗣发书至各处属县，谕以镇静无恐，休得自扰！各县亦相安无事。一瞬旬余，闻金华叛将蒋英等已败投张士诚，处州叛将李佑之等，亦由李文忠部将与耿天璧等击死，不出先生所料。遂遣使驰报应天，自回原籍葬母去了。元璋得刘基使报，又接李文忠捷书，自然欣慰，遂命李文忠为浙江行中书省左丞，总制严、衢、信、处诸郡军马。以耿天璧袭父职，留守处州。后由李文忠出攻杭州，得获蒋英等，刺血祭大海，寻复追封大海为越国公，再成为高阳郡公，事且慢表。归结胡大海、耿再成二人。

且说刘基回籍葬母，在家丁忧，方国珍亦驰书慰唁，基答书称谢，并宣示元璋威德，劝他归附。国珍乃遣使至应天，进贡方物。元璋甚喜，贻书刘基，慰劳备至。又常遥咨军事，并约期促赴应天，基于至正二十二年春还籍，至二十三年春复出，适元璋拟亲援安丰，基即进谏道：“友谅、士诚，耽耽思逞。为主公计，不如勿行为是。”元璋道：“小明王被围甚急，我向奉他龙凤年号，不忍袖手旁观，因此不得不往。”基嘿然。原来基初至应天，见中书省曾设御座，奉小明王韩林儿虚位，每当春秋佳节，自元璋以下，皆向座前行庆贺礼，基独不往，且愤愤道：“一个牧竖，奉他何为？”独具只眼。至是韩林儿居亳州，为元统帅察罕帖木儿所败，偕刘福通遁至安丰。张士诚又乘隙往攻，率众十万，围住安丰城。刘福通不能敌，飞使从间道至应天，哀乞援师。基不欲往援，所以谏阻，偏偏元璋不从，竟率徐达、常遇春等，兼程而往。及至安丰，城已失守，福通被杀，林儿在逃。士诚将吕珍，据城列栅，水陆连营，徐达等拔他中垒，乘胜进击，不想前面阻着大濠，一时不能逾越，后面偏遇吕珍杀至，分着左右两翼，围裹拢来，竟把徐达等困住垓心。亏得常遇春率军横击，三战三胜，才得击走吕珍，追了一程，吕珍复得庐州左君弼援军，翻身再战，复被徐达、常遇春等杀退。元璋乃命徐达等攻庐州，自率兵往觅林儿，得诸途中，送居滁州，自回应天。为此一行，险些儿把龙蟠虎踞的都城，被人暗袭。亏陈友谅见近忘远，只把五六十万的大兵，专攻南昌，不袭应天，令这位暗叨天佑的元璋公，还好从容布置，与友谅鏖战鄱阳湖，决最后的胜负。说来话长，由小子从头至尾，演述出来，以便看官详阅。欲叙鄱阳战事，先用如椽之笔，承上起下，见得此战关系甚大，非寻常战事可比。

这友谅因疆宇日蹙，愧愤交集，意欲破釜沉舟，与元璋决一死战，于是大作战舰，每舟分三级，高约数丈，上下人语不相闻，房室俱备，中可走马，行军之道，全在灵活，况江中之战，不比海中，造此大舰何为者？当下载着百官家属，及所有士卒六十万，悉数东来。孤注一掷，越是呆鸟。到了南昌，便把各舰停住，准备攻城。何不直捣金陵。守帅朱文正，闻友谅倾国而来，急命邓愈守抚州门，赵德胜守官步、士步、桥步三门，薛显守章江、新城二门，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自率精锐二千人，居中节制，往来策应。那友谅亲自督兵，猛扑抚州门，兵士各持笠帽大的盾牌，上御矢石，下凿城垣。不多时，但听得一声怪响，城竟坍坏二十多丈。各兵方拟拥入，忽见里面铳声迭发，射出许多火星，熊熊炎炎。闪铄如电，稍被触着，不是焦头，就是烂额，此时欲用盾牌遮蔽，哪知盾系竹制，遇着火尤易燃烧，大众多是畏死，自然逐步倒退。邓愈即饬兵竖栅，栅未竖成，外兵又进，两下接仗，不得不血肉相搏。正危急间，文正督诸将来援，且战且筑。外兵怎肯歇手，连番杀入，连番退出，等到城墙修毕，内外尸骸，好似山积。文正麾下的猛将，如李继先、牛海龙、赵国旺、许珪、朱潜等，统已战死了。友谅休兵数日，复攻新城门，忽城内突出一支人马，似龙似虎，锐不可当，首将便是薛显，提刀突阵，尤为凶猛。友谅将刘震，不顾好歹，上前拦住，被薛显横腰一刀，挥作两段，余众披靡。薛显杀了一阵，收兵而回。入城后，检点将士，只不见百户徐明，探问下落，才知穷追被擒，

惋惜不已。友谅愤攻城不下，自己没用，愤亦何益？增修战具，移攻水关。水关有栅，文正集壮士防守，见友谅兵至，从栅缝中迭出长槊，迎头刺击。友谅兵也是厉害，夺槊更进，不防里面换用铁戟刺出，奋手去夺，都一声惨号，七颠八倒。看官道这铁戟上有何物？乃是用火淬过，一经着手，立即灼烂。自是无人近前，水关又无恙了。友谅乃分兵攻陷吉安、临江，招降李明道，杀死曾万中，复擒住刘齐、朱叔华、逍天麟三人，至南昌城下开刀，并呼城上守兵道："如再不降，以此为例。"守兵不为动。友谅复攻官步、士步两门，赵德胜日夕巡城，指麾士卒，忽来了一支硬箭射中腰眼，深入六寸，顿时忍痛不住，拔剑叹道："我自壮岁从军，屡受创伤，未有如此厉害，今日命该当绝，只恨不能从我主公，扫清中原。"言至此，猝然晕仆，竟尔逝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德胜殁后，军士越奋，友谅亦越攻不下，但总不肯舍去，镇日里围住这城。真是呆鸟。文正佯遣兵纳款，令他缓攻，阴令千户张子明，偷越水关，赴应天告急。

子明扮做渔夫模样，摇着渔舟，唱着渔歌，混出石头城，昼行夜止，半月始达应天，易服见元璋。元璋始悉南昌被困状，且问友谅兵势如何？子明道："友谅倾国而来，兵势虽盛，战死恰也不少。现在江水日涸，巨舰转驶不灵，且师久粮匮，蹙以大兵，不难立破。"元璋道："你先归报文正，再坚守一月，吾当亲自来援。"子明领诺，仍改作渔翁装，摇舟疾返，不意到了湖口，竟被友谅逻卒拘住。去时得脱，归时始被执，暗中也有天意。友谅道："你是何人？敢如此大胆。"子明道："我是张子明，至应天乞援的。"直言得妙。友谅复道："元璋曾来援否？"子明道："即日便至。"尤妙。友谅道："你若有志富贵，不如出语文正，说是应天无暇来援，令他速降。"子明瞪目道："公休欺我！"反诘尤妙。友谅道："决不欺你。"子明道："果不相欺，我便去说。"友谅便命人押至城下，命与文正答话。子明高声呼道："朱统帅听着！子明使应天已回，主上令我传谕，坚守此城，援军不日就到了。"仿佛春秋时之晋解扬，但楚庄不杀解扬，而友谅杀子明，安能成霸？友谅闻言大怒，立将子明杀死，这且按下。

且说元璋因南昌围急，飞调徐达等回军，集师二十万，祃纛龙江，克期出发。至湖口，先遣指挥戴德，率着两军，分屯泾江口、南湖嘴，遏友谅归路。又檄信州兵马，守武阳渡，防友谅逃逸。安排已就，然后驶舟再进。友谅自围攻南昌，已阅八十五日，至是闻元璋来援，遂撤围东下，至鄱阳湖迎战。元璋率着舟师，从松门入鄱阳湖，抵康郎山，遥见前面樯如林立，舰若云连，料是联舟逆战的友谅军，便语诸将道："我观敌舟首尾连接，气势虽盛，进退欠利，欲要破他，并非难事。"徐达在旁道："莫如火攻。"元璋道："我意亦然。"乃分舟师为二十队，每舟载着火器弓弩，令各将士驶进敌船，先发火器，次放硬箭。众将士依计而行，果然一战获胜，杀敌军一千五百余人。徐达身先诸将，夺住巨舟一艘。俞通海复乘风纵火，焚敌舟二十余只，余将宋贵、陈兆先等，亦相率死战。这时候，前后左右的敌船，多半被火，连徐达所坐的大船，也被延烧，达忙令兵士扑灭火势，奋力再战。元璋恐达有失，遣舟往援，达得了援舟，越觉耀武扬威，争先驱杀。不意敌兵避去徐达，却争来围

攻元璋，元璋见敌兵趋集，急欲鼓船督战，船行未几，忽被胶住。友谅骁将张定边，乘隙入犯，一声号召，四面的汉兵，摇橹云集，把元璋困住垓心。指挥程国胜，与宋贵、陈兆先等，忙率兵抵住，一当十，十当百，拼个你死我活，真杀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那张定边煞是勇悍，只管四面指麾，重重围裹。宋贵、陈兆先舍命抗拒，身中数十创，竟毙舟中。元璋至此，也不觉失色。死是人人所怕。裨将韩成进禀道："杀身成仁，人臣大义，臣愿代死纾敌，敢请主公袍服，与臣易装，总教主公脱难，臣死何妨！"纪信又复出现。元璋沉吟不答。韩成方欲再言，只听得敌舟兵士，呼噪愈急，声势汹汹中，约略有速杀速降等字样，益令朱公急杀。急得韩成不遑再待，只呼道："主公快听臣言，否则同归于尽，有何益处？"元璋乃卸下衣冠，递与韩成。韩成更衣毕，复把冠戴在头上，顾道元璋道："主公自重！韩成去了。"比易水歌尤为悲壮。元璋好生不忍，奈事在眉急，不得不由他自去。韩成登着船头，高叫道："陈友谅听着！为了你我两人，劳师动众，糜烂生灵，实属何苦？我今且让你威风，你休得再行杀戮！你看你看。"说至看字，扑咚一声，竟投入水中去了。小子有诗赞韩成道：

荥阳诳楚愿焚身，谁意明初又有人。

水火不情忠骨灭，空留史笔纪贞臣。

韩成既死，敌攻少缓，只张定边尚不肯退，忽觉嗖的一声，一支雕翎箭，正向张定边右额射至。定边失声道："罢了！罢了！"小子不知此箭何来，待查明底细，再行详述。

是回本旨，系欲承接上文，叙入南昌被围，鄱阳大战事。因中间有胡、耿被害，及安丰一段情节，不能不叙，故随手插入。胡、耿为有功之臣，叙其始，纪其末。安丰之行，关系尤大，南昌几乎失守，金陵几乎被袭，揭而出之，非特事实之不漏，抑以见军国事之不能稍失也。陈友谅不袭应天，专攻南昌，着手之误，不待细说。且以六十万众，攻一孤城，相持至八十余日，犹不能下，是殆所谓强弩之末，鲁缟难穿，奚待鄱阳之战，始见胜负耶？惟朱、陈二氏之兴亡，实以鄱阳一战为关键，故是回下笔，不敢苟且，亦不敢简率，阅者于此得行文之法焉。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却说陈友谅骁将张定边，正围攻元璋，突被一箭射来，正中右额，这箭不是别人所射，乃是元璋部下的参政常遇春。当下射中定边，驶舟进援，俞通海亦奋勇杀到。定边身已负创，又见遇春诸将，陆续到来，没奈何麾舟倒退。这江中水势，却也骤涨，把元璋的坐船，涌起水面，乘流鼓荡，自在游行。想是韩成应死此地，不然，大江之水，何骤浅骤涨耶？元璋趁势杀出，复令俞通海、廖永忠等，飞舸追张定边。定边身受数十箭，幸尚不至殒命，轻舟走脱。时已日暮，元璋乃鸣金收军，严申

约束，并叹道：“刘先生未至，因罹此险，且丧我良将韩成，可悲可痛！”当下召徐达入舱，并与语道：“我恐张士诚袭我都城，所以留刘先生守着，目下强寇未退，势应再战，你快去掉换刘先生，请他星夜前来，为我决策，方免再误！”刘基未至，从元璋口中叙出，以省笔墨。徐达夤夜去讫。

阅数日，基尚未至，友谅复联舟迎战，旌旗楼橹，遥望如山。元璋督兵接仗，约半时，多半败退。恼得元璋性起，立斩队长十数人，尚是倒退不止。郭兴进禀道：“敌舟高大，我舟卑下，敌可俯击，我须仰攻，劳逸不同，胜负自异。愚见以为欲破敌军，仍非火攻不可。”元璋道：“前日亦用火攻，未见大胜，奈何？”正说着，只见扁舟一叶，鼓浪前来，舟中坐着三人，除参谋刘基外，一个服着道装，一个服着僧装，道装的戴着铁冠，尚与元璋会过一面，姓名叫作张中，别字景和，自号铁冠道人，元璋在滁时，铁冠道人曾去进谒，说元璋龙瞳凤目，有帝王相，贵不可言。元璋尚似信未信，后来步步得手，才知有验。补叙铁冠道人，免致遗珠。此时与刘基同来，想是有意臂助。只有一个僧装的释子，形容古峭，服色离奇，素与元璋未识。至是与元璋晤着，方由刘基替他报名，叫作周颠，系建昌人氏，向在西山古佛寺栖身，博通术数，能识未来事，刘基尝奉若师友，因亦邀他偕行。不没周颠。元璋大喜，忙问破敌的法儿。刘基道：“主公且暂收兵，自有良策。”元璋依言，便招兵返旆，退走十里，方才停泊，于是复议战事。刘基也主张火攻，元璋道：“徐达、郭兴等，统有是说，奈敌船有数百号，哪里烧得净尽？况纵火全仗风势，江上风又不定，未必即能顺手，前次已试验过了。”说至此，铁冠道人忽大笑起来，元璋惊问何因？铁冠答道：“真人出世，神鬼效灵，怕不有顺风相助么？”元璋道：“何时有风？”周颠插入道：“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元璋道：“高人既知天象，究竟陈氏兴亡如何？”周颠仰天凝视，约半晌，把手摇着道：“上面没他的坐位。”元璋复道：“我军有无灾祸。”周颠道：“紫微垣中，亦有黑气相犯，但旁有解星，当可无虑。”都为下文伏线。元璋道：“既如此，即劳诸君定计，以便明日破敌。”周颠与铁冠道人齐声道：“刘先生应变如神，尽足了事，某等云游四方，倏来倏往，只能观贺大捷，不便参赞戎机。”不愧高人。元璋知不可强，令他自由住宿，复顾刘基道：“明日请先生代为调遣，准备杀敌。”刘基道：“主公提兵亲征，应亲自发令为是，基当随侍便了。”元璋允诺。基复密语元璋道：“如此如此。”元璋益喜。遂令常遇春等进舱，嘱授密计，教他一律预备，俟风出发，常遇春领命而去。

转瞬天晚，江面上忽刮起一阵大风，从震坎两方作势，阵阵吹向西南。友谅正率兵巡逻，遥见江中来了小舟七艘，满载兵士，顺风直进，料是敌军入犯，忙令兵众弯弓搭箭，接连射去，哪知船上的来兵，都是得了避箭诀，一个都射不倒，趣语。反且愈驶愈近。此时知射箭无用，改令用槊遥刺，群槊过去，都刺入敌兵心胸，不意敌兵仍然不动，待至抽槊转锋，那敌兵竟随槊过来，仔细一看，乃是戴盔环甲的草人。大众方在惊疑，忽敌船上抛过铁钩，搭住大船，舱板里面的敢死军，各爇着油渍的芦苇，并硫磺火药等物，纷纷向大船抛掷，霎时间烈焰腾空，大船上

多被燃着。友谅急令兵士扑灭，怎奈风急火烈，四面燃烧，几乎扑不胜扑。常遇春等又复杀到，弄得友谅心慌意乱，叫苦不迭。所授密计，一概发现。恼动了友谅两弟，一名友仁，一名友贵，带领平章陈普略等，冒火迎战。友仁眇一目，素称枭悍，普略绰号新开陈，也是一条胆壮力大的好汉。偏偏祝融肆虐，凭你什么大力，但教几阵黑烟，已薰得人事不知，所以友仁、友贵等，接战未久，已陆续倒毙水中。友谅知不能敌，麾兵西遁，无如大船连锁，转掉不灵，等到断缆分逃，焚死溺死杀死的，已不计其数。只元璋部将张志雄等，舟樯忽折，为敌所乘，竟被围住。志雄窘迫自刭，他将余昶、陈弼、徐公辅皆战死。还有丁普郎一人，身受十余创，头已脱落，尚植立舟中，持刀作战状。及援兵四至，救出那舟，将士大半伤亡，只夺得尸骸，令他归葬罢了。战虽获胜，尚伤亡多人，是之谓危事。

友谅逃了一程，见敌舟已远，顿时咬牙切齿，与诸将计议道："元璋狡狯，用火攻计，折我大军无数，此仇如何得报？我见元璋坐船，樯是白色，明日出战，但望见白樯，并力围攻，杀了他方泄我恨。"恐无此好日。部众领命。到了翌晨，又鼓勇东来，只望白樯进攻，谁意前面列着的船樯，统成白色，辨不出什么分别，不叙元璋这边，含蓄得妙。顿时相顾惊愕；但已奉出战命令，不好退回，只得上前奋斗。元璋自然麾众接战，自辰至已，相持不下。忽刘基跃起大呼道："主公快易坐船！"元璋亦不遑细问，急依了基言，改乘他舟。基亦随至，并用双手虚挥，面作喜色道："难星过了。难星过了。"言未已，但闻一声炮响，已将原舟弹裂。元璋且惊且喜，复语刘基道："此后有无难星？"基答道："难星已过，尽可放心。"既写刘基，亦回应周颠语。于是元璋麾舟更进，时友谅高坐舵楼，正辨出元璋坐船，用炮击碎，满疑元璋必死，不想元璋又督兵杀来，很是惊骇，没精打采的下舵楼去了。

且说元璋部将廖永忠、俞通海等，驾着六舟，深入敌中，舟为大舰所蔽，无从望见，好似陷没一样。俄顷见六舟将士，攀登敌舟，逢人便杀，见物即烧，那时元璋所有的将士，益觉勇气百倍，呼声震天，波涛立起，日为之暗。敌船大乱，怎禁得元璋部下，杀一阵，烧一阵，刀兵水火，一齐俱到，害得进退无路，只好与鬼商量，随他同去。最可笑的，舟高且长，操橹的人，不识前面好歹，兀自载了同舟敌国，呐喊狂摇，到了火炽，已是不及逃命。大舟之害，如是如是。友谅到此，狼狈已极，亏得张定边拼命救护，才得冲出重围，退保鞋山。元璋率诸将追至罂子口，因水面甚狭，不好轻进，便在口外寄泊，友谅亦不敢出战。相持一日，元璋部将欲退师少休，请诸元璋，未得邀允。俞通海复入禀道："湖水渐浅，不如移师湖口，扼江上流。"元璋因问诸刘基。基答道："俞将军言之有理，主公且暂时移师，待至金木相犯的日时，方可再战。"乃下令移师，至左蠡驻扎。友谅亦出泊渚矶，两下又相持三日，各无动静。元璋乃遣使遗书友谅道：

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顿兵敝甲，与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当亲决一死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指挥者，无乃非丈夫乎？唯公决之！尽情奚落，令人难堪。

使方发，忽报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来降。元璋甚喜，接见后，慰劳备至，问明情由，乃是左金吾主战，右金吾主退，俱不见从，两人料友谅不能成事，因此来降。元璋道："友谅益孤危了。"既而复有人来报，说是去使被拘，并将所获将士，一律杀死，元璋道："他杀我将士，我偏归他将士，看他如何？"遂命悉出俘虏，尽行纵还，受伤的并给药物，替他治疗；此等处全是权术。并下令道："此后如获友谅军，切勿杀他。"一面又致书友谅道：

昨吾舟对泊渚矶，尝遣使赍书，未见使回，公度量何浅浅哉？江淮英雄，惟吾与公耳。何乃自相吞并？公今战亡弟侄首将，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纵力驱残兵，来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设使公侥幸逃还，亦宜却帝名，待真主。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丈夫谋天下，何有深仇？故不惮再告。嘲讽愈妙。

友谅得书忿恚，仍不作答，只分兵往南昌，劫粮待食。偏又被朱文正焚杀一阵，连船都被他毁去，嗣是进退两穷。元璋复命水陆结营，陆营结栅甚固，水营置火舟火筏，戒严以待。一连数日，突见友谅冒死出来，急忙迎头痛击，军火并施。友谅逃命要紧，不能顾着兵士，连家眷都无心挈领，只带着张定边，乘着别舸，潜渡湖口，所有余众，且战且逃。由元璋追奔数十里，自辰至酉，尚不肯舍。蓦见张铁冠自棹扁舟，唱歌而来，元璋呼道："张道人！你何闲暇至此？"铁冠笑道："友谅死了，怎么不闲？怎么不暇？"元璋道："友谅并没有死，你休妄言！"铁冠大笑道："你是皇帝，我是道人，我同你赌个头颅。"趣甚。元璋亦笑道："且把你缚住水滨，慢慢儿的待着。"彼此正在调侃，忽有降卒奔来，报称友谅奔至泾江，复被泾江兵袭击，为流矢所中，贯睛及颅，已毙命了。张铁冠道："何如？"言毕，划桨自去。身如闲鸥，真好自在。

元璋又追擒败众，共获得数千人，及一一查核，恰有一个美姝，及一个少年，问明姓氏，美姝系友谅妃阁氏，少年系友谅长子善儿。越日，复得降将陈荣，及降卒五万余名，查询友谅死耗，果系确实。已由张定边载着尸身，及友谅次子理，奔归武昌去了。友谅称帝仅四年，年才四十四。初起时，父普才曾戒他道："你一捕鱼儿，如何谋为大事？"友谅不听。及僭号称帝，遣使迎父，父语使人道："儿不守故业，恐祸及所生。"终不肯往，至是果败。

元璋方奏凯班师，至应天，语刘基道："我原不应有安丰之行，使友谅袭我建康，大事去了，今幸友谅已死，才可无虞。"回应前回，且明友谅之失计。于是告庙饮至，欢宴数日。元璋亦高兴得很，乘着酒意，返入内寝，偶忆着阁氏美色，比众不同，遂密令内侍召阁氏入室，另备酒肴，迫她侍饮。阁氏初不肯从，寻思身怀六甲，后日生男，或得复仇，没奈何耐着性子，移步近前。元璋令她旁坐，欢饮三觥，但见阁氏两颊生红，双眉舒黛，波瞳含水，云鬓生光，不由得越瞧越爱，越爱越贪，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蓦然离座，把阁氏轻轻搂住，拥入龙床。阁氏也身不由己，半推半就，成就了一段风流佳话。每纳一妇，必另备一种笔墨，此为个人描写身份，故前后不同。后来生子名梓，恰有一番特别情

事，容至后文交代。次日复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采田，余赐金帛有差。只张中、周颠二人，不知去向，未能悬空加赏，只好留待他日。

大众休养月余，再率诸将亲征陈理，到了武昌，分兵立栅，围住四门，又于江中联舟为寨，断绝城中出入，又分兵下汉阳、德安州郡。未几已值残年，元璋还应天，留常遇春等围攻武昌，次年即为元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因李善长、徐达等屡表劝进，乃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行庆贺礼。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刘基为太史令，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并谕文武百僚道："卿等为生民计，推我为王，现当立国初基，应先正纪纲，严明法律。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以致天下骚动，还望将相大臣，慎鉴覆辙，协力图治，毋误因循！"李善长等顿首受命。转瞬兼旬，武昌尚未闻报捷，乃复亲往视师，这一次出征，有分教：

江汉肃清澄半壁，荆杨混一下中原。

欲知武昌战胜情形，且俟下回再表。

周颠仰天，铁冠大笑，刘基之手挥难星，王者所至，诸神效灵，似乎战胜攻取，皆属天事，无与人谋。吾谓友谅亦有自败之道，江州失守，根本之重地已去，及奔至武昌，正宜敛兵蓄锐，徐图再举，乃迫不及待，孤注一掷，丧子弟，失爱妃，甚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是可见国之兴亡，实关人谋，不得如项羽之刎首乌江，自诿为非战之罪也。阁氏一节，正史未载，而秘史独有此事，谅非虚诬。冶容诲淫，何怪元璋？失道丧身，遑问妻孥？惟后文有潭王梓之叛，乃知色为祸根，大倾人国，小倾人城，如元璋之智，犹不免此，其他无论已。表而出之，以为后世戒云。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却说吴王元璋，因武昌围久未下，遂亲往视师。既至武昌，即相度形势，探得城东有高冠山，耸出城表，汉兵就此屯驻，倚为屏蔽。吴王审视毕，此后叙述元璋俱称吴王。便语诸将道："欲破此城，必夺此山，哪个敢率兵上去？"诸将面面相觑，独傅友德奋然道："臣愿往！"元璋大喜，便问需兵若干名？友德道："何用多人！只得数百锐卒，便可登山。"元璋令他自行简选，友德拣得壮士五百人，乘夜至山下，一鼓齐登。山上守兵，矢石叠下，友德面中一矢，镞出脑后，胁下复中一矢，仍然当先杀上。郭兴等见他奋勇，也麾兵驰应，立将守兵杀退，占住此山，自是俯瞰城中，了如指掌。城中守将陈英杰，素称骁桀，见高冠山被占，气愤的了不得。越日，挨至二鼓，竟缒城出来，混入吴营，径至中军帐下。吴王方坐胡床，突然瞧着，便大呼道："郭四快为我杀贼！"郭四即郭英小字，是夕正轮着值帐，闻着呼声，忙持枪奔入，适与

刺客照面，手起枪落，将他刺死。吴王即解所服红锦袍，披在郭英身上，并拍肩奖谕道：“卿系我的尉迟敬德，贼谋虽狡，难逃我虎将手中，不怕他不为我灭了。”元璋以汉高祖自比，复以唐太宗自居，是谓有志竟成。郭英拜受而出。

又越日，探马来报，汉岳州守将张必先，率潭岳兵来援，已到夜婆山了，吴王道：“泼张到来，宜用计胜他。”遂召常遇春入帐，授以密计，令他速去，遇春领命，率兵径往。过了五日，遇春已擒住张必先，即来缴令。元璋复命将必先推至城下，使谕守将道：“你等只靠一泼张，今已为我擒，还有何人可靠？速即投诚！免致糜烂。”张定边立在城上，呼必先道：“你如何被他擒住？”必先道：“不必说了，汉数已终，兄亦应速降为是。”定边至此，也瞠目不能答，自下城楼去了。原来必先善槊，以骁捷闻，绰号叫作泼张，此次被遇春用了埋伏计，把他擒住，因此守城诸将，为之夺气，连胆力兼全的张定边，也不觉恼丧异常。吴王知城中胆落，乃遣降将罗复仁入城谕降，且语复仁道：“你去传谕陈理，教他即日来降，不失富贵。”复仁顿首道：“主上仁德，使陈氏遗孤，得保首领，尚有何言？臣前事陈氏，旧主气谊，不敢竟忘，今得主上推恩，使臣不致食言，臣死亦无恨了。”吴王道：“我决不欺你。”复仁乃去。越半日，返报陈理愿降，吴王乃大开军门，行受降礼。陈理衔璧肉袒，率张定边等趋入，俯伏座前。理尚年幼，战栗不敢仰视，吴王不禁怜惜，亲自扶起，并婉谕道：“我不尔罪，休要惊慌！”言已，又命理入城，劝慰其母，所有府中储蓄，令他自取，一切官僚，俱命挈眷自行，城中百姓饥荒，运米给赈，阖城大悦。只纳了一个阇氏，未免失德。汉、淝、荆、岳诸郡，皆望风归降。遂立湖广行中书省，令参政杨璟居守。带了陈理，还归应天，封他为归德侯。陈理还算造化。会江西行省，赍献友谅镂金床，吴王道：“这便是蜀孟昶的七宝溺器，留他何用？”仍隐以唐太宗自比。立命毁讫。为阇氏计，恐有遗憾。一面命在鄱阳湖康郎山，及南昌府两处，各建阵亡诸将士祠，算是褒忠报功的至意。一将功成万骨枯。

陈氏既平，乃改图张氏。张士诚闻吴王西征，乘间略地，南至绍兴，北至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东北至济宁，幅员渐广，日益骄恣，令群下歌颂功德，并向元廷邀封王爵。元廷不许，士诚遂自称吴王，同时有两个吴王，恰也奇异。治府第，置官属，以弟士信为左丞相，女夫潘元绍为参谋，一切政事，俱由他二人作主。士信荒淫无状，镇日里戏逐樗蒱，奸掠妇女，谐客歌妓，充满左右。有王敬夫、叶德新、蔡彦夫三人，充做篾片，最邀信任。军中有十七字歌谣道：“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好歌谣。吴王元璋乘这机会，遣徐达、常遇春等略取淮东，大军所至，势如破竹，下泰州，围高邮，士诚恰也刁猾，潜遣舟师数百艘，溯流侵江阴。守将吴良、吴桢，严阵待着，正拟与士诚兵接仗，却值吴王元璋亲自来援，一番夹击，大败士诚舟师，获士卒二千人。徐达等闻江阴得胜，努力攻城，守兵溃去，即将高邮占住，转攻淮安。士诚将徐义，率舟师援应，被徐达夜出奇兵，掩杀一阵，夺了战船百余艘，徐义连忙逃走，还算保全性命。淮安守将梅思祖，见机出降，并献所部四州。统是一班饭桶。徐达复还攻兴化，也

是一鼓而下，淮东悉平。

先是士诚曾遣将李济，袭据濠州，想是从元璋处学来。元璋攻他高邮，他也遣据濠州。至是吴王元璋，命韩政、顾时等进攻，城中拒守甚坚，经政等鼓励士卒，用着云梯炮石，四面并攻，毁坏无数城堞。李济知不可支，开城迎降。吴王元璋闻濠州已下，乃率濠籍属将，还乡省墓，置守塚二十家，赐故人汪文、刘英粟帛，并招集父老，置酒欢宴。兴半酣，语父老道："我去乡日久，艰难百战，乃得归省坟墓，与父老子弟重复相见，今苦不得久留，与父老畅饮尽欢，所愿我父老勤率子弟，孝弟力田，蔚成善俗，一乡安，我也得安了。"父老皆欢声称谢。吴王临行，复令有司除免濠州租赋。力效汉高。

还至应天，又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并下令军中道："此行毋妄杀！毋乱掠！毋发邱垄！毋毁庐舍！毋毁损士诚母墓！违令有刑。"军律固应如此，然亦无非笼络人心。一面召徐达、常遇春入内，密问道："尔等此行，先攻何处？"遇春道："逐枭必毁巢，去鼠必薰穴，此行当直捣平江。平江得破，余郡可不劳而下。"吴王道："你错想了。士诚起自盐贩，与张天麒、潘原明等，强梗相同，倚为手足，士诚穷蹙，天麒等恐与俱死，必并力相救，天麒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如何取胜？今宜先攻湖州，剪他羽翼，然后移兵平江，不患不胜。"又密语徐达道："前日士诚部将熊天瑞来降，看他来意，非出本心，将军勿泄吾谋，只令天瑞从行，但云直捣平江，他必叛归张氏，先去通知，如此，便堕我计中了。"达与遇春，俱受命去讫。吴王又檄李文忠趋杭州，华云龙向嘉兴，同时发兵，牵掣敌势，文忠、云龙等自然依令而行。分兵三路。

且说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众，自太湖趋湖州，沿途遇着敌将，无战不胜，擒住尹义、陈旺、石清、汪海等人。张士信驻守昆山，闻风遁去。徐达查阅将士，不折一人，只少了一个熊天瑞，想是叛归士诚去了，果如元璋所言。当下乘机前进，直至湖州三里桥。张天麒受士诚封职，官右丞，驻兵湖州，闻徐达来攻，忙率偏将黄宝、陶子宝等，分道迎战。黄宝出南路，适与常遇春相值，一战便走，真不耐战。遇春追至城下，黄宝不及入城，回马再战，被遇春手到擒来。天麒子宝得黄宝被擒消息，顿时气馁，不战自退。天麒也是如此，吴王所言，未免太看重他了。徐达进兵围城，守兵各无斗志，相率惊惶。会得援将李伯昇，由荻港潜入城中，人心稍定。探马报知徐达，达乃分派将士，环布四面，严截援军。忽又闻士诚将吕珍、朱暹及五太子等，率兵六万，已到城东了。达语遇春道："吕珍、朱暹，都称骁悍，还有什么五太子，闻系士诚养儿，短小精悍，能平地跃起丈余，今率重兵来援，须小心防战方好哩。"遇春道："公围城，某截援师，相机进战，定可无虞。"达许诺，遂分兵十万，给遇春调遣。遇春率兵至姑嫂桥，连筑十垒，分守要隘。吕珍等不敢近城，只在城东旧馆，设立五寨，与遇春相持，遇春也不与交锋，唯留意截他饷道。会探得士诚女夫潘元绍，运粮至乌镇，遂发兵夜袭，一阵击退。寻复闻士诚遣将徐志坚，领舟师来袭姑嫂桥屯兵，复令男士埋伏桥边，乘他初至，突出邀击；老天也有意相助，风狂雨骤，日

暗天昏，害得徐志坚进退无路，竟被诸勇士生生擒去。还有冒失鬼徐义，奉士诚命，前来探听旧馆战事，也遭截住，亏得士诚遣了赤龙船亲兵，前来援义，义始得脱。遇春急遣王铭等，载着火具，往毁赤龙船，船中不及防备，受着烈火，霎时俱尽，徐义等遁去。那时五太子屯兵旧馆，因各军败溃，忿不可遏，竟收集舟师，来击遇春营。遇春出营接仗，见五太子麾下，齐唱军歌，哗噪而至，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两下里厮杀起来，似乎遇春一边，稍逊一筹，险些儿被他击却。巧值薛显鼓舟而至，顺风纵火，把五太子的兵船，又烧得乌焦巴弓，于是五太子也有力难施，只好逃还旧馆，与吕珍、朱暹等，商议一个善全的法儿。吕珍、朱暹彼此相觑，支吾了好一歇，只想了一条纳款输诚的计策。确是好计。五太子也顾不得什么，便与吕珍、朱暹，出降遇春军前。跳不出圈子去了。遇春即驰报徐达，达令吕珍等至城下，招呼李伯昇、张天麒等出降。伯昇、天麒没奈何赍送降书，迎徐达入城，湖州遂下。

士诚闻湖州被陷，甚是惊慌，不料杭州、嘉兴，又迭来警信，平章潘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同佥宋兴，以嘉兴降华云龙，两路用虚写。不由得魂飞天外，连身子都发颤起来。嗣闻吴江又复失陷，参政李福，知州杨彝，统已降敌，乃亟遣部将窦义等，出城扼守。谁知窦义等毫不中用，到了城南鲇鱼口，战不数合，就败了回来，丧失战船千余艘。士诚满怀忧惧，又越二日，城外炮声隆隆，鼓声渊渊，知是敌军杀到，忙调兵登陴，饬令固守。翌晨，恰自己巡城，一登城楼，俯视四面八方，统竖着敌军旗帜，葑门驻着徐达军，虎邱驻着常遇春军，娄门驻着郭兴军，胥门驻着华云龙军，阊门驻着汤和军，盘门驻着王弼军，西门驻着张温军，北门驻着康茂才军，东北驻着耿炳文军，西南驻着仇成军，西北驻着何文辉军，杀气腾腾，几无余隙。阅者至此，亦为胆落。弄得这位张大王，心烦意乱，不知所为，下城后，只命一班勇胜军，加意防守。勇胜军统是剧盗出身，每遇战斗，慓悍异常，士诚格外宠遇，统赏他银铠锦衣，并赐他美号，叫作十条龙。这十条龙恰是不弱，受命御敌，无不效死，因此徐达等昼夜环攻，不能得手。另遣俞通海带了偏师，往略太仓、昆山、崇明、嘉定诸州县，次第平定，还军缴令，见平江仍屹峙如故，不觉怒气填膺，当先扑城，谁知城上矢石，煞是厉害，攻了一时，身中数矢，痛甚乃还。徐达看他病剧，送回应天，数日而亡。吴王元璋，未免悲恸。且因平江围久未下，贻书士诚，许以窦融、钱俶故事，士诚不报。光阴易过，又是数月，士诚焦灼得很，竟遣徐义、潘元绍等，率勇胜军潜出西门，绕至虎邱，往袭常遇春营。遇春先已侦知，驰至盘门，与王弼联军截住。两军相会，你冲我突，良久未决。士诚复亲督锐师出援，来势甚猛，遇春麾下杨国兴战死，余众稍却。遇春拊王弼背道："君系著名猛将，能为我奋勇杀敌否？"王弼应声出马，挥着双刀，大呼入敌阵，敌众不觉辟易。遇春复乘势掩杀，竟将士诚部众，逼至沙盆潭，士诚连人带马，堕入潭中，几乎溺死。十条龙统下水相救，及士诚登岸，十条龙已死了九条。想是龙王乏使，故一律招去。士诚肩舆还城，检点残兵，伤亡无数，竟捶胸痛哭起来。有何益处？忽有一客求见，愿陈至计。士诚召入道："你有何言？"客答道："公

可知天数么？从前项羽喑呜叱咤，百战百胜，终为汉高所败，自刎乌江，天数难逃，可为前鉴。公以十八人入高邮，击退元兵百万，东据三吴，有地千里，南面称孤，不亚项羽，若能爱民恤士，信赏必罚，天下不难平定，何至穷困若此？”士诚道：“足下前日不言，今日已不及了。”客复道：“前日公门如海，子弟亲戚，壅蔽聪明，败一军不知，失一地不闻，内外将帅，美衣玉食，歌儿舞女，日夕酣饮，哪里防有今日？就使叩门入谏，公亦不愿与闻。”侃侃而谈，确中隐害。士诚喟然道：“事成既往，尚有何说？”客复道：“鄙见却有一策，未知公肯从否？”士诚道：“除死无大难，果有良策，亦不妨相告。”客又道：“公试自思，比陈友谅何如？友谅且兵败身丧，可知天命所在，人力难争。今公恃湖州，湖州失了，恃嘉兴，嘉兴失了，恃杭州，杭州又失了，今独守此地，誓以死拒，徒死何益？不如早从天命，自求多福。况应天已有书至，曾许公以窦融、钱俶故事，公即去王号，尚不失为万户侯，何得何失，愿公早自为计！”虽为说客，语亦甚是。士诚沉吟良久道：“足下且退，容我熟图！”客乃退去。看官道此客为谁？乃是李伯昇遣来的说士。士诚踌躇达旦，决计不降，乃复率兵突出胥门，复被常遇春杀退。张士信督兵守城，又被飞炮击中头颅，立时身死。独熊天瑞死力抵御，因城中木石俱尽，甚至拆毁祠宇民居，作为炮料，连番击射。徐达令军中架木如屋，伏兵攻城，矢石不得伤。接连又是数日，方才攻破葑门。常遇春亦攻破阊门新寨，蚁附而进，守将唐杰、周仁、徐义、潘元绍等，抵敌不住，先后迎降。士诚尚收集余兵二三万，至万寿寺东街督战。那时大势已去，不到片时，已是纷纷溃散，士诚忙逃归内城。徐达等复乘势杀入，但见士诚宫中，猛腾烈焰，仿佛似雨后长虹，红光四映。小子有诗叹道：

群雄逐鹿肇兵争，坐失机谋国自倾。

成败相差惟一著，阖宫自毁可怜生。

究竟士诚宫内如何被火，且待下回说明。

陈理降而士诚不降，士诚似尚为硬汉。顾吾谓士诚之智，且出陈理下，陈理幼弱无能，且经乃父之败没，兀守危城，自知不支，虽衔璧乞降，犹得受封为归德侯，保全其母，不失富贵，友谅有知，应亦自慰。若张士诚以泰州盐侩，据有浙东，拓及吴江，设能礼贤爱民，明刑敕法，则江南虽小，固可坐而王也。况乎朱、陈相竞，连岁交兵，彼为蚌鹬，我为渔人，宁不足以制胜？乃优柔寡断，内外相蒙，卒予朱氏以可乘之隙。至于兵败地削，孤城被围，齐云一炬，阖室自焚，妻孥且不保，亦何若长为盐侩之为愈乎？读本回，胜读《张士诚列传》，而笔势蓬勃，亦庄亦谐，尤足令人餍目。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却说张士诚宫中，有一座齐云楼，系士诚妻刘氏所居。士诚兵败，尝语刘氏道：“我败且死，尔等奈何？”刘氏道：“君勿过忧，妾决不负君。”至城陷，即命乳媪金氏，抱二幼子出室，驱群妾侍女登楼，令养子辰保，置薪楼下，放起火来。霎时间烈焰冲霄，把一座高楼，尽成灰烬；所有群妾侍女，统被祝融氏收去，刘氏即投环毕命。自死便了，何必将群妾侍女，尽付一炬？士诚独坐室中，左右皆散走，徐达命降将李伯昇，往劝士诚出降。伯昇径诣士诚室门，屡叩不应，至坏门而入，但见士诚冠冕龙裳，两脚悬空，也做了悬梁客。伯昇忙令降将赵世雄，解绳救下，士诚竟苏醒转来。何必复活。适值潘元绍亦至，再三开导士诚，士诚终瞑目无言。乃用旧盾载了士诚，舁出葑门，登舟送应天。士诚仍不食不语，奄奄待毙。到了龙江，仍然坚卧不起。众兵将士诚舁至中书省，由李善长晓臂百端，劝他归顺。士诚竟出言不逊，倔强何用？恼动了李善长，禀报吴王元璋，拟置诸死。吴王尚欲保全，哪知士诚乘人不备，竟自缢死。士诚起兵，在元至正十三年，至二十四年，自称吴王，二十七年，缢死金陵，由吴王元璋，给棺殓葬。降将多赦罪不问，惟叛将熊天瑞被执，枭首示众。吴会皆平，改平江为苏州府，吴王又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余皆进爵有差。

惟平江未下时，吴王曾遣廖永忠至滁州，迎韩林儿归应天，诸将以林儿到来，拟仍奉为帝，独刘基不可。嗣闻林儿至瓜步，竟尔暴卒，或说刘基密禀吴王，令廖永忠覆林儿舟，致遭溺毙，是真是假，也无从证实，但林儿本不足为帝，乘此死了，还算得时。吴王元璋，替他丧葬，然后除去龙凤年号，改为吴元年，立宗庙社稷，建宫室，订正乐律，规定科举。至平江已下，江东大定，乃分道出师，用正兵略中原，遣偏师徇南方。又是双管齐下。

先是元相脱脱，谪死云南。从脱脱贬死事，接入元廷略史，既回应第四回文字，且使阅者便于接洽。河北一带，多半沦没，幸察罕帖木儿起兵关陕，转战大河南北，平晋冀，复汴梁，定山东，灭贼几尽。吴王元璋，曾遣使致书察罕，与他通好，察罕留使不遣，只贻书作答。嗣察罕为降将田丰所杀，元廷以察罕养子王保保，代理军务。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率兵复仇，擒杀田丰，乃归还吴王使人，并致书劝吴王归元。元廷亦遣尚书张昶，航海至庆元，授吴王元璋为江西平章，吴王不受。扩廓智勇，不让乃父，惟与河南平章孛罗帖木儿，屡次构兵，牵动宫掖。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善，令调兵讨孛罗。孛罗即举兵犯阙，逐太子，幽二皇后奇氏。亏得威顺王和尚，阴结勇士，刺死孛罗，元廷少安。扩廓送太子还都，受封为河南王，总制诸道军马，代太子出师江南。不意关中四将军，抗命不服，四将军为谁？一名李思齐，一名张良弼，一名孔兴，一名脱列伯，彼此联盟，推李思齐为盟主，拒绝扩廓。扩廓怒不可遏，竟转旆西趋，与李思齐等力争，两下相持经年，元廷屡遣使和解，各不奉诏。授人以隙，大都由此。寻顺帝复特别赐谕，令扩

廓专事江淮，扩廓必欲略定关中，然后南下，于是顺帝不悦。太子还都时，密谋内禅，与扩廓商议未协，亦怀隐恨。父子同忌扩廓，乃削他官职，夺他兵权，并由太子总统诸军，专备扩廓。看官！你想扩廓英年好胜，哪里肯受此屈辱，卸甲归田呢？当下占据太原，抗命不臣。顺帝正拟调兵进讨，哪知应天一方面，已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北向进行，追溯前事，简而不陋。并驰檄齐、鲁、河、洛、燕、蓟、秦、晋间，其文道：

自宋祚倾移，元主中国，此岂人力？实乃天授。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夫君人者斯民之主，朝廷者天下之本，礼义者御世之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及其后世，荒淫失道，加以宰相擅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也。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阻兵据险，互相吞噬，皆非人民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淝、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日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尔民其听之！

先是吴王元璋，与诸将筹议北伐事宜，常遇春谓当直捣元都，吴王不以为然，谓宜先取山东，继入河南，进拔潼关，然后往攻元都，令他势孤援绝，自然易下。再西向云中、太原，进及关、陇，以期统一。戕其手足，方及元首，的是胜算。下文进兵次序，俱括在内。于是诸将称善，即由徐达、常遇春统着重兵，由淮入河，向山东进发。达等去讫，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吴桢为副，率常州、长兴、宜兴、江淮诸军，讨方国珍，胡廷美亦为征南将军，廷美即廷瑞，见第九回。因避元璋字，故改瑞为美。何文辉为副，率师攻闽，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张彬，率武昌、荆州、潭、岳等卫军，由湖广进取广西，从两路中分出四路。小子不能并叙，只好依着战胜的次序，陆续写来。

方国珍自通好应天，尝遣使贡献方物，及吴王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相角逐，他复乘隙略地，据有濒海诸郡县，吴王遣博士夏煜、杨宪往谕国珍，国珍答语，多半支吾。吴王恨他反复，进兵温州，国珍又使人谢过，且诡称俟克杭州，便当纳土。至杭州已平，国珍据土如故，吴王乃致书责问，并征贡粮二十万石，国珍置之不理。已而汤和、吴桢奉命南征，用舟师出绍兴，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坝通道，直至余姚，守吏李枢降，分兵攻上虞，亦不战而服，遂进围庆元。国珍方治兵守城，谁意院判徐善，已率父老，开城纳款，害得国珍孤掌难鸣，不得已带领余众，

浮海而去。如此无用，何必倔强。汤和遂分徇定海、慈溪等县，得军士三千人，战船六十艘，银六千九百余锭，粮三十五万四千六百石，正拟航海追讨，闻吴王又遣廖永忠，自海道南来，遂出师与会，夹攻国珍。国珍遁匿海岛，尚望台、温二路，未尽沦陷，借为后援，乃迭接警耗，台、温诸地，也被吴王麾下朱亮祖，次第夺去。弟国瑛，子明完，俱赤着双手，遁入海来。至是穷蹙无策，怎禁得汤和、廖永忠的人马，又复两路杀到，仿佛搅海龙一般，气势甚锐，那时欲守无险，欲战无兵，惶急得什么相似。幸汤将军网开一面，遣人赍书招降，乃令郎中承广，员外郎陈永，偕至军前，献上铜印银印二十六方，银一万两，钱二千缗，又令子明完奉表称臣。其词云：

臣闻天无不覆，地无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亦无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载之德旧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臣本庸才，遭时多故，起身海岛，非有父兄相借之力，又非有帝制自为之心。方主上霆击电掣，至于婺州，臣愚即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将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润，而主上推诚布公，俾守乡郡，如故吴越事。臣遵奉条约，不敢妄生节目，子姓不戒，潜构衅端，猥劳问罪之师，私心战兢，用是令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于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臣之情事，正与此类。即欲面缚，待罪阙廷，复恐婴斧钺之诛，使天下后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将谓主上不能容臣，岂不累天地大德哉？迫切陈词，伏惟矜鉴！

吴王元璋，本怒国珍狡诈，意欲声罪加戮，及览表，见他词旨凄惋，情绪哀切，录表之意在此，然亦无非喜谀耳。不觉转怒为怜道："方氏未尝无人，我亦何必苛求？"随即赐复书道："我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幸即来见！"国珍得书，乃率部属谒汤和营，和送国珍等至应天。吴王御殿升座，由国珍行礼毕，即面责道："汝何为反复，劳我戎师？今日来谒，毋乃太迟！"国珍顿首谢罪。亏他忍耐。吴王又问前日呈表，出自何人手笔？国珍答系幕下士詹鼎所草。吴王点首，遂命詹鼎为词臣，其余尽徙濠州，浙东悉平。后来吴王即真，厚遇国珍，赐第京师，又官他二子，国珍竟得善终，这是后话不题。国珍了。

且说汤和等既克国珍，遂由海道赴闽，接应胡廷美军。闽地为陈友定所据，友定福清人，起自驿卒，事元平寇，屡著功绩，元授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尝遣兵侵处州，为参军胡深所败。深进拔松溪，获守将陈子玉，入攻建宁，为友定将阮德柔所袭，马蹶被擒。友定颇加优礼，嗣为元使所迫，遂杀深。深有文武才，守处州五年，威惠甚著，及被执，天象告变，日中现黑子，刘基谓东南当失大将，已而果验。吴王闻报震悼，饬使赐祭，追封缙云郡伯。不没胡深，所以叙入。及胡廷美、何文辉等率兵南下，由江西趋杉关，先遣使赴延平，招降友定。友定怒杀使人，沥血酒中，与众酌饮，誓死不降。廷美闻知，督众猛进，陷光泽，克邵武，下建阳，直逼建宁。友定简选精锐，往守延平，留平章曲出，同佥赖正孙，副枢谢英辅，院判邓益等，以众二万守福州。汤和、吴桢、廖永忠等，扬帆出海，不数日，掩至福州五虎门，驻师南台。守将曲出等，领众出南门拒战，为汤和部将谢得成等击败，退入城中。汤和

遂率兵围城，攻至黄昏，接着守将袁仁降书，愿开门纳师，以翌晨为约。待至黎明，果然南门大启，乘机拥入，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皆遁去，邓益战死，参军尹克仁，赴水自尽，佥院伯铁木儿，杀妻妾及两女，纵火焚尸，复拔剑自刎。和入城后，抚辑军民，获马六百余匹，海船一百五艘，粮十九万余石，分兵略兴化及莆田等十三县，一律平定，遂鼓行而西。

适胡廷美、何文辉等，已克建宁，降守将达里麻及翟也先不花等，亦鼓行而南。两军相距，不过百里，延平大震，陈友定督师出城，遇汤和等驰至，一阵厮杀，友定军败退，汤和进薄城下，城中守将，复请出战。友定道："彼军远来，锐气方张，我若与战，徒伤吏士，不如以山为墉，以壑为堑，蓄利器，饱士马，与他久持，看他如何胜我？"计非不善，但如公太褊急何？诸将乃唯唯听命。友定率诸将登城，日夜勒吏士击刁斗，披甲兀立，不得更番休息，亦不得交头接耳，违令立斩。于是兵吏多有怨声，部将萧院判、刘守仁，偶有违言，友定大怒，杀萧院判，夺守仁兵，守仁缒城出降，士卒亦多遁去。会军器局被火，城中炮声震地，汤和等知有内变，蚁附上城，城遂破。友定呼谢英辅等，入与永诀道："公等自为计，我当为大元死，誓不降敌。"英辅含涕而出，与鲁达花赤官名见上。白哈麻，着了朝服，自经而死。友定坐省堂，仰药自尽。赖正孙等出降。汤和等既入城，抚视友定，尚有微温，遂令人将他舁出，至水东门外，天大雷雨，友定复苏。其子名海，自将乐驰谒军门，愿与父共死，遂由汤和遣使，把他父子并解应天。吴王面诘道："元室将亡，你为谁守？你害我胡将军，又杀我使人，凶暴太甚，今被擒至此，尚有何说？"友定厉声道："要杀便杀，何必多言？"吴王乃命卫士，将他父子牵出，枭首市曹。小子有诗赞友定道：

王师南下奋貔貅，大将成擒八闽休。

父既捐躯儿亦死，忠臣孝子足千秋。

友定既死，汀、泉、漳、潮诸郡，相继归降，闽地悉平。闽事亦了。还有杨璟一路偏师，俟至下回交代。

张士诚之死，与陈友定之死，死等耳，而士诚不能为义士，友定恰可为忠臣。士诚始叛元，继复降元，又继复叛元，反复无常，一盗窃所为，被虏不食，自经而死，何足道乎？友定则始终事元，至于兵败身虏，誓死不降，应天入对之言，尚凛凛有生气，谓非忠臣不得也。若方国珍之束手归降，乞怜金陵，以视士诚且不若，遑论友定？篇中依事叙述，各具身份，至插入北伐一段，叙及元朝诸将，寥寥数语，亦寓抑扬。阅者于词旨中窥之，皮里阳秋，昭然若揭矣。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却说杨璟、周德兴、张彬等，自湖广出师，南达永州，守将邓祖胜拒战，当即败退，元全州平章阿思兰赴援，亦被击走。祖胜敛兵固守，璟分营筑垒，就西江造了浮桥，渡兵攻城。计历数旬，城中食尽，祖胜仰药死，永州遂下。复由周德兴、张彬移攻全州，平章阿思兰遁去，全州亦陷。时廖永忠等已平闽地，奉吴王命，会同赣州指挥使陆仲亨，进掠广东，元左丞何真，遣都事刘克佐，缴上印章，并籍所部郡县户口，甲兵钱谷，奉表归附。吴王闻报，称他保境息民，令永忠好生看待，视作汉窦融、唐李□一般，且特令乘传入朝。永忠至东莞，何真出迎，永忠即传着主命，待以殊礼，遣使与偕，同赴应天，自率兵进广州。元参政邵宗愚诈献降书，被永忠察觉，乘夜往袭，擒住宗愚，立命斩讫。嗣复会集朱亮祖军，径入梧州，击死元吏部尚书普颜帖木儿，进次藤州，守将吴镛出降。亮祖复分兵西进，所向皆捷，连破浔桂郁林。元海南海北道元帅罗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帅陈乾富等，均望风纳款，情愿输诚。只杨璟、周德兴、张彬等，自永州进攻靖江，数旬不下。朱亮祖亦领兵往会，各驻象鼻山下，四面围攻，仍然未克。杨璟愤极，令将西江濠水，一律放干，从濠中筑起土堤，通城北门，然后誓师猛扑，一鼓登城。惟内城兀守如故，元平章也儿吉尼，驱兵出战，大败而回。万户皮彦高、杨天寿，被杨璟部将胡海擒住，璟优待彦高，命至城下招降。城中总制张荣，与彦高善，遂用书系矢，射入璟营，约以是夜出降。俟至二鼓，荣又遣使裴观，缒城出见，杨璟即给白皮帽百余，俾作标识，以免误杀。裴观还城，即于四鼓后启宾贤门，纳杨璟军。元平章也儿吉尼，走投无路，窜至伏波门，适遇朱亮祖等杀入，略一交手，便被擒去。先是张彬攻城，为守将所诟，彬大愤，至是入城，欲将兵民一概屠戮，亏得杨璟下令，不准妄杀一人，彬无可如何，只得罢手，归美杨璟，意在尚仁。众心乃安。嗣是移师郴州，降两江土官黄英、岑巴延等，廖永忠亦遣指挥耿天璧，攻破宾州、象州，元平章阿思兰，偕子僧保，赍印归诚。两广大定，杨璟等振旅而还，是年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特别点醒，划分朝代。

自方国珍降顺后，李善长等复奉表劝进，吴王不允，表至三上，乃命具仪以闻。李善长等便参酌成制，定了一篇宜古宜今的大礼，呈上吴王察阅。吴王略加损益，乃由太史令刘基，择定吉日，准于戊申年正月四日即皇帝位，国号明，改元洪武。先期三日，筑坛南郊，一应礼仪俱备。吴王复命群臣，斋戒沐浴，至期同赴南郊，先祭天地，次及日月星辰、风云雨雷、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神。坛下鼓乐齐奏，坛上香烟缭绕，当由吴王亲自登坛，行祭告礼。旁立太史令刘基，代读祝文道：

洪武元年岁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天下大元帅皇帝臣朱元璋，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天神地祇之灵曰：天地之威，加于四海，日月之明，昭于八方，云雷之势，万物咸生，雨露之恩，万民咸仰。伏以上天生民，俾以司牧，是以圣贤相承，继天立极，抚临亿兆。尧舜相禅，汤武吊伐，行虽不同，受命则一。今胡元乱世，宇宙昏蒙，四海有蜂虿之忧，八方有蛇蝎之祸。群雄并起，使山河瓜分，寇盗齐生，致乾坤弃灭。臣生于淮河，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万民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仗天之威，

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恭为天吏，以治万民。今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仰仗明威，扫尽中原，肃清华夏，使乾坤一统，万姓咸宁。沐浴虔诚，齐心仰告，专祈协赞，永荷洪庥。尚飨！

祝毕，吴王率群臣拜跪如仪。是日天宇澄清，风和景霁，氤氲香雾，缥缈祥辉，与连朝雨雪，阴霾的气象，迥不相同。人人说是景运休征，昇平豫兆。冠冕堂皇。祭毕下坛，李善长率文武百官，都城父老，扬尘舞蹈，山呼万岁。五拜三叩首毕，吴王引世子及诸王子，文武群臣，祭告宗庙。追尊高祖考曰玄皇帝，庙号德祖。尊祖考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考曰淳皇帝，庙号仁祖。妣皆皇后。礼成返跸，升殿受群臣朝贺，并命刘基奉册宝，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仍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诸功臣皆进爵有差。自是明室肇基，帝位已定，史家称他为明太祖，小子也要改称了。

太祖罢朝还宫，语马后道："朕起自布衣，得登帝位，外恃功臣，内恃贤后，每忆从前与郭氏同居，备尝艰苦，若非皇后从中调停，日贮糗糒脯修等物，济朕匮乏，朕亦安有今日？芜蒌豆粥，滹沱麦饭，时记于心，永久不忘。他如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古称家有良妇，犹国有良相，今得贤惠如后，朕益信古语不虚了。"不忘贤后，固所宜然。较诸唐明皇之长生殿，情景不同。马后道："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后来明太祖薄待功臣，已为马后瞧破。太祖道："唐有长孙皇后，尝谏太宗不忘魏徵，卿亦可谓媲美古人呢。"马后道："妾何敢上比古人。"太祖道："卿无父母，尚有宗族，朕当访召入朝，悉加爵秩，何如？"马后叩谢道："爵禄所以待贤，不应私给外家，妾愿陛下慎惜名器，勿徇私恩！"至理名言。太祖点首。

是夕无事，越宿视朝，颁即位诏于天下，追封皇伯考以下皆为王，又封后父马公为徐王，后母郑媪为王夫人，修墓置庙，四时致祭。越月丁祭，祀先师孔子于国学，用太牢。又越数日，诏衣冠悉如唐制，令群臣修女诫，戒后妃毋预政，征天下贤才为守令，命四方毋得妄献。所有兴利除弊诸事宜，次第增损，笔难尽述。

且说徐达、常遇春等，引兵入山东，至沂州，致书义兵都元帅王宣，谕令速降。王宣扬州人，曾为司农掾，治河有功，命为招讨使。寻从元平章也速复徐州，授为都元帅。宣子名信，亦随察罕帖木儿破田丰，以功叙官，令与乃父同镇沂州。信得达书，一面遣使犒军，一面奉表应天。太祖即命徐唐臣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从大将军徐达北征。哪知王信意在缓兵，并不是真心降顺。他却密往莒、密募兵，拟来袭击明师。至唐臣到后，信尚未返，宣乃佯为迎入，使居客馆，夜间调兵兴甲，为劫使计。幸亏唐臣预先防备，易装走脱，潜入达军，达即命都督冯胜，即冯国胜。率师急攻，胜开坝放水，灌入城中，宣料不能支，乃开门迎降。达令宣作书招信，遣镇抚孙惟德驰往，反为所杀。于是达责

宣反复，将他枭首，王信走山西。峄州赵蛮子，莒州周黼，海州马骊，及沭阳、日照、赣榆诸县，俱相率来降。转攻益都路，元宣慰使普颜不花，力战不支，与母妻诀别，出城鏖斗，卒为明军所擒，不屈被杀。元总管胡濬，知院张俊，皆自尽。普颜不花妻阿鲁真，亦抱了子女，同入井中。夫死忠，妻死节，元季人物，应首屈一指了。阐扬忠义。由是下东平，降东阿，拔济南，陷济宁，取莱阳，各路守将，不是闻风遁去，便是解甲投降。太祖又遣汤和修造海舟，接济北征军饷，并命康茂才再率万人，援应北征军，兵多粮足，威焰尤盛。常遇春分兵克东昌，元平章申荣自缢，徐达引兵徇乐安，元郎中张仲毅投诚。山东全境，尽为明有。

达乃移军入河南，与遇春会师并进。湖广行省平章邓愈，亦受命为征戍将军，率襄、汉军略南阳，遥应达军。达克永城、归德、许州，直入陈桥，元汴梁守将李克彝，联络左君弼、竹昌等，互为犄角，力抗明师。左君弼本庐州盗魁，应第五回。受元廷招抚，驻兵河南，李克彝令守陈州，声势颇也不弱。太祖闻知，拘住君弼母妻。一面遣使致书道：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今足下奉异国之命，与予接壤，若欲兴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乃足下邱陇之乡，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天各一方，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父母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复得。足下能留意，盍幡然而来？予当弃前非，待以至诚，决不食言！

君弼得书未报，太祖又特遣使臣，送君弼母归陈州，母子相见，免不得有一番谈话。况明太祖虽拘他母妻，仍旧以礼相待，他母到了陈州，自然据实晓谕，就使君弼素性骁鸷，至是也感激流涕，便邀同竹昌，率所部诣徐达营，情愿归降。这是太祖权术动人。李克彝失了犄角，孤立无助，顿时弃城西走，徐达遂安安稳稳的收了汴梁城，留佥事陈德居守，自率步骑入虎牢关。至河南塔儿湾，元将脱目帖木儿，领兵五万，在洛水北岸列阵，旗帜整齐，刀矛森峙。常遇春怒马当先，左手执弓矢，右手执长枪，突入敌阵。敌军二十余骑，各执长戟，来刺遇春，遇春弯弓射箭，喝一声着，将他前锋射毙，余骑倒退。遇春麾动大军，奋力掩击，杀得敌军七零八落，东倒西歪。脱目帖木儿窜去，达遂进薄河南城下。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顾命要紧，也不管什么气节，只好送款军门，开城迎降。蒙族臣子，理应与城存亡，乃望风崩角，无乃非忠。笔诛之以声其罪。嵩、陕、陈、汝诸州，次第平定。

明太祖闻河南已平，乃亲至汴梁，会大将军徐达，谋取元都。达与遇春等，俱至行在谒见，由太祖慰劳毕，便议进取元都的计画。徐达道：“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详见上，后仿此。逡巡太原，观望不进，张良弼、李思齐等，局促西陲，毫无远略，元都声援已绝，就此进兵，必克无疑。”太祖携图指示道：“卿言固是，惟北土平

旷，骑战为先，今宜先选骁将，作为先锋，将军率水陆两军，作为后应，发山东粟米，充给馈饷，由秦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那时绝他外援，自然内溃，都城可不战即下了。”又语冯胜道：“卿可发兵往取潼关，潼关得手，勿遽西进，且选将守关，阻他出来，尔即回汴梁，声应大将军，毋得有误！”达与胜受命而出。胜即日出师，往攻潼关，元将李思齐、张良弼，已率师分遁关外，胜未至关，先遣健卒夜携火具，潜至良弼营前，放起一把火来，烧得营帐通红。良弼自梦中惊起，总道敌兵潜来劫营，立饬各兵披甲上马，出营迎战，谁知杀了一场，统是自家人马，连忙收兵，已伤亡了数百名，自知立营不住，退入关内。李思齐闻这消息，也惊慌起来，即移军葫芦滩。此之谓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两军迁移未定，那冯胜已率兵掩去，杀进潼关。思齐弃辎重，走凤翔，良弼也遁入鄜城去了。冯胜入关，引兵西至华州，守将多遁去。胜因奉太祖命，不得不中道辍回，调指挥于光、金兴旺等留守，自率军还汴梁。

太祖闻潼关得手，北伐军已无后虑，乃自回应天，命徐达等进取元都，以毋妄杀人为约。达遂檄都督同知张兴祖，平章韩政，都督副使孙兴祖，指挥高显等，调集益都、济宁、徐州诸军，会集东昌，规定计画，分道徇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进次临清，获元将李宝臣，都事张处仁，用为向导。使傅友德带着轻兵，开陆路，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水陆并进，直抵长芦，元守将左佥院遁去。达分兵下德州、青州，复会师进达直沽，得海舟七艘，用架浮桥，借通人马。常遇春、张兴祖等，各率舟师沿河而进，步骑遵陆而前，元丞相也速防御海口，未曾交战，部众先奔，也速也只好遁去。达又进兵通州，立营河东岸，遇春立营河西岸，诸将欲乘锐攻城，指挥郭英进言道：“我师远来，敌军居守，劳逸相殊，不宜急攻。何若乘其不意，掩击为是。”翌晨，天忽大雾，四面阴霾，英用千人伏道旁，自率精骑三千，直抵城下。元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率敢死士万余名，张两翼而出。英与战数合，佯作败走状，卜颜帖木儿率兵来追，中途遇伏，被他截作两橛。郭英又转身杀来，卜颜帖木儿猝不及防，由英挺手中枪，刺坠马下，当经英军缚住，牵了过去。元军没了主帅，哪个还敢争锋，顿时大溃。英乘胜追杀，斩首数千级。及收兵回来，统帅徐达，已引兵入城，擒住的卜颜帖木儿，已枭首悬竿，号令军前。休息三日，复出师进捣元都，不意元顺帝已先出走，只有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左丞相庆童等，尚是留着。小子有诗叹元顺帝道：

彼昏日甚太无知，都下沦胥悔已迟。

争说蒙儿好身手，昔何强盛后何衰。

未知元都如何被陷，容至下回续详。

南方戡定，而明祖称帝，天道后起者胜，诚非虚言。且有史以来，得国之正，首汉高，次明祖，汉高时尚有吕后，不无遗憾，明祖则得耦马氏，聿著徽音。终明之世，无宫壶浊乱事，殆较汉代而上之矣。本回插

入马后一段，所以表扬妇德，不敢没美也。至如徐达之北征，皆由庙算所定，告捷成功，事事不出明祖之所料，有明祖之雄才大略，始能拨乱世，反之正，且始终以不嗜杀人为本，其卒成大业，传世永久也宜哉！若元顺帝之致亡，吾无讥焉。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却说元顺帝闻通州被陷，惶急异常，亟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及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准备北行。左丞相失烈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官伯颜不花进谏道："陛下宜固守京都，臣等愿募集兵民，出城拒战。"顺帝道："孛罗扩廓，屡次构乱，京中守备，空虚已久，如何可守？"伯颜不花大恸道："天下是世祖的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轻去？"顺帝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朕志已决，毋庸多言！"伯颜不花再三泣谏，顺帝拂袖还宫。到了黄昏，召淮王帖木儿不花，及丞相庆童入内，嘱令淮王监国，庆童为辅。两人受命趋出，遂于夜半三鼓，开建德门，挈后妃太子北去。徐达率着明师，进薄齐化门，将士填濠登城而入，达亦上齐化门楼，擒住元淮王帖木儿不花，及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劝令归降，皆不从，一律处斩，宦官伯颜不花，先已自尽，元宣府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亦为明军所擒。达遂封府库图籍宝物，用兵守故宫殿门，不准侵入。宫人妃主，令原有宦侍护视。号令士卒，秋毫无犯，人民安堵，市肆不移。于是遣将赴应天告捷，一面命薛显、傅友德、曹良臣、顾时等，率兵分巡古北诸隘口，一面令华云龙经理故元都，增筑城垣，专待太祖巡幸。是段为元亡之结束。

太祖闻报，下诏褒奖北征军，且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订定六部官制，各设尚书侍郎等官。先是明初官制，略仿元代，立中书省，总天下吏治。置大都督府，统天下兵政。设御史台，肃朝廷纲纪。至是改立六部，定为吏、户、礼、兵、刑、工等名目。后来胡惟庸伏法，复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为副。复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统属兵部节制，权力远不如前。并增设都察院，统辖台官，这是后话慢表。叙述明初官制，以便阅者考核。

且说太祖以元都既定，启跸北巡，留李善长与刘基居守，自率文武百官，渡江北行。雨师洒道，风伯清尘，遥望六龙，相率额手。沿途所经，蠲免逋赋。既至北京，御奉天门，召元室故臣，询问元政得失。故臣中有一文吏，姓马名昱，顿首道："元得国以宽，失国亦以宽。"太祖道："朕闻以宽得国，不闻以宽失国。元季君臣，日就淫佚，驯至沦亡，是所失在纵弛，并非由过宽所致。圣王行政，宽亦有制，不以废事为宽；简亦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总教施行适当，自可无弊。"马昱之言，不能无失，明祖之言，恐亦未能实践。马昱惭谢而退。太祖又令放元宫人，免致怨旷。此外一切布置，概如徐达所定。当下命徐达、常遇春出师取山西，副将军冯胜，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璟，随军调遣，太祖自还

南京。

达受命西征，分道并进。常遇春攻下保定、中山、真定等处，冯胜、汤和、杨璟等，下怀庆，越太行，取泽潞，将逼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遣麾下杨札儿，来攻泽州，与杨璟、张彬等相遇于韩家店。两阵对圆，刀枪并举。杨璟、张彬等藐视元军，只道他没甚能力，一鼓便可击退，哪知杨札儿很是骁悍，部下又统经百战，个个拼命争先，战了多时，非但击不退元军，反被他冲动阵势，禁遏不住，只好一同败下，一骄便败。连忙禀报大将军。大将军徐达，调都督副使孙兴祖，佥事华云龙，出守北平，自率大军趋太原。途次闻元顺帝赦扩廓罪，还他原官，令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来攻北平。当下集诸将会议，诸将或禀请回援，徐达道："北平重地，有孙都督等扼守，定能抵敌得住，此次王保保全师远出，太原必虚，我军如乘他不备，直抵太原，倾他巢穴，他进无可战，退无可依，在兵法上，所谓批吭捣虚的计策，就使他还救太原，已是不及，那时进退失利，必为我所擒了。"计议已定，遂引兵径进。果然扩廓还兵自救，前锋万骑突至，差不多有排山倒海的声势。这边傅友德、薛显，两骑并出，指麾健卒，与他酣斗一场，方才把他击退。扩廓扎营城西，兵约数万，郭英登高遥望，返报遇春道："敌兵虽多，不甚整齐，立营虽大，不甚谨饬，请乘夜踹营，当可决胜。"遇春入语徐达，达亦以为然。正筹画间，忽报扩廓营中，有密使赍书至此。当由达开缄览毕，退入帐后，写好复书；遣使去讫。随即升帐调兵，陆续出发。是夜天气阴晴，薄云四布，将及三鼓，郭英率精骑三百人，蹑至敌营附近，一声炮响，四面纵火，红光炎炎，不殊晓日。遇春也统着大队，鼓噪前进。敌营里面，也有一队人马，呐喊出来。两边相见，并不厮杀，反传了一声暗号，引着明军，扑向主营而去。故作疑阵。扩廓帖木儿方燃烛坐帐中，使两童子捧书侍立，正拟接书展阅，忽闻营外喊杀连天，料知内外有变，急忙推案而起，连靴子都不及穿齐，赤着一脚，跑出帐外，跨上一匹劣马，举鞭乱敲，觅路北遁，手下只有十八骑随去。遇春等杀入营帐，营中已纷纷溃乱，经遇春下令，降者免死，于是相率弃械，跪降马前。共得兵四万人，马四万匹。看官听着！这扩廓也是有名大将，难道强敌在前，全不防备？况他至三鼓以后，尚燃烛看书，明明不是个糊涂人物，为何明军劫营，慌急到这般情形呢？原来扩廓部下，有一将名豁鼻马，默睹元运已终，明祚方盛，早有率众归降的意思，且闻徐达虚心下士，不杀降人，越觉投诚心亟，因此背了扩廓，暗中递书徐达，愿为内应。达即复书相约，互通暗号，所以得手如此容易。叙明原因。扩廓既遁，太原自下，徐达又乘势收大同，分遣冯胜等徇猗氏、平阳诸县，擒元右丞贾成、李茂等，榆次、平遥、介休，以次攻克，山西悉平。

太祖接着捷报，心中愉快，自不消说。倏忽间已是洪武二年，太祖亲定功臣位次，命在江宁西北鸡笼山下，建立功臣庙，已死的功臣，设像崇祀，未死的虚着坐位，共得二十一人，以大将军徐达为首。小子依史录述如下：

徐达字天德，濠州人。常遇春字伯仁，怀远人。李文忠字思本，盱贻

人，太祖甥。邓愈虹人，初名友德。汤和字鼎臣，濠人。沐英字文英，定远人，太祖养子。胡大海字通甫，虹人。冯国用胜之兄，定远人。赵德胜濠人。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华高含山人。丁德兴定远人。俞通海字碧泉，濠人，徙于巢。张德胜字仁甫，合肥人。吴良定远人，初名国兴。吴桢良之弟，初名国宝。曹良臣安丰人。康茂才字寿卿，蕲人。吴复字伯起，合肥人。茅成定远人。孙兴祖濠人。

未几，又以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配享太庙，并因徐达攻破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乃诏修元史，命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并征隐士汪克宽、胡翰、陶凯、曾鲁、高启、赵汸等十六人为纂修，阅六月书成。惟顺帝未有实录，又遣使往访遗事，于次年续修，不到几月，也即告竣。后人谓史多简率，不足征信，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徐达等既平山西，复奉命进图关陕，关中诸将，已推李思齐为统帅，驻兵凤翔。太祖尝遣使谕降，思齐不报，至是因大军将发，复贻书诏谕道：

前者遣使通问，至今未还，岂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与？抑元使适至，不能隐而杀之？若然，亦事势之常，大丈夫当磊磊落落，岂以小嫌介意哉？夫坚甲利兵，深沟高垒，必欲竭力抗我军，不知竟欲何为？昔足下在秦中，兵众地险，虽有张思道即张良弼。专尚诈力，孔兴等自为保守，扩廓以兵出没其间，然皆非勍敌。足下不以此时图秦自王，已失其机，今中原全为我有，向与足下为犄角者，皆披靡窜伏，足下以孤军相持，徒伤物命，终无所益，厚德者岂为是哉？朕知足下凤翔不守，则必深入沙漠以图后举，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倘中原之众，以塞地荒凉，一旦变生肘腋，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坟墓所在，深思远虑，独不及此乎？诚能以信相许，幡然来归，当以汉窦融之礼相报，否则非朕所知也。

思齐得书，颇有降意，独思齐养子赵琦，不愿降明，劝思齐西入吐蕃，思齐乃迟疑未决。明大将军徐达，遂统兵入关，直捣奉元。张良弼正与孔兴、脱列伯等，分驻鹿台，为奉元援，忽闻明将郭兴，卷甲而来，不禁大惧，立即遁去。奉元守将哈麻图，弃城走盩厔，为民兵所杀。元西台御史桑哥失里，郎中王可，检讨阿失不花，三原尹朱春，俱抗节自尽。时关中苦饥，达奉太祖命，每户赈米二三石，民心大悦。遇春遂进攻凤翔，李思齐从赵琦言，径奔临洮。遇春遂入凤翔，徐达亦至，复会议进兵事宜。众将献议道："李思齐现走临洮，本应乘胜追杀，但张良弼尚据庆阳，良弼才智，不如思齐，庆阳地势，不如临洮，且先将庆阳夺来，再攻临洮未迟。"徐达道："诸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庆阳城险兵悍，未易猝拔，临洮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倘被思齐久踞，联外固内，将来根深蒂结，为患非浅。今乘他初往，蹙以重兵，思齐不西走，只束手就缚罢了。临洮既克，旁郡自不劳而下。"此谓避实击虚。于是众将称善，即留汤和守营垒，指挥金兴旺等守凤翔，自率兵度陇克秦州，下宁远，入巩昌。遣冯胜攻临洮，顾时、戴德攻兰州。兰州一攻即下，惟冯

胜至临洮，李思齐尚欲固守，不意赵琦起了歹心，私窃宝货妇女，逃匿山谷间，思齐长叹数声，没奈何举城乞降。思齐尚如此，良弼更不足道，可见关中四将，俱不足恃。冯胜将思齐送至达营，达又命人送至南京，太祖却也优礼相待，并命为江西行省左丞。思齐不之官；留居京师。太祖又传谕军前，除饬常遇春还备北平外，余军令尽随大将军往攻庆阳。且谓张良弼兄弟多诈，即或来降，亦宜小心处置，勿堕狡计！徐达受命即行，出萧关，拔平凉。张良弼大惧，令弟良臣守庆阳，自奔宁夏。途次遇着扩廓军，被他活捉而去。良臣闻警，遂以庆阳降明军。徐达遣薛显入城，慰谕军民，良臣出迎道左，匍匐马前，非常恭顺。显入城慰谕毕，出屯城外。亏有此着，然亦未始非徐达所授。良臣骁捷善战，军中号为小平章，他本欲诱显入城，等到夜间，闭城劫杀，至显屯兵城外，计不得逞，乃于夜间潜开城门，领兵杀出。显率骑兵五千人，拼命抵拒，夜间昏黑莫辨，被良臣四面攒射，中了流矢，负创急奔，驰至达营。检阅兵士，已伤亡了一半，又失去了指挥张焕。达语诸将道："主上明见万里，今日事出意外，果如所言。但良臣困守一隅，终取败亡，我当与诸君共灭此獠！"诸将齐称得令。于是俞通源出略西路，顾时出略北路，傅友德出略东路，陈德出略南路，达率诸将出中路，直趋庆阳，四面围住。良臣出兵挑战，被徐达麾军奋击，败入城中，一面遣人至扩廓处求援。扩廓时在宁夏，遣将韩札儿攻陷原州，为庆阳声援，达即遣冯胜出驿马关，御韩札儿。驿马关距庆阳三十里，冯胜驰至，闻韩札儿又陷泾州，忙星夜前进，途遇韩札儿军，一鼓击退，进至邠州，因札儿去远，方还屯驿马关。是时常遇春早至北平，偕偏将李文忠，驱兵北进，至锦州，击败元将江文清，入全宁，又败元丞相也速，进攻大兴州，守将又遁。一路马不停蹄，径达开平。元顺帝自燕京出走，正在开平驻扎，闻明军复至，又仓皇遁去。遇春追奔数十里，擒斩元宗王庆生，及平章鼎珠等，降将士万人，得车万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蓟北悉平，乃还军。

遇春拟驰回庆阳，协攻张良臣，不防到了柳河州，竟遇暴疾，霎时间全体疼痛，连从前医愈的箭创，也无端溃裂起来。那时自知不起，亟召李文忠入帐，嘱托军事，与他永诀。

正是：

北虏已熸臣力竭，西征未捷将星沈。

未知遇春性命如何，且至下回分解。

本回总旨，在叙扩廓、李思齐事。扩廓、李思齐，皆元室大将，一则驻兵太原，遇敌劫营，仓猝惊溃，一则称长关中，闻敌即退，穷蹙乞降。始何其悍？终何其衰？得毋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耶？张良弼辈，更出思齐下，良臣虽悍，困守庆阳，已同瓮鳖。晋、冀下而秦、陇去，虽有鲁阳，不克返戈。然原其祸始，莫非自离心离德之所致也。观元室之所以亡，益知涣群之获咎，观明祖之所以兴，益信师克之在和。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却说常遇春偶罹暴疾，将军事嘱托李文忠，复与诸将诀别，令听文忠指挥，言讫即逝。寿仅四十岁。遇春沈鸷果敢，善抚士卒，陷阵摧锋，未尝少怯，虽未习书史，用兵却暗与古合。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所以军中称他为常十万。大将军徐达，年齿比遇春尚轻二岁，遇春为副，受命惟谨，尤为难得。太祖闻报，不胜悲悼，丧至龙江，用宋太宗丧赵普故事亲往祭奠，赐葬钟山原，赠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明室功臣，首推徐、常，故于死事后，叙述较详。诏命李文忠代遇春职，趋会徐达师，助攻庆阳。文忠行至太原，由巡卒走报，元将脱列伯等，围攻大同，文忠语左丞赵惟庸等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总教有利于国，专擅何妨？目今大同被攻，正宜急救，若必禀命后行，岂不失机？”惟庸等皆以为然，遂由代郡出雁门，至马邑，猝遇元平章刘帖木儿，率游骑数千掩至，当即迎头痛击，杀败敌众，并将刘帖木儿，亦擒了过来。再进至白杨门，拿住黠寇四天王。因天色将晚，雨雪纷飞，乃拟择地安营。营既下，下雪愈大，漫山皆白，文忠却未敢休息，引着数骑，入山巡察。走了一转，觉山前山后，雪地上似有行人踪迹，便策马回军，麾众前行五里，才阻水立寨。诸将莫名其妙，未免私议。文忠召诸将入帐道：“我看山上雪径分明，定有伏兵出没，前地立营，定多危险，今移驻此地，稍觉安稳。但亦须严装待着，静候号令，如有妄动等情，军法具在，莫怪无情！”初任统帅，不得不先行晓谕。诸将唯唯听命。果然到了夜半，敌兵大至，文忠下令营中，只准守，不准战。至敌兵近前，见营门紧闭，呐喊了好几次，并不见有接战的兵马，再拟上前冲突，哪知梆声一发，炮矢如飞蝗般射来，敌兵队里的主帅，就是脱列伯，料知营中有备，麾兵渐退。未几鸡声报晓，晨光熹微，文忠令将士蓐食秣马，先发两营挑战。饬令奋斗，不得少却，自在营中静待消息。脱列伯军，正在晨炊，突见明军到来，不遑朝餐，即上马迎敌，自寅至辰，两下相搏，未分胜负。探马因元军甚盛，恐众寡不敌，屡来报知文忠，意欲请他援应，文忠仍夷然自若，并不发兵。胸有成竹。未几日过已牌，雪已初霁，澹澹的露着阳光，景色如绘。文忠陡然出帐，上马先驱，引着两翼大兵，驰入敌阵。至此才知妙计。元军已有饥色，正在勉强支持，怎禁得一支生力军，如泰山压顶一般，包抄过来，此时欲战无力，欲走无路，个个惊惶失措，就是这位脱列伯，也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方拟杀条血路，向北遁走，哪知文忠跃马上前，一枪刺来，正中脱列伯马首，顿时马蹶前蹄，脱列伯随马仆地，明军一拥而上，把脱列伯擒捉而去。余众见主将被擒，自然无心恋战，纷纷下马乞降。文忠命即停刃，收集降卒，约得万余，马匹辎重，不计其数。当下返营，召入脱列伯，亲为解缚，与他共食，脱列伯感激不置。后来被解至京，太祖亦命释缚，赐他冠带衣服，且语群臣道：“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况朕不逮尧舜，何必复念前嫌？”自是脱列伯安居南京，以禄寿终。还有孔兴一人，本与脱列伯偕攻大同，及脱列伯被擒，孔兴走绥德，为部将所戕，携首降明。元顺帝时走和林，得此消息，不

禁叹息道：“天命已去，无可为矣。”不怨己而怨天，是为亡国之君。原来脱列伯等攻大同，本受元主命令，经此挫折，乃不敢再行南向，忧忧闷闷的过了一年，竟尔病逝，事见下文。

且说李文忠既定大同，拟驰赴庆阳，途中接到捷音，得知庆阳已下，乃禀请行止，静待后命。这庆阳攻克的情形，小子也不能不表白一番。张良臣悍鸷绝伦，且有养子七人，各善用枪，人呼为七条枪。当时张良弼麾下，有一骁将绰号金牌张，为军中冠，自有良臣七个养子，军中又相语道：“不怕金牌张，只怕七条枪。”良臣恃此七人，所以不肯屈服。且因庆阳城高险，上有井泉，可以据守，又倚扩廓为声援，贺宗哲、韩札儿为羽翼，姚晖、葛八为爪牙，满望就此胜敌，徐图恢复。徐达围攻数月，恰也一时难下，惟每日鼓励将士，严行攻守。良臣屡出突围，东门被顾时击却，西门被冯胜杀退，遣人赴宁夏求援，又被明军缉获，弄到粮汲俱穷，兵民俱困，不得已登城乞降。徐达以他反复无常，不肯应允。可怜良臣计穷力竭，援绝食空，甚至杀人煮汁，和泥为食，勉强充腹救死。姚晖等知事不济，私下开门纳降。达勒兵自北门进去，良臣与养子七人，已是饿惫不堪，无力再战，没奈何投入井中。达军倒戟而出，缚至达前，由达数责罪状，立命推出斩首。良臣父子八人，只好伸颈就戮。七条枪变作七条鬼了。先是元将贺宗哲阴援良臣，入寇凤翔，金兴旺死力抵御，宗哲不能入，及庆阳已下，宗哲引退，徐达遣顾时、薛显、傅友德等，往追不及，乃引军还。谁意宗哲转掠兰州，警报迭至达营，又由达遣冯胜往击，宗哲遁去，于是奏凯班师，留冯胜总制军事。达南还后，扩廓乘虚袭兰州，明指挥张温，为兰州守将，整兵迎战，扩廓兵少却，温敛兵入城，扩廓复进兵合围，绕城数匝。巩昌守将于光，率兵往援，至马兰滩，遇伏马踬被擒，至兰州城下，令呼张温出降。光大呼道：“我不幸被执，大兵即至，公等但坚守好了。”敌兵怒披光颊，遂遇害。城中守御益固，冯胜亦发兵往援，扩廓知不能下，卷旆引去。太祖闻知，赠恤于光，擢张温为都督佥事，一面下令北征，仍命徐达为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于洪武三年正月，礼纛出发。

临行时，太祖问诸将道：“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犯我兰州，日夕图逞，不灭不已。卿等出师，何处为先？”诸将道：“保保屡寇边疆，无非因元主犹在，有心翊助，若我军直取元主，保保自然失势，可以不战而降。”太祖道：“王保保方率兵寇边，正应出师往讨，若舍了保保，直取元主，是忽近图远，不能算作善策。朕意拟分兵两道：一令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直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关，入沙漠，追袭元主，使他自救不暇，方可得胜。这就所谓一举两得呢！”诸将共称妙计，遂各分道而行。

太祖又爱扩廓才，意欲招他来降，又遣李思齐持书往谕。思齐与扩廓有仇，太祖宁不知之？此时令往谕降，亦有借刀杀人之意。思齐不敢违命，硬着头，出使宁夏。扩廓却以礼相待，惟说及招降二字，独毅然不答，寻遣骑士送思齐还，至塞下，语思齐道：“主帅有命，请留一物为别。”思齐道：“我远来无所赍送，奈何？”骑士道：“珍玩财宝，我主帅

并无所爱，但爱公一臂，幸乞相赠！”欲取思齐之臂，是嫉他不以臂助，扩廓之意如见。思齐知不可免，遂拔出佩剑，自砍左臂，臂断血流，竟致晕倒。痛哉痛哉！骑士替他裹创，并敷以药，至思齐苏醒，即拾起左臂，作别上马去了。思齐负创归来，见过太祖，不数日即报毙命。最不值得。徐达闻扩廓不肯受诏，兼程疾进，直抵安定。扩廓退屯车道岘，达遣左副将军邓愈，步步进逼，步步立栅。扩廓复退驻沈儿峪，两军隔沟立垒，一日数战，彼此戒严。明左丞胡德济，即大海子。扎营东南，时至夜半，突闻营外火起，仓猝不知所为，一营大乱，元军乘势杀入，亏得徐达自督亲兵，前来相救，才将元军杀退。原来扩廓夜遣千余人，从间道逾沟，潜劫德济营，德济未及防备，几致陷没。至徐达出援后，立传德济入帐，责他怠弛，喝令左右将他绑下，并语诸将道：“德济违律当斩，念他是功臣后裔，权寄头颅，械送京师，请皇上自行发落便了。”言毕，又饬拿德济部将，自赵指挥以下将校数人，统行推出营外，一律正法。真是军令如山。诸将不敢请恕，大家瞠目伸舌，震悚异常。次日整众出战，全军争奋，片刻逾沟，扩廓尚未成阵，明军早已杀到，亮晃晃的大刀，威棱棱的长枪，泼刺刺的硬箭，一齐都至，仿佛似电掣雷轰，无人敢当。元郯王、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都纷纷落马，被明军生擒活捉，扛抬而去。扩廓知不能支，忙挈妻子数人，落荒遁去，慌忙中不及辨路，狂奔了一日夜，但闻流水声潺潺不绝，立足细看，原来已是黄河沿岸，待要过河，恨无船只，正踌躇间，只听后面喊声又起，不禁叹道：“前阻大河，后有追兵，真天绝我了。”言未已，忽见上流有一段浮木，随水漂来，长约数丈，大可十围，不觉转悲为喜，忙率妻子跨上浮木，将手中所持的方天戟，当了篙桨，飞摇而去。后面追赶的兵将，正是明都督郭英，望着河边，寂无一人，只道他奔入宁夏，还是觅路穷追，及到宁夏相近，仍然杳无踪迹，方才回军。哪知扩廓帖木儿，已奔投和林去了。这场大战，明军获得元将千余人，士卒八万余人，马万余匹，骆驼驴畜，亦差不多有二万余只，遂进克淝州，入连云栈，攻下兴元。邓愈亦自临洮进克河州。可见兵贵有律，亦贵作气。惟都督孙兴祖，率孤军出五郎口，猝遇敌军，力战身死。奏报南京，由太祖追封为燕山侯。胡德济械送至京，太祖念大海功劳，不忍加罪，立命释放，只传谕徐达道：“将军欲效卫青不杀苏建故事，难道不闻穰苴立诛庄贾么？且将军在军中，执法如山，不妨立诛，今械送来京，朕且念他前功，不忍正法。自今以后，将军休得姑息，轻纵法度！”太祖此言，仍以权术待人。达将此谕传示军中，将士益遵约束，不敢怠慢，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李文忠出居庸关，降服兴和，进兵察罕诺尔，擒元平章祝真，入骆驼山，击走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乘胜捣开平。元平章上都罕等，惊得什么相似，无可设法，只得把开平图籍，双手捧献，乞降军前，会闻元顺帝病殁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秩序未定，遂乘隙进兵，倍道往赴。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迭接警报，哪里还敢抵当？忙带同嫡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宫娥，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开城出走，不防明军前锋已到，竟将他一班人众，截作两段。元将百家奴、胡天雄等，保着爱猷识理达腊拼命北走，剩下买的里八剌等，生生

被明军擒去。应昌没有主子，自然被陷，李文忠率军径入，搜得宋、元玉玺、金宝玉册、镇圭、大圭、玉斧等物，并驼马牛羊无算。又麾兵追元嗣主，直至北庆州，未及乃还。道出兴州，遇元国公江文清，战不数合，即将他擒住，降兵卒三万多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部众万余人，当下遣使告捷，并押解买的里八剌等至南京。太祖临朝，群臣称贺，中书省臣杨宪，且请献俘太庙，太祖道："古时虽有献俘的礼仪，但周武王代殷时，曾否有此制度？"杨宪道："武王事已不可知，唐太宗时曾行此制。"太祖道："唐太宗待王世充，原有此举，若遇隋朝子孙，自不出此。况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统赖他生养，后王不肖，乃致灭亡，何忍将他子孙，作为俘虏？"言毕，即令买的里八剌，以本服朝见。见毕，太祖温言慰谕，赐他冠带，封为崇礼侯，所虏妃嫔人等，只令入朝中宫，马后也好生待遇。退出后，又由太祖赐第龙光山，畀他居住。元代子孙，得此优待，总算天幸。还有宝册等物，令贮府库，不必进呈。先是诸将克元都，得所有宝物，一律上献。马后语太祖道："元有是宝，乃不能守，大约帝王自有宝呢。"太祖笑道："后意谓得贤为宝么？"马后拜谢道："诚如陛下言！"好皇后。太祖记着，因命宝册悉贮库内，一面颁平朔漠诏于天下。阅数月，徐达、李文忠等，振旅入朝，至龙江，太祖亲出郊劳，还都欢宴，不消细说。越二日，以武成告郊庙，令大都督府暨兵部，叙诸将功绩。太祖自定次第，妥为处置，乃于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日，亲御奉天殿，大封功臣，王公以下文武百官，分列两阶，只见御炉香袅，集万道之祥光，旭日晨升，启九天之阊阖。重睹汉官仪制，束带峨冠，备聆盛世元音，敲金戛玉。赞扬语原不可少。群臣拜舞毕，即由丹陛传下纶音，进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即遇春子。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以下皆封侯，共得二十八人，所有分封诸臣，悉赐诰命铁券。善长、徐达等顿首拜谢，太祖即退朝。越数日，又封中书右丞汪广洋为忠勤伯，御史中丞刘基为诚意伯，史称太祖屡欲相基，且累拟进爵，基再三辞谢，所以基功不亚善长，善长封公，基只封伯，这是基所自愿，并非太祖薄待。表明刘基谦德。小子有诗咏明初功臣道：

入朝拜爵作公侯，功到成时应重酬。

不是沙场经百战，旗常安得姓名留。

太祖既封功臣，尚有一篇议论，表明开国情由，容小子下回再述。

关中四将，毫无智略，一经大敌，非降即死，此所谓乱事有余，成事不足者也。张良臣降而复叛，力竭被杀，事虽未成，心尚可恕。王保保为将门子，乃前败于太原，后败于沈儿峪，屡蹶不振，孑身远遁，明祖称为奇男子，得毋为不虞之誉耶？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昔在燕都，好预军事，以致瓦裂，嗣入应昌，未经迎敌，即已狂奔，嫡子被俘，母妻不保，是殆所谓景升之子豚犬耳？然尚得苟延残喘，幸存宗祀者，得毋由元世祖之待遇宋裔，犹为尽礼，天特留之以示报欤？然明祖之封侯赐第，禁令献俘，亦不可谓其非仁，宜乎其遗祚之长，不亚唐、宋也。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却说太祖封功臣后，又赐宴三日，宴毕，群臣入谢，太祖赐坐华盖殿，与论开国原因，怡然道：“朕起乡里，本图自全，及渡江后，遍览群雄，徒为民害，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以昏庸败。友谅恃强，以卤莽败。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士诚，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必喜事，器小无远图，所以先攻友谅。鄱阳一役，士诚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他援应。若使先攻士诚，姑苏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那时恐腹背受敌了。至北定中原，先山东，次河、洛，兵及潼关，尚缓图秦、陇，无非因王保保与关中四将，统是百战余生，未能遽下；且彼知情急，并力一隅，更不易定，所以突然返旆，北捣燕都。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使他望绝势穷，不战自克。惟王保保犹力抗不屈，确是枭悍，假使燕都未下，与他角力，恐至今尚未必决胜呢。”言毕大笑。踌躇满志之言，但未尝归功诸臣，只自夸张智略，为功臣计，应早告退，宁必待兔死狗煮耶？群臣交口称颂，毋庸细表。

惟大封功臣以前，尚有分封诸王一事，小子因前文顺叙战功，不便夹入，只好在此处补叙出来。标明次序，一笔不苟。原来太祖深意，拟惩宋、元孤立的弊端，欲仿行封建制度，元初亦分封诸王，太祖宁未闻之？乃审择名城大都，预王诸子，待他年长，一律遣就藩封，作为屏蔽。当时曾封子九人，从孙一人，俱为王爵，列表如下：

第二皇子樉为秦王，封西安。第三皇子榑为晋王，封太原。第四皇子棣即成祖。为燕王，封北平。第五皇子□为吴王，后改周王。封开封。第六皇子桢为楚王，封武昌。第七皇子榑为齐王，封青州。第八皇子梓为潭王，封长沙。第九子早殇。第十皇子檀为鲁王，封兖州。从孙守谦太祖兄子，文正子。为靖江王，封桂林。

所有制禄，亲王岁万石，置相傅官属，护卫甲士，多至万九千人，最少三千人。冕服车旗邸第，仅下天子一等，公侯不得抗礼，体制甚是隆重。后来尾大不掉，遂成燕王靖难的祸祟，这也是立法防弊，弊反愈多了。后文再表。列入此段，原为后文埋根。

且说洪武四年正月，点醒年月。下诏伐蜀，令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副，率舟师自瞿塘进。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副，率步骑自秦、陇进。浩浩荡荡，往讨明昇。这明昇是何等人物？前文未曾提及，此处不得不急为表明。先是徐寿辉部下，有随州人明玉珍，身长八尺余，目重瞳子，受寿辉命，屯守淝阳。嗣与元兵相搏，飞矢中右目，遂成独只眼。项羽重瞳，尚难成事，况一目已眇耶？后来入据重庆，奄有蜀地，至寿辉被弑，遂自称陇蜀王。元至正二十二年事。未几复称帝，国号夏。僭号四年，未尝远略。既而病逝，子昇袭位。明军克元都，昇亦致书称贺。太祖遣使求大

木，昇亦应命。寻复遣平章杨璟，往谕归降，昇独不从。璟归，复贻昇书，晓谕祸福。其书云：

古之为国者，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故能身家两全，流誉无穷，反是者辄败。足下幼冲，席先人业，据有巴、蜀，不咨至计，而听群下之议，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负戈，万人无如之何，此皆不达时变，以误足下之言也。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且以诸葛武侯助之，综核官守，训练士卒，财用不足，皆取之南诏，然犹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借一隅之地，延命顷刻，可谓智乎？我主上仁圣威武，神明响应，顺附者无不加恩，负固者然后致讨，以足下年幼，未忍加师，数使使谕意，复遣璟面谕祸福，所以待明氏者不浅，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向者如陈、张之属，窃据吴、楚，造舟塞江河，积粮过山岳，强将劲兵，自谓无敌，然鄱阳一战，友谅授首，旋师东讨，张氏面缚。此非人力，实天命也。足下视此何如？友谅子窜归江夏，王师致伐，势穷衔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锡爵，恩荣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无彼之过，而能幡然觉悟，自求多福，则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绝，岂不贤智矣哉？若必欲倔强一隅，假息顷刻，鱼游沸鼎，燕巢危幕，祸害将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临，凡今为足下谋者，他日或各自为身计，以取富贵，当此之时，老母弱子，将安所归？

祸福利害，了然可睹，惟足下图之！

明昇得书，仍是不答。及明军水陆进攻，蜀丞相戴寿，及平章吴友仁，定计设防，用铁索为链，横断瞿塘峡口。又于峡内羊角山旁，亦凿穿石壁，系以铁链，架着飞桥，上载炮石，抵御敌军。此吴人故智耳，何足抵御敌军？汤和等率舟至峡，竟不得进。独傅友德疾趋至峡，潜度陈仓，即韩信暗度陈仓之计。扳援山谷，昼夜行抵阶州。守将丁世珍，猝不及防，弃城遁去。友德得了阶州，又进拔文州、绵州，将渡汉江。适水涨不得渡，乃削木为牌，约数千张，书克阶、文、绵日月，投汉水中，顺流而下。蜀中拾牌视书，相率惊骇。戴寿闻报，忙与吴友仁还援，会同司寇向大亨，出御汉州。友德驱军进攻，连战皆捷。戴寿、向大亨败走成都，吴友仁走保宁。时瞿塘守御渐疏，明副将军廖永忠，密遣健卒数百人，穿着青蓑衣，持糗粮水筒，并舁小舟，逾山度关。蜀山多草木，明军蹑迹潜行，多为草木所蔽；又因服色皆青，更不能辨，因此无人知晓。永忠料健卒已越关西，遂率舟师猛攻，各舟用铁裹头，中载火器，逆流而进。守将邹兴，尽锐来拒，永忠令军士奋力上前，一面接战，一面纵火，霎时间江上通红，铁索尽断。果然不中用。邹兴正不能支，忽后面有数十小舟，驾着青衣兵，鼓噪而下，那时前后夹攻，就使邹兴浑身是胆，到此也脚忙手乱，不知所为；突然间一箭飞至，穿透脑袋，眼见得一个蜀帅，倒入舟中，魂灵儿往见阎王去了。邹兴既死，蜀兵大溃，永忠遂进趋夔州。只见城门大开，城中已无一兵，任他自由进去。越日，汤和亦至，与永忠会晤，议捣重庆。永忠即挺身登舟，麾军复进，入次铜罗峡，重庆大震。明昇年尚幼稚，越吓得魂不附体，当下集群臣会议，左丞刘仁，劝昇出奔成都，昇母彭氏涕泣道：“成都可

到，也不过苟延旦夕，不如早降，尚得保全民命。”彭氏此言，还算明白。昇闻言，乃遣使赍表乞降。汤和与廖永忠偕至重庆，昇面缚衔璧，率官属迎降马前。和下马受璧，永忠亦替他解缚，好言抚慰，并下令诸将不得侵扰，随即入城安民，并遣使押送明昇，并昇母彭氏，同赴南京。

惟成都、保宁，尚坚守不下，傅友德进围成都。戴寿、向大亨并马跃出，带领一班弓弩手，飞箭射来，明军前队，多被射倒，连友德也身中流矢。友德裹创复战，部兵亦拚死杀上，戴、向二人，方抵敌不住，回马入城。越数日，城门复启，友德忙麾军入城，不防城中突出象阵，踊跃前来，势不可当。幸友德已预备炮石，接连击射，把象阵裂作数截，象返奔入城，门卒多被践踏，不及闭门，明军便一拥而入。戴寿、向大亨不能再战，只得束手请降。友德复移军保宁，巧值周德兴等，亦领兵到来，两下夹攻，顿时城垣击破，一齐杀进。吴友仁无路可逃，被明军擒住，保宁遂下。只丁世珍自阶州遁去，复集余众来袭文州，杀明将朱显忠。友德亲自赴援，世珍复遁。嗣复进寇秦州，又被友德击败，走宿梓潼庙，为其下所杀，于是蜀地悉平。

明昇至南京，待罪午门外，群臣又请太祖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无非贡谀。太祖道：“昇年幼稚，事由臣下，与孟昶不同。可令他进来朝见，不必伏地待罪。”言毕，即宣昇入见。昇战栗异常，太祖复和颜婉谕，立授爵归义侯，赐第京师。又是一个陈理。及汤和等自蜀班师，带着戴寿、向大亨、吴友仁等，道出夔峡，戴寿、向大亨凿舟自沈，吴友仁曾导昇抗明，被缚舟中，无从觅死，所以解至南京，太祖命斩首市曹。其余降将，发戍徐州。越年，有人告陈理、明昇，俱有怨言，太祖道：“童稚无知，不应苛求，但恐被小人蛊惑，将不能保全始终，不若迁处远分，免生衅隙。”乃将陈理、明昇，转徙高丽国去了。降王终觉没趣。

且说元扩廓败奔和林，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仍以兵事相委，扩廓乃发兵扰边。太祖复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居庸，趋应昌。冯胜为右副将军，出金兰，趋甘肃。达用都督蓝玉为先锋，至野马川，遇扩廓部下的游骑，临川饮马，遂掩杀过去。敌骑惊遁，弃马数百匹。追入图拉河，与扩廓接仗，战约数时，扩廓败走，蓝玉长驱直进，各军都仗着威力，争先追敌。扩廓恰窜入山谷，越岭北窜。蓝玉防有伏兵，拟饬军士少停，军士不肯驻足，定欲灭敌方体。太轻觑扩廓了。一逃一追，统已越过岭北，猛闻一声胡哨，元兵四出，统将就是贺宗哲，来战蓝玉。扩廓又复杀回，把明军冲为数截。首尾不能相顾，腹背统是受敌。更兼岭路崎岖，进退两难，大众到此，才晓得扩廓厉害，叫苦不迭。迟了迟了。蓝玉忙令择路回军，亲自断后，哪知喊声四起，草木皆兵。各军急不择路，不是坠崖，就是填壑。元军又紧紧追逼，杀一阵，伤亡数百人，杀两阵，又伤亡数百人。正在危急难分的时候，幸徐达督师来援，方得杀退敌兵，救出孤军。达回营，检查军士，共死万余人，不禁叹息道：“刘诚意伯曾与上言，扩廓不可轻视，我此番略一轻意，便中他计，这是我的过失，不能专责将校呢。”躬

自厚而薄责于人，确是大将器度。遂上表自劾。表方发，接到左右两路捷音，方转闷为喜道：“两军告捷，主上也可宽心了。”真心为主，全无妒忌，令人可敬可爱。

原来冯胜从兰州进兵，由傅友德先行，直趋西凉，连败元兵，射死元平章卜花，降元太尉锁纳儿加等。进至亦集乃路，次别驾山，击退元岐王朵耳只班，擒住元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又分兵至瓜沙州，斩获甚众，方才折回。右路的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至胪朐河，留部将韩政守住辎重，自率轻兵持二十日粮，倍道急进。元太师合剌章蛮子，悉众来拒，列阵阿鲁浑河岸，军容甚盛。文忠督兵与战，他却麾众直上，围裹拢来。自午至申，战他不退，反且越来越众。明将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陆续战死。文忠也马中流矢，下骑督战。偏将刘义，亟以身蔽文忠，直前奋击。指挥李荣，复将自己乘马，授与文忠，自夺敌骑乘着，拼命冲杀。文忠得马，又据鞍横槊，当先突围。士卒也鼓勇死战，一当十，十当百，顿将元兵击退。追至青海，敌又大集，文忠据险自固，多张疑兵。敌疑有伏，皆引去。文忠亦椎牛飨士而还。顾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持粮且尽，陡遇元兵，部众疲乏不能战，时独引锐卒数百人，跃马前趋，大呼杀敌。元兵惊走，弃掉的辎重牛马，都被明军搬归。叙左右两路战事，与中路稍分详略，以别轻重。

太祖迭接军报，慰劳三军，所有徐达败仗，亦宽宥不问，只命徐达、李文忠，回镇山西、北平，练兵防边。自是边疆虽稍有战事，亦不过彼来我拒，无复远出。扩廓亦不敢深入，随元嗣主远徙金山。到了洪武七年，诏遣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还，令故元宦官二人护行，并遗书谕元嗣君，令他撤除帝号，待若虞宾。元主不答。太祖又招降扩廓，前后七致书，终不见报。扩廓于洪武八年八月，病殁哈拉那海的衙庭。哈拉那海系一大湖，在和林北，妻毛氏，亦自经死。太祖尝宴集群臣，问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皆以常国公对。太祖拊鞞叹道：“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么，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惟元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群臣愧服。先是明军入元都，曾掳得扩廓妹子，充入宫庭，至是竟册为秦王樉妃。兄不屑臣明，妹甘为明妇，究竟须眉气胜于巾帼。小子有诗赞扩廓道：

抗命称兵似逆伦，谁知板荡识忠臣。

疾风劲草由来说，毕竟奇男自有真。

扩廓既殁，后来残元能否保存，且俟下回说明。

元末群雄，以明玉珍僭号为最晚，即以明玉珍据地为最僻。本书叙至十六回，未曾提及，非漏也。玉珍僻处偏隅，无关大局，前文不遑叙述，故置诸后文，以便总叙，且俾阅者易于览观。盖此书与编年史不同，布局下笔，总以头绪分明为主。且书中于追溯补叙等事，必有另笔表明，于总叙之中，仍寓事实次序，可分可合，诚良笔也。至若北征扩廓一段，三路分写，亦觉条分缕析，眉目分明，是殆集史家小说家之长，兼

而有之，故能头头是道，一览了然。若夫明昇之致亡，扩廓之不屈，事迹已著，无俟赘述云。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却说元扩廓病殁后，尚有无太尉纳哈出，屡侵辽东。太祖饬都指挥马云、叶旺等，严行戒备。至纳哈出来攻，设伏袭击，大败元兵，纳哈出仓皇遁去，嗣是北塞粗安。惟太祖自得国以后，有心偃武，常欲将百战功臣，解除兵柄，只因北方未靖，南服亦尚有余孽，一时不便撤兵，只好因循过去，但心中总不免怀忌，所以草创初定，即拟修明文治，有投戈讲学的意思。洪武二年，诏天下郡县皆立学。三年复设科取士，有乡会试等名目。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每三年一试，每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经义，第二场试论判章表等文，第三场试经史策。看官听着！我中国桎梏人才的方法，莫甚于科举一道，凡磊落英奇的少年，欲求上达，不得不向故纸堆中，竭力研钻，到了皓首残年，仍旧功名未就，那大好光阴，统已掷诸虚牝了。尝闻太祖说过："科举一行，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可见太祖本心，并不是振兴文化，无非借科举名目，笼络人心。科举亦有好处，不过以经义取士，太不合用。到了后来，又将四书经义，改为八股文，规例愈严，范围愈狭，士子们揣摩迎合，莫不专从八股文用功，之乎者也，满口不绝，弄得迂腐腾腾，毫无实学经济。这种流毒，相沿日久，直至五六百年，方才改革，岂不可叹惜痛恨么？后人归咎明祖作俑，并非冤屈。论断谨严。

太祖又征求贤才，遣使分行天下，采访高人逸士，并及元室遗臣。是时山东有一侠士，姓田名兴，尝往来江淮，以商为隐。太祖微时，与兴相遇，兴识为英雄，出资赒恤，并与太祖结为异姓兄弟。至太祖得志，兴恰远引，遇有军士不法情状，乃致书报闻，书中不写己名，但云某当惩治。太祖知系兴所为，按书照办，惟无从访他住址。洪武三年，江北六合、来安间，有猛虎害人，官吏悬赏捕虎，无人敢应。兴乃奋身出来，与虎相搏，十日间格杀七虎，居民都欢呼不已，争迎兴至家，设宴款待，官吏亦赍金为谢，兴独不受。不愧侠名。这事奏达京师，太祖料是田兴，立即遣使往征，兴不赴召。

嗣又由太祖手书，赍递与兴，书云：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无从晤觌。近闻兄在江北，为除虎患，不禁大喜。遣使敦请，不我肯顾。未知何开罪至此？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虽非同胞，情逾骨肉。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元璋固不为忧乐易交也。世未有兄因弟贵，而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皇帝自皇帝，元璋自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一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国家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兄自便，只叙兄弟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

不过江，不是脚色。兄其听之！

兴得此书，乃野服诣阙，太祖出城亲迎，入城欢宴，格外亲昵，比自家骨肉，还要加上一层。一过月余，太祖敬礼未衰，席间偶谈及国事，兴正色道："天子无戏言。"于是太祖不敢再谈。兴又屡次告别，经太祖苦留，方羁居京师，未几即殁。不亚严光，事见《田北湖田兴传》。

还有元行省参政蔡子英，自元亡后，从扩廓走定西，扩廓败遁，子英单骑走关中，亡入南山。太祖闻他姓名，遣人绘形往求，得诸山中。传诣京师，至江滨，又潜遁去。未几复被获，械过洛阳，见汤和，长揖不拜。和呼令下跪，仍抗颜不从。和命爇火焚须，复不为动。乃遣送至京，太祖亲为脱械，待以客礼。嗣命列职授官，终不肯受，因沥诚上书道：

陛下乘时应运，削平群雄，薄海内外，莫不宾贡。臣鼎鱼漏网，假息南山，曩者见获，复得脱亡，重烦有司追迹。而陛下以万乘之尊，全匹夫之节，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冠裳，赐酒馔，授以名爵，陛下之恩，包乎天地矣。臣非不欲自竭犬马，但名义所存，不敢辄渝初志。自惟身本韦布，知识浅陋，过蒙主将知荐，仕元十有五年，愧无尺寸功以报国士之遇。及国家破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士？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陛下创业垂统，正当挈持大经大法，垂示子孙臣民，奈何欲以无礼义寡廉耻之俘囚，而厕诸新朝贤士大夫之列哉？臣日夜思维，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礼，臣固不敢卖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禄。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锢海南，毕其生命，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昔王蠋闭户以自缢，李芾阖门以自屠，彼非恶荣利而乐死亡，顾义之所在，虽汤镬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躯，上愧古人，死有余恨，惟陛下裁察！

太祖览书，更加敬重，留馆仪曹。一夕，子英忽大哭不止，旁人问为何事？子英说是记念旧君，因此流涕。太祖知不可夺，乃命有司送出塞外，令从故主。足愧贰臣。

子英以外，又有元行省都事伯颜子中，曾守赣州。陈友谅破赣，子中仓猝募吏民，与战不胜，脱走闽中。陈友定辟为员外郎，计复建昌，浮海至元都报捷，累迁吏部侍郎，持节发广东何真兵救闽。适何真降明，子中跳堕马下，跌损一足，为明军所得，执送廖永忠军前。永忠胁令投降，誓死不屈，乃释缚令去。子中变姓名，戴黄冠，游行江湖间，太祖求之不得，簿录子中妻子，子中仍不往。寻复由明布政使沈立本密荐，遣使币聘，子中太息道："今日死已迟了。"作歌七章，遍哭祖父师友，饮鸩而死。死有重于泰山者。子中得之。

太祖又恐廷臣蒙蔽，尝与侍从数人，易服微行，一面采访才能，一面侦察吏治，一面调查民情，所以江淮一带，恒有太祖君臣踪迹。相传太祖微幸多宝寺，步入大殿，见幢幡上尽写多宝如来佛号，因语侍从道："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学士江怀素闻言，知太祖意在属对，便脱口

答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恰是绝对。太祖大喜，而擢为吏部侍郎。迨入游方丈，见有纸条粘贴门首，上书维扬陈君佐寓此。君佐少有才，脱略不羁，曾与太祖有一面交，太祖立呼相见。君佐出谒毕，太祖笑问道："你当初极善滑稽，别来已久，犹谑浪如昔么？"君佐默然。太祖又问道："朕今已得天下，似前代何君？"君佐道："臣见陛下龙潜时候，饭糗茹草，及奋飞淮泗，与士卒同甘苦，犹食菜羹粝饭，臣以为陛下酷肖神农，否则何以尝得百草？"妙语解颐。太祖鼓掌大笑，令他随行。偶过酒肆，太祖即带同入饮，酒肆甚小，除酒豆外，没甚菜蔬。太祖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君佐随声应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属对亦工。太祖又大笑，并语君佐道："你随朕入朝，做一词臣，何如？"君佐道："陛下比德唐虞，臣愿希踪巢许，各行其志，想陛下应亦许臣。"是田兴第二，兴且不入正史，遑问君佐？此史笔之疏忽处。太祖乃不加强迫，与他告别自归。

越数日，又出外微行，偶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便与坐谈。士人自称重庆府监生，太祖又命属对，出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士人也不假思索，便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太祖大喜。无非喜谀。问明寓址，方与作别。次日，即遣使赍赏千金，士人才知是遇着太祖，欣幸不已。大约有些财运。太祖又尝于元夕出游，市上张灯庆赏，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巨。太祖见了，不禁大怒，还朝后，即命刑官查缉，将做灯谜的士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恩宥。太祖怒道："亵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么？"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向是大脚，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太祖，竟罹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罹大辟，可见人贵慎微。

太祖尝自作诗云："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先是江南富家，无过沈秀，别号叫作沈万三。太祖入金陵，欲修筑城垣，苦乏资财，商诸沈秀。秀愿与太祖分半筑城，太祖以同时筑就为约，秀允诺。两下里募集工役，日夜赶造，及彼此完工，沈秀所筑这边，比太祖赶先三日。豪固豪矣，奈已遭主忌何？太祖阳为抚慰，阴实刻忌。嗣沈秀筑苏州街，用茅山石为心，太祖说他擅掘山脉，拘置狱中，拟加死罪。还是马后闻知，替他求宥。太祖道："民富侔国，实是不祥。"马后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民富侔国，民自不祥，于国法何与？"太祖不得已释秀，杖戍云南。秀竟道死，家财入官。太祖原是忮刻，然亦可为聚财者鉴。至太祖作诗自怨，为苏州某富翁所闻，独叹息道："皇上积怨已深，祸至恐无日了。"遂力行善举，家产荡然。既而太祖又吹毛求疵，诛求富人，富家荡产丧身，不计其数，独某富翁已经破产，得免罪名，这也说不胜说。

且说太祖得国，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基。刘基知太祖性质，所以封官拜爵，屡辞不受。善长官至右丞相，爵韩国公，免不得有些骄态。太祖有意易相，刘基谓："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太祖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基顿首道："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作柱，

不折必仆，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太祖道：“杨宪何如？”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太祖复问道：“汪广洋如何？”基又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基摇首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太祖默然无言。已而杨宪坐诬人罪，竟伏法。善长又罢相，太祖竟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广洋在相位二年，浮沈禄位，无所建白，独惟庸狡黠善谀，渐得太祖宠任。太祖遂罢广洋职，令惟庸升任右相。刘基大戚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若使我言不验，还是百姓的幸福呢。”惟庸闻言，怀恨不置。会因瓯闽间有隙地，名叫谈洋，向为盐枭巢穴。基因奏设巡检司，盐枭不服管辖，反纠众作乱。基子琏据实奏闻，不先白中书省，惟庸方掌省事，视为蔑己，越加愤怒，遂嗾使刑部尚书吴云劾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基欲据以为墓，应加重辟。太祖似信非信，只把基夺俸，算作了案。基忧愤成疾，延医服药，反觉有物痼积胸中，以致饮食不进，遂致疾笃。太祖遣使护归青田，月余逝世。后来惟庸得罪，澈底查究，方知毒基致死，计出惟庸，太祖很是惋惜。怎奈木已成舟，悔亦无及了。刘基非无智术，惟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誉，使基能预算，何致为惟庸谋毙？

惟庸既谋毙刘基，益无忌惮，生杀黜陟，惟所欲为。魏国公徐达，密奏惟庸奸邪，未见听从，反被惟庸闻知，引为深恨，遂阴结徐达阍人，嗾使讦主。不料阍人竟直告徐达，弄巧转成拙，险些儿禄位不保，惊慌了好几日，幸没有什么风声，才觉少安。患得患失，是谓鄙夫。继思与达有隙，究竟不妙，遂想了一计，嘱人与善长从子作伐，把侄女嫁给了他，好与善长结为亲戚，做个靠山。善长虽已罢相，究尚得宠，有时出入禁中，免不得代为回护。善长之取死在此。惟庸得此护符，又渐觉骄恣起来。会惟庸原籍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竹笋，高至数尺，一班趋附的门客，都说是瑞应非凡。又有人传说，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看似瑞应，实是咎征。惟庸闻知消息，益觉自负。是时德庆侯廖永忠，僭用龙凤，太祖责他悖逆，赐令自尽。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言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又触太祖盛怒，下狱瘐死。此二事插入，是宾中宾。内外官吏，岌岌自危。寻又因安吉侯陆仲亨，擅乘驿传，平凉侯费聚，招降蒙古，无功而还，皆奉诏严责。此二事是主中宾。二人心不自安，惟庸乘机勾结，联为羽翼。令在外收辑兵马。又阴结御史中丞陈宁，私阅天下兵籍，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为心腹。一面又托亲家李存义，即李善长弟。往说善长，伺间谋逆。善长初颇惊悸，以为罪当灭族。嗣经存义再三劝告，也觉依违两可，不能自决。为此一误，已伏死征。惟庸以善长并未峻拒，以为大事可就，即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约倭寇，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请为外应。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正在日夜谋变，又闻汪广洋赐死事，益加急迫。原来广洋罢相数年，又由惟庸荐引，入居相位，惟庸所为不法，广洋虽知不言。会御史中丞涂节，上陈刘基遇毒，广洋应亦与闻，太祖遂责广洋欺罔，贬戍云南，寻又下诏赐死。于是惟庸益惧，一面贿通涂节臂助，一面密结日本贡使，作为退步。洪武十三年正月，惟庸入奏，诡言京宅中井出醴泉，邀太祖临幸。太祖信以为真，还是梦梦。驾出西

华门，内使云奇，突冲跸道，勒马言状，气逆言结，几不成声。太祖以为不敬，叱令左右，挝棰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势且垂毙，尚手指惟庸宅第。太祖乃悟，忙返驾登城，遥望惟庸宅中，饶有兵气，知系谋逆，立发羽林军掩捕。涂节得知此信，也觉祸事临头，意图脱罪，急奔告太祖，说是惟庸妄谋劫主。道言未绝，羽林军已将惟庸缚至，由太祖亲自讯究。惟庸尚不肯承，经涂节质证，不能图赖，乃将惟庸牵出，寸磔市曹。小子有诗咏道：

怪底人君好信谀，怕闻吁咈喜都俞。

佞臣多是苍生蠹，磔死吴门未蔽辜。

惟庸磔死，还有惟庸党羽，究属如何办法，待下回赓续叙明。

田兴抗节不臣，蔡子英上书不屈，伯颜子中作歌自尽，此皆所谓仁人义士，本书极力表彰，所以扬潜德，显幽光，寓意固甚深也。惟太祖一书，子英一书，犹有可考，而伯颜子中之歌词七章，无从搜录，为可惜耳。太祖微行，未见正史，而稗乘备传其事，益见太祖之忮刻。忮刻者必喜阿谀，故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诸人，陆续登庸，虽依次黜戮，而误国已不少矣。刘基有先见之明，犹遭毒毙，□人之不可与共事，固如此哉！然亦未始非太祖好谀之过也。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却说太祖既磔死惟庸，复将陈宁等一律正法，涂节虽自首，究属与谋，亦加以死刑，僚属党羽，连坐甚众，诛戮至万余人。惟李善长、陆仲亨、费聚三人，因患难初交，不忍加罪，特置勿问。嗣闻云奇伤重身亡，大为悼惜，追封右少监，赐葬钟山。翰林学士承旨宋濂，时已致仕，仲子璲与长孙慎，俱坐惟庸党被刑，并饬有司械濂至京，下狱论死。马后亟进谏道：“民家为子弟延师，尚始终相敬，况宋濂亲授皇子，独不可为他保全么？”太祖道：“既为逆党，何能保全？”马后又道：“濂早家居，必不知情。”太祖愤然道：“此等事非妇人所知。”后乃嘿然。会后侍食，不御酒肉，太祖问故？后流涕道：“妾闻宋先生将要被刑，不胜痛惜，愿为诸儿服心丧呢。”太祖投箸而起，即命赦濂，安置茂州。屡叙马后谏事，实为贤后留芳。濂行至夔州，得病而殁。通计濂傅太子十余年，言动必以礼，一生为文，未尝苟作。日本使尝奉敕请文，以百金为献，却不受。海外诸国，朝贡使至，必问濂安否。卒时年已七十二，朝野中外，无不痛惜。述濂之贤，以形太祖之刻。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洪武十四年秋季，诏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云南，古滇地，素称蛮服。汉武帝时，彩云现南方，遣使往察，起自洱河，因置云南郡，谕滇酋入朝。唐以后为段氏所据，国号大理。元世祖南下，擒段兴智，以第五子

忽哥赤为云南王，仍录段氏子孙，协守封疆。忽哥赤死，子松山嗣，受封梁王。至元顺帝时，把匝剌瓦尔密袭位，为明玉珍所攻，走营金马山，寻得大理援军，击退玉珍。元主北去，云南如故。太祖以地甚僻远，不欲用兵，特命翰林院待制王祎，持节招谕，颇得优待。嗣因元嗣主遣使征饷，胁令降祎，祎不屈遇害。寻复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谕，又被杀。于是命傅友德等南征，旌旗蔽江而下。既至湖广，友德调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领兵五万，由四川永宁趋乌撤，自督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克普定，下普安。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十余万，出驻曲靖，抵御明军。沐英献议道："元兵料我远来，一时不能深入，我若倍道急趋，出其不意，定可破敌。"友德点首称善，遂夤夜进师，将至曲靖，忽大雾四塞，茫不见人。明军冒雾疾进，直抵白石江。江在曲靖东北，距城不过数里，达里麻才得闻知，急率锐卒万人，濒江截阻。友德又用沐英计，整师临流，佯作欲渡状，暗中却别遣奇兵，从下流潜渡，出敌阵后，树帜鸣鼓。达里麻大惊，忙分军抵敌。沐英见敌阵已动，料知敌已中计，急麾军渡江，长刀蒙盾，破他前队。元军气索，倒退数里。明军乘势进逼，矢石雨发，呼声动天地。英复亲麾铁骑，横冲而入，直至达里麻纛下，大喝一声，挺枪直刺。达里麻被他一吓，竟颠仆马下，那时明军伸手过来，自然把他擒去。当下俘众二万余，横尸十余里。

友德慰谕俘囚，纵使归业，蛮人大喜，到处欢迎。友德复分遣蓝玉、沐英等趋云南，自率众趋乌撤，为郭英等声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知达里麻败耗，无心守城，遁入罗佐山。适右丞驴儿自曲靖遁归，至梁王前，极陈明军强盛状，梁王慨然道："生为元裔，死作元臣。"言毕，遂将龙衣卸下，用火焚去，复驱妻子投溺滇池，自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向北遥拜，刎颈而死。元室亲藩，死事最烈，莫若梁王。故《明史·梁王列传》，亦特别旌扬。蓝玉、沐英，军至板桥，右丞观音保出降。玉等整军入城，戒辑军士，安定人民。又分兵进取临安诸路，迎刃皆下。是时郭英、胡海、陈桓等，早入赤水河，斩木造筏，夜半齐渡。元右丞实卜引军拒战，相持未决。至傅友德大军赴援，实卜顾视惊惶，立即遁去。友德遂得乌撤地。因乌撤无城，饬军筑造，尚未竣工，实卜复招集蛮众，鼓噪而来。友德倚山为营，戒兵士不得妄动，俟至敌气已懈，才开营出战，自高临下，势如瀑布喷涌，无人敢当。是即彼竭我盈之计。实卜回马就走，途遇芒部土酋，率众来援，又翻身接仗。恼动了十万明军，左驰右突，前进后随，杀死了许多蛮官，蛮众大溃，实卜又落荒窜去，好称逃将军。乌撤遂得完城。又进克七星关，直通毕节，远近蛮部，如东川、乌蒙、芒部等，统望风降附。

自是云南境内，大半平定，只有大理未下。蓝玉、沐英自云南进攻，土酋段世，聚众扼下关，守御甚固。沐英审度形势，料不易拔，遂别出奇兵，令王弼、胡海两将，各授密计，分道去讫。原来大理城倚点苍山，西临洱河，并有上下二关，势甚险固。沐英遣王弼密趋上关，胡海潜登点苍山，都从间道绕越，攀援而上。段世是个蛮牛，只晓得防着下关，谁意王弼、胡海两军，已绕出背后，从内杀出，沐英又从外杀入，两路夹攻，就使段世三头六臂，也是不能脱逃，一阵哗乱，被明军击翻地

上，活捉去了。段世就擒，城即陷入。沐英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悉平。沐英偕蓝玉回军云南，与傅友德等会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嗣接太祖诏谕，令傅友德、蓝玉等班师，留沐英镇守云南。英设官立卫，垦田屯兵，均力役，定贡额，民赖以安。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云南，这且待后文再表。

唯当时云南边境，有平缅部，与金齿接壤，前代未通中国，至元朝始遣使招降，授土酋为宣慰司。元末的宣慰司，叫作思伦发，因闻金齿降明，恐遭讨伐，亦遣使朝贡。诏仍授他为宣慰使，寻又命兼统麓川地。思伦发渐渐桀骜，居然造起反来，有众十余万，入寇景东。沐英檄都督冯诚往御，战败引还，千户王昇死难。英拟亲督军往讨，会接诏敕，只令他屯兵要害，以逸待劳，乃遵旨筹防，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置一营，率兵屯种，观衅后动。思伦发见无懈可击，也退伏了一两年。后谋诱集群蛮，入寇摩沙勒寨，都指挥宁正，受沐英命，迎头痛击，大破群蛮，斩首千五百级，思伦发引为深耻，竟倾寨前来，众号三十万，入寇定边。沐英闻报，急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及抵敌营，压垒而阵，令都督冯诚挑战。敌营内忽跃出万人，驱象三十余只，舞蹈而前。冯诚欲返奔，指挥张因，时为前锋，独不慌不忙，弯弓搭矢，叫一声着，中象左膝，象即仆地，复一矢射中敌帅。冯诚见张因得手，亦命兵士接连注射，死敌数百人，获一象而还。沐英喜道："贼无他技，容易破灭了。"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乃下令军中，置火铳神机箭为三行，先后列着，更迭击射。复分军为三队，命冯诚居前，宁正居左，都指挥汤昭居右，鼓勇前进。敌复驱象出营，象皆披甲，两旁置槊，以备击刺。阵既交，群象突出，明军铳箭俱发，声震山谷。象返走，敌遂四溃。蛮目昔剌，独麾健卒来斗明军，势甚凶猛。沐英登高遥望，见左军少却，即取下佩刀，命左右取帅首来。左帅见一人握刀驰下，料知不佳，遂拚着性命，奋呼突阵，各军随上，无不以一当百，蛮众大败，斩首三千级，俘获万余人，得生象三十七头，敌渠各身受巨创，伏毙象背。有几个侥幸逃生的，都不知去向，思伦发亦单身遁走。沐英回军，休养数月，拟集众深入，思伦发得报大惧，遣使谢罪，并愿岁贡象马白金等物，乃仍令为宣慰使。麓川、平缅俱平。结束滇事。

话分两头，且说元嗣主爱猷识理达腊，于洪武十一年夏季谢世，子脱古思帖木儿嗣位，免不得又来侵边。大将军徐达，及副将军汤和等，奉命驰御，擒住元平章别里不花，元兵败退。既而徐达、李文忠先后病殁，太祖很是悲悼，追封达为中山王，文忠为岐阳王，立碑赐祭，备极荣哀。太祖尝语诸将道："受命即出，成功即归，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帛无所取，中正无疵，光同日月，只有大将军徐达一人。达为功首，故备录太祖赞语。今不幸溘逝，丧一良弼了。"言下很是唏嘘。嗣是饬边固守，好几年不出塞。至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出，拥众金山，屡侵辽东，乃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胜至通州，遣哨马出松亭关，探悉元兵多屯驻庆州，遂令蓝玉轻兵往袭。时适大雪，元兵未曾防备，不意明军突至，连逃走都是不及。元平章果来被杀，果来子不兰奚受擒，明军得胜回营，胜遂会集大军，齐

出松亭关，进逼金山，并遣降将乃剌吾，往谕纳哈出，速即归降。纳哈出未免心动，令左丞刘探马赤等，至胜营献马。胜遣人送赴京师，一面驱军急进，径薄纳哈出营。纳哈出惊惶失措，由乃剌吾再与劝导，乃率数百骑诣蓝玉军前。玉大喜，设宴款待。纳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给纳哈出，令他穿着，然后饮酒。纳哈出不允，彼此争让许久。纳哈出竟取酒浇地，且操着蒙语，戒饬从骑。适郑国公常茂，系冯胜女夫，随胜出征，亦在座中。茂部下或解蒙语，密告常茂，说是纳哈出谋遁。茂即上前搏击，刺伤纳哈出右臂。常茂此举，殊太卤莽。纳哈出大愤，亏得都督耿忠，代为排解，引他见大将军。大将军冯胜，好言抚慰，并令耿忠与同寝食，纳哈出方才无语。胜以纳哈出既降，即将他所有妻孥将校，一律招集，相偕同归。临行时命都督濮英，率兵三千人断后。濮英迟行一程，突被溃卒邀击，马蹶被擒，英剖腹自尽。冯胜失了濮英，无从报命，不得已诿罪常茂，说他无端激变，把他械系入京。茂与胜名虽翁婿，事辄龃龉，抵关后，大为不服，亦讦奏胜罪状。翁婿相残，常茂固非，冯胜亦误。太祖密令侦查，有言胜私匿名马，强纳敌女，并使阍人至纳哈出妻前，行酒求珠宝。恐未尽实。于是太祖忿怒，将冯胜、常茂一并惩治，谪茂至龙州安置，收胜大将军印绶，勒令归第凤阳。再命蓝玉为大将军，唐胜宗、郭英为副，仍出军北征，进至庆州。时元嗣主脱古思，屯捕鱼儿海，距庆州约数百里，玉谍知消息，从间道驰入，直抵百眼井，已近捕鱼儿海，四望寂寥，杳不见敌。玉勒马欲归，定远侯王弼道："我等提十万众，深入沙漠，未见敌人，遽行班师，如何复命？"玉沉吟未决。弼请令军士穴地为炊，毋使敌望见烟火，至夜乃可发兵。玉依计而行。是晚大风扬沙，漫天昏黑，玉用弼为前锋，径趋捕鱼儿海。见元主果营海岸，呐喊而入，吓得元主心惊胆落，挈同家眷，骤马奔逃。元太尉蛮子，仓猝拒战，约略交锋，头已落地。弼率大军追赶，擒住元主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以下百余人，还有官属三千，男女七万，马牛驼羊十五万，一并籍录，驰报京师。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玉为卫青、李靖，总算是纶音优渥了，及还师，晋封玉为凉国公。玉身长面赤，有大将才，屡次立功，渐膺宠眷，且娶常遇春妻弟，遇春女为太子标元妃，与太子为转弯亲戚，因此恃功挟势，濩成骄蹇。自地保奴及妃主入京，太祖赐与居第，月给廪饩，元妃颇有姿色，玉日夕过从，免不得有勾搭情事。都中人言啧啧，为太祖所闻，召玉切责。元妃因此怀惭，自经而死。死得不清白。太祖命将所赐蓝玉铁券，镌入玉罪，令他鉴戒。玉仍不改，多蓄庄奴假子，霸占东昌民田，种种不法，遂以速死。是时马后早崩，太子随逝，鲁王檀嗜药亡身，潭王梓谋变自焚，秦王樉召还被锢，周王橚弃国被迁，酿成太祖懊恨，迭兴党狱。韩国公李善长，尚且赐死，那跋扈专恣的蓝玉，还有什么生望？小子有诗叹道：

功狗由来未易全，况兼骄恣挟兵权。

朱公泛棹留侯隐，毕竟聪明足免愆。

以上所叙各种情迹，俟小子逐段交代，看官欲知详细，请阅下回。

本回叙云南事，传梁王，亦传沐英也。梁王之忠，已见细评，若明得云南，全出沐英力，而云南人民，亦戴德不忘，终明世二百七十余年，沐氏子孙守云南，罕闻乱事，黔宁之功，固不在中山开平下也。蓝玉与沐英，同事疆场，为明立勋，不一而足。捕鱼儿海一役，谋虽出于王弼，而从善如流，不为无功。自是残元余孽，陵夷衰微，数十年无边患，谁谓玉不足道者？乃身邀宠眷，志满气溢，既不能急流勇退，复不能恭让自全，遂致兔死狗烹，引颈就戮。明虽负德，蓝亦辜恩。藉非然者，玉氏子孙，亦何至不沐氏若乎？前后相照，一则食报身后，一则族灭生前，后之君子，可以知所处矣。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却说马皇后翊赞内治，所有补阙匡过等事，屡见前文，恰是古今以来一位贤后，洪武十五年八月崩逝，不但太祖恸哭终身，不复立后，就使宫廷内外，也歌思不忘。小子读马后遗传，时常景仰，所以前文叙述，于马后有关系事，必援笔写入。还有数条轶闻，也须一一补出，作为后来的女范。可谓有心人。先是太祖起兵，战无虚日，后随军中，辄语太祖以不嗜杀人。至册后以后，俭约如故，身御澣濯，虽敝不即易，尝谓此系弋绨遗法。宫嫔敬服，拟为东汉时的明德马后。后生五子，周王□最幼，放诞不羁，至就藩开封，后遣慈母江贵妃随往，给以常御敝衣一袭，及杖一支，语贵妃道："王如有过，请披衣加杖，倘再倔强，驰驿报闻，毋得轻恕！"□闻言悚惧，就藩后不敢为非。后崩，□始少纵，弃国游凤阳。太祖愤怒，命徙至云南，寻因怀念后德，仍勒令归藩。随笔说明周王□事。后遇岁灾，辄率宫人蔬食，太祖谓已发仓赈恤，不必怀忧，后谓赈恤不如预备，太祖甚以为然。平时又累问百姓安否？且云："帝为天下父，自己为天下母，赤子不安，父母如何可安？"名论不刊。及太祖幸太学还，后问及生徒，知有数千人，便慨然道："诸生皆有廪食，可以无饥，但他的妻子，从何取给？"太祖亦为动容。乃立红板仓储粮，岁给诸生家属，生徒颂德不置。后虽贵，犹亲自主馈，早晚御膳，格外注视。妃嫔等劝她自重，后语妃嫔道："事夫须亲自馈食，从古到今，礼所宜然。且主上性厉，偶一失饪，何人敢当？不如我去当冲，还可禁受。"既而进羹微寒，太祖举碗掷后，后急忙躲闪，耳畔已被擦着，受了微伤，更泼了一身羹污。后热羹重进，从容易服，颜色自若。妃嫔才深信后言，并服后德。宫人或被幸得孕，后倍加体恤，妃嫔等或忤上意，后必设法调停。有言郭景祥子不孝，尝持槊犯景祥，太祖欲将他正法，后奏道："妾闻景祥止一子，独子易骄，但亦未必尽如人言，须查明属实，方可加刑。否则杀了一人，遽绝人后，转似有伤仁惠了。"的是仁人之言，不得视为妇人之仁。嗣太祖察知被诬，方叹道："若非后言，险些儿将郭家宗祀，把他斩断呢。"李文忠守严州时，杨宪上书诬劾。后谓宪言不宜轻信，文忠乃得免罪。春坊庶子李希贤，授诸王经训，用笔管击伤王额，太祖大怒，后劝解道："譬如使人制锦，只可任他剪裁，不应为子责师。"太祖乃罢。此外隐护功臣，事多失传，就在宫禁

里面，也不能尽详。至病亟时，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语太祖道：“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明淑如此，我愿终身崇拜之。太祖叹息不已。继问后有无遗言。后呜咽道：“妾与陛下起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不过妾死以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慎终如始罢了。”亲贤纳谏四字，括尽古今君道。言讫而逝。寿五十一岁。宫人恸哭失声，即外廷百官，亦一律衔哀。宫中尝作追忆歌道：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九月葬孝陵，临葬遇风雨雷电，太祖愀然不乐，召僧宗泐入，与语道：“后将就窆，令汝宣偈。”泐随口说偈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宣偈毕，天忽开霁，乃启輀往葬，太祖甚是心慰，赐泐百金。后来尊谥马后为孝慈皇后。马后以下，位置要算孙贵妃。奈孙贵妃已早去世，乃令李淑妃摄六宫事。淑妃，寿州人，父名杰，洪武初曾任广武卫指挥，北征战死。太祖闻杰女慧美，遂纳为妃嫔，倍加宠遇。未几淑妃又殁，乃以郭宁妃充摄六宫。结述李郭二妃，回应第五回及第七回。终太祖身世，不复立后，总算是不忘伉俪的遗意。

太子标系马后长子，太祖与陈友谅交战时，马后尝负标从军，及标得立储，绘成负子图，藏怀中。会李善长等赐死，太子进谏道：“皇父诛夷太滥，恐伤和气。”太祖默然。次日，以棘杖遗地，令太子拾起，持在手中。太子有难色，太祖笑道：“朕令汝执杖，汝以为杖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棘刺除去，就可无虞。朕今所戮诸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朕意么？”棘刺原属宜防，但有害过棘刺者，何不防之？太子顿首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言未毕，太祖面忽改色，突然离座，持榻欲投。太子起身急走，一面探怀中所绘图，弃掷地上。太祖拾视，顿时大恸，方免追责。

适鲁王檀好饵金石，毒发致死，太祖谥他为荒，隐寓恨意。潭王梓有心谋变，弄到夫妇俱焚，太子益不自安，日怀危惧。忮刻之私，危及骨肉，可见人主不宜好刻。原来潭王梓的来历，小子于十一回中，曾叙他母妃阎氏，系陈友谅妃子，遗腹生梓。梓年渐长，就封长沙。临行辞母，母问道：“汝将何往？”梓答称：“至国。”母问：“汝国何在？”答言：“在长沙。”母又问：“何人封汝？”答言：“受父所封。”母又道：“汝父何在，尚能封汝？”梓知有异，跪询母意。母乃流涕与语，详述前事，并言前日屈身事仇，实为汝一点骨血，汝今年长，毋忘前恨。梓饮泣受命而去。到了长沙，终日闷闷不乐，惟日与府僚设醴赋诗，聊作消遣。既而妻父于显，及妻弟琥，坐胡惟庸党被诛，遂潜谋作乱。太祖遣使召见，梓惧谋泄，因愤愤道：“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言已，纵火焚宫。与妃于氏并投火中，霎时间骨肉焦灼，同归于尽。其母阎氏，亦忧悔成

疾，数日遂亡。与子妇同归冥途，恰也可喜，惟见陈友谅恐不能无愧耳。史传谓梓由达定妃所出，达定妃又不著姓氏，想因明代档案，讳莫如深，无从参考，所以含糊过去。

至若李善长赐死一案，仍是被胡惟庸牵连。善长弟存义，与惟庸结儿女亲，惟庸得罪，存义本须连坐，太祖因顾念勋戚，赦他死罪，贬置崇明。善长未尝入谢，遂致太祖怀恨。善长又营建大厦，向信国公汤和，假用卫卒三百名，汤和虽是应允，暗中恰封章入告。已而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共约数百人，内有丁斌等系善长私亲，善长替他求免，益触主怒，竟命将丁斌逮问。斌本给事胡惟庸家，一经讯鞫，反将李存义当日，如何交通惟庸情事，和盘说出。丁斌不至如此没良，总由狱吏承旨诱供之故。刑官不好怠慢，复逮李存义父子严讯。存义父子，熬刑不住。又把通逆情由，诿与善长。恃彼为韩国公耶？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落穽下石，令人悲叹。太祖还欲议亲议功，格外宽宥，猫拖老鼠，装什么假慈悲。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可怜善长已七十七岁，活活的投缳毕命。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被戮。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坐狱论死。总算杀得爽快。太祖且条列诸臣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当时只有虞部郎中王国用，痛善长被诬，浼御史解缙起草，替他讼冤。拜本上去，好似石沉大海，毫无复音。国用还是运气，否则又将下狱矣。太子标仁恕性成，心中很过不下去，颇肖马后。至进谏被责，越觉怏怏。会太祖以关中险要，竟欲迁都，秦王樉恐失去封地，颇有怨言。太祖又召还拘禁，命太子亲往关中，卜都相宅，并调查秦王过失。太子还都，代陈秦王无罪，涕泣请免。太祖尚未深信，太子遂忧悒成疾，于洪武二十五年夏月，瞑目归天。丧葬礼毕，谥为懿文太子。前回结末数语，至此方一律叙清。

是时太祖已迭纳数妃，连生十数子，椿为蜀王，皇十一子。柏为湘王，皇十二子。桂为代王，皇十三子。楧为肃王，皇十四子。植为辽王，皇十五子。梅为庆王，皇十六子。权为宁王，皇十七子。楩为岷王，皇十八子。楠为谷王，皇十九子。松为韩王，皇二十子。模为瀋王，皇二十一子。楹为安王，皇二十二子。柽为唐王，皇二十三子。栋为郢王，皇二十四子。□为伊王，皇二十五子。连从前所封九王，共得二十四子。这二十四子中，惟燕王棣最为沈鸷，太祖谓棣酷肖自己，特别钟爱。至太子薨逝，意欲立棣为储君，只因太子已生五子，嫡长早殇。次子叫作允炆，即建文帝年亦寖长，倘或舍孙立子，未免于礼未合，乃亲御东角门，召群臣会议。太祖先下谕道："国家不幸，太子竟亡。古称国有长君，方足福民，朕意欲立燕王，卿等以为何如？"学士刘三吾抗奏道："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将置

秦王、晋王于何地？弟不可先兄，臣意谓不如立皇孙。”援经立议，不得以靖难兵变，咎及三吾。太祖闻言，为之泪下，乃决立允炆为皇太孙。

先是太子在日，凉国公蓝玉，与太子有闻接戚谊，尝相往来。接入前回蓝玉事，以便承上起下。自北征还军，语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愿殿下先事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事我甚恭，决无是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密陈利害，但愿臣言不验，不愿臣言幸中。”太子默然。及蓝玉趋退后，未免有人闻知，传报燕王，燕王衔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纵恣不法，将来恐尾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些儿不加检点，寻又出捕西番逃寇祁者孙，并擒建昌卫叛帅月鲁帖木儿，威焰愈盛，意图升爵。哪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太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友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玉攘袂大言道：“难道我不配做太师么？”嗣是怏怏不乐。遇有入朝侍宴，所有言动，一味骄蹇，太祖越加疑忌。从此玉有奏白，无一见从。玉尝私语僚友，指斥乘舆道：“他已疑我了。”既知见疑，何不速退。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密告蓝玉谋逆，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设计起事，将伺皇上出耕藉田，乘机劫驾等情。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自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太祖亲讯，继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古脑儿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尽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万五千人，所有元功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比汉高待功臣，还要加惨。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甑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鞯鞯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可痛可恨！

总计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自死最迟，他是绝顶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寿考终身。叙明六王生卒，是用笔绵密处。这也不必细表。且说太祖既迭诛功臣，所有守边事宜，改令皇子专任。燕王棣最称英武，凡朔漠一带，统归镇守，他遂招兵养马，屡出巡边。洪武二十三年，率师出古北口，收降元太尉乃儿不花。二十九年，复出师至撒撒儿山，擒斩元将孛林帖木儿等数十人，太祖闻报大喜，尝谓肃清沙漠，须赖燕王。至三十一年，秦王樉、晋王榑俱薨，乃命燕王棣总率诸王，得专征伐。其时太祖已经老病，尚传谕燕王道：

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诸子，汝独才智，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奠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自是燕王权力愈盛，兵马益强，又兼燕京为故元遗都，得此根据，越觉雄心勃勃了。统为下文伏线。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年七十有一，遗诏命太孙允炆嗣位。且言诸王镇守国中，不必来京。允炆依着遗诏，登了御座，一面奉着梓宫，往葬孝陵，追谥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允炆后遭国难，没有庙谥，明代沿称为建文帝。清乾隆元年，始追谥为恭闵惠皇帝。小子编述至此，也援明朝故例，称他做建文帝便了。本回就此结束，只有一诗咏明太祖道：

濠梁崛起见真人，神武天生自绝伦。

独有晚年偏好杀，保邦从此少能臣。

欲知建文帝即位后事，且至下回续叙。

是回叙事，看似拉杂写来，头绪纷繁，实则一线到底。太祖性本雄猜，赖有马后之贤，从容补救，故洪武十五年以前，虽有胡惟庸一狱，而李善长、宋濂、陆仲亨、费聚等，尚得保全，党祸固未剧也，至马后崩而杀机迫矣。父子尚怀猜忌，遑问功臣？善长赐死，株连多人，甚至秦、周诸王，亦拟加罪。懿文太子，虽不能保全元功，犹能保全骨肉，不可谓非仁且恕者。然卒以是忧郁成疾，至不永年，是太子之薨，亦未始非太祖促之也。太子殁而蓝狱即兴，连坐至万余人，元功宿将，相继俱尽，何其残忍至此？燕王之酷肖乃父，亦无非天性忮刻，相感而孚耳。故是回总旨，在叙太祖之好猜，隐为燕王靖难张本，自翦羽翼，反害子孙，忮求果奚为乎？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却说建文帝嗣位，诏令各地藩王，毋须来京，于是诸王皆遣使朝贺，不复入觐。独燕王棣星夜南下，将至淮安，被兵部尚书齐泰闻知，禀白帝前，遣使出阻，促令还国，燕王怏怏北还。自是启嫌。先是太祖在日，因建文帝头颅少偏，性又过柔，恐不能担负重器，时以为忧。一日，令他咏月，收束两句：“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隐伏诗谶。太祖见了，颇为不悦。后复令他属对，出语云：“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答道：“雨打羊毛一片膻。”太祖闻言，面色顿变。是时燕王在侧，独上前奏对，乃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七字，太祖不禁叫绝道：“好对语！”恰是冠冕堂皇。自是太祖愈爱燕王，不欲立建文为储。偏学士刘三吾，请立太孙，乃勉徇所请。俗语说得好，棋无一著错，为这一著，遂酿成骨月相戕的祸祟，以致兵戈迭起，杀运侵寻。回应首回第一弊，且

隐为下文作引。

建文帝本是个仁柔寡断的人物，但他对各地藩王，恰也有些疑忌。即位以后，亲信的侍臣，第一个便是齐泰，第二个乃是侍读黄子澄。齐、黄二人，实为首祸，故特笔提出。一夕，忽召子澄入内，与语道："先生可记得东角门谈话么？"子澄应声道："臣不敢忘。"建文帝遂令子澄为太常侍卿，参领国事。原来建文帝为太孙时，尝坐东角门，语子澄道："诸叔各就藩封，拥兵自固，设有变端，如何对付？"子澄答称无妨，且举汉平七国的故例，作为证据，建文帝方才欢慰。建文不及景帝，子澄宁欲作晁错耶？至此回忆前言，乃复与子澄语及，无非是令他辅翼，监制外藩的意思。既而户部侍郎卓敬，密书上奏，略称："燕王智虑过人，酷类先帝，现在镇抚北平，地势形胜，士马精强，万一有变，不易控制，应徙封南昌为是。"建文帝览毕，于次日召敬入殿，语敬道："燕王骨月至亲，应无他变。"敬叩首道："陛下岂不闻隋文杨广的故事么？父子至亲，尚具逆谋。"不导建文以亲亲之谊，反促其疑忌诸王。未免悖谬。建文帝不待说毕，便道："卿且休言！容朕细思。"这语传出外廷，顿时流言四起，都说新主有意削藩。那时燕王先侦知消息，上书称疾。他如周、齐、湘、代、岷诸王，多不自安，互相勾结。周王□次子有□，曾封汝南王，竟密告□不法事，以子证父不得为直。辞连燕、齐、湘三王。建文帝忙召齐泰、黄子澄，入内密议。齐泰道："诸王中惟燕最强，除了燕王，余人可不讨而服。"黄子澄插口道："齐尚书说错了，欲要图燕，先须翦他手足。周王系燕王母弟，今既密谋不轨，何妨将他拿来，先行处罪。一足除周，二足惩燕。"建文帝道："周、燕相连，岂肯就捕？"子澄道："陛下不必过忧，臣自有计。"建文帝大喜道："朕得先生，可无他忧了。凡事当尽委先生。"太过信了。子澄顿首谢命，偕齐泰出来，当下召曹国公李景隆，即李文忠子。授他密计，令即前往。景隆依计而行，出都时，率兵千人，扬言奉命防边，道出汴梁，周王□闻着此信，毫不防备，那知景隆到了开封，竟率兵袭入王宫，把周王□及妃嫔人等，统行拿下，押解至京。建文帝见了周王，恰又怜悯起来，意欲放他回国。是谓妇人之仁。泰与子澄坚持不可，乃废□为庶人，流窜蒙化。□子皆别徙。未几又召□还京，锢禁狱中。

越月余，天象告警，荧惑守心。四川岳池教授程济，夙通术数，上书言星应兵象，并在北方，来年必有战祸。这书到京，建文帝未免动疑，只面子上恰不便相信，只说是程济妄言，饬四川长官拿解进京。济入都，由帝亲讯，济大呼道："陛下囚臣，明岁无兵，杀臣未迟。"乃将济下狱。都督府断事高巍，痛心时政，独剀切上书道：

昔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屏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然地大兵强，易致生乱。诸王又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今盍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令西北之子弟诸王，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陛下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

腊，使问不绝，贤如河间东平者，下诏褒赏；不法如淮南济北者，始犯则容，再犯则赦，三犯而不改，则告庙削地而废处之，宁有不顺服者哉？谨奏！

疏入不报。齐泰、黄子澄等，承建文帝密旨，日思削燕，只因燕王棣地广兵强，一时不便下手。燕王虽在北平，所有京中消息，无不闻知，一面佯称疾笃，一面谋诸僧人道衍。这道衍系是何人？他本姚姓，名广孝，籍隶苏州，出家为僧，法名道衍，自称得异人传授，预知休咎。从前太祖封藩，多择名僧为诸王师傅，此举实令人不解。道衍得派入燕邸，一见燕王，便说他当为天子。燕王大悦，待若上宾，所有谋议，均与道衍熟商。道衍又荐引两人，一个姓袁名珙，善相术，一个姓金名忠，善卜易。珙入见燕王时，即趋前拜贺。燕王惊问何意？珙对道："殿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怕不是个太平天子么？"燕王道："近日廷臣屡议削藩，区区北平，尚恐难保，还有什么奢望？"珙对道："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须必过脐，便登大宝。若有虚言，愿挖双目。"燕王益喜，复令金忠卜筮，得爻大吉。因此有意发难，与三人朝夕聚谋。

道衍首倡练兵，为整备计，但恐有人泄漏消息，暗地里穴通后苑，筑室地下，围绕重墙，密砌瓴甓瓦缶。室内督造兵械，室外养了无数鹅鸭，令他□□齐鸣，扰乱声浪。这种行动，除燕王左右外，没人与闻，还道是神不知，鬼不觉。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这燕邸日夕储兵，免不得有人发泄，一传十，十传百，闹得南京城内，也统说燕王不臣，指日图变。齐泰、黄子澄两人，本是留心燕事，得有音闻，便去报知建文帝。建文帝忙问良策。黄子澄谓先发制人，不如讨燕。齐泰独以为未可，只请遣将戍开平，调燕藩护卫兵出塞，密翦羽党，然后观衅讨罪。两人计议，先后矛盾，已是不能成事。建文帝从齐泰言，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一面令都督宋忠，出屯开平，调燕邸卫兵，隶忠麾下，但称是防御北寇。掩耳盗铃。并遣都督耿□，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严行戒备。又飞召燕番骑指挥关童等，驰还京师。布置已定，乃命修太祖实录，追尊懿文太子为孝康帝，庙号兴宗，母吕氏为皇太后，册妃马氏为皇后，子文奎为皇太子，封弟允熥为吴王，允□为衡王，允熙为徐王，免不得有一番忙碌。又用侍讲方孝孺议，更定官制，内外官品勋阶，悉仿周礼更定，且条订礼制，颁行天下。方氏虽一代正人，然未免迂腐，看他下手，便是急其所缓。正在整修内政的时候，忽报湘王柏、齐王榑、代王桂等，统蓄异图。当由建文帝分道遣使，发兵收印。柏自焚宫室，弯弓跃马，投火身亡。□逮锢京师，桂幽禁大同，均废为庶人。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西平侯沐晟，又奏称岷王楩行事不法，得旨照齐、代例，亦削职为民，流徙漳州。连削诸藩，无怪燕王速反。随饬刑部侍郎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充采访使，分巡天下。暴昭到了北平，侦悉燕王阴谋，飞使告密，请即预防。建文帝方在踌躇，忽报燕世子高炽、高煦、高燧，因太祖小祥，来京与祭，当饬令传入，与帝相见。彼此问答，除高煦有矜色外，两世子执礼甚恭，建文帝稍觉心安。至小祥祭毕，齐泰拟留住三人，作为质信，因此一时未行。燕王正防这一着，急遣人驰奏，只说病危且死，速遣三子北归。明明是假。建文帝复召齐、黄二人，示以奏

牍。齐泰仍主持原议，不欲遣回。黄子澄独启奏道：“不若遣归，令他勿疑。”乃传旨令三子归国。旨方下，忽有魏国公徐辉祖入见。辉祖系徐达子，达女为燕王妃，燕王三世子，皆达女所出，与辉祖有甥舅谊。至是辉祖入奏道：“臣三甥中，唯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住京中，免得胡行。”建文帝默然不答。建文之病，便在于此。辉祖退出，帝复召问辉祖弟增寿，及驸马王宁，都袒护高煦，保他无事。且云王言不宜反汗，乃悉听北去。高煦临行，潜入辉祖厩中，盗了一匹名马，加鞭疾驰。至辉祖察觉，遣人往追，已是不及。煦渡江而北，沿途乱杀吏民，至涿州，又杀驿丞，返见燕王。燕王也不及细问，惟满脸堆着笑容，并语三子道：“我父子重得相聚，真是天助我了。”过了数日，忽有朝旨下来，严责高煦擅杀罪状，燕王置诸不问。又越数日，燕官校于谅、周铎等，被张昺、谢贵赚去，执送南京，燕王忙遣人探问，已而返报，两人都被戮京师，害得燕王懊丧异常，嗟叹不已。未几又奉旨切责，燕王遂佯狂披发，走呼街头，夺取市人酒食，语言颠倒，有时奄卧沟渠，竟日不起。亏他装作。张昺、谢贵，闻王病状，入邸问视。时方盛夏，红日炎炎，燕邸内独设着一炉，炽炭甚烈，燕王身披羔裘，兀坐炉旁，还是瑟瑟乱抖，连呼天冷。张、谢二人，与他谈话，他却东掇西扯，满口荒唐。孙膑假疯，不是过也。张、谢信为真疾，辞别后，暗报朝廷。独燕长史葛诚，与张、谢莫逆，密语张、谢道：“燕王诈疾，公等慎勿为欺。”张、谢尚似信非信。嗣燕王使百户邓庸，诣阙奏事，齐泰将邓庸拿住，请帝亲讯，具言燕王谋逆状。乃发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属，并密令谢贵、张昺，设法图燕，使约长史葛诚及指挥卢振为内应。又以北平都指挥张信，旧为燕王信任，命他掩执燕王。

信受命不知所措，入内白母。母大惊道：“不可不可。吾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岂汝一人所能擒他么？”张信之母，岂亦知术数谙相卜耶？言未毕，京中密旨又到，催信赶紧行事。信艴然道：“为什么性急至此？”乃往燕邸请见。燕王托疾固辞，三造三却。信却想了一计，易了微服，乘着妇人车，径入燕府，说有要事密禀。燕王乃召入，信见燕王卧着，拜倒床下。燕王仍戟指张口，作疯癫状。信顿首道：“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告臣。”燕王尚瞪目道：“你说什么？”信又道：“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恰故意瞒臣，令臣不解。实告殿下，朝旨令臣擒王，王果有疾，臣当执王解京，否则应早为计，无庸深讳。”张信未免负主。言至此，猛见燕王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信答拜不迭，彼此扶掖而起。信遂将京中密旨，和盘说出。燕王立召僧道衍等，入内密议。适天大风雨，檐瓦飞堕，燕王有不悦色。道衍进言道：“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何故不怿？”燕王谩骂道：“秃奴纯是瞎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么？”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是不祥？”燕王乃转忧为喜，徐问道衍，如何措置？道衍道：“殿下左右，惟张玉、朱能两人，最为可恃，请速召入，令他募集壮士，守卫府中，再图良策未迟。”燕王称善，遂命张玉、朱能，依计行事。寻又与道衍等商定良策，方才散会。

越数日，朝使至北平，来逮燕府官属，张昺、谢贵等，遂亲督卫士，围

住燕府，迫令将官属交出。朱能入报，燕王道：“外兵甚众，我兵甚寡，奈何？”又是假话。朱能道：“擒杀张昺、谢贵，余何能为？”燕王方道：“教你募集壮士，共得若干人？”朱能道：“已有八百人到此。”燕王道：“已够用了。你与张玉分率四百人，潜伏两庑，待我诱入贵、昺，掷瓜为号，你等一齐杀出，便可除此二奸。”朱能领命而去。

燕王遂称疾愈，亲御东殿，受官僚谒贺。退殿后，即遣使往语贵、昺道：“朝廷遣使来收官属，可悉依所坐姓名，一一收逮，请两公速来带去！”贵、昺闻言，尚迟疑未至。燕王复遣中官往催，只说所逮官属，已经缚住，请即收验，迟恐有误。贵、昺乃带着卫士，径诣府门，司阍阻住卫士，但令贵、昺入内。贵、昺不便回身，只好令卫士在门外候着，自随中官径入。既到殿上，见燕王曳杖出来，笑脸相迎。两人谒见毕，便由燕王赐宴，酒过数巡，忽出瓜数盘，置于席上。燕王语两人道：“适有新瓜进献，愿与卿等共尝时味。”贵、昺称谢。燕王自进片瓜，忽怒詈道：“今编户齐民，对着兄弟宗族，尚相凋恤，乃身为天子亲属，性命偏危在旦夕，天下何事可为，亦何事不可为。”越是帝王家，越不能顾恤宗族，燕王乃犹未知耶？言毕，掷瓜于地。瓜方坠下，蓦见两庑杀出伏兵，鼓噪而入，捽住贵、昺，并葛诚、卢振下殿。燕王掷杖起立道：“我生什么病！我为奸臣所迫，以致于此。今已擒获奸臣，不杀何待！”遂命将贵、昺等四人，一律枭首。贵、昺被杀，门外关着的卫兵，尽行散逸。连围城将士也闻报溃散。

北平都指挥彭二闻变，急跨马入市，集兵千余人，欲入端礼门。燕王遣壮士庞来兴、丁胜等，麾众出斗，格杀数人，便即逃散。彭二见不可支，亦仓皇遁去。燕王遂收逮葛诚、卢振家族，尽行处斩。一面下令安民，城中大定。都督宋忠，得着此耗，自开平率兵三万，至居庸关，因胆怯不敢进攻，退保怀来。于是燕王誓师抗命，削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自署官属，以张玉、朱能、邱福为都指挥佥事，擢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拜金忠为燕纪善，秣马厉兵，扬旗击鼓，居然造起反来。他恰自称为靖难军，小子有诗咏道：

北平兴甲似无名，发难偏称靖难兵。

如此强藩真跋扈，晋阳书叛岂从轻？

毕竟燕王能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

封建制度，莫盛于周，而东周之弱，实自此致之。厥后汉七国，晋八王，唐藩镇，元海都笃哇诸汗，皆尾大不掉，酿成祸乱。明祖不察，复循是辙，未几而即有靖难之师。论者谓建文嗣祚，道贵睦亲，乃听齐泰、黄子澄之言，削夺诸藩，激成燕王之变，是其咎应属建文。说固似矣，但大都耦国，终为后患。削亦反，不削亦反，误在案验未明，屡兴大狱。周、齐、湘、代、岷诸王，连日芟除，豆煎釜泣，兔死狐悲，宁有智虑过人之燕王，甘心就废，束手归罪耶？且所倚以谋燕者，惟责之张昺、谢贵、张信诸人，信既反复不忠，贵、昺又未能定变，为燕所

缚，如豚犬然。内乏庙谟，外无良弼，坐使靖难军起，一发难收，是不能不为建文咎也。本回所叙，即为建文启衅之源，福为祸倚，由来渐矣。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却说燕王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大旨以入清君侧为名，招降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佥事吕震，及同知李浚、陈恭等，一面遣使驰驿，赍奏朝廷。其辞云：

皇考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定天下，成帝业，传至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磐石计。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榑、柏、桂、楩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悯，阖室自焚。圣仁在上，胡宁忍此？盖非陛下之心，实奸臣所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义，骨肉至亲，恒思加慎，为诸王先。言重言重，恐怕未必。而奸臣跋扈，加祸无辜，执臣奏事人，箠楚交下，备极苦毒，迫言臣谋不轨，遂分派宋忠、谢贵、张昺等于北平城内外，甲马驰突于街衢，钲鼓喧阗于远迩，围守城府，视臣如寇仇，迨护卫人执贵、昺，始知奸臣欺诈之谋。窃念臣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树，先翦附枝，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书入，建文帝尚迟疑未决，总是因循致误。那燕王已出师通州，降指挥房胜，进陷蓟州，擒杀都督指挥马宣，乘夜趋遵化。指挥蒋云、郑亨等，又皆开城迎降，复遣锐卒击夺居庸关。守将余瑱，败走怀来。时都督宋忠，正在怀来驻扎，闻居庸关失守，忙率兵来援，并下令军中道：“尔等家属，统在北平，现闻被燕兵屠戮，积尸盈途，快随我前行，报仇泄恨。”激怒之计，未始不善，但惜系诈言耳。军士闻了此言，个个怒目切齿，摩拳奋掌，争向居庸关杀去。一到关前，遥见燕军前队的旗帜，统系熟识，旗下列着士卒，不是父兄，就是子弟，彼此慰问，都称无恙。当下恼动军心，大呼宋都督欺我，一声哗噪，相率倒戈。宋忠列阵未定，不防这前军哗变，自相残杀，正在脚忙手乱，那燕军复乘势杀来，眼见得人仰马翻，不可收拾，当下全军大溃。都指挥孙泰，本是一员骁将，也被流矢所中，战死阵中。宋忠逃奔入城，门不及闭，被燕军一拥而入，四处搜杀，至厕间觅获宋忠，并擒住余瑱，一律杀死。诸将校先后受缚，共一百余人，统因主将已亡，情愿捐生，或自刎，或被杀，怀来遂陷。山后诸州皆震动。开平、龙门、上谷、云中诸守将，望风降附。谷王橞镇守宣府，也因地近怀来，恐遭兵祸，竟弃了国土，逃奔南京去了。

京中迭闻警耗，建文帝乃祭告太庙，削棣属籍，废为庶人，诏示天下，

特命宿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尉宁忠为副，率师讨燕。子澄又请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文、陈晖、平安等，分道并进。且从狱中放出程济，擢为翰林院编修，充作军师，护诸将北行。一面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合给军饷。临行时，建文帝谕令将士道："昔萧绎举兵入京，常号令军中，谓一门以内，自逞兵威，实属不祥。今尔等将士，与燕王对垒，亦须善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湘东故事，何足取法。况湘东因此失国，建文宁未之闻乎？耿炳文等领命出师，共计三十万人，陆续至真定，当命徐凯率兵驻河间，潘忠率兵驻莫州，杨松率先锋九千人驻雄县，约忠为应。

燕王使张玉往探虚实，玉返报道："炳文年老，潘、杨有勇无谋，行军安营，统乏纪律，看来俱不足为。惟我军欲南下，宜先取潘、杨，方可通道。"宿将凋零久矣，只一炳文亦老羸不胜任，谁为为之？以至于此。燕王称善，即命移军涿州，进屯桑娄。时值中秋，天高月朗，燕军统渡过白沟河，直薄雄县城下。杨松毫不防备，乘着中秋佳节，大家宰牛饮酒，醉饱酣眠，不料时至夜半，燕军缘城而上，大刀阔斧，砍入城中，等到杨松惊起，慌忙迎敌，已是不及措手，霎时间九千兵士，悉数战殁，杨松亦死于乱军之中。一班酒鬼，尽入冥途。燕王既得雄县，便谕诸将道："潘忠近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众来援，我便好生擒他了。"妙算在胸。当下命千户谭渊，领兵千余，渡月漾桥，埋伏水中，俟潘忠兵过，据住桥梁，断他归路。谭渊受计去讫。燕王即麾兵出城，列阵待着。果然潘忠引兵前来，越过月漾桥，直趋雄县。将到城下，望见前面统是燕军，不禁心慌，一经交绥，燕军如生龙活虎，锐不可当，潘忠料不可支，只好且战且行。回至桥边，忽由水中跳出一人，大喝道："谭渊在此！何不受缚？"潘忠尚未看清，已被谭渊手起枪落，刺倒马下。谭渊手下诸兵士，抢步出水，把潘忠擒去。潘军腹背受敌，纷纷投水溺死。潘、杨俱了。

燕王遂趋入莫州，休息三日，复会议进兵所向。张玉道："何不径趋真定？彼众新集，我军乘胜进攻，一鼓可下。"燕王依言，即向真定进发。途次获得耿部下张保，由燕王好言抚慰，保自称愿降。燕王遂问耿军情形。保答道："耿军共三十万人，先到的有十三万，分营滹沱河南北岸。"燕王道："你既诚心归降，我纵你归去，只说是兵败被执，窃马逃归，所有雄、莫战状，及我兵直趋真定，统可直告炳文便了。"张保唯唯而去。诸将上前禀道："大王直趋真定，本欲掩他不备，奈何遣保返告？"我亦欲问。燕王笑道："诸将有所不知。前未知耿军虚实，因欲袭他不备，今知他半营河南，半营河北，南北互援，不易取胜，何若令他知我行踪，使他并南归北，才可一举尽歼。且使闻雄、莫败状，挫损锐气，这是兵法上所谓先声后实呢。"诸将方齐称妙计。燕王即带着数骑，径趋真定东门，擒住耿军二人，讯问耿军情状，果将南兵尽移北岸，随即遣张玉、谭渊、马云、朱能等，绕出城西南，连破耿军二营。炳文出城迎战，张玉等率军奋击，两下里喊杀连天，争个你死我活。不防燕王复亲率铁骑，沿城夹攻，横贯南阵，耿军大乱。炳文支持不住，慌忙逃回。朱能率敢死士后追，至滹沱河，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

勇大呼，冲入炳文阵中，炳文军士，已经重创，无心恋战，相率披靡。一时践踏死的，不计其数。弃甲投降的，又有三千余人。副将李坚、宁忠，都督顾成，都指挥刘燧等，统被擒去。炳文逃入真定，闭门固守。燕军攻城，三日不能下，引还北平去了。

建文帝闻炳文战败，很是懊恼，便召问齐泰、黄子澄道："炳文老将，尚且摧锋，为之奈何？"子澄道："胜败兵家常事，不足深虑，臣思曹国公李景隆，材堪大用，不如命代炳文。"齐泰道："景隆能文不能武，断不可用。"建文不听，即拜景隆为大将军，赐通天犀带，亲饯江浒，行推毂礼。景隆赴军，耿炳文卸任自归，监察御史韩郁，以出师无功，独愤然上疏道：

臣闻人主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今诸王亲则太祖之遗体也，贵则孝康帝之手足也，尊则陛下之叔父也，乃竖儒偏见，病藩封太重，疑虑太深，于是周王既废，湘王自焚，齐、代相继被摧，为计者必曰兵不加则祸必稔，实则朝廷激之变也。今燕举兵两月矣，前后调兵不下五十万，而一矢无获，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忧方深也。谚曰："亲者隔之不断，疏者属之不坚"，此言深有至理。伏愿陛下鉴察，兴灭继绝，释齐、代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书，劝燕罢兵守藩，慰宗庙之灵，笃亲亲之谊，不胜幸甚。是亦迂腐之谈。

建文帝得了此奏，置诸高阁，只催命景隆进兵。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将卒，并调诸路兵五十万，进营河间。燕王闻报，喜谕诸将道："从前汉高祖用兵如神，还只能将兵十万，景隆竖子，有什么才能，乃给他五十万众？这正是自取败亡呢。"言未已，有探马报说："明将吴高、耿□、杨文等，进军永平。"燕王投袂遽起，即欲麾军往援，诸将入请道："大王出援永平，倘景隆乘虚来袭，如何是好？"燕王道："景隆不足畏，我出援永平，正欲诱他前来，先破吴高，后破景隆，统在此举。"当下令世子高炽居守，并戒他坚守勿战，自率军径诣永平。吴高本来胆小，忽闻燕军大至，竟弃了辎重，退保山海关，燕军从后追去，斩首数千级。景隆闻燕王出援永平，果引兵薄北平城下，筑垒九门，燕世子高炽，督城固守，连妇女也令登陴，乱掷瓦砾。景隆军令不严，竟尔骤退。瓦砾犹能退军，况矢石乎？景隆竖子，固不足畏。高炽又夜遣勇士，缒城劫营，营中自相惊扰，竟退到十里以外，方敢驻足。独有都督瞿能，愤怒交迫，自率二子及精骑千余，直攻张掖门，势且登城，偏景隆因他擅出，满怀猜忌，勒令缓攻。既不知兵，又怀私意，不败何待？守兵连夜用水沃城，翌晨结水成冰，很是光滑，不能再登。两军相持不下，这时候，燕王已移师东北，潜袭大宁。原来大宁属宁王权镇守，东控辽左，西接宣府，所属朵颜三卫骑兵，都骁勇善战。燕军发难，明廷恐宁王与合，召还京师，宁王抗不受命，坐削护卫。燕王乘隙贻书，并潜师随后。诸将以大宁无患，北平垂危，请燕王熟权缓急，还救北平。燕王道："今从刘家口径趋大宁，数日可达，闻大宁城内，只有老弱居守，所有将士，均派往松亭关，我能袭取大宁，抚绥将士家属，松亭关自不战而降。若北平深沟高垒，纵有雄师百万，一时也难攻取，待我取了大

宁，还援北平，尚是未迟。”陆续叙来，统见燕王妙算。遂从间道登山，驰抵大宁城下，暗令健卒四伏，自己单骑入城，一见宁王，握手大恸，只说建文负我，现在北平被围，旦夕且下，求吾弟设法救我，替我表谢请赦。真做得像，更兼宁王此时亦有狐兔之悲，能不堕其彀中耶？宁王也相对唏嘘，备加慰藉。一面代草表章，情词娓娓，请贷燕王一死。表发后，设宴相待，笑语殷勤。接连数日，城外的伏兵，多混迹入城，与三卫部长，互相联络。燕王方托故告辞，宁王送出郊外，置酒饯行。第一杯递与燕王，一饮而尽；第二杯复递到燕王手中，燕王忽将杯掷地道：“伏兵何在？”人情反覆，一至于此，煞是可叹。言甫毕，一声呼噪，燕军尽至，竟拥了宁王南行，三卫□骑，袖手旁观，大宁都指挥朱鉴，上前争夺，竟被燕军杀死。燕王又麾兵入城，揭示安民，只把宁府妃妾世子，及所有宝货，一拥而出，驰至松亭关。关上将士，已接家属通报，有心归燕，统在马首迎降。燕王派兵分守要害，随驱着大宁降众，还向北平。至会州，简阅将士，设立五军，命都指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李彬将右军，徐忠将前军，房忠将后军，每军各置左右副将，以大宁降众，分隶各军，浩浩荡荡，驰援北平。

是时天气严冷，雨雪纷飞，燕王兵至孤山，暂驻北河西，河水汪洋，无舟可渡。燕王望空默祝道：“天若助我，今夜河水结冰。”这一语也是燕王希冀非分，不意上天竟似有耳，河伯也是效灵，一夕严风，将河冰结得甚固。天神果助逆乎？抑助顺乎？燕军凌晨探视，诧为奇异，反报燕王。燕王大喜，即麾兵渡河。适值李景隆移营河滨，先锋都督陈晖渡河截击，被燕军一阵驱杀，大败奔回。燕军渡河上岸，回视河冰复解，大家喜得神助，遂抖擞精神，直捣景隆大营。自午至申，连破七寨，景隆不能抵御，夤夜遁去。燕军进抵城下，见城外尚有南军九垒，奋呼杀入，城中亦鼓噪出兵，内外夹攻，哪有不破之理？顿时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几个逃脱的兵士，星夜南奔，追上景隆残军，同返德州去了。景隆既至德州，不免懊怅得很，拟再调军马，期至来春大举，忽闻有朝旨下来，吓得面如土色，至开诏跪读，竟加封景隆为太子太师，这是事出意外，连景隆都莫名其妙呢。小子有诗叹道：

败军偾辙有明刑，谁料恩荣赐阙廷。

莫怪建文终逊国，误施赏罚失常经。

毕竟景隆如何邀赏，容至下回叙明。

明太祖杀戮功臣，几无噍类，至建文嗣位，所存者第一耿炳文。炳文系偏将才，非大帅才也，滹沱河一役，事事不出燕王所料，其才之劣，已可概见。然耿炳文败回真定，燕军攻城不下，三日即引还，意者其犹以炳文为宿将，未易攻取乎？至若景隆仅优文学，素未典兵，安可寄以干城之任？子澄误荐，建文误用，宜其丧师覆辙也。史称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燕宁接壤，燕既发难，正应优诏谕宁，令蹑燕后，为两面夹攻之计，乃复削其护卫，为渊驱鱼，即非燕王之计诱，恐燕宁亦必相联，兔死狐悲，谁不知之？建文帝不谋及此，而盈廷诸佐，又不闻举此以告，

坐使燕藩日盛，祸及滔天，天下事之可长太息者，孰逾于是？读之令人作三日呕云。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却说李景隆败回德州，明廷反加封太子太师，赏罚倒置，究是何因？看官不要性急，待小子补叙出来。原来景隆败报到京，由黄子澄暗中匿住，反奏称交战获胜，不过因天气寒冷，未便行兵，所以暂回德州，俟春再举。建文信为实事，遂封景隆为太子太师，景隆受诏后，自己都是不解，嗣接子澄密书，方知子澄代为掩饰，真是感激不尽；且书中勉令再举，亦合己意。遂飞檄各处，招集兵士，到建文二年孟春，各处兵马齐集，差不多有五六十万人，正拟祭旗出发，忽报燕王出攻大同，亟督师往援，道出紫荆关，余寒尚重，冰雪齐封，军士各叫苦不迭。幸得侦骑反报，燕王已由居庸关，入返北平，于是相率趋归。军士南归情急，抛弃无数铠仗，以便速行。还有一班敝兵羸卒，不能熬受冻饿，多半死亡。未曾对仗，且如此狼狈，真令人短气。

景隆回军月余，又誓师德州，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进兵真定，得兵六十万，列阵数十里。燕王闻报，语诸将道："李景隆等都无能为，惟靠了数十万兵卒，想来谋我，哪知人多易乱，前后不相应，左右不相谋，将帅不专，号令不一，何能成事？尔等但严装待着，敌来即击，怕他什么？"虽是安定军心，恰亦寓有至理。张玉道："何不先往白沟河，扼住要害，以逸待劳？"燕王点头道："尔言却也有理。"遂麾众先往。到了三日，侦悉景隆前锋都督平安，已将驰到，燕王道："平安竖子，前曾从我出塞，今日敢来冲锋，我当前去破他。"当下拔营复进，渡过五马河，直抵苏家桥。猛闻炮声骤响，伏兵猝起，当先一员大将，挺矛突阵，就是南军都督平安。随后又有都督瞿能父子，亦跃马而来，刀光闪闪，逢人便砍。燕兵猝不及防，向后倒退，几乎旗靡辙乱。忽有三员骁将，出阵拦阻，与平安交战起来，燕军望将过去，一是内官狗儿，一是千户华聚，一是百户谷允，三对儿盘旋厮杀，颇似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战至日暮，方各鸣金收军。次日，景隆、英、杰等俱到，还有魏国公徐辉祖，亦奉命至师，数人商定一计，暗将火器埋着地下，然后出兵诱敌。燕军不知是诈，一鼓赶来，突觉火器爆发，烟焰冲天，燕军多烧得焦头烂额，连忙返奔，燕王也不能禁止，只好亲自断后。逃了一程，天色已昏，四顾手下，只有三骑，愁云惨淡，林树苍茫，竟不辨东西南北。俄闻水声潺潺，料知已到白沟河，急急跑到水滨，下马伏地，谛视河流，方得辨明方向，仓卒渡河，直达北岸，始见本营所在地，驰入帐中，才得安息。随谕诸将秣马蓐食，翌日再战。

转瞬天明，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房宽为先锋，邱福为后应，共率马步兵十余万，渡河列阵。南军营内的瞿能父子，约了平安，先后趋出，巧值房宽到来，两下相交，不到十合，平安怒马陷阵，宽众披靡，顷刻奔溃。张玉等见宽已败阵，统有惧色，独燕王大喝

一声，自麾健卒数千人，先出阵前，舍命冲突，高煦率张玉等继进，一场恶战，真杀得山摇地动，日暗天昏。忽南军阵里，梆声一响，发出了无数硬箭，向燕军射来，这箭镞好像生眼，都到燕王马头旋绕，马屡被创，三易三蹶，南军复乘势相逼，急得燕王无法可施，也取强弩对付，连射一阵，箭又尽了，乃拔剑左右奋击，砍伤数人，剑又缺折不堪用，适身旁有骑兵中箭，倒毙马下，那马溜缰欲驰，被燕王一手拉住，纵身上马，加鞭北走。马甫上堤，忽听后面大呼道："燕王休走！徐能来擒你了。"燕王也不及回顾，只扬鞭作招呼状，情急智生，仿佛曹操之入濮阳城。徐能疑有伏兵，不敢穷追。约过片时，燕王得高煦等救兵，复回马杀来，巧值平安驰到，一支矛神出鬼没，刺死北军统领陈亨，徐忠急来相救，又被平安拔剑乱斫，伤了二指，指头将断未断，忠忍痛将残指砍去，裂衣裹创，奋勇再战。高煦恐燕王有失，也当先奋斗，几杀得难解难分。时已晌午，燕军少懈，瞿能父子，乘隙上前，大呼灭燕，连砍燕骑百余人。越鹯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见瞿能父子得手，也纵马随入，正在踊跃争先的时候，忽觉北风陡起，猛扑南军，沙石飞扬，迷人双目，接连是一声怪响，把景隆身前的大纛，折做两段。天意可知。景隆料知不佳，正拟鸣金收军，忽然燕军队里，射出各种火具，火随风发，霎时燎原。南军有力难施，只好回马逃走，阵势一动，便至大乱。燕王趁这机会，亲率劲骑数千，绕出景隆阵后，突入驰击。前面的高煦，复督领将士，一齐纵火，顺风痛杀。可怜这瞿能父子，及俞通渊、滕聚等，俱战殁阵中，葬身火窟。平安独力难支，也只好匹马奔逃。南军大溃，势如山崩。燕王麾众奋追，直至月漾桥，除南军弃械投降外，被杀死的数不胜数。郭英向西遁去。郭英也是宿将，至此亦不中用，可见主有福，方觉将有力。景隆南走德州，抛弃器械辎重，好似山积，连御赐的玺书斧钺，也一并抛去。还亏徐辉祖率兵断后，方不至片甲不回。过了数日，燕王复进攻德州，未到城下，景隆先已出走，剩下储粮百余万石，至燕军入城，安安稳稳的得了粮草，声势越振。

是时山东参政铁铉，方督饷赴景隆军，闻景隆败还，忙驰入济南，与参军高巍，收集溃亡，共誓死守。景隆也遁至济南，扎营城外。燕军乘胜进攻，景隆众尚十余万，仓猝迎战，又被燕军杀败，单骑遁去。于是燕军筑垒围城，经铁铉、高巍两人，督众固守，围久不下。警报飞达南京，建文帝不免心慌，没奈何与齐泰、黄子澄商量，佯示罢免，遣使赴燕军议和。一面召李景隆还京，所有军务，饬左都督盛庸代理，并升铁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帮办军事。看官！你想这燕王棣狠鸷心成，既已发难，哪肯半途罢手？见了朝使，置诸不理，只命将士奋力攻城，且射书城中，谕令速降。铁铉撕破来书，掷出城外，燕王大愤，令将士决水灌城，城内陡成泽国，顿时军民汹汹。铁铉下令道："军民无恐，本司自有良策，静守三日，便可破敌。"军民得了此令，也不知他葫芦中卖什么药，且依令安心待着。我亦张目瞧着。这位布政使铁铉，居然不慌不忙，暗中差遣干役，出城求降。及差人还报，燕王已允，约明日入城，铁铉佯撤守具，又召集父老数百人，密嘱一番，令出城赴燕王营。燕王闻有父老到来，未免诧异，遂出营巡视。只见父老等俱俯伏道旁，涕泣请道："奸臣不忠，使大王蒙犯霜露，跋涉至此，大王系高皇帝子，民等

乃高皇帝百姓，哪敢违大王命？但民等不习兵革，骤见大兵压境，未识大王为国为民的苦心，还疑是有心屠戮。大王如真心爱民，请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民等当备具壶浆，欢迎大王。”燕王大喜。也入彀中，若非命不该绝，必死铁板之下。好言抚慰，令他回城。次日下令退军，只率劲骑数人，跨马张盖，渡过吊桥，直达城下。城门果已大开，门内有无数兵民伏着，高呼千岁。燕王扬扬得意，徐行而入，方至门首，蓦听得踢踏一声，连忙上视，不瞧犹可，瞧了一眼，那城上竟放下一块铁板，差不多有数千斤，亏得眼明手快，勒马倒退，未及数尺，板已压下，正中马首，碎成齑粉。为燕王捏一把汗。燕王惊堕马下，旁有骑士扶起，另进一马，纵辔驰去。桥下本设有伏兵，见燕王将要过桥，出水来拆桥板，偏偏桥筑甚坚，一时不能遽毁，竟被燕王越桥逸去。真是天意。铁铉忙出城来追，已是不及。至回城后，叹息不已。

越宿闻炮声震天，燕军又到，铉忙督兵登陴，那炮石煞是厉害，弹着城墙，多成窟窿。燕军且击且攻，声势张甚，铉恐城被击破，又想了一计，悬出了一方神牌，上书“太祖高皇帝之灵”七字，想入非非。字样甚大，射入燕王目中，自觉难以为情，停止炮击。守兵得运土补隙，城复坚固。铉复密约盛庸，内外夹攻，击败燕众。燕王愤急得很，左思右想，一时无从得计。僧道衍进谏道：“顿兵坚城，师老且殆，不如暂归北平，容图后举。”燕王乃撤围北去。铉及盛庸等出兵追敌，直至德州，城内燕军，闻燕王北还，亦无心固守，弃城遁去，德州遂复。庸、铉拜表奏捷，有旨封庸为历城侯，擢铉为兵部尚书，寻复诏庸总兵北伐，拜平燕将军。副将军吴杰进军定州，都督吴凯进军沧州，遥为犄角，合图北平。

这消息传达燕王，燕王不以为意。恰下令出击辽东。又捣鬼了。诸将士各有异言，兵至通州，张玉、朱能入禀道：“大敌当前，正应抵御，乃出师辽东，舍近图远，窃为不解。”燕王闻言，屏退左右，又与两人密语道：“如此如此。”两人方顿首称善，遂倍道趋天津，过直沽，下令将士，循河而南。将士复惊诧起来，燕王道：“尔等道我欲东反南，走错路头么？我夜见白气二道，东北至西南，占得南征大利，所以改道南行。”还要捣鬼。将士方才无言。燕王更引军疾趋，一昼夜行三百里，遇着南军侦骑，尽行杀毙。走到天明，已抵沧州城下。沧州镇帅吴凯，探得燕军出击辽东，毫不设备，只遣兵四出伐木，修筑城墙，不意燕兵猝至，亟督兵分守城堞，众皆股栗，不及穿甲，燕将张玉，遽率壮士登城东北隅，肉薄齐飞，仍不少却。吴凯料不能守，忙与都督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浒、胡原等，开城出走。行了里许，突遇着燕将谭渊，带着健卒，截住去路。吴凯等心忙意乱，勉强抵敌，可奈手下统已溃散，被燕军左擒右斫，伤毙了万余人。还有兵士三千名，见不是路，都下马降敌，剩得吴凯、程暹等数员将官，如何抵挡，也只得束手就缚。谁知那谭渊凶险得很，佯收降卒，密令军士掘下坑堑，至夜间尽驱降卒入坑，活活埋死，只把那吴凯、程暹等，械送燕王。燕王见功成计遂，一语道破，举上文各种疑团，均已了明。很是喜慰，命将所有俘虏，所得辎重，悉数解运直沽舟中，送达北平。自率众循河而南，复抵德州。盛庸坚壁不出，燕王攻城不下，引兵掠临清、大名，越汶上，至济宁。盛庸

遂大合铁铉、平安各军，出屯东昌，杀牛犒将士，誓师厉众，背城列阵，并排着火器毒弩，专待燕军到来。燕军仗着屡胜的威风，飞行而至，一见南军，即鼓噪杀入，怎禁得火器迭发，继以毒弩，不是糜烂，就是惨毙。燕王见前队将士，多半受伤，愤懑的了不得，竟亲率精骑，冒着险来冲南军。盛庸见燕王亲至，恰故意分开两翼，一任燕王杀入，待燕王冲入中坚，复纠兵包围，绕至数匝。燕王才知中计，慌忙夺路，左驰右突，好似铜墙铁壁一般，无从得脱。燕将朱能、周长等，望见燕王被困，急率番骑驰救，突入围中，奋力死斗，才杀开一条血路，护翼燕王出围。张玉还道燕王未脱，拼命杀入，突被南军一阵乱箭，射毙马下。看官览到此处，几疑南军能射死张玉，独不能射中燕王，难道燕王有避箭诀，所以南军不敢放箭，听他逃去么？我亦要问。这个原因，试回阅前叙建文帝的命令，便可晓得。建文帝曾饬临阵诸将，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应二十一回。因此诸将不敢加矢燕王，只想燕王窘迫自缚，投降军前，哪知燕王有帝王相，凭你如何设计，他总遇着救星，化凶为吉，所以全军虽败，恰令各将前奔，自己独匹马单刀，且战且退。南军纷纷追逼，又被他弯弓搭箭，射毙数人。等到南军齐上，却又来了高煦、华聚等，一阵击退南军，扬长而去。

燕王奔还北平，检阅将士，丧失二三万，复闻大将张玉战殁，不禁恸哭道："兵败不足虑，独丧我良辅，实可痛恨。"诸将闻言，亦涕下不已。燕王经此次大创，意欲少休，独道衍进言道："臣前谓师行必克，但费两日，两日就是东昌的昌字，今东昌遭败，已成过去，此后必获全胜。"于是燕王复搜卒补乘，俟至来年再举，暂且按下。

且说建文帝闻东昌大捷，欢慰非常，一面祭告太庙，一面开复齐泰、黄子澄原官，就是召还京师的李景隆，也赦罪勿问。有罪勿诛，如何振饬军纪？御史大夫练子宁，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并奏言景隆失律丧师，且怀贰心，须亟正刑典，然后可谢宗社，励将士。黄子澄亦上书请诛。是你举荐包庇，何不自请坐罪？各奏上去，只留中不发，是时已是建文三年，建文帝方大祀圜丘，行庆贺礼，忽报燕王棣又出师北平，由保定南下了。帝乃命盛庸各军严行堵御，正是：

捷书上达方相贺，敌骑重来又启争。

欲知两军决战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本回叙南北战事，一误于李景隆，再误于盛庸，白沟河之战，燕王矢尽剑折，逸走登堤，景隆不麾军追擒，使燕王得遇救杀回，转致败溃，是景隆之咎，固无可辞。若盛庸固明明奏捷东昌矣，乌得而言其误乎？曰，既诱燕王入围，何不仍用火器强弩，对待燕王。乃任其得救而逸，非误而何？或谓建文有诏，不杀叔父，盛庸不敢违命，以至于此。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利于国，专之可也。使乘此得杀燕王，则燕军瓦解，大功告成，何至有再出之患乎？由斯以观，则李景隆固有误国之罪，盛庸亦不得谓非误国也。故吾谓盛庸之罪，不亚于李景隆。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却说燕王棣信道衍言，于建文三年春月，复出师南犯，临行时，自撰祭文，哭奠阵亡将士张玉等，并脱下所服战袍，焚赐阴魂。将士家父兄子弟，无不感泣。燕王见人心奋激，即整兵至保定，与诸将议所向。邱福等请攻定州，燕王谓不如攻德州，乃移军东出。途次接着侦报，说盛庸已驻兵夹河。燕王便自率三骑，来觇庸阵。庸结阵甚坚，见燕王掠阵而过，忙遣千骑追赶。燕王仗着善射，连发数箭，射倒追骑五六人，加鞭驰脱。嗣又率步骑万余，来薄庸阵。庸军拥盾自蔽，矢刃不能入。燕王恰令壮士用着长矛，上前钩盾。两下牵扯，燕军即乘隙攻入。燕将谭渊，见敌阵内尘埃滚滚，想已蹂乱，急欲上前争功，策马而出，部下指挥董中峰，亦随着出来，正要冲入敌阵，兜头遇着一员敌将，执着长枪，来战谭渊。不数合，敌将虚晃一枪，勒马回阵，谭渊纵马追入，不防被敌将回枪一刺，适中咽喉，撞落马下。坑人者卒死人手。董中峰忙来相救，又被敌将拔剑一挥，砍作两段。这敌将叫作庄得，乃是盛庸麾下的都指挥，燕军见谭渊陷没，不觉惊退。庄得乘势驱杀，燕军大挫，燕王且战且行。可巧燕将朱能，率铁骑前来接应，燕王即让过两人，令他当先，自己从间道绕出，来袭南军背后。惯用此着。南军专向前面截杀，不防后面又有一军杀来，这是盛庸疏虞处。南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燕王击破庸阵，与朱能、张武等，合军喊杀，恼得这个庄指挥，不管死活，一味向前乱闯，还有骁将楚智、张能，也拼命相争。燕军见他勇悍，索性把他围住，用了强弩毒矢，四面攒射，庄得身中数箭，竟致毙命，张能兀自搴着皂旗，往来冲突，不到片时，也集矢如猬，死于非命，他尚手执大旗，植立不仆，燕军素畏张能，呼他为皂旗张，及死后兀立，还不敢近前。惟楚智持着双刀，左劈右砍，杀死燕军数人，几已突出重围，谁知一箭飞来，正中右臂，箭头有毒，痛不可支，顿时晕倒在地，被燕军活捉而去，嗣后苏醒转来，乱骂燕王，遂致遇害。时已天暮，两边各敛兵入营。燕王检点将士，也伤了无数，又失了大将谭渊，悲愤交迫，竟带同十余骑，逼盛庸营，露宿一宵。意不可测。

到了天明，四面皆围着庸兵，左右请燕王急遁。燕王仍谈笑自若，待至日出，吹动画角，招集骑兵，从容上马，穿营而去。盛庸诸将，相顾愕眙，连一箭也不敢发，由他往返自如。燕王固奇，盛庸诸将，亦觉可怪。越日复战，燕军阵东北，盛庸阵西南，苦战一日，互有杀伤。两军统觉疲乏，各拟鸣金收兵，忽东北风大起，尘雾蔽天，砂砾击面，两军眯目，咫尺不见人影。风师又来助阵。燕王麾旗大呼，纵左右翼横击庸军，鼓声震地。庸军正思归休，哪禁得燕军杀来，不战而溃。燕军乘风追赶，至滹沱河口，逼庸军入水，践溺死的，不计其数。盛庸退保德州，没奈何据实申报。

建文帝正因宫嫔翠红，投缳自尽，颇为伤感，及接着败报，益觉惊惶无措。原来翠红姓王，临淮人，年十八入宫，二十得幸，貌既可人，才又轶众，早知燕王有异志，劝帝翦除，帝斥她离间骨肉，降隶宫娥。至燕

兵发难，颇忆翠红前言，仍欲把她复位，偏宫中多怀妒忌，暗进谗言。翠红闻着，愤无可泄，竟取了三尺白绫，断送一条性命。还是死得干净。建文帝闻她自缢，也为悲泪不置，瘗葬水西门外的万岁冈。述翠红事，可补正史之缺。悲怀未了，警信复来，又只得召入齐泰、黄子澄，密商许久，令他出外募兵，恰故意下诏窜逐，遣使与燕王议和。燕王不从，且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各兵。建文帝又召问方孝孺。孝孺道："燕兵久叛大名，天将暑雨，势且不战自疲，今宜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芦沟桥捣北平，彼必归救，我用大兵蹑后，不难擒住燕王。现且佯与报书，往返数月，懈彼军心，谋定势合，便可进兵往蹴，一鼓荡平。"看似好计，奈不足欺骗燕王。建文帝连声称善，即遣大理寺少卿薛嵓，持诏赦燕王罪，令即罢兵归藩。嵓尚未至，燕王又与吴杰、平安等，交战藁城。吴杰、平安夹攻燕军，矢如雨集，燕军多中箭阵亡，燕王所建大旗，亦被丛矢注射，七洞八穿。方惊虑间，空中大风倏至，又来帮助燕王，比夹河一战的风势，还要厉害，拔木飞沙，吼声如雷。燕王复麾兵四蹙，恁你吴杰、平安，如何勇力，也不得不弃兵遁走，可怜南兵走头无路，多被燕军杀死。骁将邓戡、陈鹏等，陆续被擒。吴杰、平安走入真定，丧师数万。燕王俘获南军万人，除将士外，悉数纵还。又分兵略顺德、广平、河北诸郡县，气焰越盛。

大理寺少卿薛嵓，赍诏入燕营，燕王读诏毕，怒对薛嵓道："汝临行时，上有何言？"嵓答道："皇上有旨，殿下早晨释甲，朝廷暮即班师。"燕王狞然笑道："这语不能诳三尺小儿，乃欲来诳我么？"嵓战栗不能对，使非其人，多辱君命。燕将大哗，群请杀嵓。燕王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况他曾奉诏到此，尔等休得妄言！"既知有君，如何造反？这也是欺人之语。乃令蹐遍观各营，戈矛旗鼓，相接百余里，吓得蹐汗流浃背，跼蹐不安。燕王留嵓数日，嵓告别欲归，燕王语嵓道："为我归语天子，我父即天子之大父，天子父系我同产兄，我为亲藩，富贵已极，尚复何望？无非望做皇帝，何必过谦？且天子待我素厚，只因权奸谗构，酿成衅隙，我为救死起见，不得已发兵南来，今幸蒙诏罢兵，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我军心存惶惑，未肯遽散，望皇上立诛权奸，遣散各军，我愿率诸子归罪阙下，恭候皇上处治。"一派甘言，恐亦不能欺三尺小儿。嵓唯唯听命。燕王复令中使送他出境。

嵓沿途不敢逗留，数日到京。方孝孺先与嵓晤，详问燕事。嵓把燕王所言，具述一遍，孝孺嘿然。及嵓入见帝，亦备述前意，且言燕军甚盛，不易破灭。帝语孝孺道："果如嵓言，是曲在朝廷，齐、黄二人，误朕太甚了。"孝孺道："陛下使嵓宣谕燕王，嵓反为燕王作说客，如何可信？"于是帝又游移未决。总是优柔寡断。既而吴杰、平安等，收集溃卒，往断北平饷道，燕王未免怀忧，乃遣指挥武胜，复驰奏到京，大略言朝廷已许罢兵，盛庸等独拥兵未撤，且绝臣饷道，显违诏旨，请从严惩办云云。建文帝得了此奏，颇有罢兵意，便将原奏示方孝孺，且语孝孺道："燕王为孝康皇帝同产弟，系朕亲叔父，若逼他过甚，如何对得住宗庙神灵？"孝孺抗奏道："陛下果欲罢兵么？兵罢不可复聚，若他长驱犯阙，如何对付？臣愿陛下毋为所欺，速诛武胜，与他决绝，那时士气一振，自必得胜。"前云佯与往来，今复请与决绝，且欲诛使以激其怒，

自相矛盾，安望成功？建文帝又信了孝孺，缚胜下锦衣狱。忽宽忽严，太无定见。

燕王闻报大怒，即遣都指挥李远等，率轻骑六千余人，改换南军衣甲，混入济宁、谷亭一带，与南军混杂，乘机纵火，把南军所积粮饷，一炬成灰。燕将邱福、薛禄，复合兵破济州城，潜遣兵抄掠沛县，又放起一把无名火，将南军粮船数万艘，一齐毁尽，所有军资器械，统成煨烬，河水尽热，鱼鳖皆浮死。仿佛曹军之焚乌巢。自是南军乏粮，愈觉短气，至盛庸闻耗，遣将袁宇率军邀截，又被李远设伏击败，斩首数千级。这消息传到京城，大为震动。方孝孺乃献上一计，欲离间燕王父子，请遗书高炽，允他王燕，令他父子相疑，自成乱衅。建文帝称为奇谋，慢着！即命孝孺草书，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书投燕。燕世子高炽，偏是乖巧，得书后并不启封，竟差了骑兵数名，卫着张安，送交军前。燕中官黄俨，本谄奉高燧，与高炽不甚相合，他闻知张安来意，即遣人驰报燕王，燕王颇也疑心，转问高煦。高煦本是个狠戾人物，管什么兄弟情谊，自然添些儿坏话。凑巧差骑已到，送入张安，并呈原书。燕王展阅毕，不禁惊喜道："险些儿杀我世子。"遂命将张安拘禁，更复书慰勉高炽，那时方孝孺一番计画，又徒成画饼了。计固未佳。

盛庸因饷道不通，焦闷异常，即檄大同守将房昭，引兵入紫荆关，据易州西水寨，窥伺北平。平安亦从真定出兵，拟向北平进击。燕王时在大名，遣将朱能等截击平安，自领大军往攻房昭。房昭被困多日，向真定乞援，真定发兵往救，被燕王设伏齐眉山下，一鼓击退，斩获无数。房昭势穷援绝，只得弃寨西遁，溃围时丧亡多人。平安到了半途，也被朱能杀败，走还真定。燕王得了许多辎重，凯旋北平。

建文帝屡闻败耗，无计可施，忽忆着太祖临崩，尝有遗嘱委托梅殷，要他力扶幼主，遂召他入朝，商决军事。梅殷系汝南侯梅思祖从子，通经史，善骑射，曾尚太祖女宁国公主，素得太祖宠眷，太祖弥留时，殷亦传侧，太祖嘱他道："诸王强盛，太孙稚弱，烦你尽心辅佐，如有犯上作乱，应为朕出师讨罪。"殷顿首受命。至是奉诏入朝，建文帝提起遗言，意欲命他出镇，殷直任不辞，遂受职总兵，出镇淮安，募集淮安兵民，号四十万，驻守淮上，防扼燕军。一面由宁国公主，致书燕王，责以君臣大义，燕王不答。是时朝廷中官，出使外省，多半侵暴百姓，怨言四起，台臣交章劾奏，建文帝格外懊恼，严旨斥责，并令所在地方官，逮系罪犯，尽法惩治。中官怨忿交迫，索性丧尽天良，密遣人驰赴北平，具言京师如何空虚，如何可取。蠹国殃民，端在此辈。燕王不禁慨然道："频年用兵，何时得了？要当临江一决，不再返顾呢。"道衍亦劝燕王直趋南京，燕王遂大举誓师，择日出发。一路驰突，所向无前，连陷东平、济阳诸州县，断绝徐州饷道，并破萧沛及宿州。京师闻警，命徐辉祖往援山东。辉祖星夜前行，至小河，闻都督何福，与燕军交战，大获胜仗，平安转战至北阪，亦杀败燕军，两处胜仗，随笔写过。心下大慰。即驱众至齐眉山，与何福合兵，复与燕军厮杀。两下里舍命角逐，自午至酉，胜负相当。燕将李斌，冲锋突阵，忽被流矢射中马首，马倒被擒。斌系著名健将，受擒后尚格杀数人，方才毙命，燕军为之夺气，

随即溃散。燕将王真、陈文，亦皆战死。燕王退走数十里，才得安营。众将因屡次败起，请还师休养，俟衅再动。燕王道：“兵事有进无退，稍稍失败，何可遽回？公等但顾目前，宁识大计？”言已，复下令军中道：“欲渡河北归，请趋左！否则趋右。”此令殊误。众将多趋左。燕王大声道：“尔等既不愿南行，任从自便！”言下很有怒容。朱能即出为调停道：“诸君独不闻汉高遗事么？汉高十战九败，终有天下，今我军尚胜多败少，如何便有退心？”太祖屡效汉高，朱能亦以汉高拟燕王，父子皆思创业，安得不骨肉相戕耶？诸将始嘿然无言。燕王恐兵士哗变，好几日衣不解甲，夜不安寝。

这消息传将出来，南军很是相庆，还有京内一班廷臣，闻这捷报，争说燕军且遁，京师不可无良将镇守，应召魏国公还京等语。建文帝又疑惑起来，遂下诏召还辉祖。辉祖一返，何福势孤，燕王复遣朱荣、刘江等，率轻骑截南军饷道，且令游骑扰他樵采。何福支持不住，只得移营灵璧，以便就粮。平安运粮赴何福营，率马步兵六万为卫，令粮车居中，陆续进发，将到灵璧，不防燕军已预先待着，骤出邀击，竟来夺粮。平安慌忙抵敌，杀了半日，未能退敌，再命弓弩手更迭放箭，射倒燕军千余名，敌始稍却。平安方欲进行，忽见燕王督军亲到，来势很猛，一时不及拦阻，竟被燕军横贯入阵，分作两橛。说时迟，那时快，何福闻平安到来，也开壁来援，与平安合击燕军，酣战多时，杀伤相当，燕王又麾军退去。未败又退，仍是狡计。平安、何福两人，总道燕军已退，可无他虑，慢慢儿押着粮车，往灵璧营。约行数里，天色微昏，暮霭四合，野景苍茫，前面丛林错杂，浓绿成阴，只见黑压压的一团，辨不出什么枝干。既写夜色，又点夏景。各军正放心过去，猛闻胡哨四起，钲鼓随鸣，林间杀出千军万马，冲断南军，当先驰入的统将，不是别人，就是燕王次子高煦。南军已经战乏，哪禁得这支生力军？况兼林深色暝，不知有多少人马，兵刃未交，心胆已碎，大家逃命要紧，还管那什么粮饷？平安、何福，尚想勉力抵御，后面又来了燕王的大军，眼见得不能抵敌，只好夺路逃走，及到灵璧，不但粮车尽失，且丧师万余人，伤马三千余匹。何福、平安以下，统是相对唏嘘，勉强闭寨拒守，是夜还幸没事，未见燕军进攻，只营中粮食已尽，势难复留，当由众将会议，移师至淮河就粮。何福也以为然，定于次日夜间，以放炮三声为号，一齐拔营。众将得令，好容易挨过一日，晚餐以后，各军收束停当，专待炮响起程。俄闻外面炮声已起，接连三响，正与号令相合，遂一齐开门，趋出营外。谁知四面八方，统列着燕军，一俟南军出营，捉一个，杀一个，好似砍瓜切菜一般。这一番，有分教：

全巢尽覆无完卵，巨劫难逃尽作灰。

未知南军能否逃生，且至下回交代。

燕王起兵三年，身临战阵，亲冒矢石，濒死者屡矣，而卒不死，虽曰天命，要莫非自建文帝纵之。燕王无君，建文帝亦不必有叔。如以为叔侄之谊，不忍遽忘，则曷若迎归燕王，让以大位，俾息兵安民之为愈乎？乃既削燕王属籍，废为庶人，又复下诏军前，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坐使

燕王放胆，任意横行，无人敢制。且闻败即惧，闻捷即喜，喜怒无常，恩威妄用，当国家多难之秋，顾可若是之胸无定见乎？燕王始终不臣，建文游移失据，成败之机，胥于此分之。故本回以燕王为宾，以建文帝为主，而军事之胜败，尚不过为一种之形容。阅者赏其词，尤当识其意，庶不负作者苦心。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却说何福、平安等，拔营欲走，偏遇燕军薄垒，猝不及防，而且号炮三声，也是燕军所放。燕军并不知何福号令，只因夤夜袭营，鸣炮进攻，可巧与何福号令相合，福军误为自己鸣炮，争欲出走，这真所谓冤冤相凑呢。说明前回情事。燕军趁势乱杀，顿时全营纷扰，人马蹂躏，濠堑俱满。副总兵陈晖，侍郎陈性善等三十余人，或战殁，或被执，连骁将平安，也仓猝马蹶，为燕军获住，只有何福单身逃脱。这次战事，所有南军精锐，悉数伤亡，嗣是一蹶不振。黄子澄闻报大哭道：“大事已去，我辈万死，不足赎误国罪名。”你也自悔么？乃上书请调辽兵十万，至济南与铁铉合，截击燕军归路。建文帝准奏，飞饬总兵杨文，调辽兵至直沽。不料又被燕将宋贵，兜头袭击，辽兵皆溃，杨文就擒，并没有一兵一将，得至济南。

燕王遂长驱至泗州，收降守将周景初。安民已毕，往谒祖陵。陵下父老，都来叩见。燕王遍赐酒肉，亲加慰劳。父老皆喜，拜谢而去。燕王即欲渡淮，闻盛庸领马步兵数万，战舰数千，列淮南岸，严阵以待，恰也不敢造次进兵，乃遣使至淮安，往见驸马梅殷。只说要进香淮南，恳他假道。梅殷道：“皇考有训，禁止进香，不遵先命，便是不孝。”叱使令去。使人返报，燕王大怒，复致书梅殷，略言：“本藩出兵到此，为入清君侧起见，天命有归，何人敢阻？不早见机，后悔无及。”殷得书亦愤，竟将来使耳鼻，尽行割去，并语来使道：“暂留你口，归报殿下，君臣大义，可不晓得么？”这语回报燕王，燕王无可奈何，另拟取道凤阳。凤阳知府徐安，闻燕王至淮，拆浮桥，匿舟楫，断绝交通。燕军又不能渡。

燕王踌躇一会，想出了一条好计，召邱福、朱能等入帐，密嘱令去，自引军至淮水北岸。指挥将士，舣舟扬筏，张旗鸣鼓，伪作欲渡状。南军对岸瞧着，整备兵械，严装设防，专待燕军南渡，袭击中流。那知燕军鼓噪多时，并没有一舟一筏，渡越过来。明明有计，盛庸如何不防？南军瞪目遥望，差不多有小半日，各自还营暂息，忽营外喊声骤起，杀到许多燕军，人乱马嘶，吓得南军魂不附体。看官道这支燕军，从何而来？原来是邱福、朱能等，受了密计，带着骁勇数百人，西行二十里，从上流雇了渔舟，偷渡淮水，绕至南军营前，奋勇杀入。盛庸并不预防，还疑燕军飞到，慌忙出帐上马，意图逃走，不意马亦惊跃，反将盛庸掀了下来，庸跌仆地上，手足被伤，几乎不能动弹，亏得手下亲兵，把他扶起，掖登小舟，仓皇遁去。蛇无头不行，兵无主自乱，顿时全营

大溃。燕王乘机飞渡，上岸夹击，立将南军扫净，尽获淮南战舰，遂下盱眙，陷扬州，杀死都指挥崇刚，及巡按御史王彬，别遣指挥吴庸，谕下高邮、通泰、仪真等城，遂进营高资港，舣舟江上，旗鼓蔽天。

京师震恐异常，建文帝忙遣御史大夫练子宁，侍郎黄观，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征兵。各镇观望不前，或且输款燕王，有意归附。还有朝上六卿大臣，恐在京遭困，多半吁请出守，以便四逸，京内越觉空虚。建文帝亦越觉惶急，没奈何下诏罪己，暗中恰召还齐泰、黄子澄，商决最后的要策。一误再误胡为乎？方孝孺入奏道："今日事急，且许割地议和，暂作缓兵之计。俟至募兵四集，再决胜负。"此老又出迂谋。建文帝流泪道："何人可使？"孝孺道："不如遣庆城郡主。"建文帝点首，乃以吕太后命，遣郡主往燕营。郡主系燕王从姊，既见燕王，燕王先哭，真耶伪耶？郡主亦哭，彼此对哭一场。燕王方问道："周、齐二王何在？"郡主道："周王已召还京师，齐王仍在狱中。"燕王叹息不置。郡主徐申帝意，燕王道："皇考分土，尚不能保，何望割地？且我率兵来此，无非欲谒孝陵，朝天子，规复旧章，请赦诸王，令奸臣不得蒙蔽主聪，我即解甲归藩，仍守臣礼，若徒设词缓兵，今日议和，明日仍战，徒令吾姊往返，反堕奸臣计中，我非愚人，赚我何为？"孝孺迂谋，又被燕王一口道破。郡主不便再言，只得告归。燕王送出营外，复语郡主道："为我归谢皇上，我与皇上至亲相爱，并无歹意。只恐未必。但请皇上从此悔悟，休信奸谋！且为传语弟妹，我几不免，赖宗庙神灵，佑我至此。相见当不远了。"是满意语。

郡主还白建文帝，帝复问方孝孺，孝孺道："长江天堑，可当百万兵，陛下不必畏惧。"还是迂谈。言未毕，锦衣卫走报，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璡，徽州知府陈彦回，乐平知县张彦方，永清典史周缙，各率兵来勤王了。建文帝稍稍放心，便一一召见，温言慰勉，令各出屯城外。一面命兵部侍郎陈植，往江上督师。会燕王进军瓜州，命中官狗儿，不愧燕王功狗。偕都指挥华聚，领前哨兵，出浦子口。盛庸、徐辉祖，合兵逆击，杀败狗儿、华聚等。败兵返报燕王，燕王欲议和北还，凑巧次子高煦，引兵到来，燕王大喜，忙出营相见，抚煦背道："世子多疾，转战立功，所赖惟汝。"此语足启高煦夺嫡之心，燕王乱国不足，尚欲传诸高煦耶。高煦闻命踊跃，遂努力来击庸军，庸军小却。会侍郎陈植到营，慷慨誓师，甚至痛哭流涕，可奈军心已变，恁你舌吐莲花，也是没效。都督佥事陈瑄，竟受燕王运动，领舟师往降燕王。还有陈植麾下的金都督，亦欲叛去，植窥破金意，召入诘责，不料反触动彼怒，竟将陈植杀死，率众降燕。燕王问明底细，立诛金都督，且具棺敛植，遣官送葬白石山。权术可爱。于是设祭江神，誓师竞渡。舳舻衔接，旌旗蔽空，微风轻飏，长江不波，钲鼓声远达百里，南军相率骇愕。盛庸等麾众抵御，未曾交战，已先披靡，燕军前哨登岸，只有健卒数百，来冲庸军，庸军大乱，霎时尽溃。至燕王渡江后，引军穷追，直达数十里。南军除被杀外，统已散逸，单剩盛庸一人一骑，落荒走脱。燕军乘胜下镇江，拟休养数日，进薄京城。

建文帝闻报，徘徊殿廷，束手无策，复召方孝孺商议。孝孺请速诛李景

隆，建文不从。廷臣邹公瑾等十八人，闻孝孺言，即拥景隆上殿，各举象笏，没前没后的乱击，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景隆原是可诛，但事已至此，诛亦无益。一班廷臣，攒笏乱击，更失朝仪，可笑可叹！建文帝且喝住众官，只命景隆上前奏对。景隆俯伏丹墀，叩首不已。到了后来，方说出议和二字。亏他想着。建文帝即委任景隆，令与兵部尚书茹瑺，再至燕营议和。两人见了燕王，俱伏地顿首。彘诟无耻。燕王冷笑道："公等来此何干？"景隆接连碰头道："奉主上命，特来乞和，愿割地分南北。"燕王不待说毕，便道："我从前未有过举，无端加罪，削为庶人，公等身为大臣，未闻替我缓颊，今反来作说客么？我今救死不暇，要土地何用？况今割地何名？皇考已明明给我北藩，都由奸臣播弄，下诏削夺，总教缴出奸臣，我便罢兵。天日在上，决不食言！"敢问后来何故篡国？景隆等拜谢回京。建文帝令景隆再赴燕营，只说："罪人已加窜逐，俟拿住后即当缴出。"景隆颇有难色，帝乃命诸王偕行。燕王见诸王到来，开营迎入。诸王具述帝意，燕王道："诸弟试思上言，是真是假？"诸王齐声道："大兄明鉴，想必不谬。"燕王道："我此来但欲得奸臣，余无他意。"遂设酒宴饮。诸王遣使归报。廷臣以燕王不肯议和，多劝帝他徙，暂避兵锋。方孝孺独抗奏道："京城里面，尚有劲兵二十万，城高池深，粮食充足，今宜尽撤城外民居，驱民运木入城，令北军无可依据，彼时将不战自走呢。"迂腐极矣。建文帝依计而行，令民撤屋运木。时方盛暑，居民不愿搬拆，各纵火焚屋，连日不息。孝孺复请令诸王分守都城，帝亦依言，命谷王穗、安王楹率着民兵，分段防守。齐泰、黄子澄，尚欲出外募兵，请命帝前，不待建文准奏，便即自去。泰奔广德州，子澄奔苏州，无非为避难计。建文帝不禁太息道："事出若辈，乃弃朕远遁么？"这叫做罪归于主。正说着，外面已报燕军薄城，建文帝尚召方孝孺问计。孝孺请坚守待援，万一不济，当死社稷。"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帝闻奏，倍加惶急。御史魏冕，踉跄趋入，报称左都督徐增寿密谋应燕，帝尚未信，寻复有人接连入奏，乃命左右拿到增寿，面数罪状，亲自动手，掣出佩刀，把他砍死。怒尚未息，复见翰林院编修程济，跑入殿中，大呼道："不好了，不好了，燕军已入城了！"建文帝道："这么容易，莫非有人内应么？"程济道："谷王穗、李景隆等，开金川门，迎入燕王，所以京城被陷。"建文帝流泪道："罢！罢！朕未尝薄待王公，他竟如此负心，还有何说？"程济道："御史连楹，曾佯叩燕王马前，欲刺燕王，不幸独力难成，反被杀死。"建文帝复道："有此忠臣，悔不重用，朕亦知过，不如从孝孺言，殉了社稷罢。"言毕，即欲拔刀自尽。少监王钺在侧，忙伏奏道："陛下不可轻生，从前高皇帝升遐时，曾有一箧，付与掌宫太监，并遗嘱道："子孙若有大难，可开箧一视，自有方法。"程济插口道："箧在何处？"王钺道："藏在奉先殿左侧。"左右闻了此言，都说大难已到，快取遗箧开视。建文帝即命王钺取箧，须臾有太监四人，扛一红箧入殿，这箧很觉沈重，四围俱用铁皮包裹。连锁心内也灌生铁。当由王钺取了铁锥，将箧敲开，大家注视箧中。统疑有什么秘缄，可以退敌，谁知箧中藏着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连袈裟僧帽僧鞋等物，无不具备，并有薙刀一柄，白银十锭，及

朱书一纸，纸中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出行，薄暮可会集神乐观西房。建文帝叹息道：“数应如此，尚复何言？”程济即取出薙刀，与建文祝发。想曾习过薙发司务。吴王教授杨应能，因名符度牒，愿与帝祝发偕亡。监察御史叶希贤道：“臣名希贤，宜以应贤度牒属臣。”遂也把发薙下。三人脱了衣冠，披着袈裟，藏好度牒，整备出走；一面命纵火焚宫。顿时火光熊熊，把金碧辉煌的大内，尽行毁去。皇后马氏，投火自尽。妃嫔等除出走外，多半焚死，建文帝痛哭一场，便欲动身。在殿尚有五六十人，俱伏地大恸，愿随出亡。可云难得。建文帝道：“人多不便出走，尔等各宜自便。”御史曾凤韶牵住帝衣，且叩头道：“臣愿一死报陛下恩。”建文帝也不及回答，麾衣出走。那时誓死相从的，还有九人，从帝至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系内城一矮扉，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伛偻先出，余亦鱼贯出门。门外适有小舟待着，舟中有一道装老人，呼帝乘舟，并叩首称万岁。帝问他姓名，答称：“姓王名昇，就是神乐观住持。”奇极怪极。且云：“昨夜梦见高皇帝，命臣来此，所以舣舟守候。”想是太祖僧缘未满，故令乃孙再传衣钵。帝与九人登舟，舟随风驶，历时已至神乐观，由王昇导入观中。时已薄暮，俄见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计得二十二人，由小子按着官衔，编次如下：

兵部侍郎 廖平　刑部侍郎 金焦　编修 赵天泰、程济　检讨 程亨　按察使 王艮　参政 蔡运 刑部郎中 梁田玉　监察御史 叶希贤　中书舍人 梁良玉、梁中节、宋和、郭节　刑部司务 冯[illegible]　镇抚 牛景先、王资、杨应能、刘仲　翰林待诏 郑洽　钦天监正 王之臣　徐王府宾辅 史彬　太监 周恕

杨应能、叶希贤等见帝，尚俯伏称臣。建文帝道：“我已为僧，此后应以师弟相称，不必行君臣礼了。”诸臣涕泣应诺。廖平道：“大家随师出走，原是一片诚心，但随行不必多人，更不可多人，就中无家室牵累，并有膂力可以护卫，方可随师左右，至多不过五人，余俱遥为应援，可好么？”建文帝点首称善。于是席地环坐，由王昇呈进夜膳，草草食毕。比御厨珍馐何如？当约定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三人，日随帝侧。应能、希贤称比邱，济称道人，冯[illegible]、郭节、宋和、赵天泰、牛景先、王之臣六人，往来道路，给运衣食。六人俱隐姓埋名，改号称呼。余十数人分住各处，由帝顺便寓居。帝复与诸人计议道：“我留此不便，不如远去滇南，依西平侯沐晟。”史彬道：“大家势盛，耳目众多，况新主意尚未释，倘或告密，转足滋害，不如往来名胜，东西南北，皆可为家，何必定去云南？”帝随口作答，是夜便寄宿馆中。天将晓，帝足痛不能行，当由史彬、牛景先两人，步至中河桥，觅舟往载。适有一艇到来，舟子系吴江人，与史彬同籍。彬颇相识，问明来意，系由彬家差遣，来探消息。彬大喜，反报建文帝，愿奉帝至家暂避。帝遂出观驾舟，同行为叶、杨、程、牛、冯、宋、史七人，余俱作别，订后会期。及舟至吴江，彬奉帝还家，居室西偏曰清远轩，帝改名水月观。亲笔书

额，字作篆文。越数日，诸臣复至，相聚五昼夜。帝命归省。至燕王即位，削夺逃亡诸臣官衔，并命礼部行文，追缴先时诰敕。苏州府遣吴江邑丞巩德，至史彬家索取诰敕等件，彬与相见，巩德谓，建文皇帝闻在君家，是否属实？彬答言未至，巩德微哂而去。建文帝闻着此信，知难久住，遂与杨、叶两比邱，及程道人，别了史彬，决计往云南去了。建文帝好文章，善作诗歌，曾记他道出贵州，尝题诗壁间，留有二律云：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沈。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建文去国，京中作何情状，且待下回表明。

燕王渡淮，南京已不可守，此时除议和外，几无别法。然野心勃勃如燕王，岂肯就此议和，解甲归去？郡主之遣，诸王之行，益令燕王藐视。至若李景隆、茹瑺辈、伏地乞怜，更为国羞，尚何益乎？至金川门启，大内自焚，乃有建文出亡之说，红箧留贻，君臣祝发，事属怪诞不经，岂太祖果有先觉，预为乃孙计耶？或谓由青田刘基之预谋。考之正史，基亦无甚奇迹，不过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惟红箧事或属诸子虚耳。乃祖以僧而帝，乃孙由帝而僧，往复循环，殆亦明史中一大异事耶？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却说燕王棣入京后，只魏国公徐辉祖，尚抵敌一阵，兵败出走，此外文武百官，多迎谒马前。燕王接见毕，驰视周、齐二王，相见时互相慰问，涕泪满颐，随即并辔归营，召集官吏会议。兵部尚书茹瑺，先至燕王前叩头劝进。可丑。燕王道：“少主何在？”茹瑺道：“大内被火，想少

主已经晏驾了。”燕王蹙额道：“我无端被难，不得已以兵自救，誓除奸臣，期安宗社，意欲效法周公，垂名后世，不意少主不谅，轻自捐生，我已得罪天地祖宗，哪敢再登大位，请另选才德兼备的亲王，缵承皇考大业呢。”得罪是真，辞位是假。茹瑺复顿首道：“大王应天顺人，何谓得罪？”言未已，一班文武官僚，都俯伏在前，黑压压跪满一地，齐声道：“天下系太祖的天下，殿下系太祖的嫡嗣，以德以功，应正大位。”何功何德？燕王犹再三固辞，群臣固请不已。燕王道：“明日再议。”翌晨，群臣又叩营劝进。燕王乃命驾入城，编修杨荣迎谒道：“殿下今日先谒陵呢？先即位呢？”也是无聊之言。燕王闻言，即命移驾谒陵，一面令诸将守城，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分别首从，悬赏通缉。至谒陵礼毕，复回京安抚军民，并谕王大臣道：“诸王群臣，合词劝进，我实不德，未能上承宗庙，怎奈固辞不获，只得勉徇众志。王大臣等各宜协力同心，匡予不逮！”王大臣等唯唯听命。遂诣奉天殿即皇帝位，受王大臣朝贺。可谓如愿以偿。

先是建文中有道士游行都市，信口作歌道：“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都人不解所谓，已而道士杳然。至燕王即位，方惊称道士为神，这也不必细表。单说燕王即位，下令清宫三日，诸宫人女官太监，多半杀死，惟前曾得罪建文，方得宽宥。燕王召宫人内侍，询以建文所在。宫人等无从证实，把马皇后残骸，称为帝尸。乃命就灰烬中拨出尸首，满身焦烂，四肢残缺，辨不出是男是女，只觉得惨不忍睹。燕王也不禁垂泪道：“痴儿痴儿？何为至此？”试问是谁致之？是时侍读王景在侧，由燕王问他葬礼。王景谓当以天子礼敛葬。燕王点首，便令将马后残尸，敛葬如仪。猫拖老鼠假慈悲。忽有一人满身缟素，趋至阙下，伏地大哭，声震天地。燕王闻着，即喝令左右速拿，当由镇抚伍云，拿住入献。燕王凝视道：“你就是方孝孺么？朕正要拿你，你却自来送死。”孝孺抗声道：“名教扫地，不死何为？”燕王道：“你愿就死，朕偏待你不死，何如？”言讫，命左右带孝孺下狱。原来燕王大举南犯，留僧道衍辅佐世子，居守北平。道衍送燕王出郊，跪启道：“臣有密事相托。”燕王问是何事？道衍道：“南朝有文学博士方孝孺，素有学行，倘殿下武成入京，万不可杀此人。若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从此断绝了。”虽是器重孝孺，未免言之太过。燕王首肯，记在心里，所以大索罪人，虽列孝孺为首犯，意中恰很欲保全，迫他臣事。且召他门徒廖镛、廖铭等，入狱相劝。孝孺怒叱道：“小子事我数年，难道尚不知大义么？”廖镛等返报燕王，燕王也不以为意。

未几欲草即位诏，廷臣俱举荐孝孺，乃复令出狱。孝孺仍衰绖登陛，悲恸不已。燕王恰降座慰谕道：“先生毋自苦！朕欲法周公辅成王呢。”孝孺答道：“成王何在？”燕王道：“他自焚死了。”孝孺复道：“何不立成王子？”燕王道：“国赖长君，不利冲人。”孝孺道：“何不立成王弟？”燕王语塞，无可置词，勉强说道：“此朕家事，先生不必与闻。”遁辞知其所穷。孝孺方欲再言，燕王已顾令左右，递与纸笔，且婉语道：“先生一代儒宗，今日即位颁诏，烦先生起草，幸勿再辞！”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道：“要杀便杀，诏不可草。”燕王也不觉气愤，便道：“你何能遽死？就使你不怕死，独不顾九族么？”孝孺厉声道：“便灭我十族，我也不

怕。”说至此，复拾笔大书四字，掷付燕王道：“这便是你的草诏。”燕王不瞧犹可，瞧着纸上，乃是“燕贼篡位”四字，触目惊心，然孝孺也未免过甚。不由得大怒道：“你敢呼我为贼么？”喝令左右用刀抉孝孺口，直至耳旁，再驱使系狱。诏收孝孺九族，并及朋友门生，作为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毫不一顾，遂一律杀死。旋将孝孺牵出聚宝门外，加以极刑。孝孺慷慨就戮，赋绝命词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分，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孝孺弟孝友，亦被逮就戮，与孝孺同死聚宝门外。临刑时，孝孺对他泪下，孝友口占一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都人称为难兄难弟。可惜愚忠。孝孺妻郑氏，及二子中宪、中愈，皆自经。二女年未及笄，被逮过淮，俱投河溺死。宗族亲友，及门下士连坐被诛，共八百七十三人，廖镛、廖铭等俱坐死。灭人十族，不愧燕贼大名。

齐泰、黄子澄先后被执，由燕王亲自鞫讯，两人俱抗辩不屈，同时磔毙。还有兵部尚书铁铉，受逮至京，陛见时毅然背立，抗言不屈。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导使朝上，尸终反身向外。嗣命人用铁棒十余，夹住残骸，令他北面，且笑道：“你今亦来朝我么？”一语未完，镬中热油沸起，飞溅丈余，烫伤左右手足。左右弃棒走开，尸身仍反立如前。不愧铁铉。燕王大惊，乃命安葬。户部侍郎卓敬，右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尚书陈迪，刑部尚书暴昭、侯泰，大理寺少卿胡闰，苏州知府姚善，御史茅大芳等，皆列名罪案，陆续逮至，彼此不肯少屈，备受惨毒，不是击齿，就是割舌，甚且截断手足，到了杀死以后，还要灭他三族。他如太常少卿廖昇，修撰王艮、王叔英，都给事中龚泰，都指挥叶福，衡府纪善周是修，江西副使程本立，大理寺丞邹瑾，御史魏冕，皆在燕王攻城时，见危自杀。又有礼部尚书陈迪，户部侍郎郭任，礼部侍郎黄观，左拾遗戴德彝，给事中陈继之、韩永，御史高翔、谢昇，宗人府经历宋徵，刑部主事徐子权，浙江按察使王良，漳州教授陈思贤等，先后死难。既而给事中黄钺，赴水死；御史曾凤韶，自经死；王度谪戍死；谷府长史刘璟，刘基次子。下狱死；大理寺丞刘端，被捶死；中书舍人何申，呕血死。小子也述不胜述，但就死事较烈的官僚，录写数十人。最奇怪的是东湖樵夫，姓氏入传，每日负柴入市，口不二价，一闻建文自焚，竟伏地大恸，弃柴投湖，这统叫作壬午殉难的忠臣义士。建文四年，岁次壬午，故称壬午殉难。惟左佥都御史景清，平时倜傥尚大节，至燕王即位，闻他重名，令还旧任，他仍受命不辞，委蛇朝右。有人从旁窃笑，说他言不顾行，偷生怕死，他也毫不为意。迁延至两月余，钦天监忽奏称异星告变，光芒甚赤，直犯帝座。燕王颇为留意。八月望日，燕王临朝，蓦见景清衣绯而入，未免动疑。朝毕，景清忽奋跃上前，势将犯驾，燕王立命左右将他拿下，搜索身旁，得一利刃，便叱问意欲何为？清慨然道：“欲为故主报仇，可惜不能成事。”燕王大怒，把他剥皮。清含血直喷御衣，谩骂至死，骨肉被磔，

悬皮长安门。一日，燕王出巡，驾过门右，所悬的皮，自断绳索，扑向燕王面前。燕王很是诧异，立命取皮付火。既而昼寝，梦清仗剑入宫，突然惊觉，愤愤道：“何物鬼魂，还敢作祟？”随令夷灭九族，辗转牵连，称为瓜蔓抄，株累甚众，村落为墟。淫刑以逞，何苦乃尔？自是建文旧臣，除归附燕王外，死的死，逃的逃，只魏国公徐辉祖，与燕王为郎舅亲，燕王不忍加诛，亲自召问。辉祖垂泪，不发一言，似受教桃花夫人，不免太怯。遂命下法司审治，迫他引罪自供。辉祖不言如故，惟索笔为书，写着父为开国功臣，子孙免死数字。难辞偷生之诮。燕王览后，越加动怒，转念他是元勋后裔，国舅至亲，究应特别从宽，只削爵勒归私第。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晋爵定国公，子孙世世袭爵。一来是悯他被杀，二来是令继中山。徐达封中山王，曾见前文。燕王又想到驸马梅殷，尚驻兵淮上，未免可虑，遂迫令宁国公主，啮指流血，作书招殷。殷得书恸哭，并问建文帝下落。来使答言出亡。殷喟然道：“君存与存，我且忍死少待。”乃偕来使还京，燕王闻殷至，下殿迎劳道：“驸马劳苦。”殷答道：“劳而无功，徒自汗颜。”燕王默然，心中很是不乐，只因一时不便加罪，且令归私第，慢慢儿的设法，事见下文。直诛其隐。

且说燕王怀恨建文，始终未释，乃下诏革去建文年号，凡建文中所改政令条格，一概废去，仍复旧制。且追夺兴宗孝康皇帝庙号，仍谥懿文太子，迁太后吕氏至懿文陵，废兴宗子允熥、允□为庶人，禁锢凤阳。只兴宗少子允熙，令随母居陵，改封瓯宁王，奉太子祀。四年后邸中被火，允熙暴卒，或疑为燕王所使，未知是否。建文帝长子文奎，曾立为皇太子，至是年才七龄，燕王遍觅不得，大约是随后马氏，投入火中。少子文圭，只二岁，时尚未死，幽住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自命为周公者，乃作此举动乎？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为永乐元年，大祀天地于南郊，颁即位诏，大赦天下。命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同入直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之名自此始。参预机务亦自此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依然是昇平盛世了。语带讽刺。后来燕王棣庙号成祖，史家都称他成祖皇帝，小子也不得不依样称呼，改名燕王为成祖。言下有不满意。且燕王即位有日，至是始呼成祖寓贬之意益见。成祖复大封功臣，公爵二人，侯爵十四人，伯爵亦十四人，叙次如下：

邱福 淇国公。 朱能 成国公。 张武 成阳侯。 陈珪 泰宁侯。 郑亨武安侯。 孟善 保安侯。 火真 同安侯。 顾成 镇远侯。 王忠 靖安侯。 王聪 武成侯。 徐忠 永康侯。 张信 隆平侯。 李远 安平侯。 郑亮 成安侯。 房宽 思恩侯。 王宁 永春侯。 徐祥 兴安伯。 徐理 武康伯。 李浚 襄城伯。 张辅 信安伯。 唐云 新昌伯。 谭忠 新宁伯。 孙岩 应成伯。 房胜 富昌伯。赵彝 忻城伯。 陈旭 云阳伯。 刘才 广恩伯。 王佐 顺昌伯。 茹瑺 忠诚伯。 陈瑄 平江伯。

前此战死将士，尽行追封。周、齐、代、岷四王，统复原爵，各令归国。谷王橞以开门功，厚加赏赐，改封长沙。惟宁王权被诱入关，曾由成祖面许，事成后当平分天下。及成祖即位，搁置不提，但把他留住京师。想是贵人善忘。宁王权也不敢争约，只因大宁残破，势无可归，乃

上书乞徙封苏州。成祖不许，权复乞徙封钱塘，又不许。两地逼近南京，所以成祖不许。宁王屡不得请，竟屏去从兵，只与老中官数人，偕往南昌，卧病城楼，久不还京。成祖乃把南昌封他，就布政司署为王邸，瓴甋规制，一无所更。权亦自是韬晦，惟构精庐一区，读书鼓琴，不问外事，才得保全性命。总算明哲保身。

成祖立妃徐氏为皇后，后系徐达长女，幼贞静，好读书，册妃后，孝事高皇后。高皇后崩，后蔬食三年。至靖难兵起，世子高炽居守，一切部署，多由后悉心规画。及立为皇后，上言："南北战争，兵民疲敝，此后宜大加休息，所有贤才，皆高皇帝所遗，可用即用，不问新旧。"成祖深为嘉纳。当追封徐增寿时，后又力言椒房至戚，不应加封，成祖不从，竟封定国公，命子景昌袭爵。后闻命，以意所未愿，竟不致谢。悍如成祖，有此贤后，也是难得。成祖也不加诘责。惟成祖三子，统系后出，后位既定，应立太子，高煦从战有功，不免自负，意图夺嫡，暗中运动淇国公邱福，驸马王宁，密白成祖，请立高煦。成祖亦以高煦类己，有意立储，独兵部尚书金忠，力持不可。金忠由道衍所荐，随军占卜，迭有奇验，应二十一回。至是已任职兵部，恰援古今废嫡立庶诸祸端，侃侃直陈，毫不少讳。守经立说，不得目为江湖人物。成祖颇信任金忠，因此左右为难，不能骤决。是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仍命世子高炽居守。高煦随侍南京，设谋愈亟。金忠知不利太子，尝与解缙、黄淮等，说及此事，共任调护。会成祖以建储事宜，问及解缙。解缙应声道："皇长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成祖不答。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么？"原来成祖已有长孙，名叫瞻基，系世子高炽妃张氏所生。分娩前夕，成祖曾梦见太祖，授以大圭，镌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大字，成祖以为瑞征。既而弥月，成祖抱儿注视，谓此儿英气满面，足符梦兆，以此甚为钟爱。及成祖得国，瞻基年已十龄，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成祖又誉不绝口。解缙察知已久，遂提及长孙瞻基，默望感动主心，可谓善谏。成祖果为所动，惟尚不能决定。隔了数日，成祖出一虎彪图，命廷臣应制陈诗。彪为虎子，图中一虎数彪，状甚亲昵，解缙见图，援笔立就，呈上成祖。成祖瞧着，乃是一首五绝，其诗道：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瞧毕，不禁暗暗感叹。究竟世子得立与否，且看下回续表。

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至拒绝草诏，犹不失为忠臣，然一死已足谢故主，何必激动燕王之怒，以致夷及十族，试问此十族之中，有何仇怨，而必令其同归于尽乎？燕王任情屠戮，考诸历史，即暴如桀纣，亦不至若是之甚。一代忠臣义士，凌夷殆尽，而懿亲如徐辉祖、梅殷，亦不肯轻轻放松，甚至兄嫂之尊，亦视若仇雠，贬死侮生，不顾后议。惟于党恶诸臣，则不问是非，悉加封赏，翘首天阍，胡为使此阴贼险狠之叛王，得享其成耶？本回详叙死难诸

臣，旌之也。历叙封赏诸臣，愧之也。后文立储一段，几又启骨肉相争之祸，微金忠、解缙之力谏，则喋血萧墙，燕王将及身见之矣。不令燕王得见此祸，吾犹恨天谴之未及也。昭昭者天，梦梦者亦天，读此回令人感慨无穷。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却说成祖得解缙诗，知他借端讽谏，心中很是感叹。寻复问及黄淮、尹昌隆等，大家主张立嫡，乃决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高煦封汉王，高燧封赵王。煦应往云南，燧应居北京，燧本与太子留守北平，奉命后没甚异议，独高煦怏怏不乐，尝对人道："我有何罪？乃徙我至万里以外。"于是逗留不行。成祖恰也没法，暂且听他自由，后文再表。

单说成祖杀戮旧臣，不遗余力，只盛庸留镇淮安，反封他为历城侯。想由前时屡纵燕王，因此重报。李景隆迎降有功，加封太子太师，所有军国重事，概令主议。导臣不忠，莫妙于此。又召前北平按察使陈瑛，为副都御史，署都察院事。瑛滁州人，建文初授职北平，密受燕府贿赂，私与通谋，为佥事汤宗所劾，逮谪广西，至是得成祖宠召，好为残刻，遇狱事，往往锻炼周纳，牵连无辜。狱囚累累，彻夜号冤，两列御史掩泣，瑛独谈笑自若，且语同列道："此等人若不处治，皇上何必靖难。"因此忠臣义士，为之一空。未几，又诬劾盛庸心怀异谋，得旨将盛庸削爵，庸畏惧自杀。不死于前，而死于后，死且贻羞。耿炳文有子名浚，曾尚懿文太子长女，建文帝授为驸马都尉，成祖入京，浚称疾不出，坐罪论死。炳文自真定败归，郁郁家居，瑛又与他有隙，捕风捉影，只说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笈，僭妄不道。这一语奏将上去，正中成祖皇帝的猜忌，立饬锦衣卫至炳文家，籍没家产。炳文年将七十，自思汗马功劳，徒成流水，况复精力衰迈，何堪再去对簿，索性服了毒药，往地下寻太祖高皇帝，替他执鞭去了。语冷而隽。李景隆做了一年余的太师，也由瑛等联结周王，劾他谋逆，遂致夺职，禁锢私第，所有产业，悉数归官。这却应该。

自此陈瑛势焰愈盛，迎合愈工，忽想到驸马梅殷，与成祖不协，应前回。遂又上了一道表章，略称殷畜养亡命，与女秀才刘氏朋邪诅咒等情。成祖即谕户部尚书，考定公侯伯驸马仪仗人数，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充戍辽东。至永乐三年冬季，召殷入朝，都督谭深，指挥赵曦，奉成祖命，迎接殷驾，并辔至笪桥下，竟将殷挤入水中，殷竟溺死。谭、赵二人非密授成祖意旨，安敢出此？谭、赵二人，返报成祖，只说殷自投水，成祖不问。其情愈见。偏都督同知许成，备知二人谋杀底细，原原本本，据实陈奏。成祖不便明言，只得将谭、赵二人逮系，命法司讯实惩办。那时宁国公主，闻着凶耗，竟趋入殿中，牵衣大哭，硬要成祖赔她驸马。这一着颇是厉害。成祖好言劝慰，公主只是不受，一味儿乱哭乱撞。还是徐皇后出来调停，好容易劝她入宫，一面启奏成祖，立诛谭、赵，并封她二子为官，算做偿命的办法。成祖不好不从，即封她长

子顺昌为中府都督同知，次子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并命把谭深、赵曦，限日正法。两人真十足晦气。一面遣中官送归公主，为殷治丧，赐谥荣定，特封许成为永新伯。偏他恰是交运。梅殷麾下，有降人名瓦剌灰，事殷有年，很是忠诚。殷死后终日恸哭。至谭、赵伏法时，他却伏阙呼吁，请断二人手足，并剖肠挖心，祭奠阴灵。成祖本已心虚，又不好不从他所请。瓦剌灰叩头谢恩，趋出朝门，立奔法场，把谭、赵二人的尸首，截断四肢，又破胸膛，挖出鲜血淋淋的一副心肠，跑至梅殷墓前，陈着祭案，叩头无数，且大哭了一场；随解下衣带，套颈自缢，一道忠魂，直往西方。不没义仆。宁国公主，至宣德九年始殁，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皇太子高炽，奉命南来，将职务交与高燧，自偕僧道衍等趋入京师。成祖见了高炽，不过淡淡的问了数声，及道衍进谒，恰赐他旁坐，推为第一功臣，立授资善大夫，及太子少师，并命复原姓，呼为少师而不名。好一个大和尚。道衍舞蹈而出，扬扬自得，至长洲探问亲旧，大家以道衍贵显，多半欢迎，独同产姊拒不见面，道衍不禁惊异，硬求一见。姊使人出语道："我的兄弟曾做和尚，不闻有什么太子少师。"是一个奇妇人。道衍没法，改易僧服，仍往见姊。姊仍拒绝，经家人力劝，方出庭语道衍道："你既做了和尚，应该清净绝俗，为什么开了杀戒，闯出滔天大祸，害了无数好人？目今居然还俗，来访亲戚，人家羡你贵显，我是穷人，不配做你的阿姊。你去罢！休来歪缠！"快人快语，我读至此，应浮一大白。道衍不敢与辩，反被她说得汗流满面，踉跄趋出，惘惘然去访故友王宾。宾亦闭门不纳，但从门内高声道："和尚错了！和尚错了！"八字足抵一篇绝交书。道衍乃归京，以僧寺为居宅，除入朝外，仍着缁衣。成祖劝他蓄发，不受命。赐第及两宫入，亦皆却还。至永乐十七年乃死，追封荣国公。

先是太祖在日，严禁宦官预政，在宫门外竖着铁牌，为子孙戒。建文嗣位，待遇内侍，亦从严核。至靖难兵起，宦官多私往燕营，报知朝廷虚实，应二十四回。所以成祖得决计南下，攻入京师。即位后封赏既颁，宦竖等尚嫌不足，弄得成祖无可设法。所谓小人难养。会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出镇贵州、广西、辽东、宁夏诸边，乃命有功的宦官，与他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既而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处，亦各遣宦官出使，侦察外情。宦寺专横，实自此始。寻复派宦官郑和，游历外洋，名为宣示威德，实是踪迹建文。原来建文帝出亡云南，驻锡永嘉寺，埋名韬晦，人无从知，成祖疑他出亡海外，因命郑和出使，副以王景和等，特造大船六十二艘，载兵士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从苏州刘家港出发，沿海而南，经过浙、闽、两粤，直达占城。占城在交趾南，距南洋不远，当时地理未明，还道是由东至西，可以算作西洋，并呼郑和为三保太监，所以有三保太监下西洋之说。注释明晰。

郑和等既到占城，并不见有建文帝形迹，暗想建文无着，未免虚此一行，不如招致蛮方，令他入贡，方不负一番跋涉。当下与王景和等商议，决意遍历诸邦，自占城南下，直至三佛齐岛国。这岛系广东南海人

王道明所辟，道明出洋谋生，得了此岛，开创经营，遂成部落，自为酋长。后为邻岛爪哇所灭，改名旧港。海盗陈祖义，又将爪哇兵民逐去，据有此地，南面称王。郑和到了旧港，别遣王景和等，率舟二十余艘，往谕爪哇婆罗洲，自领随从百人，往见祖义，并传大明天子命令，赐给金帛。祖义闻得厚赏，自然出迎，设酒款待，一住数日，郑和便劝他每岁朝贡。看官！你想这陈祖义是积年大盗，只知利己，不知利人，起初闻有金帛颁来，喜出望外，因此出迎郑和，嗣闻要他年年进贡，哪里肯割舍方物，便即出言拒绝。郑和拂袖而出，回至船上，点齐兵士，往攻祖义。祖义也出来抵敌，究竟乌合之众，不敌上国之兵，战不多时，败北而逃。郑和据住海口，与他相持。祖义穷蹙得很，遣人至邻岛乞援。不意爪哇婆罗洲各岛，已受王景和诏谕，归服明朝。去使懊丧归来，祖义越加惶急，入夜潜逃，偏被郑和探悉情形，四面布着伏兵，一俟祖义出来，把他团团围住。祖义只乘一小舟，带了三十余人，哪里还能抵敌？眼见得束手就缚，俘献和前。问你再要金帛否？和便领兵上岸，直入岛中，召集居民，宣示祖义罪状，命他另举一人，作为岛主，按时入贡，永为大明属地。岛民顿首听命，和遂押解祖义，退出岛外。再向尼科巴、巴拉望、麻尼拉等处，宣扬诏命，示以罪犯，远近震慑，纷纷归附，多愿随和入贡。

和乃回京报命，一次出洋，算是得手。成祖大喜，又命他载着金帛，遍赐归化诸邦。一帆出海，重至外洋，自三佛齐国以下，统优礼相待，奉若神明。郑和给赏已毕，复发生奇想，纵舟西航。颇有冒险性质。烟波浩渺，海水苍茫，凭着一路雄风，直达西方的锡兰国。锡兰也是一岛，孤悬海表，岛中气候极热，不分冬夏，草木蕃盛，禽兽孳生。居民多系巫来由种，酋长叫作亚列苦柰儿，郑和到此，亚列苦柰儿恰也出迎，又是一个陈祖义。引和遍观猛兽，曲示殷勤。原来亚列苦柰儿，喜蓄虎豹狮象，遇着闲暇，辄弄狮为乐，居民得罪，便投畀虎豹，任他争食。郑和不知底细，经亚列苦柰儿与他说明，才觉惊异起来。越日，亚列苦柰儿复请和观狮斗，和恐他怀着异心，托疾不往，遣人探视，果得亚列苦柰儿狡情，意欲嗾狮噬和，和遂潜身遁去。看官阅此，或疑和在异域，语言不通，如何能察悉异谋？这是情理上应该表明。原来隋唐以后，已有我国商船，往来南洋，能通蛮语。此次郑和出使，即雇商人为向导，彼此语言，由他翻译，所以外域情形，不难侦悉。亚列苦柰儿自知谋泄，即发兵民数千，追捕郑和。和已早至舟中，运兵登陆，准备厮杀。亚列苦柰儿不识好歹，与他搏斗，有败无胜。后来又放出虎豹狮象，作为前驱，来冲和军。和军备有巨炮，轰将过去，这种虎豹狮象，忍不住苦痛，望后奔逸，反冲扰亚列苦柰儿的兵民。亚列苦柰儿大败逃归，和军乘胜进击，如入无人之境，不一日捣破巢穴，生擒亚列苦柰儿，几似《三国演义》中之木鹿大王，但彼系虚造，此实真事。并将他所有妻子，一古脑儿捉来，二次又得手了。槛送到京。成祖越加喜慰，至郑和谒见时，慰劳备至，厚给赏赐。

郑和休息数月，又自请出洋，成祖自然准奏，驾轻就熟，往至南洋一大岛中。这岛叫作苏门答剌，也有国王世子。世子名叫苏干利，得罪国王，将他下狱。世子的爪牙心腹，没命的跑至海口，适值郑和到来，与

他相遇，他便一一详告，和遂乘机出兵，助他一臂。那时内应外合，岛中大乱，国王不能支持，立即远飏。苏干利出狱为王，和令他称臣入贡，苏干利恰又不允。和怒道："忘恩负义，如何立国？"遂麾兵进薄王宫，宫墙高峻得很，仿佛似一座大城，苏干利募兵固守，急切不能攻下。和四面布兵，把王宫围得水泄不通，宫中无粮可食，无水可汲，只有数十头牲畜，宰杀当粮，也不足一饱。苏干利无法可施，不得已夺门逃走，和军掩杀过去，顿将他一鼓擒住。当下抚定岛民，别立新主，与他订了朝贡的约章，然后敛兵退出，转至邻近各岛，无不望风投诚，愿遵约束。和复西南航行，绕出好望角东北，直至吕宋。吕宋国王，亦奉币称臣，然后还京。郑和三次出洋，屡擒番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伦布。

后来复屡往南洋，直至七次，有一次骤遇飓风，天地为昏，波涛汹涌，和所率六十余船，多半漂去，等到日暮风息，只剩了十多艘，所失不可胜计。惟成祖好大喜功，因郑和出洋以后，虽不获建文踪迹，却能使南洋各国，尽行归化，也要算他是一位佐命功臣，一切耗失，悉数不问。南洋商民，欣羡中国货物，多来互市，中国东南海中，尝有番舶出没，自是航路日辟，交通日盛，渐渐的成为华洋通商时代了。

这时候的安南国，适有内乱，又惹起一场南征的兵事来，说来话长，小子且略叙本末，方好说到战事。安南古名交趾，元时曾服属中国。洪武初，国王陈日煃，遣使朝贡，得太祖册封，仍使为安南国王。日煃卒，兄子日煃嗣位，□兄叔明，弑□自立，复遣使入贡明廷。廷臣以王名不符，请旨斥责，叔明乃上书谢罪，愿让位于弟日煓。日煓忽殂，弟日炜嗣。煓炜相继为王，暗中大权，实仍由叔明把持。叔明与占城构兵数年，战争不息，其女夫黎季犁，颇有智勇，击退占城兵，与叔明并执国政。叔明病死，季犁独相，竟弑了国王日炜，别立叔明子日焜。未几，又将日焜弑死，并将他二子颙□，陆续杀毙，遂大戮陈氏宗族，立子苍为皇帝，自为太上皇，诈称系舜裔胡公满后人，国号大虞，纪元天圣。想只知一胡公满，故不惮改黎为胡。适值成祖即位，竟上表称贺，季犁改名胡一元，苍改名为奁，且诡言陈氏绝后，奁是陈甥，为众所推，权署国事。成祖亦防他是诈，传谕安南国陪臣耆老，询明陈氏有无后嗣？胡奁遣使还奏，仍照前言，成祖乃循例加封。不意安南旧臣裴伯耆，诣阙告难，接连是故王日煃弟天平来奔，请兵复仇，成祖立遣使赴安南，责问胡奁篡弑罪状。胡奁与乃父商议，想出一条调虎离山的计策，愿请陈天平归国，成祖信为真言，命都督佥事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嵓，率兵五千，护天平南归。既到芹站，山路奇险，林菁丛深，军行不得成列，突遇伏兵四起，鼓噪而前，天平不及防备，被他杀死，薛嵓亦遇害，黄中、吕毅，夺路窜还，才得保全首领。当下拜表至京，恼动了成祖皇帝，遂发大兵八十万，命成国公朱能等，礼牙南征，正是：

不殊汉武开边日，犹是元廷黩武时。

欲知南征情状，且至下回再详。

本回前段是承接上文，大意已见前评，惟梅殷溺死，显系谭深、赵曦默承上意而为之，成祖之刻，于此益见。诛谭、赵，官梅殷二子，只足以欺妇人，不足以欺后世。且薄待懿亲，重用阉寺，酿成一代厉阶，更为失德之尤。呜呼成祖！倒行逆施，不及身而致乱，其殆徼有天幸乎？后半叙郑和出使事，虽宣威异域，普及南洋，为中国历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属诸阉人，亵渎国体，毋亦太甚。且广赍金帛，作为招徕之具，以视西洋各国之殖民政策，何其大相径庭耶？人称郑和为有功，吾独未信。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却说成国公朱能，受命为征夷大将军，统师南行，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副，以下共有二十五将军，及兵士八十万，分道并进，一军出广西，一军出云南。朱能到了龙州，得病身亡，有旨以张辅升任。辅自广西出兵，进破隘留、鸡陵二关，南抵芹站，搜捕伏兵，造桥济师。沐晟亦由蒙自进军，拔木通道，斩关夺隘，立营白鹤江，遣使至张辅军，约期相会。胡奄闻明军入境，派兵四驻，依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四川，树栅筑寨，绵长九百里。且沿江置桩，尽取国中舟舰，排列桩内，所有江口，概置横木，严防攻击。张辅入次富良江，命骁将朱荣，往嘉林江口，击破敌兵，再进至多邦隘。沐晟亦沿洮江北岸，与多邦隘对垒，两军南北列峙，互为声援。

多邦隘已设土城。很是高峻，城下设有重濠，濠内密置竹刺，濠外多掘坎地，守具严备，人马如蚁。张辅下令军中道："安南所恃，莫若此城，此城一拔，便如破竹。大丈夫报国立功，就在今日，若能先登此城，不惮重赏。"从张辅口中述多邦隘之险要。将士踊跃听命。辅复以夜为期，是夜四鼓，遣都督佥事黄中，率锐骑数千，舁着攻具，衔枚疾走，越重濠，架云梯，缘城而上，指挥蔡福等先登，诸军后继，霎时间万炬齐明，铜角竞响，敌兵仓皇失措，矢石不得发，皆退走城下。蔡福入城破扉，放入大军，与敌兵巷战起来。敌驱大象出阵，尽力冲突，几不可当，谁知张辅军中，忽拥出无数猛狮，两旁护着神铳，随狮进去，接连击射。大象见了猛狮，立即返奔，自相蹴踏，又被一阵铳击，害得人象并仆，血肉模糊，敌酋梁民猷、祭伯乐等，同时被杀，余众半死半逃，由辅军穷追数十里，斩馘了好几万名。

看官听着！这象阵是南方惯习，倒也没甚希奇，惟张辅阵中，如何得了许多猛狮？几令人莫明其妙。实在大象是真的，猛狮是假的。张辅身在军中，早探悉城栅中间，列有象阵，暗地里裂布绘狮，蒙在马上，一俟象阵冲来，便将假狮突出。究竟象是畜类，不知真假，蓦见狮至，尽皆却走。就是蒙马虎皮的法儿。辅军因获大胜，长驱薄东西两都。东都即古龙编城，西都即古九真城。张辅、沐晟至东都，一鼓即下，遣参将李彬向西都。西都守将，亦闻风遁去。三江州县，次第归降。辅、晟两军，复节节进剿，连败敌兵。到了胶水县闷海口，地势溽暑，不便驻兵，敌众却负嵎自固，辅与晟商定秘计，佯为退师，至咸子关，令都督柳升驻守，大军竟退至富良江。果然敌舰纷来，佐以步卒，水陆兵不下数万，辅麾兵回击，大败敌众，斩首无算，江水为赤。又南追入闷海口，季犁父子，仅率数小舟，向海门泾遁去，适遇水涸，弃舟登岸，辅等率舟师追至，被胶不得前，忽天大雷雨，水涨数尺，各舟毕渡。咸称天助，乃飞檄柳升夹攻，水陆并进。直至奇罗海口，由柳升部下王柴胡，擒住季犁及其子澄。次日，土人武如卿，亦缚献黎苍，及苍子芮，并苍臣黎季貔等，于是安南悉平。

辅奏称安南本中国地，陈氏子孙，已被黎氏戮尽，无一孑遗，不若改为

郡县，如中国制，或得一劳永逸云云。成祖准奏，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设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卫十二，所一，市舶司一，改鸡陵关为镇彝关，以尚书黄福兼布按二司，都督吕毅为都司，黄中为副。布置已定，先由都督柳升，槛送黎季犁父子至阙前。成祖御奉天门受俘，置季犁及子苍于狱，赦澄及芮。既而出季犁戍广西，释苍居京师，封张辅为英国公，沐晟为黔国公，所有将士，封赏有差。凯奏时，饮至受赏，成祖且亲制平安南歌，作为宠锡，这是永乐六年春间事。不遗年月。

孰料由春至秋，仅历半年，安南复乱，免不得又要劳师。夷性难驯。先是明军至安南，陈氏故官简定出降，随征黎氏，颇得战功。嗣因安南平定，不复立陈氏后，心中不服，乘间脱逃至化州，联合群盗邓悉等，自称日南王，国号大越。乘大军北还，出攻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要道。简定对于陈氏，不可谓不忠，但反抗明朝，未免不度德，不量力。诸州县相率响应，黎氏余党，亦多往附。内有陈季扩、邓景异等，尤称猖獗。交趾布政司黄福，飞奏至京，亟请增兵。成祖立命黔国公沐晟，发兵数万，由云南出征。且令兵部尚书刘儁，往赞军事。沐晟率军南下，至生厥江，与简定相遇，彼此交锋，简定佯败却走。刘儁等驱军追赶，不防陈季扩、邓景异等，两路杀出，冲动阵势，竟致大乱。刘儁马踬被执，都督吕毅，及布政使参政刘昱等皆战死。这是狃胜而骄之故。沐晟仓猝收军，计已伤亡万人，没奈何奏报败状。成祖也出了一惊，只好再请出英国公张辅，令他前往。又命清远侯王友为副帅，率师二十万启行。这边尚在中途，那边情形又变，简定为陈季扩所逼，将王位让与季扩，自称上皇。季扩系蛮人，诡托陈氏后裔，号召全国。蛮人有何知识，信以为真，大众趋附，势愈猖獗。邓景异恰进攻盘滩，守将徐政阵亡。沐晟沿边固守，专待辅军到来。至永乐七年秋季，辅军方至，进薄咸子关。安南兵联舟蔽江，不下千艘，辅饬各军乘风纵火，猛烧敌舰。敌众惊溃，溺死无算。生擒敌目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邓景异等登岸狂奔，辅麾军追杀，景异返身接仗，各用短兵相击，又敌不过辅军，败投季扩。季扩自称陈氏后人，上书乞封，辅拒绝不受，进军清化，季扩远遁。简定迟了一步，不及远行，但匿迹美良山中。辅军入山搜寻，见简定缩做一团，当即牵出，送入大营。辅遂将简定槛送京师，至即伏法。再进军追陈季扩等，至冻潮州，生擒季扩党羽范友、陈原卿等二千人，悉数坑死，筑尸为京观。

会有朝使驰至，召辅还京，留沐晟镇守。辅引军自归，晟复追陈季扩至灵长海口，击败敌众。季扩穷蹙，奉表乞降。成祖以师劳日久，姑从所请，谕令季扩为交趾右布政使。季扩阳为受命，阴仍四掠，乃复令张辅往讨。辅至安南，严申军令，都督佥事黄中，违命不顺，立斩以徇，众皆股栗，相率用命。于是与沐晟合军，决计平寇，越月常江，渡神投海，过西心江，至爱子江，所有沿途敌众，尽行扫荡。敌将阮师桧，以象阵来攻，辅亲为前驱，连发二矢，一矢将象奴射落，再矢将象鼻射破，象惊跃四散，敌众大愕。前用象阵，为辅所败，至此复用象阵，真是呆鸟。经辅军乘势掩击，顿将敌兵冲成数截，乱斫乱剁，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阮师桧窜入深山，由辅率将校徒步入捕，竟得寻获。邓

景异也在山中，一并拿住，立刻磔死。陈季扩出走老挝，都指挥师祐蹑迹穷追，攻破老挝三关，蛮人溃散。只剩陈季扩及妻妾数人，生絷以归。辅命囚解至京，双双斩首。与妻妾同时伏法，可谓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自辅三下安南，三擒伪王，威震蛮服，无不畏怀。成祖暂命留守交趾，南陲得以无事。

小子且把南方搁下，再叙及北方时事。从前元嗣主脱古思帖木儿，为明将蓝玉所破，败走喀喇和林，应十九回。至土拉河畔，为长子也速迭儿所弑，部众不服，相率离散。是时蒙古疏族帖木儿，方平定中央亚细亚，统辖西域诸汗国，略印度，破埃及，声势大震。元初分封诸王，西北一带，有察合台、窝阔台、伊儿、钦察四汗国。窝阔台国先亡，余汗亦次第衰微。帖木儿起自察合台国，并有各地，参阅作者《元史演义》便见详情。闻元嗣为明军所逼，窜走一隅，不禁愤怒起来，遂招集残元部众，大举东征，竟欲恢复中原，统一世界。好大志向。军报直达南京，成祖忙饬西宁卫守将宋晟，统率陕甘各军，加意守御。幸帖木儿在道病殁，西徼少安。帖木儿子孙争位，无暇及明，蒙族终致不振。也速迭儿篡位后，国中弑戮相寻，数传至坤帖木儿，又为臣下鬼力赤一作郭勒齐。所弑，自去蒙古国号，别称鞑靼可汗。元室改号鞑靼，以此为始。部民以鬼力赤并非元裔，多不从命。元太祖弟溯只后裔阿噜台乘间杀鬼力赤，迎立坤帖木儿弟本亚失里为汗，自为太师，号召四方，渐臻强盛。鞑靼西边有瓦剌部，为元臣猛可帖木儿后裔，与鞑靼不睦，酋长叫作玛哈木，成祖起兵北平，曾防玛哈木内袭，与他通和。及入京为帝，封玛哈木为顺宁王。玛哈木恃有内援，遂常与鞑靼为难。借他人以敌同族，玛哈木也是失算。阿噜台往击瓦剌，反为所败。成祖闻他互相仇杀，亦欲乘此机会，收服鞑靼。永乐六年，特遣降臣刘铁木儿不花，持着玺书，并织锦文绮等物，往抚鞑靼汗本雅失里，本雅失里不受命。越年，又遣给事中郭骥往谕，竟为所杀。成祖不便罢手，遂授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偕王聪、火真、王忠、李远等，统兵十万，北征鞑靼。一面先谕瓦剌部，出兵夹攻。瓦剌部酋玛哈木，不待邱福兵至，已袭破鞑靼都城。本雅失里与阿噜台，徙居胪朐河旁。

邱福一至，探悉鞑靼已败，总道是势穷力蹙，立可扫灭，遂率轻骑千人先行，途次遇鞑靼游兵，迎头击破，追杀过河，擒住敌目一人，问明本雅失里下落。敌目答已仓皇北走，去此不过三十里。福大喜道："擒贼先擒王，此行定可得手了。"参将李远谏道："敌众恐有诈谋，须侦查确实，方可进兵。且后军尚未到齐，姑俟大兵会集，再进未迟。"福怒道："你敢挠我军心么？敌酋在前，不擒何待？"一闻谏言，便即动怒，活画邱福卤莽。李远又道："将军辞行时，皇上亦再三告诫，兵宜慎重，毋为敌绐，难道将军忘了不成？"借李远口中，补出成祖嘱语。邱福愈怒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妄托天子威灵，敢来哓舌。军法具在，莫怪无情。"李远不敢再言。王忠复力陈不可，福仍不从，麾众直入。蒙兵遇着，未战即走，诱至深林丛菁中，吹起胡哨，伏兵四起，把邱福等困住垓心，缳绕数匝。邱福、火真、王忠等，冲突不出，先后战殁。李远、王聪率五百骑突围出走，被敌兵追至，酣战了好几时，亦力尽身亡。后军闻警赶至，又被蒙兵大杀一阵，伤毙了一大半，余众遁还。

成祖闻报，因邱福不听良言，追夺封爵，下令来春亲征。转眼间已是永乐八年，遂率师北巡，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辅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接运军饷。自领王友、柳升、何福、郑亨、陈懋、刘才、刘荣等，督师五十万出塞，至清水原，水多咸苦不可饮，人马皆渴，成祖方以为忧。忽西北二里许，有泉涌出，味甚甘洌，军中赖以不困。成祖赐名神应泉。再进至胪朐河，次苍山峡，前锋巡弋队获敌数人，箭一支，马四匹，料知去敌不远，遂由成祖下令，渡河前进。本雅失里不敢接战，北走斡难河。即元太祖肇兴地。成祖饬众奋追，至斡难河畔，追及本雅失里，驱杀过去，大败敌众。本雅失里弃辎重牲畜，只率七骑遁去。先是本雅失里闻帝亲征，拟与阿噜台率众西遁，阿噜台不从，于是君臣离析，本雅失里走而西，阿噜台走而东。成祖以本雅失里远遁，不欲穷追，即命移师征阿噜台，时已盛暑，兵行沙漠，挥汗如雨，日间不便跋涉，只好乘夜东行。既渡飞云壑，侦悉阿噜台住处，便遣使持敕谕降。阿噜台诡言遵谕，即派数骑随使报命，自率精锐潜蹑于后。成祖得去使还报，即登高东望，遥见数里以外，尘土飞扬，差不多有千军万马，急奔而来，不禁瞿然道：“阿噜台既云来降，为何带此重兵？莫非前来袭我么？”处处留心，确是智囊。亟命诸将严阵以待。阿噜台到了阵前。果然纵兵入犯，成祖麾令奋击，铳、矢齐发，射中阿噜台马首，阿噜台翻落马下，至部兵扶起阿噜台，众已大乱，阿噜台料知不支，易马返奔，被明军追杀过去，好似风扫落叶，顷刻而尽。成祖以天气过热，收军还营，休养一日，即命班师。阿噜台闻大军退去，又派残骑尾行，成祖正防他来袭，沿途设伏，佯令数人满载辎重，在后尾随。蒙骑贪掠货物，竞来争夺，猝遇伏发，四面围攻，杀得一骑不留，乃安安稳稳的奏凯而回。还次擒狐山，勒石铭功，有“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朔漠”十六字。再还次清流泉，有“于铄六师，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十六字。至七月中旬，始至北京，御奉天殿，大受朝贺，论功行赏有差。

诸将方共庆功成，不意都御史陈瑛，竟劾奏宁远侯何福，私怀怨望。成祖以福为建文旧臣，未免动疑，福竟惧罪自缢。那时成祖闻知，未免怏怏不乐。过了秋季，启跸南归，行至山东临城县，侍妃权氏，忽得暴疾，竟尔逝世，累得成祖哀悼异常，小子有诗咏道：

赤日炎炎扈六飞，王师力敞始南归。

临城一恸红颜逝，不重功臣重爱妃。

欲知权妃来历，且至下回表明。

明代之好大喜功，莫如成祖，观其讨安南，征漠北，莫非穷兵黩武之举。彼盖因得国未正，惧贻来世口实，不得不耀武扬威，期盖前愆于万一，然已师不胜劳，财不胜费矣。成国公张辅，颇有远图，不特三擒番酋，叠著奇功，即如建设郡县，主张殖民，实不愧为拓边胜算。假令长畀镇守，教养兼施，吾知南人当不复反矣，何至后日之屡服屡叛乎？成祖志在张威，不在务本，故于张辅之三下安南，暂命留守，未几即行召

还，而漠北一役，未曾平定蒙族，即铭功勒石，自夸功绩，谓非好大喜功不得也。成祖之成，殆不能无愧云。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却说成祖南返临城，遇爱妃权氏病逝，不觉哀恸异常。小子欲述权氏来历，还须先将徐后事，补叙出来。徐皇后秉性贤淑，善佐成祖，成祖亦颇加敬爱，所有规谏，多半施行。后常召见各命妇，赐冠服钞币，并婉谕道："妇人事夫，不止馈食衣服，须要随时规谏。朋友的言语，有从有违，夫妇的言语，婉顺易入。我旦夕侍上，尝以生民为念，汝等亦宜勉力奉行"云云。嗣后复搜采女宪女诫，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懿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永乐五年七月，忽然患病不起，竟致去世。成祖很是悲悼，特命于灵谷、天禧二寺间，荐设大斋，听群臣致祭。追谥仁孝皇后，历六年方安葬长陵。后有妹名妙锦，端静有识，成祖闻她贤名，欲聘为继后，偏偏妙锦不从。内使女官，络绎至第，宣示上意，妙锦固拒不纳。女官直入闺中，坚请妙锦出见。妙锦不得已，乃徐徐起立道："我无妇容，不足备六宫选，乞代奏皇上，另择贤媛。"女官敦劝再三，妙锦只是不答。及女官内使，还宫复命，妙锦竟削发为尼。姊为贤后，妹作贞女，可与中山王并传不朽。成祖懊丧得很，不复立后，只命王贵妃摄六宫事。曲摹乃父。

会朝鲜国贡美女数人，内有权氏，最为娇艳，肌肤莹洁，态度娉婷，端的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又有一种特别技艺，善吹玉箫，著名海曲。成祖当面试吹，抑扬抗坠，不疾不徐，到后来兴会入神，竟把那宛转娇喉，度入箫中，莺簧无此谐声，燕语无此叶律，确是美女吹箫，不得移作他用。惹得成祖沈迷声色，击节称赏。曲罢入宫，即夕召幸，华夷一榻，雨露宏施，说不尽的倒凤颠鸾，描不完的盟山誓海。点染风流。越宿即列为嫔御，逾月复册为贤妃，授妃父永均为光禄卿，备极宠眷。到了成祖北征的时候，权妃请随驾同行，成祖也非她不欢，遂令她戎装偕往。至奏凯班师，权妃竟冒了暑气，恹恹成疾，红颜命薄，芣芑无灵，她尚勉强伴驾，挨到山东，至临城县行幄，实是支持不住，风凄月落，玉殒香消，可怜一载鸳俦，竟化作昙花幻影。成祖格外哀恸，赐葬峄县，亲自祭奠，予谥恭献。返京后，尚追念不置，复于朝鲜所贡美女中，选幸四人，各封女职。最美的为任顺妃，次为李昭仪，又次为吕倢伃，又次为崔美人。四女虽各具姿容，究竟色艺不及权妃，成祖无可奈何，只得将就了事。

其时有位王孀姝，家住海南，才艺无双，永乐二年，召入宫掖，充为司彩。司彩系明宫女官，宫中聚藏缎匹，归她掌管。成祖有意召幸，尝命与权妃同辇。王氏跪启道："妾系嫠妇，不敢充下陈，请陛下收回成命！"成祖嘉她节烈，特赐金币，许令归家。她在宫时常作记事诗，流传禁掖。小子曾记得一绝云："璚花移入大明宫，一树芳香倚晚风。赢得君王留步辇，玉箫吹彻月明中。"此外佳句尚多，小子也记不胜记了。徐女

王嫠，俱不见正史，得此阐扬，可作彤史数则。这且休表。

且说成祖次子高煦，本就封云南，煦不肯行，应二十七回。及成祖北征，煦亦随往，凯旋时，因嗣子尚留北京，请乘便挈还，暗寓深意。成祖听他所为。嗣又请得天策卫为护卫，自开幕府，未几复乘间请增两护卫，密语左右道："如我英武，难道不配做秦王李世民么？"居然欲杀建成、元吉。又尝自作诗云："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冻。"这两句诗，明明是挟恨乃父，流露夺嫡的意思。某日，成祖命太子高炽，偕煦谒孝陵，太孙瞻基亦随往。太子体肥重，且遇足疾，由两太监扶掖而行，尚屡失足，煦在后大言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语未毕，忽后面有人应声道："还有后人知警哩。"煦闻言回顾，见是太孙瞻基发言，不禁失色。自己心虚。煦长七尺余，轻爨善骑射，两腋有龙鳞数片，以此自负。成祖虽已立储，心常不忘煦功，每与诸大臣微语东宫事，大臣总说是太子贤明，将来必是守成令主，因此成祖不便再言。贵妃王氏，又密受徐后遗命，始终保护太子。太子妃张氏，且亲执庖爨，事帝甚谨，为此种种原因，所以储位尚得保全。

会齐、岷二王，复以骄恣得罪，削爵废藩。两王之废，随笔带过。煦遂乘间进言，谮及侍读解缙，内外壅蔽，且漏泄禁中密语，应按罪惩罚等语。成祖余怒未息，便将缙谪徙广西，降为参议。会成祖北征，留太子居守南京，缙入谒太子，即还原任。无故归谒东宫，缙亦不能辞咎。这事被煦闻知，说他私觐东宫，必有隐谋。几危太子。顿时激怒成祖，立逮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还是缙自认罪状，一语不及太子，方得免兴大狱，但将缙囚禁天牢。后来锦衣卫掌管纪纲，受煦密嘱，令狱卒用酒饮缙，醉移雪中，活活冻毙。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编修朱纮，检讨萧引高等，俱坐缙罪被系，庾死狱中。原来太子得立，由解缙力谏所致，事为高煦探悉，衔恨切骨，定欲置诸死地。缙被诬死，还有编修黄淮，亦曾预议立储，时已升任右春坊大学士，颇得帝眷，一时动弹不得，煦尤日夜计虑，谋去黄淮，本拟联结都御史陈瑛，伺隙弹劾，不料成祖自北还南，查得瑛平生险诈，诬陷多人，竟将他下狱论死，这是好谗的果报。天下称快。只高煦失一臂助，怏怏不已。至永乐十一年间，成祖北巡，命太子监国，留辅诸臣，除尚书蹇义，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外，便是学士黄淮。越年，成祖还京，太子遣使往迎，稍迟一步，煦即构造蜚语，中伤太子。成祖亦起疑心，竟将黄淮、杨溥等逮问，意欲加诛。且密令兵部尚书金忠，按验太子罪状。亏得金忠极力挽救，愿以全家百口，为太子保证，太子乃得免祸。金忠名副其实。惟黄淮、杨溥，仍系狱中，终成祖世不得释。

高煦越加骄纵，私选各卫健士为爪牙，潜图变逆。成祖稍稍察觉，乃把煦改封青州，饬令就国。煦仍奏请留传左右，不愿就道。复经成祖申谕，煦尚迁延自如，且擅募军士三千余人，不使隶籍兵部，但终日逐鹰纵犬，骚扰京都。兵马指挥徐野驴，捕得一二人，按罪惩治，煦竟到署亲索，与野驴谈了一二语，不称己意，竟从袖中取出铁爪，挝杀野驴。骄横已极。廷臣尚不敢详奏，嗣煦复僭用乘舆车服，为帝所闻，乃密询尚书蹇义，义惧煦威焰，推辞未知。及复问杨士奇，士奇顿首道："汉王

初封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仍不行，心迹可知，无待臣言。惟愿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保全父子恩亲，得以永世乐利。”还是他较为忠直。成祖默然不答。疑乎信乎？越数日，又访得高煦私造兵器，蓄养亡命，及漆皮为船，演习水战等事。于是勃然大怒，立召煦至，面诘各事。煦无可抵赖，一味支吾。当由成祖勒褫冠服，囚絷西华门内，势且废为庶人，还是太子从旁劝解。太子义全骨月，所以后称仁宗。成祖厉声道：“我为你计，不得不割去私爱，你欲养虎自贻害么？”太子泣请不已，乃削高煦两护卫，诛左右数人，徙封山东乐安州，勒令即日前行。煦计无所出，只好拜别出京，一鞭就道了。下文再表。

且说成祖既平定南北，加意内治，命工部尚书宋礼浚会通河，兴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蒋廷瓒、金纯，浚祥符县黄河故道。漕运既通，河流亦顺，又命平江伯陈瑄，督筑海门捍潮堤八十余丈。且于嘉定海岸，培筑土山，以便海舟停泊。山周四百丈，高五十余丈，立堠表识，远见千里。成祖赐名宝山，后来立邑于此，名宝山县，便是明永乐时的遗迹，略作纪念。惟沿海一带，屡有倭寇出没，频年未息。倭寇即日本国民，来华寇掠，所以叫作倭寇。日本在朝鲜国东境，距朝鲜只一海峡，元世祖时，威振四夷，独日本不服，世祖发兵十余万东征，途遇暴风，全军覆没。日本终抗命不庭。嗣日本南北分裂，时相攻伐，及南败北胜，南方残众，流寓海口，侵及朝鲜。朝鲜方拥李成桂为国王，成桂颇有智勇，力足防边，且遣使通好中国，得明太祖册封，为明外藩。朝鲜历史，亦从此处插入，是用笔销纳处。倭寇遂迁怒明朝，剽掠中国海岸。太祖尝贻书日本，请禁边寇，终不见答。乃特设沿海卫所，专意防倭。成祖时，日本足利义满氏，统一南北，航海入贡，受封为日本国王。成祖又饬令严禁海盗，怎奈海盗不服王化，足利氏亦无能为力，所以入寇如故。经明廷先后出师，如安远伯柳升，平江伯陈瑄，及总兵官刘江，皆破倭有功，沿海才得少安。为嘉靖时征倭作引。

会接贵州警报，思州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南宣慰司田琛，构怨兴兵，仇杀不已。成祖密令镇远侯顾成，率兵前往，相机剿抚。先是明平云南，贵州土官，闻风归附，太祖嘉他效顺，概令原官世袭，赋税由他自输，不立制限，但设一都指挥使，择要驻守。永乐初年，镇守贵州的长官，便是镇远侯顾成。顾成既密受朝命，遂潜入思州、思南二境，出其不意，把宗鼎与琛，一并拿住，槛解京师。成祖将他二人斩讫，分贵州地为八府四州，设布政使司，及提刑按察使司，派工部侍郎蒋廷瓒，署贵州布政使事。陆续叙过，都是本回中销纳文字。

谁知到了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中，忽出了一场乱事，为首的巨匪，乃是一个女妖名叫唐赛儿。下半回以此为主脑，故提笔较为注重。赛儿为县民林三妻，并没有什么武略，不过略有姿首，粗识几个文字，能诵数句经咒。林三病死。赛儿送葬祭墓，回经山麓，见石隙中露有石匣，她即取了出来，把匣启视，内藏异书宝剑，诧为神赐。书中备详秘术及各种剑法，当即日夕诵习，不到数月，居然能役使鬼神；又剪纸作人马可供驱策，如欲衣食财物，立令纸人搬取，无不如意。她复削发为尼，自称佛母，把所得秘法，辗转传授，一班愚夫愚妇，相率信奉，多至数

万。无非是平原吕母及平原女子迟昭平之类。地方官闻她讹扰，免不得派役往捕，唐赛儿哪肯就缚，便与捕役相抗。两下龃龉，当将捕役杀毙数人。有几个见风使帆的狡捕，见赛儿持蛮无礼，先行溜脱，返报有司，有司不好再缓，便发兵进剿。赛儿到此地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纠集数万教徒，杀败官兵，据住益都卸石棚寨揭竿作乱。奸民董彦杲、宾鸿等，向系土豪，武断乡曲，一闻赛儿起事，便去拜会，见赛儿仗剑持咒，剪纸成兵，幻术所施，竟有奇验，遂不胜惊服，俱拜倒赛儿前，愿为弟子。佛母收佛徒，皆大欢喜。从此日侍左右，形影不离，两雄一雌，研究妖法，越觉得行动诡秘，情迹离奇。怕不是肉身说法。训练了好几月，便分道出来，连陷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州诸州县，戕杀命官，日益猖獗。青州卫指挥高凤，带领了几千人马，星夜进剿，到了益都附近，时已三鼓，前面忽来了无数大鬼，都是青面獠牙，张着双手，似蒲扇一般，来攫凤军。凤军虽经过战阵，从没有见过这般鬼怪，不由得哗噪起来。董彦杲、宾鸿，率众掩至，凤军不能再战，尽被杀害，凤亦战死。莒州千户孙恭等，得悉败状，恐敌不住这妖魔鬼怪，只好遣人招抚，许给金帛，劝他收兵。董彦杲等抗命不从，反将去使杀毙。

那时各官错愕，不得不飞章奏闻，成祖敕安远侯柳升，及都指挥刘忠，率着禁卫各军，前往山东。各官统来迎接，且禀称寇有妖术，不易取胜。是为诿过起见。柳升冷笑道："古时有黄巾贼，近世有红巾寇，都是借着妖言，煽惑愚民。到了后来结果，无非是一刀两段。诸君须知邪不敌正，怕什么妖法鬼术？况是一个民间孀妇，做了匪首，凭她如何神奇，也不过幺幺伎俩，我自有法对待，诸君请看我杀贼哩。"言罢，即进击卸石棚寨，密令军士备着猪羊狗血，及各种秽物，专待临阵使用。途次遇着寇兵，当即接战，忽见唐赛儿跨马而来，服着道装，仿佛一个麻姑仙，年龄不过三十左右，尚带几分风韵。半老徐娘。两旁护着侍女数名，统是女冠子服式。赛儿用剑一指，口中念念有词，突觉黑气漫天，愁雾四塞，滚滚人马，自天而下。柳升忙令军士取出秽物，向前泼去，但见空中的人马，都化作纸儿草儿，纷纷坠地，依旧是天清日朗，浩荡乾坤。妖术无用。赛儿见妖法被破，拨马便走，寇众自然随奔，逃入寨中，闭门固守。

柳升麾军围寨，正在猛攻，忽有人出来乞降，只说是寨中粮据汲道。忠至东门，夜遇寇兵来袭，飞矢如蝗。忠不及预防，竟被射死。柳升安居营中，总道是妖术已破，无能为力，前言确是有识，至此偏独轻敌，遂至丧师纵寇，可见骄兵必败。不意夜半溃军逃还，报称刘忠陷没，慌忙往救，已是不及。还攻卸石棚寨，寨中已虚无一人，赛儿以下，尽行遁去。惟宾鸿转攻安邱，城几被陷，幸都指挥佥事卫青，方屯海上备倭，闻警飞援，与邑令张玙等内外合攻，杀败宾鸿，毙寇无数，剩了些败残人马，逃至诸城，被鳌山卫指挥使王贵，截住中途，一阵杀尽，只唐赛儿在逃未获。及柳升至安邱，卫青迎谒帐前，升反斥他无故移师，喝令捽出，于是刑部尚书吴中，劾升玩纵无状，由成祖召还下狱，擢卫青为都指卫使，一面大索赛儿，尽逮山东、北京一带的尼觋道姑，到京究辨。可怜大众无辜，枉遭刑虐，结果统是假赛儿，不是真赛儿。俄得山

东军报，说是真赛儿已拿到了，盈廷官吏，相率庆贺，丑。正是：

篝火狐鸣天地暮，昆冈焰炽鬼神愁。

未知赛儿曾否伏诛，且至下回交代。

本回宗旨，内叙高煦夺嫡，外叙唐赛儿揭竿，而外此各事，俱用销纳法插入，但亦不至渺无关系。因高煦事叙入宫中，而徐后诸人之品节以彰，因唐赛儿事叙入畿外，而边疆诸事之叛服以著，如绳贯钱，有条不紊，此可见著述之苦心，非信手掇拾者比也。且高煦骄纵，弊由溺爱，赛儿诡秘，弊在重僧，于欲言之中，更得不言之秘，善读者自能知之。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却说唐赛儿乱后，山东各司官，多以纵寇获谴，别擢刑部郎中段民为山东左参政。段民到任，颇能实心办事，所有冤民，尽予宽宥，惟密饬干役，往捕赛儿。不数日赛儿缚到，由段民亲讯，她却谈笑自若，直认不讳。段民觉有变异，命以利刃截她手足，谁知纯钢硬铁，反不及玉臂莲钩，刀锋已缺，手足依然，不得已严加桎梏，把她娇怯身躯，概用铁索缠住，然后置入囚车，派遣得力人员，解送京师。行到半途，天光渐黑，蓦见前后左右，统是狰狞厉鬼，高可数丈，大约十围，腰间系着弓矢，手中执着大刀，恶狠狠的杀将过来。看官！你想这等押解巨犯的兵役，如何抵敌？大家顾命要紧，弃了囚车，四散避开。何不用秽物解之。待至厉鬼已去，返顾囚车，里面只有一堆镣铐，并没有什么唐赛儿。彼此瞠目许久，只好回报段民。段民没法，也只得据实复奏。明廷一班官吏，方闻妖妇解京，都想前去验视，至段民奏至，越发诧为奇事。成祖也不加责问，但命将所拘尼媪，一律放还，这颇能知大体。连柳升亦释出狱中，释放柳升未免失刑。内外安谧，只唐赛儿究不知何处去了。

话分两头。且说成祖击败阿噜台，奏凯还京，越年，阿噜台却遣使贡马，且奉表称臣。成祖以他悔罪投诚，特命户部收受贡物，并厚犒来使，遣令去讫。会瓦剌部酋玛哈木，攻杀鞑靼汗本雅失里，另立答里巴为汗，自专政权。阿噜台复使人来告，成祖乃命驾北巡，亲探虚实。既至北京，复得阿噜台表奏，略言“玛哈木弑主逞强，请天朝声罪致讨，臣愿率所部，效力冲锋”云云。成祖大喜，封阿噜台为和宁王，一面谕责玛哈木，且征使朝贡。玛哈木竟不受命，当由成祖下诏，再行亲征，仍带了柳升、郑亨、陈懋、李彬等，一班宿将，浩荡前行，太孙瞻基，亦随驾出发。成祖语侍臣道：“朕长孙聪明英睿，智勇过人，今肃清沙漠，使他躬历行阵，备尝艰苦，才知内治外攘，有许多难处呢。”侍臣称颂不已。无非面谀。是年为永乐十二年，二月间启行，四月间至兴和，五月间出塞，次杨林城，六月间到三峡口。前锋刘江，遇着敌骑数千名，一鼓击退。成祖料敌必大至，严阵以待。寻获间谍数名，问明详细。得悉

玛哈木离此不远，索性兼程前进：至忽兰忽失温地方，望见尘头大起，有无数蒙兵踊跃而来，后面拥着麾盖，蔽着两人，一是鞑靼汗答里巴，一是瓦剌酋玛哈木。成祖登高指挥，命柳升、郑亨等攻敌中坚，陈懋、王通攻右翼，李彬、谭青、马聚攻左翼。三军奉令进攻，火器齐发，声震天地。玛哈木恰也能耐，领着蒙兵，左拦右阻，并迭发强弩，射住明军。郑亨身中流矢，负痛退还。陈懋、王通，也被蒙兵截住，不能取胜。李彬、谭青等与敌酣斗，杀伤相当。都指挥满都，受伤过重，倒毙阵中。成祖见各队相持，未分胜负，遂自高阜跃下，亲率铁骑冲阵，横扫敌军。柳升以下，见主上躬冒矢石，也不得不舍命争先，大呼杀敌。俗语说得好："一夫拼命，万夫莫当。"况有数万人努力前驱，无论什么强敌，总是抵挡不住。玛哈木败阵而逃，部众自然溃散。明军追越两高山，直达土拉河，斩首数千级。成祖尚欲穷追，还是皇太孙叩马谏阻，才令班师。穷寇勿追，皇太孙恰是有识。还至三峰山，阿噜台遣头目锁住等来朝，且言阿噜台有疾，所以不至。成祖好言抚慰，并给米百石，驴百匹，羊百头，别赐他属部米五千石。锁住等拜谢而去。成祖还京，玛哈木也贡马谢罪，词极卑顺。勉效阿噜台。成祖又纳贡馆使，宥他前愆，惟玛哈木与阿噜台，始终不和，互相仇杀，亦互来报捷。成祖亦利他构衅，随意敷衍，毫不诘问。无非欲自做渔翁。既而玛哈木病死，子脱欢嗣位，遣使朝贡，仍许袭爵。独阿噜台生聚渐繁，兵储渐富，居然桀骜起来，每遇明使，箕踞谩骂，有时且把明使拘留。成祖一再驰谕，阿噜台全然不改，反驱众入寇边疆。

警报屡达京师，成祖以胡人反复，必为后患，决计迁都北京，就近控驭。永乐十九年春间，车驾北迁，特旨大赦。明迁北京自此始。廷臣以迁都不便，纷纷有异言。未几忽发火灾，把奉天、谨身、华盖三殿，烧得墙坍壁倒，栋折榱崩，成祖未免惶悚，令群臣条奏阙失，直言无隐。僚属奉旨上言，多以迁都为非是。主事萧仪，及侍读李时勉，语尤痛切。成祖大怒，竟杀了萧仪，下李时勉于狱中，并将给事柯暹，御史郑维垣等，谪徙边疆。既令群臣直言，复以直言加罪，出尔反尔，殊属不情。一面再议北征。兵部尚书方宾，力言粮储支绌，未便兴师，乃复召户部尚书夏原吉，问边储多寡。原吉奏称所有边储，只足供戍卒，不足给大军。且言频年师出无功，戎马资储，十丧八九，灾眚间作，内外俱疲，应顺时休养，保境息民为要。即如圣躬少安，亦须调护，毋须张皇六师。成祖闻言，为之不怿，仍令原吉往查开平粮储。既而刑部尚书吴中入对，大旨与方宾同，成祖怒道："你亦学方宾么？我将杀宾，免你效尤。"宾闻言大惧，竟自经死。成祖竟命将吴中系狱，并饬锦衣卫逮原吉还京，再问亲征得失。原吉具奏如初。成祖益怒，亦饬令下狱。专制淫威，煞是厉害。遂命侍郎张本等，分往山东、山西、河南及应天诸府，督造粮车，发丁夫挽运，会集宣府，以次年二月为期。

光阴易过，倏忽新春，成祖即率军起程，师次鸡鸣山，探悉阿噜台远遁，诸将请率兵深入。成祖道："阿噜台非有他计，譬诸贪狼，一得所欲，即行遁去，追他无益。且俟草青马肥，出开平，逾应昌，出其不意，直抵敌巢，然后可破穴犁庭了。"前则执意亲征，兹复禁止深入，总之予智自雄，不欲群臣多口。嗣是徐徐进行，一路过去，不见有什么敌

骑，如入无人之境。成祖命军士开枪猎兽，或临场校射，赐宴作乐。御制平戎曲，使全军歌唱节劳。至五月中旬，始度偏岭，发隰宁，至西凉亭。亭为故元往来巡幸地，故宫禾黍，野色萧条，成祖慨然道："元朝创筑此亭，本欲子孙万代，永远留贻，哪里防有今日？古人谓天命无常，总要有德的皇帝，方才保守得住。否则万里江山，亦化作过眼烟云，何况区区一亭呢。"乃下令禁止伐木。六月出应昌，次威远，开平探马走报，阿噜台进寇万全，诸将请分兵迎击，成祖道："这是阿噜台诈计，不能相信。他恐我直捣巢穴，佯为出兵，牵制我师。我若分兵往援，正中彼计。"遂疾驰而进，敌果遁去。成祖料敌可谓甚明。大兵进驻沙胡原，拿住阿噜台部属，一一讯问。据言："阿噜台闻大军到来，惶恐已极，他母及妻，统骂阿噜台昧良，无端负大明皇帝，所以阿噜台穷极无奈，已尽弃家属，及驼马牛羊辎重，向北远遁了。"成祖道："兽穷必走，也是常情，但恐他挟有诈谋，不可不防。"嗣复获得敌骑数人，所言悉与前符。乃命都督朱荣、吴成等，尽收阿噜台所弃牛羊驼马，焚毁辎重，指日还师，乘便击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即大宁属地，自辽沈起直，至宣府，延长三千余里，元置大宁路于此。元得大宁，即封皇子权为宁王，另封兀良哈三卫，处置降人，以阿北失里等为三卫都指挥同知。成祖起兵，诱执宁王权，应二十二回。并将宁王部属，悉数移入北平。兀良哈三卫，奉命惟谨，且发兵从战，所向有功。成祖即以大宁地尽畀兀良哈，作为犒赐。此是东周封秦之覆辙，成祖何故蹈之。

自此辽东宣府一带，藩篱撤去，门庭以外，就是异族。成祖约他为外藩，平居使侦探，有急使捍卫，无如异族异心，未免携贰。自阿噜台恃强抗命，遂与兀良哈三卫勾通。三卫中朵颜卫最强，次为泰宁卫，次为福余卫，既附合阿噜台，遂时入塞下。成祖北征旋师，语诸将道："阿噜台恃兀良哈为羽翼，所以敢为悖逆，今阿噜台远遁，兀良哈势孤，应移师往讨，平定此寇。"当下简选精锐数万人，分五路捣入，自率郑亨、薛禄等，直入西路。师次屈裂儿河，兀良哈驱众数万，前来抵敌，忽被陷入泽中，成祖即指挥骑兵，冲杀过去，斩首数百级。敌自相践踏，势几散乱。成祖登高瞭望，见敌兵散而复聚，料有接应兵至，遂命吏士持神机弩，潜伏深林，自张左右翼出阵夹击。敌兵突冲左翼军，左翼军佯退，引敌入深林中，一声号炮，伏兵齐发，箭如飞蝗般射去，敌遂惊溃。左翼军反击敌腹，右翼军猛攻敌背，敌兵死伤无算，追奔三十余里，尽毁三卫巢穴，然后下令班师，还京受贺。又是一番跋涉了。

次年七月，又有阿噜台寇边消息，成祖笑道："去秋亲征，渠意我不能复出，朕当先驻兵塞外，以逸待劳。"即命皇太子监国，车驾择日发京师。三次北征。师行月余，进至沙城，阿噜台属下，知院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妻子来降，由成祖详问阿噜台情形。阿失帖木儿禀道："今夏阿噜台为瓦剌所败，部属溃散，势日衰微。今闻大军远出，必疾走远避，哪里还敢南向呢？"成祖甚喜，赐他酒食，俱授千户。惟大军仍然前进，至上庄堡，由先锋陈懋来报，说是鞑靼王子也先土于，挈眷投诚。成祖大喜，语侍臣道："远人来归，应格外旌异，方便招徕。"随即令陈懋引见，当面奖谕，特封他为忠勇王，赐名金忠。是时兵部尚书金忠已卒，岂成祖欲令他后继，所以不嫌复名欤？并授他甥把罕台为都督，部属察

卜等统为都指挥，赐冠带织金袭衣，一面下诏南旋。此次北征最属无谓。

越年，为永乐二十二年，即成祖皇帝末年，谍报阿噜台复寇大同，忠勇王金忠，请成祖发兵，愿为前锋自效，于是成祖复大举北征。第四次了。行抵隰宁，仍不见有敌人踪迹，心知边报不实，未免爽然。会有金忠部将把里秃，获到敌哨，具言阿噜台早已远飏，现闻在答兰纳木儿河。成祖即督军疾趋，直达开平，遣中官伯力哥，往谕阿噜台属部道："王师远来，只罪阿噜台一人，他无所问，倘若头目以下，输诚来朝，朕当优与恩赉，决不食言。"至伯力哥还报，阿噜台部落，亦多远遁，无可传命，成祖乃决计入答兰纳木儿河。沿途见遗骸甚众，白骨累累，因饬柳升督率军士，掇拾道殣，妥为瘞埋，自制祭文，具酒浆等物，奠爵酹土，聊慰孤魂。又进次玉沙泉，以答兰纳木儿河已近，即命前锋金忠、陈懋等先发，自为后应。金忠、陈懋等到了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芜，不特没有敌寨，就是车辙马迹，也是一律漫灭，无从端倪。大家瞭望一番，不知阿噜台所在，只好遣人复奏。成祖又遣张辅等穷搜山谷，就近三百里内外，没一处不往搜寻，也只有蔓草荒烟，并不见伏兵逃骑，张辅等亦只好空手复命。真是彼此捣鬼。成祖不禁诧异道："阿噜台那厮，究到何处去了？"张辅奏道："陛下必欲擒寇，愿假臣一月粮，率骑深入，定不虚行。"成祖道："大军出塞，人马俱劳乏得很，北地早寒，倘遇风雪，转恐有碍归途，不如见可而止，再作计较。"言未已，金忠、陈懋等亦已回营，奏称至白邙山，仍无所遇，以携粮已尽，不得不归。成祖叹息多时，便下令还京。又是白跑一次。

道出清水源，见道旁有石崖数十丈，便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刻石纪功，并谕道："使万世后知朕过此。"不见一敌，何功可言？然自知不再到此，亡征已见。铭功毕，成祖少有不豫，升幄凭几而坐，顾内侍海寿问道："计算路程，何日可到北京？"海寿答道："八月中即可到京。"出塞四次，连路程都不能计，不死何待？成祖复谕杨荣道："东宫涉历已久，政务已熟，朕归京后，军国重事，当悉付裁决。朕惟优游暮年，享些安闲余福罢了。"恐老天不肯许你，奈何？杨荣闻言，免不得谀颂数语。至双流泺，遣礼部尚书吕震，以旋师谕皇太子，并昭告天下。入苍崖戍，病已甚笃，夜不安寐，偶一闭目，便见无数冤鬼，前来索命。好杀之验。待至惊醒，但见侍臣列着左右，不禁唏嘘道："复原吉爱我！"再行至榆木川，气息奄奄，不可救药了。自知不起，遂召英国公张辅入内，嘱咐后命，传位皇太子高炽，丧礼一如高皇帝遗制。言讫，呼了几声痛楚，当即崩逝。张辅与杨荣、金幼孜商议，以六师在外，不便发丧，遂熔锡为椑，载入遗骸，仍然是翠华宝盖，拥护而行。暗中遣少监海寿，驰赴太子，太子遣太孙奉迎，太孙至军，始命发丧，及郊，由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棺，举丧如仪。成祖卒年六十五，尊谥文皇帝，庙号太宗，至嘉靖十七年，复改庙号为成祖。太子高炽即位，以次年为洪熙元年，史称为仁宗皇帝，小子自然沿称仁宗了。本回就此收场，惟有一诗咏成祖道：

闲关万里有何求，财匮师劳命亦休。

车载沙邱遗恨在，枭雄只怕死临头。

欲知仁宗即位后情形，请看官再阅下回。

阿噜台、玛哈木等，叛服靡常，原为难驭之寇。然成祖一出，靡战不胜，其不足平可知矣。此后即有犯顺消息，可遣一智勇深沉之将，如英国公张辅者，出为战守，当亦足了此事。乃必六师远出，再三不已，万里闲关，甚至不见敌军踪影，何其仆仆不惮烦乎？况按夏原吉所奏，当日度支，已甚支绌，以全国之赋税，糜费于无足重轻之边事，可已不已，计毋太绌。要之一好大喜功之心所由致也，迨中道弥留，始言夏原吉爱我，晚矣。好酒者以酒亡，好色者以色亡，好兵者以兵亡，成祖诚好兵者哉！然以滥刑好杀之成祖，犹得令终，吾尚为成祖幸矣。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却说仁宗即位，改元洪熙，立命将夏原吉、黄淮、杨溥等，释出狱中，俱复原官。应二十九回。原吉入朝奏对，大旨以赈饥蠲赋，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趾各路采办，仁宗一一依行。未几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皆东宫旧臣，忠实可恃，遂进荣为太常卿，幼孜为户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翰林学士。既而荣与士奇，统擢为尚书，内阁职务，自是渐重了。

先是仁宗少时，太祖未崩，尝命他分阅章奏。仁宗留意考察，凡关系军民利病，必先呈上览，至文字稍有错误，并未表出。太祖指示道："儿阅章奏，奈何不核及文字？"仁宗答道："偶有笔误，不足渎天听，所以未曾表明。"太祖点首不答。嗣复问及尧、汤时候，水旱连年，百姓如何生活？仁宗答以尧、汤仁政，惠及民生，因此水旱无忧。太祖大喜道："好孙儿！有君人度量了。"所谓少成若天性。嗣为皇太子，屡被高煦、高燧等谗构，终以诚敬孝谨，得免祸难。及即位，任用三杨，修明庶政，与民休息，俨然有承平景象。仁宗尝在池亭纳凉，吟成五律一首道："夏日多炎热，临池憩午凉。雨滋槐叶翠，风过藕花香。舞燕来青琐，流莺出建章。援琴弹雅操，民物乐时康。"引入此诗，注重结末二语。后人读到此诗，每想仁宗风仪，几似虞舜鼓琴，薰风解愠，不愧为守文令主。又尝在思善门外，建弘文馆，与儒臣讲论经史，终日不倦。夏日遍赐水果诸鲜，冬日遍赐貂狐等物。每语诸臣道："朕与诸卿讲论，觉得津津有味，若一入后宫，对着内侍宫人，便觉索然，未知卿等厌弃朕否？"诸臣闻命，顿首称颂，自不必说。皇后张氏，为彭城伯张麒女，册妃时，谨修妇道，成祖尝谓幸得佳妇，仁宗得保全储位，也亏着贤后从中调停，所以仁宗敬爱有加，宫闱中虽有妃嫔，没甚宠幸。除张后外，只谭妃一人，善承意旨，得蒙恩遇罢了，为殉主伏笔。这且慢表。

且说安南平定，曾设交趾布政司，留英国公张辅镇守，未几即召辅还

京，从征漠北，别命丰城侯李彬继统军事，尚书黄福综理民政。福有威惠，颇得交人畏服。惟李彬麾下，曾有太监马骐任职监军，骐按定交趾贡物，每岁需扇万柄，翠羽万袭，正供以外，还要多方勒索。交民痛苦得很，互相怨恨，遂互相煽动，因复闯出一个渠魁，扰乱安南。都是小人坏事。这渠魁叫作何名？便是俄乐县土官黎利。

黎利初从陈季扩，充金吾将军，季扩就擒，利归降明军，令为巡检。至马骐肆虐，他即乘机驱胁，挟众作乱，自称平定王，用弟黎石为相国，段莽为都督，聚党范柳、范宴等，四出剽掠。参政侯保、冯贵，率军往讨，被他围住，力战身亡。明廷闻警，遣荣昌伯陈智为左参将，助李彬出剿，转战有年，才得削平乱党，惟黎利逃匿老挝，屡捕未获。嗣李彬应召还京，由陈智代任，监军亦另易中官，名叫山寿。去了一个，又来一个。这山寿贪财好货，与马骐相似。黎利乘间纳贿，潜自老挝遁还宁化州，诈言乞降。山寿得了贿赂，遂替他奏请朝廷，求赦黎利。适成祖崩逝，仁宗践位，寿入朝庆贺，且言利已愿降，若遣使往谕，定然来归。仁宗踌躇良久，方道："蛮人多诈，不便深信。"山寿叩头道："如利不来，臣当万死。"利令智昏。仁宗复道："黄福有无异议？"山寿又奏道："福居交趾，已十八年，从前马骐密奏先帝，谓有异志，臣不敢仍如骐言。但久居异域，与民同利，今交趾知有黄福，不知有朝廷，恐亦非怀柔本旨呢。"善于进谗，比马骐还要阴险。仁宗默然无语。俟山寿退出，即下旨召黄福还京，已为邪言所惑。饬兵部尚书陈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福在交趾，编户籍，定赋税，兴学校，置官司，屡召父老宣谕德意。中官马骐，怙恩虐民，福辄遇事裁抑，骐怀恨在心，所以诬奏。成祖搁过不提，至山寿入谗，仁宗驰谕召归，福奉命即行，交人扶老携幼，相率走送，甚至挽辕号泣，不忍言别。福好言婉谕，只托称后会有期，才得离了安南，径还京师。

黎利闻黄福召还，谋变益急，遂纠众攻茶龙州。交趾都司方政，领兵往援，与战不利。指挥伍云阵殁，守将琴彭亦战死。利陷入茶龙，转寇谅山，杀死守吏易先，硬把谅山占去。荣昌伯陈智，懦弱无能，又与都司方政，不相辑睦，遂没法定乱，只好飞使驰奏，候旨定夺。全然不智，如何名智？仁宗方信山寿言，遣寿赍敕往谕，授黎利为清化知府。及接陈智奏报，还道是山寿有材，足以抚寇，即飞饬陈智按兵以待，候山寿到了交趾，协议以闻。于是陈智推诿上命，一任黎利猖獗，勒兵不发。尚书陈洽，见陈智迁延酿乱，甚是懊恼，即奏称贼首黎利，名虽求降，实是携贰，招聚逆党，日益滋蔓，乞饬统帅陈智，早灭此贼，绥靖边疆云云。仁宗乃复授陈智为征夷将军，出讨黎利。智尚在徘徊，至山寿入境，又一意主抚，贼势从此益张了。

且说仁宗既册定皇后，随立子瞻基为皇太子，余子瞻埈、瞻墉、瞻墙、瞻堈、瞻墺、瞻垲、瞻垍、瞻珽皆封王，命太子居守南京，意欲仍还南都，诏令北京都司，复称行在。一面宥建文诸臣，放还永乐时坐戍家属，并复魏国公徐钦原爵。钦系辉祖子，辉祖忤成祖意，夺爵归第。应二十七回。未几，辉祖病殁，子钦复得袭封。永乐十九年，钦入朝，不辞径去，成祖怒钦无礼，削职为民，至是乃给还故爵。且屡命法司慎

刑，谕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三人，审决先朝重囚，必往同谳，遇有冤抑，不惜平反云云。他如免租施赈，亦时有所闻。不意洪熙元年五月中，二竖为灾，帝躬不豫，才越两日，病竟垂危。忙饬中官海寿，驰召皇太子瞻基。海寿甫抵南京，仁宗先已归天。太子即日就道，自南而北，谣传汉王高煦，谋在途中设伏，邀击太子，左右请整兵为卫，或言应从间道北行。太子道："君父在上，何人敢妄行？"当下驰驿入都。至良乡，太监杨瑛，偕尚书夏原吉、吕震，捧遗诏来迎，传位皇太子。太子受诏，入哭尽哀，越十日即皇帝位，追尊皇考为昭皇帝，庙号仁宗，皇后张氏为太后，又以谭妃投缳殉主，追赠为昭容恭禧顺妃。得未曾有。统计仁宗在位，仅越一年，享年四十有八。太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史称他为宣宗。小子亦沿例称呼。宣宗立后胡氏，系锦衣卫百户胡荣女，并册孙氏为贵妃。并举贵妃，为后文废后张本。召翰林学士杨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同参机务。命大理寺卿胡槩，参政叶春，巡抚南畿。自是遇有灾乱，辄遣大臣巡抚，后来置为定员，三司职权，乃日渐从轻了，明初外省官制，置布政、按察、都指挥三司，分掌政、刑、兵三事。及巡抚设而三司失权。这却不必细说。

惟汉王高煦，自徙居乐安后，仍然不法，闻仁宗猝崩，召还太子，本欲发兵邀击，因迫于时日，不及举行。宣宗即位，恰奏陈利国安民四事，宣宗如奏施行。及改元初日，煦复遣人献元宵灯，侍臣入启宣宗道："汉府来使，多是窥探上意，心存叵测。前时汉王子瞻圻，留居北京，每将朝廷情事，潜报汉王，平均一昼夜间，多至六七次，先帝防他漏泄，徙至凤阳守陵。此次陛下登基，汉王又借口奏献，使人常至，诡情如见，不可不防。"仁宗徙瞻圻事，就此带出，以省笔墨。宣宗道："永乐年间，皇祖尝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但皇考待他甚厚，朕亦应推诚加礼，宁他负我，毋我负他。"乃驰书报谢。煦日夜制造军器，籍丁壮为兵，出死囚，招亡命徒，夺府州县官民畜马，编立五军四哨，授指挥王斌为太师，知州朱恒，长史钱巽为尚书，千户盛坚，典仗侯海为部督，教授钱常为侍郎，遣人约山东都指挥靳荣为助，期先取济南，然后犯阙。

御史李濬，致仕归田，家住乐安，得着这个消息，急弃家易服，从间道驰入京师，上书告变。山东文武军民，与真定等卫所，亦飞报高煦乱状。适煦遣心腹枚青，往约英国公张辅，请为内应，辅絷青以闻。宣宗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慰勉备至。煦反盛兵见泰，厉声道："靖难兵起，若非我出死力，哪有今日？太宗轻听谗言，削去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徙以金帛饵我，今又动言祖制，胁我谨守臣节，我岂能郁郁居此，毫无举动？你试看我士饱马腾，兵强力壮，欲要横行天下，也是不难。速归报你主，执送奸臣，免我动手！"竟欲效乃父耶？但福命不及乃父，奈何？泰不敢抗辩，唯唯而出；既还京，也含糊复命。

隔了数日，煦遣百户陈刚，赍奏入朝，奏中语多悖逆，且指夏原吉为罪首，定欲索诛。宣宗乃动愤起来，夜召诸大臣入议，拟遣阳武侯薛禄，往讨高煦。大学士杨荣抗言道："陛下独不见李景隆事么？"宣宗转顾原吉，原吉先免冠谢死罪。宣宗矍然道："卿何为作此态？莫非为高煦奏请

么？煦无从启衅，只得借卿为口实，朕非甚愚，何至为煦所欺？”原吉谢恩毕，方奏道：“为今日计，宜卷甲韬戈，星夜前往，方可一鼓荡平。若命将出师，迂远无济，转蹈李景隆覆辙。荣言甚是。”杨荣遂劝帝亲征。宣宗召张辅入内，与商亲征事，辅对道：“高煦有勇无谋，外强中怯，今请假臣二万人，即可缚煦献阙，何必劳动至尊。”杨荣道：“煦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所以肆行无忌，若临以天威，事无不济，臣愿负弩前驱。”宣宗为之动容，乃决意亲征，以高煦罪状，申告天地宗庙山川百神，命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张本，通政使顾成等，扈跸随征。留郑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定国公徐永昌，彭城伯张昶，安乡侯张安，广陵伯刘瑞，忻城伯张荣，建平伯高远，及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等，协守京师。复敕遣指挥黄谦，暨平江伯陈瑄，出守淮安，防煦南窜。部署既定，遂统率大营五军将士，即日出京，钲鼓声远达百里。既至杨村，宣宗顾从臣道：“卿等料高煦今日，计将安出？”蹇义道：“乐安城小，不足展布，彼或先取济南，为根据地。”言未已，杨溥又插口道：“高煦前日，尝请居南京，今必引兵南去。”宣宗笑道：“卿等所料，未必尽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且闻大军将至，亦不暇往攻。若防他走入南京，未始非高煦夙愿，但他的护卫军，家属多居乐安，岂肯弃此南走？高煦性多狐疑，今敢谋反，无非因朕年少新立，未能亲征；若遣将往讨，他得甘言厚利，作为诱饵，希图与他联合。今朕亲至，已出彼料，哪里还敢出战？朕意煦必成擒了。”料敌如神，然亦皆由杨荣等指导之力。从臣等唯唯听命。又向前行进，遇着乐安逃军，备述高煦情形，略如宣宗所料。宣宗大喜，发给揭帖数纸，令回乐安贴示，一面仍贻书高煦道：

朕惟张敖失国，本诸贯高，淮南受诛，成于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国，率因之以身图富贵，而陷其主于不义，及事不成，则反噬主以图苟安，若此者多矣。今六师压境，王能悔过，即擒倡谋者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如初，善之善者也。王如执迷不悟，大军既至，一战成擒，又或麾下以王为奇货，执王来献，王何面目见朕，虽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转祸为福，一反掌间耳。其审图之！

书发后，得前锋薛禄驰奏，报称高煦已下战书，约于明日出战。宣宗遂令大军蓐食兼行，夜半至阳信县，官吏皆入乐安城，无人迎谒。大军即趋至乐安，围攻四门。时已天明，守城兵慌忙登陴，举炮下击。宣宗命发神机铳箭，仰射城上。硝烟四散，声震如雷。守兵股栗，多半窜伏逃生。日光晌午，危城将堕，诸将拟攀城而入，宣宗不允，暂行停攻，复传书入城，谕高煦出降。煦仍不答。宣宗又命书诏敕数道，令将士系诸箭上，射入城中，晓示祸福利害。城中人士，得了谕旨，多欲将高煦执献。煦狼狈失据，乃密遣心腹将士，缒城至御幄前，奏称限期一夕，与妻子诀别，即当出城归罪。前云可横行天下，如何未战即降？宣宗允准，来使去讫。是夜高煦尽取所造兵器，与各处交通文书，尽付一炬。火光烛天，通宵不绝。转眼间天已大明，煦拟出城听命，忽来一人阻住道：“殿下宁一战而死，如何出降受辱？”煦视之，乃是太师王斌。煦怅然道：“城池卑狭，不足御敌，奈何？”王斌再欲有言，煦复道：“你且照

常办事，容我细思。”斌乃退出。煦遂潜行出城，径至宣宗行幄前，席藁待罪。群臣奏谓正法，宣宗道：“煦固不义，但祖宗待遇亲藩，自有成例，勿为已甚。”群臣复举大义灭亲四字，坚请加刑，宣宗不许，只令高煦入见，取群臣弹章视煦。煦略略瞧着，面色如土，忙顿首道：“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昔日威风，而今安在？宣宗令煦作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王斌、朱恒等倡导不轨，罪在不赦，亦一律系归。改乐安为武定州，令薛禄、张本二人镇守，余军凯旋。高煦父子家属，被系入京，宣宗命废为庶人，筑室西安门内，禁锢高煦夫妇，号为逍遥城，饮食供奉如常。王斌、朱恒等皆伏诛。煦被禁数年，宁王权上书，请赦煦父子，不获见允，煦大为怨望，宣宗亲往察视，见煦箕踞坐地上，免不得斥责数语。及宣宗转身欲归，煦竟伸出一足，把宣宗勾倒地上。宣宗大怒，俟起立后，令力士舁出铜缸，覆住煦身。缸重三百余斤，煦用力负缸，缸竟移动。宣宗复命积炭熏缸，越一时，炭炽铜熔，任你高煦力大无穷，也炙得乌焦巴弓了。好似竹管煨泥鳅。小子有诗叹高煦道：

庸材也欲逞强梁，暴骨扬灰枉自伤。

莫向釜中悲煮豆，追原祸始是文皇。

高煦炙死，诸子皆诛，还有赵王高燧，亦被嫌疑，是否能保全性命，且看下回叙明。

仁宗在位，不过一年，而任贤爱民，善不胜书。史称天假之年，俾其涵濡休养，则德化之盛，应与汉文景比隆，是仁宗固不愧为仁也。惟信用宦官山寿，召还黄福酿成交趾之乱，不无微憾，然亦为安边息民起见，因为抚之一字所误，仁有余而智不足，略迹原心，其尚堪共谅欤。高煦不道，竟欲上效乃父，借口除奸，幸宣宗从谏如流，决意亲征，六师一至，煦即失措，出城乞降，席藁待罪，彼才智不逮成祖，而君非建文，臣非齐黄，多见其速毙已也。厥后铜缸燃炭，身首成灰，何莫非煦之自取乎？明有仁宣，足与言守成矣。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却说赵王高燧，与高煦是一流人物，难兄难弟。从前亦常思夺嫡，与中官黄俨等，密谋废立，事泄后，黄俨伏诛，燧以仁宗力解，始得免罪，仁宗徙燧封彰德。及高煦抗命，暗中也勾结高燧，约同起事。煦既受擒，六师毕归。户部尚书陈山，出京迎驾，奏称应乘胜移师，袭执赵王。宣宗转问杨荣，荣很是赞成。复问蹇义、夏原吉，两人亦无异言。遂由杨荣传旨，令杨士奇草诏。士奇道：“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两叔父，罪无可赦，法应严惩，情有可原，还宜曲宥。若一律芟除，皇祖有灵，岂不深恫？”荣厉声道：“此系国家大事，岂你一人所得沮么？”杨荣名为贤臣，胡亦执拗成性。士奇道：“高煦受擒，赵王必不敢反，何苦要皇上自戕骨肉，士奇不敢草诏。”时杨溥在侧，与士奇意合，遂从容说

道："且入谏皇上，再作计议。"荣闻溥言，艴然径去，即往见宣宗。溥与士奇，接踵而入，司阍只放入杨荣，不令二人入内。二人正彷徨间，适蹇义、夏元吉，奉召前来，士奇即浼令入谏。蹇义道："上意已定，恐难中阻。"士奇道："王道首重懿亲，如可保全，总宜调护为是。还望二公善为挽回！"蹇义颔首而入，即以士奇言转陈帝前。宣宗乃返入京师，不复言彰德事。既而廷臣犹有烦言，或请削赵王护卫，或请拘赵王入京，宣宗沉吟未决，复召士奇入问道："朝右多议及赵王，究应如何处置？"士奇道："今日宗室中，惟赵王最亲，陛下当曲予保全，毋惑群议！"宣宗道："朕今日只有一叔，怎得不爱？但欲为保全，须有良法。朕意拟将群臣劾章，封示赵王，令他自处，卿意以为何如？"士奇道："得一玺书，更为周到。"宣宗便命士奇起草，亲自阅过，盖好御印，即令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与左都御史刘观，同赴彰德，示以玺书，并廷臣劾章。赵王喜且泣道："我得更生了。"遂优待袁容、刘观，并上表谢恩，愿献护卫。自是群议始息。宣宗乃重用士奇，薄待陈山，且岁赐赵王，概如常例。赵王得以令终，于宣德六年去世，幸全首领。这且休表。

且说荣昌伯陈智，与都指挥方政，协守交趾，因黎利叛服无常，奉命往讨，续前回。至茶龙州，两人意见未洽，反为黎利所乘，吃了败仗。那时宣化贼周臧，太原贼黄菴，芙留贼潘可利，云南宁远州红衣贼长擎，俱蜂起作乱，遥应黎利。宣宗闻警，谕责智、政，削夺官爵，令在军中效力赎罪。特简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大将军印，充交趾总兵官，都督马瑛为参将，率师南征。仍命尚书陈洽，参赞军务。通与瑛先后南下，瑛至清威，适黎利弟黎善，陷广威州，分军四扰，与瑛军相遇。被瑛军兜头痛击，纷纷败去，瑛方扎营休息。王通亦引兵到来，两下合军，进屯宁桥。通欲乘胜进击，尚书陈洽道："前面地势险恶，宜慎重进行，不如择险驻师，觇贼虚实，再定行止。"通叱道："兵贵神速，何得迟疑？"洽不便再谏。通即麾兵渡河。适遇天雨，道路泥泞，人马不能成列，霎时间伏兵骤起，纵横冲荡，通受创即走，全师大溃。陈洽愤起，怒兵突阵，身中数创，颠坠马下；左右掖起，愿与俱还，洽勃然道："我身为大臣，见危致命，正在今日，难道可偷生苟免么？"足愧王通。随即挥刀复入，斫死贼兵数人，自知力竭，刎颈而死。通败回交州，尚得自言神速么？黎利即自率精兵，入犯东关。通闻报大惧，阴遣人与利议和，愿为利乞封，且割清化以南地，俾利管辖。利阳为受款，限日受地，通遂不待朝命，擅檄清化等州，令官吏军民，尽还东关，即以土地让与黎利。知州罗通，掷檄痛诋道："名为统帅，擅敢卖城，看他如何复命？我只知守土，不知有他。"遂撄城拒守，黎利往攻不能下。

先是都督蔡福守义安，为黎利所围，未战即降，至是黎利令招致罗通。通见福至城下，厉声呵责，说他不忠不义。福羞惭满面，低头驰去。利知清化难下，移兵攻镇城平州。知州何忠怀，潜行出城，拟至交州乞援，中途为贼所执，押送黎利。利酌酒与饮道："何知州的大名，我仰慕久了。能从我，不患不富贵。"忠怀大詈道："贼奴！我乃天朝臣，岂食汝狗彘食？"当下夺杯在手，掷中利面，流血盈颐。利大怒，遂将忠怀杀害，一面麾众寇交州。王通出兵与战，竟得胜仗，斩获伪官以下万余

人，利惶惧遁去。诸将请王通追击，通又惮不敢发。一年怕蛇咬，三年烂稻索。利得整军复出，围攻昌江。都指挥李任、顾福，日夜拒战。至九阅月，粮尽援绝，竟被攻陷，任、福皆自刎毕命。中官冯智，北向再拜，与指挥刘顺，知府刘子辅，投缳殉难。冯智颇不愧忠臣。子辅有惠政，民素爱戴，子辅死后，阖家全节，吏民亦相率死难，无一降贼，全城为墟。阐扬忠节。

警报遥达京城，宣宗又命安远侯柳升，统兵往援，保定伯梁铭为副，都督崔聚充参将，尚书李庆参赞军务。且以黄福旧在交趾，深得民心，亦令随军同往，仍掌交趾布按二司。柳升会集诸军，进至隘留关，黎利与王通，已有和议，闻升等南下，诡称应立陈氏后裔，具书乞和。升得书，并未启视。只将原书奏闻，一面督军入境，连破关隘数十，直达镇夷关。梁铭、李庆皆因惫致病，惟升意气自若，尚欲长驱直入。郎中史安，主事陈镛，问李庆疾，且语庆道："主帅已涉骄矜，拥兵轻进，倘遇敌伏，易致挫衄。宁桥覆辙，可为前鉴，还望公代为谏阻，宁可持重，不可躁率。"庆倚枕称善，强自起床，走告柳升。升笑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经过百战，难道怕这幺么小丑么？"轻敌甚矣。庆复言之再三，升含糊答应，令庆等留营养疴，自率百骑至倒马坡，跃马逾桥。后队正拟随上，桥梁猝断，迫不及渡，但见对岸伏兵猝起，把升围住。升左冲右突，竟不能脱，未几即中镖身死。所随百骑，尽行战殁。那时后军只好退回，梁铭、李庆竟致急死。崔聚复整军入昌江，与贼酣斗，贼驱众大至，飞矢攒射，聚受伤被执，史安、陈镛等皆阵亡，官军大溃，七万人只剩数千，逃入交州。

黄福至鸡鸣关，亦为贼所得，掣出佩刀，意欲自刎。贼众把刀夺去，且下马罗拜道："公系我生身父母，何可遽死？前时公若不归，我等哪敢出此？"福叱道："朝廷未尝负尔等，尔等为何从逆？"贼众复道："守土官僚，如果尽若我公。就使教我为逆，我等也不忍为。怎奈官逼民反，不得不然。"言下都有惨容，且语且泣，福亦为之下泪。贼目取出白金糇粮，作为馈物，并令数人舁着肩舆，送福出境。福至龙州，举所赠物尽归入官。

是时王通在交州，闻升军败没，越加惶惧，忙与黎利议和，出城筑坛，束帛载书，教利立陈暠为陈氏后，订约休兵。其实交趾并没有陈暠，全系王通、黎利，串同捏造，借此蒙蔽明廷。通赠利绮锦，利赂通珍宝，彼此欢宴了一日，议定由黎利遣使，奉表献方物。通亦令指挥阚忠，偕黎使入朝，当由鸿胪寺代呈表章，其词云：

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犁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历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言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孙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视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伏乞明鉴！

宣宗览毕，即召集廷臣会议，示以来表。英国公张辅道："这是黎利诈

谋，必不可从，当再益兵讨贼，臣誓将元凶首恶，絷献阙下。”蹇义、夏原吉，也说是不可轻许。独杨荣、杨士奇，料宣宗有意厌兵，因言交趾荒远，不如许利，借息兵争。宣宗乃决计罢兵，遂遣侍郎李琦、罗汝敬等，赍诏抚谕交趾，赦除利罪，令具陈氏后人事实以闻。一面召王通、马瑛，及三司卫所府州县官吏，悉数北还。于是三十年来经营创造的安南，一旦弃去。李琦等未到交趾，王通已由陆路还广西，陈智及中官马骐、山寿，由水路还钦州。及奉诏到京，群臣交章弹劾，统说通弃地擅和，骐恣虐激变，寿庇贼殃民，情罪最重，应即明正典刑。宣宗意存宽大，只把王通、马骐、山寿等，暂系狱中，便算罢休。宣宗号称英明，杂何姑息养奸？嗣李琦自交趾还京，黎利又遣人随至，奉表言陈暠已死，陈氏绝嗣，由臣利权时监国等语。宣宗明知有诈，只因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就将错便错的，混过去了。

是时已为宣德三年，边事总算搁起，宫中忽起暗争。小子于前回表过，宣宗立后胡氏，并册孙氏为贵妃。已见得后妃并重，隐肇争端。果然不到二年，即闹出废后问题来。原来孙贵妃出身颇微，系永城主簿孙忠女，幼时颖慧绝伦，貌亦姣美，天生丽质。偶为张太后母所见，大为称羡。张太后母，即彭城伯夫人，当张为妃时，已出入宫中，成祖拟为皇太孙择配，彭城夫人，即盛称孙氏贤淑，应选为太孙妃。当下传旨选入，见孙氏女尚仅十龄，乃令在宫抚养，从缓定夺。过了七年，太孙年长，奉旨选妃，司天官奏称星气在奎娄间，当自济河求佳女。适济宁人百户胡荣，生女七人，独饰第三女充选。成祖见她贞静端淑，遂册为太孙妃。彭城夫人，闻了此信，以孙氏女既有定约，偏为胡氏女所夺，心中很是不平，即入宫启奏成祖，请他改命。成祖不便反汗，但命立孙氏女为太孙嫔。及仁宗嗣阼，张后正位，彭城夫人，又向张后前喋喋不休。老媪煞是多事。张后素性寡言，任她如何怂恿，只是默然不答。到了宣宗登基，亦稍稍倾向孙嫔，所以册后礼成，便册孙嫔为贵妃。明初定例，册后用金宝金册，册贵妃有册无宝，宣宗特命尚宝司制就金宝，赐给贵妃，一如后制。已隐露并后匹嫡的意思。这位孙贵妃体态妖娆，性情狡黠，少成若天性。百般取悦上意，几把这位宣宗皇帝，玩弄在股掌中。宣宗年已三十，尚无嫡子，未免愁叹，尝语孙贵妃道：“后有疾不育，卿无疾亦不育，难道朕命中应无子么？”孙贵妃闻言，猝然下跪，佯作羞态道：“妾久承雨露，觉有异征，红潮不至，已阅月余，莫非是熊梦不成？”你难道定知生男？宣宗大喜道：“卿如生男，当立卿为后。”孙贵妃佯惊道：“后位已定，妾何敢相夺？愿陛下勿出此言！”宣宗道：“好贵妃！好贵妃！”随亲为扶起，抱置膝上，喁喁与语，大约有厌恨胡后的意思。贵妃且曲为解劝，宣宗嘉她有德，益称叹不置。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阴柔之所以可畏也。

流光易逝，倏忽间已八九月，孙贵妃居然分娩，生下一个麟儿，当由宫人报闻宣宗。宣宗喜出望外，即至贵妃宫中验视，经侍媪抱出佳儿，啼声响亮，觉为英物。后来庙号英宗，宜为英物。宣宗满面笑容，取儿名为祁镇，并慰劳贵妃数语，随即趋出，传旨大赦。看官！你道这皇子祁镇，果是贵妃所生么？贵妃想欲夺后，恰想出一条秘计，暗中与怀孕的宫人，定了易吕为嬴的密约。适值宫人生男，遂取作己子，诳骗宣宗。

宣宗哪知秘谋，总道是贵妃亲生。才阅数日，即拟立乳儿为皇太子，廷臣希承意旨，也接连上章奏请。恐也由贵妃运动。宣宗遂召张辅、蹇义、杨荣、夏原吉、杨士奇入内，随谕道："朕有一大事，与卿等商议，卿等为我一决。朕三十无子，中宫有病不得育，据术士推算，谓中宫禄命，不能产麟，今幸贵妃有子，当立为嗣，朕闻母以子贵，乃是古礼，但不知何以处中宫？卿等为朕设一良法！"辅等奉旨，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宣宗又略举后过，杨荣矍然道："如陛下言，何妨废后呢？"荣前时欲拘赵王，及此又倡议废后，吾不知其具何肺肠。宣宗道："废后有故事么？"杨荣道："宋仁宗废郭后为仙妃，便是成例。"宣宗复顾辅等道："卿等何皆无言？"士奇忍耐不住，便顿首奏道："臣事帝后，犹子事父母，母即有过，子当几谏，怎敢与议废母事？"辅与原吉，亦跪启道："此乃宫廷大事，须待熟议。"宣宗复问道："此举得免外议否？"士奇道："宋仁宗废郭后，孔道辅、范仲淹等，力谏被黜，至今贻讥史册，怎得谓为无议？"还是士奇守正。宣宗不怿，拂袖竟入，辅等乃退。

越日，宣宗御西角门，复召杨荣、杨士奇至前，问以昨议如何？荣从怀中取出一纸，奉呈宣宗。宣宗瞧着，所书皆诬后过失，多至二十事，不禁变色道："渠曷尝有此大过？这般诬毁，独不怕宫庙神灵么？"宣宗非无一隙之明，乃杨荣逢君诬后，罪实可杀。随顾士奇道："尔意究应如何？"士奇道："汉光武废后诏书，尝谓事出异常，非国家福。宋仁宗废后后，亦尝见悔，愿陛下慎重。"宣宗仍不为然，麾令退去。又越数日，仍召问张辅等数人，辅等仍依违两可。独士奇启奏道："皇太后神圣，应有主张。"宣宗道："与卿等协议，便是太后旨意。"我却未信。士奇不便多言。宣宗见士奇不答，遂令辅等皆退，独命士奇随入文华殿，屏去左右，密谕士奇道："朕意非必欲黜后，但事不得已，总须卿为朕设策。"意亦太苦，无非为一孙贵妃。士奇固辞，经宣宗谕至再三，方仰顾道："中宫与贵妃，有无夙嫌？"宣宗道："彼此很是和睦，近日中宫有病，贵妃时常往视，可见深情。"这便是她狡诈。士奇道："既然如此，不若乘中宫有疾，由陛下导使让位，尚为有名。"宣宗点首，士奇即退出。约过旬日，宣宗复召见士奇，与语道："卿策甚善，中宫果欣然愿让，虽太后不许，贵妃亦不受，但中宫的让志，已甚坚决了。"恐亦由受迫所致。士奇道："宋仁宗虽废郭后，恩礼不衰，愿陛下善保始终，无分厚薄。"无聊语。宣宗道："当依卿奏，朕不食言。"于是废后议遂定，小子有诗咏道：

宁有蛾眉肯让人，诡言熊梦幻成真。

长门从此悲生别，一样皇恩太不均。

欲知废后立储详情，且俟下回续叙。

交趾一役，误在遣将之非人。王通、柳升，俱非将才，乃命为专阃，惘惘出师，通一蹶而不振，升再入而战殁。卒至下诏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耻同新郑，割地之议，辱甚敬瑭，宣宗固不善筹边，而张辅、蹇义、夏原吉、三杨诸人，要亦不能辞其咎也。若夫废后之议，更属不

经。后无可废之罪，乃堕狡谋而乖恩义，失德孰甚。士奇再三谏阻，卒不能格正君心，徒以劝让一策，曲为补苴，实则一掩耳盗铃耳。观此回乃知宣宗不得谓明，其臣亦不得谓良，宁特杨荣之足斥已哉？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奸

却说宣宗用士奇言，劝后退位，布置已定，先立子祁镇为太子，由礼臣奉上册宝。孙贵妃欣喜过望，恰故意禀白宣宗道："后病痊，自当生子，妾子敢先后子么？"口仁义而心鬼蜮，此等人最属可恨。宣宗道："朕当立你为后，休得过谦！"贵妃又佯为固辞，宣宗不允。会胡后已上表辞位，遂命退居长安宫。后性喜静，不好华饰，至是黄老学，益怀恬退。张太后深加怜悯，尝召居清宁宫。内廷朝会宴飨，必命后居孙后上，孙后尝怏怏不乐。无如太后隐为保护，也只好得过且过，不便与争。后来宣宗亦颇自悔，尝自解为少年事，年已逾壮，安得称为少年？因赐号故后为静慈仙师。至英宗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崩，后号恸不已。越年亦殂，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宣宗既册立孙后，很是欣慰，遂设宴西苑，宴集大臣。西苑在禁城西偏，中有太液池，周十余里，池中架着虹梁，藉通往来。桥东为圆台，台上有圆殿，其北即万岁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统系金碧辉煌，非常闳丽。沿池一带，满植嘉树，所有名花异卉，更不胜数。池上玉龙盈丈，喷泉出水，下注池中，圆殿后亦有石龙吐水相应，仿佛与瀑布相似。宣宗更命在殿旁筑一草舍，作为郊天祭地时斋宫，虽是矮屋三间，恰筑得格外精雅，真个是糒濬福地，差不多阆圃仙居。蹇义、夏原吉、杨荣、杨士奇等十八人，奉召入苑，宣宗已在苑中候着，由诸臣谒毕，命驾环游，先至万岁山，次泛太液池，宣宗亲指御舟道："治天下有如此舟，利涉大川，全赖卿等。"蹇义诸人，闻命叩谢。宣宗令内侍举网取鱼，约得数尾，饬交司厨作羹，即在舟中小饮，遍及群臣。乘着酒兴，赋诗赓唱。你一语，我一句，无非是颂扬政绩，鼓吹休明。既而舍舟登殿，赐宴东庑，饮的是玉液琼浆，吃的是山珍海错，且由宣宗特旨，有君臣同乐，不醉无归二语，因此诸臣开怀畅饮，无不尽欢。席终，复各赐金帛绦环玉钩等物，大家顿首称谢，方才散归。

过了数旬，值张太后生辰。大受群臣朝贺。礼毕后，宣宗亲奉太后游西苑，词臣毕从。既至苑中，由宣宗亲掖慈舆，上万岁山，奉觞上寿，太后大悦，酌饮宣宗，且与语道："方今天下无事，我母子得同此乐，皆天与祖宗所赐。天下百姓，就是天与祖宗的赤子，汝为人君，能保安百姓，不使饥寒，庶几我母子可长享此乐了。"仁人之言。宣宗离席叩谢，是日亦尽欢始散。未几又奉太后谒陵，宣宗亲执橐键，骑马前导，至清河桥，下马扶太后辇，徐徐行进，畿民夹道拜观，陵旁老稚，亦皆山呼迎拜。太后顾宣宗道："百姓爱戴皇帝，无非以帝能安民，应慎终如始，毋负民望！"宣宗唯唯遵教。俟谒陵已毕，复奉太后过农家。太后宣召村妇，问及生业安否？村妇应对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甚，赐给钞币饮

食。村妇亦进献野蔬家酿，太后取尝讫，复畀宣宗道：“这是农家风味，不可不尝。”随事教导，不愧贤母。宣宗亦领食数味。及还，宣宗见道旁有耕夫，特向他取耒，亲自三推，随顾侍臣蹇义等道：“朕三推已不胜劳，况长此劳动呢？”亦赐给耕夫钞币。其他所过农家，各有特赏，顿时欢声载道，交颂圣明。

嗣是励精图治，君臣交儆，兴利除弊，任贤去佞，仍以北京为帝都，免致重迁。仁宗意欲南迁，见三十一回中，本回特叙此文，补笔不漏。一面命工部尚书黄福，及平江伯陈瑄，经略南漕，妥为输运。又选郎中况钟、赵豫、莫愚、罗以礼，及员外郎陈本深、邵旻、马仪，御史何文渊、陈鼎等九人，出为知府，一律称职。况钟守苏州，锄强植良，号称能吏。赵豫守松江，恤贫济困，号称循吏。两太守遗爱及民，声名较著。嗣复用薛广等二十九人，亦多政绩。又擢曹弘、吴政、赵新、赵伦、于谦、周忱为侍郎，分任南北巡抚。谦在山西，忱在江南，任官最久，尤得民心。大书特书，不没贤能。“喜逢国泰民安日，又见承平大有年。”这位从容御宇的宣宗皇帝，制祖德歌，作猗兰操，吟织妇词，著豳风图诗，扬风扢雅，坐享安闲；有时且作画数张，所绘人物花卉，备极精工，尝画黑兔图，松云荷雀图，黑猿攀槛图，赏赐王公，珍为秘宝。又敕造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裁剪成笺，有菊花笺、红牡丹笺、洒金笺、五色粉笺等名目。他若褐色香炉，蓝纱宫扇，青花脂粉箱，统由大内创制，流传禁外。香炉形式不一，炉底多用匾方印，阳铸大明宣德年制，印地光滑，蜡色可爱。宫扇用竹骨二十余，粘以蓝纱，承以木柄，可收可放，随意卷舒，尝有御制六字诗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烦暑，招回天上清凉。”所赋便是此物。青花脂粉箱系是磁质，花纹曼体，覆承两洼，子母隔膜，周围有小窦可通，灵妙无匹。或谓先由暹罗国贡入，宣宗饬匠仿造，穷年累月，仅成十具。两具给与孙后，余均分赏宫嫔。宫中又尝斗蟋蟀，宣宗最爱此戏，曾密召苏州地方官，采进千枚。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种种玩耍，无非因天下太平，有此清赏。好在宣宗未尝荒耽，不过借物抒怀，为消遣计，看官休要误视。当作宋徽宗、贾似道一流人物呢。点醒正意。

宣宗一日微行，夜漏已迟，尚带四骑至杨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道：“陛下一身，关系至重，奈何轻自到此？”宣宗笑道：“朕思卿一言，所以亲至。”遂与士奇谈了数语，方才还宫。越数日，宣宗复遣内监范弘，往问士奇，谓微行有何害处？士奇道：“皇上惠泽，未必遍洽寰区，万一怨夫冤卒，伺间窃发，岂不是大可虑么？”后过旬余，果由捕盗校尉，获住二盗，鞫供得实，乃欲乘帝出行，意图犯驾。宣宗方喟然吸道：“今才知士奇爱朕呢。”以此益器重士奇。士奇亦知无不言，屡有献替。三杨中要推士奇。

宣德三年，宣宗出巡朔方，击败兀良哈寇众，五年及九年，又两出巡边，俱至洗马林。诸将请乘便击瓦特部，士奇与杨荣，极力奏阻，因此偃武而归。会夏原吉、金幼孜先后病殁，蹇义亦老病，国事悉赖三杨。宣宗优游一二年，忽然得病，竟至大渐，令太子祁镇嗣位，所有国家大

事，禀白太后而后行。诏书甫就，竟报驾崩。统计宣宗在位十年，寿三十有八，生二子，长即太子祁镇，次名祁钰，为贤妃吴氏所出。祁镇年才九龄，外廷啧有烦言，争说太子年幼，不能为帝，甚至侵及太后，谓太后已取金符入内，将召立襄王瞻墡。杨士奇语杨荣道："嗣主幼冲，谣诼纷起，倘有不测，危及宫廷。我辈受先皇厚恩，理应力保幼主，扶持国祚。"荣允诺，遂率百官入临。适太后御乾清宫，女官佩刀剑值侍，召二杨入见。二杨叩首毕，即请见太子。太后道："我正为此事，特召二卿。二卿系先朝耆旧，须夹辅幼主，毋负先帝！"二杨复顿首道："敢不遵旨。"太后遂令二杨宣入百官，一面召太子出见，指示群臣道："这就是新天子，年甫九龄，全仗诸卿调护！"群臣闻太后言，各伏谒呼万岁。戏剧中有二进宫一出。便是就此演出。当下奉太子登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正统元年，是为英宗，追谥皇考为章皇帝，庙号宣宗。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后为皇太后，封弟祁钰为郕王。

会吏部尚书蹇义已殁，旧臣除三杨外，资格最崇，要算英国公张辅。其次即尚书胡□。太皇太后委任五臣，凡遇军国重务，悉付裁决。内侍请垂帘听政，太皇太后道："祖宗成法，明定禁律，汝等休得乱言！"彭城伯张□，都督张昇，皆太皇太后兄弟，但令朔望入朝，不得与闻国政。昇有贤名，杨士奇请加委任，终不见从。是时宫中有一个巨蠹，名叫王振，为司礼太监，特笔表明，隐寓惩恶之义。振狡黠多智，曾事仁宗于东宫，宣德时，已有微权。英宗为太子，振朝夕侍侧，及英宗即位，遂命掌司札监，格外宠任，且尝呼他为先生。振遂擅作威福，于朝阳门外筑一将台，请帝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名为阅武，其实是收集兵权，为抵制文臣起见。直诛其隐。且矫旨擢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广以卫卒守居庸，往投振门，大为契合，遂奏广为武臣第一，不待朝旨，即予超擢，宦官专政自此始。应第一回权阉之弊。振尚虑威权不足，意欲加谴大臣，隐示势力，适值兵部尚书王骥，及右侍郎邝埜，奉旨筹边，迟延未复。振遂潜导英宗，令召骥、埜二人入殿，面责道："尔等欺朕年幼么？如此怠玩。成何国体？"随喝令左右，执二人下狱，右都御史陈智，希振意旨，亦劾张辅回奏稽延，并讦科道隐匿不发，应该连坐。那时九岁的小皇帝，晓得什么，自然由王振先生作主，振因张辅是历朝勋旧，不便加刑，只命将科道等官，各杖二十。及太皇太后闻知，忙令停杖，已是不及。惟王骥、邝埜，总算由太皇太后特旨，释出狱中。太皇太后甚是不悦，亲御便殿，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胡□五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顾英宗道："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赞成，不准妄行！"英宗含糊答应。太皇太后又回顾五臣，见杨溥在侧，召他至前道："先帝念卿忠，屡形愁叹，不意今复得见卿。"溥不禁俯伏而泣，太皇太后亦流涕不止。原来仁宗为太子时，因僚属被谗，溥及黄淮等皆下狱，见第三十回。仁宗每在宫中言及，嗟叹不已，及即位，始一概释放。见三十一回。黄淮于宣德八年辞归，惟杨溥擢任礼部尚书，与杨士奇等同直内阁。太皇太后感念前事，乃有是言。呜咽片时，复由太皇太后饬令女官，宣王振入殿。振向前跪伏，太皇太后勃然道："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汝死！"振闻言大惊，正拟复辩，

那左右女官，已拔剑出鞘，架振颈上，吓得他魂不附体，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何不将他一刀杀死，免得后来闯祸。英宗见这情形，忙匍匐地上，替他求免，五臣亦依次跪下。太皇太后道："皇帝年少，不识此等小人，佐治不足，误国有余，我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随又命王振道："汝若再思预政，决不饶汝！"振叩首谢恩，太皇太后叱令退去，振战栗而出，五大臣亦奉旨退朝。

太皇太后挈英宗入宫，不劳细叙，惟王振经此一跌，不得不稍稍敛戢，约有三四年不敢预事。至正统五年，太皇太后老病，杨士奇、杨荣等，亦多衰迈，王振又渐萌故态，想乘此出些风头，便步入内阁，适与杨士奇、杨荣相见，徐问道："公等为国家任事，劳苦久了，但公等已皆高年，后事待何人续办？"与你何干？士奇道："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言未毕，荣复插入道："此言错了。我辈衰残，不能长此办事，当选举少年英材，使为后任，才得仰报圣恩。"振喜形于色，方告别而去。士奇与荣道："这等小人，如何与他谦逊？"荣答道："渠与我等，厌恨已久，一旦中旨传出，牵掣我等，势且奈何？不如速举一二贤人，入阁辅政，尚可杜他狡谋。"语虽近似，但三杨同心，尚不能去一奸珰，后人其如振何？士奇始释然道："如公高见，胜我一着，很是佩服。但应举贤人，如侍讲马愉、曹鼐等，何如？"荣答道："还有侍讲苗衷、高穀等，不亚愉、鼐，亦可保荐。"士奇唯唯，散值后即草好荐表，于次日进呈。有旨但令"马愉、曹鼐，入阁参预机务，苗、高二人罢议"。

未几杨荣病殁，阁臣中失一老成，王振又问士奇道："吾乡中何人堪作京卿？"无非欲市恩乡人。士奇道："莫若山东提举佥事薛瑄。"原来薛瑄籍隶山西，与王振同乡，振遂奏白英宗，召瑄为大理寺少卿。瑄至京，士奇使谒振，瑄瞿然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瑄岂敢出此么？"名论不刊。士奇赞叹不已。越数日，会议东阁，振亦在座，公卿见振皆趋拜，惟一人独立，振知为薛瑄，先与拱手，瑄始勉强相答，自是振衔怨乃深。会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修筑告成，永乐时，三殿被灾，至是始成。大宴群臣，独王振不得与宴。英宗如失左右手。潜命内侍往候王先生。内侍至王振宅，闻振方厉声道："周公辅成王，有负宸故事，我独不可一坐么？"前时永乐帝尝自命周公，此次轮着王振，正一蟹不如一蟹。内侍复命，英宗明知祖宗成制，宫内太监，不得与外廷宴享，奈心中敬爱王先生，只恐惹他动恼，不得不破例邀请，好一个徒弟。便命开东华中门，宣振入宴。振始扬扬自得，骑马而来，到了门前，百官已迎拜马前，振乃下马趋入，饮酣乃去。

正统七年，册立皇后钱氏，一切礼仪，免不得劳动王先生，王先生颐指气使，哪个还敢怠慢？司礼监应出风头。英宗反加感激。是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剧，传旨问杨士奇、杨溥，以国家有无大事未举。士奇忙缮好三疏，逐日呈递。第一疏言建文帝临御四年，虽已出亡，不能削去年号，当修建文帝实录。第二疏言太宗有诏，收方孝儒等遗书者论死，今应弛禁。第三疏尚未呈入，太皇太后已崩。士奇等入哭尽哀，独这位阴贼险狠的王先生，心中大喜，好似拔去眼中钉，从此好任所欲为了。

小子有诗咏道：

误国由来是贼臣，权阉构祸更逾伦。

三杨甘作寒蝉侣，莫谓明廷尚有人。

欲知王振不法行为，且俟下回再叙。

本回叙宣宗事，过不掩功，亦善善从长之义。明代守文令主，莫若仁宣，著书人未尝讳过，亦未敢没功。律以董狐直笔，紫阳书法，庶几近之。且于太皇太后张氏，及大学士杨士奇，极力表彰，无美不著。至若况钟，赵豫诸贤吏，亦一律叙入，扬清激浊，殆有深意存焉。王振用事，祸启英宗，太皇太后洞烛其奸，令女官拟刃于颈，其明智更不可及。乃帝臣乞请，不即加诛，大奸未去，贻误良多。至于慈躬大渐，垂询国事，士奇拟上三疏，仅呈其二，而未闻列振罪恶，力请严惩，是士奇之谋国，尚不太皇太后若也。明多贤后。若太皇太后张氏者，其尤为女中人杰乎？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却说司礼监王振，因太皇太后既崩，遂得肆行无忌。先是太祖置铁牌于宫门，高约三尺，上铸“内官不得干预朝政”八字，振竟将铁牌携去。自在皇城筑一大宅，宅东建智化寺，竖碑祝厘，侈述功德。翰林院侍讲刘球，上言十事，大旨在勤圣学，亲政务，用正士，选礼臣，核吏治，慎刑罚，罢土木，定法守，息兵争，储武备，说得井井有条，颇切时弊，惟未尝劾及王振，振亦不以为意。偏有个钦天监正彭德清，倚振为奸，公卿多趋谒。球与同乡，独不为礼，德清恨甚，遂摘球疏中语，谓振道：“这便是有意劾公呢。”一语够了。振闻言大怒，遂逮球下狱，且嘱锦衣卫指挥马顺，置球死地。顺遂夜携小校入狱，令持刀杀球。球大呼太祖太宗，声尚未绝，首已被断，血流遍体，尚屹立不动。顺竟命将尸身支解，瘗狱户下。毕竟忠魂未泯，先祟小校，暴病毙命，次祟马顺子，病狂大哭，突捽顺发，拳足交下，并痛詈道：“老贼！我刘球并无大过，你敢趋附逆阉，害死我么？看你等将来如何？我先索你子去罢。”言已，两目上翻，仆地而死。事见正史，足为奸党者戒。顺附振如故，振且恣肆益甚。

会某指挥病殁，有一遗妾，很是妖艳，振从子山，与她勾搭，拟娶还家，偏为指挥妻所阻。山嗾妾诬妻毒夫，至都御史衙门，击鼓申诉。最毒妇人心。都御史王文，亲自讯究，初颇持正不阿，后竟受山运动，严刑胁供，迫令诬服。大理寺少卿薛瑄，洞悉冤诬，驳还谳案。文遂劾瑄受贿，故出人罪，朝旨竟将瑄严谴，系狱论死。瑄有三子，上书以长子淳代死，次幼二子戍边，乞赎父罪。有诏不许，瑄将被刑。振有老仆，在爨下坐泣，为振所见，问明缘由。这老仆呜咽道：“闻薛夫子将受刑，

不禁心伤呢。”权阉家中，难得有此义仆。振意少解。会兵部侍郎王伟，亦上书申救，乃免死除名，放归田里。既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请改建国子监，由振奉旨往验，时勉不加礼貌，振竟怀恨，即坐时勉擅伐官树罪，枷号监门。太学生三千多人，上疏营救，并经孙太后父孙忠，为白太后，转述帝前，方才得释。是时杨士奇忧愤成疾，乞病告归。士奇子稷不肖，为言官所劾，逮入狱中。可怜士奇忧上加忧，竟尔逼死。还有大学士杨溥，孤掌难鸣，敷衍了两三年，亦得病谢世。士奇号西杨，溥号南杨，前时杨荣号东杨，并称三杨。三杨为四朝元老，尚为振所敬惮，至是陆续病终，振正好坐揽大权，任情生杀。内使张环、顾忠，匿名讦振，受了磔刑。驸马都尉石璟，偶詈了家阉吕宝，为振所闻，说他贱视同类，饬令下狱。大理寺丞罗绮，参赞宁夏军务，尝诋中官为老奴，由总兵官讨好王振，讦他罪状，坐戍边疆。监察御史李俨，谒振不跪，亦被戍。霸州知州张需，得罪中官，又被逮至京，箠楚几死。惟光禄寺卿余亨，诈称诏旨，日支御膳供振，得擢为户部侍郎。工部郎中王祐，拜振为义儿，不敢蓄须，尝对振言儿当似爷，亦得擢为工部侍郎。府部院诸大臣，及在外方面大僚，每当朝觐，必先至振第，最少纳百金，多则千金万金，称爷称父，不计其数。龌龊已极。

其时有麓川一役，也是王振始终主张，用兵数次，虽得获胜，究竟劳师数十万，转饷半天下，得不偿失，功不补患，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细评。麓川地接平缅，在云南西徼，洪武中沐英平云南，平缅酋思伦发，亦率众内附，太祖命兼统麓川，为平缅麓川宣慰司。应第十九回。已而思伦发复叛，复经沐英讨平，分地为三府，一名孟养，一名木邦，一名孟定，皆属云南管辖。思民失官，伦发病死，子思任发桀黠喜兵，谋复乃父故地，适孟养、木邦，与缅甸相仇杀，遂乘机出击，侵略麓川。黔国公沐晟，据实奏闻，且请发兵进讨。明廷会议，或主剿，或主抚，议论不一。王振欲示威荒服，决计出师，乃命都督方政，会集沐晟，及晟弟沐昂，率兵讨思任发。思任发闻大军将至，贻书沐晟，愿入贡输诚，晟信以为真，无出征意，政以为诈，必欲进击，且请造舟济师，晟皆不许。政独引兵渡龙川江，至高黎共山下，击败蛮众，斩首三千余级，乘胜深入，拟捣思任发巢穴，转战力疲，遣使至晟处乞援，晟恨他违制，延不发兵。思任发料政疲乏，突出象阵冲击，政竟战死，全军覆没。明廷接到警耗，严旨责晟，晟惧罪暴卒，乃令昂代统各军，久亦无功。思任发却遣头目陶孟等，带着象马金银，入京贡献，且奉表谢罪。廷臣请就此罢兵，独王振定欲平蛮，调还甘肃总兵官蒋贵等，令在京待命。兵部尚书王骥，揣知振意，亦力主用兵。于是令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王骥总督军务，侍郎徐晞转输军饷，大发东南诸道十五万人，刻期并进。既至云南，由王骥部署诸将，分三路攻入。思任发立营龙川江，树栅固守，官军合攻不能下，会大风骤起，骥遂命纵火焚栅，蛮众乃溃，长驱抵木笼山，连破七寨，直捣蛮巢。思任发恰也狡黠，暗地分兵，从间道绕出，来袭官军背后，幸骥预先戒备，但令各营坚壁勿动。蛮众冲突数次，好似铜墙铁壁，不能挫损分毫。骥却令都指挥方瑛，潜攻敌寨，思任发排着象阵，来截方瑛，被方军矢射铳击，象阵溃散。思任发尚死守寨中，会右参将冉保，亦由东路击破诸

寨，率兵来会，骥命截守西峨渡，自率诸将四面环攻，西风又作，复行纵火，敌寨立破，斩馘无算。思任发挈了二子，窜走缅甸，骥留兵屯守，奏凯班师。明廷饮至论赏，进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为靖远伯，余皆升赏有差。已发兵两次了。

思任发闻大军北旋，复自缅甸入寇，英宗语蒋贵、王骥等道："蛮众未靖，死灰复燃，卿等为再行。"贵、骥等顿首受命，遂起兵如前。发卒转饷，多至五十万人。大军至金齿，檄缅人献思任发，缅人佯诺不遣。骥语贵道："缅甸党贼，不得不讨。"贵亦赞成骥言，遂邀同都督沐昂，分道大进。贵身为前驱，麾众渡江，焚敌舟数百艘，大战一昼夜，杀敌几尽。再谕缅人缚献巨魁。缅人答书，以思任发子思机发，窃据者蓝，麓川别寨。恐他致仇为解。骥乃率兵赴者蓝，捣入思机发寨中，思机发遁去，只获他妻子，及部目九十余人，当即露布告捷。廷议以劳师已久，饬令还军。骥遂置陇川宣慰司，引师北归。三次往返。越年余，云南千户王政，奉敕币宣谕缅酋，令缴出思任发，否则大军且至。缅酋恐惧，乃执思任发及妻孥部属三十二人，付与王政。思任发不食垂死，政遂将他斩首，函献京师。惟思机发仍出据孟养，屡谕不从，诏令沐晟子沐斌往讨。晟死后，斌袭爵。斌至孟养，以粮尽瘴作引还。王振必欲生擒思机发，再怂恿英宗，仍命王骥总督军务，率都督宫聚，左右副总兵张□、田礼等，克日南征。四次用兵。骥渡龙川江，直抵金沙江，思机发列栅西岸，抵拒官军。官军造浮桥济师，大呼奋击，毁栅攻入。思机发不能支，退保鬼哭山巅，又被官军击破，落荒遁去。骥追至孟冉海，地去麓川千余里，土番皆望风惊顾道："自古汉人，从没有渡过金沙江，今王师到此，莫非天威不成？"骥沿途宣抚，因恐馈饷不继，收军引还。不意思机发少子思陆，复由蛮众拥戴，仍据孟养。骥知寇终难灭，乃与思陆约，立石金沙江为界，与他宣誓道："石烂海枯，尔乃得渡。"思陆亦惶惧听命，骥乃班师还朝。总计麓川一役，自正统四年出兵，直至十四年，方算做一场归束。文亦止此，作一归束。

但当时军书旁午，日有征发，免不得骚扰民间，东南一带的土匪，乘隙煽乱，统以诛王振为名，所在揭竿。闽贼邓茂七，据陈山寨，自称铲平王，攻陷二十余县，经御史丁瑄，集众往剿，驰击半年，才得荡平。矿盗叶宗留、陈鉴湖等，遥应茂七，剽掠浙江、江西、福建诸境，势日猖獗。茂七伏诛，鉴湖自欲为王，杀死宗留，居然建立伪号，纠众攻处州。浙江大理寺少卿张骥，遣人往抚，晓以利害，鉴湖还算听命，情愿归降。

东南才报平靖，西北陡起烽烟，先是兀良哈三卫，屡次入寇，宣宗北巡，曾击退寇众，后来仍出没塞下。英宗尝遣成国公朱勇等，勇系朱能子。分兵四出击兀良哈，连破敌营，斩获万计。兀良哈三卫寖衰，惟怀恨甚深，竟去连结瓦剌部。入犯边疆。瓦剌部长马哈木死后，子脱欢嗣，应三十回。与鞑靼部头目阿噜台，日相仇敌，阿噜台竟为脱欢所杀，余众东徙。鞑靼汗答里巴已死，脱欢立脱古思帖木儿曾孙脱脱不花，为鞑靼继汗，自为太师，专揽权势。既而脱欢又死，子乜先嗣。乜先亦作也先，《通鉴辑览》作额森。乜先尝遣使入贡，王振以粉饰太平

为名，赏赉金帛无数。至正统十四年，乜先以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令礼部点验人数，按名给赏，虚报的一概不与，所有请求，只准十分之二，乜先大愤，又经兀良哈三卫往诉，遂大举入寇。鞑靼汗脱脱不花，劝阻不从，也只好随他发兵。于是脱脱不花，率兀良哈部众，入寇辽东。阿拉知院寇宣府，并围赤城。乜先自拥众寇大同。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敌，一战败死。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率兵往援，又均战殁宁和。

警报与雪片相似，飞入京城，英宗只信任王振先生，便向他问计。王振道："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都是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力方强，何不上法祖宗，出师亲征呢？"说得冠冕堂皇，奈后人不及前人何？英宗闻言大喜，便召集群臣，谕令随跸北征。是时荧惑入南斗，廷臣都防有他变，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遂力言六师不宜轻出，英宗不从。吏部尚书王直，又率百官再三谏阻，亦不见纳。先生之言，原不可违。竟下诏令郕王居守，自率六军亲征。英国公张辅，暨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一律随行，军士凡五十万人。王振侍帝左右，寸步不离，沿途命令，统由他一人主持。不愧为先生。及至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俱被驳斥。进次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群臣又交章请留。振大怒道："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未见一敌，便想回去么？语似近理，但问他有何把握？再有抗阻，军法不贷。"好像一位王军师。遂麾兵再进。一路上威风凛凛，无人敢撄。成国公朱勇等白事，皆膝行听命。尚书邝埜、王佐等，偶忤振意，罚跪草中，俯伏竟日。钦天监正彭德清，系振私人，入语振道："象纬示儆，不可复前，若有疏虞，危及乘舆，何人当此重责？"振又大声道："即或有此，亦是天命。"学士曹鼐进言道："臣子不足惜，主上系社稷安危，岂可轻进？"振终不从。至阳和，兵已乏粮，僵尸满路，众益危惧，振仍拟决计北行。直至大同，中官郭敬，向振密阻，振始有还意，下令班师。总是同类之言，还易入听，然亦迟了。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鼐等，请车驾速入紫荆关，方保无虞。曹鼐转白振前，振又不听。振系蔚州人，初欲邀帝至家，向蔚州进发，嗣恐损及乡禾，复改道宣府。忽有侦骑来报，乜先率众来追，将到此地了。振不以为意，只遣朱勇率三万骑，往截乜先，勇轻率寡谋，仓猝就道，进军鹞儿岭，突遇敌兵杀出，左右夹攻，杀掠几尽。邝埜闻知此信，急请车驾长驱入关，严兵断后。奏牍上呈，并不见报。埜再诣行殿力请，振叱道："腐儒晓得什么兵事？再言必死。"难道腐竖反知兵事么？喝左右将埜推出。振偕英宗徐徐南还，至土木堡，日尚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群臣欲入保怀来，振检点自己辎重，尚少千余辆，命驻兵待着。辎重可换性命否？时当仲秋，天气尚热，人马行了二日，很是燥渴，四处觅水，不得涓滴。及掘井二丈余，仍然干涸，军士惊慌得很，急遣侦骑远觅。返报南去十五里，有一小河，奈敌军前哨，已到河边，不便往汲了。诸将闻敌军将到，越觉慌乱，振尚意气自如。延至夜半，敌军纷纷趋至，都指挥郭懋等，急上马迎战，杀了半夜，敌越来越多，竟将御营团团围住。正在惶急，忽报乜先使至，持书议和。英宗命曹鼐草敕，遣通事二名，随北使偕去。振急传令拔营，想是辎重已到，不然，前何迟迟？后何急急？将士等得此机会，好似重囚遇赦，

赶先奔走。行不上三四里，行伍又乱，蓦闻炮声四起，敌骑又复杀到，大刀阔斧，奋砍官军。那时官军饥渴难当，逃归心急，还有什么气力，对付敌兵？敌兵左驰右骤，大呼快降。官军要命，弃甲投械不迭。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贵，尚书邝埜、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百余人，还想勒兵抵御。哪知敌兵接连放箭，所有将士，多被射死，连张辅等一班辅臣，也都中箭身亡。张辅老臣，至此始死于沙场，可谓建文帝吐气。英宗不禁慌张，只睁着眼顾视王振，振至此亦抖个不住。王先生威福享尽了。护卫将军樊忠，愤愤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我今为天下杀此贼子。"言至此，即袖出铁锤，猛击振首，扑蹋一声，头颅击碎，鲜血直喷，倒毙地上。快哉！快哉！当下请英宗上马，率领骑兵，冒死突围。怎奈敌兵层裹，竟没有一毫出路，忠竟力战身亡。英宗见忠已死，无法可施，重下雕鞍，坐地休息。忽有敌兵一队，破围竟入，竟将英宗一拥而去，正是：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

未知英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续叙。

麓川之役，以一隅骚动天下，可已而不已者也。瓦剌入寇，决议亲征，张皇六师，亦菲无策，较诸麓川之劳师动众，宜较为有名矣。然王振擅权，威逾人主，公侯以下，俱受制于逆阉之手，几曾见刑余腐竖，能杀敌致果者耶？鱼朝恩监军，而九节度皆溃。智勇如郭子仪，且亦在溃散之列。况出塞诸将，不逮子仪远甚，安在其不败衄也。惟王振之决意劝驾，实肇自麓川之捷，彼以为麓川可胜，则瓦剌亦何不可胜，设能一战克敌，则功莫与匹，捽天子且如反掌，遑问张辅、朱勇诸人耶？然天道恶盈，佳兵不祥，古有明征，矧属阉竖？樊忠一锤，大快人心，惜乎其为时已晚也。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却说英宗被虏北去，警报驰达阙下，在京留守诸臣，将信未信，正与郕王议毕军情，退朝归第，忽见败卒累累，奔入京城。随后有萧维桢、杨善等，亦踉跄驰来，百官惊问道："乘舆归来么？"萧、杨统是摇首。百官又问道："你两人都随着乘舆，怎么你等已归，乘舆不返？"萧、杨被他诘住，瞠目不答。经百官再三究询，才说出乘舆被陷四字。百官忙入报郕王，郕王又转禀孙太后，那时宫廷鼎沸，男妇彷徨，孙太后、钱皇后等，更哭得似泪人儿一般。至穷究英宗下落，连萧、杨都不知情。喧攘了好几日，方接怀来守臣飞章，报称英宗被留虏廷，已有旨遥索金帛。于是太后搜括宫中珍宝，载以八骏名马，皇后钱氏，复添入金珠文绮，遣使诣乜先营，愿赎皇帝还京。看官！你想乜先既得了英宗，岂肯轻轻放还？所遗金宝马匹等物，老实收受，但羁住英宗不放。去使还报太后，太后无法，只好召集群臣，大开会议。侍讲徐珵上言道："京师疲

卒羸马，不满十万，倘乜先乘胜进来，如何抵敌？愚意不若且幸南京。”尚书胡□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某只知固守京师，不宜惧敌南迁。”侍郎于谦道：“哪个敢倡议迁都？如欲南迁，实可斩首。试思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一动，大事去了。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学士陈循道：“于公所言，很是合理。”太监兴安大声道：“京师中有陵庙，如或大众南去，何人再来守着？徐侍讲贪生畏死，不足与议国事，快与我出去！”言固甚当，但太监又来干政，实是不祥。珵怀惭而退，议遂定。太后遂命郕王总统百官，嗣复立皇长子见深为太子，见深甫二岁，令郕王翼辅，诏告天下道：

迩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躬率六师问罪。师徒不戒，被留敌廷。神器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选贤与长，立见深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郕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百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特录此诏，见得太子已定，后来景泰帝擅易，贪私可知。

郕王祁钰，既受命辅政，每日临朝议政，令于谦为兵部尚书，缮修兵甲，固守京城，谦直任不辞。一语已见忠忱。廷臣复交章追劾王振，言振倾危宗社，罪应灭族，若不奉诏，死不敢退。墡王迟疑未决。迟疑何为？指挥马顺，叱群臣道：“王振已死，说他什么？”这语甫出，恼动了给事中王竑，越班向前，一把抓住顺发，怒目顾视道：“汝仗着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么？”马顺还是不服，亦执住王竑，你一拳，我一脚，斗殴起来。众官见马顺倔强，都气得发竖冠冲，顿时一拥上前，交击马顺。顺虽武夫，奈双手不敌四拳，竟被众官拖倒，拳殴足踢，立刻打死。刘球之言验矣。朝仪大乱，郕王惊避入内，众复拥入，定要族诛王振。太监金英，传旨令退，众又欲捽英，英忙走脱。晦气了毛、王两中官，被众拖出门外，一阵乱殴，复致击毙。郕王又欲抽身，于谦抢进一步，扶住郕王，请即降旨，从众所请。郕王乃令都御史陈镒，率卫卒籍王振家，并将他阖门老幼，尽行拿下。镒奉命即往，不到一时，已把王振家族，及振从子王山，一概押到，山反缚跪庭中，众官都向他唾骂，呶呶不绝。此时某指挥妾，不知亦在列否。于谦即传郕王命令，驱出罪犯，尽行斩讫。至陈镒籍产复命，共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其他珍玩无算。众官再请籍振党，郕王一一允从。自彭德清以下各家，次第籍没。中官郭敬，正自大同逃归。亦饬令下狱，抄没家资，众始拜谢退出。是日事起仓猝，赖谦镇定。谦排众翊王，累得袍袖俱裂。既退朝，吏部王直，执谦手道：“朝廷幸赖有公，若如我等老朽，虽多何益？”谦逊谢而散。

话分两头，且说乜先既虏住英宗，从部下伯颜帖木儿议，好生看待，并欲以女弟嫁给英宗。英宗侍臣，只有校尉袁彬，及译使吴官童等数人，官童密语英宗道：“乜先欲以妹配陛下，殊不可从。陛下为万乘主，岂可下为胡婿么？”英宗踌躇半晌，方道：“身被羁縶，不便拒绝，奈何？”官童道：“臣自有言对付。”便往语乜先道：“令妹欲配给皇上，足见盛情，但皇上在此，不当野合，须俟车驾还都，厚礼聘迎，方为两全。”乜先乃止。嗣复欲选胡女荐寝，又由官童婉辞道：“留俟他日，为尔妹从嫁，当

并以为嫔御。”语颇合体。乜先乃不复多言，惟总不肯放还英宗，且拥至宣府城下，伪传上命，饬守将杨洪、罗守信开门迎驾。杨洪令守卒答道：“臣只知为皇上守城，他事不敢闻命。”乜先见杨洪固拒，复拥至大同，坚索金币。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亦闭城不出，校尉袁彬，用首触门，大呼接驾，刘安等乃出城见英宗。英宗密语道：“乜先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卿等须严行戒备。”安等受命，献上蟒龙袍一袭。英宗转赐敌目伯颜帖木儿。乜先见了刘安，仍索资犒军。安以金至驾还为约。乃入城搜括金银，约得万余，送给乜先。郭登闻信，语手下亲信将弁道：“这是明明欺我呢，不若将计就计，劫还车驾，方为上策。遂募壮士七十余人，激以忠义，约事成畀他爵禄。士皆踊跃听命，正拟乘夜出劫，忽报乜先拥帝驰去，计遂不行。登乃练兵修械，誓死捍边，大同赖以保全。明廷擢他为总兵官，镇守大同。又封杨洪为昌平伯，镇守宣府。惟居庸关一带，尚属空虚，由于谦荐举员外郎罗通，令提督各军，尽力守御。乜先见边备日严，恰也不敢进攻，只拥着这位奇货可居的英宗，往来塞外，所有苏武庙、李陵碑诸名胜，统去游览。行至黑松林，乜先设宴款待英宗，且令自己妻妾，奉觞上寿，歌舞为乐。仿佛强盗请财神。英宗得过且过，除与乜先宴会外，常住在伯颜帖木儿营中，虽得伯颜夫妻，优礼相待，毕竟身在虏中，事事受制；兼且中外风俗，全然不同，所居的是毳幕韦帐，所食的是羶肉酪浆，状况凄凉，不劳细述。

惟郕王祁钰，留守京师，免不得有左右侍臣，怂恿为帝。郕王恰也有意，但一时不便即行。直揭郕王隐衷，并非深刻。会都指挥岳谦，出使瓦剌，回京后口传帝旨，令郕王继统。并无书证，安知非郕王暗中授意？郕王佯为谦让，廷臣复合辞劝进，俱说车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当此忧患危疑的时候，断不可不立长君，俾安宗社。郕王犹再三固辞，经群臣入奏太后，太后降旨，令郕王即位，郕王方才受命，喜可知也。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择日践阼。看官记着！这年是正统十四年九月，郕王登基，以次年为景泰元年。后来英宗复辟，复将他削去帝号，仍称郕王。至宪宗成化十一年，追还尊称，立庙祭飨，谥为景帝。小子此后，也以景帝相称，暂称英宗为上皇，以存实迹。特别表明，俾清眉目。

话休叙烦，且说景帝即位，遣都指挥佥事季铎，诣上皇所，详述情事，并致书乜先，亦举即位事相告。乜先本挟上皇为奇货，至是闻景帝嗣立，似把上皇置诸度外，不由得失望起来。适有太监喜宁，从上皇北狩，叛附乜先，乜先遂与他商议。喜宁献计道：“现在紫荆关一带，守备空虚，不如乘此叩关，诡言奉上皇还京，令守吏开关相迎，我等留下守吏，乘势入关，直薄京城，京城被攻，定要南迁，燕都可为我有了。”阉人之狡诈如此。乜先大喜，遂拥上皇至紫荆关，途次遇通政使谢泽。斗了一仗，泽败绩被杀。乜先直抵关下，诡传上皇谕旨，命守备都御史孙泽，都指挥韩青接驾。孙、韩率千骑出关，往迎上皇，不意伏兵骤起，把他困住垓心，两人冲突不出，自刎而亡。关吏闻主将战死，立时溃散。乜先率军入关，长驱东进，京师大震。

明廷赦成山侯王通罪，命为都督，升鸿胪寺卿，杨善为副都御史，协守京城。于谦复请释放石亨，令总京营兵马。石亨初守万全，因土木被

围，勒兵不救，坐逮诏狱。景帝从于谦言，令他带兵赎罪。独任谦总督各营，令诸将均归节制，凡都指挥以下，有不用命，先斩后奏。谦乃召集军士，约得二十二万人，列阵九门外。石亨请毋出师，但坚壁以待，谦艴然道："寇势张甚，奈何示弱！"乃身先士卒，擐甲出城，自营德胜门，涕泣誓师，期以必死。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可见行军全在作气。乜先拥上皇过易州，至良乡，进次芦沟桥，沿途无人拦阻，只有父老接驾，进献茶果羊酒等物。上皇遥为抚慰，一面作书三封，一奉皇太后，一致景帝，一谕诸大臣，由番使递入京营。太监喜宁，并嘱番使传语，邀大臣迎驾。番使依词直达，并赍交上皇三书，当由于谦传报景帝，帝命通政司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出城朝见。喜宁又私语乜先道："来使官卑，当更易大臣。"乜先点首，遂与王复、赵荣道："尔皆小官，可速去，当令于谦、石亨、胡□、王直等来。若要上皇还驾，除非金帛，万万不可。"王复、赵荣，无可答辩，只与上皇遥见一面，便被乜先勒归。

廷臣尚欲议和，遣人至军中问谦。谦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乜先待了两日，不得议和消息，遂纵兵大掠，焚三陵殿寝祭器，自麾劲骑攻德胜门。谦设伏空舍，但遣数百骑诱敌。乜先弟博啰及平章卯那孩，率众轻进，伏兵从暗处觑着，待敌兵将近，一齐杀出，迭用火器击射，博啰当先受创，倒撞马下。卯那孩来救博啰，不防火箭射来，正中咽喉，立即毙命。余众纷纷逃去。石亨出安定门，来截逃兵，乜先也遣兵接应，两下里又厮杀起来，亨与从子石彪，各持巨斧，劈入敌阵，敌向西溃走，追至西城，敌复却而南。乜先乘官军拒战，潜袭西直门，都督孙镗，慌忙迎敌，力斩敌前队数人，乘势追逼。乜先驱军大进，一场混战，镗渐觉不支，返身欲趋入城中。给事中程信，闭门不纳，只与都督王通，都御史杨善，在城上鼓噪助威，并用枪炮遥击敌军。镗见无归路，也只好麾军奋斗，人人血战，喊杀连天。正在拼命相持的时候，石亨亦率军驰到，两下夹攻，始将乜先击退。乜先曾奉上皇居土城，至是退还，为居民所击，乱投砖石。明将王竑、毛福寿等又至，乜先望见旗帜，不敢复前。退至土城数里外，勉强安营。于谦探知上皇未去，命石亨等夜半出兵，往击乜先营，出其不意，击死万人。乜先复遁，一面召还土城兵，仍劫上皇西去。谦遣将穷追，石亨及从子彪，追至清风店，复败敌众。孙镗等追至固安，又得胜仗。乜先愤无所泄，令伯颜帖木儿拥着上皇，出紫荆关，自引军攻居庸关。时已天寒，守将罗通，汲水灌城，水沍成冰，坚而且滑，敌不得近。乜先住城下七日，料知城不易攻，只好还师。偏偏罗通追来，三战三北，伤亡无算，弄得乜先神色沮丧，狼狈遁去。乜先实是无能。上皇出紫荆关，连日雨雪，跋涉甚艰，亏得袁彬随侍，昼为执鞭，夜为温寝。还有蒙古人哈铭，及卫沙狐狸，亦镇日相随，侍奉不懈。乜先劫上皇至瓦剌部，脱脱不花亦不甚得手，引众北归，见了上皇，也总算以礼相待，别遣使人赴京献马，意欲议和。景帝拟却还马匹，胡□、王直道："闻脱脱不花，与乜先有隙，名虽君臣，阴实猜忌，何妨收受献物，优待来使，这也是兵法上的反间计呢。"景帝称善，乃命来使入见，赐他酒馔，并赏金帛及衣服，来使欢谢而去。景帝以乜先退走，京师解严，论功行赏，以于谦、石亨，立功最

大，封亨为武清侯，加谦少保衔，总督军务。谦固辞不允，方才受命。既而乜先复遣使来京，仍言欲送上皇还驾，廷臣又主张和议，谦独毅然道："社稷为重，君为轻，毋堕敌人狡计。"遂拒绝来使，一面申戒各边，专力固守，勿为敌愚。复加派尚书石璞守宣府，都御史沈固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寿山，佥都御史王竑昌平，都御史邹来学，提督京都军务，平江伯陈豫守临清，副都御史罗通守山西，此外防边诸将，概仍原职，暂不变迁。乘着朝廷少暇，尊皇太后孙氏为上圣皇太后，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景帝生母，与英宗异，前文已详。立妃汪氏为皇后。典礼修明，宫廷庆贺。

过了残腊，就是景泰元年，乜先复遣兵寇大同。总兵郭登，出师抵御，师行数十里，始与敌兵相值，登高遥望，敌兵如攒蚁一般，差不多有万余名。登手下只有八百骑，众寡悬殊，免不得各有惧色，遂纷纷禀请还军。登叱道："我军去城将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寇骑来追，还能自全么？"说至此，拔剑置案道："敢言退者斩。"此与前文王振意，自觉不同。言下即驱兵前进，径薄敌营。敌来迎战，登连发二矢，射毙敌目二人，乘势跃出，复手刃敌目一人，敌众披靡。登麾众继进，呼声震天地，吓得敌众心惊胆战，只恨爷娘少生两脚，逃的不快。一奔一赶，直至栲栳山，复斩首二百余级，尽夺所掠而还。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登以八百骑破寇万人，推为战功第一。明廷闻他战捷，封为定襄伯，自是边将益奋，争思杀敌。朱谦在宣府得胜，杜忠在偏头关得胜，王翱在辽东得胜，马昂在甘州得胜，修城堡，简精锐，军气大振，无懈可击。还有一桩可喜的事情，那叛阉喜宁，竟被宣府参将杨俊擒送京师，小子也为明廷庆幸，然已是贻误多多了。因咏有一诗道：

引狼入室由王振，为虎作伥有喜宁。

恶贯满盈惟一死，诛奸尚恨乏严刑。

未知喜宁如何被擒，容至下回声明。

郕王祁钰，为英宗介弟，英宗被虏，由皇太后命，立英宗子见深为皇太子，以郕王为辅，是郕王只有摄政之责，监国可也，起而据天位，不可也。于少保忠诚报国，未闻于郕王即位，特别抗议，意者其亦因丧君有君，足以夺敌之所恃乎。昔太公置鼎，汉高尝有分我杯羹之语，而太公得以生还，道贵从权，不得以非孝目之。于公之意，毋乃类是。且诛阉党，拒南迁，身先士卒，力捍京师，卒之返危为安，转祸为福，明之不为南宋者，微于公力不及此。其次则即为郭登，于在内，郭在外，乜先虽狡，其何能为？所未慊人心者，第郕王一人而已。书中叙述甚明，褒贬外更有微词，阅者于此，可以觇笔法矣。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却说太监喜宁，自叛降乜先后，尝导他入边寇掠，且阻上皇南还。上皇恨宁切骨，辄与侍臣袁彬密议，谋杀叛阉，但急切不能下手。宁亦最忌袁彬，诱彬出营，把他困住，亏得上皇闻报，亲往解救，方得脱身。彬乃与上皇定一密计，只说遣喜宁还国，索取金帛，一面令卫士高磐，与宁偕行。宁不知是计，忙去通报乜先，愿为一往。临行时，袁彬暗授锦囊，内藏密书，令系髀间，投递宣府总兵官。磐唯唯从命，即与喜宁就道。不数日即到宣府，参政杨俊，闻上皇遣使到来，即出城迎接，把酒接风。磐已解下锦囊，暗付杨俊。俊托故离座，私下一阅，统已分晓，便潜令军士，小心伺候。喜宁恰也机警，见杨俊多时不出，防有他变，即立起身来，意欲逃席。不防高磐在旁，竟将他双手挟住，大呼杨参将快拿逆阉。俊正引兵出来，令数人齐上，似老鹰拖小鸡一般，立刻抓去，打入囚车，押送京师。那时还有何幸，自然问成极刑，磔死市曹。死有余辜。

高磐返报上皇，上皇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当命袁彬转达乜先，略言喜宁挺撞边吏，因此被擒，乜先愤愤，便遣兵入寇宣府，与喜宁报仇。偏遇着守将朱谦，纵兵奋击，杀得他七零八落，大败而逃。嗣复以奉还上皇为名，转寇大同。先锋队至城下，都仰首叫道："城内守将，速来迎驾！"定襄伯郭登，料知有诈，佯同镇将以下，各着朝服出迎，暗中却令人伏在城上，俟上皇入城，即下闸板，布置就绪，才开城高叫道："来将既送归上皇，请令上皇先行，护从随后。"敌兵置诸不理，仍拥着上皇前来。郭登等返入门内，候着乘舆，不意敌兵竟尔停住，迟疑半刻，即奉上皇返奔，疾驰而去。登不便驰击，只好闭城自守罢了。乜先见计又不行，越觉气沮，惘惘然还至部落，默思明廷已有皇帝，徒挟一废物，毫无用处，且脱脱不花，与阿拉知院，屡有龃龉，不若与明廷议和，送还上皇，既得市惠，尤可结援。计画已定，便令阿拉知院，遣参政完者脱欢，借贡马为名，来入怀来，互商和议。

边将转奏朝廷，廷臣拟遣使往报，太监兴安出呼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太监又来出头，然窥他语意，实是希承风旨。尚书王直道："据汝所言，莫非使上皇陷虏，再为徽、钦不成？"一语直诛其心，且以宋事答宋事，尤不啻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兴安语塞。乃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及指挥马显等，令赍玺书，往谕瓦特君臣。既而脱脱不花及乜先，先后遣使至京，决计送还上皇。景帝犹豫未决，尚书王直首先上疏，请即遣使恭迎。胡□等又复联名奏请。景帝乃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且谕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卿等乃屡言和议，是何理由？"王直跪奏道："上皇蒙尘，理宜迎复。今瓦剌既有意送归，何不乘此迎驾，免致后悔。"景帝面色顿变，徐答道："朕非贪此位，乃卿等强欲立朕，今复出尔反尔，殊为不解。"贪恋帝位，连阿兄俱可忘却，富贵之误人大矣哉！众闻帝言，瞠目不知所答。于谦从容道："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议？惟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曲我直，我得声罪致讨，何必言和。"景帝颜色少霁，乃对于谦道："从汝从汝。"帝位不移，自可曲从。乃再拟遣使。右都御史杨善，慨然请行，中书舍人赵荣亦请往，乃命二人为正使，更以都指挥同知王恩，锦衣卫千户汤胤□为副，赍金银书币，出都

北行。适礼部侍郎李实等南归，中途相值，实述乜先语，谓迎使夕来，大驾朝发。善额手道：“既如此，我等迎归上皇便了。”两下相别，南北分途，实等还京复命，不消细说。

善以此次出使，决不虚行，检阅所赍各物，除金币外无他赐，乃独捐资俸，添购各种新奇等件，随身带往。既至瓦剌，暂寓客馆。馆伴田氏亦中国人，留饮帐中。善与语甚欢，即以所赍各物，酌送田氏。田氏甚喜，即入语乜先。越宿，善等与乜先相见，亦大有所遗。乜先亦大喜。善因诘问道：“太上皇帝在位时，贵国遣来贡使，多至二三千人，各有赏给，金币载途，相待不薄，乃反背盟见攻，果属何意？”乜先道：“何为削我马价？且所给币帛，多半翦裂，前后使人，多留京不返，难道非待我太薄么？”善答道：“太师贡马，岁有增加，常常如此，恐难为继；又不忍固拒，所以给价略少。太师试自计算，总给价目，比从前多少何如？至若翦裂币帛，乃通事所为，朝廷亦时常查考，事发即诛。就是太师贡马，亦有劣弱，貂裘亦有敝坏，难道是太师本意吗？且太师贡使，多至三四千人，有为盗的，或犯法的，归恐得罪，潜自逃去，于我朝无干，我朝亦不欲留他，留他果有何用呢？”乜先听着，也觉得语语合理，不由得辞色渐和。善又道：“太师一再出兵，攻我边陲，戮我兵民数十万，太师部曲，料亦死伤不少，上天好生，太师好杀，难道不要犯天忌么？今若送还上皇，和好如故，化干戈为玉帛。宁不甚善？”善于词令，不愧善名。乜先听了天忌二字，不禁失色。原来乜先虏住上皇，尝欲加害，一夕正思犯驾，忽天大雷雨，把他乘骑击死，因此中沮。嗣复见上皇寝幄，每夜有赤光罩住，似龙蟠状，异谋为之益戢。是补笔。至是闻杨善言，适与所见相符，自然气馁色恭，当下复问杨善道：“上皇归国，更临御否？”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再移。”乜先复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善答道：“尧把帝位让舜，今上皇把帝位让弟，古今固一辙呢。”娓娓动人。乜先益悦服。伯颜帖木儿劝乜先留善，别遣使赴燕京，要求上皇复位。乜先道：“曩令遣大臣来迎，今大臣已至，不应失信。”遂引善见上皇。择定吉日，送上皇启行。乜先早在营前，设宴祖饯，奉上皇上坐，自率妻妾等奉觞上寿，并弹琵琶侑酒。杨善旁侍，乜先顾善道：“杨御史何不就座？”善口中虽是答应，身子仍植立不动。上皇亦顾善道：“太师要你坐，你何妨就坐？”善复启道：“君臣礼节，不敢少违。”上皇笑道：“我命你就座罢。”善乃叩头称谢，然后坐在偏席，少顷即起。乜先赞道：“中国大臣，确是有理，非我等所敢仰望呢。”当下开樽畅饮。上皇因指日得还，也饮得酩酊大醉，日暮各散归原营。到了次日，伯颜帖木儿等，也各轮流饯行。越日又饯饮各使，及随从诸臣。又越日，上皇才启驾南行。乜先预筑土台，请上皇登座，自挈妻妾部长，罗拜台下。礼毕登程，乜先及部长等，送至数十里外，各下马解脱弓箭战据，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独伯颜帖木儿，送上皇至野狐岭，携榼进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上皇感他供奉的私惠，一面称谢，一面也流泪两行。饮毕，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密语上皇侍臣哈铭道：“我等敬事上皇，已阅一年，但愿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设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上皇，莫忘前情！”哈铭允诺。上皇劝伯颜帖木儿回马，伯颜帖木儿尚依依

不舍，直送出野狐岭口，重进牛羊等物。上皇揽辔慰藉，彼此又复垂泪，经杨善等促驾南行，才与伯颜帖木儿言别。伯颜帖木儿大哭而归，如此气谊，实是难得，想与英宗前生，定有夙缘。仍命麾下头目，率五百骑护送上皇还京。

这消息早达京城，景帝不能不迎，命礼部具仪以闻。尚书胡□，议定礼节，即日复奏。景帝偏从减省，只命以一舆两马，迎上皇入居庸关，待入安定门，方易法驾。给事中刘福，上言礼贵从厚，不宜太薄。景帝道："朕恐堕寇狡计，所以从简。且昨得上皇书，曾言礼毋过烦，朕岂得违命？"言不由衷，然已如见其肺肝。群臣不敢再言。会千户龚遂荣，投书大学士高穀，略言："上皇为兄，今上为弟，奉迎应用厚礼。且今上亦当避位恳辞，俟上皇固让，才得受命。唐肃宗故事，可为成法"云云。高穀袖书入朝，与王直等商议。尚书胡□，即欲把原书上呈，都御史王文，独以为未可。两下里方在龃龉，给事中叶盛，已入内面奏，有诏索书。烝等即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礼，正可仿行。景帝怒道："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随传旨逮问遂荣。遂荣倒也硬朗，自缚诣阙，仍执前词，竟至下狱坐罪，一系数年，始得脱囚。景帝遣太常少卿许彬至宣府，翰林院侍读商辂至居庸，迎上皇入京。约过数日，上皇已至京城，景帝出东安门迎接，下马载拜。上皇亦下马答拜，相持悲泣，各述授受意。逊让良久，乃送上皇入南宫。百官随入，行朝见礼，随即下诏大赦。诏词中有数语道："礼惟有隆而无替，义则以卑而奉尊，虽未酬复怨之私，庶稍遂厚伦之愿。"轻描淡写了几句，分明将监国二字，变成篡国，涕泣推逊，无非掩饰耳目，自欺欺人罢了。直书无隐。

上皇自居南宫后，名似尊崇，实同禁锢。闲庭草长，别院萤飞，遇着岁时生诞，并没有廷臣前来朝贺，虽有胡□等上表申请，一概置诸不理。惟脱脱不花及乜先等，颇时时念及上皇，遣人贡献，上皇每次俱有答礼。景帝心滋不怿，即谕敕乜先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致失好。朕今不复遣，设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但人数毋得过多，赏赉乃可从厚，惟太师鉴原，勿违朕意！"这道谕敕，方才颁发，适脱脱不花使人又至，且还所掠招抚使高能等，请修旧好。景帝欲将他拒绝，还是王直等痛陈利害，始款待来使，赐他酒宴。但朝使依然不遣，只令来使赍书还报，算作了事。极写景帝懊怅情形。

会岷王楩子广通王徽煠，及弟阳宗王徽焯，以景帝构夺兄位，心中不服，竟煽诱诸苗，颁发伪敕，封苗酋杨文伯等为侯，令纠众攻武冈州。是时湖广总督侯璡，与副总兵田礼正，击破贵州叛苗，俘获甚众。杨文伯闻风畏惧，不敢受徽煠私敕，只遣部众二千名，随去使蒙能等赴武冈。事被徽煠兄徽煣所闻，急上表呈报。徽煣曾封镇南王，由景帝颁谕嘉奖，一面发兵拿逮徽煠，禁锢京师，徽焯亦被锢凤阳，皆废为庶人。及蒙能等至武冈，两王已就逮，那时顾命要紧，慌忙窜去，潜入粤西，勾结生苗，自号蒙王，骚扰了好几年，始由官兵荡平，这且慢表。

且说景帝迎还上皇，内外无事，苗众虽有乱耗，亦不日肃清。时已景泰三年，会当盛夏，景帝闲坐宫中，语太监金英道："东宫诞辰将到

了。”英答道：“尚未。”景帝道：“七月初二日，不就是太子生日么？”英顿首道：“是十一月初二日。”景帝默然不答。看官！你道景帝此言，果是记错日子么？他因世子见济，是七月二日生辰，年已十余岁，意欲立为太子，可继帝统，无如兄子见深，已立为青宫，一时不好改换，所以把见济生辰，充做太子生日，佯作错误，试探金英口气。偏金英据实申陈，好似未明意旨一般。实是以伪应伪。弄得景帝无词可说，又踌躇了数日，毕竟忍耐不住，再与中官兴安等熟商。安初亦颇以为难，经景帝再三谆嘱，不得不勉从上命，代为设法，暗中与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旦夕密议。各人依违两可，不敢遽决。事有凑巧，来了一道边疆的奏章，署名叫作黄□，□系广西土目，因平匪有功，得擢为都指挥使。他有庶兄黄□，曾为思明土知府。□年老，子钧袭官，□谋夺世职，率领己子，及骁悍数千人，夜袭□家，杀死□父子，支解尸首，纳入瓮中，埋诸后圃。总道是无人发泄，谁知□仆福童，竟走告宪司。巡抚李棠，及总兵武毅，联衔奏闻，有旨严捕黄□父子。□急得没法，忙遣千户袁洪，到京行贿，意图保全性命。当有内监被他贿通，令他奏请易储。当即倩了名手，缮就奏牍，呈入宫中，由景帝瞧着，其词道：

太祖百战以取天下，期传之万世。往年上皇轻身御寇，驾陷北廷，寇至都门，几丧社稷。不有皇上，臣民谁归？今且逾二年，皇储未建，臣恐人心易摇，多言难定，争夺一萌，祸乱不息。皇上即循逊让之美，复全天叙之伦，恐事机叵测，反复靡常，万一羽翼长养，权势转移，委爱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宝，阶除之下，变为寇仇，肘腋之间，自相残蹙，此时悔之晚矣。语语打入景帝心坎。乞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景帝阅毕，不禁喜慰道：“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兄且可杀，宁知有君。遂下旨令释□罪，并将原书发交礼部，传示群臣集议：且命兴安赍着金银，分赐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百两。越日，礼部尚书胡□，即召集百官，与议易储事。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眙愕。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及御史朱英，抗言不可，议久未决。太监兴安厉声道：“此事不能不行。如以为未可，请勿署名，何必首鼠两端？”王振已死，即有兴安继起，何明代之好用阉人耶？众官不敢再抗，只好唯唯署议。于少保未免模棱。乃由胡□复奏，但称：“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绪统相传，宜归圣子，黄□奏是。”这奏呈入，不到半日，即下旨报可，着礼部具仪，择吉易储，一面简置东宫官。官属既定，遂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见深为沂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不料皇后汪氏，偏据着正理，力为谏阻，竟与景帝反目，又闹出一场废立的事情。小子有诗咏道：

监国翻成篡国谋，雄心未餍又忮求。

如何巽语犹难入，甘把中宫一旦休。

欲知废后底细，待至下回说明。

历述瓦剌饯别情状，见得乜先、伯颜辈，尚有深情，而景帝之不欲迎驾，勉强举行，负愧多矣。继述景帝易储情形，见得金英、兴安辈，实为谋主，而廷臣之相率受赂，媕阿卑鄙，寡耻甚矣。若夫录杨善之才辩，益所以表其忠，载黄□之疏词，益所以著其谲。外此或抑或扬，从详从简，具有微意，有心人吐属，固非寻常笔述家，所得与同日语也。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却说皇后汪氏，性颇刚正，力持大体，惟所生皆女，独无子嗣，皇子见济，系杭妃所出，景帝欲立见济为太子，汪后独谏阻道："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呢？"景帝不悦，后来决意易储。汪氏又复力谏，说至再三，惹得景帝动恼，竟奋然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怀妒得很，不令正位青宫。你不闻宣德故例，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具在，未知取法，反且多来饶舌，难道朕要你管么？"言毕，抽身而起，竟往杭妃宫中去了。汪后遭此诃责，心甚不甘，呜呜咽咽的哭了一夜，竟令女官代草一疏，愿将后位让与杭妃。景帝顺水行舟，自然照准，遂援了宣德废后的故事，颁告群臣，不待臣工议奏，即将汪后迁入别宫，改册杭妃为皇后。父作子述，可见贻谋不可不臧。

且因太监兴安，有易储功，格外宠用。兴安素性佞佛，建了一座大隆福寺，费至数十万，逾年始成，非常闳丽，便面请景帝临幸。礼部郎中章纶，上章奏阻，盐运判官杨浩，除官未行，亦直言申奏，景帝乃中辍不行。会御用监阮浪，在南宫服侍上皇，上皇爱他勤敏，赏给镀金绣袋，及镀金刀各一件。浪与内使王瑶，甚是亲昵，竟将赐物转赠。赐物安可赠人？阮浪太属莽浪。王瑶年龄尚轻，并无阅历，得了绣袋宝刀，欣然佩带身边，不意为锦衣指挥卢忠所见，隐为诧异，即邀瑶至家，设酒与饮，闲谈甚欢，渐渐问及宝刀绣袋。瑶和盘说出，卢忠索阅一番，不由得计上心来，便假意殷勤，且命妻出为劝酒。瑶不便却情，并见他妻颇貌美，益觉目眩神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不消多时，已将他灌得烂醉，东斜西倒，一步也走不得。忠令人扶瑶起座，就客厅睡下，轻轻的解了金刀绣袋，星夜打点公文，并呈入刀袋等物，具说阮浪受上皇命，以袋刀结瑶，意图复辟，瑶自醉中说出，因此飞章上告。景帝震怒，立降严旨，将阮浪、王瑶二人，逮系诏狱，令法司穷究。刑讯了好几回，浪、瑶不肯诬供，只把实情上诉。瑶此时酒已醒了。卢忠闻着，未免后悔，暗想他二人如此抗直，倘或反坐起来，还当了得，不如往询卜筮，预占吉凶。患得患失，自是小人情态。遂屏去侍从，独行至卜者仝寅家。全寅少瞽，性聪敏，学占验术，所言多奇中。及与卢忠代卜，得了一个天泽履卦，忠尚未表明实情，寅不禁摇首道："易言：'履虎尾，咥人凶。'不咥人犹可，咥人则凶。"这一语说出，吓得卢忠面如土色，勉强答道："汝试依卦占断，不必隐讳。"寅复道："上天下泽为之履，天泽不分，凶象立见。敢问所为何事？请即示明。"忠见他语语中肯，仿佛似仙人一般，只好说明大略。寅笑道："无怪卦象甚凶，试

思今上与上皇，前为君臣，今为兄弟，天泽素定，岂可紊乱？汝乃欲他叛君背兄，是明明所谓咥人了。此大凶兆，一死且不足赎罪。”大义微言，非江湖卖卜者比。忠闻言大惧，忙求寅替他禳解。寅答道：“获罪于天，禳解何益？”忠再三哀恳，寅方道：“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君能作幽人么？”忠战栗道：“我为原诉，何从隐避？”寅想了一会，悄悄与忠附耳，说了几句，忠才拜谢而去。不数日，忽传卢忠病狂，在市上行走，满口胡言，歌哭无常，于是中官王诚，及学士商辂，入白景帝道：“卢忠病风不足信，望陛下休听妄言，致伤大伦！”景帝意始少释，并逮卢忠下狱。未几又释出，谪戍广西，令他带罪立功。仍是有意回护。阮浪久锢，王瑶磔死，只他最是晦气，然亦可为好酒耽色者戒。一场大案，总算化作冰消了。

是年冬月，乜先复遣使至京，贺来年正旦，且贡名马。尚书王直，请遣使答报，有诏饬兵部议决。于谦道：“去年乜先使来，臣闻他弑主为逆，尝请发兵讨罪，未邀俞允，今反欲遣使答报么？”原来景泰二年，乜先曾弑主脱脱不花，于谦请讨逆复仇，景帝不从，至是乃复阻遣使，竟得罢议。惟脱脱不花被弑情由，亦须补叙明白。先是脱脱不花娶乜先姊，生了一子，乜先欲立以为嗣，脱脱不花未允，且与乜先夙有违言。乜先遂攻脱脱不花，脱脱不花败走，经乜先追击，杀死脱脱不花，把他妻孥收没，自称监国。至景泰四年，且僭立为汗，复遣使致书，称大元田盛可汗。田盛二字的音义，与天圣相似，末署添元元年。景帝答书，亦称他为瓦剌汗。景帝不从于谦之请，且称他为汗，亦是投鼠忌器之意。乜先遂日渐骄恣，且据有脱脱不花的妃妾，左抱右拥，朝欢暮乐，害得朝政不理，部众分解。蛾眉误国，中外一辙。阿拉知院求为太师，乜先不许，且将阿拉二子，尽行杀毙。阿拉大怒，纠众攻乜先，乜先沈湎酒色，毫不设备，竟被阿拉拿住，数他三罪道：“汉儿血在汝身，脱脱不花汗血在汝身，乌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还，今日汝当死。”乜先无词可答，竟被阿拉一刀，挥作两段。阿拉欲继立为汗，忽被鞑靼部目孛来杀入，战败身死。孛来夺乜先母妻，并玉玺一方，访得脱脱不花子麻儿可儿，仍拥立为鞑靼汗，号称小王子。自是瓦剌骤衰，鞑靼复炽，事见后文，姑且慢表。此段是承前启后文字。

且说皇子见济，立为东宫，仅阅一年有余，忽得奇疾，竟致不起。可谓没福。景帝悲恸得很，命葬西山，谥为怀献。礼部郎中章纶，及御史钟同，以东宫已殁，并无弟兄，不如仍立沂王，借定人心。凑巧两人入朝，途中相遇，彼此谈至沂王，甚至泣下，遂约定先后上疏，同为前茅，纶为后劲。退朝后，同即抗疏上陈，略云：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储未建，国本犹虚，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择日具仪，复还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臣无任待命之至！

疏入后，景帝心殊不悦，勉强发交礼部，令他议奏。礼部尚书胡□等，窥上意旨，料知原奏难行，只把缓议二字，搪塞了事。那时章纶依着原

约，因月朔日食，进呈修德弭灾十四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内有悖孝悌一条云：

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也。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陛下宜率群臣，于每月朔望，及岁时节旦，朝见于延安门，以尽尊崇之道，而又复太后于中宫，以正天下之母仪，复皇储于东宫，以定天下之大本，则孝弟悉敦，和亲康乐，治天下不难矣。

景帝览到此奏，不禁大怒。时已日暮，宫门上钥，有旨自门隙中传出，命锦衣卫执纶下狱。越日，复逮系钟同，饬刑部严究主使。同、纶两人，供称意由己出，并非人授。刑部说他抵赖，尽情拷掠，一连血比三日，语不改供。会大风扬沙，天地昼晦，伸手不辨五指，刑官也害怕起来，方将二人还系狱中，把狱案渐渐缓下。不意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遥上奏章，请景帝朝谒上皇，优待上皇诸子。景帝阅未终疏，即搁过一边。过了一年，庄因事到京，诣东角门朝见，顿触起景帝旧嫌，说他平时狂妄，饬杖八十，谪为定羌驿丞。可怜这廖庄无辜受灾，既受杖伤，还要奔波万里，辛苦备尝，正是祸来天上，变出意中。谁要你多嘴？内侍复入白帝前，言罪魁祸首，实自同、纶。景帝乃特取巨梃，交给法司，令就狱中杖同及纶，每人五百下。同竟杖毙，纶死而复苏，仍拘狱中。刑部给事中徐正，揣摩迎合，上言沂王尝备位储副，恐被臣民仰戴，不宜久居南宫，应徙置封地，以绝人望。这奏上去，总料是餍惬帝心，足邀宠眷，哪知降旨下来，语语驳斥，谪戍穷边。该死。自此廷右诸臣，统做了反舌无声，把建储事绝不提起。

忽忽间已是景泰七年，元宵甫届，皇后杭氏，竟罹了风寒，起初是寒热交侵，嗣后变成重症，一到仲春，呜呼哀哉，景帝又复悼亡，自不消说。其时宫中有个李惜儿，本系江南土娼，流转京师，姿态妖艳，色艺无双，都下狭邪子弟，评骘花榜，目为牡丹花。声誉传入禁中，为景帝所闻，更令内侍召入，一见倾心，即夕侍寝。惜儿是（禁止）出身，枕席上的奉承，比妃嫔等不啻天渊，景帝畅快异常，备极恩遇。可怜无德的女人，往往因宠生骄，因骄成悍，入宫不过两三年，与景帝恰反目数次。毕竟龙性难驯，耐不住妇女磨折，一场吵闹，逐出宫外。未免薄幸。杭皇后本得帝宠，又遭病殁，此外虽有妃嫔数人，仅备小星，没甚才貌，情怀恻恻，长夜漫漫，教景帝如何度日？当下采选秀女，得了一个丽姝，体态轻盈，身材袅娜，性情容止，都到恰好地位，惹得景帝越瞧越爱，越爱越宠，春风一度，无限欢娱，因她生父姓唐，遂封为唐妃。越半年又晋封贵妃。每游西苑，必令贵妃乘马相随。一日，马惊妃堕，几乎受伤。景帝鞭责马夫，打个半死，别令中官刘茂，拣选良骏，控习以待。又增建御花房，罗致各省奇葩名卉，作为游赏处所。风流天子，绰约佳人，相对含欢，无夕不共，好一座安乐窝，尝遍那温柔味，无如好梦难长，彩云易散，到了景泰八年元旦，朝贺礼毕，忽觉龙体违和，好几日不能临朝。百官问安左顺门，太监兴安出语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众官语塞，诺诺而退。

到了朝房，大众以兴安所言，意在建储，御史萧维桢等，拟请复沂王为太子。学士萧镃，以沂王既退，不便再立，须另择元良为嗣。彼此酌定，遂缮好奏折，呈请立储。待了数日，方有中旨颁下，谓朕偶有寒疾，当于十七日临朝，所请着无庸议。众官见了此旨，又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会将郊祀，帝舆疾出宿斋宫。明代故例，每岁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因病日加剧，势难亲临，乃召武清侯石亨至榻前，命摄行祀事。

亨见帝病甚，退语都督张□，及太监曹吉祥道："公等欲得功赏么？"张、曹二人闻言，不禁奇诧起来，便惊问何事？亨密语道："皇帝病已深了，立太子，何如复上皇。"吉祥跃起道："石公好计！石公好计！"小人无不好事。亨复道："此系我一人主见，还须得老成一决。"张□道："商诸太常卿许彬，可好么？"亨点首称善。当下同至许彬宅，与商密计。彬矍然道："这是不世大功，事在速为，可惜我年已老，无能为力，惟意中恰有一人，何不往商？"亨问为谁？彬答道："便是徐元玉。"亨等喜谢而出。看官道徐元玉是何人？就是当年倡议南迁的徐珵。珵因南迁议，为景帝所薄，久不得迁，他却谄事大学士陈循，屡托保荐，循果屡登荐牍，景帝见徐珵名，好似一个眼中钉，辄摈不用。循语珵道："官家怕见你名，须改易为是。"珵乃易名有贞，别字元玉。无巧不成话，适值黄河决口，屡堙屡圮，循遂运动廷臣，荐举有贞。景帝果也忘怀，竟擢他为佥都御史，督治黄河。有贞福至心灵，把屡堙屡圮的决口，熔铁下水，竟得塞住。且疏浚下流，畅达河道，河患遂灭。还京复命，复邀奖叙，进左副都御史，寻调右副都御史。追溯徐有贞履历，要言不烦。及石亨等到有贞家，说及复辟大计，有贞很是赞成，并云须令南宫知此意。□答道："昨已密达上皇了。"有贞道："俟得复报乃可。"越日为上元节，有贞夜至亨家，复密议了一宵。又越日黄昏，亨等又访告有贞，谓已得南宫复报，请早定计。有贞至屋后露台上，仰观天象已毕，即下对亨等道："紫薇垣已有变象，事在今夕，不可失机。"是否捣鬼？随又报语道："如此如此，不患不成。"石亨、张□、曹吉祥三人，当即趋出，自去筹备。有贞焚香祝天，默祷一番，随即与家人诀别道："事成后功在社稷，共享富贵，否则祸必杀身，除非做鬼回来。"家人揽袪挽留，有贞不顾，挥手竟去。时当三鼓，禁中卫士，因有十七日视朝的旨意，已启禁门。有贞踉跄趋入，径至朝房候着，约历半时，亨、□等率领群从子弟，一拥并入。依据《天顺实录》，不从《纪事本末》。是时天色晦冥，星月无光，亨、□等左顾右盼，方见有贞，便问道："事果济否？"有贞道："必济无疑。"此时即不能济事，亦只好舍命做去。遂率众薄南宫门，门扃甚固，连叩不应。有贞命众取巨木至，悬绳于上，用数十人举木撞门。门右墙垣，陡被震坍，大众乘隙进去，入谒上皇。上皇时尚未寝，秉烛观书，见他排闼而入，不觉惊问道："你等何为？"众俯伏称万岁。上皇道："莫非请我复位么？这事须要审慎。"可见上皇已经接洽。有贞等齐声道："人心一致，请陛下速即登舆！"言毕即起，呼兵士举舆入内。众兵士遑遽不能举，有贞等掖着上皇，出坐乘舆，助挽以行。忽见天色明霁，星月皎然，上皇顾问有贞等职名，有贞一一奏对。须臾至东华门，司阍厉声呵止。上皇亦厉声道："我是太上皇，有事入宫，何人敢拒？"司阍闻声趋视，果然不谬，遂由他进去。直

入奉天殿，有贞为导，两阶武士，用铁爪击有贞，也亏上皇呵叱，才行退去。时黼座尚在殿隅，由众推至正中，请上皇下舆登座，一面鸣钟擂鼓，大启诸门。百官方至朝房，候景帝视朝，闻奉天殿有呼噪声，呵叱声，继而有钟鼓声，相率惊骇。蓦见有贞出殿，大呼道："太上皇复位了，众官何不进谒？"百官闻言益惊，但变出非常，事已至此，何人敢行抗拒？不得已各整衣冠，登殿排班，依次跪伏，三呼万岁。正是：

冕旒重见当王贵，嵩岳依然效众呼。

欲知复辟后事，请看官再阅下回。

景帝居上皇于南宫，情同禁锢，其蔑视上皇也久矣。卢忠假事生风，而阮浪、王瑶，遂致获罪，至于见济病殁，杭后随逝，景帝已无子嗣，亦可返躬愧省，复立沂王，乃犹拒谏饬非，淫刑以逞，奚怪石亨辈之再图复辟乎？惟景帝病已危笃，神器岂能虚悬？他日立君，舍英宗其将奚属？石亨希邀功赏，结合徐有贞等，遽为复辟之计，行险侥幸，成亦无名。夺门二字，贻笑千秋，然亦何莫非景帝猜忌之深，始激而成此变也。若乜先弑主之不讨，李妓、唐妃之邀宠，犹其余事，然亦可以见景帝之深心，投鼠而辄忌器，纳妾而思毓麟，天不从人，蔑伦者其亦观此自返乎？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却说景帝方卧疾斋宫，正值残梦初回。炉香欲烬，忽闻钟鼓声喧，来自殿上，不禁惊异起来，忙呼问内侍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此语颇奇。内侍错愕未答。既而内监走报，说及南宫复辟事。景帝连声道："好！好！好！"说着，气喘不已，面壁而卧。这边方独卧欷歔，那边正盈廷庆贺，徐有贞复辟功成，即刻受命入阁，参预机务。一面与大学士陈循，草诏谕群臣，日中再正式即位，历史上复称英宗，小子也自然沿称英宗。文武百官，再行朝谒，由有贞宣读谕旨，略称："土木一役，乘舆被遮，建立皇储，并定监国，不意监国挟私，遽攘神器，易皇储，立己子，皇天不佑，嗣子先亡，殃及己身，遂致沈疾。朕受臣民爱戴，再行践阼，咨尔臣工，各协心力。"云云。朗读已毕，群臣顿首听命。忽又有诏旨传下，逮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陈循、萧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永下狱。谦等尚列朝班，当由锦衣卫一一牵去锢入狱中。迅雷不及掩耳。先是石亨为谦所荐，统师破敌，城下一役，亨功不如谦，独得封侯，未免内愧，乃疏荐谦子冕为千户。谦上言："国家多事，臣子不得顾私恩，石亨身为大将。未闻举一幽隐，乃独保荐臣子，理亦未协，臣决不敢以子滥功。"这数语传入亨耳，未免愤恨。亨从子彪，行为贪暴，又为谦所奏劾，出戍大同，因此亨益怨谦。徐有贞尝求官祭酒，浼谦先容，谦亦尝登入荐牍，卒不得用。有贞疑谦未肯尽力，亦生怨隙。及英宗复辟，两人得为功首，正好借此报复，遂诬称于谦、王文，欲迎立襄王瞻墡，瞻墡系仁宗

第五子，曾见三十一回中。应即下狱惩罪。陈循、萧镃、商辂等，从前尝倾向景帝，罪有所归，亦难宽贷。英宗正感念二臣，自然言听计从，不待群臣退朝，即将数人拿下。越日，即饬徐有贞等讯究。王文、于谦，出狱对簿，文抗辩道："迎立外藩，须有金牌符信，遣人必用马牌，究竟有无此事，内府兵部二处，可以查验，何得无故冤人？"有贞道："事尚未成，自无实迹，但心已可诛，应当定罪。"文复抗声道："犯罪必须证据，天下有逆揣人心，不分虚实，遂可陷人死地么？"说至此，辞色俱厉。谦顾语王文道："石亨等报复私仇，定欲我等速死，虽辩何益？"都御史萧维桢在座，也插口道："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专制之世，方有是语。当下将谦、文等还系诏狱，即由徐有贞、萧维桢诸人，以意欲二字，锻炼成词，仓猝入奏，英宗犹豫未忍道："于谦实有功，不应加刑。"有贞攘臂直前道："不杀于谦，今日事有何名誉？"杀了于谦，难道便有大名么？英宗乃诏令弃市。临刑这一日，愁云惨雾，蔽满天空，道旁人民，莫不泣下。岳王之死，称为三字狱，于少保之死，可称为二字狱。太后闻谦死，亦嗟悼累日。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名朵耳，亦作多喇。亲携酒醴，哭奠于谦死所。吉祥闻知，把他痛打一顿，次日复哭奠如故，吉祥亦无可奈何。谦妻子坐罪戍边，当锦衣卫查抄时，家无余资，只有正屋一间，封□甚固，启门查验，都系御赐物件，连查抄的官吏，也为涕零。都督同知陈逵，收谦遗骸，归葬杭州西湖，后人称为于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祷，络绎不绝。相传祈梦甚灵，大约是忠魂未泯的缘故，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谦、文既死，太监舒良、王诚、张永、王勤等，一并就刑。陈循、俞士悦、江渊谪戍。萧镃、商辂削职为民。范广与张□有嫌，锢禁数日，复遭刑戮。□复潜杀前昌平侯杨俊，以俊在宣府时，不纳英宗，所以坐罪。嗣□入朝，途中猝得暴疾，舁归家中，满身青黑，呼号而死。或谓范广为祟，或谓杨俊索命，事属渺茫，难以定论。惟叙功论赏时，□得封太平侯，贵显不过月余，即致暴毙，真所谓过眼浮云，不必欣羡呢。得保首领，还算幸事。其时石亨得封忠国公，张□弟輗，得封文安侯，都御史杨善封兴济伯，石彪封定远伯，充大同副总兵。徐有贞晋职兵部尚书，曹吉祥等，予袭锦衣卫世职，袁彬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出礼部郎中章纶于狱，授礼部侍郎，召廖庄于定羌驿，给还大理寺少卿原官，追赠故御史钟同，大理寺左丞，赐谥恭愍，并令一子袭荫，大家欢跃得很。惟有贞意尚未足，常向石亨道："愿得冠侧注从兄后。"侧注系武弁冠名，石亨为白帝前，乃晋封武功伯，嗣复录夺门功臣，封孙镗为怀宁伯，董兴为海宁伯，此外加爵晋级，共三千余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尚书王直、胡□，及学士高穀，均见机乞归，英宗命吏部侍郎李贤，太常寺卿许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入阁办事。一面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赦天下。复称奉太后诰谕，废景泰帝仍为郕王，送归西内。太后吴氏，复号宣庙贤妃，削皇后杭氏位号，改称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钦天监正汤序，且请革除景泰年号，总算不允。未几郕王病殁，年仅三十，英宗命毁所营寿陵，改葬金山，与夭殇诸王坟，同瘗一处，且令郕王妃嫔殉葬。唐妃痛哭一场，当即自尽。毕竟红颜命薄。被废的汪后，曾居别宫，至是亦欲令殉葬，侍郎李贤道："汪妃已遭幽废，所生

两女，并皆幼小，情尤可悯，请陛下收回成命。”皇子见深，此时已届十龄，粗有知识，备陈汪后被废，由谏阻易储事。英宗乃免令殉葬，寻复立见深为太子。太子请迁汪妃出宫，安居旧邸，所有私蓄，尽行携去。既而英宗检查内帑，记有玉玲珑一物，少时曾佩系腰间，推为珍品，屡觅无着，当问太监刘桓，桓言景帝曾取去，想由汪妃收拾。乃遣使向妃索归，只称无着。再三往索，终不肯缴。左右劝妃出还，妃愤愤道：“故帝虽废，亦尝做了七年天子，难道这区区玉件，也不堪消受么？我已投入井中去了。”英宗因此衔恨。后有人言汪妃出携甚多，又由锦衣卫奉旨往取，得银二十万两，他物称是。可怜这汪妃身畔，弄得刮垢磨光，还亏太子见深，念着旧情，时去顾问，太子母周贵妃，与汪妃素来投契，亦随时邀她入宫，叙家人礼，汪妃方得幸保余生，延至武宗正德元年，寿终旧邸。这是守正的好处。郕王于成化十一年，仍复帝号，追谥曰景，修缮陵寝，祭飨与前帝相同。汪妃葬用妃礼，祭用后礼，合葬金山，追谥为景皇后，这都是后话不题。

单说襄王瞻墡，就封长沙，资望最崇，素有令誉。英宗北狩，孙太后意欲迎立，曾命取襄国金符，已而不果。襄王却上书太后，请立太子，命郕王监国。及英宗还都，襄王又上书景帝，宜朝夕省问，朔望率群臣朝谒，毋忘恭顺等语。英宗全然未知。复辟以后，信了徐有贞、石亨谗言，诬戮于谦、王文，且疑襄王或有异图，嗣检得襄王所上二书，不禁涕泪交下，忙赐书召他入叙。有二书俱在，始信金縢等语。金縢系周公故事。襄王乃驰驿入朝，赐宴便殿，慰劳有加。且命添设护卫，代营寿藏。至襄王辞归，英宗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襄王逡巡再拜，伏地不起。英宗衔泪道：“叔父尚有何言？”襄王顿首答道：“万方望治，不啻饥渴，愿省刑薄敛，驯致治平。”敢拜昌言。英宗拱手称谢道：“叔父良言，谨当受教。”襄王乃起身辞行。英宗依依不舍，待至襄王行出端门，目不及见，才怏怏回宫。自是颇悔杀谦、文，渐疏徐、石。晓得迟了。

石亨自恃功高，每事辄揽权恣肆，嗣被英宗稍稍裁抑，心知有异，遂与曹吉祥朋比为奸，倚作臂助。独徐有贞窥伺帝意，觉得石亨邀宠，渐不如前，不得不微为表异，要结主眷，以此曹、石自为一党，与有贞貌合神离。凶终隙末，小人常态。可巧英宗与有贞密语，被内竖窃听明白，报知曹吉祥。吉祥见了英宗，却故意漏泄出来，引得英宗惊问，只说是有贞相告，英宗遂益疏有贞。会曹、石二人，强夺河间民田，御史杨瑄列状以闻，英宗称为贤御史，将加重用。吉祥大惧，忙至英宗前哭诉，说是杨瑄诬妄，应即反坐罪名，英宗不许，继而彗星示儆，掌道御史张鹏、周斌等，约齐同僚，拟交章请惩曹、石，挽回天变。事为给事中王铉所闻，密达石亨。亨急转告吉祥，同至英宗前，磕头无算。英宗不禁大讶，问明情由。曹、石齐声奏道：“御史张鹏，为已诛太监张永从子，闻将为永报仇，结党构衅，陷害臣等。臣等受皇上厚恩，乞赐骸骨，虽死不忘。”说至此，又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亏他装诈。英宗道：“陷害不陷害，有朕作主，张鹏何能死人？卿等且退！朕自留心便了。”两人拜谢而出。

隔了一宵，果然弹章上陈，痛诋曹、石，为首署名的便是张鹏，次为周

斌，又次为各道御史，连杨瑄也是列名。英宗阅未终章，便出御文华殿，按着奏疏上的名氏，一一召入，掷下原奏，令他自读，明白复陈。斌且读且对，神色自若，读至冒功滥赏等语，英宗诘问道："曹、石等率众迎驾，具有大功，朝廷论功行赏，何冒何滥？"斌答道："当时迎驾，止数百人，光禄寺颁赐酒馔，名册具在，今超迁至数千人，不得谓非冒非滥。就使明明迎驾，也是贪天功为己有，怎得无端恣肆呢？"这数语理直气壮，说得英宗无词可答，但总不肯认错，仍命将瑄、鹏诸人，一律下狱。所谓言莫予违。刑官等讨好曹、石，搒掠备至，责问主使，词连都御史耿九畴、罗绮，亦逮系狱中。石亨、曹吉祥，意欲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复入陈御史纠弹，导自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与臣有嫌，阴为主谋，所以瑄、鹏等有此大胆，诳奏朝廷。英宗闻言益愤，索性将徐有贞、李贤两人，并下囹圄。全狱冤气，上激天空，风发雨狂，电掣雷轰，下雹如鸡卵，击毁奉天门角，连正阳门下的马牌，都飞掷郊外。石亨家内，水深数尺，曹吉祥门前，大树皆折，闹得人人震恐，个个惊慌。大约是天开眼。钦天监正汤序，本系亨党，至是亦上言天象示儆，应恤刑狱。我谓其胆小如鼷。英宗乃释放罪囚，出徐有贞为广东参政，李贤为福建参政，罗绮为广西参政，耿九畴为江西布政使，周斌等十二人为知县。杨瑄、张鹏戍边卫。别命通政使参议吕原，及翰林院修撰岳正，入阁参预机务。尚书王翱，以李贤无辜被累，奏请留京，英宗亦颇重贤，乃从翱所请，并复原官，寻又擢为吏部尚书。

曹、石见李贤复用，很是懊丧，适值内阁中有匿名书帖，谤斥朝政，为曹、石二人闻知，遂奏请悬赏查缉。岳正入奏道："为政有礼，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哪有堂堂天子，悬赏购奸的道理？且急则愈匿，缓则自露，请陛下详察。"是极。英宗称善，不复深究。既而正复密奏英宗，言："曹、石二人，威权过重，恐非皇上保全功臣的至意。"英宗道："卿为朕转告两人。"正遂往语曹、石，曹、石复入内跪泣，免冠请死。曹系阉竖，宜有妇人性质，亨一武夫，何专学泣涕耶？英宗未免自愧，温言劝慰，一面责正漏言。既要他转告，又责他漏言，英宗之昏庸可知。正对道："曹、石二家，必将以背叛灭族，臣体陛下微旨，令他自戢，隐欲保全，他尚未识好歹么？"此语太激烈了。英宗默然无言。曹、石二人闻着，愈加忿恨。会承天门灾，命正草罪己诏，正历陈时政过失，曹、石遂构造蜚语，谓正卖直讪上，得旨贬正为钦州同知。正入阁仅二十八日，既被谪，道过本籍漷县，入家省母，留住月余，复为尚书陈汝言所劾，逮系诏狱，杖戍肃州。岳正去后，曹、石又追究匿名书，诬指徐有贞所为，英宗也不遑细察，竟令将有贞拿还，下狱搒治，终无供据。曹、石复入奏英宗道："有贞尝自撰武功伯券，辞云：'缵禹武功，禹受舜禅。'武功为曹操始封，有贞觊觎非分，罪当弃市。"捕风捉影，何其叵测。英宗迟疑半晌，令二人退出，转询法司马士权。士权道："有贞即有匿谋，亦不至自撰诰券，败露机关呢。"英宗方才省悟，乃命有贞免死，发金齿为民。后来石亨伏法，有贞得释归田里，放浪山水间，十余年乃死。了结有贞，然比曹、石之诛，得毋较胜。礼部侍郎薛瑄，见曹、石用事，喟然道："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还欲在此何为？"遂乞归引去。江西处士吴与弼，由李贤疏荐，被征入朝，授为左谕德，与

弼固辞。居京二月，托辞老病，亦引归。英宗尚为故太监王振立祠，封曹吉祥养子钦为昭武伯，宠幸中涓，始终未悟。惟有一事少快人心，看官道是何事？乃是释建庶人文奎于狱。文奎系建文帝少子，被系时年权二龄，见二十六回。至是始得释出，令居凤阳，赐室宇奴婢，月给薪米，并听婚娶出入。时文奎年已五十七，出见牛马，尚不能识。未几即病殁。小子有诗咏道：

王道由来不罪孥，乳儿幽禁有何辜？

残年始得瞻天日，牛马未知且乱呼。

欲知后事如何，且俟下回续叙。

英宗复辟以后，被杀者不止一于少保，而于少保之因忠被谗，尤为可痛。曹、石专恣以来，被挤者不止一徐有贞，而徐有贞之同党相戕，尤为可戒。于少保君子也，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固可畏矣。徐有贞小人也，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愈可畏，君子愈可悯也。故前回前半篇，以于少保为主，后半篇以徐有贞为主。与于少保同时就戮，及徐有贞同时被谪者，虽不一而足，要皆主中宾耳。标目之仅及于少保、徐有贞，可以知用意之所在矣。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却说兵部尚书陈汝言，与曹、石通同一气，平时甚趋奉曹、石，因得由郎中迁擢尚书，自是勾结边将，隐树爪牙，渐渐的威福自专，看得曹、石二人，平淡无奇，不肯照前巴结，且暗把曹、石过恶，入奏帝前。看官！你想这曹、石二人，靠了徐有贞的密计，得封高爵，后来还要排陷有贞，况陈汝言由他提拔，偏似狂狗反噬，如何不气？如何不恼？一报还一报，何必懊恨？当下嘱使言官，奏劾汝言贪险情形，即蒙准奏，把汝言逮狱，查抄家产，不下数十百万。英宗命将抄出财物，悉陈入内庑下，召石亨等入视，并勃然道："于谦仕景泰朝，何等优遇？到了身死籍没，并无余物。汝言在位，不过一年，所有财物，多至如此，若非贪赃受贿，是从哪里得来？"你才晓得吗？言下复连呼道："好于谦！好于谦！"亨等自觉心虚，不敢回答，只是垂头丧气，逼出了一身冷汗。英宗含怒而入，亨等扫兴而出。

既而鞑靼部头目孛来，见三十六回。入犯安边营。由大同总兵定远伯石彪，率众奋击，连败敌众，斩馘数百，获马驼牛羊二万余，遣使报捷。英宗依功行赏，进彪为侯。彪为亨侄，亨既封公，彪又封侯，一门鼎盛，表里为奸，那时权力越大，气焰越盛，无论内外官吏，统要向他叔侄前巴结讨好，才得保全官职。只是天下事盛极必衰，满极必覆，饶你如何显荣，结果是同归于尽。争权夺利者听之！石彪纵恣异常，免不得有人密奏，激动帝怒，遂有旨召彪还朝。彪贪恋权位，阴使千户王斌

等，诣阙乞留。英宗料知有诈，收斌等入狱，严刑拷问，果得实情，即飞饬石彪速归。彪既到京，立刻廷讯，并令王斌等对质，更供出他种种不法，藏有龙衣蟒服，违式寝床等情。还有一桩最大的要件，乃是英宗归国，乜先曾遵着前约，前约见三十五回。送女弟至大同，托石彪转献京师，彪见女姿色可人，佯为应允，暗中恰用强占住，自行消受。所以有违式寝床。其时英宗尚居南宫，内外隔绝，哪知此事？乜先也不遑问及，后来复为阿拉所杀，越觉死无对证，谁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被王斌等说明情伪，无从抵赖，于是英宗大怒，夺他未婚妻，安得不怒。置彪狱中。

石亨急得没法，只好上章待罪，请尽削弟侄官爵，放归田里，有旨不许。至法司再三鞫彪，辞连石亨，因交章劾亨恣肆，应置重典，于是勒亨归第，罢绝朝参。且召李贤入问道："石亨当日有夺门功，朕欲稍从宽宥，卿意以为何如？"贤答道："陛下尚以夺门二字，为美名么？须知天位系陛下固有，谓为迎驾则可，谓为夺门则不可。夺即非顺，如何示后？当日算侥幸成功，若使事机先露，亨等死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入情入理。英宗徐徐点首。贤又道："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请复位，岂不名正言顺？亨等虽欲升赏，何从邀功？而且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黜陟等事，致干天象？就是亨等亦无从贪滥。国家太平气象，岂不益盛？今为此辈减削过半了。"英宗道："诚如卿言。"及贤退后，诏令此后章奏，勿用夺门字样，并饬查冒功受官诸人，得四千余名，一律黜革，朝署为清。

先是石亨得势，卖官鬻爵，每以纳贿多寡，作授职高下的比例。时人有朱三千龙八百的谣传。朱是朱诠，龙是龙文，两人都赂亨得官，所以有此传言。佥都指挥逯杲，也奔走石亨门下，钻营贿托，因得保举。至石彪得罪，石亨被嫌，杲遂独上一本，备陈石亨招权纳贿等情。想是可惜银钱，否则尔以贿来，如何劾人？英宗嘉他忠诚，遂令伺亨行动。他恐石亨复用，势且报复，遂专心侦察。也是石亨命运该绝，有一家人为亨所叱，遂将亨怨望情形，密告逯杲。适值天顺四年正月，彗星复现，日外有晕，杲遂上书奏变，说是石亨怨望日甚，与从孙石俊等，日造妖言，谋为不轨，宜赶紧治罪。英宗览奏，亟颁示阁臣。阁臣希旨承颜，自然说应正法。那时石亨无路可走，只得束手受缚，就系狱中。狱吏冷嘲热讽，朝拷暮逼，所谓打落水狗。害得石亨受苦不堪，活活的气闷死了。石亨一死，石彪的头颅，哪里还保得住？一道诏旨，将他斩首。两家财产，尽行充公。何苦作威作福，惟乜先的妹子，不知如何下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监曹吉祥，怀着兔死狐悲的想头，恐自己亦遭波及，不得不先行防备。他在正统年间，尝出监军，辄选壮士隶帐下。及归，仍将壮士蓄养家中，所以家多藏甲。养子钦得封昭武伯，手下亦多武弁。至是复招集死党，作为羽翼。千户冯益，曾与往来，钦尝问益道："古来有宦官子弟，得为天子么？"益答道："君家魏武帝，便是中官曹节后人。"钦大喜，留益宴饮，醉后忘形，密谈衷曲，且令他娇娇滴滴的妻妾，出侍厅中，与益把盏。不怕作元绪公耶？益擅口辩，且滔滔不绝，满口恭维，说得曹钦心花怒开，不啻身居九重，连他娇妻美妾，也

吃吃痴笑，好几张樱桃小口，都合不拢来。涉笔成趣。等到酒阑席散，益又说是相机而行，幸勿躁率，钦连声称是，嘱益秘密。益自然从命，所以一时未曾举动，也未曾泄漏。

倏忽间又是一年，鞑靼部头目孛来等，分道入寇，攻掠山陕甘肃边境。明廷正拟遣尚书马昂，及怀宁伯孙镗，督军往讨。兵尚未发，孙镗等留待京中。英宗注意军务，日夕阅奏，忽见了一本奏章，乃是诸御史交劾曹钦，说他擅动私刑，鞭毙家人曹福来。心下一动，随即提起笔来，批了数语，大旨以朝廷法律，不得滥用，大小臣工，俱应懔遵。曹钦擅毙家人，殊属不合，当澈底查究云云。批好后，即将原奏颁发。一面令指挥逯杲按治，毋得徇情。曹钦闻知此事，不禁惊愕道："去年降敕捕石将军，今番轮着我了。若不早图，难免大祸。"祸已临头，早图何益？当下邀请冯益等，密谋大事。钦天监正汤序，亦在座中，报称七月二日，发遣西征师，禁城早辟，此时正可设法。冯益大喜道："机会到了，机会到了。"要杀头了。曹钦忙问良策，益答道："请伯爵密达义父，约他于朔日夜间，潜集禁兵，准备内应，伯爵号召徒众，从外攻入，内外合力，何患不成？"钦喜道："好极好极。我兵入殿，即可废帝，事成后，请冯先生为军师，可好么？"想是做梦。益称谢不尽。

计划已定，过了数夕，便是七月朔日，召党人夜宴，专待夜半行事。指挥马亮，曾与谋在座，酒过数巡，猛然触起心事，默念事若不成，罪至灭族，不若出首为是，遂逃席而去。奔入朝房，巧遇恭顺侯吴瑾，在朝值宿，竟一一告知。吴瑾大惊道："有这般事么？怀宁伯孙镗，明日辞行，今夜亦留宿朝堂，我去通报他便了。"言已，疾趋出室，往语孙镗。镗急草疏数语，从大内门隙塞入。英宗得了此疏，忙遣禁旅收逮曹吉祥，并敕皇城及京师九门，勿得遽启。是时曹钦尚未及觉，马亮逃席，尚且未晓，还能成大事么？ 乘着数分酒兴，带了家将，及弟□、□、铎三人，跨马而出，直奔长安门。见门扃如故，料知事泄，即转身驰至逯杲家。杲方欲入朝，启门出来，突遇曹钦兄弟，手起刀落，毙于非命。钦斩下杲首，持奔西朝房，见御史寇深待朝，复一刀杀死了他。转入西朝房，正与吏部尚书李贤相遇，贤不及趋避，被钦手下家将，击伤左耳。幸钦在后喝住，并握贤手道："公系好人，我今日为此事，实由逯杲激变，并非出我本心，烦公代为奏辩！"情愿不做皇帝了。贤尚在惊疑，那曹钦竟掷下一个首级，大声道："你可看是逯杲么？"一面说，一面走入朝房，见尚书王翱，亦在内坐着，便不分皂白，上前击缚。贤忙趋入道："君不要这般莽撞！我与王公联衔入奏，保你无罪，何如？"钦大喜，乃释翱缚，当由贤索笔缮疏，模模糊糊的写了数语，交与曹钦。钦携疏至长安左门，从门隙投疏。门坚密，疏不得入，便令家将纵火焚门。守门兵士，拆卸御河砖石，将门紧紧堵住，一时烧不进去。钦等只在门外呼噪，声彻宫中。怀宁伯孙镗，看调兵不及，急语长次二子，令在长安门外，大呼有贼谋反。霎时间集得西征军二千人，奋击曹钦。工部尚书赵荣，亦披甲跃马，高呼杀贼有赏，也集得数百人。两边夹攻，钦等料难成功，且战且走。这时候天色大明，恭顺侯吴瑾，率五六骑出观，猝与贼遇，力战而死。尚书马昂，及会昌侯孙继宗，率兵陆续到来，才把钦兵杀死过半。钦弟□、□、铎等，都被击毙。天又大雨，钦狼

狈奔归，投入井中。官军一齐追至，杀入钦家，不论男女长幼，统赏他一碗刀头面。曹钦妻妾想做后妃，不意变作这般结果。只不见逆贼曹钦，嗣至井中找寻，方见钦已溺毙，当将尸首捞出，拖至市曹，专待旨下。须臾英宗临朝，众官入奏，即命将曹吉祥绑赴市中，与曹钦兄弟四人尸首，一古脑儿聚在一处，鱼鳞寸割，万剐凌迟。极言重刑，为阅者一快。汤序、冯益等，自然连坐。所有曹氏的亲党，与钦同谋，尽问成死罪，先后伏诛。于是晋封孙镗为侯，马昂、李贤、王翱，并加太子少保，马亮告叛有功，擢为都督，将士等升赏有差。追封吴瑾梁国公，赠寇深少保，以擒贼诏示天下。曹、石两家，从此殄灭了。

且说内变粗定，西征军暂不出发，留卫京师，怎奈西北警报，日有数起，乃命都督冯宗充，及兵部侍郎白圭，代马昂、孙镗等职，统军西行，屡战获胜。孛来欲大举入犯，会鞑靼汗麻儿可儿，与孛来仍然未协，彼此仇杀无虚日，因此孛来不能如愿，只好上书乞和。英宗遣指挥使唐昇，赍敕往谕。孛来乃允岁贡方物，总算暂时羁縻罢了。看似插叙之笔，实与前后统有关系，阅者幸勿错过。会粤西苗瑶作乱，据住大藤峡，出掠民间，由都督佥事颜彪，奉旨往剿，连破七百余寨，瑶势稍平。为后文韩雍征瑶张本。英宗以内外平靖，免不得久劳思逸，便大兴土木，增筑西苑，殿阁亭台，添造无数。除奉太后游览，及率妃嫔等临幸外，亦尝召文武大臣往游，并赐筵宴。且于南宫旧居，亦增置殿宇，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树，备极工雅。每当春暖花开，命中贵及内阁儒臣，随往玩赏，赐果瀹茗，把酒吟诗，仿佛与宣德年间，差不多的快活。怎奈光阴易过，好景难留，太后孙氏于天顺六年告崩。至天顺八年正月，英宗亦罹疾，卧病文华殿。适有内侍谗间太子，乃密召李贤入内，告明一切。贤伏地顿首道："太子仁孝，必无他过，愿陛下勿信迩言。"英宗道："依卿所说，定须传位太子么？"贤又顿首道："宗社幸甚！国家幸甚！"英宗蹶然起床，立宣太子入殿。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跪持上足，涕泪交下。英宗亦为感泣。父子欷歔一会，方才别去。越数日，英宗驾崩，享年三十八，遗诏罢宫妃殉葬，太子见深嗣位，尊谥皇考为英宗，以明年为成化元年，是谓宪宗皇帝。

当下议上两宫尊号，又惹起一番争论。原来英宗后钱氏无子，太子见深，系周贵妃所出，英宗雅重钱后，尝欲加封后族，后辄逊谢，因此后家未闻邀封。英宗北狩，钱后倾资送给，每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致折一股，并损一目。英宗还国，幽居南宫，行止不得自由，时常烦闷，亏得钱后随时劝慰，方能释忧。明多贤后，钱后亦算一人。至复辟后，太监蒋冕，入白太后，谓周贵妃有子，当升立为后。语为英宗所闻，当将蒋冕斥出。及孙太后崩逝，钱后复追述太后故事，且为胡废后白冤。应三十二回。英宗始知非孙后所生，且追上胡废后尊谥，称为恭让皇后。钱后弟钦钟，殉土木难，英宗欲封其子雄，后又固辞，有此种种贤德，遂令英宗敬爱有加。到龙体弥留时，尚顾命李贤，说是钱后千秋万岁后，应与朕同葬。李贤将遗言恭录，藏置阁中。宪宗即位，周贵妃密嘱太监夏时，令运动阁臣独立自己为太后。夏时遂倡言钱后无子，且损肢体，当视胡废后成例，独立上生母为太后。李贤力争道："口血未干，何得遽违遗命？"夏时道："先帝在日，不尝尊生母为太后么？难道治命

尚不可从？”学士彭时道：“胡太后以让位故，所以迟上尊号，今钱皇后名位具在，未尝让去，怎得照办？”夏时道：“钱皇后亦无子嗣，何妨就草让表。”彭时道：“先帝时未曾行此，我辈身为臣子，乃敢迫太后让位么？”夏时厉声道：“公等敢有贰心么？难道不怕受罪？”情理上说不过去，便乃狐假虎威，小人之无忌惮如此。彭时拱手面天道：“太祖太宗，神灵在上，敢有贰心，不受显诛，亦遭冥殛。试思钱皇后不育，何所规利，必与之争，不过皇上当以孝治人，岂有尊生母，不尊嫡母的道理？”说至此，李贤复插入道：“两宫并尊，理所当然，彭学士言甚是，应请照此复命。”夏时不能与辩，负气径去。寻由中官覃包，奉谕至阁，命草两宫并尊诏旨。彭时又道：“两宫并尊，太无分别，应请于钱太后尊号，加入正宫二字，方便称呼。”覃包再去请命，未几即传谕准议，乃尊皇后钱氏为正宫慈懿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草诏既定，包潜语李贤道：“上意原是如此，因为周太后所迫，不敢自主，若非公等力争，几误大事。”言已，持草诏去讫。越宿颁下诏旨，择日进两宫太后册宝，小子有诗咏道：

嫡庶那堪议并尊，只因子贵作同论。

若非当日名臣在，一线纲常不复存。

两宫既上尊号，未知后事如何，请看官再阅下回。

石亨怨望，尚只凭家人数语，逯杲一疏，而谋逆实迹，尚未发现，安知非由落井下石之所为者？且石彪镇守大同，威震中外，而飞诏促归，即行抵京，不闻拥兵以叛，是石彪尚知有朝廷，未若曹钦之居然肆逆也。钦为曹吉祥养子，吉祥籍隶中涓，竟令养子为逆，敢为内应，可见钦之逆谋，吉祥实属与闻，或且为之倡议，亦未可知，阉竖之祸人家国，固如此哉！宪宗即位，两宫并尊，本属应有之理，而贵妃阴恃子贵，密嘱内监夏时，参预阁议，时乃狐假虎威，呵叱大臣，若非彭时等守正不阿，鲜有不为所摇夺者。先圣有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不逊，远之则怨，观于此而益信。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却说两宫太后，既上尊号，第二种手续，便是册立皇后的问题。先是孙太后宫中，有一宫人万氏，小字贞儿，本青州诸城人氏，父贵为本县掾吏，坐法戍边，贞儿年仅四岁，没入掖廷，充小供役，过了十多年，居然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丰容盛鬟，广颊修眉，秀慧如赵合德，肥美似杨太真，万贵妃以体肥闻。孙太后爱她伶俐，召入仁寿宫，令司衣饰。宪宗幼时，尝去朝见孙太后，贞儿从旁扶掖，与宪宗相亲近，渐渐狎昵。到了宪宗复册东宫，贞儿年逾花信，依然往来莫逆，彼此无猜。天顺六年，孙太后崩，宪宗年已十四岁了，知识粗开，渐慕少艾，便召这位将老未老的万贞儿，入事东宫。贞儿年过三十，犹是处子，华色未

衰，望将过去，不啻二十许人。她生平不作第二人想，因从前无机可乘，不能入侍英宗，未免叹惜，至此得服侍太子，便使出眉挑目逗的手段，勾搭储君。好在宪宗已开情窦，似针引线，如漆投胶，居然在华枕绣衾间，试那鸳鸯的勾当。一个是新硎初发，努力钻研，一个是久旱逢甘，尽情领受，半榻风光，占尽人间乐事。绝似《红楼梦》中之初试云雨，但宝玉、袭人年龄相当，不足为异，万妃之于宪宗，年几逾倍，居然勾合得未曾有，且彼幻此真，尤称奇事。自此相亲相爱，形影不离，英宗哪里知晓。只道儿年渐长，应与他选妃，当有中官奉旨，选入淑媛十二名，由英宗亲自端详，留住三人，一姓王，一姓吴，一姓柏，俱留居宫中，未曾册立。英宗崩后，两宫太后，以嗣主新立，年已十六，不可不替他册后，使为内助，遂命司礼监牛玉，重行选择。玉以先帝时曾选入三人，吴氏最贤，可充后选，当由太后复加验视，见吴女体态端方，恰也忻慰。便命钦天监择吉，礼部具仪，册吴女为后。宪宗迫于母命，不好不从。

后位既定，即命万贞儿为贵妃，王氏、柏氏为贤妃。万贵妃虽然骤贵，心中很不自在，前时只一人专宠，至此参入数人，无怪芳心懊恼。每次谒见吴后，装出一副似嗔似怒的脸儿。惹得吴后懊恼，起初还是勉强容忍，耐到二十多日，竟有些忍受不住，免不得出言斥责。万贵妃自恃宠幸，半句儿不肯受屈，自然反唇相讥，甚至后说一句，她说两句，那时吴后性起，竟命宫监将她拖倒，由自己取过杖来，连击数下。吴后亦太卤莽。

看官！你想这万贵妃肯遭委屈么？回入己宫，哭泣不止，凑巧宪宗进来，益发顿足大哭，弄得宪宗莫名其妙，连呼贵妃，询明缘故。贵妃恰故意不说，经侍女禀明原委，顿时触怒龙心，挥袖奋拳，出门欲去。贵妃见宪宗起身，料必往正宫争闹。年少气盛，或反闹得不成样子，便抢上一步，牵住宪宗衣裙，返入房中，佯为劝慰。欲擒反纵。宪宗又是懊恨，又是怜恤，慢慢儿替贵妃解衣，见她雪肤上面，透露好几条杖痕，不由得大怒道："好一个泼辣货，我若不把她惩治，连皇帝都不做了。"万贵妃呜咽道："陛下且请息怒！妾年已长，不及皇后青年，还请陛下命妾出宫，休被皇后碍目。那时皇后自然气平，妾亦免得受杖了。"明是反激。宪宗道："你不要如此说法，我明日就把她废去。"万贵妃冷笑道："册立皇后，是两宫太后的旨意，陛下废后，不怕两太后动恼么。"再激一句。宪宗道："我自有计。"贵妃方才无言。计已成了。宪宗命内侍设酒，亲酌贵妃，与她消气。酒后同入龙床，又是喁喁私语，想无非是废后计划，谈至夜半，方同入好梦去了。

次日，宪宗起床，便入禀太后，只说吴后轻笑轻怒，且好歌曲，不足母仪天下，定须废易为是。钱太后一语不发，周太后却劝阻道："一月夫妇，便要废易，太不成体统了。"宪宗道："太后如不见许，儿情愿披发入山，不做皇帝。"肯抛弃万贵妃么？周太后沉吟半晌，方道："先帝在日，曾拟选立王女，我因司礼监牛玉，说是吴后较贤，且看她两人姿貌，不相上下，所以就立吴女，哪知她是这般脾气呢。现据我的意见，皇儿可将就了些，便将就过去，万一不合，就请改立王女便了。"总是溺

爱亲生子。宪宗不便再言，只得应声而出。意中实欲立万贵妃。转身去报万贵妃，贵妃仍不以为然。宪宗一想，且废了吴后，再作计议，遂出外视朝，面谕礼部，即日废后。礼部已受万贵妃嘱托，并不谏阻，遂承旨草诏。略云：

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宫，待期成礼。太监牛玉，以复选进吴氏于太后前，始行册立。礼成之后，朕见其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因察其实，始知非预立者。用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退居别宫。牛玉私易先帝遗意，罪有应得，罚往孝陵种菜，以示薄儆。此谕！

这诏颁下，吴后只好缴还册宝，退居西宫。万贵妃尚觊觎后位，尝怂恿宪宗，至太后前陈请。宪宗恰也有心，替她说项。太后嫌她年长，始终不允。好容易过了两月，后位尚是未定，复经太后降旨，促立王氏，宪宗无奈，乃立王氏为皇后。好在王氏性情柔婉，与万贵妃尚是相安，因此迁延过去。王后亦恐蹈覆辙。成化二年，万贵妃生下一子，宪宗大喜，遣中使四出祈祷山川诸神，祝为默佑。谁知不到一月，儿竟夭殇。嗣是贵妃不复有娠，只一意妒忌妃嫔，不令进幸。宪宗或偷偷祟祟，得与妃嫔交欢一次，暗结珠胎，多被贵妃暗中察觉，设法打堕。宪宗不但不恨，反竭力奉承贵妃。贵妃所亲，无不宠用，贵妃所疏，无不贬斥。妃父贵授都督同知，妃弟通授锦衣卫都指挥使，还有眉州人万安，由编修入官礼部，与贵妃本非同族，他却贿通内使，嘱致殷勤，自称为贵妃子侄行。贵妃遂转达宪宗，立擢为礼部侍郎，入阁办事。

成化四年正月，宪宗命元夕张灯，将挈贵妃游览。翰林院编修章懋、黄仲昭，检讨庄泉，上疏谏阻。宪宗不从，且责懋等妄言，降谪有差。当时以懋等三人，与修撰罗纶，同著直声，称为翰林四谏。罗纶的谏诤，是因大学士李贤，以父丧起复，奏称非礼，触动帝怒，被黜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贤亦不为挽救，未几贤卒。贤历仕三朝，称为硕辅，惟居丧恋官，不救罗纶，为世所诟，因此罗纶成名，李贤减誉。(禁止)此段，实为结束李贤起见，且彰四谏士美名。内侍梁芳、韦兴、钱能、覃勤、王敬、郑忠、汪直等，日进美珠珍宝，谄事万贵妃，外面且托言采办，苛扰民间，怨声载道。宪宗亦有所闻，终以贵妃宠任数竖，不敢过问。芳、兴等且为妃祈福，召集番僧羽流，侈筑祠庙宫观，动用内帑，不可胜计，甚至府藏为虚，宪宗也未尝禁止，总教贵妃合意，无论什么事件，都可听他所为。贵妃年已四十，尚宠幸如此，想是善房中术耳。

会慈懿皇太后钱氏崩，周太后欲另营陵寝，不使与英宗合葬，万贵妃亦希承周太后意，劝帝从母后命，宪宗意颇怀疑，遂召群臣会议。彭时首先奏对道：“合葬裕陵，英宗陵名。神主祔庙，此系故制，何必另议。”宪宗道：“朕岂不知？但母后旨意，不以为然，奈何？”彭时复对道：“皇上以孝事两宫，从礼即为大孝，祔葬何妨？”是时商辂已经召还，仍令入阁，并有学士刘定之等，亦在朝列，俱合词上奏道：“皇上大孝，当以先帝心为心，今若将大行太后梓宫安厝左首，另虚右首以待将来，便是两全其美了。”宪宗略略点首，便即退朝。越日仍未见诏，彭时

复恭上一疏，略云：

大行皇太后祔位中宫，陛下既尊之为慈懿皇太后，在先帝伉俪之情，与陛下母子之义，俱炳然矣。今复以祔葬之礼，反多异议。是必皇太后千秋之后，当与先帝并尊陵庙，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则并祔陵庙，亦当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并配祔者，未易悉数。即如汉文帝尊薄太后，虽吕后得罪宗社，尚得与长陵同葬。宋仁宗尊李宸妃，虽章献刘后无子，犹得与真宗同祭太庙。何则？并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纯孝，远迈前代，而祔葬一节，反出汉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既祔，则皇太后千秋之后，正足验两宫雍穆，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后更同其享，此后嗣观型所由起也。今若陵庙之制未合，则有乖前美，贻讥来叶矣。伏乞皇上采择施行！

宪宗得了此疏，复下礼部集议。礼部尚书姚廷夔。合廷臣九十九人，皆请如彭时言。宪宗尚召语群臣道："悖礼非孝，违亲亦非孝，卿等为朕筹一良法。"群臣执议如初，并由姚廷夔率百官等，跪文华门候旨。自巳至申，仍未降旨，只传谕百官暂退。百官伏地大哭道："若不得旨，臣等不敢退去。"廷臣哭谏自此始。商辂、刘定之等，复入内劝上降旨，如群臣议。群臣乃齐声呼万岁，依次退归。祔葬议行，盈廷无词。过了一年，成化五年。柏贤妃生下一子，取名祐极。又阅一年，成化六年。复由纪淑妃生下一子，这子便是后来的孝宗。生时无名，且亦不令宪宗与闻。看官欲问明原因，请看小子叙述！

原来纪妃系贺县人，本土官女，饶有姿色，性亦灵敏，蛮中推为女中选。成化三年，西南蛮部作乱，襄城伯李瑾及尚书程信等，督师往讨，先后焚蛮寨二千，俘获男女无算。随手带过征蛮事。纪女亦被俘至京，充入掖庭。王皇后见她秀慧，亲授文字，命守内藏。宪宗偶至内藏临幸，适与纪女相值，问及内藏多寡数目。纪女口齿伶俐，应对详明，顿时契合龙心，便就纪女寝榻中演了一出龙凤合串，雨露恩浓，熊罴梦叶。过了数月，纪女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不料被万贵妃侦知，令心腹侍婢，密往钩治。那侍婢颇有良心，复报贵妃，只说是纪氏病痞。贵妃疑信参半，惟勒令退出内藏，谪居安乐堂。目无皇后，任所欲为。纪氏十月妊足，分娩生男，料知不便抚养，忍着性把儿抱出，交与门监张敏，嘱使就溺。敏惊叹道："皇上未有子嗣，奈何轻弃骨血？"随将儿藏入密室，取些粉饵饴蜜，暗地哺养。万贵妃尚遣人伺察，始终未见动静，却也罢休。奇妒若此，亦是奇闻。幸喜废后吴氏，贬居西内，与安乐堂相近，颇知消息，往来就哺，才得保全婴儿生命。有十八年帝位可居，自然遇着救星。宪宗全未闻知，但知有皇子祐极一人，生长二龄，即命为皇太子。到了次年二月，太子竟患起病来，势甚凶猛，医药无灵，才越一昼夜，竟尔夭逝。宫人太监等，都知这事有些希奇，暗暗查访，果系万贵妃下的毒手。但因贵妃宠冠六宫，威行禁掖，哪个敢向虎头上去搔痒？确是个雌老虎。大家箝口结舌，还是明哲保身的上计。

时光易过，倏到了成化十一年，宪宗因受制贵妃，亦常怏怏，又兼思念亡子，更觉抑郁寡欢。一日召太监张敏栉发，揽镜自照，见头上忽有白

发数茎，不觉愁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何以为情？”张敏伏地顿首道：“万岁已有子了。”宪宗愕然道：“朕子已亡，哪里还有子嗣？”敏又叩首道：“奴言一出，性命不保，愿万岁为皇子作主，奴死不恨。”此时司礼监怀恩，亦在上侧，也跪奏道：“张敏所言不虚。皇子久育西内，现已六岁了。因惧祸患，所以匿不上闻。”宪宗大喜，即日驾幸西内，遣张敏等至安乐堂，迎接皇子。纪氏抱儿大哭道：“我儿既去，我命恐难保了。儿在此处潜养，已阅六年，今日前去，看见穿黄袍有须的，就是儿父，儿去恭谒便了。”说着时，即为儿易一小绯袍，抱上小舆，命张敏等拥护而去。及至西内阶下，儿尚胎发未翦，毵毵垂肩，竟自舆中趋下，投入宪宗怀中。宪宗抱置膝上，抚视良久，悲喜交集，垂着泪道：“是儿类我，确是我子。”敏即将纪氏被幸年月，及生子情状，详述一遍。宪宗并召见纪氏，握手涕泣，命居西内。一面命司礼监怀恩，往告内阁，阁臣无不欢喜。随即饬礼部定名，叫作祐樘，颁诏中外，越日册封纪氏为淑妃。大学士商辂，因此事揭露后，仍恐惹祸，蹈太子祐极的覆辙，但又不便明言，只好与同僚酌定一疏，呈将进去，略说，“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更得贵妃保护，恩逾己出。但外议谓皇子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宜移就近所，令母子朝夕相接，一切抚育，仍藉贵妃主持。”云云。宪宗准奏，移纪妃居永寿宫，且时常召见，与饮甚欢。嗣是宫内妃嫔，稍稍放胆，蒙幸怀妊，及已经分娩的皇子，次第报闻。邵宸妃生子祐杭，张德妃生子祐槟，还有姚安妃、杨恭妃、潘端妃、王敬妃等陆续进御，亦陆续生男，螽斯衍庆，麟趾呈祥，只万贵妃满怀痛苦，日夕怨泣，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又用那药死太子的手段，鸩杀纪妃。有说是纪妃被逼自缢的，有说是贵妃遣人勒死的，这也不必细考，总之被贵妃害毙，无甚疑义。太监张敏，闻纪妃暴卒，情知不能免祸，即祷祝苍天，求佑皇子祐樘安康，自己也吞金死了。好中官。小子有诗咏道：

祸成燕啄帝孙残，雏子分离母骨寒。

瓜熟不堪经再摘，存儿幸有一中官。

宫中情事，已见一斑，此后要叙入外事了。看官少安毋躁，待小子续述下回。

以三十余岁之万贵妃，乃宠冠后宫，权倾内外，窃不知其何术而得此。意者其有夏姬之术欤？观其阴贼险狠，娼嫉贪私，则又与吕雉、武曌相似。天生尤物，扰乱明宫，虽曰气数使然，亦宪宗不明之所致耳。柏贤妃生子祐极，中毒暴亡，纪淑妃生子祐樘，至六龄而始表露，宫掖之中，几同荆棘，不罹吕武之祸，犹为宪宗幸事。然于人彘醉媪，已相去无几矣。本回主脑，纯为万贵妃着笔，而宫廷大小诸事，随手插入，尤得天衣无缝之妙。阅其钩心斗角之处，便知非率尔操觚者所得比也。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却说宪宗即位以后，宫闱中的情事，前回已略见一斑，其间有荆襄盗贼，湘粤苗瑶，平凉叛酋，亦时常出没往来，屡为民患。明廷亦发了好几次兵马，遣了好几回将帅，总算旗开得胜，渐渐敉平，小子亦不能含糊说过，只好一一叙明。荆襄上游为郧阳，地界秦、豫、楚三省，元季流贼啸聚，终元世不能制。洪武初，卫国公邓愈，出兵往讨，始得剿洗一空。怎奈是地多山，箐深林密，官军凯旋，流寇复聚。起初还不敢出头，到了成化元年，适遇年岁饥荒，流民日聚，遂闹出一场乱案来了。内中有个头目，姓刘名通，力能举千斤石狮子，绰号叫作刘千斤。刘千斤有个同伴，本名石龙，绰号叫作石和尚。两人纠集党羽数万，占据梅溪寺，高揭黄旗，推刘千斤为汉王，建元德胜，伪署将军元帅数十人，以石和尚为谋主，四出劫掠。无非明火执仗的强盗，安能成大事？指挥陈昇等，带了数千人马，前去征剿，反被他四面夹攻，杀得片甲不回。明廷接着警报，方知贼势猖獗，非同小可，乃命抚宁伯朱永，为讨贼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为监军。处处不脱太监，我实不懂。别令湖广总督李震，副都御史王恕，会同三路兵马，直捣贼巢。白圭到了南阳，侦悉刘千斤等，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分作七寨，据险自固，遂拟用四路进军，一自南漳入，一自安远入，一自房县入，一自谷城入，犄角并进，互相策应。当下拜表奏闻，朝旨俞允，遂自率大军出南漳，派偏将林贵、鲍远等出安远，喜信、王信等出房县，王恕率指挥刘清等出谷城。总兵官朱永有疾，留镇南阳。东西南北四路兵马，浩浩荡荡，杀奔贼寨。刘千斤自恃力大，亲来抵截大军。白圭用诱敌计，引刘千斤至临城山中，猝发伏兵，左右夹攻，杀得他七颠八倒。刘千斤夺路逃脱，方知官军厉害，千斤之力，不足恃了。意欲从寿阳窜出陕西，不意到了寿阳，已有官军截住，为首的统兵大将，系是明指挥田广。刘千斤知不是路，转身就走，由田广率兵尾追，直至古口山。刘千斤逃入山中，负嵎踞守。田广扼住山口，俟诸军陆续到来，一路杀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当时格毙刘千斤子刘聪，及伪都司苗虎等一百余人。刘千斤退保后岩，山势愈峻，天又下雨，泥淖难行。适尚书白圭亲至，身先士卒，麾兵直进。山上的木石，如雨点般掷将下来，破头碎额，不计其数。白圭命刘清率千余骑，从间道绕出贼后，一面率诸军从前攻入。刘千斤率贼数万，迎头抵拒，只管前面，不管后面，方在酣战的时候，突闻后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各贼返身一顾，但见满山是火，烟焰冲天，不由得魂胆飞扬，纷纷乱窜。怎奈山路崎岖，七高八低，越性急，越踏空，坠崖堕涧，跌死过半。此外逃避不及的，统作刀头之鬼。刘千斤尚提着大刀，左右飞舞，官兵数百人上前，尚不能挨近身躯，反被他劈死数十人，嗣经强弩四射，面中数创，方大吼一声，倒在地上。各军一拥上去，把他揿住，用了最粗的铁链，缠住他身，才觉动弹不得，一任扛抬而去。恃勇无益。还有苗龙等四十人，亦一并擒住，囚解京师，眼见得是照叛逆例，磔死市曹了。惟石和尚、刘长子二人，越山遁去，转掠四川，招集败众，屯匿巫山。各军进逼，合围月余。石和尚在巢穴内，粮食俱尽，当由指挥朱英，奉白圭命，诱招刘长子，令他缚石和尚，解送军前。刘长子没法，遂将石和尚拿下，送交喜信营。喜信将石和尚打入囚车，佯慰刘长子，命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至诸人一一诱到，竟变过了

脸，也把刘长子一并就缚，奏凯还朝。石和尚、刘长子磔死，余犯尽行斩首，荆、襄告平。朱永封伯，白圭进太子少保，余将各加官进禄。只指挥张英，为诸将所忌，进谗朱永，说他受贿，被永捶死，真所谓冤沉地下呢。朱永坐享成功，反捶死首功张英，可叹可恨。这是成化二年间事。

后至成化六年，刘千斤余党李胡子，复纠合小王洪、石歪膊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复集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绰号。官军累捕不获，再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四面兜剿，擒李胡子于竹山县，擒小王洪等于钧州尤潭，俘斩二千人，编戍万余人，遣还乡里，共四十万人。内中有许多流民，未尝为恶，亦不免玉石俱焚，弃尸江浒。项忠且自诩功绩，竖平刑、襄碑，或呼为堕泪碑，实是冷嘲热讽的意思。比羊祜堕泪碑何如？又越六年，经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就地设府，垦荒田，编户籍，人民乐业，阖境帖然。杰劳苦成疾，奉旨召还，竟在驿舍中逝世。郧民闻讣，无不泣下，这且搁过不提。

且说荆、襄未平的时候，广西大藤峡苗瑶，亦啸聚为乱，湖南、靖州苗，群起响应。右都督李震，受命讨靖州苗，连破八百余寨，威振西南。苗瑶呼为金牌李，不敢复反。惟大藤峡在广西浔州境内，万山盘曲。有一大藤横亘两崖，仿佛似天造地设的桥梁，因此呼为大藤峡。峡中瑶人，缘藤往来不绝。峡北岩洞，多至一百余处，最幽深险峻的，有仙人关、九层崖等洞。峡南有牛肠村、大岵村，亦称险要。英宗时，瑶人作乱，经都督佥事颜彪，连破瑶寨，瑶患少息。应三十九回。唯瑶酋侯大狗，始终未获。至颜彪班师，仍出掠广东高、廉、雷、肇等境，守臣无术剿平，上书待罪，且请选将征讨。兵部尚书王竑，奏称浙江左参政韩雍，文武全才，可令往讨，乃召雍为佥都御史，赞理军务。特简都督赵辅，为征夷将军，统兵南征。

雍先至南京，会齐诸将，共议进兵方略。诸将齐声道："两广残破，群盗屯聚，应分兵扑灭为是。为今日计，莫若令一军入广东，驱使散去，然后用大军直入广西，节节进剿，方可困贼。"雍闻言冷笑道："诸将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思贼已蔓延数千里，随在与战，适足疲我将士，何若仗着锐气，直捣大藤峡巢穴？心腹既溃，余贼如釜底游魂，怕他什么？"擒贼先擒王，的是行军要着。诸将不敢多言。至赵辅一到，与雍谈及军事，很是投机，便把一切行止，听雍调度。雍即带领诸军，倍道前进，由全州出桂林，途次遇着阳洞诸苗，即麾兵与战，势如破竹，洞苗大溃。惟指挥李英等四人，观望不前，立斩以徇，众皆股栗，壁垒一新。

雍披按地图，晓谕诸将道："贼众以修仁、荔浦为羽翼，宜先剿平二处，使孤贼势。"诸将此时，无不应命。乃督兵十六万人，分五路攻入，所向披靡。修仁先平，荔浦随下，遂乘胜向峡口进发。俄见道旁有数百人跪着，老少不一，老年服饰似里民，少年服饰似儒生，口称："我等百姓，苦贼已久，今闻大兵到此，愿为向导。"雍不待说毕，便喝兵役，将数百

人一一拿下，带入帐中。诸将皆诧异起来，但见雍升座怒叱道：“你等统是苗贼，敢来谎我！左右快与我搜来！”兵士不敢违慢，把数百人身上一搜，果皆藏着利刃，锋芒似雪，便命推出辕门，尽行枭首。复饬把尸首支解，刳出肠胃，分挂林箐间，累累相属。瑶众闻知，惊为天神。就是雍麾下将士，亦不禁叹服。我亦服他有识。

雍严肃如王公相等，营门设铜鼓数千，仪节详密。三司长吏见雍，皆长跪白事，悚慴如小吏。忽有新会丞陶鲁入见，长揖不拜，雍叱道：“你来此何为？”陶鲁道：“来与明公击贼。”雍复道：“贼众据险自卫，非大兵不可入。我看部下文武数百人，无一可往，方在愁虑，你能当此重任么？”陶鲁道：“不但言能，且很容易。”雍怒道：“蕞尔小邑，尚不能理，今遇悍贼，反说得如此容易，正是大言不惭，快快退去，免得受笞！”鲁又道：“明公不欲平贼么？从前蒋琬、庞统，辄废邑事，后乃为蜀汉名臣，公幸勿弃鲁，愿平贼自效。”雍见鲁神色自若，料有异才，不禁改容道：“丞肯为国效力，尚有何说，但不知需兵多少？”并不执拗到底，韩雍可谓将才。鲁答道：“三百人够了。”雍笑道：“三百人哪里够用？”鲁复道：“兵贵精不贵多，三百人已是多了。但必需严行选练，才可使用。”雍令他自择。鲁标式为约，号令军前道：“有能力举百钧，矢射二百步者来！”是时大军共十五六万人，合式如约，只得二百五十名。得用之兵，其难如此。复另募数日，方得凑成三百名数目，自行督练，椎牛犒飨，共尝甘苦，士卒争愿为死，称为陶家军。

雍督诸将四面并进，瑶酋侯大狗，闻大军齐至，把妇女辎重，安置贵州横石、李塘诸崖，自纠死党数万，悉力堵截峡南，排栅坚密，滚木礌石镖枪毒矢等，更番迭射。官军登山仰攻，煞费气力。雍申令军中，有进无退。阅数时，山上的瑶众，及山下的官军，统有些疲倦起来，枪声箭声，若断若续，蓦见陶鲁拥盾而出，大呼道：“麾下壮士，快从我来！”两语未毕，那三百名陶家军，都左手执盾，右手持刀，鱼贯以进，呼声震山峡。瑶众急忙抵拒，乱下矢石，不料这陶家军，很是勇悍，兔起鹘落，狖迅猱升，任他矢石如雨，毫不胆怯，只管向前猛登。韩雍见前军得势，复督兵继进，瑶众支持不住，逐步退后。至官军各上山冈，又由雍出令，纵火焚山，烈焰飞腾，可怜这瑶众东奔西走，无处躲避，多烧得焦头烂额，剩得数千名悍瑶，拥着侯大狗，窜入横石崖。雍饬兵穷追，道行数日，始见崖谷。侯大狗上九层楼等山，绝崖悬壁，势控霄汉，且用着千斤礌石，滚压下来，响声若雷，岩谷皆应。雍令军士停住崖下，鼓噪不绝，一面遣陶家军绕出后山，潜陟巅顶，令他觑贼懈怠，举炮为号。自卯至未，贼渐渐力疲，木石亦尽。雍正拟进攻，隐隐间闻有炮声，急督将士冒险登山，大众援藤扳葛，蚁附而上。陶家军亦自后攻入，漫山奋击，连数日夜，鏖战百合，方把瑶众削平，生擒侯大狗七百八十余人，斩首三千二百余级，磨崖勒石，载明平瑶岁月，并将大藤斩断，绝瑶人往来的孔道，改名大藤峡为断藤峡，复分兵捕雷、廉、高、肇诸寇，先后肃清。捷报驰抵京师，宪宗传旨嘉奖，即召赵辅还朝，晋封武靖伯，韩雍为右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擢陶鲁为佥事，余亦按功给赏。嗣命雍开府梧州，令行禁止，盗贼屏息。至成化十年，为中官黄沁所谮，罢归乡里，越五年病殁。粤人怀念不忘，立祠致祭。

正德中始追谥襄毅，也是褒功恤死的意思。

还有平凉一役，出了好几次大兵，才得奏捷。平凉在甘肃西境，从前明平陕西，故元平凉万户把丹，率众归附，太祖授为平凉卫千户，令仍旧俗，不起科徭。传孙满俊，与王豪、李俊相连结，挟赀称雄，土人称他为满四。平凉奸民，犯法避罪，往往倚满四为护符。有司饬役往捕，统由满四出头硬阻，日久成习，不得不劳动官军，前去搜剿。满四遂激众为乱，叛据石城，来与官军反抗。石城系唐吐蕃石堡城，高踞山巅，四壁削立，只有一线可通出入。官军屡次上山，都被击退。实是没用。满四遂与李俊分踞要害，四称招贤王，俊称顺理王，两下里各有万余人。俊攻固原千户所，中箭毙命，惟满四负嵎如故。都指挥邢瑞、申澄，率各卫军至石城，猛扑一昼夜，不意满四竟纠众杀下，由高临卑，势如建瓴，官军坠死无数，申澄也马蹶被杀，只有邢瑞狼狈逃归，贼势大盛，关中震动。明廷得耗，飞檄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及巡抚延绥都御史王锐，参将胡恺，会兵进剿。陈介等率军轻进，不待延绥兵至，便直趋石城，距城约十里许，忽有贼众数千，遮道出迎，佯称乞降。陈介颇为踌躇，吴琮道："无论他是真降，或是假降，我军总有进无退为是。"遂麾兵直入。将到城下，只见贼驱着牛羊出来，望将过去，差不多有数千头，官军还道他是真心投降，用了牛羊犒劳，大家不及防备，忽听胡哨四起，前后左右，统是贼兵杀到，那时官军叫苦不迭，连忙招架，已是不及。陈介、任寿、吴琮等，舍命冲突，方杀开一条血路，走保东山，遗失军资甲械，均以千计。事闻于朝，命将陈介、任寿、吴琮三人，逮解至京，按罪下狱。另授都督刘玉，为平虏副将军，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再讨石城。又起复前大理寺少卿马文升为都御史，巡抚陕西，调兵协剿。项忠、马文升先后至固原，分六路进兵，连败贼众。刘玉一至，见各军得胜，乘势长驱，进薄城下。满四倾寨出战，发矢如蝟，刘玉身中流矢，顿时惊退，诸军皆却。贼步步进逼，玉几被困。幸项忠停住不行，亲斩千户一人，作为众戒，于是全军复振，易退为进。满四料不可敌，敛众入城，刘玉乃裹痛徇军，下令合围。相持兼旬，尚不能下。项忠以持久非计，督兵急攻，贼颇恟惧，潜缒城出降。忠给票纵还，自是出降益众。会有贼目杨虎狸，乘夜出汲，为官军所擒，忠喝令斩首，杨虎狸俯伏乞命，乃劝令降顺。虎狸允诺，且请自效。忠知虎狸可用，赐以金带钩，纵使入城，诱满四出战东山，用了四面埋伏的计，专候满四到来。正是：

整备铁笼囚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鱼。

欲知满四曾否就擒？请看下回便知。

语有之："川泽纳污，山薮藏疾。"故林深箐密之中，往往为盗贼藏身之地，兵去则出，兵来则伏，非有善谋之将，敢死之士，犁其穴而扫其庭，则必不能绝其迹。刘千斤，莽夫耳，侯大狗，蠢奴耳，何足以称王争霸？不过有山可恃，有穴可藏，借此以抗王命，为一时负嵎计耳。有白圭之督师，而刘千斤失所恃，虽勇何益？有韩雍之主谋，而侯大狗失所据，虽险亦夷？萑苻之盗，必尽杀乃止，始知宁猛毋宽，公孙侨固有

先见也。至若平凉一役，亦幸有项忠之为先驱耳。项忠擒李胡子、小王洪等，已见奇绩，而满四又为彼所擒，时人以堕泪讥之，吾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刑乱国用重典，刑乱民亦何独不然乎？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谲谏阿丑悟君心

却说叛酋满四，正在穷蹙，见杨虎狸被擒复归，亟问他脱逃情由。虎狸随口胡诌，并说官军辎重，尽在东山停顿，不妨乘夜掩取，说得满四转忧为喜，即于夜间率众出城。行至东山附近，伏兵四起，竞前相扑。满四仓皇突阵，坠马就擒，余众多半受戮。项忠乘胜扑城，城中另立头目火敬为主，仍然拒守。忠令各军围住东西北三面，独留南面不围，鼓噪了一昼夜。火敬等料不能支，竟于夜半遁去。官军从后追蹑，复将火敬擒住。只有满四从子满能，逃入青山洞，渐被项忠侦悉，用火薰入洞中。满能仓皇出走，亦被擒获，并拿住满四家属百余口。诸军穷搜山谷，又获贼五百余人，男妇老幼共数千人，并将石城毁去，所有俘虏，就地正法。惟把满四、火敬两人，械送京师，按律伏诛，自在意中。项忠、刘玉班师到京，按功升赏，不消细说。

宪宗闻各处叛寇，依次荡平，心下很是喜慰。万贵妃殷勤献媚，每遇捷报，辄在宫中张筵庆贺。可谓善承意旨，无怪宠冠后宫。就中有个太监汪直，年少慧黠，善事贵妃，因得宪宗宠幸。为主及奴，真是多情天子。这汪直系大藤峡瑶种，瑶贼平定后，被俘入宫，充昭德宫内使。昭德宫便是万贵妃所居，汪直能伺贵妃喜怒，竭力趋承，贵妃遂一意抬举，密白帝前，令掌御马监事。第二个安禄山。先是妖人李子龙，妖言妖服，蛊惑市人，内使鲍石、郑忠等，非常敬信，常引子龙入宫游玩，并导登万岁山，密谋为逆。不意被锦衣卫闻知，预先举发，当将二监拿下，并诱执李子龙，一并枭首。嗣是宪宗欲侦知外事，令汪直改换衣服，带领锦衣官校，私行出外，查察官民举动，但有街谈巷议，无不奏闻。宪宗益以为能，即于东厂外设一西厂，命汪直为总管。东厂系成祖时所建，专令中官司事，伺察外情。至是别张一帜，所领缇骑人数，比东厂加倍，因此声势出东厂上。锦衣百户韦瑛，职隶东厂，谄事汪直。直即倚为心腹，往往掀风作浪，兴起大狱，所有冤死的官民，不计其数。朝廷诸臣，虽皆侧目，莫敢发言。惟大学士商辂抗疏上奏道：

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往者曹钦之反，皆逯杲有以激之，一旦祸兴，猝难消弭。望陛下断自宸衷，革去西厂，罢汪直以全其身，诛韦瑛以正其罪，则臣民悦服，自帖然无事矣。否则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臣不胜惶惧待命之至！

宪宗览疏大怒道：“用一内监，何足危乱天下？”即命内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并不慌忙，正色说道：“朝臣不论大小，有罪当请旨逮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是第一桩大罪。大同宣府，乃边疆要地，守备官

重要，岂可一日偶缺？汪直擅械守备官，多至数人，是第二桩大罪。南京系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擅自搜捕，是第三桩大罪。宫中侍臣，直辄易置，是第四桩大罪。直不去，国家哪得不危？”这数语侃侃直陈，说得怀恩为之咋舌，当即回去复旨。项忠已升任兵部尚书，也率九卿严劾汪直，宪宗不得已，令直仍归掌御马监，调韦瑛戍边卫，暂罢西厂，中外大悦。惟宪宗犹宠直未衰，仍令秘密出外，探刺阴事。适有御史戴缙，九年不迁，非常懊丧。至此见汪直仍邀宠眷，索性迎合上意，密奏一本，极言西厂不应停止，汪直所行，不但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竟视汪直为圣人，大小戴有知，必不认其为子孙。宪宗准奏，下诏重开西厂。汪直的气焰，从此益盛。

先是直掌西厂，士大夫无与往还，惟左都御史王越，与韦瑛结交，遂间接通好汪直。吏部尚书尹旻，也是个寡廉鲜耻的人物，想去巴结权阉，因浼越为介，谒直西厂中，甚至向他磕头。身长吏部，无耻若此，我为明吏羞死。直不禁大喜。独兵部尚书项忠，傲不为礼，一日遇直于途，直下舆相看，忠竟不顾而去。是亦太甚。直恨忠益深，王越谋代忠职，每与直言及忠事，作切齿状。忠且倡率九卿，劾奏直不法事，先令郎中姚璧，请尹旻署名。尹旻道：“兵部主稿，当由项公自署便了。”姚璧道：“公系六卿长，不可不为首倡。”尹旻怒道：“今日才知我为六卿长么？”不中抬举。当将草奏掷还，不肯签名。一方通报韦瑛，令他转达汪直。会西厂果停，直忿怒异常，与忠势不两立，至重设西厂，引用了一个吴绶，作为爪牙。吴绶曾为锦衣卫千户，尝从项忠讨荆、裹盗，违法被劾，致受谴责。他竟与忠挟嫌，至汪直处求掌书记，直即允诺。且因绶颇能文，密行保荐，有旨授他为镇抚司问刑。绶即嗾使东厂官校，诬忠受太监黄赐请托，用刘江为江西都指挥，宪宗真是糊涂，竟令忠对簿。看官！你想这项忠高傲绝俗，哪肯低首下心？当下抗辩大廷，毅然不屈。恼得宪宗性起，竟将他削职为民。汪直又谮商辂纳贿，辂亦乞罢，听令自归。尚书薛远、董方，右都御史李宾等，并致仕归田，于是蝇营狗苟的王越，居然升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愈荣愈丑。王越以外，还有辽东巡抚陈钺。先是辽东寇警，陈钺因冒功掩杀，激变军民，明廷命马文升往抚，开诚晓谕，相率听命。汪直偏欲攘功，请命宪宗，挟同私党王英，驰向辽东，一路上耀武扬威，指叱守令，不啻奴仆，稍有违忤，立加鞭挞。各边都御史，左执鞭弭，右属櫜键，趋迎恐后，供张极盛。既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恪恭尽礼，凡随从汪直的人员，各有重贿。汪直大喜，筵宴时穷极珍错，饮得汪直酩酊大醉，满口赞扬。难得邀他褒奖。越宿即赴开原，再下令招抚。文升知他来意，便把安抚功劳，推让与他，惟所有接待仪文，不如陈钺。汪直未免失望，草草应酬，即返辽东，且与陈钺述及文升简慢。钺不但不为解免，反说文升恃功自恣等情，小人最会逞刁。一面加意款待，格外巴结。酣饮了好几日，直欲辞归，复经钺再三挽留，竟住了数十天，方才回京。一入京城，即劾奏文升行事乖方，应加严谴。宪宗也不分皂白，竟逮文升下狱，寻谪戍重庆卫，并责诸言官容隐不发，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

是时鞑靼汗麻儿可儿已死，众立马固可儿吉思为汗，马固可儿吉思汗，与孛来不和，屡生嫌隙，阴结部属毛里孩等，使图孛来，偏为孛来所

知，竟弑了马固可儿吉思汗。毛里孩不服，纠众攻杀孛来，遣使通好明廷。宪宗以无约请和，恐防有诈，竟却使不纳。毛里孩遂纠集三卫，见三十九回。屡寇山陕。抚宁侯朱永等，出师抵御，得了几次胜仗，毛里孩始退。谁料一敌甫退，一敌又来。长城西北境有河套，黄河由北绕南，与圈套相似，因得此名，唐张仁愿曾筑三受降城于此。地饶水草，最宜耕牧。蒙古属部孛鲁乃、札加思兰、孛罗忽等，潜入套中，据地称雄，屡寇延绥。朱永移师往御，王越亦奉旨参赞。塞外未闻杀敌，京中屡得捷音，想是王越妙计。越等升赏有差，寇仍据套自若。既而越为三边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为三边，设立总制，自王越始。札加思兰且迎元裔满都鲁为汗，自称太师，一意与明边为难，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邑。总算王越出力，侦悉寇虏妻子畜产，俱在红盐池，潜率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星夜前进，袭破敌帐，杀获甚众。及寇饱掠而返，妻子畜产，荡然无存，只好痛哭一场，狼狈北去。

嗣闻札加思兰，为部众脱罗干、亦思马因等所杀，满都鲁亦死，诸强酋相继略尽。越遂讨好汪直，怂恿北征，说是乘势平寇，大功无比云云。直喜甚，忙面奏宪宗，当即下诏，命朱永为平虏将军，王越提督军务，监军便是汪直。克期兴师，向西进发。越与直会着，恰劝直令朱永绕道南行，自与直带领轻骑，径诣大同。探悉敌帐在威宁海子，泊名。即挑选宣府、大同两镇兵马，共得二万名，倍道深入。适值天大风雨，兼以下雪，白昼晦冥，空山岑寂。越等直至威宁，寇众毫不防备，如何抵敌，纷纷溃散，只剩老弱妇女，作为俘虏，并马驼牛羊数千匹，一齐搬归，便驰书告捷。宪宗即封越为威宁伯，增直俸禄三百石。惟朱永迂道无功，不得封赏，怅怅的领兵回来。上了王越的当。

亦思、马因等以庐帐被袭，密图报复，待王越退师，复纠众出掠，且犯宣府。那时汪直、王越两人，又想借寇邀功，请旨出发，偏偏寇众狡诈，闻直等又至，移众西走，转寇延绥，直等赴援不及，亏得指挥刘宁，巡抚何乔新，千户白道山等，分道出御，各得胜仗，寇焰少衰。亦思、马因病死，谁知又出了一个悍酋，仍称小王子，率众三万，寇大同，连营五十里，声势张甚。总兵许宁，敛兵固守，小王子竟到处焚掠，毁坏代王别墅。代王成□，从宁出战，宁无奈出驻城外，与巡抚郭镗分营立栅，互为犄角。寻见有寇骑十余，控弦而来，太监蔡新部下，首出迎击，宁所部军士，亦次第杀出，寇骑拍马逃走，官军不肯舍去，猛力追赶。途中遇着伏兵，被杀得落花流水，幸参将周玺等驰至，才救出各兵，驰入城中。检点败卒，已丧失了千余人。许宁尚掩败报捷，奈寇众长驱直入，虽经宣府巡抚秦纮，总兵周玉，力战却敌，寇焰尚是未衰。巡按程春震，乃劾宁败状，宁得罪被谪，连郭镗、蔡新统同获谴。一面颁诏，令汪直、王越严行防剿，毋得少懈。直与越方拟还京，得了这道诏旨，弄得进退两难，只好乞请瓜代，有诏不许。其时陈钺已入居兵部，复为代请，又经宪宗切责，把钺免官。未几罢西厂，又未几调王越镇延绥，降汪直为南京御马监，中外欣然。只王越、汪直两人，不知为什么缘故，竟失主眷，彼此叹息一番，想不出什么法子，没奈何遵着朝旨，分途自去。谁叫你喜功出外？谁叫你恃势横行？

小子细阅明史，才知汪直得罪的原因，复杂得很。若论发伏摘奸的首功，要算是小中官阿丑。一长可录，总不掩没。阿丑善诙谐，且工俳优，一日演戏帝前，扮作醉人的模样，登场谩骂，另有一小太监扮作行人，出语阿丑道："某官长到了。"阿丑不理，谩骂如故。小太监下场后，复出场报道："御驾到了。"阿丑仍然不理。及三次出报，说是"汪太监到了"。阿丑故作慌张状，却走数步。来人恰故意问道："皇帝且不怕，难道怕汪太监么？"阿丑连忙摇手道："休要多嘴！我只晓得汪太监，不可轻惹呢！"阿丑可爱。此时宪宗曾在座中，闻了这语，暗暗点首。阿丑知上意已动，于次日再出演剧，竟仿效汪直衣冠，手中持着两把大斧，挺胸而行。旁有伶人问道："你持这两斧做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那人又问持钺何故？阿丑道："这两钺非同小可。我自典兵以来，全仗着这两钺呢。"那人又问钺为何名？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呆鸟，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么？"宪宗闻言微哂。及戏剧演毕，又接览御史徐镛奏折，系劾奏汪直罪状，略云：

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寖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者戒！于此时始上弹章，亦是揣摩迎合之意。

宪宗览后，尚在踌躇。还是恋恋不舍。会东厂太监尚铭，以获贼邀赏，恐汪直忌功，不无谗构，遂探得汪直隐情，及王越交通不法情事，统行揭奏。宪宗乃决意下诏，迁谪直、越。礼部侍郎万安，及太常寺丞李孜省等，又先后纠弹直、越。遂并直奉御官，一体革去。削王越伯爵，夺还诰券，编管安陆州。直党陈钺，及戴缙、吴绶等，俱削职为民。韦瑛谪戍万全卫。瑛复自撰妖言，诬指巫人刘忠兴十余人，暗图不轨，及到庭对质，全属子虚，方将瑛正法枭首。且起用前兵部尚书项忠，给还原官；召还前兵部侍郎马文升，令为左都御史，巡抚辽东。中外都喁喁望治。

其实一党方黜，一党复升，荧惑不明的宪宗，哪里能久任正士，尽斥俭人？万安内结贵妃，得邀宠眷，李孜省系江西赃吏，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得授为太常寺丞。还有江夏妖僧继晓，与中官梁芳相识，自言精通房术，不亚彭篯。适宪宗春秋正高，自嫌精神未足，不足对付妃嫔，就是老而善淫的万贵妃，亦未免暗中憎恨。梁芳双方巴结，即将继晓荐入，令他指导宪宗，并广采春药，进奉御用。宪宗如法服饵，尽情采战，果然比前不同，一夕能御数女，喜得宪宗心满意足，亟封继晓为国师。继晓母朱氏，本娼家女，丧夫有年，免不得有暧昧情事。继晓却极陈母节，有旨不必勘核，立予旌扬。继晓精通房术，想是得诸母教。饮水思源，其母应得旌表。自是继晓所言，无不曲从。继晓愿为帝祈福，就西市建大永昌寺，逼徙民居数百家，糜费帑项数十万，这还不在话下。惟继晓淫狡性成，见有姿色妇女，往往强留入寺，日夜交欢，京中百姓，被他胁辱，自然怨声载道，呼泣盈途。刑部员外郎林俊，忿懑的了不得，遂上疏请斩继晓及太监梁芳。看官！你想宪宗如何肯听？阅疏才毕，立饬逮俊下狱，拷讯主使。都督府经历张黻，抗

表救解，又被逮系狱中。司礼太监怀恩，颇怀忠义，便面奏宪宗，请释二人。宦官中非无善类。宪宗大愤，遽提起案上端砚，向怀恩掷去。幸怀恩把头一偏，砚落地上，未曾击中。宪宗拍案大骂道：“你敢助林俊等谤朕吗？”恩免冠伏地，号哭不止。宪宗又把恩叱退。恩遣人告镇抚司道：“你等谄事梁芳，倾陷林俊，俊死，看你等能独生么？”镇抚司方不敢诬罪，也为奏免。宪宗气愤稍平，乃释二人出狱，贬俊为云南姚州判官，黻为师宗知州。二人直声震都下，时人为之语道：

御史在刑曹，黄门出后府。

二人被谪，感动天阍。成化二十一年元旦，宪宗受贺退朝，午膳甫毕，忽闻天空有巨声，自东而西，仿佛似霹雳一般。究竟是否雷震，容小子下回表明。

汪直以大藤余孽，幼入禁中，不思金日磾宝瑟之忠，妄有安禄山赤心之诈，刺事西厂，倾害正人，酷好弄兵，轻开边衅，吏民之受其荼毒，不可胜计，要之皆万贵妃一人之所酿成也。王越、陈钺等，倚直势以横行，朝臣岂无闻见？乃皆箝口不言，反待一优孟衣冠之阿丑，借戏进谏，隐格主心，是盈廷寮寀不及一阿丑多矣。迨巨蠹受谴，始联章劾奏，欲沽直名，曾亦回首自问，□颜目愧否耶？况劾奏诸人，仍不出万安、李孜省等，彼此同是□邪，不过排除异党，为自张一帜计耳。观此回纯叙汪直事，我敢为述古语曰朝无人。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却说宪宗闻空中有声，疑是雷震，亟出宫门瞻望，只见天空有白气一道，曲折上腾，复有赤星如碗，从东向西，轰然作响，不禁为之悚惧。是夜心神不安，越宿临朝，即诏群臣详陈阙失。吏部给事中李俊，应诏陈言，略云：

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日近幸干纪也，大臣不职也，爵赏太滥也，工役过烦也，进献无厌也，流亡未复也。天变之来，率由于此。夫内侍之设，国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监而丛十余人，一事而参六七辈，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总领边疆，专大将之权，援引□邪，投献奇巧，司钱谷则法外取财，贡方物则多端责赂，杀人者见原，偾事者逃罪，如梁芳、韦兴、陈喜辈，不可枚举。唯陛下大施刚断，无令干纪，奉使于外者，悉为召还，用事于内者，严加省汰，则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凭依内臣，则不得安。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无怪其赂受四方，而计营三窟也。惟陛下大加黜罚，勿为姑息，则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赏以待有功，今或无故而爵一庸流，或无功而赏一贵幸，方士献炼服之书，伶人奏曼衍之职，掾吏胥徒，皆叨官禄，俳优僧道，亦玷班资，一岁而传奉或至千人，数岁而数千人矣。数千人之禄，岁以数十万计，是皆国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养贤才，乃以饱奸蠹，诚可惜也。如李孜省、邓常恩辈，尤为诞妄，此招天变之甚者，乞尽罢传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则爵赏不滥，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无宁工，京营军士，不复遗力，如国师继晓，假术济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齿，愿陛下内惜资财，外恤民力，不急之役，姑赐停罢。则工役不烦，而天意可回矣。近来规利之徒，率假进奉为名，或录一方书，市一玩器，购画图，制簪珥，所费不多，获利十倍，愿陛下留府库之财，为军国之备，则进献息而天意可回矣。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虑，愿陛下体天心之仁爱，悯生民之困穷，追录贵倖盐课，暂假造寺资财，移赈饥民，俾苟存活，则流亡复而天意可回矣。臣奉明诏陈言，不敢瞻徇，谨乞陛下采纳施行，无任跂望之至！

疏入，宪宗却优诏褒答，竟降调李孜省、邓常恩等，且把国师继晓，革职为民，斥罢传奉官至五百余人。给事中卢瑀，御史汪莹，主事张吉，及南京员外郎彭纲等，见李俊入奏有效，都摭拾时弊，次第奏陈。今朝你一本，明朝我一本，惹得宪宗厌烦起来，索性不愿披览，只密令吏部尚书尹旻，此人尚在么？将奏牍所署的名衔，纪录屏右，俟有奏迁，按名远调。俊、瑀等遂相继出外，或以他事下吏。事君数，斯辱矣，孜省、常恩等仍复原官，得宠尤甚。

一日，宪宗查视内帑，见累朝所积金银，七窖俱尽。遂召太监梁芳、韦兴入内，诘责道：“糜费帑金，罪由汝等。”兴不敢对。芳独启奏道：“建寺筑庙，为万岁默祈遐福，所以用去，并非浪费。”宪宗冷笑道：“朕即饶恕你等，恐后人无此宽大，恰要同你等算账。”此语几启巨衅，若非贵

妃速死，太子能不危乎？说得梁芳等浑身冰冷，谢罪趋出，忙去报知万贵妃。时贵妃已移居安喜宫，服物侈僭，与中宫相等。梁芳一入，即叩头呼娘娘不置。贵妃问为何事？梁芳将宪宗所言，传述一遍，并说道："万岁爷所说后人，明明是指着东宫，倘或东宫得志，不但老奴等难保首领，连娘娘亦未免干连呢！"贵妃道："这东宫原不是好人，他幼小时，我劝他饮羹，他竟对着我说，羹中有否置毒，你想他在幼年，尚如是逞刁，今已年将弱冠，怕不以我等为鱼肉。但一时没法摆布，奈何？"梁芳道："何不劝皇上易储，改立兴王？"贵妃道："是邵妃所生子祐杭么？"言下尚有未惬之意，奈己子已先夭殇何？梁芳道："祐杭虽封兴王，尚未就国，若得娘娘保举，得为储君，他必感激无地，难道不共保富贵么？"掀风作浪，统是若辈。贵妃点首。等到宪宗进宫，凭着一种蛊媚的手段，诬称太子如何暴戾，如何矫擅，不如改立兴王，期安社稷等语。你是个野狐精，安可充土神谷神。宪宗初不肯允，哪禁得贵妃一番柔语，继以娇啼，弄得宪宗不好不依。年将六十，尚能摇惑主心，不知具何魔力？次日，与太监怀恩谈及，怀恩力言不可。宪宗大为拂意，斥居凤阳，正拟下诏易储，忽报泰山连震，御史奏称应在东宫。宪宗览奏道："这是天意，不敢有违。"遂把易储事搁起。万贵妃屡次催逼，宪宗只是不睬。贵妃挟恨在胸，酿成肝疾，成化二十三年春，宪宗郊天，适遇大雾，人皆惊讶，越日庆成宴罢，将要还宫，有安喜宫监来报道："万娘娘中痰猝薨了。"宪宗大诧道："为什么这般迅速？"官监默然无言。经宪宗至安喜宫，审视龙榻，但见红颜已萎，残蜕仅存，不禁涕泪满颐，再诘宫监，才知贵妃连日纳闷，适有宫女触怒，她用拂子连挞数十下，宫女不过觉痛，她竟痰厥致毙。宪宗怃然道："贵妃去世，我亦不能久存了。"仿佛唐明皇之于杨玉环。当下治丧告窆，一切拟皇后例，并辍朝七日，加谥万氏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

丧葬既毕，宪宗常闷闷不乐，惟李孜省善能分忧，有时召对，多合帝心，乃擢为礼部侍郎。毕竟鸿都幻术，不能亲致红妆，春风桃李，秋雨梧桐，触景无非惨象，多忧适足伤身，是年八月，宪宗寝疾，命皇太子祐樘，视事文华殿，越数日驾崩，享年四十一。太子即位，是为孝宗，谥皇考为宪宗皇帝，尊皇太后周氏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以次年为弘治元年。赦诏未下，即降旨斥诸幸臣。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万贵妃弟。及私党邓常恩、赵玉芝等，俱谪戍有差。并罢传奉官二千余人，夺僧道封号千余人，宫廷一清，乃大赦天下，随立妃张氏为皇后。鱼台丞徐顼，疏请上母妃尊谥，并追究薨逝原因，孝宗饬群臣会议，或言宜逮万氏亲族究治。万安已擢为大学士，闻著廷议，惶急的了不得，忙对群僚道："我、我久与万氏不通往来。"群僚皆相顾窃笑。有何可笑？恐大众多是如此。幸孝宗天性仁厚，恐伤先帝遗意，尽置不问，万安才得无事，方在欣慰，不意过了数日，太监怀恩到阁，手持一小木箧，付与万安道："皇上有旨，这岂是大臣所为？"万安尚莫名其妙，发箧后见有小书一本，末尾署着臣安进三字，系是从前亲笔所写，才忆当日隐情，不禁愧汗浃背，俯伏地上。庶吉士邹智，御史姜洪、文贵等，正在阁中，窥见书中所列，俱系房中术，遂哄堂散去。怀恩亦回宫复旨，万安仰首起来，见阁中已无一人，慌忙起身趋归。越二

日宣安入朝，令怀恩朗诵弹章，起首署名，就是庶吉士邹智等人，读至后来，都开列万安罪状。安尚磕头哀求，毫无去志。恩读毕，走近万安身前，摘去牙牌，大声道："速去速去，免得加罪！"安始惶遽归第，乞休而去。实是便宜。

孝宗尝悲念生母，遣使至贺县访求外家，终不可得。其后礼臣上言，请仿太祖封徐王故事，拟定母后父母封号，且立祠桂林，春秋致祭。一面追谥生母纪氏为孝穆太后，有旨允准，并答复礼部道：

孝穆太后，早弃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初谓宗亲尚可旁求，宁受百欺，冀获一是，卿等谓岁久无从物色，请加封立庙，以慰圣母之灵。皇祖既有故事，朕心虽不忍，又奚敢违？可封太后父为庆元伯，母为伯夫人，立庙桂林府，饬有司岁时致祭，毋得少懈，以副朕报本追源之至意！

大学士尹直，奉旨撰册文，有云："睹汉家尧母之称，增宋室仁宗之恸。"孝宗记在心中，每当听政余暇，回环诵此二语，往往唏嘘泣下。又因宪宗废后吴氏，保抱维谨，具有鞠育深恩，一切服膳，概如太后礼，这也可谓孝思维则了。允宜褒扬。

且说宪宗末年，所用非人，当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谣传。三阁老指万安、刘翊、刘吉，六尚书指尹祎、殷谦、周洪谟、张鹏、张鋐、刘昭，这九人旋进旋退，毫无建白，所以有此时评。及孝宗即位，励精图治，黜佞任贤，起用前南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进礼部侍郎徐溥，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擢编修刘健为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办事；召南京刑部尚书何乔新，为刑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礼部侍郎邱濬，进大学衍议补一书，得赉金币，下诏刊行，寻升为礼部尚书；令徐溥专理阁务；逮梁芳、李孜省下狱，孜省瘐死，梁芳充戍，流邓常恩、赵玉芝等至极边，诛妖僧继晓，所有纸糊泥塑的阁老尚书，淘汰殆尽。

惟刘吉尚存，右庶子张昇，上疏劾吉，说他口蜜腹剑似李林甫，牢笼言路如贾似道，应即予罢斥等语，未见俞允。庶吉士邹智，进士李文祥，监察御史汤鼐，又交章弹劾，鼐尤抗直，疏中所陈，不止刘吉一人，连王恕、马文升等所为，亦具有微词。廷僚未免忌鼐，吉更衔恨刺骨，御史魏璋，系吉私人，密受吉命，日伺鼐短。适寿州知州刘槩，馈鼐白金，并遗以书云："梦一人牵牛陷泽中，得君手提牛角，引牛出泽。人牵牛，适象国姓朱字，大约是国势将倾，赖君挽救，因有此兆。"鼐得书甚喜，宣示友人。沾沾自足，适以取祸。璋闻风得间，遂劾鼐妖言诽谤，致逮入狱。槩亦连带被系。刘吉且诬鼐私立朋党，与邹智、李文祥等，统是一鼻孔出气，于是智与文祥亦坐罪。御史陈景隆等，与璋为莫逆交，希附吉意，奏请一体加刑，幸刑部尚书何乔新，及侍郎彭韶，坚持不可，王恕亦上疏申救。不念被劾之嫌，王恕不愧恕字。乃将鼐、槩戍边，邹智、李文祥贬官，魏璋反得擢为大理寺丞。惟刘吉以鼐等获生，都是何乔新主持，恨恨不已。会乔新外家与乡人争讼，遂暗唆御史邹

鲁，劾奏乔新受贿曲庇。乔新知系刘吉挟嫌，拜疏乞归，既而穷治无验，邹鲁停俸，乔新竟致仕不起，刑部尚书一职，即由彭韶代任。吉复倾排异己，奏贬御史姜洪、姜绾，诬陷南京给事中方向等，中外侧目，呼他为刘棉花，因他屡弹屡起的缘故。

只是日中则昃，月盈必亏，从古无不衰的显宦，亦无不败的佞臣，可作达官棒喝。刘吉造言生事，免不得为孝宗所闻。渐渐的减损恩宠，吉尚恋栈不休。孝宗后张氏，系都督同知张峦女，册妃后，伉俪甚欢。及张氏进妃为后，父峦得封寿宁伯，峦卒，加赠昌国公，子鹤龄袭封侯爵，还有鹤龄弟延龄，未曾晋爵，孝宗亦拟加封，命吉撰诰券，吉请尽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方可挨及后族。此语恰似有理。孝宗不怿，竟遣中宦至吉家，勒令致仕，吉乃谢病告归。既而王恕、彭韶等，多为贵戚近臣所嫉，先后引去。邱濬病殁，礼部侍郎李东阳，及少詹事谢迁，相继入阁。迁颇守法奉公，东阳第以文学著名，不及王恕、彭韶诸人的忠直，所以谏疏渐稀。

其时海内乂然，承平无事，贵州都匀苗，稍稍作乱，由巡抚邓廷□讨平。北方小王子，及脱罗干子火筛，虽偶为边患，又经甘肃总兵官刘宁，战守有方，敛众退去。边事用略笔叙过。孝宗政体清闲，自然逐渐怠弛。内监李广、杨鹏辈，得乘隙希宠，导帝游畋。太子谕德王华，入侍经筵，讲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说得非常恳切。侍讲玉鏊，详陈书义，至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句，再三引伸，孝宗也颇感悟，优礼相答。可奈外臣的规讽，不若近侍的谄谀，一暴十寒，未见巨效，且因东厂未革，仍然由内侍作主，舞文弄弊。凑巧有一件讼案，为刑部郎中丁哲，员外郎王爵承审，违犯了东厂意旨，竟欲将哲等论罪，拟定徒流，这案的曲直，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评断。先是千户吴能，生女名满仓儿，姿首妖冶，性情淫荡，能屡戒不悛。以女付媒媪，售与乐妇张氏，张妇又转售与乐工袁璘为妻。能妻聂氏，与能本非同意，至能死后，访女下落，前往领认。哪知满仓儿不认为母，白眼相待。聂氏愤甚，与子定计，诱劫满仓儿归家，藏匿秘室。袁璘往赎不允，告至刑部。丁哲、王爵，同讯得情，驳斥袁璘数语。璘竟信口谩骂，恼动了丁哲、王爵，竟饬衙役重笞袁璘。璘受笞归家，愤无所泄，数日病死。御史陈玉等，检验袁璘尸身，确系病毙，即填就尸格备案，由他埋葬了结。谁料杨鹏从子，素与满仓儿有染，满仓儿竟自秘室逸出，往诉冤情。杨鹏从子，引她进见叔父，只说是刑部枉断，袁璘屈死。杨鹏不知就里，但觉满仓儿楚楚可怜，为浼东厂镇抚司，奏劾丁哲、王爵杀人无辜，罪应论抵。有旨令法司再讯，细细盘诘。满仓儿无从抵赖，仍然水落石出，奈因东厂面子，不敢不委曲顾全，只将满仓儿予杖，嫩皮肉怎禁笞杖，我尚为满仓儿呼冤。且坐丁哲等杖人至死的罪状，奏拟徒流。刑部吏徐珪，代抱不平，竟抗疏奏道：

聂女之罪，丁哲等断之审矣。杨鹏暗唆镇抚司，共相欺蔽，陛下令法司审问得实，因惧东厂，莫敢公断。夫以女诬母，仅予杖责，丁哲等才能察狱，反坐徒流之罪，轻重倒置如此，皆东厂劫威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或校尉挟私诬陷。或为人报仇，

或受首恶赃，令旁人抵罪。刑官洞见其情，莫敢改正，以致枉杀多人。臣愿陛下革去东厂，以绝祸源，则太平可致。臣一介微躯，自知不免，与其死于虎口，孰若死于朝廷？愿陛下斩臣首，行臣言，虽死无恨！

言疏上去，朝旨非但不准，反斥他情词妄诞，革职为民。丁哲、王爵，亦一同放归。小子有诗叹道：

一朝纲纪出中官，腐竖刑余惯作奸。

抗疏甫陈严谴下，忠臣空自贡心丹。

欲知后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宪宗非无一隙之明，观其优答李俊，立斥佞人，何尝不辨明善恶。至于内帑用尽，责及中官，泰山连震，保全太子，虽得谓非明主之所为。误在小人日多，君子日少，内嬖近臣，互相炀蔽，于是中知之主，往往为所蛊惑，忽明忽昧，有始鲜终，宪宗其较著者也。若夫孝宗之明，远过宪宗。即位以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斥奸佞之竖，杜嬖幸之门，人材济济，卓绝一时，乃无何而外戚进，又无何而内竖横，老成引退，戚宦肆行，满仓儿一案，颠倒是非，罪及能吏。明如孝宗，犹蹈此辙，人君进贤退不肖之间，其关系为何如哉？读此能无慨然！

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却说弘治八年以后，孝宗求治渐怠，视朝日晏，太监杨鹏、李广，朋比为奸，蔽塞主聪，广且以修炼斋醮等术，怂恿左右，害得聪明仁恕的孝宗，也居然迷信仙佛，召用番僧方士，研究符箓祷祀诸事。大学士徐溥，及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俱上书切谏，引唐宪宗、宋徽宗故事为戒，孝宗虽无不嘉许，心中总宠任李广，始终勿衰。广越加纵恣，权倾中外，徐溥忧愤得很，致成目疾。不能拔去眼中钉，安得不成目疾？三疏乞休，乃许令致仕。适鞑靼部小王子等，复来寇边，故兵部尚书王越，贬谪有年，复遣人贿托李广，暗中保荐，乃复特旨起用，令仍总制三边军务。越年已七十，奉诏即行，七十老翁，何尚看不破耶？驰至贺兰山，袭破小王子营，获驼马牛羊器仗，各以千计，论功晋少保衔。李广所举得人，亦邀重赏。广每日献议，无不见从。会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工甫成，幼公主忽然夭逝，接连是清宁宫被火。清宁宫为太皇太后所居，被灾后，由司天监奏称，谓建毓秀亭，犯了岁忌，所以有此祸变。太皇太后大恚道：“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日日闹李广，果然闹出祸事来了。李广不死，后患恐尚未了呢。”这句话传到李广耳中，广不觉战栗异常，暗语道：“这遭坏了，得罪太皇太后，还有何幸？不如早死了罢！”也有此日。遂悄悄还家，置鸩酒中，一吸而尽，睡在床上死了。

孝宗闻李广暴卒，颇为惋惜，继思李广颇有道术，此次或尸解仙去，也未可知，他家中总有异书，何勿着人搜求。孝宗也有此呆想，可知李广蛊惑之深。当下命内监等，至广家搜索秘籍，去不多时，即见内监挟着书簿，前来复命。孝宗大喜，立刻披览，并没有服食炼气的方法，只有那出入往来的账目，内列某日某文官馈黄米若干石，某日某武官馈白米若干石，约略核算，黄米白米，何啻千万，不禁诧异起来。黄米白米，便是服食炼气的方法，何用诧异？便诘问左右道："李广一家，有几多食口？能吃许多黄白米？且闻广家亦甚狭隘，许多黄白米，何处窖积？"真是笨伯。左右道："万岁有所未知，此乃李广的隐语，黄米就是黄金，白米就是白银。"孝宗听到此语，不觉大怒道："原来如此！李广欺朕纳贿，罪既难容，文武百官，无耻若此，更属可恶！"至此方悟，可惜已晚。即手谕刑部，并将簿据颁发，令法司按籍逮问。看官听说，李广当日，声势烜赫，大臣不与往还的，真是绝无仅有，一闻此信，自然一个个寒心，彼此想了一法，只好乞救寿宁侯张鹤龄，昏夜驰往，黑压压的跪在一地，求他至帝前缓颊。寿宁侯初不肯允，奈各官跪着不起，没奈何一力担承，待送出各官，即亲诣大内，托张后转圜，张后婉劝孝宗，才得寝事。

孝宗经此觉悟，乃复远佞臣，进贤良。三边总制王越，经言官交劾，忧恚而死，特召故两广总督秦纮，代王越职。纮至镇，练壮士，兴屯田，申明号令，军声大振。内用马文升为吏部尚书，刘大夏为兵部尚书。文升在班列中，最为耆硕，所言皆关治平。大夏曾为户部侍郎，治河张秋，督理宣大军饷，历著功绩。是时为两广总督，迭召始至，孝宗问何故迟滞？大夏顿首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倘有不虞，责在兵部，恐力不胜任，所以迟行，意欲陛下另用良臣呢。"孝宗道："祖宗以来，征敛有常，前未闻民穷财尽，今日何故至此？"大夏道："陛下以为有常，其实并无常制，臣任职两广，岁见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以万计，其他可知。"孝宗复道："今日兵士如何？"大夏道："穷与民等。"孝宗道："居有日粮，出有月粮，何至于穷？"大夏道："将帅侵克过半，哪得不穷！"孝宗叹息道："朕在位十五六年，乃不知兵民穷困，如何得为人主呢？"人君深居九重，安能事事尽知？故历代明主，必采纳嘉言。乃下诏禁止供献，及各将帅扣饷等情。

普安苗妇米鲁作乱，由南京户部尚书王轼，督师往讨，连破贼营，格杀米鲁。琼州黎人符南蛇，聚众为逆，经孝宗用户部主事冯颙计，以夷攻夷，悬赏购募土兵，归巡守官节制，令斩首恶。转战半年，遂得平定，南蛇伏诛。孝宗益究心政务，尝与李东阳、刘健、谢迁三人，详论利害，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遇有要事入对，又由孝宗屏去左右，促膝密谈，左右不得闻，从屏间窃听，但闻孝宗时时称善。当时有歌谣云："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还有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见知，与刘大夏宠遇相同。适小王子、火筛等入寇大同，中官苗逵贪武功，奏请出师。孝宗颇欲准奏，阁臣刘健等委曲劝阻，尚未能决，乃召大夏及珊，入问可否。大夏如刘健言。孝宗道："太宗时频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道："陛下神武，不亚太宗，奈将领士马，远不及前，且当时淇国公邱福，稍违节制，即举十万雄师，悉委沙漠，兵事不可轻

举，为今日计，守为上策，战乃下策呢。”珊亦从旁赞决。孝宗爽然道：“非二卿言，朕几误事。”由是师不果出。

一日，刘大夏、戴珊，同时入侍，孝宗与语道：“时当述职，诸大臣皆杜门，廉洁如二卿，虽日日见客，亦属无妨。”言至此，即袖出白金赏给，且语道，“聊以佐廉，不必廷谢，恐遭他人嫉忌呢。”有功加赏，乃朝廷之大经，何必私自给与？孝宗此举，未免失当。珊尝以老疾乞归，孝宗不许，大夏代为申请，孝宗道：“卿代为乞休，想是由彼委托。譬如主人留客，意诚语挚，客尚当为强留，戴卿独未念朕情，不肯少留吗？”也是意诚语挚。大夏顿首代谢，趋出告珊。珊感且泣道：“上意如此，珊当死是官了。”到了弘治十八年，点明岁次，为孝宗寿终计数，与上文述成化二十三年事，同一笔法。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反复数万言，内指外戚寿宁侯，尤为直言不讳。寿宁侯张鹤龄，即日奏辩，并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梦阳讪皇后为张氏，罪应处斩。孝宗留中未发。后母金夫人，复入宫泣诉，不得已下梦阳狱。金夫人尚吁请严刑，孝宗动怒，推案入内。既而法司上陈谳案，请免加重罪，予杖示惩。孝宗竟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越日，邀金夫人游南宫，张后及二弟随侍，入宫筵宴，酒半酣，金夫人与张皇后皆入内更衣，孝宗独召鹤龄入旁室，与他密语，左右不得与闻，但遥见鹤龄免冠顿首，大约是遭帝诘责，惶恐谢罪的缘故。孝宗善于调停。自是鹤龄兄弟，稍稍敛迹。孝宗复召刘大夏议事，议毕，即问大夏道：“近日外议如何？”大夏道：“近释主事李梦阳，中外欢呼，交颂圣德。”孝宗道：“若辈欲杖毙梦阳，朕岂肯滥杀直臣，快他私愤么！”大夏顿首道：“陛下此举，便是德同尧舜了。”未免近谀。

孝宗与张后，始终相爱，别无内宠，后生二子，长名厚照，次名厚炜，厚照以弘治五年，立为太子，厚炜封蔚王，生三岁而殇。孝宗宵旰忘劳，自释放梦阳后，仅历二月，忽然得病，竟至大渐。乃召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至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健等叩首榻下道：“陛下万寿无疆，怎得遽为此言？”孝宗叹息道：“修短有命，不能强延，惟诸先生辅导朕躬，朕意深感，今日与诸先生诀别，却有一言相托。”言至此，略作休息，复亲握健手道：“朕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子厚照，立为皇储，今已十五岁了，尚未选婚，社稷事重，可即令礼部举行。”健等唯唯应命。孝宗又顾内臣道：“受遗旨。”太监陈宽扶案，李璋捧笔砚，戴义就前书草，无非是大统相传，应由太子嗣位等语。书毕，呈孝宗亲览。孝宗将遗诏付与阁臣，复语健等道：“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好游，已伏此言。健等又叩首道：“臣等敢不尽力。”孝宗乃嘱令退出。翌日，召太子入，谕以法祖用贤，未几遂崩。又越日，太子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以明年为正德元年。

是时太皇太后周氏已崩，崩于弘治十七年，此是补笔。太后王氏尚存，乃尊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张氏为太后，加大学士刘健，及李东阳、谢

迁等为左柱国，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叙武宗即位，便提出刘瑾，为揭出首恶张本。刘瑾本谈氏子，幼自阉，投入刘太监门下，冒姓刘氏，来意已是叵测。得侍东宫。武宗为太子时，已是宠爱。刘瑾复结了七个密友，便是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七人，连刘瑾称为八党。后又号作八虎。这八人中，瑾尤狡狯，并且涉猎书籍，粗通掌故，七人才力不及，自然推他为首领了。武宗居苫块中，恰也不甚悲戚，只与八人相依，暗图快乐，所有应兴应革的事情，概置勿问。大学士刘健等，屡次上疏言事，终不见报。健乃乞请罢职，才见有旨慰留。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马文升，见八虎用事，料难挽回，各上章乞赐骸骨，竟邀俞允。两人联袂出都，会天大风雨，坏郊坛兽瓦，刘健、李东阳、谢迁，复联名奏陈，历数政令过失，并指斥宵小逢君，甚是痛切。哪知复旨下来，只淡淡的答了闻知两字。转瞬间册后夏氏，大婚期内，无人谏诤。刘瑾与马永成等，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戏，导帝游行。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看不过去，自然交章论劾。原奏发下阁议，尚未禀复，户部尚书韩文，与僚属谈及时弊，唏嘘泣下，郎中李梦阳进言道："公为国大臣，义同休戚。徒泣何益！"文答道："计将安出？"梦阳道："近闻谏官交劾内侍，已下阁议，阁中元老尚多，势必坚持原奏，公诚率诸大臣固争，去刘瑾辈，还是容易，此机不可轻失哩。"文毅然道："汝言甚是。我年已老，一死报国便了。"随命梦阳草奏。稿成，更由文亲自删改。次日早朝，先于朝房内宣示九卿诸大臣，浼他一同署名，当由各官瞧着，略云：

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

大众瞧毕，便道甚好甚好，当有一大半署名签字。俟武宗视朝，即当面呈递。武宗略阅一周，不由得愁闷起来，退了朝，呜呜悲泣，过午不食。一派孩儿态。诸阉亦相对流涕。武宗踌躇良久，乃遣司礼监王岳、李荣等，赴阁与议，一日往返至三次，最后是传述帝意，拟将刘瑾等八人，徙置南京。刘健推案大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嘱付大事，今陵土未干，遂使宦竖弄权，败坏国事，臣若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迁亦正色道："此辈不诛，何以副遗命？"王岳见二人声色俱厉，颇觉心折，慨然道："阁议甚是。"遂出阁复旨。越日，诸大臣奉诏入议，至左顺门，当由刘健提议道："事将成了，愿诸公同心协力，誓戮群邪。"尚书许进道："过激亦恐生变。"健背首不答。许进之言，非无见地，刘健等亦未免过甚耳。忽见太监李荣，手持诸大臣奏牍，临门传旨道："有旨问诸先生。诸先生爱君忧国，所言良是，但奴辈入侍有年，皇上不忍立

诛，幸诸先生少从宽恕，缓缓的处治便了。”大众相顾无言。韩文独抗声数八人罪，侍郎王鏊亦续言道：“八人不去，乱本不除。”荣答道：“上意原欲惩治八人。”王鏊又道：“倘再不惩治，将奈何？”荣答道：“不敢欺诸先生，荣颈中未尝裹铁，怎得欺人误国？”刘健乃语诸大臣道：“皇上既许惩此八人，尚有何言？惟事在速断，迟转生变，明日如不果行，再当与诸公伏阙力争。”诸大臣齐声应诺，乃相率退归。

武宗意尚未决，由司礼监王岳，联络太监范亨、徐智等，再四密议，决议明旦发旨捕奸。时吏部尚书一职，已改任了焦芳，芳与瑾素来交好，闻得这般消息，忙着人走报。瑾正与七个好友密议此事，得报后，都吓得面如土色，伏案而哭。独瑾尚从容自若，冷笑道：“你我的头颅，今日尚架住颈上，有口能言，有舌能掉，何必慌张如此？”不愧为八虎首领。七人闻言，当即问计，瑾整衣起身道：“随我来！”七人乃随瑾而行。瑾当先引导，径诣大内，时已天暮，武宗秉烛独坐，心中忐忑不定。瑾率七人环跪座前，叩头有声。武宗正要启问，瑾先流涕奏陈道：“今日非万岁施恩，奴辈要磔死喂狗了。”说得武宗忽然动容，便道：“朕未降旨拿问，如何遽出此言？”瑾又呜咽道：“外臣交劾奴辈，全由王岳一人主使，岳与奴辈同侍左右，如何起意加害？”武宗道：“怕不是么！”瑾又道：“王岳外结阁臣，内制皇上，恐奴辈从中作梗，所以先发制人，试思狗马鹰犬，何损万机，岳乃造事生风，倾排异己，其情可见。就是阁臣近日，亦多骄蹇，不循礼法，若使司礼监得人，遇事裁制，左班官亦怎敢如此？”轻轻数语，已将内外臣工，一网打尽。武宗道：“王岳如此奸刁，理应加罪。只阁员多先帝遗臣，一时不便处置。”瑾又率七人叩首泣奏道：“奴辈死不足惜，恐众大臣挟制万岁，监督自由，那时要太阿倒持呢。”对症发药，真是工谗。武宗素性好动，所虑惟此，不禁勃然怒道：“朕为一国主，岂受阁臣监制么？”中计了。瑾又道：“但求宸衷速断，免致掣肘。”再逼一句，凶险尤甚。武宗即提起硃笔，立书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邱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分司营务，饬锦衣卫速逮王岳下狱。数语写毕，交与刘瑾，照旨行事。瑾等皆大欢喜，叩谢退出，当夜拿住王岳，并将范亨、徐智等，一律拘至，拷掠一顿。

到了天明，诸大臣入朝候旨，不意内旨传出，情事大变，料知事不可为，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皆上疏求去。瑾矫旨准健、迁致仕，独留李东阳。东阳再上书道：“臣与健、迁，责任相同，独留臣在朝，何以谢天下？”有旨驳斥。看官道是何故？原来阁议时健尝推案，迁亦主张诛佞，惟东阳缄默无言，所以健、迁被黜，东阳独留。究竟是少说的好，无怪忠臣短气。一面令尚书焦芳，入为文渊阁大学士，侍郎王鏊，兼翰林学士，入阁预机务。鏊曾议除八人，乃尚得入阁，想是官运尚亨。充发太监王岳等至南京。岳与亨次途中，为刺客所杀。惟徐智被击折臂，幸亏逃避得快，还得保全性命。这个刺客，看官不必细猜，想总是瑾等所遣了。刘健、谢迁，致仕出都，李东阳祖道饯行，饮甫数杯，即叹息道：“公等归乡，留我在此，也是无益，可惜不得与公同行。”言毕为之泣下。健正色道：“何必多哭！假使当日多出一言，也与我辈同去了。”东阳不禁惭沮，俟健、迁别后，怅怅而返。小子有诗咏道：

名利从来不两全，忠臣自好尽归田。

怪他伴食委蛇久，甘与权阉作并肩。

嗣是中外大权，悉归刘瑾，瑾遂横行无忌，种种不法情形，待至下回再叙。

自李广畏惧自杀，按籍始知其贪婪，于是孝宗又黜佞崇贤，刻意求治，此如日月之明，偶遭云翳，一经披现，则仍露清光，未有不令人瞻仰者也。惜乎天不假年，享年仅三十有六，即行崩逝。嗣主践阼，八竖弄权，刘健等矢志除奸，力争朝右，不得谓非忠臣，但瑾等甫恃主宠，为恶未稔，果其徙置南京，睽隔天颜，当亦不致祸国，必欲迫之死地，则困兽犹斗，况人乎？尚书许进之言，颇耐深味，惜乎刘健等之未及察也。要之嫉恶不可不严，尤不可过严，能如汉之郭林宗，唐之郭汾阳，则何人不可容？何事不可成？否则两不相容，势成冰炭，小人得志，而君子无噍类矣。明代多气节士，不能挽回气运，意在斯乎？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却说刘瑾用事，肆行排击，焦芳又与他联络，表里为奸，所有一切政令，无非是变更成宪，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军民等情。给事中刘□吕翀，上疏论刘瑾奸邪，弃逐顾命大臣，乞留刘健、谢迁，置瑾极典云云。武宗览疏大怒，立饬下狱。这疏草传至南京，兵部尚书林瀚，一读一击节道："这正是今世直臣，不可多得呢！"南京给事中戴铣，素有直声，闻林瀚称赏吕、刘，遂与御史薄彦徽，拜疏入京，大旨言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说得淋漓感慨，当由刘瑾瞧着，忿恨的了不得。适值武宗击球为乐，他竟送上奏本，请为省决。恶极。武宗略阅数语，便掷交刘瑾道："朕不耐看这等胡言，交你去办罢！"昏愦之至。刘瑾巴不得有此一语，遂传旨尽逮谏臣，均予廷杖，连刘□、吕翀两人，亦牵出狱中，一并杖讫。南京御史蒋钦，亦坐戴铣党得罪，杖后削籍为民。出狱甫三日，钦复具疏劾瑾，得旨重逮入狱，再杖三十，旧创未复，新杖更加，打得两股上血肉模糊，伏在地上，呻吟不绝。锦衣卫问道："你再敢胡言乱道么？"钦忽厉声道："一日不死，一日要尽言责。"愚不可及。锦衣卫复将他系狱，昏昏沉沉了三昼夜，才有点苏醒起来，心中越想越愤，又向狱中乞了纸笔，起草劾瑾，方握管写了数语，忽闻有声出自壁间，凄凄楚楚，好像鬼啸，不禁为之搁笔。听了一回，声已少息，复提笔再书，将要脱稿，鬼声又起，案上残灯，绿焰荧荧，似灭未灭，不由得毛发森竖，默忖道："此疏一入，谅有奇祸，想系先灵默示，不欲我草此疏呢。"当下整了衣冠，忍痛起立，向灯下祝道："果是先人，请厉声以告。"祝祷方罢，果然声凄且厉，顿令心神俱灰，揭起奏稿，拟付残焰，忽又转念道："既已委身事主，何忍缄默负国，贻先人羞？"遂奋笔草成，念了一遍，矍然道："除死无大难，此稿断不可易呢。"鬼声亦止。钦竟属狱吏代为递入，旨下又杖三十，这次加杖，比前次更加厉

害，昏晕了好几次。杖止三十，连前亦不过九十，安能立刻毙人，这明是暗中受嘱，加杖过重，令其速毙耳。至拖入狱中，已是人事不省，挨了两夜，竟尔毙命。惟谏草流传不朽，其最末一奏，小子还是记得，因录述于后。其词道：

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贼瑾蓄恶，已非一朝，乘间启衅，乃其本志。陛下日与嬉游，茫不知悟，内外臣庶，懔如冰渊，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愿借上方剑斩之。朱云何人，臣肯稍让。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之老父，不复顾养，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亡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诚杀瑾，枭之午门，使天下知臣钦有敢谏之直，陛下有诛贼之明。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逄、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也。临死哀鸣，伏冀裁择。

这时候的姚江王守仁，任兵部主事，王文成为一代大儒，所以特书籍贯。见戴铣等因谏受罪，也觉忍耐不住，竟诚诚恳恳的奏了一本。哪知这疏并未达帝前，由刘瑾私阅一遍，即矫诏予杖五十，已毙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守仁被谪出京，至钱塘，觉有人尾蹑而来，料系为瑾所遣，将置诸死，遂设下一计，乘着夜间，佯为投江，浮冠履于水上，遗诗有“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潮泣子胥”二语。自己隐姓埋名，遁入福建武夷山中。嗣因父华就职南京，恐致受累，乃仍赴龙场驿。那时父华已接到中旨，勒令归休去了。户部尚书韩文，为瑾所嗛，日伺彼短，适有伪银输入内库，遂责他失察，诏降一级致仕。给事中徐昂疏救，亦获谴除名。文乘一羸而去。瑾又恨及李梦阳，矫诏下梦阳狱中，因前时为文草疏，竟欲加以死罪。梦阳与修撰康海，素以诗文相倡和，至是浼康设法，代为转圜。康与瑾同乡，瑾颇慕康文名，屡招不往。此时顾着友谊，不得已往谒刘瑾。瑾倒屣出迎，相见甚欢。康乃替梦阳缓颊，才得释狱。为友说情，不得谓康海无耻。嗣是阉焰熏天，朝廷黜陟，尽由刘瑾主持，批答章奏，归焦芳主政。所有内外奏本，分为红本白本二种。廷臣入奏，必向刘瑾处先上红本。一日，都察院奏事，封章内偶犯刘瑾名号，瑾即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屠滽，魂飞天外，忙率十三道御史，至瑾宅谢罪，大家跪伏阶前，任瑾辱骂。瑾骂一声，大众磕一个响头，至瑾已骂毕，还是不敢仰视，直待他厉声叱退，方起身告归。屠滽等原是可鄙，一经演述，愈觉龌龊不堪。瑾以大权在手，索性将老成正士，一古脑儿目为奸党，尽行摈斥，免得他来反对。当下矫传诏旨，榜示朝堂，其文云：

朕以幼冲嗣位，惟赖廷臣辅弼其不逮，岂意去岁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窃弄威福，颠倒是非，私与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萃、戴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槃、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仕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曾兰、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祐、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倬、朱廷声、刘玉翰、倪宗正

递相交通，彼此穿凿，各反侧不安，因自陈休致。其敕内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恶稔，追悔难及。切切特谕！

榜示后，且召群臣至金水桥南，一律跪伏，由鸿胪寺官朗读此谕，作为宣戒的意思。群臣听罢诏书，个个惊疑满面，悲愤填膺。自是与瑾等不合的人，见机的多半乞休，稍稍恋栈，不遭贬谪，即受枷杖，真所谓豺狼当道，善类一空呢。到了正德三年，午朝方罢，车驾将要还宫，忽见有遗书一函，拾将起来，大略一瞧，乃是匿名揭帖，内中所说，无非是刘瑾不法情事，当即饬交刘瑾自阅。瑾心下大愤，仗着口材，辩了数语，武宗也无暇理论，径自返宫。想是游戏要紧。瑾即至奉天门，立传众官到来，一起一起的跪在门外，前列的是翰林官，俯首泣请道："内官优待我等，我等方感激不遑，何敢私讦刘公公？"哀求如此，斯文扫地。刘瑾闻言，把头略点，举起右肱一挥，着翰林官起去。后列的是御史等官，见翰林院脱了干系，也照着哀诉道："我等身为台官，悉知朝廷法度，哪敢平空诬人？"谏官如此，亦足齿冷。瑾闻言狞笑道："诸君都系好人，独我乃是佞贼，你不是佞贼，何人是佞贼？如果与我反对，尽可出头告发，何必匿名攻讦，设计中伤。"说至此，竟恨恨的退入内室去了。众官不得发放，只好仍作矮人，可怜时当盛暑，红日炎蒸，大众衣冠跪着，不由得臭汗直淋，点滴不止。太监李荣看他狼狈情状，颇觉不忍，恰令小太监持与冰瓜，掷给众官，俾他解渴，一面低声劝慰道："现时刘爷已经入内，众位暂且自由起立。"众官正疲倦得很，巴不得稍舒筋骨，彼此听了李荣言语，起立食瓜，瓜未食完，只见李荣急急走报道："刘爷来了！来了！"大众忙丢下瓜皮，还跪不迭。犬豕不如。刘瑾已远远窥见情形，一双怪眼，睁得如铜铃相似，至走近众官面前，恨不得吞将下去。还是太监黄伟，看了旁气不服，对众官道："书中所言，都是为国为民的事，究竟哪一个所写？好男子，一身做事一身当，何必嫁祸他人？"刘瑾听了为国为民四字，怒目视黄伟道："什么为国为民，御道荡平，乃敢置诸匿名揭帖，好男子岂干此事？"说罢，复返身入内。未几有中旨传出，撤去李荣、黄伟差使。荣与伟太息而去。等到日暮，众官等尚是跪着，统是气息奄奄，当由小太监奉了瑾命，一齐驱入锦衣卫狱中，共计三百多名，一大半受了暑症。越日，李东阳上疏救解，尚未邀准，过了半日，由瑾察得匿名揭帖，乃是同类的阉人所为，乐得卖个人情，把众官放出狱中。三百人踉跄回家，刑部主事何钺，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已受暑过重，竟尔毙命。死得不值。

是时东厂以外，已重设西厂，应上文且补前未明之意。刘瑾意尚未足，更立内厂，自领厂务，益发喜怒任情，淫刑求逞。逮前兵部刘大夏下狱，坐戍极边，黜前大学士刘健、谢迁为民，外此如前户部尚书韩文，及前都御史杨一清等，统以旧事干连，先后逮系。经李东阳、王鏊等，连疏力救，虽得释出，仍令他罚米若干，充输塞下。众大臣两袖清风，素鲜蓄积，免不得鬻产以偿。还有一班中等人民，偶犯小过，动遭械系，一家坐罪，无不累及亲邻。又矫旨驱逐客籍佣民，勒令中年以下寡妇尽行再醮；停棺未葬的，一概焚弃。名为肃清辇毂，实是借端婪索。京中人情汹汹，未免街谈巷议。瑾且令人监谤，遇有所闻，立饬拿问，杖笞兼施，无不立毙。他还恐武宗干涉，乘间怂恿，请在西华门内，造

一密室，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广选谐童歌女，入豹房中，陪侍武宗，日夜纵乐。武宗性耽声色，还道是刘瑾好意，越加宠任。因此瑾屡屡矫旨，武宗全然未闻。李东阳委蛇避祸，与瑾尚没甚嫌隙。王鏊初留阁中，还想极力斡旋，嗣见瑾益骄悖，无可与言，乃屡疏求去。廷臣还防他因此致祸，迨经中旨传出，准他乘传归乡，人人称为异数。鏊亦自幸卸肩，即日去讫。乞休都要防祸，真是荆棘盈途。

此时各部尚书，统系刘瑾私人，都御史刘宇，本由焦芳介绍，得充是职，他一意奉承刘瑾，与同济恶。凡御史中小有过失，辄加笞责，所以深合瑾意。瑾初通贿赂，不过数百金，至多亦只千金，宇一出手，即以万金为贽仪。可谓慷慨。瑾喜出望外，尝谓刘先生厚我。宇闻言，益多馈献。未几即升任兵部尚书，又未几晋职吏部尚书。宇在兵部，得内外武官贿赂，中饱甚多，他自己享受了一半，还有一半送奉刘瑾。及做了吏部尚书，进账反觉有限，更兼铨选郎张□，系刘瑾心腹，从中把持，所有好处，被他夺去不少。宇尝自叹道："兵部甚好，何必吏部。"这语传入瑾耳，瑾即邀刘宇至第，与饮甚欢，酒至数巡，瑾语刘宇道："闻阁下厌任吏部，现拟转调入阁，未知尊意何如？"宇大喜，千恩万谢，尽兴而去。次日早起，穿好公服，先往刘瑾处申谢，再拟入阁办事。瑾微哂道："阁下真欲入相么？这内阁岂可轻入？"想是万金，未曾到手。宇闻此言，好似失去了神魂一般，呆坐了好半天，方怏怏告别。次日即递上乞省祖墓的表章，致仕去了。腰缠已足，何必恋栈，刘宇此去，还算知机。

宇既去位，张□即顶补遗缺，不如馈瑾若干。变乱选格，贿赂公行，金帛奇货，输纳不绝。苏州知府刘介，夤缘张□，由□一力提拔，入为太常少卿。介在京纳妾，虽系小家碧玉，却是著名尤物。□素好色，闻着此事，便盛服往贺，介慌忙迎接，殷勤款待。饮了几觥美酒，□便要尝识佳人，介不能却，只得令新人盛妆出见，屏门开处，但见两名侍女，拥着一个丽姝，慢步出来，环珮声清，脂粉气馥，已足令人心醉，加以体态轻盈，身材袅娜，仿佛似嫦娥出现，仙女下凡，走至席前，轻轻的道声万福，敛衽下拜。惊得张□还礼不及，急忙离座，竟将酒杯儿撞翻。□尚不及觉，至新人礼毕入内，方知袍袖间被酒淋湿，连自己也笑将起来。描摹尽致。早有值席的侍役，上前揩抹，另斟佳酿，接连又饮了数杯。酒意已有了七八分，□忽问介道："足下今日富贵，从何处得来？"介答道："全出我公赏赐。"□微笑道："既然如此，何物相报？"介不暇思索，信口答道："一身以外，统是公物。凭公吩咐，不敢有私。"□即起座道："足下已有明命，兄弟何敢不遵？"一面说着，一面即令随人入内，密嘱数语，那随役竟抢入房中，拥出那位美人儿，上舆而去。□亦一跃登舆，与介拱手道："生受了，生受了。"两语甫毕，已似风驰电掣一般，无从追挽。刘介只好眼睁睁的由他所为，宾众亦惊得目瞪口呆，好一歇，方大家告别，劝慰主人数语，分道散去。介只有自懊自恼罢了。到口的肥羊肉，被人夺去，安得不恼。

张□夺了美人，任情取乐，自在意中。过了数月，又不觉厌弃起来，闻得平阳知府张恕家，有一爱妾，艳丽绝伦，便遣人至张恕家，讽他献

纳。恕自然不肯，立即拒复。□讨了没趣，怀恨在心，便与御史张禬密商。□即运动同僚，诬劾恕贪墨不职，立逮入京。法司按问，应得谪官论戍，恕受此风浪，未免惊骇，正要钻营门路，打点疏通，忽见前番的说客，又复到来，嘻嘻大笑道："不听我言，致有此祸。"恕听着，方知被祸的根苗，为珍惜爱妾起见，愈想愈恼，对了来使，复痛骂张□不绝。来使待他骂毕，方插口道："足下已将张尚书骂彀了，试问他身上，有一毫觉着么？足下罪已坐定了，官又丢掉了，将来还恐性命难保，世间有几个绿珠，甘心殉节，足下倘罹不测，几个妾媵，总是散归别人，何不先此回头？失了一个美人，保全无数好处哩。"说得有理。恕沉吟一回，叹了口气，垂首无言。来使知恕意已转，即刻趋出，竟着驿使至平阳，取了张恕爱妾，送入张□府中，恕方得免罪。

小子有诗叹道：

毕竟倾城是祸胎，为奴受辱费迟徊。

红颜一献官如故，我道黄堂尚有才。

阉党窃权，朝政浊乱，忽报安化王寘□，戕杀总兵官，传檄远近，声言讨瑾，居然造反起来。欲知成败情形，且待下回续表。

本回纯为刘瑾立传，见得刘瑾无恶不为，比前时王振、曹吉祥、汪直一流人物，尤为狠戾，读之尤令人切齿。李东阳委蛇其间，尚得久居相位，无怪世人以□颜讥之。然陈太邱之吊张让，亦自有枉尺直寻之见，不得全为东阳咎也。刘宇、张□，皆系阉党，刘宇去而张□得势，两夺他人爱妾，无人讦发，明廷尚有公理乎？吾谓明臣未必畏张□，实畏刘瑾，金水桥之听诏，奉天门之跪伏，令人胆怵心惊，何苦为刘介、张恕一伸冤愤。且介亦自取其咎，恕复仍得好官，多得少失，无怪其尽为仗马寒蝉也。武宗不明，甘听阉党之播弄，国之不亡，犹幸事耳。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却说安化王寘□，系庆靖王朱□曾孙，□为太祖第十六子，就封宁夏，其第四子秩烽，于永乐十九年间，封安化王，孙寘□袭爵。素性狂诞，觊觎非分，尝信用一班术士，为推命造相体格，俱言后当大贵。还有女巫王九儿，教鹦鹉妄言祸福，鹦鹉见了寘□，辄呼他为老皇帝，寘□益自命不凡，暗结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等，作为爪牙，招兵买马，伺机而动。会值正德五年，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至宁夏经理屯田，倍征租赋。原田五亩，勒缴十亩的租银，原田五十亩，勒缴百亩的租银，兵民不能照偿，敲扑胁迫，备极惨酷。更兼巡抚安惟学，系刘瑾私人，抵任后，一味行使威福，甚至将士犯过，杖及妻孥。必杖其妻何为？想是爱看白臀肉。部众恨至切骨。宁夏卫诸生孙景文，与寘□素相往来，遂入见寘□道："殿下欲图大事，何勿乘此机会，倡众举义？"寘□大喜，即由

景文家置酒，邀集被辱各武弁，畅饮言欢。席间说及寘□素有奇征，可辅为共主，趁此除灭贪官，入清阉党，不但宿愤可销，而且大功可就。各武弁都欣然道："愿如所教。就使不能成事，死亦无恨！"当下歃血为盟，订定始散。景文即转告寘□，寘□遂密约周昂、何锦、丁广等，即日起事。

可巧陕边有警，游击将军仇钺，及副总兵周英，率兵出防。总兵姜汉，别简锐卒六十人为牙将，令周昂带领，何锦为副。昂、锦两人，遂与寘□定计，借设宴为名，诱杀巡抚总兵以下各官。总兵姜汉，及镇守太监李增、邓广汉等，惘惘到来，入座宴饮，惟周东及安惟学不至。大家正酣饮间，忽见周昂、何锦等，持刀直入，声势汹汹。姜汉慌忙起座，正要启问原因，谁知头上已着了一刀，顿时晕倒，再复一刀，结果性命。李增、邓广汉，无从脱逃，也被杀死。当下纠众至巡抚署，把安惟学一刀两段，转至周少卿行辕，又将周东拖出，也是一刀了结。杀得爽快。寘□遂令景文草檄，声讨刘瑾，及张□诸人罪状，传布边镇，一面焚官府，劫库藏，放罪囚，夺河舟，制造印章旗牌，令何锦为讨贼大将军，昂、广为左右副将军，景文为军师，招平卤城守将张钦为先锋，定期出师，关中大震。

陕西守吏，忙遣使飞驿驰奏，瑾尚想隐瞒过去，暂不上闻，只矫旨饬各镇固守，命游击将军仇钺，及兴武营守备保勋，发兵讨逆。钺方驻玉泉营，闻寘□谋叛，率众还镇，途次遇寘□使人劝他归降，钺佯为应诺，及至镇，卧病不出。寘□因他久历戎行，熟悉边疆形势，随时遣何锦、周昂等，往询战守事宜。仇钺道："朝内阉党，煞是可恨，今由王爷仗义举兵，较诸太宗当日，还要名正言顺，可惜孱躯遇疾，一时不能效命，俟得少愈，即当为王前驱，入清君侧呢。"何锦颇也狡黠，恐他言不由衷，随答道："仇将军情义可感，现有贵恙，总宜保养要紧，惟麾下兵精士练，还乞暂借一用，幸勿推却！"钺不待思索，便答道："彼此同心，何必言借？"说着，即将卧榻内所贮兵符，交与何锦。锦喜形于色，接受而去。何锦乖，不知仇钺尤乖。

钺乃暗遣心腹，密约保勋兵至，里应外合。适陕西总兵曹雄，亦遣人持书约钺，具言杨英、韩斌、时源等，各率兵屯扎河上，专待进兵，请为接应等语。钺拈须半晌，计上心来，婉覆来人去讫，当即报告寘□，谓官军已集河东，请速派兵阻住，毋使渡河。寘□自然相信，亟遣何锦等往截渡口，仅留周昂守城。寘□复出城祭祀社稷旗纛等神，使人呼钺陪祭，钺复以疾辞。寘□祭毕返城，遣周昂往视钺病，钺暗中布置壮士，俟昂入寝室，由壮士握着铁锤，从后猛击，可怜他脑浆迸流，死于非命。钺即一跃起床，披甲仗剑，跨马出门，带着壮士百余人，直抵城下。城卒见是仇钺到来，只道他病恙已痊，前来效力，忙大开城门接入。钺等拥入安化王府，凑巧孙景文等出来迎接，钺竟指挥壮士，出其不意，将他拿下，一共捉住十余人，再大着步趋入内厅。寘□方闻外庭呼噪，抢步出视，兜头遇着仇钺，刚欲上前握手，不防钺右臂一挥，竟将寘□扑倒，壮士从后趋上，立刻把寘□揿住，绑缚起来，寘□才晓得是中计，追悔也不及了。以百余人往执寘□如缚犬豕一般，此等庸奴，还

想做皇帝，可笑！寘□子台潽，及党羽谢廷槐、韩廷璋、李蕃、张会通等忙来抢救，又被钺率着壮士，抖擞精神，将他打倒，一并擒住。统是不中用的人物。随即搜出安化王印信，钤纸书檄，命何锦速还。何锦部下，有都指挥郑卿，与仇钺素来认识，钺遣部将古兴儿，密劝郑卿反正，使图何锦。锦留丁广等守河，方率众退归，不防郑卿已运动军士，中途为变，事起仓猝，如何抵挡？锦只好孤身西走。其时曹雄、保勋等已渡河而西，杀败丁广、张钦诸人，丁、张等也向西窜去。适与何锦相遇，同奔贺兰山。官军陆续往追，至贺兰山下，堵住山口，分兵向山中搜索，把丁广、张钦等捉得一个不留。统计寘□倡乱，只有一十八日，便即荡平。

京中尚未接捷音，只闻着仇钺助逆消息，刘瑾也遮瞒不住，没奈何入报武宗。武宗忙集诸大臣会议，李东阳奏请宥充军罚米官员，停征粮草等件，冀安人心。刘瑾尚有难色，武宗此时，也不能顾及刘瑾，竟照东阳所奏，颁诏天下，复命泾阳伯神英充总兵官，太监张永监军，率京营兵前往讨逆。廷臣请起用前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武宗亦惟言是从，立召一清入朝，托付兵权。急时抱佛脚，可见武宗全无成心。刘瑾与一清不合，独矫诏改户部侍郎陈震，为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一同出征。明是监制一清。各将帅方出都门，仇钺等捷书已到，乃召泾阳伯神英还都，命张永及杨一清等，仍往宁夏安抚。时道路相传，总督率京营兵至，将屠宁夏，一清恐谣言激变，亟遣百户韦成赍牌晓谕，略称："大憝已擒，地方无事，朝廷但遣重臣抚定军民，断不妄杀一人。"云云。既至宁夏，又出示："朝廷止诛首恶，不问胁从，各部官员，不许听人诬陷，敢有流造讹言，当以军法从事！"于是浮言顿息，兵民安堵。太监张永，檄镇守抚按，逮捕党犯千余人。一清分别轻重，重罪逮系，轻犯释放，先遣侍郎陈震，押解寘□等入京，自与张永留镇待命。寘□等到京伏诛，有旨令张永回朝，封仇钺为咸宁伯，留杨一清总制三边军务。一场逆案，总算了清。

先是杨一清与张永西行，途中谈论军事，很是投机，至讲及刘瑾情状，永亦恨恨不平，一清探他口气，才知刘瑾未柄政时，原与张永等莫逆；到了专权以后，张永等有所陈请，瑾俱不允。又尝欲以他事逐永，永巧为趋避，方得免祸。密谈了好几日。一清方扼腕叹道："藩宗有乱，还是易除。宫禁大患，不能遽去，如何是好？"永惊问何故？一清移座近永，手书一瑾字。连瑾字都不敢明言，阉焰可知，然他日仍假手阉党，除去此獠，益见有势不可行尽。永亦附耳语道："瑾日夕内侍，独得恩宠，皇上一日不见瑾，即郁郁寡欢，今羽翼既成，耳目甚广，欲要除他，恐非易事。"一清悄悄答道："公亦是皇上信臣，今讨逆不遣他人，独命公监军，上意可知。公若班师回朝，伺隙与皇上语宁夏事，上必就公，公但出寘□伪檄，并说他乱政矫旨，谋为不轨，海内愁怨，大乱将起，我料皇上英武，必听公诛瑾。瑾诛后，公必大用，那时力反瑾政，收拾人心，吕强、张承业后，要算公为后劲，千载间只有三人，怕不是流芳百世么？"说得娓娓动听，非满口阿谀者可比。永皱眉道："事倘不成，奈何？"一清道："他人奏请，成否未可知，若公肯极言，无不可成。万一皇上不信，公顿首哀泣，愿死上前，上必为公感动，惟得请当即施行，

毋缓须臾，致遭反噬。”永听言至此，不觉攘臂起座道：“老奴何惜余年，不肯报主？当从公所言便了。”一清大喜，又称扬了好几句，方搁过不提。至张永奉旨还朝，一清饯别，复用指蘸着杯中余滴，在席上画一瑾字。永点首会意，拱手告别。将至京，永请以八月望日献俘，瑾故意令缓。原来瑾有从孙二汉，由术士余明，推算星命，据言福泽不浅，该有九五之尊。又是术士妄言致祸，可为迷信者戒。瑾颇信以为真，暗中增置衣甲，联络党羽，将于中秋起事。适值瑾兄都督刘景祥，因病身亡，不至杀身，好算运气。瑾失一帮手，未免窘迫。永又请是日献俘，与瑾有碍，所以令他延期。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京城里面，已哗传刘瑾逆谋，众口一词，只有这位荒诞淫乐的武宗，还一些儿没有知晓。昏愦至此，不亡仅耳。

张永到京，恰有人通风与他，他即先期入宫，谒见武宗。献俘已毕，武宗置酒犒劳，瑾亦列席，从日中饮到黄昏，方才撤席，瑾因另有心事，称谢而出。永故意逗留，待至大众散归，方叩首武宗前，呈上寘□伪檄，并陈瑾不法十七事。又将瑾逆谋日期，一一奏闻。武宗时已被酒，含糊答道：“今日无事，且再饮数杯！”祸在眉睫，尚作此言，可发一笑。永答道：“陛下畅饮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祸已临头，若迟疑不办，明日奴辈要尽成齑粉了。”武宗尚在沉吟，永又催促道：“不但奴辈将成齑粉，就是万岁亦不能长享安乐呢！”武宗被他一激，不觉酒醒了一大半，便道：“我好意待他，他敢如此负我么？”正说着，太监马永成亦入报道：“万岁不好了！刘瑾要造反哩。”武宗道：“果真吗？”永成道：“外面已多半知晓，怎么不真？”永复插口道：“请万岁速发禁兵，往拿逆贼。”武宗道：“甚好，便着你去干罢！我到豹房待你。”永立即趋出，传召禁卒，竟至刘瑾住宅，把他围住。时已三鼓，永麾兵坏门直入，径趋内寝。瑾方在黑甜乡中，做着好梦，是否梦做太上皇？蓦地里人声喧杂，惊逐梦魔，披衣起问，一辟寝门，即遇张永，永即朗声道：“皇上有旨，传你去呢！”瑾问道：“皇上在哪里？”永答道：“现在豹房。”瑾顾家人道：“半夜三更，何事宣召？这真奇怪呢！”永复道：“到了豹房，便知分晓。”瑾整了衣冠，昂然趋出。行未数步，即有禁兵上前，将他缚住，瑾尚是呵叱不休，禁兵不与计较，乱推乱扯的，牵了出去，连夜启东朱门，缚瑾菜厂内。

越日早朝，武宗即将张永所奏，晓示阁臣，阁臣面奏道：“非查抄刘瑾府中，不足证明谋反的真假，恐瑾尚不肯认罪呢。”武宗迟疑半晌道：“待朕自往查抄便了。”言下尚有疑衷。即带着文武百官，亲至瑾宅，由锦衣卫一一搜索，自外至内，无不检取，共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奇异珍玩，不计其救。还有八爪金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衣甲千余，弓弩五百，最可怪的是两柄貂毛扇，扇柄上暗藏机栝，用手扳机，竟露出寒光闪闪的一具匕首。武宗不禁瞠目道：“好胆大的狗奴！他果然谋逆了。”到此方深信吗？乃整驾回朝，立传旨下瑾诏狱，尽法审鞫，一面钩捕逆党，把吏部尚书张□，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等，一并下狱。于是六科十三道，共劾瑾罪，一古脑儿有三四十条，就是刘瑾门下的李宪，也上书劾瑾，比别人更说得出透。大家打落水狗，如李宪辈，更是

狗自相咬。刘瑾闻李宪讦奏，冷笑道：“他是我一手提拔，今也来劾我么？”谁叫你去提拔他？越日廷讯逆案，牵瑾上阶。刑部尚书刘璟，见了瑾面，不由得脸红耳热，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平日党附巨奸，至此不便落脸，我还说他厚道。瑾睁着两眼，厉声道：“满朝公卿，尽出我门，哪个敢来审我？”不啻自供。众官闻言，多面面相觑，退至后列，独有一人挺身出语道：“我敢审你。我是国家懿戚，未尝出入你门，怎么不好审你？”瑾瞧将过去，乃是驸马都尉蔡震，也不觉吃了一惊。蔡震又道：“公卿百官，统是朝廷命吏，你乃云出你门下，目无皇上，应得何罪？”随叱左右道：“快与我批颊！”左右不敢违慢，把刘瑾的两颊上，狠狠的挞了数十下，瑾禁不住叫痛起来。笞杖别人，比你痛苦何如。震复叱道：“你在家中，何故擅藏弓甲？”瑾支吾一会，方说道：“这、这是保卫皇上呢！”震笑道：“保卫皇上，须置在宫禁中，如何藏着你室？就是龙衮蟒袍，亦岂你等可服？若非谋为不轨，那得制此衣物？真迹已露，还有何辩？”这数语，说得刘瑾哑口无言，只好匍伏叩头。震即令牵还狱中，入内复旨。即日下诏，谓逆瑾罪状确凿，毋庸复讯，着即磔死。所有逆瑾亲属，一律处斩。于是威焰熏天的逆阉，竟遭脔割，都人士争啖瑾肉，以一钱易一脔，顷刻而尽。肉不足食，都人士独不怕腌臜吗？

瑾亲族十五人，一一伏法，从孙二汉，自然也赏他一刀。想做皇帝的结果。二汉临刑时，涕泪满颐道：“我原是该死，但我家所为，统是焦芳、张□两人，撺掇起来。张□今亦下狱，谅他也不能幸免，独焦芳安然归里，未见追逮，我心实是未甘呢。”原来焦芳、张□，先后附瑾，芳尝称瑾为千岁，自称门下，瑾妄作妄行，多半由芳嗾使，及张□得势，芳势少衰，□于瑾前举芳阴事，瑾即当众辱芳，芳惭沮乞归，距瑾死不过两月余。张□狱成拟斩，他竟在狱毙命，下诏磔尸，指挥刘玉、石文义等，皆处死，惟芳止除名。芳子黄中，已由侍读升任侍郎，性甚狂恣。芳有美妾，系土官岑濬家眷，濬得罪没入，为芳所据。黄中也觉垂涎，平时在父左右，已不免与那美人儿，有眉挑目逗等情，及芳失势将归，愁闷成疾，他竟以子代父，把美人儿诱入己室，居然解衣同寝，做些无耻的勾当。那美人儿厌老喜少，恰也两相情愿，但外人已纷纷传播，至焦芳除名，黄中尚未曾受谴，御史等交章论劾，并把那子烝父亲的罪状，一并列入，乃将黄中褫职。美人儿仍得团圆，较诸张□之死，不容二妾陪去，所得多矣。外如户部尚书刘玑，兵部侍郎陈震等，统削籍为民。小子有诗咏道：

一阳稍复化冰山，天道难云不好还。

到底恶人多恶报，刑场相对泪空潸。

罪人伏法，有功的例当封赏，张永以下诸人，又弹冠相庆了。欲知详细，请阅下回。

有刘瑾之不法，而后有寘□之叛。有寘□之为逆，而后有刘瑾之诛。两两相因，同归于尽，不得谓非武宗之幸事。天意不欲亡明，因使寘□作乱，以便张、杨二人之定谋，卒之处心积虑之二凶，一则未战而即成

擒，一则甫出而遽就缚，外忧方弭，内患复除，谓非天祐得乎？不然，如昏迷沉湎之武宗，乃能仓猝定变耶？阅者乃于此觇恶报焉。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却说刘瑾等伏罪遭诛，张永以下，相率受赏，永兄富得封泰安伯，弟容得封安定伯，魏彬弟英，得封镇安伯，马永成弟山，得封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得封永清伯，均给诰券世袭。张永等出了气力，可惜都给与兄弟。张永等身为太监，虽例难封爵，究竟权势烜赫，把持政权，不过较刘瑾时稍差一点。阁中换了两个大臣，一是刘忠，一是梁储，两人前日，俱为瑾所排斥，至是同召入阁，俱授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居官如故。弊政微有变更，大致仍然照旧，百姓困苦，分毫未舒，免不得有盗贼出现。

其时有个大盗张茂，窟穴霸州，家中有重楼复壁，可藏数十百人。邻盗刘六、刘七、齐彦名、李隆、杨虎、朱千户等都与他往来，倚为逃薮。茂又与太监张忠，对宇同居，结为兄弟，时常托忠纳贿权阉。马永成、谷大用诸人，得了好处，也引他为友，他竟假扮阉奴的模样，混入豹房，恣行游览。武宗哪里管得许多，镇日与三五美人，蹴踘为乐，就是有十个张茂，也只道是中官家人，不为张茂所刺，想是百神呵护。茂遂出入自由，毫无忌惮；有时手头消乏，仍去做那劫夺的勾当。一日在河间府出手，突被参将袁彪，率兵来捕，茂虽有同党数人，究因众寡不敌，败阵逃还，偏偏袁彪不肯干休，查得张茂住处，竟带领多兵，要与他来算账。茂闻风大惧，忙向好兄弟张忠处求救。忠言无妨，便留住张茂，一面预备盛筵，俟袁彪到来，即请他入宴。彪不便推却，应召赴饮。忠竟令张茂陪宾，东西分坐。饮了数巡，张忠酌酒一大觥，送与袁彪道："闻参戎来此捕盗，为公服务，足见忠心。但兄弟恰有一事相托！"说至此，即手指西座张茂，转语袁彪道："此人实吾族弟，幸毋相厄！"又举一巵与茂道："袁将军与你相好，今后勿再扰河间。"茂自然唯唯从命。彪亦没奈何应诺，饮尽作别，即率兵自归。茂幸得脱险，转瞬间故态复萌，仍是四出劫掠。可巧御史宁杲，奉命捕盗，到了霸州，察悉张茂是个盗魁，即召巡捕李主簿入见，饬他捕茂。李主簿知茂厉害，且素闻茂家深邃，一时无从搜捕，左思右想，情急智生，他竟扮了弹琵琶的优人，邀二三同伴，径诣张茂家弹唱。茂是绿林豪客，生性粗豪，不防他人暗算，遂召他入内侑酒。李主簿善弹，同伴善唱，引得张茂喜欢不迭，留他盘桓数日。他得自在游行，洞悉该家曲折，那时托故告别，即于夜间导着宁杲，并骁勇数十人，逾垣直入，熟门熟路的进去，竟将张茂擒住，用斧斫断茂股，扛缚而归。

余盗杨虎、齐彦名、刘六、刘七等闻张茂被擒，慌忙托张忠斡旋。忠入与马永成商议，永成索银二万两，方肯替他说情。强盗要掳人勒赎，不意明廷太监，反要掳盗索贿。看官！你想这强盗所劫金银，统是随手用尽，哪里来的余蓄？大家集议一番，不得主意，杨虎起言道："官库中金

银很多，何不借些使用？”劫官偿官，确是好计。言尚未终，竟大踏步去了。是夕即邀集羽翼，往毁官署。署中颇有准备，一闻盗警，救火的救火，接仗的接仗，丝毫不乱，杨虎料难得手，一溜烟的走了。刘六、刘七闻杨虎失败，恐遭祸累，忙向官署自首。当由官署收留，令他捕盗自效，一住数月，也捉到好几个毛贼。但是盗贼性情，不喜约束，经不起官厅监督，又复私自遁去。嗣是抗官府，劫行旅，不到数旬，竟聚众至好几千人，骚扰畿南。

霸州文安县诸生赵□，颇有膂力，豪健自诩，人呼他为赵疯子。六等乱起，□挈妻女避难，暂匿河边芦苇中，不料被众贼所见，前来掳掠。□慌忙登岸，妻子亦随着同逃，无如三寸莲钩，不能速行，走不数步，被贼追及，把他妻女拉住，看她有几分姿色，竟欲借河岸为裀褥，与她做个并头花。那妻女等惊骇异常，大呼救命，□转身瞧着，怒气填胸，竟三脚两步，抢将过去，提起碗大的拳头，左挥右击，无人可当，众贼一哄而散，有两人逃得稍慢，被他格毙。凑巧刘六、刘七等，大队到来，见赵□如此威风，不由得愤怒起来，当即麾众上前，将赵□困在垓心。□孤掌难鸣，敌不住许多盗党，不一时即被擒住。刘六顾□道：“你是何人？胆敢撒野。”□张目叱道：“好一个呆强盗，连赵疯子都不认识么？”颇有胆气。刘六闻言，亲与解缚，一面劝慰道：“原来是赵先生，久仰侠名，惜前此未曾面熟，竟致冒犯，还乞先生原谅！”复道：“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何必与我客气？”刘六道：“贪官污吏，满布中外，我等为他所逼，没奈何做此买卖。今得先生到此，若肯入股相助，指示一切，我情愿奉令承教呢！”刘六颇善笼络。赵□一想，刘六颇有义气，不如将就答应，一来可保全性命，二来可保全妻孥，且到后来再说，随语刘六道：“欲我入股，却也不难，但不要奸淫掳掠，须严申纪律，方可听命。”想为妻女受惊之故，因有此语。刘六道：“全仗先生调度。”□又道，“家内尚有兄弟数人，不若一并招来，免致受累。”六亦允诺。□即率妻女还家，收拾细软，并与弟□、镐等，募众五百人，径诣河间，遣人通报刘六等，一同来会。于是畿南一带，统是盗踪。

是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奔溃，甚至开门揖盗，以故群盗无忌，越发横行。赵□与杨虎、刘三、邢老虎等往掠河南，刘六、刘七与齐彦名等往掠山东，分道扬镳，所至蹂躏。明廷亟命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统京营兵出剿流贼。伟系仁宗后侄曾孙，出自绔袴，素不知兵，中锡又是个白面书生，腐气腾腾，竟欲效汉龚遂治渤海故事，招抚贼众，沿途尽出榜示，大略谓：“潢池小丑，莫非民生，所在官司，不得无故捕获，好好的供给劝导。如若悔过听抚，一律宥死。”确是迂腐。刘六等见了此示，倒也禁止杀掠，将信将疑。中锡至德州桑儿园，居然单车简从，直投贼垒。刘六出寨迎谒，由中锡开诚晓谕，六随口答应，惟命是从。待中锡已返，便拟遣散党羽，往降官军。刘七奋臂道：“俗语说得好，‘骑虎难下’，目今内官主政，国事日非，马都堂能自践前言么？”六乃不敢决议。潜令党人到京，探听中贵，并无招降消息。又将山东所劫金银，运送权倖，求下赦令，计复不行。刘六、刘七等遂大肆劫掠。惟至故城县中，相戒勿入马都堂家。马籍隶故城，举室独完。遂谤腾中外。廷臣统劾他玩寇殃民，连张伟一并就逮。伟革

职闲住，中锡竟瘐毙狱中。

兵部尚书何鉴，以京军不能讨贼，请发宣府、延绥二镇兵助讨。有旨允准，且命兵部侍郎陆完，总制边军，所有边将许泰、郤永、冯祯等悉听调遣。师出涿州，忽报寇众已至固安，将犯京师。武宗闻着，也惶急得很。此时尚清醒么？亟亲御左顺门，召大学士李东阳、梁储、杨廷和及尚书何鉴商议，且谕道："贼向东来，师乃西出，彼此相左，奈何？"何鉴道："陆侍郎去京不远，可飞驿召还，贼闻大军入卫，自然远遁了。"武宗鼓掌称善。鼓掌二字用得妙。鉴即饬使追还陆完，令他东趋固安，堵截贼众。许泰、郤永亦自霸州进攻，前后夹击，连破贼寨。完请再发大同、辽东兵协助，以便早日荡平，乃调大同总兵张俊，游击江彬等入征。江彬进来，又是一个大祸来。谷大用以贼势渐衰，自请督师，冀邀封赏。武宗遂以大用提督军务，伏羌伯毛锐为总兵官，太监张忠监神枪营，皆出会完。张忠为大盗张茂好友。如何令他监军？刘六等闻王师大出，避锐南下，连破日照、海丰、寿张、阳谷、曲阜等县城，进攻济宁，焚去粮船千二百艘。大用等到了临清，遥闻贼势浩大，观望不前。想是要追悔了。六料他没用，竟舍了济宁，从间道卷甲北趋，意欲乘武宗祀天，潜行劫驾，哪知被尚书何鉴侦觉，立刻奏闻，即夕严设守备，防得水泄不通。待至黎明，武宗召问何鉴，应否郊祀？鉴奏称："兵防严密，尽可无虑，不如早出主祭，藉安人心。"武宗准奏，即乘辇出城，直抵南郊，从容礼成而还。

六知有备，不敢入犯，西掠保定去了。

这时候的赵疯子等方转掠河南，横行而东，直至徐州，分众攻宿迁。淮安知府刘祥，率兵逆贼，未战先溃。贼众追逼至河，官军溺毙无算，祥马蹶被执。赵□审讯刘祥，尚无虐民情事，纵使归去，随即渡河南行，杀高邮等卫官军三百余人，劫住指挥陈鹏。转攻灵璧，突入城中，又把知县陈伯安缚住。赵□劝他入党，伯安不屈，反斥责贼众。刘三在旁，听不下去，竟拔出宝刀，奔向伯安，欲借他的头颅。□急忙拦阻，语刘三道："陈大令忠直可嘉，不如放他归去为是。"刘三乃停住了手，当由□放还伯安，并将指挥陈鹏，也释缚纵归。嗣是所过州县，先约官吏师儒，无庸走避，但教望风迎顺，一体秋毫无犯。疯子不疯，颇有儒者气象。后至钧州，以前吏部尚书马文升，家居城中，戒毋妄入，绕城径去，转入泌阳，至焦芳家搜掠一番。芳已远匿，□令束草为人，充作芳像，自持刀乱剁道："我为天下诛此贼。"言已，即令手下放火，把焦氏一座大厦，烧得干干净净。如此方真成焦氏。并将焦氏先冢，尽行铲平。官吏听着。复渡河北行，陷归德府。守备万都司，及武平卫指挥石坚，率兵千余，来击赵□。□收众南遁，将渡小黄河，还顾官军追至，返身接战，杀得官军七零八落，大败而逃。□令众休息一日，然后渡河。杨虎自恃勇悍，独率死党杨宁等九人，临河夺舟，踊跃欲渡。不意武平卫百户夏时，率兵伏着，俟虎已下船，鼓噪而出，用了强弩巨石，一齐掷去，竟将杨虎的坐船，击沉河中，虎等溺毙。□闻虎被溺，急忙驰救，但见流水潺潺，烟波渺渺，不但杨虎等无影无踪，就是官军亦不见一个，只得凭吊一番，整众南渡。刘三因杨虎已死，同党中没有鸷类，

遂思拥众自尊，当下与赵□商议，只说是无主必乱。□已瞧透私意，索性顺风使帆，推他为主。他遂自称为奉天征讨大元帅，令□为副，分众十三万为二十八营，说是上应二十八宿，各树大旗为号，又置金旗二面，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尝见太平天国中亦有此联，惟混沌二字，改作尧舜，想是从此处抄来。这四语是赵疯子手笔，刘三为之大喜。复约刘六、刘七等分掠山东、河南，刘六复攻霸州。明廷召回谷大用、毛锐等，抵御刘六，途次与六相遇，大用骇急先奔，只配做太监，不配做监军。毛锐也随后趋避，官兵都走了他娘，管什么刘六、刘七。六与七反追杀一阵，夺了官兵许多甲仗。大用等狼狈回京，武宗也不去罪他，但别遣都御史彭泽，咸宁伯仇钺，接统军务。泽与钺颇有威望，既奉命出师，遂倡议按地圈剿。山东一方面，归兵部侍郎陆完征讨，自率军径趋河南。适赵□等攻唐县，二十八日不能下，邢老虎得病身亡，得保首领，算是幸事。□并有邢众，转掠襄阳、樊城、枣阳、随州等处，可巧彭泽、仇钺统军到来，与赵疯子遇着西河，两下交锋，混杀一阵。此次官军都是精锐，更兼泽、钺两人持刀督阵，退后立斩，所以人人效命，个个先驱，任你赵疯子如何权略，也吃了一大败仗，伤亡了二千余人，丧失马骡器械无数，剩了残兵败卒，向南急奔，至河南府地方，会同刘三，直攻府城。总兵冯祯，领军追至，鏖战了一昼夜，祯竟阵亡，贼亦被杀多人，夜奔汝、颍。朱皋镇官兵截击，斩馘甚众，贼仓皇渡河，先后淹毙，又不计其数。仇钺复率大军趋至，连战皆捷，逼至土地坡，由指挥王瑾，射中刘三左目。三痛不可忍，纵火自焚。只赵□窜走德安，行至应山，料知事不能成，适遇行脚僧真安，因愿受剃度，怀牒亡命。其党邢本道等散奔随州，被湖广巡抚刘丙拿住，细细拷问，方知赵疯子做了和尚。前时不做和尚，至此已是迟了。乃檄各镇饬兵迹捕。赵疯子行至武昌，走入饭店中，要酒要肉，大饮大嚼，和尚吃荤，安得不令人瞧破？想是命中该死，所以有此糊涂。武昌卫军人赵成、赵宗等见他形迹可疑，跟入店中，等到赵疯子酒意醺醺，方相约动手，前牵后扯，把他推倒店楼，抬至府署报功。当由府解入省中，搜出度牒，的系赵□无疑，遂槛送京师，依大逆不道例，凌迟处死。群盗中还算是他，乃亦不免极刑，毕竟盗不可为。河南肃清。

彭泽、仇钺等移师山东，往助陆完。陆完正与刘六、刘七等往来争斗，互有杀伤。刘六、刘七复得了一个女帮手，很是厉害。这女盗为谁？便是杨虎妻崔氏。崔氏本系盗女，练习一身拳棒，兼带三分妩媚，平时尝骑着一匹黄骠马，往返盗窟，盗众见她勇过乃夫，送给一个混号，叫作杨跨虎。本是杨虎之妻，乃绰号叫作跨虎，可见雌虎更凶于雄虎。及杨虎死后，又称她为杨寡妇。清有齐寡妇，明有杨寡妇，诚不约而同。杨寡妇谋复夫仇，潜至山东招集旧好，投入刘六、刘七垒中。刘六等自然欢迎，是否存着歹心？相偕四掠，转入利津，偏偏遇着佥事许逵。这许逵很通兵法，前为乐陵知县，捍守孤城，屡次却敌，积功擢为佥事，此次引兵到来，个个如生龙活虎一般，恁你百战的刘六、刘七，跨虎的杨寡妇，也觉招架不住，败退枣林。途次复为督满御史张缙及千户张瀛截杀一阵，弄得七零八落，逃入河南，转至湖广，为官军所迫，刘六死水

中，刘七与杨寡妇挟众东走，出没长江。侍郎陆完，自临清驰至江上，分扼要害，与贼相持。贼尚行踪飘忽，倏东倏西。仇钺又自山东驰至，还有副总兵刘晖率辽东兵，千总任玺率大同兵，游击郤永率宣府兵，一古脑儿齐集大江，与贼死战，且用火焚毁贼舟。刘七等走保狼山，各军陆续进攻。刘晖在山北，郤永在山南，皆拥盾跪行而上，手施枪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仍然不退，遂攻入贼寨。刘七自山后逃下，身中流矢，赴水毙命。齐彦名中枪死，只有杨寡妇一人，不知下落，大约是死于乱军中了。小子有诗叹道：

为扫萑苻动六军，三年零雨始垂勋。

昆岗焚尽遗灰在，玉石谁为子细分。

盗魁尽死，余众皆殪，自正德五年至七年，用兵三载，方得平定，陆完、彭泽等奏凯还朝，以后情事，下回再表。

河北群盗之起，势似乌合，若得良将出剿，一鼓可以荡平，乃所用非人，议抚不成，议剿无力，遂至盗贼横行，蔓延五省。幸得彭泽、仇钺等倡议分剿，各专责成，于是盗之在河南者，平定于先，盗之在山东者，亦逼入长江，歼除于后。盗虽削平，而五省生灵，鱼糜肉烂，又复竭诸道兵力，费若干帑项，经三载而约定，乃叹星星之火，易至燎原，非杜渐防微不可也。惟赵疯子假仁仗义，卒至身名两败，竟受极刑，最不值得。刘六、刘七、杨虎、齐彦名等不足诛焉。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却说河北群盗，一体荡平，免不得又要酬庸。陆完、彭泽，俱得加封太子少保，仇钺竟封咸宁侯，内阁李东阳、杨廷和、梁储、费宏俱得加荫一子，连谷大用弟大宽也得封高平伯。还有太监陆殪内掌神枪营，说他督械有功，贻封弟永得为镇平伯。又是太监弟运气。方在君臣交庆的时候，忽由四川递到警报，乃是保宁贼蓝廷瑞余党连陷州县，势日猖獗，总制尚书洪钟无力剿平，乞即济师等语。先是湖广、江西、四川等省，连年饥馑，盗贼并起。湖广有淝阳贼杨清、邱仁等，江西有东乡贼王钰五、徐仰三等，桃源贼汪澄二、王浩八等，华林贼罗先权、陈福一等，赣州贼何积钦等，所至蔓延。明廷遣尚书洪钟，总制湖广、四川军务，左都御史陈金，总制江西军务。陈金到了江西，剿抚兼施，依次平靖。洪钟出湖广，檄布政使陈镐及都指挥潘勋，击破贼党，肃清湖湘，再移师入蜀。蜀寇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廖惠自称扫地王，结众十万，纵掠川中。洪钟与巡抚林俊，总兵杨宏，相机剿捕，尚称得手。廖惠就擒，嗣复诱降蓝廷瑞、鄢本恕等，设伏邀宴，把他一并擒斩。余党廖麻子、喻思俸等在逃未获，不到数月，又复结成巨党，分劫州县。巡抚林俊，素得民心，至是与洪钟有嫌，且因中官弟侄，寄名兵籍，往往冒功求赏，拒不胜拒，遂疏乞致仕。朝旨准奏，蜀民乞留不

允，因此民情愈怨，相率从盗。廖麻子、喻思俸等，结众至二十万。洪钟派兵分剿，日不暇给，乃奏请增兵。此段系是补叙，并及湖广、江西乱事，是补笔中销纳法。武宗召群臣廷议，或请派兵助剿，或请简员督师，议论不一。独御史王绘，劾奏洪钟纵寇殃民，请即另易大员。于是将钟罢职，命太子少保都御史彭泽率总兵时源西征。

泽至四川，征集苗兵，圈剿贼众，但开东北一面，纵贼出走。廖麻子、喻思俸等遂窜入汉中。泽又逼他入山，四面围攻，竟将廖、喻诸贼，次第擒诛。复回军扫平内江、营昌等处，四川大定。蜀寇虽多，不及河北群盗之狡悍，所以用笔从略。有诏封彭泽为太子太保，授时源为左都督。泽请班师回朝，廷议未许，令他暂留保宁镇抚。未几即调任甘肃，令他提督军务，经理哈密。哈密一事，说来又是话长，不得不追溯源流，表明大略。边塞重事，特别表明。原来哈密在甘肃西北，即唐时伊吾庐地。今属新疆省。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守。明太祖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暂置不问，至永乐二年，方传檄招降。其时纳忽里已死，子安克帖木儿嗣，奉诏贡马，受封为忠顺王，即置哈密卫。忠顺王，再传为孛罗帖木儿，被弑无子，由王母代理国事。寻因鞑靼部加兵，避居赤斤苦峪，且遣使奏请明廷，愿以外孙把塔木儿，袭封王爵，镇守哈密。时已成化二年，宪宗览奏，颁发兵部议闻。兵部复请以把塔木儿为右都督，代守哈密，摄行王事。当下依议传旨，把塔木儿自然奉命。既而把塔木儿病死，子罕慎嗣职，哈密邻部土鲁番，适当强盛，头目阿力，自称速檀，一作苏勒坦，意即可汗之类。率众袭哈密，逐走罕慎，掳了王母，劫去金印。甘肃巡抚娄良以闻，廷臣主张恢复，因举高阳伯李文，右通政刘文，驰往征讨，将至哈密，闻众已溃散，不敢深入，止调集番兵数千，驻守苦峪。会速檀阿力，遣使入贡，且致书李文，只称王母已死，金印缓日归还。李文等不待朝命，即还兵复旨。过了半年，并不闻还印消息，乃更铸哈密卫印，颁赐罕慎，即就苦峪立卫，给他土田，俾得居住。越数年，速檀阿力死。罕慎得乘间进兵，复入哈密。嗣又为阿力子阿黑麻所诱，杀死城下。阿黑麻恐明廷诘责，遣人入贡，并请代领西域。有旨令归还城印，且饬哈密卫目写亦虎仙往谕。阿黑麻总算听命，缴上金印，及归还城池。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议别立元裔为王，藉摄诸番，乃诏求忠顺王近裔。元安定王，从子陕巴，纳入哈密，阿黑麻复屡与构衅，陕巴复被擒去。经甘肃巡抚许进等，潜入哈密，逐去阿黑麻，留守牙兰，又绝土鲁番互市。阿黑麻始惧，乃将陕巴释归。至正德元年，陕巴去世，子拜牙郎袭爵，淫虐无道，不亲政事。土鲁番酋阿黑麻亦死，子满速儿据位，用了甘言厚币，诱引拜牙郎。拜牙郎弃了哈密，投往土鲁番。甘心弃国，令人不解。满速儿夺他金印，即遣部目火者他只丁，往据哈密，又投书甘肃巡抚，辞多倨悖。都御史邓璋，方总制甘肃军务，当即奏闻。大学士杨廷和等，乃交荐彭泽可用，出略甘凉。

泽得调任消息，再辞不许，乃自川中启节，径抵甘州。适火者他只丁入掠赤斤、苦峪诸处，声言与我万金，当即卷甲退兵，返还哈密城印。泽正筹议剿抚事宜，忽报哈密卫目写亦虎仙到来，忙急召入，询及土鲁番与哈密近状。写亦虎仙道：“满速儿势焰方强，一时恐难平定，不若啖以

金帛，俾就羁縻，那时哈城可还，金印可归，比劳师动众，好得多了。”泽听了此言，暗思番人嗜利，失了些须金帛，免动多少兵戈，也未始非权宜计策，遂依了写亦虎仙所言，并遣他赍币二千疋，白金器一具，往给满速儿，说令和好，速还哈密城印。赂番使和，泽太失计。哪知写亦虎仙已与满速儿通同一气，此次见泽，实是为满速儿作一说客，泽不知是诈，反将金帛厚遗，他便往报满夷儿，教他再请增币，即还城印。泽以增币小事，遽从所请，一面上言番酋悔过效顺，不必用师，哈密城印，即可归还。武宗大喜，便召泽还京。巡按御史冯时雍，奏称彭泽讲和辱国，应加惩处，疏入不报。

满速儿探知彭泽还朝，兵事已寝，哪里肯归还城印？反且四出侵掠。甘肃巡抚李昆，遣使诘问满速儿，满速儿又遣写亦虎仙等，来索所许金币。俗语所谓你讨上船钱，我讨落船钱。昆欲遵原约，有兵备副使陈九畴，出阻道：“彭总督处事模棱，今抚帅又欲赍寇么？不可不可！”昆答道：“并非赍寇，不过原约在先，不便失信。”九畴道：“欲要增币，必须归还城印，且令送拜牙郎归国，方可行得。但番人多诈，应留写亦虎仙为质，等到城印缴清，拜牙郎送归，才把写亦虎仙，放他回去。”昆乃留住写亦虎仙只令随使回去，给他杂币二百匹，令将拜牙郎及哈密城印，来换写亦虎仙。随使去后，好几日不得回报。李昆正在疑虑，忽有探卒入禀道：“满速儿引兵万骑，来犯肃州了。”昆即召九畴商议，九畴道：“火来水掩，将来兵挡，怕他什么？”遂调兵守城，遣游击芮宁出御。芮宁战死，番兵迫城下，九畴昼夜梭巡，渐闻哈密降回居肃州，有内应消息，即发兵掩捕，获得降回头目失拜烟答等，捶死杖下。潜于夜间缒兵出城，袭破番营。满速儿败走瓜州，又被副总兵郑廉邀击，狼狈不堪，驰还土鲁番，复遣人求和。九畴谓，满速儿狡黠不臣，应拒绝来使，勿令与通。李昆不从，竟驰驿奏闻。

兵部尚书王琼，曾与彭泽有隙，方偕锦衣卫钱宁，设谋构陷，请穷诘增币主名，严加部议。适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麻，诣阙讼冤，说是陈九畴屈死乃父。王琼遂劾泽欺罔辱国，九畴轻率激变，一并逮鞫。连哈密卫目写亦虎仙亦解至京师。户部尚书石玠，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彭泽、陈九畴，出镇边疆，为国定谋，功足掩罪，请免重谴！”王琼闻言大忿道：“纳币寇廷，致贻后患，尚得谓功足掩罪么？”玠不能答。彭、陈二人，几不免死刑。幸杨廷和代为转圜，乃将彭、陈减死，削职为民。写亦虎仙竟得脱罪，留居京师。他本狡黠多诈，与米儿马黑麻，结为一党，趋奉锦衣卫钱宁，入侍宫廷。武宗爱他敏慧，逐渐宠幸，赐他国姓，列为义儿。当时义儿甚多，无论外吏中官，亡虏走卒，总教得武宗欢心，都得赐姓为朱，拜武宗做干儿子，统共计算，约有二百余人。可谓博爱。这二百余人中，第一个得宠，要算钱宁，第二个便是江彬。钱宁幼时，贫苦得很，寄鬻太监钱能家。能死后，宁年已长，转事刘瑾，因得入侍武宗。平居善承意旨，渐邀宠幸。甚至武宗昏醉，尝倚宁为枕，彻夜长眠。仿佛弥子瑕，想他面庞儿定亦俊白。有时百官候朝，待至晌午，尚未得武宗起居消息，从此君王不早朝。必须俟钱宁通报，方可入殿排班。宁以此得掌锦衣卫，招权纳贿，势倾百僚。江彬为大同游击，自调入剿盗后，班师获赏。应前回。他闻钱宁大名，靠着战争所

得财物，私下投赠。财物自乾没而来，原不足惜。宁遂引彬入豹房，觐见武宗。彬本有口才，又经钱宁先容，奏对自然称旨。武宗大喜，升为左都督，嗣复与钱宁一同赐姓，充做义儿，留侍左右，与同卧起。又多一个陪夜。钱宁见彬夺己宠，替他作枕，还不好么。深悔从前引进，未免多事，谁教你爱财物。渐渐的有意排挤。彬从旁察觉，想了一计，入与武宗谈及兵事。武宗问长道短，正中彬意，遂乘机奏道："目今中原劲旅，要算边兵最强，京营士卒，远不及他。试看河北群盗，全仗边兵荡平，若单靠京营疲卒，恐至今尚未肃清哩！"徐徐引入。武宗动色道："京营如此腐败，哪足防患？若欲变弱为强，须用何法？"彬又奏道："莫妙于互调操练，京兵赴边，边兵赴京，彼此易一位置，内外俱成劲旅了。"武宗点首，极称妙计，遂饬调四镇兵入京师。大学士李东阳等极力谏阻，俱不见纳。四镇兵奉旨到京，四镇兵即宣府、大同、辽东、延绥。由武宗戎装披挂，亲临校阅，果然军容壮盛，手段高强，心中大悦，立召总兵许泰、刘晖等，温言嘉奖，各赐国姓。嗣是称四镇兵为外四家军，又命江彬为统帅，兼辖四家。于是江彬权势越张，就使有十个钱宁，也不能把他扳倒了。江彬计划，至此说明。武宗且挑进宫监，教他习练弓箭，编成一军，亲自统率，与彬等日夕驰逐，呼噪声，弓马声，遍达九门，嘈杂不绝。宫廷内外，统是不安，独武宗欢慰异常，李东阳屡谏无效，乞休而去。也亏他熬练到此。杨廷和因丁忧告归，吏部尚书杨一清，入预阁务，不过办事几个月，已与江彬、钱宁等做了对头，情愿谢职归田。各大员多半归休，江彬益肆行无忌，导上纵淫。会延绥总兵官马昂，以奸贪骄横，革职闲居，闻江彬新得上宠，入京谒彬，希图开复原官。江彬沉思一会，带笑说道："足下能办到一事，保你富贵如故。"昂亟问何事，江彬笑道："不必说了。就是说明，恐你亦办不到。"故意不说，尤为奸险。昂情急道："除是杀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彬乃密授昂计，昂欣然应声而去。看官道是何策？原来马昂有一妹子，容颜绝世，歌舞骑射，般般皆能，年甫及笄，嫁与指挥毕春。彬与昂同籍宣府，从前曾见过数次，暗中垂涎，偏偏弄不到手，此次因武宗渔色，嘱他采访佳人，彬遂借端设计，欲令昂送妹入宫，一则可销前日闷气，二则可固后来荣宠。昂也为得官要紧，竟依计照行，托词母病，诱妹归宁，及到家内，方说出一段隐情。那妹子闻入宫为妃，恰也情愿，只一时不好承认，反说阿哥胡闹。经昂央告多时，方淡扫蛾眉，由他送入京中。江彬接着，见她丰姿秀媚，比初见时尤为鲜艳，不禁色胆如天，搂住求欢。那美人儿本认识江彬，素羡彬威武出众，就也半推半就，任他玩弄，足足享受了三天，先尝后进，江彬毕竟效忠。方令她盛饰起来，献入豹房。武宗见了如花如玉的美人，管什么嫁过不嫁过，赐了三杯美酒，即令侍寝。妇女家心存势利，格外柔媚，惹得武宗视为珍奇，朝夕不离。当下将马昂开复原官，昂弟炅、□等，都蒙宠赐蟒衣，又赐昂甲第于太平仓东，真所谓君恩汪濊，光耀门楣了。只是毕春晦气。御史给事中等，闻这消息，联表奏谏，甚且举以吕易嬴，以牛易马的故事，引为炯戒，武宗均搁置不报，美人情重国家轻。且时常与彬夜游，幸昂私第。君臣欢饮，适有一盘鱼脍，味甚佳美，武宗赞不绝口，并问由何人烹调？彬奏称为箧室杜氏承办。武宗道："卿妾至马家司肴，确见友谊。但君臣一伦，比友较重，朕亦欲暂借数天，可好么？"彬不防

武宗有此一语，心中懊恼不及，但言既出口，驷马难追，只好唯唯从命。你也有这错着么？次日硬着头皮，嘱杜氏装饰停当，辇送豹房。武宗见这位杜美人，比马美人差不多，日间命她烹鱼，夜间竟唤她侍寝，日调鱼脍，夜奉蛤汤，杜氏确是能手。从此久假不归，彬亦无可奈何，只徒呼负负罢了。惟武宗得陇望蜀，有了马、杜两美人，尚嫌未足。一日，召问江彬道："卿籍隶宣府，可知宣府多美人吗？"想是从马、杜两美人推类及之。彬答道："宣府本多乐户，美妇恰也不少。圣意如欲选择，何妨亲自游观。"武宗眉头一皱道："朕亦甚欲出游，但恐无故游幸，大臣要来谏阻，奈何？"彬又答道："秋狩是古时盛典，目今时当仲秋，何妨借出猎为名，暂作消遣。况乘此游历边疆，也可校阅兵备，何必郁郁居大内呢？"武宗沉吟半晌，又道："朕未曾举行秋狩事宜，今欲创行此典，必须整备扈跸，检选吉日，就使大臣们不来谏阻，也要筹备数天。况扈从人多，仍是不得自由，朕不如与卿微服出行，省却无数牵制呢。"彬应声遵旨，遂于正德十二年八月甲辰日，乘着月夜，与江彬急装微服，潜出德胜门去了。正是：

风流天子微行惯，篾片官儿护驾来。

欲知游幸后如何情形，容待下回再表。

彭泽一出平河北盗，再出平四川贼，不可谓非良将材。至后经略哈密，纳币土鲁番，致为所欺，岂长于平盗贼，短于驭番夷欤？毋亦由朝气已衰，暮气乘之，乃有此措置失当欤？然王琼以私嫌构衅，罪彭泽并及陈九畴，假公济私，情殊可恶。故吾谓彭泽非不当劾，劾彭泽由于王琼，乃正不应劾而劾者也。若夫钱宁、江彬本无大功，骤膺殊宠，彬尤导上不法，罪出宁上，武宗喜弄兵，彬即导以调练，武宗好渔色，彬即导以纵淫，甚至夺毕春之妻，进献豹房，一意逢君，无恶不为。然天道好还，夺人妻者，妾亦为人所夺，吾读至此，殊不禁为之一快也。然武宗之淫荒，自此益甚矣。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却说武宗带着江彬，微服出德胜门，但见天高气爽，夜静人稀，皓月当空，凉风拂袖，飘飘乎遗世独立，精神为之一爽，两人徐步联行，毫不觉倦。转瞬间鸡声报晓，见路上已有行车，遂雇着舆夫，乘了车径赴昌平。是日众大臣入朝，待了半日，方侦得武宗微行消息，大家都惊诧起来。大学士梁储、蒋冕、毛纪等急出朝驾了轻车，马不停蹄的追赶，行至沙河，才得追及武宗，忙下车攀辕，苦苦谏阻。偏是武宗不从，定欲出居庸关。梁储等没法，只得随着同行。可巧巡关御史张钦，已得武宗到关音信，即驰使呈奏，其词道：

比者人言纷纷，谓车驾欲度居庸，远游边塞，臣谓陛下非漫游，欲亲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将徂征，岂宜亲劳万乘？英宗不听大臣

言，六师远驾，遂成土木之变，匹夫犹不自轻，奈何以宗社之身，蹈不测之险？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而陛下不虞祸变，欲整辔长驱，观兵绝塞，臣窃危之！比闻廷臣切谏皆不纳，臣愚以为乘舆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摇动，供亿浩繁，一也；远涉险阻，两宫悬念，二也；北寇方张，难与之角，三也。臣职居言路，奉诏巡阅，分当效死，不敢爱死以负陛下。惟陛下鉴臣愚诚，即日返跸，以戢人言而杜祸变，不胜幸甚！

原来武宗出游时，鞑靼部小王子，颇有寇边的警耗。张钦不欲直指武宗的过失，因借边警为言，谏阻乘舆。可奈武宗此时，游兴正浓，任你如何奏阻，总是掉头不顾。行行复行行，距关不过数里，先遣人传报车驾出关。张钦令指挥孙玺，紧闭关门，将门钥入藏，不准妄启。分守中官刘嵩，拟往迎谒，钦出言阻住道："此关门钥，是你我两人掌管，如果关门不开，车驾断不能出，违命当死！若遵旨开关，万一戎敌生心，变同土木，我与君职守所在，追究祸源，亦坐死罪。同是一死，宁不开关，死后还是万古留名呢。"正说着，前驱走报，车驾已到，饬指挥孙玺开关。玺答道："臣奉御史命，紧守关门，不敢私启。"前驱返报武宗，武宗又令召中官刘嵩问话。嵩乃往语张钦道："我是主上家奴，该当前去，御史秉忠报国便了。"刘嵩尚算明白。钦见嵩去后，负了敕印，仗剑坐关门下，号令关中道："有言开关者斩！"相持至黄昏，复亲自草疏，大略言："车驾亲征，必先期下诏，且有六军护卫，百官扈从，今者寂然无闻，乃云车驾即日过关，此必有假托圣旨，出边勾贼的匪徒。臣只知守关捕匪，不敢无端奉诏"云云。疏已草就，尚未拜发，使者又至关下，催促开关。钦拔剑怒叱道："你是什么人，敢来骗我？我肯饶你，我这宝剑，却不肯饶你呢。"来使慌忙走还。武宗益愤，方拟传旨捕钦，忽见京中各官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就是张钦拜发的奏牍，亦着人递到，一时阅不胜阅，越觉躁急得很。江彬在旁进言道："内外各官，纷纷奏阻，反闹得不成样子，请圣上暂时涵容，且返京师，再作计较。"武宗不得已，乃传旨还朝。一语便能挽回，若彬为正人，岂非所益甚多？隔了数日，饬张钦出巡白羊口，别遣谷大用代去守关，随即与江彬易了服装，混出德胜门，加一混字，全不像皇帝行径。星夜赶至居庸关，只与谷大用打个照面，遂扬鞭出关去了。

一出了关，即日至宣府，是时江彬早通信家属，嘱造一座大厦，名为镇国府第，内中房宇幽深，陈设华丽，说不尽的美色崇轮。武宗到了宅中，已是百色俱备，心中大喜，一面饬侍役驰至豹房，辇运珍宝女御，移置行辕，一面与江彬寻花问柳，作长夜游。但见宣府地方，所有妇女，果与京中不同，到处都逢美眷，触目无非丽容，至若大家闺秀，更是体态苗条，纤秾得中。袁子才诗云："美人毕竟大家多。"于此益信。江彬导着武宗，驾轻就熟，每至夜分，闯入高门大户，迫令妇女出陪。有几家未识情由，几乎出言唐突，经江彬与他密语，方知皇帝到来，各表欢迎，就使心中不愿，也只好忍气吞声，强为欢笑。武宗也不管什么，但教有了美人儿，便好尽情调戏，欢谑一场。有合意的，就载归行辕，央她奉陪枕席，江彬也不免分尝禁脔，真是恩周雨露，德溥乾坤。讽刺俱妙。

过了月余，复走马阳和，适值鞑靼小王子率众五万入寇大同，单兵官王勋登陴固守，相持五日，寇不能下，复移众改掠应州。应州与阳和密迩，警报纷至，武宗自恃知兵，便拟调兵亲征。江彬奏道："此系总兵官责任，陛下何必亲犯戎锋。"武宗笑道："难道朕不配做总兵官么？"彬又道："皇帝自皇帝，总兵官自总兵官，名位不同，不便含混。"武宗道："皇帝二字，有什么好处？朕却偏要自称总兵官。"言至此，又踌躇半晌，才接着道："总兵官三字上，再加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便与寻常总兵官不同了。"彬不便再言，反极口赞成。这叫作逢君之恶。武宗遂把"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十二字，铸一金印，钤入钧帖，调发宣大戍兵，亲至应州御寇，小王子闻御驾亲征，倒也吓退三分，引军径去。武宗运气，比英宗为佳，所以遇着小王子，不似乜先厉害。武宗率兵穷追，与寇众后队相接，打了一仗，只斩敌首十六级，兵士却死伤了数百。幸喜寇众已有归志，只管远飏，不愿进取，所以武宗得饬奏凯歌，班师而回。全是侈汰。乘着便路，临幸大同。京中自大学士以下，屡驰奏塞外，力请回銮，武宗全然不睬，一味儿在外游幸。南京吏科给事中孙懋，闻武宗出塞未归，也赍疏至大同，略云：

都督江彬，以枭雄之资，怀□邪之志，自缘进用以来，专事从谀导非，或游猎驰驱，或声色货利，凡可以蛊惑圣心者，无所不至。曩导陛下临幸昌平等处，流闻四方，惊骇人听，今又导陛下出居庸关，既临宣府，又过大同，以致寇骑深入应州。使当日各镇之兵未集，强寇之众沓来，几不蹈土木之辙哉？是彬在一日，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伏乞陛下毋惑俭言，将彬置罪，即日回銮以安天下，然后斥臣越俎妄言，枭臣首以谢彬，臣虽死不朽矣！谨请圣鉴！

看官！你想京师中数一数二的大员，接连奏请，还不能上冀主听，指日还銮，何况一个小小给事中并且路途遥远，去睬他什么？录述奏疏，恰是为他卑远。会杨廷和服阕还京，得知此事，也拜疏一本，说得情理俱到，武宗虽不见从，恰称他忠诚得很，仍令入阁。廷和即约了蒋冕，驰至居庸关，拟出塞促上还跸。偏是中官谷大用，预承帝嘱，硬行拦阻，廷和等无法可施，只好怏怏还京。武宗留驻大同，游幸数日，没有什么中意，想是没有美人。便语江彬道："我等不若到家里走罢！"原来武宗在宣府行辕，乐而忘返，尝信口称为家里，江彬已是惯闻，便饬侍从整备銮驾，驰还宣府。

一住数日，武宗因路途已熟，独自微行，连江彬都未带得，信步徐行，左顾右盼，俄至一家酒肆门首，见一年轻女郎，淡妆浅抹，艳丽无双，不禁目眩神迷，走入肆中，借沽饮为名，与她调遣。那女子只道他是沽客，进内办好酒肴，搬了出来，武宗欲亲自接受，女子道："男女授受不亲，请客官尊重些儿！"随将酒肴陈设桌上。武宗见她措词典雅，容止大方，益觉生了爱慕，便问道："酒肆中只你一人么？"女子答道："只有兄长一人，现往乡间去了。"武宗又问她姓氏，女子腼腆不言。武宗又复穷诘，并及乃兄名字，女子方含羞答道："奴家名凤，兄长名龙。"武宗随口赞道："好一个凤姐儿。凤兮凤兮，应配真龙。"绝妙凑趣。李凤听着，料知语带双敲，避入内室。武宗独酌独饮，不觉愁闷起来，当下举

起箸来，向桌上乱敲，惊动李凤出问。武宗道：“我独饮无伴，甚觉没味，特请你出来，共同一醉。”李凤轻詈道：“客官此言，甚是无礼，奴家非比青楼妓女，客官休要错视！”武宗道：“同饮数杯，亦属无妨。”李凤不与斗嘴，又欲转身进内。武宗却起身离座，抢上数步，去牵李凤衣袖。竟要动粗。吓得李凤又惊又恼，死命抵拒，只是一个弱女子，哪及武宗力大，不由分说，似老鹰拖鸡一般，扯入内室。李凤正要叫喊，武宗掩她樱口道：“你不要惊慌，从了我，保你富贵。”李凤尚是未肯，用力抗拒，好容易扳去武宗的手，喘吁吁的道：“你是什么人，敢如此放肆？”武宗道：“当今世上，何人最尊？”李凤道：“哪个不晓得是皇帝最尊。”武宗道：“我就是最尊的皇帝。”李凤道：“哄我作什么？”武宗也不及与辩，自解衣襟，露出那平金绣蟒的衣服，叫她瞧着。李凤尚将信未信，武宗又取出白玉一方，指示李凤道：“这是御宝，请你认明！”李凤虽是市店娇娃，颇识得几个文字，便从武宗手中，细瞧一番，辨出那“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料得是真皇帝，不是假皇帝，且因平时曾梦身变明珠，为苍龙攫取，骇化烟云而散，至此始觉应验。况武宗游幸宣府，市镇上早已传扬，此番侥幸相逢，怕不是做日后妃嫔，遂跪伏御前道：“臣妾有眼无珠，望万岁恕罪！”武宗亲自扶起，趁势抱入怀中，脸对脸，嘴对嘴，亲了一会美满甘快的娇吻。上方面舌度丁香，下方面手宽罗带，霎时间罗襦襟解，玉体横陈，武宗自己，亦脱下征袍，阖了内户，便将李凤轻轻的按住榻上，纵体交欢。正是庐家少女，亲承雨露之恩，楚国襄王，又作行云之梦。落殷红于寝褥，狼藉胭脂，沾粉汗于征衫，娇啼宛转。刚在彼此情浓的时候，李龙已从外进来，但见店堂内虚无一人，内室恰关得很紧，侧耳一听，恰有男女媟亵声，不由得愤怒起来，亟出门飞报弁兵，引他捉奸。不意弁目进来，武宗已高坐堂上，呼令跪谒。自作皇帝自喝道，煞是好看。弁目尚在迟疑，李凤从旁娇呼道：“万岁在此，臣下如何不跪？”弁目听得万岁两字，急忙俯伏称臣，自称万死。李龙亦吓得魂不附体，急跪在弁目后面，叩头不迭。武宗温谕李龙，着至镇国府候旨。一面命弁目起身，出备舆马，偕李凤同入镇国府中。李龙亦到府申谒，得授官职，蒙赐黄金千两。

转瞬间已是残冬，京内百官，又连篇累牍的奏请回銮。武宗亦恋着凤姐儿，无心启程，且欲封凤姐为妃嫔，令她自择。李凤固辞道：“臣妾福薄命微，不应贵显，今乃以贱躯事至尊，已属喜出望外，何敢再沐荣封？但望陛下早回宫阙，以万民为念，那时臣妾安心，比爵赏还荣十倍呢。”好凤姐比江彬胜过十倍。武宗为之颔首。且见李凤玄衣玄裳，益显娇媚，所以暂仍旧服，不易宫妆。李凤又尝于枕畔筵前，委婉屡劝，武宗乃择于次年正月，车驾还京。光阴似箭，岁运更新，武宗乃启跸回都，带着李凤及所有美人，一同就道，到了居庸关，忽天大雷雨，惊动娇躯，关口所凿四大天王，又是怒气勃勃，目若有光。毕竟李凤是小家碧玉，少见多怪，偶然睹此，不觉惊骇异常，晕倒车上。武宗忙把她救醒，就关外借着驿馆，作为行宫，令李凤养疾。李凤伏枕泣请道：“臣妾自知福薄，不能入侍宫禁，只请圣驾速回，臣妾死亦瞑目了。”我不忍闻。武宗亦对她垂泪道：“朕情愿抛弃天下，不愿抛弃爱卿。”李凤又呜咽道：“陛下一身，关系重大，若贱妾生死，何足介怀？所望陛下保持龙

体，惠爱民生。”说至此，已是气喘交作，不能再言，过了片刻，两目一翻，悠然长逝了。化作烟云，应了梦兆，但观她将死之言，恰是一位贤女子。武宗大为震悼，命葬关山上面，待以殊礼，用黄土封茔，一夜即变成白色。武宗道：“好一个贤德女子，至死尚不肯受封，可惜朕无福德，不能使她永年，作为内助。但一女子尚知以社稷为重，朕何忍背她遗言？”当下命驾入关。

不数日即至德胜门，门外已预搭十里长的彩棚，悬灯结彩，华丽非常。还有彩联千数，尽绣成金字序文，以及四六对句，无非是宣扬圣德，夸美武功。最可笑的，是对联颂词上，所具上款，只称威武大将军，下款百官具名，也将臣字抹去，但列着职衔名姓，闻系武宗预先传示，教他这般办法，所以众官不敢违旨，一切奉令而行。真同儿戏。杨廷和、梁储等率领众官，备着羊羔美酒，到彩棚旁恭候，但见全副銮驾，整队行来，一对对龙旌凤□，一排排黄钺白旌，所有爪牙侍卫，心腹中官，以及宫娥彩女，不计其数。随后是宝盖迎风，金炉喷雾，当中拥着一匹红鬃骏马，马上坐着一位威武大将军，全身甲胄，仪表堂皇，就是明朝的武宗正德皇帝。褒中寓贬。众官一见驾到，伏地叩头，照例三呼。武宗约略点首，随下坐骑，徐步入彩幄中，升登临时宝座。众官复随入朝谒，杨廷和恭捧瑶觞，梁储执斝斟酒，蒋冕进奉果榼，毛纪擎献金花，次第上呈，庆贺凯旋。想是战胜无数美人，所以具贺凯旋哩。武宗饮了觞酒，尝了鲜果，受了金花，欣然语众官道：“朕在榆河，亲斩一敌人首级，卿等曾知道吗？”好算是虚前空后的武功。廷和等闻旨，不得不极力颂扬。正是无可奈何。武宗大喜，复下座出帐，驰马入东华门，径诣豹房去了。众官陆续归第。小子有诗咏道：

仗剑归来意气殊，百官蒲伏效嵩呼。

贾皋射雉夫人笑，我怪明廷尽女奴。

武宗还京以后，曾否再游幸，且俟下回说明。

武宗性好游嬉，而幸臣江彬，即凯其所好，导以佚游。彬之意，不但将顺逢迎，且欲避众攘权，狡而且鸷，已不胜诛；甚且多方蛊惑，使之流连忘返，怙过遂非，索妇女于夜间，称寓府为家里，失德无所不至；而又自称总兵，不君不臣，走马阳和，猝遇强敌，其不遭寇盗之明击暗刺，尚为幸事。然其行事，一何可笑也。游龙戏凤一节，正史不载，而稗乘记及轶闻，至今且演为戏剧，当不至事属子虚。且闻武宗还宫，实由李凤之死谏，以一酒家女子，能知大体，善格君心，殊不愧为巾帼功臣，杨廷和辈，且自惭弗如矣。亟录之以示后世，亦阐扬潜德之一则也。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却说武宗还京，适南郊届期，不及致斋，即行郊祀礼。礼毕，纵猎南海子，且令于奉天门外，陈设应州所获刀械衣器，令臣民纵观，表示威武。忙碌了三五天，才得闲暇。又居住豹房数日，猛忆起凤姐儿，觉得她性情模样，非豹房诸女御所及，私下嗟叹，闷闷不乐。江彬入见，武宗便与谈及心事，江彬道："有一个凤姐儿，安知不有第二个凤姐儿？陛下何妨再出巡幸，重见佳人。"武宗称善，复依着老法儿，与江彬同易轻装，一溜烟似的走出京城，径趋宣府。关门仍有谷大用守着，出入无阻。杨廷和等追谏不从，典膳李恭，拟疏请回銮，指斥江彬。疏尚未上，已被彬闻知，阴嗾法司，逮狱害死。给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御史叶忠，痛哭陈书，皆不见报。闲游了两三旬，忽接到太皇太后崩逝讣音，太皇太后见四十四回。不得已奔丧还京，勉勉强强的守制数月。到了夏季，因太皇太后祔丧有期，遂托言亲视隧道，出幸昌平。到昌平后，仅住一日，竟转往密云，驻跸喜峰口。

民间讹言大起，谓武宗此番游幸，无非采觅妇女，取去侍奉，大家骇惧得很，相率避匿。永平知府毛思义，揭示城中，略言："大丧未毕，车驾必无暇出幸，或由奸徒矫诈，于中取利，尔民切勿轻信！自今以后，非有抚按府部文书，若妄称驾至，借端扰民，一律捕治勿贷！"民间经他晓谕，方渐渐安居，不意为武宗所闻，竟饬令逮系诏狱；羁禁数月，才得释出，降为云南安宁知州。武宗住密云数日，乃返至河西务，指挥黄勋，借词供应，科扰吏民。巡按御史刘士元，遣人按问，勋竟逃至行在，密赂江彬等人，诬陷士元。武宗命将士元拿至，裸系军门，杖他数十。可怜士元为国为民，存心坦白，偏被他贫官污吏，狼狈为奸，平白地遭了杖辱，无从呼吁。武宗管什么曲直，总要顺从他才算忠臣，例得封赏，否则视为悖逆，滥用威刑，这正所谓喜怒任情，刑赏倒置呢。实是专制余毒。

到了太皇太后梓宫，出发京师，武宗方驰还京中，仍著戎服送葬，策马至陵，就饮寝殿中。一杯未了又一杯，直饮得酒气薰蒸，高枕安卧，百官以梓宫告窆后，例须升主祔庙，不得不请上主祭。入殿数次，只听得鼾声大作，不便惊动，只好大家坐待；直至黄昏，武宗方梦回黑甜，起身祭主，猛听得疾风暴雨，继以响雷，殿上灯烛，一时尽灭，侍从多半股栗，武宗恰谈笑自如。此君也全无心肝。礼毕还宫，御史等因天变迭至，吁请修省。疏入后，眼睁睁的望着批答，不料如石沉大海一般，毫无影响。过了数日，恰下了一道手谕，令内阁依谕草敕，谕中言宁夏有警，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统六师往征，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行。可发一噱。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见了这谕，大都惊愕起来，当下不敢起草，公议上疏力谏。武宗不听，令草诏如初。杨廷和称疾不出，武宗亲御左顺门，召梁储入，促令草制。储跪奏道："他事可遵谕旨，此制断不敢草。"武宗大怒，拔剑起座道："若不草制，请试此剑！"储免冠伏地，涕泣上陈道："臣逆命有罪，情愿就死。若命草此制，是以臣令君，情同大逆，臣死不敢奉诏。"武宗听了此语，意中颇也知误，但不肯简直认错，只把剑遥掷道："你不肯替朕草诏，朕何妨自称，难道必需你动草么？"言已径去。

越宿，并未通知阁臣，竟与江彬及中官数人，出东安门，再越居庸关，驻跸宣府。念念不忘家里，可谓思家心切。阁臣复驰疏申谏，武宗非但不从，反令兵户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属至行第办事。一面日寻佳丽，偏偏找不出第二个凤姐儿。江彬恐武宗愁烦，又导他别地寻娇，乃自宣府趋大同。复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直抵绥德州。访得总兵官戴钦，有女公子，色艺俱工，遂不及预先传旨，竟与江彬驰入戴宅。戴钦闻御驾到来，连衣冠都不及穿戴，忙就便服迎谒，匍匐奏称："臣不知圣驾辱临，未及恭迎，应得死罪。"武宗笑容可掬道："朕闲游到此，不必行君臣礼，快起来叙谈！"特别隆恩。戴钦谢过了恩，方敢起身。当即饬内厨整备筵席，请武宗升座宴饮，彬坐左侧，自立右旁。武宗命他坐着，乃谢赐就坐。才饮数杯，武宗以目视彬，彬已会意，即开口语钦道："戴总兵知圣驾来意否？"戴钦道："敢请传旨。"江彬道："御驾前幸宣府，得李氏女一人，德容兼备，正拟册为宫妃，不期得病逝世。今闻贵总兵生有淑女，特此临幸，亲加选择，幸勿妨命！"戴钦不敢推辞，只好说道："小女陋质，不足仰觐天颜。"彬笑道："总兵差了，美与不美，自有藻鉴，不必过谦。"戴钦无奈，只得饬侍役传入，饰女出见。不多时，戴女已妆罢出来，环珮珊珊，冠裳楚楚，行近席前，便拜将下去，三呼万岁。武宗亟宣旨免礼，戴女才拜罢起来。但见她丰容盛歔，国色天香，端凝之中，另具一种柔媚态度。是大家女子身份。当由武宗瞧将过去，不禁失声称妙。江彬笑语戴钦道："佳人已中选了，今夕即烦送嫁哩！"戴女闻着，芳心一转，顿觉两颊绯红。武宗越瞧越爱，还有何心恋饮，匆匆喝了数杯，便即停觞。江彬离座，与戴钦附耳数言，即偕武宗匆匆别去。过了半日，即有彩舆驰至，来迎戴女。钦闻了彬言，正在踌躇，蓦见彩舆已到，那时又不敢忤旨，没奈何硬着头皮，遣女登舆。生离甚于死别，戴女临行时，与乃父悲泣相诀，自不消说。去做妃嫔，还要哭泣吗？武宗得了戴女，又消受了几日，复命启跸，由西安历偏头关，径诣太原。

太原最多乐户，有名的歌妓，往往聚集。武宗一入行辕，除抚按入觐，略问数语外，即广索歌妓侑酒。不多时，歌妓陆续趋至，大家献着色艺，都是娇滴滴的面目，脆生生的喉咙，内有一妇列在后队，独生得天然俏丽，脂粉不施，自饶美态，那副可人的姿色，映入武宗眼波，好似鹤立鸡群，不同凡艳。当下将该妇召至座前，赐她御酒三杯，令她独歌一曲。该妇叩头受饮，不慌不忙的立将起来，但听她娇喉婉转，雅韵悠扬，一字一节，一节一音，好似那么凤度簧，流莺绾曲，惹得武宗出了神，越听越好，越看又越俏，不由得击节称赏。到了歌阕已终，尚觉余音绕梁，袅袅盈耳，江彬凑趣道："这歌妇的唱工，可好么？"武宗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溺情如许。说毕，复令该妇侍饮。前只赐饮，此则侍饮。那歌妇幸邀天眷，喜不自禁，更兼那几杯香醪，灌溉春心，顿时脸泛桃花，涡生梨颊，武宗瞧着，忍不住意马心猿，便命一班女乐队，尽行退去，自己牵着该妇香袂，径入内室，那妇也身不由主，随着武宗进去。看官！你想此时的武宗，哪里还肯少缓？当即将该妇松了纽扣，解了罗带，挽入罗帏，饱尝滋味。比侍饮又进一层。最奇的是欢会时候，仍与处子无二，转令武宗惊异起来，细问她家

世履历，才知是乐户刘良女，乐工杨腾妻。武宗复问道：“卿既嫁过杨腾，难道杨腾是患天阉么？”刘氏带喘带笑道：“并非天阉，实由妾学内视功夫，虽经破瓜，仍如完璧。”武宗道：“妙极了，妙极了。”于是颠鸾倒凤，极尽绸缪。写刘女处处与戴女不同，各存身份。自此连宵幸御，佳味醰醰，所有前此宠爱的美人，与她相比，不啻嚼蜡。武宗心满意足，遂载舆俱归，初居豹房，后入西内，宠极专房，平时饮食起居，必令与俱，有所乞请，无不允从。左右或触上怒，总教求她缓颊，自然消释。宫中号为刘娘娘，就是武宗与近侍谈及，亦尝以刘娘娘相呼。因此江彬以下，见了这位刘娘娘，也只好拜倒裙下，礼事如母，尊荣极矣，想为杨腾妻时，再不图有此遇。这且慢表。

且说武宗在偏头关时，曾自加封镇国公，亲笔降敕，有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录五千石，著吏部如敕奉行！”愈出愈奇。杨廷和、梁储等，联衔极谏，都说是名不正，言不顺，请速收回成命。武宗毫不见纳。又追录应州战功，封江彬为平虏伯，许泰为安边伯，此外按级升赏，共得内外官九千五百五十余人。及载刘娘娘还京，群臣奉迎如前仪，未几又思南巡，特手敕吏部道：“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又谕礼部道：“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令往两畿山东，祀神祈福。”复谕工部，速修快船备用。敕下后，人情汹汹，阁臣面阻不从。翰林院修撰舒芬，愤然道：“此时不直谏报国，尚待何时？”遂邀同僚崔桐等七人，联名上疏道：

陛下之出，以镇国公为名号，苟所至亲王地，据勋臣之礼以待陛下，将朝之乎？抑受其朝乎？万一循名责实，求此悖谬之端，则左右宠幸之人，无死所矣。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圣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不尽，其志非恭顺，盖听陛下之自坏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为陛下言者：江右有亲王之变，指宁王宸濠事，见后。大臣怀冯道之心，以禄位为故物，以朝宇为市廛，以陛下为弈棋，以委蛇退食为故事，特左右宠幸者，智术短浅，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闻此言，虽禁门之前，亦警跸而出，安肯轻亵而漫游哉？况陛下两巡西北，四民告病，今复闻南幸，尽皆逃窜，非古巡狩之举，而几于秦皇、汉武之游。万一不测，博浪柏人之祸不远矣。臣心知所危，不敢缄默，谨冒死直陈！

兵部郎中黄巩，闻舒芬等已经入奏，乞阅奏稿，尚以为未尽痛切，独具疏抗奏道：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之手，至是将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宁忤陛下而不敢忤权臣，陛下勿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窃恐陛下知之晚矣。为陛下计，亟请崇正学，通言路，正名号，戒游幸，去小人，建储贰，六者并行，可以杜祸，可以弭变，否则时事之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臣自知斯言一出，必为奸佞所不容，必有蒙蔽主聪，斥臣狂妄者，然臣宁死不负陛下，不愿陛下之终为奸佞所误也。谨奏！

员外郎陆震，见他奏稿，叹为至论，遂愿为联名，同署以进。吏部员外郎夏良胜，及礼部主事万潮，太常博士陈九川，复连疏上陈。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陈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又接连奏阻。连御医徐鏊，亦援引医术，独上一本。武宗迭览诸奏，已觉烦躁得很，加以江彬、钱宁等人从旁媒蘖，遂下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陈九川、徐鏊等于狱，并罚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门外五日。既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瓒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辂等三人，连名疏又相继呈入。武宗益怒，不问他什么奏议，总叫按名拿办，一律逮系。可怜诸位赤胆忠心的官员，统是铁链郎当，待罪阙下，昼罚长跪，夜系囹圄。除有二三阁臣，及尚书石□疏救外，无人敢言。京师连日阴霾，日中如黄昏相似。南海子水溢数尺，海中有桥，桥下有七个铁柱，都被水势摧折。金吾卫指挥张英，慨然道："变象已见，奈何不言？"遂袒着两臂，挟了两个土囊，入廷泣谏。武宗把他叱退，他即拔刀刺胸，血流满地。卫士夺去英刃，缚送诏狱，并问他囊土何用。英答道："英来此哭谏，已不愿生，恐自刭时污及帝廷，拟洒土掩血呢。"也是傻话。嗣复下诏杖英八十。英胸已受创，复经杖责，不堪痛苦，竟毙狱中。复由中旨传出，令将舒芬等百有七人，各杖三十，列名疏首的，迁谪外任，其余夺俸半年。黄巩等六人，各杖五十，徐鏊戍边，巩、震、良胜、潮俱削籍，林大辂、周叙、余廷瓒各杖五十，降三级外补，余杖四十，降二级外补。江彬等密嘱刑吏，廷杖加重，员外陆震，主事刘校、何遵，评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瓒，行人詹轼、刘槩、孟阳、李绍贤、李惠、王翰、刘平甫、李翰臣，刑部照磨刘珏等十余人，竟受刑不起，惨毙杖下。明之尽罪谏官，以此为始。武宗又申禁言事，一面预备南征，忽有一警报传来，乃由宁王宸濠，戕官造反等情，说将起来，又是一件大逆案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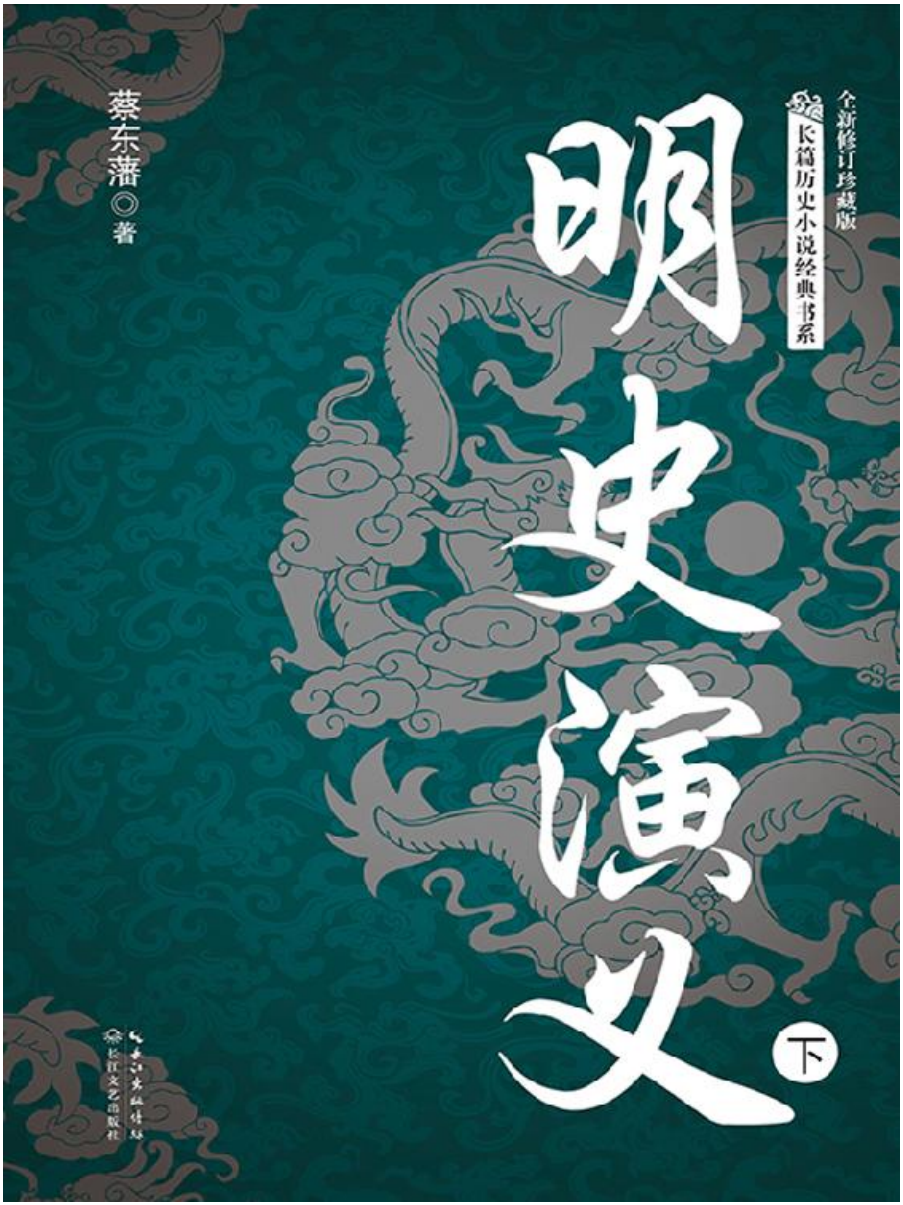
小子有诗叹道：

宁死还将健笔扛，千秋忠节效龙逢。

内廷臣子无拳勇，可奈藩王未肯降。

毕竟宸濠如何谋反，待小子稍憩片刻，再续下回。

观武宗之所为，全是一个游戏派，滑稽派。微服出游，耽情花酒，不论良家女子，及乐户妇人，但教色艺较优，俱可占为妃妾，是一游戏派之所为也。身为天子，下齿臣工，自为总兵官，并加镇国公及太师，宁有揽政多日，尚若未识尊卑，是一滑稽派之所为也。阁臣以下，相率泣谏，宁死不避，其气节有足多者，而武宗任情侮辱，或罚廷跪，或加廷杖，盖亦由奴视已久，处之如儿戏然。充类至尽，一桀而已矣，一纣而已矣，岂徒若汉武帝之称张公子，唐庄宗之称李天下已哉？书中陆续叙来，情状毕现，可叹亦可笑也。



-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 第六十回 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拼死留名
-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哱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 第九十回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却说宁王宸濠，系太祖子宁王权五世孙，宁王权为成祖所绐，徙封江西，见第二十二回及二十七回。历四世乃至宸濠，宸濠父名觐钧，尝纳娼女为妾，乃生此儿。及年长，轻佻无威仪，术士李自然、李日芳等，反说他龙姿凤表，可为天子。又是术士作祟。又谓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因此宸濠沾沾自喜。当刘瑾得志时，曾遣中官梁安，辇金银二万到京，贿通刘瑾，朦胧奏请，准改南昌左卫为宁藩护卫，且准与南昌河泊

所一处，宸濠遂得养兵蓄财，阴图潜窃。及刘瑾伏诛，兵部议奏，又将他护卫革去，他越觉心中怏怏，谋变益亟。

先是兵部尚书陆完，为江西按察使，与宸濠颇为投契，及完掌兵部，宸濠复馈遗不绝，求完代为设法，给还护卫。完复书宸濠，请他援引祖训，上书自请，方可代为申奏等语。适值伶人臧贤，得宠武宗，有婿在御前司钺，犯了国法，充南昌卫军，宸濠力为照拂，并托他转达乃翁，在京说项，臧贤自然应允。宸濠一面上疏，一面暗遣心腹，载宝入京，寓居臧贤家中，将所携的珍品，分馈权要，乞为疏通，大家亦无不心许。只有大学士费宏，籍隶江西，素知宸濠蓄有异谋，尝在朝中宣言道："闻宁王辇金入京，谋复护卫，若听他所为，我江西人必无噍类，我在阁一日，必不允行。"陆完、臧贤，闻费宏言，不敢卤莽行事，只好商诸钱宁。钱宁已得了厚赂，遂与陆完定计道："三月十五日，系廷试进士的日子，内阁与部院大臣，皆须至东阁读卷，公可于十四日，投复宁王乞复护卫疏，我与杨公廷和说知，请他即日批准，那时还怕费宏反抗么？"陆完大喜，依计行事，果然手到成功，竟复宁藩护卫。嗣复恐费宏反对，大家进谗诬宏，勃令致仕。宏南归时，宸濠又遣人行劫，纵火焚宏舟，行李皆为灰烬，只宏挈眷走脱，还算幸事。

宸濠又讨好武宗，知武宗性爱玩具，特于元宵节前，献入奇巧灯彩，所有鱼龙人物，活动如生；且遣人入宫悬挂，代为装置，依檐附壁，张着数十百盏异灯。武宗见了，大加赞赏。及武宗回入豹房，猛听得人声鼎沸，警铎乱鸣，不知是何变故？忙驰向院中仰望，但见一片红光，冲达云霄，把全院照得通红，心中大为惊异。又走上平台观看，那火势越烧越猛，远近通明。内侍凭着臆测，即启奏武宗道："这失火的地方，怕不是乾清宫么？"武宗反笑说道："好一棚大烟火，想是祝融氏趁着元宵，也来点缀景色哩。"正是笑话。次日并不查勘，还是杨廷和等上疏，请武宗避殿修省，武宗才下了一道诏旨，略将遇灾交儆的套话，抄袭几句，便算了结。张灯失火，原不得谓天灾，修省何用？

宸濠已潜结内援，复私招外寇，剧盗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统是江湖有名的响马，都受了宁藩招抚，入居府中，号为把势。宸濠以无人统率，未免散漫，又礼聘鄱阳湖盗首杨子乔，做了群盗的统领，并闻举人刘养正，读书知兵，延入府中，密访机务。刘举宋太祖陈桥兵变故事，作为谈资，听得宸濠孜孜忘倦，叹为奇材，就把那历年隐图，和盘说出，请他臂助。刘养正本是个篾片朋友，一味儿献谀贡媚，称他为拨乱真人，宸濠益喜，竟呼养正为刘先生，留居幕府，待若军师。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侦知宁府举动，不便隐忍，乃发愤上疏道：

宁王自复护卫以来，骚扰闾阎，钤束官吏，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伏乞圣明广集群议，简命才节威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职，假以陈金、彭泽之权，陈金、彭泽事见四十八回。销隙寝邪于无形；并饬王自主其国，仰遵祖训，勿挠有司以防未然，庶内有以安宗社，外有以保懿亲，一举两善，无逾于此。谨祈准奏施行！

这疏一上，武宗颇也疑惧，遂命河南左布政孙燧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宸濠闻着，未免反侧不安，只得申奏朝廷，诿过近属，先将自己的罪状，洗刷一番；又奏胡世宁离间亲亲，妖言诽谤，请立刻逮问等说。这奏章方才拜发，朝旨已升世宁为福建按察使。宸濠佯为饯别，请他入宴，饮食中置着毒物，一时未曾发泄。至世宁就道后，腹痛异常，泻了几次恶血，几乎丧命。道经浙江，因家住浙境，就便省墓，哪知捕逮世宁的中旨，已至浙江，著巡浙御史潘鹏，就近拘拿。幸浙江按察使李承勋，与世宁交好，急留世宁入署，令他改姓埋名，从间道归命京师，免致暗算。世宁依计前行。果然潘鹏受了宸濠密托，遣人在要途守候，拟拿到世宁，即置死地。亏得世宁先事预防，不遭毒手。到京后又秦辩宁王必反，有旨驳斥，拘系狱中。世宁虽入囹圄，依旧孤忠未泯，接连上了三书，俱不见报。锦衣校尉，反受了中官密嘱，连番拷掠，害得世宁气息奄奄，仅存残喘。中官钱宁等，尚说他诬告亲王，定欲加他死罪。大理寺少卿胡瓒抗言道："宁王谋为不轨，幸得世宁举发，这般功臣，反欲加他死罪，奈何服天下？"未几，江西抚按孙燧、李润等，复奏称世宁无罪，乃得减死，仍谪戍辽东、沈阳卫。胡瓒夺俸受惩。

宸濠因武宗无嗣，糟蹋许多妇女，尚未得产一儿，可见寡欲生男之说，实有至理。复阴托钱宁，令取中旨，召己子入京，司香太庙。宁又替他面奏，但说宁王如何勤孝，怂恿武宗，用异色龙笺报赐。这异色龙笺，寻常罕用，只有御赐监国书牍，方用此笺。武宗也不分皂白，就依了钱宁言，裁答下去。宸濠得书大喜，遂欲拓建府居，制拟大内。左布政张□，以土地属自己管辖，不许侵占，宸濠乃送他食品四项，一系干枣，一系鲜梨，一系生姜，一系芥菜。□启视毕，呼来使刘吉道："我知宁王的用意了。他欲我早离此地，免得与他反对。但臣子受命朝廷，行止一切，不得擅专，宁王也是人臣，难道得干预我么？"说得刘吉哑口无言。□即将原物退还，交给刘吉携归。宸濠没法，只好取出金帛，再去求钱宁设法。宁嘱吏部调□还都，升为光禄寺卿，□乃离任去讫。还是运气。

宸濠又令党羽王春、余钦等，招募剧盗凌十一、闵廿四、吴十三等五百余人，与杨清等同匿丁家山寺，劫掠民财商货，储入府库。复厚结广西土官狼兵，以及南赣、汀漳等处各峒蛮，使为外援。一面遣人往广东，收买皮帐，制成皮甲。且在邸第内私立冶厂，督造枪刀盔甲，并佛郎机铳等，砧锤丁当的声音，彻夜不绝。会吴十三等，往劫新建库银七千两，藏置窝主何顺家中，事为巡抚孙燧闻悉，立饬南昌知府郑□，率役破窠，取归库银，拘戮何顺。孙燧复派兵捕盗，拿住吴十三等，械系南康府狱中。凌十一、闵廿四，竟往报宸濠，召集群盗，劫还吴十三。不愿做藩王，甘去做盗魁，想是做藩王的趣味，不如盗贼为佳。孙燧大愤，迭行奏闻，书凡七上，都被宸濠遣党邀截，无一得达。惟自劾乞休一疏，总算到京，也不见有甚么批答。

时佥事许逵，见四十七回。就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密谒孙燧，请他先发制人。燧恐兵力未足，迟迟不发，适宸濠父死，居苫块间，矫情饰礼，阴嗾南昌生徒揄扬孝行，一面胁迫孙燧，据事奏闻。燧欲缓他逆谋，依言具奏。武宗览奏道："百官贤应该升职，宁王贤何必申奏，孙燧也太糊

涂了。”糊涂皇帝，应有此糊涂臣子。太监张忠在旁，即启奏道：“称宁王孝，便讥陛下不孝；称宁王勤，便讥陛下不勤。”武宗惊异道：“孙燧敢如此么？”张忠道：“这恐由钱宁、臧贤所主使。他两人交通宁王；早谋为逆，难道陛下尚未闻知么？”原来江彬与钱宁有隙，张忠素附江彬，所以乘间倾宁。都是好人。武宗被忠一说，为之动容。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初亦党濠，无非有钱到手。至是知濠谋逆，且闻武宗已入忠言，乃议再削宁藩护卫，以免后患。御史萧淮，又尽情举发，并言宁藩侦卒，多寄匿臧贤家。于是诏饬校尉，至贤家搜查。贤家多复壁，外蔽木橱，内通长巷，宁藩侦卒林华，竟从复壁中逸去。校尉以“形迹可疑”四字，入复上命。杨廷和请仿宣宗处赵府故事，见三十二回。遣勋戚大臣往谕，叛迹已著，岂宣谕所得了耶？武宗准奏，因令太监赖义，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等，持谕戒饬，乘便收撤护卫。

这边方奉命登程，那边正开筵祝寿，原来宸濠生辰，系六月十三日，届期悬灯演戏，设宴征歌，宁府中非常热闹。所有镇守官，巡抚官，按察司，都御史等，都趋府祝贺，齐集一堂，大家欢呼畅饮，兴高采烈。忽报林华到来，当由宸濠传入，林华踉跄登堂，尚带三分气喘，意欲禀报京事，无奈众官满座，不便直陈，只得张皇四顾。宸濠心知有异，便召他入内，屏人与语。约历片时，方再出陪宾。大众正在酣醉时候，也无暇问及，等到酒阑席散，客去天昏，宸濠便召刘养正、刘吉密议，将林华所报情形，复述一遍。养正道：“事急了，俗语有云，先下手为强，若再迟疑，要为人所制了。”宸濠即请他设计，由养正沉思一会，方道：“有了有了。”随即与宸濠附耳道：“如此如此。”两个“有了”，两个“如此”，好一对仗。说了数语，把一个宁王宸濠，引得欢天喜地。当下召入盗首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授他密计，令各率党羽，带领兵器，分头埋伏去讫。

转瞬天明，即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实入府，将乘机起事的意思，与他说了。士实本与宸濠交游，听知此话，唯唯从命。辰牌将近，巡镇三司各官，陆续前来谢宴，依次拜毕，但见府中护卫，带甲露刃，尽入庭中。宸濠出立露台，大声道：“孝宗在日，为李广所误，抱民家养子，紊乱宗祧，我列祖列宗，不得血食，已是一十四年。昨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讨贼，尔等曾知道么？”众官闻言，面面相觑。独巡抚孙燧，毅然道：“密旨何在？取来我瞧！”宸濠叱道：“不必多言，我今拟往南京，你愿保驾么？”居然自称御驾。孙燧怒目视濠道：“你说什么？可知道天无二日，臣无二主，太祖法制具在，哪个敢行违悖？”言未已，但听宸濠大呼道：“把势快来！”四字说出，吴十二、凌十一、闵廿四等，俱应声入内。当由宸濠发令，将孙燧绑缚起来，众官相顾失色。按察司副使许逵，上前指濠道：“孙都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乃反贼，擅敢杀他么？”复顾孙燧道：“我曾云先发制人，未邀允许，今已为人所制，尚有何言？”孙燧尚是忠臣，但不从逵言，亦嫌寡断。宸濠复指令群盗，缚住许逵，并问逵有何说？逵叱道：“逵只有一片赤心，哪肯从你反贼？”且缚且骂。燧亦痛詈不绝。宸濠大怒，令校尉火信等，把两人痛殴，击断孙燧左臂，逵亦血肉模糊，两人气息仅属，由宸濠喝令牵出城门，一同斩首。逵临死，尚痛骂道：“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至两人殒

义时，天空中炎炎的烈日，忽被黑云遮住，惨澹无光，宸濠反借此示威，并将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右布政胡濂，参政陈杲、刘斐，参议许效廉、黄宏，佥事顾凤，都指挥许清、白昂，及太监王宏等，统行拘住，械锁下狱。马思聪、黄宏，绝粒死了。宸濠遂令刘养正草檄，传达远近，革去正德年号，指斥武宗，授刘养正为右丞相，李士实为左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胁降左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诸人。一面令吴十三、闵廿四等，夺船顺流，往攻南康，知府陈霖遁去，转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及知府汪颖等亦遁。数城俱陷，大江南北皆震。

为了这番乱事，遂引出一位允文允武的儒将，削平叛藩，建立奇功，这位儒将是谁？就是前时反对刘瑾，谪戍龙场驿的王守仁。大书特书。守仁自谪居龙场，因俗化导，苗黎悦服。当刘瑾伏诛，调任庐陵知县，未几召入京师，累迁鸿胪寺卿。寻因江西多盗，擢他为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既莅任，即檄闽、广两省会兵，先讨大帽山贼，连破四十余寨，擒贼首詹师富。复进讨大庾、横水、左溪诸贼，逐去贼首谢志山等，所在荡平。赣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亦奉檄平定桶冈，招降贼首蓝廷凤，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守仁又诱斩浰头贼首池仲容，及弟仲安，追余贼至九连山，扫清巢穴，芟雉无遗。数十年巨寇，一并肃清，远近惊服如神明。守仁因境内大定，往谒宸濠。濠留他宴饮，适李士实亦同在座，彼此谈论时政得失。士实道："世乱如此，可惜没有汤武。"已有煽动宸濠之意。守仁道："即有汤武，亦须伊吕。"宸濠道："有汤武便有伊吕。"守仁道："有了伊吕，必有夷齐。"彼此标示暗号，煞是机锋暗对。宴毕散去。宸濠知守仁不肯相从，屡欲加害，守仁也暗中防备，巧值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作乱，警报传至京师，兵部尚书王琼，语主事应典道："进贵事小，宁藩事大，我意欲调王守仁一行，借着进贵乱事，给他敕书，俾他得调动兵马，相机行事，他日有变，不患呼应不灵了。"王琼此言，恰是有识，然亦由守仁命不该死。应典很是赞成。遂奏请赐敕王守仁，令查处福州乱军。守仁奉命即行，所以宸濠起事，江西守臣，多遇害被执，独守仁得免。守仁行至丰城，丰城知县顾佖，已得宸濠反信，告知守仁，并说宸濠有悬购守仁的消息，守仁临机应变，立刻易服改装，潜至临江。知府戴德孺，闻守仁远来，倒屣出迎，请他入城调度，这一番有分教：

奇士运筹期破贼，叛藩中计倏成擒。

毕竟守仁如何定计，且看下回表明。

本回叙宸濠谋变始末，简而不漏，详而不烦。宸濠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宫廷岂无所闻？误在当道得贿，暗中袒护，俾得从容布置，豢盗贼，制兵甲，直至戕害抚臣，名城迭陷，设无王琼之先行设法，王守仁之驰归决策，则大江上下，偏布贼党，明廷尚有豸乎？大学士杨廷和，身居重要，初亦与叛藩往来，至萧淮等举发奸谋，尚欲援宣德故事，遣使往谕，促使为变。孙燧、许逵之被害，未始非廷和致之。廷和之误国且如此，彼钱宁、臧贤辈，何足责乎？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征首逆

却说王守仁到了临江，与知府戴德孺接谈，德孺向守仁问计，守仁道：“是处地濒大江，且与省会甚近，易攻难守，不若速趋吉安，还可整顿防务，抵御叛贼。”德孺又问道：“我公晓畅军机，料敌如神，今日宸濠举兵，应趋何向？”守仁道：“为宸濠计，恰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最是上策。否则径诣南京，大江南北，亦必受害，虽非上策，也是中策。如或专据南昌，不越雷池一步，便是下策。他日王师齐集，四面夹攻，便如瓮中捉鳖，束手成擒了。”确是料敌如神。德孺很是佩服。守仁即转赴吉安，与知府伍文定，筹商战守机宜。守仁道：“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必不可保，我已定下计策，令他不敢东行。十日以后，各军调集，那时可战可守，便不足虑了。”文定道：“宁王暴虐无道，久失人心，哪里能成大事？得公为国讨贼，何患不济？”守仁道：“古人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现在发兵伊始，须先备粮食，修器械，治舟楫，一切办齐，方免仓皇。”此是用兵要诀。文定道：“公言甚是。某虽不才，愿为效力。”守仁大喜，即与文定筹备军事，一面遣骑四出，向各府州投递檄文，略言：“朝廷早知宁王逆谋，已遣都督许泰率京军四万南下，两湖都御史秦金，两广都御史杨旦，及本都御史会兵，共十六万人，趋集南昌。大兵所过，沿途地方有司，应供军粮，毋得因循误事，自干罪咎”等语。一派虚言。这檄传出，早被宸濠侦悉，信为实事，但紧紧地守住南昌，不敢出发。

李士实与刘养正两人，恰日日怂恿宸濠，早攻南京，宸濠颇为心动。忽由侦骑递到蜡书，亟忙展视，不禁失色。原来蜡书一函，是巡抚南赣王守仁，密贻李士实、刘养正两人，内称：“两公有心归国，甚是钦佩，现已调集各兵，驻守要害，专待叛酋东来，以便掩击，请两公从中怂恿，使他早一日东行，即早一日歼灭，将来论功行赏，两公要算巨擘呢。”这一封密书，若由明眼人瞧着，便料是守仁的反间计，宸濠哪里晓得，还道是李、刘二人，私通守仁，暗地里将书搁起，所有二人言语，从此皆不肯轻信。二人亦无可奈何，但暗暗嗟叹罢了。上文叙宸濠中计，从守仁一边着笔，此处从宸濠一边，着笔妙有参换。

宸濠坚守南昌，阅十余日，并不见有大兵到来，方知中了守仁的诡计，追悔不及，迟了。忙请李士实、刘养正商议，两人仍依着前言，劝宸濠急速东行。宸濠乃留宜春郡王拱槱，与内官万锐等守南昌，自率李士实、刘养正、闵廿四、吴十三等，共六万人，号称十万，分五哨出鄱阳湖，蔽江而下。令刘吉为监军，王纶为参赞，指挥葛江为都督，宸濠亲督中坚，所有妃媵、世子、侍从等，都载舟从行。比陈友谅还要呆笨。舟至安庆，投书城中，招守吏出降。猛闻城头一声鼓响，士卒齐登，顿时旗帜飞扬，刀矛森列，从刀光帜影中，露出三员大将，一个是都督佥事杨锐，一个是知府张文锦，一个是指挥崔文，统是满身甲胄，八面威风，写得精神奕奕。齐声道：“反贼休来！”宸濠亦高声答道：“本藩奉太后密旨，亲自讨贼，并非造反，你等休得认错，快快开城出降，免得一

死！”知府张文锦道：“我奉皇上命令，守土抚民，不似你反贼横行无状，你若自知罪恶，早些束手受缚，我等还好替你洗刷。如再执迷不悟，即日身首分离，宗祀灭绝，你休后悔！”宸濠大怒，即督众攻城。城上矢石雨下，把前列的攻卒，射伤多人，连宸濠的盔缨上面，也中了一箭，险些儿射破头颅。宸濠吃了一惊，麾众暂退。次日复进兵扑城，城上固守如故。自晨至暮，一些儿不占便宜。接连数日，城守依然。时浙江留守太监毕贞，起兵应濠，遣佥事潘鹏，即上文巡浙御史时，已就职佥事。到了安庆，助濠攻城。鹏本安庆人，遣家属持书入城，谕令速降。崔文撕碎来书，拔剑在手，将来使挥作两段。复枭下首级，掷出城外。宸濠复令鹏至城下，呼崔文等答话。崔文道：“你食君禄，受君恩，为什么甘心降贼？我不配与你讲谈。”一言至此，复把使人的尸首，剁作数截，一块一块的投将下来，并说道：“叛奴请看！就是你日后的榜样。”鹏愤怒交迫，戟手指詈。文在城上拈弓搭箭，意欲射鹏，鹏慌忙走脱。既而城上缚着罪犯数十人，由张文锦亲自监斩，并呼城下军士道：“你等皆朝廷兵士，朝廷也养你不薄，如何错了念头，反为叛贼效力？须知大逆不道，罪至灭族。看看！这是叛奴潘鹏的家属，今日为鹏受罪呢。”言毕，即喝令左右，把潘鹏家属，无论男妇老幼，都是一刀一个，枭首示众。宸濠的军士，眼睁睁的瞧着城上，颇有些悔惧起来，独潘鹏悲忿异常，请命宸濠，誓破此城。奈张文锦等协力同心，随机应变，饶你如何愤激，全不中用。宸濠不觉愁叹道：“偌大一座安庆城，尚是攻不进去，还想甚么金陵呢？”看似容易做似难，谁叫你造反。

王守仁在吉安，已征集各兵，出发漳树镇。临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琏，赣州知府邢珣，端州通判胡尧元、童琦，推官王□、徐文英，以及新淦知县李美，太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等，各率兵来会，共得八万人，悉听守仁号令，进抵丰城。守仁集众官会议，推官王□进言道：“现闻宁王攻安庆城，连日不能下，谅他必兵疲气沮，若率大兵往援，与安庆守兵，前后夹攻，必能破贼。宁贼一败，南昌可不战而下了。”此是行兵常道。守仁道：“君但知其一，未知其二。试想我军欲救安庆，必越南昌，困难情形，且不必说，就是与宸濠相持江上，势均力敌，未见必胜，安庆城内的守兵，也可劳敝，但能自保，不足为我援应，彼时南昌贼兵，出我后面，绝我饷道，南康、九江的贼众，又合力谋我，使我腹背受敌，岂非自蹈危地么？依我意见，不如径攻南昌。”见识高人一筹。王□又道：“宁王经画旬余，方才出兵，他恃南昌为根据，势必留备甚严，我军进攻，未必一时可拔。安庆被围日久，孤城易陷，未得南昌，先失安庆，恐非良策。”守仁微笑道：“你太重视这反贼了。他迟迟发兵，实是中了我计，徘徊未决，后知为我所给，忿激而出，精锐多已随行，所有南昌守兵，必甚单弱，我军新集，气势正锐，不难攻破南昌。他闻南昌危急，哪肯坐失巢穴，势必还兵自救，安庆自可撤围。等他到了南昌，我已把南昌夺下，贼众自然夺气。首尾牵制，贼必为我所擒了。”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王□方才悦服，众官亦相率赞成。乃将全队人马，分为十三哨，每哨多约三千人，少约千五百人，伍文定愿为先锋，守仁应允，只嘱他次第薄城，各攻一门。九哨作正兵，四哨作游兵。正兵责成攻击，游兵往来策应。正在分

嘱的时候，忽有侦骑来报，宁王曾在南昌城南，预置伏兵，作为城援。守仁道：“知道了。”布置从容，毫不着急。遂召知县刘守绪入内道：“宸濠虽预置伏兵，谅不过数千人，我给你骑兵五千，夤夜出发，须从间道潜行，掩袭过去，不怕伏兵不灭，这就叫作将计就计。”守绪领命自去。

守仁遂于七月十九日发兵，至二十日黎明，齐至汎地，当即下令军中，一鼓薄城，再鼓登城，三鼓不登者斩，四鼓不登，戮及队将。一面写了檄谕，缚在箭上，射入城中，令城中百姓，各闭户自守，勿助乱，勿恐畏逃匿，遂饬各军整顿攻具，携至城下。霎时间鼓声大震，各军蚁附城下，把云梯绳索等物，一概扎缚停当，竖将起来，等到鼓声再响，都缘梯齐上，奋勇攀城。城上虽有守卒，抛下矢石，怎奈官军拼命而来，前仆后继，御不胜御。又远远望着城南伏兵，并不见到，但觉得一片火光，返射城头，料知伏兵亦遭截击，刘守绪一路用虚写。不禁魂飞魄散，大家呐喊一声，索性走了他娘，各逃性命。至第三通击鼓，各军已半入城内，开了城门，招纳外兵。守仁麾军大进，如入无人之境。刘守绪亦已扫荡伏兵，随入城中。全城已破，分帖安民告示，并严申军律，不准骚扰。赣州、奉新的兵马，多系收来降盗，一入城中，多行劫掠，不遵约束，事为守仁所闻，饬各将官捕获数人，立斩以徇，兵民才得相安。纪律不得不严。守仁复带领各兵，围搜王宫，忽见王宫高处，黑烟腾涌，如驱云泼墨一般，继而烟雾中钻出一道火光，冲上层霄，照得全城皆赤，顿时爆裂声，坍陷声，及号哭声，陆续不绝。守仁令各兵用水扑火，一时火势炎炎，无从扑灭。各兵正忙个不了，突见火光影里，拥出一群人来，疾走如飞，伍文定眼快，喝令军士，速即拿住。众兵追上，手到拿来，不曾走脱一人，献至军前审问，就是宜春郡王拱橼，以及逆党万锐等人，当将他系入槛车，再行灭火入宫。宫人多葬身火窟，有未曾被火的，一律拘系，讯系胁从吏民，尽行遣散。检点仓库，金银钱谷，存蓄尚多，这都由宸濠穷年累月，横征暴敛，所得百姓的脂膏，作为谋叛的费用。守仁取了一半，犒赏从征的将士，余剩的统检数登籍，严加封闭，这且慢表。

且说守仁在吉安时，已将宸濠反状，飞报京师，并疏请速黜奸邪，禁止游幸等情。武宗时在豹房，接到此奏，也觉慌张起来，当召诸大臣集议。许泰、刘晖等纷纷献计，议论不一，尚书王琼独宣言道：“有王伯安在，不久自有捷报，虑他什么？”伯安便是守仁别字。琼前时请敕征调，正为防备宸濠起见，所以有此一说。应上回。大众将信将疑，江彬独请武宗亲征，武宗早欲南巡，正好借此为名，好算凑巧。遂传旨内阁，略称：“宸濠悖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边兵征剿，所下玺书，改称军门檄。”杨廷和等上疏谏阻，毫不见从，只收逮太监萧敬、秦用、卢朋，都督钱宁，优人臧贤，尚书陆完等，一并下狱，籍没家产。一面令江彬速发禁军，前驱出发，自己带着妃嫔人等，启跸出京。此时最宠爱的刘美人，适有微疾，不及随行，武宗与她密约，拟定车驾先发，遣使续迎。美人出一玉簪，交给武宗，作为日后迎接的证据。本是个乐妇出身，生就水性杨花，何需信物？武宗藏簪袖中，至卢沟桥，策马疾驱，簪竟失落，大索数日不得。到了临清州，遣中使往迎美人，美人辞道：“不见玉簪，怎敢赴召？”中使返报，

武宗独乘着单舸，昼夜疾行，驰至京师，才将美人并载，一同南行。内外从官，竟没有一人知觉，可见武宗的本意，并不在亲征宸濠，实是要亲选南威哩。驾才出京，王守仁捷音已到，武宗留中不发，只慢慢儿的南下。

小子且把南巡事暂搁，先将守仁擒宸濠事，叙述明白。插入武宗南征一段，以便下文接笋。守仁既得了南昌，休息二日，即拟遣伍文定、徐涟、戴德孺等，分道出兵。忽由侦卒走报，宁王宸濠，撤安庆围，来援南昌了，守仁道："我正要他还兵自救哩。"回应前言。众官道："此次叛王宸濠，挟怒而来，兵锋必锐，恐不可当，我军只宜坚壁固守，休与他战。待他久顿城下，粮尽援绝，势将自溃，那时可乘隙追擒了。"亦似有理。守仁道："诸君又说错了。宸濠兵马虽众，多系乌合，闻他所到的地方，徒恃焚掠，威驱势迫，并没有部勒的方法，严肃的号令。且自谋变以来，未曾经过大敌，与他旗鼓相当，一决胜负，所称士马精强，不过徒有虚名，毫不足惧。他所诱惑人心的要着，无非是事成封爵，富贵与共等套话。现在安庆不能取，南昌又被我攻下，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众心懈乱，自在意中，试问世上哪一个人，肯平白地拼了性命，去求那不可必得的富贵呢？我今仗着机势，发兵邀击，他必不战自溃，岂尚能与我相持么？"正说着，帐外又报抚州知府陈槐，亦率兵到来，守仁喜道："兵厚力集，不擒逆藩，更待何时？"当下接见陈槐，温言慰劳，并检阅新兵，一一安顿，不消絮述。越宿，复得侦报，说是宸濠的先锋队，已至樵舍。守仁即登堂升座，召集各将士道："今日是叛藩就擒的日子，望诸君为国效劳，努力破贼！"众将士齐声应令。守仁传伍文定至座前道："前驱的责任，仍然劳君，请君勿辞！"文定欣然应诺，便召余恩道："你去接应伍太守，我有锦囊一枚，内藏秘计。可至军前启视，与伍太守依计而行，不得有误！"言讫，遂取出锦囊，递与文定。两人领命去讫。又传邢珣近前道："我亦授你锦囊一个，你可照计行事，小心勿违！"邢珣亦受命而去。复语徐琏、戴德孺道："两公可分兵两队，作为左右翼，夹击贼兵，不患不胜。"两人亦唯唯去讫。上文用虚写，此处用明示，无非为笔法矫变计耳。守仁分遣诸将后，也带着亲兵数千名，出城驻扎，专待各路捷音。小子有诗咏道：

谁言文吏不知兵，帷幄纡筹似孔明。

试看洪都操胜算，千秋犹自仰文成。文成系守仁谥法。

欲知胜负如何，待小子下回续详。

宁藩之叛，料敌决胜，志平叛逆者，全赖一王守仁。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不为无功。守仁计赚宸濠，俾其株守南昌，不敢东下者旬日，可谓巧矣。但旬日以后，宸濠出攻安庆，若非杨锐、张文锦等，以三人捍孤城，则安庆一陷，乘势东行，金陵岂尚可保乎？虽宸濠智谋有限，纪律不严，未必能画江自守，与钱镠比，然既得金陵，可战可守，如欲指日荡平，恐非易事。故守仁为本回之主脑，而杨锐、张文锦、崔文等，亦一宾中主也。观文中叙安庆之守，及南昌之下，皆写得有声有

色，跃动纸上，有是事不可无是文，有是文不可无是笔。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却说宸濠围攻安庆，相持半月有余，尚不能下，正拟督兵填濠，期在必克，忽接到南昌被围消息，不免心慌意乱，急令撤兵还救。李士实进谏道："南昌守兵单弱，敌不过王守仁，我若还救，恐已不及了。"也有见识。宸濠道："丞相欲再攻安庆么？"士实道："这也不必。依着愚见，南昌无须还救，安庆亦可撤围。"宸濠道："照你说来，此后到哪里去？"士实道："何不径取南京，即位称尊？那时传檄天下，大江南北，容易平定，还怕江西不服么？"这便是守仁所说中策。宸濠沉吟半晌，复道："南昌是我根本重地，金银钱谷，积储尚多，我若失去这项积储，何处再得军用？现在无论如何，只好还救南昌，顾全根本，然后再图别策。"已不劳你费心了。士实见进谏无益，默然退出，自叹道："不用吾言，还有何望呢？"谁叫你明珠暗投。

宸濠见士实退出，即督率将士登舟，溯江而上，直抵扬子江口，先遣精兵二万，还救南昌，自率大兵后应。先锋队顺风扬帆，联舟直上，越过樵舍，进逼黄家渡，望见前面已有战船，分作两排列着，船上各插旗号，在前的是伍字旗，在后的是余字旗，伍、余两军出现。他也不管什么伍、余、元、卜，只仗着顺风顺势，鼓噪前进。伍、余两人，早已展阅锦囊，依着诱敌的秘计，佯为交战，斗不数合，返舟急走，一逃一追，逃的是假，追的是真。宸濠闻前军得利，也率众继进，只前军与后军，相隔尚远，前军亦不胜相顾，争先恐后，弄得断断续续。恰巧邢珣奉了密计，绕出敌军先锋队后面，冲击过去，邢军出现。敌军不及防备，顿时忙了手脚，哪知前面的伍、余两军，又复翻身杀来，一阵扫荡，把敌船击沉无数。宸濠远远瞧见，即饬各舟赴援，不料行近战线，左右炮响，杀出两路兵船，左边兵船上，悬着徐字旗号，右边兵船上，悬着戴字旗号，徐、戴两军也出现。两翼官兵，拦腰截击。宸濠顾东失西，顾西失东，战不多时，撞舟折舵声，及呼号惨叫声，搅成一片，扰扰不已。伍、余各军，已将前行的敌船扫净，来助戴、徐。四五路的官兵，夹击宸濠。宸濠惶急异常，只好下令退走，好容易在官兵里面，冲开一条血路，向东逃生。官兵赶了数十里，擒斩二千余级，夺得船械无数，方才收兵。

宸濠退保八字脑，夜间泊舟，与黄石矶相对。宸濠见矶势颇险，问左右道："此矶叫作何名？"左右多云未知，惟有一小卒是饶州人，素悉地形，即上前答道："这地名黄石矶。"宸濠大怒道："你敢来讪笑我么？"言未毕，已拔出佩刀，把小卒杀死。咄咄怪事。刘养正进谏道："大王何故杀此小卒？"宸濠尚带着怒气，悍然道："他说是王失机，难道此矶已知我失败，不是明明讪笑我么？"养正道："他说的黄字，是黄色的黄字，不是大王的王字，他说的石字，是石板的石字，不是失败的失字，矶字与失机的机字，也是不同，幸勿误会。"宸濠方知为误杀，

乃令军士将小卒尸首，舁瘗岸上，叹息罢了。但附从各将士，见宸濠如此昏聩，料知不能成事，纷纷散去。

宸濠正愁闷无聊，忽又接着军报，守仁已遣知府陈槐、林槭等攻九江，曾玙、周朝佐等攻南康。宸濠大惊道："曾玙是建昌知府，颇有材名，他也帮助王守仁，去攻南康么？借宸濠口中，叙出曾玙，省却文中转折。若南康、九江，被他夺去，我还有什么土地？奈何奈何！"养正道："事已至此，不必说了。现在只有振作军心，再图一战。若得战胜守仁，夺还南昌，即无他虑。"宸濠道："我看此间将士，为了前次一败，多已懈体，不如尽发南康、九江兵，与他一战，何如？"官军正图南康、九江，他却欲调兵助战，正是牛头不对马尾。养正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王何惜些须金帛，不肯犒士？若悬赏购募，与守仁决一死战，当可得胜，何必调兵他处呢？"宸濠尚疑信参半，一面檄调南康、九江兵马，一面出了赏格，将士有当先效命的，赏千金，突阵受伤，加给百金。这令一下，果然人人拼死，鼓舟再进。

行未数里，已与官军相遇。两下对仗，宸濠的将士，比前日大不相同，刀枪并举，炮铳迭发，一股锐气，直扑官军。官军被他杀伤，竟至数百名，稍稍退却。伍文定统领全师，瞧这情形，忙跃登船头，掣出佩剑，把临阵退缩的兵士，砍死了五六名；又把令旗一挥，率动各战船，向那枪林弹雨中，掩杀上去。是时战云密布，毒焰漫空，拳头大的火星，一颗颗，一点点，飞入伍文定舟中。文定毫不胆怯，仍然挺身矗立，督军死战，蓦然间火星爆裂，弹向文定面上，将文定连鬓长须，烧去一半。文定只用手一拂，坠落火星，一些儿没有惊惶，指挥如故。垂败的官兵，见主将如此镇定，毫不畏死，也不由得感愤起来。当下将对将，兵对兵，枪对枪，炮对炮，酣战多时。宸濠见不能取胜，也拨船突阵，不防有一炮射来，正中他坐船，一声怪震，把船头击得粉碎，江中波浪，随同震荡，各战船都摇动起来。宸濠在百忙中，移过别船，部众相率惊骇，顿时大溃。等到烟消火灭，只见官军尚在那里，所有宸濠的战船，已逃至樵舍去了。伍文定检查战功，复擒斩二千余级，申报守仁，预备再战。

宸濠吃了第二次败仗，懊怅得很，复收合余烬，联结残舟，成了一个方阵，连樯自守；尽出所有金帛，赏犒死士。这事被守仁闻悉，忙遣人致文定书，当由文定启视，书中没有别语，只有"急用火攻"四字。文定道："我亦已有此意。"仿佛瑜、亮。遂邀集余恩、邢珣、徐涟、戴德孺等，议定埋伏夹击等计策，各携火具，分道并进。会宸濠召见群下，迭述败状，拟将临阵先逃的部目，牵出数人，斩首示惩。各部目多系剧盗，哪肯奉谕，枉送性命。遂一哄儿争辩起来，你推我诿，噪个不住。你要收罗盗贼，还你这般结果。探卒忽入船哗报道："官军来了！官军来烧我舟了！"宸濠听着，大惊失色，忙推案出望，但见前后左右，已是火势炎炎，烧个正着。时值秋燥，江上的秋风大作，四面八方，火头乱越，就是要想救灭，急切也是不及。官军乘着火势，纷纷跃上舟阵。原来纵火的官军，便是余恩、邢珣、徐琏、戴德孺四路水师，与伍文定计议妥当，各驾轻舟，埋伏隐处，等到风色一顺，分头举火，所以东西南

北，面面烧着。宸濠在船头上，痴望多时，只见邢珣自左杀来，戴德孺自右杀来，余恩攻后，伍文定攻前，自己部下的将士，纷纷投水，毫无抵御的能力，不禁流涕道："大事去了！"正说着，副舟也已被火，吓得宸濠几乎晕倒，慌忙走入船舱，与妃嫔等相对痛哭。这等无用的人物，也想造反吗？正妃娄氏，挺身立起道："妾前时曾谏止殿下，休负国恩，殿下不从，乃有今日。罢罢！殿下负了皇上，妾不忍负着殿下。"说至此，疾步趋至船头，奋身一跳，投入水中。义烈可敬。各妃嫔见娄妃殉难，也都丢开性命，又听得哔哔剥剥，火势愈烧愈近，大家料难逃生，各启舟舱，陆续投水，统向龙宫处报到。只有宸濠泣涕涟涟，何不随妃嫔入水？挈着世子仪宾，兀在舟中坐住。官军四面跃入，即将宸濠父子，用着最粗的铁链，捆缚停当，牵出船外，移向伍文定坐船。宸濠举目一瞧，所有丞相、元帅等，都已两手反翦，缚置船中。这叫作患难与共。彼此吁叹，闭目待毙。伍文定等分头擒拿，将著名叛党，一应锁住，不曾漏脱一个。如李士实、刘养正、徐吉、涂钦、王纶、熊琼、卢行、罗璜、丁睛、王春、吴十三、凌十一、秦荣、葛江、刘勋、何镗、王信、吴国士、火信等，尽行械系，共有数百余人。还有被执及胁从各官，如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源，佥事王畴、潘鹏，参政陈杲，布政司梁宸，都指挥郏文、马骥、白昂等人，也一并拘住。共擒斩叛兵三千余级，溺死的约三万人，烧死逃去的，无可计算。所有烧不尽的军械军需，以及溺水的浮尸，积聚江心，掩蔽数里。尚有数百艘贼船，临时斩断绳索，四散狂逃，经伍文定遣兵追剿，依次荡灭。

守仁所遣陈槐、曾玙等，亦攻复九江、南康二郡，并在沿湖等处，捕戮叛党二千余人。各将吏陆续返报，回到南昌。守仁尚在城外驻节，一一迎劳，彼此甚欢。伍文定手下将士，押住宸濠，推至守仁座前。守仁正欲诘责，宸濠忽开口哀呼道："王先生！本藩被你所擒，情愿削去护卫，降为庶人，请先生顾着前谊，代为周全。"谈何容易？守仁正色道："国法具在，何必多言！"宸濠方才无语。南昌士民，聚观道旁，齐声欢呼道："这位叛王，酷虐无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天道昭彰，报应不爽哩！"有几个江西官吏，本与宸濠相识，见了宸濠，也出言指示。宸濠泣语道："从前商朝的纣王，信了妇言，致亡天下，我不信妇言，乃至亡国。古今相反，追悔已迟。娄妃！娄妃！你不负我，我却负你，死也晚了。"家有贤妻，夫不遭祸，宸濠何独未闻？守仁闻了此言，也为叹息，随命水夫捞认娄妃尸骸，从丰殓葬。众将献上宸濠函箧，内贮书信，多系京官疆吏，往来通问，语中未免有勾结情形。守仁不暇细阅，悉付与祝融氏，托他收藏；力持大体，造福不浅。一面露布告捷，才率军入城。嗣闻武宗已启跸南征，应上回。急奏上封章，略云：

臣于告变之际，选将集兵，振扬威武，先收省城，虚其巢穴，继战鄱湖，击其惰归。今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士已散，惊扰之民已定。窃惟宸濠擅作威福，睥睨神器，招纳流亡，辇毂之动静，探无遗迹，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发谋之始，逆料大驾必将亲征，先于沿途伏有奸党，期为博浪、荆轲之谋。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阙门，式昭天讨，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诚恐潜布之徒，乘

隙窃发，或虞意外，臣死有余憾矣。盖时事方艰，贼虽擒，乱未已也。伏望圣明裁择，持以镇定，示以权宜，俾臣有所遵循，不胜幸甚！

这疏本意，明明是谏阻南巡，且请将逆藩就地正法，以免意外。不料武宗得奏，毫不采用，只饬令将逆藩看管，听候驾到发落。太监张忠，及安边伯许泰等，因守仁前日上疏，有罢斥奸邪，禁止游幸等语，应上回。心中未免挟嫌，想是贼胆心虚。入奏武宗，但云："守仁先曾通逆，虽有功劳，未足掩罪。"幸武宗尚有微明，不去理睬。忠、泰又贻书守仁，谓"逆藩宸濠，切勿押解来京。现在皇上亲征，须将宸濠纵入鄱湖，待皇上亲与交战，再行一鼓成擒，论功行赏。如此办理，庶几功归朝廷，圣驾不虚此行了。"煞是可笑，亏他写得出来。守仁不为之动，竟不待武宗旨意，自将宸濠押出南昌，拟即北发。偏偏忠、泰两人，遣使赍威武大将军檄文邀截途中，勒令将宸濠交付。守仁又复不与，避道走浙江，欲从海道押解至京，夤夜到钱塘，不料太监张永，又在杭州候着。守仁见了张永，先把那计除刘瑾的功绩，赞美一番，说得张永非常欢慰。见风使帆，不得不然。计除刘瑾，事见四十六回。守仁复进言道："江西百姓，久遭濠毒，困苦不堪；况且大乱以后，天复亢旱成灾，百姓有衣无食，有食无衣，若复须供给京军，将必逃匿山谷，聚众为乱。当日助濠，尚是胁从，他日揭竿，恐如土崩瓦解，剿抚两穷。足下公忠体国，素所钦佩，何不在京中谏阻御跸，免多周折呢？"委婉动人。张永叹道："王先生在外就职，怪不得未识内情。皇上日处豹房，左右群小，蛊惑主聪，哪个肯效忠尽言？我是皇上家奴，只有默辅圣躬，相机讽谏便了，我此次南行，非为掩功而来，不过由皇上素性固执，凡事只宜顺从，暗暗挽回；一或逆命，不但圣心未悦，并且触怒群小，谗言易入，孤愤谁知，王先生试想！于天下大计，有甚么益处？"至情至理，令人心折。守仁点首道："足下如此忠诚，令人敬服。"张永道："我的苦心，也惟有先生知道呢。"守仁乃将忠、泰邀取宸濠，并从前致书等情，一一说明。张永道："我所说的群小，便指若辈。王先生将若何处置？"守仁道："逆藩宸濠，已押解到此，好在与足下相遇，现拟将这副重担，卸与足下，望足下善为处置，才毕微忱。"张永道："先生大功，我岂不知，但不可直遂径行。有我在，断不使先生受屈，务请放心！"守仁乃将宸濠囚车，交付张永，乘夜渡浙江，绕道越境，还抵江西。

张永押解宸濠，即日就道，途次语家人道："王都御史赤心报国，乃张忠、许泰、江彬等，还欲害他，日后朝廷有事，将何以教忠？我总要替他保全呢。"庸中佼佼，还算张永。是时武宗已至南京，命张忠、许泰、刘晖等，率京军赴江西，再剿宸濠余党。军尚未发，永已驰到，入见武宗，备说守仁如何忠勤，且奏明忠、泰诸人伪状，武宗方才相信。江彬等再进谗言，一概不准。张忠又入奏道："守仁已至杭州，如何不来南京，谒见圣躬？就使陛下有旨召他，恐他也未必肯来。目无君上，跋扈可知。"谗入罔极。武宗又遣使江西，促召守仁。又被他蛊惑了。守仁奉召，驰至龙江，将要入见。张忠复遣人截住，不使进谒。守仁愤甚，即脱下朝衣，著了巾纶野服，避入九华山去了。张永闻知此事，又入奏武宗道："守仁一召即来。中道被阻，今已弃官入山，愿为道士。国家有此忠臣，乃令他投闲置散，岂不可惜！"武宗乃驰谕守仁，即令还镇，授江

西巡抚。擢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使，邢珣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且令守仁再上捷书。守仁乃改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逆，复将诸嬖幸姓名，亦一一列入，说他调剂有功。江彬等方无后言。武宗遂于南京受俘，令在城外设一广场，竖着威武大将军旗纛，自与江彬等戎服出城。到了场中，饬令各军四面围住，方将宸濠放出，去了桎梏，令他兀立，亲自擂起鼓来，饬兵役再缚宸濠，然后奏凯入城。仿佛做猢狲戏。小子有诗咏道：

国事看同儿戏场，侈心太甚几成狂。

纵囚伐鼓夸威武，笑柄贻人足哄堂。

未知武宗何日回銮，且俟下回续表。

宸濠聚集嫔从百官，联舟江上，不特上中二策，未能举行，即下策亦不能用，直无策而已矣。李士实谋取南京，尚从大处落手，而宸濠恋恋南昌，自投死路，娄妃初谏不从，至于投水殉难，宸濠有此谋士，有此贤妃，而执迷不悟，宜乎速毙。但李士实误投暗主，娄妃误嫁叛王，士实尚自取其咎，娄妃并非自取，乃承父母之命而来，夫也不良，竟遭惨死，吾不能不为之痛惜也。守仁亲建大功，几为宵小所构，酿成冤狱，幸有太监张永，为之斡旋，岂忠可格天，彼苍不忍没其功，乃出张永以调护之耶？吾谓守仁智足达权，其心固忠，其忠非愚，故尚得明哲保身，否则不为岳武穆、于少保也几希。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却说武宗在南京受俘，本可即日回銮，但武宗南巡的本旨，实为着南朝金粉，羡慕已久，因此托词亲征，南来游幸，哪里肯指日回京？况路过扬州时，先由太监吴经，采选处女寡妇，供奉行在，武宗正乐得左拥右抱，图个尽欢；并生平最爱的刘娘娘，又载与俱南，体心贴意，般般周到，那时武宗安心行乐，还记得什么京师。有时觉得闲暇，即带着数骑，出外打猎。尝猎扬州城西，留宿上方寺，甚是满意。嗣后成为习惯，屡出驰逐。亏得这位刘娘娘，爱主情深，婉言劝阻，每经武宗出游，往往轻装随去。算一个女监督。武宗也不忍拂意，但身旁带着刘妃，未便东驰西骤，只好往各处寺观，游憩了事。所赐幢旛锦绣，梵贝夹册，悉署威武大将军名号，及刘娘娘的姓氏，或竟写着刘夫人。江彬等扈跸南京，巴不得武宗留着，多一日好一日，他好蹧蹋妇女，凌辱官民。

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因前旨未曾取消，竟率京军赴江西，沿途逞着威风，任情勒索，且不必说，及到了南昌，与守仁相见，傲慢无礼。守仁却殷勤款待，备尽东道情谊，忠、泰毫不知感。还有给事中祝续，御史章纶，随军司事，望风附势，日与兵士等，造作蜚语，诬蔑守仁，由

朝至暮，各呼守仁姓名，谩骂不绝。有时守仁出署，兵士等故意冲道，预备彼此争闹，可以乘隙启衅。守仁一味包容，非但置之不较，反且以礼相待。兵士无法，只好退去。守仁又密遣属吏，潜诫市人，令将所有妇女，暂徙乡间，免生事端。一面安排牛酒，犒赏京军。许泰闻信，先往阻止，并饬军士勿受。守仁乃遍张揭贴，略称北军远来，离乡作客，自有各种苦处，本省居民，以主待宾，务宜尽礼，如有狎侮等情，察出勿贷。居民本敬服守仁，看了揭帖，无不惟命是从，因此与北军相处，格外退让。守仁以柔道待人，确是良法，但亦由平日爱民，民皆奉命维谨，故不致惹祸。守仁每出，遇见北军长官，必停车慰问，亲切异常。北军有病，随时给药，北军病殁，厚给棺葬。看官！你想人非木石，遭此优待，宁有不知感激的道理？插此数语，可见张忠、许泰不得齿列人类。大众统相语道："王都堂待我有恩，我等何忍犯他。"自此南昌城内，恰安静了许多。

会值冬至节日，居民新经丧乱，免不得祭奠亡魂，酹酒举哀。北军触景生悲，动了思家的念头，纷纷求归。张忠、许泰，概不准请，军士多出怨声，忠、泰佯若不闻，反欲往教场校阅。令出如山，谁敢不遵？先期这一日，由忠、泰赍书抚署，邀请守仁率军到场。守仁复书照允，越日昧爽，守仁带着江西军，先往教场候着。约阅片时，方见张忠、许泰，策马而来，后面随着的兵士，不下万人。守仁鞠躬相迎，忠、泰才下马答礼。三人步至座前，分了宾主，依次坐下。许泰开言道："今日天高气爽，草软马肥，正是试演骑射的时候，所有南北将士，统是军国干城，现在叛乱初平，惩前毖后，应互相校射，以示扬激，这也是我辈带兵官，彼此应尽的职务。"言毕，呵呵大笑。守仁暗想，昨日书中，只称校阅京军，并未叙及南北校射，今日到了教场，骤提出校射二字，明明是乘我未备，有意刁难。且罢！我自有对待的方法，何必多忧，忠、泰两人的暗计，借此叙出。随即答道："伯爵不忘武备，显见忠忱，但敝处所有精锐，统已遣派出去，分守要区，现今在城的兵弁，多半老弱，恐不堪一较呢。"张忠微哂道："王都堂何必过谦，如逆藩宸濠，聚众十万，横行江湖，阁下调集劲旅，奉行天讨，闻捷书上面，报称宸濠起事，只有三十五日，便即荡平。这三十五日内，与宸濠交战，想不过十多日，若非兵精将勇，那有这般迅速哩？"三十五日平逆，亦借张忠口中补叙，惟张忠所言，看似誉扬，实多讽刺。守仁道："只全仗皇上的威灵，诸公的教导，守仁何力之有？"许泰道："一誉一谦，谈至何时，虚言不如实验罢。"遂传令校射，军士已鹄候多时，闻了令，即在百步外张着靶子，先请江西军射箭。守仁道："主不先宾，自然由京军先射呢。"京军闻言，当下选出善射的数十人，接连发矢，十箭内约中七八箭，铜鼓声冬冬不绝，张忠也连声喝采，自觉面上生光。许泰却笑着道："十得七八，总算有数箭未中，不能算做什么精呢。"京军射毕，自然轮到江西军。江西军弓马生疏，不过十中四五，张忠不禁失笑道："强将手下无弱兵，为什么这般没用？"当面奚落。许泰道："有了强将，兵弱何妨？"守仁恰神色不变，便道："我原说不堪一较，两公休怪！"张忠又接口道："许公谓有了强将，兵不妨弱，想王都堂总有神技呢。"许泰道："王都堂能射箭么？"愈逼愈紧。守仁道："射法略知一二，惟素习文事，未娴武技，还

祈两公原谅！”许泰道：“既知射法，何妨试箭。”守仁道：“班门之下，怎敢弄斧？”张忠道：“有斧可弄，何畏班门？”两人一吹一唱，逼得守仁无词可答，遂奋身离座道：“两公有命，敢不敬从，就此献丑便了。”言已，就走将下去，呼随从带马过来，当即一跃上马，先跑了一回蹚子，到了箭靶竖着，留神一瞧，然后返辔驰回，就众人发矢的位置，取了弓，拔了箭，不慌不忙，拈弓搭矢，左手如抱婴儿，右手如托泰山，喝一声着，那箭已放了出去，不偏不倚，正中红心。南北军士，齐声喝采，铜鼓声亦震得异响。一箭甫中，一箭复来，巧巧与第一支箭，并杆竖着，相距仅隔分毫。鼓声又震，喝采愈高。守仁跃下马来，拈着第三支箭，侧身续射，这一箭射去，正对准第二支箭杆，飕的一声，将第二支箭，送了出去，这箭正插入第二支箭原隙内。王公固擅绝技，文笔亦自不群。大众睹此奇异，没一个不踊跃欢呼，连鼓声都无人听见。守仁尚欲再射，不防背后有人拊着，急忙返顾，乃是安边伯许泰，便道：“献丑了，献丑了。”许泰道：“都堂神箭，不亚当年养由基，怪不得立平叛逆，我等已领教过了，就此歇手罢。”原来忠、泰两人，总道守仁是个文官，没甚武艺，可以借端嘲笑，谁知他竟有这般技射，这还不过出人意料；偏是守仁射中一箭，北军也同声喝采，声震远迩。于是张忠在座，密语许泰道：“我军都输服他了，如何是好？”许泰闻言，即下座止住守仁，教他休射。守仁正好借此收场，遂撤队而归。守仁与忠、泰告别时，见两人面色，很是怏怏，不觉肚中暗笑。回署以后，过了一天，便闻忠、泰有班师消息，再阅一宵，果然两人同来辞行。守仁免不得设着盛筵，临歧饯别。总计忠、泰驻兵江西，共历五月有余，假肃清余孽为名，蟠据南昌，其实是叛党早歼，不劳再剿；北军并没有出城，只有忠、泰两人，捕风捉影，罗织平民，无辜株连，没收财产，人民受他荼毒，不知凡几。待至班师令下，相率归去，真是人心喜悦，如去芒刺，这且搁下不题。

且说武宗驻跸南京，游行自在，大有乐不思蜀的形景。江彬又乘机怂恿，劝武宗游幸苏州，下浙江，抵湖湘。武宗在京时，尝闻苏州多美女，杭州多佳景，正欲亲往一游，饱看景色，闻着彬言，适中下怀。自正德十四年冬季至南京，至十五年正月，尚未言归，反饬群臣议行郊礼。此时大学士梁储、蒋冕等，亦随驾出行，接奉诏敕，谓郊礼一行，回銮无日，万不可依诏定议，乃极力谏阻。疏至三上，始得邀准。就是游幸苏、浙，倒也罢议，惟总不肯回銮。悠悠忽忽，过了半年，尚没有还京音信。但闻江彬倚势作威，驱役官民，如同走狗，成国公朱辅，因事忤彬，罚他长跪军门，才得了事。独魏国公徐鹏举，徐达七世孙。邀彬赴宴，中门不启，又不设座中堂，顿时惹动彬怒，大声问故。鹏举恰正襟拱手道：“从前高皇帝曾幸私第，入中门，坐中堂，此后便将中门封闭，中堂也同虚设，没人再敢僭用的。今蒙将军辱临，怎敢亵慢？但若破了故例，便与大逆相等，恐将军也不愿承受哩。”彬听了此言，明知鹏举有心为难，但是高皇帝三字，抬压出来，如何抵抗得过？只好变嗔作喜，自认无知，勉勉强强的饮了数杯，即行告别。还有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守正不阿，彬尝遣使索城门锁钥，宇独正言拒绝，大旨以门钥一项，关系甚大，从前列祖列宗的成制，只令守吏掌管，虽有诏敕，不敢

奉命。彬闻报无法，只得罢休。有时彬矫旨需索，宇又必请面复始行。究竟伪难作真，臣难冒君，任你江彬如何摆布，也不免情虚畏罪，自愿取消。直道事人也有好处。宇又倡率九卿台谏，三次上章，请即回銮。武宗召彬与商，彬请下诏严谴，武宗踌躇道："去年在京师时，加罪言官，未免太甚，今日何可再为，不如由他去罢。"彬乃嘿然。武宗只谕令各官，尽心治事，稍迟数日，便当回銮云云。各官接到此旨，没奈何再行恭候。过了一月，仍旧不见动静，惟行宫里面，屡有怪异传闻，或说有物如猪首，下坠御前，或说武宗寝室中，悬着人首，谣言百出，人情汹汹。大学士梁储语蒋冕道："春去秋来，再不回銮，恐生他变。况且谣诼纷纭，多非佳兆，我辈身为大臣，怎忍坐视。"蒋冕道："不如伏阙极谏，得请乃已。"梁储允诺，即于夜间缮疏，至次日，两人跪伏行宫外，捧着奏章，带哭带号，约历两三时，方有中官出来，把奏章取去。又阅一时，由中官传旨令退，两人叩首道："未蒙准奏，不敢退去。"中官又入内代奏，武宗乃宣谕还京，两人方起身退出，即令扈从人等，筹备还跸事宜。又越数日，诸事都已备妥，申请启跸。武宗还想延挨，忽闻宸濠在狱，有谋变消息，乃起程北归。

是夕武宗亲祭龙江，驻跸仪征，次日至瓜州地面，大雨时行，暂就民家避雨。待雨过天霁，乃从瓜州渡江，临幸金山，遥望长江一带，气象万千，很觉快慰。隔了一日，登舟南渡，幸故大学士杨一清私第，饮酒赋诗，载赓迭和，又流连了两三日。一清从容婉谏，请武宗速回京师。武宗才离了杨宅，向扬州进发。到了宝应地界，有一巨浸，名叫泛光湖，武宗见湖光如镜，游鱼可数，不禁大喜道："好一个捕鱼的地方。"遂传旨停舟。扬州知府蒋瑶，正来接驾，武宗即命备办网罟等物。蒋瑶不敢违慢，即日照办，呈交御船。偏偏太监邱得，有意索贿，一味挑剔，甚至召责蒋瑶，把他锁系起来。蒋瑶无奈，只好挽人疏通，奉了厚赂，方得销差脱罪。清官碰着贪竖，还有何幸。武宗命宫人侍从等，抛网湖心，得鱼较多的有赏，得鱼过少的则罚。大家划着坐船，分头下网，武宗开舱坐观，但见三三五五，揽网取鱼，不觉心旷神怡，流连忘倦，约历半日，各舟方摇荡过来，纷纷献鱼。武宗按着多寡，颁了赏赐，大众拜谢，乃下令罢渔。嗣见进献的鱼中，有一鱼长可数尺，暴睛巨口，比众不同，随即戏说道："这鱼大而且奇，足值五百金。"江彬在侧，正恨蒋瑶未奉例规，此例安在？邱得已经妄索，江彬又要寻隙，正是好官难为。即启奏道："泛光湖得来巨鱼，应卖与地方有司。"武宗准奏，着将巨鱼送与蒋瑶，守取价值复命。弄假成真，无非儿戏。过了一时，蒋瑶亲来见驾，叩首已毕，即从怀中取出簪珥等物，双手捧呈道："臣奉命守郡，不敢妄动库银，搜括臣家所有，只有臣妻佩带首饰，还可上应君命，充做银钱，此外实属无着，只得束身待罪。"武宗笑道："朕要此物做什么，适才所说，亦不过物归原主，应给赏银。你既没有余资，便作罢论。你所携来各物，仍赏与你妻去罢！"蒋瑶叩谢。可见武宗并非残虐，不过逢场作戏，喜怒任情而已，所有不法行为，俱为宵小导坏。武宗又道："闻此地有一琼花观，究竟花状如何？"蒋瑶顿首道："从前隋炀帝时，尝到此赏玩琼花，至宋室南渡，此花憔悴而死，今已绝种了。"武宗怏怏道："既无琼花，可有另外的土产么？"蒋瑶道："扬州虽号繁华，

异产却是有限。”武宗道：“苧麻白布，不是扬州特产吗？”蒋瑶不敢多言，只好叩头道：“臣领命了。”武宗命退，瑶即返署，备办细布五百匹，奉作贡物，比较鱼价如何。武宗方下旨开船。

从扬州行抵清江浦，重幸太监张阳家，设宴张灯，征歌选色，君臣共乐，接连三日。武宗问张阳道：“朕过泛光湖，观鱼自适，颇足快意，清江浦是著名水乡，谅亦有湖沼大泽，足以取鱼。”张阳奏对道：“此间有一积水池，是汇集涧溪各流，水势甚深，鱼族繁衍，或者可以布网呢。”武宗喜道：“你可先去预备网罟，朕择明日观渔。”张阳领旨，即去办就。到第二日，武宗带着侍从，即往积水池滨，瞧将过去，层山百叠，古木千章，环抱一沼，颇似洞壑清幽，别具一种雅致。武宗语张阳道：“这池占地不多，颇觉幽静，但欲取鱼，不能驾驶大船，只好用着渔舟呢。”张阳道：“池中本有小舟，可以取用。”武宗道：“在哪里？”张阳道：“多泊在外面芦苇中。”武宗道：“知道了。”当下舍陆登舟，行不一里，果见两岸蒙茸，泊有渔船。武宗命侍从等，各驾小舟，四散捕鱼。武宗瞧了一会，不觉兴发，也拟改乘渔船，亲自捕鱼。张阳道：“圣上不便亲狎波涛。”武宗道：“怕什么？”遂仗着威武，跃登小舟，有太监四名，随着下船。二太监划桨，二太监布网，渐渐的荡入中流。那水中适有白鱼一尾，银鳞灿烂，晔晔生光，武宗道：“这鱼可爱，何不捕了它去？”二太监领命张网，偏偏这鱼儿刁滑得很，不肯投网，网到东，鱼过西，网到西，鱼过东，网来网去，总不能取。武宗懊恨起来，竟从舟中取出鱼叉，亲自试投，不防用力太猛，船势一侧，扑咚扑咚数声，都跌落水中去了。小子有诗咏道：

千金之子不垂堂，况复宸躬系万方。

失足几成千古恨，观鱼祸更甚如棠。

未知武宗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详。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孔子所谓我战必克是也。王守仁甫立大功，即遭疑谤，幸能通变达机，方得免咎。至忠、泰校射，独令试技，夫身为大将，宁必亲执弓刀，与人角逐，诸葛公羽扇纶巾，羊叔子轻裘缓带，后世且盛称之，何疑于守仁？然此可为知者言，难与俗人道也。迨迭发三矢，无不中彀，宵小庶无所借口矣，此文事武备之所以不容偏废也。武宗任情游幸，偏爱渔猎，泛光湖观鱼，尚嫌未足，积水池捕鱼，且欲亲试，岂得鱼数尾，便足为威武大将军耶？未懔冯河之戒，几占灭顶之凶，假令无王守仁之先平叛逆，而欲借张忠、许泰辈随驾亲征，其不蹈建文之覆辙者鲜矣。然则武宗不覆于鄱阳湖，仅溺于积水池，受惊成疾，返殂豹房，其犹为幸事乎。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却说武宗坠入水中，险些儿被水淹死，幸亏操舟的两太监，曾在京内太液池中，习惯泅水，虽遭覆溺，毫不畏惧，亟游近武宗身旁，将武宗手脚握住，推出水面。各舟闻警齐集，才将武宗搀入舟中，还有两太监入水，用力挣扎，也经旁人救起。惟武宗生平，并未经过游泳，并且日日纵欲，元气甚亏，寒秋天气，又是凛冽，所以身虽遇救，已是鼻息细微，人事不省了。威武大将军，乃不堪一溺么？那时御舟中曾带着御医，赶紧用着方法，极力施救，武宗才把池水吐出，渐渐苏醒，只元气总难挽回，龙体从此乏力。大学士杨廷和等，请速还京，武宗也觉倦游，遂传旨速归。轻舟荡漾，日行百里，不数日即抵通州，随召各大臣集议，处置宸濠。杨廷和等上言，请如宣宗处高煦故例，御殿受俘，然后议刑。独江彬谓应即诛逆，免滋他患。武宗正恐宸濠为变，北还时，每令濠舟与御舟，衔尾行驶，以防不测。至是用江彬言，遽令宸濠自尽。濠死后乃令燔尸，越三日，始还京师，大耀军容，首逆已死，耀军何为？辇道东西，列着许多兵士，盔甲森严，戈铤并耀，各逆党一并牵至，令他两旁跪着。尚书陆完，都督钱宁，统因逆案牵连，做了矮人，大家褫去上身衣服，禁止的反缚两手，背上悬揭白帜，大书姓名罪状。还有逆党眷属，不问男妇长幼，都是裸体反接，挨次跪着。武宗戎装跨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将附逆著名的奸党，饬令正法，悬首竿上，延长数里，余犯仍回系狱中，武宗方策马入内，还憩豹房。后来钱宁伏法，陆完谪戍，只太监萧敬，独运动张忠，愿出二万金，买了一个性命。钱可通灵。余党多庾毙狱中，不消细说。

武宗以亲征凯旋，复降特旨，令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勋，祭告宗庙社稷。越数日，又补行郊祀大典。武宗只好亲自主祭，驾至天坛，循例行礼，初次献爵，由武宗跪拜下去，不觉心悸目晕，支撑不住，侍臣连忙扶掖，半晌方起，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自觉腥秽难当，浑身发颤，再也不能成礼了。当下委着王公，草草毕祭，自己乘着安舆，返入大内。转眼间已是残年，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武宗因病体未痊，饬免朝贺。一病数月，又届季春，月朔适遇日蚀，阴霾四塞，都人士料为不祥，惟江彬等越加骄恣，竟矫传上旨，改西官厅为威武团营，自称兵马提督，所领边卒，也是狐假虎威，桀骜愈甚。都下汹惧，不知所为。武宗卧病豹房，懵然罔觉，经御医尽心调治，日进参苓，终不见效。真元耗损，还有何救？司礼监魏彬，密询御医，统已摇首，乃走至内阁，语大学士杨廷和道：“皇上不豫，医力已穷，不如悬赏巨金，求诸草泽。”廷和闻着，知他言中有意，是何意思？请看官一猜。沉吟一会，方启口道：“御医久侍圣躬，必多经验，譬如人生伦序，先亲后疏，亲近的人，关系痛痒，自然密切，疏远的人，万不能及。据我想来，总须亲近的人，靠得住呢。”哑谜中已表大旨。魏彬唯唯而去。过了两日，武宗病愈沉重，自知不起，从昏昏沉沉中，偶然醒来，开眼一瞧，见太监陈敬、苏进两人，侍着左右，便与语道：“朕疾至此，已不可救了，可将朕意传达太后，此后国事，当请太后宣谕阁臣，妥为商议便了。”言至此，气不相续，喘息良久，复太息道：“从前政事，都由朕一人所误，与你等无涉，但愿你等日后谨慎，毋得妄为！”武宗已知自误，则此次顾命，应即召大臣入嘱，何为仅及中官？况逢恶长

非，全出若辈，乃云与他无涉，可见武宗至死，尚是未悟。陈敬、苏进，齐声遵旨，俟武宗安睡后，才去通报张太后。待张太后到了豹房，武宗已不能言，惟眼睁睁的瞧着太后，淌下几点泪珠儿。太后尚含泪慰问，谁知他两眼一翻，双脚挺直，竟自归天去了，寿仅三十一岁。笔下俱含刺意。

太后亟召杨廷和等至豹房，商议立储事宜。廷和请屏去左右，方密禀太后道："江彬不臣，势将谋变，若闻皇上晏驾，必且迎立外藩，挟主兴兵，为祸不浅。请太后先事预防呢！"太后道："如此奈何？"廷和道："现只有秘不发丧，先定大计。此处耳目甚近，不如还至大内，好作计较。"太后闻言，也不及悲恸，即刻乘辇还宫。廷和随入宫中，略行筹议，便即赴阁。太监谷大用及张永，亦入阁探信。廷和道："皇上大渐，应立皇储。"张永道："这是目前最要的事情。"廷和即袖出祖训，宣示诸人道："兄终弟及，祖训昭然。兴献王长子，系宪宗孙，孝宗从子，皇帝从弟，按照次序，当然继立。"梁储、蒋冕、毛纪等，齐声赞成道："所言甚是，就这般办罢！"张永、谷大用，亦无异言，乃令中官入启太后。廷和等至左顺门，排班候旨。忽见吏部尚书王琼，率九卿入左掖门，厉声道："立储岂是小事？我为九卿长，乃不使与闻么？"廷和等也无暇与辩，琼亦自觉没趣，正懊怅间，中官已传宣遗诏，及太后懿旨，颁诏群臣。遗诏有云：

朕绍承祖宗丕业，十有六年，有辜先帝付托，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请于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恭膺大统。

群臣览此遗诏，方知武宗已经宾天，大家都相惊失色。只因遗诏已下，帝统有归，即欲辩论，也是无益，乐得含忍过去。吏部尚书王琼，也只好一言不发，随进随退罢了。还算见机。廷和等返入内阁，一面请命太后，遣谷大用、张永等，往豹房奉移梓宫，入殡大内，一面议遣官迎兴世子入都，明朝故例，奉迎嗣主，必须由中贵勋戚，及内阁一人偕行。勋戚派定寿宁侯张鹤龄，及驸马都尉崔光，中官派定谷大用、张锦，部臣派定礼部尚书毛澄，惟所有阁员，除廷和外，要算梁储、蒋冕二人，资望最优。廷和方握政权，无暇出使，蒋冕是廷和帮手，若遣他出去，转令廷和势孤。廷和暗中属意梁储，只怕他年老惮行，默默的想了一会，方顾着梁储道："奉迎新主，例须派一阁员，公本齿德兼尊，应当此任，但恐年高道远，未便首途呢。"故意反激。储奋然道："国家最大的政事，莫如迎主，我虽年老，怎敢惮行呢？"廷和大喜，遂遣发各人去讫。

是时国中无主，全仗廷和一人主持。廷和复入白太后，请改革弊政。太后一一照允，遂托称遗旨，罢威武团练诸营，所有入卫的边兵，概给重资遣归，黜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遣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悉归内库。还有京城内外皇店，一并撤销。原来武宗在日，曾令中官开设酒食各肆，称为皇店，店中借酒食为名，罗列

市戏妓歌，及斗鸡逐犬等类，非常热闹。武宗时往店中游冶，至必微服，醉或留髡。中官且借店纳贿，官民为之侧目。补笔不漏。至是统令停罢，中外大悦。

独有一个倔强鸷悍，睥睨宫闱的贼臣，闻了此事，甚是不乐，看官不必细问，便可知是提督兵马的江彬。彬自改组团营，日在外面办事，无暇入宫，就是武宗晏驾，他也尚未得闻，忽奉饬罢团营，及遣归边卒的遗诏，不禁动色道："皇上已宾天么？一班混帐大臣，瞒得我好紧哩。"这正所谓晓得迟了。适都督李琮在侧，便进言道："宫廷如此秘密，疑我可知。为总戎计，不如速图大事，幸而成功，富贵无比，万一不成，亦可北走塞外。"为江彬计，确是引此策最佳。彬犹豫未决，即邀许泰商议。泰亦颇费踌躇，徐徐答道："杨廷和等敢罢团营，敢遣边卒，想必严行预备，有恃无恐，提督还应慎重为妙。"有此一言，江彬死了。彬答道："我不作此想，但未知内阁诸人，究怀何意？"许泰道："且待我去一探，何如？"彬乃点首。

泰即与彬别，驱马疾驰，直抵内阁，巧巧遇着杨廷和。廷和毫不慌忙，和颜与语道："许伯爵来此甚好，我等因大行皇帝，仓猝晏驾，正在头绪纷繁，欲邀诸公入内，协同办事，偏是遗诏上面，罢团营，遣边兵，种种事件，均仗公与江提督，妥为着叠，所以一时不敢奉请呢。"许泰道："江提督正为此事，令兄弟前来探问，究系军国重事，如何裁夺？"廷和道："奉太后旨，已去迎立兴世子了。来往尚需时日，现在国务倥偬，全无把握，请伯爵往报江公，可能一同偕来，商决机宜，尤为欢迎。"罢兵事归诸遗诏，立储事归诸太后，自己脱然无累，免得许泰多疑。许泰欣然允诺，告别而去。着了道儿。廷和料他中计，即招司礼监魏彬，及太监张永、温祥，共入密室，促膝谈心。事事靠着中官，可见阉人势力，实是不小。廷和先开口语彬道："前日非公谈及，几误大事。现已嗣统有人，可免公虑。但尚有大患未弭，为之奈何？"魏彬道："说了御医，便谈伦序，可见我公亦事事关心。借魏彬口中，补出前次哑谜，文可简省，意不渗漏。今日所说的大患，莫非指着水木旁么？"仍用半明半暗之笔。廷和尚未及答，张永接口道："何不速诛此獠？"快人快语。廷和道："逆瑾伏法，计出张公，今又要仰仗大力了。"张永微笑。廷和又将许泰问答一节，详述一遍，复与张永附耳道："这般这般，可好么？"又用虚写法。永点首称善，转告魏彬、温祥，两人俱拍手赞成。计议已定，当即别去。魏彬遂入启太后，禀报密谋，太后自然允议。

过了一日，江彬带着卫士，跨马前来，拟入大内哭临。魏彬先已候着，即语彬道："且慢！坤宁宫正届落成，拟安置屋上兽吻，昨奉太后意旨，简派大员及工部致祭，我公适来，岂不凑巧么？"江彬闻着，很是欢喜，便道："太后见委，敢不遵行。"魏彬入内一转，即赍奉懿旨出来，令提督江彬及工部尚书李□，恭行祭典等语。江彬应命，改着吉服，入宫与祭。祭毕退出，偏遇着太监张永，定要留他宴饮。都是狭路相逢的冤鬼。江彬不便固辞，随了他去。即在张永的办事室内，入座飞觞。想是饯他死别。才饮数巡，忽报太后又有旨到，着即逮彬下狱。彬掷去酒杯，推案即起，大踏步跑了出去，驰至西安门，门已下钥，慌忙转身北

行，将近北安门，望见城门未闭，心下稍宽，正拟穿城出去，前面忽阻着门官，大声道：“有旨留提督，不得擅行。”彬叱道：“今日何从得旨！”一语未了，守城兵已一齐拥上，将他揿翻，紧紧缚住。彬尚任情谩骂，众兵也不与多较，只把他胡须出气。彬骂一声，须被拔落一两根，彬骂两声，须被拔落三五根，待彬已骂毕，须也所剩无几了。倒是个新法儿。彬被执下狱，许泰亦惘惘到来，刚被缇骑拿住，也牵入狱中。还有太监张忠，及都督李琮等，亦一并缚到，与江彬亲亲昵昵，同住囹圄。一面饬锦衣卫查抄彬家，共得金七十柜，银二千二百柜，金银珠玉，珍宝首饰，不可胜计。又有内外奏疏百余本，统是被他隐匿，私藏家中。刑部按罪定谳，拟置极刑，只因嗣皇未到，暂将此案悬搁，留他多活几天。既而兴世子到京，入正大位，乃将谳案入奏，当即批准，由狱中牵出江彬，如法捆绑，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李琮为江彬心腹，同样受刑。钱宁本拘系诏狱，至是因两罪并发，一同磔死。又有写亦虎仙，亦坐此伏诛。惟张忠、许泰，待狱未决，后来竟夤缘贵近，减死充边，这也是未免失刑呢。了结江彬党案。

闲话休表，且说杨廷和总摄朝纲，约过一月有余，每日探听迎驾消息，嗣接谍报，嗣皇已到郊外了，廷和即令礼官具仪。礼部员外郎杨应魁，参酌仪注，请嗣皇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即位，一切如皇太子嗣位故例。当由廷和察阅，大致无讹，遂遣礼官赍送出郊，呈献嗣皇。兴世子看了礼单，心中不悦，顾着长吏袁崇皋说道：“大行皇帝遗诏，令我嗣皇帝位，并不是来做皇子的，所拟典礼未合，应行另议。”礼官返报廷和，廷和禀白太后，由太后特旨，令群臣出郊恭迎，上笺劝进。兴世子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文华殿，先遣百官告祭宗庙社稷，次谒大行皇帝几筵，朝见皇太后。午牌将近，御奉天殿，即皇帝位，群臣舞蹈如仪。当下颁布诏书，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大赦天下，是谓世宗。越三日，遣使奉迎母妃蒋氏于安陆州，又越三日，命礼臣集议崇祀兴献王典礼，于是群喙争鸣，异议纷起，又惹起一场口舌来了。正是：

多言适启纷争渐，贡媚又来佞幸臣。

欲知争论的原因，且从下回详叙。

武宗在位十六年，所行政事，非皆暴虐无道，误在自用自专，以致媚子谐臣，乘隙而入，借巡阅以便游幸，好酒色以致荒亡，至于元气孱弱，不克永年，豹房大渐之时，尚谓误出联躬，与群小无涉，何始终不悟至此？或者因中涓失恃，恐廷臣议其前罪，矫传此命，亦未可知，然卧病数月，自知不起，尚未禀白母后，议立皇储，置国家大事于不问，而谓甚自悟祸源，吾不信也。若夫江彬所为，亦不得与董卓、禄山相比，不过上仗主宠，下剥民财，逞权威，斥忠直，暴戾恣睢已耳。迨罢团营而营兵固安然，遣边卒而边卒又安然，未闻哗噪都中，谋为陈桥故事，然则彬固一庸碌材也。杨廷和总揽朝纲，犹必谋诸内侍，方得诛彬，内侍之势力如此，奚怪有明一代，与内侍同存亡乎？观于此而不禁三叹云。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却说世宗即位，才过六日，便诏议崇祀兴献王，及应上尊号。兴献王名厚杭，系宪宗次子，孝宗时就封湖北安陆州。正德二年秋，世宗生兴邸，相传为黄河清，庆云现，瑞应休征，不一而足。恐是史臣铺张语，不然，世宗并无令德，何得有此瑞征？至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世宗时为世子，摄理国事，三年服阕，受命袭封。至朝使到了安陆，迎立为君，世子出城迎诏，入承运殿开读毕，乃至兴献王园寝辞行，并就生母蒋妃前拜别。蒋妃呜咽道："我儿此行，入承大统，凡事须当谨慎，切勿妄言！"世子唯唯受教。临行时，命从官骆安等驰谕疆吏，所有经过地方，概绝馈献，行殿供帐，亦不得过奢。至入都即位，除照例大赦外，并将正德间冒功鬻爵，监织榷税诸弊政，尽行革除。所斥锦衣内监旗校工役等，不下十万人。京都内外，统称新主神圣，并颂杨廷和定策迎立的大功。世宗遣使迎母妃，并起用故大学士费宏，授职少保，入辅朝政，朝右并无异议。只尊祀兴献王一节，颇费裁酌。礼部尚书毛澄，因事关重大，即至内阁中，向杨廷和就教。廷和道："足下不闻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么？现成证据，何妨援引。"毛澄诺诺连声，立刻趋出，即大会公卿台谏诸官，共六十余人，联名上议道：

窃闻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嗣，而以楚王孙景后定陶，承其王祀，师丹称为得礼。今上入继大统，宜以益王子崇仁，益王名祐槟，宪宗第六子。主后兴国，其崇号则袭宋英宗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而令崇仁考兴献，叔益王，则正统私亲，恩礼兼尽，可为万世法矣。

议上，世宗瞧着，勃然变色道："父母名称，可这般互易么？"言已，即令原议却下，着令再议。时梁储已告老归里，惟蒋冕、毛纪，就职如故，与大学士杨廷和坚持前议。重复上疏，大旨："以前代君主，入继宗祧，追崇所生，诸多未合。惟宋儒程颐，议尊濮王典礼，以为人后者谓之子，所有本生父母，应与伯叔并视，此言最为正当。且兴献祀事，今虽以益王子崇仁为主，他日仍以皇次子为兴国后，改令崇仁为亲藩。庶几天理人情，两不相悖了。"世宗览到此疏，仍是不怿，再命群臣博考典礼，务求至当。杨廷和等复上封章，谓："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瞽瞍。三代以下，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所生南顿君。惟陛下取法圣贤，无累大德。"这疏竟留中不报。毛澄等六七十人，又奏称："大行皇帝，以神器授陛下，本与世及无殊。不过昭穆相当，未得称世。若孝庙以上，高曾祖一致从固，岂容异议？兴献王虽有罔极深恩，总不能因私废公，务请陛下顾全大义！"世宗仍然不纳。惟追上大行皇帝庙号，称作武宗，把崇祀濮王典礼，暂且搁起。适进士张璁，入京观政，欲迎合上旨，独自上疏道：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宋英，皆预

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

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日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往矣，称之为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

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世宗览到此疏，不禁心喜道："此论一出，我父子得恩义两全了。"即命司礼监携着原疏，示谕阁臣道："此议实遵祖训，拘古礼，尔等休得误朕！"杨廷和将原疏一瞧，便道："新进书生，晓得什么大体！"言已，即将原疏封还。司礼监仍然持入，还报世宗。世宗即御文华殿，召杨廷和、蒋冕、毛纪入谕道："至亲莫若父母，卿等所言，虽有见地，但朕把罔极深恩，毫不报答，如何为子？如何为君？今拟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卿等应曲体朕意，毋使朕为不孝罪人呢！"区区尊谥，未必果为大孝。廷和等不以为然，但奉召入殿，不便当面争执，只好默默而退。待退朝后，复由三阁臣会议，再拟定一篇奏疏，呈入上览，略云：

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夫岂不知。礼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将顺，谨再直言渎陈！

疏入不报。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及御史王溱、卢琼等，又交章劾璁，其词云：

臣等闻兴献王尊号，未蒙圣裁，大小之臣，皆疑陛下垂省张璁之说耳。陛下以兴献王长子，不得已入承大统，虽拘长子不得为人后之说，璁乃谓统嗣不同，岂得谓会通之宜乎？又欲别庙兴献王于京师，此大不可。昔鲁桓僖宫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以非正也。如庙兴献王于京师，在今日则有朱熹两庙争较之嫌，在他日则有鲁僖跻闵之失，乞将张璁斥罚，以杜邪言，以维礼教，则不胜幸甚！

各疏次第奏入，世宗一味固执，始终不从。嗣兴献王妃蒋氏，已到通州，闻朝议欲考孝宗，不禁愤恚道："是我亲生的儿子，奈何谓他人父？

谓他人母？”妇人尤觉器小。并谕朝使道：“尔等受职为官，父母等犹承宠诰，我子为帝，兴献王的尊称，至今未定，我还到京去做什么？”说至此，竟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描摹尽致。朝使等奉命恭迎，瞧着这般形状，反致不安，只好入报世宗。世宗闻报，涕泣不止，入禀张太后，情愿避位归藩，奉母终养。也会做作。张太后一面慰留，一面饬阁臣妥议，杨廷和无可奈何，始代为草敕，略言：“朕奉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慈寿皇太后即张太后，武宗五年，以寘□平定，上太后尊号曰慈寿。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称皇太后，即兴献王母。仰承慈命，不敢固违”云云。在廷和的意思，以为这次礼议，未合古训，只因上意难违，不得已借母后为词，搪塞过去，显见得阁臣礼部，都是守正不阿，免得后人訾议了。谁知张璁得步进步，又上《大礼或问》一书，且谓：“议礼立制，权出天子，应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于是世宗又复心动。适值礼官上迎母礼仪，谓宜从东安门入，世宗不待瞧毕，即将原议掷还。礼官再行具议，改从大明东门，世宗意仍未怿，竟奋笔批示道：“圣母至京！应从中门入，谒见太庙。”总算乾纲奋断。这批示颁将下来，朝议又是哗然。朝臣也徒知聚讼。大众都说：“妇人无入庙礼。太庙尊严，更非妇人所宜入。”那时张璁又来辩论道：“天子虽尊，岂可无母？难道可从偏门出入么？古礼妇三日庙见，何尝无谒庙礼。九庙祭祀，后亦与祭，怎得谓太庙不宜入呢？”张璁之议，虽是拘泥，然廷议更属不通，无怪为张璁所扼。世宗又饬锦衣卫安排仪仗，出迎圣母。礼部上言，请用王妃仪仗，世宗不听，乃备齐全副銮驾，迎母自中门入都，谒见太庙。杨廷和以璁多异议，心甚怏怏，遂授意吏部，出除南京主事。璁虽南去，世宗已先入璁言，复颁下手诏，拟于兴献帝后，加一皇字。杨廷和等复上疏谏阻，世宗概置不理。巧值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后殿被火，廷和等趁这机会，奏称：“宫殿被灾，恐因兴献帝后加称，未安列圣神灵，特此示儆”云云。给事中邓继曾，亦上言：“天有五行，火实主礼，人有五事，火实主言。名不正即言不顺，言不顺即礼不兴，所以有此火灾。”恐怕未必。世宗颇为感惧，乃勉徇众请，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暂将皇字搁起。称孝宗帝后为继父母，称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两言可决，于义最协，聚讼何为乎？

过了两月，因世宗册后陈氏，特上两宫尊号，称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皇太后邵氏为寿安皇太后，兴献后为兴国太后，萱荫同春，夭桃启化，好算是两宫合德，一室太和。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寿安皇太后邵氏，生起病来，医药无效，竟尔崩逝。这位邵太后本宪宗贵妃，为兴献王母，兴王就藩，母妃例不得行，仍住宫中。所以不必奉迎。及世宗入继大统，邵年已老，双目失明，喜孙为帝，摸世宗身，自顶至踵，欢笑不绝。至是得病归天，世宗仍欲祔葬茂陵，即宪宗墓。屡下廷议。礼官不敢固争。杨廷和等上疏，只托言：“祖陵久窆，不应屡兴工作，惊动神灵。”世宗不纳，决意祔葬，只别祀奉慈殿罢了。礼部尚书毛澄，以议礼未协，忧恚成疾，抗疏乞休，至五六次，未邀允准。既而疾甚，又复申请，乃准奏令归。澄匆匆就道，舟至兴济，竟致谢世。先是澄在部时，申议大礼，世宗尝遣中官谕意，澄奋

然道：“老臣虽是昏耄，要不能隳弃古礼，只有归去一法，概不与闻便了。”以道事君，不合则去，毛澄有焉。惟世宗颇器重毛澄，虽再三忤旨，恩礼不衰。及闻澄病殁道中，犹加惋悼，赠为少傅，谥曰文简，这且休表。

且说世宗改元以后，除廷议大礼，纷纷争论外，甘肃、河南、山东数省，亦迭有乱警。甘肃巡抚许铭，与总兵官李隆不睦，隆唆部兵殴杀许铭，居然作乱。世宗起用陈九畴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按验铭事，诛隆及叛党数人，才得平靖。河南、山东的乱事，系由青州矿盗王堂等，流劫东昌、兖州、济南，杀指挥杨浩。有旨限山东将吏，即日荡平，将吏等恐遭严谴，分道逐贼，贼不便屯聚，流入河南。嗣经提督军务右都御史俞谏，调集两畿、山东、河南各军，悉力围剿，方把流贼一律扫除。录此两事，以昭事实，否则嘉靖初年，岂竟除议礼外，无他事耶？

嘉靖二年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畿大水，世宗未免忧惧。太监崔文，奏称修醮可以禳祸，乃召见方士邵元节等，在宫中设立醮坛，日夕不绝。香花灯烛，时时降召真仙，锣钹幢幡，处处宣扬法号。又拣年轻内监二十人，改服道装，学诵经忏等事，所有乾清宫、坤宁宫、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次第建醮，几将九天阊阖，变作修真道院。大学士杨廷和代表阁臣，吏部尚书乔宇代表部臣，俱请斥远僧道，停罢斋醮。给事中刘最，又劾崔文引进左道，虚糜国帑诸罪状，乞置重典。世宗非但不从，且谪最为广德州判官，作为惩一儆百的令典。杨廷和、乔宇等，只好睁着双眼，由他醮祀。最被谪出京，崔文犹憾最不已，嗾使私人芮景贤，诬奏一本，内称刘最在途，仍用给事中旧衔，擅乘巨舫，苛待夫役。顿时激动帝怒，立将最逮还京师，拘系狱中，已而革职充戍。世宗之刚愎自用，于此益见。给事中郑一鹏，目击时弊，心存救国，因抗疏力谏道：

臣巡光禄，见正德十六年以来，宫中自常膳外，鲜有所取。迩者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西番、汉经诸厂，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亦各有之。或日夜不绝，或间日一举，或一日再举，经筵俱虚设而无所用矣。伤太平之业，失天下之望，莫此为甚。臣谓挟此术者，必皆魏彬、张锐之余党，曩以欺先帝，使生民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陛下急诛之远之可也。伏愿改西天厂为宝训厂，以贮祖宗御制诸书，西番厂为古训厂，以贮五经子史诸书，汉经厂为听纳厂，以贮诸臣奏疏，选内臣谨畏者，司其筦钥。陛下经筵之暇，游息其中，则寿何至不若尧舜？治何至不若唐虞乎？臣虽愚钝，千虑不无一得，敢乞陛下立停斋祀，放归方士，如有灾祸，由臣身当之。谨此具奏！

世宗览奏，方批答道：“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未几又颁内旨，令中官提督苏杭织造。杨廷和以监织已罢，仍命举行，实为弊政，当即封还敕旨，直言谏阻，世宗大为不悦。自世宗入都即位，廷和以世宗英敏，虽值冲年，颇足有为，自信可辅导太平，所以军国重事，不惮谏诤。及大礼议起，先后封还御批凡四次，执奏几三十疏，世宗虽示优

容，意中已是衔恨；内侍遂从中挑衅，只说他跋扈专恣，无人臣礼，蟊贼未除，终为国害。说得世宗不能不信。至谏阻织造一事，大忤上意。廷和乃累疏乞休，正在君臣相持的时候，那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忽遥上封章，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兴国太后为圣母，并录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二疏以闻。为此一奏，复惹起一番争执，几乎兴起大狱来了。小子有诗咏道：

甘将唇舌作干戈，可奈无关社稷何。

一字争持成互斗，谁知元气已销磨？

毕竟桂萼所奏，有何理由，且看下回详叙。

明自太祖得国，至于武宗，盖已更十主矣。除景帝祁钰，因变即位外，皆属父子相传，无兄终弟及者。惟武宗崩后，独无子嗣，当时岂无武宗犹子，足承统绪，而必迎立世宗，惹起大礼之议，此实杨廷和等之第一误事也。世宗既已入嗣，于孝宗固有为后之义，然以毛里至亲，改称叔父叔母，于情亦有未安。诚使集议之初，即早定本生名号，加以徽称，使世宗得少申敬礼，则张璁等亦无由乘间进言；乃必强词争执，激成反对，此尤杨廷和等之第二误事也。不宁惟是，廷和等身为大臣，既因议礼龃龉，隐忤帝意，则此后宵小进谗，政令未合，亦无自绳愆纠谬，格正君心。盖君臣之际，已启嫌疑，虽有正论，亦难邀信。如斋醮一事，明为无益有损之举，而世宗惑于近言，以致遂非拒谏，其情弊已可见矣。故世宗之刚愎自用，不无可议，而吾谓激成世宗之刚愎者，杨廷和等实主之焉。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却说南京主事桂萼，与张璁同官，璁至南京，与萼相见，谈及礼议，很是不平。萼极力赞成璁说，且主张申奏。适闻侍郎席书，及员外郎方献夫，奏称以孝宗为皇伯，兴献帝为皇考，俱由阁臣中沮，不得上达。萼乃代录两疏，并申明己意，运动京官，代为呈入。当由世宗亲阅，其词云：

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窃念皇上在兴国太后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乃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原疏以闻。

世宗读一句，点一回首，读数句，把首连点数次，直至读毕，方叹赏道："此疏关系甚大，天理纲常，要仗他维持了。"遂下廷臣集议。尚书汪俊，正承乏礼部，会集文武众臣二百余人，并排萼议，世宗不听。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又复抗章力论，以为当从众议。世宗斥他朋言乱政，诏令夺俸。修撰唐皋，上言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后经内旨批驳，说他模棱两可，亦夺俸半年。汪俊等见帝意难回，乃请于兴献帝后，各加皇字，以全徽称。世宗尚未惬意，召桂萼、张璁，还京与议，并因席书督赈江淮，亦并召还。杨廷和见朝政日非，决意求去，世宗竟准他归休。言官交章请留，俱不见答。嗣遇兴国太后诞辰，敕命归朝贺，宴赏有加。至慈寿太后千秋节，独先期饬令免贺，修撰舒芬，疏谏夺俸，御史朱淛、马明衡、陈逅、季本，员外郎林惟聪等，先后奏请，皆遭谴责。原来兴国太后入京时，慈寿太后，犹以藩妃礼相待，兴国太后甚为失望。及世宗朝见，太后情亦冷淡，因此世宗母子，力遏众议，必欲推重本生，把兴献帝后的尊称，驾出孝宗帝后的上面，才出胸中宿忿。补叙此段，可见世宗母子，全出私情。都御史吴廷举，恐璁等入都，仍执前说，乃请饬诸生及耆德大臣并南京大臣，各陈所见，以备采择。璁、萼复依次上疏，申明统嗣不同的理由。璁且谓今议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世宗很是嘉纳。即召大学士蒋冕、毛纪、费宏等，谕加尊号，并议建室奉先殿侧，

祀兴献帝神主。冕启奏道：“臣愿陛下为尧舜，不愿陛下为汉哀。”又是隔靴搔痒之谈。世宗变色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两语非先贤所常称么？”冕等无词可答，只好唯唯而退。世宗遂敕谕礼部，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上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又谓：“朕本生父母，已有尊称，当就奉先殿侧，别立一室，奉安皇考神主，聊尽孝思”云云。礼部尚书汪俊又上议道：

皇上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为本生父立庙大内，从古所无。惟汉哀帝尝为共王立庙京师，师丹以为不可。臣意请于安陆庙增饰，为献皇帝百世不迁之庙，俟后袭封兴王子孙，世世奉享。陛下岁时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矣。宁必建室为乎？乞即收回成命，勿越礼训！

世宗一概不纳，只促令鸠工建室，限日告成，俊遂乞休，奉旨切责，准令免官，遗缺命席书继任。书未到京，由侍郎吴一鹏权署部事。既而一鹏受命，与中官赖义等，迎主安陆。一鹏上疏奏阻，并不见纳，只好束装就道，迎主入京。时已建室工竣，即就室安主，名为观德殿。大学士蒋冕，以追尊建室，俱由世宗亲自裁决，未经内阁审定，不由的愤愤道：“古人谓有官守，有言责，不得其职，便可去位？我备员内阁，不能匡救国事，溺职已甚，还要在此何用？”因连疏求罢。世宗以詹事石珤，素与廷和未协，拟引他入阁，赞成大礼，乃听冕致仕，即命珤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预机务。珤入阁后，偏不肯专意阿容，一切政论，多从大体。适户部侍郎胡瓒，上言大礼已定，席书督赈江淮，实关民命，不必征取来京。珤亦以为言，并请停召璁、萼二人。世宗不得已准奏，饬璁、萼仍回原任。时璁、萼已奉召启程，途中闻回任消息，意大沮丧，乃复合疏上呈，极论两考为非是。且云：“‘本生’二字，对所后而言，若非将二字除去，则虽称皇考，仍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臣等愿来京面质”等语。世宗得疏后，心又感动，复令二人入都。璁、萼遂兼程至京，既入都门，闻京官与他反对，势甚汹汹，欲仿先朝马顺故事，激烈对待。马顺事见三十五回。萼惧不敢出，璁避居数日，方才入朝。退朝后恐仇人狙击，不敢走回原路，悄地里溜出东华门，避入武定侯郭勋家。勋为郭英五世孙。勋与璁晤谈，意见颇合，允为内助。偏偏给事中张潮等，连章劾璁、萼及席书、方献夫等，乞即正罪。有旨报闻。潮取群臣弹章，汇送刑部，令预拟璁等罪名。尚书赵鉴，私语潮道：“若得谕旨，便当扑杀若辈。”潮大喜而退，免不得与同僚谈及。那知一传十，十传百，竟被深宫闻悉，切责潮、鉴，并擢璁、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璁、萼与献夫，恐众怒难犯，奏请辞职，世宗不许。学士丰熙，修撰舒芬、杨慎、廷和子。张衍庆，编修王思等，均不愿与璁、萼同列，各乞罢归，有诏夺俸。给事中李学曾等，御史吉棠等，上疏申救，俱遭谴谪，甚至下狱。还有南京尚书杨旦、颜颐寿、沈冬魁、李克嗣、崔文奎，及侍郎陈凤梧，都御史邹文盛、伍文盛等，复以为言，又被内旨斥责。员外薛惠，著《为人后解》，力驳璁、萼奏议，也被世宗察知，逮系狱中。当下恼动了尚书乔宇，竟抗疏乞休，略言：“内降恩泽，先朝辄施诸佞倖小人，士大夫一经参预，即为清议所不容。况且翰苑清华，学士名贵，乃令萼、璁等居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何人愿与同列？臣已老朽，自愧无能，愿赐罢黜，得全骸骨”云云。

世宗责他老悖，听他归田。于是萼、璁两人，以臆说得售，益发兴高采烈，条陈十三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述不胜述，但将十三条的大纲，列表如下：

（一）三代以前，无立后礼；（二）祖训亦无立后明文；（三）孔子射于矍圃，斥为人后者；（四）武宗遗诏，不言继嗣；（五）礼无本生父母名称；（六）祖训侄称天子为伯叔父；（七）汉宣帝、光武，俱为其父立皇考庙；（八）朱熹尝论定陶事为坏礼；（九）古者迁国载主；（十）祖训皇后治内，外事无得干预；（十一）皇上失行寿安皇太后三年丧；（十二）新颁诏令，决宜重改；（十三）台官连名上疏，势有所迫，非出本心。

这十三条纲目，奏将上去，世宗非常称赏，立遣司礼监传谕内阁，除去册文中本生字样。大学士毛纪，力持不可。世宗御平台，召毛纪等面责道："此礼决当速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么？"毛纪等免冠趋退。世宗遂召百官至左顺门，颁示手敕，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除去本生字样，正名圣母，限四日恭上册宝。百官不服，会同九卿詹事翰林给事六部大理行人诸司，上章力争。疏凡十三上，俱留中不报。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倡言道："诸疏留中，必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了，此事不可不争。"吏部右侍郎何孟春道："宪宗朝，议慈懿太后徽号，及合葬典礼，亏得先臣伏阙力争，才得邀准，今日又遇此举了。"回应三十九回。杨慎道："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言之太过。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淛亦齐声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如不愿力争，应共击勿贷。"当下大集群僚，共得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及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二人，都跪伏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不置。世宗居文华殿，闻声才悉，即遣司礼监谕令退去，群臣跪伏如故。尚书金献民道："宰辅尤宜力争，如何不至？"即遣礼部侍郎朱希周，传报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珤，亦赴左顺门跪伏。自辰至午，屡由中官谕退，终不肯去。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收系首事，得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一律下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一时群臣齐号，声震阙廷。几同病狂。世宗愈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尽录诸臣姓名，拘住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惟大学士毛纪、石珤，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等，勒令退归待罪。越数日，谪戍首事八人，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予杖，编修王相等十六人，因杖受伤，先后毕命。死得不值。大学士毛纪，请宥伏阙诸臣罪，被世宗痛责一番，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纪遂致仕而去。世宗遂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嗣是修献皇帝实录，立献皇帝庙于京师，号为世庙，并命席书至京，编成《大礼集议》，颁示中外。到了嘉靖五年，章圣皇太后谒见太庙及世庙，大学士费宏、石珤，力谏不从，费宏入阁后，未尝出言规谏。至是才闻力谏，想是饭盌已满了。反被璁、萼等暗中进谗，害得他不能不去。自是辅臣丧气，引为大戒，终世宗朝，内阁大臣，大半委蛇朝右，无复强谏了。明朝气运，亦将衰亡了。再越二年，即嘉靖七年。《大礼集议》成，由世宗亲制序文，改

名为《明伦大典》，刊布天下，且追论前议礼诸臣罪状，明降敕文道：

大学士杨廷和，谬主濮议，尚书毛澄，不能执经据礼，蒋冕、毛纪，转相附和，乔宇为六卿之首，乃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汪俊继为礼部，仍从邪议，吏部郎中夏良胜，胁持庶官，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煽惑朝臣，伏阙喧呼，朕不为已甚，姑从轻处。杨廷和为罪之魁，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法当戮市，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澄病故，追夺前官。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夺职闲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深，俱发原籍为民。其余南京翰林科道部属大小臣衙门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己不与闻者，俱从宽不究。其先已正法典，或编戍为民者不问。尔礼部揭示承天门下，俾在外者咸自警省。

议罪以后，应即议功。以张璁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两人私自称庆，喜出望外，且不必说。

惟当变礼筑庙的时候，田州指挥岑猛作乱，免不得劳动王师，出定乱事。田州为广西土司，诸族聚处，岑氏最大，自称为汉岑彭后裔。明初，元安抚总管岑伯颜以田州归附，太祖嘉他效顺，特设田州府，令伯颜知府事。四传至猛，与思恩知府岑濬构衅。濬亦猛族，互争雄长。濬攻陷田州，猛遁走得免。都御史总督广西军务潘蕃，发兵诛濬，把思恩、田州两府，统改设流官，降猛千户，东徙福建。正德初年，猛赂刘瑾，得复为田州府同知，兼领府事，招抚遗众，觊复祖职。嗣从征江西流贼，所至侵掠，惟以流贼得平，叙功行赏，进授指挥同知。猛尚未满意，遂怀怨望。先是猛尝纳贿有司，自督府以下，俱为延誉。至受职指挥，未得复还原官，他想从前贿赂，多系虚掷，不如仗着兵力，独霸一方，免得趋奉官府，耗费金银。自是督府使至，骄倨相待，使人索贿，分毫不与，甚且侵夺邻境，屡为边患。巡抚都御史盛应期，奏猛逆状。请兵讨猛，尚未得报。应期以他事去官，都御史姚镆继任，甫至广西，即再疏请剿。得旨允准，乃檄都指挥沈希仪、张经、李璋、张佑、程鉴等，率兵八万，分五道进兵。别令参议胡尧元为监军，总督军务。猛闻大军入境，情殊惶急，不敢交战，竟出奔归顺州。归顺州知州岑璋，系猛妇翁，猛不喜璋女，与璋有嫌，想是同姓为婚之故。至此急不暇择，乃率众往投。姚镆闻猛奔归顺，悬赏通缉，又恐璋为猛妇翁，不免助猛，因召沈希仪问计。希仪道："猛与璋虽系翁婿，情不相洽，末将自有计除猛，约过数旬，必可报命。"胸有成竹，不待多言。姚镆甚喜，即令他自去妥办。希仪至营，与千户赵臣商议。臣与璋本来熟识，闻希仪言，愿往说璋，令诱猛自效。希仪即遣赴归顺，两下相见，寒暄甫毕，璋即设宴款臣，臣佯为不悦。璋再三诘问，臣终不言。璋心益疑，挽臣入内，长跪问故。臣潸然泣下，这副急泪，从何处得来？璋亦流泪道："要死就死，何妨实告。"中计了。臣又嗫嚅道："我为故人情谊，所以迂道至此，但今日若实告足下，足下得生，我反死了。"璋大惊道："君果救我，我决不令君独死。"言毕，指天为誓。臣乃语璋道："邻境镇安，非与君为世仇么？今督府悬赏缉猛，闻猛匿君处，特令我往檄镇安，出兵袭君。我不言，君死；我一出口，君必为自免计，我死。奈

何奈何？”璋顿首谢道：“请君放心。猛娶吾女，视同仇雠，我正欲杀他，恐他兵众，所以迟迟。若得天兵相助，即日可诛猛了。猛子邦彦，现守隘口，我先遣千人为内应，君可驰报大营，发兵往攻，内外夹击，邦彦授首，杀猛自容易呢。”臣大喜而返，报知希仪，即夕往攻邦彦。果然内应外合，把邦彦的头颅，唾手取来。猛闻邦彦被杀，惊惶的了不得。璋反好言劝慰，处猛别馆，日没供张，环侍美女，令他解闷图欢。猛忧喜交集，日与美女为乐，比故妇何如？问及大兵，诡称已退。至胡尧元等到了归顺，檄索猛首，樟乃持檄示猛道：“天兵已到，我不能庇护，请自为计。”一面递与鸩酒，猛接酒大骂道：“堕你狡计，还有何说？”遂将鸩酒一口饮下，霎时毒发，七窍流血而死。璋斩下猛首，并解猛佩印，遣使驰报军前，诸将乃奏凯班师。猛有三子，邦彦败死，邦佐、邦相出亡，所有猛党陆绶、冯爵等俱被擒，惟卢苏、王受遁去。隔了一年，卢苏、王受，又纠众为乱，陷入田州城，正是：

芟夷未尽枝犹在，烽燧才消乱又生。

毕竟乱事能否再平，且至下回续表。

大礼议起，诸臣意气用事，以致世宗忿激，称宗筑庙，世宗固不为无失，而群臣跪伏喧呼，撼门恸哭，亦非善谏之道。事君数，斯辱矣，岂学古入官之士，尚未闻圣训耶？杨慎谓仗节死义，张翀谓万世瞻仰，几若兴邦定国，全赖此谏，试问于伏阙纷争之后，有何裨益？即令世宗果听其言，亦未必果能兴邦、果能定国也。明代士大夫，积习相沿，几成锢疾，卒之廷议愈滋，君心愈愎，有相与沦胥而已。田州一役，小丑跳梁，剿平固易。惟岑猛之被赚于妇翁，与世宗之被惑于本生父母，两两相对，适成巧偶，是亦文中之映合成趣者也。故善属文者，无兴味索然之笔。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却说卢苏、王受，系岑猛余党，既陷田州，并寇思恩。右江一带，人情汹汹，或说岑猛未死，或说猛党勾结安南，已陷思恩州，正是市中有虎，杯影成蛇。姚镆力不能制。飞檄调兵，藩臬诸司，与镆有隙，又倡言“猛实未诛，镆为所给”等语。御史石金闻悉，遂劾镆攘剿无策，轻信罔上，惹得世宗动怒，饬革镆职，授王守仁为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往讨田州，一面即用御史石金为巡按，同赴广西。守仁到任，闻苏、受二寇，势焰颇盛，遂与石金商议，改剿为抚。乃使人招谕田州，令来谢罪。苏、受疑惧，不敢径至。守仁复遣使与誓，决不相欺。苏、受乃盛兵自卫，来辕赴约。经守仁开诚告诫，二人踊跃罗拜，自缚待罪。守仁数责罪状，各杖数十，才谕归俟命。已而驰入苏、受营中，抚定叛众，乃缮疏遥陈，略言：“田州外捍交趾，纵使得克，别置流官，亦恐兵弱财匮，易生他变，且岑氏世效边功，欲治田州，仍非岑氏子孙不可。现请降府为州，以猛子邦相为吏目，署行州事，设巡检司十九处，

令苏、受等为巡检。惟思恩府未曾被陷，仍设流官，命他统辖田州。邦相以下，悉遵约束”云云。朝旨报可。守仁遂依疏处置，田州以安。

嗣守仁自田州还省，父老遮道攀辕，禀称断藤峡猺，又复猖獗，盘踞三百余里，大为民害。守仁乃留住南宁，佯为罢遣诸军，示不再用，暗中却檄令卢苏、王受，嘱他攻断藤峡，立功自赎。苏、受奉守仁令，潜军突出，连破断藤峡诸寨，诛匪首，散胁从，藤峡复宁。守仁上苏、受功，赏赉有加。惟尚书桂萼，令乘机取交趾，守仁不应，桂萼遂劾守仁征抚交失，停止奖谕。未几守仁得疾，表乞骸骨，且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朝命尚未复颁，守仁因病日加重，不及待命，离任竟归，行至南安，一瞑长逝。桂萼复说他擅离职守，请世宗毋予恤典，且停世袭。失志则夤缘当道，得志则媚嫉同僚，这是小人通病。独江西军民，素怀守仁德惠，灵□所经，无不缟素哭临，香花载道，哀奠盈郊。直道尚在人心，忠魂亦堪自慰。至穆宗隆庆初年，始追谥文成。守仁系浙江余姚人，曾读书阳明洞中，当时号为阳明先生。平生学问，出入道佛，总旨以儒教为归。尝谓知是行的主要，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始，行是知终，人须知行合一，方为真道学。这数语，是阳明先生的学说，门徒多遵守不衰。就是海外日本国，也靠着阳明遗绪，实力奉行，才有今日。极力赞扬，不没大儒。这且不暇细表。

且说世宗践阼，曾逮兵部尚书王琼下狱，谪戍榆林，复起彭泽为兵部尚书，陈九畴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这次黜陟，实因西番一役，王琼陷害彭、陈，经给事中张九叙追劾琼罪，才有此番变换。应四十八回。九畴到了甘州，适值吐鲁番酋纠众入寇，由九畴督兵力御，战败满速儿，追至肃州，又与肃州总兵官姜盃，夹击一阵，杀死敌将火者他只丁，寇众仓皇遁去。边民哗传满速儿已死，九畴亦依据谣传，拜表奏捷。未免卤莽。明廷正遣尚书金献民，都督杭雄，统兵西讨，闻九畴得胜，寇已败退，乃自兰州折还。谁知满速儿依然无恙，西归后，休养了两三年，又遣部将牙木兰，出据哈密，并侵及沙州、肃州。世宗闻警，又起用前都御史杨一清，总制三边。一清至是三为总制，温诏褒美，比他为郭子仪。吐鲁番闻一清威名，颇也知惧，稍稍敛迹。一清请权事招抚，先令他缴还哈密城印。既而一清奉召入阁，以尚书王宪代任，宪仍用一清计，遣使往谕吐鲁番，命悔过伏罪，归还哈密。满速儿置诸不理。

会大礼议起，大学士杨廷和去位，廷和与彭泽、陈九畴等，本来莫逆，就是大礼申议，泽亦附同廷和，联名抗奏。廷和既去，泽亦乞休。张璁、桂萼，方仇廷和，恨不得将廷和党与，一网打尽，至吐鲁番再据哈密，遂上书论西番事，谓：“哈密不靖，自彭泽赂番求和始。彭泽复用，自杨廷和引党集权始。今日人才，实惟王琼可用。除王琼外，无人可安西鄙了。”世宗正信任璁、萼，惟言是从，遂复召王琼为兵部尚书，代王宪总制三边。琼既被召，即奏言满速儿未尝战死，陈九畴诳报蒙君，金献民党同欺上，俱应复按问罪。还有百户王邦奇，亦上疏弹劾陈九畴、金献民，以及杨廷和、彭泽等，说得痛激异常。再经张璁、桂萼两人，火上添油，自然激动世宗，立降手诏数百言，遣官逮九畴、献民下狱。璁、萼拟九畴坐斩，献民夺籍，杨廷和、彭泽，俱应加罪。谳案将成，

独刑部尚书胡世宁，不肯照署，上言：“九畴误信谣传，妄报贼死，罪固难免，但常奋身破贼，保全甘、肃二州，功足抵罪，应从轻议”云云。世宗乃命将九畴减死，谪戍极边，削夺献民、彭泽原官。只廷和未曾提及，总算涵容过去。所谓不为已甚，想即在此。

先是九畴在甘肃，力言吐鲁番不可抚，宜闭关绝贡，专固边防。世宗尝以为然，因令将贡使拘系，先后凡数十人。及九畴得罪，琼督三边，竟遣还旧俘，且许通贡。满速儿气焰愈骄，遣部将牙木兰入据沙州，并限令转拔肃州。牙木兰转战愆期，致遭满速儿严责，并欲定罪加刑。牙木兰大惧，率罽帐兵二千，老稚万人，奔至肃州，叩关乞降。满速儿以讨牙木兰为辞，纠合瓦剌部众，入犯肃州。副使赵载，游击彭濬，发兵截击，复得牙木兰为助，审知敌人虚实，一场鏖斗，杀得他旗靡辙乱，马仰人翻。满速儿知机先走，还幸保存性命，越年复遣使贡狮，且赍呈译书，愿以哈密城易牙木兰。琼据实奏报，并欲从他所请。世宗饬群臣会议，或言哈密难守，不必索还，或言哈密既还，理宜设守。詹事霍韬，主张保守哈密，尚书胡世宁，主张弃置哈密，两人所议，各有理由，小子依次录述。霍韬议案有云：

置哈密者，离西北之郊以屏藩内郡，或难其守，遂欲弃之，将甘肃难守，亦弃不守乎？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遗孽，力能自立，借虚名以享实利，今嗣王绝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惟于诸戎中求雄力能守城印，戢部落者，因而立之，毋规规忠顺后可也。议亦有见。

胡世宁的议案，独云：

先朝不惜弃大宁交趾，何有于哈密？哈密非大宁交趾比也。忠顺后裔，自罕顺以来，狎比吐鲁番，且要索我矣。国初封元孽和宁、顺宁、安定俱为王，安定又在哈密之内，近我甘肃，今存亡不可知，一切不问，而议者独言哈密，何也？臣愚谓宜专守河西，谢哈密，无烦中国使，则兵可省而饷不虚糜矣。牙木兰本一番将，非我叛臣，业已归正，不当遣还，唐悉怛谋之事可鉴也。牙木兰固不应遣还，哈密亦岂可遽弃？

世宗瞧着两议，却以世宁所说，较为得当，一面命王琼熟计详审，再行复奏。琼再疏仍申前议，又经张璁等议定，留牙木兰不遣，移置诸戎于肃州境内。自是哈密城印，及哈密主拜牙郎，悉置不问，哈密遂长沦异域，旋为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所据，并服属吐鲁番，惟按年入贡明廷。吐鲁番失一牙木兰，遂乏健将，满速儿虽然桀骜，却也不能大举，有时或通贡使，有时贡使不至，明廷也无暇理睬，但教河西无事，便已庆幸得很了。舌战甚勇，兵战甚弱，历朝衰季，统蹈此弊。

且说张璁、桂萼用事后，原有阁臣，先后致仕。御史吉棠，请征还三边总制杨一清，借消朋党。世宗乃召一清入阁，张璁亦欲引用老臣，以杜众口，遂力举故大学士谢迁。迁不肯就征，经世宗遣官至家，持敕令起，抚按又敦促上道，不得已入京拜命。迁年已七十有九，居位数月，即欲乞归。世宗加礼相待，每遇天寒，饬免朝参。除夕赐诗褒美，勉勉

强强地过了一年，再三告病，方准归休。归后三年乃殁，予谥文正。惟一清在阁稍久，即与璁、萼有隙，给事中孙应奎，疏论一清及璁、萼优劣，乞鉴三臣贤否，核定去留。王准、陆粲，与应奎同官，独劾奏璁、萼引用私人，日图报复，威权既盛，党羽复多，若非亟行摈斥，恐将来为患社稷，贻误不浅了。世宗乃免璁、萼官。詹事霍韬，尝与璁、萼约同议礼，及见两人去职，攘臂说道："张、桂既行，势且及我，我难道坐视不言么？"遂为璁、萼讼冤，且痛诋一清，说他嗾使王准、陆粲，诬劾璁、萼。并云："臣与璁、萼，俱因议礼见用，璁、萼已去，臣不能独留。"为这一疏，世宗又念及张璁前功，立命召还，贬王准为典史，陆粲为驿丞。说起"议礼"两字，世宗便不能不袒护，可知霍韬之言，无非要挟，居心实不可问矣。韬再劾一清，世宗令法司会集廷臣，核议一清功罪，张璁却佯乞宽假。看官！你想此时的杨一清，还有什么颜面？一疏乞休，再疏待罪。世宗准予致仕，一清即日出都。可巧故太监张永病死，永弟容代为介绍，求一清作墓志铭。一清与永为旧交，情不能却，至撰成后，免不得受些馈礼。偏被张璁闻知，暗嘱言官劾奏，竟坐一清受赃夺职。一清还家，得知此信，不禁忿恨道："我已衰年，乃为孺子所卖，真正令人气死。"果然不到数月，背上生一大疽，流血而亡。又阅数年，始复故官，寻又追谥文襄，但身已早殁，何从再知，也不过留一话儿罢了。一清也自取其咎。

璁既复用，萼亦召还，两人仍然入阁，参预机务。适世宗有意变法，拟分祭天地日月，建立四郊，商诸张璁，璁不敢决。给事中夏言援引周礼，奏请分祭，大合世宗意旨，璁亦顺水推舟，力赞言议。有几个主张合祭的，尽被驳斥。霍韬反抗最烈，竟致逮系。韬本与璁、萼毗连，此时何不党附？遂命建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建朝日夕月坛于东西郊，以春分秋分日分祭。郊祀已定，复更定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为至圣先师，不复称王，祀宇称庙不称殿，用木主不用塑像。以叔梁纥为孔子父，颜路、曾皙、孔鲤，为颜、曾、子思父，别就大成殿后，增筑一堂，祀叔梁纥，配以颜路、曾皙、孔鲤。是从献皇帝庙附会出来。所有祀仪，比郊天减轻一级，以汉后苍、隋王通、宋欧阳修、胡瑗、蔡元定从祀。御制正孔子祀典说，宣付史馆，又行禘祭，定配享，作九庙，改太宗庙号为成祖，尊献皇帝庙号为睿宗，升安陆州为承天府，种种制度，无非粉饰铺张，与国家治乱，毫无干涉呢。

桂萼再入阁后，在位年余，没甚议论，嗣因病乞归，未几即死。惟张璁规定各制，极蒙宠眷。璁因犯帝嫌名，奏请改易，世宗手书"孚敬"二字，作为璁名。世宗名厚熜，与张璁之璁，偏旁不同，璁乃自请改名，无非贡谀而已。廷臣因他得宠，相率附和，不敢生异。只夏言方结主知，与孚敬分张一帜，一切制作，多由夏言解决，世宗很是信从，孚敬反为减色，因此屡欲倾言，暗加谗间。谁料世宗反袒护夏言，斥责孚敬，孚敬无法，致仕而去。世宗命侍郎翟銮，尚书李时，先后入阁，升任夏言为礼部尚书。翟、李两人，遇着大政，必与言商。言虽未预闻阁务，权力且出阁臣上，李时、翟銮，不过备位充数罢了。

世宗因在位十年，尚无皇嗣，复拟设醮宫中，令夏言充醮坛监礼使，侍

郎湛若水、顾鼎臣充迎嗣导引官，文武大臣，逐日排班进香。世宗亦亲诣坛前，虔诚行礼。主坛的大法师，便是前文所叙的邵元节。元节系贵溪人氏，幼得异人范文泰传授龙图龟范的真诠，自言能呼风唤雨，驱鬼通仙。世宗闻他大名，征召入京，叩问仙术，元节只答一个“静”字诀，静字以外，便是“无为”二字。世宗甚为称赏，敕封真人。未几命他祷雪，果然彤云密布，瑞雪纷飞。想是凑巧。看官！你想世宗到了此时，尚有不竭诚敬信么？当下加号致一真人，饬领金箓醮事，给玉金银象印各一枚，秩视二品，并封元节师元泰为真人，敕在都城建真人府，糜费巨万，两年始成，由夏言作记勒碑，赠田三十顷，供府中食用，遣缇骑四十人，充府中扫除的役使，真个是敬礼交加，尊荣备至。到了祈嗣设醮，当然由邵真人登坛，主持坛事，朝诵经，夕持咒，差不多有一两年。偏偏后宫数十，无一宜男。监察御史喻希礼，乞赦免议礼得罪诸臣，世宗大怒道：“希礼谓朕罪诸臣，致迟子嗣么？”立命将希礼谪戍。编修杨名，劾奏邵元节言近无稽，设醮内府，尤失政体，又遭世宗怒斥，下狱戍边。元节以祈嗣无效，暂乞还山。且上言皇上心诚，不出一二年，定得圣嗣。世宗大喜，使中官至贵溪山中，督造仙源宫，俾资休养。宫既成，元节入朝辞行，世宗设筵饯别，凄然问道：“真人此去，何时再得相见？”元节用指轮算，欣然答道：“陛下多福多寿，兼且多男，草莽下臣，来谒圣躬？当不止一二次呢。”后来看似有验，吾总谓其偶中耳。世宗道：“吾年已三十，尚无子嗣，他日如邀神佑，诞育一二，便已知足，何敢多求呢？”元节道：“陛下宽心，试看麟趾螽斯，定多毓庆，那时方知所言不谬了。”言毕，举拂即行，飘然而去。

说也奇怪，元节出京数十日，后宫的阎贵妃，居然有娠。倏忽间又是数月，世宗因贵妃得产，还需祈祷，乃遣锦衣千户孙经，赍敕往召。元节奉命登程，舟至潞河，又有中使来迎，相偕入京。世宗在便殿召见，慰劳有加，即赐彩蟒衣一袭，并阐教辅国王印。次日再命设坛，世宗格外虔诚，沐浴斋戒，才诣坛前祷祀，但见香烟凝结，佳霭氤氲，大家说是庆云环绕，非常瑞征。世宗亦信为天赐。过了三日，阎妃分娩，果得石麟，群臣排班入贺。世宗道：“这都是致一真人的大功呢。”慢着。遂加授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并给元节徒邵启为等禄秩有差。元节果有道术，岂肯拜受虚荣？文成五利之徒，何足道乎？大修金箓醮于立极殿，凡七日夜，作为酬神的典礼。小子有诗叹道：

得嗣宁从祈祷来，胡为迷信竟难回？

卢生以后文成继，秦汉遗闻剧可哀。

皇嗣已生，后事果属如何，且看下回申叙。

弃大宁，弃交趾，并弃哈密，此皆明代衰微之兆。昔也辟国百里，今也蹙国百里，可为世宗咏矣。况封疆之寇未除，中央之争已起，陈九畴有御番才，乃为张璁所倾陷，代以王琼，满速儿请以哈密易牙木兰，竟欲勉从所请，胡世宁主张不遣，是矣，然必谓哈密可弃，得毋太怯。我退

一步，寇进一步，玉关以外，从此皆戎，较诸明初之威震四夷，能毋生今昔之感耶？世宗不察，反日改祀典，藻饰承平，至于设坛修醮，礼延方士，祷雪而雪果降，祈嗣而嗣又生，世宗之迷信，由是深矣，然亦安知非一时之侥幸耶？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吾谓邵元节辈，亦妖孽类也。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却说世宗既得皇嗣，取名载基，益信方士有灵，非常宠信。自是道教盛行，佛教衰灭，菩萨低眉，不能不让太上老君，独出风头。涉笔成趣。巧值大兴隆寺被灾，御史诸演，揣摩上意，奏请顺天心，绝异端。夏言又请除禁中佛殿，原来明宫里面，有大服千善殿神佛，藏有金银佛像，及各种器具，相传系元代敕建，至明未毁。世宗得夏言奏章，即命偕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先去察视。言等奉命入殿，殿中所列，无非是铜铸的如来，金装的观音，以及罗汉、韦驮、弥勒佛等类，恰也习见不鲜，没甚奇异。及步入最后一殿，但见壁上的蜃灰，半成污垩，檐前的蛛网，所在纵横，殿门关得甚紧，兽环上面，衔看大锁，锁上所积尘垢，差不多有数寸厚。当问殿中住持，索取锁钥，住持谓中有怪异，不宜轻启。夏言怒叱道："我等奉旨而来，怕什么妖怪不妖怪？"住持不得已，呈上钥匙，哪知钥已生锈，插入锁心，仍然推启不动。夏言更命侍役击断大锁，启门入内。门内黝黑深邃，差不多似酆都城，各人鱼贯进殿。凝神细瞧，并不见有丈六金身，庄严佛像，只有无数的奇形鬼怪，与那漆鬓粉脸的女像，抱腰亲吻，含笑斗眉；最看不过去的，是有数男像及数女像，统是裸着身体，赤条条一丝不挂，彼此伏着地上，作那交媾情状。秘戏图无此媟亵，欢喜禅竟尔穷形。夏言不禁愤愤道："佛门清净，乃有这等秽事么？"言毕，即与郭、李两人，一并出来，入廷复旨，直陈不讳，且请把所有的异像，瘗诸中野，不得渎留。世宗道："既有这般邪移，应一律销毁，免得愚民无知，发掘供奉。"世宗识见，颇过夏言。随即发遣工役，尽行拆毁，把各种支离偶像。一一销熔，共得一万三千余斤。还有金函玉匣，内贮佛首佛牙等，统共毁去。殿宇遗址，改筑慈庆、慈宁宫，奉两宫太后居住，这也不消细说。

惟皇子载基，才生两月，忽然间生了绝症，竟至夭逝，想是诸佛作祟。世宗不胜哀悼。幸王贵妃又复怀孕。足月临盆，生下一男，取名载㽦。接连是杜康妃、卢靖妃各生一男，杜妃子名载垕，便是后来的穆宗，卢妃子名载圳，后封景王，就国安陆，继迹兴藩。世宗连得二子，方减悲怀，只把那亡儿载基，赐谥哀冲，称为哀冲太子罢了。死了一子，生了二子。毕竟祈祷有灵。后来世宗又得四子，一名载墑，一名载□，一名载□，一名载□，俱系妃嫔所出，并皆夭亡。看官听着世宗八子，统出妃嫔，想正宫皇后，当然是无子呢。小子查阅明史，世宗共有三后：第一后是陈氏，前文亦曾叙过，陈后性颇褊狭，一日与世宗同坐，张、方二妃进茗，世宗见二妃手似柔荑，握视不释，后投杯遽起，触怒天颜，大声呵斥。后适怀妊，坐是堕胎，惊悸成疾，一病即崩。第二后就是张

妃，妃既继位中宫，从夏言议，亲蚕北郊，嗣又率六宫嫔御，听讲章圣女训，倒也有些淑德，不知何事忤了世宗，竟于嘉靖十三年废居别宫。十五年谢世，明史上未曾叙及被废情由，小子也不敢杜撰。第三后乃是方氏，世宗久无子嗣，用张孚敬言，广选淑女，为毓嗣计，即选方氏、郑氏、王氏、阎氏、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九人，同册为九嫔。强依古礼。张后被废，方氏以九嫔首选，继立为后。旧制立后，第谒内庙，世宗独援庙见礼，率方氏谒太庙及世庙，仍本张孚敬议。颁诏天下，饬命妇入朝中宫。统计世宗册立三后，要算立方后时，礼节最繁，但玄鸟降祥，偏锡下陈，这也是命中注定，不能勉强呢。这一段叙明各后，万不能省。世宗以正宫无出，理应立长，遂于嘉靖十八年，立子载壑为太子，封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载壑事见后文，姑且慢表。

单说世宗既信任邵元节，屡命设醮，其时四方道流，趋集都下，江西龙虎山中的张天师，名叫彦□，亦入都谒见。世宗与他谈论道法，他以清心寡欲四字为对，元节所对只三字，彦□所对有四字，宗旨相去不远，应足齐名。颇合上意，遂加封为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留居京邸，令与元节分坛主事。元节多一敌手。坛场铺设，尤为繁备，上下共计五层：下一层，按照五方位置，分建红黄蓝皂白五色旗；第二层，统是苍松翠柏扎就的亭台曲槛；第三层，有八十一名小太监，各穿法服，手执百脚长幡，按方排立；第四层，陈列钟鼓鼎彝等物；第五层上面，方是正坛，金童玉女，列队成行，四面环着香花，中央爇着巨烛，上供三清等像，青狮白象，跃跃欲生，香烟袅绕九霄中，清磬悠扬三界上。这位正一真人张天师彦□，备叙名号，扬中寓抑。戴金冠，系玉带，服蟒衣，手秉象简，通诚祷告。世宗就坛行拜叩礼，只听张天师口中，念念有词，呼了几十回天尊，诵了两三次祝文，忽觉炉内香烟，冉冉上升，氤氲不散，凝成祥云；巧值红日当空，与那缥缈的云烟，映照成采，红黄蓝白，回环交结，坛下文武各官，都说是卿云纔缦，捧日光华。世宗瞧着，亦很觉奇异，正在惊喜交集的时候，又听得空中嘹亮，声婉且清，举头上眺，恰有一双白鹤，从采云深处，回翔而下，绕坛翩跹，三匝后，依旧冲天飞去。真耶幻耶。此时的世宗愈信仙人指化，望空拜谢。待至还朝，百官齐声称贺，三呼万岁。世宗益喜，赏赐张天师彦□，金帛无算。彦□遂请还山，世宗挽留不住，乃遣中使送归。天师归后，不意住宅被火，由中使复奏，忙发内帑万金，重与建筑。想无仙源宫，故意纵火索偿。给事中黄臣谏阻道："从前栾巴、郭宪，噀酒止火，彦□果有道力，何致回禄临门？请陛下不必代治！"世宗不听。天师遂坐享华厦，禄养逍遥。未几天师病死，世宗命如列侯例，厚给恤典，且为之叹息数日。

已而世宗南幸承天，即安陆州。谒见显陵，即献皇帝墓。邵元节在京中，患病不从。病且死，语门徒邵启为道："我将逝世不能再赴行在，一见皇上，但烦你转达行辕，我死后，陶典真可继我任。"言讫即逝。邵启为谨遵师命，驰讣行在，世宗方驻跸裕州，闻报大恸。哭他什么？世宗若果聪明，应知仙人也要病死，更宜破涕为笑。亲书手谕，颁发礼部，所有营葬恤典，如伯爵例，并命中官护丧归籍。一面召陶典真至行在，

加给禄俸，令他扈跸南行。

典真南冈人，一名仲文，少时为黄冈县掾吏，性喜神仙方术，尝在罗田万玉山中，练习符箓，颇得微验。邵元节微时，曾与往来。元节得宠，念着友谊，代为疏通，得除授辽东库大使，秩满至京，往谒元节，免不得恭维数语。元节叹道："你初次到京，哪知我的苦处？我年已老迈，精力欠佳，屡次上表乞归，偏是皇上不准，留我在京，演授法事，我实是力不能及了。神仙也怕吃力么？现在宫中兴妖作怪，惊惶得了不得，委我祷禳，我尤日夕无暇，你来此正好，替我出力，我也可以息肩了。"仲文道："果承荐举，尚有何说。"当下寄寓真人府内，由元节入宫面票，愿荐仲文自代，世宗自然准奏。仲文仗着道法，即日至宫中驱禳，焚符讽咒，祷告了三日三夜，果然妖氛不起，怪异潜踪。究竟这宫中有妖无妖，有怪无怪，据《明宫轶闻》，谓有黑气为祟，漫如浓烟，又每夜闻木鱼声，一宫娥颇有胆力，闻声夜起，到处细听，但闻怪声出自阶下，便用小石为记，待至黎明，面奏世宗，当命人移阶掘土，挖至数尺，果有木鱼一具，质已朽腐，投诸烈火，有绿烟一缕上冲，气甚臭恶，袅袅不绝。嗣经仲文入禳，黑眚消灭，禁掖平安。世宗虽颇信重仲文，但总道是元节传授，所以有此法力，灵效非常。及元节临终，复荐仲文，当即记着前事，立命召至，令他从行。

到了卫辉，时当白昼，天日清和，春光明媚，事见嘉靖十八年二月中。世宗心舒意惬，对景流连。猛然间有一阵旋风，从西北来，吹得驾前的节旄，都在竿头盘绕，沙飞石走，马鸣声嘶，护驾的官吏，都吓得面如土色。世宗忙召见仲文，问这旋风，主何征兆？仲文跪奏道："臣已推算过了，今夜防有火灾。"不知从何术推测，想是俗语所谓旂门遁呢。世宗惊道："既有火灾，应该醮禳。"仲文道："劫数难逃，禳亦无益。况行道仓猝，一时亦不及设坛呢。"世宗道："这却如何是好？"仲文道："圣驾应有救星。料亦无妨。惟请陛下饬令扈从，小心保护为要。"世宗点首。是夕黄昏，便令扈从等人，熄灯早睡，又饬值夜吏役，分头巡逻，不得怠慢。戒令已毕，世宗才入御寝，亦吹熄灯烛，早早地就寝安眠。谁知睡到夜半，行宫后面，忽然火起，熊熊焰焰，顷刻烛霄，宫中扈从各人，骤遇火灾，统是仓皇失措，夺门乱窜。又奈这火从外面烧入，竟将各门挡住，仿佛是祝融、回禄，代守宫门。宫内窜出各吏役，逃命要紧，管不及有火没火，统从火堆中越过，不是焦头烂额，也被燎发燃眉，有几个应罹火劫的，受着几阵浓烟，已皆晕倒，烧得乌焦巴弓。世宗本有戒心，闻外面是哔剥声，慌忙起床，启户一瞧，已是红光满目，照胆惊心，当有内监等前来扈驾簇拥而出，不防外面已成火圈，无路可走，只好重行退还。世宗因仲文言，自知无碍，便语内侍道："休要惊慌！朕躬自有救星。"道言未绝，门外已有人抢入，不及行君臣礼，忙将世宗背在身上，从烟焰稍淡处，冲将出去，走至宫外，俱幸无伤，才将世宗息下。世宗瞧着，乃是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炳顿首问安，世宗亦慰谕道："非卿救朕，朕几葬身火窟了。但陶卿曾谓朕有救星，不料救星就是卿呢。"正说着，陶仲文亦踉跄奔至，须眉多被焚去。世宗与语道："卿何故也遭此灾？"仲文道："陛下命数，应罹小灾，臣适默祷，以身相代，所以把些须惊恐，移至臣身。陛下得安，臣何惜这须眉呢。"吾

谁欺，欺天乎？世宗大喜。及火势已熄，回视行宫，已成焦土，检查吏役，伤亡了好几百人，世宗命循例抚恤。授仲文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给予诰敕印绶，特准携带家属，随官就任。仙眷安可拆开？及至承天，谒显陵毕，命作新宫，以章圣太后合葬。是时章圣太后已崩，世宗有意南祔，所以南巡承天，阅视幽宫。至此南祔议决，才还京师。是年九月，奉葬章圣太后于显陵。世宗又送葬南下，不消细说，惟世宗南巡时，曾命太子监国，四岁小儿，何知监国？至还都后，陶仲文又进清净养心的道诀，身为人君，一日二日万几，如何清净？世宗甚是信从。一日临朝，谕廷臣道："朕欲命太子监国一二年，俾朕在宫摄养，康强身体，再行亲政。"廷臣都错愕相顾，不知所对。太仆卿杨最，心中很是反对，因见廷臣无言，也只得暂时含忍，待退朝后，恰抗疏上奏道：

臣入朝时，闻圣谕由东宫监国，暂得静修，此不过信方士之言，为调摄计耳。夫尧舜性之，汤武身之，非不知修养可以成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学，岂尧舜之世无仙人？尧舜之智不知学哉？孔子谓老子犹龙，龙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为仙，不可学也，不可学岂易得哉？

臣闻皇上之谕，始则惊而骇，继则感而悲，犬马之诚，惟望陛下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阳，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寿而自寿。若夫黄白之术，金丹之药，皆足以伤元气，不可信也，幸陛下慎之！

为这一疏，大忤帝意，竟下诏逮最下狱，饬镇抚司拷讯。最不胜搒掠，瘐毙狱中。冤哉！枉也。随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领道教事；寻加少保礼部尚书，晋授少傅，食一品俸。半官半道，煞是可笑。还有方士段朝用，交结武定侯郭勋，谓能化器物为金银，当将所化银杯，托勋进奉。世宗称为天授，立封朝用为紫府宣忠高士，即将所献银杯，荐享太庙，加郭勋禄米百石，嗣复加封翊国公。嗣是东宫监国，说虽不行，惟世宗常不视朝，日事斋醮，工作烦兴。给事中顾存仁、高金、王纳言，皆以直谏得罪。监察御史杨爵，忍耐不住，竟上疏直陈五大弊：（一）由郭勋奸蠹，任用肆毒；（二）由工作不休，朘民膏血；（三）由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四）由崇信方术，滥加保傅；（五）由阻抑言路，忠荩杜口。看官！你想这五大弊，都是世宗视为美政，瞧着此奏，能不震怒异常么？当下逮狱拷掠，血肉狼藉，死了一夜，方得苏醒。主事周天佐，御史溥□，上疏论救。皆下狱受刑，先后瘐死。因此群臣相戒，无敢再言。时大学士张孚敬，屡进屡出，于嘉靖十八年卒于家，世宗尚追悼不已，赠职太师。李时亦已病终，礼部尚书监醮使夏言，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导引官顾鼎臣，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两人最得帝宠，所有建醮时的荐告文，尝由两人主稿，创用青藤纸书朱字，称为青词。青词以外，又有歌功颂德的诗章，亦多属两人手笔。顾鼎臣进步虚词七章，夏言进修醮诗，有"宫烛荧煌太乙坛"等句，均为世宗所称赏。内外官吏，彼此相效，盛称祥瑞，侈颂承平，风气一开，谀词竞进，遂引出一个大奸贼来。应首回奸贼专权。前此如江彬诸人，未尝不奸，但未及若人耳。正是：

方外诸人刚获宠，朝中巨猾又专权。

欲知奸贼为谁，待下回详述情由。

邵元节以外，有张彦□，张彦□以外，又有陶仲文，何仙人之多耶？或谓卿云绕日，白鹤绕坛，史策流传，非尽虚语。至若旋风示兆，果遇火灾，陶真人独能先觉，陆指挥即是救星，就令君非世宗，亦安得不为之敬信者？不知人君抚有天下，应以福国利民为本务，国而治，不言瑞而瑞自至；民而安，不求福而福自来。否则瑞反为妖，福转伏祸，宁有济耶？况乎法坛之鹤，宁知非彦□之预储，故示灵应；行宫之毁，安知非仲文之纵火，借践妖言。古今来之欺世惑民者，往往如此，非必其果有异术也。本回陆续叙写凡方士之售欺，与世宗之受欺，尽在言中，明眼人自能知之，宁待明示乎？

第六十回 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却说嘉靖中年，有一位大奸臣，乘时得志，盘踞要津，秉政二十余年，害得明朝元气，剥削殆尽，几乎亡国败家。这奸臣姓甚名谁，就是分宜人严嵩。大忠大奸，俱用特笔。弘治年间，嵩举进士，有术士替他相面，说他后当大贵，但有饿纹入口，恐至枵腹亡身。嵩笑道：“既云大贵，又云饿毙，显见得自相矛盾，不足深信呢。”严嵩以进士成名，独不闻周亚夫故事耶？嗣是浮沉宦乡，没甚出色。他遂变计逢迎，多方运动，竟得了尚书夏言的门路。就职南京，洊任至吏部尚书。会值夏言入阁，遂调嵩入京，就任礼部尚书，所有一切礼仪，无不仰承上旨，深合帝心。又因建坛设醮，屡现庆云，遂仗着历年学问，撰成一篇《庆云赋》，呈入御览。世宗从头至尾的阅读一遍，觉得字字典雅，语语精工，就是夏、顾两大臣的青词，亦似逊他一筹，免不得击节称赏。未几，又献《大礼告成颂》，越觉镂金琢玉，摛藻扬芬，世宗遂大加宠眷，所有青词等类，概令严嵩主笔。夏、顾二人，转因此渐渐失宠。顾鼎臣不该遭祸，竟于嘉靖十九年，得病逝世，追赠太保，居然生荣死哀，完全过去。确是幸免。惟夏言自恃勋高，瞧不起这位严尚书，且因严嵩进阶，都由自己一手提拔，所以待遇严嵩，几与门客相等。严嵩与言同乡，科第比言为早，因须仗言援引，不得不曲意迎承。谁知言竟一味骄倨，意气凌人，嵩遂暗暗怀恨，不过形式上面，尚是格外谦恭。是谓奸臣。一日，置酒邀言，赍柬相请，言竟谢绝。嵩复自至夏第，入门求见，言复不出。这般做作，无怪速死。嵩不得已长跪阶前，手展所具启帖，和声朗诵，委婉动人，言乃回嗔作喜，出来应酬，遂偕嵩赴宴，兴尽乃归。言以为嵩实谦抑，坦然不疑。俗语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严嵩是个阴柔险诈的人物，“阴柔险诈”四字，真是严嵩的评。受了这等暗气，哪有不私图报复？凑巧翊国公郭勋，与言有隙，嵩遂与勋相结，设计害言。先是言加封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并蒙赐银章，镌“学博才优”四字，得密封白事。自世宗至承天谒陵，郭勋、夏言、严嵩等，俱扈驾随行，谒陵已毕，嵩请表贺，言请俟还京再议。世宗竟从嵩请，遽御龙飞殿求贺。嵩遂揣摩意旨，与郭勋暗伺言隙，一再进谗，顿时恼了世宗，责言傲慢不恭，追缴银章手敕，削夺勋阶，勒命

致仕。既而怒意渐解，复止言行，把银章手敕，一并赏还。言知有人构陷，上疏谢恩，内有“一志孤立，为众所忌”二语，世宗复下诏切责。言再疏申谢，并乞归休，有旨不许。会昭圣太后病逝，世宗饬群臣酌议服制，言报疏未惬帝意，且间有讹字，复遭严旨驳斥。原来昭圣太后张氏，自世宗称为伯母后，奉待薄薄。后弟昌国公张鹤龄，及建昌侯张延龄，以僭侈逾制，为人所讦，先后下狱。张太后至席藁待罪，请免弟死，世宗不从。鹤龄瘐死狱中，延龄长系待决。张太后忿恚致疾，竟尔告终。世宗意欲减轻服制，偏夏言以礼相绳，仓猝间又缮错一二字，遂被世宗指毛索瘢，斥为不敬。言只好推称有疾，以致昏谬贻愆。世宗复勒令归田，言奉命将行，诣西苑斋宫叩辞。世宗又动了怜念，令还私第治疾，徐俟后命。夏言经此播弄，尚复恋栈，岂必除死方休耶？张太后的丧葬，草草完事，就是世宗父子，亦不过持服数日，便算了结。张延龄竟致弃市。第知尊敬父母，未及锡类之仁，安得为孝？插入张氏情事，以明世宗之负心。

时言官交劾郭勋，勋亦引疾乞假。京山侯崔元新得主眷，入直内苑，世宗与语道：“郭勋、夏言，皆朕股肱，为什么彼此相妒呢？”元踌躇未答。世宗又问勋有何疾？元答道：“勋实无疾，但忌夏言，言若归休，勋便销假了。”世宗为之颔首。御史等闻这消息，又联名劾勋，有诏令勋自省，并将原奏发阅，勋辩语悖慢，失人臣礼。给事中高时，乃尽发勋贪纵不法十数事，遂下勋锦衣狱。勋既得罪，言复被召入直。法司审谳勋案，多由言暗中指授，狱成议斩。世宗尚有意宽贷，饬令复勘，不意复勘一次，加罪一次，复勘两次，加罪两次，一个作威作福的翊国公，不被戮死，也被搒死，盈廷称快。只严嵩失一帮手，未免心中怏怏。

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冠式，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的翼善冠。世宗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独戴香叶冠，嗣命制沉水香冠五顶，分赐夏言、严嵩等。夏言谓非人臣法服，却还所赐。严嵩独遵旨戴着，且用轻纱笼住，借示郑重。世宗遂嫉言亲嵩，适当日食，因诏称：“大臣慢君，以致天象告儆，夏言慢上无礼，着即褫职，所有武英殿大学士遗缺，令严嵩补授！”这诏颁发，嵩遂代言入阁，跃登相位。时嵩年已六十余，不异少壮，朝夕入直西苑椒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大悦，赐嵩银章，有“忠勤敏达”四字。寻又陆续赐匾，遍悬嵩第，内堂曰延恩堂，藏书楼曰琼翰流辉，修道阁曰奉玄之阁，大厅上面独擘窠大书“忠弼”二字，作为特赏。嵩遂窃弄威柄，纳贿营私。长子世蕃，得任尚宝司少卿，性尤贪黠，父子狼狈为奸，朝野侧目。世宗之所谓忠者，得毋由是。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宫中竟闯出谋逆的大变来。谋逆的罪首，乃是曹妃宫婢杨金英，一个宫婢，也入国史中，传播百世，可谓值得。原来世宗中年，因求储心切，广置妃嫔，内有曹氏，生得妍丽异常，最承宠爱，册为端妃。每遇政躬有暇，必至端妃宫内，笑狎尽欢，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差不多有这般情形。修道者固如是耶？端妃侍婢杨金英，因侍奉未周，屡触上怒，几欲将她杖死，还是端妃替她缓颊，才把性命保全，金英未知感恩，反且衔恨。可巧雷坛告成，世宗往祷雷

神，还入端妃宫中，同饮数杯，酒酣欲睡，眠倒榻上，竟入黑甜。端妃替他覆衾，放下罗帏，恐怕惊动睡梦，因轻闭寝门，趋至偏厢去了。不料杨金英觑着闲隙，悄地里挨入寝门，侧耳细听，鼾声大起，她竟放着胆子，解下腰间丝带，作一套结，揭开御帐，把带结套入帝颈，正在用力牵扯，突闻门外有履舄声，不禁脚忙手乱，掷下带子，抢出门外。看官听着！这门外究系何人？原来是另一宫婢，叫作张金莲。又是一个救星。金莲正从寝门经过，偷视门隙，见金英解带作结，不知有什么勾当，她本欲报知端妃，转思金英是端妃心腹，或由端妃遣入，亦未可知，不如速报皇后，较为妥当。主意已定，遂三脚两步的趋至正宫，禀称祸事。方皇后闻言大惊，忙带着宫女数名，随金莲赶入西宫，也不及报知端妃，竟诣御榻前探视，揭帐一瞧，见世宗颈中，套丝带一条，惊得非同小可，忙用手向口中一试，觉得尚有热气，心下始放宽三分，随即检视带结，幸喜是个活结，不是死结。看官，这杨金英既欲弑帝，何以不用死结，恰用活结呢？小子想来，料系世宗命不该绝，杨金英忙中致误。所以带结不牢，当用力牵扯时，反将带结扯脱一半，又经张金莲觑破，不及再顾，所以世宗尚未毕命。方后将带解去，端妃才闻报进来，这时候的方皇后，瞧着端妃，不由的柳眉倒竖，凤眼圆睁，用着猛力，将丝带掷向端妃面上，并厉声道：“你瞧！你瞧！你敢做这般大逆事么？”平时妒意，赖此发泄。端妃莫明其妙，只吓得浑身乱抖，还算张金莲替她辩明，说是杨金英谋逆，方后即令内侍去捕金英，一面宣召御医，入诊世宗。至御医进诊，金英已是拿到，方后也不及审问金英，先由御医诊视帝脉，说是无妨，立即用药施治。果然世宗苏醒转来，手足展舒，眉目活动；惟项间为带所勒，虽未伤命，究竟咽喉被逼，气息未舒，一时尚不能出言。方后见世宗复生，料知无碍，便出外室严讯金英。金英初尚抵赖，经金莲质证，无从狡辩，只好低首伏罪。偏方后不肯罢手，硬要问她主谋。金英一味支吾，待至用刑胁迫，恰供出一个王宁嫔。方后遂命内监张佐，立将王宁嫔牵至，也不问她是虚是实，即用宫中私刑，打她一个半死。随召端妃入问道：“逆犯金英，是你的爱婢，你敢与她通同谋逆，还有何说？”端妃匍匐地上，诉明冤屈。方后冷笑道：“皇上寝在何处，你还想推作不知么？”便命张佐道：“快将这三大罪犯，拖将出去，照大逆不道例，凌迟处死便了。”拔去眼中钉，快意何如？端妃闻言，魂灵儿已飞入九霄，几至不省人事，及惊定复苏，还想哀求，已被张佐牵出宫外。可怜她玉骨冰肌，徒落得法场寸磔，暴骨含冤。为美人恃宠者鉴。王宁嫔及杨金英，依例极刑，不消细说。世宗病痊，忆着端妃的情爱，遍诘宫人，都为称冤，哀悼不置。嗣是与后有隙，至嘉靖二十六年，大内失火，世宗方居西内，闻着火警，竟向天自语道：“莫谓仙佛无灵，看那厮妒害好人，今日恐难逃天谴呢。”宫人请往救方后，世宗默然不答。及火已扑熄，接到大内禀报，皇后为火所伤，抱病颇重，世宗亦不去省视，后竟病殁。已而世宗又追悼亡后，流涕太息道：“后尝救朕，朕不能救后，未免负后了。”又要追悔，愈见哀怒无常。乃命以元后礼丧葬，亲定谥法，号为孝烈，预名葬地曰永陵，这是后话慢表。

且说世宗既遭宫变，并将杨金英族属，逮诛数十人，遂以平定宫变，敕

谕内阁道：“朕非赖天地鸿恩，鬼神默佑，早为逆婢所戕，哪有今日？朕自今日始，潜心斋祓，默迓天庥，所有国家政事，概令大学士严嵩主裁，择要上闻。该大学士应曲体朕心，慎率百僚，秉公办事”等语。严嵩接到此谕，欢喜得了不得，遇事独断，不问同僚，内外百司，有所建白，必先启嵩，然后上闻。嵩益贪婪无忌，恃势横行。大学士翟銮，以兵部尚书入阁办事，资望出严嵩上，有时与嵩会议，未免托大自尊，嵩竟因此挟嫌，阴嗾言官，疏论翟銮，并劾銮二子汝俭、汝孝，与业师崔奇勋，亲戚焦清，同举进士及第，营私舞弊，情迹昭然。世宗震怒，命吏部都察院查勘。翟銮上疏申辩，语多侵及严嵩，世宗益怒道：“銮被劾待勘，尚敢渎陈么？他二子纵有才学，何至与私人并进，显见得是有情弊呢。”遂饬令翟銮父子削籍，并将崔奇勋、焦清，俱斥为民。一场欢喜一场空。又有山东巡按御史叶经，尝举发严嵩受赇事，嵩弥缝得免，怀恨在心，适经在山东监临乡试，试毕呈卷，嵩摘录卷中文字，指为诽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世宗遂逮经入京，加杖八十，创重而死。试官周□，提调布政使陈儒，皆坐罪谪官。御史谢瑜、喻时、陈绍，给事中王勰、沈良材、陈垲，及山西巡抚童汉臣，福建巡按何维柏等，皆以劾嵩得罪，嵩自是气焰益横。世宗命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璧，入阁办事，各授为大学士，嵩看他们不在眼中，仍然独断独行，不相关白。瓒尝自叹道：“何故夺我吏部，令我仰人鼻息。”遂上疏乞休，并言：“嵩老成练达，可以独相，无烦臣伴食”云云。明是讥讽语。嵩知瓒意，亦上言：“臣子比肩事主，当协力同心，不应生嫌，往岁夏言与郭勋同列，互相猜忌，殊失臣道，臣嵩屡蒙独召，于理未安，恐将来同僚生疑，致蹈前辙，此后应仿祖宗朝蹇夏三杨故事，凡蒙召对，必须阁臣同入”等语。以假应假，煞是好看。两疏皆留中不报。世宗自遭宫变后，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常不相见，只秉一真人陶仲文，出入自由，与世宗接见时，辄得旁坐，世宗呼为先生而不名。严嵩尝贿托仲文，凡有党同伐异的事件，多仗他代为陈请，一奸一邪，表里相倚，还有何事再应顾忌？不过大明的国脉，被他斫丧不少呢。

既而张璧去世，许瓒以乞去落职，严嵩竟思独相，不意内旨传出，复召回夏言入阁，尽复原官。言奉诏即至，一入阁中，复盛气凌嵩，既去何必再来？且盛气如故，不死何待？一切批答，全出己意，毫不与嵩商议。就是嵩所引用的私人，多半驱逐，嵩欲出词袒护，都被言当面指摘，反弄得噤不敢声。御史陈其学，以盐法事劾论崔元，及锦衣都督陆炳，炳时已升都督。世宗发付阁议。言即拟旨，令二人自陈。二人惶惧，径造嵩家乞救。嵩摇手道：“皇上前尚可斡旋，夏少师处不便关说，两位只去求他罢了。”二人没法，先用三千金献纳夏第，言却金逐使，吓得二人束手无策，又去请教严嵩。嵩与附耳数语，二人领教出门，即至夏言处请死，并长跪多时，苦苦哀吁。言乃允为转圜，二人才叩谢而出。夏言已中嵩计。嗣因嵩子世蕃，广通贿路，且代输户转纳钱谷，过手时任情剥蚀，悉入贪囊，事被夏言闻悉，拟即参奏。有人报知世蕃，世蕃着急，忙去求那老子设法。严嵩顿足道：“这遭坏了！老夏处如何挽回！”世蕃闻言，急得涕泪交下，毕竟严嵩舐犊情深，踌躇半晌，方道：“事在燃眉，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好儿子！快随我来。”真是一个好

儿子。世蕃应命，即随嵩出门驾舆，竟趋夏第，请见夏少师。名刺投进，好半日传出话来，少师有病，不能见客。严嵩听着，拈须微笑，曲摹奸态。袖出白银一大锭，递与司阍道："烦你再为带引，我专为候病而来，并无他事。"阍人见了白镪，眉开眼笑，乐得做个人情，天下无难事，总教现银子。一面却说道："丞相有命，不敢不遵，但恐敝主人诘责，奈何？"严嵩道："我去见了少师，自有话说，请你放心，包管与你无涉。"阍人及导他入内，直至夏言书室。言见嵩父子进来，不便呵斥阍人，只好避入榻中，佯作病状，蒙被呻吟。严嵩走至榻前，低声动问道："少师政体欠安么？"夏言不应。乐得摆架子。连问数声，方见言露首出来，问是何人？严嵩报明姓名，言佯惊道："是室狭陋，奈何亵慢严相？"说着，欲欠身起来。嵩忙道："嵩与少师同乡，素蒙汲引，感德不浅，就使嘱嵩执鞭，亦所甘心，少师尚视嵩作外人么？请少师不必劳动，尽管安睡！"言甘心辣。言答道："老朽多病，正令家人挡驾，可恨家人不谅，无端简慢严相，老朽益难以为情。"嵩复道："此非尊价违慢，实因嵩闻少师欠安，不遑奉命，急欲入候，少师责我便是，休责尊价。但少师昨尚康强，今乃违和，莫非偶冒寒气么？"言长吁道："元气已虚，又遇群邪，群邪一日不去，元气一日不复，我正拟下药攻邪哩。"分明是话中有话。严嵩一听，早已觉着，急挈着世蕃，扑的一声，跪将下去。世蕃又连磕响头，惊得夏言起身不及，忙道："这、这是为着何事，快快请起！"嵩父子长跪如故，接连是流泪四行，差不多似雨点一般，坠将下来。好一个老法儿。小子有诗讥严嵩父子道：

能屈能伸是丈夫，奸人使诈亦相符。

试看父子低头日，谁信将来被厚诬？

未知夏言如何对付，请看官续阅下回。

本回以严嵩为主，夏言及世宗为宾，内而方后、曹端妃等，外而翟銮、叶经、许瓒等，皆宾中宾也。世宗与夏言，皆以好刚失之，世宗惟好刚故，几罹弑逆之变，夏言惟好刚故，屡遭构陷之冤，独严嵩阴柔险诈，象恭滔天，世宗不能烛其恶，夏言反欲凌以威，此皆为柔术所牢笼，堕其术中而不之悟，无惑乎为所播弄也。宫变一节，虽与严嵩无关，而世宗因此潜居，使严嵩得以专柄，是不啻为嵩添翼。端妃屈死，而严氏横行，天何薄待红颜，而厚待奸相乎？吾故谓本回所叙，处处注意严嵩，余事皆随笔销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观此文而益信神妙矣。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却说严嵩父子，跪在夏言榻前，泪珠似雨点一般，洒将下来，妇女惯会落泪，不意堂堂宰相，也与妇女相等，故孔子谓小人女子，皆为难养。夏言再三请起，严嵩道："少师若肯赏脸，我父子方可起来。"夏言明知为参奏事，恰不得不问着何故？严嵩方将来意说明，世蕃又磕头哀求，

自陈悔过。夏言笑道：“这事想是误传了，我并无参劾的意思，请贤桥梓一概放心！”严嵩道：“少师不可欺人。”夏言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尽管放心起来，不要折煞我罢！”言必践信，原是君子所为，但施诸小人，未免失当。严嵩父子，方称谢而起。彼此又谈数语，方才告别。夏言只说了“恕送”二字，依旧拥被坐着。架子太大。严嵩归家，暗想世蕃虽得免劾，总不免受言所辱，意中很是怀恨，日与同党阴谋，设计害言。言却毫不及觉。有时言与嵩入直西苑，世宗屡遣左右宫监，伺察二人动静，无非好猜。与言相遇，言辄傲然不顾，看他似奴隶一般；转入嵩处，嵩必邀他就座，或相与握手，暗中便把黄白物，塞入宫监袖中。本是傥来物，何足爱惜。看官！你想钱可通神，何人不爱此物？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自然在世宗面前称赞严嵩的好处。那夏言不但没钱，还要摆着架子，逞些威风，大家都是恨他，背地里常有怨声，世宗问着，还有何人与言关切，略短称长；而且设醮的青词，世宗视为非常郑重，平日所用，必须仰仗二相手笔，言年渐衰迈，又因政务匆忙，无非令幕客具草，糊糊涂涂地呈将上去，世宗每看不入眼，弃掷地上。嵩虽年老，恰有儿子世蕃帮忙，世蕃狡黠性成，善能揣摩帝意，所撰青词，语语打入世宗心坎中，世宗总道是严嵩自撰，所以越加宠幸。只世蕃仗着父势，并没有改过贪心，仍旧伸手死要，严嵩倒也告诫数次，偏世蕃不从，嵩恐夏言举发，上疏遣世蕃归家。世宗反驰使召还，加授世蕃太常寺少卿。世蕃日横，嵩因见主眷日隆，索性由他胡行罢了。这且慢表。

且说嘉靖三年，大同五堡兵作乱，诱鞑靼部入寇，虽经佥都御史蔡天祐等，抚定叛众，只鞑靼兵屡出没塞外。鞑靼势本中衰，至达延可汗嗣立，达延可汗系脱古思帖木儿六世孙。颇有雄略，统一诸部，自称大元大可汗，复南下略河套地，奄有朔漠，分漠南漠北为二部。漠北地封幼子札赉尔，号为喀尔喀部，漠南地分封子孙，令次子巴尔色居西部，赐名吉囊。亦作济农。“吉囊”二字，是副王的意思。嫡孙卜赤居东部，号为察哈尔部，达延汗殁，卜赤嗣为可汗，巴尔色亦病死，子究弼哩克袭父遗职，移居河套，为鄂尔多斯部的始祖，巴尔色弟俺答，居阴山附近，为土默特部的始祖，彼此不相统属。未几究弼哩克又死，俺答并有二部，势日强盛，与究弼哩克子狼台吉，屡寇明边。明将发兵抵御，互有胜负。约略叙明。嘉靖二十五年，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锐意图功，辄有杀获。且建议规复河套，上书力请道：

寇居河套，侵扰边鄙，今将百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服；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马，切齿痛心，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劲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敝，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百，益以山东枪手二千，多备矢石，每当秋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饷，水陆并进，乘其无备，直捣巢穴。材官驺发，炮火雷击，则彼不能支。岁岁为之，每出益励，彼势必折，将遁而出套之恐后矢。俟其远出，然后因祖宗之故疆，并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处分戍卒，讲求屯政，以省全陕之转输，壮中国之形势，此中兴之大烈也。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

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惟陛下裁之！

这疏呈入，有旨下兵部复议。兵部以筑边复套，俱系难事，两事相较，还是复套为难，筑边较易，请先事筑边，缓图复套。世宗转问夏言，言独请如铣议。世宗乃颁谕道："河套久为寇据，乘便侵边，连岁边民，横遭荼毒，朕每宵旰忧劳，可奈边臣无策，坐视迁延，没一人为朕分忧。今侍郎曾铣，倡议复套，志虑忠纯，深堪嘉尚，但作事谋始，轻敌必败，著令铣与诸边臣，悉心筹议，务求长算。兵部可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他修边饷兵，便宜调度，期践原议，勿懈初衷！"叙入此谕，见得世宗初意，本从铣奏。铣得谕后，自然募集士卒，添筑寨堡，忙碌了好几月，督兵出寨，击退寇众，斩馘数十人，获牛马橐驼九百有五十，械器八百五十余件，上表奏捷。世宗按功增俸，并赐白金纻币有差。曾铣遂会同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三镇总兵，协议复套方略，且条陈机要，附上营阵八图，世宗很是嘉纳。奏下，兵部尚书王以旗等，亦见风使帆，复陈曾铣先后奏请，均可施行云云。

会值大内失火，方后崩逝，应上回。世宗颇加戒惧，命释杨爵等出狱，应五十九回。一面诏求直言。那时阴贼险狠的严嵩，得了机会，疏陈："灾异原因，由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应同加罪惩处，借迓天庥。"东拉西扯，毫没道理。嵩疏一上，廷臣遂陆续上本，大都归咎铣、言两人。明明是严嵩主使。世宗竟背了前言，别翻一调，谕言："逐贼河套，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曾铣原不足惜，倘或兵连祸结，涂炭生灵，试问何人负责"等语。大人说错话，话过便是这等举动。这谕一下，中外多诧异不置。接连是罢夏言官，逮铣诣京，出兵部尚书王以旗，凡从前与议复套官吏，分别惩罚。世宗自问应否加罚？一番攘外安内的政策，片刻冰消。

这严嵩心尚未足。定要借着此事，害死夏言，方肯罢休。先是咸宁侯仇鸾，仇钺子。镇守甘肃，素行贪黩，为铣所劾，逮入京师下狱。鸾与嵩本是同党，嵩遂从中设法，暗令子世蕃替鸾草疏，辩诉冤屈，并诬铣克扣军饷，纳贿夏言，由言继妻父苏纲过付，确凿无讹。世宗到此，也未尝彻底查究，便饬法司谳案，援照交结近侍律，斩铣西市，妻子流二千里。铣有智略，颇善用兵，性尤廉洁，死后家无余资，都人俱为称冤，惟严嵩以下一班走狗，扳倒曾铣，就是扳倒夏言。铣既坐斩，言自然不能免罪了。当下有诏逮言，言才出都抵通州，闻铣已定谳，吃一大惊，从车上跌下，忍痛唏嘘道："这遭我死了。"在途次缮着奏疏，痛诋严嵩，略谓："仇鸾方系狱中，皇上降谕，未及二日，鸾何从得知？此必严嵩等诈为鸾疏，构陷臣等。严嵩静言庸违似共工，谦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权，父子专政，似司马懿，臣的生命，在严嵩掌握，惟圣恩曲赐保全。"你从前何不预劾，至此已是迟了。疏才缮定，缇骑已到，即就逮至京，把缮好的奏折，浼人呈入，世宗不理，无非是掷向地上。命刑部援曾铣律，按罪论死。尚书喻茂坚，颇知夏言的冤情，因世宗信嵩嫉言，不便替他诉冤，只好将议贵议能的条例，复陈上去，请将言罪酌减。世

宗览毕，愤愤道：“他应死已久了，朕赐他香叶冠，他不奉旨，目无君上，玩亵神明，今日又有此罪，难道还可轻恕么！”尚记得香叶冠事，煞是可笑。随批斥茂坚，说他不应包庇。嵩闻刑部主张减罪，恐言或从此得生，正拟再疏架害，一步不肯放松，小人之害人也如此。适值俺答寇居庸关，边报到京，遂奏称居庸告警，统是夏言等主张复套，以致速寇。这道奏章，仿佛县夏言的催命符，竟由世宗准奏，置言重辟，言妻苏氏流广西，从子主事克承，从孙尚宝丞朝庆，尽行削籍。于是严嵩得志，独揽大权，世宗虽自南京吏部，召入张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并命李本为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两人入阁，一个是疏不间亲，一个是卑不敌尊，无非是听命严嵩，唯唯诺诺罢了。也是保身之道，否则即被逐出。

且说俺答入寇居庸，因关城险阻，不能得手，便移兵犯宣府，把总江瀚，指挥董旸，先后战死，寇遂进逼永宁。大同总兵官周尚文，督师截击，仗着老成胜算，杀败寇众，戮一渠帅，俺答乃仓皇遁去。严嵩父子，与尚文又有宿憾，屡图倾陷，幸喜边患方深，世宗倚重尚文，未遭谗害。哪知天不假年，将星遽陨，死后应给恤典，偏被严嵩中沮，停止不行。给事中沈束，上书代请，忤了严嵩，奏请逮狱。束妻张氏，留住京师，无论风霜雨雪，总是入狱探望，所有狱中费用，全仗十指的针绣，易钱缴纳，狱卒颇也加怜，不忍意外苛索。小卒犹怀悲感，大相偏要行凶。张氏一日上书道：

臣夫家有老亲，年已八十有九，衰病侵寻，朝不计夕。臣妾欲归奉舅，则夫之饘粥无资，欲留奉夫，则舅又旦夕待尽，辗转思维，进退无策，臣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实惟陛下莫大之德，臣夫固衔感无穷，臣妾亦叨恩靡既矣。

这疏求法司代呈，法司亦悚然起敬，附具请片，一并呈入。偏偏世宗不许，原来世宗深嫉言官，每以廷杖遣戍，未足深创，特命他长系狱中，为惩一儆百计，且令狱卒日夕监囚，无论语言食息，一律报告，就是戏言谐语，亦必上闻。沈束一系至十八年，但闻狱檐上面，鹊声盈耳，束谩语道：“人言鹊能报喜，我受罪多年，何来喜信，可见人言都是无凭呢。”这句话，报入大内，世宗忽记起张氏哀词，竟心动起来，当命将沈束释狱。夫妇踉跄回家，江山依旧，景物全非，老父已病死数年了。两人号啕恸哭，徙棺安葬，不消细叙。

单表周尚文病殁大同，朝旨令张达补授，俺答闻边将易人，复来犯塞。达有勇无谋，与副总兵林椿，带着边兵，出关接仗。两下里恶战一场，彼此各死伤多人，敌兵已经退去。达偏穷追不舍，中途遇伏，马蹶被戕。林椿麾兵往救，不及衣甲，也被敌兵攒刺，受了重伤，毙于非命。这是有勇无谋的坏处。俺答召集全部人马，大举入犯，边疆尤震。严嵩得仇鸾厚贿，竟代为保举，赦出狱中，授大同总兵官。鸾至大同，适值俺答到来，吓得手足无措。悔不如安居狱中。还是养卒时义、侯荣，替鸾设法，赍着金帛，往赂俺答，求他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得了贿赂，遗还剑纛，作为信据，允准移师，还算有情。遂东沿长城，至潮河

川南下，直抵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众出御，俺答佯退，别遣精骑绕出黄榆沟，破墙而入。汝孝部下，不意敌兵猝至，相率惊溃，俺答遂掠怀柔，围顺义，长驱疾走，径达通州，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先日至白河口，将东岸舟楫，悉数拢泊西岸，不留一艘，因此寇众大至，无舟可渡，只得傍河立寨，潜分兵剽掠昌平，蹂躏诸陵，奸淫劫夺，不可胜纪。

是时京城内外，已紧急得了不得，飞檄各镇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把守京城九门，一面诏集禁军，仔细检阅，只有四五万人，还是一半老弱残兵，不足御敌。看官听说！自武宗晏驾后，禁军册籍，多系虚数，所有兵饷，尽被统兵大员没入私囊，有几个强壮兵丁，又服役内外提督及各大臣家，一时不能归伍，所以在伍各兵，不是老疾，就是疲弱，一闻寇警，统是哭哭啼啼，一些儿没有勇气。都御史商大节，受命统兵，只得慷慨誓师，虚言激励，兵民闻言思奋，颇也愿效驰驱。大节命各至武库，索取甲仗，不料各兵去了转来，仍然是赤手空拳。大节问明缘故？大众答道："武库中有什么甲械，不过有破盔数十顶，烂甲数百副，废枪几千杆罢了。"大节叹道："内使主库，弄到这般情形，教我如何摆布呢？"言下，沉吟了一会，复顾大众道："今日事在眉急，也说不得许多了，你等且再至武库，拣了几样，拿来应用，待我奏请圣上，发帑赶制，可好么？"实是没法，只好搪塞。大众含糊答应，陆续退去。大节据实奏报，有旨发帑金五千两，令他便宜支付。大节布置数日，还是不能成军。幸是年适开武科，四方应试的武举人，恰也来的不少，便由大节奏准应敌，才得登陴守城。过了两天，俺答已潜造竹筏，饬前队偷渡白河，约有七百骑，入薄京城，就安定门外的教场，作为驻扎地。京师人心愈恐。世宗又久不视朝，军事无从禀白，廷臣屡请不应，礼部尚书徐阶，上书固请，方亲御奉天殿，集文武百言议事。谁知登座以后，并不闻有什么宸谟，只命徐阶严责百官，督令战守罢了。想是仗着天神保护，不必另设军谋。百官正面面相觑，可巧侍卫入报，大同总兵官仇鸾，及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统率本部兵到京，来卫皇畿了。世宗道："甚好。仇鸾可为大将军，节制各路兵马，守谦为兵部侍郎，提督军务。兵部何在？应即传旨出去。"昏头磕脑，连兵部尚书都不认识。兵部尚书丁汝夔，忙跪奉面谕，世宗竟退朝入内去了。汝夔起身出外，私叩严嵩，应该主战主守。严嵩低语道："塞上失利，还可掩饰，都下失利，谁人不晓。你须谨慎行事，寇得饱掠，自然远飏，何必轻战。"恰是好计，但如百姓何？汝夔唯唯而别。嗣是兵部发令，俱戒轻举。杨守谦以孤军力薄，亦不敢战，相持三日，俺答复至，竟麾众纵火，焚毁城外庐舍，霎时间火光烛天，照彻百里，正是：

寇众突来惟肆掠，池鱼累及尽遭殃。

未知京城能否保守，且至下回交代。

复套之议，曾铣创之于先，夏言赞之于后，固筹边之胜算也。河套即蒙古鄂尔多斯地，东西北三面，俱濒黄河，南与边城相接，黄河自北折南，成一大圈，因称河套。其地灌溉甚便，土壤肥美，俗有"黄河百害，

只富一套”之说，设令乘机规复，发兵屯垦，因地为粮，倚河结寨，岂非西北之一大重镇耶？世宗初从铣议，后入嵩言，杀道济而自坏长城，死得臣而遂亡晋毒，一误再误，何其昏愦若此？及俺答入塞，直薄京城，朝无可恃之将帅，营无可用之兵戎，乃犹安居西内，至力请而后出，出亦不发一言，徒因仇鸾、杨守谦两人，入京勤王，即畀大权，身为天子，乃胸无成算，一至于此乎？读此回，令人作十日恶。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却说俺答率众到京，沿途大掠，又放起一把无名火来，将京城外面的民居，尽行毁去，百姓无家可住，东逃西散，老的小的，多半毙命，年纪少壮的，遇着寇众，不是被杀，就是被掳，内中有一半妇女，除衰老奇丑外，尽被这班鞑奴，牵拉过去，任情淫污，最有姿色的几人，供俺答受用，轮流取乐。大将军仇鸾，本畏俺答，因听时义、侯荣言，讨好朝廷，勉强入援，既至京师，哪敢与俺答对仗？只得仍遣时义、侯荣，再去说情。两人至俺答营，见俺答踞坐胡床，左右陪着妇女数人，统是现成掳掠，临时妻妾，平常妇女，得做番王临时妻妾，也算交运。两人也顾不得什么气节，只好跪叩帐下。俺答道：“你来做什么？想是又把金币送我，倒难为你主人好意。”眈眈逐逐，无非为了金帛。时义道：“大王欲要金币，也是不难，但深入京畿，震动宫阙，恐我皇上动疑，反不愿颁给金币了。”俺答道：“我并不愿夺你京城，我只教互市通贡，每岁得沾些利益，便可退兵。”可见俺答原无大志。时义道：“这也容易，谨当归报便了。”两人返报仇鸾，鸾闻帝意主战，一时却不敢上闻。俺答待了三日，并无信息，乃遣游骑至东直门，闯入御厩，掠得内监八人，还至虏营。俺答也不去杀他，反将他一律释缚，好言抚慰道：“烦你等作个传书邮，我有一书，寄与你主便是。”说罢，便将书信取出，交与八人。八人得了命，出了番帐，奔回东直门，入城禀见世宗，呈上番书。书中大意，无非是要求互市，请通贡使，结末有如不见从，休要后悔等语。世宗阅罢，便至西苑，召见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出书使视道：“卿等以为何如？”严嵩瞧着来书，语多恫吓，暗想此事颇不易解决，依他也不是，不依他也不是，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启奏道：“俺答上书求贡，系关系礼部的事情，陛下可详问礼部。”火烧眉毛，轻轻扑去。礼部尚书徐阶，听了嵩言，暗骂道：“老贼！你要嫁祸别人么？”心中一忖，也即启奏道：“求贡事虽属臣部掌管，但也须仰禀圣裁。”你推我，我推别人，徐阶也会使刁。世宗道：“事关重大，大家熟商方好哩。”阶踌躇半晌，方道：“现在寇患已深，震惊陵庙，我却战守两难，不便轻举，似应权时允许，聊解眉急。”世宗道：“他若果肯退去，皮币珠玉，俱不足惜。”阶复道：“若只耗费些皮币珠玉，有何不可？但恐他得步进步，要索无厌，为之奈何？”世宗蹙额道：“卿可谓远虑了，惟目前寇骑近郊，如何令退？”阶又道：“臣却有一计在此。俺答来书，统是汉文，我只说他汉文难信，且没有临城胁贡的道理，今宜退出边外，别遣使赍呈番文，由大同守臣代奏，才可允行。他若果然退

去，我却速调援兵，厚集京畿，那时可许则许，不可许，便与他交战，不为他所窘了。”此言只可欺小孩。世宗点头称善，命阶照计行事。

阶即遣使往谕，嗣得俺答复书，务须照准，令以三千人入贡，否则将添兵到此，誓破京师。阶见此书，先召百官会议，并宣布俺答来书，各官瞠目伸舌，莫敢发言。忽有一人高声道：“我意主战，不必言和。”徐阶瞧将过去，乃是国子司业赵贞吉，便问道：“君意主战，有何妙策？”贞吉道：“今日若许入贡，他必拣选精骑三千，即刻入城，阳称通贡，阴图内应，内外夹攻，请问诸公如何抵敌？就使他诚心通好，无意外的变故，也是一场城下盟，堂堂中国，屈辱敌人，宁不羞死！”也是一番虚骄语。检讨毛起接口道：“何人不知主战？但今日欲战无资，只好暂许要求，邀使出塞，然后再议战备。”贞吉叱道：“要战便战，何必迟疑！况寇众狡诈异常，岂肯听我诱约么？”徐阶见两下龃龉，料知不能决议，索性起座而去，自行入奏。

是夕城外火光，越加猛烈，德胜、安定两门外，统成焦土，世宗在西内遥望，只见烟焰冲霄，连夜不绝，不禁搔首顿足，只唤奈何。内侍也交头接耳，互述日间廷议情状，适被世宗闻知，问明详细，即令宣诏赵贞吉入对。贞吉奉命即至，由世宗颁给纸笔，饬他条陈意见。贞吉即援笔直书，大旨“以寇骑凭陵，非战不可，陛下今日，宜亲御奉天门，下诏罪己。追奖故总兵周尚文，以励边帅；释放给事沈束出狱，以开言路，饬文武百司，共为城守；并宣谕各营兵士，有功即赏，得一首功，准赏百金，捐金数万，必可退敌”云云。虽似理直气壮，亦嫌缓不济急。这疏一上，世宗颇也感动，立擢贞吉为左椿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饬户部发银五万两，宣谕行营将士。惟贞吉所请追励各条，仍未举行。是时俺答已纵掠八日，所得过望，竟整好辎重，向白羊口而去。有旨饬仇鸾追袭，鸾无奈，发兵尾随敌后，谁料敌兵竟返旆来驰，吓得仇鸾胆战心惊，急忙退步。部兵亦霎时溃散，等到敌兵转身，徐徐出塞，然后收集溃卒，检点人数，已伤亡了千余人。鸾反在途中枭斩遗尸，得八十余级，只说是所斩虏首，献捷报功，世宗信以为真，优诏慰劳，并加鸾太保，厚赐金帛。

京中官吏，闻寇众退去，互相庆贺。丑不可耐。不意有严旨下来，饬逮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下狱。原来京城西北，多筑内臣园宅，自被寇众纵火，免不得一并延烧。内臣入奏世宗，统说是丁、杨二人，牵制将帅，不许出战，以致烽火满郊，惊我皇上，伏乞将二人治罪，为后来戒。都把皇帝做推头，这叫作肤受之愬。世宗闻言大怒，所以立刻传旨，将二人逮系起来。汝夔本受教严嵩，才命各营停战，至此反致得罪，连忙嘱着家属，向嵩乞救。嵩语来人道：“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来人欢谢去讫。嵩驰入见帝，谈及丁汝夔，世宗勃然变色道：“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这数语吓退严嵩，只好踉跄趋出，不发一言。至弃市诏下，汝夔及守谦，同被绑至法场，汝夔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言未已，刀光一下，身首两分。守谦亦依次斩首，毋庸细述。

过了一日，又有一道中旨颁下，着逮左谕德赵贞吉下狱。看官听说！这赵贞吉因奏对称旨，已得超擢，如何凭空得罪呢？先是贞吉廷议后，盛气谒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阍人。说他有意刁难，正在吵嚷的时候，忽有一人走入，笑语贞吉道：“足下何为？军国重事，慢慢地计议就是了。”贞吉视之，乃是严嵩义子赵文华，官拜通政使，不禁愤恨道：“似你等权门走狗，晓得什么天下事？”言毕，悻悻自去。文华原不足道，贞吉亦属太傲。文华也不与多辩，冷笑而入，当即报知严嵩，嵩仇恨益甚。至俺答已退，遂奏称：“贞吉大言不惭，毫无规画，徒为周尚文、沈束游说，隐谤宸聪。”这句话又激起世宗的怒意，遂命将贞吉拘系数日，廷杖一顿，谪为荔波典史。

当贞吉主战时，廷臣俱袖手旁观，莫敢附和，独有一小小官吏，位列最卑，恰朗声道：“赵公言是。”吏部尚书夏邦谟，张目注视道：“你是何等官儿，在此高论？”那人即应声道：“公不识锦衣经历沈炼么？由他自己报名，又是一样笔墨。公等大臣，无所建白，小臣不得不说。炼恨国家无人，致寇猖獗，若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饷，再合勤王军十余万，击寇惰归，定可得胜，何故屡议不决呢？”邦谟道：“你自去奏闻皇上，我等恰是无才，你也不必同我空说。”炼益愤愤，竟拜表上陈，世宗全然不理。炼闷闷不乐，纵酒佯狂。一日，至尚宝丞张逊业处小饮，彼此纵论国事，谈及严嵩，炼停杯痛骂，涕泪交颐。既晚归寓，余恨未平，慨然太息道：“自古至今，何人不死？今日大奸当国，正忠臣拼死尽言的时候，我何不上书痛劾？就是致死，也所甘心。”计划已定，遂研墨展毫，缮就奏牍道：

昨岁俺答犯顺，陛下欲乘时北伐，此正文武群臣，所共当戮力者也。然制敌必先庙算，庙算必当为天下除奸邪，然后外寇可平。今大学士严嵩，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至此，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劾奏。”遂又续写数语，无非是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并请治罪等情。次日呈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来，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况世宗方倚重严嵩，哪里还肯容忍？严旨一下，斥他诬蔑大臣，榜掠数十，谪佃保安。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劾嵩，一并得罪。学诗削籍，宗

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俱以劾嵩遭谴，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嵩各官，都当京察大计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靡有孑遗。

惟仇鸾党附严嵩，愈邀宠眷，适值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以营政久弛，疏请整饬，略谓："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逐渐裁并，额军尚有三十八万余人。今武备积弛，现籍止十四万，尚是虚额支饷，有名无实。近届寇骑深入，搜括各营，只有五六万人，尚且老弱无用，此后有警，将仗何人"等语。何不叫中饱的官吏去？世宗览奏，立命废止团营两官厅，仍复三大营旧制，创设戎政府，命仇鸾为总督，邦瑞为副。鸾既揽兵权，并欲节制边将，因请易置三辅重臣，以大同总兵徐珏驻易州，大同总兵署授徐仁，宣府蓟镇总兵李凤鸣、成勋，亦彼此互易。并选各边兵更番入卫，分隶京营。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必须报明戎政府，酌量调遣云云。世宗一律允准，将原奏发下兵部。王邦瑞以为不可，极力谏阻，仇鸾所请，全是私意，即愚者亦知其非，世宗反深信之，邦瑞虽谏何益？不意反受了一番斥责。且特赐仇鸾封记，令得密上封章，一切裁答，俱由内批发行，不下兵部。邦瑞又屡疏争辩，恼动世宗，竟令削职。邦瑞归去，仇鸾益无忌惮，扬言将大举北征，命户部遣使四出，尽括甫都及各省积贮，并催征历年逋赋，作为兵饷，所在苛扰。经礼部尚书徐阶，从中奏阻，始得稍寝。

既而俺答又有入寇消息，鸾忙令时义出塞，赍了金币，贿结俺答义子脱脱，情愿互市通贡，不可动兵。脱脱禀知俺答，俺答自然乐许，遂投书宣大总督苏祐，转致仇鸾。鸾与严嵩定议，每岁春秋两市，俺答进来的货物，无非是塞外的马匹，因此叫作马市。马市既开，命侍郎史道掌领。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独抗疏陈奏道：

互市者，和亲别名也。俺答蹂躏我陵寝，虔刘我赤子，而先之曰和，忘天下之大仇，不可一；下诏北伐，日夜征缮兵食，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不可二；堂堂天朝，下与边寇互市，冠服倒置，损国家之重威，不可三；此语未免自大恶习。海内豪杰，争磨砺待试，一旦委置无用，异时号召，谁复兴起，不可四；去岁之变，颇讲兵事，无故言和，使边镇将帅，仍自懈弛，不可五；边卒私通外寇，吏犹得以法裁之，今导之使通，其不勾结而危社稷者几希，不可六；盗贼伏莽，本摄国威，今知朝廷畏寇议和，适启睥睨之渐，不可七；俺答往岁深入，乘我无备，备之一岁，仍以互市终，彼谓我尚有人乎？不可八；俺答狡诈，出没叵测，我竭财力而辇之边，彼或负约不至，即至矣，或阴谋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复寇，或以下马索上直，或责我以他赏，或责我以苛礼，皆未可知也，不可九；此条所见甚是。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以后，帛将不继，不可十。凡为谬说者有五：不过曰吾外假马市以羁縻之，而内足修我武备，夫俺答何厌之有？吾安能一一应之？是终兆衅也，且吾果欲修武备，尚何借于羁縻？此一谬也；又或曰互市之马，足资吾军，夫既已和矣，无事战矣，马将焉用？且彼亦安肯损其壮马以予我，此二谬也；抑或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贡，夫至于朝贡，而中

国之捐资以奉寇益大矣，此三谬也；或且曰彼既利我，必不失信，亦思中国之所谓开市者，能尽给其众乎？不给则不能无入掠，此四谬也；或又曰兵为危道，佳兵不祥，试思敌加我而我乃应之，胡谓佳兵？人身四肢皆痈疽，毒日内攻，而惮用药石，可乎？此五谬也。夫此十不可五谬，匪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敢有为陛下主其事者，盖其人内迫于国家之深恩，则图幸目前之安以见效，外慴俺答之重势，则务中彼之欲以求宽。公卿大夫，知而不言，盖恐身任其责，而自蹈危机也。陛下宜振独断，发明诏，悉按言开市者。然后选将练兵，声罪致讨，不出十年，臣请得为陛下勒燕然之绩，悬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后世。

世宗览到此疏，意颇感奋，下内阁及诸大臣集议，严嵩等不置可否，独仇鸾攘臂痛詈道："竖子目不识兵，乃说得这般容易。"遂自上密疏，力诋继盛。世宗意遂中变，遽下继盛锦衣狱，令法司拷讯。继盛持论不变，竟贬为狄道典史。小子有诗咏道：

朝三暮四等狙公，政令纷更太自蒙。

直谏翻遭严谴下，空令后世慨孤忠。

继盛既贬，马市大开，究竟俺答受驭与否，且至下回再详。

本回叙俺答入寇，以及议和互市，无非是幸臣误国，酿成寇患。夫俺答虽称狡诈，而未尝有入主中原之想，观其大掠八日，饱飏而去，可知赵贞吉之主战，未尝非策。果令宸衷独断，奋发有为，则岂竟不足却敌？于少保当土木之败，犹能慷慨誓师，捍守孤城，况俺答不及也先，世宗权逾景帝，宁有不事半功倍乎？至若仇鸾之创开马市，取侮敌人，杨继盛抗疏极言，其于利害得失，尤为明畅，世宗几为感动，复因仇鸾密陈，以致中变，盖胸无主宰，性尤好猜，奸幸得乘间而入，而忠臣义士，反屡受贬戮，王之不明，岂足福哉？读屈原言而不禁同慨矣。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拼死留名

却说马市既开，由侍郎史道主持市事，俺答驱马至城下，计值取价，起初还不失信用，后来屡把羸马搪塞，硬索厚值，一经边吏挑剔，即哗扰不休。有时大同互市，转寇宣府，宣府互市，转寇大同，甚且朝市暮寇，并所卖的羸马，亦一并掠去。大同巡按御史李逢时，一再上疏，略称："俺答屡次入寇，与通市情实相悖，今日要策，惟有大集兵马，一意讨伐，请饬京营大将军仇鸾，赶紧训练，专事征讨，并命边臣合兵会剿，勿得隐忍顾忌，酿成大患。"兵部尚书赵锦，亦上言御寇大略，战守为上，羁縻非策。世宗乃令仇鸾督兵出塞，往讨俺答。

鸾本认严嵩为义父，一切行止，都由嵩暗中庇护，自总督京营后，权力

与严嵩相埒，免不得骄傲起来，将严嵩撇诸脑后。严嵩怨他负恩。密疏毁鸾，鸾亦密陈严嵩父子贪横情状。凶终隙末，小人常态，至两下密疏，尤甚好看。世宗渐渐疏嵩，只命徐阶、李本等，入直西内，嵩不得与，其时张治已殁。嵩衔恨益甚。至是命鸾出兵，料知鸾是胆怯，因嗾使廷臣，请旨督促。看官！你想仇鸾身为大将，并未曾与外寇交绥，单靠着时义、侯宗等，买通俺答，遮盖过去，此刻奉命北征，真个要他打仗！他是无谋无勇，如何行军？况且有严嵩作对，老法儿统用不着，又不能托故不去，只好硬着头皮，裀纛出师。途中缓一日，好一日，挨一刻，算一刻。不料警报频来，边氛日恶，大同中军指挥王恭，战死管家堡，宁远备御官王相，又战死辽东卫。朝旨又严厉得很，把大同总兵徐仁，游击刘潭等拿问，巡抚都御史何思削籍。内外情事，都从仇鸾一边叙入，省却无数笔墨。俗语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益发令仇鸾短气。好容易行到关外，探听得俺答部众，驻扎威宁海，他居然想出一计，乘敌不备，掩杀过去。当下麾兵疾走，甫至猫儿庄，两旁胡哨陡起，霎时间走出两路人马，持刀挺戟，旋风般地杀来，仇鸾叫声不好，策马返奔，部兵见大帅一走，还有何心恋战，纷纷弃甲而逃，逃不脱的晦气人物，被敌兵切菜般的举刀乱砍，所有辎重等物，挟了便走，驴马等物，牵着便行，不消多少工夫，敌兵已去得无影无踪了。仇鸾逃了一程，才有侦骑来报，说是："俺答的游击队，在此巡弋，并非全部巨寇，请大帅不必惊慌"云云。仇鸾闻言，又惭又恨，叱退侦卒，驰入关中。挖苦仇鸾，笔锋似刀。

嗣是羞恚成疾，恹恹床褥，蓦地里生了一个背疽，痛不可忍，日夕呼号。本拟上表告辞，奈顾着大将军印绶，又是恋恋难舍，没奈何推延过去。偏是礼部尚书徐阶，密劾鸾罪，兵部尚书赵锦又奏称："强寇压境，大将军仇鸾，病不能军，万一寇众长驱，贻忧君父不小，臣愿率兵亲往，代鸾征讨。"说得世宗性急起来，颁诏兵部，以尚书不便轻出，令侍郎蒋应奎，暂摄戎政，总兵陈时，代鸾为大将军，惟这大将军印尚在仇鸾掌握，饬赵锦收还。鸾得报后，即日返京，养病私第。赵锦夤夜亲往，持诏取印，仇鸾已病不能起，闻得此信，"呵哟"一声，倒在榻上，顿时疽疮迸裂，鼻息悠悠。家人忙了手脚，急将仇鸾叫醒，鸾开目一瞧，禁不住流泪两行，至印信缴出，赵锦别去，鸾即断气而亡。保全首领，实是侥幸。

世宗已知仇鸾奸诈，遣都督陆炳，密查遗迹。炳素嫉鸾，尝侦悉鸾事，因恐没有案证，未敢上闻。会鸾旧部时义、侯荣等，已冒功授锦衣卫指挥等官，闻鸾病死，料难安居，竟出奔居庸关，意欲往投俺答，可巧被陆炳知悉，着急足驰至关上，投书关吏，请发兵查缉鸾党。冤冤相凑，时义、侯荣等人，叩关欲出，被关吏一并拘住，押解京师。当下法司审讯，诱供逼招，尽发鸾通虏纳贿诸事。陆炳一一奏明，那时世宗大怒，暴鸾罪恶，剖鸾棺，戮鸾尸，并执鸾父母妻子，及时义、侯荣等，一体处斩。近报则在己身，远报则在妻孥。布告天下，立罢马市。俺答闻信，稍稍引去。世宗又命宣大总督苏佑，与巡抚侯钺、总兵吴瑛等，出师北伐。画蛇添足，未免多事。钺率万余人出塞，袭击俺答，又陷仇鸾故辙。谁料被俺答闻知，设伏待着，俟侯钺兵至，伏兵四起，首尾央

击，杀死把总刘歆等七人，士卒死亡无算，钺等拼命逃还，才得保全性命。巡抚御史蔡朴，据实奏劾，留中不发。惟刘歆等死后恤典，总算命兵部颁发。既而俺答又犯大同，副总兵郭都出战，孤军无援，复遭战殁，乃逮侯钺至京，削籍为民。

世宗记恨仇鸾，尚是不置，因思杨继盛劾鸾遭贬，未免冤枉，遂召继盛还京，从典史四次迁升，复为兵部员外郎。严嵩与鸾有隙，以继盛劾鸾有功，也从中说项，改迁兵部武选司。继盛哪里知晓？就是知晓，恐也不肯感嵩。只是感激主知，亟图报国。抵任甫一月，即草疏劾嵩罪状，属稿未成，妻张氏入室，问继盛奏劾何人？继盛愤愤道："除开严嵩，还有哪个？"张氏婉劝道："君可不必动笔了，前时劾一仇鸾，被困几死，今严嵩父子，威焰熏天，一百个仇鸾，尚敌不过他，老虎头上搔痒，无补国家，转取祸戾，何苦何苦！"言亦近情。继盛道："我不愿与这奸贼同朝共事，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张氏道："君死无益，何若归休！"继盛道："龙逄、比干，流芳百世，我得从古人后，愿亦足了。你休阻我！"张氏知不可劝，含泪趋出。继盛草就奏疏，从头誊正，内论严嵩十大罪五奸，语语痛切，字字呜咽，正是明史上一篇大奏牍。小子节录下方，其词云：

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为严嵩。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外贼可除者。故臣请诛贼嵩，当在剿绝俺答之先。嵩之罪恶，除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论之已详，然皆止论贪污之小，而未发其僭窃之大。去年春，雷久不声。占云："大臣专政"。夫大臣专政，孰有过于嵩者？又是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背君者皆叛也。夫人臣背君，又孰有过于嵩者？如四方地震，与夫日月交食之变，其灾皆感应贼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觉，上天警告之心，亦恐殆且孤矣。臣敢以嵩之专政叛官十大罪，为陛下陈之！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奔走请命，直房如市，无丞相而有丞相权，是坏祖宗之成法，大罪一；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亲。"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罚一人，曰："此得罪于我。"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窃君上之大权，大罪二；陛下有善政，嵩必令子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欲天下以陛下之善，尽归于己，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陛下令嵩票拟，盖其职也，岂可取而令世蕃代之？题疏方上，天语已传，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是纵奸子之僭窃，大罪四；严效忠、严嵩厮役。严鹄，世蕃子。乳臭子耳，未尝一涉行伍，皆以军功官锦衣，两广将帅，俱以私党躐府部，是冒朝廷之军功，大罪五；逆鸾下狱，贿世蕃三千金，嵩即荐为大将，已知陛下疑鸾，乃互相排诋，以泯前迹，是引悖逆之奸臣，大罪六；俺答深入，击其惰归，大计也，嵩戒丁汝夔勿战，是误国家之军机，大罪七；郎中徐学诗，给事中厉汝进，俱以劾嵩削籍，厉汝进劾世蕃，窃弄父权，嗜贿张焰，嵩上疏自理，且求援中官，以激帝怒，遂廷杖削籍。内外之臣，中伤者何可胜计，是专黜陟之大权，大罪八；文武选拟，但论金钱之多寡，将弁惟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毒流海内，患起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自嵩用事，风俗大变，

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滞，巧弥缝者为才能，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嵩有此十大罪，昭入耳目，以陛下之神圣而若不知者，盖有五奸以济之。知陛下之意向，莫过于左右侍从，嵩以厚贿结之，凡圣意所爱憎，嵩皆预知，以得遂其逢迎之巧，是陛下左右，皆嵩之间谍，其奸一；通政司为纳言之官，嵩令义子赵文华为之，凡疏到必有副本，送嵩与世蕃，先阅而后进，俾得早为弥缝，是陛下之纳言，乃嵩之鹰犬，其奸二；嵩既内外周密，所畏者厂卫之缉谤也，嵩则令世蕃笼络厂卫，缔结姻亲，陛下试诘彼所娶为谁氏女，立可见矣，是陛下之爪牙，乃嵩之瓜葛，其奸三；厂卫既已亲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进士之初，非亲知不得与中书行人之选，知县推官，非通贿不得与给事御史之列，是陛下之耳目，皆嵩之奴隶，其奸四；科道虽入其牢笼，而部臣如徐学诗之类，亦可惧也，嵩又令子世蕃，将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网罗门下，各官少有怨望者，嵩得早为斥逐，是陛下之臣工，多嵩之心腹，其奸五。夫嵩之十罪，赖此五奸以济之，五奸一破，则十罪立见，陛下何不忍割一贼臣，顾忍百万苍生之涂炭乎？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景、裕二王，令其面陈嵩恶，或询诸阁臣，谕以勿畏嵩威，重则置之宪典，以正国法，轻则谕令致仕，以全国体，内贼去而后外贼可除也。臣自分斧钺，因蒙陛下破格之患，不敢不效死上闻，冒渎尊严，无任悚惶待命之至！

世宗是时，正因众言官奏阻斋醮，下诏逮捕，继盛恐益触帝怒，将疏暂搁不上。更越十有五日，斋戒沐浴，才将此疏拜发。谁知朝上奏章，暮入诏狱，原来世宗览奏，已是懊恨，立召严嵩入示。嵩见有召问二王语，遂启奏道："继盛敢交通二王，诬劾老臣，请陛下明鉴！"两语够了。世宗益怒，遂饬逮继盛下狱，岂不忆谏阻马市，其言已验耶？命法司严讯主使。继盛道："发言由我，尽忠亦由我，难道必待他人主使么？"法司问何故引入二王，继盛又厉声道："满朝都怕严嵩，非景、裕二王，何人敢言？"景、裕二王，皆世宗子，已见五十九回。法司也不再问，只说他诬毁宰臣，杖至百数，送交刑部。刑部尚书何鳌，受嵩密嘱，欲坐继盛诈传亲王令旨罪，即欲将他杖死，郎中史朝宾进言道："奏疏中但说召问二王，并不说由亲王令旨，朝廷三尺法，岂可滥加么？"说得何鳌哑口无言，即去报达严嵩。严嵩确是厉害，竟立黜朝宾为高邮判官。又因奏中有严效忠、严鹄冒功情事，奉旨饬查，由世蕃自为辩草，送兵部武选司郎中周冕，嘱他依草上复。冕偏铁面无情，竟据实复奏道：

臣职司武选，敢以冒滥军功一事，为陛下陈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据通政司状送严效忠，年十有六，考武举不第，志欲报效本部，资送两广听用。次年据两广总兵平江伯陈圭，及都御史欧阳必进，题琼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即援故事授锦衣卫镇抚。无何效忠病废，严鹄以亲弟应袭，又言效忠前斩贼首七级，例官加陛，遂授千户。及细察效忠为谁？曰："嵩之厮役也。"鹄为谁？曰："世蕃之子也。"

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坏纲乱纪，一至于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核，世蕃犹私创复草，架虚贻臣，欲臣依草复奏，天地鬼神，昭临在上，其草现

存，伏望圣明特赐究正，使内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国家幸甚！

这疏一入，朝右大臣，多为严嵩父子，捏一把冷汗，谁意严嵩竟有神出鬼没的手段，居然打通关节，传出中旨，说是周冕挟私捏造，朋比为奸，把他下狱削职，且擢世蕃为工部左侍郎，愈加优眷。真正令人气煞。一面再令法司严讯继盛。继盛披枷带索，由狱入廷，道旁人士，两旁聚观，见继盛身受重刑，各叹息道："此公系天下义士，为何遭此荼毒？"又指着枷索，互相私语道："奈何不将这种刑具，带在奸相头上，反冤屈了好人？"公论难逃。国子司业王材，听着舆论，往谒严嵩道："人言也是可畏，相公何不网开一面，救出继盛，否则贻谤万世，也为我公不取哩。"王材本阿附严嵩，此番良心未泯，竟有此请，嵩颇有些悔悟，慨然答道："我亦怜他忠诚，当替他代奏皇上，恕他一点便是。"王材唯唯而出。嵩即与子世蕃商议，世蕃道："不杀继盛，何有宁日？"杀了继盛，难道可长久富贵么？这所谓其父行劫，其子必且杀人。嵩迟疑半晌，复道："你也单从一时着想，不管着日后哩。"世蕃道："父亲若有疑心，何不商诸别人？"嵩点头道："你去与胡植、鄢懋卿一商，何如？"世蕃领命，即至鄢懋卿宅中，说明就里。懋卿道："这便叫作养虎贻患哩。尊大人缜密一生，今反有此迟疑，殊不可解。"世蕃道："我也这般说，家父必欲问君，并及胡公，我不能不到此一行。"顺父之命，还算孝思。懋卿道："老胡怕也不赞成哩！我去邀他前来，一决可否便了。"当下令家人去招胡植，植与懋卿同出入严门，自然闻召即至。彼此会叙，谈及杨继盛事，也与懋卿同一见解。世蕃即匆匆告别，即将两人所说，还报严嵩。严嵩道："既然众论一致，我也顾不得什么了。"一个儿子，两个私人，便好算作公论吗？自是决定主意，要杀继盛。可巧倭寇猖獗，赵文华出视海防，与兵部侍郎张经等，互有龃龉，文华妒功忌能，构陷经等，严嵩任意牵扯，将继盛一并列入，可怜这赤胆忠心的杨老先生，竟不免就义市曹。曾记继盛有一遗诗云：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继盛妻张氏，闻夫将被刑，独上疏营救，愿代夫死。继盛尽忠，张氏尽义。正是：

巾帼须眉同一传，忠臣义妇共千秋。

张氏一疏，不可不录，待小子下回续述。

世宗因严嵩提挈仇鸾，遂假重柄，至于丧师辱国，讳败为胜，尚一无闻知，反加宠眷，是正可谓养痈贻患矣。迨夺大将军印绶，致鸾背疮溃裂，是不啻国家之痈疮溃裂耳。盖严、仇互攻，严贼之势，虽一时未至动摇，然譬之治病者，已有清理脏腑之机会，杨继盛五奸十大罪之奏，正千金肘后方也，暂不见用，而后来剔除奸蠹，仍用此方剂治之，杨公虽死，亦可瞑目矣。且前谏马市，后劾严嵩，两疏流传，照耀简策，人以杨公之死为不幸，吾谓人孰无死，死而流芳，死何足惜？至若张氏一疏，附骥而传。有是夫并有此妇，明之所以不即亡者，赖有此尔。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却说杨继盛妻张氏，本是个知书达礼的贤妇，前此知劾嵩无益，劝阻继盛，嗣因继盛不从，竟致待罪诏狱。世宗本不欲加戮，因被严嵩构陷，附入张经案内，遂将他一同处决，急得张氏痛切异常，誓代夫死，遂草疏上奏道：

臣夫谏阻马市，预伐仇鸾，曾蒙圣上薄谪，旋因鸾败，首赐湔雪，一岁四迁，臣夫衔恩图报，误闻市井之语，尚狃书生之见，妄有陈说，荷上不即加戮，俾从吏议，杖后入狱，割肉二斤，断筋二条，日夜笼箍，备诸苦楚，两经奏谳，并沐宽恩，今忽阑入张经疏尾，奉旨处决，臣仰惟圣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岂惜一回宸顾，下逮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夫生一日，必能执戈矛，御魑魅，为疆场效命之鬼，以报陛下。与沈束妻张氏一疏，前后相应，但沈束尚得全生，杨继盛竟致毕命，是亦有幸有不幸耳。

原来继盛入狱，有人送与蚺蛇胆一具，说是可解血毒。继盛却谢道：“椒山自有肝胆，无须此物。”椒山即继盛别号。嗣经数次杖笞，体无完肤，两股上碎肉片片，累坠不堪，而且筋膜被损，愈牵愈痛。继盛咬住牙根，竟用了手爪，将腐肉挖去，又把饭盌磕碎，拾了磁片，割断股筋二条。痛哉痛哉，我不忍闻。所以张氏疏中，列入此语，冀动天听。可奈妇人不便伏阙，只好请人代呈，那万恶死凶的严嵩，怎肯轻轻放过，令这奏疏呈入？张氏一片苦心，仍然白用，结果是法场流血，燕市沉冤。

但兵部侍郎张经等，如何被赵文华构陷，说来话长，待小子从头至尾，略述一遍。

中国沿海一带，向有倭寇出没。从前明太祖时，曾设防倭卫所，控遏海滨，及成祖年间，屡破倭兵，倭寇少戢。日本将军足利义满，遣使入贡，受封为日本国王，足利氏遂与中国交通，并代为诛逋海寇，只准商民入市，不准掳掠，因此沿海一带，尚称平安。到了世宗即位，有宁波鄞县人宋素卿，罹罪远飏，往投日本，适值义满去世，义植嗣位，暗弱不能制盗，盗众遂与素卿联络，借入贡为名，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亏得巡按御史欧珠，及镇守太监梁瑶，诱执素卿，下狱论死，总算除了一个汉奸。谁知除了一个，反引出了好几个。什么汪五峰，什么徐碧溪，什么毛海峰，什么彭老生，统是中国人民，逸据海岛，勾结倭兵，劫掠沿海。历代都有虎伥，无怪外人诮我谓无爱国心。巡按浙江御史，已改任陈九德，当即拜本入京，请置沿海重臣，治兵捕讨。世宗乃以朱纨为右都御史，巡抚浙江，兼摄福州兴化、泉漳诸州事。纨莅任后，下令禁海，日夕练兵甲，严纠察，破毁舶盗渊薮，擒斩寇谍数百人，不料反中时忌，被御史周亮等，劾他措置乖方，专杀启衅。朝旨竟夺纨官职，还要把他审问起来，纨忿恚自杀。忠臣结果，往往如是。遂将巡抚御史的官职，悬搁不设。直至嘉靖三十一年，安徽人汪直，亡命海上，为寇舶

巨魁，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与汪直通同联络，直尤狡悍，纵横无敌，连海外的倭寇，都是望风畏服，愿受指挥。直遂登岸犯台州，破黄岩，扰及象山、定海诸处，浙东骚动。于是廷臣会议，复设巡视重臣，命王忬巡抚浙江，提督沿海军务。

忬方巡抚山东，既奉朝旨，即日至浙，察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材勇可任，招为心膂，一面召募士卒，激励将校，夜遣俞、汤二将，率兵剿袭。汪直正结砦普陀山，踞岛自固。俞大猷带领锐卒，乘风先发，汤克宽为后应，径趋贼寨，四面放起火来。汪直等猝不及防，慌忙逃走，官军追击过去，斩首百五十级，生擒百余人，焚死溺死的，无从查核。直遁至闽海，又被都指挥尹凤，迎头痛击，杀得他七零八落，狼狈遁去。浙江经此一战，人心少定。哪知汪直刁狡得很，复去勾引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同时告警，忬遣汤克宽防东，俞大猷防西，两将如砥柱一般，捍卫中流，凭你汪直如何勇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变计北犯，转寇苏、松，两郡素来饶沃，又无守备，被寇盗乘虚袭入，任情劫夺。还有贼目萧显，暴戾异常，率着劲倭数十人，屠上海、南汇、川沙，直逼松江城。余众围嘉定、太仓，所过残掠，惨不忍闻。敢问江南大吏，做什么事？王忬急遣都指挥卢镗，倍道掩击，突入萧显营内。萧显措手不及，顿被杀死，贼众大乱，由卢镗麾兵截杀，砍去了无数头颅。杀不尽的毛贼，奔回浙境，巧与俞大猷相遇，正好借着开刀，一刀一个，两刀两个。霎时间杀得精光，不留一人。只有汪直一路，破昌国卫，劫乍浦、青村、柘林等处，尚是沿途剽掠，大为民患。忬复调汤克宽北援，适疫气盛行，士卒多病，克宽无可奈何，只好任寇北窜。汪直复趋入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门诸州县，焚毁盐场，进窥青、徐交界，山东大震。那时廷臣又要劾奏王忬，说他以邻为壑，坐视不救，可为一叹。还算世宗圣量包容，不遽加罪，讽刺语。只改忬为右副都御史，调抚大同，另命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代任。

忬一去浙，浙复不宁，天宠力不能制，奏请改简重臣，乃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前文俱追朔前事，至此方说到张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江南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经尝总督两广，颇有威惠，为狼土兵所敬服，朝议欲征狼土兵剿倭，因有是命。并且擢俞大猷、汤克宽为总兵，归经节制，指日平寇。经颇慷慨自负，矜气使才，这也是致死之由。且以狼土兵夙听指挥，必得死力，遂飞檄往调，命各省统兵官，就地驻守，不得擅动。看官！你想就地的将校，本是不少，偏要至远地去调狼土兵，这种命令，能使众将心服么？于是彼此观望，不复效力。那时汪直正导引倭寇，由北而南，仍回掠苏、松，驰入浙境，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西、新市、横塘、双林、乌镇、菱湖等处，距省会仅数十里。李天宠居守省城，束手无策，但募人缒城，自毁附郭民居，算是防寇的妙法。张经时驻嘉兴，亦不闻发兵往援，幸副使阮鹗，佥事王询，协守省城，无懈可击，才将寇兵却退。

是时通政司赵文华，已升授工部侍郎，上陈备倭七事，第一条乃请遣官望祭海神，第一策，便不足道，余六事，不问可知。然亦无非因帝信斋

醮，乃有此瞎说耳。世宗览着，即召问严嵩。嵩与文华结为父子，哪有不竭力撺掇的道理，并说文华颇娴兵事，不妨令他往祀，乘便督察军情。世宗照准，遂命文华南下。文华得了这个美差，自然沿途索贿，恃宠横行，到了江南，祷祭已毕，便与张经晤谈军务，经自命为督军元帅，瞧文华不起，文华又自恃为钦差大臣，瞧张经不起，两人止谈数语，已是意气不投，互相冰炭。可巧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引狼土兵数千，到了苏州，经尚按兵不动。巡按御史胡宗宪，谄事文华，彼此联同一气，促经发兵，经绝不答复。及再四催促，方复言永顺、保靖两处人马，尚未到齐，俟到齐后，出发未迟。原来张经恐文华轻浅，漏泄师期，所以模糊答复。文华忿甚，遂上疏劾经，只说经才足平寇，但因身为闽人，与海寇多属同乡，所以徇情不发，养寇失机云云。笔上有刀。疏方拜发，经已调齐永顺、保靖各兵，分道并进，适倭寇自柘林犯嘉兴，与参将卢镗相遇，镗此时已授参将。镗本率狼土兵，作为冲锋，两下交战，水陆夹攻，把寇众杀败石塘湾，寇众北走平望，又碰着总兵俞大猷，强将手下无弱兵，寇众勉强对仗，不到半个时辰，已杀伤了一半；转奔王江泾，又是两路兵杀到。一路是永顺兵，由宣慰使彭冀南统带，一路是保靖兵，由宣慰使彭荩臣统带，两路生力军，似虎似狼，前后互击，直令寇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拼着命敌了一阵，该死的统入鬼门关，还有一时不该死的，窜回柘林。四路得胜的大兵，一齐追杀，到了柘林贼砦，四面纵火，乱烧乱斫，寇众知是厉害，先已备好小舟，等到火势一发，大家都逃入舟中，飞桨遁去。这次战胜，斩首二千级，焚溺无数，自出师防海以来，好算是第一次战功。不没张经功绩，以见下文之冤死。张经大喜，立刻拜表告捷。这时候的明廷中，早接到文华劾奏，世宗正要派官逮经，不意捷报驰来，乃是张经所发，接连又是文华的捷奏，内称狼兵初至，经不许战，由臣与胡宗宪督师，出战海上，方有此捷。彼此所报异辞，惹得世宗也动疑起来，只好又召严相问明。偏又问这老贼。称为严相，是从世宗心中勘出。看官！试想仇人遇着对头，义儿碰着干爷，直也变曲，曲也变直，还要问他什么？当下遣使逮经，并李天宠、汤克宽等，一并拿问。到了京师，随你如何分辩，总说他冒功诬奏，尽拟处死。严嵩又把那杨继盛等，附入疏尾，共有一百余人。心同蛇蝎。当奉御笔勾掉九名，于是张经、李天宠、汤克宽及杨继盛等九名，尽死西市。缴足杨继盛死案。

经既被逮，改任周珫，天宠遗缺，就委了胡宗宪。未几，周珫复罢，以南京户部侍郎杨宜为总督，杨宜恐蹈经辙，凡事必咨商文华，文华威焰愈盛。惟狼土兵只服张经，不服文华、杨宜等人，遂不受约束，骚扰民间，倭寇探悉内情，又入集柘林，分众犯浙东，转趋浙西，直达安徽，从宁国、太平，折入南京，出秣林关，劫溧阳、宜兴，抵无锡，趋浒墅，转斗数千里，杀伤四千人。应天巡抚曹邦辅，亟督兵出剿，与寇相遇，佥事董邦政，怒马突阵，连斩贼首十余级。邦辅麾军齐上，贼大败飞奔，被官军追至杨家桥，拦入绝地，会集各部兵，四面围住，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所有柘林遣来的寇党，杀得一个不留。文华闻寇众被围，兼程趋赴，欲攘夺邦辅功劳，及行至杨家桥，寇已尽歼，邦辅已驰表告捷，归功邦政。不劳费心。文华愤甚，乃选集浙兵，

得四千人，与胡宗宪一同督领，拟进剿柘林老巢，一面约邦辅会剿。江南兵分三道，浙兵分四道，东西并进。到了松江，闻柘林贼已进据陶家港，遂进营砖桥，贼悉锐冲浙兵，浙兵惊溃，文华等不能禁遏，只好退走。一出手，便献丑。江南兵也陷贼伏中，死了二百多人。文华只诿罪邦辅，及佥事邦政，奏言两人愆约后期，以致小挫等情。世宗又要下旨逮问。给事中孙濬、夏栻等，力言邦辅实心任事，前此杨家桥一役，尽歼流贼，功绩显然，此次愆期，定有别故。文华遽请罪斥，殊属非是。世宗乃申饬文华秉公视师。文华料贼未易平，乃萌归志，会川兵破贼周浦，总兵俞大猷，复破贼海洋，文华遂上言水陆成功，请即还朝，有旨准奏。及文华到了京师，又奏称余倭无几，杨宜、曹邦辅等，不足平贼，只有胡宗宪可以胜任，于是杨宜免职，邦辅谪戍，独进宗宪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

已而东南败报，相继入京，世宗颇疑文华妄言，屡诘严嵩，嵩曲为解免。文华未免惊惶，又想了一法，推在吏部尚书李默身上，只说他与张经同乡，密图报复，所遣东南将吏，多不得人，以致败衄。世宗将信未信，会李默发策试士，试题中有“汉武征四夷，海内虚耗，唐宪复淮蔡，晚节不终”等语。文华又得了间隙，即将策题封入，劾奏李默讪谤朝廷。这奏上去，当即降旨，将李默夺职，下狱拷讯，坐罪论死。又屈死了一个。

先是文华自浙返京，携回珍宝，先往严府请安，见了严嵩及世蕃，当将上等奇珍，奉献数色，严嵩自然喜欢，文华又入内室，叩见嵩妻欧阳氏，复献上精圆的珍珠，翡翠的宝玉，且口口声声，呼欧阳氏为母亲，说了无数感激的话儿。妇人家最爱珍饰，又喜奉承，瞧着这义子文华，比世蕃要好数倍，正是爱上加爱，喜上加喜。方在慰问的时候，严嵩适自外入内，文华忙抢步迎接，步急身动，腰间的佩带，两边飘舞，也似欢迎一般。至嵩入就座，与文华续谈数语，欧阳氏忽插口道：“相公年迈，所以遇事善忘。”嵩惊问何故？欧阳氏微笑，指着文华的腰带道：“似郎君为国效劳，奔走南北，乃仍服着这项腰带，难道相公不能替他更新么？”这句话，明明是暗讽严嵩，叫他为文华保举，升任尚书的意思。统是珠玉之力。嵩以手拈须道：“老夫正在此筹画哩，夫人何必着忙。”文华急下拜道：“难得义父母如此厚恩，为儿设法升官，这正所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呢。”叫你多送点珍宝，便好报德。嵩随口说道：“这没有什么难处。”欧阳氏复亲自离座，去扶文华，文华此时，非常快活，接连磕了几个响头，方才起来。这段描摹，惟妙惟肖。当即由嵩赐宴，加一赐字妙。两老上座，文华坐左，世蕃坐右，欢饮至晚，方才告别。

不到数日，即有李默一案发生，默与嵩本不相协，天然如此，不然，文华何敢劾奏？文华把他劾去，嵩亦暗中得意，乃入白世宗，极称文华的忠诚。世宗遂擢文华为工部尚书，并加封太子少保。文华喜出望外，忙去叩谢严嵩。嵩语文华道：“我窥上头的意见，还是有些疑你，不过看我的颜面，加你官爵，你须想个法子，再邀主眷，方好保住这爵位呢。”文华复叩头道：“还仗义父赐教。”嵩捻着须道：“依我看来，不如再出视

师。”文华道：“闻得兵部议定，已遣侍郎沈良才出去，如何是好？”嵩笑道：“朝旨尚可改移，部议算作什么！据此两语，可见严氏势力。你自去奏请视师，我再替你关说数语，保管易沈为赵了。”文华大喜，叩别回寓，即忙拜本自荐。嵩又为言良才不胜重任，不如仍遣文华，江南人民，感念文华德惠，现尚引颈遥望呢。不是江南人感德，却是分宜人感馈呢。世宗乃命文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再下江南，沈良才仍回原职，自不必说。小子有诗叹道：

黜陟权由奸相操，居然贼子得荣褒。

试看献媚低头日，走狗宁堪服战袍。

文华再出视师，果能平倭与否，且至下回叙明。

倭寇与海盗联络，屡犯江浙，自当以御击为先。朱纨、王忬，皆专阃材，足以办贼，乃先后去职，忤且饮恨自尽。至张经继任，虽傲然自大，不无可訾，然王江泾一役，斩馘至二千级，当时推为第一胜仗，要不得谓非经之功。赵文华何人？乃敢冒功诬奏乎？是回于张经功过，厘然并举，而功足掩过之意，即在言外。文华既诬死张经，复诿罪曹邦辅，回朝以后，复陷害李默，种种鬼蜮，仿佛一严嵩小影。嵩为义父，文华为义儿，臭味相投，无怪其然。故文华所为之事，嵩必曲护之，至叙入嵩妻欧阳氏一段，描摹尽致，尤见得龌龊小人，善于献媚，后世之夤缘内室，借此博官者，无在非文华也。试展此回读之，曾亦自觉汗颜否乎？铸奸留影，为后人戒，知作者之寓意深矣。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却说赵文华再出视师，仗着监督的名目，益发耀武扬威，凌胁百官，搜括库藏，两浙、江淮、闽、广间，所在征饷，一大半充入私囊。不如是，不足馈严府。到了浙江，与胡宗宪会着，宗宪摆酒接风，格外恭谨。为报德计，理应如此。席间谈及军事，宗宪叹道：“舶盗倭寇，日结日多，万万杀不尽的，若必与他海上角逐，争到何时，愚意不若主抚。”文华道：“抚倭寇呢，抚舶盗呢？”据此一问，已见文华之不知兵。宗宪道：“倭寇不易抚，也不胜抚，自然抚舶盗为是。”文华道：“兄既有意主抚，何不早行筹办？”宗宪道：“承公不弃，力为保荐，自小弟忝督军务，巡抚一缺，即由副使阮鹗继任，他偏一意主剿，屡次掣肘，奈何？”文华道：“有我到此，可为兄作主，何畏一鹗？”宗宪道：“舶盗甚多，也不是全然可抚呢。目下舶盗，汪直为魁，但他有勇无谋，尚不足虑，只有徐海、陈东、麻叶三人，刁狡得很，恰不可不先收服。”文华道：“徐海等既系刁狡，难道容易收服么？”宗宪笑道：“小弟自有计较，只待公到，为弟作主，便好顺手去办了。”言至此，即与文华附耳数语，宗宪颇有干才，只因他趋附严、赵所以失名。文华大喜，便将一切军事，托付宗宪，自己惟征发军饷，专管银钱要紧。这是他的性命。

话分两头，且说宗宪既议决军情，便放心安胆，照计行去，先遣指挥夏正，往说徐海。海系杭州虎跑寺僧，因不守清规，奸淫大家姬妾，为地方士绅所逐，他遂投奔海上，与海寇陈东、麻叶结合，自称平海大将军，东劫西掠，掳得两个女子，作为侍妾，一名翠翘，一名绿珠，面貌很是妖艳，海遂左抱右拥，非常宠爱。夏正受宗宪计，拣了最好的珠宝簪珥，往赠翠翘、绿珠，嘱她们乘间说海，归附朝廷，一面竟入见徐海道："足下奔波海上，何若安居内地？屈作倭奴，何若贵为华官？利害得失，请君自择！"徐海沉思良久道："我亦未尝不作此想，但木已成舟，不便改图。就使有心归顺，朝廷亦未必容我呢。"已被夏正说动了。夏正道："我奉胡总督命，正为抚君而来，君有何疑？"海复道："我此时变计归顺，胡总督即不杀我，也不过做了一个兵士罢了。"夏正道："胡总督甚爱足下，所以命我到此，否则足下头颅，已恐不保，还要我来什么？"利诱威吓，不怕徐海不入彀中。海投袂起座道："我也不怕胡总督，你去叫他前来，取我头颅。"夏正道："足下且请息怒，容我说明情由。"一面说着，一面恰故意旁视左右，惹得徐海动疑起来，遂命左右退出，自与夏正密谈。夏正复道："陈东已有密约，缚君归降呢。"徐海大惊道："可真么？"正复道："什么不真！不过陈东为倭人书记，胡总督恐多反复，所以命我招君，君如缚献陈东、麻叶两人，归顺朝廷，这是无上的大功，胡总督定然特奏，请赏世爵哩。"徐海不禁沉吟。夏正道："足下尚以陈东、麻叶为好人么？君不负人，人将负君。"海乃道："待我细思，再行报命。"正乃告别。

徐海即令人窥探陈东消息，可巧陈东已闻他迎纳夏正，适在怀疑，见了徐海的差人，恶狠狠的说了数语，差人返报徐海，海默忖道："果然真了，果然真了。"入与二妾商议，二妾又竭力怂恿，叫他缚寇立功。贪小失大，妇女之见，往往如此。海遂诱缚麻叶，献至军前。宗宪毫不问讯，即令左右将他释缚，好言抚慰，且嘱他致书陈东，设法图海。麻叶方恨海入骨，哪有不惟命是从？立刻写就书信，呈缴宗宪。宗宪并不直寄陈东，偏令夏正寄与徐海，兵不厌诈，此等反间计，恰好用这三人身上。徐海即将麻叶原书，寄与萨摩王旁弟。萨摩王是倭寇中首领，陈东正在他亲弟幕中，充当书办，见了此书，恼怒非常，也不及查明虚实，竟将陈东拿下，解交徐海。徐海得了陈东，东尚极口呼冤，海却全然不睬，带领手下数百人，押住陈东，竟来谒见胡宗宪。宗宪邀同赵文华，及巡抚阮鹗，邀鹗列座，无非是自鸣得意。依次升堂。文华居中，胡、阮分坐两旁，传见徐海。海戎装入谒，叩头谢罪，并向宗宪前跪下。宗宪起身下堂，手摩海顶道："朝廷已赦汝罪，并将颁赏，你休惊恐，快快起来！"海应声起立，当由海手下党羽，牵入陈东。宗宪只诘责数语，也未尝叱令斩首。此中都有作用。一面取出金帛，犒赏徐海。海领赏毕，请借地屯众，宗宪笑道："由你自择罢。"海答道："莫若沈庄。"宗宪道："你去屯扎东沈庄，西沈庄我要驻兵呢。"海称谢自去。原来沈庄有东西两处，外海内河，颇称险固，徐海请就此屯扎，尚是一条盘踞险要的计划。早已入人牢笼，怕你飞到哪里去。

宗宪见徐海已去，却转问陈东道："你与徐海相交多年，为何被他擒献呢？"反诘得妙。陈东正气愤填胸，便说徐海如何刁奸，并言自己正思归

降，反被海缚献邀功，狡黠如此，望大帅切勿轻信！宗宪微笑道：“原来如此，你果有心归诚，我亦岂肯害你？纯是诳语。但你手下可有余众么？”陈东道：“约有二三千人。”宗宪道：“你去招他进来，扎居西沈庄，将来我仍令你统率，好伺察这徐海呢。”东大喜称谢。宗宪忙令解缚，令他即日发书招众至西沈庄，暗中恰诈为东书，往寄东党道：“徐海已结好官兵，指日剿汝，汝等赶紧自谋，不必念我。”这封书到了西沈庄，东党自然摩拳擦掌；要去与东沈庄厮杀。个个中宗宪计，好似猴人弄猴。徐海见东党来攻，与他交战几次，互有杀伤。东党退去，徐海方顿足大悟道：“我中计了。”晓得迟了。急忙修好密书，投递萨摩王，说明自己与陈东，皆被宗宪所赚，悔之无及，今反自相残杀，势孤力穷，请王速发大兵，前来相救，事尚可图等语。当下遣偏裨辛五郎，赍书潜往，谁知早被胡宗宪料着，遣参将卢镗，守候途中，辛五郎适与相遇，无兵无械，被卢镗手到擒来。徐海尚眼巴巴的望着倭兵，忽有党羽来报，赵文华已调兵六千，与总兵俞大猷，直趋沈庄来了。徐海忙了手脚，忙令手下掘堑筑栅，为自守计。文华所调兵士，先到庄前，望见守御甚固，一时不敢猛攻，只在栅外鼓噪。文华无用，连他所调兵士，也是这般。幸俞大猷从海盐进攻，竟从东庄后面，乘虚攻入。徐海不及防备，只好弃寨逃命，一直奔至梁庄，官军从后追击，巧值大风卷地，乘风纵火，把徐海手下的贼众，烧毙大半。徐海逃了一程，前面适阻着一河，无路可奔，没奈何投入水中，官兵内有认识徐海的，大声呼道：“不要纵逃贼首徐海，他已入水去了。”徐海方在凫水，听着此语，忙钻入水底，有善泅水的官兵，抢先入水，纷纷捞捉。此时残寇败众，陆续投水，横尸满河，打捞费事，等到捉着徐海，已是鼻息全无，魂灵儿早入水府去了。徐海已死，立即枭首，只翠翘、绿珠两美女，查无下落，大约在东沈庄中，已经毙命。倒是同命鸳鸯。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东沈庄已破，西沈庄亦立足不住，陈东余党，相率逃散，赵文华等奏称大捷。世宗命械系首恶，入京正法，文华乘此入朝，押解陈东、麻叶，到了京师，行献俘礼，陈东、麻叶磔死。加授文华为少保，宗宪为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锦衣千户，余将升赏有差。只阮鹗未曾提起。文华得此厚赏，又跑至严府叩谢，所有馈遗，比前次更加一倍，严嵩夫妇，倒也欢喜得很。独世蕃满怀奢望，闻得文华满载而归，料有加重的馈遗，文华恰知他生性最贪，平常物件，不必送去，独用了黄白金丝，穿成幕帐一顶，赠与世蕃，又用上好的珍珠，串合拢来，结成宝髻二十七枚，赠与世蕃的姬妾。原来世蕃贪淫好色，平时闻有美姝，定要弄她到手，所有爱妾，共得二十七人，几似天子二十七世妇。侍婢不计其数。这二十七位如夫人，个个享受荣华，鲜衣美食，寻常珍奇玩好，不足邀她一顾，此次文华还京，除馈献严嵩夫妇父子外，连他二十七个宠姬，都一一馈赠宝髻，在文华的意思，也算是不惜金钱，面面顾到，确是阔绰。哪知这种姬妾，瞧着宝髻，竟视作普通首饰，没有什么希罕。世蕃见了金丝幕帐，也是作这般想，心上很是不足，只因不便讨添，勉强收受罢了。惟文华既得帝宠，一时的权位，几与严嵩相等，他暗想所有富贵，全仗严家提拔，自古说道盛极必衰，严氏倘若势倒，势必同归于尽。谁知自己势倒，比严氏还早。况且馈遗严氏珍物，共值数万金，世

蕃对着自己，并不道谢，反装出一副懊恼的形容，长此过去，怕难为继，不如另结主知，免得受制严门。计非不是，其如弄巧反拙何？计划已定，遂一心一意的等候时机。

一日，至严嵩府第，直入书斋，只见严嵩兀坐小饮，文华行过了礼，便笑说道："义父何为独酌？莫非效李白举杯邀影么？"严嵩道："我哪里有此雅兴？年已老了，发都白了，现幸有人，传授我药酒方一纸，据言常饮此酒，可得长生，我照方服了数月，还有效验，所以在此独酌哩。"文华道："有这等妙酒，儿子也要试服，可否将原方借抄一纸。"严嵩道："这也甚便，有何不可？"即命家人将原方检抄一份，给与文华。文华拜别自去。到了次日，便密奏世宗，言："臣有仙授药酒方一纸，闻说依方常服，可以长生不老。大学士严嵩，试饮一年，很觉有效，臣近日才知，不敢自私，谨将原方录呈，请皇上如法试服，当可延年。"有翼能飞，便相啄母，奸人之不足恃如此。世宗览疏毕，便道："严嵩有此秘方，未尝录呈，可见人心是难料呢。今文华独来奏朕，倒还有些忠心。"当下配药制酒，自不消说。

惟内侍闻世宗言，暗中将原疏偷出，报告严嵩，嵩不禁大怒，立命家人往召文华，不一时，已将文华传到。文华见了严嵩，看他怒容满面，心中一跳，连忙施礼请安。严嵩叱道："你向我行什么礼？我一手提拔你起来，不料你同枭獍，竟要坑死我么？"急得文华冷汗遍身，战兢兢的答道："儿，儿子怎敢！"丑态如绘。严嵩冷笑道："你还要狡赖么？你在皇上面前，献着何物？"文华支吾道："没，没有什么进献。"严嵩更不答语，取出袖中一纸，径向文华掷去。文华忙接过一瞧，乃是一张奏折，从头看去，不是别样文字，就是密奏仙方的原疏。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面如土色，只好双膝跪地，磕头似捣蒜一般。严嵩厉声道："你可知罪么？"文华嗫嚅道："儿子知罪，求义父息怒！"嵩复道："哪个是你的义父！"文华尚是叩头，嵩顾着家人道："快将这畜生拖出去！我的座前，不配畜生跪伏！"连跪伏尚且不许，严家之威焰可知。家人听着此语，还有什么容情，当有两人过来，把文华拉出相府。

文华回到私第，左思右想，无法可施，可怜他食不得安，夜不得眠。到了次日，天明即起，早餐才毕，盘算了许多时，方命舆夫整车，怏怏的登车而行，舆夫问往何处？文华才说是快往严府。须臾即至，由文华亲自投刺，门上的豪奴，煞是势利，看见文华，故意不睬。文华只好低心下气，求他通报。门奴道："相爷有命，今日无论何人，一概挡驾。"文华道："相爷既如此说，烦你入报公子。"门奴道："公子未曾起来。"想与二十七姬共做好梦哩。文华一想，这且如何是好，猛然记起一人，便问道："萼山先生在府么？"门奴答道："我也不晓得他。"文华便悄悄的取出一银包，递与门奴，并说了无数好话，门奴方才进去。转瞬间便即出来，说是萼山先生有请，文华才得入内。看官！你道这萼山先生是何人？他是严府家奴的头目，呼作严年，号为萼山，内外官僚，夤缘严府，都由严年经手，因此人人敬畏，统称他为萼山先生。文华出入严府，所有馈遗，当然另送一份。此时彼此相见，文华格外客气，与严年行宾主礼，严年佯为谦恭，互相逊让一回，方分坐左右。一个失势的义

儿，不及得势的豪奴。文华便问起严嵩父子。严年摇首道：“赵少保！你也太负心了。该骂。相爷恨你得很，不要再见你面，就是我家公子，也与你有些宿嫌，暗应上文。恐此事未便转圜哩。”文华道：“萼山先生！你无事不可挽回，此次总要请你斡旋，兄弟自然感激。”与家奴称兄道弟，丢尽廉耻。严年犹有难色，经文华与他附耳数语，才蒙点首。用一蒙字妙。时已晌午，严年方入报世蕃，好一歇，这一歇时，未知文华如何难过。始出来招呼文华。文华趋入，世蕃一见，便冷笑道：“吾兄来此何为？想是急时抱佛脚呢。”文华明知他语中带刺，但事到其间，无可奈何，只好高拱手，低作揖，再三告罪，再四哀恳，世蕃才淡淡的答应道：“我去禀知母亲，瞧着机缘，当来报知。”文华乃去。

过了两三日，不见世蕃动静，再去谒候，未得会面。又越两日，仍无消息，但闻严嵩休沐，料此日出入严府，定必多人，他也不带随役，独行至严府内，冲门直入。门役已屡受馈金，却也不去拦阻。到了大厅外面，停住脚步，暗从轩棂中探望，遥见严嵩夫妇，高坐上面，一班干儿子及世蕃，侍坐两旁，统在厅中畅饮，笑语声喧；正在望得眼热，忽见严年出来，慌忙相迎。严年低语道：“公子已禀过太夫人了，太夫人正盼望你呢！”文华即欲趋入，严年道：“且慢！待我先去暗报。”言毕自去。文华侧耳听着，又阅半晌，方闻嵩妻欧阳氏道：“今日阖座欢饮，大众都至，只少一个文华。”嗣又由严嵩接口道：“这个负心贼，还说他什么？”从文华耳中听出，叙次甚妙。文华心中一跳，又在棂隙中偷瞧，见严嵩虽如此说，恰还没甚怒容，随又听得欧阳氏道：“文华前次，原是一时冒失，但俗语说得好：‘宰相肚里好撑船，’相公何必常念旧恶呢。”接连是严嵩笑了一声。这时候的赵文华，料知机会可乘，也不及待严年回报，竟大着胆闯将进去；走至严嵩席前，伏地涕泣。严嵩正欲再责，偏是欧阳夫人，已令家婢执着盃箸，添置席上，并叫起文华，入座饮酒，一面劝慰道：“教你后来改过，相公当不复计较了。”文华叩谢而起，方走至坐位前，勉饮数巡。这番列座，趣味如何？未几酒阑席散，文华待外客谢别，方敢告辞。犹幸严嵩不甚诃责。总算放心归去。哪知内旨传来，令他督建正阳门楼，限两日竣工，文华又不免慌张起来。正是：

相府乞怜才脱罪，皇城限筑又罹忧。

欲知文华何故慌张，容待下回分解。

胡宗宪用谋赚盗，计划层出不穷，颇得孙吴三昧，徐海、陈东、麻叶，俱因此致戮，不得谓非宗宪之功。惟阿附赵文华，掠夺张经战绩，致为士论所不齿，可见有才尤须有德，才足办盗，而德不足以济之，终致身名两败，此君子之所以重大防也。文华患得患失，心愈苦，计愈左，纳宝髻反结怨世蕃，献酒方即得罪严嵩，彼岂竟顾前忘后，卤莽行事者？盖缘势利之见，横亘方寸，当其纳宝髻时，心目中只有严嵩，不遑计及世蕃，及献药方时，心目中只有世宗，不遑顾及严嵩，卒之左支右绌，处处受亏，所谓心劳日拙者非耶？一经作者演述，愈觉当日情形，跃然纸上。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却说嘉靖三十六年四月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偶然失火，损失甚巨，世宗下诏引咎，修斋五日。嗣用术士言，拟速建正阳门楼，作为厌禳。文华职任工部，无可推诿，奈朝旨命他两日竣工，一时仓猝，哪里办得成就，因此慌张起来。当下鸠工赶筑，早夜不绝，偏是光阴易过，倏忽间过了两天，门楼只筑成一半。适严嵩入直，世宗与语道："朕令文华督造门楼，兴工两日，只筑一半，如何这般懈弛，敢是藐朕不成？"嵩复奏道："文华自南征以来，触暑致疾，至今未愈，想是因此延期，并非敢违慢圣旨呢。"也算回护文华。世宗默然不答。嵩退直后，即饬世蕃报知文华，令他见几引疾，免得遭谴。文华自然遵行，拜疏上去，当由世宗亲自批答，令他回籍休养。文华接旨，只好收拾行装，谢别严府。欧阳夫人，尚是怜他，命他留住数日，文华也就此留京，意中还望复职。适世宗斋祀，停进封章，文华令荫子怿思，文华宗宪子，各任锦衣千户，已见上回。请假宫中，说是送父启程，无非望世宗再行留他。不料有旨传下，竟斥怿思顾家忘国，着即戍边；文华意存尝试，目无君上，应削职为民。又是弄巧成拙。文华见了此旨，不由的涕泪交流，形神俱丧，又经父子泣别，愁上加愁，没奈何带着家眷，雇舟南下。他平时本有蛊疾。遇着这番挫折，正是有生以来第一种失意事，哪得不故疾复发。一夕，忽胀闷异常，用手摩腹，扑的一声，腹竟破裂，肠出而死。想是中饱太多，致此孽报。所有娇妻美妾，扶丧归去，把从前富贵荣华，都付作泡影了。

且说胡宗宪闻文华罢归，失了内援，心中未免懊怅，所应剿的海寇，虽已除了徐海、陈东诸人，尚有汪直未死，仍然纵横海上。宗宪与汪直，同系徽人，直为海寇，母妻未曾带去，被拘狱中，宗宪令同乡士卒，至徽州释直母妻，迎至杭州，馆待甚厚，且亲去慰问一次，嘱他母妻致书招直。直得家书，才知家属无恙，意颇感动。宗宪又遣宁波诸生蒋洲往说汪直，直喟然道："徐海、陈东、麻叶三人，统死在胡督手中，我难道也自去寻死么？"蒋洲道："此言错了。徐海、陈东等人，与胡督并非同乡，所以为国除害，不得不尔。君与他同籍徽州，应有特别情谊。现在足下宝眷，俱在杭州，一切衣食，统由胡总督发给，足下试思！若非念着乡亲，肯这般优待么？"直复道："据你说来，胡督真无意害我么？"蒋洲道："非但无意害君，还要替君保奏。"直踌躇半晌，方道："既如此，你且先去！我便率众来降了。"洲遂与他约期而别，返报宗宪，据事陈明！宗宪大喜，谁知待了数日，毫无影响。巡按周斯盛，入语宗宪道："此必汪直诈计，蒋洲被贼所绐，反来诳报，也不能无罪呢。"当下将蒋洲系狱。洲复追述宣谕始末，并言汪直为人，粗鲁豪爽，不致无故失约，此次愆期，或为逆风所阻，亦未可知。供簿才毕，外面有骑卒禀报，称是："舟山岛外，有海船数艘，内有寇众多人，头目便是汪直，他虽说是来降，沿海将吏，因他人多滋疑，已经戒备，只禀大帅，如何处置便了。"宗宪道："他既愿来投诚，何必疑他？"当与周斯盛商议，仍拟

遣蒋洲招直。斯盛尚恐蒋洲难恃，请另遣别人。宗宪乃将蒋洲还系，蒋洲系狱，由斯盛一言，蒋洲得生，亦由斯盛一言，乃知塞翁失马，未始非福。另遣指挥夏正，往招汪直。直见将吏戒严，未免心慌，当问夏正道："蒋先生何故不来？"夏正道："蒋先生适有别遣，无暇到此。"汪直道："胡督疑我误期么？我因中道遇风，舟为所损，还易他舟，所以误期。"夏正道："胡督心性坦白，断不致疑。"直终未信，只遣养子王澈，随夏正见宗宪。宗宪问直何为未至？王澈道："我等好意投诚，乃闻盛兵相待，莫怪令人滋疑了。"宗宪解谕再三，王澈乃道："汪头目极愿谒见大帅，奈被左右阻住，如蒙大帅诚意招待，可否令一贵官同去。易我头目上来，以便推诚相见。"宗宪道："这也何妨。"仍着夏指挥同行便了。夏正奉命，只好再与王澈同往，当由王澈留住舟中，一面请汪直登岸，去见宗宪。宗宪居然开门相迎，直入门请罪，跪将下去。宗宪忙亲自扶起，笑说道："彼此同乡，不啻弟兄，何必客气。"遂邀他坐了客位。直既坐定，慨然道："大帅不记前非，招我至此，身非木石，宁有不感激隆情？此后当肃清海波，借赎前罪。"宗宪道："老兄敢战有为，他日为国家出力，分土酬庸，爵位当在我辈之上。"直大喜道："这全仗大帅提拔呢。"宗宪遂盛筵相待，一面令麾下发给蔬米酒肉，送与直舟，即派夏正为东道主，款待舟中党目。直此时已喜出望外，感激十分，筵宴既罢，留直住居客馆，命文牍员缮好奏疏，请赦汪直前罪，即日拜发出去。

过了数天，复旨已到，由宗宪展开恭读，不禁皱起眉来，原来复旨所称："汪直系海上元凶，万难肆赦，即命就地正法"云云。宗宪一想："这事如何了得，但朝旨难违，只好将直枭首，夏指挥的生死，当然不能兼顾了。"随即不动声色，即日置酒，邀汪直入饮。酒至数巡，宗宪拱手道："我日前保奏足下，今日朝旨已转，足下当高升了。"直才说了"感谢"二字，但见两旁的便门齐辟，拥出无数持刀佩剑的甲士，站立左右，汪直甚为惊异。宗宪高声语直道："请足下跪听朝旨。"直无奈离座，当由宗宪上立，直跪在下面，宗宪依旨朗读，念到"就地正法"四字，即有甲士上前，竟将直捆绑起来。直厉声道："胡宗宪！胡宗宪！我原说你靠不住，不料又堕你计，你真刁狡得很！"骂亦无益。宗宪道："这恰要你原谅，奏稿具在，不妨检与你看。"直恨恨道："还要看什么奏稿，总之要我死罢了。"宗宪也不与多辩，当命刀斧手百名，将汪直推出辕门，号炮一声，直首落地。这信传到直舟，那班杀人不眨眼的党目，个个气冲牛斗，立把夏正拿下，你一刀，我一剑，剁作肉泥，无端为汪直偿命，这是宗宪误人处。当即扬帆自去。党众尚有三千人，仍然联络倭寇，到处流劫，宗宪也不去追击。夏正死不瞑目。竟奏称巨憝就诛，荡平海寇等语。世宗大悦，封宗宪为太子太保，余皆迁赏有差，这且慢表。

且说世宗闻外寇渐平，正好专心斋醮，且云："叛恶就擒，统是鬼神有灵，隐降诛殛。"因此归功陶仲文，加封为恭诚伯。惟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伪谋被泄，下狱诛死。朝用由郭勋进身，勋已早死，朝用何能长生？一面命翰林院侍读严讷，修撰李春芳等，并为翰林学士，入直西内，代撰青词。内外臣工，统是揣摩迎合，阴图邀宠。徽王载□，系英宗第九子见沛曾孙，承袭祖荫，嗣封钧州。他父厚爝，素与陶仲文结交，仲文称他忠敬奉道，得封真人，颁给金印。藩王加封真人，古今罕

闻。厚爝死后，载□嗣爵，奉道贡媚，世宗仍命佩真人印。时有南阳方士梁高辅，年逾八十，须眉皓白，两手指甲，各长五六寸，自言能导引服食，吐故纳新。载□遂请他入邸，虔求指教。高辅慨然应允，除面授吐导外，再替他修合妙药。看官！你道他药中用着何物？据《明史杂闻》上记及，是用童女七七四十九人，第一次天癸，露晒多年，精心炼制，然后可服。服食后，便有一种奇效，一夕可御十女，恣战不疲，并云："可长生不死，与地仙无异。"原来是一种春药。载□依法服食，即与妃嫔等实地试验，果然忍久耐战，与前此大不相同。他恰不敢蔽贤，遂通书仲文，请为高辅介绍，荐奉世宗，世宗年已五十，精力濠衰，后宫嫔御，尚有数十，靠了一个老头儿，哪里能遍承雨露，免不得背地怨言，世宗也自觉抱歉，就使微有所闻，也只好含忍过去。此次由仲文荐入高辅，传授婴儿姹女的奇术，并彭祖、容成的遗方，一经服习，居然与壮年一般，每夕能御数妃，喜得世宗欣幸过望，立授高辅为通妙散人，且因载□荐贤有功，加封为忠孝真人。载□益自恣肆，擅坏民屋，作台榭苑囿，杖杀谏官王章，又微服游玩扬州，被巡兵拘住，羁留三月，潜行脱归，暗中却贻书高辅，托词借贷，私索贿赂，高辅搁置不报。载□待了多日，未得复音，再拟发书诘责，凑巧高辅有信寄到，总道是有求即应，惠我好音，谁知展书一瞧，并没有什么财帛，载在书中，只说是皇上需药，一时不及提炼，忆尊处尚有余药，特遣人走取云云。那时载□不禁大愤，勃然说道："兀那负心人，不有本藩，何有今日？我欲求他，他绝不提起，他欲求我，我还要答应他么？"当下复绝来使，只说是存药已罄，无从应命。来使去后，恰着人赍药入京，给与陶仲文，托他权词入献。你不送去也罢了，偏要多一周折，真是弄巧反拙了。高辅闻知此事，很是忿恨，便入奏世宗，把载□在邸不法事，和盘说出。未免负心。世宗即隐遣中官密访，至中官还奏，所有高辅奏请的事情，语语是实。并说载□诈称张世德，自往南京，强购民女等因，于是世宗震怒，夺去载□的真人印。陶仲文虽爱载□，也不敢代为辩护。冤冤相凑，有南中民人耿安，叩阍诉冤，告称载□夺女事，安知非梁高辅主使。当下遣官按治，复得实据，狱成具奏。有诏废载□为庶人，幽锢凤阳。载□悔恨交迫，竟尔投缳自尽，妃妾等亦皆从死，想是房术的感念。子女被徙开封，徽王宗祀，从此中绝了。

载□既死，世宗益宠信梁高辅。高辅为帝合药，格外忠勤，且选女八岁至十四岁的凡三百人，入宫豢养，待他天癸一至，即取作药水，合入药中。由高辅取一美名，叫作先天丹铅。嗣又选入十岁左右的女子，共一百六十人，大约也是前次的命意。这四五百童女，闲居无事，或充醮坛役使，或司西内供奉。内中有个姓尚的女子，年仅十三，秀外慧中，选值西内，一夕黄昏，世宗坐诵经偈，运手击磬，忽觉困倦起来，打了一个磕睡，把击磬的槌，误敲他处，诸侍女统低头站着，不及瞧见，就使瞧着了他，也不敢发声。独尚女失声大笑，这一笑惊动天颜，不禁张目四顾，眼光所射，正注到尚女面上，梨涡半晕，尚带笑痕，本拟疾声呵叱，偏被她一种憨态，映入眼波，不知不觉的消了怒气，仍然回首看经。可奈情魔一扰，心中竟忐忑不定，只瞳神儿也不由自主，只想去顾尚女。尚女先带笑靥，后带怯容，嗣又俯首弄带，越显出一副娇痴情

状。灯光下看美人，愈形其美。世宗越瞧越爱，越爱越怜，那时还有什么心思念经？竟信口叫她过来，一面令各侍女退出。各侍女奉旨退班，多半为尚女捏一把汗，偏这世宗叫过尚女，略问她履历数语，便掷去磬棰，顺手牵住尚女，令坐膝上。尚女不敢遽就，又不敢竟却，谁意世宗竟拢她笑靥，硬与她亲一个吻。想是甘美异常，比天癸还要可口。尚女急摆脱帝手，立起身来，世宗岂肯放过，复将她纤腕携住，扯入内寝。当下服了仙药，霎时间热气满腹，阳道勃兴，看官！你想此时的尚女，还从哪里逃避？只好听世宗脱衣解带，同上阳台；但嫩蕊微苞，遽被捣破，这尚女如何禁当得起？既不敢啼，又不敢叫，没奈何啮齿忍受。此时恐笑不出来。世宗亦格外爱怜，留些不尽的余地，偏是药性已发，欲罢不能，一时间狂荡起来，尚女无法可施，只得在枕畔哀求。毕竟皇恩隆重，不为已甚，勉强停住云雨，着衣下床，出令内侍宣召庄妃。庄妃事在此处插入，销纳无痕。庄妃姓王，从丹徒徙居金陵，由南都官吏选入，初未得宠，寂寞深宫，未免伤怀。她却幼慧能诗，吟成宫词数律，借遣愁衷。适被世宗闻知，因才怜色，遂召入御寝，春宵一度，其乐融融，遂册为庄妃。嗣加封贵妃，主仁寿宫事。先是方后崩后，应五十九回。正宫虚位，世宗属意庄妃，陶仲文窥知上意，暗向庄妃索赂，当为援助。偏偏庄妃不与，仲文因此怀恨，遂上言帝命只可特尊，不应他人敌体。世宗本信重仲文，况连立三后，依然中绝，想是命数使然，不便强为，遂将立后事搁起不提。惟宠爱庄妃，不让中宫，此番宣召，实是令她瓜代的意思。待至庄妃召至，尚女已起身别去，世宗也不遑与庄妃谈论，便令她卸妆侍寝，续梦高唐。庄妃年逾花信，正是婪尾春风，天子多情，佳人擅宠，恰似一对好凤凰，演出两度风流事，这且不必琐述。已不免琐述了。越两宿，世宗复召幸尚女，尚女还是心惊，推了片时，无法违旨，只好再去领赐。不意此夕承欢，迥殊前夕，始尚不免惊惶，后竟觉得畅快，一宵欢爱，笔难尽描。世宗称她为尚美人，后复册封寿妃。又要大笑了。正在老夫少妻，如胶如漆的时候，忽有一内监趋入，呈上一幅罗巾，巾上有无数血痕，由世宗模模糊糊的，细览一番，方辨出一首七言的律句来。其诗道：

闷倚雕栏强笑歌，娇姿无力怯宫罗。

欲将旧恨题红叶，只恐新愁上翠蛾。

雨过玉阶天色净，风吹金锁夜凉多。

从来不识君王面，弃置其如薄命何？

世宗阅罢，不禁流下泪来，究竟此诗为谁氏所作，且看下回表明。

明有两汪直，一为宫役，一为海寇，两人以直为名，非但不足副实，且皆为罪不容死之徒。然彼此互较，吾宁取为海寇之汪直。直亡命有年，顾闻母妻之居养杭州，即有心归顺，似尚不失为孝义。后与蒋洲约降，中途遇风，仍易舟而来，其守信又可概见。宗宪为之保奏，使之清海自赎，亦一时权宜之计，明廷不察，必令诛戮降附，绝人自新之路，且使

被质之夏正，为所支解，吾不禁为汪直呼冤，吾又不禁为夏正呼冤也。世宗有意修醮，乃好杀如彼，而好仙又如此，方士杂进，房术复兴，清心寡欲者，固如是乎？况年逾五十，竟逼十三龄之女子，与之侍寝，当时只图色欲，不计年龄，其后不肇武曌之祸者，犹其幸尔。或谓尚美人不见史传，或系子虚，然稗乘中固明载其事，夫庄妃且不载正传，况尚美人乎？史笔多从阙略，得此书以补入之，亦束晰补亡之遗义也。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却说世宗看罢血诗，不禁流泪。这血诗系宫人张氏所作，张氏才色俱优，入宫时即蒙召幸，但性格未免骄傲，平时恃着才貌，不肯阿顺世宗，当夕数次，即致失宠。秋扇轻捐，人主常态。嗣是禁匿冷宫，抑郁成疾，呕血数月，夭瘵而亡。未死前数日，便将呕出的余血，染指成诗，书就罗巾上面，系着腰间。明代后宫故例，蒙幸的宫人，得病身亡，小敛时必留身边遗物，呈献皇上，作为纪念。张氏死后，宫监照着老例，取了罗巾，赍呈世宗。世宗未免有情，哪得不触起伤感？当下便诘责宫监，何不早闻？宫监跪奏道："奴婢等未曾奉旨，何敢冒昧上渎？"这语并未说错。世宗闻言，不觉变悲为怒，斥他挺撞，喝令左右将他拿下，一面趋出西内，亲自去看张氏。但见她玉骨如柴，银眸半启，直挺挺的僵卧榻上，不由的叹息道："朕负你了。"说毕，揾着两行泪珠，叱将内侍撵出数人，与前时拿下的宫监，一同加杖。有几个负痛不起，竟致毙命，这且休表。

且说前锦衣卫经历沈炼，因劾奏严嵩，谪戍保安，炼独赴戍所，应六十二回。里中父老，闻悉得罪原因，共为扼腕，遂辟馆居炼，竟遣子弟就学。炼谆谆教诲，每勖生徒以忠孝大节，及严嵩父子作奸罔上等情，塞上人素来戆直，既闻炼语，交口骂嵩，且缚草为人像，一书李林甫，一书秦桧，一书严嵩，用箭攒射，拍手称快。炼或单骑游居庸关，登山遥望，往往戟手南指，詈嵩不已，甚至痛哭乃归。嫉恶太严，亦是取死之道。这事传达京师，嵩父子切齿痛恨。适宣府巡按路楷，及总督杨顺，统系嵩党，世蕃遂嘱使除炼。路、杨两人，自然奉命惟谨。会蔚州获住妖人阎浩，连坐颇众，杨顺语路楷道："此番可以报严公子了。"路楷道："莫非将炼名窜入么？"一吹一唱，确是同调。杨顺点头，遂诬炼勾通妖人，意图不轨。奏牍上去。内有严嵩主持，还有什么不准。即日批复，着令就地正法。杨顺便命缚炼，牵入市中，将他斩首，籍没家产。嵩给顺一子锦衣千户，楷擢太常卿，顺意尚未足，怏怏道："严公不加厚赏，难道心尚未惬么？"复将炼子襄、衮、褒三人，一同系狱。衮，褒不堪遭虐，先后致死。襄发戍极边。

未几，有鞑妇桃松寨，叩关请降，当由杨顺传入，桃松寨以外，尚有头目一人。桃松寨自言，系俺答子辛爱妾，受夫荼毒，因此来归。顺不及细讯，即将两人送入京师。其实两人是一对露水夫妻，恐被辛爱察出，或至丧命，所以同来降顺。辛爱遣使索妾，为顺所拒，遂集众二十万，

入雁门塞，连破应州四十余堡，进掠大同，围右卫数匝。杨顺大恐，只得致书辛爱，愿送还桃松寨，乞令缓兵。一面申奏朝廷，诡言辛爱款关，愿以叛人邱富等，易还桃松寨，奏下兵部复讯。尚书许论，请如顺议，乃绐桃松寨出塞，使杨顺阴告辛爱。辛爱捕戮桃松寨，仍然围攻大同右卫，且分兵犯宣、蓟，顺又大惧，贿巡按路楷七千金，求为掩蔽。楷爱财如命，自然代他遮瞒。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杨、路交蔽的情形，渐被给事中吴顺来察觉，抗疏并劾。世宗方怒顺召寇，见了此奏，立命逮顺及楷下狱。兵部尚书许论，亦连坐罢官，另简杨博为兵部尚书。廷议以博素知兵，欲御北寇，非博不办，乃命博出督宣、大军务。博驰檄各镇，谕诸帅克日会集，同仇御侮。辛爱闻知此信，引兵径去。博抵大同，励生恤死，筑堡浚濠，边境以固，寇不敢近。已而辛爱复号召诸部，入寇滦河，蓟辽总督王忬，发兵防剿，号令数易，遂致失利，寇大掠而去。

先是杨继盛冤死，王忬令子世贞，代为治丧，且作诗哀吊，暗刺严嵩，嵩因此恨忬。忬有古画一幅，为世蕃所闻，遣人丐取，得画而归。嗣因画系赝鼎，料知为忬所欺，心益不平。全是私意。至是滦河闻警，震动京师。都御史鄢懋卿，密承嵩嘱，令御史王渐、方辂等，交章劾忬，说他纵寇殃民，遂由嵩拟旨逮问，锻炼成狱，竟罹大辟。嵩以鄢懋卿构死王忬，得泄隐恨，意欲把他升官，作为酬报。适盐课短绌，遂乘机保荐懋卿，极称他熟悉鹾政，可为总理。世宗立即允准，特命懋卿总督全国盐运。明制分设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运司，各专责成，运司以上，无人统辖。懋卿总理盐政，乃是当时特设，格外郑重。自奉命出都后，挈着家眷，巡查各区，沿途市权纳贿，势焰熏天，所有仪仗，非常烜赫，前呼后拥，原不必说，惟后面又有五彩舆一乘，用十二个大脚妇女，充作舆夫，舆中坐着一位半老徐娘，金翠盈头，罗绮遍体，俊目四顾，旁若无人，这人不必细猜，料应是总理盐政鄢懋卿的妻室。抬出乃夫的官衔，不啻出丧时的铭旌。彩舆以后，又有蓝舆数十乘，无非是粉白黛绿，鄢氏美姬。一日不可无此。每至一处，无论抚按州县，无不恭迎，供张以外，还要贿送金钱，才得懋卿欢心。及巡至两浙，道出淳安，距城数里，并不见有人迎接，复行里许，才见有两人彳亍前来，前面的衣服褴缕，仿佛是一个丐卒，后面同行的，虽然穿着袍服，恰也敝旧得很，几似边远的驿丞模样。未述姓氏，先叙服色，仍是倒戟而出之法。两人走近舆旁，前后互易，由敝袍旧服的苦官儿，上前参谒。懋卿正在动怒，不由的厉声道："来者何人？"那人毫不畏怯，正色答道："小官便是海瑞。"久仰大名。懋卿用鼻一哼，佯作疑问道："淳安知县，到哪里去，乃令汝来见我。"海瑞复朗声道："小官便是淳安知县。"懋卿道："你便是淳安知县么？为何不坐一舆，自失官体？"海瑞道："小官愚昧，只知治理百姓，百姓安了，便自以为幸全官体。今蒙大人训诲，殊为不解。"驳得有理。懋卿道："淳安的百姓，都亏你一人治安吗？"当头一棒。险恶之甚。海瑞道："这是朝廷恩德，抚按规为，小官奉命而行，何功足录？惟淳安是一瘠县，并且屡遭倭患，凋敝不堪，小官不忍扰民，为此减役免舆，伏求大人原谅！"懋卿无言可责，只好忍住了气，勉强与语道："我奉命来此，应借贵署权住一宵！"海瑞道："这是小官理应

奉迎。但县小民贫，供帐简薄，幸大人特别宽宥哩！”懋卿默然。当由海瑞前导，引入县署。瑞自充差役，令妻女充作仆婢，茶饭酒肉以外，没有什么供品。懋卿已怀着一肚子气，更兼那妻妾等人，都是骄侈成习，口餍膏粱，暗中各骂着混帐知县，毫没道理。懋卿反劝慰道：“今日若同他使气，反似量小难容，将来总好同他算帐。我闻他自号刚峰，撞在老夫手中，无论如何刚硬，管教他销灭净尽呢。”海瑞别号，乘便带出。当下在淳安挨过一宿，翌日早起，便悻悻然登程去了。过了月余，海瑞在署中接到京信，闻被巡盐御史袁淳所劾，有诏夺职。海瑞坦然道：“我早知得罪鄢氏，已把此官付诸度外，彭泽归来，流芳千古，我还要感谢鄢公呢！”言下超然。便即缴还县印，自归琼山去了。海瑞以外，尚有慈溪知县霍与瑕，亦因清鲠不屈，忤了懋卿，一同免官。懋卿巡查已毕，饬加盐课，每岁增四十余万，朝旨很是嘉奖。懋卿得了重赂，自然与严家父子一半平分。南京御史林润，劾他贪冒五罪，留中不报。不加罪于林润，暗中已仗徐阶。

是时严嵩父子，权倾中外，所有热中士人，无不夤缘奔走，趋附豪门，独有翰林院待诏文征明，狷介自爱，杜绝势交。世蕃屡致书相招，终不见答。征明原名文璧，后来以字为名，能文工绘，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三人，同籍吴中，号为吴中四才子。祝允明别号枝山，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徐祯卿字昌穀，三人皆登科第，文采齐名。祝善书，唐善画，徐善诗，放诞风流，不慕荣利，惟征明较为通融。世宗初年，以贡生诣吏部应试，得授翰林院待诏，预修武宗实录，既而乞归，张璁、杨一清等，俱欲延致幕下，一律谢绝。四方乞求征明书画，接踵到来，征明择人而施，遇着权豪贵阀，概不从命，因此声名愈盛。叙入吴中四子，于征明独有褒辞，是谓行文不苟。就是外国使臣，过他里门，亦低徊思慕，景仰高踪。严嵩父子，夙加器重，奸人亦爱高士，却也奇怪。至屡招不往，世蕃遂欲设法陷害。可谓险毒。可巧嵩妻欧阳氏患起病来，一时不及兼顾，只好把文征明事，暂且搁起。

欧阳氏为世蕃生母，治家颇有法度。尝见严嵩贪心不足，颇以为非，每婉言进谏道：“相公不记钤山堂二十年清寂么？”看官听着！这钤山堂，系严嵩少时的读书堂，嵩举进士后，未得贵显，仍然清苦异常，闭户自处，读书消遣，著有《钤山堂文集》，颇为士林传诵。当时布衣蔬食，并不敢有意外妄想，及躐入仕途，性情改变，所以欧阳氏引作规诫。不没善言。嵩未尝不知自愧，可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已习成贪诈，就使床第中言，也是不易入耳。欧阳氏见嵩不从，复去训斥世蕃，世蕃似父不似母，闻着母教，亦当作耳边风一般，平时征歌选色，呼类引朋，成为常事；惟一经欧阳氏瞧着，究属有些顾忌，不敢公然纵肆。至欧阳氏病殁，世蕃当护丧归籍，嵩上言臣只一子，乞留京侍养，请令孙鹄代行。世宗准奏，于是世蕃大肆佚乐，除流连声色外，尚是干预朝事。惟名为居丧，究未便出入朝房，代父主议。嵩年已衰迈，时常记忆不灵，诸司遇事请裁，尝答道：“何不与小儿商议？”或竟云：“且决诸东楼。”东楼便是世蕃别字。可奈世蕃身在苫块，心在娇娃，自母氏殁后，不到数月，复添了美妾数人，麻衣缟袂中，映着绿鬓红颜，愈觉俏丽动人。欲要俏，须带三分孝。那时衔哀取乐，易悲为欢，每遇朝臣往商，

辄屏诸门外；至严嵩飞札走问，他正与狎客侍姬，酣歌狂饮，还有什么闲工夫，去议国家重事；就使草草应答，也是模糊了事，毫不经心。从前御札下问，语多深奥，嵩尝瞠目不能解，惟经世蕃瞧着，往往十知八九，逐条奏对，悉当上意。又阴结内侍，纤悉驰报，报必重赏，所以内外情事，无不闻知。迎合上意，赖有此尔。此次世蕃居丧，专图肉欲，所有代拟奏对，多半隔膜，有时严嵩迫不及待，或权词裁答，往往语带模棱，甚至前言后语，两不相符，世宗渐渐不悦；嗣闻世蕃在家淫纵，更加拂意。

适值方士蓝道行，以扶乩得幸，预示祸福，语多奇中，世宗信以为神。一日，又召道行扶乩，请乩仙降坛，问及长生修养的诀门。乩笔写了数语，无非是清心养性，恭默无为等语。世宗又问现在辅臣，何人最贤？乩笔又迅书道："分宜父子，奸险弄权，大蠹不去，病国妨贤。"十六字胜于千百本奏章。世宗复问道："果如上仙所言，何不降灾诛殛？"乩笔亦随书道："留待皇帝正法。"妙。世宗心内一动，便不再问。究竟蓝道行扶乩示语，是否有真仙下降，小子无从证实，请看官自思罢了。不证实处，过于证实。

隔了数日，世宗所住的万寿宫，忽遇火灾，一时抢救不及，连乘舆服御等件，尽付灰烬，御驾只得移住玉熙宫。玉熙宫建筑古旧，规模狭隘，远不及万寿宫，世宗悒悒不乐，廷臣请还大内，又不见从。自杨金英谋逆后，世宗迁出大内，故不愿还宫。严嵩请徙居南内，这南内是英宗幽居的区处。世宗生性，多忌讳，谨小节，览了嵩奏，怎得不恼，这也是严嵩晦运将至，故尔语言颠倒，屡失主欢。时礼部尚书徐阶，已升授大学士，与工部尚书雷礼，请重行营建，计月可成。世宗喜甚，即行许可。阶子璠为尚宝丞，兼工部主事，奉命督造，百日竣工。世宗心下大慰，即日徙居，自是军国大事，多谘徐阶，惟斋醮符箓等类，或尚及严嵩。言官见嵩失宠，遂欲乘机下石，扳倒这历年专政的大奸臣，御史邹应龙，尤具热诚。一夕，正拟具疏，暗念前时劾嵩得罪，已不乏人，此次将如何下笔？万一弹劾无效，转蹈危机，如何是好？想到此处，不觉心灰意懒，连身子也疲倦起来。忽有役夫入请道："马已备好，请大人出猎去。"应龙身不由主，竟离座出门，果然有一骏马，鞍鞯具备，当即纵身腾上，由役夫授与弓箭，纵辔奔驰，行了里许，多系生路，正在惊疑交集，蓦见前面有一大山，挡住去路，山上并无禽兔，只有巨石岩岩，似将搏人，他竟左手拔箭，右手拈弓，要射那块怪石，一连三箭，都未射着，免不得着急起来。忽闻东方有鸟鹊声，回头一望，见有丛林密荫，笼住小丘，仿佛一座楼台，参差掩映，写得逼真。他恰不管什么，又复拈弓搭箭，飕的射去，但听得豁喇一声，楼已崩倒。为这一响，不由的心中一跳，拭目再瞧，并没有什么山林，什么夫马，恰只有残灯闪闪，留置案上，自身仍坐在书室中，至此才觉是南柯一梦。迷离写来，令人不可端倪，直到此笔点醒，方见上文用笔之妙。是时谯楼更鼓，已闻三下，追忆梦境，如在目前，但不识主何吉凶，沉思一会，猛然醒悟道："欲射大山，不如先射东楼，东楼若倒，大山也不免摇动了。"解释真确，并非牵强。遂重复磨墨挥毫，缮成奏稿，即于次日拜发。小子曾记有古诗二语，可为严嵩父子作证。其诗道：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退雷轰荐福碑。

欲知疏中如何劾奏，且待下回补录。

海瑞以刚直名，固明史中之所谓佼佼者，坊间小说，及梨园戏剧间，每演严嵩，必及海瑞，或且以严嵩之得除，由海瑞一人之力，是皆属后世之附会，不足采及。严氏专政，海瑞第宰淳安，即欲劾嵩，亦无从上奏。后人且于严嵩时间，窜入吕调阳、张居正等，与嵩为难，尤属盲说。惟鄢懋卿南下，道出淳安，瑞供帐简薄，抗言贫邑，不能容轩车，致为懋卿所嗛，嗾令巡盐御史袁淳，弹劾落职，是固备载史传，非子虚乌有之谈也。此外如蓝道行扶乩，邹应龙梦猎，俱见正史，亦非捏造，惟一经妙笔演述，则触处成春，靡不豁目。中纳文征明一段，旁及吴中四才子，尤足为文献之征。史家耶？小说家耶？合而为一，亦足云豪矣。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却说御史邹应龙，因得了梦兆，专劾东楼，拜本上去，当由世宗展览，疏中略说：

世蕃凭借权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馈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竞趋，索价转巨。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赃贿，为之通关节者，不下十余人，而伊子锦衣卫严鹄，中书严鸿，家奴严年，中书罗龙文为甚，即数人之中，严年尤为狡黠，世蕃委以腹心，诸鬻官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竞为媚奉，呼曰萼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等处，无虑数十所，而以恶仆严冬主之，押勒侵夺，怙势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尤有甚者，往岁世蕃遭母丧，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养，令其子鹄，代为扶榇南旋，世蕃名虽居忧，实系纵欲。狎客曲宴拥侍，姬妾屡舞高歌，日以继夕。至鹄本豚鼠无知，习闻赃秽，视祖母丧，有同奇货，骚扰道路，百计需索。其往返所经，诸司悉望风承色，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偿己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臣请斩世蕃首，以示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报而溺爱恶子，弄权黩货，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幸乞陛下明鉴！

世宗览罢，即召入大学士徐阶，与他商议。阶密请道：“严氏父子，罪恶昭彰，应由陛下迅断，毋滋他患。”世宗点首，阶即趋出，径造严府。此时严嵩父子，已闻应龙上疏，恐有不测，见阶到来，慌忙出迎，寒暄甫

毕，即问及应龙劾奏事。阶从容答道："今日小弟入值西内，适应龙奏至，上头阅罢，不知何故大怒，立召小弟问话。弟即上言严相柄政多年，并无过失，严公子平日行为，应亦不如原奏的利害，务乞圣上勿可偏听，小弟说到此语，但见天威已经渐霁，谅可无他虞了。"这是徐阶弄巧处。嵩忙下拜道："多年老友，全仗挽回，老朽应当拜谢。"对付夏言故态，又复出现。世蕃亦随父叩头，惊得徐阶答礼不迭，连称不敢，一面还拜，一面扶起严嵩父子。世蕃且召出妻孥，全体叩首，阶又谦让不遑，并用好言劝慰，方才别去。

严嵩父子，送阶出门，还家未几，即有锦衣卫到来，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并逮世蕃下狱。嵩跪在地下，几不能起，但见世蕃已免冠褫衣，被锦衣卫牵扯而去。嵩方徐徐起来，泪如雨下，呜呜咽咽的说道："罢了！罢了！徐老头儿明知此事，还来探试，真正可恶！"你也被人播弄么？转又自念："现在邀宠的大臣，莫如徐阶，除他一人，无可营救。"正在满腹踌躇，鄢懋卿、万寀等，都来探望。万寀为大理寺卿，懋卿时已入任刑部侍郎，两人都是严府走狗。见了严嵩，嵩方与交谈，不防锦衣卫又到，立索世蕃子严鹄、严鸿，及家奴严年，吓得严嵩说不出话，鄢、万两人，也是没法，只好将三人交出，由锦衣卫带去。忽又由家人通报，中书罗龙文，也已被逮了。真要急杀。这时候的严府内外，统是凄惶万状，窘迫十分，大众围住鄢懋卿、万寀，求他设法。懋卿搔头挖耳的，想了一会，方道："有了！有了！"与罢了罢了四字，相映成趣。大家闻了此语，忙问何法？懋卿道："你等休要慌张，自有处置！"说罢，便与严嵩附耳数语。嵩答道："这也是无法中的一法，但恐徐老头儿作梗，仍然不行。"万寀道，"何妨着人往探，究竟徐老头儿是何主见？"嵩乃遣心腹往探徐阶，未几还报，传述徐阶言语，谓我非严氏，无从得高官厚禄，决不负心等语。懋卿道："这老头儿诡计多端，他的言语，岂可深信，我等且照计去办再说。"随即匆匆别去。不一日。有诏将蓝道行下狱，原来道行扶乩，已被懋卿等察知，此次欲救世蕃，遂贿通内侍，倾陷道行，只说应龙上疏，由道行主唆所致。世宗果然中计，竟将道行拘系起来。懋卿等复密遣干役，嘱令道行委罪徐阶，便可脱罪。道行道："除贪官是皇上本意，纠贪罪是御史本职，何预徐阁老事？"偏不受绐，鄢懋卿等奈何？严嵩父子奈何？这数语报知懋卿，弄得画饼充饥，仍然没法，不得已减等拟罪，只坐世蕃得赃八百两，余无实据，于是世蕃得谪戍雷州卫，其子鹄、鸿，及私党罗龙文，俱戍边疆，严年永禁，擢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侍郎魏谦吉等，皆坐奸党，贬谪有差。

未几，御史郑洛，劾奏鄢懋卿、万寀，朋比为奸，鄢、万皆免官。又未几，给事中赵灼、沈淳、陈瓒等，先后劾工部侍郎刘伯跃，刑部侍郎何迁，右通政胡汝霖，光禄寺少卿白启常，副使袁应枢，湖广巡抚都御史张雨，谕德唐汝楫，国子祭酒王材，俱系严家亲故，陆续罢去。舆论大快。

已而朝旨复下，加恩有严鸿为民，令侍嵩归里。徐阶见诏，以世宗竟复向嵩，不无后患，急欲入内启奏。世宗望见徐阶，便召他上前，与语

道："朕日理万几，不胜劳敝，现在庄敬太子载壑，虽已去世，幸载垕、载圳，俱已年长，朕拟就此禅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卿意以为何如？"阶叩头极谏，力持不可，世宗道："卿等即不欲违大义，但必天下皆仰奉朕命，阐玄修仙，然后朕可在位呢。"阶尚欲申奏，世宗又道："严嵩辅政，约二十多年，他事功过不必论，惟赞助玄修，始终不改，这是他的第一诚心。今嵩已归休，伊子已伏罪，敢有再来多言，似邹应龙一般人物，朕决不宽贷，定当处斩！"欲禁止徐阶之口，故尔先言。阶不禁失色，唯唯而退。及归至私第，默念："严嵩已去，一时未必起复，这且还是小事，惟裕王载垕，景王载圳，并出邸中，居处衣服无殊，载圳意图夺嫡，莫非运动内禅，致有今日之谕，此事不可不预防呢。"看官总还记着！小子于五十九回中，曾叙过世宗八子，夭逝五人，只载壑立为皇太子，载垕封裕王，载圳封景王，载壑年逾弱冠，又遭病殁，当时廷臣曾请续立裕王，世宗以两次立储，皆不永年，因拟延迟时日，再行册立。景王本册封安陆，只是留京不遣，徐阶乃潜结内侍，嘱他乘间奏请，说是景邸在京，人言藉藉，应早事安排云云。此策一行，才有旨令景王就国。景王就封四年，尝侵占土地湖陂，约数万顷，既而病逝，世宗语徐阶道："此儿素谋夺嫡，今已死了。"言下似觉惬意，并无悲感。阶亦不过敷衍两语，暗中恰不免失笑，这是后话不表。复应第五十九回事，看似闲文，实是要笔。

且说严嵩就道后，尚密赂内侍，令讦发道行奸状。道行竟长系不放，瘐死狱中。乩仙何不助他一臂。及嵩到南昌，正值万寿期近，即与地方官商议，在南昌城内铁柱观中，延道士蓝田玉等，为帝建醮，祈求遐福。田玉自言能书符召鹤，嵩即令他如法施行，田玉登坛诵咒，捏诀书符，在炉中焚化起来，纸灰直冲霄汉，不到片刻，居然有白鹤飞来，绕坛三匝，望空而去。嵩遂与田玉交好，令授召鹤的秘法，一面制成祈鹤文，托巡抚代奏。时陶仲文已死，又死了一个神仙。朝命御史姜儆、王大任等，巡行天下，访求方士，以及秘书符箓等件。姜、王二人，到了江西，与嵩会晤，嵩便将蓝田玉所授符箓，浼他入献。旋得朝旨，温词褒奖，并赐金帛；随即上表谢恩，并乘机干请，略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鹄，赴戍千里，臣一旦填沟壑，无人可托后事。惟陛下格外矜怜，特赐臣儿放归，养臣余年"等语。谁料世宗竟怫然道："嵩有孙鸿侍养，已是特别加恩，还想意外侥幸么？"这语也出严嵩意外。嵩闻世宗谕旨，甚是怏怏，忽见世蕃父子，自外进来，不觉又惊又喜，便问道："你如何得放回家！"世蕃道："儿不愿去雷州卫，所以暗地逃回。"嵩复道："回来甚好，但或被朝廷闻知，岂非罪上加罪么？"世蕃道："不妨事的。皇上深居西内，何从知悉？若虑这徐老儿，哼！哼！恐怕他这头颅，也要不保哩。"嵩惊问何谓？世蕃道："罗龙文亦未到戍所，现逃入徽州歙县，招集刺客，当取徐老头儿及应龙首级，泄我余恨。"嵩跌足道："儿误了。今幸圣恩宽大，俾我善归，似你赃款累累，不予重刑，但命谪戍，我父子仍然平安；尚未吃一点苦楚，他日君心一转，可望恩赦，再享荣华。如你所说，与叛逆何异？况且朝廷今日，正眷重厚升，徐阶别字。升迁应龙，倘闻你有阴谋，不特你我性命难保，恐严氏一族，也要尽灭了。"为世蕃计，尚是金玉之言。世蕃不以为然，

尚欲答辩，忽闻人声鼎沸，从门外喧嚷进来。嵩大惊失色，正要命家人问故，但见门上已有人进报，说是伊王府内，差来三十名校尉，二十余名乐工，硬索还款数万金，立刻就要付他。嵩叹道：“有这等事么？他也未免逼人了。”当下责备门役道：“你所司何事，乃容他这般噪闹？”门役回答道：“他已来过数次，声势汹汹，无理可喻。”嵩闻言，气得面色转青，拈须不语。看官！道这伊王是何人？原来是太祖二十五子厉王□的六世孙，名叫典楩，贪戾无状，性尤好色，尝夺取民舍，广建邸第，重台复榭，不啻宫阙；又令校尉乐工等人，招选民间女子，共得七百余人，内有九十名中选，留侍王宫，其余落选的女子，勒令民家纳金取赎，校尉乐工等，乐得从中取利，任情索价，并择姿容较美的，迫她荐枕。上下淫乱，日夕取乐，就是民间备价赎还，也是残花败柳，无复完璧。巡抚都御史张永明等，上言罪状，有旨令毁坏宫室，归还民女，并执群小付有司。典楩抗不奉诏，永明等又复奏闻，经法司议再加罪，照徽王载□故例，废为庶人，禁锢高墙。载□事见六十六回。典楩方才恐惧，即遣人赍金数万，求严嵩代为转圜。严嵩生平所爱的是金银，便老实收受，一口答应；哪知自己也失了权势，惘惘归来。典楩闻这消息，因令原差索还，不要加息，我说伊王还是厚道。接连数次，都被门上挡住，他乃特遣多人，登门硬索。严嵩不愿归还。又不好不还，沉吟了好一歇。怎禁得外面越噪越闹，不得已将原金取出，付还来使。乐工校尉等，携金自去，到了湖口，忽遇着绿林豪客，蜂拥而来，大都明火执仗，来夺金银，乐工等本是没用，彼此逃命要紧，管着什么金银，校尉三十名，还算有点气力，拔刀相向，与众盗交斗起来，刀来刀往，各显神通，究竟寡不敌众，弱不敌强，霎时间血染猩红，所有三十名校尉，只剩得八九人，看看势力不及，也只好弃了金银。落荒逃去。众盗撵金归还，顺路送到严府。看官阅此！这班绿林豪客，难道是严府爪牙么？据小子所闻，乃是世蕃暗遣家役，及带来亡命徒多人，扮作强盗模样，劫回原金。严氏父子，喜出望外，自不消说。世蕃狡险，一至于此。典楩已经得罪，还向何处申诉，眼见得这项劫案，没人过问了。

世蕃见无人举发，胆子越大，益发妄行，招集工匠数千人，大治私第，建园筑亭，豪奴悍仆，仍挟相府余威，凌轹官民。适有袁州推官郭谏臣，奉公出差，道过嵩里。但见赫赫华门，百工齐集，搬砖运木，忙碌非常，内有三五名干仆，狐裘貂袖，在场监工，仍然是颐指气使，一呼百诺的气象。谏臣私问随役道：“这不是严相故第么？”随役答一“是”字，谏臣乘便过去，将入工厂，观察形景，不防厂中已有人喝道：“监工重地，闲人不得擅入，快与我退下去！”谏臣的随役，抢上一步，与语道：“家主是本州推官。”言未已，那人复张目道：“什么推官不推官，总教推出去罢了。”推官的名义，想是这般。谏臣听了，也不禁启问道：“敢问高姓大名？”那人复道：“谁不晓得是严相府中的严六？”谏臣冷笑道：“失敬失敬！”严六尚谩辱不绝，随役正要与他理论，被谏臣喝止，悄然走出。厂内也有稍稍知事的，语严六道：“地方有司，应该尊敬一点，不要如此待慢。”严六道：“京堂科道等官，伺候我家主人，出入门下，我要叱他数声，哪个敢与我抗？偌大推官，怕他什么？”谏臣踉跄趋走，工役等一齐嘲笑，随手拾起瓦砾，接连掷去，作为送行的礼

物。放肆已极。那时谏臣忍无可忍，不能不发泄出来，小子有诗咏道：

意气凌人太不该，况遭州吏一麾来。

豪门转瞬成墟落，才识豪奴是祸媒。

毕竟谏臣如何泄愤，容俟下回表明。

徐阶之使诈，不亚于严嵩，然后人多毁嵩而誉阶，以阶之诈计，为嵩而设。明无阶，谁与黜嵩？然后知因地而施，诈亦成名。古圣贤之所以重权道者，正为此也。但严氏之被遣，何一不由自取？于阶固无尤焉。嵩以青词得幸，骤跻显位，柄政至二十余年，无功于国，专事殃民，而其子世蕃，贪黠尤过乃父，放利而行，怨愈丛，祸愈速，安得不倾？安得不亡？况逃戍所，豢恶客，劫还贿银，嵩之所不敢为者，而世蕃独为之。死已临头，犹且大肆，此而不遭覆殁，天下尚有是非乎？至于豪奴走狗，凌辱推官，恃势行凶，更不足道，然亦未始非严嵩父子之所酿成。有悍主乃有悍仆，敢告当世，毋挟强以取祸焉。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却说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受严六的凌辱，无从泄愤，遂具书揭严氏罪恶，呈上南京御史林润。巧值林润巡视江防，会晤谏臣，又由谏臣面诉始末，把罗龙文阴养刺客事，亦一一陈明。林润遂上疏驰奏道：

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蕃为主。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为名，聚众至四千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

疏入后，世宗大加震怒，立命林润捕世蕃等，入京问罪。林润得旨，一面檄徽州府推官栗祁，缉拿罗龙文，一面亲赴九江，与郭谏臣接洽。谏臣先白监司，将严府工匠四千人，勒令遣散，然后围住世蕃府第。罗龙文在徽州，闻有缉捕消息，急忙逃至严府，不防严府已围得水泄不通，此时自投罗网，还有什么侥幸？一声呼喝，已被拿住，严世蕃本无兵甲，所有工匠，已被遣散，只好束手受缚。林润乃谕袁州府，详访严氏罪状，汇集成案，复上疏劾严嵩父子道：

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廒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厘祝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嵩与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而曰朝

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畜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楱，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嵩。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嵩不能无罪也。

现已将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这疏继上，世宗自然动怒，立命法司严讯，世蕃在狱，神色自若，反抵掌笑道："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龙文已经下狱，难道能请龙王么？严氏旧党，在京尚多，统为世蕃怀忧，暗中贿通狱卒，入内探望。世蕃道："招摇纳贿，我亦不必自讳，好在当今皇帝，并未办过多少贪官，此层尽可无虑。若说聚众为逆，尚无实在证据，可讽言官削去。我想杨、沈两案，是廷臣常谈，据为我家罪案，今烦诸位当众宣扬，只说这两案最关重大，邹、林两人，并未加入奏疏，哪里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出狱了。"奇谈。大众道："杨、沈两案，再或加入，情罪愈重，奈何谓可出狱？"我亦要问。世蕃道："杨继盛、沈炼下狱，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主裁，若重行提及，必然触怒皇上，加罪他们，我不是可脱罪么？"世宗脏腑，已被他窥透，故在京时所拟奏对，无不中彀，几玩世宗于股掌之上，此次若非徐阶，亦必中彼计，奸人之巧伺上意也如此。大众领计而去，故意的游说当道，扬言都中，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果然堕入狡谋，拟将杨、沈两案，归罪严氏，再行劾奏。属稿已定，走谒大学士徐阶，谈及续劾严氏的事情。徐阶道："诸君如何属稿，可否令我一闻？"光升道："正要就正阁老呢。"说罢，即从怀中取出稿纸，交与徐阶。阶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淡淡的说道："法家断案，谅无错误，今日已不及拜疏，诸君请入内厅茗谈罢。"于是阶为前导，光升等后随，同入内厅，左右分坐。献茗毕，阶屏退家人，笑向光升等问道："诸君意中，将欲活严公子么？"奇问，恰针对世蕃奇谈。光升等齐声答道："小严一死，尚不足蔽罪，奈何令他再活？"阶点首道："照此说来，是非致死小严不可，奈何牵入杨、沈两案？"老徐出头，小严奈何。张永明道："用杨、沈事，正要他抵死。"阶又笑道："诸君弄错了，杨、沈冤死，原是人人痛愤，但杨死由特旨，沈死由泛旨，今上英明，岂肯自承不是吗？如果照此申奏，一入御览，必疑法司借了严氏，归罪皇上，上必震怒，言事诸人，恐皆不免，严公子反得逍遥法外，骑款段驴出都门去了。"仿佛孙、庞斗智。光升闻到此言，才恍然大悟，齐声道："阁老高见，足令晚辈钦服，但奏稿将如何裁定，还乞明教？"阶答道："现在奸党在京，耳目众多，稍一迟延，必然泄漏机谋，即致败事，今日急宜改定，只须把林御史原疏中，所说聚众为非的事件，尽情抉发，参入旁证，便足推

倒严氏了。但须请大司寇执笔。”光升谦不敢当，永明等复争推徐阶，阶至此，方从袖中取出一纸，示众人道：“老朽已拟定一稿，请诸公过目，未知可合用否？”预备久了。众人览稿，见徐阶所拟，与林润原奏，大略相似，内中增入各条，一系罗龙文与汪直交通，贿世蕃求官；二系世蕃用术者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规模不亚王阙；三系勾结宗人典樸，阴伺非常，多聚亡命，北通胡虏，南结倭寇，互约响应等语。光升道：“好极！好极！小严的头颅，管教从此分离了。”徐阶即召缮折的记室，令入密室，阖门速写。好在光升等随带印章，待已写毕，瞧了一周，即用印加封，由光升亲往递呈，大众别去徐阶，专待好音。

是时世蕃在狱，闻光升、永明等，已将杨、沈两案加入，自喜奸计得行，语龙文道：“众官欲把你我偿杨、沈命，奈何？”龙文不应。世蕃握龙文手，附耳语道：“我等且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皇上因此还念我父，再降恩命，也未可知。惟悔从前不先取徐阶首，致有今日，这也由我父养恶至此，不消说了。功则归己，过则归父。今已早晚可归，用前计未迟，看那徐老头儿，及邹、林诸贼等，得逃我手吗？”除非后世。龙文再欲细问，世蕃笑道：“取酒过来，我与你先痛饮一番，到了出狱，自然深信我言，毋劳多说。”原来两人在狱，与家居也差不多。没有如夫人相陪，究竟不及家里。他手中有了黄金，哪一个不来趋奉，所以狱中役卒，与家内奴仆一般。两人呼酒索肉，无不立应，彼此吃得烂醉，鼾睡一宵。到了次日午后，忽有狱卒走报，朝旨复下，着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鞫讯，已来提及两公了。世蕃诧异道：“莫非另有变卦吗？”言未已，当有锦衣卫趋入，将两人反翦而去。不一时，已到长安门，但见徐老头儿，正朝服出来，三法司等一同恭迓，相偕入厅事中，据案列坐。两人奉召入厅，跪在下面，徐阶也未尝絮问，只从袖中取出原疏，掷令世蕃自阅。世蕃瞧罢，吓得面色如土，只好连声呼冤。徐阶笑道：“严公子！你也不必狡赖了，朝廷已探得确凿，方命我等质问，以昭信实。”世蕃着急道：“徐公！徐公！你定要埋死我父子吗？”何不立取彼首。徐阶道：“自作孽，不可活，怨我何为？”言毕，便语三法司道：“我等且退堂罢！”法司应命，仍令世蕃等还系。徐阶匆匆趋出，还至私第亲自缮疏，极言事已勘实，如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速正典刑，借泄公愤！这疏上去，好似世蕃的催命符，不到一日，即有旨令将世蕃、龙文处斩。世蕃还系时，已与龙文道：“此番休了。”奸党齐来探望，世蕃只俯首沉吟，不发一言。还有何想？既而下诏处斩，两人急得没法，只得抱头痛哭。其时世蕃家人，多到狱中，请世蕃寄书回家，与父诀别。当下取过纸笔，磨墨展毫，送至世蕃面前。世蕃执笔在手，泪珠儿簌簌流下，一张白纸，半张湿透，手亦发颤起来，不能书字。也有今日。转瞬间监斩官至，押出两人，如法捆绑，斩决市曹。难为了数十个如夫人。朝旨又削严嵩为民，令江西抚按籍没家产。抚按等不敢怠慢，立至严府查抄，共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三百余万两，珍异充斥，几逾天府。更鞫彭孔及严氏家人，得蔽匿奸盗，占夺民田子女等状，计二十七人，一律发配，将严嵩驱出门外，家屋发封。嵩寄食墓舍后，二年饿死。相士之言，不为不验。二十余年的大奸相，终弄到这般结局，可见古今无不败的权奸，乐得清白乃心，何苦贪心不足哩。大声呼喝，不啻

暮鼓晨钟。

嗣是徐阶当国，疏请增置阁臣，乃以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并兼武英殿大学士，参预机务，一面再惩严党，将鄢懋卿、万寀，袁应枢等，充戍边疆，了结奸案。总督东南军务胡宗宪，因素党严嵩，心不自安，又见倭患未靖，恐遭谴责，乃于一岁中两获白鹿，赍献京师，并令幕下才士徐文长，附上表章，极称帝德格天，祥呈仙鹿等因。世宗览表，见他文辞骈丽，雅颂同音，不由的极口的赞赏，当晋授宗宪为兵部尚书，兼节制巡抚，如三边故事。且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大受朝贺。已而宗宪复献白龟二枚，五色芝五茎，草表的大手笔，又仗着徐文长先生。名副其实。世宗越加喜欢，赐名龟曰玉龟，芝曰仙芝，告谢如前。赍宗宪有加礼。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徐文长履历，略行叙述。越中妇孺，多道文长轶事，故不得不提出略叙。文长名渭，浙江山阴人氏，少具隽才，且通兵法，惟素性落拓不羁，所作文词，多半不中绳墨，因此屡试不合，仅得一衿。至宗宪出督浙东，喜揽文士，如归安人茅坤，鄞人沈明臣等，均招致幕府。文长亦以才名见知，受聘入幕，除代主文牍外，且屡为宗宪主谋。凡擒徐海，诱汪直，统由文长筹画出来，所以宗宪很是优待。后来宗宪被逮，文长脱归，佯狂越中，卒致病死。至今越中妇孺，谈及徐文长三字，多能传述轶闻，说他如何忮刻，其实都是佯狂时候的故事，文长特借此取乐，聊解牢骚呢。力为文长解免。

话休叙烦，且说胡宗宪位置愈高，责任愈重，他平时颇有胆略，与倭寇大小数十战，屡得胜仗，每临战阵，亦必亲冒矢石，戎服督师，不少畏缩。嘉靖三十八年，江北庙湾，及江南三川沙，连破倭寇，江、浙倭患稍息，流劫闽、广。宗宪既节制东南，所有闽、广军务，亦应归他调遣，凡总兵勋戚大臣，走谒白事，均从偏门入见，庭参跪拜。宗宪直受不辞，稍稍违忤，即被斥责。以此身为怨府，积毁渐多。且自严氏衰落，廷臣多钩考严党，宗宪虽然有功，总难逃严党二字。到了嘉靖四十一年，已经谤书满箧，刺语盈廷。世宗本是个好猜的主子，今日加褒，明日加谴，几成常事，至给事中陆宗仪等，劾他为严氏余党，始终自恣等罪，遂下旨夺宗宪职，放归田里。越年复有廷臣续弹，有诏逮问，宗宪被逮至京，自恐首领不保，服毒身亡。颇为宗宪下曲笔，然谓其难逃严党，已成定评。宗宪一死，倭益猖獗，竟陷入福建兴化府，焚掠一空。自倭寇蹂躏东南，州县卫所，屡被残破，从未扰及府城。兴化为南闽名郡，夙称殷富，既被陷入，远近震动，幸有一位应运而生的名将，为国宣劳，得破宿寇。终以此平定东南，这位名将是谁，就是定远人戚继光。个儿郎齐声喝采。继光字元敬，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初隶胡宗宪部下，任职参将，能自创新法，出奇制胜。闽患日急，巡抚游得震飞章入告，且请调浙江义乌兵往援，统以继光。世宗准奏，并起复丁忧参政谭纶，及都督刘显，总兵俞大猷，合援兴化。刘显自广东赴援，部兵不满七百人，惮寇众不敢进，但在府城三十里外，隔江驻兵。俞大猷前被宗宪所劾，遣戍大同，至是复官南下，兵非素统，仓猝不便攻城，亦暂作壁上观，专待继光来会。倭寇据兴化城三月，奸淫掳掠，无所不至，既饱私欲，乃移据平海卫，都指挥欧阳深战死。事闻于朝，罢巡抚游得震，代以谭纶，令速复平海卫所。适戚继光引义乌兵至，乃令继光

将中军，刘显率左，大猷率右，进攻平海。倭寇忙来迎战，第一路遇着戚继光，正拟摇旗呐喊，冲将过去，不防戚家军中，鼓角骤鸣，各军都执筒喷射，放出无数石灰，白茫茫似起烟雾，迷住眼目，连东西南北的方向，一时都辨不清楚。倭兵正在擦目，戚家军已经杀到，手中所执的兵器，并非刀枪剑戟，乃是一二丈长的筤筅，随手扫荡，打得倭兵头破血流，东歪西倒。这筤筅究是何物？据戚继光所著练兵实记上载著，系将长大的毛竹，用快刀截去嫩梢细叶，四面削尖枝节，锋快如刀，与狼牙棒、铁蒺藜相似，一名叫作狼筅，系继光自行创制的兵器。倭兵从未见过这般器械，惊得手足无措，急忙四散奔逃。哪知逃到左边，与刘显相遇，一阵乱砍，杀死无数。逃到右边，与俞大猷相值，一阵乱搠，又杀得一个不留。还有返奔的倭人，经继光驱军杀上，头颅乱滚，颈血飞喷，顿时克复平海卫，把余倭尽行杀死，转攻兴化，已剩得一座空城，所有留守的倭兵，统皆遁去。这番厮杀，共斩虏首二千数百级，被掠的丁壮妇女，救还三千人。小子有诗赞戚继光道：

偏师制胜仗兵韬，小丑么幺宁许逃。

若使名豪能代出，亚东何自起风涛？

欲知以后倭寇情形，且从下回再表。

严世蕃贪婪狡诈，几达极点，而偏遇一徐阶，层层窥破，着着防备，竟致世蕃授首，如庞涓之遇孙膑，周瑜之遇诸葛孔明，虽有谲谋，无从逃避，看似世蕃之不幸，实则贪诈小人，必有此日。不然，人何乐为正直而不为贪诈乎？严氏党羽，多非善类，惟胡宗宪智勇深沉，力捍寇患，不可谓非专阃材，乃以趋附严、赵，终至身败名裂。一失足成千古恨，有识者应为宗宪慨矣。书中褒贬甚公，抑扬悉当，而叙及戚继光一段，虽与俞大猷、刘显等，并类叙明，笔中亦自有高下，非仅仅依事直书已也。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却说戚继光等克复兴化，福州以南，一律平靖，惟沿海等处，尚有余倭万余人，往来游弋，扰害商旅，未几又进攻仙游。继光闻警，即引兵驰剿，与倭人相遇城下，一声号令，如风驰潮涌一般，突入敌阵。那倭酋见戚军旗帜，已是心惊胆落，略战数合，急奔向同安而去。继光挥兵追击，至王仓坪地面，杀敌数百。余寇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直捣倭酋巢穴，擒斩殆尽；还有杀不尽的余党，都逃向广东潮州方面，又被俞大猷迎头截击，几无噍类。统计倭寇起了二十多年，攻破城邑，杀伤官吏军民，不可胜纪，转漕增饷，天下骚然，至是受了大创，才不敢入寇海疆，东南方得安枕了。归结倭患。

当下以海氛肃清，封章入告。世宗以为四方无事，太平可致，越发注意

玄修。方士王金、陶倣、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陆续应募，先后到京，作伪售奸等事，不一而足。一夕，世宗方在御幄中，闭目趺足，演习打坐的工夫，忽闻席上有一物下坠，开目寻视，见近膝处有大蟠桃两枚，连枝带叶，色甚鲜美，随手取食，味甘如醴。次日临朝，与廷臣言及，都说皇上诚敬通神，所以仙桃下降，世宗愈加虔信，即命方士等建醮五日夜。醮坛未撤，又降仙桃。万寿宫内所畜白兔寿鹿，各生三子，群臣又复表贺。世宗下诏褒答，有三锡奇祥等语。上欺下蒙，成何政体。并授各方士为翰林侍讲等官。得勿与清季牙科进士，工科举人，同类共笑乎？陶仲文子世恩，希邀恩宠，伪造五色灵龟灵芝，呈入西内，称为瑞征。又与王金、陶倣、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杜撰仙方，采炼药品进御。其实此类药品，统非神农本草所载，燥烈秽恶，难以入口。世宗求仙心切，放开喉咙，服食下去。不料自服仙药后，中心烦渴，反致夜不成寐。问诸众方士，统说是服食仙药，该有此状，乃擢世恩为太常寺卿，王金为太医院御医，陶倣为太医院使，刘文彬等为太常寺博士。滥假名器，无逾此日。

时有陶仲文徒党胡大顺，得罪被斥，复希进用，竟伪造《万寿全书》一册，诡说由吕祖乩授，内有秘方，系用黑铅炼白，服饵后可以长生，名叫先天玉粉丸，当遣党徒何廷玉，赍送京师。可巧江西道士蓝田玉，由姜儆、王大任，邀他入京，屡试召鹤秘法，颇得世宗宠信。回应六十八回。廷玉遂走此门路，复贿通内侍赵楹，将方书进献。世宗披览数页，大半言词怪僻，情节支离，不由的奇诧起来，便问赵楹道，“既云乩示，扶乩的人，现在何处？”赵楹答说：“现住江西。”世宗不答。揣世宗不答意，恐已疑为严党。赵楹走报田玉，田玉转告廷玉道：“你师傅大喜了。皇上正在此惦念哩！”廷玉也欢喜不迭，即与田玉计较，诈传上命，征大顺入京。大顺到京后，往见田玉，自恐前时有罪，不便再入面君。田玉也不免迟疑起来，又去与赵楹商议。赵楹笑道：“这也何妨，皇上老眼昏花，难道尚能记得吗？就使记得姓名，亦不难改名仍姓。前名胡大顺，今名胡以宁，不就可没事么？”大顺心喜，当由蓝田玉出面，具疏上奏，只说是扶乩的人，已经到京。世宗随即召见，大顺硬着头皮，趋入西内，三呼舞蹈毕，跪伏下面。偏是世宗眼快，瞧见他的面目，似曾相识，只一时记不起来，略问数语，便令退去。

世宗的体质，本是不弱，精神也很过得去，平时览决章奏，彻夜不倦，自从服过仙方，遂致神经错乱，状类怔忡，白日间遇着鬼物，或有黑气一团，瞥眼经过，不见仙而见鬼，莫非遇着鬼仙。其实是真阳日耗，虚火上炎的缘故。世宗不知此因，反令蓝田玉等，入宫祈禳。可奈祷了数日，毫无灵验。这岂祈禳所能免的？田玉恐缘此得罪，只说是蓝道行下狱冤死，所以酿成厉鬼等语。同姓应该帮助，且为同业预防，田玉之计，可谓狡矣。世宗似信非信，不得不问大学士徐阶。徐阶奏道：“胡大顺不畏法纪，乃敢冒名以宁，混入斋宫。蓝田玉私引罪人，胆大尤甚，臣意请严行惩处，休信妄言！”世宗愕然道：“胡以宁便是大顺么？怪不得朕召见时，装出一种鬼鬼祟祟的模样，朕亦粗忆面目，似曾见过，这等放肆小人，岂可轻恕？”至此才知，想世宗已死了半个。徐阶道：“宫中黑眚，出现已久，亦岂因道行瘐死，致成鬼魅？况蓝田玉系严氏党

羽，妄进白铅，居心很是叵测。甚至伪传密旨，外召大顺，若非执付典刑，何以惩恶？”说得世宗勃然奋发，立饬锦衣卫拿问蓝、胡两人，交付法司严讯。待至供证确实，拟成大辟，并因狱词牵连赵楹，一并问罪。不意世宗反悔惧起来，又欲把他宽宥，徐阶忙入谏道：“圣旨一出，关系甚重，若听诈传，他日夜半发出片纸，有所指挥，势将若何？”世宗乃命将蓝田玉、胡大顺、赵楹三人，一概处斩。但世宗虽诛此三恶，斋醮事依旧奉行。是时前淳安知县海瑞，因严、鄢伏罪，复起为户部主事，见世宗始终不悟，独与妻孥僮仆等，预为诀别，竟誓死上疏，当由世宗展阅。其词云：

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弛矣；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言者，谀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陛下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诚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诸臣讲求天下利病，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世宗览到此处，竟致怒气直冲，将奏本掷至地上，顾语内侍道：“竖子妄言，快与朕拿住此人，不要放走了他！”太监黄锦，方在帝侧，即还奏道：“闻此人上疏时，已预买棺木，与妻子诀别，僮仆等亦皆遣散，坐待斧钺，决不遁走的。”当下传旨，命将海瑞系狱。锦衣卫奉命去后，黄锦复将原疏检起，仍置座右，世宗取疏重读，不觉心有所触，默念蓝田玉、胡大顺等，都是假药为名，蒙蔽朕躬，海瑞所言，亦有足取。遂自言自语道：“这人可拟比干，但朕确非商纣呢。”相去无几。自是世宗遂患痼疾，渐将批奏事搁起。自四十四年孟冬，心常烦懑，直到次年正月，服药无效，病反加重。这是仙药的灵效。意欲往幸承天，亲谒显陵，取药服气，遂召徐阶入见，问明可否？阶劝帝保重，不可轻出。世宗又道：“朕觉得自己烦躁，不愿理事，因此欲闲游散闷。倘恐朕出外后，京都震动，朕却有一法在此。裕王年已及壮，不妨指日内禅，此后朕无所牵累，便好逍遥自在了。”阶又奏称：“龙体违和，但教保养得宜，自可告痊，内禅一事，暂从缓议为是。”世宗又道：“卿不闻海瑞詈朕么？朕不自谨惜，致此病困，若使朕得御便殿，坐决机宜，何至被他毁谤呢。”始终是恶闻直言。阶复奏道：“海瑞语多愚戆，心尚可谅，还乞陛下格外恕他！”瑞之不死，赖有此言。世宗叹道：“朕也不愿多杀谏臣了。”阶退出后，法司奏称海瑞讪上，罪应论死，世宗略略一瞧，便即搁过一边，并不加批，瑞因得缓死。

转眼间已是暮春，徐阶荐吏部尚书郭朴，及礼部尚书高拱，可任阁事。于是命朴兼武英殿大学士，拱兼文渊阁大学士，既而自夏入秋，世宗痼

疾愈深，气喘面赤，腹胀便闭。求仙结果，如是而已。乃自西苑还入大内。太医等轮流诊治，无可挽回，延至冬季，竟崩于乾清宫，享寿六十，当由徐阶草就遗诏，颁示中外道：

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现在监者即释复职，特此遗谕！

遗诏一下，朝野吏民，无不感激涕零，独郭朴、高拱两阁臣，以阶不与共谋，未免怏怏。朴语拱道："徐公手草遗诏，讪谤先帝，若照律例上定罪，不就要处斩么？"嗣是两人与阶有隙，免不得彼此龃龉，后文再表。

且说世宗既崩，承袭大统的嗣皇，当然轮着裕王载垕。王公大臣，遂奉载垕即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隆庆元年，是谓穆宗。上皇考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追尊生母杜氏为孝恪皇太后，立继妃陈氏为皇后。先是裕王元妃李氏，生一子翊釴，五岁即殇，李妃随逝，以陈氏为继妃，追谥李妃为孝懿皇后，翊釴为宪怀太子。凡先朝政令，未尽合宜，悉奉遗诏酌改，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狱，一并处死，释户部主事海瑞于狱。瑞自下狱后，早拼一死，世宗崩逝的消息，丝毫不及闻知，只有提牢主事，已得风闻，并因宫中发出遗诏，有开释言官等语，料知海瑞必然脱罪，且见重用，此人颇有特识。乃特设酒馔，携入狱中，邀瑞共饮。瑞见提牢官如此厚待，自疑将赴西市，倒也并不恐惧，依旧谈笑饮啖。酒至半酣，与提牢官诀别，托他看顾妻子。提牢官笑道："今日兄弟薄具东道，非与先生送死，乃预贺先生得官呢。"海瑞不禁诧异，急问情由。提牢官起身离座，低声语瑞道："宫车已晏驾，先生不日将大用了。"瑞惊起道："此话可真么？"提牢官道："什么不真！今已有遗诏下来，凡建言得罪诸官，存者召用，殁者恤录，现在监者释出复职。"瑞不待说毕，即丢了酒杯，大哭道："哀哉先皇！痛哉先皇！"两语出口，哇的一声，将所食的肴馔，尽行吐出，狼藉满地，顿时晕倒狱中，良久方甦，复从夜间哭到天明，知将死而反恣啖，闻驾崩而反恸哭，如此举动，似出情理之外。人谓海瑞忠君，吾谓此处亦未免矫强。果然释狱诏下，提牢官拱手称贺。瑞徐徐出狱，入朝谢恩。诏复原官，越数日，复擢迁大理寺丞。过了三年，除佥都御史，巡抚应天等府。

瑞轻车简从，出都赴任，下车后，即访查贪官污吏，无论大小，概登白简。并且微服出游，私行察访，以此江南属吏，咸有戒心。自知贪墨不职，早乞致仕归田。就是监督织造的中官，也怕他铁面无情，致遭弹劾，平日减去舆从，格外韬晦。一切势家豪族，把从前朱门漆户，都黝墨作黑，以免注目。或有在籍作恶的士绅，避往他郡，不敢还乡。瑞又力摧豪强，厚抚穷弱，下令雷厉风行，有司皆栗栗危惧，不敢延误。吴中弊政，自海瑞到后，革除过半。又疏浚吴淞白茆河，通流入海，沿河民居，无泛滥忧，有灌溉利，食德饮和，互相讴颂。历举政绩，不愧后人称述。只是实心办事的官吏，往往利益下民，触忤当道，其时秉政大臣，如资望最崇的徐阁老，与郭朴、高拱未协，屡有争议，又严抑中

官，以致宵小侧目，他遂引疾乞归。郭朴亦罢。高拱去而复入。此外有江陵人张居正，尝侍裕邸讲读，穆宗即位，立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参大政。拱与居正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闻海瑞峭直严厉，不肯阿容，暗中亦未免嫉忌。自己刚傲，偏不许别人刚直，所以直道难行。瑞抚吴仅半年，言官已迎合辅臣，劾瑞数次，有旨改瑞督南京粮储。吴民闻瑞去位，多半攀辕遮道，号泣乞留。瑞只挈一仆，乘夜出城，方得脱身。百姓留瑞不获，大家绘了瑞像，朝供香，暮爇烛，敬奉甚虔。瑞督粮未几，又不免为言路所攻，乃谢病竟去。直至居正没后，始复召为南京右都御史。一行作吏，两袖清风，到了神宗十六年，病殁任中，身后萧条，毫无长物。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只有葛帏敝□，寥寥数事，不禁叹息异常，当为醵金棺殓，送归琼山原籍，买地安葬。发丧时，农辍耕，商罢市，号哭相送，数百里不绝。后来赐谥忠介，这就是海刚峰先生始末的历史。小子爱慕清官，所以一直叙下，看官不要认做一团糟呢。了却海瑞，免得后文另叙。且有佳句一首，作为海刚峰先生的赞词道：

由来贤吏自清廉，不慕荣名不附炎。

怎奈孤芳只自赏，一生坚白总遭嫌。

欲知后事如何，且从下回交代。

语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世宗致死之由，即伏于此。夫辟谷为隐者之寓言，炼丹系方士之伪论，天下宁真有长生不老之术耶？况乎年将耳顺，犹逼幸尚美人，色欲熏心，尚望延寿，是不啻航舟绝港，而反欲通海，多见其不自量也。迨元气日涸，又服金石燥烈之剂，至于目眩神迷，白昼见鬼，且命蓝田玉等为之祈禳，至死不悟，世宗有焉。海瑞一疏，抉发靡遗，可作当头棒喝，而世宗乃目为诟詈，微内监黄锦，及大学士徐阶，几乎不随杨、沈诸人，同归地下乎？世宗崩而海瑞出狱，观其巡抚江南，政绩卓著，乃复不容于高拱、张居正诸人。张江陵称救时良相，乃犹忌一海瑞，此外更不必论矣。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海刚峰殆亦如是耶？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却说穆宗即位以后，用徐阶言，力除宿弊。及徐阶去位，高拱、张居正入掌朝政，拱与徐阶不协，专务修怨，遗诏起用诸官，一切报罢，引用门生韩揖等，并居言路，任情抟击。尚宝卿刘奋庸，给事中曹大野等，上疏劾拱，均遭贬谪。就是大学士陈以勤，与张居正同时入阁，见前回。亦为拱所倾轧，引疾归去。资格最老的李春芳，素尚端静，自经徐阶荐入后，见六十九回，当时与严讷同兼武英殿大学士，在位仅半年而罢，春芳于隆庆初任职如故。委蛇朝端，无所可否，因此尚得在位。先是嘉靖季年，谕德赵贞吉，由谪籍召入京师，贞吉被谪，见六十二回。曾擢为户部侍郎，旋复罢归。至穆宗践阼，又起任礼部侍郎，寻升授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年逾六十，性情刚直，犹是当年，穆宗颇加优礼，怎奈与高拱两不相下，彼此各张一帜。拱尝考察科道，将贞吉的老朋友，斥去二三十人，还是恨恨不已。归罪高拱，持论公允。阴嗾门生给事中韩揖，奏劾贞吉庸横。贞吉上疏辩论，自认为庸，独斥高拱为横，愿仍放归田里。有旨允贞吉归休，拱仍任职如故，气焰益张。春芳不能与争，依然伴食，只有时或出数言，从容挽救，后来复为高拱所忌，唆使言官弹劾。春芳知难久任，一再乞休，至隆庆五年，也致仕归去了。

惟边陲一带，任用诸将，颇称得人，授戚继光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宜。继光建敌台千二百座，台高五尺，睥睨四达，虚中为三层。每台驻百人，甲仗糗粮，一律齐备。险要处一里两三台，此外或一里一台，二里一台，延长二千里，星罗棋置，互为声援。又创立车营，每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时结作方阵，中处马步各军。又制拒马器，防遏寇骑，每遇寇至，火器先发，寇稍近，用步军持拒马器，排次面前，参列长枪军，筤筅军，步伐整齐，可攻可守。寇或败北，用骑兵追逐，辎重营随后。且以北方兵性质木强，应敌未灵，特调浙兵三千人，作为冲锋。浙兵到了蓟门，陈列郊外，适天大雨，由朝及暮，植立不敢动。边兵见了，统是瞠目咋舌，以后始知有军令。自继光镇边数年，节制严明，器械犀利，无论什么巨寇，都闻风远避，不敢问津了。极写继光寥寥数语，胜读一部《练兵实纪》。复起曹邦辅为兵部侍郎，与王遴等督御宣府大同。都御史栗永禄守昌平，护陵寝，刘焘屯天津，守通州粮储，总督王崇古、谭纶，主进剿机宜，戴才管理饷运，彼此协力，边境稍宁。乃值鞑靼部酋俺答，为了色欲熏心，酿出一件萧墙祸隙，遂令中国数十百年的寇患，从此洗心革面，归服大明，这也是明朝中叶的幸事。巨笔如椽。

原来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早年病殁，遗儿把汉那吉，年幼失怙，为俺答妻一克哈屯所育。哈屯一作哈敦，系鞑靼汗妃名号。既而长成，为娶比吉女作配，因相貌丑劣，不惬夫意。嗣自聘袄尔都司女，袄尔都司，即鄂尔多斯，为蒙古部落之一。号三娘子，就是俺答长女所生，依名分上论来，是俺答的外孙女，娶作孙妇，倒也辈分相当。《纪事本末》谓三娘子受袄儿都司之聘，俺答闻其美，夺之，别以那吉所聘免搀金的

女，偿袄儿，《通鉴》谓系直接孙妇，今从之。这位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个塞外昭君，天然娇艳。把汉那吉正为她艳丽动人，所以再三央恳，才得聘定。至娶了过门，满望消受禁脔，了却相思滋味。谁知为俺答所见，竟艳羡的了不得，他想了一计，只说孙妇须入见祖翁，行盥馈礼。把汉那吉不知有诈，便令三娘子进去。三娘子自午前入谒，到了晚间，尚未出来。想是慢慢儿的细盥，慢慢儿的亲馈。那时把汉那吉，等得烦躁起来，差人至俺答帐外探望，毫无消息，匆匆返报，把汉那吉始知有异，自去探听，意欲闯入俺答内寝，偏被那卫卒阻住，不令入内。把汉那吉气愤不过，想与卫卒斗殴，有几个带笑带劝道："好了好了，这块肥羔儿，已早入老大王口中了。此时已经熔化，若硬要他吐了出来，也是没味，何若由他去吃，别寻一个好羔儿罢。"俺答夺占孙妇，不配出艳语点染，但从卫卒口中，以调侃出之，最为耐味。把汉那吉闻了此语，又是恨，又是悔，转思此言亦似有理，况且双手不敌四拳，平白地被他殴死，也不值得；想到此处，竟转身趋出，回到住所，与部下阿力哥道："我祖夺我妇，且以外孙女为妻，大彘不如，我不能再为他孙，只好别寻生路了。"阿力哥道："到哪里去？"把汉那吉道："不如去投降明朝，中国素重礼义，当不至有此灭伦呢。"恐也难必。阿力哥奉命，略略检好行囊，遂与把汉那吉，及那吉原配比吉女，夤夜出亡，竟奔大同，叩关乞降。大同巡抚方逢时，转报总督王崇古，崇古以为可留，命他收纳。部将谏阻道："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崇古道："这是奇货可居，如何勿纳？俺答若来索还，我有叛人赵全等，尚在他处，可教他送来互易；否则因而抚纳，如汉朝质子故例，令他招引旧部，寓居近塞。俺答老且死，伊子黄台吉不及乃父，我可命他出塞，往抗台吉，彼为蚌鹬，我作渔人，岂非一条好计么？"计固甚善。随命一面收纳降人，一面据实上奏，并申己意。廷议纷纷不决，独高拱、张居正两人，以崇古所议，很得控边要策，力主照行。穆宗亦以为外人慕义，前来降顺，应加优抚云云。于是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

俺答妻一克哈屯，恐中国诱杀爱孙，日夜与俺答吵闹，俺答亦颇有悔心，遂纠众十万，入寇明边。王崇古飞檄各镇，严兵戒备，大众坚壁清野，对待俺答。俺答攻无可攻，掠无可掠，弄得进退两难，不得已遣使请命。崇古命百户鲍崇德往谕，令缚送赵全等人，与把汉那吉互换。鲍崇德素通蒙文，至俺答营，俺答踞坐相见，崇德从容入内，长揖不拜。俺答叱道："何不下跪？"崇德道："天朝大使，来此通问，并没有拜跪的礼仪。况朝廷待尔孙甚厚，今无故称兵，岂欲令尔孙速死么？"开口即述及乃孙，足使俺答夺气。俺答道："我孙把汉那吉，果安在否？"崇德道："朝廷已封他为指挥使，连阿力哥亦授为千户，岂有不安之理？"俺答乃离座慰劳，并设酒款待崇德，暗中却遣骑卒驰入大同，正待禀报巡抚，入候那吉，猛见那吉蟒衣貂帽，驰马出来，气度优闲，居然一个天朝命吏。想是逢时特遣出来。当下与骑卒说了数语，无非是抱怨祖父，怀念祖母等情。骑卒回报俺答，俺答感愧交集，便语崇德道："我孙得授命官，足见上国隆情，但此孙幼孤，为祖母所抚育，祖母时常系念，所以吁请使归，还望贵使替我转报。"崇德道："赵全等早至，令孙必使晚

归。”俺答喜甚，便屏退左右，密语崇德道：“我不为乱，乱由全等，天子若封我为王，统辖北方诸部，我当约令称臣，永不复叛，我死后，我子我孙，将必袭封，世世衣食中国，尚忍背德么？”已被恩礼笼络住了。崇德道：“大汗果有此心，谨当代为禀陈，想朝廷有意怀柔，断不辜负好意。”俺答益加欣慰，遂与崇德饯行。入席时，折箭为誓道：“我若食言，有如此箭！”崇德亦答道：“彼此一致，各不食言。”当下畅饮尽欢，方才告别。俺答复遣使与崇德偕行，返谒崇古，崇古亦厚待来使，愿如前约。俺答乃诱执赵全等九人来归。

先是山西妖人吕镇明，借白莲妖术，谋为不轨，事败伏诛。余党赵全、李自馨、刘四、赵龙等，逃归俺答，驻扎边外古丰州地，号为板升。已而明边百户张文彦，游击家丁刘天祺，边民马西川等，统往依附，有众万人，因尊俺答为帝。全治第如王府，门前署着开化府三字，声势显赫，且屡嗾俺答入寇，于中取利。为虎作伥，全等之肉，其足食乎？至是俺答托词进兵，诱令赵全等入见。全等欣然而来，不图一入大营，即被伏兵擒住，当由俺答遣众数千，押赵全等至大同。王崇古亦发兵收受，悉送阙下。鸷鸟入笼，暴虎投阱，还有什么希望？只落得枭首分尸，脔割以尽，死有余辜。这且不消细说了。

惟把汉那吉，有诏令归，那吉犹恋恋不欲行，崇古婉谕道：“你与祖父母，总是一脉的至亲，现既诚心要你归去，你尽管前行。倘你祖再若虐待，我当发兵十万，替你问罪。我朝恩威及远，近正与你祖议和，将来你国奉表通贡，往来不绝，你亦可顺便来游，何必怏怏呢。”那吉闻言，不由的双膝跪下，且感且泣道：“天朝如此待我，总帅如此厚我，我非木石，死生相感。如或背德，愿殛神明。”北人不复反了。崇古亲自扶起，也赐酒为饯，酒阑席散，那吉才整装辞行，挈妻偕归。阿力哥亦随同归去。俺答见了那吉，倒也不加诘责，依然照常相待，惟据住三娘子，仍不归还，亏他厚脸。只遣使报谢，誓不犯边。王崇古遂为俺答陈乞四事：（一）请给王印，如先朝忠顺王故事，（二）请许贡入京，比从前朵颜三卫，各贡使贡马三十匹；（三）请给铁锅，议广锅十斤，炼铁五斤，洛锅生粗每十斤，炼铁三斤，但准以敝易新，免他铸为兵器；（四）请抚赏部中亲族布匹米豆，散所部穷兵，僦居塞上，俾得随时小市。穆宗览奏，诏令廷臣集议。高拱、张居正等，请外示羁縻，内修战备，乃封俺答为顺义王，名所居城曰归化城。俺答弟昆都力，并其子辛爱等，皆授都督同知等官。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如故。后来河套各部，也求归附，明廷一视同仁，分授官职。嗣是西塞诸夷，岁来贡市，自宣大至甘肃，边陲晏然，不用兵革，约数十年，这且慢表。

且说穆宗在位六年，一切政令，颇尚简静，内廷服食，亦从俭约，岁省帑项数万金。惟简约有余，刚明不足，所以辅政各臣，互相倾轧，门户渐开，寖成积弊。这是穆宗一生坏处。高拱、张居正，起初还是莫逆交，所议朝事，彼此同心，后来亦渐渐相离，致启怨隙。想总为权利起见。拱遂荐用礼部尚书高仪，入阁办事，无非欲隐植党与，排挤居正。会隆庆六年闰三月，穆宗御皇极门，忽然疾作，还宫休养。又过两月，政躬稍愈，即出视朝政，不料出宫登陛，甫升御座，忽觉眼目昏黑，几

乎跌下御座来。幸两旁侍卫，左右扶掖，才得还宫。自知疾不可为，亟召高拱、张居正入内，嘱咐后事。两人趋至榻前，穆宗只握定高拱右手，款语备至，居正在旁，一眼也不正觑。嗣命两人宿乾清门，夜半病剧，再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同受顾命，未几驾崩，享年三十六岁。穆宗继后陈氏无子，且多疾病，尝居别宫，隆庆二年，立李贵妃子翊钧为太子。五年，复立翊钧弟翊镠为潞王。翊钧幼颇聪慧，六岁时，见穆宗驰马宫中，他即叩马谏阻道："陛下为天下主，独骑疾骋，倘一衔橛，为之奈何？"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穆宗爱他伶俐过人，下马慰勉，即立为太子。陈皇后在别宫，太子随贵妃往候起居，每晨过从，很得皇后欢心。后闻履声，尝为强起，取经书琐问，无不响答。贵妃亦喜，所以后妃情好，亦甚密切，向无闲言。至是太子嗣位，年才十龄，后来庙号神宗，小子亦即以神宗相称。诏命次年改元，拟定万历二字。

这时候有个中官冯保，久侍宫中，颇得权力，本应依次轮着司礼监，适高拱荐举陈洪及孟冲，保几失位，遂怨高拱。独张居正与他相结，很是契合。当穆宗病重时，居正处分十余事，均用密书示保。拱稍有所闻，面诘居正道："密函中有什么大事？国家要政，应由我辈作主，奈何付诸内竖。"居正闻言，不禁面颊发赤，勉强一笑罢了。确有些难以为情。到了穆宗晏驾，保诈传遗诏，自称与阁臣等同受顾命。及神宗登极，百官朝贺，保竟升立御座旁，昂然自若，举朝惊愕，只因新主登基，不便多说。朝贺礼成，保即奉旨掌司礼监，又督东厂事务，总兼内外，权焰逼人。拱以主上幼冲，应惩中官专政，遂毅然上疏，请减轻司礼监权柄，又嘱言官合疏攻保，自己拟旨斥逐。计算停当，即遣人走报居正，嘱他从中出力。居正假意赞成，极口答应，暗地里却通知冯保，令他设法自全。居正为柱石大臣，谁意却如此叵测。保闻言大惧，亟趋入李贵妃宫中，拜倒尘埃，磕头不绝。贵妃问为何事？保只磕头，不说话。待贵妃问了三五次，方流下两行眼泪，呜呜哭诉道："奴才被高阁老陷害，将加斥逐了。高阁老忿奴才掌司礼监，只知敬奉太后皇上，不去敬奉他们，所以嗾使言官，攻讦奴才。高阁老擅自拟旨，将奴才驱逐，奴才虽死不足惜，只奴才掌司礼监，系奉皇上特旨，高阁老如何可以变更？奴才不能侍奉太后皇上，所以在此悲泣，请太后作主，保全蚁命。"无一语不中听，无一字不逞刁。说到此处，又连磕了几个响头。李贵妃怒道："高拱虽系先皇旧辅，究竟是个臣子，难道有这般专擅么？"保又道："高拱跋扈，朝右共知，只因他位尊势厚，不敢奏劾，还请太后留意！"贵妃点首道："你且退去！我自有法。"保拭泪而退。越日召群臣入宫，传宣两宫特旨，高拱欣然直入，满拟诏中必逐冯保，谁知诏旨颁下，并不是斥逐冯太监，乃是斥逐一个高大学士。正是：

骑梁不成，反输一跌。

古谚有言，弄巧反拙。

高拱闻到此诏，不由的伏在地上，几不能起。欲知高拱被逐与否，且至下回说明。

俺答恃赵全等为耳目，屡犯朔方，城狐社鼠，翦灭不易，设非把汉那吉叩关请降，亦何自弭兵戢衅？而原其致此之由，则实自三娘子始。何来尤物，乃胜于中国十万兵耶？且为鞑靼计，亦未尝无利。中外修和，交通贡市，彼此罢兵数十年，子子孙孙，均得安享荣华，宁非三娘子之赐？然则鞑靼之有三娘子，几成为奇人奇事，而王崇古之因利招徕，亦明季中之一大功臣也。穆宗在位六年，乏善可纪，惟任用边将，最称得人，意者其亦天恤民艰，暂俾苏息耶？至穆宗崩而神宗嗣，中官冯保，又复得势，内蠹复萌，外奸乘之，吾不能无治少乱多之叹矣。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却说高拱入朝听旨，跪伏之下，几乎不能起身。看官！你道这旨中如何说法，由小子录述如下：

皇后皇贵妃皇帝旨曰：“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乃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悉自洗涤，竭忠报国，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还有一桩触目惊心的事件，这传宣两宫的诏旨，便是新任司礼监的冯保。高拱跪着下面，所闻所见，全出意料，真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可奈朝仪尊重，不容放肆，那时情不能忍，又不敢不忍，遂致跪伏地上，险些儿晕了过去。至宣诏已毕，各大臣陆续起立，独高拱尚匍伏在地，张居正不免惊疑，走近扶掖。拱方勉强起身，狼狈趋出，返入京寓，匆匆的收拾行李，雇了一乘牛车，装载而去。居正与高仪，上章乞留。居正、冯保，通同一气，还要假惺惺何为？有旨不许。嗣复为请驰驿归籍，才算照准。未几，高仪又殁，假公济私的张江陵，遂裒然为首辅了。

先是居正入阁后，由吏部侍郎，升任尚书，兼太子太傅，寻晋封少傅，至是又加授少师。高仪的遗缺，任了礼部尚书吕调阳，惟一切典礼，仍由居正规定。追谥先考为庄皇帝，庙号穆宗。又议将陈皇后及李贵妃，各上尊号。明制于天子新立，必尊母后为皇太后，若本身系妃嫔所出，生母亦得称太后，惟嫡母应特加徽号，以示区别。是时太监冯保，欲媚李贵妃，独讽示居正，拟欲并尊。居正不便违慢，但令廷臣复议。廷臣只知趋承，乐得唯唯诺诺，哪个敢来拦阻？当下尊陈后为仁圣皇太后，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慈圣移居乾清宫，视帝起居，当蒙允准。慈圣太后驭帝颇严，每日五更，必至御寝，呼令起床，敕左右掖帝坐着。进水盥面，草草供点，即令登舆御殿，朝罢入宫，帝或嬉游，不愿读书，必召使长跪，以此神宗非常敬畏。且与仁圣太后，始终亲切，每遇神宗进谒，辄问往慈庆宫去未？所以神宗谒慈圣毕，必往谒仁圣。至外廷大事，一切倚任阁臣，未尝干

预。冯保虽承后眷，却也不敢导帝为非。居正受后嘱托，亦思整肃朝纲，不负倚畀，可见母后贤明，得使内外交儆。于是请开经筵，酌定三、六、九日视朝，余日御文华殿讲读，并进《帝鉴图说》，且在旁指陈大义。神宗颇喜听闻，即命宣付史馆，赐居正银币等物。万历改元，命成国公朱希忠，及张居正知经筵事。居正入直经筵，每在文华殿后，另张小幄，造膝密语。一日，在直庐感病，神宗手调椒汤，亲自赐饮，真所谓皇恩优渥，无微不至呢。

是年元宵，用居正言，以大丧尚未经年，免张灯火。越日早朝，神宗正出乾清宫，突见一无须男子，神色仓皇，从甬道上疾趋而入。侍卫疑是宦官，问他入内何干，那人不答。大众一拥上前，将他拿住，搜索袖中，得利匕首一柄，即押至东厂，令司礼监冯保鞫讯。保即刻审问，供称姓王名大臣，天下宁有自名王大臣者，其假可知。由总兵戚继光部下来的。保问毕，将他收系，即往报张居正，复述供词。居正道："戚总兵方握南北军，忠诚可靠，想不至有意外情事。"保迟疑未答。居正微笑道："我却有一计在此。"保问何计？居正附保耳低语道："足下生平所恨，非高氏么？今可借这罪犯身上，除灭高氏。"何苦乃尔。保大喜道："这计一行，宿恨可尽消了。还有宫监陈洪，也是我的对头，从前高拱尝荐为司礼，此番我亦要牵他在内，少师以为何如？"居正道："这由足下自行裁夺便了。"保称谢而去，即令扫厕小卒，名叫辛儒，授他密言，往教罪犯王大臣。辛儒本是狡黠，趋入狱内，先与大臣婉语一番。嗣后备了酒食，与大臣对饮，渐渐的问他履历。大臣时已被酒，便道："我本是戚帅部下三屯营南兵，偶犯营规，被他杖革，流落京师，受了许多苦楚。默念生不如死，因闯入宫中，故意犯驾，我总教咬住戚总兵，他也必定得罪。戚要杖我，我就害戚，那时死亦瞑目了。"犯规被斥，犹思报复，且欲加戚逆案，叵测极矣。辛儒道："戚总兵为南北保障，未见得被你扳倒，你不过白丧了一条性命，我想你也是个好汉，何苦出此下策？目今恰有一个极好机会，不但你可脱罪，且得升官发财，你可愿否？"大臣听到此言，不禁起立道："有这等好机会么？我便行去，但不知计将安出。"辛儒低声道："你且坐着！我与你细讲。"大臣乃复坐下，侧耳听着。辛儒道："你但说是高相国拱，差你来行刺的。"大臣摇首道："我与高相国无仇，如何扳他？"不肯扳诬高相国，如何怨诬戚总兵。辛儒道："你这个人，煞是有些呆气。高相国为皇太后皇上所恨，所以逐他回籍，就是大学士张居正，司礼监冯保，统是与高有隙，若你扳倒了他，岂不是内外快心，得邀重赏么？"大臣道："据你说来，我为高相国所差。我既愿受差使，岂不是先自坐罪么？"辛儒道："自首可以免罪。且此案由冯公审讯，冯公教我授你密计，你若照计而行，冯公自然替你转圜呢。"大臣听至此处，不禁离座下拜道："此言果真，你是我重生父母哩。"辛儒把他扶起，复与他畅饮数杯，便出狱报知冯保。

保即提出大臣复讯。大臣即一口咬定高拱，保不再细诘，即令辛儒送他还狱，并给大臣蟒袴一条，剑二柄，剑首都饰猫睛异宝，俟将来廷讯时，令说为高拱所赠，可作证据。并嘱使不得改供，定畀你锦衣卫官职，且赏千金，否则要搒掠至死，切记勿忘！大臣自然唯唯听命。冯保即据伪供上闻，且言内监陈洪，亦有勾通消息，已逮入狱中。一面饬发

缇骑，飞速至高拱里第，拿回家仆数人，严刑胁供。居正亦上疏请诘主使，两路夹攻，高拱不死，亦仅矣。闹得都下皆闻，人言藉藉。

居正闻物议沸腾，心下恰也未安，私问吏部尚书杨博，博正色道："这事情节离奇，一或不慎，必兴大狱。今上初登大宝，秉性聪明，公为首辅，应导皇上持平察物，驯至宽仁。况且高公虽愎，何至谋逆，天日在上，岂可无故诬人？"居正被他说得羞惭，不由的面赤起来，勉强答了一二语，即归私第。忽报大理寺少卿李幼孜到来，李与居正同乡，当然接见。幼孜扶杖而入，居正便问道："足下曳杖来此，想系贵体违和。"幼孜不待说毕，就接口道："抱病谒公，无非为着逆案，公若不为辩白，将来恐污名青史哩。"居正心中一动，勉强应道："我正为此事担忧，何曾有心罗织。"幼孜道："叨在同乡，所以不惮苦口，还祈见谅！"居正又敷衍数语，幼孜方才别去。

御史钟继英上疏，亦为高拱营救，暗中且指斥居正，居正不悦，拟旨诘问。左都御史葛守礼，往见尚书杨博道："大狱将兴，公应力诤，以全大体。"博答道："我已劝告张相国了。"守礼又道："今日众望属公，谓公能不杀人媚人，公奈何以已告为辞？须再去进陈，务免大狱方好哩！"博乃道："我与公同去，何如？"守礼欣然愿行，遂偕至居正宅中。居正见二人到来，便开口道："东厂狱词已具，俟同谋人到齐，便奏请处治了。"守礼道："守礼何敢自附乱党！但高公谅直，愿以百口保他。"居正默然不应。杨博亦插入道："愿相公主持公议，保全元气。东厂中人，宁有良心？倘株连众多，后患何堪设想？"居正仍坐在当地，不发一言。博与守礼，复历数先朝政府，如何同心辅政，弼成郅治，到了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互相倾轧，相名坐损，可为殷鉴。居正甚不耐烦，竟忿然道："两公今日，以为我甘心高公么？厂中揭帖具在，可试一观！"说至此，奋身入内，取厂中揭帖，出投博前道："公请看来！与我有无干涉！"全是意气用事。博从容取阅，从头细瞧，但见帖中有二语云："大臣所供，历历有据。"这"历历有据"四字，乃是从旁添入，默认字迹，实系居正手笔。偏露出马脚来。当下也不明说，惟嗤然一笑，又将揭帖放入袖中。居正见一笑有因，猛忆着有四字窜改，只好支吾说道："厂中人不明法理，故此代易数字。"守礼道："机密重情，不即上闻，岂可先自私议？我两人非敢说公甘心高氏，但是目下回天，非仗公力不可！"杨、葛两公，可谓有心人，看出破绽，仍用婉言，不怕居正不承。居正至此，无可推诿，方揖谢道："如可挽回，敢不力任。但牵挽牛尾，很觉费事，如何可以善后呢？"杨博道："公特不肯力任呢！如肯力任，何难处置，现惟得一有力世家，与国家义同休戚，便可托他讯治了。"居正感悟，欣然道："待我入内奏闻，必有以报两公。"两人齐声道："这是最好的了，造福故家，留名史策，均在此举哩！"说罢，拱手告别。

居正送出两人，即入宫请独对，自保高拱无罪，请特委勋戚大臣，澈底查究。神宗乃命都督朱希孝，左都御史葛守礼，及冯保会审王大臣。希孝系成国公朱希忠弟，接了此旨，忙与乃兄商议道："哪个奏闻皇上，弄出这个难题目，要我去做？一或失察，恐宗祀都难保了。"说着，掩面涕

泣。正是庸愚。希忠也惶急起来，相对哭着。一对饭桶，不愧难兄难弟。哭了半晌，还是希忠有点主意，令希孝去问居正。居正与语道：“不必问我，但去见吏部杨公，自有方法。”希孝当即揖别，往谒杨博，且语且泣。博笑道：“这不过借公勋戚，保全朝廷大体，我等何忍以身家陷公？”希孝呜咽道：“欲平反此狱，总须搜查确证，方免谗言。”博又道：“这又何难！”当下与希孝密谈数语。希孝才改忧为喜，谢别而回，暗中恰遣了校尉，先入狱中，讯明刀剑来由。大臣始不吐实，经校尉威吓婉诱，方说由辛儒缴来，并将他指使改供事，略说一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罪犯，冯保也未免自误。校尉复说道：“国家定制，入宫谋逆，法应灭族，奈何自愿引罪？你不如吐实，或可减免。”大臣凄然道：“我实不知。辛儒说我持刀犯驾，罪坐大辟，因教我口供如此，不特免罪，且可富贵，谁知他竟是诳我呢！”说至此，大哭不止。校尉反劝慰一番，始行复命。

适高氏家人，已逮入京，希孝乃偕冯保、葛守礼，三人升厅会审。明朝故事，法司会审，须将本犯拷打一顿，叫作杂治。大臣上得法庭，冯保即命杂治，校尉走过，洗剥大臣衣服，大臣狂呼道：“已经许我富贵，为何杂治我？”校尉不理，将他搒掠过了，方推近公案跪下。希孝先命高氏家人，杂列校役中，问大臣道：“你看两旁校役，有无认识？”大臣忍着痛，张目四瞧，并无熟人，便道：“没有认识。”冯保即插嘴道：“你敢犯驾，究系何人主使，从实供来！”大臣瞪目道：“是你差我的。”保闻言大惊，勉强镇定了神，复道：“你不要瞎闹！前时为何供称高相国？”大臣道：“是你教我说的。我晓得什么高相国？”又证一句，直使冯保无地自容。保失色不语。希孝复问道：“你的蟒袴刀剑，从何得来？”大臣道：“是冯家仆辛儒，交给我的。”索性尽言，畅快之至。保听着这语，几欲逃座，两肩乱耸，态度仓皇。还是希孝瞧不过去，替保解围道：“休得乱道！朝廷的讯狱官，岂容你乱诬么？”遂命校尉将大臣还押，退堂罢讯。

保踉跄趋归，暗想此案尴尬，倘大臣再有多言，我的性命，也要丢去，便即遣心腹入狱，用生漆调酒，劝大臣饮下，大臣不知是计，一口饮讫，从此做了哑子，不能说话。此时宫内有一殷太监，年已七十多岁，系资格最老的内侍，会与冯保同侍帝侧，谈及此事。殷太监启奏道：“高拱忠臣，岂有此事！”又旁顾冯保道：“高胡子是正直人，不过与张居正有嫌，居正屡欲害他，我辈内官，何必相助！”原来高拱多须，所以称为胡子。保闻言，神色渐沮。内监张宏，亦力言不可，于是狱事迁延。等到刑部拟罪，只把大臣斩决，余免干连。一番大风浪，总算恬平，这也是高拱不该赤族，所以得此救星。拱闻此变，益发杜门谢客，不问世事。拱本河南新郑人，嗣后出仕中州的官吏，不敢再经新郑，往往绕道而去。统是偷生怕死的人物。至万历六年，拱方病殁，居正奏请复拱原官，给与祭葬如例。又似强盗发善心。惟冯保余恨未释，请命太后一切赐恤，减从半数。祭文中仍寓贬词，后来追念遗功，方赠拱太师，予谥文襄。小子有诗咏高拱道：

自古同寅贵协恭，胡为器小不相容？

若非当日贤臣在，小过险遭灭顶凶。

欲知明廷后事，且俟下回续陈。

冯保一小人耳，小人行事，阴贼险狠，固不足责。张居正称救时良相，乃与内监相毗，倾害高拱，彼无不共戴天之仇，竟思戮高氏躯，赤高氏族，何其忮刻若此耶？设非杨、葛诸大臣，力谋平反，则大狱立兴，惨害甚众。居正试反己自问，其亦安心否乎？殷、张两内监，犹有人心，令居正闻之，能毋汗下。至于冯保讯狱，三问三供，世之设计害人者，安能尽得王大臣，使之一反噬乎？保益恚恨，且药哑王大臣，令之不能再说。小人之心，甚于蛇蝎，良足畏也！然观王大臣供词，令我心快不已，为之饮一大白。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却说张居正既握朝纲，一意尊主权，课吏治，立章奏，考成法，定内外官久任法。百司俱奉法守公，政体为之一肃。两宫太后，同心委任，凡遇居正进谒，必呼先生，且云皇上若有违慢，可入内陈明，当为指斥云云。于是居正日侍经筵，就是讲解音义，亦必一一辨正，不使少误。某日，神宗读《论语·乡党篇》，至“色勃如也”句，“勃”字误读作“背”字，居正在旁厉声道：“应作勃字读。”神宗吓了一跳，几乎面色如土。同列皆相顾失色，居正尚凛凛有怒容。后来夺官籍家之祸，即基于此。嗣是神宗见了居正，很是敬畏。居正除进讲经书外，又呈入御屏数幅，各施藻绘，凡天下各省州县疆域，以及职官姓名，均用浮签标贴，俾供乙览。一日讲筵已毕，神宗问居正道：“建文帝出亡，做了和尚，这事果的确否？”居正还奏道：“臣观国史，未载此事，只闻故老相传，披缁云游，题诗田州寺壁上，约有数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七字，臣尚记得。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神宗叹息数声，复命居正录诗以进。居正道：“这乃亡国遗诗，何足寓目！请录皇陵石碑，及高皇帝御制文集，随时备览，想见创业艰难，圣谟隆盛呢。”神宗称善。至次日，居正即录皇陵碑文呈览。神宗览毕，即语居正道：“朕览碑文，读至数过，不觉感伤欲泣了。”居正道：“祖宗当日艰难，至于如此。皇上能效法祖宗，方可长保大业哩。”乃申述太祖微时情状，及即位后勤俭等事。神宗怆然道：“朕承祖宗大统，敢不黾勉，但也须仗先生辅导呢！”由是累有赏赐，不可胜纪。最著的是银章一方，镌有“帝赉忠良”四字。又有御书匾额两方，一方是“永保天命”，一方是“弼予一人”。

居正以在阁办事，只有吕调阳一人，不胜烦剧，复引荐礼部尚书张四维。四维尝馈问居正，四时不绝，所以居正一力荐举。向例入阁诸臣，尝云同某人等办事，至是直称随元辅居正等办事。四维格外谦恭，对着居正，不敢自称同僚，仿佛有上司属吏的等级，平时毫无建白，只随着居正拜赐进宫罢了。卑屈至此，有何趣味。惟四维入阁后，礼部尚书的遗缺，就用了万士和。士和初官庶吉士，因忤了严嵩，改为部曹，累任

按察布政使，并著清节，及入任尚书，屡上条奏，居正颇嫉他多言。会拟越级赠朱希忠王爵，士和力持不可，给事中余懋学，奏请政从宽大，被居正斥他讽谤，削籍为民。士和又上言懋学忠直，不应摧抑，自遏言路。种种忤居正意，遂令给事中朱南雍，奏劾士和，士和因谢病归休。

适蓟州总兵戚继光，击败朵颜部长董狐狸，生擒狐狸弟长秃，狐狸情愿降附，乞赦乃弟。继光乃将长秃释回，酌定每岁贡市，一面由巡按辽东御史刘台，上书奏捷。居正以巡按不得报军功，劾台违制。台亦抗章劾居正，说他擅作威福，如逐大学士高拱，私赠成国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张四维等为爪牙，排斥万士和、余懋学等，统是罔上行私的举动，应降旨议处等情。居正自入阁秉政，从未遇着这种弹章，见了此疏，勃然大怒，当即具疏乞归。神宗急忙召问，居正跪奏道："御史刘台，谓臣擅威福，臣平日所为，正未免威福自擅呢。但必欲取悦下僚，臣非不能，怎奈流弊一开，必致误国。若要竭忠事上，不能不督饬百官。百官喜宽恶严，自然疑臣专擅。臣势处两难，不如恩赐归休，才可免患。"说至此，随即俯伏，泣不肯起。无非要挟。神宗亲降御座，用手掖居正道："先生起来！朕当逮问刘台，免得他人效尤。"居正方顿首起谢。当下颁诏辽东，逮台入京，拘系诏狱，嗣命廷杖百下，拟戍极边。居正反上疏救解，故智复萌。乃除名为民。未几，辽东巡抚张学颜，复诬劾台匿赎锾，想是居正嗾使。因复充戍浔州。台到戍所，就戍馆主人处，饮酒数杯，竟致暴毙。这暴毙的情由，议论不一，明廷并未诘究，其中弊窦，可想而知，毋庸小子赘说了。不说之说，尤胜于说。

到了万历五年，居正父死，讣至京师。神宗手书宣慰，又饬中使视粥止哭，络绎道路，赙仪格外加厚，连两宫太后，亦有特赙，惟未曾谕留视事。时李幼孜已升任户部侍郎，欲媚居正，首倡夺情的议论。冯保与居正友善，亦愿他仍然在朝，可作外助，遂代为运动，传出中旨，令吏部尚书张瀚，往留居正。居正也恐退职以后，被人陷害，巴不得有旨慰留，但面子上似说不过去，只好疏请奔丧，暗中恰讽示张瀚，令他奏留居正。瀚佯作不知，且云："首相奔丧，应予殊典，应由礼部拟奏，与吏部无涉。"居正闻言，很是忿恨。又浼冯保传旨，责瀚久不复命，失人臣礼，勒令致仕。于是一班趋炎附势的官员，陆续上本，请留首辅，奏中大意，无非把移孝作忠的套话，敷衍满纸。移孝作忠四字，岂是这般解法。居正再请终制，有旨不许。又请在官守制，不入朝堂，仍预机务，乃邀允准。连上朝都可免得，是居正死父，大是交运。居正得遂私情，仍然亲裁政务，与没事人一般。

会值日食告变，编修吴中行，及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等，应诏陈言，均说居正忘亲贪位，炀蔽圣聪，因干天变云云。居正得了此信，愤怒的了不得，当下通知冯保，教他入诉神宗，概加廷杖。大宗伯马自强，急至居正府第，密为营解。居正见了自强，略谈数语，便扑的跪下，带哭带语道："公饶我！公饶我！"自强正答礼不迭，忽闻掌院学士王锡爵到来，居正竟踉跄起身，趋入丧次。锡爵径至丧次中，晤见居正，谈及吴、赵等上疏，致遭圣怒等事。居正淡淡的答道："圣怒正不可测哩。"锡爵道："圣怒亦无非为公。"语尚未讫，居正

又跪倒地上，勃然道：“公来正好！快把我首级取去，免致得罪谏官！”一面又举手作刎颈状，并道：“你何不取出刀来？快杀我！快快杀我！”好似泼妇撒赖。锡爵不防到这一着，吓得倒退倒躲，一溜烟的逃出大门去了。马自强亦乘势逃去。隔了数日，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同受廷杖。侍讲于慎行、田一儁、张佫、赵志皋，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具疏营救，俱被冯保搁住。进士邹元标，复上疏力谏，亦坐杖戍。南京御史朱鸿模，遥为谏阻，并斥为民。且诏谪吴、赵、艾、沈四人，吴中行、赵用贤即日出都，同僚相率观望，无一人敢去送行，只有经筵讲官许文穆赠中行玉杯一只，用贤犀杯一只，玉杯上镌着三语道：

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犀杯上镌着六语道：

文羊一角，具理沈黝，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古人说得好：“人心未泯，公论难逃”，为了居正夺情，各官受谴等事，都下人士，各抱不平。夤夜里乘人不备，竟向长安门外，挂起匿名揭帖来。揭帖上面，无非是谤议居正，说他无父无君，迹同莽、操。事为神宗所闻，又颁谕朝堂道：

奸邪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乃借纲常之说，肆为诬论，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处，如此后再有党奸怀邪，必从重惩，不稍宽宥，其各凛遵！

这谕下后，王锡爵、于慎行、田一儁、沈懋学等，先后乞病告归。既而彗星现东南方，光长竟天，当下考察百官，赵志皋、张佫、习孔教等，又相继迁谪，算作厌禳星变的计画，这正是想入非非了。越年，神宗将行大婚礼，令张居正充纳采问名副使。给事中李涑，奏称居正持丧，不宜与闻大婚事，乞改简大臣。神宗不允，传皇太后谕旨，令居正变服从吉，居正遂奉旨照办。等册后礼成，方乞归治葬。神宗召见平台，特赐慰谕道：“朕不能舍去先生，但恐伤先生孝思，不得已暂从所请。惟念国事至重，朕无所依赖，未免怀忧。”居正叩首道：“臣为父治葬，不能不去，只乞皇上大婚以后，应撙节爱养，留心万几。”说毕，伏地恸哭。恸哭何为？无非要结人主。神宗亦为之凄然，不禁堕泪道：“先生虽行，国事尚宜留意。此后倘有建白，不妨密封言事。”居正称谢而起，进辞两宫太后，各赐赆金，慰谕有加。

居正归后，神宗复敕大学士吕调阳等，如遇大事，不得专决，应驰驿至江陵，听居正处分。既而由春入夏，又有旨征令还朝。居正以母老为辞，不便冒暑北行，请俟秋凉就道。神宗又遣指挥翟汝敬，驰驿敦促，更令中使护居正母，由水道启行。居正乃遵旨登程，所经州县，守臣多跪谒；就是抚按长吏等，亦越界送迎，身为前驱。及到京师，两宫又慰劳备至，赏赉有加。居正母至，概照前例。惟吕调阳自惭伴食，托病乞

休，起初未蒙俞允，至居正还朝，再疏告归，乃准令致仕，解组归田去了。还算有些气节。

是时神宗已册后王氏，伉俪情深，不劳细说。独李太后以帝已大婚，不必抚视，仍返居慈宁宫，随召居正入内，与语道："我不便常视皇帝，先生系国家元辅，亲受先帝付托，还希朝夕纳诲，毋负顾命！"居正唯唯而退。嗣是居正格外黾勉，所有军国要政，无不悉心筹画。内引礼部尚书马自强，及吏部侍郎申时行，参赞阁务，外任尚书方逢时，总督宣大，总兵李成梁，镇抚辽东。方逢时与王崇古齐名，崇古内用，逢时专任边事，悉协机宜。李成梁骁悍善战，屡摧塞外巨寇，积功封宁远伯，内外承平，十年无事。

居正又上肃雍殿箴，劝神宗量入为出，罢节浮费，复尽汰内外冗员，严核各省财赋。只神宗年龄寖长，渐备六宫，令司礼监冯保，选内竖三千五百人入宫，充当使令。内有孙海、客用两奄竖，便佞狡黠，得邀宠幸，嘉靖、隆庆两朝，非无秕政，而中官不闻横行，良由裁抑得宜之故。至此又复开端，渐成客、魏之弊。尝导神宗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仿佛似镖客一般。既而出幸西城，免不得饮酒陶情，逢场作戏。一夕，神宗被酒，命随侍太监，按歌新声。曲调未谐，竟惹动神宗怒意，拔出佩剑，欲斫歌竖头颅，还是孙、客两人，从旁解劝，方笑语道："头可恕，发不可恕。"遂令他脱下头巾，将发割去，想是从曹操处学来。惟彼割己发，而此割人发，不无异点。这事被冯保闻知，便去禀诉李太后。太后大怒，自着青布袍，撤除簪珥，此是姜后脱簪珥待罪之意。令宣神宗入宫，一面传语居正，速即上疏极谏。神宗得着消息，不免惊慌，可奈母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儿的入慈宁宫。一进宫门，便闻太后大声催促。到了望见慈容，形神服饰，与寻常大不相同，不觉心胆俱战，连忙跪下磕头。太后瞋目道："你好！你好！先皇帝付你大统，叫你这般游荡么？"神宗带抖带语道："儿、儿知罪了，望母后宽恕！"太后哼了一声道："你也晓得有罪么？"说至此，冯保已捧呈张居正谏疏，由太后略瞧一遍，语颇简直，便掷付神宗道："你且看来！"神宗取过一阅，方才瞧罢，但听太后又道："先帝弥留时，内嘱你两母教育，外嘱张先生等辅导，真是煞费苦心，不料出你不肖子，胆大妄为，如再不肯改过，恐将来必玷辱祖先，我顾宗社要紧，也管不得私恩，难道必要用你做皇帝么？"母教严正，不愧贤妃。又旁顾冯保道："你去到内阁中，取霍光传来！"保复应声而去。不一时，返入宫内，叩头奏道："张相国浼奴才代奏，据言皇上英明，但教自知改过，将来必能迁善。霍光故事，臣不敢上闻！今不如草诏罪已罢了。"太后道："张先生既这般说，就这般办罢，你去教他拟诏来！"保又起身趋出。未几，返呈草诏，太后叱令神宗起来，亲笔誊过，颁示朝堂。可怜神宗双膝，已跪得疼痛异常，更兼草诏中语多卑抑，不禁懊恨得很，偏是太后督着誊写，一些儿不肯放松，那时只好照本誊录，呈与太后览过，交冯保颁发去了。太后到了此时，禁不住流泪两行。神宗又跪泣认悔，方得奉命退出。京中闻了这事，谣言蜂起，统说两宫要废去神宗，别立潞王翊镠。见七十一回。后来杳无音信，方渐渐的息了浮言，这且休表。

且说李太后既训责神宗，复将孙海、客用两人，逐出宫外，并令冯保检核内侍，所有太监孙德秀、温泰等，向与冯保未协，俱被撵逐。神宗虽然不悦，终究是无可奈何，只好得过且过，再作计较。张居正恐神宗启疑，因具疏乞休，作为尝试。疏中有“拜手稽首归政”等语。居正自命为禹、皋。那时神宗自然慰留，手书述慈圣口谕：“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怎忍言去，俟辅上年至三十，再议未迟。”居正乃仍就原职，请嘱儒臣编纂累朝宝训实录，分四十章，次第进呈，作为经筵讲义。大旨如下：

（一）创业艰难；（二）励精图治；（三）勤学；（四）敬天；（五）法祖；（六）保民；（七）谨祭祀；（八）崇孝敬；（九）端好尚；（十）慎起居；（十一）戒游佚；（十二）正宫闱；（十三）教储贰；（十四）睦宗藩；（十五）亲贤臣；（十六）去奸邪；（十七）纳谏；（十八）守法；（十九）敬戒；（二十）务实；（二十一）正纪纲；（二十二）审官；（二十三）久任；（二十四）考成；（二十五）重守令；（二十六）驭近习；（二十七）待外戚；（二十八）重农；（二十九）兴教化；（三十）明赏罚；（三十一）信诏令；（三十二）谨名分；（三十三）却贡献；（三十四）慎赏罚；（三十五）甘节俭；（三十六）慎刑狱；（三十七）褒功德；（三十八）屏异端；（三十九）饬武备；（四十）御寇盗。

看官！你想神宗此时，已是情欲渐开，好谀恶直的时候，居正所陈各种请求，实与神宗意见并不相符，不过形式上面，总要敷衍过去，当下优诏褒答，允准施行。待至各项讲义，次第编竣，由日讲官陆续呈讲，也只好恭己以听。一俟讲毕，即散游各宫，乐得图些畅快，活络筋骸。一日，退朝罢讲，闲踱入慈宁宫，正值李太后往慈庆宫闲谈，不在宫中，正拟退出宫门，忽见有一个年少的女郎，袅袅婷婷的走将过来，向帝请安。这一番有分教：

浑疑洛水仙妃至，好似高唐神女来。

毕竟此女为谁，且由下回说明。

张居正所恃，惟一冯保，冯保所恃，不外张居正，观其狼狈相倚，权倾内外，虽不无可取之处，而希位固宠之想，尝憧扰于胸中。居正综核名实，修明纲纪，于用人进谏诸大端，俱能力持大体，不可谓非救时良相。然居父丧而思起复，嫉忠告而斥同僚，人伦隳矣，其余何足观乎！冯保闻神宗冶游，密白太后，为补衮箴阙起见，亦不得谓其下情，然窥其隐衷，无非挟太后以制幼主；至若孙德秀、温泰等，则又因睚眦之嫌，尽情报复，狡悍著矣，其他何足责乎？吾读此回，且愿为之易其名曰：“是为冯保、张居正合传”，而是非可不必辨云。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却说神宗踱入慈宁宫，巧遇一个宫娥，上前请安，磕过了头，由神宗叫她起来，方徐徐起身，侍立一旁。神宗见她面目端好，举止从容，颇有些幽娴态度，不禁怜爱起来，后来要做贵妃太后，想不致粗率轻狂。随即入宫坐下。那宫人亦冉冉随入，当由神宗问明太后所在，并询及姓氏，宫人答称王姓。神宗约略研诘，仔细端详，见她应对大方，丰神绰约，尤觉雅致宜人，不同俗态，当下沈吟半晌，复与语道："你去取水来，朕要盥手哩！"王宫人乃走入外室，奉匜沃水，呈进神宗。神宗见她双手苗条，肤致洁白，越觉生了怜惜，正要把她牵拉，猛记有贴身太监，随着后面，返身回顾，果然立在背后，便令他回避出去。王宫人见内侍驱出，料知帝有他意，但是不便抽身，只好立侍盥洗，并呈上手巾。由神宗拭干了手，即对王氏一笑道："你为朕侍执巾栉，朕恰不便负你呢。"王宫人闻言，不由的红云上脸，双晕梨涡。神宗见了，禁不住意马心猿，竟学起楚襄王来，将她按倒阳台，做了一回高唐好梦。恐就借太后寝床做了舞台。王宫人得此奇遇，正是半推半就，笑啼俱有，等到云散雨收，已是暗结珠胎，两人事毕起床，重复盥洗，幸太后尚未回宫，神宗自恐得罪，匆匆的整好衣襟，抽身去讫。次日即命随去的内侍，赍了头面一副，赐给王宫人，并嘱内侍谨守秘密，谁知那文房太监，职司记载，已将临幸王宫人的事情，登簿存录了。嗣是神宗自觉心虚，不便再去临幸，虽晨夕请安，免不得出入慈宁宫，只遇着王宫人，恰是不敢正觑。王宫人怨帝薄幸，也只能藏着心中，怎能露出形迹？转眼数月，渐渐的腰围宽大，茶饭不思起来。太后瞧着，觉得王氏有异，疑及神宗，但一时不便明言，惟暗中侦查神宗往来。

这时候的六宫中，有个郑妃，生得姿容美丽，闭月羞花。神宗很是宠爱，册封贵妃，平时常在她宫中住宿，非但妃嫔中没人及她，就是正宫王皇后，也不能似她宠遇。太后调查多日，不见有可疑情迹，惟看这王宫人肚腹膨胀，行步艰难，明明是身怀六甲，不必猜疑，便召入密问。王宫人伏地呜咽，自陈被幸始末。好在太后严待皇帝，厚待宫人，也不去诘责王氏，只命她起居静室，好生调养，一面饬文房太监，呈进皇上起居簿录，果然载明临幸时日，与王宫人供语，丝毫无误。亏有此簿。当命宫中设宴，邀同陈太后入座，并召神宗侍宴。席间谈及王后无出，陈太后未免叹息。李太后道："皇儿也太不长进，我宫内的王氏女，已被召幸，现已有娠了。"神宗闻言，面颊发赤，口中还要抵赖，说是未有此事。王氏幸怀龙种，还得出头，否则一度临幸，将从此休了。李太后道："何必隐瞒！"随把内起居簿录，取交神宗，并云："你去看明，曾否妄载？"神宗到了此时，无言可辩，没奈何离座谢罪。李太后又道："你既将她召幸，应该向我禀明，我也不与你为难，叫她备入六宫，也是好的。到了今日，我已查得明明白白，你还要抵赖，显见得是不孝呢，下次休再如此！"神宗唯唯连声，陈太后亦从旁劝解。李太后又道："我与仁圣太后，年均老了，彼此共望有孙。今王氏女有娠，若得生一男子，也是宗社幸福。古云：'母以子贵'，有什么阶级可分哩？"保全王氏，在此一语。陈太后很是赞成。宴饮已毕，陈太后还入慈庆宫，神宗亦谢宴出来，即命册王宫人为恭妃。册宝已至，王宫人即拜谢两宫太后，移住别宫。既而怀妊满期，临盆分娩，果然得一麟儿，这就是皇长子常洛。

后来嗣位为光宗皇帝。过了三日，神宗御殿受贺，大赦天下，并加上两宫太后徽号。陈太后加康静两字，李太后加明肃两字，喜气重重，中外称庆，且不必细述。

单说皇长子将生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忽患起病来，卧床数月，仍未告痊。百官相率斋戒，代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亦无不建醮，均替他祝福禳灾。神宗命张四维等，掌理阁中细务，遇着大事，仍饬令至居正私第，由他裁决。居正始尚力疾从公，后来病势加重，渐觉不支，竟至案牍纷纭，堆积几右。会泰宁卫酋巴速亥，入寇义州，为宁远伯李成梁击毙，露布告捷，朝廷归功居正，晋封太师。明代文臣，从未有真拜三公，自居正柄政，方得邀此荣宠。怎奈福为祸倚，乐极悲生，饶你位居极品，逃不出这生老病死四字。见道之言。居正一病半年，累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自知死期将至，乃荐故礼部尚书潘晟，及吏部侍郎余有丁自代。晟素贪鄙，不满人望，因冯保素从受书，特浼居正荐举，神宗立刻允准，命晟兼武英殿大学士，有丁兼文渊阁大学士。诏下甫五日，言官已交章劾晟，不得已将他罢官。未几，居正病逝，神宗震悼辍朝，遣司礼太监护丧归葬，赐赙甚厚。两宫太后及中宫，俱加赉金币，并赐祭十六坛，赠上柱国，予谥文忠。

只是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居正一死，宫内的权阉冯保，免不得成了孤立。更兼太后归政已久，年力寖衰，也不愿问及外事，所以保势益孤。当潘晟罢职时，保方病起，闻报遽怒道：“我适小恙，不致遽死，难道当今遂没有我么？”还要骄横，真是不识时务。是时皇长子已生，保又欲晋封伯爵。长子系神宗自生，与冯保何与，乃欲封伯爵耶？张四维以向无此例，不便奏议，只拟予荫他弟侄一人，作为都督佥事。保复怒道：“你的官职，从何处得来？今日乃欲负我，连一个虚衔，都不能替我转圜，未免不情！”说得四维哑口无言。会东宫旧阉张鲸，素忌保宠，意图排斥。宗有同事张鲸，前被保放逐，至是复入。两人遂交相勾结，伺隙白帝，历诉保过恶，及与张居正朋比为奸等情。神宗本来恨保，一经挑拨，自然激动起来。御史江东之，又首劾保党锦衣同知徐爵，神宗遂将爵下狱，饬刑部定了死罪，算是开了头刀。言官李植，窥伺意旨，复列保十二大罪，统是神宗平日敢怒不敢言的事情。此时乾纲独断，毫无牵掣，遂谪保为南京奉御，不准须臾逗留；并令锦衣卫查抄家产，得资巨万。东之并劾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希吾，吏部侍郎王篆，均为保私党，应即斥退。当下命法司查明，果得实证，遂下诏一一除名。看官！你道这实证从何处得来？原来冯保家中，藏有廷臣馈遗录，被查抄时一并搜出，梁、曾等姓氏骈列，所以无可抵赖，同时斥退。此外大小臣工，名列馈遗录中，不一而足。

独刑部尚书严清，与冯保毫无往来，且素不党附居正，因得神宗器重，名曰严清，果足副实。乃调任为吏部尚书，代了梁梦龙遗缺。清搜讨故实，辩论官材，自丞佐以下，都量能授职，无一幸进，把从前夤缘干托的情弊，尽行扫除。可惜天不假年，在任仅阅半载，得病假归，未几即殁。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从前由居正委任，每事辄与商榷，动无掣肘，所向有功。及是居正已殁，给事中张鼎思，上言继光不宜北方，不

管人材可否，专务揣摩迎合，这等人亦属可杀。阁臣拟旨，即命他调至广东，继光不免怏怏，赴粤逾年，即谢病回里，越三年乃殁。继光与兵部尚书谭纶，都督府佥事俞大猷，统为当时名将。谭纶卒于万历五年，俞大猷卒于万历八年，一谥襄敏，一谥武襄。继光至十一年乞归，十四年病终原籍，万历末追谥武毅，著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所谈兵法，均关窾要，至今犹脍炙人口，奉为秘传，这也不消絮叙。已足与史传扬名不朽，且随笔叙结谭、俞两人，尤为一带两便。

且说冯保得罪，以后新进诸臣，又交攻居正，陆续不绝。有旨夺上柱国太师官衔，并将赐谥一并镌去。大学士张四维，见中外积怨居正，意欲改弦易辙，收服人心，何不述冯保语，质之曰："你的官职，从何处得来？"因上疏言事，请荡涤烦苛，宏敷惠泽，一面请召还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余懋学等，奏复原官。神宗颇加采纳，朝政为之稍变。已而四维以父丧归葬，服将阕而卒。朝旨赠官太师，赐谥文毅。结果比居正为胜，足为四维之幸。嗣是申时行进为首辅，申时行见前回。引荐礼部尚书许国，兼任东阁大学士。许本是时行好友，同心办事，阁臣始沆瀣相投，不复生嫌，无如言路一开，台官竞奋，彼此争砺锋锐，搏击当路，于是阁臣一帜，台官一帜，分竖明廷。嗣复为了张居正一案，闹得不可开交，遂致朝臣水火，又惹出一种争执的弊端。明臣好争，统是意气用事。

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废为庶人。宪□系太祖十五子植七世孙，植初封卫王，寻改封辽，建文时又徙封荆州，七传至宪□，尝希旨奉道，得世宗欢心，加封真人，敕赐金印。穆宗改元，御史陈省劾他不法，夺去真人名号及所赐金印。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奏劾宪□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至居正死后，辽府次妃王氏，运动言官，代为讼冤。当有御史羊可立，追论居正构害辽王事，正在颁下部议，王妃复上书诉讼，大略言："居正贪鄙，谋夺辽王府第，因此设计诬陷。既将辽府据去，复将所有金宝，悉数没入他家。"神宗览奏，即欲传旨籍没，但尚恐太后意旨未以为然，一时不便骤行。可巧潞王翊镠，将届婚期，需用珠宝，无从采备。恐由神宗故意为此。太后召神宗入内，向他问道："名为天府，难道这些些珠宝，竟凑办不齐么？"神宗道："近年以来，廷臣没有廉耻，都把这外方贡品，私献冯、张二家，所以天府藏珍，很是寥寥了。"太后道："冯保家已经抄没，想可尽输入库。"神宗道："冯保狡猾，预将珍宝偷运去了，名虽查抄，所得有限。"太后慨然道："冯保是个阉奴，原不足责，但张居正身为首辅，亲受先皇遗命，乃亦这般藏私，真是人心难料呢！"太后虽明，亦为所愚。神宗复述及辽府讼冤，归罪居正等情，太后默然。嗣是张先生、张太师的称号，宫中一律讳言，神宗知太后意转，亟命司礼监张诚等，南下荆州，籍居正家。张诚先遣急足，潜投江陵守

令，命他速往查封，休使逃匿。守令得了此信，自然格外巴结，即召集全班人役，围住张氏府第，自己亲入府内，把他阖家人口，悉数点查，驱入一室，令衙役在室外守着。顿时反宾为主，一切服食，统须由衙役作主，可怜张氏妇女，多半畏愤，宁自绝粒，竟饿死了十数人。及张诚一到，尤觉凶横，饬役搜查，倒箧倾箱，并没有什么巨宝，就是金银财帛，也是很少，较诸当日严相府中，竟不及二十分之一。张诚怒道："十年宰相，所蓄私囊，宁止此数？此必暗中隐匿，或寄存亲族家内，别人或被他瞒过，我岂由他诳骗么？"遂召居正长子礼部主事敬修，迫令和盘献出。敬修答言，只有此数。张诚不信，竟饬虎狼卫役，把敬修褫去衣冠，拷掠数次；并将张氏亲族，一一传讯，硬说他有寄藏，不容剖白。敬修熬不住痛苦，寻了短见，投缳毕命。亲族等无从呼吁，没奈何各倾家产，凑出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不是查抄，竟是抢劫。张诚方才罢手。大学士申时行得悉此状，因与六卿大臣，联名上疏，奏请从宽。刑部尚书潘季驯，又特奏居正母年过八旬，朝不保暮，请皇上锡类推恩，全他母命云云。乃许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母。惟尽削居正官阶，夺还玺书诏命，并谪戍居正子弟，揭示罪状。有诏云：

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宅田，假名丈量遮饰，骚动海内。迹其平日所为，无非专权乱政，罔上负恩，本当斫棺戮尸，因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弟张居易，伊子张嗣修等，俱令烟瘴地面充军，以为将来之谋国不忠者戒！

张居易曾为都指挥，张嗣修曾任编修，至是皆革职远戍，一座巍巍然师相门第，变作水流花谢，雾散云消，令人不堪回首呢。所谓富贵如浮云。张诚回京复命，御史丁此吕，又追劾侍郎高启愚，主试题系"舜亦以命禹"五字，实系为居正劝进，不可不惩。神宗得了此疏，颁示内阁，申时行勃然道："此吕何心，陷人大逆，我再缄默不言，朝廷尚有宁日么？"

当即疏陈此吕暧昧陷人，应加重谴等语。小子有诗咏道：

炎凉世态不胜哀，落井还防下石来。

稍有人心应代愤，好凭只手把天回。

未知神宗曾否准奏，且看下回再表。

神宗临幸宫人，暗育珠胎，至于太后诘问，犹不肯实言，虽系积畏之深，以致如此，然使太后处事未明，疑宫人为外遇，置诸刑典，得毋沉冤莫白，终为神宗所陷害乎？一宵恩爱，何其钟情，至于生死之交，不出一言以相护，是可忍，孰不可忍？观于居正死后，夺其官，籍其产，戍其子弟，且任阉竖张诚，勒索财贿，株连亲族，甚至逼死居正子敬修，未闻查究。古云："罪人不孥。"神宗习经有素，岂竟漫无所闻？况居正当国十年，亦非全无功绩，前则赏过于功，后则罚甚于罪，"凉薄寡恩"四字，可为神宗一生定评，惟居正之得遇宠荣，为明代冠，而身后且

若是，富贵功名，无非泡影，一经借鉴，而世之热中干进者可以返矣。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却说申时行上疏以后，尚书杨巍，又请将丁此吕贬斥，顿时闹动言官，统说时行与巍，蔽塞言路。御史王植、江东之交章弹劾两人，神宗为罢高启愚，留丁此吕。于是申、杨两大臣，抗疏求去。大学士余有丁，上言殿阁大臣，关系国体，不应为一此吕，遂退申、杨。许国尤不胜愤懑，亦专疏乞休。神宗乃将此吕外调。王植、江东之始终不服，遂力推前掌院学士王锡爵，可任阁务。锡爵曾积忤居正，谢职家居。见七十三回。至是因台官交推，重复起用，晋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因日讲官王家屏，敷奏诚挚，由神宗特拔，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两人相继入阁，言官只望锡爵得权，抵制时行，不防锡爵却与时行和好，互为倚助，遂令全台御史，大失所望。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妃生下一子，取名常洵，神宗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以皇长子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未闻加封，乃郑妃甫生皇子，即晋封册，显见得郑妃专宠，将来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遂上疏请册立东宫。时行初意，原是不错。疏中有云：

臣等闻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自元子诞生，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惟陛下以今春月吉，敕下礼部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则不胜幸甚！

神宗览疏毕，即援笔批答道："元子婴弱，少待二三年，册立未迟。"批旨发下，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及吏部员外郎沈璟，复抗疏奏道：

窃闻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神宗第二子常溆，生一岁而殇。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陛下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宗社之庆具矣。

这疏一上，神宗瞧了数语，便抛掷地上，勃然道："册封贵妃，岂为立储起见？科臣等怎得妄言谤朕呢！"当下特降手敕道："郑贵妃侍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着降处极边，沈璟亦降级外调，饬阁臣知之！"申时行、王锡爵等，接奉此敕，又入朝面请，拟减轻姜应麟罪名。神宗怫然道："朕将他降处，并非为了册封，只恨他无故推测，疑朕废长立幼。我朝立储，自有成宪，若以私意坏公论，朕亦不敢出此。"既不敢以私废公，何不径立皇长子。申时行等唯唯而出，遂谪应麟为广昌典史，沈璟亦降级外调。既而刑部主事孙如法，又上言："恭妃生子五年，未得晋封，郑妃一生皇子，即册贵妃，无怪中外动疑"云

云。神宗复动恼起来，立谪为朝阳典史。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等，续请立储，统行夺俸。礼部侍郎沈鲤，再上书请并封恭妃，神宗实不耐烦，复召申时行入问道："朕意并不欲废长立幼，何故奏议纷纷，屡来絮聒？"时行道："陛下立心公正，臣所深佩，现请明诏待期立储，自当加封恭妃，此后诸臣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不得越俎妄渎，那时人言自渐息了。"时行此言，未免迎含意旨，与初意不符。神宗点首，遂命时行拟旨颁发。为了这事，言官愈加激烈，你上一疏，我奏一本，统是指斥宫闱，攻击执政。神宗置诸不理，所有臣工奏疏，都掷诸败字篦中。会郑贵妃父郑承宪，为父请封，神宗欲援中宫父永年伯王祎故例，拟封伯爵。礼部以历代贵妃，向无祖考封伯的故事，不便破例，乃只给坟价银五百两。

小子阅明朝稗史，载有郑贵妃遗事一则：据言贵妃父承宪，家甚贫苦，曾将女许某孝廉为妾，临别时，父女相对，不胜悲恸。某孝廉素来长厚，看这情形，大为不忍，情愿却还，不责原聘。郑女感激万分，脱下只履，赠与孝廉，誓图后报。已而入宫，大得宠幸，虽是贵贱有别，终究是个侧室。追怀前情，耿耿未忘。不意孝廉名字，竟致失记，只有一履尚存，特命小太监向市求售，索值若干。过了一年，无人顾问，不过都下却传为异闻。某孝廉得着消息，乃袖履入都，访得小太监售履处，出履相证，果然凑合。小太监遂问明姓氏，留住寓中，立刻报知郑贵妃。贵妃泣诉神宗，备言前事，并云："妾非某孝廉，哪得服侍陛下？"算是知恩报恩。神宗为之动容，遂令小太监通知某孝廉，令他谒选，即拔为县令，不数年任至盐运使。这也是一种轶闻，小子随笔录述，作为看官趣谈，此外无庸细叙。

单说郑贵妃既身膺殊宠，又生了一个麟儿，意中所望，无非是子得立储，他日可做太后，便与李太后的境遇相同。有时宫闱侍宴，及枕席言欢，免不得要求神宗，请立己子常洵为太子。这也是妇人常态。神宗恩爱缠绵，不敢忤逆贵妃，用不敢忤逆四字甚妙。自然含糊答应。到出了西宫，又想到废长立幼，终违公例，因此左右为难，只好将立储一事，暂行搁起。偏偏礼科都给事王三馀，御史何倬、锺化民、王慎德，又接连奏请立储。还有山西道御史除登云，更劾及郑宗宪骄横罪状。神宗看了这种奏折，只瞧到两三行，便已抛去，一字儿不加批答。独李太后闻了这事，不以为然。一日，值神宗侍膳，太后问道："朝廷屡请立储，你为什么不立皇长子？"神宗道："他是个都人子，不便册立。"太后怒道："你难道不是都人子么？"说毕，投箸欲起。神宗慌忙跪伏，直至太后怒气渐平，方才起立。原来内廷当日，统呼宫人为都人，李太后亦由宫人得宠，因有是言。神宗出了慈宁宫，转入坤宁宫，与王皇后谈及立储事，王皇后亦为婉劝。后性端淑，善事两宫太后，就是郑贵妃宠冠后宫，后亦绝不与较。所以神宗对于皇后，仍没有纤芥微嫌。此次皇后援经相劝，神宗亦颇为感动。

待至万历十八年正月，皇长子年已九岁，神宗亲御毓德宫，召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商议立储事宜。申时行等自然援立嫡以长四字，敷奏帝前。神宗道："朕无嫡子，长幼自有次序，朕岂有不知之

理？但长子犹弱，是以稍迟。”时行等复请道：“元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神宗点头称善。时行等叩首而退，甫出宫门，忽有司礼监追止道：“皇上已饬宣皇子入宫，与先生们一见。”时行等乃再返入宫。皇长子皇三子次第到来，神宗召过皇长子，在御榻右面，向明正立，并问时行等道：“卿等看此子状貌如何？”时行等仰瞻片刻，齐声奏道：“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仁足昌后呢。”神宗欣然道：“这是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此言？”时行道：“皇长子春秋渐长，理应读书。”王锡爵亦道：“皇上前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呢。”神宗道：“朕五岁便能读书。”说着时，复指皇三子道：“是儿亦五岁了，尚不能离乳母。”乃手引皇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时行等复叩头奏道：“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畀他成器？”神宗道：“朕知道了。”时行等方才告退。

谁料这事为郑贵妃所悉，一寸芳心，忍不住许多颦皱。用元词二句甚妙。遂对了神宗，做出许多含嗔撒娇的状态，弄得神宗无可奈何，只好低首下心，求她息怒。刚为柔克，古今同慨。贵妃即乘势要挟，偕神宗同至大高元殿，祗谒神明，设了密誓，约定将来必立常洵为太子。又由神宗亲笔，载明誓言，缄封玉盒中，授与贵妃。仿佛唐明皇之对于杨妃。自此贵妃方变嗔为喜，益发竭力趋承。神宗已入情魔，镇日里居住西宫，沉湎酒色，于是罢日讲，免升授官面谢，每至日高三丈，大臣俱已待朝，并不见神宗出来；或竟遣中官传旨，说是圣体违和，着即免朝。今日破例，明日援行，甚且举郊祀庙享的礼仪，俱遣官员恭代，不愿亲行。女蛊之深，一至于此。大理评事雒于仁，疏上酒色财气四箴，直攻帝失，其词略云：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时有十小阉被宠，谓之十俊。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搒宫女，明日搒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姜应麟、孙如法辈，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能治？故臣敢以四箴献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矣。

神宗览疏大怒，几欲立杀于仁，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后来吏部尚书宋□，礼部尚书于慎行等，率群臣合请立储，俱奉旨严斥，一律夺俸。大学士王锡爵，素性刚直，尝与申时行言及，以彼此同为辅臣，总须竭诚报上，储君一日未建，国本即一日未定，拟联合阁部诸大臣，再行力奏云云。时行以曾奉上旨，稍延一二年，自当决议，此时不如暂行从缓。锡爵乃勉强容忍，既而耐不过去，特疏请豫教元子，并录用言官姜应麟等，说得非常恳切。谁知奏牍上陈，留中不报。锡爵索性申请建储，仍不见答。自知言终不用，乃以母老乞休，竟得准奏归林。神宗只知有妾，锡爵不能无母。未几，申时行等再疏请立东

宫，得旨于二十年春举行。到了十九年冬季，工部主事张有德，请预备建储仪注，为帝所斥，夺俸示罚。适时行因病乞假，许国与王家屏语道："小臣尚留心国本，力请建储，难道我辈身为大臣，可独无一言么？"遂仓卒具疏，竟不待与时行商及，即将他名衔首列。神宗以有旨在前，不便反汗，似乎有准请立储的意思。看官！你想这郑贵妃宠冠六宫，所有内外政务，哪一件不得知晓！当下携着玉盒，跪伏神宗座旁，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但说是"生儿常洵，年小没福，情愿让位元子，把从前誓约，就此取消"。神宗明知她是有心刁难，怎奈神前密誓，口血未干，况看她一种泪容，仿佛似带雨海棠，欺风杨柳，就使铁石心肠，也要被她熔化。随即亲扶玉手，令她起立，一面代为拭泪，一面好言劝慰，委委婉婉的说了一番，决意遵着前誓，不从阁议。可巧申时行上呈密揭，略言臣在假期，同官疏列臣名，臣实未知等语。于是神宗顺风使帆，竟将许国等原疏，及时行密揭，一并颁发出来，故事阁臣密揭，悉数留中，此次神宗违例举行，明明是讽斥许国等人，教他自行检过。给事中罗大纮，奋上弹章，疏陈时行迎合上意，希图固宠，阳附廷臣请立之议，阴为自处宫掖之谋。中书舍人黄正宾，亦抗疏痛诋时行，有旨削大纮籍，廷杖正宾，亦革职为民。许国、王家屏又有"臣等所言，不蒙采择，愿赐罢职"等语，神宗因他迹近要挟，竟下旨斥责许国，说他身为大臣，不应与小臣为党，勒令免官。许国一去，舆论更不直时行。时行不得已求请解职，神宗一再慰留，到了时行三次乞归，并荐赵志皋、张位等自代，才邀神宗允准。时行之屡疏乞休，还算知耻。时行去后，即以赵志皋为礼部尚书，张位为吏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至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以宫廷并无建储消息，特请豫教元子，不意忙中有错，疏中误书弘治年号，竟被神宗察出，批斥献可违旨侮君，贬职外调。王家屏封还御批，具揭申救，大忤帝意。六科给事中孟养浩等，各上疏营救，神宗命锦衣卫杖孟百下，革去官职，此外一概黜退。王家屏知不可为，引疾归田。吏部郎中顾宪成、章嘉桢等，上言家屏忠爱，不应废置。神宗又恨他多言，夺宪成官，谪嘉桢为罗定州州判。宪成无锡人，里中旧有东林书院，为宋杨时讲道处，宪成曾与弟允成，发起修筑，至被谴归里，即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就院讲学，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朝士亦慕他清议，遥为应和，后来遂称为东林党，与大明一代江山，沦胥同尽。小子有诗叹道：

盛世宁无吁咈时，盈廷交哄总非宜。

才知王道泯偏党，清议纷滋世愈衰。

内本未定，外变丛生，欲知当日外情，请至下回再阅。

立嫡，古礼也。无嫡则立长，此亦礼制之常经。神宗溺于郑贵妃，乃欲舍长立幼，廷臣争之，韪矣，但必谓储位一定，即有以固国本，亦未必尽然。兄挚废而弟尧立，后世尝颂尧为圣人，不闻其有背兄之恶玷。然则择贤而嗣，利社稷而奠人民，尤为善策，宁必拘拘于立长耶？惟典学

亲师，最关重大，士庶人之子，未有年逾幼学而尚未就傅者，况皇子耶？廷臣争请立储，致忤帝意，甚至豫教元子之请，亦遭驳斥，神宗固不为无失，而大臣之不善调护，徒争意气，亦未始不足疵也。至于东林讲学，朝野景从，处士横议，党祸旋兴，汉、唐末造，类中此弊，明岂独能免祸乎？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哱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却说鞑靼部酋俺答，自受封顺义王后，累年通使，贡问不绝。万历九年，俺答病殁，朝旨赐祭七坛，采币十二双，布百匹，三娘子率子黄台吉上表称谢，并贡名马。黄台吉系俺答长子，年已渐老，不喜弄兵，且迷信佛教，听从番僧，禁止杀掠，因此西北塞外，相安无事。先是王崇古、方逢时次第督边，亦次第卸职，继任总督，叫作吴兑，兑颇驾驭有方，各部相率畏服，贡市无失期。三娘子尤心慕华风，随时款塞，尝至总督府谒兑。兑视若儿女，情甚亲昵。有时三娘子函索金珠翠钿，兑必随市给与，藉敦睦谊。或各部稍稍梗化，三娘子总预先报闻，兑得筹备不懈。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改名乞庆哈，也恭顺无愆，奉命惟谨。惟黄台吉素性渔色，先配五阑比妓，后经西僧怂恿，纳妇一百八人，取象数珠。多妻若此，安得不病？怎奈百余番妇，姿色多是平常，没一个比得三娘子。黄台吉暗暗垂涎，欲据三娘子为妻。三娘子嫌他老病，不肯迁就，意将率属他徙，适吴兑卸任，另授郑洛为总督，洛抵任，闻知此事，私下叹念道："若三娘子别属，我朝封这黄台吉，有何用处？"乃遣使往说三娘子道："汝不妨归王，天朝当封汝为夫人。汝若他去，不过一个寻常妇人，有什么显荣呢？"子收父妾，胡俗固然，但不应出诸中国大员之口。三娘子为利害所逼，乃顺了黄台吉的意思，与他成为夫妇。两口儿和好度日，倏忽间已是四年。谁料黄台吉得病又亡，三娘子仍作哀嫠。那时黄台吉子扯力克，应分袭位，倒是一个翩翩公子，气宇轩昂，其时把汉那吉已死，遗妻大成比妓，为扯力克所纳。三娘子曾生一儿，名叫不他失礼，本欲收比妓为妻，偏偏被扯力克夺去，心中很是不悦，连三娘子也有怨词，竟至挈子他徙。郑洛闻报，又欲替他调停，先遣人往说三娘子，劝她下嫁扯力克，三娘子颇也乐从，前时少妇配老夫，尚且肯允，至此老妇配少夫，自然格外乐从。只要扯力克尽逐诸妾，方肯应命。洛乃复传谕扯力克道："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结婚，仍使你袭封，否则当别封他人了。"扯力克欣然应诺，且愿依三娘子规约，把所有姬妾，一并斥还；竟整了冠服，备齐舆马，亲到三娘子帐中，成合婚礼。三娘子华年虽暮，色态如前，眉妩风流，差幸新来张敞，脂香美满，何期晚遇韩郎，谐成了欢喜缘，完结了相思债。曾感念冰人郑总督否？郑洛为她请封，得旨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扯力克袭封如旧。三娘子历配三主，累操兵枋，常为中国保边守塞，始终不衰。山、陕一带诸边境，商民安堵，鸡犬无惊。

哪知到了嘉靖二十年，宁夏地方，竟出了一个哱拜，纠众作乱，又未免煽动兵戈。这哱拜本鞑靼部种，先时曾得罪酋长，叩关入降，隶守备郑

印麾下，屡立战功，得任都指挥。未几以副总兵致仕，子承恩袭职。承恩初生时，哱拜梦空中天裂，堕一妖物，状貌似虎，奔入妻寝。他正欲拔剑除妖，不意呱呱一声，惊醒睡梦，起床入视，已产一男。他也不知是凶是吉，只好抚养起来，取名承恩。承恩渐长，狼状枭形，番人本多犷悍，哱拜视为常事，反以他狰狞可畏，非常钟爱。至哱拜告老，承恩袭为都指挥，凑巧洮河以西，适有寇警，巡边御史周弘禴，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并哱拜义子哱云等，率兵往征，正拟指日出发，会值巡抚党馨，奉总督郑洛檄文，调遣土文秀西援，哱拜时虽家居，尚多蓄苍头军，声言报国，至是闻文秀被调，不禁嗟叹道："文秀虽经战阵，难道能独当一面么？"遂亲诣郑洛辕门，陈明来意，并愿以所部三千人，与子承恩从征。洛极力嘉奖，乐从拜请。

于是文秀、承恩，陆续启行。偏这巡抚党馨，恨他自荐，只给承恩羸马。承恩怏怏就道，到了金城，寇骑辟易，追杀数百人。奏凯归来，取道塞外，见诸镇兵皆懦弱无用，遂藐视中外，渐益骄横。馨不以为功，反欲按名核粮，吹毛索瘢，嗣闻承恩娶民女为妾，遂责他违律诱婚，加杖二十。明是有意激变。看官！试想承恩骄戾性成，哪肯受这般委屈？就是他老子哱拜，亦觉自损脸面，怨望得很。还有土文秀、哱云两人，例应因功升授，偏也由馨中阻，未得偿愿。数人毒气，遂齐向巡抚署中喷去。冤冤相凑，戍卒衣粮，久欠勿给，军锋刘东旸，心甚不平，往谒哱拜，迭诉党馨虐待情形。哱拜微笑道："汝等亦太无能为，怪不得被他侮弄。"两语够了。东旸闻言，奋然径去，遂纠合同志许朝等，借白事为名，哄入帅府，总兵张维忠，素乏威望，见众拥入，吓得手足无措。东旸等各出白刃，胁执副使石继芳，拥入军门。党馨闻变，急逃匿水洞中。只有此胆，何故妄行。旋被东旸等觅得，牵至书院，历数罪状，把他杀死。该杀。石继芳亦身首两分。遂纵火焚公署，收符印，释罪囚，大掠城中；硬迫张维忠，以侵粮激变报闻。维忠不堪受迫，自缢而亡。死得无名。

东旸遂自称总兵，奉哱拜为谋主，承恩、许朝为左右副将，哱云、文秀为左右参将，当下分道四出，陷玉泉营及广武，连破汉西四十七堡。惟文秀进围平卤，守将萧如薰，率兵登陴，誓死固守。如薰妻杨氏，系总督杨兆女，语如薰道："汝为忠臣，妾何难为忠臣妇。"可入女诫。遂尽出簪珥，慰劳军士妻女，由杨氏亲自带领，作为一队娘子军，助兵守城。文秀攻围数月，竟不能下。东旸复分兵过河，欲取灵州，且诱河套各部，愿割花马池一带，听他驻牧，势甚猖獗。总督尚书魏学曾，飞檄副总兵李昫，权署总兵，统师进剿。昫遣游击吴显、赵武、张奇等，转战而西，所有汉西四十七堡，次第克复。惟宁夏镇城，尚为贼据。河套部酋著力兔，带领番兵三千骑，来援东旸，进屯演武场。东旸益掠城中子女，馈献套部，套人大悦，扬言与哱王子已为一家，差不多有休戚与共的情形。哱云引著力兔再攻平卤，萧如薰伏兵南关，佯率羸卒出城，挑战诱敌。哱云仗着锐气，当先驰杀，如薰且战且行，绕城南奔；看看南关将近，一声号炮，伏兵尽发，将哱云困在垓心，四面注射强弩，霎时间将哱云射死。著力兔尚在后队，闻前军被围，情知中计，遂麾众北走，出塞遁去。利则相亲，害则相舍，外人之不足恃也如此。朝旨特擢

萧如薰为总兵，调麻贵为副总兵，进攻宁夏，并赐魏学曾尚方剑，督军恢复，便宜行事。

御史梅国桢，保荐李成梁子如松，忠勇可任，乃命如松总宁夏兵，即以国桢为监军。会宁夏巡抚朱正色，甘肃巡抚叶梦熊，均先后到军，并逼城下。学曾与梦熊定计，毁决黄河大坝，用水灌城。内外水深约数尺，城中大惧，由许朝缒城潜出，径谒学曾，愿悔罪请降，学曾令还杀哱拜父子，方许赎罪。许朝去后，杳无音信，如松遣骑四探，忽闻套部庄秃赖及卜失兔，纠合部落三万人，入犯定边小盐地，别遣万骑从花马池西沙湃口，衔枚疾入，为哱拜声援。那时如松飞报学曾，学曾才知他诈降缓兵，亟遣副总兵麻贵等，驰往迎剿，方将套众击退。既而著力兔复率众万余，入李刚堡，如松等复分兵邀击，连败套众，追奔至贺兰山，套众尽遁。官军捕斩百二十级，悬诸竿首，徇示宁夏城下，守贼为之夺气。独监军梅国桢，与学曾未协，竟劾他玩寇误兵，遂致逮问，由叶梦熊代为督师。梦熊下令军中，先登者赏万金，嗣是人人思奋，勉图效力。过了五日，水浸北关，城崩数丈，承恩、许朝等忙趋北关督守。李如松、萧如薰潜领锐卒掩南关，总兵牛秉忠，年已七十，奋勇先登。梅国桢大呼道："老将军且先登城，诸君如何退怯？"言甫毕，但见各将校一麾齐上，肉薄登城，南关遂下。承恩等惶急非常，急遣部下张杰，缒城出见，求贷一死。梦熊佯为允诺，仍然大治攻具。监军梅国桢，日夕巡逻，严行稽察。一日将晚，正在市中巡行，忽有歌声一片，洋洋入耳。其词道：

痈不决，毒长流。巢不覆，枭常留。兵戈未已我心忧，我心忧兮且卖油。

国桢听着，不禁诧异起来，便谕军士道："何人唱歌，快与我拘住！"军士奉命而去。未几即拿到一人，国桢见他状貌非凡，便问他姓氏职业。那人答道："小人姓李名登，因业儒不成，转而习贾。目今兵戈扰攘，无商可贩，只好沿街卖油，随便糊口。"此子颇似伍子胥。国桢道："你所唱的歌词，是何人教你的？"李登道："是小人随口编成的。"国桢暗暗点头，复语道："我有一项差遣，你可为我办得到么？"李登道："总教小人会干，无不效力。"国桢乃亲与解缚，赐他酒食，授以密计，并付札子三道，登受命驰去，缚木渡东门，入见承恩道："哱氏曾有安塞功，监军不忍骈诛，特令登赍呈密札，给与将军。将军如听登言，速杀刘、许自赎，否则请即杀登。"斩钉截铁，足动悍番之心。承恩沈吟半晌，旋即许诺。登趋而出，又从间道诣刘、许营。亦各付密札道："将军本系汉将，何故从哱氏作乱，甘心婴祸？试思镇卒几何，能当大军？将军所恃，不过套援，今套部又已被逐，区区杯水，怎救车薪？为将军计，速除哱氏，自首大营，不特前愆可免，且有功足赏哩。"与刘、许言又另具一种口吻，李登洵不愧说客。刘、许二人亦觉心动，与登定约，登遂回营报命。

国桢仍督兵攻城，猛扑不已。未几，得东旸密报，土文秀已被杀死了，又未几，城上竟悬出首级三颗，一个是土文秀头颅，两个便是刘东旸、

许朝首领。原来东旸既诱杀文秀，承恩知他有变，遂与部党周国柱商议。国柱与许朝曾夺一镇民郭坤遗妾，两不相让，遂生嫌隙。又为一妇人启衅。至是与承恩定计，托词密商军务，诱刘、许两人登楼，先斩许朝。东旸逃入厕房，被国柱破户搜出，一刀两段，于是悬首城上，敛兵乞降。李如松、萧如薰等遂陆续登城，揭示安民，并搜获宁夏巡抚关防，及征西将军印各一颗。哱拜尚拥苍头军，安住家中，总督叶梦熊方去灵州，闻大城已下，亟遣将校赍谕入城，大旨以诘旦不灭哱氏，应试尚方剑。时承恩正驰至南门，谒见监军梅国桢，为参将杨文所拘，李如松即提兵围哱拜家。拜知不能免，闭户自缢，家中放起一把无名火来，连人连屋，尽行毁去。参将李如樟，望见火起，忙率兵斩门而入，部卒何世恩，从火中枭哱拜首，生擒拜次子承宠，养子哱洪大，及余党土文德、何应时、陈雷、白鸾、陈继武等众。

总督叶梦熊，巡抚朱正色，御史梅国桢，先后入城，安抚百姓，一面慰问庆王世子帅锌。帅锌系太祖十六子栴七世孙，曾就封宁夏，哱拜作乱，曾向王邸中索取金帛，适值庆王伸域薨逝，世子帅锌，尚在守制，未曾袭封，母妃方氏，挈世子避匿窖中，既而惧辱自裁，所有宫女玉帛，悉被掠去。至梦熊等入府宣慰，帅锌方得保全。当下驰书奏捷，并将一切缚住人犯，押献京师。神宗御门受俘，立磔哱承恩、哱承宠、哱洪大等，颁诏令庆王世子帅锌袭封。王妃方氏，建祠旌表。不没贞节。给银一万五千两，分赈诸宗人，大赏宁夏功臣。叶梦熊、朱正色、梅国桢各荫世官。武臣以李如松为首功，特加宫保衔，萧如薰以下，俱升官有差。如薰妻杨氏，协守平卤，制勅旌赏。魏学曾亦给还原官，致仕回籍。其余死事诸将卒，亦各得抚恤。宁夏复平，哪知一波才静，一波随兴，东方的朝鲜国，复遭倭寇蹂躏，朝鲜王李昖，火急乞援，免不得劳师东出，又有一场交战的事情。正是：

西陲才报承平日，东国又闻抢攘时。

欲知中外交战情形，待小子下回再表。

宁夏之变，倡乱者为哱拜，而刘东旸、许朝等，皆缘哱拜一言而起，是哱拜实为祸首，刘、许其次焉者也。本回叙宁夏乱事，以哱拜为主，固有特识，而党馨之激变，以及萧如薰夫妇之效忠，备载无遗，有恶必贬，有善必彰，史家书法，例应如是。李登一卖油徒，乃得梅国桢之重任，今其往说叛寇，两处行间，互相残噬，羽翼已歼，哱拜仅一釜底游魂，欲免于死得乎？然则宁夏敉平，当推李登为首功，而明廷酹庸之典，第及将帅，于李登无闻，武夫攘功，英雄埋没，窃不禁为之长慨矣！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却说朝鲜在中国东方，旧号高丽，明太祖时，李成桂为朝鲜国主，通好

中朝，太祖授印封王，世为藩属。惟朝鲜与日本，只隔一海峡，向与倭人往来互市，交通颇繁。到了神宗时代，日本出了一个平秀吉，外史作丰臣秀吉。统一国境，遣使至朝鲜，迫他朝贡，且嗾使攻明，令为前导。国王李昖，当然拒绝。这平秀吉履历，当初是为人奴仆，嗣随倭关白（倭国官名，犹言丞相）。信长代为画策，占领二十余州。会信长为参谋阿奇支所杀，秀吉统兵复仇，遂自号关白，劫降六十余州。因朝鲜不肯从命，竟分遣行长清正等，率舟师数百艘，从对马岛出发，直逼釜山。朝鲜久不被兵，国王李昖，又荒耽酒色，沈湎不治，一闻倭兵到来，大家不知所为，只好望风奔溃。倭兵进一步，朝鲜兵退一步，李昖料不能支，但留次子晖权摄国事，自己弃了王城，逃至平壤。未几又东走义州。倭兵陷入王京，劫王子陪臣，毁坟墓，掠府库，四出略地。所有京畿、江原、黄海、全罗、庆尚、忠清、咸镜、平安八道，几尽被倭兵占去。李昖急得没法，接连向明廷乞援。廷议以朝鲜属国，势所必救，急遣行人薛潘，驰谕李昖，扬言大兵且至，令他无畏等语。此亦列国中晋使解扬令宋无降楚之虚言。李昖信以为真，待了数日，只有游击队一二千人，由史儒等带领到来，惘惘的进抵平壤。天适霖雨，误陷伏中，仓猝交绥，史儒败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三千，渡鸭绿江，拟为后应，不防倭兵乘胜东来，锐不可当，承训忙策马回奔，还算天大侥幸，保全了一条生命。涉笔成趣。

明廷闻报，相率震惧，丑。乃诏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军务，出兵防倭。倭人仗着锐气，径入丰德等郡。明兵稍稍四集，倭行长清正等，狡黠得很，倭人狡黠，由来已久。遣使至军前，诡说不敢与中国抗衡，情愿易战为和。此时兵部尚书石星，向来胆怯，闻有求和的消息，忙募一能言善辩的说客，遣往倭营。可巧有一嘉兴人沈维敬，素行无赖，他竟不管好歹，遽尔应募。石星大喜，遂遣往平壤，与倭行长相见。行长执礼甚恭，且语维敬道："天朝幸按兵不动，我军亦不久当还，此后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决不占据。"满口诳言，这是倭人惯技。维敬即驰还奏闻，还是有几个老成练达的大臣，说是倭人多诈，不可轻信，于是促应昌等，只管进兵。偏石星惑维敬言，以为缓急可恃，命他暂署游击，参赞军谋。

宋应昌抵山海关，征调人马，一时难集，朝旨又特遣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与弟如柏、如梅等，鼓行而东，与应昌会师辽阳。沈维敬入见如松，复述倭行长言，如松怒叱道："你敢擅通倭人么？"旁顾左右，拟将他推出斩首。参谋李应试，力言不可，且密语如松道："阳遣维敬通款，阴出奇兵袭敌，这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如松不待说毕，便称好计，往语应昌。应昌亦一力赞成，乃留置维敬，一面誓师东渡。水天一色，风日俱清，倒映层岚，云帆绕翠。大众击楫渡江，差不多有乘风破浪的情势。烘染有致。监军刘黄裳慷慨宣言道："今日此行，愿大家努力，这便是封侯机会呢。"太觉踌躇满志。

先是沈维敬三入平壤，约以万历二十一年新春，由李提督赍封典到肃宁馆。是时大军到肃宁，倭行长疑为封使，遣牙将二十人来迎。如松饬游击李宁生缚住来使，不料遣来的牙将，也曾防变，个个拔刀格斗，一场

奋杀，逃去了十七名，只有三人擒住。倭行长方伫风月楼，得知此信，急忙登陴拒守。如松到了平壤，相度形势，但见东南临江，西北枕山陡立，迤北有牡丹台，势更险峻。倭人列炮以待，如松料知厉害，先遣南兵往薄，果然炮火迭发，所当皆靡。如松麾南兵暂退，权在城外立营。到了夜间，倭兵来袭营盘，亏得如松预先防备，令如柏出兵迎击，一阵杀退。如松默默的筹思一番，翌日黎明，令游击吴惟忠，带兵攻牡丹峰，余将分队围城，独缺西南一角。如柏入问如松道："西南要害，奈何不攻？"如松笑道："我自有计。"如柏退后，如松即召副总兵祖承训至帐前，密嘱数语，承训自去。又越一宿，如松亲率各将，一鼓攻城，那时牡丹台上的炮火，与平壤城头的强弩，仿佛似急雨一般，注射过来。各将校不免却步。如松手执佩剑，把先退的兵士，斩了五六名，大众方冒死前进，逼至城脚，取出预备的钩梯盘索，猱升而上。倭兵煞是厉害，各在城上死力撑拒，城内外积尸如山，尚是相持不下。忽然平壤城的西南隅，有明军蜂拥登城，吓得倭兵措手不迭，急忙分兵堵御，如松见倭兵纷乱，料知西南得手，遂督众将登小西门。如柏等亦从大西门杀入，火药并发，毒焰蔽空，这时候的吴惟忠，正猛攻牡丹峰，一弹飞来，洞穿胸臆，尚自奋呼督战，好容易占住牡丹台。如松入城时，在烟焰中指挥往来，坐骑被炮，再易良马，麾兵愈进。倭兵始不能支，弃城东逸，纷纷渡大同江，遁还龙山去了。逐层写来，见得倭人实是劲敌。

这次鏖战，还亏祖承训预受密计，潜袭西南隅，方能将倭兵杀退，夺还平壤。原来如松知倭寇素轻朝鲜，特令承训所部，尽易朝鲜民服，衷甲在内，绕出西南，潜行攻城。倭兵并不措意，等到承训登城，卸装露甲，倭兵才知中计，慌忙抵拒，已是不及。明军斩得倭寇头颅，共得一千二百八十余级。烧死的，溺死的，及跳城毙命的，尚不胜数。裨将李宁、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潜伏江东僻路，又斩倭首三百余。李如柏进复开城，也得倭首数百级。嗣是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四道，依次克复。

如松既连胜倭人，渐渐轻敌，趾高气扬。骄必败了。忽有朝鲜流兵，报称倭兵已弃王京，如松大喜，自率轻骑，趋碧蹄馆，察看虚实。那碧蹄馆在朝鲜城西，去王京只三十里，如松方驰至大石桥，隐约望见碧蹄馆，不防扑蹋一声，坐马忽倒，连人连鞍，堕于马下，可巧如松的右额，撞在石上，血流不止，险些儿昏晕过去。从行将士，忙上前扶掖，猛听得一声唿哨，四面八方，统有倭兵到来，把如松麾下一队人马，团团围住，绕至数匝，幸喜随征诸将，均是骁悍善战，左支右挡，舍命相争，自己牌战至午后，将士等尽汗透征袍，腹枵力敝，剑也缺了，刀也折了，弓袋内的箭干，也要用尽了，兀自援兵未至，危急非常。倭兵队中，有一金甲酋，抡刀拍马，前来击取如松。裨将李有升，亟挺身保护，舞起大刀，连刃数倭。谁料倭兵潜蹑背后，伸过铁铙钩，把有升从马上钩落，一阵乱剁，身如肉泥。亏得如柏、如梅，先后驰至，杀入垓心，金甲酋复来拦截，被如梅觑得亲切，只一箭射倒了他，结果性命。是偿李有升的命。未几，又到杨元援军，协力冲杀，倭兵乃溃。

其时大雨滂沱，平地悉成泽国，骑不得骋，步不能行，明军又经了这番

挫折，伤亡无数，不得已退驻开城。既而侦得倭将平秀嘉，屯兵龙山，积粟数十万。如松夜募死士，纵火焚粮，倭乃乏食。但兵经新败，未敢进逼，顿师绝域，渐觉气阻。宋应昌急欲了事，复提及沈维敬的原约，倭人因刍粮并烬，亦愿修和。应昌乃据实奏闻，明廷准奏，遂由应昌派遣游击源弘谟，往谕倭将，令献朝鲜王京，并归还王子。双方如约，纵他还国。倭将果弃了王京，退兵釜山。如松与应昌入城，检查仓粟，尚有四万余石，刍豆大略相等。安抚粗定，意欲乘倭退归，待势尾追。偏倭人晓明兵法，步步为营，无懈可击。祖承训、查大受及别将刘□等，追了一程，知难而退。兵部尚书石星，力主款议，谕朝鲜国王还都王京，留刘□屯守，饬如松班师。倭人从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等。宋应昌遂上书乞归，朝命顾养谦代为经略，更饬沈维敬出赴倭营，促上谢表。倭遣使小西飞入朝，定封贡议。神宗命九卿科道，会议封贡事宜，御史杨绍程独抗疏力争，略云：

臣考之太祖时，屡却倭贡，虑至深远。永乐间或一朝贡，渐不如约，自是稔窥内地，频入寇掠，至嘉靖晚年，而东土受祸更烈，岂非封贡为厉阶耶？今关白谬为恭谨，奉表请封之后，我能闭关拒绝乎？中国之衅，必自此始矣。且关白弑主篡国，正天讨之所必加，彼国之人，方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特劫于威而未敢动耳。我中国以礼义统驭百蛮，恐未见得。而顾令此篡逆之辈，叨天朝之名号耶？为今计，不若饬朝鲜练兵以守之，我兵撤还境上以待之，关白可计日而败也。封贡事万不宜行，务乞停议！

这疏上后，礼部郎中何乔远，科道赵完璧、王德完、逯中立、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交章止封。还有蓟、辽都御史韩取善，亦奏称倭情未定，请罢封贡。独兵部尚书石星，始终主款。经略顾养谦，亦希承石星意旨，拟封关白平秀吉为日本国王，借弭边衅。嗣因廷议未决，养谦竟荐侍郎孙□自代，托疾引归。倒是个大滑头。倭使小西飞入阙，廷臣多半漠视，惟石星优礼相待，视若王公。廷臣过亢，石星过卑，皆非外交之道。译官与他议约，要求三事：（一）勒令倭众归国；（二）授封不必与贡；（三）令宣示毋犯朝鲜。小西飞一一允从。三条约款，倭使悉允，明廷尚是上风，可惜后来变卦。乃命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与沈维敬同往日本。宗城等奉命观望，迁延不进。直至万历二十四年，方相偕抵釜山。沈维敬托词侦探，先行渡海，私奉秀吉蟒袍玉带，及地图武经，又取壮马三百，作为馈礼；自娶倭人阿里马女，居然在日本境内，宜室宜家。真是可杀。还有李宗城贪色好财，沿途索货无厌，进次对马岛。岛官仪智格外欢迎，夜饬美女二三人，更番纳入行辕。宗城翻手作云，覆手作雨，镇日里恣意欢娱，竟把所任职务，搁起不提。如此蠢奴，奈何充作专使？仪智且屡招入宴，席间令妻室出见，宗城瞧着，貌可倾城，适有三分酒意，身不自持，竟去牵她衣袖，欲把她搂抱过来。看官试想！仪智妻系行长女，比不得营业贱妓，当即拂袖径去。仪智也不觉怒意陡生，下令逐客。得保首领，尚是万幸。宗城踉跄趋出，有倭卒随后追来，意图行刺，急得宗城落荒乱跑，情急失道，辨不出东西南北；且因玺书失去，料难复命，一时没法，只好身入树间，解带自缢。偏是命不该绝，由随卒觅到，将他救

活，导奔庆州。副使杨方亨，上章讦奏，乃逮问宗城，即以方亨充正使，加沈维敬神机营衔，充作副使。

方亨渡海授封，秀吉初颇礼待，拜跪受册。嗣因朝鲜王只遣州判往贺，秀吉大怒，语维敬道："我遵天朝约款，还他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今乃令小官来贺，辱敝邦呢？辱天朝呢？我与朝鲜誓不两立，请为我还报天朝，速请天子处分朝鲜。"维敬慰谕百端，秀吉意终未释，遂留兵釜山，不肯撤还，所进表文，词多潦草，钤用图书，仍不用明朝正朔。方亨驰还，委罪维敬，并石星前后手书，奏请御览。神宗怒逮维敬，兼及石星，用邢玠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授麻贵为备倭大将军，经理朝鲜；命佥都御史杨镐，出驻天津，严申警备。

于是和议决裂，倭行长清正等复入据南原、全州，进犯全罗、清尚各道，更逼王京。杨镐率军驰救，倭兵始退屯蔚山。蔚山虽不甚高峻，但缘山为城，颇踞险要。镐会同邢玠、麻贵各军，协议进取，分兵三路，合攻蔚山。倭倾寨出战，明军佯败，诱他入伏，斩倭兵四百余级，倭人大败，奔据岛山。岛山在蔚山南，倭叠结三栅，坚壁固守。游击陈寅，身先士卒，冒险跃登，连破二栅，更攻第二栅，势将垂拔。偏杨镐鸣金收军，寅不得不退。看官知道杨镐何故鸣金？据明史上载着，镐与李如梅为故交，如梅也奉命赴军，时尚未至，镐欲留住三栅，令如梅夺寨建功，因此鸣金暂退。全是私意，如何行军。等到如梅驰至，倭兵已经完守，围攻十日，竟不能拔。忽报倭行长清正，航海来援，镐不及下令，竟策马西奔，诸军相继溃败，被倭兵从后追击，杀死无数。游击卢继忠，率兵三千人殿后，死得一个不留。及镐奔还王京，反与邢玠、麻贵等，诡词报捷。参议主事丁应泰，入问善后计策，镐反自诩战功，恼得应泰性起，尽将败状列入奏牍，飞报明廷。神宗乃罢镐听勘，遣天津巡抚万世德，继镐后任。邢玠复招募江南水兵，筹画海运，为持久计。既而都督陈璘，以粤兵至，刘□以川兵至，邓子龙以江、浙兵至，水陆军分为四路，各置大将，中路统带李如梅，东路统带麻贵，西路统带刘□，水路统带陈璘，四路并进，直扑倭营。适值辽阳寇警，李如松出塞战殁，朝旨调如梅往援，乃命董一元代任。

小子只有一支笔，不能并叙辽阳事，只好将朝鲜军务，直叙下去。刘□出西路，击毁倭舰百余艘，偏被倭行长潜师袭后，竟致腹背受敌，仓卒退师。陈璘亦弃舟遁还。两路已败。麻贵至蔚山，颇有斩获，倭人弃寨诱敌，贵不知是计，攻入寨中，见是空垒，慌忙退出，伏兵四起，旗帜蔽空，幸喜脚生得长，路走得快，才能逃出重围。一路又败。董一元进拔晋州，长驱渡江，迭毁永春、昆阳二寨，并下泗州老倭营，游击卢得功战殁阵前。一元复移攻新寨，寨栅甚固。正在挥兵猛扑，不期营内火药陡燃，烟焰冲天，倭兵乘势杀来，游击郝三聘、马呈文先溃，一元禁遏不住，也只得奔还晋州。四路尽败。时明廷方遣给事中徐观澜，查勘东征军务，闻四路丧败，据实奏报。有旨斩郝、马两人徇军，董一元等各带罪留任，立功自赎。诸将因连战皆败，统不免垂头丧气。迁延数月，忽报平秀吉病死，行长清正夜遁。那时陈璘、麻贵、刘□、董一元等，又鼓勇出追，麻贵入岛山西浦，杀了几十名残倭。陈璘督水师邀击

釜山，纵火毁敌舟数十，杀死倭将石蔓子，生擒倭党平秀政、平正成，惟前锋邓子龙战死。刘□夺回曳桥砦，与陈璘水陆夹击，斩获无数，诸倭各无斗志，统抱头乱窜，奔入舟中，扬帆东去。自倭乱朝鲜七载，中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迄无胜算。至平秀吉死，战祸始息。小子有诗叹道：

议封议剿两无成，七载劳兵困战争，

假使丰臣夭假祚，明师何日罢东征？

倭乱已平，又有一番酬功的爵赏，容倭下回再详。

世尝谓中国外交，向无善策。夫外交岂真无策者？误在相庸将驽，与所使之不得其人耳。日本平秀吉，虽若为一世雄，然入犯朝鲜，骚扰八道，非真如后世之志在拓地，不夺朝鲜不止也。李如松计复平壤，骤胜而骄，遂有碧蹄馆之挫，是将之不得其人也可知。杨镐辈挟私忌功，更不足道矣。石星身为尚书，一意主款，对于倭使小西飞，待遇如王公，未识外情，先丧国体，赵志皋、张位诸阁臣，又不闻有所建白，相臣如此，尚得谓有人乎？沈维敬以无赖子而衔皇命，李宗城以酒色徒而驾星轺，应对乏材，徒为外邦腾笑。幸倭人尚未进化，秀吉又复病终，得令勍敌尽还，藩封无恙，东祸得以暂息。否则与清季中东之役，相去无几矣。观于此而叹明代外交之无人！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却说倭寇已退，诸军告捷，明廷发帑金十万两犒师，叙功行赏，首陈璘，次刘□，又次麻贵。陈、刘各擢为都督同知，麻贵升任右都督，邢玠晋封太子太保，予荫一子。万世德毫无战功，至是亦同膺懋赏，加右副都御史，并予世荫。董一元、杨镐，俱复原职。惟沈维敬弃市，石星瘐死狱中，所俘平秀政、平正成等，解京磔死，传首九边，总算了事。其时泰宁卫酋炒花，屡寇辽东，互有杀伤。炒花为巴速亥从弟，巴速亥被李成梁击毙，其子巴土儿，与炒花思复旧怨，数来侵边，先后皆为李成梁击退。成梁去职，总兵董一元代任，巴土儿、炒花等，且纠合土默特部，大举入犯。一元伏兵镇武堡，令羸卒诱敌深入，奋起搏击，大破敌众。巴土儿身中流矢，负创而逃，未几毙命。炒花情不甘休，且嗾使青海酋火落赤、永邵卜等，相继犯边。幸甘肃参将达云，伏兵要害，潜扼敌背，杀得青海部众，十亡八九，当时称为战功第一。云升总兵官，镇守西陲，寇不敢犯。及李如松自东班师，言路交章诋劾，说他和亲辱国，悉留中不报。会辽东总兵董一元调赴朝鲜，神宗特任如松继任，如松感激主知，率轻骑出塞。适值土默特部众内犯，便迎头痛剿，斩杀过当；乘胜进逼，势将捣入巢穴。那番众四面来援，竟把如松困住。如松孤掌难鸣，饷尽援绝，活活的战死沙场。总是骄愎之咎。有旨令李如梅往代，如梅惩兄覆辙，不敢进战，卒坐拥兵畏敌的罪名，被劾罢官。后

来复起李成梁镇辽东。成梁素有威名，年已七十有六，莅任后，仍与番人息战互市，番人乐就羁縻，以此再镇八年，辽左粗安。诸子究不逮乃父。当朝鲜鏖战时，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上书自效，愿率五千人征倭。朝旨报可，应龙方率众登程。会因倭人议和，中途截留，乃怏怏而返。看官！你道这应龙果有心报主么？他的祖宗叫作杨端，曾在唐乾符年间，据有播州，称臣中国。洪武初，其裔孙复遣使奉贡，太祖授为宣慰使。传至应龙，从征蛮夷，恃功骄蹇，历届贵州巡抚叶梦熊，及巡按陈效，迭奏应龙凶恶诸罪。明廷以边境多事，不暇查问。应龙益肆无忌惮，拥兵嗜杀，所居宅第，侈饰龙凤，擅用阉寺为使令。小妻田雌凤，妖媚专宠，与正室张氏不和，帷闼中屡有谮言，应龙竟诬称张氏卖奸，把她砍死，并杀妻母，屠妻家。残忍已极。妻叔张时照，上书告变，叶梦熊请发兵往讨，朝议令川、黔会勘。应龙赴重庆对簿，坐法当斩，他愿出二万金赎罪。长官不允，乃请征倭自效。及中道罢兵，有旨特派都御史王继光，巡抚四川，严提勘结。应龙似鱼脱网，怎肯复来上钩？至官军一再往捕，免不得纠众抗拒，杀死官军多名。王继光遂决意主剿，驰至重庆，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三道进兵，越娄山关，至白石口。应龙佯称愿降，暗中恰招集苗兵，袭破军营。都司王之翰全队皆覆。各路兵将，仓卒遁还。继光遭此一挫，职位自然不固，当下奉旨夺官，改任谭继恩为四川巡抚，且调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玠檄重庆太守王士琦，前往宣谕，令应龙束身归罪。应龙囚服郊迎，委罪部下黄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一体缚献；并愿输款四万金，先出次子可栋为质，金到回赎。士琦乃还，黄元等枭首市曹。可栋羁留重庆，事不凑巧，竟生起病来，卧床数日，遂至毕命。应龙不胜痛愤，领取尸棺，索性将四万认款，尽行抵赖。一子值四万金，似乎太贵。士琦催缴赎款，应龙复语道：“我子尚得复活否？若我子复活，当如数输金。”嗣是纠合诸苗，据险自守，焚劫草塘、余庆二司，及兴隆、都匀诸卫，进围黄平、重安，戕官吏，戮军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适贵州巡抚一缺，改任江东之，东之令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部兵三千，往剿应龙。到了飞练堡，应龙子朝栋，及弟兆龙等，率众来争。战不数合，纷纷倒退。国柱等追至天邦囤，陷入绝地，被朝栋、兆龙等，两翼包抄，左右猛击，三千人不值一扫，霎时间杀得精光。国柱、廷栋等统行战殁。江东之被谴夺职，代以郭子章。又特简前四川巡按李化龙为兵部侍郎，总督川、湖、贵州三省军务。檄东征诸将刘□、麻贵、陈璘、董一元，悉赴军前。

应龙闻大兵将至，先纠众八万，入犯綦江。綦江城中，守兵不满三千，哪里敌得住叛众？应龙督众围攻，绕城数匝，遍竖云梯，南仆北登，西坠东上，参将房嘉宠自杀妻孥，与游击张良贤，舍命防堵，终因众寡不敌，巷战身亡。应龙劫库犒师，屠城示威，投尸蔽江而下，流水尽赤。既而退屯三溪，更结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等，倚为臂助。李化龙驰至重庆，侦得应龙五道并出，已攻破龙泉司，乃大集诸路兵马，登坛誓师，分八路而进。共计川师四路，总兵刘□，由綦江入，马孔英由南川入，吴广由合江入，副将曹希彬受广节制，由永宁入。黔师三路，总兵董元镇，出发乌江，参将朱鹤龄，受元镇节制，统宣慰使安疆臣，出发沙

溪，总兵李应祥，出发兴隆。楚师一路，分作两翼，由总兵陈璘统辖，陈良玭为副。陈璘由偏桥进攻，良玭由龙泉进攻，每路兵约三万，十成之三为官兵，十成之七为土司。化龙自将中军，分头策应。又檄贵州巡抚郭子章屯驻贵阳，湖广巡抚支可大，移节沅州，扼守要区，防贼四逸。部署既定，刘□师出綦江，进攻三峒，三峒皆峻岭茂箐，夙称奇险，贼首穆炤等踞险自固，被刘□手执大刀，斩关直入，依次破灭。应龙素闻刘□威名，嘱子朝栋简选苗兵，从间道出击，巧与□军相遇，□怒马跃出，首先陷阵，一柄亮晃晃的大刀，盘旋飞舞，苗兵不是被砍，就是被伤，大众抵挡不住，相顾惊走道："刘大刀到了！刘大刀到了！"朝栋尚不知厉害，执戈来战，由刘□大叱一声，已吓得脚忙手乱，说时迟，那时快，刀起戈迎，砉的一声，火光乱迸，朝栋手中的戈头，已被斫缺，慌忙掷去了戈，赤手逃命。□大杀一阵，苗众多毙，乘胜拔桑木关、乌江关、河渡关，夺天邦诸囤，杀入娄山关，驻军白石。应龙情急万分，决率诸苗死战，潜令悍将杨珠，抄出后山，袭□背后。都司王芬战死，□大呼突阵，击退应龙，另遣游击周敦吉，守备周以德，杀退杨珠，追奔至养马城。巧值马孔英自南州杀到，曹希彬自永宁攻入，会师并进，大破海云囤，直逼海龙囤。海龙囤为贼巢穴，高可矗天，飞鸟腾猿，不能逾越。三道雄师，压囤为营，急切未能下手。已而陈璘破青蛇囤；安疆臣夺落濛关，吴广从崖门关捣入，营水牛塘，连战败敌，截住贼巢樵汲诸路，于是应龙大窘，与子朝栋相抱大哭，一面上囤死守，一面遣使诈降。总督李化龙，斩使焚书，饬诸道兵速集囤下，限日破巢。当下八路大兵，一时并至，筑起长围，更番迭攻。叙得烨烨有光。会化龙闻父丧，疏乞守制，诏令墨绖从事。化龙歠粥草檄，督战益急，且授计马孔英，令从囤后并力攻入。应龙所恃，以杨珠为最，珠恃勇出战，为炮击毙，贼众益惧。适天大霖雨，数日不晴，将士往来泥淖，猛扑险囤，甚以为苦。一日，天忽开霁，刘□奋勇跃上，攻克土城，应龙散金悬赏，募死士拒战，无一应命，乃提刀巡垒，俄见火光烛天，官军四面登囤，遂退语家属道："我不能再顾汝辈了。"遂挈爱妾二人，阖室自经。大兵入囤搜剿，获应龙尸，生擒朝栋、兆龙等百余人，并应龙妾田雌凤。为渠启衅，渠何不速死？总督化龙，露布奏闻，诏磔应龙尸，戮朝栋、兆龙等于市，分播地为遵义、平越二府。遵义属蜀，平越属黔。刘大刀叙功称最，奏凯还师。播州事了。

外事稍稍平静，朝内争论国本的问题，又复进行。先是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复邀内召，既入朝，仍密请建立东宫，昭践大信。神宗手诏报答，略云："朕虽有今春册立的旨意，但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龄尚轻，倘得生子，如何处置？现拟将元子与两弟，并封为王，再待数年，后果无出，才行册立未迟。"原来王恭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周端妃复生子常浩，所以有三王并封的手谕。锡爵想出一条权宜的计策，欲令皇后抚育元子，援引汉明帝马后，唐玄宗王后，宋真宗刘后，取养宫人子故事，作为立储的预备。议虽未当，不可谓非煞费苦心。神宗不从，仍欲实行前谕，饬有司具仪，顿时盈廷大哗。礼部尚书罗万化，给事中史孟麟等，诣锡爵力争。锡爵道："并封意全出上裁，诸公奈何罪我？"工部郎中岳元声，时亦在座，起对锡爵道："阁下未尝疏

请并封，奈何误引亲王入继故例，作为储宫待嫡的主张。须知中宫有子，元子自当避位，何嫌何疑？今乃欲以将来难期的幸事，阻现在已成的诏命，岂非公争论不力么？”这一番话，说得锡爵哑口无言，不得已邀同赵志皋、张位等，联衔上疏，请追还前诏。神宗仍然不允。已而谏疏迭陈，锡爵又自劾求罢，乃奉旨追寝前命，一律停封。未几锡爵又申请豫教元子，于是令皇长子出阁讲学，辅臣侍班。侍臣六人侍讲，俱如东宫旧仪。

越年，锡爵又乞归，特命礼部尚书陈于陛，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入参阁务。于陛入阁，与赵志皋、张位等，谊属同年，甚相投契，怎奈神宗深居拒谏，上下相蒙，就是终日入直，也无从见帝一面，密陈国政。当时京师地震，淮水泛决，湖广、福建大饥，甚至乾清、坤宁两宫，猝然被火，仁圣皇太后陈氏又崩。陈皇后崩逝，就此叙过。天灾人患，相逼而来，神宗全然不省，且遣中官四处开矿，累掘不得，勒民偿费；富家巨族，诬他盗矿；良田美宅，指为下有矿脉，兵役围捕，辱及妇女。开矿本属不利，而举行不善，弊至于此。旋复增设各省税使，所在苛索。连民间米盐鸡豕，统令输税。直是死要，毫无法度。全国百姓，痛苦的了不得。于陛日夕忧思，屡请面对，终不见报。乞罢亦不许，遂以积忧成疾，奄奄至毙。张位曾密荐杨镐，镐东征丧师，位亦坐谴，夺职闲住。赵志皋亦得病而终，另用前礼部尚书沈鲤、朱赓入阁办事，以沈一贯为首辅。惟是建储大事，始终未定。郑贵妃专宠如故，王皇后又多疾病，宫中侍役，预料皇后若有不讳，贵妃必正位中宫，其子常洵，当然立为太子。中允黄辉，为皇长子讲官，从内侍察悉情形，私语给事中王德完道：“这是国家大政，恐旦夕必有内变。如果事体变更，将来传载史册，必说是朝廷无人了。公负有言责，岂可不说？”德完称善，即属黄辉具草，列名奏上。神宗览奏，震怒非常，立将德完下狱，用刑拷讯。尚书李戴，御史周盘等，连疏论救，均遭切责。辅臣沈一贯，方因病请假，闻了此事，忙为奏请。神宗意尚未怿，命廷杖德完百下，削籍归田，复传谕廷臣道：“诸臣为德完解免，便是阿党，若为皇长子一人，慎无渎扰，来年自当册立了。”无非是空言搪塞。

会刑部侍郎吕坤，撰有《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购入禁中，神宗也不遑披阅，竟搁置郑贵妃宫中。妃兄国泰，重为增刊，首列汉明德马后，最后把妹子姓氏，亦刊入在内。郑贵妃亲自撰序，内有“储位久悬，曾脱簪待罪，请立元子，今已出阁讲学，藉解众疑”等语。欺人耶，欺己耶？这书传出宫禁，给事中戴士衡，阳劾吕坤，暗斥贵妃，说是逢迎掖庭，菀枯已判。还有全椒知县樊士衡，竟大着胆纠弹宫掖，至有“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数语。神宗却尚未动怒。想是未曾看明。郑贵妃偏先已含酸，凄凄楚楚的泣诉帝前。神宗正欲加罪二人，忽由郑国泰呈入《忧危竑议》一书，书中系问答体，托名朱东吉，驳斥吕坤原著，大旨言《闺范图说》中，首载明德马后，明明是借谀郑贵妃。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郑贵妃亦将援例。贵妃重刊此书，实预为夺嫡地步。神宗略略览过，便欲查究朱东吉系是何人，经国泰等反复推究，谓东吉即指东朝，书名《忧危竑议》，实因吕坤尝有忧危一疏，借此肆讥。大约这书由来，定出二衡手著。顿时恼动神宗，将二衡谪戍极边，就此了案。

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皇长子常洛，年将二十。廷臣又请先册立，再行冠婚各礼。郑国泰请先冠婚，然后册立。神宗一概不睬。越年，阁臣沈一贯，复力陈册储冠婚，事在必行。神宗尚在迟疑，郑贵妃复执盒为证，坚求如约。经神宗取过玉盒，摩挲一回，复揭去封记，发盒启视，但见前赐誓书，已被蠹鱼蛀得七洞八穿，最可异的，是巧巧把“常洵”二字，啮得一笔不留，不禁悚然道：“天命有归，朕也不能违天了。”这语一出，郑贵妃料知变局，嗔怨齐生，神宗慰谕不从，只在地上乱滚，信口诬谤，好像一个泼辣妇。那时神宗忍耐不住，大踏步趋出西宫，竟召沈一贯入内草诏，立常洛为皇太子。一贯立刻草就，颁发礼部，即日举行。越宿，又有旨令改期册立。一贯封还谕旨，力言不可，乃于二十九年十月望日，行立储礼。小子有诗咏道：

谏草频陈为立储，深宫奈已有盟书。

堪嗟当日诸良佐，不及重缄一蠹鱼。

立储已定，冠婚相继，其余诸王，亦俱授封，欲知详细，请看下回。

本回前叙外乱，后及内政，两不相涉，全属随时顺叙文字。然应龙之叛，为宠妾田雌凤而起，神宗之阻议立储，亦无非为一郑贵妃耳，于绝不相蒙之中，见得祸败之由，多缘内嬖。应龙嬖妾而致杀身，一士官尚且如此，况有国有天下者，顾可溺情床笫，自紊长幼耶？迨至蠹鱼食字，始决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天意尚未欲乱明，因假虫啮以儆之。不然，玉盒之缄封甚固，蠹何从入乎？或谓出自史家之附会，恐未必然。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却说皇长子常洛，既立为皇太子，遂续封诸子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还有李贵妃生子常润、常瀛，亦均册封。润封惠王，瀛封桂王，即日诏告天下，皇太子申行冠礼。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婚礼甫毕，廷臣方入朝庆贺，忽有中旨传出，圣躬不豫，召诸大臣至仁德门听诏。及大臣趋列仁德门，又见宫监出来，独召沈一贯入内。一贯随入启祥宫，直抵后殿西暖阁，但见神宗冠服如常，席地踞坐。李太后立在帝后，太子诸王跪着帝前，不由的诧异起来。当下按定了心，叩头请安。神宗命他近前，怆然垂谕道：“朕陡遭疾病，恐将不起，自念承统三十年，尚无大过，惟矿税各使，朕因宫殿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概令还京。法司释久羁罪囚，建言得罪诸臣，令复原官。卿其勿忘！”言毕，即令左右扶掖就寝。一贯复叩首趋出，拟旨以进。是夕阁臣九卿，均直宿朝房。漏至三鼓，中使捧谕出来，大略如面谕一贯等语。诸大臣期即奉行。待至天明，一贯正思入内取诏，不期有中使到来，说是帝疾已瘳，着追取前谕，请速缴还。一贯闻言，尚在沉吟，接连又有中使数人，奉旨催索，不得已取出前谕，令他赍去。前曾封还谕旨，此时何不坚持？司礼太监王义，正在帝

前力争，说是王言已出，不应反汗。神宗置诸不理，义尚欲再谏，见中使已持着前谕，入内复命，顿时气愤已极，奋然趋出，驰入阁中，适与一贯相遇，以涎唾面道：“好一位相公，胆小如鼷！”一贯尚茫无头绪，瞠目不答。义又道：“矿税各使，骚扰已甚，相公独未闻么？今幸得此机会，谕令撤除，若相公稍稍坚持，弊政立去，为什么追取前谕，即令赍还呢？”不期太监中，也有此人，其名曰义，可谓不愧。一贯方才知过，唯唯谢罪。

嗣是大臣言官，再请除弊，概不见答。未几楚宗事起，又闹出一场狱案。楚王英□，系太祖第六子桢七世孙，英□殁后，遗腹宫人胡氏，孪生子华奎、华璧，一时议论纷纷，统言非胡氏所生。赖王妃力言无讹，事乃得寝。华奎袭爵，华璧亦得封宣化王。时已二十多年，偏有宗人华越，又讦奏华奎兄弟，系出异姓，罪实乱宗。奎系王妃兄王如言子，璧系妃族人王如□家人王玉子。这疏呈入，沈一贯以袭封已久，不应构讼，嘱通政司暂行搁置。嗣由华奎闻知，劾奏华越诬告，乃一并呈入，诏下礼部查复。礼部侍郎郭正域，向系楚人，颇得传闻，此时正署理尚书，遂请勘明虚实，再定罪案。一贯以亲王不当行勘，但当体访为是。正域不可，乃委抚按查讯。俱复称事无左证，诬告是实。怎奈华越妻系王如言女，硬出作证，咬定华奎为胞弟，幼时曾抱育楚宫。华越妻为夫卸罪，不得不尔。惟华越拨灰燃火，未免多事。廷议再令复勘，卒不能决。嗣由中旨传出，略言楚王华奎，袭封已二十余年，何故至今始发？且夫讦妻证，情弊显然，不足为据。华越坐诬奏罪，降为庶人，禁锢凤阳。这旨一下，郭正域失了面子，自不消说。御史钱梦皋，又讨好一贯，劾奏正域陷害亲藩，应当处罪。正域亦讦发一贯匿疏沮勘，且说一贯纳华奎重贿，因此庇护等情。毕竟一贯势大，正域势小，苍蝇撞不过石柱，竟将正域免官。

一案未了，一案又起，阁臣朱赓，在寓门外，拾得一书，取名《续忧危竑议》。书中措词，假郑福成为问答，系说：“帝立东宫，实出一时无奈，将来必有变更。现用朱赓为内阁，已见帝心。赓更同音，显寓更易的意思。”朱赓阅罢，取示同僚，大家揣测一番，统说郑福成三字，无非指郑贵妃及福王，成字是当承大统，无容细剖。大家目为妖书，朱赓即呈入御览。这等无稽谰言，宁值一辩，何必进呈御览，酿成大狱。神宗怒甚，急勅有司大索奸人。看官听说！自来匿名揭帖，只好置诸不理，将来自有败露的日子。若一经查办，愈急愈慢，主名愈不易得了。断制得妙。当日锦衣卫等，索捕多日，毫无影响。沈一贯方衔恨郭正域，且因同官沈鲤，素得士心，颇怀猜忌，当下与钱梦皋密商，嘱他伪列证据，奏称：“此次妖书，实出沈鲤、郭正域手笔。”梦皋遂遵嘱照行。御史康丕扬，亦联章迭上，不待下旨，便发兵往追正域。正域正整装出都，乘舟至杨村，追兵已到，将正域坐舟，团团围守，捕得正域家役十数人，到京拷讯。甚至正域所善医生沈令誉，及僧达观，琴士钟澄，百户刘相等，一同捕至，严刑杂治，终究不得实据。逻校且日至鲤宅搜查，胁逼不堪。幸皇太子素重正域，特遣左右往语阁臣，毋害郭侍郎。都察院温纯，代讼鲤冤，唐文献、陶望龄，先后至沈一贯宅，为鲤解免，鲤方得安。正域在舟观书，从容自若，或劝令自裁，免致受辱。想

由一贯等嘱托。正域慨然道：“大臣有罪，自当伏尸都市，怎得自经沟渎呢？”静待数日，还算未曾逮问。

最后由锦衣卫卒，拿住顺天生员皦生光。生光素行狡诈，往往胁取人财，不齿士类，曾有富商包继志，慕他才学，属令代纂诗集，刊入己名。胸中无墨，何妨藏拙。奈何冒名延誉，自取祸戾？生光有意敲诈，羼入五律一首，有“郑主乘黄屋”五字。包继志晓得什么，总道是字字珠玑，即行付梓。诗集出版，生光恰预将自己的写本，索回烧毁，一面密托好友，向继志索诈，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指出黄屋二字，谓是天子所居，郑主二字，是指郑贵妃，及皇子常洵。若向当官出首，管教你杀身亡家。继志到此，方知被生光侮弄，欲待分说，集中已明列己名，无从剖白，只好自认晦气，出钱了结。生光又教书国泰，并将刻诗呈入，为恫吓计。国泰本来胆小，情愿输财了事。无缘无故，被生光赚了两次金银。哪知失马非祸，得马非福，妖书一出，国泰疑出生光手，因将他一并拘至，到庭审讯。问官故意诘问道：“你莫非由郭正域主使么？”生光瞋目道：“我何尝作此书。但你等硬要诬我，我就一死便了。奈何教我迎合相公意旨，陷害郭侍郎？”生光虽是无赖，恰还知有直道。问官不便再讯，命将生光系狱，延宕不决。中官陈矩，方提督东厂事务，屡次提讯，不得要领，因与同僚计议，恐不得罪人，必遭主怒。或更辗转扳累，酿成党祸，不如就生光身上，了结此案。于是迭讯生光，屡用酷刑，打得生光体无完肤，昏晕数次。生光乃凄然叹道：“朝廷得我一供，便好结案，否则牵藤摘蔓，纠缠不休，生光何惜一身，不替诸君求活。罢罢！我承认便了。应斩应磔，尽听处断。”倒还直爽。陈矩乃将生光移交刑部，按罪议斩。神宗以生光谋危社稷，加罪凌迟，遂将生光磔死，妻子戍边。沈鲤、郭正域与案内牵连等人，尽得免坐。其实妖书由来，实出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手笔。士桢逍遥法外，至后来病笃，喃喃自语，和盘说出，肉亦碎落如磔，大约为皦生光冤魂所附，特来索命，也未可知。

话分两头，且说皇长子常洛，得立储嗣，生母王氏，仍未加封。王妃寂居幽宫，终岁未见帝面，免不得自叹寂寥，流泪度日，渐渐的双目失明，不能视物。至万历三十四年，皇太子选侍王氏，生子由校，为神宗长孙。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选侍才人等名号，王选侍得生此子，神宗自然心惬，即上慈圣太后徽号，并晋封王恭妃为贵妃。惟名义上虽是加封，情分上仍然失宠，就是母子相关，也不能时常进谒。看官！你想妇女善怀，如何耐得过去？光阴易过，愁里销磨，自然恹恹成疾，渐致不起。子为太子，母犹如此，可为薄命人一叹。皇太子闻母病剧，请旨往省，不料宫门尚键，深锁不开，当下觅钥启锁，抉门而入，但见母妃惨卧榻上，面目憔悴，言语支离，睹此情形，寸心如割，免不得大恸起来。我阅此，亦几堕泪。可煞作怪，王贵妃闻声醒悟，便用手撩住太子衣服，呜咽道：“你便是我儿么？”太子凄声称是。贵妃复以手摩顶，半晌方道：“我儿我儿，做娘的一生困苦，只剩你一些骨血。”言至此又复咽住。那时皇太子扑倒母怀，热泪滔滔，流个不止。贵妃复哽咽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亦无恨了。”说至恨字，已是气喘吁吁，霎时间瞽目重翻，痰噎喉中，张着口再欲有言，已是不能成声，转瞬间即气绝而逝。

刻意描摹，实恨神宗薄幸。太子哭踊再三，泪尽继血。还是神宗召他入内，好言劝慰，方才节哀。

是时沈一贯、沈鲤，因彼此未协，同时致仕，续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三人，为东阁大学士，与朱赓同办阁务。慎行受职才十日，即报病殁，赓亦继卒，廷机被劾罢官，只叶向高独秉国钧，上言："太子母妃薨逝，礼应从厚。"折上不报。重复上疏，乃得允议，予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葬天寿山。郑贵妃以王妃已死，尚思夺嫡，福王常洵，应封洛阳，群臣屡请就藩，统由贵妃暗中阻住。神宗又为所迷，温柔乡里，亲爱如故。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金钱，多至三十万。又在洛阳相地，建筑王邸，百堵皆兴，无异宫阙，用款至二十八万金，十倍常制。且在崇文门外，开设官店数十家，售卖各般物品，与民争利，所得赢余，专供福邸岁用。一切起居，似较皇太子常洛，更胜数筹。及洛阳府第，业已竣工，叶向高等奏请福王就邸，得旨俟明春举行，时已在万历四十年冬季。转眼间已是新春，礼部授诏申请，留中不报。到了初夏，兵部尚书王象乾，又诚诚恳恳的奏了一本，神宗无可驳斥，只说是亲王就国，祖制在春，今已逾期，且待来年遣发云云。溺爱不明。未几，又由内廷传出消息，福王就藩，须给庄田四万顷，盈廷大骇。向例亲王就国，除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或请及废壤河滩，最多不过数千顷。惟景王载圳，即世宗子，见六十九回。就封德安，楚地本多闲田，悉数赐给。又由载圳自行侵占，得田不下四万顷，不期福王亦欲援例，奏请照行。当由叶向高抗疏谏阻道：

福王之国，奉旨于明春举行，顷复以庄田四万顷，责抚按筹备，如必俟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累朝之功令有之乎？王所引祖制，抑何指也。如援景府，则自景府以前，庄田并未出数千顷外，独景府逾制，皇祖一时失听，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始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此不可不戒也。臣不胜忠爱之念，用敢披胆直陈！

这疏上后，批答下来，略云"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尚有何疑？"向高又以"东宫辍学，已历八年，且久已不奉天颜，独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但愿皇上坚守明春信约，无以庄田借口，疑将自释"等语。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种种宕约，无非是郑贵妃一人暗地设法，牵制神宗。可巧被李太后闻知，宣召郑贵妃至慈宁宫，问福王何不就国？郑贵妃叩头答道："圣母来年寿诞，应令常洵与祝，是以迟迟不行。"狡哉贵妃，巧言如簧。太后面色转怒道："你也可谓善辩了。我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可来祝寿么？"以矛刺盾，李太后可谓严明。郑贵妃碰了这个大钉子，只好唯唯而退。

既而锦衣卫百户王曰乾，讦奏奸人孔学、王三诏，结连郑贵妃、内侍姜严山等，诅咒皇太子，并用木刻太后皇上肖像，用钉戳目，意图谋逆。并约赵思圣东宫侍卫，带刀行刺等情。这奏非同小可，瞧入神宗目中，不由的震怒异常，即欲将原疏发交刑部，彻底究治。向高得悉，忙上密

揭道：

王曰乾、孔学，皆京师无赖，诗张至此，大类往年妖书，但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俱在法司，其情立见。皇上第静以处之，勿为所动，动则滋扰。臣意请将乾疏留中，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奸谋无由逞，而事可立寝矣。

神宗览到此揭，意乃稍解，久之概置不问。太子遣使取阁揭，向高道："皇上既不愿穷究，殿下亦无须更问了。"向高力持大体。去使还报皇太子，太子点首无言。寻御史以他事参王曰乾，系置狱中，事遂消释。神宗乃诏礼部，准于万历四十二年，饬福王就藩。翌年二月，李太后崩逝，宫廷内外，相率衔哀。郑贵妃尚欲留住福王，怂恿神宗，下谕改期，经向高封还手勅，再三力谏，不得已准期遣行。启程前一夕，郑贵妃母子相对，足足哭了一夜。翌晨福王辞行，神宗亦恋恋不舍，握手叮嘱。及福王已出宫门，尚召还数四，与约三岁一朝，赐给庄田二万顷。中州素乏腴田，别取山东、湖广田亩，凑足此数。又畀淮盐千三百引，令得设店专卖。福王意尚未足，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家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多财自殖，必至召殃，后来为流贼所戕，已兆于此。神宗自然照允，且每常怀念不置。

那皇太子常洛，居住慈庆宫，非奉召不得进见，因此父子二人，仍然隔绝。越年五月，忽有一莽汉状似疯魔，短衣窄裤，手持枣木棍一根，闯入慈庆宫门，逢人便击，打倒了好几个宫监，大踏步趋至殿檐下。宫中呼喝声，号救声，扰成一片，亏得内官韩本用，带领众役，把他拿住。正是：

妖孽都从人事起，狂徒忽向副宫来。

未知此人为谁，且俟下回表明。

妖书之发现，巫蛊之讦发，以及梃击之突乘，何一非由郑妃母子所致。郑贵妃不得专宠，福王常洵当然无夺嫡思想，风恬浪静，诸案何由发生？然后知并后匹嫡，实为乱本，古语信不诬也。沈一贯力请立储，始颇秉正，乃以楚宗一案，衔恨郭正域，遂欲借妖书以报私仇，甚且牵累沈鲤。天下无论何人，一涉私念，便昧公理，沈一贯其前鉴也。皦生光磔死而郭、沈脱罪，实为大幸。厥后王曰乾之讦奏，事涉虚无。其时幸一贯去位，叶向高进为首辅，奏请静处，大祸乃消。否则比妖书一案，当更烦扰矣。要之专制时代，责在君相，君相明良，国家自治。有相无君，尚可支持，君既昏庸，相亦贪私，鲜有不乱且亡者也。稽古者可知所鉴矣！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却说内官韩本用等，既拿住莽汉，即缚付东华门守卫，由指挥朱雄收禁。越宿，皇太子据实奏闻，当命巡城御史刘廷元，秉公讯鞫。廷元提出要犯，当场审问。那罪犯自供系蓟州人，姓张名差。两语以外，语言颠倒，无从究诘。廷元看他语似疯癫，貌实狡猾，再三诱供，他总是信口乱言，什么吃斋，什么讨封，至问答了数小时，仍无实供，惹得廷元讨厌起来，立即退堂，奏请简员另审。乃再命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复审，张差似觉清楚，供称："被李自强、李万仓等，烧我柴草，气愤已极，意欲叩阍声冤，特于四月中来京，从东走入，不识门径，改往西走，遇着男子二人，畀我枣木棍一条，谓执此可作冤状，一时疯迷，闯入宫门，打伤守门官，走入前殿，被擒是实。"仍是模糊惝怳之谈。士相等以未得要领，难下断词，仍照廷元前奏，复旨了事。当时叶向高因言多未用，引疾告归，改用方从哲、吴道南为阁臣，资望尚轻，不敢生议。但与刑部商议，拟依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石伤人律，加等立斩。草奏未上，会提牢主事王之寀，散饭狱中，私诘张差。差初不肯承，嗣复云不敢说明。之寀麾去左右，但留二吏细问。差乃自称："小名张五儿。父名张义，已经病故。近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一不知姓名的老公公，依他行事，并约事成当给我田地。"我跟他到京，入一大宅，复来一老公公，请我吃饭，并嘱咐我道：'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杀人不妨，我等自能救你。'饭罢后，遂导领我由厚载门，入慈庆宫，为守门所阻，被我击伤。后因老公公甚多，遂被缚住了。"之寀知"老公公"三字，系是太监的通称，复问马三舅、李外父名字，及所入大宅的住处。差又答非所问。且云："小爷福大，就是柏木棍、琉璃棍等，也无从下手，何况这枣木棍呢？"之寀问了数次，总无实供，乃出狱录词，因侍郎张达以闻。并云："差不癫不狂，有心有胆。惧以刑罚不招，示以神明仍不招，啜以饮食，欲语又默。但语中已涉疑似，乞皇上御殿亲审，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自有水落石出的一日。"户部郎中陆大受，及御史过庭训，复连疏请亟讯断，均留中不报。无非顾及郑贵妃。

庭训乃移文蓟州，搜集证据，得知州戚延龄复报，具言："郑贵妃遣宫监至蓟，建造佛寺，宫监置陶造甓，土人多鬻薪得利。差亦卖田贸薪，为牟利计，不意为土人所忌，纵火焚薪。差向宫监诉冤，反为宫监所责，自念产破薪焚，不胜愤懑，激成疯狂，因欲上告御状，这是张差到京缘由。"廷臣览到此文，均说差实疯癫，便可定案。若果照此定案，便省无数枝节。员外郎陆梦龙，入告侍郎张达，谓事关重大，不应模糊了案，乃再令十三司会鞫。差供词如故。梦龙独设词劝诱，给与纸笔，命绘入宫路径，并所遇诸人姓名，一得要领，许他免罪，且准偿还焚薪。张差信为真言，喜出望外，遂写明："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住蓟州井儿峪。前云不知姓名的老公公，实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街道的住宅，实是朝外大宅的刘成。三舅、外父，常到庞保处送灰，庞、刘两人，在玉皇殿前商量，与我三舅、外父，逼我打上宫中。若能打得小爷，吃也有了，穿也有了，还有姊夫孔道，也这般说。"写毕数语，复随笔纵横，略画出入路径，当即呈上。梦龙瞧毕，递示诸司道："案情已露，一俟案犯到齐，便可分晓，我说他是未尝疯癫呢。"便佯慰张差数语，令还系狱中，即日行文到蓟州，提解马三道等。一面疏请法司，提

庞保、刘成对质。庞、刘均郑贵妃内侍，这次由张差供出，饶你郑贵妃能言舌辩，也洗不净这连带关系。就是妃兄郑国泰，也被捏做一团糟，担着了无数斤两。我为贵妃兄妹捏一把汗。国泰大惧，忙出揭白诬。给事中何士晋，直攻国泰，且侵贵妃，疏词有云：

罪犯张差，挺击青宫，皇上令法司审问，原止欲追究主使姓名，大宅下落，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若欲释疑计，惟明告贵妃，力求皇上速令保、成下吏考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大逆罪人，臣等执法讨贼，不但贵妃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设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令国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由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则人心帖服，永无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举，一惟荧惑圣聪，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之远遁，或阴毙张差，以冀灭口，则国泰之罪不容诛，宁止生疑已耶？臣愿皇上保全国泰，尤愿国泰自为保全，用敢直陈无隐，幸乞鉴察！

先是巫蛊一案，词已连及郑贵妃内侍，至是神宗览到此疏，不禁心动，便抢步至贵妃宫中。当由贵妃迎驾，见帝怒容满面，已是忐忑不定，嗣经神宗袖出一疏，掷示贵妃，贵妃不瞧犹可，瞧着数行，急得玉容惨澹，珠泪双垂，忙向驾前跪下，对泣对诉。只有此法。神宗唏嘘道：“廷议汹汹，朕也不便替你解免，你自去求太子便了。”言毕自去。贵妃忙到慈庆宫，去见太子，向他哭诉，表明心迹，甚至屈膝拜倒。太子亦慌忙答礼，自任调护。贵妃方起身还宫。太子即启奏神宗，请速令法司具狱，勿再株连。于是神宗亲率太子、皇孙等，至慈宁宫，召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诸臣入内，大众黑压压的跪满一地。神宗乃宣谕道：“朕自圣母升遐，哀痛无已，今春以来，足膝无力，每遇节次朔望忌辰，犹必亲到慈宁宫，至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近忽有疯子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遂有许多蜚议。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朕躬么？”说至此，又复执太子道：“此儿极孝，朕极爱惜。”言未已，忽闻有人发声道：“皇上极慈爱，皇太子极仁孝，无非一意将顺罢了。”神宗听不甚悉，问系何人发言，左右复奏道：“是御史刘光复。”神宗变色道：“什么将顺不将顺？”光复犹大言不止，此人亦似近狂。恼得神宗性起，喝称“锦衣卫何在！”三呼不应，遂令左右将光复缚住，梃杖交下。神宗又喝道：“不得乱殴，但押令朝房候旨！”左右押光复去讫。方从哲等叩头道：“小臣无知乱言，望霁天威！”神宗怒容稍敛，徐徐谕道：“太子年已鼎盛，假使朕有他意，何不早行变置，今日尚有何疑？且福王已就藩，去此约数千里，若非宣召，他岂能飞至么？况太子已有三男，今俱到此，尔等尽可视明！”随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审视道：“朕诸孙均已长成，尚有何说？”三皇孙从此处叙出。复顾问太子道：“尔有何语，今日可对诸臣尽言。”太子道：“似此疯癫的张差，正法便了，何必株连。外廷不察，疑我父子，尔等宁忍无君？本宫何敢无父？况我父子何等亲爱，尔等何心，必欲令我为不孝子么？”神宗待太子言毕，复谕群臣道：“太子所说，尔等均已听见否？”群臣齐称领诲，随命大众退班，乃相率叩谢而出。隔了数日，罪案已定，张差磔死，马三才等远流，李自强、李万仓，笞责了案。嗣将庞保、刘成，杖毙内廷。

王之寀为科臣徐绍吉等所劾，削职为民。何士晋外调，陆大受夺官，张达夺俸，刘光复拘系狱中，久乃得释。仍是袒护郑贵妃。惟梦龙独免。总计神宗久居深宫，不见百官，已是二十五年，此番总算朝见群臣，借释众疑，这也不必细说。

越年，为万历四十四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崛兴满洲，建元天命，后来大明国祚，便被那努尔哈赤的子孙，唾手夺去，这真是明朝史上，一大关键呢。为此特笔提明，隐寓涑水紫阳书法。相传努尔哈赤的远祖，便是金邦遗裔。金邦被蒙古灭亡，尚有遗族逃奔东北，伏处长白山下。清室史官，颂扬神圣，说有天女下降，共浴池中，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幼名佛库伦。会有神鵲衔一朱果，堕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取来就吃，竟致成孕，十月满足，生下一男，取名布库哩雍顺，姓爱新觉罗氏。爱新与金字同音，觉罗犹言姓氏，详见《清史通俗演义》。养了数年，渐渐长成。他用柳条编成一筏，乘筏渡河，流至一村，村中只有三姓，方在构衅，见有一人漂至，惊为异人，迎他至村，愿奉为主子，相率罢兵。巧有村中老丈，爱他俊伟，配以爱女伯哩，他便安心居住，部勒村民，成一堡寨，号为鄂多哩城。自是子孙相继，传至孟特穆，渐渐西略，移住赫图阿拉地。赫图阿拉即后来奉天省的兴京。孟特穆四世孙，名叫福满，福满有六子，第四子觉昌安，缵承基绪，余五子各筑城堡，环卫赫图阿拉城，统名宁古塔贝勒。觉昌安又生数子，第四子塔克世，即努尔哈赤父亲，努尔哈赤天表非常，勇略盖世。时明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与图伦城尼堪外兰，合兵攻古埒城。古埒城主阿太章京的妻室，便是觉昌安的女孙，努尔哈赤的从姊。觉昌安恐女孙被陷，偕塔克世率兵往援，协守城池。成梁不能克，尼堪外兰诡往招抚，城中人为所煽惑，开门迎降。阿太章京及觉昌安父子，竟死于乱军中。叙述源流，简而能赅。努尔哈赤年方二十有五，闻祖父被害，大哭一场，誓报大仇，乃检得遗甲十五副，往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屡战屡败，屡败屡走，及逃入明边，努尔哈赤遂致书明朝边吏，请归还祖父丧，及拿交尼堪外兰。明边吏转达明廷，明神宗方承大统，不欲鏖兵，便许归觉昌安父子棺木，并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加龙虎将军职衔。努尔哈赤北面受封，只因尼堪外兰未曾交到，仍遣差官往索。明边吏也得休便休，索性拿住尼堪外兰，交给与他。他斩了仇人，才与明朝通好，岁输方物，可见努尔哈赤原是明朝臣子。一面招兵买马，拓地图强。

其时辽东海滨，共分四部，一名满洲部，努尔哈赤实兴于此。一名长白山部，一名东海部，一名扈伦部。扈伦部又分为四，首叶赫，次哈达，次辉发，次乌拉。叶赫最强，明廷亦随时羁縻，倚为屏蔽，称作海西卫。叶赫主闻努尔哈赤崛兴满洲，料他具有大志，意欲趁早翦除，遂纠合哈达、辉发、乌拉三部，并及长白山下的珠舍哩、纳殷二部，又去联络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共得三万余人，来攻满洲。哪知努尔哈赤厉害得很，一场战争，被他杀得七零八落，大败亏输。各部陆续降顺努尔哈赤，只叶赫靠着明朝，始终不服。明廷屡发兵帮助，且遣使责备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心甚不平，就背了明朝，自做满洲皇帝，筑殿立庙，创设八旗制度，屏去万历正朔，独称天命元年。作者虽著有《清史演义》详述无遗，然此处亦不能尽行略过，故挈纲如上。过了二

载，努尔哈赤竟决计攻明，书七大恨告天，详见《清史演义》。集兵二万，直趋抚顺。降守将李永芳，击死援将张承荫、颇廷相、蒲世芳等人，辽东大震。

大学士方从哲，保荐了一个人材，称他熟悉边情，可任辽事。看官道是何人？便是前征朝鲜，讳败为胜的杨镐。杨镐姓名上，加了八字头衔，已见保举非人。神宗遂起镐为兵部尚书，赐他尚方宝剑，往任辽东经略。镐到了辽东，满洲兵已克清河堡，守将邹储贤、张旆战死，副将陈大道、高铉逃回。镐请出尚方剑，将两逃将斩首示众，新硎立试，威风可知。随即四处传檄，令远近将士，赶紧援辽，自己恰按兵不动。次年新春，蚩尤旗出现天空，光芒闪闪，长可竟天。都下人士，料有兵祸。偏大学士方从哲，与兵部尚书黄嘉言等，迭发红旗，催镐进兵。镐不得已统兵出塞，幸四处已到了许多兵马，叶赫、朝鲜也各来了二万人。当下派作四路，分头前进。中路分左右两翼，左翼兵委山海关总兵杜松统带，从浑河出抚顺关，右翼兵委辽东总兵李如柏统带，从清河出鸦鹘关，开原总兵马林，与叶赫兵合，从开原出三岔口，称左翼北路军，辽阳总兵刘□，与朝鲜兵合，从辽阳出宽甸口，称右翼南路军。四路兵共二十多万，镐却虚张声势，号称四十七万，明是外强中干。约于季春初吉，至满洲境内东边二道关会齐，进攻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亦倾国而来，凑足十万雄师，抵敌明军。杨镐徐徐东进，每日间四遣侦骑，探听各路消息，忽有流星马报到，杜总兵至吉林崖，被满洲伏兵夹击，中箭身亡，全军尽覆了。镐大惊道："有这等事么？"未几，又有败报到来，马总兵至三岔口，被满洲兵乘高奋击，大败而回。佥事潘宗颜阵殁了。镐越加惶惧，连坐立都是不安，暗想两路败亡，余两路亦靠他不住，不如令他回军为是。迟了。遂即发檄止刘、李两军。哪知李如柏最是没用，甫抵虎栏关，闻山上有吹角声，疑是满洲兵杀来，不待檄到，已先逃归。独有大刀刘□，深入三百里，连破三寨，直趋栋鄂路，被满洲世子代善，改作汉装，混充杜松军士，捣乱□军。□不知杜军已覆，遂中他诡计，一时措手不及，竟死敌手。前二路用虚写，后二路用明写，笔法矫变，惟证以《清史演义》，觉得此处尚是略叙。叶赫兵伤亡大半，朝鲜兵多降满洲，马林奔还开原，又由满洲兵杀到，出城战殁，弄得杨镐走投无路，只好没命的跑回山海关。小子有诗叹道：

不才何事令专征，二十万军一旦倾。

从此辽东无静日，庸臣误国罪非轻。

杨镐到此，势不能诡报胜仗，只好实陈败状。毕竟明廷如何下旨，且至下回再详。

张差一案，是否由郑贵妃暗遣，明史上未曾证实，例难臆断。惟郑贵妃之觊图夺嫡，确有此情。内监庞、刘等，遂隐承意旨，欲假张差之一击，以快私意，以徼大功，然则谓非衅自贵妃，不可得也。神宗始终惑于女蛊，故疑案叠出，不愿深究，阳博宽大之名，阴济帷房之宠，彼王之寀、何士晋、陆大受辈，得毋太好事乎？然内变尚可曲全，外患不堪

大误，杨镐以伪报获谴，乃犹听方从哲之奏请，无端起用，欲以敌锐气方张之满洲太祖，几何而不覆没耶？明清兴亡，关此一举，作者虽已有《清史演义》，格外详叙，而此处亦不肯略过，书法谨严，于此可见矣。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却说杨镐覆军塞外，败报上闻，盈廷震惧。言官交章劾镐，当下颁诏逮问，另任兵部侍郎熊廷弼，经略辽东，也赐他尚方宝剑，令便宜行事。廷弼奉命即行，甫出山海关，闻铁岭又失，沈阳吃紧，兵民纷纷逃窜，亟兼程东进。途次遇着难民，好言抚慰，令他随回辽阳。有逃将刘遇节等三人，缚住正法，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李如桢，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严行守御。又请集兵十八万，分屯要塞，无懈可击。满洲太祖努尔哈赤，探得边备甚严，料难攻入，遂改图叶赫。叶赫兵尽援绝，眼见得被他灭亡了。详见《清史演义》，故此处只用虚笔。

神宗仍日居深宫，就是边警日至，亦未见临朝。大学士方从哲，及吏部尚书赵焕等，先后请神宗御殿，召见群臣，面商战守方略。怎奈九重深远，竟若无闻，任他苦口哓音，只是闭户不出。半个已死，哪得长生。未几，王皇后崩逝，尊谥孝端，又未几，神宗得疾，半月不食，外廷虽稍有消息，未得确音。给事中杨涟，及御史左光斗等，杨、左两人特别提出。走谒方从哲，问及皇上安否？从哲道："皇上讳疾，即诘问内侍，亦不敢实言。"杨涟道："从前宋朝文潞公，问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谓天子起居，应令宰臣与闻，汝等从中隐秘，得毋有他志么？内侍方说出实情。今公为首辅，理应一日三问，且当入宿阁中，防有他变。"从哲踌躇半晌，方道："恐没有这条故例，奈何？"涟又道："潞公事明见史传，况今日何日，还要讲究故例么？"从哲方才应诺。实是一个饭桶。越二日，从哲方带领群臣，入宫问疾，只见皇太子蹀躞宫前，不敢入内。杨涟、左光斗，时亦随着，瞧这情形，急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道："闻皇上疾亟，不召太子，恐非上意。太子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奈何到了今日，尚蹀躞宫外？"王安转语太子，太子再四点首，照词入请，才得入内。惟群臣待至日暮，终究不得进谒。

又过了好几日，神宗自知不起，乃力疾御弘德殿，召见英国公张维贤，大学士方从哲，尚书周嘉谟、李汝华、黄嘉善、张问达、黄克缵，侍郎孙如游等，入受顾命。吴道商时已罢去，故未及与列。大旨勗诸臣尽职，勉辅嗣君，寥寥数语，便即命诸臣退朝。又越二日而崩，遗诏发帑金百万，充作边赏，罢一切矿税，及监税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诸臣。太子常洛承统嗣位，是谓光宗，以明年为泰昌元年，上先帝庙号为神宗。总计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寿五十八岁，比世宗享国，尚多三年。明朝十六主中，算是神宗国祚最长，但牵制宫帷，宴处宫禁，贤奸杂用，内外变起，史家谓为亡国祸胎，也并非深文刻论呢。独下断语，隐见关系。

话休叙烦，且说光宗登位以后，因阁臣中只一方从哲，不得不简员补入。从哲籍隶乌程，同里好友沈□，曾为南京礼部侍郎，给事中亓诗教等，趋奉从哲，特上疏推荐，并及吏部侍郎史继阶。光宗遂擢沈、史两人为礼部尚书，入兼阁务。□初官翰林，尝授内侍书。刘朝、魏进忠皆□弟子，□既入阁，密结二人为内援。后来进忠得势，闹出绝大祸祟，好一座明室江山，便被那八千女鬼，收拾净尽，当时都中有“八千女鬼乱朝纲”之谣，八千女鬼即魏字。这且到后再述，先叙那光宗时事。从前郑贵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宫，及光宗嗣位，尚未移居，且恐光宗追念前嫌，或将报复，因此朝夕筹画，想了一条无上的计策，买动嗣主欢心。看官道是何计？她从侍女内挑选美人八名，个个是明目善睐，纤巧动人，又特地制就轻罗彩绣的衣服，令她们穿着，熏香傅粉，送与光宗受用。另外配上明珠宝玉，光怪陆离，真个是价逾连城，珍同和璧。光宗虽逾壮年，好色好货的心思，尚是未减，见了这八名美姬，及许多珍珠宝贝，喜得心痒难搔，老老实实的拜受盛赐。当下将珠玉藏好，令八姬轮流侍寝，快活异常，还记得什么旧隙。八姬以外，另有两个李选侍，素来亲爱，也仍要随时周旋。一选侍居东，号为东李，一选侍居西，号为西李。西李色艺无双，比东李还要专宠。郑贵妃联络西李，日与她往来谈心，不到数月，居然胶漆相投，融成一片，所有积愫，无不尽吐。女子善妒，亦善相感，观此可见一斑。但郑贵妃是有意联结，又与寻常不同。贵妃想做皇太后，选侍想做皇后，统是一厢情愿。两人商议妥当，便由选侍出头，向光宗乞求两事。光宗因故妃郭氏，应八十九回。病殁有年，也有心册立选侍，只对着郑贵妃一面，颇觉为难，怎奈选侍再三乞请，也只好含糊答应。不念生母王恭妃牵衣诀别时耶？一日挨一日，仍未得册立的谕旨，郑贵妃未免着急，又去托选侍催请。可巧光宗生起病来，旦夕宣淫，安得不病？一时不便进言，只好待病痊以后，再行开口。偏偏光宗的病，有增无减，急得两人非常焦躁，不得已借问疾为名，偕入寝宫，略谈了几句套话，便问及册立日期。此时光宗头昏目晕，无力应酬，禁不起两人絮聒，索性满口应承，约定即日宣诏，命礼部具仪。可恨贵妃老奸巨猾，偏要光宗亲自临朝，面谕群臣，一步不肯放松，煞是凶狡。光宗无可奈何，勉强起床，叫内侍扶掖出殿，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命尊郑贵妃为皇太后，且说是先帝遗命，应速令礼部具仪，不得少缓。先帝遗命，胡至此时才说。言已，即呼内侍扶掖还宫。从哲本是个糊涂虫，三字最配从哲。不管什么可否，便将旨意传饬礼部。侍郎孙如游奋然道：“先帝在日，并未册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遂上疏力谏道：

自古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故累朝非无抱衾之爱，终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载也。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遗诏于逝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致详耶？且王贵妃诞育陛下，岂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尔有待，而欲令不属毛离里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无怨恫也。郑贵妃贤而习礼，处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乐，书之史册，传之后裸，将为盛代典礼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为孝也。中庸称达孝为善继善述，义可行，则以遵命为孝，义不可行，则以遵礼为孝，臣不敢奉命！

此疏一上，光宗约略览过，便遣内监赍示郑贵妃。郑贵妃怎肯罢休，还想请光宗重行宣诏，无如光宗病势日重，势难急办，乃令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文升本不是个国医手，无非粗读过几本方书，便自命为知医，诊过帝脉，说是邪热内蕴，应下通利药品，遂将大黄、石膏等类，开入方剂，撮与帝饮，服了下去，顿时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下痢至四十三次。送终妙手。接连数日，害得光宗气息奄奄，支离病榻。原来光宗肆意宣淫，日服春药，渐渐的阳涸阴亏，哪禁得杀伐峻剂，再行下去！一泄如注，委顿不堪，都下人士，啧有烦言。都说郑贵妃授意文升，致帝重疾。外家王、郭二戚，且遍谒朝臣，泣愬宫禁危急，郑、李交祟等情。于是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往见郑贵妃兄子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贵妃移宫，并请收还贵妃封后成命。养性不得不从，便入宫禀闻。郑贵妃恐惹大祸，勉强移居慈宁宫，就是册尊贵妃的前旨，亦下诏撤销。寻命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韩□及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遣使召用叶向高。韩、刘在京，先行入直，给事中杨涟，见阁臣旋进旋退，毫无建白，独抗疏劾崔文升道：

贼臣崔文升，不知医理，岂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于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升借口以盖其误药之奸，冀掩外廷攻击也。如文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名，文升之肉，其足食乎？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皇上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应请饬下法司严行审问，量罪惩处，以儆贼臣，则宫廷幸甚！宗社幸甚！

这疏上后，过了一天，光宗传锦衣官宣召杨涟，并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燝、韩□及英国公张维贤，并六部尚书等入宫，众臣都为杨涟担忧，总道他抗疏得罪，将加面斥。独杨涟毫不畏惧，坦然入谒，随班叩见。光宗注目视涟，也没有什么吩咐。迟了半晌，乃宣谕群臣道：“国家事机丛杂，暂劳卿等尽心，朕当加意调理，俟有起色，便可视朝。”群臣禀慰数语，奉旨退出。越日又复召见，各大臣鱼贯进去，但见光宗亲御暖阁，凭几斜坐，皇长子由校侍立座侧，当下循例叩安，由光宗面谕道：“朕迭见卿等，心中甚慰。”说毕微喘。从哲叩首道：“圣躬不豫，还须慎服医药。”光宗道：“朕不服药，已十多日，大约是怕泻之故。现有一事命卿：选侍李氏，侍朕有年，皇长子生母薨逝，也赖选侍抚养，王选侍之殁，就此带出。勤劳得很，拟加封为皇贵妃。”言甫毕，忽屏后有环珮声，铿锵入耳，各大臣向内窃窥，只见屏帏半启，微露红颜，娇声呼皇长子入内，隐约数语，复推他使出。光宗似已觉着，侧首回顾，巧与皇长子打个照面。皇长子即启奏道：“选侍娘娘乞封皇后，恳父皇传旨。”光宗默然不答。皇长子侍立帝侧，李选侍得随意驱使，是真视光宗如傀儡者。各大臣相率惊诧，当由从哲奏请道：“殿下年渐长成，应请立为太子，移居别宫。”光宗道：“他起居服食，尚靠别人调护，别处如何去得？卿等且退，缓一二天，再当召见。”大众叩首趋出。

鸿胪寺丞李可灼，谓有仙方可治帝疾，居然上疏奏陈。光宗乃再宣召众大臣，入问道："鸿胪寺官说有仙方，目今何在？"从哲叩首道："李可灼的奏请，恐难尽信。"光宗痰喘吁吁道："且、且去叫他进来！"左右即奉命出召，少顷，可灼已到，谒见礼毕，便命他上前诊脉。可灼口才颇佳，具言致病原由，及疗治和药诸法。谚言"识真病，卖假药"，便是这等医生。光宗心喜，便令出去和药。一面复语群臣，提及册立李选侍，并云李选侍数生不育，只有一女，情实可怜。死在目前，还念念不忘选侍，光宗可谓多情。从哲等齐声奏称，当早日具仪，上慰圣怀。光宗复命皇长子出见，顾谕群臣道："卿等他日辅导朕儿，须使为尧、舜，朕亦瞑目。"从哲等方欲有言，但听光宗又谕道："寿宫尚无头绪，奈何？"从哲道："先帝陵寝，已经齐备，乞免圣虑！"光宗用手自指道："便是朕的寿宫。"从哲等复齐声道："圣寿无疆，何遽言此！"光宗欷歔道："朕已自知病重了。但望可灼的仙药，果有效验，或可延年。"语至此，已气喘的了不得，用手一挥，饬诸臣退去。

诸臣甫出宫门，见可灼踉跄趋入，便一同问讯道："御药已办好么？"可灼出掌相示，乃是一粒巴豆大的红丸。吃下就死，比巴豆还要厉害。大众也不遑细问，让可灼进去，一群儿在宫门外小憩，听候服药消息。约过一时，有内侍趋出，传语："圣上服药后，气喘已平，四肢和暖，想进饮食，现在极赞可灼忠臣呢。"诸臣方欢跃退去。到了傍晚，从哲等又至宫门候安，适见可灼出来，亟问消息，可灼道："皇上服了丸药，很觉舒畅，惟恐药力易竭，更进一丸，服了下去，畅快如前，圣体应可无碍了。"从哲等才放心归去。不期到了五鼓，宫中传出急旨，召群臣速进宫。各大臣等慌忙起床，连盥洗都是不及，匆匆地着了冠服，趋入宫中。但听宫中已经举哀，光宗于卯刻已经归天了。这是红丸的效力。

看官！你道红丸以内，是何药合成？原来是红铅为君，参茸等物为副，一时服下，觉得精神一振，颇有效验，但光宗已精力衰惫，不堪再提，况又服了两颗红丸，把元气一概提出，自然成了脱症，不到一夜，即至告终。这数语恰是医家正鹄，崔文升、李可灼等晓得什么？诸臣也无词可说，只得入宫哭临。谁知到了内寝，又有中官出来阻住，怪极。弄得群臣莫名其妙。杨涟上前抗声道："皇上大行，尚欲阻群臣入临，这是何人意见，快快说来！"中官知不可阻，乃放他进去。哭临礼毕，刘一燝左右四顾，并不见有皇长子，乃启问道："皇长子何在？"问了数声，没人回答。一燝愤愤道："哪个敢匿新天子？"言未已，东宫伴读王安，入白选侍，见选侍挽着皇长子，正与太监李进忠密谈。进忠何多？王安料他有诈，亟禀选侍道："大臣入临，皇长子正宜出见，俟大臣退去，即可进来。"选侍乃放开皇长子，当由王安双手掖引，疾趋出门。进忠暗令小太监等，追还皇长子，方在揽袪请返，被杨涟大声呵斥，才行退去。一燝与张维贤等，遂掖皇长子升辇，至文华殿，各向他俯伏，山呼万岁，返居慈庆宫，择日登极。李选侍与李进忠秘议，才不得行。原来李选侍奉侍帝疾，入居乾清宫，至光宗宾天，意欲挟持皇长子，迫令群臣，先册封自己为后，然后令他登位。偏被阁臣等强行夺去，急得没法，还想令进忠带同内侍，劫皇长子入宫，可奈锦衣帅骆思恭，受阁臣调遣，散布缇骑，内外防护，那时宫内阴谋，几成画饼。御史左光斗，复疏请选侍

移宫，接连是御史王安舜，痛陈李可灼误投峻剂，罪有专归，于是移宫案、红丸案同时发生，纷纷争议。史官以前有梃击一案，后有移宫、红丸两案，共称三案。小子有诗叹道：

疑案都从内嬖生，盈廷聚讼至相争。

由来叔世多如此，口舌未销国已倾。

毕竟移宫、红丸两案，如何办理，容待下回表明。

光宗之昏淫，甚于神宗，即李选侍之蛊惑，亦甚于郑贵妃。郑贵妃专宠数十年，终神宗之世，不得为后。光宗甫经践祚，李选侍遽思册封，是所谓一蟹不如一蟹，每况而愈下者。然莫为之前，即无后起，有神宗之嬖郑贵妃，始有光宗之宠李选侍。且郑贵妃进献美姬，戕贼光宗，又令不明医理之崔文升，进以泄药，一泻如注，剥尽真元，虽无李可灼之红丸，亦难永祚。是死光宗者实郑贵妃，而贵妃之致死光宗，尤实自神宗贻之。至如李选侍之求为皇后，以及挟皇长子，据乾清宫，皆阴承贵妃之教而来。不有杨、左，庸鄙如方从哲辈，能不为选侍所制乎？故君子创业垂统，必思可继，不惑声色，不殖货利，其所以为子孙法者，固深且远也。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却说移宫、红丸两案，同时发生，小子一时不能并叙，只好分案叙明。李选侍因前计不成，非常愤懑，必欲据住乾清宫，与皇长子同居。廷臣等均言非是，当由御史左光斗，慨然上疏道：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今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窃恐武氏之祸，再见于今，此正臣所不忍言也。伏乞殿下迅速裁断，毋任迁延！数语未免太激，卒至祸及杀身。

疏入，为李选侍所闻，气得柳眉倒竖，杏靥改容，便与李进忠商量，借议事为名，邀皇长子入乾清宫。进忠奉命往邀，甫出宫门，巧与杨涟相值。涟即问选侍何日移宫？进忠摇手道：“李娘娘正在盛怒，令我邀请殿下入议，究治左御史武氏一说。”涟故作惊诧道：“错了错了！幸还遇我。皇长子今非昔比，李娘娘若果移宫，他日自有封号。你想皇长子年已渐长，岂无识见，你等也应转禀李娘娘，凡事三思而行，免致后悔。”晓以利害，颇得戒儆之法。进忠默然退去。既而登极有期，仍未得

选侍移宫消息，直至登极前一日，选侍尚安居如故。杨涟忍耐不住，即挺身上疏道：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谓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故力请殿下暂居慈庆，欲先拨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盖祖宗之宗社为重，宫帏之恩宠为轻，此臣等之私愿也。今登极已在明日矣，岂有天子偏处东宫之礼？

先帝圣明，同符尧、舜，徒以郑贵妃保护为名，病体之所以沉重，医药之所以乱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为寒心？惩前毖后，断不能不请选侍移宫。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阁部大臣，从中赞决，毋容泄泄，以负先帝凭几辅殿下之托，亦在今日。时不可失，患宜预防，幸殿下垂鉴，迅即采行！

杨涟一面拜疏，一面往催方从哲，令速请选侍移宫。从哲徐徐道："少缓几日，亦属无妨。"涟急语道："天子不应再返东宫，选侍今日不移，亦没有移居的日子了，这事岂可少缓？"火焦鬼碰着慢医生，真要气煞！刘一燝、韩□亦正在侧，也语从哲道："明日系登极期，选侍亟应移宫，我等不如同去请旨便了。"从哲不得已，相偕至慈庆宫门。当有内侍出来，问明底细，便道："难道不念先帝旧宠么？"涟随在后面，忙上前厉声道："国家大事，怎得徇私？你等敢来多嘴，待要怎的？"涟本声若洪钟，更兼此时焦躁已极，越觉响激，震入宫中。皇长子令中官传旨，已请选侍移宫，诸臣少安毋躁。大众闻言，伫立以待。嗣见司礼监王安趋出，语诸人道："选侍娘娘，已移居仁寿殿了，改日当再徙哕鸾宫。现更奉殿下特旨，收系李进忠、田诏、刘朝等人，因他私盗宝藏，为此究办。"刘一燝等都有喜色，且以王安人素诚信，当无诈言，遂相率退归。越日皇长子由校，即皇帝位，是为熹宗，诏赦天下，当下议改元天启。惟神宗于七月崩逝，光宗于九月朔日又崩，彼时曾有旨于次年改元泰昌，至是又要改元，连"泰昌"二字，都未见正朔，或议削泰昌勿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本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元年，大家争议未决。还是御史左光斗，请就本年八月以前为万历，八月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最是协情合理。众人也都赞成，熹宗随即听从。朝贺礼成，没甚变事，过了数日，忽由御史贾继春，上书阁臣，书中略云：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德曰孝。先帝命诸臣辅皇上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有爱妾，其子当终身敬之不忘。先帝之于郑贵妃，三十余年天下侧目之隙，但以笃念皇祖，涣然冰释。何不辅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凉？纵云选侍原非淑德，夙有旧恨，此亦妇人女子之常态。先帝弥留之日，亲向诸臣，谕以选侍产育幼女，欷歔情事，草木感伤，而况我辈臣子乎？伏愿阁下委曲调护，令李选侍得终天年，皇幼女不虑意外，是即所谓孝弟之道也。惟陛下实图利之！

阁臣方从哲等，接到此书，又觉得左右为难，惶惑未定。左光斗得知此事，往见阁臣道："这也何难取决。皇上还居乾清，选侍自当移宫。惟移

宫以后，不要再生枝节，多使选侍不安。现在李进忠、田诏等，既已犯法，应该惩治，此外概从宽政，便是仁孝两全了。”从哲等依违两可，光斗遂将自己意见，登入奏牍。哪知谕旨下来，竟暴扬选侍罪状，其词道：

朕幼冲时，选侍气凌圣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终天之恨。皇考病笃，选侍威挟朕躬，传封皇后，朕心不自安，暂居慈庆，选侍复差李进忠等，命每日章奏文书，先奏选侍，方与朕览。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选侍于哕鸾宫，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其李进忠、田诏等，盗库首犯，事干宪典，原非株连，卿等可传示遵行。

方从哲等读完谕旨，相顾惊愕。乃由从哲主张，封还原谕，且具揭上言，陛下既仰体先帝遗爱，不应再有暴扬等情。熹宗不听，仍将原谕发抄，颁告天下。葬神宗帝后于定陵，追谥皇妣郭氏为孝元皇后，尊生母王氏为孝和皇太后。寻又葬光宗帝后于庆陵，具仪发丧，正忙个不了。李选侍已移居哕鸾宫，不料宫内失火，势成燎原，亏得内有宫侍，外有卫卒，从火光熊熊中，扶出选侍母女两人。这火起自夜间，仓猝得很，余物不及抢救，尽付灰烬。当时群阉惧谴，已造蜚言，又因这次猝不及防的火灾，愈觉谣诼纷起，有说选侍母女，均被焚死，有说未火以前，选侍已经投缳，其女亦已投井，种种谣言，喧传宫禁。无非是李进忠一党人物。熹宗也有所闻，忙颁谕朝堂，略说：“选侍、皇妹，均属无恙。”贾继春又致书阁中，竟有“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等语。给事中周朝瑞，谓继春造言生事，具揭内阁。继春又不肯相下，双方打起笔墨官司来。杨涟恐异议益滋，申疏述移宫始末，洋洋洒洒，差不多有数千言，小子录不胜录，只好节述大略。其文云：

前选侍移宫一事，护驾诸臣知之，外廷未必尽知。移宫以后，蜚语忽起，有谓选侍徒跣踉跄，欲自裁处，皇妹失所，至于投井。或传治罪珰过甚，或称由内外交通。臣谓宁可使今日惜选侍，无使移宫不早，不幸而成女后垂帘之事。况迭奉圣谕，选侍居食，恩礼有加，哕鸾宫火，复奉有选侍、皇妹无恙之旨，方知皇上虽念及于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光宗先帝之唏嘘。海涵天盖，尽仁无已。

伏乞皇上采臣戆言，更于皇弟皇妹，时勤召见谕安，不妨曲及李选侍者，酌加恩数，遵爱先帝之子女，当亦圣母在天之灵所共喜也。

熹宗阅毕，下旨褒奖，又特谕群臣，仍陈选侍过恶。略云：

朕冲龄登极，开诚布公，不意外廷乃有谤语，轻听盗犯之讹传，酿成他日之实录，诚如科臣杨涟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谕以释群疑。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诸臣入临毕，请朝见朕，李选侍阻朕于暖阁，司礼官固请，既许而后悔。又使李进忠请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李进忠来牵朕衣，卿等亲见，当时景象，危乎安乎？当避宫乎？不当避宫乎？初一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梓宫于仁智殿，选侍差人传朕，必欲再朝见方回，各官皆所亲见，明是

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选侍，朕不住彼宫，饮食衣服，皆皇祖皇考所赐，每日仅往彼一见，因之怀恨，凌虐不堪。若避宫不早，则彼爪牙成列，盈虚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既殴崩圣母，又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不许朕与圣母旧人通一语，朕之苦衷，外廷不能尽知，今停封以慰圣母之灵，奉养以尊皇考之意，该部亦可以仰体朕心矣。臣工私于李党，不顾大义，谕卿等知之，今后毋得植党背公，自生枝节！

这谕下后，御史王养浩等，又上言“殴崩圣母”四字，有伤先帝盛德，不宜形诸谕旨，垂示后世。此折留中不报。还有与继春同党的人，且诋涟内结王安，私图封拜，涟遂乞归。继春出按江西，且驰疏自明心迹。熹宗降旨切责，次年以继春擅造入井雉经等语，放归田里，永不叙用。后至魏阉专权，矫旨封李选侍为康妃，这系后话慢表。

惟有李可灼呈入红丸一案，当光宗初崩时，已由方从哲拟诏赏给可灼银五十两。总算酬谢他送命的功劳。朝臣啧有烦言，以可灼误下劫剂，不无情弊，却为何还要给赏？即由御史王安舜首先争论，上疏极谏道：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死乎？然医有不精，犹可借口，臣独恨其胆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假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殿下颁以赏格，臣谓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之议论也。夫轻用药之罪固大，而轻荐庸医之罪亦不小，不知其为谬，犹可言也，以其为善而荐之，不可言也。伏乞殿下改赏为罪，彻底究办！

看这疏中语味，还说李可灼不过误医，就是提及荐医的人，也未尝指出姓名，没有什么激烈。从哲乃改为夺可灼罚俸一年。及熹宗即位，御史郑宗周复劾崔文升罪，请下法司。从哲又拟旨令司礼监察处。于是御史冯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交章论崔、李罪状，并言：“从哲徇庇，国法何在！”给事中惠世扬，竟直纠从哲十罪三可诛，疏中有云：

方从哲独相七年，妨贤病国，罪一；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恣行凶臆，破坏丝纶，罪四；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马上催战，覆没全师，罪八；徇私罔上，鼎铉贻羞，罪九；代营榷税，蠹国殃民，罪十。贵妃求封后，举朝力争，从哲依违两可，当诛者一；选侍乃郑氏私人，从哲受其宫奴所盗美珠，欲封为贵妃，又听其久据乾清，当诛者二；崔文升用泄药，伤损先帝，廷臣交章言之，从哲拟为脱罪，李可灼进劫药，以致先帝驾崩，从哲反拟加赏，律以春秋大义，弑君之罪何辞，当诛者三。如此尤任其当国，朝廷尚有法律耶？务乞明正典刑，以为玩法无君者戒！

看官！你想方从哲尚有人心，到了此时，还有什么脸面，在朝执政？当即上表力辞，疏至六上，乃命进中极殿大学士，赏银币蟒衣，允他致仕。从哲尚有廉耻，较之严分宜辈，相去多矣。但从哲虽已辞职，尚羁居京师。崔、李二人，终未加罪。御史焦源溥、傅宗龙、马逢皋、李希孔，及光禄少卿高攀龙等，又先后劾奏崔、李二人。既而礼部尚书孙慎行，又追劾李可灼进红丸事，并斥从哲为弑逆。略云：

李可灼进红药两丸，实原任大学士方从哲所进。未免锻炼。夫可灼官非太医，红丸不知何药，乃敢突然进呈，昔许悼公饮世子药而卒，世子即自杀，春秋犹书之为弑，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合门席藁以待司寇，义之次也。乃悍然不顾，至举朝共攻可灼，仅令罚俸，岂以己实荐灼，恐与同罪，可灼可爱，而先帝可忍乎？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即有百口，亦无能为天下万世解矣。陛下以臣言有当，乞将从哲大正肆放之罚，速严两观之诛，并将李可灼严加考问，置之极刑。若臣言无当，即以重典治臣，亦所甘受，虽死何辞！

这疏上去，有旨令廷臣集议。大臣到了一百十余人，多以原奏为是，纷纷欲罪从哲。独刑部尚书黄克缵，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给事中汪庆百数人，颇袒从哲。从哲也上疏辩驳，结末有“请削官阶，愿投四裔，以谢先帝并谢天下”等语。熹宗令阁臣六卿，再行慎议。大学士韩□述进药始末，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亦将始末具陈。大旨言：“可灼自请进药，由先帝召问，命他和丸急进，非但从哲未能止，即臣等亦未能止。从哲坐罪，臣等均应连坐。惟从哲拟赏可灼，及御史王安舜争谏，仅令罚俸，论罪太轻，实无以慰先帝、服中外，宜如从哲请，削夺官阶，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诛，崔文升先进大黄凉药，罪比可灼尤重，法应并加显戮，藉泄公愤”云云。熹宗乃命将可灼遣戍，文升放南京，惟从哲仍不加罪。孙慎行见公论难伸，引疾归田。后来尚宝司少卿刘志选，反劾孙慎行妄引经义，诬毁先帝，更及皇上。得旨令宣付史馆，且赦免可灼。看官！你道熹宗出尔反尔，是何理由？原来即位以后，宠用魏阉，可灼、文升等人，俱向魏阉贿托，魏阉权焰熏天，无论什么大事，均可由他主张，何论这文升、可灼两人呢？小子闻当时有一道士，作歌市中云：

委鬼当头立，茄花满地红。

委鬼二字，明指魏姓，茄花二字，应作何解，看官少安毋躁，容小子下回说明。

移宫、红丸两案，群议纷滋，直扰扰至明亡而止。平心论之，选侍之应即移宫，与红丸之应罪可灼，议之最正者也。杨、左等之主张此议，正大光明，何私何疑？但必斥选侍为武氏，与李可灼之有心弑逆，则太苛太激，未免不平。方从哲之过，在失之模棱，必谓其勾通选侍，授意可灼，亦觉深文周内，令人难堪。晋伯宗好直言，卒致及难，杨、左等读书有素，宁未闻之。熹宗不明，暴扬选侍过恶，不留余地，而可灼、文

升之应加罪，反迁延不发，嗣虽一戍一放，乃久后复有赦免之旨，如此昏愦，不值一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如杨、左诸臣，毋乃失先几之智乎？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却说道士作歌都市，有“委鬼当头立，茄花满地红”二语，委鬼二字相拼，便是魏字，茄花究属何指，据明史上说及，茄字拆开，便是客字。此语未免牵强。小子愚昧，一时未能明析，只好照史誊录，看官不要贻笑。闲文少叙，原来熹宗有一乳母，叫作客氏，本是定兴县民侯二妻室，生子国兴，十八岁进宫。又二年，侯二死了，客氏青年守孀，如何耐得住寂寞？况且她面似桃花，腰似杨柳，性情软媚，态度妖淫，仿佛与南子、夏姬，同一流的人物。比较确切。不过在宫哺乳，未能出外，朝夕同处，无非宫娥太监等人，就使暗地怀春，也无从觅一雄狐，替她解闷。事有凑巧，偏司礼监王安属下，有一魏朝，性甚儇黠，颇得熹宗宠爱，随时出入宫中。他见客氏貌美，非常垂涎，趁着空隙，常与客氏调笑，渐渐的亲暱起来，遂至捏腰摸乳，无所不至。既而熹宗渐长，早已辍乳，客氏仍留居宫禁，服侍熹宗，惟职务清闲，比不得从前忙碌。一夕，正在房中闲坐，蓦见魏朝入内，寒暄数语，朝复施出故技，逗引客氏，惹得客氏情急，红潮上脸，恨恨地说道：“你虽是个男子，与我辈妇人相同，做此丑态何为。”朝嬉笑道：“妇人自妇人，男子自男子，迥不相同，请你自验！”客氏不信，竟伸手摸他胯下，谁知白鸟鹤鹤，与故夫侯二，毫无异样，奇哉怪哉！不禁缩手道：“哪里来的无赖，冒充太监，我当奏闻皇上，敲断你的狗胫。”还是割势最妙。言已，抽身欲走。魏朝四顾无人，竟尔色胆如天，把客氏牵住，拥入罗帏，小子不敢导淫，就此截住亵语。但魏朝本由太监入宫，为何与侯二无二，莫非果真冒充么？若果可以冒充，宫内尽成真男，倒也普济宫娥。此中情节，煞费猜疑。相传魏朝净身后，密求秘术，割童子阳物，与药石同制，服过数次，重复生阳，所以与客氏入帏以后，仍然牝牡相当，不少减兴。魏朝既偿了夙愿，客氏亦甚表同情，相亲相爱，不啻伉俪。朝恐出入不便，教客氏至熹宗前，乞赐对食。什么叫作对食呢？从来太监净身，虽已不通人道，但心尚未死，喜近妇女，因此太监得宠，或亦由主上特赐，令他成家授室，只不能生育子女，但相与同牢合卺罢了，因此叫作对食。自汉朝以后，向有这个名目，或亦称为伴食，亦称菜户。客氏入奏熹宗，熹宗便即允从，自此与魏朝做了对食，名义上的夫妇，变成实质上的夫妇。实沾皇恩。

魏进忠与魏朝同姓，就此夤缘，得入宫中，进忠初名尽忠，河间肃宁人，书中惟大忠大奸，特表籍贯。少时善骑马射箭，尤好赌博，尝与悍少年聚赌，输资若干，无力偿还，被悍少年再三窘迫，愤极自宫。遂与魏朝认了同宗，由他介绍，至熹宗生母王选侍宫内典膳，改名进忠。熹宗省视生母，与进忠相见，进忠奉承惟谨，颇得熹宗欢心。及选侍逝世，进忠失职，魏朝又至王安前，替他说项，改入司礼监属下。嗣又托

客氏进白熹宗，熹宗尚在东宫，记得进忠巧慧，便令他入宫办膳。进忠善伺意旨，见熹宗性好游戏，遂令巧匠别出心裁，糊制狮蛮滚球，双龙赛珠等玩物，进陈左右，镇日里与客氏两人，诱导熹宗，嬉戏为乐。熹宗大喜，遂倚两人为心腹，几乎顷刻难离。祸本在此。至熹宗登极，给事中杨涟，曾参劾进忠导上为非，进忠惧甚，泣求魏朝保护。魏朝转乞王安解免，安乃入奏熹宗，只说是杨涟所参，恐指及选侍宫中的李进忠，同名误姓，致此讹传。幸有李进忠代他顶罪，可见名与人同，有利有害。熹宗遂坦然不疑。且恐廷臣再有谬误，遂教进忠改名忠贤。忠贤深德魏朝，与朝结为兄弟，差不多似至亲骨肉一般。都为后文伏笔。魏朝受他笼络，所有宫中大小事件，无不与忠贤密谈，甚至采药补阳，及与客氏对食等情，也一一说知。逢人须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忠贤正艳羡客氏，只虑胯下少一要物，无从纵欲，此时得了魏朝的秘授，当即如法一试，果然瓜蒂重生，不消数月，结实长大，仍复原阳。乘着魏朝值差的时候，与客氏调起情来。客氏见忠贤年轻貌伟，比魏朝高出一筹，也是暗暗动情，但疑忠贤是净身太监，未必有此可意儿，所以遇他勾引，不过略略说笑，初不在意。哪知忠贤佯与扑跌，隐动机关，竟按倒客氏，发试新硎，一番鏖战，延长至二三时，客氏满身爽适，觉得忠贤战具，远过魏朝，遂把前日亲爱魏朝的心思，一古脑儿移至忠贤身上，嗣是视魏朝如眼中钉。魏朝觉得有异，暗暗侦察，才知忠贤负心，勾通客氏，好几次与客氏争闹。客氏有了忠贤，哪顾魏朝，当面唾斥，毫不留情。水性杨花，至此已极，可为世之轧姘头者作一棒喝。忠贤知此事已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竟占据了客氏，不怕魏朝吃醋。一夕，忠贤与客氏正在房闼，私语喁喁，可巧魏朝乘醉而来，见了忠贤，气得三尸暴炸，七窍生烟，便伸手去抓忠贤。忠贤哪里肯让，也出手来抓魏朝，前日情谊，何处去了。两人扭做一团，还是忠贤力大，揿住魏朝，殴了数下。朝知敌他不过，慌忙闪脱，转了身竟将客氏扯去。忠贤不防这一着，蓦见客氏被拥出房，方才追出，魏朝且扯且斗，哄打至乾清宫西暖阁外。原来乾清宫东西廊下，各建有平屋五间，向由体面宫人居住。客氏魏朝，也住于此。时熹宗已寝，陡被哄打声惊醒，急问外面何事？内侍据实陈明，熹宗即将三人召入，拥被问讯。三人跪在御榻前，实供不讳。熹宗反大笑道：“你等都是同样的人，为何也解争风？”三人都低头不答。熹宗又笑道：“这件事朕却不便硬断，还是令客媪自择。”好一个知情的皇帝。客氏闻言，也没有什么羞涩，若稍有廉耻，也不至出此丑事。竟抬起头来，瞟了忠贤一眼。熹宗瞧见情形便道：“哦哦！朕知道了。今夕应三人分居，明日朕替你断明。”三人方遵旨自去。越夕，竟颁下谕旨，立撵魏朝出宫。魏朝无可奈何，空落得短叹长吁，垂头自去。谁要你引用忠贤？那客氏真是很辣，想出了一条斩草除根的计策，竟令忠贤假传圣旨，将魏朝遣戍凤阳，一面密嘱该处有司，待魏朝到戍，勒令缢死。有司奉令遵行，眼见得魏朝死于非命。抢风吃醋之结果，如是如是。客、魏两人，从此盘踞宫禁，恃势横行，熹宗反越加宠倖，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其子国兴，荫袭官爵。授忠贤兄魏钊，及客氏弟客光先，俱为锦衣千户。

司礼监王安，持正不阿，目睹客、魏专权，不由的懊怅起来。御史方震

孺曾劾奏客、魏，王安亦从中怂恿，请令客氏出宫，忠贤改过。熹宗颇也允从，当将忠贤发安诘责，客氏退出宫外。怎奈熹宗离此两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时虽勉从安请，后来复怀念不忘。客氏得知消息，复夤缘入宫，仍与忠贤同处，日夕谋害王安。也是王安命数该绝，内侍中出了一个王体乾，想做司礼监，与忠贤朋比为奸，往见客氏道："夫人比西李何如？势成骑虎，无贻后悔。"客氏既有心图安，又遭体乾一激，忙与忠贤商议，嗾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又令刘朝、田诏等上疏辩冤，说由王安诬陷成狱。再经客氏入内加谗，惹得熹宗怒起，饬令王安降职，由王体乾继任。忠贤更矫旨赦免刘朝，且命他提督南海子，降安为南海净军，勒令自裁。

先是光宗为太子时，忧谗畏讥，赖王安左右调护，始得免祸。及梃击案起，安又为属草下谕，解释群疑，神宗非常信任。及光宗即位，特擢为司礼监，劝行善政，内外称贤。熹宗嗣祚，又全亏他从中翼助，至是为客、魏陷害，竟至毙命。看官试想！冤不冤呢？善善从长，不以阉人少之。王安既死，忠贤益无忌惮，又有司礼监王体乾为耳目，及李永贞、石元雅、徐文辅等为腹心，李实、李明道、崔文升等为指臂，势倾内外，炙手可热。天启二年，册立皇后张氏，客、魏二人，自然在内帮忙。大婚礼成，忠贤得荫侄二人，客氏得赐田二十顷，作为护坟香火的用费。给事中程注、周之纲，及御史王一心等，相继奏阻，俱遭斥责。又有给事中侯震旸，亦奏斥客、魏，奉诏夺职。吏部尚书周嘉谟，上疏营救，留中不报。嘉谟以霍维华谄附忠贤，把他外调，忠贤益怒，遂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燝指使，谋为王安复仇。熹宗遂将嘉谟免官，刘一燝因此不安，亦累疏乞休，特旨允准。叶向高奉诏起用，早已到阁，应八十一回。见刘、周相继归休，不能自默，遂上言："客氏既出复入，一燝顾命大臣，反不得比保姆，令人滋疑，不可不防。"熹宗全然不睬。大学士沈□，内通客、魏，令门客晏日华，潜入大内，与忠贤密议，劝开内操。忠贤大喜，遂令锦衣官召募兵士，得数千人，居然在宫禁里面，演操起来，钲鼓炮铳的声音，震动宫闼。皇长子生未满月，竟被惊死。既而内标增至万人，衷甲出入，肆行无忌。内监王进尝试铳帝前。铳炸伤手，余火乱爆，险些儿伤及熹宗。熹宗反谈笑自若，不以为意。所有正士邹元标、文震孟、冯从吾等，俱因积忤忠贤，一并斥逐。更引用顾秉谦、朱延禧、朱国桢、魏广微一班人物，入阁办事。秉谦、广微庸劣无耻，但知谄附忠贤，因得幸进。霍维华、孙杰等，且优升京堂。总之宫廷以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熹宗，只教忠贤如何处断，便可施行。客氏尤淫凶得很，平日与光宗选侍赵氏，素不相容，她竟与忠贤设计，矫旨赐赵选侍自尽。选侍恸哭一场，尽出光宗所赐珍玩，罗列座上，拜了几拜，悬梁毕命。裕妃张氏，因言语不慎，得罪客氏，客氏蓄恨多时，会张妃怀妊，约已数月，偏由客氏暗入谗言，只说张妃素有外遇，怀孕非真帝种，顿时惹动熹宗疑心，把她贬入冷宫。客氏禁膳夫进食，可怜一位受册封妃的御眷，活活的饿了好几日，竟至手足疲软，气息仅属。会值天雨，张妃匍匐至檐下，饮了檐溜数口，无力返寝，宛转啼号，竟死檐下。客氏之肉，其足食乎？冯贵人才德兼优，尝劝熹宗停止内操，为客、魏所忌，不待熹宗命令，竟诬她诽

谤圣躬，迫令自尽。熹宗尚未曾知晓，经成妃李氏从容奏闻，熹宗毫不悲切，置诸不问。哪知客氏恰已得知，又假传一道圣旨，把成妃幽禁别室。幸成妃已鉴裕妃复辙，在壁间预藏食物，一禁半月，尚得活命。熹宗忽记及成妃，问明客氏，才知她幽禁有日。自思从前与成妃相爱，曾生过两女，虽一并未育，究竟余情尚在，向客氏前替她缓颊，始得放出，结局是斥为宫人，迁居乾西所。熹宗并未与客氏相通，乃受她种种挟制，反不能保全妾妃，令人不解。惟是张皇后素性严明，察悉客、魏所为，很是愤恨，每见熹宗，必痛陈客、魏罪恶。熹宗厌她絮烦，连坤宁宫中，都不常进去。一日，闲步至宫，后方据案阅书，闻御驾到来，忙起身相迎。熹宗入视案上，书尚摊着，便向后问道："卿读何书？"后正色答道："是史记中赵高传。"熹宗默然。随后支吾数语，便又出去。看官读书稽古，应知赵高指鹿为马，是秦二世时一个大权阉，二世信任赵高，遂至亡国，此次张后所览，未必定是赵高传，不过借题讽谏，暗指魏忠贤，提醒熹宗，熹宗昏迷不悟，倒也罢了，偏这客、魏两人，贼胆心虚，竟卖嘱坤宁宫侍女，谋害张后，是时后亦怀娠，腰间觉痛，由侍女替她捶腰，侍女暗施手术，竟将胎孕伤损。过了一日，遂成小产。一个未满足的胎形，堕将下来，已判男女，分明是一位麟儿，坐被客、魏用计打落，小人女子之难养，一至于此。熹宗从此绝嗣。小子有诗叹道：

王圣、赵娆无此恶，江京、曹节且输凶。

一朝遗脉伤亡尽，从此朱明便覆宗。

客、魏既计堕后胎，还要捏造谣言，污蔑张后。说将起来，令人发指，小子演述下去，也不禁气愤起来，姑将秃笔暂停，少延片刻再叙。

是回历叙客、魏入宫，非法妄为等情事，魏忠贤与魏朝，同争客氏，明明是宫中丑史，稍有心肝之人主，应早动怒，一并撵逐，何物熹宗，反将客氏断与忠贤，坐令秽乱而不之防！吾恐桀、纣当日，亦未必昏迷至此。客、魏见熹宗易与，自然日肆诗张，忠贤阴狠，客氏淫凶，两人相毗，何事不可为，如斥正士，引匪类，尚意中事，甚至欲斫丧龙种，于已生之皇长子，则震死之，于怀妊之裕妃张氏，则勒死之，于张皇后已孕之儿胎，则堕死之。熹宗均不加察，仍日加信任，此而欲不亡国绝种得乎？自古权阉，莫甚于魏贼，自古乳媪，亦莫甚于客氏，读此回而不愤发者，吾谓其亦无心肝。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却说熹宗皇后张氏，本祥符人张国纪女，国纪由女得封，授太康伯，客、魏尝欲倾后，无词可谤，左思右想，竟造出一种蜚言，谓后非国纪女，乃是系狱海寇孙官儿所出，想入非非。且扬言将修筑安乐堂，遣后居住。安乐堂在金海桥西，从前孝宗生母纪氏，为万贵妃所构害，谪居

于此。此时欲张后入居，明明是讽劝熹宗，实行废后故事。熹宗不愿允从，还算有一线明白。客氏还不肯罢休，适归家省母，母极力劝止，悚以危言，方才搁过一边。

看官听着！小子叙述客、魏行事，多半是假传圣旨，难道熹宗果耳无闻、目无见么？我亦动疑。原来熹宗颇有小慧，喜弄机巧，刀锯斧凿，丹青髹漆等件，往往亲自动手，尝于庭院中作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曲折微妙，几夺天工。宫中旧有蹴圆亭，他又手造蹴圆堂五间，此外如种种玩具，俱造得异样玲珑，绝不惮烦。倒是一个工业家。惟把国家要政，反置诸脑后，无暇考询。忠贤尝趁他引绳削墨的时候，因事奏请，熹宗未免厌恨，随口还报道："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至于廷臣奏本，旧制于所关紧要，必由御笔亲批；若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词，亦必书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熹宗一概委任魏阉，以此魏阉得上下其手，报怨雪恨，无所不为。

魏阉置第宫南，客氏置第宫北，两屋相去，不过数武，中架过廊一埭，以便交通往来。两人除每夕肆淫外，统是设计营谋，倾排异己。客氏又在凤彩门，另置值房一所，或谓客氏虽私忠贤，尚嫌未足，免不得再置面首，就是大学士沈□，也曾与客氏结露水缘，是真是假，且勿深考。惟客氏日间在宫，夜间必往私宅，无非寻欢。侍从如云，不减御驾。灯炬簇拥，远过明星。衣服华丽似天仙，香雾氤氲如月窟。既至私宅，仆媪等挨次叩头，或呼老太太，或呼千岁，喧阗盈耳，响彻宫廷。至五更入宫，仍然照旧铺排，丝毫不减，我说客氏夜来明往，不能与所欢日夕同居，还是失策。客氏又性喜妆饰，每一梳洗，侍女数辈，环伺左右，奉巾理发，添香簪花，各有所司，不敢少懈；偶欲湿鬓，即选三五美人津液，充作脂泽，每日一易。自云此方传自岭南老人，名群仙液，令人老无白发。天不容你长生，如何是好。又喜效江南妆，广袖低髻，备极妖冶，宫中相率模仿，惟张皇后很是厌薄，凡坤宁宫侍女，概禁时装，客氏尝引为笑柄，后虽微有所闻，仍然吾行吾素，不改古风。还有客氏一种绝技，是独得烹饪的秘诀。熹宗膳餐，必经客氏调视，方得适口，所以客氏得此专宠，恩礼不衰。相传熹宗不喜近色，所以宠幸客氏者，在此，故特别叙明。

话休叙烦，且说辽东经略熊廷弼，守辽三年，缮完守备，固若金瓯，惟廷弼索性刚正，不肯趋附内臣，免不得有人訾议。太监魏忠贤，心中也是恨他，当遣吏科给事中姚宗文，赴辽阅兵。宗文系白面书生，何知军务？此次奉遣，明是教他需索陋规，廷弼毫无内馈，并且薄待宗文，宗文失望回京，即上疏诬劾廷弼。廷弼便即免官，改任袁应泰为经略。应泰文事有余，武备不足，把廷弼所定的规律，大半变易，且招降满洲饥民，杂居辽、沈二城。满洲太祖乘势袭击，降人多为内应，据了沈阳，直逼辽阳。应泰登陴督御，偏偏城中自乱，将校潜遁，一时失措，竟被满洲兵陆续登城。应泰自缢，辽阳又失，辽东附近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尽被满洲兵占去。都是魏阉拱手奉送。朝议乃再用廷弼，赐宴饯行。急时抱佛脚。

廷弼到山海关，与辽东巡抚王化贞，商议军务。化贞主战，廷弼主守，彼此又龃龉起来，两造各持一说，奏报明廷。起初廷议颇赞成廷弼，嗣因辽阳都司毛文龙，取得镇江城，报知化贞，化贞遂奏称大捷，请即进兵。兵部尚书张鹤鸣，轻信化贞，令化贞专力图辽，不必受廷弼节制，一面偏促廷弼出关，为化贞后援。既教化贞专力图辽，为何又令廷弼接应？化贞五次出师，俱不见敌，廷弼请敕化贞慎重举止，化贞独上言得兵六万，可一举荡平满洲。大言不惭。叶向高为化贞座主，颇袒化贞，张鹤鸣尤信任不疑。化贞意气自豪，出驻广宁，方拟大举，哪知满洲兵已西渡辽河，击死明副将罗一贯，长驱入境，势如破竹。化贞即遣爱将孙得功，及参将祖大寿，总兵祁秉忠往援，与满洲兵交战平阳桥。得功未败先奔，阵势大乱。秉忠战死，大寿遁去。得功潜降满洲，且欲缚住化贞，作为贽仪，好一个爱将。佯率败军逃回广宁，待满洲兵一到，即为内应。化贞全然不知，关了署门，整缮文牍。忽有参将江朝栋，排闼入报道："敌兵来了，请公速行。"化贞莫明其妙，尚在瞠目不答，当由朝栋一把掖住，出署上马，踉跄出城。好好一座广宁城，平白地奉送满洲，毫不言谢。趣语。

此时廷弼已奉命出关，进次闾阳驿，闻广宁已经失守，料想不及赴援，遂退屯大凌河。巧值化贞狼狈回来，下马相见，不禁大哭。绝似一个儿女子，如何去御敌兵？廷弼微笑道："六万军一举荡平，今却如何？"乐得奚落，难为化贞。化贞带哭带语道："还求经略即速发兵，前截满人。"廷弼道："迟了迟了。我只有五千兵，今尽付君，请君抵挡追兵，护民入关！"言未已，探马来报，孙得功已降满洲，锦州以西四十余城，统已失陷。廷弼急将麾下五千人，交给化贞，令他断后，自与副使高出、胡嘉栋等，焚去关外积聚，护送难民十万人入关。败报到了京中，一班言官，也不辨廷弼、化贞的曲直，但说他一概有罪，请即逮问。熹宗糊涂得很，当即照准，饬将二人逮押来京，即交刑部下狱。张鹤鸣惧罪乞休，寻即罢官。

御史左光斗，因广宁一失，辽事日棘，特荐一老成练达的孙承宗，督理军务。熹宗乃授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另用王之晋为辽东经略。王之晋莅任，请添筑重关，增设守兵至四万人，佥事袁崇焕，以为非计，入白叶向高，向高不能决。承宗自请往视，由熹宗特许，兼程到关，相度形势，与之晋所见未合，因还言之晋不足任，自愿督师。熹宗甚喜，遂命他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御门亲饯，送他启程，承宗拜辞而去。及到了关外，定军制，明职守，筑堡修城，练兵十一万，造铠仗数百万，开屯田五十顷，兵精粮足，屹成重镇。满洲兵不敢藐视，相戒近边，俨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情形。为政在人。明廷少安，便拟讯鞫熊廷弼、王化贞的罪案。刑部尚书王纪，以廷弼守辽有功，足以赎罪，应从末减。独阁臣沈□，劾他袒护罪臣，例应同坐。明是受意魏阉。王纪心中不服，亦奏称沈□贪鄙龌龊，酷似宋朝的蔡京。熹宗初颇下旨调停，令两人同寅协恭，不得互相攻讦，嗣被魏忠贤从中唆惑，竟将王纪削籍。纪去后，叶向高言："纪、□交攻，均失大臣体裁，纪独受斥，□尚在位，怎得折服人心？"阁臣朱国祚，亦具揭论王纪无罪，□心中颇不自安，引疾退归。魏忠贤衔恨朱、叶，屡欲陷害，国祚明哲保

身，连上十三疏乞休，乃蒙允准。史继偕亦致仕而去。“继偕”两字，不愧尊名。小子因随笔叙下，无暇他及，致将内地两大乱事，一时无从插入，可巧明廷大臣，纷纷乞休，正好乘这空隙，补叙出来。此是作者欺人之笔。

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作乱，奢氏本猓猡遗种，洪武中入附明朝，命为永宁宣抚使。数传至奢崇周，殁后无嗣。崇明以族人继立，素性阴狡，内悍外恭，有子奢寅，骁桀好乱，明廷方募兵援辽，檄至四川，崇明父子，上疏请行，先遣土目樊龙、樊虎等，径赴重庆。巡抚徐可求点核土兵，见有老弱夹杂，拟加裁汰。樊龙不服，定要可求照数给饷。可求呵叱数语，龙即挺起槊来，刺杀可求，并击毙道府总兵官二十余人，占住重庆府城。是时川境久安，守备日弛，为了此弊，所以抚道各员，俱被杀死，然典守何事，乃竟令彼猖獗耶？闻得重庆警报，附近兵民，纷纷逃逸。樊龙等遂乘势出兵，攻合江、纳溪，复报知崇明父子，请即援应。崇明父子，踊跃而来，统率部众及徼外杂蛮，不下数万，破泸州，陷遵义、兴文，全蜀大震。播州杨应龙余孽，播州事见七十八回。及诸亡命奸人，随处响应，势日猖獗。崇明居然悬旗僭号，伪称大梁，设丞相以下等官，麾众进逼成都。蜀王至澍，为太祖第十一子椿八世孙，世袭藩封，见城内守兵寥寥，仅有镇远营七百人，如何守御得住？急忙檄调近地兵士，陆续到来，亦只有一千多人。偏偏左布政使朱燮元，正奉旨入觐，出城北上，燮元以知兵闻，当这军务吃紧的时候，哪可失此良告，蜀王情急得很，忙率百姓驰出国门，追留燮元。燮元见遮道攀辕，非常恳切，遂慷慨返驾，入城誓师，热忱壮士。当下与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督励兵民，分陴固守。一面驰檄各道，飞调援兵。不意寇兵已至，四面环攻。燮元加意严防，督令士卒放炮擂石，昼夜不懈。贼拥革为蔽，被炮击毁，接竹为梯，被石击断，累攻不能得手，反死伤了数百人。适值冬濠水涸，贼率降民持蔑束薪，满填濠中，高如土垒，上筑蓬荜，形类竹屋，藉避铳石，暗中恰伏弩仰射，齐注城头。燮元已豫备竹帘，撑架起来，挡住敌矢。夜半恰令壮士缒城而出，持刍涂膏，纵火焚薪，薪燃垒坏，上面倚据的贼兵，不被烧死，也遭跌死。燮元又遣人潜决江水，流满城濠，贼计无所施，但射书入城，煽惑兵民。当有奸徒二百余人，谋为内应，被燮元一一查出，枭首悬城。贼又四面架起望楼，高与城齐，也由燮元暗遣死士，放火焚去，斩了贼目三人，相持至十余日，孤城兀峙，不损丝毫。可谓善守。

诸道援兵，次第趋集，就中有一个巾帼英雄，系石砫宣抚司女总兵秦良玉，也率队到来。良玉忠州人，曾嫁宣抚使马千乘，千乘病死，良玉英武知兵，代为统领。崇明夙慕英名，发难时曾厚遗良玉，乞为臂助，良玉语来使道：“你不闻我秦氏世笃忠贞么？我兄邦屏、邦翰，奉旨援辽，俱死王事，只有我弟民屏，负伤归来，现在伤痕已痊，我当带领弟侄，效死报国，什么盗物，敢来污我！”英气勃勃，足愧须眉。秦良玉为明末女杰，故叙述履历，格外从详。言毕，将所遗金银，掷还来使。来使出言不逊，恼得良玉性起，拔出佩剑，砍作两段。爽快之至。当下率所部精兵，与弟民屏、侄翼明等，卷甲疾趋，潜越重庆，分兵为二。留翼明屯南坪关，截贼归路，又留兵一千，多张旗帜，护守忠州，作为南坪关

的犄角。自率锐卒三千人，沿江而上，直抵成都，离城数里下寨。崇明父子，见援兵日至，也陆续募集党羽，分头拦阻。且督众更番攻城，自初冬至暮冬，岁已且尽，仍然围攻不辍。城中人伏腊不祭，岁朝不贺，一意同悍寇拼命，与城存亡。非燮元之抚驭有方，安能得此。元夕已过，贼攻少懈，燮元方下城少憩，忽城上来了守卒，大呼道："有旱船来了，请主帅速即登城！"燮元忙上城楼，但见有数千悍贼，自林中大噪而出，拥物如大舟，高可丈许，长约五百尺，内筑层楼数重，上面站着一人，披发仗剑，旁竖羽旗，中载数百人，各挟机弩毒矢，翼以两云楼，用牛牵曳，势将近城，较诸城楼上面，还高尺许。这是何物？费人疑猜。守陴的老幼妇女，顿时大哭起来。燮元忙即慰谕道："不妨不妨，这是吕公车，可以立破。"是谓知兵。随即命守卒道："我有巨木预备，搁置城下，无论大小，一并取来！"守卒忙即运至，由燮元亲自指点，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已有巨索，转索运杆，可发大炮。炮中有千斤石，飞射出去，好似弹丸。这边已装好大炮，那边吕公车适至，第一炮轰去，击毁车旁云楼，第二炮轰去，不偏不倚，正将这披发仗剑的贼目，一石打倒。看官听说！这全车的举动，全仗他一人指挥，他已被击，车中人都成傀儡了。燮元更用大炮击牛，牛负痛返奔，冲动贼阵。那时燮元乘势出击，大杀一阵，便即还城。

崇明父子，尚不肯退去，会有裨将刘养鲲，报称贼将罗乾象，遣私人孔之谭输诚，情愿自拔效用。燮元即遣之谭复往，令与乾象俱来。及乾象既至，燮元方卧城楼，起与共饮，饮至酣醉，复呼令同寝，鼾声达旦。这是有诈，莫被燮元瞒过。不然，崇明未退，乾象新降，安得冒昧若此？乾象因此感激，誓以死报。燮元遂与他密约，令诱崇明登城，设伏以待。果然乾象去后，即于是夜偕崇明登城，甫有一人悬梯而上。守兵遽行鼓噪。崇明料知有备，跳身逸去，等到伏兵突出，追赶不及，只拿住他随卒数人。乾象即纵火焚营，崇明父子，仓猝走泸州，成都围解，乾象率众来归。燮元上书奏闻，朝旨擢为四川巡抚，于是复率诸军进讨，连复州县卫所四十余，乘胜攻重庆。

重庆为樊龙所据，已九阅月，贼守甚固，自二郎关至佛图关，为重庆出入要道，悍贼数万扼守，连营十有七座。总兵杜文焕，及监军副使邱志充、杨述程等，率兵进攻，连战不下。石砫女官秦良玉，请从间道绕出关后，两路夹击，定可破贼等语。燮元很是嘉许，遂命良玉带领部兵，觅路径去。贼兵只管前敌，不防后袭，谁知后面竟来了一位女将军，铁甲银枪，蛮靴白马，在垒后麾军直入，乱杀乱戮，无人敢当。极写良玉。前面的杜文焕等，也踹入贼营，似削瓜刈稻一般，遮拦不住。那时贼众大溃，连拔二郎、佛图二关，直捣重庆。樊龙出战不利，守了数日，粮道被断，城中竟致乏食，只好开门潜遁。行不一里，但听得四面八方，都呼樊贼休走，正是：

将军巧计纵鹰犬，悍贼穷途陷网罗。

未知樊龙曾否就擒，请看下回分解。

熊廷弼为明季名将，守辽有功，乃为王化贞牵制，致同坐罪，此事为明廷一大失着。作者前著《清史演义》，叙述甚详，而此回亦不肯从略，盖嫉王化贞，惜熊廷弼，且以见明廷之刑罚不明，贤奸倒置，其亡国之征，所由来也。朱燮元亦一大将材，观其固守成都，卒却悍寇，破吕公车于城下，识罗乾象于寇中，智勇双全，难能可贵。而秦良玉之出身巾帼，远过须眉，尤为明代一人。本回从大处着笔，更写得烨烨有光，善必彰之，恶必瘅之，谓非良史家可乎？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却说樊龙开门潜走，正遇着朱燮元的伏兵，四面围住，任你樊龙凶悍过人，至此也无从狡脱，只好束手就擒，余酋亦多被缚住。燮元遂克重庆，移兵攻泸州，崇明父子，弃城夜走，直奔遵义。遵义已为贵州兵所复，不防水西土目安邦彦，也揭竿起事，响应崇明。贵州兵调攻邦彦，遵义空虚，只剩推官冯凤雏居守。崇明父子，猝至遵义，凤雏无兵无饷，如何守得？当被崇明父子陷入，眼见得这位冯推官，杀身成仁了。崇明复破遵义，留子奢寅，及部目尤朝柄、杨维新、郑应显等占据，自率余众返永宁，这且慢表。

且说水西土目安邦彦，系宣慰使安尧臣族子，尧臣病殁，子位嗣职。位年尚幼，由尧臣妻奢社辉摄事。社辉系奢崇明女弟，尝与崇明子寅争地为仇，不通闻问。独邦彦与崇明往来，素怀异志，及崇明作乱，或说他已得成都。邦彦遂挟位母子叛应崇明，自称罗甸大王，纠合诸部头目安邦俊、安若山、陈其愚、陈万典等，进陷毕节。更分兵四出，西破安顺、沾益，东下瓮安、偏桥，邦彦自率水西部众，渡陆广河，直趋贵阳。适贵阳城中，藩臬守令，均已入觐，巡抚李桠，亦因乞休得请，专待后任交卸，陡闻此变，慨然督军，又是一个朱燮元。与巡按御史史永安，提学佥事刘锡元，悉力拒守。但虑城大兵单，不敷堵御，当由刘锡元号召学官，并及诸生，督促城中丁壮，分堞守护。邦彦率众攻城，城上矢石齐下，无隙可乘。他却想了一计，沿城筑栅，断绝城中出入，为久围计。流寇宜速不宜缓，乃筑栅久围，已非胜算。镇将张永芳，闻省会被围，即率二万人入援，为邦彦所阻，不得进行。他将马一龙、白自强等，与贼兵交锋，战败阵亡。邦彦攻城愈急，占住城东山冈，搭设厢楼，登高俯击。李桠令兵士遥射火箭，迭毁贼楼，接连三日三夜，尚是火光熊熊。邦彦乃不敢登山，但据住各栅，不令放松。城中久持力惫，将校多病，更兼饷绝粮空，害得大家枵腹，先食糠粃，继食草本败革，后且食死人血肉，最后连尸骸俱被刮尽，不得已杀食生人，甚至亲属相啖。里居参政潘润民，一女被食，知县周思稷，且自杀饷军，幸得人心坚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以城为重，视死如归。比朱燮元之守成都，尤为坚忍。

明廷方注重辽事，不遑兼顾，只有新任巡抚王三善，已经简放，驰抵平越。巡按史永安飞檄敦促，且上疏诋三善观望不前，请朝旨星夜催迫。

三善乃在平越募兵，大会将士，毅然面谕道：“省城危急万分，不能久待，我辈若再不往援，他日省城失守，必至坐法。与其坐法论死，还不若驰往死敌，或尚可望不死呢。”是极。将士等齐声赞成，遂分三道进兵。道臣何天麟、杨世赏等，左右夹进，三善自与道臣向日升，从中路驰入，衔枚疾走，直抵新安，距贵阳只数十里。乃命刘超为前锋，自为后劲。超麾军大进，与寇相值，两下对垒，贼首阿成操着长槊，奋勇杀来。超兵遽退，超下马手斩二人，复上马冲出，亲当阿成。阿成已持槊飞舞，突被刘超用刀格住，方拟抽槊回刺，不防超背后闪出一人，趋近阿成身旁，拦腰一刀，挥作两段。贼兵失了主将，自然披靡，可巧三善亦驱军大至，乃奋呼杀贼，追了一程，收复龙里城。当由刘超禀报，掩杀阿成，乃是麾下亲兵张良俊。为叙明姓氏补笔。三善大喜，簿录首功，遂乘胜入援贵阳城。

邦彦闻新抚到来，防有数十万大兵，不禁手足无措，踌躇半晌，才语部众道：“我当亲出调兵，与他决一胜负。”言毕自去。贼众待久不至，相顾惊诧，怎禁得官军杀到，似山崩地震一般，压入垒中，纷纷瓦解。贼将安邦俊，不管死活，还想上前招架，但听得“扑”的一声，已是中了一弹，洞胸殒命。大众顾命要紧，各将甲仗弃去，四散奔逃。官军直抵城下，先有五骑传呼道：“新抚到了。”城中兵民，欢呼相和，共庆更生。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户口十余万，至是只剩数百人，兀自守住，这全仗故抚李桠，及永安、锡元等的功绩呢。越数日，左右两部兵才至，又数日，楚、粤、蜀各兵亦到，李桠乃卸任而去。城已保全，才行卸任，我钦爱李公忠荩。

是时朱燮元已升任四川总督，兼兵部侍郎，再举讨贼，大集将佐等计议道：“我与永宁贼相持已久，尚不得志，无非因贼合我分，贼逸我劳呢。今拟尽撤各防，会剿永宁，捣穴平巢，在此一举。”秦良玉首先允议，诸将亦拱手听命，遂令副将秦衍祚等，往攻遵义，自率大军进讨，历破诸险，将薄永宁。奢寅自遵义还援，带着樊虎等人，前来搏战，被燮元督军猛击，杀得弃甲曳兵。奋追至老君营、凉伞铺，尽毁贼垒。寅身中二枪，仓皇遁走，樊虎伤重即死。燮元还破青岗坪，进扑永宁城，一鼓齐上，生擒贼目周邦泰等，降贼二万。惟崇明得脱，败奔旧蔺州城。罗乾象已由燮元保举，擢为参将，愿率一军穷追崇明，燮元遣他去讫。乾象甫行，遵义捷音亦至，逐去贼目尤朝柄、杨维新、郑应显等，降贼党安銮，克复遵义全城。于是燮元再自永宁出师，为乾象后援，途次接到乾象军报，奢贼计穷，已走水西、龙场，向安氏借兵，再图报复。燮元乃长驱直进，与乾象会师，向蔺州进发，忽由探马报到，安邦彦已出兵两路，帮助奢氏，一窥遵义，一窥永宁，已过赤水河，向狮子山来了。燮元遂命罗乾象攻蔺州，自往狮子山截击贼锋。乾象督兵至蔺，用了火炮火箭，击射城中，把奢氏的九凤楼，片刻毁去。城中自相哗噪，当由乾象乘隙攻入，扫尽贼众。崇明父子时已转走龙场，无从缉获。蔺州方下，燮元至芝麻塘，遇着安氏所遣的贼众，一阵击退，再进兵至龙场，崇明已如惊弓鸟，漏网鱼，未战先逃，连妻弟都不及带去。官兵遂将他妻安氏，弟崇辉，一并擒住，斩首以千万计。复四处追觅崇明父子，嗣闻崇明父子，相继遁入水西，燮元以王三善方在得手，不欲攘功，便勒

兵不追。申明燮元意旨，可见燮元之不追，并非畏怯。

那时三善正会师六万，进击水西，连战皆捷，遂渡渭河，直达大方。安邦彦逃入织金，安位及母奢社辉，窜居火灼堡，三善乃檄令安位母子，速擒安邦彦及崇明父子，解献军门，请旨赎罪。安位母子倒也惊慌，只恐三善未必践言，特遣人赴镇远，至总督杨述中处乞降，述中当即允许，致书三善，令他撤兵。三善以元凶未翦，不如即抚即剿，述中一意主抚，彼此辩论不明，反将军务搁起。安邦彦侦知情形，日夜聚兵，为再出计，且勾通四川乌撒土目安效良，作为外援，一面与悍党陈其愚密商，令他诈降三善。三善见了其愚，初颇怀疑，经其愚狡黠善辩，遂以为诚信可靠，引作参谋。燮元收降罗乾象，三善收降陈其愚，同一招抚，而结果迥异，是仍在知人与不知人耳。其愚诈言邦彦远窜，势不足虑，不如撤还贵州。三善因出师连捷，颇有骄心，且久住大方，粮食将尽，遂信了其愚的计画，焚去大方庐舍，率兵东归。其愚自请断后，三善许诺，乃将各队兵马，陆续先发，自与副将秦民屏等，揽辔徐行。哪知其愚早已报知邦彦，令他发兵追击，等到邦彦兵至，恰密遣心腹，驰禀三善，只说是其愚遇贼，速请回援。三善返旆往救，遥见其愚跃马奔来，还道他被贼所追，急忙出马救护，说时迟，那时快，其愚见三善在前，故意的策马数鞭，马性起前蹿，竟将三善的坐骑撞翻，三善从马上跌将下来，自知有变，即将帅印掷付亲兵，自抽袜中小刀，横颈欲刎。其愚很是厉害，意欲生缚三善，便下马夺刀，三善怒骂不止。秦民屏正来相救，偏偏贼兵大至，围拥上来，民屏战死，三善被杀。秦佐明、祚明等，突围出走。贼兵尚并力追赶，还亏前行将校，回马迎击，方得杀退贼兵。监军御史傅宗龙，闻三善被戕，矢志复仇，独率壮士数百人，潜蹑陈其愚后尘。其愚正在得意，扬鞭归去，口唱蛮歌，不防宗龙赶到，一声唿哨，乱刀齐起，立将其愚斫落马下，连人带马，剁作数段。三善至此，亦堪瞑目。宗龙割下其愚首级，招呼壮士，飞马还走，贼兵闻警来追，那宗龙与壮士数百名，似风驰电掣一般，霎时间走得很远，无从追及了。

明廷闻王三善被害，命总督刘述中，回籍听勘，改任蔡复一为总督。复一遣总兵鲁钦、刘超等，捣织金贼巢。织金四面皆山，林深箐密，向称天险，官兵从未入境，鲁、刘二军，凿山开道，攀藤穿窦，用了好几月工夫，才得到了织金，途次遇着数千贼兵，由官军努力上前，斩杀千余人，余众溃败。及捣入贼巢，只是空空一寨，四面搜觅，并不见有邦彦踪迹，没奈何下令退兵。已中邦彦诡计。行了一程，忽由岩壑间钻出贼众，左右奔集，来击官军。鲁钦知事不妙，慌忙整军抵敌，怎奈路径崎岖，如鼠斗穴，贼兵驾轻就熟，官军路陌生疏，又兼意乱心慌，如何招架得住？不到数时，多半溃散。钦等急寻归路，且战且行，好容易杀出危途，手下的兵士，十成中已丧亡六七了。还是幸免。复一见钦军败还，只好上章自劾，朝旨责令罢官，特授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出驻遵义。

适值乌撒土目安效良，南向入滇，纠合蔺州、水西、乌撒三部，入据沾益。云南巡抚闵洪学，急饬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源等，激励将士，血

战沾益城下，相持五昼夜，屡出奇兵破贼，效良乃去。燮元闻云南有警，正拟调兵往救，嗣得闵抚报捷，因即停遣。既而探知水西贼情，拟由三路入犯，一攻云南，一攻遵义，一攻永宁。永宁的贼将，就是奢崇明子奢寅。燮元语诸将道："奢寅是抗命的首逆，此贼不除，西南哪有宁日？我当设法除他。"诸将请即进剿！燮元道："且慢！可能不劳一兵，除灭此贼，那是最好的呢。"诸将不知何计，也不敢复问，但见燮元按兵不动，每日只遣将校数名，出外行事。约阅旬日，方拨兵千人，令他往迎降将。果然派兵往迓，降将随来，当即呈上首级一颗，看官道是何人首级？就是燮元所说首逆奢寅。点醒眉目，尚伏疑团。原来寅素凶淫，每见附近番妇，稍有姿色，即行强奸，遇豪家富室，往往尽情勒索，稍不如命，立杀勿贷。就是部下兵士，也是朝不保暮，因此兵民戒惧，多生变志。部目阿引，尝受奢寅鞭责，怀恨在心，燮元暗地探知，特遣总兵李维新，诱他降顺，歃血为誓。阿引很是欢洽，愿乘隙诛寅，作为报效，两下里非常秘密，偏被寅稍稍觉察，令左右将阿引缚去，拷问了好几次，且用利刃穿他左足，至一昼夜，阿引宁死不承，才得释放。蛮人究竟悍忍。看官！你想阿引受此痛苦，怎肯干休？巧有同党苗老虎、李明山等，与阿引素来莫逆，代为不平，阿引遂与同谋，只苦足胫受伤，不便举事。苗、李两人，奋袂而起，愿当此任，密约已定，专待下手。一夕，奢寅与部众痛饮，传入几个蛮女，酣歌侑酒，自午至申，竟饮得酩酊大醉，登床熟寝。苗老虎佯为奢寅盖被，见寅方鼾睡，暗拔佩刀，向胸刺入。李明山乘势进去，也用刀助砍，眼见得恶贯满盈的首逆，肠破血流，霎时归阴。苗老虎割了寅首，与明山遁出帐外，邀同阿引，来投官军。待至贼党追来，已由官军接着，欢迎去了。首逆得诛，故特笔详叙。朱燮元喜诛奢寅，遂建议滇、蜀、黔三省进兵，共剿邦彦，自率大军出发遵义，满期一举荡平，廓清天日，不意家中来了急报，由燮元亲自启阅，瞧了数行，禁不住大恸起来，险些儿昏晕过去。这一番有分教：

将军归去循丧礼，悍贼余生稽显诛。

毕竟燮元为着何事，待至下回再详。

奢崇明先反，而安邦彦继之。蛮苗殊俗，叛服不常，固其天性然也。惟奢酋窃发，尚止蜀道一隅，且未几即遭挫败，安氏则转战西南，勾通各部，至逃入织金后，且收拾余烬，再出骚扰，狡悍情形，盖比奢酋为尤甚矣。若夫王三善之才略，亦远逊朱燮元，三善因胜而骄，卒堕贼谋，致为所害。燮元独用兵如神，始降罗乾象而却崇明，继降苗老虎等而诛奢寅，并不闻有其愚之凶，猝遭反噬，是非驾驭有方，乌能使悍蛮之束身归命耶？他若李桉之守贵阳。亦与燮元之守成都相似，无独有偶，是亦一《明史》之光欤。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却说朱燮元接着家报，系是父殁的讣音，燮元忠考性成，自然悲号不止。当由众将上前劝慰，才行停泪，即上疏乞归居丧，熹宗不得不准，特命偏沅巡抚闵梦得继任。奢、安两酋，因部众凋零，暂拟休养，彼此按兵不动，且至后文再提。且说西南鏖兵的时候，山东亦出一妖徒徐鸿儒，揭竿作乱。先是深州人王森，尝救一妖狐，藏狐断尾，颇有异香，以此煽惑愚民，敛钱聚众，号为闻香教，亦名白莲教，自称教主，收集徒侣，有大小传头及会王诸名目，蔓延各省。嗣森为有司所拘，下狱瘐死，遗有巨万家资，由森子好贤承受。好贤散财结客，与武邑人于弘志，及巨野人徐鸿儒互相往来，密图叛乱，好贤席有父产，何妨酒食逍遥，乃必结党营谋，自寻死路，真是何苦！约于天启二年八月望日，三方同起。鸿儒制造甲械，号召党羽，免不得泄露风声，当由地方官吏，派兵往捕。鸿儒不及待约，先期发难，便在卞家屯刑牲誓众，令党徒各挈家属，寄居梁山泊，然后起兵两路，一攻魏家庄，一攻梁家楼。两处都被得手，遂进陷巨野县城，僭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据一县城，便僭称帝，想亦自知不久，遂窃帝号以自娱。一时不及制办冠服，只令大众用红巾包头，算作标记便了。明太祖起兵，曾投入红巾党，鸿儒岂亦欲效明太祖耶？

巨野既陷，转趋郓城，郓城无兵可守，知县余子翼，偷生惜命，一溜烟的逃走。于是曹濮一带，相继震动。兖西道阎调羹，飞书至省会乞援，巡抚都御史赵彦，忙檄同总河侍郎陈道亨，合兵剿办，一面奏报明廷。廷议以小丑跳梁，不甚可虑，只命赵彦赶紧荡平。赵彦职任疆圻，恰也无从推诿，怎奈山东武备久虚，重兵难集，且因辽事日亟，朝廷日括辽饷，几已把所有地皮，尽行剥去，此时饷缺兵稀，如何平乱？当下赵彦奉命，无法可施，不得已暮练乡勇，权时救急。既而邹、滕两县，警报迭传，邹县署印通判郑一杰，至滕县知县姚之胤，都逃得不知去向，两城俱被匪徒占去。赵彦即饬都司杨国盛、廖栋等，带着兵勇，前去截击。那匪徒本无纪律，亦无勇谋，不过借着一些江湖卖艺的幻技，说是能剪纸成人，撒豆成兵，哄骗这愚夫愚妇，吓走那庸吏庸官。此次杨、廖两都司，居然有点胆量，效力杀贼，一班乌合的党徒，哪里是两将对手？杀一阵，败一阵，纷纷如鸟兽散去，不数日便克复郓城，夺还巨野。但官军虽屡获胜仗，贼势终是未衰，这边奔散，那边啸聚，杨国盛、廖栋，日夕追剿，也不免疲于奔命。赵彦乃上言妖贼日众，官兵日敝，乞截住京操班军，及广东援辽军，留备征调。并荐故大同总兵杨肇基，统山东军讨贼，朝旨一一照准。

肇基尚未到山东，鸿儒已令贼党潜袭兖州，为知县杨炳所败，也有这个好知县。移犯夏镇、韩庄。夏镇近彭家口，为运河孔道，适有粮船四十余艘，运往京师，经过此地，偏为贼目□知，纠众劫夺，粮船上没甚防兵，如何阻拦得住？不消半刻工夫，被他连船劫去，侍郎陈道亨闻警，飞章告急，亏得沙沟营姚文庆，招集军壮乡勇，临流阻截，擒贼十一人，杀贼五十余人，贼众窜走，方将漕艘夺回，运道复通。贼众奔回滕

县，与邹县贼会合，同攻曲阜，共计马步四万余，拥至城下。知县孔闻礼，率城中丁壮，极力捍御，飞矢掷石，毙贼甚众。不愧孔氏后裔。贼料不能克，撤围引去。道经杨国盛军营，他竟出其不意，袭击过去。国盛措手不及，跳身走免，游击张榜等均战殁，营内粮草器械，俱没入贼中。贼焰复盛，扬言当先取兖州，继取济南。武邑于弘志，也杀人祭旗，起应鸿儒，王好贤亦倡乱深州，还有艾山贼赵大，奉刘永民为主，得死党二十八人，各用五色涂面，谓上应二十八宿，仿佛儿戏。聚众至二万余人，合邹、滕贼众，共得一十七支。省会中的警报，好似雪片相似。赵彦以悍贼聚邹、滕间，鸿儒复在邹县居住，拟先攻邹县，为擒渠计。副使徐从治进言道："攻坚不若攻瑕，捣实不如捣虚，去他羽翼，那两城悍贼，亦当胆落，渠魁办不难就擒了。"赵彦尚在迟疑，可巧杨肇基到来，会商军务，亦贺同从治计划。当下发兵往剿，分徇武邑、艾山。已而武邑捷闻，于贼弘志击毙，接连又是艾山捷报，生擒了刘永明，赵彦即批令就地正法。永明临刑，尚自称寡人，官兵传为笑话。煞是可笑。彦即偕肇基同赴兖州，至演武场阅兵，蓦闻贼众已到城下，肇基即起身出战，命杨国盛为左翼，廖栋为右翼，两翼分击，毙贼千余人，贼众仓皇败退，复回滕县去了。实是无用。

肇基既获胜仗，遂与赵彦定计攻邹，大军齐发，共趋邹城，途次闻贼众精锐，麕集峄山，乃令游兵至邹，牵制城中守贼，自率大军径袭峄山。贼众未曾防备，突被杀入，多作刀头之鬼，有一小半逃回邹城，赵抚、杨总兵，即追薄城下，鸿儒自知穷蹙，与党魁高尚宾、欧阳德、酆九叙、许道清等，誓死坚守，屡攻不下。邹、滕两县，相为犄角，赵彦料滕县未复，邹亦难克，遂遣杨国盛、廖栋等，攻拔滕县，又大破贼党于沙河，邹城乃成孤立。官军筑起长围，困得水泄不通，渐渐的城中食尽，守卒统有饥色。赵彦下令招降，除鸿儒外，一概免死。伪都督侯五，伪总兵魏七等，遂拔去城上旗帜，情愿投诚。鸿儒单骑夜走，甫出城□，即被官兵擒住。赵彦等乃入城宣抚，安插乡民二万余人，收获军资无算，遂将鸿儒槛送京师，照例磔死。鸿儒受刑时，仰天叹道："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年，党羽不下二百万，乃先期泄谋，致遭此败，岂非天意？"项羽乌江自刎，称为天意，鸿儒亦欲援天自解，真是不度德，不量力。总计鸿儒举事，凡七阅月，尽行灭亡。王好贤闻鸿儒伏法，遁走蓟州，私挈家属二十余人，南奔扬州，后来事露被擒，也遭骈戮。该死。明廷录平贼功，擢赵彦为兵部尚书，杨肇基以下，进秩有差。赵彦查得五经博士孟承光，系亚圣后裔，邹城被陷时，为贼所执，不屈遇害，至是并上书奏闻。又经御史等申请抚恤，乃下旨准奏，修葺孟庙，光复孟祀，且不必说。

再说魏忠贤专宠怙权，由司礼秉笔监，提督东厂，车马仪卫，僭拟乘舆，任用同党田尔耕，掌厂卫事，许显纯为镇抚司理刑，罗织善类，屠害忠良，呼号敲扑的声音，昼夜不绝。杨涟已任左副都御史，目击忠贤不法情状，忍无可忍，遂劾忠贤二十四大罪。略云：

太监魏忠贤者，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今请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祖制

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政体，大罪一；刘一燝、周嘉谟，皆顾命大臣也，忠贤令其党论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宾天，实有隐憾，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悉为忠贤排去，顾于党护选侍之沈□，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宏，更为他词以锢其出，是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时名贤不安于位，颠倒铨政，掉弄机权，大罪六；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江秉谦、侯震旸等，抗论稍忤，立行贬黜，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然犹曰外廷臣子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圣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即指冯贵人，《纪事本末》作胡贵人。大罪八；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娠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大罪九；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忽然告陨，虹流电绕之祥，变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大罪十；先帝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以护持孤危者，惟王安一人，即陛下仓猝受命，拥卫防维，安亦不可谓无劳？

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仆，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近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应星等，滥袭恩荫，亵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良乡生员章士魁，以争煤窑，伤忠贤坟脉，遂托言开矿而致之死，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王思敬以牧地细事，径置囚阱，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璧之气，先结于壁宫泮藻之间，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朴，执纠织监，原是在工言工，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致削籍，大明之律令可不守，忠贤之命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为吏科，遵旨莅任，忽传旨切责，及大中回奏，台省交章，又再亵王言，煌煌纶□，朝夕纷更，大罪十九；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忠贤任事，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投匭告密，日夜未已，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止，当年西厂汪直之僭，未足语此，大罪二十；边警未息，内外戒严，东厂缉访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侦探虚实，实主忠贤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祖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创立内操，薮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忠贤进香涿州，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御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驷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则俨然乘舆矣，大罪二十三；夫

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贷以不死，忠贤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脔忠贤，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伏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伏望陛下大发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矣！谨奏。

涟缮折已毕，本欲因熹宗早朝，当面呈递，偏偏次日免朝，涟恐再宿机泄，不得已照例封入，自己缮写奏稿，尚恐再宿机泄，可见魏阉心腹，已遍都门。当已有魏阉心腹，走漏风声。忠贤也颇惶迫，往谒阁臣韩□，请代为解免。□严行拒绝。忠贤不得已泣诉御前，并托客氏从旁洗饰。熹宗本是个麻木不仁的人物，总道客、魏理直，杨涟理曲，便令魏广微拟旨斥涟。广微虽备位辅臣，无异权阉走狗，所拟诏旨，格外严厉。忠贤且佯辞东厂，自愿出宫，又经熹宗再三慰谕，接连三日辍朝。至第四日，方御皇极门，两旁群阉夹侍，刀剑森立，涟欲对仗再劾，偏已有旨传下，勅左班诸臣，不得擅出奏事。比周厉监谤，厉害十倍。于是廷臣大愤，罢朝以后，各去缮备奏章，陆续上陈。给事有魏大中、许誉卿等，御史有刘业、杨玉珂等，京卿有太常卿胡世赏，祭酒蔡毅中等，勋戚有抚宁侯朱国弼等，先后纠劾忠贤，不下百余疏，或单衔，或联名，无不危悚激切，均不见报。陈道亨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已引疾杜门，不与公事，乃见杨涟参疏，奋然出署，联合南京部院九卿诸大臣，剀切敷陈，拜表至京，只博得一顿训斥。道亨决计致仕，洁身引去。无道明隐，正在此时。大学士叶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忠贤遣归私第，聊塞众谤，熹宗仍然不从。工部郎中万燝，实在看不过去，便上言："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等语。忠贤正愤无所发，见了此疏，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么？若再不严办，还当了得。"随即传出矫旨，廷杖万燝百下，一班腐竖，接了此谕，都跑到万燝寓中，把燝扯出，你一拳，我一脚，且牵且殴，及牵到阙下，已是气息奄奄，哪禁得刑杖交加，惨酷备至。小子有诗叹道：

古刑不上大夫身，何物权阉毒搢绅？

试看明廷笞杖日，恨无飞剑戮奸人。

未知万燝性命如何，且至下回续叙。

徐鸿儒一外妖也，魏忠贤一内孽也，古称在外为奸，在内为宄，奸宄交作，祸必随之。吾谓妖孽之萌，尤甚于奸宄，而内孽尤甚于外妖。鸿儒举事，仅七阅月，即报荡平，忠贤蟠踞宫禁，甚至内外大臣，弹劾至百余疏，尚不能动其分毫。伊古以来，殆未有得君如忠贤者。观都御史杨涟一疏，觉忠贤不法情状，罪不容死，外如群臣各奏，《明史》虽多未录述，而大致应亦从同，熹宗违众庇私，甘为蛊惑而不悟，是诚何心？

窃不禁为之恨恨矣！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却说万燝受杖阙廷，昏绝复苏，又经群阉任情蹴踏，哪里还保得住性命？阉党将他拖出，由家人舁归京寓，不到数日，便即去世。哪知忠贤又复矫旨，饬群阉去拿御史林汝翥，依万燝例惩治。这林御史系叶向高族甥，尝巡视都城，见有二阉夺人财物，互相斗殴，因即斥他闹事，薄笞了案。偏偏二阉入诉忠贤，忠贤正杖燝示威，索性将林汝翥一并逮办。想是并案处治。汝翥闻信，恐未受廷杖，先遭殴辱，即逃出城外。群阉无处拘拿，总道他避匿向高寓中，哄然直入，谩骂坐索。向高愤极，上言："国家二百年来，从没有中使鸱张，敢围阁臣私第。臣乃遭彼凌辱，若再不去，有何面目见士大夫？"熹宗总算温旨慰留，收回中使。已而林汝翥赴遵化军门，乞为代奏，愿自至大廷受杖，不愿受阉党私刑。奏入后，科道潘云翼等，疏救不从，仍执前旨如故。汝翥遂自诣阙下，受杖百下，不过吃了几日痛楚，还不致伤损大命。幸亏先逃后至。向高目睹时弊，料不可为，迭上二十余疏，无非乞休回籍，乃命行人送归。总计向高两出为相，秉性忠厚，颇好扶植善类，至魏阉专权，尚且从中补救，为清流所倚赖。惟袒庇门生王化贞，贻误边疆，致惹物议，这是他平生第一缺憾；后三年病殁家中，崇祯初始追赠太师，予谥文忠。神宗以后诸相臣，应推叶向高，故总断数语。

向高既去，韩□进为首辅，屡与魏广微等龃龉。□亦抗疏乞归，中旨反责他悻悻自专，听令罢官。□与向高，素为东林党所推崇。东林党见七十五回。两人相继去职，只有吏部尚书赵南星，算是领袖。魏忠贤颇仰赵名，曾遣甥傅应星往谒，被拒不纳。阁臣魏广微，本为南星故友，魏允贞子，有通家谊，素相往来。及广微谄附忠贤，夤缘入阁，南星乃绝不与通，尝叹为见泉无子。见泉即允贞别字。广微闻言，未免怀恨。又尝三谒南星，始终不见，嫉恶太严，亦足取祸。遂与南星有隙，协比忠贤，设法排挤。南星在朝，以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均系正人，引为知交，共期佐治。可奈忠贤在内，广微在外，均欲扰乱朝纲，誓倾正士，那时薰莸异器，臭味差池，渐渐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况明朝气运将尽，出了一个昏愦绝俗的熹宗，专喜小人，不喜君子，凭你如何方正，也是无益，反被那小人侧目，贻祸身家，说将起来，正令人痛恨无穷呢！慨乎言之，为下文作一总冒。

且说明朝故事，巡按御史回道，必经都御史考核称职，才得复任。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赃私狼藉，及还朝复命，凑巧高攀龙为左都御史，秉公考察，尽得他贪秽实迹，立行举发。赵南星职掌铨衡，上议应戍，有旨革职听勘。呈秀大惧，忙怀挟金宝，夜投忠贤私第，叩首献珍，且乞为义子。廉耻何存？忠贤自然喜欢，居然上坐，受他九拜。呈秀趁这机会，极言南星、攀龙等人，故意寻隙，此辈不去，我等将无死所。忠贤听一句，点一回首，便道："老子尚在，不怕他不落我手，你休要担忧

呢！”呈秀拜谢而去。会山西巡抚出缺，南星荐举大常寺卿谢应祥，既邀俞允，偏是御史陈九畴，上言：“应祥尝任嘉善知县，与魏大中谊属师生，大中为师出力，私托选郎夏嘉遇，谋任是缺，徇私当斥”云云。希承魏阉意旨，已在言中。大中、嘉遇，闻有此奏，自然上疏辩驳：“南星、攀龙，亦奏称推举应祥，实协人望，大中、嘉遇，并无私情，九畴妄言，实是有人授意，请勿过听”等语。忠贤见了此奏，明知有意讽己，特矫旨降调大中、嘉遇，并将陈九畴一并议罪，镌去三级。俗所谓讨好跌一交。且责南星等朋谋结党，有负委任。南星遂乞罢，攀龙亦请归，有旨一一批准，立命免官，复议推选吏部尚书。侍郎于廷，推乔允升、冯应吾、汪应蛟等人，杨涟注籍不预，忠贤又矫旨责涟，坐他“大不敬”三字的罪名。是亦三字狱也。又以允升等为南星私人，斥责于廷徇私荐引，左光斗与涟朋比为奸，均应削籍，另擢徐兆魁为吏部侍郎，乔应甲为副都御史，王绍徽为佥都御史，这三人俱系南星所摈，转附魏阉，于是朝廷大权，尽归魏阉掌握了。

魏阉既得崔呈秀，相见恨晚，倚为腹心，日与计画。给事中李恒茂，趋奉魏阉，即为呈秀讼冤，忠贤遂矫旨复呈秀官。时矫旨迭下，浑称中旨，廷臣均以为未合。给事中李鲁生，独谓：“执中者帝，宅中者王，谕旨不自中出，将属何处？”大众目为笑话，忠贤恰非常嘉许。阁臣顾秉谦、魏广微等，编造《缙绅便览》一册，如叶向高、韩□、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诸人，统称邪党，黄克缵、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统算正人，私下呈与忠贤，用一呈字妙。令做进退百官的蓝本。呈秀复进《同志录》《天鉴录》两书，《同志录》均属东林党，《天鉴录》均非东林党。最可笑的，是佥都御史王绍徽，编了一部《点将录》，无论是东林党，非东林党，但教与他未合，统列入东林党中，统计得一百八人，每人名下，系以宋时梁山泊群盗诸绰号：比叶向高为宋公明，就叫他作及时雨。此外号缪昌期为智多星，文震孟为圣手书生，杨涟为大刀，惠世扬为霹雳火，郑鄤为白面郎君，顾大章为神机军师，也按着天罡地煞，分类编列。天罡星部三十六，地煞星部七十二，用了洛阳佳纸，蝇头细楷，写得明明白白，浼呈秀献与忠贤。忠贤识字无多，正苦东林党人，记不胜记，惟梁山泊诸盗名目，从幼时得诸传闻，尚含着脑筋中，未曾失忆。此番有了《点将录》，正好两两对证，容易记着，便异常欢喜，目为圣书。究竟不及宋公明的天书。令王体乾等各抄一本，暗挟袖中。每阅廷臣章奏，先将《点将录》检览，录中姓氏相符，即粘纸条寸许，赍送忠贤直房。忠贤即除去纸条，奏请责处。但有时尚恐遗误，必与那位奉圣夫人细商，奉圣夫人入直处，统用红纱大幔遮蔽，幔上绣着花鸟，仿佛如生，幔中陈列寝榻几案，无不精巧。忠贤入幔对食，就把责处廷臣的方法，与她密谈。奉圣夫人有可有否，忠贤无不照允。到了宴笑尽欢的时候，便相抱相偎，做一回鸳鸯勾当，内廷中人，没一个不知晓。只因他权焰熏天，哪个去管这种闲事？大家都是过来人，原是不必多管。惟《天鉴录》中，统是魏阉门下士，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与主谋议，时人号为五虎。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代行杀戮，时人号为五彪。还有尚书周应秋，大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出入阉门，时人号为十狗。此

外又有十孩儿、四十孙名号，书不胜书。最有势力的，要算崔呈秀，自复官后，不二年即进职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舆从烜赫，势倾朝野，因此前时客、魏并称，后来反变作崔、魏了。

先是神宗末年，朝局水火，党派纷争，有宣昆党、齐党、楚党、浙党诸名目。汤宾尹、顾天埈，为宣昆党魁首。亓诗教、周永春、韩浚、张延登，为齐党魁首。官应震、吴亮嗣、田生金，为楚党魁首。姚宗文、刘廷元，为浙党魁首。四党联成一气，与东林党为仇敌。至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等，入掌朝纲，四党气焰渐衰，又有歙县人汪文言，任侠有智，以布衣游京师，输赀为监生，党附东林，计破他党。向高嘉他同志，引为内阁中书。韩□、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俱与交游，往来甚密。适桐城人阮大铖，与光斗同里，光斗拟荐为吏科给事中，南星、攀龙等，以大铖轻躁，不足胜任，乃改补工科，另用魏大中为吏科给事。大铖遂与光斗、大中有嫌，暗托同寅傅櫆，劾奏文言，与光斗、大中，交通为奸。得旨将文言下狱。吏、工两部，虽少有分别，然名位相等，大铖即以此挟嫌，谋害左、魏，是之谓小人。幸镇抚司刘侨，从御史黄尊素言，只将文言廷杖除名，不及左、魏。忠贤正深恨东林党人，欲借此为罗织计，偏偏侨不解事，因将他削籍除名，改用许显纯继任。御史梁梦环，窥透忠贤意旨，复上疏申劾文言。当由中旨传出，再逮文言下狱，令许显纯鞫治。看官！你想显纯是魏阉门下有名的走狗，得了这个差使，自然极力承办，尽情锻炼，狱连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二十余人，还有故巡抚凤阳都御史李三才，也牵连在内。三才当神宗时，以都御史出抚凤阳，镇淮十年，颇得民心，尝与东林党魁顾宪成，深相结纳，宪成亦乐为揄扬。但材大气豪，不矜小节，多取多与，伐异党同，以此干触时忌，屡上弹章。三才倒也见机，累请辞官，甚至疏十五上，尚不得命，他竟挂冠自去。是为补叙之笔。王绍徽《点将录》中，亦曾列入，惟绰号加他托塔天王，不入梁山泊排行。熹宗暇时，亦由忠贤呈上《点将录》，看到托塔天王四字，懵然不解。忠贤代为解说，谓："古时有托塔李天王，能东西移塔，三才善惑人心，能使人人归附，亦与移塔相似。"牵强附会，确是魏阉口吻。熹宗微笑无言。至是亦拦入案中，都诬他招权讷贿，目无法律。这贿赂从何处得来？便把移宫一案，加在诸人身上。大理寺丞徐大化，至魏阉处献策道："选侍移宫，皇上亦尝赞成，何赃可指？不若说他纳杨镐、熊廷弼等贿赂，较为有名。且封疆事关系重大，即使一并杀却，后人也不能置议呢。"忠贤大喜，便嘱徐大化照计上奏，一面令许显纯照奏审问。等到徐疏发落，显纯即严鞫文言，迭加惨刑，令他扳诬杨、左诸人。文言始终不承，至后来不胜搒掠，方仰视显纯道："我口总不似你心，汝欲如何？我便依你。"显纯乃令松刑，文言忍痛跃起，扑案厉声道："天乎冤哉！杨、左诸贤，坦白无私，宁有受赃情弊？我宁死不敢诬人。"说毕，仆倒地上，奄然无语。显纯料不肯供，自检一纸，捏写文言供状。文言复张目道："你不要妄写！他日我当与你对质。"显纯被他一说，倒也不好下笔，便令狱卒牵退文言。

是夕，即将文言掠毙，仍伪造供词，呈将进去。杨、左两人，各坐赃二万，魏大中坐赃三千，御史袁化中坐赃六千，太仆少卿周朝瑞坐赃一

万，陕西副使顾大章坐赃四万。忠贤得此伪证，飞骑逮六人系狱，由许显纯非法拷掠，血肉狼藉，均不肯承。光斗在狱中私议道："他欲杀我，不外两法；我不肯诬供，掠我至死，或夜半潜令狱卒，将我等谋毙，伪以病殁报闻。据我想来，同是一死，不如权且诬供，俟移交法司定罪，再陈虚实，或得一见天日，也未可知。"周、魏等均以为然，俟再讯时，一同诬服。哪知忠贤阴险得很，仍不令移交法司，但饬显纯严行追赃，五日一比，刑杖无算，诸人始悔失计，奈已是不及了。自来忠臣义士，多带呆气，试想矫旨屡颁，已非一次，哪有天日可见？就使移交法司，亦岂能免死耶？

过了数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被狱卒害死，光斗、大中，死后均体无完肤，涟死尤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用血衣裹置棺中。又逾月，化中、朝瑞亦毙，惟大章未死。群阉谓诸人潜毙，无以服人，乃将大章移付镇抚司定罪。大章已死得半个，料知不能再生，便招弟大韶入狱，与他永诀，各尽一巵，惨然道："我岂可再入此狱？今日当与弟长别了。"大韶号哭而出，大章即投缳自经。先是涟等被逮，秘狱中忽生黄芝，光彩远映，适成六瓣。或以为祥，大章叹道："芝本瑞物，乃辱生此间，是即为我等六人征兆，还有什么幸事！"后来果如所言，世称为六君子。

六人已死，忠贤还饬抚按追赃，光斗兄光霁，坐累自尽，光斗母哭子亡身，家族尽破。大中长子学洢，微服随父入京，昼伏夜出，欲称贷赎父，父已毙狱，学洢恸哭几绝，强起扶梓，归葬故里，日夕哭泣，水浆不入口，竟致丧命。赵南星、李三才，亦坐是削籍，饬所在抚按追赃。未几，又将南星遣戍，终殁戍所。吏部尚书崔景荣，心怀不忍，当六君子未死时，曾请魏广微谏阻。广微本预谋此狱，不料天良未泯，居然听信景荣，上了一道解救的奏章，惹得忠贤大怒，召入私第，当面呵斥。广微汗流浃背，忙出景荣手书，自明心迹，忠贤尚嘲骂不已。广微趋出，忙上疏求归，景荣亦乞罢，先后去职。阁臣中如朱国桢、朱延禧等，虽未尝反对魏阉，但亦不肯极力趋奉，相继免归。忠贤乃复引用周如磐、丁绍轼、黄立极，为礼部尚书，冯铨为礼部侍郎，入阁预事。绍轼及铨，均与熊廷弼有隙，遂以杨、左诸人，因赃毙狱，不杀熊廷弼，连杨、左一狱，也属无名，乃将廷弼弃市，传首九边。可怜明廷一员良将，只为积忤权阉，死得不明不白。他如轻战误国的王化贞，曾经逮问论死，反邀赦免，竟获全生。御史梁梦环，且奏言廷弼侵军赀十七万，刘徽又谓廷弼家赀百万，应籍没输军，中旨一概照准，命锦衣卫追赃籍产，络绎道途。廷弼子兆珪，受迫不堪，竟至自刎。所有姻族，连类破产。武弁蔡应阳为廷弼呼冤，立置重辟，太仓人孙文豸、顾同寅，作诗诔廷弼，又坐诽谤罪斩首。编修陈仁锡，修撰文震孟，因与廷弼同郡，亦均削籍。小子有诗叹道：

逆予者死顺予生，辗转钩连大狱成。

一部古今廿四史，几曾似此敢横行。

穷凶极恶的魏忠贤，意尚未足，还要将所有正人，一网打尽，说来煞是可恨，容小子下回再详。

予阅此回，予心益愤，于逆阉等且不屑再责矣。但予不屑责及小人，予且不忍不责备君子。古圣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盖当炀灶蔽聪之候，正诸君子山林潜迹之时，非必其无爱国心也。天下事剥极必复，静以俟之，或得一贤君御宇，再出图治，容或未迟。乃必肆行掊击，酿成大狱，填尸牢狴，血骴交横，至怀宗践阼而朝野已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是诸君子之自速其亡，咎尚小，自亡不足，且致亡国，其咎为无穷也。或谓明之亡不亡于邪党，而亡于正人，言虽过甚，毋亦一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乎？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却说魏忠贤既除杨、左诸人，遂拟力翻三案，重修光宗实录。御史杨维垣，及给事中霍维华，希旨承颜，痛诋刘一燝、韩□、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寀，及杨涟、左光斗诸人，请旨将《光宗实录》，续行改修。又有给事中杨所修，请集三案章疏，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明伦大典》，见世宗时。于是饬修《光宗实录》，并作《三朝要典》，即神、光、熹三朝。用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为副，极意诋斥东林，暴扬罪恶。挺击一案，归罪王之寀，说他开衅骨月，既诬皇祖，并负先帝，虽粉身碎骨，不足蔽辜。红丸一案，归罪孙慎行，说他罔上不道，先帝不得正终，皇上不得正始，统由他一人酿成。移宫一案，归罪杨涟，说他内结王安，外结刘一燝、韩□，诬蔑选侍，冀邀拥戴首功。大众咬文嚼字，胡言乱道，瞎闹了好几月，才得成书。忠贤令顾秉谦拟御制序文，载入卷首，刊布中外。

御史卢承钦，又上言："东林党人，除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外，如高攀龙、王图等，系彼党中的副帅；曹于汴、杨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系彼党中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等，系彼党中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等，系彼党中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内，垂为炯戒。"忠贤大喜，悉揭东林党人姓名，各处张贴。是谓一网打尽。惟党中魁桀，已大半得罪，尚有高攀龙、缪昌期数人，在籍家居，未曾被逮。崔呈秀又欲杀死数人，聊快己意，遂入白忠贤，先用矫旨去逮高攀龙，攀龙闻缇骑将至，焚香沐浴，手缮遗疏，封固函内，乃授子世儒，且嘱道："事急方启。"世儒未识情由，只好遵命收藏。攀龙复给令家人，各自寝息，不必惊慌。家人还道他有妙计安排，都放心安睡，到了夜半，攀龙四顾无人，静悄悄地着衣起床，加了朝服朝冠，望北叩头，未免太迂。自投池中。翌晨世儒起来，趋入父寝，揭帐省视，只剩空床，慌忙四觅，但见案上留有一诗，隐寓自沉的意思。遂走向池中捞取，果得父尸。适值缇骑到来，见了尸骸，无话可说。世儒泣启遗缄，

乃是遗疏数行，略言：“臣虽削籍，曾为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与辱国何异？谨北向叩头，愿效屈平遗则，君恩未报，期结来生，望钦使驰此复命！”句句是泪。世儒瞧毕，便缴与缇骑，缇骑携疏自去。

攀龙，无锡人，学宗濂、洛，操履笃实，不愧硕行君子，死后无不悲感。惟呈秀尚以为恨，复命将世儒逮狱，问成徒罪，蛇蝎无此险毒。再下手逮缪昌期。昌期尝典试湖广，策语引赵高、仇士良故事，暗讽魏忠贤。至杨涟劾忠贤二十四罪，或谓亦由昌期属稿。高攀龙、赵南星回籍，昌期又送他出郊，置酒饯行，执手太息。忠贤营墓玉泉山，乞昌期代撰碑铭，昌期又不允。以此种种积嫌，遂由呈秀怂恿，把他拘来。昌期慷慨对簿，词气不挠。许显纯诬他坐赃三千，五毒交加，十指堕落，卒死狱中。一道忠魂，又往西方。

第三着下手，是逮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及前苏松巡抚周起元，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应升尝劾魏忠贤，有“千罪万罪，千真万真”等语，宗建亦劾忠贤目不识丁，尊素素有智虑，见忌群小，以此一并被逮。会吴中讹言，尊素欲效杨一清诛刘瑾故事，联络苏、杭织造李寔，授他秘计，令杀忠贤。忠贤闻信，忙遣私人至吴，侦探真伪。其实李寔是贪婪无耻，平时尝谄附魏阉，并不及正德年间的张永，张永、杨一清事。均见前四十六回。一闻有人侦察，便寻邀入署，赠与金银若干，托他辩明。且言：“自己与故抚起元，夙有嫌隙，或即由他造言污蔑，也未可知。”来人得了贿赂，自然依了李寔的言语，回报忠贤。忠贤翻阅《点将录》，曾有起元名氏在内，又遣人到李寔处，索取空印白疏，嘱李永贞伪为寔奏，诬劾起元抚吴时，乾没帑金十余万，且与攀龙等交好莫逆，谤毁朝廷，就中介绍人士，便是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看官！这周顺昌时已辞职，返居吴县原籍，为何平白地将他牵入呢？原来魏大中被逮过吴，顺昌留住三日，临别泪下，愿以女字大中孙。缇骑屡次促行，顺昌瞋目道：“尔等岂无耳目？难道不知世间有好男子周顺昌么？别人怕魏贼，无非畏死，我周顺昌且不怕，任你去告诉阉贼罢！”也觉过甚。缇骑入京，一五一十地报告忠贤，忠贤怒甚，就在李寔伪疏中，牵连进去。御史倪文焕，并举顺昌缔婚事，奏了一本，当时魏阉权力，赛过皇帝，不过借奏牍为名目，好即出票拘人，当下缇骑复出，飞逮两周。宗建与顺昌同籍，先已逮去，不三日又有缇骑到来，吴中士民，素感顺昌恩德，至是都代为不平。苏抚毛一鹭，召顺昌到署，开读诏书，顺昌跪听甫毕，外面拥入诸生五、六百人，统跪求一鹭，恳他上疏解救。一鹭汗流满面，言语支吾，缇骑见议久不决，手掷锁链，琅然有声，并呵叱道：“东厂逮人，哪个敢来插嘴！”语未已，署外又拥进无数市民，手中都执香一炷，拟为顺昌吁请免逮，可巧听着缇骑大言，便有五人上前，问缇骑道：“圣旨出自皇上，东厂乃敢出旨么？”缇骑还是厉声道：“东厂不出旨，何处出旨？”五人闻言，齐声道：“我道是天子命令，所以偕众同来，为周吏部请命，不意出自东厂魏太监。”说着时，大众都哗噪道：“魏太监是朝廷逆贼，何人不知？你等反替他拿人，真是狐假虎威，打！打！打！”几个打字说出，各将焚香掷去，一拥而上，纵横殴击，当场将缇骑殴毙一人，余众亦皆负伤，逾垣逸去。毛一鹭忙奔入

内，至厕所避匿，大众无从找寻，始各散去。恨不令一鹭吃屎。

顺昌遂分缮手书，诀别亲友，潜自赴都，入就诏狱。宗建、应升、尊素三人，先已受逮，彼此相见，各自叹息。次日即由许显纯讯鞫，无非笞杖交下，锁夹迭加。顺昌尤大骂忠贤，被显纯指令隶役，椎落门牙。他且噀血上喷，直至显纯面颊，呼骂益厉，无一语乞哀。显纯即于是夜密嘱狱卒，把他结果了性命。三日出尸，皮肉皆腐，仅存须发。宗建横受箠楚，偃卧不能出声，显纯尚五日一比，勒令交赃，并痛诋道："看你还能骂魏公不识一丁么？"寻即用沙囊压宗建身，惨毙狱中。尊素知狱卒将要害己，即啮指血为诗，书于枷上，并隔墙呼应升别字道："我先去了！"言已，即叩首谢君父，触墙而死。越日，应升亦死。起元籍隶海澄，离京较远，及被逮至京，顺昌等均已遇害，显纯更横加拷掠，迫令缴赃十万。起元两袖清风，哪里来此巨款？只把这身命相抵，朝笞夜杖，血肉模糊，自然也同归于尽了。时人以顺昌等惨死诏狱，与杨、左诸人相同，遂与高、缪两贤，并称为后七君子。

此外屈死的人，也属不少，但资望不及诸贤，未免声名较减，小子也不忍再录。惟前刑部侍郎王之寀，后来亦被逮入京，下狱瘐死。前礼部尚书孙慎行，坐戍宁夏，还是知府曾樱，令他从缓数月。慎行未行，忠贤已败，才得免罪。这两人关系三案，小子不能不详。又有吴中五人墓，合葬虎丘，传播人口，虽是市中百姓，恰也旌表万年。大书特书，隐为后人表率。看官听说！这五人便是吴中市民的代表，叫作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

先是缇骑被逐，毛一鹭即飞章告变，忠贤恰也惊心，忙饬一鹭查缉首犯。一鹭本魏阉义儿，好容易谋得巡抚，他本无才无能，干不了什么事，幸知府寇慎，及吴县令陈文瑞，爱民有道，颇洽舆情。当下由一鹭下书，令府县办了此案。寇、陈两官，自巡市中，晓谕商民，叫他报明首犯，余俱从赦。商民尚未肯说明，还是那五人挺身自首，直认不讳。寇慎不得不将他拘住，禀知一鹭。一鹭又报告忠贤，忠贤令就地正法。五人被缚至市，由知府寇慎监刑，号炮一声，势将就戮。五人回顾寇慎道："公系好官，应知我等好义，并非好乱呢。"说罢，延颈就刃，面色如生。寇慎恰也不忍，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得令市民好好收尸，含泪回署去讫。惟缇骑经此一击，后来不敢径出都门，忠贤也恐人心激变，稍从敛戢，是恶贯满盈，天道有知，也不容他再横行了。这且表过不提。

且说苏、杭织造李寔，因前时被人造谣，几乎罹罪，嗣蒙忠贤开脱，任职如故，不由得感激异常。浙江巡抚潘汝桢，又是个篾片官儿，平时很巴结魏阉，寻见魏阉势力愈大，越想讨好，每与李寔商议，要筹画一个特别法儿，买动魏阉欢心。李寔很表同情，奈急切无从设法。汝桢日夜筹思，居然计上心来，不待与李寔商量，便即奏闻。看官道是何法？乃请就西湖胜地，辟一佳壤，为忠贤建筑生祠。却是妙法，为他人所未及。忠贤得疏，喜欢的了不得，当即矫旨嘉奖。湖上旧有关壮缪、岳武穆两祠，相距不过半里，中留隙地，汝桢遂择这隙地中，鸠工庀材，创

建祠宇，规模宏敞，气象辉煌，比关、岳两祠，壮丽数倍。关、岳有灵，应该把他殛毁。李寔被汝桢走了先着，自悔落后，急忙补上奏章，乞授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永守祠宇，世为祝厘崇报，中旨自然照准，并赐名普德，由阁臣撰文书丹，侈述功勋。祠已落成，李、潘两人，朔望尝亲去拈香，真个是必恭必敬，不愆不忘。挖苦得妙。孰意一人创起，百人效尤，各地寡廉鲜耻的狗官，纷纷请援例建祠，无不邀准。且中旨命毁天下书院，正好就书院基址，改筑魏公祠，恰是一举两便。不到一年，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小子试录表如下：

苏州普惠祠、松江德馨祠；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同建。淮安瞻德祠、扬州　沾恩祠；总督漕运郭尚友，巡抚宋桢模、许其孝同建。芦沟桥隆恩祠；工部郎中曾国桢建。崇文门广仁祠、宣武门懋勋祠；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府尹李春茂，巡抚刘诏，巡按卓迈，户部主事张化愚同建。济宁昭德祠、河东褒勋祠；巡抚李精白，巡按李灿然、黄宪卿，及漕运郭尚友同建。河南戴德祠、成德祠；巡抚郭宗光，巡按鲍奇谋，守道周锵同建。山西报功祠；巡抚牟志夔、曹尔桢，巡按刘弘光同建。大同嘉德祠；巡抚王占，巡按张素养，汪裕同建。登莱报德祠；巡按李嵩建。湖广隆仁祠；巡抚姚宗文，巡按温皋谟同建。四川显德祠；工部侍郎何宗圣建。陕西祝恩祠；巡抚朱童蒙，巡按庄谦、王大中同建。徽州崇德祠；知府颉鹏建。通州怀仁祠；督漕内监李道建。昌平二镇亦属通州。崇仁祠、彰德祠；总督阎鸣泰建。密云崇功祠；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同建。江西隆德祠；巡抚杨廷宪，巡按刘述祖同建。林衡署中永爱祠；庶吉士李若林建。嘉蔬署中洽恩祠、上林署中存仁祠；上林监丞张永祚建。

上述各祠，次第建设，斗巧竞工，所供小像，多用沉香雕就，冠用冕旒，五官四肢，宛转如生人。腹中肺腑，均用金玉珠宝妆成。何不用狼心狗肺相代？髻上穴空一隙，俾簪四时香花。闻有一祠中像头稍大，不能容冠，匠人性急，把头削小，一阉抱头大哭，严责匠人，罚令长跪三日三夜，才得了事。统观上述诸祠，只供忠贤生像，惜未将奉圣娘娘一并供入，犹为缺点。每祠落成，无不拜疏奏闻。疏词揄扬，一如颂圣，称他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何不去尝忠贤粪秽？阁臣亦辄用骈文褒答，督饷尚书黄运泰，迎忠贤生像，甚至五拜五稽首，称为九千岁。独蓟州道胡士容，不愿筑祠，为忠贤所知，矫旨逮问。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亦即受逮，由许显纯讯问拷掠，都累得九死一生。所有建祠碑文，多半施凤来手笔，所有拟旨褒答，多出王瑞图手笔。忠贤均擢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冯铨、顾秉谦反为同党所轧，相继归休。到了天启七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疏中大意，谓："孔子作春秋，魏公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魏公诛东林党人。理应并尊，同祠国子监。"司业林□：见疏大笑，援笔涂抹，即夕挂冠自去。嗣经司业朱之俊代为奏请，竟得俞允，林钎反坐是削籍。小子有诗叹道：

媚奥何如媚灶灵，蛆蝇甘尔逐羶腥。

一般廉耻销磨尽，剩得污名秽简青。

建祠以后，有无荒谬事情，容俟下回续叙。

崔、魏力翻三案，非真欲翻三案也，为陷害东林党计耳。前六君子，与后七君子，合成十三人，为逆阉构陷，死节较著。而高攀龙之自溺池中，最为得当而死，无辜被逮，不死不止，与其死于黑索之下，何若死于白水之间？所谓蝉蜕尘秽，皭然泥而不滓者也。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率众殴击缇骑，虽似有干国法，实足为一时快意之举。逆阉可以擅旨，市民亦何尝不可擅为？况经此一殴，缇骑乃不敢轻出国门，牺牲者仅五人生命，保全者不止什百。虎丘遗垄，彪炳千秋，不亦宜乎？潘汝桢创筑生祠，遂致各地效尤，遍及全国，观其廉耻道丧，本不值污诸笔墨，但为世道人心计，不得不表而出之，为后世戒。语有之："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后之人毋污名节，庶不负记者苦心云。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却说天启六年三月间，有辽阳人武长春往来京师，寄迹妓家，好为大言，当由东厂探事人员，指为满洲间谍，把他拘住，当由许显纯掠治，张皇入奏。略说："是皇上威灵，厂臣忠智，得获敌间，立此奇功。"长春并非敌间，就使实为间谍，试问东厂所司何事？厂臣所食何禄？乃称为奇功，令人羞死。当即优诏褒美，并封忠贤从子良卿为肃宁伯，得予世袭，并赐养赡田七百顷。是时蓟、辽督师孙承宗，因魏阉陷害正士，拟入朝面奏机宜，阉党早已闻风，飞报忠贤。忠贤哭诉帝前，立传谕旨，饬兵部飞骑禁止。承宗已抵通州，闻命还镇，阉党遂痛诋承宗，目为晋王敦、唐李怀光一流人物。承宗遂累疏乞休，廷议令兵部尚书高第继任。第恇怯无能，一到关外，即将承宗所设各堡，尽行撤去。惟宁前参师袁崇焕，誓死不徙。果然满洲兵来攻宁远，声势张甚，高第拥兵不救，赖崇焕预备西洋大炮，击退满洲兵士。明廷闻报，乃将高第削职，另任王之臣为经略，且命崇焕巡抚辽东，驻扎宁远。此段是带叙之笔。熹宗正日忧辽事，闻魏忠贤得获敌间，差不多与除灭满洲同一功绩，因此格外厚赏。其实辽阳男子武长春，并不是满洲遣来，为了多嘴多舌，平白地问成磔刑，连骨肉尸骸，无从还乡，反弄好了一个魏忠贤。

是年满洲太祖努尔哈赤病殂，传位第八子皇太极，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就是《清史》上所称的清太宗。载明清太宗嗣位，为清室初造张本。太宗一面与崇焕议和，一面发兵击朝鲜，报复旧恨。为前时杨镐出塞，朝鲜发兵相助之故。朝鲜遣使，向明廷告急。明廷只责成袁崇焕，要他发兵往援。崇焕正拟遣将东往，偏东江总兵毛文龙，也报称满兵入境，乞调兵增守。那时足智多能的袁崇焕，明知满洲太宗，用了缓兵疑兵的各计，前来尝试，怎奈缓兵计便是和议，不便照允，疑兵计恐要成真，不能不防。乃派水师援文龙，另遣总兵赵率教等，出兵三岔河，不过是牵制满人，使他后顾。无如朝鲜的君民，实是无用，一经满兵杀入，势如

破竹。朝鲜国王李倧，弃了王城，逃至江华岛，看看饷尽援绝，只好派使向满洲乞和，愿修朝贡。满洲太宗得休便休，就与朝鲜订了盟约，调兵回国。

既而崇焕与王之臣未协，明廷召还之臣，令崇焕统辖关内外各军。崇焕命赵率教守锦州，自守宁远，蓦闻满洲太宗，亲督大军，来攻锦州，他知率教足恃，一时不致失守，独遣总兵祖大寿，领了精兵四千，绕出满兵后面，截他归路。自督将士修城掘濠，固垒置炮，专防满兵来袭。果然满兵攻锦不下，转攻宁远，被崇焕一鼓击退。满洲太宗，再欲益兵攻锦州，闻有明军截他后路，不得已整队回去。祖大寿见满兵回国，纪律森严，也是知难而退。崇焕拜本奏捷，满望论功加赏，哪知朝旨下来，反斥他不救锦州，有罪无功，气得崇焕目瞪口呆，情愿乞休归里；奏乞解职，有旨照准，仍命王之臣继任。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淫凶贪狡，妒功忌能的魏忠贤，弄出来的把戏。不是他是谁？原来各处镇帅，统有阉党监军，阉党只贪金钱，所得贿赂，一半中饱，一半献与忠贤。前时熊廷弼得罪，孙承宗遭忌，无非为这项厚礼，不肯奉送的缘故。此次袁崇焕督师关外，也有太监纪用监军，崇焕只知防敌，哪肯将罗掘得来的饷项，分给阉人？纪用无从得手，忠贤何处分肥，以此宁、锦叙功，崇焕不预。解释明白，坐实魏阉罪状。

忠贤安坐京师，与客氏调情作乐，并未尝筹一边务，议一军情，反说他安攘有功，得旨褒叙。“安”字注解，即是安坐绣幔中；“攘”字注解，当是攘夺的攘，或训作攘内，意亦近是。还有王恭厂被火，又得叙功，王恭厂就是火药局，夏季遇雷，火药自焚，地中霹雳声，震响不已，烟尘蔽空，白昼晦冥，军民晕仆，死了无数。忠贤足未出户，阉党薛贞，偏说他扑灭雷火，德可格天，又获奖敕。余尝见有人慰失火书，说系吉人天相，薛贞所奏，毋乃类是。兵部尚书王永光，以天象告儆，请宽讼狱，停工作，慎票旨。给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图，亦上书奏请，大致相似，中旨斥他迹近讽刺，一并罢官。又因皇极殿建筑告成，熹宗御殿受贺，这殿系魏、崔两人督办，太监李永贞，即表奏忠贤大功，吏部尚书周应秋，相继奏陈，又是极力揄扬。熹宗大悦。竟破格加恩，特封忠贤为上公。忠贤从子魏良卿，前已晋封侯爵，至是又进授宁国公，加赐铁券。从孙鹏翼只二岁，封安平伯，从子良栋只三岁，封东安侯，崔呈秀为少傅。荫子锦衣卫指挥，吏部尚书周应秋等十八人，俱加封宫保衔，工部侍郎徐大化、孙杰，升任尚书，傅应星加太子太傅，魏士望等十四人，均升授都督佥事，各赐金银币有差。惟忠贤特别加赐，给他庄田二千顷。宁国公魏良卿禄米，照忠贤例，各支五千石。阁臣拟旨锡封，悉拟曹操九锡文。曹操为中常侍曹腾从子，援例比拟，亦尚相合。内外章奏，各称忠贤为厂臣，不得指名。要把大明江山，送与别人，原非容易，应该受此懋赏。会山东奏产麒麟，大学士黄立极等，上言厂臣修德，因致仁兽，何不径称尧舜，劝熹宗让位忠贤？正是贡媚献谀，无微不至，连忠贤自己，也不知自居何等呢。

忠贤以复仇修怨，均已快心，惟有一憾未了，免不得心存芥蒂。看官道是何憾？便是正位中宫的张皇后。张后深恨客、魏，因进谏不从，致疏

宸眷。后亦无所怨望，惟以文史自娱，但熹宗生平，不喜渔色，待遇后妃，都不过淡淡相交，就是与后未协，亦无非怕她烦絮，并没有特别嫌疑，所以客、魏等虽有谗言，熹宗始终不睬。会厚载门外，有匿名揭帖，备列忠贤逆状，且及阉党七十余人，忠贤遂欲诬陷后父，即召私党邵辅忠、孙杰两人入商。两人闻言，陡然一呆，彼此相觑。忠贤猛笑道："这有何难？教你两人合奏一本，只说后父国纪私张揭帖，且与中宫勾连，谋害厂臣，我想上头览奏，必要究治。后若因此被废，我侄儿良卿，生有一女，年已及笄，好进立为后了。"曹操只做国丈，魏阉想做太国丈，比曹操又高一筹。两人唯唯趋出，缮好一篇奏草，但心中总尚畏祸，不敢径呈。猛然想到顺天府丞刘志选，年老嗜利，可浼他出头。当下相偕往见，说明意思，并示他奏稿。志选暗想道："我年已老，不妨一行。他日忠贤失势，我已不知死在何处？今日趁他专权，帮一个忙，必有重赏到来，我享了几年荣华富贵，再作计较。"到老尚不看破，势利之害人如此。随即欣然领命，录奏进呈。疏中极论后父国纪罪状，结末数语，有"毋令人訾丹山之穴，蓝田之种"云云。奏上数日，并不见有批答下来。御史梁梦环，复申论志选奏章，故意诘问丹山蓝田二语。熹宗仍然不答，惟密饬国纪自新。国纪知为忠贤所嫉，竟见几远引，飘然回籍去了。

忠贤见此计不成，又想了一策，暗募壮士数人，怀藏利刃，伏匿殿中，自己恰预报熹宗。至熹宗御殿视朝，先遣锦衣卫搜查，果然获住怀刃的壮士。当下缚交东厂，令忠贤发落。忠贤欲令壮士诬供后父，说他意图不轨，谋立藩王，可巧王体乾入白他事，忠贤即与熟商，体乾道："皇上诸事糊涂，独待遇兄弟夫妇，恰也不薄。倘若意外生变，我等恐无噍类了。"得此一沮，不知是阉党的运气，还是张后的运气？忠贤沉吟半晌，方道："这却也是可虑呢。但缚住的壮士，如何处置？"体乾道："速即杀却，免得多口。"忠贤复为点首，依计而行，只晦气了数名壮士。此着恰不及曹操，曹操能弑伏后，忠贤不能弑张后，这尚未免胆小呢。熹宗哪知就里？总教他已经处治，便算了事。魏忠贤心尚未死，暗想张后如此难除，不如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索性连这糊涂皇帝，亦掇开了他。险毒小人，非此不止。但熹宗尚有三个叔父，留住京邸，一个是瑞王常浩，一个是惠王常润，一个是桂王常瀛，都是神宗皇帝的庶子，欲要举行大事，必须将他三位皇叔，尽行外徙，免得在此作梗。当下嗾令御史张讷，疏促就藩，於是瑞王赴汉中，惠王赴荆州，桂王赴衡州，仪物礼数，务从贬损。熹宗反听信邪言，嘉他节费为国，褒美厂臣。既而享祀南郊，祭荐太庙，竟遣宁国公魏良卿往代，居然做候补皇帝。且加封良卿为太子太师。"太师"两字，实可截去，不如竟称太子为是。世袭伯爵。魏良栋加封太子太保，魏鹏翼加封太子少师。良栋、鹏翼尚在襁褓，如何为东宫师保？此种命令，比演戏还要弗如。崔呈秀适遭父丧，诏令夺情视事，不用缞绖，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职少傅及太子太傅，并左都御史。明朝二百数十年间，六部九卿，从没有身兼重职，与呈秀相似，这都是熹宗宠任魏阉，推恩锡类，□及义儿。又赐奉圣夫人金币无数，加恩三等，予荫子侄一人，世袭锦衣卫指挥。任你如何封赠，总未餍他欲望。

从前熹宗亲祀方泽，乘便游幸西苑，与客、魏并驾大舟，泛入湖中，畅饮为欢。偏是熹宗素性好动，饮至半酣，竟欲改乘小舟，自去泛棹，当由二小珰随帝易船，船前后各坐一阉，划桨而去。熹宗坐在船中，也手携片桨，顺流摇荡，不意一阵大风，刮将过来，竟把小舟吹覆，熹宗竟堕入波心，灌了一肚子的冷水。还亏湖中另有他船，船上载有侍从，七手八脚，得将熹宗救起，两小珰堕水多时，不及施教，竟至溺死。仿佛与正德皇帝相似。客、魏所乘的大舟，相去不过里许，他只对斟酣饮，佯作不知。两人正在行乐，还顾什么皇帝？加一“佯”字，恐太锻炼。熹宗遭此一吓，染病了好几日，幸为张后所闻，宣召太医数人为帝医治，总算告痊，但病根自此种着，常有头晕腹泻诸疾。且熹宗好动恶逸，年已逾冠，尚有童心，或斗鸡，或弄猫，或走马，或捕鸟，或打秋千，或蹋毬蹴踘。又有两大嗜好，一喜斫削雕琢，斫削事已见前文，见八十四回。雕琢玉石，颇也精工，尝赐客、魏二人金印，各重三百两。魏忠贤的印中，刻有“钦赐顾命元臣”数字，客氏的印中，刻有“钦赐奉圣夫人”数字，相传俱由熹宗自刻。此外所刻玉石，随赐宫监，也不胜数。甚且随手抛弃，视作废物罢了。一喜看戏扮演，熹宗尝在懋勤殿中，设一隧道，召入梨园子弟，就此演剧，台榭毕具，暇时辄与客、魏两人，看戏为乐。一夕，演《金牌记》，至《疯僧骂秦桧》一出，魏阉匿入屏后，不敢正视。也有天良发现时。熹宗偏故意宣召，还是客氏设词应答，替他求免。又尝创演水傀儡戏，有《东方朔偷桃》，及《三保太监下西洋》等剧，装束新奇，扮演巧妙。熹宗每召张后同观，后屡辞不获，勉与偕行。熹宗却口讲指画，与后笑谈。后微笑无语，屡失帝欢。到了看戏尽兴的时候，竟挈内侍高永寿、刘思源等，亲自登台，扮演宋太祖夜访赵普故事。熹宗自装太祖，应仿雪夜戎装景象，虽当盛暑，也披兜服裘，不惮挥汗，为此种种嬉戏，遂酿成许多病症。二十多岁的人物，偏尪瘠异常，面少血色，尚书霍维华，制造一种灵露饮，说系特别仙方，久服可以长生。又有仙方出现。什么叫作灵露饮呢？相传用粳糯诸米，淘尽糠粃，和水入甑，用桑柴火蒸透，甑底置长劲空口大银瓶一枚，俟米溶成液，滗出清汁，流入银瓶，取出温服，味如醍醐，因此媵一美名，叫作灵露饮，进供御食。熹宗饮了数匙，清甘可口，遂令维华随时进呈。哪知饮了数月，竟成了一种鼓胀病，起初是胸膈饱闷。后来竟浑身臃肿，遂致奄卧龙床，不能动弹。煮米取汁，当不至酿成胀病，想此系别有隐疾，不得过咎维华。御医诊治无效，眼见得病象日危，去死不远了。熹宗无嗣，只有皇弟由检，曾封信王，尚居京师，当下召他入宫，自言病将不起，令承大统。信王固辞，经熹宗叮嘱再三，劝他不必谦让，勉为尧舜之君，信王始含泪受命。熹宗又道：“皇后德性幽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善事中宫之谕，见得熹宗尚有恩情，至嘱及委任权阉，殊属至死不悟。信王也唯唯允诺。嗣复召各部科道入宫，约略面谕，大致仍如前言。信王及众大臣等，暂且退出，越宿大渐，又越宿驾崩，共计在位七年，只二十三岁。

皇弟由检，系光宗第五子，为刘贤妃所生，刘妃早殁，由李选侍抚育成人。李选侍便是东李，应八十一回。名位本居西李上，独得宠不及西

李。天启初曾册封庄妃，庄妃素嫉魏阉，恒呼他为女鬼。魏阉闻知，遂与客氏相连，交谮帝前，并将庄妃宫中应给服食，一概裁损。庄妃遂抑郁成疾，渐成痨症。皇五子每日晨起，叩首祷天，复退谒庄妃，庄妃抱病与游，至东宫后面，置有二井，皇五子戏汲井中，得一金鱼，再汲次井，仍有金鱼出现。庄妃稍开笑颜，语皇五子道："此乃异日吉兆。"语至此，复呜咽道："可惜我不得相见了。"皇五子随说梦征，谓："夜间熟寝时，见有金龙蟠着殿柱，陡被惊寤"云云。庄妃道："龙飞九五，也是祯祥，但不应泄露为是。"皇五子亦私自心喜，随着庄妃回宫。到了熹宗归天，庄妃早已去世了。叙入此段，为庄妃封后伏线。

熹宗崩后，由魏忠贤夜召信王，信王素知忠贤奸邪，自觉背生芒刺，没奈何同他入宫。翌晨，诸大臣俱入宫哭临，忠贤凭棺大恸，双目并肿，既而呼崔呈秀入谈，密语多时，无人与闻。或云忠贤谋逆，呈秀以时机未至，才行罢议，或谓由张后保护信王，魏阉无从下手，这且不必细说。单说信王由检，择日即位，以次年为崇祯元年，世称为崇祯帝，后来号为怀宗，亦称毅宗。即位这一日，忽闻天空有声，惹得大众惊疑起来。至朝贺礼成，响声亦止。司天监谓为天鼓忽鸣，主兆兵戈。是明祚将终预兆。但因新主登极，相率讳言。魏忠贤上表辞职，有诏不许，惟奉圣夫人客氏，令出外宅。客氏就梓宫前，出一小函，用黄色龙袱包裹，内贮熹宗胎发痘痂，及累年落齿剃发等，一一检出焚化，痛哭而去，阉党稍稍自危。不意逆阉门下走狗杨维垣，竟先纠劾崔呈秀，不守父丧，显违礼制，解铃还是系铃人。奉旨免呈秀官，勒令回籍。呈秀一去，弹劾魏阉的奏章，陆续进呈，有分教：

妖雾常霾只畏日，冰山忽倒又回阳。

欲知魏阉得罪情形，待至下回再表。

本回叙熹宗绝续之交，见得魏阉实具逆谋，不过因种种障碍，以致中沮，说者谓王体乾、崔呈秀辈，谏阻逆谋，不为无功。讵知自古以来，无逆阉篡国之理，王体乾、崔呈秀辈，并非效忠明室，不过援情度理，自知难成耳。然明朝元气，已为魏阉一人，斫削殆尽，魏阉虽未篡国，实足亡国，百世而下，犹播腥闻，不特为有明罪人已也。独怪熹宗之失，不过嬉戏，而贻祸至于如此，鲁昭公犹有童心，君子知其不终，观熹宗而益信矣。

第九十回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却说怀宗嗣位以后，当有人弹劾魏、崔两人。崔呈秀已经罢官，那魏忠贤亦被廷臣纠弹。工部主事陆澄源，首先奏劾，次即主事钱元悫，又次为员外史躬盛，还有嘉兴贡生钱嘉征，更劾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

节。均说得淋漓痛切，无恶不彰。魏阉何止十大罪？就是杨涟所奏二十四罪，也嫌未足。忠贤闻有此疏，忙入宫哭诉。此时却用不着。怀宗命左右朗读原疏，吓得忠贤惊心动魄，只是磕着响头，蓬蓬勃勃，大约有数十百个。随被怀宗叱退，忠贤急得没法，忙至私第取出重宝，往会信邸太监徐应元，贿托调停。应元本忠贤赌友，倒也一力担承，便入谒怀宗，替他说情。怀宗不待说毕，即把他一顿斥责，撵出宫门。次日即传出严旨，表明魏忠贤罪状，谪置凤阳，司香祖陵。徐应元亦谪守显陵，忠贤束装就道，护从尚数百人，复经言官讦奏，更颁谕旨，饬兵部发卒逮治。谕中有云：

逆恶魏忠贤，盗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犹畜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著锦衣卫速即逮讯，究治勿贷！

忠贤此时，方至阜城，寓宿驿舍，勿由京中密报谕旨，料知锦衣卫到来，被拘入京，必至伏法，遂与乾儿李朝钦，对哭一场。双双解带，自缢身亡。怀宗闻忠贤自尽，饬将家产籍没，并逮魏良卿下狱。一面查客氏家资，搜得宫女八人，多怀六甲。看官道是何故？原来熹宗无子，属望颇殷，客氏出入掖廷，竟带出宫女若干名，令与子弟同寝，好使怀妊，再进宫中，谋为以吕易嬴，以牛代马的秘计。以吕易嬴，有秦时吕不韦故事。以牛易马，是晋朝小吏牛金故事。怀宗命太监王文政讯究，那一班弱不胜衣的宫女，怎禁得刑驱势迫，一经恫吓，便一一吐出实情，归罪客氏，文政据实奏陈，触起怀宗怒意，立命将客氏拘至浣衣局，掠死杖下。于是穷奢极欲，挟权怙势的老淫妇，把雪白的嫩肌肤，去受这无情刑杖，挨不到数十下，便已玉殒香消，惨赴冥司，与成妃李氏，裕妃张氏，及冯贵人等，对簿坐罪去了。也有此日，令人浮一大白。

客氏弟客光先，子侯国兴，一同拘到，与前封宁国公魏良卿，俱绑至法场，一刀一个，送他归阴。所有客、魏家属，无论长幼男女，尽行斩首。有几个乳儿婴孩，尚是盹睡未醒，也被刽子手一时杀尽。都下人士，统说是客、魏阴毒，应该受此惨报，并没有一人怜惜。可见福善祸淫，古今常理，君子乐得为君子，何苦陷害好人！肆行无忌，弄到这一番结果呢？当头棒喝。

客、魏已诛，阉党失势，给事中许可征，复劾崔呈秀为五虎首领，宜肆市朝。诏令逮治，并籍家产。呈秀归蓟州，闻这消息，罗列姬妾，及诸般珍玩，呼酒痛饮，饮尽一巵，立将酒巵掷去，随饮随掷，掷碎了数十巵，乃阖户自缢。山阴监生胡焕猷，越俎上书，极论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溍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阉，并应斥罢。怀宗以祖宗旧例，生监不得言事，便将焕猷论杖除名。黄立极料难久任，辞职归休。施凤来等尚是恋栈，怀宗颇也动疑，令九卿科道，另荐阁臣，仿古时枚卜遗典，将所荐阁臣姓名，贮入金瓯，焚香肃拜，依次探取，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复因天下多事，更增二人，又得周道登、刘鸿训，遂并命入阁。同为大学士。辅臣以得人为主，全凭君主藻

鉴，岂得暗中摸索，便称得人？怀宗首为此举，已是误事。罢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溍等。国溍在三人中，还算持正，就是罢官归去，也是他自己乞休。临行时，并荐韩□、孙承宗自代，怀宗乃复召韩□入阁。□尚未至，阉党杨维垣等，又力诋东林党人，明斥韩□。谓与崔、魏等，同为邪党。你算不是邪党，如何前时阿附崔、魏？编修倪元潞，上疏驳斥，且请毁《三朝要典》，其词云：

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与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未几而魏阉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

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以臣所见，惟毁之而已。夫以阉竖之权，而役史臣之笔，亘古未闻，当毁一；未易代而有编年，不直书而加论断，若云仿佛《明伦大典》，则是魏忠贤欲与肃皇帝争圣，崔呈秀可与张孚敬比贤，悖逆非伦，当毁二；矫诬先帝，伪撰宸编，既不可比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书，亦不得援宋神宗手制序文为例，假窃诬妄，当毁三；况史局将开，馆抄具备，七载非难稽之世，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留此骈枝，供人唾骂？当毁四。愿敕部立将《要典》锓毁，一切妖言市语，如旧传点将之谣，新腾选佛之说，毋形奏牍，则廓然荡平，邪慝去而大经正矣。伏惟圣鉴施行！此折最为持平，故录述一斑。

先是魏阉伏法，所有历年奖敕，尽行收还，各处生祠，尽行拆除，至是复毁去《三朝要典》，乃将阉党所著邪议，一律推翻，遂赠恤天启朝被害诸臣，如前六君子，后七君子等，概赠官爵，悉予嘉谥，罢免追赃，释还家属。内外人心，喁喁望治。既而韩□至京，命为首辅，令定魏阉逆案，□不欲广搜穷治，仅列四十五人，呈入拟罪。怀宗不悦，命再钩考，且面谕韩□道："忠贤不过一个内竖，乃作奸犯科，无恶不作，若非内外臣僚，助他为虐，哪有这般凶暴？现在无论内外，须要一律查明，共同加罪，才见得是明刑敕法呢。"□复奏道："外廷臣工，未知内事，不便捕风捉影，任情罗织。"怀宗微笑道："只怕未必，大约不敢任怨，所以佯作不知。明日朕当示卿。"言毕，即退殿入宫。越日，又召见韩□等人，指案上布囊，语燝等道："囊中章奏累累，统是逆阉旧党，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卿可一一案名，列表惩处。"□又叩首道："臣等职司辅导，不习刀笔。"怀宗面有愠色，又顾吏部尚书王永光道："卿系职掌铨衡，彰善瘅恶，应有专责。"永光亦回奏道："臣部止任考功，未曾论罪。"阉党罪恶滔天，害人奚止十百？此次怀宗践阼，敕定逆案，正当罗列无遗，为后来戒，乃彼推此诿，果属何为？怀宗又回顾刑部乔允升，及左都御史曹于汴道："这是二卿的责任，不要再推诿了。"当下命左右携下布囊，缴给允升，自己竟下座进内。允升不能再诿，只好与曹都御史，捧囊出来，启囊检视，按名列表，共得二百余人，呈入钦定。怀宗

亲自裁夺，科罪七等。首逆魏忠贤、客氏，依谋反大逆律，枭首磔尸。次与首逆同谋，如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等六人，立即斩决。又次为交结内侍，如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许显纯等十九人，均拟斩首，秋后处决。还有交结近侍次等，如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杨维垣等十一人，及逆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一并充军。再次为谄附拥戴，如太监李寔等十五人，亦俱充军。又有交结近侍末等，如顾秉谦、冯铨、王绍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最轻是交结近侍减等，如黄立极等四十四人，俱革职闲住。这二百多名罪人，统榜列姓名，各注罪状，刊布中外，且饬刑部照案惩办，不得再纵。于是客、魏两贼的尸首，再加寸磔，此外已经伏法，不必再核，未经伏法的罪犯，悉照钦定逆案，应斩应戍应徒应革职，处置了结。八千女鬼，化作春婆，不消细说。

且说怀宗生母刘贤妃，生前已经失宠，殁葬西山。怀宗年甫五岁，未识生母瘗所，及年渐长，询及近侍，方知窀穸所在，密付内侍金钱，具楮往祭。到了即位，追尊生母为孝纯皇后。且因东李庄妃，鞠育有恩，特上妃封号，并赐妃弟李成栋田产千顷，庙号大行皇帝为熹宗，尊熹宗后张氏为懿安皇后，立后周氏，册田氏、袁氏为妃，为下文伏笔。典礼粗定，谋修治术，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至都，入见平台，怀宗咨及平辽方略，崇焕对道："愿陛下假臣便宜，约五年可复全辽。"怀宗心喜，又问了数语，入内少憩。给事中许誉卿，便问崇焕道："五年的限制，果可践言否？"崇焕道："皇上为了辽事，未免焦劳，所以特作慰语。"誉卿道："主上英明，岂可漫对？倘若五年责效，如何覆命？"崇焕俯首不答。自知说错，所以俯首，然后来被置重辟，已伏于此。既而怀宗复出，崇焕又上前跪奏，略言："辽事本不易奏功，陛下既已委臣，臣亦不敢辞难。但五年以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须内外事事相应，方能有济。"怀宗道："朕知道了。朕当饬四部大臣，悉如卿言。"崇焕又奏称制辽有余，杜谗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设有妒功忌能的人员，便足坏事。怀宗闻言，为之起座道："卿勿疑虑，朕当为卿作主便了。"大学士刘鸿训等，复请赐崇焕尚方剑，令便宜从事。怀宗概行照允，即遣崇焕去讫。

忽接福建巡抚熊文灿奏章，内称海盗郑芝龙，已经招降，应乞加恩授职等语。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芝龙来历，详述一遍。芝龙泉州人，父名绍祖，为泉州库吏。太守蔡善继公出，突被一石子击中额上，立饬卫卒查捕。嗣捕到一个幼童，问明姓氏，便是库吏绍祖子芝龙。绍祖闻报大惊，急忙入署待罪，巧值芝龙出来，谓已蒙太守释放，绍祖不知就里，再入谒太守，叩首请罪。善继笑道："芝龙便是你子么？我见他相貌非凡，他日必当富贵，现在年尚幼稚，稍有过失，不足为罪，我已放他去了。"以貌取人，失之芝龙。绍祖才叩谢回家。后来善继去任，绍祖病逝，芝龙贫不能存，竟与弟芝虎流入海岛，投海盗颜振泉属下，去做剽掠勾当。振泉身死，众盗无主，欲推一人为首领，一时不能决定。嗣经大众公议，祷天择帅，供起香案。案前贮米一斛，用一剑插入米中。各人次第拜祷，剑若跃出，即推何人为长。说也奇怪，别盗拜了下去，剑仍一毫不动，偏偏轮着芝龙拜祷，那剑竟陡然跃出，落地有声。真耶假耶？大众疑为天授，遂推芝龙为盗魁，纵横海上，官兵莫与抗衡。闽中

长官，以善继有德芝龙，再调任泉州道，贻书招抚。芝龙颇也感德，复书愿降，独芝虎不从，率众大哗。芝龙没法，仍留踞海岛，劫掠为生。福建巡抚朱一冯，新任抚缺，决计剿捕，遂遣都司洪先春，从水路出师，把总许心素、陈文廉，从陆路出师，两路夹攻，总道是可灭芝龙，哪知陆军失道，只有洪先春舟师，进攻海岛，日间战了一仗，还是胜负相当，夜间由芝龙潜遣盗众，绕出先春后面，袭击先春，芝龙又从前面杀出，两下里夹击官军，害得先春跋前疐后，身被数刃，拼命走脱。芝龙也不追赶，擒住了一个卢游击，恰好生看待，释令还闽。

惟明廷接得败报，撤去朱一冯，改任熊文灿。文灿到任，温言招谕，且言归降以后，仍得统辖原部，移作海防。芝龙乃率众降顺，文灿即飞章奏闻。给事中颜继祖，上言芝龙既降，应责令报效，方可酌量授职。怀宗准奏，当将原疏抄发到闽，令文灿照办。文灿转谕芝龙，芝龙恰也允诺。当时海盗甚多，李魁奇、钟彬、刘香老等，统是著名盗目，出没海乡。芝龙先击李魁奇，魁奇战败，走入粤中，被芝龙追杀过去，一炮轰毙。复移众攻钟彬，恰也战胜了好几仗，彬竟窜死。文灿又复奏闻，乃有旨授芝龙为游击。芝龙得了官职，复大击刘香老。香老为盗有年，寇掠闽广沿海诸邑，势甚猖獗。芝龙与他角逐海上，正是旗鼓相当，差不多的本领。香老因闽海边防，得一芝龙，恰是劲敌，不如窜入粤海，当下鼓行而南。粤中相率戒严。明廷升调熊文灿为两粤总督，文灿仍用招抚的老法儿，命守道樊云蒸，巡道康永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同往抚谕。偏偏香老不从，竟把他四人拘住，急得文灿仓皇失措，飞调郑芝龙到粤，并拨粤兵相助，进击田尾远洋。香老见闽、粤联兵，战舰麕至，料知不是对手，遂硬胁樊云蒸出舟，止住来兵。云蒸大呼道：“我已誓死报国了，诸君努力击盗，正好就此聚歼，切勿失此好机会呢！”数语甫毕，已被盗众杀死。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自知难保，索性夺刀奋斗。芝龙见寇船大噪，飞行过去，登舟一跃，纵上盗船，部众次第跃上，乱杀乱剁，霎时间扫得精光，把康永祖及夏、张二参将，一齐救出，越是拼死，越是不死。遂上前围裹香老坐船。香老支撑不住，欲走无路，没奈何纵火自焚，与船同尽。小子有诗叹道：

海上横行已有年，一朝命绝总难全。

杀人寻亦遭人杀，果报循环自有天。

此诗别具感慨，并非专指刘香老。香老自尽，海氛顿息，芝龙得升任副总兵，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魏忠贤恶贯满盈，中外切齿，但伪恭不及王莽，善诈不及曹操，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故以年少之崇祯帝，骤登大位，不假手于他人，即行诛殛，可见当日明臣，除杨、左诸人外，大都贪鄙龌龊，毫无廉耻，魏阉得势，即附魏阉，魏阉失势，即劾魏阉，杨维垣之行事可鉴也。即如杨、左诸人，伉直有余，权变不足，故俱遭陷害；否则如韩琦之治任守忠，杨一清之除刘瑾，捽而去之，尚非难事，何至残善类而残国脉耶？若夫郑芝龙一海盗耳，善于驾驭，非必不可为我用，观其击杀群盗，所

向有功，亦似一海外干城，但只可任之为偏裨，不能予之以特权，若终其身为游击副总兵，亦不至有日后事矣。故惟有大材智者乃足以御奸，亦惟有大材智者并足以使诈，惜乎明廷内外之未得其人也。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却说怀宗用枚卜遗制，采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刘鸿训六人，同时入阁，总道是契合天心，定可得人，哪知来、杨两臣，系魏阉余党，景辰且曾为《三朝要典》副总裁，一经授职，廷臣已是大哗，后来交章弹劾，乃将来、杨两人罢官。刘鸿训素嫉阉党，次第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等，人心大快。独阉党余孽犹存，恨刘切骨。会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敕内有“兼辖捕营”语，提督郑其心，谓有违旧例，具折讦陈。怀宗以所拟原敕，本无此语，因御便殿问诸阁臣，阁臣俱云未知。既而御史吴玉言：“由鸿训主使，兵部尚书王在晋，及中书舍人田嘉璧，统同舞弊。”乃将鸿训落职，谪戍代州，王在晋削籍，田嘉璧下狱。未免有人倾害。阁臣去了三人，免不得又要推选。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及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共十一人，呈入御定。礼部尚书温体仁，与侍郎周延儒，早已望为宰辅，偏偏此次廷推，两人均不在列，当下气愤填胸，遂将这廷推十一人中，吹毛索瘢，有心寻衅。巧巧查得钱谦益，曾典试浙江，略涉嫌疑，即劾他营私得贿，不配入阁。谦益后为贰臣，心术固不甚可取，但温、周二人，误明亡国，罪比谦益尤甚。原来天启二年，谦益为浙江典试官，适有奸人金保元、徐时敏等，伪作关节，用一俚句，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谓嵌入七义结尾，定可中选。试士钱千秋，本是能文，因求名性急，遂依了金、徐两人的密嘱，入场照办。揭晓以后，果然中了第四名。后来探得确音，本房拟荐第二，被主司抑置第四，料知关节非真，竟与保元、时敏相争，索还贿赂，猫口里挖鳅，也是多事。两造几至用武，闹得天下闻名。至部科磨勘，卷中实有此七字，报知谦益。谦益大惊，忙具疏劾奏二奸，并及千秋。有旨俱下狱论戍，谦益亦坐是夺俸。二奸瘐毙，千秋遇赦释还，案情已成过去。此次又为体仁讦发，当由怀宗召入谦益，与体仁对质。谦益虽未受赃，究竟事涉嫌疑，只好婉言剖辩。偏体仁盛气相凌，言如泉涌，且面奏怀宗道：“臣职非言官，本不必言，会推不与，尤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关系宗社安危，谦益结党受贿，没人讦发，臣不忍见皇上孤立，所以不得不言了。”怀宗英明好猜，英明是好处；好猜是坏处。久疑廷臣植党，闻体仁言，再三点首。此时阁部科道，亦均被召，多为谦益辩白。吏部给事中章允儒，尤痛诋体仁，激得怀宗怒起，命礼部缴进千秋原卷，指斥谦益，谦益不得已引罪。怀宗叹道：“今日若无体仁奏发，岂非误事？”体仁在天启初，已官礼部，彼时不闻纠弹，直至此时讦发，明是假公济私，怀宗奈何中计？遂叱令左右，缚允儒下狱，并切责诸大臣。周延儒又申奏道：“廷推阁臣，名若秉公，奈暗中主持，实不过一二人，此外都随声附和，哪敢多言招尤？即如千秋一案，早有成谳，何必复问。”怀宗乃传令退班，即日

降旨，罢谦益官，并罢廷推十一人，悉置不用。独用韩□为首辅，且召□面谕道：“朕观诸大臣中，多半植党，不知忧国，卿为朕执法相绳。”□叩首奏道：“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错得当。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宫府中横分畛域，臣恐非国家幸福呢。”名论不刊。怀宗默然不答，不以□言为然，是怀宗一生致病处。□即见机叩退。未几，召见周道登，因奏对失言，又下旨放归。

崇祯二年五月朔，钦天监预报日食，届期失验时刻，怀宗遂严责钦天监官。原来中国历法，犹本唐尧旧制，相沿数千年，只墨守了一本旧书，不少增损。汉、唐及宋，岁时节气，及日蚀月蚀，往往相差至数时，甚且差至一二日。中国人不求进化，于此可见一斑。至元太史郭守敬，遍参历法，编造授时新历，推步较精，但中间刻数，尚有舛错，所以守敬在日，已有日月当食不食、不当食反食等事。一班吹牛拍马的元臣，反说日月当食不食，系帝后昭德回天，非常庆幸，日月不当食而食，说将若何？其实统是意外献谀，不值一辩。及明祖崛兴，太史刘基，上大统历，仍然是郭守敬的成书，以讹沿讹，怎能无误？可见刘基犹是凡人，并不是神仙等侣。夏官正戈丰，据实复奏，略言：“谨守成历，咎在前人，不在职等。”倒是善于卸责。独吏部左侍郎徐光启，上历法修正十事，大旨谓：“中历未合，宜参西法”，并举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及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同襄历事。怀宗立即批准，饬召李之藻及龙、邓两西人入京，擢光启为礼部尚书，监督历局。中国用外人为客卿，及采行西洋新法，便是从此起头。大书特书。

看官！你道徐光启如何认识西人？说来话长，待小子略略补叙。自元代统一亚洲，东西两大洋，交通日繁，欧洲人士，具有冒险性质，往往航海东来。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印度航路，从南洋麻六甲海中，附搭海船，行至中国，出没海疆，传教通商。嗣是愈来愈众，至明世宗四十三年，竟在粤海沿边的澳门地方，建筑商馆，创业经营，大有乐不思蜀的气象。粤省大吏，屡与交涉，方要求租借，每年出赁金二万两，彼此定约。此后荷兰国人，西班牙国人，英吉利国人，纷纷踵至，多借澳门为东道地。会意大利人利玛窦，亦航海来华，留居中国数年，竟能通中国语言文字，往来沿海各口，广传耶稣教福音。徐光启生长上海，与利玛窦会晤，谈论起来，不但畅陈博爱平等的教义，并且举天文历数，统是融会贯通。光启很是钦佩，引以为友，往往与他研究学术，通宵达旦，时人目为痴呆，光启全然不顾，竟把西学研通大半。实是一个热心人物，若后人尽如光启，中国也早开化了。到了入任侍郎，邀利玛窦入京，早思将他推荐。因利玛窦年已垂老，不愿任职，乃将他同志龙华民、邓玉函两人，荐修历法。李之藻亦热心西学，所以一并举用。光启且舍家宅为教堂，并请准在京师建会堂。寻又保举西人汤若望、罗雅谷等，同入历局，翻译天文、算术各书，约有数种。并制造仪器六式，推测天文。一名象限悬仪，二名平面悬仪，三名象限立运仪，四名象限座正仪，五名象限大仪，六名三直游仪，复有弩仪、弧矢仪、纪限仪诸器，统是适用要件，可法可传。光启又自著《日躔历指》，《测天约说日躔表》，《割圜八线表》，《黄道升度》，《黄赤道距度表》，《通

率表》等书，又译《几何原本》一书，至今尚流传不绝，推为名著。利玛窦于崇祯三年，病殁京师，赐葬阜城门外。墓前建堂两重，堂前立晷石一方，上刻铭词，垂为纪念。铭词计十六字，分为四句，首二句是“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次二句是“所见万品，与时并流，”遗迹至今尚存。光启卒于崇祯六年，后来清帝入关，汤若望等，尚在清廷为钦天监，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袁崇焕奉命赴辽，修城增堡，置戍屯田，规画了一年有余，颇有成效。只因毛文龙镇守东江，势大官尊，免不得跋扈难驯，不服崇焕节制。崇焕早欲除去文龙，适文龙亲来谒见，乃以宾礼相待。文龙也不谦让，居然分庭抗礼，与崇焕对坐谈天。崇焕约略问了数语，当即谢客令归，既而借阅兵为名，径至东江，就双岛泊船。文龙循例迎接，崇焕恰格外谦和，留他在舟宴饮。欢语多时，方才谈及军务。崇焕拟改编营制，别设监司，文龙心中，独以为东江一岛，本是荒凉，全仗自己一人，招集逃民，经营起来，此次来了袁崇焕，无端硬来干涉，哪肯低首忍受？当即将前因后果，叙述一番，并说是岛中兵民，全系恩义相联，不便另行编制。崇焕微笑道：“我亦知贵镇劳苦，但目今外患交迫，兵务倥偬，朝中大臣，又未必肯谅苦衷，我是奉皇上特遣，不得已来此，为贵镇计，倒不如辞职还乡，乐得安闲数年呢。”崇焕此时，尚不欲杀文龙。文龙勃然道：“我亦久有此意，只是满洲事情，还没有办了，眼前知道边务的人，又是很少。据文龙的意思，平了满洲，夺得朝鲜，那时功成名立，归去未迟。”太属狂言。说至此，竟放声大笑起来。死在目前，还要笑甚。崇焕嘿然无语，勉勉强强地与他再饮数杯，即命左右收拾残肴，文龙也即告辞。临别时，崇焕与他订约，邀阅将士较射山上，文龙自应诺去讫。次日五更，崇焕已召集将校，授他密计，趁着晨光熹微的时候，便率众上山，一面遣人往催文龙。文龙尚高卧未起，一闻督师催请，没奈何起身盥洗，等吃过早点，催请的差人，已来过三五次，当下穿好衣冠，匆匆出署，带着护兵，趋上山来。只见这位袁督帅，早已立马待着，正欲上前参见，偏被他握住了手，笑容可掬道：“不必多礼，且同行上山罢！”文龙便随了崇焕，拾级上升，护军要想随行，却被督师手下的将弁，出来拦住，不得并进。崇焕与文龙，到了半山，突语文龙道：“我明日就要回去，今日特向贵镇辞行。贵镇膺海外的重寄，杀敌平寇，全仗大力，理应受我一拜。”说着，即拜将下去，吓得文龙答礼不迭。正是奇怪。崇焕又与他携手同行，到了帐中，忽变色道：“谢参将何在？”参将谢尚政，应声即出，崇焕将文龙一推，便道：“我将此人交代了你。”尚政背后，即跳出好几个健将，把文龙拿下。出其不意。文龙大呼道：“我得何罪？”崇焕道：“你的罪不下十种，就是本部院奉命到此，改编营制，你便抗命不遵，背了我还是小事，你心中早无圣上，即此一端，已当斩首。”文龙此时，已似砧上肉，釜中鱼，只好叩头乞免。崇焕道：“不必说了。”便望着北阙，三跪九叩首，请出尚方宝剑，缴与谢尚政，令将文龙推出处斩。不一时献首帐前，崇焕即整辔下山，驰谕文龙部众道：“罪止文龙一人，余皆无罪。”又传唤文龙子承祚至前，面谕道：“你父违叛朝廷，所以把他正法，你本无罪，好好儿镇守此处，我为公事斩了你父，我私下恰很念你父。你果勉盖父愆，我当替你极力保举

哩。”说至此，又召过副将陈继盛，令他辅翼承祚，镇守东江，分编部兵为四协。并到文龙灵前，哭奠一番，然后下船回去。崇焕所为，全是做作，怎得令人敬服？一面奏报明廷，怀宗未免惊疑，转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只好优旨报闻。后来决杀崇焕，便是为此而起。

哪知文龙部下，有两大义儿，一个叫作孔有德，一个叫作耿仲明，二人素受文龙恩惠，到了此时，便想为文龙报复私仇，所有“忠君爱国”四大字，尽行抛去，竟自通款满洲，愿为前驱，除这崇焕。满洲太宗，自然准降，惟仍教他留住东江，阳顺明朝，阴助满洲，作为牵制崇焕的后盾。自己径率大军，用蒙古喀尔沁台吉布尔噶图，台吉系蒙古官名。作为向导，攻入龙井关，分两路进兵。一军攻洪山口，一军攻大安口，统是马到成功，长驱并进，浩浩荡荡地杀至遵化州。明廷闻警，飞檄山海关调兵入援，袁崇焕奉檄出师，遣总兵赵率教为先行，自率全军为后应。率教倍道前进，到了遵化州东边，地名三屯营，望见满洲军士，与蜂蚁相似。把三屯营困住，他却不顾利害，不辨众寡，单靠着一腔忠愤，杀入满兵阵中。满兵见有援师，让他入阵，复将两翼兵围裹拢来，把率教困在垓心。率教左冲右突，东斫西砍，恰杀死满兵多名。怎奈满兵越来越众，率教只领着孤军，越战越少，满望营中出兵相应，谁知营中守将朱国彦，只怕满兵混入，竟紧闭营门，拒绝率教。率教杀到营前，已是力竭声嘶，待至呼门不应，弄得进退无路，不禁向西遥呼道：“臣力竭了！”举剑向颈上一横，当即殉国，全军尽覆。满兵乘胜扑营，朱国彦知不可守，与妻张氏投缳自尽。等是一死，何不纳赵率教？

三屯营已失，遵化当然被兵，巡抚王元雅率同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及前任知县武起潜等，凭城拒守，支撑了好几日。怎奈满兵势大，援师不至，偌大一个孤城，哪里保守得住？眼见得城池被陷，相率沦亡。明廷闻遵化失守，惊慌的了不得，吏部侍郎成基命，奏请召用故辅孙承宗，督师御敌。怀宗深以为然，立征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视师通州。并命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承宗奉召入觐，具陈方略，即率二十七骑，驰入通州城，与保定巡抚解经传，总兵杨国栋等，整缮守具，协力抵御。是时勤王诏下，宣府、大同等处，各派兵入援，怎奈见了满兵，统是畏缩不前，甚且半途溃散。满洲太宗遂连破蓟州、三河、顺义，直薄明京，都中大震。亏得总兵满桂，由崇焕遣他入援，已至德胜门下营。满桂也是一员猛将，见满兵到来，即率五千骑卒，与满兵交锋起来，战了半日，不分胜负，城上守将，发炮助威，满兵霎时驰退，满桂手下的兵士，反被炮弹轰死数百名，桂亦负伤收军。怀宗正遣中官赍送羊酒，慰劳满桂，令入休瓮城。忽闻袁崇焕亲率大军，偕总兵祖大寿、何可纲等入卫，怀宗大喜，立刻召见平台，温言慰勉。崇焕请入城休兵，偏不见许，再请屯兵外城，如满桂例，亦不见答。这是何意？崇焕乃出屯沙河门外，与满兵遥遥对垒，暗中在营外布着伏兵，防备满兵劫营。果然满兵乘夜袭击，着了道儿，还亏援应有人，步步为营，才得卷甲回去。怀宗遂命崇焕统辖诸道援师，崇焕料满兵远来，不能久持，意欲按兵固守，养足锐气，等到满兵退还，方才尾击。这是以逸待劳的上计。于是相度地势，择得都城东南角上，扼险为营，竖木列栅，竟与满兵久抗起

来。满洲太宗正防这一着，忙率兵来争，崇焕坚壁相待，任他如何鼓噪，只令将士射箭放炮，挡住满兵，独不许出营一步。满兵驰去，越日又来攻营，崇焕仍用这老法儿对付，那时满兵又只得退去。如是相持，有好几日，蓦然间接奉诏旨，命他入见。当下驰入平台，叩谒怀宗，不意怀宗竟换了一张脸色，责他擅杀毛文龙，及援兵逗留的罪状。崇焕正欲剖辩，偏被怀宗喝住，只叱令锦衣卫缚住了他，羁禁狱中。小子有诗叹道：

率师入卫见忠贞，固垒深沟计亦精。

谁料君心太不谅，错疑道济坏长城。

欲知崇焕下狱详情，且至下回交代。

怀宗能用西洋人为客卿，独不能容一袁崇焕，岂外人足恃，而内臣不足恃耶？盖由怀宗好猜，所重视者惟将相，所歧视者亦惟将相，即位甫期年，已两易阁臣，阁臣虽未尽胜任，然如温体仁、周延儒辈挟私寻隙，反信而不疑，偏听失明，已见一斑。崇焕为明季将材，诱杀毛文龙，固近专擅，然文龙亦非足恃之人，盘踞东江，虚张声势，安保其始终不贰乎？且满兵西入，京畿大震，崇焕奉旨派兵，随即亲自入卫，不可谓非忠勇之臣。乃中外方倚为干城，而怀宗即拘令下狱，临阵易将，犹且不可，况以千里勤王之良将，而骤遭械系乎？制全辽有余，杜众口不足，我闻崇焕言而不禁太息矣！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却说袁崇焕被系诏狱，实堕满洲太宗的反间计。崇焕抚辽时，曾与满洲往来通使，有意议和，嗣因两造未协，和议乃破。朝中一班大臣，全然不识边情，统说是和为大辱，有战无和，此次满兵到京，反诬称崇焕召他进京，为胁和计。冤哉！枉也！怀宗渐有所闻，心中不能无疑。满洲太宗足智多谋，侦得明廷消息，遂写好两封秘密书信，暗投明京德胜门外及永定门外。可巧被太监拾得，呈与怀宗。怀宗折书一阅，第一行即列着满洲国主，遗书袁督师麾下，顿时大诧起来。及看到后文，无非两下和议，偏又写得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若经明眼人一瞧，便已知是反间计。再三复阅，越觉动疑，意欲立召崇焕，诘问底细，无如京都危急，还想靠他保护，不得已暂时容忍。嗣有被敌擒去的杨太监，私下逃来，入谒怀宗，报称："督师袁崇焕，已与满洲主子，潜订和约，将为城下盟了。"怀宗沉着脸道："可真么？"杨太监道："敌将高鸿中等，自行密谈，由奴才窃听得实，所以乘夜潜逃，特来奏闻。"怀宗愤愤道："怪不得他按兵不动，停战了好几天。他已擅杀毛文龙，难道还要擅自议和么？"杨太监又说了几句坏话，惹得怀宗忍无可忍，遂召入崇焕，把他系狱。成基命慌忙入请，叩求怀宗慎重，怀宗怒道："慎重二字，就是因循的别名，有损无益。"不因循，便有益吗？基

命复叩头道：“兵临城下，非他时可比，乞陛下三思后行！”怀宗不待说毕，竟拂袖而起，返身入内。基命撞了一鼻子灰，只好退出。总兵祖大寿、何可纲，闻崇焕被系，恐亦坐罪，遂拥众出走，径向山海关外去了。

满洲太宗计中有计，不乘势攻打明京，反分兵游弋固安、良乡一带，掳掠些子女玉帛，复回军至芦沟桥。明廷却用了一个游方僧，名叫申甫，能制造战车，由庶吉士金声上荐，说他擅长兵事，特旨召见，擢为副总兵，令募新军。看官！你想申甫平日，并没有经过战阵，无非靠了一些小聪明，造了几辆车儿，哪里能抵挡大敌？况要他仓猝募兵，更是为难的事情。当下开局召募，所来的多是市井游手，或是申甫素识的僧侣，一时乌合，差不多有四五千人，竟到芦沟桥列着车营，阻截满军。是谓不度德，不量力。满洲将士，呐喊一声，驱杀过来，申甫忙饬众抵敌，哪知所有新兵，全然不懂打仗的格式，闻着号令，吓得心胆俱裂，就是推车的人，事前本东驰西骤，无往不宜，此刻竟麻木不仁，仿佛手足已染了疯病，不能动弹。那满兵似狼如虎，提起大刀阔斧，杀入车营，见车就劈，见人就杀，不到一时，已将申甫手下的新兵，扫除净尽，连申甫也不知下落，大约已直往西方去了。白送性命。

满兵乘胜薄永定门，怀宗惶急得很，特设文武两经略，文经略一职，简任尚书梁廷栋，武经略一职，就命总兵满桂充当，分屯西直、安定二门。满桂主张坚守，与崇焕一样的规画，怎奈怀宗此时，以廷臣多不足恃，仍在阉党余孽中，拣出曹化淳、王应朝、吕凤翔等，作为心腹，不到两年，就易初志，怀宗之致亡，即在于此。这班刑余腐竖，晓得什么战略，只望两经略杀退敌兵，便好放下愁肠，安享富贵，因此怂恿怀宗，屡促两经略出师。廷栋是个文职，当然由满桂当冲，满桂不便抗命，只得带领总兵官孙祖寿等，出城三里，与敌交绥。自午牌起，杀到酉牌，尚是胜败未决。满洲太宗确是能军，潜令部兵伪作明装，趁着天昏地黑时，闯入明军队里，捣乱一场，满桂措手不及，竟与孙祖寿等，仓猝战殁，同作鬼雄。

明京危急异常，偏这满洲太宗，下令退军，竟率令全队，向通州而去。原来满洲太宗的意见，因明京急切难下，就使夺得，也是不能长守，一旦援军四集，反恐进退两难，不若四处骚扰，害得他民穷财尽，方好大举入京，占住那明室江山，所以得了胜仗，转自退去。怀宗本传宣密旨，饬备布囊八百，且令百官进马，意欲避敌迁都，嗣闻满兵退赴通州，方才罢议。

御史高捷、史□，本是魏阉党中的人物，不知如何漏网，仍得在职，大学士钱龙锡，平时很瞧不起这两人，两人怀恨在心，遂因崇焕下狱，讦奏龙锡。略说：“崇焕通款杀将，都由龙锡主使，当与崇焕并罪。”龙锡抗章申辩，高、史再疏力攻，那时龙锡心灰意懒，当即引疾告退。怀宗还算有恩，准他归休，不遑加谴。尚宝卿原抱奇，又劾奏首辅韩□，谓□系崇焕座师，也是主和误国，应并罢官。怀宗想去龙锡，已为群小所卖，所以劾奏韩□，接踵而至。怀宗颇斥他多言，夺俸示罚。不防左庶

子丁进，及工部主事李逢申，弹章又上。韩□乐得引退，三疏乞归。□先后入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中外称贤。怀宗命定逆案，□不欲刻意苛求，以致阉党尚存，终为所诬。怀宗也无意慰留，任他归去，当命礼部侍郎周延儒，尚书何如宠，侍郎钱象坤，俱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

转眼间已是崇祯三年，满兵由通州东渡，克香河，陷永平，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等，一概殉节。兵部侍郎刘之纶，约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等，赴永平牵制满兵，自率部众直趋遵化，屯娘娘庙山。世龙等违约不赴，满兵竟趋击之纶，似樯并至。之纶带有木炮，出自手制，初发时，击伤满兵数十名，再发出去，那弹子不向前行，反向后击，自己打倒自己，顿时哗乱起来。天意耶？人事耶？满兵乘隙进攻，之纶拼死再战，足足地斗了一日，矢尽力穷，之纶知不可为，大呼道："死，死！负天子恩！"遂解佩印付与家人，令他走报朝廷。家人才走数步，之纶已身中两矢，倒毙地上，所剩残兵，被满兵一扫而空。满洲太宗复进拔迁安、滦州，直至昌黎，却由守令左应选，誓死守城，屡攻不下。有此邑令，不愧"应选"二字。这时候的孙承宗，已早由通州奉旨，调守山海关，继崇焕后任。此笔补叙，甚是要紧，不然，满洲太宗至通州时，承宗岂竟作壁上观耶？满洲太宗夙闻承宗重名，恐他截断后路，当即匆匆收兵，回国去了。承宗正招谕祖大寿、何可纲，令他敛兵待命，大寿亦上章自请，愿立功赎督师罪，明廷传旨宣慰，才免瓦解。嗣闻满兵退归，承宗乃派兵西出，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延儒既夤缘入阁，遂替温体仁帮忙，竭力说项，大学士李标见周、温毗连，不愿与伍，索性见机致仕。成基命也辞职归里，体仁遂得奉旨入阁，居然为大学士了。应该奚落。先是崔、魏擅权，体仁尝与相往来，杭州建魏阉生祠，他曾作诗数首，颂扬魏阉功德。又尝私赂崔呈秀，求为援引。言官交章讦发，怀宗还道他无党，攻讦愈众，信任愈专。真是南辕北辙。阉党高捷、史□，遂仗体仁为护符，大出风头，他已弹去钱龙锡，意尚未足，复由史□上疏言："龙锡主使崇焕，卖国欺君，罪浮秦桧。且闻他罢职出都，尚将崇焕所畀重赂，转寄姻家，谋为开复地步。"怀宗览疏动怒，立敕刑官定谳，限期五日。刑部力为持平，呈上谳案谓："斩将是崇焕擅杀，议和闻龙锡未许，罪坐崇焕，与龙锡无涉。"怀宗尚不肯信，召谕廷臣，饬置崇焕极刑。且逮龙锡下狱，命群臣议罪。可怜这功多罪少的袁督师，竟磔死市曹，平白无辜的钱故辅，复拘案待质。温体仁与史□等，且欲力翻逆案，把逆字的恶名，移加袁、钱两人身上，以袁为逆首，钱为次逆，还有一班持正不阿的大臣，均依次附名，更立一逆案，网尽群贤，商诸兵部尚书梁廷栋。廷栋不敢赞成，何不将他亦列入逆案？乃议龙锡大辟，立即取决。中允黄道周，上书为龙锡讼冤，怀宗把他贬秩外调，但心下颇也感动，只命将龙锡长系，既而减等论罪，遣戍定海卫，但已是冤屈得很了。论断平允。

且说明朝赋税，颇折衷古制，不尚烦苛，自神宗创行矿税，中官四出，任意诛求，海内为之渐困。至辽东事起，岁需边饷，又不得不尽情罗

掘，加派民间，百姓益困苦得很。明廷又裁节内地兵饷数十万，减省各处驿站又数十万，兵不得饱，驿无遗粮，那时逃兵戍卒，往往亡命山谷，啸聚为盗，且乘时胁迫良民，同入盗薮，百姓既无恒产，哪有恒心？乐得投奔绿林，还好劫夺为生。自古祸乱，多原于此。天意也是奇怪，又迭降灾祲，只恐百姓未肯为乱，偏令他今岁水荒，明岁旱荒，弄得他寸草无生，只得相偕从盗，于是极大的乱端，就从崇祯改元以后，发生出来。

先是云南、贵州等处，蛮众作乱，首领奢崇明与安邦彦，统同一气，负嵎自固，总督闵梦得，敷衍了两三年，未曾奏效。应八十五回。怀宗即位，奢、安两酋，越发鸱张，崇明自号大梁王，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出巢四扰，到处掳掠。怀宗复起用朱燮元为总督，调集云南、四川、贵州三路大兵，直捣贼巢，枭崇明，斩邦彦。安位穷蹙乞降，由燮元分设土司，筹垦荒田，筑堡置戍，立驿通道，庐井毕备，苗汉相安，西南一带，才得无事。承前启后，是最好销纳法。惟西北又复遭劫，连年饥荒，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童蒙，又统是魏阉余党，专务虐民，不加体恤，遂酿成一班流贼，四出为殃，把大明一座完好江山，扰得东残西缺，地坼天崩。应首回流贼横行。第一个作乱的盗魁，就是府谷民王嘉胤。嘉胤部下又有两大剧贼，一个就是李自成，一个就是张献忠。提出李、张独握纲领。献忠延安人，阴贼多智，尝与嘉胤往来。嘉胤劫富家粟，被有司悬赏缉捕，遂揭竿为盗，献忠纠众往从，尤称骁桀，贼中号为八大王。自成米脂人，狡黠善走，并能骑射，因家贫投为驿卒，驿站裁并，自成无所得食，亦奔投嘉胤。嘉胤拥众五六千人，聚居延庆府中的黄龙山，又有白水贼王二，宜川贼王左挂，安塞马贼高迎祥，饥民王大梁，逃兵周大旺等，率众响应，三边饥军，亦群起为盗，剽掠四方。陕西巡抚，已改任刘廷宴，衰迈无能，讳言盗贼，至州县相继告警，尚叱退来使道："这是地方饥民，有何大志？略缓数日，自然解散了。"请你等着。嗣是贼氛愈炽，所在遭殃，刘廷宴无可如何，只好据实奏闻。怀宗授左副都御史杨鹤，为兵部尚书，出督三边军务，剿捕流贼。杨鹤抵任，商洛道刘应遇，已击毙王二，追斩王大梁；督粮道洪承畴，亦击破王左挂，捕斩周大旺，贼渠半就诛灭。偏杨鹤主张从抚，檄令各军不得妄杀，遂至余灰复燃，转衰为盛。会满军入犯京畿，诏令各省派兵入卫，陕甘兵奉调东下，中途逃散，山西兵哗溃良乡，巡抚耿如杞逮狱论死，一班窜走的溃兵，不是向东，就是向西，结果是挺身走险，同为匪类。游兵不戢，必为国殃。

明廷复起前总兵杜文焕，督延绥、固原各兵，便宜讨贼。文焕檄谕王嘉胤、王左挂二寇，令他投诚，左挂时方穷蹙，与党羽王子顺、苗美等请降，独嘉胤不肯受抚，竟陷入府谷，据城抗命。总督杨鹤，反匿不上闻，只遣官四出招贼，黠盗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托词求抚，俱授给免死牌，安插延绥、河曲间。其实盗性未改，淫掠如故，不过形式上面，算是不放火，不杀人，就自称为安分的良民。百姓忍气吞声，无从控诉，孤男弱女，束手待毙，有一半刁狡强悍的，都随贼而去。朝旨复擢洪承畴为延绥巡抚，与副总兵曹文诏，协力搜剿。文诏忠勇过人，仗着一杆蛇矛，东西驰击，贼众似羊遇虎，多半被

诛。王嘉胤不自量力，竟率众与他对垒，一场鏖战，杀得嘉胤大败而逃。文诏追至阳城，再与嘉胤接仗，嘉胤招架不住，遂被文诏刺死。八大王张献忠，率属二千人，奔降洪承畴，李自成走依高迎祥，迎祥为自成母舅，当然收留。还有嘉胤余党，另推李自用为首，绰号紫金梁，仍是暨不畏死，出没西陲，并且纠合群贼，多至三十六营。这三十六营的贼目，真姓名多不可考，只有绰号相传，仿佛与梁山泊群盗一般。小子试录述如下：

神一元　不沾泥　红军友　老回回　八金刚　扫地王

闯塌天　破甲锥　邢红狼　乱世王　混天王　显道人

乡里人　活地草　革里狼　左金王　曹　操　关　索

混天星　过天星　独行狼　蝎子块　一字王　射塌天

混十万　可天飞　混天飞　点灯子　王老虎　金翅鹏

一条龙　满天星　混天猴　上天龙　马老虎　独头虎

上天猴　黑煞神　飞山虎　一只虎　撞天王　翻山鹞

整齐王　紫微星　托天王　十反王　小秦王　混世王

上天王　一连莺　一盏灯　钻天哨　开山斧　一座城

通天柱　爬天王　抓地虎　滚地龙　滚地狼

以上诸贼，或一人为一营，或二三四五人，合为一营，分作三十六营。李、献两贼，不在其内，外此幺么小丑，尚不胜数。小子有诗叹道：

区区三户足亡秦，况值关中尽乱民。

大好江山同瓦裂，半由天意半由人。

毕竟群盗能否扑灭，且至下回续详。

戮逆阉，定逆案，是怀宗第一英断，后人之推重怀宗，就在此着。乃曾几何时，而复用阉人，贻误国事，何始明而继又暗耶？杨太监既遭敌掳，安能骤然脱逃，况拘系敌营，宁肯以秘密军机，被其窃听？此在中智之主，当已可知为敌人狡计，陈平之间项羽，周瑜之间曹阿瞒，流传史册，怀宗宁独未闻？乃误信阉言，自坏长城若此。崇焕死而全辽危，谓非怀宗之自误，其可得乎？至宠任曹化淳、王应朝、吕凤翔等，尤属昏谬，阉党得志，善类复空，不特名将满桂，致陷沙场已也。厥后天怒人怨，相逼而来，陕西闹荒，嘉胤发难，星星之火，竟致燎原，天其既厌明德矣，彼偏听好猜之怀宗，尚能拨乱反正乎？论者谓明之亡，咎在熹宗不在怀宗，吾未敢信！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却说三边总督杨鹤，专事招抚，如王左挂等一班盗目，概令免死。左挂复叛，后乃伏诛。鹤复招降神一元弟神一魁。一元陷保安，为副总兵张应昌击败，受伤身死。一魁以弟承兄，代领贼众，寻为总兵贺虎臣、杜文焕所围，弃城南走，转攻庆阳，陷合水。杨鹤遣使招降，一魁果至，伏地谢罪。别贼金翅鹏、过天星、独头虎、上天龙等，亦先后求抚，均至固原谒见。鹤命在城楼上虚设御座，遍竖旌旄，贼皆罗拜城下，齐呼万岁。当下传宣诏谕，令设誓解散，或归伍，或归农，贼众勉强应命，那心目中恰藐视杨鹤，见他军容未整，只仗着一个虚名皇帝，空作威福，有什么可怕呢？抚难于剿，全恃威德服人，方能就我范围，否则无不酿祸？随即起身同行，仍去做那盗贼生涯。就是一魁住城数日，因杨鹤诱诛同党刘金，也即叛去。御史谢三宾，及巡按御史吴甡，交劾杨鹤纵盗殃民，乃将杨鹤逮问，坐罪谪戍，特调延绥巡抚洪承畴，总督三边。承畴方收降张献忠，编为部曲，献忠奉命维谨，还道他真心诚意，不妨援例主抚，因此调往总督，也是随剿随抚，恩过于威。会高迎祥、李自成等，收集山西溃卒，有众万人，推迎祥为闯王，自成为闯将，转寇山西、河南。且潜遣人勾结献忠，献忠遂叛了承畴，与高迎祥联合，横行山西，于是秦贼为一路，晋贼为一路，秦、晋世为婚姻，谁知变成盗薮？所过淫戮，惨不忍闻。或淫人妻女，令妇与夫面缚相观，稍一违忤，即被杀死。或令父淫女，或迫子淫母，待他淫毕，一概斩首。或掳住孕妇，剥去衣服，共猜腹中胎产，是男是女，剖腹相验，偶得猜中，大家贺饮，否则罚酒。又用大锅煮人油，掷入小孩，看他跳跃啼号，作为乐事，否则用矛刺入儿股，高举空中，令他盘旋矛上，叫号而死。或列木为台，令男妇共登台上，四面纵火焚烧，惨声震地，贼反拍手称快，狂笑不已。又或杀人剖腹，挖去脏腑，纳入人血米豆，用以喂马，使马肥壮，足以冲敌。最可恨的，是攻城不下，必使所掠妇女，裸体辱骂，稍一愧阻，乱刀交下，砍为肉泥。见有姿色的妇女，彼此轮奸，至奄奄就毙，即割去首级，把尸首倒埋土中，令下体向上，谓可压制炮火。惟一入人家，妇女欣然从淫，或还可以免死，因此贼兵过境，妇女不得不首先出迎，甚至自褫衣裳，供他侮弄，淫声秽语，遍达里闾，贼兵方才心欢，扬长而去。这真是古今罕有的奇劫，不知这明明在上的老天，何苦令若辈小民，遭此惨毒呢？我亦云然，大约天阍已闭，不见不闻。

且说总督洪承畴，与总兵曹文诏，先拟剿除秦贼，次及晋贼，文诏转战而前，连败绥德、宜君、清涧、米脂诸贼，擒斩了点灯子，杀死了扫地王，再从鄜州间道，绕出庆阳，与甘肃总兵杨嘉谟、副将王性善合军，掩击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等，大战西濠。贼三战三北，杜三、杨老柴就擒，红军友、李都司脱走，转陷华亭，攻庄浪。文诏与嘉谟，从后追及，纵反间计，给令贼党攻杀红军友，复乘势击败贼众，贼众奔据唐毛山。游击曹变蛟，系文诏从子，鼓勇先登，余军随上，把贼

众捕斩殆尽，惟李都司得脱，邀集可天飞、独行狼，及他盗郝临庵、刘道江等，围攻合水。文诏又星夜往援，将至城下，有羸贼千骑逆战，不到数合，纷纷退走。文诏麾众直进，已抵南原，忽闻胡哨四起，贼兵遍野而来，将文诏四面围住。城上守兵，互相惊告道："曹将军陷没贼中了，奈何奈何？"言未已，但见文诏挺着长矛，左驰右突，匹马盘旋，万众披靡。极写文诏。守兵暗暗喝采，也被他振起精神，鼓噪杀出，夹击贼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李都司等且战且走，到了铜川桥，十停中少去七八停，方抱头窜去。文诏乃收兵回城，翌日黎明，复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固原总兵杨骐，会师追贼，驰至甘泉县的虎兕凹，贼众方才造饭，不期官军到来，惊得魂飞天外，大众弃了甲仗，拼命飞逃。可巧总督洪承畴，带着锐卒，整队前来。原来承畴一军，与文诏分道扬镳，转战至平凉，途中适遇可天飞，便迎头痛击，可天飞正在逃命，怎禁得这支生力军，略略一战，当即毙命。李都司见不是路，慌忙下马乞降，独郝临庵、独行狼等，落荒窜去，遁匿耀州锥子山，由文诏率军进攻，围堵山麓，贼众槁饿垂毙，自相残杀。独行狼、郝临庵等，为众所戕，函首出降。适承畴督军继至，令贼众解甲缴械，把大小头目四百人，正罪伏法，余均遣散。是时神一魁叛据宁塞，为同党黄友才杀毙，友才又为副总兵张应昌击死，混世狼占据襄乐，亦被守备马科击败，授首部兵。关中巨寇，多半就诛，巡抚范复粹，上书奏报，极言文诏为第一首功，应该优叙。巡按御史吴甡，亦推奖备至，独洪承畴奏中，绝不提及。已蓄异志，无怪后来甘为贰臣。复粹再疏申请，兵部仍将他抑置，不得叙功，惟饬令赴剿晋贼。

闯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方分头四出，连陷大宁、隰州、泽州、寿阳诸州县，还有绰号紫金梁的李自用，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并邢红狼、上天龙各贼，骚扰太原、汾州等处。宣大总督张宗衡，出堵平阳，巡抚许鼎臣，出堵汾州，分地设汛，防贼阑入。已而参将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率关中兵援晋，鼎臣檄令自卫，宗衡恨他专擅，独驱使还陕。群盗如毛，尚不协力堵御，何能底定？三将无所适从，坐看贼众鸱张，横行无忌。老回回、过天星、混世王等，皆乘隙窜入，大肆劫掠，亏得曹文诏渡河而东，越霍州，抵汾河，与贼众相值，屡战屡胜。贼众逃至盂县，又被文诏击败，转走寿阳，正与许鼎臣麾下张宰，兜头撞着。张宰系鼎臣谋士，所率从骑，也只有一二千人，他不过在途巡哨，并未尝有意堵贼，贼反被他吓退，随处乱窜。混世王纵马飞奔，冤冤相凑，碰了对头，被他一矛刺来，由胸贯背，好像一个穿心国内的人物，立刻坠马身死。来将非别，就是总兵官曹文诏。另换一种笔墨，益令文诏生色。文诏既刺死混世王，又奋力驰击，把寿阳、泽州的贼众，尽行逐去。紫金梁、老回回、过天星各贼，见了文诏大旗，便即飞遁。连高迎祥及李、献两盗，亦立脚不住，一古脑儿流入河北，有几股潜逾西山，大掠顺德、真定间，扰及畿南，为大名兵备副使卢象升，一鼓击退。有几股从摩天岭西下，直抵武安，副将左良玉率河南兵，驰往拦截，为贼所诱，陷入伏中，所有六七千兵士，死亡殆尽。良玉退走，贼氛大炽，河北怀庆、彰德、卫辉三府，所属州县，焚掠一空，潞王常涝，系穆宗孙，父名翊镠，曾就封卫辉，常涝袭封，闻流贼逼境，飞章

告急，有诏遣总兵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往援，并命内阉杨进朝、卢九德监军，复用太监干预戎政，煞是可叹。一面促曹文诏移师会剿。文诏奉命，自山西趋河北，到了怀庆，那贼首滚地龙，正在奸淫掳掠，非常高兴，猛闻文诏到来，不及遁走，却硬着头皮，上前抵敌，怎禁得曹军一股锐气，大刀阔斧，杀将过来，一时遮拦不及，好好一个头颅，被他砍去。滚地龙应改名滚头龙。余贼四散，由文诏追至济源，老回回望尘远遁。嗣与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圯及左良玉诸将，迭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诸贼，方拟圈地兜剿，杀他片甲不留，哪知巡按御史刘令誉，挟着夙嫌，竟劾文诏恃胜心骄，致挂部议，调回大同。李广数奇，千古同慨。高迎祥等闻文诏调还，去了一个劲敌，心宽了一大半。但前面有河南兵，后面有京营兵，戈铤蔽空，无从飞越，他又想出假降的计策，把沿途所夺金帛，密赂各处带兵官，伪词乞降。各将不敢作主，独太监杨进朝，伸手要钱，代为入奏，且檄各将停战。总是若辈坏事。会值天寒冰合，高迎祥等潜从毛家寨渡河，狡脱而去。河南兵寂处寨中，无一出阻，等到渑池、伊阳、卢氏三县，相继告警，巡抚元默，始督军会剿，贼众竟窜入卢氏山中，从间道入内乡，大掠南阳、汝宁，窜入湖、广去了。

小子叙了西边，又不能不夹叙东边。当西寇紧急的时候，登州游击孔有德、耿仲明等，竟纠众作乱。孔有德与耿仲明，同为毛文龙义子，文龙被杀，他曾通款满洲，逗留东江。见九十一回。东江参将刘兴治，戕害副将陈继盛，拥众叛去。有德与他异志，逃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尝居官辽东，素言辽东人可用，遂授有德、仲明为游击。还有孔耿同党李九成，亦得为偏裨。会满洲兵复寇辽东，围大凌城，元化遣有德赴援，有德佯为出师，至吴桥，天大雨雪，众不得食，顿时大哗。李九成与子应元，诱众为乱，入劫有德。有德本蓄异图，自然顺水推舟，拱手听命。李九成之主使，恐亦由有德主使。当下还兵大掠，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转破新城、青城。山东巡抚余大成，遣兵往御，均为所败，正要亲自出师，忽来了登、莱巡抚孙元化，两下晤谈，元化尚力主抚议，前既误用，还要主抚，真是笨伯。大成也乐得少安。至元化归署，飞饬所属郡县，不必邀击，另派人驰谕有德，速即归诚。有德佯允来使，即与李九成直抵登州，总兵官张可大，方驻军城外，以有德狡诈宜防，不待元化命令，竟去截击有德，有德倒也一惊，两下交锋，斗了多时，眼看有德的军马，将要败阵下去，偏元化遣将张焘，谕令停战，可大军心一乱，反被有德杀了一阵。可大气愤愤的回入城中，有德尚在城外，见天色已暮，略略休息。夜餐毕后，忽见城内火光四起，料有内应，忙率众薄城。可巧东门大开，门首迎接的，却有三人，为首的就是同党耿仲明，余二人乃是都司毛承禄、陈有时。有德大喜，进了城门，忙奔抚署，一入署中，见元化正图自尽，也要自尽么？当即阻住，且云：“蒙大帅恩，决不加害！”元化默然。此外同城各官，均被九成等拘住，惟总兵张可大，已将妾陈氏杀死，悬梁殉节了。不可有二，不能无一。有德推九成为主，自居次位，又次为仲明，又次为承禄、有时，即用巡抚的关防，檄征州县兵饷。且令元化移书大成，再行求抚。大成据事上闻，怀宗命将大成、元化，一并褫职候勘，另简徐从

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并驻莱州，协力讨贼。

有德等已破黄县，陷平度，集兵攻莱，四面围住。从治屡出兵掩击，颇有斩获，只有德等终不肯退。相持数月，忽闻明廷特简侍郎孙宇烈，总督山东，统马步兵二万五千，浩荡东来。徐从治、谢琏等，总道是大军来援，可以即日解围，哪知这孙宇烈逗留中道，只管遣使议抚。有德等只把议抚条款，与他敷衍，且纵还故抚元化，及所拘官吏，表明就抚的意思，一面暗运西洋大炮，猛轰莱城。徐从治方登陴督守，不料炮弹无情，击中要害，立时殒命。莱城益危，又固守了月余，宇烈不至，城中已力竭难支。有德侦知消息，因遣人伪约降期，请文武官出城守抚。谢琏也料他有诈，留总兵杨御蕃守城，自与知府朱万年，出城招降。有德与九成、仲明等，见了谢琏，下马跪拜，佯作叩首涕泣状。谢琏、朱万年，也下马慰谕。未及数语，有德等陡然起身，指麾左右，把两人牵拥而去。杨御蕃见两人中计，忙紧闭城门，登陴守御，果然叛军大至，猛力扑城，城上矢石交下，才得击却。俄由叛军拥着万年，推至城下，胁令呼降。万年厉声道："我死了！汝等宜固守！"我闻其言，如见其人。御蕃俯视万年，不禁垂泪。万年又道："我堕贼计，死不瞑目。杨总兵！你快发大炮，轰死几个叛贼，也好替我复仇。"说到"仇"字，首已落地。一死成名，死也值得。御蕃大愤，即令军士开炮，扑通扑通的放了数声，击死叛军多人，有德乃收兵暂退。谢琏竟绝粒自尽。怀宗闻这警耗，大加痛愤，遂逮宇烈下狱，诛元化，戍大成，命参政朱大典为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一意主剿。饬中官高起潜监护军饷，兼程而进。又是一个监军的太监。

大典令副将靳国臣、参将祖宽为前锋，直至沙河，孔有德督军迎战。祖宽跃马突出，挺枪死斗，勇不可当。国臣驱军大进，一当十，十当百，饶你孔有德如何枭桀，也被杀得大败亏输，拨马奔走。祖宽等追至城下，有德等料不可敌，夜半东遁。莱州被围七阅月，至是始解，阖城相庆。越日，总兵金国奇等，进复黄县，斩首万三千级，活擒了八百多名。别将牟文绶驰救平度，阵斩贼魁陈有时。有德、九成、仲明等，窜归登州，大典会集全师，进薄登州城下，亲自督攻。登州城三面倚山，一面距海，北有水城，与大城相接。水城有门，可通海舶，叛军恃此通道，所以屡攻不下。及被围日久，李九成出城搏战，中矢毙命。祖宽等乘胜驱杀，攻破水门外面的护墙，于是城中汹汹。孔有德忙收拾财帛，携挈子女，航海遁去。耿仲明、毛承禄，及九成子应元等，相继出走，登州遂下。有德等奔至旅顺，忽由岛中驶出战舰数十艘，最先一舰，立着一位铁甲银盔的大将，持槊高叫道："叛贼休走！"

正是：

濒海围城方幸脱，冤家狭路又相逢。

毕竟来将为谁？请看下回表明。

流贼不可抚，叛军愈不可抚。庸帅之所以纵寇，明廷之所以覆国，皆抚

之一字误之也。观曹文诏之勇敢无前，所向有功，其得力全在一战字。朱大典一意进兵，不数月间，即荡平登、莱，其得力全在一攻字。可知流贼揭竿，叛军据险，并非不易剪除，其所以蔓延日甚，痈溃日深者，俱由于将不得人，志在苟安故也。是回叙剿流寇，而注意惟一曹文诏，叙讨叛军，而结局在一朱大典，此外不过就事论事，作为衬笔而已。藉非然者，满盘散沙，成何片段耶？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却说孔有德等北走旅顺，偏被一舰队截住，当先一员大将，乃是岛帅黄龙。有德令毛承禄、李应元等，上前迎敌，自与耿仲明东走，投降满洲。毛承禄等敌不过黄龙，均被击倒。应元已死，承禄尚未毕命，当被黄龙生生擒住，押献京师。大逆不道的罪状，还有何幸？无非问成极刑，磔死市曹。登、莱一带，总算平定了。

小子前回曾叙入满兵攻大凌城，未曾交代明白，不得不补叙清楚。自孙承宗督师关上，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复整缮关外旧堡，军声大振，偏来了辽东巡抚邱禾嘉，与承宗常要龃龉。承宗拟先筑大凌城，禾嘉恰要同时筑右屯城。工分日久，两城均未完工，满兵已进薄城下。禾嘉率总兵吴襄、宋伟，往援大凌，连战皆败，逃回锦州。大凌城守将，便是祖大寿、何可纲两人，坚守了两三月，粮尽援绝，满洲招降书，屡射入城，大寿欲降，可纲不从，大寿竟坏了良心，把可纲杀死，开城出降。满洲太宗即班师回国。邱禾嘉被劾罢去，孙承宗亦致遭廷议，乞休回籍。叙此一段，注意在孙承宗免归，承宗去后，守辽自此无人。

那孔有德、耿仲明两人，奔降满洲，即怂恿满洲太宗，袭取旅顺。他的本意，无非恨着岛帅黄龙，想借了满洲兵力，灭龙复仇。虎伥可恨。满洲太宗乐得应允，先出兵鸭绿江，作为疑兵，然后令孔、耿两人，导引满兵，潜袭旅顺。黄龙果然中计，遣水师阻截鸭绿江，岛中仅存千余人，至满兵到来，仓猝堵御，已是寡不敌众。兼之军械军储，诸多单薄，孤守数日，竟至不支，龙自刎死，部将李惟鸾、项祚临、樊化龙等均战殁，满兵稳稳得了旅顺。旅顺岛外，有一广鹿岛，互为犄角，副将尚可喜居守。可喜亦系毛文龙旧部，由孔有德贻书相招，也率众出降满洲。当由满洲太宗，留可喜仍守二岛，令孔、耿率兵归去。孔、耿以两岛为贽见仪，当然叙功给赏，孔得封满洲都元帅，耿得封满洲总兵官，后来可喜亦得封满洲总兵，事且慢表。

且说洪承畴调督三边，延绥巡抚一缺，用了一个陈奇瑜，分遣诸将，擒斩贼目金翅鹏、一条龙等，又进攻延水关。关前阻大山，下临黄河，势甚险固。贼首钻天哨、开山斧等，据关负嵎，屡却官军。奇瑜佯遣兵他攻，自率精骑衔枚疾走，夜入山寨。钻天哨、开山斧两人，正拥着妇女，大被长眠，蓦闻寨外喊杀连天，揭帐一瞧，但见红光四绕，火星迸

射，急得呼叫不及，都禁止的跃出床外，百忙中觅得短刀，出来迎敌。那官军已如潮涌入，长枪巨槊，攒刺过去，两贼统是赤膊身体，禁得住几多创痛，不到片刻，两贼中死了一双。贼众走投无路，不是被火烧死，就是被官兵杀死。逆巢已破，大关随下，偏冒冒失失的来了贼党一座城，带着悍徒千人，居然想抢还大关。奇瑜麾军出击，不到一两个时辰，已把贼徒扫尽，一座城也驰入鬼门关去了。鬼门关中形势，比延水关何如？延水盗平，奇瑜威名大振。会值闯王高迎祥等，窜入湖、广，大掠襄阳、郧阳诸境，老回回、过天星等，又自郧阳入四川，径陷夔州。明廷遂擢奇瑜兵部侍郎，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又以大名道员卢象升知兵，调抚郧阳，奇瑜乃驰至均州，分檄陕西巡抚练国事，河南巡抚元默，湖广巡抚唐晖及郧阳巡抚卢象升，四面蹙击，大小数十战，擒住贼渠十余人，斩首至万余级。夔州贼驰还郧阳，来援楚贼，又被卢象升击败。贼众狂奔乱窜，或入河南，或趋浙、川，或走商洛，张献忠亦向商洛遁去，只高迎祥、李自成等，奔入汉中的车厢峡。峡在万山中间，有进路，无出路，里面山岭复杂，绵延数十里不断，闯王闯将，误入此处，已陷绝地；贼众并无粮饷，单靠着四处劫掠，随夺随食，此时窜入山中，满山统是荆棘，何从得粮？这天空中又接连霪雨，淋漓了三四十日，弓脱胶，箭离干，马乏刍，弄得智尽力穷，无法可施，要想越出原路，那峡口外统是官军，枪戟层层，炮石累累，就是插翅也难飞去。高迎祥惶急万状，束手待毙，还是李自成集党商议，得了顾君恩诡计，搜集重宝，出赂奇瑜左右。浼令转达降意。奇瑜见贼众被困，渐有骄色，便命他面缚出降。自成竟自缚双手，大胆出来，叩首奇瑜马前，哀乞免死。何不一刀两段？奇瑜趾高气扬，率尔轻许，检阅贼众，共得三万六千余人，悉数遣归原籍。每贼百名，用一安抚官押送，且命所过州县，给发餱粮。高迎祥、李自成等，均叩谢而去。贼众出峡已尽，离开大军，差不多有数十里，自成突起，刺杀安抚官，余贼也一同下手，把所有安抚官五十多人，尽行杀毙。沿途残戮，饱掠而西，一拥入秦中去了。

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贿纵贼，有旨逮问，戍边了事，别饬洪承畴代任。承畴不过一寻常将材，既要总督三边，又要兼辖五省，凭他如何竭力，也顾不得许多。并且山、陕、河南一带，不是水荒，便是旱荒，遍地哀鸿，嗷嗷中泽，怀宗虽下诏发仓，再三筹赈，怎奈区区粟帛，救不活几千百万饥民。还有黑心中使，奉旨经理，一半儿施赈，一半儿中饱。不诛群阉，能无亡国。俗语说得好：“饿杀不如为盗”。一班饥民，统成千成万的去跟流贼。至闯王闯将，还走陕西，亡命无赖，随路收集，多至二十余万，蹂躏巩昌、平凉、临洮、凤翔诸府，惨无天日。承畴檄山西、河南、四川、湖广各路兵马，分道入陕。迎祥、自成，复东走河南。副将左良玉，方扼守新安、渑池，裹甲自保，任贼逸出。灵宝、汜水、荥阳诸处，又聚贼踪。承畴以秦中少靖，拟亲出潼关，督军讨贼。群贼闻得此信，遂大会荥阳，共计得十三家七十二营，列述如下：

高迎祥　李自成　张献忠　老回回　曹操　革里眼左金王　改世王　射塌天　横天王混十万　过天星　九条龙　顺天王

这十三家七十二营，都是著名贼目，当下会集一处，议敌官军，彼此谈论纷纷，许久未决。李自成悍然进言道：“匹夫尚思自奋，况众至一二十万，岂有半途自废的道理？官兵虽多，未必个个可用，为今日计，我辈宜各定所向，分认地点，与官兵决一雌雄，胜负得失，听诸天数，有什么顾虑哩！”自成此言，恰是一个乱世豪雄，但何不申明纪律，收拾人心，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终弄到没有结局。大众见他意气自豪，都不禁磨拳擦掌道：“闯将此言，很是有理，我等就这么办罢。”遂议定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兵，过天星扼住河上，抵挡河南兵，迎祥、自成及献忠，出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还恐陕兵势锐，更令射塌天、改世王，帮助横天王、混十万两人。所破城邑，子女玉帛，照股均分，总算公道。大家允议。迎祥、自成、献忠三人，率众东出，陷霍州，入颍州，径趋凤阳。贼众至凤阳，留守朱国相，偕指挥袁瑞征、吕承荫等，领兵三千名，拼死抵截，卒因众寡不敌，为贼所乘。国相自刎身亡，余皆战殁。贼遂焚皇陵，楼殿为烬，燔松三十万株，杀守陵太监六十余人，纵高墙罪宗百余人，囚知府颜容暄，由迎祥、自成、献忠三人，高坐堂上，张乐鼓吹，把容暄活活杖死。又杀推官万文英等数十人，毁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余间，光烛百里。献忠掠得皇陵小阉，颇善鼓吹，自成向他索请，献忠不与。自成遂怒，竟偕迎祥走还，西趋归德。献忠独东陷庐江、巢县、无为、潜山，及太湖、宿松诸城邑，每陷一城，掠得妇女，必由献忠先择，拣取绝色数人，轮流伴寝。上半身令之艳妆，下半身褫去亵衣，令之裸体。或着五色背心一件，无论昼夜，一经淫兴勃发，立使横陈，任情污辱。宠爱数日，即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食。至若掠得婴儿，亦视作羔儿豚儿一般，炮燔烹炙，用以佐酒。贼中残忍，无过献忠。献忠东掠数月，巡按凤阳御史吴振缨方将皇陵被祸，具奏上闻。怀宗素服避殿，饬逮凤阳巡抚杨一鹏及振缨下狱。一鹏弃市，振缨遣戍。别命侍郎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献忠闻大典将至，颇慑威名，更兼江北诸邑，素多山民，所在结寨，药弩窝弓，与贼相角，颇多杀伤。遂西出麻城，取道汉口，仍入陕西。高迎祥、李自成等，因归德一带，官兵四集，也窜入陕境，秦中复为贼壑。往来无定，是之谓流贼。副将艾万年、柳国镇等，先后阵亡。总兵曹文诏，自调赴大同后，复奉命剿贼，至是闻秦中贼警，急趋信阳，谒见承畴，自请入陕一行。承畴怡然道：“非将军不能灭此贼，但我兵已分，无可策应，将军若行，我当由泾阳趋淳化，自为后劲。”孤军深入，兵法所忌，承畴虽有后劲之言，然缓不济急，观前日抑功不奏，可知承畴之许，未必定怀好意。文诏乃只率三千人，从宁州进发，抵真宁县的湫头镇。见前面贼旗招展，蜂拥而来，当即布阵迎敌。从子变蛟，带着前队，跃马出阵，横扫贼兵，斩首五百级，追奔三十里。文诏率步兵继进，天色骤晚，忽然贼兵大集，四面合围，流矢似飞蝗一般，射将过来。文诏左右跳荡，用矛刺杀百余贼，贼初不知为文诏，有叛卒大呼道：“这是曹总兵，怪不得有此神勇呢。”贼目闻知“曹总兵”三字，怎肯轻易放过？指麾群贼，合围益急。文诏尚挺矛乱刺，砉然一声，矛头竟断，身上复中了数矢，忍痛不住，竟拔出佩刀，自刎而死。游击平安以

下，共死二十余人，惟变蛟得脱。贼众乘胜掠地，到处纵火，西安城中，光同白日。及承畴到了泾阳，文诏已战死数日，不过扼住中途，贼不得越。献忠仍出关东走，惟高迎祥、李自成尚留秦中。怀宗闻文诏阵殁，深为痛悼，钦赐祭葬，世荫指挥佥事。一面命卢象升为兵部侍郎，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与洪承畴分头讨贼。承畴办西北，象升办东南，双方各有责成，军务稍有起色。

承畴击迎祥、自成，大战渭南、临潼间，自成大败东走，迎祥亦屡败，与自成分道东行，由河南至江北，围攻庐州，累日不下，转陷含山、和州，进犯滁州。总理卢象升，方招集诸将，出师凤阳，闻庐州被围，即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驰抵滁州城下，击走贼众，追杀无算，伏尸蔽野，滁水为赤。迎祥、自成复渡河西走，再入陕西，时已崇祯九年了。百忙中标明年历，为下文接入清主称尊张本。

是年满洲太宗平定察哈尔部，收复内蒙古属境，获得元朝遗下的传国玺，遂自称为帝，易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惟察哈尔部酋林丹汗，向西遁走，清太宗恐死灰复燃，复派兵追赶，直到归化城，未见下落。军士捉不住林丹汗，遂顺路突入明边，骚扰宣州、应州、大同等处，夺得人口牲畜七万六千，唱着凯歌，返旆自去。嗣又遣将入喜峰口，由间道至昌平，巡关御史王肇坤战殁。清兵连下畿内各州县，顺义知县上官荩，宝坻知县赵国鼎，定兴教谕熊嘉志及在籍太常少卿鹿善继，安肃知县郑延任，统同殉节。

警报飞达明廷，给事中王家彦，因陵寝震惊，奏劾兵部尚书张凤翼，不知预备，有负职守。凤翼乃自请督师，命与中官罗维宁，宣大总兵梁廷栋，互为犄角，防堵敌军。其实凤翼是畏葸无能，只因言路纠弹，没奈何请命出师，杜塞众口。离都以后，仍然逗留不进，作壁上观。那时畿辅告警，仍与雪片相似，当由怀宗下诏，飞饬各镇兵入京勤王。且谕廷臣助饷，并括勋戚文武诸臣马匹，作为军需。粮马等物，索及廷臣，实乖政体，何不将所有中官，一律查抄，较有着落。各镇或退缩不前，或为流贼牵制，无暇入援。唐王聿键，系太祖第二十三子桎七世孙，袭封南阳，尝蠲金筑城，捍御流贼，至是独仗义勤王。行至裕州，谁料朝命特下，反说他擅离封土，居心叵测，勒令退还。聿键摸不着头脑，只好遵旨南归。后来部议加罪，竟把他废为庶人，幽锢凤阳。叙入聿键，隐伏后文闽中拥立事。且申明怀宗政令，出尔反尔，令人莫测。总理卢象升，鞠躬报主，闻近畿各镇，多半观望，不由的慷慨洒泣，誓众入援。还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丈夫，不惮千里，星夜奔波，竟自川东起程，入卫怀宗。看官道是何人？便是前时助剿蛮酋，连破贼寨的秦良玉。应八十四回。原来良玉自永宁、水西，依次荡平以后，叙功加赏，得授三品朝服。良玉遂撤去钗珥，除去环珮，竟改易男装，峨冠博带，居然扑朔迷离，做了一个美貌的男子。并且挑选健妇，得三五百人，也令她们易服相随，作为亲兵。当流贼窜入蜀道，进陷夔州，她已出兵扼险，阻贼西进。应前回。及闻勤王诏下，竟召集各部士兵，勉以忠义，倍道驰援。入都后，清兵已饱掠飏去，京师解严。怀宗闻她到来，也觉诧异，立即传旨召见。良玉仍朝服朝冠，登阶叩首，山呼万岁。当由怀宗温言

慰勉，她却不慌不忙，从容奏对。不但怀宗大悦，连朝右一班大臣，均为改容起敬。当下颁布纶音，晋封良玉一品夫人，复由怀宗亲制诗章，作为特别的宠赐，小子尚记得一绝句云：

蜀锦宫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后人诬谤良玉，说她勤王入都，公然带美貌男妾十余人，哪知她貌是男装，体属女身，并没有亏辱名节呢！力为良玉辩白，是替奇女子吐气。良玉拜赐后，仍带兵还蜀去了。欲知后事，且看下回表明。

闯王闯将，误入车厢峡，正陈奇瑜歼贼奏绩之时。况自成面缚乞降，不诛何待？设戮渠魁，赦胁从，则自成授首久矣，何至有甲申之惨变。然则纵寇误国之罪，实不容诛。崇焕磔死，奇瑜乃减至谪戍，功罪之倒置如此，几何而不亡国也。曹文诏忠勇冠时，复为群小挤排，陷入大敌，不死于滥刑，即死于贼寇，良将尽而国祚危矣。至清军入塞，勤王诏下，张凤翼、梁廷栋辈，毫无经济，徒事畏缩，各镇又多观望，入援者惟一义士卢象升，及一奇女秦良玉。象升固忠，并世尚有之，独如良玉者实难多得，特笔加褒，为女界吐气，即为男子示愧，有心人下笔，固自不苟也。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却说卢象升奉诏入卫，至已解严，适宣、大总兵梁廷栋病殁，遂命象升西行，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象升受命去讫。惟自崇祯三年至九年，这六年中，阁臣又屡有变易，如吴宗达、钱象坤、郑以伟、徐光启、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文震孟、林□等，差不多有一二十人，内中除郑、徐、林三人，在职病逝外，统是入阁未久，即行退免。看官听着！这在任未久的原因，究是为着何事？原来都是那材庸量狭的温体仁，摆布出来。体仁自崇祯三年入阁，似铜浇铁铸一般，毫不更动，他貌似廉谨，遇着国家大事，必禀怀宗亲裁，所以边境杂沓，中原纷扰，并未闻他献一条陈，设一计议。怀宗自恃刚断，还道他温恭将事，任为首辅，哪知他专排异类，善轧同僚，所有并进的阁臣，无论他智愚贤否，但与他稍有违忤，必排斥使去。钱象坤系体仁门生，先体仁入阁，至体仁辅政，他便执弟子礼，凡事谦让，惟不肯无端附和，体仁以为异己，竟排他出阁。就是暗为援引的周延儒，应九十二回。也中他阴谋，致失上意，引疾告归。先是体仁见怀宗复任中官，遂请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等，讨好阉人。怀宗转问延儒，延儒谓："若用之臣，崔呈秀亦可告无辜。"延儒辅政，惟此二语，最为明白。说得怀宗为之动容，立将体仁奏牍，批驳下来。体仁由是挟嫌，阴嗾言官交劾延儒。延儒还望体仁转圜，体仁反暗中下石，及延儒察知，乃乞休而去。谁教你引用小人？给事中王绍杰，员外郎华允诚，主事贺三盛等，连疏弹劾体仁，均遭谴

责。工部侍郎刘宗周，累疏指陈时弊，语虽激切，尚未明斥体仁，体仁竟恨他多言，拟构成宗周罪状，宗周因乞假出都。适京畿被兵，道梗不通，乃侨寓天津，再疏论政刑乖舛，至数百言，结末有“前后八年，谁秉国成，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下一解语”云云。体仁大怒，竟入奏怀宗，情愿辞官。怀宗正信任体仁，自然迁怒宗周，当即传旨将宗周削籍。宗周山阴人，襆被归里，隐居讲学去了。后来宗周讲学蕺山，世称蕺山先生，殉节事见后文。体仁又倡言密勿宫廷，不宜宣泄，因此所上阁揭，均不颁发，亦未尝存录，所以廷臣被他中伤，往往没人知晓。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自己陷害别人，免不得为别人陷害。冤冤相报，总有一日。世人其听之！常熟人张汉儒，希体仁旨，讦奏钱谦益居乡不法，体仁遂拟旨逮问谦益。谦益惧甚，贿通关节，向司礼监曹化淳求救。化淳故王安门下，谦益曾为安作碑铭，一脉相关，颇有意为他解免。汉儒侦悉情形，密告体仁，体仁复白怀宗，请并坐化淳罪。化淳系怀宗幸臣，竟泣诉帝前，自请案治。最后查得体仁、汉儒，朋比为奸，乃始邀怀宗省悟，觉他有党，先将汉儒枷死，继将体仁免官。体仁还退食委蛇，自谓无虑，哪知免官诏下，惊得面如土色，连匕箸都失坠地下。弄巧成拙，安得不悔？归未逾年，即行病逝。不死何为？

怀宗复另用一班阁臣，如张至发、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刘宇亮、傅冠、薛国观等，大都旅进旅退，无所匡益，甚至内外监军，统是阉人柄政。京外的监军大员，以太监高起潜为首，京内的监军大员，以太监曹化淳为首。旋复召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嗣昌曾巡抚永平，丁父忧回籍，诏令夺情视事，当即入朝受职。他胸中没甚韬略，单靠一张利嘴，能言善辩，觐见时奏对至数百言，且议大举平贼，分各省官军为四正六隅，号为十面罗网，与景延广十万横磨剑相似。所任总督总理，应从贼征讨，复上筹饷四策：（一）因粮，每亩加输六合，岁折银八钱；（二）溢地，土田须核实输赋；（三）开捐，富民输资，得为监生；（四）裁驿，原有驿站，概属军官管理，裁节各费，悉充军饷。四策无一可取。统共预算，可增饷二百八十万，增兵十二万，怀宗一一照行，诏有“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等语。嗣昌复留意将才，引荐一人，就是陈奇瑜第二，叫作熊文灿。文灿就职广西，怀宗因嗣昌推荐，即遣中使往觇虚实，留饮十日，得贿数百金。开手即用贿赂，已足觇知品概。席间谈及中原寇乱，文灿酒酣耳热，不禁拍案痛詈道：“都是庸臣误国，贻祸至此。若令文灿往剿，何异鼠辈？”中使起立道：“上意方欲用公，公果有拨乱才，宠命且立下了。”文灿尚是抵掌狂谈，说个不休。次日酒醒，自悔失言，又与中使谈及，有五难四不可条件。中使疑他谦慎，敦劝再三而别。

过了数日，诏命果下，即授文灿为兵部尚书，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文灿也直受不辞，既知五难四不可，何勿上表辞职？大募粤人，用以自卫。弓刀甲胄，很是整齐，乃就道北行，东出庐山，谒僧空隐。空隐素有才学，因痛心世乱，弃家为僧，文灿与为故交，两下相见，空隐也不致贺，但对他唏嘘道：“错了错了！”文灿觉言中寓意，即屏去从骑，密询大略。空隐道：“公此番受命将兵，自问能制贼死命么？”当头一棒，不啻禅偈。文灿踌躇半晌，答称未能。空隐复

道：“剿贼各将，有可属大事，独当一面，不烦总理指挥，自能平定剧贼么？”文灿道：“这也难必。”空隐道：“公既无一可恃，如何骤当此任？主上望公甚厚，若一不效，恐罪遭不测了。”文灿闻言，不禁色变，却立数步，嗣又问道：“议抚何如？”空隐道：“我料公必出此计，但流寇与海寇不同，公宜慎重，幸勿自误误国！”文灿尚似信未信，即行别去。空隐说法，不亚生公，独顽石不知点头奈何？到了安庆，左良玉率兵来会，叙谈一番，很是投契。两人俱善大言，所以意气相投。当由文灿拜疏，请将良玉所部六千人，归自己直接管辖，得旨俞允。看官！你想良玉桀骜不驯，果肯受文灿节制么？彼此同住数日，良玉部下，已与粤军不和，互相诟詈，文灿不得已遣还南兵，只与良玉同入襄阳。

是时闯王高迎祥，为陕抚孙传庭所擒，解京磔死，贼党共推自成为闯王。自成欲由陕入川，甫出潼关，总督洪承畴，檄令川陕各兵，南北夹击，斩贼数千级，将自成所有精锐，杀戮殆尽。连自成妻小，也都失去。自成走脱，欲依献忠，忽闻献忠已降熊文灿，没奈何窜走浙、川，投入老回回营，卧病半年，仍率众西去。看官谅可记着，前时献忠曾降顺洪承畴，旋即叛去。此次何故又降熊文灿？原来文灿驰抵襄阳，沿途刊布抚檄，招安群贼。献忠狡黠善战，独率众截击，不肯用命，偏被总兵左良玉、陈洪范二军，两路夹击，一败涂地，额上中了流矢，血流满面，险些儿被良玉追及，刀锋所至，仅隔咫尺，亏得坐骑精良，纵辔跳免。贼目闯塌天，与献忠有隙，竟诣文灿处乞降。献忠闻知，恐他导引官军，前来复仇，自己又负创过重，不堪再战，遂遣人至洪范营，献上重币，纳款输诚。献忠初为盗时，曾为洪范所获，因他状貌奇伟，释令归伍，他竟暗地逃去，至是复由来人传述，谓夙蒙大恩，愿率所部自效，杀贼赎罪。洪范大喜，转告文灿，受献忠降。文灿不鉴承畴，已是大误，洪范且不知自鉴，比文灿罪加一等。献忠遂至文灿营，匍匐请罪。文灿命起，详询余贼情状，献忠自言能制郧、襄诸贼，文灿信以为真，遂命他仍率旧部，屯驻谷城。献忠又招降罗汝才，汝才绰号曹操，狡悍不亚献忠，当时湖、广、河南贼十五家，应推他两贼为魁桀。两贼既降，余贼夺气，文灿很是欢慰，拜表请赦，特旨准奏。哪知他两贼悍鸷性成，并非真心愿降，他因连战连败，进退无路，特借此投降名目，暂息奔波。暗中仍勾结爪牙，养足气力，那时再行叛逸，便不可当，这就所谓欲取姑与，欲奋先敛的秘计呢。议抚之足为贼利，阐抉无遗。

中原稍得休息，东北又起战争。清太宗征服朝鲜，又大兴兵甲，命亲王多尔衮、岳托，同为大将军，率左右两翼，分道攻明，入长城青山口，至蓟州会齐。蓟、辽总督吴阿衡败死，监军官太监邓希诏遁走，清兵乘势攻入，抵牛阑山，适遇总监高起潜，带着明兵扼守，起潜晓得什么兵事，平安时擅作威福，紧急时马上奔逃，一任清兵杀入，由芦沟桥直趋良乡，连拔四十八城，高阳县亦在其内。前大学士孙承宗，在籍家居，服毒自尽。子孙十余人，仗着赤手空拳，与清兵搏击，杀伤了数十人，次第毙命。明季将才，只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三人，至此无孑遗了。清兵又从德州渡河，南下山东，破州县十有六，并陷入济南。德王由枢，系英宗子见潾六世孙，在济南袭封，竟被掳去。布政使张秉文，巷战中矢，力竭自刎。妻方氏，妾陈氏，投入大明湖中，一同殉节。巡

按御史宋学朱及副使周之训等，或被杀，或自尽，大小忠魂，统归冥漠。只有巡抚颜继祖，已由杨嗣昌调赴德州，途中与清兵相左，因得免祸。但济南防兵，多随继祖北去，城内空虚，遂致仓猝失守，这也不能不归咎嗣昌呢。

嗣昌复檄宣、大总督卢象升，督兵入援，象升方遭父丧，固辞未获，遂缞绖从戎，忘家赴难，甫入京师，闻杨嗣昌与高起潜，有议和消息，心中甚以为非。会怀宗召对平台，咨询方略，象升慨然道："皇上命臣督师，臣意主战。"一味主战，也觉愚戆。怀宗不禁色变，半晌方道："廷议或有此说，朕意何尝照准。"象升复历陈守御规画，怀宗也为点首，只命与嗣昌、起潜，会议战守事宜。象升退朝，与两人晤谈，当然未合，复入内复旨，即日陛辞。既出都门，又疏请与杨、高二人，各分兵权，不相节制。廷议以宣、大、山西三师属象升，山海关、宁远兵士属起潜。象升得晋职尚书，感念主恩，拟即向涿州进发。不意嗣昌亲到军前，与商和议，戒毋轻战。象升道："公等坚持和议，独不思城下乞盟，春秋所耻。长安口舌如锋，难道不防袁崇焕覆辙么？"嗣昌被他一说，顿时面颊发赤，徐徐方言道："如公所言，直欲用尚方剑加我了。"象升又愤愤道："卢某既不奔丧，又不能战，尚方剑当先加己颈，怎得加人？"语固近正，未免过激。嗣昌道："公休了！愿勿以长安蜚语陷人。"象升道："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全国皆知，何从隐讳？"嗣昌无词可对，怏怏而去。原来周元忠曾在边卖卜，与边人多相熟识，所以嗣昌遣他议和，但亦未得要领，不过敷衍塞责。既要议和，亦须选一使才，乃委诸江湖卖艺之流，不特无成，且不免为敌人所笑。象升心直口快，索性尽情说透。越日，象升复晤着起潜，两下谈论，越发龃龉。象升遂一意进行，道出涿州，进据保定，闻清军三路入犯，即遣将分头防堵。怎奈象升麾下，未及二万人，不敷遣调，清兵又疾如暴雨，驰防不及，列城多望风失守。嗣昌竟奏劾象升调度失宜，削尚书衔，仍以侍郎督师，象升恰不以为意。最苦是兵单饷薄，没人援应，每至夜间，独自饮泣，及到天明，又督厉部卒，有进无退，一面檄兵部输粮，偏被嗣昌阻住不发，看看粮饷已尽，将士皆饥，自知去死不远，遂于清晨出帐，对着将士下拜，并含泪道："我与诸君同受国恩，只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言之痛心。众将士闻言，个个感泣，都请与敌军决一死战。象升乃出发巨鹿，检点兵士，只剩五千名。参赞主事杨廷麟，因起潜大营，相距只五十里，拟前去乞援。象升道："他、他肯来援我吗？"廷麟坚请一行，象升握廷麟手，与他诀别道："死西市，何如死疆场？我以一死报君，犹自觉抱歉呢。"

廷麟去后，象升待了一日，毫无音信，遂率兵径趋嵩水桥，遥见清兵如排墙一般，杀将过来，部下总兵王朴，即引兵逃去，只留总兵虎大威、杨国柱两人，尚是随着。象升分军为三，令大威率左，国柱率右，自率中军，与清兵拼死相争，以一当十，兀自支持得住。大战半日，杀伤相当。傍晚各休战小憩，到了夜半，象升闻鼓声大震，料知敌兵前来，出帐一望，见自己一座孤营，已被清兵团团裹住，忙率大威、国柱等，奋力抵御。迟至天明，清兵越来越众，围至三匝，象升麾兵力战，炮尽矢穷，大威劝象升突围出走，象升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数十百战，只

知向前，不知退后。今日内扼奸臣，外遇强敌，死期已至，尚复何言？诸君请突围出去，留此身以报国，我便死在此地了！”言已，竟手执佩剑，杀入敌阵，身中四矢三刃，尚格杀清兵数十人，力竭乃亡。一军尽没，惟大威、国柱得脱。起潜闻败，仓皇遁还，杨廷麟徒手回营，已成一荒郊惨野，暴骨盈堆，中有尸首露着麻衣，料是象升遗骸。惨心椎血，有如是耶？乃邀同顺德知府于颖，暂为掩埋，并联衔入奏。嗣昌已闻败耗，犹匿不上闻，及廷麟疏入，不便隐讳，反说象升轻战亡身，死不足惜。怀宗竟误信谗言，不给恤典。及言官交劾起潜，说他拥兵不救，陷没象升，乃将起潜下狱，审讯得实，奉旨伏诛。直至嗣昌败后，乃加赠恤，这且慢表。

且说象升已死，清兵未退，明廷急檄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传庭疏请召见，嗣昌恐他奏陈己过，拟旨驳斥，只令他速即莅任。传庭愠甚，引疾乞休。嗣昌又得了间隙，遂劾传庭逆旨偷生。怀宗也不辨皂白，竟逮传庭下狱，削籍为民。还幸清兵只来骚扰，无意略地，一经饱掠，即班师回去，明祚尚得苟延了五六年。小子有诗叹道：

一蚁凭堤尚溃防，况令孤鼠握朝纲。

忠良惨死群阴沍，国祚何由不速亡？

清兵退后，中原流贼，又乘隙猖獗起来，待小子下回再表。

读此回，见怀宗之为国，非惟不得人，抑且不得法。寇不可抚而抚之，清可与和而不和，是实为亡国之一大祸苗。推怀宗之意，以为流寇吾民也，叛则剿，服则抚，抚则安民。清国吾敌也，只可战，不可和，和则怯敌。讵知寇已跳梁，流毒半天下，人人欲得而诛之，尚可言抚乎？清主本非同族，远峙关外，暂与言和，亦属何伤？设令一面与和，一面会剿，待扫平流寇，休养数年，再俟关东之隙，出师征讨，清虽强，不足平也，乃内则主抚，外则讳和，流寇忽降忽叛，清兵自去自来，顾西失东，顾东失西，将士疲于奔命，而全国已瓦解矣，欲不亡得乎？或谓主抚者为熊文灿，不主和者为卢象升，皆非怀宗之咎，不知庙谟失算，众将纷呶，贷死之诏，自谁发乎？耻和之言，与谁语乎？尚得谓怀宗无咎乎？至若温体仁、杨嗣昌之得邀宠任，并及中官之滥用监军，贤奸倒置，是非不明，我更不欲责矣。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却说熊文灿既收降张、罗二贼，余贼胆落，湖、广、河南一带，稍稍平静。文灿遂上言“兵威大震，潢池小丑，计日可平”等语，怀宗优诏报答。至洪承畴调督蓟、辽，孙传庭无辜下狱，关、陕中失两统帅，张献忠遂密图自逞，拥兵索饷，日肆劫夺。穀城知县阮之钿，屡禀文灿，乞

为预防，文灿不省。献忠遂杀之钿，毁穀城，胁众复叛。罗汝才闻献忠动手，自然起应，与献忠同陷房县，杀知县郝景春，及其子鸣鸾。左良玉率兵追剿，至罗□山，遇伏败绩，丧士卒万人，并亡副将罗岱。杨嗣昌闻报大惊，亟面奏怀宗，请自出督师讨贼。无非恐文灿得罪，自己连坐，因请自出以试怀宗，自谋不可谓不巧，但人有千算，天教一算，奈何？怀宗乃削文灿官，降良玉职，命嗣昌代文灿任，赐尚方剑，及督师辅臣银印。临行时，由怀宗亲饯三爵，赐诗勒石。又弄错了。嗣昌拜谢而出，驰抵襄阳，此行恐非初志。入文灿军。文灿方在交卸，缇骑忽至，把他逮解京师，寻即弃市。空隐之言验矣。

嗣昌大会诸将，誓师穷剿，左良玉、陈洪范等毕至，良玉英姿特达，词辩生风，大受嗣昌赏识。以貌以言，宁可取人。嗣昌即奏良玉有大将才，请破格任用，应拜为平贼将军，有旨报可。良玉即佩将军印，偕诸将至枸平关，与献忠遇，出师合击，战败献忠。献忠遁入蜀界。良玉复从后追蹑，正驱军大进，忽接嗣昌来檄，令他驻兵兴平，遣别将贺人龙、李国安等，入蜀追贼。良玉愤愤道："我正要乘胜图功，剿灭此贼，乃无端阻我前进，真是何意？"言毕，把来檄掷诸地上，仍饬进兵，似此骄将，安肯受嗣昌笼络？直抵太平县境的玛瑙山。山势险峻，方拟倚险立营，蓦闻山上有鼓噪声，仰首眺望，见贼已踞住山巅，乘高大呼。良玉戒军士轻动，自己从容下马，周览一番，才分兵为三队，三面登山，且下令道："闻鼓声乃上。"各将踊跃听令，等了半晌，尚不闻有鼓声。大众惊疑参半，遥望山上各贼，或坐或立，阵势错乱，都不禁交头私议，谓此时不上山进攻，更待何时？偏偏中军帐下，仍寂无音响，大众未免焦躁。倏已天晚，突闻鼓声大起，随即三面齐登，直上山顶。献忠也拟乘夜下山，不防良玉已先驰上，且分军三路，堵不胜堵，顿时脚忙手乱起来。官军冲突入阵，锐厉无前，献忠料不可支，策马先奔。贼众见献忠一走，都是逃命要紧，纷纷四窜。怎奈天色已昏，忙不择路，有坠崖的，有陨涧的，稍稍仔细，徐行一步，便被官军杀死。贼党扫地王曹威，白马邓天王等十六人，统不及逃避，陆续毙命。只献忠逃至山后，回顾残众，仅得数百人，连自己的妻妾，也不知去向了。此时无暇寻觅，但急急忙忙的遁入兴归山中。罗汝才自旁道出，犯蜀夔州，偏遇石砫女官秦良玉，率众来援，智曹操碰着勇貂蝉，一些儿没有胜着，大纛旗被她夺去，所率勇悍贼目，又被她斫死六人，没奈何遁入大宁。

杨嗣昌闻两贼穷蹙，飞檄左良玉及贺人龙，令他穷搜会剿，指日歼除。哪知左良玉不肯深入，贺人龙也是逗留。原来玛瑙山未战以前，嗣昌以良玉违令进兵，拟夺良玉封印，给与人龙，且曾与人龙面谈，嘱令尽力。至玛瑙山捷报驰至，嗣昌又左右为难，不得已婉告人龙，静待后命。主见未定，如何做得统帅？良玉虽未曾夺印，闻着这个消息，心中很是怏怏。人龙也好生怨望，遂致你推我诿，把贼寇搁起一边。献忠复遣人游说，至良玉营，与语道："献忠尚在，所以公得见重，否则公亦无幸了。"木朽蛀生，即此可见。良玉也以为然，乐得观望徘徊，按兵不动。献忠遂得潜收溃卒，西走白羊山，与罗汝才会合，再出渡江，陷大昌，攻开县，沿途迫胁，气焰又张。

嗣昌闻贼又啸聚，自出赴蜀，驻节重庆。监军评事万元吉，入白嗣昌谓："左、贺两军，均不足恃，贼或东窜，必为大患，须亟从间道出师，截他去路，方为万全。"嗣昌不从，只檄令左、贺各军，蹙围贼众，毋令他逸。人龙本屯兵开县，托词饷乏，引军西去，良玉迟久方至。嗣昌拟水陆并进，追击献忠，且下令军中道："汝才若降，免罪授官。献忠罪在不赦，若得献忠首，立赏万金，保举侯爵。"此令下后，过了一日，那行辕里面，四处张着揭帖，上面写着，"能斩督师杨嗣昌，赏银三钱"。妙不可言。嗣昌瞧着，不胜骇愕，还道左右皆贼，遂限令进兵，军心已变，速进何益？自统舟师下云阳，令诸将陆行追贼。总兵猛如虎，参将刘士杰，奋勇前驱，与献忠相值。士杰当先突阵，贼众辟易。献忠遁入山中，凭高俯瞰，但见如虎一军，有前无继，遂想了一计，命部下悍贼，绕道山谷中，抄出官军后背，自率众从高驰下，夹击官军。士杰与游击郭开，先后战死。惟如虎突围而出，甲仗军符，尽行失去。良玉军本在后面，不但不肯进援，反且闻风溃走。献忠遂席卷出川，复入湖北，途次虏嗣昌使人，从襄阳返四川，询知襄阳空虚，遂将他杀死，取得军符，密令二十八骑，改易官军衣饰，令持符入襄城，潜为内应。

襄阳为嗣昌军府，军储军械，各数十万，每门设副将防守，监察颇严。及贼骑夜至城下，叩门验符，果然相合，遂启城纳入。是时城内官民，未得开县败报，个个放心安睡，不意到了夜半，炮声震地，火光烛天，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还是莫名其妙，至开门四望，好几个做了无头之鬼，才知贼兵入城，霎时间阖城鼎沸，全局瓦解，知府王承曾，潜自出走，望见城门洞开，一溜烟地跑了出去。兵备副使张克俭，推官郦曰广，游击黎民安，仓猝巷战，只落得临阵捐躯，表忠千古。旌扬忠烈，阐发幽光。贼众纵火焚襄王府，襄王翊铭，系仁宗子瞻墡六世孙，嗣爵袭封，至是被虏，由贼众拥至南城楼。献忠高坐堂皇，见襄王至，命左右持一杯酒，劝王令饮，且语道："王本无罪，罪在杨嗣昌。但嗣昌尚在川境，不能取他首级，只好把王头一借，令嗣昌陷藩得罪，他日总好偿王性命，王宜努力尽此一杯！"悍贼亦解调侃。襄王不肯遽饮，顿时恼动献忠，将他杀害，投尸火中。宫眷殉节，共四十三人。还有未死宫女，都被贼众掠去，任意淫污。所有军资器械，悉为贼有。献忠觅得自己妻妾，尚在狱中，不禁喜慰，遂发银十五万两，赈济难民。乐得慷慨。留居二日，又渡江陷樊城，破当阳，入光州。杨嗣昌方追贼出川，至荆州沙市，闻襄阳失陷，急得魂魄俱丧，飞檄左良玉军往援，已是不及。寻又闻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常洵被害，不禁掩泣道："我悔不听万元吉言，今已迟了。"言已，呕了好几口鲜血，又自叹道："失二名郡，亡两亲藩，此系何等重事，皇上岂肯赦我？我不若自尽，免得身首两分。"遂绝粒数日，竟致饿死。还算硬朗。

看官听说！前回说到李自成穷蹙无归，亏得老回回留他在营，卧病半年，才得逃生，此时何故势焰复盛，陷入河南呢？说来话长，且听小子说明底细。自成率领残众，窜入函谷关，又被官军围住，不得他逸，意图自尽。经养子李双喜力劝乃止。官军围攻甚急，杨嗣昌时在襄阳，独檄令军中道："围师必缺，不若空武关一路，令他出走，追擒未迟。"又是他的妙计，放令出柙。诸将依令而行。自成将所掠妇女，尽行杀毙，

单率五十骑，从武关逃出郧阳，纠合诸贼，再出淫掠。总兵贺人龙等，屡剿屡胜，擒滚地狼，斩蝎子块，所有混十万、金翅鹏、扫地王、小秦王、托天王、过天星、关索、满天星、张妙子、邢家米，及自成部将火天王、镇天王、九条龙、小红狼、九梁星等贼，相继投诚。惟自成始终不降。

自成有骁将刘宗敏，本蓝田县锻工，随从自成，独得死力，至是见众势日蹙，亦欲归降官军，自成察得隐情，便邀他走入丛祠密语道："人言我当为天子，不意一败至此。现有神明在上，且向神一卜，如若不吉，你可断了我首，往投官兵。"宗敏闻言，即与自成一同叩祷，三卜三吉。神明亦助剧贼，想是劫数难逃。宗敏跃起道："神明指示，谅必不差，我当誓死从汝。"自成乃道："官军四逼，除非人自为战，无可突围。我的妻小，前已失去，所掠妇女，亦都杀死，单剩一个光身子，倒也脱然无累。只兄弟们多带眷属，未免累坠，一时不能尽走，奈何？"宗敏道："总教你得做皇帝，撇去几个妻妾，亦属何妨。"随即相偕归营。到了次日，宗敏携着两颗首级，入见自成。自成问首级何来？宗敏道："这是我两妻的头颅，杀死了她，可同你突围，免生挂碍。"自成大喜道："好！好！"人家杀死妻妾，还连声称好，可见得是盗贼心肠。宗敏把两妻首级，掷示余党道："古人说的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碎，尽可改制，我已杀死两妻，誓保闯王出围，诸君如或同志，即请照办。他日富贵，何愁没有妻妾，否则亦任令自便。"贼党被他激动，多半杀死妻孥，誓从闯王。又是许多妇女晦气。自成又尽焚辎重，微服轻骑，从郧阳走入河南。适河南大饥，斗斛万钱，自成沿路鼓煽，不到一月，又得众数万人，破宜阳，陷永宁，连毁四十八寨，势又猖獗。

杞县举人李信，系逆案中李精白子，尝出粟赈济饥民，百姓很是感德，争呼李公子活我。会绳妓红娘子作乱，把李信掳去，见他文采风流，硬迫他为夫妇。李信勉强应允，趁着空隙，孑身逃归。地方官糊涂得很，说他是盗，拘系狱中。红娘子闻知，竟来劫牢，饥民相率趋附，戕官破狱，把信救出。信见大祸已成，不得不求一生路，遂与红娘子及数百饥民，往投自成，备陈进行规画。自成大喜，与他约为兄弟。同是姓李，应做弟兄。信改名为岩，且遗书招友，得了一个牛金星。金星系卢氏县举人，因磨勘被斥，颇怨朝廷，既得信书，遂挈了妻女，往依自成，为主谋议。自成初妻韩氏，本属娼家出身，在米脂时，与县役盖君禄通，被自成一同杀死，旋即为盗，掠得邢家女郎，作为继妻。邢氏□健多智，自成令掌军资，每日发给粮械，必由贼目面领。翻天鹞高杰，曾在自成部下，尝至邢氏营领械支粮，邢氏看他状貌魁梧，躯干伟大，不由的意马心猿，暗与他眉来眼往。高杰也是个色中饿鬼，乐得乘势勾引，遂瞒着自成，背地苟合。既有红娘子，又有邢氏，正是无独有偶。两人情好异常，想做一对长久夫妻，竟乘夜潜遁，降顺官军。自成失了邢氏，又掠得民女为妻，潼关一战，仍然失去。牛金星既依自成，情愿将自己爱女，奉侍巾栉，又荐一卜人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通河洛数，见了自成，陈上谶记，有"十八子主神器"六字。十八子隐寓李字。自成大喜，封为军师。李岩又劝自成不妄杀人，笼络百姓，复将所掠财物，散给饥民。百姓受惠，不辨为岩为自成，但浑称："李公子活

我。”岩又编出两句歌谣，令儿童随处唱诵，歌词是“迎闯王，不纳粮”二语。前六字，后亦六字，语不在多，已足煽乱。百姓方愁加税，困苦不堪，听了这两句歌词，自然欢迎闯军。

自成遂进攻河南府，府为福王常洵封地，母即郑贵妃，受赏无算，豪富甲天下。应七十九回。先是援兵过洛，相率哗噪，统称王府金钱山积，乃令我等枵腹死贼，殊不甘心。前尚书吕维祺，在籍家居，适有所闻，即劝王散财饷士，福王不从。至自成进攻，总兵陈绍禹等，入城守御，绍禹部兵多变志，从城上呼贼，贼亦在城下相应，互作笑语。副使王胤昌厉声呵禁，被绍禹兵拘住。绍禹忙为驰解，兵士竟噪道：“敌在城下，还怕总镇什么？”自成见城上大哗，立命贼众登城，贼皆缘梯上升，城上守兵，并不堵御，反自相戕害，绍禹遁去。贼众趁势拥入，竟趋福王府。福王常洵，与世子由崧，慌忙逸出，被贼众入府焚掠，所有金银财宝，一扫而空。守财虏听者！自成大索福王，四处搜寻，福王正匿迎恩寺，遇前尚书吕维祺。维祺道：“名义甚重，王毋自辱！”语尚未毕，贼众大至，将福王一把抓住，连那尚书吕维祺，也一并被拘。惟福王世子由崧，赤身走脱。后来就是弘光帝。自成怒目数福王罪，吓得他觳觫万状，匍匐乞命。维祺又羞又恼，不由的愤怒交迫，诟骂百端。自成大怒，喝将维祺杀死，一面见福王体肥，指语左右道：“此子肥壮，可充庖厨。”侍贼应命，将福王牵入厨中，洗剥脔割，醢作肉糜。又由自成命令，羼入鹿肉，并作葅酱，随即置酒大会，取出肉葅，令贼目遍尝，且与语道：“这便是福禄酒，兄弟们请畅饮一巵！”言毕大笑。贼众无不雀跃。欢宴三日，又搜掘富室窖藏，席卷子女玉帛，捆载入山，令书办邵时昌为总理官，居守府城，自率众围开封。巡抚李仙风，正率军阻贼，与贼相左，那时开封城内，只留巡按高名衡及副将陈永福等数人，幸城高且坚，尚得固守。周王恭枵，系太祖第五子□十世孙，嗣爵开封，因发库金五十万，募死士击贼，贼毙甚众，退避数舍。可巧李仙风收复河南府，复督军还援，内外夹击，一日三捷，自成乃解围引去。福王惜金被虏，周王发金解围，得失昭然。道遇罗汝才率众来会，势复大震。

汝才本与献忠合，因献忠陷入襄阳，所得财帛，悉数自取，遂为之不怿，自引部众投自成。自成已拥众五十万，至是益盛。会献忠东犯信阳，为左良玉等所败，众散且尽，所从止数百骑，亦奔投自成。自成佯为招纳，暗中却有意加害。还是汝才入白自成，谓不如使扰汉南，牵制官军，自成点首称善。汝才乃分给五百骑，纵使东行，自偕闯众掠新蔡。陕西总督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方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等，出关讨贼，途次为闯、罗二贼所袭，人龙先走，国奇继溃，文岳亦径自驰去。单剩宗龙孤军当贼，被围八日，粮尽矢绝，夜半出走，宗龙马蹶被执，贼拥宗龙攻项城，大呼道：“我等是秦督官军，快开门纳秦督！”宗龙亦奋呼道：“我是秦督傅宗龙，不幸堕入贼手，左右皆贼，毋为所给！”贼怒甚，抽刀击宗龙，中脑立仆，尚厉声骂贼。寻被贼劓鼻削耳，遂惨死城下。小子有诗叹道：

杲卿骂贼光唐史，洪福詈奸报宋朝。

明季又传傅总督，沙场应共仰忠标。

宗龙被杀，贼众遂猛攻项城，毕竟项城是否被陷，且至下回表明。

本回全叙闯、献事，闯、献两贼，非有奇材异能，不过因饥煽乱，啸聚为患耳。假令得良将以讨伐之，则贼焰未张，其势可扑；贼锋屡挫，其弱可擒；贼党自离，其衅可间。虽百闯、献，不难立灭。乃献忠屡降而不之诛，李闯屡败而不之掩，一误于陈奇瑜，再误于熊文灿，三误于杨嗣昌，而闯、献横行，大局乃瓦解矣。襄阳陷而粮械空，河南失而财帛尽，腹心既敝，手足随之，观于此回，而已决明之必亡矣。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却说陕督傅宗龙，惨死项城，全军覆没。项城孤立无援，怎禁得数十万贼兵？当即被陷，阖城遭难。贼又分众屠商水、扶沟，进陷叶县，杀死守将刘国能。国能就是闯塌天，初与自成、汝才结为兄弟，旋降官军，为汝才所恨，遂乘胜入城，拘住国能，责他负约，把他杀害。再进攻南阳，总兵猛如虎，正在南阳驻守，凭城拒战，杀贼数千，嗣因众寡不敌，城被贼陷。如虎尚持着短刀，奋力杀贼，血满袍袖，力竭乃亡。唐王聿镆，系太祖第二十三子柽七世孙，袭封南阳，至是亦为所害。贼众连陷邓县等十四城，再攻开封。开封巡抚李仙风，已坐罪被逮，由高名衡代为巡抚。名衡及副将陈永福，登陴力御，矢石齐下。李自成亲自招降，被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自成左目。自成大叫一声，几晕马下，经贼众掖住，始得回帐，便勒众退至朱仙镇养病去了。惜不射死了他。

先是陕抚汪乔年，接奉密旨，令掘自成祖茔。乔年即饬米脂县令边大绶，遵旨速行。大绶募役往寻，一时无从搜掘，嗣捕得李氏族人，讯明地址，乃迫令导引，去县城二百里，乱山中有一小村，叫作李氏村，约数十家，逾村又里许，蹊径愈杂，荒塚累累，有十六塚聚葬一处。内有一塚，谓系自成始祖坟，穴由仙人所造，圹内置有铁钉檠，仙人言："铁钉不灭，李氏当兴"云云。大绶即督役开掘，穴发过半，但见蝼蚁围集，火光荧荧，再斫棺验视，尸骨犹存，黄毛遍体。脑后有一穴，大如制钱，中蟠赤蛇长三四寸，有角隆然，见日飞起，高约丈许。经兵役奋起力劈，蛇五伏五起，方才僵毙。乔年乃拾尸颅骨，并腌腊死蛇，遣官赍奏。未几，自成即被射中左目，伤瞳成瞽，世人因称为独眼龙。堪舆之言不可尽信，若果风水被破，则自成应被射死，何至仅中左目？

汪乔年以李坟已破，遂会师出讨，得马步军三万名，令贺人龙等分领各军，兼程东下，直抵襄阳城。襄阳新遭兵燹，守备未固，乔年迟疑不敢入。襄城贡士张永祺，率邑人出迎，不得已屯扎城下，立营才定，贼兵大至，贺人龙等未战即溃，余众骇散，只剩乔年亲卒二千名，随乔年入城拒守。贼尽锐猛攻，历五昼夜，守兵伤亡过半，遂被陷入。乔年自刎

未死，猝遇贼兵，将他絷去，骂贼罹害。自成立索永祺，永祺匿免。吕氏本支共九家，杀得一个不留。又因此恨及诸生，捕得二百人，一半刖足，一半割鼻，并杀守将李万庆。万庆就是射塌天，弃贼降官，因遭杀死。贼众一住数日，复出陷河南各州县，进攻开封。贺人龙等溃入关中，沿途淫掠，不亚流寇。左良玉逗兵郾城，只说是防堵献忠，并不赴援。

河南警报到京，日必数起，急得怀宗没法，只好向诏狱中释出孙传庭，再三奖劳，授为兵部侍郎，令督京军援开封。急时抱佛脚，毋乃太晚。传庭行至中途，又接旨令任陕督，且密谕诛贺人龙。原来自成再围开封，仍然未克。开封军报少纾，乃调传庭入陕，另简兵部侍郎侯恂，出援开封。传庭不敢违慢，便驰入秦中，召集各将。固原总兵郑家栋，临洮总兵牛成虎，援剿总兵贺人龙等，均率兵来会，传庭不动声色，一一接见，至人龙参谒，即叱令左右，将他拿下。人龙自称无罪，传庭正色道："你尚得称无罪么？新蔡、襄城迭丧二督，都是你临阵先逃的缘故。就是从前开县噪归，献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你自己思想，应该不应该么？"遂不由人龙再辩，将他斩首，诸将均战栗失容。人龙勇力过人，初出剿寇，杀贼甚众，贼呼为贺疯子，及为杨嗣昌所欺，始有变志，正法以后，贼众酌酒相庆，争说贺疯子已死，取关中如拾芥了。贺人龙之罪应该论死，但亦为杨嗣昌所误，我嫉人龙，我尤嫉嗣昌。

孙传庭既诛贺人龙，即命将人龙部兵，分隶诸将，指日讨贼。适朝旨又下，命他速率陕军，驰援开封。开封佳丽，为中原冠，贼众久欲窥取，只因城坚守固，急切难下。自成前后三攻，总想把他夺去。明廷恰也注意开封，令河南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及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总兵，联军赴援。再命兵部侍郎侯恂，作为后劲，总道是兵多势厚，定可胜贼，哪知各军到了朱仙镇，与贼垒相望，左良玉先不愿战，拔营径去，诸军继溃，启睿、文岳也联骑奔汝宁，是谓土崩，是谓瓦解。反被贼众追击，掠去辎重无数。朝旨逮问启睿，谴责文岳，仍促孙传庭出关会剿。此段是承上起下文字。传庭上言："秦兵新募，不能速用，应另调别军。"廷议只促他出师，传庭不得已启行。甫至潼关，接得河南探报，开封失陷。传庭大惊，问明侦骑，才知开封被陷详情。开封被围日久，粮械俱尽，人且相食。周王恭枵，先后捐金百余万，复捐岁禄万石，赡给守兵，仍不济事。高名衡因城濒大河，密令决河灌贼，期退贼军，偏偏被贼骑侦悉，移营高阜，亦驱难民数万决河。河水自北门灌入，穿出东南门，奔声如雷，士民溺死数十万。名衡猝不及防，忙与副将陈永福等，乘舟登城，城内水势愈涨，周王府第，尽成泽国。王率宫眷及世子，从后山逸出，露栖城上七昼夜。幸督师侯恂，率舟迎王，王乃得脱。这尚是捐金的好处，否则不为贼虏，百姓亦未必容他自走。名衡等见不可守，亦航舟出城，贼遂浮舟突入，搜掠城中，只有小山土阜，及断垣残堞上面，尚有几个将死未死的难民，一古脑儿掳将拢来，不过数千人。此外满城珍宝，尽已漂没，贼亦无可依恋，但将所遗子女，掠入舟中，驶出城头。河北诸军，遥用大炮轰击，贼舟或碎或沉，或弃舟逸去，被掠子女，夺回一半。

贼众竟移攻南阳，传庭因得此警报，倍道至南阳城，用诱敌计，杀败自成。自成东走，沿路抛弃粮械。陕军正愁冻馁，恣意拾取，无复纪律。不意贼众又转身杀来，一时措手不及，当即奔溃。传庭也禁喝不住，没奈何回马西走，驰入关中。自成声势大震，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争世王、乱世王五营，统归入自成，连营五百里，再屠南阳，进攻汝宁，总兵虎大威中炮身亡。保定总督杨文岳，正走入汝宁，城陷被执，大骂自成。自成令缚至城南，作为炮的，几声轰发，可怜这文岳身中受了无数弹子，洞胸糜骨，片刻而尽。兵备佥事王世琮，前屡却贼，中矢贯耳，仍不为动，贼呼为王铁耳，至是亦被执不屈，均遭杀害。知府傅汝为以下，一同殉难。河南郡县，至此尽行残破，朝廷不复设官。遗民各结寨自保，如洛阳李际遇，汝宁沈万登，南阳刘洪起兄弟，自集民兵数万，或受朝命，或通贼寨，甚或自相吞并，残杀不已，中原祸乱，已达极点。张献忠且乘隙东走，据亳州，破舒城，连陷庐州、含山、巢、庐江、无为、六安诸州县，径向南京，下文再行交代。

且说清太宗雄据辽沈，闻中原鼎沸，不可收拾，正好来作渔翁，实行收利。当下入攻锦州，环城列炮，抢割附近禾稼，作为军粮。城中守兵出战，统被击退。蓟、辽总督洪承畴，及巡抚邱民仰，调集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统兵十三万赴援，到了松山，被清兵截击，败了一阵。最要紧的是辎重粮草，屯积塔山，也被清兵劫去。承畴部军大溃，八总兵逃去六人，只有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随着洪、邱两督抚，被困松山，相持数月，粮尽援绝，副将夏承德，竟将松山城献了清军，开门延敌。邱民仰自杀，曹变蛟等战殁，承畴披掳，杏山、塔山一齐失守。怀宗闻警，不胜惊悼，且闻承畴已经死节，诏令设坛都城，赐承畴祭十六坛，民仰六坛，并命建立专祠，洪、邱并列，正拟亲自临奠，那关东传来奏报，承畴竟叛降清廷，不禁流涕太息，愁闷了好几日。松山战事，详见《清史演义》，故此特从略。

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国内困敝，密奏怀宗，与清议和，怀宗颇也允从，嘱令新甲缜密，切勿漏泄。何必如此。新甲遂遣职方郎中马绍愉，赍书赴清营，与商和议。清太宗倒也优待，互议条款。绍愉当即密报新甲，新甲阅毕，置诸几上，竟忘检藏，家僮误为塘报，付诸钞传，顿时盈廷闻知，相率大哗。言官交劾新甲，到了此时，还要意气用事，口舌相争，实是可杀！怀宗以新甲违命，召入切责，新甲不服，反诩己功，遂忤了上意，下狱论死。清太宗以和议无成，攻入蓟州，分道南向，河间以南多失守。至山东连下兖州等府，攻破八十八城，鲁王以派，为太祖第十子檀六世孙，袭封兖州，被执自杀。清兵又回入京畿，都城大恐。

复由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出驻通州。这延儒曾为温体仁所排，回籍有年，此时何复入相？见九十五回。原来体仁免官后，即用杨嗣昌为首辅，所有旧任阁臣，如张至发、孔贞运、黄士俊、傅冠、刘宇亮、薛国观等，或免职，或得罪，另用程国祥、蔡国用、方逢年、范复粹及姚明恭、张四知、魏照乘、谢陞、陈演等一班人物，尤觉庸劣不堪，朝进暮退。怀宗复记及周延儒，可巧延儒正夤缘复职，私结内监，贿通宠

妃，遂因此传出内旨，召延儒重为辅臣。看官欲问宠妃为谁？就是小子九十回中叙及的田贵妃。田妃陕西人，后家扬州，父名弘遇，以女得贵，受职左都督。弘遇以商起家，素好佚游，购蓄歌妓，恣情声色，田妃生而纤妍，长尤秀慧，弘遇遂延艺师乐工，指授各技，一经肄习，无不心领神会。凡琴棋书画，暨刺绣烹饪诸学，俱臻巧妙。尤善骑射，上马挽弓，发必中的，确是个神仙俦侣，士女班头。既入信邸，大受怀宗宠幸。如此好女，我愿铸金拜之，无怪怀宗宠爱。怀宗即位，册为礼妃，嗣进皇贵妃，每宴见时，不尚妆饰，尤觉得鬓发如云，美颜如玉，芳体如兰，巧舌如簧，有时对帝鼓琴，有时伴帝奏笛，有时与帝弈棋，无不邀怀宗叹赏。又尝绘群芳图进呈，仿佛如生，怀宗留供御几，随时赏玩。一日，随怀宗校阅射场，特命她骑射，田妃应旨上马，六辔如丝，再发并中。内侍连声喝采，怀宗亦赞美不已，赏赉有加。

惟田妃既受殊遇，自炫色泽，免不得恃宠生骄，非但六宫妃嫔，看不上眼，就是正位中宫的周皇后，及位次相等的袁贵妃，亦未曾放入目中。这是妇女通病。如秀外慧中之田贵妃，犹蹈此习，令人叹惜！周皇后素性严慎，见她容止骄盈，往往裁以礼法。一年，元日甚寒，田妃循例朝后，至坤宁宫庑下，停车候宣。等了半晌，并没有人宣入，庑下朔风猎猎，几吹得梨涡成冻，玉骨皆皴。周后亦未免怀妒，累此美人儿受寒。及密询宫监，才知袁贵妃先已入朝，与后坐谈甚欢，因将她冷搁庑下。至袁妃退出，方得奉召入见。后竟华服升座，受她拜谒，拜毕亦不与多言，令即退去，气得田妃玉容失色，愤愤回宫。越日得见怀宗，即呜呜泣诉，经怀宗极力劝慰，意乃少解。

过了月余，上林花发，怀宗邀后妃赏花，大众俱至，田妃见了周后，陡触着前日恨事，竟背转娇躯，佯若未见。周后瞧不过去，便走近上前，诉称田妃无礼。怀宗亦佯若不闻，周后仍然絮述，反至怀宗惹恼，挥肱使退。怀宗颇有膂力，且因心中恼恨，挥手未免少重，周后立足不住，竟跌仆地上，宫人慌忙搀扶，走过了十二名，才将周后掖起。后泣道："陛下不念为信王时，魏阉用事，日夜忧虑，只陛下与妾两人，共尝苦境，今日登九五，乃不念糟糠妾么？妾死何难？但陛下未免寡恩。"言讫，径返坤宁宫。越三日，怀宗召坤宁宫人，问后起居，宫人答言："皇后三日不食。"怀宗为之恻然，即命内监持貂鬓赐后，传谕慰解，且令田妃修省。后乃强起谢恩，勉为进餐。惟田妃宠眷，仍然未衰。周延儒得悉内情，遂向田妃处打通关节，托为周旋。怀宗因四方多事，夜幸西宫，亦常愁眉不展，田妃问长道短。由怀宗说入周延儒，遂旁为怂恿，即日传旨召入延儒，仍为大学士。

怀宗非常敬礼，尝于岁首受朝毕，下座揖延儒道："朕以天下托先生。"言罢，复总揖诸阁臣。怎奈延儒庸驽无能，阁臣又只堪伴食，坐令中原涂炭，边境丧师，驯至不可收拾。到了清兵入境，京都戒严，延儒也觉抱愧，自请视师。怀宗尚目为忠勤，比他为召虎裴度，并赐白金文绮上驷等物。延儒出驻通州，并不敢战，惟日与幕友饮酒自娱，想学谢安石耶？一面伪报捷状。怀宗信以为真，自然欣慰，进至西宫，与田妃叙欢。宫中后妃，要算田妃的莲钩，最为瘦削，如纤纤春笋一般。差不

多只有三寸。是日应该有事，怀宗瞧见田妃的绣舄，精巧异常，不由的将它举起。但见绣舄上面，除精绣花鸟外，恰另有一行楷书，仔细一瞧，乃是“周延儒恭进”五字，也用金线绣成，顿时恼动了怀宗皇帝，面责田妃道：“你在宫中，何故交通外臣？真正不得了！不得了！”田妃忙叩头谢罪，怀宗把袖一拂，掉头径去。后人有诗咏此事道：

花为容貌玉为床，白日承恩卸却妆。

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未知田贵妃曾否遭谴，且至下回再详。

李自成灌决大河，汴梁陆沉，腹心已溃，明之亡可立足待矣。说者多归咎高名衡，谓名衡自溃其防，坐令稽天巨浸，反资贼手。吾以为名衡固未尝无咎，但罪有较大于名衡者，左良玉诸人是也。四镇赴援，良玉先走，开封被围日久，饷尽援穷，至于人自相食，名衡为决河计，亦出于万不得已之策，其计固非，其心尚堪共谅。假使此策不用，城亦必为贼所陷。自成三攻乃下，必怒及兵民，大加屠戮，与其汗刃而死，何若溺水而死？且精华尽没，免赍寇盗，不犹愈于被掠乎？惟怀宗用人不明，坐令蹇帅庸相，丧师失地，殊为可痛。至清兵入犯，复令一庸鄙龌龊之周延儒，出外督师，讳败为胜，推原祸始，实启宠妃。传有之：“谋及妇人，宜其死也。”怀宗其难免是责乎？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却说田贵妃所着绣鞋，上有“周延儒恭进”五字，顿时恼动天颜，拂袖出去，即有旨谴谪田妃，令移居启祥宫，三月不召。既而周后复侍帝赏花，袁妃亦至，独少田妃。后请怀宗传召，怀宗不应。后令小太监传达懿旨，召使出见，田妃乃至。玉容憔悴，大逊曩时，后也为之心酸，和颜接待，并令侍宴。夜阑席散，后劝帝幸西宫，与田妃续欢，嗣是和好如初。可见周后尚持大度。惟田妃经此一挫，常郁郁不欢，且因所生皇五子慈焕，及皇六七子，均先后殇逝，尤觉悲不自胜，渐渐的形销骨立，竟致不起。崇祯十五年七月病殁。怀宗适祷祀群望，求疗妃疾，回宫以后，入视妃殓，不禁大恸。丧礼备极隆厚，且加谥为恭淑端慧静怀皇贵妃。亏得早死二年，尚得此饰终令典，是美人薄命处，亦未始非徼福处。

田妃有妹名淑英，姿容秀丽，与乃姊不相上下，妃在时曾召妹入宫，为帝所见，赠花一朵，令插髻上。及妃病重，亦以妹属托怀宗。怀宗颇欲册封，因乱势愈炽，无心及此，只命赐珠帘等物，算作了事。国破后，淑英避难天津，珠帘尚在，寻为朝士某妾，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延儒出驻数月，清兵复退，延儒乃还京师。怀宗虽心存鄙薄，但

因他却敌归朝，不得不厚加奖励。嗣经锦衣卫掌事骆养性，尽发军中虚诈情事，乃下旨切责，说他蒙蔽推诿，应下部议。延儒亦席藁待罪，自请戍边。怀宗怒意少解，仍不加苛求，许令驰驿归田。还是田妃余荫。又罢去贺逢圣、张四知，用蒋德裀、黄景昉、吴甡为大学士，入阁办事。

是时天变人异，不一而足，如日食、地震，太白昼现，荧惑逆行诸类，还算是寻常变象。最可怪的，是太原乐静县民李良雨，忽变为女，松江莫翁女已适人，忽化为男，密县民妇生旱魃，河南草木，有战斗人马及披甲持矛等怪状。宣城出血，京师城门哭，声如女子啼。炮空鸣，鬼夜号。蕲州有鬼，白日成阵，行墙屋上，揶揄居人，奉先殿上，鸱吻落地，变为一鬼，披发出宫。沅州、铜仁连界处，掘出古碑，上有字二行云："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张也败，李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又于五凤楼前得一黄袱，内有小函，题词有云："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到了崇祯十六年正月，京营巡捕军，夜宿棋盘街，方交二鼓，忽来一老人，嘱咐巡卒道："夜半子分，有妇人缟素泣涕，自西至东，慎勿令过！若过了此地，为祸不浅，鸡鸣乃免。我系土神，故而相告。"言毕不见。

巡卒非常诧异，待至夜半，果见一妇人素服来前，当即出阻，不令前行，妇人乃返。至五鼓，巡卒睡熟，妇已趋过，折而东返，蹴之使醒，并与语道："我乃丧门神，奉上帝命，降罚此方，你如何误听老人，在此阻我：现有大灾，你当首受！"言讫自去。行只数武，也化气而去。巡卒骇奔，归告家人，言尚未终，仆地竟死。既有丧门神，奉天降罚，土地也不能阻挠。且土地嘱咐巡卒，虽系巡卒自误，也不至首受疫灾，此事未能尽信。疫即大作，人鬼错杂，每届傍晚，人不敢行。商肆贸易，多得纸钱，京中方哗扰未已，东南一带，又迭来警报。李自成已陷承天，张献忠又占武昌，闯、献僭号，自此为始，故另笔提出。小子惟有一枝秃笔，只好依次叙来。

自成连陷河南诸州县，复走确山，向襄阳，并由汝宁掳得崇王由□，令他沿路谕降。由□系英宗第六子见泽六世孙，嗣封汝宁，自成把他执住，胁令投降。由□似允非允，暂且敷衍度日。自成乃带在军间，转趋荆、襄诸郡，迭陷荆州、襄阳，进逼承天。承天系明代湖广省会，仁宗、宣宗两皇陵，卜筑于此。巡抚宋一鹤，偕总兵钱中选，副使张凤翥，知府王玑，钟祥令萧汉固守，相持数日。偏城中隐伏内奸，暗地里开城纳贼，贼众一拥入城。宋一鹤下城巷战，将士劝一鹤出走，一鹤不听，挥刀击杀贼数人，身中数创而死，总兵钱中选等亦战殁。惟萧汉被执，幽禁寺中。自成素闻汉有贤声，戒部众休犯好官，并嘱诸僧小心服侍，违令当屠。剧贼亦推重贤吏。汉自贼众出寺，竟自经以殉。自成改承天府为扬武州，自号顺天倡义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遂率众犯仁宗陵。守陵巡按李振声迎降，钦天监博士杨永裕，叩谒自成马前，且请发掘皇陵。天良何在？忽闻陵中暴响，声震山谷，仿佛似地动神号一般，自成恰也惊慌，饬令守护，不得擅掘。明代令辟，无逾仁宗，应该灵爽式凭。

先是自成毫无远图，所得城邑，一经焚掠，便即弃去。至用牛金星、李岩等言，也行点小仁小义，收买人心，且因河南、湖、广，已为所有，得众百万，自以为无人与敌，俨然想称孤道寡起来。牛金星献策自成，请定都荆、襄，作为根本，自成甚以为然，遂改襄阳为襄京，修葺襄王旧殿，僭号新顺王，创设官爵名号，置五营二十二将，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要地设防御使，府设尹，州设牧，县设令，降官降将，各授伪职。并封故崇王由□为襄阳伯，嗣因由□不肯从令，把他杀害。杨永裕且□然劝进，牛金星以为时尚未可，乃始罢议。自成以革、左诸贼，比肩并起，恐他不服，遂用李岩计，佯请革里眼、左金王入宴，酒酣伏发，刺死两人。兼并左、革部众。又遣罗汝才攻郧阳，日久未下，自成亲率二十骑，夜赴汝才营，黎明入帐，汝才卧尚未起，自成即饬骑士动手，把汝才砍作数段，一军皆哗，七日始定。于是流寇十三家七十二营，降死殆尽，惟李自成、张勉忠二寇，岿然独存，势且益炽。

河南开州盗袁时中，最为后起，横行三年，至是欲通款明廷，亦被自成分兵击死。自成行军，不许多带辎重，随掠随食，饱即弃余，饥且食人。所掠男子，令充兵役，所掠妇女，随给兵士为妻妾。一兵备马三四匹，冬时用裀褥裹蹄。割人腹为糟，每逢饲马，往往将掠得人民，割肉取血，和刍为饲。马已见惯，遇人辄锯牙欲噬。临阵必列马三万，名三垛墙，前列反顾，后列即将它杀死，战久不胜，马兵佯败，诱敌来追。步卒猝起阻截，统用长枪利槊，击刺如飞。骑兵回击，无不大胜。自成所著坚甲，柔韧异常，矢镞铅丸，都不能入。有时单骑先行，百万人齐跟马后，遇有大川当前，即用土囊阻塞上流，呼风竟渡。攻城时更番椎凿，挖去墙中土石，然后用柱缚绳，系入墙隙，再用百余人猛力牵曳，墙辄应手坍倒，所以攻无不陷，如或望风即降，入城时概不杀戮；守一日，便杀死十分中的一二；守两日，杀死加倍；守三日，杀死又加倍；三日以上，即要屠城，杀人数万，聚尸为燎，叫作打亮。各种残酷情状，惨不忍闻。

自成有兄，从秦中来。数语未合，即将他杀死。惟生平纳了数妻，不生一子，即以养子李双喜为嗣。双喜好杀，尤过自成，自成在襄阳，构殿铸钱，皆不成，令术士问紫姑，数卜不吉。紫姑亦知天道耶？因立双喜为太子，改名洪基，铸洪基年钱，又不成，正在愤闷的时候，闻陕督孙传庭督师出关，已至河南，他即尽简精锐，驰往河南抵御。前锋至洛阳。遇总兵牛成虎，与战败绩，宝丰、唐县，皆为官军克复。自成忙率轻骑赴援，至郏县，复被官军击败，自成狂奔得脱。贼众家眷，多在唐县，自唐县克复，所有流贼家口，杀戮无遗，贼因是恸哭痛恨，誓歼官军。孙传庭未免失计。会天雨道泞，传庭营中，粮车不继，自成复遣轻骑出汝州，要截官军粮道。探马报知传庭，传庭即遣总兵白广恩，从间道迎粮，自率总兵高杰为后应，留总兵陈永福守营。传庭既行，永福兵亦争发，势不可禁，遂为贼众所乘，败退南阳。传庭即还军迎战，贼阵五重，已由传庭攻克三重，余二重悉贼精锐，怒马跃出，锐不可当。总兵白广恩，引八千人先奔，高杰继溃，传庭亦支持不住，只好西奔。为这一走，被自成乘胜追击，一日夜逾四百里，杀死官军四万余人，掠得兵器辎重，不计其数。传庭奔河北，转趋潼关，自成兵随踪而至。高杰

入禀传庭道：“我军家属，尽在关中，不如径入西安，凭坚扼守。”传庭道：“贼一入关，全秦糜烂，难道还可收拾么？”遂决意闭关拒贼。已而自成攻关，广恩战败，传庭自登陴，督师力御，不料自成遣侄李过，绰号一只虎，从间道缘山登崖，绕出关后，夹攻官军，官军大溃。传庭跃马挥刀，冲入贼阵，杀贼数十名，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同时死难。传庭一死，明已无人。自成遂长驱入秦，陷华阴、渭南，破华商、临潼，直入西安，据秦王宫，执秦王存枢，令为权将军。存枢系太祖次子樉九世孙，嗣封西安，至是竟降自成，惟王妃刘氏不降，语自成道：“国破家亡，愿求一死。”自成不欲加害，独令存枢遣还母家。存枢无耻，何以对妻？巡抚冯师孔以下，死难十余人。传庭妻张氏在西安，率三妾二女，投井殉节。不没烈妇。布政使陆之祺等皆降，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亦降。永福曾射中自成目，踞山巅不下，经自成折箭为誓，乃降自成。自成屡陷名城，文武大吏，从未降贼，至此始有降布政，降总兵，惟高杰曾窃自成妻，独走延安，此时邢氏若在，应有悔心。为李过所追，折向东去。自成遂改西安为长安，称为西京。牛金星劝令不杀，因严禁杀掠，民间颇安。自成复率兵西掠，乃诣米脂县祭墓，改延安府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惟凤翔、榆林，招降不从，自成亲攻凤翔，数日被陷，下令屠城，转攻榆林。兵备副使都任，督饷员外郎王家禄，里居总兵汪世钦、尤世威、世禄等，集众守陴，血战七昼夜，妇人孺子，皆发屋瓦击贼，贼死万人，城陷后阖城捐躯，无一生降，忠烈称最。贼复降宁夏，屠庆阳，韩王亶堉，系太祖第二十子松十世孙，袭封平凉，被贼掳去，副使段复兴一门死节。贼复移攻兰州，雪夜登城。巡抚林日瑞，总兵郭天吉等战死，追陷西宁、甘肃，三边皆没。越年，自成居然僭号，国号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改定尚书六府等官，差不多似一开国主了。

明总兵左良玉，因河南陷没，无处存身，遂统帅部兵东下。张献忠正扰乱东南，为南京总兵刘良佐、黄得功等所阻，未能得志。又闻良玉东来，恐为所蹙，即移众泝江而上，迭陷黄梅、广济、蕲州、蕲水，转入黄州，自称西王。黄州副使樊维城，不屈被杀，官民尽溃，剩下老幼妇女，除挑选佳丽数名，入供淫乐外，余俱杀死，弃尸填堑。复西破汉阳，直逼武昌，参将崔文荣，凭城战守，颇有杀获。武昌本楚王华奎袭封地，华奎系太祖第六子桢七世孙，前曾为宗人华越所讦，说系抱养楚宫，嗣因查无实据，仍得袭封。应七十九回。华奎以贼氛日逼，增募新兵，为守御计，那知新兵竟开城迎贼，城遂被陷。文荣阵亡，华奎受缚，沉江溺死。故大学士贺逢圣，罢相家居，与文荣等同筹守备，见城已失守，仓猝归家，北向辞主，载家人至墩子湖，凿舟自沉，妻危氏，子觐明、光明，子妇曾氏、陈氏，孙三人，同溺湖中。逢圣尸沉百七十日，才得出葬，尸尚未腐，相传为忠魂未泯云。历述不遗，所以劝忠。献忠尽戮楚宗，惨害居民，浮胔蔽江，脂血寸积；楚王旧储金银百余万，俱被贼众劫去，辇载数百车，尚属未尽。何不先行犒军，免为内应？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江夏为上江县，据楚王府，铸西王印，也居然开科取士，选得三十人，使为进士，授郡县官。

明廷以武昌失守，飞饬总兵左良玉，专剿献忠。良玉召集总兵方国安、

常安国等，水陆并进，夹攻武昌，献忠出战大败，弃城西走。良玉遂复武昌，开府驻师。黄州、汉阳等郡县，以次克复。献忠率众攻岳州，巡抚李乾德，总兵孔希贵等，三战三胜，终以寡不敌众，出走长沙。献忠欲北渡洞庭湖，向神问卜，三次不吉，他竟投筊诟神，麾众欲渡；忽然间狂风大作，巨浪掀天，湖中所泊巨舟，覆没了百余艘。何不待献忠半渡，尽行覆没，岂楚、蜀劫数未终，姑留此贼以有待耶？献忠大怒，尽驱所掠妇女入舟，放起大火，连舟带人，俱被焚毁，光延四十里，夜明如昼，献忠方才泄忿，由陆路赴长沙。长沙系英宗第七子见浚故封，七世孙慈煃嗣爵，料知难守，与李乾德会商，开门夜走；并挈惠王常润，同趋衡州，投依桂王常瀛。常润、常瀛皆神宗子，常润封荆州，为李自成所逐，奔避长沙。常瀛封衡州，见三人同至，自然迎入。偏贼众又复驰至，桂王情急得很，忙与吉王、惠王等走永州。献忠入衡州城，拆桂王宫殿材木，运至长沙，构造宫殿，且遣兵追击三王。巡抚御史刘熙祚，令中军护三王入广西，自入永州死守。永州复有内奸，迎贼入城，熙祚被执，囚置永阳驿中。熙祚闭目绝食，自作绝命词，题写壁上，贼再三谕降，临以白刃，熙祚大骂不已，遂为所害。献忠又陷宝庆、常德，掘故督师杨嗣昌墓，枭尸见血。再攻辰州，为土兵堵住，不能行进，乃移攻道州。守备沈至绪，出城战殁，女名云英，涕泣誓师，再集败众，突入贼营。贼众疑援军骤至，仓皇骇散。云英追杀甚众，夺得父尸而还，州城获全。事达明廷，拟令女袭父职，云英辞去，后嫁昆山士人王圣开，种梅百本，阶隐以终。也是一个奇女。献忠复东犯江西，陷吉安、袁州、建昌、抚州诸府，及广东南韶属城，嗣因左良玉遣将马士秀、马进忠等，夺还岳州，进复袁州，遂无志东下，转图西略，竟将长沙王府，亦甘心弃去，挈数十万众，渡江过荆州，尽焚舟楫，窜入四川去了。献忠志在偏隅，不及自成远甚。

怀宗以中原糜烂，食不甘味，寝不安席，默溯所用将相，均不得人，乃另选吏部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以原官入直阁务。寻闻自成僭号，惊惶益甚，拟驾出亲征，忽接得自成伪檄一道，其文云：

新顺王李，诏明臣庶知悉！上帝监视，实惟求莫，下民归往，祗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尔明朝久席泰宁，濩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神，闾左之脂膏殆尽。公侯皆食肉绔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甦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檄到如律令！

怀宗阅罢，不禁流涕涔涔，叹息不止。可巧山东佥事雷演祚入朝，讦奏

山东总督范志完，纵兵淫掠，及故辅周延儒招权纳贿等情，怀宗遂逮讯志完，下狱论死，并赐延儒自尽。籍没家产。晓得迟了。一面集廷臣会议，欲亲征决战。忽有一大臣出奏道：“不劳皇上亲征，臣当赴军剿贼。”怀宗闻言，不禁大喜。正是：

大陆已看成巨浸，庸材且自请专征。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交代。

语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李闯为乱十余年，忽盛忽衰，终不得一尺寸土，迨用牛金星、李岩等言，稍稍免杀，而从贼者遂日众。可见豪杰举事，总以得民心为要领，凶狡如李闯，且以稍行仁义，莫之能御，况其上焉者乎？张献忠则残忍性成，横行东西，无恶不作，卒至长江一带，无立足地，厥后窜入西蜀，尚得残逞二三年。盖由中原无主，任其偏据一方，莫之过问，蜀中受其涂毒，至数百里无人烟，意者其劫数使然欤？然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闯、献之乱，无非由明自取，观李闯伪檄，中有陈述明弊数语，实中要肯，君子不以人废言，读之当为怅然！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却说怀宗令群臣会议，意欲亲征，偏有一大臣自请讨贼。这人就是大学士李建泰。建泰籍隶曲沃，家本饶富，至是以国库空虚，愿出私财饷军，督师西讨。若非看至后文，几似忠勇过人。怀宗喜甚，即温言奖勉道：“卿若肯行，尚有何言？朕当仿古推毂礼，为卿一壮行色。”建泰叩谢，怀宗遂赐他尚方剑。越日，幸正阳门，亲自祖饯，赐酒三巵。建泰拜饮讫，乘舆启程，都城已乏健卒，只简选了五百人，随着前行。约行里许；猛闻得砉然一声，舆杠忽断，险些儿把建泰扑跌，建泰也吃了一惊，不祥之兆。乃易舆出都。忽由山西传来警报，闯军已入山西，连曲沃也被攻陷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方悔前日自请督师，殊太孟浪，且所有家产，势必陷没，为此百忧齐集，急成了一种怔忡病，勉勉强强的扶病就道，每日只行三十里。到了定兴，吏民还闭城不纳，经建泰督军攻破，笞责长吏，奏易各官，一住数日，复移节至保定。保定以西，已是流贼蔓延，没有一片干净土。建泰也不敢再行，只在保定城中住着，专待贼众自毙。完了。

怀宗以建泰出征，复命少詹事魏藻德，及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入阁辅政。景文颇有重名，至是亦无法可施。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怀宗虚心召问，景文亦惟把王道白话，对答了事。此时都外警耗，日必数十起，怀宗日夜披阅，甚至更筹三唱，尚赍黄封到阁。景文等亦坐以待旦，通宵不得安眠。一夕，怀宗倦甚，偶在案上假寐，梦见一人峨冠博带，入宫进谒，且呈上片纸，纸上只书一“有”字，方欲诘问，忽然醒悟，凝视细想，终不识主何兆验。次日与后妃等谈及，大家无非贡谀，把大有富有的意义，解释一遍。嗣

复召问廷臣，所对与宫中略同。独有一给事中上言道：“有字上面，大不成大，有字下面，明不成明，恐此梦多凶少吉。”可谓善于拆字。怀宗闻言，尚未看明何人，那山西、四川的警报，接连递入，便将解梦的事情，略过一边。当下批阅军书，一是自成陷太原，执晋王求桂，巡抚蔡懋德以下，统同死节。一是献忠陷重庆，杀瑞王常浩，巡抚陈士奇以下，统同遇害。怀宗阅一行，叹一声，及瞧完军报，下泪不止。各大臣亦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怀宗顾语景文道：“这都是朕的过失，卿可为朕拟诏罪己便了。”言已，掩面入内。景文等亦领旨出朝，即夕拟定罪己诏，呈入内廷，当即颁发出来。诏中有云：

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陷水火，殣量以壑，骸积成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

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凄声，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窜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无地。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封侯九赏。呜呼！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太功，思免厥愆，历告朕意。

这道谕旨，虽然剀切诚挚，怎奈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张献忠自荆州趋蜀，进陷夔州，官民望风逃遁。独女官秦良玉驰援，兵寡败归，慷慨誓众道：“我兄弟二人，均死王事，独我一孱妇人，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败退，所有余生，誓不降贼。今与部众约！各守要害，贼至奋击，否则立诛。”部众唯唯遵令。所以献忠据蜀，独石砫免灾。全国将帅，不及一秦良玉，我为愧死。四川巡抚陈士奇已谢事，留驻重庆，适神宗第五子瑞王常浩，自汉中避难来奔，与士奇协议守御。献忠破涪州，入佛图关，直抵重庆城下。城中守御颇坚，贼穴地轰城，火发被陷。瑞王、士奇等皆被执。指挥顾景，亦为所掳，泣告献忠道：“宁杀我！无杀帝子！”献忠怒他多言，竟杀瑞王，并杀顾景，又杀士奇等。天忽无云而雷，猛震三声，贼或触电顿死。献忠指天诟詈道：“我要杀人，与你何干！”遂令发巨炮，与天角胜。帝阍有灵，何不殛死这贼？复大杀蜀中士人，尸如山积。后更攻入成都，杀死巡抚龙文光，及巡按御史刘之勃。蜀王至澍，系太祖第十一子椿九世孙，袭封成都，闻城已被陷，率妃妾同投井中，阖室被害。献忠更屠戮人民，惨酷尤甚。男子无论老幼，一

概开刀，甚且剥皮醢酱。所掠妇女，概令裸体供淫，且纵兵士轮奸，奸毕杀死。见有小脚，便即割下，叠成山状，名为莲峰。随命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又大索全蜀绅士，一到便杀，末及一人，大呼道："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献忠乃命停刑。原来献忠好毁祠宇，独不毁文昌宫，尝谓："文昌姓张，老子也姓张，应该联宗。"且亲制册文，加封文昌。不知说的什么笑话，可惜不传。此次被执的人，自己并不姓张，因传闻此事，遂设词尝试，也是命不该绝，竟得活命。献忠复开科取士，得张姓一人为状元，才貌俱佳，献忠很是宠爱，历加赏赐，忽语左右道："我很爱这状元，一刻舍他不得，不如杀死了他，免得记念。"遂将状元斩首。复又悬榜试士，集士子数千人，一齐击死。相传张献忠屠尽四川，真是确凿不虚。或谓献忠是天杀星下凡，这不过凭诸臆测罢了。

献忠入蜀，自成亦入晋，破汾州、蒲州，乘势攻太原。巡抚蔡懋德，与副总兵应时盛等，支持不住，与城俱亡。晋王求桂，系太祖第三子榍十世孙，嗣封太原，竟为所掳，后与秦王存枢，俱不知所终。秦王被掳事见前。自成遂进陷黎晋、潞安，径达代州，那时尚有一位见危致命，百战死事的大忠臣，姓周名遇吉，官拜山西总兵，驻扎代州。硕果仅存，不得不郑重出之。他闻自成兵至，即振刷精神，登城力御，相持旬余，击伤闯众千名。无如城中食尽，枵腹不能杀贼，没奈何引军出城，退守宁武关。自成率众蹑至，在关下耀武扬威，大呼五日不降，即要屠城。遇吉亲发大炮，更番迭击，轰毙贼众万人。自成大怒，但驱难民当炮，自率锐卒，伺隙猛攻。遇吉不忍再击难民，却想了一条计策，密令军士埋伏门侧，亲率兵开关搦战。贼众一拥上前，争来厮杀，斗不上十余合，遇吉佯败，返奔入关，故意的欲闭关门。巧值贼众前队，追入关中，一声号炮，伏兵杀出，与遇吉合兵掩击，大杀一阵。贼众情知中计，不免忙乱，急急退出关外，已伤亡了数千人。自成愤极，再欲督众力攻，还是牛金星劝他暂忍，请筑起长围，为久困计。果然此计一行，城中坐敝。遇吉遣使四出，至宣、大各镇，及近畿要害，请饷增兵，偏偏怀宗又用了一班腐竖，如高起潜、杜勋等，分任监军，统是观望迁延，掯住不发。怀宗至此尚用这班腐竖，反自谓非亡国之君，谁其信之？遇吉料难久持，只是活了一日，总须尽一日的心力，看看粮食将罄，还是死守不懈。自成知城中力敝，也用大炮攻城，城毁复完，约两三次；到了四面围攻，抢堵不及，遂被贼众捣入。遇吉尚率众巷战，徒步跳荡，手杀数十人；身上矢集如蝟，才晕仆地上，仓猝中为贼所得，气息尚存，还喃喃骂贼不已，遂致遇害。遇吉妻刘氏，率妇女登屋射贼，贼纵火焚屋，阖家俱死。城中士民，无一降贼，尽被杀毙。

自成入宁武关，集众会议道："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俱有重兵，倘尽如宁武，为之奈何？不如且还西安，再图后举。"牛金星、李岩等，亦踌躇未决，但劝他留住数日，再作计较。忽大同总兵姜瓖，及宣府总兵王承允，降表踵至，自成大喜，即督众起行，长驱而东，京畿大震。左都御史李邦华，倡议迁都，且请太子慈烺，抚军江南，疏入不报。大学士蒋德琅，与少詹事项煜，亦请命太子至江南督军，李建泰又自保定疏请南迁，有旨谓："国君死社稷，朕知死守，不知他往"等语。

一面封宁远总兵吴三桂、唐通，及湖广总兵左良玉，江南总兵黄得功，均为伯爵，召令勤王。唐通率兵入卫，怀宗命与太监杜之秩，同守居庸关。又是一个太监。自成至大同，姜瓖即开门迎降，代王传济被杀。传济系太祖第十三子桂十世孙，世封大同，阖门遇害。巡抚卫景瑗被执，自成胁降，景瑗以头触石，鲜血淋漓，贼亦叹为忠臣，旋即自缢。大同已失，宣府当冲，太监杜勋，蟒玉鸣驺，出城三十里，恭迎贼兵。巡抚朱之冯登城誓众，无一应命，乃南向叩头，缢死城楼下。自成遂长驱至居庸关，太监杜之秩，首议迎降，唐通亦乐得附和，开关纳贼。怀宗专任内监。结局如是。贼遂陷昌平，焚十二陵。总兵李守□战死，监军高起潜遁去，督师李建泰降贼，贼遂直扑都城。都下三大营，或降或溃。

襄城伯李国桢，飞步入宫，报知怀宗，怀宗即召太监曹化淳募兵守城，还要任用太监，可谓至死不悟。且令勋戚大珰，捐金助饷。嘉定伯周奎，系周皇后父，家资饶裕，尚不肯输捐，经太监徐高，奉命泣劝，仅输万金。国戚如此，尚复何言？太监王之心最富，由怀宗涕泣而谕，亦仅献万金，余或千金、百金不等。惟太康伯张国纪，输二万金。怀宗又搜括库金二十万，充作军资，此时守城无一大将，统由太监主持。曹化淳又托词乏饷，所有守陴兵民，每人只给百钱，还要自己造饭。大众买饭为餐，没一个不怨苦连天，哪个还肯尽力？城外炮声连天，响彻宫禁，自成设座彰仪门外，降贼太监杜勋侍侧，呼城上人，愿入城见帝。曹化淳答道："公欲入城，当缒下一人为质，请即缒城上来。"杜勋朗声道："我是杜勋，怕什么祸祟，何必用质？"降贼有如此威势，试问谁纵使至此？化淳即将他缒上，密语了好多时。无非约降。勋又大胆入宫，极言自成势大，皇上应自为计，怀宗叱令退去。还不杀他。诸内臣请将勋拘住，勋笑道："有秦、晋二王为质，我若不返，二王亦必不免了。"乃纵使复出。勋语守阉王则尧、褚宪章道："我辈富贵自在，何必担忧？"穷此一念，何事不可为？当下缒城自去。曹化淳一意献城，令守卒用空炮向外，虚发硝烟，尚挥手令贼退远，然后发炮。就中只有内监王承恩，所守数堵，尚用铅弹实炮，击死贼众数千人。兵部尚书张缙彦，几次巡视，都被化淳阻住，转驰至宫门，意欲面奏情形，又为内待所阻。内外俱是叛阉，怀宗安得不死？怀宗还是未悟，尚且手诏亲征，并召驸马都尉巩永固入内，令以家丁护太子南行。也是迟了。永固泣奏道："亲臣不得藏甲，臣哪得有家丁。"怀宗麾使退去。再召王承恩入问，忽见承恩趋入道："曹化淳已开彰义门迎贼入都了。"怀宗大惊，急命承恩迅召阁臣。承恩甫出，又有一阉入报道："内城已陷，皇上宜速行！"怀宗惊问道："大营兵何在？李国桢何往？"那人答道："营兵已散，李国桢不知去向。"说至"向"字，已三脚两步，跑了出去。待承恩转来，亦报称阁臣散值。是时夜色已阑，怀宗即与王承恩步至南宫，上登煤山，望见烽火烛天，不禁叹息道："苦我百姓！"言下黯然。徘徊逾时，乃返乾清宫，亲持硃笔写着："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写毕，即命内侍赍送内阁。其实内阁中已无一人，内侍只将硃谕置诸案上，匆匆自去。怀宗又命召周后、袁贵烜妃，及太子永王、定王入宫，原来怀宗生有七子，长名慈瓖，已立为皇太子，次名慈焕，早殇，三名慈炯，封定王，这三子俱系周后所出；第四子名慈炤，封永

王，五名慈焕，早殇，俱系田贵妃所出，还有第六第七两子，亦产自田妃，甫生即逝。百忙中偏要细叙，此为详人所略之笔，即如前时所述诸王，亦必表明世系，亦是此意。此时尚存三子，奉召入宫。周后、袁贵妃亦至，怀宗嘱咐三子，寥寥数语，即命内侍分送三人，往周、田二外戚家。周后拊太子、二王，凄声泣别，怀宗泣语周后道："尔为国母，理应殉国。"后乃顿首道："妾侍陛下十有八年，未蒙陛下听妾一言，致有今日，今陛下命妾死，妾何敢不死？"语毕乃起，解带自缢。怀宗又命袁贵妃道："你也可随后去罢！"贵妃亦叩头泣别，自去寻死。怀宗又召长公主到来，公主年甫十五，不胜悲恸。怀宗亦流泪与语道："你何故降生我家？"言已，用左手掩面，右手拔刀出鞘，砍伤公主左臂，公主晕绝地上。袁贵妃自缢复苏，又由怀宗刃伤左肩，并砍死妃嫔数人。乃谕王承恩道："你快去取酒来！"承恩携酒以进，怀宗命他对饮，连尽数觥，遂易靴出中南门，手持三眼枪，偕承恩等十数人，往成国公朱纯臣第，阍人闭门不纳，怀宗长叹数声，转至安定门，门坚不可启。仰视天色熹微，亟回御前殿，鸣钟召百官，并没有一人到来。乃返入南宫，猛记起懿安皇后，尚居慈庆宫，遂谕内侍道："你去请张娘娘自裁，勿坏我皇祖爷体面。"内侍领旨去讫，未几返报，张娘娘已归天了。怀宗平时，颇敬礼张后，每届元日，必衣冠朝谒。后隔帘答以两拜，至是亦投缳自尽。或谓懿安后青衣蒙头，徒步投成国公第，殊不足信。怀宗复啮了指血，自书遗诏，藏入衣襟，然后再上煤山，至寿皇亭自经，年只三十五岁。太监王承恩，与帝对缢，时为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特书以志明亡。

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骏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等，骑马后随。自成弯弓指门，语牛、宋两人道："我若射中天字，必得一统。"当下张弓注射，一箭射去，偏在天字下面插住，自成不禁愕然。金星忙道："中天字下，当中分天下。"自成乃喜，投弓而入，登皇极殿，大索帝后不得。至次日，始有人报帝尸所在，乃令舁至东华门，但见帝披发覆面，身著蓝袍，跣左足，右朱履，襟中留有遗诏，指血模糊，约略可辨。语云：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此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自成又索后尸，经群贼从宫中舁出，后身著朝服，周身用线密缝，容色如生，遂由自成伪命，敛用柳棺，覆以蓬厂，寻移殡昌平州，州民醵钱募夫，合葬田贵妃墓。先是禁城已陷，宫中大乱，尚衣监何新入宫，见长公主仆地，亟与费宫人救醒公主，背负而出。袁贵妃气尚未绝，亦另由内侍等救去。宫人魏氏大呼道："贼入大内，我辈宜早为计。"遂跃入御河。从死的宫人，约有一二百名。惟费宫人年方十六，德容庄丽，独先与公主易服，匿舁井中，至闯贼入宫，四觅宫娥，从舁井中钩出费氏，拥见自成。费宫人道："我乃长公主，汝辈不得无礼。"自成见她美艳，意欲纳为妃妾，乃问及宫监，言非公主，乃赐爱将罗某。罗大喜，携费出宫，费宫人又道："我实天潢贵胄，不可苟合，汝能祭先帝，从容尽礼，我便从汝。"罗立从所请，于是行合卺礼。众贼毕贺，罗醉酣始

入，费宫人又置酒饮罗，连奉数巨觥，罗益心喜，便语费道：“我得汝，愿亦足了。但欲草疏谢王，苦不能文，如何是好？”费宫人道：“这有何难，我能代为，汝且先寝！”罗已大醉，欢然就卧。费乃命侍女出房，挑灯独坐，待夜阑人寂，静悄悄的走至榻前，听得鼾声如雷，便从怀中取出匕首，卷起翠袖，用尽平生气力，将匕首刺入罗喉。罗颈血直喷，三跃三仆，方才殒命。读至此，稍觉令人一快。费氏自语道：“我一女子，杀一贼帅，也算不徒死了。”遂把匕首向颈中一横，也即死节。小子有诗咏费宫人道：

裙钗队里出英雄，仗剑枭仇溅血红。

主殉国家儿殉主，千秋忠烈仰明宫。

还有一段明亡的残局，请看官再阅下回。

怀宗在位十七年，丧乱累累，几无一日安枕，而卒不免于亡。观其下诏罪己，闻者不感，飞檄勤王，征者未赴，甚至后妃自尽，子女沦胥，啮血书诏，披发投缳，何其惨也？说者谓怀宗求治太急，所用非人，是固然矣。吾谓其生平大误，尤在于宠任阉珰，各镇将帅，必令阉人监军，屡次失败，犹未之悟。至三边尽没，仍用阉竖出守要区，宁武一役，第得一忠臣周遇吉，外此无闻焉。极之贼逼都下，尚听阉人主张，勋戚大臣，皆不得预。教猱升木，谁之过欤？我读此回，为怀宗悲，尤不能不为怀宗责。臣误君，君亦误臣，何怀宗之至死不悟也？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却说费宫人刺死罗贼，便即自刎，贼众排闼入视，见二人统已气绝，飞报自成。自成亦惊叹不置，命即收葬。太子至周奎家，奎闭门不纳，由太监献与自成，自成封太子为宋王。既而永、定二王，亦为自成所得，均未加害。当时外臣殉难，叙不胜叙，最著名的是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潞，左都御史李邦华，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少卿吴麟征，右庶子周凤翔，左谕德马世奇，左中允刘理顺，检讨汪伟，太仆寺丞申佳允，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陈良谟、陈纯德、赵譔，兵部郎中成德，郎中周之茂，吏部员外郎许直，兵部员外郎金铉等，或自刎，或自经，或投井亡身，或阖室俱尽。勋戚中有宣城伯卫时春，惠安伯张庆臻，新城侯王国兴，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皆同日死难。襄城伯李国桢，往哭梓宫，为贼众所拘，入见自成，自成令降，国桢道："欲我降顺，须依我三件大事。"自成道："你且说来！"国桢道："第一件是祖宗陵寝，不应发掘；第二件是须用帝礼，改葬先皇；第三件是不宜害太子及永、定二王。"自成道："这有何难？当一一照办！"遂命用天子礼，改葬怀宗。国桢素服往祭，大恸一场，即自经死。还有一卖菜佣，叫作汤之琼，见梓宫经过，悲不自胜，触石而死。江南有一樵夫，自号髯樵，亦投水殉难。又有一乞儿，自缢城楼，无姓氏可考，只衣带中有绝命书，是"身为丐儿，也是明民，明朝既亡，我生何为"十余字。正是忠臣死节，烈士殉名，樵丐亦足千秋，巾帼同昭万古，有明一代的太祖太宗，如有灵爽，也庶可少慰了。插此转笔，聊为明史生光。统计有明一代，自洪武元年起，至崇祯十七年止，凡十六主，历十二世，共二百七十七年。结束全朝。

李自成既据京师，入居大内，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居然反面事仇，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进。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若此，令人发指。自成还无暇登极，先把朱纯臣、魏藻德、陈演诸人，拘系起来，交付贼将刘宗敏营，极刑玠掠，追胁献金。就是皇亲周奎，及豪阉王之心各家，俱遣贼查抄。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二万，珍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心家抄出现银十五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各降臣倾家荡产，还是未满贼意，仍用严刑拷逼，甚至灼肉折胫，备极惨酷，那时求死不遑，求生不得，嗟无及了，悔已迟了。卖国贼听者！未几自成称帝，即位武英殿，甫升座，但见白衣人立在座前，长约数丈，作欲击状，座下制设的龙爪，亦跃跃欲动，不禁毛骨俱悚，立即下座。又命铸永昌钱，字不成文，铸九玺又不成，弄得形神沮丧，不知所措，惟日在宫中淫乐，聊解愁闷。

一夕，正在欢宴，忽有贼将入报道："明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抗命不从，将统兵来夺京师了。"自成惊起道："我已令他父吴襄，作书招降，闻他已经允诺，为什么今日变卦呢？"来将四顾席上，见有一个美人儿，斜坐自成左侧，不禁失声道："闻他是为一个爱姬。"自成会意，便截住道："他既不肯投顺，我自去亲征罢！"来将退出，自成恰与诸美人，行

乐一宵。次日，即调集贼众十余万，并带着吴三桂父吴襄，往山海关去了。

看官听着！这吴三桂前时入朝，曾向田皇亲家，取得一个歌姬，叫作陈沅，小字圆圆，色艺无双，大得三桂宠爱。嗣因三桂仍出镇边，不便携带爱妾，就在家中留着。至自成入都，执住吴襄，令他招降三桂，又把陈圆圆劫去，列为妃妾，实地受用。三桂得了父书，拟即来降，启程至滦州，才闻圆圆被掳，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当即驰回山海关，整军待敌。可巧清太宗病殂，立太子福临为嗣主，改元顺治，命亲王多尔衮摄政，并率大军经略中原。这时清军将到关外，闯军又逼关中，恁你吴三桂如何能耐，也当不住内外强敌。三桂舍不掉爱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遣使至清营求援。为一美人，甘引异族，这便叫作倒行逆施。多尔衮得此机会，自然照允，当下驰至关前，与三桂相见，歃血为盟，同讨逆贼。闯将唐通、白广恩，正绕出关外，来袭山海关，被清军一阵截击，逃得无影无踪。多尔衮又令三桂为前驱，自率清军为后应，与自成在关内交锋。自成兵多，围住三桂，霎时间大风刮起，尘石飞扬，清军乘势杀入，吓得闯军倒退。自成狂叫道："满洲军到了！满洲军到了！"顿时策马返奔，贼众大溃，杀伤无算，沟水尽赤。三桂穷追自成，到了永平，自成将吴襄家属，尽行杀死，又走还京师。怎禁得三桂一股锐气，引导清军，直薄京师城下。自成料知难敌，令将所得金银，熔铸成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用骡车装载，遣兵先发，乃放起一把无名火来，焚去宫阙，自率贼众数十万，挟太子及二王西走。临行时，复勒索诸阉藏金，金已献出，令群贼一一杖逐。阉党号泣徒跣，败血流面，一半像人，一半像鬼。阉党昧尽天良，狗彘不若，处以此罚，尚嫌太轻。那时京师已无人把守，即由三桂奉着大清摄政王整辔入城。三桂进了都门，别事都无暇过问，只寻那爱姬陈圆圆。一时找不着美人儿，复赶出西门，去追自成。闯军已经去远，仓猝间追赶不上，偏偏京使到来，召他回都，三桂无奈，只好驰回。沿途见告示四贴，统是新朝安民的晓谕，他也无心顾及，但记念这圆圆姑娘，一步懒一步，挨入都中，复命后返居故第，仍四处探听圆圆消息。忽有一小民送入丽姝，由三桂瞧着，正是那日夕思念的心上人，合浦珠还，喜从天降，还管他什么从贼不从贼，当下重赏小民，挈圆圆入居上房，把酒谈心，格外恩爱，自不消说。惟此时逆闯已去，圆圆如何还留？闻说由圆圆计骗自成，只说是留住自己，可止追兵。自成信以为真，因将她留下。这是前缘未绝，破镜重圆，吴三桂尚饶艳福，清朝顺治皇帝，也应该入主中原，所以有此尤物呢。冥冥中固有天意，但实由三桂一人造成。清摄政王多尔衮，既下谕安民，复为明故帝后发丧，再行改葬，建设陵殿，悉如旧制。就是将死未死的袁贵妃，及长公主，也访知下落，令她辟室自居。袁贵妃未几病殁，长公主曾许字周世显，寻由清顺治帝诏赐合婚，逾年去世。独太子及永定二王，始终不知下落，想是被闯贼害死了。结过怀宗子女。京畿百姓，以清军秋毫无犯，与闯贼迥不相同，大众争先投附，交相称颂。于是明室皇图，平白地送与满清。清顺治帝年方七龄，竟由多尔衮迎他入关，四平八稳，据了御座，除封赏满族功臣外，特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敕赐册印。还有前时降清的汉员，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

喜、洪承畴等，各封王拜相，爵位有差。

清廷遂进军讨李自成，自成已窜至西安，屯兵潼关。清靖远大将军阿济格，定国大将军多铎，分率吴三桂、孔有德诸人，两路夹攻，杀得自成走投无路，东奔西窜，及遁至武昌，贼众散尽，只剩数十骑入九宫山，村民料是大盗，一哄而起，你用锄，我用耜，斫死了独眼龙李自成，并获住贼叔及妻妾，及死党牛金星、刘宗敏等，送与地方官长，一并处死。李岩已为牛金星所谮，早已被自成杀死，不在话下。红娘子未知尚在否？自成已毙，清廷又命肃亲王豪格，偕吴三桂西徇四川，张献忠正在西充屠城，麾众出战，也不值清军一扫。献忠正要西走，被清将雅布兰，一箭中额，翻落马下。清军踊跃随上，一阵乱刀，剁为肉浆。闯、献两贼，俱恶贯满盈，所以收拾得如此容易。

河北一带，统为清有，独江南半壁，恰拥戴一个福王由崧。由崧为福王常洵长子，自河南出走，见九十六回。避难南下。潞王常涝，亦自卫辉出奔，与由崧同至淮安。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结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总兵，拥戴由崧，拟立为帝。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秉性忠诚，独言福王昏庸，不如迎立潞王。偏这马士英意图擅权，正想利用这昏庸福王，借他做个傀儡，遂仗着四总兵声势，护送福王至仪真，列营江北，气焰逼人。可法不得已，与百官迎入南京，先称监国，继即大位，改元弘光，用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王铎为大学士，马士英仍督凤阳，兼东阁大学士衔。这谕甫下，士英大哗，他心中本思入相，偏仍令在外督师，大违初愿，遂令高杰等疏促可法誓师，自己拥兵入觐，拜表即行。既入南京，便与可法龃龉，可法乃自请督师，出镇淮扬，总辖四总兵。当令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淮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号称四镇。分地设汛，本是最好的布置，怎奈四总兵均不相容，彼此闻扬州佳丽，都思驻扎，顿时争夺起来。还是可法驰往劝解，才各归汛地。未曾遇敌，先自忿争，不亡何待？可法乃开府扬州，屡上书请经略中原。弘光帝独信任马士英，一切外政，置诸不理。士英本是魏阉余党，魏阉得势时，非常巴结魏阉，到魏阉失势，他却极力纠弹，做一个清脱朋友。至柄政江南，又欲引用私亲旧党，作为爪牙。会大学士高弘图等，拟追谥故帝尊号，称为思宗，士英与弘图不合，遂运动忻城伯赵之龙，上疏纠驳，略言："思非美谥，弘图敢毁先帝，有失臣谊。"乃改"思"为"毅"。先是崇祯帝殉国，都中人士，私谥为怀宗，小子上文叙述，因均以怀宗相称，至清廷命为改葬，加谥为庄烈愍皇帝，所以后人称崇祯帝，既称怀宗，亦称思宗、毅宗，或称为庄烈帝，这也不必细表。

且说马士英既反对弘图等人，遂推荐旧党阮大铖。大铖冠带陛见，遂上守江要策，并自陈孤忠被陷，痛诋前时东林党人。他本有些口才，文字亦过得去，遂蒙弘光帝嘉奖，赐复光禄寺卿原官。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等，俱言大铖为逆案巨魁，万难复用，疏入不报。士英又引用越其杰、田卿、杨文骢等，不是私亲，便是旧党，吕大器上书弹劾，大为士英所恨，遂阴召刘泽清入朝，面劾大器，弘光帝竟将大器黜逐。适左

良玉驻守武昌，拥兵颇众，士英欲倚为屏蔽，请旨晋封良玉为宁南侯。良玉与东林党人，素来联络，闻士英斥正用邪，很以为非，即令巡按御史黄澍，入贺申谢，并侦察南都动静。澍陛见时，面数士英奸贪，罪当论死。士英颇惧，潜赂福邸旧阉田成、张执中等，替他洗刷，一面佯乞退休。弘光帝温谕慰留，且令澍速还湖广。澍去后，诏夺澍官，且饬使逮问。良玉留澍不遣，且整兵待衅。

弘光帝是个糊涂虫，专在酒色上用功，暗令内使四出，挑选淑女。内使仗着威势，见有姿色的女子，即用黄纸贴额，牵扯入宫。居然用强盗手段。弘光帝恣情取乐，多多益善。且命太医郑三山，广罗春方媚药，如黄雀脑、蟾酥等，一时涨价。阮大铖又独出心裁，编成一部《燕子笺》，用乌丝阑缮写，献入宫中，作为演剧的歌曲。复采集梨园弟子，入宫演习。弘光帝昼看戏，夜赏花，端的是春光融融，其乐无极。乐极恐要生悲，奈何？刘宗周在籍起用，命为左都御史，再三谏诤，毫不见从。姜曰广、高弘图等，为了一个阮大铖，不知费了多少唇舌，偏弘光帝特别加宠，竟升任大铖为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曰广、弘图，及刘宗周等，不安于位，相继引退。士英且再翻逆案，重颁三朝要典，一意的斥逐正人，蒙蔽宫廷。史可法痛陈时弊，连上数十本章疏，都是石沉大海，杳无复音。清摄政王多尔衮闻可法贤名，作书招降，可法答书不屈，但请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赴北议和。此时中原大势，清得七八，哪肯再允和议？当将懋第拘住，胁令归降。懋第也是个故明忠臣，矢志不贰，宁死毋降，卒为所害。

清豫王多铎，遂率师渡河，来夺南都，史可法飞檄各镇，会师防御。各镇多拥兵观望，只高杰进兵徐州，沿河设戍，并约睢州总兵许定国，互相联络，作为犄角。不意定国已纳款清军，反诱高杰至营，设宴接风，召妓侑酒，灌得高杰烂醉如泥，一刀儿将他杀死，翻天鹞做了枉死鬼，但未知邢氏如何？定国即赴清营报功。清军进拔徐州，直抵宿迁，刘泽清遁去。可法飞书告急，南都反促可法入援。原来宁南侯左良玉，以入清君侧为名，从九江入犯，列舟三百余里。士英大恐，因檄令可法入卫。可法只好奉命南旋，方渡江抵燕子矶，又接南都谕旨，以黄得功已破良玉军，良玉病死，令他速回淮扬。可法忙返扬州，尚拟出援淮泗，清兵已从天长、六合，长驱而来。那时扬州城内的兵民，已多逃窜，各镇兵无一来援，只总兵刘肇基，从白洋河赴急，所部只四百人。至清军薄城，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本驻营城外，不战先降，单剩了一座空城，由可法及肇基，死守数日，饷械不继，竟被攻入。肇基巷战身亡，可法自刎不死，被一参将拥出小东门。可法大呼道："我是史督师！"道言未绝，已为清兵所害，戎马蹂躏，尸骸腐变。直至次年，家人用袍笏招魂，葬扬州城外的梅花岭，明史上说他是文天祥后身，是真是伪，不敢臆断。南都殉难，以史公为最烈。

惟扬州已下，南都那里还保得住？清兵屠了扬州，下令渡江，总兵郑鸿逵、郑彩守瓜州，副使杨文骢驻金山，闻清兵到来，只把炮弹乱放，清兵故意不进，等到夜深天黑，恰从上流潜渡。杨、郑诸位军官，到了天明，方知清兵一齐渡江，不敢再战，一哄儿逃走去了。警报飞达南京，

弘光帝还拥着美人，饮酒取乐，一闻这般急耗，方收拾行李，挈着爱妃，自通济门出走，直奔芜湖。马士英、阮大铖等，也一并逃去。忻城伯赵之龙，与大学士王铎等，遂大开城门，恭迎清军。清豫王多铎，驰入南都，因是马到即降，特别加恩，禁止杀掠。休息一天，即进兵追弘光帝，明总兵刘良佐，望风迎降。

是时江南四镇，只剩了一个黄得功，他前曾奉命攻左良玉，良玉走死，乃还屯芜湖。会值弘光帝奔到，不得已出营迎驾，勉效死力。隔了一日，清兵已经追到，得功督率舟师，渡江迎战，正在彼此鏖斗的时候，忽见刘良佐立马岸上，大呼道："黄将军何不早降？"得功不禁大愤，厉声答道："汝为明将，乃甘心降敌么？"正说着，突有一箭飞来，适中喉间左偏，鲜血直喷，得功痛极，料不可支，竟拔箭刺吭，倒毙舟中。史公以外，要推黄得功。总兵田雄，见得功已死，起了坏心，一手把弘光帝挟住，复令兵士缚住弘光爱妃，送至对岸，献入清营，一位风流天子，只享了一年艳福，到了身为俘虏，与爱妃同解燕京，眼见得牺牲生命，长辞人世。江南一带，悉属清朝，遂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大明一代，才算得真亡了。点醒眉目，作为一代的结局。

后来潞王常淓，流寓杭州，称为监国，不到数月，清兵到来，无法可施，开门请降。故明左都御史刘宗周，绝粒死节。鲁王以海，自山东航海避难，转徙台州，由故臣张国维等，迎居绍兴，亦称监国，才历一年，绍兴为清兵所陷，以海遁入海中，走死金门。唐王聿键，前因勤王得罪，幽居凤阳，南都称帝，将他释放，他流离至闽，由郑芝龙、黄道周拥立为帝，改元隆武。明贼臣马士英、阮大铖二人，私降清军，导入仙霞关，唐王被掳，自尽福州。马、阮两贼，也被清军杀死。马、阮之死，亦特别提明，为阅者雪愤。唐王弟聿□，遁至广州，由故臣苏观生等，尊他为帝，改年绍武，甫及一月，清军入境，聿□又被掳，解带自经。桂王由榔，系神宗子常瀛次子，常瀛流徙广西，寓居梧州，南都已破，在籍尚书陈子壮等，奉他监国，未几病殁，子由榔曾封永明王，至是沿称监国，寻称帝于肇庆府，改元永历。这永历帝与清兵相持，迭经苦难，自清顺治三年起，直熬到顺治十六年，方弄得寸土俱无，投奔缅甸。居缅两年，由清降将平西王吴三桂，用了兵力，硬迫缅人献出永历帝，把他处死。明室宗支，到此始尽。外如故明遗臣，迭起迭败，不可胜记，最著名的是郑芝龙子郑成功，芝龙自唐王败殁，降了清朝，独成功不从，航海募兵，初奉隆武正朔，继奉永历正朔，夺了荷兰人所占的台湾岛，作为根据，传了两世，才被清军荡平。小子前编《清史通俗演义》，把崇祯以后的事情，一一叙及。清史出版有年，想看官早已阅过，所以本回叙述弘光帝，及鲁、唐、桂三王事，统不过略表大纲，作为《明史演义》的残局。百回已尽，笔秃墨的情景，小子不忍割爱，杂录于后，以殿卷末。

诗曰：

盈廷抛旧去迎新，万里皇图半夕论。

二百余年明社稷，一齐收拾是阉人。

画楼高处故侯家，谁种青门五色瓜？

春满园林人不见，东风吹落故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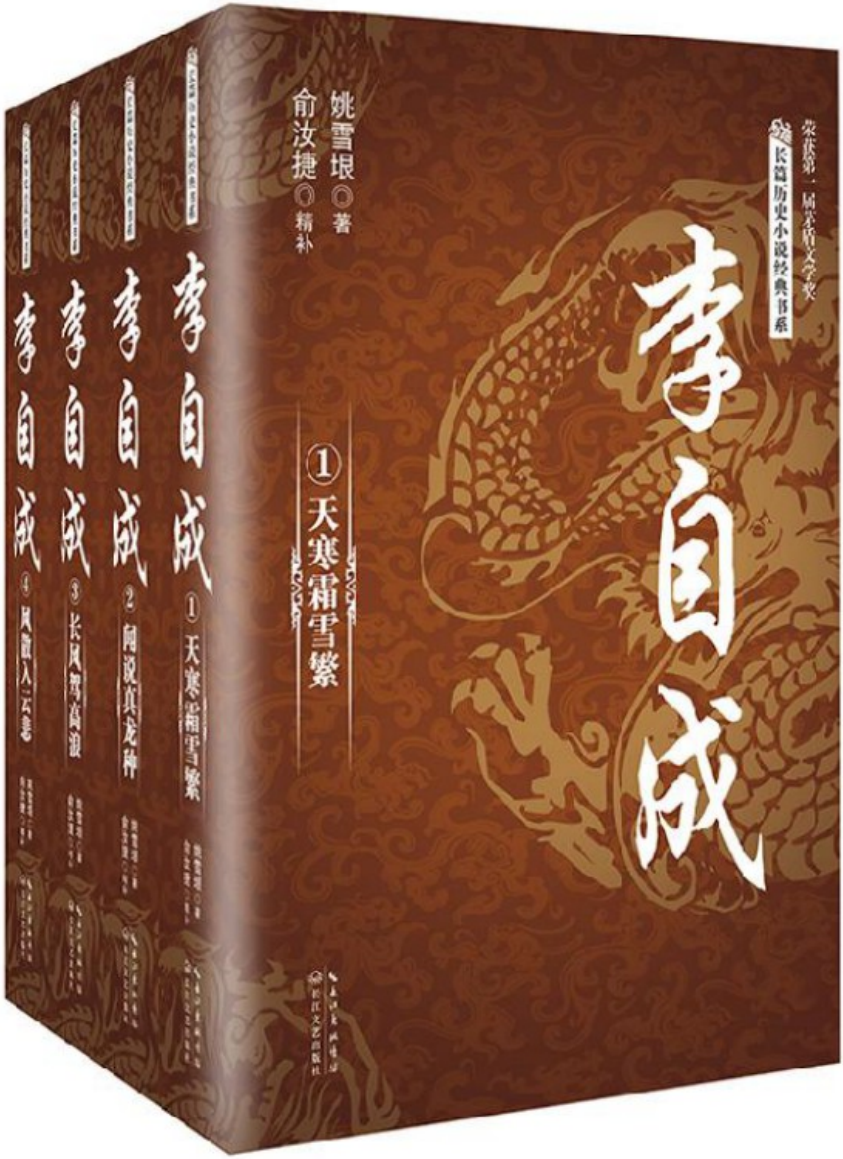
风动空江羯鼓催，降旗飘飐凤城开。

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

词客哀吟石子冈，鹧鸪清怨月如霜。

西宫旧事余残梦，南内新词总断肠。

本回举三桂乞援，清军入关，闯、献毙命，南都兴废，以及鲁、唐、桂三王残局，统行包括，计不过五千余字，得毋嫌其略欤？曰非略也。观作者自道之言，谓已于《清史演义》中一一叙明，此书无庸复述。吾谓即无清史之演成，就明论明，亦应如是而止，不必特别加详也。盖明史尽于怀宗，《明史演义》，即应以怀宗殉国为止，后事皆与清史相关，当列诸清史中以分界限。不过南都半壁，犹可为明室偏安之资，假令弘光帝励精图治，任贤去邪，则即不能规复中原，尚可援东晋、南宋之例绵延十百年，谓为非明不可得也。自南都破而明乃真亡，故本回犹接连叙下。至如鲁、唐、桂三王，僻处偏隅，万不足与满清抗衡，约略叙及，所以收束全明宗室，简而不漏，约而能赅，全书以此为终回，阅者至此，得毋亦叹为观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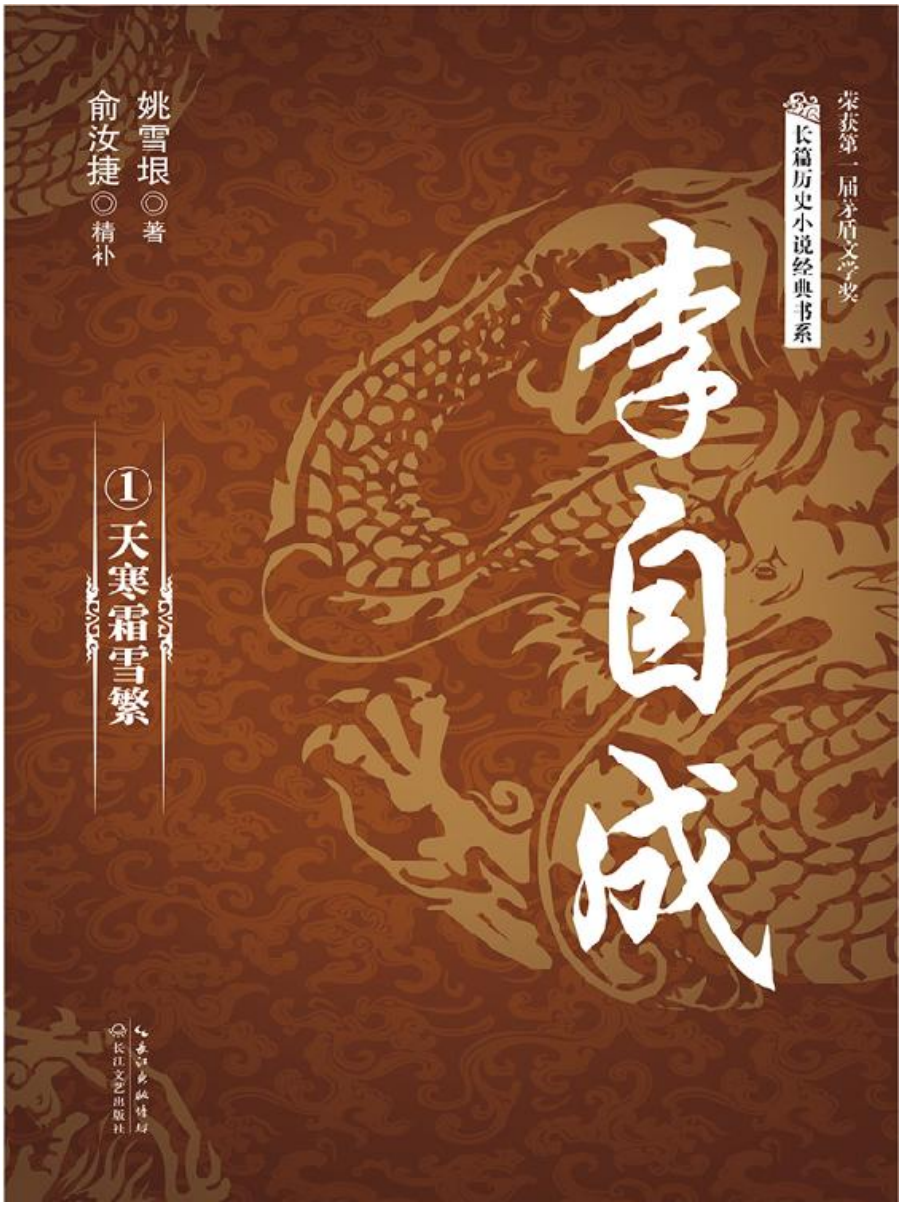
目录

李自成（①天寒霜雪繁）

李自成（②闻说真龙种）

李自成（③长风驾高浪）

李自成（④风散入云悲）



内容提要

崇祯十一年十月，北京又一次戒严。面临着入塞清兵的威胁，以杨嗣昌为代表的主和派同以卢象升为代表的主战派之间发生尖锐冲突；而崇祯所面对的复杂形势和他的态度、性格也由此清晰地呈示出来。

同年冬天，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潼关南原陷入洪承畴、孙传庭预

设的包围圈。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李自成不屈不挠，处死了前来劝降的叛徒；经过殊死战斗，妻女俱失，身边只剩下十八个人，等于全军覆没。但他虽败不馁，潜入商洛山中，依靠百姓，惨淡经营；又亲往谷城动员张献忠重新起义。

另路突围的高夫人并未被明军消灭，而是向东退到了豫西的崤函山中。经过一些周折，两支队伍取得了联系。

十一月中旬，事事受杨嗣昌、高起潜掣肘的卢象升，在没有援兵、没有粮草的不利条件下，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同兵力数倍于自身的清兵的血战中壮烈捐躯。

崇祯十二年端阳节后，按照原先的承诺，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李自成不顾部队中瘟疫流行、十分之四的义军都已病倒的情势，也公开打出“闯”字大旗。这样就引来了官军的“围剿”。幸而高夫人率部前来会师，曾经离去的郝摇旗也回到了商洛山中。

六月上旬，正当更多的将士包括李自成本人都染上瘟疫时，郑崇俭、丁启睿在崇祯严旨切责下，调兵前来“剿贼”。第一次郑、丁主力中了农民军埋伏，仓惶败退，他们于七月中旬重新调集大军，分数路前来进攻。由于驻守石门谷的杆子人马极不稳定，宋家寨的土豪又同官军暗中勾结，遂使本来兵力不足的农民军形势更加严峻。李自成、刘宗敏、高夫人等在极其险恶的境遇中表现了巨大的斗争勇气和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们内平叛乱，外歼明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此前，举人牛金星曾被尚炯从北京邀来商洛山中与李自成一晤，却在回河南搬取家眷时被捕。李自成在获知他已被判死刑后，立即派刘体纯前往营救。九月中旬，扮成打拳卖膏药者的刘体纯在开封找到了牛的知交宋献策。后者正为营救牛而奔走尽力，并从杞县公子李信处筹得了所需款项。

同月，心情焦灼的崇祯派杨嗣昌出京督师。杨一路风尘抵达襄阳，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三个多月后，受命专“剿”张献忠的左良玉在玛瑙山袭营成功，却因受了张献忠的贿赂而从此按兵不动。

- 北京在戒严中
- 潼关南原大战
- 义送摇旗
- 谷城会晤

- 崤函疑兵
- 卢象升之死
- 商洛潜伏
- 从北京到商洛
- 张献忠谷城起义
- 夫妻会师
- 北京的忧郁
- 商洛壮歌
- 汴梁秋色
- 杨嗣昌出京督师
- 张献忠与左良玉

北京在戒严中

第一章

崇祯十一年 [1] 十月初三晚上，约莫一更时分，北京城里已经静街，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重要的街道口都站着兵丁，盘查偶尔过往的行人。家家户户的大门外都挂着红色或白色的纸灯笼，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版印刷的戒严布告。在又窄又长的街道和胡同里，时常有更夫提着小灯笼，敲着破铜锣或梆子，瑟缩的影子出现一下，又向黑暗中消逝；那缓慢的、无精打采的锣声或梆子声也在风声里逐渐远去。

城头上非常寂静，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由于清兵已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所以东直门和朝阳门那方面特别吃紧，城头上的灯笼也比较稠密。城外有多处火光，天空映成了一片紫色。从远远的东方，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但是城里居民得不到战事的真实消息，不知道这是官兵还是清兵放的大炮。

从崇祯登极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已经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所以尽管东城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深宅大院中仍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些离皇城较近的府第中，为着怕万一被宫中听见，在歌舞侑酒时不用锣鼓，甚至不用丝竹，只让歌妓用紫檀或象牙拍板轻轻地点着板眼，婉转低唱，有时歌声细得像一丝头发，似有似无，袅袅不断，在彩绘精致的屋梁上盘旋。主人和客人停杯在手，脚尖儿在地上轻轻点着，注目静听，几乎连呼吸也停顿下来。他们很少留意城外的炮声和火光，更没人去想一想应该向朝廷献一个什么计策，倒是那些住宿在太庙后院古柏树上和煤山松树上的仙鹤，被炮声惊得时不时成群飞起，在紫禁城和东城的上空盘旋，发出凄凉的叫声。

北京城里的灾民和乞丐本来就多，两天来又从通州和东郊逃进来十几万人，没处收容，有很多人睡在街两旁的屋檐底下，挤做一堆。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着，呻吟着，抱怨着，叹息着。女人们小声地呼着老天爷，哀哀哭泣。孩子们在母亲的怀抱里缩做一团，哭着喊冷叫饿，一声声撕裂着大人的心。从上月二十四日戒严以来，每天都有上百的难民死亡，多的竟达到二三百人。虽然五城都设有粥厂放赈，但死亡率愈来愈高。

今天晚上，崇祯皇帝是在承乾宫同他最宠爱的田妃一起用膳。他名叫朱由检，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的弟弟。虽然他还不到二十八岁，但小眼角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眼窝也有些发暗，两颊在几盏宫灯下显得苍白而憔悴。他祖父和哥哥做皇帝时，都是整年不上朝，把一切国家大事交给亲信的太监们去处理。到了他继承大统，力矫此弊，事必躬亲。偏偏这些年他越是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是枉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一天乱似一天，每天送进宫来的各样文书像雪花一般落上御案。为着文书太多，他采取了宋朝用过的办法，叫通政司收到文书时用黄纸把事由写出，贴在前边，叫做引黄，再用黄纸把内容摘要写出，贴在后边，叫作贴黄。这样，他可以先看看引黄和贴黄，不太重要的就不必详阅全文，可是紧急军情密奏和塘报[2]，随到随送进宫来，照例没有引黄，更没有贴黄。所以尽管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仍然每天有处理不完的文书，睡觉经常在三更以后，也有时通宵不眠。

有时他觉得实在疲倦，就叫秉笔太监把奏疏和塘报读给他听，替他拟旨，但是他对太监们也不能完全放心，时常疑心他们同廷臣暗中勾搭，把他蒙在鼓里，于是他稍微休息一下，仍旧挣扎精神，亲自批阅文书，亲自拟旨。在明代，有些重要上谕的稿子由内阁辅臣代拟，叫作票拟。崇祯对辅臣们的票拟总是不很满意，自己不得不用朱笔修改字句。今天下午他本来就心情烦闷，偏偏事有凑巧，他在一位阁臣的票拟中看见了

一个笑话：竟然把别人奏疏中的“何况”二字当做了人名。他除用朱笔改正之外，又加了一个眉批，把这位由翰林院出身的、素称“饱学之士”的阁臣严厉地训斥一顿。这件事情，在同田妃一起吃晚饭时不由得又想了起来，使他的十分沉重的心头更增加了不愉快。

饭后，田妃为要给皇上解闷，把她画的一册《群芳图》呈给他看。这是二十四幅工笔花卉，崇祯平日十分称赏，特意叫御用监 [3] 用名贵的黄色锦缎装裱成册。他随便翻了一下，看见每幅册页上除原有的“承乾宫印”的阳文朱印之外，又盖了一个“南熏秘玩” [4] 的阴文朱印，更加古雅。他早就答应过要在每幅画页上题一首诗，田妃也为他的许诺跪下去谢过恩，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一直没有时间，也缺乏题诗的兴致。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浏览画册，一边向旁边侍立的一个太监问：

“高起潜来了么？”

“皇爷说在文华殿召见他，他已经在那里恭候圣驾。”

“杨嗣昌还没有到？”

“他正在齐化门 [5] 一带城上巡视，已经派人去召他进宫，马上就到。”

他把画册交还田妃，从旁边一张紫檀木茶几上端起一只碧玉杯，喝了一口热茶，轻轻地嘘口闷气。整个承乾宫，从田妃到宫女和太监们，都提心吊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田妃多么想知道城外的战事情形，然而她绝不敢向皇帝问一个字。不要说她是妃子，就是皇后，也严禁对国事说一句话。这是规矩，也叫作“祖宗家法”，而崇祯对这一点更为重视。他愁眉不展地喝过几口茶，把杯子放回茶几上，烦躁而又威严地低声说：

“起驾！”

当皇帝乘辇到文华门外时，高起潜跪在汉白玉甬道一旁，用尖尖的嗓音像唱一般地说：

“奴婢高起潜接驾！”

崇祯没有理他，下了辇，穿过前殿，一直走进文华后殿东头一间，在一把铺着黄垫子的雕龙靠椅上坐下。高起潜跟了进来，重新跪下去，行了一拜三叩头的常朝礼。如果是一般太监，一天到晚在皇帝左右侍候，当然用不着这样多的礼节，但他现在是皇帝特派的总监军，监督天下勤王兵对清兵作战。

“今天的消息如何？”崇祯问，“炮声好像又近了。”

高起潜跪着回答：“东虏[6]兵势甚锐，今天已经过了通州，看情形会进犯京师。”

有片刻工夫，崇祯默不作声。为保持自尊心，他不肯直接提出来他急于要知道的那个问题。

“昌平要紧，”他慢吞吞地说，“那是祖宗的陵寝所在，务必好生防守。”

“请皇爷放心。卢象升的宣、大[7]、山西军队已经有一部分增援昌平。依奴婢看，昌平是不要紧了。”

又沉默一阵。崇祯从一位宫女手里接过来一杯茶，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他用嘴唇轻轻地咂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这只天青色宣窑暗龙杯。高起潜完全明白皇上的心思，但是他等着皇上自己先提起来那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免得日后皇上的主意一变，自己会吃罪不起。站在旁边侍候的几个宫女和太监偷偷地打量着皇上的面部表情和细微动作。当皇上的眼睛刚刚离开茶杯时，一位宫女立刻走前一步，用双手捧着一个堆漆泥金盘子把茶杯接过来，小心地走了出去，其余的宫女和太监也都在一两秒钟之内蹑着脚退了出去。

现在文华殿里只剩下皇上和高起潜两个人了。崇祯站起来，在暖阁里来回踱了片刻，然后用沉重的低声说：

“高起潜，朕叫你总监天下勤王兵马，这担子不轻啊。你可得小心办事，驱逐鞑虏，保卫京师，万不可辜负朕意。”

高起潜很明白皇上只是希望他“小心办事”，并不要求他勇猛作战，而他自己也确实很怕清兵，然而他用慷慨的声调回答说：

“奴婢甘愿赴汤蹈火，战死沙场，决不辜负皇爷多年来豢养之恩。”

崇祯点点头，在龙椅上坐下去，小声说：

“起来吧！”

高起潜又叩了一个头，然后从地上站起来，等候皇上同他谈那个机密问题。就在这时候，在明亮的宫灯下边，我们才看清楚高起潜是一个身材魁梧、没有胡须的中年人，虽然他已经四十多岁，但由于保养得好，面皮红润，看起来只像三十出头年纪。同崇祯皇帝苍白、疲倦和忧郁的面容相比较，完全是两种情形。

“勤王兵马虽然到了几万，”崇祯突然把谈话转入正题，“但我们既要安内，又要攘外，二者不可得兼。历年用兵，国家元气损伤很大，如无必胜把握，还是以持满不发为上策。你是总监军，总要相机进止，不可浪战。”他把“浪战”两个字说得慢一些，响一些，生怕高起潜不够注意，然后停顿片刻，接着说，“与其将这几万人马孤注一掷，不如留下来这一点

家当，日后还有用处。”

高起潜赶快跪下说：“皇上圣虑深远，说得极是。奴婢一定相机进止，不敢浪战。”

“使将士以弱敌强，暴骨沙场，不唯有损国家元气，朕心亦殊不忍。”崇祯用不胜悲悯的口气把话说完，向高起潜的脸上扫了一眼，好像在问“你明白么？”

高起潜深知皇上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关于那个问题只能点到这里，以下的话必须由他揭开，于是赶快放低声音说：

“皇上是尧舜之君，仁德被于草木，爱将士犹如赤子。以今日形势而言，既要内剿流贼，又要外抗东虏，兵力财力两困，都不好办。如果议和可以成功……”

“外边有何意见？”崇祯赶快问，没等他把话说完。

“外边似乎没有人知道此事。”高起潜毫不迟疑地撒谎说。其实由皇帝和兵部尚书杨嗣昌秘密主持向满洲试图议和的消息不但朝廷上文武百官都已经知道，连满城百姓也都在纷纷谈论，而且不但老百姓很不同意，连文武百官中也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只是他们没有抓到证据，不敢贸然上疏力争。听了高起潜的回答，崇祯有点放心了，小声嘱咐说：“这事要让杨嗣昌迅速进行，切不可使外廷百官知道，致密议未成，先遭物议。”

“奴婢知道。”

“对东虏要抚，一定得抚！”皇帝用坚决的口气说，故意用个“抚”字 [8] ，以掩饰向满洲求和的实际，也不失他大皇帝的无上崇高的身份。“倘若抚事可成，”他接着说，“国家无东顾之忧，即可抽调关宁铁骑 [9] 与宣大劲旅，全力剿贼，克期荡平内乱。卢象升今夜可到？”

“是，今夜可到。”

“要嘱咐他务须持重，不可轻战。”

“奴婢领旨。”

一个年轻长随太监手提一盏宫灯进来，弓着身子奏道：

“启奏皇爷，兵部尚书杨嗣昌已到。”

“叫他进来。”崇祯说，向高起潜挥一下手。高起潜马上叩了一个头，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杨嗣昌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中等身材，两鬓和胡须依然乌黑，双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印象。当他在文华门内西值房听到传旨叫他进去的时候，他习惯地把衣帽整了一下，走出值房。他正要小心地向里走去，恰好高起潜走了出来。他赶快抢前一步，拱一拱手，小声问：

“高公公，皇上的意思如何？”

高起潜凑近他的耳朵咕哝说：“我看皇上满心急着要和，就是怕他自己落一个向敌求和的名儿，尤其怕外廷议论。杨阁老 [10] ，你千万不要对皇上说外边已经在纷纷议论。”

杨嗣昌点点头，同高起潜互相一拱手，随着那个年轻太监往里走去。

当一个宫女揭起黄缎门帘以后，杨嗣昌弯了腰，脚步更轻，恭恭敬敬地走进了文华后殿。另一个宫女揭起暖阁的黄缎门帘。他的腰弯得更低，快步进内，说了声：“臣杨嗣昌见驾！”随即跪下去给皇上叩头。虽然崇祯对他很信任，处处眷顾他，北京和南京 [11] 有许多朝臣弹劾他，都受到皇帝的申斥和治罪，但是他每次被召见，心里总不免惴惴不安。他深知皇上是一个十分多疑、刚愎自用和脾气暴躁的人，很难侍候，真是像俗话说的“伴君如伴虎”。今天被皇上宠信，说不定哪一天会忽然变卦，被治罪。由于这个缘故，他近来已经得到皇上同意，让他辞去兵部尚书一职，举荐卢象升来代替，以便减轻他的责任，专心在内阁办事。行过常朝礼，他没敢抬起头来，望着皇上脚前的方砖地，等候皇上说话。

“先生起来。”崇祯说，声音很低。

杨嗣昌又叩了一个头，站了起来，垂着双手，等候皇上继续说话。崇祯轻轻地咳了一声，问：

“卢象升今夜一定能来？”

“一定可以赶到。”

“三大营 [12] 如何分派？”

“一部分守城，一部分驻守东直门和朝阳门外。原来在德胜门外驻扎一部分，备援昌平。如今各处勤王兵马来到，昌平无虞，这一部分人马也撤到朝阳门外。”

“城上的守备情形怎样？”

“京营兵守城够用。红衣大炮昨天都已经运到城上，也派官员祭过。”

听杨嗣昌对答如流，崇祯频频点头，感到满意。他想询问议和的事，但是迟疑一下，改换了一个话题，说：

“如今虏骑入犯，国家兵源枯竭，不易应付。廷臣们泄泄沓沓，徒尚空言，不务实际，一到紧急时候，不能为君分忧，殊负朕意！如兵部主事[13] 沈迅，上疏奏陈边务，说什么‘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14] ，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这岂不是以国事为儿戏？糊涂之至！”

杨嗣昌见皇上生气，委婉地说：“沈迅这意见确实糊涂。但他敢于冒昧上奏，一则是他知道陛下是尧舜之君，不罪言者；二则是他忧国心切，不暇细思。他所条陈的事项颇多，其中也不乏可采之处。”

崇祯沉吟片刻，点头说：“姑念他还有点忧国之心，朕不罪他。”说毕，把下巴一摆，几个宫女和太监又赶快退了出去。

“自朕登极以来，”他用低而沉重的声调说，“东虏已经四次入塞。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刚过两年，虏骑又长驱而入，蹂躏京畿。似此内乱未息，外患日急，如何是好？”

杨嗣昌跪下回答：“微臣身为本兵[15] ，不能克期荡平流贼，外征逆虏，实在罪该万死。目前局面，唯有对虏行款[16] ，方可专力剿贼。”

“朕本来有意召全国勤王之师与虏决战，可是流贼一日不平，国家就一日不能专力对外。目前之计，对虏总以持重为上策。如能议抚，抚亦未尝不可。卿与辽抚[17] 方一藻派周元忠往满洲传达朝廷愿抚之意，是否已有头绪？”

“臣今日接方一藻密书，言周元忠已经回来，满洲屡胜而骄，态度倨傲，且恐我朝廷意见不一，所以不肯就抚。”

崇祯心中猛一失望，但没有流露出来，略停片刻，又问：

“卿打算如何？”

“臣想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应当派周元忠再去一次，详谕朝廷愿抚之诚意。”

“是否会走漏消息？”

杨嗣昌是一个饱有经验的官僚，不敢像高起潜那样把实情全部隐瞒，他决定说出一点实话，替自己留个退步：

“臣因周元忠是一盲人，平日往来辽东，卖卜为业，所以派他前去。原想着可以避免外人疑惑，可是不知怎的，今日京城里已经有了一些传言。”

“怎么会传出去了？”崇祯有点吃惊，同时也有点生气。

“虽然京城里有些传言，但真实情形，无人知晓。只要陛下圣衷独断，不令群臣阻挠大计……”

崇祯截住说："不管如何，应该力求机密，不使外廷知道才好。"

"臣一定加倍小心。"

"言官中有人在奏疏中提到：'凡涉边事，邸报 [18] 一概不许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为什么要禁止抄传？"

"恐怕有些与和议有关，有些是军事机密，不便外传。"

"凡涉机密的，不许抄传；若行间塘报，为何不许抄传？一概不许抄传，反使大家猜疑。"

"皇上所见极是。"

崇祯叹口气说："如今虏兵已临城下，且京城中已有流言，看来款事只好慢点儿进行。"

稍停一下，他忽然忧虑地盯着杨嗣昌的脸孔，轻声问道："卢象升可赞同议抚么？"

"臣尚未见到象升，不知他是否赞同。他明日前来陛见，陛下不妨当面问一问他的意见。如象升也主张行款，廷臣中纵然有人反对，力量也就小了。"

崇祯点点头。他感到外廷群臣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无形的压力很大，并且担心连杨嗣昌也会对他的急于向满洲议和的苦衷不能够十分谅解，于是又说：

"朕原来也是不主张行款的。无奈年年打仗，又加上灾荒频仍，兵饷两缺，顾内不能顾外，只好对东虏暂时行款。俟内乱敉平，腾出手来，就可以对东虏大张挞伐。可惜外廷臣工 [19] ，多不明朕之苦衷！"

"陛下宏谋远虑，自然非一般臣工所能明白。然如抚事告成，利在社稷，有目共见，今日哗然而议者彼时即哑口无言矣。"

"但愿能够如此才好。"

"昔时对俺答 [20] 议款，反对者何尝不多？等到款事告成，俺答受封，贡马互市 [21] ，从此相安无事，朝廷得解除西北边患，并力用兵东胡，众人始知对俺答行款为得计。今日之事，与之仿佛。"

"卿言甚是。"

杨嗣昌的口才确实好，几句话说得崇祯十分满意，频频点头。其实同俺答议和的一段历史，崇祯并不是不清楚。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前，他的曾祖父隆庆皇帝治世的时候。那时候国家的底子还很雄厚，加上内有张居正和高拱等名臣在朝，外有许多名将镇守九边 [22] ，大明帝国的力量

比俺答强大得多，所以才能够取得较好的和议结果。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根本不能同六十多年前的历史相比。

“洪承畴同孙传庭全力追剿闯贼，”他又问，“近来甚为得手，是否能够一鼓荡平？”

“据洪承畴、孙传庭两臣所奏，李自成所纠合之各股流贼，有的击溃，有的歼灭，有的投降，所余无几。目前大军猛追不放，四面堵截，务期一鼓荡平。闯贼欲往河南，入湖广，奔四川，均不可能，不得不从商洛山中向北逃窜。洪承畴已在潼关南边布置重兵，设伏以待，想不日即有捷报到京。”

皇上苍白的脸孔上闪出一丝笑容，随即稍微提高声音说：

“先生请坐。”

杨嗣昌赶快叩头谢恩，然后起身，同时有两个太监闻声进来，在皇帝的斜对面替他放了一把较矮的檀木椅子。他刚坐下去，皇帝又叫“赐茶”，他又站起来躬身谢恩。

崇祯的精神振作起来，刚才的困倦都没有了。他从宫女手中接过来一杯热茶，喝了一口，用庄严而有信心的声调说：

“如能一鼓荡平，皆先生居中调度之功。”

杨嗣昌躬身说：“这是上托皇上威灵，下赖将士用命。微臣以驽钝之材，辜负皇上宠信之深，自任本兵以来，内而流贼迟迟未灭，外而虏骑入犯，直逼京师，致使陛下午夜忧勤，寝食不安，实在罪该万死。”

“卿的困难，朕甚明白，不用多说。”停一停，崇祯又说，“张献忠已经就抚，李自成是国家心腹大患，如能荡平，其他流贼自然容易歼灭，不足为虑。”

“陛下所见极是。李自成为死贼高迎祥旧部，在诸贼中最为强悍。目前只要将闯贼荡平，其余诸贼闻风丧胆，当可不战而降。”

“张献忠受抚后，是否确有诚意？抚局是否可恃？”

杨嗣昌早已料到皇上迟早会问他这个问题，心中已有准备。他对张献忠的投降从开始就抱有怀疑，不像熊文灿 [23] 那样天真。但是他的“四正六隅、网张十面” [24] 的计划，三个月消灭农民军的限期 [25] ，都早已成为泡影，招抚就是目前唯一能使朝廷喘一口气的办法了。

“抚局可恃也不可恃，”他回答说，“在目前抚局对国家有利，暂时是可恃的。倘若趁此时戒饬将士，整顿甲仗 [26] ，休息补充，常处于‘制敌而不制于敌’的地位，则抚局更为可恃。否则，是不可恃的。”

“卿言甚是。”

“以今日看来，张献忠纵然非真心就抚，国家十个月来已受益不浅，自从张献忠在谷城就抚之后，李自成失去呼应，差不多陷于孤军作战，而国家得以抽调更多兵力交给洪承畴、孙传庭调遣，专力对付闯贼。倘非张献忠谷城就抚，这几个月剿贼局面恐无如此胜利。”

崇祯满意地点点头，但又不放心地说：“就怕李自成会联络别的流贼，接应他逃出陕西[27]。”

杨嗣昌回答说：“李自成之所以敢于向东奔窜，是因为他联络罗汝才到潼关接应。罗汝才曾联合各股流贼十余万，于上月间进到灵宝、阌乡一带，打算攻破潼关，迎接闯贼。但彼等乌合之众，同床异梦，一战即溃。如今逃到均州与房县山中，乞求就抚，今日决无其他流贼去接应闯贼，故闯贼之灭，指日可待。”

“倘若从此将流贼次第殄灭，实为国家之福。”

“所以目前陕西军事十分重要，与对东虏战事同为国家安危所系。”

“如陕西方面能将闯逆一鼓荡平，即着洪承畴、孙传庭率领大军星夜来京勤王，不得有误。前已两下急诏，申明此意。先生可代朕再拟一道谕旨，叫洪承畴等务必将闯逆一鼓荡平，不使一人漏网，致遗后患。倘有疏忽或作战不力，国法俱在，决不宽容！”

“领旨！”

近来每想到陕西方面的军事十分顺利，崇祯就急切地等待着最后捷报。他希望洪承畴和孙传庭能够阵斩李自成和刘宗敏，将他们的首级送来京城，当然最好是将他们生擒，献俘阙下[28]，使京城的军民大大地振奋一下。此刻他又想起来这个问题，问道：

“你可叫他们最好将闯贼等生擒，献俘阙下？”

“臣数日前已将圣上此意檄告洪承畴、孙传庭了。”

“好，好，应该献俘阙下。”停了片刻，崇祯又低声吩咐，“至于对东虏议抚一事，总要万分机密，不可使外廷诸臣抓着一点把柄，阻挠大计。”

“如此大事，自然要特别机密，不过只要皇上断自宸衷，决心议抚，即令外廷知道，亦无人敢于反对。”

“不过朝廷上风气不正，那些乌鸦们[29]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只要陛下圣衷独断，毅然而行，一二个言官不明事理，妄生议论，也不能阻挠大计。”

崇祯微微地苦笑一下，转了话题说：“卢象升今夜如能赶到京城，卿可告知他明早在平台 [30] 单独召对。”

“遵旨。”

[1] 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本书内所有的年月日都使用皇帝年号和阴历。

[2] 塘报——明代兵部在各省设提塘官，专管军事情报，又在各府县设塘马，负责打探军情和传送军情报告。所以关于军情的报告就叫做塘报。

[3] 御用监——明朝宫中内官分十二个衙门，御用监是其中之一。

[4] 南熏秘玩——宫中有一个南熏殿，专藏名贵的书画。

[5] 齐化门——朝阳门在元朝叫作齐化门，明朝人还常常习惯地叫它的旧名。

[6] 东虏——明朝因满洲在北京城东北，称之为东虏，含有轻蔑的意思。书中人物对话中的“满鞑子”、“鞑虏”等，都是当时人对满族侮辱性的称呼。

[7] 宣、大——明朝边防上的一个军区，辖宣化和大同两巡抚，军区司令官称为总督，驻阳和。卢象升兼管山西军区，所以山西军队也归他指挥。

[8] 抚——意思是招抚、招安。

[9] 关宁铁骑——明末最精锐的边防军，驻扎在山海关和宁远一带，以骑兵为主，故称为关宁铁骑。关宁和冀东是一个军区，军区长官称“蓟辽总督”。

[10] 杨阁老——即兵部尚书杨嗣昌。“阁老”是明朝官场中对内阁辅臣的尊称。

[11] 南京——明朝自永乐十五年迁都北京后，南京改为留都，仍设中央各衙门和文武朝臣。

[12] 三大营——明朝拱卫北京的军队总称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因系京城卫戍部队，所以又称“京营”。

[13] 主事——六品文官，是中央各部中的“处长”。

[14] 里甲——最基层的社会和政权组织，里等于保，里之下是甲。

[15] 本兵——兵部尚书，明朝习惯称作本兵。

[16] 行款——明清两朝的政治术语，就是议和。

[17] 辽抚——辽东巡抚的简称。

[18] 邸报——又称“邸抄”，古代手抄的官方报纸，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祯十一年改为活字印刷，以登载诏令、奏疏、塘报等为内容。

[19] 臣工——古人对群臣百官的习惯说法。

[20] 俺答——蒙古族的一个重要领袖，晚年受明朝封为顺义王。

[21] 贡马互市——俺答用马匹交换明朝货物，这种交换叫作互市。另外俺答每年也送给明朝廷一些马匹作为贡物。

[22] 九边——明朝从辽东到宁夏，设立九个边防军区，称为九边。

[23] 熊文灿——贵州永宁人，当时挂兵部尚书衔，总理南京、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湖北和湖南）军务，简称“总理”。

[24] 四正六隅、网张十面——以陕西、河南、湖广和江北为四个正面战线，即主要战场，叫作“四正”，由四位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个侧面战场，即辅助战场，叫作“六隅”，由六位巡

抚“分防而协剿”。在这个大网里，总理和总督“随贼所向专征讨”。

[25] 三月限期——从崇祯十年十二月到十一年二月。

[26] 甲仗——泛指盔甲和兵器。

[27] 陕西——明朝的陕西省包括今甘肃、宁夏全境和青海省的一部分，今西宁市亦在陕西省内。

[28] 献俘阙下——“阙”是宫门。明朝献俘的地方是在午门。

[29] 乌鸦们——明末北京官场中骂谏官为乌鸦，意思是说他们的言论像乌鸦的不祥叫声。

[30] 平台——紫禁城内建极殿（清朝改称保和殿）的右后门又称平台，是崇祯帝平日召见群臣的地方之一。

第二章

当杨嗣昌同皇帝在文华殿谈话时，从昌平往北京德胜门的大道上奔驰着一队骑兵，大约有一百多人。他们所骑的全是口外骏马。马蹄声在霜冻的、寂静的、夜色沉沉的旷野里像一阵凶猛的暴雨，时常从附近村庄里引起来汪汪犬吠。一些惊魂不定的守夜人躲在黑影中向大道上张望。

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衔，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骑着他最心爱的骏马五明骥走在中间，心头上非常沉重。从五月间他的父亲在回宜兴原籍的路上病故以后，他曾经连上十疏，哀恳皇上准许他请假奔丧，在家乡守孝三年，然后再出来为皇帝“效犬马之劳”。但是崇祯皇帝心中明白：儒臣们在父母死后都喜欢拿庐墓三年的话妄自标榜，实际上没有一个大臣曾经那样做过。他认为卢象升请求回籍奔丧是真，庐墓三年也只是说说罢了。倘在平常时候，他会立刻批准，过一段时候如果需要他出来做事，就下诏叫他“夺情起复”，重新做官。然而目前国事艰难，军情紧急，崇祯不但没有准许他请假，反而调他做兵部尚书，加重了他的责任，另外派陈新甲接替他的总督职务。陈新甲尚在四川，因路远还没有赶来接任。清兵入塞，廷臣交章推荐，皇帝派人赐卢象升一把尚方剑，叫他星夜来京，总督天下援军。

卢象升是文进士出身，自幼脑瓜里灌满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在上月清兵入犯以前，他每次想到不能奔丧这件事就痛哭流涕。目前既然是清兵入

犯，京师危急，他只好暂时放下奔丧的念头，带兵勤王。从阳和出发以后，他只让步兵按站稍作休息，而自己同一万多骑兵日夜赶路，实在困倦时就在马鞍上合合眼皮，或在喂马时和衣躺下去蒙眬一阵。今天午后，他带着骑兵到了昌平，步兵要在三天后才能赶到。在进昌平城之前，他率领几位亲信幕僚，携带祭品，走进大红门，一直走到长陵前边，向武功赫赫的永乐皇帝致祭，跪在地上祝告说：

“但愿仰仗二祖列宗 [1] 之灵，歼灭鞑虏，固我边疆，以尽微臣之职。臣即肝脑涂地，亦所甘心！”

申时刚过，他进到昌平城里，一看各路援师都没来到，只有他自己带的骑兵扎在城里城外。他把千总以上的军官召集到辕门外，对天酹酒，大声说：

“困难如此，援军不多，只好仰仗诸将之力，先摧折东虏气焰。倘有不奋勇杀敌的，军法不赦！”

他原以为派他总督天下勤王兵马，他可以在京畿一带同清兵决一死战，使敌人不敢再轻易入犯。不料刚到昌平就听到一个消息，说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主张同满洲议和，不惜订城下之盟，满京城都在纷纷议论着这件事，这使他十分生气。有位幕僚知道皇帝将要召见他，问道：“大人，如果杨阁老和皇上问到大人对和战有何意见，大人将如何回答？”他从桌边站起来，紧握着佩刀柄说：

“我卢某深受国恩，恨不得为国而死。今日敌兵压境，只能言战，岂能言和！”

幕僚散去，已是二更天气，仆人顾显和李奇来照料他上床安歇。他想起李奇跟着他快两年了，小心服侍，没有出过错误，虽不是家生孩子 [2]，却同顾显差不多一样地对主人忠心耿耿。他问道：

“李奇，你的家里人都住在北京东城？”

“是的，老爷。”李奇低声回答，一面替他整理床铺。

“到京以后，你可以回家去看看父母。恐怕你的父母也很想你啦。”

卢象升又转向顾显说：“顾显，到京后你取二十两银子给李奇，让他拿回去孝敬父母。”

“谢谢老爷！”李奇躬身说，赶快跪下去叩了个头。

卢象升正要上床，忽然门官进来禀报，说杨阁老派一位官员来见。卢象升立刻传见，原来是杨嗣昌催他连夜进京，说是皇上明日一早就要召见。他决定立刻动身，感情十分激动，吩咐左右：

“快去备马！”

在奔往德胜门的路上，他一面计划着如何同敌人作战，一面想着见皇上如何说话。进了北京，回到自己的公馆时，已将近四更。许多京中朋友仍在公馆里等候着他，希望在他觐见皇上之前能把自己的心里话和京中士民的舆论告诉他。他们都愤恨杨嗣昌和高起潜的“卖国求和”阴谋，要求他在皇上面前坚决主战。有位在都察院做御史的朋友、江南清江人杨廷麟，非常激动地说：

“九老[3]，请恕小弟直言。目前阁下一身系天下臣民之望，如对此事不以死力相争，京城士民将如何看待阁下？千秋后世将如何评论阁下？请勿负天下忠臣义士之心！”

“请放心，”他回答说，声音有些哽咽，“象升以不祥之身[4]，来京勤王，能够战死沙场，于愿已足，决不会贪生怕死，不敢力争，致负京师士民之望，为千秋万世所不齿！”

众人一则知道卢象升几天来日夜奔波，极其辛苦，二则怕谈得太久会被东厂[5]侦事人知道，对主人和客人都很不好，只好稍谈一阵，纷纷辞去。卢象升正要休息，忽然那位跟随他两年的仆人李奇走来，恭敬地站在面前，含笑说：

“老爷，你明天去见皇上，我今夜也要走了。”

卢象升莫名其妙：“你要走了？你是说要回家去看看父母？为什么不等天明？”

“不是，老爷。小人的父母早亡故了，只有小人的女人在京城住。小人不再侍候老爷了，如今是向老爷请长假的。”

“为什么要请假？害怕打仗？”卢象升逼视着李奇的眼睛问。

“不是，不是，”李奇赶快笑着说，向后退了半步，“小人两年来在老爷身边服侍，看见老爷还没有什么大错，小人用不着再留在老爷身边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疯了？你胡说什么？”卢象升继续瞪着眼睛问。

“小人不是胡说。小人是东厂派来的。”

卢象升大吃一惊，愣了半天，才又问：“你不是户部王老爷荐来的？怎么是东厂派来的？”

“是东厂曹爷[6]托王老爷荐小人到老爷这里，为的怕老爷生疑，要不是因为老爷待我好，我不会临走前说明身份。请老爷放心，我决不会说老爷一句坏话。”

李奇走后，卢象升感慨地叹息一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多年来出

生入死，赤胆忠心地为皇上办事，而东厂竟然派人跟随在他的身边，把他的一言一行都随时报告皇帝！

去杨嗣昌那里报到的人已经回来，并且杨府里也派人跟着过来，告诉他杨阁老在五更时要亲自前来看他，陪他进宫。

如今已经有四更多天，公鸡开始叫鸣，刚才李奇的事情在他心上引起的不快，被快要陛见的大事冲淡了。仆人顾显劝他躺到床上蒙眬片刻。他不肯，立刻洗脸，梳头，准备着进宫陛见。当顾显替他梳头时，这位忠实的仆人忍不住喃喃地说：

“老爷，没想到李奇在老爷面前那么好，竟是东厂的侦事人！”

“呃，天下的事情我们想不到的还多着哩。”

“我很担心，”顾显又说，“老爷今晚说了许多主战的话，他会不会一股脑儿都禀告东厂，报进宫里？”

“恐怕东厂来不及报进里边，”卢象升笑着说，“要是能报进里边就好啦，我的这些话迟早要在皇上面前说出来，早一点让皇上知道我的主张岂不更好？”

“可是杨阁老和高太监他们……”

“他们？”卢象升轻蔑地哼了一声，“主张订城下之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顶多不过是几个人，可是满京城百万士民都反对议和，我说的话也正是大家要说的话。再说，皇上是英明之主，我敢信他也不会同意订城下之盟！”

顾显看见他很激动，不敢再作声了。

吃了早点，稍微休息片刻，卢象升就开始穿戴。当顾显捧出二品文官朝服，侍候他更换身上的便装时，见他不肯脱掉麻衣，胆怯地小声问：

“老爷，今天去见皇上，还穿这身孝衣在里边么？”

“穿！”

“白麻网巾 [7] 也不换？”

“不换！”

“网巾会露在纱帽外边，陛见时万一被皇上看见，不是有些不好么？”

“国家以孝治天下，岂有父死不戴孝之理？别啰唆！”

穿戴齐备，天才麻麻亮。杨嗣昌来了，对他说了些慰劳的话，陪着他一起骑马往皇城走去。路上看见成群难民睡在街两旁的屋檐下，不住地呻吟悲哭，卢象升心中打阵儿刺疼，愤愤地想：“看国家成了什么情形，还有人想对敌人委曲求全，妄想苟安一时！”他向杨嗣昌狠狠地看了一眼，忍不住问道：

“虏兵已临城下，听说朝廷和战决策不定。皇上的意见到底如何？”

“皇上今天召见老先生 [8] ，正要问一问老先生有何高见。”

“我公位居枢辅 [9] ，皇上倚信甚深，不知阁老大人的意见如何？”

“九翁，你知道皇上英明天纵，许多事宸衷独断……”

“可是公系本兵，又系辅臣，常在天子左右，对和战大计应有明确主张。”

“学生也主战。”

“这就好了！”卢象升高兴地说。

“不过虏势甚锐，战亦无必胜把握。”

“只要朝廷坚决主战，激励将士，各路勤王之兵尚可一用。”

“这个……”

“阁老大人，大敌当前，难道还可以举棋不定？”

“等老先生见过皇上之后，我们再仔细商议。”

卢象升心中疑惑：“难道皇上也会主和？”但是他不敢直问，对杨嗣昌说：

“在学生看来，今日只有死战退敌，以报皇上！”

杨嗣昌没有作声，心中很不高兴。他觉得卢象升这个人秉性太强，很难马上同他的意见取得一致，只好让他碰一碰钉子再说。卢象升看透了杨嗣昌的主和心思，也不再同他争辩，心里想，等我见了皇上再说吧。

他们在承天门西边的长安右门以外下了马，步入皇城。在明代，内阁在午门内的东边，为着保密，非阁臣不得入内，所以杨嗣昌不能把卢象升请到内阁去坐。到兵部衙门休息虽然方便，过了东千步廊和宗人府就是，但太监出来宣诏和象升进宫陛见又太远，所以杨嗣昌就陪他坐在冷清的朝房中（今天不是常朝的日子）闲谈，等候着太监传旨。

大约过了一顿饭时候，从里边走出来一位太监，传卢象升速到平台见驾。他慌忙别了杨嗣昌，随着太监进宫。当他从皇极殿西边走过去，穿过右顺门，走到平台前边时，皇帝已经坐在盘龙宝座上等候。卢象升在丹墀上行了常朝礼，手捧象牙朝笏，低着头跪在用汉白玉铺的地上，等候问话。听见太监传旨叫他进殿，他赶快起来，躬着腰从左边登上台阶，走进殿里，重新行礼，更不敢抬起头来。

虽然五年前卢象升就担任了重要军职，替崇祯立下了不少功劳，但崇祯还是第一次单独召见他，希望自己同杨嗣昌秘密决定的国策能够从这一位孚众望的总督身上得到支持。有片刻工夫，崇祯没有说话，把卢象升通身上下打量一眼。这位文进士出身而又精通武艺、熟悉韬略的人，今天给他的印象特别好。卢象升才三十九岁，面皮白皙，带有风尘色，下颏有点尖，显得清瘦，配着疏疏朗朗的胡子，完全像一个书生，但是他的一双剑眉和高耸的颧骨，宽阔的前额，却带着沉着而刚毅的神气。把低着头跪在面前的卢象升打量过后，皇帝开口说：

“虏骑入犯，京师戒严。卿不辞辛苦，千里勤王，又为朕总督天下援兵，抵御东虏，忠勤可嘉。朕心甚为喜慰。”

这两句慰勉的话使卢象升深深感动，觉得即令自己粉身碎骨，也没法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

“臣本无带兵才能，”他回答说，“平日只是愚心任事，不避任何艰难，但自臣父下世以后，臣心悲痛万分，精神混乱，远非往日可比。况以不祥之身，统帅三军，不唯在将士前观瞻不足以服人，恐怕连金鼓敲起来也会不灵。所以常恐辜负圣恩，益增臣罪。”

崇祯又安慰他说：“尽忠即是尽孝。大臣为国夺情，历朝常有。目前国步艰难，卿务须专心任事，不要过于悲伤，有负朕意。”

说到这里，崇祯就叫太监拿出花银、蟒缎，赐给象升。象升叩头谢恩毕，崇祯问道：

“东虏兵势甚强，外廷诸臣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以卿看来，应该如何决策？”

一听见皇上提出来这个问题，似有游移口气，卢象升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皇上，声如洪钟地说：

“陛下命臣督师，臣意主战！”

太监们都吃了一惊，偷偷地向皇上的脸上瞟了一眼，以为他必会动怒。他们看见皇上的脸色刷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卢象升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点鲁莽，赶快低下头去。但是性情暴躁的皇帝并没有动怒，反而被他这简短的一句话弄得瞠目结舌，没有话说。过了很久，他才说：

“说要招抚，是外廷诸臣如此商议，不是朕的主张。此事关系重大，卿出去后可以同杨嗣昌、高起潜他们商量。倘不用抚，那么或战或守，何者为上？”

“臣以为自古对敌，有战法，无守法。能战方能言守。如不能战，处处言守，则愈守愈受制于敌。”

“战与守，须要兼顾。”

“战即是守。今日必须以战为主，守为辅，方能制敌而不制于敌。”

“卿言战为上策，但我兵力单薄，如何战法？”

卢象升慷慨回答：“臣以为目前所患者不是我兵力单薄，是朝廷尚无决心！关宁、宣、大、山西援军不下五万，三大营兵除守城外也有数万列阵城郊。只要朝廷决心言战，鼓励将士，即不用三大营兵，五万勤王兵也堪一战。况敌轻骑来犯，深入畿辅，必须就地取粮。恳陛下明降谕旨：严令畿辅州县，坚壁清野，使敌无从得食；守土之官，与城共存亡，弃城而逃者杀无赦。洪承畴、孙传庭所统率之强兵劲旅，可抽调部分入援。畿辅士民，屡遭虏骑蹂躏，莫不义愤填胸，恨之切骨，只要朝廷稍加激劝，十万之众不难指日集合！”

“粮饷困难。”

“京城与畿辅州县，官绅富户甚多，可以倡导捐输，以救国家燃眉之急。”

崇祯苦笑一下，停了片刻，说：“洪承畴、孙传庭正在剿贼，不宜抽调。”

“即令洪承畴、孙传庭的人马不能抽调，臣虽驽钝，仍愿率关宁、宣、大、山西诸军，与虏决战。”

崇祯心思沉重，默默无语，毫无表情地凝视着卢象升的乌纱帽顶。

卢象升不敢抬头，又说：“目今国危主忧，微臣敢不肝脑涂地，以报陛下？但兵饷须要接济。”

崇祯说：“但得卿肯受任，替朕分忧，至于兵饷一节，即命杨嗣昌与户部臣设法接济。”

“谢万岁！”卢象升叩头说。

崇祯又问了些关于昌平军中和宣、大、山西防务情形，心中又十分犹豫起来。一方面，他觉得卢象升忠心可嘉，坚决主战也不无道理；另一方面，他又怕万一一战而败，大局更难支撑。沉吟片刻，他说：

“卿往年剿办流贼，迭奏肤功[10]。但东虏非流贼可比，卿宜慎重。”

“用兵作战，自宜慎重。但以愚臣看来，流贼中若高迎祥与李自成一股，坚甲铁骑，部伍严整，其手下强兵悍将，不让安、史[11]，只是诸臣讳言，朝廷未之深知。今日如有人在皇上前夸张虏骑精锐，只不过为议和找地步耳。”

“我军新集，远道疲累。敌势方锐，总以持重为上，不可浪战。”

卢象升听到“不可浪战”四个字不觉一惊，好像一瓢冷水浇在头顶。他正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向皇上披肝沥胆地痛切陈词，忽然皇帝用冷淡的声调说：“卿鞍马劳顿，休息去吧。至于战守事宜，可与杨嗣昌、高起潜等仔细商议，看如何进行方好。”

卢象升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叩头辞出。他刚走到右顺门外，一个太监出来，说皇上在左顺门赐他酒饭，他就随着太监往东走去。皇上赐酒饭照例是个形式，菜只有四样，不能认真吃；酒也不能认真喝，只能把杯中的酒浇在地上，还得重新叩头谢恩。但这是皇帝的特别恩宠，也是难得的光荣。卢象升感动得噙着热泪，向北叩头，山呼万岁，同时认为皇上又倾向主战了。跟着，崇祯又派秉笔太监王承恩出来，问他此刻日旁抱珥，下有云气一股，其曲如弓，弓背朝上，是什么征兆。正如古代别的统帅一样，卢象升除精通兵法之外，也留心占候之学，而且迷信。他抬头看了一阵，记不清是在汉人《星经》还是唐人《望气经》上说过，这种现象主奸臣当道，蒙蔽主上，不觉心中叹息，但是他对王承恩说：

“请代学生回奏陛下，此克敌之兆也。”

王承恩进去以后，卢象升怕皇上再有什么询问，不敢离开。过了一顿饭时，王承恩又走了出来，传皇上的口谕：

“上天虽有克敌之兆，但也要万分持重，军事究应如何料理，卢象升要速与杨嗣昌、高起潜详议而行。”

卢象升从左顺门出来，心中异常沉重。他找着杨嗣昌同到朝房，恰巧高起潜也在这里候他，三个人便谈了关于下午如何遵旨会议的事。因为一则这个会议必须关防十分严密，二则高起潜驻兵东直门内，杨嗣昌也住家朝阳门大街附近，所以决定午饭后在安定门上举行会议。尽管在朝房不能多谈机密大事，但是卢象升也听出来高起潜果然同杨嗣昌一个腔调，害怕同满洲兵打仗。离开朝房，他的勤王的一腔热血差不多冷了一半，只剩下唯一的希望是在下午的会议上说服他们。当他步出端门以后，回过头来望一眼，在心里感慨地说：

“他们如此惧敌，热衷议和，这仗叫我如何打？万不得已，我只好不顾死活，独力奋战，以谢国人！”

回到公馆，听家人回禀，有许多客人前来拜候并打听朝廷和战大计。卢

象升推说连日不曾睡眠，身体不适，一概不见。

“老爷，”顾显一面替他脱下朝服一面说，“刚才翰林院杨老爷来过一趟，等不着就回去了。他叫小人告诉老爷一声，他有重要话要同老爷面谈。”

“啊，知道了。”

虽然论官职他比杨廷麟大得多，但是他一向对杨廷麟怀着敬意，认为他有见识，有胆量，有骨头，有真学问。他吩咐顾显说：

“你去回禀杨老爷，就说我稍事休息就要去安定门同杨阁老、高监军议事。请他在府上等候，我回来时一定前去领教。”

卢象升在北京的公馆里并没有亲人。他的夫人和如夫人都在五月间带着孩子们回宜兴奔丧去了。从朝中回来，随便吃一点饭，他本想稍睡一阵，但想着和战问题，十分苦闷，没法入睡。假寐片刻，他就猛然坐起，呼唤顾显来帮他穿戴齐备，动身往安定门去。刚走到大门口，忽有一人不顾门官拦阻，从门房抢步出来，向他施礼说：

“老公祖 [12] ，东照特来叩谒，望赐一谈！”

卢象升定睛一看，又惊又喜，上前一把拉住客人袍袖，说道：

“啊呀，姚先生从何而来？真想不到！”

“东照因事来京，适遇东虏入犯，本拟星夜返里，因闻老公祖来京勤王，故留京恭候叩谒。”

“好，好。请到里边叙话。”

这位来访的姚东照表字暾初，年在六十上下，身材魁梧，精力健旺，胸前垂着斑白长须，双目有紫棱，开阖闪闪如电。他是巨鹿县的一个穷秀才，为人慷慨好义，颇重气节，在乡里很有威望。崇祯二年秋天，清兵入犯京畿，直薄朝阳门外。卢象升当时任大名知府，拔刀砍案大呼：“大丈夫岂能坐视胡马纵横！”遂募乡勇万人，星夜勤王。路过巨鹿，姚东照也率领了一千多子弟参加，很受卢象升嘉奖，从此他们就成了熟人。后来他离开大名，有几年不通音讯，但听说在一次清兵深入畿辅的时候，姚东照率领乡里子弟与敌周旋，有一个儿子战死。现在这老头突然来访，卢象升又觉诧异，又觉欣喜，所以纵然有要事在身也愿意同故人一谈。到客厅中坐下以后，略作寒暄，姚东照开门见山地说：

“老公祖，你马上要去安定门商议大计，而且军务倥偬，非暇可比。东照本不应前来多渎，但国家事糜烂至此，南宋之祸迫在眉睫，东照实不能

不来一见大人。大人今去会议，可知朝廷准备暗向满鞑子输银求和之事么？”

“求和之事已有所闻，输银之事尚不知道。”

“听说朝廷愿每年给东虏白银六十万两，并割弃辽东大片国土，以求朝夕之安，此不是步宋室之覆辙么？”

卢象升猛然跳起，两手按着桌子，胡须战抖，两眼瞪着客人问：“这话可真？”

“都下有此传闻，据说可信。”

“虏方同意了么？”

“虏方只因周元忠是一卖卜盲人，不肯答应，必得朝廷派大臣前去议和，方肯允诺。目今倘不一战却敌，张我国威，恐怕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输岁币，接踵而至。老大人今日身系国家安危，万望在会议时痛陈利害，使一二权臣、贵珰[13]不敢再提和议。然后鼓舞三军，与虏决一死战，予以重创，使逆虏知我尚有人在，不敢再存蚕食鲸吞之心。如此则朝廷幸甚，百姓幸甚，老公祖亦不朽矣！”

“先生不用多言，学生早已筹之熟矣。有象升在，必不使大明为南宋之续！”

“东照就知道大人是当今的岳少保，得此一言，更觉安心，就此告辞了。”

卢象升又一把拉住客人，说：“暾初先生！目前正国家用人之际，学生有一言相恳，未知可否惠允？”

“老公祖有何赐教？”

“请台端屈驾至昌平军中，帮学生赞画[14]军务，俾得朝夕请教。叨在相知，敢以相请，肯俯允么？”

“东照久蒙恩顾，岂敢不听驱策。但以目前情形看来，虏骑恐将长驱深入，畿南危在旦夕，故东照已决定叩谒大人之后即便出京，星夜返里。倘果然不出所料，虏骑深入畿南，东照誓率乡里子弟与敌周旋。过蒙厚爱，只好报于异日，还恳老公祖见谅为幸。”

“好！既然如此，学生不敢强留。明日动身么？”

“不，马上动身，今夜还可以赶到长辛店。”

卢象升想着姚东照是一位穷秀才，川资可能不宽裕，便叫顾显取出来十两银子送给他。但老头子坚决不受。象升深知他秉性耿介，不好勉强，

便叫顾显取来他常佩在身上的宝刀，捧到老人面前，说：

“先生此番回里，号召畿南子弟执干戈以卫桑梓，学生特赠所佩宝刀一柄，以壮行色。”

姚东照并不推辞，双手接住宝刀，慷慨地大声说：“多谢大人！倘若虏骑南下，东照誓用胡虏鲜血洗此宝刀，万一不胜，亦以此刀自裁！”

送走姚东照以后，卢象升就带着随从骑马往安定门去。

参加安定门会议的除卢象升、杨嗣昌、高起潜之外，还有两位兵部侍郎，一位勋臣，提督东厂的太监曹化淳，以及率领京营的几员大将。平日杨嗣昌见了王德化或曹化淳，总是自居下位，让太监坐首席。卢象升一向瞧不起这班太监，认为自己是朝廷大臣，不应该巴结他们，有失士大夫气节，所以他略作谦让就拉着杨嗣昌坐在上席。高起潜等心中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卢象升首先发言，坚决主战，说得慷慨激昂，但在座诸人却相顾默然。卢象升大为生气，厉声问：

“敌人兵临城下，诸公尚如此游移，难道就眼看着虏骑纵横，如入无人之境不成？”

分明是被他的正气所慑服，杨嗣昌和高起潜都没生气，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对作战方略需要慢慢详议。他们丝毫不说他们不主张同清兵作战，但又不肯提出任何积极意见。倒是曹化淳因不满高起潜近两三年爬得太快，如今做了天下勤王兵马总监军，淡淡地说了句：

“毕竟卢老先生说的是正论。”

会议开到半夜，没有结果。卢象升只强调一部分勤王兵的士气可用，而杨嗣昌和高起潜却明白军队普遍的士气不振和将领畏敌怯战。卢象升所说的号召京畿百姓从军而责令京师官绅大户出饷，根本办不到，筹饷会遭到官绅大户的强烈反对，没有饷便不能招募新兵，何况临时招募的新兵也将经不起清兵一击。所以会议不得结果，徒然增加了卢象升心中的苦恼和忧闷。

从东郊传来隆隆炮声，声声震撼着卢象升的心，使他如坐针毡，很想立刻奔回昌平军中，布置作战，免得在这里浪费时间。他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门口，掀开帘子，侧首向东，望望城外的通天火光，回头来向大家拱拱手说：

“今夜郊外战火通天，城上争议不休，象升实感痛心。请诸位原谅。学生军务在身，须要料理，改日再议吧。”

高起潜乐得今天的会议草草结束，赶快说：“对，改日再议。”

大家下了安定门，拱手相别。卢象升不胜愤慨，跳上五明骥飞奔而去，

既不谦让，也不回头招呼。杨嗣昌摇摇头，与高起潜交换了一个眼色，请高起潜和曹化淳先上马。高起潜没有立即上马，望着卢象升和五明骥的背影，连声称赞说：

“好马！好马！少见的好马！”

卢象升回到公馆已是三更过后。第二天早晨，一吃过早饭他就进宫陛辞。像一般大臣陛辞的情形一样，皇帝并没有出来，只有几个太监分两行站立殿前。卢象升恭敬地跪下去，向着空虚的御座叩了三个头，高声唱道：“臣卢象升向皇上叩辞，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看起来这句话只是一般的朝廷仪节，但当卢象升说出口时，他的心里却充满痛楚和激情，声音微颤，几乎忍不住流出眼泪，因为他有一个不好的预感：这次陛辞以后，恐怕不会再看见皇上了。

一位太监走到台阶下，口传圣旨赐给他一把尚方剑。卢象升双手捧接尚方剑，叩头谢恩，热泪突然间夺眶而出。

离开左顺门，他到内阁去向杨嗣昌辞行。杨嗣昌把他送出午门。临别时候，他很想对卢象升说几句什么私话，但是嘴唇动了几动，没有说出。过了一阵，他终于小声嘱咐说：

“九翁，皇上的意思你也很明白。国家之患不在外而在内，未能安内，何以攘外？山西、宣、大之兵，皆国家精锐。流贼未平，务必为皇上留此一点家当。”

卢象升没有作声，向他作了一个揖，回身就走。刚出承天门，他就接到从昌平来的报告，说是清兵虽然大部分向东便门和广渠门一带移动，但是也有游骑到安定门和昌平之间的地区骚扰。他决定立刻回昌平军中，对一个家丁说：

“你去告诉杨老爷，就说我因军情吃紧不能去看他，请他一两日内移驾至昌平一叙。”

吩咐毕，他连公馆也不回，赶快换了衣服，在长安右门外上了马向昌平奔去。

[1] 二祖列宗——二祖指明太祖和成祖，列宗指成祖以下至熹宗的历代皇帝。虽然明太祖不葬在昌平，但“二祖列宗”是明朝士大夫们的习惯说法。

[2] 家生孩子——明朝士大夫家庭养有家奴，尤以江南为盛。家奴生的子孙仍为家奴，称为家生孩子。

[3] 九老——卢象升字建斗，别号九台，所以称他九老。明代士大夫习惯，中年人也可以被尊称为“老”。

[4] 不祥之身——因为身戴重孝，所以自称是不祥之身。

[5] 东厂——明代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掌管的特务机关，地址在如今北京的东厂胡同。

[6] 曹爷——指崇祯的一位亲信大太监曹化淳，曾掌管东厂几年。

[7] 网巾——明朝人束发的网子。平日用黑丝网巾，守孝时用白麻网巾。

[8] 老先生——当时官场中有种习惯，如果谈话的对方是自己的同辈，或者比自己职位稍低而不是直接下属，不管对方年老或年轻，都可以尊称为“老先生”，自称“学生”。

[9] 枢辅——中央政府称为中枢，六部尚书都是中枢大臣。杨嗣昌以兵部尚书入阁，所以称为枢辅。

[10] 肤功——大功。

[11] 安、史——安禄山和史思明。

[12] 老公祖——在明代，知府、巡抚和总督都可以被尊称为老公祖。

[13] 珰——本是汉代阉宦帽子上的装饰物，后来就作为太监的代称。此处贵珰指高起潜。

[14] 赞画——是明代督、抚幕中的一种文职官员，取赞襄谋划之意。具体职责和品级无定制。

第三章

卢象升回到昌平的第二天上午，皇帝派太监送来银子三万两犒赏军队，另外一万两是赐他个人的。下午，又赏赐他御马一百匹，太仆马 [1] 一千匹，铁鞭五百只。卢象升十分振奋和感激，每次接到赏赐就立刻拜表谢恩。他以为主张议和的果然只是杨嗣昌和高起潜二人，皇帝不过是一

时受他们的蛊惑，如今又态度坚决了。他暗暗地责备自己不该误解了皇帝的心思。他甚至疑心是曹化淳在皇上面前帮了好话。平日他一想到东厂就心中很不舒服，认为是本朝一大弊政。如今因为猜想曹化淳在皇上面前赞成抗战，他竟然对平日极端瞧不起的人也怀着感激心情。只是由于士大夫的自尊心，他没有将这种心情在幕僚前吐露一字。

他把自己的一万两银子也分给将士，只留下一两五钱银子叫银匠替他打一只酒杯，留作纪念，并口吟一联，刻在杯上：

誓挥铁骑驱胡虏，恭捧金瓯颂圣明。

这一联诗句虽不甚工，却照实说出了他的杀敌誓愿和对皇上的感激心情。

在这两三天中，崇祯皇帝的心中充满矛盾。他听了卢象升的坚决主战的言论不能不受些感动，有心等勤王兵到齐后与清兵决战。但是这种念头总是摇摆不定，反复思量，难下决心。他在乾清宫分别召见过杨嗣昌和高起潜，叫他们认真考虑卢象升的意见，不要徒事意气之争。他们异口同声，都反对与清兵决战，认为倘若将皇上的这一点家当作孤注一掷，一旦败亡，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明朝军队多数欠饷严重，军纪败坏，这种种情形杨嗣昌十分清楚，但是他只看见这一个不利的方面，而不愿意想一想畿辅百姓和将士中不乏慷慨爱国之士，怀抱着同仇敌忾心理，只要朝廷振作起来，加以激励，明定赏罚，情形就会大大改变。在两次单独召对时，他总是详细陈奏不应冒险与清兵决战的理由，说卢象升是不知己知彼，不顾国家安危大计。

“况自古以来，”杨嗣昌又说，“未有内乱不止而能对外取胜者。故欲攘外，必先安内，此一定不移之理。今日国家处境虽然危急万状，但究竟非南宋偏安局面可比。东虏虽迭次入塞，骚扰畿辅，然东起辽海，西至大同，雄关重镇，均在我手。故为国家打算，莫如对东虏施以羁縻之策，拖延时日，而对内一鼓剿灭关中之贼，然后迫献贼与曹贼等俯首就范；如其仍怀异志，思欲一逞，亦不难次第剿除。一旦国家无内顾之忧，陛下即可以整军经武，对东虏大张挞伐，以雪今日之耻，永绝边境之患。谅彼蕞尔小邦，偏处一隅，何能与大朝抗衡！”

崇祯对杨嗣昌和对高起潜不同。他对起潜只是当作一个忠顺的心腹奴才使用，而对嗣昌则一向认为是他的股肱之臣，深具谋国忠心，且事理通达，老谋深算，更非一般臣僚可及。嗣昌所说的这几句话十分投合他的心意，他频频点头。只是他虽同意不把勤王兵马拿出来作孤注一掷，却又不愿一味避战，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他说：

“朕亦深知欲攘外必先安内，故一再谕卢象升不可浪战。但如一味避战，使敌之气焰日高，我之士气日馁，亦非善策。遇到该战的时候，还得鼓勇一战，将来就是行款，也使东虏知我非不能战，横生要挟。”

杨嗣昌俯首说：“皇上英明天纵，所见极是。”

在安定门会议的三天之后，崇祯又完全倒在主和派一边了。皇帝的这种变化，卢象升也曾担心，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当他正在高兴时，总监军高起潜来到了昌平。卢象升把他迎进总督行辕，坐定以后，把两日来皇帝赐银、赐马、赐铁鞭等事对他说了一遍，并且说：

“看起来皇上战意甚锐，我们只有冲锋陷阵，杀敌报国，方能不负上意。至于如何杀敌，学生已筹之熟矣，正好监军驾临，愿闻明教。”

“卢大人有何妙计？”

卢象升放低声音说：“学生打算在初十夜间分兵四路，趁月夜进袭敌营，出其不意，杀他个落花流水。高公公以为如何？”

高起潜冷淡地一笑，说：“只听说雪夜袭蔡州 [2] ，没听说月夜袭敌营。”

受此奚落，卢象升心中大怒，恨不得一脚把高起潜踢出大厅，但是他竭力地忍耐住了。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忍受奚落，自己惹祸不打紧，同敌作战的大事也不用谈了。于是他勉强笑一笑，说：

“敌人方胜而骄。正因为是月夜，他们会更加大意，疏于提防。”

“敌众我寡，还是以持重为上策。”

“正因为敌众我寡，故用奇袭。”

“万一不胜，岂不是孤注一掷？”

“出奇制胜，兵家常事，何谓孤注一掷？”

“此事让我仔细想想，以求万全。”

谈话成了僵局，两个人都不愿让步，只好都不作声。喝了一杯茶，高起潜忽然改换话题，满脸堆笑说：

“久闻老先生最爱名马，此次前来勤王，想必带来几匹？”

“带来几匹，有几匹留在阳和。”

“我也极爱骏马，可否让我一饱眼福？”

“请！”

卢象升陪着高起潜走到一个空场上，早有人把十匹高大的骏马从马房中牵了出来，高起潜看见每一匹骏马都有点垂涎，心里说：“人们都说卢建斗无他嗜好，唯爱骏马，果然不错！”他听说卢象升的每匹马都有名字，随即挨着问了几匹，掌牧官参将杨陆凯在旁边一一回答。高起潜见过的名马也很多，像燕色驹、桃花骢、豹花骢、菊花青等名字他都不感到新鲜。等问到一匹浑身火红的骏马时，杨陆凯告他说它叫玉顶赤，他连声说：

“好！好！果然浑身是胭脂色，只有头顶上一块玉白色！”随即又指着卢象升的坐骑问：“这匹呢？”

“五明骥。”卢象升忍不住自己回答。

“嘿，这马耳如竹批，目如悬铃，真是神骏！”

这时五明骥听见附近群马嘶鸣，它忽然昂首长嘶，把高起潜吓得一跳。高起潜本是身材魁梧的人，伸出手要量一量马头多高，竟然差很远没有够着马耳。他随即笑着说道：

“此马这样高大，性情定然暴烈，恐怕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住吧？”

“此马初到学生手里时，性情十分暴烈，每次骑它，开始三十里它总是不走正路，旁侧斜行，倔强难驯，又走三十里才肯老实前去。经掌牧官同学生用心调驯，费了数月之力，方堪使用。如今也只有学生同掌牧官可以骑它，别人都近不得身。”

高起潜看着这匹马毛色光泽，犹如涂脂，前胸宽阔，臀部滚圆，四条腿纤长有力，真是“雄姿英发”，令他十分艳羡。他打量一阵，回头问道：

“为什么叫它五明骥？”

卢象升微微一笑，向掌牧官瞟一眼，然后一手拈着胡须，一手抚摩着马身上光滑发亮的短毛，回答说：

“你看，此马全身深紫，鬃毛黑色，却有四只蹄子白如霜雪，肩上也有一片白毛像一轮皓月。这五处白毛，不但在阳光下闪闪发明，在月光下也闪闪发明，所以学生就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五明骥。”

“果然切合，十分新鲜。哈哈哈哈……”

卢象升见高起潜这样称赞他的坐骑，十分高兴，把刚才的一肚皮气愤冲跑了。

掌牧官杨陆凯看见高监军还在打量这匹神骏，就在一旁说：

“监军大人不知，关于这匹马，我们总督大人还有四句赞语和四句七言诗哩。”

“什么赞语？”

“这四句赞语是：‘紫体玄鬃，其力千里；孤月悬肩，寒霜没趾。’”

“四句诗怎么说？”

杨陆凯声调铿锵地背诵出一首七绝：

踏破关山几万重，

渥洼 [3] 神骏似飙风。

驰驱百战平胡日，

血汗堪夸第一功。

这几句诗高起潜连一句也没有听清楚。他的注意力已经移向旁边一匹白马身上，想着五明骥是卢象升心爱的坐骑，自然不会赠人，倘若能把那匹漂亮的白马赠他，也足以满意了。

“好诗！好诗！”他连连点头，装作自己很能欣赏这首七绝的妙处，“真是好诗！这一匹白马叫什么名字？”

“它叫千里雪。”杨陆凯恭敬地回答说。

“啊呀，马漂亮，名字也起得漂亮！”高起潜高举右手，伸到千里雪的背上抚摩着，啧啧称赞：“嘿嘿，在皇上的御厩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好马！”

卢象升笑一笑，说：“不瞒高公，这是一匹御厩马。”

“御厩马？”

“是的。前年秋天虏兵入塞，学生从湖广率兵入援。九月间，学生巡视塞外，蒙皇上赐御厩马五十匹。学生原有五匹好马，又从这五十匹中挑选五匹，共为十匹。方才你看的那玉顶赤也是御赐的。”

“啊，怪道这匹马如此漂亮，原来是从御厩中选出来的！”他牵着千里雪走了几步，为着炫耀自己是真正内行，故意用《相马经》上的术语称赞

说，“跨灶！跨灶[4]！真是好马！”

卢象升说：“古人的话也不尽可信。一般的好马都能跨灶，并不稀奇，难得的是此马‘龙颅凤膺’，腹下有旋毛如乳。”

高起潜低头一看，果见马腹上有两片旋毛，左右对称，说道：“果然像两个乳房。”看了片刻，他抬起头来说，“好像什么书上讲到过这腹下旋毛，我记不清了。”

杨陆凯回答说：“李伯乐《相马法》上说：‘旋毛在腹下如乳者曰千里马。’”

“对，我就说嘛，这匹马不是凡马。”高起潜望着卢象升说，“让我骑一趟试试如何？”

卢象升向杨陆凯把下巴一摆，说：

“备马！”

马夫们立刻搬出来镶着银饰的白鞍子，白色的锦缎垫褥，配着闪光的白铜镫子。马的辔头也是白色的，镶着银饰，但又不显得过分雕镂和琐细，而是在简单和朴素中显出和谐的美。马一备好鞍，越发显得漂亮。大概它自己也感到兴奋，昂起头咴咴地叫了一声，不住地在霜冻的土地上踏着前蹄。高起潜飞身上马，随即由掌牧官递给他一支鞭子。一看这鞭子是用白色的皮条编成的，安装在一根八寸长的、雕着花纹的象牙柄上，带着白马鬃做的缨子，他又在心中赞叹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扬一下鞭子，千里雪已经开始按照他心中所想的方向，缓步跑起来。它跑得那么平稳，使骑马的人仿佛觉得它不是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跑，而是走在极其柔软的地毯上。高起潜轻轻地把镫子一磕，千里雪立刻像箭一般地向前飞去。他只觉得耳旁的风声呼呼响，树木一闪一闪地向后倒退，简直像骑着一匹神驹在腾云驾雾。不提防前边出现了一道深沟，约莫有一丈七八尺宽，两岸陡峭。高起潜想勒马已经来不及，心中猛一凉，惊慌地小声说：“完了！”就在这“完了”的刹那间，千里雪平稳地腾起空中，简直像滑翔一般地飞过了深沟，轻轻地落在对岸，继续前奔。高起潜不由得连声说：“哎，好马！好马！”随即从前额上擦去了大颗冷汗。

跑了大约五里路，高起潜才余兴未尽地勒转马头。一回到卢象升面前，还没下马，他就尖声高叫：

“啊呀，卢尚书，总督大人，真是好马！真是好马！”跳下马以后，他接着说，“这简直不是马，是一条腾云驾雾的白龙！一条白龙！”

卢象升愉快地笑着说：“高公公太过奖了。”

这时掌牧官亲自牵着千里雪在广场上蹓跶。它的极其润泽的白毛在阳光下银光闪闪，而它的嘴唇、鼻头和眼圈，都是淡红色的，呈现着青春的

美。高起潜斜着眼向千里雪端详一阵，咽下去一股口水，转回头来，笑嘻嘻地望着卢象升说：

“我虽然也有几匹好马，但是同老大人的马比起来，都成了驽马。看着老大人的这匹白雪，不胜艳羡之至。”

“不是‘白雪’，是千里雪。”卢象升笑着纠正说。

“啊，是千里雪。高雅！高雅！怎么不叫它白龙驹？”

左右的人们都忍不住暗笑。卢象升忍着笑说：

“白龙驹这名字虽然不错，只是有点俗。再说，它不是儿马，是母马。”

高起潜自知失言，故意纵声大笑，解嘲地说：“嗨，嗨，我忘了公母啦！”他走过去揭开马的嘴唇，看看它的牙齿，回头说：“才六个牙，口还嫩着哩！总之，我很少遇到这样的好马，太叫人喜欢啦。”

一位幕僚给卢象升使个眼色。卢象升恍然明白了太监的意图，不由得产生了厌恶和愤慨情绪。他平日深恨一班监军太监都惯于揽权纳贿，克扣军饷，不干好事，心里说：“哼，可恶，竟想要走我的爱马！”于是他冷淡地笑一笑，说：

“总监太过谦了。你出则代皇帝监军，入则侍天子左右，不唯在监军时到处有名马奉献，即皇上御马监中的御马，你想要哪一匹还不是随手牵来？太过谦了。”

高起潜感到尴尬，但仍然不死心，厚着脸皮说：“我虽然也有几匹好马，但都不十分惬意，故一见尚书大人这匹千里雪，不觉艳羡。哈哈哈哈……”

刚才使眼色的那位幕僚又把卢象升的肘后碰了一下，希望他忍痛割爱。可是卢象升个性倔强，又非常鄙视高起潜，说：

“高公公身膺皇帝重任，为天下勤王兵马总监，确实需要好马。千里雪虽系陛下御赐，按理学生不敢转赠他人。但既蒙见爱，学生情愿奉赠，只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高公公不怕辛劳，初十夜间，三更时候，同学生一道，分兵四路袭敌。因为是敌众我寡，故必须个个争先，有进无退。学生当与三军将士相约：刀必见血，马必流汗，人必带伤，稍有畏怯者斩无赦。俟胜利归来，不唯以千里雪奉赠，所有厩中骏马，任公选择。”

“啊，这个条件，这个条件，……”高起潜又大笑起来，声音尖得像女人一样。

“怎么样，高公公？”卢象升用眼睛逼着对方问，嘴角含着轻蔑的微笑。

“此非商量机密之地。”

“好，请到行辕中去。”

他们回到大厅里坐下以后，卢象升屏退左右，又逼着太监问：

“高公公意下如何？”

“野战非我军所长。”

“我关宁、宣、大战士素惯野战，趁目前士气正盛，应该寻敌一战，以解京师之危。”

“不，万不可贸然求战。”

卢象升拂袖而起，按着刀柄，大声说：“总监畏敌如虎，我只好单独与敌周旋了！”

高起潜傲慢地说：“总督愿意单独与敌作战也好，不过人马，人马，我也要……”

卢象升决然地截断太监的话头说：“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不用说了。宣、大、山西的人马原是我带来的，仍旧归我指挥；关宁精锐我一个不要，由总监军自己指挥。”

“这样好么？”高起潜故意问，实际上他心中非常满意。

“兵分则弱，对战争当然不利。但今日除此之外，别无善策。”

“那就只好分兵了。什么时候分？”

“我今天就拜疏上奏，等皇上圣旨一到，马上就分。”

“这样很好。我现在就进京去，等候上谕。不再打扰了。”高起潜站了起来，打着官腔说，“同为皇上办事，望老先生多多包涵。”

“好说。”

卢象升把高起潜送出辕门，望着他上了马，拱手相别，在心里感慨地说：

“唉，不想鱼朝恩 [5] 复见于今日！”

当天下午，将近黄昏时候，卢象升奉到皇上御旨，同意他同高起潜分兵。他明白皇上听了高起潜和杨嗣昌的话，不再采纳他的意见，在皇帝

身上所寄托的最后一缕希望幻灭了。他感觉自己在朝中孤掌难鸣，真是“一木难支大厦之将倾”。正当这时候，一个传事官拿着一个大红手本走来禀报，说翰林院杨老爷在辕门外等候谒见。卢象升在手本上瞟了一眼，吩咐说：“赶快请进！”他立刻站起来，一边向大厅外去迎接，一边心里说：

“伯祥来得恰是时候！”

三天前皇帝在平台召见卢象升的谈话内容，虽然卢本人不曾向外泄漏，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开始只有几个与随驾上朝的太监常来往的大臣知道，随即就在许多朝臣中传播开来。知道卢象升果然敢于在皇上面前力排和议，坚决主战，杨廷麟感到满心的欣慰和敬佩，然而同时他也明白，卢象升在朝廷上的处境是困难的，杨嗣昌和高起潜会合力对付他，会使他的雄心壮志付诸东流。跟着，安定门会议的情形，也在朝臣中传播开来了。他急于要来同卢象升见面谈谈，帮他谋划一下，但是为着避免杨嗣昌的注意，他延迟到午后骑马出京，赶在黄昏时来到昌平。

卢象升把他迎进大厅，寒暄几句，就把他引进内室，屏退左右，郁悒地望着他，说：

“伯祥，弟正彷徨无计，没想到老兄翩然光临，不知将何以教我？”

杨廷麟心中明白，笑了一笑，问道：“为何彷徨无计？”

“弟千里勤王，原想与敌拼死一战，解京师之危急，挫胡虏之凶焰，谁知……”

卢象升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一口气，摇了摇头。

“总督大人进宫陛见情形及安定门会议经过，廷麟已略知一二。莫非因里边对和战大计还在举棋不定，朝廷上有人掣肘，使大人欲战不能，故如此心怀郁悒？”

“皇上倒没有什么，可叹的是本兵与监军畏敌如虎，无意言战，只想委曲求全，不顾后患无穷。弟名为总督，实际在朝廷上孤掌难鸣，欲战不得。你看，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大人目前处境，确实困难。像这种情形，不要说大人满腹郁悒，凡是稍有天良的人，谁能不为之扼腕？但半月来畿辅各县遭受虏骑蹂躏，人民流离死伤，惨不忍言，满朝文武与京城内外无数百姓都盼望总督大人与虏一战，以解奸掠焚杀之苦，大人决非孤掌难鸣！”

“可是皇上听了杨文弱和高太监的话，不欲弟与虏一战，如之奈何！”

“弟今日前来拜谒，正是想借箸一筹。”

“愿闻明教！只要有利于国，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目前的情形是这样，”杨廷麟把身子向前探探，用光芒逼人的眼睛注视着卢象升因疲劳而略显苍白的脸孔，压低声音说，“皇上和杨文弱、高起潜虽有意与虏议和，但迫于臣民清议，尚不敢公然一意孤行，与虏订城下之盟。京城中虽三尺童子都知道辽东之地，直到奴儿干[6]之北，东临大海，尽归版图。盖承袭金、元两朝旧疆，由来已久。我中国每值盛世，四海混一，胡汉共主。辽东自古本为东胡各族杂居之地，不唯秦、汉、隋、唐诸代都是中国臣民，至本朝也是如此，何尝另有一个国家！……”

卢象升插言：“满虏原是女真余孽，周为肃慎，隋、唐称为靺鞨。努尔哈赤在万历初年不过一部落酋长，后受封为龙虎将军[7]，为我朝守边。后因朝廷抚驭失策，始为叛乱，吞并诸部，势力渐强，至万历四十四年遂建国号金。到他的儿子继位，才改号为清。按之历史，满虏实系我国臣民。今日朝廷一二执事者不思如何统一祖宗河山，而唯求与虏酋暗中议和，殊为可羞！”

杨廷麟接着说：“大人所言极是。倘和议一旦得逞，丧权辱国，使东虏得寸进尺，祸有不堪言者。尤其皇上毕竟是有为之主，在这件事上颇忌讳受外廷清议指责，他自己也不愿步南宋诸帝后尘。如果大人能够乘敌人屡胜兵骄，率士气方盛之数万援军向敌奇袭，即令不能获致全胜，只要杀伤相当，稍挫敌焰，就可以堵主和者之口，使皇上确知敌之不可畏，唯有战方为上策。弟两天来日夜筹思，窃以为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扭转目前局面，不知大人以为然否？”

卢象升沉吟说：“我也是这么打算，可惜如今已经晚了！”

“晚了？为何晚了？”杨廷麟轻拈着垂在胸前的美髯，有点怀疑不解地问。

“唉，兄台不知，真是一言难尽！各路援兵虽有五万，可是归弟指挥的只剩下两万人了。”

“何故？”

“关宁铁骑三万，分给高太监了。”

“这是皇上的意思？”

卢象升将双手放在火盆上烤着，把今天分兵的经过对杨廷麟说了一遍，沮丧地叹息一声。杨廷麟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跺跺脚，愤慨地说：

“这样看来，大明江山迟早会送予满虏！”

卢象升没有作声，眼光落在烧得通红的木炭上，好久没有抬起头来。作为一位边防军统帅，他对敌人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处在他的地位，他不愿再多说什么话。他认为做一个忠臣宁可自己饮恨而死，也不应该在别人面前张扬“君父”的不是。另外，李奇事件给他心理上震动很大，他觉得自己一举一动都在受着东厂的暗探监视，随时会报进宫中。

“今天的满洲自认为是金源 [8] 的再起，”杨廷麟见卢象升不作声，接着说，“所以杨文弱、高起潜等就是黄潜善、汪伯彦 [9] 一流人物！”

卢象升注意到顾显悄悄地向里边张望一下，不敢进来。于是他抬起头来，对客人笑一笑，打趣地说：

“伯祥兄，数载京官，还没有磨炼好你的脾气，依然书生本色，一谈起国事，悲歌慷慨，不减当年。好，请吃饭吧。吃过饭以后再聆高教。”

饭后，卢象升又把杨廷麟让进里间，郑重地问：“伯祥，目前国事一天不如一天，我虽然不敢说祖宗三百年江山 [10] 会葬送在我辈一代手中，但情势确实十分危急。你另外还有何高明之见？”

杨廷麟沉默片刻，从嘴角露出来一丝苦笑，说：“我本来还想奉陈一个愚见，可是如今觉得说出来大人也不会采纳，采纳了也不好去实行，还是不说吧。”

“什么高见？快请说出。”

“皇上打算等洪九老、孙白谷把李自成消灭之后，调他们来京勤王，大人知道吧？”

“知道，怎么样？”

“我曾经这么希望，由大人出头，建议皇上赦李自成之罪，召他带兵与东虏作战，将功赎罪。同时召洪九老与孙白谷即速来京，分任蓟辽总督与辽东巡抚。大人率宣、大、山西劲卒，加上李自成之众，攻敌之前，洪九老与孙白谷于长城内外扼敌之后，畿辅州县坚壁清野，号召在野豪杰、父老兄弟，人人执干戈以卫桑梓，则东虏可一战而溃，胜负之势从此改观。”

卢象升笑着摇摇头：“伯祥，这才真是书生之见。这样的意见怎么敢奏闻皇上？”

“是的，我也想到大人不会采纳，皇上更不会采纳。”

“李贼溃灭在即，你想，皇上岂能使洪总督、孙巡抚功亏一篑？再说，像李自成这班流贼，在内地因利乘便，东西流窜，有时还能使官军吃点亏，好像他们还有一些本事。其实，他们一旦离开内地，一无奸细猾民供其驱使，二无饥民供其裹胁与号召，就无从施其伎俩，何能与虏作

战？”

“不，总督大人差矣。大人前几年虽然同流贼多次作战，屡获大捷，但流贼并不像大人说的那样不堪一击。如真不堪一击，何以十年以来，如火燎原，朝廷竭全国之力不能扑灭？况且据下官所知，李自成与其他流贼不同。他善于用兵，常能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虽号为闯王，但粗衣恶食，与士卒同甘共苦。其部队纪律严明，部伍整肃，甚至比官军还强得多多。如果朝廷真能赦其不死，待之以诚，使其立功疆场，实在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惜，区区愚见，无人敢向皇帝建言耳。”杨廷麟看见卢象升的脸上流露着很不以为然的神情，觉得不该对他说这么多，于是又笑着说，“廷麟叨在相知，故敢不避冒昧，放肆陈言。要是在别人面前，像这些话，我连一个字也不会说出。”

卢象升含着讥讽的微笑问：“阁下对李自成何以知道这么多？”

“剿贼为国家大事，可惜朝廷上对流贼情形多茫茫然略无知识，如在鼓中。不知己，不知彼，何能取胜？廷麟一年来对此稍能留心，故敢说略知一二。”

杨廷麟实际上对农民军的情况略有所知，是一位做御史的朋友喻上猷告诉的。近几个月，张献忠派一位姓薛的将军住在北京活动，这个人因为喻上猷是在京城做官的湖广籍名流，所以也常常拜望他，同他拉关系。喻上猷趁着这个机会，向薛将军了解到十三家[11]的起事经过、发展历史和目前情形。他又将这些情况转告了杨廷麟。现在杨廷麟一看卢象升对农民军抱着很深的成见，他就不敢再提一个字了。他把眼光移到墙壁上，看见中间挂着关公像，旁边是卢象升写的岳飞的《满江红》，字体娟秀而遒劲，一望而知是从王羲之草书帖变化出来的。下边署的日子是昨天，除阳文“象升”图章之外还有一个阴文闲章：“大夫无境外之交”。杨廷麟明白象升写这首词和用这个闲章是有无限感慨的，于是勉强一笑，说：

“即使岳武穆生在今日，恐也会雄图难展，徒自凭栏长啸，壮怀激烈。”

卢象升叹口气说：“伯祥，你看，我一到这里，心中就觉得奇怪。不知何人在大厅座后的屏风上写着文文山的《正气歌》，在这间卧室中挂一幅关公像，好像这就是我的下场。”

“大人！你一身系社稷安危，何出此不祥之言？”

“唉，这是天数！”

“啊？……”

“弟几年来出生入死，心力交瘁，无奈贼愈剿而愈横，虏愈防而愈强。今日大敌压境，京师危急，弟身为总督，欲战不能，不战又无以上对天子，下对士民。处境如此，岂非天数？”

“畿辅屡受鞑子蹂躏，民气可用……”

不等朋友说完，卢象升截住说：“不能光看民气。南宋初年，中原与河北民气何尝不好？无奈朝廷自有主张，致使李纲无功，宗泽殒命，岳少保见害于风波亭。民气有什么用！”

“老大人身为统帅，大局尚有可为，不应如此灰心。”

“不瞒你说，弟从今而后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付之天耳。”停一停，卢象升不放心地问，“伯祥，招抚闯贼之议，你可同别人谈过？”

“不曾同别人谈过。”

“此事重大，我劝你千万莫同第二人谈，免得惹出是非。朝廷对张献忠的招抚也只图羁縻一时，以后看情形再说。张献忠并无归顺诚意，熊文灿迟早会败在这件事上。如今谁要是再建议招抚闯贼，那就太不识时务了。”

约莫到三更时候，杨廷麟告辞要走，因为他明天早晨还要进宫早朝。卢象升也不留他，为着怕路途上会有危险，他吩咐派五十名骑兵把杨廷麟一直送到德胜门。在辕门外分别时，他握着朋友的手说：

“伯祥，请你转告京中故人，我卢象升决不会辜负主恩，也绝不会辜负诸位故人和京师百万士民的殷切属望！”

不知是由于感情激动，还是由于心头上压着难言的愤懑和悲痛情绪，这位勤王大军统帅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竟然微微地有点打颤。幸而刺骨的寒风在呼啸着，这种微微的战栗没有被杨廷麟觉察出来。

第二天上午，卢象升把大小将领召集到行辕来听他训话。他叮咛大家尽忠报国，不要因为兵少势孤而气馁。训话刚毕，杨嗣昌到昌平来了。他把杨嗣昌迎进大厅，奉茶以后，开门见山地问：

“学生与高总监分兵的事，阁老大人知道了么？”

杨嗣昌笑着说：“学生已经知道了。老先生还得分一回兵。”

“什么？！”卢象升掩饰不住吃惊地问，同时感到有一股凉意蓦然从脊背透入心里。他又轻轻地追问一句：“为什么又要分兵？”

“新任总督陈方垣 [12] 已经到京。皇上的意思是叫他统率山西援兵。他大概今天下午就会来昌平拜谒阁下。学生一来是代朝廷来向老先生慰劳，二来也是把皇上的这个决定奉告阁下。”

卢象升没有马上回答，简直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他认为这又是杨嗣昌和高起潜捣的鬼，他们竭力使他没法同清兵作战，免得妨碍他们秘密地同

敌人进行议和。他心中非常愤激。但这件事既然得到了皇上同意，他就不好发任何牢骚。悲愤、失望、压抑和沮丧的情绪织成一张又厚又重的网，网住他的心头。他在心里说：

“算了，倒不如赶快战死沙场，免得受群小摆布，多生闲气！”过了很长时候，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淡淡一笑，说：

“既然是出自上意，学生当然遵旨分兵。这样很好。学生身戴重孝，本不宜为三军主帅。今蒙皇上圣恩，使学生只率领宣、大兵马，免有覆□之虞，心上就轻松多了。”

他们谈了一阵闲话，话题转到了议和的消息上。卢象升再也忍耐不住，完全忘记了个人利害，望着杨嗣昌的脸孔，愤愤地说：

“文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敌兵蹂躏京畿，公等不思如何派兵遣将，决胜疆场，而日日主张议和。难道不想一想，南宋之事，千古所悲，岂可重见于今日？更不想一想，长安[13]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14]岂能免乎？”

杨嗣昌满脸通红，说：“若如此说，老先生的尚方剑当先从学生用起！”

卢象升用鼻孔冷笑一声，说：“我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吃尚方剑者应是我，而不是别人！”

杨嗣昌站起来，背着手来回地走了一阵，然后站在卢象升的面前，勉强笑着说：“九老，你不要以长安的流言蜚语陷人。”

“流言蜚语？”卢象升又冷笑一声，“周元忠赴满洲讲和，来往已非一日。此事发起于辽东巡抚方一藻，主其事者是你本兵杨文弱，北京城无人不知，何谓流言蜚语！”

杨嗣昌的态度很窘，心中十分恼恨，但只好苦笑一笑，捋着下巴颏上的胡须说：“老先生既如此信以为真，学生就不必说别的话了。”

把杨嗣昌送走以后，卢象升回到屋里，想着今后的对敌作战更加困难，同时不由得联想到秦桧和岳飞，愤慨地说：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15]

几个幕僚走了过来。那一位曾劝他把千里雪赠送给高起潜的幕僚小声劝他说：

“大人，你刚才同杨阁老当面争执，使他不好下台，似乎不妥。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必与彼作口舌之争？”

“我实在忍耐不住！”卢象升顿脚说，“目前敌兵深入，京师戒严，而他们的眼睛只看着陕西剿贼，不惜受城下之盟，叫我如何能不说话！”

“可是他目前既是本兵，又是辅臣，深蒙皇上宠信。这样同他争吵，今后他更要事事为难。大人纵然胸怀磊落，不戚戚然以谗忌为念，然而今后大人如再想同东虏作战，就更加困难重重。”

“如今我们的人马只剩下一万多一点，当然更困难了。但不管成败利钝，我决心以一死报国！”

当他用极其悲愤的声音说出来“以一死报国”这几个字以后，他的心中一酸，不由得滚出来两行热泪。幕僚们都低下头去，很久很久，不敢抬起眼睛望他。

但是直到现在，他还在希望杨嗣昌回心转意，而且对皇上也没有完全绝望，总以为皇上只是一时受了蒙蔽。他想了想，叫仆人拿来笔砚笺纸，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中这样写道：

老先生若能回心僇力，以济国家，即胸中有如许怪事，弟终不向皇上一言。若仍闪烁，奸欺到底，自当沥血丹墀，言无不尽也。

把信封好，派人立刻送到京城，他随即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大厅中走来走去。

过了好长一阵，他忽然在柱子旁边站住，刷一声把宝刀拔出一半，使幕僚们都觉得他会拔刀砍柱，以泄胸中不平之气。然而他停一停，咔的一声把宝刀插进鞘中，向门外大声吩咐：

“备马！”

卢象升大踏步向外走去。幕僚们互相望望，跟在他的后边走出辕门。他接过来缰绳和鞭子，飞身跨上五明骥，直奔出昌平城外。家人顾显和一群亲兵也都跳上骏马，风驰电掣般地追随在他的后边，干燥的大路上扬起来一溜烟尘。

他在东门外的校场里驰马舞刀，直到心中的悲愤和郁悒情绪稍微舒散一些以后，才信马由缰，缓缓地走回行辕。

[1] 御马、太仆马——御马就是御厩马，是皇帝的私产。太仆马是太仆寺（中央专管养马的衙门）养的马。

[2] 雪夜袭蔡州——公元817年阴历十月一个大雪之夜，唐朝政府军在李愬指挥下奇袭蔡州城（今河南汝南县），擒获反叛朝廷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3] 渥洼——水名，在甘肃敦煌境内。汉武帝时尝得神马于渥洼。

[4] 跨灶——马前蹄有空处叫作灶门，所以前蹄在地上踏的痕迹叫作灶，马行走时后蹄落下去超过前蹄痕迹，叫作跨灶。

[5] 鱼朝恩——唐朝宦官，在德宗和代宗两朝屡出监军，颇骄横，贪贿无厌。

[6] 奴儿干——明初奴儿干都司设在黑龙江入海处。

[7] 努尔哈赤受封为龙虎将军是在万历二十三年。

[8] 金源——金国的别称。

[9] 黄潜善、汪伯彦——南宋初年的两个权臣，秉承宋高宗赵构的心意，主张对金妥协、投降，阻挠和破坏对金抗战。

[10] 祖宗三百年江山——明朝从开国到崇祯十一年只有二百七十多年，但当时人们习惯，喜欢说“祖宗三百年江山”。

[11] 十三家——明末由陕西北部和山西西部起义的农民军共有十三个支派，称作十三家。有时合在一起，有时分开，或者几家合在一起。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绰号曹操）等都各自是一家的首领，地位是平等的。李自成原是高迎祥的部将，高牺牲后他才被推举为高迎祥部队的总首领。十三家后来成了一个习惯的名称。如清朝初年在川东、鄂西坚持抗清斗争的农民军也号称十三家，实际上绝大部分是李自成的旧部。另外在川北活动的，由黄龙和姚天动领导的农民军也曾称为十三家。

[12] 陈方垣——方垣是陈新甲的字。

[13] 长安——因为长安是古代有名的京城，建都的时间也最久，所以明、清两朝的士大夫喜欢拿长安作为京城的代称。

[14] 袁崇焕之祸——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很有才能的统帅。崇祯二年清兵入塞，进攻北京。袁崇焕时任蓟辽督师（即总督），率兵星夜入援，布阵于北京东郊。崇祯帝中敌人反间计，疑他与敌人订有密约，把他下狱，处死。这一大冤狱，在崇祯年间没有人明白真相，所以卢象升拿杨嗣昌比袁崇焕，说他会落袁的下场。直到清初为了要修明史，清朝统治者才把这一事件的真相公开。

[15] 自古……于外者——相传公元1140年岳飞进兵朱仙镇，金军统帅兀术准备从开封撤退，一个汉奸书生劝他不要走，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这前一句话因为说出了封建时代许多爱国将帅的共同遭遇，所以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言。

潼关南原大战

第四章

杨嗣昌与卢象升在昌平会晤的几天以后，一个霜风凄厉的晚上，在陕西东部、洛南县以北的荒凉群山里，在一座光秃秃只耸立着一棵松树的山头上，伫立着一队服装不整的骑兵，大约有一二百人。一个骑兵，好像龙门石刻中的力士像那样，一动不动地骑在马上，一只手牵着缰绳，一只手紧紧地扶着一面红色大旗。这幅大旗带着用雪白的马鬃做的旗缨和银制的、闪着白光的旗枪尖儿，旗中心用黑缎子绣着一个斗大的"闯"字。

大旗前边，立着一匹特别高大的、剪短了鬃毛和尾巴的骏马。马浑身深灰，带着白色花斑，毛多卷曲，很像龙鳞，所以名叫乌龙驹。如今骑在它身上的是一位三十一二岁的战士，高个儿，宽肩膀，颧骨隆起，天庭饱满，高鼻梁，深眼窝，浓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向前边凝视着。

他戴着一顶北方农民常戴的白色尖顶旧毡帽，帽尖折了下来。因为阴历十月的高原之夜已经很冷，所以他在铁甲外罩着一件半旧的青布面羊皮长袍。为着在随时会碰到的战斗中脱掉方便，长袍上所有的扣子都松开着，却用一条战带拦腰束紧。他的背上斜背着一张弓，腰里挂着一柄宝剑和一个朱漆描金的牛皮箭囊，里边插着十来支雕翎利箭。这个箭囊的颜色含着坚决反叛朝廷的意义。原来在明朝，只准皇家器物上用朱漆和描金装饰，别的人一概禁用。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还特别作了严格规定：军官和军士的箭囊都不准朱漆描金，违者处死。然而我们如今所看见的这位战士，从他开始起义的那年就背着这个箭囊。九年来，这个箭囊随着他饱经战阵，有的地方磨窳了，有的地方带着刀伤和箭痕，而几乎整个箭囊都在年年月月的风吹日晒、雨淋雪飘、尘沙飞击中褪了颜色。

他在向南张望。南边，隔着一些山头，大约十里以外，隐约地有许多火光。他心中明白，那是官兵的营火。几天来，他们自己没休息，把官兵

拖得在山山谷谷中不停地走，也不能休息。但追兵显然正在增加。无数火把自西南而来，像一条火龙似的走在曲折的山道上。这是贺人龙的部队。十天前，他给贺人龙一个大的挫折，并且用计把他甩脱。如今这一支官兵又补充了人马，回头赶上来了。

“弟兄们，下马休息一下吧！”骑在乌龙驹上的战士说，随即轻捷地跳下马，剑柄同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发出来悦耳的金属声音。

等到所有的将士都下了马，他向大家亲切地扫了一眼，便向那棵虬枝苍劲的古松跟前走去。那儿的地势更高，更可以看清楚追兵的各处火光。

一轮明月从乌云中姗姗露出，异常皎洁。这位战士忽然看见树身上贴着一张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告示，上边画着一个人头，与他的相貌略微近似，下边写着《西江月》一首：

此是贼魁李闯，

而今狗命垂亡。

东西溃窜走慌忙。

四下天兵赶上。

撒下天罗地网，

量他无处逃藏。

军民人等绑来降，

玉带锦衣升赏。

《西江月》后边开着李自成的姓名、年龄、籍贯、相貌特点，以及活捉或杀死的不同赏格。这位战士把布告看完，用鼻孔轻轻地哼了一声，回头望着跟在背后的一群将士，笑着问：

“你们都看见了么？”

“都看见啦。”大家回答说，轻蔑地笑一下。

这位战士放声大笑，然后对着告示呸了一声，拔出宝剑，在告示上刷刷地划了两下。几片破纸随风飞去。

这位战士就是赫赫有名的闯王李自成。他是陕西省延安府米脂县人，农家出身，幼年替地主家放过羊，也读过私塾，学过武艺，长大了当驿卒。驿卒裁了后，在家生活无着，因负债坐过几个月的牢，出来后又去投军。不久，因上官克扣军饷，士兵大哗，他率领一股军队起义，杀了带队的将官和当地县令，投奔舅舅高迎祥，在高闯王手下带领第八队，号称闯将。跟随高迎祥数年，他的智勇、战功、日常行事，深为众人敬佩。前年七月间高迎祥不幸牺牲，大家共推他做了闯王。他原名李鸿基，在私塾读书时，老师替他起了个表字叫作自成。后来他就用“自成”作为大名，这在当时叫作“以字行”。

闯王离开大树，回到弟兄们中间。看见有些人倚着马鞍打盹，他望着众人说：

“一连三天，咱们不是行军就是厮杀，人马都没有得到休息。今晚大家痛痛快快睡半夜，只要明天从潼关附近冲过去，到了河南，官兵就再也包围不住咱们啦。到那时，咱们想走就走，想休息就休息，粮草也不发愁啦。”

虽然他的声调是平静的，神气是安闲的，完全是随便闲谈的样儿，但是这几句话却给每个人很大鼓舞。一个叫王长顺的老战士说：

“咱们一定能冲过潼关。别说是孙传庭的官兵挡在前面，就是有刀山剑林挡在前面，也能够冲得过去。哼，咱们要没有这股闯劲儿，就不是闯王的人马！”

李自成点点头：“说得好，说得对。这几年来咱们闯过了多少州县，闯垮了多少官兵，闯开了多少围困，扳着指头也算不清。孙传庭挡不住咱们的路！”

“闯王，听说孙传庭亲自在潼关旁边迎接咱们，真的么？”一位叫作张鼐的、只有十七岁的小将天真地笑着问。

“是的，他带着一些人马在迎接咱们。说不定洪承畴也在前边。怎么，小鼐子，有点胆怯么？”李自成故意问。

“胆怯？”张鼐侧着头问，“我什么时候胆怯过？我还打算活捉孙传庭替咱们高闯王报仇哩！”

“好啊，小张鼐！你说得很对，应该跟洪承畴、孙传庭他们算算血账，替咱们高闯王报仇！”闯王拍着张鼐的肩膀说，同时想着：“这孩子真不错，磨炼成啦，永远也不会泄气！”

站在张鼐旁边的一个年轻战士带着自信的神气笑一笑，说：

“当然啦，碰上他就不会轻饶他杂种！”

有着络腮胡子的王长顺跟着丢了一句松话：“我看，咱们明天会把孙传庭的人马杀得落花流水，可是不容易把他本人捉到。”

“为什么？”张鼐问。

“因为咱们的马有好多天没有喂料；老孙的马吃得饱，跑得快。”

大家都笑了起来，但是笑声随即被一阵从南边来的马蹄声压下去了。李自成正等候一员小将，听着这阵马蹄声，他自言自语说：

“啊，来啦。”

马蹄声愈来愈近，随即在稀疏的灌木中间，在苍茫的月色下，出现了一小队人马影子。乌龙驹突然把头一抬，喷喷鼻子，萧萧地叫了一声。张鼐向走近来的小队骑兵问：

“是双喜哥么？”

“是！”一个青年的声音在马上回答。

这一队共十来个人，回答的青年骑在最前边的一匹高大的白马上。每个人的马镫上挂着一颗或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不住摆动。走上山头以后，他们都跳下马来。

李双喜牵着白马走到闯王面前，禀报说：

“爸爸，周山这杂种又逃脱啦！”

“又没捉到？”

“我正要赶上他，不防从官军阵上射过来一阵乱箭……给他龟儿子逃脱啦。”

闯王顿着脚说：“嘿！又给他逃脱啦！”

听说没有捉到周山，自成不由得皱皱眉头。周山原是李自成亲手提拔的将领，闯王对他十分信任，叫他担任中军 [1] 。去年十月间，李自成率领义军从陕西进入川北，连破许多州县，虽然进攻成都不克，却给明朝很大震动。今年正月，为着避免被洪承畴所督率的优势官军包围，义军退出川北到陇东南，又向北挺进到洮州。洪承畴一面派曹变蛟和贺人龙等死追不放，一面调动了许多部队堵截。几个月中，李自成为着打破官军的包围，从甘肃进入西番地 [2] ，在羌族游牧人的地区转来转去。农民军缺乏粮食，又不得休息，在西番地牺牲很大，仍然摆不脱官军的追赶。李自成不得已从嘉峪关的东边北出长城，到了塞外，又突然从兰州附近折转回来，猛不防突破洮州一带的官军堵击，回到陇东南的山区中

化整为零，休整部队。就在西番地最艰苦的情形下，周山勾引一起人投降了曹变蛟。从这以后，他就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由于他对农民军的一切内幕、作战方法，都极清楚，这就使曹变蛟如虎添翼。过去农民军对官军作战常用的许多老办法，有的根本不能再用，有的用起来效果也比较小了。每次遇到两军交战时，周山就骑在马上呼喊诱降，企图瓦解军心。李自成和将士们恨透了这个叛徒，常常想在战场上捉到他，可几次都是快要捉到时给他逃脱。今天黄昏，自成猜到周山会重新露面，亮着自己的牌子 [3] 劝降，所以留下双喜带着一队人等候，装作要送给他一封自成的书信，把他捉到。谁知这一计又没成功！

双喜看见闯王心中不高兴，赶快说："爸爸，周山虽然没捉到，可是我们把他的侄儿收拾啦，还捉到他的亲信将士十几个。"

"人呢？"闯王问。

"他侄儿当场给我刺死啦。那些捉到的，因为弟兄们气不忿，也宰啦。"

双喜说毕，把右手一招，一个亲兵走过来，俯身从白马的镫子上解开人头，扔到闯王面前。跟着，后边的十来个亲兵也都把人头解下，咕噜咕噜地扔到地上，在闯王的脚前滚成一堆。自成看了一眼，吩咐把这十几颗人头都挂到那棵松树上，让明天追在后边的官军和周山看个清楚。

离开大树，自成向双喜问道："你大哥把队伍布置妥了么？"

"我大哥已经在山口把队伍布置妥当，立了栅寨，准备了滚木礌石。"

"官兵有什么动静？"

"没有。大概他们怕中埋伏，停下来了。"

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从闯王的嘴角流露出来，今晚可以让将士们休息了。他用慈爱的眼光在双喜近来显得消瘦的脸孔上打量一下，又看看他的身上，忽然从敞开的斗篷下边看见双喜的左胳膊用布条吊在脖颈上，袖子上有大片血迹。他轻轻地哦了一声，走近一步，问：

"你的胳膊挂彩啦？什么伤？伤了骨头么？"

"箭伤，没有伤骨头。"李双喜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气笑一笑，说，"没有啥，一只手也可以打仗，只是不能够拉弓射箭。看样儿，追赶咱们的敌人又增加啦。爸爸，要不要我回到山口？"

"算了，你跟我回老营 [4] 休息吧。请老神仙给你的伤口洗一洗，上点药，很快就会好的。你大哥知道要他马上来老营议事？"

"知道。"

"上马！"李自成向大家命令说。看着双喜上了马，他自己才上马，心中

很不舒服。

双喜和张鼐都是李自成从孩儿兵中提拔起来的勇猛战将。双喜今年也是十七岁，比张鼐只大几个月，但因为他比较沉静，身材也高出半个头顶，所以他在张鼐面前总喜欢以大人自居。自成因为他也姓李，父母和两个哥哥都给官兵杀害了，所以就在五年前把他收为义子。两年前，他看见双喜和张鼐在作战中特别勇敢，武艺也好，就把他们从孩儿兵营里调出来，放在自己身边。

“如今战将这样少，”李自成在心中说，“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偏偏这孩子挂了彩！”

人马下了山头，沿着一道峡谷前进。谷中很幽暗，散乱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有时，马铁掌在石头上碰得太重，会迸出几点火星。大约走了两里远，才离开峡谷往一座小山上走去。走到山腰，重新望见月光。一会儿，他们走进一片松树林中，月光只能从松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水银似的花花点点。大约有一两千名将士露宿在这座松林中，到处是火堆，有的人正在火上做饭，有的人已经躺在火堆边睡熟了。李自成向树林深处走去。当他走近一个火堆时，烤火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一位大约三十五岁上下、相貌慈善、农民装束、名叫田见秀的将领向他招呼说：

“闯王，不下来烤烤火？”

“啊，田哥，你这里倒很背风！”自成下了马说，“黄昏前这一仗，你的人马损失得多不多？”

“还好，只伤亡五十多人，赚了曹变蛟两百多。给他点教训，他就不敢硬往前追啦。”

自成拉着见秀的手，往前走去。走到一个岩石下边，自成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说：

“玉峰，如今官兵把通往河南和湖广的道路都堵死了。后有追兵，前有孙传庭亲自在潼关堵截。原来曹操答应到潼关接应咱们，咱们才从汉中一路杀奔前来。可是曹操如今一点儿音信也没有。你想，他会不会中途变卦了？”

“曹操是一个琉璃猴子。我看，他八成是没有来接应咱们。要是他带着几万人马到了潼关外边，孙传庭哪敢用全力来包围咱们？你说是么？”

自成点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咱们上当了。”

两三个月前，李自成还在陇东南和汉中一带的大山中同官兵兜圈子时就派人送信，要曹操率领在河南的各家义军到潼关牵制孙传庭，迎接他进入河南。曹操当时同意按照他的计策行事。李自成得了回信，不顾官兵的重重拦截，向东杀来。两天来已进入商洛地区，离河南边界日近，才

看出来官军并没有受到牵制。可是消息不灵，到底曹操为什么中途变卦，没法知道！

“奇怪，曹操的几万人马到哪里去了？”自成小声自语，又像在问田见秀。

田见秀正想说什么，看见老营的一名小校牵着一匹马，往他同闯王站立的地方走来，便把话忍住了。小校向自成说：“禀闯王，夫人请你快回老营。”

“什么事？”闯王赶快问。

“老营里来了一个人，夫人请你立刻回去。”

“从哪儿来的人？”

“不知道。只有夫人一个人同他谈话，别的人都不许留在跟前。我只听说好像这个人是从潼关东边来的，路上还挂了彩，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闯王和田见秀交换了一个眼色，都猜想到这个人可能是曹操派来的，但都没有说出口，因为一则他们明白这事必须十分机密，二则也猜不透这个人所带来的消息是吉是凶。

“玉峰，我赶快回老营瞧瞧，你随后也去吧。”

老营驻扎的地方是一个叫作杜家寨的古老山寨。它原来是一个大寨，有两百多户，现在剩下的房屋还不到十分之一。寨门楼也给烧毁了，在月光下还可以看见寨门上边的一块青石匾上刻着“潼南锁钥”四个大字。

老营驻扎的一座四合头院子是全村唯一比较完整的宅院，但门窗和家具也破损很重。宅院周围，安设十几座帐篷，驻着老营的一部分骑兵；几个路口都布着岗哨，戒备严密。近来闯王全军总管和中军主将都由高一功担任。但是由于战斗紧张，他经常不得不冲锋陷阵，对敌厮杀，所以老营里许多事情，以及属于总管职掌的许多事务，都不得不让他的姐姐高桂英替他分操许多心。

高桂英是李自成的结发妻子，今年才三十岁。虽然小时没读过书，但是近几年来抽空学习，已经粗通文墨。她有苗条而矫健的身体，带着风尘色的、透露着青春红润的椭圆脸孔，大眼睛，长睫毛，眉宇间透着一股勃勃英气。

她是已故农民军领袖高迎祥的侄女。高迎祥和李自成两个家族虽然不是同县，却是世亲。自成的堂伯母就是高迎祥的姐姐。依照所谓“侄女随

姑”的古老风俗，迎祥的侄女嫁给了自成。高桂英既是迎祥的侄女，又是自成的夫人，所以在这一支农民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她自己也很重视维护高迎祥的光荣传统，有时遇到部下做事不对，她就说当年高闯王如何如何。倘若是她的弟弟高一功或其他高姓的将校们犯了错误，她就伤心地告诫他们说：“如果五叔活着，他可不允许你们这样！”

李双喜请医生治了创伤，回到老营，走进上房。高夫人叫他脱掉铁甲，坐在火堆旁边。她看过了双喜的箭伤，一面询问黄昏前伏击曹变蛟追兵的战斗情形，一面等候闯王。她有一个女儿名叫兰芝，今年才十岁，连天鞍马不歇，十分困倦，一驻下来就在里间床上睡着了。两个短衣箭袖、腰束绸带、身背宝剑的姑娘，一个蹲在火边用砂锅烧开水，一个站在蜡烛旁边替双喜缝铁甲上的绽线。这个替双喜收拾铁甲的姑娘名叫慧英，今年十八岁，那个蹲在火边的叫慧梅，才十七岁。高夫人身边像这样的女亲兵原有十几个，几个月来陆续阵亡，只剩下她们两人。其余的亲兵都是男的。

忽然，小将张鼐把一个陌生的农夫领来，站立在门槛外边。他自己先进来，向高夫人小声说：“夫人，从前队送来了一个庄稼人，他说他是从河南来的，有密书带给闯王。”

高夫人站了起来，吃惊地小声问：“从河南来的？是从曹营里派来的么？”

张鼐点点头。高夫人心中有些怀疑，又问：“曹操如今在哪里？”

“他不肯说明。他说他的话只能亲自对闯王说，万一见不到闯王，对你和总哨刘爷说也可以。带来的书子也不肯叫别人看。”

“好吧，让他进来见我。”高夫人接着又说，“还有，你派人飞马去禀知闯王，请他速回。”

那个陌生农民被带进屋来。高夫人将他通身上下打量一眼，见他完全是一个逃荒人的打扮，约莫四十岁上下，右腿似乎略微有点儿瘸。

“你是从哪里来的？”高夫人注视着他的脸孔问，并不立刻让他坐下去烤火。

“我是曹帅派来的。”

“曹帅在哪里？”

“曹帅潜来到崤山里边，离潼关不到二百里，要迎接闯王杀往河南。”

“他带了多少人马？”

“号称十五万，实有七八万。”

高夫人知道曹操近来率领的是一种联合部队，也许有十几万人，所以听了这句回答之后觉得说得对头，心中暗暗高兴。但是她立刻用严峻的、极不信任的眼神逼视对方，问道：

“曹帅怎会有这么多人马？”

陌生人被她的盘问弄得有些恼火，冷笑一下，说：“曹帅自己只有三万多人马，可是自从八大王 [5] 投降朝廷之后，许多股义军都聚在曹帅的大旗下边。曹帅为要攻潼关迎接闯王，当然率领着全部人马前来。”

“都是哪一些股头随着曹帅来？”

陌生人一气说出了惠登相等十来个重要义军首领的名字，一丝不错。

高夫人又问：“既然有七八万人马来到潼关外边，难道能瞒住官军的耳目？”

“一直到本月初，我们的人马还都在叶县、临汝一带，前几天才连日连夜暗暗从山僻小路往西边奔来。直到我离开曹营时候，潼关的官军还是给蒙在鼓里。昨天我才听说他娘的有几千官军往阌乡开去，说不定他们得到消息啦。”

“你是哪里人？”

“我是灵宝县人，崇祯八年春天在渑池县投了曹帅。”

“沿路官军盘查很严，你怎么过来的？”

“不断有成群的河南灾民往陕西逃，我跟着灾民一道混了过来。”

“怎么这样巧，我们今晚才来到这里，你就找到了？”

“我来到洛南境已经三天。”

“窝 [6] 在什么地方？”

“离这里二十五里张家庄是我的妹妹家，我就窝在那里。”

“你是灵宝人，你妹子怎么会嫁到这里？”

“天启年间灵宝一带闹旱灾，我们一家人逃荒来陕西，把妹子卖到这里。”

高夫人对这个陌生人还不放心，正要继续盘问，陌生人突然苦笑一下，说：

“高夫人，我虽然从前没见过你，可是久闻你的大名。你既然这样不放

心，我就不用见闯王了。书子我也不必拿出来，原封带回，交给曹帅。”说毕，他转身要走，却不禁猛地瘸了一下，疼得眉头一皱。

高夫人知道他绝不是真心要走，但是不能不望着他的右腿问：

“你的腿怎么了？”

“前三四天，给三四个乡勇从背后追赶，叫我站住搜查，我偏不站住，中了他龟孙们一箭。”

“中了箭你怎么逃脱了？”高夫人又问，依然用不相信的眼光打量他。

“我从山坡上滚了下去，草很深，又是黄昏，龟孙们寻找不到我。”

陌生人解开扎着右腿的破布条，拉起破棉裤，在小腿肚上揭开膏药，让高夫人瞧，说：

“幸而没伤着骨头，足有两寸深！”

高夫人看见果然是箭伤，而且看样子伤口不浅。她露出了笑容，说：

“请你不要见怪。你从前没有来过，谁都不认识你。目前情形你是知道的，我不得不小心。就是闯王派一个生人到你们曹帅那里，曹帅也是要盘问的。把曹帅的书子拿出来吧。”

陌生人立刻把破棉裤撕开一个小口子，掏出来像枣子大小的一个东西，递给了高夫人。桂英知道这就是常听说的蜡丸书。她掐开蜡丸，取出一个纸团，仔细地把它展开。这是一张非常薄的白绵纸，上边密密地写着几行小字，内容是罗汝才告诉自成知道：他已经率领十五万人马来到崤山里边，打算在十月十七日进攻潼关，分一支人马进攻阌乡；如果这时自成的人马已经到了洛南县境，务必乘机从潼关南原冲出，到潼关以东会合。虽然信中有一两个字写得潦草，她认不清楚，但全部意思她是明白的。一阵喜悦和兴奋的情绪涌上心头，她说：

“唉，谢天谢地！你来得真巧，今天恰好是十月十六！”

“确是巧，可见闯王同曹帅日后定能够打下江山。”

“啊，我一直忘记问你，你这位大哥贵姓？”

“不敢，我也姓李。”

“啊，咱们还是一家子哩！”

“不敢高攀。五百年前说不定还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哩。”

高夫人愈加高兴，立刻叫亲兵头目张材进来，吩咐把客人带到厢房里烤

火休息。当张材把人带走以后，高夫人坐在火边，又把书信拿起来看了看，心中十分狐疑起来。这时自成匆匆地走进来了。

李自成看完了蜡丸书，又听高桂英把盘问下书人的情形谈了一遍，他的心中同桂英一样感到可疑。他的人马明天要冲到潼关附近，而曹操恰巧在同一天从东边进攻潼关！为什么时间会这么巧？会不会是孙传庭派来的奸细？

他叫亲兵把下书人叫了来，先谢了一路辛苦，跟着同他随便闲谈，有时问他的家世，问灵宝一带的风土人情，特别谈到灵宝的红枣颗大、肉多、皮薄，多么有名，还谈到灵宝西门外古函谷关老君庙的签有多么灵。他的态度是那样亲切、家常，使陌生人不由得在心中说："都说李自成很能笼络人心，果然不假。在这上，大天王可不如他！"自成又问曹操和其他老朋友们的情形，有些事他知道，有些事他说他不知道，也有些是随口胡答。自成对这些他所不知道的和随口胡答的问题也不继续追问，只暗中察言观色。陌生人意识到闯王是在盘问他，笑着说：

"闯王，一则我不是一开始就跟着曹帅起义，二则我是无名小卒，并不常在曹帅身边，所以有些事我也说不清楚。"

"这个自然，有些事你很难知道。曹帅上个月在什么地方？"

"上个月么？"陌生人望着闯王，把含笑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转，说，"嗨，说起这，俺们曹帅可真够朋友！上月，他知道你要往东来，他就率领着人马打到陕州、灵宝一带来接应你。后来听说你还在汉中那边，就退走啦。当时孙传庭还亲自出潼关去抵挡哩。"

"你们退到什么地方了？"

"退到临汝一带。"

"你从潼关附近过来，可知道这几天潼关的官军情况么？"

陌生人好像突然想起来一件重要事情，立刻回答说："啊，啊，我正要向你闯王禀报哩！我从潼关乡下路过的时候，听到风言风语，纷纷传说满鞑子又打进来啦，把北京城围了三面。皇上连下三道诏书，要洪承畴同孙传庭赶快勤王。又听说洪承畴已经率领人马离开西安，要从韩城那里过黄河，北上勤王。孙传庭还在潼关，可是听说也有一部分人马暗中从风陵渡过黄河啦。"

自成从火边忽地站起来，瞪着有点儿激动的大眼睛盯着陌生人，问：

"鞑子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听说是上月。”

“皇上调洪承畴去勤王的话可是真的？”

“皇上叫洪承畴和孙传庭快去勤王，洪承畴已经离了西安，都是千真万确的。官军已经有很多过了黄河的话，我只是听到纷纷传言，真假不知。”

“曹帅怎么知道我这时到了此地，他决定十七日进攻潼关？”自成又突然问，眼光像两把利剑一样直逼着对方，使对方一阵心跳。

“他，他，他原不知道你恰好在这时来到这里，只是叫我在这一带等候着你。”

“那，他既然不知道我今日来到这里，怎么会决定明天进攻潼关？那不是要孤军对敌么？”

“曹帅是怎么决定的，我是他手下的小头目，人微位卑，如何得知？不过据我看，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曹帅人马很多，不惧官军。为着朋友义气，要解救你李闯王打出陕西，他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先攻潼关，把官军引往东边，对你李闯王就有帮助。”他仍然坐在火边不动，冷笑一下，又说，“闯王，曹帅一心要救你，你怎么这样多疑？”

“我不是疑曹帅，我是疑你！”

陌生人的正在烤火的两只手颤一下，禁不住脸色一变。但是他竭力保持镇定，慢慢地从火边站起来，笑一笑说：

“闯王，我虽然没有在你手下混过，可是我常听人们谈到你是‘胆大如斗，心细如发’。要不是这样，你闯王也不会成这么大的气候。今日你对我有疑心，完全应该。要是我处在你闯王地位，也会犯疑。平日咱们义军常常派细作到官军里边，官军也派细作到咱们义军里来，花样多端，防不胜防。吃一次亏，长一次见识，把人都教能啦。你处在今日这样局面，自然要加倍小心。何况咱们往日没见过面，对面不相识，你怎么能够放心？来的时候，我也同曹帅说到这一点，料到你非犯疑不可。可是，闯王，请你放心吧。我来到这里，见到你，呈了密书，不再走啦。随着你打出潼关，我再回曹营销差。日后倘若你看我果有可疑，乱箭射死，五马分尸，随你闯王高兴。可是眼下大敌当前，后有追兵，你可千万不要三心二意，迟疑不决，误了大事！”说完这段话，陌生人立刻避开了闯王的锐利目光，转向高夫人，拿出满不在乎的神气，说：“夫人，我已经饿了一天多，请你吩咐哪位弟兄替我弄点东西吃吃吧。”

不等高夫人说话，闯王哈哈地冷笑几声，向站在门口的一群亲兵一点头，说：

“来，把这个奸细推出去斩了！”

登时走进几个人，抓住陌生人就向外推。陌生人并不求饶，也不申辩，一边走一边慨叹一声，说：

“我随着曹帅起义几年，没想到死在自家人手里！唉，算啦，死就死吧，不用说啦。”

一个弟兄在他的背上打了一拳，骂道：“少说废话，砍掉你王八蛋的吃饭家伙已经够便宜你了！”

陌生人说：“老弟，要杀就杀，何必骂人？”

当陌生人被推出门槛以后，闯王向门口走了一步，喝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快说！”

陌生人回头望着闯王，回答说：“事到如今，我还有屁话可说？我奉曹帅之命前来下书，书已下到，死而无憾。不过请闯王万不要误了大事。曹帅明日要从东边进攻潼关哩！”随即他一扭头向外走去，对弟兄们说，“走，砍头去吧。讲义气的，请把活做干净点儿，免得我多受罪。”

高夫人看见自成对她使了一个眼色。她赶快向院中说道：“你们把他暂且看起来，等明日五更动身时再用他的脑袋祭旗。”

院中几个人一声“遵令”，把陌生人拥出大门外了。自成向双喜望一眼，说：“去，叫弟兄们弄一点东西给他吃，小心看着他，别让他逃走了。”

自成在屋里走来走去，低头不语。高夫人望望他的神色，小声问：“你断定他是奸细么？”

“十成也只能断定七成。像这样的事，既无凭证，怎么能完全断定？”他苦笑一下，又说，“不管他是不是奸细，咱们从他的嘴里也知道了两个重要消息。”

“你指的是满鞑子包围北京，崇祯调洪承畴和孙传庭去勤王么？还有一个什么消息？”

“还有一个消息是洪承畴已经离开西安。我看，这个消息也是真的。”

“不过，洪承畴离开西安到底是去勤王还是来潼关，咱们并不知道。”

“正是这话！要是能够弄清楚就好啦。”

刚从院里回来的双喜插嘴说：“爸爸，狠狠地打他一顿，还怕他不说实话？”

自成摇摇头：“这个人是打不出实话来的。我用砍头吓他，他并不害怕。他分明是一个久闯江湖的亡命之徒，在孙传庭的重赏之下豁出一条性命，来做奸细。你把他打急了，他乱说一通，也不会老实招供。再说，

我也没有十成把握断定他确是奸细。今晚且不打他，叫看他的弟兄们处处留心就是。”

“你怎么七成断定他是孙传庭派来的奸细？”高桂英问，“是因为进攻潼关的日期太巧么？”

自成笑一笑，在火边重新坐下，说：“不光是日期太巧。你想，曹操为人十分圆滑，既然他不知道咱们的确实行踪，他肯贸然向潼关进兵么？今日与往年不同。今日官军处处占上风，曹操决不肯没有十分把握就进攻潼关。退一步说，纵然他决定十七这一天进攻潼关，他也只会带口信给我，决不会写在书子里。难道他不会想，倘若这蜡丸书在路上给官军查出来，岂不要吃大亏？他若是这么老实，就不会绰号曹操！”

高夫人也笑着点头，接着说：“何况，曹操那里有很多人同咱们相熟，忽然派一个毫不相识的人来，也叫咱们不能不犯疑。”

可是同时他们也认为曹操仗恃自己的人马多，真的要在明天进攻潼关，并且一时粗心，把进攻日期写在密书里，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不派一个熟人来，那也许是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倒不如派一个灵宝土著人容易混过官军和乡勇的盘查。

他们相对无言，各自反复地思索着许多问题。直到亲兵们把晚饭端来时，闯王才对左右人说了一句话：

“快去催几位大将来老营议事！”

[1] 中军——古代的所谓中军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军队中官职，其职掌类似近代军队中的副官长，有时兼管传宣军令。另一种是指军队番号，对左军、右军、前军、后军而言。周山所担任的中军属于前者。本书中写高一功为中军主将则属于后者。

[2] 西番地——如今的青海东部。

[3] 亮牌子——叫出名字，这是从前北方的江湖话。

[4] 老营——当时习惯，把总部叫作老营，官军和农民军都是如此。

[5] 八大王——张献忠的绰号。

[6] 窝——隐藏的意思，或说成窝藏，原是黑话中的词汇。

第五章

两天以来，小而险要的潼关城，大军云集，戒备得比往日更严。潼关没有北门，只有东门、西门、南门和上南门。从前天洪承畴的人马开到潼关以后，每个城门都派一个千总亲率兵士多人把守，严查出入。城外，所有战略要地，如通洛川和金盆坡等处，都驻满了军队，不仅家家户户都被军队占住，而且四郊帐幕罗列，战马成群。一到晚上，鼓角互起，马嘶不断，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官军。

洪承畴是今天黄昏前来到潼关的。他来的时候，既不用仪仗执事和锣鼓开道，也不坐八抬大轿，而是穿着文官便服，骑着马，杂在一大群幕僚中间，在数百亲信将校和卫士的前呼后拥中突然而至。

两天以来，在潼关一带哄传总督已离开西安北上勤王，所以他的来到连地方官绅事前也不知道，只有潼关兵备道丁启睿临时得到通知，要他把道台衙门的大堂和签押房腾出来以备总督急用。丁启睿赶快换上四品文官冠服，带领少数亲随，骑马奔出潼关西门。才走了四五里路，遇到驻扎在通洛川和金盆坡各处的几位总兵官。相见之后，一同奔至十里长亭，下马等候。不到半个时辰，洪承畴到了。丁启睿率领全体文武官员，文左武右，依照品级大小，分列官道两旁跪迎。洪承畴下马还礼，微笑点首，对大家说了几句慰勉的活，随即继续赶路，趁着暮烟四合，进了潼关城内。

洪承畴是万历年间进士出身，登第时年岁很轻，从此步步青云，一帆风顺，几年前就做了陕西、三边总督，挂兵部尚书衔，实际上也只有五十出头年纪。多年戎马生活使他丰满而白皙的脸孔染上了风尘颜色，但他始终保持着服饰整洁的习惯和温文儒雅的风度。愈是饱经世故，他愈是磨去棱角，将真实的心思深藏不露，遇事从容不迫，深谋远虑。正因为他有这些长处，所以手下将领都愿意为他效力，杨嗣昌对他毫不嫉妒，多忌多疑的皇帝也对他十分倚重。离开西安前，他接到了两次皇帝手诏和三次兵部檄文，要他督率巡抚孙传庭与在陕诸将火速将李自成一举歼灭，然后星夜勤王。虽然在给皇上的奏本中他总是夸大李自成的人数，叫嚷官军方面缺乏粮饷和马匹等困难，好像对胜利并无把握，但实际上他明白李自成所剩人马已不多，而且长期以来疲于奔命，孤立无援，反之，官军处处都居于优势，他的奏本不过是为自己留个余地罢了。他满心希望这次在潼关一战成功，从此解除朝廷的西顾之忧，实现他数年来未竟之志。离开西安前夕，他同几位亲信幕僚卜了课，扶了鸾，都很使他满意。他如今不仅是希望获得大胜，而且是希望把李自成、刘宗敏等在阵前俘获，献俘阙下，让皇上大大地高兴一下。

到了道台衙门，他到签押房稍事休息，分别传见几位总兵和副将 [1] ，简单地询问了前方军情，便吩咐参将以上留下，其余的将领们立即回

防。吃过晚饭不久，巡抚孙传庭率领着一大群将领从几十里以外的防地赶来了。洪承畴同孙传庭有师生之谊，对传庭的才干颇为器重。尽管孙传庭这个人锋芒太露，有时对他也争长论短，但他总是从大处着眼，对一些不愉快的事一笑置之。把传庭让进签押房，屏退左右，他说了几句寒暄和慰勉的话，拈须笑道：

“白谷兄，自从逆贼高迎祥死后，陕西流贼共分四大股。四队蝎子块拓养坤一股，在去年秋天已经剿灭。大天王和过天星两股，今春也为兄台分别击溃，大天王随即投诚，过天星逃往河南、湖广一带。如今仅剩下闯贼李自成一股，尚未剿除，然亦智穷力竭，苟延时日。倘明日一战能将闯贼生擒，我兄真乃建不世之功了。”

孙传庭欠身说道：“闯贼目下前后左右尽被官军堵住，决不令其逃脱。明日如不能将其生擒，定必将其阵斩，以竟陕西剿贼全功，上慰宸衷，下安百姓。不过这都是仰赖恩师大人庙算 [2] 如神，调度有方，又加亲临前敌，鼓舞士气。门生碌碌无能，何功之有！”

洪承畴看见孙传庭志得意满，骄气露于辞色，也不计较，说了句“我兄太过谦了”，哈哈地笑了起来。笑过之后，他放低声音说：

“白谷兄，学生在路上接到你的密札，知道你要在潼关南原设三伏以待闯贼。看来闯贼明日上午即可窜到潼关南原，所有埋伏都已就绪了么？”

“三道埋伏都已就绪。原来兵力尚嫌不足，幸蒙恩师俯允，准将孙显祖和祖大弼两总兵所有人马调赴前敌，暂受门生节制，兵力已甚雄厚，看来逆贼纵然凶悍狡诈异常，亦难有一人漏网。”

“只要能生擒逆贼，为朝廷解西顾之忧，即学生标营人马明日亦将听我兄指挥。”

“谢恩师大人！”

“你看，闯贼会不会得知潼关南原有重兵把守，今夜改变方向，从别处冲开一条血路逃脱？”

“恩师所虑极是。不过门生已有安排，诱他前来，自投罗网。”

“有何安排？”

“曹操于上月底来到潼关外边，原为接应闯贼东出河南，因为他来得太早，被门生一剿即溃，逃至湖广向总理求抚。此事闯贼尚不知道，故敢不顾一切直向潼关奔来。门生已派人假扮曹贼奸细，携带密书去见闯贼，只云曹贼亲统大军来到灵宝以西，定于明日进攻潼关，嘱闯贼速速趁机由潼关南原杀奔河南。以门生想来，闯贼见此密书，定然喜出望外，岂肯中途折向别处逃走？”

片刻之间，洪承畴没有说话，只是拈着胡须思忖。孙传庭见他不很放心，随即说道：

“请恩师大人放心。纵令此计为闯贼识破，率死党中途折回，别寻生路，亦断难逃出官军手心。去河南，去湖广，去蓝田、渭南，所有关隘均已派重兵堵死，背后有曹变蛟与贺人龙等紧追不放，逆贼至此，已如鸟入笼中，有翅难飞。”

洪承畴笑了起来，慢慢地说：“兄如此布置周密，学生岂有不放心之理？只是李自成虽系屡败之贼，却颇有智谋，且能得部下死力，非曹操等其他流贼可比，但恐偶一疏忽，逆贼侥幸逃脱，使剿贼大业功亏一篑，上贻君父之忧，下为百姓留无穷之患。”

孙传庭半年来虽然对农民军作战连获胜利，却没有同李自成直接交过手，所以听了洪承畴的话不禁心中暗笑。但为着礼貌，他不得不唯唯称是。洪承畴又说：

“皇上的两次手诏和兵部的三次紧急檄文，你都是见到的。倘若这一战使闯贼侥幸漏网，我们就不好专心勤王了。况且，皇上为要振奋京师人心，鼓励士气，甚盼我们能将闯贼生擒，献俘阙下，倘不能将闯贼生擒或在阵上斩首，纵然大捷，也不能使皇上十分高兴。”说到这里，他从袖中取出来一封书信，递给传庭说：

“你看，这是杨阁部 [3] 的一封亲笔书子，昨天我在路上接到的。”

孙传庭双手接过来杨嗣昌的亲笔书信，打开一看，果然上写着皇上对陕西“剿贼”军事十分关心，切盼能将“闯贼”擒获，献俘北京，或者将李自成及刘宗敏等首级送到北京亦好。这封书子虽是写给洪承畴的，但书中对他孙传庭也颇有奖誉之词。看完信，孙传庭既感兴奋，也觉得身上的责任重大。他决计明日无论如何要将李自成擒获，以慰皇上殷殷之望。

“恩师！”他站起来说，“上赖皇帝威灵与大人亲临督战，下赖三军用命，定能擒斩逆贼，为国家除腹心之患。商洛地区村落，迭经流贼过往盘踞，多与贼互通声气，反与官兵为仇。幸潼关周围百姓人心向善，咸怀杀贼报国之志。门生已通令大小山寨、各处士绅，一俟流贼溃败，务要督率乡勇将大小山路，层层封锁，步步拦截，布下天罗地网，不使一贼逃逸。故纵令闯贼等元凶巨恶侥幸在阵前不被官军擒斩，亦难逃各处乡勇百姓之手。请大人不必担心！”

洪承畴连连点头，说：“好，好。倘能如此，学生更复何忧！”他嘿嘿地笑了几声，又赶快问：“刚才闻兄言已派人假扮曹贼手下细作，与闯贼送一密书，诱彼前来，此计甚佳。但闯贼是一个细心人，不知是否能瞒得过他？”

“此系大天王高见派去之人，能言善辩，且在曹操手下混过，对彼处情形十分熟悉，想来不会露出马脚。”

“你当面见过此人？”

“门生当面见过，并许以重赏。倘他不幸被闯贼识破，死在闯贼之手，也答应给他的家属重金抚恤。”

“大天王现在何处？”

“门生恐大人传见问话，已将他带来潼关，现在外边恭候，大人可要传他进来？”

“现在且不见他。马上召见众将，指示机宜，自有用他之处。”洪承畴向帘外叫道：“中军！”

只听帘外一声传呼，随即有一位身着副将戎服、容貌漂亮、神态英俊的青年将领掀帘而入，走到总督身边，躬身候命。洪承畴又同孙传庭说了几句话，才回头对他轻声说道：

“侍候升帐！”

今天晚上，因为是务要机密，所以平日总督升帐的那些排场统统免去，只把两年前皇帝赐的尚方剑用黄缎绣龙套子装着，摆在大堂正中的楠木条几上，靠着黑漆屏风。

洪承畴换上二品锦鸡补子大红绉丝蟒服，头戴六梁冠，腰系玉带。当他偕着孙传庭从签押房来到大堂时，被召见的文官武将都早已分左右肃立恭候。院中站立着两行武士，也是鸦雀无声。洪承畴在中间坐定，习惯地、轻轻地咳了一声，拿眼睛向全体文武官员扫了一遍。众人从这一声轻咳中感到总督大人的威严，愈加屏息，不敢仰视。随即，先由孙传庭、丁启睿等文官们按品级依次行礼，然后由武将们依次行礼。今晚虽然不是正式升帐，仪节从简，但因为把尚方剑供在中间，而洪承畴又朝服整齐，所以只孙传庭、丁启睿、几位总兵、副将和总督的几位高级幕僚有座位，几十名参将在参拜后全体肃立。

在肃穆的气氛中，洪承畴正要开口说话，一点灰尘从屋梁上的废燕窝中落下来，落在他的左边袍袖上。他用右手轻轻地掸去灰尘，随即捋了一下清秀的长须，开始说话。他首先称赞了一年多来各位将领的辛劳和战功，一再称赞孙传庭“娴于韬略”，半年来“屡建殊勋”，而如今在潼关附近总理戎机，布置周密，实不负皇上封疆重寄。尽管他的官话说得不很好，还有不少福建泉州土音，但他很善于辞令。他的这些话使孙传庭和众将官听起来十分高兴，而且感奋。说了这些奖励的话以后，他接着用沉重的语调、洗练的词句，继续说道：

“从天启末年以来，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迄无宁日。流贼愈剿而愈多，

灾变愈演而愈烈。最近数年，百姓死亡流离，如水愈深，如火愈热，往往赤地千里，炊烟断绝，易子而食，惨不忍言。国家三百年来从未如今日民穷财尽，势如累卵。而东虏伺机内侵，日益嚣张。自今上登极以来，迄今已四次入塞，三围京师。自古攘外必先安内。倘若流贼不除，则顾内不能顾外，南宋之祸殆不可免。幸赖二祖列宗之灵，国运已有转机。巨贼高迎祥已于前年秋天伏诛，张献忠、罗汝才与射塌天等股亦先后就抚。其他各股余贼，或死或散，或观望风色，不敢似往日披猖。唯有闯贼李自成一股冥顽不灵，誓与天兵对抗，全无畏罪投降迹象。此贼近一年来迭经痛剿，疲于奔命，所余可战之贼不过数千，其余尽皆老弱妇孺。目今四面堵截，已将贼驱入网罗。望诸君激励将士，明日在阵前奋勇杀贼，一战而竟全功，勿使一贼漏网。我辈报君恩，救黎民，光前裕后，在此一战。尤望将巨贼李自成与刘宗敏等生擒，献俘阙下。纵万一不能生擒，也须将他们杀死，传首京师。皇上迭降手诏，督责甚切，望诸君勿负上意！”

全体将领不禁偷偷地向他的脸上瞟了一眼。洪承畴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从蒙着虎皮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坐着的文武大员也赶快站了起来。他望着全体将领，又说：

“明日大战，全凭孙大人指挥，本部院也要亲临督战。大小将领，凡有作战不力，临阵畏缩的，本部院有尚方剑在，决不姑息！”

将领中有人不由得向靠在屏风中间的尚方剑望了一眼。从洪承畴于崇祯八年春天挂兵部尚书衔的时候起，崇祯帝就赐他这把尚方剑，听他便宜行事，对总兵以下将领先斩后奏，可是几年来只有两次他请出尚方剑督战，第一次是前年七月间在盩厔县对高迎祥作战，第二次就是现在。而这一次他脸色的严峻，口气的坚决，是几年来所没有的，所以这一次给大家心上的震动很大。

洪承畴用炯炯的目光从每个将领的脸上扫过，看见大家都带有凛凛畏惧的神色，暗暗地感到满意，这才慢慢落座，并挥手示意文武大员们重新坐下。他转向孙传庭，含笑问道：

“孙大人，你对众将官有何训示？”

孙传庭也不谦辞，把眼光转向右边的一群武将。总兵们都知道他待下属比总督严厉得多，看见他要说话，刷一声全站了起来。孙传庭笑一笑，让总兵们坐下去，但是没人敢坐。他用平静而威严的声调说：

“方才制台大人的训示，望各位将每个字都记在心中。今上为不世英主，天威难测。倘若诸君作战不力，致使逆贼漏网，则不唯诸君将为军律所不容，即本抚院亦难逃罪谴。总之，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明日一定要将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巨贼擒获或阵斩，不许有一人逃脱！”

总兵、副将和参将齐声答道：“谨遵钧命！”

“倘若闯贼等死于乱军之中，你们也必须命令将士们仔细寻找，验明不误，割下首级，以便送往北京。”

“是！”

孙传庭颔首使总兵和副将们坐下，把眼睛转向洪承畴，等待总督的最后指示。洪承畴拈着胡须，态度又变得雍容沉静。虽然他尚未入阁，但他早已在涵养所谓宰相风度。此刻他心中仍未把明日的大战看得那么顺利，总担心李自成会突围逃走，不过他不能把这种担心向将领们流露出来。

“你们各位都认识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巨贼的相貌么？”他问。

大将们互相交换眼色，没有人即刻回答。他们有的同李自成直接交过战，有的不曾；就是直接交过战，也不一定就同李自成本人对面厮杀。至于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等许多人，更没人全都见过。近来他们因见到孙传庭出的捉拿李自成的告示，才对李自成的相貌知道得稍微多一点，但也不是十分清楚。洪承畴见大家都不回话，就向站在身边侍候的中军说：“传高见进来！”

中军到大堂门口轻轻地吩咐一句，阶下立刻有人大声说：“传高见！”紧接着，二门口几个人一齐高声传呼，在大门外的影壁上发出回声。

大天王高见早已在大门里边的厢房中等候传见。自从投降，直到目前，孙传庭还没有给他正式官职。原答应让他做游击将军，近来根本不提了。他手下的少数旧部，有的散去，有的被拨归别人指挥，差不多快光了。他时时都担心孙传庭会要他的命，但又不能逃走，只想多卖点力气，处处表现忠心，以博得孙传庭的另眼看待。如今一听见大声传呼，他不禁浑身一颤，从冷板凳上一跃而起，匆匆地整了一下衣冠，踉跄地向二门走去。站立二门口的一群武士横着刀把他挡住。一个小校仔细地把他通身打量一眼，问道：

“你就是什么大天王？”

“是，我就是大天王高见。”他低声回答，声音有点颤。

“身上带武器没有？”

他老实地把腰刀取下，交给小校。小校仍然不放心，在他的身上搜了搜，才放他走进二门。二门里是一道朱红油漆屏风，打开来是一道门，也就是所谓仪门。这道门平时不开，只有当潼关兵备道丁启睿出进时候，或丁启睿对上官及显要客人迎送时候才打开。今晚因总督、巡抚和几位总兵来到，这道门打开了。大天王虽然也知道这种规矩，但是他心慌意乱，一时粗心，直冲仪门走去。小校追上去用力把他一拉，喝道：“过来！你是什么东西，敢走那里！”跟着把他一推，使他踉跄地从旁边走了进去。他穿过阶下的两行武士，由中军把他带进大堂，在洪承

畴的面前跪下。他的心跳得像擂鼓似的，不敢抬头，说道：

“末将高见参见制台大人！”

洪承畴问：“你同逆贼李自成是表兄弟么？”

“回大人，是姑表兄弟。”

“你两个为什么闹翻了？”

“自从小的叔父高迎祥死后，小的不愿长此做贼，曾劝李自成投降朝廷。谁知他不但不听忠言，还从此疑忌小的，因此小的就同他分了手，各行其是。”

洪承畴知道这是一篇鬼话，自然不信。他拈着胡子微微一笑，点头说：

“只要你从今后洗心革面，着实为朝廷效力，朝廷自然会重用你，闯贼目今已陷绝路，插翅难逃。一俟将他或擒或斩，大军告捷，论功行赏，自然有你的份儿。”

高见赶快叩头说：“谢大人栽培！”

“高见，你可将李贼相貌仔细说出，以便明日阵前将他擒斩；即令他死于乱军之中，也好寻到尸体。”

“是，是！”

大天王把李自成的身材、相貌详细地说了一遍，还怕洪承畴和孙传庭嫌他的忠心不够，又赶快补充说：

“大人！万一李自成死于乱军之中，血肉模糊，他的尸体也有办法认出。只要看见他身上挂的箭囊和宝剑，就能够认出他来。”

“什么箭囊？”

“牛皮箭囊，朱漆描金，上画一金色小龙。”

孙传庭忍不住摇摇头，恨恨地说：“这个死贼！”

洪承畴接着问：“什么宝剑？”

“他原有两口好剑，一口叫花马剑……”

“什么花马剑？”洪承畴截住问。

“米脂县城北五里有一山洞。元朝末年高庆起义，曾在洞中屯兵。高庆骑的是一匹花马，人称花马高庆，后来米脂人就把这个洞叫花马洞。李自

成才造反时候，曾同他的侄儿李过等在洞中躲藏过，得到高庆留下的一口宝剑，极其锋利。后来他就经常佩在身上，并在剑柄上镌刻‘花马剑’三字。”

孙传庭向众将说：“你们各位传令手下将士务要留心，凡死尸旁有花马剑者便是李贼本人。”

总兵马科接着说：“这口宝剑，末将也曾听说，确是一口好剑。去年擒获一个逆贼，曾为李贼手下头目，据他说这口宝剑每遇不义之人就咔咔有声，跳出鞘外。这话虽不可信，但足见这剑在贼中颇为有名。”

孙传庭说：“你们不管谁得到此剑，一定要献给制台大人。”

洪承畴谦逊地笑着说：“迭次大捷，均赖孙大人指挥有方，亲冒锋镝。这口剑当然应该由孙大人留着，以志殊勋。”

孙传庭满心高兴，站起来说：“门生不敢，不敢。”

“不过离开四川之前，”大天王又说，“小的听说李自成已经把这口剑交给手下小将张鼐使用，他自己用的是另一口宝剑。”

孙传庭忙问：“剑上有字么？”

“剑身上和剑鞘上都镌有‘赛龙泉’三个字。”

孙传庭向众将说：“你们记着，剑身上和剑鞘上都镌有‘赛龙泉’三个字。”

大天王补充说：“这口剑虽不能说削铁如泥，却也似花马剑一般锋利。因它比花马剑长了两寸，所以近来李自成格外喜欢用它。”

洪承畴又吩咐大天王把高桂英、刘宗敏、田见秀、高一功和李过等的相貌对大家说了一遍，然后点头说：“下去吧。”大天王磕个头，站起来退了出去。洪承畴正要对众将说话，一个亲将匆匆进来，在中军副将的耳边咕哝一句。中军向洪承畴躬身禀道：“请大人赶快接旨。”

“又有圣旨到？”

“是的，已经进了城门。”

“诸位随我快去迎旨！”

洪承畴从椅子上站起来，整一下衣冠就向外走。孙传庭、丁启睿率领着全体文武在他的背后紧紧跟随，边走边整衣冠。虽然大家都猜到圣旨与“剿贼”和勤王二事有关，但因为对皇帝的脾气素来害怕，所以每个人心中都七上八下，不知会受到什么严责。

洪承畴来到大门外时，送诏书的刘太监已经飞驰来到。按照通常惯例，皇帝的诏书交给内阁派官送来就行，用不着由宫中司礼监直接派太监送来。但崇祯对臣下一向多疑，纵然是对忠心耿耿、勋劳素著的洪承畴和孙传庭也不十分放心，所以他派了一名亲信太监捧诏前来，以便看一看将士们是否肯实力作战。洪承畴偕众文武分两行跪在大门外边。刘太监跳下马，从背上取下黄包袱，捧在手上，由中间甬道昂然而入，穿过仪门，走进大堂，站立在匆匆摆好的香案正中。洪承畴率领众文武赶快跟着进来，重新跪下。刘太监向众人说道：

“洪承畴、孙传庭听旨，其余文武官员退下！”

等众文武退出以后，他打开黄缎包袱，取出一个朱漆描金盘龙匣子；打开匣子，取出一个黄绫暗龙封套，又从封套中取出诏书，朗朗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流贼祸国，十载于兹，万姓涂炭，陵寝震惊 [4] 。凡我臣子，谁不切齿！迩来天心厌乱，运有转机。元凶巨恶，自相携贰，或次第授首于关中 [5] ，或相继就抚于汉滨 [6] 。革、左等观望徘徊于淮甸，老回回等铩羽局促于豫南，此皆待戮之囚，不足为朝廷大患。唯闯贼李自成，虽经屡败，凶焰未戢；孤军奔窜，仍思一逞。笼络有术，死党固结而不散；小惠惑人，愚民甘为之耳目。若不一鼓荡平，则国家腹心之祸，宁有底止！

朕前已迭下手诏，谆谆告谕：务将闯逆一股，火速剿灭，尤须将闯逆本犯及贼妻高氏、巨贼刘宗敏、李过、高一功、田见秀等，一一擒获，或予阵斩，断勿使一人漏网。尔洪承畴、孙传庭一向实力剿贼，卓著劳绩，朕甚嘉慰。其剿贼出力诸将，已饬吏、兵二部从速论功升赏。兹再赐尔洪承畴尚方剑一柄，阵前便宜行事。并赐内帑银 [7] 三万两，纻丝表里各二百匹，赏功银牌五百副，供阵前奖功之用。

于戏 [8] ！凯旋饮至 [9] ，古有褒功之典；执馘献俘，朕所望于今日。但有殊勋，朝廷不吝封侯之赏；倘负重寄，国法自有处罚之款。一旦将该股逆贼扫清，尔等即星夜率师勤王，不得瞻顾逗留，贻误戎机。

钦此！

诏书宣读毕，洪承畴和孙传庭叩头谢恩，山呼万岁。等洪承畴刚站起来，双手接过诏书，放在香案上，刘太监已经从身边一名小太监的手里捧来尚方剑，说道：

“钦赐尚方剑，洪承畴跪接！”

洪承畴赶快再跪下，双手接过尚方剑，又一次叩头谢恩，山呼万岁。他站起来把尚方剑捧到条几上，放在另一柄尚方剑的旁边。随即，他和孙传庭开始向刘太监道乏，互相寒暄，并把刘太监让进花厅，吩咐准备酒宴。他们又回到大堂上，传进文武官员，宣布圣旨内容。大家跪下去叩头，山呼。感激和振奋情绪交织在每个人的心头。每个人都决心在明日的大战中一显身手。

因为军情紧急，孙传庭立刻率领全体将领奔回前方。洪承畴陪刘太监吃了酒宴，留下他在潼关休息，也带着一群幕僚和亲将驰赴通洛川。他的总督大营已在那里安扎就绪。

[1] 副将——明朝将官的地位排列如次：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副将也可以称为“副总兵”。但各种将官的品级并未明确规定

[2] 庙算——是古代的军事术语，出于《孙子·计篇》。指出师作战前在朝廷上的决策。洪承畴虽不在朝廷上，但因是数省的最高统帅，且挂兵部尚书衔，所以孙传庭称他的作战方略为庙算。

[3] 阁部——六部尚书兼阁臣或兼殿阁学士衔，都可以被尊称为阁部。

[4] 陵寝震惊——指崇祯八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破凤阳，焚皇陵。

[5] 次第授首于关中——指高迎祥等在陕西牺牲。

[6] 相继就抚于汉滨——指张献忠、罗汝才等在湖广投降。

[7] 内帑银——宫中内库的银子，为皇帝私产，不属户部所管。

[8] 于戏——呜呼。

[9] 饮至——古代命将出征，胜利归来，祭告太庙，然后饮宴，叫作饮至，也就是“劳旋之宴”。“劳旋”是“慰劳凯旋”的缩写。

第六章

处理了那个下书人的事以后，高夫人就吩咐亲兵们赶快把晚饭端来。闯王望着她问：

“这村里还有老百姓么？”

“都躲到山里去啦。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看见过人马，要打仗，还有不怕之理？我一来到就叫弟兄们寻找本村老百姓，可是只找到几个聋三拐四、留下看门儿的老头老婆，连话也说不清楚。弟兄们还在想办法继续寻找。”

自成低头烤火，等候晚饭，心头焦灼而沉重。这商洛一带本来是熟地方，老百姓同农民军多有瓜葛。农民军把这地区叫作“软地”，官方把这地区的百姓说成“通贼”。可是三四天来，自成经过许多村落，老百姓都藏了起来，只留下一些老年人看守门户。虽然也有胆子较大和同农民军关系较深的人自己找上来，报告官军消息，带领路径，但毕竟为数不多。而且愈是追兵近，情况紧，愈不易遇到这样的人。自成明白，老百姓怕打仗，怕官军，也怕义军掳人、抢人、奸淫和杀人。特别是老百姓看见他的部队如今处在败势，更不敢接近。

近一两年来，他常常在心中琢磨着如何解民倒悬、收买民心。为着这问题，他在不打仗的时间喜欢找一些老年人闲论古今和民间疾苦。在军纪方面，他也比过去更加注意，还着实杀了一些犯奸淫掳掠的人。但到底怎样把队伍弄得像人们所说的“秋毫无犯”，他没能认真去做；天天奔跑和打仗，也没有一个驻下来整军练兵的机会。有些朋友时常对他说：“自成，睁只眼合只眼吧。水清了养不住鱼，谁替你卖命打仗？就是如今这样，已经比官军好多啦！”比较起来，他的队伍确实比官军好得多，所以这一年来他除抱着“打富济贫”的宗旨外，也用“剿兵安民”这句话作为号召。可是现在看来，打富济贫也好，剿兵安民也好，都显然很不够。要做到使老百姓欢迎，真不容易！

亲兵们把晚饭端上来了。摆在桌上的是半碗腌萝卜调着辣椒面，篮子里放着四个苞谷面窝窝头，其余的全是蒸山芋，另外每个人面前有一碗稀饭。李自成早就饥肠辘辘，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一个窝窝头，然后端起稀饭碗喝了几口。名为稀饭，其实碗里边不见小米，在灯亮下照见人影，不如说是清水煮干野菜倒较恰切。自成一边吃山芋一边想着粮食快完了，只能勉强支持三天，而这一带又是穷山，不断地遭受天灾和兵灾，十室十空，即令找到百姓，仓猝间也根本没办法找到粮食。如果明天能够突围出去，一切困难都会有法子解开；万一两天内突围不出去，大军给养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明天不惜一切牺牲突破包围，才是出路。可是潼关离这里不到一百三十里，到底官军有多少，如何布置，曹操究竟在哪里，都得不到确实消息，这个仗怎么打法？

吃毕饭，他看几位大将还没来到，便带着几名亲兵出去看看。月光下到

处是他的部队，帐篷损失将完，都露宿在火堆旁边。有些战士在马蹄旁边的草上躺下，缰绳挂在胳膊上，枕着鞍子，扯着鼾声。他正要往驻扎着伤号的一座破庙走去，老营的一名小校追了上来。他停住脚步转回头来，用眼睛问：

“什么事？”

小校向他禀报说，大将们除总哨刘爷和郝摇旗之外都到了，夫人请他快回去。自成点点头，向回走去。小校又高兴地对他说：

“闯王，老百姓我已经找到啦。”

“已经找到啦？在哪里？找到几个？”

“这地方我很熟。我在寨外边的树林中找到一个老百姓，给了他几钱散碎银子，叫他快去后山上把老百姓统统叫回来，不要在树林里冻坏了。”

“好，好，到底把老百姓找到啦！”

“闯王，你记得杜福宝么？”小校忽然问。

“记得，记得。他就是这寨里的人？”

“是的。去年咱们从这一带路过时，我还见过他的伯父。”

自成对于部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只要他见过一两次面，问过名字，隔许多年都不会忘。这个杜福宝原是高迎祥手下的一个弟兄，后来又跟着他，去年春天阵亡了。如今一提，杜的相貌还活现在他眼前。

“啊，杜福宝就是这寨里的人！他的伯父还活着么？”

“我刚才问了，还活着哩。这个老头子识得几个字，心中明白。要是把他找回来，准会打听到潼关的消息。”

“快把他找回来见我！”自成走了两三步，回头吩咐，“等老百姓都回来了，你回老营取三十两银子散给大家，莫忘了。”

当自成走进老营院子时，李过、田见秀、高一功、袁宗第和刘芳亮五位大将正同高夫人坐在堂屋谈话。他在李过对面的草墩上坐下，还没有说话，一阵马蹄声来到大门外边停下。有一匹性情暴烈的马，在停下来以后倔强地腾跳着，旋转着，踢着，用后腿直立起来，喷着响鼻，愤怒地振鬣嘶鸣。直等鞭子从空中猛烈抽下，它才开始安静，但仍然用带铁掌的前后蹄在石头地上狠狠地刨着，蹬着。自成和大家交换了一个微笑，小声说：“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院里望去。高夫人站起来，把自己坐的带有靠背的小椅子腾出来给即将进来的人。随即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从大门口一路咚咚地响着进来，地皮被踏得震动，忽听见咔嚓一声，在院中踩断了一根干树枝，听声音一定比棒槌还粗。刘芳亮向院里笑着

说：

“果然跟别人不同！还没见你的人影儿，先听见你的马叫。”

“可见我的枣骝马真正是好马，天天行军打仗还精神十足。”一个粗犷的声音像打雷似的在院里回答说，随即是一阵爽朗的大笑。

随着笑声，一位约三十岁年纪、身材魁梧、骨愣愣的宽脸、双目炯炯、神态慓悍、内穿铁甲、外披斗篷、头戴铜盔、腰挂双刀的将领走了进来。他的斗篷带进来一股冷风，使相离几尺远的蜡烛亮儿猛一摇晃，连着闪了几下才恢复正常。闯王望着进来的将领说：

“快坐下，捷轩。时间不早，咱们得赶快商议一下，不等摇旗了。事情不多，咱们商议定，早点休息。看情形，明天要有一场大的血战啦。”

只听小椅子猛然咯吱一声，接着又连响几下，进来的将领在火边坐定，用手中的粗马鞭敲一下膝盖，大声说：

“血战一场呗，这股脓早该挤啦。不血战一场，孙传庭是不会给咱们让路的。咱们往潼关赶路本来就不是去看亲戚！别看他们近几个月来占上风，我刘宗敏可不服气！”

李过非常喜欢他这种在任何情形下都不颓丧的豪迈性格，从小凳上忽地跳起，在他的肩膀上用力一拍，说：

“捷轩叔，你说得对，咱们永远不服他杂种。如今他们认为咱们已经被包围啦，逃不出他们的手心，等着捉拿咱们往北京献俘哩，哼！”

“他捉我的屌！……”刘宗敏本来还要骂一句粗话，但是一扭头看见高夫人的两位女兵，他把另一句粗话咽下肚里，朝火堆上吐了口唾沫，冷笑几声说，“他们就是摆几道铜墙铁壁，咱们也要冲它个稀里哗啦！”

李自成把那个下书人的事告诉了刘宗敏。宗敏沉默片刻，把眼睛瞪得铜铃似的，望着自成说：

“你为什么不叫亲兵们把他吊起来先抽他两百鞭子？打他个皮开肉绽，还怕他不吐实话？”

自成摇头说：“我看这个人是打死不会吐实话的。我拿砍头吓唬他，他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如果确是奸细，他准是个江湖上的亡命之徒，豁着一条性命来的，把八斤半卖给孙传庭啦。所以我叫弟兄们先把他看起来，要不了多久会弄清楚的。捷轩，你看咱们明天该怎样打法？”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刘宗敏的有棱的脸孔上，等他说话。在李自成领导的这一支农民军中，他的威信和地位都在诸将之上，人们习惯地称呼他“总哨刘爷”，这“哨”字在当时是队的意思。他向大家扫了一眼，然后

瞅着闯王，回答说：

“我看，情形没有什么改变，还按照你昨天决定的办法打吧。孙传庭拦在我们前边的大约不到两万人。两军相遇勇者胜。我看不难杀开一条血路。”一块燃烧着的木炭哔剥一声从火堆上爆裂出来，滚到他的两脚中间。他用指头把它迅速地拾起来，投进火堆，向大家笑着说：“起小当铁匠，我这手全是老茧，不怕火烫。孙传庭这位巡抚大人一准不敢像我一样用手抓火炭。讲到对垒厮杀，咱就得变成一堆火炭，烧得他缩手缩脚。”

从高迎祥到李自成，在这支农民军中有一个传统：遇到重大问题就召集众将领一起商议，谁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李自成的作风比高迎祥还要出色。他总是静静地听大家发言，自己很少作声；直到大家把意见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把大家的好意见挑出来，加以归纳，作出自己的最后决定。现在他比较担心的是洪承畴已经把摆在西安以南的一万多精兵撤到潼关，和孙传庭的人马会合。他皱皱眉头，用平静的声调说：

“只要洪承畴没来潼关，事情就好办。这老东西用兵狡猾。我担心他已经悄悄地来到潼关了。”他向田见秀望一眼，问：“玉峰哥，你看怎么打法？”

“凡事不妨往坏处想。我也猜想洪承畴是在潼关。至于怎么打，请闯王吩咐，我没有多的意见。”田见秀谦逊地微笑着，拈着下巴颏上的短胡子，带着大智若愚的神气。

刘宗敏两道宽阔的浓眉一耸，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

“捷轩，你想出什么鲜招了？”李自成问。

刘宗敏把拖在地上的斗篷角拉起来放在膝上，用马鞭子在左手宽阔的掌心上轻轻地拍了两下，那一股轻松的微笑从他的古铜色的、棱角鲜明的面部消失了。他的两道浓眉毛又在隆起的眼骨上耸了耸，说：

“闯王，你看，是不是可以趁今天夜间，冷不防给敌人一个回马枪，先把曹变蛟整一个稀里哗啦，解除后顾之忧，明天好全力北进，冲破官军的堵截？”

闯王向几位大将看了看，问：“你们看怎么样？”

堂屋中的空气立刻热闹起来，大将们纷纷说出自己的意见。有人赞同刘宗敏的计策，有人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是如今追在背后的不单是曹变蛟，还增加了贺人龙和左光先，共有一万多人，实力很厚。况且自从翻山鹞 [1] 投降贺人龙之后，对贺人龙也不得不多加小心。再说，曹变蛟也不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他作战同他的叔父曹文诏 [2] 一样勇猛，可是比曹文诏乖觉得多。即使曹变蛟会疏忽大意，周山也会提醒他。闯王在洮州、在阶州、在城固附近，几次想设下埋伏消灭追兵，不是曹变蛟

自个儿有提防，就是给周山识破了。但主张来个回马枪的人也坚持自己的理由，认为与其明日前有孙传庭以逸待劳，后有追兵，腹背同时作战，不如先下手，能占一点便宜总有好处。

在众将纷纷议论时，只有高一功没有发言。他是高夫人的弟弟，本名叫高国勋，表字一功，自从在义军中有点名气，本名就少人叫了。这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如今担任中军主将，秉性忠厚正直，沉默寡言，人们都说他“打仗时像只猛虎，不打仗像个姑娘”。高夫人在他脸上打量一眼，看见他因为过度辛苦，眼窝比往日深了，一股怜惜的感情不由得浮上心头；又看见他心事沉重的样儿，知道他一定有别的想法，她随即向自成使个眼色。自成也早已觉察出他有什么想法，这时看见桂英的眼色，就向他问道：

“一功，你说说，今晚来个回马枪行不行？”

高一功不慌不忙地抬起头，用手掌在脸上抹了一下，正要说出他自己的不同意见，看见那个负责寻找本村百姓的小校走进来，暂时把话忍住了。小校走到自成身边说：

“闯王，老百姓找回来啦。他们听说是闯王的老营扎在村里，不再那样害怕，回来了几十口人。”

自成说：“好。快取三十两银子放赈！你说的那位姓杜的老头子找到了么？”

“我把他带来啦。他还叫一个驼背老头子跟他一道来。”

“在哪儿？”

“在大门外。”

自成嘱咐大将们继续商议，赶快站起来向外走去，满心希望会从这两个老头嘴里得到些什么消息。

杜宗文老头子抄着手，夹着膀子，同那位驼背老头瑟缩地站在月亮地，心情紧张地等着闯王。一看见闯王出来，慌忙抢前一步，拱拱手说：

“闯王，你辛苦啊！老百姓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一望见有人马来到，不管是官兵还是咱们义军，一哄而逃，巴不能变成地老鼠藏到洞里。你可别见怪啊！”

闯王笑着说：“老伯，你说的哪里话！乱世年头，老百姓听说打仗，看见人马杂沓，自然都要躲藏，谁肯拿性命往刀尖儿上碰？再说，咱们义军的纪律也不好，难怪老百姓……”

杜宗文截住说：“不，不。你们义军比官兵强多啦。老百姓心上有杆秤，

谁好谁坏全清楚。至于你李闯王的人马，在各家义军中是个尖子。人人都这么说，可不是我老头子当着你的面故意说奉承话。”

“可是骚扰百姓，做坏事的人还是不少。”

“唉，十指尖尖有长短，树木林莽有高低，怎么能一刀斩齐？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难免良莠不一，何况是上千上万！”

“老伯，福宝可是你的侄儿么？”

“是我的亲侄儿，听说去年春天就不在了。”

“是的，他阵亡啦。怪好一个小伙子，很可惜。”

“咱这洛南县境，你们十三家义军常从这里经过，随着起义的人很多，这两三年死的小伙子至少也有几百。两军阵上枪对枪，刀对刀，会能不死人？”

闯王点点头，叹了口气。他正要向杜宗文老头子打听消息，老头子先开了口：

“闯王，听说你叫我来，不知道什么事。我有一句话，不知敢问不敢问。”

“不要紧，问吧。”

“咱们的队伍明天要往哪里去？要往潼关么？”老头子小声问，寒冷和紧张使他的声音打颤。

闯王笑着问：“你打听这做什么？”

“唉，要不是你提到福宝，我也不敢这样冒昧，问你这句话。闯王，一则提到福宝咱们是一家人，二则你是咱老百姓的救星，为百姓打富济贫，剿兵安民。人非草木，我怎肯不说实话？”

自成的心中感动，赶快说：“老伯，请你快讲！”

“闯王，后有追兵，前有重兵堵在潼关，你今日的处境可不好啊！”老头子把站在背后的驼背拉了一把，推到闯王面前，说，“狗娃，闯王是咱们自家人，你快说吧，快把你听到的话说给闯王知道。别怕，说错啦闯王也不会怪罪咱们。快说！”

驼背老头很惊慌，只见胡子和嘴唇连连抽动，吞吞吐吐，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闯王越发莫名其妙，心里说：“莫非他有什么冤情，要我替他申冤报仇么？”杜宗文老头看见驼背不说话，很焦急地对他说：

“嗨，你这个人，越到你该说话的时候你越像噙着满嘴水，吐不出一句囫

囵话！如今事不宜迟，别耽搁啦！”

驼背老头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杜宗文，结结巴巴地说：“三哥，就那几句话，你，你说呗。我这个拙嘴……”

杜宗文生气地说：“你呀，嗨！你一辈子像一个晒干的死蛤蟆，踏在鞋底下跺三脚也不会吭一声儿。如今啥时候？还是这样，耽误大事！”

“这位是谁？”自成问。

“他是我的叔伯兄弟，按门头还没出五服。因为他起小讨饭，放牛，没进过学屋门儿，所以活到老没有起大号，到如今胡子花白啦，人们还叫他狗娃。”

“老伯，他不肯说，你就替他说了吧。”自成催促说。

“好，我就替他把事情禀报你闯王吧。狗娃今天去北乡亲戚家一趟，听说一些官兵的消息。人们说，孙抚台带了很多人马驻扎在潼关南乡，说要堵住你闯王的人马，任你插翅膀也莫想飞过。你明儿要是带人马往北冲啊，唉，可得千万谨慎！”

李自成不但没有吃惊，眼睛里反而含着笑意，等候杜老头继续说下去。一阵尖利的霜风萧萧吹过，两个老头子连打几个冷颤，越发显得瑟缩。自成向站在背后的双喜看一眼，说：

“去，取两件棉衣服来！”随即，他望着驼背老头子问，“你知道官军大约有多少人马？”

驼背打着哆嗦，好不容易地回答了一句：“听说有……两三万人。”

李自成想着这数目有些夸大。据他估计，孙传庭能够集结在潼关附近的大约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马。但即使是一万五千人马，加上背后的追兵和左右两边的堵截部队，合起来也有三万多人。他很感谢两位老头子的好意：不能大意！

“还有别的消息么？”

杜宗文用肘弯向驼背碰一下，用眼色催他快对闯王说出来。驼背的厚嘴唇嚅动几下，也用肘弯碰碰杜宗文，说：

“三哥，你说吧。”

“耽误时间！好，我替你说吧。”杜宗文抬头望着闯王的脸孔说，“还有，潼关南乡的山寨同咱这儿的山寨不同。那儿一向是硬地，同你们没有拉扯，反贴门神不对脸，这你知道。”

“我知道。”

“那儿的山寨里住有富豪、乡绅，有乡勇守寨。听说孙抚台已经传谕各寨乡绅，叫他们协助官兵，把守各处险要路口，不让你的人马通过。”

棉袍拿来了。如今闯王的部队里也缺少棉衣，这是双喜自己和他的亲兵头目平常穿的两件旧蓝布棉袍。闯王把棉袍接在手里，亲自披在两位老头身上，说：

“把这两件棉袍送给你们吧。虽说旧了，到底还能够遮风挡寒。”

“这，这，”杜宗文老头闪着泪花，结结巴巴地说，“你这样惜老怜贫，我只好，只好收下。这一生没法报答，下一辈子变骡子变马报答你闯王爷的恩情！”

驼背连着“嘿嘿”两声，嘴唇嚅动着，频频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他几乎是不知所措地穿着棉袍，指头在扣扣子时颤抖得十分厉害，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滚到又黄又瘦、带着很深的皱纹的脸颊上，又滚进像乱草一般的花白胡子里。

闯王笑着说：“小意思，说什么感恩的话！你们可听说洪承畴如今在哪里？”

两个老头子互相望望。驼背摇摇头，说他不清楚。自成感到一点宽心，因为他想，如果洪承畴率领大军来到潼关，老百姓会有谣言蜂起的。但是他的宽心是有限度的，因为他深知洪承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

“听说满鞑子围了北京，可是真的？”他又问。

“噢！你看，你看，”杜宗文甩着手说，“这么重要的话，本来要对你闯王说的，可是你不问，我竟然会忘了！这可不是谣言，是真有其事。我还听说，万岁爷已经给制台和抚台来过圣旨，催他们进京勤王。”

“催他们进京勤王？”

“老百姓都这么纷纷传说。”

“老百姓怎么会知道来了圣旨？”

“蠓虫飞过都有影，何况是堂堂圣旨来到，能够瞒住谁？纵然孙抚台自己不说出来，他的左右也会传出来。”

闯王沉默片刻，又问：“你听说曹操的消息么？”

“曹操？……”老头子想了一阵，说，“上月半间，不，上月尾吧，传说有大股义军到了陕州一带，仿佛听说是曹操率领的，要往西来。后来又听说孙抚台带着人马出关去打，打个胜仗。以后就没有听说这一股人马的下落啦。咱这儿山地闭塞，同陕州相离很远，又隔省，只是影影绰绰地听到些谣言，不清楚。”

“没有听到别的消息么？”

“没有啦。闯王爷，明天务必多多小心啊。”

“我一定小心就是。快回去安歇吧。我下次路过这里，一定派人找你。”

“唉，天不转地转。下次你闯王爷再打这里经过，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活着，我拄棍子也要迎接你。”

闯王送老头子们走出大门外，向西南方侧耳听了一下，听不见人声，转身往上房走去。

自成刚走进院里，郝摇旗来了。他把最后一根鸡骨头扔在地上，对自成一拱手，喷着酒气说：

“李哥，我来迟了。”

“不算迟，正在等着你哩。快进去商议大事吧。”

这位郝摇旗名叫郝大勇。他不是李自成的嫡系将领，而是高迎祥亲手提拔起来的一员猛将。有一次农民军在官军的猛攻下死伤惨重，阵地已经开始动摇。郝大勇从掌旗官的手里夺过“闯”字大旗，在马上不住地摇着大旗，狂呼着向官军的阵里冲去。那些正惊慌动摇的农民军将士一看见“闯”字大旗向前冲去，都跟在后边狂呼着向前冲杀，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转眼之间，战场的局面完全扭转，把官军杀得落花流水。从此以后，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郝摇旗，本名儿倒不大有人提了。

高迎祥牺牲以后，余部都归自成率领。一年来死的死，散的散，也有不少投降的，如今只剩下郝摇旗这一股了。经过不断行军和战斗，他手下也只剩七百多人。一年多来，李自成对于军纪逐渐加严，但是郝摇旗的部队还是常常违反军纪，奸淫、抢劫和杀害百姓的事情不断发生。闯王只委婉地劝说，对他不责之过严。刚才他得到闯王的传知，叫他来老营议事，他正在叫亲兵们替他在火上烧一只从老百姓家里捉来的老母鸡。鸡子烧得半生不熟，他就提着上马。他的亲兵们不知从哪儿又替他弄到了一斤多白酒。他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鸡子。等来到杜家寨，酒喝干了，一只三斤多重的老母鸡也吃完了。

拉着郝摇旗回到上房，闯王把杜宗文老头子所说的新情况告诉大家，然后问道：

“你们商议出结果了么？”

刘宗敏回答说：“还是没结果。时间不早，由你决定吧。”

在自成出去这一会儿，高一功提出来一个新意见：干脆暂时放弃往河南去的打算，于今夜回师向南，从贺人龙的宿营地杀开一条血路奔往汉中，脱离包围以后，再作道理。但刘芳亮和袁宗第都反对。他们担心洪承畴和孙传庭不去勤王，或只派小部分官兵勤王，而用大军尾追不舍。他们说，将士们早就抱着一个冲出潼关的决心，如今只有向前冲，军心才不会涣散。倘若回头向西南，一旦稍有不利，士气就会全垮。几个月来，人们提到西番地和陇东南的穷山荒野就摇头叹气，如果再被官军逼到那里，即令不冻死饿死，也会全军溃散。

李自成知道了刚才争论的情形，眼睛望着火光静静地转动着，浓黑的眉毛不时耸起。过了好长一阵，他忽然用右手一挥，作了决断，下令四更吃饭，趁着月色出发，按照原计划从潼关附近冲入河南，有进无退。他把各个大将的任务交代清楚，把兵力重新调整一下，接着向郝摇旗问：

“摇旗，你手下的弟兄不多了，跟补之一起断后，对付曹变蛟同贺人龙好么？”

由于过于疲劳，也由于酒力发作，刚在火边一坐下，郝摇旗就闭着眼睛打鼾，闯王所说的话他似乎听见，又似乎没听见。如今听闯王提到他的名儿，一乍睁开眼睛，还是睡意很浓，怔怔地向大家望了一圈，又望着闯王，问：

“自成，你说什么？”

闯王笑着说：“要打恶仗了，需要你摇动大旗冲杀。”

“好哇！请你下令！”郝摇旗大声说，双目闪光，困乏和瞌睡全没有了。

“你同补之一起担任断后好不好？”

“闯王，我的哥，我刚才朦胧中听见好像你说潼关的官兵更多了，孙传庭在恭恭敬敬地迎候咱们，可是真的？”

“是真的，老孙在潼关附近排队恭迎。也许老洪也快来了。”

“人马有好几万？”

“据老百姓传说有两万多人，我看不会超过两万。”

“妥啦，我清楚啦。自成，你派我同刘哥一起在前边开路吧，别派我断后啦。”

“可是你这些天打的仗特别多，太累了。”

“当武将，遇到打仗的时候还怕累？等打过胜仗，痛痛快快地睡三天三夜！”

“好吧，”闯王说，“你就多辛苦一点，在前边开路吧。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只要派我打头阵，我没有话说啦。”郝摇旗说了这句话，又十分困倦地闭起眼睛，扯起鼾来。

大家望着他笑了一笑。刘宗敏问：

“明天这一仗不同往日，彩号怎么办？”

“轻伤的弟兄都参加作战，重伤的……”自成迟疑一下，转向高一功，问，“随着老营，行么？”

高一功感到为难，想了想，说：

“只好让他们随着老营吧。可惜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要是能把他们留下，窝藏一些时候，那就好啦。”

在片刻间，大家都不言语，互相望望。全军因伤重不能骑马的有两百多人，明天让他们跟着老营突围，不但要使用几百名弟兄抬他们，而且给老营带来很大困难。可是不带着他们又怎么办呢？正在这时，高夫人忽然提醒闯王说：

“既然这村中的老百姓同咱们义军素有瓜葛，那个杜老头的侄儿原是咱们手下的弟兄，为什么不同杜老头商量一下？倘若这村里老百姓肯帮忙，咱们不妨多周济老百姓一些银子。重彩号能在此地窝藏一时是上策，跟着老营走不是办法。”

“对，就这么办！”闯王说，“一功，叫双喜陪着你去找杜老头，问清楚寨里底细，请他想想办法，只要窝藏三五天，事情就好办了。不管仗打的结果如何，官兵是不会长留在这一带的，他们或者跟在屁股后追咱们，或者遵旨勤王，都得离开这里。”

高一功同双喜刚走出堂屋门，闯王又嘱咐高一功在本村老百姓中找一个可靠的向导，并嘱咐谈好后把杜老头带来同他见见。

高夫人又说：“还有，把各营的眷属都集合到老营来，免得留在各营里碍手碍脚，让将士们背着一堆活包袱跟官兵血战。今夜就传知各营，明早起身以前，一定把女人孩子们送到老营来。只要老营在，我在，我不会让官兵损伤眷属们一根汗毛！”说到这里，她望着刘宗敏，改换口气，含着笑说：“捷轩，你是大将，需要以身作则。把两位先后 [3] 送到老营来，舍得么？”

刘宗敏哈哈笑起来，说：“我遵令送来，请嫂子放心。”

高夫人向侄儿望一眼。李过赶快说：

“婶子不说，我也要把来亨他娘送到婶子身边来，”

刘宗敏向田见秀打趣说：“还是玉峰利闪，嫂子死了几年也不再娶，跟庙里和尚一样，无牵无挂。”

田见秀笑着说：“天下未定，要什么家啊！”

大家又谈了一阵别的话。自成叫高夫人把金银珠宝拿出一部分，分给刘宗敏等带在身上。虽然他没有嘱咐什么话，但是大家都明白他是怕万一会被打散，不能不预作安排。大家别了闯王和高夫人，骑马走了。

经杜宗文找村中老百姓一商量，大家虽然有点担惊害怕，但因为一则感激闯王的周济，二则同农民军素有瓜葛，三则也因为官兵几次从这里经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他们恨之入骨，所以答应替闯王窝藏彩号。高一功把杜宗文带到闯王面前，高兴地说：

“李哥，乡亲们答应帮忙！”

闯王笑着问：“可以窝藏？咱们的彩号可不少啊。”

“行！他们说，离这里三里远有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深的山洞，洞口在悬崖上，离谷底有三丈多高，完全被草木遮蔽，不管从山上，从山下，都难瞧见。他们都说，把重伤员藏在洞里，本村没有底线[4]，没人会露口风，万无一失。”

闯王仍有点不放心，转向杜老头望了望，问：“老伯，咱这寨子里有没有人跟乡勇们有瓜葛？”

“有，可是他们都逃出在外。”

“要是不会走风，我就把彩号留在这儿窝几天。请你老人家同乡亲们多关照，我不会忘记你们。”

“你放心，不会有风吹草动。”

闯王立刻叫高夫人拿出一百两银子，交给杜宗文，请他散给全村的乡亲们，表示他的感谢。杜老头坚决不肯受，说：

“闯王爷，你刚才已经拿三十两银子赈济全村百姓，这一百两银子我们决不受。都是自己人，说什么感谢！”

他不收下银子，闯王哪里肯依？推让了一阵，老头子只好收下，答应今晚上就分给全村，并说全村家家都在断顿儿，正没法活下去，这一百三十两银子救了全村的命。说着，他的热泪簌簌地滚了下来。闯王向一功

问：

“什么时候把伤号抬送去？”

高一功回答说：“马上就抬送，我已经派总管去准备，老百姓也在准备梯子、绳子。双喜要跟他们一道去亲自看看。尚子明也派了一个得力徒弟同伤号留下，可惜药少，金创药差不多都用完了。”

“多留下一点钱，想办法再凑合一点口粮留下。”

“都已经安排好了。”

“向导呢？”闯王又问。

杜宗文老头赶快回答说：“带条子的 [5] 也找好啦，闯王，就是刚才跟我来见你的背锅 [6] 狗娃。他在潼关乡下讨过三年饭，山山谷谷，村村落落，摸得透熟。”

闯王点点头，略带沉吟地说：“好是好，只是年纪大了一点，怕受不了累。”

杜宗文说：“闯王爷，他的年纪可不算大！他起小就受苦，一辈子没伸展一天，折磨得外貌很苍老，其实他还不到四十五岁哩。他的腿脚好，只要肚子里填饱瓤子 [7] ，翻山越岭，跟年轻人一样。”

“啊，我以为他有五十多岁呢。他家里有什么人？有老婆孩子没有？”

“屁老婆孩子，只有一个快七十岁的老母亲。他自幼讨饭，给财主放羊、放牛，大了给财主扛长工、种地，累成背锅，苦了大半辈子，连个女人也讨不起，还把三分二厘祖业地出了手。虽说自幼穷，为人倒正派，有胆量，还是个孝子。要不是有个老母亲拖住腿，他早就不是这样了。”

闯王笑着问：“难道他也想造反？”

杜老头说：“嗨，别看他貌不惊人，当刀客，拉杆子，他可敢。”

自成对这个向导感到满意，转向一功：“快派人送他到前哨去，叫老袁给他一匹牲口骑。”

“马上就派人送他去。”

“给他一点钱。”

“已经给了他二两银子，他不肯要，勉强他收下啦。”

闯王想到驼背是一个孝子，思索片刻，他吩咐高夫人取出十两银子，交杜宗文老头子转给驼背，留给他的母亲。

杜老头走后，自成走进里间，也不解甲，困倦地倒在床上，但是想到明天的大战，他的瞌睡登时没有了。他静静地望着窗上的月色，听着远处传来的萧萧马嘶，脑海里盘算着明天从潼关突围的事。

[1] 翻山鹞——高杰的绰号。一年前他投降了贺人龙，后来成为明末有名的四镇之一，受封为兴平伯。

[2] 曹文诏——明朝末年的一位名将，于崇祯八年在真宁县湫头镇陷入农民军的包围，被杀。

[3] 先后——米脂方言称兄弟的妻子为先后。

[4] 底线——隐藏的奸细、暗探。

[5] 带条子的——杆子的黑话。将路叫作“条子”，称向导为带条子的。

[6] 背锅——土语称驼背为背锅。

[7] 填饱瓢子——杆子的黑话。说吃饱饭是填饱瓢子。

第七章

鸡叫头遍，李自成的人马就踏着苍茫月色，静悄悄地向北出发。

总哨刘宗敏同郝摇旗、刘芳亮、袁宗第等几员大将，率领着三十几员偏将、四千多名士兵走在前边。李过和田见秀率领着二十几位偏将和三千多名士兵断后。高一功率领着十几员偏将和两千多名士兵、二百多名孩儿兵，护着老营。闯王带着他的亲兵和一部分战将走在前队和老营之间。刘宗敏的两个妻子、高一功的妻子、李过的妻子和养子李来亨，还有很多将校的眷属以及保护眷属的亲兵，都骑着马随老营前进。

七八年来，高桂英一直跟着丈夫，过惯了艰苦和危险的战斗生活，可以骑烈马，也会射箭。行军时，她总是用一条红绸战带束腰，背一张牛角弓，挂一口宝剑。虽然她从来不曾很好地练过武艺，作战时也用不上她亲自冲锋陷阵，但是她在紧急的日子里很少离开过这口宝剑。她不但准备用它杀敌，也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用它自尽，决不使自己落入敌手。她

明白今天要杀出包围不是容易的，所以叫女儿兰芝同她骑在一匹大马上，免得母女俩被千军万马冲散。另外，她叫李过的妻子黄氏和李来亨都紧紧跟随着她。

黄氏虽然比她的婶娘小一岁，但身体比高夫人差得很远。两次怀孕都是在戎马倥偬中流产，身体吃了大亏。如今她又怀孕了四个月，而这四个月中有三个月是骑在马上奔波。两天来她时常头晕、目眩，心头跳得发慌，几乎支持不住，但是她没有把她的病情告诉任何人，避免婶母和丈夫为她操心。

她的养子李来亨却跟她完全两样。他总是精神饱满，不肯安静，像个虎崽一样。他只有十二岁，什么也不怕，每次打仗时总希望自己能够不受管束，跟随着义父或双喜叔冲入敌人堆中，挥着他的雪亮的短剑同官兵厮杀。由于每次快要进行血战的时候，义父总是叫他同母亲随着老营，每次官兵冲到面前时总有自家的兵将保护他，使他感到很大的遗憾和不平。为什么不让他打仗呢？真是！大人们太小看他了。那些孩儿兵，很多只比他大一二岁，顶多三四岁，他多么羡慕他们！

今天，他穿着一件为他特制的绵甲[1]，背着一张小小的牛角弓，腰挂着宝剑和朱漆箭囊，里边插着十几支箭，箭头和箭身合起来只有一尺五寸长。但是在六十步以内，他差不多可以百发百中。在几次战斗中，他都亲手射伤过冲到面前的敌人。他骑的是一匹蒙古骏马，鞍子和辔头用银子装饰得非常精巧。他挺着胸，略微侧着身子坐在马鞍上，左手拉着缰绳，右手提着鞭子，以严肃而略带激动的心情望着远处的高山、不尽的人马、稀疏的寒星与月光下随风招展的大旗。

尽管从春初退出川北以来，经过万里奔波，不断作战，人马损伤十之六七，衣粮都缺，但是这一万多人马仍然部伍整齐，士气很旺。小来亨策马走在这样的部队中间，天真的心灵中充满了英雄气概。他非常希望今天能发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激烈血战，好使他有机会离开养母，离开别人的保护，在官兵中间驰突冲杀，像罗虎那些孩儿们一样。

驼背向导骑在一匹青灰大走骡上，戴一顶从父亲传下来的酱色破毡帽，身上穿着闯王昨晚送给他的旧棉袍，敞着扣子，腰里束一根用各种破布条拧成的粗绳子，在磨断的地方打着疙瘩。家里没有别的干粮可带，他在怀里揣着两个柿子面窝窝头。束腰的绳子上，左边插着大镰刀，背后插一把砍柴的短柄利斧。惹人注目的是，他一只手牵着缰绳，一只手拿着一根五尺长的栎木棍子。这棍子显然使用不少年月，磨得溜光。他年轻时替财主放过骡马，所以如今骑在大走骡上一点也不外行。他的大半辈子是在财主们脚底下生活过来的，简直连猪狗也不如；直到今天早晨，他骑上大青骡，走在大将袁宗第面前，背后跟着闯王大军，而袁宗第和弟兄们都对他亲亲热热，他才第一次感觉着自己活得像一个人，活得有意思，眉头开始舒展了。

袁宗第原来听说这个驼背庄稼汉是个整天不说三句话的人，也没有多跟

他说话。走着走着，忽然隔着山头传过来驴子叫声，袁宗第忍不住问：

“老乡，山那边是什么地方？”

“你可是问的长脖子[2]叫的地方？”驼背回头问，吐字稍微有点慢，可并不结巴。

“对，什么地方？”

“那是陈家湾。有人起五更套磨哩。”

“有乡勇么？”

“不多，从这儿往北去就多啦。”

停一停，袁宗第笑着问：“老乡，骑着骡子，你带一根棍子做什么？想跟我们一起打仗么？”

“打仗？”驼背嘻嘻笑起来，掂着木头棍子说，“我还从来没打过仗哩。这是花栎木棍子，又沉又结实，要是跟官兵打起来，我，我十八般武艺全不会，该不会用棍子抡！”

“好啊，用你的花栎木棍狠狠地抡！”袁宗第叫着说，这个老实农民使他感到很有趣，感情上也突然更亲近了。“大叔，打仗的时候你不要离开我，免得吃他们的亏。”

“将爷你放心，俺吃不了亏。”

“吃不了亏？”

“是啊，打死他们一个我够本儿，打死两个我赚一个，吃什么亏呢？我才不含糊！”

“大叔，我还没把你看出哩。”袁宗第说，要不是正在秘密行军，他会放声大笑起来。

驼背见袁宗第是个不拿架子、脾气随和的人，说话的胆量更壮了。他告诉袁，这根棍子跟着他已有十年，乞讨时用它打恶狗，走路时当拐杖，遇着狼时又可以防身护体。

“将爷，”他说，“俺有一次走在山路上，两只狼围着想吃我。俺用这根花栎木棍子打死了一只，余下一只也给我打跑啦，可是这棍子还没有打过人，今日说不定要尝尝新哩。”

“你一棍子就打死一只狼？”

“俺一棍子把它打倒，又几棍子才送它回老家。”

“大叔，你倒是有一手哩。”

“山里人嘛，打狼不外行。狼是铜头麻秆腰。你要是一下子打在狼腰上，准能打得它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遇见官兵你可得打头啊。”

“那个自然。远的俺用棍子抡，近的还有斧头哩，万一斧头脱了手，还带有一把镰刀哩。”

“哎，没想到你这老头子是个老英雄。你不要回家啦，随我们往河南去好不好？”

驼背回头笑一笑，叹口气说：“老娘还没下世，没人照料，要不是这，将爷，别看我有把年纪，龟孙才不跟着你们去！”

走在一起的弟兄们都对他发生兴趣，打算劝他入伙，一道往河南。有人问他：

“老乡，往河南的路你熟不熟？”

驼背有点吃惊，笑着问：“兄弟，你说话不忌讳么？”

“俺们不在乎。”那个弟兄回答说。

“嘿！嘿！还是忌讳一点好。”驼背又说，“往河南的条子么，不多熟。要是熟，我准定还给你们带条子，带到天边我也高兴。”

弟兄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不仅笑他是好人，回答得好，也笑他那么爱说黑话。原来本地杆子和各地农民队伍中都有许多词汇是犯忌讳的，于是用另外创造的词汇来代替，一代代流传下来，叫作黑话。例如路和败露的露字同音，说成条子，带路的向导叫作带条子的；饭和犯同音，说成瓢子，而吃饭就叫作填瓢子；鸡和急同音，鸡子说成尖嘴子，鸡叫说成尖嘴子放气；鸭和押同音，鸭子说成扁嘴子。又有一些词汇并不为声音不吉利，也用另外的词汇代替，例如把狗说成皮子，狗叫说成皮子炸；小河说成带子；桥说成孔子等等，非常多。前一类词汇忌讳较严，后一类可以马虎。李自成的农民军早已“正规化”，不大讲究这种忌讳；尤其自成和他的左右将领，更少忌讳。如果他们有时也把路说成条子，那不过是顺应下级弟兄们的习惯罢了。驼背老头以为闯王的人马也像别家的人马一样说话有许多忌讳，尤其在这样危险时候，说话更得特别留神，不可“放快”[3]，所以他特别谨慎。听见大家都在笑，他始而奇怪，继而在心里说：

“人家闯王的人马跟杆子不同啊！”

他们又谈了一阵话，直到听见守山寨的人们的打更声和叫喊声，才把话

停止了。驼背的心上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并不害怕。随后他的紧张消失了，自己想着可笑：“怎么搞的？我这半辈子还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呢！”

前哨人马越过一个山口，进入一道深深的峡谷。两边有高峰和密林，月光照射不到，很是幽暗。左边的山头上有一座山寨，寨门楼高出林杪，呈现在冷寂的月光下。整个寨子雾森森的，好像在注视着峡谷里的人马通过。从山寨里传出来守寨人们的梆子声，混和着断续的公鸡啼叫。寨墙上没有灯火，只有几点寒星挂在谯楼的一角。大家正一边向前走，一边向山上观望，忽然听见一个守寨人用苍哑的声音叫着：

五更拂晓，

谨防劫寨，

把守好啊！

这最后一个字拖得很长，在四面山腰上发出回声，在霜天寒风中使人有一种凄厉的感觉。随即，这个声音问道：

“伙计们，把守得好不好？”

另一个声音回答：“把守得好！”

“把守得牢不牢？”

“把守得牢！”

这些问答，带着回声，像是挑战一般地沉落到峡谷中来，队伍中有不少人开始用小声朝着山寨谩骂，有的恨恨地吐唾沫，有的在轻蔑地嘲笑。刘宗敏严厉地小声命令：

“向前后传，不许作声！”

“传，不许作声！”

这句话，向前，向后，用低沉而严肃的声音，一个接一个传了出去。传到闯王跟前，他也像普通战士一样，很习惯地重复一次。于是这一句命令就这样在他的背后通过大小将领和战士们的嘴，通过眷属们的嘴，传过中军和老营，迅速地传向后队。

霎时间，峡谷里听不见一点儿说话声音，连轻轻的咳嗽声也没有了，只有马蹄声，脚步声，枪刀剑戟的碰击声。这些声音，都混入峡谷两旁无边无际的松涛声里。

走了十几里才出了峡谷，接着是望不尽的丘陵地带。这时人马已经走了五十多里，天色也渐渐明了。再往北去就是人们所说的潼关南原，也简称潼关原，都是丘陵，并不险峻。李自成带着张鼐和一群亲兵，策马从旁边越过大队，追上刘宗敏，嘱咐他小心谨慎，提防埋伏，并指着前边七八里远的一座小山说：

“到那座山前停下来，让步兵休息一下，要是有水，就饮一饮马。”说毕，他就同张鼐和亲兵们离开大队，勒马登上路旁的高岗，等候着中军和断后部队。

早晨的太阳，像牛车轱辘那么大，像熔化的铁汁一般艳红，带着喷薄四射的光芒，从正东方的岭脊上，从若有若无的薄雾中闪出来了。它照着蒙了一层白乎乎严霜的高原，照着在高原上肃静无声、匆匆前进的千军万马。除闯王的中军标营打着红旗外，其余各营，按照前后左右营打着不同颜色的旗帜。那些红的、黑的、白的、蓝的和紫的大小旗帜，队各一色，在起伏而曲折的丘陵间随风招展，时隐时现，看起来十分壮观。

闯王向远处凝望，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这时，一幅潼关南原的山川形势图，历历如绘，出现在他的眼前。

因为行军和作战需要，他对所经过的地方都能够记得当地的山川形势、道路远近。每次驻扎下来，也喜欢向当地人询问地理和人情风俗。对于潼关附近的形势，他尤其了若指掌，这些年来，农民军常常由秦入豫，由豫入秦，如果从潼关走，都是撇开县城，从关南四十里以内的地方来往。出潼关南门直到华山脚下，四十里开阔，尽是高原，浅山平冈，此起彼落，并无险峻之处。依山傍壑，有路可通的叫作峪。通向河南阌乡县境的峪很多，地势向东倾斜。他知道孙传庭和丁启睿一年多来在这些山沟中建筑了三座大堡，每一堡驻扎步兵二百名，又每隔三里设一个叫作墩的小碉堡，每墩驻兵二十名，都有火器。但他们是面对东方设防，企图堵住从河南来的小股起义部队。闯王担心的不是这些墩、堡，而是听说孙传庭已经亲率重兵在这里以逸待劳。他对于洪承畴和孙传庭都不轻视，深知他们都是崇祯手下得力的统兵人才。众寡如此悬殊，劳逸如此不同，他不能有丝毫大意……

自成正在想着，忽然一个小校骑马奔上岗来，向他行一军礼，禀报说：

“后营李将爷派我来禀报闯王：曹变蛟和贺人龙的人马紧紧跟在后边，相距只有二三里，并不进攻，不知是何用意。李将爷说，请闯王吩咐前哨人马，务必多加小心。”

“已经吩咐了，”闯王说，“告诉李将爷，加速前进，不要同中军营离得太远。”

“遵令！”小校勒转马头，奔下岗去。

李自成心中明白，曹变蛟和贺疯子的追兵是等着前边开始厮杀的时候才进行夹攻，但是他不知道孙传庭把堵截部队布置在什么地方，也许还在远处，也许马上就会遇到。他望见前哨部队已经绕过一座小山，消失在愈来愈重的白雾里边，只偶然还可以望见刘宗敏的白旗、刘芳亮的蓝旗和袁宗第的黑旗在丛林杪上招展。

“飞马前去，”他命令身边的一个小校说，“叫前头的人马等一等，不要拉得太长。”

太阳升得更高了。它照着西边的华山。巍峨的五朵奇峰高插入云，多么壮观！多么肃穆！它照着岗头上的“闯”字大旗。旗枪的银光闪烁，大旗呼啦啦卷着晨风。它照着李自成和他的乌龙驹，他在静静地抬着头向前凝望，乌龙驹在转动着竹叶双耳，听着远处的马蹄声和马嘶声，好像预感到就要投入战斗，它兴奋地喷喷鼻子，发出来萧萧长嘶。非常奇怪，它一振鬣长嘶，别的马都不叫了。

担心前边随时会发生战斗，李自成把鞭子一挥，带着张鼐等一群偏将和亲兵驰下岗头，随着中军营前进。又走了二三里，忽听前面一声炮响，立刻从远远的浓雾中腾起来一片喊杀声和密如连珠的炮声。“开始了。”他小声说，浓眉毛轻轻一耸，随即在乌龙驹的屁股上抽了一鞭，离开中军营，飞奔前去。

张鼐和三四百名身经百战、犷悍异常的骑兵紧紧地跟着他。举在手中的刀和剑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马蹄猛烈地踏着山石和坚硬的红色土地，像海潮，又像狂风暴雨……

[1] 绵甲——用很多层丝绸或棉布夹着丝棉，密密地用粗线纳成，两臂过肩不及肘，下长掩膝。

[2] 长脖子——驴。杆子黑话。

[3] 放快——偶然说出来应当忌讳的词汇叫作放快。

第八章

刘宗敏一面督队前进，一面察看前面地势。多年的战斗生活，锻炼得他在战场上十分机警和老练。一看前面来到一条小河，两岸林木茂密，丘

陵起伏，很利于步兵作战，他的心一动，就派一个亲兵飞马通知郝摇旗、刘芳亮和袁宗第：人马暂停，派斥候向前搜索。但是已经晚了。

马匹一气走了六十多里路，身上冒汗；一到河边，争着饮水。步兵更是又困又渴，不顾水寒彻骨，争着弯下腰去，用手捧起水来喝几口，润一润干得冒火的喉咙。就在这队形混乱的当儿，突然一声炮响，埋伏在对岸树林中的官兵一跃而起，发出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向河滩冲杀过来。同时，一队火炮手和一队弓弩手，站在土丘上对农民军猛烈射击。霎时间，一批农民军的骑兵和步兵倒了下去，鲜血使小河的流水变成了红色。

刘宗敏并没有在这种突然的袭击下惊慌失措。他骑在马上，像山岳一样屹立不动。面前三十丈以外的河滩里已经发生混战，自己的将士们不断地纷纷倒下，炮弹和利箭在他的身边和头顶飞过，密得像飞蝗一样。就在这片刻间，他看出敌人的弱点，忽然放了心。他想，如果官兵让开他的前队，拦住闯王的中军厮杀，同时从四面包围前队，那就更危险了。

突然，他的枣骝马的胸前中了一箭，狂跳数尺，然后倒下。当马倒下时，他敏捷地跳下来，立刻换乘一匹同样高大的黄骠马，仍然立在原地不动。有一股官兵发现了他是主将，凶猛地向他扑来，企图把他捉住，离他面前只剩下二十步远近。簇拥在他左右的亲兵亲将都十分紧张，以为他会大喝一声冲杀过去，但是他并不在意，只用小眼角对这股扑来的官兵瞟了一下。当官兵扑到十步左右时，他回头对偏将刘体纯瞟一眼，把下巴轻轻地摆了一下，好像说："把他们赶走吧，别让他们来打扰我。"刘体纯像箭离弓弦，突然率领着一群弟兄迎击敌人，只见刀光乱闪，马匹左右腾跃，转眼间把敌人杀得狼狈而逃。刘体纯正要往对岸冲杀，只听刘宗敏叫着他的小名说："二虎，回来！"他只好勒转马头。

刘宗敏身旁的亲兵连着两个中箭，他自己的斗篷上也穿过一箭。又过片刻，他的黄骠马也中了一箭，跳起来，打了个转，颓然倒下。刘宗敏立刻换了一匹菊花青，依然停在原地。左右的亲兵亲将都担心他会中箭，但是没有人敢劝他向后退一步。他似乎没有感到左右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却注意到大家急不可耐地想投入战斗，于是他小声说：

"都别急。沉住气。等一等。"

他继续立马河岸，稳如砥柱，竭力要看清官军的主将是准，在什么地方，他好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直取敌人主将。但是在一片苍茫的、滚滚流动的晨雾中很难看清官军的帅旗所在，而且敌人的气势如此凶猛，战局千钧一发，胜败决于呼吸之间，他不能多作耽搁。看见郝摇旗和刘芳亮又一次跃马跳上对岸，他的心中一喜，但转瞬间又看见他们被摆得像铜墙铁壁一般的敌人杀退回来，使他的心头猛然一凉。刹那间他把斗篷刷地脱掉，向后扔去，随即听见他大吼一声，像一声晴天霹雳，菊花青随着这声霹雳腾空而起，像闪电般越过河滩，跃上对岸，直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冲去，后边紧跟着十几名偏将和几百名骑兵。这一支人马在

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官军中所向披靡，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忽而杀出重围，忽而又杀进核心，寻找官兵的主将。官兵多数是步兵，虽然也拼死抵抗，并且几次想把这一支人马包围吃掉，但总是在它的冲击下像洪水冲垮墙壁，纷纷倒下，闪开一条血路。他们的马匹常常在那些已经断气和没有断气的、流着血在地上匍匐逃命的人们身上践踏腾跃而过。

当刘宗敏冲入敌阵的时候，郝摇旗、刘芳亮和袁宗第不曾有片刻犹豫，率领着将士们也冲过对岸，深入敌阵，同官兵展开了一场混战。这时，官兵的炮火和弓弩都失掉作用。火炮手和弓弩手们有的退往一边，有的用刀和剑抵抗农民军的冲杀。郝摇旗同一股顽强迎战的敌人大杀一阵，把敌人杀败。他杀得性起，率领着自己的标兵追着一股敌人不放，离开了正面战场。刘芳亮和袁宗第起初还并肩作战，刘芳亮的一杆红缨枪遇到一个刺一个，不知有多少人被他的枪洞穿胸膛，有的还没有来得及招架就被他挑下马去。但是官兵仗着人数众多，随即把他同袁宗第的两千多人马分割成几股儿，并把他紧紧地包围起来。刘芳亮同他手下的两三百名将士把官兵杀退一批，第二批跟着就蜂拥上来，总是不能够突破包围。官兵同闯王的人马曾经打过多次仗，看见这位白净面皮、英俊而漂亮的青年将领，加上他的红缨枪和雪白战马，就是不看旗帜，也认得出他是哪个。这时一下子把他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从四面八方发出叫喊声："活捉刘芳亮！活捉刘芳亮！"

正在寻找官兵主将的刘宗敏忽然看见刘芳亮被多过四五倍的敌人围困在一座土丘下边，就冲去解围。当他冲到离刘芳亮一箭远近，才发现有一道几丈深的山沟横在面前。一队官兵埋伏在沟对岸的林莽中间，这时一跃而起，大声喊杀，炮声震地，硝烟弥漫，弹丸纷飞，乱箭齐发，使他的人马在片刻间有不少负伤落马，不得不后退几步。他略一察看，决定绕道过去。当他正要挥军从右边迂回时，忽然看见刘芳亮杀开包围，一路向这边杀来。原来刘芳亮把人马布成一个圆阵，一面抵抗官兵的围攻，一面寻找突围的机会。看见刘宗敏在一箭外被沟岸上的火炮和弓弩挡住，他就把枪一挥，向手下的将士们说了声"随我来"，像出山猛虎似的向一位敌将冲去。敌将举着大刀相迎，只见他的枪缨一闪，敌将手中的大刀飞出几尺远，咕咚栽下马去。官兵人马惊骇，纷纷后退，闪开一个缺口。那些站在沟岸上的火炮手和弓弩手一看刘芳亮从背后杀来，一哄逃散。

刘宗敏和刘芳亮会合以后，重新杀进官兵核心，救出另外两三股陷入包围的人马，并且同袁宗第遇到一起。

郝摇旗也转回来，同他们会合了。他杀死了两员敌将，但是看见一员敌将骑的战马极好，想得到手里，死追不放，结果中了埋伏，一阵乱箭和炮火使他的人马成批地倒下去，登时陷于混乱。这时又有一股敌人从背后杀来，而刚才被他追赶的敌人也反转来向他猛扑。他大败而回，并且受了一处轻伤，手下的将士只剩了三百多名。

经过刚才的战斗，刘宗敏、刘芳亮和袁宗第三个人手下的将士也死伤了

四五百名，另外有很多人负了重伤或轻伤。人员的大量伤亡，对他们十分不利。尽管他们战斗得非常勇猛，到底人数过少，总不能把官兵击溃，反而常常有被包围的危险。刘宗敏看得很清楚，敌人在这里投入的兵力至少有一万二千人以上，而且是精锐。

处在这样众寡悬殊的局面下，刘宗敏非常沉着。他想，只要他们能够继续在战场上保持猛冲猛打的气势，挫折敌人的锐气，一旦中军赶到，只需几百骑兵出敌不意地向官兵力量薄弱的地方猛冲一下，整个战场的形势就会改变。看准了这一点，他略微把队伍整理一下，分成两股，互相策应，专向敌人的步兵冲杀，忽东忽西，忽分忽合。他采用这样的战术把战场上的主动权稳稳地抓在手里，不断地杀伤和疲劳敌人，打乱敌人的队伍，而不再找敌人的中坚攻打。

李自成早已来到河岸附近，把人马隐蔽在被疏林覆盖的土丘南面。他站在土丘上，右脚踏着一块磐石，静静地观察着战斗情形。这时，南边几里以外也发出了喊杀声和战鼓声，使他不能不转回头来，侧起耳朵听了一阵。他判断出追击的官兵比往日增加了很多，不仅从正面，也从侧翼对李过和田见秀所率领的人马进行攻击。他的神色上并没有流露出一点惊异或不安，仿佛这些发生的事情全在他意料之内，而且好像是习以为常了。张鼐的大眼睛滴溜溜地望着他的脸孔，以为他马上会发出重要命令，可是除掉看见闯王严峻的表情外，什么也没得到，简直猜不出主帅的心里在想着什么。

随手把头上的旧毡帽扶了一下，闯王继续向小河对岸的战场上观察。当看见刘芳亮被四面包围的时候，簇拥在他左右的偏将和亲兵，包括张鼐在内，都感到心头紧张，巴不得立刻冲入敌阵，救出刘芳亮。他们用焦急的眼光望向闯王，却仍然看不出闯王有任何表示。只是当刘宗敏突然遭到官兵火炮手和弓弩手射击时，他的眉头猛地跳动了一下。过了片刻，当看见刘宗敏安然无恙，而刘芳亮杀出包围并同刘宗敏会合一处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欣慰的微笑。

他看出来这支官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有几个弱点：第一是士气不高，不像义军方面人人肯拼死冲杀；第二是指挥不灵活，也不齐心；还有第三，多是步兵，只有几百骑兵。他相信把他们击溃并不困难，等敌人的锐气开始衰落时，只要抓住要害猛力一击，就可以把对方杀得溃不成军。但是当他从薄雾中看清敌人的旗帜时，不禁心中一惊，暗暗叫道：

“啊，洪承畴果然来了！”

他从旗帜认出来这支拦在面前的敌人中有祖大弼和孙显祖两个总兵官的人马。这两个人都是洪承畴手下的大将。今年三四月间，当他从塞外退回陇东南时，洪承畴派祖大弼在洮州堵截，被他杀败一阵，让开了路。

他只知道十天前洪承畴把祖大弼、孙显祖和另外几员大将都摆在蓝田、渭南和咸阳一带，防备他突入西安附近，没料到如今已经抢先来到潼关南原了。

李自成的吃惊丝毫没有被左右发现。人们都在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他下令过河冲杀。他向簇拥在身边的将士们扫了一眼，说道："别急，咱们马上就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他的声音是那样平静，那样轻微，那样随便，好像他不是在对别人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就这么十分简单和声调轻微的一句话，在张鼐和将士们的心上却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不但更增了他们会立刻杀败敌人的信心，而且像一道准备出击的命令，使大家登时活跃起来。老兵王长顺在这样紧张而严重的时刻还不忘说笑话，小声对身旁的一位小伙子说：

"你的绳子准备好了么？"

"要绳子做什么？"小伙子转过头来问。

"看样子咱们面前不只有孙传庭，老洪也来啦，我身上只有一根麻绳，还少一根。"

小伙子对他笑一下，继续往前观望。这时有人小声惊叫：

"快救一救！那不是向导么？"

大家看见驼背骑着大青骡向河这边跑来，后边有几个骑兵追赶，几乎赶上。大青骡跃进河滩，后边的追兵仍然不放，前边又有几个步兵拦截。眼看他就要被擒，只见他的栎木棍子一扬，打倒了一个步兵，大青骡冲过河来。但几个骑兵仍在追赶，有一个骑兵追得最快，马头几乎接近大青骡的尾巴。他举起雪亮的马刀，只要再追一步，就会从驼背的背上劈下去。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伤得很重的战士突然抬起身子，从地上掷出一把短剑。前边的追兵突然身子一晃，倒下马去。几乎是同时，张鼐的一支箭射中了前边的马。马跳起来，打个回旋，挡住了另外的追骑。跟着，又一个骑兵中箭落马，其余的惊骇逃回。

"怎么只你一个人？"当驼背来到面前时，闯王问他，"没有挂彩吧？"

"我，我同大伙失散啦。一群官兵追着我，想得到咱这匹大青骡。我可不投降！"驼背喘着气说。

闯王看见他的腿上有血，棍子上也有血，又问：

"没挂彩吧？"

"不碍事，只大腿上受点轻伤。"

闯王嘱咐他去跟随老营，不再多问了。

一个由李过派来的小校骑着马从南边飞奔而至，跳下马跑上土丘，向闯王禀报说在后追赶的官兵已经开始进攻了：曹变蛟在正面进攻，贺人龙在右边，左边出现了左光先的人马。李自成点点头，向南边望了一眼，说：

“啊，知道了。回去告诉李将爷和田将爷，我随后就去。”

李自成仍然停在原处，一面等候着中军到来，一面思虑着破敌之策。他已经明白，左光先看见他不能向兰草川 [1] 那边突围，已经把部队全调过来，加入追击。在洪承畴和孙传庭目前指挥的部队里边，左光先也是一位十分勇敢善战的总兵官，他的部队较有训练，战斗力仅次于曹变蛟而强于其他几位大将的部队。至于贺人龙，作战倒也勇猛，但是部队军纪很差，他刚才已经想出对付办法。想到贺人龙，他不由得想到高杰，心上飘过一缕痛恨和耻辱情绪，把牙根咬了一下。

转瞬之间，中军和老营到了。中军全是骑兵，连炊事兵都有马骑。这时因为情况紧急，不但所有的将士、孩儿兵、炊事兵以及受伤的将士都准备好随时厮杀，连所有的眷属，不论老弱或妇女，都一个个手执刀剑，等待拼命。

闯王在一群偏将和亲兵的簇拥中走下土丘，跳上乌龙驹，命令李双喜同老营留下指挥中军，高一功率领五百名中军标营同他过河。

“闯王，叫我们也去吧？”孩儿兵头目罗虎激动地问，呼吸急促，眼睛里含着焦急和祈求的神色。

“你们不用去，随双喜保护老营！”闯王匆匆地命令说，“一功，跟我来！”

这时，官兵方面发现李自成的中军已经到了河对面，在离河岸不远的土丘背后。他们赶快派来大约两千人马在河北岸摆开阵势，企图拦住闯王的援兵过河。闯王来到河边，不慌不忙地从背上取下了弓。但是张鼐赶快要求说：“闯王，让我来！”自成瞟了张鼐一眼，用非常信任的口气说：“好吧，先射死那个敌将。”张鼐搭上一支雕翎箭，不用特别瞄准，只见他两臂一举，一声弓弦响，那位在对岸挥刀呐喊的敌将已经中箭，脑壳一栽，咕咚一声滚下马去。官兵还没有来得及把中箭的将官救起，第二支箭又把旁边的旗手射下马去，一面军旗猛一摇晃，抛落河里。趁官兵这一惊慌，李自成把闪着寒光的宝剑一挥，镫子一磕，说了声“冲！”他的乌龙驹像流星般飞过河滩，跃过河水，一纵身腾空而起，上了对岸，直冲入敌人中间。张鼐和高一功紧随在闯王左右，背后是几百名偏将和骑兵。他们以不可抗拒的勇猛气势冲垮了敌人阵线，一直向敌人骑兵最多、招展着“祖”字大旗的地方冲去。凡是这股奔腾澎湃的洪流冲过的地方，只听见一片震人心魄的喊杀声，疾风骤雨般的马蹄声，武器和武器的碰击声，以及刀和剑砍在金属盔甲上和肉体上的各种声音。

祖大弼和孙显祖原以为农民军已经是疲惫之卒，又加上人数不多，不堪一击，没想到这些饥饿、疲惫的人竟然以一当十，战斗得十分凶猛。他们以几百名骑兵和八九千步兵（其中有孙传庭的两千多人）包围刘宗敏等余剩的两千多人马已经感到很吃力，一看见“闯”字大旗就心中发慌，正想后退，孙传庭又派一千五百名精兵增援上来，并且严令不许后退一步，一定得把李自成和刘宗敏擒获。祖大弼和孙显祖的士气方始大振，分出一部分人马围攻宗敏，一部分人马迎击闯王。将士们既畏严令，又要立功，个个奋勇向前。

李自成看见敌人增加了援军，士气复振，就赶快把人马整顿一下，由他一马当先，继续猛冲猛攻。他很明白，如果不迅速杀败这支敌人，时间拖长，自己的人马死伤过多，加上前后不能相救，情况就会十分危险。他手下的将士们都明白这一点，所以都拼死冲杀。可是正杀到敌人核心，与敌人的总兵官祖大弼正面交锋，胜负决于顷刻的当儿，只听铿然一声，自成手中的宝剑折为两段，那一段飞出去一丈开外。祖大弼趁这机会，把李自成和他的一部分亲兵亲将团团围住，四面进攻，大叫着“活捉闯贼”。闯王抽出短剑迎敌，极不得力。正在万分危急，忽听见张鼐在他的耳旁叫道：

“闯王，给！花马剑！”

闯王接过来花马剑，大喝一声，连刺死几个敌人，直冲到祖大弼的面前，叫道：“姓祖的，休要逃跑！”随着叫声，一道寒光一闪，斜着劈了下去，祖大弼挡开了花马剑，忽然这口剑又向他的腰间刺来。他把身子一闪，躲过这一剑。他手下的一群将士帮助他迎战闯王，又形成了一次混战。杀了一阵，祖大弼看着不能取胜，官军的步兵死伤惨重，随即用骑兵作掩护，且战且退。自成也不追赶，趁机会整顿部队，准备同刘宗敏、刘芳亮和袁宗第等会合一起，让人马稍作休息。这时他才知道，小张鼐因为把花马剑给他，用短剑迎敌，在混战中被官军俘去了。

李自成在乌龙驹上向前一看，看见张鼐被捆绑着，左右两个骑兵把他夹持在马鞍上，随着祖大弼的中军走去，已经走到半里以外。官军在那里布成方阵，准备休息后重新进攻。隐约中还可以听到张鼐在敌人中间破口大骂。自成要立刻追去把他夺回，可是左右的亲将都觉得官军势盛，闯王去实在是过于冒险。老兵王长顺用力抓住他的马辔头，不放他去。自成用鞭子在王长顺的手上狠敲一下，大声说：

“怕死的都替我滚！小鼐子要不把花马剑给我，他怎么会被擒？纵然冒点风险，岂有不救之理！”

恰在这时，袁宗第率领着一队人马来到。自成从自己的亲兵亲将中匆匆地挑选了三十个人，叫袁宗第也挑选少数人，一共有四五十人，叫其余的都留在原地休息。他同袁宗第率领着这一小队骑兵杀开一条路，直冲进官军的方阵中心。祖大弼的将士们措手不及，张鼐已经被夺了回去。转眼工夫，自成的亲兵李强已经把张鼐手上的绳子割断，并把一口从敌

将手中夺得的宝剑交给了他。

当闯王和袁宗第冲进祖大弼的方阵时，留下的几百名将士怎肯休息？他们一声呐喊，随着掩杀过去。祖大弼见官兵的阵容已乱，拨马便逃。袁宗第已经杀得两眼通红，络腮胡子支奓着，策马赶上，大吼一声，一铁鞭把祖大弼打落马下。他的亲兵和偏将们舍死反扑，把他救走。袁宗第手下的督尉党守素已经负了两处伤，看袁宗第把祖大弼打落马下，冲上前去，挥刀劈死了他的旗鼓官，又连着砍杀几个人，夺得了他的大旗。正在围攻郝摇旗的孙显祖望见祖大弼败下阵去，也赶快逃走。刘芳亮在后追赶，一箭射中他的坐马，但是等刘芳亮赶到时，他已经跳上另一匹快马逃走了。孙传庭的人马也溃退了。

农民军看见官军败退，一个个精神百倍，到处追赶着官兵砍杀。

正在这当儿，田见秀派的一名小校飞马来报，说后边官军人数众多，攻势极猛，请闯王派兵增援。李自成赶快敲锣收兵，对郝摇旗说：

“摇旗，你带着手下弟兄们到玉峰那里辛苦一趟，只帮他守住阵地，不可硬拼。我另有退敌之计。”

他又吩咐刘宗敏等就在前边的土山上扎营休息。自己立刻带着高一功、张鼐和几百名将士奔过河去。到了老营，他把中军骑兵几乎全数带去增援后队，只留下李双喜带着一些亲兵和孩儿兵守护老营。他把一位叫作贺金龙的青年偏将和高夫人叫到跟前，吩咐了几句话。贺金龙笑着点头说：“行，行。这办法可能中！”自成又叮嘱说：

“告诉田大哥，一定要不战而搞垮贺疯子，咱们好腾出手来给左光先跟曹变蛟一点厉害看看。”说毕，他率领着中军和标营人马飞奔而去。

高夫人不敢怠慢，赶快按照闯王的吩咐去办。她心里说：“恶狗扑来，不能心疼肉包子啦。”她又想：“天哪，千万不要让闯王遇到高杰！”

她匆匆忙忙毫不吝惜地取出许多金子、银子、绫罗绸缎、珠宝首饰，还有其他贵重东西，打成许多小包，又从腰间取下一把短剑，交给贺金龙。对于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她都毫不心疼，唯独这把短剑，她拿出来时稍微迟疑了一下。这是她心爱的一件东西，经常佩在身上。近来她曾经打算赏给慧英，但因为慧梅也想要，所以她暂时谁也不给，单等再得到一把名贵武器时同时赏赐。贺金龙看见她拿着短剑打量，有些舍不得，便笑着说：

“算了，夫人，这是个传家宝，留下自己用吧。”

高夫人看了他一眼，忽然心一狠，把短剑递给他，用干脆爽朗的口吻

说：

“什么传家宝，拿去吧。只要能叫咱们突围，叫将士们少流点血，拿比这更宝贵的东西送人也不心疼。快去吧，你是机灵人，能说会道，成不成就看你的了。”

把贺金龙打发走后，高夫人带着慧英、慧梅走上背后的一座土丘，遥望南边战场。因为中间隔着丘陵、小山、林木，她看不清真实情况，只看见双方的旗尖儿在阳光下闪动，而官兵旗帜的数量很多。一阵阵的战鼓声和呐喊声从战场传来。她心中七上八下，乱糟糟的。她多么盼望闯王去了能够使战局“化险为夷”，马上有捷报传来！

在高夫人像一尊石像似的向南战场凝望的时候，她的侄媳黄氏，还有几位大将的母亲和妻子都走上土丘，默默地站立在她身边。当一阵呐喊过后，黄氏忽然看见李过营里的黑色旗帜好像在往后退，脸色刷地白下来，忍不住把高夫人的袖子拉一下，紧张地低声说：

“婶子，你看！你看！……”

高夫人也心中一寒，但是她回过头来向黄氏的脸上看看，勉强一笑，用镇静的声调说：

“你跟着义军打了几年仗，什么大风大浪都经见过，怎么这样沉不住气呀？”

“唉，我不知怎的，这颗心老是安静不下去，好像在锅里煮着似的。”

“你放心吧，咱们的人都是千锤百炼的铁汉子，会杀败官兵的。”

从南边奔过来几个骑马的人，头一匹马上骑的是医生尚炯，后边几匹马上骑着他的一个徒弟和四名亲兵。

这位身材高大、瘦骨嶙峋、四十开外的汉子昨晚一夜不曾休息，两只眼窝比近些日子塌得更深，而鼻梁和眉骨也都显得更高了。他本来应该在行军时随着老营一道，但因为有一些挂彩的步兵走得慢，时常掉队，所以他就索性跟着李过的后队走。战斗开始后，他在李过和田见秀的队伍后面不远处树立了一面小旗，上边绣着一个“医”字，为那些因负伤退下来的将士们医治。如今他知道前队战斗已停，有大批将士受伤，于是就留下两个徒弟，自己往前面去抢救伤员。高夫人看见他来到面前，赶快一扬手叫他停下，随即匆匆走下土丘。他向背后的徒弟和亲兵们摆一下手，叫他们继续前去；自己跳下马，向高夫人迎着走来。

“老神仙，后边的情形怎样？”高夫人低声问。

“刚才情形很危急，不过闯王同一功到后，官兵气焰已被压下去一些。”

高夫人又问："咱这边伤亡的人数多不多？"

尚炯告她说，重要将领如马世耀、谷可成和谷英叔侄等许多人都已经负伤，甚至有的负伤几处，只是因为战事万分紧急，不肯退下战场。说完，他不敢多停，跳上马往北去了。

高夫人打算重回土丘上边。但是她刚走几步，看见双喜带着一群亲兵，牵着战马，神色焦灼而激动地向她走来。到了她面前，双喜咕嘟着嘴恳求说：

"妈，我在这里没有事，让我去吧。"

"往哪里去？"

双喜呼吸急促，吭吭哧哧地说："我……我爸爸和舅舅，去了一大阵，官兵的旗帜还没乱，我看情况有点不妙，不如让我赶快去吧。"

"怎么不妙？"

"咱们的人马少，利于速战，不利于缠磨的时间太久。我看，妈，不如让我去，出敌不意，拦腰插一拳，也许能够把敌阵冲乱。"双喜急急地说，不再吭吭哧哧了。

"你？"

"嗯，如今就要勇猛坚决，出奇制胜。"

"这……这太冒险啦。"

"俗话说，'骑马坐船三分险'，何况打仗，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该下狠心时就得下狠心。妈，让我去吧！耽搁得久了更不好。"

高夫人也觉得双喜的话有道理，但是她一时下不了决心。她打量了一下他的用布条儿吊着的左胳膊，不由得皱起眉头，说：

"你是昨晚挂的彩，只剩下一只胳膊，怎么好去打仗？"

"使剑是右手，左胳膊挂了彩没大关系。"

"可是你要带什么人去？不带人有什么用！"

"带我的亲兵去。"

高桂英望一眼站在双喜背后的十几名战士。尽管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毫无畏惧，但是她仍然十分踌躇。她知道，让这十几个人投进千军万马的战场中是去白送死，对战局起不了什么作用。目前在老营里，每一家眷属都有自己的几名亲兵，但没有超过十名的。她把各家眷属的亲兵扫了

一眼，看见这些人都已经自动地凑拢来，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并且有些人已经说出来愿意前去，但她还是下不了决心。她想到战场上的事情千变万化，万一有小股官兵冲到老营来，没有这些亲兵堵挡一阵怎么好？这担子她担负不了！她正在踌躇不语，罗虎频频地望双喜，双喜也向他丢眼色，悄悄地点点下颏。突然，罗虎走前几步，向高夫人大声说：

“我们孩儿兵愿意前去！”

高夫人一惊：“你们？”

“我们去！我们去！”孩子们一片声地叫着，不待高夫人允许就纷纷上马，敏捷得像猴子一样。

看见这情形，高夫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她实在不忍心使这些孩子投入沙场。这些孩子，谁是无家可归的孤儿，谁是阵亡将士的子弟，她差不多都知道；绝大部分孩子的大名和乳名她都能叫得出来。三四年来，她亲眼看着他们中间许多人从流鼻涕的、又瘦又弱的小娃儿长成了十五六岁的、体格健壮的半桩孩子；有的，从听见喊杀声吓得啼哭的胆小鬼锻炼成勇敢的小战士，立过功劳。她怎么能够下这个决心，派孩儿兵跟双喜一同前去？再说，按照闯王的命令，不到万不得已不许派孩儿兵上阵厮杀。如今算不算到了必须使用他们的时候呢？……

“让我们去！让我们去！让我们去杀败官兵！”孩子们在马上一片声叫着，有的激动得脸颊和脖子通红，而战马也在焦躁地蹬着蹄子。

高夫人没有作声。她望望远处战场，回头来望望在马上招展的、绣着“童子军”三个字的粉红色半旧绸旗，望望孩子们，仍然下不了决心。双喜恳求说：“妈，别担心，让他们跟我去吧。我管保马到成功，得胜回营。”

双喜的话还没落音，又一阵呐喊声和猛烈的战鼓声传了过来。随即，一个站在小山顶上瞭望的亲兵跑下来，喘吁吁地向高夫人禀报：“好像我们左翼的旗帜在往后退。”高夫人的心上又猛地打个寒战，用决断的口气对双喜说：

“你们去吧。可是要切记着出奇制胜，冷不防打到敌人的致命地方。要是不能出奇兵攻敌不备，把你们这二百多孩子增加上去也不济多大的事，”

“妈放心。我知道了。”

双喜正要上马，早已忍耐不住的黄夫人突然说：“婶子，叫我的亲兵也跟着双喜去吧，他们留在老营里也是闲着。”

高夫人点点头说：“也好。留下一两个人，其余的跟双喜去吧。”她转回头望着自己的十几个亲兵说：“张材、长胜、二拴，你们留下，别的都去。”

高一功的夫人陈氏和许多将校的妻子都要求让她们的亲兵也去，但是高夫人坚决地摆摆头，说：

“不用了，老营也需要人，不能太空了。”她又嘱咐双喜不要大意，然后对罗虎说，“小虎子，要一切听你双喜哥的将令。虽说他只比你大两岁，可是打仗的经验他比你多得多。在平日他是你们的兄长，打仗时他就是你们的小李将军，违令者该打该斩，他有全权。”

双喜和罗虎刚上马，高夫人忽然发现李来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脱掉斗篷，骑在马上，夹在孩儿兵们中间。要不是他的银护心镜在阳光下特别显眼，几乎被他混过去了，她吃了一惊，严厉地喝问：“来亨！你要做什么？”

“我跟他们一道去杀官兵！”

“下来！不准你去！”

李来亨看见高夫人的神色是那样严厉，不敢违拗，含着两眶委屈的热泪，垂头丧气地溜下马来。黄夫人已经慌张地来到他身边，把他往怀里一拉，责备说：

“一眼看不见，你就偷偷上马了！真不听话！”

李双喜说了声“起！”率领着三十多名亲兵和二百多名孩儿兵飞马向战场奔去。

高夫人望着他们翻过面前的土岭以后，回头来望一眼小来亨，看见他咂着小嘴，用手背揉着眼睛，随即用慈爱的口气说：

“孩子，你还太小。再过两年，我一定让你跟他们一起打仗。不要难过，快上马，跟我来！”

她上了马，带着李来亨，登上旁边不远一座较高的小山头，向南瞭望。

[1] 兰草川——通往河南卢氏县的一个关口。

第九章

李自成率领着中军营和标营将士以最快的速度增援后队。翻过两道土岗，他看见漫山遍野尽是官兵的旗帜和人马，曹变蛟亲自挥着大刀，向李过的阵地冲杀，而李过拼死抵抗，仅仅能够使自己的阵线不乱。右翼方面，因为隔着一些丛林，看不清楚。左翼方面已经陷入混乱，有不少人退了下来。他吩咐高一功和张鼐带五百兵增援正面，帮助李过，自己

带着一千五六百骑兵向左翼冲去。那些正在退下来的人一看见闯王来到，立刻返身投入战斗。已经被敌人分别包围的将士们，一看见“闯”字大旗，也突然间呼声雷动，转守为攻，冲开了官兵包围，重新把战场的主动权夺到手里。

左光先的侄儿、参将左世雄，面如涂赭，绰号红面虎，在左营里是一位有名的虎将，平日左光先常夸他有“万夫不当之勇”，倚为军中长城。他追杀农民军正十分得手，忽见闯王来到，便在马上狂呼大骂，声如虎吼，横刀跃马，来战自成，满以为立功封侯，就在顷刻之间。不料李自成既不叫喊，也不说话，马疾手快，犹如闪电，但见寒光一晃，他还没有来得及招架，已被刺落马下。自成杀散左世雄手下人众，直取左光先的中军。

看见李自成带着骑兵冲杀过来，左光先立刻带着他最精锐的标营相迎，在两座小土山中间的平川上展开了极其惨烈的血战。左光先所率领的是甘肃、宁夏骑兵，人强马壮，而他本人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总兵官，几年来在对农民军作战中获得过几次胜利，所以尽管左世雄已经阵亡，他仍然充满信心地进行战斗，企图一举击溃自成的主力，夺得首功，并为侄儿报仇。过去他没有同李自成本人直接交过手。在战斗进行约一刻钟以后，他在心中暗暗佩服李自成果然名不虚传。像这样勇敢、沉着、机警、剑法熟练的敌将，他还是初次遇见。他同李自成有时碰到一起，单独交锋，形成将对将、兵对兵的厮杀局面；有时，因某一方的偏将和亲兵一拥上前，变成了混战局面。混战一阵，将对将和兵对兵的局面重新出现。有时我逼着你后退几步，有时你逼着我后退几步，两方面真是棋逢对手，都不能马上取胜。

尽管在进行着惨烈战斗，李自成还保持着相当冷静的头脑，一刻也没有忘掉整个战局。他明白时间拖长对他是很不利的：第一，农民军的人数有限，不能在一次战斗中消耗过大；第二，他的主要对手是曹变蛟，而不是左光先，如果同左光先缠得过久，正面阵地就有被曹变蛟突破的危险。当同左光先厮杀了将近半个时辰的时候，他忽然把宝剑一挥，使他的骑兵向后撤退，他自己也拨马而走。左光先见状，心中猛一高兴，说：“到底你招架不住！”随即率领着人马追杀过来。然而他毕竟是个很有经验的大将，看见闯王的人马在后退时部伍不乱，心中顿时发疑，不敢认真追赶。追不远，忽见自成勒转马头，取弓在手，他心知中计，本能地把上身往鞍子上猛一伏，同时小声叫道：“不好！”刚说出这两个字，只听当的一声，一箭射中他的盔尖，盔缨飞出一丈开外。他大吃一惊，勒住马头。正在这当儿，又听见嗖的一声，他身边的旗手应声落马，大旗倒在他的身上。他正不胜惊骇，李自成率领人马杀了回来。

如果是一般将官，在这样情形下很容易失去迎战力量，回马而逃，即使不逃，只要他惊慌失措，也会影响自己的部队，立刻瓦解。但是左光先尽管不胜惊骇，看见闯王回兵杀来，仍能大呼大叫地迎战，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手下的将士们看见主帅如此，也都有了胆量，战斗得十分顽强。不过左光先已经不指望取得胜利，只希望且战且退，最后能退到一

个地势较好的地方，拼死守住，不要溃败。他很明白，如果大败，可怕的不仅是多年的威望扫地，而且很可能被皇上派缇骑 [1] 逮入京城，斩首西市 [2] ，还要倾家荡产。

李自成看清楚左光先是在苦撑，但又无法一下子把敌人杀得大败。这使他感到焦急和恼火。正在这时，在他的左边不远，隔着一座生满小松树的丘陵，突然腾起来一片黄色灰尘，同时听见左光先的步兵在高处大声叫着："贼又增援啦！贼又增援啦！"这支援兵冲进左营的步兵中间，驰突砍杀，使步兵首先发生混乱，随即影响了骑兵，牵动全线。李自成想着一定是刘宗敏派刘芳亮或袁宗第前来助战，心中猛一高兴，趁着敌人的骑兵队形开始动摇，连着劈死两个敌将，又一剑洞穿了一个敌人的胸膛，杀开一个缺口，冲进了官兵阵内。他的骑兵虽然已经死伤了三四百人，但是一旦胜利到来，这支人马就变成了一股非常可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官兵方面有组织和有秩序的退却终止了，跟着是一片混乱，争着逃命，互相践踏。左光先连斩了几个士兵，仍然制止不住全线崩溃的可怕局面，只好不再管手下将士们的性命，也无暇考虑名将威信、皇帝问罪等等问题，带着几十名亲兵落荒而逃。

闯王挥兵追杀了两三里路，停止再追。收兵的锣声刚住，突然从丘陵间像旋风一样卷过来一队骑兵，来到他的面前，他才知道是双喜带着孩儿兵，而不是刘宗敏派来的人。看见双喜已经是这样善于用兵，孩子们是这样勇敢善战，而他们来得又恰是时候，他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尽管他曾经命令双喜和孩儿兵都不要离开老营，但是他不能再责备他们。他匆匆检点一下人数，然后排好队形，带着大家向曹变蛟的侧翼杀去。

高夫人立马在小山头上，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左翼战线上官兵的旗帜混乱起来，有的倒下，有的奔逃，随即又看见闯王的大旗在向前追赶。虽然距离很远，她看不清旗上的"闯"字，但是那白缨子和银枪尖却在太阳下闪着白光。原来太阳是惨淡无光的，似乎山山岗岗、枯草寒林，到处都染着凄凉的黄色，如今突然全变了，太阳是娇艳的，而大地呈现着鲜明的色彩。她的心突然从半山中落下来，不自觉地喃喃说：

"谢天谢地，又打胜了！"她转过头来，望着来亨说："亨，快下山去，给老营报信，给你妈报信，咱们在左边战场上已经得胜啦！"

刘宗敏因为不知道后队杀得怎样，亲自率领三百骑兵前来增援，等他奔到老营时，听说左翼已经大胜，便让队伍停住，策马奔上小山观看。他看见左翼的战斗确实已经结束，空荡荡的看不见人马和旗帜活动；正面战场被较高的丘陵遮住，什么也看不见，但听见呐喊声和鼓声仍在继续。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右翼，从旗帜的颜色上，他看出来是田见秀对付贺人龙，但是既没有喊杀声，也没有战鼓声，似乎官兵在缓缓后退，而我方跟着前进，并不猛追猛打。他向高夫人问：

"这边战场上是怎么回事儿？"

“刚才开始的那一阵，杀得可紧哩，后来就松了。”高夫人笑了一下，又说，“闯王把贺金龙派到玉峰那里去，也许这一个计策使着了。”

刘宗敏心中明白，不觉笑了一下。他又向正面战场上听了听，说：

“曹变蛟也在后退了。闯王已经从左边杀过去，我再同田副爷 [3] 从右边杀过去，把他美美地收拾一顿。”

“好吧，机不可失。我在这里等着，看你马到成功。”

当正面战场上厮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贺人龙也派出手下的两员猛将，一个叫周国卿、一个叫董学礼的向田见秀的阵地猛攻，都被田的手下偏将张世杰等杀退。但是田见秀因曹变蛟率领着五千人马正在猛攻阵线的中央，情势十分危急，他不得不暗暗地抽出一半人马去支援李过，所以在右翼采取守势。周国卿和董学礼第二次攻来时，田见秀根本不出战，只命令将士们凭险呐喊，用火炮、弓弩向官兵乱射，使官兵不敢接近。周国卿和董学礼只好后退，一面飞报贺人龙，一面派偏将贺国英骂阵，想激怒田见秀出来决战。

贺国英是贺人龙的族侄，只有二十一岁，生得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眉毛像两把笤帚一样。他起小在村中就是个顽皮孩子，打起架来天不怕地不怕。长大以后，因为他气力大，又会武艺，跟着贺人龙做一名亲兵。不到两三年工夫，他就因屡立战功，升为都司。他小时替自己起了个绰号叫万人敌，从军后这个绰号也带了来，本名反而不响。一遇到需要骂阵或冲锋时，贺人龙常常把他叫到面前，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骂道：“万人敌，好小子，妈的屄，用着你啦，上吧！”或者亲自倒一大碗酒，说：“来，喝下去这碗酒，好生去亮亮你娃子的本领，别给我丢人回来。”万人敌受此鼓励，倍加勇猛。如今周国卿正没办法，恰好贺人龙把他派来。周国卿大为高兴，先激他一下：

“万人敌，今日你顶好别出阵，要出阵得多加小心。田见秀左右有几个头目不是好对付的，你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

万人敌喷着酒气说：“屌，我压根儿不把他们放在眼角！别说是他手下头目，就是田见秀本人也值不了俺的屌毛灰。让田见秀跟俺比武，要不活捉他俺不姓贺！”

“你要多少人跟你去骂阵？”董学礼问。

“只俺一个去，连亲兵也不带，多带一个人俺万人敌算是孬种。”

周国卿和董学礼商量了一下，同意他一人骂阵，好把农民军引诱出来。周国卿平素有点讨厌他，心里说：“好小子，倘若你吃点亏，领领教，以

后就不敢在全营里趾高气扬啦。”而董学礼担心万人敌万一出了事他自己会受到贺人龙的责备，嘱咐说：

“老弟，天外有天，你还是小心为上，不可大意。”

万人敌也不理会，挺着长矛，跃马出阵，破口大骂，单要田见秀出来比武。田见秀这时因见闯王的援兵尚无踪影，而左翼战场上连着来人告急，又把一部分人马分去救援，所以下决心对贺人龙“挂起免战牌”，任万人敌如何叫骂，只是不理。但将士们实在忍耐不住，也纷纷用粗话回骂，并要求出阵去活捉万人敌。恰在这时，郝摇旗率领着三四百将士来到。田见秀大为高兴，立刻同郝摇旗转入田边小丘上，用鞭子指点着左翼和中央战场，商量起来。

张世杰手下一个姓李的哨总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小伙子，对敌人的叫骂实在听不下去，勒马走到张世杰面前，愤愤地说：

“掌盘子的 [4] ，咱们闯王的人马什么时候受过这样气？咱们难道变成乌龟了么？你让我去把他捉来！”

张世杰也很恼火，只因自己是重要将领，不能不严格遵奉田见秀的命令。他勒马营门，只等着万人敌来到百步之内，便好用箭把他射死。但万人敌也很机警，总不到农民军的鸟铳和强弩的射程之内。张世杰正在无计可施，见这个哨总请求出战，他就立刻同意了。他深知田见秀的宽厚性格，想着如果马到成功，自然可以不受责备，即令不成功，也不过把哨总痛骂几句，由他一讲情，可以不受重责。但他也知道李哨总不是万人敌的对手，于是小声嘱咐说：

“你带十个弟兄去，要乘其不备突然冲到他身边，使他措手不及。还有，”他向田见秀方面瞟一眼，挤挤眼，又说，“只当我不知道，去吧。”

李哨总立刻挑了十个弟兄，人和马都很精壮，突然开了营门，像十支箭一般向敌人冲去。万人敌是一个乖觉的人，已经防着这一手。等到李哨总等十一个人驰到他身边时，只见他一根长矛纵横盘刺，又快又猛，转眼间被他刺倒几个，还有的带伤而回。李哨总也带了伤，仍然不肯退下，率领着余下的三个人拼命格斗，但实际上只有招架的功夫。万人敌正杀得得意，官军阵营中也大声替他喝彩，不料从农民军阵营中奔出一人，骑着五花马，手举长剑，大叫道：

“弟兄们都退下，看我来活捉这个姓贺的浑小子！”

万人敌立即撇开那四个人，策马迎向来将；到了面前，也不说话，用矛就刺，却被来将用剑格到一旁；他跟着又刺一下，刺得更快更猛，巴不得一下子从对方的前胸捅到后胸。这次来将表现出惊人的眼疾手快。他用左手夺住矛，猛力一拉，同时右手中的长剑虚晃一下。万人敌在宝剑的寒光中将身子一闪，手中的长矛被夺走，扔在几丈以外。他正要拔剑，却被来将一把抓住他的腰中战带，提了过去，横放在马鞍上，同时

听见骂道：“不许动！你一动老子就砍掉你的八斤半！”他震惊异常，不敢挣扎，只看见马蹄飞一般地奔腾，地上的草呀石呀接连着闪过。“完了，完了！”他心里说，“再也别想活了。”当他被擒进农民军营中时，又被提起来往地上一抛。幸而抛到干枯的荒草中，没有把他的门牙碰掉。

“小子，你服气么？”马上的将领问。

“你是田见秀？”万人敌翻身坐起来，仰着头问。

“老子是郝摇旗！你服不服？”不等俘虏回答，郝摇旗在马上纵声大笑。

“我早就听说过你……”俘虏喃喃说，“快杀吧，笑个什么？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时田见秀已经走来。郝摇旗望着他问：

“怎么，田大哥，就送这小子回老家么？”

“不用急，留给闯王处理吧。”田见秀回答说，随即吩咐弟兄们把俘虏绑起来，拴在旁边的小松林中。

从战斗开始以后，贺人龙只叫参将周国卿和董学礼向田见秀攻打，自己却不上阵。他不是不想立功，而是想等到曹变蛟和左光先快把敌人杀败时他才出马，不用过多的损兵折将就拿到胜利果实。他这半年来心中有很多牢骚，打仗时不肯像曹变蛟和左光先那样卖力。曹、左二人都早已升了总兵官，而他还是副将，这是他不愿卖力的第一个原因，曹变蛟的部队差不多有五千人马，左光先也有三千五百人，而他的部队还不满两千五百人，这是他不愿卖力的第二个原因。他认为这两千多子弟兵是他的本钱，倘若再有重大伤亡，他就没有猴子牵了。还有第三个使他不肯卖力的原因是朝廷欠饷太多。到目前为止，他手下的官兵们已经欠饷五个月了。他很明白，纵然他自己想卖力，弟兄们也未必肯舍死拼命。

他正在等待曹变蛟和左光先的战斗结果，忽然得到周国卿的报告，不禁大惊。自己还没有擒斩一个“流贼”头目，平白地损失一员偏将，岂不被上司见责？他把眼睛一瞪，大声命令说：“叫周、董两将军拼命攻打，不夺回万人敌提头来见！”

发出这一道严令之后，他也知道想从田见秀手中夺回万人敌谈何容易，非他自己亲率将士们上阵猛攻不可，于是又大叫道：“酒来！……擂鼓！排队！”

两个亲兵把早已预备好的酒坛子搬过来，替他斟了一大碗，又拿来一整只热气腾腾的熟羊腿。在震耳欲聋的战鼓声中，贺人龙一面歪着头看他

的镇标营人马排队，一面大口大口地喝酒，吃肉。连喝了两大碗酒，把一只整羊腿吃去大半，他的镇标营人马也早已明盔亮甲排好队，等候出发。他扔下羊腿，扔开斗篷，唰啦一声拔出长剑，说声："上马！"一大群亲兵和将校随着他飞身上马，带着几百名骑兵和几百名步兵向田见秀的阵前奔去。

贺人龙立马阵前，破口大骂。他仗恃人多，又乘着酒力，简直不把田见秀等放在眼里。田见秀正同郝摇旗商议如何出战，贺金龙飞马来到。他把闯王的计策说出以后，郝摇旗还有点怀疑，而田见秀主意已定，说：

"摇旗，就用闯王的计策吧，目前咱们倘若能不损伤人马取胜，就是上策。"他随即用鞭子向小松林中一指，对贺金龙说，"老弟，令侄贺国英在那里绑着，你去做个人情放他回去吧。"

田见秀把主力凭险埋伏，只派出两百名骑兵在小山前一字儿排开，叫郝摇旗和几位战将隐藏在这一排骑兵背后，他自己立马在大旗下边。贺人龙看见田见秀的人马如此单薄，十分轻视，挥剑跃马，直对田见秀奔来，大声喝道：

"田见秀，赶快投降！"

田见秀只带了几名亲兵，态度从容，缓辔出阵，拱拱手，面带微笑说：

"贺将军，我有几句话想与将军一谈，谈过后再同将军见个高下。"

"好，有话快说！"

"将军是米脂人，与我们李闯王同乡同里，应有同乡情谊，何苦逼人太甚？"

"呸！我是朝廷大将，你们都是流贼。我是为朝廷剿灭流贼，岂能管什么同乡情谊！"

"将军出身穷秀才，只因同义军作战有功，不满十年，升至大将。如果起义军被剿灭，以后就没有立功机会。将军平时带兵不严，所到之处，民怨沸腾。一旦义军战败，将军对朝廷已无用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时候就要到来。那时将军不唯无处立功，恐怕朝廷还要治你扰害百姓、杀良冒功之罪。因深知将军性情爽快，故敢冒昧直言，还请将军三思。"

贺人龙心里说："怪道都说田见秀在贼中很受尊重，果然有一套子！"他觉得田见秀说的话不无道理，有些话自己在平日也同样想过。但是，他没忘自己是朝廷大将，对田见秀大声喝道："休得乱说！赶快下马投降，免得我一剑刺死！"

田见秀毫不在乎，接着说："再说，将军即使不讲乡谊，也应该讲讲族谊和戚谊。贵宗族参加起义的人很多，十三家里边就有两家的首领出在你

们贺家。像赫赫有名的革里眼贺一龙是将军族弟，左金王贺锦是将军族侄，他们如今都在河南和湖广一带。我这里也有将军的近族和亲戚不少，他们都常想同将军一见。我田某决不投降，将军休作此想。等贵本家和令亲戚同将军见面之后，我愿同将军决一死战。”

田见秀说完话就退后几步。立刻从阵后走出来几十个骑马的将士，为首的一员青年将军在马上向贺人龙欠身作揖，亲热地呼唤说：“四哥！好几年不见面，没想到在这儿看见四哥！”

贺人龙怔了一下，望着来将问：“你是金龙？听说几年前你入了贼伙，还没有死？早该死啦，畜生！”

“别骂，四哥。几年不见，我做梦都在想着四哥。今日乍见面，好歹是你自家门儿里的兄弟，算来才出五服，门头并不远，有什么值得老哥生气的？干吗一见面就吹胡子瞪眼睛？难道咱弟兄们还要拿刀弄杖，杀得你死我活，叫祖宗在地下心中难过？”

“胡说八道！”贺人龙大声说，“你身入贼伙，罪不容诛，我不是你的四哥！看在祖先面上，我不杀你。快叫田见秀跟众贼将前来投降，不要执迷不悟，自走绝路！”

贺金龙从容地笑着说：“四哥把话说岔了。咱两个各行其是，各保其主，我不想劝你投降，你也不要劝我投降。可是兄弟还是兄弟，这是天生的宗族之亲，往上推几代，还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同一双爷娘养的哩。四哥可以绝情，不认我这个弟弟，我可不能绝情，跟着四哥学。至于四哥说我身入贼伙，这话也不对。当年朱洪武打江山时，朝廷不也说他是贼么？朝廷无道，民不聊生，人们不造反有什么路走？我要是留在家里做庄稼，四哥，我同我妈怕早就饿死啦。即令我不饿死，也会给官兵炮制死啦。当然，四哥如今混阔啦，小百姓的死活，四哥是不关心的！”说到这里，贺金龙冷笑一声，接着说：“四哥是穷秀才出身，十年前穷得没办法才投笔从戎，可是四哥，你一升了官就把穷人的苦处完全忘掉，到处纵兵害民，斩良冒功。我这几年跟随着李闯王打富济贫，剿兵救民，活着心安理得，死后见得祖宗。四哥，咱们各自拍拍心口窝里四两肉，你休要责备我啦！”

“混蛋！尽是狗屁！”贺人龙向左右大喝，“快！替我把这个小畜生绑了！”

贺金龙满不在乎地对贺人龙的左右笑着说，“都别动手，我的话还没说完哩。”他又向贺人龙正色说，“四哥，你虽无情，我可有义。我不能跟着你学。你想想，倘若你绑了我向朝廷献功，国英侄儿还能够活得成么？”

“国英在哪里？快快放回来饶你不死！”

“我们义军从来讲义气。大家一听说国英是我的侄儿，已经把他放了。”贺金龙回头向阵上一招手，说：“国英，快回去吧，不要怕四哥责

备！”

万人敌从田见秀的大旗后边走出，羞惭地往官军阵上走去。挑战骂阵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狂暴和无赖，如今却低着头，没精打采。刚才他还在为自己的突然得救而庆幸，如今要他回营，他却感到无脸见人，同时也担心会受责罚。

贺人龙背后的将士们看见万人敌被放回来，大出意外，连贺人龙心中也有点吃惊了。贺金龙趁着这时候丢开了贺人龙，向着人龙手下的两员青年将领亲热地招手叫道：

“国贤二侄，国勇六侄，你们近来都好吧？呀，我的天，今日是咱们贺家大团圆！没想到在两军阵前会看见这么多的亲人！”

他把缰绳提一提，想越过贺人龙往前走几步，但是他又怕万一贺人龙翻脸不认亲。于是他没有挪地方，又向贺国贤等一群人招着手儿，笑着说：

“来呀，往前来几步，叙叙家常。别害怕，让四哥怪罪我一个人好啦。”他又看着贺人龙，说：“四哥，你别生气。连朝廷老子还爱他一族一姓，何况咱们！”

跟在贺人龙身后的亲兵爱将，大部分是姓贺的，其余的虽不姓贺，但不是沾亲，便是带故，不然也是同乡或近邻。至于贺国贤和贺国勇的亲兵们也是一样。有人说过这话：如果把贺人龙麾下的老营将士几百口子人加以盘问，都可以找出来亲戚瓜葛，或者是血亲，或者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按照贺人龙的说法，这是照顾乡亲，也是打不散的子弟兵。照他手下人的说法，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朝里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经贺金龙一招呼，大家一拥向前，在两军阵上你呼我叫，纷纷谈话，互相寒暄，争着打听亲故消息。田见秀的骑兵也有许多米脂人，也不时搭腔说话。贺人龙喝禁了自己的将士，但是也明白在这样的情形下很难厮杀。他对田见秀大声说：“田贼，你不敢同我交战，快去叫闯贼前来！”说毕，拨马自去。贺国贤和贺国勇，以及贺人龙的左右将士，不敢多停留，也跟着去了。

但是多数官兵并没跟着走。他们看见上边头头儿走后，越发没有顾忌，同农民军谈话更加亲热。有些不是米脂人的官兵也拉扯陕北延安府同乡关系，互相打听家乡情况，熟人音信。谈了一阵，贺金龙和他的亲兵们把身上的包袱解下来，取出金银、绸缎、首饰和其他贵重东西，分送给本家、亲戚和同乡作为礼物。田见秀也命令手下的将士们搬出来一些值钱的东西，送给乡亲。最后，贺金龙从腰里解下来高夫人给他的那把短剑，交给贺人龙帐下的一名姓贺的小校，说：

“这是我三年前打开凤阳皇陵时得的一把宝剑，你看，这剑柄是象牙的，镶着黄金，剑鞘是鲨鱼皮的，镶嵌着黄金、宝石和钿螺。据几位内行看过，说这是宫里边的东西，至少值三百两纹银，务请贤侄费心，替我呈

给我四哥，说这是我的一点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日后遇见更好的宝物，另外孝敬。”

姓贺的小校因为已经接受了金龙的礼物，对这件委托满口答应照办，他把短剑拿在手里，笑嘻嘻地打量着，看见剑锋闪着寒光，而剑柄和剑鞘装饰的黄金、宝石和钿螺光彩耀眼，不觉连声叫道：“嘿！嘿！我还是第一次开这个眼界！”一股口水啪哒落下来。贺金龙赶快从口袋里取出一只金钗，说：

“老侄，这个你也收下。”

“不，不。刚才八叔你已经给我不少东西了，哪能再要你的！”

“这不是给你，你收下以后我告诉你。”等到对方把金钗收下，贺金龙接着说，“我知道你已成了家，遇顺便人回家乡时把这只金钗带给你媳妇，就说是我金龙八叔的一点小意思。”

收到礼物的官兵们皆大欢喜，没收到礼物的人们除羡慕外也很欢喜。在一片欢喜的气氛中互相恋恋不舍地道了别，各回本营。

田见秀料定贺人龙不会马上对他进攻，立刻又抽出来三百名骑兵交给张世杰和贺金龙率领，往正面战场上支援李过。

在正面战场上，自从高一功和张鼐率领五百名骑兵加入战斗，田见秀又分过来几百名骑兵支援，开始阻止住曹变蛟的猛烈攻势。曹变蛟见敌人增加了援兵，同时从瞭望哨得到祖大弼等已经大败的报告，也担心自己吃亏，就暂时把大部分人马撤下来休息，只用小部队轮番进攻，等着左光先和贺人龙从两翼突破敌阵。知道贺人龙并不力战，他已经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左营身上。后来看见左光先被闯王杀败，而贺人龙也忽然后退，他心中大为吃惊。为着避免三面受包围，他亲自断后，把弓弩手和火炮手布置在两翼，缓缓地向南撤退。当闯王率领骑兵接近曹变蛟的右翼时，曹变蛟立刻炮箭齐发，使骑兵不能前进。自成见曹兵的秩序不乱，士气不衰，为着避免牺牲人马，决定不再进攻，只监视着敌人退走。

这一仗，李过和田见秀所指挥的三千多人马死伤了将近一半，而闯王的中军营和标营也牺牲了五六百人。虽然官兵死伤的人数要多得多，但是由于农民军的数量有限，又不可能得到补充，这次战斗对他们的实力是一个严重打击。闯王和几位大将的心中都不轻松。随后谈到这次对待贺疯子的办法很成功，自成的脸上才露出笑容。田见秀带着遗憾的口吻说：

“可惜你的计策只行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拿出来，已经布置好要活捉翻山鹞，万一捉不住活的也要把他乱箭射死，可是他今日没有露面，不知何故。”

闯王没有作声，心中也觉遗憾。原来他的计策是要田见秀在阵前狠狠地责骂高杰的忘恩负义，趁高杰自觉理亏，精神缺乏准备的当儿，郝摇旗和贺金龙等突然冲出，将他捉到，以为叛主投敌者戒。由于高杰平素对田见秀很尊重，所以李自成认为这办法可以成功。如今这个该死的畜生到哪儿去了？难道离开贺疯子的麾下了么？

郝摇旗见自成不吭声，怕他为着高杰的事情烦恼，说道："李哥，快下令怎么办吧。大丈夫报仇十年不迟。下回遇到这个杂种，老子不会放他过山，哼！"

李自成让将士们稍作休息，吃点干粮，随即下令：立刻出发，继续向北急进。这时已经是未末申初。他想着只要在两个时辰中不再遭遇强大敌人，一到黄昏，他就不怕敌人追击；一夜急行军，就可以冲到阌乡附近了。

刘宗敏率领援兵来到时，后卫部队已经开始整队出发。他简单地问明情况，不敢耽搁，又向前队奔去，临走时候，他对自成说：

"闯王，我还有话同你谈，咱们一起走吧。"

自成知道刘宗敏有重要话要对他讲，就叫高一功率领中军前进，他自己带着亲兵同宗敏飞马而去。奔了一段路，到了开阔地方，宗敏与自成并辔前进，忽然放慢速度，小声说：

"闯王，曹操的情形我已经从一个俘虏的口中问明白啦。……他妈的，真不是东西！"

"什么情形？"

"他率领九营 [5] 人马退到房县、均州大山中，如今已经向朝廷投降啦。"

自成大惊，神色一变，问："可是真的？"

"这个俘虏是孙传庭的随从，他正在战场上传达军令，受伤被俘。他的消息自然灵通。"

沉默一阵，自成心情沉重地说："曹操只图保全实力，不来接应咱们，已经是不大应该，倘再投降朝廷，不管真假，那就更不好了。"

"他这琉璃猴子，终究成不了多大气候！"

自成在马上加了一鞭，向前飞奔。刘宗敏等紧紧地跟在背后。追上老营，自成跳下乌龙驹，大声吩咐：

"把那个奸细拉来斩了！"

亲兵们立刻往路边树林中拉那个下书人，但发现在刚才战事紧张中，人们没有注意，这个人已经逃了。闯王脸色铁青，沉默片刻，没有责骂亲兵们，却冷笑两声，说：

“好吧，遇到大天王时一总算账！”

尽管确知洪承畴已经率兵来到潼关，同孙传庭并力挡在前面，也确知曹操已经在湖广投降，但目前形势使闯王没有从容回旋的余地，非拼死向前冲不可。他把鞭子一挥，中军营和老营的人马在他的面前整队启程了。

农民军的后卫部队刚刚开拔，曹变蛟和贺人龙就紧紧地追赶上来，左光先把人马整顿一下，又把原来留守在后方的人马补充上来，也随在曹变蛟的后边追赶。

李自成命令李过等切勿恋战，尽速赶路，所以后边只偶尔有一些小的接触。

现在农民军已经没有了步兵。步兵一部分牺牲了，一部分因为从战场上夺得许多马匹，变成了骑兵。这样大大地加快了他们的行军速度。在一个时辰之内，他们差不多前进了五十里，把追赶他们的步兵扔在二十里以外，只有官军的骑兵一步不放地盯在背后。十月天最短，眼看就要黄昏。农民军看见太阳落在山头，刚刚松了口气，突然前边一声炮响，左右丘陵间伏兵齐起，喊杀震天。李自成这时正走在老营前边，吃了一惊，向前方和左右一望，随即拔出剑来，镇静地自言自语说：

“又开始了。”

[1] 缇骑——明朝皇帝逮捕人的机关是东厂和锦衣卫。锦衣卫的骑校称作缇骑。去京城外逮捕文武臣僚由锦衣卫去办，不由东厂办。

[2] 西市——明代北京杀人的刑场在今西安门的西边，大拐棒胡同南口内。所谓西市就是指这个地方。清代刑场移于宣武门外菜市口。

[3] 田副爷——田见秀的绰号。

[4] 掌盘子的——当时农民军对负责首长的习惯称呼。

[5] 九营——崇祯十一年冬，罗汝才（曹操）率领的是一支联合部队。九营就是九家，各营的人数不同。除他自己的部队外，别的诸营并不完全服从他的指挥。除罗汝才外，较著名的还有过天星惠登相、花关索王光恩、兴世王王国宁等。因部队驻扎在房县、均州一带，所以通称“房均九营”。

第十章

孙传庭在潼关南原预设了三道埋伏来截击李自成。第一道埋伏被农民军冲杀得纷纷溃逃，只起了消耗农民军有生力量的作用。对于这种结果，富有作战经验的孙传庭是早就料到的。他认为，如今李自成是在他布好的口袋里边寻找生路，以必死决心向前冲，头一道埋伏的地形又不够险要，自然难以将李自成包围歼灭。作战的规律总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相信经过上午的一场大战，又加上继续行军，李自成的士气已经是“再而衰”了，所以他把更大的兵力摆在这第二道埋伏上，并亲自督战。至于第三道埋伏，他只配备了少数兵力，准备截击溃散的农民军。

他虽是文进士出身，但因生在尚武好斗的雁门关外，自幼习武，性喜谈兵，加上几年来统兵打仗，故而举止言谈都不带柔弱的文人习气。今天，这位四十六岁的巡抚身披铁甲，头戴铜盔，立马高冈观望。他的四方脸孔冷如铁块，带着自信、傲慢和威严难犯的神气，使左右不敢正视。眼看着闯王的前队走进埋伏，他的心又兴奋又紧张，同时从紧闭的嘴角流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他几乎是屏息地望着面前不远的农民军，轻轻说：“刀来！”一个随从立刻把一柄大刀捧骑给他，他手横大刀，回头对一群将领说：

“数载经营，成功就在今天。你们必须生擒逆闯，上报朝廷，不可使一贼漏网！”

他的话刚完，只听一声炮响，几处伏兵齐起。孙传庭大吼一声，横刀跃马，冲下冈去，同时总兵马科按照预定计划，率领一支精兵直取闯王老营，企图将农民军截为两段。于是一场众寡悬殊、两年来未曾有过的大混战开始了。

曹变蛟听见北边杀声暴起，立刻督催诸军加速前进。左光先在右，贺人龙在左；骑兵在前，步兵随后；鼓声动地，喊杀连天；大小旗帜满山遍野，在惨淡的夕阳下随风招展。转眼之间，他们追上了李过和田见秀的断后部队，厮杀起来。

李自成派出贺金龙带一百骑兵去抢占左边的小山寨安顿老营之后，就带着高一功、李双喜、张鼐和中军营的全部将士投入战斗。他首先以不可抗拒的攻势向马科冲去，转眼之间把敌人的步兵冲得七零八落，跟着把马科的骑兵也冲得立脚不住，纷纷后退，使敌人企图截断老营，把农民军分别包围的计划成了泡影。

刘宗敏在混战中看见了孙传庭的大纛，就撇下面前的敌人，直向孙传庭冲去。但是离孙传庭还有一箭之地，他和他的几百名骑兵被抚标营层层地包围起来。孙传庭熟知刘宗敏在农民军中的地位，便下令一定要捉活的，以便献俘阙下。官兵的气焰正盛，得到这个命令，个个奋勇上前，大声叫着："活捉刘宗敏！活捉刘宗敏！"听着这种叫声，刘宗敏越发恼火，战斗得越发勇猛，像一只狂怒的狮子，一面挥动双刀乱砍，一面大声吼叫。有一个敌将刚到他的面前，猛然听见他大吼一声，马匹惊得一跳，还没有来得及招架，就被刘宗敏劈倒马下。宗敏的双手和袖子上染满鲜血，马蹄也早已被死伤者的鲜血溅污。但是孙传庭的人马众多，而且训练有素。他杀到东边，东边的敌人纷纷后退，但阵容毫不混乱，同时西边的敌人像潮水似的涌来。当他回马去砍杀西边的敌人时，东边的敌人又杀了回来。他身上负了几处轻伤，手下的兵将只剩下两百多，其中一部分也负了伤。

黄昏的灰色烟流混合着马蹄践起的黄色尘埃笼罩着丘陵起伏的高原。有一段时间，战斗得那么紧张，竟然听不见有谁呐喊，只听见武器碰武器的铿锵声、受伤者的低而短促的呼叫声、杂乱奔跑的马蹄声和脚步声。忽然，刘宗敏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投降，他抬头一望，透过浓重的暮霭，发现叛徒大天王立马在前面十几丈远的小土丘上。刘宗敏大吼一声，胡须直竖起来，眼瞪得差不多眼眶迸裂，而他的菊花青战马同时纵身腾跃，冲向前去。围在前边的官兵猛一惊骇，人马纷纷向两旁闪开。他驰上土丘时，大天王已经逃走。官兵又像潮水似的把土丘层层包围起来，但是官兵已经有点畏怯，不敢再猛烈进攻。刘宗敏也让自己的人马略作休息，等机会杀出重围。这一片战场，突然在紧张中沉寂下来。

偏将马世耀和李友紧随在宗敏左右。这两个勇猛的小伙子也都负了轻伤，但是他们正像俗话说的，已经"杀起了性子"，对这种沉寂的局面反而感到不耐。看出来官兵的劲头儿已经衰了，马世耀望着宗敏的脸孔，

小声咕哝说：

“冲出去吧？”

刘宗敏没有作声，好像没听到他的说话。李友向宗敏的脸上瞟了一眼，接着小声请求说：

“冲吧，我在前边！”

刘宗敏仍然没有作声。凭着从几个地方传过来的喊杀声，他判断出闯王和刘芳亮等几支人马都在继续同官兵混战，杀得很起劲，因此他觉得他以二百多人把孙传庭的一千多精兵吸引在这个地方对闯王很有好处。他相信等天黑后杀出重围并不困难，除非孙传庭再增加新的人马。他也曾经向最坏的结局想过。他想，即使孙传庭增加了生力军，使他同二百多亲兵爱将杀不出去，也没有什么，最要紧的是能够使闯王突围出去，保住“闯”字大旗不倒。

这时，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惨烈战斗，喊杀声震天动地。刘宗敏向周围四处瞭望，望不见孙传庭的大纛，心中问道：“莫非他去围攻闯王么？”他忽然改变主意，向左右看了一眼，将右手中的宝刀一挥，说：

“随我来！”

孙传庭本来打算先将刘宗敏的一股人马歼灭，但围攻很久，竟难如愿。这时，他看见李自成杀败了马科和几员大将，正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于是他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刘宗敏，亲率手下精锐将士和洪承畴派来的两千名生力军去包围闯王。

从混战发生以后，农民军虽然勇猛，但由于人马过少，地形不利，加上人饥马乏，损伤十分严重，很快地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各自迎敌，不能相顾。李自成起初还能掌握主动，寻找对象，分别杀退敌人。到后来主动权渐渐失去，只得设法把部队向东边的小山头上转移。当孙传庭亲自横刀跃马督率三千多名精兵杀到附近时，闯王身边只剩下不到五百名骑兵。

在这片比较开阔的平地上，孙传庭的人马采取半包围的形势稳步前进，两三百骑兵配置在两翼，步兵走在中间，孙传庭和几十名亲兵亲将骑着披有铁甲的蒙古战马走在步兵前边。旌旗飘扬，战鼓动地，枪刀剑戟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寒光。李自成匆匆地对两个亲兵吩咐了几句话，他们飞马离开队伍，躲避着官军的拦截，向不同的方向驰去。

“闯王，怎么办？”小将张鼐大声问，脸皮绷得很紧，等待着闯王下令。

李自成没有作声，等待着敌人前进。在他同孙传庭之间有一条大路。在北方的黄土原野上常看见这样的大路：一年年被牛车轧，又被雨水冲刷，像一条干涸的沟，上边有七八尺宽，有的地方有一丈多宽。北方人把这样的路叫作大路沟。李自成知道这条大路沟对自己很有用处，但是它离自己的人马太近，不利于向前进攻。于是他叫将士们持弓引弓，分两批缓缓地后退二十几丈远，凭借一座土丘列成阵势。孙传庭攻到离大路几丈远处，看见农民军引弓待发，就把人马停住。他相信只要他的人马越过大路，李自成的盔甲不全的四五百骑兵绝不是他的对手。为着争取不战而消灭自成，他对带在身边的大天王说：

“你同闯贼是表兄弟，从前你们之间的感情很不错，如今闯贼已成釜底游鱼，亡在顷刻。你到阵前去向他晓谕：只要他赶快投降，本抚院可以上奏朝廷，赦他一死。去！”

大天王明知道李自成一定不降，但不敢说出口来。他勒马奔至大路沟边上。为了故作镇静给孙传庭看，也为了做给李自成看，他没到大路边就脱掉头盔，向自成遥遥招手。

“自成表弟！自成表弟！”他大声喊叫。因为双方的鼓声暂时停止，所以人们听出来他的声音中带有掩饰不住的惶恐。

“这不是大天王小子么？”有人在闯王身边小声问，“闯王，我给他一箭吧？”

闯王回答说：“等一等，听他有什么话说。”

老兵王长顺咕哝说：“他这个淹死鬼，准是想勾别人下水。有话，让他娘的去酆都城说吧，咱不听！”

但闯王不下令，谁也不敢射出一箭。大天王又大声说：

“表弟，请你往前走一走，我同你说几句话！”

自成把镫子轻轻一磕，乌龙驹向前走了四五丈远。他不让别人跟随，只有张鼐和亲兵头目李强手持弓箭跟在背后。

“你有什么话要同我说？”自成大声问。

“自成！咱们是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还都是高闯王提拔的爱将，好多年同患难，有恩无怨，如今我因你兵败至此，眼看着要全军覆没，特意来向你进言。老弟，你听听愚兄的忠言吧！”

“你是想劝降么？”

“是的！我是实心实意地为你着想，请你务必听从我的话……”

“我明白。你不用说了。要让我投降，请你们孙巡抚亲自说话。”

“好，好。我请抚台大人来说话。”

大天王回去一说，孙传庭认为大概李自成有意投降，便在一大群亲兵亲将的护卫下来到路边。把大刀横在马鞍上，他傲慢地向李自成看了一眼，大声问道：

“李自成，你愿意投降么？”

“孙巡抚，历年打仗，人民死亡流离，白骨如山，我心中十分不忍。近来鞑子入塞，包围北京，深入畿辅。我李自成听到这消息不由得怒发冲冠，恨不能率领手下将士与清兵决一死战，为国家吐一口气。听说皇上有诏，要你与洪总督率师勤王，倘蒙抚台大人不弃，我李自成愿随同东征。但请抚台大人许我四件……”

“哪四件？”

“第一件，官军让开一条路，使自成暂到灵宝或阌乡，整顿人马，召集旧部，先作东征准备。第二件，朝廷发给粮草饷械，不得歧视。第三件，自成所部人马听调不听编，更不得设计消灭。第四件……”

孙传庭勃然大怒，说：“尽是狗屁！外御夷狄，朝廷自有安排，何用尔流贼说话！本抚院体上天好生之德，赐尔等自新之路。倘仍执迷，死在顷刻！你还不赶快投降，更待何时？”

李自成冷笑一声，不再答话，勒转马头便走。孙传庭很担心闯王会从他的手中逃掉，赶快对麾下将士大叫说：

“有擒斩闯贼的赏银万两，官升三级！赶快追杀，不要使一贼漏网！”

顿时，战鼓与杀声并起，孙传庭的骑兵和步兵纷纷地抢越大路。大路有的地方只有二三尺深，有的地方四五尺深，甚至一人多深；有的地方坡度很抹 [1] ，有的地方很陡。当官军越过一半时，人马纷乱，前后拥挤，只有没有过来的还大体保持着严整阵容。孙传庭已经过来，顾不得整好队伍，麾军向前，要捉闯王。闯王正等待这个难得的战机。只见他把花马剑挥了一下，农民军方面的战鼓突然响起来，同时向官军射出了一排箭，一声“冲啊”！四五百骑兵随着他向前冲去。马蹄腾踏，刀剑乱闪，大路这边霎时间成了一片恐怖世界。孙传庭在开始时也惊慌失措，尤其是当闯王冲到他的面前，把他同少数亲兵亲将围在核心猛攻时，曾经从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大臣临难不苟生”，准备自刎的念头。由于他的左右将士拼死抵抗，后边的人马又蜂拥越过大路来救援前队，孙传庭很快地在大路边站稳了一片阵地，杀退了闯王的进攻。闯王因自己的人马很少，不愿意同孙传庭死拼，转回头进攻那些立脚未稳的部队。这样虽然可以杀伤较多的官兵，但也给孙传庭一个机会去组织力量进行反扑。不到一顿饭工夫，马科率领一支人马也赶到了。孙传庭依靠他的人数众多，夺得了战场上的主动地位，把李自成的人马包围起来。

混战空前惨烈。李自成尽管人马很少，总希望在这一战中杀败孙传庭，以便今夜突围，所以他利用骑兵的行动迅速，忽分忽合，有时向孙传庭的步兵猛冲，有时突然直取孙传庭中军，有一次已经夺得了孙传庭的大纛，又一转眼被官军夺了回去。在混战中，他的“闯”字旗也一度被马科手下的一员小将夺去。农民军拼命去抢，双方在大旗周围死伤累累，总夺不回。农民军不见了“闯”字大旗，顿时军心动摇，而官军欢声雷动，认为自己已经胜利，到处呼喊：“快投降！快投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自成带着张鼐等十几个人像闪电般地冲来，官军挡者披靡，“闯”字大旗又回到农民军手中。农民军重新看见高举的“闯”字大旗，爆发出一片雄壮的欢呼和喊杀声，震慑敌胆。

由于双方人数悬殊，情形对闯王愈来愈不利。他正在心中焦急，不知派出的两名骑兵是否找到了刘宗敏和袁宗第，忽然看见官军背后西北角的阵容大乱，四散逃跑。他立刻带着人马向西北角冲去，随即看见一支人马杀到，刘宗敏一马当先，一双大刀在黄昏的烟霭与飞尘中闪着白光，所向无敌。李自成与刘宗敏会合之后，正准备向南杀去，忽见东南角的官军也被杀开一个缺口。大约有三百左右骑兵冲来，为首的是袁宗第。等他奔到面前时，自成忙问：

“老营怎样了？”

“刚才有一支官兵包围了老营，混战一场，给一功救出来，送到那座小山上啦。孩儿兵和亲兵们损失不少，他妈的！”

“后队呢？”

“也来了一场混战，双方的人马都损失不少，如今曹变蛟们不再进攻了。”

“咱们的战将中有谁伤亡？”

“我不清楚，只听说摇旗挂彩了。”

自成一惊，赶快问：“伤重么？”

“不清楚。”

自成看看孙传庭和马科又督率官军包围上来，立刻把骑兵整顿好，向东南且战且退。孙传庭追赶一阵，因暮霭已经很重，加之步兵疲乏，随即鸣锣收兵。李自成见官军不追，便带领着人马向小山头缓缓退去。

经过上午和黄昏前的两次大战，农民军只剩下两千多人，其中三分之一都带了轻伤或重伤，有许多人挂了几处彩，如今退守在山寨里和小山脚下。这座山寨没有人烟，除掉一座很小的山神庙以外没一间房屋，也找不到一眼井。大概在几十年或百年以前，这里曾经住过人家，经过大乱，居民死的死，逃的逃，寨里变成了瓦砾堆，连井也填死了。很显

然，孙传庭看见这是一个绝地，所以不派官兵驻守，故意让给农民军来占领。缺水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痛苦。特别是受伤的人们更需要水喝，喉咙里像冒火一样难受。

面对着缺水情形，李自成心情烦恼，想不出好的办法。他自己也很渴，喉咙冒火，而且浑身困乏，但是他不休息，在战士们中间走着，给大家鼓励和安慰。当战士们望见他时，想着闯王同大家一样忍受着干渴，而他比大家辛苦得多，便都用感动的目光望着他，精神振作起来，不再咒骂。那些受伤较重的弟兄，看见他走到身边，或听到他的说话声音，连呻吟也没有了。

但是当闯王走过以后，隔了一阵，人们的心情又焦躁不安起来，咒骂和呻吟之声又起了。

月光下，李自成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背插宝剑，腰挂药囊，手拄枪杆，一瘸一瘸地在荒草和瓦石堆中走着，向一个呻吟最厉害的伤员走去。自成叫住他，小声问：

“老尚，挂彩的这么多，你没有办法么？”

“药完了，有什么办法？”

闯王失望地咂一下嘴唇，望着医生默不作声。医生摇摇头，避开了闯王的眼睛。几个月来，不停地行军，不断地打仗，药品大量消耗，而买到的机会不多。往往买药的人刚派出去，部队又开走了，使买药的人追赶不上。有时，买药的人被官兵或乡勇捉去，人钱两失。看着这些挂彩的弟兄们没药医治，不要说自成的心中难受，医生何尝不心里疼痛？他向前走近一步，叹口气说：

“好药只剩下一点儿，不能不留下来以备急用。有些受伤的将校，有些特别伤重的，我自然要给他们上一点贵重药的。”

李自成的脸上没有笑意，点了点头。

“你腿上挂的彩怎么样？”他问，“骑马碍事么？”

“这一点轻伤算得什么！几年来受这样的轻伤也不是一遭两遭，还能够挡住我骑马打仗？”

自成叹息说：“你也该歇歇了。”

“闯王，如今挂彩的人太多，医生少啊。杜家寨留了一个，刚才又受伤一个，徒弟们只剩一个人啦，怎么能忙得过来？再说，有些伤重的，我不亲自动手也不行哪！可惜我教出来那个好徒弟……”

他提起来半月前牺牲的一位得意门生，心中猛一酸，下边的话就和着热

泪咽下去了。正在这当儿，一位青年将领匆匆走来，望着医生说：

“老神仙，请你快去。我那里有一个小头目刚从战场上找到抬回来，快断气啦。”

“伤很厉害？”尚炯问。

“肚子上戳了一刀，肠子流出来啦。”

“唉，又是一个肠子流出来！走吧，只要他没有断气就有办法。”

闯王目送着医生的背影，忽然一个小头目来到他身边，双手捧着一件东西，说：

“闯王，快喝水。”

“水？！……从哪儿弄来的水？”闯王两眼发光，惊喜地注视着小头目捧的东西。

“离这里二里远有一条水沟。我带着两个弟兄去偷水，刚偷偷摸摸地到了沟边，就给官军的巡逻瞧见了。可是我们总算喝了水，还带回来一猪尿泡！”小头目得意地笑着，把水举得更高，说，“闯王，你快喝吧，快喝吧。”

李自成正渴得十分难过，双手接过来盛水的家伙，一股冰凉的感觉登时从手心透入心脾，说不出的爽快。他又打量一眼装得满满的猪尿泡，觉得这些水简直不够他一个人解渴。他对小头目称赞说：

“好，你们真行！”

他打开捆猪尿泡口子的细麻绳，贪馋地喝了一口，在干得发疼的口腔中漱了漱，然后咽下去，一股凉爽的感觉从腹中散满全身。因为猪尿泡是士兵们平日装烧酒的东西，所以水中还带有一点儿酒气。李自成重新把嘴唇对着猪尿泡口子，正打算像“长鲸吸百川”似的痛痛快快把水喝下肚去，忽然几处伤号的呻吟声，将士们因干渴而发出的叹息声，隐约地传了过来，他的心中一动，想了一下，只再喝一小口润润嘴唇，便把猪尿泡的口子捆扎起来，原物递给小头目，吩咐说：

“快拿去吧，让那些渴得特别厉害的弟兄们都喝一口。”

“闯王，你……”

“拿走吧。我肚子有点疼，不敢多喝。”

小头目还要说话，但闯王挥手使他快去，只得转身走了。

一天来惊涛骇浪的战斗，使高夫人的脸孔比往日瘦了许多。当老营被敌人包围，发生混战的时候，她表现得稀有的勇敢和沉着。多亏她上午把各家眷属的亲兵组织成老营护卫队，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指挥老营护卫队的高长胜阵亡之后，她立刻叫医生尚炯顶替。尚炯指挥的护卫队，罗虎指挥的孩儿兵，还有一部分伤员、文职人员、年轻妇女，都根据她的指示进退，保护着老营的辎重和眷属。当局势十分危险的时候，她总是用镇定的口气对周围的人们说："不要慌，不要害怕。我们的救兵马上会到，我们会把他们杀败的。"尽管在混战中老营受到了惨重损失，但到底支持到救兵赶来，没有瓦解。

经过黄昏的这场大混战，孩儿兵牺牲很大，只剩下几十个人。现在他们靠着寨墙的一角，围着三个火堆坐着，在火上烤马肉。地上铺着干枯的荒草和树叶。那些过分疲倦的和受伤的孩子们都躺在地上，其中有的已经睡熟。看见高夫人来到，孩子们都要站起来，被她用手势阻住了。看见孩子们牺牲惨重，她的心中十分难过，往肚里咽着热泪。同孩子们说了几句话，她看见那个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的王四眼睛红红的，似乎刚才哭过。她走近他的身边，拍拍他的头顶，问：

"小四儿，你刚才哭了？为什么哭了？"

小四儿因为有几个同他最好的孩子阵亡，刚才忍不住哭了一阵，如今经高夫人一问，感到不好意思，赶快藏起自己的眼睛，喃喃地掩饰说：

"我没哭。是烟熏的。"

罗虎怕王四会又忍不住哭起来，赶快插嘴说："夫人，你知道么？要不是小四儿去得快，来亨就完事了。"

高桂英点头说："可真是，多亏小四儿救了来亨。这孩子真行，真行。"

孩儿兵在黄昏前保护老营的勇猛作战情形，现在还激动着高夫人的心。混战开始后，不仅像罗虎这班较大一点儿的孩子们拼命冲杀，不稍后退，连小来亨也表现得非常不凡。在紧急时候，小来亨完全脱离了她和黄氏的管束，混在孩儿兵中同官兵战斗。那时惨烈的战斗就在她面前和左右几丈远的地方进行，所以她看得十分清楚。当李来亨第一次用自己的剑劈在一个步兵的头上，眼看着敌人在他的马前摇晃着倒下去，他始而惊骇，继而感到新奇和兴奋，对别的孩子们大声叫着："我砍倒了一个！我砍倒了一个！"他的胆子越杀越壮，常常独自冲入敌人的步兵群里，砍杀几下，迅速地拨马而回。最后一次，当他正在呐喊着向敌人冲杀时，一支箭嗖地射中他的肩上，他突然栽下马去。看见一个骑马的官兵正要俯下身再用枪刺来亨，高夫人的心中猛一凉，想着完了。幸好王四快马赶到，从背后砍死了这个敌人。几乎同时，另一个孩儿兵也赶到跟前，把来亨从地上救了起来。可惜这个救了来亨的孩子在随后的混战中陷入敌人包围，英勇阵亡。

“来亨的伤不要紧吧？”王四望着高夫人问。

“不要紧。再过十天八天，又可以跟你们一起玩耍，一起打仗了。”

高夫人离开孩儿兵去找闯王，在老营的树林外碰到一起。她悄声问他：

“你打算怎么办？”

“正要同捷轩他们商量。”

“你不要耽搁时候，今晚杀不出去可不行啊！”

“打算在三更以后突围。”

“也好。人马太困乏了，就三更以后动身吧。”停一停，她又问，“你打算从哪条路上突围？”

“你看？”

“我看，不如来个回马枪，从南边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

闯王点点头，他向桂英的脸上打量一眼，在月光下他看出来她精神疲惫，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不禁小声说：

“你也该歇歇了。”

她摇摇头，痛苦地叹息说：“没有药，没有水，挂彩的将士们都在……”她哽咽一下，没有把“痛苦呼唤”四个字说出来，接着说：“你叫我怎么能不管啊！”

闯王没再说什么。他们互相望一望，各自走了。但走了几步，闯王忽然转回头来问：

“那位背锅老头还跟着老营吧？”

“他又受了一点轻伤。想不到他还能打仗，用栎木闷棍打倒了几个官兵……你是想突围时还叫他带条子么？”

“总得有几个条子熟的人才行。”

“唉，事不宜迟啊！”

闯王嗯了一声，向老营驻扎的林中去了。

[1] 抹——陡的反义词。北方土话。

第十一章

孙传庭匆匆地吃过晚饭，不顾疲困，骑马到战场上巡视一周，还到李自成被围困的小山脚下一里处看了很久。根据他的判断，李自成经过今天两次大战，所余剩的不会超过两千人，已经没有突围能力。为着集中全力一举歼灭李自成的残余，他下令撤销第三道埋伏，调那里的两千生力军火速前来，听候布置。

自受任陕西巡抚以来，两年多时间中，孙传庭已经建立了不少功勋，在封疆大吏中被视为难得的干练人才。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指挥作战方面，也表现在与军事有关的其他方面。例如在整顿屯垦积弊，充裕军饷问题上就有出色表现，很受皇帝嘉奖。原来在二百几十年前，西安周围实行军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屯田大半被豪强霸占，也有被欺隐的，无从查对。当国家需要时，要饷无饷，要兵无兵。孙传庭雷厉风行地进行整顿，仅仅几个月，就收到很好效果，计得实额兵丁九千多名，饷银十四多万两，米麦二万多石。在整顿过程中，霸占屯田的官绅不敢公然阻挠，却唆使西安的兵痞鼓噪反对。孙传庭逮捕了一大批，当时斩了十八个，杖责了十一个，把反抗的风潮镇压下去。这一措施的成功和军事上的连续胜利，使他变得十分自负，常有“剿平流贼，舍我其谁”的想法。今天他已经把李自成包围得铁桶相似。他认为捉到李自成献俘阙下的事已经十拿九稳，很想在马上吟一首诗来歌咏今日的战功。但刚刚思得一句，忽然中军参将刘仁达飞马迎来，告他说制台大人马上要到老营见他，有重要话当面相谈。孙传庭断定是北京的虏情紧急，朝廷又催促他同洪承畴火速勤王。一想到不久就要同清兵作战，他的诗兴全没了。

孙传庭回到老营时，一大群幕僚和将军在帐外迎候。他对僚属们略微点头，昂首阔步地走进大帐。他刚刚坐定，这群人已经跟了进来，用各种阿谀逢迎的言辞称颂他神机妙算，“指挥若定”，果然使李自成陷于绝境；还称颂他如何在战场上横刀跃马，气吞河山；大旗指处，“悍贼”披靡。经此一番奉承，孙传庭把害怕同清兵作战的心理暂时放下，向几个地位较高的幕僚问：

“据各位看来，闯贼今晚能逃出我的手心么？”

“当然不能，当然不能。”几个声音同时回答。

有位幕僚随即拿出一个斗方[1]！双手捧到他面前，躬身笑着说：

“这是卑职刚才写的一首七绝，敬请大人指教。”

孙传庭接过来斗方看了一眼，见诗题是《战场口占，仍用前韵，恭呈孙抚台》，随即慢声吟诵：

疆臣豹略妙如神，

三载功高百战身。

今夜渠魁齐授首，

君王从此不忧秦。

“好诗，真可浮一大白！”

左右随从都熟知他的脾气，立刻拿出来一壶新丰名酒和一只大杯子放在他面前，并替他斟满。孙传庭也不让人，端起酒杯子一口喝干。

“拿奏稿来！”他轻轻地说了一句。

立刻，一位幕僚把早已拟好的奏稿呈到他面前。这份奏稿前边说赖皇上威灵，将士用命，以及总督臣洪承畴指挥有方，得以次第歼灭各股“流贼”，使“闯贼”流窜计穷，陷于绝地。跟着大肆渲染一天来的战绩，把李自成方面死伤的人数夸大为“不下数万”。最后一段有几句空起来，准备等明天早晨誊清以前填上李自成及其手下重要首领何人被擒，何人阵斩，何人投降。奏稿的结尾是：“所有立功将弁及出力人员，容后查明奏报”，他对于这个奏稿还算满意，只提笔把“所获甲仗无算”一句改为“贼伏尸遍野，遗弃甲仗山积，诚十年来未有之大捷”，然后他把笔向案上一扔，用威严的低声说：

“拿塘报来！”

当孙传庭阅读塘报时，幕僚们都肃静无声，注意着他的脸上表情。他先看的一份塘报是报告张献忠在谷城保境安民，似是实心投降。他轻轻点头，把塘报往地上一扔，举起酒杯子一饮而尽，又拿起第二份塘报。一个幕僚赶快弯下身子把扔在地上的塘报恭敬地拾起来。一个亲兵同时又把杯子斟满。孙传庭心中实在畅快，不自觉地站起来，把右脚蹬在桌撑上。一个年纪小的亲兵立刻替他掌着蜡烛。第二份塘报是报告罗汝才自从被他孙巡抚在潼关外杀败之后，率领九家“流贼”逃到房均一带，向朝廷投降，愿意替朝廷保境安民，自耕自食，不要朝廷粮饷。看了这份塘报，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骄傲而得意的微笑，左手将塘报往地上一扔，右手端起杯子来一饮而尽。正在他低头拿第三份塘报时，不知道是由于他自己没注意，还是由于掌烛的小亲兵实在太困倦，打个盹儿，烛火燃烧了他的鬓发。他用手掌在鬓边一抓，将火扑灭，没有烧着几根。那个惹祸的小亲兵吓得面无人色，放下蜡烛，双膝跪下，浑身簌簌打颤。孙传庭向他看了一眼，立刻有两个亲兵过来，将小亲兵从地上拖起，推出

大帐。左右幕僚相顾失色，没人敢吭气儿。过了片刻，孙传庭已经坐下去阅完第三份塘报，中军刘仁达走进军帐，躬身问他对刚才那个亲兵应如何发落。他没有抬头，低声说出来两个字：

“斩了！”

刘仁达跪下去说：“求大人恩典！姑念他整日作战，不曾休息，致有此失，饶他一死！”

孙传庭抬起头来，狠狠地向中军看了一眼，说：“不要啰唆，快斩！”

“是！”刘仁达不敢再求，从地上站了起来，一边慢慢退出，一边向幕僚们递着恳求的眼色。

幕僚们互相观望，随后都用眼色要求那位作诗的同僚出来讲情。他走到巡抚面前，恭敬地作了一揖，说：

“请老公祖息怒。方才这个亲兵虽然罪不容诛，但请老公祖姑念他过度疲倦，实出无心，法外施仁，饶他一条小命。今日我军空前大胜，眼看闯贼全部就歼，举国欢庆，请勿以细故斩人，致成美中不足。况古语云：‘大火流金。’按五行，火能克金。金者兵象，又指西方。今晚烛火烧了大人鬓发，正应在经此一战，大功告成，兵气销尽，朝廷从此无西顾之忧，与拙诗中‘君王从此不忧秦’之句不期相合。此是大大的吉兆，老公祖何必动怒？”

这位幕僚的几句话使孙传庭心中感到舒服，拈着胡须，沉吟不语。全体幕僚一见事情有些转机，纷纷求情。孙传庭向立在旁边的一个亲兵一摆头，说：

“打他两百皮鞭！”随即又加了两个字，“狠打！”

孙传庭继续阅读塘报。这一份塘报是报告革、左等股“流贼”在大别山中潜伏，未敢出山大掠。他没有看完，把塘报扔到地上。外边打人声和哭叫声传进帐来，但他好像并没注意，又看第五份塘报，是详细报告河南各处大灾，“土寇”蜂起。他看完后扔到地上，去看第六份。这一份塘报说淮、泗一带“土寇”蜂起。他不自觉地轻轻皱了一下眉头，把塘报扔到地上。第七份塘报是说清兵深入，高起潜在卢沟桥失利。他摇摇头，扔到地上。刘仁达走了进来，躬身禀道：

“禀大人，已经打过了。”

他没抬头，没用眼睛看，用鼻孔嗯了声。刘仁达蹑脚蹑手地退了出去。他看的第八份塘报是说清兵继续深入，已经到了易州和涿县一带。他把塘报往地上一扔，还有两份不再看了，叹口气说：

“满鞑子已经深入畿辅！”

替他从地上拾塘报的那位幕僚把一沓塘报放在桌上，说：“大人不必过虑。今夜一战将闯贼消灭，大人即可与制台大人前去勤王。大军一到，京畿一带就马上转危为安了。”

孙传庭没有回答，举杯在手，默默地饮了半杯，把杯子抛在案上，又把下巴一摆。那个亲兵会意，把酒壶和酒杯撤走了。他深知手下将校一听说要去同清兵作战就心惊胆战，谈虎色变；而他自己虽对“剿贼”有丰富阅历，但对清兵作战从无一点把握，何况清兵的锐势正盛！他不愿将这话当众说出，只好默不作声。

从大帐外传进来一声吆喝：“总督大人驾到！”跟着，中军匆匆进来，对他说：

“禀大人，总督大人已经来到帐外。”

没等孙传庭来得及出帐恭迎，洪承畴已经走了进来。孙传庭率幕僚们在大帐门里躬身迎接，说：

“恭迎恩师大人！”

洪承畴很随便地向大家拱拱手，说：“战场之上不用多礼。你们各位今天都十分辛苦了。”

孙传庭同幕僚们赶快回答：“大人才辛苦了。”

坐下以后，孙传庭欠身说：

“大人连日鞍马辛劳，不在通洛川大营休息，亲来敝营，不知有何训示？”

洪承畴用带有福建土音的蓝青官话说：“几日来我们连奉数道圣旨，要我们速将闯贼荡平，星夜率师勤王。今晚我又接到兵部十万火急檄文，催促勤王。万一逆贼漏网，不唯皇上见罪，也使我们数年心血，功亏一篑。”

“恩师放心。依门生看来，闯贼经过今日整日大战，只剩下两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儿童和伤号，能够打仗的不过一千多人，且均疲惫万分。如今被我军重重包围，粮草断绝，水源亦无，只得杀马而食。他们已是飞走路绝，恰似釜底游鱼，或降或死，别无他途。”

洪承畴拈着胡须，成算在胸地微微一笑，说：“白谷兄，你未免把情况看得太容易了。”

孙传庭不觉一惊：“门生看得容易？……请大人详示。”

洪承畴说：“困兽犹斗，何况是李自成与刘宗敏等？以学生看来，今夜三更，他们必然要突围出走。万一堵截不住，岂非功亏一篑，遗患无穷？”

“恩师不必过虑。门生已经准备好一封谕降书，正要请恩师过目之后，派人送往贼营。倘彼等束手就降，则我军就可以兵不血刃，降此元恶巨寇。如其不降，我军即于五更进攻，四面截击，必能一举歼灭，不使一贼漏网。”

洪承畴摇摇头：“李自成不是肯降的人。”

“从前李自成冥顽不灵，不肯投降。如今情况不同，彼必肯降。”

“未必，未必。”

“流贼中以张献忠与罗汝才人数最多，作乱亦较闯贼为早。今张、罗二贼先后就抚，朝廷免于诛戮，前例俱在。闯贼失去呼应，以孤立无援之贼抗数省精锐官军，势穷力竭，陷入绝地，逃死无门。情况如此，故门生料其必降。在今日阵上，闯贼已露出降意了。”

“已露出降意了？”洪承畴仍然不信，注视着传庭的眼睛问。

“当时闯贼愿意投降，但求率领贼众抵御东虏。门生恐其行缓兵之计，重弄欺骗官军逃出车厢峡故智[2]，不准所请。我想，如今彼已知我们非陈奇瑜可比，倘派人前去谕降，赦以不死，定然自缚来归。”

洪承畴又笑了一笑，说：“白谷兄既然料贼必降，不妨试试。倘彼等愿意投诚，也免得我军将士再有死伤。”

孙传庭向亲信幕僚们瞟一眼，说：“拿谕降书来！”

一个亲信幕僚赶快把准备好的谕降书呈给巡抚，巡抚又转呈总督。洪承畴看了谕降书后，望着孙传庭狡猾地拈须微笑说：

“白谷兄，我看还是以你巡抚的口气谕降为好。”

“恩师以宫保部院之尊，久任总督，德高望重，威名赫震，流贼闻之丧胆，故请用恩师名义谕降，更易成功。”

洪承畴推诿说：“可是我的印不曾带在身边。”

“门生立刻派人把谕降书送往大营用印。”

洪承畴见不好再推，点头说：“也罢，就送到学生的大营去用印，但须要派一个得力的人前去谕降才好。”

“学生打算派降贼大天王高见随中军参将刘仁达同去，恩师你看如何？”

洪承畴很明白他的用意，但故意表示诧异。因为孙传庭好胜心强，他常用大智若愚的态度对他；倘若传庭在某些问题上虚心向他请示，他就拿出来老成练达的真面目，对传庭所疑虑的问题分析入微。现在他看见传

庭过分自信，骄气横溢，就暂时装着糊涂，问道：

“为什么要派大天王？万一闯贼不降，恐怕连他也回不来了。”

“大天王投降以后，尚未为朝廷立功。派他前去劝降，正是给他立功机会。这种人反复无常，留下未必可靠，万一回不来，亦不可惜。”

洪承畴不再说话，只是拈须微笑。孙传庭向帐外叫：

“传中军刘参将同高见进帐！”

只听帐外一声传呼，随即大天王跟在中军参将刘仁达背后走了进来。他们向总督和巡抚行了礼，肃立候令。孙传庭把谕降书交给刘仁达，吩咐说：

“你同高见拿着这封谕降书立刻到总督大人的行辕用印，然后去到贼营，面见闯贼，将谕降书给他，并要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叫他们立刻投降。速去，不得有误！”

中军参将刘仁达说了声“遵令！”正要退出，不料大天王高见扑通一声跪到巡抚面前，慌乱地说：

“求抚台大人恩典，小的实在不能前去，不能前去。”

“这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为何不去？”

“李贼向来对投降朝廷的人最恨不过。如今大人叫小的前去劝降，不唯无效，恐怕小的一落入他的手中就活不成了。”

“胡说！他现在无计求生，岂敢杀害你么？本抚院倘无十分把握，决不会令你前去。你何必如此胆怯？”

“不是小的怕死，是小的深知李自成的为人……”

孙传庭的脸色一变，大喝道：“本抚院军令如山，你敢抗命不前去么？”

高见在地上叩着响头，连说：“小的不敢。”他想着与其被孙传庭治以违令之罪，拉出砍头，倒不如硬着头皮前去，也许还有一丝活路。于是他哀求说：

“小的此去，凶多吉少。倘若不幸被闯贼杀害，恳请大人可怜我的老婆孩子，给他们一点抚恤，免得饥饿流离，小的在九泉之下也永感大德。”

“你放心去吧。”

高见又磕了一个响头，才随着刘仁达退出大帐。

“凡是投降的贼，都是怕死的没出息货！”孙传庭十分蔑视地骂了一句。洪承畴收敛了脸上的狡猾微笑，说：“以学生看来，谕降书未必有效，还是以布置军事要紧。”

“请恩师指示。”

“白谷兄，据你看，倘若逆贼突围，将从何处冲出？”

“倘若逆贼突围，必从西南与东南两路。”

“何以见得？”

“逆贼经此一战，知大人亲率大军在北，必不敢自投死路。曹变蛟劲旅在南，倚险扎营，闯贼也不敢向南突围。西有华山，东北有潼关，正东有重兵把守，连飞鸟也难越过。西南为贺人龙把守，兵力较弱；东南为左光先把守，今日损兵折将很多。门生料他如想突围，必定选择这两条路冲出。”

洪承畴含笑点头：“白谷兄久历戎行，果然料敌不差。有兄在此，学生何忧！军事上将如何布置？”

“请恩师下令。”

“由你巡抚下令也是一样。”

“恩师代天子总督诸军，亲莅战阵，岂有门生下令之理。”

“既然我兄如此过谦，学生就不再推辞了。可惜来不及传谕几位总兵前来，面授机宜，只好派人口传军令了。”

洪承畴正在沉吟，一个孙传庭的亲信幕僚走前一步，躬身说：“方才听说几位总兵与副将大人都来向抚台大人请示机宜，因见制台大人正在与抚台大人谈话，不敢进来，仍在外边恭候。”

“啊？这就好了！”洪承畴高兴地说，“传马科、左光先、贺人龙三位将军进帐！”

只听一声传呼，三位大将快步进帐，向总督和巡抚参见以后，肃立听令。洪承畴先说了几句慰勉的话，然后说明今夜李自成如不投降，必会从西南或东南冲出。他命令贺人龙速将所部人马秘密地移到东南角上，与左光先协力堵截东南一路；命令马科将所部人马移到西南角上，设好埋伏，不得稍有疏忽。他因为断定李自成向西南冲出的可能性最大，所以一再说这一路特别要紧，叫孙传庭亲自率领巡抚标营精锐移驻西南角上的险要去处。最后他站立起来，说：

“诸位深受国恩，务望努力杀贼，以报皇上。倘能将李自成与刘宗敏等巨贼捉到，献俘阙下，上释九重之忧，下振军民之气，国家当不吝封侯之

赏。如敢作战不力，致有一贼漏网，本总督有尚方剑在，决不宽容！”

三位大将同声回答：“甘当军令！”

三位大将正要退出，忽然被总督叫住。洪承畴在他们的脸上扫了一眼，看见他们的神气都充满着信心，心中欣慰，但是他叮嘱说：

“各位不要因为今天我军大胜，闯贼残余无几，就有点骄傲大意。李自成智勇出众，且得部下死力，不同于其他流贼，望诸位千万要多加小心！”

“一定小心！”三将同声回答。

“还有，我听说李自成之妻高氏虽不熟悉武艺，但为人也是智勇兼备。诸位倘遇高氏，务必将其生擒，一同献俘阙下。”

“遵令！”

三将退出以后，孙传庭恭敬地说：“门生此刻就率领标营移驻西南角上，请大人在此休息，等候闯贼投降回音。”

“好吧，白谷兄多辛苦了。学生在此稍候一时，如闯贼拒不投降，学生也要亲去兄处督战。”

“请恩师不必劳神。门生定不使一贼漏网。”

“但愿兄马到成功。”洪承畴把孙传庭送到帐外，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白谷兄，皇上三下严诏，再赐尚方剑，其焦急心情，可想而知。今夜如不能全歼逆贼，将李自成等阵斩或生擒，不要说影响我们勤王大事，且难免不惹皇上见责。闯贼既悍且狡，不可大意。”

“门生知道。”

洪承畴没有立刻回到帐中，站在寒风中，望着人马在苍茫的月色下匆匆移动……

[1] 斗方——明末士大夫喜欢把他们作的诗写在一种四方纸上，这种纸叫做斗方。

[2] 车厢峡故智——崇祯七年五六月间，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和张献忠等各路起义部队在陕西省兴安县境误入车厢峡，四面山如刀削，只有一个口子被官军堵死。十几万人马被围困在这个绝地，粮草断绝，无法出去，又下了一个多月连阴雨，弓弦都脱了。自成用计贿赂总督陈奇瑜及其左右，伪言投降，骗陈奇瑜放他们的大军出峡，军势复振。

第十二章

闯王的帐篷已经损失完，老营就设在山头的小树林里。刘宗敏和几位重要将领都已到齐，围着火堆烤马肉。从宿营以后，总管就派人到战场上牵回来许多匹受伤的战马，分给各营宰了吃。吃马肉既可以节省干粮，缺水的情况下也比较容易下咽。大家正在谈论今晚如何突围的事，把守在山脚下的偏将马世耀走进树林，报告说：

“禀闯王，洪承畴派一中军参将和大天王一道，随带亲兵十名，前来下书。我叫他们在山下等候。要不要带他们上来？”

“大天王一道来了？”自成问，觉得意外。

没等马世耀回答，郝摇旗不顾身上挂彩，一跃而起，大声骂道：

“畜生！竟敢前来送死！让我去宰了他！”

袁宗第也愤怒地说：“光宰了还不够。给他个大开膛，看他的心是不是黑的！”

自成把右手轻轻一摆，说：“你们都坐下，别暴跳如雷。世耀，书子在哪里？”

“在那个参将手里。他说他要亲自把书子交给你，听你的回话。”

“好吧，带他同大天王来见我。只准他二人上山，亲兵概不准带。”

马世耀走后，郝摇旗重新坐在石头上，望着闯王问：“李哥，你还想让高见活着回去么？”

闯王没有回答，把大家扫了一眼，说：“他们是拿着老洪的书子来劝降的，咱们怎么回话？”

“怎么回话？”刘宗敏轻蔑地冷笑一下，“杀了他们，叫老洪知道咱们是铁汉子，决不投降！”

田见秀摇头说：“用不着杀下书的人，叫他们回去告诉洪承畴说咱们不投降就得了。”

“田大哥，大天王给你送了什么礼物，你还想留着他的狗命？”郝摇旗讥讽说。

田见秀笑一笑，没有回答。

袁宗第说：“大家看，咱们来个假降行不行？”

李过说：“洪承畴和孙传庭都不是陈奇瑜，别想骗住他们。咱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能突围就突围，万一出不去，跟他们拼到底吧。纵然战死，浩气长存，虽死犹生。像大天王这样无耻苟活，还不如死了的好！”

袁宗第拍拍胸脯说：“好！补之！还是你说得对！我袁宗第从造反那天起就没打算在床上善终。咱们活是好汉，死是英雄，要投降还不如头朝下走路！”

李过接着说：“何况咱们总会冲出去一些人。只要‘闯’字大旗不倒，就有重整旗鼓的日子！”

刘宗敏大声说：“补之说得对。还是我的主张：干脆杀了来使，立刻向官军进攻，杀开一条血路出去！”

中军报告，敌将已经上山。刘宗敏将大手一挥，除他和闯王之外，所有的将领都从火边站起来，分两行肃立。这时中军牌刀手早已分作两行站队，从树林中一直排到林外。自成拍一下袖头上落的木柴灰，不动声色地说：

“带他们前来。”

刘仁达原以为李自成已经溃不成军，老营中会乱作一团，没料到竟如此军容整肃，威严难犯。就在刹那间，他觉得他大概没希望转回去了，很后悔没有向亲随和朋友们嘱咐几句话。尽管心中怦怦乱跳，他还是故意装得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地迈步前进。随在他背后的大天王虽然竭力想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不行，愈走近闯王的老营愈是面如死灰，两腿瘫软又打颤，像犯人被拖上刑场一样。两人就怀着这样不同的心理，紧跟在马世耀背后，穿过两行怒目而视、刀剑闪光的牌刀手，来到闯王面前。

李自成和刘宗敏坐在岩石上一动不动，用冷冰冰的眼神望着两个使者。火在地上烧得很旺，照得他们风尘色的脸孔通红，更显得神色威严。大天王为着向大家讨好，相隔几丈远就装作亲热的样子大声招呼，连连拱手，灰白色的脸上堆着极其不自然的笑。但是没谁理他，只有闯王用鼻孔嗯了两声，算是回答他的殷勤招呼。他看见这一招不灵，就不敢再做一声了。刘仁达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在火堆边立定，带着战胜者的傲慢神气，向自成问：

“你就是李闯王？”

“我就是。洪总督派你来有何贵干？”

“总督大人因见你们人马死伤殆尽，已被重重包围，插翅难飞，体上天好生之德，网开一面，谕令尔等速速投降，免遭杀戮。如若尔等执迷不悟，胆敢抗命不降，一声令下，四面大军杀上山来，玉石俱焚，老弱不留，尔等就悔之晚矣。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请勿自走绝路，快快投降！”刘仁达用一只手把谕降书往闯王面前一送，又说：“这是谕降书，你自己看看。降与不降，立刻决定，我好回禀总督大人。”

郝摇旗刷地拔出剑来，抢前一步，大声喝道：“畜生！你敢如此无理，老

子斩了你的狗头！”

刘仁达猛然一惊，谕降书从手中落到地上，离火堆只有一尺多远。他本能地拔出剑来，准备抵抗。但看见在一瞬间有五六个义军将领都拔出剑来，将他和大天王四面包围，他赶快老实地插剑入鞘，并且不管恰当不恰当，从嘴里吐出来一句平日从说书人口里听来的话：

“自古‘两国兴兵，不斩来使’，你们这是为何？”

大天王赶快走到刘仁达前边，一边作罗圈揖，一边求大家息怒，千万不要动武。袁宗第对他冷笑一声，吓得他的脊背猛然一凉。李自成不动声色地将手一摆，使几位将领退回原位。刘宗敏向敌将问：

“今天我们捉到你们两个偏将，据说洪承畴和孙传庭传令，捉到闯王同我刘宗敏都有重赏，是么？”

“捉到李闯王赏银万两，捉到你赏银五千两，另外官升三级。副总兵以上并要保奏皇上，晋封侯爵。”

“听说捉到我们高夫人也有重赏？也是封侯？”

“也有重赏。不是封侯，是世袭指挥。”

“官军里最小的武官是把总。你可知道义军里像把总那样的小官是什么？”

“我听说叫作哨总。”

“对，在我们闯王的部队中叫作哨总。我不杀你，但请你回去传我刘宗敏的口谕，有人能斩洪承畴首级来降者赏一哨总，决不食言。”

刘仁达一惊，疑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刘宗敏还没有等他定下神来，严厉地命令说：

“把洪承畴的什么屌谕降书拾起来，双手呈给闯王！”

刘仁达顺从地俯身拾起谕降书，双手呈给闯王。他立刻后悔自己不该弯腰去拾，不该示弱，感到耻辱，但已经来不及挽回了。

李自成把谕降书看过之后，从鼻孔里轻轻地冷笑一声，把它扔到火上，望着它慢慢烧掉。刘仁达睁大眼睛，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半步，望望那正在燃烧的谕降书，又望望闯王的冷静、严肃又流露着一丝轻蔑微笑的脸孔，壮着胆子问：

“你真不投降？”

闯王慢慢地站起来，用一只脚踏在石头上，说：“胜败兵家之常。我不过

一时受挫，算得什么！我同你们洪总督打了几年仗，原以为他知彼知己，谁晓得他竟然不认识我李闯王是什么样人！你回去对他说，崇祯八年我同高闯王、八大王长驱东进，破凤阳，焚皇陵，是我李某的主张。要是我打算今日投降，我不会焚毁他朱家祖坟。哼，对我劝降，真是可笑！”

“可是八大王和曹操都比你的人马多，他们都投降了，你还不服气么？”

自成听了这话，向前逼近一步，哈哈大笑起来，随即说：“你们以为八大王和罗汝才是真降么？你们敢说从此对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么？他们是不是真降，他们的心中明白，你们的心中也明白。可是话再说回来，我李自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使为着保存兵力，休养士卒，也绝不会像八大王和曹操那样，向朝廷低头，假降一时！”

刘仁达被李自成这种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和毫无通融余地的回答弄得无话可说，但又不甘心就此回去复命。他暗中用脚尖把大天王踢了一下，催他说话。大天王走前半步，愁眉苦脸地说：

“自成，我的好表兄弟，你千万不要这样任性，还是投降吧！四面官军围得水泄不通……”

自成不等大天王把话说完，突然大喝一声：“住口！”

大天王浑身一跳，失魂落魄地说：“是，是。我住口，住口。”

闯王厉声问：“你还有脸来见我么？你还配做我的表兄弟？枉披一张人皮！”

“自成！你，你，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投降是出于不得已啊！”

“有什么不得已？打了败仗就是不得已么？”

大天王从李自成的可怕脸色看出来自己很难活命，但仍替自己辩解，希望能得到饶恕。他说如果不是他的两个儿子雷神保和三家保落到官兵手中，他也不会投降。李自成一听这话，再也按捺不住怒火，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打得他趔趄地后退两步。

“有人为起义亲手杀了自己的老婆儿女，你还有脸说你的投降理由！”自成又飞起一脚把大天王踢倒地上，切齿骂道，“该死的畜生！”

大天王趴在地上连声哎哟，装出一副可怜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自成，你，你怎么是这样脾气……”

闯王下令说：“牌刀手，快替我绑起来！”

立刻过来几个牌刀手，把大天王按在地上五花大绑。刘仁达一看闯王要

杀大天王，立刻大声说：

“他是洪制台派来的，你们不能害他！”

闯王冷峻地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用不着你搭腔！”

郝摇旗在一旁说：“连他收拾了吧，让他同大天王做个伴儿往酆都城去！”

刘仁达不敢再作声，但表面上还装着满不在乎的神情，甚至还流露着一丝冷笑。他心里说：“不出今夜，老子就要跟你们算账！”

大天王哀求说：“自成，老表，闯王，不看金面看佛面，看在如岳叔的情面上，你抬抬手让我过去吧！”

“我正是为了你对不起高闯王，今夜才把你处死！”

大天王望着田见秀哀求说：“玉峰！玉峰！你救救我吧！”

田见秀回答说：“你是自作孽。我救不了你！”

大天王又望着高一功说：“一功！我是你的亲叔伯哥，难道就不替我讲一句情么？”

高一功冷笑一声，转过脸去，不再看他。大天王还在向左右看，希望能看见高夫人。忽然听见自成喝令“跪下！”他的两腿一软，扑通一声在自成面前跪下，并把头低下去。

自成问道：“我问你，那个假扮曹操的下书人是谁派来的？”

“是孙抚台叫我派的。我混蛋。”

“高闯王死去不到一年你就背叛义军，率部投降，又帮助孙传庭设计陷害我同全军将士，连你的叔伯兄弟和妹妹全出卖了。你说，我该不该把你处死？”

“我该死，该死。自成，求你看在亲戚情分上，给我个快性 [1] ，我死到阴曹也感你的情。”

自成向牌刀手们吩咐：“推出斩了！”

郝摇旗大声说：“闯王，让我监斩！”

自成心中明白，点一下头，挥手催促行刑。大天王听到摇旗要监斩，不禁浑身一震。当他被人们从地上拖起来时，恨恨地望着郝摇旗，问道：

“你小子要报私仇么？”

摇旗回答说："老子今夜只平公愤，不报私仇。走吧！"

大天王忽然变得十分凶恶，一边被推着往外走一边破口大骂。尽管几名牌刀手不住地拳打脚踢，用刀背砍他的脊背，他都不肯住口。过了片刻，郝摇旗同几个牌刀手走回来，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扔在敌将面前，故意使它碰到刘仁达的靴尖。刘仁达赶快退后一步，不知闯王将如何发落他，想着也许会割掉他的耳朵或鼻子才放他回去，不禁又一阵心跳。但出乎他的意外，闯王把人头向旁踢开，只对他冷淡地望一眼，随即吩咐说：

"马世耀，送他下山！"

招降使者走后，片刻间人们情绪还不能平静下来。袁宗第和刘宗敏几乎同声说："嗨，大天王这小子死得太便宜啦！"

郝摇旗哼了一声，说："由我郝摇旗监斩，还能便宜了他？我亲手替他小子开膛啦！"

李自成叫大家重新坐下，赶快商议突围的事。多数将领都主张从西南角杀出，奔往商洛山中，等洪承畴和孙传庭的人马北上后再出商洛山奔往河南；倘若万一官军不去勤王，继续追赶，他们就奔往汉中一带。提出这个主张的人们不仅想着商洛山一带人地熟悉，且认为贺人龙的人马在西南角，容易杀开一条血路。但是也有人主张从东南角杀出，奔往正南，然后转往西南。提出这个主张的是李过和田见秀。他们认为今日上午在大战中已经把左光先的精锐杀得丢盔抛甲，七零八落，而贺人龙的队伍还全师无损。

回师向南，奔往商洛山中，本是李自成已经想好的唯一上策。大家都不提继续向东北突围，冲往河南阌乡，也在他意料之内。他暗暗地后悔自己对洪承畴和孙传庭的用兵狡猾估计不足，对官军在潼关的兵力也估计不足，采取毅然北进的错误方略，致遭如此惨败。纵然没有人说一句抱怨的话，他也深深地感到难过。

刘宗敏见大家的意见都说出来了，闯王仍然低着头不作声，便提醒他说：

"闯王，时候不早，该决定啦，你看从哪里突围妥当？"

自成抬起头来，向大家望一望，冷静地微微一笑，说："大家说的话都有道理，只能从贺人龙和左光先的阵地上杀出去，别的没有路可走。可是，洪承畴和孙传庭不是草包，咱们能想到的他们也会想到。他们一定能料到咱们会从西南或东南杀出，事先配置重兵等待我们。"

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继续在心中盘算。大家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心上都有些沉重。自成想着最好的办法是分兵两路突围，使敌人不能够专力追赶，但目前精兵无多，分两路兵力更弱。他正迟疑不决，贺金龙匆匆上来，走到他的面前说：

“禀闯王，我去察看敌情，看见西南和东南两处敌人调动很忙，好像有什么诡计。”

自成点点头，说：“知道了。你去休息吧。”

刘宗敏向自成淡淡地一笑，说：“果然不出你所料！可是尽管如此，咱们也非从西南杀出不可。应该趁他们正在调动，立脚未稳，赶快突围。闯王，请你立刻下令出发吧。”

“捷轩说得对，要趁他们立脚未稳，冲杀出去。咱们决定走西南一路……”

“请等一等！”一个声音从附近传来。

大家一抬头，看见高夫人从旁边树影中快步走出，到了闯王面前。她说：

“今晚突围，不比寻常。精兵和老弱缠在一起，都从一处突围，万一冲不出去，岂不要全盘输光？请大家三思！”

宗敏说：“分路突围最为上策，也是我军以前常用的办法，可是如今我们人数太少，能够作战的将士只有一千多名，倘若分为两路，力量更加单薄。”

高夫人说：“虽然人少，必须分作两路。”

宗敏问：“如何分法？”

“第一队，以一功的中军为主，加上明远的后军，精兵还有五六百人，连孩儿兵和老营的护卫，可以作战的约有千人之众，保老营眷属和彩号先向东南杀出。官军必以为闯王从此突围，都来追赶，然后第二队出发，向西南冲出，这第二队由前军、左军、右军和闯王的标营组成，全是精兵，大约有一千人样子。古人说，一人拼命，万人莫敌，何况你们所带的全是精兵，又是轻骑，毫无拖累，突围定能成功。”

李过忙问：“婶子，你自己随着哪一队突围？”

“我一向率领老营，当然仍跟老营一道。”

一时间众将默默相视，没人说话。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样一分兵，第二队轻骑突围会容易得多，但第一队极难冲出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想到自家的妻儿老小都在老营，想到她们会惨遭官兵杀戮、欺辱，众人心

中都感到不是滋味。

李过摇摇头说：“这样不行。这样你会冲不出包围，婶子！”

高夫人接着说：“只要我和将士们上下一心，奋勇杀敌，总会杀开一条血路的。万一冲不出去，也不碍大事；在目前时候，舍掉我十条性命不足惜，只要能保住闯王突围成功！”

郝摇旗忽地站立起来，大声说：

“第一队既要保护老弱，又要引诱官军，决不可让嫂子率领！难道我们大将中就没有人了么？”不等别人发言，他接着拍拍胸脯说，“这担子让我郝摇旗担了罢！一功同明远全都保护闯王和嫂子。只再拨几个偏将给我，我打着闯王大旗，保护老弱，从东南先杀出去，保管成功。万一杀不出去，我也会拖住官军不放，叫龟儿子们没法追赶你们，还得叫他们狠狠地死一些，血流成河！”

高一功也忽地站起来，说：“摇旗，你保闯王！这担子叫我来担！”

李过站起来，争着说：“叫我来！叫我来！”

刘芳亮和袁宗第也都争着要独自担起这副担子。刘宗敏见几个大将互相争执，害怕耽误时间，望着自成问：

“闯王，你快决断吧！”

闯王没有回答，望着田见秀问：“玉峰哥，你觉得怎样妥当？”

田见秀回答说：“让我想想。”

高夫人斩钉截铁地说：“事不宜迟，请不要再争执下去！只要闯王同你们能突围出去，就能够号召义军，报仇雪恨。摇旗还是应该跟随闯王一路。只要有一功和明远随我一道，准能杀开一条血路出去，大家可以放心。倘再耽搁，等官军布置已定，突围更加困难。”

当几位大将争执的时候，闯王已经考虑停当。等桂英的话一说完，他立刻站立起来，毅然说：

“我已经想好了，决定分作两路。众将听令！”

众将一齐起立，听闯王发令。闯王命令第一队由高桂英率领，刘芳亮开路，高一功居中，率领中军与孩儿兵余部保护老营，袁宗第从前军分出来，率领二百个较强的将士断后。这一路从东南角杀出之后，转往商洛山中与第二队会合。第二队由他同刘宗敏居中指挥，李过与郝摇旗在前开路，田见秀断后，从西南角杀出，转往商洛山中。他又下令：凡是能够骑马的重伤号都带走，一部分实在不能骑马的只好留下。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用沉重的低声说，“可是把他们驮在马上也是死，不如把他们留下来，少受些罪。”

听了这几句话，有几个大将把头低了下去。高夫人心中一酸，眼眶里浮出泪花。李自成继续说：

“至于‘闯’字大旗，突围时不用打，卷起来随我一道，这事儿不必争啦。今夜突围出去，假若咱们的人马给打得五零四散，那就各自找地方潜藏起来，然后想办法互通声气，慢慢往一起会合。陕西一带的官军要开往北京勤王，这局面要不了几天就会缓和，虽说敬轩 [2] 和曹操投降了，可是我想，他们绝不会真心投降，朝廷也绝不会放心他们。我断定敬轩迟早还要起义，与其他晚起义，不如他早起义，所以我刚才对敌将说了敬轩决非真降的话，不过想要朝廷逼敬轩早点儿动手。只要过了目前一时，敬轩不动手，咱们也会重新大干；敬轩动手，官军顾东不能顾西，咱们更要大干。这一仗，只要保住高闯王留下的大旗不倒，咱们就算打赢了。”

郝摇旗心中恍然，笑着说：“怪道你刚才对敌将说那个话，我以为你是恨张献忠投降，故意替他上烂药，原来也是一计！”

自成也微微一笑，随即挥手使周围的亲兵和牌刀手全都退下，收敛了脸上笑容，对大将们说：

“打仗的事情是没有准儿的，也不能不往最坏的地方想。万一我不幸在突围的时候阵亡，你们就推捷轩做闯王。万一捷轩也不幸阵亡，你们就另外推举一个闯王。总之，一定要使‘闯’字大旗不倒下去，不推倒明朝的江山永不罢休。现在已有二更天气，大家速去准备，听我的命令出发。”

他转向刘芳亮说：“明远，你同一功保护老营，这担子很重，务必多加小心。”

“闯王放心。我人在老营也在。”

众将走出树林以后，闯王叹口气，望着高桂英说：

“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一功同明远都太年轻，勇则有余，谋则不足；老袁更是个火暴性子。第一队能不能冲杀出去，就要靠你自己的胆气和智谋了。平日你没有离开过我，从今晚出发之后，你的身边就再也没有一个自成。遇到危急关头，你千万要沉着镇定。你沉着，你身边的将士们也就沉着了。也只有临事沉着，你才能想出办法来化险为夷。”

高桂英觉得心中阵阵酸痛，但竭力保持镇定，匆匆地说：“你不用挂心我，遇到危险时我自然会随机应变。好在一功他们平日都很听从我的话。只要大家齐心，总可化险为夷。千言万语，我对你只嘱咐一句话：千万要保重自己！留得青山在……”

她感情激动，不再说下去。正在这时，他们的独生女兰芝从附近的一个火堆边睡醒了，由一个亲兵带来。她看见父母和双喜哥的神气，恍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走到母亲身边，把脸孔埋在母亲的怀里抽咽起来。又过了片刻，桂英望着自成，正要说话，忽然听见树林里有两声凄惨的叫喊："夫人救命！夫人救命！"随即有三四个妇女披头散发地跑了过来。高夫人大惊，拔剑在手，大声问：

"什么事？"

跑在前边的一个妇女喘着气说："夫人快救命，将士们要先杀自己的老婆孩子哩！"

高夫人还没有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只见郝摇旗的女人牵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抱着一个包袱，从另一个方向逃了过来。但离高夫人还有几丈远，她忽然变了主意，迟疑一下，回头跪在地上，颤声哭着说：

"摇旗，你杀吧，你快杀了俺母子们吧。杀了俺们你就可以无牵无挂，一心一意杀出重围。日后保闯王得了天下，请你念起咱们是结发夫妻，念起我这几年随着你吃了千辛万苦，逢到清明，到野地里给我烧化几张纸钱。你快杀吧！快杀吧！"

郝摇旗大踏步追到面前，举起剑就要往下砍，只听高夫人厉声喝道：

"住手！不许杀害眷属！"

高夫人向前走了几步，神色严峻地问道："摇旗，你疯了？你怎么忍心杀死自己的老婆孩子？"

郝摇旗把剑放下来，哼了一声，说：

"我杀了他们免得累赘，也免得落入敌手，活着受辱。"

"既然把眷属交给我，用不着你操心！咱们女人随着丈夫起义，几年来出生入死，什么苦都吃过，也见过些大阵仗，紧急时都会拿着兵器同敌人拼命，为什么今晚一说誓死突围就先杀自己的老婆孩子？如果我带着他们冲不出去，临时在马上自尽不迟，决不会落入敌手，用不着你们未出师先动手杀死自己的亲人！"

这几句话说得郝摇旗低头无言，扭头便走。还有两个追眷属上来的将士也赶快走了。摇旗走出几丈远，他的女人忽然跳起来，追上去，把一件斗篷披在他的身上，扯断针线。摇旗没回头，走下山去。高夫人对眷属们说：

"老营的人马在这东南边山脚下站队，你们快牵着自己的马匹去吧。"

眷属们走后，高夫人叹口气，望着闯王说："刚才，也不知有几家眷属被

杀！”

“大概死得不多。你同摇旗说话时我已经派亲兵去传知全营，不许伤害一个眷属。”

这是高夫人几年来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形。她很明白，倘若不是将士们认为处境万分危险，抱定必死决心，是不会下此毒手的。她的热泪忍不住唰唰地流了下来。自成也很激动，但是他没有工夫多想这些事，望着桂英说：

“但愿你能率领老营平安冲出。万一冲不出去，下一步怎样办，你临时自己决定。”

高夫人抬起头来，口气坚定地说：“万一落入陷阱，杀不出去，我就拔剑自尽，也叫女儿随我自尽，决不受辱，更莫说叫敌人献俘北京！”

闯王转向身边的两员小将说：“双喜，你留在老营，保护你妈妈突围。小鼐子，你也留下。”

高夫人连忙说：“不，老营不需要多的人，叫他们跟着你吧。”

“叫他们在你身旁，缓急有点用处。”

“不，不！我身边用不着他们！”

双喜望望义父，又望望养母：“妈！我同小鼐子到底跟谁一道？”

“跟你爸爸一道！”高夫人用命令口气回答说，“闯王，你把他们两个带去吧。马上就要出发了，不要为这点小事儿耽误时间！”

“唉，随你！”闯王心中刺疼，转身走了。

双喜和张鼐依依不舍地望望高夫人，又望望高夫人身边的慧英和慧梅，转过身，随着闯王离开树林。高夫人含泪望着他们的背影，直到他们被树木遮住以后才转回头来，对慧英和慧梅说：

“今夜我们要血战突围。万一突围不成，我们只可血战而死，不可落入敌手，遭受侮辱。你们准备好了么？”

两个女兵齐声回答：“准备好了。”

高一功匆匆来到高夫人面前，告她说，第一队已经准备就绪，人马都已经在山脚下排好队了。高夫人用袖头拭去眼泪，冷静地问：

“你禀过闯王么？”

“禀过了。他说第一队可以动身了。”

“那就上马出发！”高夫人吩咐说，立刻带着女儿和男女亲兵们向树林边拴着一群战马的地方走去。

高夫人率领的这一队人马离开山脚向东南走了三里多路，一声呐喊，冲入左光先的营中。左光先扎营已定，并且做好了布置，所以农民军来势虽猛，却没有把官军的阵营冲乱。他们处处遇到截杀，人马损伤很大。高一功和袁宗第都在混战中负了伤。这时左光先知道高夫人在这支突围的部队里边，想着李自成必然是同她一道，于是一面把这一情况飞报孙传庭，一面传令全体将士，务要活捉李自成夫妇，献俘阙下。官军凭仗人数众多，满山遍野，举着火把，到处狂呼：

“活捉李自成！活捉高桂英！……”

农民军且战且走，沿路继续死伤。刚刚把左光先的人马甩在后边，前边又被贺人龙的人马挡住去路。农民军不管男女老幼，一声呐喊，冲进贺营。虽然有总督和巡抚的森严军令，有皇帝的诏书和尚方剑，有皇帝亲信太监的监视作战，贺人龙极想立功，但无奈他的手下将士一则因欠饷太久，二则因昨天贺金龙所行的计策发生影响，多数人都不肯拼命作战。尤其那些下级武官和士兵平日满腹怨言，士气很低，如今受了农民军中乡亲们馈赠的银子和礼物，更加怀着“手下留情”的想法。对于总督手中的尚方剑，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自来尚方剑只杀大官儿，杀不到他们头上。贺人龙见状，气得大声骂道：“妈的屄，你们是拿着老子的头做人情！”但是他骂也好，以杀头威胁也好，弟兄们总是不愿拼命，遇着农民军冲到时，稍事抵挡便让开了路。贺人龙一面嘶哑着声音督战，一面派人把高杰叫到面前，严厉地命令说：

“高游击！这是你报效朝廷的千载良机，还不上前把闯贼夫妇捉来！”

高杰和李自成同里，很早随自成起义，因为作战勇猛，深受倚重。自成原来有一个妾姓邢，容貌不错，粗通文墨，替自成掌管军粮、兵器和各种军资的发放工作。高夫人巴不得邢氏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助丈夫一臂之力，所以待她很好。自成不是个贪色的人，经常操心打仗和练兵，不常同邢氏住在一起。高杰常向邢氏领取银、粮、甲仗，慢慢勾引上手。因怕被别人知道后性命难保，遂于崇祯八年八月间偕邢氏私逃，并带走亲信将士数百，投降贺人龙。他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再回义军，就死心塌地为朝廷出力，有几股农民军被他带领官军袭击，吃了大亏。贺人龙见他实心投降，连立大功，就保他做了游击将军。可是高杰不肯同李自成直接作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亲信都是老八队的子弟兵，倘若同老八队遇到一起，很难指望他们认真作战。他曾经毫不隐瞒地把这一顾虑告诉贺人龙。贺人龙也不勉强，所以每逢直接同自成交战时总调他搞别的任务。最近便因官军粮秣困难，让高杰一直率领着他手下的二三百名骑兵到处搜罗，沿途打劫，供给大军每日食用，而没有参加战斗。但今晚是

在洪承畴和孙传庭的眼睫毛底下作战，军令如山，连贺人龙自己都凛凛畏惧，更不能由着高杰避战了。

高杰不知道闯王在什么地方，但认出面前的一股人马是高桂英率领的老营。于是他把人马一字儿排开，自己勒马阵前，挡住义军去路，大声劝降。而左光先的人马和贺人龙自己率领的人马也分头追上来了。

高夫人见情势十分危急，立刻把三位大将和一群偏将叫到面前，先向刘芳亮问：

“明远，你没有挂彩吧？”

“我没有，夫人。”

“好，你去堵挡左光先和贺疯子一阵，让我用计谋来对付翻山鹞，叫他让路。”

刘芳亮走后，高夫人命令老营同孩儿兵撤到附近的土丘旁边，隐藏起来，等候着她。她挑了贺金龙等几员没有挂彩的偏将和大约不足一百名弟兄留在身边，叫高一功和袁宗第到老营那里去。但是这两位大将没有接受她的意见，同她一起留了下来。

她对身边的一位男亲兵说：“张材，你的箭法好，躲在人背后把弓箭准备好。我同高杰讲话时你暗中对他瞄准，倘若他听了我的话让路就罢了，若是不肯让路，看我一挥手，你就对他射一冷箭。”她又转向一位女亲兵：“慧英，你也暗中瞄准他的马。张材射人你射马，只要有一箭射中，就杀了官军的气焰。”

“是！”张材和慧英齐声回答。

她把眼睛转向贺金龙。尽管追兵的喊杀声和狂呼“活捉高桂英”的声音已经很近，但是她十分镇静地叫了一声：

“金龙！”

“有！”贺金龙回答一声。

“你准备好，看见张材和慧英射出箭后，你就猛冲上前，趁高杰惊慌失措，将他斩了。”

“是！”

高夫人吩咐完毕，策马向前，离高杰不到二十步远时，在月光下连对方的鼻子眼睛也看得清楚。她明白敌人要劝她投降或生擒她献俘阙下，决不会向她放箭；她这样走近几步，张材和慧英的箭射出去就更有把握。高杰是一个有勇无谋、胆大心粗的人。他看见高夫人身边的将士所剩无几，而高夫人又策马来到他面前，以为她定然是自知无路可逃，愿意投

降，于是大声说：

“李嫂子，老八队已经完蛋啦，快投降吧！”

高夫人按捺着一肚子怒气问：“你是英吾么？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朝廷不是悬有重赏么？快来捉我吧，迟疑什么呢？”

“嫂子不要这样说。虽然嫂子一向待我不错，可是如今我已归顺朝廷，不能徇私情放走嫂子。请嫂子自己下马投降，免得动手。”

“英吾，你既然还有脸叫我嫂子，让我问你几句话。问过后，我是降是战，再作决定。我问你，我同自成一向待你如何？”

“李嫂子，两军阵前何必问这话？”

“七八年来，自成把你当手足相看，别人也说你是自成的心腹大将。你既拐走了邢氏，又拉走一批人投降官军，翻脸成仇，杀害起义兄弟，如今又来劝我投降，想送我到北京给朝廷凌迟处死。你如此行事，别说对不起自成，难道能对得起一班朋友？能对得起咱们老八队的大小三军？你忘恩负义，禽兽不如，还有脸同我说话！”

高杰被斥责得满脸通红，说：“高桂英，你休得胡说，再不投降，我就不留情面了。”

高夫人向高杰左右的将士高声叫道：“老八队的众弟兄们，李闯王没有亏待过你们，有良心的都站远一点，让我同翻山鹞决一死战！”

她的话还没落音，两支箭已经从她的背后射出。慧英的箭射出稍早一秒钟，先中了高杰坐骑的右眼上边，穿透脑骨。张材本来要射他的喉咙，想一箭结果他的性命，不料他的马中了箭猛跳起，这一箭误中在他的护心镜上，铿然一声落地。高杰的马跟着咕咚一声倒下去，把他抛在地上。农民军早就咬牙切齿，趁着这机会同贺金龙杀了过去。高杰的二三百骑兵中有一部分听了高夫人的话拨马就走，但有一部分是高杰的死党，舍命抵挡，把高杰从地上救起。高杰跳上另外一匹马正要迎战，不知谁从后边对他放了一支暗箭，误中在他的盔上，他惊魂未定，贺金龙已到面前，一刀砍伤了他的左颊。他手下毕竟人多，把贺金龙团团围住。高杰怕部下有变，趁机会负伤而逃。

贺人龙趁着刘芳亮在同左光先厮杀，指挥着人马一拥过来，把袁宗第和高一功等包围起来，展开混战。罗虎害怕高夫人有失，留下一半孩儿兵保护老营，率领着一半拼命来救，在官军中左右冲杀，寻找高夫人。高杰的手下人虽然随高杰叛变，但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的孩子有不少参加了孩儿兵，因此他们不忍心同这些孩子作战，一哄而退。

贺人龙的部队本来就不愿出力死战，一见高杰的人马纷纷退走，不知究竟，就有不少人跟着后退。贺金龙趁机杀出核心，大声喊道：“乡亲们！

咱们无冤无仇，非亲即故，用不着彼此拼命！”一大群姓贺的将士听见贺金龙的呼喊，簇拥着贺人龙就往后退。贺人龙一面大骂不许退，一面却在将士们的簇拥中后退了一箭之地。等他再想追赶高桂英，高夫人早已不知去向。

高一功在混战中杀了一阵，看见贺人龙和高杰的人马已经后退，赶快回头来寻找姐姐，却没找到，连袁宗第和贺金龙也不知都杀往哪儿去了。遇见罗虎，询问老营情况，才知道罗虎是带着一半孩儿兵来救高夫人，对老营的情况也不清楚。他们赶快向老营方才隐蔽的土丘奔去，却不见了老营。月色下，但见满山遍野，到处是左光先的步兵和骑兵。他们在战场上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找到。后来看见一股人马正在被左光先的人马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他们以为一定是高夫人所率领的老营和卫队，不料冲杀过去，却看见是刘芳亮在那里苦战。他们把刘芳亮救出重围，一同在喊杀震天的战场上，在无边无涯的敌人中间左冲右突，到处寻找高夫人，却连踪影也找不到。后来他们的人马剩得更少，被左光先的骑兵冲散了。

刘芳亮身边还有一百多人，好容易利用复杂的地形和树林的掩护，暂时甩掉了敌人，向一座小山脚下奔去，因为刚才曾从那里传过来一阵杀声，想着高夫人可能会逃到那里。到了小山脚下，只见小河滩上和浅浅的河水中到处都是人和马的尸体，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孩子。分明是老营在这里同追兵有过一场混战，可是高夫人哪里去了？

刘芳亮同几个亲兵跳下马来，在死尸中到处寻找，要找一个尚未断气的农民军问一问高夫人的下落。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却谁都不肯说出：他们留心看那些尸体，看有没有高夫人在内，但又害怕会看见她的尸体。尸体是那样多，一些尸体血肉模糊，加上月色不明，他们时间又紧迫，怎么能一一辨认？忽然，他们看见驼背老头躺在血泊中，旁边躺着他的身中数箭、已经死了的大青骡。他只剩下奄奄一息，身上、头部和右手被砍伤，花栎木棍子已经丢失，左手中握着砍柴的短柄利斧、右手握着镰刀把。在他的前边两步远躺着两个官兵，一个人的脑袋和半个脸孔被劈开。刘芳亮俯下身认清以后，抱着他的血身子连叫几声，问他：“高夫人哪里去了？”他慢慢地呻吟一声，吐出来模糊不清的三个字：“都完了。”随即他的头一耷拉，停止了最后的微弱呼吸。刘芳亮放下驼背老头的死尸，站起来望望天上的星、月，望望河水，想着老营的人们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全都完了。他活着，有什么面目去见闯王？特别是想着高夫人的不幸牺牲，他欲哭无泪，恨不欲生，刷一声拔出宝剑就要自刎，多亏站在身边的一位小校眼疾手快，用力抱住了他的手腕。他一脚将小校踢倒，又要自刎。两个亲兵同时抱住了他，跟着，左右和面前的将校和亲兵们一齐跪下，劝他莫寻短见，赶快率领大家突围，往商洛山中寻找闯王要紧。

正在这时，一个小校喘吁吁地来到他面前，说是看见沙滩上有许多马蹄印直往东去，并有血迹往东，说不定是高夫人率领着老营的一部分人马往东去了。刘芳亮亲自到沙滩上察看，发现果如小校所说，一线希望从

他的心上生出。他把宝剑一挥，说：

“上马！往东寻去！”

转瞬之间，刘芳亮同将士们都上了马，像一阵疾风往东刮去，背后留下来一溜烟尘和一川月色。

第一队出发不久，闯王亲自率领的第二队跟着出发，悄悄地向西南疾进。当接近官军的营盘时，一声呐喊，冲杀进去。官军已经有了准备，孙传庭和马科亲自率领官军，堵截义军去路，首先是火炮与弓弩齐发，使农民军受到很大损失。幸亏农民军全是轻骑，行动如风驰电掣，眨眼卷到敌人中心，短兵相接，展开混战，使敌人的火器和弓弩失去作用。他们以一当十，且战且走，官军虽然有巡抚亲自跃马督战，也没有办法把农民军拦阻，只好纷纷地给农民军让开血路。

农民军走了五六里路，已经杀出重围，遇到一条小河，人马都停下喝水。李自成检点一下人数，只剩下三百多人，而郝摇旗的人马没有跟来，不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给敌人截断了。

从南方传未一阵阵的喊杀声。李过有些焦急，向闯王说：

“二爹[3]，郝摇旗失散了，一定是误走到曹变蛟的阵地上，怎么办？我去救一救他？”

“算了，随他们去吧。一来我们无兵可分，二来你也没办法找到他们。”

追兵已经很近了。农民军迅速上马，肃静无声地等候着闯王下令。直到这时，这一支人员稀少、多数挂彩的队伍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纪律和秩序，并不因为官军的追到就惊慌溃逃。李自成骑在乌龙驹上，张弓注视，等看见官军的骑兵影子时，他命令说：“起！”同时他连发两箭，射倒了两个走在前边的骑兵，使官军大为惊骇，纷纷停住。农民军沿着一条峡谷向南方缓缓奔去。李自成亲自带着张鼐、李双喜和亲兵断后。

前来追赶的是马科的骑兵。他们不敢猛追，但又不愿让农民军白白逃掉，所以总是相距半里上下，希望到天明时或有乡兵拦击时他们就一鼓向前。李自成看破了官兵企图，吩咐李过带着张鼐、任继荣和任继光等一群青年战将和二百多名骑兵留了下来，埋伏在两旁的树林里边。

马科率领着十几员战将和一千多名骑兵正在走着，突然听见背后发出来一阵喊杀，有两支人马从两边树林里同时拦腰杀出。他正在惊慌失措，李自成、刘宗敏和田见秀等杀转回来，他还企图抵抗，但是他的兵将们不知道农民军有多少人马，一哄而逃，并且把他裹在中间，拥着他不能不逃。他亲手砍死了几个兵，想制止这种混乱，但也无济于事，就只好

带着一部分将校和亲兵在自己的骑兵中间乱冲，夺路而逃。农民军对着混乱的官兵大杀一阵，也不追赶，继续向前赶路。

当马科的人马正在峡谷中慌乱溃退的时候，孙传庭带着他的巡抚标营追到，他起初得到左光先的禀报，认为李自成夫妇带领老弱妇女和一部分精兵向东南突围，但当他正亲自向东南追赶时，又接到马科的禀报，说是向西南的一股“流贼”全是精兵，并发现刘宗敏在内，可能李自成本人也在里边。他赶快回兵向西南追来。他的标营人马见马科的人马这般溃逃，以为是农民军追杀过来，也立刻惊慌后退，经他大喝几声，才算止住。

孙传庭派人把马科叫来，问问情况，但也不能断定李自成是否在这一股突围的人马里边。他正要下令穷追，从战场上连来了两个报告：一个说有人看见李自成负伤落马，藏在林中，如今正派人仔细搜索；另一个说在乱尸中发现了一个死“贼”很像李自成，身旁躺着一匹乌驳马。孙传庭向禀事的小校厉声问：

“这个死贼的身上是不是挂着朱红描金牛皮箭囊？”

“回大人，是朱红描金牛皮箭囊。”

“手中拿的可是花马剑？”

“他的右手也受了重伤，剑不知失落何处。”

“难道连剑鞘也失落了？”

“没……没有看清剑鞘上有没有字。”

“谁派你前来禀报？”

“总兵大人。”

“混蛋！……回去细查！”

小校走后，孙传庭在马上想了片刻，下令停止追赶，速将人马撤回。以他看来，马科的人马经此一败，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难望拼命追敌。别的追兵受了这一仗的影响，对农民军也有点心中畏怯；前边山路崎岖，万一再中埋伏，损兵折将，不唯影响勤王，而且会受皇上责罚。另一方面，他想着“流贼”分为两股突围，闯王未必在这一股里；如若在这一股里，前边所有山路已经有乡勇把守，定难侥幸逃出。另外，刚才连来两个报告也增加了他的幻想。他想今夜“流贼”死伤惨重，大概李自成不死即伤。想到这里，他向跟在身边的中军参将刘仁达说：

“火速通令三军，闯贼等元凶巨恶不死即伤，务须认真于死尸中及林间草丛逐处搜查，不得有误！”

孙传庭回到战场上巡视一下，看见到处都是尸体和负了重伤的人。他来到曾经是农民军驻扎的那座小山寨中，农民军所留下的几百个重伤号都没有了首级。他明白这是某部官军为虚冒战功来割掉的，但是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坏处。他也将以假作真地上报朝廷，也让那位从北京来的刘太监看一看他的战功。所以他看了后没有说什么话，赶快策马向他的老营奔去。这时天色已经黎明，而总督也来到他的大帐中了。

洪承畴一直在高处观战，后来听说向西南一路突围的都是农民军的精骑，他断定李自成必然在这一路，随即率领标营前往督战。但走了一段路，得到禀报，知道孙传庭和马科已经退回，他就来到大帐中等候。孙传庭把追杀情形报告以后，他心中暗暗吃惊，越发断定李自成准是率领着刘宗敏等从西南逃走了。但是转念一想，这次大战使李自成差不多全军覆没，毕竟是十年“剿贼”以来的空前大捷，皇上大概不会责备；万一责备，这责任也是在巡抚身上。这么一想，他就没有把心中的不愉快流露出来，反而对孙传庭说了些慰勉的话。正好潼关兵备道丁启睿也来到帐中，他意味深长地说：

“丁大人，此次大捷，实为十载剿贼所未有。然闯贼与刘宗敏等或死或逃，尚不可知。学生与孙大人马上就要北上勤王，今后关中治安及查明巨贼下落，都要仰仗老先生了。”

丁启睿听出来这话中有保荐他接任陕西巡抚的意思，赶快躬身回答：

“职道一定遵命。”

随即丁启睿立刻又派许多人去传令各处山寨士绅，务须督率乡勇处处堵截，用心搜山，“不许一贼漏网”。

这次李自成伏击战虽然获得成功，但农民军也死了二三十人。黎明时候，人马正在崎岖的小路上前进，忽然发现前边的道路被树枝堵塞，不能通行。大家正在发疑，忽听一片锣响，从附近的树林和荒草中窜出几百乡兵，凶猛扑来，手执六七尺长的白木棍子，朝着人马乱打。农民军仓猝迎战，损失很大，只好落荒而走。走不到两三里，前边又出现几百乡兵，截住厮杀，而背后的乡兵也呐喊着追赶过来。

刘宗敏在昨天黄昏前已经受了轻伤，夜间突围时又受了两处伤，有一处箭伤在胸前，比较严重，如今精神已经委顿。更糟糕的是，他的马也带伤了。但是当他看见一个穿红袍的人，骑着一匹甘草黄骏马，指挥乡兵进攻时，他的精神忽然振作，大吼一声，直向红袍奔去。那个人看他来到，回马便走。刘宗敏正在追赶，连人带马落进陷坑。红袍立刻转回，用大刀砍他。同时有十几个乡兵在岸上用枪向他猛刺，用白木棍子蒙头乱打，像落下的雨点一般。他在陷坑中狂吼如雷，挥舞双刀，使敌人的枪刀和棍棒不能近身。许多年后，这一带的人们还活灵活现地传说着当时刘宗敏的奋战情形，并说他简直不是武将，而是一个天神，又说他是蓝田某处大寺里的韦驮转世。不过当时刘宗敏虽然英勇抵抗，到底也无

法跑出陷坑，幸亏李过赶来，杀散乡兵，刘宗敏趁机会奋力一跃，出了陷坑。一看那个穿红袍的人尚在附近召集乡勇，企图反扑，宗敏不顾身上的三处伤口都在流血，大吼一声，纵跳而前，一刀把他砍下马来，抓过来甘草黄纵身骑上。他和李过已经没有一个亲兵，不敢恋战，赶快向闯王那里奔去。

随着闯王突围出来的兵将，大部分牺牲了，余下的也被打散，东一股，西一股，各自为战。他的身边只剩下双喜、张鼐，还有少数几个亲兵。看见刘宗敏和李过来到，他用剑挥了一下，说："随着我来！"于是他在前边开路，李过殿后，一路砍杀，突破了乡兵包围，不管有路没路，望着正南奔去，走了一里多路，遇着田见秀和谷可成带着三个人从另外一条路上奔来。他们会合一起，继续前进。又走了两三里，从树林里走出来两个骑马的人，向他们呼喊。他们看见是袁宗第带着偏将李弥昌，身上都染着鲜血。一看见袁宗第，自成的心中一凉，想着："老营完了！"等袁宗第走到跟前，自成问了问他们身上的创伤情形，叫大家继续前行。又走了一里多路，遇到一条山溪，他才叫停下休息，饮马，打尖，并取出尚炯昨晚给他的金创神效散叫受伤的人们上在伤口上，还有一种内服的丸药也让他们用凉水吃下。从看见袁宗第和李弥昌以后，直到现在，大家都憋着没有问高夫人和老营的事，为的是一则大家心中都明白老营完了，不敢打听，二则也因为他两个的伤势很重。可是大家多想知道老营的真实情况啊！路上，李过和双喜都曾经忍不住要问，被闯王用眼色阻止了。如今上过金创神效散，又吃了止疼和血的丸药，他们的伤口不疼了，精神也好些了，李自成才向宗第问道：

"汉举，老营怎么样？明远同一功的下落呢？"

袁宗第，这位二十九岁、平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猛将，突然像小孩子般哭了起来。他相信老营完了，愧悔自己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他认为他自己的妻子一定牺牲了，高夫人和兰芝也没有下落，而刘宗敏、李过等各位大将和偏将的眷属都跟着完了。他抽咽着说：

"闯王！老营给冲散了，一切完了。我没有面目见你，也没有面目见大伙儿兄弟！"

李自成安慰他说："胜败兵家常事，难过什么？你自己也受了伤，并不是没有出力。"

田见秀接着说："大家不用难过。老营不过是一时给官军冲散，过些日子就会知道下落。目前保着闯王找一个地方立脚要紧，不要为老营事弄得方寸无主。"

刘宗敏和李过也对袁宗第说了几句宽慰的话。随后，李自成问了第一队的突围和失散情形，吩咐大家上马起程。

茫茫无际的冬日蓝天上，孤孤单单的一小群征雁，排成"人"字，向南飞去。蓝天下，群山中，崎岖坎坷的羊肠小路上，队伍在行进。这支剩下

来的农民武装，连兵带将只有十五人，忍受着饥饿、疲惫和创伤的疼痛，心情沉重，在荒山野谷中不停地走呀走。尽管在作战中被汗水湿透的内衣冰着肌肉，冷彻心脾，但还是有人在马上昏昏睡去。地形曲折，常常没有路。他们知道这时已过中午，按照着太阳的方向前进。李自成走在最后，想着这是他起义十年来失败最惨的一次，在心中自问："难道就这样完了么？"他自己回答说："不会的。只要我李自成没战死，不投降，就不会完事，我们会重新起来的！"想着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将士们，想着那些被他当作孩子看待的孩儿兵们，想着自家妻女，他心中十分酸楚。许多失踪人们的影子，特别是高桂英昨天夜间同他在火边说话时和临别时的音容，都浮现在他的眼前。

走着走着，天气转阴，暗云低垂，似乎要下雪的样儿。不知走了多远，人困马乏，转眼间已是黄昏。闯王想着已经到了洛南县境，也许离杜家寨没有多远，便下令在树林中一个背风的地方休息。那些受伤的将士早已支持不住，一被扶下马来，有的靠着树根，有的倒在草上，立刻睡去。李自成同几个没有受伤的人赶快割了几堆干枯的荒草给战马充饥，又砍了许多干树枝生了一堆火。点火之前，他小心地向四下瞭望一番，看清楚周围几里内绝无村庄，更没行人，料想绝不会发生意外。

战马全不卸鞍，只把肚带松一松，好让它们吃饱。人不解甲，并且把马缰挽在胳膊上，以备万一。自成叫大家安心睡觉，他同两个没有挂彩的亲兵轮流放哨，他坐到二更时候，把亲兵李强唤醒，他才睡觉。但李强也实在疲困，坐不到一个更次，便不由自己的意，头一栽，靠在树根上睡熟了。

荒山寂寂。夜幕沉沉。林间宿鸟无声，只有枯草败叶在霜风中瑟瑟作响，与战马嚼食干草的声音、偶尔从火边发出的轻轻鼾声相混合。就在这沉寂而黑暗的午夜，几百乡兵悄悄地来到附近，要将他们全部活捉或杀死。

完全出李自成和刘宗敏等的意料之外，他们下午在荒山深谷中迷失了方向，绕了许多弯，反而向西北退回来几十里，误入乡兵控制的地区。当他们来到这里不久，有两个巡逻的乡兵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奔回山寨报告。这里距山寨有十几里远，所以等寨主得到报告，集合几百乡兵拿着武器分三路来到附近，已经是三更以后。他们在一里多远的树林中聚齐，然后采取包围的形势向这一小股酣睡的农民军悄悄走来。

尽管火已经快熄了，午夜的荒山中刮着霜风，寒意刺骨，但是极度疲惫的农民军竟没有一人醒来，只有战马在静静地嚼着干草。

乡兵在树林中摸索前进，离他们只剩下半里远了。如果他们不能够及时醒来，不要片刻工夫，他们就要被扑到身边的乡兵们捆绑起来。

乌龙驹已经把地上的一堆干草吃得快完了。松了的肚带又感到紧起来了。身上重新感到有力了。但是它仍然低着头，贪馋地继续吃着，并且

顽皮地探出头去，在旁边一匹骟马的草堆上拉了一口干草，逗得骟马掉过屁股踢它一下。它正要还报骟马一蹄子，忽然仿佛听见了什么可疑的声音，立刻停止嚼草，抬起头，向着前方和左右张望，同时两只耳朵机警地左右转动。紧跟着，它似乎明白了有什么危险来到，用力拽它的缰绳。连拽几下，闯王仍没醒来。它连敌人在树林中摸索前进的黑影也看清了，于是愤怒地狂叫起来，跳着，踢着，前铁掌在石头上踏得火星乱飞。

李自成一乍醒来，忽地跃起，但周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恰在这时，有一群宿鸟从附近的林中扑噜飞起。他心中恍然明白，一边拔出花马剑一边大声叫道：

“上马！”

他的声音是那样洪亮，不但把他的全体将士叫了起来，而且使来到附近的敌人大吃一惊，有的人禁不住打个寒颤，向后倒退。农民军以惊人的速度紧了肚带，先把重伤号扶上战马，跟着全上了马，拔出来刀和剑。闯王把镫子一磕，同时说了声：“随我来！”向着鸟儿飞去的方向奔下山坡。乡兵们齐声呐喊，打算追赶，但他们都是步兵，没法追赶得上。拦在前面的几十个乡兵见农民军来势很猛，一交手就死伤了十来个，立刻惊慌地让开了路。

这一小股人马逃出危境以后，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行。走到天明，遇到一个老百姓，他们才知道昨天下半天走错了方向，而现在走的方向很对，已经进到洛南县境了。李自成叫人马稍事休息，打打尖，继续走路，他看看只剩下的十五个人，又一次在心中问道：

“难道就这样完了么？”

[1] 快性——用最快的办法处死，如斩首。这样处死可以使受刑者少受痛苦。

[2] 敬轩——张献忠的表字。

[3] 二爹——米脂县方言，称叔父为爹，称父亲为爸爸。李自成是李过父亲李鸿名的同胞二弟。

第十三章

当天下午，李自成遇见了高一功和两员偏将。他们都带着重伤，亲兵都死完了。第二天上午，闯王等十八个人到了杜家寨。

李自成一则因为二百多个重伤号还留在这里的山洞中，需要运走，二则也需就近派人打探潼关官军的动静和等候溃散的将士，所以打算在这里停留三四天，再向南走。那个杜宗文老头派年轻人整日在附近的山头瞭望，还派人往北乡，直到潼关县境，打探军情。

又有零星的溃散人员来到这里，多数都带着轻重不同的伤。李自成因为此地粮草困难，距离潼关又近，只把重伤的人员暂时留下来，叫其余的全都继续往西南走，指定在商州以西的一个地方集合，并且派一名将领先率领一些人去那里扎好老营。

高一功到杜家寨以后就发高烧，到第二天仍然烧得昏迷不醒。李自成十分发愁，很久很久地低着头坐在他的床边。想到几天前如果采纳一功的意见回头往汉中去，不同孙传庭在潼关附近硬碰，大概也不会全军覆没；又想着起义十年弄到这个下场，禁不住暗暗地长叹一声。

闷腾腾地从高一功的床边离开，李自成又一次走到山半坡上，在松林中盘桓很久。他一会儿想着那些没有下落的亲人和将士，一会儿想着今后应该怎么办，千头万绪，心乱如麻。在极度无聊中，他从口袋里摸出来一个天启钱，在石头上掷着卜卦，结果是两吉一凶。他的心中感到欣慰，但又奇怪："既然是吉兆，为什么还有一个凶卦？"跟着他又卜桂英母女的生死下落，却得了三个凶卦。他的心头猛一沉重，抓起铜钱用力一扔，扔进山谷。他心绪烦乱地在树林中信步走着。看见一棵倾斜的小树挡着羊肠小路，他拔出花马剑，一扬手削断小树。一个石块挡在路上，他把它踢出几丈远。过了一顿饭工夫，他才在一个磐石上坐下，重新思索着今后怎么办，忽然叹口气，自言自语说：

"胜败兵家常事，跌倒了爬起来，重新好生干吧。自古打天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窑洞附近的草棚中传过来一阵马嘶，又雄壮又精力饱满。李自成听出来是乌龙驹在叫唤。平时，纵然有千百匹战马在早晨纷纷嘶鸣，他也能辨别出它的声音。现在他听出来它已经吃得很饱，休息好了。听见战马迎风长嘶，他不由得抽出花马剑来看了又看。花马剑已经多天没有工夫磨了，有些地方的锋刃看来略微显得钝了，有些地方带着干的血迹。他把剑放在靴底上来回擦了几下，但是不能把乌紫的血迹擦净，于是他把剑插进鞘中，连鞘交给亲兵头目李强，说：

"快拿去把剑磨利。还有，叫人把乌龙驹牵出棚子遛一遛。你听听它的叫声，几天不上阵，它又急啦。"

“是的，乌龙驹连三天也不肯闲着。”李强看见闯王的嘴角开始有了笑意，心中说不出的欣慰，接着说：“这花马剑跟乌龙驹可真是出了力啦！”

李强带着花马剑走后，闯王继续停留在山坡上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一个念头突然跳到了他的心上，他想了想，在心中说：

“对，对，趁如今朝廷在中原兵力空虚，一定得想办法使敬轩重新起义。倘若他起义，全盘死棋都活了。”

虽然他知道两三年来他同张献忠之间的关系很不好，而献忠的为人又有些诡诈，想劝说他不是容易的，但是他决计不管如何也要走活这步棋。

闯王走回到窑洞外边，恰好乌龙驹已经遛毕，被牵了回来，而李强也把花马剑磨好了。他接过来花马剑，看见一道青光照见自己的面影，锋刃又显得无比犀利。在起义后不久得到这柄剑时，他曾经按照古人对一些名剑的传说，用马鬃试过它有多么快。现在他一时高兴，又随手从马尾上割下来十来根长毛，放在离剑锋两寸远的地方，用力猛一吹，那些长毛碰在剑锋上纷纷断落。左右的人们齐声叫好；有的人从没有见过这样快的剑，大为惊奇。闯王望着大家笑一笑，插剑入鞘，挂在腰间。他正要叫亲兵取马鞍子，打算骑着乌龙驹跑几趟，忽然张鼐跑到跟前，向他禀报说郝摇旗回来了。

“他回来了？在哪里？在哪里？”闯王连声问。

“他带回来的人马多，山下边的那座破庙没人住，他就驻扎在庙里啦。”

闯王心中一喜，忙又问：“他带回的人马多么？有多少？”

“可不少，一百多人。马也有几十匹，还有几匹骡子。”

“啊，他还带回来一百多人！”

倘若在往日，就是一位将领带回来一千多人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是今天郝摇旗带回来一百多人，不但在张鼐看来是个意外，在闯王也看作一个意外。他满心兴奋，说了声：“走，看他们去！”匆匆地下山了。

那天夜间，同大队失散之后，郝摇旗走错了路，向南冲去。等接近曹变蚊营盘时，他才忽然明白，但背后追兵很多，想回头重寻道路已不可能。正在忙中无计，忽见曹变蛟的营盘与马科的营盘中间守兵正在调动，于是他率领百余人呐喊一声，杀了进去。曹变蛟的麾下将士虽然比较精锐，但正被调动驰援左右战场，没想到会有一队敌人向自己的阵营冲来，所以一下子竟被冲乱了阵。等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想把郝

摇旗包围起来，这一群不速之客已经猛冲猛打地穿营而过。

郝摇旗逃出以后，还有四五十人；路上遇到乡兵混杀一场，只剩下十几个人。他本想从龙驹寨奔往河南内乡境内，但因乡勇和官兵把守甚严，无机可乘，只好折转向西，按照闯王在突围前的指示前往商洛丛山，不料在杜家寨碰到一起。沿路他陆续收容了别的队里溃散出来的弟兄，所以此时已经有一百多人，步骑都有，武器不全。郝摇旗一向就不喜欢严格纪律，何况是打了大败仗。在从龙驹寨向这边来的路上，只要有机会抢到粮食他就抢，所以不但带来了一百多人，还带来了不少粮食。

李自成还没有走下山脚，郝摇旗已经上山来见他。一碰面，自成抓紧他的双手连连摇着，大声说：

“哎呀！摇旗！我日夜都在挂心着你的下落！”

“怎么样，李哥？我不但自家回来，还替你收容了百多口子人哩。”

“好，好。你一回来，大将中就只剩下刘明远一个人还没下落。”

“老营跟嫂子呢？”

“也还不得音信。”

“别担心。休息一天，俺替你往两省交界地方找去。”

“潼关一带官军还没有走，你同我先到商州以西站住脚跟，再另外派人去探听老营下落不迟。”

“官军能挡住咱寻找老营？哼，连曹变蛟的营盘咱还冲进冲出，别人还能挡住咱？我去找，李哥放心。洪承畴、孙传庭咬不了我郝摇旗的屌！”

自成笑着说：“莫性急。等咱们到了商州西乡再商议吧。”

谈话之间，刘宗敏、李过、袁宗第和田见秀都来了。大家一起到破庙中，看了看回来的将士。自成叫亲兵取来了金创药，又把尚神仙留在山洞中的那位徒弟叫来。他带着田见秀、李过和几个亲兵动手帮医生洗伤，上药，包扎，忙了一阵。郝摇旗没有动手，站在一旁只是笑。等自成忙过一阵，郝摇旗笑着说：

“李哥，怪道老八队的弟兄们愿意替你卖命，打散了都愿回来，原来你待他们比亲手足还亲哩！”

这天黄昏，郝摇旗把李自成、李过和田见秀留下吃饭。袁宗第和刘宗敏因身上的金创未愈，早已走了。郝摇旗从路上带来些牛肉、豆腐。他吩咐亲兵炒了一小瓦盆子端上来，放在桌上，雾腾腾地冒着热气。牛肉和豆腐都切成像小孩儿巴掌那么大的方块子，放了些大葱大蒜做佐料，少油无盐。亲兵在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粗瓦碗，随即又拿来一个装酒的葫

芦。郝摇旗右手夺过酒葫芦，左手端起闯王面前的粗瓦碗，大声说：

“李哥，咱弟兄们福大命大，逢凶化吉，又团聚一起啦。孙传庭和洪承畴悬重赏要捉拿你送往北京，别说他们没有捉到你，连咱们一个重要掌盘子的也没捉到。在战场上他杀了咱几千人，咱也杀了他几千人。谁打败了？谁也没打败。要说咱们打了败仗，我郝摇旗心中可不服！来，今天你开开戒，让小弟敬你一碗酒！”

郝摇旗的几句话说得闯王和众将都大笑起来。李过笑着说：

“可是高闯王死后咱们各股头合起来，连眷属有十几万人，如今陆续回来的只剩下三四百人。虽然咱们不泄气，到底是倒了霉。”

“几百人还算少么？你叔侄俩起义的时候不是只有两三百人么？俗话说，竖起招兵旗，不怕没有吃粮人。等咱们把闯王的大旗一竖，人马会像赶会一样地四处奔来！”郝摇旗转向自成，又说：“李哥，你说是么？来，快喝酒！”

李自成在二十六七岁以前本来是喜欢吃酒的，也有纵情豪饮、使酒任性的时候。近几年来，他在各方面日渐成熟，觉得身上的责任重大，处处收敛，性情上有了很大改变。酒是轻易不饮了，要饮时也只饮一杯半盏。今天一则因郝摇旗平安回来，还沿途收集了一批人马，他心中十分高兴，二则大败以来将士死伤散亡殆尽，妻女均无下落，他的心中又异常烦恼，两种心情交织一起，所以也愿意陪摇旗吃酒。但是他夺着葫芦，只让倒给他三五口酒。摇旗也不勉强，笑着说：

“李哥，你这个人，名气一天比一天大，酒量一天比一天小，真是！瞧人家曹操，一般是义军首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平日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帐中姬妾成群，吃饭时还奏着鼓乐。你跟他比起来，你简直成了吃苦修行的和尚啦。”

李自成在这些行事上是一向瞧不起罗汝才的，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酒色之徒，缺乏宏图壮志，但是他听了摇旗的话以后却不说话，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倒是李过心直口快，冷笑一声说：

“曹操虽然手下人马很多，可是到底没有多大出息，成不了大的气候！”

自成赶快说：“也不能这么说。曹操能够笼络住很多人，这就是他的长处，是他比一般人强的地方。”

郝摇旗已经替李过斟满一碗酒，替田见秀斟了半碗，自己先端起酒碗，让着大家说：

“咱们不谈他曹操、刘备，喝酒是正经。来，来，咱们来一个开怀痛饮！”说毕，他先大大地喝一口。

虽然郝摇旗也挂心自己的老婆孩子，但是他在自成的面前一字不提。他知道李过的酒量好，也善于猜拳，便伸出右手说：

“补之。咱俩划几拳，三拳两胜！”

李过刚伸出一只手来，却见他的叔父把头一摇，就把拳缩回去了。自成对摇旗和李过小声说：

“弟兄们都没有酒喝，有时连肚子也吃不饱，你们别大声吆喝，悄悄儿吃几口拉倒吧。”

郝摇旗吐一下舌头，缩回拳头，嘻嘻地笑着点点头，望着李过说：

“闯王说得是。咱们喝哑巴酒吧。”

就在这刹那间，李自成脑海里闪过了一个问题，摇旗处处都好，就怕将来认真整顿起军纪来他有意见。这时刘宗敏派一个弟兄来请他回后山去，他赶快起身走了。

李自成见了宗敏以后，才知道昨天杜宗文派出去的一个探消息的人已经回来。这个人向北走出几十里，因潼关县境内的乡勇还在到处搜山，盘查行人，不敢再往前走。他回来说，潼关附近的老百姓谣传闯王和高夫人都已经阵亡，如今官军正在各处查找他们的尸首，并说在靠近河南边境的一个什么峪中找到了一具女尸，官军认为就是高桂英，首级已经割下来送往潼关，但老百姓又说不可信。这个探事人还听说，如今各路官军云集潼关城外，总数不下五万，日内就要北上勤王，洪承畴已经先动身过河了。

听了这些消息，李自成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几年来在陕西各地同他们作战的比较精锐的官军差不多全要调往北京勤王，今后活动起来就不再那么困难了。忧的是，谣传桂英已经死了，真的？假的？说是死在靠近河南边界的地方，按方向不是很对头么？

他同刘宗敏商议如何继续派人去河南交界处探听老营的下落。正在商议，忽报又有一起人回来了。

在新回来的一起人中有李过的妻子黄氏和养子来亨，有刘宗敏的两个妻子，还有孩儿兵头目罗虎和王四，他们都是由医生尚炯带回来的。在老营被打散以后，黄氏和来亨在亲兵们的保护下突围出来，路上遇见了罗虎率领的几个孩儿兵合在一起，继续南逃。中途遇着刘宗敏的眷属和尚炯。后来遇到乡兵截杀一阵，死了几个亲兵，孩儿兵也只剩下罗虎和王四两个，而罗虎的大腿上也带了重伤。

他们的脱险归来使人对高夫人的生死更加忧虑。同高夫人最后失散的是黄氏和来亨。据黄氏说，当她离开的时候，高夫人身边已经只剩下两百多人，指挥各家亲兵作战的贺金龙已经受伤，高一功和袁宗第都已失

散，刘芳亮被官兵隔断在另一个地方。当时高夫人见情势万分危急，叫黄氏带着来亨向东南突围，而她自己指挥着身边的人马堵挡敌人。黄氏不愿意离开她，要同她死在一起，但被高夫人严厉斥责，并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吩咐十来个亲兵拥着她和来亨的马冲了出来。黄氏同高夫人年纪相当，多年来生死不离，在许多事情上都对她依赖惯了，一旦失去这位婶母，就像半拉天塌了下来。在回来之前，她还存着一些幻想；等到见了闯王和李过，幻想突然破灭，当着闯王的面就痛哭起来。别的女人见黄氏一哭，也都哭出声来。罗虎、王四和来亨平日深受高夫人恩爱，又都是孩子，也禁不住抽咽。双喜比他们大一些，起初还竭力忍耐，不敢在闯王面前哭泣，后来再也忍不住，头一低走出去，蹲在门外抽咽。张鼐跟在他背后出来，蹲在他的身边偷偷抹泪。那些跟着闯王和李过多年的亲兵们，也都很难过，噙着热泪，不敢抬头。

自从李自成起义以来，第一次在他面前出现这样的场面。他心中很难过，但不知说什么好。刘宗敏平日最讨厌女人哭，但现在却不发脾气，同李过一样低着头不做一声。自成望望大家，站起来轻轻地跺一下脚，说道：

“新吃了败仗，士气本来就不好，你们偏偏沉不住气！”

他走出门外，听见刘宗敏大声地骂他的两个女人，而李过也责备黄氏说：

“都怨你忍不住先哭！婶子只是下落不明，哪能就死了？真是！”

李自成一直往山坡上走去。下弦月尚未出来，星光下隐约地现出来羊肠小路。这是他两日来走熟的路。他走到那个常坐的磐石边，颓然坐下。后来他想起来高一功的情况不妙，尚炯回来了也许会妙手回春，便从石头上起来，往住的地方走去。走了不到一箭之地，他才看见双喜和李强站在一棵树下保护着他，他对双喜说：

“你舅舅在发高烧，快请尚神仙去瞧瞧，耽搁不得。”

“我舅舅在黄昏前已经退烧了，还喝了一碗稀饭。刚才尚神仙去瞧了瞧，给他吃了一包药。我听尚神仙说，俺舅吃了这服药就不碍事了。”

自成突然放了心，没说别的话，径直向高一功住的窑洞走去。他站在一功的床边，看见他果然神志清爽了。可是高一功心情比较晦暗。闯王坐在他的床边，安慰说：

“一功，你不要灰心。刘邦同楚霸王打仗总是打败仗，连自己的父亲和女儿都给霸王俘去，可是后来终于得了天下。眼睛要往远处看，别看目前一时。”

高一功叹口气说：“虽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但不知天意如何。”

自成说：“天意就是民心。只要看看民心背叛情形，就知道朱家的江山坐不长了。近几年各地的天灾，有时大旱数月，有时飞蝗蔽天，弄得赤地千里，断绝人烟，就知道明朝的气数已经尽了。自古成大事立大业都不是容易的，哪能像赵匡胤那样容易就黄袍加身？只要咱弟兄们百折不回，吃尽艰难，终会打出一个名堂来。”

一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说：“你说得很是。只有咱们打出一个名堂，才能对得住那么多死去的人。”

一功说了这句话眼圈儿忽然一红。自成的心中也感到隐隐刺疼，避开了一功的眼睛，站起来说：

“你安心养伤吧。我想明天再停留一天，看是不是还有人马回来。明天晚上起身往商州西乡去。到那里驻定以后，咱们加紧恢复元气，重新大干。”

“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明天晚上起身拉到商州地带好。不过那个地方很穷，粮草缺少，困难很多。”

“许多困难我都想到了。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山，也没有走不通的路。”

第二天午饭后，李自成召集大小将领们开了个会，要大家赶快准备，黄昏后离开这里。他命令将全部马匹都叫彩号骑，大小将领只要能够步行的一律不许骑马，轻彩号能够步行的，两个人轮换骑一匹。先前留在山洞中的重彩号经过这几天休息和治疗，有一半都可以勉强骑马。自成决心把他们带走，余下的一半人也要在几天内派人运走。原来准备把重彩号转移到蓝田山中，如今都用不着了。

杜家寨的几个青年农民一听说闯王要走，都跑来要求入伙。闯王因为一则马匹缺乏，二则粮食困难，不让他们入伙。但是三天来他们不但跟闯王部下的弟兄们混得熟了，同李过和田见秀等也熟了。经他们死缠活缠，见秀才答应把他们收下。一个牧羊青年的母亲是个寡妇，又无兄无弟。母亲不让他去，他一定要去。母亲拉着他的衣襟哭着不放手。他挣脱母亲，噙着两眶热泪边跑边嘟哝说：

“这种年头，你让我去入伙吧，混好了我会捎钱养活你。你不放我去，眼看着娘儿俩活活饿死！”

恰巧这时候田见秀同郝摇旗从这里走过。见秀把牧羊青年叫到面前，责备他几句，说明坚决不收他入伙，要他在家孝顺母亲，又掏出几钱散碎银子交给寡妇。寡妇感恩不尽，趴地下连磕响头。离开这个寡妇以后，摇旗在见秀的肩上拍了一下，抱怨说：

“玉峰，人们都说你是活菩萨，我看你越来越变得婆婆妈妈啦。都像你这样，咱们一百年也不容易弄到十万八万人。从前，别说是自愿找上来的，多少不愿入伙的，只要年轻力壮，咱们还不是裹[1]了进来？一裹了进来，他们不情愿也没办法。陕西驴子不拽车，由不了它的意儿。只有那样，咱们的人马才能像海潮一样。”

见秀笑着说：“海潮涨得猛，退得也快。自成同我谈过，眼前粮草困难，不宜多添人。”

摇旗说：“哼，打江山全靠人手多。人多啦就有办法！”

李自成正打附近经过，听见田见秀和郝摇旗的谈话，在心中笑着说：“要是将领们都能像玉峰这样，就不愁不能把队伍变成仁义之师了。”他走到一间破茅屋的门口，一个约莫四十岁出头的黑大汉笑嘻嘻地迎了出来，说：

“闯王爷，我的东西已经拾掇齐楚啦。”

这人名叫包仁，是个铁匠，久闻蓝田刘铁匠造反的故事，心中十分仰慕。当三天前刘宗敏同闯王回到杜家寨时，包仁夹在人堆中迎接，但不敢上前说话。后来经邻居们怂恿，由杜宗文带着他去看过宗敏一次。宗敏一听说他也是铁匠，正所谓“和尚不亲帽儿亲”，心中很热乎，就问道：

“穷日子还能对对付付混下去么？”

包仁叹口气说：“不瞒你说，不行啊。有几亩地的人还活不下去，何况咱们家连打老鸹的坷垃也没有。从前靠手艺吃饭，现在喝西北风。”

杜宗文老头插言说：“真是喝西北风呢！这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他铁匠老包？可是这年头，到处田地荒芜，不成世界，有好手艺也不顶饥寒。”

包仁用鼻孔哼了一声，接着说：“如今倒清闲，抄着手过日子，等着饿死。”

宗敏心中一动，眼光在包仁的脸孔上转了一下。军中很需要铁匠和各种手艺人，可是在目前情况下，他肯不肯入伙呢？于是他笑着问：

“老包，既然在家里活不下去，随俺们造反好不好？”

包仁回答说：“说良心话，我要不是上了年纪，一定要跟随你们造反去。我不会耍刀弄剑，抡大锤也管打仗。一锤打下去，连头盔也会打碎，不能只叫他头皮上起个青疙瘩。”

刘宗敏和周围的人们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年纪大一点儿倒没有什么，”宗敏说，“咱们队伍里用不着你打仗，修理

兵器跟打造兵器可是要紧。”

“行，行。只要你刘爷不嫌我年纪大，我就入伙！”

后来刘宗敏把包铁匠愿意入伙的事对自成谈了，自成也很高兴。今天上午自成同包仁见了面，知道他还没有同老婆说明，嘱咐他务必跟老婆商量商量。现在闯王顺便来看他，第一句话就问：

“老包，你的老伴儿可放你去么？”

“她喜不肯[2]！我在家里没活干，老两口眼看就要成饿死鬼，她巴不得我跟着你闯王爷找条活路。”包仁用脚踢一踢用麻布包着放在地上的锤子和钳子等工具，又说，“你瞧，我要带的东西，她老早就替俺拾掇好啦。”

包仁的老婆不知在屋里摸索什么，在黄昏的黑影中向外搭腔说：“闯王爷，你老进来坐吧，我给您老烧茶！”

“不坐啦，我还有事哩。”

包仁的老婆又说：“闯王，砧子和风箱也带么？他要挑着走，可是人饿得黄皮寡瘦，又是走长路，我就是担心他掉队！”她觉得心里有许多话要对闯王说，可是说不出，拉起衣襟揩眼泪，随即擤了把酸鼻涕。

闯王说：“包大嫂，砧子和风箱都要带，用时方便。你放心，这些东西用不着包大哥自己挑，咱们有骡子驮。”

包仁连忙说：“我挑，我挑。我的腿脚还硬。”

闯王转回头说：“小鼐子，你帮包师傅把东西送去交给管事务的，动身时驮在骡子上。”

包仁的老婆正鼓起勇气要对闯王说一句什么话，但闯王已经走了。她倚着门框，望着闯王的高大的背影转过墙角，又用衣襟擦眼泪，对男人哽咽说：

“只要你跟着闯王多做点仁义事，不无故杀人放火，菩萨会保佑你。这年头，什么兵，什么贼，官兵行事比贼还差得远哩。”

一更时候，农民军整队出发。闯王叫郝摇旗率领一小股将士作为前队，所有骑马的彩号和十几匹骡驮子走在中间，后边是步行的轻彩号，他自己同李过率领一批人作为后卫。李双喜看见郝摇旗已经骑着马走了，就同张鼐一商议，悄悄地把乌龙驹留了下来。但他们又害怕闯王责备，走去对李过说知，要李过劝闯王骑马上路。李过望着两员小将说：

“按道理他是闯王，骑马天公地道，谁也不会说二话。可是我不好劝他。你们不妨试试看，顶多他说你们是小孩子不懂事，责备一两句算了。”

双喜眼圈儿发红，说：“只要爸爸肯骑马，我就是挨骂也心甘情愿。”

张鼐接着说：“双喜哥，别怕，挨打挨骂我替你！”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等闯王动身时，李双喜提心吊胆地把乌龙驹从隐蔽的悬崖下牵了出来，拉到闯王面前，叫了声：

“爸爸！”

自成听见马蹄声就觉着奇怪，这时恍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双目圆睁，怒不可遏，大步上前，也不说话，用力给双喜一个耳光，打得双喜趔趄两步，随即扑通跪在地上，不敢作声。他从双喜的手里夺过来马鞭子，扬起来正要往下打，张鼐也扑通跪下去，以自己的身子遮住双喜，并且说道：

“是我替双喜哥出的主意。我错了，你狠狠地抽我吧！”

闯王气得手颤，但鞭子打不下去。这两个小将在前几天的大战中舍死拼命，异常勇敢，如今双喜左臂上的箭伤还没痊愈，而两个小将又都因作战疲劳和吃不饱肚皮，瘦得眼眶变大，面有菜色。他在张鼐的屁股上狠踢一脚。当他又扬起鞭子准备往下抽时，李过赶快过来拉住了他的胳膊，说道：

“二爹，你不用打他们，是我叫他们把乌龙驹留下的。”随即他转向两个小将，把脚一跺，厉声喝道，“还不起来把牲口送给彩号！”

两个小将立刻跳起来，双喜牵着马追赶彩号，张鼐转到闯王背后，以便在出发后寸步不离地保护闯王。过了一阵，自成转向侄儿责备说：

“补之，他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你不该怂恿他们胡来！我自己下令全军马匹都给彩号骑，就应该以身作则。你们却暗暗把乌龙驹替我留下来，什么话！”

李过也不敢作声。自成气呼呼地挥一下手，说：

“咱们走吧。”

走到后半夜，下弦月姗姗出来了。人马在一个背风的山湾子里停下休息。郝摇旗看见李自成同后边的将士们步行而来，并且听说了双喜和张鼐受责，连李过也遭了没趣，感到很不好意思，悄声对一个亲兵说：

“快把我的马牵到彩号队里去！”

[1] 裹——掳人强迫入伙，或用别的办法胁迫入伙。

[2] 喜不肯——即满心情愿。

义送摇旗

第十四章

在商州以西的丛山中选一个险要地方驻定以后，李自成隐名埋姓，不使外人知道他的行踪。将士们在老百姓面前不再称他闯王。当地人被他瞒住很久，甚至有谣言说闯王逃到了河南，在老回回营里卧病不起。

现在最紧急的难题是粮食。商洛山中本来就是个人烟稀疏、地瘠民贫的地方，加上连年的大灾和战乱，老百姓逃的逃，死的死，留下来的稀稀拉拉，无衣无食，苟延时日。他用各种办法搜罗粮食，不仅要养活自己的部队，也要赈济这一带的山乡百姓。当时搜罗粮食不外乎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他拿出许多银子，派手下士兵和一些可靠的老百姓，骑着毛驴，到附近的县里买粮食。每人一头驴，两条长口袋。往往十头到二十头小毛驴结队而行，不怕遇到零星土匪或小股乡勇拦劫。这种成群结队的小粮食贩子在这里和豫西一带自来就有，俗称赶驴贩儿，所以官府并不怀疑。王长顺对做粮食小贩有经验，自成就派他专负责这个工作。

第二个办法是向附近山寨中的富户借粮，如果遇到抗拒，就杀一儆百。第三个办法是派小队人马到一二百里以外的县份打粮。事先找好底线，查清某一个山寨或村中的富户情况，派人在夜间送去一封信，或到寨外放几响鸟铳，呐喊一阵，点燃柴火垛，临走时将信贴在寨门上。这些信有一个传统的老套子，这样写着：

××寨财主××知悉：只因尔为富不仁，万人痛恨，本军特来向尔索要纹银××两，小麦××石，杂粮××石，赈济百姓。限尔三天以外，五天以里，将银钱粮食如数凑齐，送至××地方交付。倘若迟误，定将攻破寨子，烧尔房屋，杀尔人，鸡犬不留！

财主们有抗拒的，也有托人说情，按照另外双方同意的数目把银钱粮食送来的。对于抗拒不交的财主，农民军就设法沟通内线，攻破山寨，加以洗劫。还有一些财主迁到城里或坚固的山寨中住，乡村里留着田地和

宅子。农民军把信交给他们的佃户或邻人转去，如遇抗拒，便放火烧毁他们的乡下住宅。

尽管用各种办法搜罗粮食，但部队的生活仍然极苦。特别是第一个月中，遇到几天风雪，闯王同弟兄们每天只吃一顿饭。棉衣很少，又缺被褥。一天早上，风雪停止，闯王到买粮小队住的草屋中找王长顺。他踏进门槛一看，不见一个人，中间地上烧着一堆木柴，用土坯圈着，并未熄灭，潮湿的树根半着不着，冒着浓烟，熏得闯王几乎睁不开眼睛。真奇怪，住在这里的二十几个弟兄到哪里去了？

闯王又向前走两步，仔细一看，看见从乱草堆中露出来一双破鞋，而且草在动弹，不觉笑了。他对着乱草堆叫了一声："王长顺！"王长顺答应一声，推掉身上盖的干草，忽地坐起。他的头上还蒙着许多草，有些草像流苏一样挂在毡帽的檐儿上，两只眼隔着草茎和草叶闪着微笑。他用手扫掉毡帽上的草，站立起来，向着草堆踢一脚，叫道：

"伙计们，快爬起来。闯王来啦！"

大家纷纷滚出干草堆，站了起来，连忙在帽子和衣上拍打。王长顺好像猜到自成要问他们冷得如何，挺挺胸脯，嘻嘻笑着说：

"闯王，俺们睡得真舒服。这干草窝比大财主们的鸭绒被子还暖和。大前年咱们打到江北，我第一遭看见了什么叫鸭绒被，也盖在身上试了试。说良心话，还不如睡在这干草窝中暖和哩。"

自成笑着说："长顺，天气放晴啦，你今天就安排出去买粮食吧。雪一时化不了，山路难行，可是如今咱们正在困难头上，只好让你们多辛苦一点。"

"嗨，你放心，再大的雪也挡不住俺们赶驴贩子，何况昨儿的雪并不算大。想舒服，在家里搂着老婆睡，不来造反啦。如今吃点苦，等打下江山，那时才看咱们享福哩！"

闯王故意问："你看咱们能打下江山么？"

"能！能！我敢打赌！谁要是不信，我王长顺敢把头赌上！"

"怎见得？"

"大明气数已尽，四下起火，八下冒烟，崇祯的龙椅早就坐不稳啦。你李闯王替天行道，打富济贫，剿兵安民，做事都是为百姓着想。从前一道起事的人多啦，可是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头领哪个赶得上你？再说，这几个月来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闯王你冲锋陷阵，竟然连一根汗毛也没损伤，可不是大命人么？命该你得江山，处处有神灵保佑！"

李自成快活地大笑起来。为着目前的情况万分困难，他很怕弟兄们暗中

灰心。如今听了王长顺几句话，心上的愁云扫去大半。他从王长顺的乱蓬蓬的络腮胡子上取下来一片干草叶，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说得很好，很好。苦尽自有甜来到。有朝一日咱们打出商洛山，大家就不再像蛟龙困在浅滩了。”

双喜匆匆地走了进来，告诉闯王说郝叔叔来老营见他。自成觉得诧异：郝摇旗平日早晨起来较晚，今日特别冷，这样早来见他，发生了什么急事？他收敛了笑容，对王长顺交代几句，便跟着双喜走了。

李自成自己住的原是一家大地主的宅子。他同双喜和张鼐住在堂屋两头，中间空起来作为他同将领们谈话和议事的地方。

“摇旗，这么早来了，有什么事？”闯王问，拉着郝摇旗坐下烤火。

“我，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没有钱用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怕你不会答应。”

李自成心中更觉奇怪。平日郝摇旗说话爽快，今天为什么吞吞吐吐？

“你到底要说什么？”他问，“快说吧，说出来咱们商量。”

“我说，自成……”

郝摇旗刚要说出，看见李过匆匆走进院里，就把话打住了。李过一跨进上房门槛，向郝摇旗打个招呼，立刻对自成说：

“二爹，昨天后半夜，我派往潼关去的探子冒雪赶回，说潼关那边的风声又紧啦，咱们得赶快准备。”

“怎么又紧啦？”

“他娘的贺疯子又回潼关啦，要来打咱们哩。”

“他不是随孙传庭勤王去了？”

“听说是走到山西忻县境里，他手下的人马一则多不愿离开陕西，二则怕同清兵打仗，三则因欠了几个月的饷，哗变了一千多。恰在这时，洪承畴和孙传庭得到潼关道的火急禀报，知道咱们的溃散人马有不少来到商洛山中，就派贺疯子带着余下的一千多人马星夜回潼关，快到风陵渡啦。”

郝摇旗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贺疯子算不了我的屌毛！咱不是怕他来，是怕他不来哩！”

李过坐下说："贺疯子咱们自然不怕。不过咱们正要在这里收集旧部，训练人马，要是一打仗，俺二爹的屯垦和练兵打算就不行了。再说，丁启睿标下有一千多人，商州和武关方面驻有两千人，同贺疯子的人马合在一起足有五千人。另外，西安方面还驻有一万官兵，随时可以调来几千人。咱们虽然不怕他们来，也得准备一下。有备无患，免得吃亏。"

自成近来正在用心读《孙子十家注》，所以听了侄儿的话十分同意，点头说：

"对，对。咱们要快做准备，不可大意。孙子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这句话十分要紧。你多派几个人前去潼关和西安打探，商州和武关方面也要随时打探。"

"我现在就派人去。"李过说，从火边站起来，匆匆走了。

"摇旗，你刚才要说什么？"自成问。

郝摇旗有点儿勉强地嘻嘻笑着，却不说话。自从来到商洛山中以后，他带回来的人马有些回到原来队里去了，有少数因为受不了苦，觉着没奔头，开小差了。如今留在他手下的几十个人都是他的基本弟兄，在战场上都是好汉，可就是不愿在商洛山中吃苦，不习惯像李自成的老八队一样遵守纪律。他们起初在背后有怨言，后来就在摇旗面前嘀咕，要求他拉到河南去另谋出路。摇旗起初不答应，无奈一天到晚被他们嘀咕，嘀咕久了，他就答应了手下将士们的要求。他想，他不能悄悄逃走，大丈夫来去光明，好朋友好合好散，所以特意跑来向闯王说明。可是一听说潼关官军有动静，他不能提拉走的话了。这时拉走，怎么能对得起自成呢？还有，别人不是会疑心他郝摇旗害怕官军么？自成见他不说话，问道：

"老弟，你到底有什么事？"

"别问啦，自成，没有屁事！你派我往潼关去抵挡贺疯子好吧？"

"别急，打仗时当然少不得你这员猛将。"

"妥啦，让我捉住翻山鹞替你出气！"

自成以为他并没什么重要事，也不再问下去，留着他吃早饭。刚吃毕，摇旗正要回去，忽然出外打粮的小将马世耀走了进来。自成笑着问：

"世耀，你回来了？弄到了多少粮食？"

"闯王，出事啦。大江大海过了千千万，阴沟里还会翻船呢！"

自成脸色一寒，赶快问："怎么，出事啦？碰到了官军还是碰到了乡勇？"

“都不是。是土匪！”

一听说是土匪，自成心中就明白了。他早料到迟早会同附近几县的杆子发生纠葛，而现在果然发生了。

“你吃过早饭么？”他问。

“已经吃啦。”

“坐下烤火吧。”等马世耀在火边坐下以后，自成又问，“慢慢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

马世耀率领着不足一百弟兄的打粮小队，去到一百五十里外的商县以西，向地主的山寨要粮要款，半月来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几天前，他派了二十多个弟兄往老营运送粮食、银钱和绸缎，在半路上被一起土匪截住，全部牲口、银钱和东西都被夺去了，只把空人放回，有几个还被打伤。马世耀一打听，知道是黑虎星派人做的活。黑虎星是商县境内最大的一个杆子头儿，手下有七八百人，别的小杆子都俨然奉他为盟主。马世耀派人去见他，说明自己是闯王的人马，愿意同他讲和，各不相犯，只求把抢去的牲口、银钱和东西交还。可是黑虎星对着去的人破口大骂，说：

“我操你娘！李闯王同他手下的大将们都在潼关死光啦，你还拿他的牌子来吓唬老子？回去对你们掌盘子的说：你们这些溃散的流贼娃儿，要想在这个地面混，赶快乖乖儿投降老子；不愿投降，赶快滚远一点儿，别留在商县境内。这次看李闯王的死人面子，我把你们的弟兄都放回啦；下次再给老子捉到，可别说老子不留情！”

不管去的人如何解释，甚至发誓赌咒，说李闯王和几位大将确实没有死，黑虎星都不相信。他后来动了火，拔出刀来说：

“别说李自成已经死了，就是他没死，亲自前来，老子也不会把东西给他！老子的刀认不得人。管他闯王不闯王，不事先说好，别想来老子的地面打粮。惹老子恼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看谁是这一方的主儿！……来人，把他轰出去！”

当马世耀向自成禀报时，袁宗第、谷英、谷可成和刘体纯等七八位大小将领都来了。跟着，李过听说消息也赶来了。群情愤激，纷纷议论，都主张出兵讨伐。他们认为如果自己显得软弱可欺，以后就别想在这附近几县站立脚跟。大家也想到，虽然黑虎星手下有几百人，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打起仗来狼上狗不上的，只需去三百多骑兵一冲，就可以把他们冲得溃不成军。郝摇旗顿顿脚说：

“闯王，你派我去收拾这些杂种吧！咱们什么时候受过他妈的这样欺负？这可不是虎行平地受犬欺么？火星爷不放光，他们不知道神灵。咱们走的路比他们听说的还要多。光凭你李闯王的威名也会叫这班没见过世面

的小子们吓得屁滚尿流。他们以为强龙不压地头蛇么？我才不信这地头蛇有多么厉害！什么黑虎星白虎星，屌毛灰！”

看见闯王对他的请求不置可否，郝摇旗忍耐不住，盯着闯王问：

“李哥，你怎么不下令呀？难道连这班毛贼娃儿也害怕么？”

李自成望李过一眼，在全场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发言。自成心中明白，在如今潼关风声紧急的时候，李过也是不同意对杆子用兵的。他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

“都别急，动武不是好办法。听说目前贺疯子已经回到潼关，准备来商洛山中。咱们不能用右手打贺疯子，又伸出左手去同土匪打。黑虎星的事，我另外有办法，一定会叫他把截去的东西原物退还。你们都走吧，让我想个好办法。摇旗，”他拍着摇旗的肩膀说，“我并不是怕什么黑虎星。咱们先跟他用文办法，假若行不通，等打退了贺疯子，再用武办法不迟。到那时，我一准派你去，让你这位火星爷显显神灵。”说毕，他哈哈地笑起来，引得大家都笑了。

大家都相信闯王一定有好办法，听了这番话都陆续地离开了。只有李过走到屋门口，看见叔父的眼色要他留下，他赶快退了回来。

“补之，你看应该怎么办？”自成问。

“我也不主张打，目前应该全力去对付官军，不应让屁股后出了乱子。冤仇可解不可结，何况咱们同本地各县的大小杆子素来无冤无仇。”

自成点点头，说：“你说得很是。我看，不如你替我去一趟吧。你想办法亲自见见黑虎星，让他知道咱们都平安在此，不日就要重整旗鼓。咱们同他们都是受官府逼迫造反，不要自家人拆自家人的台。”

李过想了想，说：“看情形，黑虎星一定还害怕咱们在此地住久了，会对他大鱼吃小鱼。”

“所以你一定让他放心。一则咱们是讲义气的，二则咱们也不会在此长住。只要他们讲交情，别说咱们不会吃他们，他们有困难咱们还要助他们一臂之力。”

“可是我怎么同黑虎星见面呢？见面后他还是疑神疑鬼怎么办？”

“你自己见机行事，无论如何要把事情办成功。贺人龙说不定几天内就有动作。你在五天内一定赶回来，不可耽误。去，准备一下，等马世耀稍微睡一忽儿，你们就骑马动身。”

天还不明，黑虎星就得到探子禀报，说李自成确实没有死，率领几百骑前来进攻，先行官是一只虎李过，昨夜率领一百多骑兵到了马世耀盘 [1]

的村庄。黑虎星大惊，后悔自己莽撞，怂恿手下人惹了大祸。但是事已至此，也只好豁上了。他立刻传知分散在附近各村的人马火速集合，准备迎敌。刚吃过早饭，人马全都会齐。黑虎星为着面子，决心血战一场。他想，如果能杀败闯王，他就可以在商洛地区称王称霸，如果战败，他的地理熟，再逃不迟。正在这时，李过派人下书来了。

李过的书子写得很简单，只说他“久仰英名，特来拜候”。黑虎星不识字，听左右识得字的人替他读了以后，心中十分狐疑。他问了下书人，知道李过只带二十名骑兵前来，随后就到。他眨着眼皮想了想，骂道：

“操你娘，老子不会上当！弟兄们，擂鼓出战！”

黑虎星全身披挂，飞身上马，率领着几百名人马前去迎敌。在村外几里远看见了李过的骑兵影子，黑虎星将人马在赭红色的小山下一字儿排开，还准备一支步兵埋伏在树林中，打算在李过向前冲杀时从林中射出乱箭。但当李过的人马相距较近时，他有些迷惑了。他看得很清，李过确实只带了二十名将士，后边尘土不扬，显然并无另外人马。左右的头目说李过是用的诱敌之计，他觉得有道理，小声说：

“一只虎真有种，不愧是李自成的亲侄儿，只带二十个骑兵敢来诱敌！弟兄们，准备厮杀，莫要中计！”

鼓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有些拿着鸟铳的小伙子，缺乏作战经验，为着恐吓敌人并替自己壮胆，乱纷纷地放起来。一时火光闪闪，硝烟腾腾。

李过离开黑虎星不足二里远了。弟兄们看见黑虎星的人马这个蛮横架势，都提心吊胆。李过也有些不放心，但表面上却是惊人地沉着，嘴角浮出一丝鄙夷的微笑。他叫弟兄们都停下来，下马休息。他自己带着一名亲兵，继续缓辔前进，直向黑虎星的大旗走去。黑虎星一看这种情况，也叫手下人停止擂鼓、放枪和呐喊。但他还是手握刀柄，小心地打量李过，防备不测。李过到离黑虎星几丈远的地方跳下马来，把缰绳交给亲兵，拱拱手说：

“在下就是李过，特来拜候。我并没有多带兵马，请大家务必放心。”

黑虎星慌忙下马，趋前几步，一把抓住李过，大声说：“啊呀！有罪！有罪！请李大哥千万莫跟小弟一般见识！”

“我要生你的气就多带人马来了。”

“我不知大哥如此诚意。早知如此，真该远迎。大哥千万莫怪！”

李过笑着说：“你带着全部人马迎我几里路，还不算看得起我么？哈哈哈哈……”

黑虎星脸孔一红，也大笑起来，随即向左右喝道：“妈的，快各回各村去！别排着阵势叫老子脸红啦。”他又向总管说：“你愣怔什么？快去治备酒席！”

李过同黑虎星和他的几个亲信头目寒暄几句，招手把留在一里外的骑兵叫来，一同往黑虎星的老营去。一路上说说笑笑，十分亲热。到老营以后，刚让李过坐下去，黑虎星就连连作揖，说他一时糊涂，怂恿手下人做出了对不起闯王的事，求李过回去替他求情，至于牲口、银钱、粮食和绸缎布匹，马上就原物归还。李过也说了些客气话，并说如果他们困难，这些东西留下用也没什么。

“哪里！哪里！”黑虎星赶快说，“小弟这里纵然有困难，怎敢留下闯王的东西？原是小弟错了，可不能一错再错！”

李过说：“老弟如此讲义气，讲朋友，我只有感谢，别的话不用再说啦。说实在的，闯王派我来，也只是同你们见见面，交交朋友，免得日后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至于那点东西，原不打算要回的。”

黑虎星久闻李过威名，原以为他是个态度傲慢、脾气凶暴的人，没想到竟是这样言语和善，心地诚恳，不拿架子。他又同李过说了阵闲话，就毫不隐瞒地说出他原来很担心闯王的人马在商洛山中住久了会对他不利，如今才知道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过见他说出实话，哈哈大笑起来，把闯王嘱咐的话都告诉了他。黑虎星越发高兴，转向左右的头目说：

“你们瞧瞧，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什么人儿不比不知高低。人家李闯王怎会跟咱们许多杆子一样，上眼皮只看见下眼皮，也没有雄心大志，不是你想吃我，便是我想吞你，口里叫哥哥，背后摸家伙。人家闯王……嘿，这才是打江山的气象！”

到中午摆酒宴时，黑虎星望着李过，嘻嘻笑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不敢出口。李过觉得奇怪，却只装毫无觉察。过了片刻，黑虎星突然站起来说：

“李大哥，小弟有一句话不知敢说不敢说。”

“老弟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何必见外？”

“我，我想跟大哥烧炷香，磕个头……这，这可是高攀啦。”

李过叫道：“好！我正想同老弟结拜，你先说出口了！”

立刻就有人用红纸写了刘、关、张的神位供在中间，还用黄表纸写了一道表文，无非照例写着：“从今后结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如有负心，神鬼不容，天诛地灭。”等等。李过亲自点烛，焚香，然后拉

着黑虎星跪下去对神磕了三个头，焚化了表文。黑虎星的本名叫作马重喜，才二十六岁，比李过小六岁，所以他又向李过磕了一个头。

这天中午，李过在筵席上放开海量，同黑虎星和众头目猜枚划拳，开怀畅饮，直吃到红日西斜。起席后，李过要走，黑虎星苦留不住，就吩咐手下人把前天夺来的牲口、银钱、粮食和绸缎布匹，立刻原物归还。他又叫人牵出来一匹好马，接过缰绳，亲自牵到李过面前，说：

“大哥，我没有好东西孝敬咱闯王叔，这一匹风子 [2] 倒还骑得，一天能走五百里。你带回去给咱闯王叔，也算是表一表我的孝心。”

李过推辞不过，只得收下，赶快从退还的三千多两银子中取出来一千两，以闯王的名义强留下来，算是闯王对众头目和全体弟兄赏的酒钱。黑虎星率领众头目把李过等送出几里外。临别时，他对李过说：

“大哥，我本来应该跟着你去，今后随咱闯王叔一道打天下，可是我手下的弟兄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不愿意离开故土。你们把贺人龙打败了算罢，万一吃了他的亏，尽管往咱这方面退。”

他站在高埠上，一直望着李过一行人马转过山脚后才回去。

李过回到马世耀盘的村庄，却没有见到世耀。原来世耀因得知李过见黑虎星以后的情形很好，大为放心，午后带着人马出外打粮，只留下二十几个人看守老营。李过刚坐下休息片刻，忽然有本村百姓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说有六七百官军从郧阳往西安开，从此地路过，离村子只有三里远了。弟兄们因实力如此悬殊，都很惊慌，要求李过率全体四十余人立刻撤走，免被包围歼灭。但李过想着，马世耀好不容易弄到几十石粮食，仓猝间没法运走，人马一撤，官军进村，这些粮食就完了。他决定冒点风险，用计策使官军不敢进村。于是他把世耀的二十多名弟兄布置在林边的树林中作为疑兵，自己带着二十名骑兵到村前一里外的河滩里，放马吃草。将士们坐下休息，随便玩耍。他又派人从小路飞马去告诉黑虎星。

官军正要从村边路过，忽然看见这种情形，不摸底细，隔河停下，不敢前进，怕的是中了埋伏。过了很久，一位军官骑着马，率领十几名弟兄，来到河滩中察看。李过跳上马，带着两三个人奔向前去，一箭射死了骑马的军官，又连着射死两个人。这一小队官军一哄而逃。李过也不追赶，退回原处，下马休息。

官军愈看愈狐疑，黄昏又临，不敢久留，绕道走了。官军刚走，黑虎星也亲率救兵赶到，他跳下马，对李过大声说：

“哥，可惜我来迟一步，让杂种们逃走了！”

贺人龙已经率人马回到潼关，在金盆坡安营下寨。这时丁启睿升任了陕西巡抚，驻在潼关指挥军事。他一面征兵补充贺人龙的缺额，一面征集

粮草、骡马、人伕，做好向商洛山进军的准备。城市和村镇，官路两旁，到处可以看见陕西巡抚张贴的告示，上边说：“大军不日入商洛山中搜剿，务期扫清余氛，斩草除根，勿遗后患。”他要各地士绅百姓“协助官军，早竟肤功，不得逃避”。商州城和武关方面的官兵也在加紧准备，只等潼关方面大军一动，这两处就跟着动作。渭南、蓝田、镇安和山阳等处也都配备重兵驻守，以防农民军逃窜。到十一月上旬，官军已准备就绪，大举“搜剿”已经像箭在弦上。

李自成现在连伤愈的将士合在一起，大约有六七百人，加上眷属和孩儿兵有千人左右，散驻在商州以西和洛南西南的万山丛中。有少数将士还带着浓重的沮丧情绪。有一个小头目暗中勾结了部分士兵，打算逃往山阳和郧阳交界处做小盗。正当李自成要出发御敌的时候，这一件叛变阴谋被发觉了。为首的小头目和十几名士兵全被捕获。李自成在校场里集合全体将士，把这十几个人拉出来，不管主犯或从犯，一齐当众斩首。然后他派田见秀和郝摇旗率领二百骑兵去防守商州和武关方面，高一功率领中军一百名将士和陆续回来的几十名孩儿兵保护老营，他自己和刘宗敏、李过率领三百多名精锐将士去迎击从潼关来的官军，派袁宗第率一百多名将士向蓝田和渭南方面警戒，设法牵制官军，有机会就赶快打粮。使自成觉得放心的是李过已经同黑虎星成了朋友，不但免去了后顾之忧，而且万不得已时还可以往西撤退。

依靠当地百姓带路，李自成和刘宗敏等神不知鬼不觉地率领着队伍过了洛南，埋伏在华山东麓的深山密林中。按照闯王的计划，从潼关到商洛丛山的沿路都不设防，只派刘体纯率领几十名骑兵作为疑兵，袭扰官军的辎重和宿营地，并引诱官军深入。一旦官军越过洛南继续前进，他就同刘宗敏和李过率领少数人出金盆坡或通洛川，奇袭潼关城。丁启睿是个庸碌官僚，和孙传庭不能相比。自成料就，潼关一旦受袭，丁启睿一定惊慌失措，令贺人龙回救潼关；而贺人龙不知虚实，怕失守潼关有杀头之罪，必定星夜回奔。这时，刘体纯可以率疑兵虚张声势，从后追击，并在官军经过处放火烧山，使得官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同刘宗敏则可率人马在潼关南原设伏，迎头截杀；而李过也可趁着官军混乱的当儿直取贺人龙的中军。

他们到了华山脚下的第二天，贺人龙果然率领着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但是缓缓地走了一天多，走了不上百里，忽然掉转头，急速地向潼关奔回。自成等从埋伏的地方手搭凉棚望了很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莫非又有火急文书调贺人龙去勤王么？大家猜疑一阵，依然猜想不透。刘宗敏很想给官军一个突然袭击，但被自成阻止。自成说：

“算啦，捷轩。官军全师退回，队伍不乱，距离潼关又近，咱们人马太少，还是谨慎为是。况且又是大天白日，纵然出其不意占点便宜，也会露了咱们自家的底儿。算了吧，探听清楚了再说。”

他们派人到潼关城关一打探，更加觉得奇怪了。原来在贺人龙率领大军出发的当天夜里，约莫三更时候，有一股人马不知多少，从东边进攻潼

关，并派少数骑兵进入潼关城南金盆坡和董社原以北，南门和水门之外，烧毁了一些房舍。据说这支人马打着“闯”字大旗，还在潼关东门外的一通石碑上贴着闯王给贺人龙的书信，约期在灵宝以东会战。自成、宗敏和众将在一起议论猜测，都以为这一支人马可能与高夫人和刘芳亮有关，也可能是豫西一带的土寇假冒闯王，但是，假若是高夫人和刘芳亮率领的人马，他们突围出去后已经溃不成军，所余无几，为什么要冒险进袭潼关？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继续议论。李自成坐在石头上一边静听，一边思索。他一直疑心随高夫人突围的一队人马，一定会有一些跟着她和刘芳亮逃到了什么地方藏起来。除非确实知道桂英和刘芳亮都已阵亡，这样的推测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还认为，既然桂英和芳亮都没有回到商洛山中，大概他们是冲到河南去了，只是他暂时不急于把自己的猜想说出，甚至连一丝欣喜的笑意也不流露。

三天以后，李自成回到了商州以西的老营。隔了几天，又有一个探子从潼关城内回来，说那支打着“闯”字旗进袭潼关的部队曾经突袭灵宝，火焚灵宝东关，又说听许多人谈论，曾有闯王的一股人马冲到河南，所以潼关的官军现在确信那进袭潼关和火焚灵宝东关的人马是李闯王亲自率领的。但这个探子同时带回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在潼关听到传说：有人看见李闯王的妻子高桂英确实死在乱军中了，并说她是先受了箭伤，随后见情势危急，怕被官军所俘，自刎而死，如今官军还在各处寻找她的尸首。

关于高夫人的不幸消息，因为说得比过去听到的都确凿，将士们都信以为真了。尤其是那种临危不辱、举剑自刎的死法，同高夫人的平素为人很相合。李自成在乍听到这个谣言时也心中一凉，暗暗悲伤，但是不过半天，他又不相信了。他认为，那打着“闯”字大旗进袭潼关并约贺人龙在豫西会战的，除桂英外不会有第二个人。一定是桂英得到了贺人龙要进兵商洛山的消息，她为要解救丈夫，用计把官军引向崤函山中 [3] 。只有她才肯冒这样风险，只有她才能够想出来这种智谋，只有她才敢打出“闯”字大旗。可是，他也不能完全解脱心上的担忧。临分手时她曾对他说过，到不得已时她宁拔剑自刎，决不落入官军之手，献俘北京。这句话仍然在他的耳中回荡，如今可不是和谣传相符么？他在心中苦恼地说：

“唉，生死吉凶，仍然难说！”

贺人龙奉命向崤函山中追赶那一支“李闯王”的人马，商洛山中的局势稳定下来了。李自成仍然隐名埋姓。他每天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有时同将士一起操练，有时去刘宗敏的铁工棚中打造武器，或者到老百姓中间访问疾苦，同农民们坐在屋檐下晒太阳聊天。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好像天赐良机，使他能安心地读一些有用的书，并把过去的事情回想回想，悟出了许多道理。几年之后，他还念念不忘在商洛山中的一段生活，曾于战争之暇写过《商洛杂忆》七绝十二首和七古一首。

可惜大顺军失败之后，凡是大顺朝的文献都毁灭净尽，不但十二首七绝不再存留于天地之间，连那首七古也被埋没了三百多年，最近才有人因偶然的机会发现四句残诗：

收拾残破费经营，

暂驻商洛苦练兵。

月夜贪看击剑晚，

星晨风送马蹄轻。

但是，商洛山中的局面并不真正平静，而是充满了不安和殷忧。有些问题，李自成看得很清楚，有些却只是朦胧地感觉到，还没引起多大注意。

李自成这时觉得最严重和操心最多的问题是：第一，尽管用各种办法搜罗粮食，但只能勉勉强强地养活部队，没有余粮赈济饥民。现在每天都有老百姓向西安一带和汉中一带逃荒。再有一个月就是年残岁尾。年怎么过？过罢年就是荒春。许多人都打算在过年后向外逃荒。如果老百姓逃空了，义军在商洛山里怎能待得下去？第二，目前打粮的办法对那些真正家大业大、有钱有势的富豪大户行不通。这些大地主富豪都住在险固的山寨里，养有众多乡勇，请有教师习武，兵仗齐全，寨墙上摆着滚木礌石，抬枪大炮，而且往往几个邻寨互订乡约，结成联防。你向他们少要点银钱粮食，他们可以敷衍；你倘若要得多，他们就一面软拖，请人说情，一面严守山寨，同你硬顶。那些住在小山寨和不住在寨中的富裕户见这些大寨坚固，乡勇多，防守严，也纷纷逃迁进来。这样一来，不但更增加了大山寨的力量，也使农民军打粮的对象越来越少。第三，尽管这些大山寨目前没有公然与义军作对，可是日后一旦官军来到，它们就会是义军的心腹大患。

当李自成正在为这些生死存亡的问题操心的当儿，派往湖广的探子回来了，给他带回来更令人焦灼不安也更为重大的问题。

在原来陕西起义部队中，除张献忠投降外，曹操、惠登相和王光恩等九家也在均州和房县一带投降了。射塌天刘国能在河南和湖广交界地方投降了，而且一心一意地替朝廷出力卖命。闯塌天李万庆在内乡境内投降了，也是翻回手来攻杀义军。其余，在英霍山中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所谓革、左四营，在豫南的老回回马守应，据说也都在脚蹬两家船。老十三家中除掉已经被消灭的不算，如今决不投降的只剩下由李

自成继承的高迎祥这一家了。

“怎么办呢？”李自成在心中问道，“难道十几年来的起义竟会这样风消云散了么？”

这天晚上，自成几乎没有入睡。尽管他自己不论困难到什么地步都要干下去，但是他明白，如果大家都投降了，他的处境会更加困难。等到清兵退出长城，朝廷还会集中几省的官军来对付他，甚至会比洪承畴和孙传庭曾经纠集到的人马更多。如果这样的日子来到，纵然他不会被彻底消灭，但是想打开局面也将万难了。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劝说张献忠起义。只要张献忠重新起义，罗汝才就会跟着起义，那些正在观望风色的人们也会坚定起来，重新大干，而半个中国的局面就可以立刻改观。至于劝说张献忠这件事，派任何一个大将去都不行，必须他亲自前去。可是他也担心，倘若劝说不成，可能连性命也丢在那里。到底他自己可去不可去，自成在枕头上反复考虑，拿不定主意。鸡叫时候，同义父睡在一个房间里的李双喜听见他自言自语地问：“唉，怎么办呢？”过了一阵，双喜看见他忽地坐起，穿上衣服，提着花马剑走了出去。

早饭以后，自成把那个从湖广回来的探子叫了来，又一次仔细地询问了张献忠和罗汝才方面的情形，特别是对献忠在谷城的情形问得最详。问过之后，他决定自己去谷城一趟，越快越好。打开皇历一看，恰好今天就是一个吉日，注明“宜出门、打扫、沐浴”。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决定今晚就悄悄动身。

闯王来到了刘宗敏所驻的山村里，并传知几位大将都来议事。高一功因去山阳县打粮未归，未得参加。郝摇旗以为又是谈论整顿军纪和准备屯垦的事，引不起自己的多大兴趣，而且他很快就要瞒着闯王和刘宗敏等拉走队伍，此刻正在心绪不宁，十分烦恼，所以只推说身上不适，没有赴会。

闯王简单地说明了他对局势的看法，提出来他要亲自去谷城劝说张献忠重新起义。大家都同意应设法使张献忠重新起义，但一致反对李自成亲自前往。他们倒不怕路上风险，而是对张献忠这个人很不放心。大家都很清楚，张献忠有时对朋友很讲义气，有时又很毒辣。他比自成起义早一年，出名也早，近几年因见自成的声望蒸蒸日上，心中不免嫉妒。人们都明白他们两人之间迟早会发生火并。特别使刘宗敏等心上不安的是，崇祯八年正月攻破凤阳后，自成受不了献忠的骄傲蛮横，曾一时性起，给了献忠一个难看，双方的友情一下子损伤了，从此以后就没再合作。张献忠会不会记仇呢？李过对张献忠素有成见，说道：

“虽说罗汝才外号曹操，张献忠却比他更狡诈。他是吃秦椒长大的水晶猴子，不光刁滑，肚里还辣。”

大家在几个月前听到张献忠投降朝廷的消息后就窝了一肚皮的气，经过

潼关南原惨败，更恨献忠的投降，所以除田见秀之外，都说了许多非常愤激的话。自成想平一平大家的气，便笑了笑，用老朋友的亲切口吻称呼献忠的字儿说：

“敬轩不会是真降，一定是耍的花招。”

宗敏哼一声，说：“假投降也不应该！大丈夫既然起义，就应该不管啥时候都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铁汉子，硬骨头宁折不弯，打了败仗更需要有一股冲天正气。像张敬轩那样，为着苟安一时，就向朝廷的大官儿卑躬屈膝，那股起义英雄的正气给狗吃了？说是假的？假的也不行！咱们各家义军就好比一盘活棋子儿，一边车马炮放着不动，那一边车马炮就活动不开，处处挨打。要不是他带头投降，曹操们九营也跟着投降，咱们何至于会有今日！”

李过说：“捷轩叔说得很是。要是张献忠不受招抚，南自长江，北至黄河，整个一盘棋都是活的。”

李自成慢慢地拨弄着火堆，心平气静地说：

“敬轩的错，是大错。不管他是真降，还是假降，不管他存有什么样的想法，都不能这么干。但对敬轩这个人，还要看到他有许多长处。咱们光骂他没有用处，要紧的是应当从远处、大处着眼，赶快把他拉转过来，越快越好。来日方长，只要他不是真心投降朝廷，以后携手共事的时候还多着哩。据我看，他喘口气还要大干。就说目前，朝廷也看到这一点，所以处处防范着他；他住在谷城不动，也还是牵制了朝廷的不少兵马。”

田见秀点头说：“是的，张敬轩驻兵谷城，左良玉和陈洪范两镇的人马就不敢离开襄阳一带。”

“至于说到曹操，”自成接着说，“他跟老回回等人联合起来虽说有十几万人马，但妇女老弱占大半。何况人各一心，同床异梦，当然顶不了多大事儿。咱们已经上了当，权当没有他们，天塌了有咱们长汉顶着。日后彼此见了面，最好不提这一章。”

刘宗敏说：“不提也好。反正是哑巴吃扁食，各人心中有数。”

李自成见大家的气愤稍微平了下来，随即又把话题转回到他要亲自去谷城的问题上，但还是得不到他们同意。自成有点动火，问道：

“你们不让我去，难道看着那些观望风色的人们都跟着投降朝廷么？难道看着各家义军先被诱降，随后一个一个被消灭，让起义大业从此一蹶不振，全部瓦解么？……你们说，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能够料定你到了他那里会十分安全么？”袁宗第问道，“你是主帅，关系重大。倘没有十分凭恃，你顶好不冒这样的风险。”

“不，汉举，话不能这么说。平时骑马坐船还不免有三分险，坐在房檐下晒太阳也说不定会落下瓦来砸破头，何况咱们干的这种事儿！我只能说，此去有七八成可以成功，怎么能够保十成？世间事很少事前能保十分的。咱们起初造反，都是逼上梁山，提着头过日子，难道是先料定准能成功才造反么？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况我去敬轩那里劝他起义对他也有好处，算不得是入虎穴！”

往日每次议事，李自成总是虚心地听大家发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倒是今天他十分固执，不论谁的劝阻对他都没用。田见秀和刘宗敏已经勉强同意了之后，李过仍苦苦劝阻，但被他责备几句，堵住了嘴。最后他十分感慨地说：

“唉，自从白水王二在天启年间起义，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我自己起义也差不多整十年了。人死了上百万，闹的什么牌名？不管冒多大风险，决不能使起义半途而废！”

他决定今夜三更就出发，从武关附近绕过去，到了湖广地界再转往谷城。在他走之后，对全体将士要严守机密，不许泄露风声。小将中只带双喜和张鼐。为着医生尚炯同张献忠本人和献忠部下的几个重要将领有很好的关系，自成决计带他同去。

刘宗敏留住大家吃晚饭，并把尚神仙请了来，买了两只鸡子炒了炒，算是给闯王和医生饯行。晚饭后，众位大将和医生各自回去，自成留在宗敏处又密谈很久，直到二更时候才骑马奔回老营。就在这时，一件出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1] 盘——农民军把驻扎叫作盘。

[2] 风子——马。杆子黑话。

[3] 崤函山中——泛指灵宝县以东和渑池县以西的山区，即崤山山脉和旧函谷关一带。

第十五章

这是十一月中旬一个十分寒冷的夜晚。李自成下午就去刘宗敏住的村庄，吃晚饭没有回来。双喜和张鼐留在老营。两人正在月下舞剑，小头目进来说，一个住在陈家湾的老百姓有急事来见高将军。由于闯王在这里隐名埋姓，老百姓多把高一功当成这一支部队的掌家的，有事总是找他。双喜停止舞剑，侧着头问：

“有什么紧急事？”

“他不肯说出，一定要亲自告诉高将军。”

“好吧，你快点带他进来。”

农民被带进来后，双喜一看，认得他是陈家湾猎户陈德娃。十来天前，他的母亲患病，家中断炊两天，要把七岁的女儿卖给人家，一家人正哭得难割难舍，恰好高一功到陈家湾有事，立刻给他一些周济。从那以后，他时常来老营找高一功闲谈，并送来过一次野味，同双喜和张鼐也都熟了。双喜带他进了上房，说：

“高爷不在老营。德娃哥，有什么紧急事情？”

陈德娃望望左右，吞吞吐吐地说：“哎呀，有一件大事，我说得么？”

“快说吧，什么大事？”双喜问，同时打量着德娃脸上的慌张神色。他心中猜疑：难道是官军来了？

“兄弟，你们的人马有一股哗变了，马上就要拉走了。”德娃小声说，慌得声音打颤。

“什么人哗变了？”

“郝摇旗的一股哗变了。快点吧，他们马上就动身了！”

张鼐把脚一跺，拔出宝剑，准备向外走，对双喜说：

“双喜哥，快传中军将士全部集合！”

双喜使个眼色让他不要急，又向德娃问：“你怎么知道他们哗变了？”

“他们这两天就常在人背后咕咕唧唧，可不知咕叽些什么。黄昏以后，我听见他们在一起商量，今夜三更就要拉走，奔往河南。我看见他们都在纷纷准备，就赶快跑来送消息。兄弟，这事千真万确。我不敢在这里多耽搁。我走了。”

“谢谢你。我不送了。”

陈德娃一走，张鼐就激动地注视着双喜的脸，巴不得立刻杀到陈家湾，把郝摇旗一伙人杀得一个不留。他呼哧呼哧地说：

“双喜哥，快集合人马。咱们一个也不让他们逃走！”

李双喜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又气，又恨，紧张得透不过气。义父在刘宗敏那里，相隔七八里山路，现在已经二更，派人骑马去请他回来已经来不及了。舅舅几天前去山阳打粮，中军和老营别无主将。偏将倒有一

群，但是像这样的事谁敢做主？张鼐见他迟迟不作声，又把脚一跺，说：

“你要是害怕郝摇旗，我自己带着老营的人马前去！”

“你急什么？晚一刻也飞不了他！”

双喜向门外一声呼喊，一群亲兵走进上房。他吩咐一个亲兵立刻骑马去把这个消息禀报闯王和总哨刘爷，另外一个亲兵去传中军的各位将爷火速来老营议事，同时传令老营的卫队和中军全体骑兵紧急集合，准备出发。

老营的卫队一听说郝摇旗哗变了，一个个咬牙切齿。两年前高杰的叛变，几个月前周山的叛变，都给部队带来了许多祸害，到如今这两个忘恩负义、靠自家兄弟的鲜血去升官发财的叛徒尚未捉到，大家岂能叫郝摇旗安然逃走！在片刻间，整个老营的空气变得十分紧张。人们都从棚子里把马牵出，备好鞍子，集合在大门外。朦胧的月光中，响着急躁的马蹄声、匆匆的脚步声、刀剑的碰击声、短促的悄语声和咒骂声。紧跟着，中军的人马也来到了。

刘体纯等七八位年轻的偏将匆匆地陆续来到，听了双喜说出来郝摇旗哗变的消息，一致同意不必等待闯王下令，立即去将陈家湾包围起来，不让他们逃掉一个。大家还共推威望较高的刘体纯指挥全军。

一群青年将领正要向外走，李过大踏步进来了。他住的村子离这里有几里远。下午他也在刘宗敏那里议事，晚饭前因事先回去，这时他以为闯王已经回老营，匆匆地骑马赶来。刘体纯正要向他禀报郝摇旗的事，他用手势阻止了刘体纯，说：

“我已经知道了。近来听说郝摇旗手下的人过不了这样的苦日子，也讨厌军纪太严，背后有些怨言，没想到他们竟敢哗变！”

他丝毫不像这一群青年偏将慌张和急躁，冷静地向大家扫了一眼，吩咐老营的卫队全留下守护老营，只令刘体纯和马世耀等四员偏将带领三百名骑兵到离开陈家湾三里远的小路上埋伏，以备出其不意将郝摇旗的人马截住，一网打尽。刘体纯等一声“遵令！”转过身，快步走了。李过又吩咐谷英和谷可成：

“你叔侄俩带一百名骑兵离开二虎他们二里远的地方埋伏。前边不管怎样厮杀，不许你们动。倘若郝摇旗的人马有漏网的，你们就把他们收拾了。不许有一人逃掉！”

“遵令！”二谷齐声答应，转身走了。

李过又命令留下的两员偏将在老营的村子周围小心巡逻，不要疏忽。双喜和张鼐看李过一直不派他俩去参加战斗，心中忍耐不住，几乎是同声说：

“派俺俩跟二虎叔一起吧！”

“你俩今夜要跟着闯王离开商洛山中，就留在老营吧。”

两个小将一惊，问：“离开商洛山往什么地方去？”

“不要多打听，临动身时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两个小将满肚子狐疑，但是他们平日都怕李过，不敢再问。李过又吩咐从老营派出三个人到陈家湾村外察看郝摇旗的动静，轮流回来禀报。当这三个人走了以后，他还是放心不下，怕刘体纯们会对付不了，于是嘱咐双喜等小心保护老营，便带着随身的几个亲兵，追赶刘体纯们去了。

李过走后不过半顿饭工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在老营外边停住。双喜和张鼐忽地从火边站起。正要出去看，忽然传过来一匹战马的萧萧长嘶。这是他们所熟悉的乌龙驹的叫声。两个小将猛一高兴，互相一望，跑步向外迎去。

当自成在路上才得到报告时，不禁火冒三丈，恨恨地骂了一声：“该死！”他要捉住郝摇旗和他的亲兵亲将，凡是图谋拉走的人员一概杀掉，以肃军纪，并为后来者戒。但反身一想，他觉得这样不妥。几个月来，他常为大天王高见等离开他以至投降官军而心中痛苦。他认为，也许是因为他脾气暴躁，不能容人，才使得这些人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共度艰难。潼关南原战败之后，这种反躬自责的心情更甚。如今他想：倘若郝摇旗只是因为吃不了目前的苦而拉往别处，杀了他不是气量太小么？如果郝摇旗不是去投降朝廷，一旦杀了他，让很多起义的朋友听到岂不寒心？可是，难道能置之不理，让部下拿摇旗做榜样，想拉走就拉走么？

杀与不杀，在自成的心上连翻了几个个儿，终于把主意拿定，头脑冷静下来了。下马以后，他站在老营大门外朝着陈家湾的方向凝望片刻，对亲兵们说：“马不要卸鞍！”又对亲兵头目李强说：“挑选五十个人，五十匹马，准备好，等候着随我出发。”说毕，他不急不忙，踏着稳重的步子走进老营。双喜和张鼐随着他走进上房。大群将士都来到上房门外和天井院里。双喜已经知道，他派去报信的弟兄在路上遇见了闯王，所以用不着他再禀报，只等着闯王下令。在灯光下，他看见义父的脸色铁青，眉宇间含着苦恼。这种表情他是熟悉的。常常在战事不顺心的时候，闯王立马阵前，望着自己的将士纷纷倒下，也就是这种表情。李双喜每次看见这种表情，就想到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天色，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把宝剑一挥，冲入敌阵，好像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暴风雨就开始了。双喜的心情紧张万分，悄悄地把张鼐的手捏了一下，交换了一个眼色。

“双喜，”自成进了上房问，“关于郝摇旗的事，你做了什么布置没有？”

双喜赶快把李过所做的军事布置禀明，想着义父一定会点头赞许。但是闯王把浓眉毛猛然一皱，说：

“怎么能这样办？真是鲁莽！”

大家吃一惊，但随即互相递着激动的眼色，并且有人小声说：

“瞧吧，闯王另有妙计！”

闯王吩咐说：“双喜，你亲自去，快马加鞭，越快越好，叫你大哥把人马全数撤回，路上一个人也不准留。郝摇旗带着他的人马愿往什么地方都可以，不许你们阻挡。哪个敢伤害郝摇旗一人一骑，我将按违抗军令治罪！”

李双喜和张鼐目瞪口呆。上房外站立的成群将士也都大为失望，摸不着头脑。自成对双喜一挥手，催促说：

“去吧，愣怔什么？迟误了我唯你是问！”

双喜说：“爸爸！郝，郝摇旗，他忘恩负义！”

“我现在没时间对你多说，快去！”

张鼐忍不住大叫一声：“闯王！倘若白白地放走郝摇旗，全营将士都不心服！”

闯王叹息说：“你跟双喜年纪小，随后你们就会明白的。”随即转过脸来，对双喜严厉地问：“你还不快去么？要让我按军法办你？”

双喜怀着无限委屈，把脚一顿，从墙上取下马鞭子，噘着嘴，噙着汪汪的眼泪出去了。

上房门口和院子里发生了一阵小声议论，随即有一个老兵踏阶而上，站在门外大声说：

“闯王！家有家规，军有军法。郝摇旗放走不得！”

“放走不得！”许多声音附和说。

李自成走到门口，看见刚才大声说话的是今天才归队的亲兵王大牛，身上带着创伤，头上裹着白布。他的心中难过，面带苦笑，慢慢地说：

“郝摇旗原不是咱们老八队的人，我不能拿他同你们一样看待。如今咱们打了大败仗，日子十分艰苦。郝摇旗同他的手下将士受不了，愿意离开，就让他们离开吧。我此刻心中有事，许多话不能详细对你们谈，事后你们会明白的。”

“大家辛苦了一天，”闯王又说，“不是守夜的人，都去睡吧，睡吧。明天天不明还要下操哩。王大牛，你今天才回来，还不去休息么？去吧！”

说毕，他匆匆地走往里间，准备他去谷城要带的金银和别的东西。他一边收拾，一边心中刺疼，小声地责备自己说：

“自成！你同摇旗共事多年，出生入死都在一道。他现在要离开你，竟然事前连对你说一声都不肯。这是你的赤诚还不能取信于人，怨得谁呢？”

上房门口和院里的人们还没有散去，心中老觉得这问题不算结束。有些人平时看事心眼活，想着闯王口头上说让郝摇旗随便拉走，未必不是另有妙计，说不定是闯王定计派郝摇旗假装逃走，而这个密计连李过也被瞒过。从前就使用过这种妙计骗了官军，赚开城池。有不少人同意这种猜测，有不少人摇头怀疑。正在这时，奉李过的命令在陈家湾村外探事的人跑了回来，向闯王禀报说郝摇旗的人马已经拉出村外，正在排队。闯王继续收拾东西，不慌不忙地说：

“让他们排队好了。”

闯王收拾毕东西，从里间缓步出来，看见张鼐噘嘴瞪眼，站立不安，像热锅台上的蚂蚁一样，又看见许多人都没散去，连王大牛也没有走。他理解大家的心情，走到门口，催大家快去睡觉。一部分人陆续散去，一部分人仍不肯走。闯王转过身来，慈爱地拧一拧张鼐的耳垂，含笑说：

“小鼐子，别对我噘着嘴。不要几年，你就要带着人马独当一面。到那时，你不但要学会处顺境，也要学会处逆境。当你处逆境时，难免不有朋友离开你，难道你都要同人家拼命么？”停一停，他在张鼐的肩上拍一下，又说：“快去把你和双喜随身用的东西收拾一下，马上要跟我起程，说不定得一个月才能回来。”

听了闯王的话，张鼐默默地进去收拾东西。他的心里还是想不通，还在愤恨不平，还在委屈，并且在喉咙里小声咕哝说：

“做朋友就应该同生死，共患难。像郝摇旗这样的人，根本就算不得朋友！”

第二个探事的人跑了进来，向闯王禀报说郝摇旗排好队以后想来见闯王辞行，但他的手下人不让他来，正在陈家湾的村外边商议不决。李自成的心中一动，若无其事地挥退了报事的小兵，一句话没有说，走到方桌边坐下去，拿起双喜所写的一张仿，但是拿颠倒了。在这当儿，他听见有人在院里小声议论：

“我看他不敢来。他没有吃豹子胆。难道他活得不耐烦了，故意来找死？”

“即让他一时鬼迷心，想来辞行，他的部下也不敢放他来。事情明摆着：

有他来的，没他回去的。”

“他要是真的来辞行，那才是老天爷睁了眼，让他自己来送命。”

大家正在小声议论，第三个探事人跑回来了，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禀闯王，郝摇旗辞行来了！”

“在什么地方？”闯王问，一丝欣慰的、热乎乎的感情掠过心头。

“正在骑着马往这里走，快到了。”

李自成叫院里的战士们立刻各回各屋，不许留在院里，也不许到大门外。又吩咐大门口的守卫弟兄：郝摇旗来到，要像往日一样，让他直接进来，不用传禀。看着院里将士们都遵令散去以后，他又写个字条，叫张鼐立刻骑马去送给李过，要李过按照字条上的命令行事。

像往日替闯王传送机密命令一样，张鼐不敢看字条内容，接到手之后往口袋里一装，拔腿就走。他现在才觉得心中亮了：原来是闯王断定郝摇旗必来辞行，另有布置！他在马上猜想着闯王给李过的密令一定是叫李过趁着郝摇旗来老营，把队伍开去陈家湾，出其不意，不费一枪一刀，将郝摇旗的人马全部捉获。

在上房外边的将士们也觉得心头上猛然亮了。他们惊佩闯王料事如神，料定郝摇旗必来辞行，所以才那么镇定。刚才闯王对大家说的话也是提防万一他的妙计漏出一点马脚，被奸细报给郝摇旗，郝就不会来自投罗网了。人们猜想着，闯王一定事前对几个最贴身的亲兵嘱咐有话，只等一个暗号，也许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眼色，几个亲兵就把郝摇旗捆起来，推出大门斩首；然后，派人提着郝的首级去陈家湾，号令他的部下不准乱动，听候处分，不伤一兵一卒就把事情解决了。如果郝的部下有人不服，那就由李过来收拾。刚才张鼐送去的，可不就是要他带兵往陈家湾的命令么？准是的，没错！

人们躲在各屋里，暗中注意着事态发展。一个个抱定主意：倘若郝摇旗胆敢抵抗，大家一齐奔进上房，叫他剑下成泥。

李自成在灯下摊开一本书，连看两遍，却没有看进去。不一会儿，他听见几匹马的蹄声到了大门外，停住了，又听见郝摇旗同守卫的弟兄们搭腔说话。

郝摇旗把四个亲兵留在老营大门外，提着马鞭子走了进来。他的心中有惭愧也有惊惧，所以一跨进上房门槛就直竖竖地站住，望着自成叫了一声：

“闯王！”

李自成从书上抬起头，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他放下书，慢慢从方桌边站起来，问：

“摇旗，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

“闯王，我对不起你。我要走啦。”

“你要走啦……为什么要走啦？”

郝摇旗吭吭哧哧地说：“商洛山中本来是个苦地方，又连年遭灾荒。弟兄们受不了这个苦，都想往别处活动活动。我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他们离开你。李哥，日后不管你什么时候树起大旗，只要派人对我说一声，我郝摇旗不回来跟着你，不是娘养的！我，我现在来向你辞行。你让我走我就走；你不让我走，要治我违反军纪的罪，该杀该剐也凭你。”

“你们要往什么地方去？”闯王问。

“往河南去。河南虽然灾荒很大，可是天宽地阔，海大水深，人有活动余地，不像这里……”

自成不等他说完，又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马上就走。我的人已经在陈家湾村外排好队，等着我来辞了行回去就走。”

自成坐到椅子上，沉默地望着郝摇旗，脸色沉重。原来藏在东西厢房和左右夹道中的将士们都走了出来，把上房阶前围得水泄不通。有人手抓刀把和剑柄，有人已经不声不响地把刀、剑拔出鞘来。饱有战斗经验的郝摇旗虽然不曾回头看，也觉察出在他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深悔前来辞行，自投虎穴。尽管他竭力保持镇静，但是脸色不禁灰白了。

自成皱皱眉头，用责备的口气叹了一声，又停片刻，问道：

“你想离开我，离开商洛山中，为什么不早对我说一声？”

“前些日子我来找过你，因为听说贺疯子要从潼关来打咱们，我就不说了。等你从潼关回来，我也从蓝田一带回来，风声缓和啦，我本来打算对你说这件事的，可是我怕你不让我走，怕你生气，就不再提啦。”

自成突然想起来，那次摇旗来找他，因李过来报告潼关的官军动静，摇旗没得把话说出来，从潼关回来后，他因为天天忙，竟然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是大丈夫来去分明，”郝摇旗接着说，“我郝摇旗不能瞒着你闯王拉走，所以已经站好队啦，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儿，特来向你辞行，凭你发落。”

李自成脸色严峻，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郝摇旗的面前。郝摇旗心中惊慌，本能地退了半步。门口的人们注视着闯王的动作，连呼吸都停止了。自成说：

“摇旗，你也够糊涂了！”

“我糊涂。我混蛋。愿杀愿剐，凭你！”

自成接着说：“你想想，你本来只收容了一百多人，有些人归还原队，你手下只剩下七八十人，盔甲不全，兵器也差。虽说人人有马骑，可是多是劣马，真正的战马不多。就凭着你这点人马，别说经不起沿路官军收拾，连乡勇也会收拾你们。想走，为什么不早说？”

郝摇旗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围在门口的将士们也糊涂了。

自成向门口瞟一眼，说：“叫总管来！”

亲兵头目向外照传：“请总管来！”

老营总管任继荣早就在人堆中站着，提着拔出鞘来的三尺宝剑。这时他很感意外，赶快把宝剑悄悄地插入鞘中，答应一声，走进屋去。

自成吩咐说：“总管，你立刻挑选二十匹战马，三十副盔甲，三十把大刀，派人送往陈家湾，不许耽误！”

任继荣怔住了。这话是真是假？还是他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自从全军覆没之后，一个月来，他同高一功用尽心思，千辛万苦，弄到了一些战马、盔甲和武器，连自己的将士都不肯发给，怎么能够送给叛变的人？闯王为着战马和武器欠缺，常常发愁，怎么会忽然下了这样的命令？准是没听清楚！

自成把眼睛一瞪，严厉地说：“你愣怔什么？快去！办好以后前来禀我！”

“是！”总管一转身奔出去了。

自成又对亲兵头目说：“李强，取四百两银子出来！”

“是！”

不大一会儿，李强从里间把银子捧了出来。自成接住银子，对郝摇旗说：

“摇旗，我知道你手头没钱。这点银子，你拿去在路上用，估计够你们用到河南。你眼下人数很少，一路上打尖吃饭，一定要给老百姓钱，不可骚扰百姓，给官军和乡勇可乘之机。到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当作买路钱。”

“闯王！……”

“快接住。你知道我也在困难中，休嫌太少。”

“闯王！我，我……”

任继荣进来，向自成禀报：战马、盔甲和大刀已经派人送走了。闯王又对摇旗说：

“摇旗，快接住银子动身吧。你到了河南，千万注意军纪。从前你的军纪不好，我劝说你，你总是不肯听。今后你自己去闯江山，不能得民心如何能站稳脚步？这道理不难懂，你千万莫当耳旁风。我等着你到河南后的好消息。摇旗，倘若遇到困难，你千万派人来对我讲，我好立刻帮助你。快接住银子走吧，已经打三更啦。”

只听扑通一声，郝摇旗双膝跪下，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闯王！我糊涂，我该死，我对不起你！我不走啦！我死也不离开你啦！……”

在片刻间，李自成不知道说什么好。尽管郝摇旗身上有种种严重缺点，在目前困难时要离开他也很刺痛他的心，但是他们同是高迎祥的战将，有七八年的战斗友谊，如今发生了这件事，郝摇旗像一个小孩子似的跪在他面前哭，他自己也难禁鼻子发酸。他向李强点点下巴。李强走到他的跟前。他把银子交给李强，小声说：

“把这送到大门外，交给他的亲兵。”

李强走后，自成去搀郝摇旗。但郝摇旗抱着他的腿哭，不肯马上起来。自成一面用力搀一面说：

“摇旗，你是大将，跪在地上哭像什么话？快起来，听我对你说。起来。”

郝摇旗从地上站了起来，仍在抽咽，表示他决不离开。李自成拍拍他的肩膀，说：

“你还是走吧。潼关的官军听说我在崤函山中，都开往灵宝以东寻找我的踪迹去了。暂时这里风平浪静，你留下也没有多的事做。你去到河南，可以牵制一部分官军，不也很好么？再说，我要在这里苦练几个月的兵，马上还要学诸葛亮渭水屯垦的办法，开荒种地。将士们更加辛苦。你手下的将士吃不了这个苦，把他们勉强留下反而不美。你走吧，咱弟兄俩今日能够好散，来日还会好合。来日方长，还怕不能够重新拢家[1]？”

“我，我郝摇旗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也有良心，我觉着太对不起

你！……”

“不要说这话。你出去如果不得意，随时可以回来。快走吧，弟兄们在等着你哩。”

闯王拉着郝摇旗的手把他送出大门。当他转回来时，院里的人们还没散，默默地望着他，换了另一种激动心情。

李过来了，背后紧跟着双喜和张鼐。当张鼐把闯王的字条交给他时，他用火镰打着火，吹亮纸煤，看清上边写的是这样两句命令：“人马回村后立刻解散睡觉，免误明日早操。你去子明处候我。”李过遵照叔父的命令把人马带回村子解散，转到医生的住处。尚炯已经准备好，只等待随闯王出发。坐了片刻，李过恍然明白：原来是闯王担心他同郝摇旗见了面会发生冲突，故意叫他来老神仙这里等候。他不同意叔父对郝摇旗过分宽容的态度，所以就不再在医生那里闲坐，气呼呼地往老营来了。一到老营大门外，他看见人们还没有全散，在激动地小声议论着这件事，但没有紧张空气。他问明经过，自己也松气了。见到自成的时候，他没有说什么抱怨的话，只是问：

“二爹，摇旗走了？”

“走了。”自成对他看了看，接着责备说，“你身为大将，遇事还是这么急躁，这么量窄，怎么能行？倘若我晚回一步，岂不铸成大错！摇旗身上固然有许多毛病，可是他多年来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夏天脱掉衣服，胸前和两臂伤痕累累，谁没看见？他如今离开咱们，并非前去投敌，岂可因此互相残杀，使亲者痛，仇者快，白白地便宜了朝廷！”

李过低着头不敢作声。张鼐用肘弯碰碰双喜，同双喜暗地交换了一个眼色。自成又说：

“常言说：将军额上跑下马，宰相肚里行舟船。你这样气量窄，将来如何能独当一面，肩挑五岳，胸罗百川，统帅百万大军！”自成向双喜和张鼐看看，但没有责备他们，随即转向亲兵头目，“李强，都准备好了么？”

“早都准备好了。”

“快请尚神仙！”

“他已经来到，在外边等候。”

“起程！”

李过突然说：“二爹！我想了又想，你还是不去谷城为好。张敬轩平日就心狠手辣，需要提防，何况他如今投降了朝廷，又加上同你不睦！”

“你又来了！别再掣肘。你高舅去山阳未回。你每天练兵之暇，常来老营

看看。倘若过几天你婶子仍无音信，你就多派几个人到豫西一带山中寻找。”

李过仍要说话，刘宗敏、田见秀和袁宗第都来到了。李自成望着大家说：

“我一再嘱咐你们不要来送行，怎么都来了？”

刘宗敏大声说：“我们不是来送行，是来请你多慎重，不必亲自前去。刚才我同玉峰又想了想，万一张敬轩不讲义气，后悔无及！”

李自成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亲自去，敬轩不会起义。天下大局，决于此行！”

“可是这着棋太险了！”田见秀说。

“简直是孤注一掷！”袁宗第接着说。

李自成对他们苦笑了一下，不再说话，从桌上拿起马鞭，又从墙上取下弓和箭袋，背在身上，毅然向外走去。

[1] 拢家——分家后再合起来叫作拢家。

谷城会晤

第十六章

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景象。

这天早饭后，天朗气清，阳光明媚。张献忠没有事，率领一群亲兵出谷城西门射猎，射得几只大雁、几只野鸡和两只兔子。随后，射猎的兴头过去，他纵马向西，一直奔到那条从老河口到石花街的朝山官道上才勒住马缰，翻身下马，走到一个草棚前，占据一张方桌坐下。

一群一群去武当山朝拜金顶的香客从献忠面前走过。献忠把一帮香客叫住，问明白他们都是黄州府麻城县人，又问问东边的灾荒情形，便叫一个亲兵给为首的香客一些散碎银子分给大家。众人慌忙跪下磕头。献忠挥着手说：“算啦，算啦，留下头到山上磕吧。”但众人仍然在石板官道上磕了响头，说出些千恩万谢的话，然后离开。

为着想打听潼关大战后李自成本人和他的一些亲信将领的消息，献忠曾派出几个探子前往潼关附近打探，有的尚未回来，而已经回来的却没有带回来真确消息。今天他来到朝山官道上坐下吃茶，实想遇到豫西的香客，打听出一点线索，但非常遗憾，从他面前走过的几起香客都不是打河南来的。后来有一起逃荒的男女来到面前，从服装和口音知道他们是河南人，但是一问，他们是从南阳府来的，对潼关大战的消息仅仅听到一点荒信儿，十分模糊。他叫亲兵往官道上撒了几把铜钱让大家去拾，起身走了。

“难道自成们真的全完了？”他心中暗问，“老子不信！”

回到老营，一位名叫王又天的客人正在等他，使献忠十分高兴。王又天双目失明，善批八字，是一个有名的江湖术士，在襄阳监军道张大经的门下做清客。总理熊文灿和很多大官都很相信他，因而他就成了襄阳的达官巨绅的座上客。张大经向献忠推荐过他，献忠也极想同他一见，可是他又被熊文灿请到襄阳去了半个月，昨晚才从襄阳回来，今天上午坐轿子来拜望献忠。献忠同他一见如故，谈了几句话之后，就把自己的和刚满月的儿子的生辰八字告诉他，请他算算。

“老兄，你可得直言啊！”献忠笑着说，“不要顾虑，八字上是什么就说什么。你要是随便奉承几句，不说实话，王瞎子，你可不是咱老张的朋友！”

“我是有名的王铁口，从来不随便奉承人。”王又天也笑着说。

王又天掐着指头，嘴里咕咕哝哝地推算一阵，脸上流露出惊异神色。他仰首向天，眨动着瞎眼皮，重新推算一阵，又拉着献忠的左右手摸了一阵，忽然又惊又喜地站起来，说：

“敬轩将军，你坐好，坐好，受愚弟两拜！”说毕，连忙深深地拜了两拜。

张献忠明白这里边大有文章，一面回礼，一面用开玩笑的口吻问：

“怎么样？俺父子俩会不会都做叫花子？会不会，嗯？”

“好八字！好八字！”盲人神秘地小声叫着说，“愚弟半生江湖，足迹遍于海内，朝野上下，相人多矣，从来没见过令乔梓 [1] 这样好的八字！”

“手相怎么样？”

“同将军的八字一样好。”

“该有多好？伙计，你可别以为我跟别人一样喜欢戴高帽子，故意奉承咱几句！”

王又天很认真地说：“绝不敢故意奉承。欲知八字如何好法，请将军屏退左右。”

献忠挥退左右，小声问：“快说吧，该有多好？”

“敬轩将军，你以前可请人算过八字？”

“请人算过，可是都不肯说实话。”

“他们怎么说？”

“都说我要做大官，做大将军，可是没有人肯说我在做贼，这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张献忠哈哈地大笑起来，略带棕色的长胡须在胸前抖动。

“哎哎，将军真是会说笑话！阁下这个八字，嗨，这个八字……”

“到底怎么样？”

王又天重新站起，又是深深一揖，然后探身向前，凑近献忠的耳朵小声说：

“贵不可言！”

献忠半信半疑地问：“真的？”

“确实贵不可言！贵不可言！”

献忠故意问：“能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元帅？”

“岂止大元帅！这话只能我知你知：日后贵不可言！”

“又天兄，你是在同我老张开玩笑？”

“岂敢！岂敢！”

“要是真的……”

“真的，真的。”

“我一定要重重谢你。”

“此事关系重大，将军万勿泄露。”

“你也不要再提。”

“当然不敢乱说。”

张献忠把王又天留下吃午饭，并且约本城举人王秉真、名士方岳宗、应城秀才潘独鳌都来作陪。方岳宗是现任松江知府方岳贡的哥哥，为人慷慨侠义，豪放不羁，喜欢喝酒，十分健谈。献忠才进谷城时，借他家的房子安置家眷，以为他很富有，借故把他拘禁，要他出钱助饷。随后他知道了方岳宗确实没有钱，他的弟弟方岳贡做官有清廉之名，就赶快把他释放，表示歉意，并且同他做了朋友。献忠对于一般的朝廷官吏都是痛恨的，曾经发誓要荡平中国，剪除贪官污吏，却出人意料地给远在几千里外的松江知府方岳贡写了封信，表示敬仰。他在信里边坦率地说："使为官者人人皆如我公，百姓不受朘削之苦，献忠何能起事！"他叫方岳宗派家人把信送往松江，并且说他知道方知府不会回信，他也不希望得到回信。

陪客中的潘独鳌原是应城县的小地主，半年前因为同本县的一位有钱有势的绅士争田，有理输了官司，气得走投无路，遂杀了知县和绅士全家，竖了反旗，投了献忠。献忠待他很好，近来派他带一小队人马驻扎在南河同汉江汇合的仙人渡地方，向来往商船征税。

客人中还有一位是从河南省新野县来的丁举人。今年正月，他的妹妹出嫁，花轿正走在从新野往南阳瓦店镇的官道上，碰见献忠从这条官道上经过，把他的妹妹抢来，当晚就拜堂成亲。瞎子王又天对献忠所说的"令乔梓"中的那位"梓"，就是这位丁夫人所生的婴儿。当妹妹才被抢走的三四个月内，丁举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痛恨妹妹不能殉节，做个"百世流芳"的烈女。每次听见母亲在堂屋里为女儿的事痛哭，他连母亲也极不满意，走进内宅，对老人说：

"你还哭她？哼，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的宝贝女儿！咱家是世代书香门第，诗礼传家，没想到竟出了这个没廉没耻、失节从贼之人！你儿子好歹是个举人，出了这件丑事，叫我今后怎么在官场中混？她这个贪生怕死的贱东西，把咱丁家祖宗八代的人都丢尽了！唉，唉，你老人家真糊涂，还在想她！"

老太太哭着说："早知有今天，我不如在她落地时把她扔到尿罐儿里，也免得她长大了失节丢人！"

"唉，这都怪我们的家教不好！"丁举人又愤恨又伤心地说。

可是张献忠受"招抚"以后，妹妹派人带了十匹绫罗绸缎和二百两纹银来家联亲，丁举人的态度立刻大变。他心中矛盾了半个月，在老母的催促下，亲自带着礼物前来同献忠认亲，当人们谈起来他的妹妹是张献忠将军的如夫人时，他便面带春风，笑嘻嘻地拈着胡子说：

"舍妹的八字么，从前经几个高人看过，都说生得不错。再说，生在兵荒马乱年头，文不如武，能够同武将结婚也好，不能讲是不是书香门第。"他为着面子上光彩，矢口否认他的妹妹是"如夫人"，硬说是张将军

的“续弦夫人”。

他经常来谷城探望妹妹和妹夫，打打秋风。但是他的胃口不大，一次给他百儿八十两银子他就满足。这次他来谷城，借口外甥满月，特来致贺，实际上是想向妹妹要一二百两银子，趁着家乡灾荒极大，又是年残岁尾，买进一处庄子和一处非常难得的好坟地。这坟地，据说可以出三品以上的大官，几家大户都在争；因为他想要，大家都怕张献忠，只好让他。

酒宴开始了。正中间一张八仙桌，王又天是首座，举人王秉真是二座。张献忠亲自坐在下席敬酒。另一张八仙桌上，新野丁举人首座，方岳宗二座，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代表主人坐在下席。张献忠今天特别高兴，不住地大嚷大叫，同大家猜枚划拳，热情劝酒。在别人正划拳当儿，丁举人掂着一把锡酒壶走过来给王又天和王秉真敬酒，惹动全桌子客人和主人都站了起来。王又天接受敬酒以后，赶快恭维说：

“舅老爷今天要多喝几杯。我给令甥掐过八字，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命，难得，难得！”

“舍妹的八字也很不错，王先生可曾算过？”

“尚不曾算。改日一定要细细推算。不过，令妹的八字愚弟虽尚未推算，但既为敬轩将军夫人，不推算亦可知矣。如非八字特别好，也不会如此天缘巧合，于金戈铁马之中得遇敬轩将军。”

“是，是。婚姻都是命中注定的，非人力可以强合。”

每个人都向王又天敬酒，不仅因为他是初次来这里做客，也因为他今天替献忠父子算了八字。人们从他叫献忠屏退左右、小声谈话的神秘态度，从他和献忠都不肯说出算八字的结果，都猜到献忠的八字一定是“贵不可言”。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非常敏感的。丁举人希望妹妹日后能成为娘娘，他自己能做国舅。略微使他遗憾的是，献忠目前有一大群夫人，他的妹妹排在第八，显然命中注定没有正宫的份儿，只能做不能专宠的妃子了。徐以显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平生以诸葛自居，他希望自己能做开国宰相，建立不朽功业。举人王秉真投张献忠原是不得已，曾经逃跑一次，被追了回来。这时他也很希望献忠成功，像本朝太祖皇帝一样，因为这样，他这个举人就不但不会落个“从贼”的坏名声，反而是新朝的“从龙之臣”。至于潘独鳌，因为是被逼上梁山，当然切盼着江山易主。只有方岳宗，一则因来得太晚，不知道王又天算命的情形，二则他自己并不想背叛朝廷，所以根本没注意这个问题。他今天在酒席上兴奋快活，只是因为他喜欢张献忠的奔放豪迈性情，同这样人一起喝酒，不能不感到痛快。

当大家都有七分酒意的时候，张献忠还是不断地向客人敬酒，特别向方岳宗敬酒最凶，由小杯换成大杯，大杯换成大碗。他喜欢方岳宗这个人率真、豪爽，在地方上并不倚势欺人，而且从来对他无所求，也不像别

人一样害怕他，故意向他献殷勤，反而有时敢当面说出他某事某事做错了，应该改正。可是方岳宗知道自己已经喝得快醉了，而自己醉后往往会闹出事来，不大雅观，所以当献忠第三次用大碗给他倒酒时，他粗狂地推开酒壶，舌头不能转弯地大声说：

“不要再，再敬我酒。再多喝，我就、就会发酒疯啦！”

“在我这里，只要喝得痛快，发酒疯也不要紧，反正咱们今天是痛饮取乐，不喝醉别想回去！”

“再、再、再喝，我就成、成一摊泥啦。”方岳宗告饶说。

“有轿子抬你回府，怕什么？”

张献忠不但自己逼着方岳宗喝酒，也叫大家给方敬酒，存心看朋友的醉态取乐。方岳宗已经立脚不稳，看人的脸孔像隔着一层雾。起初他还想“适可而止”，但喝着喝着，酒性大发，兴奋异常，大声呼叫，拍拍胸脯，说：

“好吧，来吧，舍命陪君子！别看我醉，我、我、我还能，‘饮似长鲸——鲸——吸百川’！”

献忠笑着叫：“对啊，方兄！这才是好样的！”

“敬……敬轩将军！来，来，我同你对、对、对饮一碗！”方岳宗浑身摇晃，举着酒碗，继续叫，“对饮！对饮！不敢对饮……你是孬种！”

献忠看着朋友的醉态，听他说出粗鲁的醉话，快活地大笑起来。

“你笑？你笑？”方岳宗乜斜着眼睛说，“你笑也得对——对——对饮三碗！……你要是不饮、不饮，我就、我就捶你……三拳！”他自己把碗里的酒一口喝干，然后望着献忠大叫：“快喝！快喝！不要装孬！”

献忠因为巡按御史林铭球今天下午要到，已经派养子张定国去县境边准备，他自己不久要前去迎接，所以坚决不再喝酒，却望着方岳宗的醉态继续大笑。在座的人们一半感到有趣，一半也是凑趣，跟着大笑。

“快喝！快喝！”方岳宗发音不清地叫嚷着，“你不喝，我就、我就打你……三拳！”

张献忠只把满大碗的酒咂了一口，继续笑着。方岳宗突然扑了过来，左手抓住献忠崭新的青缎面紫貂皮袍的圆领，右手握成拳头，在他的脊背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当第二拳快落下时，献忠把身子猛一闪，没想到皮袍的领口哧啦一声撕破了一道足有三寸长的口子。两张八仙桌上的客人和在左右服侍的人一齐大惊，脸上变色。方岳宗的酒意忽然醒了大半，但临时很难转弯下台。他松了手，继续说：

“你喝！你喝！”

许多人都以为方岳宗惹了大祸，性命难保，同时这酒宴也将不欢而散，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劝解，献忠已经端着酒碗站起来，嘻嘻地笑着说：

“还是方兄有办法，有办法。好，我干这一碗！”说毕，他把漂亮的大胡子往旁一揽，一饮而尽，还亮着碗底儿叫方岳宗看。

大家松了一口气。王秉真的两手原来攥得很紧，这时松开了，才感到手心里出了冷汗。他正想使眼色叫方岳宗说几句赔罪的话，没料到献忠竟像没有这回事儿，又替自己斟满酒，端起碗来望大家笑着说：

“请，咱们都门前清！”

派一乘小轿送走醉汉方岳宗，张献忠又同瞎子王又天说了一阵话，然后送给他五十两银子作为谢礼。王又天一面拒绝，一面接在手里，满脸堆笑，连连拱手，坐进轿里。献忠送走瞎子以后，回过头来问徐以显：

“怎么，老徐，你要去太平镇么？”

“我马上要去。这几天正在操演方阵，还没操演熟。”

“好吧，你去吧。我也要到校场里去。你今晚回来么？”

“我回来一趟，听听林铭球来有什么事。晚饭后再去，因为明天五更要出发演习。”

徐以显跳上马，直奔太平镇去。这地方离谷城十五里，在汉水北岸，原名王家河。因为是张献忠向明朝假意投降的地方，所以他把它改成这个名儿，意思是他要同谷城人共享太平。那里驻扎着张献忠的一万多精兵，由他的养子张可旺率领，防备官军从仙人渡进攻谷城。徐以显的家小住在城内，他本人经常住在太平镇，按照着古兵法上的图式，参考近代名将戚继光等的练兵经验，每日用心操演人马。

“好军师，好军师。他娘的，打灯笼也找不到！”张献忠目送着徐以显的背影，在心中亲热地骂着。有时他对某个人特别亲切，赞赏，就骂得特别粗鲁。如果他对哪个人客客气气，讲究礼貌，这个人就一定是被他疏远，或者是要在他的面前倒霉了。

他走回大厅，脱下撕破的貂皮团花缎袍，换上箭衣，骑上雄骏的北口马，带着一群偏将和亲兵往校场奔去。

一千名中军标兵正在分几股进行操练，有的在驰马射箭，有的在演习单

刀或双刀，有的在演习枪法，有的在演习狼牙棒。校场中心，叠着几堆方桌和条桌，都有一两丈高。有的上边放把椅子，椅子上再放茶几，看起来十分危险。只听一声口令，士兵们像猴子一样，迅速地爬到上头；再一声口令，迅速下来。有时士兵们在上边拿顶，然后在空中连翻几个跟头，轻轻地跳落地上。但是也有人刚练习不久，有些胆怯，笨手笨脚，叫人看着可笑。张献忠背抄手看了一阵，对有些人夸奖几句，对有些人嘲笑几句。由于他今天特别高兴，就是对那些练得最不好的士兵也没有发脾气。他对他们笑着骂了几句，骂得很粗鲁，但很亲切。挨骂的士兵感到惭愧，但心中舒服，望着他嘻嘻笑着，保证他们一定能练好。

“再过几天你们还不长进，小心老子叫你们的屁股开花！”献忠用马鞭子做出威胁的样子，又添上一句，“每个人顶少抽你娘的二十鞭子！”

“一定学会！”几个人面带笑容地齐声回答。

“来，让咱老子翻一个样子你们瞧瞧。你们这些龟儿子，妈的，笨得跟狗熊一样！”

他把马鞭子交给一个亲兵，把箭袖一卷，在手掌中吐口唾沫，对着一搓，极其轻捷地爬了上去，跟着又爬了下来。第二次爬上去后，他抓住椅子一角，用单手拿顶，然后翻了一个跟头落地。将士们都用惊叹的眼光望着他，有些人不由得叫了声“好！”献忠从容地整一整帽子，一边拉下箭袖，一边兴致勃勃地骂道：

“你们这些小杂种，快给我练习，学着老子的样儿！”

他恐怕有几个新兄弟还不明白练习这一套本领的重要用处，向他们解释说：

“好生练。练好了，爬山，跳崖，翻城，越寨，就不困难。妈的，谷城人从来没看见过有这样练兵的，都说我是猴子转世。龟儿子们，少见多怪，乱说！”他哈哈地大笑起来，随即又开玩笑说：“艺多不压身。日后你们要是不愿跟着老子打江山，可以到南京去跑马卖解，饿不了肚皮。”这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

他的爱将马元利飞马来到校场，向他禀报：巡按大人已经快到谷城县境了。

“如今咱们就去迎接么？”

“是的。人马我已经点齐啦。”

“定国呢？”

“他在边境等候。”

“好，走吧。龟儿子！”

张献忠同马元利立刻骑马回到老营，按照谒见长官的礼仪规定，换上全副盔甲，背上櫜鞬[2]，挂上宝刀，气宇轩昂地大踏步走了出来。正要上马出发，谷城知县阮之钿坐着一乘四人抬的青呢小轿来到，还没有走出轿子，就向他拱手叫道：

“张将军，请稍候片刻，学生有几句话要同将军一谈。”

随即轿子落地，阮之钿躬着身从轿里走了出来。这是一个四十开外年纪，有着稀疏胡须，带点迂腐和固执脾气的人物。他摆着八字步走到献忠面前，深深地作了一揖。献忠心中很厌烦他，但也不得不回敬一揖，用含着嘲笑的口吻问：

“父母官亲临敝辕，有何吩咐？”

“将军可是去迎接按台大人？”阮之钿恭敬地问。

“是的，你要同我一道？”

“学生坐轿子走得慢，不能奉陪将军同去，只好在近郊恭迎。”阮之钿走近一步，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放低声音说，“张将军，今天学生特来拜谒，不为别事，还是为麾下有一些士兵不守军纪，在城外公然抢劫。学生不敢不前来奉恳将军依法严办，使四郊绅民得以安居乐业，共感大德。”

“就是这件小事儿？”张献忠轻蔑地笑着问。

“就是这件事。事关将军声威，学生不敢不贸然奉告。”

“从前你告我说的那件事儿，我不是已经办了？”

“这是今天又发生的事，抢劫富户的士兵是白文选将军部下，学生刚才将抓到的兵犯交给他，已同他当面谈过。”

“你既然同他谈过，何必又来找我？”

“将军身为全军主帅，威令素著，故敝县不避冒昧，特来面恳，务请从严究治，以肃军纪，而安地方。”

张献忠在心里骂道：“龟儿子，又将了老子一军！”

白文选派人假扮盗匪去抢劫和杀死一些为富不仁的富豪大户，这是献忠授意的。为了维持受招抚的虚伪局面，他不能公开用自家部队的名义对这些富豪大户进行惩办。但去的弟兄们有时疏忽大意，竟然也有一次被地主们从背后暗地追踪，查出底细，向县衙门指名控告。他没有料到，今天竟然连人也给人家捉去，真是岂有此理！皱着眉头沉默片刻，张献

忠带着无可奈何的、冷冷淡淡的神气说：

“上司不发饷，我也没办法。叫弟兄们空着肚子喝西北风去严守军纪，能行么？你是喝墨汁儿出身的，没有带过兵，不知道我的难处。弟兄们饿得没办法，才向大户借粮充饥。等朝廷饷银发下，自然就没人再抢啦。”

“这个，这个……”

张献忠不等阮之钿再说话，飞身上马，鞭子一扬，同马元利带着亲兵们像一阵风似的奔出东门，在大街上留下一道滚滚飞腾的黄色尘埃。

“这个龟儿子，这个‘老猛滋’，”他在马上骂，“真是望乡台上吹呼哨，不知死的鬼！”

因为张献忠到过庐州府，知道合肥人不会发“母”和“鸡”两个音，把母鸡说成“猛滋”，觉得有趣，所以看见阮之钿身体矮胖，走路摇晃，就替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猛滋”。

张献忠出了谷城东门，从仙人渡浮桥过了汉水，顺着汉水北岸通襄樊的大道向东奔去。一个多时辰以后，赶到了离谷城五十里的半扎店，也就是现在的太平店，每匹马都跑得冒汗。驻在当地的三千马步兵早已在养子张定国的率领下在襄江两岸排开，并且有几十只大船和小船靠在两岸，每只船桅上都有一面红旗招展。船头船尾站立着全副披挂的将士，军容十分严整。张献忠把带来的两百名骑兵排列在襄江北岸，所有的人都骑在马上不动。他自己立马在大旗下边，等候着从下游张起风帆驶来的七只大船。眼看着那七只大船相距不到二里远了，张献忠用下巴向马元利一摆，于是这位面目漂亮而举止潇洒的青年将领立刻下马，跳上一只小船，像箭一般向下游驶去。

实际上，张献忠对于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不但心中怀恨，而且十分轻视。今年二月间，林铭球同襄阳分巡道 [3] 王瑞柟、总兵左良玉秘密定计，要在张献忠投降之后去襄阳谒见总理熊文灿时把他逮捕，同时出其不意地向他的部队围攻，只是因为一则张献忠十分警惕，托故不去襄阳，二则庸碌贪贿的熊文灿及其左右文武都认为献忠是真心投降，坚决不同意，林铭球们的计谋才没有实现。事后张献忠知道了这件事，一方面恨他们阴险毒辣，一方面笑他们愚蠢。“妈的，这一群混账玩意儿，把咱老子当成了一个傻子！”现在林铭球的七只大船渐渐近了。第二只船特别大，船头上站着几个头戴折角幞头、身穿圆领丝罗长袍的亲信幕僚，另外还有一群身穿号衣的兵丁和身穿皂衣的衙役立在船尾。船舱门外摆着“回避”“肃静”虎头牌和各种执事 [4] ，还有一对很大的官衔纱灯笼。张献忠在心中说：

“屌！派头倒不小！”他向旁边一名小校吩咐一句，随即从一个大船上连

发出三声炮响，两岸上鼓乐大作。他下意识地把铜盔整了一下，从马上跳了下来。尽管像这样用隆重的礼节迎接林铭球是他同徐以显等在事前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哄住朝廷，以便有一段时间能安驻谷城，休兵养锐。但此刻他忽然对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卑躬屈节，感到很不舒服，心中说道：

“咱老子造反了十来年，纵横好几省，闯过些大风大浪，谁不说咱八大王是英雄，如今低三下四来迎接一个狗官，这是闹腾的啥牌名！妈的，下次再这样做，老子不是人养的！”

马元利站在小船头上向林御史的座船行了军礼，大声禀报“谷城驻军主将”张献忠在岸上恭迎。大船上有一个传事官员转禀舱中。林铭球没有作声，轻轻地点一下头。传事官员走出舱来，对马元利说：“按台大人知道了，请将军在前带路。”马元利转过身来向士兵们一挥手，小船立刻拨转头，带领着大船前进。

一会儿，林铭球的七只大船和马元利的小船都到了张献忠和马步兵肃立恭迎的地方，在鼓乐和鞭炮声中靠着北岸的码头停下。张献忠跳上大船，躬着身，拱着手，声音洪亮地说：

“卑将张献忠参见大人！”

林铭球本来早就该走出船舱，但他为要显示自己是朝廷大员、一省的巡按大人，故意稳坐舱内，直到张献忠参见时才放下手中茶杯，从舱里弯腰走出。他一方面竭力做出威重样子，不使献忠轻视，一方面却不免心中慌张，出舱口时忘记低头，把纱帽顶碰了一下，赶快用手扶正。

张献忠一见林铭球走出船舱，立刻极其恭敬地行跪拜大礼，而且叩过头以后跪在船头上故意不敢抬头。林铭球没料到张献忠会对他这么有礼，心中大喜，赶快去搀献忠，说：

“将军请起，请起，请到舱中叙话。”

林铭球同张献忠走进船舱以后，两岸的鼓乐停止。直到这时，排队的骑兵才下马休息，但仍然丝毫不乱。

把献忠让进舱中以后，林铭球带着矜持的笑容让座。献忠十分谦逊，不肯就座，弓着身子说：“大人请坐。大人请坐。在大人面前哪有末将的座位！”经林铭球一再让，他才恭恭敬敬地作了一个揖向巡按大人谢座，然后侧着身子在客位坐下。一个老家人端来两杯茶放在他同主人面前，他又恭敬地欠欠身子。就在这时，他在林铭球的保养得很好的、略微有点发胖的脸孔上瞟了一眼，立刻有一股恶心的感觉泛上心头，好像吃下去一个苍蝇。他暗暗骂道：“你王八蛋准是吃饱了民脂民膏，才养得这样肥头大耳，油光发亮！终有那么一天……”他仿佛看见这么一个胖胖的脑袋不是长在活人身上，而是悬挂在谷城的城门上或什么地方。

林铭球对张献忠十分满意。几个月来，他本人、他的姨太太和亲信幕僚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接受了献忠的贿赂，早已开始转变对献忠的一切成见。如今看见献忠如此隆重迎接，如此拜跪有礼节，他相信献忠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归顺朝廷。

“学生此次来谷城……”林铭球说了半句，忽然停住，用肥胖的、细皮白嫩的、带着长指甲的手端起茶杯举了举，同时小声说：“请！请！”

献忠恭敬地端起茶杯说：“大人请。”

林铭球喝了半口香茶，放下杯子，拈着胡须，继续说：

“学生此次来谷城，是特意要同将军一晤。”

献忠赶快站起来，躬身回答：“献忠愚昧无知，一切听大人训示。”

“不必过谦，不必过谦。”林铭球点头微笑说，“请坐下说话，不必拘礼。自从将军归顺朝廷，谷城士民相贺于道，实乃苍生之福。不知麾下现有兵将若干？”

“约有十万多一点。”献忠欠身回答，故意多说三倍还多。

“十万人马不是一个小数目，将军如真能为朝廷效力，将来定能建不世功业，名垂竹帛。”

献忠慷慨地说：“献忠少读诗书，高深的道理不懂，但是‘为朝廷效力’这个宗旨是抱定了。只要能给末将十万人的粮饷，给我正式职衔，发给关防，献忠愿意为郧阳、襄阳、荆州三府保境安民，不受盗贼骚扰，叫家家户户都能够大开着门儿睡觉。”

林铭球连忙回答：“既然将军有此诚意，朝廷也不能亏待将军。至于月饷、职衔、关防，等学生回襄阳后一方面向制府大人[5]禀明，一方面自己也上疏朝廷，代为乞请。”

“谢大人栽培！”献忠又站起来准备磕头，被林铭球拦住了。

“这是一个血性男子，深明大义。”林铭球在心里说，“可见外间所传种种，都是流言，不可凭信。”

献忠问：“大人，是不是现在开船，驾临谷城？”

“天色已晚，又是上水，今晚就停在这里吧。明天一早开船，如遇顺风，巳时可以赶到谷城。”

献忠站起来说：“大人旅途劳累，末将暂时告辞，准备明天率阖城绅民在城外恭迎。”

林铭球亲切地说："请稍坐坐，随便叙话。"

老家人又轻脚轻手地进来，换上热茶，林铭球为表示自己的长者身份和对献忠的关心，问了问献忠的家庭情形和年龄。当他知道献忠今年只有三十三岁时，便连连点头，称赞说：

"正是有为之年！像将军这样年纪，只要效忠朝廷，取功名富贵如拾芥耳。"说毕，拈着花白胡须嘿嘿地笑了几声。

献忠说："末将自然愿为朝廷效忠，无奈朝廷不肯相信，不给职衔，不发月饷。长此下去，难免不使将士寒心，恳乞大人多多提携，献忠与全营将士都会感激大人恩德不忘。"

"放心，放心。我一定替你奏明皇上。"

林铭球又谈到新近罗汝才的受招抚和李自成的被全部击溃。特别谈到后者，他感到十分欣慰，说：

"一则赖皇帝威灵，二则将士用命，陕西流贼一鼓荡平。"刚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来"流贼"二字可能触着献忠忌讳，不由得顿了一下。看见献忠神色照常，才接着说："看塘报上说，这一次多亏洪制府指挥得宜，秦抚孙白谷设三伏于潼关南原，每五十里设伏一道，而令曹变蛟、贺人龙等从后穷追。闯贼奔入伏中，人马自相践踏，曹将军亲自手执长刀，大呼砍贼，伏兵四起，四面掩杀。贼死伤不可胜计。那些侥幸逃脱重围的，有的弃了刀枪，有的抛掉马匹，逃入汉南山中。事前洪制府传谕各处乡兵，都用大棒截击，使贼飞走路绝，先后降者数十万，委弃甲仗如山。据塘报上说，李自成妻女俱失，仅从十七骑逃去。又说，他已被村民击毙，不过尚未找到尸首。唉，这真是苍生之福！"停一停，他又像画龙点睛似的加了一句："自然，李自成如果能似将军这样深明大义，早日归顺朝廷，也不至如此结局。"

张献忠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当林铭球把话说完，他微微笑着，没说一个字。他相信李自成确实是全军覆没，他自己派出去的探子也是这样禀报，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认为林铭球所说的许多话都是道听途说，顺口喷粪，使他觉得又生气又可笑，同时在肚里骂道："妈的，原来你是个吹糖人儿的教出来的！"

"敬轩将军，据你看，陕西局面是否会从此安定？"林铭球得意地笑着问。

"这很难说，末将不敢妄加推测。"张献忠回答说，想给林铭球一点教训，使他不要高兴过火，"李自成给官兵打溃了是真的，可是塘报上的话也常常很不可靠。"

"将军的意思是……"

“请大人恕献忠直言。”

“不妨直言。”林铭球拈着胡须，带着惶惑的微笑。

“不怕大人怪罪，末将说句老实话，朝廷的塘报实在不能信真。就拿刚才大人所说的那些塘报消息，末将在半月前也听人谈过，可是总觉得有些地方对不上榫儿。比如说，春天时候，我听说兵部杨阁老向皇帝上奏，说李自成进川时有几十万人，出川时只剩下几万人。其实，李自成在四川没有打过硬仗，不会损失多少人马。据末将估计，他们进川时的人马不会超过三万，出川时还是差不多这个数儿，其中李自成自己的人马不会超过两万。他这一股人连打了十个月的仗，到潼关南原还能有多少？说它有七八千人还差不离，连随营眷属在内，顶多估计它一万上下，不会再多。塘报上说杀死了不计其数，投降了几十万，这就对不上榫儿啦。”献忠笑起来，“大人，你说是么？”

“有道理。有道理。”林铭球笑着点头说。

由于替李自成驳斥了官方塘报的胡扯八道，张献忠的心里感到愉快。有些话好像鱼骨头卡在喉咙里，不吐不行。吐出一点就痛快一点，全吐出来就全痛快，于是他接着说：

“再说，潼关离汉水很远。说他在潼关南原打败仗，逃到汉南山中，这就把方向弄错啦。又是对不上榫儿。”说到这里，献忠很想放声大笑，但是在林铭球面前他只好用力憋住，结束他的话说，“末将无知，冒昧直言，请大人恕罪。”

“啊啊，有理，有理，想来‘汉南’应该是‘洛南’之误。”

这时林铭球才略微感到不好意思，同时更清楚地知道张献忠确非一般凡庸之辈，更不能以简单的“流贼”看待。沉吟片刻，他笑着问：

“你觉得洪制府治军如何？”

张献忠谦逊地说：“献忠是什么人，怎么敢议论洪总督治军如何？”

“没有外人，说出不妨。”林铭球用眼光盯着献忠，鼓励他不必顾虑，实际上他想张献忠对洪承畴的善于带兵一定不能不佩服。

献忠笑一笑，出乎林铭球意外地说：“在朝廷的几位统帅中，洪总督还算是呱呱叫的。可惜他手下的军队也常杀良冒功，百姓恨之入骨。”

“洪亨九也会杀良冒功？”

“几个月前，献忠看见一份邸抄，上边有御史柳东寅劾洪总督的一封奏疏，大人可曾见过？”

“啊，记不清了。”

“洪总督向皇帝奏报他在四川保宁府旧县坝进剿李自成获得大捷。据柳东寅的奏疏上说，洪总督的人马并没有与李自成的大队交战，只是在后边不即不离地追着，有时截住几十个掉队的，捡点儿便宜。官军所过村镇，斩良民的首级报功。有一个村子被割走首级的良民有七十多人。这些冤死的良民中就有柳东寅的亲戚在内。”

“啊啊，我想起来了。确有此事。没想到敬轩将军对朝廷的一切动静能如此留心，如此清楚！哈哈哈哈……”

献忠也笑起来：“不瞒大人说，这也是没有办法，非留心不可啊。打仗不是玩儿的，不能够糊里糊涂地坐在鼓里。要是那样，可不早完了？”

林铭球对于张献忠的看事精明洞彻，不能不暗暗惊佩。尽管献忠的话未免唐突了他这位巡按大人，但是他无法不承认献忠的话实有道理。从前他听人们说张献忠目不识丁，非常粗鲁，最近才听说献忠小时读过书，人极聪明，但从前那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总难从心上抛掉。今日一见，就把旧有的成见抛到爪哇国了。他正想问一问献忠目前在谷城练兵情形，因献忠站起来告辞，他的话就不说了。他变得十分客气，一直把献忠送到岸上，又站着说了几句奖励的话，才拱手相别。

望着张献忠的大旗在冬季荒寒辽阔的江岸上远去以后，几位亲信幕僚和清客走进巡按大人的座舱，谈他们对张献忠的一些印象，更主要的是想听一听巡按大人的印象。他们称赞张献忠的军容严整，又说张献忠颇有礼节，看起来是“诚心归顺”。林铭球被张献忠将的一军，他原不打算对大家说出，但是他想着那些话大概早已被同船的幕僚听去，倒不如说出来好，于是他笑着说：

“诸位老先生不知，张敬轩虽然读书不多，但心中极有见地，不怪他在流寇中能成这么大气候，关于陕西官军最近在潼关南原之捷，张敬轩就有不同看法，学生认为他的话也颇有理。”

当他把献忠的意见说出来以后，幕僚和清客们立刻异口同声地说：“啊，有理！有理！”话题转到张献忠的仪表上，有人说敬轩将军的胡须实在好，简直是个美髯公。有人说他面皮微黄，稍微清瘦，但看起来十分英武，“慓悍异常”。后来又谈到张献忠额上一块伤疤，推测着可能是今年正月间在南阳被罗岱 [6] 射的箭伤，但又说可能是被左良玉用刀砍的。

林铭球同幕僚们谈了一阵，打个哈欠，便走往爱妾船上。姨太太替他倒杯热茶，又亲手把银耳汤端到他面前，娇滴滴地说：

“老爷，我从前以为张献忠是长着一把红胡子，头上插着两根雉鸡翎，原来不是！”

林铭球捻着花白胡须笑着说：“那是戏台上的山大王，不是张敬轩。”

“你看，从前人们说他杀人不眨眼，多怕人！他为什么叫作八大王？”

“我听说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八，所以起事后就自称八大王。”

看见丫头和老妈子都退了出去，姨太太小声说：“明天咱们到了谷城，不知张献忠会送给咱们什么礼物，千万别叫我跟老爷白来一趟。”

“你放心，金银珠宝总是少不了的。”

“我什么都不想，就想要一颗祖母绿[7]。”

当林铭球正陪着撒娇的姨太太说话时候，张献忠带着他的骑兵继续向谷城奔驰。他对马元利快活地问：

“元利，你说，咱们今天扮的这出戏有趣么？”

“很有趣。”马元利扬扬鞭子，发出会心的微笑。

“哎，他个龟儿子！”张献忠骂了一句，大笑起来。

第二天上午，张献忠率领一部分重要将领，监军道张大经率领着谷城地方官绅，在郊外迎候巡按大人。林铭球虽然因风不顺，换乘八人大轿，但路上耽耽搁搁，还是到未时才到。他的如夫人和一部分幕僚来到时，已近黄昏了。

林铭球驻在察院里，离张献忠的公馆很近。进察院以后，稍事休息，张大经和献忠率领众将同地方官绅正式参见，然后就在察院里举行盛宴为巡按接风。席散以后，林铭球把献忠单独留住，引进签押房，屏退左右，突然问道：

“敬轩将军，你可知道李自成的下落？”

献忠暗暗吃了一惊：巡按为何这样问我？难道是朝廷听到什么谣言，对他有所怀疑？

“回大人话，末将毫无所知。不知朝廷可有确实消息？”

“朝廷也无确实消息。不过闯贼死尸迄未找到，传出许多谣言，学生此次前来谷城，实与此事有关。”林铭球一边说一边留心献忠的神色，口气中含有压力，不过他已对献忠使用“学生”这个自谦的词儿了。

献忠欠身问：“不知可有些什么谣言？”

“有的说他逃到汉南或商洛山中，有的说他逃到老回回那里卧病不起，有的说他确实阵亡。谣言纷纷，莫衷一是。十天以前，忽有一股流贼打着闯王旗号，突袭潼关，等贺人龙仓皇追出，这股流贼却不见了。闯贼下落如不迅速查明，不唯洪制台与孙巡抚会受皇上责问，连我们总理大人也有干系。”

“为什么总理大人也有干系？”

林铭球略停一下，说：“敬轩，我看你诚意归顺，不妨对你明言。近来有人向总理密报，说李自成逃来谷城，潜藏你处。虽是谣传，但总理对此极不放心，故特命学生亲来一趟。”

“末将敢对天起誓，李自成确实不曾逃来。自从崇祯八年以来，我与李自成闹翻了脸，互不来往。所以他纵然兵败后无处存身，也绝不敢逃来末将这里避难。”

“你二人互相不服，意见甚深，朝廷也有所闻。但俗话说，和尚不亲帽儿亲。你们从前毕竟都是十三家中人啊。”林铭球注视着张献忠的脸孔，嘿嘿地干笑起来。

献忠也笑了笑，说：“献忠誓做朝廷忠臣，岂能与流贼暗中往还！恳大人转禀总理大人，勿信谣言，使献忠安心驻兵谷城，保境安民，为襄阳上游屏障，使总理大人无西顾之忧。倘若熊大人对献忠尚有疑心，献忠手下十万军心如何能安？”

林铭球赶快安抚说：“我一定转禀总理大人，请敬轩不必在意。不过，倘若闯贼走投无路，万一逃奔前来，也望将军务必不失此立功良机，将此凶狡巨贼缚送朝廷，则不唯将军从此见信于朝廷，且可邀封侯之赏，垂芳名于青史。”

“倘万一李自成敢来投奔，末将定遵大人钧谕，将他缚送朝廷，以表献忠归顺赤诚。”

“好，好！将军正富青春，前程不可限量。”

“多恳大人栽培。”

出了察院，张献忠带着一大群亲兵亲将步回公馆，边走边心中骂道：“林铭球，什么玩意儿，还想来诈老子哩！”刚到院里，白文选迎上来，在他的耳边咕哝一句：

“李闯王来了。”

献忠一惊，瞪大眼睛向白文选望一望，但害怕走漏风声，没有问什么话，若无其事地向后宅走去。

[1] 令乔梓——对别人父子的美称。

[2] 櫜鞬——音gaojian，古代装弓箭的器具。

[3] 分巡道——明朝每省设一按察司，由按察使掌之。省下分为若干道，每道设一按察分司，监察所属府、州、县的政治和司法。掌按察分司的长官称为分巡道。“道”是官职名称，即道员，比知府高一级。

[4] 执事——仪仗的俗称。

[5] 制府大人——指熊文灿。明、清两代习惯，下级对总督尊称制军、制府或制台，熊文灿的名义是“剿贼总理”，地位同总督一样。

[6] 罗岱——明朝的一位将官，于第二年（崇祯十二年）七月在作战中被献忠俘获。

[7] 祖母绿——一种名贵的绿色宝石，产于中亚，大约是现在伊朗或伊拉克一带。祖母绿是中国古代的译音，或译子母绿、祖木剌等。

第十七章

走过穿堂，到了第二进天井里，张献忠见身边只剩下几个贴身的人，才向白文选小声问：

“自成在哪里？”

“他在城外等候，派老神仙先来见你。”

“尚子明？在哪儿？”

“我怕走漏风声，让他坐在后花厅中等候。”

献忠向右首穿过一个月门，绕过太湖石假山，三步并作两步，向花厅走去。在花厅的台阶下遇见笑脸相迎的医生，他上前一把拉住，连连摇着医生的双手，大声说：

“啊呀！老哥！真想不到！从天上掉下来的！”随即放低声音问，“伙计，从哪儿来的？”

老神仙没回答他的问话，也没法抽出手来作揖行礼，笑着说：

“大帅近来可好？”

“好，好，你们那里怎么样？听说完了，真的么？”献忠一边问一边拉着客人往大厅去。

“吃亏不小，不过没有完。”

“没有完？我听说你们是全军覆没，还没有完？”

“只要自成在，就不会完。”

献忠在医生的脸上看一眼，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对，对。”哈哈地大笑起来，随后又带着深情地叹口气，说：

“干亲家，你说这，我算放心啦！”他吩咐快摆酒，然后转回头来向医生问，“听说自成来了，我心中很高兴。自从潼关大战以后，俺老张派人去打探你们下落，总是不得实信儿。有人说自成阵亡啦，咱不信，可是心上也不能不放块石头。如今，这块石头挪开啦。伙计，你们带多少人来？”

“五十来个。”

“将领中都是谁跟着来了？”

“都没来。闯王只叫双喜和张鼐跟来。”

献忠摸着胡子，含笑地沉吟说：“两个小猴子……这两三年都长高了吧？”

“不但长高了，武艺上也都很有长进啦。”

“当然，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不说我也知道。”献忠又大笑起来，“捷轩、玉峰怎么样？”

“玉峰还好。捷轩挂了彩，已经治好了。”

“一功呢？”

“也挂了彩，如今好啦。”

“只要几位老弟兄都很好，我老张就放心啦。李嫂子听说还没有下落，是吧？”

“还是没有下落。”

“嗨，真是！要是万一李嫂子有三长两短，真是可惜！咱们旧日十三家七十二营里，妇女上千上万，像李嫂子这样能干、受人尊敬的人尖子实在少有。”

尚炯见献忠并不急着询问自成在城外什么地方等候，如何去迎接，心中发生了狐疑：莫非他不愿意同闯王见面？医生正要拿话试探一下，徐以显来了。

张献忠把他的军师介绍给尚炯，又指着尚炯对徐以显说：

“老徐，你可不要把他看扁了，他简直比华佗的医道还高！李铁拐行走背个药葫芦不顶屁用，他要是遇见俺这位干亲家，他的那条瘸腿早就好啦。”

他的话引起来哄堂大笑。徐以显虽是第一次看见尚炯，但早已听到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崇祯八年张献忠曾参加高迎祥领导的东进，他的部队同李自成所率领的第八队常常连营驻扎，尚炯也常替献忠的部下医治金创。有次张可旺喝醉了酒，一剑刺倒爱妾徐丽贞，肠子从腹中流出。恰好医生经过，救活了徐氏。献忠治备酒宴感谢，并叫可旺夫妇认医生做干老子。尚炯坚决谦谢，只认徐氏作为义女。这件事在几家农民军中哄传开来，在本来的浪漫色彩上增加了一些离奇情节，改动最大的是说可旺一剑把徐氏的头砍掉，只剩下喉咙未断，医生把她治好以后，脖颈转动自如，仅留下一道伤痕犹如红线。

“彰甫，你只知道我的干亲家救活丽贞的命，还不知道文选也是他救活的哩。得啦，饭已经端上来，咱们边吃边说吧。”张献忠一把抓住医生的一只胳膊，把他硬塞进首座的太师椅中，对亲兵大叫，“快拿热酒！拿赊旗镇 [1] 的好汾酒！”

在酒席上，献忠告诉徐以显，从前白文选在庐州中了炮伤，伤势极重。多亏尚神仙用蒙汗药把他麻醉，取出来折断的那根锁骨，用同样长短的狗腿骨放在原处。过了两个月，他又能骑马打仗，像平日一样。听了这个故事，徐以显连称：“神医！神医！真是神医！”但是尚炯心中却很不舒服。不知何故他们都不提迎接闯王的事，暗想着刘宗敏等都不愿闯王冒风险前来谷城，看来他们是对了。

从尚炯来到以后，张献忠一直在考虑着如何安置自成的问题。他既害怕走漏风声，不想把李自成接进城内，又顾虑自成会轻视他畏惧朝廷太甚，误以为他是真的受了招安。现在，他的主意决定了。他替医生斟了一杯酒，说：

“快喝了这杯酒，吃了饭，咱们去接自成。”他转向徐以显，故意问，“军师，如今巡按大人来谷城，张大经也在这里，到处是朝廷耳目，把闯王安顿在什么地方好？”

徐以显一时摸不透献忠的心思，故意说：“按我说，最好请闯王住在山里边，多派人加意保护。等过上一年半载，局势有了转机，再资助他一些人马，他好去召集旧部，重整旗鼓。”

献忠摇着头狡猾地笑一笑，说：“不。咱老子要把自成接进我的公馆来，同老子住在一道。”

徐以显暗暗高兴，心里说：“你的诡计瞒不住我这个小诸葛！你是想来一个关门杀鸡，叫他无处飞逃。”他心中这么想，嘴里却故意说：

“这里离察院太近，不怕按院大人知道么？”

“屌！别说咱不会让他知道，万一给他龟儿子晓得啦，咱撑着，看他干瞪眼没有办法。”

张献忠吩咐白文选立刻以保护巡按大人为名，派人在附近的大街小巷放哨和巡逻，禁止闲人通行；又吩咐一个亲兵去告诉丁氏，赶快派丫鬟把楼上打扫干净，安好床铺，生着火盆，供闯王一人安歇。从今晚起，一切闲杂人不准走进八夫人的小院。他对医生说：

“老尚，我想这样安排：自成的人马全留在城外，隐藏在我的兵营里；双喜跟小张鼐住在这花厅里；你呢，愿意住我这公馆里也好，愿意住文选那里也好，愿意去太平镇住你干女儿那里也随你；至于自成，就住在这东边小院里。楼下边住的是我的八姨太太，请他住楼上，万无一失。你看这样好么？”

“到了你这里，你怎么安排都好。”尚炯回答说。

徐以显在心中叫着：“妙计！妙计！”

李自成被献忠秘密地迎进公馆，果然连一个亲兵也没有带进城来，只有双喜、张鼐和尚炯相随。等到在花厅中坐定以后，尚炯觉得徐以显的眼神中含有杀机，很后悔自己临事疏忽，竟没有提醒自成把亲兵带在身边。他几次暗中观察闯王的神情，却见闯王没有丝毫不安，好像根本没想到会发生意外。一会儿张献忠往厕所去，徐以显跟了去，花厅里只留下白文选作陪。趁着这个机会，老神仙用脚尖将自成的脚轻轻碰一下，但是自成既不望他，也不做任何表示，似乎对他的用意毫不理会。尚炯没有办法，只好怀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听天由命。

徐以显守候在厕所外边。等献忠从厕所出来，他迎着献忠小声问：

“大帅，你打算怎样下手？”

“下什么手？”献忠略带惊讶地问。

献忠的回答和表情使徐以显觉得奇怪。他本想把趁机杀掉李自成的主张直接说出口，但在刹那中踌躇一下，改为试探的口气问：

“巡按大人可对大帅谈到了李自成的事？”

张献忠感到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了？”

“他的一位亲信幕僚也把这意思对我讲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并非真心投降朝廷，不过是暂居此间，待机而动。大帅岂能卖友求荣，失天下义士之心？”

“对呀，那么你怎么要我下手？”

“以在下愚见，大帅虽不应听从林铭球的话将李自成缚献朝廷，但也不可将他放走，遗将来无穷之患。大帅平日也同我谈过，将来能与大帅争天下的唯有自成一人。不如趁此时机，暗中将他除掉，则今后天下义军唯大帅大旗所指，谁不服从！”

张献忠的心一动，没有马上回答。他虽然比李自成起义略早，为早期十三家的主要领袖之一，比李自成著名，但是他不像李自成那样很早就抱着个推倒朱明江山的明确宗旨。献忠有时也想到日后改朝换代的事，但思想比较模糊。来到谷城，他本来希望明朝会给他正式名义，发给军饷，按照他的要求将襄阳一带的防地给他。如果这个打算实现，他会割据一方，等待变化。但是不仅这些要求都落了空，而且几年来军中积蓄的金、银、珠宝也一部分白送给北京的大官们，一部分给熊文灿和襄阳的文武官员们要走了。将近一年来，新的生活经历逼着他认识了一些新的道理，而徐以显、潘独鳌等失意文人和野心家的来到，更使他争夺天下的思想完全形成。但是现在他感到最可恨的是北京的混蛋朝廷、襄阳的文武大员以及才到谷城的林铭球，而一点不是李自成。他想自成兵败来投，正是瞧得起他，信得过他，说自成将来会跟他争天下，远得很呢！徐以显见他沉吟不决，赶快接着说：

“请大帅不必犹豫。俗话说，不奸不毒不丈夫，自古争天下者，兄弟父子之间尚且互相残杀，何况朋友！唐太宗杀其兄弟，仍为千古英主，光耀史册。项羽在鸿门宴上不忍杀害刘邦，终至逼死乌江。大帅起义至今，杀人无数，何用在一人身上动妇人之仁，重蹈项羽覆辙！”

张献忠手握长须，仰视星空，仍然沉默不语。徐以显又怂恿说：

“敬轩将军！今日乃天将李自成赐将军；逆天意，失良机，后必受殃。倘若大帅担心传之于外，有损令名，此事甚易。只要你动动嘴唇，今夜我就派人将李自成一伙人全部活埋，或杀死之后沉入汉水，外界如何得知？”

张献忠握着大胡子的手猛地抖动一下，眼前不仅浮出来自成被杀害后的尸体，也出现了干亲家的尸体。他把手松开，望了军师一眼，摇摇头，说：“这不是一件小事！走，陪客人吃酒去吧。”一转身，大踏步往花厅去了。

在花厅中为客人摆上了洗尘酒宴。饮酒中间，徐以显虽然热情地向闯王敬酒，心中却继续想着如何劝说献忠下狠心。李自成说话谦逊，举止稳重；虽经惨败，妻女俱失，但谈到前途时信心百倍，毫无沮丧情绪。他

思虑深沉，谈吐不凡，不像许多义军首领那样肤浅和粗俗……这一切一切，都使徐以显觉得非把他除掉不可。他假装恭听自成说话，仔细地看看自成的高鼻梁和高而有棱的颧骨，不由得在心中惊问："啊，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隆准日角[2]，帝王之相么？"他看看想想，要下毒手的心思愈加迫不及待，就托故离开了筵席。

他绕过一座假山，穿过一道月门，进了一个幽雅的小院。院中梅花盛开，暗香扑鼻。

在几十株古梅中间有一座小楼，帘幕深垂，悄无人声，只看见白纸窗上映着人影，并有叮咚的三弦声悠悠扬扬地弹个不停。徐以显放轻脚步，走到青石台阶下边，伫立片刻，故意咳嗽一声，叫道：

"哪位姑娘在？"

三弦声停。一刹那静默之后，是献忠的八夫人丁氏的娇嫩声音：

"春香，快去看谁在外边。"

忽听一双银镯叮咚一响，有轻悄而匆匆的脚步声传出，随即帘子一动，一个十五六岁姑娘的俊俏脸孔从帘子边露出半边，问道：

"谁呀？"

"春香姑娘，请你禀八夫人，就说徐军师特来求见。"

不等丫鬟回禀，丁氏已经听得清楚，感到奇怪，忙吩咐说：

"替军师打起帘子！"

徐以显走进屋去，同丁氏见过礼，坐下以后，欲言又止。丁氏越发觉得奇怪。她想，徐军师从没有单独来找过我，今晚为什么事前来找我，而且神气很不平常？

"军师，有什么话要同我说？"她问。

"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跟夫人一谈，请夫人屏退左右。"

四个丫鬟看见丁氏把手一摆，有两个咚咚地跑上楼去，一个跑往厨房去听老妈子说古今，一个趁机会跑回小房里绣花鞋去了。

"夫人可知道李闯王今晚来了？"徐以显问。

"怎么不知道？大帅要请他住在我这楼上，刚才已经叫丫鬟们收拾齐备，火盆里也烧上木炭了。"

"夫人可知道李自成是怎样的人？"

丁氏不明白军师的用意何在，随便回答说：“还不是同咱们大帅差不多？也不会多长个鼻子眼睛。”

“夫人不知，李自成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非一般英雄可比。”

“我听说他近来在潼关全军覆没，连老婆、女儿都丢掉了，还有什么了不得的？”

“不然，不然。胜败乃兵家常事，夫人不可以一时胜败论英雄。”徐以显轻咳一声，接着说，“李自成不贪财，不近酒色，与士卒同甘苦，这一点在当今群雄中实为少有。善于治兵，出于高迎祥手下而青出于蓝。近一两年来，听说他颇喜读书，更留意收买人心。我们的大帅在这些地方尚有不及，其他诸家起义英雄更差得远了。再说，此人颇有谋略。崇祯八年正月，十三家七十二营大会荥阳，商议如何抵抗官军围剿，多有畏惧之心。那时李自成还不很著名，却在众议纷纭中按剑而起，大声说：‘怕什么？一人拼命，十人莫敌，况我们十万之众！目下我们的人马比官军多十倍，只要大家齐心作战，纵然他们把关宁铁骑调来，也不会把我们怎样。请大家不要三心二意，还是快决定迎敌之策。我想，我们应该分成几大股，分头迎敌，互相策应。’他又建议：有的南当川、湖官兵；有的扼守黄河；洪承畴所率陕军较强，可以派重兵封锁潼关，并在崤函山中步步设伏，使陕兵无法东进；另外派一支精锐部队直向东进，威逼南京，打乱朝廷的军事部署。大家齐声说好，杀马祭天，分头行动。这一次，高迎祥、李自成同我们敬轩将军并肩东下，千里进军，下颍州，破凤阳，焚皇陵，分兵直逼南京，举国震动，而朝廷围剿之计亦被粉碎。这件事，夫人总该听说过吧？”

丁氏开始有点明白徐以显来见她的用意，抿着小口一笑，说：

“在娘家时我不出三门四户，来到谷城后又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天地，像这样的事我怎会知道？”

徐以显用指甲敲着茶几说：“如此谋略，可谓大智大勇，虽古之名将不过如是！”

丁氏觉得这样的故事很有趣，便问道：“他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徐以显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又说：“崇祯七年夏天，诸家义军误入车厢峡，被陕西总督陈奇瑜围困。又是用李自成计，使大家平安脱险，转败为胜。这又是他的智谋过人处。再以今天来谷城这件事说，如果是别人，新经这样惨败，必然十分沮丧。可是他不然，他，你瞧，竟然不顾妻、女下落不明，冒着路上风险，奔波数百里，前来游说敬轩。已经几乎是赤手空拳，他还要鼓动风浪，兴云作雨，推动大局！就此一事，也可见他的不凡。”说毕，他慢慢地端起茶杯，等候丁氏说话，以便抓住机会说出自己的来意。

丁氏抬起头来笑着问：“你是想请我帮点忙吧？”

徐以显赶忙回答说：“夫人明智，我不说出来，夫人也会猜到。”

丁氏被徐以显的眼睛看得不好意思，用指头掠一掠鬓发，又说：“你想请我在大帅面前替你说几句话？”

“正是此意。”

“你一张口就谈李闯王如何了不起，我就猜到你是想到闯王那里干一番大事业，打算请咱们大帅把你举荐给闯王。可是，你想，大帅怎么肯放你去？算了，你还是别打这主意吧。别的我可以替你说话，这样的忙我可不帮。”

徐以显赶快说：“非也，非也！夫人把我徐以显看成了朝秦暮楚之辈！”

丁氏诧异，收敛笑容，问：“军师，你究竟来找我有什么事？”

“夫人，日后同我们大帅争天下者唯李自成一人而已。今日天送自成前来，请夫人劝大帅当机立断，将他除掉，免留后患。失此良机，悔之晚矣！”

丁氏脸色突变，心头怦怦乱跳。她今年才只有十九岁，原是个大家闺秀，今年正月出嫁时在路上被张献忠抢了来，十一个月来她对杀人的事情仍是看不惯，提起来就有些害怕，如今要她劝说张献忠杀害别人，尤其是杀害鼎鼎大名的李自成，她如何能不害怕？她咬着嘴唇想了片刻，坚决地说：

“像这样坏良心的事情我不管。你想杀人，为什么不自己见大帅去说？”

“我已同大帅讲过，因见大帅犹豫不决，故来请夫人帮忙。夫人不为大帅的大事着想，难道也不为夫人你自己的前程着想？”

“你们杀人是五八，不杀人是四十，与我有什么相干？”

“夫人差矣。古人云：成者王侯败者贼。倘若大帅能得天下，则大帅即成了当今皇帝，夫人也成了皇后；倘若大事不成，则大帅不过是一个流贼，夫人也不过是贼之一妾耳。此事岂与夫人无干？”

徐以显的话直刺到丁氏的痛处。她自从被张献忠抢来以后，也曾几次想死，但终于下不了死的决心。她每天一想到自己出身于书香门第，哥哥是个举人，却落入贼人之手，已够丢尽了祖宗的人，何况是做了妾，而且是位居第八！每天无事，她不是拿三弦或洞箫解愁，便是暗暗流泪。幸好近来生了一个男孩，刚刚满月，使她在苦闷的人生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也许不是希望，只是暂时的一点安慰。现在徐以显对着她毫不客气地说出来什么贼呀妾呀，羞得她满脸通红。徐以显见她红着脸低头不语，又说：

“夫人难道甘做贼人之妾，不愿居皇后之尊么？”

丁氏猛然抬起头来，含怒说道：“徐先生，你说话太无礼貌。念起你是军师，居心不坏，我不生你的气。这事情我还是不管，不坏这个天良。纵然大帅日后做了皇上，别说皇后我没有份儿，连东宫、西宫也没有我的份儿。你去找别人帮忙吧，休得拿这话来怂恿我帮你杀人。”

徐以显不动声色，笑着说：“夫人，你又错了！”

“我怎么错了？”丁氏问，气愤中含有一丝儿侥幸心理：难道我真有份儿么？但是她接着说，“你想想，大帅的妻妾一大群，听说马上又要把本城敖秀才的妹妹娶过来。等他做了皇上，不知还要娶多少，到那时，倘若我还活在人世上，年纪已大，容貌已衰，还不是打入冷宫受罪！”

“不然，不然。夫人真真差矣！自古母以子贵。如今大帅虽有八位夫人，却只有夫人生有一子，将来大帅坐了天下，夫人之子必为太子，夫人岂不要位居正宫？不但要做皇后，往后还要做皇太后哩。”

丁氏冷然不语，心中的怒气却消了。

“夫人，你难道不希望大帅日后坐江山么？”徐以显拈着胡须问。

丁氏在心中琢磨着军师的话，不由得想起瞎子王又天的话，但又觉得这希望有点渺茫，怕不牢靠。她希望这位足智多谋的好军师能替她解答一个疑问，便含着不好意思的微笑问：

“大帅的年纪还很轻，别的夫人难道就不会替大帅生儿子了？”

“自古立嗣以嫡，无嫡立长。大帅并无嫡子，夫人之子乃是长子，日后定为太子无疑。王又天昨天所说的话，夫人难道不知？”

“大帅昨晚对我讲过，不过我对看相啦，批八字啦，自来不大肯信。”

“有些江湖术士，顺口奉承，希图赏赐，自然不可凭信。像王又天这样有名的山人，非一般江湖术士可比，岂可不信？”

丁氏默然不语，但眉尖上、眼角、嘴角以及嫩白颊上的小酒窝，已处处洋溢着喜气。徐以显见她变了态度，赶快接着说：

“夫人，如不趁早除掉李自成，则将来锦绣江山恐非我们大帅所有。请勿犹豫，力劝大帅除掉自成为是。”

“我帮你劝说倒是可以，就怕……”

“就怕什么？”

“他同李自成原是朋友，并无冤仇，未必肯下此毒手。况如今官军势大，

义军势弱，他们正好像风雨同舟，只应彼此相帮，怎能互相残害？”

“不，夫人你不清楚。李自成早就同咱们大帅闹翻了。我听说，崇祯八年破凤阳、焚皇陵那一次，我们敬轩将军得了十二个吹鼓手小太监，每次饮酒时叫他们奏乐。自成想要他们，敬轩将军不给。后来自成又要一次，惹得我们的大帅恼了，毁了乐器，杀了小太监，从此两个人失了和气，貌合神离。虽然这个传说未必全真，但他们两人平日不和，互不相容，则是千真万确的，人人都很明白。古语云‘两雄不并立’，何能风雨同舟？”

“你跟大帅做军师才几个月，大帅同李闯王从前不和，你怎么清楚呢？”

徐以显说：“如果我不清楚，也不敢劝大帅下毒手了。我同众将士一心拥戴大帅，所为何来？难道不是见明朝气数已尽，咱们的大帅是应运而兴的英雄，应该不惜肝脑涂地，竭智尽忠，辅佐他早成大业？今日除掉李自成，如同鸿门宴上除掉刘邦，一举手之事耳。失此机会，后悔莫及！”

“你何以知道李自成日后会同咱们大帅争天下？”

徐以显带着十分有把握的神气笑一笑，说：“夫人不知，在目今各家义军领袖中，只李自成最有雄才大略，早有夺取明朝江山的心思。高迎祥活着时候，自成是拥戴高迎祥的，不肯露出棱角，但行事多与众不同。自从高迎祥死后，他被推为闯王，他对亲信将领们再也不讳言自己的远大抱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身为大帅军师，岂是糊涂之人？”

丁氏沉吟说：“可是他今日是投奔朋友，并无对不起咱们大帅之处。”

徐以显冷笑一下，说：“夫人这么想，正所谓‘妇人之仁’，最误大事。刘备兵败下邳，关、张失散，妻子不保，只身寄食许昌。曹操一世英雄，多谋善断，明知刘备终非池中物，曾当面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错在他不肯除掉刘备，致后来有三分鼎峙之局。夫人读过《三国演义》，难道不记得了？”

丁氏不再三心二意了，抬起头来问：“军师，万一大帅不听我的劝告怎么好？”

“夫人最受大帅宠爱，说话定然有效。倘若大帅仍然迟疑，我另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送来一包毒药，夫人可叫心腹丫头给十八子送茶时下在壶里，岂不结果了么？”

“我们不得大帅同意，岂不要惹出大祸？”

“纵然大帅一时生气，事后必定感激夫人。”

丁氏心中紧张万分，浑身微颤，连呼吸也有些困难。为着镇定自己，她低下头，用力咬紧嘴唇，直咬得下嘴唇变成青白色，而自己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不但她的嘴唇麻木，连脑筋也麻木了。

“夫人，你到底意下如何？”徐以显用阴险而尖利的眼光逼着她问，“为夫人母子着想，请不要当断不断！”

丁氏仍不作声。徐以显认为丁氏年幼无知，又一向受献忠的另外几个女人嫉妒和欺负，孤立无援，对此事必然会听从他的指教，只是乍然间胆怯和踌躇罢了。

“好，请夫人再想一想，我马上就亲自把毒药送来。”

“不，不。我不要！我不要！”

徐以显不再说话，对着她阴险地笑一笑，转身走了。丁氏望着他的背影叫道：

“我一百个不要，你千万莫送来！”

她望着灯光发呆，瘫软得站不起来。过了一阵，看见有两个丫头已经回到她的身边，她对其中一个说：

“春兰，你到花厅去启禀大帅，就说楼上已收拾停当，请大帅亲自看看。”

丁氏正在担心徐以显转来，徐以显果然来了，将一包烈性毒药放在桌上。她恐怖地说：

“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我不能下这个手……”

徐以显说：“自古为争夺天下，父子兄弟不能相容。子弑父，父杀子，兄弟互相残杀，史不绝书。我们大帅姓张，闯王姓李，姓张的杀姓李的，有何伤天害理？孔圣人和孟夫子爱讲仁义，可是他们的话在当时就没人听从，后世更没有一个傻瓜指靠空讲仁义取天下。别说后世，在上古也没有。孔圣人把尧、舜禅让捧得天花乱坠，其实并没有那么回事儿，‘尧幽囚，舜野死’倒是真的。后世不论官宦和平民人家，只要是有产业的，兄弟叔侄争产，势同仇人，平日所讲的仁义忠信，兄友弟恭，全都一风吹了。至于异姓之间，不是我骑在你头上，便是你骑在我头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几千年就是这样过去了，你不这样就会被别人吃掉。夫人，你母子要能够长保富贵，就在你今夜当机立断，敢作敢为。失此良机，悔之晚矣。毒药留在这里，请你勿多犹豫。”徐以显并不等丁氏同意，站起来略施一揖，匆匆而去。

丁氏在娘家时连厨房里杀鸡子也不敢看，连茶豆架下落掉一个毛毛虫也不敢踩死，而如今军师硬逼她下毒药杀害李自成！她的心中紧张万分，不知所措了。她觉得军师的话都有道理，既是为献忠创建大业着想，也是为她母子的前途着想。但是想到要由她下手害死李自成，仍然深感害怕。她将毒药包扔进抽屉，扶着椅背站起来，两腿发软地走进里间，揭开锦帐，在灯光下看了看沉睡的婴儿，在婴儿的脸上吻了一下，又用食指尖在小脸腮上轻轻一捣，叹口气说：

“要不是为了你，我何必活在世上！”

她又精神恍惚地从卧房中悄悄出来，在方桌边重新坐下，紧咬嘴唇，低头沉思，等候献忠。楼上有老鼠把什么东西弄得响了一下，声音很轻，但丁氏大吃一惊，猛然抬起头来，心中一阵狂跳。她仰脸望着楼板，在心里害怕地说：

“他们用不上我下毒，就要把李闯王杀死在这楼上么？”

听见献忠的脚步声，丁氏心头狂跳，机械地站起来。看见献忠一进来就往楼上走，她慌忙说：

“楼上收拾得很好，你不用上——上去看了。”

“那么你叫我回来做什么？”献忠在她的嫩脸上摸了一下，乜斜着眼睛说，“一时不看见咱老张，就想得你坐立不安？”

她推开献忠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简直有点后悔把献忠请回，可是，既然下定狠心，怎能三心二意？她使个眼色叫丫鬟们出去，然后一声不响地走进里间，揭开锦帐。她本来打算叫献忠同她一道坐在床沿上，却自己心一慌，腿一软，先坐下去，让献忠立在她的面前。献忠见她神色异常，颇为诧异，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问：

“乖乖儿，出了什么事？”

她望着他的眼睛，呼吸急促，紧紧地抓住献忠的一只大手，原来准备了许多话，却临时想不起来，只是吃吃地说：

“大帅，你把李闯王杀了吧！你不杀他，他日后就会杀你！”

张献忠甩脱了她的手，吃惊地望着她，抓住大胡子在手中揉着，过了片刻，严厉地问：

“是老徐刚才来过？”

丁氏感到献忠的脸色可怕，只把头点了一下，不敢出声。

“人家有了困难来投朋友，咱怎好乘人之危，就下毒手？我不干！”

丁氏觉得完全无策了，忽然抓住献忠的袍襟，哽咽说：“大帅，你不替你自己日后着想，也该为我，为你的孩子着想啊！”因为提到她自己和孩子的前途，她真的忍不住滚出泪来。

献忠望望床上的婴儿，想起来王又天替他父子批八字的事。自从十年前起义以来，曾有不少人说他日后会得天下，王又天只是重新说出了别人说过的话，所不同的是王又天的名望很大，他的话特别能打动献忠的心。此刻回想着王又天的话，三四年来对自成的嫉妒情绪忽然在献忠的心上活动了。

“妇道人家，这样的事用不着你们多嘴！”献忠说毕把手一甩，快步走了出去。

尽管献忠用的是责备口气，但丁氏却看出来献忠的心中有几分同意了。过了片刻，她又觉得对献忠的口气捉摸不定。她的心头很乱，也很恐怖，一会儿好像楼上马上就要杀死李自成或李自成拔剑抵抗，互相砍杀；一会儿又像楼上风平浪静，而徐以显来催她赶快毒死闯王。一想到徐以显，她就毛骨悚然。她心中叹道：

“这个人竟得到他的信任！同他搭配……”

丫鬟们忘记给铜灯添油，灯光不亮，一点昏黄的火苗儿在冷空气中颤抖。她觉得绣房中阴森森、黑黝黝的，使她更加害怕。

她突然扑到床上，抱起来婴儿，逃出绣房。丫鬟们已经进来，看见她神色惊慌，脸色苍白，浑身打颤，以为她受了感冒，赶快扶她坐在火盆旁边。在明亮的灯光下，在四个丫鬟的包围服侍中，过了一会儿，她慢慢好了。但是又忽然一惊，望着楼板，小声问：

“楼上有人么？”

“没有一个人。”春兰回答说。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上边走动。”

四个丫头平时都怕狐仙，怕鬼，甚至在晚上提起来黄鼠狼也害怕。听丁氏这么一说，都恐怖地望着楼板，屏气静听。正在这时，从院里传进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

“好幽雅的一座小院！”

[1] 赊旗镇——南阳东六十里一个大镇，又名赊店，所产汾酒在豫西和鄂北十几县颇为著名。

[2] 隆准日角——隆准是高鼻梁，日角是高颧骨，迷信的说法是鬓上有日角隆起。古代相法说这是“帝王之相”。

第十八章

丫鬟打起帘子，张献忠同徐以显把李自成让进屋里。丁氏已经躲进里间去了。献忠把她唤出来，介绍给自成说：

“李哥，认识认识，这是你第八个弟妹。怎么，还俊俏吧？”

李自成比献忠长几个月，按照自古传下来的老规矩，兄长是不能在弟媳妇面前开半句玩笑的，朋友间也是如此，何况自成又是个比较严肃的人，所以当时感到有点窘，无话回答。幸好丁氏匆匆地向他福了一福，羞得满面通红，一转身逃进绣房。张献忠乐了，拈着长胡须哈哈地大笑起来。

他们正要上楼，马元利来了。他同自成见过礼，寒暄几句，就把一个红纸礼单呈给献忠。献忠紧皱粗眉，握着长须，把礼单细看一遍，抬起头来问：

“不能再少一些？”

“我同林大人的两位亲信幕僚琢磨很久，这一股子脓，疼是疼，恐怕要出。林大人跟他的左右，这次来谷城，不把胃口填饱恐怕不会离开。”

献忠带着怒意地说：“请他赶快滚还不容易？”

“当然容易。故意搞点儿小乱子，就会把他吓跑，可是咱们现在还得打鬼就鬼。腊月二十三打发老灶爷上天，用灶糖粘住他的嘴，让他上天后不能说坏话。大帅，你就忍口气，也忍点疼，权当是打发灶君上天吧。”

献忠沉吟说：“这么算下来，光送礼也得五千两银子以上。只是，这一颗大珍珠不好弄到……”

马元利笑着说：“听林大人的一位亲信说，这是四姨太太亲口说出来的，不好拒绝。她原想要一颗祖母绿，后经我再三说明咱这里如今没有，才改成大珍珠。”

“操他们的祖宗八代！”献忠轻轻地骂了一句，就往里间去了。

李自成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在心中暗笑说：“你玩假降这一手，玩来玩去，现在可尝够了好滋味！”同时他更觉得自己来得恰是时候，不怕献忠不听从他的劝说。为着避免打听，他不再同马元利说话，背过身去，打量着屋中的高雅布置。他的眼光扫到山墙上，看见一副装裱考究的红纸洒金对联，上写着颜体行书，十分雄劲和奔放：

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

他知道柳营是用的西汉名将周亚夫的典故，觉得这对联很合乎献忠的身份。看看落的下款，是题着“谷城徐以显拜书”。今晚看见献忠的军师，他的印象不怎么好，朦胧地觉得徐是个阴险的人。但徐以显的一笔颜体字他觉得不错，增加了对这个人的敬意。

正当他欣赏徐以显书法的时候，听见献忠的八夫人小声赌气说：

“你们近来给大官儿们送礼，总是来挤我，把我当成个出血筒子，上月你们拿走我的一块祖母绿去给总理的小姐送礼，今晚又来要我的大珍珠。我不给！”

张献忠走出来，没有生气，无可奈何地对马元利笑着说：

“这个礼单放在我这里，咱们明天再商量吧。”

马元利一走，献忠就把自成请到楼上去，并对徐以显说：

“老徐，你也上楼来谈谈吧。”

徐以显赔笑说：“我还有事，不能奉陪闯王啦。”

献忠也不勉强，说：“你是忙人儿，随你的便。”

李自成对徐以显拱拱手，随着献忠上楼了。徐以显小声对春兰说：

“请夫人出来，我跟她说句话。”

丁氏从里间抱着婴儿出来了。她以为徐以显要问下毒药的事。但徐以显不再提这件事，因为他后来想，不得献忠同意绝不敢下此毒手。献忠的脾气他很知道，一旦动了火，他的头就保不住了。

“夫人，你跟大帅说了么？”他小声问。

“说了。”

“大帅怎么说？”

“他不许我多嘴。看他的神气，他心里有些肯。”

徐以显轻轻点了一下头，没有说别的话，转身走出。他已经想好杀害李自成的新办法，用不着丁氏了。

李自成一到楼上，看见放着许多书架子，上边摆满了书，简直发呆了。他用眼睛扫着书架子，问：

“敬轩，这是个藏书楼么？”

“不是，不是。这些书都是方家的，官兵糟蹋，咱的弟兄也糟蹋，有的烤火啦，有的垫马棚啦。后来方岳宗请我帮忙，下令不准再糟蹋这些书，把已经散失的也收集起来，搬到这座楼上藏起来。咱同方家是紧邻，我把两家宅子打通啦，还开了一道月门。你看，你在这里住，不会有人打扰吧？”

“这地方确实清静。”

“只要你不嫌招待不周，在这里多住些日子吧，绝不会有风吹草动。”

自成笑着说：“八弟妹住在下边，自然闲杂人不敢进来。”

他们在靠近火盆的八仙桌边坐下。春香来替他们倒了两杯茶。献忠一挥手，她赶快下楼了。献忠是一个不喜欢安静的人，更不喜欢稳重地坐下谈话。他站起来走到自成身边，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嘻嘻地笑着说：

“哎，李哥，你不如跟着咱老张投降朝廷吧，何必天天奔波？”

自成转过头来，看看献忠，猜不透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不管献忠的话是真是假，把身子往椅背上猛一靠，头一仰，回答说：

“啊，不行，决不投降！”

“好家伙，已经‘赔了老婆又折兵’，还不服输？”

“胜败兵家常事。没有败，也就不会有胜。自古起义，哪有一帆风顺的？”

“好我的哥，你难道打算丢几次老婆孩子？我看，还是受招安吧。”

自成笑一笑，说：“要是只打算一家团聚，死在老婆床头，咱们起初就不必造反啦。”

“你真的不肯洗手？”

“既然造反，不反到北京城永不罢休。”

献忠瞪着眼睛在自成的脸上注视一阵，又在自成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一下，大声说：

“好样的，我就猜到你一定不服输，也不泄气！”随即哈哈地大笑起来，坐回原位，“李哥，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想听听你的主见。”

“听我的主见？”张献忠狡猾地挤挤眼睛，拈着大胡须说，“咱老张已经受了招安，也算是朝廷的人啦。咱们分了路，你怎么好听我的主见？”

“敬轩，咱们说正经话，别开玩笑啦。我这次来看你，就是要跟你谈谈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自成把“我们”二字说得很重，很慢。停顿片刻，见献忠一直含笑地盯着他，老不作声，他接着说，“从前官兵的力量比如今大，可是因为咱们十三家拧成一股绳，齐心作战，把官兵杀得顾东不能顾西。这两年，咱们十三家分成几股，你，曹操，我，老回回，还有革里眼他们，各打各的，没有好生配合，互相策应，都吃了官兵的亏。敬轩，如今满鞑子深入畿辅，洪承畴和孙传庭都去勤王，内地官兵空虚，正是咱们大干一番的好时机。我不能住在商洛山中当神仙，你也不应该就这样在谷城长住下去。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你想重整旗鼓，当然很好。痛快说吧，你可是要我帮助你？”

“我来谷城，不是来求你帮助，只是要跟你商议商议咱们今后应该如何干。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就拍得响。我来找你，不光是为我，也是为你。”

献忠又笑起来，说：“好家伙，还为我！”

“是，也为你。你大概还记得，几年前咱们在城固左近抢渡汉水，没有船只，水流很急，还有风浪。骑兵过去后，步兵过不去。大家正没办法，还是你想出主意，叫步兵强的跟弱的搭配，人牵人，手拉手，扯成长线，踏过汉水。转眼间，不但步兵都平安过来，连老弱伤病的弟兄也过来了。风浪大的地方，许多人手牵手站成人排，挡住浪头，让抬运伤病和辎重的弟兄们顺利过去。可见，力量分散了，就抵不住激流，挡不住风浪，力量合起来就什么困难也不怕。”

“你的力量在哪里，我的哥？你的人马不是打完了么？”

“那是暂时的事情。时候一到，只要我的路子走得正，重树起我的‘闯’字大旗，人马要多少会有多少。”

“你有把握？”

“有把握。明朝已经失尽人心，加上灾荒连年，饿殍满地，只要我们能够为民除害，救民水火，还怕没有老百姓跟着造反？”

“你真是要干到底？”

“说实话，我眼下已经在商洛山中集合力量。”

张献忠猛地跳起来，把大腿一拍，伸出一个大拇指，大声说：“好汉！好汉！自成，我就知道你不会完蛋，定有重整旗鼓的一天。果然你丝毫不丧气，不低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铁汉子！高如岳死后大家推你做闯王，真不愧这个‘闯’字！不过，老兄，你也不要在我老张面前打肿脸装胖子，硬不要朋友帮助。说吧，你需要什么？需要我老张送一些人马给你么？需要多少？……嗯？说！”

“敬轩，你的情谊我十分感激。可是，请你暂且不谈怎样帮助我，咱们先商量今后大计要紧。”

“好，暂且放下这一章，先谈重要的。你打算今后怎么干？”

“我想先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干？”

张献忠拈着大胡须笑一笑，重新坐进椅子里，装出心安理得的样子说：“你看，咱俩走的不是一条路。我已经娶了八个老婆，不久还要娶第九房，是本城敖秀才家的姑娘，十七岁。咱们造反，还不是为着过几天舒服日子！”他挤挤眼睛，摇摇头，打个饱嗝，双脚蹬在桌撑上，接着说，“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在谷城安安稳稳地住下来，把兵练好，朝廷需要我出力的时候我就出把力。”

自成笑着问：“真的么？”

献忠说：“信不信由你。”

自成坐下去，诚恳地、严肃地、不慌不忙地微笑着说：“敬轩，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良机难得，咱弟兄俩应该好生谈一谈。咱们起义已经十来年啦，弟兄们死了不知有多少，到如今还没有打出个名堂来。你抱定宗旨杀贪官污吏，可是贪官污吏越杀越多，看起来若非推倒明朝江山，来一个改朝换代，吏治是不会清明的。我知道你想喘喘气，然后大干，可是这情形不能拖得太久。你在整练人马，左良玉们也在整练人马。你的把戏只能够骗住熊文灿，骗不住左良玉和罗岱，骗不住众人的眼睛。目前正是极其有利的局面……”

张献忠截断自成的话，问：“自成，自成，凭良心说，这几个月来你们是不是常骂我老张脊梁骨软？说我张献忠是真投降了？”

“不管别的人如何说你，我自己心中有数。”

“好，还是你厉害，有见识！”献忠因为自成没有误解他，快活地连连点头。随后，他叹口气说，“自成，你不明白，我的日子也不是好过的。熊文灿在广东招抚过刘香，在福建招抚过郑芝龙，发了大财，吃惯了这号利，把我也当成刘香和郑芝龙。嗨，他妈的，老狗熊！”

“他们把你当成了摇钱树，聚宝盆。”

“李哥，我这十个月的安稳日子是拿钱买的，没有一个文官武将，不问咱老张伸着手讨贿赂。妈妈的，把老子几年的积蓄快挤光了，还是填不满他们的没底坑。就从这一点说，明朝非亡不成，不亡才没有天理哩！别说我是假投降，就是真投降，这班大小官儿们也会逼得咱老张非重新起义不可。”

“所以我劝你不要这样拖下去。”

“伙计，你以为我高兴拖下去？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应付那些大官儿们？这班官儿们，黑眼珠只看见白银子，句句话忠君爱民，样样事祸国殃民。你以为我喝了迷魂汤，愿意跟他们在一起长久泡下去？咱弟兄们虽不说曾经叱咤风云，跺跺脚山摇地动，可是不含糊，咱是从砍杀中闯出来的，一天不打仗急得发慌。如今这日子，像二锅水，不冷也不热，温吐噜的，尽叫人磨性子，你以为我喜欢？有人说咱张献忠服输了，真想投降，这可是把眼药吃到肚里啦。”

“我听说你派人到北京去花了不少钱，真的么？”

“别提啦，都怨那个薛瞎子！他龟儿子目下还住在北京。等他回来，我得好好地骂他一顿！”

自成知道他骂的是一个叫作薛子斌的，是献忠的亲信将领，一只眼睛在作战中挂了彩，瞎了。自成同他也很熟。

“难道不是你派薛子斌去北京替你拿银子打通关节？”

“我派他？派个屁，是他自家出的主意！我起初只打算假降一时，叫我喘口气，补充一些人马甲仗，可是老薛这个龟儿子想真降。他天天怂恿我派他去北京，走他堂伯薛国观 [1] 的门子，用金银财宝收买朝里的达官贵人替我说话。我一时糊涂，就派他去啦。妈的，钱花了不少，可是朝廷该猜疑还是猜疑，没有买到别的，只买到一点：让我暂时能够在这儿休息整顿！”

自成笑着说：“有你派老薛去北京花的那些冤枉钱，拿出来一部分养兵，一部分周济穷人就好啦。我们要成大事，应该首先得民心，用不着拿钱买朝廷的心。你想收买满朝的达官贵人，他们的胃口如何填得满？你的钱扔进大海里啦。”

“扔进大海里还会听见响声，扔进他们的口袋里有时连响也不响。”

李自成诚恳地说：“损失一些金银珠宝还是小事，重要的是丧失了咱们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也给各地造反的人们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因为咱俩是老朋友，在战场上共过患难，所以我才这么直言无忌。敬轩，你可莫见怪啊！”

张献忠点头说：“李哥，你说得对，说得对。不管是真是假，到底背了个投降的孬名儿。这几年因为我老张的名声大，众人的眼睛都在望着我，我是替自己名声抹黑啊，还要低三下四地应付那些王八蛋们！”

自成又说：“虽然你走这着棋替自己的半世英名抹了黑，好在赶快挽回还来得及。敬轩，我再奉劝一句：一生名节所关，你千万莫再这样下去！”

献忠点点头，但没作声。

“曹操怎么样？”自成问。

“曹操？滑得流油，滑得像琉璃珠珠。他只花了不多钱，买通了太和山提督太监 [2] 李继政替他向熊文灿写了一封书子，又给熊文灿送点礼物，另外没花一个冤枉钱，就占据几县地盘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啦。老熊反而将就他，生怕他三心二意不肯投降，又是派房县知县郝景春找他劝说，拉拉交情，又是向朝廷保他做游击将军，说他是诚意投降。妈的！有我张献忠在东边做屏风，替他遮风挡寒，他躲在大山里边安闲自在地享福啦。”献忠又笑了起来，他的眼色和笑声里带着鄙视，但又流露着亲切，分明很赞许曹操对朝廷的狡猾态度。

“他打算以后怎么办？”

“哼，还不是坐在山里边观望风色？熊文灿要调他出来立功，他不肯出来，说他不愿做官，也不要朝廷粮饷，只愿同他的部下散居在山里做农民，自耕自食，同老百姓在一起安居乐业过日子。你瞧，多会应付！可是，只要咱老张干起来，他就得跟着一起干，不怕他油光水滑。”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起事？”

“等我准备好了以后就动手。”

“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

张献忠心里说，你现在是输光了，巴不得我老张干起来，闹得四处起火，八下冒烟，你好趁火打铁。我偏不急！于是他装作不大在意的样子说：

“说不准啊，走着瞧吧。”

李自成也不再问，淡淡一笑，从桌边站起来，背着手走近一个书架，随便欣赏着那些带布套的和带夹板的、排列整齐但顶上蒙着一层灰尘的书，心中却在想着如何趁今晚将张献忠在谷城起事的日期商定，免得夜长梦多。献忠在他背后忽然说道：

“李哥，你真是有胆气！”

自成转过身来：“什么有胆气？”

“我想问问你：你怎么打垮了以后不躲藏起来，竟然敢跑来谷城见我？”

“你是我的朋友，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为何不敢来见你？”

“你不怕我黑你？”

自成心中吃惊，坐下去笑着说：“如果害怕你落井下石，我就不会来谷城。”

“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你难道不怕万一我张献忠翻脸不认人，对你下毒手？”

“我根本没想到会有万一。在我们十三家弟兄中，除像刘国能和李万庆那样枉披一张人皮的畜生，死心塌地投降朝廷，卖友求荣，无耻至极，其余众多真正的英雄豪杰，从来没有黑过朋友的，何况你张敬轩？什么话！”

“要是俺老张处在你的地位，我的左右人就不会让我去找你。”

“那很奇怪。我的左右没一个人不盼望我快来找你，共商大计。他们都说，只要咱弟兄俩能够携手，明朝官军虽多，就再也不会把咱们各个击破。”

“可是人们都说在十三家义军中咱俩是两雄不并立，互相不服。再说，这两三年咱俩又起了生涩，撕破过面子，难道捷轩他们都不想到这些事？”

自成哈哈大笑起来，说：“敬轩，你也太把我那边的朋友们看低了！”

“怎么看低了？”

“在他们看来，咱俩虽曾闹过意见，伤了面子，但是牙跟舌头还有时不和哩，何况是朋友相处？这是家里的小事情，不能因小失大。目前大敌当前，同心协力还怕迟误，谁还记着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张献忠继续目光炯炯地逼着自成问：“可是，自成，有朝一日，打垮了明朝，咱俩终究要争江山呀！难道天有二日么？”

李自成完全没料到献忠会讲出这个问题，不禁身上出了冷汗。但是他用鼻孔冷笑一声，不慌不忙地说：

“眼下是大敌当前，只有同心协力才有办法。至于打垮了明朝以后的事，远着哩，你未免想得太早了。”

“太早？据我看，明朝也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如今是勉强撑持，一旦要垮，很快。到那时，难道咱俩并排儿坐在金銮殿上？”

“敬轩，我们两人都是在刀枪林中过日子，每次作战都躬冒矢石，谁晓得

何时阵亡？我们两个人倘有一个不幸阵亡，这难题岂非不解自解了么？”

“要是咱俩都不阵亡呢？”

“倘若托天之福，咱俩都不阵亡，那也好办。到那时，有一个人看见天命有定，自己争也无用，低首称臣，早弭兵祸，共建太平盛业，岂不甚好？”

“要是都不肯低头呢？何况你我，纵然有人肯低头，手下的将士们也不依啊！怎么办？”

“那也好办，不过多留下一些孤儿寡妇而已。”

“不是还得杀个你死我活么？”

“到那时，如果没有别的和解办法，咱弟兄俩就堂堂正正地排开战场，见个高低，总比目前大敌当前，自己家里互相残杀强得多。再说，不管你暗害我，或我暗害你，都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失天下义士之心，留千载不义之名。假若你战败前去见我，不唯我不会下此毒手，连我的手下人也不会想到这里，除非他疯了。倘有人对我出这号孬主意，我会立刻砍掉他的脑袋。我向来做事情光明磊落，最恨的是当面做人，背后做鬼，阴一套，阳一套。我的部下决无人敢劝我做不光明磊落的事！”

张献忠用拳头在八仙桌上猛一捶，从椅子上跳起来，说：“好哇，这些话才真是痛快！李哥，你说得很真诚，也是英雄本色，叫俺老张听起来不能不佩服。”他向楼下大声叫：“拿酒来！”

自成赶快阻止说：“不用拿酒，咱们还有正经话没谈完哩。”

“俗话说，喝酒见人心，一边喝一边谈，岂不更痛快？”

“你知道我平素不大吃酒，今晚已经吃得不少了。”

“好，那就算啦。自成，说实在的，这两年就吃了咱弟兄俩闹意见的亏！”

“敬轩，你这一句话算说准了。过去都怪我气量窄，脾气躁，所以弄得弟兄们犯了生涩，给官军以可乘之机。三年来我吃了不少亏，作了不少难，才知道铧是铁打的，一个虼蚤顶不起卧单，所以冒着路途风险来找你，要同你重新拧成一股绳儿对付官军。今晚你既然掏出真心话，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我的心就安了。我对你说句老实话，有朝一日打下了天下，只要你张敬轩对百姓行仁义，对老伙伴大度优容，不要心存忌刻，诛戮功臣，我李自成愿意解甲归田，做一个尧舜之民，绝不会有非分之想。我还要劝捷轩和补之他们都拥戴你像拥戴我一样。你放心吧，敬轩！”

献忠摇着头，狡猾地微笑着，拈着胡须问："真的？"

"当然是真心话，我敢对天起誓。"

献忠往椅上猛一靠，哈哈地大笑起来。

"笑什么？"自成问，"你以为我说的不是真心话？"

"俺老张不是小孩子。枪刀林里混了十几年，刀把儿在手心里磨出茧子，肉屁股磨破了几副马鞍子，在这样事情上还不清楚？你就是一口说出二十四朵莲花不少一个瓣，咱老张也不信！你如今打成光杆了，自然没有争江山的心；等到你羽毛丰满，还会想到拥戴俺老张么？哈哈哈哈……"

自成望着献忠微笑，心里说："不管你多么诡诈，只要你肯暂时同我合作，肯听我的话在谷城起义就成！"等献忠的笑声一住，他不慌不忙地说：

"敬轩，你对我的话没听清楚。我是说，倘若你日后对百姓行仁义，对老伙伴大度优容，我就拥戴你。反过来说，你要是不仁不义，不能解民倒悬，不用说别人不会拥戴你，我李自成也不拥戴你。天王老子地王爷，人血一般红，倘若你不仁不义，不能救民水火，别人凭什么要拥戴你？"

"这话倒有些在理。"

自成忽然脸色严肃，声调沉重地说："敬轩！我虽然知道你一向直爽，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也真是出我意外！咱俩一起焚毁了凤阳皇陵，同当今皇上是不共戴天之仇。一旦满鞑子退出长城，朝廷能让你安生练兵么？你如今困在谷城，上面受朝廷疑忌，下面受地方官绅讹诈，这处境实在不好。另外，众家起义兄弟，只要有点骨气的，谁不说你不该投降？不管你真降假降，别人可捣着指头骂你！这样下去，别说朝廷这一头你抓不住，连朋友也会失尽！"

"我知道，我这一年是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

"可是，你竟然还想着咱弟兄俩日后争江山的事，这不奇怪么？假若有人再挑拨离间，敬轩，我劝你砍了他的脑袋！"

献忠的脸红了，嘻嘻笑着说："李哥，你莫疑心。不关别人的事，是俺老张跟你说着玩儿的。"

"近来我常常想着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逼得造反，越想越不能半途而废。我小时候替人家放过羊，挨过鞭子；二十一岁的时候因欠债坐过几个月的牢。因为我坐牢，父母又气又愁，不久都下世啦。拿你说吧，常听说你小时候同张老伯赶着毛驴儿进川做小生意，你现在还常骂'龟儿子'，就是那时在四川学的，说习惯了。有一天你们把毛驴儿拴在一家绅粮 [3] 大门外，绅粮出来看见地上的驴屎蛋儿，逼着叫老伯捧起来吃下肚去。

老伯跪下去磕头求情，情愿把地上扫干净。可是那个恶霸绅粮不答应，硬逼着老伯吃下去几个驴屎蛋儿。从此老伯得了病，从四川回来不久就死了。敬轩，别说咱们起义是为了救民水火，就说咱们的私仇……”

献忠不等自成的话说完，双目圆睁，眼珠通红，用拳头在桌上猛一捶，大声说：

“我操他八辈儿老祖宗！老子日后得了地，到了四川，非把那些绅粮大户杀光不可！”

自成突然问：“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在谷城起事？”

献忠正要回答，马元利走上楼来，笑着说：“真是蠓虫飞过都有影，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自成机警地问：“老弟，什么事？”

马元利说：“你路过石花街的时候有人认出你来，已经报给襄阳兵备道张大经了。你看，多快！”

“他妈的，真快！”献忠骂了一句，看着自成说，“可是，张大经的耳报神虽然很灵，咱的耳报神也不弱。他周围的动静不管多严密，咱这里马上就知道。”

“你的办法真多。”

“屌办法，还不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马元利对献忠说：“咱们得小心点。明天一早，张大经就会把这个消息禀报林铭球。”

“林铭球这个龟儿子，说不定明天见面时会要我献出人来哩。”他调皮地对自成笑着挤挤眼睛，“李哥，你替我惹出麻烦啦。这可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这好办。你明天把我献给林铭球，岂不是既省去麻烦，又可以请功么？”

“那呀，那样一搞，俺老张在朋友们面前就只好头朝下走路了。”献忠转向马元利，把右手一挥，“明天在城里多派巡查，倘有人散布谣言，说闯王潜来谷城，都给我抓起来，轻则打他个皮开肉绽，重则叫他的吃饭家伙搬家。至于林铭球和张大经这两个杂种，咱老子自然有法子应付过去。”

马元利走后，李自成有点不放心，向献忠问：“万一他们找你的麻烦，你怎么应付他们？”

献忠笑着说：“你不用担心，李哥。玩一玩这班官僚杂种还不容易？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保管你安安稳稳地住在这楼上，没人能动你李闯王一根汗毛。哎，谈咱们的正事吧。”

“好，还谈那件事吧。你说，你打算何时动手？”

“这件事我常在心中盘算，今晚同你一谈，我更想早日动手。李哥，我张献忠要不反出谷城不是父母养的！你说，我什么时候动手好？”

“我看，你最好是明年收了麦子就动手。”

“我也是这么打算，到那时，粮草就不发愁啦。”

“我的羽毛也长满啦，决不会使你陷于孤军作战。”

“这里是四月半间开始割麦，咱们就决定在端阳节过后一两天内同时动手吧。”

“敬轩，此事非同小可。咱们今夜一言为定，你可不要中途变卦啊！”

“自成，谁要是中途变卦，你看，”献忠跳到柱子旁边，拔出宝刀，喀一声砍进柱子，大声说，“就如同这根柱子！”

自成拔出一支雕翎箭，咔嚓一声折断，说：“我李自成倘若不同你协力作战，有如此箭！”

“好啊李哥，咱们大计已定，你就在我这里安心住下去，我替你多派几个人到各处打听嫂子的下落。”

自成暂不谈是否住下去，却提出个新问题：“敬轩，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他们三个人怎么办？听说他们都在观望风色，准备投降朝廷，这话可真？”

“不假，他们都想跟俺老张学，好驻扎在大别山中休养人马，没有谁真打算洗手。”

“请你快派人劝说他们，趁目前黄河以南各地官军不多，假降这一招切莫再用。请他们早作准备，一旦咱两个大举起事，他们也跟着闹腾起来。这样互相呼应，全盘棋都活了。”

献忠在自成的肩上拍了一下，笑着说：“嗨，你想得真周到！请放心，他们经常派人到我这里来，我只说一声就行啦。”

自成来谷城的全部计划都成功了。他心中十分高兴，但为着提防意外变故，决定即刻离开谷城。他紧紧地握着献忠的手，感情激动地说：

“敬轩，如今咱们两条心又合成一条心，齐力往前干，大局就在咱们的掌

握中了！”

“伙计，你到底肯不肯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献忠问。

“不，我今夜就走。”

“什么！今夜就走？”

“今夜一定走，决不在此多停。”

“为什么这样急？又不是火烧屁股！”

“你这里朝廷耳目众多，加之张大经已知道我潜来谷城，住下去对你诸多不便。”

“怕个屌！他们都吃过咱的贿，说话嘴软，也不想同咱闹翻。他们遇事替咱老张掩盖三分，双方都有好处，决不会过于顶真。再说咱老张手里有几万精兵，怕谁咬了咱的屌？倘若林铭球和张大经不识抬举，请他们滚出谷城很容易，不用费吹灰之力。明天夜间来个假兵变，声称要向朝廷索饷，在城里一阵鼓噪，烧几间草棚子，杀几个人，准保他们吓得尿到裤裆里，不敢在谷城多住。”

“不，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在你这里住下去当然万无一失，可是咱门为着明年麦收罢大举起事，万不能在事前走漏一点消息，使官军有备，甚至对你来一个‘先发制人’。你要做得真像是诚心投降，到时候给他们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请你不要留我，我说走就走。”

“你在路上走了五六天，还没有歇歇呀，我的哥！”

“你我多年来鞍马为生，骑在马上就能休息。”

献忠想了一想，说：“好吧，我不留你！李哥，我没有别的帮助你，送你点马匹和甲仗好啦。你要多少？”

自成连忙说：“不要，不要，这一年来你也受了挫折，马匹器械都不够用，我不能再要你的。”

“怎么，你看我不起？看我老张不够朋友是不是？你要是认为我老张不是朋友，你就不用来同咱商量什么今后大计，各人管各人的事好啦。”

“我知道你也困难……”

“我虽说也困难，目前到底比你的家底厚，帮帮你的忙也不会叫我伤筋动骨。说吧，李哥，要多少？”

“你要是马匹多，就送给我一百匹。另外，再送我一点甲仗。”

“只要一百匹？”张献忠望着他，好像没想到他提出的数目竟是这样小，“一百匹怎么够？这样好啦，我送你二百匹好马，你所需要的甲仗可以尽量驮去。行么？”

“这，这我可太领情啦。”李自成感激地说，连连拱手。

“小意思，小意思，算不得一回屁事儿！朋友们谁都会有遇着困难的时候，水帮鱼，鱼也帮水。要不要一点钱用？”

“不用，不用。银子我还有。”

“这个我不勉强，要用钱你就直说。反正咱老张不打算赶上沈万三[4]啦，从这只手里抓来钱，从那只手里花出去。真不需要？”

“真不需要。现在已经三更多天。我稍微休息一下，五更动身。你送我的马匹、甲仗，请你马上就派人准备好。还有，你顺便告诉我的人，要他们五更以前把上路的事情准备停当。”

“我马上就去吩咐。你睡吧，还可以睡一个时辰。”献忠想了一下，又说，“李哥，你打算从哪条路走？”

“石花街这条路我比较熟，往西去驻着王光恩的人，我想还从原路转回去。”

“不好。既然有人在石花街看见你，暗中报给张大经，你再从石花街走，岂不容易走风？再说，你五更动身，白天走在朝山大道上，很不机密。”

“我来的时候没有去找王光恩，打算回去路过均州附近时顺便约他见见面。”

“不要同他见面。看样子他是想真心投降朝廷。连曹操近来都对他存了戒心，你何必见他？他此刻纵然不会黑你，可是万一从他那里走漏消息，你从武关附近穿过时就说不定多些麻烦。小心没大差，别走原路啦。”

“那么走哪条路好？”

“我看这样吧，干脆出东门，从仙人渡浮桥过河。人们每天看见我的人马在谷城同王家河之间来来往往，一定不会起疑心。到了王家河附近，顺着官路往光化走，人们也只以为是我的人马去换防哩。过光化往西北，人烟稀少，山岭重叠，就不怕走风啦。我送你的人马在光化县西边的僻静处等候。”

“好，就这样吧。”

献忠匆匆下楼去替自成准备人马和甲仗。自成又打个哈欠，向床铺走去。他们都没料到，徐以显这时已经到了王家河，正在同张可旺秘密计议，要趁机除掉李闯王的办法已经决定了。

[1] 薛国观——陕西韩城人，当时是辅臣，不久任首辅，后来被崇祯赐死。

[2] 太和山提督太监——太和山即武当山。明朝皇帝派一太监驻守武当山，称为“提督太监”，掌管祭祀和修建等事。

[3] 绅粮——四川人把大一点的地主称作绅粮。

[4] 沈万三——元末江南最大的富豪。明太祖为忌他富可敌国，命他助修南京城。据说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城墙是他修的，玄武湖也是他家的花园。后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或云杀掉），家产抄没。

第十九章

当张献忠同李自成在楼上谈话时，徐以显带了几名随从，飞马奔往王家河。到了张可旺的大营，已经是四更时候。他叫起张可旺，把应该趁机除掉李自成的主意说了一遍。可旺今年才二十二岁，但心辣手狠，超过他的义父。献忠在丁氏生下来儿子之前，一向把可旺当成继承人，而可旺也以献忠的继承人自居。近来虽然献忠生了亲儿子，但是因为一则农民军中一向重视养子地位，二则戎马间婴儿多不能养大成人，所以可旺仍然相信自己定会继承张献忠日后打下的江山。听了徐以显的话以后，他的睡意全消，忽地跳起，大声说：

“你说得对，决不能放虎归山！”

他立刻从标营中挑选了二百五十名精锐骑兵，随同他和徐以显往谷城出发。他们奔出王家河寨外时，公鸡已叫二遍了。

鸡叫头遍，李自成被张献忠派的丫头叫醒了。他才匆匆漱洗毕，张献忠就走上楼来。

“李哥，我是个急性子，把你提前叫醒了。走，到花厅去吃杯暖心酒，你们就趁着天不明动身吧。你来得机密，走得机密，林铭球住得虽近，他会晓得我个屌！”

“子明来了么？”

“叫来啦，在花厅里等着你哩。”献忠陪着闯王下楼，“为了机密，我已经叫人马甲仗连夜出发啦，到光化县等候你。你自己的五十名亲兵已经来到，正在吃饭哩。”

“这样很好。你想得很周到。”

张献忠在朋友的肩上拍一下，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有朝一日俺老张到你李哥的房檐底下躲雨，你可别让我淋湿衣服啊。”

自成抓住献忠的手，回答说：“敬轩，倘若有那一天，我决不会让你站在房檐下边，一定拉你进屋里。倘若你的衣服淋湿了，我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让你穿。”

“真的？”

“当然真的。”

张献忠摇摇头，哈哈地笑起来。自成感到心头发凉，在这刹那间更清楚地意识到他同献忠的合作决难长久。他在献忠的背上用力打了一下，说道：

“日久见人心，到时候你就相信我说的话了。”

匆匆地吃过送行酒，闯王带着医生尚炯、张鼐、双喜和亲兵们出了角门，上马动身。献忠带着二十几名亲兵送他们出城。

天还不明，宵禁尚未解除。街上冷冷清清，只有献忠部下的岗哨和巡逻小队。献忠一直送出城外十里，过了仙人渡浮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才同客人作别。他对尚炯说：

“哎，干亲家，我真想把你留下，怕的自成不肯，没有说出来。这里离王家河很近，你们要从王家河旁边经过，不看看你的干女儿跟干女婿么？”

“我要同闯王赶路，这一次只好不去看他们啦。以后事情顺手，见面的日子多着哩。”

尚炯的话刚落地，忽听见一阵马蹄声从北边飞奔而来。虽然有一片疏林隔断，看不清有多少人马，但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单听马蹄声也判断出有两三百骑。献忠觉得诧异：王家河出了什么事儿？闯王心中也不免紧张，同医生交换了一个眼色。医生用眼色给两个小将和亲兵们一个暗示，所有的宝剑在一瞬间都拔出鞘来。献忠一惊，随即笑着说：

“干吗？喝，在我老张这里，何必这样？在这里，既没有官军，也没有什么人敢打你们歪主意。这些人是从旺儿那边来的，不用多心。”

自成也笑着说：“他们时时刻刻都怕遇到意外，已经成习惯啦。”随即向左右大声喝道：“还不快插进鞘里！”

双喜连说“是，是”，却不肯把宝剑插入鞘中，而张鼐和那五十名亲兵都看双喜的眼色行事，自然也继续握剑在手，以防万一。双喜从义父的眼色看得明白，这一声喝叫并不是出于真心，加上医生又对他眨了一眼，使他不但格外警惕，还想着万一出事，他要猛扑到献忠面前，来一个先下手为强。

转眼之间，张可旺和徐以显所率领的骑兵穿过树林。这时东方已经发白，张可旺一出树林就看清了自成正在同献忠告别。他对军师说：

“咱们来得正好，晚来一步就给他走掉了。”

“见面时请你不要急，一定得大帅同意才好下手，反正他走不脱的。”

“我明白。”

一到三岔路口，张可旺和徐以显忙同客人们拱手打招呼，说几句挽留的话，但并不下马行礼。尚炯问：

“茂堂，你们有什么事跑得这么急？”

张可旺支支吾吾地回答：“夜里军师到了王家河，小侄听说李帅同你老驾临谷城，所以特意去城里拜望二位。没想到二位仁伯走得这么急，倘若迟一步，连一面也见不到了。”

徐以显接着说：“还算好，赶上送行了。”

自成连说“不敢当”，不再耽搁，重新对献忠等拱手辞行，率领着一干人众策马而去。他们刚一离开，献忠向养子问：

“旺儿，你们急急忙忙跑来做什么？为什么带这么多人？”

张可旺把要趁机除掉李自成的主张匆匆地告诉义父，要求答应他马上动手。献忠说：

“李自成虽然同老子尿不到一个壶里，迟早会翻脸成仇，可是今日他在难中，特意来找老子，老子怎么好收拾了他？不行！”

“父帅，既然你也明白迟早会翻脸成仇，为什么不趁此机会收拾了他，免留后患？宁为凶手，不为苦主！”

张献忠不再作声，眼色里流露出矛盾和迟疑。虽然昨夜他已经同李自成起誓要在明年麦收后共同起事，但是他压根儿就认为那是暂时间互相利用。刚才自成的左右人一听见突起的马蹄声就拔出宝剑，岂不明明白白地说明了成见甚深，难以化除么？如果天意真让他张献忠日后成就大事，那么今日除掉自成，正是上顺天意，下副左右之心，发的誓何足重视！但是，倘若把自成暂时留下，在陕西牵制一部分官军，对他张献忠目前的处境也有好处。到底怎样做好呢？

徐以显看出来献忠的态度比昨夜活动了，正在犹豫不决，于是他赶快向献忠痛陈利害，求献忠立刻同意，勿失良机。最后，他说：

“大帅如不纳以显忠言，日后必败于自成之手。以显留在大帅身边无用，请从此归隐深山！”

张献忠仍然没有别的表情。他又向张可旺的脸上扫了一眼，转过脸去，向李自成一起人马的方向望望。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他看见李闯王的一小队人马在襄江北岸的大道上缓缓地向西北走去，甚至他还看见李自成在淡红色的晨光中扬了一下鞭子。

“马上动手还来得及，”张可旺焦急地催促说，发红的眼睛里冒着凶光，“父帅，我带着队伍追去吧？……嗯，追去吧？”

张献忠仍没作声，不住地咬着嘴唇。

“除了他，免落后患。”徐以显用坚决的口气说，同时把剑柄握在手里，用眼睛催促张献忠立刻决定。

从崇祯七年荥阳大会后，李自成的声望与日俱增，后来又被推为闯王，使献忠深怀嫉妒。昨天夜里因自成兵败来投，这种嫉妒心和由于互争雄长而起的积怨，暂时被压抑下去。同时自成的态度磊落，议论正大，也使他受了感动，对自成表现了慷慨热情。此刻经张可旺和徐以显苦口相劝，他的心头陡然起一阵风暴。

他把可旺带来的二三百名精锐骑兵扫了一眼，又瞟一眼自成的小股人马，一个收拾李自成的计划像闪电般地掠过心头。他仿佛看见这一血腥事件的全部过程，简单而又迅速：他装作想起来几句什么重要话要同自成谈，策马追上自成，同自成并辔而行。自成毫不提防。他突然一举手，自成来不及惊叫一声就倒下马去。李双喜等还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已经被可旺等收拾干净……

“请大帅当机立断，莫再踌躇。”徐以显一脸杀气地说，剑已经拔出了鞘。

但是张献忠还不能下这个决心。在农民军的众多领袖中，张献忠是以遇事果断出名的。张可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义父在决定杀人之前这样迟疑。

“马上他们就走远了，追起来就费事啦！”张可旺急不可耐地说，随即用眼色命令他的亲兵和标兵准备动手。他骑的蒙古骏马也急不可耐地喷着鼻子，踏着蹄子，挣紧缰绳，只要主人把缰绳稍稍一松，它就会像箭一般地飞奔前去。

张献忠没有点头允许，但也没有摇头拒绝。他一边注视着渐渐远去的人马影子，一边用右手慢慢地捋他的略带棕黄色的长须。这时，大家紧张屏息，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右手上。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习惯：每逢决定特别费踌躇的重大问题，或决定杀不杀某一个重要人物时，他总是用右手握着长须，一边想一边慢慢往下捋。如果捋到一半时把手猛一紧，或往下猛一捋，那就是决定干；如果捋到一半时将手猛一松，那就是一切作罢。

当他把长须捋过一半时，张可旺认为他已经同意，拔出剑来，向弟兄们小声命令：

“准备！”

所有的剑都拔出鞘，马头朝西，只等大帅的马一动就出发追赶。但是献忠的马头没动，他左手勒紧马缰，右手仍然攥着大胡子，既没有往下猛一捋，也不松开。

李自成让他的乌龙驹在晓色中嘚嘚西行，但并不策马飞奔。张可旺和徐

以显的突然出现而且带了那么多的人马，使他非常怀疑，不过他也看出来，张可旺的出现也让献忠感到意外，可见献忠原没有黑他的心。因为他是这样判断，所以他宁肯冒点危险，也不奔驰太快，致引起献忠疑心。他明白，如果那样，不但昨晚同献忠会见的收获将化为乌有，连他自身和一干人众也会有性命之虞。

医生和闯王并辔而行，也深为眼前的情形担心。他悄悄地对自成说："闯王，好像徐以显和张可旺不怀好意，你可觉察到了么？"

闯王点了一下头，微微一笑，说："有些觉察，不过不要紧。敬轩纵然变卦也不至变得这样快。咱们的弟兄要沉着，缓辔前进，不要露出来慌张模样。"

他说这后一句话是要两位小将和亲兵们听的，所以稍微把声音放大一点。果然，大家虽然情绪十分紧张，却不再用鞭子催赶马匹。

医生又问："闯王，你原打算在敬轩这里歇息两三天，怎么同敬轩一见面就急着走，是看出敬轩不可靠呢还是因为官军在谷城的耳目众多？"

"官军的耳目众多是一个原因，另外，另外……"

"另外是看出来八大王不可靠？"

"不是。我倒是觉得敬轩的那位摇鹅毛扇子的军师，生得鹰鼻子鹞眼，不是个善良家伙。昨晚在酒席筵前，这家伙皮笑肉不笑，眼神不安，说话很少，分明是范增 [1] 一流人物。所以我想，既然大事决定了，此行的目的已达，在此多停留没有好处，不如走为上策。"

"走得好，走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万一有一个料不到，连老本儿就赔上了。"

"为着大事，有时也不能不冒几分险。我要是听补之他们的话不亲自来一趟，敬轩就不会有决心明年麦收之后起事。"自成说到这里，心中感到愉快，又加了一句，"看起来，担一点风险是值得的。"

到一个村子外边，自成回头望望，觉得已经走了大约三里多路，而张献忠等一群人马仍然站在三岔路那里向他们张望，他心中更加断定张可旺和徐以显的来意不善，而献忠正在犹豫。他没有流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等转过小村庄，才狠狠地在乌龙驹的屁股上抽了一鞭。

当李自成一干人马走进小村时，张献忠向他们最后望一眼，反对杀害自成的想法占了上风。目前，他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同别人配合作战才能够对付官军，打开新的局面。如果杀了李自成，会使罗汝才等许多人对他寒心，没有人敢同他合伙，剩下他一个巴掌就拍不响了。想到这里，他的心头一震。他又想，清兵在关内不会停多久；清兵一退走，洪承畴和孙传庭还会领着人马回来，说不定还会调来很多边兵。如

果干掉自成，他自己更不好应付……

“对，留下自成！”他在心里说，“留他在陕西拖住官军的一条腿吧！”

“大帅，还在犹豫么？”徐以显问，随即给张可旺使个眼色。

“快动手吧，万不可放虎归山！”张可旺催促说，同时把缰绳一提，使自己的马走到前边。

张献忠把眼睛一瞪，把手中的大胡子向外一抛，严厉地说：

“旺儿，做什么？妈的，这样性急！……进城！进城！”说毕，他勒转马头，把镫子一磕，向浮桥奔去。

张可旺和徐以显互相看看，不敢违抗，沮丧地勒转马头，慢慢地把宝剑插入鞘中，随在献忠的背后往浮桥奔去。

汉水上闪着金浪。洪流向东去，人马向西行。不过大半个时辰，便到了老河口镇外。李自成带着队伍从镇外绕过，免得招摇。

当队伍在老河口以北几里远横越朝山官路时，一个香客的口音引起尚炯的注意。他停住马把香客打量一眼，见他穿着一件很破的紫花布短尾巴棉袄，戴着一顶在当时北方下层社会中流行了短短几年的一种小帽。这种小帽因帽檐低得遮住眉毛，使别人看不清他的脸孔，而被叫作“不认亲”。特别引起尚炯注意的是，当时一般人的大襟扣子都是向右扣，只有宝丰、郏县和卢氏一带山里人的大襟向左扣，保留着上古某些民族“左衽”的遗风。一种同乡的感情从医生心头油然而生，便在马上堆着笑容问：

“老乡，贵处可是宝丰一带？”

“不敢，小地方就是宝丰。”香客恭敬地站住回答，因为知道是同乡，也不怎么害怕。

“我是卢氏人，”尚炯说，“咱们相离不远。”

“那可是不远，近同乡哩！”香客笑着说。

“咱那一带灾荒怎么样？”

“唉，大灾啊，不能提啦！”

香客简单地把家乡的灾荒情形说了说，但他说比起南阳府十三州县来还算轻一些，就怕明年春天会要饿死不少人。尚炯啧啧地叹息两声，又

问：

“宝丰县有一位牛举人你可知道？”

“知道。知道。”

“他如今可在宝丰？”

“听说他在几个月前进京了，怕没有回来吧。”

“进京了？进京做什么？”

“听说是为打官司的事。”

“打什么官司？同谁打官司？”

香客看他问得这么关心，知道同牛举人不是泛泛的交情。可是他实在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只好抱歉地喃喃说：

“咱，咱是乡下庄稼人，不清楚城里的事。咱的邻村有牛举人的一家佃户，咱只是听说一个荒信儿，没有多打听。”

尚炯不再问下去，对香客笑一笑，鞭子一扬，继续赶路。

当他同香客说话时，李自成也停下来听他们说话。这时他在马上回过头来问：

“子明，你打听一位什么牛举人？”

“啊，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极有学问，极有作为，可惜时运不佳，困守家园，不得一展抱负！”

自成连忙问：“什么名字？”

尚炯把缰绳轻轻一提，使他的马紧跑几步，同闯王并马而行，然后说：

“此人姓牛名金星，字启东，原籍卢氏，寄居宝丰。他是天启丁卯举人，一次会试不售。原来也不屑于搞八股这套东西，倒是很留意经济，对于天下山川形势，古今治乱之理，了若指掌。我同他是少年同窗，自幼就对他十分敬佩，所以每遇到那一带同乡，总想打听他的消息。”

“这么说，定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了？”

“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牛启东素不喜章句之学，认为那是腐儒伪装道学的幌子，驵侩谋求功名利禄的阶梯，无关乎国计民生。加上倜傥不羁，疾恶如仇，因此不谐于俗，一肚皮经邦济世的学问无人赏识，无处施展。”

“多大年纪？”

“他中举的那一年是二十九岁，如今正是不惑之年。”

闯王频频点头，没再作声。过了一阵，他叹息说：

“唉，我们要是能得到这样的人才就好啦！”

“那当然太好啦。”

说话之间，他们从光化城外走过去三四里远，在一个荒凉的红土岗坡前遇见了献忠赠送的那队人马。为首的小校名叫王吉元，邓州人，约莫二十出头年纪。李自成问了王吉元的家中情形，又对弟兄们说了些慰勉的话，赏了点零用钱，继续赶路。

这天中午，他们在淅川县和光化县交界处的一个山村里停下打尖。当士兵们忙着烧水做饭的时候，闯王同老神仙在村边散步，走进一座破败的关帝庙中。关公的泥像塑得很不好，肚子过于肥大。他的左手拿一本《春秋》，右手拿一把打开的折叠扇。扇子上写着几行恶劣的草书，上款题“云长二兄大人雅属”，下款题“愚弟诸葛亮拜书”。看了这两行题款，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走出庙门以后，自成收了笑容，咂一下嘴唇，说：

“子明，我很想派人去北京一趟，可是在马上想了很久，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

“派人去北京做什么？”

“你看，咱们不能老住在商洛山里不动，喘喘气还得大干，不干出个名堂来不会罢手。咱们应该多知道一些朝廷的虚实情形。坐井观天，蒙在鼓里，怎么行？”

“你说得十分对。干大事、创大业的人就该如此。可是派谁去呢？”

“是呀，就是缺乏一个合宜的人！”停一停，李自成犹豫地望着医生的眼睛问，“老兄，你辛苦一趟行不行？”

尚炯怔了一下，随即明白闯王确实想派他去北京一趟。他高兴地说：

“行！行！只要你觉得我办得了，我马上就去！”

“可是目下正是天寒地冻时候，路上太辛苦了。”

“只要穿暖一点，天冷怕什么？哎，小事！”

闯王大喜，说：“既然老兄不怕辛苦，我就重重拜托啦。”说毕，连连拱手。

尚炯赶快还揖，问：“什么时候动身？”

“等咱们回到老营后详细计议，自然是越早越好。”

尚炯因接受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使命，感到满心快活，拈着胡子说：

“到了北京，说不定会找到我的那位同窗哩。”

“要是你看见这位牛举人，请代我致意。”闯王没有敢说出他希望请牛举人来参加造反，因为他知道在目前情形下，那班举人、进士还瞧不起起义部队，认为他是“贼”。

“我一定代闯王致意。”尚炯回答说。他有意把牛金星请来同闯王合作，但又不敢奢想，所以话到口边没有吐出。

尚炯没有家。他的家世清寒，父母和妻子早死了，也没儿子。年轻时候他喜欢击剑、赌博、嫖妓、结交江湖朋友。后来为打抱不平，得罪了地方豪绅，从卢氏县逃出，在晋南平阳府一带行医。崇祯六年冬，高迎祥率领农民军从陕西进入晋南时，他被朋友怂恿，参加进去。由于农民军对医生特别尊敬，而他又是个慷慨豪爽的人，所以在军中如鱼得水。崇祯八年荥阳会议以后，他就一直跟着李自成。他的家是世代祖传外科，加上几年来每到一地他就向老年人和僧、道异人们访问请教，搜集各种单方和秘方，再加上他在军队里积蓄了极其丰富的治疗经验，因此医术大进。几年来他把部队看成了自己的家，把徒弟、士兵和孩儿兵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他熟识的农民军领袖愈多，愈觉得李自成非同小可，特别是近两年来，他看见自成正像树上的果子一样，更加成熟。他对自成满怀敬爱和忠贞，把他的事业看成了自己的事业。他暗暗地想，如能在北京找到牛启东，把李闯王对他仰慕的意思告诉他，为日后拉他来辅佐闯王打天下埋个伏线，该有多好啊！

几天以后，他们这一起人马回到商洛山中。成群的将士们出村迎接，像迎接久别的亲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新回来的将士和孩儿兵，但没有看见高夫人和刘芳亮，闯王不禁暗自失望。正在这时，忽然从人堆中走出来一个道士，缁衣黄冠，须眉疏朗，皂靴上还带着征尘，向自成拱手笑道：

“闯王，你看不出来是我吧？”

自成定睛一看，喜出望外，哈哈地大笑几声，走近去抓住道人的一只胳膊，大声说：

“啊呀，我简直认不出来是你啦！你从哪儿回来的？”

“从崤山里边，刚到，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哩。”

“都是谁在崤山里边？”闯王放低声音问，不禁心有点跳。

“夫人同刘将爷都在那里。他们特意派我来商洛山中找你，请你不要挂念。这里人多，到老营我再细禀。”

“走，快跟我去老营！”

闯王回头来看看尚炯。医生只是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1] 范增——秦末人，为项羽谋士，尊为亚父。在鸿门宴上力主杀刘邦，未被项羽采纳。

崤函疑兵

第二十章

突围的那天晚上，高桂英看见左光先的人马像潮水一般杀来，而曹变蛟方面也有无数火把移动，便临时决定改变原议，向河南突围。这时，高一功和袁宗第已经失散，刘芳亮也被敌军包围，正在混战。她身边只剩下白天由她临时组成的老营卫队的残部和一部分孩儿兵。幸好贺金龙找到了她，在前开路，不过金龙身边只剩几十个人了。他们继续夺路突围，在一道小河岸上同一股埋伏的官军遭遇，发生了一场混战。一部分将士、孩儿兵，还有一些眷属，在这里牺牲了。奔到豫、陕交界地方，他们才同刘芳亮遇到一起，由芳亮在前边开路，继续往东。

他们在荒山小路上走不到几里路，遇到一队官兵和乡勇从树林中呐喊杀出。将士们早已人困马乏，突然遇到这股敌人，慌乱起来。刘芳亮和贺金龙在前边堵挡敌人，派人来劝她带着老营亲兵和眷属赶快后退，免得陷于包围。她没有接受劝告，反而叫亲兵和眷属们一个也不许动，准备死战。她说：“都跟着我，别动。要是咱们老营一动，前边的弟兄们就顶不住了。”说毕，她策马来到前边观看情形。挡在前边的官兵和乡勇大约有七八百人。因为地势狭窄，人很拥挤，前边像一堵墙，而后边的多数人使不上劲，只能呐喊助威。像这样阵势，敌人想包围义军固然不容易，而义军要冲过去也不容易。

在义军背后大约一里远是一道川，地势稍微开阔，利于骑兵作战。高夫人立刻叫亲兵们收集来一些包袱和杂物，交给刘芳亮，对他说如此如此。然后她回到老营，率领着人马很有秩序地向后移动。

正在这时，背后三四里以外，人喊马嘶，越来越近。分明是左光先的追兵快来到了。对着这前有顽敌后有追兵的险恶局面，人们更加心慌了。高夫人赶快派人告诉刘芳亮，叫贺金龙率领几十个将士去抵挡追兵。贺金龙去后，她也率领老营退到川里。

刘芳亮开始从前边退下来，退到开阔的川里时，佯装败逃，把包袱和杂物乱抛地上。官兵和乡勇都争抢财物，登时队伍大乱。趁这当儿，刘芳亮返身杀回，老营的人们也奋勇上前，在官兵和乡勇中拼命冲杀。敌人转眼间被杀死杀伤很多，向后溃逃。刘芳亮正要一鼓作气杀出一条血路，敌人的后队又拥上来，而官兵的将领和乡勇头子也连砍了几个手下人，压住了阵脚。

贺金龙已经同左光先的追兵在山路上厮杀起来。虽然双方力量悬殊，但贺金龙抢先一步占了险要，居高临下，让全部将士都下了马，利用路旁一个悬崖作掩护，用箭和石头抵御官军。官军一时不能近身，就用箭和火铳向上仰攻。金龙明白自己人数太少，不能够死守多久，就派一个弟兄骑马去报告高夫人，要她赶快设法逃走，不得已时就扔掉老营眷属。高夫人匆匆地吩咐说：

“你回去告诉你们贺将爷，要他能守多久就守多久，尽力多守一阵！”

她望一眼面前堵住去路的众多敌人，又听一听背后的喊杀声和火铳声，那种到不得已时同女儿一起自尽的念头在心上闪了一下。但是，她注意到周围的许多人都在惊慌地望着她，同时临突围时闯王嘱咐她的几句话也在心上一闪。她镇静了。本来兰芝同她骑在一匹马上。这时她叫一个亲兵把兰芝抱过去，自己接过来一个战鼓，策马向前，一直来到前队，亲自擂鼓督战。敌人在朦胧的晓色和月色中看见一位女将在督战，猜想着一定是李自成的妻子高氏，便纷纷向她射箭。她的左右亲兵不断有人中箭，有人倒下马去。一个亲兵抓住她的马缰，急急地说：“你后退一步！后退一步！”高夫人用鼓槌在他的手上一敲，喝道：“丢手！你害怕你自己后退！”亲兵一松手，她一边擂鼓一边把镫子一磕，玉花骢又在箭雨中向前进了几步。在震耳的鼓声中，人们不断听见高夫人镇定而急促的命令：

“慧英，射那个穿红袍的！张材，射那个旗手！慧梅，射近处这个当官的！……”

突然，她的右腿上中了一箭，差不多有三寸深。在片刻间，她的鼓声停了。她趁着左右的将士们没有看见，一咬牙，拔出箭，战鼓又从她的马上响了起来。慧英看见了这件事，并且看见鲜血已经把她的棉裤染了一大片，赶快说：

“夫人，你退下，把战鼓给我！”

“不准声张！快，快射那个骑白马的！”

在战争紧急关头，往往一个偶然的成功会产生很大影响。慧英一箭把那个骑白马、耍大刀的敌将射下马，而这个人正是敌方的重要将领。他一死，敌军登时慌了起来，企图退到险要地方，采取守势。在农民军这方面，刘芳亮和众将士看见高夫人亲自擂鼓督战，一个个拼死向前，连那些受了重伤的也不肯后退一步。现在趁着敌军向后撤退，刘芳亮把红缨

枪一挥，说一声“跟我来！”带着几十个将士向敌人的中心猛冲过去，一下子把敌人冲乱。敌人大败四散，自相践踏，死了很多。农民军冲过山口，到了河南地界，还夺得了许多马匹和干粮。又走了几里路，高夫人才停下来，让慧英替她撕破衣服把伤口缠好。因为流血过多，她的脸色已经蜡黄了，但是她忍着疼痛，不发出一声呻吟，望着左右问：

“金龙没有回来么？”

左右人互相望望，没人作声，大家向贺金龙最后扼守的那个山口的方向倾听，再也听不见喊杀声音。高夫人心中明白，不禁声音激动地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金龙的赤胆忠心！”

贺金龙从血泊中睁开眼睛。他的身边堆满了义军战士和敌人的尸体，有的互相叠压，有的互相抓着，有的还有微弱呻吟。他听了听，似乎明白大部分敌人已经离开了这一处战场。刚才那一阵极其壮烈的厮杀过程，很快地回想起来。原来他刚刚派一个弟兄去催促高夫人突围，官军就攻到了悬崖下边，几十个官兵同时向上射箭，使他的战士们不能抬头，另有一群步兵从旁边的小路爬上来，眼看着就要夺占这个地方。他已经受了三处伤，流血很多。在这万分危急时刻，他不断地对弟兄们说：“你们狠射，狠射。有咱们一个人活着，龟孙们别想过这道口子。”他一边说一边用全部力气举起来一块石头，向快要爬上来的敌人砸去。这个敌人大叫一声，向下倒去，又冲倒了后边的人，一起从陡峭的小路上滚跌下去。官军暂时停止了进攻，只不断向上放箭。过了一阵，又一队官兵来到。贺金龙听见有人在悬崖近处大声喊道：

“金龙叔！金龙叔！不要射箭。我是国勇，特奉四叔大人之命，前来寻你。金龙叔！金龙叔！”

贺金龙挥手使弟兄们暂停射箭，抬起身子问道：“国勇，你来寻我做啥？是来找我送死么？”

“金龙八叔，咱们都是贺家人，咱们副将大人特意命我前来救你。他要你切莫在此死守，白送性命。八叔，快带着你的弟兄们跟我去，既可保住性命，又有官做。八叔，赶快跟我走吧，莫辜负咱们副将大人的一番好意！”

贺金龙愤怒地说：“畜生！你休要劝老子投降！我贺金龙生是‘闯’字旗下的人，死是‘闯’字旗下的鬼，宁可在此战死，决无投降之理。快滚！两军阵上，休怪你八叔的利箭不认亲！”

贺国勇又向前走几步，大声说：“八叔！八叔！李闯王突围不成，已经被曹镇 [1] 捉获，高桂英已经在阵上自尽身亡，你还不赶快跟我走么？”

金龙拉开弓，骂道：“妈的，老子射死你这个小杂种！”随即只听嗖一声，箭离弓弦。他本来想射中对方喉咙，但是他的气力很弱，箭到对方面前时向下落去，偏巧碰在护心镜上。他想再射一箭，右臂竟抬不起来。

官军马上又开始凶猛进攻，攻占了悬崖。贺金龙从血泊中苏醒以后，向左右看了看，想了想，声音模糊地自言自语说：“夫人也完了么？”

“没有，听说她已经往东去了。”

“铁牛，你还没有死？”

“没有，将爷。我受了重伤，怕活不成了。”

贺金龙还在流血，喉咙十分干渴，声音模糊地说：“渴，渴。”他想挣扎，但是下半截身体被一个敌人的尸体压着，动弹不得。他又说出一句话：“只要她逃出去就好了。”随即闭上了眼睛，昏迷过去，再也不曾醒来。

天明以后，有许多本地乡勇和百姓来到这一带战场上寻找死伤的骡马和捡取财物，并从死人的身上剥去衣服。他们发现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半桩孩子还没有死，生得浓眉大眼，方口高鼻，十分英俊伶俐，有几个百姓动了好心，将他抬回山寨，救了他的性命。等他能够说话以后，才知道他是贺金龙的亲兵，名叫王铁牛。铁牛的伤快好时，决计往豫西寻找高夫人的部队，逃出山寨，被乡勇追获，发生格斗，当场被杀。

这一段故事，不久被叫花子编成快板，又编成莲花落，在这一带山中传唱，唱了若干年，激动着无数青少年的心。

十一月初旬，崤山中下了一场雪。千峰万岭，极目一望，尽是白色。第二天，天晴了，天空像海一般蔚蓝。上午，几间茅屋前静悄悄的，柴门半掩，一只小麻雀站在竹篱上啾啾叫着。房坡上的雪经太阳一照，暗暗融化，虽然屋檐还不见滴水，却有冰凌条垂挂下来。向阳的山头上冒着乳白色的烟雾，缭绕，蒸腾，汇集成云朵，一朵朵在蓝色的大海中向远处飘去。

小院里扫得干干净净。扫开的雪都堆在篱根。过了片刻，慧英拉着兰芝，从茅屋中走出来，把小麻雀惊飞了。近来高夫人她们在这个山村中潜住下来。每天早饭后，兰芝坐在小桌边写一张“上大人孔乙己”，便跟慧英来到小院中练习剑术，然后下到前川里学习射箭。她除有一把漂亮的宝剑外，也有一张小的桑弧弓，一些小的雁翎箭。

由于整年过戎马生活，有时还得像男子一样同敌人厮杀，所以高夫人身

边的女亲兵都是大脚。说是大脚，也不完全是天足。她们在当女兵前都缠过脚，如今也还不得不稍缠一点，表示并非同男人一样。兰芝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比年纪较大的姑娘们少一些幼年时的缠足痛苦。

她同慧英来到院里，摆开架势，做一个拉弓欲射的样儿，请慧英指教。慧英上边看看，下边看看，一面纠正小姑娘双脚站立的姿势，一面叮咛：

“兰芝，你的两脚站得不合规矩，叉得太开，怎么会使上力呢？记着：‘丁不丁，八不八，两足相离尺七八。’就是说，两脚站在地上，像‘丁’字不像‘丁’字，像‘八’字不像‘八’字。另外要双膝外分，双臀内吸，腰暗进，胸突出，这样才合乎规矩。”

“慧英姐，我这两脚相离还不到一尺七八，你怎么嫌俺的两脚太宽呢？”

慧英笑了，说：“傻姑娘！‘尺七八’是指大人说的，你是个小姑娘，怎么能跟大人比？来，你重新拉个架势我瞧瞧。”

小姑娘重新站好脚步，拉满了弓，后手 [2] 离胸不到三寸，矢在颏颔之间 [3] ，身端体直，架箭从容，使慧英不得不连连点头。她又细心地纠正了兰芝的腕姿势。只听弓弦一响，一支雁翎箭从椿树枝上的一个老鸹窝中间穿了过去，落下了几根干树枝儿和干草，兰芝高兴得双脚蹦跳，尖声嚷叫。慧英忙做个手势，并使了一个眼色，小声说：

“夫人心中不愉快，你以后千万别又蹦又叫的，知道么？”

小姑娘伸一下舌尖，不作声了。慧英又从屋里取出两把竹剑，给兰芝一把，自己拿一把，先让小姑娘向她劈刺一阵，由她自己做出躲闪或抵挡的样子让兰芝看。然后她向兰芝劈刺。如果兰芝躲闪和挡架得巧妙，她就用点头和眼角眉梢的微笑表示称赞。

她们正练得起劲，慧梅背着弓箭，挂着宝剑，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俊俏的脸孔经冷风一吹，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一样。没进柴门，她就兴奋地大声嚷叫：

“慧英姐！慧英姐！这里狼真多，我刚才又射中一只！”

慧英停住竹剑，问：“狼呢？怎么不背回来？”

“我射中了它的后腿，给它逃走啦。”

慧英抿嘴一笑：“看你高兴得像得了荆州，原来只射中狼的一条后腿，又给它逃掉啦。”

慧梅噘嘴说：“我没有骑马，又有大雪，自然赶不上它嘛。你本事大，你去追赶！”

“我不用追赶，准能一箭射中要害，叫它无法逃跑。”

“谁叫你是姐姐，比我大一岁呢？”

慧英又故意逗她说：“只怪你自己平日练习箭法不用心罢了，倒不在比别人小一岁半岁。再说，你一定是有点儿怕狼，所以尽管它带了伤，你也不敢一个人去追赶它。”

这两句话真把慧梅逗恼了。她简直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虽然她还不好意思把脸颊的笑容收掉，但那笑容好像已经僵死，并且在暗暗地散去，马上就要消失。

是的，怎能说她平日练习箭法不用心呢？更怎能说她是一个胆小的姑娘呢？如果她连一只受了伤的狼也怕，就压根儿不配跟随在高夫人身边！不久以前随着高夫人突围到河南境内的时候，她奉命转回去看一看落在后边的一些彩号和眷属，并独自抵抗一群乡勇，把大家救回来，难道不是得力于她的箭法和孤胆么？

那件事情的经过是很有趣的。当时她独自拨马回去，转过一个山脚，看见有二十几个乡勇把一起伤员和眷属截断在一座小桥那边。怎么好呢？她忽然想出了主意，把马一打，大胆地向小桥奔去，一边大呼：“快杀死这些土豹子，高夫人来迎接你们啦！”乡勇们起初信以为真，打算向山上逃跑，但看清转来的只有一个“女贼”，且是一个少女，便不跑了。那些被隔断的眷属和伤员听说高夫人来接他们，隔着树木和丛莽看不真切，以为真的来了，一声呐喊冲过小桥。乡勇们没有马匹，回头追赶，追赶不上，但都想从农民军身上得外财，所以又不肯罢休。慧梅便叫大家快去追上高夫人，她自己立马在一棵大松树下等候乡勇。

太阳已经出来很高了。乡勇们看得很清楚，离他们不远的这一位大姑娘容貌俊俏，骑一匹略带粉红色的高大战马，简直比年画上的昭君出塞还要好看。有人想得到这个姑娘，有人想得到这匹战马，呐喊着向她扑来。慧梅根本没有把这一群徒步的土豹子放在眼里。她不慌不忙地拔出一支箭，向一个跑在前边的乡勇虚拟一下。起初，那乡勇一惊，不敢追了，但随即见她只拉弓不放箭，想着这个姑娘一定射不准，又大胆地向她追来。她又虚拟一下。乡勇们又一怔，停了脚，瞪着眼睛看她。她用挑战的口气说：“有种的就上来！怎么不来呢？”前边几个青年乡勇看见她的笑容，甚至连她雪白整齐的牙齿也看见了，又听见她的声音那样好听，又嫩，又脆，又圆，还有点儿蛮，都有点迷了。有人馋涎欲滴地笑着说：

“你瞧，还是大眼睛、双眼皮哩！”

这句话也给慧梅听见了，登时脸颊上泛起来一阵红潮。人们看见她只在拉弓，都说她准不会射，是故意吓人的，忽听弓弦一响，一个人应声倒地。大家一时大骇，但马上又欺她只有一个人，呐喊着向她扑来。慧梅又射倒一人，而乡勇们离开她已经不到十步远了。她勒转马头，跑了一

段路，驻马回身，下决心再射死他们几个，便故意笑着招手说：

“来呀，我在等着你们！”

乡勇们不死心，又向她追去，有一个麻脸的乡勇掂着一根红缨枪，一边跑一边调皮地尖声回答说：

“姑娘，俺来了！”

慧梅又一箭射中了麻脸青年的肚子。人们离得更近了。她从箭袋里一抓，抓出来的不是箭，而是心爱的笛子。她赶快又一摸，箭袋空了。她把笛子当作箭虚拟一下，使得那些追赶的人们一怔。她拿着笛子晃一晃，说：“对不起，俺不同你们胡缠了。”说毕，拨马便走。过了一阵，她回头望望，看见那些被留在一里外的乡勇们有的在抬死尸，有的在望她。她恨恨地呸了一声，随即笑了。

来到崤山以后，慧梅并没有说出这次事情的详细经过，首先是由那些被救回的彩号和眷属们谈出来，又经高夫人和慧英一问，她才笑着补充了一些话。慧英本来待她像同胞妹妹一般，知道这段故事以后，更加喜欢慧梅了。

现在看见慧梅那种委屈的样子，慧英轻轻地扑哧笑出声，拉着她的手说：

“傻丫头，我是跟你说着玩儿的。看你的小嘴噘多高，可以縻住一头小叫驴！”

“你不逗我，我会噘嘴么？把人家逗气了，你又笑起来。哼，还是姐姐哩！”

“你别大声嚷叫好不好？要不是你刚才大声嚷叫，我也不会说你。”慧英搂住她的脖子，小声说：“你难道不知道夫人今天心中不愉快？”

慧梅小声问：“她现在在做什么？还在绣‘闯’字大旗？”

慧英点点头：“马上就绣成啦。”

慧梅啧一声，说：“昨晚差不多又是通宵没睡！”

兰芝问：“慧梅姐，俺爸爸又不在这里，妈这些日子一没事就绣‘闯’字大旗，你知道她绣这大旗做什么用？”

“我不知道，也没敢问过，慧英姐，你知道么？”

“这还用猜？一定是她担心闯王突围时会把大旗失掉，绣一个预备着……”慧英刚说到这里，看见高夫人走出来，不自觉地把肩膀一耸，不敢再说了。

高夫人靠着门框，神色安详地望望天色，然后把眼光转向慧梅，问：

“慧梅，你找到刘爷了么？”

“回夫人，我看见刘爷啦。他说请夫人宽心，人已经打发走啦，这次一定会进到商洛山中，中途不会有失。”

“扮作什么样人？”

“扮作一个朝武当去的道士。”

高夫人停了一停，不放心地问：“出家人的一些规矩他都懂么？万一遇到关卡，官军起了疑心，叫他念一段经试试，不要露了马脚？”

“夫人，你放心，不会露马脚。刘爷叫我回夫人说，这次派的是他手下的一个老哨总，是灵宝西边一带人，口音很对。这个人小时因家里没饭吃，到华山出过家，出家人的礼数他都懂，也会念经，会念咒，还会画符。”

高夫人笑了，说：“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真是不假。你们瞧瞧，咱们义军中的人才多全！”

兰芝马上接口说：“妈，连唱莲花落的都有呢！”

这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慧英，你去备两匹马牵来。”高夫人吩咐说。

“夫人，备马做什么？”

“你跟我去前川试试马。许多天不出村，连做梦也想骑马。”

“可是川里有雪呀，夫人！”

“昨天的雪不大，可以试马。”

慧英不敢再多说，出柴门往马棚去了。慧梅望着高夫人问：

“夫人，我也去吧？”

“你留在家里，说不定谁有事前来找我。”

兰芝要求说：“妈，我去吧？”

高夫人点头说：“好吧，快去牵马。”

不一会儿，三匹战马都牵到柴门外的山路上。高夫人在上马时创伤仍然疼痛，不觉皱了一下眉毛。慧英赶快去扶她，但她不让扶，一咬牙，腾

身上马，说声：“走！”鞭子一扬，玉花骢迎着太阳兴奋地长嘶一声，踏着干燥的冰雪往山下走去。

慧梅站在小院中遥望着她们在川中驰马，感到十分寂寞，便从箭袋里掏出短笛，倚着柴门，吹了起来。

左邻右舍，许多老百姓都在院子里和柴门外晒太阳，女人们在一边纳鞋底一边拉闲话，孩子们在欢叫着堆雪人，老人们在慢吞吞地说闲话，翻开破棉袄捉虱子。慧梅吹着吹着，所有的声音渐渐静下来，大家偏着头听她的笛声。一个老婆婆听得出神，张着缺牙的嘴，唾沫从嘴里流出来，垂成长线，摆呀摆的，终于在不知不觉中落到腿上，而新的唾沫紧跟着垂成了线。又听着听着，老头们断断续续的闲话停止了，也不再捉虱子了。一个婴儿被尿布冰醒，刚刚哭了一声，立刻被母亲用奶头塞住了嘴。一只山羊咩咩地叫了两三声，被一个半桩男孩子在背上狠狠地打了一拳，不敢作声了。

听着听着，人们都不声不响地走近高夫人所住的小院，但是又不敢走得太近，怕的是惊动了吹笛的姑娘。那个全村公认为最顽皮的孩子二毛因为刚才跟哥哥们一起堆雪人，热得两颊红彤彤的，如今也被笛声吸引，拖着鼻涕，踮着脚儿走到慧梅跟前。但是还不满足，想再走近一点，不料刚向前多走一步，被他的哥哥狠狠地敲了一栗子。他把头一缩，伸伸舌头，规规矩矩地退后两步。

一缕白云，像轻纱一样，被晨风徐徐吹送，从一片松林的梢上飘来，到了吹笛姑娘的头上停住，似乎低回留恋，不忍离去；过了一会儿，不知何故，忽然散开，飘飘上升，融进又深又蓝的天空。

慧梅继续靠在柴门上吹着笛子，明亮的大眼睛蒙上了一层稀薄的热泪，究竟她想着什么，无人知道。她原是淞江府靠近东海边一家农民的女儿，父亲被地主的高利贷逼死了，母亲带着她同弟弟住到舅舅家里。舅舅是一个乡村医生，也负了满身的债，父亲的债主继续逼迫母亲，要将慧梅作为丫头，偿还阎王债。母亲被逼无奈，在一个漆黑的夜间，趁着涨潮时候，撇下她姐弟俩，投到村里的沟中自尽了。后来舅舅也被高利贷逼得没法活下去，带着妻子和慧梅姐弟俩逃出故乡，不知怎么辗转地到了滁州，这时候慧梅才九岁，给一家地主放牛，跟着牧童们学会吹笛。一年之后，附近几个村庄的牧童们没有一个有她吹得好，连大人们也交口称赞。

在慧梅十三岁这年，农民军打到了滁州附近，她和十二岁的弟弟被一股农民军掳去。恰好在路上遇见了高夫人，看见她生得聪明俊俏，体态麻利，问了她的身世，把她要出来，留在自己身边。她的弟弟也送去参加了孩儿兵。后来农民军攻克凤阳皇陵，俘虏了一班皇家乐工，都是大小

太监。高夫人就叫一位善吹笛子的太监给她一些指点，从此她的笛子更吹得出神入化。小张鼐那时在孩儿兵中做小头目，在皇陵得到一只笛子，是北京宫中一百七十年前的旧物，由一个钟鼓司 [4] 的太监带到了凤阳皇陵。笛身用最名贵的建漆漆得红明红明，在月光下可以瞧见人影。上边刻有刀法精细的春山牧牛图，还有赵子昂体两行娟秀的题字，上题宋人诗句“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下题“成化元年制”。画的线条嵌成石绿色，题字嵌成赤金色，至今色彩如新。笛尾是一段象牙，整个笛子显得十分典雅。张鼐把这件宝物送给了慧梅。她喜欢极了，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般爱护它。她喜爱它，第一，因为它是宫中御物，形式典雅，音色优美；第二，因为它上边刻的图画常使她想起来在滁州几年的辛酸生活；第三，因为它是张鼐送给她的，而她在心中暗暗地爱着张鼐。

几个月前，她的弟弟不幸在西番地阵亡了。从此，她在人世上只剩了三位亲人，第一位是高夫人，慧梅把她当救命恩人和母亲看待。第二位是慧英，慧梅把她当作了同胞姐姐。第三位是张鼐。但是尽管她爱他，暗中关心他，有时在梦里梦见他，却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流露过一丝与众不同的感情，所以张鼐对她的无限深情竟然毫无所知。高夫人也曾有意把她配给张鼐，但是一则因为他们年纪还不大，二则因为战事紧张，只是这么想过，并没有说出口来，连闯王也不知她有这个意思。

她吹了好长一阵，知道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都来到附近倾听，便离开柴门，走到院里，对着茅屋把最后的一段吹完。她不是怕别人偷听，而是怕别人看见她的眼睛里噙着热泪。当她吹完以后，揩去挂在睫毛上的泪珠，望着屋檐上挂着的冰凌条儿出神。这时太阳又暖了一些，每个冰凌条儿都在扑嗒扑嗒地落着水滴。

尽管邻居们天天同慧梅见面，大家还是怀着新鲜的感情和好奇心走到门口，隔着柴门和竹篱看她。二毛领着两三个小男孩和两个小姑娘蹑手蹑脚地走到小院，试探着走到她的身边，仰着望她的脸，也有的悄悄地把她手中的笛子摸了一下。慧梅被看得不好意思，用指头在二毛的前额上轻轻一戳，问：“你不认识我？”孩子们像一群山雀似的，呼隆一声飞出了柴门。一个小男孩因为骑有竹马，绊着石头跌了一跤，但没有哭泣。

慧梅正要往屋里去，有人在柴门外叫了一声：“姑娘，你一个人在家么？”她赶快转过身来，看见是本村的卖婆王大娘□着篮子，笑嘻嘻地向院里走来。她忙给王卖婆搬一把小椅子，让她坐在太阳地里，小声问：

“王大娘，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昨晚上住在女儿家里，离这里八里路。今早一清早吃个窝窝头就回来，路难走，刚回到村里。别人都不要我惊动你，我只好躲在这近处等候你将笛子吹完。姑娘，我从来没听见过吹笛子吹得这么好。要是春天你在咱这山里吹，准定使百鸟来朝！”

慧梅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又小声问：“去到潼关了么？”

“自然去啦。”

“可得到重要消息？”

“消息重要得紧。姑娘，你快请夫人回来，我要向她禀报。你看，我进了村一直到这里来，连自己的家都顾不得回！”

慧梅平日极其挂心闯王和张鼐的下落，这时因不知是吉是凶，只是心跳，不敢往下打听。她跑出柴门，站在苔藓斑驳的悬崖上，望着前川，横着笛子用力吹了一口气，激越的声音一直越过前川，在对面的高山上荡回来，余音不尽地散入太空。随即，她看见慧英在马上向她这边望，她迅速抽出宝剑，在阳光中挥舞三下。看见慧英也用剑挥舞三下，她跑回小院，对卖婆说：

“大娘，你老人家稍等片刻。夫人马上就回来啦。你自己烤火。”

王卖婆被高夫人派到潼关去探听消息，在潼关住了两天，探明白官军既没有捉到闯王和任何重要将领，也没有在战场上寻到他们的尸体，倒是谣传闯王的余部逃到了商洛山中，引起了官军注意。她还说，洪承畴和孙传庭率领五万官军去北京勤王，走到山西境内，得到报告，就派贺人龙率领两千人马星夜赶回，进行搜剿。贺人龙几天前已到潼关，留在潼关的一千多官军也归他指挥，如今正在火急地征催粮草，就要往商洛山去。

这些消息使高夫人又喜又惊。喜的是，闯王和刘宗敏等几位大将都平安无恙；惊的是，贺人龙将追赶到商洛山中，使闯王没法立足。把王卖婆送走以后，她坐在屋中，对着火盆默不作声，心中问道：“难道就看着贺疯子去进攻商洛山么？”又想了想，她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脱口而出：“不能！不能！”

两个女兵吓了一跳，望望她的异乎寻常的眼神和流露在脸上的坚决神色，都不知她的心中在想些什么。慧英小声问：“夫人，什么不能？”

“我是说不能让贺疯子往商洛山去，一千个不能！”高夫人回答说。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直视着慧英，一双细长的眉毛向上扬起，显出刚毅的表情。

“你说，咱们能袖手旁观，让贺疯子率领大批人马往商洛山去么？”她问，好像立等着慧英回答。随即她转向另一个女兵：“慧梅，你说？”

慧梅被高夫人的眼光逼得退后半步，没有回答。本来么，一个十七岁的

腼腆少女对这样的重大事情能说出什么呢？其实，高夫人自己也不一定要她们回答什么。

慧英喃喃地说：“夫人，咱们当然不能够对这事袖手旁观，不过……”

“你们都到外边去吧，让我一个人仔细想想。”

高夫人独个儿留在茅屋中，在放着已经绣好的“闯”字大旗的方桌旁边坐下，用右手支着腮帮，默默地寻思一阵。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几个办法，但都是缓不济急，被她一个一个放弃了。“怎么办呢？”她茫然地、苦恼地在心中自问。“难道就没有办法了么？”她的乌黑的眼珠在转动着，转动着，偶然落在叠好的大旗上，落在那半个“闯”字上。忽然，她的心一动，一个念头从心上闪过。她赶快抓住这个念头，反复盘算，心中觉得豁亮了。

“这是个好办法，”她在心中说，“只是要冒风险。要冒的风险很大！”

她继续寻思，可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更好的办法。为自己的丈夫冒点儿风险算得什么呢？在潼关南原突围的那天夜间，她不就是准备打着闯王大旗，引诱敌人，以便救丈夫脱险的么？那时的艰险情形比着将要遇到的艰险大得多呢！可是她想到了她的箭伤，因为没有医生，没有尚神仙的秘方金创解毒散，这箭伤竟然到今天还没有十分痊愈。要是再过三五天就好啦！她犹豫片刻，忽然下狠心说：“不，不！不能等那么久，不能耽误！”

[1] 曹镇——指总兵曹变蛟。

[2] 后手——射箭时左手执弓在前，右手搭弦在后，故后手即指右手。

[3] 颏颔之间——下颏和嘴唇之间。

[4] 钟鼓司——执掌音乐的机构。

第二十一章

不过一刻多工夫，刘芳亮就骑马来了。高夫人把潼关的消息对他说了之后，问道：

“明远，目前商洛山中的局势很紧急。我想闯王他们的人马一定很少，零零星星，一切都未就绪，说不定多数人身挂重彩，如何能对抗贺人龙的两三千人马？倘若他们被撵得无处立脚，那就糟了。你看怎么办？”

刘芳亮想了一下，问：“咱们是不是可以迅速冲过兰草关，去到商洛山中同闯王会合，免得他们人数过于单薄，没法对抗官军？”

“不行。你说的是下策！你再想想，难道没有一个好的计策？”

“我一时想不起来，恐怕别无善策。”

“我们如今连孩儿兵和轻伤的将士算在一起，能够骑马打仗的不足三百人，还有眷属和重伤号拖累，如何能冲过兰草关到商洛一带？纵然冲得过去，岂不又要损兵折将？别说要损兵折将，即令全数到达商洛山中，也不过三百个能够作战的人，何济于事！”

“夫人，你有何妙计？”

“我有一个妙计，必须立刻动身。”

“你说出来，我立刻照计而行。”

“我们立刻竖起‘闯’字大旗奔到潼关城下，虚晃一枪，使贺人龙认为真闯王是在我们这里，不在商洛山中，把贺疯子引诱过来。”

刘芳亮平素以勇猛善战出名，听了这个计策却沉默不语，从地上拾起一个柴火棒，在手中慢慢地一节一节地掐断。

“明远，你为什么不说话？”

刘芳亮抬起头来，笑一笑，摇摇头，说：“我刚才在心中也闪过这个念头，可是一想，觉得这办法使不得，所以没敢说出来。”

“为什么使不得？”

“潼关原来就驻有一千多官军，加上贺人龙的，就有三千五百上下。潼关以东各州县都有官军，少者数百，多者一千多。咱们倘若竖起‘闯’字大旗，潼关官军势必倾巢来追，各州县官军再分头堵截，我们如何能招架得住？”

高夫人说：“潼关是朝廷的军事重地，必然要留下军队驻守。既然谣传商洛山中有闯王人马，加上咱们一次奇袭，贺人龙不但不敢倾巢追咱，还得多留下一些人马。追不上咱们，他不过受朝廷责备，万一失陷潼关他就要失去脑袋。据我看来，他顶多率领一千五百人马出关，留下五百人马协助原驻部队守关。”

刘芳亮不禁连连点头，但依然紧皱双眉。

高夫人又说：“至于附近各州县虽都有一些官军，但人数不多。一闻闯王在此，他们心惊胆战，各自守城不暇，谁还肯派军队远离城池？倘若他们出兵追赶，咱们有办法叫他们非守城不可。打了十来年仗，难道这一点小办法也没有？”

“夫人，你说得全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着险棋，能不走就不走。请你三思而行。”

高夫人拿话激他：“唉，明远，你十九岁就跟着自成起义，南征北战，立下了数不清的汗马功劳，由小校升为大将。别说咱们义军中人人敬佩你的英勇，就是官军看见你的白旗和一杆红缨枪，也纷纷退避。我万万没有想到，经过潼关一战，你竟会变得如此胆怯！”

刘芳亮的白净面皮刷地变得通红，苦笑一下，忘记按照近两年的习惯称“夫人”，忽然冲口叫道：

“嫂子！你把我刘某人太看扁了！”

高夫人含笑问：“兄弟，难道嫂子说得不是么？”

刘芳亮忽地站起，激动地说：“嫂子，潼关突围之时，闯王命我保护老营。老营失散了，一功和老袁不知死活，捷轩同补之等许多朋友的眷属下落不明，你也中了箭伤。为着这件事，我常常愧得要死。倘若再走一着险棋，成功了自然很好，倘有差池，我一时回不来，老营在此落入官军毒手，叫我日后有何面目去见闯王！？”

“此地尽是崇山峻岭，方圆两百里以内没有乡勇，更没官军，附近老百姓又同咱们相处很好，愿意帮忙。倘若官军远道找来，老营在此消息灵通，随时可以移动，官军有何办法？你放心。倘有一丝差错，嫂子我一人承担，决不会有人抱怨你半个字儿。”

刘芳亮想了一下，问：“夫人，你觉得老营在这里会万无一失么？”

“我敢保万无一失。官军来到这几百里大山中是聋子、瞎子，可是咱们处处派有探子，又有老百姓通风报信，别说来少数官军，即令贺疯子的人马全来，也只会望着大山叹口气，找不到咱们老营的影子！”

“好，既然如此，我就挑选二百个弟兄随我前去玩弄官军，把轻伤的将士和孩儿兵留下来守护老营。倘若我不能像牵瞎驴一样把贺疯子牵到崤山中打转转，从此不再姓刘！”

“你打算何时动身？”

“请夫人赶快叫几位眷属来缝制大旗。一有大旗，我就出发。”

“大旗现成。”

“大旗现成？突围的时候，大旗不是由闯王自己带去了么？”

“我近日没事，已经绣了一面。”

“嗨，夫人，你真是一位有心人！”

高夫人抿嘴一笑：“嫂子跟着你们打了这么多年仗，并没有吃白饭。”

“既然大旗现成，我随时可以出发，请夫人下令。”

“你现在就去挑选人马，提前吃午饭，饭后立即整队出发。我同你一道去。”

“嫂子，用不着你亲自出马！”

“不，我一定得去。俗话说，一人不过二人智。这是一步险棋，困难很多，我同你一道，缓急之间可以帮你出个主意。”

“正因为是一步险棋，我决不让你亲自出马。”

“我非去不可。不说论公；论私，我是嫂子，你是老弟，你现在得听嫂子的话。”

“可是你的箭伤还没有痊愈。”

“我刚才已经试过，并不妨碍骑马。”

刘芳亮顿脚说：“嫂子！潼关自古称为天险，又有朝廷重兵镇守。我们只有二百骑兵前去，还得越过灵宝和阌乡两座县城，这事情不是玩的。我刘芳亮为解救商洛山中之危，纵然粉身碎骨，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万一夫人你有好歹，叫我，叫我今生永远无面目再见闯王！”

“明远！正因为这件事不是玩的，我必须同你前去。我冲锋陷阵不如你，可是临机应变你不如我。咱们二人同去，方能走好这着险棋。”

“唉，相随八年，我从没有见过你像今日这样固执！”

“明远！你就让嫂子固执这一次吧！”

刘芳亮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摇摇头，告辞走了。

高夫人吩咐慧英和慧梅赶快准备。过了片刻，她又吩咐慧英出去把亲兵头目张材叫来，准备动身；吩咐慧梅把老营总管叫来，把后方留守的责任交代给他。然后她亲自出去到高一功的妻子那里，把照料各家眷属的事情托付给她。为着不走漏消息，她只说她同刘芳亮率领一部分弟兄出去打粮，顺便看看官军动静。从高一功妻子那里回来以后，她把兰芝拉到怀里，替她把一个没扣住的扣子扣上，又替她把辫梢上松开的红绒头

绳扎好。兰芝含着泪说：

“妈，你带我一道去吧？”

高夫人忍着泪回答说：“这一回不能带你去，你同舅母住在一起，等着我回来。每天一早一晚，好生用功读书写字，白天愿意玩就玩，愿意练武就练武，随你。你能多学会一些本领，几年后就是你爸爸的帮手！”

从明朝中叶以来，全国到处都有关帝庙，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关帝神像或牌位。农民军也崇信关公。高夫人用清水净了手，在关公神像前焚了香表，跪下去磕了三个头，暗暗祝愿三件事：第一愿，闯王和几位大将，双喜和小张鼐全都在商洛山中，平安无事。第二愿，她此去旗开得胜，不要损兵折将。第三愿，她同闯王能够早日会师，骨肉团圆。她起来之后，慧英和慧梅跟着跪下磕头，也都有自己的祝愿。

潼关城居高临下，地势险峻，自古作战很少从东门仰攻。高夫人因为两次随闯王从潼关附近经过，早已对地理形势有所了解。到了阌乡县境之后，经过打探，她知道官军已经把粮草和驮运粮草的骡子、驴子准备齐全，定于十一月某个黄道吉日拔旗出发。潼关城南贯通河南、陕西两省的几条峪和崎岖小路，如今因潼关解严，四野无警，官府认为李闯王的余众都已逃到两百里外的商洛丛山中，所以防守不再像一月前那样严密，而潼关南门和水门的守军也很单薄。

贺人龙在高夫人来到阌乡西南的第三天，率领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商州进发了。队伍开拔后，他也骑马出城，却故意不出南门，而从水门出去。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名字上有个“龙”字，龙得水可以腾云致雨，从水门出取个吉利，便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阖城官绅送他从水门出城，在通洛川为他饯行，预祝他一鼓扫清“余孽”，使朝廷无西顾之忧。贺人龙认为李自成和刘宗敏大概都已阵亡，纵令未死，身边剩下的人马也很有限，只要他用心搜剿，不难斩尽杀绝。他连喝几大杯酒，意气风发，与送行的众官绅拱手相别，飞身上马，挥鞭追赶大队。

到了下午，大约申尾酉初，高夫人和刘芳亮就率领队伍向潼关出动。一气奔了五十多里，黄昏后来到了潼关城外七八里远的一个村庄。人马即刻把村庄包围，不使走漏消息。事前高夫人就从向导嘴里弄清楚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勾结官府、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家中广有钱财，骡马成群。农民军出其不意进到庄里，将他捉住，当众砍死，又杀了他一家二十多口，然后开仓放赈。刘芳亮把全村百姓叫到场里，对大家说他们是闯王亲自率领的人马，来此向潼关官军挑战，还有大队人马在围攻阌乡县城。老百姓见他们杀了恶霸，开仓放赈，行事已自不凡，又看见“闯”字大旗和一色的高头大马，就对刘芳亮的话完全相信。高夫人还怕骗不住官军，事前从亲兵中挑了一个人扮作闯王模样，在场里出现一

次，对刘芳亮低声说了几句话，仿佛有所指示，然后同他匆匆地在村中各处巡视。于是老百姓对李闯王的来到村中，更加坚信不疑。

刘芳亮散了赈之后，只叫大家帮忙做一件事，就是在挑战时候全村百姓去到潼关城下边呐喊助威。百姓们久已震于李闯王的威名，今晚又得到好处，且料就官军夜间不敢出关，纷纷答应照办。一些贫苦青年平日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还受有钱有势的人欺压，这时都恳求收留他们。可是农民军因为缺少马匹，不能多收留，只挑选了五个年轻力壮、家中没什么挂牵的小伙子留下，把在土豪家里得到的三匹好马和两匹骡子给他们骑。

三更时候，刘芳亮亲率三十名将士拿着沿途收集的鸟枪、火铳，到了潼关城下，站在滚木、礌石、箭和抬枪所不及的地方，向守城官军高声谩骂，挑战。站在后边一箭之外的将士和老百姓呐喊助威。关上驻军从梦中惊醒，齐奔上城，火炮、弓、弩乱发，滚木、礌石齐下。刘芳亮下令向城上施放鸟枪、火铳。官军刚把大部分人集合东门，正准备派一支人马出战，忽然南门和水门外炮声又起，火光冲天，呐喊挑战，并见树林中火把甚多，来往不绝，摸不清农民军的虚实，只好龟缩在潼关城内，等待天明。农民军在城外闹腾到四更时候，突然撤走，不知去向。

当农民军在城外挑战时，丁启睿唯恐关城有失，仓皇奔上南城，督率将士严守，同时派人潜出潼关西门，飞马追赶贺人龙，叫他火速回师。等到农民军退走以后，他派人出城察看，见一通石碑上贴着李自成给贺人龙的挑战书，约他于十日之内到陕州以东的张茅镇附近会战；如贺人龙不去会战，闯王就要重回来攻进潼关。询问城外百姓，都说确实是李自成的人马，亲眼看见“闯”字大旗，并看见李自成本人穿着青布箭衣，戴着白色小毡帽，骑在一匹高大的灰青马上指挥挑战。丁启睿立刻一面火速奏报皇上，一面檄告河南巡抚李仙风。有一个幕僚对此事有点怀疑，趁他的奏疏尚未发出，走到他面前说：

“大人，河南府 [1] 系藩封重地，不可有失，不论这股流贼是否有闯逆在内，给河南李抚台的文书均应火速发出。只是给朝廷的这封急奏以及给兵部的紧急塘报，是否可以稍缓发出？”

“老先生有何高见？”丁启睿问，轻轻地晃着脑袋。

“以卑职看来，昨夜这股流贼，未必有闯逆在内。请大人再为斟酌。”

“何以知未必有闯逆在内？”

“当日流贼突围逃窜之时，分作二股，精兵悍将多向商洛山去。倘闯逆未死于乱军之中，必随这一股逃入商洛山中，何能到崤函山中？卑职对此不能无疑，恐坠入流贼狡计。”

丁启睿哈哈大笑，随即用指头轻敲桌子，说：“老先生仍不知李自成为何许人！此贼最善用兵，不能以常理度之。以学生愚见，当日李逆欺骗官

军，分作两路，他自己潜携老弱，向豫西逃命。马科与孙抚台都上了他的大当，以为他必以精骑自卫，故误向西南一路追杀。倘若当时孙抚台一直向东追杀，则闯贼岂能逃脱？不幸孙抚台见不及此，致使功亏一篑，上贻君父之忧，下留地方之患。”

这位幕僚仍然不敢同意，又说：“大人明察贼情，所见自甚有理。只是卑职仍不明白：当时大军云集，围得铁桶相似，闯贼为自身计，离开精锐，而随老弱突围，岂不甚危？”

丁启睿又笑了笑，说：“这几年学生留心考察，李自成用兵往往与兵法暗合。即以他这次随老弱突围一事来说，也正是所谓虚虚实实，变化无端。兵法云：‘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逆贼李自成之所以能流窜数省，屡挫官军，迄今未能斩除者，盖彼用兵往往与孙子暗合，出鬼入神耳。”停一停，他又说：“当夜有不少人亲见女贼高氏在此一股。按常理说，也断无夫妻分开逃命之事。纵然闯贼想抛弃高氏，高氏岂肯离开丈夫？人言高氏尚有本领，但不论如何，终是女流之辈，不要把她看得太非凡了。”

“大人剖析透彻，卑职实不应再有疑心。但卑职今日听说，昨夜袭扰潼关的流贼人马不多。闯贼新败之后，既然人数甚少，何以敢如此猖獗？难道不怕大军追剿么？”

丁启睿拈着胡须说：“此李自成之所以为李自成也！”

这位幕僚不再说话，其余的幕僚同声称颂：“大人明智，所见极是。”两份送往北京的火急文书就这样发出了。

高夫人和刘芳亮进扰潼关后过了两天，突然在夜间攻进灵宝，占领了城东北角一里多远的娘娘山，进入东关，焚烧了几间房子，火光冲天。知县和驻军都惊慌失措地奔上城墙，在火光中只见“闯”字大旗招展，骑兵来往如穿梭一般。高夫人派她的亲兵头目张材一直骑马到吊桥附近，向城上射了一封书子，以闯王的名义告诉城中父老不必惊慌，他只是要逼贺人龙出关作战，并不攻城。一个守城兵探头往下问：

“喂，你们到底是谁的人马？”

“我们是闯王的人马。”

“李闯王不是在潼关南原完事了么？”

“放狗屁！我们闯王的人马永远不会完！”

“你是谁呀？”

“你问爷爷么？好，你听！”

张材清一下喉咙，用一套韵语向城上回答，声音中带着自豪和对敌人的轻蔑：

你爷爷的家住在

北山南里，

南山北里，

有树的村儿，

狗咬的营儿。

《百家姓》上有姓儿，

朝廷的告示上题着名儿。

十五岁跟了闯王，

放羊娃儿的鞭子换成了刀枪。

你爷爷走过平阳，

会过荥阳，

打过凤阳，

攻过南阳，

围过郧阳。

破过泾阳。

这一年你爷爷闯得远啦：

进过四川，

逛过甘南，

去过西番，

长城外打过转转，

逍逍遥遥地来到河南。

三天前攻过潼关，

如今来灵宝随便玩玩。

唱完这一段之后，张材拨马便走。等城头上一阵乱箭射下，他已经走到强弩的射程之外了。

农民军在这里没有杀人，只把粮店里的粮食装满驮子，把一部分粮食抛到大街上任穷人自己去拾。闹腾了更把天，整队撤走。这时城上发现这一股农民军的人数似乎不多，但因为是夜间，不敢出城追赶，只在城头大骂。高夫人怕完全漏了底，不许弟兄们回骂，却对慧梅笑着说：

“慧梅，吹一阵笛子让城上听听。”

城上的人们听不见农民军回骂，只听见在杂沓的马蹄声中忽然出现了美妙的笛声，登时不再骂了。农民军渐渐去远了，马蹄声听不见了，却听见那一管笛子继续在吹。过了一阵，那欢快而悠扬的笛声变得隐隐约约，在远远的岗岭间，在苍茫的月色中，不绝如缕。城头上有些人在谈论，有些人仍在侧着头，屏息静听，直到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时还仿佛觉得有遥远而细微的笛声飘入耳中。

高夫人和刘芳亮率领着人马拉到熊耳山 [2] 下，又进入永宁县境。一天下午，人马刚刚走出一个山口，听见山下边一片呐喊之声，同时看见二十几个人，男女老幼都有，挑着担子，手执武器，从一座寨门里奔逃出来。一位女的骑着一匹小马同三个执刀步行的男人断后。有一百多条汉子手执刀、剑、红缨枪和棍棒等各色武器在后边呐喊追赶。那个女的逃了一段路忽然停止，身上带有弓箭不用，却用弹弓连着打伤两个追在前边的汉子，然后又走。走了不远，又回头打伤了一个追近的人。尽管她弹无虚发，但毕竟寡不敌众，又被行李所累，眼看着她的二十几个人就要被包围起来。高夫人用鞭子指着，向刘芳亮问：

“你看，这是什么事？”

刘芳亮仔细凝视片刻，说：“那一群逃跑的人分明是跑马卖解的。你看，走在前边的那个老头子还牵着一只猴子。”

“啊，我明白了，那后边穿红袍指挥追赶的中年人准是本地的恶霸。咱们快去救一救，不然他们就要吃大亏了。”

刘芳亮没有说第二句话，一马当先，率领着人马飞奔前去。从寨中追出来的人们突然看见这一队骑兵和“闯”字大旗从山脚下奔来，大惊失色，

怔了片刻，一哄逃回寨中，关上寨门。寨里响起一片锣声，寨墙上立刻站满了人。那一小群卖艺人看出来这一支突然冲出的人马是来救他们的，在一个土地庙前停了下来。高夫人和刘芳亮率领人马一到，他们都跪下去感谢救命之恩，高夫人看那个会使弹弓的妇女约莫有二十岁，模样儿生得不错，跳下马来，亲手拉她起来，问道：

“你们是卖艺的，怎么同他们打起架来？”

刘芳亮在一旁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李闯王的人马，她是李闯王的夫人，对你们在江湖上吃饭的朋友最怜念不过。”

年轻妇女赶快重新行礼，说道：“啊，我们久闻夫人大名，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夫人，永远感不尽夫人的大恩！”

“别这么多礼啦。快说吧，他们为什么追赶你们？”

年轻妇女的眼睛红了，恨恨地说：“什么也不为，只为我是个跑马卖解的，别人以为好欺负，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夫人，我们虽然是穷人，抛头露面混江湖，可是我们靠自己本事吃饭，卖艺不卖身，哪能受人随便欺负！这村里有一个恶霸，听说是替永宁万安王府管庄子的，硬想欺负我。我们起初忍气吞声向他讲好话，谁知反而惹他动了怒，一声呼喝，上来一百多狐群狗党就打我们。我们当场打倒他们几个人，挑起行李往寨外逃……”她用袖头揩揩眼泪，又说：“唉！夫人，你看，我们吃碗饭多不容易！”

高夫人把她上下仔细打量，觉得她虽系女流，眉宇间却英气勃勃，又亲眼看见她的弹弓百发百中，心中十分喜欢和同情她，拉着她的手问：

“你今年几岁了？”

“二十岁，属羊的。”

“你的男人跟你一道卖艺么？”

青年妇女刷地满脸通红，摇摇头，低下头去。

牵猴子的老汉代她回答：“她还没有出阁哩。家乡灾情大，婆家一家人前年逃荒出外，如今还没有回去，所以她也没法出阁。”

“她是你的女儿？”刘芳亮问。

“不是。她父母早死了。我同她的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你们是哪儿人？”

“小地方是大名府长垣县，在我们那里，打拳卖艺的、玩猴的很多。她起小就跟着师傅学会几套武艺，弓、马、刀、剑样样都通，走绳子是她的

拿手本领。自从前年她师傅亡故，她就领着我们这个班子闯南跑北，给大家挣碗饭吃。可是这年头，姑娘大了，又生得有个模样，这碗饭实在难吃！”老头子深深地叹口气，连连摇头，“今年春天，我们在杞县圉镇卖艺，也是受当地恶霸欺负，幸而出来一位李公子打抱不平，救了我们。可是不吃这碗饭，散了班子，难道让大伙回到家里饿死不成？唉！唉！一言难尽！”

高夫人听到圉镇，想起来崇祯八年从凤阳退回时曾打那里走过，便问：

“是杞县南乡的那个圉镇么？那儿的年景怎样？”

“就是杞县南乡的圉镇，年景也是很坏。”

卖艺的姑娘忽然接着说：“那个李公子可真仁义！年景坏，他除自家拿出来一百多石粮食赈济穷人，还作了个劝赈歌，劝富豪大户施舍粮食。全县穷人，没一个不说李公子好！”

高夫人沉吟说：“我们那年从圉镇附近过，听说有一家大户姓李，老子是魏忠贤一党，原是山东巡抚，在天启末年挂过兵部尚书衔。当时也有人主张攻破李家寨，忘记为什么高闯王不同意，就从寨边附近，直奔开封。后来见开封有防备，我们的人马从朱仙镇往西来了。你说的李公子可就是这位兵部尚书的儿子么？”

“就是，就是。虽说他家死去的老太爷与魏忠贤有瓜葛，可是这李公子却是难得的仁义君子，也喜欢结交些江湖朋友。去年开封以东的白莲教造反，攻打杞县城，破了许多寨，可是大队人马几次打李公子的寨边过，秋毫不犯。”

“这个李公子叫什么名字？”

“他名叫李信，表字伯言。”

牵猴子的老汉在旁补充说：“听说他有一个堂弟名叫李德齐，也很不错。”

姑娘纠正说：“德齐是二公子的字，他的官名叫李侔。”

高夫人因见天色不早，没有工夫谈下去，对卖艺的姑娘和老头子问：

“你们的人不少一个吧？”

姑娘说：“不少，不少。我用弹弓打得那一伙狗东西不敢靠近，前边也有几个武艺好的伙计开路，把大家都带出来啦。”

高夫人赞叹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要是在这群恶狗面前软弱一点儿，就糟啦。”

姑娘笑着说："冬天他们穿的衣裳很厚，我们专打他们不穿衣服的地方。"

牵猴子的老头接着说："那一群恶狗原不信我们的班主厉害，硬往前扑。领头的是本寨的教师爷，拿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一边追赶一边骂着难听的丑话。我们班主说：'混账东西，给我老实点儿，放下你的大刀！'他骂得更丑了。我们班主一弹打在他的右手上，那把举着的大刀当啷啷落在地上，吓得他握着手退了回去。又一个恶狗更坏，掂着红缨枪，挤眼歪嘴，十分下流。我们班主说：'我先打瞎你的左眼！'话刚出口，那家伙左眼中弹，叫声'不好！'登时捂住左眼蹲了下去。追的人们一齐大惊，不敢走近。可是恶霸的乡勇头目大叫着'追呀！追呀！'驱赶众人向前。我们班主说：'小心鼻子！'那家伙躲闪不及，鼻子中弹，满脸开花。我们跑到寨门洞时，乡勇们正在关闭寨门，我们的伙计一绳鞭打倒一个，其余的两个乡勇赶快逃命。我们出寨之后，他们仍不罢休，只是我们害怕吃官司，不敢放手打，伤害人命。要不，夫人呀，打死他们几条狗命实在不难。我们班主在箭法上也是百发百中。他们穿的棉衣不论多厚，也不会挡住利箭。我们班主一直忍住，不肯用箭射死他们的人！"

姑娘说："他们是地头蛇，一方之霸。我们的人太少，又有老弱拖累，要不是得到夫人相救，终究会吃大亏。"

高夫人说："可惜，你们连老弱在内只有二十几个人！"

姑娘说："俺们这个班子本来有四五十人，因为挣钱糊口不易，分出一二十个人到城里去了。"

老人接着说："我们这位班主，别看是女流之辈，行事却十分公正义气。挣来的钱，她从不独吞，总是按份子分给大家。有的吃三份，有的吃两份，有的吃一份，该吃多少是多少。因为她做事大公无私，所以伙计们都愿意赤心耿耿地跟着她走江湖。她师傅在日我们只有二十八个人，现下快有五十个人啦。"

高夫人笑着将姑娘上下打量一眼，随即说："你们快走吧。趁我们在此休息，寨里的人不敢出来追你们。等你们走远了，我们再走。"

老头子和姑娘又说了几句谢恩的话，赶快拜别高夫人和刘芳亮，率领众人起程。但是他们刚走几步，高夫人叫住走在最后的老头子，笑着问：

"日后咱们说不定还有相遇的时候，你们班主贵姓？"

老头子连忙回答说："不敢，不敢，小人的班主姓邢，闺名红娘，艺名红娘子。在豫东、豫北、畿南和鲁西一带，你倘若遇到江湖卖艺的，问到走绳子的红娘子，无人不知。"

高夫人笑着点点头，目送着这一群跑马卖解的向北而去。她自言自语说："红娘子，红娘子，这个姑娘的艺名儿倒很别致。"随即她也上了

马，带着人马赶路。走了一阵，她仍然忘不了那个跑马卖解的姑娘，在马上对刘芳亮笑着说：

“明远，刚才这个姑娘，别的武艺不知怎样，我看她的弹弓倒是百发百中。”

刘芳亮笑一笑，但没作声。

高夫人又赞叹说：“一个女子会几手武艺不难，难的是一个尚未出阁的大姑娘，能够带领一班人在江湖上闯南走北，得到自己手下人齐心拥戴，江湖上也都敬服。少见，少见！”

[1] 河南府——洛阳。崇祯帝的叔父朱常洵封在洛阳，称为福王。

[2] 熊耳山——我国有几处熊耳山，都是因双峰对峙，势如熊耳而得名。本处的熊耳山是在河南永宁县（今洛宁县）东南，为伏牛山脉的主峰之一。后文的熊耳山是在商洛山中，不很著名。

卢象升之死

第二十二章

清兵从十月下旬越过北京，由良乡趋涿州，分三路深入：一路由涞水出易州，一路由新城出雄县，一路由定兴出安肃，有围攻保定态势。到十一月初，清兵越保定南下，破了高阳。从前在山海关外防御清兵有功的大学士孙承宗已经七十六岁，告老在家，住在高阳城内，率家人同清兵巷战，全家牺牲。初十以后，崇祯得到了这个消息，很为震动。“虏兵这样深入畿辅，如入无人之境，怎么好啊！”他在乾清宫走来走去，不时顿脚叹息，“唉，卢象升，一点用处也没有，太负朕意！”他在心里说，把一肚子怨气都推到卢象升身上，提起朱笔下了一道谕旨，切责卢象升畏敌避战，劳师无功，并收回了尚方剑。

今天早晨，像往常一样，天不明他就起床，在一群宫女的服侍下梳洗好，穿戴好常朝冠服，然后走出养德斋 [1] ，到乾清宫前边的院子里焚香拜天。行过四拜叩头礼以后，默默地祝祷一阵，回到乾清宫最西头的房间里。为着心情烦闷，他传免了皇后、太子、妃嫔和公主等的照例请安。

换了一身暗龙黄缎便袍，他在御案前坐下去批阅文书。这张御案，他已经使用了十一个年头，在上边批阅过关于军国大事的各种文书，亲笔下

过无数诏谕，但每次对着这张御案他就发愁。案上每天堆的各种奏疏和各地塘报像小山一样，几乎没有一封文书会使他高兴。这些文书，有的是报告灾荒的严重情形，充满了“赤地千里”、“人烟断绝”和“易子而食”等触目惊心的字句，有的是报告“流贼”和“土寇”的骚乱、兵燹的惨象，有的是报告清兵深入畿辅后，继续前进，又破了什么州县，焚掠得如何惨重，掳去了多少丁壮和耕牛，以及某些地方官望风逃遁，某些地方官城破殉难。诸如此类的文书使他每天必须看，而又实在不愿看，不敢看。有时，他恨不得一脚把御案踢翻。

这会儿他的心思特别沉重，低头望着御案上的古铜香炉出神。一个宫女用双手捧着一个永乐年间果园厂 [2] 制造的牡丹瓣式银胎堆漆剔红托盘，上边放着一个盛着燕窝汤的成窑 [3] 青花盖碗和一把银匙，轻轻地走进暖阁。另一个宫女从托盘上取下来盖碗和银匙，放在皇帝面前，随手把盖子揭开。崇祯瞟了这个宫女一眼，随即拿起银匙，慢慢地把燕窝汤喝完。

他从一个玛瑙雕刻的双龙护日镇纸下拿起来一张由内阁进呈的名单，上边开着十个人的姓名。有的要授给这样官职，有的要授给那样官职，有的是选授，有的是迁授 [4] 。按说在目前敌兵深入的局面下，有许多天大的紧急事在等着他，像这样一般除授升迁的事，既然经过了吏部和内阁，他满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该同意的就批个“可”字，不同意的就把名字勾掉算了。可是崇祯帝偏偏拿起来这一份不大重要的文件，这是因为他一则害怕接触那些有关战乱、灾荒的文件，二则纵然在一些小事上他也常常对臣下很不放心，养成了一个“事必躬亲”的习惯。

他拿起名单来看了几遍，不能做出决定。有些人的名字他是熟悉的，有的他并不知道。他研究着那些知道的名字，心中发生了许多疑问：这个人不是某人的同乡么？那个人不是某人的门生么？还有，这个人由御史改授主事，是不是出于某人的意思？……他思索着，猜疑着，只好把手中的朱笔放下。

正在这时，司礼监秉笔太监 [5] 王承恩拿着一个文件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御案上。崇祯害怕又有了不好的军情或灾荒，狐疑地问：

“什么文书？”

“启奏皇爷，这是大学士刘宇亮的奏本，刚才文书房 [6] 送进司礼监值房中来。”

“刘宇亮……什么事？”

“他因虏骑深入，畿辅糜烂，恳求万岁爷派他去督察诸镇援兵。”

崇祯猛然一喜：“什么？他要去督察诸镇援兵？”

“是，皇爷。”

“读给我听！读给我听！”

王承恩拿起来刘宇亮的奏疏，用富于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诵起来。奏疏中许多句子写得激昂慷慨，充满忠君爱国的激情，使王承恩深深感动，不由得声音打颤，热血沸腾。崇祯当然也很感动，一面听一面不住地微笑点头，眼睛里闪着泪花，同时心里说：“难得！难得！”当奏疏读完以后，崇祯已经做好了重大决定，果断地吩咐说：

“去，快替我拟旨，派刘宇亮代替卢象升总督天下勤王兵马。”

“卢象升呢？”王承恩怯怯地问。

“着他来京听勘！”

王承恩心中一跳，偷偷地向皇帝脸上瞟了一眼。他知道卢象升并没有打过败仗，皇上平时误听了高起潜和杨嗣昌的鬼话，才对卢象升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他不敢说一个字，只好遵照皇上的吩咐出去拟旨。他刚走到乾清宫的廊下，崇祯又把他叫了回来。他躬身肃立在皇帝面前，等候着新的吩咐。但皇上什么话也没说，显然是等不及由秉笔太监代他拟旨，自己提起来象管狼毫笔，飞快地写出一个手诏：

首辅刘宇亮疏请督师，情词慷慨，殊堪嘉慰。着该辅臣即赴保定军前，总督诸镇，相机进剿，驱除逆虏，迅奏肤功，以安邦国。至卢象升畏葸不前，实堪痛恨，着即褫去本兼各职，来京听勘。钦此！

他放下朱笔，向王承恩瞟了一眼，随即又省阅别的文书。王承恩把皇上的手诏和御案上另外一沓批阅过的奏疏拿起来，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

尽管大学士刘宇亮在崇祯眼中并不是一个合宜的统帅人才，但是由于他已经对卢象升很不满意，又急于要改变畿辅的军事局面，就十分草率地决定了这样的重大问题。他是一个惯于聪明自恃的人，所以纵然做出最愚蠢的决定，也以为自己是天纵英明，临事果决。

他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暖阁里摆着两盆名贵的梅花，一盆是绿萼梅，一盆是玉蝶梅，都在盛开。但是两天来崇祯从没有注意，直到现在才突然看见，并且闻见了淡淡的幽香。一个宫女看见皇上望着玉蝶梅，脸上带着笑意，就指着朱红盘龙柱子旁边的一盆鲜花说：

“皇爷，这是昨天从草桥 [7] 送来的一盆牡丹，刚刚开放。”

崇祯走近花盆看了一阵，心里说：“这么好的花，我竟会没有留意！”他对宫女称赞说：

“很好，雍容华贵中有无限妩媚。什么名儿？”

“听说叫芙蓉三变。”

“这名儿倒新鲜。为什么叫芙蓉三变？”

“因为它在清晨洁白如雪，巳时以后变作嫩黄，午间又变一次，粉白中带一丝红晕，宛如少女双颊，一直到夜间都是如此。”

“是草桥送来的？”

“是昨天从草桥用暖车送来的。一共送来了十盆牡丹，有姚黄、魏紫、沉醉东风、杨家一捻红……许多名色，都不如这一盆芙蓉三变最为名贵。皇后昨天下午就派都人 [8] 们把这盆牡丹送来，放在这柱子旁边。当时曾向皇爷启奏过，因皇爷总在省阅文书，没有留意。”

崇祯又看了牡丹一眼，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啊，草桥，这个地方还没有被虏骑焚烧？”

当十月中旬清兵攻占卢沟桥和拱极城 [9] ，把防守卢沟桥的高起潜打得大败的时候，他一连三个晚上都登上煤山向西南郊瞭望，看见到处是焚烧村镇的大火。敌人把城外所有的村镇都烧光了。他一点不知道卢象升率领不足一万人马屹立在从永定门到右安门一带，保卫这一带安然无恙。有些小胜利，卢象升自己没有上奏，杨嗣昌和高起潜也不上奏，所以崇祯帝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他周围的宫女和太监们也没人能说清楚。他在心中叹息说：

“但愿用刘宇亮代替了卢象升，总督诸军，能够改变目前的军事局面！”

天色已经大亮。一群鹁鸽从翊坤宫 [10] 放出来，带着响哨，在紫禁城的上空盘旋一阵，向北海的白塔飞去。太阳照在乾清宫外的白玉雕栏、古铜仙鹤和鎏金铜鼎上。一个宫女把一只鹦鹉笼挂在向阳的栝松枝上，拉起青缎笼围。鹦鹉在阳光中舒展一下羽毛，看见一群太监带着乐器走来，忽然叫道：

“请皇上用膳！”

恰在这时，一个面貌漂亮的御前牌子 [11] 来到皇帝身边，请他用膳。他放下朱笔，哦了一声，站起来走出暖阁。

像平日一样，每顿饭都在他面前摆满了几十样荤素珍馐，除非他传旨召皇后或某一妃子来乾清宫陪伴，否则总是他独自寂寞地吃着，旁边站着许多小心服侍的太监和宫女，外边奏着老一套的鼓乐。对这种刻板的生

活方式，他感不到一点乐趣，但是又不能不这样生活，因为不如此便不是皇帝派头，便不合一代代传下来的宫中礼法。

无情无趣地吃着早饭的当儿，他忽然想起来国库如洗、灾荒惨重和清兵深入等问题，便把筷子一扔，走回暖阁去了。

在心绪烦恼中，他重新把那张名单拿起来看了看，不再多考虑，用朱笔随便把次序改动一下。他对于这么随便一改动很得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办就可以对臣工“示以不测”，而一个英明的皇帝就得经常使臣工摸不透他的思想和脾气。他一点没有注意，经他随便把次序一改，有的本来该升迁的反而无缘无故地降级了，该初授从七品给事中的竟然意外地变成了七品御史或六品主事。后来，内阁诸臣看见这个被御笔改动了的名单大为吃惊，但也不敢问，只好执行。更可笑的是，他为要对阁臣们“示以不测”，从御案上拿起《缙绅》[12]随便一翻，找一个比较顺眼的名字添在名单后边，并注上“御史”二字。后来内阁和吏部费了许多力在北京找不到这个人，过了两个月才打听到此人在一年前病故于福建原籍。

整个上午，崇祯没有离开乾清宫。困倦时候，他就叫王承恩把奏疏或塘报读给他听。文书房把一封弹劾杨嗣昌的奏疏送了进来，他一看是翰林院编修兼东宫讲官杨廷麟的，不由得眉头一皱，想到：这个大胡子的杨翰林又议论什么呢？

“把杨廷麟的疏子读给我听！”他不耐烦地低声说，向王承恩瞟了一眼。

王承恩拿起来杨廷麟的奏疏，朗朗地读起来。听着听着，崇祯的火气上来，不由得打断王承恩，问：

“他怎么说？把这句话重读一遍！”

王承恩念道：“陛下有挞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

“什么话！”他不满意地说，“书生之见！下边呢？”

王承恩接着念：“杨嗣昌与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扶同，朋谋误国，倡和议款，武备顿忘，以至于此！……”

“停！停！”崇祯从椅子上跳起来，用指头敲着御案说，“什么‘内外扶同，朋谋误国’，尽是胡扯！你知道，这个杨廷麟是否同什么人朋比为奸，故意攻讦大臣？”

“奴婢不知道。”

崇祯想一想，也想不出杨廷麟在朝中同什么人朋比为奸，只好说：“好，念下去！”

“督臣卢象升以祸国责枢臣[13]，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14]……”

崇祯把脚一顿，哼了一声，吓得王承恩的手一抖，不敢再往下念。

“太不像话！竟是肆口诋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愤愤地问，“谁是李纲和宗泽？谁是耿南仲和黄潜善？何不说秦桧在朝？难道朕是宋高宗么？……可恶！可恶！”

杨廷麟在疏中所使用的典故，使崇祯皇帝很难忍受。他想，这个杨胡子学问不错，才叫他担任讲官，怎么会这样胡乱用典，比得不伦不类？“什么话！”他心里愤然说，“赵构偏安江左，而朕虽然百般苦撑，到底还是一统天子！”他最讨厌有人把他的和议计划比成南宋对金的屈辱求和，偏偏杨廷麟硬把南宋的情形拿来比！他还记得，十来天前，有一次上朝时候，就是这个杨廷麟出班跪奏：“目今虏兵深入，畿辅糜烂。各路援军云集，大都观望不前，实因京师流言纷纷，不知朝廷要和要战……”崇祯不等他把话说完，厉声问道：“哪个要和？”杨廷麟回奏说：“外边都在议论。”他说：“既是外边议论，不是朝廷意思，何必多问！”他以为这样厉颜厉色地用话一压，杨廷麟大概不敢说什么话了，没想这个人并不罢休，大声说：

“和议一事，朝臣早已风闻。虽然陛下说和议非朝廷意思，然外间传说纷纷，必有其因。满洲土地，尺寸皆祖宗所有。按之史籍，满虏原是女真苗裔，在周为肃慎，汉、魏称挹娄，后魏称勿吉，隋、唐称靺鞨，其黑水靺鞨后称女真。所以自周以后，女真世为我中国之一部落，连努尔哈赤亦受封于本朝，为本朝守边之臣。中国自古为大一统之天下，断无向部落输款求和之理。倘万一确有议和之事，则堂堂大明，二祖列宗艰辛缔造之天下，岂不为赵氏[15]之续乎？”

崇祯虽然心中恼火，但又感到惭愧，不好在这个问题上惩办朝臣，所以沉默片刻，只好说：“目今虏兵深入，凡我臣民都应该同仇敌忾，执干戈以卫社稷。款议出于谣言，不用再说，下去吧。”他说完这句话也赶快退朝，乘辇回宫了。

如今事隔十来天了，当时杨廷麟跪在他面前那副倔强的神气，还是清清楚楚地浮在眼前。“唉，对这样的人真没办法！”他心里说，轻轻地做个手势，让王承恩再读下去。王承恩正在害怕皇上动怒，会给杨廷麟治罪，看见皇上又叫他读下去，稍微松了口气，赶快清一下喉咙，读道：

“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向者主和之罪，斩佞臣之头悬之国门，以示与东夷势不两立。如此则将士畏法，咸知效忠，无有二心。召大小诸臣，咨以方略，俾中外臣工共体皇上有战无和之意，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更望陛下谕卢象升集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从中制[16]。此乃今日之急务也！”

崇祯帝转过身来，一字不漏地听王承恩把杨廷麟的奏疏读完。杨廷麟的

奏疏中还有一些关于军事上的具体建议，但中心意思是反对议和，认为只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去考虑议和。刚愎成性的崇祯虽然看出来杨廷麟的奏疏是出于忠君爱国的心，但是他讨厌杨廷麟攻击杨嗣昌，讨厌有些话过于激烈，更讨厌杨廷麟替卢象升说话。他坐下去，把杨廷麟的奏疏接过来看了看，打算把它留中 [17] ，但随即打消了这个主意。他知道，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常把一些不满意的奏疏留中，引起臣下不满，所以在他手中，极少采用这个办法。他竭力要做一个勤于治国、事事认真的“圣明之主”。为着表示不同意杨廷麟的意见，他提起朱笔批了几个字：

“知道了，钦此！”

按照崇祯的想法，刘宇亮早饭后看见他的手诏，当天午后就会上疏谢恩，请求陛辞，迅速驰赴战场。他想，刘宇亮虽系文臣，但听说他善于击剑，从前在翰林院供职时天天与家童以击剑比武为乐，看样儿对于用兵打仗的事情也不外行。他不求刘宇亮能够冲锋陷阵，但愿他能够以首辅的威望去到军中，使士气为之一振，诸将不再畏缩不前，各州、县不再遇见清兵就望风瓦解。只要刘宇亮做到这一点，就算是了不起的功劳，够使他满意了。在午饭前后，他两次向王承恩问：“刘宇亮还没有请求陛辞么？”当王承恩回奏说刘宇亮尚未请求陛辞时，他在心中不高兴地说：

“古人‘君命不宿于家’ [18] ，他怎么如此迟缓？”

约莫到未初时候，刘宇亮的谢恩疏果然送进宫来。但是这封疏叫皇上大为失望。他在疏中除向皇上谢恩之外，求皇上派他去督察诸军，代皇上鼓励士气，催促诸帅作战，而不要使他接替卢象升总督诸军。这时候，崇祯才恍然省悟，“督察诸军”和“总督诸军”是不同的。刘宇亮的原疏只是请求去督察诸军，而不是要总督诸军，只是因为他急于派人代替卢象升挽回局面，所以没有弄清，匆匆地下了手诏。可是刘宇亮又想立功又害怕直接带兵作战的心思，也给他看透了。

怎么办呢？是同意刘宇亮的请求还是维持他的手诏？他一时不能决定。恰在这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进来，向他启奏：辅臣杨嗣昌请求召见。崇祯问：

“他有什么紧急事情？”

王德化躬身回奏：“奴婢不知。可能是为大学士刘宇亮督师的事。”

崇祯明白了，心里想，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也好。

“叫他到文华殿等候召见。”他说。

未末申初时候，崇祯乘辇到了文华殿。杨嗣昌已经恭候很久了。行过常朝礼以后，崇祯问道：

“先生有什么事情要奏？”

杨嗣昌重新跪下，说：“臣为大学士刘宇亮督师的事求见陛下……”

“他的疏朕已经看过了，先生的意见如何？”

“陛下一览宇亮奏疏，立即手诏嘉勉，命他迅赴前敌，代卢象升总督诸镇援军，与虏作战，足见皇上对宇亮倚畀之重，期望之殷。然宇亮以首辅之尊，假天子威灵，督察诸军，其地位实在总督之上。如仅代卢象升总督军务，其地位不过一总督耳，其所指麾者不过卢象升现有之万余残军疲卒耳。这就失去了首辅代皇上视师之意。”

“难道不让他前去督师？”

“刘宇亮原奏系请求督察诸军，而不是自任总督。况卢象升虽出师无功，贻误戎机，深负皇上委任，但目前军情紧急，不宜临敌易帅，影响军心。请皇上对象升稍示薄惩，使他仍为总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

“刘宇亮呢？”

“恳陛下仍按刘宇亮原疏所请，派他前去督察诸军。”

崇祯想了想，觉得杨嗣昌的话也有道理，失悔自己一时心中无主，手诏下得太急。

“好吧，”他说，“依卿所奏，前诏作罢，就派刘宇亮去督察诸军吧。”

“遵旨！”杨嗣昌说，叩下头去。

崇祯又说：“目下虏骑深入，畿辅州县，望风瓦解，使朕忧心如焚。今首辅刘宇亮既愿代朕视师，朕甚嘉慰。望他早日成行，不要迟延才是。先生请起！”

杨嗣昌没有起来，说：“臣尚有一事启奏陛下。”

“何事？”

“杨廷麟的弹章，蒙皇上发交内阁，臣已见到。臣以驽钝之材，负皇上委任之重，实在罪该万死。皇上天恩高厚，不加诛戮。臣非草木，能不感激涕零！只要有利于国，臣即粉身碎骨，亦所甘心。”

“此事朕自有主张，卿不必放在心上。”

“臣生逢圣朝，深受知遇之恩，对此不唯毫不介怀，且愿趁此为陛下举荐

贤材，为国效力。”

“你要举荐什么人？”

“臣拟举荐杨廷麟为兵部职方司[19]主事，佐卢象升赞画军务，以展其平生所学。”

“行兵作战的事，他可懂得？”

“杨廷麟平日颇留心经世之学，对古今兵略亦甚熟悉，非一般儒臣可比。目前军情紧急，需才孔殷。如能使他去帮卢象升运筹帷幄，佐理军事，较之他供职翰林院，更可发挥长才，为国效力。”

崇祯见杨嗣昌态度诚恳，毫无报复思想，心中大为称赞，面带微笑说：

“卿能捐除私怨，为朝廷推荐人才，有古大臣之风，实堪嘉慰。朕知道杨廷麟是一个敢说话的骨鲠之臣，只是有些偏激而已。”

“陛下圣明，深知廷麟，故不加以肆口攻讦之罪。其实廷麟只是误听了流言蜚语，不明实情，其用心倒是极好的。”

皇帝点点头，说：“好吧，就依卿奏，改授他职方司主事，着他迅赴卢象升军前赞画。”

“遵旨！”

杨嗣昌从文华殿退了出来，穿过一条夹道，回到内阁，先走进首辅刘宇亮的房间里，把见皇上的经过说了一遍。刘宇亮十分高兴，连连拱手，感谢他的帮忙。当他把举荐杨廷麟的事情说出以后，刘宇亮和别的几位走来打听消息的辅臣，齐声称赞他有古大臣之风。地位仅次于首辅的薛国观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看穿了杨嗣昌举荐杨廷麟的真正目的是要把这个敢说话的翰林官赶出朝廷，送到兵凶战危的地方。但是他笑着拱手说：

“文弱兄，难得，难得！俗话说，‘宰相肚里行舟船’，此之谓也。”

杨嗣昌回答说：“学生同伯祥原有通家之谊，心中实无芥蒂可言，且对他的学问、风骨，一向也是钦佩的。三十几岁的人，难免不有些火气。学生不但不会放在心里，以后还要大大地借重他哩。”

“难得！难得！”同僚们齐声说。

杨嗣昌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长班的服侍下换去朝服，坐进太师椅里，接过来一杯香茶，喝了一口，嘴角露出来一丝冷笑，心里说：

“杨胡子，去到卢总督军中赞画吧，莫在朝廷上乱放空炮。到军中叫你领教领教，同满鞑子打仗不是容易的！”

崇祯仍在文华殿。等王承恩把新拟的有关任命刘宇亮和杨廷麟的上谕稿子捧上来后，他看了看，提笔改了两个字，加了一个内容，就是严厉责备卢象升畏敌不前，辜负国恩，着即免去兵部尚书衔，降为侍郎，继续任事，以观后效。

乾清宫的御案上又新来了两份紧急塘报。崇祯拿起来上边的一份，见是从潼关来的，没有马上打开来，心里想，也许是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巨贼”的死尸已经找到了？原来他希望最好是能够将自成等擒获，在午门举行献俘大典，以振奋军心和民气，其次是阵上斩首，验明无误。没想到潼关南原大战之后，李自成夫妇和他们手下的重要首领竟然杳无下落。虽然官军确实大捷，“流寇”确实全军覆没，但因为没有捉到李自成等，他终觉放心不下。孙传庭在报捷的奏疏中说李自成等看来已死于乱军之中，正在寻找尸首。他对这句话一直半信半疑，疑其未必然，但又愿其真能如此。此时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塘报，一看，像一瓢冷水浇头，不禁浑身一颤，颓然靠在椅背上。

站在旁边的宫女看见皇上神色改变，赶快捧一杯香茶放在他的面前。

过了片刻，崇祯拿起来第二份塘报，见是从河南府来的，不看内容也知道报的什么事，但是事已至此，只好打开看了。站在他身旁的太监和宫女看见他的神色更加难看，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鬓角有一条青筋轻轻跳动。他们提心吊胆，屏息无声，踮着脚尖儿退了出去。不料他们刚刚退出，就听见哗啦一声，皇上把手中的茶杯摔碎。于是他们赶快跑进来，环跪在崇祯面前，颤声说道：

“请皇爷息怒！”

“叫杨嗣昌来！快！快！”

一个御前牌子奉旨刚奔到乾清宫的日晶门口，又被他命人叫了回来。他想，今天把杨嗣昌叫进宫来也没有用，无兵可调，他有什么办法？他深恨孙传庭，恨得咬牙切齿，忽地从龙椅上跳起来，把跪在地上的宫女踢了一脚，喝道：“起去！”他六神无主，在乾清宫绕柱彷徨，几乎撞倒了芙蓉三变。过了好长一阵，他重回御案坐下，提起朱笔，打算下道手谕，将洪承畴严加责问，官降三级，将孙传庭逮捕进京，交刑部从重议罪，但又想了想，把笔放下了。

洪承畴和孙传庭已经率领五万勤王兵出了娘子关，进入畿辅。崇祯明白，如果在这时将洪承畴降级处分，将孙传庭逮京问罪，这一支勤王兵说不定就会瓦解。况且，他想着大臣中威望高，经验多，将来能够替他坐镇辽东抵御清兵的只有洪承畴，他最好还是原谅他的小过，使他更知道感恩图报。至于孙传庭，他决不宽恕，只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等清兵退走之后，再把孙传庭叫进京来，治他的罪。

他重新把两份塘报拿起来看了看，心头上怒气消了一些，却感到无比的焦急和沉重。他扔下塘报，靠在椅背上，仰视空中，自言自语地小声说：

“唉，怎么办呢？原来闯贼并没有死，逃在崤函山中！他既然能够进袭潼关和灵宝县城，可见不是全军覆没。河南到处都是饥民，这一股漏网逆贼倘不迅速扑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天哪，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他叫一个太监去传谕兵部，檄催潼关道和副将贺人龙火速出关“剿贼”，务期在崤函山中将“残贼”一鼓扑灭，“勿使滋蔓”。这个太监刚走，秉笔太监王承恩拿着一封奏疏进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御案上边。

“谁的奏本？”崇祯问。

“是高起潜的。”

“什么事儿？”

“他奏卢象升拥兵避战，坐视虏骑深入，畿辅糜烂。”

崇祯把眼睛一瞪，拿起来高起潜的奏疏略略一看，便明白了全部内容，恨恨地骂道：

“卢象升……真是该死！”

王承恩明晓得高起潜的话多不可靠，暗暗替卢象升叫屈，但嘴里却不敢吐露一字。

[1] 养德斋——在乾清宫后边，是崇祯帝睡觉的地方。

[2] 果园厂——明初宫中制造御用漆器的地方，所制剔红托盘及食盒十分名贵。

[3] 成窑——明成化年间的御窑和官窑瓷器，简称成窑，在明瓷中最为名贵。

[4] 选授、迁授——初经选取，授予官职，叫作选授。迁授是升级。

[5] 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是宫中十二监之一，地位最为重要。秉笔太监是司礼监中一个官职，是皇帝的内廷秘书。

[6] 文书房——属于司礼监的一个机构，专管收发文书。

[7] 草桥——在北京南郊，离右安门十里。明朝的丰台和草桥一带都是养花和种菜的地方。农民们利用暖房和火温办法，能够在阴历十月间使牡丹盛开，在元旦供给宫中鲜黄瓜和香椿芽。

[8] 都人——明朝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是从元朝传下来的蒙古语。

[9] 拱极城——即现在的宛平城。

[10] 翊坤宫——在紫禁城内西路，当时为袁妃所居。

[11] 御前牌子——御前近侍太监的俗称。

[12] 《缙绅》——封建时代的官绅题名录，应该叫作《缙绅录》，但在明朝习惯上简称《缙绅》。

[13] 枢臣——此处指杨嗣昌。

[14] 夫南仲……殒命——耿南仲和黄潜善都是南宋初年的权臣，反对对金抗战，为宋高宗所信任。李纲和宗泽是主张抗金的两大领袖，李纲只做了七十七天宰相就被免职，宗泽在开封饮恨而死，临死时还大呼："过河！过河！"

[15] 赵氏——指宋朝。

[16] 不从中制——古代的政治俗语，即不由宫廷干预统帅的作战计划和行动。

[17] 留中——古代的政治术语。按照正常程序，奏章经皇帝看过后，应批上皇帝的意见，发到内阁和有关衙门。如果把奏疏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给它个置之不理，便叫作留中。

[18] 君命不宿于家——接受君命以后，应赶快动身，连回家宿一夜也不行。这句话出自《礼记·曲礼》："凡为君使者，已受君命，言不宿于家。"

[19] 职方司——兵部的一个重要机构，掌管天下图籍、各地道里远近的记载、各地兵额数字。

第二十三章

一个月前，卢象升初到昌平的时候，抱着一腔忠君爱国的热情同杨嗣昌碰，同高起潜碰，什么都不怕。一个多月的时间使他尝了不少苦头，开始明白自己是碰不过他们的，这些人依仗着皇上的宠信像大山一样压在他头上。他想战，但处处受到掣肘。皇上不但不支持他，反而生他的气，几次严旨切责，降了他的级，还几乎把他撤职，召回北京去听候勘问。他现在时常提心吊胆，害怕突然接到一道圣旨，把他革职拿问，使他在沙场上尽忠报国的机会顿成泡影。

阴历十一月中旬，卢象升在庆都县境同清兵相遇，打了一个胜仗，割了一百多个首级。这虽然不是多么了不得的胜利，但使他非常高兴，多天来在部分将士中存在的畏敌怯战情绪开始有一点儿扭转。他召集诸将，歃血誓师，要继续迎击敌人。就在这天黄昏，他接到邸报，大吃一惊，不由得叹口长气。

邸报上有两件事都和他有关联。一件是杨廷麟上疏弹劾杨嗣昌，被杨嗣昌玩个花招，保荐为兵部主事，谪发军前赞画。他把杨廷麟的奏疏读了两遍。如果在一个月前，他一定会感到痛快淋漓，拍案叫绝，但是他现在却没有那样感觉，反而深为不安。他指着奏疏中“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命”两句话，对一位僚友说：

“这两句话痛快倒痛快，可是徒招当事之忌，有何益处？伯祥毕竟是个书生！”

另一件事是皇上派刘宇亮督察诸军。他知道刘宇亮并不懂军事，如今自请督察诸军，不过是打算做一个代天子“临戎”的模样，博取皇上欢心。清兵继续深入，他没有直负重责；一旦清兵退走，又得算他首辅督察的首功。卢象升深切感到，在杨嗣昌和高起潜之外添了一个刘宇亮掣他的肘，他的处境就更加困难。

隔了一天，他又收到一份邸报，简直像在他的头顶上打个炸雷。密云巡抚赵光抃捉获了一个奸细梁四，供称太监邓希诏、高起潜和辽东总兵祖大寿曾经合谋投降清兵。赵光抃根据梁四的口供奏闻皇上，引起京城里人心波动。皇上大怒，立刻把赵光抃逮捕进京。赵光抃做密云巡抚是卢象升举荐的。想着赵的被逮，杨的谪发军前，他不禁叹息说：

“两公危，我从今以后越发难以安生了。天乎！天乎！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没有把话说完，又深深地叹息一声。

两天以后，杨廷麟从兵荒马乱中驰至军中。虽然来了一位知己，多了一个膀臂，但卢象升并没有特别高兴。他的处境确实如他自己所料的，越来越坏。他开始对一切都感到灰心，只求早早地战死沙场。

这时候，他的部队到了保定附近，既无饷银，也无粮草。上书兵部，如同石沉大海。叫清苑县预备粮草，根本不理。卢象升写了一道手谕派人送去，上边说："如再复迟延，致三军枵腹当敌，当以军法从事！"清苑知县左某倚靠高起潜的势力，不但仍然置之不理，并且挑唆高监军来书责备象升说："我公屯兵坚城之下，不进不退，后之大事将何以济？"卢象升率领着饥疲的将士转移到真定，希望能得点接济。不料真定巡抚张其平也紧闭城门，不让一人进城。军中已经快要绝粮，士兵每天只能吃一顿稀饭，有时连一顿也吃不上，不得不靠草根、树皮和着很少的杂粮充饥。起初张其平答应接济一天的粮食，但是卢象升派官员前去领粮，从中午候到黄昏，从东门转到南门，不开城门，从里边传出话来："天色已晚，只有折色银一千两，没有粮食。"随即把银子从城头缒了下来。

乡村和市镇上的老百姓既怕清兵，也怕官兵，一听说军队来到就纷纷逃跑，所以卢象升得到一千两银子却无处购粮。有些士兵在军官的默许下，夜间分成小股，悄悄地离开营盘，到乡村去寻觅草料，出现了抢劫和奸淫行为，于是老百姓对官军越发痛恨和害怕。凡官军所到之处，百姓逃得越发干净，逃得更远。这样失掉民心的现象使卢象升感到害怕和忧虑。由于不敢责问手下将领，怕激出意外变故，他只好将大事化小，下令逮捕了两个士兵，噙着泪把他们斩首示众。

为着阻止敌人继续深入，他在真定、巨鹿和赵州之间连着袭击敌营，常常小有斩获，但只是扰乱性质，无关胜败。因为粮饷匮乏，孤军无援，军心愈来愈显得动摇。到处有人唉声叹气和怒骂朝廷，抢劫的事情继续发生，还有人开小差。一天夜里，卢象升的老营扎在一个破庙里，他和杨廷麟睡在一个土炕上。杨廷麟本来抱着满腔热情来到军中，想对卢象升有所帮助，可是几天来也是一筹莫展。他比在京时了解的事情更多，对朝廷更加失望，更加不满，常常在心里问道："难道大明的气数要完了么？"卢象升坐在土炕上处理了一些公事，忽然望着他说：

"伯祥，你明白么？我们差不多临到绝境了。"没等廷麟说话，他接着说："我带兵多年，身经百战，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局面。你瞧瞧，弟兄们骨瘦如柴，每天还要打仗，还要奔波。大家都明白是在等死，不是死于锋刃，便是死于饥疲。如今使大家没有四散的是一点报国之心，而朝廷不唯不知鼓励士气，反而用各种办法来瓦解军心。这样下去，有些人是会铤而走险的。只要有一队人马鼓噪而去，全军不瓦解也差不多了。伯祥，局势岌岌，如何是好！"

杨廷麟从土炕上跳下来，说："我也担心不能够支持多久。两军对垒之际，安危生死判在呼吸，如何能使将士们枵腹作战？目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移兵畿南三府[1]，筹募粮草，休养士马，待半月之后，寻敌决战。不然以饥疲之卒，当虎狼之敌，难免覆没，于国何益？"

卢象升摇摇头，苦笑一下，没有作声。杨廷麟接着说：

“畿南三府虽然也有匪、旱之灾，但还不十分残破，民心也未失去。如能移军广、顺，号召士民，则不但粮草无匮乏之虞，兵马亦将会四处云集。从前金人南下，太行山义民蜂起，结寨自保，与金对抗。无奈南宋朝廷立意主和，使岳飞北伐之谋不行，太行山与冀南父老痛哭绝望，诚为千古恨事，言之痛心。公平生以岳少保自勉，何不承岳少保遗志，联络畿南三府父老，共御强虏？在畿南三府士民，既是救国，也是保家，必能闻风响应，执干戈为公前驱。”

杨廷麟的这番话在目前就军事说确是上策，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打动卢象升的心，倒是他的慷慨激昂的感情使卢象升深受感动。卢象升沉默一阵，叹口气说：“伯祥，你的主意虽是上策，但我实不能用。我只能用下策，派人向绵竹 [2] 作秦庭之哭 [3] 。”

“既是上策，为何不用？”

“这还不明白？”卢象升突然觉得胸中一阵刺疼，站起来，在土炕边低着头来回地踱了几步，然后接着说，“一个月来，枢臣与权珰蒙蔽主上，疏、揭 [4] 交攻，环顾中外人情 [5] ，尽伏危机，以相嫁祸。弟以戴罪之身，暂统军务，常不知何时就逮。倘若移师广、顺，则朝廷必加以临敌畏怯之罪，不出数日就会有缇骑前来。与其死于西市，何若死于沙场？”

“可是，纵然公不惜死于沙场，与国何益？”

“但求问心无愧，不负皇上足矣。”

卢象升的心里充满了悲愤和灰暗情绪，竭力不让热泪从眼角滚落。他背过烛光，又来回踱了起来。杨廷麟在小桌上猛捶一拳，大声说：

“难道国家要亡在这班人的手里不成？我不信……”

卢象升陡地转过脸来，向杨廷麟摆了一下脑袋，不让他说下去。在这刹那间，东厂侦事人李奇的影子浮上心头，他不替自己担心，而是担心他的朋友会说出一些不满朝廷的话，被什么人添枝加叶，报进京城。他向杨廷麟面前走了一步，说：

“伯祥兄，我想拜托你去保定一行，如何？”

“当然乐于效命。不过，你是要我去向绵竹作秦庭之哭么？我看未必能得到他的接济。”

“尽人事以听天命吧。你在京中同他还有些来往，把军中的困难情形向他陈明，也许会打动他的心。我说过这是下策，但目前只有这一条路子。”

“何时动身？”

“事已万分急迫，愈早动身愈好。你这几天十分辛苦，今夜休息一宿，明日五更动身如何？”

杨廷麟想了一下，说：“既然军情如此紧急，我今夜就动身吧。请赶快写手书一封，由我面呈绵竹，再以言词动之。”

“你还是睡一晚上。”

“不，事不宜迟，说去就去。”

“这你就太辛苦了！”卢象升拱拱手，表示他的感激。

约莫三更时候，杨廷麟拿着卢象升的手书，带着他的一个家人和卢象升拨给他的四名可靠士兵出发了。卢象升把他送出营外，握着手互嘱珍重。杨廷麟策马走了几步，感到很不放心，又勒转马头，叮咛说：

“公一身系国家安危，千万勿作孤注一掷。畿南为我公旧治[6]，民心可用，务望留意。”

卢象升点点头，说：“兄快走吧，不必以弟为念。大丈夫既然以身许国，七尺微躯不敢私有。成仁取义之理，略知一二。以一死上报君恩，在弟犹嫌其少耳。”

他目送着六匹马在昏暗的星光下走了以后，又过了一阵才转回营去。他已经决心战死沙场，想着这次同故人相别恐怕就是永诀，心中有点难过。明知刘宇亮不会给他什么援助，他之所以派杨廷麟前去，固然是抱着“尽人事听天命”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要把廷麟打发走，替国家保存一个有用的人才。这后一点想法，杨廷麟是无从知道的。

卢象升送走杨廷麟的当天夜里，得到兵部的紧急文书，说是据山西塘报，清兵西趋山西，太原危急，命令卢象升督师驰援。象升明明知道清兵就在冀中平原攻城破寨，烧杀淫掠，并没有往山西移动，仅仅派少数游骑作为疑兵，佯装有西窥山西之势，却引起了太原官绅的惊慌。他把檄文投在炕上，心里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杨嗣昌于数百里之外，事事牵着我的手脚，这可奈何！”

虽然他自己决定不接受兵部的命令，可是他手下的大同总兵王朴也直接得到了兵部檄文。王朴手下的将士早就不愿随着他受苦拼命，一听说山西危急，兵部来了檄文，都要回去保护家小，鼓噪起来。不由分说，把王朴扶到马上，拥着他往西而去。

卢象升所率领的三个总兵官，以王朴人马最多。王朴走后，虎大威、杨国柱两个总兵官的部队和象升自己的标营，连同不能作战的人员在内，合起来仅有六千多人。第二天中午，他率领着这几千残兵，开到南宫县境，在荒野中扎营立寨。各营都派出一些人挖掘草根，拿回来洗净，切碎，和着很少的杂粮充饥。卢象升也吃同样的东西。他知道清兵下一步或者深入畿南，或者由这里向山东掳掠，所以他打算在这里使人马稍微休息一下，明天到巨鹿找敌人进行大战。这时高起潜带了将近两万人马到了鸡泽，离这里只有几十里路。他赶快写了封恳切的亲笔信，派一名小校飞马送去，请高起潜也把军队开往巨鹿，以便互相声援，分散敌势。

他刚把使者派出，有畿南三府的几百父老来到营外，要求见他。卢象升听到禀报，赶快走出营门，接见了父老代表，问他们前来何事。从代表中走出来一位体格健壮的老人，飘着花白长须。象升一看，并非别人，正是巨鹿的爱国志士姚东照，腰间挂着他不久前赠的宝刀。姚自清兵入塞后，到处奔走联络，号召抗御清兵，保家卫国，在畿南三府百姓中深孚众望，所以公推他代表大家同总督说话。他还不知道卢象升已经降级，所以一开口就称他“尚书大人”。他声音洪亮地说：

“尚书大人，天下汹汹，快有十年了。满鞑子已经数次入塞，杀我人民，掳我丁壮，淫我妻女，焚我屋舍。凡我大明臣民，都应该同仇敌忾，与敌周旋。无奈虏骑所至，我兵不战自溃，州、县望风瓦解，实在令人痛心！大人不顾万死，屡挫凶锋，以为天下表率。可恨奸臣在内，大人一片孤忠，反被嫉恨。上下千里，空腹驰逐，徘徊荒野，竟连吃一顿饱饭也不能得！唉，天哪，像这样，如何能对抗强敌！”

姚东照的声音哽咽和打颤，不能不停顿一下。周围的人们，不管是父老代表或象升的麾下将士，听到这里，都感到喉咙堵塞，心里憋得难过。有人低下头去，有人悄悄地向总督的脸上瞟了一眼，看见他两眼潮湿，神色激动，从嘴角流露出一丝苦笑，等着老头子继续说话。

“听说今天五更，三军鼓噪，大同总兵王大人借口出关 [7] 去救山西，带着他的人马走了。将要临敌决战，竟然发生此事。大人只剩下几千个饥饿疲惫的人马，如何能杀败鞑子？请大人听从愚计，赶快移军广平、顺德一带，征募粮草，召集义师。我们三府子弟一向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一旦知道大人来到，人人会踊跃慷慨，同心齐力，听从大人指挥，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只需大人振臂一呼，我敢断言，数日之内，人们会背着干粮，云集麾下，十万人不难召集。如此岂不远胜于大人只臂无援，独抗强敌，徒然送死？望大人三思！”

老人的句句话都打在卢象升心上。想起来杨廷麟给他的忠告，他在心里说：“三府民心果然可用！”然而他仍有顾虑。他深知三府百姓平日与官府势如水火，人心思乱，处处潜伏危机，一旦都起来同清兵作战，纵然能帮助他将清兵赶跑，却也会给朝廷带来“殷忧”。倘若有“无赖之徒”乘机作乱，他何以上对朝廷？到那时，他将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于西

市。他没有多犹豫，拱拱手说：

“暾初先生，各位父老！我十分感谢父老们的隆情高义！象升十年来身经百战，未尝败衄，然今日情势如此，唯有一死报国！”

听了他的话，群情更加激动，纷纷地劝他移军广、顺，整顿兵马。一个农民老人揩揩眼泪，大声说：

“总督大人！你不要以为老百姓是无知愚民，只要大人移军广、顺，军民齐心，还怕不能够打败敌人？难道大人不信咱三府老百姓会拿起刀枪来保家卫国？大人，光想着一死救国可不是办法，如何打胜敌人要紧！”

卢象升摇摇头说：“唉，今日象升虽名为总督，实际只有疲卒数千。大敌由西边冲来，我既无援兵，又无粮草，千里转战，已经力竭。可是事事都由中制，动遭掣肘，夫复何言！象升旦夕就要战死沙场，不必连累畿南三府的父老兄弟！”

姚东照大声说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能击败鞑虏，徒死何益？”

听了这几句话他很感动，但是他心中明白，如果他移军广、顺，朝廷一定会说他是逃避敌人，把他逮捕进京，到那时他纵然有一百张嘴也无处替自己申辩。但他是朝廷大臣，这样话不能对百姓父老说出口，只能回答说：

“象升身为朝廷大臣，何能违背圣旨，擅自移军就食？见危授命，死而无憾！”

“可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不唯君命难违，且总监大人即在数十里外。诸君虽出自一片好心，然象升倘以违抗圣旨、临敌畏怯的罪名，死于西市，千古含冤，何如慷慨跃马，死于炮火锋镝之间！象升死志已决，请父老们不必再讲了！”

父老们明白了他的苦衷，有人摇头不赞成，有人叹息，有人失望顿足，也有人因军情危急，朝廷昏暗，卢象升徒然就死，激愤难忍，不禁失声痛哭。姚东照向他面前走近一步，说：

“大人，听说虏骑正在向南来，请大人暂时退兵，稍避凶锋，缓十日与虏决战如何？”

“为何？”

“如大人能在十日内不与鞑子决战，东照与三府父老就可以率领数万子弟前来助大人一臂之力。”

象升抓住姚东照的手，把他拉到几步之外，用潮湿的、十分激动的眼睛

望着他，叹口气说：

“暾初先生！我的处境你还不完全明白。我感谢你的好意，可是我怎么能等待十天呢？”

“为什么不能等待？”

“第一，学生已被朝廷夺去了尚方剑和尚书职衔，不知何时会有缇骑来逮入京师问罪。万一在十日之内学生被逮入京师，倒不如赶快与虏一战，宁为国殇，胜死于诏狱[8]多多。第二，看虏骑趋向，分明拟深入山东，截断运河，威胁济南，倘不趁早迎击，挫其气焰，则山东数十州县必将望风瓦解。到那时，不唯朝廷将治学生以纵敌深入之罪，即学生亦将何以对山东百姓？第三，”象升放低声音说，“目前官军士气不振，畏敌如虎；自王朴走后，军心更为动摇。这所剩的数千饥饿疲惫之师因感学生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和平日赤诚相待，暂时不忍离去，勉强可以一战。稍缓时日，军心瓦解，学生纵然想战也不可得矣。”

“那么候我五日如何？”

“五日？……不行，不行。”

“倘若五日不行，请大人务必候我三日！”

卢象升不好再拒绝姚东照的好意，于是回答说：

“好吧，你们快回去号召三府子弟，不令虏骑长驱南下。三日之内，我这里会有消息。我看，虏骑行军甚疾，常如骤风急雨，恐怕你们想助我一臂之力已经来不及了。我明天将稍向西南移动，以便与高监军大军靠近。巨鹿为先生桑梓，但愿我们能够在巨鹿再次相见。”

他同姚东照回到众人面前。父老们把随身带来的少数粮食拿出，献给象升。一位父老颤抖着雪白的胡子说：

“大人，我们因来得仓猝，又不知是否能遇到大人，所以带来的粮食不多，只算是略表三府百姓的一点心意。如大人移军广、顺，我们三府百姓为抵御异族入犯，尚有忠义之气，虽然日子很苦，把自己下锅的粮扫数拿出，都很高兴；只要能毁家纾难，甘心情愿。”

附近的有钱人家早就逃避一空，只剩下一些穷苦百姓。他们听说卢象升决心同清兵作战，军中已经绝粮，三府父老们前来献粮，也纷纷把埋在床头、藏在墙洞里和窖里的杂粮都拿出来，送到营门外。一位满面菜色的农民老太婆兜着一手巾枣子，拄着拐杖，喘吁吁地赶来。她两眼流着泪，双手把枣子捧给象升，说：

“大人，连年又是大旱，又是蝗虫，还加上兵荒马乱，老百姓家家缺粮。我这个孤寡老婆没有别的东西，把这一点红枣送给大人煮煮吃，多杀几

个鞑子。”

“老大娘，你没有儿子么？”

“唉，苦命！儿子都没啦！上次鞑子来到这一带，一个儿子被杀，一个给掳了去，杳无音信！”老婆子哭着说，“朝廷老子养那么多兵，只会骚扰良民，谁肯出力打仗？末梢年老百姓活该遭殃。在劫啊，有啥法子？”

卢象升不肯收她的枣子，但老婆子哪里肯依，只好留下。

这天晚上，卢象升心绪纷乱，不能安眠。三更以后，他带着人马离开营寨，向巨鹿县迎击敌人。中午时候，部队到了巨鹿县的贾庄。得到探报，有几千清兵快到附近，他叫将士们站成一个圆圈，然后他勒马站在中间的土丘上，向四面拜了四拜，说：

“将士们，今天我们就要同敌人相遇了。我与诸位同受朝廷厚恩，今日正是我们为朝廷效命的日子。我们怕的是不能够为国战死，不怕不能得生。宁作断头将军，战死沙场，不能辜负国恩，临敌畏缩。纵然我们今天为国战死，也使敌人不敢再轻视我们，并使千万志士闻风兴起。弟兄们，随我前进！”

说完以后，他把五明骥的镫子一磕，带着标营人马，向敌人的方向奔去。虎大威和杨国柱两位总兵官的人马紧紧地随在后边。走了十来里路，见北方烟尘蔽天，鬻箫声阵阵传来。象升策马朝着尘埃飞扬的敌营奔去。虎帅担任左翼，杨帅担任右翼。刚一接仗，右翼兵马受不住敌人骑兵的冲击，稍向后退，虎大威立刻从左边扑上去，象升也舞刀跃马大呼，向前冲杀。一时三军振奋，杀得清兵大败，四散奔逃。附近没有逃迁的村民自动地纠合成群，拿着锄头和白木棍子，把那些落荒而逃的清兵打死不少。

黄昏前，卢象升率领将士们退回贾庄，准备明天同清兵的主力决战。派往鸡泽送信的小校已经转来，知道高起潜不肯发兵相助，象升恨恨地叹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

三更时候，月色苍茫，鬻箫声突然从四面吹响起来。卢象升走出军帐，四面一听，知道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他非常镇静，好像这结局早在他的意料之内，只是仍不免在心中遗憾地说：

“高起潜的关宁铁骑离这儿只有五十里，假若能够赶来，给敌人一个内外夹击，该多好啊！”

第二天是十二月十二日。敌人在拂晓前从西边又来了一万多骑兵，连昨夜来到的有三万以上，把卢象升的营寨围了三重。过了一会儿，天色大

明，但天气昏霾，日色惨淡，刮着冷风。突然，鬷箫声、炮声和喊声大作，开始从四面向明军猛攻。虎大威守西面，杨国柱守东面，南北两面由副将等官防守。在四面紧要地方，架好大炮。卢象升往来指挥，炮不乱发。这些炮手的名字他全记得，他叫谁谁就点放。有一次当他正在指挥开炮时，炮手中流矢阵亡，而敌人像潮水似的涌过来。他立刻跳下马，抓住火绳，连开两炮，打死了一批敌人。第二个炮手赶来，从他的手中接住火绳，他才重新上马，赶往另一个最危急的地方督战。

自辰至未，敌人猛攻不退。象升营内的火药和铅弹完了，箭也完了，他的脸孔被硝烟熏黑，衣服被烧破几处，并被流矢穿透了几个洞洞。西南角的敌人，听见象升营中的炮声齐喑，扛着四面红旗，冲了进来。这时营中炮烟弥漫，几丈远看不见人。象升大呼杀贼，在潮水一般的清兵中左右冲杀。忽然看见虎大威被敌人包围，支持不住，他冲了上去，大叫说：

“虎将军！今天是我辈为国尽忠的日子，不要怕死！杀呀！杀呀！”

虎大威杀开一条血路，同他会师，挽着象升的马缰劝他突围。他不肯突围，用刀向虎大威扬一扬，大声说：“放手！”虎大威放了手，立刻有一大群敌人把他们冲散了，以后再也没有会合的机会。

经过半天的攻守战和半个时辰的混战之后，卢象升的将士死伤惨重，剩下的不多了。贾庄外边不远有一座蒿水桥。战场已经由贾庄移到蒿水桥边，实际上也只是些零星战斗。明兵这一堆，那一团，被敌人分割包围，坚持着最后的战斗。这种战斗，既不是为着胜利，也不是为着突围，而是受一个十分单纯的愿望所支配，就是要在自己倒下之前多杀死一个或几个敌人，死不投降。

虎大威和杨国柱都负了伤，不知什么时候就突围走了。家人顾显一直跟在卢象升的身边，负了十几处伤，栽下马去，失了知觉。过了片刻，他突然抬起头，睁开血红的眼睛，但是他没有再看见总督和五明骥。正在这时，一群敌骑从他面前奔过，他从地上抬起短剑，用力向敌人掷去，恰好刺中了一个敌人的头部。敌人大叫一声，栽下马去。“老子又赚了一个！”顾显在喉咙里骂了一句，倒下去死了。

卢象升已经受了三处箭伤和两处刀伤，他的身边只剩下宣府参将张岩、掌牧官杨陆凯和二十几个骑兵，而且都负伤了。他率领着二十几个人杀到蒿水河边，被宽阔的河水拦住，冰不厚，已经有几匹马踏破了冰凌陷在河里，对岸有一个穿红袍的敌将带着一起人用乱箭射来，象升的左胸上又中了一箭。他拔出箭，大吼一声，五明骥腾空一跃，跳过了两丈多宽的河水。敌将大吃一惊，回马便逃。象升连砍死两个敌人。如果他这时向南奔去，会很容易地脱离战场。但是他没有这个想法。他回头一看，发现跟着他的二十几个人都不曾过来，正在被十倍以上的敌人围攻。他又吼叫一声，同时把镫子一磕。五明骥好像懂得主人的意思，打个转身，踏着蹄子，喷鼻，奋鬣，愤怒地叫了一声，一纵身跳回到河水

这边，往敌人的核心冲去。卢象升因为流血太多，感到自己快要不能支持，快要死了。他一面砍杀，一面呼喊着下边的话，鼓励他的将士，也鼓励他自己：

“将军断头，勇士捐躯，就在此时！杀！杀！……弟兄们，用劲儿杀呀！……”

他的背上又中了一刀，身子猛一摇晃，几乎栽下马去。但是他赶快用左手扶住马鞍，回身砍死了一个敌人。他把自己的人马救出来，重新来到蒿水河边，背水作战。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五六个人，参将张岩和大部分弟兄都死了。掌牧官杨陆凯骑着千里雪，紧随在他的身边。千里雪的洁白的身上被鲜血染污几片，有些血是杨陆凯的，也有些是从敌人的身上迸过来的。杨陆凯负伤很重，困惫不堪，衰弱地对卢象升说：

“大人，你快跳过河走吧，我在此挡住敌人！”

卢象升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又似乎在鼓励他，重复着叫：

“将军断头，勇士捐躯，就在此时！”

战斗又继续了一阵。五明骥的一条前腿突然中了流矢，打了前栽。卢象升翻身落马，但他挣扎着站了起来，徒步迎战，一群敌人骑兵包围着他，要他投降。他一面抵抗，一面愤怒地说：“堂堂大明，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但声音已经很弱，很低，不能连贯。片刻之间，他的头上又连中两刀，一刀在后脑，一刀在脸上。他大叫一声，倒了下去，把大刀抛得很远。他的耳膜上还在响着刀剑声和喊杀声，而他自己像做梦一样，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仍在战斗，仍在呼喊。不过，他又模糊地知道自己受了重伤，躺在地上，血正在向外奔流。他还想挣扎起来，再杀死一两个敌人，可是他挣扎不动，哼了一声，失去知觉。

杨陆凯也从马上栽下来，离卢象升躺卧的地方只有几尺远。他以为象升还没有死，赶快挣扎着爬过去，用自己的血身子遮盖着总督，敌人不知道那第一个倒下去的、穿着小兵号衣的勇猛战士就是卢象升，所以没有割取他的首级。但他们非常恨他，尽管看见他已经死了，还用乱箭射他，为死伤的伙伴报仇。杨陆凯在箭雨中紧紧地抱着总督，没有叫喊，也没有动一动。他死了，背上中了二十四箭，还有许多箭落在他的周围，深深地插入土中。

当卢象升落马之后，五明骥昂着头，吃惊地向周围望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随即它明白自己受了伤，而主人也离开它了，它又失望又愤怒地冲出重围，几乎将一个敌方骑兵冲倒。一群敌人看见它是一匹稀见的骏马，从四面围上来，打算把它捕获。它昂着头，抖抖鬃毛，兀立不动，连喷几个鼻子，望着蒿水长叫一声。等敌人走近身边时，它突然狂怒地跳了起来，踢倒了一个敌人，跛着一条前腿向旷野奔去。几个清兵仍不死心，继续追它。它跑到蒿水的转弯地方，徘徊起来。一眨眼工夫，几个清兵又追到了。它打算纵身跳过河去，但因为它的前腿负伤，

而这地方的河身又特别宽，它在离岸两丈远的地方落下水里。它正在挣扎着往对岸浮去，清兵射了几箭，把它射死。

三天以后，在一个夜间，杨廷麟赶到战场上寻找卢象升的尸体。

他没有看见刘宇亮。卢象升的手书还揣在他的身上。刘宇亮在安平风闻清兵将到，吓得面无人色，急急慌慌地逃往晋州。晋州知州陈宏绪同城中士民歃血盟誓，不让刘宇亮一兵一卒进城。刘宇亮大怒，一面上疏请旨将陈宏绪逮京问罪，一面往真定逃去。杨廷麟到了保定，正要往真定追赶，忽闻卢象升全军覆没，放声大哭，就连明彻夜往贾庄奔来。

贾庄一带方圆几里的范围内，成了个死亡世界，到处是人和马的尸体。明兵固然绝大部分阵亡了，清兵也在这场恶战中死了几千。杨廷麟正在设法寻找卢象升的尸首，忽然从附近传过来一匹战马的萧萧悲鸣。他身边的一个弟兄原是跟着卢象升多年的亲兵，激动地说：

“老爷！老爷！这是千里雪的叫声！”

他们向着战马嘶鸣的地方跑去，果然看见一匹雄骏的白马昂首兀立在月光下，似乎在等待他们。等他们走近它时，它一扭头跑开了，在远远的荒野上停下来，又发出苍凉而悲哀的嘶鸣。他们又按着声音追去，而它又跑了。它这样跑了几次，萧萧地叫了几次，最后来到蒿水岸上，不再动了。杨廷麟同随从们来到白马身边，首先发现了杨陆凯的死尸，随后从杨的死尸下找到了另一个人的尸首。虽然象升的面部被砍伤，血肉模糊，但是那个老兵一看见他头上束的白网巾，号衣里边的麻衣，就抱着尸首大哭起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老爷！我们的总督！”

他们把象升的血衣脱下，看见总督印还绑在肘后。

杨廷麟等正在收拾卢象升和杨陆凯尸首的当儿，忽听人声嘈杂，自远而近，并有很多灯笼火把，使他们大为惊异。等他们跳上马向前迎去，看见来的人都是畿南百姓装束，手执各色武器，也有拿着锄头和白木棍子的，在月光下黑压压地望不见边儿。经他们一问，才知道是姚东照来寻找卢象升的尸首的。原来姚东照回去一天多工夫就号召了两三万人，汰去老弱，挑选了七八千人，正要连夜往贾庄赶来，恰有一支清兵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其实敌人只有两千多骑兵，利用明军畏怯避战，才敢离开主力，孤军长驱，冲到巨鹿与广宗之间，到处焚烧房屋，奸淫抢掠，掳走男女人口。姚东照等父老号召的义勇百姓埋伏在广宗城北，突然将清兵从中间截断，四面呐喊，八面围攻，一阵混战杀死了清兵三百多人，夺回了很多人口和耕牛。清兵不敢恋战，向东逃去。打过了这一仗，姚东照等重整队伍，奔救卢象升来。等他们赶到蒿水桥战场，卢象

升已经阵亡三天了。

姚东照一看见卢象升的尸首，不禁失声痛哭，说："大人！你要等三天与虏兵决战，断不会兵败身亡，是朝廷将你逼死的啊！"数千爱国百姓对朝廷的无道更为清楚，有人忍不住用很粗鲁的话诅咒朝廷，骂兵部尚书杨嗣昌，骂总监军太监高起潜，也有不少人惋惜卢象升只懂得一个"愚忠"，落得如此下场。有一个人在看过卢象升的尸首后大声骂道：

"这算是什么世界，什么朝廷！不肯为国打仗的人受到皇上宠信，愿意为国打仗的人反而受到责备，不给援军，不给粮饷，逼死沙场，高兴了敌人！"

卢象升的亲兵并没有死尽。有一个名叫郑奎的亲兵带着重伤逃出来，驰马到了北京，向兵部禀报总督的阵亡经过。杨嗣昌亲自召见了他，听了他的详细禀报以后，问：

"杨赞画死了没有？"

"他没有死，卢总督前一天派他往保定去啦。"

杨嗣昌感到遗憾，不再问下去，起身走了。他不相信卢象升真的死了，派了三个人去贾庄察探实情。有一个叫作俞振龙的回来禀报说卢总督确实阵亡，被诬以禀报不实的罪名，吊了三天三夜，打了几百鞭子，希望他说出卢象升是逃跑了，没有下落。但俞振龙决不说谎。他在临死时候，对着审讯他的官员说：

"唉，天道神明，不要冤枉忠臣！"

杨廷麟回到北京，把军中的曲折实情，上奏皇帝。杨嗣昌代皇帝拟了一道上谕，责他所奏不实，将他降了级，贬到江西 [9] 去做个小官。这时清兵主力已由畿辅转掠山东，未经战斗就破了济南。

[1] 畿南三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都在现今河北省南部。

[2] 绵竹——刘宇亮是四川绵竹人。明朝士大夫习惯，对内阁辅臣一级的大臣不称其名，称其籍贯。

[3] 秦庭之哭——楚国京城郢都被吴国攻破，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哭了七天七夜，求来了救兵。

[4] 揭——即揭帖，奏本的一种。

[5] 中外人情——朝中朝外的人情，此处实际上指杨嗣昌（朝中）和高起潜（朝外）。

[6] 旧治——指卢象升曾做过大名兵备道，治理过畿南。

[7] 出关——当时畿辅北部的人们说出关是指出居庸关和山海关，畿南的人们说出关是指出固关。

[8] 诏狱——由皇帝下诏令逮捕下狱，称为诏狱。在明朝，一般由东厂或锦衣卫执行逮捕，下入镇抚司狱中。

[9] 贬到江西——顺治二年清兵下江南，他在江西从事抗清活动。次年守赣州，被清兵围攻半年。十月四日城破，他投水自尽。

商洛潜伏

第二十四章

从谷城回来以后，得知高桂英母女同刘芳亮平安脱险，李自成心中大为宽慰，但是这种宽慰很快就被摆在眼前的困难压倒了。不管扫粮也好，买粮也好，粮食来源愈来愈困难，而失散的人马却又陆续归来。附近县份里杆子众多，小盗如毛，不要说一般殷实户多被烧杀抢劫，连穷人们的鸡、羊和留着过年的一点杂粮也被抢光。老百姓不等荒春到来，已经有不少家开始吃草根树皮。李自成每天骑马出去，总看见一些路边的榆树被饥民剥去了皮，露出来白光光的树身，还常常看见一些枯瘦如柴的男女饥民出外逃荒，心中着实难过，但也想不出多少救济办法。

一天上午，李自成心中烦闷，只带着一个亲兵出寨，也不骑马，走出二三里外，在一个高坡上站定，忽见总管骑马飞奔而来，到他面前翻身下马。自成问：

“有什么事？”

“咱们原说今天中午向附近十来个村庄放赈，我来问问，还放不放？”

“为什么不放？”

“我昨晚算了算，咱们现有的存粮吃不到年底。这次再一放赈，粮食就只

能吃到小年下。各处打粮都有困难，万一打来的粮食很少，弟兄们怎么过年？”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暂时不放赈，等再弄到一批粮食再说。”

“今天放赈的事，已经对各村老百姓说了么？”

“还没有。”

李自成低下头去，沉吟不语。如今离年下还有半个月，他本来打算今天放一次赈，到腊月底再放一次赈，让老百姓能够过年。可是目前将士们也只能吃半饱，饿得黄皮寡瘦，倘若过年时再不让大家吃几顿饱饭，定会有许多怨言。俗话说，兵没粮草自散。难道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散伙么？可是如果不放赈，难道能眼巴巴地看着附近的百姓饿死和逃光么？

“暂时不放行不行？”总管等不到闯王回答，小心地问。

“你先回去，让我想想再说。”

总管骑马走后，李自成又寻思片刻，决定去找刘宗敏商量一下，便吩咐亲兵跑回老营去牵马匹，他独自留在高坡上等候。

旷野寂静，一片荒年和残冬的萧条景象。忽然他似乎听见有一个女人在呼唤他的乳名，使他十分诧异。仔细一听，果然有人在坡下边呼唤，很像小时母亲唤他的声音：

“黄来儿[1]！黄来儿！……”

声音拖得很长，微微打颤，十分凄惨。喊了几声就停下来，哭两声，然后再喊。李自成的心弦被这呼唤声深深打动。他迅速走到可以望见坡下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婆婆□着一只破荆条筐子，拄着一根棍子，正在艰难地往坡上爬，走两三步就站住回头呼唤，呼唤不应就坐下去哭。约莫半里外，小路旁边，坐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不回答，也不望她。自成明白了，赶快走下高坡，要去搀扶这个老婆。当他下坡时，忽然想起来他的父亲，心中一酸，眼眶里涌满热泪。父亲李守忠是一个庄稼人，为着养家糊口，每到农闲时就自己做些瓦盆瓦罐放在土窑中烧熟，挑着走乡串村叫卖。他十三岁那年冬天，父亲已是五十多岁，一天下午，挑着没有卖完的瓦器回来，因为忍受饥饿，腿脚无力，在离家几里远的山坡上跌倒下去，死在那里。如今想起此事，好像脚下就是父亲跌倒的地方，仿佛地上还散着摔碎的灰色瓦器。等他走到女人跟前，这些幻象消失，他才看清她并不像他想的那么老。这个女人只有四十多岁，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脖颈很细，暴着一条条青筋，看见自成，也不害怕，只顾哀哀哭泣。自成问道：

“大婶子，你是爬不上这个坡子么？”

女人止住哭，抬起头来打量他一眼，哽咽说：“可不是？人都饿得跟纸糊的一样，风一吹就会倒，连站也站不稳，还说爬坡！可是过了这个坡，离家还有六七里，用屁股在地上挪也得挪回家去。家里还有三四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回去晚了都要饿死啦！”说毕，又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自成又问她几句话，知道她的男人病在床上，家里还有一位婆母，一个小侄儿。那个坐在路边不动的是她的小儿子，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刚才才吃了几口谷糠。她的大儿子在十天前随着村人们出外逃荒去了。自成看看她的筐里，知道那装在小口袋里的是二升谷糠、半升黑豆，四五斤豆饼，另外就是沿路剥的榆树皮和挖的草根。

“大婶子，你这些东西从哪儿讨来的？”

“从我娘家借来的。我爹娘也够可怜，可是他们不能看着我一家全饿死，借给这一点东西。”

“这一点东西也不够一家人吃几天啊！”

“挨一天是一天呗。在劫难逃，有什么法儿？只是可怜这孩子才十岁，是个嫩生生的人苗儿，也眼巴巴地看着饿死！”女人说毕，又忍不住啜泣起来。

自成向怀中摸了摸，偏偏今天身上没有带散碎银子，连零钱也没带。他望望女人，望望坐在路边的孩子，不由得想起来幼年时候随母亲逃荒的悲惨情形，于是他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大困难摆在面前，今天也要放赈。他用一只手提起荆条筐子，一只手拾起棍子递给女人，说：

“大婶子，来，我帮你提着筐子，你拄着棍子，爬上这个高坡。你家是哪村的？”

“张家湾的。”

“啊，路还好走，翻过这个高坡就是平地了。快回去，听说义军今天又要放赈啦。”

一听说义军又要放赈，女人的眼睛亮了，赶快问：“副爷，你说这话可是真的？”

“自然是千真万确。”

“唉，我的天！咱这一带的穷百姓永远也感不尽你们义军大恩！可是今天就放赈么？”

“今天就放赈。”

女人急着要回村子去，又提高战栗的悲声唤她的儿子。那小孩不但不理，反而倒在路边，不肯起来。闯王看这位大婶子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便说道：

“你不用叫他啦。马上就有几个弟兄来这里，我叫一个人把他带上来。这孩子是饿瘫了。”

女人听了，重新把闯王浑身上下打量一眼，看相貌不是等闲之人，论打扮却看不出一点阔气，而待人又十分和善，随即说道：

“副爷，你真是一个好人，你也是个小头儿吧？”

闯王笑着说：“不是。我是个喂马的。”

“你老别哄我，我看你不像是马夫，一定是一个小掌盘子的。”

“我是个马夫头儿。”

“也管十来个人吧？”

自成微笑着点点头。

“像你副爷这样好人，神会保佑你，迟早会升成掌盘子的。”女人说毕，又呼唤儿子，吩咐他等候片时，有人会带他上坡，然后才拄着棍子，随在闯王背后，艰难地往上爬。

“你的小儿子可叫作黄来儿？”自成一边走一边问道。

“是叫华来儿，不是黄来儿。”

“啊，我听成黄来儿了。”

“他是他老子朝华山时求来的，所以就叫他华来儿。”女人停一下，又叹口气说，“只怪他自己投错了胎，那么多富家大户他不去投，偏投到俺这穷家小户来，跟随着爹妈受罪！”

闯王笑着说：“我也是从华山求来的孩子。”

“你也是？”

“不是这西岳华山。俺县城东边有座小山，也叫华山，也有座华岳庙。有一年我爸爸去华岳庙烧香求子，第二年就生了我。”

“副爷，你贵县是？”

“小地方米脂。”

女人怔了一下，随即说：“听说李闯王也是米脂人，你们可是同乡么？”

“是同乡。”

“你一定见过他吧？”

“当然见过。”

“有人说闯王在这里，有人说不在这里。你可知道闯王到底在哪儿？”

“我也说不清楚，只听说闯王快来了。”

“你们闯王的人马真好。自己吃不饱，还几次拨出粮食来救济穷人！”

坡子越往上越陡。女人不住喘气，脚步十分艰难，不再说话了。自成有时不得不站住等她，搀她一把，等爬上高坡时，李强率领一群亲兵也骑着马奔到，在自成面前跳下马来。女人吓了一跳，不敢作声。自成对亲兵头目吩咐：

“李强，你快去把躺在路边的那个小孩子带上来，然后回老营去，叫总管赶快放赈，不得迟误。你就说我说啦，不要怕军中缺粮，天塌有我长汉顶着，我有法子弄来粮食。去！”

“是！”

见李强上马奔下高坡，闯王笑着对女人说：“大婶子，等你回到村里，就该放赈啦。”说毕，他跳上乌龙驹，带着亲兵们飞奔而去。女人简直吓得糊涂了。她还没有清醒过来，李强已经回到她面前，一俯身从马鞍上把华来儿放到地上。女人顾不得说感谢话，赶紧问：

“副爷，刚才替我提筐子的那一位是什么人？”

李强笑着回答说：“他么？……他是俺们的头头儿。”

“也是个掌盘子的？”

“是个大掌盘子的。”

李强没有时间同这个女人多谈话，勒转马头，加了一鞭，向老营飞奔而去。女人恍然大悟，不由得大声叫道：

“我的天！难道刚才的那一位就是闯王么？”

李自成同刘宗敏商议之后，下午又把几位大将请到老营，一起计议。自

成半开玩笑地说：

“目前确实困难得很，可是不要害怕。活人不会给尿憋死，困难能把咱们压扁么？只要咱们自己不泄气，挺起腰杆来，压不扁的，放心！”

高一功望望闯王和刘宗敏，说：

“目前既要养兵，也要养民，既要为目前着想，也要为明年荒春着想，光按照现在筹措粮食的办法是不行的。你们两位可想出来什么好的法儿没有？”

刘宗敏用拳头在桌上猛一捶，大声说：“有！赶快攻破几个富裕山寨，不愁没有粮食！”

闯王接着说：“只要咱们能攻破两三个防守坚固的山寨，其余的山寨就不敢不借给粮食。如今离年底只有半个月了。咱们必须在年底以前至少攻破一个山寨，好让将士们和老百姓快快活活地过年，”

一听说要进攻山寨，袁宗第和李过的情绪立刻振奋起来，齐声说好。李过说：

“近来弟兄们在背后嘀嘀咕咕，大家盼望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下令叫他们明天去攻寨，包管今晚上就高兴得不肯睡觉。”

袁宗第说：“闯王，你决定先攻哪个山寨，把这个活儿交给我行不行？”

自成笑着说：“你另有重要活干，这件事暂时不要你去。”

“要我干什么活儿？”

“剿匪。”

“什么？”

“剿匪！”自成带着气愤说，“这些大杆子，小杆子，零星刀客，小贼毛子，不能打富济贫，只会苦害良民。老百姓有几升粮食也给他们抢去，牛、驴都快给他们抢光啦。这样下去，老百姓如何能活得成？咱们也叫人劝说过几个大杆子头儿，他们不听话。咱们既然在此地驻扎，就不许他们在这一带动百姓一草一木。有本事的去攻山寨，没本事的趁早滚远一点。咱们遇见官兵就剿兵安民，遇见土匪就剿匪安民，总之要叫老百姓活下去，活下去！”

李过说：“按说这些土匪确实该剿，只是，二爹，会不会有人说咱们是大鱼吃小鱼？”

“这不是大鱼吃小鱼，是一正压百邪。”

刘宗敏对宗第说：“老袁，给你三百人马，限你在年底前把方圆几十里以内的贼娃儿收拾干净，开年后再收拾远处的。近一个多月，咱们越是宽容大量，他们越是肆无忌惮。火星爷不放光，不知神灵。你要多砍几颗脑袋！”

袁宗第向自成问：“派谁去攻打山寨？”

自成回答说：“请玉峰哥去，捷轩和补之事情多，离不开，只有玉峰眼下没有多的事。”

关于先攻哪个山寨，闯王近些天总在考虑，已经考虑成熟了。离老营不到二十里路有一个宋家寨，十分富裕，但一则因为寨子在山头上，地势险峻，并且每次向寨中借粮，寨主宋文富都小心应付，如期送到，所以虽然这个寨位置在“卧榻之侧”，相离很近，但闯王决定暂不攻打。从这里往西去大约七十多里路，有一个张家寨，住有三百多户人家。寨主姓张，家有几百顷田地，在商州和西安还有当铺，富而不仁，鱼肉一方。另外还有几十家姓张的虽不似这家豪富，也都很殷实。近来有很多邻近富户，为避土匪，搬到这个寨里居住，使寨中增加到四百多户，男女老少人口在两千五百以上。寨的位置是在一座小山坡上，并不险峻，只是乡勇众多，防守严密，不是熟人谁也不能进去。寨主张守业自恃手下乡勇众多，时常派乡勇出来剿匪，同附近的大小杆子结成死仇。农民军两次送信借粮，他都置之不理。李自成决定先攻打这座山寨，不仅为着它富甲一方，也为的先攻下它有敲山震虎的作用，使别的山寨不敢再抗不借粮。但是以今天义军的力量要攻取这样的山寨，显然十分困难，简直是没有谱儿。除刘宗敏已经知道自成的妙计外，其余的人都感到奇怪，用疑问的眼色望他。田见秀一直没说话，这时因为担子放在他身上，忍不住问：

“你给我多少人马？”

“也是三百人。”闯王笑着说。

“只给我三百人？”田见秀吃惊地睁大眼睛，含着微笑问，“你估计守寨的有多少乡勇？”

“我同捷轩估计了一下：原有住户加上四乡逃去的，寨里大约有四百户以上。平时寨中有三百名乡勇，守寨时家家男人都上寨，会有一千多人。倘若妇女儿童也上寨，那就更多了。”

“自成，你常读孙子兵法，有一句‘十则围之’[2] 的话你大概忘啦。”田见秀捻着短胡子嘿嘿地笑了笑，“你可有什么妙计？当然，对付这样的山寨，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你说得很是。当然只可智取。”自成暂时不把计策当着众人说出来，随即转向袁宗第，“汉举，你现在就带人出发。虽说剿匪必得杀人，可是能少杀就少杀，赶他们滚开就行。那些贼娃子，不是饿急也不会干这号买

卖。事情很急，我不得不催你快走。等你把这个活儿干完，好腾出手来去帮助玉峰。”

一听说剿完土匪以后还派他去帮助田见秀进攻山寨，袁宗第十分高兴，站起来说：

“好，我现在就去点齐人马。”

“去吧，临出发前你再来一下。”

袁宗第走后，李自成命令李过赶快回去准备一下，连夜出发，往商县境内找黑虎星，一方面把剿灭附近土匪的原因对黑虎星说知，一方面请他在破张家寨这事上帮一把忙。他凑近李过的耳朵把要使用的计策简单告诉了他。李过笑着说：

“二爹这个计策黑虎星一定赞成，他同张家寨一向有血仇。”

“你现在就去准备，黄昏后出发。替我带点礼物去，就说我问候他那里全体兄弟。”

刘宗敏和李过走后，闯王又留住田见秀谈了一阵，把办法详细地研究了一下。田见秀走时，闯王一直把他送出村外，又同他并马走了一段路。最后，闯王望着他说：

“玉峰，咱们能不能在商洛山中住下去，老百姓能不能渡过年关，就看咱们能不能在年关前攻破一两个富裕的山寨。如今千斤重担放在你的肩上。万一不成功，咱们只好离开这儿，一切打算都付之东流！”

听了这话，田见秀感到自己的担子过于沉重，生怕辜负了闯王的托付，但又不好推辞，踌躇片刻，说道：

“这事干系重大，只怕我力不胜任，请一功和我同去怎样？”

“一功今天才回来，有许多事需要同他谈谈，我想让他在老营休息一天，赶快回到原处。倘若他在年关以前也能攻破一个寨子，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可是在细心周到上我不如一功，在临机应变上我不如补之。”

“你放心去吧，过几天我会悄悄地到你那里帮你一把。我曾考虑再三，认为只有你去合宜。你在咱们义军中是有名的忠厚长者，去同张家寨打交道他们会乐于跟你来往。再者，由你去主持攻寨，也可以少死一些无辜。”

田见秀不好再说话，怀着略微沉重的心情，向闯王拱拱手，策马而去。

第二天五更，田见秀率领着三百人马向张家寨方向出发，沿途剿匪，打跑了几个杆子，杀死了一些土匪，夺得了不少肉票[3]。他问了问，对没有什么钱的小户，都放他们回家，只把那些比较有家产的票子留下来，通知亲属来赎，但名义上不叫作赎，叫作随便送点礼物为弟兄犒劳。对于几个花票，都严禁弟兄们侮辱，也通知亲属领回。五六天内，田见秀只在离张家寨十里到二十里远近转来转去，同时派人给寨主张守业送信，说明他要替地方剿匪安民，决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只有一次，他派出几十个骑兵突然到了离张家寨五里以内，但那是因为他探听出有一小股刀客窝藏在一座树林中，他派人去把他们赶跑。

农民军派出袁宗第和田见秀两路剿匪，在商洛山中成为一件重大新闻被人哄传。大多数穷家小户都很高兴。来向义军告状的、送消息的、反映各种情况的，每天不断。张家寨的人们对于田见秀的大名早已熟悉，知道他一贯行事都与别人不同，在“流贼”头领中有忠厚长者之称。起初接到田见秀的书子，寨主还有疑心，置之不理，加紧守寨。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农民军确实是在剿匪安民，心中既感奇怪，又感欣慰。恰好在田见秀夺得的票子里边有几个人是张家寨的亲戚，这些人家近来也搬到寨中逃乱。还有一个花票就是寨中的姑娘，在婆家被土匪拉去。到了这时，寨主张守业不得不派人带着礼物，抬着猪、羊和烧酒，拿着他的大红帖子去拜见田见秀。

张家寨派来的代表是寨主的远房哥哥张守敬，一个破落的地主和赌博光棍，一向同杆子打交道都由他出面。这种人既为地主办事，做寨主的腿子，也不愿意得罪杆子，遇机会还想交几个江湖朋友。人们把这种人叫作两张皮。虽然双方都对他不完全信任，但遇事还不得不找他在中间说话。他自己也利用这种身份浑水摸鱼，弄点儿外快。田见秀对这位代表十分客气，走出村外相迎。张守敬跟本地的杆子打交道多年，见过许多大大小小掌盘子的，熟悉他们的生活，甚至有些羡慕。看见田见秀，他简直感到意外。这个在李闯王麾下十分有名的人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短尾巴棉布袄子，补着补丁，腰中束着一条布带子，棉裤的膝盖上也补着补丁，完全像普通的庄稼人打扮，只不过衣服还干净，也不是破烂得“鹑衣百结”。从相貌、神气和言谈、举止看，也很温文儒雅，不带一点儿草莽英雄模样。“嗨，李闯王手下的大头领竟是这样朴实！”张守敬不由得在肚里叫道。

田见秀住在一家小地主的堂屋里。客人坐下以后，互相说了一些客套话，田见秀就说明义军在商洛山中不打算久住，到明年春天要往别处去，但既然住在这里，就不能看着老百姓受土匪残害不管，所以才剿匪安民。张守敬满口称颂，随即把礼单呈上，上边开列着纹银二百两、大红彩缎八匹、本色山绸二十匹、松江棉布二十匹、粗细粮食共十石、猪二口、羊四只、烧酒二百斤。田见秀接过礼单一看，笑着说：

“敝军驻扎商洛一带，对地方多有骚扰，何敢受此重礼。可是完全不收也

辜负贵寨主雅意，只好留下一两样，其余的还请老兄带回吧。”

“哪里话！哪里话！”张守敬站起来说，“贵军剿匪安民，功在地方。区区薄意，何足挂齿。足下要是不肯全部收下，不是嫌礼太少，就是不给面子，小弟就不好回寨复命了。”

“既然这样，只好全部收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抬送的礼物已经来到大门外，田见秀吩咐预备酒饭招待，随即向张守敬笑着说：

“不瞒老兄说，敝军口粮欠缺，更无酒肉，今日只好用你们送来的东西款待你们，这也算借花献佛。”

正谈笑间，有人来禀，说昨夜出去剿匪的一队人马已经回来，捉到了三个看票的，起出来五个票子和两个花票。田见秀立刻叫谷可成陪着客人，自己出去看看，张守敬向谷可成说道：

“你们贵军大小掌盘子的都很俭朴，我今天还没看见一个穿绸挂缎的。田将爷尤其俭朴，往年你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俭朴么？”

“他永远是这样俭朴。前两三年我们极盛时候，他手下有一万人，也是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

“你们有时打开城池，得到许多绫罗绸缎，轻裘美服，金银珠宝，难道他全部送回家去么？”

谷可成笑着说：“我们田爷没有家，每次打开城池，分给他的东西很多，可是他立刻都散给手下将士，自己不要。崇祯八年春天打开凤阳以后，全军十分富裕。在别的营里，许多做头领的人都把绸缎衣服穿在身上，可是我们闯营自来不兴这一套。连我们李闯王也只穿蓝布箭衣，下边都跟着学，成了风气。田爷比别人更喜欢俭朴，一年四季都是穿着粗布衣服，补着补丁。”

“啊呀，真奇怪，我活了四十多岁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一支人马，这样做大头领的！田爷可喜欢喝酒么？”

“不大喜欢饮酒。打开凤阳时，连着几天军中摆筵作乐，他常常不去吃酒，不是到弟兄或老百姓堆中扯闲话，便是到庙里去同老和尚下棋。”

“你刚才说他没有家，难道连一位压寨夫人也没有么？”

可成笑着说：“我们不是山大王，用不着压寨夫人。”

“啊啊，失言，失言！在下不知忌讳，言语冒犯，务乞恕罪。”

“哪里话！这算什么冒犯？”谷可成觉得有趣，大笑起来，“我们是堂堂正

正的一支义军，不是草寇，不是杆子，所以在我们这里说话很随便，什么都不忌讳，你问我们田爷为什么没有夫人么？”

“是，是。”

“他的老婆早亡故了。这些年别人常劝他娶个老婆，他总是说：‘天下未定，要什么家啊！’别人也就不好多劝啦。”

当谷可成陪着客人谈话时，田见秀到了相离不远的一座宅子里。他看见几个弟兄和一群本村男女在围着花票看，纷纷问花票们的家是哪个村庄，婆家姓什么，娘家姓什么。有的花票低着头，红着脸，不肯回答。见秀立刻叫众人全都出去，在门口设了岗哨，不许闲杂人随便进来。他把男票和花票分开，问过了他们的居处和姓名，便退了出来，在大门外责备一个负责看守的小校说：

“我说过遇到夺回花票时，不许弟兄们和本地老百姓围观、打听，你怎么不听从我的话呢？”

小校红了脸，嘻嘻笑着说：“我看这些老百姓是关心才来问一问，没有坏意思。”

“自然没有坏意思。可是这些花票都是方圆左近二三十里以内人，给土匪拉来受了糟蹋，正觉没脸见人，这个一问，那个一问，日后张扬开了，有的羞辱不过，说不定会寻短见。我们只可赶快通知她们家中派人来领回去，怎么可以叫闲人随便张扬？”

他又到另一个院子里看那些被抓来的土匪。这是三个年轻人，面黄肌瘦，看见他扑通跪下。他打量他们一眼，叫他们站起来，并叫人把他们手腕上的绳子解开，问道：

“你们都是看票的？”

“都是的。”他们回答说。

“谁是票房头儿？”

“回掌盘子的大爷，小的是票房头儿。请你杀我一个人，恩典恩典，把他们两个都放了吧！”

“你姓什么？”

“贱姓瓤子[4]。”

“我们这里不忌讳。可是草字头的范？”

“不，不，不是，是……瓤子梨花的瓤子。”

见秀扑哧笑出来，说：“不要忌讳嘛，看你说得多别扭！噢，你是樊梨花的樊。名字呢？”

“穷人家，没有大号。小名儿小五，人们就叫我瓢子小五。”

“蹚[5]多久了？”

“今年秋后才下水。也是饿得走投无路啦，只好跟着别人蹚，不蹚也是死！”

“我看你们都是穷百姓，不是惯匪，我不杀你们，也不打你们。你们不要再蹚啦，还是回家做老百姓吧。”田见秀转向小校吩咐，“中午叫他们饱饱地吃顿热饭，再取点零钱给他们，打发他们走。”

田见秀回去同客人重新坐在一起谈话时，张守敬提起来赎票问题，想探探他的口气，共需要多少银子。不等客人把话完全说出，见秀赶快截住说：

“恭甫兄，银子的话请你莫提。敝军的宗旨是剿匪安民，并不是为的银子。何况，我们对令昆仲都是久仰，本该备点薄礼，亲到宝寨趋谒，以表仰慕之心，只是无人介绍，深恐冒昧。今日劳兄台光降敝营，实在万分荣幸。倘蒙令昆仲不以草莽见弃，今后做个朋友，遇事互相关照，什么都有了，何在乎几两银子！”

“玉峰老兄，话虽如此，但愚弟怎好把票子白白儿领回去呢？并非弟一定要提起银子，实在说来，也只是要略表敝寨父老兄弟的感激之情。何况贵军在此剿匪，功绩卓著，就不说那些票子，敝寨也应该拿出若干银子为弟兄们买双鞋袜。”

争执半天，田见秀一味逊谢，不肯说出银子数目。最后没有办法，他只好说：

“恭甫兄，银子数目弟绝不说。你们自己斟酌，不管多少，表一表你们的意思就行。即使送来一钱银子，弟也决不嫌少。如果斤斤计较银子多寡，那就太不够朋友了。”

“大概贵军目前很需要粮食吧？”

“提到粮食，敝军确实困难。还有，老兄大概也知道，敝军在万分困难中还经常赈济饥民。倘若宝寨可以惠借粮食若干担，不胜感激之至。”

“不知需要多少？”

“多寡都可。既蒙惠赐，但请从速，因弟不拟在此久留，恐一两日内就要往别处剿匪去了。”

张守敬见田见秀如此厚道，毫不要挟，大为放心，并且认为张家寨很应

该同田见秀拉个交情，以后鱼水相帮。在吃酒时候，又谈到剿匪问题，他趁着这个机会，满面堆笑地试探着问：

“近来敝处一带的最大杆子是谁，老兄可知道么？”

“知道，是黑虎星的杆子。”

“对，对。敝寨有练勇数百，零星小股杆子都好办，就是对黑虎星不好办。”

“我已经派人送去书子，劝他不要再来这一带骚扰。倘若他不肯给我面子，我也就对他不讲客气。”

“可是，听说他同你们一只虎李爷烧过香。”

田见秀笑着说：“我怕他们烧的是断头香。”

“此话怎讲？”

“一只虎当日因见他还讲义气，也颇有向善之心，所以才同他烧香。不想他近来还是土贼性情，奸掳烧杀，残害百姓。补之已经规劝过他，他不唯当作耳旁风，不肯听从，反而背后说些二话。如今补之已经不理他了，再者，我们李闯王的老八队一向纪律很严，纵然是亲手足犯了军纪，也不容情，何况是烧香弟兄？虽说闯王本人不在商洛山中，可总哨刘爷对事情比闯王还要顶真，补之纵然是闯王的亲侄儿，也不敢以私害公。我说他们烧的是断头香，就是这个意思。”

“喝，这真是大公无私！”张守敬把杯子向见秀的面前举起来，说，“单凭这几句话，我就该敬你一杯。”喝过这杯酒，他又说：“玉峰兄，既然你说出这话，我就不妨直言了。”

“当然，有话请说在当面，不要见外才好。”

“这个黑虎星，一向同敝寨不睦，前天晚上又下了一封书子来，真正是岂有此理！”

田见秀在心里说：“自成的计策出来啦，怪道你们今天送来这么一份儿厚礼！”他装作略带吃惊的神气问：

“书子里讲的什么事呀？”

“黑虎星在书子里责备敝寨不该勾引你田爷来此剿匪，杀害他的朋友，百般辱骂，定要兴兵报仇。书子里还限敝寨在三天以外，五天以里，送给他细粮一百石，纹银五千两，好马十匹，好骡十匹，猪羊各二十只，作为年礼。倘不送去，不日攻破寨子，杀得鸡犬不留，寸草除根。你看，这不是岂有此理么？”

“竟有此事？”

“确有此事！”

田见秀怒形于色，把杯子猛一放，当的一声，半杯酒完全溅到桌上，说：“好个不识抬举的黑虎星，竟然敢故意往我田某的脸上撒灰！你们打算怎样给他回话？”

“敝寨防守很严，自从荒乱以来，见过些大股杆子，还没有失过一回。我们谅他黑虎星也不敢真来攻寨，纵然来攻也是白白地损兵折将……”

“你们可不要太自满，吃了大意的亏啊！”田见秀笑着提醒一句。

“请老兄放心，并非愚弟酒后乱吹，敝寨确是像铁打铜铸的一般。”

“万一他烧你们寨外的庄子怎么办？”

“敝寨也担心他这一手，所以打算派人去同他讲和，拿出一些银钱、粮食，但求暂安一时。只是，”张守敬嘻嘻一笑，“既然他说是敝寨勾引你田爷来此，杀了他的绿林朋友，还得请老兄派人告诉他，你来此地原与敝寨无干。”

田见秀的脸一寒，沉吟片刻，说：“恭甫老哥，既然黑虎星对我撕破了面皮，就由我来对付他吧。我想他一两日内一定会派人到贵寨催款，说不定还会烧你们一两处庄子。他们来的时候，请你火速派人前来告知，我要杀他几个人，赶他滚蛋。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倒找上门来了，既然如此，我要他再不敢骚扰宝寨！”

“倘能如此，敝寨实在感激不尽。但能将黑虎星赶走，敝寨定当另有重谢。”

“剿匪安民，理所应该，何必说谢。”

午饭以后，田见秀把张家寨的几个票子交给了张守敬，并派谷可成带二十名骑兵护送他们回寨。田见秀还叫弟兄们牵过来几匹马，请张守敬和被土匪折磨得十分衰弱的票子骑上。他亲自送了二三里路，转过一个山脚，又站在岔股路口交谈一阵，才拱手相别。

在转回村子的路上，田见秀暗暗思忖，看来闯王的计策有了三分把握，但到底能不能成功，仍觉没有谱儿。想着全军的困难情形和自己的艰巨责任，不禁又感到心头沉重。还没有走到村边，忽然看见村边多添了一些马匹，而高大雄骏的乌龙驹赫然在目。他心中猛一喜，正要问，一个小校跑到面前，小声禀报说：

“将爷，闯王来啦。”

闯王只带了十来个人，来到了田见秀驻扎的村内。他一边吃饭一边听田

见秀报告情况，听完以后，饭也吃毕了，笑着说：

“玉峰，咱们这个计是打鬼就鬼，看来成功的成分很大。你派谷可成护送他们回去，可要进寨看看么？”

“我嘱咐他这一次不要进寨，一则不得不提防万一吃亏，二则还不到进寨察看地形的时候。这次只让他在寨外把地形看清楚赶快回来。”

“也好。这样也免得引起寨里的人们疑心。”沉吟片刻，李自成又问，“你看，什么时候可以破寨？”

“这话很难说。目前还八字没一撇儿哩。”

“玉峰，事不宜迟。今天二十，离小年下还有三天。我想，咱们就决定在小年下以前破寨吧，不能再耽搁了。”

田见秀吃一惊：“怎么能这样快？难道用硬攻么？”

“不，仍用计取，免得将士们伤亡太多。”

“用什么计策会这样快？”

“如果不是今天张守敬来一趟，把票子领回去，我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够破张家寨。今天你做得很好，明天他一定还要来一趟。原来我想的几步棋，立刻就可以走啦。”自成站起来，用决断的口气说，“好，不要夜长梦多，决定在后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前破寨！”

他把想好的几步棋对田见秀一说，见秀点着头琢磨一下，觉得可行，但又不放心地问道：

“张守敬明天一定会再来么？”

“按道理讲，明天张守敬一定会来。”自成想了一下，接着说，“好吧，我又想了一个主意，使张守敬不但断无不来之理，而且会按照咱们选定的时候来。”

“竟有这样把握？”

“有，不过将来破寨之后少不得多少分给黑虎星几十石粮食。我原想只请黑虎星给张家寨送一封要粮要款的书子就行，如今还得他带着几百人马来张家寨外边闹腾一下了。”

自成把他所想出的主意告诉见秀。还没等他的话完全说毕，见秀把桌子一拍，跳起来说：

“行！行！就照这计策办！这不叫别的，应该叫作‘李闯王智取张家寨’。”

两个人哈哈地大笑起来。随即，闯王写了一封书子，唤来随行的老兵王长顺，派他立刻飞马送往黑虎星盘的地方。

[1] 黄来儿——相传李自成诞生时，他母亲曾梦黄衣人走进屋中，故替他起一个乳名叫黄来儿。

[2] 十则围之——语出《孙子·谋攻篇》，意思是自己的兵力比敌人多十倍，才可以去包围敌人。

[3] 肉票——土匪拉人的目的在换取钞票，故江湖上将被绑架勒索的人叫作“票”。常常为说话时音节谐和起见，加上一个名词语尾，便成“票子”。有时为着同钞票区别起见，变成一个复合名词，便成“肉票”。在票的语根上加一个女性语头，便成“花票”。

[4] 瓢子——黑话忌说“饭”，因与“犯”同音，把饭叫作瓢子，已见前注。引申开来，“范”、“樊”也用瓢子代替。

[5] 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作“蹚光棍”，高级一点叫作“蹚绅士”，土匪又称作“蹚将”。

第二十五章

这天晚上，在张守业的客房里聚着本寨的几位管事人和几家肉票的当家人，商量如何酬谢田见秀。钱财当然只能出在被拉去票子的苦主们身上，别人只是来帮助研究一个适当数目。苦主们在票子回来以前，每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愿意出很多银子赎人，只害怕土匪们一怒把票子撕了。这些票子之所以没有赎成，不是因为苦主们不肯出钱，而是因为杆子的胃口太大，漫天要价。可是如今票子们平安回家了，要谁家多拿出一两银子就好像要从身上揭掉一层皮，疼到心里。尽管他们有的人把银子埋在地下，有的人在暗中放阎王债，却谁都把自己说得是从黄檗汁里泡过的，苦不堪言。谈到二更以后，仍然没有眉目，张守敬大为生气，只好抹下脸皮，说出丑话道：

“你们这些土财主儿，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拄哀杖不哭爹。票子没有放回来，你们托我想办法，难道也这么诉苦么？既然大家说得这么苦，那好啦，算我是六指儿搔痒——多这一道子。明儿一清早，我把票子送还给田玉峰，永不再过问这号闲事。到那时，你们有的哭爹，有的哭儿，活该！”

几句话，说得苦主们哑口无言。张守业玩弄着翡翠扳指[1]，望望这个，望望那个，心中暗笑。过了半天，他慢条斯理地开言说：

“三哥，你不要生气，有话慢慢谈。不要一头碰到南墙上，把事情弄得没有转弯余地。”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百个不管！我明天不把票子还给田玉峰我是丈人！”

“什么话！你怎么好把票子送还给田玉峰？都是邻亲，能够让田玉峰把票子撕了么？笑话，笑话。”张守业转向苦主们，接着说，“你们各位休怪我直言，连我也觉得不像话。倘若你们不住在我的寨里，我跟三家兄根本不会管你们的事。今天既然是三家兄拿着我的名帖去拜见田玉峰，这事情我就不能脱掉干系。你们如今不肯做出血筒子，不是过河拆桥么？何况这桥才过了一半！”

一个苦主说：“寨主，你是公正人，你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决不叫令昆仲失掉面子。”

“照，照[2]，这才像话！”

张守业和张守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说好说歹，最后决定叫大家拿出一千两银子和五十石粮食，粗细对半，另外拿出来五十两银子给张守敬作为酬劳。大家对这个总数都还满意，因为倘若票子从杆子手里赎回，至少要破费三四倍的银钱和粮食。把数目议定之后，大家又担心这个数不能使田见秀心中满意，决定请张守敬明天去一趟，把这个数目

说明，倘若田见秀同意，随后就把银子和粮食送去。

差不多三更时候，众人刚刚散去，张守业正要就寝，忽然听见寨墙上一片呐喊，炮声乱响。他慌忙跑到院里，看见南寨外火光冲天。“妈的，黑虎星来啦！”他骂了一句，随即带着一群家丁奔上寨墙。有许多刀客站在寨外和守寨人对骂，声言不日将来攻寨，今日先烧一座庄子让寨里人知道厉害。离寨三里外的一个庄子果然被点着了，烈焰腾空。火光中有人影奔跑。张守业命令大家严密防守，同时派两个人带着他的书子，暗暗开了东门，飞马向田见秀搬兵去了。

田见秀远远地望见火光，便立刻点齐人马，向张家寨奔来。走到半路，遇见张守业派来的下书人，田见秀说：“我知道了。请你们寨主放心！”他催军前进，转眼间来到寨外；而黑虎星没等田见秀来到，就一阵风往正南拉走了。田见秀同寨主隔着寨墙说了几句话，挥军向南追赶。在离张家寨十里远的荒山脚下，田见秀的骑兵追上了黑虎星的人马，假意喊杀一阵，黑虎星吩咐手下人把十几个打扮成刀客模样的人杀了，扔下死尸，然后带着人马走了。田见秀叫弟兄们割下死者首级，又虚追一阵，停下休息。天明以后，田见秀派谷可成率领二十名骑兵，马镫上挂着十几颗人头，奔往张家寨。他自己率大队人马兜了一个大圈子，将近黄昏时才回到几天来驻扎的那个村庄。

张家寨的人们看田见秀的骑兵闻警前来，追杀杆子，说不尽的高兴和感激。第二天早饭时候，人们果然看见他们打了胜仗，把十几颗人头送来，其中有的人脸上和头顶上带着刀剑的砍伤，血肉模糊，显然是经过了短促的激烈战斗。谷可成和这一小队骑兵昨天曾护送张守敬和票子们来到寨外，所以寨上有不少人认识他们。现在大家对他们非常热情。寨主毫不犹豫地吩咐大开寨门，迎接谷可成等进寨休息。当十几颗人头从马镫上解下来扔在地上时，张守业对可成说了几句慰劳和感激的话，随后拉着可成的手，走进内院大厅，重新施礼，分宾主坐下叙话。

“把那些人头挂在南寨门上！”张守业对手下人吩咐说，声音中带着威严和杀气，随即转脸望着客人，满心愉快地大笑起来。招待可成等吃过早饭以后，他又留住他们在寨中休息，到中午又用丰盛的酒席招待。谷可成利用休息时间，借着散步的机会，把寨中的地势和道路看个清楚，并把破寨时应该在什么地方点火也确定下来。到申刻时候，谷可成等先动身回去，随后张守敬代表寨主，带着一群乡勇牵着一头黄牛，抬着猪、羊、鸡、鸭和几坛烧酒，还带着几个吹鼓手拿着响器，前去向田见秀慰劳并恭贺大捷。今日前去，因为张寨主对田见秀已经放心，所以特别叫人备了一匹好马让张守敬骑着。张守敬俏皮地说：

“怎么，老五，你不怕田玉峰把这匹牲口留下么？”

“今天我可放心。就让三哥骑一匹金马去，田玉峰也不会留下。”

田见秀好生用酒肉款待抬送礼物的人们，多多地开了赏钱，使大家十分欢喜。张守敬没有随着大家回寨。他留在田见秀这里过夜，像老朋友一样围着火闲话到三更时候，同榻而眠。关于那几个票子的事，见秀不但没露出嫌少的意思，反而说了些领情的话。关于粮食的运送问题，商定由田见秀派去二十匹骡子，驮运二十石，其余三十石由寨里派牲口送来。

第二天，田见秀把张守敬留住吃午饭，叫谷可成等殷勤劝酒，十分亲热。直吃到太阳偏西。田见秀还要留客人再谈一阵，忽然从刘宗敏那里来了一个弟兄，马跑得浑身淌汗，送给他一封书子。他打开书子一看，脸上微露不安神色，说：

“恭甫，恕我不再留你啦，我们总哨刘爷叫我立刻往商州东边去迎接从河南来的一支人马，不能耽搁。”他吩咐将士们迅速准备，黄昏出发，路上饿了拿干粮充饥，随即又向张守敬说：“我三四天以后就会回来，那时咱们再畅谈吧。”停一下，他又说，“我看，黑虎星这家伙是不会死心的，我不在此地时候，你们务要小心守寨。”

“请放心，敝寨万无一失。粮食送到哪里？”

“只好送到总哨刘爷的老营去了。离这儿有六十多里。”

田见秀把客人送出村边时，他的全体将士都在备马，有的已经在站队，准备出发。谷可成的二十个弟兄和运粮食的骡子队也准备停当；牵骡子的是十个弟兄，各挂腰刀。田见秀正要同客人分别，马世耀跑到他面前禀报：刚才有老百姓来说，离这儿七八里路的一个村里到了一百多个刀客，正在向老百姓派饭。田见秀问：

“是黑虎星这小子的人马不是？”

“不知道。”

田见秀想了一下，说：“世耀，你带着三十名弟兄留下来，明天四更以后到张家寨东门外等候，听可成的将令行事，随着他押运粮食，多多小心。”他又转向客人，脸上挂着笑容说：“恭甫兄，弟有军务在身，马上出发，恕不远送。”

“再晤非遥，伫候佳音。”

张守敬走了一阵，到一个小山头上，立马回顾，看见田见秀的大队骑兵已经离开所驻的村子向东行，旗帜在夕阳中隐约飘扬。但他没料到，田见秀的人马只走了五六里路，便在一个山沟中停下休息，等太阳落下以后又回到那个村里，而见秀本人却跟马世耀留在村中未动。

这天晚上，田见秀同几个偏将谈了一阵，嘱咐他们明天五更进寨以后务必约束部下，不要多杀无辜。随后，他叫大家早去休息，自己坐在火边等候袁宗第。想起来几天前从本宅主人的书箱中找到过一部佛经，他始终没去翻动，于是一时心血来潮，洗洗手，取出来这部有注释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摊在桌上，恭恭敬敬地坐在灯下读起来。

开始读的时候，他心中很清静，外边的马嘶声、人语声，仿佛都隔得很遥远。但过了一阵，他的心又渐渐地乱起来，禁不住考虑着将要如何同乡勇们争夺寨门，如何免不了进行巷战，如何搬运为数众多的粮食和财物。越想越读不下去，他合上佛经，叫来一名亲兵，问道：

“袁将爷的人马还没有消息么？”

“还没有消息，大约快到了。”

说话之间，袁宗第率领着五百骑兵（其中有二百名是从老营增援来的）到了。田见秀正要走出院子迎接，他已经提着马鞭子，大踏步冲进大门。他一把抓紧见秀的手，苍声苍气地说：

“玉峰哥，快叫弟兄们给我弄点东西吃，在马上冻坏了！”

他们手拉手走进上房，就像是很久不见面那样亲热。袁宗第在短短的胡子上抹了一把，抹去了凝结在上边的一层霜花，又把脚连着顿几下，说：

“骑马真冻脚，完全冻麻木了。怎么，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吧？”

“到目前看来很顺利，但愿五更时也能像这样顺利。”

“准会顺利地撕开围子。今天下午我动身时，有两只喜鹊迎着我的马头叫得可欢！”袁宗第说毕，哈哈地笑起来，伸出手在火上烤着。

“自成什么时候来到？”

“恐怕要到天明前后了，三四千石粮食，还有多少财物，不得几千人来搬运？搬回去放在哪儿？为这事，听说老营里从今天上午就忙乱得不亦乐乎。”

见秀笑着说：“这几年来我常说自成的智谋出众，如今看他智取张家寨所想的妙计，叫我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

“提到自成，我姓袁的真没话说。就拿上月他去谷城这件事说，咱们谁有他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清楚？所以我说，潼关这一次惨败算不得什么事儿，这只是上天故意磨练磨练他。自古成大事立大业的，有几个人不栽过几次跟头？”袁宗第的眼光随便转往桌子上，看见豆油灯的青光下放着一本黄封面的经卷，感到新奇，望着见秀笑一笑，问：“你在读这个东

西？”

“从来没读过，刚才拿出来读了一段。”

“嗨，你这个人呀，别人说你是活菩萨，你真想修行成佛哩！到五更咱们就要攻寨子，杀人放火，你却在二更时候又布置军事，又读佛经，不是很可笑么？”袁宗第见见秀笑而不言，又说道，“田哥，别生气，你能够成佛也是好事儿。可是咱们目前还得靠自成的妙计和将士们的刀剑去破开张家寨，靠念经可没有门儿。”

田见秀的亲兵端来了一盘玉米面掺柿子皮做的窝窝头，还有一黑瓦碗玉米糁做的稀饭。袁宗第很满意，狼吞虎咽地把干的和稀的一扫而光。一吃毕，他就和衣躺在田见秀的床上，鼾声如雷。

田见秀却没有瞌睡。四更时分，他把马世耀叫到面前，命令他带着三十名挑选的精兵即刻出发。然后他传令全体将士起来，在村边站队。最后他才把袁宗第叫起来。虽然按照闯王的指示，在这次战斗中他是主将，但他还是谦逊地说：

“汉举，你下令吧，时候不早啦。”

袁宗第睁大眼睛：“你是主将，怎么叫我下令？”

“咱两个不管谁下令都是一样。”

“别谦逊啦。你再谦逊一阵，时光就来不及啦。”

田见秀不再推让，同袁宗第走到村边，把如何破张家寨的办法对全体七百多将士说清楚，分派了不同任务，最后说：

“进了寨，千万记清三件事：一不许杀害无辜，二不许奸淫妇女，三不许随便烧房子。这是闯王的军令，谁违反，军法不容！”

队伍悄悄地出发了。

四更打过不久，张家寨东寨墙上的守夜人听见远远地传来马蹄声和咳嗽声，立刻警觉起来，从寨垛上探头凝望。转眼间，马蹄声近了，在朦胧的月色下出现了一小队骑兵的影子。一个守寨人大声问道：

“谁？干什么的？”

“我们是田将爷派来押运粮食的。”马世耀在马上回答说，随即命令他的弟兄们下马，在寨门外等候。

寨上问："今天来的一位姓谷的头领，你可认识么？"

"当然认识。今日我俩一道陪着你们寨上的恭甫三爷吃酒哩。老哥，能扔下来一捆柴火让我们烤烤火么？"

"行，行。别说一捆，两捆也行。可是，请问你贵姓？"

"不敢。贱姓马，大号世耀。你们恭甫先生认识我，不信，你们去问他。"

"不用问，不用问。既然是田爷那里来的人，我们就放心啦。"

果然很快地从寨墙上扔下来两捆柴火。马世耀等把柴火点着，围着火堆烤火，等候着寨里动静。寨墙上不断地有人同他们谈话，态度很亲切。

当马世耀等在烤火时，田见秀和袁宗第率领的大队人马来到离东门三里外的山沟中停了下来。为着不使守寨人听见马蹄声，他们留下来五十名弟兄看守马匹，二百名弟兄准备着破寨以后骑马在寨外巡逻，拦截那些跳寨逃跑的人，其余五百多将士悄悄步行，走到离东门不到半里远的山坡下埋伏起来。

鸡叫二遍了。寨里打着五更，但天色还不亮。斜月挂在林梢。启明星在东方闪着银光。有些守寨人见整夜平安无事，马上就要天亮，开始陆续地潜下寨墙，躲到附近的背风地方烤火。那些胆大的，干脆溜回家去。正在这时，从寨里传出来纷乱的牲口蹄子声和人语声。马世耀向寨上问：

"是送粮食出来了么？"

"怎么不是？在等候开寨门哩。"

马世耀对手下的弟兄说："上马！"三十名弟兄刚跳上马，寨门打开了。首批出来的是田见秀派来的二十匹骡子，由十名弟兄押着。跟着第二批是张家寨的二十几个人押着的几十匹牲口，其中有骡子，有马，有驴。这些人有的带有武器，有的没带，还有的是佃户家的老头和半桩孩子。这一批人和牲口出来以后，才是谷可成的护运队。谷可成的人马走到寨门边，一声喊杀，就把几个把守寨门的乡勇砍死，一部分弟兄占领了寨门洞，一部分弟兄就在寨门里的大街上动起手来，杀死了张守敬等几个送行的人，同时点着了靠近寨门的几间草房。几乎是同一瞬间，马世耀的三十名骑兵也发出一声喊杀，登时把那些送粮食的人们砍倒几个，其余的不是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便是往路两旁的荒草中撒腿逃命。世耀等并不追杀，却大声呐喊着向寨里冲去，走在第一批的十个弟兄，赶快回来，把所有受惊的牲口牵住，不使它们跑散。他们举着明晃晃的刀剑威胁那些跪在地上的老乡说：

"起来！牵着牲口跟我们到山坡下去！"

田见秀和袁宗第率领的步兵听见喊杀声，便齐声呐喊着奔跑过来，像一股潮水似的涌进寨内。那些守在寨墙上的人一见东门失守，火光冲天，寨里和寨外一片喊杀声，吓得魂飞天外。有的一面逃命一面哭叫着："破寨啦！破寨啦！快逃命吧！"但是也有一部分人退到几家坚固的宅子里，同里边的男人们合起来进行抵抗，向街上的农民军抛掷砖瓦，放箭，放鸟枪和火铳。寨主张守业的宅子集聚的人最多，一部分是他的家丁，一部分是乡勇，一部分是左右邻居，还有一部分是佃户和雇工。他自己手执三眼铳，站在房坡上，指挥着大家拼死抵抗。

田见秀和袁宗第用三百多人围攻张守业的宅子，大声叫喊："投降免死！倘不投降，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杀光！"但是张守业和他的亲信们压根儿不相信这些话，他们对着农民军破口大骂，于是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这宅子前面临街，后面是空场，左边同相邻的宅子中间隔着一条小巷，只有右边有别家的房子相连，但比较矮。对面的街房也矮得多。农民军起初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右边，从右边邻居的房子上步步逼近，但是到接近这宅子时，却被敌人从高处投下来的密如暴雨般的砖、瓦、石块打得不能抬头。妇女们还烧了开水，煮了稀饭，一桶一桶地送到房坡上，随着砖石浇下去。农民军不顾死伤，轮番进攻。每次进攻，所有参加围攻的将士们为着助威和惊破敌胆，齐声起吼：

"灌[3]呀！灌呀！灌进去啦！……"

有一次，一个魁梧有力的小头目戴着铜盔，把大刀噙在嘴里，双手举着一扇榆木门板做盾牌，不顾一切地向前"灌"，背后跟着两个弟兄，也都拿门板护身。中途那两个挂了彩，滚下房坡，但是他连头也不回，继续前进。他的门板上中的箭像刺猬一样。砖头和瓦块像雨点般地打在门板上，咚咚乱响。防守的人们见对他没有办法，就点燃了一响抬枪。小头目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向他的门板上猛力一推，使他一屁股坐在房坡上，同时耳朵震得嗡嗡响。正在呐喊着"灌呀！灌呀！"的将士们突然住声，以为他不是被打死便是挂彩了，而相反的，那些守宅子的人得意地大声叫好。第二次叫好声还没歇音，这个小头目一跃而起，在充满硝磺味的浓烟中扑向前去，迅速地把门板靠到张守业的房檐上，爬上去，一面往屋脊上跑，一面举着大刀狂呼：

"弟兄们随我灌哪！灌哪！"

几十个将士都在他背后十几丈远的屋脊上一跃而起，狂呼着随他冲去。他正要翻过屋脊，忽然从屋脊里边站起来五六个人。有一个人照着他的头砍了一刀，被他用刀挡开。第二个人几乎同时用矛子刺进他的胸脯。他用左手夺住矛杆，用右手将对方砍死，但自己也倒了下去。背后的将士们看见他已被杀死，而敌人又用火铳和乱箭齐射，只好停止进攻。正没有办法时，袁宗第已经派人从寨门上运来一尊大炮。这种炮是用生铁铸成的，炮口有二号饭碗那么粗，炮身用榆木包裹，外用铁条箍着，俗称榆木喷。袁宗第挑选三十个精壮小伙子担任灌手，准备等榆木喷响过

之后，趁着敌人大批死伤，在浓烟中冲向前去。没有料到，炮口放得不够高，引线点燃后，只听轰然一声，打塌了张守业邻居的两间房子，竟没有打到寨主的房子。更意外的是，不但把架炮的屋脊震塌了一个大洞，还震倒了附近的许多将士。有些人咕噜噜从房坡上滚落院中，幸而房檐不高，摔伤得不严重。这件事，后来被大家当作笑话谈了几年，但在当时那一刻，真够叫人扫兴。

这时，太阳已经有树顶高了，另外几处孤立死守的宅子已经次第攻破，只剩下张守业的宅子仍在同农民军继续对抗。田见秀和袁宗第召集几个将领到一起，商议下一步进攻办法。大家正在商议不决，李自成和李过到了。

随着闯王来到的老百姓，老少都有，还有一部分妇女，有牲口的赶牲口，没牲口的挑箩筐或布袋。俗话说，人马上万，没边没岸。这次虽然不过四五千人，却因为队伍不整齐，加上山路又窄又曲折，简直从队头望不到队尾。

号召饥民的工作是昨天午后在许多村庄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没有张扬，只是有人分头暗传，说义军要去破商州城，叫老百姓都去抢运粮食和财物。这一带百姓有过吃大户 [4] 的经验，少数人还有过随在杆子后边抢大户的经验，如今眼看山穷水尽，加上年关已临，正苦没人带头抢粮。一听号召，登时村村落落如同锅滚了一般，争先恐后地准备行动。闯王派李过负责押运粮食和财物的事。李过传令叫大村每一村举出一个头儿，小村数村共举一个头儿，各成一队。一乡的人又共成一个总队，由一个总头儿照管。又怕跑乱了队，叫每一乡的人用一种颜色的布条缝在臂上。看见侄儿在仓猝之间把四五千没王蜂似的饥民编成队伍，闯王心中暗暗地点头嘉许。在过去十年中，每次攻克一个地方，总是义军把粮食和财物抢取一部分，余下的任穷人随便拿，结果只有胆大的和有力量的得了好处，胆小的和力弱的纵然抢到东西也往往被别人夺去，甚至被强者杀伤。因此，这一次由义军统一安排百姓抢运，将来统一发放，具有重要意义。

黄昏以前，这四五千饥民已经一群一群集合起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并不是去商州城，而是往张家寨去。李自成带着双喜、张鼐和几名亲兵，来到集合的地方看看。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牵着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子也来到集合地点，便问道：

“老奶奶，你俩老的老，小的小，怎么也要去？路太远，你们走不动，回家去吧。”

老婆婆恳求说：“掌盘子老爷，你老可怜我，让我也去拿一把粮食吧，俺奶孙俩快要饿死啦。”

“粮食运回来，我们会挨门挨户放赈的，你奶孙俩快回家吧。”

“自己不去也能够分到粮食？”

“能的，能的。你放心。”

“哎呀，这才是有青天啦！大爷，让我奶孙俩给您老磕个头吧！”老婆婆拉着孙子跪下去，给闯王连磕了两个响头。

二更以后，闯王才出发，追过了饥民，追上了骑马走在饥民前边的李过。那时月亮还没有出来，无数的火把在万山中好似一条火龙，十分壮观。他望望那一条浩浩荡荡、曲折前进的火龙，心思如潮。一个念头闪过他的心头，他仿佛看见几个月后，从陕西到河南，到处都是这样：成千上万的饥民跟随他，攻城破寨，开仓放赈。不，那时候将不是这样的规模。那时候的规模会比如今大许多倍，许多倍！

到了张家寨，向田见秀和袁宗第问明了战斗情况，李自成站在街对面一箭外的房坡上看了一阵，转过头来问：

“咱们来一个‘围师必缺’，撤开围在后门的人马，给他们一条路往外逃跑，专攻大门怎么样？”

田见秀说：“刚才我们也想着应该从大门进攻，一攻进去就到了主宅。只是这大门很坚固，怎么攻法？”

闯王想了想，说：“这好办，在大门下边放进吧。有三四百斤火药不就炸开了？”

一提放进，人们心中登时亮了。这是多么简单的办法，但闯王不提，大家竟然忘了。所谓放进，就是用火药爆破。将士们因为火药爆发时砖石四下飞进，就把这办法叫作放进。但用这种办法必须挖地道，费时较久，而农民军过去总是速来速往，很少对一座城池围攻过几天以上，所以放进的办法不常用。

“好哇！这办法准能成功！”袁宗第高兴地叫着说，“人躲在大门下边埋火药，连地道也不用挖！”

办法一决定，立刻进行。张守业起初不知道农民军的真正意图，以为他们是想拆毁大门，所以并不害怕。当他明白是要在门墩下边埋火药时，害怕极了，但想不出对付办法。挖洞的人们是在他的门楼下边，从屋脊上用鸟枪和弓箭射不到，抛火球也烧不到。无可奈何中，他把一部分男人撤退到二门里边，把十几杆鸟枪和火铳对准大门，等待着农民军从轰塌的大门缺口冲进来。

大门下边的挖洞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顿饭时，两个地洞都挖有二尺多深，像水桶那么粗，弟兄们将两个木桶装满火药，埋进洞中，插上一丈多长的引线，然后把引线点着，飞快逃走。别的将士们听见约好的

唿哨声也一哄而逃，站在二十丈以外的地方等候。突然，紧接着轰隆两声，大地震颤，浓烟和尘土漫天，砖瓦和木料向四下飞迸，有一个石狮子门墩被抛到十丈以外。有些砖瓦飞进二门里边和房坡上，打伤了几个守宅子的人。爆炸刚过，农民军发出一片惊天动地的呐喊，谷可成带着人们首先冲进轰塌的大门，用抬进来的木梁冲击二门。守卫二门的，有几个是佃户和长工，这时扔下鸟枪和火铳，跳下房子就向后院逃命，一面跑一面大叫：

“快逃命呀！快逃命呀！已经杀进院里来啦！”

别的人看见这情形，也都跟着逃命。张守业见大势已去，慌忙奔进内宅，用大刀逼着他的妻妾和女儿们说：“你们快上吊！快上吊！”然后他也向后院逃命，企图混在人堆中冲出寨外。当他才跑到花园时，二门已经被打开了……

李自成同田见秀到张守业的宅子里看了一下，又骑上马去别处巡视。弟兄们伤亡很少。攻破了这样坚固而富裕的大寨，解救了眼下的粮食困难，自然是一件喜事。但他们的心情很矛盾，在快活中夹有不愉快。聚集在寨主宅子中的男女老少三百多口将近一半都死了，其中有一小部分年轻妇女是上吊死的，别的是被杀死的。他们对这宅子中的屠戮还不感到太过分，因为这得怪他们固守顽抗。但是别处也杀死了很多妇女老弱和并没有进行抵抗的男人。寨外因为有骑兵巡逻，从寨里逃出去的人包括张守业也大半被杀了，其中也有老人和小孩。尤其使闯王不愉快的是，奸淫妇女的事还是有的。看过了寨里寨外的情形，他对见秀说：

“玉峰，你看，要真正成为仁义之师，纪律严明，多不容易！”

“是的呀，临出发时我还三令五申，不许妄杀无辜，不许奸淫哩！”

停了一阵，自成又说：“有人不同意我留在商洛山中练兵。倘若没有纪律严明的仁义之师，如何能成就大事？”

张家寨的东西运了两天，没运走的东西准许附近老百姓自由去拿。到第四天，一切东西差不多被拿光了，留下来最后撤退的农民军才在几家大户的宅子里放火，并把寨门也放火烧了。

方圆几十里以内的饥民及时地得到赈济，个个欢喜，感激不尽。远处的老百姓闻风羡慕，到处哄传。于是不断地有人把一些山寨的底细暗中告诉义军，表示愿意做底线。从小年下到除夕，几天之内，义军利用内应，又连破了两座山寨。高一功在蓝田边境也用计在除夕黄昏攻破了一座山寨。这个新年，财主富户提心吊胆，哭哭啼啼，贫家小户却过得比往年快活。本来是灾荒的年头，凋敝的农村，凄凉的年关，却因为几十个村庄普遍地放了赈，又没有本地杆子骚扰，竟然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太平景象。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贴了春联，有的挂了桃符 [5] ；村村落落在大年初一五更接神时还放了鞭炮。人们互相拜年，也给驻扎在村中的、已经相熟的义军大小头目拜年。军民见面时，不管识与不识，拱手道

喜。

百里以内，没有一个山寨不向义军送年礼。义军再向他们借粮，他们也不敢像过去硬抗了。将士们有了粮食，有了衣被，牲口也增多了。大家精神振奋，不再说怪话了。初一五更，李自成的老营将士按照米脂县的古老风俗，把石炭烧红，用醋浇在上边，遍熏屋内，据说可以去一年的瘟疫，名叫打醋炭。自成看着李强和双喜等兴致勃勃地在他住的屋里打醋炭，笑而不言，一缕乡思浮上心头，在肚里说：

“唉，什么时候才能够大功成了，回故乡看看！”

大年初二，黑虎星来给闯王和李过拜年，并感谢给他的几十石粮食。李自成对他很亲热，留着他住过破五。他对李过说：

“大哥，咱闯王叔什么时候竖大旗？只要咱叔竖大旗，你兄弟一定来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要不来不是娘养的！说良心话，我现在才觉得眼睛开缝啦。”

破五这一天，自成到宅后窝铺中随便看看。他看见王长顺用白纸剪成一个女人模样，同着屋中扫的一堆尘土一起送出院子，在大路旁边倒掉。他笑着说：

“长顺，你在送穷 [6] 么？”

“哎呀，闯王，给你看见啦！”王长顺猛抬起头，捋着短胡子，嘻嘻地笑起来。

“你看能把穷鬼送走么？”

“我爷爷奶奶送了一辈子，我爸爸妈妈送了一辈子，我自己在家也送了半辈子，都没送走。穷鬼跟我们一家住得有感情，老不肯走。不过，现在我是替咱们全营送穷鬼，托你闯王福大命大，我看他一定会走。这个新年，咱们全营不是过得火火色色么？经我这一送，以后咱们全营的日子就更好啦。”

闯王忍不住大笑起来，在他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大声说：

“好哇，老王！咱们不要穷鬼，老百姓也不要穷鬼，你把穷鬼送给那些大财主们吧！”

[1] 扳指——用玉石、翡翠、玛瑙或象牙做的圆圈，射箭时，套在右手大拇指上，以利勾弦。

[2] 照，照——对，对。

[3] 灌——就是攻进去。这是拿水来比方队伍，队伍攻进城寨或住宅像一股水灌进池子，所以又把撤出叫作“出水”。

[4] 吃大户——饥馑年头，穷人们千百成群，拥向大地主门前，强迫供饭，吃毕再转移别家。倘遇拒绝，便行硬抢。

[5] 桃符——古人过年时用两块桃木板悬挂门两边，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名以辟邪，叫作桃符，或叫“仙木”。五代时桃符上开始写对联。明初开始用红纸写春联，但是直到明末，悬挂桃符的习俗未绝。

[6] 送穷——即送穷鬼，这是很古老的民间风俗。唐代送穷是在正月晦日，明、清米脂县及其附近各县是在破五。

从北京到商洛

第二十六章

由于清兵主力移向山东，洪承畴、孙传庭和别的援军陆续到达畿辅，北京城的局势缓和多了。尽管并未解严，但一年一度的灯市又开始了。

西从东安门外起，东到现在灯市口大街的东口止，约莫二里长，几条街全是灯市。每年从正月初八开始，到十六日结束，共有十天。白天是市场，晚上看灯。在灯市场上，会集着各地商人，有南北两京的、各省的以及外国的各种货物。从年代和范围上说，有三代以来的各种古董，有时兴的锦缎、绫罗、刺绣、布匹、手工艺品、家常用具，还有西洋的自鸣钟和稀奇玩意儿。一吃过早饭，大小街道都涌着人流，巳时后就拥挤不堪。人们有买东西的，有看热闹的，有看稀奇开眼界的，也有专为着看人的。叫叫嚷嚷，呼呼唤唤，像锅滚似的。俗话说，灯市是“九市开场”，就是指附近的许多街道和胡同在灯市期间都随着热闹起来。

晚上，店铺关门，通夜赏灯，放烟火。沿着以灯市口大街为中心的东西长街，两边尽是彩楼，南北相向，朱门绣户，画栋雕梁。楼上有帘幕的多是勋家、贵戚、大官宦和缙绅眷属，每座彩楼的租价，一夜就得几百串 [1] 钱。从灯的质料说，有烧珠料的、夹画堆墨丝的、五色纱的、明角的、纸的、麦秸的和通草的。从形式说，有百花、鸟、兽、虫、鱼、走马灯……巧夺天工。至于烟火，也是花样繁多，令人惊叹不止。各种乐队，各种杂耍，通宵演出。另外，这儿那儿，有队队童子彩衣击鼓，从晚到晓，叫作太平鼓。男女拥挤，人山人海。

今年的花灯和烟火虽不如往年热闹，但也相差不远，只是乡下进城来的灯较少罢了。

正月十四日是灯市进入高潮的第二天。这天上午，有一个相貌不俗的中年人，生着疏疏朗朗的三绺胡须，穿一件半旧的圆领羊皮袍，戴着方巾，眉宇间含着几分郁悒神气，慢慢地往灯市走去，一边走一边颇有感慨地低声吟道：

近畿才消战火红，

太平灯市闹春风。

感时诗就心如捣，

踽踽游人笑语中。

这个人就是尚炯对李自成所说的牛金星，他来到北京已经几个月了。

他走到一个较大的珠宝店前，由于好奇，进去随便观赏。店里的广东老板正在请一位太监看一颗很大的珍珠，几尺之外，光耀人目。牛金星知道这就是古书上说的“径寸之珠”，他不敢走近，也不敢问，只听那个太监说：

“三千两不能再少？”

商人极其恭敬地回答：“实在不能再少，公公。田皇亲府上的总管老爷已经来看过，叫小的把这颗珠子给他留下。只是公公喜爱，我才敢卖给公公。要是在往年，像这样的宝物至少可以卖四五千两银子。今年生意差一点，又是公公想要，作价三千两卖给公公，赔几百两银子算小的的一点孝敬，以后仰仗公公关照的时候多着哩。”商人随即走近半步，嘻嘻地笑着小声说：“以后里边采办珠宝，只要公公垂爱，照顾小的一下，什么都有啦。”

太监又把珠子端详一阵，说：“好吧，我留下吧。其实我也不打算用它。我看这颗珠子还不错，送给我们宗主爷 [2] 嵌在帽子上，倒是很好。”

牛金星第一次看见用三千两银子买颗珠子，骇得张嘴瞪眼，不由得摇摇脑袋。当回到人潮中继续向前拥挤时候，他禁不住喃喃地说：

“一颗珠子的价钱在乡下要救活多少人家！”

刚吐出这句闲话，正担心有东厂的人听见，果然就有人从背后照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他骇了一跳，回头一看，又惊又喜。“啊啊，是你！”他立刻抓住拍他的这只手，正要往下说话，那个人赶快使个眼色，说：

“这里人太挤，咱们出去找个地方畅叙吧。”

他们回头向南挤去，看见金鱼胡同里的人稍稀，就从抚宁侯朱国弼的府第前穿过去，转了几个弯子，来到东长安街。牛金星急于想知道这位朋友的来龙去脉，看见身边没有人，边走边问：

“你如今……”

尚炯不等他把话说完，抢着说：“启翁，你没有料到吧？我是年底到京的，好容易找到足下！”随即向左右一看，放低声音，“我现在改名常光甫，以字行，籍贯是内乡。”

牛金星点点头，问：“下榻何处？”

“住在前门外仁寿堂药铺里。弟一到京就向河南同乡打听老兄消息，昨天才打听出尊寓在西城皮库胡同。今早去尊寓趋谒，不想大驾已经出来，不胜怅惘之至。询问贵价[3]，知大驾来看灯市。我回到仁寿堂交代几句话，便赶快来灯市相寻。原以为此处九衢纵横，人山人海，无缘遇到，只好晚上再登门叩谒，没想会看见老兄在珠宝店中。数载阔别，常怀云树之思[4]；今日邂逅相逢，快何如之！”尚炯说到这里哈哈地大笑起来。自从离开商洛山后，他在同有身份的人说话时故意文绉绉的。

金星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么热情豪放。”

尚炯在朋友的脸上端详着说：“阁下也是风采犹昔，只是鬓上已有二毛[5]了。”

“唉，光阴荏苒，不觉老之将至！足下近几年寄迹何处？何以知愚弟来京？”

“去年冬月，弟因事有谷城之行，路过老河口，遇一宝丰香客，始知兄有官司纠缠，来到北京。目下贵事可已办妥？”

“没有。目前奸贪横行，公道沦丧，谁肯仗义执言？愚弟深悔此行！”

“究竟所为何事？”

“一言难尽。倘不嫌简慢，请到敝寓对酌数杯，一叙契阔如何？”

“好，甚愿一倾积愫。”

两人各乘一顶小轿回到牛金星的寓所。金星随即吩咐仆人王德赶紧置备酒菜，一面对尚炯说：

“院里倒还清静，可以无话不谈。”

王德先端来一盘花生和一壶白干，不一会儿又端来两样热菜。喝过一杯酒后，医生望着金星问：

“启翁，你的官司到底如何？究竟为了何事？”

金星笑一笑，端起酒杯来自饮一杯，又替朋友把杯子斟满，说：

“你别慌问我的事，弟倒要先问问兄的近况。这几年，风闻你一直跟着十八子，可甚得意？”他的声音很低，停住筷子，不转眼珠地望着对方脸孔，等待回答。

尚炯笑着点点头：“一不怕官府缉拿，二不怕仇家陷害。以天地为心，以四海为家，虽不能读万卷书，却行了万里路。”

“何谓‘以天地为心’？”

“所作所为，上合天理，下顺舆情，就是以天地为心。”

“你可是指的打富济贫？”

“对。杀贪官，除豪强，拯危济困，救死扶伤，难道不都是以天地为心？当今朝廷无道，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十八子奉天倡义，救民水火，矢志打倒明朝，重建清平世界。至于……”

金星目瞪口呆，伸着舌头，心头怦怦乱跳，摆摆手不让尚炯再往下说。他走到门口，轻轻推开风门，向院中左右张望，看见确实无人，然后走回，重新坐下，心中波涛激荡，沉默片刻，猛然举起酒杯说：

“说得好，再干一杯！”

几杯热酒下肚，牛金星听尚炯又谈了几句话，句句慷慨磊落，为他平生闻所未闻，胸中感到又是激动又是畅快，并且很羡慕尚炯的奇特遭遇和英雄生涯。他按捺着胸中的复杂感情，用着关心的口吻打听：

“常兄，听说你们在潼关附近全军覆没，究竟如何？”

“吃亏不小是真，但并未全军覆没，目前十八子正在集合人马，加紧操练，时机一到就会重整旗鼓，石破天惊。”

“这里曾传闻他已经阵亡，近来又传闻他或在崤函山中，或在商洛山中，到底现在何处？”

“启翁，咱们是自己人，我用不着对你隐瞒。十八子的部队有一部分由他的夫人率领，在崤函山中，他本人却在商洛山中。”

“你们如今还有多少人马？”

“这话看怎么说。要说现有人马，我不怕对你亮底，崤函山中的不算，单说闯王身边的还不到一千。”

“嘿！只剩下千把人了？”

尚炯坦然地点头微笑，说：“可是义军与官兵不同，官兵一千人只是一千人，动不动还要逃跑一些。我们的人，今日你看只有一千，明日一招呼，说不定就变成十万、八万。弟在义军数年，深知此中奥妙。目前商洛山中兵燹之余，加上天灾，粮食困难。十八子一则不愿加重百姓负担，二则要埋头休息整顿，不惹朝廷注意，故暂不急于集合多的人马。现有人马，也是分驻在几个地方。这是我们常用的化整为零、分散就食之策。”

“此话甚有道理。目前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只要有人振臂一呼，谁不揭竿而起？”

仆人端进来一个暖锅，放在方桌中间。金星把酒壶放在酒铛上热一热，连敬了两杯酒。他看到尚炯虽然身在“贼伙”，却扬眉吐气，不禁暗自感慨，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

“启翁，请谈谈老兄的近况，使愚弟略知一二。”尚炯说，他从老朋友的眼睛里觉察出有一股愤懑和郁悒情绪。

牛金星摇摇头：“我实在不愿多谈。处此无道之世，夫复何言？唯有搔首问天而已！”

“难道还有人欺负你举人老爷？”

“不但受人欺负，连我的功名也革了！”

尚炯大吃一惊，问：“竟有此事？”

“不唯革去功名，且被投入囹圄，几死于墨吏、豪绅、衙蠹、狱卒之手！”

医生见他气得脸色发紫，脖颈上一条血管直跳，便不再急着催他往下说，陪着他慢慢地饮了几杯热酒。

“我自己也有毛病，”金星叹口气，“一生就吃亏在‘使酒负气’这四个字上。足下不知，弟同宝丰王举人原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又成了儿女亲家。他的第二个姑娘嫁到寒舍……”

尚炯忙问：“可是同尧仙结婚？”

“正是佺儿。”

“既是朋好作亲，又是门当户对，岂不甚佳？”

“哼，亲戚变成了仇人！”

“此话怎讲？”

“近几年，王举人闲居在家，勾结官府，又与祥符[6]进士王士俊联了宗，成为一方恶霸，鱼肉桑梓。弟对王举人深为不满，当面责备过他两次，遂成水火，不相往来。王士俊同弟也是熟人。此人颇有闺门之丑，秽声四闻。前年弟因事住在汴梁，有一天王士俊请吃饭。也怨弟多喝了几杯酒，在酒宴上当着满座宾客骂他扒灰，使王士俊不能下台，十分恼恨。这就种下了一个祸根。来，对饮一杯！”

饮了一杯酒，尚神仙笑了笑，说：“这就是你过于‘使酒负气’了。我们年轻时都有此毛病，不想兄至今仍未改变。”

“岂止未改，更有甚焉。去年春天，弟在乡下走亲戚，恰遇县吏催粮，如狼似虎。弟一时看不下去，乘着一股酒劲，叫人把他们捆起来各打几十鞭子。此事不唯触怒县令，且为一班奸贪胥吏所切齿。幸有朋友出面奔走，乡闾百姓共为申诉，知县未即深究。不久，舍媳暴病死去，王举人就控弟虐待致死。王进士又怂恿知县张人龙百般罗织，捏造罪款，上禀巡方御史。按院根据片面之词，上疏弹劾，将弟革去举人，下入狱中。弟负屈含冤，百口莫辩。”

“后来如何出狱的？”

“幸亏一位好友周拔贡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约着几位公正士绅代弟说情。张知县亦自知做得太过，舆论颇为不服，便向周拔贡卖个人情，叫周拔贡出具保状，将弟保了出来。但只是‘因病保释’，随传随到，官司并不算了。”牛金星喝了半杯酒，苦笑一下，接着说：“弟为此事来京找兰阳[7]梁御史帮忙……”

“是梁云构梁御史么？”

“正是梁云构，弟与他是乡试[8]同年。”

“他可帮忙？”

“哼，俗话说得好：‘官官相卫。’弟未到京，他已接王进士一封书子，岂肯帮我这个已革举人的忙？”

尚炯把右手攥成拳头，照左掌上狠狠一捶，叹口气说：“没想到兄台满腹经纶，抱负不凡，遭遇竟然如此不佳！今后如何打算？”

“回去。已择定日内就动身回去！”

“官司未了，回去岂不吃亏？”

“不回去有何办法？一则弟不能使周拔贡为弟受累，二则长安米珠薪桂，居大不易。回去，我看他们也不能把我怎样！”

“请千万不要急着动身。俗话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如何可以再受这班小人欺凌？难道还想重对刀笔吏乎？”

“弟有家室之累，如何能不回去？且弟是靠保出狱，万一衙门问周拔贡要人怎么好？

决计回去，到宝丰后看情形再作道理。”

“你能否稍留几天？”

“弟已定十七动身，实实不能再留。”

尚炯感到惘然，说：“咱弟兄多年不见，还没有深谈哩！”

他的话刚落地，有两位客人进来。一位是不入流 [9] 的小京官，一位是上一科会试落第的举人。他们都是河南同乡，因金星几天内就要离京，特来话别。尚炯怕在同乡中露出马脚，推说另有约会，匆匆告辞而去。牛金星把他送出大门。临别时候，尚炯低声说：

“明天早饭后我要出诊，随后来尊寓与兄细谈，务请稍候。”

牛金星很担心别人知道他同尚炯来往，赶快说：

“我这里来往人多，明日弟到尊寓奉访吧。”

“敝寓也不清静。兄可知道，有没有清静的吃酒地方？”

“有。西长安街有一家梁苑春，是开封鼓楼街梁苑春的分号。那里有单房间，谈话方便。”

“好。我作东道，明日望早光临，以便深谈！”

“一定不误！”

在尚炯同金星谈话时，金星曾说了一句：“长安米珠薪桂，居大不易。”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使医生的心里一动。回到下处以后，医生立刻取出来三十两纹银，写了一封短简，请药铺掌柜派伙计送往牛金星处。这天下午和晚上，他不断地想着同金星的会面，感到欣幸，又感到遗憾。遗憾的是，牛金星几天内就要走了。他肯轻易下水吗？恐怕不会。

第二天上午，尚炯先来到梁苑春，叫堂倌找一个雅静房间，坐下等候，过不多久，金星来了。一见面，他首先提到那三十两银子，刚要说感谢的话，就被医生拦住，说：

“自古朋友有通财之义。区区微数，何足挂齿！兄肯笑纳，足见对弟尚不见外。说一个感谢的字，就显得俗气了。不知这一点银子是否够用？”

“够用，够用。蒙兄慷慨相助，弟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为着免俗，弟只好暂不说感激的话，以俟相报于异日。”

堂倌走来，报出来十几样菜。他们商量着点了四样热菜和一个拼盘吃酒，别的菜以后再要，并要他快点把拼盘端来。堂倌走后，金星站起来，走到门口，先向院里听听，随即又揭开帘子一边向院里望望，见小院中空无一人，这才放下心来，小声说：

“到处是东厂的打事件番子，说话务必留神。”

“我看这个地方还清静，不大有人进来。”

“不管如何，小心为妙。”金星重新坐下，低声问，“昨天不曾来得及叩问：你来到北京有何要务？”

“弟是奉十八子之命，前来看一看朝廷动静。”

“已经看清楚了？”

“尚不清楚。我是初次来京，人地生疏，又不敢公然访亲问故，只好慢慢探听。启东，你来此较久，且与中州同乡来往较多，朝廷情况，必定十分清楚。”

金星笑笑：“朝廷的事，谁都看得清楚，一言以蔽之曰：民穷财尽，势如累卵。”

“请兄略谈一二。”

跑堂的先用托盘送来一个拼盘和一壶酒，随后陆续地送上来几样热菜。牛金星一边吃酒，一边谈着朝中朝外的种种情形。由于他平素对朝廷不满，又感于尚炯的推心置腹，就把平日不轻对人谈的话都谈了出来。最后他摇摇头，拈着胡子说：

“总之，目前的国运，好像一个害痨病的人，已经病入膏肓，成了绝症，纵有扁鹊再世，亦无回春之望。今上十一年来宵衣旰食，孜孜求治而天下日乱，以严刑峻法督责臣工而臣工徇私害公，泄泄沓沓如故。盖积渐之势已成，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挽回。况又猜忌多端，措置失当乎？”

“据你看，是不是气数尽了？”

牛金星用右手中指蘸酒，在桌上写了“大明必亡”四个字，随即望望医生，悄声说：“但不知鹿死谁手耳。”

尚炯笑着说：“自然是捷足者先得之。”

金星叹口气：“徒见天下扰攘，可惜尚未见像汉高祖和本朝洪武爷这样的人物出世。”

“也不能这么说。当洪武爷未成功时，人们谁知他是个创业皇帝？”

金星正端起杯子，听了这句话，心中一动，望着医生，不觉放下杯子，眼睛流露出不肯相信的神气；停了片刻，微微一笑，小声问：

“你这话可有所指？”

尚炯笑着点点头，也用右手中指在酒杯里蘸了一下，在桌上写了一个“闯”字。

金星问：“何以见得？”

“洪武爷虽是少有的创业之主，但是太残暴多疑。这一位，有其长而无其短。”

“请详言之。”金星说，不相信地拈着胡子微笑。他没有料到尚炯竟然如此推崇李自成，这倒要听个新鲜。

金星起初抱着个“姑妄听之”的态度，但是刚听了几桩事情，就不能不频频点头，有时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好！好！”正在这时，堂倌送来一盘葱爆羊肉和一碗用海参、鱿鱼和鸡丝做的三鲜汤，使尚炯的话不得不停下来。牛金星很熟悉开封馆子的规矩是喜欢向客人敬汤，除客人自己要的汤之外，堂倌还要多送上几次汤，作为敬意，而这些汤都做得鲜美可口，很有特色。可是今天这个汤来得很不是时候，打扰他同尚炯的秘密谈心。他望着跑堂的说：

“今天你们不用敬汤，也不要多来伺候。需要什么汤的时候，我会叫你。”

堂倌笑眯眯地答应了一个“是”字，站在旁边仍不肯走，恭敬地问：

“有活鲤鱼，来一个吧？”

“别急。我们要慢慢吃酒。你等会儿来吧。”

堂倌又笑着答应了一个“是”字，才一弯腰，提着托盘走了。

尚炯拿起羹匙来做一个让客的姿势，同金星尝了一口，说：“味道不错，在别处的馆子里怕不会有这样好汤。”金星喝了一羹匙，说：

“咱们快回到本题吧。请快继续说下去。”

尚炯接着谈起来。他越谈越有劲，而金星也越听越暗暗地感到惊异。当尚炯谈到崇祯八年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荥阳大会时，金星不自觉地

连饮了满满的两杯白干。

“崇祯九年，”尚炯又说，“十八子打回故乡。这米脂县古称银州，前对文屏山，后对凤凰岭，无定河斜绕城西。只有东、南、北三个城门，没有西门。十八子的人马占据了文屏山和凤凰岭，老营扎在无定河边的郭王庙，也就是相传郭子仪遇见仙姬的地方。一座弹丸孤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城里住着十八子的几个仇人，有他当牧童时鞭打过他的主人，有向他放阎王债，又把他投进牢狱的人，有折磨过他的狱吏和书办。他的左右人都巴不得一下子攻破城池，替他报仇。城里兵力很单薄，要攻开城确实很容易。可是，你猜十八子怎么办？”

“难道他不攻城么？”

“不攻！”

“他要知县把他的仇人送出城来？”

“不，不。”

“那末他怎么办？要城中送出几千或几万两银子以助军饷？”

“哼，你简直想不到！”医生兴奋地喝干一杯酒，“他说，成大事不记小仇。还说，攻破城池，不管怎么都得死人，对不起桑梓的父老兄弟。他在城外驻了三天，秋毫无犯，赈济饥寒，还从四乡请了些年高有德的人前来赴宴。临走时候，他立马城外，唤知县到城头说话。他把两千两银子放在城下，嘱咐知县拿一千两修缮文庙，周济贫寒士子读书，另一千两赈济城中贫民。他还说：‘你倘若贪污一两银子，我下次回来，定要剥你的皮！’当众吩咐完毕，率领人马离去。你说，如此人物，古今能有几个？比之本朝太祖爷何如？”

牛金星情不自禁地用拳头在桌上猛一捶，大声说：“来，干一杯！”同尚炯对饮一杯之后，他连说：“想不到！真想不到！”随即目光炯炯地盯着医生的眼睛，问：

“还有么？”

“有，有，可惜一时说不完。”尚炯又说了一阵，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介绍，“敝东十八子做的只是想着如何救百姓，收人心。”

金星连连点头：“我也听到人们说他有勇有谋，不贪色，不爱财，与部下同甘苦，他自己的老八队也不很烧杀奸淫，却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不凡人物。看起来他倒是胸怀大志，非赤眉、铜马 [10] 可比。像他这样的人……”

牛金星的话才说出半句，那个堂倌又匆匆进来，打断了他的话。堂倌提着一条约莫十二三两重的活鲤鱼的脊翅，请客人亲眼过目，满脸堆笑地

问：

“请问，鱼怎么吃法？一吃还是两吃？”

“启翁，你是客人，你说，怎么吃？”尚炯望着金星问。

“两吃吧。糖溜一半，焦炸一半。糖溜的一半，吃剩的鱼骨头来一个鱼骨焙面。”

金星对堂倌吩咐毕，转向医生笑着说：“这是咱们河南馆子的拿手菜，在别省馆子里是吃不到的。”

跑堂的按照河南馆子的老规矩，把活鱼往地上一摔，然后把半死的鲤鱼拎了起来。但是他还不走，望望桌上的三鲜汤，问：

“这碗汤不合二位的口味，我拿去换一碗吧？”

尚炯一看，汤果然早已冷了，笑着说：“不是不合口味，是我们忘记喝了。端去热一热，上鱼的时候一起端来。”

跑堂的答应一声，左手端汤，右手提鱼，笑眯眯地退了出去。

牛金星又一次站起来把门帘子揭开一个缝儿向外看一眼，重新坐下，接着低声说：

“像十八子这样的人，倘若得到几位有学问的人辅佐，那就如虎生翼，说不定会成大气候。自古成大事、建大业者，宁有种乎？虽有大命，亦在人事而已。”

这句话恰恰打在尚炯的心窝里，他赶快说：“目前缺少的就是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物。他时常同弟谈到这一点，真是寤寐求之，恨不能得。我同他也谈到过你，他十分渴慕，说，‘咱如今池浅不能养大鱼，何敢妄想？倘获一晤，一聆教益，也就是三生有幸。’弟临来时候，他再三嘱咐：‘老尚，你要是在北京能够看见牛举人，务请代我致仰慕之意。’启翁，你看他是如何思贤如渴！”

“啊啊，没想到你们还谈及下走[11]！哈哈哈哈……”

“启翁，我有一句很为冒昧的话，不知道敢说不敢说。”

“但说何妨？”

“张献忠那里有几位举人秀才，给他帮助很大，令人实在羡慕。如蒙足下不弃，肯屈尊到我们那里，十八子定然以师礼相待。足下可有意乎？”

金星一笑，说：“实在惭愧，有负厚爱，务乞见谅。”

“你是瞧不起么？”

“非也。你知道，弟十年来株守故园，教子读书，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不唯才识短浅，不堪任使，且又疏懒成性，无心世事。”

“是不是你觉得我的话不够至诚？”

“亦非也。兄的话自然是出于至诚，无奈阔别数载，兄今日对愚弟有所不知耳。”

“弟别的不知，但知兄平素满腹经济，热肠激烈。目今百姓辗转于水深火热之中，兄安能无动于衷？”

“当然不能无动于衷，然弟一介书生，纵热肠激烈，也只能效屈子问天，贾生痛哭 [12] 而已，更有何用！”

“诸葛孔明千古人杰，如不遇刘备，不出茅庐，也不过老死隆中，既不能建功立业，亦不能流芳万世。只要际会风云，谁说书生无用？”

“弟非佐命之才 [13] ，岂能与古人相提并论？”

“请兄恕弟直言。我兄敝屣功名，高风可钦，然今日天下离乱，万姓望救心切。兄有济世之才而不用，洁身隐居，岂非自私？甘与草木同朽，宁不可惜？”

牛金星微笑不语，慢慢地拈着胡须。

“况且，”尚炯又说，“目今公道沦丧，奸贪横行，读书人想与世无争，安贫乐道，已不可得。兄年来备受欺凌，奔告无门，岂不十分显然？”

“宝丰虽不可居，伏牛山中尚有祖宗坟墓与先人薄田百亩。弟已决计俟官司完毕即迁回伏牛山中，隐姓埋名，长与农夫樵叟为伍，了此一生。”

尚炯知道牛金星并不是一个甘心与草木同朽的人，这话也不是出于真心，只不过时机不到，还不肯走上梁山。他决定暂不勉强劝他，笑着说：

“天下大乱，伏牛山也不是世外桃源。”

医生劝金星在北京多留几天，以便请教。金星归心很急，但又感于故人热情，颇为踌躇，只好说让他回去考虑考虑。直到结束这顿午餐，医生没有再劝金星入伙，只同他谈一些别的闲话。

这天晚上，金星回到下处，想着白天同尚炯的谈话，心中很不平静，连书也看不下去。仆人王德进来，看见他的神色和平日不同，却不敢多问，只提醒说：

“老爷，咱们后天动身走，当铺里的几件衣服明天该取出来啦。”

金星望望他，说：“急什么？后天再说吧。”

“不走了？”王德吃惊地望了主人片刻，“可是住在这里没有要紧事，家里都在盼着老爷回去哩。”

他没有再作声，挥手使仆人出去。“走乎不走？”他在犹豫。坐在椅里沉思一阵，仍然不能决定。尚炯劝他去商洛山中入伙的话虽被他婉辞拒绝，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又一次起了很大波动，好像有谁在不曾平静的池水中又投下了一块石头。他想，难道真有一天我会像诸葛孔明一样走出隆中么？他忽然抬起头来，用慷慨的声调慢慢地背诵着诸葛亮的《草庐对》。

背诵毕，他从火边站起来，绕室彷徨，直到深夜。后来刚躺到床上，他忽然想起来一个朋友，心中遗憾地说：

“要是宋献策没有离开北京就好了！”

第二天，尚炯又来约牛金星去梁苑春吃酒谈心。他只劝金星往商洛山中同闯王一晤，也被金星拒绝了。从梁苑春出来后，两人决定先到正阳门外商业繁盛的地方看看，然后往东城去看灯市，于是他们从西长安街转至江米巷，进武功坊到了正阳门内棋盘街。

在正阳门那里，只见月光下成群结队的妇女，有很多穿着白衣白裙，像潮水似的从城门洞涌进涌出，几乎连道路都阻塞住了。有不少年轻男人，故意在妇女群中乱挤，以便偷偷摸摸地占点儿便宜。有时，有些妇女因为身上什么地方被陌生男人的手摸一下或拧一下，或脚尖被人故意踏一下，发出来小声怒骂。也有不少妇女吃了哑巴亏，一阵心跳，脸红，慌忙地躲进女伴堆中。那些盼望早日生子的妇女们，用力挤到大开着的城门边，把门上的圆木钉子摸一摸；往往还来不及摸第二个钉子，就被挤走了。有的妇女比较幸运，可以抢着摸几个钉子。摸过钉子之后，她们怀着幸福的心情、甜蜜的希望，随着人潮离开了城门洞。

尚炯和牛金星在热闹的棋盘街看了一阵，又走到离大明门不远的地方站住，凭着白石栏杆偷眼向大明门里张望。大明门朱门洞开，禁卫森严。门内是东西千步廊，挂了无数纱灯，望不到尽头。金星悄悄地对医生说：

“千步廊北头是金水桥，过了金水桥就是承天门，再往里是端门、午门。听说承天门两旁有解学士 [14] 写的对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那午门内就是九重宸居！”

尚炯没敢作声，但心中闪过了一句话：“也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

他们随着摸钉的妇女们挤出正阳门，挤过正阳桥，才到了前门大街。牛金星笑着说：

“北京风俗，说是元宵节走过正阳桥可以除百病，腰不疼，所以这些妇道人家都要挤着过桥。咱们今晚一过，也可以一年无病了。”

尚炯说：“幸而有很多懒人和忙人不来过正阳桥，不然，北京城的医生只好抄着手喝西北风了。”

二人哈哈大笑，继续往南走去。正阳门大街十分热闹，有玩狮子的、玩旱船的、踩高跷的、放烟火的、耍龙灯的、猜灯谜的。看了几个地方，牛金星拉着尚炯的袖子挤进一处猜灯谜的人堆中，随便一望，立刻指着一个灯谜向尚炯咕哝说：

“这一个谜面是‘挑灯闲看牡丹亭’，用的是钱塘妓女冯小青的诗句，谜底我已经猜到了，很巧，也很雅。”于是他指着谜纸向主人大声问：“这个谜底是不是王勃《滕王阁序》上的一句：‘光照临川之笔’？”

“是，是，您先生猜中啦！”主人笑着说，赶快撕下谜纸，取了一把湘妃竹骨的白纸折叠扇交给金星。

周围的人们用欣喜和羡慕的眼光望着金星和扇子，有几个人称赞他猜得好，也称赞灯谜出得好。金星拉着医生走出人堆，笑着说：

“这把扇子虽然眼下没有用，可是这是一个吉利。走吧，我们进崇文门逛灯市去。”

尚炯愉快地说：“但愿你今年百事顺利。”

他们在崇文门内吃了汤圆，歇歇脚，继续往灯市走去。等到了东单往北，米市大街上人山人海，简直无法前进。他们用力挤了一阵，看看不容易挤到灯市口，便从金鱼胡同穿过来，在八面槽和东安门大街看了看，从皇城南夹道转到东长安街。尽管所谓“九衢灯市”只看了少部分，而且最热闹的部分没有看，但尚炯已经为那些竞奇斗胜的彩灯惊叹不止。在东长安街上走着时，他听见走在前边的两位外省口音的人正在谈话。一位老者向一位戴方巾的中年人问：

“听说因为万岁爷圣情寡欢，宫中今年的灯节不如往年之盛，未知确否？”

“我也听说如此。”戴方巾的叹口气，感慨地说，“在往年，每逢灯节，宫眷 [15] 与太监都穿灯景补子 [16] 蟒衣，并于乾清宫丹陛上安放牌坊灯，于寿皇殿安放方、圆鳌山灯。崇祯元年，宫中的灯节特别讲究，牌坊高至七层，鳌山高至十三层。目今国步维艰，当然不能像往年那样了。”

老者也感慨地说：“国家愈来愈穷，自然是今非昔比。听说崇祯初年，宫中有珍珠灯，高四五尺，全用珍珠穿成，每一颗珍珠有一分多重；华盖和飘带皆用众宝缀成，带下复缀以小珠流苏。一尺多高的珍珠灯，据说一共有四十九盏。宫中各殿都有极贵重之彩灯数盏。殿陛甬道，回旋数里，全有白玉石栏，石栏外边每隔数尺远有雕刻精致的龙头伸出，颌下凿有小孔，专为悬插彩灯之用。无殿陛石栏处，立有莲桩，每桩悬挂琉璃灯一盏。紫禁城中各处所悬各色花灯，共有数万盏。遇宫女成群嬉耍，碰落几盏，顷刻间就有太监拿新的换上。如此太平豪华景象，转眼间已成陈迹！”

尚炯用肘弯碰了金星一下，放慢脚步，小声说：“不要说宫中的珍珠灯，就以前天我在灯市上所见铺子里卖的那些灯，有一百两一架的，有数十两一盏的。一灯之费，可活数口之家。真不愧繁华帝都！”

金星冷笑一下：“玩灯的人们只知安富尊荣，何尝知道天下小百姓嗷嗷待哺，易子而食！”

尚炯把牛金星送到西长安街，快到府右街口时仍然依依不忍分手，又站在行人稀少的地方同金星谈了一阵。他苦劝金星暂留京师，将来同他一起动身；如金星怕家中悬念，可派仆人王德先回，川资不须金星费心。金星感于老友的深情厚谊，只得同意。两人并商定二月下旬离京，由太原南下，以求安全。今天下午，金星曾同医生谈过宋献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不久前从北京赶往太原去经纪一位朋友的丧事，他们路过太原时也许能同他遇见。医生正想替闯王物色天下人才，对此更加高兴。

金星回到寓所，已经三更过了；虽然腿脚很困，却没有一星睡意。想着中原局面不久就要大变，李自成的种种不凡，他的心情比昨夜更加不能平静。像一般孔门读书人一样，他相信《易经》的卜卦，自己会文王课，也会邵康节 [17] 的梅花数。现在夜静无事，他洗洗手，坐在桌边，用三个铜钱占了一课，得“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卦，心中一喜。又想了一阵，仿佛预感到自己扬眉吐气的日子快要来到，随即兴致勃勃地摊开猜灯谜得到的白纸折叠扇，挥笔写道：

大火流金 [18] ，

天地为炉；

汝于是时，

伊、周大儒 [19] 。

北风其凉，

雨雪载途；

汝于是时，

夷、齐饿夫 [20] 。

噫！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与尔有是夫！” [21]

写毕，他念了一遍，认为方孝孺的这首《扇子铭》很能够说出他自己的思想和品格，并且想道，他今后怕要成为伊、周，要像孟子所说的“兼济天下”了。他从抽屉里取出八宝印泥，在题款下边盖了一颗小印，又在铭文前边盖一颗闲章，刻着“淡泊以明志”五个篆字。等到墨干了，他把扇子合起来，放进箱里，熄灯就寝。但是过了很久，直到听见鸡叫，他还在胡思乱想，不能入睡。

二月下旬，他们从北京动身了。因为娘子关和倒马关两条入晋的道路都有游兵和土匪骚扰，他们干脆出居庸关，走阳和、大同入晋。金星因为这条路是自古以来的军事要道和边防重地，所以沿路把里程远近，关山形势，一一记了下来。每到一个重要地方，他总是用鞭子指着告诉他的朋友：某朝某代，某年某月，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战争，经过的情形怎样。尤其是关于对蒙古也先的战争，土木之变 [22] ，他谈得特别详细，好像亲自参加了战争一样，并时时流露出不胜愤慨的情绪。这些谈话使尚炯十分惊佩，简直不明白一个长期住在内地的人何以对边塞情形如此留心，这般熟悉。

“真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在心中说，“我要想尽办法劝他同闯王一晤！”

不过半月，他们到了太原。把行李往客店一放，打去身上和脚上尘土，洗过脸，就一起去找宋献策。在太原府城隍庙前住着一位医生名叫袁潜斋，是河南开封人，十多年前以拔贡分发山西候缺，后见天下大乱，无

意在官场浮沉，遂以行医糊口。这位袁医生也精于六壬、遁甲，并善看相。宋献策同他是极要好的朋友，这次来太原就是为经纪他的丧事。牛金星和尚炯一路问到府城隍庙，找到了一座黑漆小门楼，果见门框上还钉着一块朱漆木牌，上写着“大梁袁寓”，两扇门关得很严。敲敲门，没人答应。询问邻居，回答说正月间从北京来了一位宋先生，照料了袁先生的丧事，已于三月初送灵柩和家眷回河南去了。金星和尚炯不胜怅惘，叹息而回。

他们在太原休息三天，继续赶路。等他们到了平阳，王德已经从家乡回来在那里等候两天了。他向主人报告说，自从金星往北京去后，王举人有点心虚，害怕把事情闹大，经周拔贡和朋友们从中调停，答应和解。

“奶奶巴不得官司快了，”仆人说，“把大相公叫回宝丰，忍气吞声，同他和了。”

“怎个和法？”

“少不得治席请客，由大相公出面，在王举人面前低低头，赔个不是。另外卖了一处庄子，拿出八十两银子打扫衙门 [23] 。”

金星把桌子一拍，骂道：“混账！没想到小畜生这样骨头软，没有出息！”

“这全是奶奶的主张，怨不得大相公。按照大相公的意思也是宁折不弯，同王举人一拼到底。”

金星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事情既然是出于娘子的主张，他不能再骂儿子牛佺。过了半天，他又问：

“另外呢？关于那个死的？”

“叫咱家重新请了一百个和尚、道士，做了七天道场，替死的人念经超度。”

“唉，唉！”

金星沉重地叹两声，低下头去。他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当他重新抬起头时，看见王德的嘴唇嚅动了几下，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说又不敢出口，就问：

“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出来？”

“奶奶不叫我告诉你老人家，怕你生气。”

“快说出来。”

仆人吞吞吐吐地说：“王举人一心要讹去咱家的那只宣德炉和那把扇子，

非要去不依。奶奶想着既然他存心讹咱，如今人家有钱有势，刀把儿攥在手里，咱要留也留不住，留下反而是个祸根，不如给他，从此心净。奶奶气得流着泪，心一狠，牙一咬，说：‘把这两样东西都送给他！咱以后永远离开宝丰，少受欺负！’”

金星气得脸色发紫，两手打颤，抓起来桌上的茶杯往地上摔得粉碎。他想叫骂，但是叫不出来，呼哧呼哧喘气，在屋里来回走着，脚踏得铺砖地通通响。尚炯听见他摔茶杯子，从院里走进来，看见他如此气恼，连忙问：

“启翁，莫生气。为了何事？”

牛金星恨恨地说：“我就知道，他早就存心讹我的这两样东西！”

尚炯摸不着头脑，又问：“到底为着何事？”

“我现在气得说不出来，随后谈吧。唉，光甫，我，受尽欺负，简直要把肚皮气炸！”

“天色还早，咱们到汾河岸上走走如何？”

金星没有回答，又来回走了几步，把牙根咬得生疼，然后站在仆人面前，怒气冲冲地问：

“家里还有别的事情么？”

仆人说，他来的时候，全家已经搬回卢氏了，宝丰只留下一个老伙计看房子，照管庄子。金星点着头小声说：

“搬得对，搬得对。”

“奶奶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早就该搬回伏牛山里。”

金星不再问家里事情，转向尚炯说：“走，光甫，咱们到外边走走，散散心去。”

他们走出平阳西门，信步来到汾河岸上。在渡口旁边的河岸上坐下以后，尚炯见牛金星的脸色仍很难看，劝解说：

“官司了了，家也搬了，事情已经过去，不必放在心上。我听说有个宣德炉给王举人讹去了，虽说欺人太甚，但究竟是身外之物，为这点事气坏身体实在不值。将来有报仇的日子。”尚炯笑一笑，小声补充一句，“有朝一日，不须你牛启东动动小指头，就叫你的仇人跪在你脚下求饶。到那时，你愿意怎样报仇就怎样报仇。这样的日子，我看不远。”

金星不觉小声问：“不远？”

“等麦后我们来到河南，我包管你能报仇。眼下让他们横行去，‘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24]，大丈夫报仇十年不迟，何况只用等几个月？气坏了身体可不值！”

“光甫，你不知道，这口气实在难忍。其实，弟平日对古董并不看重，只是这两件东西是先父遗物，弟虽不肖，何能将先父遗物拱手送人！王举人趁弟不在家，贱内怕事，讹诈而去，叫弟如何甘心？此仇不报，弟将无面目见先严于地下！”

“一件是宣德炉，还有一把什么扇子？”

“扇子是万历初年先严在北京候选[25]时在古董铺中买的，为马勋[26]所制，上有文待诏[27]的书画，先严甚是宝爱，目前文待诏的书画不难见到，马勋的扇子就很少了。更痛心的是，扇子上有几行跋语是先严手泽！”

“请放心，不要多久，这两件东西定会完璧归赵。此事放在弟身上好啦。”

“此仇不报，弟死不瞑目！”

“既然官司已了，府上已安然迁回故乡，兄心情如此郁悒，何不同弟入陕一游？”

牛金星没有回答。他的心中仍很矛盾，既想同闯王一晤，又担心万一将来大事不成，身败名辱。此外，李自成并未“三顾茅庐”，也未正式礼聘，仅仅由尚炯相邀，他便由北京去到商洛山中，终觉心上有个疙瘩。但是他又想着自己已快四十五岁了，难道就这样白白地郁闷以终？他望着奔流的河水，忽然不胜感慨地叹口气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尚炯问：“老兄想好了么？”

“我还是想先回到舍下看看，再作决定。”金星慢吞吞地说，自己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道理。

“贵价刚回，府上情形，兄已尽知。如怕令嫂夫人悬念，可差贵价明日回府，就说足下安抵平阳，顺便往西安访友，不日返家。这样，府上也就放心了。”

牛金星苦笑不语，心中盘算：“怎么好？去不去？嗯？”

“既然老兄对去商洛山中仍有犹豫，弟不敢勉强。西安为自古建都之地，老兄何妨趁此时机，前往一游，岂不比闷居深山为佳？”

“到西安一游？”

“到西安以后，我陪你玩几天，看一看名胜古迹，那大雁塔是必然要看

的。然后，足下暂留西安，弟回商洛山中一趟。十八子听说足下到了西安，一定欣喜欲狂，立刻派人迎接足下驾临山中。你们见过之后，弟亲自送兄回卢氏，决不留你久住。”

“好吧，就同你作西安之游吧。”金星说，心上的疙瘩解开了。停一停，他又加了一句，“至于商洛之行，到西安后看吧。”

[1] 串——一千铜钱叫作“一串”。当时银价大约是一千二百钱一两。在以后几年中银价不住飞涨，变化很大。

[2] 宗主爷——明朝太监们对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尊称。

[3] 价——仆人。

[4] 云树之思——指朋友阔别后相思之情。典出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5] 二毛——黑发杂有白发，古人称作二毛。

[6] 祥符——宋、明、清三朝的祥符县就是开封县。

[7] 兰阳——后来改称兰封县。解放后与考城合并，改称兰考县。

[8] 乡试——每三年各省举行一次考试，称作乡试，考中者为举人。

[9] 不入流——明代官阶最低的是从九品，从九品之下叫作不入流。

[10] 赤眉、铜马——王莽的新朝末年，两支重要的农民起义军。

[11] 下走——即奴仆，古代士大大对朋友的自谦之词。

[12] 屈子、贾生——屈原和贾谊。前者著有《天问》。后者在给汉文帝上的《治安策》中，用了不少“可为痛哭流涕者也”这样的句子。

[13] 佐命之才——辅佐开国皇帝打江山的人才。

[14] 解学士——解缙，明初人，官翰林学士，为历史上有名的才子。

[15] 宫眷——妃嫔和宫女统称宫眷。

[16] 补子——缀在蟒衣前后心的方形丝织品，上边按照品级绣着不同的图案。灯景补子只在灯节时用。

[17] 邵康节——北宋人邵雍，字尧夫，门人谥为康节先生，曾编造了一种叫作梅花数的占卦方法。

[18] 大火流金——意思是太阳毒热，把金属晒得熔化。

[19] 伊、周大儒——伊尹和周公。

[20] 夷、齐饿夫——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

[21] 用之……是夫——孔子的话。

[22] 土木之变——公元1449年秋天，明英宗“亲征”蒙古，在土木堡兵溃被俘，历史上称作土木之变。

[23] 打扫衙门——官司结束时，输的一方或被告拿出钱来送给衙门中的官吏和衙役，并治席请客，叫作打扫衙门。

[24] 多行……待之——这是引用春秋时郑庄公的话，见《左传》隐公元年。

[25] 候选——明代举人、贡生在京候吏部选授官职，叫作“候选”。

[26] 马勋——明朝永乐年间，折叠扇才开始流行，在宣德和弘治年间（1426—1505）出现了几位以制扇出名的民间工艺美术家，马勋是其中之一。

[27] 文待诏——文征明（1470—1559），明朝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大书画家兼诗人，曾做翰林院待诏的官。

第二十七章

今天有两件事使正在整顿军纪的李自成很不愉快。头一件是，昨天夜里，有四个人去一个叫作张家湾的村里强奸民女。恰好巡逻队从村边经过，那四个人赶快退出，从一条小路逃走了。今早他得到报告后非常生气，要刘宗敏务必赶快把这四个人查出来，斩首示众。为着不使犯法的人畏罪逃跑，这件事对全营都不声张。同时他叫田见秀亲自去抚慰那家受欺侮的老百姓，保证破案，依照军法处理，决不宽恕，也嘱咐老百姓暂不要对外人言讲。

另一件是挥霍公款的事。去年冬天去谷城，献忠送给他一百名弟兄，带队来的小头目叫王吉元。自成因他作战勇敢，武艺不错，就对他另眼看待，派他在高一功的中军营做一名小校。高一功负责筹措粮饷，所以就让他带一部分弟兄活动在蓝田境内，随时从西安方面偷购粮食和布匹运回，有时也向一些山寨富户打粮。王吉元因为常同当地杆子交往，有一次就在赌博中输去了公款五百多两银子。他非常害怕，急得又想自尽，又想逃跑。正在这时，高一功听到风声，把他逮捕。

高一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点儿灰星的人，更何况闯王已经下了决心，要雷厉风行地整顿军纪。于是他把王吉元五花大绑，派几个弟兄押送前来。那些平日同王吉元感情较好的小头目和弟兄们，知道他定死无疑，在他出发前弄一些酒肴给他送行。王吉元深悔自己荒唐，哽咽说：

“我做了错事，犯了军纪，死而无怨。你们在闯王的旗下好生干，千万莫学俺的样。咱弟兄们二十年以后再见吧！”

自成昨天就接到了高一功的禀报。这件事虽不像奸淫和抢劫那么使他痛恨，但是按情理也绝难宽容。昨晚他问过了刘宗敏和李过等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主张将犯人斩首示众。可是睡了一夜，他自己的想法变了。杀与不杀，在他的心上矛盾起来。早饭后不久，他骑马出村去看将士们操练，走不多远，恰遇着几个弟兄把王吉元迎面押来。

王吉元一见闯王就跪在路边，低着头不说话。因为明白自己很对不起闯王，他无意恳求饶命；只是想起来家中老母没人照顾，不免心中有点酸疼。

自成把他打量一眼，跳下乌龙驹，狠狠地踢他一脚，问道："我听说你输掉银子以后，又想逃跑，又想自尽，可是真的？"

"都是真的。"

"妈的，没有出息的东西！"自成骂了一句，回头对亲兵们说，"先抽他一百鞭子！"

自成的亲兵们一向纪律严明，今见王吉元在军中十分困难时候输掉了五百多两银子，个个气愤，一听闯王吩咐，立刻把王吉元的上衣剥下，按倒在地，用鞭子抽得皮破肉绽。他们想着，按照往例，打过之后，跟着当然是斩首示众，所以随手把王吉元从地上拉起来，喝道：

"跪好！脖子伸直！"

王吉元侧着头向身旁的亲兵们说："请弟兄们帮个忙，把活做干净点儿。"

一个平日担任斩人的亲兵拔出鬼头大刀，回答说："兄弟你放心，决不会叫你多受罪。"他随即转向闯王问："现在就斩吧。"

自成挥一下手，说："把他的绳子解开。"

所有的士兵都莫名其妙，不知道闯王是什么意思。王吉元也莫名其妙，瞪着吃惊的、惶惑的大眼睛，并不叩头谢恩。他原是被五花大绑的，刚才因为要在脊背上抽皮鞭，必须扒掉上衣，所以把脖子里和两臂上的绳套解开，只剩下手腕上的绳子未解。这时亲兵们把他的手解开了，却用疑问的眼睛望闯王：难道就这样饶了这混蛋小子不成？自成对押解犯人的几个弟兄说：

"把他搀到寨里去，给他点儿东西吃，等他伤好了以后再来见我。"

王吉元仍然张目结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个替他解绳子的亲兵突然明白了闯王的意思，照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喝道：

"还不快磕头谢恩！"

王吉元这才明白自己已经得到赦免，伏身叩头，几乎把脑门磕出血来，却不知说什么话好。李自成叹了口气，恨恨地责骂说：

"该死的畜生！弟兄们没有粮食吃，老百姓也在等着咱们赈济才能活下去，你竟敢把买粮食的银子输掉！你有几颗脑袋？你看我不能够剥你的皮？……去！伤好后快来见我！"

闯王骂毕，纵身上马，扬鞭而去。走没多远，老营总管从背后飞马追来，向自成问道：

“闯王，王吉元不杀了么？”

他回答说：“王吉元虽说该死，可是也怨我自己疏忽，没有把这样的事儿订在军律里。将士们酗酒、赌博，挪用公款，在敬轩那里原是可以马虎的。王吉元才来三四个月，不晓得咱们这里和张帅那里不同。你去替我传令全军，以后严禁赌博，违令者重责二百鞭子，倘有盗用公款一两以上者打一百鞭子，十两以上者斩首！”

“是！”

李过负责全营的练兵工作，称作督练。闯王在侄儿那里谈了些有关操练的事，亲自到校场看将士们练习射箭和操演阵法。看到阵法变化较少，他不由得想起来自己缺乏一位深明阵法的军师，心中有一点空虚之感。

另外有一队步兵在操练长枪，自成也走近去看了一阵。

在闯营大将里边，刘芳亮枪法最精。可是刘芳亮现在崤函山中，只好从闯王身边的将士中挑选教师。挑来挑去，最后决定让自成的叔伯兄弟李鸿恩担任枪法总教练。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将领，在叔伯兄弟中排行十二，所以人们都称他李十二，或十二帅，李过叫他十二爹，而自成仍呼他的乳名恩子。潼关南原大战之前他就负了重伤，当人马路过杜家寨时，他被留下来，隐藏在山洞中，一个月前才完全治愈。他作战十分勇敢，又是自成的小弟弟，所以自成很爱他。可他有时依仗是自成的弟弟，李过的叔叔，做出些违反军纪的事，使自成对他不敢重用。这次自成派他做步兵总教练，率领二百多名新弟兄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本来有点不放心，但又想着，李过是督练，而每天操练又都在一起，就放心了。

李十二把这二百多人分作两队：第一队是用一丈八尺到二丈四尺的竹竿做枪身，俗称竹竿镖；第二队用不足一丈的木杆子做枪身，根大盈把，尖径半寸，身硬如铁。李十二挑选身体轻捷、善于纵跳的弟兄们参加第一队，用沙家枪法教他们；挑选身大力强的参加第二队，教他们石家枪法，只是他凭着自己的心意，在石家枪法中多少杂有少林枪法。他把二百多弟兄这样分开，是根据兵器的性质和人们身体条件决定的。竹竿镖身长而软，重要在善用双足，必须身随其足，臂随其身，腕随其臂。进退迅速，是竹竿镖临敌制胜的关键。第二队用的木杆枪，枪身较短，而又粗硬，重在十斤出头，没有很好的腕力不能使用，使用时臂以助腕，身以助臂，足以助身。少林寺本来擅长棍法，后来从棍法中变出一派枪法，主要特点是连戳带打，但也刚柔相济，颇为实用。李十二为着教练这一队弟兄，很费了一番心思，才把少林枪法的一部分特点用在石家枪法之中。

自成站在校场里看了一阵，对于鸿恩的教练工作大为满意。不过十几天工夫，鸿恩已经把这两队新弟兄初步引上了路。自成从队伍中叫出两个弟兄，命他们做出苍龙摆尾势和灵猫捕鼠势让他瞧瞧。他点头称赞几

句，又指点出他们身法、步法的毛病。随后他自己耍了一套杨家枪法，又向大家讲解使枪的基本道理，并说枪是长武器，必须学会如何作短武器用，方得其妙。不然，万一一刺不中，或没有中在吃紧处，被对手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为长所误。要会短用，就得着重练身法、步法。他说这是戚家军 [1] 练习枪法的一个妙诀，要大家务必注意。讲过之后，他望着叔伯兄弟问道：

“恩子，三个月管上战场么？”

“二哥，只用练上两个月，保管使用！”

李自成觉得鸿恩的眼神很不自然，似乎害怕同他的眼光正面相对。这感觉使他突然想起：自从他来到校场以后，鸿恩就似乎在假借卖力教练，回避着他。“难道是他么？”自成在心中疑问，但马上他就回答自己说，“不会吧，他不敢！”他想，鸿恩在他面前态度不自然并不奇怪，因为他是兄长，一向对弟弟有些过严。于是他望着鸿恩的眼睛笑着说：

“两个月管使用？我要的是精兵呀。”

“谁说不是要练成精兵？当然是精兵，若是操练两月不使他们成为精兵，二哥，你砍我的脑袋！”

自成哈哈大笑，说：“好，我记着你吹的大话！”

他还想在校场里停留一阵，可是刘宗敏派一个亲兵飞马而来，请他同李过速去议事。闯王心中一动，明白是为着那件事访查出了一些眉目。在这刹那间，他又觉察到鸿恩的眼神有些畏惧不安，但是他又一次想着自己的疑心没有根据，在要离开时，他对鸿恩鼓励说：

“恩子，好生练吧。别看这两百多弟兄少，日后他们就是咱们成立步兵的根基。用心操练个模样出来！”

李过因为正在指挥操演阵法，离不开身，也不知道宗敏要商议什么事，对闯王说：“二爹，你去吧，用不着我也去啦。”自成想着他不去也可以，并不勉强，自己上马去了。

李自成离开校场大约走了十里山路，来到一个湾子里。离村子二里多远，传过来热热闹闹的打铁声音。这是由刘宗敏兼管的兵器营。闯王眼下来到的正是弓箭棚、铁匠棚与火炮棚所在的村庄，四面都有岗哨，戒备严密。

他走不多远就到了热闹喧天的铁匠棚。铁匠棚现在有五十多个铁匠，大部分是从士兵中挑出来的。自成先走进第一座棚里，掌钳子的师傅是从杜家寨来的包仁。当包仁从炉子内把烧得通红发软的铁料夹出来放在砧子上时，闯王从地上掂起来一把大铁锤。包仁笑着说：

“闯王，你又要抡大锤么？”

“我要跟你学手艺哩。”自成说，“怎么，你还是不收我做徒弟？”

“好说，好说。”包仁左手掌钳，右手拿着小铁锤在烧红的铁料上连敲几下，说，“打！用力打！”

包仁用小锤子指点着，闯王和一个翘鼻子青年士兵一替一下抡大锤。打了一阵，一个枪头的模样打成了。包仁把这个半成品送进炉里，笑着说：

“闯王，你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谁也不敢收你当徒弟。别看我有了一把年纪，我也怕折寿！”

自成同包仁说笑了一阵，直到把枪头使了钢、完全打成才离开。他正在大步向外走，一抬头看见柱子上贴了一张红纸，上边写着一首诗。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一个别字，但诗倒很有意思：

天遣我辈杀不平，

世间曾有几人平！

宝刀打就请君用，

杀尽不平享太平。

他把诗看了两遍，连着点了几下头，望着大家问：“这是谁写的？”

棚头停住铁锤说：“禀闯王，写是我写的，诗是大家编的。”

“大家编的？”

“是的。起初我想了一句，想不起来了。接着，张三凑一句，李四凑一句，凑了七八句。大家又一琢磨，琢磨成了四句。”

“诗写得不坏，有意思！”

自成走到第二个棚子门口，看见刘宗敏光着上身，脊梁上淌着汗，正在抡大锤。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士兵，又害怕，又羞惭，不知如何是好。自成知道宗敏又发了脾气，可能这个工作不卖力气的弟兄会挨一顿臭骂甚至一顿鞭子。他正要进去同宗敏说话，宗敏已经看见了他，把大锤交还

旁边站着的那个士兵，抓起衣服向他走来。

“你把王吉元杀了没有？”走出棚子以后，宗敏站住问。

“我打了他一百鞭子，饶他一条性命。”

“这太轻了。为什么不斩首示众？”

自成挥退左右，放低声音说：“王吉元原是敬轩的人，为着五百多两银子杀了他，日后见敬轩怎么说呢？咱们同敬轩之间本来就犯了生涩，不必为这件事儿使敬轩骂咱们打狗不看主人面子。”

“可是以后别人也犯了这样的罪呢？”

“我已经传令全军，下不为例，今后凡赌博者受重责，凡盗用公款银子十两以上者斩不赦。”

“看着敬轩的情面，只好饶他的狗命吧。补之怎么没有来？”

“咱们谈谈吧。他正在指挥操练，用不着叫他也来了。”

“可是事情就出在他那里，顶好是交他处理。”

“你查出是什么人干的事？”

“鸿恩。”

自成的心上一寒，登时气得脸色发青，说：“该死！谁同他一起去的？”

“他带着自己的三个亲兵。”

“真是该死，会是他做出这事！”

“怎么办，饶了他这一回吧？”宗敏问，不转睛地望着闯王。

闯王明白宗敏是拿话试他的口气，他没有马上回答，在心中愤愤地说：“偏偏是我自己的兄弟破坏了我的军纪！”宗敏见自成有点犹豫，随即说：

“闯王，怎么办？你自己处理好不好？”

“不，捷轩。你办吧，执法如山，不要推辞。正因为他是我的兄弟，更不要徇私情轻饶了他！”

尽管闯王的口气很坚决，但是他的沉重的脸色和十分干涩的声调，怎么能瞒得住宗敏呢？事实上，宗敏的心中也很难过。自从他参加老八队以来，亲眼看见几十个跟随自成起义的本族子弟在战场上阵亡了，剩下的

只有几个人，其中有的人在长途进军中被官军打散，尚未归队。如今留在自成身边的只有李过和李十二，还有亲兵头目李强，是他的族侄。单凭这一点说，他刘宗敏也有些不忍心真的把鸿恩问斩。何况，鸿恩在自成的堂兄弟中是个顶小的，有时人们也叫他李老么。自成一向对这位小弟弟表面很严，骨子里很亲。两年前路过泾阳时，李十二也曾怂恿士兵淫掠，当时自成也很震怒，说要杀他。他听说不妙，跑去跪在高夫人面前，像一个大孩子似的揉着眼睛，二嫂长二嫂短地缠磨着高夫人替他讲情。自成终于只是痛骂他一顿，打他几耳光，踢几脚，并没杀他。一个“李”字分不开，兄弟毕竟是兄弟！这一次是不是又像那次一样，说杀不杀呢？所以听了闯王的话以后，刘宗敏一时拿不定主意，低着头不作声了。

闯王见宗敏不作声，自己也不作声。他低着头，用靴尖踩着一棵小草，狠踩，狠踩，但这完全是下意识动作，毫无目的。几年来死去的本族兄弟和子侄们的影子都浮现在他眼前，使他心中酸痛。恰在这时，他的一个亲兵从老营飞马来到，向他禀报说老神仙已经从北京回来，请闯王快回老营。自成立刻对宗敏说：

“快跟我到老营去，听听北京的情形！”他向来的亲兵问，“别的大将们都知道尚先生回来了么？”

“双喜已经派人去分别传知啦。”

“捷轩，咱们走吧？”闯王又看着宗敏问。

“走吧。”宗敏向一个亲兵挥一下手，“备马去！”

宗敏和他的十几个亲兵的战马很快地备好牵来。为着闯王的事业，他很想劝闯王从自己的亲人开刀，树立军纪，可是这话怎么好说呢？略微踌躇一下，他走近闯王身边，凑近他的耳朵小声说：

“自成，那件事还是你做主吧。要是打算严办，我就派人去把鸿恩同他的三个亲兵抓起来，免得他们会畏罪逃跑。”

闯王此刻一方面确实恨鸿恩，一方面还有点不忍心真的把他问斩，但这种私情却无法出口。他忽然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以宽厚著称的田见秀身上，回答说：

“抓起来吧。今晚我请玉峰哥和你一同审问。”

当闯王和刘宗敏回到老营时，医生已经吃过饭，还喝了点酒，带着风尘色的脸孔变得通红。闯王一进大门，还没有看见他的影子，先听见他的大笑和这么一句话：

“看起来，有咱们的天下！有咱们的天下！”

闯王一进屋里，看见袁宗第、李过和田见秀已经都来了，正在同医生谈话。他向医生拱手道劳，拉着手问了几句旅途上的情形，紧接着关心地问：

“子明，快谈谈，朝廷的情形怎样？”

尚炯拈着胡须说：“朝廷上的事情么？谈起来多啦，一下子可说不完。”

“拣重要的先谈。”

“好，谈重要的，不重要的以后细谈。”

尚炯把朝廷上民穷财尽、政治腐败和上下离心的种种实情，一五一十地谈了出来。李自成听了以后，满怀兴奋地望着刘宗敏和田见秀说：

“你们看，怎么样？大明的气数真的要完了，咱们还不加劲儿干？”

田见秀说：“确实，朝廷已经弄得焦头烂额啦。好比四处起火，八下冒烟，顾了这一头顾不了那一头。日后收拾这个局面的说不定就是我们。捷轩，你说是么？”

刘宗敏把大腿一拍，说：“有干头，有咱弟兄们的天下！自成，咱们早点树起大旗怎么样？”

自成笑一笑，摇了摇头。袁宗第拍了一下膝盖说：

“对！我看也不如早点树起大旗。闯王，别等敬轩啦。他靠不住！请你快派人去崤山里叫大嫂子同明远把人马撤回来，一会师就动手！”

闯王向田见秀望望，见他笑而不言，随即说道：“咱们目前顶要紧的事情是练兵，准备马匹、兵器和粮食。”他又向田见秀的脸上扫一眼，近来因为粮食缺乏，田见秀和许多将士的脸上都有菜色，并且浮肿，“粮食顶要紧，顶要紧。要是眼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干起来，咱们的垦荒固然吹了，老百姓也闹得没法收成。这儿的灾情已经够重，要是再不休兵安民，让百姓喘口气，多少收点庄稼，捷轩，别说老百姓要饿死，咱们也要饿死。”

尚炯说：“闯王，你说得很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目下离麦季只有一个多月。让老百姓收季麦子，喘口气儿，确实要紧。”

“也好，等收了麦，不管敬轩动手不动，咱们从这里先动手，杀到河南。”刘宗敏望着尚炯，又用十分赞佩的口吻说，“老尚，你真是一个神仙！你到北京人地生疏，住的日子也不算长，会把朝廷的事儿打听得这么清楚，说起来入木三分。原先自成说只有你去北京顶合适，我可没想到你办事这样出色！”

尚炯笑着说："这不是我办事出色，是有一位出色的朋友帮了大忙。要不是遇到这位朋友，光凭我这块料，即令在北京住上一年，也别想对朝廷的事知道得这样清楚！"

自成赶紧问："是一位什么样的朋友？"

"闯王，我对你谈过一位牛举人，你可记得？"

"记得，记得。你在北京找到他了？"

"不但找到他，我还把他请来了。"

"啊？！请来了？在哪里？在哪里？"

"现在西安。"

"在西安？为什么不请到这里？"

刘宗敏也抱怨说："你真是！为什么不带他一道来？"

医生含笑说："我怕你们两位不愿意同他见面。"

刘宗敏大瞪眼盯着医生，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说道："不愿意同他见面？老尚，亏你还是闯王的心腹人！自成平日跟你无话不谈，你也自认为深知他的心思，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到底为什么不把他带来？怕路上不平稳？"

尚炯笑而不答。宗敏把他的神情又打量一下，看出来他的笑里边含有文章，又想着这个老医生也不是那号着三不着两的人，从来不在重大的事情上开玩笑，说出不冒烟的话，如今怎么会平白无故地在闯王和他的面前冒凉腔？他想要尚炯快说出来笑里边藏的文章，就对自成说：

"子明是胡扯的，什么牛举人，马举人，别信他。要是真把那位牛举人从北京请到西安，他就会把他带来见咱们。别信他！"

尚炯哈哈地大笑起来，心里说："瞧，他们在打仗上有经验，跟举人、进士打交道还是第一遭，对这些人的脉理乍然还摸不清呢。"

李过向尚炯笑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越说你是神仙，你越是神神鬼鬼的。快说吧，到底这位牛举人来了没有？"

尚炯说："确确实实地来到西安。我特意回来向你们禀报，听候你们吩咐。"

刘宗敏大为高兴，爽快地说："赶快派人去请他来，还有什么别的话？其实，你应该带他一道来，用不着向闯王禀报。你这是六指儿搔痒，额外多一道子。"

尚炯又笑起来，说：“我自己带他来？牛举人一直三心二意地不愿同我到西安，看起来是他对啦。”

田见秀笑着说：“子明，你放心。咱们闯王平日思贤如渴，虽不能亲自去西安相迎，可是也绝不会有失礼节。”

闯王接着说：“玉峰说得对。咱们一定要专程相迎，隆重接待。捷轩，在这样的事情上咱们都是外行，得听尚大哥的，你太性急啦。”

刘宗敏恍然记起，赶快说：“对，对。我忘记三请诸葛的故事啦。”

大家都大笑起来。尚炯心上的小疙瘩顿时解开，一边笑一边在心里说：“这样，牛启东就不会拿捏着不肯来了！”

在这同一片刻，袁宗第在快活的笑声中不由得想着：“一个举人就拿这么大架子？几年来十三家义军攻城破寨，不知杀过多少举人、进士，还有比这班人更大的官儿。今日咱们用着了读书人，一个举人就这样拿捏身份！”不过这种不舒服的想法只在心上一闪就过去了。

闯王请尚炯谈谈他是怎样把牛举人从北京请到西安的。等医生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自成跳起来走到医生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

“尚大哥，你这件事办得太好啦！太好啦！这比你探听朝廷的消息还重要，实在难得！既然牛先生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务必请他来一趟。可惜我不能亲自去西安接他，怎么办呢？”他寻思着，一时想不起一个适当的人代表他前去西安。

刘宗敏的眼睛一转，说：“我看，这样吧，还是请尚大哥往西安辛苦一趟，咱们派一位大将在半路相迎，等客人来到时，咱们几位重要头领都随闯王下山，迎出数里之外，不好么？”

田见秀点头说：“照，照！这个办法很好，就请补之到中途相迎。只是子明刚到家，还没休息，又得几天奔波了。子明，你的身体吃得消么？”

闯王望着医生微笑，却不作声。医生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

“咱们一年三百六十天骑马打仗，东奔西跑，去西安接个朋友，这算得什么辛苦！好，我明天就去西安。”他笑一笑，接着说，“这一次，我是名正言顺，奉着你闯王的命去迎接他，说话就有了分量啦。”

闯王问：“要不要派双喜儿随你同去，格外显得我的诚意？”

另外派个人随他同去，以示隆重，这正是尚炯所希望的。但是他担心双喜没有去过大地方，怕万一会出纰漏。他想了片刻，另外也没有合适的人，摇摇头说：

“算啦，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我一个老头子不至于惹人注意，多一个年轻

人反而不好。”

刘宗敏说：“二虎已经回来，叫二虎同去好了。”

二虎是刘体纯的小名，他的哥哥刘体仁小名叫作大虎，早已经牺牲了。为着他特别机警，二十天前派他去谷城和房县同张献忠和罗汝才联系，察看动静，昨天才回。大家都很同意派他同医生前去西安。

刘宗敏听说献忠那里有个徐以显，便问牛金星比徐如何。医生用鼻孔哼了一声，说：

“启东是王佐之才，徐以显正是俗话所说的狗头军师，如何能跟他相比！”

刘宗敏笑着说：“好家伙！你把这位牛举人捧到天上了！”

“我不是故意替他吹嘘。他确实是宋濂一流人物，可惜蹉跎半生，未得一展所学。刘爷，你只要同他见面一谈，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闯王说：“咱们太需要这样的人。怎样打仗，怎样练兵，咱们还有些经验，可是光凭这也成不了大气候。自古成大事的都不是光靠打仗。如何经邦安民，那里边有许多学问，咱们还有些外行，”

刘宗敏说：“干脆，咱们把这位牛举人留下，请他做军师吧。”

田见秀也说：“对的，想办法把他留下。咱们以先生之礼相待。”

大家的眼光集中在医生脸上，等待他回答。李过看见他拈着胡须，笑而不言，忍不住说：

“尚神仙，留住牛举人这出戏，全靠你唱了。”

尚炯说：“这出戏我只能唱前段，后半段就得靠闯王跟诸位将军唱。”

闯王满怀高兴，但没作声。过了片刻，他慢慢地说：“就怕水浅养不住大鱼。咱如今刚打了败仗，人家牛举人未必会留在这里。”

当大家同尚炯坐在一起谈话时，李鸿恩和随同他去做坏事的三个亲兵被逮捕到了，拘禁在老营的偏院中。当尚炯去厕所时，鸿恩在屋中叫道：“尚先生救我！”医生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走去问道：

“十二，为的什么事呀？”

鸿恩并不隐瞒，把实情对医生说了。医生摇摇头，叹口气说：“唉，年轻人，真是荒唐！好吧，我替你讲情试试，请闯王和刘爷看我的老面子饶你不死。以后，可不能再坏军纪。”

医生和闯王等人谈到定更以后，又吃点酒，才回他自己的住处休息。临走时，他向闯王替鸿恩讲情，但闯王并不作声。他转向刘宗敏说：

“捷轩，十二虽然犯法当斩，但请姑念他年轻无知，留下他的性命。他跟随闯王六七年，从十四五岁的毛孩子长成大人，挂过多次彩，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保闯王。他作战勇猛，武艺也好，这几年立过不少功。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次留下他一颗脑袋，以后他就不敢啦。”

宗敏把眼睛一瞪，说：“老尚，我何尝不知道他是个有出息的小伙子？不用说他是自成的叔伯兄弟，他也是在我的眼皮下长大的，同我自己的兄弟一样。可是军法如山，该斩不斩，以后叫哪个遵守军纪？他是闯王的兄弟，就应该以身作则，不要犯法才是；既然犯了法，就得与别人一律同罪！”

“捷轩，你说的道理很是，不过，不过，法是死的，用是活的。十二几次受重伤，都是我亲手救活了他的命。这次请你看个面子，还让我救他一命行不行？”

“你快回去休息吧，能不能饶他一死，等我同闯王、玉峰审问了他再说。”

医生不好再讲什么话，十分放心不下，向自成、宗敏和见秀望望，含着泪苦笑一下，转身走了。宗敏立刻向自成问：

“现在就审问吧？”

“审问！”自成说，“玉峰，你同捷轩一同去审问，一切由你们二位做主。”

审问时候，李鸿恩照实承招，只求不杀他，让他在下次打仗时战死沙场。他的三个亲兵中有一个叫作陈魁，一口承招李十二去强奸民女的事是他怂恿的，他愿意受千刀万剐，只求饶十二不死。审过以后，刘宗敏和田见秀到院里商议。田见秀主张只将陈魁杀掉，留下鸿恩的一条性命，重责一顿，让他戴罪立功。刘宗敏从感情上也不愿杀他，但认为他既是闯王的兄弟，倘若不杀，将士们必有许多闲话，以后如何叫别人遵守军纪？再说，那些新入伙的兄弟既有本地农民，也有平日惯于扰害平民的杆子，如果放过了鸿恩，对这些人就没法厉行军纪了，所以他主张狠狠心斩了鸿恩。他们商量一阵，便同去见闯王，请他自己决定。宗敏说：

“闯王，这件事，如今全营上下无人不知。或重责一顿皮鞭，或斩首示众，全由你决定，不过要快。夜长梦多，耽搁一天，闲话就起来了。”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我的兄弟更不可轻饶。杀吧，杀吧！”自成低声回答，心中酸痛，声音有些打颤，同时在心中骂道：“为什么这事情偏

出在恩子身上？该死！”

田见秀在一旁说：“你多想一想，打他几百皮鞭也是一个办法，可不杀就不杀。老尚说得很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

这一夜，李自成为这事十分难过，不能成眠。有时在他眼前出现的是拖着鼻涕、在灰堆中同群儿嬉戏的小恩子，忽而一变，出现在眼前的是衣服破烂、面黄肌瘦的一个少年，又顽皮又害羞地缠磨着高桂英，恳求说：“二嫂，你替我求求二哥，带我出去吧，我要随二哥一起打江山！”这后一个印象是崇祯五六年间的事情，那一次自成率人马回一趟米脂故乡，把鸿恩和村中一大群青少年子弟带了出来。从那时起，鸿恩在自成的培养下成长起来，成了一员青年猛将。他在童年时代就跟着村中大人们练习枪法，后来又得到刘芳亮的用心指教，武艺大进，立了许多功，流过许多血，死过几死！……

许许多多往日的印象，在这不安的一夜中都活灵活现地浮现眼前。一段二十年前的往事，也忽然记起来了。那时五婶，即鸿恩的母亲，刚刚守寡，带着吃奶的鸿恩给艾举人家中帮工，而自成给艾家放羊。一个秋天的黄昏，自成把羊群赶回羊圈，发现一只羊走失了，不敢吃饭，回头跑往山中寻找。他在荒凉的山谷中找了很久，毫无踪影。他急得哭着，跑着，叫着，直到天色黑得看不见路，仍然不敢回去，只好藏在一个山洞中，等待天明以后再找。

当吃晚饭的时候，五婶没有看见自成，还以为他大概有什么事回自己家里去了。等到了二更，不见他回羊圈睡觉，感觉诧异，仔细一问，听人说他好像往山中找羊未回，不禁大惊，丢下鸿恩就往自成的家里跑。过了一顿饭工夫，一大群人打着灯笼火把奔往荒山中寻找自成。自成坐在山洞里，噘着嘴，含着泪，紧握一把防身护体的短刀，看着散乱在山头上和山谷中的灯笼火把，听着不断的大声呼唤，只不作声。后来灯笼火把和喊声愈来愈近，他听见母亲和五婶用半嘶哑的哭声呼唤着他的乳名：“黄来儿！黄来儿！……”到这时，自成再也忍耐不住，走出山洞，答应一声：“哎！”五婶走在母亲前边，先扑到他面前，把他揽到怀里，边责备边哭了起来……

从那时起大约过了十三四年，李自成成了一位有名的起义军首领，回到故乡。鸿恩也长成了一个少年。当他率领人马离开家乡时，两鬓斑白的五婶颤巍巍地拉着他的袖子，仍然唤着他的乳名，含着眼泪，哽咽着叮咛说：

“黄来儿，你五婶二十八岁守寡，吃尽了苦，总算把小恩子抚养成人了。如今让他跟你去，……只要他跟着你，五婶就放心了。”

李自成从床上霍地坐起，匆匆穿好衣服。天色已经黎明了。他没像往日一样到院中打拳、击剑，也没骑马去村外看将士早操，而是背着手走往村边的小树林中，踏着落叶和严霜走来走去。几个亲兵知道他心情不

好，只站在树林外边警卫。

李过在夜间见到了田见秀，知道闯王下狠心斩鸿恩的成分很大，急得坐卧不安，通宵未眠。鸿恩也托人给他带信，要他讲情。他刚才骑马来到闯王住的寨内，先去看了鸿恩，随即来这里寻找闯王。当他轻脚轻手走近自成时，自成已经明白了他的来意，用责备的口气问：

“你早晨不到校场去，来见我有什么事？”

李过胆怯地说：“二爹，我十二爹的事……”

“你是来替他讲情的么？”自成截住说，严厉地望着侄儿。

“我，我……我不敢替他求情。不过自从起义以来，咱们李家已经死了几十口人……”

“不！”自成挥一下手，不让李过说下去，“你不懂！倘若是别人犯了同样的罪，我还可以不斩。我的兄弟和子侄们不管谁犯了这样罪，非斩不可。这道理你不明白？”

李过默默地点了一下头，鼻孔发酸，眼睛潮湿。

“你看见你十二爹了么？”

“刚才看见了。”

“他对你说了什么话？”

“他要我替他讲情，还说，要是你决定杀他，他也决不怨恨你，只求你在他死之前同他见一面。”

闯王的心中刺痛，低下头去，沉默片刻，然后说：“你去对他说，我用不着见他了。家里的事情让他放心。这件事我要瞒着五婶，永不让她老人家知道。她生前养老，死后送终，我自有妥善安排，请你十二爹放心好啦。”

他说完以后，转身走了。李过看出来他非常难过，并且再讲情也没用处，只好往小树林外走去。但李过才走十几步远，被自成叫住了。

“最近有没有人回家乡去？”自成问。

“下个月有人回去。”

“有人回家乡时，你记着用你十二爹名义给五奶带点钱去。不要忘了！”

李过嗯了一声，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赶快大踏步走出林外。

尚炯扮做走方郎中，刘体纯扮做他的伙计，天色黎明就吃过早饭，这时赶来向闯王辞行。自成步行送他们走了两三里路。尚炯又求他留下鸿恩性命。他不愿使医生路上难过，点点头，含糊地嗯了一声。拱手相别以后，他站在高处，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渐渐远去，消失在荒山脚下。

他走回老营时，已经收早操了。看见双喜俯在桌上哭泣，小张鼐坐在一边揩泪，他没有问，只装作没看见。他明白这两个孩子起小同恩子一起，感情极好，都把恩子当亲叔父一样看待，如今眼巴巴地看着他要被斩，自然会要伤心。他把中军吴汝义叫来，吩咐他把李鸿恩和陈魁推出斩首，把另外两个亲兵各重责两百皮鞭，贯耳游营。吴汝义正在难过，扑通跪下，说：

“闯王！尚神仙临走时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救活鸿恩。全营上下，都知道鸿恩是一员将才，几年来经常出生入死，立过许多战功。再说，这是初犯，而且是受陈魁教唆。将他斩首，未免过重。他是你的兄弟，要想想他的老娘年轻守寡，只此独子，交付给你……闯王，我恳求你看在他老母的情分上，留下他的性命，叫他立功赎罪！”

闯王脸色严峻地说：“子宜，治军如治国，宁可大义灭亲，不可因私废法。快杀，休要再说！”说毕，他将脚一跺，不再看吴汝义，走进睡觉的房间，在床边坐了下去。亲兵头目李强进来请他吃早饭，眼睛哭得红茫茫的。他挥手使他退出，心中说：“恩子！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啊！”他的眼前不断地浮现着五婶和鸿恩幼年时代的影子，耳边仿佛缭绕着五婶的带着哭声的呼喊：“黄来儿！黄来儿！回来吧！你在哪儿？……”忽然他喉口壅塞，热泪泉涌，伏在桌子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1] 戚家军——戚继光统率的军队。

第二十八章

看见尚炯和刘体纯奉闯王之命专诚前来，并且知道将有一位大将在中途相迎，而闯王本人也将在老营的山下迎候，牛金星的心中又解开一个疙瘩，决定潜往商洛山中一行。他想，虽然自己不肯受自成之聘，但目前天下大乱，多这一层关系，只要不被官府知道，未尝不好。

隔了一天，刘体纯先动身离开西安。又过一天，尚炯仍扮做走方郎中，牛金星扮做算卦先生，起个五更，悄悄地骑驴出发，当天晚上在一个离蓝田五里的村庄投宿。

第二天清早，他们穿过县城，在蓝田东门外打尖，换了脚驴，向蓝关进发。山势愈来愈高，终南山的主峰在右首耸立云外，积雪尚未融化。牛金星观看山景，不由默诵起韩愈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

不前。”他想到，韩愈虽因谏迎佛骨事被贬往潮州，但毕竟还是朝廷命官，后来又被皇帝召回，与他自己的遭遇完全不同。而且韩昌黎继道统，著文章[1]，“文起八代之衰，道继天下之溺”，生前名满天下，死后名垂千古，与他自己半生默默无闻，将与草木同朽，也完全不同。在北京过除夕时，他在百感交集中曾写过七律一首，此刻竟不自觉地轻轻喟叹一声，念出来其中一联：

一事无成惊逝水，半生有梦化飞烟！

他正在烦恼，突然有一个青年农民带着一个少年，牵着两头毛驴儿，背着猎弓，腰里别着砍柴的利斧，从路边笑着迎上来，向尚炯拱手说：

“先生，我们在这里等候好久啦。我侄儿给狼咬坏了一只胳膊，请你务必费心去瞧看瞧看。”

尚炯问：“不远吧？我们急着往商州去，远了可不成。”

“不远，不远。你看，那个山凹里就是，不到四里。”

尚炯露出想拒绝又不好拒绝的神气，望着金星问：“怎么办？咱们只好去一趟？”

金星心里想，这个庄稼人怎么会知道医生要打这里经过呢？其中一定有些蹊跷！回答说：

“救人事大，怎好不去？好，我陪你一道去吧。”

他们开了脚钱，换上农民牵来的毛驴儿，转上一条小路，望着一个雾沉沉的山村走去。刚离开大路不远，尚炯一看前后没有别人，向青年农民笑着问：

“王天喜，这里的路径你可很熟？”

“我就是这儿长大的孩子，天天在这些山谷里砍柴，打猎，怎么会不熟？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一步！”

“他是刘捷轩将军的亲兵，”尚炯对客人说，“这一位小将名叫罗虎，是孩儿兵的一个头目。别看他年纪小，打仗时简直是一员猛将！”

罗虎说：“尚先生，双喜哥就在前边等着。你看，就在那几棵松树下边。”

尚炯和金星顺着罗虎所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有几个打猎的农民站在不远的松树下边，正在向这边张望。

牛金星打快毛驴，相离还有十来丈远，赶快跳下驴背，趋前同双喜相见，拱手说：

“劳驾远迎，实不敢当。不胜惶愧之至！”

双喜不习惯同生人应酬，更不习惯说客套话，有点腼腆地说：“先生远来，太辛苦啦。俺父帅同几位将军都在前边村里恭候，转过这个山脚就到。”

“啊？闯王来了？”金星大为吃惊地问，没想到闯王会迎接这么远，竟然来到了官府驻有重兵的蓝关附近。

尚炯也觉意外，心中大喜，笑着说：“我不是对老兄说过，闯王极其思贤若渴么？”

“嘿！如此盛情，真叫弟受之有愧，无以为报！”

又走了五六里路，转过一个山脚，他们看见一里外的松林中有很多战马，人都在林外的草地上坐着休息。一员青年将领骑马奔了过来，直到相离很近，金星才认出他就是刘体纯，已经丝毫不像个商人了。刘体纯告诉客人说，闯王和几位大将就在前边恭候。牛金星虽然平日自许为“王佐之才”，这时却不由得有点心慌。又走不远，地上的人都忽然站了起来。李自成穿着蓝色山丝绸旧箭衣，戴着旧毡帽，走在前边，背后紧随着几员大将和少数亲兵。牛金星和尚炯慌忙下了驴子，向前迎去。

相距十来丈远，闯王和几位大将就满脸堆笑，连连拱手。牛金星的心狂跳起来，一面还礼一面踉跄前趋。双方走到一起之后，自成非常热情地抓住金星的手，说：“蒙先生不弃，远道光临。可惜弟等不便远迎，务乞鉴谅！”

金星连忙说：“哪里！哪里！诸位将军如此远迎，隆情厚意，使弟五内感愧！”

李自成把刘宗敏、田见秀和李过向客人介绍，互道仰慕，说了几句寒暄的话。自成又说：

“野地不是谈话的地方，我们还是上马走吧。”

李双喜向松林边一招手，立刻有人牵过来一匹战马。闯王为着牛金星是个文人，给他预备的是一匹北口骟马，他让骟马走在他的乌龙驹前边，几位大将的战马紧紧跟随。他们的前后都是雄赳赳的青年将校和亲兵。牛金星很爱骑马，但是像这样的威风却是平生第一次。雄伟的高山和奇峰，澎湃的松涛和马蹄声，样样激动着他的心。他在心中说：

“大丈夫岂可老死蓬蒿！”

三更时候，这一支人马已走了两百多里，来到了闯王的老营。留守的袁宗第等都在寨外迎接。用过夜饭，闯王把客人送到西屋安歇。那是他春天才布置的书房兼客房，比较干净。几位大将各自回营，他自己回到上房。

牛金星十分困乏，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醒来以后，听到院里静悄悄的，偶尔有人说话也都是轻声细语，他又闭着眼蒙眬一阵。他想，大概闯王昨天很辛苦，尚未起床，所以小院中不准有声音打扰。

他在床上回想着昨天一天的经历。李自成给他的印象极深。尽管还没有机会深谈，但是仅凭表面观察，凭他们在路上的随便谈话，他已经对自成深为敬佩，觉得尚炯的称颂并无一句过分。其次，他从刘宗敏身上看见了一种慓悍豪迈的英雄气概，从李过身上看见了一种刚毅、谦逊和深沉的风度，从田见秀身上看见的是浑厚、纯朴和善良。青年将领中给他印象较深的是刘体纯、双喜和张鼐。他认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才，正是所谓“风云人物”，集合在闯王左右。

另外给他印象极深的是闯王的部队。他看出来他们纪律严明，精神饱满，上下融洽。他见过的官兵很多，哪有像这样的部队呢？没有！

牛金星穿好衣服下床。听见屋里有响动，一个亲兵踮着脚走进来，恭敬地笑着问：“先生，怎么不再睡了？闯王吩咐过，不让院里有声音惊动你，好让你多睡一阵，解解乏。”

“我已经睡好啦。昨天闯王也很累，他一时还不会起床吧？”

亲兵笑着说：“他？他天不明就骑马出寨去啦。”

“有什么要紧事？”

“没有。每天早晨他都是天不明就起床，出寨去看操练。”亲兵向门外的太阳影子望一眼，又说，“如今该收操回来啦。”

牛金星听说闯王照样天不明就出寨观操，又是惊异，又是敬佩，同时对自己的饱睡迟起略感不好意思。他漱了口，洗了脸，站在书桌边翻一翻自成所写的大字和他所读的书。这些书整齐地摆成一堆，有《四书集注》、《孙子十家注》，还有一部《通鉴纲目》。另外有一部残破的《三国演义》放在窗台上。金星拿起来一本《孙子十家注》，看见里边有不少圈点，还有夹批和眉批。这些批注都很别致，全是从亲身经历而得的悟解，有的较长，有的却只有几个字，甚至只有两个字：“要紧！”牛金星随便翻到一页，看见眉批道：“十年来义军驰驱半中国，使

官军防不胜防，追又不可追，就是这个道理。”旁边又批道：“骑兵十分重要。倘日后每一精兵有三匹马，则更可风来电往。”后边又批道：“崇祯八年春长驱东进，所向无阻，即是‘冲其虚’。”金星再看所批的孙子原句，原来是这样两句：“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追者，速而不可即也。”金星为自成的批注暗暗叫好。他正在随便翻阅，闯王回来了。

早饭后，李自成陪着客人到寨外走走。牛金星看见农民军同百姓在一起种地，关系融洽，深为感动，不由得想起来《三国志》所写诸葛亮在渭南屯垦的情形。许多年来他所看见的官兵只会奸掳烧杀，破坏生产，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他偷偷地打量着闯王的同小兵一样的粗布服装、带着谦逊微笑的面孔，在心中问道：“目今四海分崩，万姓涂炭，能拨乱反正，拯斯民于水火者非斯人乎？”

他们继续一边散步，一边闲谈。自成同他谈的大都是关于本地农民的疾苦，而且谈起来就像谈家常一样，十分清楚。他提起官兵的暴行很生气，但也不掩饰农民军的破坏行为。他感慨地说：

“在十三家弟兄中，虽说咱们高闯王的队伍比较守纪律些，可是说实在的，在前几年也有许多人不知道爱护百姓。直到如今，咱们的队伍也还常有扰害百姓的。奸淫，放火，随便杀人的事情并非没有，只是比前几年又好了一些。”

牛金星说：“我看贵军如今与百姓同耕，赈济饥困，实在是仁义之师。将军的话太过谦了。”

闯王笑一笑，说：“牛先生乍到这里，实际情形还不清楚。住久了，五脏六腑里的毛病你就看清啦。”

看见牛金星有点不明白他的意思，自成接着说：

“如今咱们的队伍都打散了，你看见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都是老八队剩下来的一点打不散的老底子，多年跟着我，比较听话，也比较规矩些，但也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像咱们这样的部队，要做到秋毫无犯真不易。须要下狠心治军，有时还得狠心杀人。”自成一面说一面想着鸿恩的事，心中酸楚。他装作看将士开荒，赶快避开了客人的眼睛。

转过一个土丘，他们看见田见秀正打着赤膊同将士们一起开荒。同田见秀谈了一阵，自成带着客人往回走。因为牛金星很称赞田见秀，自成笑着问：

“崇祯初年，你可听说过点灯子这个名字？”

“是的，还记得这个名字。那时在延安府一带起事的，王嘉胤最有名，其次是王二、点灯子、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一班人。”

“点灯子原是个教书先生，本名陈长庚。白天在破庙里教学生读书，晚上

坐在小油灯下边抄书，批书。他打抱不平，得罪了本地劣绅。这个劣绅说他夜间编写兵书，准备造反，要衙门里派人来抓他。逼得陈长庚走投无路，当真造起反来。他因为自己是从点灯抄书上惹的祸，所以起事后就替自己起这个绰号叫点灯子。这个人打仗很勇敢，也有学问，可惜死得太早。”

“啊，原来点灯子的绰号有这么一段故事！”

“玉峰就是他的学生。论亲戚，他还是玉峰的拐弯姑父。点灯子起事后很懂得惜老怜贫，与士卒同甘苦，这一套都给玉峰学来啦。”说到这里，自成笑了起来。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很得意他有这么一员大将。停一停，他又说：“玉峰不大处罚弟兄们，连疾言厉色也少有，可是在咱们老八队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他。”

牛金星好奇地问：“田将军是怎么起义的？”

“说起来话长，简短捷说吧。玉峰是绥德人，家里原有几亩地，父兄都是老实农民，一年到头苦扒苦做，小日子还对付得下去。后来村里的恶霸讹去了他家的地，还叫他们打输了官司，把父亲活活气死。玉峰原是个走树下怕树叶儿打头的人，到了这时，万般无奈，只好去找他的老师点灯子，入了伙。点灯子一死，他就到了我这里。”

“这也是逼上梁山。”

“可以说差不多的人都是逼上梁山的。要是能够活下去，谁肯跟着别人造反？既落个贼名，又得提着头过日子，肚里没有一缸苦水的人下不了这个狠心。”

自成又随便谈了几个将领被逼起义的小故事，不知不觉就回到老营。在书房坐下以后，亲兵头目李强走到自成身边，小声对他说王吉元前来求见。自成问：

“他的伤已经好了么？”

“伤还没有全好，不过他说他心里难过，非见你一面不可。”

自成走出二门，看见王吉元面容憔悴，眼窝深陷，眼眶里含着泪花，站在前院等他。一看见他这个情形，闯王心中一动，不等他开口，就用温和的口气说：

“王吉元，我本来想等你伤好以后，给你拿点路费，叫你回谷城张帅那里去，可是后来又想着路上官军盘查很严，你一个人走路很不安全，还是让你留下。你既然伤还没有完全好，好生养伤吧。没有零钱用，我叫李强下午给你拿一点。”

王吉元扑通跪下去，抽咽说：“我哪儿也不去，死也要死在你的大旗下

边！我以后倘若再做出对不起闯王的事，叫我天诛地灭！”

“不要赌咒。我知道你出身很苦，是个有良心的孩子，平素也很正派，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就不会再上别人圈套，做出荒唐的事儿了。起来，快回去休息吧。”

“闯王，你既然还要我，我的伤不要紧，你让我还回蓝田高将爷那里去吧。”

自成想了片刻，忽然说：“不用回蓝田。王长顺他们一群人贩运粮食少一个管账的。你识字，去替他们经管银钱账项去。他们如今有十来队粮食贩子，还做贩卖骡马生意，经常有几千银子活动，在账目上你可要小心在意。”

“闯王！闯王！你千万莫叫我经手银钱。我这一辈子再也不经手银钱了！”王吉元流着眼泪说。

闯王笑一笑，说：“你在银钱上犯过大错，只要肯悔改，我偏要用你经管银钱的事。我相信你会管好账，不会再有差错。”

不让王吉元再说话，李自成转身就走，匆匆回到客房，招待客人。不大一会儿，医生尚炯和几位大将陆续来到。随即在上房摆上筵席，为金星洗尘。

牛金星在宴席上多喝了几杯酒，加上昨天的疲困还没有休息过来，酒席散后就睡了一觉，直到日头快要落山时才醒。他跳下床，洗了脸，听说闯王去开荒快回来了，便坐在客房中喝茶等候。想着闯王确实对他十分尊敬，并且丝毫没有把他当外人看待，他心中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闯王说出来诚恳相留的话，怎么好推脱呢？到底跟着闯王大干一番呢，还是再等待一个时期？……

他正在拿不定主意，尚炯进来了。医生是遵从自成的邀请来陪金星吃晚饭的，一进来就笑着说：

“启翁，这一觉很解乏吧？你真是海量，大家敬你那么多酒，竟没有把你灌醉！”

金星也笑了起来，说：“众位盛情难却，我只得舍命陪君子。虽不醉，亦不远矣。岁月不饶人，到底不能同年轻时的酒量相比。”

尚炯意味深长地说：“说起岁月不饶人，可真是。像足下这样，也可谓‘壮志虚悬两鬓苍’。”

金星点点头，轻轻地叹息一声。

尚炯的亲兵王成拿来了磨好的墨汁和裁好的一副素纸对联，放在桌上。

金星问：

“这是做什么的？”

尚炯说：“请老兄大笔一挥。”

“给谁写的？”

“今天我对闯王谈到老兄不仅学问极好，书法也甚佳。闯王说可惜没有纸，不能请你写一副对联为茅舍增光。我说我去想办法，果然把纸找到了。趁此刻天没黑，请大笔一挥吧。你看，这纸如何？”

“子明，你这是故意叫我献丑！”金星说毕，拿起纸来，不觉诧异和喜出望外，赶快问，“这纸是从哪里找来的？”

“怎么，很满意吧？”

“此纸出在高丽，为绵茧所造，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墨光可爱，实为纸中珍品。兄自何处得此？”

“离此十几里远有一宋家寨，寨主姓宋，十分富有，祖上是做官的。我想他家可能藏有好纸，就派人骑马去问，果然拿回来了。”

“你真是神通广大！哈哈哈哈……”

牛金星非常高兴，马上在桌上摊好纸，蘸饱笔，略一思索，写成一副对联：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尚炯看见金星不仅字写得好，而且在对联中把闯王比做潜龙，暂时蛰居大泽，希望闯王“逐鹿中原”，内容非常恰切，不禁连声叫好。

不久，李自成从野外回来，看见金星写的对联，十分高兴。等他品味了一下对联的内容，却有点不好意思，谦逊地说：

“先生，这下一句‘中原鹿正肥’很切合目前情形，上一句‘大泽龙方蛰’却不敢当。当今起义的人很多，弟无德无能，怎敢以潜龙自居！”

牛金星大声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将军爱民如子，思贤若渴，远非他人可比，万不要妄自菲薄。”

尚炯说："启翁说得很是。不过闯王这里只有冲锋陷阵的武将，还缺少萧何、张良。"

牛金星明白尚炯故意拿这话挑他，不说什么，哈哈地大笑起来。医生和闯王交换了一个眼色，跟着大笑。

晚饭端上以后，他们一边吃一边畅谈。饭后继续畅谈。在自成说来，这是他生平最愉快的一次谈话。他深深敬佩牛金星对于当今国家大事，历代的兴亡治乱，都有丰富知识，恨相见之太晚。谈到二更时候，忽然有人来找医生，说有一个弟兄在巡逻时从崖上跌下去，伤很重，请他快去救治。医生走后，闯王把凳子往前拉拉，听牛金星继续往下谈。他因为晚上又陪着客人喝了几杯酒，感到喉咙有些干渴，倒了一杯茶咂了一口，放在膝上，用手扶着，听得入神，忘记喝了，忽然手一动，竟将一杯冷茶泼到裤子上，湿了一大片。但闯王没作声，若无其事地将空茶杯放回桌上。

金星说："将军经此一番挫折，人马大减，诚然是将军之大不利。然倘能抓紧时机将此少数将士严加训练，使每个人皆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则不败之基础从此奠定。将来时机一至，十万百万之众不难号召，有此一批训练有素之将士，放在十万百万人中，犹人身之有骨骼，树木之有根干。没有这一批人，纵有百万之师，不过是乌合之众耳。"

闯王快活地点头说："先生说得是！说得是！正说在我的心上！我也有这个想法，经先生这一指教，我的心上更亮啦！"

牛金星继续说："从天启末年以来，十余年间豪杰并起，不可胜数。若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与左金王等，是其中佼佼者。然而以弟看来，这班人虽能成为一时风云人物，却未必能成就大事。"

"何以见得？"自成问，其实他对这班起义首领也有清楚认识。

"他们之所以不能成大事者，首先在胸无大志，其次在军纪不整，不能深得民心。"

自成说："先生说得是。我们起义，就是古人所说的汤、武革命，必须宗旨很正。你想，要是起义之后，随波逐流，大的方向不明，路子走歪，如何能成就大事？依先生卓见，我军今后的路子应该如何走？"

牛金星早已胸有成竹，说："今后道路，不过两句话：高举堂堂正正之旗，专做吊民伐罪之事。"

"请先生讲说清楚。"

金星说："将来大举之后，必须驰檄远近，向百姓明白宣布：闯王是奉天倡义，矢志覆灭明朝，重整乾坤。这就是高举堂堂正正之旗。凡能解民倒悬的事多做，凡欺压残害小民的王侯官绅，严厉惩处。这就是吊民伐

罪。倘若如此，何患大业不成？”

闯王不觉将膝头一拍，连说：“好，好。请再讲下去，讲下去。”

牛金星接着说：“十余年来天下黎民苦于兵革，苦于杀戮，苦于妻子离散；众人所梦寐以求者是房屋不遭焚烧，妇女不遭奸淫，丁壮不遭杀戮，父母妻子相守，从事耕作于田间。谁能解民倒悬，则天下民心咸归之，孟子说：‘仁者无敌’，就是这个道理。孟子还说：‘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牛金星知道李自成幼年时读过私塾，近来又在温读《论》、《孟》，所以在言谈中特意引用孟子的活，为他的议论增加力量。见自成频频点头，他接着说道：

“目前天下之民极贫，极苦，正如《孟子》上所说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又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今后大军所到之处，开仓放赈，蠲免征赋，农民无耕牛者给以耕牛，小商小贩无资谋生者贷以资本，杀贪官，除土豪，尊重儒士，网罗人才。诚如是，则百姓望将军‘如大旱之望云霓’，岂有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闯王说：“倘若到了小百姓‘箪食壶浆’相迎的时候，咱们的局面就打开了。先生说得很好，令我受益不浅。要是百姓们盼望咱们义军‘如大旱之望云霓’，咱们就成为‘及时雨’了。”

“对，这是真正的‘及时雨’。近数十年来，坊间流行一部小说，名叫《水浒》，相传是元末国初人施耐庵编的，几年前我看见了李卓吾先生的评本。宋江不过是小吏为盗，并无大志，也不懂吊民伐罪的大道理。只因他在江湖上惯行小恩小惠，竟然被人们称为山东及时雨。其实，他如何能配！究竟何谓之‘及时雨’？《孟子》上说：‘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作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这‘孰能御之’也就是百姓归心，无敌于天下的意思。”

自成笑着说：“起小读《孟子》，只会读口歌 [2] 。如今听先生这样讲《孟子》，才算讲出来新意思，讲出了精髓。不过有两件事先生因从来不在义军，也不清楚。拿尊重儒士来说，咱们义军，向来对清贫正派的读书人都是尊重的，爱护的。玉峰的老师点灯子就是个教蒙学的穷读书人。拿子明说，他在咱义军中很受尊敬，这你是亲眼看见的。无奈大多数读书人或者本身就是地方恶霸，欺压小民，或者同恶霸拧成一股劲儿与义军为敌。像这样读书人，非杀不行。至于说不要杀人，孟子也说得太偏了。造反就是互相杀戮，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事儿。咱们倘若不敢杀人，就只好等着官兵来杀了。孟子不造反，所以他不懂得杀人的需要。要紧的是，咱义军决不要杀害无辜良民。”

牛金星赶快说：“将军所言，实为千古不磨之论。我刚才劝将军不要杀

人，真意思也只是不滥杀耳。自古以来，不用征诛，即不能吊民伐罪。我刚才的话尚没说完，请毕其辞。虽然百姓苦于战争，渴望太平，然而不有征伐，即无从创造太平。成汤之时，‘东面而征而西夷怨，南面而征而北狄怨’。人皆曰：‘徯我后，后其来苏！’[3] 愿将军效法成汤，率仁义之师以定天下，然后与民休息，劝农桑，兴学校，通商惠工，移风易俗，建万世太平之业。”

自成站起来，深深作了一揖，说：“倘若有了这一天，我决不忘先生教诲之功！”

已经打三更了。吃过消夜的酒饭，他们继续谈心，越谈越起劲，完全不觉疲倦。李自成从人事方面看清楚明朝处处呈现出亡国之象，但天意若何，他不敢说，现在趁机会向金星提出来这个问题。金星说：

“两年来种种天象示警，不必细举，愚弟单谈日变。盖日者，君也。单看两年多来的日变非常，明朝的国运可知。前年辛丑朔 [4] 日蚀。虽说日蚀不为灾 [5] ，唯正月朔为三朝之会 [6] ，非一般日蚀可比。自春秋迄今，两千余年来正月朔日蚀共二十八次，应验者约二十次。正月辛丑朔日蚀共有三次，全皆应验。西汉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蚀，应在惠帝失政，诸吕乱朝。哀帝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日蚀，应在哀帝夭折，王莽篡国。至崇祯十年正月朔日又是辛丑，且又日蚀，是为一千八百年间第三次正月辛丑朔日蚀了。小民于大年初一毁坏一件器物尚且畏惧，认为不祥之兆，况日蚀之祸应在一国之主！”

李自成轻轻点头，感到无限鼓舞。停一停，牛金星接着说道：

“天变非常，崇祯自己何尝不怕？去年六月间今上在中极殿亲自策试 [7] 廷臣七十余人，策题就写着‘年来天灾频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昼见五旬，四月山西大雪’等话。金星又名太白，为西方金之精 [8] ，白帝之子，主兵象，昼见则有刀兵之危。何况是昼见五旬之久！”

“这太白昼见的凶兆，自然是已经应验了。”李自成说，为避客人的名讳，不提金星二字。

“岂但太白昼见？”牛金星又接着说，“去年春天，白虹 [9] 与赤气贯日。去年二月朔，日色无光，众星昼见。今年正月朔，北京城天色阴惨，连日风霾。还有，去年十月初五，我在北京亲见日中有大黑子，又有黑气与日摩荡，俨然如同两日。夫白虹为兵象，赤气为血，日者君也。白虹与赤气贯日，则人君有刀兵之危。日中有黑子，两日并出，皆亡国之兆。”

李自成说：“既然天象如此，我们闹腾着就更有劲了。商洛山中地瘠民寡，请问，下一步兵往何处为好？”

牛金星拈着胡须想了一下，说：“以陕西形势而论，关中最好，汉中次之。但目前夺取西安不易，无法据守关中，纵令袭破西安，亦必受四面

围攻。汉中偏在一隅。倘若据守汉中，则蜀兵攻其南，秦兵攻其北，楚兵溯汉水而上，也是坐待挨打之势。纵览目今天下大势，俟我军元气恢复之后，应以东出宛、洛，驰骋中原为上策。”

闯王击掌称好，说：“没料到先生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天夜间，闯王同牛金星一直谈到鸡叫以后才各自就寝，但他们都睡不着。

自成的睡不着是因为过于兴奋，恨与牛金星相见太晚。当两三天前改变原议，由他亲率诸将远去蓝关附近迎接时，袁宗第和李过都认为他未免有些谦恭过火，劝他留在山寨。他当时责备他们说：“难道怕失我闯王身份？你们以为单靠盘马弯弓、拿刀弄杖就能够打下江山么？刘邦倘若没有张良、陈平、萧何这班人尽心辅佐，也不容易建立西汉基业。咱们目今正是惨败之余，人家牛先生肯屈驾前来，不用咱们三顾茅庐，难道我还不中途相迎，以表诚意！”如今看来，这位牛先生实在值得他隆重远迎，只怕牛金星不肯留下。至于金星的睡不着不仅是因为太兴奋，也因为考虑着是否留下的问题。在后半夜，闯王虽未直说，却已经几次流露出要留他的意思了。

在来商洛山之前，牛金星总担心李自成不能把他当“国士”看待，受不到尊敬，另外也怀疑自成是否真像尚炯听称颂的那样。现在这些顾虑都一扫而光了。原来他打算同闯王暂做布衣之交，等待将来再看。经过这一夜畅谈，特别是自成已经流露出挽留之意后，他知道他要么就入伙，要么就断然拒绝，不容许他想下水又怕湿脚。想着自己不甘心老死蓬蒿，想着半生落拓，受人欺负，几乎死于贪官、土豪与狱吏之手，又想着自己的远大抱负，李自成对他的重视，以及明朝的种种亡国之象，他觉得还是下狠心入伙的好。忽然想起来在北京时他占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卦，给他平添了许多勇气。他想，别说是“飞龙在天”，即令是“见龙在田”[10]，也是飞黄腾达之象。他对《易经》是背得烂熟的。这时好像自言自语一般，不知不觉地背出来孔夫子对这一卦的解释：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背过以后，他想道，我今天同李自成遇合一起，共建大业，可不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可不是古人所说的“风云际会”么？想到这里，他在被窝里握紧拳头，对自己说：

“好，入伙吧！大丈夫当通权达变，建立不世之功，名垂青史！”

但是，一想到入伙，一些实际问题就来了。祖宗坟墓，田园庐舍，他不能不有留恋。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家人是否愿意跟着他造反？今后这个家如何安置？把家人都带来，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第三天中午，闯王特意为牛金星安排了一次隆重酒宴，上房里和院子里摆了十几桌，大小将领前来坐席的有一百多人。高一功在一百多里外打粮，接到闯王通知，也特意连夜赶回，参加盛宴。酒过三巡，李自成提着酒壶站起来，一百多个大小将领都跟着站起来。他为客人满斟一杯酒，然后说：

“牛先生光临荒山已经三天，有一句话我一直不敢出口。朝廷无道，民不聊生。我们起义，为的是替天行道，救苦救贫。可是十年来百姓愈来愈苦，我们的心愿没有达到。为着救民水火，使万民早享太平，万恳牛先生留在这里，或做我们的军师，或做我们的先生，都好。今后祸福与共，我们决不会辜负先生。请先生受弟一拜！”自成深深地躬身一拜。

牛金星赶快还礼，连称不敢。这时，屋里，院里，大小将领，肃然无声，都用充满热情和激动的眼睛望着客人，等候着他的回答，牛金星看见闯王和大小将领对他如此诚恳和看重，十分感动。他用颤动的声音回答说：

“金星才疏学浅，谬蒙将军厚爱，实在惶愧无地。俟金星回到舍下，稍作料理，定当携眷前来，长留麾下，效犬马之劳，辅将军创建大业。”

听了他的话，自成又赶快躬身下拜，说了些感激的话。大小将领都非常高兴，纷纷向金星敬酒。刘宗敏唤人取来两只大杯，斟满，一杯捧给金星，一杯端在自己手里，大声说：

“牛先生是举人造反，十分稀少。当我们正在倒霉时候，肯来共事，一同受苦，更是难得，令人实在敬佩。就这一点，我们也会永不忘记。来，敬你一大杯！”

闯王等金星饮过这杯酒以后，又替他斟满一杯，自己也端起杯子来说：

“现在就一言为定。牛先生从河南搬取宝眷回来之后，望屈就军师之位，以后诸事都要仰仗费心。”

牛金星说：“行军作战，非弟所长。弟愿佐闯王延揽天下英才，建立开国规模。至于军师一席，弟有一好友当之无愧，敢为冒昧推荐。”

自成赶快问：“什么样人？”

“此人姓宋字献策，以字行，河南永城人氏。饱读兵书，深通韬略，三教九流，无不熟悉，且善奇门遁甲，星象谶纬。多年来隐于卜筮，游踪半天下，对各地山川形势，用兵要害，了若指掌。倘能得他前来，常在将军左右，运筹帷幄，必能展其长才，使将军早成大业。”

闯王大喜，说：“子明回来以后也对弟谈过宋先生为人，弟心中十分仰

慕。可是宋先生游踪无定，如何礼聘前来？”

“他如在开封不多停留，便去南京、苏、杭一游，然后返回开封。俟弟携眷回来，修书一封，派人寻找，定可找到。宋兄见弟在此，想不会拒绝邀请。”

“如此，自成就更为感激不尽了！”

闯王又深深作了一揖，率全体将校重新敬酒。

有几个唱洛阳曲子的江湖卖艺人被老营总管派人从附近的镇上叫了来，等候在大门外，这时进到院里，围着一张方桌坐下，为大家弹唱助兴。高一功指定的头一个节目是《三请诸葛》，听得宾主都同声叫好。随后，牛金星点的是《龙虎风云会》，闯王点的是《反徐州》，刘宗敏点的是《火烧战船》，田见秀点的是《田家乐》。李过和高一功也都拣自己爱听的点了一折。金星点一折《龙虎风云会》并不是偶然的。他心中暗想：如今唱这一出歌颂宋太祖君臣相遇、共建大业的戏，不是恰好不过么？

这些卖艺的有几个是卢氏人，当牛金星拿着红纸折子点唱时，领班的老头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在堂屋门外，拿眼睛偷偷瞟着。突然，他心中一惊：“这位坐首席的老爷好生面熟……可不是牛举人么？”下去以后，他悄悄向伺候酒席的一位弟兄打听，果然是卢氏牛举人。可是牛金星并不认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卖艺人回卢氏县后说的几句闲话，会给自己带来一场大祸。

牛金星在商洛山中住了半个多月，四月下旬动身回伏牛山去。闯王送了他二百两银子作“程仪”，同几位大将骑马送了他十几里，再三嘱咐他务必在五月上旬转回，因为张献忠要在五月上旬起义，这里也要在那时树起大旗。为着路上安全起见，闯王还派遣刘体纯和李双喜率领一百名精锐骑兵秘密护送他回到伏牛山中，人马潜驻在卢氏县和洛南县交界的大山里等候接他。

回到村子以后，牛金星对人只说他是从西安看朋友回来的，并没有一个人怀疑。等到更深人静，他把妻、妾和儿子叫到面前，悄悄地把他在商洛山中的事情告诉他们，并说明这次回来是要接他们去闯王那里。牛佺是一个不满现状的青年，又因受王举人欺负，苦于无路报仇，听了父亲的话非常高兴。小老婆如玉不敢随便说话，心头怦怦跳着，死不作声。牛奶奶起初看见丈夫从西安带回来二百两雪花纹银，心中十分欢喜，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吓得魂不附体，浑身打颤，脸色灰白，大张着口说不出话来。她两腿发软，扶着桌子角和椅靠背走到门后，用耳朵贴着门缝向院里听听，转回来扑通坐在床沿上，小声说：

“我的天爷！没料到你做出这样的事！这可是要满门犯抄、诛灭九族的大罪！”

牛金星劝她说：“明朝的气数已尽，怕什么？跟着闯王打下江山，你就是一品夫人，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不比当一个被革斥的举人娘子强得多么？”

“你是发疯了，要带着全家人跳火坑，上刀山！乱世年头，小心谨慎还怕有闪失，保不住身家性命，你竟然想带着全家去从贼！万一给官兵捉住，剐三千六百六十刀，凌迟处死，死后也不能入老坟。我的天，你疯了！”喘了几口气，牛奶奶又说，“做梦也没想到，原来你带回的银子是贼钱！给官兵抄出来，可不是现成的赃证？亏你自幼读圣贤书，讲忠孝节义，活到四十多岁忽然叫鬼迷了心，想造反！”

牛金星顿顿脚，对娘子说：“你真是糊涂！自古无不亡之国，懂么？如今遇到快要改朝换帝的时候，有本事的人就应该辅佐新主定天下。你难道连这一点道理也不懂？”

“我不懂！我不懂！我娘家是书香门第，父亲是拔贡，大哥是秀才，二哥是监生，我不能做贼人之妻！我活是清白人，死是清白鬼。你除非先拿刀杀了我，我不会答应你失身投贼！”说毕，她用手捂着脸，倒在床上小声哭起来。

金星无可奈何地长吁一口气，在床前走了几转，然后开了房门，走到书房，颓然坐进椅子里，低着头发闷。“怎么好呢？怎么好呢？”过了很久，他听见娘子仍在上房哭泣，心中有些不忍，也觉得娘子的意见不无几分道理，一片雄心突然软了下来，闷闷地仍回上房，倒头便睡。但到了五更，冷静一想，还是觉得非随着李自成起义不可。他越想越下定决心，不能重新入睡，便披衣下床。牛奶奶从枕上抬起头来问：

“你想明白了么？”

金星顿脚回答：“嗨，妇人之见！”

连着几天，差不多每夜他都想法向娘子劝说，赔了不少苦脸和笑脸，但都是枉费唇舌。为着这件事，牛奶奶白天愁眉不展，食量大减，晚上常做凶梦，梦醒了，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哭泣。倒是牛佺的态度很积极，他一面帮父亲劝说母亲，一面做一些远行的准备工作。为着准备实用，他每晚不再读艾南英的制义文[11]，不再读科场墨卷和试帖诗，而从父亲的藏书中取出来《陆宣公奏议》[12]、《张太岳集》[13]和一些经世致用的书堆在案头。

为着牛奶奶的思想一时破不开，牛金星心急如焚，却迟迟不能动身。刘体纯和李双喜在卢氏县边境左等右等，等不到他的消息，十分焦急。闯王在商洛山中更其挂念。他派人告诉刘体纯，务要立刻请牛先生带着家眷前来，不可耽误。刘体纯派了一个人去催金星，传达了闯王的话。牛

金星见刘体纯派人秘密来催，心中更急，坐立不安，恨不得扔下家眷自走，但又下不了这个狠心。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拖着。牛金星和大娘子都在生活反常中消瘦了。拖到五月中旬，大概是月亮快圆的时候吧，像石破天惊一般，张献忠在谷城起事的消息传到了伏牛山中，人心大大浮动起来，牛奶奶的想法才有些变了。她回娘家一趟，想探一探秀才哥哥的口气，却不敢把金星的打算明言。哥哥谈起国事来直是摇头叹气，也说大明的气数快要完了，并且告她说新近有人扶乩，吕纯阳降坛，写了七律一首，很是费解，不过也露出来要改朝换代的意思。听了秀才哥哥的话，她又想了想，才下了决心，回家来同意随丈夫去投闯王。但是她虽然同意了，却舍不得房屋、田地、家具、什物，不肯马上动身，想暗中分散给亲戚照料。牛金星非常恼火，夜间对她威胁说：

“我再等你一天，你要是还不肯同我走，我就只好不管你了。”

“唉！难道咱们的家就永远不要了？”她噙着眼泪问，总想着叶落归根，还有回来的时候。

“这些身外之物，算得什么？真是女人见识！”

牛金星不耐烦地叹口气，走到爱妾的房间里，一时感情冲动，提起笔写出来十二韵五古一首。写毕，他低声吟哦：

自从天启来，

四海如鼎糜；

千里鞠茂草，

白骨满路隈。

抚剑惊四顾，

肝胆为之摧。

既有匡济志，

胡为守蓬荜？

丈夫贵决断，

……

突然，一阵猛烈的打门声使牛金星大吃一惊。他跳了起来，抓着一口剑跑到院里，只见宅子周围，火把把树梢照得通红。满村狗叫、人喊、马嘶、孩子啼哭。乌鸦从树梢惊起，成群地啼叫着飞过头顶。全家人都来到院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在用石头砸大门，有人在叫嚷着翻墙头。牛佺和几个仆人拿着武器准备抵抗。牛金星心中明白寡不敌众，也逃不脱，把儿子往黑影中推了一下，对仆人们说：

“放下兵器，快去把大门打开！这是来抓我的，天塌自有我长汉顶着！”

仆人们听说是官府派人来抓他的，谁也不肯去开门。他把剑一扔，昂然地往大门走去。牛奶奶突然追上他，抓住他的袖子，恐怖地颤声说：“我的天呀！你别去！你别去！”他甩脱她的手，继续朝大门走，同时在心中后悔说：

“唉，完了！要是早走一天就好了！”

[1] 继道统，著文章——韩愈自称继承了孔、孟的“道统”，又是“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所以获得了唐、宋以来儒家的普遍推崇。“文起八代之衰”二语是苏轼称颂他的话。

[2] 读口歌——从前蒙学读书，先生不讲解，只叫死背诵，俗称读口歌。

[3] 徯我后，后其来苏——“徯”是等待，“后”是王。这两句译成白话就是：“等待着我王。王啊，快来搭救我们吧！”这几句都是孟轲引用的《尚书》逸文，今本《尚书》中没有。

[4] 辛丑朔——大年初一是辛丑日。

[5] 日蚀不为灾——这是近古的观念。在上古和中古，日蚀被认为是严重的灾变。

[6] 三朝之会——正月初一早晨，古人称为“三朝”或“三朝之会”，因为正月为一岁之朝，初一为一月之朝、早晨为一日之朝，故称“三朝”。

[7] 策试——封建时代向臣下或举子们考试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叫作策试。被试者用文章或口头回答，叫作“对策”。

[8] 为西方金之精——按照古代的五行说，西方属金，其色白，所以金星又称太白，被认为是“白帝之子”。白帝是五天帝之一，为西方之神。

[9] 白虹——古人所说的白虹就是一道白色云气。他们认为“白虹贯日”是兵凶征兆。

[10] 见龙在田——“见龙在田”和“飞龙在天”，都是《易经》里的乾卦。王弼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按“见”字即“现”字。

[11] 艾南英的制义文——艾南英是晚明的散文作家，他的制义文（八股文）在当时影响很大，几乎为从事科举的人们所必读。

[12] 《陆宜公奏议》——唐朝政治家陆贽的奏议，内容是议论有关国家的军事、政治和财政等重大问题，文体也很美。

[13] 《张太岳集》——张居正的文集。他是万历初年的首辅，杰出的政治家。

张献忠谷城起义

第二十九章

春天，关于张献忠不久就要起事的谣言在谷城城乡到处传着。官府方面只有“剿贼”总理熊文灿不认为献忠会“叛变”，也害怕听到献忠要“叛变”的话。为着安抚张献忠的心，他还把说献忠坏话的人重责几个。可是总兵官左良玉心中很亮，宁肯违反总理的心意，暗中把自己的军队集结起来，准备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向谷城进攻。

官吏中对张献忠的动静最清楚的还有谷城知县阮之钿。在四月底到五月初的几天里，他看见张献忠的起事已像箭在弦上，而近在襄阳的熊总理硬是如瞽如聋，他为此忧虑得寝食不安，一面暗中派人上奏朝廷，一面考虑着劝说献忠。他是一个老秀才，原没有做官资格，因为偶然机会，受到保举，朝廷任他做谷城知县，所以时时刻刻忘不下皇恩浩荡，决心以一死报答皇恩和社友 [1] 推荐。端阳节的上午，听说张献忠已经在调动人马，并将辎重往均州、房县一带急运，他就以拜节为名，穿了七品公服，坐上轿子，去见献忠。拜过节后，话题转到外边的谣言上，他站

起来，紧张得手指打颤，呼吸急促，说：

“张将军，关于外间谣传，真假且不去管。学生为爱护将军，愿进一句忠言，务望将军采纳。”

献忠知道他要说什么话，故意打个哈欠，说：“好我的父母官，有话直说呗，何必如此客气？快坐下。我老张洗耳恭听！”

阮之钿重新坐下，欠着身子，竭力装出一副笑容，说：“将军是个爽快人。学生说话也很直爽，请将军不要见怪。”他停一停，打量一下献忠的神色，一横心，把准备好的话倒了出来，“将军前十年做的事很不好，是一个背叛朝廷的人。幸而如今回过头来，成了王臣，应该矢忠朝廷，带兵立功，求得个名垂竹帛，流芳百世。将军岂不见刘将军国能乎？天子手诏封官，厚赏金帛，皆因他反正后赤诚报效，才有如此好果。务请将军三思，万不可再有别图，重陷不义，辜负朝廷厚望。若疑朝廷不相信将军，之钿愿以全家百口担保。请将军三思！”

平日张献忠对阮之钿十分厌恶，只因时机不到，不肯给他过分难堪。今天正好是个机会，再不用给他敷衍面子。他挤着一只眼睛，以极其轻蔑的神气望着知县，嘲笑说：

“噢，我说怎么搞的，清早起来，左眼不跳右眼跳，心想一定会有什么重大的事儿要发生，原来是老父母大人疑心我张献忠要反！”随即他向后一仰，靠在椅子上放声大笑，长胡子散乱在宽阔的胸前。

阮之钿突然脊背发凉，脸色灰白，慌忙站起，弓着身子说：“学生不敢。学生不敢。之钿是为将军着想，深望将军能为朝廷忠臣，国家干城，故不避冒昧，披沥进言。之钿此心，可对天日，望将军三思！”

“咱老张谢谢你的好意！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一向喜欢痛快，不喜欢说话转弯抹角，如今咱就跟你说老实话吧。话可有点粗，请老父母不要见怪。”

“好说。好说。”

“刚才你说什么？你说我张献忠前十年没有做过好事，这一年投降朝廷才算是走上正道？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是。学生之意……”

“你甭说啦，我的七品父母官！我对你说实话吧，前十年我张献忠走的路子很对，很对，倒是这一年走到茄棵里啦。你们朝廷无道，奸贪横行，一个个披的人皮，做的鬼事，弄得民不聊生，走投无路。咱老子率领百姓起义，杀贪官，诛强暴，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这路子能算不对？要跟着你们一道□削百姓，才是正路？胡扯！”

“请将军息怒。”阮之钿两腿发软，浑身打颤说。

张献忠把桌子一拍，跳了起来，指着知县的鼻子说：“你这个‘老猛滋’，你这个芝麻子儿大的七品知县，也竟敢教训老子！”

“学生不敢。学生实实不敢。”阮之钿的声音有点哆嗦，脸上冒汗，不敢抬头。

献忠又说：“这一年来，上自朝廷，下至你们这些地方官儿，对我老张操的什么黑心，难道我不知道？既然朝廷相信咱张献忠，为什么不给关防？不发粮饷？没有粮饷，难道要我的将士们喝西北风活下去？哈哈，你以为咱老张稀罕朝廷的一颗关防？咱老子才不稀罕！什么时候老子高兴，用黄金刻颗大印，想要多大刻多大，比朝廷的关防阔气得多。你们朝廷的关防，算个屌，不值仨钱！”

“将军之言差矣。学生所说的是三纲五常……”

张献忠截断他说：“你得了吧！你们讲的是三纲五常，做的是男盗女娼。什么他妈的‘君为臣纲’，倒是钱为官纲。连你自己也不是不想贪污，只是有我八大王坐镇谷城，你不敢！”

“请将军息怒。之钿虽然不才，大小是朝廷命官，请将军不要以恶言相加。”

“怎么？你是朝廷命官，老子就不敢骂你？我杀过多少朝廷命官，难道就不能骂你几句？龟儿子，把自己看得怪高！你对着善良小百姓可以摆你的县太爷的臭架子，在我张献忠面前，趁早收起。你听听我的骂，有大好处，可以使你的头脑清爽清爽。可惜你妈的听得太晚啦，伙计！哼哼，别说你是朝廷的七品小命官，连你们的朝廷老子——崇祯那个王八蛋，咱老张也要破口大骂他祖宗八代哩！你呀，算什么东西！”

到这时候，阮之钿想着读书人的“气节”二字，也只好豁上了。他开始胆大起来，抬起头望着献忠说：

“将军，士可杀而不可辱。学生今日来见将军，原是一番好意，不想触犯虎威，受此辱骂。学生读圣贤书，略知成仁取义之理，早置生死于度外。将军如肯为朝廷效力，学生愿以全家百口相保，朝廷绝不会有不利于将军之事。请将军三思！”

献忠用鼻孔哼了一声，说：“像你这样芝麻子大的官儿，凭你这顶乌纱帽，能够担保朝廷不收拾我张献忠？你保个屁！你是吹糖人儿的出身，口气怪大。你以为你是一县父母官，朝廷会看重你的担保？哈哈，你真是不认识自己，快去尿泡尿照照你的影子！”

“请勿以恶言相加。”

“再说，你在咱老子面前耍的什么花招？拍拍你的心口，你真想以全家百口保朝廷不收拾俺张献忠么？”

“之钿所言，敢指天日。”

“呸，胡说！哪是你全家百口？你的家住在桐城，只带了两个仆人来上任，连你的姨太太也没有带来，谈什么全家百口！我今日实话对你说：老子反不反是两个字，用不着谁担保。你想向崇祯奏老子一本，你就奏吧。你想向熊总理告我一状，你就告吧。老子不在乎！从今天起，你这个老杂种不能够离开谷城一步。你要想私自逃走，老子就宰了你这个‘老猛滋’。妈的，滚！”献忠把脚一跺，向亲兵大叫：“来人呀，送客！”

阮之钿被献忠的亲兵们“护送”回县衙门，随即把他严密地监视起来，不准他同外边通消息。他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侮辱，回去后又怕又气，躺在床上长吁短叹，不吃东西。他知道自己决无生理，又希望死后留名，就挣扎着跳下床来，向北拜了四拜，然后在墙壁上题了四句歪诗：

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哉杀身成仁，无负孝廉方正 [2] 。

谷邑小臣阮之钿拜阙恭辞

他只怕张献忠退出谷城后，官绅士民没有注意到他的尽节绝命诗，所以把字体写得很粗大，并写在显眼地方。由于心慌手颤，笔画不免有点潦草，章法也不能讲究。

端阳节的第二天，天刚破晓，就有人遵照张献忠的命令在大街小巷敲锣，通知百姓在两天内迁出城去，免受官军残害。其实老百姓在昨晚就已经得到消息，家家户户一夜未眠，准备逃难。许多老太婆看见大乱来到眼前，把心爱的老母鸡连夜宰杀，炖炖让全家吃了。从早晨开了城门起，老百姓就扶老携幼，络绎出城。有的人把家口和东西运到船上，顺水路逃走。有的人去乡下叫来驴子、轿子，向山中逃避。张献忠下了严令：对于老百姓逃难用的船只、车辆、牲口和轿子，一概不准扣留，也不准取老百姓一针一线。

张献忠天不明就出城去布置军事，防备官军进攻。回来以后，他吩咐人去请监军道张大经，并派人打开官库，运走库中银钱，又打开监狱，放了囚犯。不大一会儿，张大经坐着轿子来了。献忠迎出二门，躬身施礼。张大经慌忙拉住他，喘着气说：

“敬轩将军！学生虽然在此监军，但一向待将军不薄。今日将军起义，学生不敢相阻。区区微命，愿杀愿放，悉听尊裁。”

献忠哈哈大笑，连声说：“哪里话，哪里话！日后还要多多借重哩！”走到厅上，献忠请张大经坐下，自己也在主位坐下，笑着问道：“张大人，朝廷无道，天下离心，如蒙不弃，愿意同咱张献忠共图大事，日后决不会对不起你。倘若你还是想做明朝的官儿，俺张献忠也不勉强，马上送你离境。张大人，愿意共图大事么？”

张大经明白献忠说愿意送他出境的话并非真心，与其死在刀下，妻子同归于尽，不如活下去，与献忠共图大事，也许还有出头之日。倘若张献忠兵败，他不幸被官军捉获，只要他一口咬死他是被张献忠挟持而去，也许未必会被朝廷判为死罪。目前上策只有走着瞧，保住不死要紧。经献忠逼着一问，他就站起来说：

“敬轩将军！大明气运已尽，妇孺皆知。学生虽不敢自称俊杰，亦非不识时务之辈。只要将军不弃，学生情愿追随左右，共图大事，倘有二心，天地不容！只是今后学生奉将军为主，请万不要再以大人相称。”

“好哇！这才是自家人说的话！至于称呼么……”献忠捋着大胡子想了一下，忽然跳起来说，“有了！俺姓张，你也姓张，五百年前是一家，咱们就联了宗吧。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哥啦。哈哈哈哈！……”

张大经说：“今日承蒙垂青，得与将军联宗，不胜荣幸。大经碌碌半生，马齿徒长，怎好僭居兄位？”

“你不用谦虚啦。既然你比俺大几岁，你当然就是哥哥。在今日以前，你是朝廷四品命官，要不是俺张献忠手下有几万人马，想同你联宗还高攀不上呢！”

“好说！贤弟过谦。”

献忠十分高兴，大呼：“快拿酒来，与大哥喝几杯！请王举人和潘先生都快来吃酒！”

王秉真和潘独鳌随即来了。王秉真见张大经已经投降，心中不免暗暗吃惊，不知所措地向张大经躬身一揖，在八仙桌边坐下。潘独鳌是内幕中人，同徐以显共同参与这一策划，所以也向张大经一揖，却笑着说：

“恭贺道台大人，果然弃暗投明，一同起义。今日做旧朝叛臣，来日即是新朝之开国元勋。”

张大经慌张还礼，说：“学生不才，愿随诸公之后……”

献忠截断说：“大家都是一家人，休再说客气话。今日的事儿忙，赶快吃酒要紧。”

正饮酒间，献忠想起来一件事，向侍立左右的亲兵问："林铭球这龟儿子还没有收拾么？"

张大经心中一惊："老张要杀人了！"但因为近来他同林铭球明争暗斗，所以也心中暗喜，望着献忠说：

"这位林大人也真是，到谷城没多久，腰包里装得满满的。我做监军道的佯装不知，并没有向朝廷讦奏他，他反而常给我小鞋穿。"

献忠又向左右问："去收拾他的人还没回来么？"

他的话刚出口，就有两个偏将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进来。

"禀大帅，林铭球的狗头提到，请大帅验看！"

张大经猛吃一惊，望见血淋淋的、十分厮熟的人头，心头一阵乱跳，顿起兔死狐悲之感，但随即又暗自庆幸平日处世较有经验，没有得罪献忠，刚才也没有拒绝献忠的……

献忠用嘲讽的眼神望望林铭球的头，轻轻地骂了声"龟儿子"，向张大经得意地一笑，随即吩咐说：

"叫弟兄们提去挂在他龟儿子的察院门口吧，旁边写几个字：'贪官的下场'。"他又问："你们去杀林铭球这龟儿子，他可说什么话了？"

"他看见我们，知道要杀他，吓得浑身筛糠，哀求饶命。他说，只要你张大帅留下他的性命，他愿意立刻动本，向皇上保你镇守荆、襄。"

"放他娘的屁！他以为老子还想上当哩！可惜他的姨太太在两个月前去襄阳啦。要是那个小婊子在这里，你们倒不妨留下来，做你俩谁的老婆。"献忠快活地哈哈大笑，向全桌大声叫道，"来，大伙儿痛饮一杯，要喝干！"

大家举杯同饮之后，张献忠笑着问王秉真："好举人老爷，你怎么好像是魂不守舍？看见林铭球的头有点不舒服？造反就得杀人，看惯就好啦。跟着咱老张造反是很痛快的。来，王兄，我敬你一杯！"

王秉真勉强赔笑，赶快举杯，却因为心中慌乱，将杯中酒洒了一半。张献忠看在眼里，佯装不觉，只在心里嘲骂一句：

"这个胆小鬼，没有出息！"

张献忠原是海量，频频向同桌人敬酒。当他向张大经举起杯子时，快活地说：

"这一年半，我张献忠在谷城又当婆子，又当媳妇。从今日起，去他娘的，再也不做别人的媳妇啦。"他哈哈大笑，同张大经干了杯，又用拳头

捶着桌子，大声说，“他娘的，咱老子一年多来天天像做戏一样，今儿可自由啦！再也不让朝廷给咱套笼头啦！快，把老子的玛瑙杯子取来！”

张献忠有一只很大的桃花色玛瑙酒杯，把儿上刻着龙头。这是他几年前攻破凤阳皇陵时所得的宝物之一，平日生怕损坏，只有当他最高兴的时候才拿出来用。如今他用大玛瑙杯子连喝了两满杯，情绪更加兴奋，对同坐的几位爱将和僚友说：

“熊文灿这个老混蛋一年多来把咱老子当成刘香，当成郑芝龙，从咱老子身上发了大财。老子没工夫找他算账，崇祯会跟他算账。从今天起，他的八斤半就在脖颈上不稳啦。来，咱们再痛饮三杯，杯杯见底儿，底儿不干的受罚！”

干杯以后，献忠更加兴奋，接着说：

“老子今日叫住在襄阳的文武官儿们和乡绅们猛吃一惊。十几天后，住在北京城的崇祯和他的大臣们也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一年多，老子在谷城这个小池子里闷得心慌，从今后要把大海搅翻！”

张大经说：“自古成大事者有经有权，不计一时荣辱。敬轩将军在谷城这一段，只是一时行权，外示屈节，内而整军经武，以图大举。今日重新起事，天下豪杰定当刮目相看，闻风兴起。将来大业告成，书之史册，亦无愧于古人。”

献忠提起酒壶替张大经满斟一杯，满脸堆笑说：

“宗兄，你原是朝廷命官，也是俺张献忠的上司。今日你肯扔掉乌纱帽，抛撇祖宗坟墓和一家人，屈驾相从我一道造反，共建大业，这是你瞧得起咱老张。咱老张一百个感激。咱是一个粗人，读书不多，请你在军国大事上莫吝指教。”

张大经赶快说：“不敢，不敢。敬轩将军如此谦逊，反而叫学生不好意思。今日学生既然追随将军起义，定当竭智尽忠，为将军效犬马之劳。纵然刀镬在前，决不后退一步。从今天起，学生与朝廷已一刀两断，一切唯将军之命是从。”

献忠虽然并不相信张大经的话，却故意大声称赞说：“好哇！这才是识时务，够朋友！”随即又向张大经敬了一杯，回头对亲兵们说：

“快拿稀饭、馒头。早饭后还有紧要事儿哩！”

早饭后，他叫手下准备拆毁城墙，又叫马元利去向阮之钿索取县印，并将他“收拾”了。吩咐毕，他带着潘独鳌、张大经和王秉真到一个清静地

方，围着一张方桌坐下，对张和王说：

“老潘替我写了一通飞檄草稿，老徐看过了，改了几句，现在请你们两位看看，改定后就可以马上发抄了。”他转向潘独鳌：“老潘，把你的稿子拿出来请他们赶快看看。”

潘独鳌已将稿子从怀中取出，问道：“张监军，你先看？”

张大经接住稿子，看着看着，不禁出了一身热汗。多年的世故阅历，使他心中决定不对潘独鳌的稿子作一字修改。看完以后，脸上极不自然地挂着微笑，将稿子转给王秉真。张献忠一直拈着长胡子，半闭着一只眼睛，留心观察张大经的惊骇神情，分明看透了他的五脏六腑，觉得有趣，同潘独鳌交换了一个嘲笑眼色，又望着王秉真的脸上挤挤眼，笑着问：

“王举人，你也出了一头汗，要扇子么？

王秉真继续看稿子，慌忙回答：“不要，不要。啊啊，厉害！真厉害！”

献忠问：“什么厉害？”

王秉真看完稿子，右手轻轻颤抖着，将稿子送还潘独鳌，左手抹一下脸上的热汗，抬起头来，望望献忠又望望潘独鳌，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献忠越发觉得有趣，问道：

“你们两位看怎么样？还可以么？”

张大经一则感情上猛然间扭不过来，二则害怕将来他万一落到官军手中会罪上加罪，下定决心不说出一字褒贬，经张献忠这么一问，他慌张地点点头。王秉真回答说：

“啊呀，这个，这个……我看这个檄文实在厉害，厉害。”

献忠逼问一句：“光厉害还不算，骂得痛快么？”

“这个，这个……”

献忠将长胡子一抛，身子向椅靠背上猛一仰，哈哈大笑，声震屋梁。笑过之后，他重新坐直身子，向他们嘲笑说：

“老潘写这么好的文章，你们二位竟然不能赏识！咱老张以往也出过檄文，发过布告，可是都只骂贪官污吏、乡宦土豪。这次我叫老潘替我写的檄文，说明我为什么反出谷城。我不只骂一骂混蛋官绅，还狠狠地骂了当今的无道朝廷，对崇祯也扫了几笔，很不恭维。这篇文章好就好在一竿子捅到底，骂到了皇帝头上。怎么，不是骂得很痛快么？”

王秉真喃喃地说：“这檄文一发出，以后就，就就，再也没有回旋余地

啦。”

“怎么？你以为我以后还打算再唱‘屯谷城’这出戏么？咱老子再也不唱这出窝囊戏了！既然是真正起义嘛，留什么回旋余地！难道我老张还不……”他本来要说“还不如李自成么”，但是他随即打个顿，改口说，“明白非推倒明朝的江山不能够救民水火？妈的，这道檄文就是要昭告各地军民：我张献忠从今后率领西营将士一反到底，反到北京为止。从今以后，朝廷一定会专力对我张献忠用兵，在告示上明白写着：别人都可赦，唯有张献忠不赦。”献忠笑一笑，“崇祯不赦咱，咱老子也不赦他哩。今后究竟是谁的天下，咱跟他走着瞧。”

张大经说：“敬轩将军英明，潘先生的文笔亦佳。”

献忠又哈哈地笑了几声，说：“老兄，你的苦衷我明白，不勉强你提笔改动啦。你自幼读圣贤的书，做了襄阳监军道，一向都为着自己的功名富贵感激朝廷的深仁厚泽。这是很自然的。如今你不得已跟着咱老张起义，本来有点儿勉强；看见檄文上痛骂朝廷，直指皇帝有罪，你就在心中转不过弯儿啦，就惶恐万分、汗流浃背啦。哈哈，宗兄，我说的是实话吧？”

张大经赶快说：“敬轩将军所言学生苦衷，洞照肺腑。”

献忠转望着王秉真说：“性一，你虽然还没有食君之禄，可是脑袋瓜子里装的东西也一样。算啦，我也不请你修改啦，老潘，这飞檄的末尾几句你再念一遍，让我们再琢磨琢磨。”

潘独鳌重新读出了飞檄的末尾几句：

朝廷凡百举措，莫非倒行逆施；苛暴昏乱，无与比伦。而缙绅贪如饕餮，以百姓为鱼肉；官兵凶逾虎狼，视良民为仇敌。献忠目触身接，痛恨切齿。爰于谷城重举义旗，顺天救民。大兵到处，只诛有罪。凡是开门迎降，秋毫无犯；倘敢婴城拒守，屠戮无遗。特此飞檄远近，咸使知闻！

张献忠拧紧长胡子听完以后，突然一松手，满意地笑着，拍了拍潘的肩膀，转向张大经和王秉真问：

“这一段文章没有直指崇祯皇帝骂，你们说怎么样？还要修改么？”

张大经赶快说：“不错，不错。”

王秉真跟着说："好，好，痛快淋漓！"

张献忠将眼珠转动一阵，说："老潘，有几个字儿你得改一改。'朝廷'这两个字从今往后咱们不要再用啦。啥他娘的朝廷，净是一群民贼！何况，咱既要对它革命，它就不配是咱的朝廷。要改，要改。"

大家都觉得献忠的话有道理，可是一时不明白对大明中央政府不称朝廷，另外有什么恰当称呼。潘独鳌向张大经问：

"用'伪朝'二字如何？"

张大经沉吟说："恐怕不妥吧。我们敬轩将军尚未建号改元，怎么能称大明为伪朝呢？"

王秉真也不赞成，摇摇脑袋。

张献忠看见他们三个有学问的读书人都作了难，心中竟然转不了弯儿，有点可笑，便忍耐不住说：

"他娘的，这还不好办？他们的朝廷不是全国百姓的朝廷，只是朱家一姓和狐群狗党的朝廷，从今往后，咱们只称它朱朝得啦。嗨，亏你们三位都是满腹经纶的人！"

大家心中蓦然一亮，连声说好，互相看看，哈哈地大笑起来。他们都在心中佩服张献忠确实聪明过人，因而受到献忠的奚落也很高兴。献忠又说道：

"伙计们，这檄文上的'官兵'二字也改改吧，连前边的统统改成'贼兵'。从今往后，咱们要称天兵[3]，要把朱朝的官兵称作贼兵，把朱朝的文武官员们称作贼官。"

大家同时点头说："是，是。很是。"

"老潘，你赶快骑马往石花街去吧。要赏给抄手们一点银子，不要亏待他们。"他等潘独鳌匆匆出去，站起来又说，"老王，你出去等着，我一会儿要请你帮忙。谷城士民都知道你王举人写一笔好字儿，常为乡绅大户写匾额，写屏对，写石碑。那些都是替官绅富人歌功颂德，不是真话。今日我请你写点东西，全写真情实话。"

王秉真问："要我写什么？"

张献忠笑着说："别急呀。待一会儿我会把活儿交代清楚哩。"

献忠要往城上察看，匆匆而去。张大经和王秉真互相望望，各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向外走去。

阮之钿听说张献忠已经起事的消息，知道自己死期已至，赶快服毒自

尽，但药性尚未发作，马元利已经来到，向他索印。他摇摇头，不说话，也不交出。马元利把嘴一扭，旁边两个兵一人砍一刀，登时结果了他的性命。他的仆人赶快把县印交了出来。

张献忠忽然想起来应该审问阮之钿如何暗中向朝廷上本奏他要起义，所以没在城上停留就骑马赶来。看见阮之钿已死，他多少有点遗憾，心里说："收拾得太快了。"他看看墙上题的绝命诗，忍不住笑起来，对马元利说：

"妈的，咱老子说他是吹糖人儿出身的，果然不差！他连举也没中，竟说他'读尽圣贤书，临死还要吹'！"大家都笑了起来。

"大帅，这座衙门留下么？"马元利问。

"衙门从来没做过一件好事，净会苦害老百姓，给我放把火烧他娘的吧。"

马元利一挥手，立刻有几个弟兄欢天喜地点火去了。

张献忠回到自己的辕门外，下了马，站在大街上，派人把王秉真叫来，说：

"性一，老兄的字写得呱呱叫，在谷城大大有名，快把咱张献忠为什么要反的话写在这照壁上，让谷城父老兄弟们瞧瞧吧。别写中间，写一边，空出来的地方还要写别的哩。"

"请示大帅，怎么写呢？"

"怎么写？咱老张为什么要反你还不明白么？用不着我再说，你替咱老张编一编。我要想说的话你全知道。我急着要到城上看看。你就写吧，我待会儿来看。"说毕，他带着一群亲兵往城上去了。

这个大照壁是几天前用石灰搪好的，一片雪白。当时众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快要反出谷城了还叫泥瓦匠搪照壁，现在才恍然明白。王秉真在屋中想了一阵，拟了一个稿子，拿去请张大经看了看，共同推敲，改了改，然后回到照壁下边，用大笔在照壁的右端写起来。过了一阵，献忠从城上回来了，站在街心，拈着长须，把已经写出的看了一遍。因为按照习惯没有断句，献忠虽然字都认识，可是念起来不免吃力。他说：

"嗨，伙计，怎么不点句呢？这是叫老百姓看的，可不是光叫几个举人、秀才看的。点点句，点点句。重要句子旁边打几个圈圈儿。"

王秉真只得遵照献忠的吩咐点了几句，加了一些圈圈。献忠高兴了，拍拍他的肩膀说：

"举人，请大声念念，让大家听听！"

“尚未写完哩。”举人说。

“念出来让大家弟兄们先听听，再写。”

王秉真拈着胡须，摇晃着脑袋，朗朗念道：

为略陈衷曲，通告父老周知事：献忠出自草野，粗明大义，十载征战，不遑宁处，盖为吊民伐罪，诛除贪横，冀朱朝有悔过之心，而苛政有所更张也。去岁春正，屯兵兹邦，悯父老苦于兵革，不惜委曲求全，归命朱朝，纵不能卖刀买牛，与父老共耕于汉水之上，亦期保境安民，使地方得免官兵之荼毒。不意耿耿此心，上不见信于朱朝，下不见谅于官绅。粮饷不发，关防不颁，坐视献忠十万之众，将成饿乡之鬼。而总理熊文灿及大小官吏，在野巨绅，以郑芝龙待献忠，日日索贿，永无餍足。献忠私囊告罄，不得不括及将弁。彼辈之欲壑难填，而将弁之积蓄有尽。忍气吞声，终有止境……

“下边呢？”献忠问。

“还有十几句，马上就写在照壁上。”王秉真回答，打量着献忠神气，心想他一定会十分满意。

献忠向左右望望，笑着问：“你们都听了，怎么样，嗯？”

许多声音：“好极！好极！”

献忠哈哈地笑了起来，说：“道理说得很对，就有一点儿不好。”

王秉真赶快问：“大帅，哪点不好？”

献忠说：“你们这班举人、秀才，一掂起笔杆儿就只会文绉绉的，写出些叫老百姓听起来半懂不懂的话。要是你们少文一点儿，写出来的跟咱老张说的话差不多，那就更好啦。啊，性一老哥，下边还有一大串么？”

“还有十几句。”

“我看，甭写那么多啦。你给我直截了当地写吧：‘官逼我反，不得不反。国家之官坏国家之事，可恨，可恨！献忠虽欲不反，岂可得乎？’就这么写出来算啦。”

张大经因为路过，不声不响地站在张献忠的背后观看，不觉小声叫着：“好，好！敬轩将军收的这一句十分有力！”

“别见笑。俺这个只读过两年书的大老粗，跟你们举人、秀才在一起泡得久啦，也‘之乎者也’起来啦。”献忠说毕，纵声大笑，调皮地用手指扭着长须。

王秉真虽然觉得从“官逼我反，不得不反”到“可恨，可恨”，都有点欠雅，而且音调也不够畅达，但他同张大经一样，很欣赏结尾一句收得有力，比他准备的十几句话好得多。他不能不佩服献忠有过人的聪明。把这几句写毕，他转回头来问：

“大帅，下边还写什么？”

“总管手里有个账单子，你照着写吧，可不要漏掉一笔账。”

总管早已站在旁边，这时赶快把一个清单交给王举人。举人一看，上边开着熊文灿和许多官绅的名字，每个名字下边写着某月某日受了什么贿赂，数目若干。于是他在文章的后边添了一句：

今将受贿人姓名开列于左，并记明受贿月日及数目若干，俾众咸知。

当王秉真才写了三个人的受贿账目时，献忠忽然把账单子夺过去，看了看，要过笔来，把张大经的名字勾了去，回头对总管笑了笑，说：

“妈的，你龟儿子也够粗心啦。他如今是咱们自家人，这几笔账勾销了吧，用不着写出来向众人张扬。”

张大经满脸通红，不好再看下去，勉强笑一笑，由四名亲兵护卫着，向他姨太太住的公馆去了，心中暗暗地感激献忠。

献忠把笔和账单子又交给举人，请他接着往下写，自己回老营去了。五丈长的粉壁差不多写满了，才把清单抄完。早有许多老百姓围上来，探着头看。有识字的人小声念出来，不识字的人用心静听。念完账单以后，人们发出来啧啧的惊叹和小声辱骂。张献忠从辕门里走出来，看看账单很清楚，也没遗漏，对王秉真点头笑笑，又对老百姓说：

“你们瞧瞧，上自总理大人，下至地方绅士，都说咱张献忠是贼，可是他们连贼也不如。他们是贼身上的虱子。这一年多，我身上的血可给他们吸了不少。难道他们比贼高贵些？”

老百姓笑起来，提着那些官绅们的名儿骂。突然有人在张献忠的背后问：

“敬轩将军，这些账是你写给大家看，还是打算日后讨还么？”

献忠回头一看，抓着方岳宗的手大声说：“啊呀，老方，你也在这里看！”他快活地大笑一阵，“当然不要了。不过，俗话说：亲虽亲，财帛分。写出来让谷城百姓都瞧瞧，免得日后这班官绅老爷假撇清，昧着良心说他们没有受贿。”说到这里，他忽然转向王秉真，叫着说，“举人！举人！我想起来啦，请你在后边注上一笔：只有襄阳道王瑞柟没有受我张献忠的贿，只他一个！”

方岳宗点点头说：“对，对，应该加上一句。像这样不受贿的官儿，如今是凤毛麟角了。”

王秉真写了一句：“襄阳道王瑞柟，不受献忠贿者止此人耳。”

献忠看了，点点头，表示很满意：“可见咱张献忠决不冤枉一个居官清白的人！虽说王瑞柟几次同左良玉定计要杀咱老子，可是人家不受贿，这一点就叫人尊敬。”他拍一下方岳宗的肩头，问：“怎么，方兄，还不赶快搬出谷城么？”

“已经派人下乡去叫佃户们赶快拉牛车来运东西，大概晚半天才能赶来。舍下人口多，东西多，怕今晚不能出城了。”

“你要早点走，有什么困难就来找咱。”献忠又拉住王秉真，凑近他的耳朵小声说，“伙计，这照壁上都是你亲笔写的字，想赖也赖不掉。怎么，还不肯死心塌地跟俺老张下水么？”

“哪里，哪里。我一定跟随大帅。”王秉真又出了一身汗。

献忠对着举人挤着眼睛笑一笑，匆匆地离开众人，骑上马出城布置去了。

[1] 社友——明末知识分子结社的风气很盛，同社人称为社友，书信中称作“社兄”。阮之钿是复社中人，他的被保举也得自复社的力量。

[2] 孝廉方正——两汉时候，朝廷取用人才，行的是地方荐举制度。孝廉方正是当时荐举的科目。阮之钿是荐举出身，所以他在绝命诗中说“无负孝廉方正”。

[3] 天兵——古人称王师为天兵。从崇祯十六年起，张献忠在正式文告中就称自己的军队为天兵。

夫妻会师

第三十章

五月初旬晚上，熊耳山上的气候温和宜人。

慧梅坐在打麦用的石磙上，手里拿着心爱的笛子。近几天来，她的心绪很不安宁。听说闯王快在商洛山中竖起大旗了，可是为什么还不来命令叫高夫人赶去会师呢？她希望马上会师，也怀着神秘而激动的心情，巴不得马上能看见张鼐。潼关突围之后，她有许多天担心他阵亡或负了重伤。后来知道他平安无恙，她的心才快活起来。如今她愈是渴盼同张鼐见面，愈觉得在豫西一带的大山中度日如年。半个时辰前，她因为心中烦闷，就拿着笛子从高夫人的身边溜了出来。但是她坐在石磙上却沉入缥缈的幻想中，并没有吹笛子。

高夫人带着女儿兰芝和女兵们住在堂屋，厢房和对厅住着男亲兵们和马夫们。三月中旬，因为贺人龙已经从潼关调往别处，而河南巡抚李仙风的部队也调往豫东同起事的白莲教和其他小股义军作战，无暇照顾豫西，高夫人就把人马拉进熊耳山来驻扎休息，进行操练。谷雨那天，她特意按照延安府一带的民间风俗，叫人用朱砂在黄纸上写一道“压蝎符”贴在墙上，符上的咒语是：“谷雨日，谷雨时，奉请谷雨大将军。茶三盏，酒四巡，送蝎千里化为尘。”四角又写上“叭”、“吐”、“喊”、“□”四字。其实，她从来不信这道符咒能镇压蝎子，这不过是她思念故乡、尤其是思念闯王的心情的借机流露罢了。可不是么？几年前她同自成率大军打回米脂，回到双泉堡李继迁寨，还看见自成少年时住的窑洞的墙壁上贴着一道“压蝎符”，因为年深月久，黄纸已经变成了古铜色，她当时看了这道符，还不由得望着自成笑了一笑。

如今高夫人的身边增加了五个姑娘，其中两个是富豪大户的丫头，一个是小户人家的童养媳。高夫人按着慧字排行重新给她们起了名儿，大一点的叫慧琼，次的叫慧珠，小的叫慧芬。另外两个都是本村猎户的女儿，一个起名慧云，一个起名慧竹。两三个月来，她们都已经成了骑马的内行，并且跟着慧英和慧梅学会了简单的武艺。

慧梅进了堂屋，看见姊妹们都坐在当间的灯下做针线活，而高夫人坐在里间靠窗的桌边，把拆开的野玫瑰的粉红花瓣放在桌上，数了又数。她数得很专心，有时嘴角和眼角禁不住露出微笑，有时细长的眉毛上忽然挂出一丝疑问，沉吟地望望灯上结的彩，又望着桌上的花瓣出神。慧梅站在她身边望了一阵，用指甲替她把灯花弹落，灯光登时亮得多了。

“夫人，你刚才卜的卦怎样？”

高夫人转过脸来，望着她笑一笑，正要说话，张材忽然走了进来。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近来长得更魁梧了，脸孔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人们都说他是高夫人身边的周仓。他在里间门槛外边站住，大声报告说：

“启禀夫人！……”

高夫人不等他说下去，就略带不耐烦地说：“又是总管要你来请示明天过节的事！既然没糯米，就不吃粽子吧。让全营弟兄多喝点雄黄酒，每人赏一串零用钱。各家眷属我这里另有份子，不要总管操心。”

张材笑着说：“夫人，我不是问过节的事。”

“那么是什么事？”

“刘将爷派人来瞧你睡了没有，说是他马上就来见你。”

“请他来吧，有什么要紧的事？”

“听说是闯王那里来了一个人，叫咱们赶快去商洛山中会合，就要竖大旗啦。”

“啊呀！真的？”高夫人说，不自觉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当然是真的。”

“快去请刘爷来，立刻来！”高夫人由于激动，两行热泪刷刷地滚落下来，而慧英和慧梅也同样热泪奔流。

张材一出去，高夫人把椅子一推，快步走到当间，等候刘芳亮。她揩去眼泪，向门外望望，回头对七个姑娘说：

“我就猜到闯王会派人叫咱们快去商洛山中。今晚又是灯上结彩，又是蟢子来，用花瓣卜卦又连得两个好卦。我就知道会有好消息！”

兰芝已经跳下床，从里间跑出来，拉着母亲连声问：

“妈！妈！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呀？”

“马上就起身，快把你的书啦笔啦都收拾好。”高夫人在女儿的头顶上慈爱地拍了一下，转向大家说，“姑娘们，咱们早就在盼望着到商洛山中，大举起事，可盼到这一天啦！唉，慧英、慧梅，你们哭什么？哭什么？”

兰芝噙着眼泪笑着说：“你自己也哭啦！”

高夫人又揩去眼泪，哽咽说：“这日子来得多不容易！”

姑娘们说：“真的，可盼到时候啦！”赶快揩去眼泪。

“姑娘们，趁这时你们赶快把东西收拾一下吧。”

刘芳亮带着闯王的送信人来了。高夫人问了来人，才知道是因为官军在豫陕交界处增加了很多人马，他被官军盘住，拘禁在兰草川，后来又死里逃生，所以在路途上多耽搁了六七天。她又问了商洛山中的情形，知道刘体纯和李双喜在卢氏县边境地方等着接牛金星，还没回去；另外队伍里从四月中旬以后就发生瘟疫，病倒了不少人，连总哨刘爷也病倒了。这后一个消息使高夫人有点担忧，问道：

“尚神仙没有办法？”

“夫人，你知道他在外科上是神医，在内科上不很内行。”

高夫人转向刘芳亮：“明远，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动身走？”

刘芳亮回答说：“闯王叫咱们星夜赶回，不可有误。我看咱们现在立刻准备，五更就走。”

他们把应该走哪条路和如何走法商量定，随即高夫人对刘芳亮说：

“好，你快准备吧。要弟兄们多辛苦一点，尽可能在五天之内赶到闯王那里，免得给官军隔断了路。五天能到么？”

“咱们都是轻骑，一定能够。”

“你顺便告诉总管，粮食尽可能用骡子驮走，凡是不好带走的东西都分给老百姓。多备些干粮，路途上少埋锅造饭，耽误时间。”

把刘芳亮打发走以后，高夫人走出大门，站在打麦场上，望望周围的群山、树林，又望望左近的茅屋，一方面归心似箭，一方面却不免对这豫西一带的老百姓和山川起一缕惜别之情。

这是一年中夜晚最短的月份。高夫人同姑娘们把东西整理好，和衣躺下去蒙眬一阵，天已经快明了。首先是公鸡在笼中啼叫，跟着是乌鸦、云雀和子规在林间叫唤，又跟着画眉、百灵、麻雀都叫了起来。高夫人一乍醒来，把姑娘们唤起。大家匆匆地梳洗毕，外边已经人喊马嘶，开始排队。张材走来，请高夫人动身。高夫人同站在村边送行的老百姓告别，跳上玉花骢，率领着老营出发。走了两里路同刘芳亮率领的大队人马会合之后，高夫人又回头来望望这个驻扎了将近两个月的小村庄，但是她只能看见两三个较高的青绿山峰漂浮在乳白色的晓雾上边，像茫茫无边的大海中浮动着几点岛屿，从雾海中传过来牛叫声、羊叫声、公鸡叫声，杂着人语声。等到转过一个山湾，这一切声音都微弱下去，被一片松涛和马蹄声淹没。

人马走进一片苍茫的林海里，越走越深，旗帜在绿色的林海中消失了。高夫人常常听见前后人语，却只能看见紧跟在身边的几个亲兵。有时枝丫低垂，大家赶快把上身伏在鞍上；有时从树枝上垂下几丝茑萝，牵着征衣；有时遇见美丽的啄木鸟贴在路边不远的老树上，用惊奇的眼神向匆匆而过的人马凝视。高夫人同亲兵们走到一个山包上，向上望，林木蓊郁的山峰高不见顶；向下望，虽然阳光满谷，却因为地势高，雾蒙蒙的，看不十分清楚。忽然从森林的深处，从高空里传过来安静的钟声。她恍然一笑，说："啊，这是过端阳节敲钟的。"许多年的端阳节她都在马上度过，本来引不起她多少兴趣，可是今天端阳节的钟声却使她暗暗兴奋，因为她明白，也许在今天，也许在明天，总之就在这几天内，张献忠就要起义，而自成也要在商洛山中竖起大旗。

在森林中又转过两个山头，来到一座大庙前边。庙院中有一道泉水，在磐石间开凿成一个水池，深不见底，相传麻姑在这里洗过手巾，所以叫麻姑泉。泉水从暗沟穿过前院，穿过山门，从一个青石雕刻的龙嘴里奔流出来，从七八尺高处落到石地上，淙淙地向森林中流去。已经过了正午，人马就在庙外休息。人吃干粮，马喂麸料。道士们烧了几锅开水，盛在木桶和水缸里，摆在山门外。刘芳亮下了命令，将士们无事不准各处乱跑，就在庙外原地休息。这使道士们感到十分惊奇，没想到"流贼"的规矩竟会如此好。以前几次过官军，庙里都遭到破坏。去年有一股官军从这里过，不但把马匹拴在山门里，临走时人还故意往麻姑泉里撒尿，屙屎，使道士们有几天没法吃水。

高夫人带着兰芝和女兵们到庙里看了看，在元始天尊的塑像前烧了香，回来又在麻姑池旁边观看游鱼。刘芳亮带着一个道士匆匆走来，低声说：

"他是从闯王那里才来的，恰好在这儿碰到咱们。闯王催咱们快去哩。"

高夫人一听说是从闯王处来的人，又惊又喜。她把这位风尘仆仆、满面堆笑、十分面熟、但又一时叫不出名字的道士浑身打量一眼，正待说话，道士抢先说道：

"夫人，你忘了？我一向跟着刘将爷，姓王，人们都叫我王老道。"

"去年冬月，是不是刘将爷派你去商洛山中？"

"就是，就是。后来闯王派我假装道士朝华山、朝终南、去西安府，刺探官军动静，所以一直没有回来。一转眼就是半年多啦。"

高夫人笑着点点头，又问道："有闯王的书子么？"

"有，有，在这里。"道士打开发髻，取出来一个小蜡丸，递给高夫人。

高夫人赶快掰开蜡丸，取出纸团，打开一看，交给刘芳亮，脸上的笑容登时没有了。芳亮看见纸上是闯王亲笔写的几句话：

日内大举，将士多病。速来会师，共御官军。十万火急，不可有误。营中近况，统由老道面禀。

高夫人小声问：“王老道，近来瘟疫传得很凶么？”

“禀夫人，近十天瘟疫更凶啦。弟兄们纷纷病倒，大将们也差不多都躺倒啦。”

“大将们都是谁病了？”

“起初是总哨刘爷染上病，随后不久，一只虎李将爷、高舅爷、田将爷，许许多多，都陆续病倒啦。如今大将中只有袁将爷一个人没病倒。”

“闯王的身体可好？”

“闯王的身体还好，不过操心太大，也太劳累，看情形也不如平日啦。”

“双喜儿和小鼐子都还在他身边么？”

“在，他们倒是活蹦乱跳的，无病无灾。”

“官军有什么动静？”

“他娘的，新任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趁着这个时机调兵遣将，要把咱们闯王的人马围困在商洛山中，一举消灭。如今在商洛山四面都有官军调动，武关和商州城都到了很多官军。闯王心中很急，派我火速来见夫人和刘将爷，请你们快去，万勿耽搁。”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这一带我条子熟。我是穿过龙驹寨 [1] 走偏僻小径往熊耳山去，没料到在这儿碰见你们，巧极啦。”

高夫人又问道：“龙驹寨好穿过么？”

“我一个人扮做出家人好混过去。寨里祖师庙还有一个道士是我的师兄弟。可是大队人马从那里过，怕不容易。虽说那里只有乡勇和巡检司的兵丁守寨，可是寨墙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另外还听说马上有几百官兵从商州开到，说不定这时已经到啦。”

“有没有小路可以绕过去？”

王老道皱着眉头想了一阵，脸上挂出笑容，回答说："有，有，可是得多走两天的路程。"

"你知道怎么走法？"

"知道。"

"好，你休息去吧。"

刘芳亮小声嘱咐说："王老道，关于许多人染上瘟疫和官军要围困闯王的话，你不要在将士们面前露出一个字。"

听了王老道的禀报以后，高夫人的心上感到沉重，昨夜以来的兴奋和快活心情一扫而光。她绝没有料到瘟疫在商洛山中传染得如此凶猛。这样下去，如何对敌？万一闯王也染上瘟疫怎么好？染上了瘟疫的将士们有没有办法治好？……

这一串问题一齐出现在她的心上。还有一个使她焦急的问题是她必须尽快地到商洛山中，助闯王一臂之力。可是怎么走呢？从这里走龙驹寨是捷径，可是得打仗，损折人马。绕道过去，得多走两天路程，那就是说，最快还得六天或七天才能同闯王会师，能来得及么？万一在这六七天中官兵先到了商洛山中，或闯王不幸病倒，怎么好呢？

"嫂子，怎么决定？"刘芳亮见高夫人迟迟不说话，忍不住问。

"你看怎么好？"

"我看咱们不如照原计划直奔龙驹寨，愈快愈好。倘若咱们赶在官军前边到了龙驹寨，赚开寨门，就可以早到商洛山中，倘若不成，再设法绕道不迟。"

"仍然直奔龙驹寨？"

刘芳亮点点头："愈快愈好，要出敌不意才行。"

"既然这样，咱们不要在这里耽搁，赶快走吧。"

"好，走吧。"

人马迅速地整好队，又向前进发了。

从熊耳山到龙驹寨，本来轻骑兵也需要走四五天，路上还不能耽搁，但他们只用三天时间就赶到了。在向龙驹寨行军的路上，高夫人探听到虽然龙驹寨已经到了几百官军，但都是新兵，没有见过阵仗。又听说近几

天不断有小股官兵从河南来，通过龙驹寨向商州增援。还在崤函地区活动的时候，高夫人同刘芳亮就准备下二百多套官军号衣、许多官军旗帜，以备不时之需，不想如今果然用上了。

义军在二更时候来到龙驹寨，先派几十个人穿着官军号衣，打着官军旗帜，赚开了寨门，一拥而入。驻在寨里的官军措手不及，一部分惊慌逃窜，一部分死守住几座比较坚固的住宅和一半寨墙。高夫人下令不许恋战，急速穿寨而过，殿后的部队放火烧毁了一些房屋。

赚过龙驹寨以后，人马继续前行。中午时候，离开从西安去武关和去河南的大道已经很远，人马才在一座森林里停下，把马喂饱，将士们也躺在松针和草地上好生休息。许多人一躺下去或者一靠着树身坐下去就睡熟了。有人把干粮吃了一口，来不及完全咽下去，张着嘴，打起鼾来。

黄昏时候，人们才被叫醒，继续赶路。因为大家知道再有一夜行军就可以同闯王会师，路上再也不会有官军阻拦，加上几天的疲劳得到半天的休息，真是人有精神马撒欢，不断地说说笑笑。只有高夫人和刘芳亮明白商洛山中的艰难日子，并不因为快要同闯王会师而心情轻松。特别是高夫人非常沉默，愈走进商洛山愈心中害怕。另外，到底围攻商洛山的官军如何布置，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她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日夜急行军，走的多是荒无人烟的山僻小路，消息不灵。她完全没有料到，当离闯王老营只有三十多里远，前面一个险要山口竟然被敌军占据了。

这时候大约才交四更，前队刚走近这个山口，忽然一阵炮火和乱箭射来，原来山口的小街上扎有敌军。幸而上弦月已经落去，夜色很浓，只有少数弟兄受点轻伤。

高夫人得到禀报，立刻带着亲兵们奔到前边，要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刘芳亮已经把骑兵在山口外边摆开阵势，立马阵前，亲自问对方是谁的人马。敌人守住山口，用树枝把山口堵住，树枝后边是栅子门，也有很多人防守。尽管没有月光，小街上也没有火把，看不见对方的人影，但有经验的刘芳亮单凭敌阵上的说话声就估摸到仅把守山口的敌人也在三百以上，后边还有多少人马就不好判断。他连着大声问了几遍，敌阵上才有人大声回答：

“爷爷是郑总督大人派来的官军剿贼的。你们是谁的人马？”

刘芳亮回答说：“我们也是官军，是才从河南调来的。让我们到街里休息好不好？”

“放屁！你想玩弄诡计，休想！”

“你们的主将是哪位？请他出来答话。”

“有话明天说。如今天黑夜紧，老子们的炮火弓箭不认得人，你们休要走近！”

刘芳亮同高夫人策马向前走几步，想继续问清楚，但敌营中突然响了一阵战鼓和呐喊声，同时放了几炮。他们赶快勒马退回，走出火炮的射程之外。他们很吃惊，想着准是新任总督郑崇俭的军队来把闯王的出路堵死了。有些将校建议向敌人猛攻，但高夫人和刘芳亮都不同意，他们不仅怕损伤过多人马，而且心中还是有几分怀疑。刘芳亮问高夫人：

“嫂子，亮亮牌子吧？”

“不要急着亮牌子。天快明啦，等到天明就清楚了。”

刘芳亮向背后说：“擂鼓，虚张声势！”

农民军的阵地上鼓声突起，喊杀震天，但并不认真进攻。过了一阵，双方的鼓声和喊杀都停止了，只偶尔互相骂几句，互相说一些欺骗对方的活，等待着天明。

高夫人同刘芳亮商量一下，随即把全体将校召集到一起。直到这时，她才把商洛山中瘟疫流行和官军半个月来想趁机进攻商洛山的情形对大家说明。大家听了后，并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如今奔往瘟疫流行的地方会有危险，而是巴不得杀进山口，解救闯王和被困的全体将士。高夫人感情激动，望着大家说：

“如今事情还弄不清楚。这挡在前面的也许是官军，也许不是。倘若是官军，咱们就得决死一战了。”

许多人抢着说话，要求同挡在面前的官军拼死一战。刘芳亮把一部分将校和精锐士兵组织成一队，由他亲自率领，等五更判明情况后，带头向官军冲杀，有进无退。这些将校都抱着必死的心情，纷纷地向自己的亲人诀别，把要嘱咐的话都赶快嘱托了。亲人们也纷纷把最锋利的刀剑换给他们用，并拿出酒来和他们共饮几杯，拿出干粮让他们吃饱。大家正在忙碌着，从远处传过来第一声鸡啼……

[1] 龙驹寨——现在是丹凤县，属陕西。

第三十一章

和崤函山中的情形相反，商洛山中的局势对农民军非常不利。从四月下旬起，瘟疫在队伍里和地方上飞快地传染开了，弟兄们一批一批地染上瘟疫。部队里既缺乏好的内科医生，也极端缺乏药物。尚炯平日对内科虽不擅长，但如果他自己不病倒，他还是可以想出办法的，不幸他自己也在五月初病倒了。

起义以来，李自成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日子。是不是按照去冬同张献忠约定的日期，不顾有多大困难都信守诺言，在端阳节过后一两天竖起大旗，响应献忠的谷城起义呢？李自成对这件事大费踌躇。有时深夜他还在屋里愁闷彷徨。

老百姓和士兵们都在用单方乱治病，有的似乎有效，有的全是胡闹。现在开始明白，在瘟疫中杂有疟疾，本地人叫作老痎。每天有不少大人和小孩子跑出村子很远，躺在山坡上、野地里、乱葬坟园里，让五月毒热的太阳晒着，叫作躲老痎鬼。还有的孩子由大人用墨笔或锅烟子在脸上画出胡子，据说这样一画，老痎鬼就找不到原人，回不到身上了。还有的人在路上偷偷摸摸地跟着别人，在别人不提防的时候，趴地上磕个头，解下腰带扔地上，转身逃走。据说老痎鬼是一只牛（所以患疟疾又称作“放牛”），这是把自己的老痎牛卖给别人，那一根扔掉的腰带象征牛缰绳。闯王每天出去遇见这样事情，又难过，又好笑。但是人们告他说，这些古老相传的办法往往有效。

使闯王感到讨厌的是，近来马三婆大大地活跃了。马三婆是一个寡妇，约莫四十岁，以下神为业，住在离老营不远的一个小村里。这个女人，油青脸，倒跟脚，眉毛拔得又细又弯，头发上经常涂着柏油，梳得光溜溜的，但两鬓的头发却故意松松地散落下来，永远像刚刚午睡初醒，懒得把云鬓重挽。她一年三百六十天，大概有一半多日子在两个太阳穴上贴着头疼膏药，所不同的只是有时把膏药剪成小小的四方形，有时剪成圆形，有时贴的是红膏药，有时贴的是黑膏药。她的一颦一笑，一个眼色，都给人一种不舒服的风骚感觉。刘宗敏第一次看见她时就对闯王说：“他妈的，这婆娘是个浪货！”闯王说：“我看她不止是个浪货，咱们倒是要留心点儿。”从春天开始，她就知道以李鸿基名儿出现的大头目就是闯王，所以她每次遇见闯王时总是装得又恭敬，又亲热，站住向他福一福，搭腔说一句两句话。使她遗憾的是，闯王这个人对谁都肯接近，就是不肯接近她。至于刘宗敏和李过，更叫她看见害怕。近来，她的茅屋前边常常像赶会一样，都是来讨神药和替家中病人问吉凶的。李自成每次打这个三家村中走过，看见她的屋里蜡烛辉煌，香烟缭绕，听见她在下神时高声唱出些不伦不类的话，总要把眉毛皱皱。使他心中更不愉快的是，近几天来，连他手下的弟兄们，也常来向马三婆求药了。在目前情况下，他只好睁只眼，合只眼，并不责备。

离端阳节只有三天了。这天上午，李自成和袁宗第正在探望尚炯的病，张鼐把张献忠派来的一个人带到尚炯的住处。献忠要他口头告诉李闯王说原定的日期不变，一准于五月初六日在谷城重举义旗，还说因左良玉在襄阳附近调集的人马很多，所以献忠打算起义后就往西去，到房、竹山中同曹操会合。最后，这个来人望着自成笑一笑，说：

“闯王，我家大帅说，他知道如今你这里的人马不多，粮草也缺，请你自己斟酌，倘若在端阳节以后不能立刻竖起大旗，也不要勉强。”

尚炯和袁宗第听了这句话都连连点头，交换了一个眼色。但闯王嘴角含

笑，却不作声，也未点头。来人又说：

“我从谷城动身时，我们那里都不知道这里瘟疫病这么凶。张帅也只是有点风闻，不大放心，所以派我来，一则禀报闯王起义的日期不变，二则看看这里的情形。既然这里将士们病倒的很多……”

袁宗第插言说：“不瞒你说，俺们这里十成人染瘟疫的有四成，大将们的情形最坏，差不多都病倒了。”

来人接着说：“既然如此，闯王，你就缓些日子竖大旗也好。”

靠在床上的尚炯赶快向自成使眼色，见自成仍不作声，他就对来人叹口气说：

“如今这瘟疫才传染开，看起来马上还不能停止。为着要遵守成约，同张帅同时大举，彼此呼应，我们闯王近日来万分焦急。真是太不巧啦！”

“太不巧！太不巧！”袁宗第连说几声，很希望自成能够趁此时机，接着医生的话说出来马上竖旗的困难，但闯王却只对来人笑着问：

“你什么时候回张帅那里？”

“军情火急，我在此不能多留，打算今晚就走，从这里奔往房县，寻找张帅。”

“你连夜动身也好。一则军情紧急，二则我这里瘟疫流行，我不留你住下。你临动身时，替我带几句话回禀张帅。李强，把客人带回老营款待，好生休息。”

李强把人带走以后，李自成站起来，在尚炯的病榻前走来走去，低头不语。他明白袁宗第和尚炯的担忧心情，明白许多人都在担心竖起大旗后会把陕西和豫西的大部分官军引到商洛山中来。如今高桂英和刘芳亮还没回来，自己手下只有两千多人，其中将近一千人染上瘟疫，将来要对付的至少是两万官军。这不是一件轻松事儿。昨天晚上，他去看李过，适逢李过刚退了烧，神志清醒，也劝他暂缓竖起来“闯”字大旗。据李过看来，尽管近来官军调动频繁，但只要“闯”字大旗不竖起来，官军大概不会认真进攻。这是因为，朝廷将全力对付重新起义的张献忠和罗汝才，把商洛山中的这包脓疮留在以后割治。只要拖过一个短时间，瘟疫一过去，就不怕官军来围攻了。自成认为李过对于官军的估计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并没采纳侄儿的意见。他临离开时，浓眉深锁，低声说：

“你好生养病吧，不用多操心。要不要马上竖起大旗，让我再想一想，权衡轻重，我不会拿全军的生死当儿戏。”

现在他在尚炯和袁宗第的面前来回踱了一阵，忽然停住，望着他们，眼角含笑，说：

“你们觉得敬轩说的是真心话么？”

医生说：“我看他这话不是假的。”

“不，老尚，你还不认识你的干亲家！”自成坐下去，又笑着说，“敬轩这个人，有时极其直爽，肝胆照人，有时诡诈多端，叫人捉摸不定。据我看，他说的不是真心话。他害怕我变卦，所以派人来看看我的动静，探探我的口气。”

袁宗第说：“他说的是假话，咱们不妨表面上当作实话，就说咱们确实困难很大，遵照他的嘱咐暂缓竖起大旗。”

李自成摇摇头：“不，决不能在敬轩面前失信。在这种节骨眼上，咱们畏缩不前，使朝廷全力进攻张敬轩，岂不是卖了朋友？以后敬轩会怎样看咱们？各家义军会怎样看咱们？以后咱们说出话来有谁肯信？谁肯跟咱同仇敌忾，共抗官军？”

“可是，咱们只是暂缓一步，并非站在高山看虎斗。原先同敬轩约定的话是死的，用兵打仗是活的，须要随机应变，不可专走直路。”

“汉举，虽然用兵同下棋一样，只有随机应变才不会走成死棋，可是唯独在这件事上必须咬定牙关，甘冒风浪，才是正理。与其让朝廷全力进攻敬轩，打败了敬轩之后回头来打咱们，何如咱们和敬轩同时大举，使朝廷兵力分散，不能专顾一头？”

“可是闯王，我的李哥，如今嫂子同明远尚未回来，咱们的将士本来不多，又有许多染病不起，马上竖起大旗，能够不吃官军的亏么？”

“我已经说过，咱们要冒很大风险。可是对敬轩信守前约，同时大举，共抗官军，这是一个‘义’字。咱们如若临时变卦，就是拆朋友台，就是不忠不义。虽说把咱弟兄们的骨头磨成灰也不会变节投降，可是汉举，咱们要在这个‘义’字上不使人说半句闲话，捣一下指头。越是处境艰难，咱们越要挺起胸脯，站得顶天立地，给别人一个榜样！你说，对不对？”

袁宗第虽没作声，但不得不点头。李自成很激动，突然站起来，接着说：

“子明，汉举，我的主意已定。据我看，这儿的地势险要，官军定不敢贸然深入。桂英和明远带领的人马不久一定会赶来。咱们暂时凭险死守，拖住官军的一条腿，就是帮了敬轩的大忙。日后看情形如何，再行突围不迟。就这么办，端阳节第二天就竖起来‘闯’字大旗！”

袁宗第和尚炯见他说的话大义凛然，口气坚决，便不再劝阻了。

尽管春天以来官府已经弄清楚李闯王在商洛山中垦荒和操练人马，但因为新总督才到任，官军一时集中不多，所以只好佯装不知。他们直到四月下旬和五月初才调集了两万多官军，一部分开往豫、陕交界地区，一部分从东、南两边包围过来。郑崇俭对军事是个外行，犹豫不决，且深知官军战斗力不很可靠，而商洛山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所以不敢向农民军大举进攻。因为传说罗汝才的情况不稳，他为着保护汉中门户，把比较有经验的总兵官贺人龙调到白河县和郧西一带，原来集中在武关的几千官军，也调往湖广边去防备曹操。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竖起大旗的第三天，离开武关的官军又赶快回来，并且增加很多。对于这个消息，有些人感到担忧，李自成却反而高兴，因为他要吸住一部分官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李自成竖起大旗以后，附近农民纷纷要求入伙，每天都有几百青年来求他收留。他为着给养极度困难，马匹也少，暂不把人数扩充太多。尽管这样，在两天之内，他的人数还是突然增加了一半，不过这新增的一千多人都是步兵。趁着官军尚不能对他合围，他赶快派人马四处打粮，收集草料、火器、火药和各种草药。他还指示手下人，不惜用重金招请，尽可能把能够找到的乡镇医生多多弄来。

一日黄昏，他带着张鼐和几个亲兵从外边回到老营驻扎的寨外，看见有三十多个人骑着马在暮色中飞奔而来。他勒马等候，心里疑问："是桂英和芳亮回来了么？是双喜和二虎回来了么？"一阵喜悦，把心头的愁云驱散。

飞奔而来的人们分明也望见了他，相离二十几丈远就跳下马，为首的几个人向他跑来。自成看清了，完全出他的意料之外。他也赶快下马，向前急步迎去，大声说：

"啊呀，是你！你不是在汉中一带么？什么时候回来的？"

黑虎星也不答话，跪下施礼。自成赶快把他搀起，说："在军中用不着行此大礼。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接到补之大哥的书子，拼命赶回。昨天晚上才到。连夜我同大家商量好，上午又忙了半天，才飞马赶来见你。闯王，叔，你侄儿要跟你一道打江山，请你收留！"

"好极！你带来多少人？"

"那些恋念乡土的没出息货，侄儿一概不要，只挑了三百多人。可是多是步兵，马只有几十匹。叔，你要么？"

"要，当然要。可是老侄，咱这儿跟杆子不同，这你很清楚。请你对弟兄们说明，既然要跟我一起打天下，日后自然是有福同享。目前日子苦，大家得熬着点儿。咱的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奸淫妇女，不许骚扰百姓，做事要听从将令。"

“闯王叔，你不用嘱咐啦。日后倘若我手下的弟兄不遵守你的将令，我活剥他的皮；倘若你侄犯了你的将令，你砍我这个，这个，”黑虎星拍拍自己的脑袋，“砍我这个吃饭的家伙。”

“你的人马都来了么？”

“在后边，要走到明天早晨啦。”

“好，随我到老营休息。”

他拉着黑虎星刚进老营坐下，中军吴汝义来向他禀报说郝摇旗回来了。自成跳了起来，问：

“你说什么？摇旗回来了？”

“是，带了五百骑兵从河南回来，他自己马上就来见你。”

“他怎么这样巧，恰在这时回来了？”

“还不晓得怎么来得这样巧。”

闯王在心里说：“我就知道，竖起大旗以后，我李自成不是孤立无援的！”

忽然听见一阵马蹄声来到老营大门外，李自成赶快出迎。一见面，郝摇旗要向他下跪，被他一把拉住。他说：

“摇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是你！我听说你在河南混得不错，怎么回来了？”

郝摇旗说：“这次回来，我今生一世不会再离开你啦。”

李自成听了这话望望郝摇旗背后的几员偏将和少数亲兵，笑着说：“回来好，回来好。我常常盼着你们回来。你果然回来啦。如今咱这儿又是饥荒，又是瘟疫，又是官军要来围攻。咱弟兄们一起苦撑吧。摇旗，这日子比去年冬天还不好过，能撑得住么？”

“嘿，看你说的！”郝摇旗声音洪亮地大笑起来，接着说，“好像我郝摇旗是为着找福享才回到你闯王的大旗下来！李哥，我去年冬天一时对不起你，你可别再提这一章，揭我的秃痂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

郝摇旗不等自成说下去，抢着说：“我是回来给你送人马的！闯王，我给你带回来五百多名骑兵，还有三千多步兵留在河南，等着你去。”

闯王忙问：“你的骑兵在哪里？”

“我怕突然开到老营，没有地方住，就把他们留在辛家店，先来向你禀报。”

“在辛家店？是马兰峪东北的那个辛家店？”闯王不等摇旗回答，赶快回头对中军吴汝义说，“子宜，快去告诉总管，叫他立刻派人往辛家店送去四头猪，四只羊，几坛子好酒。要连夜送去，不得有误！”

吴汝义转身要走时，在郝摇旗的背上狠捶一拳，亲切地骂道：“浑小子，忽然走了，忽然来了，做事情没有谱儿！”

“你懂个屌！永远跟着李哥打江山，死保闯王大旗，就是我的老谱儿！”

李自成笑道：“摇旗，我就猜到你迟早会回来，没想到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虽然只带回五百多骑兵，可也是雪中送炭。老弟，你怎么事前不派人来说一声呢？”

“我头一天决定，第二天就动身，派人来哪有我这骑兵快？”

“你知道我要在这时竖起大旗么？”

“我来到商州境内才知道。”

“那么你怎么不早不晚，恰在这时赶回来了？”

“我早就想回来，可是怕回来粮草困难。前几天我的探子从谷城回去，说张敬轩要在端阳节左右起事。我想只要敬轩动手，你还能不赶快动手？所以，俺白天得到探子禀报，晚上就商议率领骑兵回来，连夜准备，第二天天不明就起身了。”

自成笑着拍拍郝摇旗的肩膀，说：“你还是老脾气，遇着什么事说干就干，一刻不肯拖延。有人以为你在河南混得很得意，把愚兄忘在脑后了哩。我说你不是那号人。果然不错，你郝摇旗到底够朋友！”

“谁说我会把你忘了？什么话！我郝摇旗不是吃屎喝尿长大的，能够忘掉你李闯王？”

闯王哈哈地大笑起来。

“路上没有碰到官军？”

“得力我的向导好，有官军的地方都给绕过来了。”

自成同郝摇旗的偏将们一一招呼，顺便问一下他们的家人有没有消息。有一个陌生的青年将领，一直在恭恭敬敬地望着他，面带微笑。自成望着他，却想不起来他是哪个。这个青年将领说：

“闯王，你不会认识我。我叫李好义，南阳人，特意来欢迎闯王去河

南。”

“你是南阳人？啊，熟地方，我从那里走过两次。”

郝摇旗忙接着说：“这一年来，南阳各县到处饥民起事，股头很多，少的几百人，多的几千人，万把人。可是群龙无首，成不了大气候。咱们这位老弟，他的官名是好义，台甫是子善，就是受各股饥民首领之托，前来迎接你闯王去统率大家，共图大事。他们从前久闻大名，可是对你的为人行事，不大清楚。自从俺郝摇旗去到河南，我跟弟兄们的嘴上带着肉告示，大大地替你扬了美名。如今，南阳一带的老百姓在神前烧香磕头盼着你去！”

李好义接着说：“摇旗哥说的一字不假。闯王，你就去吧！你一到，我包你不用十天工夫就会有十万人马。”

“好，好，我一定赶快去。请吧，到老营细谈。”

到了老营，闯王吩咐赶快宰羊杀鸡，为郝摇旗等人接风。在酒宴上，他还同李好义联了宗，以哥弟相称。五月夜短，转眼间三更过后，大家告辞，并劝闯王休息，但自成坚决要送大家到辛家店，好同那五百多辛苦前来的弟兄们见见面，表示他的慰劳。郝摇旗推辞不过，只好同意。

从老营到辛家店有三十多里路。人马走到马兰峪，从东北方传来一阵炮声和呐喊。尽管因为距离远，隔着两架山，声音隐约，大家也明白是发生了变故，便催马飞奔前去。郝摇旗一见要打仗，兴致勃发，在马上大声说：

“李哥，你把这一仗交给我吧。我一定把来的官兵杀得片甲不留！交给我行不行？”

战鼓在响，喊杀声不断。离辛家店三里路一个地势最险的地方原驻有自成的一支人马，这时也派出一部分人马增援辛家店，而辛家店派往闯王老营报告消息的一名骑兵也到了这里。自成问了问情况，心中有些怀疑，又问：

“会不会是咱们自家人呢？”

“我们看见前边火把下有不少穿官军号衣的。要是自家人，到了这个地方何必假充官军？”

闯王的心中仍在怀疑，赶快奔往辛家店。郝摇旗的将士们和李自成自己的前来增援的将士们正准备趁着黎明出击，看见他来，大家都欢呼起来。特别是那些新参加的河南弟兄，第一次看见他们久闻大名、无限敬

仰的李闯王，都大声地叫着：

“闯王！闯王！”

非常奇怪，他们这里正在热情欢呼，忽然从敌人阵地上也爆发出一阵欢呼：“闯王！闯王！”跟着，鼓、角齐鸣，三弦、琵琶、笙、笛，各种乐器都奏起乐来，热闹非常，特别是商洛山和豫西一带人们所喜爱的唢呐声在山野中最显得欢快、嘹亮。李自成和大家全都明白了。

栅门打开了。门外的树枝移开了。闯王带着郝摇旗等众将士骑马走出。在晓色中他们看见高夫人和刘芳亮带着一群偏将和男女亲兵骑马从阵中走出，鼓乐在后边跟着他们，而“闯”字大旗也打出来了。大队骑兵在后边跟着走来。热情的欢呼不断，直到刘芳亮向后边挥了两次手，欢呼才停。双方走到一起，都赶快跳下马来。高夫人觉得喉咙里憋有许多话，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自成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

“我就猜到会是你们回来啦。”

高夫人忽然看见郝摇旗，笑着问：“摇旗，我听说你在南阳一带混得很好，怎么也回来了？”

“嫂子，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离开闯王的那天夜里，一出老营就在心中起誓说：倘若我郝摇旗混垮了，什么话也不提；倘若混得不错，我不回来赤心耿耿保闯王，天诛地灭。嫂子，你真是不明白我郝摇旗是怎么个人！”

“我是同你说玩话的，别介意。其实，在外边混好啦应该回来，混得不顺心更该回来。俗话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咱们同朝廷作对，不一心能成事么？”

“嫂子说得对，以后你用棍子打也别想把我从闯王的大旗下边打走！”

高夫人走进人堆中，拉着郝摇旗的女人和孩子们出来，向郝摇旗的面前一推，笑着说：

“你瞧瞧，身上少一根汗毛没有？你随便杀吧，我不再管你们的事啦。”

郝摇旗有点儿不好意思，抱起五岁的男孩子，嘻嘻地笑着。他的女人想到去年在潼关南原突围时那一段惨痛事，又看着今日一家人团圆，不由得眼圈儿红了。

当大家谈起来夜间的一场误会时，刘芳亮说：“说不定是官军的号衣惹出事来了。”于是他说明为路上骗过官军和乡勇，故意叫几十个弟兄穿着官军号衣走在前边，一时疏忽，到了自家地界也忘记脱了，直到五更才想了起来，叫他们赶快脱下。大家听他这一说，都不禁哄笑起来。高夫人

说：

“一进商州境，大家一高兴，把什么都忘了，还说号衣哩！”

当高夫人转向别人说话时，张鼐就去同高夫人的亲兵张材等招呼，又同慧英和慧梅招呼。他向慧英笑着问：

“慧英姐，有一件事情你忘了吧？”

“什么事情？”

“去年过端阳节的时候咱们在甘肃，你答应我倘若今年过端阳不打仗，你就做一个香袋给我。你给我做的香袋在哪里？”

“啊呀，你的记性真好！好吧，你等两三天，我补做一个给你就是。”

慧英刚说完这句话，慧梅从怀里掏出一个香袋给她。她立刻把香袋递给张鼐，说：

“拿去吧。这个香袋又好看，又喷香，你一定很喜欢。不过这是慧梅送你的，你别承我的情。”

慧英说话无心，但慧梅的脸孔刷地红了，赶快背转头去。

张鼐看见慧梅不好意思，他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把香袋看看，闻闻，笑嘻嘻地收下。看见慧梅的箭袋里有一只笛子，他问：

“慧梅，潼关突围的时候你没把笛子丢掉么？”

慧梅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对他把嘴唇撇了一下，没有作声。

高夫人回来几天之后，闯王也病了。去河南的计划暂时没法实现，只好请李好义趁着官军尚未严密包围，赶快回去，等候闯王和将士们病好以后再突破包围，前往河南。但不久闯王得到探报：李好义在返回河南的路上阵亡了。

又过了几天，双喜突然回到老营，先见到高夫人，禀报了牛金星父子被捕的消息，说他们受了酷刑，可能要问死罪。尽管高夫人同牛金星没有见过面，但是此人如何“满腹经纶”，同闯王的事业有多大关系，她完全明白。刹那之间，她心中同时想到了破城劫狱、劫法场、用银子赎命等等办法，而同时也在考虑这件事是否要暂时瞒住自成和捷轩。她先把闯王的病情对双喜说明，然后问：

“二虎呢？”

“俺二虎叔带着人马留在两省交界地方的大山里。他打算设法劫狱救出牛先生，不过人少了不行，他等候老营赶快派兵去。”

高夫人的脑海里打个回旋，担心劫狱未必能成功，反而断送了牛金星父子性命。沉默片刻，她又问：

“牛先生来咱这里，神不知，鬼不晓，怎么会走了风呢？”

“听说上次来的那几个唱洛阳曲子的，里边有一个是卢氏人，认识牛先生。这个人回到卢氏县城，喝醉了酒，在茶馆里夸说咱们如何仁义，给衙门的捕快听到，抓了进去，一动刑，供出了牛先生。”

“唉，没想到岔子会出在这些人身上！”高夫人摇摇头，咂了一下嘴唇，“叫厨房里给你安排饭，你休息休息吧。我去找大家想个主意，万不能断送牛先生父子性命！”她站起来，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

这时袁宗第住在老营寨子里，协助高夫人主持一切。她到了宗第那里，派人把刘芳亮叫来，一同商量营救办法。大家都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全军去河南不可能，分兵则力单，破城劫狱是下策，上策是出钱行贿，只要能暂时保住牛金星父子性命，以后就有救出的办法。大家又一致主张把这事瞒住闯王和总哨刘爷。尚炯的病势本来不像别人那样猛，吃了几剂药，已经轻了。高夫人和袁宗第又去找他商量。他也同意大家的主意，并说他听说卢氏知县名叫白楹，山东人，外装名士派头，喜欢饮酒赋诗，实际却是一个很爱钱的贪官。又经过仔细研究，高夫人决定派双喜带五百两银子和一封尚炯的亲笔书信连夜出发，回到刘体纯那里，叫刘体纯在当地找一个可靠的人把银子和书信送到卢氏城里，转交给尚炯的一位堂兄弟、小儿科大夫尚灿，这个人在衙门里人缘很熟。她特别嘱咐双喜，要他同刘体纯务必在七天以内回到老营来，因为估计这里的战事快要起来，回来得迟了就有给敌人隔断的危险。

二更时候，李双喜带着十几个亲兵出发了。

就在他出发的第三天，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到了武关。他知道农民军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和重要将领多数卧病不起，决定分四路向商洛山中大举进攻。商洛山中最艰苦的日子开始了。

北京的忧郁

第三十二章

崇祯十二年春天，西苑中依然像往年一样冰雪融化，柳绿桃红，春水和天光争蓝，燕子和黄莺齐来，可是崇祯却没有心情来玩。由于他不来，

皇后和妃嫔们自然都不来了。紫禁城中又一年失去了春天。

三月上旬，清兵毫无阻拦地退出长城。这次入犯，时间在半年以上，攻破了畿辅和山东七十多个州、县，大肆烧杀劫掠，掳走了五十多万丁壮人口，并且攻破山东省会济南，掳走了分封在济南的鲁王及其全家。崇祯很明白，经过这次战争，没有十年以上的太平日子不能够恢复元气。可是，议和不成，满洲决不会叫你休养生息。这次满洲兵入塞距上次入塞仅隔两年。谁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来？边军不管用，武将怕死，他们什么时候想来就来！

但是比较起来，最使他日夜忧心的还是张献忠和李自成。他不知道谷城的局面能够拖延多久，生怕一旦谷城有变，湖广和河南震动，中原大局又难得收拾了。对于李自成的依然活着，他非常恨孙传庭的不中用，认为他是“虚饰战功，纵虎贻患”。倘若再过不久李自成的羽毛丰满，如何是好？

自从三月中旬奉先别殿 [1] 悬挂了母亲遗容，崇祯每当心中有说不出的空虚、绝望和愤懑，无处排遣，便对着母亲遗容，默默流泪。其实，他对于母亲是什么样子，一点儿也不记得。他的母亲姓刘，十六岁被选进宫，做了太子朱常洛的淑女。淑女的地位很低，在宫中郁郁地过了两三年，忽然有一天被太子看上了，把她召到兴龙宫住了一晚，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现在的崇祯皇帝。从那次接近太子之后，她几乎被太子忘记了。生下儿子，她的地位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只好在冷宫中长斋念佛，消磨岁月。崇祯五岁时候，大概她不小心流露出不满情绪，惹动太子大怒，命她自尽。当时太子很不得父亲万历皇帝的宠爱，常有被废掉的危险，所以他严禁人们将这件事传扬出去。其实，就是在东宫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刘淑女是怎样死的。

农民战争的打击使崇祯日益悲观和痛苦，种种没法对朝臣们倾吐的忧思，一齐转化为对母亲的孝思，或者换句话说，通过对母亲的孝思排遣了他的不能告人的忧虑和孤独感。崇祯八年春天，农民军焚烧凤阳皇陵以后，他内心的痛苦更深，就叫一位擅画的翰林院待诏每日到他外祖母家去沐手焚香，为他的亡母画像。费了两年多时间，多次易稿，直到去年冬天清兵逼近北京时才描绘成功。

描绘太后遗容，很少有确实依据。因为她入宫以后就没有再同娘家人见过面，如今连崇祯的外祖母（被封为瀛国太夫人）也记不清她的模样了。幸而宫中有一个傅懿妃，当年也是太子的淑女。她说她住的宫同崇祯母亲住的宫相邻，相见次数较多，还仿佛记得一些。她在几千个宫女中指点这个人的鼻子有点像，那个人的眼睛有点像，又另外一个人的下巴有点像……司礼监把被挑出来的众多宫女陆续送到瀛国府，再由瀛国太夫人参加意见，指示画师，揣摩着画，画画改改。

奉迎太后遗容入宫要举行重大典礼，所以一直等到清兵退走以后，才由礼部拟具仪注，由钦天监择定吉日，用皇太后的銮驾和仪仗把黄绫装裱

的画像从正阳门送进宫来。礼部尚书率领文武百官都在大明门外跪接。崇祯率领太子和两个较大的皇子在午门外跪接。皇后周氏率领公主和妃嫔们在皇极门外跪接。由于刘淑女生前并未封后，所以不能把她的画像送进奉先殿正殿，而只能悬在配殿。行过祭礼，崇祯把一些老宫女叫来看。她们当面异口同声地回奏说十分相像，但在背后，有的说有点儿像，有的说完全不像。后来崇祯因想着母亲在死前两年中长斋念佛，又命画师另画一幅遗容，具天人之姿，戴毗卢帽，穿红锦袈裟，坐莲花宝座。通过别人的画笔，将他的母亲更加美化和神圣化了。

三月下旬的一天，他从奉先偏殿回到乾清宫，坐在御案前省阅文书。先看了洪承畴请求陛辞的奏疏，又看了孙传庭请求召对的奏疏，他随即传谕明天上午在平台同时召见他们。刚才在奉先偏殿中他显得十分软弱，现在忽然满脸都是杀气。

洪承畴已经改任蓟、辽总督，专负责对满军事。崇祯和满朝文武都对他寄予很大期望。洪承畴明知困难重重，但是他深感皇帝知遇之恩，决心到关外整顿军务，替皇上稍解东顾之忧。

等洪承畴和孙传庭行过常朝礼，崇祯向洪承畴问了几句话，无非是关于起程时间和一切准备如何等等。他又向洪承畴勉励几句，期望他早奏捷音。叫洪承畴起来后，崇祯收敛了脸上的温和神色，冷冷地小声叫：

“孙传庭！”

“微臣在！”孙传庭跪在地上不敢仰视，恭候皇上问话。

有片刻工夫，崇祯望着他并不问话。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默使他的心中忐忑不安。去年冬天，他同洪承畴率师勤王，来到北京近郊。那时卢象升已经战死，朝廷升他为总督，挂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代象升总督诸路援军，并赐尚方剑。可是他同杨嗣昌的关系没有搞好，又得罪了高起潜，被皇帝降旨切责。崇祯叫洪承畴进京陛见，并使大臣郊劳[2]，却不许他进京陛见。清兵退出以后，崇祯采纳了杨嗣昌的建议，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把陕西勤王军全部交洪承畴率领去防备满洲。孙传庭上疏力争，说这一部分陕西兵决不可留，倘若留下，陕西的“贼寇”就会重新滋蔓，结果无益于蓟、辽边防，只是替陕西的“贼寇”清除了官军。他还说：“且秦兵之妻孥蓄积皆在秦，久留于边，非哗则逃，将不为吾用而为贼用，是又驱兵从贼也。”孙传庭当然也有私心。他认为洪承畴改任后，陕西、三边总督的遗缺非他莫属。他要求把陕兵放回陕西，固然是为今后的“剿贼”军事着想，也是为他自己着想。没有这些军队，他将来回陕西，手中就没有猴子牵了。但崇祯目前急于要稳定关外局势，所以对于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

孙传庭是个非常骄傲自负的人，一向对杨嗣昌代皇帝筹划的用兵方略很瞧不起。由于他没有能够像洪承畴那样受到郊劳和召见，心中更加不满，决心同杨嗣昌斗一下，所以在清兵退走之前他就上疏说：“年来疆事

决裂，多由计画差谬。待战事告竣，恳皇上一赐陛见，面陈大计。”力争陕兵回陕的斗争失败后，他望陛见的心情更加迫切。如今果蒙召对了，但皇上叫他的口气是那么严厉，是不是会允许他把许多有关国家大计的话痛快奏陈呢？他俯首屏息，诚惶诚恐，一面静候皇上问话，一面向象牙朝笏上偷眼瞧看那上边用工整小楷写着的他要面奏的方略要点。

向孙传庭打量片刻之后，崇祯怒容满面，用威严的声音说：“孙传庭，朕前者命你巡抚陕西，协助洪承畴剿办流贼，三年来虽然不无微劳，但巨贼李自成及刘宗敏等并未拿获，遗患无穷。去冬潼关南原之战，汝连疏告捷，均言闯逆全军覆灭，尸积如山。欺饰战绩，殊属可恨！朕今问汝：闯逆现在何处？”

皇上的震怒和责问，孙传庭完全没有料到，简直像冷不防当头顶挨一闷棍。

尽管他的性格十分倔强，也不由得轰然出了一身冷汗，脸色灰白，四肢微微战栗。他鼓着勇气回答：

“微臣前奏闯贼全军覆灭，确系实情，不敢有丝毫欺饰，有总督臣洪承畴可证。”

“强辩！”崇祯把御案一拍，“你不唯没有将闯贼拿获，连其重要党羽如刘宗敏、田见秀、高一功、李过等均一并漏网。汝奏疏中所谓‘逆贼全军覆灭，非俘即亡’，不是欺饰是什么？”

孙传庭竭力保持镇定，回答说：“微臣在君父之前，何敢强辩。去冬十月，臣与督臣亲赴潼关，麾兵围剿，设三伏以待贼。经一日一夜奋战，确实将逆贼全军击溃，死伤遍野，遗弃甲仗如山。闯贼及其重要党羽虽未就擒，但想来多半死于乱军之中。后因臣星夜率师勤王，不暇找获巨贼死尸，献首阙下，上慰君父之忧，下释京师臣民之疑，实为一大恨事。”

“你知不知道逆贼渠魁均已漏网？”

“臣率兵到了山西以后，闻有零星余贼逃入商洛山中。为着斩草除根，免遗后患，臣当即一面奏闻陛下，一面派副将贺人龙带兵折回潼关，向商洛山中认真搜剿。至于说渠贼均已漏网，臣实不知。”

“哼，你还在做梦！”崇祯从御案上拿起来几份奏疏和塘报，扔给孙传庭，愤愤地说，“你看看，这就是你潼关大捷的结果！”

听说李自成等确已“漏网”，又看见皇上扔下几份文书，孙传庭又一阵心惊胆战。他手指战栗地捡起文书，捧在手中，匆匆地浏览一下“引黄”，心中已完全明白。他把一沓文书恭敬地递给立在一旁的太监，然后向皇上叩头说：

“臣自勤王以来，虽然日夜奔波于畿辅与山东，无暇多探听余贼情况，但有的塘报，臣亦见到。以愚臣看来，倘若逆闯确实漏网，可忧者不在崤函山中，而在商洛山中。那一股进扰潼关与焚烧灵宝城关的残寇只是假借闯贼旗号，决非闯贼本人。倘若官军舍商洛而不顾，厚集兵力于崤函山中，恐怕上当不浅。”

“你怎么知道在崤函山中的不是闯贼本人？”

“闯贼倘若未死，定必潜伏起来，待机而动，决不会于残败之余，养息尚且不暇，而胆敢打出逆贼大旗，故意惹动官军追剿。”

“可是别的残余为什么要打出逆贼旗号，惹动官军追剿？”

“臣近来远离剿贼军中，不敢妄加推断。但臣与逆贼周旋三年，深知逆贼狡计甚多，常常以虚为实，以实为虚。揆情夺理，在崤函山中打着闯贼旗号者决非闯贼本人。”

“胡说！这股逆贼神出鬼没，连挫官军。看其用兵诡诈情形，必为闯贼本人无疑。且有人亲眼看见闯贼蓝衣毡帽，骑乌驳马立于大旗之下，更有何疑？”

“虽然如此，愚臣仍不敢信其为真。”

“地方奏报，证据确凿，汝说不可凭信，岂非当面欺哄君父，希图逃避罪责？”

“臣束发受书，即以身许国。崇祯九年，蒙陛下付微臣以剿贼重任，臣无时不思竭尽犬马之力，以报圣上知遇之恩，何敢面欺君父？”

“汝身负剿贼重任，竟使全数渠贼漏网，尚不认罪，一味狡辩，实在可恶。汝既知报朕知遇之恩，何不将逆贼拿获，而遗君父西顾之忧？”

“倘非连奉诏书，星夜勤王，臣定然四处搜索，不使一贼漏网。”

“胡说！替我拿下！”

登时有两个锦衣力士把孙传庭从地上拖起，褫去衣冠，推了出去。洪承畴赶快跪下，连连叩头说：

“陛下！孙传庭虽然有罪，恳陛下念他数年剿贼，不无微劳。虽奏报有欺饰之处，但闯逆在潼关全股瓦解，亦系的情 [3] ，并无虚夸，恳陛下……”

崇祯不等他把话说完，冷笑一下，说：“卿不用替他求情。卿身任总督，亲临潼关督战，竟使元凶漏网，论法也不能辞其责。但朕念你功大过小，不予深究，反将东边重任交卿去办。望卿今后实心任事，不要像孙传庭一样，辜负朕之厚望。”

洪承畴又叩头说："微臣受命剿贼，未能铲除逆氛，克竟全功，致闯贼目前死灰复燃，实在罪该万死。皇上不唯免予重谴，又使臣督师蓟、辽，拱卫神京。如此天恩高厚，使微臣常为之感激涕零，敢不粉身碎骨，以报陛下！然目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孙传庭素娴韬略，亦习战阵，于疆吏中尚属有用之才。伏乞圣上暂缓严罚，使其戴罪图功，不唯孙传庭将畏威怀德，力赎前愆，即三军将士亦必闻而感奋。"说毕，叩头不止。

崇祯虽然很气孙传庭没有将李自成等擒斩，但也知道他是个有用之才。听了洪承畴的话，他沉默片刻，说道：

"好吧，姑准卿奏，饶了他这一次。起去吧。"等洪承畴谢恩起去，崇祯向旁瞟一眼，吩咐说："叫孙传庭回来！"

过了片刻，孙传庭又穿好衣冠，被太监带进来，重新在离开御案大约一丈远的方砖地上跪下，身子俯得很低。崇祯望着他说：

"孙传庭，朕姑念你平日尚肯实心任事，饶你这次作战不力之罪，仍着你总督河北、山东军务，以观后效。"

孙传庭叩头谢恩，仍然伏地不起。

"下去吧。"崇祯轻声说。

孙传庭又叩了头，爬起来低着头退了出去。尽管他的身体十分结实，年纪只有四十七岁，但当他步下丹墀时，却像老人一样，脚步不稳，几乎跌了一跤；回到公馆，觉得耳朵里嗡嗡响着，家人同他说话也听不清楚。他不吃午饭，独坐书房发闷，看看昨夜在朝笏上写的那些小字，叹了口气。

由于精神上受的打击太大，孙传庭回到保定驻节地，耳朵竟然聋了，请求辞官回籍。崇祯不信，命保定巡抚杨一俊就近察看真伪，据实奏闻。杨一俊回奏说孙传庭耳聋是真。崇祯大怒，说他们朋比为奸，派锦衣旗校将两人一起逮捕进京，下到狱中。满朝人都知道孙传庭因耳聋下狱冤枉，却无人敢替他上疏申救。

四月中旬以后，朝廷得到确实消息，知道李自成从潼关南原突围后就潜伏在商洛丛山中，在豫西活动的只是高桂英和刘芳亮一支人马。虽然事实证明了孙传庭的推测是对的，但崇祯并不释放他，因为一则崇祯是个刚愎成性、从不承认错误的人，二则他很恨孙传庭不曾将李自成和所有重要的农民军领袖捕获或阵斩。自从知道李自成在商洛山中的活动情况后，他对国事更加忧愁，常常夜不成寐，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

五月下旬，又是崇祯的一个不眠之夜。

二更过后，乾清宫院中静悄悄的，只有崇祯和值夜班的太监、宫女们还没有睡。整个紫禁城也是静悄悄的，只是每隔一会儿从东西长街传过来打更的铜铃声。崇祯在西暖阁省阅文书，时常对灯光凝神愁思。一个宫女轻脚轻手地走到他身旁，跪下说道：

“启奏皇爷，夜深啦，请圣驾安歇吧。”

崇祯好像没听见。过了一阵，宫女又说了一遍。他仍然没有抬头，一边拿着朱笔在一封奏疏上批旨，一边小声说：“知道了。”他在奏疏上的批语也是这同样的三个字，好像他不是在回答宫女，而是在无意中念出来他的批语。又过了一阵，甜食房的太监送来一碗燕窝汤，由宫女捧到他面前。他打个哈欠，揉揉眼睛，把燕窝汤吃下去，随即离开御案，走出乾清宫大殿。他在丹墀上漫步片刻，然后抬头仰视天象。天上一片蔚蓝，下弦月移近正南，星光灿烂，并无纤云。他读过灵台 [4] 藏的秘抄本《观象玩占》和《流星撮要》等书，还看过刻本《天官星历》，所以能认出不少星星。他先找到紫微垣十五星，随后找到代表帝座的紫微星。大概是由于心理作用，他觉得紫微星有些发暗，而天一星的茫角很大，闪闪动摇。据那些书上说，这是天下兵乱的征象。看过星星，他心头更加沉重，深深地叹一口气。

恰好一个刻漏房的太监抱着时辰牌走来，崇祯便问道：

“什么时辰了？”

太监躬身回奏：“已经交子时了，皇爷。”

崇祯因为再有两个多时辰就得上早朝，早朝后还得带着皇后和田、袁二妃去南宫 [5] 烧香，便决意赶快就寝。他走到乾清宫大殿背后披檐下的养德斋，在宫女的服侍下脱了衣服，上了御榻。可是过了一阵，他忽然想到还有许多重要的文书没有看，便重新披衣下床，吩咐一个宫女去把没有看过的一沓文书都拿到养德斋来。当重新开始省阅文书时，他叫服侍他的宫女和太监都去休息。值班的宫女们便退到对面的思政轩中坐地休息，不敢远离；太监也只留下两个人，在养德斋的外间地上铺了两条厚褥子，上放貂囊，和衣睡在里边。

崇祯批阅一阵文书，眼睛渐渐地矇眬起来。他在梦中看见郑崇俭来的奏捷文书，十分高兴；又看见熊文灿的一封奏疏，是关于张献忠的，但奇怪，他总是看不明白。他把这封奏疏扔到案上，生气地说：

“糊涂，张献忠是不是真心受抚？”

窗上已经现出微弱的青色曙光。从紫禁城外传过来隐约的断续鸡啼。一个太监乍然惊醒，赶快从貂囊中爬出来，蹑脚蹑手地去把珠帘揭开一点儿，向里边悄悄窥探，看见皇上俯在御案上轻轻打鼾，手中的象管朱笔落在一封文书上。他进去小心地把朱笔拾起来放在珊瑚笔架上，小声细气地叫道：

“皇爷，请到御榻上休息！”

崇祯睁开眼睛，望望西洋自鸣钟，看见快到他平日起床拜天的时候，便吩咐传都人侍候梳洗。太监又躬身奏道：

“皇爷，你又是通宵未眠，还是请圣驾到御榻上稍躺片刻吧！万岁为国事这样焦劳，常常废寝忘餐，圣体如何能支持得了？请到御榻上休息会儿吧！”

“不要啰唆，快传都人们侍候梳洗！”

梳洗罢，穿戴整齐，崇祯按照每日惯例到乾清宫大殿的前边拜天，然后，传免了皇后、妃嫔、太子和皇女们的请安，匆匆地吃了尚膳监送来的素点，便乘辇前去上朝，正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而烦恼的皇帝生活。

每次上朝，总是听到一些不顺心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退朝后更加烦闷。今天上朝时，户部臣详细面奏，各处官军欠饷情形很严重，每日催饷的文书不断飞来，急如星火，可是国库如洗，没法应付。另有几个科、道官 [6] 请求对遭清兵焚掠的畿辅和山东各州、县赶快赈济，抚辑流亡。但军饷尚且没有着落，赈济款从何谈起！不到巳时，崇祯就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退朝。

为着今天要去南宫烧香，他三天来就素食斋戒。现在下朝回来，一面传旨皇后和田、袁二妃来乾清宫，一面又一次浑身沐浴。后妃们一来到，他就带着她们乘辇出了东华门。除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和一大群太监、宫女簇拥外，没有任何仪仗，尽可能不让外边的臣工知道。

恰在这时，文书房太监把几封十万火急的文书送到养心殿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的值房中来。掌印太监王德化不在，由几个秉笔太监看了一下，一个个大惊失色。王承恩在几位轮值的秉笔太监中名次最前，就由他拿着这几封火急文书追出东华门。

近几年崇祯身上的变化实在很大。在他即位后最初几年，国家虽有内乱外患，但大局尚未糜烂，他希望做一代“中兴英主”的信心很强，锐气很盛。那时他对于日蚀、星变、怪风、淫雨等等自然界现象不像现在这样害怕。八九年前，有一个朝臣因旱涝成灾，上疏言事，措辞过于激切，他在上朝时训斥说：“尧有九年之涝，汤有七年之旱，并不闻尧与汤有何失德！”但是近几年，任何异常的自然现象他都认为是五行灾异，也就是上天给他的警告和国家的不祥之兆，胆战心惊，彷徨不寐。即位之初，他并不很迷信佛道两教，倒是受了当时礼部尚书徐光启的影响，和天主教有些接近。近两三年来，他对于佛、道、鬼、神越来越迷信了。

今年二月初五，北京城发生了一次地震。地震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无奈

自西汉以来，董仲舒等就将地震同人事联系起来，而这种思想如今也深入崇祯的心。他认为从他登极至今首都就发生了两次较大地震，可不预兆他的江山不稳么？

他愈是觉得人事努力很难指望，愈是想靠神灵保佑国运。今年春天，他瞒着朝臣，命僧道录司暗中挑选了几十位佛、道两教的名德法师在南宫建醮。他还传旨召江西龙虎山张真人来京建醮，但因路途遥远，尚未赶到。从三月中旬以来，他时常忙里偷闲，带着周后和田、袁二妃，去南宫烧香祈祷。但是这样的事情如何能瞒住群臣？不免有一些言官上疏劝谏，请他不要迷信僧、道，做这种无益的事。他心中很痛苦，想着自己既是一位英明君主，自然不应该迷信僧、道、鬼、神，使得后世议论。可是他又想着国事日非，无术挽救，除非上天见怜，有什么法儿使国家转危为安，否极泰来？有一次他对自己说：

“唉，建醮，建醮！这些言官怎知道朕的苦心！朕非昏庸之主，只是势不得已，向上天为民请命耳！”

后来又有一位言官上了一道奏本，说南宫靠近太庙，每日钟、鼓、铙、钹之声聒耳，使祖宗为之不安。祖宗不安，何能祈福禳灾？崇祯没有生气，提起朱笔批道：“朕之苦心，但愿佛、天、祖宗知，不愿人知。”过了一夜，当奏本要发出宫时，他重新看看御批，自觉不雅，便涂了去，改批“留中”二字，不再发出。

前几天他接到山西巡抚和布政使的联名奏疏，说山西某地天雨血 [7] ，某地发生地震，倒塌了许多房屋，压死了不少人、畜。他非常震惊，心中说道：“前年元旦日蚀，今年京师和山西地震，又雨血，灾异如此，实在可怕。”于是他根据皇历选择了一个宜于斋戒祈禳的日子和时刻，吩咐司礼监替他准备青词 [8] 表文，并事先传谕南城的僧、道们知道。

现在崇祯偕同周后、田妃、袁妃，分乘小辇，来到了南宫的正门外边。

南宫大部分是英宗时代的建筑物。一百七十年来不断修缮、油漆、增建，十分美丽。南宫大门外有许多高大的白皮松，遮天蔽日。三乘黄色小辇在白皮松中间的汉白玉甬道上停住，早有一群高僧、道士和执事太监在道旁跪接。崇祯带着皇后和两位妃子缓步走上雕龙玉阶，进了宫门，在一片松树下盘桓一阵，然后走进南风门。这里有许多花木，并排有三座宝殿：中间的是龙德殿，左边的是崇仁殿，右边的是广智殿。他们在龙德殿休息一下，受了僧、道们的朝拜，吃了一杯茶，然后由执事僧、道和太监们在前引导，向内走去。正在这时，王承恩袖着十万火急的机密文书，匆匆地从紫禁城中赶来。他必须先向印公 [9] 王德化禀明，才敢启奏皇上。可是王德化正引着皇上和娘娘们往里边走，他不好贸然赶去说话。他的心中很急，鬓边冒出豆子大的汗珠，只好在龙德殿旁徘徊，偷眼望着皇帝神色安闲地穿过飞虹牌楼，缓步踏上飞虹桥。

崇祯难得今天有一点闲情逸致，站在弓形的飞虹桥上，欣赏白玉栏杆和

栏板上的精致雕刻，还指着那些刻得栩栩如生的水族动物叫皇后欣赏。一会儿，他率领后妃们走下桥，穿过戴鳌牌楼，向左右的天光、云影二亭望一眼，登上一座堆垒得十分玲珑的秀丽假山。山上有一个圆殿叫作乾运殿，东边是凌云亭，西边是御风亭。他在山上稍作盘桓，想着这圆殿和亭子都是英宗复辟后添建的，那时虽有也先之患，经过土木之变，但国家的根子依然强固，全不似如今这样风雨飘摇。想到这里，不由得满怀怆然，无心再看景致，连乾运殿也懒得进去。

他同后妃们下了秀丽山，来到佳丽门。全体僧道官和名德法师都在甬道两旁跪接。崇祯和后妃们进到永明殿中坐下。众僧躬身低头，双手合十，从永明殿的左边，众道士从右边，分向建醮的地方走去，连一点脚步声也不敢发出。过了片刻，从永明殿后边传过来钟声、鼓声、磬声、木鱼声、云板声、铜笛声等等，还有和尚道士的唪经声，组成了肃穆庄严的音乐合奏。王德化走到崇祯面前，躬身奏道：

“皇爷，开醮了。”

崇祯没作声，立刻从龙椅上站起来，怀着虔敬的心情向外走去。周后、两位妃子、宫女们和太监们，肃静地跟在他的背后。永明殿的背后是一个小院，一色汉白玉铺地，有十几株合抱的苍松和翠柏，虬枝横空。其中有一株古松上缠绕着凌霄，在苍翠的松叶间点缀着鲜艳的红花。院子中间搭着一座高大的白绸经棚，旗幡飘飘；莲花宝座上供着檀香木雕刻的释迦如来佛像。棚外悬一黄缎横幅，上题：“敕建消灾、弭寇、护国、佑民、普度众生法会”。崇祯先进经棚，在释迦前上了香，焚了黄表，拜了四拜，跪在黄缎拜垫上默默祈祷，求佛祖大发慈悲，帮助他消灭各地“流贼”，降罚满洲，并且不要再降水、旱、蝗、疫诸灾，保佑他的国运昌隆。当默祷结束时他觉得还不够，又特别祝祷几句，求佛祖感化张献忠等洗心革面，实心投诚，并且使官军将漏网的李自成早日擒获，除掉朝廷后患。他求神心诚，禳灾情切，虽没出声，却禁不住喉咙哽塞，热泪满眶。祝祷毕，他站起来退到一旁，看着皇后和妃子们依次进来礼佛。在崇祯祝祷当儿，王德化留在经棚外边，看见王承恩神色不安地立在永明殿后，心中不禁一惊，赶快踮着脚尖儿走了过去，悄声问：“什么紧急大事？”王承恩行了礼，从袖中掏出文书递给他，小声说：“请宗主爷的示，这些十万火急的文书是否现在就奏明皇上？”王德化把几封文书匆匆一看，大惊失色。想了一下，他把文书交给王承恩，悄声吩咐说：“拿回宫去，此刻万不能让万岁知道。纵然天塌下来，也要等皇爷烧过香回到宫中，咱们再向他启奏。”

从建有佛教法会的院落往北，绕过假山，穿过有雕栏的白玉小桥，又是一座圆殿，描金盘龙匾额上题着“环碧”二字。道坛设在环碧殿中，叫作“敕建三清普临、降妖、伏魔、消灾、弭乱醮坛”。崇祯走进环碧殿，叩拜了玉皇大帝，焚了青词，照例默祷一阵，然后退出。皇后和两个妃子依次烧香出来。他们到永明殿中休息，吃了点心，起驾回紫禁城去。

回到乾清宫，崇祯刚刚换过衣服，端着茶碗喝了一口香茶，王承恩走到

面前，躬身将几份文书放在御案上，胆怯地说：

“启奏皇爷，张献忠又反了。”

崇祯的手猛一颤抖，茶碗落在御案上，溅湿了文书。他正要询问详情，不料王承恩低头避开他的眼睛，又小声说：

“据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飞奏，陕西的局面也变了。”

“怎么，张献忠入陕西了？”崇祯跳起来问，“官军何不堵截？”

“不是，皇爷。是李自成在商洛山一带起事了。”

崇祯两眼发直，颓然坐进椅子里，过了好久才喃喃吐出半句话：

“我早就担心……”

又过了一阵，他才稍微镇静，叫王承恩将几封火急奏本读给他听。当他听到熊文灿奏报说已命左良玉、罗岱等率楚、豫官军“追剿”张献忠，正候捷报时，他摇摇头，用鼻孔冷笑一声，对王承恩说：

“给熊文灿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下一道严旨切责，叫他戴罪视事，以观后效。倘若不能将献贼剿除，加重论罪！”

“遵旨！”

“郑崇俭的本上怎么说？快念！”

郑崇俭除奏报李自成重新竖起大旗之外，也奏报农民军中疾疫流行，李自成和刘宗敏等重要“渠魁”都卧病不起。他还奏称他已经“亲赴武关，督军进剿，不难将逆贼一网打尽”。崇祯听毕，仿佛看见了新的希望，点点头，又对王承恩说：

“替朕拟旨，着郑崇俭迅速进剿，不得迟误！”

[1] 奉先别殿——奉先殿的配殿。奉先殿即明朝皇帝的家庙。

[2] 郊劳——古代大将或统帅凯旋回朝或勤王来京，皇帝亲自或派大臣出郊慰劳，叫作郊劳，为很大的恩宠。

[3] 的情——确实情况。

[4] 灵台——紫禁城中的一个迷信机构，有几十个太监，日夜轮流观看星象和云气变异，据实呈报司礼监掌印太监，上奏皇帝。

[5] 南宫——在北京城南池子一带有一片宫殿建筑，称作南宫、南内，也叫南城。到清代全毁了。

[6] 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的统称，都是言官。明代把全国领土划为十三行省。十三道即十三省，沿袭唐朝旧称。

[7] 天雨血——地上的红色尘土被大风刮起，送到几百里或上千里以外，随雨降下。古人不明白其中道理，误认为是“天雨血”，很不吉利。

[8] 青词——道教向玉皇焚化的表文写在青色纸上，叫作青词。

[9] 印公——太监们对掌印太监的尊称。

商洛壮歌

第三十三章

李自成害了两个多月的病，一度十分危险，甚至外边谣传他已经死去。

现在，他趁着高夫人和尚神仙不在身边，拖着仍然软弱的双腿走到老营大门外，叫亲兵将乌龙驹牵到面前。乌龙驹用嘴头触一触他的肩膀，踏着蹄子，喷着鼻子，对他十分亲热。过了一阵，它忽然转过头，凝望山下，扬起尾巴，耸起修剪得整齐的鬃毛，仿佛有所感慨和抱怨，萧萧长嘶。闯王用爱抚的眼光欣赏着乌龙驹的雄骏姿态，等到它停止嘶鸣，在它的背上轻拍两下，对亲兵们笑着说：

“瞧瞧，它已经闲得发急啦！”

正在这时，任继荣带着刘芳亮的亲信小校来到了。

李自成回到老营上房，听了从白羊店 [1] 来的小校的禀报，又询问了那些染病将士的情形。因为刘体纯已经来到，他便命小校退出休息。刘体纯坐下以后，没有先禀军情，却从怀中取出一个纸包，笑嘻嘻地递给闯王，说：

“李哥，这点东西昨天晚上才弄到，真不容易！”

闯王接住纸包，捏一捏，心中明白，并不打开，问道：“这东西，怎么弄到手的？”

体纯说：“我命咱们在商州城内的坐探，务须买到几两上好的人参。费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二两，你久病虚弱，如今快好啦，用人参炖母鸡汤，好生养一养，就会完全好啦。”

闯王将纸包交给任继荣，说：“总管，你赶快将这点参分送给几位害病的将领，让大家放在鸡汤中炖着喝。”他又笑着对体纯说：“二虎，你能够操心买到这点参，咱们正需要，好，好。将领们久病虚弱，要是再多几两，就更好啦！”

任继荣和刘体纯几乎同时说：“可是……”

闯王用坚决的口气对继荣说：“我已经好啦。拿去分了，我一钱也不留！”

刘体纯急忙说：“闯王，你身体赶快复原了好指挥打仗嘛！”

自成说：“打仗从来都不是只靠我一个人！”

任继荣和刘体纯听他的口气十分严肃，不敢再说别的话。闯王接着说：

“二虎，快说说你那里的情况吧。”

当刘体纯开始向闯王禀报商州方面的军情时，任继荣拿着人参出去了。他刚把人参分作几包，派人分送几位正在害病的大将，恰好王吉元的亲兵陈玉和走进老营大门。

陈玉和知道刘体纯正在上房同闯王说话，不敢造次，就请总管替他传禀，并递上吉元的一封密书。

闯王从任继荣手中接过密书，拆开一看，随即转递给体纯，胸有成竹地笑一笑，说：

“咱们的对手果然要走这步棋！”

闯王立刻命亲兵把陈玉和叫来面前，详细问明了宋家寨的动静，然后吩咐说：

“玉和，你回去告诉吉元：丁启睿这王八蛋知道从正面进犯困难万分，很想借宋家寨这条路。你们要将计就计，打鬼就鬼。”

陈玉和说：“还有一件事要启禀闯王。昨儿下午，宋寨主的大管家派人来问：宋府上想派人牵牲口去接马三婆替大少爷下神看病，目前军情吃

紧，不知是不是可以放行。”

“吉元怎么说？”

“他说这事他不敢做主，须要请示老营。”

“嗯，很好。你回去告诉吉元，要他马上派人去见宋寨主，就说我李闯王已经下令：只要是宋寨主有重要事派人进出射虎口，一律放行。”

陈玉和吃惊地睁大眼睛，说：“闯王！这样怕会……”

闯王截住说：“怕什么？你告诉吉元说，给宋寨主一个面子。不过，有什么人进出射虎口，叫吉元立刻派人来老营禀报。一到晚上，别说是人，就是一条狗也不许放行。”

“是，闯王！”陈玉和立刻退出。

李自成继续听刘体纯禀报军情。他对于商州周围敌军的兵营位置，每个营寨中的驻军人数，马匹多少，欠饷情况，将官姓名，以及他们的秉性脾气，都详细询问，与过去所得到的禀报互相验证。刘体纯除禀报官军动静外，也说到在商州打听到的关于宋家寨的消息和商洛山中有人打算响应官军的传闻。闯王听完，望着体纯说：

“二虎，你今天亲自来老营很好，我正想跟你商议商议。据你看，郑崇俭和丁启睿怀的是什么鬼胎？”

刘体纯回答说：“闯王，十天以前，你在病床上估计敌人要下的几着棋，如今都应验了。很清楚：第一，敌人要把大部分精兵放在南路，沿着武关大道猛攻，使咱们不得不抽调马兰峪 [2] 和老营的人马驰援白羊店；第二，蓝田的官兵向南进犯，使咱们既要顾南，又要顾北，不敢从石门谷 [3] 调回人马；第三，丁启睿亲率商州的官军出动，陈兵马兰峪前，使我们只好把剩下来守卫老营的一点兵力也调到马兰峪去；第四，他们在龙驹寨也增了兵，使我们担心白羊店的后路被截断，又得分兵防备；还有第五，他们想逼着咱们几处分兵，几处着眼，给咱们一个冷不防，假道宋家寨进犯咱们的老营……”

闯王插言说：“他们想的这着棋最狠。”

体纯接着说：“他们想，这一下子就打中咱们的要害，使咱们完蛋。”

闯王连连点头，笑着说：“对，对，这就是他们正在打的如意算盘！兵法上说：‘备多则兵分，兵分则力弱。’目前咱们能够上阵的战将和弟兄本来就很少，他们还想逼着咱们把人马几下里铺开，好叫他们有隙可乘。咱们偏不上当，偏不把兵力分散。正因为咱们的人马太少，咱们才更需要把能够使用的兵力都合在一起，狠狠地给他们一点厉害！”

体纯说："商洛山各处地势险固，易守难攻。这是咱们先占地利。咱们的将士，不管新的老的，都是上下一心，一提到杀官军就勇气百倍。穷百姓心都向着咱们。这是咱们得人和。古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条咱们就占了两条。至于天时，咱们同官军都是一样。既然咱们占了地利，又占了人和，这商洛山就不会轻易失去。可是李哥，我也有两件事放心不下。"

闯王忙问："哪两件？"

体纯小声说道："第一件我不放心的是射虎口。就为这一件，我今早才亲自奔回老营见你，避免派别人传话不好。闯王，我知道你叫王吉元守射虎口的用意，可是万一吉元不是十二分可靠，卖了射虎口，咱们可就要吃大亏啦。依我猜想，敌人既然想从宋家寨假道，他们绝不会没想到射虎口十分险要，离老营又近，万难攻取。看起来，他们准是想勾引王吉元献出射虎口。只要王吉元的心一动，丁启睿和宋文富都会出大价钱。"

李自成含笑点头，又问："你第二件不放心的是什么？"

体纯回答说："第二件不放心的是石门谷。那些杆子 [4] 好坏不齐，原来有一两千人，后来散了一些。我担心在目前节骨眼上，万一杆子们起了二心，石门谷落入官军之手，咱们就这么一点兵力，岂不两头着慌，首尾不能相救？"

闯王轻轻点头，沉默不语，心里说："二虎也担心这个地方！"

一个月前，黑虎星因为看见闯王手下将士十停病了七停，怕不能应付官军来犯，招来了这些杆子，协守蓝田一路。李自成原想着等瘟疫过后，再将这一支乱糟糟的杆子队伍整顿一下，好的留下，不好的遣散，没想到半月前黑虎星因母亲病重，告假回镇安去了，而比较老诚的一两个杆子首领也病了。

刘体纯见闯王在想心思，说道："李哥，咱们既然使用这些新收编的杆子把守北边大门，黑虎星又不在，咱们得暗中防备一手才是。我想，越是南路和中路军情紧急，咱们越是对北路不能够粗心大意。杆子，跟咱们不连心啊！"

闯王说："二虎，你想得周到。当时，我答应收编这些杆子，实是万不得已。我同各地草贼土寇打了多年交道，经过的事情还少？各地杆子中，有的人原来就是流痞无赖出身，他们拉杆子就为的贪图快活，奸淫烧杀，苦害善良百姓；有的原来是好百姓，当了杆子，像泡到染缸里一样，染坏了，只是泡得不久的还能够回头向善；还有一种人苦大仇深，为人正派，因为没有别的路走才拉了杆子，只要有人引上正路，就能够得到正果。黑虎星招来的这些杆子也是这样。前几天听说众家杆子在石门谷一带不守军纪，骚扰百姓，我只得差李友率领一百五十名弟兄前去，明的是帮他们抵御蓝田官军，暗里实想压一压邪气。不过李友这个人，脾气暴，眼里容不得灰星，遇事不会三思而行。我很担心他在那群

杆子头领中处事生硬，弄出纰漏。如今我实在抽不出另外的人。只要李友听我的话，心眼儿放活一点，暂时莫要同杆子闹崩，等到黑虎星回来就好啦。”

刘体纯想了一下，也觉得目前除李友外确实无人可派，轻轻啧了一声，说：“大战快起了，但愿黑虎星能赶在这两三天以内回来。闯王，射虎口会出纰漏不会？”

闯王笑着说：“你放心。吉元决不会出卖咱们。”

体纯沉吟说：“我刚才问过嫂子，她也说吉元很可靠。既然你们都说他绝不会有二心，我守马兰峪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停一停，他又不放心地问，“闯王，倘若宋家寨答应官军假道，情况就大不同了，吉元一个人只带领两百名弟兄在射虎口，能守得住么？”

闯王说：“倘若宋家寨答应官军假道，我就派老营人马增援射虎口，决不让官军一兵一骑进来。不过，宋家寨肯不肯答应官军假道，到目前还没定局。前几年，官军从宋家寨经过，奸淫抢劫，很不像话。直到今天，宋家寨的人们提到官军就骂。虽然这班土豪大户，天生的跟咱们义军势不两立，巴不得官军把咱们斩尽杀绝，可是他们未必肯答应官军假道。你说呢？”

“你看得很是。宋家寨如今是又想吃泥鳅，又怕青泥糊眼。不过，闯王，为防万一，咱们得准备两手。”

“是要准备两手。即令宋家寨不许官军假道，单独出兵，我们也不要大意。”

李自成同刘体纯谈了一阵，又一起去看看李过的病。吃过早饭，体纯走了。

因为战事迫在眉睫，李自成又去巡视了一段寨墙。他本来病后就很虚弱，又加上昨夜睡眠不多，此刻感到浑身酸困，头脑昏沉，两个太阳穴还有点疼痛，便走回老营，躺在床上休息。李强很害怕他会劳复，站在床头问道：

“我去请尚神仙来替你看看病吧？”

“别大惊小怪的，让我睡一阵就好啦。有什么军情急事，立即叫醒我。”

闯王睡得并不踏实，梦中还不停地骑着乌龙驹指挥将士们向官军冲杀，忽然觉得有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上。他一惊，矇眬地听见有人小声说：“还好，没有发烧。”他一乍醒来，睁开眼睛，看见是高夫人立在床前。

“啊，你已经回来了！”

今天清早，高夫人进麻涧[5]以后，首先去看袁宗第。她一进大门就被袁宗第的妻子白氏和两个亲信小将迎接着，带她走进上房。袁宗第一看见高夫人，就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高夫人赶快说："莫起来！莫起来！"三步两步走到床前，又说："你躺着吧，我这个做嫂子的又不是外人！"她随即向背后吩咐："替我搬一个凳子来！"立时，一把椅子搬来了，摆在离病床不足三尺远的地方。宗第等她坐下以后，问道：

"嫂子，你这么早来麻涧，有什么要紧事儿？"

高夫人笑着说："我天天都是老鸹叫就起床，没有要紧事就不可以一清早来麻涧？"

宗第在枕头上摇摇头："不，目前军情紧急，你一定是有事来的！"

高夫人又笑着说："你放心养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李哥要我来看看你跟玉峰的病，也看看麻涧的寨墙能不能今天完工。还有，你李哥打算在今天或是明天，接你和玉峰回老营寨中去住，要我问一问你们的意思。"

"为什么要接我们回老营寨中？"

"老神仙住在老营寨内。你们搬回老营寨中，治病会方便得多。"

袁宗第跟随李自成起义多年，对于自成的用兵十分熟悉。自成是那种胆大心细的人，遇着情况复杂时候，往往通宵不眠，研究万全之策，不但思虑着如何打胜仗，也思虑着万一打败了怎么办。去年在潼关南原战败之后，他越发谨慎了。袁宗第对眼下局势的严重情形，大体清楚。他猜出来自成要他和田见秀搬回老营寨内，固然也有治病方便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准备万一情况坏到不可收拾时，好带着他们突围。他没有把闯王的这个意思点破，提醒高夫人说：

"嫂子，玉峰原是住在老营寨中的，我的家眷也住在老营寨中。春天，为着这麻涧十分重要，才让玉峰来到麻涧坐镇，我的家眷也搬来了。难道如今这麻涧就不需要人坐镇么？再说，眼下谣言纷纷，人心惶惶，倘若把我同玉峰接回老营，岂不引起人们的胡乱猜疑？"

高夫人回答说："我跟闯王也想到这一层，所以问一问你的意思。你要是认为现在搬回老营不妥，晚一两天，看情形再说也好。只是你不要担心这局势会坏到哪里，安心治你的病。你李哥对战事有通盘筹划，知彼知己。天塌不了，地陷不了，官军把咱们从商洛山赶走不了。你李哥只巴望你同玉峰的病赶快治好！"

宗第苦笑说："嫂子，请你回去告诉李哥说，我这个病死不了，只是害得

不是时候，真窝囊！”

“汉举，害病的事儿并不由你，你怎么这样说呢？”

“真窝囊，真窝囊！”袁宗第又像自言自语地连说两遍，叹口气，用拳头在床边捶了一下。

“汉举，你千万别这样，好生养病。如今你李哥和捷轩都快好了，弟兄们也痊愈了不少人，决不会叫官军捡到便宜。”

“嫂子，你又拿话哄我！李哥和捷轩哥的病虽是快好了，可眼下还不能骑马上战场。弟兄们固然有不少痊愈的，可是身体弱，不能当精兵使用。如今咱们兵少将寡，正是一个人顶十个人使用时候，我偏偏病得不能起床。眼看几路官军就要大举进犯商洛山，别人都去拼命打仗，你说我急不急？唉，嫂子，让我死在沙场上，也比躺在这床上好受！”

听了袁宗第的这几句话，高夫人心中很激动，不由得眼圈儿有点红了。幸而是阴天，屋里光线暗，没有被别人看见。她赶快勉强笑着说：

“等你病好了，打仗的时候还多着哩。”她转望着站在身旁的白氏问：“他昨儿吃过老神仙改过的单子还好么？”

白氏回答说：“他昨儿上午吃了头料药，烧有些退了，神志又清醒了，稀饭也喝了两小碗。下午让他吃第二料，他忽然不吃了，叫我立刻亲自骑马到老营去见见闯王和嫂子，请求让他回马兰峪。我没有听他的话，劝他把药吃下去。他把眼一瞪，一拳把药碗打翻，把我臭骂了一顿。昨儿晚上，大家苦劝很久，说马兰峪有二虎把守，万无一失，他才肯吃药，一夜没有发烧。刚才他又在问官军消息，还要我派人请嫂子来一趟，说他有话要对嫂子说。他有什么话？还不是想当面求嫂子准他回马兰峪！嫂子，你来得正好，你劝劝他吧。”

宗第对白氏把眼睛一瞪，暴躁地说：“废话！你什么都不懂，就知道烧香许愿拜菩萨！”停一停，他挥手低声说，“你出去吧，让我同嫂子谈几句正经话。”

白氏退出了。袁宗第请高夫人将近几天官军方面的情形如实地告诉他。高夫人见他的病已有起色，就把官军已经摆在商洛山周围的人数以及正在从河南和甘肃等地增调的人数都告他知道，也把闯王的破敌计策和兵力部署告诉了他，并询问他的意见。宗第想了一下，说：

“好，好！官军仗恃人多，分几路进犯。我们先合力杀败一路，其余各路自然动摇。只是宋家寨离老营很近，务须严防。射虎口是天险，只要王吉元这个人十分可靠，闯王的计策准行。”

高夫人回答说：“吉元原是苦水里泡大的农家孩子，忠诚可靠，决不会对闯王有二心。”

宗第说：“我也看吉元可靠。只要咱们在射虎口不走错棋，我就不替老营和马兰峪担心了。”

早饭安排好了。高夫人和她的亲兵们都在袁宗第这里吃早饭。饭后，高夫人去看田见秀。因为田见秀的病势较重，所以关于大局的严重情况完全不让他知道，稍坐一阵，便动身回老营去了。

李自成从床上坐起来，听高夫人一五一十地谈了麻涧连夜加修寨墙的情况和田见秀、袁宗第最近两天的病情，说：

“既然麻涧的寨墙今天能够完工，今晚就命令驻扎在那儿的两百名弟兄开往白羊店。”

高夫人在他对面坐下，说：“白羊店确实要赶快多增添人马，越多越好。咱们务要头一仗就杀下去官军威风，也给郑崇俭一点教训。”

“子宜还没回来？”闯王问的子宜就是吴汝义。

“还没回来。”

“要是他们能够弄到千把人，白羊店的兵力就够用了。”

高夫人叹口气说：“官军在龙驹寨增兵不少，我们却无兵可增。智亭山很重要，必须有得力将领镇守。你昨晚说打算调摇旗去智亭山，什么时候调？”

闯王沉吟说：“摇旗只善于冲锋陷阵，做守将并不合宜。可是我也想不出另外的人。再等一天，势不得已，只好调他前去。你什么时候往捷轩那里？”

“我马上就去。”

“事情很急，你赶到捷轩那里吃午饭也好。”

高夫人和亲兵们的马匹本来没有解鞍，人和马都在老营的大门外等候。她走进东厢房看看卧病在床的女儿，吩咐留在家中的一个女亲兵照料兰芝吃药，便提着马鞭子走出老营。约莫未牌时候，她从铁匠营回来，告诉闯王：宗敏对他的作战计划没有别的意见，只是很关心射虎口这个地方，怕官军从宋家寨过来，直攻老营，将刘体纯隔在野人峪腹背受敌。闯王听了，点点头说：

“目前的局面是明摆着的，敌人要暗中在射虎口大做文章。捷轩的担心很是，咱俩何尝不也有点担心？”

“只要王吉元十分忠诚……”高夫人的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听见有人进来，就不再说了。

[1] 白羊店——在武关西北一百三十里处。

[2] 马兰峪——在商州城西三十里处。

[3] 石门谷——又名石门寨，在蓝田城西南五十里处。

[4] 杆子——陕西商洛地区和河南南阳一带，从明、清到民国年间，把土寇称为“杆子”，拉一伙人造反叫作“拉杆子”。杆子本意就是一伙，所以一伙人马也叫作“一杆子人马”。

[5] 麻涧——在商州城西五十里处。

第三十四章

商洛山中，曾被义军破过和未破的地主山寨，都在暗中串联，蠢蠢欲动。特别是宋家寨，离闯王老营不远，地险人众。寨主宋文富正在利用马三婆这条线，加紧勾引王吉元。马三婆有一个侄儿名叫马二拴，素无正业，在赌场中混日子，一个月前暗奉宋文富之命投了义军，拨在王吉元手下。看起来他深得信任，已经提升为小头目。诱降王吉元的事，正在由马三婆和马二拴暗中进行。

立秋那天，宋文富派人牵一匹大叫驴，把马三婆接进宋家寨，说是替他的痨病儿子看病。等马三婆下过神以后，更深人静，宋文富走进内宅，坐在大奶奶房间里，同马三婆悄悄谈话。他本来不想让他的大奶奶参与密谈，但知道她是个多心的人，不敢不请她坐在旁边。

“马三嫂，你看，能把王吉元拉过来么？”

马三婆皱着柳叶眉想了一阵，说：“我看能行。王吉元不是李自成老八队的人，几月前又挨过他一顿毒打，他何苦做他的忠臣孝子？连蚂蚁还知道保自己性命，人谁不愿意趋吉避凶？如今他何尝不清楚，投降朝廷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升官发财，不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我已经叫二拴拿话试探，还不知结果如何。这事不能操之过急。你想，纵然王吉元心中有几分活动，他也不会马上一口答应呀，是不是？他一定要仔细地盘算盘算，还要看看二拴这条线牢不牢靠。”

“这事虽说不可操之过急，但也要在几天以内有点眉目才行。看样子，官军在十天左右就会大举进攻。要是他能在官军进攻之前投降过来，就容易立功赎罪；要是等官军扫荡得手，咱就不稀罕他投降了。”

“寨主，劝说他投降不难，只是有一件：要是王吉元肯投降，谁能担保官府不杀降冒功，给他官做？能担保，这事情就好说话。”

“这一点，三嫂放心。我已经禀明抚台大人，只要他肯投诚，准定格外施恩，给他官做。我拍胸脯担保，决无二话。”

马三婆高兴地说：“只要你宋寨主拍胸膛担保，这事就好办啦。我明天叫二拴再拿话挑他一挑。只要他稍微有一点活动意思，就可以继续深谈。要是他不露出活动意思，我就想别的法子。”

“还有什么法子呢？”

“这就得寨主你先破费几百两雪花纹银，买他的冷心换热心。做贼的都是穷光蛋，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一见就心动。难道他嫌白花花的银子扎手么？”

寨主奶奶插嘴说：“可是听说他们这号人里边也有讲义气的。”

马三婆撇嘴一笑：“义气？江湖上的义气也早晚行情不同。目前大军压境，贼兵贼将各人性命难保，义气该值几个钱一斤？”

宋文富也笑一笑说：“只要你能把王吉元买过来，花几百两银子我不心疼。”

“我知道你不心疼！人人说你宋大爷今年官星高照。凭着你府上的根基，加上不日在扫荡闯贼这事上立个大功，朝廷给你的官不会小了。寨主，你就花几百两银子，还不是一本万利？”

宋文富哈哈大笑几声，随即说：“马三嫂，你这话说到题外了。成化年间先人以办团练起家，屡立战功，蒙朝廷擢升副总兵，三代世袭锦衣指挥。到了先祖父，又以武功升任郧阳守备之职。我们宋家虽然没有做过大官，总算世受国恩吧。目今流贼猖獗，我能为朝廷稍尽绵薄，早日剿灭这股逆贼，也不枉是将门之后，也算报皇恩于万一。至于出去做官的事，不要信众口瞎说。”

“哟！俗话说：运气来到，拿门板也挡不住。朝廷硬把印把子塞到你手里，你能够坚决不要，得罪朝廷么？”

“这是日后的话，到时候再说吧。马三嫂，你务必嘱咐二拴，李闯王的耳目很多，这事可不是好玩的，千万得小心谨慎。”

“这个自然，我已经嘱咐过二拴，谈这事不能够开门见山，直来直去，得

先拐弯抹角儿试探一下，只要他露出一丝儿活动的意思，下一步就有门儿了。二拴这孩子是个机灵人，一肚子鬼，眨眼就是计，即令同王吉元谈不入港，也不至于自己先露馅。大爷放心。”

“马三嫂，我知道你有胆有识，肩上能挑起大事，所以才托你去办。可是李闯王不是好对付的，高桂英也不弱，这事千万得机密，不可大意。事成，你跟二拴都有大功；不成，就会有杀身之祸，也坏了大事。”

“我的好寨主，你把我马三婆当成了什么人？自从俺家马老三去世以后，这十七八年我不得不抛头露面在人场中混，乡下住，城里也住，什么困难没遇过？什么泼皮捣蛋的人没打过交道？我虽说是女流之辈，可也是染房门前槌板石，见过些大棒槌。这事你只管放心。纵然事不成，也不会丢了老本。”

“好，好。我知道你马三嫂心中窟眼多，二拴也飞精飞能，不会出错。万一王吉元死心做贼，不肯投诚，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用银子买动他的心。”

“我的意思是万一用银子买不动？”

马三婆一时回答不上来，耸动柳叶眉，转着眼珠，搜索新主意。宋文富不等她想好主意，脸色严峻地说：

“马三嫂，一条鱼不上钩，别的鱼还会上钩。你告诉二拴，要是王吉元不肯降，就勾引他手下的头目和弟兄，把他除掉，这是中策。即使不能赚开李闯王的老营寨门，只要他们能献出射虎口这道门户，对咱们就有很大好处。就这么办！”

“好，就这么办。寨主，你等着好消息！”

同马三婆商量毕，宋文富回到小书房中。抽屉中还锁着一封田见秀的书子，是黄昏前送来的。几个月来，义军方面都是以田见秀的名义同宋文富书简往还。这封书子劝他值此商洛山中风云紧急时日，与义军共维旧好，万勿受官府威迫利诱，助纣为恶，贻将来无穷后悔。现在他将这封书信取出，重看一遍，冷笑一声：

“哼，田见秀，你已经病得快死啦。这几个月，老子不得已同你们这班流贼虚与委蛇，其实有狗屁交情！咱们这笔账也该到清算的时候了。”

他把田见秀的书子就灯上烧掉，然后提笔写封回书，措辞十分客气，说他平日因官军残害百姓，切齿痛恨。如商洛山发生战争，他坚决与义军赓续旧好，保境安民，誓不“为虎作伥”。书子写好以后，他害怕将来官

军破了李自成的老营，这书子会落入官军之手，随即抄了一份，准备呈报巡抚存案，说明他是用计“骗贼”。他将管事的仆人叫来，嘱他天明以后派专人将给田见秀的回书送到闯王老营，并预备两坛好酒和一口大猪作为礼物带去。

大奶奶见他迟迟不回上房睡觉，也没去两位小老婆房里，便亲自提着纱灯笼来书房看他。她见他刚打发管事的仆人出去，面露得意之色，便坐在他的桌边说：

“自从去年冬天李闯王来到商洛山中，好多山寨给他攻破。我天天提心吊胆，夜间一听见寨中狗叫就心跳不止。贼人就在射虎口，咱们树大招风，这半年多就像脚踩着刀尖儿过日子。你说，这一回能把贼人从商洛山中赶走么？”

“岂但赶走？还要将他们一鼓荡平！”

“拿得准么？难道他们抵抗不住时不会像往年一样到处流窜？”

“如今李自成和他的贼兵贼将大半都在害病，不能骑马颠簸，如何流窜？这才是天亡逆贼，使他们欲逃不能。”

“唉，要是这样就好了。自从李闯王来到以后，咱家在射虎口以西的十几处庄子，一两千亩土地，十几架山，出产的粮食、棉、麻、生漆、药材，全都收不到手。这班昧良心的佃户庄客好像有了靠山，全不把东家放在眼里，倒把应该分给东家的东西交给贼子一部分，余下的全霸占了。你说，这不是不讲王法了么？他们就不想想，迟早有水清时候。”

宋文富冷笑说：“一旦水清，我要叫这班没有良心的庄稼汉加倍交租！少交一颗粮食子儿，少交一两漆，我立刻赶走他们，叫他们全家喝西北风，父南子北，活活饿死！”

大奶奶想了一下，又说：“听说官军很恨商洛山中的老百姓个个通贼，所以这次扫荡商洛山，将要逢人便杀，逢村便烧，可是真的？要是这样，以后商洛山中就会没有人烟啦。”

“官军是有这个说法，丁抚台也说治乱世用重典，不妨多杀些人。我曾托城中士绅劝说抚台大人，以少杀收抚人心。再者，倘若将青壮男人杀光，以后谁做庄稼？如今各处耕地已经荒了很多，到那时几百里商洛山岂不成了荒芜世界？于国家，于地方，都没好处，反而更成了盗贼渊薮。”

夫妇二人离开书房往上房走去。上房前檐下挂了十个鹌鹑笼子，里边有斗架的鹌鹑，也有囮子[1]，是宋文富喜爱的玩意儿。其中有一个是今年春天花三十两银子买的，据说它斗遍了商州城郊和洛南全县的所有好鹌鹑，从未败过，所以原主人替它起名叫“常胜将军”。当他出惊人的高价买它时，不仅是为着要占有这个名噪一时的斗鹌，也为着都说他今年

官星现，买来这个鸟儿取个吉利。现在他心中正高兴，提起灯笼照一照中间的那只笼子，对着被惊醒的“常胜将军”弹几次指甲。这只爱斗的鹌鹑听见弹指甲声就激动起来，先奓着翅膀，随即奓开了全身的羽毛，在笼中来回走动，寻觅敌人，同时发出来咕咕叫声。看着“常胜将军”的这个架势，宋文富心中十分得意，语意双关地对大奶奶笑着说：

“瞧，一出笼准定会建立奇功！”

马三婆来到宋家寨的这天下午，马二拴见王吉元身边没有别人，就试着同吉元谈目前的紧急局面，故意夸大官军兵力，说出自己想洗手不干的话，试探吉元。起初吉元只听他说，自己不作声，后来忽然叹道：“像你这样的本地人好办，有窝可藏，有处可去。我就没办法，一离开闯王的义军，有家难奔，遇到官军、乡勇都活不成，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马二拴没想到王吉元会这么坦率地说出心里话，喜出望外，立刻进一步试探他。言谈之间，王吉元口气游移，可以看出来他已有想脱离闯王之意。马二拴立功心急，大胆地劝他向朝廷投诚，保他有官可做。王吉元突然变了脸色，拔剑在手，骂道：“妈的，你小子原来是个奸细！老子一向把你当人看待，没想到你是鬼披着人皮！”

马二拴吓得面如土色，慌忙跪下，磕头如捣蒜，只求饶命。

王吉元又骂道：“你好大胆子，敢来劝老子投降！你活得不耐烦了？”

“小的说话不知深浅，求爷饶命。”

“你以后还敢说这样混账话么？”

“小的永远不敢了。”

“我不是看你平日老实听话，一剑下去，要你狗命；就是将你捆送老营，你也别想再活。”

“我说话冒失，该死，该死。感谢爷不杀之恩，至死不忘。”

“哼，你竟然吃了豹子胆！”

“我该死。”

王吉元踢他一脚，插剑入鞘，说：“爬起来吧。我饶你这一遭，以后说话小心就是。今天这些话，全当给大风刮跑了，我不记在心上，也不对别人提一个字，免得你性命难保。”

“我马二拴世世生生不敢忘爷的大恩。”

“只要你日后能记着我对你的好处就行啦。”王吉元又望望二拴，没再说话，好像怀着一腔心事模样，紧皱双眉，独自往树林深处走去。

第二天，马三婆从宋家寨回村了。马二拴在黄昏前诡称母亲有病，要请假回家看看。吉元准了他的假，还给他五钱银子。晚饭后，他见马三婆屋中没有别人，便像影子一般地闪了进来。他先把昨天的事情悄悄地讲说一遍，接着说：

“三婶儿，他不肯上钩，我几乎送了命。以后，我再也不敢做这种事啦！”

马三婆下意识地用手指拢一拢松散的鬓发，又按按太阳穴上的头痛膏药，皱着柳叶眉想了一阵，望着侄儿问：“他到底是真恼，还是假恼？”

“我不是他肚里蛔虫，谁知道他是真恼假恼？看样子八成是真恼了。不管他真恼假恼，反正我以后决不再说一句劝他投诚的话。再说出一个字，他准定杀我！”

马三婆撇一下薄嘴唇，微微一笑，说：“亏你还是男子汉大丈夫，才见一点风险就吓破了胆！”

“我没有活得不耐烦，为什么去捋火星爷的红胡子？”

“我不是叫你去捋火星爷的红胡子，是为着这事对你有好处。你听从三婶儿的话，弄成了这件事，为朝廷立下大功，这一辈子也有了出头之日。”

马二拴其实心中愿意做这事，却故意苦笑说：“三婶儿，侄儿到底不是你亲生的，你老人家安心拼我这个烂罐子摔。”

“说你丈母娘那腿，全不要你心口窝里四两肉！要是三婶儿不亲你，就不会把这样的机密大事交你办。日后大功告成，你大小做个武官儿，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耀武扬威，那时节，娃呀，你才知道我今日叫你做这事是向你哩。”

“嘿嘿，你看我这个命，还巴望一官半职！只求谋划顺利，不把老本儿丢进去就是好的。”

“你怎么不能得一官半职？只要这事成功，单凭宋寨主一力保荐，弄个官儿到手不难。你妈年轻轻就守寡，为你苦了一辈子。你媳妇儿嫁你这几年，穿没穿的，戴没戴的，吃这顿，没那顿，一年四季天天怕饿死，一朵鲜花给穷日子糟蹋得黄皮寡瘦，不成人形。娃呀，你歪好弄个印把子到手里，一则洗刷了贼名儿，二则也叫她跟着你过几天火色日子，叫你妈享点老来福。”

“享豆腐！”二拴笑着咕哝说。

“你别笑，三婶儿说的都是老实话。自古道，将相无种。你是个飞精飞能的人，二十八九正当年，自幼儿又学过几套武艺，只要听三婶儿的话，好生干，还怕没出头之日？这事一办成，你就一步登天，一家人的日子也马上苦尽甜来。古话说得好：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二拴被她说得满心舒展，像熨斗熨的一般，把害怕冒风险的心思驱散到爪哇国了。他挤挤眼睛，笑嘻嘻地说：

“三婶儿，你想得美，说得也美。咱们马家祖坟的风水不好，祖宗八代只会出拉鸡贼、强盗、小偷，还出你这样的神婆子，从来连一个芝麻大的官儿没出过，难道到了我这辈儿会改变门风么？”

“好侄儿，常言道：六十年气运轮流转。谁敢说咱马家不能够改变门风？咱马家祖宗八代没出过排场人，轮到你捞到印把子，这就叫粪堆上生棵灵芝草，老鸹窝里出凤凰。”

“罢，罢。三婶儿，我说不过你。你真是女苏秦，凭这一张嘴就能挂六国相印。我只好甘拜下风，听你指使。下一步怎么走？”

马三婆不急着回答，在心中盘算着，用破蒲扇赶走了腿边的一个蚊子。停了一阵，她的眼睛里流露着狡猾的微笑，说：

“二拴，据我看，王吉元不是真恼。你说对么？”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恼？”

“你要知道，人们笑有几种，恼也有几种。他这是皮恼骨不恼，装样子叫你看哩。要是他真恼，就不会给你五钱银子。这分明是骂了你再抚慰你，一擒一纵，又推又拉。你想，对么？”

“不敢说。”

“你说他踢你一脚，可踢得很重么？”

“不重。”

“这就是了。他拔出宝剑也好，骂你也好，踢你也好，据我看，都是做的样子。要是他真生气，还能轻饶你？不说他一脚踢死你，至少也要把你踢倒地上半天起不来。再说，他骂你是奸细，却不追根究底，也不送你去老营请功，轻轻把你放过。他厉颜厉色地骂过之后，又告你说他决不记在心上，也不对别人提一个字。这，这，难道不是故意把后门掩一半，开一半，不完全关严么？”

二拴同意她的分析，却故意说：“三婶儿，你怎么光往好的方面想？”

“不是我光往好的方面想，是因为他的心思瞒不住你三婶儿。”

“你难道袖藏八卦？”

“我虽不袖藏八卦，可是在大江大海中漂过十几年，经多见广，看事情入木三分。如今官兵大军压境，王吉元要为自己谋条生路，所以对你先给杠子，后给麸子，要你老实点替他出力。娃呀，这是什么事？你乍然一说，他岂肯贸然交底？”

二拴笑着点头，说：“三婶儿说得有道理。”

“二拴，依我看，你已经有三分成功了。事不宜迟，你得趁火打铁，抓紧时机，再拿话挑他一挑。”

“我还敢拿话挑他？”

“当然敢。他现在之所以不肯掏出心里话，据我看，第一怕没有得力人替他作保，第二怕闯王的耳目多，万一露了风将死无葬身之地。”

二拴想了想，点头说：“嗯，嗯，好三婶儿，你倒是把他的心肝五脏看透啦。”

“二拴呀，明天他要是待你像平日一样，和和气气的，不故意疏远你，这件事就有对半以上成功啦。你记着，暂不要对他再提投诚一个字，故意把绳子松一松，看他下一步。该吞钩的鱼终会自己来吞钩，用不着钓鱼人把钩子往它嘴里塞。要是他还像昨日一样，单独带你一个人出去查哨，那就是有意同你谈私话，即令他自己不提起这事情，事情也有八分成功啦。要是他谈到目前局面时忽然锁起眉头，露出心事重重的模样儿，我的娃呀，这就是说，树上的桃子已经长熟，等着你伸手摘啦。”

“倘若他自己不肯提这事，怎么办？”

“你平日一肚子鬼，并不缺少心眼儿，怎么没办法啦？你平日偷偷摸摸地干坏事怎么那样在行？那样有办法？”

“嘻嘻……”

“你别嘻嘻。你在外边做的事，能瞒住你妈同你媳妇儿，别想瞒住我。我现在不同你谈这个，还是言归正传吧。你见他那样，也只可旁敲侧击，若有意若无意地拿话挑逗，不可直接点破题。”

“三婶儿，你说得真好，以后呢？”

“等一天以后，他自己会忍不住拿话探你的。到那时，我的好侄儿，你可不要再害怕，赶快把钓竿猛一提，这条大鱼就扑棱扑棱地到你手里啦。”

“好吧，我照着三婶儿的话去办。”

“还有，他看你人微言轻，肩膀窄，挑不起重担，即令他松动口气，也不

会爽利地答应反正。你这时就得说出来宋寨主，劝他同寨主私下会面。宋大爷当面说句话，不愁他不凭信。至于以后如何用计袭破闯王老营，为朝廷建立大功，由宋大爷同他当面谈，你甭管。”

“对，宋寨主轻轻咳嗽一声，比我马二拴打个炸雷还响。”

马三婆给侄儿几钱碎银子，说是宋寨主赏的酒钱；一旦事情有了眉目，宋寨主定有重赏。她又嘱咐几句，叫二拴快走。当二拴走出茅屋时，她把他的袖子扯一下，使他退回门槛里边，凑近他的耳朵悄声说：

“啊，我忘记一句重要话。虽说王吉元准会投诚，也要防备他三心二意或中途变卦。你一面要做他的活，一面也要背着他做他手下人的活。倘若他三心二意或中途变卦，就把他收拾了，免得他碍手碍脚，也免得他出卖了你。”

中元节这天下午，马三婆骑着大叫驴来到宋家寨。

宋文富正坐在书房中，小声吩咐他的兄弟宋文贵带几个刀马精熟的家丁，借口巡查道路，到二十里铺迎接巡抚行辕的赞画刘老爷。等文贵走后，他匆匆地走回内宅上房。马三婆正在同大奶奶谈论少爷的病。宋文富坐下说：

“马三嫂，官军大举进剿即在眼前，抚台大人急于要知道咱们这边如何效力。倘若王吉元投诚的事不能十分确定，我就不好对抚台大人回话。”

马三婆笑着说：“请寨主放心，王吉元的事包在我身上。不但他本人会率领射虎口的二百人马投诚，他还情愿串通李闯王老营中弟兄，临时来一个里应外合，把住在老营寨中的大小贼首一网打尽，交给你宋寨主去献给朝廷请封侯之赏。”

“马三嫂，这是军情大事，非同小可。你对我说话务必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开半句玩笑。”

“嘿，我的好大爷！你是宦门公子，又是举人老爷，堂堂一寨之主。我是甚等之人，怎敢在你面前开半句玩笑？”

“昨天我派人去问你，你不是说王吉元还在漫天要价，未必肯马上反正么？”

“买卖看行情，早晚价不同。如今大军天天增加，不由他王吉元不赶快替自己寻条活路。今早二拴回家一趟，说王吉元昨夜同他私谈，口气已经变了，答应投降，还说他情愿串通老营的守寨弟兄做内应。只是他想的官大一点，钱多一点。只要抚台大人以商洛山大局为重，为着这一方早

日太平，在官和钱两个字儿上莫太小气，答应了他，他就会全心全意倒向咱们这边来。”

“他想要什么官？”

“他说，要得他死心塌地投降朝廷，必须给他做个参将的官，外给他五千两银子。”

“仍然是漫天要价！”

“乱世年头，朝廷赏他做参将还不划算？”

“小贼毛子，在闯贼手下才不过是一名小校，怎能一步就做到朝廷参将？”

“将相本无种，小贼毛子只要替皇帝老子立大功，为什么不能做将军？寨主呀，他能够献出射虎口，赚开闯贼老营，帮你宋寨主建立大功，他就值得你在抚台前竭力保荐，赏他做个参将，外加五千银子。”

宋文富沉吟说：“这个……是他自己要这么大的价钱？”

“寨主，你这话问得奇怪。难道是我马三婆想做参将？可惜我没有生成男人！”

宋文富笑一笑，说：“我不是疑心你马三嫂帮他要价，是想着这样大的价钱，我不好向抚台大人吐口，也不会蒙抚台大人答应。”

“唉！舍不得兔子逮不住狼。为了赚开闯贼老营，官职什么的，我看你们就不必丁是丁卯是卯的啦！再说，只要许了王吉元，买他个真心投降，你宋寨主就会稳做大官！即令攥不到总兵印把子，拿到副总兵印是顺手牵羊。大奶奶，你说是么？”

寨主奶奶满心高兴，但她故意叹口气，摇头说：“他如今已经讨了两个小老婆，还闹着要将一个丫头收房。等他做了副将大人，不知得讨多少小老婆，还有我的好日子！”

宋文富赶快望着马三婆说：“今晚巡抚行辕有人来，让我同他商量商量看。”

一更以后，巡抚行辕的赞画刘自豫从商州来到了。他是进士出身，曾做过一任知县，因赃被劾，丢了纱帽。后来花了几千银子，在吏部买了个候补知州，分发陕西候缺。丁启睿因他是归德同乡，邀他来行辕帮忙。自从派他同宋文富两次接谈以后，他做官的胃口更大了。他认为只要能够买动王吉元投降，从宋家寨直捣李自成老营，建立奇功，莫说知州，

实授知府也大有指望。今夜，是他第三次亲来宋家寨。他自认为官运如何，决于此行。

听宋文富谈了王吉元的情形以后，刘赞画带着老谋深算的神气想了片刻，慢吞吞地问道：

“目前军情紧急，马三婆经常来到宝寨，难道能够瞒得住闯贼的耳目么？”

宋文富很有把握地微笑着，说：“请刘老爷放心。一则闯贼和几个大头目都在病中，二则马三婆平日常来敝寨，所以尚不会露出马脚。射虎口由王吉元驻守，只要他不泄漏，别人谁会泄漏？”

“不，凡事以缜密为佳。虽说闯贼等均在病中，但听说贼妻高氏也不容易对付。王吉元是不是受了高氏密计，假意投降？”

宋文富心中稍微一动，想了想，笑道：“不会，不会。高氏虽然甚是精明，但近来内外大事都得她操心，每日筋疲力尽，暂时还不会留心到马三婆身上。”

“宋寨主，自古兵不厌诈，可不要上当啊。”

“请刘老爷放心。贼中情形，文富十分清楚。”

“倘若老兄敢担保王吉元并非假降，愚弟今夜回城，明日当向抚台禀明，予以自新之路。至于官职，顶多给个千总，外赏两千银子。你想，翻山鹞高杰投诚后才做到游击，他系无名小贼，何能与高杰相比？”

宋文富笑着说：“倘若抚台大人珍惜国家爵禄，执意不肯给王吉元一个参将职衔，此事就难办了。王吉元不投降，文富纵有众多练勇，莫想攻进射虎口这道天险，更莫说袭劫闯贼老营。官军与李自成一旦交战，文富无路效力，只好作壁上观了。”

刘赞画笑一笑，说：“兄台为王吉元讨参将职衔可谓尽心帮忙！”

宋文富说：“阁下误矣。文富之所以如此替王吉元说话，实是为商洛山中大局着急，也为抚台的前程担心。”

“如何说丁抚台的前程？”

“请刘老爷不必瞒我，有些机密事在下也略有所闻。听说十天前制台与抚台两大人又奉到皇上密旨，责令两大人迅速进兵，务期将商洛山中残余流贼一鼓荡平。请你想想，如这次进剿又无结果，丁抚台的乌纱帽能保得住么？恐怕还有不测之祸！”

“皇上陛下的这一道密旨，老兄何以得知？”

宋文富笑着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西安、商州两地缙绅中，文富尚有几位亲戚、世交，衙门中的大事岂能瞒住在下？此次进兵胜利，对抚台大人有大大好处，对刘老爷也有大大好处。否则……"

刘自豫心中明白，宋文富故意拉硬弓，替王吉元要高价也就是替他自己要高价。但是如不对宋文富再作让步，今夜就会不得结果，而总督和巡抚都在等候着王吉元投降的消息。虽然总督和巡抚也檄令从蓝田进兵的将领设计招降替李自成把守石门谷山寨的杆子头目，但是杆子中并不齐心，而且那地方离李自成的老营过远，不像王吉元投降后可以致闯王死命。由于总督和巡抚给了他权宜处置的指示，所以他想了一阵，忽然说道：

"我看，王吉元的官职和赏银，由兄弟大胆承担吧。只要他实意投降，答应献出射虎口，可以给他做游击将军，外加赏银三千两。倘若能袭破闯贼老营，不管能否活捉闯贼夫妇，都将另行叙功，额外重奖。至于老兄有意要个副将职衔，实授商州守备 [2] ，弟已与抚台谈过，抚台也问过了制台，已蒙两大人答应，保奏老兄以参将衔实授商州守备。本朝定制，一州守备没有挂副将衔的，挂参将衔已经够高了。我兄以商州人做商州守备，虽在知州之下，然而兵权在手，实为一州之主，连知州遇到大事也得唯老兄'马首是瞻'。请恕我说一句粗俗的话，这就叫'强龙不压地头蛇'。"说毕，哈哈一笑。

宋文富心中满意，说："王吉元那边，我当尽力劝说，想来可以真心投降。至于文富自己，世受国恩，自当粉身碎骨，报效朝廷，决不贪一官半职。能够实授商州守备，使文富有职有权，容易做事，也只是为保卫桑梓着想，至于挂何等官衔，无足计较。"

客人连连点头："我知道老兄同我一样，淡于名利，只是处此乱世，想替朝廷略效微力而已。"

"是，是。"

客人又说："抚台还是担心，单有足下率领的乡勇进入射虎口，加上王吉元的降贼二百，未必能攻破李贼老营，致其死命；最好让官军假道宝寨，同乡勇一同夺取闯贼老营，方不致万一贻误戎机，影响全局。"

宋文富顿时摇一摇头："此事前日已拜托刘老爷回禀抚台大人，断然不能奉命。三年前，敝寨曾遭官军洗劫，烧杀奸掳甚于流贼，至今寨中父老言之痛心。今日即令小弟肯让官军假道，父老们也不肯同意，所以这话请不必再提了。"

客人恳切地说："我此次动身来宝寨时，抚台大人一再面谕，望兄台能使官军一千人假道宝寨，定然秋毫无犯。抚台愿作担保，万无一失。"

"目前将骄兵惰，军纪败坏，故百姓不怕贼而怕兵。他们连朝廷老子的话都不听，岂肯听巡抚的话！万一敝寨重遭兵灾，文富将有何面目再见寨

中父老？”

“既然足下如此不放心，那么官军不在寨中停留，只穿寨而过如何？”

“弟虽是武科出身，读书不多，但也知道‘假道于虞以伐虢’[3] 的故事。我纵然想做虞公，无奈全寨父老不肯假道，也是枉然。”宋文富捋着短须哈哈一笑，又连连拱手说，“万恳刘老爷俯谅苦衷，在抚台大人面前代为婉言禀明，不胜铭感。”

客人也只好笑笑，说：“足下将官军假道宝寨的事比做‘假道于虞以伐虢’，此言差矣。弟今晚连夜回城，请示抚台之后，一两日内当重来宝寨。假道之事，另作商议。”

刘赞画连夜坐轿子回城复命。他上两次来，宋文富都有厚礼相送，这次送礼更重，除送给他三百两银子外，还送了几件名贵字画和古玩。刘赞画一再推辞，却使眼色给一个跟随仆人收下。宋文富将客人送出寨外，随即兴冲冲地回到书房，将好消息告诉了前来问信的宋文贵，转回内宅。大奶奶还没有睡，愁眉苦脸地对他说起儿子痨病加重的事，担心凶多吉少，挨不过秋后，抱怨他不很挂心，没说完就滚下眼泪。他望着大奶奶，却没有听清她说的什么，高兴地说：

“好，好。果然盼望到了！”

[1] 囮子——音you zi。被豢养的一种鸟，用它去诱捕同类的鸟。这里是指养在笼中的母鹌鹑。

[2] 守备——在明朝，负责镇守一城一堡（“堡”是北方边防上的重要军事据点）的武官称作守备，类似现代的地方警备司令或城防司令，未有一定品级。清代定为武官正五品。

[3] 假道于虞以伐虢——春秋时候，晋献公假道虞国去灭虢国。灭了虢国之后，回来时顺便将虞国也灭了。虞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虢国在今河南省陕县东南。

第三十五章

七月十七日仍然密云不雨。高夫人一早就带着双喜、张鼐和一群男女亲兵离开老营，去商州附近察看敌人动静，同时看一看义军的防守部署。

李自成昨夜因同高夫人商量迎敌之策，深夜未眠，上午又去探望正在发烧的高一功，回老营后十分困倦，倒头便睡。当他睡得正酣的时候，被一阵很不寻常的争吵声惊醒了。

争吵声是从二门外边传来的。两个人的声音小，隐隐约约地难以听清，另一个人却声音苍老，粗声粗气，怒不可遏。

“你们这群小王八蛋，老子跟随闯王造反的时候，你们还在穿开裆裤子玩尿泥哩，今天敢挡住老子进去见闯王？你们连胎毛还没褪，敢对老子打官腔，真是岂有此理！闪开！尿泡尿照照你们的影子！”

两个声音恳求说：“王大伯，你老莫高声嚷叫，惊醒闯王……”

“老子有紧急事，偏要叫醒闯王。你们还要挡老子的驾，休怪老子的拳头不认人。给闯王知道了，他也会用鞭子教训你们。闪开路！……”

李自成完全清醒了，知道是谁在吵嚷，于是忽地坐起来，跳下床，来不及穿上鞋，一边趿拉着鞋子往门口走一边说：

“快进来吧，长顺。我正想找你来，你来得正好。”

王长顺已经推开那两个年轻人，打算不顾一切往里闯，猛然听见闯王的声音，看见闯王出现在堂屋门口，不禁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吃惊。但看清闯王并未生气，脸上挂着笑容，就马上放心了。他连二赶三走到堂屋门外，说道：

“闯王，莫怪我老不懂事，故意惊了你的驾。我可是有几句要紧话要向你禀报。”

“赶快进来坐下说话吧，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自成转望跟在王长顺背后的两个年轻亲兵，脸色忽然变得很严峻，责备说，“我不是嘱咐过多次么？只要是咱们老八队的老人儿，不管是谁，随时来见我都行。何况长顺是跟随我十年的老弟兄，你们敢不让他进来见我？这还了得！李强在哪儿？”

王长顺赶快说：“请闯王息怒，他俩没有一点错。是咱们尚神仙来了一趟，嘱咐李强，任是天王老子地王爷亲临，也不许打扰你睡这一觉。刚才他们告我说：在我来之前，明远将爷也来看你，听李强一说，人家回头就走了，不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没有错。要我王长顺是你的亲兵，也一样听从老神仙的话，别说不许一个人进来打扰你，连一个苍蝇也不许飞进二门。”

闯王又对亲兵们厉声说：“明远到哪里去了？快快替我请来！”

正在这时，李强走进二门，胆怯地回答说：

“明远去看望总哨刘爷，我送他到寨外。他说他看了刘爷就回来，要在老营吃过晚饭走。”

闯王把王长顺叫进堂屋，随即命亲兵们去吩咐伙房替长顺弄东西吃。王

长顺赶快对李强说：

“我早饭已经吃啦，就是一路马不停蹄地跑，你们快替我把马饮饮，端一碗井拔凉水给我。”他笑着加了句，“原来我就口干舌渴，刚才跟你们吵嚷几句，越发他娘的喉咙眼儿冒火。”

堂屋门后的大瓦壶里盛有甘草桔梗茶，壶口上坐着一口小黑瓦碗。闯王随手把瓦壶提来给王长顺，说：“喝这个，也是凉的。”王长顺不用小碗，双手抱起大瓦壶，探着上身，仰起脖子猛喝，喉咙里发出咕咚咕咚的连续响声，茶水从两边嘴角流出，扑嗒扑嗒地滴落地上。他把大半壶甘草桔梗茶喝干了才痛快地嘘口长气，放下壶，用手背擦了擦嘴角和胡子上的水珠，笑着说：

“有这么一壶冷茶，给我朝廷老子我也不做！”

王长顺正要向闯王禀报一个重要军情，忽然从老营外传过来一阵马蹄声，随即看见中军吴汝义匆匆地走进院来。闯王说：

“长顺，你等一等，让我先听听子宜的禀报。你不要动。我同子宜谈的话不怕你听。”他转向走近来的中军问：“子宜，眉目如何？”昨天上午，吴汝义和马世耀奉闯王命离开老营山寨，同本地起义头领牛万才、孙老幺等分头奔走，号召老百姓随闯王抵御官军。从昨天中午开始，从老营的山寨往西，往北，往南，大约二十多里以内，山路上奔着急使，村子里敲着铜锣，荒山僻岭中间到处飞送着粘有鸡毛的传单。尽管商洛山中人烟较稀，病的又多，但是不到黄昏就召集到四五千人，分在几个地方集中。其中有一部分是随义军打过仗的，从中挑选了四百人，由孙老幺率领，连夜动身，开赴白羊店。又经过严格挑选，留下一千二百人，连同那已经开往白羊店的四百人，统称为义勇营，由牛万才和孙老幺做正副头领。吴汝义和马世耀帮助牛万才将一千二百人的队伍整编好，确定了大小头目，忙了一夜。早饭以后，马世耀留在义勇营中，吴汝义奔回老营复命。

听了禀报，李自成十分满意，说：“近几天谣言很多，光吹嘘官军如何势盛，咱们如何势弱。你嘱咐牛万才们，好生把弟兄们的士气鼓得足足的，莫听谣言。咱们虽然人数少，可是占了地利，以逸待劳，上下一心，绝不会叫官军占了便宜。”

吴汝义说：“谣言确实很多。昨天不知是什么人造的谣，说你的病又重了，烧得昏昏迷迷，不省人事。”

“你没有对大家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我说了。可是谣言太盛，大家看不见你的面，总不肯信。”

“看起来我得骑马到各处走走啦。唉，你们总是不让我骑马出寨！”

“老神仙昨晚还对夫人和我说，你的身体还很虚弱，病没有完全好，千万不能让你骑马劳累。他说，大病之后，劳复了不是小事。他还说……”吴汝义没有说出口，苦笑一下。

“他还说什么？”

“他，他说，即令商洛山守不住，也要让你坐在轿子里，大家保护你突围。”

自成用力将脚一跺：“胡扯！你们就知道听子明的话！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莫听他的！你现在就去新弟兄们那里，告诉大家说我的病已经好啦。传下去我李闯王的话：莫说是郑崇俭老狗亲自来，即令是老天爷叫天塌下来，我也能率领将士们把天顶起来，绝不会有突围的事！”

吴汝义走后，闯王喝了半碗冷茶，向王长顺笑着问：

“老王，你要告诉我什么军情？”

“闯王，咱们的军心有点不稳啦，你可知道么？”

“你怎么知道军心有点儿不稳？”闯王小声问。虽然他对全军的情形相当清楚，猜到了王长顺的话头所指，但心中仍然不免惊疑。

“昨天我去清风垭给黑虎星的人马押运粮草，在他们那里住了一夜，听那里的弟兄们私下嘀咕，说有人得到确实音信，黑虎星不回来了。闯王，要是果真黑虎星一去不回，他留下的那些将士也会拉走。在目前这个节骨眼儿上，咱们可不能大意！”

闯王没有马上说话，心上打了几个转，然后含着微笑问：“长顺，据你看，黑虎星会不会一去不回？”

“我看……他八成是不回来了。”

“怎见得？”

“俗话说老鸹野雀旺处飞。如今他看见咱们困在此地，有翅难展，他自然要另打主意，不肯回来。”

李自成脸上挂着微笑，心中却在认真琢磨着王长顺所说的事。黑虎星在五月初带回来的三百人，近来驻扎在老营以南三十五里的清风垭，是通往武关和龙驹寨的一个险要山口。一个半月前，黑虎星因见闯王的义军半在病中，能作战的人员太少，禀明闯王和高夫人，跑回镇安县境，号召众家杆子共约一千五百多人来投闯王，驻扎在石门谷，又名石门镇。这地方属于蓝田县境，距李自成的老营将近一百里，是抵御蓝田官军从北路进攻商洛山的第一道重要门户。这新来的一千五百多人名义上由黑虎星率领，实际上他交给两个同他换帖的杆子首领窦开远和黄三耀招

呼。二十天前，他得知母亲害病，重回镇安家乡。李自成深知黑虎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硬汉子，商洛山中的处境越艰险他越会回来，只是他至今没有派人送回音信。近来由于黑虎星杳无消息，驻扎在清风垭的三百名弟兄纷纷猜疑，军心浮动。这情形李自成在昨天已稍有所闻，王长顺的报告证实了确有其事。他近来还听说，驻扎在石门谷的杆子军纪很坏，不听从窦开远的约束，有一部分人打算拉走。李自成不得已于六天前命令驻扎在大峪谷的李友率领一百五十名弟兄前往石门谷，与杆子协同防守。现在听了王长顺的禀报，他既担心南边的清风垭，也担心北边的石门谷，但是他没有流露出不安神色，含着微笑说：

“长顺，你莫要隔门缝看扁人，也不要听信清风垭弟兄们的胡言乱语。我昨天晚上得到黑虎星派人捎来的口信儿，说他几天内就会回来。过几天你就会知道黑虎星到底是赤金还是黄铜。”

王长顺快活地说：“既然黑虎星已有口信儿捎到，我就放心啦。”他又想了想，接着说，“唉，闯王，我不怕你心烦，还有个情况要向你禀报。”

“说吧，是什么？”

“近日，风声一紧，有不少人沉不住气，在背后瞎嘀咕，说咱们的仗难打，担心翻船。”

“为什么担这号心？”

“他们说，去年冬天咱们奔往潼关南原时，男女老少有一万多人，轻彩号也能打仗；可是如今将士们病了大半，不算杆子，能打仗的不足两千人。这且不讲，最要命的是你同总哨刘爷都病了，几位大将，只剩下两位没病倒。其余战将，没有害病的三停不到一停。人们说，没有柱子和大梁，光有檩条、椽子、瓦，顶屁用，天好的房子也撑不起来。你瞧，还没有看见敌人影儿，他们就先存个败的意思，心中惊慌。闯王，我跟着你天南海北闯了十来年，大风大浪过了七十二，可不能在这商洛山中翻了船。请你下令：目前大敌当前，有谁敢再说一句丧气话动摇军心的，砍他的脑袋。闯王，事不宜迟，你得赶快想办法稳定军心，准备迎敌。商洛山地势险要，只要大家沉住气凭险死守，我不信官军能占到便宜！”

李自成被这位老弟兄的话深深感动，点头说：“你说得很是。我马上想办法稳定军心。长顺，别看咱们目前吃了瘟疫同疟疾的大亏，可是我包管咱们在商洛山中翻不了船！我虽说病了很久，可是如何迎敌作战的事，早就准备好了。”

“闯王，我不是担心官军来犯，是担心有些弟兄们的心不稳，官军没来犯就暗中惊慌。”

“我会叫他们一个个遇见官军像猛虎一样。咱们老八队如今剩下的这点老根儿都是铁汉子，经得起艰难困苦，大风大浪。像沙里淘金淘出来的这

些人，只要我的大旗往前一指，前边有刀山火海他们也敢闯。”

王长顺同一般老八队的老弟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相信李闯王，他说出一句话就如同在他们心上立了一通碑。刚才来的时候，王长顺的心上十分沉重，如今顿觉轻松，眼前的乌云散开大半。关于闯王将如何迎敌，那是军机，他不打听，反正闯王自来说话是铁板上钉钉，不放空炮。他从门槛上站起来，正要退出，闯王忽然站起来，走近他身边，小声问：

“长顺，你要往石门谷押运粮食么？”

“要去，总管已经吩咐下来，要我明天一早往石门谷押运粮食。我想夜间凉爽，又有月亮，现在去睡一阵，三更以后就起身。”

“夜里上路也好。一连两天，老营里不得石门谷的音信。我听说黑虎星招来的那些杆子们纪律很不好，很担心会闹出事来。你的人缘熟，到那里看看情形，倘有三长两短，速速回来禀报。”

“闯王，既然这样，我二更就押着骡驮子动身。”

“那，你就太辛苦啦。”

“如今是什么时候？还想安逸！”

王长顺走后，李自成心中更加烦闷。他知道，由于他害病日久，外边一度传说他死了，后来这谣言虽然渐渐平息，却一直传说他卧床不起。目前既然商洛山中人心惊慌，军心也有点不稳，他必须骑着马出寨走走，安定众心。吃过午饭，停了一阵，李强怕他疲累，劝他睡阵午觉，没想到他站起来吩咐说：

“赶快备马，多带几个亲兵随我出寨。”

李强大吃一惊，劝阻说：“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万一劳复了……”

“别啰唆，赶快准备出发！”

“老神仙说几天内千万不能让你骑马出去。”

“我是闯王，他老神仙也得听我的将令！”

李强不敢违拗，为自己没办法劝阻闯王而心中叹息一声。李自成匆匆地穿上一件蓝色镶边单箭衣，戴一顶在乡下常见的莛子篾 [1] 编的凉帽，又从墙上取下花马剑和箭袋挂在腰间。知道自己病后无力，他取一张高夫人常用的软弓背在身上。装束完毕，他又吩咐李强拿一些散碎银子和几串制钱 [2] 装在马褡子里。他深知老百姓对于不同制钱的爱憎心情，看见李强取出的制钱不好，命他赶快换成好的。片刻过后，二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集合在他面前。他纵身上了乌龙驹，鞭梢一扬，冲在前边，

说了一声："起！"一阵马蹄声响出山寨。

李自成率领亲兵们来到一座小山脚下。这儿地势险要，小路旁有三间草房和一个箭楼，驻扎着一小队义军，是一个盘查奸细和保卫老营背面的重要关卡。隔着一道深沟，约莫一里多远，是一座残破的大庙和两百多间茅庵草舍。这里驻扎着今早开来的义勇营，马世耀和牛万才也驻在这里。从义勇营去老营山寨，也要从这一道关卡通过。

守关卡的小头目和二十几名弟兄一见闯王来到，大出意外，蜂拥奔到闯王马前，顾不得插手行礼，围着马头，争着问候他的身体。有三个弟兄在沟对岸砍柴。其中有一个人从林莽中探头一看，看见是闯王骑在乌龙驹上，大声叫道："闯王来了！闯王来了！"另外的人们闻声跳出，同时欢呼："是闯王！是闯王！闯王来啦！"他们扔掉锯子、斧头，跳跃着奔过桥来。一个弟兄大声说：

"闯王，今天看见你骑马走出老营，就像是连阴了两个月，忽然看见日头从东边出来啦。只要有你闯王在，官军就是比我们多十倍，我心上一点不含糊。"

另一个插话说："就是他们多二十倍，也不会吓掉咱一根汗毛！"

那分散在几个地方的义勇营弟兄们听说闯王来到，乱纷纷走出树林，也是一边跑一边欢呼："闯王来啦！闯王来啦！"牛万才很想使弟兄们整好队去迎接闯王，大声呼喊着叫大家不要乱跑，但是在这一刻，谁也不肯听从他的呼喊。他先对马世耀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又望着左右的伙伴笑一笑，也朝着闯王跑去，甚至跑得比别人更快。有些人虽然随着别人往前跑，但心中还多少有些怀疑：昨天还听到谣言说闯王病重，怎么会突然骑马来到这里？莫非是别人吧？等他们过了林木葱茏的土丘，看清楚那匹特别高大的深灰色骏马上骑着的大汉时，不由得叫出来："是闯王！是闯王！"同时眼睛里充满了欢喜和激动的热泪。

李自成看见义勇营的弟兄们都往他这边跑，便赶快跳下马，大踏步迎上去。李强留下四个亲兵照顾战马，率领着二十名亲兵紧跟在他身后。李自成过桥去走不远便被最先跑到的义勇们包围起来，愈围愈厚，拥着他向庙前走去。牛万才怕人们挤到闯王身上，一面用两手分开众人往前走，一面大声叫："不要挤！不要挤！"他满头大汗来到闯王面前，行个插手礼，质朴地说了一句：

"闯王，你病好啦。"

李自成懂得大家的心情。他自己心中同样激动，向全场望了一遍，笑着说："弟兄们，官军快要来进犯啦，这一回要打个大仗。你们大家原是做庄稼的，种山场的，打猎的和烧炭的，乍然上战场，矢石如雨，炮火纷飞，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眨眼就有死伤，心中害怕不害怕？"

人们笑着摇头，但不说话。有谁在人群中小声说："打仗总得死伤人，是

孬种就不会来，害怕个屁！”这话引起来一阵笑声，连李闯王和牛万才也笑了。自成看见这说话的是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庄稼汉，他因为在闯王面前不自觉说了粗话，满脸通红。闯王用赞赏的眼光望着他，问：

“小伙子，听说官军人马众多，你真的一点都不怯么？”

小伙子的脸越发红了，腼腆地回答说：“人家要来奸掳烧杀，血洗商洛山，咱怯有啥用？咱越怯，人家越凶。人都只有一条命，流血一般红。大家齐心跟他们拼，他们就凶不成啦。打仗嘛，不光靠人多，还要看肯不肯舍命上前。”

自成说：“你说得好，说得好。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我叫白旺。”

自成问站在他身边的牛万才：“他打过仗么？”

牛万才回答说：“六月初他跟着我打过官兵，是个有种的小伙子，所以我现在叫他做个小头目。”

“既然是个好样的，往后好生提拔他。”说毕，他又望着大家，“大伙弟兄们，我李自成已经造反十余年，你们如今也随着我造反了。既然咱们敢造反，就得豁出去，把打仗当作喝凉水，白刃在前连眼皮也不眨。刚才白旺说得很对，打仗不光靠人多，还要看肯不肯舍命上前。这就是俗话常说的：两军相遇勇者胜。”

有人憋不住冲出一句话：“头落地也不过碗大疤瘌！只要有你闯王领头儿，别说打官军，咱连天也敢戳几个窟窿！”

自成点头，哈哈大笑，说：“对，说得对！我从前是闯将，如今是闯王，别的没长处，就是敢闯。时机来到，别说我敢把天戳几个窟窿，我还敢把天闯塌，来一个改天换地！你们说靠我领头儿，可是我也靠你们大家相助。俗话说：独木不成林，一个虼蚤顶不起卧单。倘若没有你们大家出力，我李自成纵然有天大本领，也是孤掌难鸣。这次咱们抵挡官军进犯，只能胜，不能败。胜了，大家都好；万一败了，商洛山就要遭一场浩劫，遭殃最苦的还是百姓。只要咱们大家齐心协力，就是来更多的官军，我们也一定能杀败他们！”

李闯王的话说得很简短，但是充满着信心，十分有力，句句打在新弟兄们的心坎上。他的面前，人头攒动，群情振奋。他又说了几句慰劳和鼓励的话，向大庙走去。义勇营的弟兄们蜂拥跟随，都回到庙门前边。他看了看弟兄们在大庙中和一些草房中住的地方，向马世耀和牛万才嘱咐几句话，然后回到沟南岸，同亲兵们跳上战马，向送过桥来的牛万才和一群大小头目们挥鞭致意，催马往西南而去。走了一里多路，他在马上回头一望，看见义勇营的弟兄们仍站在庙前高处和桥头望他。

李自成同亲兵们边射猎边向前走。他们射死了十来只野鸡和几只兔子，挂在马鞍后边。

又走了两三里路，穿过一片漆树林，从灌木林中惊起一只公獐子。李自成的马比较快，像闪电般地追上去，弓弦一响，那獐子头上中箭，猛跳一下，栽倒下去。几乎同时，亲兵们又从深草中赶出来两只獐子，向左逃跑。自成把缰绳轻轻一提，乌龙驹绕个弧线，截住獐子去路。两只獐子因四面有人，惊慌发愣，不知如何逃生。自成举弓搭箭，忽然看清楚是一只母獐和一只不足月的小獐，心中一动，不忍发矢。那只茫然失措的母獐又犹豫一下，随即带着小獐蹿过马前，又蹿过小路，向一片灌木林中逃去。一个亲兵正要策马追赶，被闯王挥手止住。他无心在此地久留，带着亲兵们上了小路。忽然望见路旁灌木林丛中有人影一闪，闯王勒住马大声喝问：

“那谁？出来！”

从灌木丛中走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穿着半旧蓝色夏布长袍，跪在马前连连磕头，恳求饶命。自成问：

“你是哪村人？藏在这儿干什么？”

“回闯王的话，小的是前边不远曹家岭的人，因看见闯王来到，一时害怕，躲藏起来。求闯王饶命！”

“好百姓是不怕我的。你是做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小的名叫曹老大，一向在宋家寨做小买卖。因家中有个六十岁的老娘，染病在床，没人侍候，特意回家来侍候母亲。”

自成猛然想起来曹家岭有一个曹子正，家中薄有田产，不务正业，依仗宋家寨的势力，在乡下欺压良民，做了许多坏事。今年正月间因怕义军杀他，逃到宋家寨去了……莫非就是他么？他把此人又通身上下打量一眼，冷不防大叫一声：

“曹子正！”

“是，闯王。……啊，我不是曹子正，我是曹老大。曹老大。”

自成冷笑一声，说道：“你再不说实话，老子活剥了你的皮！我问你，你从宋家寨回来做什么？”

“小的实实在在因老娘卧病在床，回来侍候。你看，这是我替老娘带的药。”

他的手中确实提了两包药，而闯王也知道他确实有老娘住在曹家岭，还听说他平日什么坏事都做，却偏偏对寡母有一点孝心，可是闯王决心杀他，问道：

“有许多百姓告你的状，你知道么？”

曹子正叩头哀告：“求闯王饶我一死。我母亲熬了几十年寡，膝下只有我一个儿子，如今她又正在害病。闯王杀了我也就是杀了她。请闯王高抬贵手，饶我这条狗命。以后我绝不敢再做一件对不起邻里的事。倘若我再做一点坏事，甘愿剥皮实草 [3] 。”

“不。我今天饶了你，以后就找不到你了。李强，把他斩了！”

曹子正叩头流血，哀求饶命，并且说道：“闯王，我刚才看见你对獐子尚有恻隐之心，不忍杀死母獐。你把我也当作獐子吧，当作畜生吧。你今日杀了我，我娘明日必死。你行行好吧，权当我是一个畜生吧。”

闯王说：“可惜你不是畜生。我不杀獐子，它不会祸害邻里。我不杀你，善恶不明，祸害不除。李强，快斩！”

当李强将曹子正拉到几丈外跪下，正要挥剑斩首时，闯王忽然叫将曹子正带回，神色严厉地审问：

“曹子正，眼下官军就要大举进犯，人心惊慌，你暗中回来做什么？”

曹子正跪在地上，一口咬死他是回家来看他的老娘。闯王又问：“你是怎么过了射虎口的？”

“回闯王大人，没走射虎口。小的向北绕了二三十里，走一条人们不知道的悬崖小路回来。实际上没有路，有些地方用绳子往下系。”

“你离开宋家寨时，宋文富对你怎么嘱咐的？实说！”

曹子正猛一惊，连连磕头说：“我没有见到宋文富。他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是回来看老娘的，看老娘的。我对天发誓，决不说半句谎言……”

闯王因风闻有几个被他破过的山寨十分不稳，所以对曹子正在这时候回来的事越想越疑。他望着曹子正冷笑一声，说：

“不叫你吃点苦，你决不会老实招供！”他转向李强吩咐，“派两个弟兄将他押到老营，等我回去仔细审问！”

李闯王决定赶快去麻涧看看，就转回老营审问曹子正。从这里往麻涧，要比从老营直接去多绕道十几里。但是这样绕道，可以多经过一些有人烟的地方，让老百姓看见他确实病好了。

麻涧原驻有几百义军，如今凡能打仗的都调往白羊店去，留下的都是病

员、眷属，以及田见秀和袁宗第的少数亲兵。山街上十分萧条，留在街上的也多是老人、病人、妇女和儿童，能够下地做活的都不在家。这里因为每日过往人多，消息灵通，而许多谣言也常常是从此地传开。自成在街中心下了马，立刻就有害病的弟兄、眷属和老百姓围拢上来。他叫李强把沿途猎获的野味分给病员和眷属，自己又从马褡子里掏出来一些散碎银子和十几串制钱，交给本街管事人散给穷苦和有病的百姓。一个老头子拿到一大把制钱后，端量一阵，感慨地说：

“唉，看看闯王爷散给咱们的这些钱，真是实心实意待咱穷百姓，没有半点儿虚假！”

原来，明代由朝廷（宝泉局）所铸的钱，俗称黄钱，也称京钱；由各省所铸的钱，钱小而薄，且往往因铜的质量坏而带有麻子，俗称皮钱。崇祯年间，黄钱和皮钱在市面的实际比价相差很远，例如当黄钱七十文值银子一钱时，皮钱一百文才值银子一钱。崇祯因财政困难万分，不得不滥行铸造，“崇祯通宝”的质量愈来愈差。江南如全国闻名的棉布产地嘉兴一带，民间拒绝使用崇祯钱。近两三年来乡下百姓看见的多是皮钱，现在看见闯王散给众人的钱都是厚墩墩的万历和天启黄钱，别说没有外省皮钱，连近一二年的“崇祯通宝”也很少，说不出有多么喜欢。一位老婆婆拄着拐杖，拉着孙子，颤巍巍地走到闯王面前，把他的脸色打量打量。自成久病之后，本来脸色发黄，但因身体虚弱，骑马在崎岖的路上奔跑，不免脸颊发红，汗津津的。老婆婆看不清楚，只以为他已经完全复原，高兴地说：

“闯王，只要你的病已经好啦，我们的心就放下啦！你是穷百姓的救命恩人，老天爷会看顾你哩。”

自成恍然记起，在去冬破张家寨的前一天，他在老营附近集合的乱纷纷的人群中曾经见过这奶孙二人。他笑着问：

“从张家寨运回来的粮食，他们分给你了吧？”

“分给啦，分给啦。要不是那一回分到一些粮食，春天你闯王又放赈，莫说我这把老骨头早已保不住，连我们三门头守的这棵孤苗儿也不会活在世上。老天爷怕人烟稠了挤破世界，隔些年就降一次大劫，剔剔苗儿。要人们死得白骨堆山，血流成河，十字路口搁元宝没人去拾，老天爷才肯收劫。你闯王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福大命大。俺们这一带山里人得了你的福，老天爷另眼看待。虽说瘟神也撒了瘟毒，病倒的人像地里躺的麦个子一样，可是死得不算多。万历末年有一次传染瘟症，比今年还凶，许多家都死绝啦。如今多亏你闯王爷福星高照……”

老婆婆正在絮絮叨叨地往下说，旁边一个四岁的小孩子在母亲怀中一乍惊醒，哇一声哭了起来。瘦弱的母亲一边轻拍着孩子的臀部，一边柔声地哄着说：“乖乖别哭，别哭。你看，闯王来啦，打富济贫的闯王来啦，穷人们的恩人来啦。”

但孩子并不懂母亲的话，依然大哭不止。母亲无可奈何，吓唬他说：“你还哭！瞧，官军来啦，快别作声！”

小孩子恐惧地睁眼望一下，赶快把脸孔深深埋在母亲怀里，不敢再哭。闯王哈哈地大笑起来，周围的人们也都笑了。

李自成率领从人离开了山街。他想快点回老营审问曹子正，但是他更关心今天商州方面的官军动静，所以不顾疲劳，在离老营大约五六里远时，转往野人峪的方向，迎接高夫人。他登上了一道岭脊，回头西望，见老营的山寨巍然耸立在一座小山头上，而西边，日脚下熊耳山的两座奇峰突兀地高入天际。他正在察看这一带险峻地势，忽然听见一阵马蹄声从东边响着响着近了。乌龙驹把尖尖的双耳向响着马蹄声的方向转动两下，静静儿听一听，突然快活地昂头长嘶，四围山谷都响着萧萧回声。紧接着，从一里远的林间小路上也发出一声熟悉的马嘶，分明是回答乌龙驹。闯王左右的人们听着这两匹战马用雄壮的鸣声互相召唤，都不禁相视而笑。

[1] 莛子篾——用高粱穗的柄刮的篾子。

[2] 制钱——官府所铸的铜钱。因形式、文字、重量和铜的成色都有定制，故称制钱。

[3] 剥皮实草——明初有一种酷刑是将罪人剥了皮，而用草填实人皮，叫作剥皮实草。

第三十六章

商州是陕西省东南地区的行政中心，如今又成了进攻商洛山的官军根据地。从去年十二月开始，李自成就派袁宗第率领一支人马驻扎马兰峪，抵御官军来攻；又经常从这个地方派人去到商州城内，打探官军消息以及商州以外的重大新闻。

但是马兰峪这个重要地方，由于官军势大，闯王已经下决心要放弃了。他的这个不得已的决策，暂时还只有高夫人和刘宗敏知道，对众将秘而不宣，怕的是会影响士气并引起种种猜测。高夫人在马兰峪听刘体纯详细禀报了一天来商州官军的动静以后，就叫体纯带着她在寨里寨外各处走走，对将士们道着辛苦，鼓励士气。但是想着这用大石修补得又高又厚的寨墙和碉堡都要拆毁，房屋得烧光，寨外的木栅和鹿角也得拆除，不免心中难过。她暗自想到：两个月来，正因为这地方地势险要，防守严密，使商州的敌兵不敢从这条路上进犯，而今却要在敌兵来到前不战而退，让官兵去占，假若不是将士多病，宋家寨捣鬼，何至如此！

高夫人和刘体纯带着一百名左右的骑兵，沿着丹水峡谷往东，深入商州附近，立马在草木葱茏的高车山上，察看官军动静。如今商州果然是大军云集，气象和往日大不相同。城西门外新扎了三座营盘，每座营盘中有一根旗杆比树梢还高，大旗在空中飘扬。从营寨里隐约地传过来人唤马嘶。凭经验，高夫人判断每座营盘驻扎有千人以上，同刘体纯派探子探明的人数相符。她望了很久，经刘体纯一再催促，才勒马回走。刚离开高车山不到三里远，遇见了官军的小股游骑。隔着一道深谷，互射一阵，各自走开。

奔波了差不多一整天，如今高夫人一行人马正在往回走，离老营不远了。忽然从前面传来一声熟悉的马嘶，随即高夫人的玉花骢也竖耳，振鬣，高声嘶鸣。她心中奇怪："他怎么会在这儿？"慧梅在马上高兴地说："夫人，是乌龙驹的叫声！"高夫人没有作声，只是在马上加了一鞭。她不相信是闯王来到岭上，而猜想着也许是马夫骑着乌龙驹来这里遛马。片刻之后，一行人马穿过密林，登上岭头，才看见果然是自成带着一群亲兵立马在漆树林中等她，不觉一惊，赶快问：

"出了什么事儿？"

自成含笑回答："什么事儿也没出。我很久不骑马，也没出过寨，闷得心慌，今天随便骑马出寨看看。"

"随便骑马出寨看看？劳复了怎么好？"

"骑马出来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会劳复的。商州那边有什么新动静？"

高夫人淡淡一笑，说："看样儿，官军在两三天以内就要大举进犯啦。"

自成并不细问，只是点点头，随便说一句"回去谈吧"，策马而去。高夫人把缰一提，镫子一磕，紧随在他的背后。看见他骑在马上的模样有点疲困，分明是强作精神，她不免暗替他的身体担心。

马队下了岭头，踏上一段青石路，转入峡谷，蹄声特别响，从对面峭壁上荡出回声，而两岸松涛澎湃，与蹄声相混。走完青石小径，转出峡谷，看见吴汝义带着一个亲兵飞马迎来，闯王和高夫人都觉诧异。等吴汝义来到面前，自成问道：

"有什么事？"

吴汝义没有说话，催马更近一步，把一封书子呈给闯王。闯王看了书子，脸色一寒，浓眉一耸，随即把书子揣进怀中。高夫人小声问：

"什么事？"

"没有什么，回去商议。"

高夫人不好当着众人多问，心中明白一定是发生了意外变故，对义军很不利。

“明远在老营么？”闯王向中军问。

“在，总哨刘爷也同他一起来了，等着见你。”

“那个曹子正你看见了么？”

“我从射虎口回来以后，正要审问他，恰好刘爷和明远来啦。我们三个人一起审问。他起初不肯吐实话。后来打得皮肉开花，他支撑不住，才将他这次偷偷回来的意思说了出来。他的口供十分要紧，回老营向你禀报。”

闯王将鞭子一扬：“走，咱们快回老营！”

大家策马望老营的山寨奔去。在苍茫的暮色里，一溜烟尘滚滚，马蹄声急。

匆匆地吃过晚饭，堂屋里只剩下李自成、高夫人、刘宗敏和刘芳亮。在一盏豆油灯下，他们仔细研究局势。现在十分明白：官军为防止义军突围往湖广与张献忠会合，已把重兵摆在武关，并且有一个总兵官率领两千人进驻桃花铺，粮草也日夜不停地向桃花铺运送。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已经到了武关，看来官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是白羊店。另外，商州和龙驹寨两地都集中了很多官军，蓝田的官军也在向南移动，嶢岭已到了一千多人。显然，官军看准了义军兵力单薄的弱点，准备几处同时都动，使义军多处挨打，力量分散，不能够互相策应。郑崇俭和丁启睿还有一着狠棋，就是收买王吉元，以便在战争进行到最吃紧时，突然从宋家寨出动乡勇和官军，袭破闯王老营。

李自成怀中还揣着从石门谷来的紧急书信，没有让刘宗敏和刘芳亮知道。吃晚饭时他已经听了曹子正的口供内容，看了吴汝义记录的一张名单，共有十几个人。其中有的已经同曹子正暗中勾手，有的是曹子正打算勾引的人。他们遵照宋文富的指示，将在官军开始进犯以后，放火起事，响应官军。自成临时想起来这件事必须急办，就将吴汝义叫进来，吩咐他派人将这张名单送给马世耀和牛万才，命他们在今夜天明以前将所有名单上的人捉到斩首，不许逃脱一个。吴汝义怕自己没有听清楚，问道：

“曹子正想去勾引的人也杀么？”

刘宗敏不等闯王回答，不耐烦地说：“管他是不是已经勾上手了，都不是善良百姓。如今是特别吃紧关头，宁可多杀几个，免留祸患！”

闯王摇头，沉吟说："你斟酌办，只杀那些想为官军、乡勇做内应的。"等吴汝义走后，他望着刘芳亮说：

"如何保住商洛山不落入官军之手，我已经想好了主意，也告诉捷轩知道了。目前咱们战兵很少，只能将主要兵力摆在南路，交你使用，要在白羊店以南对郑崇俭亲自督战的官军迎头痛击。这是打蛇先打头之策。虽然从南路来犯的官军人数多我几倍，可是从桃花铺到白羊店之间八十里山高林密，到处可以埋伏，可以截断官军后路。明远，你无论如何要在白羊店南边给郑崇俭一点教训。这头一炮至关重要，就等着你放响了。"

刘芳亮说："我将尽一切力量给郑崇俭一点教训。可惜，我的人马还嫌少了一点。倘若……"

闯王不等他说完，笑着说："如今就指望你以少胜多啊！孙老幺不是已经带着四百名义勇开往白羊店去了么？"

"我在路上遇见了。"

闯王想了一下，又说："好吧，还有一千二百名义勇，全数给你，老营一个不留。另外，我已经决定从马兰峪抽调四百人，星夜开往白羊店，交你指挥。你必须在白羊店南边打个大胜仗。你打了个胜仗，挫了郑崇俭的锐气之后，立刻将大部分人马撤回。从白羊店往商州去有一条人迹罕到的小路，你知道如何走么？"

"我已经派人去寻找过这条小路，有几个地方没法骑马。"

"没法骑马的地方，想办法牵着马走过去。"

"叫我从白羊店去进攻商州么？"

"不是。商州的官军一旦向西进犯，刘二虎就从马兰峪向后撤，将官军引到野人峪的前边。你要率领人马走那条人迹罕至的小路插到商州和马兰峪中间，直奔马兰峪。等你杀到马兰峪，二虎再从野人峪杀出去，将丁启睿这一股官军杀败。等杀败了丁启睿，你走麻涧和智亭山的大路回白羊店，再打郑崇俭。如果能使郑崇俭再吃一个大败仗，我们在商洛山中半年内可以平安无事。半年之后，瘟疫过去，将士们的病都好了，咱们就可以突围出去，大干一番。"

刘芳亮说："你这个用兵方略，捷轩已经对我讲了。我担心的是，龙驹寨的官军已经增加到两千左右，可是防守这一路的义军能战的只有四百人，且无大将指挥。倘若这一路有失，白羊店的后路被截断，你的全部妙计都吹了。从南到北，我军在商洛山中占据的地方有两百里以上，一处有失，首尾不能相救。"

闯王说："我想，官军从中间进攻，不外三路：一是从马兰峪往西来，过野人峪进攻我们老营；二是从宋家寨过射虎口来攻老营；三是从龙驹寨

往西攻智亭山，截断白羊店的后路。前两路你都不要担心，老营可以万无一失。龙驹寨那一路，确是要紧。我已经调摇旗从山阳境内星夜赶回。他手下有五百人。调他带三百人驻扎智亭山，防御龙驹寨的官军进犯。三百人自然太少，但智亭山往东去地势险，另有四百人马驻守。合起来共有七百人马，摇旗又是一员战将，只要在官兵开始进犯后三天以内能守住智亭山寨，一盘棋都活了。”

“摇旗……你最好叫他去白羊店，对郑崇俭猛冲猛打，将智亭山交给我守。有这七百人，我敢立下军令状，保白羊店的后路万无一失。”

“不。我这次叫你回老营来，就是为着一则当面告诉你作战机宜，二则当面任命你做南路征剿官军主将，摇旗为副，以便把白羊店和智亭山两地的指挥统一起来。”

刘芳亮沉吟半晌，笑着摇摇头，说：“闯王，你的主意很好，只是一件，请不要派我做南路主将。萝卜掏宝盒，我不是合适材料。”

刘宗敏把双眼一瞪，说：“怎么，老弟，害怕挑起来这副担子？哼，闯王还没有叫你立军令状，你就想打退堂鼓！”

刘芳亮是一个容易红脸的人，听了这句话，登时脸红得像倒血一样，回答说：“刘哥，看你说的，好像我真的怕挑担子。如今局面艰难，正是我出力拼命时候，怎么会在敌人面前夹起尾巴往后缩？你这话，可把你老弟笑话扁了！”

“那么你为什么要推辞主将不干？”

“我知道自己不是主将材料，怕挑不起这副担子，坏了大事，倒不如只做一员战将为好。”

“你说的算个屌！老弟，别胡扯啦。将士们爱戴你，闯王信任你，你怕什么？你不想干，难道想叫我带病上阵么？嘿，真是！”

李自成看出来刘芳亮心中有话不愿说出口，赶快笑着插言说：“捷轩，你莫把明远的话认得太真。他是个细心谨慎人，又很谦逊，如今把关乎商洛山中安危的重担子交给他，他自然要推辞推辞。军令大似天，你还怕他会不服从军令么？”他转向刘芳亮，说：“明远，白羊店的路程远。军情紧急，我不留你。要是你没有别的话，现在就动身走吧。”

芳亮不敢耽误，立刻告辞起身。自成把他送出大门，拉着他的手，低声问道：

“刚才在捷轩面前，我看见你好像有什么话不敢说出口，是不是？”

“捷轩的脾气急躁，所以我有句话不敢说出。”

“一句什么话？”

芳亮苦笑说：“闯王，我怕郝摇旗做我的副手他心中未必服。倒不如让他做主将，我听他的，免得坏事。”

关于郝摇旗可能心中不服的问题，闯王事前也有点担心，但倘若派郝摇旗做南路主将，问题更多，所以他反复考虑，只能如此决定。听了芳亮的话，他没有多做解释，回答说：

“你只管放心好啦。我限定摇旗明天一早赶来老营，当面同他谈谈。摇旗身上有毛病，我清楚，可是我的话他还听从。”

芳亮不好再说什么，上马走了。李自成回到上房。刘宗敏向他问道：

“明远又说了什么？”

“他别的没说什么，就是担心摇旗未必肯听他指挥。”

“扯淡！家有家规，军有军规。只要闯王有令，谁敢不听指挥？好吧，既然他俩平日面和心不和，怕临时闹别扭坏了大事，我替你去督战吧，看谁敢不齐心！”

闯王忍不住笑起来，说：“明远不敢在你面前露出那个话，正是怕你发了茅草火性子，要带病亲自督战。果然给他看准了。”

宗敏把小簸箕似的右手猛一挥，说：“大敌当前，咱们兵力有限，偏他们两个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你我都不去，这个仗怎么取胜？”

“你现在不用着急。明天摇旗来见我，倘若他对明远做主将果有不服之意，你我再决定谁去不迟。”

高夫人说：“我对摇旗也不很放心。他不像一功、补之、明远这些人规规矩矩，要他们往东他们决不肯往西。就以去年冬天摇旗离开商洛山那件事说，虽然他今年过了端阳又回来了，可是我心中总觉不好。别人都能够留在你身边吃苦，熬过那几个月，他为什么不能？这一点就不如一功他们！”

自成说：“世上人形形色色，秉性各自不同。对摇旗这号人，不要多挑小毛病。也不要只觉得咱们几个亲近的人是金不换，别人全是生锈的铁。”

宗敏接着说：“这话也对。纵然是生锈的铁，百炼也成钢。对朋友嘛，不要只说人家一身白毛翼，不说自己是旱孤桩 [1] 。”

高夫人听他们两人这么说，就不再说别的了。宗敏站起来要走。自成想把藏在怀中那封紧要书信掏出来同宗敏商量，但又想着他的身体还很虚弱，怕他会动肝火，犹豫一下，决定暂且瞒住他。刘宗敏临上马时，对闯王说：

“眼下幸好是石门谷还没有出娄子，使我对北边这一头还勉强放心。听吴汝义说，王吉元今夜要来老营。我本想等等他，可是两个太阳穴痛得很，我只好不等了。我最放心不下的也就是射虎口这一路！”

闯王说：“你快回铁匠营安心睡觉，不要劳复。我等着王吉元，大概他马上会来到了。”

当刘宗敏对李闯王提到石门谷时，石门谷山寨中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高夫人回到老营时，悄悄地问过中军，得知那一封书子是从李友那里送来的，情况严重。看见自成一直瞒着宗敏和芳亮，她自己也一字不提。等自成送走宗敏回到上房来，她迎着他问：

“李友来的书子说杆子们要鼓噪，这事非同小可。你打算怎么处置？”

自成把脚一跺，骂道：“这群王八蛋，指望他们在北路堵挡官军，没想到贼性不改，扰害百姓，坏我闯王名声，还打算挟众鼓噪！我很不放心，那个挟众鼓噪的坐山虎说不定是受了官军勾引，才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闹腾起来。”

高夫人劝道：“在这样紧要时候，你千万要忍耐，设法把乱子平息下去。如今咱们人马有限，已经是面前起了火，万不能让背后再冒烟。万一激出变乱，咱们就没法全力对付官军，这商洛山中怕也不能立住脚啦。”

闯王虽然气愤，但是也认为暂时只能用安抚办法把大事化为小事，渡过目前难关。他点点头，叹了口气，转向一个亲兵说：“请中军快来！”

李自成坐在灯下写了封信，打个哈欠，抬起头来，看见吴汝义已站在旁边，随即站起来说：

“子宜，你立刻动身，越快越好，赶到李友那里。务须在明天早饭以前赶到。”

“是，一定赶到。”

“如今黑虎星没有回来，那一千多杆子弟兄，情形有点不稳，也不守纪律，不断骚扰百姓，近几天，打家劫舍和奸淫妇女的事儿连着出了几宗。昨天夜里李友得到百姓禀报，知道有几个人正在一个村庄里强奸民女，带着弟兄们去赶他们走，不想他们竟然同李友动起手来，当场给李友杀死了两个，又捉到三个，都重责一顿鞭子，割去耳朵。今天上午，杆子中群情汹汹，扬言要找李友报仇。你看，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出了岔子！”

“闯王，我到了那里怎么办？”

“李友的脾气太暴躁，叫他立刻滚回来，免得激出变故。你留在那里……”

吴汝义一惊：“我……”

“你只要能够在五天以内同杆子们相安无事，就算你立了大功。五天以外天塌下来与你无干。”

“要是他们不听约束，仍旧抢劫奸淫呢？”

“我给窦开远和黄三耀写了一封书子，你带去亲自交给他们。”自成把书子交给汝义，接着说，“我在书子上嘱咐他们想法约束部队，以剿兵安民为宗旨，不可扰害百姓。我还告诉他们目前局势紧急，商州和武关的官军一两日内就将大举进犯，蓝田的官军也有从峣关进犯消息，嘱他们务必齐心齐力，杀败官军。至于昨夜的事，等杀败官军之后，我一定亲自前去，查明实情，秉公处理。”

“听说窦开远是个老好人，黄三耀自己手下没有几个人，威望也不高，近来又染病在床。黑虎星托付他俩率领众家杆子，可是众家杆子并不真正服从他们。万一他二人弹压不了……”

闯王挥手说：“你去吧。万一下边鼓噪，他俩弹压不住，或者知道有人暗降官军，你火速回来禀报，我另想办法。窦开远这个人深明道理，黄三耀也很有血性，只能靠他们安抚众人。那个诨号铲平王的丁国宝，原来不是坏人，起小就吃苦受折磨，几个月前才拉杆子的。看李友的书子上说，他跟着坐山虎一道鼓噪，纵部下抢劫奸淫。你去石门谷，要想办法单独见他，晓之以大义，劝他回头。他手下的人多，只要将他拉过来，坐山虎就无能为力了。你快走吧。稍迟一二日，官军进入石门谷，事情就难以收拾了。”

“闯王，王吉元已经来了，有要紧情况禀报。”

“叫他进来！”

吴汝义走到院里，向王吉元招一下手，匆匆地走出老营，吩咐四个亲兵赶快备马。

王吉元由李强带着，走进上房。闯王没等他开口就急着问道：

“宋家寨有什么新动静？”

王吉元回答说：“回闯王，听说今天上午丁巡抚又派了那位姓刘的官员来

到宋家寨，密谈很久。中午宋寨主设宴款待。这个官员后半晌才回城去。据说是丁巡抚说的，只要宋文富助官军进攻老营，就保举他实授商州守备之职，挂参将衔。他龟孙贪此前程不赖，又不离开家乡，就满口答应啦。他自己手下的乡勇多病，又不愿官军进寨，打算明天从商州城边两个山寨中各借三百名乡勇。另外，他杂种巴不得我上他的钓钩，今天黄昏以后，重新对我许愿，下了大的赌注。”

高夫人笑着问：“又许的什么愿？”

王吉元说：“我先不说杂种们许什么愿，先说说马二拴的事。今天前半晌，我按照夫人你的计策，把马二拴叫到僻静处，对他说：‘二拴，如今风声十分吃紧，由你家三婶儿来回传话太绕弯儿，多耽误事！再说，如今不是平常时候，我放她随便来往，倘若老营知道，起了疑心，我脖子上可只有一个脑袋，你三婶儿的脑袋也不多。你去宋家寨找宋寨主，传我的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心腹人，有什么话由你传递，这样就直截了当，不会误事，也不会漏风。守关口的和路上巡逻的全是我心腹弟兄，他们绝不会泄露出去。你只管把狗心放在驴肚里，大胆来往。宋家寨有什么动静，你得老实告我说，不许把我蒙在鼓里。你要是隐瞒不报或者所报不实，兄弟，休怪我对不起你。你得罪了我，纵然你自己能逃脱我的手，可是逃了和尚逃不了寺，你的家搬不走，你的老娘和老婆别想逃脱我的手。给，二两银子，拿去花吧。’该死的，高高兴兴往宋家寨去了。黄昏时他回到射虎口，除带回宋文富对我许的愿，还把宋家寨中的新动静告诉了我。”

闯王哈哈大笑，说：“俗话说打鬼就鬼，你们倒是很会用鬼。”

吉元接着说：“马二拴说，只要我肯率领手下人马投诚，引乡勇前来袭破老营，就给我三千两银子，还保荐我做个游击将军。倘若能捉拿住你们二位，官加三级，赏银加倍。”

闯王点点头，说：“看起来，他这一宝是押在你身上啦。你答应了么？”

“我还没有答应。我说这事太大，让我再同几个亲信商量商量。我还说，我虽然原是八大王那边的人，可是自从去年冬月间来到闯王这里，闯王待我恩重如山，人家亲叔伯兄弟犯了罪就推出斩首，我犯了死罪不但饶了一命，还蒙他推心置腹，重用不疑。如今要我拿三千两银子就出卖闯王，我的良心实在说不过去。马三婆的侄儿说：‘你在李闯王这儿不过是个小校，一投诚就成了将军，前程无量，荣身耀祖，还不便宜么？难道你瞧不起游击将军也是朝廷的堂堂武官？’我说，‘屁！这几年跟着八大王南征北战，老子见过些大世面，也亲手宰过几个朝廷的堂堂命官。说实话，我根本不把这职衔放在小眼角。如今宋寨主自己还不是朝廷命官，却答应保举我做游击，哼，巡抚大人给的札子[2]在哪儿？我可不愿意买后悔药吃，不愿意画饼充饥！’他听了我的话，就说他再回寨去向宋寨主回话。闯王，夫人，我看宋寨主明天早晨一准差他再来，定会满口保我黑子红瓢[3]，不惜加官加银，掏大价钱买我。我特来请示：是

不是明天就佯装答应？”

闯王问：“你今晚来老营，有人知道么？”

“我只带一个亲兵，装作到山口巡查，从小路来的老营。”

“如今万万不能给宋家寨知道你是反间之计。倘若事不机密，你就要吃他们的大亏，咱们想将计就计也瞎了。”

“请闯王放心，我看他们并没有疑心。”

“好，既然这样，明天你就答应。你务必弄清楚他们打算什么时候来偷袭老营，共出动多少乡勇，宋文富是不是亲自前来。吉元，要是能引虎出山，把宋文富兄弟诱到老营寨外，就不难把他们活捉过来。宋家寨是插在咱们肋巴上的刀子。捉到他们，就能够破宋家寨，纵然破不了，也不能为害了。”

“闯王，宋文富已经死心塌地同咱们为敌，像吃了迷魂药，一心来破老营立大功，诱他到老营寨外不难。只是我那里只有二百弟兄，力量单薄……”

“你身边人手少，不用担心。到时候，老营的人马全出动，由我亲自指挥，决不会让他漏网。如今要紧的是不要叫宋文富看出你的破绽，不要得罪马三婆，引起她的疑心，还要千万哄住马二拴，玩得他在咱们手中陀螺转。明天你不要再来老营。我派尚神仙明天上午去你那里为弟兄看病，你把话悄悄告诉他好了。”

王吉元走后，李自成又从怀里把李友的非常潦草而简单的书信掏出来，凑近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看，想从字里行间多看出一些问题。高夫人望望他的病后虚弱的脸色，生怕他会劳复，低声说：

“已经半夜啦，你还不上床歇息么？”

闯王站起来，说：“但愿石门谷在五天以内不出大乱子，让咱们一心一意地杀退官军！”

他走到院里，挥手使李强等都去休息，独自在院里踱了一阵，闷腾腾地回到屋中就寝。他刚刚睡熟，刘体纯就从马兰峪来到老营。马跑得浑身淌汗，一片一片的湿毛贴在皮上。他不仅是奉命来接受作战机宜，也是来向闯王和高夫人面禀紧急军情。高夫人被一个值夜的女兵唤醒，慌忙来到院里，向体纯小声问了几句，感到情况紧急，就去把闯王叫醒了。

[1] 旱孤桩——民间对旱魃的俗称。因为迷信传说的旱魃只有二三尺高，头和身子一统笼，像根桩子，所以称作旱孤桩。又传说它长了一身白毛。

[2] 札子——明、清时代，委任状叫作札子。

[3] 保我黑子红瓤——意思是保我一定如意。西瓜不熟，子是白的，好西瓜多是黑子红瓤。

第三十七章

李自成毕竟是久病初愈，经不起劳累。昨天在崎岖的山山谷谷中颠簸半日，晚上又熬到三更以后，所以睡在床上，只觉得浑身酸困，尤其两胯和腰部特别困疼。为着不使桂英为他操心，他没有发出来一声呻吟。加上心中有事，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折腾很久，才开始蒙眬入睡。正在梦中同官军厮杀得难分难解，忽听有人在耳边呼唤，他忽地坐起，一边探手抓到花马剑，一边带着睡意问道：

“什么事？是官军进攻了么？”

“不是，是二虎来啦。”

自成怔了一下，完全醒了，把手中的宝剑往床上一扔，自己也觉得好笑。他正要下床，刘体纯已经进来，弓着身子说：

“闯王，你不用起来。听了你的指示，我马上就赶回马兰峪。”

自成虽觉浑身酸困，但还是跳下床来，问道：“我叫你抽出四百人增援白羊店，已经去了么？”

“已经动身了。”

“夜间官军有什么动静？”

“据探子报称，黄昏时候从潼关又来了六百官军，连原有的算起来，在商州共有三千七百人。抚台行辕的人扬言说，还有五千官军将在一两日内从河南开到。一更时候，又有五百多官军开出商州西门，去向不详。城里传说宋文富已经受了商州守备之职，同官府合成一气，答应官军假道。我很担心这五百多官军是潜往宋家寨去的。要是果然如此，不唯老营须要小心，我在马兰峪也会两面受敌。”

听完禀报，自成含笑问道：“如今你手下连马夫算上只有五百多人，你打算如何迎敌？”

“倘若官军从商州来攻，我就凭险死守。马兰峪的寨墙很好，布置得也挺周密。只要我刘二虎在，决不使敌人攻占马兰峪。”

“要是宋文富从你的左边过来，抄断你的后路呢？”

“现有王吉元率领二百弟兄防备宋家寨。请闯王再派三百人去帮助他。死守山口。只要宋家寨这条路敌人过不来，我的后路就不会断。”

闯王收起笑容说：“如今咱们老营也空虚。倘若宋家寨让官军假道，不唯马兰峪后路会截断，老营也有危险。我叫你来老营没有别的指示，就是当面告诉你：必须赶快从马兰峪向后撤，死守野人峪。宋家寨从前吃过官军大亏，纵然宋文富决心同咱们作对，我看他也未必肯答应官军假道。不管怎样，我现在正用计对付宋文富这个王八蛋。倘若我的计被他识破，你已经撤到野人峪，也就不怕他抄断后路。只要你能守住野人峪，同老营容易呼应，一旦宋家寨出动人马，就好对付。”

“马上就撤退？没有看见官军的影子就往后撤？”

“对，撤。一定要在官军进攻之前就撤退，免得临时且战且退，乱了脚步，还受损失。”

“这半年我们把马兰峪的山寨修得很坚固，丢给官军……”

“你们在撤退之前，把寨墙拆毁，不要留给敌人。人手不够，就叫附近老百姓都来拆，把乱石堆在路上。如今火药很金贵，不许放迸。撤到野人峪以后，官军来攻，只许你施放炮火弩箭，或用滚木礌石打他们，不许你出战。等到明远在武关一路取胜，我自然会下令出击，还要亲自督战。到那时你杀得越猛越好，让你一直杀到商州城边。”

刘体纯完全猜出了闯王的作战意图，不禁心中一宽，从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说道：“闯王放心，我一定坚守野人峪，万无一失。”为着军情十分紧急，他当即告辞，到老营大门外同亲兵们上马走了。

离天亮还早，公鸡才叫头遍。高夫人劝闯王再去床上睡一阵，但是他摇摇头，皱着眉头在房里徘徊。过了会儿，高夫人又劝他躺下休息。他停住脚步，脸色沉重地望着夫人，悄悄问：

“你看，宋家寨会不会让官军假道？王吉元是不是受了宋文富的骗？”

“咱们宁可多向坏处打算，多加提防，不可有一分大意。”

自成点点头，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躺到床上，等候天明。过了不久，乌鸦开始在树上啼叫，窗色泛青。他一跃而起，匆匆漱洗完毕，正要亲自去找老医生谈件事情，忽听一阵纷乱的马蹄声来到了老营门外……

许多天来，郝摇旗防守在山阳附近。那儿只有一千多官军，没有力量进

犯。摇旗总觉得自己不被重用，心中郁闷，常常喝酒骂人。昨夜忽得闯王派人传令，要他火速带一部分人马开往智亭山，并在队伍出发后亲来老营听令。他知道大批官军已经出了武关向商洛山区进逼，白羊店十分紧张，所以想着一定是闯王派他去抵御郑崇俭，不觉猛拍了一下大腿，说："好啦，闯王到底认识咱郝摇旗是一个有用的人！"至于为什么派他去智亭山而不去白羊店，他猜想一定是因为闯王认为智亭山是通往武关和龙驹寨的咽喉，主将驻守这个地方才容易两面兼顾。他立刻点齐三百精兵交给一个偏将，自己便连夜往老营来了。

闯王迎到天井里，拉着他的手说："摇旗，你来得真快！人马都动身了么？"

"人马已经上路啦。怎么，马上要厮杀么？"

自成点点头，拉着他走进上房，说道："摇旗，又得你辛苦一趟。"

"辛苦？咱当武将做的就是这号买卖，一到打仗的时候就精神来啦。嫂子，你说是么？"郝摇旗转向笑着迎他的高夫人问。

高夫人一边替他拉小椅子一边说："锣鼓已经响起来，这出武戏就等着你唱啦。"

坐下以后，自成说："摇旗，目前这个大战是咱们在商洛山生死存亡之战。听说郑崇俭将到桃花铺，南路的官军就由他亲自督战……"

不等自成说完，摇旗就接着说："我操他姓郑的八辈儿老祖宗，让他狗日的亲自来试试吧，没有便宜叫他捡！"

自成笑着说："老弟，你也不要大意。这次郑崇俭调集了一万多人马，其中有从榆林调来的两千边兵。从西安、三原各地调来了三千多训练有素的人马，不可等闲视之。要杀退他们的进犯，需要经过几场恶战，并非轻而易举。"

"尿！榆林来的边兵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我知道他们一顿能吃几个馍，刀砍在身上一样流血，并不是铜头铁额，刀剑不入。难道他们手里拿的刀能够杀人，咱们手里拿的刀只管切菜？"

"老弟，你说得很对。他们手里拿的兵器是铁打的，咱们手里拿的兵器也不是木头削的。不过目前咱们困难的是人马太少，还得几下里应付敌人。"

摇旗跳起来说："李哥，你，你不要担心咱们的人马少嘛！官军虽说人多，一到打起硬仗时，狼上狗不上，有几个真心卖命的？你李闯王手下的人，谁不是一听见杀声起就奋勇向前，丢掉脑袋连眼皮也不眨？我说，李哥，别担心咱们人少。这里地势窄，不像平地，人马少啦厮杀起

来反而不至于互相拥挤，互相碍事。以少胜众，就靠一个勇字。”

李自成笑着从小椅上站起来，拍着郝摇旗的肩膀说：“妥啦，有你这员猛将，我对武关这一路就不用担心啦。”

“李哥，南边这一路，我郝摇旗包下啦。倘若抵挡不住，让郑崇俭这个婊子养的攻进来，你把我的这个吃饭家伙砍下来，挑在枪尖上游营示众。”

自成笑着点点头，正想向摇旗说明已经决定命刘明远做南路主将，看见李来亨走进二门来，就把冒出嘴边的话咽了下去。等来亨走到上房门外，他沉着脸色问道：

“来亨，大清早，你不好生练功，来做什么？”

来亨规规矩矩地立在门槛外边，说着：“我爸爸一夜不放心，不断问官军有什么动静。全家上下都瞒着他，只说官军没有什么新动静，一时还不敢向商洛山中进犯。刚才他发了脾气，把全家上下骂了一顿，叫我立刻来问问二爷、二奶，务要把真实军情问清楚，不许我回去隐瞒一句。”

自成想了一下，决定不再对李过隐瞒。但是军事机密，他不愿使来亨传报，也不愿全部让摇旗知道。他转过头去，望着高夫人说：

“你去当面对补之说清楚吧，也问问他的意见。你顺便找到子明，把王吉元那里的事情告诉他，请他一吃过早饭就辛苦一趟，到吉元那里替弟兄们看看病。”

高夫人没有说别的话，到厨房里嘱咐一下，同来亨一起走了。

“摇旗，”闯王含笑说，“明远从崤函山中回来以后，一直防守武关一路，地理熟悉，也深得将士爱戴。昨天他回到老营来商议军事，请求派你去帮助他。虽然他是正，你是副，可是他对你十分尊敬。如今全军安危，商洛山中的祸福吉凶，都挑在你们两人的肩上。你去到智亭山千万同明远和衷共济，使这一仗旗开得胜。明远十几岁就跟我一道起义，跟你也是老朋友。他对人谦虚和气，一定会同你处得很好。昨天他提出来让你做主将，我同捷轩都认为临敌易帅不大好，没有答应。”

郝摇旗感到心中很不愉快，问道：“捷轩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还没有完全复原。”

“能够骑马出来了？”

“昨天是他第一次骑马出来。”

“慢慢骑马活动活动也好，听医生的鬼话光闷在屋里也不是他娘的好办法。闷得久了，不见见太阳吹吹风，人也会发霉的。何况是捷轩那号人，怎么不闷得慌？”

看出来郝摇旗的神色不像刚才高兴，又见他把话头扯到别处，李自成也就不提这一章了，只把作战方略扼要地告诉他，随即就谈起别的问题。等高夫人回来，老营中就开饭了。

平日吃饭，双喜、张鼐、老营的中军、总管和其他头目，都同闯王和高夫人坐在一起，有时男女亲兵们也抱着碗蹲在周围，像一个大家庭。但今天早饭却较清静。高夫人为不妨碍闯王和摇旗谈话，叫别的人都不来上房吃。自成叫桂英取了二斤烧酒，款待摇旗。老营中的伙食一向不好，今天早晨特意为摇旗杀了一只公鸡。自成替摇旗斟满一杯酒，替自己斟了半杯。他们各自用中指在杯中蘸了一下，向桌面上点了三点[1]，然后举起杯来。自成说了一声“请！”看着摇旗把满杯酒一饮而尽，自己却只用嘴唇在杯口咂了一下。高夫人赶快替摇旗斟满杯子，跟着用筷子夹了一块鸡大腿送到他面前，笑着说：

“摇旗，你知道咱们老营中平日是什么生活，并不比弟兄们多用一分。自从你李哥大病回头，能够起床，为着他将养身体，只炖过一只乌皮母鸡，以后他就不许再为他杀鸡子。今日因为你要上阵，我特意吩咐杀一只鸡子款待你。”

郝摇旗说：“嘿，李哥，你真是！身体是本钱。咱们要在马上打江山，没有好本钱能行么？病后要好生保养，别说炖一只鸡子，就是给你炖十只鸡子——嗨，炖十只凤凰也应该！”

郝摇旗见闯王夫妇对他这么好，又喝下去几杯烧酒，心中舒畅，恢复了初到老营时的精神。他夹起一块鸡翅膀，连骨头喀里喀喳地嚼碎，咽下肚里，左手端起来满满的酒杯，右手拍拍敞开衣服的、带着几处瘢痕的光胸脯，大声说：

“李哥，你放心。自从咱们高闯王死后，我谁也不佩服，就只佩服你李闯王一个人。我郝摇旗虽是粗人，还知道什么是朋友义气。你待我一尺，我报你一丈。你既然叫我做刘明远的副手，我决不会三心二意，遇事给他小鞋穿。你放心好啦！”说毕，把酒一口喝干，自己掂起壶来斟。

闯王笑着，连连点头，又同高夫人交换眼色。他们的心放下了。

但是郝摇旗走后不久，闯王的心又放不下了。他想，万一在紧急时候，郝摇旗任起性来，同刘芳亮意见不合，怎么好呢？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高夫人，而桂英也有同感。想了一下，他说：

“兰芝还在病中，我本来不打算让你离开老营，可是，可是……”

高夫人说：“你别吞吞吐吐啦，快吩咐吧。如今是什么时候，我还能老守在女儿的病床旁边！”

“你去白羊店督战好不好？”

“你的意思是，有我在那里，摇旗不至于不听明远的指挥？”

闯王点点头。

“好吧，”桂英说，“我现在就动身。可是你得听我一句话，你千万要听从。”

“一句什么话？”

“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像这样夜里不睡觉，日夜操心劳累，怎么得了？我走之后，你千万睡一觉，千万不要再骑马乱跑。”

“好，我马上就睡觉。我浑身酸困，两边太阳穴也疼痛，马上睡觉。”

高夫人稍事准备，把双喜和张鼐留在闯王身边，把慧英留在老营陪伴兰芝，率领着张材和慧梅等一群男女亲兵上马出发了。

闯王吩咐总管，立刻准备两只山羊、一口肥猪、两坛烧酒，派人送往清风垭，犒劳黑虎星留下的三百弟兄，并通知说，他下午将亲自去慰劳他们。他又告诉双喜和亲兵们，不管是石门谷方面有什么新消息或老神仙从王吉元那儿回来，都立刻叫醒他。然后，他躺下睡了。他做了许多离奇古怪的梦，有一半梦是在打仗。听见耳边有人呼唤，他一乍而醒，睁开眼睛，见双喜立在床前。

“老神仙回来了么？”自成连忙问。

不等双喜说话，尚炯在当间回答道：“闯王，我回来多时啦。看见你睡得很好，我不让他们惊动你的驾，到补之那里坐坐又来。”

闯王一边下床一边问：“什么时候了？”

双喜说：“已经晌午啦。”

李自成赶快来到当间，问王吉元那里有什么新的消息。尚炯说：

“今天一清早，马二拴引着二寨主……”

“什么二寨主？”

“就是宋文富的叔伯兄弟宋文贵，人们都称他二寨主。他们对吉元说，夜间得巡抚大人钧谕：只要吉元实心投诚，带领官军同乡勇袭破闯王老营，就立予重赏，实授游击，外赏纹银三千两，其余投诚立功的大小头目，一体分别叙奖。倘若能擒斩闯王夫妇，另行重奖。”

“怎么还有官军？”

“宋文富因怕自己力量不足，乡勇又不曾经过硬仗，已经要求官军派二百人到宋家寨。不过这二百人要听他的指挥，以他为主，与官军假道不同。他怕尾大不掉，不敢要多的官军。他自己寨中除留下守寨的能够出三百乡勇，再从别的寨里借六百乡勇，共有九百上下。加上二百官军，共约一千一百人之谱。”

“决定什么时候来袭取老营？”

“宋文贵说就在一两天内，到时候巡抚将亲自下令。”

自成转向双喜问道：“石门谷有消息么？”

“我吴大叔走到大峪谷时派一个人回来禀报，刚刚飞马赶到。”

“快把他引来见我！”

那个弟兄原是驻扎在大峪谷的。据他说，昨天夜间听说石门谷出了变故，但是消息很乱，到他动身时还没有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军吴汝义到了大峪谷，知道石门谷的情况已乱，并听说官军已经有一千多人马过了蒉山 [2] ，向石门谷进逼，就派他飞马来老营禀报。闯王问道：

“吴中军现在哪里？”

“他在大峪谷稍停一停就往石门谷去了。”

闯王挥手使来人退出，留下尚炯吃饭。吃饭时，他同医生把宋家寨方面的情形研究了一下，请尚炯饭后就去铁匠营，把石门谷和宋家寨两地的新情况告诉宗敏。他说：“子明，我本来不想让捷轩多操心，可是事已至此，完全瞒住他也不好。你对他说的时候，只说石门谷的事不会闹大，吴汝义一到就会平息。”医生一放下碗，赶快骑马往铁匠营去了。自成想趁医生离开老营山寨，立刻往清风垭去安抚军心，但是他对石门谷的情况极其放心不下。想了一阵，他把双喜叫到跟前，神色严峻地望着双喜的眼睛，低声说：

“双喜，你今年已经十八岁了，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我想命你去独自担当一面，不知你能不能行。”

“我能行，爸爸！”双喜回答说，声音感动得有点打颤。

“目前我们的处境十分不利，大概你也清楚。”闯王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一下，似乎还在考虑是否把一件重大的任务交给义子。随即他不再犹豫，接着说，“如今咱们的精兵都在白羊店，老营和野人峪只有很少人。原没有想到驻石门谷的杆子鼓噪。他们是否会给官军勾引去，我不知道。纵然他们不投官军，官军也会趁机来攻。万一官军从这一路攻进来，咱们在商洛山中的大势就不可收拾啦。大峪谷原驻有我们三百五十人，李友率领一百五十人去石门谷同杆子驻扎一起，还余下二百人，缺

少一个得力的人去率领。你立刻前去，率领这二百人马凭险死守，等候我的命令。倘若万一杆子哗变，投降官军，引着官军从这条路上进犯，你就是死在那里也不许后退一步，失掉关口。当地穷百姓跟咱一心，痛恨官军，他们会帮助守寨。”

双喜回答说：“爸爸放心。只要孩儿不阵亡，大峪谷决丢不了！”

“好，军令无私亲。倘若失了大峪谷，你不要活着见我！”

打发双喜走后，李自成命张鼐暂代中军，留在老营，然后不顾自己身体多么困乏，立刻带着亲兵们上马出寨，奔往清风垭去。

黑虎星在清风垭留下的三百弟兄，见闯王派人送来犒劳的猪、羊和烧酒，异常振奋。李自成亲自来到，大家更欢喜得像要发狂一般，拥拥挤挤地把闯王包围起来。闯王进到屋中坐下。人们纷纷向闯王问好，也向闯王问李过的好。闯王说这清风垭是从智亭山过来的一道重要门户，勉励他们加意防备。大家留下他吃晚饭，用大盆子猪、羊肉款待他。正在欢饮中间，忽然张鼐从老营派一名弟兄飞马来到，说有紧急事，请闯王即速回去。闯王心中大惊，但并不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马上起来，而是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

“蹲下喝酒吧，急什么！横竖不过是商州的官军已经出动，屁大的小事情，早在我意料之中，也值得派人来请我回去！”

又待了一会儿，他困乏地打个哈欠，向大家告辞。约莫走了半里远，他才向来人问道：

“是什么紧急事儿，你知道么？”

“听说驻扎在石门谷的杆子都哗变了，把李友包围在一座庙里，正在攻打。”

闯王厉声问：“这消息确实么？”

“确实。是王长顺从石门谷逃回来报的消息。”

“长顺回来了？”

“他逃出石门谷的时候，左臂上中了一箭，腿上也挨了一刀。幸而马快，冲了出来。流血过多，如今在老营躺着不能动。跟他一道去的三个运粮弟兄，十匹骡子，都没有逃回来。听他说，他还砍死了几个人。”

“吴汝义呢？”

“我没听说吴中军的消息，不知道。”

李自成一直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他没有再问别的话，只对前边的亲

兵说一句：“把马打快！”

离老营十几里远的时候，又有两个弟兄飞马迎来，其中一个是从石门谷逃回来的吴汝义的亲兵。自成不等他开口，问道：

“吴汝义现在哪儿？”

“禀……禀闯王，他……他被杆子们捆起来了，如今不知死活。我是……”

“李友的情形怎样？”

“他带着手下百把人给围在一座庙里。”

“那座庙能守住么？”

“我不知道。听说庙里没有井，怕守不多久。”

李自成勒马冲到亲兵的前边去，在乌龙驹的臀部猛抽一鞭。乌龙驹腾跃起来，随即向老营的山寨飞奔而去。

[1] 点了三点——这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礼俗，或用筷子蘸酒点三点，也是一样。倘若是黄酒，一般是在饮之前向地上倾一些。这一礼俗的含意是表示感谢生产五谷的后土之神。

[2] 蒉山——在峣山东南五里。蒉，音kui。

第三十八章

自从黄昏时王长顺逃回，老营的气氛就变得十分紧张，但将士们对吴汝义的前去石门谷还抱着不少希望。谁知不过一顿饭时候，吴汝义的亲兵负伤逃回一个，说闯王的书信被当场撕毁，吴汝义被杆子扣押，四个亲兵当场被杀死了两个，另一个已被捆绑起来。大家激愤之余，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剩下的只有动武了。

张鼐奉闯王命暂代吴汝义做中军，目前是寨中唯一的负责首领。向王长顺问明白发生的事情之后，他赶紧派人骑马去清风垭向闯王禀报。为着应付非常变故，也为着闯王回来后会有所派遣，他下令老营中所有能够打仗的人员和孩儿兵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在大门外集合待命。当吴汝义的亲兵逃回时，老营中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尚炯和任继荣是在回老营山寨的路上遇到的。继荣先知道石门谷的消息，边走边向医生说了个大概。

一见医生和总管进来，张鼐就迎着他们，干脆扼要地说："石门谷的杆子哗变了，李友给围在庙里，吴中军给他们绑起来，死活难说。我已经派人去清风垭禀报闯王。如今大小将领们不是去抵御官军，便是在害病，弟兄们剩下不多。请你们赶快想一想应该怎样办，等闯王回来时好帮他拿定主意。"

尚炯问："王长顺的伤势如何？"

"他的伤你老人家不用操心，已经有你的徒弟替他上药啦。"

他们正在商议，忽然一群人拥了进来。他们全是害病很久的将领，最近病虽好转，但还在休养中。老神仙一见，从椅子上跳起来，慌张地挥着手说：

"你们是病得不耐烦了，存心同身体打别扭还是怎的？夜深，秋风已凉，好人还怕感冒，你们带着病拥到这里，明天一个个发起烧来怎么办？难道你们苦水还没有灌够么？"

总管也向大家说："老哥老弟们，怎样扑灭石门谷这股邪火，闯王回来定有主见。大家赶快回家休息，劳复啦可不是玩的！"

人群中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说："什么劳复不劳复！逢到这样时候，我宁死在战场上，也不死在床上！"

走在前边的谷英大声说："老任，你别给我们吃定心丸，叫我们回家去。如今兵没兵将没将，闯王纵有妙计，他一只手怎能把一千多杆子娃儿镇压下去？再者，只要大家想出好主意，闯王没有不采纳的。每次军事会议，他都是听着大家说话，只要有好意见他就采纳。"

人群中那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又说："我的意见是赶快把各家亲兵都集合在一起，三更造饭，四更出发。大家说行不行？"

一片声音回答："行！行！……"

张鼐兴奋得脸孔涨红，说道："总管，尚老伯，大家的主意是马上集合各家亲兵，你们看怎么样？要是谷大叔能够领队前去，我愿意做他的副手；要是谷大叔的身体不行，我自己领兵前去。"

谷英嚷道："小鼐子，我身体怎么不行？我要是不能去，难道我是来这里放空炮么？咱俩一同去，没二话。带领人马打仗，你谷大叔到底比你多吃几年饭。"

人群激动起来，一片声地催促快决定。忽然一个体格魁伟的青年和一个腰挂绿鲨鱼鞘宝剑、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的少年挤过人堆，进入上房。那位青年是高一功的亲兵头目，向总管和老医生急急地说：

"我家将爷还不知道杆子哗变。他很不放心石门谷。刚才他醒来，问我石门谷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不敢对他说出实情，只说那里平静无事。我说，我说……"

医生截住说："你瞒住他很好。快回去吧，不用往下多说了。"

"我没有说完。我跑得太急了，让我喘口气……我说，我们全家亲兵除下害病的还有十五个人，大家商量决定：留下五个人在家，其余十个人已经悄悄披挂，马上就牵着马匹来到老营。有两个在养病的弟兄也要跟我出战，我不许他们动。"

人群中纷纷叫好，还说："不愧是高舅爷的亲兵！"称赞声还没绝口，那位英气勃勃的少年趋前一步，童音琅琅地说：

"总管、尚爷爷、小鼐爹，我爸爸已经知道杆子哗变的消息，命我把家中十八个没害病的亲兵带来老营。不管我闯王二爷派谁领兵去石门谷，我都听从指挥，与贼决一死战。我爸爸还说，我若违反军纪，该斩则斩，该打则打，请千万不要轻饶。"

张鼐伸手抓住少年肩膀，大声叫道："好啊，小来亨，真有出息！"

谷英接着说："不愧是将门之子！"

人群不住称赞李来亨，形成一片啧啧和嗡嗡之声。老神仙被大家的赤诚忠心感动得满眶热泪，鼻孔发酸，忘掉了他应该劝众病号回家休息，猛然把脚一跺，大腿一拍，大声说：

"事到如今，只有赶快镇压叛乱才能够保住商洛山。等闯王回来，我同你们一道上阵！"

他的话音刚落地，有人在二门外叫着：“闯王回来了！”

李自成在路上乍听到石门谷事件后，心中怒火高烧，恨不得把老营中所有能够出战的将士，立刻集合起来，由他亲自率领，连夜出发，马踏石门谷，痛惩无义贼。他还想过，趁官军尚未进攻，立刻改变作战方略，从白羊店暗暗抽回一半人马，先扑灭石门谷的叛乱，再回头对付官军。但是一路上他反复考虑，愈考虑愈觉得使用兵力去平乱是个下策。那样办，第一，在时间上会迟误；第二，会使石门谷的杆子更容易被官军勾去；第三，白羊店一旦空虚，会给郑崇俭可乘之机；还有第四，在目前宋家寨与官军勾结好要袭取老营的情况下，老营的人马一个也不能调开。想着想着，他放弃了刚才的打算，另想别的主意。直到他进了寨门，新主意尚未想出，只是情绪已经冷静下来。回到老营大门外，自成看见草地上有一支人马整装待命，一部分将领家中的亲兵也已集合，而且仍在陆续赶来。他没有看见孩儿兵的队伍，但是在苍茫的月色中看见全身披挂的小罗虎急急地向老营的大门走来。他刚跳下马，罗虎已经来到面前，口齿流利地说：

“启禀闯王，童子军早已奉命准备停当，随时可以出战。”

“奉谁的命？”

“奉代理中军张鼐哥哥的命。”

“你现在来做什么？”

“听说各位将领都带病前来请战，我也来老营请战。”

李自成没有说话，大踏步走进老营。一进二门，看见上房门里外果然挤满了带病的将校，群情激动地等候着他的归来。他的情绪突然沸腾起来了，用兵力去扑灭叛乱的念头又一次在脑海中盘旋。他进了上房，转身对着大家，一手按着剑柄，没有马上说话，愤怒和杀气腾腾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慢慢地扫了一转。人们以为他就要下令出征，屏息注目，气氛十分紧张。可是他迟迟不作声，又用眼睛把大家扫了一遍。谷英见他不说话，趋前半步，大声说：

“闯王，事不宜迟，请赶快下令吧！”

许多声音同时请求：“请赶快下令！”

自成明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一步棋走错就会全盘输掉，所以他尽管非常愤怒和激动，却不肯马上下令。他向大家挥挥手，竭力用平静的声音说：

“都不要急。我马上就要下令。你们都到厢房去，等候命令。”

人们大部分都拥向西边厢房，只有谷英和少数几个将领退出上房后不肯

离开，站在天井中等候。如今上房中除闯王自己外，只剩下总管、医生和张鼐。闯王向他们看了看，然后单向总管和医生问道：

“你们看应该如何决定？”

任继荣回答说：“事到如今，别无善策，少不得同他们动动刀兵。只是，咱们老营的兵数太少，必须立刻从白羊店调回几百精兵才行。”

闯王转向医生，用眼光催促他发表意见。

“倘若能不用武，当然是最好不过。只是我一时想不出不用武能够平定叛乱的上策。”老神仙稍微低头沉吟一下，又抬起头来，“闯王，是不是可以这样办：你一边调兵，我一边先去石门谷走一趟？”

闯王眉毛一耸，眼睛里闪出疑问的神色，但未作声。医生望望他，觉得自己的主意可能被采纳，接着说：

“半月前我去石门谷看病，在那里住了几天，同几家杆子的大小头目都见过面，也治好了不少人。不说他们得过我的济，只凭我是你闯王的好朋友，又有这一把花白胡子，在全军中还受尊敬，说出话来也许能打动他们。”

闯王摇摇头：“不，没有多大把握。我不能既丢掉李友和吴汝义，又把你老神仙赔了进去！”

李自成说过这句话，背起手来，脸色铁青，紧闭嘴唇，低着头，慢慢地走来走去。尚炯和自成的亲信将领们都知道，从前每次逢到较难解决的大事，他如果不同意别人的意见，总是这样焦灼地低着头走来走去，走过一阵之后准定会拿出新鲜主意，立刻就霹雳火闪地行动起来。如今看见闯王的这种神情，站在屋内屋外的人们都肃静地望着他，等候着宣布决定。除了闯王轻微而缓慢的脚步声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尚炯的建议虽被拒绝，却给了李自成一个启示：打算自己单身前往，不动一枪一刀而平息叛乱。这事自然要冒风险，倘没有太大把握，不但去了白搭，反而有性命危险，甚至会被叛贼出卖给官军。总之，此一去，成则可以使全盘棋危而复安，不成则不堪设想。很长一阵，他在心中反复盘算。有时他想丢掉这个新主意，但是这个新主意很有吸引力，实在丢不掉。在他幼年读私塾时，他常听先生同别人谈到米脂县郭王庙 [1] 的来历，讲起郭子仪单骑见回纥 [2] 的故事，使他多年来对这位有名的古人十分钦敬。崇祯八年正月间向凤阳进兵时，路过颍州，在一个大乡宦的府第中盘了一宿。弟兄们拿家具和字画烤火，被自成看见，随手拾起一件，打开一看，是个手卷，上边画着许多人物和战马，似是番王和番将打扮的一群人向一个老将下跪，而这位老将去掉铜盔，露出白发。画上题着“免胄图”三个较大的字，又用较小的字题着“仿龙眠山人 [3] 笔意”。画家没有落款，只有两方图章。他不识篆书，所以不知道画家是谁。在灯下看了很久，他恍然明白这画的正是郭子仪单骑见回纥的故

事。他把手卷交给一名亲兵放在马褡子里。后来这个亲兵同战马一起阵亡，画也失去，但是画中郭子仪的英雄气概却常常浮现在他眼前。现在当他盘算着是否可以不动刀兵平息石门谷的叛乱时，不由得又想起来郭子仪的故事，得到不少鼓励。他又仔细想了几股大杆子内部良莠不齐的情形，下定决心了。他停住脚步，转身对尚炯和总管说：

“这么办吧……”

他的话刚开头儿，双喜的一名亲兵匆匆地走进老营，直到上房的门槛外边站住。这个亲兵名叫王铁牛，才只十六岁，睁着一双水漉漉的大眼望着闯王，急急地说：

“禀闯王，双喜小将爷差我来禀报军情：现今杆子们仍在围攻李友将爷，庙中无水，情势十分危险。吴中军给叛贼关在一间小屋里，尚未被害。杆子们扬言说：要等龟孙们攻破庙院，擒住李友将爷，拿他和吴中军的头祭奠给李友将爷杀死的杆子头目。”

闯王问道：“这些消息确实么？”

“回闯王，这些消息是吴中军的一个亲兵向双喜小将爷禀报的，十分确实。”

“这个亲兵在哪里？他怎么逃出虎口的？”

“听他说，他暗中挣断绳索，一脚将看他的贼兵踢翻，夺得一把宝剑，又夺了一匹战马，逃出山寨。双喜小将爷见他身带重伤，将他留在大峪谷，派我回来。”

“难道窦开远和黄三耀也在围攻李友么？”

“听吴中军的亲兵说，他们两人不肯叛变，可是黄三耀卧病在床，窦开远一个巴掌拍不响，手中兵力弱，压不住众家杆子。挟制众人哗变的是坐山虎刘雄，给李友将爷杀死的是他的把兄弟，也是他的二驾 [4] 。”

听了王铁牛的禀报，李自成更加决心立刻去石门谷，免得大庙被攻破了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他吩咐铁牛出去休息，但马匹不要卸鞍。随即，他望着谷英说：

“子杰，叫大家都来吧。”

所有的将校立刻拥挤在上房门口。罗虎和李来亨也站在人堆后边。大家想着闯王决定要讨伐杆子，所以都竭力向前挤，把一部分人挤到门槛里边。李自成用冷静的声调对大家说：

“我已经有了平定叛乱的好办法。你们都安心回去休息吧。”

“闯王，派什么人前去平定？”

“我自己去。”

“部队呢？”

“自然有部队。”

“部队在哪里？从南边抽调么？”

“部队在石门寨的大庙里，也在众家杆子里。”

“闯王！你带的人马少了不行，还是叫我们带着各家的亲兵都去吧。”

众将校纷纷攛攛，请求同去。罗虎着了急，加上李来亨推了他一把，他就从人群背后踮起脚尖高声请求：

“闯王，孩儿兵早已准备停当，愿意前去！”

对众将校和罗虎的慷慨请战，自成十分感动，但是他胸有成竹，对大家挥手说：

“都不要再说了，我做主帅的自有安排。都走吧，安心休息！”

众将校后退几步，站在天井里不肯走开。自成明白，倘若大家不离开老营，他就别想单独往石门谷。想了一下，他走到门口，重新把手一挥，说：

“都快回去，在家稍等片刻，听我的命令行事。”

众将校不敢违令，开始纷纷退出，各回自己的窝铺去等候命令。罗虎和来亨互相使个眼色，手拉手躲到天井角落的黑影中，不肯走开。谷英原来站在众将的最前边，退出时反落在最后。当他的一只脚刚跨出二门门槛，忽听闯王叫他一声：“子杰，你回来！”他答应一声“是！”立即转身走回到上房门口。闯王又望着黑影中问：

“那是谁还没有走？”

“是我！”罗虎和来亨同时回答。

“罗虎过来！”

老神仙走前一步说：“闯王，派什么兵将去平定叛乱，事不宜迟，就请你火速下令。不过你的身体受不住劳累，决不可亲自前去。”

闯王果断地回答说：“不用兵将，我单独去见见那些哗变的杆子头目和弟兄，叫他们不要跟着坐山虎胡闹，斩邪留正，救出李友，守住石门寨，打退官军进犯。”

“你……？”

老神仙骇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站在他周围的人也都骇了一跳，目瞪口呆。闯王接着说：

“如今官军势强，数路围攻，加上郑崇俭亲自到桃花铺督战，咱们万不能等闲视之。老营的这一点看家本钱决不能动用，白羊店的兵将更是一个也不能抽调。石门谷的事，兴师动众去剿杀是下下策，何况咱们目前也没有人马可派。即令我手头有人马，我也不能那样做。要是派人马前去剿杀，恐怕他们远远望见旗帜飘动，就会先把子宜杀害，更要拼命攻破庙院，使李友和一百多弟兄一个不留。我想来想去，只有我单独前去处置，才是上策。”

任继荣慌急地说：“闯王！你千万不能去！他们扣留了吴中军，撕了你的亲笔书信，十分无情无义。你独自去，万一有个好歹……”

尚炯也恳求说：“闯王，你千万不要急，三思而行。现在不如派我先去看看，等我回来后你再去不迟。”

“不，子明！那样会耽搁时间，不等我们平定叛乱，峣岭的官军就会杀了进来。”闯王转对谷英说，“子杰，我知道你的身体很虚弱，还不如我。可是我手边没有旁人，只好要你随同出发。你快回去，挑选五名亲兵带在身边，其余的留给老营。”

谷英听完命令，满心振奋，说声“遵令！”转身离开。尽管他是大病初愈，尚在将养，却浑身提起劲来，迈开大步走出老营。闯王随即望着罗虎说：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肯使用你们孩儿兵。如今王吉元带了二百弟兄扎在射虎口，力量单薄。你马上带领一百五十名孩儿兵悄悄出发，到射虎口和野人峪之间的深山密林中埋伏起来。在射虎口东南二里处有一个山洞，洞口有一个小庙，还有泉水，你们就潜藏在那个洞中。白天做饭不许冒烟，晚上不许露出火光。万一有打柴的或打猎的老百姓瞧见你们，你们就把他留在洞里，免得走漏消息。两三天以内就会用上你们，到时候王吉元会传达我的命令。”自成停了一下，又嘱咐说：“这地方不能骑马作战，你们把战马都留在寨里，每人除弓箭和短兵器之外，再带一杆长枪。另外，你们要带去十几把斧头，多带一些麻绳，到时候很有用处。余下的孩儿兵由小四儿统带，归张鼐指挥。趁现在半夜子时，火速出发，不要迟误！”

罗虎赶快走了。虽然他明白闯王交代他的事十分重要，但是因为他不能跟随闯王出征，又对闯王去石门谷很不放心，所以临离开时禁不住热泪满眶。闯王又接着对张鼐吩咐：

“现在的局面你很清楚，用不着我多说。你要小心守寨，不可疏忽。速速传令：各家亲兵凡能作战的，三个抽两个，限天明到老营报到，听中军

指挥。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所以我把这一副担子交给你，凡事不要大意。还有，你立刻派亲信妥当人去告诉王吉元：一旦宋家寨的人出动，诸事依计而行，不得有误。”

张鼐的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望着闯王，不肯离开。他竭力要镇静自己，要再一次提出来他要与闯王同去的恳求，但是他不能镇静，而且喉咙壅塞得说不出话。当闯王又用眼色催他离开时，他鼓足力气，急急慌慌地吐出几个字：

“闯王，你让我……”

闯王把眼睛一瞪：“什么？！”

“请你让我跟着你。让我带五十名骑兵跟着你……”

闯王厉声喝道：“胡说！走，快出去办你自己的事！”

张鼐不敢再说话，噙着两眼热泪走了。李自成立刻叫总管把银子取来，并预备三十个人的两天干粮和三十匹战马的两天麸料，又嘱咐说：

“张鼐年幼，凡事你多操心。我给总哨刘爷留下一封书子，等天明后你亲自送去，请他来老营坐镇，指挥一切。宋家寨的事他已知道，将来一旦……”说到这里，闯王凑近总管的耳朵咕哝几句，然后接着说：“老营要紧，请刘爷多多在意，依照我的计策行事。你还告诉他：我留下张鼐这一支人马做看家本钱，千万不能调离老营。”

老神仙等闯王把几道命令下过后，说道：

“自成，既然你坚决要亲自去石门谷，我跟你一道去吧。至少，你身体有什么不好，我能够随时照料。我同你也算是生死之交，请你答应我这个请求。”

自成望着他犹豫片刻，摇头说：“不，你不用去。白羊店那里更需要你，你去明远那里吧。”

“不，自成。那里好歹已经有两个医生，我不去也可以。去冬你去谷城是我陪你去的。今日你去石门谷，要比去谷城会张敬轩危险十倍。你用脚踢我我也要随你同去。如果杆子们对你下毒手，我活着也没意思，就同你死在一道！”

“你说的什么话？……我不要你去！”

“闯王，自成！我这么一把长胡子，你难道还要我跪下去恳求么？好，我给你跪下！”

李自成赶快搀住老医生，说道：“好吧，好吧，我答应了。快去备马，咱们马上就动身。”

医生出去，而自成也进到里间，坐在灯下给刘宗敏匆匆写信。

自从李自成打清风垭回到老营，到他坐下写信，慧英一直站在东厢房的门槛里边，靠着门框，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既没有走出来，也没有说一句话。她尽管常在两军阵上跃马弯弓，挥剑刺杀，但总认为自家是姑娘，遇事不愿多开口，更不愿在众人面前多言多语。尤其在遇到重大事情时，她能够竭力使自己镇静，这一点很像高夫人。这时，她既赞同闯王不用兴师动众办法平定叛乱，又担心闯王只带少数亲兵去会有风险，在心里祝告说：

“老天爷，你睁睁眼，千万保佑闯王马到成功吧！”

当闯王在灯下写信时，慧英转身离开门口，从自己床下放的马褡子里摸出来一包银子，到院子里递给李强，小声说：

“你把这二百两银子带在身上，说不定会有用处。”

“这是谁的银子？”李强问，感到奇怪。

“这是几年来夫人陆续赏我同慧梅的，俺俩都没有家，没处用，积攒成这个整数。如今老营很缺钱，把这拿去给闯王用吧。”

李强迟疑说：“已经请总管取四百两，大概够用了。”

“不，快接住。钱到用时只恨少，拿四百两银子中什么用？你带上，到石门谷时对闯王说一声。”

李强接住银子，说：“慧英，你真是……”他不知道下边说什么好，而慧英不待他说完就轻脚轻手地往上房去了。

她进了上房，找到一件薄棉衣拿在手中，静静地站在闯王背后。闯王把书子匆匆写好，看了一遍，改了错字，抹去几句，只留下主要的一段话：

杆子哗变，后路门户洞开，致全军处境，万分危急。愚兄决计轻装简从，亲去抚定，挽此危局。全局吉凶，在此一行。请吾弟坐镇老营，全盘主持。抚绥有成，兄即归来，望勿为念。临行草草，不能尽宣。又，如南边战局吃紧，可速命补之侄带病去清风垭坐镇。

等闯王把书子叠好，装好，从椅子上站起来，慧英把薄棉衣披到他身上，说：

“已经过了中元节，五更山风很凉，你把这件棉衣穿上，白天热的时候脱下来塞进马褡子里。”

闯王心中有事，连望她一眼也没有，急急把棉衣穿上。她把扔在桌上的马鞭子拿起来递给他，又说：

“闯王，我有句话不知敢说不敢说。”

自成这才注意到她，望着她轻轻地“嗯”了一声。

慧英避开了闯王的眼睛，低下头去，一字一板地说：“要是夫人在老营，她一准会叫张鼐兄弟带领五十名骑兵跟你一道去，以防不虞。”

自成仿佛不曾听见她说的什么，大踏步向外走去。在院里，他把信交给总管，吩咐李强将总管取来的银子放进马褡子里，随即出了老营。他自己的亲兵只带二十名，加上医生、谷英二人和他们的亲兵，一共只有三十骑。王铁牛被叫来，在前带路。闯王上了乌龙驹，刚刚勒转马头，小来亨突然出现，举手拉住马缰，大声叫道：

“二爷！二爷！别慌走，别慌走。我爸爸马上就到，他有话要同你说！”

闯王把眼睛一瞪，喝道：“畜生！你爸爸重病在身，你跑回去叫他来做什么？不懂事的畜生！”

李来亨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闯王的鞭子已经打在他的手上。他一松手，闯王跟着向乌龙驹抽了一鞭，乌龙驹跳起来，向着寨门奔去。来不及等待父亲由亲兵搀来，李来亨追在闯王的一起人马背后跑着，但等他追到寨门，这一小队人马已经消失在半山腰间的茫茫晓雾中了。

[1] 郭王庙——在米脂县北城外，旁有大石，上刻“大富贵，亦寿考”六字。民间传说，郭子仪做天德军节度使时，一日单骑出巡，在此地遇见仙女。

[2] 单骑见回纥——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吐蕃与回纥等部族受唐朝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大举入犯，长安大震。郭子仪统兵防御，知众寡不敌，难以力胜，遂亲自单骑至阵前面晤回纥可汗之弟，劝说他与唐修好，攻击吐蕃，大获成功。吐蕃闻之夜遁。

[3] 龙眠山人——李公麟，字伯时，晚年居龙眠山庄，自称龙眠山人。他是北宋有名的画家。

[4] 二驾——杆子的副首领称作二驾。

第三十九章

昨天睡了一天，刘宗敏的精神恢复了。对于目前局势，他没有一刻忘怀。鸡叫二遍，他带着亲兵们上马出发，奔来老营，没想到晚来一步，李自成离开已经将近半个时辰了。他进寨时，任继荣牵着马正要出寨。总管趋前说：

“刘爷，我正要到你那里……”

“有什么要紧事儿？”

“闯王去石门谷啦。他给你留下一封书子，叫我在天明后亲自送给你，请你来老营坐镇。”

宗敏一惊：“石门谷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他去得这样急？”

“杆子哗变，将李友围在庙中。吴中军拿着闯王的亲笔书信前去抚慰，狗日的将书信撕毁，将吴中军扣留，要等攻破大庙时同李友一齐杀害。吴中军身边的四个亲兵已经杀了两个，另外两个带伤逃回。”

宗敏一听禀报，登时火冒三丈，双眼圆睁，胡须根根奓开，连头发也几乎直竖起来。然而他忍耐着没有破口大骂，咬着牙沉默片刻，向总管问道：

“闯王带多少人马去了？”

“他只带二十个亲兵前去。另外谷子杰和老神仙也跟他同去，一共不过三十个人。”

“闯王还留下什么话来？”

继荣小声说：“闯王说，宋家寨的事你都知道。一旦宋家寨兵勇出动，就由王吉元将狗日的诱至老营寨外，不让他们一个逃脱。他说，老营要紧，请刘爷多多在意。他还特意嘱咐：张鼐的这支人马是老营的看家本钱，千万不可调离老营。”

闯王想活捉宋文富兄弟的计策，刘宗敏是知道的。现在他一心悬挂在闯王身上。听完总管的话，他把缰绳稍微一松，雪狮子急躁地向前一蹿，瞬息来到老营。他跳下马大踏步走进门来。有人在二门外刚洗过脸，木脸盆尚未拿开。刘宗敏大概嫌它挡路，一脚把它踢了丈把远。到了上房，他转身过来，急不可耐地等着总管追进来，随即瞪着眼睛问道：

“书子呢？快给我！”

任继荣慌忙从怀中取出闯王的书信，双手呈上。宗敏虽然幼年读书很少，但近几年在义军中地位重要，逼得他事事留心，锻炼得粗通文墨。他把自成的书信仔细地看了一遍。虽然“抚绥”的“绥”字是个拦路虎，但

意思他是明白的。他把“抚绥有成，兄即归来，望勿为念”这三句话看了两遍，产生了一个不好的预感，在心中暗暗地说：“倘若王八蛋们不听从你的话，你难道就不回来了么？”他轰地急出了一身汗，一边把书信往怀里揣，一边厉声问道：

“闯王走有多远了？能追得上么？”

“现在闯王至少走出二十里以外，追不上了。”

“你为什么不劝他多带人马？”

“大家苦劝，他不听从。”

“你为什么不早点禀报我？”

“我，我……”

刘宗敏不管老营总管的地位有多么高，一耳光扇过去，打得总管嘴角出血，踉跄几步。他跟着把脚一顿，大声喝道：

“跪下！”

总管扑通跪下，一句话不敢辩白，也不敢动手揩嘴角的鲜血。宗敏又踢他一脚，恨恨地骂道：

“如今众将染病，吴汝义又走了，老营事差不多都交给了你。遇到这样大事，你看着闯王去冒风险，既不想法劝阻，也不及时向我禀报，要你这个王八蛋的老营总管吃白饭的？闯王若有好歹，老子要活剥你的皮！小鼐子在哪儿？”

总管回答说：“张鼐去集合各家亲兵，就在老营寨内。”

宗敏向院中吩咐：“快把小鼐子替我找来！”

张鼐已经召集齐老营寨内和附近的各家亲兵，编制成队，指派了大小头领。听说刘宗敏来到，他赶快向老营走来。知道总管已经挨了打，总哨雷霆火爆地派人找他，他吓得心头怦怦乱跳，三步并作两步往老营赶。进了上房，他在总管一旁垂手立定，屏息待命。刘宗敏的一双怒目好似燃烧的火炬，瞪着他，厉声问道：

“你这小杂种，为什么不率领人马和闯王同去？”

张鼐慌慌张张回答一句。刘宗敏没听清楚，一耳光把张鼐打个趔趄，喝令跪下。他望望垂头跪在面前的小张鼐，从桌上抓起马鞭子扬了扬，想着这不是责打的时候，又喝道：

“起来！”

等张鼐从地上站起来，刘宗敏望着他说：“你这个小杂种，竟敢离开闯王，我权记下你一颗脑袋。你去挑选三百匹好马，率领三百个精壮弟兄，身披铁甲，火速出发，去石门谷保护闯王。进了石门谷，不许你离开闯王一步。倘若杆子有害闯王之意，你小杂种先动手，保闯王杀出石门谷。能救出李友和吴汝义他们，当然更好；万一救不出他们，只要你保住闯王平安，我不罪你。倘若闯王有一点差池，你休想活着见我！你听清了么？”

“听清了。倘若闯王有一点差池，我决不活着见你！”

张鼐转身要走，刘宗敏把他叫住，又说：“你路过大峪谷时，替我传令给双喜：你从前边走，他就率领五十名弟兄带着云梯从后跟，不许耽搁。倘若杆子们关闭寨门，你们就立刻爬云梯往里灌。凡畏缩不前的，立刻斩首。你们一旦呐喊进攻，李友的人马必会里应外合，破寨不难。攻不进去，老子要把你们全体斩首，一个不留！听清了么？”

“听清了！”张鼐大声回答。

“去吧，小鼐子，一刻也不能耽误！”

张鼐猛然转身，跑步奔出院子。随即大门外响起来呜呜角声。

宗敏叫老营总管起来，问道：“夜间宋家寨有什么新的动静？”

“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射虎口也没人来。”

“你派个妥当人去王吉元那里一趟，秘传我的口谕，要他务必弄清楚宋家寨准备在何时动手，人马多少。”

“是，我马上派妥当人去。”总管并不立刻出去，踌躇一下，喃喃地提醒说，“刘爷，闯王临走时特意嘱咐，张鼐这一支人马是老营的……”

“我知道。少说废话！”

任继荣不敢再说，赶快出去。老营的司务小校来到上房门外，问刘宗敏是否开饭。宗敏抬头一望，见太阳已上屋脊了，吩咐立刻拿饭。但是他心中却在盘算：张鼐这一走，老营越发空虚，倘若有大股官军从宋家寨来，如何是好？早饭已经端上来，他好像没有注意，提着马鞭子走出老营。司务小校望着他不敢言声。他的亲兵们也不敢提醒他饭已端到，跟着他往外走去。

张鼐走后，老营的看家人马只剩下不足一百人；加上新集合的各家亲兵，不足二百人。刘宗敏先去看看集合起来的队伍，见大家精神饱满，

盔甲整齐，马匹精壮，稍微感到满意。他替这一支人马起名叫老营亲军。从老营亲军集合的院子出来，他转往孩儿兵驻扎的院落。孩儿兵正在吃早饭，人人穿着棉甲，披挂齐全。看见刘宗敏来到，院中的孩子们立刻放下碗筷，忽地站起。宗敏缓步进来，看见孩子不多，也没有看见罗虎，便向王四问道：

“你们孩儿兵怎么这样少？”

王四回答：“回总哨，孩儿兵除害病的以外，昨夜罗虎带走了一百五十名，尚余四十八名。”

“小虎子带孩儿兵往什么地方去了？”

“系奉闯王之命，半夜出发，不知开往什么地方。”

刘宗敏有点诧异，问：“怎么连你也不知道？”

“回总哨，闯王有令，不许泄露机密，所以罗虎哥不曾告我说开往何处，我也不敢打听。”

刘宗敏对于王四的回答感到满意，又把王四看了一眼，心里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不凡。”他走出孩儿兵的院子，正要往李过处商议大事，老营总管从后边追来。他停住脚步，等总管走近，问道：

“什么事？”

继荣走到他面前小声回答：“智亭山一带可能出了变故。”

宗敏吃了一惊：“什么变故？”

“清风垭派人飞马来报：约在四更以后，智亭山一带突然火光冲天，隐隐有喊杀之声，详情尚不知道。”

刘宗敏赶快回到老营，亲自询问从清风垭来的弟兄，所答与总管复述的话没有差别。他想，郝摇旗那里肯定出了事，目前必须向最坏处设想，那就是智亭山失守，白羊店后路被截断，占领智亭山的官军分兵进犯清风垭，或与桃花铺的官军合力夹攻白羊店。白羊店的安危且不去管，料想在一两天内还可死守。他最担心的是清风垭。那儿只有黑虎星留下的三百弟兄，既没有同官军打过硬仗，近来又听说军心不稳。倘若官军大股来犯，岂不动摇老营的根本重地？

他沉默片刻，立刻下令老营亲军驰援清风垭，又派人传令铁匠营的各色工匠，不管是打铁的、做弓箭的、做盔甲的，除去害病的和几个老师傅之外，一齐来老营听候调遣。刚下过这两道命令，刘体纯派一个小校飞马来到，报告说商州的官军已经出动，如今离马兰峪不远，从野人峪的山头上可以望见火光。宗敏问：

“官军出动了多少人？”

“回总哨爷，据探子回来禀报，官军出动的有两千多人，另有从商州以东来的乡勇一千多人，共有四千上下。他们所过之处，任意烧杀，奸淫，抢劫，火光从高车山的西边一直红到离马兰峪不远地方。”

“我军从马兰峪撤完了么？”

“昨天黄昏前已撤退完毕，只留下少数疑兵。”

“回去对你们将爷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野人峪山寨一步。官军只要不攻寨，寨墙上只留少数弟兄，其余的一律休息，躺在树下睡大觉。有敢出寨同官军作战的，斩！”

刘宗敏吩咐重新开饭，随即同亲兵们蹲在一起，连二赶三地吃早饭。因惦念闯王吉凶，所以吃不多便扔下碗筷，独自先起。他刚站起来，一抬头看见李来亨急步走进二门，连忙问道：

“小来亨，什么事？”

李来亨恭敬地说：“刘爷，我爸爸请你去一趟，有话商量。”

“智亭山的事，你爸爸知道么？”

“他已经听说了。现在他等着刘爷去商议军情。”

“商州的官军也出笼啦，前锋已近马兰峪，你爸爸知道么？”

“他还不知。”

“回去对你爸爸说，我马上就去见他。还有，小来亨，回去对你爸爸说了之后，你就去叫王四快来见我，并告他说孩儿兵要准备出发。”

李来亨刚出老营，王吉元派一个心腹小头目骑马来到，向刘宗敏禀报军情。据他说，由商州来的二百官军和调集的各寨乡勇，后半夜陆续到了宋家寨。今日四更以后，宋家寨的二寨主宋文贵亲自来到射虎口，对王吉元的“弃暗投明”说了一番嘉勉的话，并送来二百两犒赏银子。但是对于宋家寨的动手时间，他却不肯泄露半句，只回答：“丁抚台尚无明示，不敢瞎猜。”

听了这个小头目的禀报，刘宗敏起初不免纳闷，但随即心里明白，不觉骂道：“妈的，打什么如意算盘！”他猜想，一定是敌人想等南路官军大举进攻清风垭，东路官军进攻野人峪，义军两面应付不暇的时候，才命宋家寨的人马突然出动，进袭老营。刘宗敏正在寻思对策，清风垭第二次派人飞马来报，说探得智亭山确已失守，郝摇旗率残部仍在同官军混战；有一小股官军从智亭山向北来，似有窥探清风垭模样。刘宗敏气愤地问：

“他妈的，龙驹寨以西的几个险要处都有咱们的人防守，官军怎么能飞到智亭山？难道是他妈的从天上掉下来的？”

“回总哨爷，详情不知。据智亭山附近逃出的百姓传说，官军大约是从一条少人知道的隐僻小路偷袭智亭山，使我军措手不及。”

“官军有多少人马？”

“官军起初有约一千多人，后来不断增加，天明后已经有两千多人。后来望见一群一群乡勇也从龙驹寨出动，往智亭山一带蜂拥而来，确数没法估算。”

刘宗敏骂道：“哼，狗日的抬起老窝子出动啦！”

他没有在口中骂郝摇旗，但在肚子里恨恨地骂了一句：“该杀！”随即他吩咐清风垭的来人，立刻回去，传下他的命令：倘有官军尖队来到近处，立刻剿杀，不使一个活着逃回；倘若大队来到，只许凭险固守，不许出战。他又说：

“你回去对大小头领和弟兄们说，我总哨刘爷说啦，你们是英雄还是狗熊，这一仗要见分晓。可不要把黑虎星的面子丢了。我正在调集人马。等人马调齐，我要亲自到清风垭，夺回智亭山，把杂种们赶回龙驹寨老巢里去！”

清风垭的来人一走，刘宗敏就命总管去将老营寨内所有能够拿起武器守寨的男人——包括患病初愈的、轻微残废的、年老的、管杂务的以及能够抽调的马夫和火头军，赶快召集一起，编成一队，听候调遣。

任继荣刚刚退出，王四来到老营。这时，智亭山出了变故和商州官军开始大举进犯的消息已经传开。王四以为总哨要派他率领孩儿兵去清风垭或野人峪，感到特别振奋。他依照军中规矩，大声说：

“启禀总哨刘爷，童子军副头领王四前来听令！”

刘宗敏慢慢地在王四的脸上和身上打量一眼，含着微笑说：

“小四儿，官军已经向咱们进犯，你带的这几十个孩儿兵使用上啦。”

“回总哨，我们孩儿兵一切准备停当，只等你一声令下，立刻出战。”

“好，好。只要你们有种就行。你现在率领孩儿兵开到麻涧，要携带一天干粮，准备夜间前去清风垭。到了麻涧之后，人解甲，马卸鞍，好生休息，不许乱动，只派几个孩儿把守寨门。”

“黄昏后就动身往清风垭么？”

“不要急，黄昏后你们孩儿兵立刻准备停当，等候我的将令行事。我的将令不到，不许离开麻涧。”

“是！”

刘宗敏忙过了这一阵，正急着去找李过，忽见慧英匆匆地走出东厢房，来到上房门口。他知道她被高夫人留在老营陪伴兰芝，现在看见她的神气和平时不同，还以为兰芝病情有了变化，不觉眉头一皱，问道：“兰芝怎样了？”

慧英很激动地说：“兰芝没怎样。刘爷，你派我做什么？”

一听说她不是为着兰芝的病来见他，宗敏放了心，不在意地回答说：“高夫人在白羊店，我没有什么事叫你做。你还是给兰芝做伴吧。”

“不，总哨爷。兰芝很懂事，她刚才对我说，今天战事很紧，用不着我留在她的身边做伴。”

“你想做什么？”

“总哨爷，目前情势紧急，老营空虚。各家眷属住在老营寨中的较多，除去害病的还有百人以上。大家多年随军起义，都能骑马，多少会些武艺的不在少数。至不济也能搬砖抬石，手执木棍，守护寨墙。请总哨下令，我去传知各家年轻眷属，火速来老营集齐，听候调遣。”

刘宗敏一边向外走一边说：“算了吧。打仗是男子汉的事，婆娘们不是打仗的材料。”

慧英的脸颊绯红，拦住他的路反问一句：“总哨爷，难道花木兰、樊梨花、穆桂英都是男人？”

刘宗敏受了抢白，并没生气，望着慧英笑一笑，说：“那是戏上编的，谁见过？你现在把一大群婆娘弄到一起，没看见敌人时嘁嘁喳喳乱说话，看见敌人时一哄而散，各逃性命。哼，靠婆娘们打仗，顶屁用！”

“刘爷，请你莫把话说老了。咱们各家眷属都是从枪刀林里闯出来的，纵然没经过好生调理，武艺不如男人，可是敌人杀到面前时，也知道拿刀剑往敌人身上砍。如今老营十分空虚，倘把年轻有力的妇女编成一队，即令不能冲锋陷阵，守寨总可以助一臂之力。刘爷，请你莫怪我同你犟嘴，这不是平常时候！”

这是刘宗敏第一次看见慧英毫不畏怯地同他犟嘴。他心中很赞赏这姑娘的一片忠心，但又不相信婆娘们能有多大用处。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好啦，好啦。只要兰芝能离开你，你去召集她们成立个婆娘队吧，我派你做婆娘队的头领。”

慧英得到允准，十分高兴，用委婉的口气说：“刘爷，你别急，听我再说两句话。第一，这个队应该叫作娘子军，不叫婆娘队。第二，头领是高夫人，不是我；只是因夫人不在老营，蒙你总哨指派，我暂且代夫人招呼招呼。”

“好，好，你说咋好就咋好。没想到你这个大姑娘有这么多的板眼！”

刘宗敏无可奈何地笑一笑，出老营找李过去了。

李过很担心黑虎星留在清风垭的人马同才开去的老营亲军不相统属，难望齐心，而所谓老营亲军又尽是各将领的亲戚、族人、小同乡，最难指挥。如今清风垭非常重要，不但是老营南边屏障，也是一道进出大门。因他同黑虎星的头目们较熟，所以坚决要亲自去清风垭坐镇。当望着李过只有四名亲兵随护，坐上篼子离开山寨时，刘宗敏心中很不好过。他想，如果石门谷不出事，自成在老营主持，他自己就可以前去清风垭，何用李补之带病出征！

任继荣已经把勉强可以作战的伤、病和杂务人员集合起来，编成一队，带到老营前边，共有一百二十余人。总管禀道：

“总哨，寨中百姓知道情况吃紧，都要上寨。我说，官军一时还打不过来，用不着他们上寨；等需要大家上寨时，自然会鸣锣传知。”

“对，现在还用不着百姓上寨。”

继荣又小声说：“还有，刚才有一个百姓来对我说，马三婆准备中午往宋家寨去。”

“啊？”

“她说宋家寨昨天就派人捎话，要她去下神治病。我看，她准是知道闯王去石门谷，老营十分空虚，打算去密报宋文富。今天不能让这个半掩门儿烂婆娘逃掉。总哨，我派人去把她收拾了，行么？”

刘宗敏略一考虑，果断地说：“不行。让她往宋家寨下神去，不许动她一根汗毛。”

“可是总哨，目前咱们不应该粗心大意。这破鞋一到宋家寨，会把咱们老营的底细全说出去。”

“让我再粗心大意一次吧，不怕她说出咱们的底细。还有，趁这时官军距

离还远，叫老百姓随便出寨砍柴，不要禁止出入。”

总管提醒刘宗敏：“今天清早，刘爷你才进寨的时候，我已经传下你的严令：军民人等，不许随便出寨……”

“休啰唆！那时我严禁出寨，现在我取消那个禁令。你重新替我传令：从现在起，到酉时以前，寨中男女百姓可以随便出寨办事，只不许携带包袱，不许逃迁。倘有私自逃迁的，东西充公，全家斩首！”

总管咂咂嘴唇，退到一旁，口中不敢争执，心中却极不赞成。宗敏又对他说：

“大峪谷和石门谷两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立刻派人禀报我。铁匠营的人们一到，你就叫他们骑马到麻涧休息，准备今晚去清风垭。如今老营没有中军，总管兼中军，我离开老营时，这全寨的人马由你指挥。”

吩咐毕，他带着亲兵们跳上战马，奔往野人峪去。

官军害怕中埋伏，还没有进入马兰峪。站在野人峪的高山头上，可以清楚地望见马兰峪以东有许多地方都在冒烟；有两处地势较高，浓烟冲天。有一个村落在岭脊上，可以望见浓烟中火舌乱卷。成群的百姓扶老携幼，牵牛赶羊，逃过马兰峪来。有的逃近野人峪才停下来，呼儿唤女，哭哭啼啼。据老百姓对义军哭诉：官军早就扬言商州以西遍地是“贼”，连妇女小孩都通“贼”，所以他们今日进攻，见男人就杀，割下首级报功；见女人就奸淫，不从的就被杀害。大姑娘、小媳妇只要落在官军手中，受了辱还要抢走。官军和乡勇见财物就抢。官军拣轻的和稍微值钱的东西抢，乡勇来到就不管粗的细的一扫光，犁、耙、绳索、锄头、镰刀……无物不抢。

刘宗敏听明情况，气得短胡须不住支奓。刘体纯请求让他率领二百弟兄出马兰峪给敌人一点教训，被宗敏狠狠地骂了几句，并且再次严令：除非官军和乡勇来攻野人峪，没有他的命令绝不许同敌人接仗。他吩咐体纯派人多烧开水，送到附近的树林中，凡是逃来的难民都暂时在树林中休息，不许放进野人峪。

在野人峪吃过午饭，刘宗敏到了射虎口。这里距宋家寨有五六里远，距老营有十二三里。山口很窄，两边是峭壁，守军驻扎在山口一旁的半山小寨中。刘宗敏叫王吉元带着他巡视了防守情形。趁着亲兵们离开稍远，他小声问道：

“宋家寨什么时候动作？”

“还是不知道。”

“闯王去石门谷的事你们这里知道么？”

“知道了。也知道智亭山失守的事。”

“是谁告诉你们的？”

“这里老百姓的消息很灵，不知怎么这些消息突然在前半晌哄传起来，还说老营十分空虚，只有害病的人和妇女守寨。孩儿兵和临时成立的老营亲军都开往清风垭，连李将爷也带病前去了。”

“宋家寨知道这些情形么？”

“我想宋家寨不会不知道。刚才马三婆来到这里，口称要去宋家寨替寨主少爷下神看病。我本想把她扣押，可是又怕会打草惊蛇，只好放她过去。我想她准是去给宋文富报信儿的。”

“好，好，正需要她这一报。”

王吉元吃惊地望望宗敏，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宗敏接着说：

“吉元，你仍然照闯王的计策行事。倘能在今夜将宋文富诱出洞来，诱到老营寨外，就是你立了大功。宋文富有出洞消息，立刻去老营向我禀报。”

“总哨爷，如今宋文富有官军和别寨乡勇相助，不是少数人可以对付得了。我担心老营空虚，刘二虎的人马又不敢从野人峪抽回……”

“我没有苇叶不敢包粽子，你少操这号心！记住：一定要在今夜把宋家寨这股脓挤出来，免得它妨碍咱全力去对付官军。你报闯王，立大功，就在今夜！”

王吉元又担心地说：“咱们的兵力少，多捉活的不方便。我看，如果宋文富兄弟亲自出来，不如一刀一个，杀掉干脆，免得给王八蛋们逃脱。”

“不，要捉活的。闯王叫咋办咱们就咋办。你放心，只要诱他们到老营寨外，纵然他们插翅膀也别想飞走。”

刘宗敏叫吉元带着他出了山口，走了三四里路，站在高处观望宋家寨的守备情形。宋家寨上的守寨人远远地认出来骑白马的大汉是刘宗敏，登时在寨墙上拥挤了很多人，并且越来越多，隔墙垛指指点点。宗敏正看着，忽然叫声“不好”，身子一晃，栽下马来，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大家慌了手脚，又要抢救宗敏，又要提防宋家寨趁这时派出乡勇来攻。亏得王吉元遇事尚能沉着，他一边叫人用指甲狠掐宗敏的人中，一边指挥人马向东列队，控弦注矢，准备迎敌。宗敏的人中被掐得疼痛，呻吟出声，微微把眼睛睁了一下。吉元立刻吩咐三个大汉，轮流背负刘宗敏，回到射虎口的小寨里边。人们把宗敏背进吉元住的草屋中，轻轻放

在床上，只见他昏昏沉沉，闭着眼睛。王吉元凑近他的耳边唤道：“总哨！总哨！”他不答应，却神神鬼鬼地说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大家原以为他是病后虚弱，骑马中暑，现在就纷纷小声议论，说他可能是中了邪。这儿没医生，众人救他心切，偏生忙中无计。有人出个主意，说总哨刘爷可能是撞着山神野鬼，既然马三婆正在宋家寨内，距此甚近，不妨派人速去请来。宗敏的亲兵头目深知他的脾气，首先反对，说：

“屁！我们将爷平日看见谁下神弄鬼就要骂，他怎么会叫马三婆替他治病？再说，从前遇到过许多算命的江湖异人，都说我家将爷上应星宿，不是凡人。山鬼见了他也得让路，怎么敢给他罪受？你们莫找没趣！”

有人又说：“虽说咱们总哨刘爷上应星宿，身带虎威，平日诸邪退避，可是要知他如今是久病之后，身子虚弱，一时正不压邪，受山神野鬼捉弄也是有的。这事不可全信，不可不信。趁他昏迷不醒，请马三婆来驱驱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王吉元拿不定主意。他正在作难，刘宗敏把眼睛睁开一半，小声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

王吉元赶快把大家商量请马三婆的事向他回明。他闭起眼睛沉默一阵，然后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好，请吧。”王吉元立刻派一个会办事的人骑匹马，牵匹马，去宋家寨请马三婆。

宋文富兄弟和官军的带兵千总刚才在寨墙上看见似乎是刘宗敏模样的人栽下马去，被众人急救回射虎口，正在一道商议，打算派人去王吉元那里打听实情，忽得下人禀报，说王吉元派人来说刘宗敏突然中邪，病势沉重，特来请马三婆前去治病。宋文富等心中十分高兴，认为是上天相助，今夜袭取李自成的老营定可唾手而得。他们平日都知道刘宗敏性情粗犷，在战场上慓悍异常，却不像李自成那样细心谨慎，多谋善断。原来在午饭后，马三婆来到宋家寨，报告刘宗敏如何不禁止老营寨中百姓出入，不怕泄露老营底细。宋文富拍着大腿哈哈大笑，对左右说：“今夜就要叫刘宗敏吃他粗心大意的亏！”但震于他的威名，仍不免有点顾虑。如今见刘宗敏突然患了紧病，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这点顾虑一扫而光了。

宋文富一边派人护送马三婆前往射虎口，一边派人飞马奔往商州城，将提前在今夜三更进袭李自成老营的事禀报巡抚，请巡抚务必于明天一早指挥大军进攻野人峪。据他估计，到天明以前，宋家寨的乡勇和官军就可以占领李自成的老营和麻涧一带，并把刘宗敏、高一功、田见秀和袁宗第等大小“贼将”全部擒获，夺得大战首功。使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李自成、高桂英和李过都不在老营，不能全由他一网打尽。

大约过了两顿饭时，马三婆来到射虎口。这时刘宗敏又清醒过来，急着要回老营。王吉元赶快命人用门板绑成担架，护送他离开。马三婆带着应用“法物”，骑马跟在后边。刘宗敏被抬出射虎口山寨不远，又大叫一

声，昏迷过去。王吉元望着担架在骑兵的保护下匆匆向西去，心如刀割。马三婆故意深锁柳叶眉，摇头叹气，却在肚子里念动咒语，要宗敏病势加重。马二拴心中十分高兴，别有深意地对吉元微微一笑，告辞回宋家寨去。

第四十章

将近中午时候，李自成等一小队人马赶到了大峪谷。

李自成察看了地势和防御设施，然后用一只脚踏着两个寨垛之间的缺口，向石门谷方面凝视许久。隔着重重山头，有二三股浓烟上升，冲入云霄。他暗暗吃惊，用鞭子指着浓烟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杆子把石门谷寨中的大庙点着了么？”

双喜回答说：“杆子从昨天起就在石门谷附近村庄里奸淫掳掠，焚烧房子。刚才他们又烧了几个小村庄，不是烧的大庙。”

闯王恨恨地骂了句：“他妈的！”向双喜驻扎的宅子走去。路过一群难民前边时，一个老头子踉跄地走到他面前，高叉手[1]哀求说：

“闯王，你救救我们吧！这几年我们受够了杆子和官兵的苦害，自从你闯王老爷的人马来到商洛山中……”

闯王不等他说完就回答说：“我明白，你不用说啦。我正在想办法，不许这些王八蛋苦害你们。”

到了双喜住处，他坐下向双喜问道：

“石门谷有什么新消息？”

“刚才探子回来禀报：坐山虎还在包围着大庙，攻不进去。庙里的人们射法很准，又有两支火铳，使杆子们进攻不能得手。还有，杆子们人心不齐，狼上狗不上，有的在围攻大庙，有的趁机到左近村庄里奸淫抢劫，还有的明的也在围攻李友，暗中同庙里的弟兄打招呼，箭向天上射。”

“我就断定不会一千五百多人都跟着坐山虎哗变，果然如此。”

“没有都变。听说窦开远和黄三耀就不肯哗变，只是他们自己力量小，三耀又在病中，受坐山虎兵力挟制，没有办法。还有些人是受了坐山虎的胁迫叛变，并不愿替他卖命。”

自成觉得事情更有把握了，在心中说：“幸而我及时赶来，尚不迟误！”随即又向双喜问：

“峣岭的官军有动静么？”

“不清楚。”

闯王从椅子上忽地站起，吩咐说：“快吃午饭！吃过饭我就去石门谷收拾这个烂摊子，免得官军一到就来不及了。”

双喜大惊：“爸爸！……”

李自成没有理他，转向谷英说：“子杰，我怕双喜初次单独作战，阅历不足，所以叫你带病来到这里，同双喜一起守大峪谷。倘若敌人来犯，你们见机行事，或坚壁不出，或是你守寨，双喜出战。”他又对双喜吩咐说：“你子杰叔比你大几岁，也比你阅历多。遇事多听他的话，不要自作主张。”

谷英和双喜都劝他不要去石门谷，说是风险太大。但李自成主意坚决，怒气冲冲地说：

“目前这事，千钧一发。既然知道并非所有杆子都死心塌地与我李闯王为敌，我更应该赶快前去。一旦峣岭官军向石门谷大举进攻，还来得及么？说不定坐山虎已经同官军勾了手，正等候官军前来。不要耽误，快拿饭来！”

谷英和双喜仍不死心，都望着医生。尚炯沉吟片刻后，望着闯王说：

“闯王，商洛山中安危，确实决于呼吸之间。咱们吃过饭就去石门谷，好，要抢在官军前头！只是我有两个愚见请你听从，以备不虞。”

“什么高见？”

“古人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何况今日是前去平乱，并非文事。以你闯王的声威，此去定能成功，但是也不可不防万一。我看，既有子杰在此，双喜可以随你我前去，至少再挑选五十名精兵带在身边。”

闯王想了一下，回答说：“双喜去可以，也让他长点阅历。但人马带多了会引起他们疑惧，最多只能带二三十个人。”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说：“还有一个愚见，就是马上派个人飞马去石门谷，告诉众家杆子说你要亲自来见他们，天大的事儿听候你秉公处分；还说明你随身只带了少数亲兵，要大家不必多疑，安静等候，莫再胡闹。”

闯王高兴地说：“对，子明，应该先派个人去传谕大家。双喜，你马上派一个会传话的人，不要耽搁！”

匆匆地吃过午饭，李自成就带队出发。上马之前，老医生假装去茅厕，拉着谷英的手，凑近他的耳朵低声叮咛几句。谷英连连点头，回答说："我明白，决不有误。"上马以后，尚炯看见闯王鬓角淌汗，两颊发红，他的心更加沉重。他不仅担心到石门谷对闯王会有凶险，也担心闯王的身体会支持不住。

经过红石崖又走了不到二里，忽然传来奔跑的马蹄声。奔在最前边的是李双喜派去的小校，第二个是窦开远。窦是一个不到二十五岁的青年，陕西三原人，曾读过几年书，没有考上秀才，因受村中大户欺压，愤而拉杆子，半年前辗转来到秦岭山脉，同黑虎星成了结拜兄弟。他生得面貌和善，从不妄杀一人，人们替他起个外号叫窦阿婆。一个半月前他随众杆子驻扎石门谷。黑虎星曾带他去拜见闯王，在老营住过两天。现在他离闯王还有十来丈远就翻身下马，急步趋前，拦住乌龙驹双膝跪下，大声说：

"闯王！坐山虎挟众哗变，我没有法子弹压，对不起你，请你把我斩了。你没有多带人马，石门谷千万不要去！坐山虎已经叛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黑虎星没回来。我是三原人，强龙不压地头蛇，怕万一保不了你的驾。刚才是坐山虎想叫我劝你不进石门谷，才放我出来。你既然没有带多的人马来，千万不要前去。"

闯王说："我扪心自问，没有亏待大家的地方，愿意随我起义的是大多数，不信大家都甘心坐视坐山虎背叛了我。你起来，让我过去！"

窦阿婆跳起来，牵住乌龙驹的缰绳说："闯王！你千万去不得！坐山虎已经扬言说不让你进寨，正在纠合人马出寨挡驾。我窦开远粉身碎骨不足惜，可是我求你退回大峪谷，不要前去！"

自成扬鞭大喝道："丢手！我要看一看坐山虎能不能挡住我走进寨里！"

"闯王！闯王！请你听我说，听我说！……"

"说什么？"

开远略微放低声音说："我刚才听说，坐山虎已经同官军勾手，要献出石门寨投降。你千万不要进寨！"

这事虽不出闯王所料，但仍不免使他心中一惊，赶快问道：

"确实么？"

"坐山虎的两个亲信头目在私下交谈，不提防给我手下的一个弟兄听到，所以十分确实。"

"丁国宝也同他一起向官军投降了么？"

“不。坐山虎暗中投降的事还在瞒着大家，铲平王同我们一样坐在鼓里。看样子，坐山虎想等官军攻寨时，再以兵力挟持我们大家投降，不从的就杀掉。”

“铲平王为何跟他一起哗变？”

“铲平王手下的小头目也有率领弟兄出寨扰害百姓的，给李友抓到了，他不同铲平王打个招呼，全数痛打一顿鞭子。铲平王去要人，虽然李友放了他的人，却当面雷暴火跳地责骂他不能够约束部下。当时丁国宝看在闯王面子上，没有还嘴，可是窝了一肚子气。坐山虎知道了，马上就百般挑唆，煽风点火，硬是把丁国宝说变了心，跟着他鼓噪起来。”

“官军现在何处？”

“听说已经过了峣岭。”

李自成冷笑一声，说：“我来得正是时候！”

窦开远抓住了他的马缰，仍劝他不要进寨。他将鞭子一扬，打在乌龙驹的臀部，它猛一纵跳，挣开了窦阿婆牵着缰绳的手，擦着路边向前跑去，越过了窦阿婆带来的亲信骑兵。医生、双喜和亲兵们紧紧地跟在背后。窦阿婆飞身上马，拔出剑来向他的骑兵一挥，高声叫道：

“弟兄们，都随我来！倘有谁敢犯闯王的驾，对闯王动动指头，咱们跟他狗日的拼上！咱们谁不舍命保闯王，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天诛地灭！”

李自成和他身后的少数忠心将士刚转过一个山头，就看见有五六百杆子已经拥出寨门，刀、枪、剑、戟一片明，乱哄哄地叫嚷着。医生和双喜大惊，都迅速拔出剑来。刹那之间，所有的刀和剑都拔了出来。老神仙想着自己同杆子们毫无嫌怨，并且曾来石门谷替许多人治过病，便用力把镫子一磕，奔到闯王前边，可是闯王用命令的口气说：

“子明，退后！”

乌龙驹仍然走在最前。望见一里外那么多人和那么多刀光剑影，听见乱哄哄的嚷叫，它以为马上就要进入战场，感到无限兴奋，忍不住振鬣长嘶，又响亮地喷着鼻子。

鼓噪哗变的杆子留下一部分人包围大庙，一部分登上寨墙，一部分由坐山虎率领着拥出寨外，威胁李自成，不许他进寨。这出寨来的五六百人拥挤在山路上和路的两旁，密密麻麻，挡住了李自成前进的路。他们有的人敞开胸，有的人光着上身，有的人用红布包着头。刀和剑的柄上带着尺把长的红绿绸子，明晃晃的枪尖下围着红缨。路上有一条大汉扛着

一面红绸大旗，上边用黑丝线绣一只踞坐山头的猛虎。大旗下站着一条二十五岁上下的黑脸大汉，两道浓黑的扫帚眉，一双凶暴的牛蛋眼，方口厚唇，张口露出一对虎牙。他穿着一件紫色箭衣，腰间束一条黄绸战带，右手拿一把鬼头大刀，战带上插一把出鞘的攥子。他用黄绸包头，右鬓边插一个猩红大绒球。这些打扮在杆子中并不特殊，特殊的是他的左鬓边垂下来一大绺白色纸条，像戏台上扮演鬼魂的装束一样。

这群人一片吵吵嚷嚷。但当他们看清楚闯王背后并没有多的人马，不免感到疑惑和惊骇，吵嚷声变成了窃窃私语。等闯王走到半里以内，连窃窃私语也停止了。人们都摸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紧紧地握着兵器，注视着态度沉着、神色冷峻的闯王，屏息无声。

大约离人群不到二十丈远，李自成跳下乌龙驹，跟随在后边的人们都随着下马。他把马缰递给一名亲兵，向窦开远问：

“站在那面大旗下边的可是坐山虎？”

“正是坐山虎这个浑小子。”

“他的左鬓角为什么带一绺白纸条子？”

“前天夜间李友杀了他的二驾，是他的把兄弟，他立誓报仇。不料昨天攻大庙又死伤了二十多名同伙，所以他更加愤恨，带了一绺白纸条子，意思是他倘若不能报仇，决不再活下去，权当他已经亡故。”

李自成冷笑一声，骂道：“什么东西！”随即大踏步向坐山虎面前走去。老神仙紧靠在他的左边，双喜紧靠在右边，一步不离地跟着前进。离坐山虎十步远时，双喜、李强和窦开远不约而同抢在闯王前边，仗剑卫护闯王。闯王命令说：“退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动手！”双喜等只得退到两旁，让闯王走在中间稍前。闯王走到离坐山虎四五步远的地方停下，用严厉的目光把坐山虎打量一下，问道：

“你要干什么？”

坐山虎的心头怦怦乱跳，瞪着眼睛说：“我要替我的把兄弟和手下弟兄们报仇，要李友和他的手下人偿命。”

闯王逼近一步说：

“要李友们偿命不难。我这次亲自来就是要秉公处置，平息众怒。假使李友该斩，我李自成向来大公无私，决不姑息，定然将李友斩首示众。走，随我进寨！”

“我正在围攻李友，决不让你进寨。”

李自成厉声问道：“我们俩谁是闯王？”

“你是闯王。”

“既然你知道我是闯王，就应该听我的令，这山寨是我打下的，我想进就进。只有我命你滚开，没有人能禁我进去。”

坐山虎横着刀说：“我就是不让你进去。”

自成又问：“你已经投降了官军么？”

坐山虎回答说：“我没有投降官军，可是我不让你进寨。”

李自成大声说：“闪开路！既然你仍是我麾下战将，就不许你挟众鼓噪，阻止我走进山寨！闪开！”

窦开远和双喜都以为闯王已经怒不可遏，一定会刷一声拔出花马剑把坐山虎劈为两半。但是闯王怒目注视着坐山虎的眼睛，挺着胸，背着手，大步前进。坐山虎对着这么一个威严、倔强、正气凛然的人物，感到茫然失措。在看见闯王之前，他想着他不许闯王进寨可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闯王见他人多势众，只好灰溜溜地走掉；另一个是闯王动起手来，展开一场厮杀，他依恃人多把闯王杀败。但现在这两种预料的情形都没出现，他慌急中想不出对付办法。闯王缓缓前进，他横着刀缓缓后退，而他的背后，人拥着人，都不得不一步一步后退。最后边的人群开始乱起来，纷纷嚷叫，有的人叫着不要往后退，而有的人叫着：“不要伤害闯王！不许动武！”坐山虎心中更慌，把鬼头刀举到闯王的鼻子前边，向他的党羽大叫：

“弟兄们，挡住闯王进寨，不许后退！”

许多明晃晃的刀、剑和红缨枪突然从李自成的面前举起，密密地对着他的脸孔。医生、双喜、窦阿婆和李强等众亲兵都在刹那间举起兵器，抢上前卫护自成。兵器格着兵器，发出铿锵之声，眼看要开始互相屠杀。闯王挥手对保护他的人们大声说：“后退！不许动手！”又向对方大喝道：“后退！不许动手！”双方互相接触的兵器登时分开了。在鼓噪哗变的人群背后又有许多声音叫喊：“不许伤害闯王！不许碰着闯王！”在坐山虎背后的远处传过来愤怒的叫声：“快替闯王让开路，不许挡驾！”李自成继续前进，逼着坐山虎和他的亲信党羽步步后退。走了几步，突然又有许多红缨枪尖举到他的胸前。他冷笑一声，用手向左右一荡，荡开了几杆红缨枪尖，其余的都缩了回去，同时让开了中间的路。他的沉着和威严的气势使人震慑，没有人敢认真用兵器碰他一下。坐山虎心中慌乱，和他的亲信党羽也不得不退到路旁。李自成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向两旁闪开，路两旁形成了人和各种兵器的墙壁。人们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怀着惊异和敬佩的心情，注视他从面前走过。他的后边紧跟着双喜和李强，然后是一群牵着战马的亲兵。尚炯因对落在后边的坐山虎不放心，对窦阿婆使个眼色，和窦的三十个心腹弟兄走在闯王的亲兵后边。有很多人同尚炯见过面，有的曾请他看过病，这时看见他走到面前，争着用点头、招手或微笑向他招呼。他也向他们含笑点头，好像在冰冻的

日子里开始有一丝春风出现。闯王和窦阿婆的这一小队人马刚一过去，后边的杆子像潮水般跟了过来，把坐山虎卷在里边，拥着他前进。他大骂左右和后边的人，但是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威胁和指挥众人。

寨里的大庙前有几座古碑、几棵合抱粗的古树。一座古碑从石龟上倒下来，折为两段，横在地上。李自成跳上石龟，横眉怒目，冷然无语，面对着拥来的杆子。那几百名包围大庙的、登上寨墙的以及在屋中休息的刀客，也都跑了过来，把他面前的空地站满，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坐山虎的亲信党羽，那些虽非他的党羽但平日对李友的管束心怀不满的人，还有那些扰害了百姓怕受惩罚的人，都想依仗人多势众来威胁闯王，使他屈从大家的意见，放任他们胡作非为。如今大家趁着他尚未开口，先闹哄哄地吵嚷起来。有的人带着酒意，放肆地攘臂谩骂，有的人凶恶地乱挥着手中兵器。窦开远大声喝叫众人肃静下来听闯王说话，却没有多少人肯听命令。这种鼓噪情形，如果不立刻压服下去，很可能闹出变故。

李自成镇定而威严地向全场慢慢地看了一遍。奇怪，仅仅这么一看，嚷叫和谩骂的声音落下去了，骚动的人群静下去了。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李闯王脸上，等待他开口说话。闯王竭力抑制着愤怒，说道：

“自从我李自成起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我的部下鼓噪。眼下官军就要分几路向商洛山中大举进犯，你们不但不赶快想办法抵挡官军，偏在这节骨眼儿上鼓噪起来，围攻自家兄弟。你们难道想叫官军来占领石门寨么？你们既然随我李闯王起义，就该走打富济贫、剿兵安民的正路。只要你们跟随我顺着正路走，都是我的好弟兄，别的话都好说。你们要听信坏人挑唆，叛变了我，投降官军，我决不答应。只是一时受了挑唆，糊涂了心，跟着别人起哄，只要从现在起不再鼓噪，听从我的将令，纵然做了围攻自家兄弟的错事，我可以既往不咎。倘若有人受了别人挟持，打算投降官军，一只脚踏在岔路上，只要立刻将那只脚收回来，继续跟我走正路，也一概既往不咎。我李闯王自来说一不二，句句话出自真心。”他随手从腰间拔出一支雕翎箭，接着说：“倘若我李自成出言反复，犹如此箭！”只见他双手一撅，箭杆折为两段，投到众人面前。

全场情绪紧张，肃静无声，注视闯王。也有的人回避了他的眼光，低下头去。窦开远用右手高举宝剑，左手拍拍胸脯，声音洪亮地说：

“弟兄们，你们随闯王起义的那股正气给狗吃了？你们问过自己的良心没有？大敌当前，咱们抵挡不住官军进犯就会一起完蛋，可你们先在自家窝里咬起来，活像是一群疯狗！”

李自成对窦阿婆点点头，又用眼睛向全场扫了一圈。人头在浮动着，有的互相交换眼色，有的互相窃窃私语，但没有一个人再大声嚷叫。自成用手揩一下额上的汗，接着说：

“凡是随我起义的，不管新人旧人，我一视同仁，不分远近。今天我带病

前来，就是要弄清是非，秉公处置。你们是谁挟众鼓噪，为什么鼓噪，照实说出。有苦有冤，我来申雪。说吧！”

众人的眼光都转向坐山虎。坐山虎气势凶猛地推开旁人，向前挤进两步，粗鲁地骂李友欺压他，又杀了他的二驾和手下弟兄，要闯王替他出气。在他的怂恿之下，跟着有两三个杆子头儿诉说他们来这里是要随闯王造反，不是要受李友的窝囊气。李自成又问别人还有什么状要告，连问几遍，却不见有人做声。他向众人说道：

“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我李自成倘若对这个案子不一秉至公，天地不容！我现在把话讲明：第一，两三天来你们有些人扰害百姓，奸淫烧杀，我本该将你们个个斩首，可是我决定痛责自己失于教导，对你们既往不咎，只要你们从现在起不再违反我的军律就行。倘再有犯军律的，即令他是天王老子地王爷，定斩不饶！第二，从现在起，你们该守寨的守寨，该把卡的把卡，该哨探的哨探，该休息的休息，无事不准乱动，更不准寻衅报怨。倘有谁敢再寻衅报怨，随便动武，不管是大头领、小头领，也不管是主犯、从犯，一律斩首！第三，我把李友派驻在这个地方，他没有把我交给他的事情办好。我现在就把他叫出来，先当着众人的面责打他四十军棍。然后你们举出几个公正人，马上替我查明谁是谁非，不许有一分徇私。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想杀死李友报仇，好吧，倘若查明后说他该杀，我李自成对他绝不会有半分姑息，不到明天早上我就把他的人头挂在此处！”

人群一直屏息静听，到这时忽然大大地激动起来，有的不自觉轻轻点头，有的互相碰一下，推一下，交换眼色，而到处是嘁嘁喳喳的说话声。李闯王提高声音说：

“你们快替我举出几个公正人来！”

人群中突然寂静片刻，随即纷纷嚷叫，一共说出了十来个名字，其中有窦开远和一些比较公正的人，也有少数是同坐山虎走得近的。李自成叫他们来到前边。出大家意料之外，他深深作了一揖，然后说道：

“是非曲直，不查不明。你们是大家公推的，务必凭着良心办事。只有你们查得公正，我才能执法公正，使该斩的人死而无怨，也能使众人心服。今晚，你们就把查的结果禀报，不得耽误。”他转过头去，望着庙门上边喝叫：“李友！快把庙门打开，给我滚出来！”

自从闯王来到寨外以后，李友就站在鼓楼上，注视着寨外动静，同时命守在房坡上的弟兄们同围攻的杆子弟兄攀谈，将闯王的起义宗旨和大公无私的为人讲给大家听。包围在庙外的杆子有些不是坐山虎的人，知道闯王来到，自然都不肯再放一箭，即令是坐山虎的人，也开始对攻打大庙事三心二意。寨外动静，全在李友眼中。他已经准备好，倘若坐山虎竟敢对闯王动手，他就率一百名精兵呐喊冲出，抢占寨门，一定可以使坐山虎的人们惊慌大乱。由于寨外地势狭窄，人又拥挤，他的一百士兵

可以迅速射倒大批的人，而坐山虎也不难给他射死。后来看见闯王平安进入寨内，到了山门外边，他感到放心了，立刻从鼓楼下来，把三十个最好的射手调集在山门的屋脊上和山门两边的墙里边，露出半截身子，同他一起控弦注矢，留心着人群动静。另外，他把二十个精强的牌刀手埋伏在山门里边。假使坐山虎和他的党羽们敢对闯王有不利举动，李友和这三十名射手只在刹那间就会把坐山虎和他的左右心腹党羽射死，而那二十名牌刀手将同时打开庙门冲出，和双喜等一起保护闯王。现在听到闯王命令，李友在屋脊上高声答应了一声："是！"过了片刻，庙门大开，先走出来大约二十名弟兄，分一半站在庙门的台阶下，一半站在台阶上，向会场怒目注视，提防哗变的人们乘机冲入大庙或杀害李友。庙门里也站着一群人，准备随时跳出厮杀。李友毫不畏怯地挺胸走出，分开众人，来到闯王面前，躬身叉手，肃立待命。闯王严厉地看他一眼，问道：

"李友，你知罪么？"

李友不替自己辩解，抬起头来说："回闯王，我平日不知多方开导，使大家严守军律，遇到事头上又不善处置，激出变故，这就是我的罪。请闯王把我严办，即令砍我的头，我决无半句怨言。"

闯王喝令左右："替我绑起来！用军棍狠打！"

李强怔了一下，立刻同一个亲兵把李友五花大绑。但是等李友趴倒地上后，他却迟延着不去找棍子，等待着窦开远和别的人替李友讲情。闯王大喝：

"快替我着实打！打四十军棍！"

李强还在迟疑，仍希望有人讲情。李友趴在地下催促说："兄弟，快打吧，别让闯王生气。"李强没办法，只好从站在附近的一个刀客手中借来一杆红缨枪，交给一个亲兵，颤声说："快打！"这个亲兵用枪杆代军棍，打了起来。

闯王看着亲兵们打李友，脸上异常严峻。当枪杆第一下砰一声打在李友的两条大腿上时，他的垂着的双拳猛然握紧，随后颊上的肌肉轻轻痉挛，若有若无的泪花在愤怒的眼中闪动。他又大喝道：

"狠打！不准留情！"

李友没有求饶，咬着牙不肯呼叫。枪杆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染得枪杆红。所有闯营的士兵都心中不平，尤其李友的手下人更是难过万分。杆子方面，除去坐山虎的少数死党，多数人虽曾一度跟着鼓噪，但这时既敬佩闯王的大公无私，也替李友感到委屈，而对于坐山虎一伙人很不同情。李友挨打毕，自成下令将他押在庙中，等候发落，然后转向大众说：

“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站在我‘闯’字大旗下边，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家有家规，营有营规。军无纪律，便是乌合之众。从今以后，各位谁愿意随我打江山的都得遵守军纪，不能再像从前拉杆子那种样子。谁不愿遵守军纪，请不要留在我的大旗下边。斑鸠嫌树斑鸠起，任诸位远走高飞，我决不相留。朋友们好合好散，更不必结成仇人。”他稍微停顿一下，望着坐山虎，神色威严地斥责说：“坐山虎，快把你鬓角上的白纸条条取下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什么玩意儿！你是在我闯王军中，要对谁决一死战？……立刻取掉！”

全场一千多人的眼光都望着坐山虎，望着他挂在左鬓角的那一绺白纸条。他自己还在迟疑，旁边一个亲信立刻伸手替他取下，扔到地上。李自成接着说道：

“你们都归黑虎星指挥，在石门谷镇上只能竖黑虎星的大旗，不能竖别人大旗。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每个人都竖起自己的大旗，岂不是乱蜂为王？你们在这里是我李闯王的义军，不是杆子，不许乱七八糟。坐山虎，把你的大旗卷起来！”

虽然李自成并没有使用多大的声音，但站在坐山虎左右前后的党羽却觉得他的话就像有雷霆万钧之力，使他们心惊胆寒，面面相觑。从群众里边发出来一阵叫声：“卷起来！卷起来！”还有人叫道：“把你的坐虎旗拿回家做尿布去！”坐山虎看见打旗的大个子在望着他等待命令，他对打旗的踢了一脚，喷着唾沫星子骂道：

“快替老子卷起来！我操你奶奶的，愣怔什么？卷！”

李自成看着坐虎旗卷起以后，又向坐山虎说：“我的中军吴汝义现在哪里？你立刻放他出来！”

坐山虎叫他的两个手下人去放吴汝义，全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闯王还要说什么话，不知这出戏将怎样再演下去。闯王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眼色催老神仙快到庙里去替李友治伤。过了片刻，吴汝义来了，而且宝剑也还给了他。人群嗡一声动荡起来，替他闪开了一条路。等他走到面前，闯王用一只手向全场一挥，重申命令：

“现在该守寨的守寨，该把卡的把卡，该巡逻的巡逻，该休息的休息，准备迎敌。还有，坐山虎，你快把运送粮食的人和牲口都放出来！把吴中军和亲兵的马匹送还！”

人群一哄而散开。坐山虎带着自己的手下人也离开了。他心中很不服气，边走边喃喃骂道：

“操他八辈儿，老子今天栽了跟头！老子等着瞧，我的人不能白死。如果他李闯王不替我报仇，放走李友，我决不答应。我怕个 ，砍掉头不过碗大疤瘌！”

李自成望着众人散去，暗暗松了一口气。随即他带着双喜等走进大庙，到各处看了看，问了问伤亡情形。当他知道庙中只死了五个人，伤了七个人，他于痛心中略觉宽慰。在庙中巡视一遍，他来到李友身边，看见他的棒伤已经由尚炯敷了药，包扎起来。他心中酸痛，叹口气说："你还没有学会办事，偏偏在目前这当口激出乱子！"

吴汝义和李双喜紧跟在他的身后。吴汝义忍不住问：

"闯王，你看坐山虎会安分了么？"

闯王用鼻孔冷笑一声，说："你不晓得，他已成了叛贼，暗同官军勾手。这包脓今晚非挤不可！"他在一棵大树下停住脚步，回头吩咐双喜："你回庙里去挑三十个精壮弟兄拿着我的令箭在寨里巡查，禁止人们聚众生事；两道寨门，叫窦阿婆赶快把坐山虎的人换成可靠的弟兄把守，不许人随便出入。倘有违反军纪的，轻则申斥，重则抓来见我。"

吩咐之后，李自成走到面对峣山的北寨墙上，察看地势和防守情形。这儿摆放着成堆的滚木礌石，守寨的弟兄也最多，见闯王来巡察，一个个肃立无声，秩序井然。这时窦开远派手下亲信来向他禀报，说离石门谷十里外已经到了一支官军，人数不详。闯王命他再探，并叫李强取二百两银子交给他，要他立刻买猪羊白酒，犒赏守寨将士，让大家今夜饱餐一顿，痛快杀敌。他吩咐犒赏时声音较大，左右的守寨弟兄全都听见，非常高兴，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多久，全寨的弟兄都知道了。

李自成下寨以后，问李强还存有多少现款。李强回答说：

"我们来时带了六百两，还有四百两没有动用，大概够了。"

"怎么是六百两？"

"慧英知道老营缺银子用，我们临动身时，她把她同慧梅几年来积攒的体己银子二百两交给我，以备急需。"

闯王点点头，从眼角露出一丝微笑，一边向前慢慢走，一边向吴汝义问："听说有一个铲平王丁国宝，你可认识？"

"见过。他跟着坐山虎鼓噪哗变，围攻大庙，也是十分可恶。"

"是坐山虎的死党么？"

"不是死党，不过如今他们拧成一股绳儿。要不是他黑了心，坐山虎势孤力单，也不敢这么嚣张。"

闯王又走了几步，沉吟地说："正统年间福建省有个邓茂七起义 [2] ，自

称铲平王。丁国宝这小子替自己起个诨号也叫铲平王，原听说他在起手拉杆子时也有心打富济贫，铲尽人间不平。”

“反正这个浑小子如今跟着坐山虎叛变，围攻李友，纵兵殃民，无恶不作，从根到梢都坏了。”

闯王没再作声，缓步往山街上走去，边走边想着万全之计……

[1] 高叉手——古人的叉手礼就是抱拳拱手。抱拳拱手高与额齐叫“高叉手”。

[2] 邓茂七起义——邓茂七，江西人，佃农出身，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秋天在福建延平一带起义，攻陷二十余县，自号铲平王。次年二月兵败牺牲。

第四十一章

黄三耀的绰号叫黄三鹞子，曾同窦开远一道由黑虎星带到老营，见过闯王。现在李自成由吴汝义领路去探看他的病。谈到坐山虎挟众鼓噪，黄三耀声音打战地说：

“闯王！我同黑虎星哥哥是把兄弟。不管论公论私，即使把小侄的骨头磨成灰，也要保你打天下。只是小侄如今大病在身，起不得床，手下的弟兄们也多给瘟疫打倒，有心无力。要不然，小侄同开远哥哥合起手来，我操他娘，早已同龟孙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见个死活。唉，他妈的，我这个病……”

黄三耀说不下去，又是喘气，又是痛心地抽咽。闯王安慰他说：

“我既然来到这里，天大的乌云也会散去。贤侄好生养病，不要难过。”

黄三耀小声说：“闯王，不杀几颗人头，这乌云不会散去！”

闯王立刻俯下头去，小声问：“你看，应该杀些什么人？”

黄三耀咬牙切齿地说：“坐山虎非杀不可。他的一群亲信挟众鼓噪哗变，断没有饶恕之理。倘若不杀了这群杂种，一则祸根还在，二则以后别人会跟着他们学，事情更加难办。趁你在此，杀了他们，我看没有人敢随便动弹。”

闯王没有作声，在想着如何除叛。

黄三耀又说：“这活儿要做得干净，做得他们措手不及。有你在此，一正压百邪，事情好办。头一步先稳住他，使他不防，然后在酒宴上收拾他

们几个为头的。蛇无头不行。杀了几个为头的，下边谁敢动？”

闯王问：“能不能把铲平王同坐山虎拆开来？”

“不行，闯王。他俩近些日子勾得很紧，只要坐山虎说往东，铲平王决不往西。要杀，一齐杀，不要杀了一只虎，留下一只狼，纵它伤人。”

“他原来并不很坏，是吧？”

“原来比坐山虎好得多，近来却跟坐山虎的样儿学，像鬼迷了心一样。”

“他同坐山虎是拜身 [1] 还是同乡？”

“一非拜身，二非同乡，只是近几天来十分亲近，互为利用，如鱼得水。”

李自成从床边站起来说：“你休息吧。咱们如今要迎敌官军，必须先除内患，可是也不宜造次行事。让我想一想，再做决定。”

“你今天明天暂不要打草惊蛇，先稳住他们的心。过两三天以后给他们个冷不防，突然下手。”

李自成不肯说出坐山虎瞒着众人投降官军的事，也不肯说出他自己必须在今夜返回老营，微微笑一下，走出屋子。

他正在寨中巡视，双喜匆匆迎面而来，兴奋地小声禀道：

“爸爸，咱们的人马已经来到，现在在红石崖等候命令。要不要他们即刻进寨？”

闯王十分诧异，问道：“从哪里来的人马？”

“是小鼐子率领三百骑兵来石门谷护卫爸爸。路过大峪谷时，子杰叔怕他年幼莽撞，亲自同他前来，又添了五十名骑兵，带有攻寨云梯。走到红石崖，因知道爸爸进寨后平安无恙，他们不敢造次进寨，所以停在红石崖，派人来请示行止。”

“张鼐？他……我临走时不许他离开老营，是谁命他来的？”

“我不知道。”

“从红石崖来的人呢？”

“我怕会走漏消息，引他们到庙中等候。爸爸，要不要把人马开进寨来？”

闯王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忽见窦开远快步走来。他迎上去叫着开远的表

字问道：

“展堂，查明实情了么？”

“回闯王，这件事不查自明。大家到了一起，都说坐山虎的人马确实不守军律，扰害百姓。他的二驾独行狼带着几个亲兵正在强奸民女，李友前去捉拿，互相格斗，当场给李友杀死。坐山虎不问是非，挟众鼓噪，围攻李友，使双方都死伤了一些弟兄。事情就是这样，众口一词，并无二话。”

“大家果真都是这么说？”

“果真都是这么说。连平日同坐山虎靠得近的几个人也不敢卷起舌头说出‘不然’。不过，闯王，”开远低声说，“听说坐山虎已经放出口风：倘若闯王不杀李友，他决不罢休。从庙门外回来他就把丁国宝叫去，商量对付办法。刚才我看见丁国宝从坐山虎那里回去，脸色十分难看。他两个合起来有八百多人，想马上收拾他们很不容易。”

“唔……打探官军有什么动静？”

“已经派了几个探子出去，还没有一个回来。不过据山下百姓哄传，离此十里远的地方到了两千多官军，今夜不来攻寨，明日必然前来。”窦开远趋前一步，放低声音说，“如今不怕官军来攻，怕的是里应外合，官军来到时先从内里破寨。”

闯王说道：“你去对各位头目说，李友遇事处置不善，激成兵变，我决不轻饶。今晚准备迎敌要紧，万勿懈怠。”

“是，我去传谕。”开远说毕，转身就走。

李自成心中责备张鼐不该前来，但又想既然来了，不妨今晚暂时留下，帮助平乱，事毕就赶快回去。这么一想，他立刻对双喜说：

“你赶快命红石崖来的人火速回去，传令张鼐等偃旗息鼓，不许使寨中杆子望见；一更过后，悄悄将人马开到寨外候令，不得有误。”双喜正要走，闯王又说，“还有，倘若老营有人前来禀报军情，立刻引来见我。”

将双喜打发走，他叫吴汝义替他引路，去见铲平王丁国宝。汝义大惊，小声谏道：

“闯王，丁国宝不是个好东西。你现在身边没有多带亲兵，还是不去的好，免得万一他操个黑心。”

“我心里有谱儿，如今正需要我亲自找他谈谈。”

寨内一角，离坐山虎驻扎的地方不远，孤零零地有并排儿两座两进院落的砖瓦宅子。在一座黑漆大门前边竖立一面不大的红绸旗，上绣“铲平王”三个黑字。两天来丁国宝跟随着坐山虎鼓噪哗变，派出一部分弟兄围攻李友，而一部分弟兄趁机在附近的村庄抢劫，奸淫，随便烧杀。今天上午手下人替他抢来一个姑娘，如今窝藏在他屋里。为着怕李闯王派窦开远等来收拾他，他的两座宅子的房坡上都站有放哨的，大门外守卫着一大群人。尽管这群人队伍不齐整，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却都是刀不离手，弓不离身，准备着随时厮杀。

铲平王的手下人看见李自成带着少数亲兵来到，又吃惊又十分狐疑，但是不敢阻挡他走进大门。自成挥手使亲兵们退到后边，态度安闲地穿过前院，一直向后院走。正在两边厢房中赌博和聊天的人们，看见闯王进来，一跳而起，拔出兵器从屋中跑出。等他们看清楚闯王的态度安闲，身边没带多的人，登时松了一口气。有人飞快地奔往上房禀报。

丁国宝刚从坐山虎那里回来，心事重重，情绪很坏。坐山虎要求他今夜三更同自己一起逃走，到终南山中自竖大旗或投降蓝田官军。这只是拿话试探他，还不肯直接告诉他已经同官军通了气，官军将在明日拂晓攻寨。他拒绝了今夜逃走的要求，但同意等过了这一夜，瞧瞧李闯王如何处置，再做决定。他既不愿投降官军，也不愿拉出去受坐山虎挟制，还怕留下来难被闯王饶过。他在屋中坐不是，站不是，深悔不该跟随坐山虎鼓噪。手下人替他抢来的那个闺女坐在床沿上，仍在低头流泪，不时地抽咽一声。当她上午才被送来时，丁国宝见她生得不错，原想不管她愿不愿意，强迫成亲。不料这姑娘年纪虽小，性情却很刚强。丁国宝几次拔出腰刀说要杀她，她都不怕。午饭她什么也不吃，甚至连一口水也不肯喝。现在他看看这个闺女，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既不愿意放她回家，又怕闯王知道了会罪上加罪。在焦急与无聊中，他走到床边说道：

“妈的！半天啦，你尽是哭哭啼啼，没跟老子说过一句话……”

他的话没有说完，忽听手下人禀报说闯王已进了二门。丁国宝脸色一变，慌忙向外迎接，但刚走两步，急忙退回，慌慌张张想把姑娘往床下藏。这姑娘平日常听说李闯王不贪色，不爱财，行事仁义，又见铲平王如此怕他，登时生了个求闯王搭救的心，任死不肯躲藏，双手抓紧床沿，坐在床上不动。这时李自成已经来到了上房门外。他一眼扫见屋里有个女人影子，就退后一步，停在门槛外边，回头对丁国宝的手下人说：

“这搭儿很凉快，不用进去啦。快搬几把椅子来，就坐在这搭儿歇歇。”

丁国宝慌张地向姑娘做个威胁的眼色和手势，从屋中跑出，躬身叉手，喃喃地说：

“我不知闯王大驾来到……”

闯王抓住他的胳膊说：“不用讲礼，快同我坐下来随便说话。”

有人替闯王搬来一把圈椅，也替铲平王和吴汝义搬来两把椅子，替李强等亲兵们搬来了几条板凳。闯王先坐下，疲乏地向后一靠，神气坦然，仿佛压根儿不知道铲平王心怀鬼胎，也不知道这上房里窝藏着良家闺女。

丁国宝又惶惑又恭敬地坐在他的斜对面，拉吴汝义坐在另外一边。但吴汝义把椅子一搬，坐在闯王身后。李强不肯坐下，立在闯王背后，手按剑柄，提防不测。二十名亲兵都立在阶下，不肯往板凳上坐。丁国宝的手下人有的站在近处，有的站在天井中和两边厢房檐下。尽管李闯王面带笑容，但双方将士都没有丝毫的轻松心情，简直连每根汗毛都是紧张的。闯王见丁国宝十分疑惧，就对自己的亲兵们一挥手，说：

“你们都去二门外休息吧，用不着站在这里。”

亲兵们遵令后退，但不敢远离，更不敢去二门外边。闯王又回头向李强看一眼，挥一下手。李强退到台阶下，相距大约五步，不肯远离。闯王向全院扫了一眼，对丁国宝笑着说：

“国宝，叫你的弟兄们都去休息。我想同你谈几句私话，用不着许多人站在这儿。”

丁国宝见闯王确无恶意，开始松了口气，对手下人粗鲁地骂道：

“妈的，都快滚出去！滚出去！用不着站在这儿！”

人们一部分走出二门，一部分回到东西厢房，只留下十几个人站在院里。李自成打算从闲话扯起，含笑问道：

“国宝，你的台甫怎称？”

丁国宝脸色微红，回答说：“俺是讨饭的孩儿出身，混江湖也没多久，还没有遇到读书人替俺起个草字。”

“既然还没有台甫，我就叫你国宝啦。”闯王又笑着问，“国宝，你为什么起个诨号叫铲平王？”

丁国宝不好意思地说：“没意思，没意思，惹闯王见笑。”

“我看你这个诨号倒很好，怎么说没意思？”

丁国宝笑一笑，说：“不瞒闯王，我因为看见人间富的太富，贫的太贫，有的骑在人头上，有的辈辈给人骑，处处都是不平，所以起义时就替自己起了这个诨号。闯王，惹你见笑。”

“很好，要铲尽人世不平……”

闯王刚说出半句话，那个被抢来的姑娘突然从屋中跑出，扑到他的脚

下，大声哀呼：

“闯王爷救命！闯王爷救命！”

自成吃了一惊，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丁国宝一跃而起，右手刷一声拔出腰刀，左手抓住姑娘的头发，把她向外拉，同时喝道：

“老子宰了你这个小婊子！”

姑娘死抱住闯王的一条腿，不再哭泣，叫着“闯王救命”！丁国宝见拉不开她，举刀要把她砍死在闯王脚下。闯王把他的手腕一挡，厉声说：

“住手！”

丁国宝没有砍下去，闯王已经跳起来，向他的胸前猛推一把，使他后退两三步。他重新扑上来，举起刀要杀姑娘。闯王已经拔出花马剑，只见寒光一闪，同时铿锵一声，几点火星飞迸，雪亮的钢刀被格到一旁。在刹那间，吴汝义从闯王的背后跳到前边，李强一个箭步从院中蹿上台阶，要不是李闯王大声喝住，两口宝剑会同时向丁国宝劈刺过去。他们虽然突地收住宝剑不曾劈刺，但吴汝义抓住了铲平王的右腕不放，宝剑仍举在他的头上。李强用左手当胸揪住他的衣服，右手中的宝剑直指心窝，相距不过四指，气得眼睛通红，射着凶光，咬着牙根骂道：

“你龟孙子只要敢动一动，老子就从你的前胸捅到后胸，给你个两头透亮！”

吴汝义迅速地夺下来丁国宝的腰刀，转身抵抗从天井中扑上来的几个刀客。刹那之间，全院大乱。闯王的二十名亲兵飞奔过来，站在台阶下排成一道人墙，将闯王护住，也把丁国宝包围在内。丁国宝的人从四处奔来，有的一边跑一边叫着：“动手啦！动手啦！”还有人吹着呼哨召集大门外和隔壁驻扎的人。他们把天井院站得满满的，但看见李强擒了铲平王，而闯王又镇定地用怒目望着大家，谁都不敢向前逼近。李强向他们威胁说：

“看你们哪个敢动手！你们再走近一步我就先捅死丁国宝这个畜生！”

院中突然异乎寻常地沉寂，只有从密集的人群中发出的低沉而急促的声音：“冲上去！冲上去！把掌盘子的夺过来！”但是站在前排的人们却没有动，只是用兵器威胁着闯王的亲兵。李自成对李强厉声喝道：

“松手！不许你伤害国宝！”见李强松开了抓住丁国宝的手，李自成又望着天井中的人群说：“都后退！都给我滚出二门去！我李闯王在这里，谁都不许胡闹。天大事情听我处置，用不着自家人动起刀枪。”

李强见众人不肯后退，又抓住丁国宝的一只胳膊，把宝剑指向他的心窝，剑尖和衣服相距不到一指。李自成用力将李强一推，推得他踉跄后

退，松手不及，只听刺啦一声，把丁国宝的短褂前襟撕破一块，同时李自成厉声喝道：

“不许动手！滚开！”他又对吴汝义说：“快把腰刀还给他！”

丁国宝刚才在刹那之间心中一凉，想着“完了”，只等着李强的宝剑从心窝刺入。如今突然李强松手后退，吴汝义又将宝刀还他，他感到一点糊涂，但看出来闯王确实无意害他。他向院中把脚一跺，挥着宝刀大声说：

“弟兄们，都后退几步！哪个敢动手，老子操你祖宗万代，非砍掉你们的脑袋不可！”

丁国宝的人们哄一声向后退去。李自成一脚把那个姑娘踢翻，骂道：

“为着你险些儿动了刀兵！”

姑娘立刻被吴汝义拖下台阶，往天井中间一搡。她不哀呼救命，也不哭泣，跪在地上，自己动手把松下的长发拉到前边，咬在嘴里，伸直脖颈等死。有几个丁国宝的手下人叫着：“杀死她！杀死她！不要留下祸根！”也有的说：“不关她的事，不要伤害无辜！”但因为闯王不下令，吴汝义持剑站在姑娘身边，叫着杀她的人并不敢真的动手。闯王提着花马剑，慢慢来到姑娘面前，把她通身打量一遍，口气温和地问道：

“你想死想活？”

“想死！”姑娘回答说，没有抬头。

“想死？为什么？”

“既然你不能救我回家，我情愿死个痛快，死个清白！”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爹娘、奶奶，还有一个兄弟。”

“父母是种庄稼的？”

“种庄稼的受苦人。”

“许过人家没有？”

“自幼许了人家。”

“婆家是什么人家？”

“也是种庄稼的受苦人。”

李自成将花马剑插入鞘中，向铲平王问：“国宝，你说如何处置？”

国宝回答：“听闯王吩咐。”

李自成目光炯炯地环顾满院大众，问：“你们大家说，如何处置？”

全院鸦雀无声，有人互递眼色。恰在这时，老神仙匆忙进来，神色紧张。他刚才听说坐山虎和亲信们秘密商议，要先下手杀害闯王，于是带着五个亲兵来到丁国宝的宅子中，想设法使闯王赶快离开。一进大门他就知道了刚刚发生的事，越发惊骇。他打算赶快走到闯王面前，使眼色请他“通权达变”。当他离闯王还有几步远时，闯王忽然说道：

“你们大家跟我一样，原来都是无路可走的小百姓。我李自成起小替人家放过羊，挨过鞭子。长大以后，生计困难，去银川驿[2]当驿卒，常受长官辱骂，有时也不免挨打。朝廷裁减驿卒，夺了我的饭碗，只得去吃粮当兵。当兵欠饷，偶尔朝廷发来一点饷银又被长官吞去。有些当兵的活不下去，便去抢劫平民，习以为常。带兵官睁只眼闭只眼，实际上是纵兵殃民。我李自成没忘记自己是穷百姓出身，同百姓苦连苦，心连心，决不做扰害百姓的坏事。后来我忍无可忍，就纠合几百人在行军中鼓噪索饷，杀了带兵长官赵义。我起义之后，严禁部下骚扰百姓，不许奸淫，不许杀害无辜。我常对将士们说：杀一无辜百姓如杀我父母，奸一妇女如奸我姐妹。倘若忘记了百姓的苦，反而害苦百姓，那不是跟官军一样了？跟许多草寇一样了？那，那，还算什么起义？起个 ！”

他说话的口气像谈家常一样平静，既不严厉，也不激动，却使人听了感动。他又望着丁国宝问：“国宝！你的父母也是种庄稼的受苦人，你也是穷人家的子弟，如今你到底是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起义英雄，还是要做一个害苦百姓的草寇，永远同坐山虎等杆子头儿一样？”

丁国宝被问得很窘，低下头叫道：“闯王！……”

闯王又向众人说：“你们大家都是受苦人家的子弟，都有姐妹。看见这个姑娘，你们难道不想到自己家中的姐妹？你们人人皆知：我李自成一不贪色，二不爱财；一心要剿官兵，安良民；除强暴，救百姓；推倒朱家江山，整顿出一个四民乐业的新乾坤。倘若你们愿意跟我李闯王打江山，你们就从此不奸淫，不烧杀，做到真正起义，不再有草寇行径。倘若你们想拉杆子祸害百姓，现在就从我的眼前拉出石门寨。两条路你们拣着走！”

全院寂静，没有人不感到李闯王果然是正气凛然，说得极是。

闯王又问丁国宝：“国宝，你说！两条路你走哪一条？”

国宝羞惭地说：“闯王，我不做坏人！”

“好，好。只要你真心跟我起义，就是我的爱将。你家里有女人没有？”

丁国宝赶快回答说：“回闯王，我是穷光蛋出身，从前连自己还养不活，哪里来的钱讨老婆！自从去年架杆子，才想娶个屋里人，可是一直没看上对眼的。”

闯王说：“你想娶个老婆也是正当的，可是不要抢人家的姑娘成亲。目前杀败官军要紧。等过了这一阵，咱们的随营女眷中有的是好姑娘，难道找不到你合意的？难道不可以在农家姑娘中替你找一个，正正经经地结为夫妻？为什么偏在官军压境的时候不想着打仗的事，匆匆忙忙地抢一个姑娘做老婆？等过这一阵就老了么？”他微微一笑。许多人都不觉露出笑容。

丁国宝说：“闯王，我不要了。我差人将她送走，送她回家！”

医生高兴地说：“好！这才是好办法！”

闯王满意地点点头，又说：“国宝，近几天，你这儿也有头目和弟兄受别人勾引煽动，出去抢劫，我已经说过既往不咎啦。抢劫确实不好，我李闯王手下的义军不兴这样，一向严厉禁止。可是我也明白，你们有些头目和弟兄家中或有父母，或有妻儿老小，生计无着，实在急需捎回去一点钱救命，出于不得已才去抢劫。目前老营也穷，一时发不出饷。今日我来，带有少数银子，我们分用。李强，取二百两银子出来！”

李强赶快从背上解下一个青布小包袱，取出三锭元宝和几个大小不同的银锞子。李自成接住银子，用眼色召唤丁国宝走近一步，说：

“把这二百两银子分给大家用。这一锭元宝留给你。你是一营掌家的，手中不可无钱。我知道你当头领的困难，只是因为老营近来也困难，一时对你照顾不周。先给你留下这五十两银子，等打败官军以后就好办了。”因丁国宝没有马上接银子，闯王催促说：“快接住银子，接住！”

丁国宝将银子接住，交给一个护驾的，转给二驾。他手头确实困难，也知道闯王的老营困难，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感动地叫了一声：“闯王！”闯王接着说：

“你同黑虎星是朋友，黑虎星同补之情同手足。从今往后，你要记着：按公，你是我的部将，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万不要受旁人挑唆勾引；按私，你和黑虎星一样，在我的面前如同子侄。过了这一阵，你的婚姻我会操心。目前，只望你一心打仗！”

丁国宝手下的弟兄们十分感动，有的发出啧啧声，有的欢呼，还有的打呼哨。

国宝噙着热泪，嘴唇嚅动一阵，终于抽咽说：

“闯王！这，这两三天，鬼迷了我的心，叫我跟坐山虎鼓噪，抢劫，围攻李友，实在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从今往后，我丁国宝别无话说，纵然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站在你的大旗下，赤心耿耿保你打江山。倘若我丁国宝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天诛地灭！”

闯王笑着说：“能够这样，才不辜负你那个诨号铲平王。”

当李闯王走进铲平王驻扎的地方时，坐山虎得到了报告，十分不安，生怕丁国宝会变卦，同他分手。继而得到报告说丁国宝的手下人已经把闯王围起来，动了刀兵，他高兴得一跳八丈高，大声叫道：“弟兄们，马上出动，不要让闯王逃走！”他一声吆喝，全体弟兄一哄而起，各执兵器，乱哄哄地拥出大门。但是他的人马还没有走出巷口，第三次探事人回来禀报，说是情况变了卦：从铲平王院子里传出来欢呼声和唿哨声，而不是喊杀声，守卫在大门外的弟兄们也没有慌乱情形。坐山虎感到进退都不好，事情变化得使他糊涂。手下一个亲信头目建议他不可造次，自愿去见见铲平王，问清实情。当这头目来到丁宅时，丁国宝的小头目没让他进门，用几句话把他打发走，就跑进来向国宝悄悄禀报说：

“操他娘，耳报神真灵，刚才的事情已经给坐山虎知道啦。他派了一个人来察看实情，说他正率领人马前来，马上就到。我说：‘回去告你们掌盘子的说，我们这里没有屁事，用不着你们帮忙，请千万不要前来。倘若叫闯王知道你们仍不安分，惹出了祸事休指望我们帮一把。’”

“好，好，说得不错。快去把大门把好，不许坐山虎那里一个人进来。谁敢强往里边来，不管他是天王老子地王爷，刀枪不认人！”

“可是，掌盘子的，坐山虎这小子是一个刚出窑门的生红砖，心一横，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他的人多，万一抬起老窝子来寻事，咱们光靠十几个守大门的弟兄也顶不住。最好让大家做个准备，免得临时吃亏。”

“你去吧，我吩咐二驾准备。”

丁国宝随即把二驾叫到面前，把情况告诉他，叫他立刻率领五十个人去把住街口。二驾一走，他就到闯王面前，一五一十地据实禀报。闯王笑一笑，说：

“坐山虎迟了一步。你快把二驾叫回来，街口不要站一个人，免得叫坐山虎看出来你在防备他。据我看，他派来的头目回去一禀报，他准定泄了气，不会来惹祸。只要大门口留几个人稍加提防就够了。”

丁国宝亲自追出大门，把他的二驾唤回。闯王望望老神仙，说：

“子明，听说坐山虎那里有十几个彩号，有的是箭伤，有的是刀伤，没有

药，也没有医生给治。另外，还听说有一些染时疫的人。你的药带在身上？”

“带在身上。”

“请你辛苦一趟，去替他们治一治。见到坐山虎，就说我今晚事忙，不能同他长谈。明天我到他那里吃早饭，顺便谈点私话。”

尚神仙猜出了闯王的用意，连连点头，转身就走。但刚走三四步，马上转回，望着闯王的脸色和眼神，恳求说：

“闯王，我求你赶快回庙里睡一觉，莫要劳复了。这般劳累，别说是病后虚弱的身体，就是铁汉子也撑持不住。回庙里去吧，哪怕只躺一个时辰也是好的！”

自成微微笑着，重新坐在上房前檐下的圈椅里，连说：“我撑得住，撑得住。”医生一走，他又同丁国宝拉闲话，拉着拉着，眼珠直打旋，眼皮沉重，不久就头一仰，眼皮一合，轻轻地扯起鼾声。

丁国宝找一件夹衣搭在闯王身上，把闲杂人撵出二门，拉着吴汝义轻脚轻手地走到二门里边的石头上坐下，小声扯闲话。闯王的亲兵们都在天井中坐下休息，随即都栽起盹来，只有李强还勉强挣扎着，不肯合眼皮。随后他走到丁国宝面前，紧紧抓住国宝的一只手，笑嘻嘻地小声说：

“兄弟，我叫李强，是闯王的近门侄儿，现当他的亲兵头目。咱们如今成了好朋友、好兄弟啦。刚才我是不得不那样，请兄弟不要记在心上。”

丁国宝回答说：“嘿！李哥，看你把话说到茄棵里啦！你兄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不是吃屎喝尿长大的。从今以后，咱俩就是生死弟兄，一条心保闯王打江山，有鲜血只洒在敌人前，哪畜生才记着刚才的事儿！”

这时已经将近黄昏了。丁国宝吩咐手下人替闯王们预备酒饭，恰好窦开远和李双喜一同走来。窦开远捉到了官军的一个细作，审出了坐山虎同官军勾手的实情，也问出了官军将要进犯石门寨的确实时间。而双喜是见到了从老营派来的一个弟兄，要向闯王禀报紧急军情。吴汝义悄悄地问了几句话，知道军情严重，但是他不许他们叫醒闯王，斩钉截铁地说：

“纵然是天塌下来，也得让闯王略睡片刻！”

[1] 拜身——米脂县方言称结拜兄弟做拜身。

[2] 银川驿——明代的银川驿，在米脂县城内。

第四十二章

大约一更时候，李自成回到大庙，在禅房中召见从老营来向他禀报紧急军情的人。当听到智亭山失守的消息，他不禁大惊失色，忙问：

“郝摇旗在哪里？他不在智亭山么？”

“那儿的情况不明，有消息说他仍在智亭山同官军混战，也有消息说他退守莲花峰。”

“白羊店一带的情况如何？”

“白羊店的后路已被截断，只听说那里的战事紧急，详情不明。”

“有敌人向清风垭这边进犯么？”

“清风垭还算平静。总哨刘爷已经将各家亲兵编成一队，开往清风垭了。”

“宋家寨有什么动静？”

“只听说宋家寨与官军勾结，没听说详细情形。”

李自成问了问老营情形，总觉很不放心。但想着既然刘宗敏在老营坐镇，必能应付危局。不管怎样，他必须在今夜把石门谷的事情办完，火速回去。原来他打算今夜杀坐山虎一伙时要使用张鼐的兵力以防不测，如今只有让张鼐去解救白羊店之危了。想到郝摇旗，他又气又恨又后悔。后悔的是，平日高一功和李过都说郝摇旗不可重用，桂英和刘芳亮对于派郝摇旗守智亭山也不放心；他不听众人的话，致有今日之败，动摇全局。如今是否会全盘输掉，就看能不能夺回智亭山，救出桂英和芳亮所率领的主力部队。

“张鼐同子杰来到了么？”他向双喜问道。

“已经来到了，埋伏在寨门外边。”

闯王转动着眼珠沉吟片刻，把右手猛挥一下，自言自语说：“好，就这么办吧！”随即他向双喜说：

“你赶快亲自去把他们叫来见我。务必机密，不许让坐山虎的人看见。去！”闯王又向医生问，“你到坐山虎那里替彩号们治了伤，他们怎么说？”

“我说是闯王命我去治伤的，大家都很高兴，称赞你闯王的心胸宽大，不念私仇。坐山虎问我你打算把李友如何处置……”

“你怎么回答？”

“我说李友激变军心，闯王决不会轻饶了他。”

闯王点点头，望着门外的亲兵们说：“把那个细作带来！”

官军细作马上给带了进来。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车轴汉子，农民打扮，上身短布褂扯得稀烂，脸上和胸脯上都有青紫伤痕。李自成狠狠地看他一眼，问道：

“你想死想活？”

“我落到你们手里就不打算活着回去，再过二十几年又是一条好汉。”

“只要你说实话，我可以饶你狗命。”

“黄昏前我对窦阿婆说的全是实话。”

“我再问你，官军打算什么时候来攻石门寨？”

“今夜五更。”

“坐山虎已经鼓噪两天，官军为什么不早点来攻？”

“一则等候商州和武关两处先动，二则等候从蓝田调集多的人马。”

“官军知不知道我李闯王现在此地？”

“一丝风声也没听到。都说你大病在身，已经有两个月卧床不起。”

李自成突然问：“这寨里的杆子头目都是谁向官军暗中投降？”

“只有坐山虎一个人向官军投降。”

“坐山虎是什么时候投降的？”

“昨天才接上头。”

“接头的人是谁？”

“不知是谁。”

“哼，你还是不说实话！……拉到院里斩了！”

细作被两个亲兵正要推出月门，猛然回头叫道：“闯王饶命！小的愿吐实

话！”

“把他带回来！”等亲兵把细作带回面前，闯王说道：“快说实话。只要你说实话，我就饶你。”

“小的是镇安县人……”

“你对窦阿婆怎么说是蓝田人？”

“那是瞎话。我现在说的是实话。”

“好，说下去！”

“我是镇安县黄龙铺人，坐山虎是苇园铺人，相离不到十里远。我同他在家是赌博场上的朋友，只是最近几年没多见面。他手下的头目，我也有认识的。我这次来，不瞒闯王，实因坐山虎给我捎了口信，说他情愿投降，将石门寨献给官军。倘若别的杆子不从，就来个里应外合，打开寨门放官军进来，杀掉那些不肯投降的人。总兵王大人十分高兴，答应保他做游击将军，特意差小的来，设法混进寨中，将王总兵的话告他知道，约定明早天快亮时破寨。”

“王总兵现在何处？”

“离此不过十余里，有一座小寨名叫陈家峪，他在那里指挥兵马，准备五更进攻石门谷。”

“你是王总兵手下什么人？”

“小的官职卑微，只是镇标营中的一个把总。总兵答应破了石门寨之后将我破格提升千总。”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

“小的说的话句句都真，不敢有半句谎言。”

李自成冷笑一声，说：“好吧，你既然肯说实话，我就饶你狗命。坐山虎马上就来。我这个人情要卖给坐山虎，让他出面救你，我才放你走。”说到这里，闯王望一眼亲兵：“把他带走！给他点东西吃！”

李双喜引着谷英和张鼐进来了。

李自成向张鼐怒目注视，脸色十分严厉，问道：

“谁叫你离开老营？是你补之大哥派你来的么？”

“不是。是总哨刘爷派我赶来。”

“是他？……”闯王转望着医生问，“子明，你昨天下午没有把宋家寨的事对捷轩说明？”

“怎么没说呢？都说啦。”

自成有点放心了，说：“只要总哨明白宋家寨的事就好，如今咱们先顾白羊店这一头吧。小鼐子，智亭山已经给官军袭破，咱们在白羊店一带的大军腹背受敌，同老营断了线儿。要火速把智亭山夺回来，莫让官军在智亭山站稳脚跟。如今我想派你前去，可是又怕你……”

“闯王，你放心，我不管怎样也要把智亭山夺回来，把官军撵走。”

“你打算怎样夺回智亭山？”

“据我想，只要我摇旗叔没阵亡，不挂重彩，一定会不离开智亭山，苦战待援。我率领三百名骑兵连夜前去，出敌不意，一阵猛杀，必可杀败官军。倘若敌人同我摇旗叔尚在混战，里应外合，更易成功。”

医生在一旁插言：“先救出摇旗倒是个正着。”

自成摇摇头，说：“不，这个办法不行。第一，摇旗的情况咱们一点也不知道。第二，纵然他还在同官军苦战，可是官军人多，必然一面围攻，一面准备好迎击老营救兵，占好地势，以逸待劳。第三，龙驹寨官军偷袭得手之后，必然倾巢而出，云集智亭山下。我们只有这三百骑兵前去，众寡悬殊，又先失地利，万难取胜。这一点看家本钱，万不可孤注一掷，输得精光。”

听闯王这么一说，大家都一时没了主意，面面相觑，又都望着他，等待他说出办法。他略停片刻，说道：

“小鼐子，你立刻率领这三百骑兵奔往商洛镇[1]，路过老营时不许耽误。此地离商洛镇大约有一百五十里，限你明天早饭时赶到，能够么？”

“我能，闯王！刚才已经把马匹都喂饱了。”

闯王点下头，说：“好，你可得一定赶到！商洛镇，一向官军没有驻重兵。咱们因为它离龙驹寨太近，也没有打算去攻它。现在龙驹寨官军必然是倾巢而出，后路十分空虚。加上官军各路进攻得手，又欺负我们人马很少，万不料我们会突然攻取商洛镇。我命你明天巳时以前赶到，出敌不意攻进商洛镇。倘若敌人有备，你就不要强攻，将商洛镇周围的村子烧毁，打开大户粮仓让百姓自己去抢。然后你赶快转到龙驹寨，照样办。遇到少的官军你就剿杀，遇到多的你就避开。你要一直在龙驹寨周围闹到夜间，不接到我的命令不许退回。记住了么？”

“记住啦。我现在走么？”

“等一等。”闯王转向谷英说，“子杰，你也走吧。你把大峪谷的一百多骑兵交给张鼐一百人，其余留在你身边，率领百姓守寨，等天明后你随我一道赶回老营。你马上同张鼐走吧，不要引起大家惊慌。”

“遵令！”

谷英和张鼐正要转身退出，闯王拍拍张鼐的肩膀，在他脸上和眼睛上端详，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嘱咐却又不肯说出来，仅仅说道：

“去吧，凡事随机应变，不可疏忽大意！”

张鼐猛地车转身，同谷英大踏步向外走去。医生叫他们稍等一下，向闯王小声问：

“闯王，这寨里的事儿你打算如何处置？”

自成用果断的口气低声说：“今晚一定要割去烂疮。”

“既然这样，我劝你把张鼐稍留一时。坐山虎手下的弟兄多数都是亡命之徒。倘若万一杀虎不成，反被虎伤，如之奈何？不如留下张鼐和这一起人马在此，以保万全。等事情一过，他们就可启程。”

“不，子明！白羊店能不能转危为安，就看张鼐这一着棋。胜败决于呼吸之间，一刻也不能耽误。这寨中正气已经抬头，我自有除虎斩蛟之计，让张鼐他们走吧。”

他挥了一下手，使张鼐和谷英立刻动身，然后对肃立一旁的吴汝义说：

“你去叫窦开远来，同时替我传令：全体将士，除守寨和伤病的以外，今夜二更，听到一通鼓赶快站队，二通鼓齐集山门前边，看我处分李友之后准备迎敌。倘有听到二通鼓不来到山门外的，不论大小头目，定斩不饶！”

吴汝义说声“遵令”，转身就走。李自成挥退门口侍立的一群亲兵，单把尚炯、双喜和李强留下，低声吩咐几句，大家匆匆离开，分头执行他的密令去了。

快到二更了。大庙里响过了一通鼓声。山门大开，原来由李友率领的将士从里边走出来，全副披挂，十分整齐，拿的都是适宜于夜战和巷战的短武器。李友也被带出来，绑在山门前的一棵树上。尽管月色皎洁，却故意在李友旁边点着火把，照得树下通明，使人人都能看见他身带棒伤。

不等二通鼓响，各家杆子都纷纷来到。自从闯王强迫坐山虎收起坐虎旗，声明窦开远是全寨总头领之后，窦的威望大大提高，所以他现在能

够依照闯王的意思布置将士，没有人敢不听从。坐山虎在尚神仙的陪同下，率领着全部手下人来到后，被引到空场中间，一边是丁国宝的人，一边是窦开远、黄三耀的人。他很怕中了闯王的计，来之前曾暗中嘱咐大小头目们随时准备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先下手，拼死厮杀，倘若不胜就夺路杀出寨去。因此，他的手下人都神情紧张地把兵器拿在手里。尚神仙同坐山虎打个招呼，进大庙去了。

第二通鼓响了。李自成从庙中出来，身边只带了吴汝义和两个亲兵。他从各股队伍的前边走了一趟，对头目们点头，对弟兄们道“辛苦”，但不停留，只是到了坐山虎面前才站住问道：

“你那儿的彩号都治了么？”

坐山虎回答：“多谢闯王，都治了。”

自成又对他手下的弟兄们连说了几句“辛苦”，便继续往前走。巡视完毕，他走到石龟前边站住，面向全体将士。吴汝义跳到石龟上，高声说道：

“闯王有令，大众听着！今日黄昏，抓到官军细作一名，已经审出口供，知道官军要在五更时候前来攻寨。请各家头领，立即到寺中商议迎敌大计。凡是统带五十个弟兄以上的捻子 [2] ，不管是掌盘子的还是二驾，都请进庙中议事。凡能想出妙计的，重重有赏。一俟商议完毕，人马立时出动。另外如何处分李友，也要在会议中决定。闯王向来军令森严，大公无私；今年春天他的叔伯兄弟李鸿恩犯了法尚且不饶，李友又算得什么东西！请进去议事吧，各位掌盘子的！”

李自成向坐山虎和丁国宝招一下手，自己先进去了。窦开远和黄三耀的二驾跟着进去。那些心中没有鬼的头目，也纷纷进去，不敢耽搁。坐山虎和他手下的大头目尚在迟疑，恰好丁国宝走到面前，一把拉住他说：

“伙计，大家都进去了，你还迟疑什么？放心吧，人家闯王待人宽宏大量，心口窝里跑下马，哪跟咱弟兄们一般见识！”

坐山虎只好带着六个大头目，硬着头皮跟丁国宝往庙里走去。走了几步，他回头一看，骂道：

“妈的，护驾的都死了么？快来几个！”

坐山虎和他手下的大头目都有不少护驾的，听了这句话，登时跟上来二三十个人。丁国宝发了急，对坐山虎说：

“你不懂得规矩么？我们到庙里商议机密大事，一个闲杂人都不许进去，你带护驾的做什么？岂不要自找没趣？”

坐山虎唠叨说：“我把他们带进院里，只要不带进议事的屋里就是。”

丁国宝凑近坐山虎的耳朵说："别找没趣！其实，闯王不是怕人行刺，他是怕泄漏军机。这是规矩，对谁都是一样。你的这些护驾准要挡在二门外，弄得自己脸上没光彩，还惹出别人对你不放心，何苦呢？"

坐山虎觉得丁国宝说得有道理。他想，等官兵一到，献出山寨，游击将军就到手了。如若能把闯王捉住，功劳更大，还可官升两级，岂能因小失大！于是摆摆手，挥退了一群护驾的。他紧紧拉着国宝的手，悄声央求说：

"国宝，你如今在闯王面前吃香，被他看重。倘若我进去后出了他娘的什么事故，你可不能坐视不理啊。"

"你放心。"

坐山虎带着六个大头目随着丁国宝一群人走进大庙，看见山门和二门戒备森严，心中十分发毛，暗中后悔进来，但也不好退出。又进了一个月门，来到一个偏院，上首是三间禅房。因为禅房小，且中间有隔扇分开，不能容纳多人，所以在小院中摆了两行长板凳，前檐下的台阶上摆了一把太师椅。进来的杆子头领都依照吴汝义的指引，按照地位在长板凳上落座。有些本来是一个杆子的人，很自然地分散开来，丝毫没引起人们多心。吴汝义让坐山虎挨着窦阿婆的肩膀坐下，丁国宝坐在对面，却让他们的手下头目都坐在靠近月门的空板凳上。窦阿婆和黄三耀的二驾都属于大首领，并膀坐在坐山虎的紧下首。等大家全都坐定，闯王从禅房中缓步走出。众首领由窦开远带头起立，躬身叉手。闯王向大家含笑拱手，说声"请坐"，自己先在太师椅上坐下，然后众首领纷纷就座。吴汝义退到台上，侍立闯王身边。双喜和李强侍立闯王背后，手按剑柄，虎视全场。

一进小院，坐山虎就机警地四下瞧看，没看见可疑地方，但他是从刀枪林中滚出来的人，对于做黑活经多见广，所以除一度随众人向闯王叉手行礼外，他的右手始终不肯离开剑柄。特别是闯王出来之后，满院中肃静威严的气氛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使他自称为坐山虎的人第一次看见了大将的"虎威"。他的心更加提到了半空。

等大家重新坐定，李自成声音平静地说："黄昏前捉到一个细作，说官军要在五更来犯。如今在开始议事之前，我想把细作带来让大家看看，也许你们中间有认识他的，更好审问出他的真情。"他向月门外望一眼："把细作带来！"

月门外大声回答："是！带细作！"

小院中一片寂静，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月门。片刻之间，五六个亲兵把细作推了进来，跪在院子中间，而月门外也增加了几个亲兵，分明是防范细作逃走或发生其他意外。自成向全体杆子首领和头目问：

"你们谁认识这个人？"

坐山虎大吃一惊，但愿这人没有供出实话。他首先说他同这个细作是邻村人，自幼认识，但从他拉杆子以后就再无来往。跟着，他手下的头目里边有三个人都说认识。李自成转向细作问：

“你是不是来找他们几个人的？”

细作赶快回答说：“回闯王的话，小的是来找他们的。”

“找他们做什么？”

“他们已经投降了官军。”

坐山虎和他的六个大头目猛地跳起，拔出兵器。但在刹那之间，坐在他左边的窦开远跳起来将他抱住，坐在他右边的两个人同时跳起来，一个夺下他的兵器，一个照他的腰里刺了一攮子，共同把他按到地上，捆绑起来。那六个头目刚把兵器拔出，就被闯王的亲兵们从背后刺倒两个，全部被擒。有一个被擒后破口大骂，但刚骂出一句就被一剑刺死，其余的都不敢作声了。坐山虎咬牙切齿，但没有骂，只说道：

“好，我死到阴曹也要报仇！”

当事情发生时，所有坐在板凳上的大小头领都一哄而起，各拔兵器，准备自卫。同时，藏在禅房中和月门外的弟兄们一拥而出，从两头把小院子包围起来。李自成稳坐不动，小声喝道：

“不许动！都坐下！这事与大家无干！”

众杆子头领凡是与窦开远和黄三耀平日接近的，一听闯王的话，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虽甚惊骇，却遵令纷纷落座。而平日同坐山虎走得较近的，仍紧握兵器不肯落座。李强走到丁国宝面前，在他肩上拍一下，说道：

“兄弟，快坐下！”

铲平王一坐下，所有的杆子头领都坐下了。有的坐下后仍甚惊慌，两腿发抖，茫然四顾。李自成望着他们说：

“各位放心，都收起家伙。”

闯王一摆手，细作被一个弟兄带了出去。他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望着大家说：

“官军今夜五更将来攻寨，我必须先除掉寨内祸根。坐山虎和他的几个亲信头目狼心狗肺，犯下了六条该死的罪：他们对老百姓奸淫烧杀，一该死；挟众鼓噪哗变，围攻我的人马，二该死；想杀害我的中军吴汝义，撕毁我的亲笔书信，三该死；挟众威胁我，阻我进寨，四该死；黄昏前，我在丁国宝驻的宅子里，坐山虎派人前去，打算对我下毒手，五该

死。他犯下这五条该死之罪，我念他归我不久，还想从宽治罪。无奈他暗投官军，打算里应外合献出石门寨。这是第六条罪。这第六款特别可恨，叫我万难轻饶。你们各位……”

坐山虎骂道：“你要杀就杀，何必多说？要不是你来得快，这石门寨就是老子的天下！”

李自成将下颏一摆：“暂且留下坐山虎，把别的都斩了！”

坐山虎对丁国宝恨恨地说：“老子本来不想进来，上了你小子的当！”

他和手下的头目们正要趁死之前对闯王高声叫骂，但是他们的喉咙突然被人们从背后用手卡住，随即往嘴里塞进破布疙瘩。弟兄们把他们推出月门，在月光下用宝剑刺死，割下首级。李自成接着刚才未说完的半句话说下去：

“你们各位，不管近来做过什么对不起我李闯王的事，从此刻起一笔勾销。我小时替人家放过羊。每逢羊群不听话，走错了路，我只打头羊。要不是坐山虎带头，你们就不会闹出事来。你们不管谁做了坏事，我说不记在心上就不记心上。你们倘若不信，不必远看，可看看我待丁国宝是什么样儿。现在我对你们各位不勉强。有人想离开我的，今晚就把人马拉走，我决不给你们为难。倘若你们愿意留在我的大旗下边，决不许再做出这样错事。倘若你们有人再害苦百姓，挟众鼓噪，有几个我杀几个，一个不饶。至于叛变投敌，我自来对这种人恨入骨髓，更要加重治罪。”停一停，他用冷峻的目光扫着大家问，“你们有没有不愿再跟我起义，要拉走重当杆子的？光明正大地走，我不强留。有没有？”

所有到会的杆子首领和头目都不作声。过了一阵，闯王又问：

“是不是都愿意跟着我打江山？”

人们纷纷回答愿意，有的还发誓赌咒。李自成向侍立在小院中的亲兵吩咐：

“拿酒来！”

亲兵们把事前准备好的一坛子烧酒抱了出来，还拿出来一个大瓦盆、几只瓦碗，都放在院子中间。一个亲兵抱来了一只大白公鸡。双喜把坛子中的烧酒倒进瓦盆。吴汝义拔剑斩了鸡头，将鸡血洒在酒中。李自成走下台阶，舀起来大半碗鸡血酒，望着众杆子首领和头目说：

“我李自成率众起义，诛除无道，剿兵安民，不论千艰万难，誓不回头。各位愿意随我，共保义旗，我李自成十分感激。今后我李某倘有对不起各位之处，天地不容！”

说毕，他将酒浇一半在地上，余下的一半一口喝干。窦开远也弯身舀了

一碗鸡血酒，说道：

“我窦开远对天发誓：保闯王，打江山，生是闯王旗下的人，死是闯王旗下的鬼，倘有三心二意，马踏为泥！”

说毕，他也照样将酒浇一半在地上，一半吃下。跟着，丁国宝等依次都对天明誓，喝了鸡血酒。等大家都起过誓，李自成说道：

“诸位既如此齐心，纵令有十倍官军前来，石门谷也万无一失。现在各位随我到山门外边，向全体弟兄们宣告坐山虎等人罪状。我已经在事前做好布置，以防万一。倘若坐山虎手下弟兄不再生事，我决不妄杀一人；倘若他们胆敢鼓噪生事，你们听我的号令动手，不要迟疑，将带头生事的人乱刀砍死。倘若全体鼓噪反抗，就全体斩首，不许逃掉一个。走吧，随我出去！”

大家簇拥着闯王向外走，亲兵们提着六颗血淋淋的人头紧紧跟随。窦开远和丁国宝担心会发生变故，各带着自己的手下头目抢在闯王的前头出去。当李自成刚跨出二门的青石门槛，看见一个人牵着战马走进山门，闪在路旁，迎着他叉手叫道：

“闯王！”

在月色中李自成一眼就看清楚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刘芳亮手下绰号王老道的小校。王老道满身尘土，衣服扯破了几个口子，带着斑斑血污，但他自己显然并未挂彩。他的枣红战马浑身淌汗，站在他背后喘息，十分疲惫。自成问道：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白羊店来的。”

“嗯？……”

“夫人派我杀出……”

“不用急着禀报，我知道你们那儿杀得很得手。到后边歇息去吧。”

李自成大踏步向山门外走去，好像并不重视王老道的来到，但是他心中却十分惊骇。他一边向外走一边想着：王老道是她派出来求救的，那么芳亮是阵亡了还是身负重伤？将士们损伤得惨重么？……

[1] 商洛镇——在商州与武关之间，离商州九十里，离武关一百二十里。原是古代的商州或商县所在地，金朝废为商洛镇。

[2] 捻子——与杆子、股头同义。土匪拉杆子又叫作“拉捻子”，同伙儿叫作“一捻儿”。清末的捻军，其名称的起源也是从拉捻子而来。

第四十三章

山门外边，各股杆子都在等候着庙里边的会议结束，这儿那儿不断有人悄声谈话，情绪很不安定。

窦开远和丁国宝各带着自己的几个亲信大头目从庙中出来了。人们看见他们神情紧张，脚步很急，登时骚动起来，纷纷站起，把兵器拿在手中，准备应变。丁国宝大声叫道：“都坐下！快把刀剑插入鞘中，不许动！”话刚落音，闯王走出山门。

李自成站在大石龟上，面对众人，神色十分威严。李双喜和李强站在石龟前边。吴汝义跳到石龟一旁的断碑上，高声叫道：

“闯王有令！大众一齐坐下，静听训示。不许交头接耳，不许擅自走动，违者斩首！”

李自成咳了一声，开始讲话。他愤怒地列举了坐山虎的六大罪状，特别着重指明坐山虎投降官军一款。他说：

“坐山虎这个败类，刚刚来到我李闯王的大旗下边，马上就叛变了。他伙同几个死党，瞒着你们大家，投降了蓝田官军，情愿献出石门寨做进身之礼。倘若不是我及时赶到，今夜五更，官军一来，他就挟制你们大家投降，谁不从他就杀谁。他围攻大庙，妄图要杀尽我派驻石门寨的一百五十名将士，又扣留我的中军，都是为他的投降开路。你们大家都蒙在鼓里，没有看出来他的狼心狗肺，他连你们也出卖给了官军！”他向一旁命令：“将那个细作和叛贼一齐带出来！”

细作和坐山虎从山门内带出来了，站在火把下边。坐山虎同他的亲信党羽的目光相遇，很希望他们立即动手砍杀起来，将他夺走，但这幻想在刹那间就被闯王的声音打断了。闯王向细作厉声喝道：

“坐山虎投降官军的事，你当着大家照实供出，不许隐瞒！”

细作说：“坐山虎情愿投降官军，献出石门寨。只等官军前来，就将寨门打开，放进官军。王总兵已答应保他做游击将军，今儿差我来同他约好今夜五更攻寨。以上所供，句句是实。”

闯王问：“别的杆子不愿投降怎么办？”

细作说：“坐山虎说，到时候他用兵力挟制大家投降，谁不投降就杀谁。”

闯王望着坐山虎："他供出你已经投降官军，准备献出石门寨，你还有什么话说？"

坐山虎故意不回答，急等着他的亲信动手。

李自成望着大家说："坐山虎投降官军，答应献寨，罪恶滔天。他的六个大头目同他结成死党，一起密谋投降，已经在庙里斩首。现在将坐山虎……"

坐山虎的一个亲信小头目霍地跳起，拔刀向前扑来。双喜眼疾手快，一剑从他的前胸猛刺进去。他的刀尚未落下，忽然身子一斜，仰面倒下。又有三个人跳起来向他们一伙大叫："杀呀！杀呀！"但他们都没有扑近闯王，被吴汝义和李强一剑一个劈倒地上，丁国宝也同时砍倒一个。坐山虎拼死大叫："弟兄们，都快……"突然有刀背打在他的头上，登时他的眼前一黑，栽倒下去，身上又挨了一脚。坐山虎手下的人们，一部分怵于威力镇压，一部分对坐山虎很不同情，没有一个乱动。李闯王冷冷一笑，用充满杀气的目光望着坐山虎的部下说：

"还有人起来反抗么？……没有了？好，大家既不反抗，我决不多杀一人。按照你们近来的罪孽，应该至少杀你们五十个人，可是我想你们原来都是没有上过笼头的马，撒野惯了，一时难望个个收住野性，所以只杀几个为首的人。况且私勾官军这桩事，也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与你们大众无干。我李自成做事，是非分明。你们只要自己心中没鬼，不要害怕。"他向旁望一眼，"将坐山虎这个叛贼斩首！"

一个弟兄将坐山虎从地上拖起来，喝令跪好，一剑下去，头颅落地。

闯王又望着大家说："现在你们谁不愿留在这里的尽可以走，我决不强留。愿意留下的，分在窦开远、丁国宝、黄三耀三人手下，从今后和他们的老弟兄一样看待，有功同赏，有罪同罚，不分厚薄。倘若你们留下之后还贼心不死，不听他们的将令，或想替坐山虎报仇，我要加倍治罪，休想饶命！有谁愿意离开的？"

坐山虎的部下没有一个作声的。

李自成转向窦开远，亲切地呼着他的表字：

"展堂！"

"在！"

"你马上把坐山虎留下的弟兄一半安插到你的手下，一半分开安插到丁国宝和黄三耀手下。"他又转向全体，提高声音说，"众位大小头目和弟兄们听清！如今祸根已除，就不怕官军拂晓时前来攻寨。大家如今该守寨的守寨，该休息的休息，务须恪遵军纪，不许乱动，随时听窦开远的将令，抵挡官军。有不遵军纪、不听将令、临敌畏缩不前的，立即斩首！"

他说这后几句话的声调特别有力，大众为之震动，屏息地注视着他的脸孔。他跳下石龟，正要转回大庙，忽然望见李友仍在山门外的一棵树上绑着，于是他重新跳上石龟，接着说：

“黄昏前，十个公正的头目向我回禀了李友杀死坐山虎二驾的经过。坐山虎的二驾率人抢劫，强奸民女，李友去捉他时他竟敢恃强对抗，实在死有余辜。李友当场把他杀死，做得很对。可是事前李友没把我的军律向大众讲清楚，知道有人做坏事又不随时向我禀报，防患未然，临时激出变故，他身上也有不是。我已经打了他四十军棍，不用另行处罚。现在我当众把他释放，以后也不许他留在这儿。”他转过头去大声喝问，“李友！你知道自己也有不是么？”

“回闯王，我知道也有不是。”

“混账东西！……把他解了！”

李自成跳下石龟，匆匆地走回庙中。他急于想知道白羊店和智亭山一带情况，一进二门就连声问道：

“白羊店来的人在哪里？王老道在哪里？”

李闯王在禅房一坐下，王老道就随一个亲兵进来了。他说：

“坐下，老道。夫人叫你来禀报什么？”

“回闯王，夫人因后路被官军截断，白羊店一带人马退不出来，情况十分危急，所以派我带一名本地向导绕过智亭山，从一条隐僻小路奔回老营，请你派老营人马火速救援郝摇旗，夺回智亭山，杀退从龙驹寨来的一支官军。”

“刘明远现在哪里？”

“武关的官军人马众多，从桃花铺漫山遍野向我军进攻。刘将爷在白羊店以南拼死抵挡，身负重伤，已经回到白羊店寨内。”

闯王心中一惊，问道：“智亭山是怎么失守的？郝摇旗如今在什么地方？”

“听说他晚上吃了酒，正在睡觉，不提防官军突然来到，袭破山寨。我来到的时候，听见智亭山东边仍有喊杀声，大概他还在同官军厮杀。”

“马世耀现在何处？”

“他们刚过智亭山几里，智亭山就给官军袭破。马世耀回救郝摇旗，同官

军厮杀一阵，无奈官军已得地利，老百姓又连夜走得困乏，没救出郝摇旗，反而死伤很重，败了下来。我离开白羊店时，听说他身边只剩下几百人，派人向夫人禀报。夫人已经命他择险死守，等候救兵。”

“你到老营可见到了总哨刘爷？”

“总哨刘爷已经前往野人峪。我到老营时见到总管任爷，他叫我来此见你。”

“你为什么不把白羊店的情况禀报补之？”

“我在清风垭这边的路上遇见侄帅，禀报过了。”

“在清风垭这边的路上？”

“是。他躺在篼子上，只带了四个亲兵。”

“他是往清风垭去么？”

“是。”

“清风垭什么情形？”

“情况很紧，等着官军来攻。”

“补之说什么话？”

“侄帅听我禀报之后，只说：‘我知道了。你到老营休息吧。’我见他精神很坏，没敢多向他请示。”

闯王沉吟一下，说：“你今天骑马跑了差不多两百里路，休息去吧。”王老道退出后，他望着医生和吴汝义说：“补之坐篼子往清风垭去，必是清风垭十分吃紧，捷轩才按照我在书信中留下的话派他去的。明远受了重伤，白羊店必甚危急，咱们不能在此耽误，天不明就动身，火速赶回老营。”

吴汝义带着窦开远和丁国宝等几个重要头领进来了。窦开远向闯王禀报，他们把坐山虎的手下人都安插好了。自成满意地点点头，说：

“官军拂晓打算来攻，你们说怎么办？”

丁国宝首先回答：“龟孙们只要敢来，咱就美美地收拾他们一顿，不叫他们轻松回去。”

窦开远接着说："对，龟孙们占不了便宜。他们还没有同咱们杆子交过战，这一回叫他们知道铧是铁打的。有你闯王坐镇石门谷，弟兄们勇气百倍，别说官军来，天塌下来也不怯气。"

自成笑着转向黄三耀的二驾，等候他开腔。他憨厚地笑一笑，说：

"闯王，你下令吧，说咋办就咋办，用不着问俺们。"

闯王又点点头，随即对窦开远吩咐："展堂，你去替我传令：凡是不上寨的将士务要真正休息，不许吃酒赌博，不许随便出入窝棚，不许脱衣，一听见战鼓声立即站队，不许迟误。凡是上寨的，务须各按旗号站定，不许擅自离开，不许大声说话，不许睡觉，违者斩首。"

"遵令！"窦开远大声回答。

"国宝，官军不来，你督率弟兄守寨；官军来近，你听展堂的将令行事。现在你先到寨上巡查一遍，不许有一点疏忽。庙门外一通角声吹动，全体用饭；二通角声吹动，我亲到寨上察看。那时你同展堂都到山门前边等我，随我查寨。"

"是！"

闯王随即转向黄三耀的二驾，拍一下他的肩膀说："你不必等候吃早饭，如今就率领一百名弟兄出寨，走到五里之外，埋伏在路两旁的树林深处，故作疑兵，不妨露出一两点火光让敌人远远望见。倘若官军来攻，你们先呐喊，然后放火焚烧树林，退回寨里。倘若官军不来，你们在天明时回寨吃饭，吃毕饭好生休息。还有，倘若有人出寨，你们务必严拿，不许漏掉，除非是展堂派亲兵拿令旗送出。"

"遵令！"

李自成把窦开远等送到月门外边，回到禅房后吩咐吴汝义："弟兄们只留下十个人把守庙门，其余的全部休息，不许解甲，一听角声就吃饭。我一出去查寨，你就下令将骡子上驮、马上鞍，全体将士在院中站队，不许迟误。我从寨上回来，火速动身。还有，一切要严守机密，不许使那个细作猜到我今夜会离开这里。细作押在什么地方？"

"单独锁在一个小屋里。"

"看守好。外边的一切行动不许使他知道。"

吴汝义答应一声就出去了。尚炯走到闯王面前，小声说：

"闯王，我别的不担心，就担心咱们走后，坐山虎的那些人心中不服；倘若官军来攻，他们会竖起白旗，替坐山虎报仇，事情还会从窝里烂起。"

自成说："我也担心这一层，所以要想办法使官军在三天以内不敢来

攻。”

“有办法么？”

“试试看。”

医生又望望自成的脸色和眼睛，看见他的眼窝塌得很深，劝道：

“你赶快躺一躺吧，哪怕只歇息半个时辰也是好的。天明以后，你的事情还多着哩。”

自成走到小院里，抬头望望月亮，又望望横斜的淡淡天河，知道已经三更过后了。他吩咐一个亲兵去传令守大门的小头目，立刻点起一支更香[1]，当更香三停灼一停时吹第一次角声，灼到一半时再吹一通角声。吩咐毕，他打个哈欠，转回屋中，看看双喜，对医生笑着说：

“子明，咱们同双喜就在椅子上靠一靠，用不着躺下去了。”

但是他们刚刚坐下，又有一个人从老营来到。他也是一个久病初愈的人，身体虚弱，眼窝深陷，病色未退，经过鞍马劳累，两颊像火烧似的发红。没有等他开口，闯王问道：

“是谁派你来的？有什么紧急禀报？”

“禀闯王，是总管派我来的。他派我来看一看这里的乱子是不是平了，不管如何，请闯王速回老营，不可在此耽搁。”

“老营怎样？”

“总哨病重，各路军情又十分吃紧，请闯王火速回老营坐镇。”

“总哨刘爷怎么了？”

“总哨后半晌从野人峪到了王吉元驻扎的山口视察，又命王吉元带他到宋家寨附近观察地势。正看着，忽然从马上晕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如今总哨在哪里？”

“已经在下半晌抬回老营。”

“吃药了？扎针了？还是昏迷不醒么？”

“总哨一抬回老营，总管就派我飞马上路，限我在半夜赶到，说是把马跑死也不要在路上停……”

“简短捷说！我问你总哨刘爷的病！”

“是，我说的就是总哨。因为我走得急，详情不知道。只听说他有时清醒，有时昏迷，还说邪话。大家都说他中了邪，把马三婆请到老营，替他下神除邪。”

“混账！是谁想这个主意？”

“不知是谁想的这个主意，只知道是王吉元派人到宋家寨请来的，事前请示过总哨刘爷，他点了头。”

“糟了！”闯王顿一下脚，从椅子上站起来，又问，“你在路上遇见张鼐了么？”

“在大峪谷那边遇见他，也许在天明以前能赶到老营。”

李自成使来人出去休息，向尚炯问：“你看，捷轩的病要紧么？”

“这是病后虚弱，过分劳累，加上中午骑马奔波，不免中暑。捷轩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看见各路战况不利，局势险恶，而将士多在病中，中怀愤懑，郁火攻心，以致马上晕厥。但如今尚不知道他吐的血是从内脏吐出，还是晕厥时自己咬破了舌头，也不知吐血多少。”

“好治么？”

“只要不劳复，吐血不多，单只这个病，来势虽猛，治愈不难。我近来因将士病后虚弱的人多，制了一种药酒，以生地黄为君，潞参、茯苓为臣，埋在地下有半月之久，已经可以启用。等我们回到老营，从地下起出，让捷轩服几次，自然痊愈。这个药酒，也请你同各位病后虚弱的将士都用，颇为有益。”

闯王焦急地说：“子明，我原来预料，官军进攻野人峪时，宋家寨必然要动。如今捷轩病倒，老营无人坐镇，而王吉元年幼无知，又让马三婆来老营下神，泄漏底细。宋家寨这一头，很叫我放心不下。”

“虽然变出非常，对我们十分不利，但老营失守还不至于。你目前只能先安定了石门谷，再顾老营。纵然宋家寨的乡勇同官军能够收拾了王吉元和小罗虎，奔到老营寨外，想袭破老营尚难。张鼐一到，内外夹击，必会转危为安。”

大家都不再合眼，在禅房中等候角声。

第二遍角声吹过之后，还不到四更天气。李自成叫亲兵们把细作带到他面前，说道：

“我已经答应饶你狗命，现在就放你回去。可是你回去之后，寨中实情，

不许说出。你可以对官军禀报说坐山虎仍然把李友围在寺中，双方死亡了许多人，相持不下。你肯照这样说话，我就放你回去。”

细作双膝跪下说：“谢闯王不杀之恩！小的回到营中，见了长官，倘若不照闯王的吩咐回禀，乱箭穿身，马踏为泥！”说毕，连磕响头，如同捣蒜一般。

“起来，随我出去。我命人送你下山。”

李自成在亲兵和亲将的簇拥中，带着细作走出大庙。窦开远、丁国宝各带少数护驾的，在山门以外恭候。李自成望望他们，轻声说：

“随我到寨上看看，先看西寨。”

窦开远等替他带路，从西寨向北寨慢慢走去。有时他对守寨的头目和弟兄们慰问一两句，大家都恭而敬之地叉手回答。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生得浓眉大眼，手中拿着一根红缨枪，腰中挂一口宝刀，十分英武。自成把他通身打量一遍，问道：

“你练过枪法么？”

“练过。”

“单刀呢？”

“也练过。”

“你把枪法练一手让我瞧瞧。”

小伙子略显忸怩，下寨练起枪法。刺，挑，抵，拦，动作干净利落；纵，跳，进，退，腿脚稳捷合度。闯王立在寨上看，频频点头微笑。等他练完一套，重回寨墙上，闯王拍着他的肩头说：

“你练的这枪法还有些根底。这是杨家枪法加上一些变化，只是这变化的地方全是花枪。花枪看着好看，实不顶用。过几天，不打仗了，你到老营去住几天，请刘芳亮将爷指点指点，去掉花枪，回到梨花 [2] 正宗。有些架势你做得不错，可惜还不够圆。手中拿一根长枪，不圆就是一根棍子；只有练得透熟，才能心忘手，手忘枪，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得心应手’。”

左右的人们都知道官军很快就要前来攻寨，没料到闯王却有闲心看这个半桩孩子练完一套枪法，还不慌不忙地指点几句，然后才向前巡视。走到北寨，沿路寨垛里边都站的有人，个个精神抖擞，肃静无声。寨墙上不但摆满了滚木礌石，还有鸟枪火铳。闯王正感到满意，忽然从三十丈外的寨墙转角处传来了两个人的争吵声。闯王站着没有动，向丁国宝看了一眼，问道：“已经传过军令，什么人还敢随便说话？”丁国宝带着几

个亲兵向寨墙的转弯处跑去。闯王把一只脚踏在两个寨垛之间的缺口上，向着寨外瞭望，用手指着黑沉沉的几座山头，向窦开远询问名字。不过片刻，丁国宝提着两颗人头回来，对闯王说道：

“闯王，我把这两个小子斩了。”

李自成点点头，没有说话，却把眼睛转向被弟兄们押着跟在后边的官军细作，仿佛这一阵把他遗忘了似的。细作见李自成的军纪如此森严，正在心中惊惧，一见闯王冷眼向他一望，不觉魂飞天外。他抢先跪下恳求说：

“恳闯王爷爷开恩，放小的回去！”

自成向亲兵们吩咐：“把他的绳子解开，剁去右手，放他滚蛋。”

一听说要剁去右手，细作赶快磕头求饶。但闯王并不理他，而一个亲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从地上拖起，解开了背绑着双手的麻绳，砍去他的一只右手。李自成对窦开远说：

“你派一个亲兵拿着令箭，送他走出我们的地界。”

细作一送出寨，李自成带着窦开远、丁国宝立刻回到大庙。开远等看见大庙中的人马整装待发，不禁暗暗诧异。自成带他们走进禅房，说道：

“郑崇俭兵力不足，原不想从峣岭来攻，只是峣岭官军听说石门谷起了内奸，又因坐山虎愿意投降献寨，才打算来拾个蹦蹦枣儿。如今我把细作放回，官军知道我亲自来到石门谷，内乱已除，军令整肃，防守严密，必不敢贸然来犯。我不能在此多停，要立刻动身，赶回老营。李友的弟兄我也要全部带走，只把庙中存的粮食留下。防守石门谷的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们了。俗话说：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今后这石门谷的防守主将就是展堂，凡事以展堂为主。国宝，你要好生做他的膀臂，听他的号令行事，一心一意守住这个关口，杀退官军。展堂，你遇事也多同他们商量；有做不了主的事儿，随时派人禀我，我替你做主。”

窦开远说：“请闯王放心。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石门谷万无一失。”

李自成将李强带的最后二百两银子留给窦开远，又嘱咐说：“不怕官军来攻，只怕窝里自乱。如今虽说坐山虎等几个祸根已除，可是如何安抚军心，树立军纪，还得你们各位多多操心。刚才有两个弟兄在寨上争吵，我叫国宝将他们一齐斩首，也是为的替你们树威。你们这儿的一千多将士都是新近才不当蹚将，吊儿郎当惯了，又加上这两天坐山虎挟众鼓噪，不狠心杀几个人就没法树立军纪，压住邪气。古人说：‘治乱世用重典。’咱们治乱军也是如此。不过，光有威也不行，还得恩威并施，缺一不可。树威也不是光靠杀人。你们自己行事正正派派，处处以身作则，平日赏罚分明，毫不徇私，就能树起威来。倘若不能使众人又敬又服，只知道一打二杀，也会坏事。中军，传令人马起身！”

人马匆匆赶路，话声稀少，重山叠嶂中但有松涛和着马蹄声。李自成和尚神仙虽然挂心着全军吉凶，但毕竟太疲倦了，都禁不住在马上摇摇晃晃地蒙眬睡去。过了一阵，闯王突然叫道：“捷轩！捷轩！”一惊醒来，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他想着刘宗敏和老营，心中焦急，再也不能够合上眼皮。

[1] 更香——从前为着夜间按时打更，特别造一种线香，每燃完一支恰是一更，故称更香。

[2] 梨花——即梨花枪，亦即杨家枪法。

第四十四章

刘宗敏从射虎口抬回老营后，依然时而清醒，时而沉睡。

为着使病人清静，慧英自己守候在病榻旁边，刘宗敏的亲兵头目倒坐在门槛上。慧英正在为总哨的病况发愁，忽见宗敏睁开双眼，眼光依然像平时一样有神，转着眼珠瞅她。她赶快向病榻前走近一步，小声问道：

“刘爷，要喝茶么……要吃东西么？”

宗敏没有立刻回答。因为他下午睡了个又香又甜的大觉，刚刚醒来，仍有余困，不觉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然后问道：

“总管在哪里？”

慧英俯下身子悄声说：“去寨外布置去了。”

“马三婆呢？”

“坐在院里。”

“叫她来替老子过阴 [1] ！”

不等慧英说话，几个亲兵已经催促马三婆快去上房替病人下神驱邪。马三婆吓了一跳，慌忙取水净手，扭着倒跟脚走进上房。

马三婆自来到老营之后，只被允许在天井中起坐，她同外边的联系完全掐断了。看见总管十分忙碌，她猜出来老营山寨正在做紧急防守的安排，但是她心中干着急，没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有一次她借故去茅厕，想找机会逃走，可是慧英竟手提宝剑跟随。她解过手，大着胆子笑嘻嘻地问：“姑娘，我是来替刘爷治病的，并无外意，好像你们对我很不放

心，是吧？”慧英回答：“眼下军情紧急，一切外人都不能随便走动。这是总管的吩咐。”她只好又回到天井里，心中七上八下。晚饭她勉强吃了一点，倒要了半茶盅烧酒吃下，借酒壮胆。在李自成手下大将中，她平日最怕李过和刘宗敏。现在她进入上房，看见宗敏神志清醒，既不像中邪，也不像中暑，心中奇怪。她正要向宗敏问好，只见宗敏目光炯炯地看她一眼，吓得她倒抽一口气，心头狂跳，不敢作声，不自觉地用右手指尖按一下鬓角的头痛膏药。

刘宗敏忽然坐起，冷冷地说：“马三婆，快过阴吧，我要看看你捣的什么鬼。”

马三婆脸色灰白，两腿发软，勉强赔笑说：“总哨刘爷原是天上星宿，下界来替天行道，纵然遇见野神野鬼，也不敢碍你刘爷的事。既然刘爷的身子好起来，我就不必请九天娘娘下凡了。”

“别说废话，快把你的九天娘娘请下来让我看看。”

马三婆明知中了刘宗敏的计，凶多吉少，却不敢违拗，只好打开桌上的黄布包袱，挂好神像，点上蜡烛，焚化香表，跪下叩头，坐在方桌一旁，低头合眼，手指掐诀，嘴中念咒，随即寂然无声，身子前后摇晃，如入梦中；又过一阵，突然浑身哆嗦，大声吐气吸气，如同患了羊痫风一般；又过了一阵，渐渐安静，说了声：“吾神来也！”然后尖声唱道：

香烟缭绕上九天，

又请我九天玄女为何端？

拨开祥云往下看，

……

刘宗敏起初脸带嘲笑，冷眼看马三婆装模作样。到了这时，他再也忍耐不住，忽地跳起，一把抓住马三婆的脑后发髻，说声：“去你妈的！”把她搡出门外，跌了一丈多远。只听“哎哟”一声，跌得马三婆口鼻流血，半天缓不过一口气来，也不能说话。宗敏从后墙上扯掉神像，撕成碎片，扔在地上，然后向慧英看一眼，说：

“把这个半掩门儿拉出去收拾了！”

马三婆刚开始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一听说要杀她，连忙磕头如捣蒜，

哀求饶命。慧英由不得她求饶耍赖，左手抓着她的发髻用力一提，右手用雪亮的宝剑向她脸前一晃，喝道：

“起来！好生跟我出去，不然我先挖你的眼睛，再割掉你的鼻子、耳朵，再挖出你的心肝，叫你死得很不痛快。是明白的跟我出去！”

这时，刘宗敏的几个亲兵都拥到周围，争着要杀马三婆。一个大个子亲兵把慧英推一下，说：“慧英，让我去收拾她，这不是你姑娘家干的活儿。”

慧英望他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别小看姑娘家！姑娘家既然能够在千军万马中同你们男人家一样杀敌人，做这个活儿手脖子也不会软。”

刘宗敏用一只脚踏着上房门槛，望着院中说：“快派人找总管回来！”

“是，派人找总管回来！”几个声音同时回答。因为明白了总哨的急病是假装的，大家的精神登时振奋起来。

总管带着王吉元派来的心腹小校正在这时走进了老营大门，听见里边传呼找他，赶快向院里走去。

据王吉元的心腹小校禀报，宋家寨集合的乡勇和官军将由宋文富亲自率领，三更出动，四更到达，袭占老营。他们商定由王吉元在前带路，赚开寨门，大队跟在后面蜂拥而入。小校还说，宋家寨因得知刘宗敏突然得了紧病，十分高兴，黄昏前杀猪宰羊，对每个乡勇和官兵都有酒肉犒劳；还怕吉元的心不稳，又送来四百两犒赏银子。坐在小床上听完小校禀报，刘宗敏把大腿用力一拍，高兴地大声说：“好哇，果不出老子所料！”只听小床腿咋嚓一声，他一顿脚，忽地站起，把一只脚蹬在方桌子上，一边下意识地绾着袖子，一边对小校说：

“好。你火速回去，对王吉元说，仍按原计行事，务将龟孙们引到老营寨外，不可有误。还有，你悄悄对吉元说：凡是咱们的弟兄都要暗藏白布一方，夜战时立即取出，缠在臂上，以便识别。你走吧，把马打快，不要误了大事！”

小校走后，刘宗敏望着总管问：

“你是怎么布置的？”

任继荣把自己的布置对总哨回明。他因为自作主张从麻涧把人马撤回老营寨外，生怕会受到宗敏责备，一边回禀一边心中七上八下。但是出他意料之外，宗敏用一只手在他肩上一拍，高兴地说：

“行，老弟，布置得不错。我就知道你不是草包，所以很放心，趁机好睡一觉。哎，老弟，我到底是大病之后，受不了劳累，到野人峪就感到浑身困乏，又转到射虎口，腰疼背酸，头昏脑涨，真他妈的！要不睡这一

大觉，实在支持不住。好啦，让宋文富这个王八羔子今夜来袭取老营吧。”他感到还有余困，把两条粗胳膊伸了伸，从关节处发出喀喀吧吧的响声。随即拿起茶壶，咕咚喝了一口，漱了漱，吐在地上，轻轻骂道：“妈的，还有点腥气！要不是老子行苦肉计，咬破舌头，王八蛋们还不会上当哩。”

继荣激动地笑着说：“你这一计，可把我们吓坏了。”

宗敏好像没听见，一口气把大半壶凉茶喝干，随即把空瓦壶往桌上一放，没想到用力过重，只听铿然一声，竟把壶底碰破。他不去管它，用手背揩揩胡子，对总管说：

“你快派人到小罗虎那里传令：三更以前，孩儿兵悄悄到射虎口附近的树林中埋伏，只等宋家寨的人马过尽，就赶快占据射虎口，用树枝把道路塞断。要防备宋家寨方面增援，也防备宋文富这班杂种逃出射虎口。再派一个人飞马到野人峪向二虎传令：立刻抽出两百骑兵，臂缠白布，务必在三更以前赶到，埋伏在校场附近。等敌人大股逃到校场，方许出来冲杀。铁匠营的弟兄们现在哪里？”

“现在老营寨中候令。”

“好，你快派人传令去吧，铁匠营的弟兄由我亲自安排。”刘宗敏猛一下在脖子上拍死了一个哑巴蚊子，然后大声呼喊：“快点拿饭！”

寨里的将士们都已经在黄昏时用过晚饭，只有老营中的人们因总管忙得没工夫吃饭，大家也只好等着。这时只听一声传呼，老营中开饭了。刘宗敏一向不习惯单独吃饭，他这时就像乡下一般下力人一样，用左手三个指头端着一只大黑瓦碗，余下的无名指和小指扣着两个杂面蒸馍，右手拿着筷子，又端着一碟辣椒蒜汁，走到院中，同亲兵们蹲在一起。厨房里替他多预备的两样菜，有一盘绿豆芽，一盘炒鸡蛋，他全不要，说：“大家吃，我不稀罕！”他把辣椒蒜汁碟儿放地上，呼噜呼噜喝了几口芝麻叶糊汤杂面条，掰块馍往辣椒蒜汁中一蘸，填进嘴里，几乎没有怎么嚼就咽下肚子。但是正吃着，他忽然口中吸溜一声，几乎要把碟子摔出几丈外，喃喃骂道：“妈的，忘记今天咬破了舌头，辣得好疼！”亲兵们赶快替他换了一碟绿豆芽。这时总管也端着碗走过来，蹲在他的面前，对他说去传令的两个弟兄已经骑马出发了。宗敏在总管的左脸上瞅了一眼，虽然在星光下看不出仍有浮肿，但想着自己在早晨可能打得不对，心头上泛起来一股歉意。

吃毕饭，宗敏带着慧英和亲兵们走出老营，上寨巡视。总管也追了来，随在宗敏身后。老营的山寨有东、西两道寨门。出东门，一条路通野人峪、马兰峪，前往商州；向东北一条羊肠小路通射虎口和宋家寨。宗敏决定把人集中在东寨墙上，只留下很少数人守其他三面寨墙。他把守寨事情交给总管，吩咐将百姓编成一队，集中在寨门上，也一律臂缠白布，同义军一样。又指指寨外的一个地方，叫慧英率领娘子军前去埋

伏，并要她们多带挠钩、套索。

从铁匠营来的工匠，自从上午来到老营寨内，一直在小树林中休息，等得心焦闷倦。等到现在，才有人跑来传令，说刘爷叫他们到东门里边听令。他们立刻来到了东门里边。刘宗敏没有想到，弓箭老师傅曹老大和铁匠老师傅包仁也都来了。他向两位老师傅说：

“哎呀，你们俩怎么也来了？今天晚上是要打仗，可不是耍手艺。你们何必跟年轻人一道来？”

弓箭老师傅抢先回答说：“嘿嘿，刘爷，你家刘玄德不嫌黄忠老，我同包师傅都才五十出头，你怎么可嫌我们老了？再说，我做弓箭做了大半辈子，每做一张新弓总要自己先试试，也练就一点准头，不说百步穿杨，百步射人倒不会有错儿。可惜我还从来不曾射过人，就让我今晚开开荤吧。”

铁匠包仁接着说：“刘爷，你看我掂的什么家伙？是打铁的大锤！你知道它有多重，打在脑壳上准定不会只起个枣大的青疙瘩。虽说我武艺不佳，可是同敌人厮杀起来，一锤一个，用不到第二下。要是来唱小生，我不敢逞能，人们拉我来我也不来。今晚正需我包仁抡大锤，这活儿俺不服老。”

刘宗敏听得高兴，用两只手同时在两位老师傅的肩上一拍，说道：

“好啊，老伙计，这才叫虎老雄心在！你们留下吧，咱们今晚美美地收拾他们！”

宋家寨中，认为胜利已经在握，人心振奋。下午宋文富去祠堂上香，求祖宗保佑他出兵顺利。二更时候，寨主叫大家饱餐一顿，然后在大门外的空场上集合站队，看他祭旗。大门的东西两边有两根高大的旗杆，平日只有一面鲜蓝大旗悬挂在东边。因为乡勇在公事上叫作练勇，所以旗上绣了个斗大的“练”字。现在西边又升起了一面杏黄旗，上绣一个斗大的“宋”字。尽管宋文富的商州守备之职尚未正式扎委，但今晚却将藏在后楼上的祖父时代的两个虎头牌取了出来，摆在大门两边，一边写着“守备府第”，另一边写着“回避肃静”。虎头牌前边摆着两只很大的白纱灯笼，上边都有今天才写的一行朱红扁体宋字：“崇祯癸酉科武举参将衔陕西省商州守备宋”。

宋文富同兄弟文贵在一群爪牙的簇拥中出来了。后边推出来两个陌生男人，都被脱光上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姓刘，靠打猎为生，曾对着别人骂过宋文富兄弟，还说迟早会有人来攻破山寨。这些话传进宋文富和十几家大户耳朵里，都认为他暗通“流贼”，今天就决定用他的脑袋祭旗。另一个被绑的人姓李，是从外县来逃荒的。片刻之间，两颗血淋淋

的人头摆在两根旗杆下边。两根旗杆中间摆着一张方桌，上有用黄阡纸写的旗纛之神的牌位和四色供飨。宋文富兄弟在牌位前焚香叩头。祭毕旗，又回到宅中，在关公像前焚香叩头，默祝神灵保佑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王吉元早已准备停当。他知道罗虎的孩儿兵就在附近埋伏，所以只派二十名弟兄守护射虎口，其余的全部披挂站队，每人身藏白布一块。过了不大一会儿，马二拴骑着一匹瘦马奔来了，告诉王吉元说宋寨主已经动身，叫他赶快准备迎接。王吉元随即上马，带着两名亲兵，走出射虎口外，立马恭候。

宋文富匆匆披挂，正要走出寨门，忽然一个手下人慌忙赶来，说抚台衙门的刘老爷来到寨中，请他稍候。说话之间，几盏纱灯引着一乘小轿来到。刘老爷从轿中走出，拱拱手，随即拉宋文富走往路旁几步之外，小声说道：

“宋先生，今夜虽然胜利在握，但流贼多诈，仍望多加小心。王吉元是否可靠？”

“十分可靠。”

“会不会中了刘宗敏的计？”

宋文富哈哈一笑，说：“刘宗敏作战时慓悍异常，但从来没听说过他会用什么诡计。请阁下务必放心，勿用多疑。”

“好，好，但愿刘宗敏只是个一勇之夫。弟今夜在宝寨秉烛坐候，翘盼捷音。”

宋文富把站在附近的秀才族叔叫到面前，嘱托他陪刘老爷在客厅中吃酒闲谈，等候捷报。他的这位族叔也是一位乡绅，连忙答应，又悄悄地附耳叮嘱：

“贤侄，你七弟尚在西安，一时赶不回来。你破了贼巢后，务请在呈报有功人员的文书中将你七弟的名字也填进去。倘得朝廷优叙，也不负愚叔半生心愿。”

宋文富匆匆回答：“你老人家放心，七弟的名字自然要填写进去。”

大约过了一顿饭时候，宋文富兄弟来到了射虎口外。他们共搜罗了一百多匹战马和走骡，编成一支骑兵，走在前边。后边跟的乡勇全是步兵，最后的二百名官军也是步兵，只有带队的千总和他的四名亲兵骑在马上。宋文富让官军走在最后是有私心的。这样，在袭破李自成的老营之后，官军就没法同乡勇争功，而重要俘虏、妇女、战马、甲仗和各种财物也都首先落入乡勇之手。官军的千总明白宋文富的用意，毫不争执，因为他也有一个想法。他同李自成的义军作过战，懂得他们的厉害。他

认为自己的人马走在最后，万一中计，逃走比较容易；倘能真的袭破闯王老营，这功劳也有他一份。

看见王吉元在马上欠身拱手相迎，宋文富略一拱手还礼，随即说道："抚台知道你诚心归顺，十分嘉许。现值国家用人之际，只要你好生效力，步步高升不难。"

"多蒙寨主栽培，今夜努力报答。"

"请以后不要再叫我寨主，我已经是商州守备了。闯贼老巢中有何动静？"

"回守备大人的话，黄昏时我派一亲信头目前去老营探看，刚才回来，说刘宗敏仍是昏迷不醒，马三婆替他下神驱鬼，尚未见效。"

"内应之事如何？"

"众弟兄见大势已去，老营难保，多愿做我们内应。我已同守东门的小校说好：我军到时，先向寨门上放一响箭。要是看见寨门楼上挂起两盏灯笼，便只管大胆前进，他会开门相迎。凡是愿降的将士一律臂缠白布，以便识别。"

宋文富见王吉元态度恭顺，心中颇为高兴。他叫王吉元的骑兵在前带路，并且传知全体兵勇，看见臂缠白布的人不许伤害。三更时分，人马来到了离老营三里开外的一个小山窝里，前队暂时停住，等待后边的步兵跟上。王吉元下了马，走到宋文富的马头前边，躬身说道：

"禀守备大人，转过这个小山包就望见老营山寨。寨中有的人已经说过愿做内应，有的人尚不知情。只怕夜深人静，马蹄声传到寨中，反而不妙。"

"你的意思是……"

"依小的看来，为求机密，不妨把马匹骡子都留在此处，留下少数弟兄看守。再说，山寨中地方小，房屋、帐篷和树木很多，万一厮杀起来，只利短兵步战，不利骑战，有马匹反而成了累赘。"

宋文富想了想，一边下马一边说："你说得有道理，就把牲口留在这里最好。我留下二十名弟兄看守牲口，你也可以留下几名弟兄。"

"是，大人，我也留下十名。"

留下牲口，全体步行。不久，前队来到了校场附近。这时下弦月已经从东南边山头上出现，淡淡的清辉照着苍茫的群山和东边寨墙。寨墙上不见灯火，寂静异常，只有打更的梆子声和守寨妇女的单调叫声："小心劫寨，都莫瞌睡！"宋文富对他的兄弟说："你听，果然闯贼的老营十分空

虚，守寨的多是妇女。”兄弟二人更加胆大，催兵快步前进。又走片刻，宋文富叫马二拴去告诉王吉元，先派人到前边放一响箭。随即有一支响箭射出。箭声刚落，便有两个白灯笼从寨门楼的前边并排儿高高悬挂起来，微微摆动，同时有几个人影从寨垛上露出，向下窥望。王吉元并不说话，抽出宝剑，直向寨门奔去。马二拴立功心切，跟着王吉元寸步不离。等他们走近寨门，两扇包着铁叶子的榆木门正在打开，门洞中每边各站了十名弟兄，臂缠白布。马二拴向为首的小校问：

“刘宗敏现在何处？”

小校回答：“还在老营睡着。”

王吉元率领弟兄们一进寨门，直向老营奔去，后边紧跟着宋文富兄弟和他们率领的大队乡勇。王吉元的弟兄们一边跑一边把白布取出，缠在臂上。马二拴连忙问道：“你们为什么也臂缠白布？”一语方了，忽然寨门上一声锣响，从寨墙上到寨里边，一片战鼓齐鸣，喊杀动地。只在刹那之间，马二拴的脑袋已经落地，同时王吉元的部队反身掩杀，大叫着：“捉活的！捉活的！”宋文富兄弟率领的乡勇只进来二百多人，一见中计，吓得心胆俱裂，队伍大乱，无心迎战。只知簇拥着两位主人夺路逃命，纷纷被义军杀死和活捉，竟不敢举手抵抗。

宋文富兄弟在众人簇拥中仓皇奔到寨门里边，忽然面前出现了几支火把和一面“刘”字大旗；有一高颧、短须、浓眉、巨眼、长方脸孔的大汉手握双刀，立在大旗前边。他的背后有几十条好汉，一个个臂缠白布，手持明晃晃的兵器，像墙壁似的堵住去路。宋文富认出来大旗前边的大汉正是刘宗敏，登时在心里说：“完了！”回头就跑。但是他一回头不但遇见王吉元的一起义军追来，同时从左右也出现了大群义军，四面八方把他们包围得无路可走，一片声地叫着捉活的。乡勇们抛掉兵器，跪下哀求饶命。宋文贵吓得两腿瘫软，尿了一裤裆，随着乡勇跪下。宋文富仍想逃脱，被几只手同时抓住，夺掉他手中兵器，将他绑了起来。

当寨门上锣声响时，守在寨墙上的义军和百姓一齐跃起，滚木礌石、鸟铳、火药包、弩箭、砖石，雨点似的向寨外落下。乡勇登时死伤很多，纷纷溃逃。有一小股靠近寨门，退不出去，便蹿进寨门洞中，被站在寨门洞里边的义军截住，一阵乱砍，全部死光。埋伏在小山窝密林中的义军，一闻锣声，呐喊杀出，同王吉元留下的十个弟兄将宋家寨的二十名乡勇杀光，夺了骡马，向老营东门杀来。那埋伏在路边的娘子军和射手，到处擂鼓呐喊，施放乱箭。有的地方，其实只有两三个人埋伏，吓破了胆的乡勇和官兵看见火把摇晃，听见鼓声和呐喊声，却疑心有千百义军杀出，往往把荒草和树木的黑影也当成了埋伏的义军。大家在很窄的山路上互相拥挤、践踏，因而有不少人坠崖摔死和摔伤。

不过半个时辰，结束了这场战斗。刘宗敏回到老营，把宋文富叫到面前，先打了他几下耳光，打得他鼻口流血，然后询问他丁启睿的作战计划，恶狠狠地说：“你王八蛋只要敢说出一句瞎话，老子立刻给你来个大

开膛，取出你的心肝喂狗！”吓得宋文富叩头求饶，说丁启睿今夜亲到马兰峪，指挥官军在四更时候进攻野人峪，另一路官军由智亭山进攻清风垭，并与他约定，倘若他袭破闯王老营，就在高山头上放起一堆大火，然后从背后夹攻野人峪。刘宗敏问道：

“还有别的么？”

“我只知道这么多，其他一概不知。”

宗敏对左右一摆头：“把他押下去！”

寨中公鸡啼叫，大概已到四更。他命令从野人峪来的二百骑兵飞速回去，并说他自己马上就到；命王吉元率领手下骑兵立刻携带干粮出发，驰援清风垭，不许耽搁；又命任继荣坐镇老营，将俘获的官兵全部杀掉，免得消耗粮食，并赶快派人搜山。总管问道：

“那些乡勇杀不杀？”

“暂时都不杀，留待闯王回来处置。”提到闯王，宗敏问道，“石门谷和大峪谷都没有消息来么？”

“很奇怪，一个人也没来，什么消息也没有。”

宗敏沉吟一下，想着既然无人回老营报信，闯王可能没有危险，不过事情定很棘手，所以留在那里。他转向亲兵说：“叫慧英！”

慧英正打着火把在寨外山坡上搜索逃敌，听说总哨刘爷找她，不敢耽搁，赶快来到老营。宗敏问道：

“你的娘子军有伤亡没有？”

“娘子军没有伤亡。”

“现在哪里？”

“正在搜山，又捉到二十几个兵勇。”

“你们不用搜山了。快点回营站队，赶到野人峪吃早饭。我在野人峪等着你们，不许迟误。”

“遵令！”

刘宗敏踏着大步走出老营，说一声“把我的大旗带上”！随即同亲兵们跳上战马，向着东方奔去。

四更时候，官军曾经向野人峪的山寨猛攻几阵，但每次都因刘体纯的义军凭险死守而无法得逞，白白地在寨外抛下许多尸体。等到天色微明，官军仍然望不见李闯王老营一带有火光冲起，就猜到宋文富八成中计。丁启睿也看出来宋文富大概是凶多吉少，一面派人飞马去宋家寨询问消息，一面亲自从马兰峪前进到离野人峪二里地方。他坐在一个小山头上望了一阵，悬出重赏务必破寨。随即一声令下，号角齐鸣，鼓声和呐喊声震天动地，大群官兵抬着云梯向山寨下边拥去。

刘宗敏在这次官军发起进攻前来到野人峪。不久，慧英率领的娘子军也跟着赶到。刘宗敏和慧英站在寨墙上望了望，看见了丁启睿的红罗伞和帅字旗，知道官军必然即将有一次进攻。刘体纯站在他身边，指着丁启睿所在的小山头说：

“总哨，让我带三百名骑兵去把他撵走好不好？”

宗敏回头来看了体纯一眼，说：“趁现在敌人没来，你的全部人马赶快下寨去休息，吃饭，不许耽搁！”

“那么守寨的事……”

“交给娘子军。有我在这里，错不了。”

寨墙上只剩下慧英和她的百多名娘子军、刘宗敏和他的十几名亲兵了。他叫大家都蹲在寨垛内吃早饭，不许擂鼓，不许呐喊。寨墙上登时变得十分寂静。官军呐喊着进攻到几十步以内时，仍不见寨上有任何动静，于是一面破坏鹿角障碍，一面向寨上施放鸟枪、火铳和箭。娘子军都放下饭碗，准备从寨上跃起。刘宗敏做个手势，使她们赶快伏下身子。慧英弯着身子跑到他面前，急急地说：

“刘爷，敌人已经在拆除鹿角了！”

“让狗日的替咱们拆除鹿角好啦。没有我的令，不许射箭！”

刘体纯听见敌人的鼓声和呐喊声已近寨边，立刻率领二百人要奔上寨来，忽见刘宗敏做个手势，他只好停下。宗敏叫着他的小名说：

“二虎，停在那里等候！没有我的令，不许上寨！”

官军抬着云梯向寨门涌来，都想争取首功。宗敏隔着箭眼，看得清楚，大声说：“快射！”娘子军和他的亲兵们登时向三十步以内拥挤前进的官军乱射，敌人纷纷中箭。慧英看见一个军官拿令旗在后边督战，看神气官职不小。她忽然从寨垛上露出头来，略一瞄准，一箭射去，正中这个人的喉咙。左右人抢了他的尸首，反身就跑。众人跟着溃退，互相践踏，只有十来个人冲到寨墙下边，都被滚木礌石打死。刘宗敏左手摸着短须，右手拍着大腿，连声说好，哈哈大笑。体纯知道官军败退，请求出寨追杀。宗敏说：

“不用，二虎，让狗日的再来一次。慧英，你们娘子军站起来擂鼓呐喊，叫狗日的见识见识。”

娘子军全从寨垛上露出身子，擂鼓呐喊，嘲笑官军。官军见寨墙上全是妇女，便都不再跑了。丁启睿知道这种情况，十分生气，对左右的将领们责备说：

“定是刘体纯率领人马回救老营，只留下妇女守寨。你们从四更攻到现在，损兵折将，竟为妇女所笑，太不像话！你们赶快再去，务必一鼓破开贼寨。倘再畏死不前，本抚院决不宽容。参将以上拜本严参，参将以下就地正法！”

官军重新进攻了。这次因一则丁启睿下了严令，二则都认为只有百十个妇女守寨，所以将士们特别踊跃。路上的鹿角已经破坏，这也使官军比过去几次更容易接近寨墙。不管寨墙上箭如雨下，官军像潮水般地踏着死伤的士兵前进，同时抬着三个云梯奔近寨墙。刘体纯眼看情势危急，大声叫道：“弟兄们赶快上寨！”他首先一跃上寨，弟兄们纷纷跟着上来。刘宗敏对他喝道：

“快下去，全体将士上马站队，听我的命令杀出寨去！”

刘体纯立即跑下寨，下令全体上马，在寨门内站队候令。有四个弟兄紧靠寨门站着，只等一声令下，他们就抽掉腰杠，移开顶石，把寨门打开。

尽管官军死伤枕藉，有两个云梯都被滚木砸坏，但第三个云梯还是靠上寨墙。有一个兵非常矫捷，像猴子似的爬着云梯上来，左手已经攀着寨垛，右手用剑砍伤一个妇女，正要跃上寨墙，慧英眼疾手快，横砍一剑，将他砍落寨下，但是她自己也因用力过猛，又绊住受伤妇女，踉跄跌倒。随即有一个军校，头戴铜盔，口中噙着大刀，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攀援，飞速上来。慧英从地上跃起，猛刺一剑。军校用盾牌一挡，一面骑上寨垛，一面取大刀在手。刘宗敏一个箭步跳到，举刀猛砍，同时说一声“去你妈的”！把这个军校头盔和盾牌全砍坏，从头顶劈到下巴，翻身落下，将云梯上另外两个跟着上来的士兵也砸了下去。跟着，宗敏的亲兵们连扔两个滚木，将云梯砸倒，并将云梯旁边的一群士兵砸得不死即伤。

丁启睿进到离山寨一里远的地方督战，看到三个云梯都毁，死伤众多，只好鸣锣收兵。攻寨的官军都退到百步之外，同娘子军互相对骂。

一个骑马的人到了丁启睿面前，不知说些什么，只见丁启睿甩甩双手，在一个大石边来回走动。宗敏猜想，这个人准定是把宋文富中计的消息禀报他了。这时，三四里外的山坡小路上又出现了许多旗帜和人马影子，大约有两千官军向这里增援。刘体纯听说官军增援，也来到寨上观看。刘宗敏说道：

“慧英，你留这里守寨，不可大意。二虎，咱们马上出寨，把官军撵回商州。”

体纯说：“总哨，刚才杀出去正是时候，现在官军增援的人马已到，怕不行吧？”

“胡说，现在杀出去正是时候，快跟我下寨上马！”

体纯拦住宗敏说：“总哨，你大病之后，万万不可出战，让我自己杀退官军好啦。”

宗敏并不说话，把体纯向旁一推，走下寨墙，跳上白马，大声说：

“快开寨门，大旗走在前边！”

刘体纯抓住他的马缰恳求说：“总哨，你出战也可以，只是请你不要骑这匹白马，不要打你的大旗，也换掉你的衣服！”

宗敏厉声问：“为什么？”

体纯慌忙说：“自古主将临阵，以不使敌人识出为宜。我们如今出战的不足五百人，而官军有几千人，另外尚有乡勇数千，万一敌人认出你来……”

“你说的算狗屁。正因为今日敌我人数悬殊，我才故意叫人们知道我刘宗敏亲自出战。休啰唆，火速出寨！”他一脚蹬开体纯，大声命令，“开寨门！擂鼓！”

正在寨外休息的官军，完全没想到刘宗敏会在野人峪，突然看见他率领着人马杀出，拔脚就跑。丁启睿震于刘宗敏的声威，也慌了手脚，赶快上马，由一群亲兵亲将保护着逃走。新到的援兵因前边溃退，立脚不住，也回头就走。从东乡和城郊来的几千乡勇，原是乌合之众，一见官军溃退，登时如鸟惊兽骇，只知夺路逃命，把一部分尚能勉强保持队形的官军也冲乱了。那些躲藏在密林中的逃难百姓，看见义军追杀官军，也到处呐喊而起，争杀官军和乡勇，报仇雪恨。

刘宗敏一直把官军追过马兰峪，正在继续追杀，有一名小校奉任继荣之命从老营飞马赶来，向他禀报：

“禀总哨，官军的那个千总和十几名兵丁都在射虎口给罗虎的孩儿兵捉到，已由小来亨押送老营。张鼐小将爷率领几百骑兵于五更时从老营寨东门外经过，未曾进寨停留，向清风垭疾驰而去。”

“什么！小鼐子……”

“他率领几百骑兵向清风垭疾驰而去。”

刘宗敏原计划杀败了这路官军之后，自己立即奔往清风垭，夺回智亭山，解救白羊店之危。现在听说张鼐率领几百骑兵向清风垭疾驰而去，想着必是闯王已经顺利地平定了杆子叛乱，派张鼐去会同清风垭的人马进攻南路官军。他放了心，同时也松了劲。又向前追杀一里多远，他觉得浑身酸困，头晕目眩，心口狂跳，很难再支持下去。于是他告诉刘体纯，再追杀一段路赶快收兵，守住马兰峪，休兵待命。他自己则率领亲兵先回老营而去。回到老营，他对总管说：

“派人去告诉补之和小鼐子，赶走智亭山的官军之后，立刻把郝摇旗这个该死的家伙抓来见我！”

说毕，他倒在床上，没过片刻，呼呼入睡。

[1] 过阴——巫婆装作神鬼附体叫作过阴，意思是从阳间过到阴间，也叫“下神”。

第四十五章

对商洛山中的农民军来说，野人峪和马兰峪是它的东战场，而宋家寨方面是东战场的一翼。如今既然已经消除了宋家寨的威胁，又以几百人的男女义军击败了从商州向西进犯的数千官军和乡勇，大家的关心就转向南战场了。

李过昨天坐篼子来到清风垭，已经是中午时分。午饭后他并不坐镇清风垭，而是把黑虎星的人留下一半防守山寨，把其余一半和老营亲兵全都带上，向智亭山方向进发。进到离智亭山十里地方，遇到一个荒凉小寨，李过叫部队停下休息，一面布置防御，一面准备埋锅造饭，在此过夜。大家都认为此地过于逼近敌人，不宜宿营。但李过不作解释，躺在门板上呼呼入睡。

不过一顿饭时候，果然有一千多官军擂鼓呐喊而来。众头领见官军比义军多几倍，士气甚盛，不免心虚，赶快把李过叫醒。李过略微睁开眼皮，含着睡意回答："让他们随便呐喊胡闹，不要管他们。敌人不到百步以内，不许叫醒我。"说毕，转个身，又呼呼入睡。官军相离一百步时，一个亲兵把李过叫醒。李过从门板上坐起来，隔着箭眼一看，下令说："沉住气，不要慌张。快挑出五十名会使长枪的弟兄准备好，等候命令；其余的全拿弓箭，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乱射。"

官军进入百步以内，箭如飞蝗般越过寨墙，射得树叶和树枝纷纷落下。左右头领们频顾李过，但李过对大家轻轻摇手。敌人又继续前进，转眼间离寨墙只剩五十步了。李过又一次向将士们做个手势，同时说道："沉住气，不许动！"将士们紧张地屏息无声，隔着箭眼注视着敌人蜂拥来近，进到三十步内，又进到二十步内，正在拉开临时布置的障碍物。有一个头领焦急地问李过是否动手，却见他又轻轻地把手一摇。等敌人拉开了堆在路上的大树枝子还没有来得及向寨墙上猛扑，李过猛地站起，同时把右手一挥，大声命令：

"射！"

刹那之间，官军有很多人在箭雨中纷纷倒地，有的回身逃命，队伍混乱。李过又大声命令：

"停射！长枪杀出！擂鼓！"

五十名长枪手突然杀出，使正在混乱中的敌人措手不及，登时被戳死一堆，在后边的一哄溃逃。官军将领想用力制止，但不可能，连他自己也被崩溃的人流推拥着向后奔跑。官军愈不能组织抵抗，愈容易被义军的长枪戳死戳伤；愈死伤惨重，愈要夺路逃命；有不少人被挤落悬崖，一片呼叫，到处抛下兵器，谁也不敢回头看看到底有多少义军在背后追赶。李过又派出三十名骑兵随在长枪队背后，遇机会就将官军射死一批。大约追赶有三四里，李过叫鸣锣收兵。随即骑兵掩护步兵，缓缓退

回。沿途有许多受伤未死的官兵，不是被补了一枪，便是被补了一刀，只留下三名俘虏带回。

李过审问了三个俘虏，知道高夫人已经率领一支人马到了智亭山东南十里左右。官军向高夫人进攻两次，都未得手。郝摇旗虽已挂彩，却仍旧率领残部忽东忽西，咬住敌人不放。李过本来非常气郝摇旗，听了俘虏的口供，气稍微消了一点。他自己率领一支孤军深入此地，主要用意是牵制敌人，使他们不敢从背后进攻白羊店，其次是想拒敌人于清风垭大门之外。他明白高夫人的用兵同他是不谋而合。他又派出几个人骑马往北去，沿路每隔一二里处点几堆火，使敌人站在高山一望，好像有很多义军前来增援。为着怕俘虏夜间逃跑，泄露虚实，他吩咐将他们杀死。吃过晚饭，他把大小头领叫到面前，对他们说：

“用兵好比用钱，钱多有钱多的用法，钱少有钱少的用法。咱们如今必须以少胜众，一个人顶十个人用。黄昏前官军来了一千多人，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只派五十名长枪手杀出寨去？”

有人回答说：“你看准了官军虽多，不是咱们的敌手。”

李过笑一笑，说：“这里头有个道理。寨前边这条大路最宽处只能并骑行走，步兵并排儿只能走三四个人，一般窄处只能走两个人。不遇开阔地方或丘陵地带，兵多也无用处。敌人虽有一千多人，实际能够同咱们交上手的只有走在最前边的几个人，顶多几十个人。只要能把前边的少数敌人杀败，后边的大队人马就可以不战自溃。我不叫长枪手过早杀出，是不想让咱们的弟兄中箭伤亡，也不想使敌人看清楚咱们的人数。等他们来到二十步内，替咱们拉开树枝，突然乱箭射出，长枪手跟着杀出，敌人箭不能放，枪不及举，已经倒下一片，一定会乱了阵，仓皇奔溃。”

大家听了，恍然明白。李过于是又将三百名将士分作三班，一班守寨，两班去轮流袭扰敌人并互相接应。他说：

“你们越是大胆去扰乱敌人，敌人越是摸不透咱们虚实，不敢前来劫营。先使龟孙们惊惊慌慌，疲惫不堪，明天咱们同夫人通了声气，两面夹攻，就会把他们赶跑。去吧，胆子放大，随机应变，多用几个心眼儿！”

这一夜，高夫人也采取同样办法，派出小股人马轮流袭扰敌营。郝摇旗更是亲自带着手下人摸到一处敌人驻扎的树林中，杀死了十来个正在酣睡的敌人，等敌人包围上来时，他却从密林中退走了。直到天明，智亭山一带不断有喊杀声、战鼓声，也不断有火光出现，闹得官军和乡勇彻夜惊慌不安，不能休息。

太阳出来以后，李过得到消息，说张鼐奉闯王之命率领四五百骑兵从石门谷回来，已从清风垭奔往商洛镇去；又说老营在四更时候将宋文富率领的乡勇和官军全部消灭，刘宗敏已赶往野人峪去了。他听罢忽地坐起，对左右说：

“咱们已经胜利啦。立刻拔营前进，到智亭山五里以内的地方扎营！”

刚刚拔营前进，忽然从智亭山方面隐约地传来一阵战鼓声和喊杀声，夹着断续的炮火声。凡是较有经验的人都能够听出来，这是在进行大战，与夜间的战鼓声和喊杀声大不相同。李过在担架上翘起头来听一听，重新发出命令：

“传！加速前进，同高夫人在智亭山下会师！”

郑崇俭在昨天黎明督率大军向北进犯的时候，刘芳亮在白羊店以南二十里的地方迎战，高夫人在白羊店寨中坐镇。早饭后，差不多同时，她得到了智亭山失守和刘芳亮受了重伤的坏消息；紧跟着，一个亲兵飞马来报，说马世耀率领的一千多庄稼汉同官军在智亭山南边打了一仗，没有救出郝摇旗，反而损失了二三百人，请高夫人赶快派兵增援。亲兵还悄悄告诉高夫人：石门谷的杆子已经哗变。坏消息一时间纷至沓来，高桂英禁不住脸色一变，感到这局面难以应付，特别是智亭山和石门谷的消息太可怕了。迟疑片刻，她吩咐一位小将立刻率领二百骑兵驰援马世耀。她又派王老道找一向导，设法绕过智亭山去老营向闯王禀报军情，随即同男女亲兵上马，率领五百援军出白羊店往南奔去。

刘芳亮是在白羊店以南二十里的地方设伏迎击官军时，被敌人的火铳击中而身受重伤的。义军退到离白羊店十多里的一个险要地方，严阵以待。这地方是保卫白羊店的头道门户，义军在这里筑有寨栅。来到这里以后，刘芳亮从昏迷中醒来。炮火打伤了他的肋部和腿部，特别是一条大腿血肉模糊。亲兵们替他敷了金创急救神效散，又侍候他用温开水服下去七颗止血解毒镇痛丸，血不再流了，但疼痛并未止住。白羊店有尚神仙的一个姓丁的徒弟，军中称他丁先儿。大家要赶快把刘芳亮抬回白羊店医治，但他断断续续地说：

“不要抬我走。快去禀报高夫人，把医生接到这里。”闭起眼睛停了片刻，他听见远远而来的战鼓声和号角声，又说道：“赶快派五十名射手埋伏在右边山坡上。你们都离开我，准备迎敌！”说毕，又昏迷过去。

高夫人率领援兵来到时，官军的第一次进攻已被打退。医生先她一刻骑马赶到，看见刘芳亮失血过多，生命垂危，赶快煎了半碗独参汤加苏木、红花，给他灌下去，同时将他的创伤重新洗净，敷以止血的如意金刀散，然后将伤处用白布重新紧紧包扎。高夫人把医生叫到附近一棵枫树下边，小声问道：

“你看，明远还有救么？”

“不瞒夫人说，要是我师傅不及时赶来，凭我这个本领，看来是凶多吉少。”

高夫人心头一凉，鼻子一酸，半天说不出话来。年轻的医生又说：

“夫人，我说出一句实话，请你不要见怪。明远将军的肋巴被打伤一大片，露着肋骨，半条大腿的肉都给打烂了，打飞了。伤太重，流血太多，如今除非神仙才能救活他的命。纵然我师傅及时赶来，未必能起死回生。何况，何况智亭山给官军占去，我师傅如何能及时赶来？我看，不如把明远将军赶快抬回白羊店，一面设法医治，一面替他准备后事。”

“你看他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

“要是照料得好，不再流血，伤口不化脓，顶多可以支持三天。不然的话，连三天也支持不到。”

“好，我马上派人送他回白羊店。丁先儿，三天以内他死了我唯你是问，三天以后他死了与你无干。”

高夫人立刻命人将芳亮送走，随即挑五百精兵留下，其余的大队人马全回白羊店。她对留下的小将李弥昌说：

“据我看，倘若今晚官军不来，明早必然大股来犯，说不定郑崇俭会亲自督战。你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赶快退到第二个关口。那里地势险要，另有人马接应，千万不能再退。”

“请夫人放心，就是这头道关口我也不想扔给官军。”

“好，你斟酌办。倘能以少胜众，在这里能坚守两天，就算你立了大功。”

高夫人回到白羊店，没有多停，率领五百骑兵奔往智亭山南边的莲花峰下，到了马世耀扼守的险要地方。她向马世耀问明了郝摇旗和官军情况，就派出几股义军向官军和乡勇袭击，但并不与敌人硬拼。经过几次袭击，她看出了敌人的破绽是官兵与乡勇各不相顾，不同团练的乡勇紧急时也不能同心协力，所以虽有数千之众，并不可怕。

已经黄昏了。她获悉从清风垭有一支义军出来，在北边什么地方同智亭山的官军交仗，得了小胜，这使她心中一喜。尽管她明白来的人马绝不会多，但这股人马却给她很大帮助。

这天晚上，高夫人叫人写了几封简单的书信，射入乡勇驻扎的几个营盘。信中说明义军的宗旨是剿兵安民，只剿官军，不愿与乡勇为敌，劝乡勇安心睡觉，明日回家，两不相犯。二更以后，她派出几小股人马轮番向官军袭扰，闹得官军彻夜戒备，不得休息。有两次，部队从乡勇的营盘附近通过，乡勇佯装毫无觉察。一直到天色微明，高夫人才命令担任夜袭的义军回营休息。

夜间，官军打通了由智亭山通往龙驹寨的大道，所以从天亮起就有军粮

源源不断地从龙驹寨向西运送，并有几百名从河南调来的客军增援。高夫人明白，通往龙驹寨大道上最后一座关口的失陷，给官军增加了许多便利，但是她的决心不变。这时她手下有两次从白羊店抽调来的精锐义军共七百人。另外就是马世耀和牛万才率领的义勇百姓，经过昨天一场厮杀，如今剩下的不足八百人。孙老幺已经阵亡，牛万才负了轻伤。刚才得到禀报，郑崇俭已经在拂晓时亲自督率大队人马向白羊店的第一道门户猛攻，战况十分激烈。是否可以为争夺智亭山过多地调动白羊店守军的兵力呢？一步棋走错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失算。她在一棵大松树下踌躇难决，把细草和落地的干松针踏得沙沙响。在焦灼中她仰视蓝天，万里无云，唯见一只老鹰在高空盘旋。

“张材，什么时候了？”她向亲兵头目问。

“如今天明得早，大约刚交辰时不久。”

“世耀，今天我身边只有你是得力战将。这里的全部人马和义勇百姓交你指挥。立刻让大家饱餐一顿，悄悄站队，准备厮杀。我现在亲去白羊店看一看，马上返回。等我回来，立即出战。”说毕，她走近玉花骢，腾身跃上。

从扎营地方到白羊店有十几里山路，高夫人只恨不能一步赶到，连连加鞭。玉花骢仿佛深知主人的焦急心情，四蹄腾空飞驰。这时红日渐高，从山腰中蒸腾起团团白云，有的冉冉上升，有的被晨风吹送着缓缓流动。玉花骢和后边紧紧相随的五匹亲兵的骏马有时冲入白云，完全消失踪影，但闻空山中蹄声很急，有时马还在云雾中，但马头和马上的人影已经不很分明地出现，突然鞭梢一挥，只见一点红缨在阳光下一闪而落。到了白羊店，高夫人问明战况，知道官军的第一次进攻已被杀退，在第一道关口前遗弃了许多尸首。此刻双方都在吃早饭，大概不久就会重新厮杀。她根据今晨的战况，把最坏的变化都想了想，然后把辛思忠叫到面前，命令他代替刘芳亮指挥白羊店的全部人马。她说：“贤弟，我把这副重担暂且交给你，不许有一点差池！看来李弥昌还能够坚守一阵。万一不行，就退守第二道关口，你自己前去增援，好让他的人马休息。现在快挑选五百精兵给我。传知全体将士，不用担心，我现在去夺回智亭山，下午就率领人马赶回。”辛思忠立刻点齐五百精锐骑兵，交给高夫人。当送高夫人上马时，他悄悄说道：

“夫人，如今白羊店也很空虚，你下午务必回来！”

“我下午一定赶回！”

回到莲花峰下的扎营地方，已交巳时。高夫人让新来的人马稍作休息，将一部分骑兵改作步兵，立刻下令打开栅门，步骑同时杀出，而以长枪步兵为主，骑兵分在两翼，留下一部分骑兵暂时不动。这里有大片浅山丘陵，骑兵也能够发挥威力。他们撇开乡勇营盘，向官军的营盘呐喊前进。官军也早有准备，由主将亲自督战，列阵相迎，在一座小山脚下展

开激战。官军依仗人多，开始时向义军反扑，非常凶猛。后来因李过和郝摇旗也向官军进攻，使官军不得不分兵应付，对高夫人这方面改取守势，却督促乡勇抄袭义军营栅。不防义军预伏的一支骑兵冲出，乡勇乌合之众被杀得大败逃回。

高夫人骑在马上督战，在杀声震天和矢石如雨中和将士们一同前进。由穷苦百姓组成的义勇队，一为保家，二为平日恨透官府、官军、土豪大户和乡勇，一天来杀得十分卖力。现在见高夫人亲自督战，越发奋勇向前。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好的猎手，惯会使叉射箭，又惯于走山路，在战场上大逞威风。义军借着百姓的支援，首先从左右冲破敌阵。经过短促混战，敌人逃进营盘，凭着寨栅对抗。官军在寨栅内有不少火器，连放铳炮，火光闪闪，使攻寨的义军和百姓被迫后退。官军趁机杀出，同时两路增援的官军赶到，双方重新展开混战。高夫人看见百姓们虽然十分勇敢，但是没有经验，所以她不顾危险，冲到前边督战。一个敌将率领二十几个人突然冲到她面前，举刀就砍。慧梅眼疾手快，未等刀落下来，一剑将敌将刺倒。几乎同时，三支长枪从不同方面向她刺来。她用剑格开了迎面刺来的长枪，同时，在马上将身子一闪，从右边来的一支枪刺了个空，从左边来的一支枪刺伤了她的左臂。她转身一剑将左边这个拿长枪的官兵杀死。慧珠差不多在同一瞬间，也杀死了一个扑近高夫人身边的敌兵。马世耀知道敌人已经认出高夫人，策马奔来，对她说：

“这里太危险，你赶快后退！”

高夫人回答：“今天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后退一步就完了。世耀，这儿地势较平，你赶快率领骑兵向敌人猛冲！”

“是，夫人。你小心。我去了。”

高夫人又对慧梅说：“慧梅，你挂彩了，下去！”

慧梅策马奔出战场。片刻之后，她已经撕破衣服将左臂缠好，重新挥剑跃马而来，保护高夫人前进。敌人看见高夫人亲自督战，派几名射手躲在附近的几棵大树后。当高夫人随着人马前进，离那几棵大树只有六七十步时，几个敌人同时举弓瞄准，突然向她射箭。慧梅听见弓弦响，一支箭已到高夫人面前，她用剑一格，那箭铿然落在马旁。就在这刹那间，她发现几个敌人的射手正向桂英发箭，大叫一声：“夫人躲箭！”同时她将战马一横，用自己的身子遮蔽桂英。高夫人同左右亲兵听见她的叫声都将身子向马上一伏，躲过了一阵飞箭。慧梅的右边大腿中箭，翻身落马，身子冲着高夫人的玉花骢，使玉花骢猛然向后一跳。又一支箭恰在这时从高夫人的脸前飞过。马世耀率领一队骑兵站在附近，也发现了这些射手。他大喝一声，跃马冲到，连砍死三个人，还有两个人抛下弓箭向荒草中没命逃去。

高夫人吩咐左右赶快把慧梅抬回营盘，敷药包扎；一面策马奔到马世耀立马督战的地方，匆匆问道：

“骑兵准备好了么？”

“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冲进敌阵么？”

“我本来想直向敌人的主将冲去，可是你看，不知为什么敌人的主将已经退回寨内，这里只是一部分官军在拼死抵抗，大部分官军都在寨中站队，收拾东西，十分匆忙，似有撤退模样。他们还没有真正战败，为什么要急急撤退？”

高夫人向各处一望，见各营盘的敌人果然在准备撤退，而乡勇的队伍已经仓皇地撤出栅寨。高夫人正在疑惑不解，忽听一阵喇叭声从官军的大营传出，于是大营的人马整队而出，各营随着出动，另有一队官军用弓、弩、火器掩护着队伍脱离战场。马世耀向高夫人问道：

“狗日的确实逃了，赶快追吧？”

高夫人回答：“别急。官军的队伍马上就乱，等他们的队伍一乱，咱们再追杀过去。”

果然，各股官军一离营盘，都怕义军追赶，互相争夺道路，乡勇也同官军争路，秩序大乱。高夫人回顾马世耀，轻声说道：“追吧。”马世耀把宝剑一举，大声说：

“传令！马步军一齐追杀，不要让一个敌人逃脱！”

高夫人正勒马高坡，看着义军追杀敌人，忽见远远的有一小队义军，只有几十个人，骑着马，突入敌人中间，一路砍杀，从混乱的敌人中间冲开一条血路，直向龙驹寨方面而去。高夫人认出来那为首的大汉是郝摇旗，赶快派人去追他回来，却没追上。“难道摇旗要逃往河南么？”她心中正在疑问，一个人骑着淌汗的战马奔到面前，说道：

“禀夫人，李弥昌将爷挂了重彩，我军撤退到第二道关口。辛思忠将爷在第二道关口督战，也受重伤。如今官军正对第二道关口猛攻，我军死亡惨重，坚守待援，请夫人快发救兵！”

高夫人心中一惊，立即镇静地回答说：“知道了。你立刻回去，说我军在智亭山大获全胜，救兵马上赶到。”

来人答一声“是”！拨马加鞭而去。高夫人望着天空，才知道太阳已经偏西了。她望见马世耀正在追杀溃散的敌人，赶快派亲兵把他叫来，命他立刻集合八百骑兵同她回救白羊店，其余的义军和百姓义勇一部分继续追杀敌人，一部分清扫战场。她刚吩咐毕，又一个弟兄骑马奔来，向她禀报说慧梅伤势很重，恐怕性命难保。她脸色一寒，问道：

“大腿上中了一箭，怎么会马上就死？”

“回夫人，她中的是一支毒箭，毒性极烈。我们这里无药可治，看情形活不到今天夜间。”

她不禁脱口而出：“我的天呐！”随即转向马世耀，说：“什么人追敌，什么人搜山，什么人收捡军需，你快去安排，然后率领八百名骑兵出发，越快越好。我要耽搁一下，随后赶去。”

她本来想嘱咐马世耀到了白羊店问问丁先儿，倘有解毒办法，请他自己飞马前来，或派人把药送来。但是她又怕战事紧急之际，马世耀会一时忽忘，就把这件事交代较大的女兵慧琼，命她立刻到白羊店去。

因慧梅性命垂危，高夫人心如刀割，吩咐一毕，策马向义军营盘奔去。离开栅寨还有半里远，忽听北边一阵欢呼夹杂着呼哨之声。一个亲兵驰上高处一望，对她大声禀报说：

“禀夫人，有一支人马从北边山口杀出，同咱们会师了。”

高夫人这时还不晓得闯王已去石门谷，心中说道：“难道是他亲自来了么？”于是她对张材说：“你快去看看，告诉来的将领，我在这里等他。”

她到了栅寨外边下马，负责照料慧梅的女兵慧珠正在栅门外边迎她，哽咽说：

“夫人，请你快去，我慧梅姐刚才醒来，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说是想见你一面，不住地问你来了没有。”

“她在哪里？”

“在那棵大松树下边躺着。”

高夫人一边向松树走去，一边忍着泪说：“慧梅，我来了。”

这儿，既没有帐篷，也没有床。人们在松树下铺了厚厚的荒草，把慧梅放在上边。高夫人让女亲兵把慧梅围起来，然后亲手轻轻地解开慧梅的裤带，看见右边整条大腿，向上将至小腹，已经变得乌紫，并且发肿。凡是毒气尚未侵入的地方依然皮肤嫩白，而毒气与好的皮肉接近的地方则呈现淡紫或淡红色。高夫人知道这毒气还在迅速扩大，不禁心头发凉。她按着乌紫地方，问慧梅有什么感觉。慧梅说只是麻木，内里有点像火烧一般。她身上带有最好的金创药，尽管这种药不能治毒箭，但她还是亲自照料她用温开水服下一包，又亲自替她把全部乌紫的地方涂抹一遍。然后，她一面替她结好裤带，一面对她说：

“你不要害怕。如今往老营这条路已经畅通，我马上派人去请老神仙。等他一到，这毒就容易解了。”

慧梅望着高夫人，一句话说不出来，泪珠在眼中滚动。高夫人替她把身上的衣服盖好，转过身来呼唤一个男亲兵，吩咐说：

“你立刻骑一匹快马去看看老神仙是否随着前来会师的将爷来到，倘若他没来，你就尽快奔往老营，把慧梅和刘明远的受伤情形对老神仙说明，务请他在今夜三更以前赶到，千万不可迟误！”

望着这个亲兵换乘一匹备用的骏马，扬鞭飞驰而去，高夫人离开慧梅，朝着栅门走去。她急于想知道前来会师的是闯王不是。按照平日经验想，老神仙也许又随着自成亲临战场。要是他这时赶到，该有多好！

忽然，张材骑马从半里外的小山包下转出，背后跟随着一副篼子，篼子后只跟着几名亲兵。高夫人看出来是侄儿李过，不由得喃喃自语：“尚神仙并没有来！”李过来到近处，相离还有五六丈远，笑着说：

“二婶，你这两天辛苦啦。”

高夫人一面向前迎去，一面说：“补之，你大病未愈，你二爹怎么叫你带兵上阵？”

“不是谁叫我上阵，是我自己要来。”李过下了篼子，拄着宝剑站起来接着说，“老营中只剩下总哨刘爷一个人，我不来怎么行？”

“你二爹到哪里去了？”

“石门谷杆子哗变，正在围攻李友，扣留吴汝义。我二爹看没有别的办法，前日夜间亲自往石门谷了。”

高夫人猛一惊，赶快问：“叛乱可平息了么？”

“还没有得到确实消息，只知小鼐子昨夜奉我二爹之命从石门谷率领数百骑兵赶回，天明以后从清风垭往东去，奔袭商洛镇和龙驹寨，扰乱官军之后。想来石门谷的乱子大概不要紧了。”

“啊，怪道这里的官军尚未战败就仓皇溃退！”她微微一笑，立刻又问，“老神仙现在何处？”

“他跟着闯王去石门谷了。”

“怎么，他也去石门谷了？”

李过见高夫人的脸色沉重，忙问：“二婶，听说明远受了重伤，很危险么？”

高夫人没有马上回答，转向她的亲兵头目说：“张材，我刚才已经派人去请老神仙，你现在跟着去，不必进老营山寨，抄近路奔往石门谷，见了老神仙，请他立刻赶来。唉，快去吧，不管来得及来不及，咱们只好尽

人事以听天命！”她对张材一挥手，回头来对侄儿说，“据大夫说，明远只能支持到明天，再迟一步，纵然老神仙赶到，怕也救不活了。这里，慧梅为救护我先中一枪，后中毒箭。这是少见的烈性毒箭，看样儿这姑娘熬不过今天夜间。怎么好呢？唉，我的心难过死了。这里离石门谷有一百四五十里山路，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请二婶不要太难过了……”

“补之，你的身子能支撑得了？”

“我能支撑，只是两腿无力，不能骑马。有什么事，请二婶赶快吩咐。”

“这样吧，补之，你赶快坐篼子往白羊店去。那里没有大将，辛思忠和李弥昌都挂了彩，官军攻得很猛，第一道关已经失去，第二道关的情况也很紧急。本来我要亲自回白羊店坐镇，如今既然你来了，就请你辛苦一趟吧。我很疲倦，心中又乱，这里敌人才退，往龙驹寨的几道关口没有派人把守，样样事毫无头绪，我今天就留在这里主持。你带来多少人？”

“我带了三百人来，只伤亡了二十几人。”

“快点带着他们去白羊店。刚才我已命马世耀率领八百人去了。这里离龙驹寨不很远，我马上再派人去调张鼐回来，也交你指挥，大约他在黄昏后也可以赶到白羊店。”

“好，我此刻就去。”李过上了篼子，忽然问道，“怎么不见摇旗？”

“他……当敌人溃逃时候，我看见他率领几十个人在乱军中闯开一条血路往东奔去，不知何意。我派人追赶，没有追上。”

“这就越发该死！他准是害怕闯王治罪，趁着混乱之际，逃往河南去了。”

高夫人叹气说：“但愿他还不致混账到这种地步。”

打发李过走后，高桂英又派人往龙驹寨附近去寻找张鼐，然后走进栅寨。她从昨夜到现在尚未吃东西。亲兵们拿来杂面窝窝和一碗开水，她刚吃了几口，听女兵们说慧梅身上的毒气往上去已到了肚脐下边，往下去已到小腿，她登时不再吃了。后来她猛然想起来还有许多要紧的事等她处理，便跳上玉花骢，奔出栅寨。离营盘没多远，听见背后有马蹄声飞奔而来，回头一看，来的是一员小将，离几丈远就孩子气地叫道：“夫人，我回来了。人马扎在那边山脚下，共割了二百首级。”

高夫人淡淡一笑，说：“小鼐子，你补之大哥已经去了白羊店，那里情况很紧急，我们的战将只世耀还管用，你不要停，快率领你的人马去吧。割的首级，扔到山沟里。快去吧。”

“是，遵命！”

张鼐刚拨转马头，高夫人又叫道：“小鼐子，慢走。”

张鼐见她脸色不好，欲言又止，感到奇怪，忙问道：“夫人，什么事？”

“慧梅中了毒箭，已经昏迷不醒，看样儿活不到今夜三更。你们都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情如兄妹。你去看她一眼，也算是替她送行。不要叫醒她，免得她看见你心中难过。还有……”高夫人再也说不下去，对张鼐一挥手，跟着用袖子擦着眼泪。

张鼐乍听说慧梅中毒箭快要死去，只觉脊背一凉，鼻子猛一酸，喉咙壅塞得不能透气。他随即跳下马，将丝缰绳扔给背后的一个亲兵，匆匆地跑进栅寨。慧梅的战马同许多马都拴在路旁。别的马都在吃草，只有慧梅的战马一动不动地立着。它望见张鼐走近，向他迎来，萧萧地叫了几声。张鼐望望它，随便在它的脖子上摸了一下，擦着它的身子走了过去。

由于男女有别，张鼐没有看慧梅大腿上的箭伤。慧珠告诉他，毒气已经离肚脐不远了。他不敢叫她，只是俯下身子端详慧梅的紧闭的眼睛。慧梅恰在这时醒来，慢慢睁开双眼，向他看了一阵，轻轻说：“宝剑！”慧珠赶快取下来挂在她头边松树上的青龙剑，跪下去，放在她右手能摸到的地方。她动作迟钝地抓住宝剑，恨恨地叹息一声，递给张鼐，声音微弱地说：“你留下…杀敌！”张鼐明白了什么意思，接住宝剑放在她的头边，忍着眼泪说：

“慧梅，这口宝剑我不要。你的伤会治好的。这是夫人心爱的一口宝剑，她特意赏给你的。你还要用它打仗的。”

慧梅的脖颈僵硬，勉强摇摇头。她这时不仅浑身疼痛，四肢麻木瘫软，而且头晕眼花，视力模糊，连张鼐的脸孔也看不分明。她没有叫苦，从嘴角露出来一丝微笑，闭上眼睛，昏迷过去。张鼐以为她就要断气，哽咽叫道：

“慧梅！慧梅！”

第四十六章

闯王一行沿路赶得很快，中午刚过，便回到老营寨内。这时刘宗敏刚刚回来，躺在李自成的床上，鼾声如雷。听总管禀报了刘宗敏如何用计活捉宋文富兄弟，又如何打败丁启睿的经过，李自成十分高兴。他不许唤醒宗敏，同医生坐下休息。两人谈了几句话，也先后蒙眬入睡。

刘宗敏梦中还在同敌人厮杀，忽被自己的吼声惊醒，同时感到身子从床

上跃起来半尺多高，而右手也把床板捶得咚的一声。一睁开睡眼，知道是在做梦，便大声问道：

“智亭山有人来么？把官军杀败了么？”

坐在二门口的亲兵听见他的吼声赶快向堂屋走来，轻声回答说：

“智亭山还没消息。闯王回来了。”

宗敏从床上忽地坐起：“什么？闯王回来了？”

闯王被他的声音惊醒，笑着说：“捷轩，我同子明回来半天了。”

宗敏跳下床，赶快问石门谷的乱子是如何平定的。听李自成简单一谈，他连声说：

“杀得好！杀得好！要是我去，至少得杀他娘的二三十人！”

自成正在使眼色要宗敏小声，老神仙已经醒来，用手在脸上一抹，睁开眼睛，望望太阳，吃惊地说：

“啊呀，没想到闭起眼皮蒙眬，一下就睡这么久！闯王，你留在老营休息，我赶往智亭山去。那里想着有不少将士挂彩，缺少医生。再说，明远的伤势如何，还不知道。一旦智亭山打通，我就往白羊店去。”

闯王说：“好，还是咱俩一道去。李强，赶快备马！”

李强答应一声：“是！”向外跑去。刘宗敏想替闯王去，但闯王不让他去，说：

“捷轩，别逞牛性子，你近来身体比我虚弱，又连打两仗，替我留在老营坐镇吧。瞧你的脸色多黄！”

刘宗敏确实感到两鬓胀疼，也不勉强。尚炯叫一个徒弟快把他泡的药酒从地下取出来，让宗敏喝了一茶杯，自己同闯王也都饮了一杯，并嘱咐宗敏每日饮三次，然后带着他的外科百宝囊同闯王出了老营。宗敏把他们送出老营大门，小声对自成说：

“闯王，郝摇旗这个浑小子失去智亭山，几乎弄得咱们没法收拾。你到智亭山找到他，务将他斩首示众，以肃军纪。”

自成回答说：“等我弄清楚情况再说。”

刘宗敏不以为然地说：“哼！派他守智亭山，他丢掉智亭山就该砍头，何况他还是因酒醉误事！”

自成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他明白，倘若这一次不杀摇旗，众将不会心

服。

一行人马走到麻涧时，太阳已经落山；又走几里，遇到了张材。自成知道慧梅中了烈性毒箭，心中焦急，向医生问道：

“子明，还来得及么？”

“从这里到莲花峰下边还有六十里，山路崎岖，不晓得能否来得及。要真是烈性毒箭，也许不到三更，毒气就会入心。毒气一旦入心，别说我是个假神仙，真神仙也难救活。”

“子明，来，你骑我的乌龙驹，尽力赶路，越快越好，无论如何你要在三更以前赶到莲花峰，救了慧梅就立刻去白羊店。快，换马！”

“换马？”

“是，别迟疑，立刻换马。”自成先下了乌龙驹，同尚炯换了马，又说，“尚大哥，如今救人要紧，你不要心疼我这匹战马，一路加鞭，使它拼命飞奔。把马跑死，我决不会抱怨一个字。”随即他替医生在乌龙驹的屁股上猛抽一鞭，打得它腾空一跃，快如流星而去，把一行人马撇在背后。

一更过后，高夫人为着能够居中坐镇，移驻智亭山寨，同时把慧梅也抬了去，单独放在一座帐篷里。慧梅的情况愈来愈不济，脉搏已经微弱，呼吸短促，脸色苍白，四肢发凉。高夫人坐在她身边，非常难过。

忽然帐外有马蹄声，随即有人叫道：“药送来了！药送来了！”

高夫人猛一喜，忙问：“什么药送来了？”

慧琼走进帐来，把一个大瓷瓶子放在地上，从怀里掏出来一包药和一个鸭蛋大小的火罐，匆匆说道：

“禀夫人，我到了白羊店，见了丁先儿。他说明远将爷性命危险，他没法亲自前来。再者中毒箭的创伤他没治过，只是他身上有老神仙配的一种药，说是能够解毒的，不妨试试。这瓶子里装的是醋。先灌她一大碗醋，然后把这药用温酒冲服，没有酒就用开水。另外，他说用这火罐儿拔创口，把毒拔出来。只是，他又说，既然是烈性毒箭，怕毒气已入内脏，吃这药和用火罐拔都不一定来得及了。”

高夫人说：“什么来不及！慧珠、慧芬，快拿大碗来，帮我替慧梅灌药！”

她坐下去，把慧梅的头抬起来抱在怀里。在慧珠等几个女兵的帮助下，用筷子撬开慧梅的牙齿，先灌了醋，停一停又灌了药。然后她放下慧梅的头，将她的裤子褪掉一半，点着火纸扔进火罐，迅速盖在创口上。过

了一阵，把火罐一取，果然拔出来一股黑血，似有腥臭气味。她连着用火罐拔了两次，看见吸出的毒血不多；再看慧梅的神情，仍是老样。她扔下火罐，走出帐篷，向亲兵们问道：

“如今什么时候了？”

“已经过二更了。”一个亲兵回答。

忽然一阵马蹄声走近。“啊，慧梅有救了！谢天谢地！”她在心中说，以为是老神仙赶到。

十几个人在寨门口下了战马，为首的是一员小将。她心中猛一失望，不等来将禀报，抢先问道：

“小鼐子，你回来干什么？”

“回夫人，进攻白羊店的官军已经后退，我补之大哥怕你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命我回到这里。”

“啊……”停了一阵，她忽然又问，“你今天可看见郝摇旗么？”

“看见了。他想亲手捉住官军的主将好立功赎罪，一直追到龙驹寨西门外不曾追上。他看见我，对我说：‘小张鼐，我把人马交给你，我独自回老营见闯王请罪去。’我见他身上挂了几处彩，双眼通红，勇敢追赶敌将，不觉心软了，怕他遇到总哨刘爷会丢掉脑袋，就对他说：‘郝叔，闯王不在老营，你到白羊店去见夫人请罪吧。’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只带一个亲兵转回来了。奇怪，怎么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呢？”

“你确实看见他往西边来了？”

“我亲眼望着他往西边来了。”

“你下午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向我禀报？”

“我急着往白羊店去，又因为……一时把这件事忘得无影无踪了。”

高夫人略微想了一下，说：“小鼐子，看来摇旗说不定在路上遇到大队溃逃官兵，被乱兵杀害，或者跌入路旁山谷，不死即伤。你现在率领弟兄们沿路去找，不管死的活的，务须找到。我知道你也是两天两夜不曾合眼，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再去辛苦一趟，等找到摇旗下落，回来大睡一觉。”

“是，我马上就去……”

“你还迟疑什么？”

“夫人，慧梅还有救么？”

“怕是没有救了……”高夫人叹口气，眼睛一酸，不能继续说下去，挥手使张鼎走开。

张鼎走后，高夫人又回到帐中休息。过了一阵，玉花骢在帐篷外边突然萧萧地叫了几声，同时山寨中正打三更。她走出帐篷，听见从远处的山路上传来紧急的马蹄声。玉花骢又一次昂首振鬣，萧萧长鸣，兴奋地刨着蹄子。她疑心是闯王来到，但又转念，他既然在石门谷，如何能这时赶来？莫不是郝摇旗回来了？可是，玉花骢为什么连叫两次，这么高兴？

来的马奔得很快。只听一个亲兵大声叫道：

“快开寨门，老神仙来到了！”

高夫人喜出望外，说：“唉，尚大哥，可把你盼到了！”

尚炯跳下马，说：“要不是骑闯王的乌龙驹，这时还在清风垭哩！”

高夫人立刻把尚炯带进慧梅的帐篷中，拉起慧梅右腿裤脚，让他看看小腿的颜色，告他说往上去已经乌到腹部，离胸口也不远了。他一边询问慧梅的受伤时间和他来之前的医治情形，一边打开外科百宝囊，取出剪子，照着箭伤的地方剪开裤子，看看伤口，用银针深深地探了一阵。他又看看慧梅的眼皮，并且掰开眼皮看看她的瞳孔，然后切脉，一言不发，脸色沉重。高夫人心中七上八下，等他切过脉，小声问道：

“还有救么？”

尚炯沉吟回答：“不瞒夫人说，我在军中几年，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毒的箭伤。这是用南方毒蛇的浸液制药，含在箭头之上，非一般毒箭可比。有一半箭头折断，嵌入慧梅腿骨，故箭虽拔出，毒源仍存。慧梅现在神志昏迷，眼睑下垂，瞳孔放大；脉象纷乱细微，名为‘麻促’之脉，盖言其细如芝麻，急促纷乱。总之，毒气已入内脏，十分难治；有此脉象，百不活一。幸而从白羊店取来的药用量较多，使毒气稍受抑制，不然这姑娘已经死了。”

“尚大哥，你无论如何得把她救活！”

医生默默地取出一个葫芦式样蓝花瓷瓶，倒出来一些药面，又从一个白瓷瓶中倒出来一种黑色药面，又从一个冰裂纹古瓷小瓶中倒出一点药面，异香扑鼻。他把三种药面用半碗温开水调匀，取出一只银匙，叫慧琼等赶快灌入慧梅口中。高夫人怕姑娘们慌手慌脚，她自己重新坐在铺上，把慧梅的头放在怀里，用筷子撬开牙关，亲自灌药。灌毕，医生叫把慧梅仍旧放好，然后他从百宝囊中取出一小张白绵纸，卷成长条，将

一端用清水蘸湿，再蘸一种黑色药面和异香扑鼻的药面，插入箭伤深处，对高夫人说：

“夫人，咱们暂且出去，只留下一个姑娘守护。再过一刻，倘慧梅一阵发急，便是毒气攻心，药力无效。倘若一刻之后她慢慢醒来，就是毒气已被药力所制，不能进入心脏，她的性命就有救了。”

高夫人同众人踮着脚尖儿退出帐篷，心中难过，惴惴不安。她想到刘芳亮，小声向医生问道：

“明远的伤势很重，能不能保住性命？”

“他的伤势虽重，只要我明日清早赶到，尚不为迟。”随即，他从百宝囊中取出一瓶药酒，递给夫人，说：“请夫人命人赶快送到白羊店，交给我的徒弟，每半个时辰替明远灌一酒杯。只要这药酒先送到，按时照料服用，我就是去晚一点也不碍事。”

高夫人派人把药酒送走，又到慧梅的帐篷门口，探头望望，知道药吃过后尚无动静，便退回原处，向医生问起来自成现在何处，如何平定了杆子叛乱。正说话间，慧珠从帐中出来，小声禀说慧梅并未发急，呼吸很匀，眼皮微动，有似乎要醒来的样子。高夫人和老神仙赶快蹑脚蹑手地走进帐篷，守候在慧梅铺边。尚炯蹲下去，在慧梅脸上望一望，又切了一阵脉，脸上微露欣慰之色。

“怎么样？”高夫人悄声问。

“脉象已变，已有回生之望。”

高夫人猛然一喜，赶快问道：“可以救活？”

“如今脉细而微，若有若无；来往甚慢，我一呼吸脉乃三至，且有时停止不来。此谓‘结脉’。有此脉象，病势虽险，尚可活也。”

满帐中似乎充满春意。姑娘们激动地交换眼色，随即屏息注视着慧梅动静。高夫人轻轻握一握慧梅的手梢，感到已有一些温暖。老医生凝神注视着慧梅的鼻息，同时用左手拈着疏疏朗朗的花白长须，慢慢往下捋，最后停留在两根最长的胡子梢上。过了很长一阵，慧梅的眉毛动了几动，微微睁眼看看，随即闭住，发出呻吟。尚炯猛一高兴，站直身子，嘘口长气，说道：“好了！好了！真有救了！”当他高兴站起时，左手不自觉地向下一甩，把两根长须扯断，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高夫人的眼圈儿忽然一红，喃喃地笑着说：

“幸而你骑着闯王的乌龙驹……”她激动得喉头壅塞，没有把话说完。

尚神仙又将刚才的三种药面配了一服，由高夫人亲自替慧梅灌下去。他又替慧梅臂上的枪伤换了金创药，然后从慧梅的箭伤中拔出解毒的药捻

子，换一个新的药捻子。高夫人在一旁问道：

“这是麝香，那黑面儿是什么药？”

“这黑面儿是生犀角加五灵脂。我用的这犀角很不易得，不唯是雄犀角，而且系角尖，故药力特别强。要不是这姑娘几年来出生入死，屡立战功，今日又替你负伤，我真舍不得用这么多。”

医生留下几片生大黄，嘱咐慧琼：等慧梅醒来后让她喝一碗大黄茶，使内毒随大小便排泄出来；喝过大黄茶以后，再给她喝一碗稀稀的面疙瘩。对慧琼嘱咐毕，医生转向高夫人，说他要去白羊店给刘芳亮医治创伤。高夫人说：

“子明，慧梅的性命亏你救了。等她好了以后，我让她在你面前磕个头，认给你做个义女。”

医生笑着说：“我要是认这么好个义女，真是平生快事。不过，不瞒夫人说，这姑娘的性命如今只算救活一大半，还有一小半仍然可虑。”

高夫人猛然一愣：“怎么可虑？”

医生说：“断镞入骨，祸根犹在。毒气受药力所迫，收敛到腿上，如不赶快破开创口，拔出箭头，刮骨疗毒，洗净周围肌肉，则数日后必致化脓溃烂，重则丧命，轻则残废。”

“你什么时候动手？”

“等我从白羊店回来动手。”

这时天色微明，星光稀疏。高夫人望着尚炯走出山寨，上马动身。她正要转回帐中望望慧梅，恰好闯王来到。他们才说几句话，忽有亲兵来禀，说望见张鼐同郝摇旗回来，快到寨门口了。高夫人见闯王脸色铁青，浓眉紧皱，问道：

“你打算斩摇旗么？”

闯王没有回答，低着头在松树下走来走去。

郝摇旗身上带了三处伤，虽说都不是重伤，却也流血不少。他为要拖住敌人不能从背后夹攻白羊店，也不能往北去占领清风垭，裹创再战，不断地袭扰敌人。他的左右亲信都知道李自成的军纪极严，失去了智亭山绝没有活的道理。有人劝他逃走，却被他大骂一顿。他说：“老子死也要死个光明磊落。打完仗以后，该死该活，任凭闯王发落；决不逃跑，让别人说咱孬种！”在龙驹寨附近把残余的人马交给张鼐以后，他就回头往

智亭山寻找高夫人。中途遇到一起溃兵，把他同亲兵冲散。他自己实在疲倦，加上饥饿难熬，遇到一道泉水，他下去喝点凉水，又从一个官兵的死尸上找到一袋干粮，趁着泉水吃下，肚子里才不再咕噜噜地叫。又走了一段路，他找到一个隐僻地方，把马拴在树上，坐下休息，谁知刚往草中一坐，便睡熟了，睡得那么死，纵然山塌下来也不会把他惊醒。

张鼐带着几十个人，分成许多小股，打着灯笼火把，到处寻找，总是寻找不到。后来偶然听到一匹马打喷嚏的声音，向着声音发出的地方找去，渐渐听见马吃草的声音和人的鼾声，终于把摇旗找到，大声唤他醒来。摇旗听见人声，一跃而起，拔刀就砍。多亏张鼐手快，用剑格开。摇旗接着连砍几刀，都被宝剑挡住，只听铿铿锵锵，火星乱迸。张鼐的两个亲兵从背后扑上来，将他抱住，大声告他说是小张爷前来寻他。他定睛看看，完全醒来，笑着骂道：

“小杂种，你可把老子吓了一跳！”

同张鼐回到智亭山，听说闯王已经来了，郝摇旗来到闯王面前，扑通跪下，说道：

“李哥，我生是你闯王旗下的人，死是你闯王旗下的鬼，任你处治，绝不会有一句怨言！”

自成冷冷地看他一眼，继续在松树下边踱着，不说一句话，也不叫他起来。正在这时，有人前来禀报，说黑虎星来了。自成猛地转过身来，又惊又喜地大声问：

“黑虎星在什么地方？”

“在山下，快上来了。”

黑虎星在这时突然而来，完全出李自成意料之外。他吩咐张鼐派人将郝摇旗送往老营看管，听候发落，便同高夫人赶快往寨门走去。郝摇旗想着见到刘宗敏准没活命，站起来拍着自己的脑壳说：

“这可真完了。怪好的吃饭家伙，要给刘铁匠砍掉了！”

闯王同高夫人走出寨门时，黑虎星一杆人马离寨门还有二十丈远。大家立刻下马。黑虎星快步前走，到了闯王夫妇面前，双膝跪下，巴巴打自己两个耳光，说：

“闯王叔，婶娘！都怪侄儿不好，临离开商洛山时没有安排好，让坐山虎挟众哗变，惹你们二位操心生气。我糊涂，我糊涂……”

他又要举手打自己耳光，被闯王双手拉住，连说：“不许这样！不许这样！”搀他起来。看见他身穿重孝，闯王问道：

“你这孝……”

“侄儿回到家乡，日夜服侍老娘，也没有派人给叔、婶捎个书信。大前天，老娘落了气儿。我风闻坐山虎在石门谷很不安分，又听说官军分成几路进犯咱们，我当天就将老娘装殓下土，连忙彻夜赶回。到了石门谷，恰好叔父刚走，我又查出来坐山虎的两个头目仍不心服，打算闹事，就杀了两个狗日的。现在赶到这儿，请叔父治我的罪。”

“坐山虎等挟众哗变，你在家乡怎能管得着？快不要说这个话！没想到你老娘病故，我这里也没有派人吊孝。我们天天盼望你来，总是不得音信。前几天，谣传说你不来了。你留在清风垭的将士们也怕你不再回来，一时心思有些不稳。我当时扯个谎话，说你托人带来了口信儿，不日即回。你到底回来，没叫我在将士们面前丢面子。”

“怎么能不回来呢？把我的骨头磨成灰，也要跟着叔父打天下。”黑虎星转回头去叫道，“黑妞儿，你傻什么？快来给叔父、婶娘磕头，快！”

从一群战马和弟兄中间走出来一个身穿重孝、十分腼腆的姑娘，背着角弓，挂着宝剑，一脸稚气，身材却有慧梅那么高，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挽在头顶，趴地上就给闯王夫妇磕头。高夫人赶快搀她起来，拉着她的手，笑着问黑虎星：

“曾经听你说有个小妹妹，就是她么？”

“就是她。给我娘惯坏了，全不懂事！”

“几岁了？”

“别看她长个憨个子，才十五岁。”

“会武艺？”

“跟着我学了一点儿，也能够骣骑 [1] 烈马。婶娘，如今我老娘死了，家中别无亲人，我把她带来跟着你。以后请婶娘把她同慧英、慧梅一样看待，有了错，该打该骂，不要客气。打仗时候，让她跟在婶娘身边保驾，武艺说不上，倒是有些傻胆量。”黑虎星转向妹妹，“你给婶娘带的礼物呢？怎么忘了？傻妞！”

小姑娘立刻从马上取出一张又大又漂亮的金钱豹子皮，双手捧给高夫人。

她微笑着，咬着嘴唇，却不肯开口说话，回头望望哥哥。黑虎星不满意地瞪她一眼，只好代她说：

“婶娘，这是去年冬天她亲自射死的一只大金钱豹。请婶娘把这件礼物收下，替玉花骢做一件皮褥子，倒是很好。”

高夫人十分喜爱这个小姑娘，把她搂到怀里，又叫亲兵取来十两银子作为见面礼，一定要小姑娘收下。小姑娘又跪下去磕了头。高夫人拉着她的手，发觉她的右手中指和食指的第一节指肚皮肉粗糙，特别发达，心中奇怪，笑着问：

“这姑娘练武艺，怎么这两个指头肚生了老茧皮？”

小姑娘不好意思地咬着嘴唇。黑虎星笑着回答：“婶娘，她这指头，只能习武，别想学绣花啦。十岁时候，有人告她说，用两个指头每天在砖墙上或石头上划三百下，在玉米口袋中插三百下，会练出惊人本领，打仗时用这两个指照敌人身上一戳，就能戳死敌人；倘若照敌人的头上划一下，敌人也吃不消。她一直背着我练到现在，倒有一股恒心。”

“她天天练？”

“可不是！天天除练正经武艺外，就练这个笨功夫。婶娘，你说这妞儿傻不傻？”

高夫人大笑起来，说：“难得这姑娘在武艺上肯下笨功夫，练别的武艺一定也十分专心。”她拿起黑妞的右手仔细端详了两个结着厚茧皮的指头肚，问道，“你听了谁的话，在两个指尖上下这么大的苦功夫？”

黑妞只是腼腆地低着头，继续咬着嘴唇，大眼睛里含着天真纯朴的笑，不肯说话。黑虎星知道她肚里藏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笑着怂恿她：

“你说呀！你快对婶娘说出来呀，害怕啥子？嗨，你在家乡，连老虎、豹子都不怕，出门来看见了生人就不敢说话！”

高夫人和身边女兵们越发觉得这小姑娘有趣，撺掇她快说出来她的故事。她终于抬起头来，不敢多望别人，玩着扎有白头绳的粗辫梢，对高夫人说：“婶娘，是一件真的事儿！俺小时听老年人说古今，说俺那里从前有一个苦媳妇……唉，以后我对你说吧，可有趣！”突然她把头一低，不肯说了，引起周围人一阵哄笑。高夫人抚摩着她的健壮的胳臂说：

“好，我记下你欠一个有趣的故事，等闲的时候再叫你说。”

黑虎星兄妹的来到，可算是对各路义军的胜利锦上添花。智亭山现在不缺粮食，又有许多受了重伤的马匹。闯王下令：今早宰杀马匹，向各队分发马肉和粮食，犒劳将士，同时在智亭山的老营中为黑虎星兄妹接风。黑虎星请求立刻派他去白羊店同官军作战。自成说：

“你奔波了三天三夜，在此地好生休息吧。只要你来到，就如同我增加几千人马。再说，你补之哥用兵很稳重，大概白羊店不会有大战了。”

正说话间，忽然一个亲兵向路上指道：

“那不是老神仙同他的徒弟来了？”

尚炯告诉闯王和高夫人，如今不但已经把刘芳亮的性命保全，还担保他在百日之内能重新上马打仗。闯王万分高兴，问道：

“子明，你又使了一手什么绝招？”

尚炯笑一笑，说：“也没有什么绝招。当外科医生的只要心细、眼准、手熟，加上药好，就能多治好几个病人。夫人，慧梅吃了东西么？”

高夫人说：“刚才又吃了一碗多稀饭，你留的药也给她吃了。”

尚炯带着徒弟走进慧梅的帐篷，闯王和高夫人跟在后面。慧梅的精神比黎明前好得多了。老医生摸摸她的脉，看看她的瞳孔，满意地点点头，又问她箭伤疼不疼，转回头向高夫人问慧梅大小便是否畅通，以及小便颜色。高夫人怕尚神仙有话不便开口，便说道：

“尚大哥，虽说慧梅是个未出阁的大闺女，可是俗话说病不瞒医，再说她也和你自己的女儿差不多，要不要让我揭开她的上衣你瞧瞧？”

医生说：“用不着，用不着。慧珠，她身上的毒气消了多少？”

慧珠说：“原来乌到肚脐以上，刚才我看了看，已经退到肚脐旁边了。”

高夫人说：“你说清楚，在肚脐上、肚脐下？”

“还在肚脐以上，可是比原先低下去二三指了。”

老神仙叫取来一杯温酒，然后从百宝囊中取出一个白瓷小瓶，红纸签上写着“华佗麻沸散”。倒出一银匙药面放进杯中调匀，对慧梅说这是另一种清血解毒散，照料她吃下肚去。慧梅有点怀疑，低声问道：

“尚伯伯，吃下去这杯药就能解毒么？”

“能，能。”

“我往后还能骑马打仗么？”

“当然能！不出半月，包你能骑马打仗！”

等慧梅吃下华佗麻沸散，医生使眼色叫闯王、高夫人、两个女兵和他的徒弟都退出去，让慧梅安静地睡一睡。独自留在帐中片刻，直到看见慧梅并无心中烦躁感觉，双眼半闭，露出蒙眬欲睡的样子，他才从帐中走出，告诉慧珠说：“叫弟兄们快去预备半桶开水。待会儿你进去看看，要

是慧梅睡得很熟，你立刻告我。”

慧梅睡熟后，老神仙净了手，用剪子把箭伤地方的裤子破口剪大，一刀子将创口割开三寸多长，又重复一刀，深到腿骨，左手将创口掰开，右手探进钳子，用力一拔，将深入骨头的半截箭头拔出，扔到地上。他立刻换把刀子，将中毒的骨头刮去一层，然后用解毒的药倒进温水中，一次一次地冲洗创口，乌紫的血和水流了一盆。洗过之后，他用药线缝了创口，但不全缝，留下一个小口让毒血水继续流出。用白布包裹的时候，他也留下来那个小口。手术做完，他用袖子揩一下前额的汗，净了手，取出豌豆子大三粒红丸药交给慧珠，说：

“一个时辰后慧梅醒来，必然叫伤口疼痛，你就服侍她用开水将这药吃下一粒，以后再疼时再吃下一粒。”

当他给慧梅动手治箭创时，递刀子，递钳子，用盆子接血水，全是他的徒弟。两三个女兵吓得不敢走近。高夫人进来在医生的背后站了一下，感到心中疼痛。等尚炯走出帐篷，她迎着他小声问道：

“尚大哥，你说实话，这孩子会残废么？”

“哪里话！我包她十天长好伤口，一月内骑马打仗，一如往日。你现在快放心休息吧。这几天把你累坏了，应该好好地睡上两天！”他转向徒弟，吩咐说，“你去看一看受伤的弟兄们，该换药的换药，该动刀子的动刀子，弄完了快回白羊店。我要找个地方睡一觉，没有要紧事不要叫我。”

没有过过戎马生活的人，很难体会到大战胜利之后的休息和睡眠有多么香甜。在智亭山寨和山脚下的几座营盘中，只有少数人在守卫营寨和按时巡逻，大部分将士都睡了，到处都可以听见粗细不同的鼾声。

一天以后，闯王把白羊店交给马世耀，智亭山交给黑虎星，派张鼐驻守清风垭，命百姓义勇营开回麻涧整顿，随即同高夫人率领着一起人马返回老营。

李过仍坐在篼子上，刘芳亮和慧梅都躺在用绳床绑的担架上，一同回老营将养。

到了麻涧，人马稍作休息。前来迎接的吴汝义想知道如何处治郝摇旗的罪，悄悄问高夫人。高夫人问道：

“捷轩怎么说？”

吴汝义说：“总哨刘爷一看见他就狠狠地踢他一脚，把他臭骂一通，说要砍他的八斤半。可是没有闯王的命令，他倒不敢擅杀大将。如今郝摇旗

在老营严加看管，等候闯王回去发落。”

高夫人走到闯王面前，问道：“回老营后，你打算把郝摇旗怎么发落？真要将他斩首么？”

自成正在同医生商量搭救牛金星的事，听桂英这么一问，他虽然早已成竹在胸，却望望李过和医生，沉吟不语。尚炯明白了他的意思，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个人留下来，日后还有用处。”

高夫人见自成默默不语，替摇旗讲情说：“失去险要，按理该斩。不过他失去智亭山之后，身带三处伤，始终咬住敌人不放，尽力牵制敌军。明知有罪，决不逃走。从这些地方看，可以从轻发落。再者，高闯王留下的许多战将，死的死，降的降，只剩下摇旗一个人。我看，你回老营后同大家商量商量，能够不杀就不杀。为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让他受受挫折，多磨炼磨炼，慢慢会走上正路，不再任性胡为。补之，你看怎样？”

李过本想杀郝摇旗以肃军纪，但看见高夫人想救摇旗，只好说：“一则看在高闯王的情分上，二则念他带伤后继续同官军鏖战，戴罪立功，不杀他也好。不过要重责一顿，永不重用。”

大家都把眼光注视在闯王的脸孔上，等他说话。他又沉默一阵，说道：

“等我回去审问之后，再决定如何发落吧。”

闯王又同老神仙小声商量打救牛金星父子之策。尚炯因金星是他从北京邀来的，落此下场，早有救金星父子之心，这时就提出来让他回河南一趟。自成怕他回河南会落入仇家之手，坚决不同意。尚炯皱着眉头想一阵，又说：

“倘若牛启东已判为死刑，也许到冬至方能出斩。况且这种案子，启东一口咬定是路过商洛山中被你强迫留下，一时也难断为死罪。即让卢氏知县将他判为死罪，案卷层层上详，也须数月之久。如今咱们不必在卢氏县想办法，也不必在河南府想办法，赶快到开封托人在抚台、藩台、臬台三衙门想办法，将死罪减轻，能保释则保释，不能保释则拖延几个月，等到将士病愈，我们打出商洛山，打破卢氏城，把他从狱中救出。至于他的儿子尧仙，原不知情，想来不会判何等重罪。”

闯王问道：“我们在开封素无熟人，如何托人办事？”

尚炯说：“我们在开封虽无熟人，但牛启东在开封倒有一些朋友。只是如今他犯了重罪，有身家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未必肯出力帮忙。肯帮他忙的必须是宋献策这样的人，闯荡江湖，素以义气为重，又无身家之累。听启东说，宋献策在开封熟人甚多，只要咱们派人找到他，救启东

不难。”

“这位宋先生会不会在开封呢？”

“今春听说宋献策送友人之丧去开封，然后赴江南访友，到江南以后稍作勾留，即回大梁卖卜。如今他是否已回开封，我们不得而知，且不妨派人前去找找。倘能遇到，岂不甚佳？至于银子，我们在西安尚存有数千两。必得我亲去一趟，暗中嘱咐清楚。将来一旦宋献策在开封需要用钱，可由陕西当铺兑去。”说到这里，尚神仙拈着胡子沉吟地说：“只是，只是，如今蓝田和商州都驻有官军重兵，路途不通，我怎么到西安府，倒得想想。还有，倘若我不能去，那派往开封去的人必须十分精明能干才行，派谁去呢？”

李自成想了半天，忽然转忧为喜，说声“有了”！凑近尚炯的耳朵说：“宋文富兄弟现在咱们手心里，还担心没有路？派谁出去，回去商量。”

尚炯笑着说：“我看，还是让我去吧。”

“你？不，我不能让你担这样风险。”

“不，你一定得让我去。别人去，我倒是很不放心。”

闯王没有回答他的请求，微微一笑，把手中的鞭子一扬，对大家说：

“上马！”

[1] 骣骑——不用鞍子骑马。

第四十七章

回到老营的次日破晓，李自成想起与尚炯的谈话，决定马上去马兰峪看刘体纯。刚走出寨门不远，忽有骑着战马的一条大汉在身后紧紧追来，大叫一声：“闯王！”自成回头一看是郝摇旗，勒住乌龙驹，神色严峻地将他打量一眼，说：

“我叫你暂时住在老营，听候处分，你急的什么？”

摇旗说：“闯王！我犯了军律，失了智亭山，是砍头，是留下我替你立功报效，求你赶快发落。我怕你事情太忙，把我撂在老营，不杀不放。你知道我郝摇旗喜欢痛快。你要决定杀我，今日就杀，要重重地打我一顿，也求你快打；要是你还想用我，那你早点对我说一声。不管怎么着，都请你快点发落！”

闯王想了一下，说：“好吧，你先回老营去，一两日内我派人找你。”随即策马下山。

到了马兰峪，刘体纯正在吃早饭，听说闯王来到，立刻丢下碗筷，奔出寨门迎接。自成拉着体纯的手，说：“你们以少胜多，杀得很好，很好。”随着体纯走进寨内，向将士们道了辛苦，就同大家蹲在一起吃饭。

饭后，刘体纯带着闯王在寨外察看过几个设防的险要地方，说道：

“闯王，有一件事，我本来打算今天上午亲自去老营向你禀报……”

“什么事儿？”

体纯用手指一指：“闯王，你看。”

顺着体纯指的方向，闯王看见一个山窝里密密的尽是树木，树梢上有几缕轻烟冒出，似乎有人影和火光藏在林中。闯王感到奇怪，问道：

“是什么人在那里？”

“他们都是商州城外的好百姓，一共有四五百人，有的在家中被逼无奈，有的家人受了官军和乡勇残害，气愤不过，昨天陆续跑来，恳求我收容他们入伙。我说商洛山中粮草欠缺，不能收容他们。他们苦苦哀求，赌死不肯回去。我没有办法，把他们安置在那个树林里，答应今日上午亲自去老营请示，再做决定。”

“走，带我去瞧瞧！”

藏在树林中的老百姓看见刘体纯来到林边，大家蜂拥而出。体纯笑着说：

“闯王亲自来啦，你们向他恳求吧。”

闯王眼中含着笑说：“大家有什么话快对我说。”

一个带着腰刀和弓箭、瘦骨嶙峋的高个儿青年说：

“闯王爷！我们都是来投你的，请你收下我们。从今以后，我们死心塌地跟随你。你指到哪里，我们杀到哪里，倘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

“造反是提着头过日子的事儿，你们为什么要来随我？”

“回闯王爷，我们这些受苦人，各人都有一肚子黄檗汁儿，血一把泪一把磨蹭日子。如今再也磨蹭不下去，走投无路，才拼着命趁夜间逃出官军和乡勇的手，前来投你。要不是官军和乡勇把守得紧，逃来的人还要多几倍哩。”

自成笑着问：“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投？是不是看我打了个大胜仗才来投我？”

高个儿青年说：“不瞒闯王爷，我们有的人原来是做庄稼老实人，走树下怕黄叶打头，踩脚下跺三跺不敢吭声；有的人虽说敢造反，可是谁没个家？不到万不得已，总不肯走造反的路。如今官军同乡勇来到商州西乡，奸掳烧杀，无恶不为。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家败人亡，才把心一横，走上梁山。既然在家活不成，不如投到你闯王爷大旗下边，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就是死也死个痛快。我说的全是心中话，闯王爷倘若不信，请你问问大家。”

自成已经收了笑容，转过头去问刘体纯：“这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他名叫白鸣鹤。”

“学过武艺？”

“我问过他，他说他学过，只是不精。别的老百姓都说他箭法不错，也有胆量，是个打猎能手，一个人射过老虎。”

自成点点头，不再向大家问下去，对他们说：

“好吧，你们都留在我这里吧。如今强凌弱，富欺贫，官绅兵勇拧成一股劲儿残害黎民，又加上天灾连年，看来非改朝换代不会有太平日子。你们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各人都有一肚子血泪冤仇，跟着我一起干吧。既然来随我，就是起义兵，可不要当成是拉杆子。家有家规，军有军规，不要嫌我的军规严。随我之后，可不要扰害百姓。你们现在举出两个人做总头领，今天就开到马兰峪，帮助重修房屋。以后驻扎何处，如何操练，如何编制，再说。”

大家立刻举出白鸣鹤做总头领，又举出一个叫作蓝应诚的小伙子做副头领。

李自成命刘体纯派专人照料这一支新弟兄。他先回到马兰峪山寨内，从那里转往射虎口。当刘体纯送他出寨时，他小声说：

“二虎，你把这儿的防御加紧布置就绪，不可耽误。三天以后，我派人来接替你。”

体纯一惊：“接替我？”

自成点头说：“是的，有重要差事派你。你准备一下，得暂时离开军中。”

体纯更加诧异：“得离开军中？什么差事？”

自成笑一笑：“三天后再详细告诉你。你现在先别管，也别让左右知道，

赶快把这里的防御布置好就成了。”

闯王走后不久，刘宗敏正要亲自去拘押俘虏的宅子看看，一个小校进来禀报，说宋家寨派来两个人求见闯王，并有一群伙计挑了许多礼物。小校还说明这两个人的前来送礼，一则是想探明白宋文富等人的死活，二则是想探询闯王口气，看能不能拿钱赎命。宗敏用鼻子冷笑一声，随即问道：

“王八蛋们送来些什么礼物？”

“回总哨，我看见他们挑来的是四只肥猪，八只肥羊，四坛子酒，一挑子绸缎布匹，还有一挑子礼物是两只箱子，大概是装的金银和贵重东西。”

“你带他们到一个院子里歇歇。告他们说，闯王出去啦，叫他们老实等候，不许随便走动。你再找总管回来，同这两个来人谈谈，问清来意。”

刘宗敏本来可以自己传见来人，用不着等候闯王，但他想先杀几个人，痛打几个人，然后再接见。小校一退出，他就站起来步出老营。在大门外，他只用眼角扫了一下来人。宋家寨的人震于宗敏的威名，又知道他脾气暴躁，看见他大踏步走出，躲避不及，只好屏息恭立道旁，不敢抬头。宗敏在亲兵们的簇拥中，背着手昂然而过，只听一阵刷刷的脚步声，走往附近一个大的院落。

捉获的官兵和宋家寨的人一共有几百，都用麻绳捆绑着，分开锁在各屋中，十分拥挤。刘宗敏走进大门，吩咐把宋家寨的人带出来。不过片刻，地主和乡勇全部带出，以宋文富为首，齐排儿跪在他面前。他冷冷一笑，说：

“啊，咱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已经是熟人啦。那天晚上你们光临敝寨，我没有好生接待，这两三天事太忙，也没有来看你们，务请包涵。”

宋文富兄弟面无人色，不敢抬头，浑身打战。刘宗敏又冷笑一声，骂道：

“我操你娘，你们宋家原是官宦之家，有钱有势，人老几辈儿骑在百姓头上，做梦也不会想到竟有今天！”

他又吩咐把捉来的官军不论是官是兵全带出来，也在他面前跪了一大片，十几个当官的跪在最前面。刘宗敏向跪在前边的人们问：

“你们这些千总老爷，把总老爷，还有什么官官儿，平日在老百姓前耀武扬威，如今你们的威风到哪儿去了？”

千总知道他是刘宗敏，磕头说："两国兴兵，各为其主，恳请刘爷高抬贵手，放我们回家为民。从今往后，我们决不再与义军为敌，不为朝廷做事。"

"你说什么？想求我高抬贵手？你们这些做军官的，见老百姓奸淫掳掠，杀良冒功，捉到义军没有活的，何曾高抬过你们的贵手？有来有往，才算公平。"他向亲兵们一摆下颌，"送这些军官老爷回老家去，一个不留！"

亲兵们把十几个大小军官从地上拖起来，推出大门，一齐斩首。刘宗敏又望着那些当兵的，说：

"你们吃粮当兵，虽说也到处扰害百姓，个个该杀，可是我们李闯王念起你们都是贫苦人家出身，有钱有势的子弟不会吃粮当兵，再说，你们都是小兵，听人指挥，有时做坏事也不由自己做主，决定饶了你们的命。你们愿意随闯王起义的就留下，不愿意的就滚蛋。放你们走之后，你们只可还家为民，不许再吃粮当兵。倘若再去当兵，下次落到我们手里，乱刀砍死。都是谁愿意留下？"

这些当兵的原以为死在眼前，忽听刘宗敏这么一说，喜出望外，都说愿意留下。其中有少数想走的人，也因为害怕，不敢提出来。恰好中军吴汝义这时赶来，宗敏吩咐他把这些当兵的带出去，安插各队。办完了这些事，宗敏才在凳子上坐下去，命弟兄们将宋文富的衣服扒掉，用鞭子狠打。宋文富伏地求饶，刘宗敏哪里肯听？他历数宋文富残害百姓的大罪，每数一款打十鞭子。只打到几鞭子，已经打得宋文富皮开肉绽，鲜血染红皮鞭。宋文富越是哀呼求饶，刘宗敏越叫狠打，并且骂道：

"你婊子养的，在家中私设法堂，不知有多少无辜良民受你酷刑拷打。老子今天也叫你尝一尝受刑的滋味。"

打到五十皮鞭时，宋文富脊背上一片血肉模糊。刘宗敏看了哈哈大笑，骂道：

"我操你娘，我以为你是武举出身，皮肉比别人结实，原来也不顶打！今日打死你婊子养的，叫商洛山一带千家万户高兴。"他回头对亲兵说，"我从害病以后就没喝过酒，今天太痛快，快去老营替我拿酒来！"

刘宗敏又连着说完了宋文富的三大罪款，吩咐再打，恰好亲兵把一壶黄酒拿到。宋文富有气无力地哀呼着。刘宗敏大口大口地喝着酒。等这三十鞭子打毕，他狠狠地说：

"不算你祖上老账，单说你自己，坑害死的百姓不知有多少。老子今天打死你是替老百姓申冤报仇，是叫你替老百姓偿命。你想做商州守备，祸害一州四县，老子送你到阴间去上任吧！"

他又说出来两条大罪款，命令再打二十，凑一百整数。打完这一百鞭

子，宋文富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他叫用凉水把宋文富喷醒，叫着他的名字说：

“宋文富，我操你八代祖宗，今日你也尝尝皮鞭的滋味！你以为只有穷百姓的皮肉才贱，生来就是挨打的材料？别说你这样的一寨之主，就是皇亲国戚，龙子龙孙，有朝一日，落到我刘铁匠手里，我也不会轻饶一个。你是商州人，我是蓝田人，前世无仇，今世无冤，这一百鞭子全是为了替商洛山中的穷百姓出一口气。至于你勾结官军与闯王为敌，暗袭老营，这笔账今日暂且不算。今日老子数你十大罪也只算点出题目，不是细账。细账慢慢算，你王八蛋赖不了，逃不了。哼！”刘宗敏把方下颌一摆，示意行刑的弟兄们把宋文富拖到旁边，然后喝道：“把宋文贵拉出来，重打八十！”

宋文贵早已吓得尿了一裤裆，这时被拖出来，完全瘫在地上。行刑的弟兄们扒掉他的衣服，狠打起来。等打完宋文贵，刘宗敏大声命令说：

“不论恶霸，乡勇头儿，也不管是宋家寨的或是外寨的，一律每人打三十鞭子。以后每隔一天打一次，外加拶指 [1] 、压杠、火烫，凡是恶霸土豪们给老百姓用过的酷刑，都叫这些杂种尝尝滋味。”

说罢，刘宗敏带着亲兵回老营了。走到老营门口，百姓义勇营头领牛万才向他迎来。刘宗敏一看见他，心中的余怒登时散开，挥着大手笑着说：

“快到里边坐，快到里边坐。你们的人马开回来了么？”

牛万才回答：“回总哨刘爷，我的义勇营今日才能从智亭山动身。闯王命我们开到麻涧暂驻，所以我叫副头领带着队伍走，我自己昨夜动身，今日先到麻涧把驻扎的地方安排一下，顺便来老营向闯王和刘爷禀报。不知刘爷还有什么训示？”

“到里边坐下谈吧。闯王不在家，你就在这里吃午饭，等着他回来。”

宗敏拉着牛万才的手，走进老营。在院里遇见老营司务，他吩咐准备点酒肉款待客人。到屋中坐下以后，他对牛万才说道：

“你们义勇营这一次在智亭山立了大功，闯王要重重犒赏，那些阵亡的也要给他们家里送点钱。你们驻扎在麻涧好生操练几天。以后是让弟兄们各回各家，还是合在义军中不再散开，闯王说看你们大家的意思决定。”

牛万才赶快说：“刘爷，我们已经拿定主意啦。”

“你们拿定的是什么主意？”

“我们拿定主意不再散开，永远跟着闯王的大旗走。”

“可是我们不久就要杀出商洛山，你手下的弟兄们肯离乡背井，抛撒父母妻子么？”

“我把三心二意的人剔下来，有大半数人愿意随闯王杀出商洛山。我牛万才领着这些人跟随闯王的大旗走。大旗远走天边，我们跟到天边，决不回头。”

“确实有大半人拿稳主意了？”

“经过这次打仗，老百姓比上次帮义军打仗时大不同了。如今确实有大半人拿稳主意。刘爷，你用棍子打也不会把他们打散回家。”

刘宗敏把大腿一拍，哈哈大笑，说道：“妥啦！只要你们拿定主意长远跟闯王，闯王就不会劝你们各自回家！”

任继荣走了进来，对宗敏说：“刘爷，你什么时候见一见宋家寨来的两个人？”

“你问过他们的来意么？”

“我问过了。他们来的意思是想探探咱们这边的口气，看能不能把咱们捉到的人一齐赎回。”

“谁派他们来的？”

“宋文富的老婆。”

“啊，商州守备夫人！送来的什么礼物？”

“这里有一份礼单。”

总管把一张红纸礼单呈给总哨。宗敏略一过目，只见上边写着猪、羊、烧酒、各种布匹、各种绫罗绸缎，另外有纹银千两、金银首饰和玉器等等。他无心细看，说：

“你收下吧，带他们来见我。”他又对老营中军说，“你去传令，把捉到的宋家寨狗腿中挑两个油水小的，就说有老百姓控告他们，立刻斩首。”

总管和中军都匆匆出去，亲兵们都拔出刀剑，在院中站成两行。刘宗敏搬一把椅子坐在门槛里边，等候宋家寨的说事人来见，牛万才拔出宝剑，恭立在他的背后，小声说：

“刘爷，千万莫答应他们把宋文富兄弟赎回。”

刘宗敏冷笑一声，说：“你放心，他们把黄金堆成山也别想赎回活的！”

两个说事人被带进来了。离刘宗敏还有两丈远，只听亲兵们齐声大

喝："跪下！"两个说事人浑身打个哆嗦，扑通跪下。刘宗敏不等他们开口，声色俱厉地说：

"今日你们来得很好，再晚来一天，你们只能看见尸首。你们回去告诉宋文富的老婆说：'倘再放一个官军进宋家寨，我把捉到的人全部斩首。要是想赎回宋文富兄弟，需要拿五万两银子、两千担粮食。要是把全体人都赎回，再加五万两银子、两千担粮食。少一两银子，少一颗粮食子儿，休想开口！'"

一个人颤声恳求说："恳刘将爷开恩！如今连年兵荒天灾，实在拿不出这么多……"

刘宗敏不等他说完，大喝道："滚！李闯王是要为民除害，不是架票[2]。你再讲价钱，我当着你们的面先宰了宋文富。我的话说完了，你们走吧。"

这个人又说道："恳刘将爷恩典。将爷的话，我们一定带回去。求将爷开恩，让我们见一见寨主兄弟。"

"好，我叫任总管带你们去。"

另一个人壮着胆子说："还有一件事请将爷开恩！那些乡勇，多是穷家小户，长工佃客，如今被义军捉到，家中父母妻子日夜哭哭啼啼，实在可怜。他们平日衣食无着，自然也拿不出一钱银子。恳求将爷恩典，把他们放回去吧！"

刘宗敏回答说："我知道他们大半都是穷人，受寨主逼迫，才做乡勇。我限你们寨主婆子三天之内，先拿出二百两黄金和三千两银子把这些乡勇赎回。三天不赎，我要全体杀光，叫那些父母妻子围着你们寨主婆子索命。别寨来的地主和乡勇，暂且不谈，我等着他们的寨中来人。你们看过宋文富兄弟之后，替我顺便带点小礼物回敬你们寨主婆，是两颗人头，我们老营中军吴将军会交给你们。"

两个人听见说要带回两颗人头，不知是谁被杀，又吓得浑身一颤。刘宗敏把一只大手一挥，立刻由任继荣催促他们起来，带他们出去了。

李自成去了几个地方，回到老营时已经太阳西下。听了刘宗敏处理宋文富等人的事，他十分满意。又叫李强去传令，对宋文富等恶霸该给药的给药，莫使一个死去。从明天起，对伤重的暂时不再用刑，对其余的隔一天打一批。

过了两天，宋家寨果然送来了二百两黄金和三千两纹银，把二三百名乡勇赎回。其他山寨也来人说情，要求将各寨被捉的人员赎回。李自成想

着他的一些计谋应该赶快进行了，便吩咐刘宗敏如此如此。宗敏叫吴汝义去将宋文富的另外两个狗腿子当着宋文富兄弟的面斩首，然后将宋文富一个人带来老营。宋文富的伤尚未痊愈，一听说刘宗敏提他去老营，以为必死无疑，浑身瘫软像一团泥。吴汝义吩咐两个弟兄把他从地上架起来，拖往老营，命他跪在宗敏面前。宗敏杀气腾腾地问：

“宋文富，你想死想活？”

宋文富脸色煞白，伏地磕头，恳求饶命。宗敏冷笑一声，说：

“你到底也只有一条狗命！既然你想留下狗命，须得听从我三件事，否则我立刻将你凌迟处死！”

“请刘爷吩咐。只要饶我狗命，我件件都依。”

“好，你听着！第一，我们闯王的人马不进宋家寨，可是你决不能让一个官军再进宋家寨。第二，你要告诉你的总管，暗中替我们做事。我们今后派人出商洛山，来回都要从宋家寨经过，你家总管要给各种方便。倘若有一点差错，我唯你是问！第三，勒限一月之内，你家必须送来五万两银子，一千担粮食，三百匹棉布，五十匹骡马。以上三件，你答应么？”

宋文富不住磕头，说前两件他都答应，只有五万两银子他实在拿不出来，恳求“恩减”。刘宗敏又冷笑一声，对站在旁边的中军吴汝义说：

“他家世世代代敲剥百姓，鱼肉乡里，这笔账非清算不可。你去取一样东西来，叫他看看！”

吴汝义去了片刻，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回来，扔到宋文富的面前。文富吓了一跳，瞥了一眼，正是他兄弟文贵的头，登时瘫在地上。刘宗敏将桌子一拍，厉声问道：

“你龟儿子还敢还价钱么？你究竟想死想活？你倘不老老实实，我刘宗敏你是知道的，老子会立刻将你吊在树上，唤来本地各村百姓，一人剐你一刀，将你千刀万剐，以泄民愤！”

宋文富磕头如捣蒜，一切答应，只求留下他一条狗命。他心中明知如今拿出五万两现银绝不容易，骡马也差不多都给王吉元夺去了，再交出五十匹骡马也实在不易，但是他此刻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丢了性命。刘宗敏站起来，把宋文富踢了一脚，说：

“下去！你立刻写封书子，叫你家总管今日黄昏前亲来老营，你当面将我的三件事向他嘱咐，一一照办，不得有误，顺便将你兄弟的尸首领回！”

宋文富一押出老营，李闯王立即派亲兵将尚炯和刘体纯找来。闯王向刘体纯问：

“去开封救牛先生的事你准备好了么？”

体纯笑着说：“一切都准备妥帖，只等着宋家寨肯不肯给我出进方便了。”

“宋家寨今日黄昏会有人来，你的一班子人今夜三更随着宋文富的亲信总管动身吧。务必早日平安到达开封，依计而行。办完事情，早点回来。”

“请闯王放心。只要那位宋先生现在开封，我一定能够找到。开封情况和宋先生的行动，老神仙已经对我讲清楚啦。”

刘宗敏立刻吩咐拿酒，为体纯饯行。闯王对刘体纯带着一班人往开封去很不放心，一再嘱咐他处处小心谨慎，不要露出马脚，方好带着原班人平安归来。

[1] 拶指——明代官府常用的一种酷刑。用绳子穿着几根小木棒，行刑时将小棒夹住手指，用力收紧绳子，使受刑者痛不可忍，往往手指为之残废。拶，音zan。

[2] 架票——即绑票。

汴梁秋色

第四十八章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淡黄的斜阳照着桅樯如林的汴河，照着车马行人不断的州桥。这桥在小纸坊街东口，在宋朝名叫天汉桥，因为建筑得拱如玉带，高大壮观，人们喜欢在此赏月，遂成为汴梁八景之一，即所谓“州桥明月”。现在有一个大约三十八九岁的矮汉子从小纸坊街出来，右腿微跛，正要上桥，忽然遇见河南按察使坐着绿呢亮纱八抬大轿，前呼后拥，迎面而来，他就赶快向路北一闪，躲入石牌楼旁边开封府惠民局的施药亭内。这一起轿马官役正要过完，有一走在后边的官员身穿八品补服，向施药亭中望了一眼，忽然勒住丝缰跳下马来，向矮汉子一拱手，笑着问道：“宋先生，在此何干？”

矮汉子赶快还礼，说：“适才登门叩谒，不期大驾随臬台大人因公外出。可是去相国寺拈香祈雨么？”

“非也。今日是周王府左长史王老爷五十生日，臬台大人与各衙门大人前去拜寿，留下吃酒，如今才回。我上午就随侍臬台大人前往周府，又使

老兄枉驾，恕罪，恕罪。”

“哪里，哪里！”矮子趋前一步，小声问道，“数日前奉恳之事，可有眉目？”

“敝衙门中几位办事老爷，似可通融，但此案关系重大，恐怕还要费些周折。”

“鲁老爷何时得暇，山人登府叩谒，以便请教？”

“台驾今晚来吧。贱妾大前天生了一个小子，请兄台去替他批批八字。”

矮子连忙作揖，满面堆笑说：“恭喜，恭喜。山人今晚一定登府叩贺，并为小少爷细批八字。”

这位八品文官匆匆上马，追赶轿子而去。矮子走过州桥不远，看见两个后生正在争吵，一个是本地口音，一个是外乡口音。外乡人是个江湖卖艺的，肩上蹲着一只小猴子，腰里别着一条九节钢鞭，手里牵着一只小狗，提着一面小锣。争吵几句，本地后生突然抽出腰刀砍去，外乡后生抛掉小狗，用九节钢鞭抵挡。本地后生步步进逼，外乡人却只是招架，并不还击。本地后生越发无赖，挥刀乱砍不停。街上围了一大片人，但没人敢上前劝解。矮子从小饭铺中借一根铁烧火棍，不慌不忙，架开腰刀，又喝住了本地后生。但本地后生是个泼皮，怪他多管闲事，又欺他是个矮子，又是个瘸子，飞起一脚向他踢来。他把身子一闪，躲开这一脚，却随手抓住对方踢起的脚后跟向上一掂，向前一送，泼皮后生仰面朝天，跌出五尺以外，引得围看的人们哄然大笑。泼皮从地上挣扎起来，又羞又恼，抢上一步，对矮子挥刀就砍。矮子将烧火棍随手一举，只听铿锵一声，将腰刀挡开一旁。他并不趁势还击，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下不算，请再砍两下试试。”泼皮尽管震得虎口很疼，还是不肯罢休，重新举刀砍去。钢刀尚未落下，忽然一个挤进来的算卦先生喝道：

“住手！不得无礼！”等泼皮迟疑着将刀收回，算卦先生又说，“这是宋献策先生，三年前曾在汴梁卖卜，江湖上十分有名，你难道就不认得？他是好意劝架，你怎么这样无礼？”

泼皮已经领教了瘸矮子的一点本领，听了算卦先生王半仙的介绍，虽然他不大知道宋献策的大名，却也明白此人有些来头，松了劲，把腰刀插入鞘中。宋献策也不生气，对泼皮说：

“这位玩猴子的后生为混口饭吃，离乡背井，来到汴梁，人地生疏。你有本领何必往外乡人身上使？欺负外乡人算不得什么本领。”他又对玩猴子的后生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以后遇到本地后生休惹他们。宁可自己少说几句，忍受点气，不要打架斗殴。不管伤了人伤了自己，如何转回家乡？”

玩猴子的后生深深一揖，说声：“多谢先生！”牵着小狗转身离开。宋献策赶快把他叫住，问道：“你可是从陕西来的？”

“不是。我是阌乡县人，同陕西搭界。”

“啊，你走吧。听你的口音好像是陕西人。”

玩猴子的后生又向宋献策打量一眼，望州桥而去。泼皮后生的怒气已息，自觉没有意思，对王半仙和宋献策一拱手，转身走了。王半仙向宋献策说道：

“数日前听说兄台自江南回来，不期在此相遇！仁兄住在哪家客栈？此刻要往何处？”

“弟在鹁鸽市一位友人家中下榻，此刻要往相国寺找一个熟人。”

“倘若无要事急着料理，请移驾光临寒舍一叙如何？”

“弟确有俗事在身。今日天色已晚，改日再专诚奉访。”

献策将烧火棍还给饭铺，同王半仙拱手告别而去。

一连三天，有一个陌生人每天都去鹁鸽市他的寓所找他，偏偏他为着牛金星的事奔走托人，总不在家。这个陌生人既不肯留下姓名，也不肯说出住址，只知道是一个魁梧汉子，年纪大约在二十五岁上下，带着陕西口音。起初他以为是陕西商人慕名来找他算命看相，并不在意。今日中午他回到寓所，却听朋友大嫂言讲：这个人上午又来了，说明是有人托他带一封重要书信，非当面不肯呈交。这个人还说从今日起每天下午在相国寺打拳练武，卖跌打金创膏药，说不定三天后就要离开。献策简直如堕五里雾中；如今趁着太阳未落，要去相国寺找一找这个人。州桥离相国寺不远。不要一顿饭时候，宋献策就来到相国寺了。

说起相国寺，可是大大有名。这地方原是战国时代魏国信陵君的住宅。北齐时建成一座大寺，称作建国寺。唐睿宗时将废寺重建，为纪念他自己是以相王入继大统，改名相国寺，山门上所悬“大相国寺”匾额便系睿宗御笔。寺门前有大石狮子一对，三丈多高的石塔两个；院内殿宇巍峨，神像庄严，院落甚多，僧众有二三百人。每日烧香的和游玩的多得如赶会一样，摩肩接踵，人声杂沓。院中有说书的、算卦的、相面的、玩杂耍的、打拳卖药的……百艺逞能，九流毕备。过了地藏王殿，后院中还有卖吃食等项僧人，专供过往官员、绅士及大商人在此摆酒接妓，歌舞追欢。所以这相国寺虽系有名禅林，却非清静佛地。

宋献策一路想着心思走来，不觉到了山门外，忽听有人叫道：“那不是宋先生么？”宋献策转过头去一看，喜出望外，慌忙前去施礼，说道：

“啊，大公子，没想到在此地拜晤金颜，真是有幸！几天前，弟听说公子

已回杞县，正拟将俗务稍作料理，即往尊府叩谒，不想大公子也在开封！”

这位公子拉着宋献策的手说：“弟上月拜家岳母汤太夫人之寿，来到汴梁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之后，因为红娘子的一件事情，于前天又来汴梁。”

“可是那个跑马卖解、以绳技驰名江湖的红娘子么？她出了什么事？”

公子笑一笑，说：“正是此人。事情很可笑，此处不便细谈。老兄，古人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此言不虚。与兄上次握别，弹指三年，不胜云树之思。常记与兄酒后耳热，夜雨秉烛，高议宏论，时开茅塞。虽说三载睽违，鱼雁鲜通，然兄之音容笑貌，时时如在左右。兄何时驾返大梁？”

献策答道：“弟来此已有十天，上次与公子话别，原以为不久即可重瞻风采，不想弟萍踪漂流，行止靡定，竟然一别就是三载。公子说别后不胜云树之思，彼此一理。”

“贱仆牵有两匹牲口在此，请兄现在就一同上马，光临敝寓。晚上略治菲酌，为兄接风，并作竟夕之谈，如何？”

“弟此刻要到寺内找一江湖朋友，并已约定晚饭后去臬台衙门见一位朋友商谈一件急事，今日实不能到尊寓畅叙。明日上午请公子稍候，一定趋谒。公子仍在宋门大街下榻？”

“还是那个地方。你我不用客气，明日弟在敝寓恭候，务望光临！”

“一定趋谒，并有一事奉恳公子相助。”

“何事？”

宋献策见左右围了许多闲人看他同公子说话，还有成群的灾民围过来向公子求乞，不便将事说明，回答说：

“谈起来话长，明日慢慢奉告吧。德齐二公子现在何处？”

“舍弟一同在此。他也常常提到老兄，颇为思念。方才我们同来相国寺拜谒圆通长老，他因有事先走一步。”

“弟半年前听说圆通长老在嵩山少林寺闭关 [1] ，何时来到这里？”

“长老于上月闭关功满，因周王殿下召他来主持一个‘护国佑民、消灾弭乱、普救众生法会’，于前日来到开封。长老年高，一路风霜，身体略感不适，故今日尚未进宫朝见周王。弟三年前曾许诺将家藏一部唐写本《法华经》赠他，特偕舍弟前来探候，并将《法华经》送上。老兄明日上午可一定光临敝寓，愈早愈好！”

“一定，一定。”

宋献策与公子拱手相别，望着公子同仆人上马，奔上寺桥 [2] ，才转身往山门走去。一位摆拆字摊的朋友站起来对他拱手问道：

“献策兄，同你说话的这位公子是谁？”

“这是杞县李公子。”

“有一位李公子名信表字伯言的可就是他？”

“正是这位李公子。”

“啊！久闻他的大名，果然英俊潇洒，谈吐爽快，虽系世家公子，却无半点纨袴习气。弟有一位穷亲戚是杞县人，常听他说李公子最喜欢周济穷人，救人之急。一身文武双全，就是淡于功名，也不喜欢与官府来往。”

宋献策因见天色不早，只怕找不到那个卖膏药的，便拱手一笑，匆匆进了山门。山门里边，甬路两旁有摆摊子算卦的、看相的、揣骨的、代写书信和庚帖的。有的同宋献策认识，站起来拱手招呼，让他坐下叙话。献策对这些泛泛之交都只笑着拱手还礼，随便寒暄一二句，并不留步，匆匆地登上二门石阶。

二门里边，游人众多，除有各种做小生意的、算命看相的、卖假药的、说书卖唱的之外，在甬路两边还有坐地要钱的瞎子、瘸子、打砖的、排刀的 [3] 。这些人在叫花子一行中属于坐气 [4] 一门，经常在此坐地求乞。凡属于叫街一门的叫花子都不许进入山门以内，违反者由他们乱棍打出，交给龙头（叫花子头儿）惩办。这寺院中的一切风物、人事和声音，宋献策久已看惯听惯，引不起什么兴趣，所以他低着头直往前走。到了丹墀下边，正要登上台阶，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献策往何处去？”献策蓦然抬头，看见丹墀左边站着抚台幕中的清客尹宗浩和一个陌生的外地人。

献策赶快走过去，笑着拱手说：“巧遇，巧遇！正思登门拜候，不料在此相遇！”尹宗浩介绍说：“这位是抚台大人的一位乡亲，新来大梁，小弟今日陪他来相国寺看看，不期与老兄邂逅！”献策赶快同客人互相施礼，寒暄几句，陪着他们一起向大殿走去。这大殿九明十一暗，十分雄伟，匾额是元朝不花丞相亲笔所书“圣容院”三个大字。当那个客人怀着惊奇和赞叹的心情细看大殿的建筑时，尹宗浩拉着宋献策退后一步，小声说：“前几日老兄所嘱之事，弟已问了一下。这案子因系举人投贼，情节十分严重。幸好是抚台大人的舅老爷知道此人是兄台的朋友，愿意替他在抚台大人面前说话。我想，只要这位舅老爷肯帮忙说话，事情就有转机。”

“舅老爷及抚台衙门各位老爷关照救护之恩，不唯敝友将结草衔环 [5] 以报，即愚弟亦感激不尽。如今困难的是，这位遭事的朋友出身寒门，在开封也没有至亲好友。弟新从江南回来，听到此事，激于朋友义气，替他奔走营救。老兄明白，弟半生书剑飘零，寄食江湖，囊中不名一文。

对各方如何酬谢，深感惭愧，奈何？”

“老兄在江湖上名声素著，新从江南漫游归来，衙门中各位老爷都想请你细批八字或看一看相。处此乱世，吉凶变化无常，谁不想向高明如兄的人问问流年，以便趋吉避凶。所以在这件事上，虽然要多少花几个钱，却也不会花得太多，请兄放心。那位舅老爷的八字你批了没有？”

“已经批好，拟于明日下午亲自送去。”

“好，好。你明日下午先到敝处，我陪你一道见他。他近来官心很重，打算花几千两银子做一任知府或同知。老兄可不要铁口无情，浇他冷水。”

献策点头，哈哈一笑。因为尹宗浩要陪着客人到大殿里边看，献策就同他们拱手告别，往后院去了。

大殿后边是高阁三间，为开封周王所建，上坐大慈悲菩萨。阁前边有一群人在看打拳，宋献策一听那打拳的是河北口音，便将头一摆，继续前行。转过地藏殿背后，还有两三处玩枪使棒和打拳卖药的，也都不是陕西口音。到了最后一个地方，看见围观的人特别多，从人堆中不住地大声叫好。他挤进去一看，也是卖膏药的。一个魁梧后生正在舞剑，确实剑法精熟，与一班常见的江湖艺人不同。献策心中疑问：“难道就是他么？”等了一阵，这后生把一套剑法舞毕练毕，收剑入怀，在周围一片称赞声中连连拱手，说道：“见笑，见笑。”

宋献策心中猛然一喜，暗暗说：“就是他！陕西口音！”

陕西口音的后生也向献策打量一眼，又向全场说道：“各位君子，各位看客，小人初来汴梁，人地生疏，承蒙青眼看待，对小人半精不熟的武艺，谬加称赏，使小人愧不敢当。小人吃了二十多年白饭，身长六尺，纵然能练几套武艺，也值不得各位过奖。现在让我们小伙计练几套武艺请各位看看，练得好了各位笑笑，练得不好请各位包涵，不要见怪。”他转向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问道：“小伙计，今日来到中州地面，你敢不敢练几套武艺让各位君子看看？”

小孩高声答道：“我敢练！”

后生说道：“你好大的胆！这中州地面，四通八达，乃是藏龙卧虎之地，英雄荟萃之区，非同小地方可比。在场君子，经多见广，什么耍武艺的不曾见过？你这小娃儿不知天高地厚，敢在鲁班门前耍斧头，难道不怕各位看客笑你武艺不佳，一哄而散么？”

小孩子向全场拱手施礼，说道：“各位看客！众位叔伯大爷！请恕我小孩家年幼无知，胆大献丑。有钱帮个钱场，没钱帮个人场。小人练得不好，请各位不要一哄而散；练得好了，请各位龙爪插到虎腰里，哗啦一把，哗啦一把……”

后生问道：“这是干吗呀？”

小孩子回答说：“掏赏钱嘛，你连这也不知道？”

“嘿！小小孩家，只长前（钱）心，不长后心！小伙计，今日咱们初来相国寺中献艺，一则同各位看客结个朋友，二则请各位看客指点，不要钱啦。”

“不要钱，咱们吃西北风么？”

“拿我的裤子当去，反正不要钱啦。”

观众哄笑。连宋献策也笑了。

小孩子接说：“不要钱就不要钱。伙计们，敲锣打鼓！”

背后的锣鼓响了。小孩绾绾袖子，伸伸胳膊，踢踢腿，在中间立定，开始来个懒扎衣出门架子，变下势霎步单鞭，正要继续往下练，后生忽然叫道：“小伙计，莫慌往下练，我先问你：古今拳家众多，各有其妙，你练的是哪家拳法？”

“我练的是俺家拳法。”

“什么安家拳法？我倒不曾听说有什么安家拳法。”

“我说是俺家拳法，不是安家拳法。”

“怎么叫俺家拳法？”

“俺爷爷教给俺老子，俺老子教给俺哥，俺哥教给俺，所以就叫作俺家拳法。”

众人一阵哄笑。后生又问：

“你家拳法有何妙处？”

“不敢说，集古今众妙之长！”

“好大口气！怎么说集古今众妙之长？”

“古今拳家，宋太祖赵匡胤有三十二势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囤拳，名势虽有不齐，而实际大同小异。至本朝有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探马，八闪番，十二短，都很著名。吕红八下虽刚，未及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的腿，鹰爪王的拿，千跌张的跌，张伯敬的打，少林寺的棍，杨家的枪……”

“算啦，算啦，你已经吹出边儿啦，还要吹哩！”

“我怎么吹出边儿啦？”

“这少林寺的棍、杨家的枪怎么也变成拳法了？”

“嘿，我说溜了嘴啦。”

观众又一次发出哄笑。后生说：“小伙计，时光不早，休说废话，你还是练一套拳法请各位高明君子指点吧。”

“好，伙计们，重新敲锣打鼓！”

小孩子重新活动手脚，站好姿势，由懒扎衣开始，势势相承，变化多端。观众们静悄悄的，看得呆了，只偶尔小声喝彩。宋献策因一腿微跛，年轻时不能精练武艺，但是他见得多了，颇知其中道理。如今他一面注目观看，频频含笑点头，一面心中想道，这是集南北诸派之长，自创一套拳法，合雄健刚猛与绵密紧凑于一炉而冶之，既长于进攻，也足资防守，和戚继光的拳法有不少近似之处，看来这几个卖膏药的决非一般江湖中人。但是他们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一时猜想不出，只增加了心中疑问。小孩练完拳法，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又取宝剑在手，准备练剑。后生走上前去拦住，说道：“小伙计，天色不早，这剑法不必练了。”随即他转向看客，作了一个罗圈揖，赔笑说道：“本来想叫我们这个小伙计再练几般武艺，请求各位高明指点，只因天色不早，只好明日再练。在下现有祖传跌打损伤金创神效膏药……”

看客不等后生说完，争呼要小伙计继续耍一套剑法看看。后生无奈，只好同意。小孩的剑术又博得人人称好，使宋献策更加诧异。一套剑法练完，虽然黄昏已临，不免有少数人离场，但大部分人仍不肯去，想知道陕西人卖的是什么别致膏药。后生重新拱手施礼，取出一把膏药说道：

“在下今日初次与各位君子见面，拿出五十张膏药赠送，分文不要，一则传名，二则结缘。俗话说，‘萍水相逢，三生有幸’。拿这几十张膏药奉赠，聊表江湖敬意，正是千里敬鹅毛，礼轻人意重。有哪位君子要的？”

小孩对后生说道：“慢着。我们虽是初来乍到，却也闻得这中州地方，不乏驰名膏药。比如这开封城内学署前有接骨庞家，安牙骨，上胯骨，跌打损伤，药到病除，他家也自制祖传膏药；彰德府姚家狗皮膏药，也是远近驰名。你这膏药，有甚好处，怎敢奉送各位君子？”

“我这膏药，与别家膏药不同。”

“有何不同？”

“别家膏药，贴在背上，只听出律一声，从脊梁沟溜到屁股沟。我这膏药，贴在你身上，如同鹰抓一般，这就是它的好处。”

“你骂人呀！怎么用鹰抓兔子打比。”

“不说不笑，怎得热闹？好，说正经的。”他转向观众，接着说道，“敢告各位君子，我这膏药专治各种金创，确有奇效。有些刀砍箭伤，已经化脓，历久不愈，只要贴我这膏药，包他三日见轻，五日痊愈。倘若骨头折断，先将断骨接好，外贴膏药一张，也能早日使骨头长好，不致残废。倘有多年寒气腿，每逢阴雨，关节疼痛难忍，夜不成寐，常贴我的膏药，包他永远断根。北至榆林，南至汉中，西至甘州、宁夏，提起西安府李家金创膏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天色已晚，五十张散完为止。哪位君子想要？”

许多手同时伸出，争要膏药。宋献策冷眼观察，心中暗想：从来没听说西安府有什么驰名的李家膏药，难道他们是李自成派出的人，来汴梁搭救牛启东的？

霎时间，膏药散完，众人开始离去。宋献策故意走往旁处；等看客散尽，折转回来，与后生四目相对，各露微笑。献策单刀直入地问道：

“连日去鹁鸽市找一位卖卜先生，可是你么？”

后生笑道：“先生可是贵姓宋？”

献策点头，并不问那封书信，却语意双关地问道：“请问你，找我可是为自己询问流年？还是亲朋有病或有官司纠缠，欲知吉凶，请求指迷？”

后生向左近望一眼，回答说：“在下为朋友官司，欲求先生指迷。此地人多，愿借尊寓请教。”

献策想了一下，说：“鄙人暂时借寓朋友家中，谈话亦有不便。你们住在何处？”

“南门外吊桥南边路东，王家安商小客栈。”

“啊，你们那里住客乱杂，且离此甚远，也很不便。这样吧，你叫伙计们先回客栈，你一人同我去一清静酒馆叙话如何？”

“如此甚好。”

一语方了，从前院大雄宝殿中传来一阵钟、磬、木鱼之声。献策不再说话，也不回头看，背着手出相国寺后门而去。后生在后边跟随，若即若离，并不言语。

[1] 闭关——和尚为要静修佛法，独居一小院中，以三年为期，不与外界往来，叫作闭关。

[2] 寺桥——明代开封人对相国寺桥的简称。桥在山门外东边不远地方。

[3] 打砖、排刀——有一种职业叫花子名叫“打砖的”，光赤上身，手执半截砖打击胸、背，打一阵停下来呼求施舍。另有一种叫作“排刀的”，手拿两把长刀，用刀的侧面交替平打胸脯，类似打砖。

[4] 坐气——叫花子分“坐气”和“叫街”两大类。坐在固定地方不动，乞求施舍，叫作“坐气”。

[5] 结草衔环——结草的典故是死后报恩的意思，出于《左传》。衔环的典故是报答救命之恩的意思，出于《后汉书·杨震传》注。两个典故常被连在一起使用。

第四十九章

出相国寺后门不远有一条小山货店街。街中间路东有一酒饭馆，比较清静。宋献策同卖膏药的后生一同进去，叫堂倌替他们找一个没有客人的房间坐下，要了四样菜、一壶梨花春 [1] 、一壶秋露白 [2] 、八十个韭菜猪肉水饺。堂倌一走，献策正要开口，却看见胖胖的刘掌柜笑嘻嘻地进来，就赶快把话打住。

这刘掌柜一向迷信宋献策的六壬神课、麻衣相法，所以每次献策来到，他总要亲自照料，趁机会询问流年，或随便说出一字，请献策断某事是否顺利，有何吉凶。现在宋献策正有事。恰好梁上有一对老鼠咬架，发出唧唧叫声。刘掌柜问他这主何吉凶。他笑着随口答应道：

“刘掌柜，请莫见怪。令正与如夫人不仅争风吃醋，也各自想把你的钱要到手里，不免时常吵嘴打架。说不定此刻又在厮打，惊动四邻。”

刘掌柜脸色不悦，问道：“宋先生，可是真的？”

献策又笑着说：“女人属阴，鼠亦属阴。两鼠相斗，岂非女人打架之兆？只是卦理微妙，有时不尽合乎人事，山人姑妄言之耳。”

刘掌柜说：“一定是这两个贱人又在打架。怪好一个人家，给这两个贱人闹得天昏地暗，不得一日安宁！失陪。我回舍下看看。”说罢，匆匆走了。

这时堂倌已经把酒菜拿来。献策斟酒已毕，小声问道：

“仁兄尊姓大名？从哪里来的？带来什么书信？”

后生欠身答道：“小弟实话相告，是为牛举人的官司，特意从陕西来的。”

宋献策大吃一惊，心中叫道：“果然被我猜中！”他走到门口望望，退回

来重新坐下，大声让酒，与客人同饮一杯，然后低声问道：

“可是从商洛山中来的？”

后生微笑点头。

“仁兄尊姓大名？”

“不敢。贱姓刘，小名体纯。”

“台甫怎称？”

“草字德洁。”

“啊……请酒，请酒。”

又喝了半杯酒，吃了几口菜，宋献策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就请刘体纯把什么人写给他的书信取出。刘体纯回答说：

“小弟奉闯王与老神仙之命……”

“老神仙何人？”

“老神仙姓尚名炯字子明，卢氏县人，与牛举人自幼同学，娃娃相交。因他外科医道如神，在我们那里极受尊敬，都称他老神仙。”

“你方才说有封书子？”

“闯王本想亲笔写封书子，后因怕给沿途关卡查出，就不写了。所以实未带来书信，只带来他们二位口信，向先生问好，请先生速谋搭救牛举人之策。”

宋献策沉吟片刻，说道：“本人与牛启东只是泛泛之交，久已不通音信。且我多年以卖卜为生，身似闲云野鹤，与本省达官贵人素少来往。牛启东的案情重大，山人亦有所闻，实在爱莫能助。你们为何不寻找旁人？”

刘体纯笑道：“我们也知道牛举人在汴梁有一些朋友，只是像这样案子，朋友们谁不想赶快避开？如今人情薄，肯以义气为重、古道热肠的人毕竟不多。我们闯王和老神仙想来想去，才决定派我来汴梁寻找先生。牛举人在敝处时常常谈到先生，倘若不是他回家出了事，加上后来军情十分吃紧，我们闯王也要派人以重礼邀请先生前去。”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开封？”献策又问。

“春天时候，牛举人在我们那里，曾说先生送一位朋友的灵柩来开封，随后将去江南访友，在江南不多停留仍转来开封。我们计算时间，先生大概已经转来。关于搭救牛举人的事，先生倘以江湖义气为重，肯为设

法，所需银钱，不用先生费心；倘先生害怕与自己不便，不肯设法，也就算了。”

献策又故意沉吟片刻，说道：“我半生书剑漂泊，四海为家，虽然庸碌无才，尚能急朋友之难。即使素昧平生，只要一言相投，不惜断臂相助。何况与牛启东有一面之缘，也深知他是个人才。只是弟初回汴梁，与官场中素少瓜葛，实感力有未逮。既然仁兄奉十八子与尚子明之命，不远千里来访，以此相托，我也不好断然置之不理。此事今晚就谈到这里为止，让我回去想想，明日再作计较。”

“明日在什么地方相见？”

“明日晚饭以后，请到敝寓一晤。此事山人能否相助，明晚一言决定。”

“好，好，一定准时趋谒。弟由西安来时，因路途不靖，且恐被关卡查出，未敢多带银两。只要能救牛举人，所需若干，弟今夜赶回西安，由当铺 [3] 汇给先生。另外，小弟设法带来一点黄金，明晚送往尊寓，聊表闯王对先生敬慕之意。”

“这个，本人万万不敢收下。倘若如此，牛启东的官司山人就更不敢插手了。”

这时堂倌把水饺端来，并端来两碗饺子汤，在开封又叫作饮汤。宋献策因晚饭后有约会，也不多劝吃酒，狼吞虎咽地吃起水饺来。看看水饺将尽，刘体纯显然尚未吃饱，宋献策赶快又要了十个猪肉大包。晚饭已毕，宋献策掏钱会账。刘体纯只道声谢，并不争着开钱。二人走到小山货店街南口，一拱手，分道而去，都消失在黄昏后的灯火与人流之中。

二更过后，宋献策才回鹁鸽市的寓所。关于营救牛金星的事，经过几天来的奔走，已经有了眉目。看起来减轻定罪不难，只是至少得花费几百两银子。这天夜里，献策在床上精神振奋，想了许多问题，几乎彻夜不眠。今天是他第一次同起义军发生接触。刘体纯的名字他过去未曾听说，想来必是一员无名小将。但这个无名小将不但露出的一两手武艺很不平常，而且他的沉着机智，落落大方，出言得体，也都使宋献策感到意外。他在心中赞叹说：“可见李自成手下人才济济！”忽然，一个半年来百思不解的重大问题出现在他的心上，竟然同李自成连在一起了。

当半年前到太原送朋友袁潜斋的灵柩回江南时，这位亡友的妻子取出一个用绸子包着的、一直珍藏在箱子中不让人见的古抄本《推背图》残本，说是潜斋临死前特意嘱咐留交给他的。从纸料看来，可以断定是五代或北宋初年抄本。宋献策对于袁天纲和李淳风 [4] 是十分信仰的，遗憾的是多年来他游历各地，遍访江湖异人，想找一部古本《推背图》而杳不可得。原来这《推背图》是伪托袁天纲和李淳风编写的预言书，每

页有图，有诗，意思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据说当编完第十六图时，袁推推李的脊背说“可以止了”，所以书名就叫《推背图》。唐末藩镇割据，演变为五代十国。那时每一个想争夺天下的人都想利用《推背图》蛊惑人心，宣传自己是上膺天命，见于图谶，于是就对这部书加以修改。赵匡胤夺到天下后，一方面要利用这部书，加进去对自己有益的图谶，一方面又要防止别人再利用它，就颁发了一部官定本《推背图》，而把其他各种版本统统禁止。但实际上依然不断有新的修改本在民间出现，暗中传抄。宋献策从亡友手中得到的残抄本上，是画着一个人踞坐高山，手执弓箭，山下有一大猪，上骑一美人，中箭倒地而死。这幅图像的题目是坎上离下的八卦符号，下缀“既济”二字。“既济”是古《易经》中的一个卦名。按照古人解释，坎是水，离是火，这个卦表示水火相交为用，事无不济，也就是无不安定。图像下写着三言四句诗谶：

红颜死，

大乱止。

十八子，

主神器。

谶后又有四句七言颂诗：

龙争虎斗满寰区，

谁是英雄展霸图？

十八孩儿兑上坐，

九州离乱李继朱。

倘若遇到一个熟悉历史而头脑冷静的人，很容易看出来这是李存勖僭号以前，他手下人编造的一幅图谶。李存勖是李克用的儿子，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后唐庄宗。李克用一家本是沙陀族人。克用的父亲帮助唐朝镇压庞勋起义，赐姓李氏；克用又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受封晋王。克

用死后，存勖袭封晋王，势力更强。当时朱全忠篡了唐朝江山，国号后梁，建都开封，后迁洛阳。李存勖一心想“取而代之”，所以他的手下人就造了这幅图谶。谶语中所说的“红颜死”，影射朱氏灭亡；所说的“十八子，主神器”，影射晋王李氏应当作皇帝。但兑是西方，太原在洛阳正北，方位不合。无奈这一句为唐末以前流传的诸本所共有，指唐朝建都长安而言，人尽皆知，只好保留，而着重用伪造的第四句写明“李继朱”。经过五代、宋、元和明初几百年，人们又增删了部分图谶，这一幅却在一种稀见的抄本中保留下来，在民间秘密流传。《推背图》每经过一次增删，次序就重新编排一次。到了明朝，民间对五代的历史已不很清楚，因为看见诗中有“李继朱”三个字，就把这幅图谶的位置排列在有关明朝的几幅之后。永乐年间，朱元璋的第十八个儿子朱橞 [5] 迷信“十八子，主神器”一句话，阴谋叛乱。成化年间，一个叫作李子龙的人，迷信“李继朱”三个字，以为自己上膺“天命”，就勾结一个太监打算入宫刺杀皇帝，密谋泄露，这个糊涂家伙和他的一伙人都被杀了。从那以后，凡有这幅图谶的《推背图》都被称为妖书，有收藏的就算是大逆不道，一被告发，满门抄斩。但百姓痛恨朱明皇朝，唯恐天下不乱。百年以前，有人在一个深山古寺的墙壁中发现了有这幅图谶的《推背图》，将它转抄在旧藏北宋白麻纸上，封面用黄麻纸，题签上不写《推背图》三个字，却写着《谶记》，以避一般人的眼睛。书名下题了两行小字：“秘抄袁李两先生真本，天机不可泄露。”《谶记》不但骗住了袁潜斋，也骗住了宋献策，竟然使他们都相信这是个真本。半年来宋献策一直在揣测“十八子”和“十八孩儿”指的什么人，现在好像猛然恍悟：这也许就是李自成！那么“兑上坐”怎么解释呢？平时他对《推背图》上的话也不完全相信。现在由于那幅图谶同李自成的姓氏偶然相合，尤其是关联着他自己的出路和半生抱负，所以开始相信那预言指的是李自成要坐江山。所谓“兑上坐”，他苦于不得其解，就勉强解释为指李自成出生米脂，而不管那个“坐”字指的是坐江山，并非指的出生。强烈的主观愿望使他这个聪明人将“兑上坐”解释得驴唇不对马嘴，而不自觉其可笑。

宋献策本来是一个精神健旺、胸怀开朗的人，很少有失眠情形。今晚因为出现的事儿太不寻常，太使他感到兴奋，加上他想的问题太多，竟没有一点瞌睡了。

十年来宋献策走过很多地方，愈来愈看清明朝的江山不会支撑多久，用他的语言说就叫作“气运已尽”。他是一个喜欢纵横之术的策士派人物，自认为隐于星相卜筮，待机而动，梦想着能够“际会风云”，随着“上膺天命”的真英雄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现在很敬佩牛金星的识虑过人，能够识英雄于败亡困厄之中。他自己也仿佛开始看见远处有一点亮光。

他和牛金星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是因为都对当今世道和自己的现况不满，有近似的抱负，并有近似的奔放不羁的性格，所以就成了知己。十天前他回到开封，听到牛金星在卢氏县吃官司的详细本末，大吃一惊，便决定由他自己出面奔走，第一步尽力将金星的死刑减为流、徙，保全性命。这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江湖义气，并没有往李自成身上多想。今晚的情况突然不同了。他开始去想，倘若李自成确实应了图谶，

那么，牛金星日后就会是一位了不起的开国功臣。他反过来又想，以牛金星那样的学问见识，倘若李自成只是一个泛泛的草莽英雄，何必在其溃败之后前去投奔？既然牛金星有此举措，足见李自成是个非凡之人。

他越想越兴奋，觉得几天来奔走营救牛金星的事做得太对了。

在遇到李信之前，他对于如何筹措一笔款子营救牛金星是深感吃力的，曾打算去杞县一趟向李信求助。现在既然李信来到开封，他可以不发愁了。他决定不用李自成一两银子，使这位“名应图谶”的英雄对他更加尊重。

开封城有两个东门：在北边的叫大东门，俗称曹门；在南边的是小东门，俗称宋门。李信的家在开封城内有三处生意，开设在宋门大街东岳庙附近的是一个酱菜园，字号菜根香。他每次来开封都住在这个酱菜园内，一则取其来回杞县方便，二则当时重要衙门多在西半城，他有意离远一点，避开同官场往来太多。

菜根香的掌柜的、账先儿、站柜的伙计们，一见献策来到，一齐赔笑相迎。不一会儿，从里边跑出一个仆人，垂手躬身说“请”，于是仆人在前引路，宋献策起身往里走去。到了二门，二公子李侔已经走出相迎。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从外表看，风流洒脱略似李信，只是身材比李信略矮。他一面拱手施礼一面赔笑说：“失迎！失迎！”献策赶快还礼，随即拉住李侔的手说：

“二公子，去年弟在京师，听说二公子中了秀才，且名列前茅，颇为学台赏识，实在可贺可贺。”

李侔说：“小弟无意功名，所以一向不肯下场。去年因同学怂恿，不过逢场作戏，偶尔得中，其实不值一提。”

献策又笑着说：“二公子敝屣功名，无意青云，襟怀高旷，犹如令兄。然乡党期望，师友鞭策，恐不许二公子恬退自守。今年己卯科乡试，何以竟未赴考？”

“天下扰攘，八股何能救国？举业既非素愿，故今年乡试也就不下场了。”

宋献策哈哈大笑：“果然不愧是伯言公子之弟！”

他们边说边走，不觉已穿过三进大院落，来到一个偏院，有假山鱼池，葡萄曲廊，花畦中秋菊正开，十分清静幽雅。坐北朝南有三间花厅，为李信来开封时下榻与读书会友之处；上悬李信亲书匾额“后乐堂”，取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思。李侔将献策让进

后乐堂，让座已毕，说道：

“家兄因今早汤太夫人偶感不适，前去问候，马上即回。与老兄一别三载，家兄与小弟时在念中，却不知芳踪何处，有时听说兄遨游江南，有时又听说卖卜京师。老兄以四海为家，无牵无挂，忽南忽北，真可谓‘逍遥游’[6] 了。”

献策说：“惭愧！惭愧！说不上什么‘逍遥游’，不过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耳。”

“江南情形如何？”

“江南如一座大厦，外观仍是金碧辉煌，而根基梁柱已朽，没有意外变故也不会支持多少年；倘遇一场狂风暴雨，必会顷刻倒塌，不可收拾。”

“江南情形亦如此可怕么？难道一班士大夫都不为国事忧心么？”

“士大夫仍是往年习气，到处结社，互相标榜，追名逐利。南京秦淮河一带仍是花天酒地，听歌狎妓。能够关心大局，以国事为念的人，千不抽一。那班自命风雅的小名士，到处招摇，日夜梦想的不过是‘坐乘轿，改个号 [7] ，刻部稿，娶个小’。俟大公子回来，弟再详细奉闻。”

“如此甚好。家兄感念时事，常常夜不成寐。我们总以为北方糜烂，南方尚有可为。如兄所言，天下事不堪问矣。”李侔叹口气，又说，“今日略备菲酌，为兄洗尘，已经派仆人到禹王台准备去了。”

献策忙说：“实在不敢，不敢。怎么要在禹王台？”

“有几位知己好友，昨晚来说，重阳节虽然过去，不妨补行登高，到禹王台赋诗谈心。家兄想着这几位朋友都是能谈得来的，所以就决定在禹王台为兄洗尘，邀他们几位作陪。”

献策说：“啊呀，这怕不好。我平生不善作诗，叨陪末座，岂不大煞风景？”

李侔笑着说：“不要你作诗，只要你谈谈江南情形就好。”

宋献策和李侔随便谈着闲话，等候李信。这个后乐堂他从前来过几次，现在他打量屋中陈设，同三年前比起来变化不大，只是架上多了些“经济”之书。墙上挂着一张弓、一口剑、一支马鞭。献策平生十分爱剑，就取下来抽出一看，不禁点头叫道：

“好剑！好剑！”

李侔笑道：“家兄近两三年来常住乡下，平日无它嗜好，就是爱骏马、宝剑、经世有用之书。上月来汴，除买了一车书运回乡下，还花一百五十两银子买了一把好剑。”

“什么宝剑这样值钱？”

“一家熟识的缙绅之家，子孙不成器，把祖上留下的好东西拿出去随便贱卖。这是宋朝韩世忠夫人梁红玉用的一把宝剑，柄上有一行嵌金小字：‘安国夫人梁’。据懂得的人说，这把古剑倘若到了古玩商人之手，至少用三百两银子方能买到。”

“这把宝剑现在何处？快请取出来一饱眼福。”

“家兄买到之后，想着这原是巾帼英雄之物，就派人送给红娘子。谁知红娘子怕留下容易惹祸，退了回来。后来派仆人带回杞县去了。”

“啊，啊，无缘赏鉴，令人怅惘！说起红娘子，听说她近来轰动一时，可惜我回大梁晚了几天，她已经往归德府卖艺去了。既然令兄如此看重，必定色艺双绝，名不虚传。”

“献策兄，近三年来你不常在河南，不怪你对红娘子不甚清楚。红娘子虽然长得不丑，但对她不能将色艺二字并提。讲到艺，红娘子不仅绳技超绝，而且弓马娴熟，武艺出众。关于这些，弟不用细说，将来仁兄亲眼看见，定会赞不绝口。家兄之所以对她另眼相待，不仅因为她武艺甚佳，更因为她有一副义侠肝胆。遇到江湖朋友困难，她总是慷慨相助。手中稍有一点钱，遇到逃荒百姓便解囊救济。所以江湖上和豫东一带百姓提到红娘子无不称赞。可是有些人总把她当作一般绳妓，在她身上打肮脏主意。其实，她原是清白良家女子，持身甚严，并非出身乐籍[8]，可以随便欺负。去年敝县知县的小舅子和一个缙绅子弟想加以非礼，被她打了一顿，几乎酿出大祸。幸而家兄知道得快，出面转圜，她方得平安离开杞县。从那次事情以后，她对家兄十分感激，家兄也常常称赞她不畏强暴。”

献策忙问：“昨日闻令兄谈到上月红娘子又出了一点事，可是什么事？”

李侔问：“商丘侯家的几个公子你可知道么？”

“你说的可是侯公子方域？”

李侔正要回答，一个仆人跑来禀报陈老爷到，随即一位三十多岁的瘦子迈着八字步跨进小院月门。李侔赶快出厅相迎。来客随便一拱手，笑着说道：

“我是踢破尊府门槛的人，算不得客，所以不等通报就闯了进来。德齐，伯言何在？”

“家兄因事往汤府去了，命小弟恭候台驾。请大哥稍坐吃茶，家兄马上就回。”

来客走上台阶，见一矮子在门口相迎，赶快向矮子一拱手，刚问了一

声“贵姓？”李侔忙在一旁介绍：

“这位就是家兄昨晚同大哥谈到的宋献策先生。”又转向献策说，“这位是陈留县陈举人，台甫子山，是家兄同窗好友，也是我们的诗社盟主。”

二人赶快重新见礼。陈子山也是洒脱人，不拘礼节，拉着献策说：

“久闻宋兄大名，今日方得亲聆教益。弟原来以为老兄羽扇纶巾，身披鹤氅，道貌清古，却原来是晏平仲 [9] 一流人物；衣着不异常人，唯眉宇间飒飒有英气耳。”

说毕，捻须大笑，声震四壁。

李侔觉得陈子山有点失言，正怕献策心中不快，而献策却跟着大笑，毫不介意地说：

“愚弟只是宋矮子，岂敢与晏婴相比！”

正谈笑间，一个仆人来向李侔禀道：“大公子命小人来禀二公子，大公子在汤府有事，一时尚不能回来。他说倘若宋先生与陈老爷已经驾到，请二公子陪同前往禹王台，大公子随即赶到。另外的几位客人，恐怕已经去了。”

李侔听说，立刻命套一辆轿车，备一匹马。他让宋献策同陈举人坐在轿车上，自己骑马，带着两个仆人出宋门而去。

[1] 梨花春、秋露白——明末开封流行的两种名酒。梨花春产于中牟县，秋露白为开封本城所产。

[2] 梨花春、秋露白——明末开封流行的两种名酒。梨花春产于中牟县，秋露白为开封本城所产。

[3] 当铺——明末到清代中叶，有些山西商人开设的大当铺兼营汇兑业务。

[4] 袁天纲和李淳风——都是隋末唐初人，受知于唐太宗。前者仅以占卜看相出名，后者除占卜外精于天文、历算。

[5] 朱穗——封谷王，本是朱元璋的十九子，因朱元璋的第九子朱杞只活了两岁，所以他不把朱杞算在内，自认为是十八子，与谶书相合。

[6] 逍遥游——《庄子》中的一个篇名，此处借用。

[7] 改个号——封建时代，文人们除有表字之外，还有别号，以示风雅。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别号。

[8] 乐籍——籍隶官府的各类妓女，即官妓，统称乐户。

[9] 晏平仲——姓晏名嬰，字仲，死后谥平，故后人称为晏平仲。春秋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曾为齐相多年，著有《晏子春秋》一书。是个矮子。

第五十章

从汤府出来，李信骑着马，带着两个仆人，一名马夫，直往宋门走去。

刚出宋门，看见十字路口聚了一堆人。他策马走近一望，看清楚是一个小商人在狠狠地打一个骨瘦如柴的逃荒孩子，为的这孩子从他手中抢了一个烧饼。李信喝住了商人，跳下马来，走近去看看地上的孩子，抬起头来严厉地瞪了商人一眼，说："为着一个烧饼你用着生这么大的气？他瘦得不成人形，经得住你拳打脚踢？打出了人命你怎么办？"商人看看李信的衣服和神气，又见他骑着高头大马，跟着仆人和马夫，吓得不敢说话，从人堆中溜走了。李信又看看地上的孩子，不过十三四岁，讨饭用的破碗被打得稀碎，一只手拿着打狗棍，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已经咬了两口的烧饼，睁着一双眼睛望他。李信随即命仆人替孩子买碗热汤和两个蒸馍充饥，再替他买一个讨饭的黑瓦碗。

这时成群的逃荒难民涌来。难民中有好些是杞县人，还有人曾经见过李信，都知道他就是每年冬、春设粥厂和开仓放赈的李公子。难民把他团团围住。有的叫着："李公子您老积积福，救救我们！"有的伸出手等他打发。李信身上只带了二三两散碎银子，掏出来交给一个仆人，叫他买蒸馍烧饼，每人打发两个，对年老的和有病的就另外给几个黄钱，让他们能买碗热汤。吩咐一毕，他就分开众人，准备上马离开，忽然听见人群中有谁小声问道：

"这是哪位李公子？"

另一个声音答道："是杞县李信。他老子李精白做过山东巡抚，首先替魏忠贤建生祠，十分无耻。今上登极，魏阉伏诛，李精白以'又次等'定罪，不久也病死了。此人因系阉党之子，不为士林所重，故专喜赈济饥民，打抱不平，做些沽名钓誉的事，笼络人心。"

李信猛地转过头去，恨不得三拳两脚将两个谈论他的人打死。这时看热

闹的人正在散开，不少人边离开边回头看他。人群中有两个方巾儒生背着手缓步向吊桥而去，并不回顾。他猜想必是其中一人对他恶意讥评，但是他想起来《留侯论》中的几句话[1]，忍了一口气，跳上马，抽了一鞭，向南扬长而去。

他本来心中就很不愉快，这个人的话更狠狠地刺伤了他。当天启三年，东林党人开始弹劾魏忠贤时，他父亲李精白在朝中做谏官，也是列名弹劾的一人。不知怎么，李精白一变而同阉党暗中勾结，三四年之内就做到山东巡抚。天启末年，全国到处为魏忠贤建生祠。李精白首先与漕运使郭尚友在济宁为魏阉建昭忠祠，随后又在济南建隆喜祠，所上奏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极尽谄谀之能事。当时谄事阉党，不仅读书人视为无耻，连一般市民也很憎恨。至于替魏忠贤建生祠，更被认为是“无耻之尤”。对此李信曾写信苦谏，劝父亲以千秋名节为重，赶快弃官归里。但是李精白的大错已经铸成，不能挽回。李信气得哭了几天，避不见客，恨不得决东海之水洗父亲的这个污点。魏忠贤失败之前，升李精白为兵部尚书衔，以酬谢他首建生祠之功。由于李信苦谏，李精白称病返乡，同时和阉党的关系也稍稍疏远。不久崇祯登极，诛除阉党，因知李精白与阉党交结不深，将他从轻议罪，判为徒刑三年，“输赎为民”了事。李信在二十岁那年，中了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由于家庭关系，绝意仕途，不赴会试。明末士大夫间的门户成见和派系倾轧十分激烈。李信尽管文武全才，却因父亲名列阉党，深受地方上缙绅歧视。特别是杞县离商丘只有一百多里，本县缙绅大户不少与商丘侯家沾亲带故。侯家以曾经名列东林，高自标榜。凡是与侯家通声气的人，更加歧视李信。李信愈受当权缙绅歧视，愈喜欢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结交江湖朋友和有才能的“布衣之士”。歧视他的人们因他立身正派，抓不到什么把柄，又因他毕竟是个举人，且是富家公子，更有些有力量的亲戚朋友，对他莫可如何。李信见天下大乱，很爱读“经世致用”的书。他对国家治乱的根本问题看得愈清，愈讥笑那班只知征歌逐酒、互相标榜的缙绅士大夫，包括侯公子方域在内，不过是“燕雀处于堂上”[2]罢了。如今他因周济了一群逃荒难民，被人恶言讥评，揭出他父亲是阉党这个臭根子，使他十分痛苦和愤怒，但也无可奈何。

禹王台这个地方，相传春秋时师旷曾在此审音，所以自古称作古吹台。到了明朝，因将台后的碧霞元君庙改为禹王宫，所以这地方也叫作禹王台。禹王台的西边有一高阁，上塑八仙和东王公，名为九仙堂。九仙堂背后有座小塔，塔后有井一眼，水极甘洁，名叫玉泉。围绕玉泉有不少房子，形成一座院落，称为玉泉书院。实际上并无人在此讲学，倒成了大梁文人诗酒雅集的地方。这时重阳已过去十天了，西风萧瑟，树叶摇落，禹王台游人稀少。道士们因为今日是杞县李公子和陈留陈举人在此约朋友饮酒作诗，一清早就把玉泉书院打扫得一干二净，不让闲人进去。当李信走进书院时，社友们已经开始作诗填词。

陈子山一见他就抱怨说："伯言，汤府里什么事把你拖住了？你看，已经快近中午，我们等不着你，已经点上香，开始作诗。今日不命题，不限韵，不愿作诗的填词也行，可必须有所寄托，有'兼济天下'之怀，不可空赋登高，徒吟黄花，寄情闲适。目今天下溃决，沧海横流，岂'悠然见南山'之时耶？……快坐下作诗！什么事竟使你姗姗来迟？"

李信赔笑说："汤母偶感不适，弟前去问安。谁知她老人家因官军两月前在罗猴山给张献忠打得大败，总兵张任学已经问罪；左良玉削职任事，戴罪图功；熊文灿也受了严旨切责，怕迟早会逮京治罪。舍内弟在襄阳总理衙门做官，也算是熊文灿的一个亲信。汤母很担心他也会牵连获罪，十分忧虑，所以弟不能不在汤府多留一时，设法劝慰。劳诸兄久候，恕罪恕罪！"

陈子山说："你快坐下来作诗吧，一炷香三停已经灼去一停了。"

"子山别催我急着作诗，先让我同宋先生谈几句话。怎么，宋先生何在？"

"宋先生同我们谈了些江南情形，令人感慨万端。他过于谦虚，不肯作诗，找老道士闲谈去了。"

李信立刻去禹王台找到宋献策，携手登九仙堂，凭栏眺望一阵，说道：

"献策兄，我本来想同足下畅谈天下大事，恭聆高见，可惜诸社友诗兴正浓，且此间亦非议论国事地方，只好下午请移驾寒斋赐教。昨日兄云有一事须弟帮忙，可否趁此言明，以便效劳？"

献策笑着说："大公子有一乡试同年，姓牛名金星字启东，可还记得？"

"自从天启七年乡试之后，十二年来我们没再见面。去年弟来开封，遇到一个卢氏县人，听说他同人打官司，坐了牢，把举人功名也弄丢了。上月听说他怎么投了李自成，下在卢氏狱中，判了死刑，详情却不知道。一个读书人，尽管郁郁不得志，也不应该去投流贼。足下可知道他犯的是不赦之罪么？"

"弟知道得很清楚。牛启东从北京回来，绕道西安访友不遇，转回卢氏。李自成对他十分仰慕，且对他的遭遇十分不平，趁他从商州境内经过，出其不意，强邀而去。牛启东费了许多唇舌，才得脱身回家。地方士绅对启东素怀忌恨，知县白楹又想以此案立功，遂将启东下狱，判成死罪，家产充公。可惜启东一肚子真学问，抱经邦济世之志，具良、平、萧、曹 [3] 之才，落得这样下场！"

"我也知道他很有才学，抱负不凡，不过我听说他确实投了李自成，回来窃取家小，因而被获。"

献策笑一笑，说道："且不论公子所听说的未必可信，即令确实如此，弟

也要设法相救。目今四海鼎沸，群雄角逐，安知启东的路子不是走对了？”

李信大惊：“老兄何出此言？”

献策冷静地回答：“公子不必吃惊。弟细观天意人事，本朝的日子不会久了。”

“天意云何？”

“天意本自人心，公子何必下问？”

“不，此处并无外人，请兄直言相告。”

“弟只知近几年山崩地震、蝗旱风霾，接连不断。加之二日摩荡，赤气经天，白虹入于紫微垣，帝星经常昏暗不明。凡此种种，岂是国运中兴之兆？况百姓水深火热，已乱者不可复止，未乱者人心思乱。大势如此，公子岂不明白？”

李信心思沉重地说：“弟浏览往史，像山崩地震之类灾害，在盛世也是有的，不足为怪。弟从人事上看，也确实处处尽是亡国之象，看不出有一点转机。不过，今上宵衣旰食，似非亡国之君。”

“这是气运，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挽回。况今上猜忌多端，刚愎自恃，信任宦官，不用直臣，苛捐重敛，不惜民命。国事日非，他也不能辞其咎。如今国家大势就像一盘残棋，近处有卧槽马，远处有肋车和当头炮，处处受制，走一着错一着。今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心中无主，步法已乱。所以败局已定，不过拖延时日耳。”

李信听了宋献策的话，情绪很受震动，默然无言。过了一阵，他才深深地叹口气，说：

“天文，星变，五行之理，弟不很懂，也不很信。古人说：‘天道远，人道迩。’弟纵观时事，国势危如累卵。诚如老兄所言，目前朝廷走一着错一着，全盘棋越走越坏。国家本来已民怨沸腾，救死不暇，最近朝廷偏又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这不是饮鸩止渴么？目前大势，如同在山坡上放一石磙，只有往下滚，愈滚愈下，势不可遏，直滚至深渊而后已。皇上种种用心，不过想拖住石磙不再往下滚，然而不唯力与愿违，有时还用错了力，将石磙推了一把。石磙之所以愈滚愈下者，势所必然也。以弟看来，所谓气运，也就是一个积渐而成的必然之势，非人力所能抵拒。老兄以为然否？”

献策点头说：“公子说气运即是一个必然之势，此言最为通解。但星变地震，五行灾异，确实关乎国运，公子也不可不信。弟与公子肝胆相照，互相知心，故敢以实言相告。倘若泛泛之交，弟就不敢乱说了。”

李信虽然也看清楚明朝已经如“大厦将倾”，但是他的出身和宋献策不同，既害怕也不愿亲眼看见明朝灭亡。沉默片刻，他忧心忡忡地说：

“献策兄，虽然先父晚年有罪受罚，但舍下世受国恩，非寒门可比。眼看国家败亡，无力回天，言之痛心……就拿弟在敝县赈济饥民一事说，也竟然不见谅于乡邦士绅，背后颇有闲言。”

献策问：“这倒是咄咄怪事！不知有人在背后说了什么闲话？”

李信勉强一笑，说：“弟之所以出粮救灾，有时向大户劝赈，不过一则不忍见百姓流离失所，饿死道路，二则也怕穷百姓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如今世界，好比遍地堆着干柴，只要有一人放火，马上处处皆燃，不易扑灭。可恨乡邦士绅大户，都是鼠目寸光，只知敲剥小民，不知大难将至，反说弟故意沽名钓誉，笼络人心，好像有不可告人的心思。可笑！可笑！从朝廷官府到乡绅大户，诸般行事都是逼迫小民造反，正如古人所说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宋献策低声说：“是的，朝野上下，无处不是亡国之象。”

李信叹口长气，深锁眉头，俯下头问：“你看，还可以拖延几年？”

“不出十年，必有大变。”

李信打量一下献策的自信神色，然后凭栏沉思。国事和身家前途，种种问题，一股脑儿涌上心头。过了一阵，他重新望着献策，感慨地说：“既然本朝国运将终，百姓涂炭如此，弟倒愿早出圣人，救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凑近宋献策的耳朵问道，“那么，新圣人是否已经出世？”

宋献策微微一笑，说：“天机深奥，弟亦不敢乱说，到时自然知道。”

李信正要再问，忽然有人在楼下叫道：“伯言！伯言！”他吓了一跳，把要说的话咽下肚里，故意哈哈大笑。陈子山随即跑上楼来，说道：

“伯言，香已经剩得不多了，大家的诗词都交卷了，你今日存心交白卷么？快下楼吧，咱们诗社的规矩可不能由你坏了！”

“子山，我今天诗兴不佳，向你告个假，改日补作吧。我同献策兄阔别多日，有许多话急于要谈。”

“旧雨相逢，自然会有许多话要谈，但此刻只能作诗。作了诗，晚上回去，你可以同献策兄做通宵畅谈，岂不快哉？走吧，香快完啦！”

李信和宋献策都觉得陈子山来得不是时候，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相视一笑，随陈子山一同下楼。

一炷香果然只剩下四指长，日影已交中午了。李信把社友们的新作看了

看。他平日本来就忧心时势，刚才宋献策的话又给他的震动太大，使他一时不能够静下心来。他走到院中，背着手走来走去。别人都以为他在为诗词构思，实际上他是想着天下大势和自身前途。他想："天下大乱，明室将亡，我是世家公子，将何以自处？既不能随人造反，也无路报国，力挽狂澜，难道就这样糊糊涂涂地坐待国亡家破么？"想了一阵，越想心中越乱，经陈子山又催促一次，他才把心思转到作词上，选了《沁园春》的词牌，开始打腹稿。不过片刻就想好了上半阕。正在继续想下半阕，他看见汤府的一个老家人走进院来，于是赶快一摆手，不让他把自己的文思打断。李侔看出来汤府可能有重要事情，把老家人叫到二门外，悄悄询问。李信把腹稿打成后，缓步走回上房，提笔展纸，先写了一个小序：

崇祯己卯，重阳后十日，偕弟德齐与知友数人出大梁城，登古吹台，诗酒雅集，借抒幽情。时白日淡淡，金风瑟瑟；篱菊欲谢，池水初冰。极目平原，秋景萧索；饥民络绎而哭声惨，村落残破而炊烟稀。感念时事，怆然欲泣！诸君各有佳作题壁，因勉成《沁园春》一阕，聊写余怀。

李信停笔看了一遍，继续写出全词，只在两三个地方停顿一下，略加斟酌。写完以后，他又改动了三个字，但不满意，仍在推敲。陈子山抓起稿子说："这就很好，何用多事推敲！"他一手拿稿子，一手拈胡须，摇着脑袋，慢声吟哦：

登古吹台，

极目风沙，

万里欲空。

叹平林尽处，

烟村寥落，

田畴如赭，

零乱哀鸿。

我本杞人

请君莫笑，

常恐倾地陷东。

凭谁去，

积芦灰炼石 [4] ，

克奏神功？

英雄未必难逢，

且莫道人间途已穷。

幸年华方壮，

气犹吞海；

青萍夜啸 [5] ，

刃闪如虹。

应有知交，

弯弓跃马，

揽辔中原慷慨同。

隆中策，

待将来细说，

羽扇从容。

大家纷纷说好，催李信赶快题壁。李信把稿子要回，重看一遍，怅然一笑，撕得粉碎，投在地上。大家都吃一惊。宋献策心中完全明白，只是微笑不语。李信望着几位社友说：

“今日弟因事迟到，仓促提笔，又加心绪不静，故未能完成一篇，甘愿罚酒三杯。”随即他转向李侔问道：“方才汤府来人何事？”

李侔回答：“汤府来人说，现在各衙门纷传杨武陵受任督师辅臣，出京后星夜赶行，今日午后将至开封，只停半日，明日一早起程，要在月底前赶到襄阳。开封各衙门大人与众乡绅已去北门外恭迎，府、县官直迎至黄河岸上。汤府请哥作过诗以后速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这消息完全出众人意料之外，登时议论开了。陈子山等都认为杨嗣昌到了襄阳，必定一反熊文灿的所作所为，会使“剿贼”军事有些转机。李信轻轻摇头，不多说话。大家问宋献策有什么看法。献策说：

“朝廷军国大事，实非山人所知。且此处也不是妄谈国事的地方，我们还是赶快吃酒吧。”

吃酒时候，李信的杞县家中差一个仆人骑马跑来，呈给他一封夫人汤氏的亲笔信，告诉他“草寇”袁老山率领几千人马从东边过来，将要进入县境，声言将进攻县城和各处富裕乡寨，催他火速回家去捍卫乡里。这封书子使李信兄弟都心中焦急，也使社友们都无心再猜枚饮酒。按照往例，每次诗酒雅集都要费时一天，下午吃过晚饭才散，但今天李信既要赶快去汤府，还要准备连夜赶回杞县，而别的社友都急于回城打听新闻，所以这酒宴也吃得不痛快，集会草草收场。

进城时李信故意不骑马，拉来献策同坐一辆轿车上。他因车上没有外人，便向献策问道：

“献策兄，可惜弟今晚要星夜回乡，不能再畅聆教益。牛启东的事，你要我如何帮忙？”

“牛启东的事，弟已与抚、按各衙门中朋友谈过几次，将死罪改轻不难。倘能改为流、徙，拖延一时，过此数月之厄，自有‘贵人打救’。只是，这些衙门中朋友吃的是官司饭，没有银子是不肯认真帮忙的。弟寄食江湖，一时从哪里筹措银子？因此只得不揣冒昧，向大公子求将伯之助，不知公子肯慷慨解囊否？”

“不知要用多少？”

“大约需得半千之数。”

“好吧，兄需用之时可到菜根香柜上去取。弟拟将德齐暂留此间，如有不足，请随时与德齐言明。兄将此事办成后，务请到杞县舍下小住，愈早愈好。”

“弟一定遵命趋候。公子如此慷慨仗义，使弟感激难忘！”

“都是为救朋友，老兄何出此言？”李信停了一下，又说，“弟处境不佳，易遭物议，请不要对别人说这银子是我出的。”

献策唯唯答应，随即问道：“今日公子将佳作撕毁，不使之流传人间，正

是公子谨慎之处。像‘常怕天从西北倾’一句，深触朝廷忌讳，万一被别人看见，徒以贾祸。”

李信说：“与兄在九仙堂谈话下来，弟心思如麻，胡乱写成一阕《沁园春》，颇失检点。后来一看，不觉大惊。不要说‘常怕天从西北倾’会触忌讳，那‘隆中策’的典故也用得不当。一时糊涂，几至贾祸！”

宋献策想起与李侔的谈话，又问道：

“听德齐说，红娘子又出了什么事？怎么说与归德侯家有关？”

李信一笑，说：“侯方域的一个堂兄弟见红娘子尚有姿色，调戏不从，竟叫商丘知县诬称红娘子暗通白莲教，将她们一干人等拘押起来。你说可笑不可笑？我托朋友给归德府去封书子，这事已经了了。”

轿车到了菜根香酱菜园门口。李信跳下车来同宋献策拱手相别，并叫赶车把式把献策送回鹁鸽市。他到后乐堂换件衣服，骑马前往汤府。

晚饭后，宋献策在下处接见了刘体纯。体纯作普通商人打扮，坐下之后从怀中掏出两个金锞子，欠身双手奉上，赔笑说：

“一路上官军乡勇搜查，土寇杆子也多，十分难走。小弟想许多办法带来这两个金锞子，聊作晋见薄礼，借表敝东家一点仰慕之意。”

宋献策早已决定不受李自成一个钱以抬高自己身价，所以毫不迟疑地拱手谢绝：

“请兄台赶快收起，听本人一言。”

体纯不肯，说：“请先生收下之后，有何吩咐，小弟洗耳恭听。”

“不，你先把锞子放回怀中，本人方好开口。如其不然，本人就无话奉告。”

刘体纯见献策不像是假意推辞，很觉奇怪，只好收回怀中。献策接着赔笑说：

“本人脾气一向如此，请兄台不要见怪。”

“岂敢，岂敢。”

“本人半生书剑飘零，寄食江湖，结交天下豪杰，全靠朋友为生。该要钱处，开口便借，三百两五百两不以为多；如不当要，虽一毫而莫取。闻知宝号近两三年生意不佳，目下仍甚艰难，故决不受宝号礼物。贵东盛情美意，山人心领拜谢。”献策说到这里，拱手一笑。不待体纯开口，又接着说道，“牛先生的事，本人奔走数日，已有眉目，使用数百两银子，可以设法改判。只要能改为流、徙，拖上几个月，案情一松，还可以再

花费一点银子，来个因病保释。”

体纯大喜，忙问：“不知一共需用多少银子？”

“大约六七百银子足矣。”

“既然如此，弟今夜赶回西安，将银子汇给先生。”

“不用，西安距汴梁一千二百里，来回颇费时日，岂不耽误了事？区区之数，本人尚可向朋友张罗，不用兄台费心。”

“这个……”

献策突然小声问：“杨嗣昌出任督师辅臣，今夜驰赴襄阳，足下听说没有？”

“已经听说。”

“杨嗣昌深受今上宠信，权高威重，且又精明干练，与熊文灿大不相同。此去襄阳，必然要整军经武，大举进剿。商洛山中，恐也免不掉一场血战。兄台可以速速回去，不必在此多留。”

“既然见到先生，牛举人的事也有眉目，小弟明日就动身回去。”

宋献策略微询问了一下商洛山中情形，又说道：“听说近来郑崇俭又调集不少官军，商洛山被围困得更紧，你们回去怕十分困难了。”

刘体纯欠身说：“多谢先生关心。我们只要到了西安，那一段路程敝东家有妥善安排，出进都不困难。”

献策会心一笑，站起来说：“德洁兄，今日相晤，大慰平生。”

体纯赶快站起来说：“小弟不便多坐，就此告辞。”

献策把体纯送出大门，见左右无人，又小声说道：“你的那个小伙计相貌不凡，武艺甚佳，颇为难得。”

体纯笑着说：“他名叫王四。在我们那里，像这样的孩子很有一些。”

“了不得！了不得！”

第二天早饭后，宋献策正要出门，一个年轻人提着一包点心来找他。他心中发疑，赶快让进屋中。来人坐下说道：

“卖膏药的刘大哥今日天不明就率领伙计们动身了，没有前来辞行，请先生恕罪。他叫小人送上点心一盒，聊表寸心，望先生笑纳。”

献策恍然想起来他就是前天玩猴子的后生，连忙低声问道：“你也是他们的人？”

后生微微一笑，站起来说：“小人今天也要返回家乡，就此告辞。”

宋献策把后生送走，回到屋中，望望点心盒，掂一掂沉重，心中狐疑，打开一看，果然在点心中发现一个红纸包儿，内包金锞两个。正在这时，从院里传来他的居停主人的苍哑声音：

“献策，要不是皇上万不得已，决不肯钦差杨武陵出京督师。你看，他能够把流贼剿灭么？”

宋献策赶快把金锞子藏进怀中，向外回答：“这个，等我闲的时候替他卜一卦看看。”

主人又说：“这可是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今天汴梁城满城人都在议论！”

[1] 《留侯论》中的几句话——《留侯论》是苏轼的一篇散文，此处指下边几句：“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2] 燕雀处于堂上——这是《孔丛子》中一个著名的比喻，原文是：“燕雀处堂，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乐，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不变，不知祸之及己也。”

[3] 良、平、萧、曹——佐刘邦定天下的张良、陈平、萧何、曹参。

[4] 积芦灰炼石——上古神话：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横流。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积芦灰以止淫水。淫水就是平地出水。

[5] 青萍夜啸——宝剑也不甘寂寞，夜间自动地发出啸声。青萍是古宝剑名。

杨嗣昌出京督师

第五十一章

崇祯天天盼望着湖广和陕西两方面的官军在他的严旨切责下会有所振作，但是直到八月中旬，只知道两处都在“进剿”，而捷报仍然渺茫。中秋节过后两天，他在平台召对阁臣，怀着一腔愤懑说：

“朕早已看出来熊文灿没有作为，剿抚无方，敷衍时日，致使张献忠盘踞谷城，势如养虎。但以封疆事重，朕不肯轻易易人。谷城之变，朕还是不肯治他的罪，仍望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想到因循至今，三月有余，军事尚无转机，深负朕望！”

阁臣们一个个十分惶恐，不敢抬头。杨嗣昌赶快跪下说：

“熊文灿剿抚乖方，致有谷城之变，贻误封疆，辜负圣上倚畀之深。臣当时无知人之明，贸然推荐，实亦罪不容诛。但目前鄂西与商州两处大军云集，正在进剿，日内想可有捷报到来。恳陛下宽心等待，不必过于忧虑。”

崇祯沉默片刻，说道：“好吧，且等着两处捷报。”

回到乾清宫，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已经决定惩办熊文灿，但是差谁去襄阳主持“剿贼”军事呢？遍想满朝大臣，竟没有一个适当的人。他知道，从才干说，杨嗣昌要比熊文灿高出许多倍，但中枢也不能缺少他这样的人。两年来有些机密大计，特别是对满洲的议和问题，崇祯连首辅也不让知道，只同杨嗣昌秘密商议和暗中进行。像这样君臣契合，很不易得。倘若把杨嗣昌派去湖广，由谁到中枢来代替他？同满洲议和的事由谁担当？左思右想，没有主意。后来他忽然想道：“何不到大光明殿抽个签问一问军事顺利与否，再做决定？”主意拿定，他就缓步走往坤宁宫，告诉周后：他想明天带她和田、袁二妃去大光明殿烧香求签，要她准备。周后趁机说道：

“大光明殿是嘉靖皇爷修炼的地方，想来那里的签一定很灵。明日陛下前去降香，定能得到好签。今年春天，因陛下心绪欠佳，没有去西苑游幸，白白辜负了湖光春色。眼下西苑中秋景如画，天气也很清和。明日陛下抽签之后，何不顺便游玩几个地方？”

“也好，你就给她们传旨吧。”

第二天上午，崇祯率领周后和田、袁二妃，在大群太监和宫女的簇拥中，乘辇出玄武门，顺着护城河北岸的御道西去。走到团城旁边时，他命一个长随奔回宫中对掌印太监王德化传旨：倘若有捷报到来，立即到瀛台向他奏明，不必等他回宫。

一到金鳌玉蝀桥，左右太液池水波荡漾，蒲苇瑟瑟，一片清秋景象。一阵凉风吹来，崇祯的头脑猛然一爽。他望望琼华岛，心想今日没有工夫登岛，等去大光明殿降过香以后不妨先来团城休息一阵，一览西苑全景，然后再去瀛台用膳。于是他向一个随辇侍候的长随轻声说：

“降香后先来团城吃茶休息。你去传谕王德化：如有湖广捷报，可送到团城上来。”

过了玉蝀牌坊，大光明殿已经不远。道士们连夜做好了一切准备。从金鳌玉蝀桥的西头经玉熙宫前边继续往西，一路打扫得特别干净，有些稍嫌低洼的地方还铺了黄沙。当四乘龙凤辇经过玉熙宫前边时，三百多名在此学习官戏 [1] 的大小太监在执事太监的率领下跪在御道旁接驾，口呼“万岁”。四乘龙凤辇一过酒醋局胡同南口，就看见道官和方丈带领全体上百名道士跪伏在山门外，恭迎圣驾。

崇祯和后妃们下了辇，进去稍作休息，就去玉皇牌位前依次拈香。一时钟鼓齐鸣，玉磬叮咚，但见七宝云龙牌位前蜡烛辉煌，香烟缭绕，焚化的青词和黄表冉冉上升，飞近彩绘绚丽的承尘。崇祯先拈香，虔诚地跪在黄缎拜垫上叩了头，默祷一阵，然后轻声说：“签来！”跪在一边侍候的方丈赶快从神几上双手捧起景泰蓝盘龙签筒，重新跪下，对着皇帝把签筒摇了三下。崇祯从里边抽出一根签，交给方丈，然后站立起来。白须垂胸的老方丈把签筒放回原处，照签号取了一张用黄麻纸印的签票，跪下去，捧呈崇祯。崇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接到手中，看见“第二十六签中平”一行字，始而失望，继而感到有些放心了。这时，只要不是下等签，他就会感到一些满意，何况这比“中下”还略胜一筹。当皇后和二妃分别拈香时，他退出圆殿，站在一株白皮松的下边展视神签，细琢磨签中诗句，不禁心头又沉重起来。

皇后和两位妃子烧过香，走出大殿，看见崇祯手中拿着签票，在松树下边徘徊，眉头上堆着心事。周后赶快走到他面前，小声问道：

“皇上，那签上怎么说的？”

崇祯没有回答，把签票装入袖中，向太监们吩咐：

“往团城上看看！”

一会儿工夫，四乘龙凤辇重过了金鳌玉蝀桥，在团城旁边停下。崇祯和后妃们从左边的洞门磴道上了团城。团城上面在明末只有一座圆殿叫承光殿，是就元朝的仪天殿加以重修。承光殿前原有三株大松树，已经有几百年了。崇祯初年将两株枯死的连根挖去，铺为平地。现在太监们就在剩下的一株古松下摆了桌子和皇帝、皇后的临时御座，旁边还有替田妃和袁妃摆的椅子。崇祯本来要在团城上看西苑全景的，只因签上的诗句很不如意，使他欣赏湖山秋色的兴趣没有了。他颓然坐在御座上，注目云天，脸色阴沉。周后的心中七上八下，小声问：

“皇上，签上到底是怎么说的？”

崇祯从袖中掏出签票，递给皇后，说：“你自己看看，有几句不大好解。”

周后拿着签票，见上面是一首七言律诗：

春回大地草芊芊，

又见笙歌入画船。

关塞天寒劳戍卒，

江山日暖尚烽烟。

玉楼辜负十年梦，

宝镜空分孤影妍。

莫怨深宫音问少，

一声清唳雁飞还。

自来签上的诗句，多在似可解与似不可解之间。大光明殿是专为宫中需要而建的。七八十年以前，那些有学问的道士在编制签文时为着适合宫中情形，特别花费了一番心血。就以上边这首签诗说：首联二句非常空洞；颔联二句与国家大事有关，但是和前后诗句的意思并不连贯；颈联和尾联四句又转到宫怨上，似乎对那些失宠的妃嫔和不得出头的宫女表示同情，可是又不至于触犯忌讳。民间的签文在诗后一般都附有“解曰”，明白地告诉抽签人科举能否得中，做官是否顺利，婚姻如何，出外吉利否，做生意是赔是赚，病情是吉是凶，打官司胜负如何，等等。宫里的签上没有“解曰”，只能让抽签人凭着一首含义朦胧的诗瞎猜。

周后将签诗看了一阵，觉得后几句分明有点不吉利，也不免心上凄然。田妃和袁妃都站在周后背后，共看签诗。田妃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看完后心上也觉沉重，但是她故意嫣然一笑，说：

“请皇上、娘娘宽心，这个签虽不很好，倒也不坏。依臣妾看来，玉皇指示甚明：从此国运当有转机了。”

崇祯说：“卿试解释一下，让朕与皇后听听。”

“万一臣妾解释得不是，请皇上和娘娘恕臣妾无知妄言，不要见罪。”

“你快坐下解释吧，”周后微笑说，“都是一家人，没有外人听见，你就是解释错了，皇上也不会怪你。”

田妃双手接过签诗，坐下说：“依臣妾猜想，这第一句所说的‘春回大地’，乃是指国运有了转机。春为万物复苏与生长之季，百虫惊蛰，草木向荣。这样诗句，问病则主病愈，问国运则主国运渐次转佳。请陛下试想，这第二句的‘又见笙歌入画船’可不是指的天下重见太平景象么？从崇祯初年以来就没有这种太平景象，如今又将有了，所以用‘又见’二字。”

崇祯频频点头，说：“这头两句朕也是这般猜详，不会有错，只是下边的几句话不像是吉利的。”

“请陛下放心。其实这后几句也没有什么不吉利。这第三句的意思只是说塞外尚有虏警，却没说虏势猖獗。第四句比较好，是说国运已有转机，几处战乱也快要荡平了。”

“是这样解释么？”

“是的，陛下，这‘江山日暖’四字照应第一句的‘春回大地’，确实指国运已渐转佳。‘尚烽烟’只是说尚有烽烟未靖，可见既非烽烟遍地，也非战乱方兴未艾。本来么，国家好像害了一场大病，如今病势回头，就要渐渐痊愈，可是尚有一些毛病，需要继续医治。”

崇祯又不禁微笑点头：“解得好，解得好。”随即又急着问：“这五六两句呢？”

“陛下十余年来宵旰忧勤，盼望天下早日太平，万民安业，但天下太平尚未到来，所以这第五句说‘玉楼辜负十年梦’。陛下为千古尧舜之君，具恫瘝 [2] 万民之怀，可惜……”

“你只管大胆直说，不用顾虑。”

“可惜文武臣工不能替陛下分忧，也不能体念陛下孜孜求治的苦心。陛下好像一个绝世佳人，对镜自怜，不免有形单影只之感，所以这第六句是‘宝镜空分孤影妍’。”

崇祯和周后不约而同地含笑点头，称赞她解说得好。她又接着说：

“皇上身居九重，心怀万里，日日夜夜都在盼望着好的消息，好比妃嫔和都人们想知道家乡亲人的音信。皇上所盼望的好消息会很快来到，所以这签上最后两句说：‘莫怨深宫音问少，一声清唳雁飞还。’”

崇祯苦笑说：“我看这后两句诗分明说盼望消息也是枉然。来的不是好消息，只是孤雁一声，岂非盼望落空了么？”

田妃说：“请陛下不要过虑。以臣妾愚昧之见，这最后一句诗用的是鸿雁捎书的典故，所以‘雁飞还’就是有消息到来。皇上盼望的是什么消息？是军情捷报。有此一句诗，可知捷奏马上就会来到。”

周后连忙说：“但愿照你所解的这样！”

崇祯的心情稍稍开朗起来。遗憾的是神签上并没有告诉他派杨嗣昌督师如何，使他仍不能赶快决定。他站起来，凭着女墙，向西南望去，金海中确是湖山如画。北边的蕉园，南边的瀛台，丹桂盛开，古木参天。有许多假山奇石，亭台楼阁，曲槛回廊，黄瓦红墙，倒影入水，如真似幻。正在这时，一个司礼太监送来一封郑崇俭的飞奏，说他已从西安到了商州，召集诸将面授进兵方略，激励将士杀“贼”立功。又说：商洛山中士民一闻大军“进剿”，莫不暗中响应，争相联络，愿助官军杀“贼”。奏疏最后说，他今夜就动身前往武关，亲自督率将士进剿，商州方面由抚臣丁启睿指挥，直逼“闯逆”老营；蓝田方面，官军同时出动，使“流贼”首尾不能相救。崇祯看完这封飞奏，登时高兴起来，抬头向西南天上望去，神驰疆场，仿佛看见万山重叠的商洛山地区处处是官军旗帜，一队一队的官军正在分头前进。凝思片刻，他低下头来，看看郑崇俭拜发奏疏的日期。他是一个平日对公文非常留心的人，从商州来的飞奏需要多少天，他都清楚。他一看拜发的日期是七月十八日，知道这一飞奏在路上耽搁了十来天，不禁有点生气，但随即又在心中原谅说，路上遇着大雨，山路桥梁冲断，稍有耽误也是难免的。他继续想道：既然这封飞奏在路上有耽搁，倘若郑崇俭进剿顺利，今天应该有奏捷的文书到了。

遥想着将士们在沙场鏖战，崇祯忽然动了骑马的兴致。轻声说：“晴秋试马，亦乐事也！”随即面带十分稀有的微笑，走下团城。

今天备下的四匹御马都是外表俊美，脾性温驯。御马监的太监们平日也只训练它们如何跑得平稳，顺从人意。崇祯替这四匹马起了四个十分别扭但他认为是十分典雅的名字：太平騟、玉龙媒、吉良乘、璇台骏。平日他偶然在宫中骑马，总是骑璇台骏，但现在他为要取个吉利，却命太监把吉良乘牵到面前。他踏着朱漆描金楠木马杌，跳上吉良乘，从太监手中接过玉柄马鞭，沿着中南海和护城河之间的驰道南去，开始是缓辔徐行，随后抽了一鞭，让吉良乘平稳地奔驰起来。跑了一个来回，在团城下勒住了马。尽管他是一个蹩脚的骑手，但太监们和宫女们都向他齐呼万岁。一名御前太监扶着他下了马，躬身说：

“皇爷骑术如此精绝，真是英武天纵！”

在太监们和宫女们的欢呼万岁声中，崇祯偶然望见附近一株古槐上有一个乌鸦窝，窝里蹲着一只乌鸦。他叫一个替他照管弹弓的太监赶快把弹弓和盛泥丸的黄缎小口袋递给他。他掏出泥丸，对准乌鸦弹去。只听弓弦一响，泥丸从乌鸦窝的旁边飞过，乌鸦惊飞，同时几片半黄色的干槐树叶飘然下落。一个太监起初把槐树叶错当成被弹子打落的乌鸦羽毛，欢呼万岁，所有团城上下的大群太监和宫女也跟着欢呼。站在崇祯背后

的一个太监首先看清楚那飘落的只是树叶，怕皇上不高兴，赶快说道：

“皇爷的弹弓打得真准，弹子紧挨乌鸦的头飞过去，相差不过二指！”

崇祯把弹弓和弹子囊交给太监，兴致勃勃地步上团城，命田妃下去骑马。在他的妻妾中，周后对玩耍的事情都不大喜欢。袁妃勉强可以骑马，但不熟练。田妃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也会骑马。听了崇祯吩咐，她赶快躬身说声：“领旨！”又向皇后两拜，便在承乾宫的女官和贴身宫女们的簇拥中下了团城。她非常机灵，不骑别的马而要了太平騶。崇祯有点不放心，凭着城垛问道：

“卿往年随朕驰马总是骑的玉龙媒。玉龙媒最为老实，今日何以不骑它了？”

田妃在黄缎绣鞍上回答：“臣妾想着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日即将被官军扑灭，天下从此太平，故今日特意骑太平騶取个吉利。”

崇祯心中喜悦，连声说好，又回头望望周后和袁妃。周后虽不满田妃为人太乖觉，但是她笑着对崇祯说：

“但愿剿贼顺利，早见捷报，应了贵妃的话。”

田妃的母亲原是妓女出身，弹唱骑马都会，所以田妃在幼年时学会了骑马和弹琵琶，进宫后曾随驾来西苑骑过多次，只是她将入宫前会骑马这一点一直瞒着崇祯。近来她风闻她父亲田宏遇做了不少坏事，皇帝因她的缘故隐忍着不曾治罪，所以她要抓住机会，竭力固宠。她非常明白，万一她有一天失了宠，不但她和全家会立时失去富贵荣华，甚至连性命也难保全。现在她不用宫女搀扶，踏上马杌，体态轻盈地纵身上马，扬鞭向西华门疾驰而去。跑着跑着，她照着马屁股抽了一鞭，使太平騶四蹄腾空，飞奔起来。她的两耳边风声呼呼，心中暗暗抱怨父亲说：“唉！你只知道自己是皇亲国戚，在京城胡作非为，怎知道我在宫中是在刀尖底下生活！”过了西华门，马蹄渐慢，她把左边的黄丝缰轻轻一拉，右手中的鞭梢一扬，太平騶立即转回，重新平稳地奔跑起来。回到团城下边，她扶着宫女下马，登上团城，向崇祯和周后躬身说：

“臣妾两年不曾来西苑骑马，控驭不灵，恳皇上同娘娘恕罪。”

“卿入宫后方学骑马，竟能如此娴熟，虽老手不及！”崇祯因为眼前出了些吉利兆头，游兴突然变得很浓，不等田妃坐下休息，就对左右的太监说：“起驾到瀛台去！”

四乘龙凤辇和大群太监、宫女过了西华门，然后向西转，约走两三百步，入西苑门，过一道朱栏板桥，走不远又过一道桥，便登上瀛台。这

儿三面临湖，有一些蓼渚芦港。荷叶已经开始凋残，而岛中的梧桐也不住地有干枯的叶子飘落。这种萧条秋意，在远处是望不清的。崇祯同后妃们到了涵元殿吃茶休息，随后命宫女们将棋盘摆在昭和殿前边的澄渊亭上，要同田妃下棋。

尽管周后不喜欢他对田妃过分宠爱，但是难得见他出来玩耍散心，所以反而希望他单独同田妃玩个痛快。她向崇祯说明她要去大高玄殿降香，就拉着袁妃起身走了。

周后和袁妃带着几个贴身宫女和小答应，乘着有黄缎凉篷的凤头凤尾御舟走在前边，其余的宫女和太监分坐在后边两只船上。一位随侍女官跪在船头奏道：

“启奏皇后娘娘，后船上都人们带有几色乐器，要不要命她们奏乐助兴？”

周后轻轻地点一下头。这个女官立刻望着后边的一只船大声传谕。司乐女官跪下领旨之后，随即吩咐掌乐女官奏乐。掌乐女官向众宫女眼波一转，在鼓架上拿起鼓槌，轻敲三下，登时奏起来一派细乐。周后对袁妃一笑，说：

“这可不是‘又见笙歌入画船’么？”

袁妃说：“臣妾也正在思忖，果然应了签上的话。”

御舟在金鳌牌楼附近靠岸。太监们把两乘大小不同的凤辇放在御舟船头，抬皇后和袁妃往大高玄殿。这个庙宇也是嘉靖皇帝常来修炼的地方，建筑十分壮丽。周后去年特下了一道懿旨，命在道经厂 [3] 学习法事的宫女们在这里建醮禳灾。这几十个宫女都穿着鹤氅，长期同女道士们一起念诵道教经咒。每逢初一或十五，倘若风顺，天色将明，更漏未歇，大内寂静，钟磬和铙钹声会飞越紫禁城头，隐隐约约地传入坤宁宫。

女道士和穿着鹤氅的宫女们都跪在大门外边接驾，山呼万岁。周后偕袁妃缓步走进山门，在庙院中小立片刻，欣赏着高大的松柏和左右两座十分精巧玲珑的、宫中俗称为九梁十八柱的琉璃亭，又看看左右钟鼓楼和东西配殿，才继续前行，踏上白玉台阶，进入正殿。她们依次在三清 [4] 像前烧香，祝祷国泰民安，皇上万寿无疆。正殿背后另有一进院落，正中间是五间雷坛殿，东西各有一座配殿。再往后又是一院，神殿是两层楼，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圆殿中有一圆形高台，上有朱漆神龛，中坐玉皇大帝塑像，长须垂胸，庄严肃穆，此是为皇帝和皇后祈雨之处。周后常听说河南、陕西、山东和畿辅连年大旱，知道这事很可怕。往古有许多朝代的末梢年都是天灾与人祸交至，最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现在她特意同袁妃来到这里，在方殿中拜过后土之神，要登上圆殿。虽然太监和宫女们认为楼梯又窄又高，劝她不必上去，但皇后怀着为国祈福的诚心，一定要上去礼拜。她和袁妃扶着事先擦得干干净净

的红漆扶手，又有宫女前后搀扶，转了半圈，微喘着登上圆殿，在钟磬声中点焚黄表，向玉皇跪下叩头，祈祷甘霖。

她们重新乘御舟回到瀛台时，崇祯与田妃刚刚下完一盘棋。周后看见他面有喜色，低声问："皇上赢了？"

崇祯笑着说："朕国事鞅掌[5]，棋艺生疏，勉强赢了田妃一棋，好不容易。"

田妃赶快说："皇上胸富韬略，谋虑深远，步步有法，臣妾望尘莫及。"

周后对着田妃会心地微微一笑，说："你的棋艺在宫眷中虽然十分出众，但怎能比得皇上高明？"

崇祯由于他的皇帝身份，偶尔奉召和他对弈的只有皇后、妃嫔们，还有一两个如王德化之流的大太监。太监同他下棋时只能跪着。从皇后到太监，人人都希望使他愉快，谁敢使他输棋？崇祯是一个非常主观自信的人，从来没有想到别人在他面前输棋都是故意的，反而以为自己天生聪明，虽不经常下棋，棋艺却高明非凡。他还常把下棋比做用兵，认为自己胸有韬略，所以棋艺无敌。这时他的棋兴未尽，命袁妃同他下盘象棋。宫女们立刻撤去围棋盘，换上一个嵌金线的沉香木象棋盘和一副象牙棋子。刚才他同田妃下棋时也不曾忘掉对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军事，现在他叫太监点一支香，说他要在香灼完之前杀败袁妃。在举起棋子之前，他暗中向神灵默祝：如果他能在香灼完之前赢了袁妃的棋，陕西和湖广就会有捷报飞来。

袁妃先跪下谢恩，然后请崇祯先走第一步。不管在围棋上或象棋上，她都比田妃差得远，但是比崇祯还是高明一些。她开始时故意让崇祯吃去一个炮，然后认真下棋，一步不让，不大一会儿就逼得崇祯由攻势转为守势，并且渐渐地不能支持。周后有点发急，心中责备袁妃过于老实，频频向袁妃递眼色，无奈袁妃全不理会。左右的宫女们也都捏了一把汗。倘若是皇后同袁妃下棋，田妃看见皇后招架不住，常常会代皇后出几个鲜着，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但崇祯下棋正像他处理军国大事一样，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最忌别人提出来与他不同的高明意见，因此田妃站在一旁干着急，不敢作声。她们都不知道崇祯在开始走棋前心中默祝的话，倘若知道，简直会吓坏了。

短香只剩下二指长了。崇祯的棋势仍无起色。他自己十分焦急，眉头紧皱，脸色难看。他不仅不能容许别人赢了他的棋，而且害怕一输棋就真的得不到军情捷报了。周后又气袁妃，又怕她惹出大祸，却想不出使袁妃聪明让棋的办法。恰好有一只小猫走来，她赶快向田妃使个眼色。田妃会意，赶快将小猫抱到膝上，准备一旦到皇上快输时就将小猫放出，蹬乱棋盘。但她和周后又担心这样做也可能使皇上更加恼怒。正在无计可想，忽见袁妃一步疏忽，把一个最得力的肋车给皇上吃了，整盘棋势陡然大变，对袁妃十分不利。又过片刻，袁妃又一疏忽，丢掉了一个沉

底炮，接着，一个过河卒也被吃了。袁妃勉强支撑一阵，终于败在崇祯手里。周后心中猛一轻快，暗暗叫道："袁妃也够聪明！"她揩去了鼻尖上急出的汗珠，同田妃交换了一个含而不露的微笑。田妃将膝上的小猫放手，那小猫轻轻地跳到地上跑了。

经过苦战，转败为胜，使崇祯特别高兴。他突然放声大笑，说：

"袁妃的棋艺大有长进，但在朕的手下毕竟不行！"

田妃说："陛下是中兴圣主，旷古稀有，挽回国运尚且不难，况此棋艺小道，何足挂齿！"

午饭后，崇祯带着后妃们离开金海，乘辇到玉熙宫看戏。他平日最爱看的是过锦戏。这种戏每一出都很短，大概有一百多个剧目，雅俗皆备。雅的来自院本。俗戏取材于市井生活，扮演骗子如何行骗，嘲笑笨拙的婆娘、痴呆的丈夫，或扮演狡猾的商贾、刁赖的泼皮。雅俗相较，俗戏节目较多，也较有趣。宫中扮演这种俗戏，原有三种用意：第一是要皇帝和皇子们看了戏知道一些民间的风俗人情和所谓"民间疾苦"，第二是寓讽谏于娱乐之中，第三是逗引皇帝和后妃们快活一笑。因为有这三种目的，所以钟鼓司的太监们和教坊的艺人们有时也将一些与现实政治有关的题材编成短剧。

这一天艺人们先演了两出比较高雅的院本，然后演了一出《双骗案》，引得崇祯和周后不住微笑。接着演了一出新编的小戏，凭空杜撰湖广官军大捷，擒住了张献忠，农民军全部被歼。这个戏是连夜编排成的，崇祯看后果然大为高兴，立即命赏赐十两银子。全体艺人跪下叩头谢恩，齐呼万岁。

天下事常常出现巧合，必然的事件通过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当他在西苑同袁妃下棋刚刚获胜时，十几封十万火急的军情奏报送到司礼监的值房。其中最使王德化和王承恩等震惊的是熊文灿和郧阳巡抚分别奏报官军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进军失利，死伤了一两万人，军需遗弃很多，豫军著名的战将罗岱被俘，左良玉仓皇溃退。另外的重要军情是郑崇俭和丁启睿分别奏报向商洛山进剿失利。不过，官军因为在商洛山没有损失大将，李自成的义军一时也无力突围，所以战败的实际情形被大大地隐瞒了。其他军情奏报是关于革里眼、左金王和老回回等在皖西、鄂东和豫南一带的活动，以及豫东、皖北和山东境内的"土寇蜂起"。王德化直到探知皇帝和后妃们已经用毕午膳，才只带着熊文灿的一封急奏来到玉熙宫，而吩咐王承恩把其余的紧急奏疏和塘报都放在乾清宫的御案上。

崇祯正在高兴，偶一回头，看见王德化神色不安地立在背后，不禁心中吃惊，忙问："有什么紧急军情？"

王德化弓着身子，把奏折双手呈上。崇祯略微一看，登时脸色灰白，起身向里走去。周后大惊，忙同田妃和袁妃离座，跟了进去。

戏停演了。大家面面相觑。玉熙宫中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一阵，从玉熙宫的内殿中传出崇祯的一句谕旨：立即起驾回宫。

在回宫的路上，崇祯认真地考虑差杨嗣昌去湖广督师的问题，但仍然不能决定。在澄渊亭上同田、袁二妃下棋连胜，在玉熙宫看活捉张献忠的过锦戏，这些愉快的事虽然才过去不久，却好像已经隔了多时了；又好像做了两场离奇的短梦，现在从梦中惊醒了。他在心中痛苦地自嘲说：

“朕在棋盘上同二妃连战皆捷，在疆场上竟一蹶不振！”

他下决心要改变目前湖广和陕西的军事状况，把张献忠消灭在川、陕、楚交界地方，把李自成消灭在商洛山中。他反复考虑，心中矛盾，向自己问道：

“现在就放杨嗣昌出京么？”

[1] 官戏——明代宫中的官戏，包括院本、水嬉、过锦戏三种。水嬉又作“水戏”，是水上的傀儡戏。

[2] 恫瘝——病痛、疾苦。古代帝王常用以表示对百姓疾苦的关怀。

[3] 道经厂——宫中太监的一个机构，专掌道教念经、建醮、祈禳等事。

[4] 三清——道教的三个神，即所谓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

[5] 鞅掌——繁忙。

第五十二章

从西苑回来的第二天，崇祯下旨，将熊文灿削职，听候勘问，将总兵左良玉贬了三级，将另一个总兵张任学削籍为民。这天下午，他在文华殿召见杨嗣昌密商大计。

近几天来，杨嗣昌看出来皇帝有意派他去湖广督师，又想留他在朝廷“翊赞中枢”。他自己也考虑再三，拿不定主意。他很明白自己近几年身任本兵，对内对外军事上一无成就。几个月前因清兵入塞，破名城，掳藩王，损主帅，皇上为舆论所迫，不得已将他贬了三级，使他戴罪视事。如今熊文灿又失败了，而文灿是他推荐的。若不是皇上对他圣眷未衰，

他也会连带获罪。春天，他建议每年增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随田赋征收，以为专练民兵之用，遭到朝廷上多人反对。如今练饷马上就要开征，而编练数十万民兵的事，决难实施。倘若练饷加了而练兵的事成了泡影，他就不好下台。

近一年来，朝野上下骂他的人很多。虽然他全是遵旨办事，但是一旦宠信减退，朝臣们对他群起抨击，皇上是决不会替他担过的。与其到那时下诏狱，死西市，身败名裂，倒不如趁目前宠信未衰时自请督师。但万一出师无功，将何以善其后呢？

在文华殿召对时，双方都在揣摩对方心思。崇祯先问了问军饷问题，随即叹口气说：

“朕经营天下十余年，用大臣大臣渎职，用小臣小臣贪污，国家事遂至于此，可为浩叹！如今决定拿问熊文灿，置之重典，以为因循误事、败坏封疆者戒。洪承畴尚能做事，但他督师蓟辽，责任艰巨，无法调回。举朝大臣中竟无可以代朕统兵剿贼之人！”

杨嗣昌赶快跪伏地上说：“熊文灿深负陛下倚任，拿问是罪有应得，就连微臣亦不能辞其咎。至于差何人赴湖广督师，请陛下早日决断。倘无适当之人，臣愿亲赴军前，竭犬马之力，剿平逆贼，借赎前愆，兼报陛下知遇之恩。”

崇祯点点头说：“倘先生不辞辛劳，代朕督师剿贼，自然甚好。只是朝廷百事丛脞 [1] ，朕之左右亦不可一日无先生。湖广方面究应如何安排，倘若先生不去，谁去总督诸将为宜，需要慎重决定，以免偾事。先生下去想想，奏朕知道。”

杨嗣昌回家以后，把崇祯的话仔细体会，认为这几句话既是皇上的真实心情，也未必不含有试试他是否真心想去督师的意思。他找了几位亲信幕僚秘密计议。幕僚们都认为既然皇上有意叫他前去督师，不如趁早坚决请行，一则可以更显得自己忠于王事，二则暂且离开内阁，也可以缓和别人的攻击。至于军事方面，幕僚们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官军在数量上比农民军多得多，像左良玉和贺人龙等都是很有经验的名将，问题只在于如何驾驭。熊文灿之所以把事情弄糟，是因为既无统帅才能，使诸将日益骄横，又一味贪贿，受了张献忠的愚弄。在这些方面，熊文灿实不能同杨嗣昌相提并论。他们认为，杨嗣昌前往督师，只要申明军纪，任何骄兵悍将都不敢不听从指挥。只要战事能在一年内结束，国家还是有办法供应的。听了幕僚们的怂恿，杨嗣昌的主意完全拿定。他比幕僚们高明一点，不一味想着顺利成功，也想着战事会旷日持久，甚至失利。他想，目今国势艰难，代皇上督师剿贼是大臣义不容辞的事，万一不幸军事失利，他就尽节疆场，以一死上报皇恩。不过这种不吉利的想法，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幕僚知道。

两天以后，崇祯见到了杨嗣昌的奏疏，请求去湖广督师剿贼。他仍然犹

豫。直到八月底，又接到湖广和陕西两地军事失利的奏报，他才下最后决心，命秉笔太监替他拟了一道给杨嗣昌的谕旨。那谕旨写道：

间者，边陲不靖，卿虽尽瘁，不免为法受罚 [2] 。朕比因优叙，还卿所夺前官。卿引愆自贬，坚请再三，所执甚正，勉相听许。朕闻《春秋》之义：以功覆过 [3] 。方今降徒干纪，西征失律 [4] ；陕寇再炽，围师无功。西望云天，殊劳朕忧！国家多故，股肱是倚；以卿才识，戡定不难。可驰驿往代文灿，为朕督师。出郊之事，不复内御 [5] 。特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卿其芟除蟊贼，早奏肤功！《诗》不云乎：“无德不报 [6] 。”贼平振旅 [7] ，朕且加殊锡焉 [8] 。

杨嗣昌接到圣旨是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下午就上疏谢恩并请求召对。第二天晚上，崇祯在平台召见了杨嗣昌和首辅薛国观、吏部尚书谢升、户部尚书李待问、新任兵部尚书傅宗龙，讨论调兵和筹饷等问题。他面谕兵、户二部尚书，必须按照杨嗣昌所提出的需要办理，不得有误，又问谢升：

“杨嗣昌此行，用何官衔为宜？”

吏部尚书回奏：“臣以为用‘督师辅臣’官衔为宜。”

崇祯觉得这个官衔很好，点头同意，随即把杨嗣昌叫到面前，声音低沉地说：

“朕因寇乱日急，不得已烦先生远行。朕实不忍使先生离开左右！”

杨嗣昌跪在地上，感激流泪说：“微臣实在很不称职，致使寇乱、虏警，接连不断，烦陛下圣心焦劳。每一念及，惶悚万分。蒙皇上赦臣不死之罪，用臣督师，臣安敢不竭尽驽骀之力，继之以死！”

崇祯听到“继之以死”几个字，不觉脸色一寒，心上登时出现了一个不吉的预感，默然片刻，慢慢地说：

“卿去湖广，既要照顾川、楚，也要照顾陕西，务将各股流贼克期歼灭。闯贼于溃败之余，死灰复燃。虽经郑崇俭将他围困于商洛山中，却未能将他剿灭，陕西事殊堪忧虑。听说闯贼行事与献贼大不相同，今日不灭，他日必为大患。卿目前虽以剿献贼为主，但必须兼顾商洛。对闯贼该进剿，该用间，卿可相机行事。总之不要使闯贼从商洛山中逸出。倘若万一闯贼从商洛山中窜出，亦不要使彼与献贼合股或互相呼应。不知先生对二贼用兵有何良策？”

杨嗣昌回答说："使二贼不能彼此呼应，更不能合股滋扰，十分要紧。陛下所谕，臣当谨遵不忘。兵法云'亲而离之'[9]，况闻二贼素来彼此猜忌，实不相亲。目前用兵，也就是要将他们分别围剿，各个歼灭。至于应如何迅速进兵，方为妥当，臣今日尚难预度。容臣星夜驰至襄阳，审度情势，然后条上方略，方合实际。"

崇祯说："先生驰赴襄阳，对剿灭献贼之事，朕不十分担忧。朕方才所谕，是要先生对闯贼内部用间。倘能使闯贼内部火并，诱使其手下大头领叛闯反正或杀闯献功，此系上策。不然，闯贼善于团结党羽，笼络人心，凭险顽抗，而秦军士老兵疲，何日能剿灭这股凶贼？要用间，要用间。"

杨嗣昌赶快说："皇上英明天纵，烛照贼情。臣至襄阳，当谨遵皇上所授方略，对闯贼部下设计用间。至于如何用间，臣已有了主意。"

"先生有何好的主意？"

"闯贼原有一个总管名叫周山，前年反正，颇具忠心，现在曹变蛟军中，驻防山海关附近。俟臣到襄阳之后，如就近无妥人可用，即檄调周山去襄阳。臣询明贼中实情，面授机宜。"

崇祯点头说："好，好。卿还有什么需要？"

"从前贼势分散，故督饷侍郎[10]张伯鲸驻在池州，以便督运江南大米。今官军云集于川、楚交界与陕西南部，距离池州甚远。请命督饷侍郎移驻湖广用兵之地，方好办事。"

"卿说得是，即叫兵部办理。"崇祯说毕，向傅宗龙望了一眼。

杨嗣昌又说："左良玉虽然战败，但其人有大将之才，他麾下的兵也还可用。乞皇上格外施恩，封他为'平贼将军'[11]，以资鼓励。"

崇祯对左良玉本来很不满意，甚至暗中怀恨，但是他立刻表示同意说："可以，就封他为'平贼将军'，以资鼓励。"

杨嗣昌又提出些关于调兵遣将的问题，凡是他所请求的，崇祯无不同意。多少年来，崇祯对督师大臣从没有像这样宠信，言听计从。杨嗣昌最后说：

"臣闻古者大臣出征，朝闻命夕即上道。一应随从、厩马、铠仗等项，均望各主管衙门从速发给，俾微臣不误启程。"

崇祯十分高兴地说："卿能如此，朕复何忧！所需一切，朕即谕各有司即日供办。"

这时已经有二更多天。诸大臣向崇祯叩了头，由太监提着宫灯引导退

出。崇祯把新的希望寄托在杨嗣昌身上，含着微笑，乘辇往坤宁宫去。

过了一天，崇祯下旨恢复杨嗣昌原来的品级，赐他精金百两、做袍服用的大红纻丝表里四匹、斗牛衣[12]一件、赏功银四万两、银牌一千五百个、纻丝和绯绢各五百匹，发给“督师辅臣”银印一颗、饷银五十万两。宫廷和主管衙门办事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崇祯本人也很少像这般慷慨大方。杨嗣昌深深明白皇上对湖广和陕西军事有多么焦急，而对他的期望是多么殷切。他当天就上疏谢恩和请求陛辞，并于疏中建议七条军国大计。

崇祯对他的建议全部采纳，当晚派遣太监传旨：明天中午皇上在平台赐宴，为他饯行。

第二天是九月初四。

午时一刻，杨嗣昌由王德化引进平台后殿，在鼓乐声中随着鸿胪寺官的鸣赞向皇帝行了常朝礼。光禄寺官在殿中间摆了两席：一席摆在御案上，皇帝面向南坐；一席摆在下边。杨嗣昌又一次跪下叩头谢宴，然后入席，面向北坐。崇祯拿着自己面前的王斝举一举，表示向督师辅臣敬酒。杨嗣昌离开座位，跪在地上，双手捧着自己的酒杯，毕恭毕敬地送到唇边，轻轻地咂了一下，不敢认真喝下去，却把酒浇在地上，哽咽说：“谢万岁皇恩！”音乐停止了。崇祯问了几句关于他启程的话，又吩咐太监敬他三次酒。王德化望望皇帝，转向鸿胪寺官使个眼色。鸿胪寺官走出殿门，说声“奏乐”！随即殿庑下又奏起来庄严的音乐。

杨嗣昌不知为什么又突然奏乐，赶快站立起来，离席垂手躬身而立。

一个小太监双手捧着一个很大的黄绫云龙长盒，走到他面前站住，用眼睛向他示意，王德化尖声说：

“杨嗣昌赶快谢恩！”

杨嗣昌忽然明白，赶快跪下去叩头谢恩，山呼万岁，然后捧接锦盒。

崇祯说：“先生出征，朕写诗送行，比卿为周之方叔[13]、汉之亚夫[14]。愿先生旌麾所指，寇氛尽消，不负朕的厚望。”

杨嗣昌又一次叩头谢恩，山呼万岁，用颤抖的双手打开锦盒，取出御制诗。旁边的太监替他捧住锦盒。他将一卷正黄描金云龙蜡笺展开，上有崇祯亲题七绝一首，每字有两寸见方，后题“赐督师辅臣嗣昌”七个字，又一行字是“大明崇祯十二年己卯九月吉日”。蜡笺上盖有“崇祯御笔”和“表正万方之宝”两颗篆体阳文朱印。杨嗣昌颤声朗诵：

盐梅 [15] 今去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朗诵毕，杨嗣昌一边拜，一边流泪，却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赐过御诗后，赐宴的仪式就算完毕，撤去酒肴。光禄寺和鸿胪寺的官员们首先退出。随即崇祯挥一下手，使太监们也退出去。他叫杨嗣昌坐近一点，声调沉重地说：

“目今万不得已，朕只好让先生远离京城。剿贼成败，系于先生一身。不知先生临行前还有何话要对朕说？”

杨嗣昌站起来说：“臣以庸才，荷蒙知遇，受恩深重，唯有鞠躬尽瘁以报陛下。然臣一离国门，便成万里；有一些军事举措，因保机密，难使朝廷尽知，不免蜚语横生，朝议纷然，掣臣之肘。今日臣向陛下辞行，恳陛下遇朝议掣肘时为臣做主，俾臣得竭犬马之力，克竟全功。”

“本朝士大夫习气，朕知之最悉。先生可放心前去，一切由朕做主。”

杨嗣昌又说：“兵法云：‘兵贵胜，不贵久。’‘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然以今日情势而言，欲速胜恐不甚易。必须使官军先处于不败之地，而后方可言进剿，方可言将逆贼次第歼灭。”

“如何方能使官军先处于不败之地？”

“目前官军将骄兵惰，如何能以之制贼？微臣此去，第一步在整肃纪律，使三军将士不敢视主帅如无物，以国法为儿戏，然后方可以显朝廷之威重，振疲弱之士气，向流贼大举进剿。”

崇祯点头说：“正该如此。”

杨嗣昌又奏：“襄阳控扼上游，绾毂数省，尤为豫楚咽喉，故自古为军事重镇，为兵家所必争。万一襄阳失，则不唯豫、楚大局不堪设想，甚至上而川、陕，下而江南，均将为之震动。臣到襄阳后，必先巩固此根本重地，然后进剿。总之，目前用兵，志欲其速，步欲其稳，二者兼顾，方为万全。至于其他详细安排，俟臣到襄阳后再为条陈。”

“先生说得很是。以目前剿贼军事说，湖广的襄阳确是根本重地，十分要紧。”崇祯用手势使杨嗣昌坐下，停一停，又说，“得先生坐镇襄阳，指挥剿贼，朕稍可放心。只是东虏势强，怕他不待我剿贼成功，又将大举入犯。”

“是，臣所虑者也正在此。”

“倘若东虏入犯，如何是好？”

“辽东各地，北至黑龙江外，皆祖宗土地，满洲亦中国臣民。只因万历季年，朝廷抚驭失策，努尔哈赤奋起为乱，分割蚕食，致有今日。以臣愚见，抚为上策。只有对东虏用抚，羁縻一时，方能专力剿贼。俟流贼剿除，国家再养精蓄锐，对满洲大张挞伐不迟。”

“我看傅宗龙未必能担此重任。”

“臣之所以荐傅宗龙任本兵，只是因为他熟知军旅，非为议抚着想。若将来对东虏议抚，陈新甲可担此重任。陈新甲精明干练，实为难得人才。”

“卿当时何不荐陈新甲担任本兵？”

“陈新甲资望较浅，且非进士出身，倘若即任本兵，恐难免招致物议。现新甲已任总督，稍历时日，皇上即可任他做本兵了。”

崇祯点头说：“过些时朕用他好了。至于东虏方面，朕以后相机议抚。望先生专意剿贼，不必分心。流贼为国家腹心之忧，千斤重担都在先生肩上。”

杨嗣昌离开座位，跪下叩头说：“臣世受国恩，粉身不足为报。此去若剿贼奏捷，则朝天有日；若剿贼无功，臣必死封疆，决不生还。”

这“必死”二字说得特别重，连站在殿外的太监们都听得清楚。崇祯脸色灰白，又一次在心上起了个不吉的预感。停了片刻，他说：“已令大臣们明日在国门外为卿饯行。朕等待卿早日饮至[16]，为劳旋之宴。”

杨嗣昌辞出以后，崇祯命太监把今日御宴上所用的金银器皿统统赐他，另外还赐他宫中所制的御酒长春露和长寿白各一坛。如今他把“剿灭流贼”、拯救危局的希望全放在杨嗣昌身上了。

赐宴的次日清早，杨嗣昌进宫陛辞，随即带着大批僚属、幕宾、卫队、奴仆，前呼后拥地启程。文武百官六品以上由首辅薛国观率领着在广宁门外真空寺等候。这座寺庙虽然算不得十分壮丽，但也大有名气。嘉靖皇帝从湖广钟祥来北京继承皇位，群臣就是在这里接驾。万历六年，大

学士张居正由故乡回京，皇帝是在寺内赐宴。今天文武大臣奉旨郊饯督师辅臣，仍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使人特别感觉着皇恩隆厚，意义重大。

因为是钦命百官为他饯行，所以杨嗣昌到后，先向北叩头谢恩，然后入席就座。他说了几句逊谢的话，就由薛国观等大臣率领全体文武同僚敬酒三杯。为着杨嗣昌王命在身，酒宴并没有拖延多久。他望着北京城“叩谢天恩”，然后向大家辞别，上轿登程，向卢沟桥方向奔去。

到了卢沟桥上，杨嗣昌吩咐停轿。一个家人趋前一步，替他打开轿帘。他从轿中走出，靠着栏杆，遥望西山景色。他是很迷信风水的，不免感慨地在心中问道：“看，这一道龙脉从山西奔来，千里腾涌，到北京结了穴，郁郁苍苍，王气很盛，故历金、元和本朝都以北京为建都之地，难道如今这王气竟暗暗消尽了么？不然何以国运如此不振？”向西山一带望了一阵，他把头转过来，怀着无限的依恋，向北京的方向望去，在树色和尘埃中，似乎隐隐约约地望见了北京城头，还有一个在远树梢上耸出的雄伟影子，大概是广宁门的城楼。这些灰暗的影子后边是几缕白云。他想象着紫禁城应该在白云下边。忽然想到自己出来督师“剿贼”，也许永远不能再回京师，不能再看见皇上，他不禁满怀凄怆，随即向身旁的家人吩咐：“伺候上轿！”

杨嗣昌沿路不敢耽搁，急急赶路。轿夫们轮流替换，遇到路途坎坷的地方他就下轿乘马。每日披着一天星星启程，日落以后方才驻下。每隔三天，他就向朝廷报告一次行程。自来宰相一级的大臣出京办事，多是行动迟慢，沿途骚扰，很少像他这样。所以单看他离京以后“迅赴戎机”的情形，满朝文武都觉得他果然不同，就连平日对他心怀不满的人也不能不认为他到襄阳后可能把不利的军事局面扭转。至于崇祯，平日就认为杨嗣昌忠心任事，很有作为，如今每次看见杨嗣昌的路上奏报，就感到很大欣慰。

当时从北京去襄阳的官道是走磁州、彰德、卫辉、封丘、开封、朱仙镇、许昌、南阳和新野。他在开封只停留半天，给地方长官们发了一道檄文，晓谕朝廷救民水火的“德意”，勉励大家尽忠效力。二十九日夜间到了襄阳，以熊文灿的总理行辕作为他的督师辅臣行辕。在他从开封奔赴襄阳的路上，他用十万火急的文书通谕湖广巡抚、郧阳巡抚以及在荆、襄、郧阳和商州一带驻防的统兵大员，包括总兵、副将和监军，统统于九月底赶到襄阳会议，并听他面授机宜。这些火急文书都交给地方塘马以接力的方法日夜不停地飞马传送。这些被召集的文官武将，除少数人因驻地较远和其他特殊原因外，接到通知后都不敢怠慢，日夜赶路，奔赴襄阳。一般的都能够提前到达，来得及在樊城东郊十五里的张家湾恭迎督师。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杨嗣昌以辅相之尊，加上为天子腹心之臣，出京后先声夺人，说出的话雷厉风行。

倘若是别的大臣，经过二十多天披星戴月的风尘奔波，到襄阳后一定要休息几天。但是杨嗣昌不肯休息，到襄阳的第二天就召见了湖广巡抚和

其他几个大员，详询目前军事和地方情形，并且阅览了许多有关文书。仅仅隔了一天，他就在行辕中升帐理事。从他到襄阳的这一天起，明朝末年的国内战争史揭开了新的一章。

[1] 丛脞——繁杂、零乱。

[2] 为法受罚——指几个月前清兵入塞，崇祯在舆论压力下将杨嗣昌贬了三级，戴罪视事。但此句实际上为杨嗣昌开脱，指出这次受罚不完全是真正有罪，而是因为他当时任兵部尚书，按法不得不然。

[3] 以功覆过——拿功劳掩盖罪过。

[4] 方今……失律——前一句是说张献忠谷城起义，后一句是说往西追剿的官军在罗猴山打了败仗。

[5] 不复内御——等于“不从中制”。

[6] 无德不报——在此处的意思是有功就有奖赏。这句诗出于《诗经·大雅》。

[7] 振旅——班师。

[8] 且加殊锡焉——将给予不一般的奖赏。

[9] 亲而离之——语见《孙子·计篇》。意思是说：敌人若内部团结，就设计离间他们。

[10] 督饷侍郎——明末朝廷因军事需要，专设一兵部侍郎，负责督运军饷，称为督饷侍郎。

[11] 平贼将军——明朝总兵官是武一品，在官阶上不能再提升。如作重大奖励，或封侯、伯等爵位，或荫其子孙，或给予某种将军称号。某种将军称号虽非爵位，也不能世袭，但因为不易获得，所以被视为特殊荣誉。

[12] 斗牛衣——补子上绣着斗、牛两星宿图案的蟒袍。

[13] 方叔——周宣王时的大臣，曾经平了荆蛮（长江流域的一个部族）的叛乱。

[14] 亚夫——即周亚夫，西汉名将，文帝时防御匈奴，驻军咸阳细柳地方，称为细柳营。景帝时他又带兵平七国之乱。

[15] 盐梅——上古时调味品很简单，主要靠盐和梅子。在醋发明之前，想吃酸味，就加点梅子进去。据说殷高宗命傅说为相时就拿盐和梅两种东西比贤相的重要。

[16] 饮至——古时皇帝慰劳将帅凯旋的隆重典札。

第五十三章

十月初一，杨嗣昌的督师行辕门外，官兵如林，明盔亮甲，刀枪剑戟在平明的薄雾中闪着寒光。一对五六丈高的大旗杆上悬挂着两面杏黄大旗，左边的绣着“盐梅上将”，右边的绣着“三军督司”。

咚咚咚三声炮响，辕门大开。从辕门到大堂，是深深的两进大院，中间一道二门。二门外站着八个卫士；从二门里到大堂阶下，宽阔的石铺甬路两旁也站着两行侍卫。两进院子里插着许多面颜色不同、形式各别的军旗。二门外石阶下，靠左树了一面巨大的、用墨绿贡缎制成的中军坐纛。大纛中心用红色绣出太极图，外边是斗、牛、房、心等等星宿。大堂名白虎堂，台阶下竖两面七尺长的豹尾旗，旗杆头是一把利刃。这是军机重地的标志。门外竖了这种旗子，大小官员非有主将号令不许擅自入内，违者拿办。明朝末年，主帅威令不行，军律废弛，成了普遍情形。杨嗣昌今天开始升帐理事就竭力矫正旧日积弊，预先指示僚属们认真做了一番布置，以显示督师辅臣的威重，使被召见的文官武将们感觉到这气象和熊文灿在任时大不相同，知所畏惧。

第一次鸣炮后，文武大员陆续进入辕门，在二门外肃立等候。第二次炮响之后，二门内奏起军乐。杨嗣昌身穿二品文官仙鹤补服，腰系玉带，头戴乌纱帽，从屏风后缓步走出。他在正中间围有红缎锦幛的楠木公案后边坐下，两个仪表堂堂的执事官捧着尚方剑和“督师辅臣”大印侍立两旁。承启官走到白虎堂前一声传呼，二门内应声如雷。那等候在二门外的文武大员由湖广巡抚方孔昭领头，后边跟着监军道、总兵、副将和参将等数十员，文东武西，分两行鱼贯而入，又按照品级，依次行了报名参拜大礼，躬身肃立，恭候训示。

杨嗣昌没有马上训话。因为今天是十月朔日，他先率领全体文武向北行四拜贺朔 [1] 礼，然后才命大家就座。杨嗣昌用炯炯目光向大家扫了一遍，随即慢慢地站起来。所有文武大员都跟着起立。杨嗣昌清一下喉咙，开始说话，他首先引述皇帝的口谕，把大家的剿贼无功训诫一顿，语气和神色十分严峻，然后接着说：

“本督师深受皇上厚恩，畀以重任，誓必灭贼。诸君或世受国恩，或为今上所识拔，均应同心戮力，将功补过，以报陛下。今后剿贼首要在整肃军纪，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如有玩忽军令、作战不力者，本督师有尚方剑在，副将以下先斩后奏，副将以上严劾治罪，决不宽贷！”

众将官震惊失色，不敢仰视。杨嗣昌又训了一阵话。全体到会文武都对他的辅臣气派和训话留下深刻印象，感到畏惧，也感到振奋。训话毕，杨嗣昌又用威重的眼光向全场扫了一遍，吩咐大家下去休息，等候分别传见，然后离开座位，略一拱手，在幕僚们的簇拥中退回内院。众文武大员躬身叉手相送，等他走了以后才从白虎堂中依次肃然退出。大家不敢离开督师行辕，等候传见。过了片刻，只见承启官走出白虎堂高声传

呼：

“请湖广镇总兵左大人！”

总兵左良玉是辽东人，今年三十九岁，体格魁梧，紫铜色面皮。十年以前，他在辽东做过都司，因在路上劫了国家运往锦州的军资，犯法当斩。同犯丘磊是他的好朋友，情愿牺牲自己救活他，独自把罪案承担下来。左良玉由主犯变为从犯，挨了二百军棍被革职了。过了很久，无事可做，他跑到昌平驻军中做了一名小校。由于他的武艺、勇敢和才干样样出众，渐渐地被驻守昌平的总兵官尤世威所赏识。崇祯四年八月，清兵围攻大凌河 [2] 很急，崇祯诏昌平驻军星夜赴援。当时侯恂 [3] 以兵部侍郎衔总督昌平驻军，守护陵寝，并为北京的北面屏障；接到上谕后，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率兵赴援的人。正在无计，尤世威向他保荐左良玉，只是左良玉是个小校，无法统率诸将。侯恂说：“如果左良玉真能胜任，我难道不能破格替他升官么？你去告他说，就派他统兵前去！”

当天夜里，尤世威亲自到左良玉住的地方找他。他一听说总兵大人亲自来了，以为是逮捕他的，大惊失色，对自己说：“糟啦，一准是丘磊的事情败露啦！”他想逃走已经来不及，慌忙藏到床下。尤世威用拳头捶着门，大声说：

“左将军，你的富贵来啦，快拿酒让我喝几杯！”

开门以后，尤世威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说了，他扑通跪到尤世威面前。尤世威也跪下去一条腿，把他搀起来。恰在这时，侯恂亲自来了。

第二天早晨，侯恂在辕门内大集诸将，当着众将的面以三千两银子给左良玉送行，又赐他三杯酒、一支令箭，说道：

“这三杯酒是我以三军交将军，给你一支令箭如同我亲自前去。”他又望着出征的将领说：“你们诸位一定要听从左将军的命令，他今天已经升为副将，位在诸将之上。我保荐左将军的奏本，昨夜就拜发了。”

左良玉出辕门时向侯恂跪下去，用头叩着石阶，发誓说：“我左良玉这次去大凌河倘若不能立功，就自己割掉自己脑袋！”

他率领几千将士驰赴山海关外，在松山和杏山打了两次胜仗。不过一年多的时光，他从一个有罪的无名小校爬上总兵官的高位。最近几年他一直在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腹地同农民军作战，尤其河南和湖广两省成了他主要的活动地区。自从曹变蛟随洪承畴出关以后，在对农民军作战的总兵官中，以他的兵力最强，威望最高。因此，尽管平素十分骄横，军纪很坏，两个月前又在罗猴山打了败仗，贬了三级，但杨嗣昌仍不得不把希望指靠在他身上，而今天首先召见的也是他。

承启官引着左良玉穿过一座大院，来到一座小院前边。小院的月门外站着两个手执宝剑的侍卫，刚才插在白虎堂阶前的豹尾旗已经移到此处。从月门望进去，竹木深处有一座明三暗五的厅堂，堂前悬一朱漆匾额，上有熊文灿手书黑漆“节堂”二字。左良玉对于自己的首被召见，既感到不胜宠荣，又不免提心吊胆。

忽听传事官传报一声：“左镇到！”随即从节堂中传出一声“请”！左良玉紧走几步，一登上三层石阶就拱着手大声禀报：“湖广总兵左良玉参见阁部大人！”进到门里，赶快跪下行礼。

杨嗣昌早已决定要用“恩威兼施”的办法来驾驭像左良玉这样的悍将，所以对他的行大礼并不谦让，只是站起来拱手还礼，脸孔上略带笑容。等左良玉行过礼坐下以后，杨嗣昌先问了问近来作战情况，兵额和军饷的欠缺情况，对一些急迫问题略作指示，然后用略带亲切的口气叫道：

“昆山 [4] 将军！”

左良玉赶快起立，叉手说：“不敢，大人。”

“你是个有作为的人，”杨嗣昌继续说，也不让左良玉坐下，“所以商丘侯先生拔将军于行伍之中，置之统兵大将之位，可谓有识人之鉴。不过自古为大将者常不免功多而骄，不能振作朝气，克保令名于不坠。每览史书，常为之掩卷太息。今日正当国家用人之时，而将军亦正当有为之年。日后或封公封侯，名垂青史，或辜负国恩，身败名裂，都在将军自为。今上天纵英明，励精图治，对臣工功过，洞鉴秋毫，有罪必罚，不稍假借，想为将军所素知。罗猴山之败，皇上十分震怒，姑念将军平日尚有战功，非其他怯懦惜死的将领可比，仅贬将军三级，不加严罚，以观后效。本督师拜命之后，面奏皇上，说你有大将之才，兵亦可用，恳皇上格外降恩，赦免前罪，恢复原级，并封你为平贼将军，已蒙圣上恩准。在路上本督师又上疏题奏，想不久平贼将军印即可发下。将军必须立下几个大功，方能报陛下天覆地载之恩，也不负本督师一片厚望。”

左良玉跪下叩头说：“这是皇上天恩，也是阁部大人栽培。良玉就是粉身碎骨，也难报答万一。至于剿贼的事，末将早已抱定宗旨：有贼无我，有我无贼。一天不把流贼剿灭干净，末将寝食难安。”

“昆山请起。请坐下随便叙话，不必过于拘礼。”

“末将谢座！”

杨嗣昌接着说：“将军秉性忠义，本督师早有所闻。若谷先生不幸获罪，久系诏狱。听说昆山每过商丘，不避嫌疑，必登堂叩拜太常卿碧塘老先生 [5] 请安，执子弟礼甚恭。止此一事，亦可见将军忠厚，有德必报，不忘旧恩。”

左良玉回答说：“倘没有侯大人栽培，末将何有今日。末将虽不读诗书，

但听说韩信对一饭之恩尚且终身不忘，何况侯府对末将有栽培大恩。”

杨嗣昌点点头表示赞许，拈须微笑说：“本督师与若谷先生是通家世交。听说若谷先生有一位哲嗣名方域，表字朝宗，年纪虽轻，诗文已很有根底。昆山可曾见过？”

“三年前末将路过商丘，拜识这位侯大公子。”

“我本想路过河南时派人去商丘约朝宗世兄来襄阳佐理文墨，后来在路途上听说他已去南京，殊为不巧。”停了片刻，杨嗣昌忽然问道，“据将军看来，目前剿贼，何者是当务之急？”

“最要紧的是足兵足饷。”

“足兵足饷之外，何者为要？”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

杨嗣昌明白左良玉所说的文官爱钱是对熊文灿等有感而发，轻轻点头，说：“昆山，你说‘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确是十分重要，但还只是一个方面。依我看来，目前将骄兵惰，实为堪虑。倘若像今日这样，朝廷威令仅及于督抚，而督抚威令不行于将军，将军威令不行于士兵，纵然粮饷不缺，岂能济事？望将军回到防地之后，切实整顿，务要成诸军表率，不负本督师殷切厚望。倘能一扫将骄兵惰积习，使将士不敢以国法为儿戏，上下一心，戮力王事，纵然有一百个张献忠，一千个李自成，何患不能扑灭！”

当杨嗣昌说到“望将军回到防地之后”这句话时，左良玉赶快垂手起立。等杨嗣昌的话一完，他赶快恭敬地回答说：

“末将一定遵照大人钧谕，切实整顿。”

“将军年富力强，应趁此时努力功业。一旦剿贼成功，朝廷将不吝封侯之赏。”

左良玉听了这几句话大为动容，诺诺连声，并说出“誓死报国”的话。他正等待杨嗣昌详细指示作战方略，却见杨嗣昌将茶杯端了一下，说声：“请喝茶！”他知道召见已毕，赶快躬身告辞。

左良玉离开节堂以后，杨嗣昌匆匆地分批召见了巡抚方孔昭、几位总兵、监军、副将和十几位平日积有战功的参将，其余的大批参将全未召见。午饭后，他稍作休息，便坐在公案边批阅文书。传事官在节堂门外踌躇一下，然后掀帘进来，到他面前躬身禀道：

“方抚台同各位大人、各位将军前来辕门辞行，大人什么时候接见？”

杨嗣昌嗯了一声，从文书上抬起头来，说：“现在就接见，请他们在白虎堂中稍候。”

这班来襄阳听训的文武大员，从前在熊文灿任总理时也常来襄阳开会和听训，除非军情十分紧急，会后总要逗留一些日子，有家在此地的就留在家中快活，无家的也留在客馆中每日与同僚们召妓饮酒，看戏听曲，流连忘返。有些副将以下的官在襄阳玩够了，递手本向总理辞行，熊文灿或者不接见，或者在两三日以后传见。由于上下都不把军务放在心上，那些已经辞行过的，还会在襄阳继续住几天才动身返回防地。杨嗣昌一到襄阳就知道这种情形，所以他在上午分批接见文武大员时就要大家星夜返防，不得任意在襄阳逗留。

全体文武大员由巡抚方孔昭率领，肃静地走进白虎堂，分两行坐下等候。他们根据官场习气，以为大概至少要等候半个时辰以上才能够看见杨嗣昌出来，没想到刚刚坐定，忽然听见一声传呼：“使相 [6] 大人驾到！”大家一惊，赶快起立，屏息无声。杨嗣昌身穿官便服，带着几个幕僚，仪态潇洒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就座以后，他嘱咐大家固守防地，加紧整顿军律，操练人马，以待后命。话说得很简单，但清楚、扼要、有力。随即他叫左右把连夜刻版印刷成的几百张告示拿出，分发众文官武将带回，各处张贴。这份告示的每个字几乎有拳头那么大，内容不外乎悬重赏擒斩张献忠和李自成，而对于罗汝才则招其投降。众将官接到告示，个个心中惊奇和佩服。一退出白虎堂，大家就忍不住窃窃私语，说阁部大人做事真是雷厉风行，迅速万分。等他们从行辕出来，看见各衙门的照壁上、十字街口、茶馆门外、城门上，已经到处粘贴着这张告示，老百姓正在围观。

杨嗣昌回到节堂里，日头已经平西。他决定趁着天还不晚，也趁着襄阳百姓还不认识他的面孔，亲自去看一看市容，看一看是否有散兵游勇骚扰百姓，同时也听一听百姓舆论。他在家人服侍下脱去官便服，换上一件临时找来的蓝色半旧圆领湖绉绿棉袍，腰系紫色丝绦，戴一顶七成新元青贡缎折角巾，前边缀着一块长方形轻碧汉玉。这是当时一般读书人和在野缙绅的普通打扮，只是杨嗣昌原是大家公子出身，近几年又做了礼、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位居辅臣，这种打扮仍掩盖不住长期养成的雍容、尊贵与威重气派。他自己对着一面大铜镜看一看，觉得不容易遮掩百姓眼睛，而亲信幕僚们更说不妥，于是他换上了仆人杨忠的旧衣帽，而把这一套衣帽叫杨忠穿戴。他们悄悄地出了后角门，杨忠在前他在后，好像老仆人跟随着年轻的主人。杨忠清秀白皙，仪表堂堂，倒也像是个有身份的人。中军副将和四名校尉都作商人打扮，暗藏利刃，远远地在前后保护。杨嗣昌走过几条街道，还走近西门看了一阵。他看见街道上人来人往，相当热闹。虽然自从他来到后已经在重要街口加派守卫，并有马步兵丁巡逻，但街上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仍很混杂；有一条巷子里住的几乎全是妓女，倚门卖俏，同过往的行人挤眉弄眼；城门盘查不严，几乎是随便任人出进。这一切都使杨嗣昌很不满意。他

想，襄阳是剿贼根本重地，竟然如此疏忽大意，剿贼安能成事！

黄昏时候，杨嗣昌来到襄阳府衙门前边，看见饭铺、茶馆和酒肆很多，十分热闹，各色人等越发混杂，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赌痞在这一带鬼混，而衙门的大门口没有守卫，二门口只有两个无精打采的士兵守卫，另有两个吊儿郎当的衙役拿着水火棍。他心中非常生气，决定赶快将老朽无能的现任知府参革，在奉旨以前就便宜处置，举荐一位年轻有为的人接任知府，协助他把襄阳布置得铁桶相似。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就跟在杨忠背后进入一家叫作杏花村的酒馆。当他们走到一张桌子边时，杨忠略微现出窘态，不知如何是好。杨嗣昌含着微笑使个眼色叫他大胆地坐在上首，自己却在下首坐定，向堂倌要了酒菜和米饭。随即，作商人打扮的中军副将和校尉们都进来了。中军副将单独在一个角落坐下，四个校尉分开两处坐下。杨嗣昌是一个十分机警的人，一坐下就偷偷地用眼睛在各个桌上瞟着，同时留心众人谈话。饮酒吃饭的客人几乎坐满一屋子，有的谈官司，有的谈生意，有的谈灾荒，而更多的人是谈阁部大人的前来督师和今天张贴出来的皇皇告示。大家都说，皇上要不是下了狠心也不会钦命杨阁部大人出京督师，又说阁部大人来襄阳后的一切作为果不寻常，看来剿贼军事从此会有转机。杨嗣昌听到人们对他的评论，暗暗感到高兴。他偶一转眼，看见左边山墙上也粘贴着他的告示，同时也看见不少人在注意那上边写的赏格，并且听见有人说：

“好，就得悬出重赏！你看这赏格：活捉张献忠赏银万两，活捉李自成赏银也是万两……”

这杏花村酒馆是天启年间山西人开的。馆子里的伙计多是秦、晋两省的人。管账先生叫秦华卿，自从张献忠驻扎谷城以后，他同献忠就暗中拉上了乡亲瓜葛。当晚生意一完，秦华卿就将一个年轻跑堂的叫到后院，含着世故的微笑，小声问：

“今晚大客堂中间靠左边的一张桌子上来了两位客人，上首坐的二十多岁，下首坐的不到五十，你可记得？”

跑堂的感到莫名其妙，说：“记得，记得。你老问这两位客人是什么意思？”

秦华卿只是微笑，笑得诡秘，却不回答。跑堂的越发莫名其妙，又问：

“秦先儿，你到底为啥直笑？”

“我笑你有眼不识泰山，怠慢了要紧客官。”

“我的爷，我怎么怠慢了要紧客官？”

“你确是怠慢了要紧客官。我问你，你为什么对下边坐的那位四十多岁的老爷随便侍候，却对上首坐的年轻人毕恭毕敬？”

跑堂的笑了，说：“啊，秦先儿，你老是跟我开玩笑的！”

“我怎么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看，那坐在上首的分明是前日随同督师大人来的一位官员，下边坐的是他的家人。咱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来过，所以绝不是总督衙门的人。据我看，这年轻官员的来头不小，说不定就是督师大人手下的重要官员或亲信幕僚，奉命出来私访。要是平时出来，一定要带着成群的兵丁奴仆，岂肯只带着一个心腹老仆？就这一个老仆人，他为着遮人眼目也没作仆人看待，还让他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酒哩！”

秦华卿微微一笑，连连摇头，小声说：“错了，错了！完全错了！”

跑堂的感到奇怪：“啊？难道我眼力不准？”

“你的眼力还差得远哩！今晚这两个客官，坐在上首的是个仆人，坐在下边的是他的主人，是个大官儿，很大的官儿。如果我秦某看错，算我在江湖上白混了二十年，你将我的双眼挖去。”

跑堂的摇摇头，不相信地笑着问：“真的么？不会吧。何以见得？”

“何以见得？好，我告诉你吧。他们一进来，我就注意了，觉得这二位客人有点奇怪。我随即看他们选定桌子后，那年轻人迟疑一下。那四十多岁的老爷赶快使个眼色，他才拘拘束束地在上首坐下。这就叫我看出来定有蹊跷。你跑去问他们要什么菜肴，吃什么酒。那年轻人望望坐在下边的中年人，才说出来一样菜，倒是那中年人连着点了三样菜，还说出要吃的酒来。这一下子露出了马脚，我的心中有八成清楚了。等到菜肴摆上以后，我一看他们怎样拿筷子，心中就十成清楚了。我是久在酒楼，阅人万千，什么人不管如何乔装打扮，别想瞒过我的眼睛！”

跑堂的问：“秦先儿，我不懂。您老怎么一看他们拿筷子就十分清楚了？”

秦华卿又笑一笑，说：“那后生拿起筷子，将一双筷子头在桌上蹴一下，然后才去夹菜，可是那中年人拿起筷子就夹菜，并不蹴一下，这就不同！”

“我不明白。”

“还不明白？这道理很好懂。那后生虽然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却常常侍候主人老爷吃饭，侍候筵席，为着将筷子摆得整齐，自然要将筷子头在桌上轻轻蹴一下，日久成了习惯。那中年人平日养尊处优，给奴仆们侍候惯了，便没有这个习惯。再看，那后生吃菜时只是小口小口地吃，分

明在主人面前生怕过于放肆，可是那中年人就不是这样，随随便便。还有，这两位客人进来时，紧跟着进来了五个人，都是商人打扮，却分作三处坐下，不断抬头四顾，眼不离那位老爷周围。等那位老爷和年轻仆人走时，这五个人也紧跟着走了。伙计，我敢打赌，这五个人分明是暗中保镖的！你想，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究竟是谁？”

跑堂的已经感到有点吃惊，小声问：“你老的眼力真厉害，厉害！是谁？”

秦华卿说：“这位官员虽说的北京官话，却带有很重的常德口音。这，有八成是……”他凑近青年堂馆的耳朵，悄悄地咕哝出几个字。

跑堂的大惊，对他瞪大了眼睛：“能够是他么？”

“我猜有八成会是他。他要一反熊总理的所作所为，要认真做出来一番大事，好向皇上交差，所以他微服出访，亲眼看看襄阳城内情形，亲耳听听人们如何谈论！”

“啊呀，真厉害！看起来这个人很难对付！”

秦华卿淡淡一笑，说：“以后的事，自有张敬轩去想法对付，用不着你我操心。此刻我叫你来，是想趁着督师行辕中咱们的人还在，你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你做得好，日后张敬轩会重重赏你。”

“你要我如何杀他的威风？”

秦华卿对着后生的耳朵悄悄地咕哝一阵。咕哝之后，他在后生的脊背上轻拍一下，推了一把，小声说：

“事不宜迟，趁着尚未静街，去吧！”

杨嗣昌回到行辕，在节堂里同几位亲信幕僚谈了很久，大家对军事都充满乐观心情。幕僚辞出后，杨嗣昌又批阅了不少重要文书，直到三更才睡。

天不明杨嗣昌就起了床，把昨晚一位幕僚替他拟的奏疏稿子看了看，改了几个字，才算定稿；接着又给内阁和兵部的同僚们写了两封书信。他在当时大臣中是以擅长笔札出名的，这两封信写得文辞洗练，在军事上充满自信和乐观。写毕，他把昨天张贴的告示取两份，打算给兵部和内阁都随函附去一份。他暗暗想着，悬了如此大的赏格，也许果然会有人斩张献忠和李自成二人的首级来献。他正在这么想着，又提起笔来准备写封家书，忽然中军副将进来，神色张皇地把一张红纸条放在他面前，吃吃地低声说：

“启禀大人，请看这个……”

杨嗣昌一看，脸色大变，心跳，手颤，手中的狼毫斑管笔落在案上，浓墨污染了梅花素笺。中军拿给他看的是一个没头招贴，上边没写别的话，只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道：有斩杨嗣昌首级来献者赏银三钱。

他从没头招贴上抬起眼睛，直直地望着中军，过了片刻，略微镇定，声色严厉地问道：

“你在什么地方揭到的？”

“大堂上、二堂上、前后院子里、厨房、厕所，甚至这节堂月门外的太湖石上，到处都贴着这种没头帖子。”

杨嗣昌一听说这种没头帖子在行辕中到处张贴，心头重新狂跳起来，问道：

“你都撕掉了么？”

“凡是找到的，卑职都已撕去；粘得紧，撕不掉的，也都命人用水洗去。如今命人继续在找，请大人放心。”

杨嗣昌惊魂未定，面上却变得沉着，冷笑说：“这还了得！难道我的左右尽是贼么？”

“请大人不必声张，容卑职暗查清楚。”

“立刻查明，不许耽误！”

“是，大人！”

“你去传我口谕：值夜官员玩忽职守，着即记大过一次，罚俸三月。院内夜间守卫及巡逻兵丁，打更之人，均分别从严惩处，不得稍存姑息！”

“是，大人！”

中军退出后，杨嗣昌想着行辕中一定暗藏着许多张献忠的奸细，连他的性命也很不安全，不胜疑惧。他又想着这行辕中大部分都是熊文灿的旧人，不禁叹口气说：

“熊文灿安得不败！”

一语刚了，仆人进来禀报陈赞画大人有紧要公事来见。杨嗣昌说声“请”，仆人忙打起帘子，一位姓陈的亲信幕僚躬身进来。杨嗣昌自己勤于治事，挑选的一些幕僚也都比较勤谨，不敢在早晨睡懒觉。他不等这位幕僚开口，站起来问道：

“无头帖子的事老兄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大人。”

“可知道是什么人贴的？”

“毫无所知。”

“那么老兄这么早来……”

幕僚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阁部大人，夜间三更以后，有几个锦衣旗校来到襄阳。”

杨嗣昌一惊：“什么！要逮熊大人么？”

“是的，有旨逮熊大人进京问罪。”

杨嗣昌出京前就知道熊文灿要逮京问罪，但是没想到锦衣旗校在他出京之后也跟着出京，而且也是星夜赶程。他想着皇上做得如此急速，足见对熊文灿的“剿抚两失”十分恼恨，逮进京城必斩无疑。杨嗣昌对这事不仅顿生兔死狐悲之感，而且也猜到皇上有杀鸡吓猴之意。他到襄阳之后，曾同熊文灿见过一面，抱怨熊弄坏了事，现在没有别的话可再说的。过了一阵，他对幕僚说：

“皇上圣明，有罪必罚。我已经当面责备过熊大人贻误封疆，如今没有什么要嘱咐的话。”

等这位亲信幕僚退出后，他拿起那张没头帖子就灯上烧毁，决意用最迅速的办法整肃行辕，巩固襄阳，振作士气，打一个大的胜仗，以免蹈熊文灿的覆辙。

[1] 贺朔——文武官员，逢每月初一向皇帝行礼致贺，叫作贺朔。

[2] 大凌河——大凌河城，在辽宁锦州东北数十里处，为明朝山海关外的军事重镇。

[3] 侯恂——河南商丘人，字若谷，侯方域的父亲。

[4] 昆山——左良玉的字。上级长官称部属的字，表示亲切和客气。

[5] 碧塘老先生——侯恂的父亲名执蒲，字碧塘，天启时官太常卿，因忤魏忠贤罢归。

[6] 使相——唐、宋两朝，皇帝常派宰相职位的文臣出京作统帅或出镇一方，称为使相。“使”是节度使的简称。明朝官场中也沿用使相这个词称呼那些以辅臣身份督师的人。

第五十四章

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清晨，尽管天气冷得老鸹在树枝上抱紧翅膀，缩着脖子，却有一队大约五十人的骑兵从太平店向樊城的方向奔驰。队伍中一匹菊花青战马上骑着一位不到四十岁的武将，粗眉，阔嘴，胡须短而浓黑。这时战马一个劲儿地用碎步向前奔跑，他却在马鞍上闭着眼睛打瞌睡，魁梧的上身摇摇晃晃。

六天以来，这队人马总在风尘中往前赶，一路上只恐误了时间。今天早晨，有些人从马上一乍醒来，睁开眼睛看见襄樊二城时，瞌睡登时散开了。那位武将，望望这两座夹江对峙的城池和襄阳西南一带的群山叠峰，不由得在心里说：

“他娘的，果然跟老熊在这儿时的气象不同！”

几个月前，当左良玉在罗猴山战败之后，这位将军曾奉郑崇俭之命来襄阳一趟，会商军事。回去后他对郑崇俭禀报说：虽然襄樊人心有点儿惊慌，但防守的事做得很松。现在他距离这两个城市还有十里上下，可以看见城头上雉堞高耸，旗帜整齐，远远地传过来隐约的画角声。向右首瞭望，隔着襄江，十里外的万山上烟雾蒸腾，气势雄伟。万山的东头连着马鞍山，在薄薄的云烟中现出来一座重加整修过的堡寨，雄踞山头，也有旗帜闪动。马鞍山的北麓有一座小山名叫小顶山，山头上有一座古庙。现在小顶山上也飘着旗帜，显然那座古庙里也驻了官军。从小顶山脚下的平地上传过来一阵阵的金鼓声，可惜傍着江南岸村落稠密，遮断视线，他看不见官军是在操演阵法还是在练功比武。

这些乍然间看出来的新气象，证实了关于杨嗣昌的种种传闻，也使他真心实意地敬佩。但是他实在困倦，无心多想下去，趁着离樊城还有一段路，又蒙蒙眬眬地打起瞌睡。过了一阵，他觉得人马停住了，面前有争吵声，同战马的喷鼻声和踏动蹄子声混在一起。随后，争吵声在他的耳边分明起来，原来有人向他的手下人索路引或公文看，没路引或公文不叫进城。他完全醒了，用米脂县的口音粗声粗气地对左右说：

“去！对他们说，老子从来走路不带路引，老子是从陕西省兴安州来的副将贺大人！”

守门的是驻军的一个守备，听说他是赫赫有名的陕西副总兵贺人龙，慌忙趋前施礼，赔着笑说：

“镇台大人路上辛苦！”

贺人龙愣着眼睛问：“怎么？没有带路引和正式公文就不叫老子进城？误了本镇的紧急公事你可吃罪不起！”

“请镇台大人息怒。大人不知，自从阁部大人来到襄阳，军令森严，没有路引或别的正式公文，任何人不准进襄樊二城，违者军法不饶。倘若卑将连问也不问，随便放大人进城，不唯卑将会给治罪，对大人也有不便。”

贺人龙立刻缓和了口气说：“好家伙，如今竟是这么严了？”

“实话回大人说，这樊城还比较松一些，襄阳就更加严了。”

“怎么个严法呢？”

“自从阁部大人来到之后，襄阳城墙加高了三尺且不说，城外还挖了三道壕堑，灌满了水，安设了吊桥。吊桥外安了拒马叉，桥里有箭楼。每座城门派一位副总兵大人把守，不验明公文任何人不许放进吊桥。”

“哼，几个月不来，一座襄阳城竟变成周亚夫的细柳营了。”贺人龙转向中军问，“咱们可带有正式公文？”

“回大人，出外带路引是小百姓的事，咱们从来没带过什么路引。这次是接奉督师大人的紧急檄令，星夜赶来请示方略，什么文书也没有带。”

贺人龙明白杨嗣昌非他人可比，不敢莽撞行事。沉吟片刻，忽然灵机一动，从怀里掏出来副总兵官的大铜印对站在马前的守备连连晃着，说：

“你看，这就算我的路引，可以进城么？”

守备赶快回答说：“有此自然可以进城。卑将是奉令守此城门，冒犯之处，务恳大人海涵。”

“说不上什么冒犯，这是公事公办嘛。”他转向随从们，“快进城，别耽误事！”

从后半夜到现在已经赶了九十里，人困马乏，又饥又渴，但是贺人龙不敢在樊城停留打尖。他们穿过一条大街，下到码头，奔过浮桥。一进到襄阳城内，他便带着中军和几名亲兵到府衙前的杏花村漱洗和早餐。他上次来襄阳时曾在这里设宴请客，同这个酒馆的人已经熟了。现在他一踏进杏花村，掌柜的、管账的和一群堂倌都迎了上来，一句一个“大人”，跟在身边侍候。贺人龙一边洗脸一边火急雷暴地大声吩咐：

“快拿酒饭来，越快越好！给马匹喂点黄豆！”

当酒饭端上来时，贺人龙自居首位，游击衔的中军坐在下首。闻着酒香

扑鼻，他真想痛饮一番，但想着马上要晋谒督师大人，只好少饮为妙。看见管账的秦先儿亲自在一旁殷勤侍候，他笑着问：

“老乡，上次本镇请客时叫来侑酒的那个刘行首[1]和那几个能弹会唱的妓女还在襄阳么？”

“回大人，她们都搬到樊城去了。”

“为什么？”

“自从杨阁部大人来到以后，所有的妓女都赶到樊城居住，一切降将的眷属也安置在樊城，襄阳城内五家连保，隔些日子就清查一次户口，与往日大不同啦。”

贺人龙点点头说：“应该如此。这才是打仗气氛。”

“不是小的多嘴，”秦先儿又低声说，“从前熊大人在此地时太不像样了。阁部大人刚来的时候，连行辕里都出现无头帖子哩。”

贺人龙在兴安州也听说这件事，并且知道后来竟然没查出一个奸细，但是像这样的问题，他不能随便乱谈，所以不再作声，只是狼吞虎咽地吃着。

过了一阵，一名小校面带惊骇神色，从外边走进来。贺人龙已经吃毕，正要换衣，望着他问：

“有什么事儿？”

“回大人，皇上来有密旨，湖广巡抚方大人刚才在督师行辕被逮了。”

贺人龙大惊：“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街上纷纷传言，还有人说亲眼看见方抚台被校尉们押出行辕。”

从行辕方面传过来三声炮响和鼓乐声，贺人龙知道杨嗣昌正在升帐，赶快换好衣服，骑马往行辕奔去。

今天是杨嗣昌第二次召集诸路大将和封疆大员大会于襄阳。三个多月来，他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工作，自认为可以开始对张献忠进行围剿了。倘若再不出兵，不但会贻误戎机，而且会惹动朝中言官攻讦，皇上不满。近来，有两件事给他的震动很大：一是熊文灿已经在北京被斩，二是兵部尚书傅宗龙因小事违旨，下入诏狱，传闻也将处死。这两个人都是他推荐的，只是由于皇上对他正在倚重，所以不连带追究他的责任。他心中暗想，朝廷上正有不少不懂军事的人在责备他到襄阳后不迅

速进兵，万一再过些天，皇上等得不耐，圣眷一失，事情就不好办了。

升帐之前，他派人把方孔昭请到节堂，只说有事相商。方孔昭是桐城人，对杨嗣昌来说是前辈，在天启初年曾因得罪阉党被削籍为民，崇祯登极后又重新做官。他从崇祯十一年春天起以右佥都御史衔巡抚湖广，一直反对熊文灿的招抚政策。他曾在督率官军对农民军的作战中得过胜利，这就使他对熊文灿更加鄙视。杨嗣昌来到襄阳督师，他虽由当阳赶来参见，心中却并不服气。一则他认为熊文灿的招抚失败，贻误封疆，杨嗣昌应负很大责任；二则他一向不满意杨嗣昌在朝中倚恃圣眷，倾轧异己。杨嗣昌见他往往不受军令，独行其是，也明白他心中不服，决心拿他开刀，替别人做个榜样。恰巧一个月前方孔昭在麻城和黄冈一带向革里眼和左金王等义军进攻，吃了败仗。杨嗣昌趁机上本弹劾，说他指挥失当，挫伤士气，请求将他从严治罪；同时举荐素以“知兵”著称的宋一鹤为湖广巡抚。崇祯一接到他的奏本就准，并饬方孔昭交卸后立即到襄阳等待后命。隔了几天又给杨嗣昌下一道密旨，命他将方孔昭逮送京师。杨嗣昌接到密旨已经两天，故意不发，要等到今天各地文武大员齐集襄阳时来一个惊人之笔。

方孔昭已经上疏辩冤，但没有料到皇上会不念前功，把他逮入京师治罪。杨嗣昌把他请进节堂，让了座，叙了几句闲话，忽然脸色一变，站起来说：“老世叔，皇上有旨！”方孔昭浑身一跳，赶快战栗跪下。杨嗣昌从袖中取出密旨，宣读一遍，随即有两名校尉进来把方孔昭押出节堂。杨嗣昌送到节堂门外，拱手说：“嗣昌王命在身，恕不远送。望老世叔路上保重。一俟上怒稍解，嗣昌自当竭力相救。”方孔昭回头来冷冷一笑，却没说话。杨嗣昌随后吩咐家人杨忠取五百两银子送到方孔昭在襄阳的公馆里作为他的人情。

三声炮响过之后，奏起鼓乐。杨嗣昌在幕僚们的簇拥中来到白虎堂中坐定。白虎堂没有多少变化，只是飞檐下多了一块黑漆金字匾额，四个字是“盐梅上将”。屏风上悬挂着用黄绫子装裱的御制诗，檀木条几上放着一个特制的小楠木架，上边插着皇帝钦赐的尚方剑。白虎堂前一声吆喝，众将官和监军御史在新任湖广巡抚宋一鹤的率领下由二门外鱼贯而入，行参见礼。

第一个报名参见的是宋一鹤。这个人以心狠和谄媚为熊文灿所信任，现在又受到杨嗣昌的重用。说到心狠，他曾经有一次用毒药毒死了一千多个被骗受抚的义军将士。自从杨嗣昌到襄阳后，为要避嗣昌父亲杨鹤的讳，他每次呈递手本总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宋一鸟。如今他躬身走进白虎堂，在离开公案约五尺远的地方跪下，高声自报职衔：

“卑职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宋一鸟参见阁部大人！”

杨嗣昌点头微笑，说声“请起”。站立在左右的幕僚们和随侍中军全都心中鄙笑，暗中交换眼色。特别是江南籍的幕僚们因“鸟”字作屌字解释，读音也完全一样，在心中笑得更凶。宋一鹤叩了个头，站起来肃立左

边。看见杨嗣昌和他的亲信幕僚们面带微笑，他的心中深感荣幸。

等众将官和监军等参拜完毕，杨嗣昌正要训话，忽然承启官走进白虎堂，把一个红绫壳职衔手本呈给中军。中军打开手本一看，赶快向杨嗣昌躬身禀道：

“兴汉镇 [2] 副总兵官贺人龙自兴安赶到，现在辕门外恭候参见。”

杨嗣昌喜出望外，略微向打开的手本瞟了一眼，说声“快请”！中军随着承启官退出白虎堂，站在台阶上用洪亮的声音叫：

“请！”

“请！”二门口几个人齐声高叫，声震屋瓦。

咚，咚，几下鼓声，雄壮的军乐重新奏起来。

贺人龙全副披挂，精神抖擞，大踏步走进二门，在两行肃穆无声、刀枪剑戟闪耀的侍卫武士中间穿过，向大厅走去。他见过不少朝廷的统兵大臣，并且在洪承畴手下几年，可是像这样威风的上司还是第一回看见。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心中暗暗地说：“好大的气派，不怪是督师辅臣！”等他报名参拜毕，就了坐，杨嗣昌于严肃中带着亲切的微笑问：

“兴安距均州是七百里，距此地千里有余，山路险恶，将军走了几天？”

贺人龙起立回答：“末将接奉钧檄，即便轻骑就道，一路星夜奔驰，不敢耽搁，一共走了六天。”

“将军如此鞍马劳累，请下去休息休息。”

“末将不累，听训要紧。听训后末将还有陕西方面的剿贼军情面禀。”

杨嗣昌心中高兴，点点头说：“也好，将军只好多辛苦了。”

看见贺人龙千里赴会，又对答如此恭顺，杨嗣昌不由得想起左良玉来。上次左良玉从当阳来会，他曾用心笼络，想使这位骄横成性的大将能够俯首帖耳地听他驱使。没想到左良玉调到郧西一带后，竟然又骄横如故。这次他召集诸路大将来会，左良玉借口军情紧急，竟然只派他手下的一位副将前来。一个要扶植和依靠贺人龙的念头就在这一刻在他的心上产生了。

杨嗣昌开始训话。所有文武大员都立即起立，垂手恭听。他首先说明，三个月来之所以没有向流贼大举进剿，一则为培养官军锐气，二则为准备粮饷甲仗，三则为使襄阳这个根本重地部署得与铁桶相似，使流贼无可窥之隙。如今诸事准备妥善，所以决定克日进兵，大举扫荡，“上慰皇上宵旰之忧，下解百姓倒悬之苦”。说到这里，杨嗣昌向大家扫一眼，声色俱厉地接着说：

“可是，三个月来，诸将与监军之中，骄玩之积习未改；藐视法纪，违抗军令，往往如故。本督师言之痛心！岂以为尚方剑无足轻重耶？如不严申号令，赏罚分明，将何以剿灭流贼！”

杨嗣昌特别向左良玉派来的副将脸上扫了一眼，然后把含着杀气的眼光射在一位四十多岁的将军脸上，厉声喝问：

“刁明忠！本督师命你自随州经承天赴荆门，你何故绕道襄阳？”

副将刁明忠跪下说：“回阁部大人，末将有老母住在襄阳，上月染病沉重，所以末将顺路来襄阳探亲。”

“不遵军令，律当斩首。左右，与我绑了！”

不容分辩，立刻有几个武士将刁明忠剥去盔甲，五花大绑，推出白虎堂。全体武将和监军御史谁身上没有许多把柄？都吓得面色如土，不知所措。总兵陈宏范资望最高，年纪最长，带头跪下求情。跟着几位总兵、副将、大群参将也都跪下，连贺人龙也不得不随着大家跪下。杨嗣昌本来无意杀刁明忠，然而他并不马上接受大家的求情，狠狠地说：

“数年来官军剿贼无功，多因军纪废弛，以国法为儿戏。如不振作，何能克敌制胜！斩一大将，本督师岂不痛心？然不斩刁明忠，将何以肃军纪，儆骄玩？”

宋一鹤正在一旁察言观色，忽然瞥见杨嗣昌身边的一位幕僚向他以目示意，他赶快躬身叉手说：

“阁部大人！刁明忠身为大将，干犯军令，实应斩首。昔孙子三令五申之后，吴王有宠姬二人不听约束，斩之以徇，然后军令整肃。大人代皇上督师，负剿贼重任，更非孙子以妇人小试兵法可比。但恳大人念刁明忠平日作战尚称勇敢，不无微劳，贷其一死，使他戴罪立功。倘不立功，二罪俱罚。千乞大人开恩！”

杨嗣昌沉默片刻，说：“好吧，姑念他是初犯，准诸君所请，法外施仁，免他一死。重责一百鞭子，革职留用，戴罪效力。诸位将军请起！”

刁明忠挨过鞭子以后，被架回来跪下谢恩。杨嗣昌望着他问：

“刁明忠，你以后还敢藐视军令么？”

“末将永远不敢。”

“下去！”杨嗣昌的眼光转向文官班中，“殷太白！”

“卑职在！”兴山道监军佥事殷太白惊魂落魄地从班中走出，跪到地上。

杨嗣昌问：“殷太白，你两次违反军令，该当何罪？”

殷太白叩头说：“卑职误干军令，前已陈明原委，不敢有一毫欺饰……”

“不许狡辩！绑出去！”

“求阁部大人恩典！求阁部大人恩典！”

“立斩！”

众文武大员一则已经替刁明忠讲过情，二则看见杨嗣昌正在盛怒，都不敢出班讲话。尤其几个监军御史各人自顾不暇，哪有说话的勇气？等殷太白被武士褫去衣冠，推出白虎堂以后，杨嗣昌对众文武宣布了殷太白两次违反军令的罪款。其实二条罪款都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在当时官军中比这些更严重几倍的罪行天天发生，杨嗣昌心中尽知，只是因为殷太白是文官，手中无兵，可以借他的一颗头替自己树威罢了。他离开座位，向北拜了四拜，从楠木架上请下来尚方剑，脱去黄绫套，露出来镂金的沙鱼皮鞘和镀金剑柄，向一位随侍亲将说：

“接剑！”

青年亲将跪下去，双手接了尚方剑，捧出大堂。过了片刻，他捧剑回来，跪下禀道：

“禀大人，殷太白已在辕门外斩讫！”

杨嗣昌望望大家，声音低沉地说：

“本督师并非好杀，实不得已。我深知殷太白是一个有用人才，罪亦不重。但今日非承平之世，不可稍存姑息，所以只得忍痛斩他。倘若死者有灵，九泉下必能谅我苦衷。”说到这里，他的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回头吩咐中军，将殷太白的尸首用好的棺木装殓，对其在襄阳的妻子儿女好生抚慰，资助还乡。吩咐毕，他向湖广巡抚宋一鹤望了一眼，不再作声。

宋一鹤赶快欠身说道：“没有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使相大人执法从严，不过为早日剿灭流贼，佐皇上中兴之业。昔孔明挥泪斩马谡，马谡死而不怨。陈寿《三国志》称孔明：‘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大人实为今日之诸葛武侯，敢信殷太白九泉下必无怨言。”

听了宋一鹤的阿谀话，杨嗣昌心中舒服，又向全体扫了一眼，等待别人说话。众人看透了杨嗣昌的用意，既心中不平，也兔死狐悲，一个个低头不语。一个监军道从刚才的震栗失色中恢复了镇静，在心中说：

“可惜你不是诸葛武侯，殷太白并非马谡！”

杨嗣昌不再等待，接着训话：“去年十月间，革、左诸贼掠叶县，陷沈

丘，焚项城四关，又犯光山。副将张琮与刁明忠率禁旅剿贼，斩首一千余级。本督师立即称诏颁赏。如今刁明忠藐视军令，即予严惩，决不宽贷。这就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望诸君以殷太白、刁明忠为戒，恪遵军令，努力杀贼，勿负朝廷厚望，勿负国恩！”

众文武肃立，齐声回答：“谨遵钧谕！”

杨嗣昌开始指示进兵方略，虽然声音不高，但十分清晰。他首先说明当时农民军分为四大支：张献忠势力最强，在楚、蜀与陕西交界处屯兵养锐；曹操和过天星等数股人马较多，散布在南漳、房县、远安、兴山四县之间的广大区域，与献忠互相呼应；革、左数营从大别山中出来，出没于随州、应山、麻城、黄冈一带，目的在从后边牵制从襄阳西进的官军；李自成人数最少，且大半都在病中，被围于商洛山中。杨嗣昌接着说：

“在这四股逆贼之中，最可虑者是献、闯二贼。献贼狡黠慓悍，部伍整齐，且有徐以显等衣冠败类为之羽翼，实为当前心腹大患。古人云：‘擒贼先擒王。’只需用全力剿灭献贼一股，则曹贼可不战而抚。革、左诸贼，素无远图，不过是癣疥之疾耳。至于闯贼，虽两年来迭经重创，目前又陷于四面被围，然此人最为桀骜难制，不可以力屈，亦不可以利诱，观其行事，可算得是群贼中之枭雄。望诸君万勿以此贼力弱势穷而忽之。倘不将此贼扑灭，则必为国家大患。故目前用兵方略：对献贼是全力围剿，务期一鼓荡平。对闯贼是加紧围困，防其逃逸，用计诛之。倘不能用计诛之，当俟荡平献贼之后，再移师扫荡商洛。对此作战方略，诸君有何高见？”

众人唯唯称是，确实佩服这个集中兵力，先献后闯的作战方略。杨嗣昌见无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更进一步说出对张献忠的用兵计划：

“献贼虽有数万之众，但真正精兵不过两万人。献贼与闯贼，狡黠慓悍相似，但深浅大不相同。自从罗猴之战以后，献贼骄气横溢，视官军如无物。凡用兵，将骄则备疏，轻敌则易败。本督师已严檄蜀抚邵捷春将入蜀各处隘口严密防守，断献忠入蜀之路；檄秦督郑崇俭沿汉水设防，断其入秦之路；湖广大军自东面促之，使之不得回头逃窜。此为圆盘围剿，点滴不漏之计。左总兵与贺副将当乘献贼骄而不备之际，突然进兵，直捣巢穴。至于详细用兵机宜，本督师将另行分别指示。诸君立大功，成大名，在此一举，本督师有厚望焉。今午敬备水酒，一为诸位洗尘，二为预祝成功。在入席之前，请各位去看看军需武库。”

杨嗣昌说毕，退入节堂休息。全体文武大员由他的中军引导，参观了粮食和武库。大家看见杨嗣昌在短短三个月中调集的粮食和甲仗堆积如山，足供防守襄阳数年之用，不能不十分惊佩，同时对于打仗也增强了胜利信心。参观毕，回到白虎堂中赴宴。杨嗣昌在鼓乐声中几次向大家举杯劝酒，目的是要大家既畏其威，也怀其德。他还单独向贺人龙敬一杯酒，慰劳他一个月前在川、陕交界处打了一个小胜仗。贺人龙感到说

不出的荣幸。杨嗣昌见诸将感奋，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所有到会的文武大员，或单独，或分批，都由杨嗣昌在节堂召见，面授机宜。他事先叫人把皇帝赠他的御制诗用双钩影摹法刻版印刷了很多张，都用黄绫装裱，檀木为轴，每一个被召见的文武大员都送给一幅，外加新从北京运到的兵部职方司刊本《练兵实纪》[3]一部。

杨嗣昌单独召见贺人龙，以表示特别看重。自到襄阳以来，他遍观诸将，能够有些作为的实在很少，贺人龙虽有许多缺点，毕竟还是一员战将，手下有不少降兵降将，实力仅次于左良玉。一个多月前，贺人龙在兴安州境内遇到张献忠派出来的小股打粮部队，截住厮杀，获得小胜，作为一次大捷报功。杨嗣昌明知其报功不实，但是正好利用他的战功上奏朝廷。

在节堂中接见贺人龙时，杨嗣昌的态度特别亲切。他先问了问贺人龙的家庭情形，“投笔从戎”[4]的经过，然后才问到部队人数和粮饷情形。当贺疯子说到部队欠饷三个月时，他立即答应催秦督郑崇俭照发。关于如何向张献忠进攻的问题，他做了一些补充指示，无非是要贺人龙在兴安、平利一带凭险防守，使献忠不能逃入陕西境内，并分兵协同左良玉深入扫荡。他因贺人龙是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里，又打过多年仗，所以对李自成的情形问得特别详细。后来他又问道：

“贺将军，依你看来，目前秦军将商洛山紧紧围困，除感到兵力不足外，还有何项困难？为何不能将闯贼一鼓荡平？”

贺人龙恭敬地欠身回答：“末将愚见，除兵力不足外尚有三点困难。”

“哪三点？”

“第一，李贼盘踞之地，四面有崇山峻岭，易守难攻。第二，李贼在商洛山中打富济贫，笼络人心，故山中军事机密不易探明，且有从贼百姓助他作战。第三，李贼平日粗衣恶食，与士卒同甘苦，故能上下一心，至死不散。”

杨嗣昌拈须微笑，说：“闯贼在商洛山中确实防守严密，也能笼络人心，不过我已经有制闯之策了。”

“大人神机妙算，自然有擒闯之策。敢请明示方略。”

“你专力对付献贼，不必为剿闯军事分心。商洛山中不日定有捷报。”

贺人龙心中半信半疑，但偷看杨嗣昌的神情，分明对胜利很有把握。他忽然想起来曾听说降将周山在一个半月前自山海关外曹变蛟的军中回

来，奉杨嗣昌之命去到商州，莫非此人快要建立惊人之功了么？他只能胡乱猜想，不敢多问；又谈了一阵，起身告辞。杨嗣昌把贺人龙送出节堂，拍拍他的肩膀说：

“贺将军，戮力杀贼，不要辜负朝廷。俟将军再打几个胜仗，我一定保奏将军如左帅一样。”

贺人龙赶快转过身来躬身叉手说：“感谢大人栽培！”

回到住处，贺人龙立刻叫亲兵们拿来热酒佳肴，拉两位亲将陪他痛饮，饮到三分酒意，忽然笑着骂道：

“他妈的，今日本镇十分高兴，可惜没有个弹唱侑酒的人！”一个亲兵赶快说：“大人，方才我到杏花村要酒菜，陈掌柜悄悄告我说，那位刘行首今日午后回襄阳来探亲戚，晚上没有走。”

贺人龙瞪大眼睛：“可知她在什么地方？”

“杏花村的陈掌柜知道。”

“快去，趁静街以前，叫一乘小轿把她抬来。”

“怕的是督师大人知道了……”

“咱不敲锣打鼓，他又深居行辕，如何得知？”

“怕的是他下边耳目众多。”

“他手下人同本镇素无嫌怨，谁管这种屁事，招惹麻烦？快去，用轿子把那个姓刘的抬来助兴！”

这天晚上，贺人龙过得非常快活。第二天，他吩咐亲将们把带来的贵重礼物分送给杨嗣昌的左右亲信；又在襄樊置办了一些苏杭绫罗绸缎、时兴物品，准备带回送人。下午，杨嗣昌的一位亲信幕僚前来看他，对他说阁部大人对他十分倚重，决定即日拜本上奏，保他升任总兵；如果他再打一个大胜仗，阁部大人将奏请皇上将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夺来给他。他听了后又振奋，又感激，巴不得插翅飞回防地，使出全力打一胜仗，不使杨嗣昌失望。因为明天五鼓就要启程回防，申时以后他去督师行辕辞行。杨嗣昌留他吃晚饭，又说了些勉励的话，并说保他升任总兵的题本已经拜发。看来杨嗣昌今天的心情十分愉快，对未来军事胜利确有把握。在贺人龙临走时，杨嗣昌对他含笑说：

“商州方面，今日有密报前来，大约不出一月，就有人将李自成、刘宗敏等人首级送到襄阳。剿灭献贼之事，单看将军与左将军努力了。”

[1] 行首——班头，多指妓女。

[2] 兴汉镇——陕西兴安州和汉中府在明末曾暂时划为一个军区，称为兴汉镇。

[3] 《练兵实纪》——戚继光著，共九卷，附杂集六卷。

[4] 投笔从戎——贺人龙是以秀才从军发迹的。

张献忠与左良玉

第五十五章

谷城起义后，有半年时间，张献忠的处境很顺利。五月下旬，他同曹操在房县境内会师，联合攻破房县。七月间，在房县西边的罗猴山杀死明朝大将罗岱，几乎俘虏了左良玉，歼灭明军一万多人。由于张献忠的这一胜利，使崇祯不得不下决心叫杨嗣昌出京督师。正当杨嗣昌在北京受命时，他在竹溪县西北的白土关又打了一个胜仗。

一遇顺境，张献忠就骄傲起来。从屯兵谷城的时候起，他的左右来了一群举人、秀才和山人之类的人物。这班读书人，一旦背叛朝廷，无不希望捧着张献忠成就大事，自己成为开国功臣，封侯拜相，封妻荫子，于是在献忠周围充满了阿谀拍马的空气。

徐以显的头脑比较清醒，他一再对献忠指出目前正是兢兢业业打江山的时候，不应使阿谀奉承之风滋长下去，劝献忠学唐太宗“从谏如流”，杜绝谄媚。献忠想了一下，忽然拍着军师的肩膀说：

“嗨，你说得对，对！老子好险，给他们这群王八蛋的米汤灌糊涂啦！老徐，你放心，老子要找个题目整整他们！”

当日晚饭后，张献忠同老营中的一群文武随便聊天。谈到新近的白土关大捷，有人说不是官军不堪一击，而是大帅麾下将勇兵强，故能所向无敌；还有人说，单是大帅的名字也足使官军破胆。献忠在心中说：“龟儿子，王八蛋，看咱老子喜欢吃这碗菜，连着端上来啦。”他用一只手玩弄着略带黄色的大胡子，把双眼眯起来，留下一道缝儿，从一只小眼角瞄着那些争说恭维话的人，微微笑着，一声不做。等大家说了一大堆奉承话之后，他慢慢地睁开一只眼睛，说：

“打胜仗，不光是将士拼命，也靠神助。不得神助，纵然将士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行。”

一个人赶快说：“对，对。大帅说得极是。大帅起义，应天顺人，自然打仗时得到神助。倘非神助，不会罗猴山与白土关连战皆捷。”

另一个人赶忙接着说：“靖难之役[1]，永乐皇帝亲率大军南征，每到战争激烈时常见一位天神披发仗剑，立在空中助战。那剑尖指向哪里，哪里的敌军纷纷败退。事成之后，想着这在空中披发仗剑的必是玄武神，故不惜用数省钱粮，征民夫十余万，大修武当山，报答神佑。”

献忠问道：“咱也听说永乐皇帝大修武当山是因为玄武神帮助他打败了建文帝，我看这话不过是生编出来骗人的。即使果然有神在空中披发仗剑，怎么就知道是玄武真君？不会是别的神么？”

“大帅问得有道理。永乐当时认为他受封燕王，起兵北方，必是北方之神在天助战。夫玄武者，北方之星宿也，主武事，故知披发仗剑之神必是玄武。”

献忠觉得这解释还说得过去，又问：“咱老子出谷城以后连打胜仗，你们各位想想，咱们应该酬谢哪位神灵？”

人们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人说献忠也是起兵北方，也必是得玄武真君护佑。有人说玉皇姓张，大帅也姓张，必是玉皇相佑。献忠自己是十分崇拜关羽的，想了想，摇摇头说：

“我看，咱们唱台戏酬谢关圣帝君吧。他是山西人，咱是陕西人，山西、陕西是一家，咱打胜仗岂能没有他冥冥相助？玉皇自然也看顾咱，不过他老人家管天管地，公事一定很忙，像白土关这样的小战事他老人家未必知道。这近处就有一座关帝庙，先给关帝唱台戏，等日后打了大胜仗，再给玉皇唱戏。”

众人纷纷附和，都说献忠“上膺天命”，本是玉皇护佑，但玉皇事忙，差关帝时时随军相助，极合情理。还有人提议：在给关帝爷唱戏时最好替张飞写个牌位放在关公神像前边，因为他同献忠同姓，说不定也会冥冥相助。献忠听众人胡乱奉承，心中又生气又想笑，故意说：

“中啊，就加个张三爷的牌位吧。他姓张，咱老子也姓张，要不是他死了一千多年，咱老子要找他联宗哩。你们各位看，戏台子搭在什么地方好？”

几个声音同时说：“自然是搭在庙门前边。”献忠摇摇头：“不行。庙门前场子太小，咱的将士多，看戏不方便。我看这庙后的地方倒很大，不如把戏台子搭在庙后。”

片刻沉默过后，开始有一个人说好，跟着第二个人表示赞成，又跟着差

不多所有的人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还有人称赞说：像这样的新鲜主意非大帅想不出来，也非大帅不敢想。张献忠把胡子一甩，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大声骂道：

“你们全都是混账王八蛋，家里开着高帽店，动不动拿高帽子给老子戴，不怕亏本！老子说东，你们不说西；老子说黑的是白的，你们也跟着说黑的是白的。自古至今，哪有酬神唱戏把戏台子搭在神屁股后？老子故意那么说，你们就对我来个老母猪吃黍子——顺杆子上来了。照这样下去，咱们这支人马非砸锅不成，打个屁的天下！从今日起，以后谁再光给老子灌米汤，光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可决不答应！”

看见左右几个人有的脸红，有的害怕，有的低下脑壳，献忠觉得痛快，但又不愿使他们过于难堪，突然哈哈大笑，把尴尬的局面冲淡。他又说：

“本帅一贯不喜欢戴高帽子，巴不得你们各位多进逆耳忠言，不要光说好听的。咱们既然要齐心打江山，我就应该做到从谏如流，你们就应该做到知无不言。这样，咱们才能把事情办好。对吧？”

大家唯唯称是。有一个叫作常建的中年人，恭敬地笑着说：

“自古创业之主，能够像大帅这样礼贤下士、推诚待人的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能够像大帅这样喜欢听逆耳忠言，不喜欢听奉承话。如此确是古今少有！我们今后必须竭忠尽虑，看见大帅有一时想不到的地方随时进言，辅佐大帅早定天下，功迈汉祖、唐宗。”

献忠捋着大胡子，微微点头。虽然他立刻意识到常建的话里也有阿谀成分，但是他听着还舒服，所以不再骂人。他站起来，在掌文案的潘独鳌肩上一拍，说：

“走，老潘，跟我出去走走。”

自从谷城起义以来，潘独鳌参与密议，很见信任。他喜欢作诗，马鞍上挂着一个锦囊，作好一首诗就装进去。现在张献忠就拉他在草地上坐下，小声问道：

“老潘，杨嗣昌到襄阳以后，确实跟老熊大不一样，看来他等到襄阳巩固之后，非同咱们大干一仗不可。伙计，你有什么好主意？”

潘独鳌说：“目前我们第一要拖时间，不使官军得手；第二要离间他们。既要离间杨嗣昌和几位大将不和，也要离间左良玉同贺疯子不和。总之，要想办法离间他们。”

“好！……怎样离间这一群王八蛋？”

“我正在思索离间之策。一俟想出最善之策，即当禀明大帅斟酌。”

“好。咱们都想想。老潘，近来又作了不少诗吧？”

“开春以来又作了若干首，但无甚惬意者，只可供覆瓿[2]而已。”

献忠笑着说：“伙计，你别对我说话文绉绉的。你们有秀才底子的人，喝的墨汁儿多啦，已经造了反，身上还带着秀才的酸气。”

“大帅此话何指？”

“比如，你要想谦虚，说自己的诗作得不好，你就直说不好，何必总爱说什么‘覆瓿’？咱们整年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坛坛罐罐儿叫你拿诗稿去盖？瞎扯！哈哈哈哈……”掀髯大笑之后，献忠又说道，“伙计，快念一首好诗叫咱听听。你别看我读书不如你们举人秀才多，别人作了好诗我还是能听得出来。”

“请大帅不要见笑。我去年秋天作的一首五律，这几天又改了一遍，现在拿出来，敢乞大帅指疵。”

潘独鳌从腰里解下锦囊，取出一卷诗稿，翻到《白土关阻雨》一首，捧到献忠面前，让献忠看着诗稿，然后念道：

秋风白雨声，

战客听偏惊。

漠漠山云合，

漫漫涧水平。

前筹频共画，

借箸待专征。

为问彼苍者，

明朝可是晴？

献忠捋着胡子，没有作声。虽然像“前筹”、“借箸”这两个用词他不很懂得，但全诗的意思他是明白的。沉默一阵，他微微一笑，说：

“老潘，你虽然跟咱老张起义，一心一意辅佐我打江山，可是你同将士们

到底不一样啊！你说我说得对么？说来说去，你是个从军的秀才！”

“大帅……”

“去年九月间，在白土关下过一场大雨之后，第二天咱们狠狠地杀败了官军。将士们头一天就摩拳擦掌，等我的令一下，你看他们多勇猛啊！喊杀声震动山谷，到处旌旗招展，鼓声不绝，把龟儿子们杀得尸横遍野，丢盔弃甲。可是你这首诗是大战前一天写的，一点儿鼓舞人心的劲头也没有。你的心呀，伙计，也像是被灰云彩遮着的阴天一样！诗写得很用心，就是缺乏将士们那种振奋的心！还有最近作的好诗么？请念首短的听听。”

潘独鳌本来等待着献忠的夸奖，不料却受到“吹求”，心中有一些委屈。他很不自然地笑一笑，又念出一首七绝：

三过禅林未悟禅，

纷纷羽檄促征鞭。

劳臣岁月皆王路，

历尽风霜又一年。

献忠觉着音调很好听，但有的字还听不真切，就把诗稿要去自看。他把诗品味品味，故意笑着问：

“伙计，这第三句怎么讲？”

“这句诗中的‘劳臣’是指我自己，意思是说，辛劳的臣子为王事奔波，岁月都在君王的路上打发掉了。”

“君王是谁？”

“自然是指的大帅。”

“咱的江山还没有影子哩。”

“虽然天下未定，大帅尚未登极，但独鳌既投麾下，与大帅即有君臣之谊。不唯独鳌如此，凡大帅麾下文武莫不如此。”

潘独鳌的这几句话恰恰打在献忠的心窝里。他在独鳌的脸上看了一阵，

将独鳌的肩膀一拍，哈哈地大笑起来，随即说：

“还是你们读书人把有些道理吃得透！”

在杨嗣昌召集第二次会议后十几天，左良玉的军队和陕西的官军各路齐动，要围攻张献忠。献忠事先得到坐探密报，没有特别重视。他对左右亲信说：

“老左是咱手下败将，他咬不了咱老子的屌！”

尽管张献忠瞧不起左良玉，但还是作了些准备。闰正月下旬，献忠将人马拉到川、陕交界的太平县（今万源）境内，老营和三千人马驻扎在玛瑙山[3]，各营分驻在周围两三个地方，为着打粮方便，相距都有二十里以上。这儿是大巴山脉的北麓，山势雄伟，地理险要。献忠暂时驻军这里，一面休息士马，一面收集粮食，打算伺机从太平县突入四川，或沿着川、陕边界奔往竹溪、竹山，重新与曹操会师。

他刚到玛瑙山几天，探得左良玉的追兵已经由湖广进入陕西，在平利按兵不动。多数将领和谋士都认为左良玉被杨嗣昌催促不过，只是做一个前来追剿的样儿给朝廷看看，未必敢真的冒险深入。纵然有几个人认为左良玉可能向玛瑙山追来，但在张献忠面前也都不敢多说。一种骄傲麻痹的气氛笼罩着献忠的老营。一天晚饭后闲谈，徐以显提到需要在一些险要路口派兵把守，以防官军偷袭。张献忠笑着说：

“老徐，你不用过于担心。左良玉这龟儿子，自从罗猴山那一仗吃了大亏，听到咱老张的名字就头皮发麻。倘若他再像那样惨败一次，不只是受崇祯严旨切责，只怕前程也难保啦，说不定还会送了他的狗命。如今朝廷大将，谁不是只想着保持禄位？他们的上策是拥兵观望，下策是实打硬拼。老左可没有鬼迷心窍！”

徐以显摇头说：“不然，不然。左昆山久历戎行，断不会因吃了一次败仗就惊魂落魄，不敢再战。听说朝廷对他的拥兵骄横颇为不满，杨嗣昌实想找机会夺他的‘平贼将军’印交给贺疯子，这事他也知道。如今老左进到平利，贺疯子等人也从兴安州向我们逼近，都想寻觅机会建功，而老左更想赶快打一个胜仗给杨嗣昌看看。打仗的事儿，总要有备无患，免得临时措手不及。”

张献忠哈哈大笑，在徐以显肩上一拍，说：“我的好军师！如今是闰正月，高山上还很冷，你这把鹅毛扇子偏扇冷风，不扇热风！你全不想一想，从罗猴山一战之后，咱们的士气旺盛，官军更加怯战，老左何必来玛瑙山向老虎头上搔痒？他一向同贺人龙各怀私心，尿不到一个壶里，如何能同心作战？你放心吧，他们谁也不敢往玛瑙山来。咱们的粮食不多，每天派小股人马四出打粮要紧！”

左右一些文职人员都附和献忠的看法。徐以显轻轻摇头，不愿多说了。

张献忠随即命亲兵叫来一群担任打粮的大小头目，先将他们臭骂一顿，然后走到一个只有二十出头年纪的小头目面前，扯着他的耳朵问：

“春牛，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怎么率领两百人出去两天，连一颗粮食子儿也没打到？”

青年小头目疼痛地歪着脑袋，大胆地说：“大帅，请你丢了我的耳朵让我回禀。你的手狠，快把我的耳朵扯掉啦。”

献忠放了他的耳朵，亲切地骂道：“好，你龟儿子说清楚吧。”

小头目望着他说：“大帅！方圆几十里内，有粮食的人都逃走啦。如今要想打粮，非到一百里以外不行。可是，大帅你限定只能两天在外，时间限得太紧，我能够屙出粮食？你就是砍了我的头，只流血，流不出一颗粮食子儿！”

献忠问：“来去限三天如何？”

“至少得宽限三天，五天最好。”

献忠捋着长须想一想，说：“好，刘春牛，只要你龟儿子能够打到粮食，三天回来行，五天回来也行。可是至迟不能超过五天。”他望着全体打粮的头目说，“老子把话说在前头，你们哪个杂种倘若在五天内仍是空手而回，休想活命！大家还有什么话说？”

大家纷纷回答没有别的话说。献忠高兴起来，大声喊叫：

“老营司务！给他们每个小队发两坛子好酒，两只肥羊。今日虽然打粮不多，有的空手回来，可是既往不咎，下不为例。念弟兄们天冷辛苦，发给他们羊、酒犒劳。”

大家齐声欢呼：“谢大帅恩赏！”

张献忠完全没有料到，左良玉指挥的官军已经分几路向玛瑙山逼近；更没有料到刘国能已经从郧阳调来，任为左军前锋。他的一支人马已经进到离玛瑙山只有几十里的地方，埋伏在深谷密林之中。

刘国能是延安人，自号闯塌天，在早期起义首领中也算是有名人物。崇祯十年秋天起义转入低潮时，他开始动摇。到崇祯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他首先在随州投降，跪在熊文灿面前说：“国能是个无知愚民，身陷不义已经十年，实在罪该万死。幸蒙大人法外施恩，给小人自新之路，湔洗前罪，如赐重生。国能情愿率领手下全部人马编入军籍，身隶麾下，为

朝廷尽死力！”熊文灿大为高兴，说了些勉励的话，给他个署理守备官职，令他受左良玉指挥。他小心听从良玉约束，在一年多时间里屡立“战功”，又招诱了射塌天李万庆等首领投降，遂破格升为副总兵。他官职升得越快，越想多为朝廷立功，也对左良玉越发奉命唯谨。

他一到这里就探知张献忠派小股人马四出打粮的情形，在一个山路上设下埋伏。今天上午，当刘春牛率领弟兄们带着粮食转回玛瑙山时，刘国能的伏兵突起，经过短时激战，刘春牛被杀，其余的或死或伤，部分被俘。刘国能亲自审问俘虏。半个时辰后，他骑马向左良玉的驻地奔去。

左良玉因杨嗣昌连来羽檄并转来崇祯手诏，催他进兵，不得已于几天前暗暗地将大军向玛瑙山附近移动，而在平利县城内虚设了一个镇台行辕的空架子，装作他仍在平利县境按兵未动。昨天他来到紫阳县南的一个山村驻下。由于玛瑙山一带地势很险，他生怕再蹈半年前罗猴山大败的覆辙，不敢贸然深入。正在这时，刘国能来了。

刘国能将情况禀报之后，又献了一个袭破玛瑙山寨的计策。左良玉心中大喜，从椅子上霍地站起，大声说：

“刘将军，你立大功的日子到了！”但又忽然感到不放心，问，“张献忠十分狡猾，万一有备奈何？”

“张献忠虽然狡猾，但是一胜利便骄傲，一骄傲便疏忽大意，他这个老毛病我知道得最清。如今正是他骄傲自满时候，最容易利用他的疏忽大意，袭破他的老营，将他擒获。”

“将军愿做前锋？”

“请大人立即下令，职将愿做前锋，准能成功。”

“好，你快去准备吧。我立刻就向众将下令，随你前进。”

二月初七日，玛瑙山一带像近几天一样，黎明时候就开始起雾。在白雾和曙色的交融中，山寨寂静，只偶尔有守寨士兵的询问声，不见人影。绝大多数将士们还在酣睡，既没有黎明的号角声，也没有校场中的马蹄声和呼喊声。实际上，这里地势险峻，寨内外没有较为宽阔平坦的地方可做校场，所以将士们都乐得好生休息，不再在寒冷的霜晨操练。

突然一个守寨门的士兵听见从一里外的浓雾中传来了马蹄声，警觉起来，赶快叫醒坐在火堆旁打盹的两个弟兄，一起走出窝铺，凭着寨垛下望。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觉马蹄声更加近了。一个弟兄向旁边问：

“不会是官军来劫营的吧？”

“不会。一则老左在罗猴山尝过滋味，眼下还不敢来自讨没趣，二则咱们在山脚下还扎有一队人马，官军如何能飞过来？”

第三个弟兄说：“没事儿。我看，准是又一队打粮的弟兄们回来啦。不信？老子敢打赌！”

第一个弟兄说：“对，对，又一队打粮的回来啦。不管怎么，把小掌家的叫起来再开寨门。”

守寨门的小头目从被窝里被叫醒了，边揉着惺忪睡眼边打哈欠，来到寨门上，凭着寨垛下望。几个刚惊醒的弟兄簇拥在他背后。他听见了众多的脚步声，喘气声，向寨门走来，并且看见了走在最前边的模糊人影，他完全清醒了，向寨下大声问：

“谁？干啥的？”

寨外拍了两下掌声。寨上回了两下掌声。

“得胜？”寨上问。

“回营。”寨外答。

“谁的小队？”

一个安塞县口音回答：“刘春牛的打粮小队。啊，王大个，你在寨上？对不起，惊醒了你的回笼觉。”

寨上的头目说：“啊呀，春牛，是你，恭喜回来啦！打的粮食很多吧？”

“这一回打到的粮食不少，自家兄弟背不完，还抓了一百多民夫，来去正好五天。紧赶慢赶，没有误了限期。别的打粮队都回来了没有？”

“伙计，只剩下你这一队啦，大家都在为你担心哩。”

说话之间，打粮的队伍来到了寨门下边，在晓雾中拥挤着，队尾转入山路的弯曲地方，看不清楚。那绰号王大个的小头目吩咐快开寨门，他自己也下了寨墙，同一群弟兄站在门洞里边，迎接这最后满载而归的打粮队。当他看见进来的弟兄们每两三个人夹着几个衣服破烂的民夫，都背着粮食口袋，马背上也驮着粮食，他高兴地说：

“各位弟兄辛苦啦，辛苦啦。你们打这么多粮食，大帅定有重赏！”

伪装的刘春牛怕自己被认出是假，一直停在寨门外，好像忙着照料打粮队伍进寨。另一个伪装的小头目进寨后停留在王大个的身边没动。

一个没有背粮食口袋的大汉夹在队伍中间，来到王大个面前，忽然将眼睛一瞪，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问：

“你认识我么？”

王大个忽然感到不妙，抓住剑柄，回答说：“我想不起来，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是谁？”

“我是闯塌天！”

王大个刚刚拔出剑来，已经被刘国能一脚踢倒，接着被刘的一个亲兵一剑刺死。站在城门洞里的西营弟兄们措手不及，登时都被砍倒。刘国能率领手下人呐喊杀奔献忠老营，乔装民夫的人都把农民的破袄脱掉，露出明兵号衣，新降的打粮士兵都遵照事先规定，一边呐喊带路，一边在左臂上缠了白布。其中有些人不愿投降，在混乱中将身边敌人砍死，四散奔窜，大声狂呼：“官兵劫寨啦！官兵劫寨啦！”在各寨墙上的弟兄们都敲起紧急锣声，大叫：“官兵劫寨啦！”同时向奔跑的人群射下乱箭。

刘国能一路上只担心混不进玛瑙山寨，如今进了寨门，他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一样直向献忠的老营奔去。他自己的两千人马像潮水般向寨中涌进，一部分紧跟在他后边，一部分占领了寨墙，从背后包围献忠的老营，防止献忠出后门逃走。左良玉开来玛瑙山的部队有两千人跟着刘国能的部队一起进寨，其余的部队在山下分为三支，截断要道，要使张献忠纵然能逃出玛瑙山寨也逃不出山下大军的手心。

这天早晨，起得最早的是张献忠的第四个养子张定国和军师徐以显。张定国住在老营右边不远的一个院落里，他的士兵有二百人同他住在一起，另外还有三百人住在别的两座院落里，相距不远。他为人勤谨，每天早晨听见鸡叫二遍就起床，在院中舞剑，等候士兵们起床练功。这时他已经舞了一阵剑，练了一阵单刀，退立到台阶上看他的亲兵们练功，而住在同院中的弟兄们正在集合站队。另外三百名弟兄也在别的院中集合站队。徐以显带着三十名亲兵住在老营另一边的一个小院中；加上马夫、伙夫和其他人员，同住的大约有五十余人。他昨夜同献忠商量了一个奇袭平利的方略，准备天一明就离开玛瑙山往张可旺的驻地，所以他的亲兵们都已经穿好衣服，正在匆匆漱洗，而马夫们正在从后院中牵出战马。

一听到呐喊声，张定国立即拔出宝剑往外跑，同时大叫一声：“全跟我来！”他的亲兵们紧跟在他身边，而那两百名正在站队的士兵也拔出刀剑随着奔出。这时敌人已经扑到老营大门口，而守卫的弟兄们想关闭大门已经来不及，有的在混战中被敌人砍倒，有的仍在拼死抵抗。定国将宝剑一挥，又说声：“跟我来！”冲进敌人中间，勇不可当。刘国能正要冲进献忠老营院中，冷不防从右边冲出一支人来，在他的背后猛杀猛砍。他只好回头来对付这一股没命的勇士，不能够冲进老营院中，尽管那大门是敞开的，守门兵已经死尽，院里的将士尚未来得及奔出大门口进行抵抗。

徐以显一听到呐喊声就奔出小院大门，看见官兵多如潮水，前队正在猛

扑老营。他立刻退回，将大门关闭，吩咐人们从里边用石头顶牢，同时率领亲兵们首先爬上房坡。院中连少数妇女在内，全都跟着上了房坡。他们向敌人成堆的地方用弓、弩不停地射箭，没有弓和弩的人便用砖瓦投掷，使敌人登时受到损伤，不得不分兵应付。

张献忠的老营是并排两座大宅院连在一起，驻有三四百人，其中妇女有几十人。他的第三个养子张能奇住在里边，专负守卫老营的重任。他刚起床，正在扣衣服，听见呐喊声就提剑奔到院中，一边呼叫一边向大门奔去。他的亲兵们和其他将士有的已经起床，有的刚被惊醒，有的是听见他的呼叫才醒来，几乎是出于本能，都拿着兵器向大门奔去。当能奇奔近大门时，守门的弟兄们已经死伤完了。有人在他的身边急促建议："关大门！关大门！"他没有理会，稍停片刻，看见身边已经有一百多人，其余的继续奔来，他命令一个小校率领二十名弟兄死守大门，随即将刀一挥，大声呼叫：

"弟兄们，跟我来，杀啊！"

在老营前边的打谷场上进行着激烈的混战。在最激烈的中心反而不再有呐喊声和喊杀声，只有沉重的用力声，短促的怒骂声，混乱的脚步声，刀剑的碰击声，以及狼牙棒猛然打在人身上和头部的闷响声。战斗的人群在不断移动，好像激流中的漩涡，有时有人流加进去，有时又有负伤者退出来。那处在激流和漩涡中的人们，不断地踏着血泊，踏着死尸和重伤的人，前进，后退，左跳，右闪，有时自己倒下去，被别人践踏。除老营大门外是主战场之外，寨中有许多地方都发生混战，战斗的方式各有特色。

当呐喊声刚起时，张献忠在敖夫人的房里突然惊醒，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穿好衣服，顺手摸了一把大刀，奔到院中。他听一听，果然是官军进到寨内，大门外正在厮杀。转眼之间，他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一群刚穿好衣服的亲兵亲将，有的一边穿衣服一边向他跑来。他沉着地低声说："走，将龟儿子们赶出寨去！"便向大门奔去。当他穿过两进院子跑到大门口时，分明各处寨墙都被官军攻占，有几个地方已经起了火。他听见从东西南北传过来呐喊声和带着胜利口气的呼叫：

"不要叫张献忠逃走了！不要叫张献忠逃走了！……"

[1] 靖难之役——公元1399年秋，明燕王朱棣（即明成祖）起兵反叛，宣称他的军队是"靖难之师"。经过三年内战，朱棣打到南京，夺得皇位，史称这一次战争为靖难之役。

[2] 覆瓿——古人说自己的著作无足重视便说只可覆瓿。"瓿"是盛酱的瓦罐儿。

[3] 玛瑙山——在四川万源县西北七十里处，靠近陕西镇巴县境。

第五十六章

老营大门外的一阵白刃混战完全出乎官军将领们意料之外。按照左良玉和刘国能事前估计，官军一旦大队拥进玛瑙山寨，义军惊恐失措，纵有抵抗，也必定是零零星星，一触即溃。没有料到，正要杀进老营时，突然从左边院落中冲出一小股人，竟是那样勇猛顽强，宁死不退。刘国能亲自指挥围攻这一小股人，不期看见张定国正在狂呼奋战。他向定国大声招呼：

“宁宇侄，不认识你刘叔么？赶快投降，愚叔保你不死！”

张定国一看是刘国能，对于山寨如何被劫，心中恍然清楚。他冲到刘国能面前，骂了一句：“叛贼休逃！”猛向国能刺去。刘国能用刀格开他的宝剑，转身便走，却由他的将士们将定国等几个人围住厮杀。

当张能奇率领一起人奔出老营大门时，定国身边的弟兄们已经伤亡殆尽，他自己也带了两处轻伤，但是他仍旧奋力杀贼。一看见能奇出来，他格外勇气百倍，大声说：

“三哥，刘国能在这里，莫饶他！”

转眼之间，张献忠也率领一起人杀奔出来，同两个养子会合，竟将多于他们几倍的敌人赶出了打谷场。

天已经大亮。官军已经占据了各个路口、各处寨墙和重要宅院。徐以显的宅子已经被官军点着，火光与浓烟冲向天空。老营的后门已被攻破。敌人从四面向献忠围上来，大呼要“捉活的”。徐以显已经带伤，身边只剩下五六个人，他杀开一条血路奔到献忠身边，大声说：

“大帅快走！不可迟误！”

献忠说：“走，杀出去！”

张定国在前开路，献忠和徐以显在中间，能奇在后，一边同敌人厮杀一边向西撤退。西寨上已有官军占领，人数不很多，却是左良玉的精锐部队。他们中间没有刘国能的士兵，所以不认识张献忠。为首的军官大声威胁说：

“快投降！你们已经跑不脱了。倘若有献贼混在你们里边，赶快交出投降！”

张献忠将定国向旁一推，昂然上前，举刀大叫：“八大王来了！”那军官猛一惊骇，同时举刀一挡。只见两道白光同时一闪，碰在一起，铿然一

声。献忠因见手中的大刀折断，虚砍一刀，一跃上寨，迅速飞起一脚向敌将裆中踢去。敌将向旁一闪，随手一刀砍来。献忠刚用半截刀格开，敌将就被张定国一剑刺死。寨上的官兵在片刻间大部分被杀死，剩下的惊慌逃散。张献忠看看半截断刀，说声："去你妈的！"抛到寨下；弯腰拾起来敌将的宝刀，拿眼一看，满意地点点头，随即又解下敌将的刀鞘挂在自己腰间。这时差不多有七八百官军从三个方面包围上来，距离在一箭之外，呼叫着活捉献忠。献忠向敌人扫了一眼，嘴角闪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三天以后，张献忠辗转到了名叫水右坝的小镇上驻下来。虽然玛瑙山老营被劫，但西营的主力由张可旺和张文秀率领，驻军距玛瑙山有二十里以上，未受损失。献忠的重要军需、金银珍宝也多在可旺和文秀营中。他们当时因隔着大山，不知老营被劫；天明以后很久，才得消息，已经来不及出兵援救。第二天，官军人马在玛瑙山附近集结得很多。张可旺和张文秀无力向官军进攻，而官军也无力消灭他们。双方在紧张的局面中保持着停战状态。

张献忠在水右坝驻军两天，对于他在玛瑙山的损失才大体清楚。偏裨将领有曹威等十六人阵亡，另有偏将扫地王张一川和小校三百多人被俘或投降。骡马损失一千多头。他的九个妻妾，突围逃出的只有二人，高氏和敖氏等五人被俘，一个姓张的被杀于乱军之中，还有一个是新野丁举人的妹妹，抱着不满两周岁的、曾被王又天称为"贵不可言"的婴儿，在逃上寨墙后因被追兵包围而投崖自尽。张大经在突围时被官军杀死。潘独鳌突围后不知下落。

为要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并决定今后去向，张献忠在水右坝小镇上召开军事会议。虽然心中为这次挫败感到痛苦，但是他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

"他妈的，这点损失算得屌大事！别说是这点损失，就是全部打光了，老子也要从头再来！"他随即换成嘲笑的口吻说："哼哼，我以为左良玉王八蛋有多大本领，原来是用叛贼刘国能赚开寨门！咱这一回亏吃得好，有意思。咱老子一向惯使人扮作官军赚城劫寨，这一回却叫别人学咱的拳路捣咱的心窝。吃过这回亏，下回就学乖啦。这次输，下次赢，胜败兵家之常嘛。"

正在商议时，细作回营禀报：左良玉和刘国能的人马进到玛瑙山寨之后，除全部杀死因负伤不能逃出的西营将士外，寨中原来留下的百姓，十二岁以上和五十岁以下的妇女都被轮奸，有的被杀，青壮年男子都被杀光。左良玉上报"斩贼"三千三百多级，请监军道检验。有的首级下颏溜光，耳垂上带有小孔，明是妇女首级，但无人敢说破。张献忠听到这里，骂道：

“哼，明朝将军们都有一个传家本领：拿老百姓的首级邀功！”

细作又接着禀报：“听说左良玉和刘国能两家将士为抢夺妇女和财物，互相打架，杀伤了二十几个人。刘国能及时赶到，把自己的将士喝退，将抢到的一颗金印、八面令旗和八支令箭、两个卜卦金钱和一根镂金缠龙棒，还有大帅常用的那口‘天赐飞刀’都献给左良玉，才算没事。要不的，左良玉还要怪罪他哩！”

“操他娘，闯塌天投降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奴才不是好当的！”他转望着徐以显笑道，“老徐，这个刘国能你不认识，他王八蛋替自家起个诨名叫闯塌天，却总想受朝廷招抚。我当面骂过他：‘老刘，咱老张看你不会闯塌天，迟早会闯进人家的裤裆里！’瞧瞧，老子的话应验了吧！”

张献忠继续同众将商议军事。这时明朝的湖广军张应元和汪之凤两部正在向水右坝靠近，川军老将张令的部队在川、楚交界处把守隘口。而西营将士陆续集结的约有两万人，力量仍然雄厚。献忠想着倘若打张应元和汪之凤两军，左良玉必然会前来相救，不如专力杀败张令，打开一条入川之路。

十七日，明军到水右坝时，献忠已经退走。十九日，献忠的前锋部队在川、楚交界处的岔溪和千江河一带与张令的部队相遇，小有接触。时天色已晚，互相不知虚实，各自后退。张令退守靠近四川的重要市镇柯家坪。

二月二十七日，西营大军突然向柯家坪发起猛攻，将张令全军包围。七十多岁的张令是一位有名的悍将，手下的五千川军也很能打仗，战斗得非常顽强。柯家坪缺少泉水和溪流，恰巧下了一场大雨，解决了川军的吃水问题，也增加了义军的进攻难度。献忠将张令围困了十二天，到了三月初八，眼看就要攻破柯家坪，官军数路援军齐到，只好解围而去。初十日，献忠在盐井打个败仗，损失了一千多人。跟着，他又向木瓜口和黄墩进攻，都未得手。他打算转移到兴归山中度夏，休息士马，收集散亡，补充军需，与驻扎在巫山和大昌境内的曹营靠近。

秦、楚、川各路明军集结在三省交界处的虽有六七万人，但献忠知道川军和秦军都只想保境，不肯入湖广作战，放在他眼中的只有左良玉一军人马。于是他同徐以显密商之后，决定了一个离间敌人的计策。

当晚，献忠叫徐以显替他写一封给左良玉的信。写成之后，献忠仔细听听，摇摇头说：

“老徐，这样写不行。咱老张没学问，他老左不识几个字，更不如咱。给他的书子，不要太文，也不要太长。太文啦他听不懂；太长啦他不耐心听，反而会漏掉要紧的话。咱们把书子写得简短一些，没有闲话，不绕弯子，槌槌打在鼓点上，叫他龟儿子细细嚼，品出滋味。伙计，你说对么？”

徐以显笑着点头说：“甚是，甚是。还是大帅所见英明。”

“来，老徐，我的好军师，这封书信的大意你得听我说。我说出来的话，你把字句稍微弄顺就行啦。书信的头尾都用你刚才写的那个套套子，中间的话用我的。来，咱俩写吧。”

徐以显挑大灯亮，按照献忠口授的大意将书子写成，略加润色，自己先看一遍，忍不住微笑，频频点头，心中越发佩服献忠的聪明过人。他添了一个漏字，抬起头来问道：

“我念给大帅听听？”

“念吧，念吧。连你那前后套套子都念出来！”

徐以显随即念出了书信，全文如下：

西营义军主帅张献忠再拜于昆山将军麾下：玛瑙山将军得胜，已足以雪罗猴山之耻，塞疑忌将军者之口。不唯暂消杨阁部夺印之心，且可邀朝廷之厚赏。将军目前可谓踌躇满志矣。然有献忠在，将军方可拥兵自重，长保富贵；献忠今日亡，则将军明日随之。纵将军十载汗马功高，亦难免逮入京师，斩首西市，为一贯骄顽跋扈、纵兵殃民者戒。故献忠与将军，貌为敌国，实为唇齿。唇亡齿寒，此理至明，敬望将军三思，勿逼献忠太甚。且胜败兵家之常，侥幸岂可再得？倘将军再战失利，能保富贵与首领乎？不尽之意，统由马元利代为面陈。谨备菲仪数事，伏乞哂纳。倚马北望，不胜惶恐待命之至！张献忠顿首。

献忠听过之后，又自己看了一遍。看到那句“不胜惶恐待命之至”，笑了笑，心中说：“咱老子惶恐个屌！”但他懂得这是一句“成套”，没有叫军师改掉。

玛瑙山胜利之后，左良玉把人马驻扎在兴安州和平利、紫阳两县，对张献忠并不追赶。一则由于张可旺等率领的义军精锐并未损失，使他不敢穷追；二则他同杨嗣昌有矛盾，不愿为朝廷和杨嗣昌多卖力气。现在杨嗣昌一再催促进军，他只好集中人马，并把老营移到平利城内，以便随时前进。马元利是在一天下午到达平利县城的，安顿之后，便带着亲随小校寻找左良玉的承启官。当张献忠屯兵谷城时，马元利曾奉差去左军中送过贿赂，所以知道在左良玉的老营中什么人能够帮忙。承启官一见

他，吓了一跳，带他到一个僻静地方，小声问道：

“你如何来到此地？”

马元利神色自若地笑一笑，回答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承启官截住他的话，低声警告说：“这里不是三宝殿，是龙潭虎穴！”

“谢谢阁下关心。在下是奉张帅之命，前来晋谒镇台大人，商议投降之事。敬恳鼎力相助。小弟带有些许薄礼，请阁下笑纳。”马元利取出两锭元宝和两个金锞子塞进对方手里，“这只是聊表微意，一俟大事告成，另当重谢。事情很急，成与不成，我都不能在此多停，务乞费心通融，就在今晚引见。”

承启官想了想，说：“马将军，我劝老兄赶快回去。阁部大人严令，如曹操等一切头领都可招抚，唯独不许招抚你家八大王。我家镇台大人受阁部大人节制，如何敢违命受降？”

马元利又笑了一笑，说：“老兄所见差了。第一，官府做事，向来是虎头蛇尾，变化不定。杨阁部说唯独对我们张帅不赦，我看不过是说说罢了。第二，我们只是想请求左帅大人探探阁部口气，并非径向左帅大人投降。此事倘若不成，对左帅大人无损；倘若成了，也可说是左帅大人玛瑙山一战之功。况且我家张帅差我带了些贵重礼物，我须将礼物当面呈上，方好回去销差。”

元利边说边从怀中取出一张红纸礼单，请承启官看看。承启官不看则已，看罢之后，脸上露出笑容，说：

“老马，咱们是熟人，请不必瞒我。你们张帅行事十分诡诈，这莫不又是一个缓兵之计？”

“我们张帅行事该诚则诚，该诈则诈。”

“此话怎讲？”

“倘若他没有一片诚心待人，为什么几万将士肯生死相随？至于打仗，自古‘兵不厌诈’，哪有那么老实的。倘若你们也老老实实打仗，就袭不破我们玛瑙山老营了。”

“好吧，我替你传禀传禀。只是如今朝廷耳目甚多，万一被人识破，诸多不便。我马上替你找个地方住下，千万不可随便露面。”

“多谢老兄。随小弟来的还有二十几名弟兄，请仁兄安置在一个地方。另外，还有什么事在下该注意的，什么人小弟该见的，也请仁兄指示。”

“你同我们中军大人刘将军不是认识么？”

“认识。小弟此来，也给刘将军带了一点薄礼，请仁兄费心引见。”

承启官一听说有礼物带给刘将军，马上点头说：“好，这容易。应该请他帮忙。刘将军是镇台大人面前红人。像这样机密大事，非要他……”

承启官话未说完，一个传事小校匆匆地找了来，告他说督师辅臣衙门来了紧急机密文书，要他立即呈到镇台大人面前，不能迟误。承启官略微有点吃惊，担心这个小校会认出马元利来，赶快说：“我马上就去。”

等小校走后，承启官命手下心腹在城角一个僻静地方替马元利等人找了一个落脚地方。黄昏以后，他又请左良玉的中军刘参将同马元利见了面。这位刘将军受了重礼，答应尽力帮忙。

一更过后，承启官见左良玉身边只有中军参将侍立，便趁机将马元利的事悄悄禀明，并将礼单呈上。左良玉不想接见张献忠的密使，轻轻骂道：

“操他娘，不知八贼又捣的什么鬼！”

刘中军躬身小声说：“不管八贼捣的什么鬼，这一份重礼不妨收下，马元利不妨许他来叩见大人。肯不肯受降，等见过马元利再作决定。”

左良玉点点头，对承启官说：“把礼单念给我听听。”

张献忠的礼单上开着纹银三千两，黄金一百两，另有珍珠、玛瑙、古玩、玉器等宝物十件。左良玉听毕，又轻轻点点头，说：

“好吧，你们先把礼物抬进来，随后引他来见。今夜天不明就叫他离开此地，不可大意。”

礼物抬进来后，左良玉亲自看了一遍，拿起来一个一尺多长的碧玉如意看了又看，不忍放手。他因为自己名良玉，所以每得到一件美玉就认为是吉利之兆，何况这又是一个如意，象征事事如意。过了一阵，他吩咐将礼物收起来，问道：

“马元利来了么？”

承启官回答：“现在外边等候。”

“带他进来。”

不过片刻，马元利被悄悄带到左良玉面前。他小声说道：“末将马元利叩见镇台大人！”便跪下行礼。左良玉听到“末将”二字，感到刺耳。马元利既非朝廷将领，又非敌国武官，而是一个“流贼”头目，怎么能在堂堂“平贼将军”面前自称“末将”？但是他已经接受了对方重礼，加之马元利气宇轩昂，举止大方，左良玉心上的不舒服只一刹那就过去了。他叫元利坐下。元利表示谦逊，谢坐之后，侧着身子就座。左良玉态度傲慢地问：

“是张献忠差你来乞降么？”

马元利恭敬地欠身回答：“回大人，末将并非前来乞降。敝军全军上下深恨朝廷无道，誓为救民起义，绝无乞降之意。”

左良玉一脸怒意，瞪着马元利问道：“你不是对本镇的中军参将和承启官说过你是奉张献忠之命，要见本镇乞降么？”

“请恕末将托词请降之罪。倘非末将这样托词，未必能谒见大人。况如今朝廷耳目众多，万一风声传出，有人知道我奉命前来乞降，大人不允，朝廷也不会怪罪大人。倘若末将随便吐露真实来意，对大人实有不便。”

“不是乞降，来见本镇做甚？”

“末将特来面呈张帅书信一封，敬请钧览。”

马元利从怀中取出张献忠的书信，双手呈上。刘中军替左良玉接住，拆开封套，对着左良玉小声读了一遍。左良玉在片刻中没有作声，思索着书中意思。这封书子因写得很短，字句浅显，所以他一听就完全明白，而且觉得有几句话正好说中了他的心思。但是，那“唇亡则齿寒”一句话又有点刺伤了他，使他恼怒不是，忍受也不是，只好心中苦笑，同时暗暗骂道：“哼，我是朝廷大帅，拜封平贼将军，会同你贼首张献忠‘唇亡齿寒’，什么话！”由于他养成了一种大将的威严，这心中的苦笑流露到脸上就化成了一股严峻的冷笑。马元利注意到左良玉脸上的冷笑，略微有点担心。他不等左良玉开口，欠身赔笑说：

“大人，这封书信的意思不仅是为着敝军，也是为着大人的富贵前程。杨阁部一方面看来很倚重大人，请求皇上拜封大人为‘平贼将军’，一方面却对大人心怀不满。今年闰正月，杨阁部曾想夺大人的‘平贼将军’印交给贺疯子，此事想大人已经听说。倘若大人没有玛瑙山之捷，此‘平贼将军’印怕已经保不住了。所以张帅书子中的话，务请大人三思。”

左良玉阴沉着脸色说：“你这些话都不用再说，本镇胸中自有主见。本镇为朝廷大将，唯知剿贼报国，一切传闻的话，都不放在心上。你是前来替张献忠这狡贼做说客的，休要挑拨离间，顺嘴胡说。你走吧，不然我一旦动怒，或者立刻将你斩首，或者将你绑送襄阳督师行辕。”

马元利不亢不卑地赔笑说：“末将来到平利，本来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既然大人不许末将多言，末将自当敬谨遵命，此刻只得告辞。”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微微流露一丝冷笑，跟着又恭敬地说：“可惜末将有一句十分要紧的话，就只好装在肚里带回去了。”

“有什么要紧的话？”

“常言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就旁人看来，大人或是长保富贵，以后封伯封侯，或是功名不保，身败名裂，都将决定于近一两月内。就末将

看来，不是决定于两月之内，而是决定于今天晚上。”

左良玉心中一惊，故作冷笑，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元利问：“大人允许末将直言不讳么？”

左良玉用眼色示意叫元利坐下。元利坐下，恭敬地欠着身子说：

“今晚大人如能听毕末将率直陈言，仔细一想，就可以趋吉避凶，常保富贵，不日还会封伯封侯，荫及子孙，否则前程难保。请大人不要怪罪，末将方好尽言。”

“你说下去。说错了我不罪你。”

马元利接着说：“目前我们张帅已入兴归山中，与曹操大军会师。此去兴山、秭归一带，数百里尽是大山，山路崎岖险恶，处处可以设伏，也处处可以坚守。敝军将士人人思报玛瑙山之仇，士气十分旺盛。大人向兴归山中进兵，倘若受了挫折，那一颗‘平贼将军’印还能保得住么？大人今日的大帅高位和威名能够保得住么？反过来看，今日大人暂时按兵不动，在此地休养士马，既不会稍受挫折，也不会被杨嗣昌加以逗留不进之罪。十余年来，朝廷对于巡抚、总督、督师、总理等统兵大臣，说撤就撤，说逮就逮，说下狱就下狱，说杀就杀，但对于各地镇将却尽量隐忍宽容，这情形不用末将细说，大人知之甚悉。在当前这种世道，做大将的，谁手中兵多，谁就可以不听朝廷的话，长保富贵；谁的兵少，无力量要挟朝廷，谁就得听朝廷任意摆布，吉凶难保……”

左良玉轻声说：“你不必兜圈子，朝廷上的事我比你清楚。你还有什么话，简短直说吧。”

马元利接着说：“打仗的事，胜败无常。大人用刘国能赚入玛瑙山寨，只能有一，不会有二。目前倘若大人进兵过急，贸然赶到兴归山中，敝军与曹营以逸待劳，在战场上不肯相让，使贵军不能全师而退，使大人手下的亲兵爱将死伤众多，朝廷还能对大人稍稍宽容么？我想恐怕到了那时，轻则夺去‘平贼将军’印交给贺疯子，成为大人终身之耻，重则……那就不好说了。末将今晚言语爽直，不知忌讳，恳乞大人三思，并恳恕罪！”

左良玉沉默一阵，问：“你还有别的话要说么？”

马元利笑一笑，接着说：“按今日大势，敝军绝无被轻易剿灭之理。退一万步说，倘若敝军一旦被剿灭，大人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因为有张帅在，朝廷才需要大人。何况当今皇上疑忌多端，大人在他的眼中另有看法，所以说，有张帅在，大人可以拥兵自重，长保富贵，封伯封侯；张帅今日亡，大人明日就变成朝廷罪人，大祸跟着临头。”

左良玉微微一笑，说：“你很会说话，不怪在谷城时张敬轩差你几次到襄

阳办事，还差你到北京一趟。你回去禀告你家张帅，本镇对进兵事自有主张，不烦你们替本镇操心。你在此不可久留，今夜就离开吧。”

“多谢大人。末将告辞，今夜就出城上路。”

马元利行礼退出，一块心事放下了。当他到前院向承启官告辞时，承启官拉着他的手小声问道：

“你们那里有一位管文案的潘秀才，可知道他的下落？”

“老兄可晓得什么消息？”

“他呀，听说他从玛瑙山逃出以后到了大坪溪，随身带的贵重东西都丢光了，只腰里系着一个锦囊，装着诗稿，饿得走不动路，藏在树林中不敢出来，被秦将郑嘉栋手下人搜了出来。”

元利忙问：“他如今死活？”

承启官笑着说：“眼下没事，在襄阳狱中。他被捉到后假称是黄冈刘若愚，愿见督师言事，请莫杀他。有人认出他是潘独鳌，就将他解到襄阳。听说他进到督师行辕，很是沉着，还摆着八字步哩。他对阁部大人说：‘难生怀抱经世之学，有治平天下之策，不幸陷入贼中。逃出玛瑙山后，故意向西北方向走去，费了多日才走到大坪溪附近，原是存心自拔归来，愿为朝廷使用。区区苦衷，实望大人谅鉴。’”

元利心中骂道：“不是东西！”随即又问：“杨阁部如何说？”

“阁部大人说：‘尔之才学已为张献忠用尽，尚有剩下的供朝廷用么？况且张献忠识字不多，你替他草飞檄辱骂朝廷，直斥皇上，实系死有余辜！’阁部左右都劝早日杀他。阁部不肯，将他暂且押在狱中。”

“为什么不肯杀他？”

“听说阁部大人想等到捉获你们西营主帅，连同高氏、敖氏、潘独鳌与其他人等，送往京城献俘。这姓潘的，近一年来也算是你们那里的红人儿，如何会轻易就杀？”

马元利用鼻孔冷笑一声说：“他算个 ！”

辞别了承启官，马元利次日五更就率领从人离开平利城，向兴山方向奔去。

张献忠把老营驻扎在兴山县城西六十里远的白羊山，大半精兵都驻扎在白羊山下，拱卫老营，其余人马分驻在兴山和秭归两州、县的重要市镇。明朝在巴东、夷陵（今宜昌）、当阳、安远、南漳、房县等地都驻

有人马，归州和兴山两城池也在官军手中，对张献忠形成包围形势。但因为左良玉在陕西境的兴安和平利一带按兵不动，别处官军也就不敢贸然进攻。

一天，献忠想着应该趁现在不打仗，将谷城起义以来的阵亡将士祭一祭，怕一旦有了战事，就没有工夫做这件事了。祭奠阵亡将士，献忠起义以来搞过多次，供物都用整猪整羊，有时还用几颗官军人头。他在祭奠的时候常常号啕痛哭，感动全军。因为死的将士多不识字，所以从来不用祭文，但是今年的祭奠略有不同。今年阵亡的有张大经，原是明朝的文官，应该单另给他写个祭文才是，要不，那些跟着张大经起义的人会心中不舒服。献忠身边并不缺少能够动笔的读书人。张大经带来的就有几个。他叫其中两人共同斟酌写了一篇祭文，听了听很不满意：第一把张大经捧得过火；第二废话太多；第三太文，好像故意要写得叫人不懂才好。他对徐以显说：

“老徐，你劳神动动笔，写短一点，对死人也说老实话，别奉承得叫人听了肉麻。你写，我等着。唉，可惜王秉真这个不识抬举的王八蛋半路逃走了！”

徐以显是比较懂得献忠的心思和喜爱的，提笔写了篇措辞简单而通俗的祭文，读给献忠听听。献忠脸上露出喜色，频频点头。他接过去看了一遍，推敲推敲，仍然觉得不很满意。这篇祭文虽不似别人写的长，但约略估计也有七八十句，替死人戴高帽子的话仍有一些。他口中不说，心中却想：“给张大经写祭文都这么长，那么给我的有汗马功劳的将士写祭文岂不得用几千句，几万句？”徐以显看见他仍不满意，问道：

“大帅，你说应该怎么写？”

献忠笑着说：“老徐，莫见怪，咱老张是在战场上滚出来的，看不惯你们这样像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文章。打仗，一刀子砍出去就得见红，可不能拖泥带水，耽误时间。拿笔来，让咱亲自动手改改。改不好，你们这班喝惯墨汁儿的朋友不要见笑。”

一听说献忠要亲自动笔改祭文，徐以显和帐下文武感到十分新鲜，尽管他们熟知献忠粗通文墨又极其聪明，但是不相信他能把祭文改好。献忠把徐以显的稿子大笔涂抹，越改越所剩无几，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看不清楚，干脆不改了，要了一张白纸，用核桃大的字体写出来自己编的祭文。开头仍用众人的老套子，但不用“大明崇祯”纪年，而是这样写的：“维庚辰四月某日，西营义军主帅张献忠谨具猪羊醴酒，致祭于张先生之灵前而告以文曰。”照抄了这个套子，他抬起头来向头一次起稿的两个人问道：

“醴酒是什么酒？”

二人瞠目相望，脸色发红，讷讷回答不出。到底还是徐以显根底较深，从旁答道：

“醴酒是一种甜酒，也就是如今人们常喝的糯米酒，老糟酒。”

献忠笑了，说：“幸而我问了一句！咱们张先生原是海量，好汾酒两斤不醉。像这样给婆婆妈妈和小孩子们喝的糯米甜酒，怎么好用来祭奠张先生？”他向一旁问：“总管，明天用什么好酒祭奠？”

“禀大帅，前天买到几坛子泸州大曲，明天可以拿大曲祭奠。”

“好！泸州大曲也算得是美酒，阵亡将士们和张先生一定高兴。”

他随即将“醴酒”改为“美酒”，接着写道：

我困谷城，得识先生。义旗西征，先生相从。风尘崎岖，先生与同。大功未就，竟失先生。呜呼哀哉！

献忠写毕，重看一遍，想起来许多阵亡将士，觉得心中凄楚。他放下笔，向左右问道：

“咱老张的祭文就写得这么长，像兔子尾巴一样短。你们说行么？”

那几个读书人和那些认识字的亲将们纷纷赞不绝口。将领们都是真心称赞，徐以显也是真心佩服献忠聪明过人。这祭文简而有味，措辞得体，但也有个别读书人觉得这不像祭文，心中暗笑。献忠见左右一味称赞，骂道：

“老子同张先生肝胆相照，所以祭文上有啥说啥，不说一句假话，哪像你们读书人一动笔就说假话。管它行不行，就用这个老实祭文吧。你们休再说好，老子可不高兴戴高帽子！难道白土关酬神唱戏那件事你们忘了？”

那个暗笑的人赶快赔笑说：“大帅放心。我们的称赞都是出自肺腑，实无一字面谀。大帅天纵英明，洞照一切。自白土关被大帅责骂之后，谁也不敢再给大帅戴高帽子了。”

献忠一时没解开这也是一顶高帽子，听了后心中舒服，笑了一笑，说：

“老子就知道你们不敢再给老子戴高帽子！”一语方了，忽见白文选匆匆走来，献忠忙问：“文选，打探清楚了么？”

“回大帅，已经派人打探清楚，确实是李闯王的人马向咱们这边来了。”

“好家伙，果然是来投奔咱的！离这儿还有多远？”

“还有七八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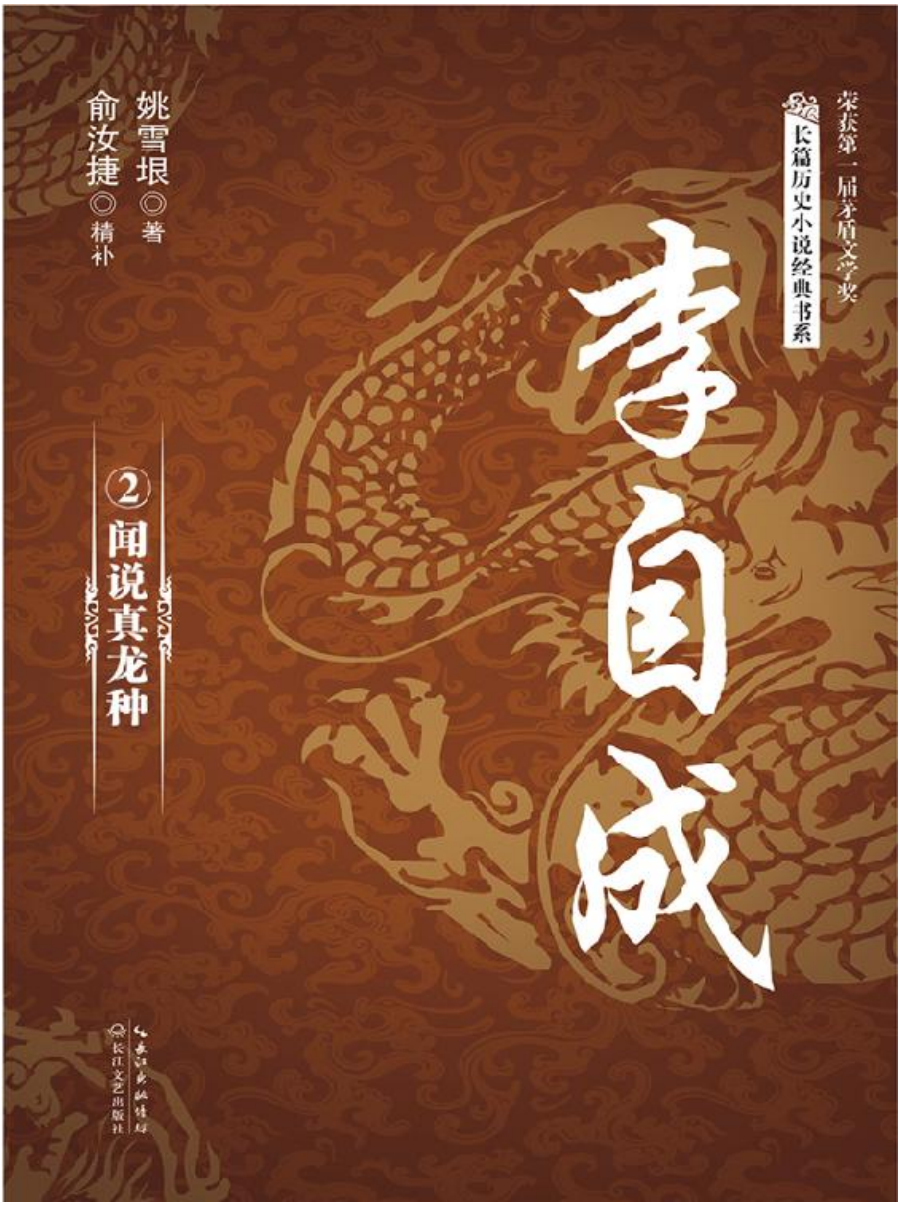
“他带了多少人马？”

“连眷属不过一千多人。”

“赶快派人再探！”

“是！”

献忠把李自成的前来看作是一件大事，他把徐以显的肩膀一拍，说：“老徐，同我出去骑马走走！”便同以显走出老营了。



内容提要

崇祯十三年春，李自成挫败了叛将周山的策反图谋。初夏时节，他率千余精兵离开商洛山，成功地从武关突围而出。他曾去白羊寨准备与张献忠联合，却险遭对方暗害，于是决定暂时潜伏于鄂西郧阳山中。

当农民军被围困之时，崇祯实际上也被层层围困在紫禁城中。为了筹措

军饷，他不得已向勋戚借助，并拿武清侯李国瑞开刀，由此引发了宫廷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年仅五岁的五皇子、首辅薛国观等多人都在这场斗争中死去，田妃也因帮李家说了一句话而遭受“严谴”。但这场斗争最后以崇祯的失败而告终。

十一月，杨嗣昌指挥的数省官军为“围剿”张罗联军而几乎全到了四川内地和川陕交界地带，湖广、河南十分空虚，在郧阳山中潜伏半年的李自成趁机悄无声息地经淅川进入河南，通过号召饥民，于一个月后就发展到十万余人，开始向洛阳进兵。

牛金星、宋献策均已加入农民军。宋献策带来的“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记》使将士们和周遭百姓相信朱明王朝的天下将被李氏取代，而闯王李自成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天命攸归”的一代新君，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影响了民心。

这时，李信因放赈而被仇人陷害，下入杞县狱中。红娘子攻破县城，救出李信，进而把后者推上了起义道路。在投奔闯营路上，李信致函李自成，提出了“据宛洛以争中原，据中原以争天下”的富于远见的方略。同时他改名李岩，字林泉，表达了与昨日告别及将来功成归隐的心愿。

十四年正月，义军攻破洛阳，杀了崇祯的叔父福王。李岩与红娘子在胜利的喜庆日子里结为夫妻。二月上旬，农民军向河南省会开封进军，但在开封城下却遭到明军顽强抵抗，李自成本人也中箭受伤。

当闯军攻打开封之际，一度被杨嗣昌围追堵截的张献忠已经胜利出川，并以奇兵袭破襄阳，杀了襄王，致使连失两藩的杨嗣昌不得不在沙市行辕中畏罪自杀。

曾与张献忠联兵作战的罗汝才，现在来到伏牛山与李自成合营，奉李为主。八月底，准备迎战傅宗龙的闯罗联军正行进到遂平，刚被左良玉打败的张献忠突然前来求援。李、罗、张各不相同的性格及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次难得的聚会中生动地呈现出来。

同月下旬，奉旨出关解救锦州之围的洪承畴，由于所率八总兵人马中有几支未战先逃，导致全军崩溃。洪退守松山堡。

九月中旬，农民军在项城附近大败明军，擒杀傅宗龙；十月，又横扫叶县和南阳。进攻南阳之前，李自成设计劫走左良玉的女儿，为日后王四去武昌见左良玉埋下了伏笔。

- 从商洛到鄂西
- 紫禁城内外

- 李自成星驰入豫
- 李岩起义
- 伏牛冬日
- 河洛风云
- 高夫人东征小记
- 燕山楚水
- 洪承畴出关
- 三雄聚会
- 辽海崩溃
- 项城战役
- 横扫宛叶

从商洛到鄂西

第一章

一场春雪过后，商洛山中天气骤暖。桃花已经开放；杏花已经凋谢；杨柳冒出嫩叶，细长的柔条在轻软的东风中摇曳。

李自成的将士们经过一个秋天和冬天，瘟疫已经过去，不但没有如郑崇俭所期待的军心瓦解，反而士气更旺，大家急不可待地要杀出山去，大干一番。新近传来些不好的战争消息，说张献忠在玛瑙山大败，几乎被俘；又说杨嗣昌限期三个月剿灭献忠，已经调集了十几万大军云集在川、陕、鄂交界地区。李自成不相信张献忠会给官军消灭，但也不能不

考虑万一献忠被消灭了怎么办？到那时，杨嗣昌岂不立刻将大军移到商洛山来？他决计在最近突围出去，绝不坐等杨嗣昌腾出双手向他猛扑。

每天，他一面用各种办法探听周围的官军动静，一面抓紧时间苦苦练兵，准备随时抓机会血战突围。

今晨他像往日一样，骑马出老营山寨，观看将士操练，但是他挂心着另一件大事。他早已知道，杨嗣昌已经将叛贼周山从山海关调回，派来商州城中，设计诱降他的手下将领，首先差人暗见袁宗第。宗第遵照他的密计，故意与周山暗中勾搭，已有十数日了。昨天夜间，宗第悄悄地来老营见他，谈了话就赶快回马兰峪去。当自成观看将士操练时候，心中等待着从马兰峪来的消息。他虽然对宗第的武艺、胆气和机警都很信得过，但是也怕宗第可能一时粗心，出现万一。于是他悄悄地吩咐一个亲兵，飞马往马兰峪去。

去年秋后，袁宗第病好以后，仍旧坐镇马兰峪。刘体纯做他的助手。今天早饭后，袁宗第把防守责任交给刘体纯，即率五十名骑兵向商州方面奔去，要同周山在约好的地方会面。

周山和宗第是小同乡，在他投降官军之前，二人关系较密。周山从关外调回以后，除设法勾引李自成部下的小头目外，在宗第身上下了最大的赌注。经过许多曲折，他好不容易同宗第挂上了钩，近半月来不断有密使往还。两人约定在今日会面，对天盟誓。袁宗第答应在盟誓后三天之内将李自成夫妇和刘宗敏诱至马兰峪，一齐杀害，将三颗首级送往商州，而杨嗣昌同意保奏袁宗第做副总兵，以为奖赏。

他们约会见面的地方离马兰峪有十五六里，那儿山势较缓，有一片丘陵地带，中间横着一道川谷。在大山中住得久的人，一到这里，会感到胸襟猛一开阔，不禁叫道："呀！这儿天宽地阔！"

他们事前约定，为提防泄露机密，来川中会面时各自身边只许带一个亲随，其余的亲兵不能超过二十人，而且要离开半里以外。周山原是极其狡猾的人，他既希望袁宗第真心投降，也防备自己上当。在今早他正要出发赴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被他勾引的小头目自马兰峪逃来，告诉他袁宗第决非真降，要他小心。他顿时改变办法，派出一支伏兵，等待会面时活捉宗第。宗第从马兰峪出发时尚未发现寨中逃走一个小头目，没料到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他仍按原来计策，离会见地点还有两里远就叫四十名骑兵留下，不使周山看见，到必要时出来接应。在离会面地点半里远的地方，他遵照约定把另外九名弟兄留下来，只带了一名亲兵去见周山。他想，原来约定各人可以带二十名亲兵停在半里外，他现在留在半里外的还不足十个人，大概可以使周山格外放心。他很相信自己的勇力和武艺，也相信自己的好战马，压根儿不把周山放在眼里。周山虽然也只带一个亲兵立马在川中等他，但二十名挑选的骑兵在相距不到百步的地方一字儿排开，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另外五十名骑兵和二百名步兵埋伏在不到半里远的山窝树林中，一百名步兵埋伏在川谷的两

边，只等一声锣响就从林莽中跳出来截断宗第的退路，将他活捉过来向朝廷献功。

一到川里，袁宗第就发现周山有赚他就擒的诡计，但他还是毫无畏惧地向周山缓辔走去。在李自成的老八队中，袁宗第以孤胆英雄出名。在甘肃真宁县湫头镇歼灭朝廷名将曹文诏一军的著名战役中，曹文诏所率领的是几千名关宁铁骑，虽然死伤惨重，已被包围，但士气未衰，在土冈上布成一个圆阵，轮番休息，以待洪承畴的援军赶来。曹文诏下马坐在圆阵中央，正与几个亲信将领计议，忽听一阵喧嚷，猛抬头，只见一员敌将手使铁鞭，已经冲入营门，挡者披靡，马快如飞，一瞬间冲到面前。曹文诏大惊，立即上马迎战。但他刚上马，袁宗第已经一鞭将他的掌旗官的脑袋同头盔一齐打碎，夺得大旗，回马而去。袁宗第刚杀出官军营门，官军从背后炮箭齐发，把宗第射下马来。曹文诏追到，来不及伤害宗第性命，刘宗敏大吼一声赶到，截住曹文诏厮杀，同时高迎祥和李自成督率两三万骑兵从四面发动猛攻，冲开了官军圆阵。曹文诏左冲右突，不能杀出重围，在慌急中自刎而死。战役结束后，高迎祥摆宴庆功，亲自敬袁宗第三杯酒，拍着他的肩膀说："汉举，你真是一员虎将！"从此，袁宗第在高迎祥统率的联军中就以虎将出名。如今他看看周山背后的几十名骑兵，从鼻孔里轻轻地冷笑一声。

周山左手揽辔，右手提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缓辔而来的袁宗第。两马相距不到十步，周山赔笑拱手说：

"汉举哥，一年多不见，你近来好呀！嫂子也好吧？"

宗第拱手还礼，笑着说："彼此，彼此。子高，你带来这么多人站在背后，弓上弦，刀出鞘，吹胡子瞪眼睛的，什么意思？看样子你不是来同我会面私谈投降的事，是赚我'单刀赴会'，好捉我去献功吧，是不是？"

周山哈哈大笑，回答说："汉举哥把我周子高看成了什么样人！请千万不要多心。古人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弟虽无害兄之意，但也不得不防备兄有害弟之心。倘若你确有投降诚意，就请在此歃血为盟，对天发誓，共擒自成夫妇和刘宗敏，为国除害。"

"公鸡、白酒可曾预备？"

"已经预备齐全。"

周山向后一招手，从那二十名骑兵中走出两骑，一人仗剑提酒，一人拿刀提鸡，来到他的左右。站在他背后的亲兵也一手仗剑，一手擎着盘子，催马来到前边。这是按照周山的预定计策，看周山举杯为号，一齐动手，活捉宗第；如不能活捉，就趁他措手不及时将他杀掉。这三个人都是从许多人中挑选的彪形大汉，武艺出众。袁宗第一看这种情形，心中暗暗骂道："好小子，原来玩的是这个诡计！"他对自己背后的一名亲兵使个眼色，便催马向前几步。他的亲兵也催马向前，紧靠他的左边，手握双刀，圆睁怒目，注视敌人。袁宗第的马头同周山的马头相距不过

三尺，勒马立定，故意装做不曾在意，说道：

“快拿血酒！”

立刻，周山的亲兵们就马鞍上斩了白公鸡头，将鸡血洒在酒中，捧到他和周山的两个马头的中间。就在这大家紧张得要停止呼吸的片刻，那个捧着盘子的亲兵平日深知袁宗第是李闯王手下的有名虎将，禁不住双手震颤。宗第微微一笑说：

“别害怕，今日我们是结盟嘛，又不是打仗。子高，请举杯，我同你对天明誓！”

周山也说声“请”！刚伸出一只手端起杯子，袁宗第的手已经像闪电似的从盘子上离开，拿起十二斤重的竹节铁鞭打死了周山的一个亲兵。第二个刚到身边，又一鞭打下马去，脑浆开花。宗第的亲兵在同时冲上前去，砍翻了一个敌人。周山举刀向宗第砍来，宗第用铁鞭一格，只听当啷一声，那把鬼头大刀飞出一丈开外。他正要策马逃跑，被宗第追上，用左手一抓，擒了过来。但一瞬之间那十八名骑兵已经冲到，将宗第团团围住，要夺回周山。同时，锣声急响，周山埋伏在一里外山坳中的步兵和骑兵发出一声呐喊，齐向川中奔来。

袁宗第用左手把周山按在马鞍上，右手挥舞铁鞭，打得敌人纷纷倒下。他的九名亲兵已经飞驰来到，同敌人展开混战。敌人仗恃人多，眨眼间大队援军就会赶到，所以厮杀得非常凶猛。宗第的目的在擒周山，趁着大队官军未到，大吼一声，四蹄腾空而去。周山虽然也是大个子，自幼练过武艺，但被袁宗第一只左手按在马鞍上，竟动弹不得。他向宗第恳求说：

“汉举哥，难道就不念昔日交情么？”

“老子今日只论公事，对你这个该死叛贼，还有什么私交可讲！”

过了川谷已经半里路了。袁宗第身后的十名亲兵已死伤殆尽，几百敌人猛追不放。因为左手按着周山，他不能取弓箭射杀追兵。他的留在一里外的四十名骑兵被周山埋伏的二百名步兵截住，正在混战，不得过来。这时，他的战马突然中箭，狂跳起来，转个身栽倒下去，把他和周山都抛到地上。周山趁势在地上打个滚身，滚出一丈开外。袁宗第迅速从地上跳起，追赶的骑兵已经直冲过来。为首的是一员敌将，手执长枪，伏着身子，准备马到跟前便一枪将他刺死。袁宗第从地上跳起来的时候本有意追上周山，将他一鞭打死，但就在同一刹那之间，他知道来不及了，便以快得像闪电般的动作取出弓箭，把敌将射下马去，又连着两箭射死了两个敌人。敌骑惊骇，踟蹰不前。前边的三匹战马因无人收住缰绳，奔到宗第身边。他抓住一匹马飞身骑上，大喝一声，举起铁鞭，向敌骑丛中冲去。

袁宗第那四十名骑兵经过一阵恶战，已经杀散伏兵，剩下的不到一半，

由小校白旺率领，奔救宗第。虽然袁宗第单人独骑，但是他杀起了性子，勇气百倍，简直不把官兵放在眼里。与白旺会合后，他问：

“你剩下多少弟兄？”

“还剩下十七个人，派了一个人回去搬兵，十六个人跟在身边。”

“好，随我来，縻住[1]敌人，不让他们跑掉！”

在宗第想来，这时候如果他率领左右人突围出去，当然十分容易，但是这样就太便宜了敌人。他决定拖住敌人，等候援兵。估计自己的大队骑兵在半个时辰内就会赶到，撑过这一阵，胜利稳在手心。由于他自己的人数很少，又全是骑兵，只利在开阔地方流动作战，于是他在前开路，又杀回川中。

官军的步骑兵都集中在川中，那一股被白旺杀退的步兵也回到川中，企图把袁宗第四面围定，将他捉到。宗第率领着他的一小队骑兵在敌人中穿来穿去，使敌人只能呐喊逞威，不能近身。他拿眼睛到处寻找，多么希望再看见周山，然而却寻找不到！片刻间，周山又出现了，骑着马，带着大约三百名生力军回到战场。已经有点疲困的官军见援军来到，士气复振，喊声震天，鼓声动地，从四面向袁宗第的小股人马紧围上来。宗第一眼看见周山，眼睛一瞪，差点儿眼眶瞪裂，胡须戟张，大骂一声，正要杀开官军直取周山，却听见白旺在背后说道：

“将爷，莫大意。咱们人马太少，快出水吧。”

袁宗第向左右一看，看见这一刻又损失了几个弟兄，而余下的也多半挂彩，便打消了再捉周山的想法，回答说：

“好吧，随着我撤到那边小土岭上，縻住龟孙们。沉住气，咱们的人马快到啦。”

说毕，他在前，白旺在后，率领着十几个骑兵杀开一条血路，撤到不远的小土岭上。官军尾追不放，呐喊着向小土岭上进攻。这里地势狭窄，敌人的人马拥挤，互相妨碍，登时被射死射伤了十几个人。但周山和几个敌将看袁宗第身边已经只剩下十来个骑兵，多半挂彩，他们督战更凶，并且悬出重赏，鼓励将士们活捉宗第。宗第等的箭已快射完，唯一的好办法是冲下土岭，再次突围，把官军引向马兰峪近处。他们正要行动，闯王到了。

李自成观罢操练，因派出的亲兵久无回音，便亲率三十名亲兵疾驰二十里路，来到马兰峪。刘体纯正在命令一百名骑兵站队，看见闯王来到，慌忙禀报：

“闯王，我汉举哥去会见周山，怕要吃亏了。”

“你怎么知道他会吃亏？”

“真糟，我们营中有一个人不见了，我想他一定是逃往周山那里。”

“逃走的是什么人？”

“一个叫薛治国的小头目。前几天他做事犯了错，挨了袁将爷一顿鞭子。今早天刚明他带七八个弟兄出寨砍柴，他自己追赶一只獐子跑进树林深处，随即不见了。我现在赶快点齐一百骑兵，前去接应汉举，免得他吃了周山这小子的亏。”

闯王浓眉一皱，想起来两年前在千军万马中同这个小兵见过一次面，还问过姓名和家乡居址。他记得薛治国是周山的邻村人，断定他是挨打后怀恨在心，逃往周山那里去。

“汉举去的时候带多少人马？”

“只带了五十个人。”

“二虎，你多带一点人马，随后赶来。我先去了。”

李自成匆匆说毕，对乌龙驹狠狠地抽了一鞭，飞奔出马兰峪。才跑了大约五里路，忽然东北风送过来战鼓声和喊杀声，分明有几百人厮杀，使他大吃一惊。他在乌龙驹的臀部又猛抽一鞭，跟着骂道：

“他妈的，果然上当了！”

随即又遇见了那个回来搬兵的骑兵，问明情况，闯王更加替宗第担心，继续挥鞭飞驰。离开官军有两百步远，李自成勒住乌龙驹，很快将整个战场扫视一遍。他看出来袁宗第虽然身边人马所剩无几，却杀得敌人不敢近身，暂时并无危险。他要等待刘体纯的大队骑兵，所以并不急于投入战斗。“双喜！”他叫了一声，回头对养子吩咐了几句，使他飞马而去。

周山看见闯王来到，先是一惊，随即看清闯王身边只有二三十个人，便立刻决定暂对袁宗第围而不攻，并力来进攻李自成。战鼓擂得震耳欲聋，原来是呐喊“活捉袁宗第”，忽而变成“活捉李自成”了。袁宗第和左右的人一看见闯王来到，大为振奋，高声欢呼。白旺和弟兄们都急着要冲下土岭同闯王会合，但宗第一摆头，不许大家动。凭着跟随闯王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一看闯王并不杀过来接他突围，而是派双喜飞马离开战场，心中全明白了。他对左右说：

“不要急，待会儿叫你们杀个痛快。”

李自成立马路上，岿然不动。官军拥拥挤挤地向他呐喊，叫嚣，却不敢

一直向他冲去。他们小心谨慎地前进几步又停下来，看看他没有动，再试着前进几步。当官军小心地进到一百二十步以内时，闯王的亲兵们都急着想射死敌人，但是他却下令队伍退走，把袁宗第等撇在小土岭上。官军十分诧异，随即想着李自成准是因自己人数太少，不敢久留。于是他们勇气陡增，狂呼追赶。追了半里多路，转过小山脚，看见闯王和他的二三十个亲兵正立马等候，大家又疑惧起来，不敢再向前进，只是擂鼓呐喊。自成嘱咐亲兵们，“听见背后的马蹄声立即禀报！”没过片刻，李强告诉他已经听见了马蹄声，而他自己也隐约地听见了。

李自成张弓搭箭，对敌将虚拟一下。敌将估计自己距自成在一百二十步外，并不十分在意，只顾鼓励士兵前进，不料闯王手中的箭已射出，中箭落马而死。自成乘着敌人惊慌，又射一箭，从那个走在前边的小校喉头穿过，小校登时倒下马去。敌阵登时大乱。自成又连射几箭，恰好刘体纯率领着一百名骑兵奔到，于是他收起弓箭，把花马剑向空中一举，那乌龙驹不等催促，狂嘶一声，腾跃向前。他的亲兵和刘体纯率领的骑兵一声喊杀，紧紧跟着他冲入敌军，无情地砍杀起来。袁宗第在小土岭上看得清楚，大声喝彩说：“好啊！这才杀得痛快哩！”他把铁鞭一挥，率领着弟兄们冲下土岭，一路往敌人的后边砍杀，活捉周山去了。

周山一看见刘体纯率领的援兵赶到，闯王开始进攻，知道官军的溃败已不可免，不等袁宗第杀到面前就带着死党策马而逃。在他后边的官军一哄而散，跟他逃命。他们逃过川去不到一里远，被李双喜分率的一支骑兵截住去路，杀得四散，有的又奔回川中。周山带着几个人落荒而逃。双喜离开大队，认定周山盔上的红缨死追不放，他的背后也只有几名骑兵跟随。这一带尽是丘陵和丛林，地形复杂，对逃跑的人比较便利。双喜在追赶中射死了三名敌人，但周山的马快，骑术精熟，总是追赶不上。后来周山的死党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他单人独骑逃命，而双喜身边的骑兵有一人中箭，几个人因马力不济落后，只剩下两骑相随。在跳越一道一丈多宽的山沟时，周山稍微迟疑一下，转瞬间双喜赶到，大叫：

“周山小子休想逃命！”

周山并不答话，回射一箭，正当双喜向鞍上俯身躲箭的一刹那，他趁机策马跃过山沟，然后一边绕着山脚逃跑一边回头说道：

“双喜儿，回去告诉闯王说，我永远不会落在你们手里！”

话刚落音，他的战马突然跳起，倒了下去，把他摔到地上，摔伤了一只胳膊和脸孔。他赶快爬起来，顾不得伤疼和脸上流血，窜进树林逃命。双喜策马跳过深沟，追到死马旁边时，已经看不见周山了。双喜下了战马，从死马身上拔出他的箭，插入牛皮箭袋，留下一人看守三匹战马，带着一人进树林寻找周山。为着提防周山躲在树背后射出暗箭，他们分开走，相距几丈远，耳听八方，眼观四面，慢慢前进。搜索了两座小山包，不见周山的踪影，正在奇怪，忽然看见一棵大树后露出来盔尖上的

红缨。双喜用剑尖一指，同他的亲兵从两边悄悄前去。相距只剩几丈远，他一个箭步纵身向前，同时大喝一声："不许动！"谁知大树那边并没有人，而是周山施的狡计，把他的盔放在一块山石上。双喜看见石头上有用指血留下的"来日算账"四个字，才知道周山带着伤逃脱了，又恨又失望。

从远处传过来一阵锣声，又仿佛听见有人在呼唤。双喜带着亲兵走出树林，看见刘体纯正带着一群骑兵来找他。体纯叫他说：

"双喜，快回去，已经鸣锣收兵啦。"

"不，二虎爹，周山这小子还没有找到哩！"

"没找到也只好拉倒，赶快归队！"

双喜不敢坚持，随着大家策马而去；过了一阵，恨恨地骂出一句：

"唉，真他妈的狡猾！"

战场上死尸枕藉，兵器扔得到处都是。义军死伤的有四十多人，而几百官军只有少数逃走，大部分都被歼灭了。其中有跪下投降，哀恳饶命的，但因为义军正杀得火起，又加上痛恨周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多数杀掉。

从去年七月以来，义军同官军不断有小战斗，但像今天这样一次歼灭几百敌人却是少有。李自成派人立刻回老营报捷。他自己留在马兰峪，抚慰伤号，赶在黄昏前亲自同袁宗第督率众人把战死的弟兄们埋葬在山坡上，并把敌人的几十颗首级摆在坟前祭奠。宗第因为死了许多老弟兄，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一直心情很沉重，这时再也忍耐不住，对着弟兄们的新坟墓痛哭失声。闯王虽然一向遇事冷静，但今天阵亡的多是随他出生入死多年的老弟兄，也不禁挥泪不止。祭奠完毕，他带着双喜和亲兵们返回老营去。

袁宗第送他出寨，约莫走了三里多路，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自成勒住乌龙驹，宗第也停住了。宗第总想着自成会狠狠地责备他，不等自成开口就抢先说：

"李哥，我没有听从你的话，粗心大意，损伤了不少人马，没有捉到周山。你骂我吧，你不管怎么罚我都行！"

闯王苦笑一笑，说："我本来要狠狠责备你的，不过既然你自己也明白不该粗心大意，我就不再多说了。吃一堑，长一智，今后知道遇事三思就好。幸而今天没有把你自己的老本儿赔上；要是赔了你的老本儿，那关系可就大啦。汉举，你不会料到就在今日早晨你手下有人投奔周山吧？今后得小心啊！"

“我做梦也没有料到。我日后逮住他狗日的，活剥他的皮！”

闯王同袁宗第又谈了几句话就分手了。一路想着：杨嗣昌用周山这一计既然不灵，下一手是不是向商洛山大举进犯呢？

[1] 縻住——用绳子拴住牲口不使跑掉。此处作“拖住”解。

第二章

马兰峪战斗之后，李自成一方面准备迎击官军大举进犯，一方面等待机会突围。三月将尽，突然发现驻守桃花铺的敌军撤走了，他立刻派人占领了桃花铺。四月上旬，官军又在一夜之间从武关撤净了。他立刻命高一功率领五百精兵占领武关，并查明官军撤离的真正意图和去向。很快高一功就汇集了义军探子和百姓的许多报告，把官军的计谋弄清了。

原来杨嗣昌见周山诱降袁宗第失败，重新考虑很久，亲笔给郑崇俭写了封书信，内中说道：

……秦军二万，久屯商洛之外，据隘而守，既不能进，亦不能退，劳师糜饷，殊非长策。况师老则疲，锐气易于消磨；困兽犹斗，强寇岂肯坐毙？倘闯贼乘间蹈隙，豕突而出，则合围之势，顿成溃决；欲亡羊而补牢，岂不晚乎？兵法云：“围师必缺。”为今之计，莫若空武关一路使贼逸出，而以伏兵邀之，则贼可歼焉。

郑崇俭正苦于无计可施，一接到督师辅臣的手札便邀集幕僚密议，一致认为杨嗣昌的计策可行；即令此计无效，朝廷追究罪责，也由杨嗣昌顶缸。大家认为，李自成一旦出了武关，只有两条路可走：或往河南省的南阳一带“奔窜”，或奔往湖广省的郧阳一带，转入兴归山中与张献忠会合。郑崇俭判断李自成平日与张献忠不和，绝不会前往鄂西，所以火速调集重兵，埋伏在通往河南的两条路上，等候李自成落入陷阱。

闯王同刘宗敏等一商量，决定乘机从武关突围。他立即召集全军大小将领开会，讲明官军的诡计和他撤离商洛山的办法。他只率领包括孩儿兵和老营妇女在内不到两千人马退出商洛山，其余人马交给谷英叔侄和刘体纯率领，与那些原是杆子的起义部队（如今统归黑虎星指挥）一起，留下牵制官军。

将近十个月来，宋文富一直被拘留在老营寨内作为人质，使宋家寨不唯不敢死心倒向官军，还得暗中替义军做事。但现在义军主力要离开商洛山了，留下这个人迟早会是祸害。李自成命人把他带到白羊寨，告他说要带他突围，日后放他回家，并叫他将这事写一封书子留下。他将家书写了以后，闯王吩咐黑虎星带几个亲兵暗暗地将他拉出寨外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杀掉，将尸首埋了。他将宋文富的亲笔家书交给谷英和黑虎星，悄声嘱咐几句。

启程之前，唯一使闯王感到有点作难的是尚炯和郝摇旗。尚神仙新近患病，不能骑马。自成同大将们商量以后，决定将他留下，叫谷英用心照顾。郝摇旗自从智亭山战事以后，闯王一直不肯再重用他。他闲住老营，在义军中的地位似有若无。李过建议把他留下，可是闯王明白，他从前根本不把黑虎星和谷英放在眼里，留下他谁能驾驭？郝摇旗自己也绝不愿留下来。

“李哥，这半年多，你把我郝摇旗只喂草料，不让套磨。从前大小战事都没少过我，这几个月我成了盐罐儿里装个鳖，咸圆（闲员）一枚。这日子咱过不惯，还不如你把我杀了好。”他望着闯王难过地说，“李哥，不看金面看佛面，你看在死去的高闯王面子上，派我在前边开路好不好？我别的没能耐，猛冲猛打倒自来不胆怯。要是我再出纰漏，你砍我这个，这个，”他拍着自己的后脑勺，“我绝不说一字怨言。你不砍，我就自己砍下来捧到你面前。”

自成沉默片刻，说道：“好吧。我本来已经派汉举断后，他平日同你还合得来，你就跟他一起吧。我们选择的道路出乎郑崇俭的意外，想着不会有什么追兵。万一看见追兵，你千万不要恋战。你一恋战，大队转瞬走远，你就赶不上了。”

遵照闯王命令，要撤出商洛山的义军从各处火速向武关集中，留下的义军一步一步地放弃许多险要去处，只保留从智亭山到武关一条线。凡是马上放弃的地方，必先敲锣传知百姓逃避。大队撤离前一天，谷英叔侄先率领一支人马出武关往东，占领几个山村，又派出斥候部队向吴村方面活动，迷惑官军，使郑崇俭误以为李自成果然决定向河南突围。

第二天晚上，武关城门洞开，大队人马匆匆出城了。山影突兀，星光灿烂，却既没灯笼，也没火把。但见星光下黑影移动，接连不断。李自成对前来送行的黑虎星说：

“贤侄，我走之后，这商洛地带的事儿全交给谷子杰和你主持啦。你们在这里不要同官军纠缠。等我走远了，你们赶快分成小股，使官军寻找不到。官军一走，你们再聚成大股。或分或合，相机行事，总以不轻易折损人马为主。”

“我一定遵照你的吩咐做，等候你率领着十万大军回来。”

直到李自成出武关三天以后，郑崇俭才得到确实探报。他瞪着眼睛，连

说："怪事！怪事！摆好的陷阱他竟然不跳！"他首先想的是如何向皇帝奏报，尽量替自己开脱责任。他诡称李自成确实出武关后陷入伏中，经过血战，人马死伤将尽，几乎被擒，趁黑夜率少数死党逃逸，而他已经飞檄贺人龙等将截堵，务期歼灭，以释皇上"宸忧"。又将类似瞎话写成文书，飞报督师辅臣。他同幕僚们分析当时军事情势，判断李自成必将渡过汉水，前往兴归山中与张献忠、罗汝才等合流。于是他一面发出几封十万火急塘报，通知郧阳、白河、平利等处官军截击，一面限令官军夺回武关，并从几个方面向商洛山中进犯。

李自成率领义军主力出武关之后，由百姓做向导，走一条小路奔入山阳县境。再折向西南，奔向白河县，打算找渡口偷渡汉水。这条路都是高山峻岭，十分艰险，往往走一天看不见一处人烟，所以义军的行踪也就不容易被官军侦知。

走到离白河县城五十里的地方，时已黄昏，义军在一座山脚下停住休息。白河是贺人龙的防地。从老百姓口中得到消息，城内官军只有三四百人，大部分官军在白河的西乡到平利一带，还有一部分驻在郧西，贺人龙本人也驻在平利附近。李自成决定在这里休息到二更时候再继续动身，赶在天明时候出敌人不意攻占白河县城，补充一点粮食，渡过汉水。

李自成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休息会使义军失去占领白河县城的机会，还不得不付出较大代价才能强渡汉水。原来他得到的消息实际已经起了变化，只是因为山中闭塞，新情况尚无人带到乡下。一天前，贺人龙得到了李自成逃出武关的塘报。他立刻亲率人马奔救白河，截击闯王。驻扎在山阳境内的官军得到塘报更快，抽出两千人轻装追赶。所幸的是，奉命追赶的两千官军害怕吃亏，总是故意同义军相距一天的路程。快进入白河境时，他们相信白河县城必会有官军拦截，才胆大起来，加紧前进。今天黄昏时，这一支追兵离义军不到三十里了。

当将士们休息时候，李自成在宿营地走了一遍。正走着，他听见附近大石后的火光红处有王长顺的声音在说：

"老弟，你是商洛山中人，投闯王不到一年，见过的世面太小。这算什么苦？崇祯八年正月间，冰雪盖野，天寒地冻，我们随着高闯王从荥阳动身，一路往东打，不到半个月就打破凤阳。要说苦，那才真算苦，可是大家一心想着去破皇陵，谁也没想到苦。十一年春天，俺们随李闯王退出四川。因为洪承畴堵住剑门，俺们只好走松潘小道，翻过雪山，才到了阶州境内。后来又到了西番地，整整一个月一边走一边同曹变蛟打仗，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找不到粮食就杀马充饥。离青海湖只剩下几天路程了，闯王带着俺们折往北去，才把官军甩掉。后来我们从嘉峪关附近出了长城，游荡了半个月，没有东西吃，又从兰州附近进长城。那

才真叫苦。这几天的行军算个屎！”停一停，王长顺又接着说：“你年纪太轻，投闯王以前是一个庄稼汉，只知道跟在牛屁股后从地这头走到地那头，上街赶回集好像出远门儿，懂得什么叫走路？见过什么世面？那样活到老也是白活。趁年轻，随着闯王山南海北地跑一跑，说不定你们日后会立下汗马功劳，成个气候。即使你成不了大气候，老啦在儿孙面前也有闲话可说。要不儿孙们围着你听古今，你捋捋胡子，不念不念嘴，有什么好说的？”

火边发出来两个小伙子的嘻嘻笑声。随即一个小伙子的声音说：

“王大伯，你这么一说，把我的瞌睡也说跑了。”

自成转过大石那边，看见王长顺在帮助两个年轻的火头军烧火做饭，饭已经做熟了。他叫声“长顺！”等王长顺和两个小伙子转过头来，他接着问：

“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

长顺连忙回答：“今天下午路不险，我在马上晃呀晃地，睡过一大阵。再说人过四十以后，瞌睡没有那么多，刚才同这两个弟兄一说话，就把瞌睡混跑了。”

“你还是睡一阵好。年纪大了，又挂过多次彩，这几天日夜奔波，也够呛。”

“闯王，你放心，我这把穷骨头越老越硬，累不垮哩。再说，如今已经快二更啦，还睡个什么呢？”

闯王望望北斗星斜垂的勺把子，便不再作声，转身走了。后来他遇见中军吴汝义，就吩咐中军派人传呼将士们赶快起来吃饭，准备出发。寂静的山脚下登时不寂静了。

义军为不使火光被远处看见，埋锅造饭的地方都是在大石背后，密林深处，或比较隐蔽的山沟中。追击的官军只晓得农民军早就过去，没料到李自成会在这个山脚下从黄昏前停留到二更时候。他们黄昏后稍作休息，吃点干粮，继续追赶。官军不像李自成部队行动诡秘，纪律森严。他们为着走路方便，灯笼火把齐点，走在荒山中远望像一条蜿蜒曲折、断断续续的火龙。

李自成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吃饭。一个骑马巡逻的小校来到面前，向他禀报说后边来了追兵，离此地七八里路，人马众多，灯光望不到头。自成三口两口把饭吃完，告诉几位大将整队动身，只把袁宗第和郝摇旗的断后部队留下。并命人赶快将所有土灶和火堆弄灭，但不得用水浇湿，也不得显出用脚践踏的痕迹。他带着袁宗第和郝摇旗登上一个高处，瞭望一阵，下来对他们说：

“官军灯光零乱，行进很慢，看来一定都是步兵。这儿不适宜骑战，你们把马匹留在别处，汉举率领三百弟兄埋伏在这附近树林中，摇旗率领二百弟兄往东走一里路，在路旁树林中埋伏好。官兵到此处必会停下来。等大部分官军来到此地，乱哄哄的，汉举突然一声呐喊，猛砍猛杀。摇旗也立刻杀出，截断官军尾巴。这样准可以少胜众，把王八蛋杀得溃不成军。你们杀散官军之后，立刻追赶大队，千万不要恋战，不要拾取官军辎重。”

宗第问：“要是官军在这儿不停下休息，继续追赶，我把狗日的拦腰斩断好不好？”

“要是那样，你就放过前队，拦腰斩断，摇旗斩尾，我另外派人拦头痛击。不过，我看他们八成会在这儿停下。”

说着他微微一笑，叫亲兵找块白布，从土灶中取根桴炭，写了八个大字：

前有伏兵，万勿追赶。

写毕，他亲自用石头将白布压在小路中间，带着亲兵们上马走了。

大队人马正在前进，被一道几丈深的山沟阻住，只好伐木架桥。偏偏近处没有树林，刘宗敏和李过亲自同一大群弟兄到一里外砍伐树木。

留下的人群中不断有低语声。王长顺的声音稍微大一点，说：

“都别担心，只要有咱们闯王同几位大将率领着，大白天抢渡汉水也不困难。咱们这些大将，哪个不是天上星宿下界？贺人龙算个屌！同他不止交战过三次两次了。我不是吹的，咱们总哨刘爷大喝一声，准叫他浑身打战，抱不住马鞍桥。你们别笑，我说的全是实话。咱们总哨刘爷在睡梦中打个喷嚏还吓死一只老虎，这可是我亲眼见的！”

一个商州口音问：“怎么打个喷嚏会吓死老虎？”

“这是前年夏天的事。那时我们进入长城，冲过洮州，奔到阶州东南略阳、宁强一带的大山里休息过夏。总哨刘爷盘的地方离老营大约有一百多里。这天他有事来老营，走了大半夜，实在困乏，就坐在山路上休

息，不想一坐下就往路上一倒，仰面朝天，呼呼睡熟。几个亲兵也跟着睡下，睡得像死人一样。这时忽起一阵怪风，树枝唰唰摇晃，有一只老虎从山坡上下来……”

有一个苍哑的声音问一句：“为什么老虎出来要刮风？”

长顺回答：“古话说：‘云从龙，风从虎’嘛。”

苍哑的声音说：“我们在野人峪的山上也赶过老虎，可没有看见刮风。”

另一个声音说：“别打岔，让王大伯说完。”

长顺接着说：“老虎是不随便吃人的。它吃活人不吃死人。它走到刘爷身边，不知道刘爷是活人还是死人，用鼻子挨近刘爷的脸上闻闻，它的又长又硬的胡子有两根插进刘爷的鼻孔里边。老虎一闻是活人，正要张大血口去吃刘爷，不料刘爷在梦中鼻子痒得难受，猛打一个喷嚏，把老虎吓得跳起几尺高。老虎落下来时偏了一点，落到路旁十来丈深的山沟里，活活地摔死啦。”

听众中迸出来忍抑不住的笑声。慧剑站在大青骡子旁边，靠着鞍子一边蒙眬睡觉一边听长顺说话，大家的笑声把她惊醒，前额碰在鞍子上，睁开眼睛，含糊地小声问：

“王大伯，可是真的？”

“怎么不真？老虎出来时刮风不刮风，那是我说顺了口，随便加的，可是刘爷打个喷嚏送了一只老虎的命却是千真万确的。刘爷打过喷嚏后一乍醒来，自己也吓一跳：乖乖，夜里怎么没看清，糊里糊涂睡在这个要命的地方，一边靠山，一边是悬崖峭壁！他到了老营一说，我们去了十几个人，把老虎找到，抬回老营。老虎皮给刘爷做了马鞍鞯，肉给大家吃了，骨头给尚神仙做虎骨酒，还熬了膏药。这都是千真万确的！”

听众里有人又快活又敬佩地笑着点头，有人发出来啧啧声，瞌睡都没有了。

突然从背后几里外传过来喊杀声，全体将士都转过头去倾听。李自成把李友叫到面前，命令说：

“你带一百骑兵去看看，帮他们把追兵收拾了。杀败追兵之后，你们大家赶快回来，不要耽搁时间。”

刘宗敏和李过把树木运回来了。农民军对架桥是有经验的。他们不砍大树，因为大树砍断费事，抬运困难，并排放下时中间缝子太大。他们一律选择碗口粗的树。今天恰好遇到杉树林，就砍了十几棵杉树抬回来，并排架好，每端两边各钉一根橛子，以防散开，又割了捆草铺在上边。不到片刻工夫，大军开始过桥了。

李自成命吴汝义派一个小校带十名弟兄看守木桥，多预备干草和干树枝子，只等杀败追兵的将士们回到桥这边，便放火把桥烧毁。为着等候袁宗第等的战报，他走在老营人马的后边，边走边听着远处的呐喊声。过了不久，喊杀声就听不见了。人马匆匆赶路，从前头向后传着一个口令："传！不许说话！步兵叉子放开[1]！"这声音传到李自成这里，他也像将士们一样重复一遍。他的亲将和亲兵接着把这个口令向后传去。

又过了不到一个更次，袁宗第等率领着几百得胜的骑兵追上大队。原来当追兵到了义军埋锅造饭的山下时，看见土灶中灰烬已冷，想着义军必然已经走得很远，没法追上。大家十分疲困，便纷纷坐下去，吵嚷着要在此处宿营。偏在这时，有人在小路上发现了李自成留下的那块白布，看了上边的八个字，越发不愿再向前追。虽然也有少数人怕李自成在近处有埋伏，但是他们的话多数人都不愿听。大家有坐下的，有躺下的，有开始点火，准备取水做饭的，乱哄哄地等候主将。

这时袁宗第的人马突然呐喊杀出，郝摇旗随即从后边杀出，把官军杀得落花流水，几乎把主将活捉到手。李友赶到时，战事已经结束。他们便立即追赶大队。这一仗，义军的死伤微不足道，而追兵却完全溃散。

天色渐渐亮了，又渐渐大亮了。离白河渡口还有五六里路。李自成要在拂晓前过汉水袭占白河县城的打算已经吹了。他正在后悔昨晚不该停下休息过久，忽然得到斥候骑兵报告，说白河城上旗帜稀疏，静悄悄的，城外也很静，看不见老百姓进城赶集，听百姓说，五更时城内城外有人喊马嘶之声，不知何故。闯王一听，心中猜想，必是有大队官军开到白河，做了准备，说不定贺人龙也已亲自赶到。现在只好拼力夺取白河渡口，强渡汉水。于是他同刘宗敏和李过率领着骑兵主力，向白河渡口飞奔而去。

贺人龙接到郑崇俭的十万火急塘报，料想李自成可能从白河县渡过汉水。当时因防备张献忠杀回陕西，他的部队分驻在陕、鄂交界的一片地方，白河县城也是他的防地。他平日对李自成有些害怕，但现在他认为李自成的兵力甚微，且系长途奔波的饥疲之众，只要自己能抢先赶到白河县，以逸待劳，以众御寡，就可以稳操胜算。他的部队在急切中不易集中，而他又害怕贻误战机，所以只率领八百骑兵和一千五百步兵往白河县奔来。加上县城中原来驻守的人马，他可以堵截李自成的将士有三千多人。另有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后续部队将在一天之内赶到。

到了白河县城，贺人龙得到确实探报：李自成的人马疲惫，正在向白河奔来，后边有一支官军追赶，估计天明时可来到白河渡口。贺人龙已经胸有成竹，故意向左右问："怎么办方能取胜？"左右将领们建议将重兵埋伏在汉水南岸，"待其半渡而击之"，必获全胜。贺人龙摇头一笑，说：

“你们想得倒美，可惜李自成不是笨蛋！”

他叫将士们赶快饱餐一顿，然后留下一部分兵勇守城，将五百名将士埋伏在汉水南岸，他亲自率领两千二百步骑兵迅速渡河。一等渡河完毕，他就下令大小船只都划到南岸，免得被义军夺去。他让开李自成奔占渡口的大路，却将人马埋伏在离渡口不远的小山背后，打算在李自成的人马刚刚下到水边正在抢渡时候用全力突然猛攻，将一部分逼下水去淹死，一部分在岸上消灭。他那等候在南岸的五百名将士占据有利地势，专候截杀洑过汉水的少数义军。

李自成毫不费力地占了渡口，没有遇到一个敌人，也没有见到一只船。船只都停在汉水南岸，使他深觉奇怪。这时将士们看见离渡口不远的小山背后有旗帜影子，并且望见南岸上有不少伏兵。李自成恍然猜到了敌人的诡计，立即将骑兵在江岸上列好阵势，派马世耀和李弥昌两个小将率领三百骑兵往小山坡上搜索敌人，又命李过率领二百骑兵涉水过江占领南岸，并将船只都送过江来。他自己立马岸上，准备迎击贺人龙的伏兵。马世耀等的骑兵冲上山坡，四五百官军步骑混合，略作抵抗，便有秩序地往后边退去。马世耀正在追赶，听见江岸上传来锣声，立即退回。李过率骑兵来到水边，挥鞭一呼：“随我来！”首先跃马下水，二百多骑兵毫不踌躇，策马竞渡。南岸的敌人原以为这里水流急，水又很冷，农民军不到溃败逃命时候绝不会骑马下水，如今看见这种情形，大吃一惊。一个将领把小旗一挥，鼓声大作，同时五百伏兵一齐跃起，奔到水边，齐向江心放箭。由于义军的队形散开，只有很少的人马中箭。过了江心的激流以后，李过一箭射倒敌将，官军登时大乱。弟兄们一面加紧策马前进，一面大呼：“上岸啦！上岸啦！”李过首先跃马上岸，连砍杀十来个人。弟兄们跟着纷纷登岸，向溃乱的官军乱冲乱砍。官军立时死伤满地，有一部分跪下求饶，另有一部分抛掉兵器，落荒而逃。李过不许追赶，一面防备另有官军从城中杀出，一面赶快派一批识水性的弟兄，将大小船只一齐撑往对岸。

隔着树林，贺人龙窥见李自成在江岸上列阵严整，又看见一个将领率领大约两百左右骑兵向南岸策马竞渡，竟无一人踌躇。他心中大惊：这哪像饥疲之师！平日惧怕李自成的心理突然恢复了，但是他还希望侥幸一逞。于是他下令擂鼓，指挥伏兵杀出，而他自己也迅速跃上战马，率领最精锐的镇标亲军，呐喊杀出。

义军后边的步骑兵全到了。李过在江南岸夺得的大小船只也撑到北岸了。闯王一声令下，眷属和步兵开始渡江，驮在骡马身上的辎重也都卸下来放在船上。

贺人龙突然从树林中杀出，同时伏兵齐起，向江岸上的义军三面包围而来。李闯王骑在乌龙驹上，立于通向江岸的路口，稳如泰山，左右的亲兵亲将都张弓搭箭，引满待发。贺人龙和官军将士不敢逼近，只在相距两箭之地擂鼓呐喊，虚张声势，一则要恫吓义军，二则为自家壮胆。有一个将领缺乏同李自成作战经验，立功心急，勒马到贺疯子面前说：

“大人，李自成人马不多，且江岸不利于他的骑兵作战，请赶快下令进攻，机不可失。”

贺人龙看他一眼，说：“不许急躁！兵法说：‘穷寇莫追，归师莫遏。’让他的人马过江，‘待其半渡而击之’，必获大胜。”

义军分批渡江，队伍一直不乱。贺人龙已经打消了活捉李自成的妄想，只希望不折老本，等闯王的人马过得差不多时，截断队伍尾巴，杀伤一些，俘虏一些，夺得一些战马甲仗，然后向杨嗣昌和郑崇俭夸张战果，报成大捷。

李闯王和大部分人马都已经过江，北岸只剩下三百多骑兵和二百多步兵。这骑兵是袁宗第和郝摇旗率领的断后部队，另外还有刘宗敏带着一群亲兵也未渡江。当刘宗敏和亲兵们来到水边时，贺人龙认出来那个骑白马的大汉是刘宗敏，顿时产生了活捉或杀死刘宗敏建立大功的念头，赶快将令旗一挥，所有官军都喊杀向前。由于贺疯子亲自督战，又悬了重赏，官军将士尽管被射杀几批，仍然向前进攻。刘宗敏回马登岸，举刀大声命令：

“步兵等船过江，骑兵一齐迎战，收拾贺人龙这个狗日的！”

袁宗第等冲向前去，同敌人在江岸附近展开混战。贺人龙在官军中也是一员猛将，且有多年战争阅历，如今仗恃人多，就一面包围袁宗第等，一面分兵夺取渡口，使李自成无法回救。刘宗敏猜到贺人龙会有这一着，一直立马江岸未动，见一支官军杀来，用刀向背后一招，大叫：“步兵随我来！”他率领亲兵和步兵杀退这股官军，看见几条船已经拢岸，即令步兵赶快上船，由他率领亲兵掩护。步兵一离岸，宗敏见宗第负伤，和郝摇旗正被一千左右步骑兵围攻，他大吼一声，冲入敌军核心，直取贺人龙。贺人龙故意且战且退，想把宗敏引过一座小山包，远离江岸，以便捉到活的。宗敏追了一段路，识破诡计，拨马而回。他叫宗第赶快上船，一部分骑兵先渡江，由他自己和郝摇旗带着几十名骑兵在岸上掩护。

贺人龙见自己的计策不灵，反身杀回，大军像潮水般涌到江岸。郝摇旗一则杀得性起，二则要保护刘宗敏，大骂道：“贺疯子不要逃走！”冲入敌人中间厮杀起来。宗敏怕摇旗吃亏，也杀了过去。他们每个人身边只有三四十个骑兵，在敌人中间左右驰突，杀伤敌人很多，但自己身边的人很快减少。后来他们被敌人隔开，各自为战。宗敏杀了一阵，不知摇旗在什么地方，又杀往江岸寻找。江岸已被官军占定，人马密如墙壁，箭像雨点般地向他射来。他想着摇旗不是阵亡，便是被俘，而自己从这个渡口过江也不可能，于是他勒转马头，狂呼乱砍，杀开一条血路，向下游寻找可以渡江的地方。

所有的道路都被官军截断。离渡口二三里有一个小村庄正在燃烧，几个没有逃走的百姓已被杀死，横尸路边。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被官军捉

到，正要强奸，刘宗敏带着几名亲兵奔到。宗敏看见官军又在肆意烧杀和奸淫，怒不可遏，策马直冲敌人，挥刀砍死为首的敌军小校，其余的四散奔逃。那个小姑娘趁机要往火中扑去，却被刘宗敏俯身抓到，轻轻一提，放到鞍上。看见背后大队官军追来，他将白马抽了一鞭，跳出大火燃烧的小村子，向汉水岸上奔去。

由于地势不熟，刘宗敏陷入绝地。这儿濒临汉水，有三四丈高的悬崖峭壁。江水在此转弯，水色碧绿，大约有几丈深，三十丈宽。宗敏身边只剩下三个亲兵，都已挂彩，打算带他们继续向下游走，却被深谷阻断去路。他看见数百官军已经快要追到，而自己已陷绝地，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便立马在一株高大的古松下边，将小姑娘放到地上，吩咐她躲在松树背后，不许乱动。他手握双刀，瞋目向敌，等待敌人来近。这时他听见渡口两岸响着紧密战鼓，喊杀不断，知道自成想强渡汉水，过来救他。但是他心中明白，地形不利，船只又少，想在大敌前强行登岸不唯会死伤惨重，而且很难成功。他向亲兵们瞟了一眼，命令说：

“把你们余下的箭统统给我！”

三个亲兵都把箭交给了他。他命令他们趁敌人未到面前，赶快抛弃马匹，找地方滚下江边，洑水过江。三个亲兵立刻跳下战马，却环立在他的雪狮子旁边不动，等他下马。宗敏命令说：

“快离开我滚下江边，老子来对付这些狗日的！”

亲兵们才知道宗敏要独自留下，一齐要求他先逃走，由他们抵挡官兵。这时官军相距不过一百二十步，宗敏很急，厉声说：

“快离开，违令者斩！”

三个亲兵先用鞭子将战马赶下深谷，宁肯叫战马跌死摔伤，绝不让敌人得到一匹。然后他们又一次恳求宗敏先走。宗敏第二次回头对他们将双眼一瞪，厉声喝令：“快走！”他们迟疑片刻，无可奈何地互相望望，哭着离开。但是有一个受伤较重的亲兵走了几步又折转回来，藏在一棵松树背后，没有让宗敏看见。

宗敏向后退一步，紧靠松树，张弓搭箭，怒目横扫着呐喊而来的敌人，特别想看看贺人龙是否来到。他没有看见贺人龙，略微感到遗憾。官军看见他只剩下单人独骑，大喊着要他投降，却不敢贸然走近。只要有敌人来到百步以内，宗敏箭无虚发，总叫为首的敌人中箭而亡。敌人吃了几次亏，不再打算活捉他，也对他乱箭射来。流矢从宗敏的头上和身边不断地嗖嗖飞过，但是他连动也不动，含着轻蔑的冷笑，不断地射杀企图走近的敌人。

官军看见刘宗敏的箭完了，又向他蜂拥扑来。刘宗敏大吼一声，山鸣谷应，挥刀向敌人杀去。官军突然听见他的怒吼，又见他挥刀杀来，震栗失措，纷纷奔退，互相拥挤践踏。宗敏趁机勒转马头，俯身抓起来小姑

娘放到鞍上，奔到悬崖，猛抽一鞭。只见那匹雪白的战马像闪电一样从悬崖上腾空而起，纵入蓝天，在两丈外向下落去，沉入江底，溅起来的水花闪着银光。

江北岸，人人惊骇。江南岸，人们的心随白马沉落江中。两岸上突然间停了战鼓，也停了呐喊和说话。天地静悄，将士屏息，四周重叠罗列的青山寂寂，一切都在等待着白马的消息。

过了片刻，白马驮着刘宗敏和小姑娘从碧绿的深潭中浮出。江上仍然很静。水中映着蓝天、白云。浪花似银，在灿烂的日光下闪动明灭。白马喷喷鼻子，昂着头，划开绿波，冲着浪花，在激流中向下游的南岸洑去。

官军蜂拥着奔上悬崖。有一个头目举弓就射，箭未离弦，却有一个左臂负了重伤的人从草中一跃而起，剑光一闪，将他砍倒。这个人连砍死几个敌人，自己也被砍倒。悬崖上一片混乱。官军为杀死这个人耽误片刻，才开始向江面上乱箭射去。但刘宗敏的白马已在激流中飘然远去，敌人的乱箭都在他的白马背后噗、噗、噗地落入水中。后来当地百姓把这个悬崖起名叫马跳崖，把刘宗敏曾经立马一旁的大松树叫作百箭松，因为据故老传说，官军从树身上拔掉的箭足有百支以上。

李自成派一只小船顺流而下，接救宗敏。等小船飞驶到江湾，宗敏已经离南岸不远，策马走上了阳光闪耀的白沙碎石江滩（这地方，后人称作白马坡）。他心中杀气未消，一身水，满面怒容，回到了闯王那里。自成高兴万分，但听说郝摇旗下落不明，又觉难过。宗敏的亲兵一个也没有回来，除一个跳崖跌死和一个因负伤在江心淹死之外，都在北岸战死了。

义军立刻整队起程，绕过白河县城向南奔去……

[1] 叉子放开——这是一句黑话。叉子指两条腿。把两条腿放开即是迈开大步的意思。

第三章

张献忠在十天以前就听说李自成强渡汉水来到鄂西的事，想着自成别无地方可去，准是要来投奔他。白文选的探报证实了他的猜想。他应该如何处置？

他同徐以显来到一棵松树下边。他坐在一块磐石上，捋着大胡子，眼里含着微笑说：

“老徐，你瞧，李自成给官军撵得无处存身，来投咱们啦。怎么样，和尚

不亲帽儿亲，把他留在咱这儿，让他喘喘气儿，长好羽毛再飞走吧？嗯，我的赛孔明，你说怎办？”

徐以显早已胸有成竹，故意望着献忠笑而不言。

“老徐，你怎么装哑巴了？……你想，把他留下好么？”

徐以显反问道：“大帅以为明朝的江山还有多久？”

“我看它好像是快要熟透的柿子，在枝上长不长了。”

“既然这柿子长不长了，大帅想自家摘下来吃呢，还是等着让别人摘去吃？”

“老子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打了十几年天下，凭什么快到手中的果子让给别人吃？”

“既然大帅明白明朝的日子不长，又不愿将快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人，何不趁机将后患除掉？”

“你要我趁这时除掉自成？”

“是，机不可失。”

“还是你同可旺在谷城的那个主意？”

“还是那个主意，但今日更为迫切。”

“怎么说更为迫切？”

“今后数月，杨嗣昌必全力对付我军，双方还有许多苦战。李自成已逃出商洛山，他必定趁着咱们同杨嗣昌杀得难分难解，因利乘便，坐收渔人之利。等我们打败了杨嗣昌，我们自己也必十分疲惫，那时李自成已经兵强马壮，声威远震，大帅还能够制服他么？”

献忠心中一动，但故意摇摇头说：“他如今只剩下一千多人，能够成得什么气候！”

“大帅不要这么说。汉光武滹沱河之败[1]，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后来不是剪灭群雄，建立了东汉江山？李自成今日虽败，比汉光武在滹沱河的时候还强得多哩。”

献忠拧着胡子沉吟片刻，说：“前年冬天，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到谷城见我，我赠他人、马、甲仗，也算够朋友。他这次来，我留他同我一起，好生待他，也许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徐以显冷笑说：“大帅差矣！刘备败于吕布，妻子被虏。曹操救刘备，杀

吕布于下邳，夺回刘备妻子，接刘备同还许昌，表为左将军。可是刘备何尝感曹操之德？曹操独对刘备心软，对关公心软，致使天下三分，未能成统一大业。李自成比刘备厉害得多，终非池中之物，大帅怎能用小恩小惠买住他的心？他手下如关、张之勇的更不乏人。”

“可是，老徐，李自成没有什么罪名，咱们收拾了他，对别人怎么说呀？”

“我们可以宣布他暗通官军，假意来投。”

“可是自成不是那号人。说他暗通官军，鬼也不信。”

徐以显站起来说：“大帅！自古为争江山不知杀了多少人，有几件事名正言顺？唐太宗是千古英主，可是为争江山他杀死了同胞兄弟。南唐二主并无失德，可是宋太祖还是派兵伐南唐，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就以明朝来说，陈友谅未必不如朱洪武，张士诚比洪武更懂得爱惜百姓，可是姓朱的为要坐江山，就兴兵消灭他们……”

献忠不等军师说完就摇摇头，睁起一只眼睛，闭起一只眼睛，用嘲笑的神气望着徐以显。徐以显问道：

“大帅，难道我说得不对？”

献忠说：“老徐，我笑你这个人很特别，读书时总是只看见歪道理，把正道理丢到脑后。咱老子读书少，可是也听别人谈过古人古事。五代十国，把中国闹得四分五裂。赵匡胤是个真英雄，才收拾了那个破烂局面。南唐小朝廷割据一隅，比起统一中国的重要来，算他个屌！元朝末年，群雄割据。朱洪武斩灭群雄，赶走了元朝的那个末代皇帝，把中国统一了，干得很对，不愧是有数的开国皇帝。你老徐比我读书多，却又把道理看偏了。你从书本上只学会如何赶快收拾别人，别的你都不看。眼前，咱西营在玛瑙山新吃了败仗，他闯营也是刚刚从商洛山中突围出来，大家都没有站住脚步，同群雄割据不能相比。如今就对李自成下毒手，不是时候！”

徐以显听熟了张献忠的嘲讽和谩骂，从口气里听出来献忠并没有完全拒绝收拾李自成，赶快争辩说：

“大帅，不是我读书只看见歪道理，是因为自古争天下都是如此。我是忠心耿耿保大帅建立大业，要不，我何必抛弃祖宗坟墓，舍生入死，追随大帅？大帅如不欲建立大业，则以显从此他去，纵然不能重返故乡，也可以学张子房隐居异地，埋名终身，逍遥一世。天下之大，何患我徐以显无存身之处？”

张献忠尽管有时也嘲笑徐以显，但实际上他很需要这个人做他的军师，也赞赏他的忠心。他没有马上说话，望着军师微笑，心里说：“你小子，巴不得咱老子日后坐江山，你也有出头之日！”徐以显见他笑而不语，又

用果决的口气说：

“我们今日做事，只问是否有利于成大事，建大业，其他可以不问。”

献忠终于点头，说：“老徐，这样吧，咱们对自成先礼后兵。等他来到，我摆酒席为他接风。酒席筵前，我劝他取消闯王称号，跟咱合伙。他要是答应，咱们留下他们，不伤害他们性命，免得叫曹操也害怕咱们。”

“要是他不答应呢？或者是假意答应？”

“你去跟可旺商量商量，让我也多想一想。”

“这样好，这样好。据我看，李自成今晚就会来到，我们要在他来到前拿定主意。”

李自成在当天夜里把部队开到离白羊寨大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地方，扎下营盘。第二天早晨，他派袁宗第去见张献忠，说明他前来会师、共抗官军的意思，顺便看看献忠的态度。王吉元原是献忠手下小校，要回到献忠那里住几天，和亲戚朋友们团聚团聚。他向闯王请了假，带四名亲兵同袁宗第一起往白羊山去。

自从闯王来到兴山境内，他的部队行踪随时有探子禀报到白羊寨。袁宗第一到，献忠迎出老营，不让宗第行礼，猛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先不说话，用一只手狠拍袁宗第的脊背，然后亲热地大声说：

“老袁，龟儿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们的人马驻扎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开到白羊寨来？自成呢？嗯？捷轩他们呢？都好吧？尚神仙也来了吧？”

宗第笑着说：“敬帅，你噼里啪啦问了一大串，叫我一口也回答不完。”说毕，哈哈地大笑起来。

献忠也哈哈大笑，又用拳头捶捶宗第的脊背，说：“走，进里边谈话去。好家伙，日子真快，咱们从凤阳一别就是四年多啦！”他忽然转回头，问道：“你是王吉元？在闯王那边还好吧？闯王待你不错吧？”

“回大帅，闯王待我很好。”

“你是回‘娘家’走亲戚么？好吧，你龟儿子住在白羊寨玩耍几天吧，没有零用钱，去问咱们老营总管要，就说你已经见过老子啦。”

“谢谢大帅！”

袁宗第同献忠携手进入上房，坐下之后，先回答了献忠所问的话，接着说道：

“我们在商洛山中拖住了两万多官军，使郑崇俭不能派大军进入湖广。近

来听说敬帅在玛瑙山吃了点亏，我们也怕长久留在商洛山会坐吃山空，所以闯王就带着部分人马从武关突围，到这里来同敬帅会合。咱们同曹操三股儿拧成一根绳，齐心合力对付杨嗣昌准能取胜。敬帅，你的力量大，我们以后诸事多仰仗你啦。”

“什么话，什么话。我同你们都不是外人，如今水帮鱼，鱼帮水，说什么仰仗！伙计，自成为什么不同你一道来？”

“自成本来今天要亲自来的，因为路途劳顿，身上偶觉不适，临时只好命我前来拜谒，说明前来会合之意，并问大家朋友们好。自成今日稍作休息，明日就亲自来了。”

“既然自成身上有点不舒服，让他好生休息，咱老张今天就去看他。一两年没见他，真是想念！”

献忠随即把总管叫来，命他赶快派人向闯王的驻地送去二十石大米和一些油盐，还有几只猪、羊。袁宗第对献忠的慷慨热情，代闯王表示感谢。献忠手下几个同宗第熟识的将领都来老营看他，互相问长问短。袁宗第虽然留心察言观色，但是看不出献忠和他的左右将领怀有什么恶意。

午宴一毕，袁宗第向献忠告辞。献忠本来准备同宗第一道去看闯王，因曹操派人送来一封密书，他只好让宗第先走，说：

“汉举，你回去告诉自成，就说我把一件事情办毕就去看他和众位朋友。”

把袁宗第一送走，张献忠立刻把徐以显叫到面前，秘密计议。因为今天中午得到罗汝才密书，说他已经从大昌动身，将在一两日内赶到白羊山同献忠计议军事，所以献忠忽然想等曹操到后，请曹操劝自成取消闯王称号，归到他的大旗下边。徐以显听献忠说出这个打算之后，马上摇摇头说：

“大帅差矣。曹帅遇事老谋深算，狡诈异常，岂肯听大帅随便指示？他深知今日有李自成的闯王名号在，曹营、闯营和西营可以成为鼎足之势。一旦闯营没有了，下一步就会吞并他的曹营，他怎肯替大帅劝说李自成撤销‘闯’字旗号？除掉闯王的事，贵在神速。等曹帅来到，锣鼓已罢，他想替自成说话也来不及了。”

“他看见咱们并未同他计议就吃掉闯营，岂不寒心？”

“他自然会感到寒心。然而木已成舟，他自己势孤力单，怕他不俯首帖耳？目前官军势大，他不得不与我营共进退，奉大帅为盟主。等将来打败了官军，他肯效忠大帅就留下他，否则就收拾了他。自古马上得天下者，无不剪灭群雄。只知除暴政，伐昏主，而不知剪灭群雄，徒为别人清道耳，何能得天下！”

献忠拧着大胡子默默不语。徐以显打量一下献忠的神情，又说：

“请大帅不要因曹帅将到而忽生犹豫。我熟读史册，留心历代兴亡之迹，深知凡创业之君与有为之主，必有其所以成功之道……”

献忠截住说：“我知道，不外乎收买民心，延揽英雄，这话你不说咱也知道。在谷城屯兵时秋毫无犯，专整土豪大户，如今到这里仍然是秋毫无犯，这不是收买民心是个屌？咱们这儿兵多将广，连你这种有本事的人也请来做军师，能说咱老张不延揽英雄？”

“我所要说的并不在此。收买民心与延揽英雄为自古建大业者成功之本，自不待言。然除此外必须辅之以三样行事，即心狠、手辣、脸厚。这三样行事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成大功者的六字真言’。当心狠时必须心狠，当手辣时必须手辣。大帅一听说曹帅将至而忽然心软手软，何能成就大事？”

张献忠虽然常同徐以显谈心腹话，都认为有时很需要心狠手辣，但是自来没听到徐以显谈脸厚也是成功立业的一个法儿。他心中不以为然，笑着骂道：

“你说的算个屌。老子从没有听说过成大事立大业的人还必须脸皮子厚！瞎扯，滚你的‘六字真言’！”

徐以显不慌不忙地说：“大帅，越王勾践兵败之后，立志报仇，奴颜婢膝地服侍吴王，还尝过吴王的大便，算不算脸厚？”

献忠点点头，拈着长须说：“这倒真是脸厚，可是他不得已，只好施用小计，保性命，图恢复。还有么？”

“还有，还有。”

徐以显从秦、汉说下来，举出了许多历史人物来做例证。张献忠哈哈大笑，但心中骂道：“这狗日的，平日看书看邪啦，一肚子歪心眼儿，在老子手下只可用你一时，久后必成祸害！”他隐藏着对徐以显的蔑视，亲切地骂道：

“你们这号读书人，死后一定下拔舌地狱！算啦，少扯废话。收拾李自成的事，要不要等曹操来了以后再作决定？”

“依我说，大帅，要在曹帅来到之前办完这事。”

张献忠把大胡子往下一捋，站起来说：“好，依你的，就按照你同可旺的主意行事！”

徐以显走后，张献忠把徐所说的“六字真言”想了一下，忽然联想到自己在谷城那段“伪降”和用跪拜大礼迎接林铭球的事，不禁感到脸上热辣辣

的，自认为在这种地方不如李自成宁折不弯。又过片刻，他率领一群亲兵亲将出发了。

张献忠一行人马离闯王的营盘还有三里远，李闯王已经得到士兵飞报，赶快率领几十位大小将领走出营盘，到半里外的山口外边迎候。相距十来丈远，张献忠就跳下马，一边向前走一边向闯王和大家连连拱手，大声说：

“好家伙，你们抬起老窝子来迎我，俺老张可折罪不起！”不等闯王开口，他抢前几步，拉住了迎上来的闯王的手，热情地叫道：“李哥，咱弟兄俩又会合到一起啦！怎么样？咱老张说在去年端阳节动手反出谷城，没有食言吧？说话算数吧？”说毕，哈哈地大笑起来。这笑声是那么洪亮，把藏在三十丈外深草中的一对野鸡惊得扑噜噜飞往别处。随即他望着刘宗敏和田见秀说：“老刘、老田，四年不见了，龟儿子才不想你们！一听说你们全到了，把我老张喜得一跳八丈高。”

刘宗敏和田见秀同声回答：“我们也常在想念八大王。”

张献忠用滑稽的眼神瞅着他们，说：“好，我想念你们，你们也想念我，咱弟兄们到底是一条心！”又是一阵大笑，随即抓住高一功问：“高大舅，听说你前年在潼关挂彩很重，如今不碍事吧？”

高一功回答：“托敬帅的福，没有落什么残疾。”

“好，好。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献忠又转向刘宗敏，“捷轩，听说你那匹好马在潼关大战时死了，如今可有好马骑？”

“我又弄到一匹，虽不如原来的那一匹，也还将就可用。”

“我那里有几匹好马，你随便去挑一匹吧。在战场上，像你这样的虎将没有一匹得力的牲口可不行。”

“谢谢敬帅。我的这匹马还算得力。倘若不是这匹马，我还过不来汉水哩。”

对跟在闯王身旁的每个大将，张献忠都亲热地寒暄几句，然后由闯王等众人陪着往前走。几十名二级以下的将领早已由吴汝义领队，分作两行，夹道恭立，但见眉宇间喜气洋溢。当献忠走近众将时，吴汝义躬身插手，代表大家说：

“恭迎敬帅！”

大小将领同时跟着插手行礼，十分整齐。献忠望望两行将领，又回头望

望闯王，笑着说：

“怎么，还来这一套？嗨，你们真是多礼！”他忙向众将拱手还礼，说：“算了，算了。咱老张是个粗人，到你们这儿又不是外人，用不着这一套。再说，你们还缺少鼓乐哩。”

吴汝义说：“回敬帅，我们的乐队在前年打光了。下次迎接敬帅，一定要放炮，奏乐。”献忠在汝义的肩头上重重一拍，大声说：“好啊，小吴！你倒一点儿也不泄气！”

他从路两旁恭迎的将领中间走过时，不断地同认识的将领打招呼，甚至开句把玩笑，使大家深感到他对人亲热，随便，没有架子。走到双喜和张鼐面前时，他伸手捏住双喜的下巴，把他的脸孔端起来，叫着说：

“好小子，老子一年多没见你，你往上猛一蹿，差不多跟老子一般高，长成大人了。怎么，双喜儿，箭法可有长进么？”

双喜的脸红了，恭敬地回答说：“小侄不断练习，稍有长进。”

“好，有工夫时老子要考考你。真有长进，老子有赏。”献忠放下双喜，用两个指头拧着张鼐的一只耳朵，拧得张鼐皱着眉头，“小鼐子么？长这么魁梧了？还想家不想？”

“回敬帅，小将不想家。家里没有人啦。”

“小龟儿子，说话也真像个大人一样！”献忠又拧着张鼐的脸蛋儿揉了揉，好像想知道他脸上的肌肉瓷实不瓷实。“你瞧，在凤阳时老子看见你，你才这么高，”他用手在胸前一比，“是一个半桩娃儿。前年在谷城看见你，你呀，他妈的顶多到老子下额高。可是转眼不见，你就像得了雨水的高粱，往上猛一蹿，长得同老子一般高啦。哼哼，嘴唇上还生出一些软毛哩！”他转向闯王问，“怎么样，他打仗还有种？”

自成回答：“倒还勇敢。”

献忠拍着张鼐的肩膀说：“小鼐子，你同咱老子都姓张，不如跟老子当儿子吧。哈哈哈……”笑过之后，他对闯王说，“别害怕，我不会夺走你的小爱将。咱是说着玩儿的。”

自成笑着说：“敬轩，你要是喜欢小鼐子，我可以把他送给你，不过，得把你的马元利或张定国换给我。”

“好家伙，你一点儿不肯吃亏！”

大家都快活地大笑起来，倒把张鼐笑得怪不好意思的，脸颊也红了。

从两行恭迎的众将中走过以后，张献忠在闯王和几位大将的陪伴下往营盘走去。他一边走一边说：

“可惜老神仙没有来，倒是怪想念他的。”

自成说：“要不是他正在发高烧，我绝不会把他留在商洛山中。”

“听说郝摇旗不知下落，会不会完蛋了？”

“一点消息也没有，生死很难说。”

“这小子有点浑，倒是一员战将，也是宁死不会投降的好汉子。”

“所以他常做些不冒烟儿的事，我还是原谅了他。高闯王亲手提拔的战将，如今剩下的没几个了。近来为着他下落不明，我心中很不好受。”

“你也不必心中难过。勤派人探听消息，说不定他还活着。”

李自成的老营设在一座古庙里。张献忠走进山门，看见高夫人站在庙院中迎接他，连忙拱拱手，大声说：

“哎呀，嫂子！你真是有办法，竟然在崤函山中牵着几千官军团团转！要不是你前年冬天在豫西拖住贺疯子，俺李哥在商洛山中还站不住脚跟哩。”

高桂英笑着说：“敬轩，你可不要相信那些谣言。要不是明远同弟兄们齐心协力，我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办法！”

“别过谦。你这个妇道人家可是不凡，讲斗智斗勇，许多男将也得输你一着棋。”

“瞎说！几年不见你八大王，你倒成了高帽贩子啦。”

大家说笑着，把张献忠让到大殿的前檐下坐下，他的亲兵亲将都坐在山门下吃茶，有的出去找熟人闲话。闯王这边，只留下几位大将相陪，其余的也都散了。献忠口渴了，咕咚咕咚喝了半碗茶，抬头问道：

“李哥，今后有什么打算？”

闯王说：“我自己兵力单薄，特来投靠你，打算跟你在一起抵抗官军。一到这里，你就派人送来了粮食、油、盐接济，还送来几只猪、羊。你这份厚情，我们全营上下都十分感激。好在咱们是好朋友，多的感激话我就不说啦。”

“嘿，这一点小小接济算得什么，不值一提！你们来得正好，我正盼望你来助我一臂之力，给杨嗣昌一点教训。快别说你是来投靠我。咱们是足帮手，手帮足。”

“如今你的人马比我多得多，自然是我来投靠你。”

“虽说我的人马较多，可是今年春天我的流年不利，在玛瑙山也吃了亏，人马损失了一两千，军需甲仗也失去不少。”

“我们在商洛山中听谣传说你在玛瑙山吃亏很大，还说你的精锐损失快完了，只剩下千把人。我们很焦急，直到过了汉水，才知道所传不实，放下心来。”

献忠哈哈地大笑起来，说：“见他娘的鬼！官军惯会虚报战功，不怕别人笑掉牙齿。不是我的精锐损失殆尽，倒是我的九个老婆丢掉了七个是真的。左良玉把她们得了去，送给杨嗣昌，关在襄阳监中。”

田见秀啊了一声，又连着啧啧两声。献忠满不在乎地望着他笑笑，说：

“玉峰，你不用咂嘴。只要我张献忠的人马在，丢掉几个老婆算不了什么。只要咱打了胜仗，还怕天底下没有俊俏女人？”

高夫人正在东庑檐下同姑娘们一起替将士们补衣服，听到献忠的话，忍不住抬起头来笑着说：

“敬轩，你的七个老婆下在监里你也不心疼，你太不把女人当人啦。难道女人在你们男人眼里不如一件衣服么？”

献忠赶快拱手说：“啊呀，没想到这话给嫂子听见啦。失言，失言。哈哈哈哈……”笑过以后，他郑重其事地问闯王：“自成，你真愿意同我合伙么？”

“不真心打算同你合伙，我们也不会来到这儿。”

田见秀接着说：“今后诸事得仰仗敬帅。”

刘宗敏也接着说：“大敌当前，咱们只有拧成一股绳儿，才能够打败官军。”

自成又说：“说老实话，今后什么时候需要冲锋陷阵，敬轩，只要你嘴角一动，我们绝不会迟误不前。”

献忠转着大眼珠慢慢地把大家瞅了一遍，伸伸舌头，把手中的胡子一抛，哈哈大笑几声，随即说：

“乖乖！你们是怎么了？说话这么客气干吗？把俺老张当外人看么？”

李过说：“并非把敬帅当外人看待，我们确实是一片诚意仰仗敬帅。”

献忠说：“呵，我老张能吃几个蒸馍，你们还不清楚？你们越说客气话越显得咱们之间生分了。照说，弟不压兄，应该请自成哥总指挥两家人马才是正理。可是怕手下人意见不一，多生枝节，我就不提这个话了。李哥，你比我多读几句书，比我见识高。我有想不到的地方，请你随时指

点。咱弟兄们风雨同舟，齐心向前，别的话全不用讲。”

大家听了他的话，一面点头称是，一面还是说一定要请他遇事多做主，方好协力作战。张献忠站起来说：

“老哥老弟们，补之老侄，客气话都快收起吧。今日蒙你们大家不弃，肯来找我老张，咱张献忠磕头欢迎。”他向大家作了一个罗圈揖，接着说：“为着表一表咱张献忠的一点诚意，我来的时候已经嘱咐安排明日的酒宴，为你们大家接风。务请你们这边大小将领赏光，明日上午去白羊寨敝营赴宴，两家人在一起痛快一番。这个接风酒宴也算是庆贺咱弟兄们拢家 [2] 。”

当献忠站起来时，大家也都站起来。听献忠邀请明日去赴宴，李自成说：

“敬轩，你的盛情我们一定领，不过明日用不着我们一窝子都去，只我同捷轩、玉峰去就够啦。”

“不，那你是不抬举我，不给面子！常言道，摆席容易请客难，真不假。反正，俺老张是一片诚意，赏不赏面子看你们。另外，请你们明天把人马开到白羊山下边扎营。我已经命将士们把李家坪让出来给你驻扎，一则那里房子多，二则同我的老营很近，有事好随时商量。明天一吃过早饭就开去好不好？”

自成笑着说：“你真是个火烧脾气！明天上午又请我们去吃酒，又叫我们移营，怎么这样急？”

献忠说：“要是你们觉得明天前半晌移营太急促，午饭后移营也好。”

大家同献忠重新坐下。闯王同刘宗敏和田见秀交换一点意见，随即对献忠说：

“既然你把李家坪腾出来，我们决定明日下午移营。如今初到此间，一切尚未就绪，营中不可疏忽大意，必须有将领主持。还是我刚才说的办法：我同捷轩、玉峰明天中午去吃你的酒席，别的人一概不去。”

“怎么，你替我节省？这可不成！酒席已经准备啦，你叫我怎么办？客人请不到，你叫我在将士们面前怎么下台？我能把脸装进裤裆里？李哥，一句话，至少你们去二十位将领，不能再少！”

自成同大家互相观望，既怕辜负了张献忠的一片诚意，又不愿去的将领太多，使营中空虚，万一有紧急事故不好应付。自成想了一下，说：

“敬轩，这样吧，在座的几位大将全去，其余将领一个不去，照料移营。你看，这样好吧？”

张献忠无可奈何地说："唉，只好如此吧，咱们一言为定，请不要等我催请。你们明天前半晌早点动身，我派可旺同元利在半路迎接。"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张献忠因为晚饭后还要回白羊山，催着拿饭。高夫人已经丢下针线活，在厨房中帮忙做菜，探出头来笑着说：

"敬轩，你别催，菜还没有炒好哩。"

"哎，嫂子，我知道你们过日子一向俭朴，很少动腥荤。其实如今用不着替我炒菜，只用筷子蘸清水在桌上画一盘子红烧猪肉就行啦。"

大家被他的这句话逗得哄然大笑。

晚饭桌上，宾主谈得十分融洽。除谈些两年来的打仗情形和各地义军消息，也谈到罗汝才。但献忠却隐瞒了曹操即将来到的消息，说道：

"曹操在大宁和大昌一带，想渡过大宁河 [3] 入川，却被母将秦良玉挡住，苦没办法，派人来向我求援。咱们在这儿再休息十天半月，一同入川吧。大宁河算得什么？它能挡住曹操挡不住咱们。不管它水流多急，老子立马河边，有畏缩不前的立即斩首，看谁敢不舍命抢渡。别说是大宁河，大海也能过去！"

晚饭毕，张献忠同亲兵们动身回白羊山。闯王同众位大将把客人送出一里以外，望着他们的灯笼火把走远了才转回营盘。

深夜，张献忠回到白羊寨，徐以显同张可旺在路上迎他。进入老营，献忠屏退从人，小声对他们说：

"明天上午自成同他的几位大将前来赴席，其余的将领率领人马在下午移营。看样儿不会变卦，你们快去暗中准备。务要机密，万不能走漏消息！"

[1] 滹沱河之败——公元24年，刘秀奉更始命北徇蓟（今在北京德胜门外），王郎称帝于邯郸，蓟城响应。刘秀仓皇南逃，在今河北省献县境内逃过滹沱河，身边只剩数骑。

[2] 拢家——分开的家庭重新合起来叫作拢家。

[3] 大宁河——由西北向东南流，经大宁（巫溪）、大昌二县境，至巫山城东边注入长江。

第四章

王吉元回到张献忠的老营。大家对他十分亲热，连着请他吃酒。夜间，他同一个当小头目的把兄弟同榻而眠。这个人带着七分酒意，悄悄地告他说，明天中午老营中设宴替闯王接风，恐怕不是好宴，嘱咐他明天躲一躲，不要同闯王带来的亲兵亲将们混到一起。王吉元听了这话，猛吃一惊，酒意全消，问道：

“怎么不是好宴？”

“我看见大少帅同徐军师咬耳朵，分明是商量明日迎接闯王的事，不像是怀着好心。还有，今日大少帅一面传令把李家坪腾出来给闯王的人马驻扎，一面却暗暗地把两三千精兵调到李家坪周围埋伏起来。看样儿，闯王明天来赴宴凶多吉少。你好在原是咱们西营的人，不干你的事。只要他们动手时你不在场，血不会迸到你身上。如今八大王正需要人，你回来了，一定会得到重用。”

“哥，他们为啥要对闯王下毒手？”

“唉，一个槽上拴不下两叫驴，就是这个道理。你莫怕，不干你的事，睡吧。”

王吉元不敢多问。他的拜兄鼾声雷动，他却睁着双眼想心事。他原来把献忠看成个了不起的大英雄，曾下定决心永远跟着献忠打江山。前年冬天，献忠赠给闯王一些马匹、甲仗，还送了一百名弟兄。他是他们的小头领。当时他很难过，认为自己这一生是完了。虽然他听说李自成也很不凡，但是他不信李自成能赶上张献忠。从光化县到商洛山中的路上，他留心观察，开始对闯王的平易近人、关心百姓疾苦、与部下同甘共苦——这三样长处感到惊奇。初到商洛山中时，他还打算将来重回献忠旗下。住了半年之后，他再也不想离开闯王的大旗了。经过那次犯了罪而不曾被杀，反被重用，他更时时想着要报答闯王。

天色麻麻亮，王吉元见拜兄一乍醒来，披衣起床，他赶快闭上眼睛，微微扯着鼾声。拜兄向他叫了两声。他翻转身子，含糊答应，随即用手背揉着眼睛。拜兄问道：

“你夜里睡得还好？”

“睡得挺好，连身子也没翻过。”

拜兄凑近他的枕头悄声叮咛：“我现在有事要到徐军师那里听令，不能陪你。你今天千万不要出去走动。你那四个亲兵也别乱动。都知道你如今是闯王的人，倘若动手时你在场，连你也会给收拾了。”

吉元一边慌忙起床一边问道：“我今天暂且离开白羊寨躲一躲，岂不更

好？”

“你要躲到什么地方去？”

“到白将军的营盘里探望几个同乡，在那里玩耍一天，行么？”

“行，行。”

王吉元装作不知道白文选驻扎在什么地方，故意向拜兄打听。拜兄说：

“白将爷扎营的地方离此地十八里，离闯王扎营的地方有十几里。不走你们昨天来的那条路，另外有一条羊肠小路。从白将爷的营盘到闯王那里也有路，翻过两个山梁就到。”

“哥，你派个弟兄给我引路好么？”

“中，中。”

王吉元的拜兄立刻唤来一个弟兄，嘱咐他早饭后带吉元到白文选将军的营中，说毕就匆匆走了。吉元想着，如果马上出发，也许还能来得及救闯王，等到早饭后出发就万万来不及了。他用好话同担任带路的弟兄商量，说他急于到白将军营盘看一个小同乡，打听打听老娘的音信，中午前赶回来迎接闯王，要求立刻动身，赶到白将军的营盘吃早饭。而且他只请这个弟兄引一段路，并不要他一直引到白文选的营盘。这个弟兄因见他是头目的把兄弟，又对人十分亲热，欣然答应。吉元立刻唤醒自己的四个亲兵，命他们赶快备好马匹，就趁着天色刚亮，寨门刚开的时候出寨了。

昨天早晨他同袁宗第动身之前，向老百姓问明白来白羊寨有两条路：一条是近路，就是昨天所走的那一条；另一条要多绕六七里，从白文选驻扎的营盘附近通过。他判断如今仍走昨天那条路一定盘查很严，所以他决定走比较偏远的路逃回闯营。他明白，即令这条路能够走通，等他奔回驻地，闯王十之八九已经动身了。但是他除此以外更无别法可想。他一边策马赶路，一边在心中暗暗祝祷：

“苍天在上！求你保佑我一路平安，赶在闯王动身前回到闯营！”

离开白羊寨走了十里左右，王吉元在一座山头上问清楚方向和路径，便打发向导转回，并说他自己一定在午前回来。然后，他策马前行，只要能够勉强奔驰的地方他就不顾危险地策马奔驰。亲兵们都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心急，但是他暂不说明。中途遇到一个卡子，拦住盘问。王吉元仗恃他自己原是张献忠老营中人，对老营中的情形非常熟悉，诡称奉军师之命有急事去见白将军。幸而那时各家农民军的服装大致相同，又没有建立腰牌制度，王吉元毫不困难地混过盘查。过了这道卡子又跑一阵，已离白文选驻扎的小寨不远。吉元到这时才把要赶回老营救闯王的事对亲兵们说明，并且说：

“咱们活着是闯王的人，死了是‘闯’字旗下的鬼。如今闯王中计，咱们只有舍死回营报信，才算有忠肝义胆。你们瞅，这半山腰有个岔路口，往右转是进白文选驻扎的寨子，往左去这条路通往咱们闯营，大约还有十五六里。咱们如今奔往闯营，白文选的寨中必会疑心，派人追赶，前边也一定会有人拦截。你们有种的跟我来，冲回闯营报信；没种的我不勉强，留在这里，等我走之后快去向白文选那里投降。”

亲兵们同声说：“舍命相随！宁死也要在闯王旗下做鬼！”

“好，好。还有，咱们五个人，不管谁逃回闯营，都要记清一句话，请闯王万勿到西营赴宴，火速拔营快走！”

吩咐一毕，他冲到前边，策马驰过岔路口，顺左边的小路飞奔而去。白文选的一小队在寨外巡逻的骑兵果然一见大疑，一边狂呼他们停住，一边纵马追赶。这里山路稍平坦，王吉元等拼着把马跑死也要甩掉他们。他们跑了几里，看看后边的巡逻队追赶不上了，前头突然从林莽中走出一群士兵，拦住去路。带队的小校挥刀喝道：

“站住！不许过！”

王吉元略提丝缰，使马匹稍慢，大声说：“闪开路！我奉大帅之命前往李闯王营中办事，你们怎敢拦我？滚开！”

“既是奉命，有无令箭？”

“有令箭。”

“拿出查验。”

王吉元已来到小校面前，说声“给令箭”，举剑猛劈。小校心中有备，用刀架住，同时几个人一齐来杀吉元。吉元刺倒一个士兵，同时双脚狠踢马腹，使战马趁势向前冲去，来势极猛，又冲倒一个。那个小校一边截住王吉元背后的亲兵厮杀，一边分出一部分人追赶，同时敲响铜锣。前边半里外树林中突然有十几个人跳出，拦住去路。后边的那一小股骑兵巡逻队也已经赶到。吉元本来希望亲兵们会阻挡一下追兵，但是回头一看，没有看见一个亲兵跟来，明白他们都完了，便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俗话说：一人拼命，众人莫敌。一则王吉元要以必死的决心杀开血路，二则他的马匹得力，经过极其短促的砍杀，竟被他冲了过去。尽管他的左腿上中了刀伤，血流如注，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他在前边加鞭飞奔，巡逻的骑兵在后边猛追不舍，不断射箭。吉元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脊背上猛敲一下，使他的身子向前一栽，几乎落马。他心里说：“不好！中箭了！”这话刚说毕，他又连中两箭，身子完全倒在鞍子上，脸孔擦着湿润的马鬃。剑从他的手中落掉。鞭子仍挂在手上。他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将战马抽了几鞭，这只右胳膊就像折断的树枝一样垂下去，再也抬不起来了。他用左手紧抱鞍桥，闭上眼睛。根据耳边的呼呼风声和身子感觉，他知道自己的战马继续在四蹄腾空飞奔。他尽管已经

开始神志不清，但是对逃回去这一个愿望却没忘掉，也没放弃，在喉咙里喃喃地说：

“只要……马不中箭，老子……死也要……回到营里，营里！……”

早饭以后，闯王将高一功和李过留下，帮助高夫人在营中照料。关于移营的事，等他们回来决定。他同刘宗敏、田见秀、袁宗第等几位大将，带着两百名亲兵前往白羊山寨。双喜和张鼐也随同前往。

山势险峻，一线羊肠小路十分崎岖，大部分地方只能够容下单骑。因为时间宽裕，他们并不急于赶路，一边走一边观看山景。如今初夏，山花烂漫，草木葱茏，风光特别好看。走上一座山头，大家立马四顾。田见秀不禁赞说：

“果然是出昭君的地方，风景多么秀丽！”

闯王笑一笑，说：“只是山多地少，老百姓穷得没有裤子穿。”

正说话间，一个小校率领几个骑兵来到，见闯王慌忙下马，站在路边插手行礼。自成问：

“你们是来迎接我么？”

“回闯王，小的不是来迎接闯王，是奉命来替贵营带条子，移驻李家坪。我们大少帅和马将军在半路上恭迎闯王大驾。”

闯王点点头，同一行人众继续前行。不知不觉离开营盘已经有十几里远，来到一个地方，山势特别雄伟。靠左边弯了进去，有座古庙。庙前是小片平地，下临深谷，水声和松涛声响成一片。庙后靠着悬崖，崖上又有高峰插天。这儿地势高，可以清楚地望见张献忠驻扎的白羊山寨，地形险恶，旗帜很多。离白羊寨几里处也有营盘，但没寨墙，只见一座座帐篷点缀在青山、白云和绿树中间。李自成自从走出武关以来，难得像今日心情安闲，便叫大家在这儿休息一阵。他自己首先下马，把缰绳交给亲兵，背着手向山门走去。几位大将也下了马，跟随在他的背后。山门内一片荒芜，两边房屋多已倾毁。从大殿后再登上二十多级台阶，是一座观音堂，已经倒塌。旁有石洞，洞门上刻有“琴音洞”三个字。闯王走到洞口，见洞中深而曲折，十分幽暗；洞顶滴水，洞底叮咚，恍若琴声。

田见秀近一年来常常在军务之暇焚香诵经，这时不由说道：

“闯王，等咱们打下江山之后，我但愿有这样一个地方出家，逍遥自在。”

自成望着见秀苦笑一下，叹息说：“玉峰，咱们如今还在‘弃新野，奔樊城’，说不定还会走几年坏运，重见升平的日子远着哩！”

刘宗敏在田见秀的背上拍一下，说：“嘿，田哥，你真是没出息！咱们拼死命跟着闯王打江山，一则为救民水火，二则为建功立业。打下江山之后，咱们下半辈子还应该治天下，事儿多着哩。你想出家！要你住在北京城里享福也不愿？”

田见秀说：“捷轩，叫我看来，要是有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种几亩田，不受豪强欺压，赋税很轻，不见刀兵，率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耕自食，别说比做官舒服，比神仙也舒服。可是我起义以来，老婆儿子都死了，就怕到那时一个孤老儿做庄稼也不便，倒不如找一个幽静的所在出家，自由自在地打发余年。”

“瞎扯！你现在才三十多岁，只要你现在想娶老婆，还不容易？娶了老婆还怕她不替你生儿育女？”

田见秀笑着摇头说：“还是我那句老话：天下未定，要什么家啊！”

袁宗第走到田见秀身边说：“玉峰哥，等咱们打下江山，只要闯王让你出家，你就出家好啦。到那时，你不要到深山野庙去，请闯王把北京城里顶大的庙宇赐你一个，岂不方便？闯王想你时就随时宣你进宫，我们大家想你时就去你的庙里看你，岂不比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深山野庙里好得多？”

刘芳亮接着说：“你日后不出家则已，要出家还是在京城出家，免得我们见不到你，想得慌。”

刘宗敏又说：“玉峰，咱们得先讲好，你出了家，自己吃素，俺们不管。俺们到庙里看你，你一定得用大酒大肉待我们，不能叫我们跟着你吃斋。”

大家哄然大笑，连闯王也大笑起来。这一群生死伙伴正在说笑当儿，张献忠派来相迎的一起人马已经来近，相距不到二里远了。由于庙前边山路曲折，林木茂盛，所以直到听见马蹄声才被发现。双喜眼尖，用鞭子指着山腰说：

“爸爸，看，来迎接的人们已经到了。”

大家顺着双喜的鞭子一望，果然看见张可旺和马元利率领约二百名骑兵出现在半山腰的小路上。闯王说：“要不是这儿的风景太好，咱们会多走五六里，免得让人家迎接这么远。”他正要同几位大将到路口迎候张可旺和马元利，忽然张鼐禀报说：

“闯王，等一等，背后有马蹄声跑得很急！”

从背后来的马蹄声确实很急，而另外分明有大队骑兵随在后边。闯王和众人都十分诧异，立刻离开庙门，转过山包，看是怎么回事。只见吴汝义一马当先，后跟几名亲兵，奔到面前，另外二三百骑兵随后奔到。闯王忙问：

“子宜，什么事？”

汝义说：“闯王，快回，中计啦！”

“什么！？”

“刚才王吉元从白羊寨逃回，身中三箭，腿中一刀，逃回营盘时已经昏迷。救了一阵，他只说出来几个字就断气了。夫人命我率领三百骑兵来追闯王与诸位大将，请你们速速回营，不可迟误。”

“王吉元说出来几个什么字？”

“他只说出‘闯王中计’四个字，就把眼闭上啦。”

“一功和补之呢？”

“他们怕张献忠袭劫营盘，率领将士和全营老少男女准备迎战。”

这意外的消息使大家既十分震惊又十分愤慨。因为张可旺和马元利已经很近，全体将士一齐拔出刀剑，准备厮杀。自成挥手使大家把刀剑插入鞘中，对袁宗第和刘芳亮说：“你们两位率领一百名弟兄暂留一步，等候张可旺和马元利，对他们说，我们营中出了急事，我同几位大将只好转回去看看。今天爽约，万分抱歉，改日见敬轩请罪。”他跳上乌龙驹，扬鞭欲走，又回头叮咛一句：“你们把话说过之后，立刻回营，不可在此多留。”

双喜和张鼐等几位小将和众多亲兵们虽都上了马，却憋着一肚子气，向已经来到半里以内的张可旺投了一眼，又不约而同地望着刘宗敏。闯王看出来大家的意思，对宗敏说：

“捷轩，咱们走吧。”

刘宗敏脸色铁青，望着闯王说：“就这样便宜他们？不行！张敬轩不顾大局，实在混蛋！咱们不能让张可旺和马元利这两个小杂种活着回去！”

自成心中也很气愤，脸色也是铁青的，但是竭力镇静自己，说：“捷轩，不要这样。咱们同敬轩的账以后算；如今忍耐一时，不要撕破脸皮。”

“还不撕破脸皮？他八大王既然无情，咱们也照他的样儿行事！”

闯王说：“他无情，咱们不能无义。如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咱们还不很清楚。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正中杨嗣昌的心怀。在目前应以大局为

重，同张敬轩能够不撕破脸皮就不撕破脸皮。算啦，赶快跟我回营，不可耽误！”

刘芳亮说：“闯王，我看不如把张可旺、马元利二人擒住，一则给敬轩一点教训，二则作为人质，使他不敢派兵追赶。”

闯王摇头说：“不要撕破脸皮。有我在，敬轩就不敢贸然来追。一旦撕破脸皮，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田见秀在一旁说：“此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造次。”

宗敏忍下一口气，把大手一挥，愤愤地说：“好吧，以大局为重，这笔账日后再算！”

闯王同众人刚离开，张可旺等已经到庙门前了。见此情形，他们知道所设的圈套已经走风，不禁大惊。张可旺害怕自己吃亏，并不下马，向袁宗第拱手问道：

“汉举叔，闯王仁伯怎么见小侄来到突然走了？”

袁宗第拱手还礼，说：“实在对不起。敝营中出了急事，闯王同捷轩、玉峰二位只好赶快转去。请贤侄回去代闯王拜复敬帅：不恭之处，务乞海涵，改日前来谢罪。”

张可旺又恨又愧，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话好。马元利在一旁笑着说：

“真是凑巧！贵营中出了什么事儿，这样紧急？”

刘芳亮回答说：“现在还不清楚。只知事情很急，非闯王速回营中不可。空劳你们两位远迎，实非得已，万望不要见怪。”

张可旺冷笑说：“奇怪！奇怪！”

袁宗第对刘芳亮使个眼色，又对张可旺和马元利一拱手，说声“对不起，对不起”，率领众人策马而去。

李自成回到营盘时，营中所有的帐篷都已拆掉，各种军需都收拾好了，放在骡子身上，全体将士和眷属都做好了随时可战可走的准备。山口守兵很多，各执弓矢火铳在手。高一功、李过同高夫人立马山口，等候闯王。闯王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高夫人说：“王吉元回来只说出‘闯王中计’四个字，别的话没说出就断气

了。据山头上望风的弟兄禀报，近处山谷中似有人马移动。看来敬轩定有吞并之意，给吉元知道了。既然这样，此地不可久留，速走为上。”

闯王愤愤地叹一口气，决定赶快拉走。在站队当儿，他走到庙前看王吉元的尸首，心中十分难过。片刻过后，他叹息说：“吉元虽死，重于泰山！”

当时向东、南两方都驻有张献忠的西营人马，李自成只能从原路向西北拉走。但是房县、竹山、竹溪各县城内和重要乡镇关隘都扎有官军，沿四川省边界各隘口也扎有官军。李自成的部队人数既少，又加四面皆敌，只能逃往房县以西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边。在出商洛山以后曾天天盼望同张献忠会师，共御官军，没想到刚刚见到献忠，竟几乎遭了毒手，不得不仓皇离开。

为怕献忠追赶，部队不停地赶路，直到逃出二百里以外，才在荒山中扎营休息，并等候一部分掉队的步兵。下一步怎么办，李自成和亲信大将们商议结果，只有一个上策，就是把人马分散开，既躲官军，又躲献忠，保住部队不被消灭，以后待机而动，重新大干。

约莫四更时候，李自成带着李强等几个亲兵，将宿营地走了一遍，然后叫醒双喜和中军吴汝义，命他们唤醒大小将领，准备起程。其实，高夫人和有些将领不等叫已经醒来，正在作出发准备。

在全营整队时候，李自成又同几位大将密商一阵，然后集合全营大小将领和头目开会，由刘宗敏将今后如何分兵潜伏的决定向大家宣布。经过白河战斗和最近几天的掉队和死亡，如今连眷属和孩儿兵在内，总数不足一千二百人。为着做到真正“销声匿迹”，按照闯王的意思将人马分作三股：闯王和刘宗敏、高一功、田见秀、刘芳亮率领一大股，包括老营和孩儿兵；袁宗第和李过各率领一小股。三股人马五更之前出发，分头向西北走，到竹山和郧阳之间的大山中潜伏起来。目前那儿官军较少，山高林密，地区广阔，容易隐藏。

人马快出发了，闯王立在乌龙驹的头左边，静静地听刘宗敏宣布完今后分散开潜伏活动的指示。刚才亲兵们为驱赶蚊子而在会场中心点燃的一堆半干柴草，此刻已经完全烤干了，不再冒烟，风吹火头，呼呼燃烧。在无边浓黑的荒山森林中，这一堆野火红得特别鲜艳。乌龙驹将头向火堆边探一探，然后抬起来，望望它的主人，头上的铜饰映照着火光闪闪发亮。大小将领们都把眼光移向闯王，等候他说话。他突然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然后用平静的声调说：

“我知道大家心中很不舒服。大家不要光看着咱们又陷进困难里边，又好像受了挫折，其实，咱们一步一步都有胜利，好运道并不远了。去年五月间，咱们重新竖了大旗以后，因为将士们十停有六七停染了时疫，所以被官军围困在商洛山中。郑崇俭两次想趁着咱们将士染病，进攻商洛山，都被咱们上下齐心，以少胜多，杀得大败。他们妄想将咱们困死在

商洛山中，内里瓦解，也失败了。杨嗣昌想利用周山搞垮咱们，又失败了。他们最后一计是在出武关往东的路上埋伏重兵，诱我们跳进陷阱，不料反而使我们抓住机会，不费一刀一矢，从商洛山突围出来。这难道不是我军盼望了一年多的一次大胜利？”

山头上滚过一阵雷声。远处扯着闪电。闯王停一停，借着地上的熊熊火光，向将领们的脸上望了一圈。他看见有人在轻轻点头，有人的神色开朗起来。乌龙驹兴奋地踏着蹄子，扬起尾巴，似乎想昂头嘶鸣。闯王轻轻地将缰绳一扯，使它安静，然后继续说：

“贺疯子妄想以逸待劳，在汉水渡口将咱们杀得大败，使他立个大功。可是结果如何？我们抢渡汉水，杀败了贺疯子。虽说我们死伤了一些人，摇旗到今天下落不明，可是他的人死伤的比我们多几倍！我们原来想同张敬轩合力抵御官军，险些儿给他吃了，这也算不上什么挫折。吃一堑，长一智嘛。”

突然，从山下边传过一只猛虎的吼叫，非常愤怒、雄壮、深沉，在对面高山的峭壁上震荡着回声。乌龙驹侧耳倾听，分明受到了强烈刺激，当猛虎的吼声一停，它便高高地抬起头，发出一阵萧萧长鸣，引逗得附近三匹战马都应和着叫唤起来。等乌龙驹停止了嘶鸣，又喷了几下鼻，李自成才继续往下说。人们从声音中听出来他的感情激昂，再也没法保持刚才的平静。

“我们在商洛山中，被围得铁桶相似，万分困难。为什么官军杀不进商洛山呀？为什么咱们能连得胜利？为什么郑崇俭这老狗不能够使咱们饿死在商洛山中呢？你们说，为什么？”

有一个声音回答：“因为有你闯王在，天大的难关也能过。”

闯王用鼻孔冷笑一声：“哼，我李闯王并没有三头六臂！是因为老百姓恨官军奸掳烧杀，咱们硬是剿兵安民，保护商洛山中百姓不受官兵之灾；百姓们一辈辈受够了土豪大户的盘剥欺压，咱们严惩土豪大户，为百姓申冤报仇；老百姓痛恨官府催粮催捐，苛捐杂派多如牛毛，逼得他们活不下去，咱们不许官府派人到商洛山中征粮要款；年荒劫大，百姓们不是离家逃荒，流离失所，便是等待饿死，咱们破山寨，打富豪，弄到粮食就分一半赈济饥民。就凭着这些办法，我们才能够在商洛山中闯过一道一道难关，经历一次一次风险，最后平安地突围出来。我打了十几年仗，只是在商洛山中这一年多才认真地想了些道理，增长了在平日战场上没有过的阅历。从今往后，谁要想同我们联合，可以，但是凡事要听从我们的主张，以我们的宗旨为主。不然，滚他妈的！只要我们为百姓剿兵安民，严惩乡绅土豪，除暴安良，打开大户粮仓赈济饥民，并且使官府不能再向百姓横征暴敛，只要我们坚决这样行事，还怕老百姓不跟咱们一心么？还怕咱们兵少将寡，力单势弱么？哼哼，恰好相反！我感谢张敬轩，他使我这几天重新回想了许多事，重新悟出了一些道理，长了学问。好，好。我感谢敬轩！”

他的话没有说完，因心中十分激动和愤怒，不得不停顿一下。差不多完全出于下意识，李自成突然腾身上马，仿佛立刻就要出征。众将领因未得他的命令，依然肃立不动，等候他继续说话。山头上又滚过一阵雷声。雷声未停，从近处又传过来一阵猛虎的深沉、威严、震撼人心的叫声。虎声未停，一阵凉爽的夜风吹过，群山上松涛汹涌澎湃，无边无涯，好像是几万匹战马在广阔的战场上奔腾前进，而乌龙驹和几匹战马一次又一次激动地萧萧长鸣。李自成勒紧马头，提高声音说：

“要做一番英雄事业，就得有一把硬骨头，不怕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勇往直前，百折不挠。打江山不是容易的，并不是别人做好一碗红烧肉放在桌上，等待你坐下去狼吞虎咽。真正英雄，越在困难中越显出是真金练就的好汉。这号人，在困难中不是低头叹气，而是奋发图强，壮志凌云，气吞山河。能在艰难困厄中闯出一番事业才是真英雄。困难中有真乐趣。我就爱这种乐趣。在安逸中找快乐，那是庸夫的快乐，没出息人的快乐。我们的困难不会长久了，闯过去这一段日子就会有大的转机。没有出息的可以随便离开我，我不强留；有出息的，跟随我到郧阳山中！”

他的面前突然起了一阵嗡嗡声。闯王明白大家都誓死跟随他到郧阳山中。他深深感动，不禁在心中说：“有这样忠心耿耿的将士，面前横着天大的困难我也不怕！”他重新向大家的脸上扫了一眼。大家肃立无声，注目着他的脸孔。李闯王将鞭子一扬，发出命令：

“起程！”

火把照着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人马分三股出发，而李自成所在的一支人马走在最前。他在马上继续想了许多问题，从过去想到未来，从自己想到敌人，思绪飞腾，不能自止。他也想到住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心中说：“许多人只看见我们的日子困难，其实崇祯的日子也不好过；等我来日从郧阳山中杀出来，会使他的日子更难。会有这一天的！”一丝微笑，暗暗地从他的带着风尘与过分劳累的眼角绽开。

紫禁城内外

第五章

崇祯十三年三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已经二更过后，崇祯没有睡意，在乾清宫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叹口长气。彷徨许久，他低着头，脚步沉重地走回东暖阁，重新在御案前颓然坐下。

据杨嗣昌的迭次飞奏，征剿诸军欠饷情况严重，军心十分不稳。虽然军事上已经有了转机，但如果军饷筹措不来，可能使剿贼大事败于一旦。

可是饷从哪儿来呢？加征练饷的事已经引起来全国骚动，在朝中也继续有人反对，如今是一点加派也不能了。他在心中自问：

“国库如洗，怎么好呢？”

而且不仅仅杨嗣昌一个地方急需粮饷。一连几天，他天天接到各省的紧急文书，不是请饷，便是请兵。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以后，连来急奏，说满洲方面正在养精蓄锐，准备再次入寇，倘无足饷，则不但不能制敌人于长城以外，且势必处处受制，要不多久就会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崇祯将御案上的文书一推，喃喃地自语说：

“饷呵，饷呵，没有饷这日子如何撑持？”

想来想去，他有了一个比较能够收效的办法，就是叫皇亲贵戚们给国家借助点钱。他想，皇亲们家家“受国厚恩”，与国家“休戚与共”。目前国家十分困难，他们应该拿出钱来，做个倡导，也可以使天下臣民知道他做君父的并无私心。可是叫哪一家皇亲做个榜样呢？

皇亲中最有钱的有三家：皇后的娘家，田贵妃的娘家，武清侯李家。前两家都是新发户，倚仗着皇亲国戚地位和皇后、田妃都受皇上宠爱，在京畿一带兼并土地，经营商业，十几年的光景积起来很大家产，超过了许多老皇亲。武清侯家是万历皇帝的母亲孝定太后的娘家，目前这一代侯爷李国瑞是崇祯的表叔。当万历亲政 [1] 之前，国事由孝定太后和权相张居正主持，相传孝定太后经常把宫中的金银宝物运往娘家，有的是公开赏赐，有的是不公开赏赐，所以直至今日这武清侯家仍然十分富有，在新旧皇亲中首屈一指。只有三家皇亲中有一家先做个榜样，其余众家皇亲才会心服，跟着出钱。但是他不肯刺伤皇后和田妃的心，不能叫周奎和田宏遇先做榜样。想来想去，只有叫李国瑞做榜样比较妥当。但又想着这不是寻常事件，历代祖宗都没有这样故事 [2] ，祖宗们在天之灵会不会见怪呢？

第二天，华北各地，尤其是京畿一带，布满了暗黄色的浓云，刮着大风和灰沙。日色惨白，时隐时现。大街上商店关门闭户，相离几丈远就看不清人的面孔。大家都认为这是可怕的灾异，在五行中属于“土灾”，而崇祯自己更是害怕，认为这是“天变示儆”，有关国运。于是他到奉先殿向祖宗烧香祷告，求祖宗保佑他的江山不倒，并把他打算向皇亲借助的不得已苦衷向祖宗说明。他正在伏地默祷，忽听院里咔嚓一声，把他吓了一跳，连忙转回头问：

“外边是什么响声？”

一个太监在帘外跪奏：“一根树枝子给大风吹断了。”

崇祯继续向祖宗祷告，满怀凄怆，几乎忍不住要痛哭一场。祝祷毕，走出殿门，看见有一根碗口粗的古槐枝子落在地上。他想着这一定是祖宗不高兴他的筹饷打算，不然不会这么巧，不早不晚，偏偏在他默祷时狂

风将树枝吹断。

大风霾继续了两天，到第三天风止了。上朝时候，崇祯以上天和祖宗迭次“示儆”，叫群臣好生修省，挽回天心，随后又问群臣有什么筹饷办法。一提到筹措军饷，大家不是相顾无言，便是说一些空洞的话。有一位新从南京来的御史，名叫徐标，跪下去“冒死陈奏”，说他从江南来，看见沿路村落尽成废墟，往往几十里没有人烟，野兽成群。他边说边哭，劝皇上赶快下一道圣旨罢掉练饷，万不要把残余的百姓都逼去造反。跟着又有几位科、道官跪奏各地的严重灾情，说明想再从老百姓身上筹饷万万不可。崇祯听了科、道官们的跪奏，十分苦闷，也十分害怕。他想，如今别无法想，只有下狠心向皇亲们借助了，纵然祖宗的“在天之灵”为此不乐，事后必会鉴谅他的苦衷。

崇祯回到乾清宫。王承恩拿着一封文书来到面前，躬身小声奏道：

“启奏皇爷，有人上了一本。”

“什么人上的本？”

“是一个太学生，名叫李琎。”

崇祯厌烦地说：“我不看。我没有闲心思看一个太学生的奏本！”

王承恩又小声细气地说：“这奏本中写的是一个筹措军饷的建议。”

“什么？筹措军饷的建议？……快读给我听！”

李琎在疏中痛陈他对于江南目前局面的殷忧。他首先说江南多年来没有兵燹之祸，大户兼并土地，经营商业，只知锦衣玉食，竞相奢侈，全不以国家困难为念。他指出秦、晋、豫、楚等省大乱的根源是大户们只知朘削小民、兼并土地，致使贫富过于悬殊。他说，今日江南看起来好像很平稳，实际上到处都潜伏着危机；如不早日限制富豪大户，赶快解救小民的困苦，那么秦、晋、豫、楚瓦解崩溃的大祸就会在江南同样出现。他要求皇上毅然下诏，责令江南大户自动报出产业，认捐兵饷，倘有违抗的，就把家产充公，一点也不要姑息。另外，他还建议严禁大户兼并，认真清丈土地，以平均百姓负担。这一封奏疏很长，还提到历史上不少朝代都因承平日久，豪强兼并，酿成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的例子，字里行间充满着忠君忧国之情。

崇祯听王承恩读完奏疏，心中很受感动，又接过来亲自细看一遍。关于清丈土地的建议，他认为缓不济急，没有多去考虑；独对于叫江南大户输饷一事觉得可行。他想，江南各地确实太平了多年，异常富庶，目前国家这般困难危急，叫大户们捐输几个钱，理所应该。但是，冷静一想，他不能不踌躇了。他预料到，这事一定会遭到江、浙籍的朝臣反对，而住在大江以南的缙绅大户必将反对更烈。如今国家岁入大半依靠江、浙，京城的禄米和民食，以及近畿和蓟、辽的军粮，也几乎全靠

江、浙供应，除非万不得已，最好不惹动江、浙两省的官绅大户哗然反对。但是他又舍不得放弃李珽的建议。考虑再三，他提起朱笔批道：

这李珽所奏向江、浙大户劝输军饷一事，是否可行，着内阁与户部臣详议奏来。钦此！

倘若崇祯在御批中用的是坚决赞同的口气，南方籍的大臣们尽管仍会用各种办法进行抵抗，但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而那些出身寒素的南方臣僚和北方籍的臣僚绝大部分都会支持他。但他用的是十分活动的口气批交内阁和户部大臣们“详议”，原来可以支持他的人便不敢出头支持。过了几天，内阁和户部的大臣们复奏说李珽的建议万不可采纳，如果采纳了不但行不通，还要惹得江南各处城乡骚然。他们还威胁说，如今财赋几乎全靠江南，江南一乱，大局更将不可收拾。这些大臣怕自己的复奏不够有力，还怕另外有人出来支持李珽，就唆使几个科、道官联名上了一本，对李珽大肆抨击。其中一段写道：

李珽肄业太学，未登仕籍，妄议朝廷大政，以图邀恩沽名。彼因见江南尚为皇上保有一片安静土，心有未甘，即倡为豪右报名输饷之说，欲行手实籍没之法 [3] 。此乃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之无忌惮，一至于此！

崇祯看了这几句以后，轻轻地摇摇头，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自觉地小声骂道：“这般臭嘴乌鸦 [4] ！”显然，他很瞧不起这班言官，不同意他们说李珽的建议一无可取。停了一阵，他接着看下边一段妙文：

夫李珽所恶于富人者，徒以其兼并小民耳。不知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若因兵荒之故，归罪富家，勒其多输，违抗则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 [5] ，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 [6] 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从此始矣。乞陛下斩李珽之头以为小人沽名祸国者戒！

看完了这一封措辞激烈的奏本，崇祯对他们坚决反对李琎的建议感到失望。过了一阵，他决定把这个奏本留中，置之不理。对李琎的建议，他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一方面他认为这个建议在目前的确是个救急之策，一方面他又害怕会引起江南到处骚动，正像这班言官们所说的“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富家大户自来是国家的顶梁柱，怎么能放纵无业小民群起与大户为难？他决定不再考虑李琎的建议，而重新考虑向皇亲们借助的事。他对帘外侍候的太监说：

“叫薛国观、程国祥来！”

当时有七位内阁辅臣，崇祯单召见薛国观和程国祥是因为薛是首辅，程是次辅。另外，他还有一个考虑。薛国观是陕西韩城人，与江南大户没有多的关系，程国祥虽是江南上元人，却较清贫。当朝廷上纷纷反对向江南大户借助军饷时，只有他二人不肯说话，受到他的注意。他希望在向皇亲们借助的事情上他们会表示赞助，替他拿定主意。

过了一阵，薛国观和程国祥慌忙来了。他们不知道皇上突然召见有什么重大事情，心中七上八下。在向皇上跪拜时候，薛国观误踩住自己的蟒袍一角，几乎跌了一跤，而程国祥的小腿肚微微打战，连呼吸也感到有点困难。赐座之后，崇祯叹口气，绕着圈子说：

“朕召见先生们，不为别的，只因为灾异迭见，使朕寝食难安。前天的大风霾为多年少有，上天如此示儆，先生们何以教朕？”

薛国观起立奏道：“五行之理，颇为微妙。皇上朝乾夕惕，敬天法祖，人神共鉴。古语云：‘尽人事以听天命。’皇上忧勤，臣工尽职，就是尽了人事，天心不难挽回。望陛下宽怀，珍重圣体。”

崇祯说：“朕自登极至今，十三年了，没有一天不是敬慎戒惧，早起晚睡，总想把事情办好，可是局势愈来愈坏，灾异愈来愈多，上天无回心之象，国运有陵夷之忧。以大风霾的灾异说，不仅见于京师一带，半月前也见于大名府与浚县一带。天变如此，怎能叫朕不忧？”

薛国观又安慰说：“虽然灾异迭见，然赖皇上威灵，剿贼颇为得手。如今经过玛瑙山一战，献贼逃到兴、归山中，所余无几，正所谓‘釜底游鱼’，廓清有日。足见天心厌乱，国运即将否极泰来。望陛下宽慰圣心，以待捷音。”

崇祯苦笑一下，说：“杨嗣昌指挥有方，连续告捷，朕心何尝不喜。无奈李自成仍然负隅于商洛山中，革、左诸贼跳梁于湖广东部与豫南、皖西

一带，而山东、河南、河北到处土寇蜂起。似此情形，叫朕如何不忧？加上连年天灾，征徭繁重，百姓死亡流离，人心思乱。目前局面叫朕日夜忧虑，寝食难安，而满朝臣工仍然泄泄沓沓，不能代朕分忧，一言筹饷，众皆哑口，殊负朕平日期望之殷！”

薛国观明白皇上是要在筹饷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他低着头只不作声，等待皇上先说出口来，免得日后一旦反复，祸事落到自己头上。崇祯见首辅低头不语，接着说：

“目前军事孔急，不能一日缺饷。国库如洗，司农[7]无计。卿为朕股肱大臣，有何良策？”

薛国观跪下奏道：“臣连日与司农计议，尚未想出切实可行办法。微臣身为首辅，值此民穷财尽之时，午夜彷徨，不得筹饷良策，实在罪该万死。”

“先生起来。”

等薛国观叩头起来以后，崇祯不愿再绕圈子说话，单刀直入地问：“朕欲向京师诸戚畹、勋旧与缙绅借助，以救目前之急，卿以为如何？”

薛国观事先猜到皇上会出此一策，心中也有些赞同，但他明白此事关系重大，说不定会招惹后祸。他胆战心惊地回答：

“戚畹、勋旧，与国同休，非一般仕宦之家可比，容臣仔细想想。辅臣中有在朝年久的，备知戚畹、勋旧情况，亦望皇上垂询。”

崇祯明白他的意思，转向跪在地上的程国祥问：“程先生是朝中老臣，在京年久，卿看如何？”

程国祥在崇祯初年曾做言官，颇思有所建树，一时以敢言知名。后见崇祯猜疑多端，刚愎任性，加上朝臣中互相倾轧，大小臣工获罪的日多，他怕招惹意外之祸，便遇事缄默，不置可否，或者等同僚决定之后，他再随声附和，点头说：“好，好。”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由于他遇事不作主张，没有权势欲望，超然于门户斗争之外，所以各派朝臣都愿他留在内阁中起缓冲作用。因为“好，好”二字成了他的口头禅，同僚们替他起个绰号叫“好好阁老”。刚才进宫之前，一位内阁中书跪在他面前行礼，哭着说接家人急报，母亲病故，催他星夜回家。程国祥没有听完，连说“好，好”。随后才听明白这位内阁中书是向他请假，奔丧回籍，又说“好，好”，在手本上批了“照准”二字。此刻经皇帝一问，他心中本能地警告自己说：“说不得，可说不得！”不觉出了一身汗，深深地低下头去。崇祯等了片刻，等不到他的回答，又问：

“卿看向戚畹借助还是向京师缙绅大户借助？要是首先向戚畹借助，应该叫谁家做个榜样？”

程国祥胆怯地说："好，好。"

崇祯问："什么？你说都好？"

"好，好。"

"先向谁家借助为宜？"

"好，好。"程的声音极低，好像在喉咙里说。

"什么？什么好，好？"

"好，好。"

崇祯勃然大怒，将御案一拍，厉声斥责："尔系股肱大臣，遇事如此糊涂，只说'好，好'，毫无建白，殊负朕倚畀之重！大臣似此尸位素餐，政事安得不坏！朕本当将尔拿问，姑念尔平日尚无大过，止予削职处分，永不录用。……下去！"

薛国观见崇祯盛怒，不敢替同僚求情，也有心将程国祥排出内阁，换一个遇事能对他有帮助的人，所以只不作声。程国祥吓得浑身战栗，叩头谢恩，踉跄退出。回到家中，故旧门生纷来探问，说些安慰的话。国祥不敢将皇上在宏德殿所说的话泄露一句，只说"好，好"。当晚奉到皇上给他的削职处分的手谕，他叩头山呼万岁，赶快上了一封谢恩疏，亲自誊写递上。但是谢恩疏拜发之后，他忽然疑心自己将一个字写错了笔画，日夜害怕崇祯发现这个错字会给他重责，竟致寝食不安，忧疑成疾，不久死去。

程国祥从宏德殿退出以后，崇祯问薛国观想好了没有。薛国观看出来崇祯很焦急，左右更无一人，赶快小声奏道：

"借助的办法很好。倘有戚畹、勋旧倡导，做出榜样，在京缙绅自然会跟着出钱。"

崇祯叹口气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怕行起来会有阻碍。"

薛国观躬身回奏："在外缙绅，由臣与宰辅诸臣倡导；在内戚畹、勋旧，非陛下独断不可。"

"你看，戚畹中谁可以做个倡导？"

"戚畹非外臣可比，臣不如皇上清楚。"

"武清侯李国瑞如何？"

"武清侯在戚畹中较为殷富，由他来倡导最好。"

“还有哪一家同他差不多的？”

薛国观明知田妃和周后的娘家都较殷富，但是他不敢说出。他因武清侯同当今皇帝是隔了两代的亲戚，且风闻崇祯在信王府时曾为一件什么事对武清候不满意，一直在心中存有芥蒂，所以他拿定主意除武清侯家以外不说出任何皇亲。

“微臣别的不知，”薛国观说，“单看武清侯家园亭一项，也知其十分殷富。他家本有花园一座，颇擅林泉之胜。近来又在南城外建造一座更大的花园，引三里河的水流进园中，真是水木清华，入其园如置身江南胜地。这座新花园已经动工了好几年，至今仍在大兴土木。有人说他有数十万家资，那恐怕是指早年的财产而言，倘若将他家今日散在畿辅各处的庄子、天津和江南的生意都算进来，一定远远超过此数。”

崇祯恨恨地说：“没想到朕节衣缩食，一个钱不敢乱用，而这些皇亲国戚竟不管国家困难，如此挥霍！”停了片刻，他又说，“李国瑞是朕表叔。今日倘非国库如洗，万般无奈，朕也不忍心逼着他拿出银子。”

“戚畹中哪一家同皇上不是骨肉至亲？总得有一家倡导才好。”

“卿言甚是，总得有一家倡导才好。朕久闻神祖幼时，孝定太后运出内帑不少。今日不得已叫他家破点财，等到天下太平之后，照数还他。不过此事由朕来做，暂不要张扬出去。”

薛国观退出以后，崇祯的眉头舒展了。他想，如果李国瑞能拿出银子，做个榜样，其他皇亲、勋旧和缙绅就会跟着拿出银子。京城里的榜样做好，外省就好办，几百万银子不难到手，一年的军饷就有了着落。他近来对薛国观有许多不满意地方，倒是赞成他向戚畹借助一事使他满意。

乾清宫中的太监很多，本来用不着由王德化这个地位最高的太监头儿去武清侯府传旨。只因崇祯满心希望第一炮顺利打响，所以破例派司礼监掌印太监亲自出马。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王德化回来了。崇祯急着问：

“怎么样，他愿意借助十万银子么？”

王德化躬身说：“奴婢不敢奏闻。请皇爷不要生气。”

“难道李国瑞竟敢抗旨？”

“方才奴婢去到武清侯府，口传圣旨，不料李国瑞对奴婢诉了许多苦，说他只能拿出一万两银子，多的实在拿不出来。奴婢不敢收他的银子，回宫来请旨定夺。”

“什么！他只肯拿出一万两？”崇祯把眼睛一瞪，猛一跺脚，骂道：“实在混账！可恶！竟敢如此抗旨！”

王德化本来也想趁机会在李国瑞身上发笔大财，不料他去传旨之后，李国瑞只送给他两千银子，使他大失所望。他当时冷笑说：“皇上国法无私，老皇亲的厚礼不敢拜领！”说毕，拂袖而去。如今见皇上动怒，他赶快又说：“是的，李国瑞如此抗旨，实在太不为皇上和国家着想了。”

“他都说些什么？”

“他向奴婢诉苦说，连年灾荒，各处庄子都没有收成。在畿辅的几处庄子前年给满兵焚掠净尽，临清和济南的生意也给全部抢光。他本来还打算恳求皇上赏赐一点，没想到里头反来要他借助。他还说，皇上要是不体谅他的困难，他只有死了。”

崇祯在乾清宫大殿中走来走去，痛苦地想道：“我用尽心血苦撑这份江山，不光为我们朱家一家好，也为着大家好。皇亲国戚世受国恩，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个江山已经危如累卵，你做皇亲的还如此袖手旁观，一毛不拔！”一件不愉快的旧事突然浮上心头，更增加他的愤恨。这事已经过去十五年了。那时崇祯还是信王。因为魏忠贤和客氏擅权乱政，他也每天提心吊胆。为着给魏忠贤送一份丰厚的寿礼，而信王府一时周转不灵，他曾派太监去向武清侯借三万两银子，言明将来如数归还。谁知李国瑞诉了许多苦，只借给五千两。崇祯自幼就是心胸狭窄的人，这件事在当时狠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直到他即位两年后还怀恨难忘，打算借机报复。后来年月渐久，这件事才在他心头上淡下去。这次向李国瑞借助军饷，原来丝毫也没有想到报复，不料李国瑞竟敢抗旨，这笔旧账就自然在心头上翻了出来。

“一遇到我借钱，他总是诉苦！”他站住脚步，回头来对王德化说，“像他这号人，给他面子他不要，非给他个厉害看看他才会做出血筒子！”

“奴婢也看他是一个宁挨杠子不挨针的人。”

“去，告他说，要他赶快拿出二十万两银子，少一两也不答应！”

王德化走后，崇祯从乾清宫大殿中走出来，在院中徘徊。一阵北风徐徐吹来，同时传过来隐约的钟、磬声。崇祯感到奇怪，向一个太监问：

“这是什么地方的钟、磬声？”

“启奏皇爷，今天是九莲菩萨的生日，英华殿的奉祀太监和都人们在为九莲菩萨上供。”

崇祯一惊，说：“我竟然忘记今天是她老人家的生日！”

九莲菩萨就是孝定太后。太后生前在英华殿吃斋礼佛多年，常坐一个宝

座，刻有九朵莲花。宫中传说她死后成神，称她为九莲菩萨或九莲娘娘。除在奉先殿供着她的神主之外，又在英华殿后边建筑一殿，替她塑了一尊泥像，身穿袈裟，彩绘贴金，趺坐九莲宝座，四时祭奠，一如佛事。崇祯幼年曾亲眼看见她在英华殿虔诚礼佛，给他的印象很深。如今回忆着她的生前音容，不能不加重了他对李国瑞问题的顾虑。

按照封建礼法，孝定太后已经死了二十多年，逢到她的生日，不必再由皇帝和皇后去上供，而事实上多年来崇祯已经不在她的生日去上供了。但今天崇祯的心情和平日很不同，他吩咐一个御前太监去坤宁宫传旨，要皇后率领田、袁二妃速去英华殿后殿代他献供。

命李国瑞献出二十万两银子的严旨下了以后，崇祯一面等待着李国瑞如何向他屈服，一面命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和锦衣卫使吴孟明派人察听京城臣民对这件事有何议论。为着“天变可畏”和各地灾情严重，崇祯在两天前就打算斋戒修省，只是想来想去，筹饷事没有一点眉目，他没法丢下不管，去静心过斋居生活。如今为着李国瑞的问题生怕祖宗震怒，很觉烦闷，才只好下定决心修省，希望感动上苍。于是他从昨晚起就开始素食，通身沐浴，今早传免上朝，并吩咐一个御前太监去传谕内阁和文武百官：他从今天起去省愆居静坐修省三日，除非有紧急军国大事，一概不许奏闻。吩咐毕，他在宫女们的服侍下匆匆地换上青色纯绢素服，先到奉先殿向列祖列宗的神主上香祈祷，又到奉先别殿向他母亲孝纯太后的神主祷告，然后乘辇往省愆居去。

省愆居在文华殿后边，用木料架起屋基，离地三尺，四面通透悬空，象征着隔离尘世。在天启朝，省愆居不曾启用过，栏杆和木阶积满灰尘。到了崇祯登极，重新启用，经常收拾得干干净净。今天他走进省愆居向玉皇神主叩毕头，坐下以后，本来要闭目默想，对神明省察自己的过错，却不料心乱如麻，忽而想着这个问题，忽而想着那个问题。

中午，崇祯用的是最简单的素膳。虽然御膳房的太监们掌握着祖宗相传的成套经验，把一些冬菇、口蘑、嫩笋、猴头、豆腐、面筋、萝卜和白菜之类清素材料用鸡汤、鸭汤、上等酱油、名贵佐料，妙手烹调，味道鲜美异常，但是崇祯心中烦闷，吃到嘴里竟同嚼着泥土一般。他随便动动筷子，就不再吃，只把一碗冰糖银耳汤喝了一半。太监小心地撤去素膳，用盘子捧上一盅茶。因为是在斋戒期间，用的茶盅也不能有彩绘，而是用的建窑贡品，纯素到底，润白如玉。崇祯吃了一口茶，呆呆地望着茶盅出神。茶色嫩黄轻绿，浮着似有似无的轻烟。轻烟慢慢散开，从里边现出来李国瑞的可厌的幻影和孝定太后坐在莲花宝座上的遗容。他的心一动，眼睛一眨，幻象登时消失。

他不能不关心军饷问题，决定将三天的斋戒修省改为一天，而对这一天也巴不得立刻红日西坠，快回乾清宫去处理要务。

过了一会儿，他回头向一个大太监问：

“王德化在什么地方？”

“启奏皇爷，王德化刚才来到文华殿前边值房中等候问话，因皇爷修省事大，不敢贸然前来，奴婢也不敢启奏。”

这神秘的小木屋只供皇帝修省，不能谈论国事。崇祯想了会儿，决定破例在修省中离开一时，去文华殿问一问王德化，然后回来继续修省。他向玉皇的神主叩了三个头，便走出木屋了。

崇祯到了文华后殿，向龙椅上一坐，便吩咐一个小答应将王德化唤到面前，焦急地问：

“昨天第二次传旨之后，李国瑞可有回奏么？”

王德化躬身回答：“启奏皇爷，李国瑞尚无回奏。”

“可恶！他家里有何动静？”

“据曹化淳对奴婢言讲：自前日第一次传旨之后，李国瑞本人虽然待罪府中，不敢出头露面，却暗中同他的亲信门客、心腹家人，不断密议，也不断派人暗中找几家来往素密的皇亲、勋旧，密商办法。”

“商议什么办法？”

“无非是如何请大家向皇爷求情。但是皇亲、勋旧们将如何进宫求情，尚不清楚，横竖不过是替他向皇爷诉苦，大家也顺便替自己诉苦。”

“哼哼，我向谁诉苦呵！都是哪几家皇亲同李家来往最密？”

王德化明知道同李家关系最密的是皇后的父亲周奎，但是他绝不说出。他并不是害怕素来不问朝政的皇后，更不是害怕周奎将来会对他如何报复，而是害怕皇上本人变卦。倘若在这件大事上他全心全意站在皇帝一边，将来皇上一旦变卦，后悔起来，他就会祸事临头，所以他笼统地回奏说：

“李国瑞在当今戚畹中根基最深，爵位最高，家家皇亲都同李府上来往较密，不止一家两家。”

崇祯又问：“京师臣民可知道这件事么？”

“据曹化淳说，满城臣民都在纷纷议论，称颂陛下英明神圣，这件事做得极是，合情合理，大快人心。”

崇祯叫王德化退出，又吩咐一个太监到内阁去将薛国观叫来。崇祯望着

跪在地上的首辅问：

“朕昨日已二次严谕李国瑞为国输饷，为臣民做个榜样。看来李国瑞有意恃宠顽抗，大拂朕意。据先生看来，下一步将如何办好？在朝缙绅中有何看法？”

在这件案子上，薛国观站在在朝的缙绅一边。两三天来，他接触到朝中同僚很多，不管是南方的或北方的，尽管平日利害不同，门户之见很深，唯独在这件事情上都同情皇帝的苦衷，赞成向戚畹开刀。他们希望皇上从戚畹和勋臣中筹到数百万银子以济军饷，使剿贼军事能够顺利进行，不必再向他们要钱；倘若万一皇亲和勋臣们用力抵抗，使皇上的这着棋归于失败，皇上也不好专向他们借助了。薛国观自然不肯将在朝缙绅的想法向崇祯说出，抬头奏道：

“在朝缙绅都知道当前国库如洗，皇上此举实出于万不得已。但事关戚畹，外臣不便说话，所以在朝中避免谈论。以臣看来，这一炮必须打响，下一步棋才好走。望陛下果断行事，不必多问臣工。”

崇祯点点头，又问了两件别的事，便叫薛国观退出去了。现在知道京师臣民都对他忠心支持，称颂他英明，使他增加了决心。他没有心情回到木屋中继续独坐修省，便踱出文华门，甩甩袍袖，乘辇回乾清宫去。

他刚刚换了衣服，坐在乾清宫东暖阁的御案前边，王德化把李国瑞的一封奏疏同一叠别的文书捧送到他的面前。他原以为二次传旨之后，李国瑞尽管暗中有所活动，但无论如何不能不感到惶恐，上表谢罪。只要李国瑞上表谢罪，肯拿出十万两银子作个倡导，他不唯不再深究，还打算传旨嘉勉。万没想到，李国瑞在密本中不但对他诉苦，还抬出来孝定太后相对抗，要他看在孝定的情分上放宽限期，好使他向各家亲戚挪借三万两银子报效国家。崇祯看毕这封密奏，向王德化问道：

“这是才送来的？”

“是的，皇爷。”

“你看了么？”

“奴婢看过。”

崇祯将脚一跺：“哼，三万两，他倒说得出口！”

“是的，亏他说得出口。”

“朕倒要瞧瞧他胳膊能扭过大腿！”

晚膳过后，近侍太监奏称新乐侯刘文炳和几位皇亲入宫求见，现在东华门内候旨。崇祯想着他们一定是为替李国瑞求情而来，问道：

“还有哪几家皇亲同来？”

“还有驸马都尉巩永固、老皇亲张国纪、老驸马冉兴让。”

崇祯想道，倒是皇后的父亲周奎知趣，没有同他们一起进宫。他本来不打算见他们，但又想张国纪和冉兴让都是年高辈尊的皇亲，很少进宫，不妨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于是他沉吟片刻，吩咐说：

“叫他们在文华殿等候！”

[1] 万历亲政——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受他的母亲监护。十六岁结婚后，母亲才不再监护；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才由他直接掌管朝政。

[2] 故事——与“先例”同义。这是当时朝廷上的习用词。

[3] 手实籍没之法——令业主自报田产以凭征税，叫作“手实”。所报不实便将田产充公（籍没）。此法最早出现于唐朝，宋朝也实行过。

[4] 乌鸦——明末官场中骂言官为乌鸦。

[5] 巴清——即巴寡妇清。秦始皇时为大富孀，巴（今四川东部）人，名清。

[6] 卜式——西汉时人，以经营牧羊致富。

[7] 司农——户部。

第六章

武清侯事件给在京戚畹的震动很大，他们感到恐慌，也愤愤不平。有爵位的功臣之家，即所谓“勋旧”，也害怕起来。他们明白，皇上首先向戚畹借助，下一步就轮到他们。再者，戚畹和勋旧多结为亲戚，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戚畹都表示同情，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皇亲们经过紧张串联，几番密商，推举出四个人进宫来替李家求情。其中班辈最高的是万历皇帝的女婿、

驸马都尉冉兴让，已经六十多岁，须发如银。其次比较辈尊年长的是懿安皇后 [1] 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他一向小心谨慎，不问外事；这次因为一则有兔死狐悲之感，二则李国瑞家中人苦苦哀求，周奎又竭力怂恿，不得不一反往日习惯，硬着头皮进宫。

崇祯来到文华后殿，板着脸孔问他们进宫何事。他们进宫前本来推定冉兴让先说话，他一看皇上的脸色严峻，临时不敢作声了。新乐侯刘文炳是崇祯的舅家表哥，本来是一个敢说话的人，但是他的亡妹是李国瑞的儿媳，因此也不便首先开口。驸马都尉巩永固是崇祯的妹夫，只有二十五岁，秉性比较爽直，平日很受崇祯宠爱。看见大家互相观望，他忍不住起立奏道：

“臣等进宫来不为别事，恳陛下看在孝定太后的情分上，对李国瑞……”

崇祯截断他的话说：“李国瑞的事，朕自有主张，卿等不用多言。”

“皇上圣明，此事既出自乾断，臣等自然不应多言。但想着孝定太后……”

崇祯用鼻孔轻轻冷笑一声：“朕就知道你要提孝定太后！这江山不唯是朕的江山，也是孝定太后的江山，祖宗的江山。朝廷的困难，朕的苦衷，纵然卿等不知，祖宗也会尽知。若非万不得已，朕何忍向戚畹借助？”

刘文炳壮着胆子说：“陛下为国苦心，臣等知之甚悉。但今日朝廷困难，决非向几家戚畹借助可以解救。何况国家尚未到山穷水尽地步，皇上对李国瑞责之过甚，将使孝定太后在天之灵……”

崇祯摇头说：“卿等实不知道。这话不要对外人说，差不多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他望着四位皇亲，眼睛忽然潮湿，叹口长气，接着说：“朕以孝治天下。孝定太后是朕的曾祖母，如非帑藏如洗，军饷无着，朕何忍出此一手？自古忠臣毁家纾难，史不绝书。李国瑞身为国戚，更应该拿出银子为臣民倡导才是，比古人为国毁家纾难还差得远哩！”

年长辈尊的冉兴让赶快站起来说：“国家困难，臣等也很清楚。但今日戚畹，大非往年可比。遍地荒乱，庄田收入有限。既为皇亲国戚，用度又不能减。武清侯家虽然往年比较殷实，近几年实际上也剩个空架子了。”

崇祯说：“你们都是皇亲，自然都只会替皇亲方面着想。倘若天下太平，国家富有，每年多给皇亲们一些赏赐，大家就不会叫苦了。”

巩永固知道张国纪是绝不敢说话的，只好自己向前两步，跪下奏道：

“臣不敢为李国瑞求情，只是想着李国瑞眼下拿二十万两银子实有困难。陛下可否格外降恩，叫他少出一点，以示体恤，也好使这件事早日了结？”

“一钱银子也不能少。当神祖幼时，内库金银不知运了多少到他们李家。今日国家困难，朕只要他把内库金银交还。”他转向冉兴让，“卿年高，当时的事情卿可记得？”

冉兴让躬身回答：“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神祖爷即自掌朝政，距今将近六十年。从前确有谣传，说孝定太后常将内库金银赏赐李家。不过以臣愚见，即令果有其事，必在万历十年之前，事隔六十年，未必会藏至今天。”

“六十年本上生息，那就更多了。”崇祯笑一笑，接着说，“卿等受李家之托，前来讲情，朕虽不允，你们也算尽到了心。朕今日精神疲倦，有许多苦衷不能详细告诉卿等知悉。你们走吧。”

大家默默地叩了头，鱼贯退出。但他们刚刚走出文华门，有一个太监追出传旨，叫驸马巩永固回文华后殿。

崇祯已经离开御座，在文华后殿走来走去。看见巩永固进来，他走到正中间，背靠御案，面南而立，脸色严峻得令人害怕。巩永固叩了头，等候问话。过了片刻，崇祯向他的妹夫问：

“皇亲们对这件事都有什么怨言？”

巩永固猛然一惊，叩头说：“皇亲们对陛下并没有一句怨言。”

“哼，不会没有怨言！”停一停，崇祯又说，“万历皇爷在世时，各家老皇亲常蒙赏赐。到了崇祯初年，虽然日子大不如前，朕每年也赏赐不少。如今反而向皇亲们借助军饷，岂能没有怨言？”

巩永固确实听到了很多怨言，最大的怨言是皇亲们都说宗室亲王很多，像封在太原的晋王、西安的秦王、卫辉的潞王、开封的周王、洛阳的福王、成都的蜀王、武昌的楚王等等，每一家都可以拿出几百万银子，至少拿出几十万不难，为什么不让他们帮助军饷？有三四家拿出银子，一年的军饷就够了。皇上到底偏心朱家的人，放着众多极富的亲王不问，却在几家皇亲头上打算盘！就连巩永固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然而他非常了解皇上的秉性脾气，不敢将皇亲们的背后议论说出一个字来。他只是伏地不起，默不作声。

崇祯见他的妹夫不说话，命他出去。随即，他心情沉重地走出文华殿，乘辇回乾清宫去。

已经鼓打三更了，他还靠在御榻上想着筹饷的事。他想，今晚叫几位较有面子的皇亲碰了钉子，李国瑞一定不敢继续顽抗；只要明日他上表谢罪，情愿拿出十万、八万银子，他还可以特降皇恩，不加责罚。他又暗想，皇后的千秋节快要到了，向皇亲们借助的事最好在皇后生日之前办完，免得为这件事闹得宫中和戚畹都不能愉快一天。

李国瑞因见替他求情的皇亲们碰了钉子，明白他已经惹动皇上生气。几天之内，他单在几位大太监如王德化、曹化淳之流身上已经花去了三万银子，其他二三流的太监也趁机来向他勒索。李国瑞眼看银子像流水似的花去了将近五万两，还没有一两到皇上手里，想来想去，又同清客们反复密商，决定只上表乞恩诉苦，答应出四万银子，多一两银子也不出了。他倚仗他是孝定太后的侄孙，当今皇上的表叔，又没犯别的罪，皇上平白无故要他拿出很多银子本来就不合道理，他拿不出来多的银子不犯国法。有的皇亲暗中怂恿李家想办法请皇后和东宫田娘娘在皇上面前说句好话。大家认为，只要皇后或十分受宠的东宫娘娘说句话，事情就会有转机。

一连几天，崇祯天天派太监去催逼李国瑞拿出二十万两银子，而李国瑞只有上本诉穷。崇祯更怒，不考虑后果如何，索性限李国瑞在十天内拿出来四十万两银子，不得拖延。李国瑞见皇帝如此震怒和不讲道理，自然害怕，赶快派人暗中问计于各家皇亲。大家都明白崇祯已经手忙脚乱，所以才下此无理严旨。他们认为离皇后千秋节只有十来天了，只要李国瑞抱着破罐子破摔，硬顶到千秋节，经皇后说句话，必会得到恩免。还有人替李国瑞出个主意：大张旗鼓地变卖家产。于是武清侯府的奴仆们把各种粗细家具、衣服、首饰、字画、古玩，凡是能卖的都拿出来摆在街上，标价出售，满满地摆了一条大街。隔了两天，开始拆房子，拆牌楼，把砖、瓦、木、石、兽脊等等堆了两条长街。在什物堆上贴着红纸招贴，上写着："本宅因钦限借助，需款火急；各物贱卖，欲购从速！"这是历朝从来没有过的一件大大奇闻，整个北京城都轰动起来。每天京城士民前往武清侯府一带观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好像赶会一般，但东西却无人敢买，害怕惹火烧身。士民中议论纷纷，有的责备武清侯这样做是故意向皇上的脸上抹灰，用耍死狗的办法顽抗到底；有的说皇上做得太过分了，二十万现银已经拿不出来，又逼他拿出四十万两，逼得李武清不得已狗急跳墙。另外，一天清早，在大明门、棋盘街和东西长安街出现了无名揭帖，称颂当今皇上是英明圣君，做这件事深合民心。

这些情形，都由曹化淳报进皇宫。崇祯非常愤怒，下旨将李国瑞削去封爵，下到镇抚司狱，追逼四十万银子的巨款。起初他对于棋盘街等处出现的无名揭帖感到满意，增加了他同戚畹斗争的决心。但过了一天，当他知道舆论对他的做法也有微词时，立刻传旨东厂和锦衣卫，严禁京城士民"妄议朝政"，违者严惩。

在李国瑞下狱的第二天，崇祯将薛国观召进乾清宫，忧虑地问道：

"李国瑞一味顽抗，致使向戚畹借助之事不得顺利进行。不意筹饷如此困难，先生有何主意？"

薛国观心中很不同意崇祯的任性做法，但他不敢说出。他十分清楚，戚畹、勋旧如今都暗中拧成了一股绳儿，拼命抵制皇上借助。他害怕事情一旦变化，他将有不测大祸，所以跪在地上回答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李国瑞如此顽抗，殊为不该。但他是孝定太后的侄孙，非一般外臣可比。究应如何处分，微臣不敢妄言。”

听了这句回答，崇祯心中十分恼火，但忍耐着没有流露。他决定试一试薛国观对他是否忠诚，于是忽然含着微笑问：

“先生昨晚在家中如何消遣？”

薛国观猛然一惊，心中扑通扑通乱跳。他害怕如果照实说出，皇上可能责备说：“哼，你是密勿大臣，百官领袖，灾荒如此严重，国事如此艰难，应该日夜忧勤，不逞宁处，才是道理，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同姬妾饮酒，又同清客下棋，直至深夜？”他素知东厂的侦事人经常侦察臣民私事，报进宫去。看来他昨晚的事情已经被皇上知道了，如不照实说出，会落个欺君之罪。在片刻之间，他把两方面的利害权衡一下，顿首说：

“微臣奉职无状，不能朝夕惕厉，加倍奋发，以纾皇上宵旰之忧，竟于昨晚偶同家人小酌，又与门客下棋。除此二事，并无其他消遣。”

“先生可是两次都赢在‘卧槽马’上？”

“不过是两次侥幸。”

崇祯不再对首辅生气了。他满意薛国观的回答同他从曹化淳口中所得的报告完全相符，笑着点点头说：

“卿不欺朕，不愧是朕的股肱之臣。”

薛国观捏了一把汗从乾清宫退出以后，崇祯陷入深深的苦恼里边。两天来，他觉察出他的亲信太监王德化和曹化淳对此事都不像前几天热心了，难道是受了皇亲们的贿赂不成？他没有抓到凭据，可是他十分怀疑，在心中骂道：

“混蛋，竟没有一个可信的人！”

恰在这时，曹化淳来了。他每天进宫一趟，向皇上报告京城内外臣民的动态，甚至连臣民的家庭阴事也是他向宫中奏报的材料。近来他已经用了李国瑞很多银子。今天他在崇祯面前直言不讳地禀奏说：满京城的戚畹、勋旧和缙绅们为着李国瑞的事人人自危，家家惊慌。曹化淳还流露出一点意思，好像李国瑞并不像外边所传的那样富裕。

听了曹化淳的禀奏，崇祯更加疑心，故意望着曹化淳的眼睛，笑而不语。曹化淳回避开他的目光，低下头去，心中七上八下，背上浸出冷

汗。过了一阵，崇祯忽然问道：

“曹伴伴 [2] ，日来生意可好哇！”

曹化淳大惊失色，俯伏在地，连连叩头，说：“奴婢清谨守法，皇爷素知，从不敢稍有苟且。实不知皇爷说的是什么事情。”

崇祯继续冷笑着，过了好长一阵，徐徐地说：“你要小心！有人上有密本，奏你假借东厂权势，受贿不少，京师人言籍籍。”

“奴婢冤枉！奴婢冤枉！皇爷明鉴，奴婢实在冤枉！”曹化淳连声说，把头碰得咚咚响。

看见曹化淳十分害怕，崇祯满意了，想道：“这班奴婢到底是自家人，不敢太做坏事。”为着使曹化淳继续替他忠心办事，他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

“朕固然不疑心你，不过你以后得格外小心。万一有人抓住你的把柄，朕就护不得你了。”

“奴婢死也不敢做一点苟且之事。”

“既然你不敢背着朕做坏事，那就好了。”

“万万不敢！”

“李国瑞下狱后情形如何？”

李国瑞正在患病，曹化淳本来打算向皇帝报告，但此刻怕皇上疑心他替李国瑞说话，不敢照实说出。他跪着奏道：

“他很害怕，总在叹气、流泪。别的情形没有。”

“你同吴孟明好生替朕严追，莫要姑息！”

“是，一定严追！”

李国瑞虽然下狱，但是李府的亲信家人和几家关系最密的皇亲们却按照商量好的主意，暗中加紧活动。他们已经知道，如若不是薛国观赞同，皇上未必就决定向戚畹借助。他们还风闻两个月前，有一天崇祯在文华殿召见薛国观，议论国事。当崇祯谈到朝廷上贪贿成风时，薛国观回答：“倘使厂、卫得人，朝士安敢如此！”当时王德化侍立一旁，吓了一身冷汗。从那天以后，王德化和曹化淳都有意除掉薛国观。皇亲们现在决定：一方面利用王德化和曹化淳赶快除掉薛国观，使朝廷上没有一个

大臣敢支持皇上向戚畹借助；另一方面利用嘉定伯府和锦衣都督田府向皇后和田贵妃暗中求情。由于皇后的性情比较庄严，所以皇亲们首先打通了承乾宫的门路。

近来，田宏遇曾几次派总管暗中送礼给承乾宫的掌事太监，托他转恳贵妃在皇上面前替李国瑞说话。李国瑞家也给这个掌事太监送了不少银子。田妃深知崇祯最厌恶后妃们过问外事，心中十分为难。昨晚田皇亲府派人进献四样东西：一卷澄心堂纸，一册北宋精拓《兰亭序》，一方宋徽宗的二龙戏珠端石砚，一串珍珠念珠。田妃十分喜爱。她想这澄心堂纸是南唐李后主所造的名贵纸张，在北宋已很难得，欧阳修和梅圣俞都曾写诗题咏，经过七百年，越发成了珍品，不料田府竟有办法找来一卷送给她画画。北宋拓《兰亭序》虽然在宫中不算稀罕，但是她近两年来正在临摹此帖，这一件东西也恰恰投合了她的爱好。那一方端石砚通体紫红，却在上端正中间生了一个“鸲鹆眼”，色呈淡黄，微含绿意。砚上刻了两条龙，一双龙头共向“鸲鹆眼”，宛如戏珠。砚背刻宋徽宗手写铭文，落款是“大宋宣和二年御题”。那一串念珠是一百单八颗珍珠用金线穿成，下边一颗大如小枣，宝光闪炼，十分难得，而最罕见的是四颗黑珍珠，色如浓漆，晶莹照人。田妃近来不知怎的常有“人生如梦”和“祸福无常”的想法，对佛法顿生兴趣，有时背着皇帝焚香趺坐，默诵《妙法莲华经》。如今忽然得到这串念珠，真是喜出望外。她一点没有料到这四样东西都是武清侯府的旧藏，用田宏遇的名义献进承乾宫来。田妃把玩很久，爱不释手，一股思念父母的感情涌上心头。母亲已经于前年死了，而父亲已十二年没见面了。明朝宫廷的家法极严，没有后妃省亲的制度。田妃只知道自从她成为宠妃以后，她的父母搬到东城住，宅第十分宏敞，大门前有一对很大的铁狮子，京城士民都将那地方叫作铁狮子胡同。如今对着父亲送来的东西，在一阵高兴过后，跟着是心中酸楚，连眼圈儿也红了。

这时，掌事太监吴祥进来，向她躬身低声奏道：

“启禀娘娘，刚才老皇亲派来陈总管对奴婢说：李国瑞在狱中身染重病，命在旦夕，恳求娘娘早一点设法垂救。”

田妃没有作声，想了一阵，仍然感到为难。她临着《兰亭序》写了二十多个字，实在无情无绪，便放下宫制斑管狼毫笔，走到廊下，亲自教鹦鹉学语。忽然宫门外一声传呼：

“万岁驾到！”

田妃来不及更换冠服，赶快走到承乾门内接驾。崇祯在田妃的陪侍下一边看花一边往里走去，忽然听见画廊下又发出一声喧呼：“万岁驾到！”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红嘴绿鹦鹉在鎏金亮架上学话，不觉笑了，回头对田妃说：

“卿的宫中，处处有趣，连花鸟也解人意，所以朕于万几之暇，总想来此

走走。”

田妃含笑回答：“皇上恩宠如此，不唯臣妾铭骨不忘，连花鸟亦知感激。”

她的话刚说完，鹦鹉又叫道：“谢恩！”崇祯哈哈地大笑起来，一腔愁闷都散了。

崇祯爱田妃，也爱承乾宫。

承乾宫的布置很别致。田妃嫌宫殿过于高大，不适合居住，便独出心裁，把廊房改成小的房间，安装着曲折的朱红栏杆，雕花隔扇，里面陈设着从扬州采办的精巧家具和新颖什物，墙上挂着西洋八音自鸣钟。嫌宫灯不亮，她把周围护灯的金丝去掉三分之一，遮以轻绢，加倍明亮。她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用各种心思获得崇祯的喜欢，使他每次来到承乾宫都感到新鲜适意。当时南方的水果很难运到北京，可是今天在田妃的桌子上，一个大玛瑙盘中摆着橘子和柑子。屋角，一张用螺钿、翡翠和玛瑙镶嵌成采莲图的黑漆红木茶几上放着一个金猊香炉，一缕轻烟自狮子口中吐出，袅袅上升，满屋异香，令人心清神爽。

靠窗的一张桌子上，有一个出自苏州名手的盆景，虽然宜兴紫砂盆长不盈尺，里面却奇峰突兀，怪石嶙峋，磴道盘曲，古木寒泉，梵寺半隐，下临一泓清水，白石磷磷。崇祯端详片刻，笑着说：

“倘若水中有几条游鱼，越发有趣。”

田妃回答：“水里是有几条小鱼，皇上没有瞧见。”

“真的？”

田妃嫣然一笑，亲自动手将盆景轻扣一下。果然有几条只有四五分长的小鱼躲在悬崖下边，被一些绿色的鱼草遮蔽，如今受到惊动，立即活泼地游了出来。崇祯弯着身子一看，连声说好。看了一阵，他离开桌子，背着手看墙上挂的字画。田妃宫中的字画也是经常更换。今天在这间屋里只挂了两幅画：一幅是王冕的《归牧图》，一幅是唐寅的《相村水乡图》。后者是一个阔才半尺、长约六尺余的条幅，水墨浓淡，点缀生动；杨柳若干株，摇曳江干；小桥村市，出没烟云水气之中。画上有唐伯虎自题五古一首。相村是大书画家兼诗人沈石田住的地方。石田死后，唐寅前去吊他，在舟中见山水依然，良友永逝，百感交集，挥笔成画，情与景融，笔墨之痕俱化。崇祯对这幅画欣赏一阵，有些感触，便在椅子上坐下去，叫宫女拿来曲柄琵琶，弹了他自制的五首《访道曲》，又命田妃也弹了一遍。

趁皇上心情高兴，田妃悄悄告诉宫女，把三个孩子带了进来。登时，崇祯面前热闹起来。崇祯这时共有五个男孩，两个女儿。这五个儿子，太子和皇三子是周后所生，皇二子和皇四子、皇五子都是田妃所生。皇二

子今年九岁，皇四子七岁，都已经懂得礼节。进来以后，他们胆怯地跪下给父亲叩头，然后站在父亲的膝前默不作声。皇五子还不满五周岁，十分活泼，也不懂什么君臣父子之礼。崇祯平日很喜欢他，见了他总要亲自抱一抱，放在膝上玩一阵，所以唯有他不怕皇上。如今他被奶子抱在怀里，跟在哥哥们后边，一看见父亲就快活地、咬字不清地叫着："父皇！父皇……万岁！"奶子把他放在红毡上，要他拜，他就拜，因为腿软，在红毡上跌了一跤。但他不懂跪拜是礼节，只当做玩耍，所以跌跤时还格格地笑着。崇祯哈哈大笑，把他抱在膝上，亲了一下他的红彤彤的胖脸颊。

崇祯对着美丽多才的妃子和爱子，暂时将愁闷撂在一边。他本有心今天向田妃示意，叫她父亲借助几万银子，打破目前向戚畹借助的僵局。现在决定暂不提了，免得破坏了这一刻相处的愉快。然而田贵妃却决定趁着皇上快活，寻找机会大胆地替李国瑞说一句话。她叫宫女们将三个皇子带出去，请求奉陪皇上下棋消遣，想让崇祯在连赢两棋之后，心中越发高兴，她更好替李国瑞说话。不料崇祯刚赢一棋，把棋盘一推，叹口气，说要回乾清宫去。田妃赶快站起来，低声问道：

"陛下方才那么圣心愉快，何以忽又烦恼起来？"

崇祯叹息说："古人以棋局比时事，朕近日深有所感！"

田妃笑道："如拿棋局比时事，以臣妾看来，目前献贼新败，闯贼被围，陛下的棋越走路越宽，何用烦恼？"

崇祯又啧啧地叹了两声，说："近来帑藏空虚，筹饷不易，所以朕日夜忧愁，纵然同爱卿在一起下棋也觉索然寡味。"

"听说不是叫戚畹借助么？"

"一言难尽！首先就遇着李国瑞抗旨不出，别的皇亲谁肯出钱？"

"李家世受国恩，应该做个榜样才是。皇上若是把他召进宫来，当面晓谕，他怎好一毛不拔？"

"他顽固抗旨，朕已经将他下到狱里。"

田妃鼓足勇气说："请陛下恕臣妾无知妄言。下狱怕不是办法。李国瑞年纪大概也很大了，万一死在狱中，一则于皇上面子不好看，二则也对不起孝定太后。"

崇祯不再说话，也没做任何表示。虽然他觉得田妃的话有几分道理，但是他一向不许后妃们过问国事，连打听也不许，所以很失悔同田妃提起此事。他站起来准备回乾清宫，但在感情上又留恋田妃这里，于是背着手继续欣赏田妃的陈设雅趣。他随手从梳妆台上拿起来一面小镜子。这镜子造得极精，照影清晰。他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在背面单凤翔舞

的精致图案中看见一首七绝铭文：

秋水清明月一轮，

好将香阁伴闲身。

青鸾不用羞孤影，

开匣当如见故人。

崇祯细玩诗意，觉得似乎不十分吉利，回头问道："这是从哪里来的镜子？"

田妃见他不高兴，心中害怕，躬身奏道："这是宫中旧物，奴婢们近日从库中找出来的。臣妾因它做得精致，又是古镜，遂命磨了磨，放在这里赏玩。看这小镜子背面的花纹图样，铭文格调，妾以为必是晚唐之物。"

"这铭文不大好，以后不要用吧。"

田妃恍然醒悟，这首诗对女子确有点不吉利，赶快接过古镜，躬身奏道：

"臣妾一向没有细品诗意，实在粗心。皇上睿智天纵，烛照万物。这小镜子上的铭文一经圣目，便见其非。臣妾谨遵谕旨，绝不再用它了。"

崇祯临走时怕她为此事心中不快，笑着说："卿可放心，朕永远不会使卿自叹'闲身'、'孤影'。卿将与朕白发偕老，永为朕之爱妃。"

田妃赶快跪下叩头，说："蒙皇上天恩眷爱，臣妾愿世世生生永侍陛下。"

崇祯把田妃搀了起来，又说："卿不唯天生丽质，多才多艺，更难得的是深明事体。朕于国事焦劳中每次与卿相对，便得到一些慰藉。"

午膳以后，崇祯略睡片刻，便坐在御案前处理军国大事。这时王德化和曹化淳进来了。他望着他们问：

"你们一起来有什么事？"

曹化淳叩了头，站起来躬身说：“奴婢有重要事密奏，乞皇爷不要生气。”

崇祯感到诧异，赶紧问：“密奏何事？”

曹化淳跪下说：“启奏皇爷，奴婢侦察确实，首辅薛国观深负圣眷，贪赃不法，证据确凿。”

“啊？薛国观……他也贪赃么？”

“是的，皇爷。奴婢现有确实人证，薛国观单只吞没史茔的银子就有五万。”

“哪个史茔？”

“有一个巡按淮扬[3]的官儿名叫史茔，在任上曾经干没了赃罚银和盐课银三十余万，后来升为太常寺少卿，住在家乡，又做了许多坏事，被简讨[4]杨士聪和给事中张焜芳相继奏劾……”

“这个史茔不是已经死在狱中了么？”

“皇上圣明，将史茔革职下狱。案子未结，史范瘐死狱中。史茔曾携来银子十余万两，除遍行贿赂用去数万两外，尚有五万两寄存在薛国观家，尽入首辅的腰包。”

“有证据么？”

“奴婢曾找到史茔家人，询问确实，现有史茔家人刘新可证。刘新已写了一张状子，首告薛国观干没其主人银子一事。”曹化淳从怀中取出状子，呈给崇祯，“刘新因是首告首辅，怕通政司不收他的状子，反将受害，所以将状子递到东厂，求奴婢送达御览。”

崇祯将状子看过以后，忽然脸色铁青，将状子向御案上用力一摔，将脚一跺，咬牙切齿地说：

“朕日夜焦劳，志在中兴。不料用小臣小臣贪污，用大臣大臣贪污。满朝上下，贪污成风，纲纪废弛，竟至如此！王德化……”

王德化赶快跪下。

崇祯吩咐："快去替朕拟旨，着将薛国观削职听勘！"

"是，奴婢立刻拟旨。"

王德化立刻到值房中将严旨拟好，但崇祯看了看，却改变了主意。他想，第一，薛国观究竟干没史[illegible]银子多少，尚须查实，不能仅听刘新一面之词；第二，即令刘新所告属实，但史[illegible]原是有罪入狱，在他死后干没了他的寄存银子与贪赃性质不同；第三，目前为李国瑞事正闹得无法下台，再将首辅下狱，必然使举朝惊慌不安，倒不如留下薛国观，在强迫戚畹借助一事上或可得他与廷臣们的助力。他对王德化说：

"重新拟旨，叫薛国观就这件事好生回话！"

王德化和曹化淳退出以后，崇祯又开始省阅文书。他看见有李国瑞的一本，以为他一定是请罪认捐。赶快一看，大失所望。李国瑞仍然诉穷，说他在狱中身染重病，恳求恩准他出狱调治。崇祯想起来上午田贵妃对他所说的话，好生奇怪。默想一阵，不禁大怒，在心中说：

"啊，原来田妃同外边通气，竟敢替李国瑞说话！"

他将李国瑞的奏本抓起来撕得粉碎，沉重地哼了一声，又将一只成窑茶杯用力摔到地上。那侍立附近的宫女和太监都吓得脸色灰白，不敢抬头望他。盛怒之下，他想到立刻将田妃"赐死"，但稍过片刻，他想到这样做会引起全国臣民的震惊和议论，又想起来田妃平日的许多可爱之处，又想起来她所生的三个皇子，特别是那个天真烂漫的五皇子，于是取消处死田妃的想法。沉默片刻，他先命一个太监出去向东厂和锦衣卫传旨，将李国瑞的全部家产查封，等候定罪之后，抄没入官。关于如何处分田妃，他还在踌躇。他又想到后天就是皇后的生日。他原想着后天由田妃率领众妃、嫔向中宫朝贺，没想到她竟会做出这事！怎么办呢？想了一阵，他决定将她打入冷宫，以后是否将她废黜，看她省愆的情况如何。于是他吩咐一个御前太监立刻去承乾宫传旨，并严禁将此事传出宫去。这个太监一走，他心中深感痛苦，自言自语说：

"唉，真没想到，连我的爱妃也替旁人说话。我同李国瑞斗，斗到我家里来啦！"他摇摇头，伤心地落下泪来。

田妃刚才打发亲信太监出宫去将她已经在皇上面前替李国瑞说话的事情告诉父亲知道，忽然御前太监陈公公前来传旨。她还以为是关于后天庆贺中宫千秋节的事，赶快整好凤冠跑出，跪在阶下恭听宣旨。陈太监像朗诵一般地说：

"皇上有旨：田妃怙宠，不自约束，胆敢与宫外互通声气。姑念其平日尚无大过，不予严处，着即贬居启祥宫，痛自省愆。不奉圣旨，不准擅出

启祥宫门！除五皇子年纪尚幼，皇上恩准带往启祥宫外，其余皇子均留在承乾宫，不得擅往启祥宫去。钦此！……谢恩！”“谢恩！”田妃叩头说，声音打战。

田妃突然受此严谴，仿佛一闷棍打在头上，脸色惨白，站不起来。两个宫女把她搀起，替她取掉凤冠，收拾了应用东西，把九岁的皇二子和七岁的皇四子留在承乾宫，自己带着皇五子，抽咽着离开。一出宫门，她不知以后是否有重回东宫的日子，忍不住以袖掩面，小声痛哭起来。

当天晚上，秉笔太监王承恩来乾清宫奏事完毕，崇祯想着王承恩一向谨慎，颇为忠心，恰好左右无人，小声问道：

“你知道近来戚畹中有何动静？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国家困难着想么？”

王承恩躬身奏道：“奴婢每日在宫中伺候皇爷，外边事虽然偶有风闻，但恐怕不很的确。况这是朝廷大事，奴婢如何敢说？”

“没有旁人，你只管对朕直说。”

王承恩近来对这事十分关心，眼看着皇帝被孤立于上，几个大太监背着皇上弄钱肥私，没有人肯替皇上认真办事，常常暗中焦急。可是他出自已故老太监王安门下，和王德化原没有深厚关系，近两年被提拔为秉笔太监，在德化手下做事，生怕王德化对他疑忌，所以平日十分小心，不敢在崇祯面前多说一句话。现在经皇上一问，他确知左右无人，趁机跪下说：

“此事关乎皇亲贵戚，倘奴婢说错了话，请陛下不要见罪。目前各家皇亲站在皇爷一边的少，暗中站在李国瑞一边的多。……”

崇祯截住问：“朕平日听说李国瑞颇为骄纵，一班皇亲多有同他不和的，怎么如今会反过来同他一鼻孔出气？”

“这班皇亲贵戚本来应该是与国家同休戚，可是目前肯替国家输饷的人实在不多。他们害怕皇上勒令李国瑞借助只是一个开端，此例一开，家家都将随着拿出银子，所以暗中多站在李家那边。”

“呵，原来都不愿为国出钱！”崇祯很生气，又问道，“廷臣们对这事有何议论？”

“听说廷臣中比较有钱的人都担心不久会轮到缙绅输饷，不希望李国瑞这件事早日有顺利结果；那些比较清贫的人，明知皇上做得很对，可是都抱着一个明哲保身的想法，力持缄默，没有人敢在朝廷上帮皇爷说话。”

“他们既然自己没钱，将来号召缙绅输饷也轮不到他们头上，为何他们也畏首畏尾，不敢说话？”

“古人说：疏不间亲。皇上虽然将李国瑞下了狱，可是他们有不便说话之处。”

崇祯心中很愿意看见有一群臣工上疏拥护他做这件事，但是这意思他没法对王承恩说出口来。他想，既然臣工们担心他在这事上虎头蛇尾，他更要把李国瑞制服才行。不然，他在文武群臣眼中的威信就要大为损伤，以后诸事难办。

“你知道内臣中有谁受了李家贿赂？”他突然问。

王承恩吃了一惊。他害怕万一有人窃听，不敢说出实话，伏地奏道：

“奴婢丝毫不知。”

“难道没有听到一些儿传闻？”

“奴婢实在不曾听到。”

崇祯沉默片刻，说：“知道你不会欺朕，所以朕特意问你。既然宫中人没有受李家贿赂的，朕就放心了。下去吧。”

王承恩叩了一个头，退出乾清宫大殿，却在檐前一个鎏金铜像旁被一位值班的随堂太监拉住。这位随堂太监是王德化的心腹，姓王名之心，在宫灯影下对承恩含笑低语说：

“宗兄在圣上面前的回答甚为得体。”

王承恩心中怦怦乱跳，没有说话，对王之心拱手一笑，赶快向丹墀下走去。半路上遇着王德化迎面走来，前后由家下太监随侍，打着几盏宫式料丝灯笼。王承恩带着自家的小太监肃立路旁，拱手请安并说道：

“宗主爷还不回府休息？”

王德化说：“今日皇上生气，田娘娘已蒙重谴，我怕随时呼唤，所以不敢擅归私宅。再者，后天就是中宫娘娘的千秋节，有些该准备的事情都得我亲自照料。”

“国家多事，宗主爷也真够辛苦。”

“咱们彼此一样。刚才皇上可问你什么话来？”

王承恩不敢隐瞒，照实回明。王德化点点头，走近一步，小声嘱咐说：

“皇爷圣心烦躁，咱们务必处处小心谨慎。”

“是，是。”

看着掌印太监走去几丈远，王承恩才敢往养心殿的院落走去。他自十二岁进宫，如今有十六年了，深知在太监之间充满了互相嫉妒、倾轧和陷害，祸福无常。他庆幸自己刚才在皇上前还算小心，不曾说出来王德化和曹化淳等人受贿的事。

[1] 懿安皇后——天启的皇后张氏，崇祯的嫂子。

[2] 伴伴——明代宫中习惯，皇帝对年纪较长、地位较高的太监称呼伴伴，表示亲密。

[3] 淮扬——明朝的扬州府和淮安府合称淮扬。

[4] 简讨——翰林院官名。本作“检讨”，明末因避崇祯帝讳，改写为“简讨”，入清朝仍写作“检讨”。

第七章

崇祯退朝后，回到乾清宫，照例坐在御案前省阅文书。他首先看了薛国观的奏本。薛替自己辩解，不承认有吞没史[illegible]存银的事。崇祯很不满意，几乎要发作，但马上又忍住了。他一则不愿在皇后千秋节的前一天处分大臣，二则仍然指望在向戚畹借助这件事情上得到薛国观的一点助力。在薛的奏书上批了“留中”二字后，他恨恨地哼了一声，走出乾清宫，想找一个地方散散心，消消闷气。到了乾清门口，一个执事太监趋前一步，躬身问道：

“皇爷要驾幸何处？要不要乘辇？”

崇祯彷徨了。倘在平日，他自然要去承乾宫找田妃，但现在她谪居启祥宫了。袁妃那里，他从来兴趣不大；其余妃嫔虽多，他一向都不喜欢。正在这时，忽然听见从东边传来一阵鼓乐之声。他回头问：

“什么地方奏乐？”

太监回奏：“明日是皇后娘娘的千秋节，娘娘怕明日事情多，今日去奉先殿给祖宗行礼。”

“啊，先去奉先殿行礼也好！”崇祯自言自语说，同时想起来皇后是六宫之主，他应该将处分田妃的原因对她说明，并且也要让她暗嘱她的父亲周奎献出几万银子，在戚畹中做个榜样。这样一想，他便走出乾清门，

向北走到交泰殿坐下。过了片刻。周后从奉先殿回来了，看见他脸色忧郁，赶快趋前问道：

“皇上为何在此？”

“我听说你去奉先殿行礼，就在这里等你。”

“皇上可是有事等我？”

“田妃谪居启祥宫，你可知道？”

“我昨日黄昏前就听说了。”周后低下头去，叹了口气。

“你知道我为什么处分她？”

“我尚不清楚。到底为了何事？”

“她太恃宠了，竟敢与宫外通声气，替李国瑞说话！”

周后骇了一跳。自从李国瑞事情出来以后，她的父亲周奎也曾暗中嘱托坤宁宫的太监传话，恳求她替李国瑞说话。她深知皇上多疑，置之不理，并申斥了这个太监。今听崇祯一说，便庆幸自己不曾多管闲事。低头想了一下，她解劝说：

“本朝祖宗家法甚严，不准后妃干预宫外之事。但田娘娘可能受她父亲一句嘱托，和一般与宫外通声气有所不同。再者，皇亲们都互有牵连，一家有事，大家关顾，也是人之常情。田宏遇恳求东宫娘娘在皇上面前说话，按理很不应该，按人情不足为奇。请皇上……”

崇祯不等皇后说完，把眼睛一瞪，严厉责备说：“胡说！你竟敢不顾祖宗家法，纵容田妃！”

皇后声音打战地说：“妾不敢。田妃今日蒙谴，也是皇上平日过分宠爱所致。田妃恃宠，我也曾以礼制裁，为此还惹过皇上生气。妾何敢纵容田妃！”

崇祯指着她说：“你，你，你说什么！”

皇后从来不敢在崇祯面前大声说话，现在因皇帝在众太监和宫女面前这样严厉地责备她，使她感到十分委屈，忽然鼓足勇气，噙着眼泪颤声说：

“皇上，你忘了！去年元旦，下着大雪。当田妃来朝贺时，妾因气她一天比一天恃宠骄傲，就打算趁此机会给一点颜色看看，以正壶范。听到女官传奏之后，我叫田妃在永祥门内等候，过了一阵才宣她进殿。田妃跪下叩拜以后，我既不留她叙话，也不赐坐，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瞧着她退出殿去。稍过片刻，袁妃前来朝贺，我立刻宣她进殿。等她行过

礼，我笑嘻嘻地拉住她进暖阁叙话，如同姐妹一般。到了春天，田妃把这事告诉皇上。皇上念妾与皇上是信邸患难夫妻，未曾震怒，却也责备妾做得有点过分。难道是妾纵容了她么？”

平日在宫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反驳崇祯的话。此刻听了皇后驳他的话，说是他宠惯了田妃，不禁大怒，骂了一句“混蛋”，将周后用力一推。周后一则是冷不防，二则脚小，向后踉跄一步，坐倒地下。左右太监和宫女们立刻抢上前去，环跪在崇祯脚下，小声呼喊：“皇爷息怒！皇爷息怒！”同时另外两个宫女赶快将皇后搀了起来。周后原来正回想着她同皇帝在信王邸中是患难夫妻，所以被宫女们扶起之后，脱口而出地叫道：“信王！信王！”掩面大哭起来。宫女们赶快将她扶上凤辇，向坤宁宫簇拥而去。崇祯望一望脚下仍跪着的一群太监和宫女，无处发泄怒气，向一个太监踢了一脚，转身走向乾清宫。

回到乾清宫坐了一阵，崇祯的气消了。他后悔自己近来的脾气越来越坏，同时又因未能叫皇后密谕周奎倡导借助，觉得惘然。他忍着烦恼，批阅从各地送来的塘报和奏疏，大部分都是关于灾情、民变和催请军饷的。有杨嗣昌的一道奏本，虽然也是请求军饷，却同时报告他正在调集兵力，将张献忠和罗汝才围困在川、鄂交界地方，以期剿灭。崇祯叹口气，自言自语说：

“围困！围困！将谁围困？年年都说将流贼围困剿灭，都成空话。国事如此，朕倒是被层层围困在紫禁城中！”

周后回到坤宁宫，哭了很久，午膳时候，她不肯下床用膳。坤宁宫的掌事太监刘安将情形启奏崇祯。崇祯越发后悔，特别是明日就是皇后的千秋节，怕这事传出宫去，惊动百官和京城士民，成为他的“盛德之累”。眼看快黄昏了，他派王德化将一件貂褥、一盒糖果送到坤宁宫。王德化递上这两件东西，叩头说：

“娘娘！皇爷今日因为国事大不顺心，一时对娘娘动了脾气，事后追悔不已。听到娘娘未用午膳，皇上坐立不安，连文书也无心省览。明日就是娘娘的千秋节，嘉定伯府的太夫人将要入宫朝贺。恳娘娘为皇上，为太夫人，也为明日的千秋节勉强进一餐吧！”

周后有很长一阵没作声。她望望那件捧在宫女手中的貂褥，忽然认出来是信王府中的旧物，明白皇上是借这件旧物表示他绝不忘昔年的夫妻恩情，又想着明日母亲将入宫朝贺，热泪簌簌地滚落下来，对王德化说：

“你回奏皇上，就说我已经遵旨进膳啦。”

“娘娘千岁！”王德化叫了一声，叩头退出。

周后尽管心中委屈，却一刻没有忘掉她明天的生日。虽说因为国运艰难，力戒铺张，但宫内宫外的各项恩赏和宫中酒宴之费，估计得花销三四万银子，对皇上只敢说两万银子，不足之数由她私自拿出一部分，管宫庄 [1] 的太监头子孝敬一部分。她将刘安叫到面前，问道：

“明天的各项赏赐都准备好了么？”

刘安躬身说：“启奏娘娘，一切都准备好了。”

周后又问：“那些《金刚经》可写成了？”

管家婆吴婉容从旁边躬身回答：“原来写好的一部经卷已经装潢好了，今日上午送进宫来，因娘娘心中不快，未敢恭呈。其余的二十部，今日黄昏前都可以敬写完毕，连夜装潢，明日一早送进宫来，不误娘娘赏赐。”

周后轻声说：“呈来我看！”

吴婉容答应一声“遵旨”，退了出去。一个宫女赶快用金盆捧来温水，跪在皇后面前，另外两个宫女服侍她净手。吴婉容也净了手，然后捧着一个长方形的紫檀木盒子进来，到周后面前跪下，打开盒盖。周后取出经卷，眼角流露出一丝笑意。这经卷是折叠式的，前后用薄板裱上黄缎，外边正中贴一个古色绢条，用恭楷写着经卷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打开经卷，经文是写在裱过的黄色细麻纸上，字色暗红，字体端正，但笔力婉弱。周后用极轻的声音读了开头的几句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

她面露喜色，掩住经卷，对刘安称赞说：“难得这都人有一番虔心！”

刘安躬身说：“她能发愿刺血写经，的确是对佛祖有虔诚，对娘娘有忠心。”

周后转向管家婆问：“我忘啦，这都人叫什么名字？可赏赐了么？”

吴婉容跪奏：“她叫陈顺娟。前天奉娘娘懿旨，说她为娘娘祈福，刺血写成《金刚经》一部，忠心可嘉，赏她十两银子。奴婢已叫都人刘清芬去英华殿称旨赏赐。陈顺娟叩头谢恩，祝颂娘娘洪福齐天，万寿无疆。”

周后又说：“另外那二十个刺血写经的都人，每人赏银五两。她们都是在宫中吃斋敬佛的，不茹腥荤，每人赏赐蜜饯一盒。陈顺娟首先想起来为我千秋节发愿刺血写经，做了表率，可以格外赏她虎眼窝丝糖一盒。”

“是，领旨！”吴婉容叩头起身，退立一旁。

刘安跪下奏道：“启奏娘娘陛下，隆福寺和尚慧静定在明日自焚，为皇爷、皇后祈福，诸事都已安排就绪。”

周后在几天前就知道此事，满心希望能成为事实，一则为崇祯和大明国运祈福，二则显示她是全国臣民爱戴的有德皇后，连出家人也甘愿为她舍身尽忠，三则皇上必会为此事心中高兴。她望望刘安，轻轻叹息一声，说：

“没想到和尚是方外之人，也有这样忠心！他可是果真自愿？”

刘安说：“和尚虽然超脱尘世，到底仍是陛下子民。慧静因知皇爷焦劳天下，娘娘也日夜为皇爷分忧，激发了他的忠义之心，常常诵经，祈祷国泰民安。今值皇后千秋节将临，如来佛祖忽然启其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2]心，愿献肉身，为娘娘祈福，这样的事历朝少有。况和尚肉身虽焚，却已超脱生死，立地成佛，这正是如来所说‘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3]的意思。”

周后心中高兴，沉默片刻，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必下懿旨阻止了。”

刘安又说：“娘娘千秋节，京师各寺、观的香火费都已于昨天赏赐。隆福寺既有和尚自焚，应有格外赏赐布施，请娘娘谕明应给银两若干，奴婢遵办。”

周后心中无数，说：“像这样小事，你自己斟酌去办，用不着向我请旨。”

刘安说：“隆福寺是京中名刹，也很富裕，不像有些穷庙等待施舍度日。不论赏赐多少，都是娘娘天恩；赏得多啦，也非皇爷处处为国节俭之意。以奴婢看来，可以格外恩赏香火费两千两，另外赏二百两为慧静的骨灰在西山建塔埋葬。”

周后点点头，没再说话。

刘安叩头退出，随即以皇后懿旨交办为名，向内库领出两千二百两银子，自己扣下一千两，差门下太监谢诚送往隆福寺去，嘱长老智显老和尚给一个两千二百两银子的领帖。谢诚又扣下五百两，只将七百两银子送去。智显老和尚率领全体和尚叩谢皇后天恩，遵照刘安嘱咐写了收领帖交谢诚带回。智显长老确实不在乎这笔银子，他只要能够同坤宁宫保持一条有力的引线就十分满意，何况因举行和尚自焚将能收到至少数万两银子的布施。

次日，三月二十八日，皇后的生日到了。

天色未明，全北京城各处寺、观，钟磬鼓乐齐鸣，僧、道为皇后诵经祈福。万寿山（景山）西边的大高玄殿和紫禁城内的英华殿，女道士们和宫女们为着表现对皇后特别忠心，午夜过后不久就敲钟击磬，诵起经

来。从五更起，首先是太子，其次是诸皇子、皇女，再其次是各宫的妃、嫔、选侍等等，来到各色宫灯璀璨辉煌、御烟缥缈、异香扑鼻的坤宁宫中，在鼓乐声中向端坐在正殿宝座上的皇后朝贺。前朝的妃子都是长辈，礼到人不到。懿安皇后是皇嫂，也不来，只派两位女官送来几色礼物。田妃谪居启祥宫省愆，不奉旨不能前来，只好自称“罪臣妾田氏”上了一封贺笺。

一阵行礼之后，天色已经大亮。周后下了宝座，更衣，用膳，稍作休息，随即吴婉容请她过目各地奉献的寿礼。这些寿礼陈列在坤宁宫的东西庑中，琳琅满目。其中以王德化和秉笔太监们进贡的东西最为名贵。东厂提督和一些重要太监、在京城以外的带兵太监和监军太监、太和山提督太监、江南织造太监，也都是最有钱的，贡物十分可观。周后随便将礼物和贡物看了看，便回到正殿，接受朝贺。当时宫里宫外的太监和宫女约有两万左右，但是有资格进入坤宁宫院中跪在丹墀上朝贺的太监不过一千人，宫女和各宫乳母不过四五百人。闹腾了半个多时辰，朝贺才告结束。周后回到坤宁宫西暖阁，由宫女们替她换上大朝会冠服，怀着渴望和辛酸的心情等候着母亲进宫，同时也挂心隆福寺和尚自焚的事。她将刘安叫到面前，问道：

“隆福寺的事可安排好了？”

“请娘娘放心，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

“定在几时？”

“定在巳时过后举火，时候已经到了。”

“啊，恰巧定在一个时间！”周后低声自语。

隆福寺钟、磬、笙、箫齐奏，梵呗声调悠扬，气氛极其庄严肃穆。大殿前本来有一个一人多高的铸铁香炉，如今又在前院正中地上用青砖筑一池子，让成千成万来看和尚自焚的善男信女不进入二门就可以焚化香、表。在二门内靠左边设一长案，有四个专管接收布施的和尚在点钱，记账，十分忙碌。巳时刚过，老方丈智显和尚率领全寺数百僧众，身穿法衣，在木鱼声中念诵经咒，鱼贯走出大殿，来到前院，将自焚台团团围住，继续双手合十，念诵经咒不止。

慧静和尚只有二十三岁，一早就趺坐在柴堆顶上的蒲团上边。他有时睁开眼睛向台下拥挤的人群看看，而更多的时间是将双目闭起，企图努力摆脱生死尘念，甚至希望能像在禅堂打坐那样，参禅入定。然而，他不仅完全不能入定，反而各种尘念像佛经上所说的“毒龙”，猛力缠绕心头。一天来他的喉咙已哑，说不出话。他现在为着摆脱生死之念和各种思想苦恼，在心中反复地默默念咒：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他俗姓陈，是香河县大陈庄人，八岁上遇到大灾荒，父母为救他一条活命，把他送到一座寺里出家。十二岁那年，遇到兵荒，寺被烧毁，师父带着他离开本县，去朝五台，实际就是逃荒。他随师父云游数年，于崇祯六年来到北京，在隆福寺中挂搭。师父一年后死去，他被收为本寺和尚。隆福寺的几百和尚，和世俗一样钩心斗角，并且分成许多等级，一层压一层。尽管他学习佛经十分用功，但在寺中的地位很低。出力和受气的事情常有他的份儿，而有利的事情没有他的份儿。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看成是前生罪孽，因此近几年持律极严，更加精研经、论，想在生前做一个三藏具足 [4] 的和尚。

自他出家以后，只同父亲见过一面。那是五年前，父亲听说他在隆福寺，讨饭来北京看他。听父亲说，母亲已经在崇祯七年的灾荒中饿死；哥哥给人家当长工，有一年清兵入塞被掳去，至今生死不明；妹妹小顺儿因长得容貌俊秀，在十四岁那年，遇着“刷选”宫女，竟被选走，一进宫就像石沉大海，永无消息。他无力留下父亲，也无钱相助，只能相对痛哭一场，让父亲仍去讨饭。

十天前，寺中长老对他说皇后的千秋节快到了，劝他献身自焚，为皇后祝寿，为天下百姓禳灾。跟着就有寺中几位高僧和较有地位的执事和尚轮番劝他，说他夙有慧根，持律又严，死后定可成佛升天；他们还说，茫茫尘世，苦海无边，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不如舍身自焚，度一切苦厄，早达波罗蜜 [5] 妙境。他们又说，他自焚之后，骨灰将在西山建塔埋葬；倘若有舍利子 [6] 留下来，定要在隆福寺院中建立宝塔，将舍利子珍藏塔中，受京城官民世代焚香礼拜。经不住大家轮番劝说，他同意舍身自焚。但是他很想再同父亲见一次面，问一问哥哥和妹妹的消息。为着放不下这个心事，三天前他流露出不想自焚的念头。寺中长老和各位执事大和尚都慌了，说这会引起“里边”震怒，吃罪不起，又轮番向他劝说。昨夜更深人静，台上的木柴堆好了，特意在柴堆中间留一个洞，洞口上放一块四方木板。对他说，倘若他临时不能用佛法战胜邪魔，尘缘难断，不想自焚，可以趁着烟火弥漫时拉开木板，从洞中下来，同台下几百僧众混在一起诵经，随后送他往峨眉山去，改换法名，别人绝难知道。由于他几天来心事沉重，寝食皆废，精神十分委顿，昨天长老怕他病倒，亲自为他配药，内加三钱人参。他极其感动，双手合十，口诵“南无阿弥陀佛 [7] ！”服药之后，虽然精神稍旺，可是他的喉咙开始变哑。连服两剂，到了昨日半夜，哑得更加厉害，仅能发出十分微弱的声音。别人告他说，大概是药性燥热，他受不住，所以失音。

将近中午的阳光，暖烘烘地照射在他脸上。他又睁开眼睛，向潮涌的人群观望。忽然，他看见一个讨饭的乡下老人很像他的父亲，比五年前更瘦得可怜，正在往前挤，被别人打了一掌，又推了一把，打个趔趄，几乎跌倒，但还是拼命地往前挤。他不相信这老人竟会是他的父亲，以为只是佛家所说的“幻心”，本非实相。过了片刻，他明白他所看见的确实是父亲，完全不是“幻心”。他的心中酸痛，热泪奔流，想哭，但不敢哭。他不想死了，不管后果如何也要同父亲见上一面！

他正在心中万分激动，想着如何不舍身自焚，忽然大寺中钟、鼓齐鸣，干柴堆周围几处火起，烈焰与浓烟腾腾。他扔开蒲团，又拉开木板，发现那个洞口已经被木柴填实了。他透过浓烟，望着他的父亲哭喊，但发不出声音。他想跳下柴堆，但是袈裟的一角当他闭目打坐时已被人拴在柴堆上。他奋力挣扎，但迅速被大火吞没。最后，他望不见父亲，只模糊地听见钟声、鼓声、烧钱声、木鱼声，混合着几百僧众的齐声诵赞：

“南无阿弥陀佛！”

当隆福寺钟、鼓齐鸣，数百僧众高声诵赞“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坤宁宫又一阵乐声大作，四个女官导引周后的母亲丁夫人入宫朝贺。

丁夫人依照司赞女官的鸣赞，向皇后行了四立拜，又跪下去叩了三次头。另一位立在宫门外的司赞女官高声宣呼：“进笺！”事先准备在丹陛东边的笺案由两个宫女抬起，两个女官引导，抬到坤宁宫正殿中。笺案上放着丁夫人的贺笺，照例是用华美的陈词滥调恭祝皇帝和皇后千秋万寿，国泰民安。贺笺照例不必宣读。司赞女官又高声赞道：“兴！”丁夫人颤巍巍地站起来，又行了四立拜。

看着母亲行大朝贺礼，周后滚落了两行眼泪。她吩咐赐座。丁夫人再拜谢恩就座，才敢向宝座上偷看一眼。

然后周后下了宝座，退入暖阁，换上宫中常服，到偏殿坐下，再命女官宣召嘉定伯夫人进内。丁夫人又行了常朝礼，由皇后吩咐赐座、赐茶，才开始闲谈家常。在闲话时，丁夫人一直忐忑不安，偷偷观看皇后脸上神色，等待着单独同皇后说几句要紧体己话的机会。

周后赏赐嘉定伯府的各种东西，昨日已命太监送去，如今她回头向吴婉容瞟一眼，轻声说：“捧经卷来！”吴婉容向别的宫女使个眼色，自己轻脚快步出了便殿。另外两个宫女立刻去取来温水、手巾，照料丁夫人净手。随即吴婉容捧着一部黄线封面的《金刚经》回来，在丁夫人面前向南而立，声音清脆地说：“嘉定伯夫人恭接娘娘恩赏！”丁夫人赶快跪下，捧接经卷，同时叫道：“恭谢皇后娘娘天恩！”吴婉容含笑说：“请夫人打开经卷看看。”丁夫人恭敬而小心地将经卷打开，看见用楷书抄写的经文既不像银朱鲜红，也不是胭脂颜色，倒是红而发暗。皇后重新赐座以后，对母亲说：

“今年千秋节，因国家多事，一切礼仪从简，该赏赐的也都省去了十之七八。难得有一些都人怀着一片忠心，刺血写经，为我祈福。先由一个名叫陈顺娟的都人写了一部《金刚经》，字体十分清秀，我留在宫中。随后又有二十名都人发愿各写一部，我就拿出十部分赐几家皇亲和宫中虔心礼佛的几位年长妃嫔。但愿嘉定伯府有这一部难得的血写经卷，佛光永照，消灾消难，富贵百世。”

丁夫人起身回答："上托娘娘洪福，臣妾一家安享富贵荣华。今又蒙娘娘赐了这一部血写经卷，必更加百事如意，不使娘娘挂心。"

"隆福寺还有一个和尚舍身自焚，为本宫和皇上祈福。"

"隆福寺和尚舍身自焚，几天来就轰动了京城。像这样历代少有的盛事，完全是皇上和娘娘圣德巍巍，感召万方，连出家人也激发了这样忠心！"

周后面露喜色，叹息说："但愿佛祖保佑，从今后国泰民安。"

趁着皇后面露喜色，丁夫人赶快将话题引到在京城住家的亲戚们身上。刚谈了几句闲话，忽听永祥门有太监高声传呼："接驾！"随即院中鼓乐大作。周后赶快离座，带着宫女们到院中接驾去了。

崇祯因昨夜几乎通宵未眠，今天的脸色特别显得苍白。到正殿坐下以后，他看见周后的眼睛红润，问道：

"今天是你的快活日子，为什么难过了？"

周后笑着说："我没有难过。只因为轻易看不见我的母亲，乍然看见……"

"她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叫过来让我见见。"

崇祯升了宝座。丁夫人被搀过来行了常朝礼，俯伏在地。崇祯赐座，赐茶，随便问了几句闲话。丁夫人不敢在皇上面前久留，叩头出去。宫女们引她到坤宁宫东边的清暇居休息。

崇祯留在坤宁宫同皇后一起吃寿宴。皇太子、诸皇子、公主、袁妃、陈妃、丁夫人等都依次向皇帝和皇后行礼，奉觞祝寿。各等名号嫔御，也依次来坤宁宫行礼奉觞。然后是王德化、曹化淳、六位秉笔太监、各监衙门的掌印太监、宫中六局掌印女官以及乾清、坤宁、慈庆、承乾、翊坤、钟粹等重要宫中的掌事太监和女官，也都依次前来行礼奉觞。

吴婉容在太监们献酒时候，退立丹墀一边，等候偶然呼唤。一个身材苗条的宫女笑嘻嘻地用托盘捧着一个大盖碗来到她面前，打开描金盘龙碗盖，轻声说：

"婉容姐，请你尝一尝，多鲜！皇爷和娘娘只动动调羹就撤下来了，还温着呢。"

吴婉容一看，是一碗嫩黄瓜汤，加了少许嫩豌豆苗，全是碧绿，另有少许雪白的燕窝丝和几颗红色大虾米。她笑一笑，摇摇头不肯尝，小声赞

叹说：

“真是鲜物！”

身材苗条的宫女说：“如今在北京看见嫩黄瓜确实不易，所以听御膳房的公公说，这一碗汤就用了二十多两银子。”

“怎么这样贵？”

“听说尚膳监管采买的公公昨天在棋盘街见有人从丰台来，拿了三根嫩黄瓜，要十两银子一根。采买公公刚刚说了一句价钱太贵了，那人就自己吃了一根，说：‘我不卖啦，留下自己吃！’采买公公看这人是个无赖，怕他会真把三根都吃掉，只好花二十两银子将两根买回，为的是今日孝敬娘娘吃碗鲜汤，心中高兴。外加别的佐料，所以这一碗汤就花去了二十多两。”

吴婉容伸伸舌头，笑着说：“真是花钱如水！好，请费心，将这碗汤放到我的房里桌上去吧。”

又一个宫女来到吴婉容身边，凑近她的耳朵小声嘀咕几句。她脸色一寒，向另外两个宫女嘱咐一声，便走出坤宁宫院子，往英华殿的院子跑去。

住在英华殿院落中吃斋诵经的陈顺娟本来就体弱多病，近两个月刺血写经，身体更坏，十天前就病倒了。为着千秋节来到，没有人在皇后前提到此事。陈顺娟原是坤宁宫中宫女，同吴婉容感情不错，去年因为久病，自己请求到英华殿长斋礼佛。今日英华殿掌事太监因见她病势沉重，怕她死在宫中，要送她去内安乐堂 [8] 。她要求在出宫前同吴婉容见一面，得到同意。吴婉容看见她躺在床上，脸色蜡黄，消瘦异常，不禁心酸。她握住吴婉容的手，滚下热泪，有气无力地说：

“吴姐，他们今天要送我到安乐堂去，这一生再也看不见你了。”她哽咽不能成声，将婉容的手握得更紧。

吴婉容落泪说：“你先去安乐堂住些日子，等娘娘高兴时我替你说句话。她念你刺血写经的忠心，大概会特下懿旨放你出去。你出去，趁年纪还轻，不管好歹许配了人家，也算有出头之日，不枉这一年长斋礼佛，刺血写经！”

陈顺娟哭着说：“吴姐啊，我已经不再想有出头之日了！我大概只能挣扎活两三天；三天后就要到净乐堂 [9] 了！”

二人握手相对而泣。过了一阵，陈顺娟从枕下摸出一包银子，递给婉

容，说：

“吴姐，你知道我是香河县离城二十里大陈庄人。我入宫时，虽然家中日子极苦，父母却是双全。我原有两个哥。二哥八岁出了家，后来随师父往五台山了。我一进深宫八年，同家中割断音信。这八年，年年灾荒，不知亲人死活。八年来每次节赏的银子我都不敢花掉，积攒了十几两银子，加上皇后陛下昨天赏赐的十两银子，共有二十三两三钱……”

吴婉容突然不自觉地小声脱口而出：“一碗黄瓜汤钱！”

陈顺娟一愣：“你说什么？”

吴婉容赶快遮掩说：“我想起了别的事，与你无干。你要我将这二十三两三钱银子交给谁？”

陈顺娟接着说：“我的好姐姐，你一向对我好，也肯帮助别的命苦的都人。你在坤宁宫中有面子，人缘也好。请你托一个可靠的公公，设法打听我一家人的下落，将银子交给我的亲人。这是救命钱，会救活我一家人的命。我虽死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也不枉父母养育我到十四岁！”陈顺娟抽泣一阵，忽然注意到从坤宁宫院中传来的一派欢快轻飘的细乐声，想起来酒宴正在进行，便赶快催促说：“吴姐，你快走吧。一时娘娘有事问你，你不在坤宁宫不好。”

吴婉容噙着泪说：“是的，我得赶快回去。还有二十个刺血写经的都人姊妹，听说有的人身体也不好，可是我来不及看她们了。”

“我临走时她们会来送别的，我替你将话转到。”陈顺娟喘口气，又说，“听说今日隆福寺有一个和尚为替娘娘陛下祈福，舍身自焚，看来我们的刺血写经也算不得什么。”

吴婉容心中凄然，安慰说：“你们的忠心已蒙皇后赏识，心中高兴。至于慧静和尚的舍身自焚，自然也是百年不遇的盛事，娘娘当然满意。”

陈顺娟心中猛一震动，睁大眼睛问：“那和尚叫什么名字？”

“听说名叫慧静。”

陈顺娟更觉吃惊，浑身发凉。但她随即想着二哥随师父去五台山没有回来，与隆福寺毫无关系，天下和尚众多，法名相同的定然不少，就稍微镇静下来，有气无力地说：

“吴姐，你快走吧！”

吴婉容叹一口气，洒泪而别。刚到坤宁门外，遇到谢诚从隆福寺回来，同刘安小声谈话方毕。她同谢诚是对食，说话随便，轻轻问道：

“谢公公，和尚自焚的事如何？”

“已经完啦。恰好他的老子从香河县讨饭来京看他，要是早到半日，这事会生出波折。”

吴婉容的心一动，忙问：“这和尚不晓得他老父亲来京么？”

“他老父刚到，火就点着了。我站在近处，看见他举止异常，好像是望见了他的父亲，可是已经晚啦。”

“他难道不呼喊他的父亲？”

谢诚用极低的声音说：“他头两天误吃了喑药，喉咙全哑了，叫不出也哭不出声。”

吴婉容眼睛一瞪，将脚跟一跺，低声说：“你，还有隆福寺的老和尚，什么佛门弟子，高僧法师，做事也太——太——太狠啦！”

谢诚使眼色不让她多说话，随后嘲讽说：“世间事……你们姑娘家懂得什么！”

吴婉容一转身走进坤宁门，强作出满面喜悦，走上丹墀。她望见皇上替皇后斟了一杯酒，带着辛酸的心情笑着说：

“如今国事大不如昔，事事从俭，使你暂受委屈。但愿早日天下太平，丰丰盛盛地替你做个生日。”

宴毕，崇祯匆匆去平台召见阁臣，袁妃等各自回宫。周后带着母亲来到西暖阁，重叙家常。丁夫人见田贵妃果然没有来坤宁宫，证实了昨天关于田娘娘受谴的传闻，这使她对于自己要说的话不免踌躇。谈了一阵家常闲话，她看左右只有两个宫女，料想说出来不大要紧，便站起来小声细气地说：

“臣妾这次幸蒙皇帝和皇后特恩，进宫来朝贺娘娘的千秋节，深感皇恩浩荡，没齿不忘。家中有一件小事，想趁此请示娘娘懿旨。”

周后有点不安地望着母亲：“同李皇亲家的事有关么？”

“是，娘娘明鉴。臣妾想请示……”

“唉！皇上为此事十分生气。倘若是李家让你来向我求情，你千万不要出口。”

丁夫人吓了一跳，心中凉了半截。入宫之前，人们已经暗中替她出了不少主意，替她设想遇到各种不同情况应该如何说话，总之不能放过朝贺皇后这个极其难得的机会。丁夫人怔了片刻，赔笑说：

“臣妾何人，岂敢为李家求情。”

“那么……是什么事儿？”

“李皇亲抗旨下狱，家产查封。他有一个女儿许给咱家为媳，今年一十五岁，尚未过门。此事应如何处分，恳乞懿旨明示。”

周后想了一下，叹口气说：“人家当患难之际，我家虽然不能相助，自然也无绝婚之理。可用一乘小轿将这个姑娘取归咱家，将来择吉成亲。除姑娘穿的随身衣裙之外，不要带任何东西。”

“谨遵懿旨。”丁夫人心中凉了，知道皇上要一意孤行到底，难以挽回。

周后又嘱咐一句：“切记，不要有任何夹带！”

丁夫人颤声说：“臣妾明白，绝不敢有任何夹带。”

周后又轻轻叹口气，说：“皇上对李家十分生气，对你们各家皇亲也很不满意。你们太不体谅皇上的苦衷了！”

丁夫人心中大惊：“娘娘！……”

周后接着说：“皇上若不是国库如洗，用兵吃紧，何至于向皇亲国戚借助？皇上生气的是，国家到了这样困难地步，李皇亲家竟然死抗到底，一毛不拔，而各家皇亲也竟然只帮李家说话，不替皇家着想。皇上原想着目前暂向皇亲们借助一时，等到流贼剿灭，国运中兴，再大大赏赐各家。他的这点苦心，皇亲们竟然无人理会！”

丁夫人望望皇后脸上神色，不敢再说二话。恰在这时，司仪局女官进来，跪在皇后面前说：

“启奏娘娘，嘉定伯夫人出宫时刻已到，请娘娘正殿升座。”

李国瑞在狱中听说田贵妃为他的事只说了一句话就谪居启祥宫，皇后不敢替他说话，十分惊骇，感到绝望，病情忽重，索性吞金自尽。锦衣卫使吴孟明同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秘密商定，只向崇祯奏称李国瑞是病重身亡，隐瞒了自尽真相，以便开脱他们看守疏忽的责任。崇祯得知李国瑞死在狱中的消息，心中很震动，赶快到奉先殿的配殿中跪在孝定太后的神主前焚香祈祷，求她鉴谅。他仍不愿这件事从此结束，想看看皇亲们有何动静。过了一天，他把曹化淳叫进宫来，问他李国瑞死后皇亲们有何谈论。曹化淳因早已受了皇亲们的贿赂和嘱托，趁机说：“据番子禀报，皇亲和勋旧之家都认为皇上会停止追款，恩准李国瑞的儿子承袭爵位，发还已经查封的家产。”崇祯将曹化淳狠狠地看了一眼，冷笑一下，

说：

“去，传谕锦衣卫，将李国瑞的儿子下狱，继续严追！”

曹化淳跪下说：“启奏皇爷，奴婢听说，李国瑞的儿子名叫存善，今年只有七岁。”

“啊？才只有七岁？……混蛋，还没有成人！”

崇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叫曹化淳起去。过了片刻，他吩咐将李府的管事家人下狱，家产充公。猜到皇亲们会利用李国瑞的死来抵制借助，他下决心要硬干到底，非弄到足够的军饷誓不罢休。他又向曹化淳恨恨地问：

“前些天京中士民说皇亲们在同朕斗法，可是真的？”

曹化淳躬身说：“前几天百姓中确有此话，奴婢曾经据实奏闻。”

崇祯冷笑一声，说：“朕是天下之主，看他们有多大本领！将李家的案子了结以后，看哪一家皇亲、勋旧敢不借助！皇亲们同朕斗法？笑话！”

他摆一摆下颏使曹化淳退出去，然后从椅子上跳起来，在乾清宫中激动地走来走去。

[1] 宫庄——垄断在皇家手中的大量土地统称皇庄，其中直接归坤宁宫及其他宫所有的称为宫庄。

[2]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音译。意译是“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佛教所谓真性、佛性。

[3] 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意即入于不生不死，除灭化度（连用佛法感化超度也不需要了）。这是佛教希望死后入于“不生不死”的境界。

[4] 三藏具足——佛教的“经”、“律”、“论”三部分称为三藏，精通这三部分就叫作三藏具足。

[5] 波罗蜜——梵语音译，意译就是“彼岸”。宗教称灵的世界为彼岸，即人欲净尽的世界，是与尘世（此岸）相对而说的。

[6] 舍利子——和尚的身体焚化后偶尔在骨灰中遗留的小结晶体，一般为白色。

[7]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梵语音译，有归命、敬礼等义。“阿弥陀”也是梵语音译，意译就是无量，含有无量寿和无量光二义。“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教徒常用的一句颂词。

[8] 内安乐堂——在金鳌玉蝀桥西，棂星门北，羊房夹道。明朝这一带是宫中禁地。凡宫女有病、年老或有罪，送至内安乐堂住下。如不死，年久发往外浣衣局劳动。

[9] 净乐堂——在西直门外不远地方。凡宫女和太监死后如无亲属在京，尸首送此焚化。

第八章

抄家的上谕下了以后，住在京城的皇亲、勋旧越发兔死狐悲，人人自危。他们赶快联名上了一封奏疏，恳乞皇上开恩，念李国瑞已死狱中，停止抄家，使其子存善袭爵，以慰孝定太后在天之灵。崇祯一向迷信鬼神，想到孝定太后，心中不免犹豫。但过了半天，他想不出另外的筹饷办法，还是决定寸步不让。他心中叹息说：“唉，你们这班国戚勋旧，真是糊涂！你们的富贵自何而来？倘若朕的江山不保，你们不是也跟着家破人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又暗恨薛国观，倘若不是他当时赞同向李国瑞头上开刀，何至于今日进退两难！

又过三天，他正在宫中发闷，王承恩送来了一叠文书。他先看了几封奏疏，都是攻击杨嗣昌的。其中有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的一封，措辞特别激烈。他抨击杨嗣昌加征练饷，引荐陈新甲是为同满洲议和暗作准备，又攻击杨嗣昌继母死后没有回原籍奔丧守孝，而是“夺情视事”。崇祯看了前几封奏疏已经很生气，看了黄道周的更加愤怒：

“这个黄道周，才回京不久，竟敢上疏胡言，阻挠大计，博取清直敢言之名，殊为可恶！”

他又从御案上拿起来一封奏疏，是礼部主事吴昌时讦奏薛国观纳贿的事。吴昌时原是行人司的一个行人，正九品的低级闲官儿。去年，他趁着京官考选，托人向薛国观说情，要求帮他升转为吏科给事中。薛国观收下礼物，口头答应帮忙而心中很轻视这个人。考选结果，吴昌时升转为礼部主事，大失所望。吏部是一个热衙门。给事中虽然只是从七品，却是所谓“言官”和侍从之臣，不但对吏部工作有权监督，且对朝政有较多发言机会，纳贿、敲诈、勒索的机会也较多。礼部主事虽是正六品，但礼部是个冷衙门，所以反不如从七品的给事中受人重视。吴昌时没得到理想的职位，认为是薛国观出卖了他。近来他风闻皇上对首辅不满，便上疏揭发薛国观一件纳贿的事，尽量夸大，进行报复。崇祯正想借一个题目将薛国观逐出内阁，看了这封弹章，不待审查清楚，便立刻写了一道手谕：

薛国观身任首辅，贪渎营私，成何话说！着五府、九卿、科、道官即速议处奏闻！

崇祯继续批阅文书。其中有一本是畿辅和山东士民一千多人来到京城上的。他们说：“百姓生计，已濒绝境；倘不速降皇恩，蠲免新旧征赋，杜绝苛派，拨款赈济，则弱者辗转死于道路，而强者势将群起而走险，大乱将愈不堪收拾矣。”恰巧曹化淳来乾清宫奏事，崇祯就向他问道：

“曹伴伴，畿辅和山东有千余士民伏阙上书，你可知道？”

曹化淳躬身回奏：“奴婢知道。他们白天有人在街上乞食，夜间就在前门外露宿街头。侦事番子随时侦察，尚未见这些百姓有何轨外言行。”

崇祯向站在身边伺候的王承恩问：“朕不是在几个月前就降旨恩免山东和畿辅的钱粮了么？”

秉笔太监回奏：“皇爷确实免过两省受灾州、县钱粮，不过他们的本上说‘黄纸虽免，白纸 [1] 犹催’。看起来小民未蒙实惠。”

崇祯不再问下去。迟疑一阵，在这个本上批道：

览百姓每 [2] 所奏，朕心甚悯。着户、兵衙门知道，究应如何豁免，如何赈济，妥议奏闻。百姓每毋庸在京逗留，以免滋事，致干法纪。钦此！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五凤楼上传出来第一通鼓声。文武百官陆续进入端门。

当百官入朝时，一千多畿辅和山东士民由二十几位老人率领，来到长安右门外边。曾经率领乡里子弟打过清兵的姚东照也来了。昨天上午他们见到了皇上的御批，大为失望。这群老人当即又写了一封痛陈苦情的奏本，送往通政司。通政司因皇上已有旨叫他们“毋庸逗留”京城，且见奏本中有些话说得过于激切，不肯收下。他们无奈，便趁着今天是常朝的日子，头顶奏本，“伏阙上书”。古代的所谓阙就是宫门。拿明朝说，就

是午门。但如今老百姓不唯望不见午门，连承天门也无法走近，只能跪伏在长安右门以外。他们原希望有哪位大人怜念小民，收下他们的奏本带进宫去，呈给皇上，谁知守门的锦衣官兵压根儿不许他们走近长安右门，用水火棍和刀、剑将他们赶散。一见大官来到，把他们赶得更远。百姓们见长安右门不行，就从棋盘街转过大明门，来到长安左门。在这里，他们遇到的情形一样。有些老人已经完全绝望，也有些老人仍不死心。他们恳求守门的锦衣官员收下奏本送进宫中。锦衣官员唯有斥骂，并不肯收。他们想，就这样跪下去吧，迟早会有人怜悯他们，将他们“伏阙上书”的事上奏皇帝。他们跪得很乱。有人过于饥饿，跪不稳，倒了下去。有人身体虚弱得很，发出呻吟。

在紫禁城内，文武百官排班站定以后，有一个太监走出皇极门，手中拿一把黄丝静鞭，连着挥响三次。于是，午门内寂静无声，仪仗森森，气象肃穆。

过了片刻，内官传呼：“驾到！”崇祯头戴翼善冠，身穿圆领绣龙黄罗袍，面带忧容，在一大群太监的簇拥中乘辇出来。由翰林、中书、科、道各四人组成的导驾官员，从皇极门导驾而出，步步后退，将龙辇导向御座。文武百官躬身低头，不敢仰视。崇祯下了辇，升入御座。

仪表堂堂、声音洪亮的鸿胪寺官高唱：“入班行礼！”随即文武百官面向金台，依照鸿胪寺官的唱赞，有节奏地行了一拜三叩头的常朝礼，然后分班侍立。一位纠仪御史跪下奏道：

“今有户部主事张志发，平身起立时将笏落地，事属失仪，合当拿问。请旨！”

崇祯因昨夜几乎通宵未眠，精神疲倦，只低声说了一两句话。一位容貌丰秀、专管上朝传宣的随堂太监，从御座旁向前走出几步，像女人的声音一般，朗朗传旨：

“皇上口谕：姑念他事出无心，不必拿问；着即罚俸三月，以示薄惩。谢恩！”

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老臣从班中踉跄走出，匍匐跪下，颤声奏道：“微臣朝班失仪，罪该万死。蒙陛下天恩浩荡，不加严罚，使微臣生死难报，敬谨叩谢皇恩！”然后他流着泪，颤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张志发谢恩站起来时，崇祯的眼光正向左边文臣班中扫去。他没有看见薛国观，明白他是因为受了弹劾，“注籍”[3] 在家。他正要向群臣宣布对薛国观的处罚，忽然听见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嘈杂的人声，这在承天门附近是极其稀有的现象。他猜到定是那畿辅和山东来的“无知愚民”不肯离去，不禁皱皱眉头，心中怒恨，想道：“他们竟敢抗旨，仍在京师逗留！”但是他没有忘记要臣民视他为“尧舜之君”，所以他忍着怒气，将户部尚书和侍郎叫到面前，带着悲天悯人的神色，慢慢说道：

“朕一向爱百姓犹如赤子。有些州、县灾情实在太重的，你们斟酌情形，钱粮是否应该减免，详议奏闻。”随着一阵南风，东长安门的隐约人声继续传来。他忍不住问：“这外边的人声可是上书的百姓么？”

跪在地上的户部尚书李待问抬头奏道：“是山东和畿辅的百姓父老，因灾情惨重，征派不止，来京城吁恳天恩，豁免征派，火速赈济。”

崇祯又一次皱起眉头，沉默片刻，对站在身旁的一个太监说：“你去口传圣旨：百姓们所奏的，朕已知道了。朕深知百姓疾苦，绝不许地方官再事征派。至于赈济的事，已有旨着各有司衙门从速料理，不得迟误。叫百姓们速回原籍，不许逗留京师，滋生事端，致干法纪，辜负朕天覆地载之恩。”

他随即叫五府、九卿、科、道官来到面前。霎时间，被叫的朝臣们在御案前的小栏杆外跪了一片，连轻声的咳嗽也没有。他的脸色格外冷峻，充满怒气，眉宇间杀气腾腾。众文武官深知他喜怒无常，都把头低下去，等候着不测风云。他又向群臣扫了一眼，说：

“朕叫你们会议薛国观应如何处分，昨日看你们议后所奏，颇从轻议，显系姑息。薛国观身任首辅，不能辅朕振刷朝政，燮理阴阳，佐朕中兴，反而营私贪贿，成何话说！本应拿问，交三法司[4]从严议罪；姑念他其他恶迹尚不显著，着即将他削籍了事，不许他逗留京师。你们以后做事，绝不要学他的样儿！”

众文武叩头起去，退回朝班。有些朝臣本来有不少重要事要当面陈奏，因见皇上如此震怒，便一声不响了。冷场片刻，崇祯正要退朝，忽然远处的人声更嘈杂了，而且还夹杂着哭声。他大为生气，眼睛一瞪，说：

“锦衣卫使在哪里？”

锦衣卫使吴孟明立刻从武臣班中走出，跪到他面前。他先向群臣感慨地说：

“朕自登极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总是以尧舜之心为心，务使仁德被于四海。只因国事机陘，朕宵衣旰食，总想使天下早见太平，百姓们早登衽席。今日赋税科派较重，实非得已。不想百姓们只看眼前一时之苦，不能替朕的万世江山着想。”他转向吴孟明，“你去瞧瞧，好生晓谕百姓，不得吵闹。倘若仍敢故违，统统拿了！”

那些使皇帝生气的百姓代表从天不明就“伏阙上书，跪恳天恩”，跪过长安右门又跪长安左门，得不到一位大臣的怜悯，收下他们的奏本送到皇帝面前。他们只能望见外金水桥和桥前华表，连承天门也不能完全望见。上朝时，他们听见了隐约的静鞭三响，随后就一切寂静。好像紫禁城是一个极深的海，而他们远远地隔在海外。人们的腿跪得麻木，膝盖疼痛。有些人只好坐下，但多数人仍在跪着。有的人想着家乡惨状，呼天无门，在绝望中默默流泪。过路人愈聚愈多，在他们的背后围了几百

人。突然，一个太监走出，尖声高叫：“有旨！”所有坐着的赶快跪下，连那些看热闹的人也因躲避不及，慌忙跟着跪下。太监口传“圣旨”以后，转身便走。百姓们有的跪在后边，并未听清“圣旨”内容，只听清“钦此”便完了。但多数人是听清了的，等太监一走，不禁失声痛哭。姚东照老头子登时心一横，忽地跳起，抢过来奏本自己捧着向长安左门追去，大声呼求：

“公公！公公！……”

只见一道红光一闪，一个锦衣旗校一棍子打在他头上。他眼前一黑，天旋地转，身子摇晃，倒在地上，那一字一泪的奏本仍紧握在他手中，而鲜血从头上奔流。老百姓见此情形，胆小的起来乱跑，胆大的扑向前去救他，并且叫道：“你们打死人了！打死人了！”锦衣旗校害怕百姓冲入长安左门，一齐向前，用力狠打，赶散百姓，并且逮捕了二十几个人。东长安街上，一片奔跑声、呼打声、哭叫声。姚东照被几个上书百姓冒死救出，抬到东江米巷一个僻静地方放下。他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望望大家，叹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伤很重，快要死了。一句话从他的心上蹦出：“大明不亡，实无天理！”

锦衣卫使吴孟明走出东长安门时，“伏阙上书”的百姓已经被驱散了，地上留下了几只破鞋和撕碎的奏本。他命令一位锦衣卫指挥同知率领锦衣旗校会同五城兵马司务将来京上书的山东、畿辅百姓驱逐出内外两城。

当吴孟明走下皇极门丹墀时候，崇祯正要退朝，忽然从文臣班中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臣，到御案前的朱红栏杆外跪下。崇祯一看是前日上疏的黄道周，立刻动起火来。不等这位老臣张口，他神色严厉地问：

“你的奏本朕已看过，另有何事要奏？”

黄道周伏地说：“微臣求皇上停征练饷，严惩杨嗣昌以谢天下；布宽仁之政，收拾已溃之人心。”

崇祯因为生气，手脚浮动，说：“朕因为虏、寇猖獗，兵、饷俱缺，故去年不得已用辅臣杨嗣昌之议，增加练饷。朕何尝不爱民如子？何尝不深知百姓疾苦？然不征练饷即无法更练新兵，不更练新兵即无法内剿流寇，外御东虏。今嗣昌代朕在外督师，沐雨栉风，颇着辛劳。原来在房县一带的九股流贼，已经纷纷请降；献贼自玛瑙山败后，也成了釜底游鱼，与罗汝才被困于鄂西川东一带，不得逃逸。李自成仍被围困在商洛山中，不日即可就歼。倘朝廷内外不和，动辄掣肘，必将使剿贼大事，功亏一篑。你前日疏中说杨嗣昌建议加征练饷是流毒天下，如此肆意攻讦，岂是为国家着想？”他转向群臣，接着说：“朕切望文武臣工，不论在朝在外，都能和衷共济，万不要各立门户，徒事攻讦。”

崇祯满以为他的这些话可以使黄道周不再与他廷争，也使别的朝臣不敢跟着说话。但黄道周的性格非常倔强，又自幼熟读儒家的经史书籍，听了崇祯的话以后，觉得自己的一片忠心没被皇上理解，立即抬起头来说：

“陛下！臣前日疏中所云，实为陛下社稷着想，为天下百姓着想，并非有门户之见，徒事攻讦。臣二十年躬耕垅亩，中年出仕，两次削夺，今已五十余矣。幸蒙陛下圣恩宽大，赦臣不死，使臣得以垂老之年，重瞻天颜。臣即竭犬马之力，未必能报皇恩于万一；如遇事缄默，知而不言，则何以报陛下？何以尽臣职？臣上月来京，路经江北、山东、畿辅，只见遍地荒残，盗贼如毛，白骨被野。想河南、陕西两省情况，必更甚于此。盗贼从何而来？说到究底，不过是因为富豪倚势欺压盘剥，官府横征暴敛，使小民弱者失业流离，饿死道旁，而强者铤而走险，相聚为盗。臣上次削夺之后，归耕田园，常与村野百姓为伍，闻见较切，参稽往史，不能不为陛下社稷忧。请陛下毅然下诏，罢练饷以收民心，斩杨嗣昌之头以为大臣倡议聚敛者戒！”

崇祯厉声说：“你是天子近臣，不能代朕分忧。别人拿出筹饷练兵办法，你说是祸国殃民之举，这不是徒事攻讦是什么？加征练饷是朕亲自裁定。你说这个办法不好，哪是你的好办法？”崇祯怒不可遏，将桌子一拍，喝道：“说！”

满朝文武见皇帝如此震怒，个个惊恐失色，替黄道周捏了一把冷汗。黄道周前天上疏时已经将最坏的结果作了估计，现在他想着这正是忠臣死谏的时候，心中并无顾虑。他倔强地望着皇帝，慷慨回奏：

“臣自幼读圣贤书，考历代治乱兴亡之由，深知今日政事，以苛察聚敛为主。苛察繁则人人钳口，正气消沉；聚敛重则小民生机绝望，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臣今日尚见有山东与畿辅百姓伏阙上书，他日必将失尽人心，连愿意前来上书的人也没有了。杨嗣昌的加征练饷办法是使朝廷饮鸩止渴……”

崇祯截断他的话头，说：“休再啰唆！你如此诋毁练饷，试问你有何良策助朕筹饷练兵，以救目前危急？不筹饷，不练兵，罢掉杨嗣昌，派你代朕督师，你能将张献忠、李自成诸贼迅速剿灭，清国家腹心之患？你不顾朕日夜为国事焦忧，妄肆攻讦，忠君爱国之心何在？哼！”

黄道周说：“臣今日所言者，正是出自一片忠君爱国之心。流贼祸国，致劳宸忧，臣何尝不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至于东虏为患，臣平日既忧且愤，独恨杨嗣昌只知与东虏暗中议款，全忘《公羊》‘尊王攘夷’之教。今日人心溃决……”

崇祯又截断说：“朕问你有何好办法筹饷练兵！”

黄道周说：“大抵额设之兵，原有额饷。如今兵多虚冒，饷多中饱。但求认真实练，则兵无虚冒，饷自足用。若兵不实练，虚冒与中饱如故，虽

另行措饷，搜尽百姓脂膏，亦无裨益。今日百姓负担之重，为祖宗列朝数倍。皇上深居九重，何能尽知？”

崇祯按捺着一腔怒火，又问：“你如何说今日百姓负担之重为祖宗列朝数倍？”

道周说：“万历时，因辽东军事日急，于正赋之外，每年增抽五百二十万两，名曰辽饷，百姓已经不堪其苦。皇上御极之初，又增加辽饷一百四十万两。崇祯十年，杨嗣昌定了三个月灭贼的期限，增剿饷二百八十万两，原说只征一年。陛下皇皇诏书中也说‘暂苦吾民一年耳’。今已四年，并未停征。不意去年又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饷、剿饷、练饷共一千六百七十万两，均在正赋之外。请皇上勿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为小民留一线生机！”

崇祯被刺到疼处，想大发作，但因黄道周是全国闻名的儒臣，素为清议所推重，只好再忍耐一下。他用手在御案上毫无目的地画来画去，过了片刻，冷笑说：

“你所说的尽是书生之见，知经而不知权。你只看百姓目前负担很重，不知一旦流贼肃清，即可长享太平之乐。你只看练饷增赋七百三十万两，数目很大，不知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财有势之家所有。百亩田只增银三四钱，不唯无害于小民，且可以稍抑富豪兼并。”

黄道周立即回奏：“国家土田，确实兼并成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然历朝田赋积弊甚深，有财有势者上下其手，多方欺隐，逃避征赋，土田多而纳粮反少；贫家小户则不敢欺隐，无力逃避，不唯照实纳粮，且受势豪大户转嫁之苦，往往土田少而纳粮反多。况田赋之外，每遇差科[5]，贪官污吏放富欺贫，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陛下说增加田赋可以稍抑大户兼并，这是杨嗣昌去年面奏皇上之言，真是白日说梦，以君父为可欺，以国事为儿戏！”

崇祯喝道：“不必再说，下去！”他看见黄道周不肯起去，便接着训斥说：“国事日非，大臣们应该和衷共济，方不负朝廷厚望。你遇事攻击杨嗣昌，岂非私心太重，忽忘国家困难？如此哓哓争辩，泄汝私恨，殊失大臣体统！”

“臣只知为百姓生计着想，为皇上社稷着想，不知何谓私心。”

“你平日讲学常讲天理人欲。朕闻凡事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损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三年前汝因不获入阁，遇事即攻击杨嗣昌，难道是无所为么？”

崇祯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治天下，而黄道周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儒，所以故意拾取宋儒朱熹常讲的“天理人欲”的牙慧，批评黄道周，好像忽然找到了一件锋利武器。然而黄道周倔强地回答说：

“臣，臣，臣如何可以不言？臣读书数十年，于天人义利之辨，稍有所知。唯以忠君爱民为心，不以功名爵禄为怀。臣多年躬耕田垅，胼手胝足，衣布衣，食粗食，清贫自守，不慕荣利，天下人所共闻，岂因未曾入阁而始攻嗣昌！”

崇祯自知责备黄道周有点理亏，虽然神色仍然严峻，却用稍微缓和的口气说：“清白操守，固是美德，但不可傲物，不可朋比。古人说伯夷为圣之清者，你比伯夷如何？朕知道你有操守，故屡次将你斥逐，究竟还想用你。没想到你偏激矫情，任性放肆，一至于此！姑念你是讲官[6]，这一次宽恕了你。下去吧！”

黄道周担心朝政这样下去，将有亡国之祸，所以才昧死直陈。现在见皇上并不体谅他的忠心，又不许他继续说话，他几乎要痛哭起来，大声说：

“陛下！臣句句话都是为君为国，不存半点私心。‘夫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臣恐陛下如此一意孤行，必将使人心尽失，四海鼎沸，国事更不可收拾！”

“出去候旨！”

“征练饷，祸国殃民。臣今日不言，臣负陛下，亦负天下万民。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黄道周虽然没有明言将会亡国，但是崇祯十分敏感，从“臣负陛下”四个字听出来这种含意，不禁勃然大怒，厉声喝道：

“黄道周出去！”

黄道周叩头起来，两腿酸麻，艰难地扭转身，踉踉跄跄地向外走去。崇祯望着他的脊背，恨恨地说：

“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学会一个‘佞’字！”

道周立刻车转身，重新跪下，双手按地，花白的长须在胸前索索战抖。他沉痛而倔强地说：

“皇上说臣只学成一个‘佞’字，臣愿把‘忠、佞’二字对皇上剖析一下。倘若说在君父前独立敢言算是佞，难道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么？忠佞不别，邪正淆矣，如何能做到政事清明！”

“你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非‘佞’而何？”

“陛下所信者唯杨嗣昌。先增剿饷，继增练饷，均嗣昌所建议。嗣昌对东虏不知整军经武，大张挞伐，只一味暗中求和。他举荐陈新甲为本兵，实为继续向东虏议和计。似此祸国殃民、欺君罔上之人，而陛下宠之，信之，不以彼为佞臣。臣读书一生，只学会犯颜直谏，并未学会逢迎阿

谀，竟被陛下目为佞臣……”

崇祯大喝道：“给我拿了！如此狂悖，拿下去着实打！”

登时上来几个锦衣力士将黄道周从地上拖起来，推了出去。崇祯拍着御案咆哮：

“着实打！着实打！”

满朝文武都震惊失色，战栗不止，连平日与黄道周毫无来往的人们也害怕他今天会死于廷杖[7]之下。黄道周被拖出午门，摘掉朝冠，扒掉朝服，推倒在地。他想着自己死于廷杖之下不足惜，可惜的是大明的国运不可挽回了。于是他挣扎着抬起头来，向午门望一眼，没有说别的话，只是喘着气呼喊两声：

“天乎！天乎！”

从文班中慌忙走出一人，年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身穿六品文官的鹭鸶补服，到御案前一丈多远的地方跪下，叩个头，呼吸急促地说：

“乞皇上姑念黄道周的学问、操守为海内所钦，今日在皇上面前犯颜直谏，纯出于忠君爱国赤诚，宽饶了他。倘若黄道周死于杖下，反而成就了他的敢谏之名，垂之史册，亦将为陛下圣德之累。”

崇祯认得他是户部主事叶廷秀，厉声说：“黄道周对君父狂悖无礼，杀之不足蔽其辜。你竟敢替他求情，定是他的一党！”

叶廷秀叩头说：“臣与黄道周素不相识。”

“胡说！既敢为他求情，必是一党。拿下去着实打！”

不容分辩，叶廷秀登时被锦衣拿了，拖往午门外边。叶廷秀因在户部做官，对于农村崩溃情形知道较深，平日较一般朝臣头脑清醒。本来他想趁机向皇上陈述他对国事的看法，竟然连一点意见也没有来得及说出口来。

左都御史刘宗周由于职掌都察院，对朝廷弊政知道得较多且深，又因不久前从故乡绍兴来京复职，沿途见闻真切，常怀着危亡之感。现在文武百官都吓得不敢作声，他一则不愿坐视大明江山不保，二则想着自己是左都御史，不应该缄口不言，于是迈着老年人的蹒跚步子走出班来，跪下叩头。他还没有来得及张嘴说话，崇祯愤愤地问：

“你是想替他们求情么？”

刘宗周说："叶廷秀虽然无罪，但因为他是臣的门生，臣不敢替他求情。臣要救的是黄道周。道周于学问无所不通，且极清贫，操守极严，实为后学师表。臣知陛下对道周并无积恨在心，只是因他过于憨直，惹陛下震怒，交付廷杖。一旦圣意回转而道周已死于廷杖之下，悔之何及！"

"黄道周狂悖欺君，理应论死！"

"按国法，大臣论死不外三种罪：一是谋逆，二是失封疆，三是贪酷。道周无此三罪。此外，皇上平日所深恶痛绝者是臣工结党，而道周无党。道周今日犯颜直谏，是出自一片是非之心，丝毫无结党之事。"

"今日不打黄道周，无法整肃朝纲。你不必多说，下去！"

"臣今年已六十三岁，在世之日无多……"

"下去！"

"愿陛下……"

"下去！"

"愿陛下为尧舜之主，不愿陛下有杀贤之名。陛下即位以来，宵衣旰食，为国忧勤，至今已十三年了。然天下事愈来愈坏，几至不可收拾，原因何在？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颁布诏令太繁，进退天下士太轻。大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一二敢言之臣，辄蒙重谴；故朝廷之上，正气不伸，皇上孤立。"

"胡说！朕何尝孤立？从万历以来，士大夫喜好结党，互相倾轧，已成风气。朕对此深恶痛绝，不稍宽容。这正是要伸正气，正士风。汝素有清直之名，岂能不知？显系与黄道周一鼻孔出气！……下去！"

"臣今日不将话说出来，死也不退。"

"你还要唠叨些什么？"

"臣以为黄道周适才所奏，虽过于憨直，然实为救国良药。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陛下若想收已失之人心，必须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若仍严刑峻法，使直言者常获重谴；日日讲聚敛，使百姓生机愈困，则天下事不堪问矣！"停了停，咽下去一股热泪，他抬起头继续说，"陛下痛愤时艰，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之道未暇讲求。"

"非是朕不讲求，而是诸臣负朕。"崇祯忽然转向内侍问，"黄道周打了没有？"

王德化跪下回奏："现在就要行刑。"

"快打！不要姑息！"崇祯回头来望着刘宗周，气呼呼地说，"你们这班有

名望的儒臣，只会把错误归给朝廷，博取高名。今日朕不责你，你也莫再啰唆。下去！”

“臣话未说完，死不起去。”

“那你就跪着等候。”

雷声在紫禁城的上空隆隆响着。

作为崇祯的心腹和耳目，曹化淳坐在午门前的西墀上，监视行刑。吴孟明坐在他的右边，指挥行刑。在西墀下边站着一百名锦衣旗校，穿着有很多褶儿的猩红衣服，手执朱红大棍。黄道周被脸朝下按在地上。他的手和脚都被绑牢。有四个人用绳子从四面牵拽，使他的身子不能转动。当崇祯在金台上说出来“快打，不要姑息”的话以后，立刻就由随侍太监将这句话传出午门。吴孟明知道刘宗周求情不准，便对众旗校厉声吩咐：

“搁棍！”

“搁棍！”站在下边的一百名旗校同声呼喊，声震午门。

喊声刚住，一个大汉从锦衣旗校队中走出，将一根红漆大棍搁在黄道周的大腿上。吴孟明喝一声“打！”下边一百名旗校齐声喝“打！”开始打起来。打了三下，吴孟明为着怕曹化淳在皇上面前说他坏话，大声喝：“着实打！”一百名旗校齐声喝：“着实打！”每打五下换一个行刑的人，仍像从前一样地吆喝一次“着实打”。吴孟明深知黄道周是当代大儒，不忍心使黄道周立刻死于杖下，所以总不喝出“用心打”三个字。如果他喝出这三个字，行刑的旗校只需几棍子就会结果道周的性命。曹化淳明白吴孟明的意思，他自己同黄道周也素无积怨，并不说话。

黄道周的脸碰在地上，鼻子和嘴唇碰破，斑白的胡须上染着鲜血。他有时呼喊“苍天！苍天！”有时呼喊“太祖高皇帝”或“二祖列宗”，却没有一句哀怜求饶的话。他的叫声逐渐衰弱。被打到四十棍以后，便不省人事，只仿佛听见远远的什么地方有微弱的吆喝声。又过片刻，他的感觉全失了。

锦衣旗校用凉水将黄道周喷醒，因皇帝尚无恩旨赦免，只好再打。打到六十棍时，监刑太监曹化淳吩咐停刑，走到皇帝面前请旨，意思是想为黄道周留下来一条性命。崇祯的怒火丝毫未消。他只向曹化淳瞟了一眼，冷冷地说：

“再打二十！”

廷杖又开始了。吴孟明有意关照，所以这后来的二十棍打得较轻。打过之后，黄道周的呼吸只剩下一股游丝般的幽幽气儿。人们按照廷杖老例，将他抬起来向地上摔了三次，然后往旁边一扔。虽然吴孟明使眼色叫大家轻轻摔，但是摔过之后，他第三次死了过去。

叶廷秀被打了一百棍子。亏他正在壮年，身体结实，只死去一次。等曹化淳报告两个罪臣都已经打毕，崇祯只轻轻说了两个字："下狱！"然后把愤怒的眼睛转向刘宗周。这个老臣在地上跪有半个多时辰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崇祯用威胁的口气问。

刘宗周抬起头来说："今日对二臣行刑，天暗云愁，雷声不歇，岂非天有郁结之气不能泄耶？黄道周学养渊深，并世无二；立身行事，不愧古人；今以垂老之年蒙此重责，故天地为之愁惨。臣不为道周惜，而为陛下惜，为国法惜，也为天下万世惜！"说到这里，他觉得鼻子很酸，喉咙变塞，几乎哽咽起来，只好略停片刻，然后接着说，"昔魏徵面斥唐太宗，太宗恨之，曾想杀之而终不肯杀，反且宠之，重之。汉武帝恶汲黯直谏，将汲黯贬出长安，实则予以优容。陛下既然想效法尧舜，奈何行事反在汉、唐二主之下？这是老臣所惶惑不解的……"

崇祯不等他说完就大声喝道："尽是胡说！听说汝平日讲学以诚敬为主。对君父如此肆意指责，诚敬何在？"

"臣在朝事君之日不多，平日岁月大半在读书讲学，也确实以诚敬为主。臣向来不以面从为忠，故今日不避斧钺，直言苦谏。在君父面前当言不言，既是不诚，亦是不敬。臣今生余日无多，愿趁此为陛下痛陈时弊……"

崇祯将御案一拍，喝道："不准多说！尔与黄道周同恶共济，胆敢当面责备君父，实在可恶至极！着即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拉下去！"

刘宗周被拖出午门以后，崇祯在心中悻悻地说："唉，没想到朝纲与士风竟然如此败坏！大臣目无君父，不加严处，如何了得！"他向内臣们瞟一眼，无力地低声吩咐：

"宣诸臣近前来，听朕面谕。"

文武百官听了宣召，无声地走到栏杆前边。崇祯向大家低垂着的脸孔上看了看，没有马上说话。刚才他眼睛里愤怒得好像要冒出火来，现在多了些痛苦和忧郁。他心中明白，尽管如今恭立在他面前的文武百官大部分吓得脸色灰白，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但是自己的雷霆之威并没有慑服黄道周等三个人，也没有使百官诚心畏服。他从大家的神色上感觉到自己是孤立的。

他喝了一口茶，以比较平和的口气戒谕百官不要受黄道周和刘宗周二人劫持，同他们一样目无君父，诽谤朝廷，阻挠加征练饷，致干重谴。最

后，他问道：

“你们诸臣还有什么话说？”

几位阁臣趁机会跪下去为刘宗周求情，说他多年住在绍兴蕺山 [8] 讲学，只是书生气重，与黄道周原非一党，请皇上对他宽宥。崇祯说：

“自从万历以来，士大夫多有利用讲学以树立党羽与朝廷对抗，形成风气，殊为可恨。这刘宗周多年在蕺山讲学，是否也有结党情形？”

一位阁臣奏道：“刘宗周虽在蕺山讲学多年，天下学者尊为蕺山先生，尚未闻有结党情形。”

崇祯想了想，说：“念他老耄昏聩，姑从诸先生之请，暂缓议罪。他身居都宪，对君父如此无礼，顿忘平生所学。着他好生回话。如仍不知罪，定要加重议处，绝不宽容！”

他还要对叶廷秀的事说几句话，但是刚刚开口，一阵狂风夹着稀疏的大雨点和冰雹，突然来到。五凤楼上，雷电交加。一个炸雷将皇极门的鸱吻击落，震得门窗乱动。那个叫作金台的御座猛烈一晃，同时狂风将擎在御座上的黄罗伞向后吹倒。崇祯脸色一变，赶快站起，在太监们的簇拥中乘辇跑回乾清宫。群臣乱了班次，慌张地奔出午门。那威严肃穆的仪仗队也在风、雨、冰雹、雷电中一哄跑散。

回到乾清宫以后，崇祯对于刚才雷震皇极门，动摇御座，以及狂风吹倒黄罗伞这些偶然现象，都看作大不吉利。他的心情十分灰暗，沉重，只好去奉先殿向祖宗的神灵祈祷。

[1] 黄纸、白纸——黄纸指皇帝诏书，白纸指地方官吏的文书、告示等。

[2] 每——同“们”。

[3] 注籍——朝臣受了弹劾，如果情节较重，就不再上朝，在家等候处理，在大门上贴“注籍”二字，避免与人来往。

[4] 三法司——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统称三法司。

[5] 差科——差役和杂派。

[6] 讲官——为皇帝讲书的官。

[7] 廷杖——明朝皇帝往往在朝廷殿阶下用棍子打朝臣，名叫廷杖。中叶以后，行刑处移到午门外边。

[8] 蕺山——在绍兴北郊，上有蕺山书院，为刘宗周讲学地方。

第九章

刘宗周回到家中，对所有来看他的人一概不见，所有的拜帖一概退回，表示自己是戴罪之身，闭门省愆。

他一个人在书房中沉思。时而兀坐案前，时而迈着蹒跚的脚步踱来踱去，不许家人打扰。他的儿子刘汋字伯绳，年约四十。黄昏前，他奉母命来到书房，毕恭毕敬地垂手立在老人面前，说道：

“大人，母亲叫儿子前来看看，奉旨回话之事不宜耽搁；最好在今日将本缮就，递进宫去，以释上怒。”

宗周叹口气说：“我今日下朝回来，原是要闭户省愆，赶快写本回话，然默念时事，心情如焚，坐立不安。你回后宅去对母亲说：如何回话，我已想定，今晚写本，明日天明递进宫去，也不算迟。”

刘汋不敢催促父亲，又说：“母亲因皇上震怒，心中十分忧惧。她对儿子说，自古没有不是的君父，望大人在本上引罪自责，千万不必辩理。国事败坏如此，非大人只手可以回天；目前但求上本之后，天威稍霁，以后尚可徐徐进谏。”

宗周痛苦地看了儿子一眼，说：“读书人如何在朝中立身事君，我全明白，不用你母亲操心。”

刘汋又趋前半步，低声说：“大人，从后半晌开始，在我们公馆附近，以及东西街口的茶楼酒肆之中，常有些形迹可疑的人。”

刘宗周点点头，感慨地说：“想必是东厂和锦衣卫的人了。”

“定然是的。”

“皇上如此猜疑大臣，如此倚信厂、卫，天下事更有何望！”停了一会儿，老人又对儿子说，“圣怒如此，我今日不为自身担忧，而为黄、叶二位性命担忧。晚饭后，你亲自去镇抚司衙门一趟，打听他们受刑以后的

情况如何。”

“大人，既然圣上多疑，最恨臣下有党，儿子前往镇抚司好么？”

“满朝都知我无党。此心光明，可对天日。你只去看一看石斋先生死活，何用害怕！”

晚上，刘宗周开始起草奏疏。窗子关得很严。风从纸缝中打阵儿吹进，吹得灯亮儿摇摇晃晃。他的眼睛本来早就花了，因灯亮儿不断摇晃，写字越发困难。

他刚刚艰难地写出两段，他的夫人冒着雨，由丫鬟搀扶着来到书房。他停住笔，抬起头望了望，问道：

“这么大的雨，满院都是水，你感冒才好，来做什么？”

老夫人颤巍巍地走到书桌旁边坐下，轻轻地叹口气，说：“唉，我不放心呀！今日幸亏众官相救，皇上圣恩宽大，没有立刻治罪。你打算如何回话？”

“你放心。我宁可削职为民，断不会阿谀求容，有负生平所学，为天下后世所笑。”

老夫人忧愁地说：“唉，天呀，我就知道你会固执到底！这样岂不惹皇上更加震怒？”

他故意安慰她说：“皇上是英明之主，一时受了蒙蔽，此疏一上，必能恍然醒悟。”

“虽说皇上圣明，也要防天威莫测。万一他不醒悟怎么好？”

“忠臣事君，只问所言者是否有利于国，不问是否有利于身。当国势危急之日，不问自身荣辱，直言极谏，以匡朝廷之失，正是吾辈读书人立朝事君之道。朝廷设都御史这个官职，要它专纠百司[1]，辨明冤枉，提督各道[2]，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官。我身为都宪，倘遇事唯唯诺诺，畏首畏尾，不能谏皇上明正赏罚，不能救直臣无辜受谴，不能使皇上罢聚敛之议，行宽仁之政，收既失之人心，不唯上负国恩，下负百姓，亦深负平生所学。”

“你说的道理很对，可是，我怕……唉，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啦，如蒙重谴，如何得了啊！”

“正因为此生余日无多，不能不忠言谏君。”

“我怕你早晨上本，不到晚上就会像石斋先生一样。今日下半天，东厂和锦衣卫的人就在附近不断窥探。圣心猜疑如此，全无优容大臣之意，我劝你还是少进直谏吧。留得性命在，日后还有报主之日。”

“胡说！纵死于廷杖之下，我也要向皇上痛陈时弊。你与我夫妻数十年，且平日读书明理，何以今日如此不明事理？去吧，不要再说了！”

老夫人见他动了怒，望着他沉默一阵，用袖子揩揩眼泪，站了起来。她还是想劝劝丈夫，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摇摇头，深深地叹息一声，然后扶着丫鬟的肩膀，颤巍巍地离开书房，心中想到：一场大祸看来是逃不脱了！

刘宗周拨大灯亮，继续起稿。他深知大明江山有累卵之危，而他宁死也不愿坐视局势日非而缄口不言。他想着近些年皇上重用太监做耳目；把心腹太监派去监军，当作国家干城；又以严刑峻法的刑名之学作为治国大道，不但不能使政治清明，反而使政令陷于烦琐。这样，就只能使国事一天比一天坏，坏到今日没法收拾的局面……想到这些，他愤慨而痛心，如同骨鲠在喉，非吐不快，于是直率地写道：

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杂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收拾！

他正在写着崇祯皇帝的种种错误行事，朝廷的种种弊政，突然一个特别响的霹雳在窗外爆炸，震得灯亮儿猛地一跳，几乎熄灭。狂风夹着倾盆大雨猛洒在屋瓦上、葡萄架上、庭院中的砖地上，发出海潮似的声音。刘宗周望望窗子，想着今夜北京城内不知会有多少人家墙倒屋塌，不觉叹口气说：

“不是久旱，便是暴雨成灾！”

他想起来前年秋天从浙江奉召来京时在长江以北所见的城乡惨象。淮河以南，几百里大水成灾，白浪滔天，一望无际，许多村庄仅仅露出树梢和屋脊。入山东境，大旱百日以上，禾苗尽枯，而飞蝗由微山湖荒滩上向东南飞翔，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寸草不留。沿运河两岸，流民成群，男女倒毙路旁的到处可见。离运河十里之外，盗匪多如牛毛。尽管灾荒如此严重，但官府征派，有加无已。加上兵勇骚扰，甚于土匪。老百姓逃生无门，很多人只得投“贼”。到京之后，在召对时向皇上扼要奏陈，当时皇上也为之动容，深致慨叹。随后不久，畿辅和山东又经受了清兵烧杀掳掠的浩劫。他想，倘若朝政不认真改弦易辙，这风雨飘摇的江山还能够撑持多久？

他加了两根灯草，又提起笔来。可是他的眼睛昏花得实在厉害，低头看纸像隔着一层雾。心中说：“唉，真是老了！上了这一本，即令不蒙重谴，再向皇上痛切进言的时候也没有啦！”忽然鼻子一酸，热泪盈眶，面

前的什物全模糊了。

刘宗周正苦于写字艰难，书房门响了一下，刘汋进来，回身将雨伞放在门外，将门掩好。晚饭后，他约一位在镇抚司有熟人的朋友同去狱中探听消息，刚刚回来。老人一见他进来就急着问：

“石斋先生的情形如何？”

“还好。儿子亲自到北司 [3] 探听，听说因为得到锦衣卫使吴大人的关照，狱中上下对他和叶先生都另眼相看，不会给他们苦吃。”

“我担心石斋受这样重杖，入狱后纵然不再吃苦，也不会活几天了。可惜，他的绝学 [4] 还没有一个传人！”

“请大人放心。厚载门 [5] 外有一位医生姓吕名邦相，善治棒伤。这位吕先生八十多岁，早已不再行医。今日听街坊邻居谈论石斋先生为谏征练饷事受了廷杖，性命难保，就雇一乘小轿到了北司，由孙子搀扶着进到狱中，替石斋先生医治。他在石斋先生的伤处割去许多烂肉，敷了药，用白布裹了起来，又开了一剂汤药。据北司的人说，只要七天内不化脓溃烂就不要紧了。”

“谦斋的伤势不要紧吧？”

“叶先生的伤也不轻，不过有吕先生医治，决无性命危险。请大人放心。”

刘宗周啊了一声，略微有点放心。叶廷秀是他的得意门生，自从天启中成了进士，十几年来在朝做官，立身行事不辜负他的教导。尤其叶与黄素无来往，今天在皇上盛怒之下敢于挺身而出，救护道周，这件事使刘宗周极其满意。想了一下，他对儿子说：

“谦斋做了多年京官，家中人口多，一向困难，如今下狱，定然缺钱使用。你明天给他家里送三十两银子，见他的老母和夫人安慰几句。”

刘汋恭敬地答应一声，随即问道：“大人要不要吃点东西？”

“不用。快去净净手来，我口授，你替我写。我毕竟老了，在灯下越发眼花得不能写字！”

刘汋还没有走，一个丫鬟打着明角灯，把书房的门推开了。后边是老夫人，由一个打伞的丫鬟搀扶着，而她自己端着一小碗莲子汤，愁眉深锁地走了进来。刘汋赶快迎上去，用双手接住小碗，说道：

“下着雨，你老人家吩咐丫鬟端来就行了，何必亲自送来？”

老夫人向丫鬟挥一下手，说：“你们把灯笼放下走吧。”望着丫鬟们走后，她回头来噙着眼泪对儿子说：“趁着雨已经下小了，我来看看你父

亲，今晚再服侍他一次。我服侍他几十年，万一这封疏惹皇上震怒，我再想服侍他也不能了。”

刘宗周不愿让夫人多说话，对儿子说：“汋，你把母亲送回后宅休息，净过手快来写字！”

老夫人很想坐在书房中陪着老头子熬个通宵，但是她知道老头子绝不答应，而且她也不愿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候徒然惹老头子生气。当儿子搀着她慢慢地走出书房时，她忍不住回头望望丈夫，低声说：“莲子汤快凉啦，你快吃吧。”她的心中一酸，两行热泪簌簌地滚落下来，轻声地自言自语：“遇着这样朝廷，有什么办法啊！”回到后宅上房，她在椅子上颓然坐下，对儿子哽咽说：

“你父亲的本明日递进宫去，定会有大祸临头。你今夜能劝就劝劝他不要多说朝廷不是，如不能劝，就连夜做点准备。”

刘汋的脸色灰白，勉强安慰母亲说：“请母亲不要过于担忧……”

刘汋净了手，回到书房。他不敢坐在父亲常坐的椅子上，用双手将父亲所著《阳明传信录》从桌子右端捧起来放到别处，然后搬一个凳子放在桌子右首，恭恭敬敬地坐了下去。把父亲已经写出的部分奏稿看了一遍，他不由得出了一身热汗，站起来胆怯地说：

“大人，你老人家这样对陛下回话，岂不是火上浇油，更激陛下之怒？”

刘宗周在圈椅上坐下去，拈着花白长须问：“屈原的《卜居》你可背得出来？”

“还能够背得出来。”

“屈子问卜人道：‘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假若是问你，你将何以回答？”

刘汋垂手恭立，不敢回答，大珠汗不住从鬓边滚出。

老人说：“像黄石斋这样的人，敢在皇上面前犯颜直谏，正是屈子在《卜居》中所说的骐骥。你要你父亲‘宁与骐骥亢轭[6]乎？将随驽马之迹乎？’”

刘汋吞吞吐吐地说：“皇上的脾气，大人是知道的。恐怕此疏一上，大人将有不测之祸。”老人说：“我也想到这一点。可是流贼之祸，方兴未艾；东虏窥伺，犹如北宋之末。我只想向皇上痛陈求治之道，改弦易辙，似乎尚可收桑榆之效。古人说：‘疾风知劲草。’又云：‘岁寒知松柏

之后凋！’遇到今日这样大关节处，正要见大臣风骨，岂可苟且求容！”

“大人的意见自然很是。不过，皇上一向不喜欢逆耳之言……”

“住口！今日国势如此危急，我不能为朝廷正是非，振纪纲，使皇上行尧舜之政，已经是罪该万死，岂可再畏首畏尾，当言不言？我平生讲学，唯在‘诚’、‘敬’二字。言不由衷，欺骗皇上，即是不诚不敬。事到今日……（他本想说已有亡国之象，但没有说出口）如果我只想着明哲保身，我这一生所学，岂非尽伪？死后将何以见东林诸先烈于地下？你的话，真是胡说！”

“儿子不敢劝大人明哲保身，只是……”

老人严厉地看儿子一眼，使他不敢把话说完，然后叹了口气，很伤心地说：“我教你半生，竟不能使你成为君子之儒！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遇到大关节处，竟然患得患失，亏你还是我的儿子！”

刘汋垂手而立，低着头，不敢看父亲，虽然心中实认为父亲过于固执和迂阔，但也只得喃喃地说：

“请大人不要生气。儿子见道不深，一时错了。”

“你不是见道不深，而是根本没有见道。以后好生在践履笃实处下功夫，不要光记得书上的道理。坐下去，听我口授，写！”

等儿子坐下以后，刘宗周没有马上口授疏稿，忽然伤心地摇摇头，用沉痛的浙东口音朗诵出屈原的四句诗 [7] ：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

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唯灵修 [8] 之故也。

停了片刻，他把已经想好的一些意见对儿子慢慢地口授出来，而一经出口，便成了简练有力的文章。虽然他提不出一个裕饷强兵的建议，但是他的每一句话都指出了当时朝廷所推行的有害于民、无救于国的政令和积弊，许多话直率地批评到皇帝身上。过了一阵，他停下来望着儿子问：

“都写了么？”

“都写了。”刘汋实在害怕，随即站起来看看父亲的激动神色，大胆地问，“大人，像这样责备朝廷的话敢写在疏上么？”

“只要有利于国，为什么不敢说？咳，你又怕了！”

全疏口授毕，他叫儿子从头到尾慢慢地读一遍，修改了一些用字和句子，又口述了贴黄内容，然后叫儿子拿出书房请门客连夜誊清。

曹化淳每天黄昏前照例要进宫一趟，把崇祯所需要知道的事情秘密奏闻。有时没有重要事情，他就把侦事番子们所禀报的京师臣民的私事告诉皇帝，而崇祯对臣民的隐私细故也很感兴趣。现在崇祯望着跪在面前的曹化淳，问道：

“你知道黄道周这个老家伙在狱中说些什么话？”

曹化淳回答：“据侦事番子禀报，黄道周抬进镇抚司时，看见狱门上有‘白云库’三个字，叹口气说：‘这是周忠介和周宗建 [9] 两先生死的地方！’”

“可恶，他把自己比做周顺昌他们了。还说了些什么话？”

“他进狱后又说了一句话，奴婢不敢奏闻。”

“他又说了句什么话？你快说出吧，我不罪你。”

“他说：‘皇上是尧舜之君，老夫得为关龙逢、比干 [10] 足矣。’”

崇祯大怒，把御案一拍，骂道：“可恶！这个老东西把朕视为桀纣之君，真真该死！该死！”

“请皇爷息怒，不要同他一般见识。”

“刘宗周在做什么？都是什么人前去看他？”

“听说刘宗周回家以后，闭门省愆，谢绝宾客。有些同僚和门生前去探问，他全不接见。”

“哼，他只要畏惧知罪就好。我等着他如何回话！”

晚膳以后，他考虑着对黄道周如何处治。他曾经想过将黄道周移交刑部以诽谤君父的罪名问斩，但随即觉着不妥，那样，不但会有许多人上本申救，而且他自己在史册上将留下杀戮儒臣的恶名。反复想了一阵，他

忽然有了主意，就在一张小黄纸条上写道：

黄道周、叶廷秀，即予毕命，只云病故。谕吴孟明知道！

他把这个密谕看了看，外加密封，叫一个亲信的御前太监马上去亲手交给吴孟明，不许让任何人知道。

吴孟明将传密旨的太监送走以后，一个人在签押房中盘算。他想，如果把黄、叶二人在狱中害死，他不但生前受举国唾骂，死后也将遗臭万年。况且，皇上的脾气他非常清楚：做事常常反复，自己又不肯落半句不是。倘若过些时朝局一变，有人替黄道周和叶廷秀鸣冤，皇上是绝不会替他吴某受过的。到那时，他怎敢把密旨拿出来替自己剖白？这太可怕了。思前想后，他决定暂不执行。当夜他写好一封密疏，五更时派长班到会极门递进宫中。疏中有这样的话："即令二臣当死，陛下何不交付法司明议其罪，使天下咸知二臣死于国法？若生杀出之卫臣与北司，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天色刚明，他就找曹化淳去了。

在崇祯朝，锦衣卫和东厂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吴孟明认为曹化淳毕竟是皇上的家奴，所以对曹处处表示尊敬。遇到有油水的大案子，他受贿多了，也不惜分给东厂太监。另外，东厂的把柄很多，瞒不住吴孟明，所以曹化淳也怕得罪了他。现在听吴孟明谈了情况以后，曹化淳答应亲自进宫去探一探，如果皇上对吴不满，他就设法相救。

吴孟明的密奏打中了崇祯的忌讳。崇祯一心要让后世称他为圣君，为英明之主，像这样命锦衣卫暗中害死两个儒臣，载之史册，确实不算光彩。可是昨天黄道周廷争的倔强劲儿，实在使他痛恨，而叶廷秀竟敢替他说话，也不可饶。他正在沉吟，曹化淳进宫来了。崇祯问他：

"曹伴伴，你同吴孟明常来往么？"

"只有公事来往，并无私人来往。"

"朕想问你，吴孟明这个人办事如何？"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陛下天纵英明，烛照幽隐，自然对吴孟明十分清楚。据奴婢看来，吴孟明倒是个小心谨慎、肯替陛下做事的人。"

"你知道吴孟明受贿么？"

曹化淳心中吃惊，说道：“历朝锦衣卫使，不受贿的极少。自陛下登极以来，历任锦衣卫使尚不敢干犯法纪。奴婢也曾密饬侦事人暗中访查，尚未听到吴孟明贪贿情节。既然皇爷问起，奴婢再多方密查就是。”

崇祯没有作声。曹化淳也不敢多说一个字。他一走，崇祯就派亲信太监去把密旨要回，由他亲自烧毁。

他决定把黄道周和叶廷秀的案子暂且撂下，让他们在镇抚司狱中吃苦，不杀也不放。想着近来自己肝火很旺，上朝时容易暴怒，有时对臣工拍案喝责，还有些事处置时不暇三思，事过不免后悔，所有这些传到后世都会是“圣德之玷”，他就把王德化叫到面前，说道：

“你派人到翰林院去，把近两年的《起居注》[11] 取进宫来，替朕好生看看。倘有记得不实之处，务必仔细改正，以存信史。”

王德化完全懂得他的意思，奏道：“皇爷是尧舜之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可为万世人君楷模。倘史臣有记载不实之处，奴婢自当谨遵钦命，细心改正。”

崇祯又想了想，说：“你替我传谕史官们，国家大政，有内阁红本 [12] 及诏谕在，日后修实录 [13] 可为依据。从今日起，这《起居注》不用记了。”

王德化走后不久，刘宗周的奏疏就送到了崇祯面前。他拿起奏本，在心中说：“哼，这个本到如今才送进宫来！我倒要看看你怎样回话！”

崇祯没有料到，刘宗周在疏中不但不引罪自责，反而批评了朝廷的许多弊政，甚至直接批评了君父。他批评皇上经常用诏狱对待臣民，失去了“好生之德”。在政事上不顾大体，苛求琐屑末节，使政体挫伤。对地方官吏不问别的，只看完不成钱粮的就予以治罪，于是做官的越发贪污，为吏的越发横暴，逃避田赋的情况越发严重。对百姓“敲扑”繁多，使民生越发凋敝。用严刑峻法和沉重聚敛苦害百姓，所以盗贼一天比一天多。在军事上，他批评皇上派太监监视军务，使封疆之臣没法负起职责。总督和巡抚无权，而武将一天比一天怯懦。朝廷勒限平贼，而军中每日杀良冒功，老百姓越发遭受屠戮。他最后恳求说：

速旌死事督臣卢象升而戮误国奸臣杨嗣昌以振纪纲。释直臣黄道周以开言路。逮一贯杀良冒功之跋扈悍将左良玉以慰中原之民心。停练饷之征，下罪己之诏，以示皇上维新之诚。断和议之念以示有敌无我。防关以备反攻 [14] 。防通、津、临、德 [15] 以备虏骑南下。

崇祯看完奏疏，不觉骂了一句：“该死！”这一段奏疏中最刺痛他的话是要求他“下罪己之诏”。

他想，国势如此，都是文武诸臣误国，他有什么不是？难道十三年来他不是辛辛苦苦地经营天下，总想励精图治，而大小臣工辜负了他的期望？另一刺伤他的话是关于同满洲议和的问题。刘宗周像黄道周一样竟然使用“和议”二字，这是有意刺他，而且不但替已死的卢象升说话，还想阻挠今后再同满洲进行“议抚”，反对他的谋国大计。盛怒之下，他提起朱笔，在刘的奏疏后边批道：

刘宗周回话不唯无丝毫悔罪之意，且对朝廷狂肆抨击，对黄道周称为直臣，为之申救。如此偏党，岂堪宪职 [16] ？着将刘宗周先行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

阁臣们和刑部尚书、侍郎等进宫去替刘宗周恳求从宽处分，情辞恳切。随后辅臣们也一起进宫求情，反复劝谏。崇祯的气慢慢消了，只将他“从轻”处分。

经大臣们尽力营救，次日早饭过后，刘宗周接到了削籍的“圣旨”。大臣削籍，本来可以一走了事，用不着去午门前叩辞皇帝，称作“辞阙”。但是刘宗周尽管对朝政十分失望，对皇帝却怀着无限忠心。他想着以后很难再回朝廷，担心生前会遭逢“黍离之悲” [17] ，于是就换上青衣小帽，到午门前边谢恩。他毕恭毕敬地跪在湿地上，向北五拜三叩头，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朝中的同僚、属吏、门生和故旧，纷纷赶到公馆看他，还要为他饯行。他一概不见，避免任何招摇。在他去午门谢恩时，已经吩咐家人雇了一辆轿车在公馆后门等候。这时他同夫人暗暗地走出后门，上了车，出朝阳门赶往通州上船。

运河上黄水暴涨，浊浪滔滔。幸喜新雨之后，炎热顿消，清风徐来。他穿一件半旧的湖绉圆领蓝色长袍，戴一顶玄色纱巾，像一般寒士打扮，坐在一只小船上，悠然看着两岸景色，对夫人说：“我常想回蕺山书院，今日蒙恩削籍，方得如愿！”绍兴北乡蕺山一带秀丽的山光水色，那些古老的寺院和王羲之的遗迹，从前师徒们读书论道的生活，历历浮现眼前。过了一刻，他想起来黄道周和叶廷秀尚在狱中，又想着自己一片忠心报主，竟然削籍而归，忧国忧民的心愿付之东流，不禁心中刺疼。在离开午门时，他曾经于感怀万端中想了几句诗，现在他就磨墨展纸，提笔足成七律一首：

望阙辞君泪满祛，

孤臣九死罪何如！

常思报主忧怀切，

深愧匡时计虑疏。

白发萧萧清禁外，

丹心耿耿梦魂余。

蕺山去国三千里，

秋雨寒窗理旧书。

他把这首诗琅琅地读了两遍，加上一个《谢恩口占》的题目，交给夫人去看。他心中明白：各地民变绝无办法扑灭，杨嗣昌必将失败，以后局面更难收拾，他回家乡后未必能过著书讲学的安静生活，说不定会做亡国之臣。他也明白：倘若不幸国破君亡，他素为“纲常名教”表率，到时候只能为国尽节。于是他手扶竹杖，独立船头，向着昌平十二陵一带的山色凝望。

崇祯常常疑心臣下结党。当刘宗周走的这天，东厂和锦衣卫的侦事番子布满在刘宅附近以及运河码头上。刘宗周从通州开船之后，曹化淳和吴孟明分别将他出京的情况面奏崇祯。崇祯这才放了心。他向吴孟明问：

“薛国观离京了么？”

吴孟明回奏：“薛国观今天早晨离京，回他的韩城原籍，携带行李很多。他系因贪贿罪削职回籍，所以朝中同僚无人敢去送行，只有内阁中书王陛彦前去他的住宅，在后门口被守候的锦衣旗校抓到，下到镇抚司狱中。”

崇祯说：“要将这个王陛彦严刑拷问，叫他供出薛国观的纳贿实情。凡平日与薛国观来往较多的朝臣，都须暗中侦明他们是不是也通贿了。”

吴孟明退出后，他重新考虑着军饷问题，绕着乾清宫的柱子不停走动，自言自语地说：

“军饷，还得用借助办法。李国瑞的家产已经抄没了，下一次叫哪一家皇

亲开头呢？”

[1] 百司——指所有衙门，也指百官。

[2] 各道——指全国十三道御史和按察使。

[3] 北司——锦衣卫所属管监狱的衙门有北镇抚司和南镇抚司。通常所说的镇抚司狱即属于北镇抚司。

[4] 绝学——黄道周当时以精于《易经》著称，被认为有独到的研究。

[5] 厚载门——元代皇城的北门叫作厚载门，明代改称北安门（清代改称地安门），但当时人们习惯上仍称为厚载门。

[6] 亢轭——“亢”同“抗”，亢轭是并驾齐驱的意思。

[7] 四句诗——这是《离骚》中的诗句。

[8] 修——指君王。

[9] 周忠介、周宗建——周顺昌谥号忠介，天启朝吏部主事。周宗建是天启朝御史。二人均被魏忠贤惨杀于镇抚司狱中。

[10] 关龙逢、比干——关龙逢因谏夏桀王被杀，比于因谏殷纣王被杀。

[11] 《起居注》——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册子。

[12] 红本——官员的奏疏统称“本”，经皇帝（或秉笔太监代他）用朱笔批过的叫作红本，存在内阁。

[13] 实录——每一皇帝死后，史官们把这一朝的大事编纂成书，叫作实录。

[14] 防关以备反攻——关指山海关。这句话是建议加强山海关的防务，使以后南下的清兵不能从南边进攻（反攻）山海关。

[15] 通、津、临、德——即通州、天津、临清、德州，都是当时明朝对付南下清兵的战略要地。

[16] 宪职——指都御史的官职。

[17] 黍离之悲——亡国的悲痛。

第十章

一转眼，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崇祯认为，经过他对李国瑞家的严厉处分，如今再提借助，皇亲们绝不敢再事顽抗。他没有再找大臣密商，只在无意中对个别亲信大太监露了口风。

崇祯的下一步打算，很快传到戚畹中间，引起来很大惊慌。皇后也知道了。因为坤宁宫的刘太监去嘉定伯府赏赐东西，周奎悄悄地问他是否知道此事，刘太监回宫后，就将这个消息以及戚畹人人自危的情形暗向皇后奏明。周后又命他向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暗中打听，果然不差，她不能不忧虑起来。

自从田妃谪居启祥宫后，她看出来皇上越发每日郁郁寡欢。她担心崇祯会闷出病来，更担心他可能下诏选妃。周后绝不希望再有一个像田妃那样的美人入宫。田妃原是她同皇帝在崇祯元年一起从众多入宫备选的姑娘中选出来的，所以田妃始终对她怀着感恩心情，尽管有时恃宠骄傲，却不敢过于放肆。再者，她比田妃只年长一岁，这也是田妃不能够专宠的重要原因。她今年已经三十岁了，倘若皇上再选一个美丽聪明的妃子进宫，年纪只有十七八岁，就可能独占了皇上的心。这样的前途使她想着可怕。

周后正在忧心忡忡，崇祯即将再次向戚畹借助的消息传到了她的耳中。她心中盘算，再一次借助，皇上一定会命她的父亲在戚畹中做个倡导，而她父亲是个十分吝啬的人，绝不会做一个慷慨的出血筒子。倘若惹皇上震怒，很可能迁怒于她。倘若父亲受到严厉处分，更会牵连到她作为皇后的处境。一旦她的处境不利，皇上又选了稚年美慧的宠妃，不但她自己的命运更可怕，连她儿子的太子地位也会摇动。而田妃有时虽然使她不高兴，但毕竟不是赵飞燕一流女子。这么想着，她开始同情并且喜欢起田妃来了。

想了两天，周后决定一面暗中嘱咐她的父亲千万不要惹皇上生气，一面赶快解救田妃，使皇上和田妃和好如初。

这是一个淡云笼罩的夏日。用过早膳以后，周后命宫女刘清芬送几件东西往太子居住的钟粹宫中，看太子是否在用功读书，然后传谕备辇，要往永和宫去。坤宁宫的掌事太监刘安感到诧异，躬身奏道：

“永和宫中虽然百花盛开，也很凉爽，只是不曾好生布置。娘娘突然前去赏花，恐有不便。可否改日前去？”

周后说：“不要布置，我马上前去瞧瞧。”

刘安熟知皇后平日看花总要约袁妃一道，忙问：“要宣袁娘娘一起去

么？”

“不用。谁都不要告诉！”

周后在永和门外下了凤辇，在百花丛中巡视一遍，叫掌管永和宫养花的太监头儿按照她的“懿旨”重新布置，限在三天以内完成。她出了永和宫，吩咐就近去钟粹宫看看。快到钟粹宫时，原去送东西的宫女刘清芬迎面来到，跪在道旁接驾。皇后问道：

“长哥在做什么？”

刘清芬迟疑一下，回答说：“长哥刚才读了一阵书，此刻在院中玩耍。”

皇后没再说话，凤辇也未停留，一直抬进钟粹宫二门以内。等太监喊出“接驾”二字，她已经从凤辇中走下来，望着慌忙跪在地下接驾的太子和许多太监、宫女，一言不发，神气冷若冰霜。过了一阵，她回头来向刘清芬严厉地问：

“长哥显然是早就在院中打闹玩耍，你怎么敢对本宫不说实话？”

刘清芬俯伏地上，浑身哆嗦，不敢回答。周后望着太子冷笑一声，回头对刘清芬说：

“我知道你的错误不大，姑且从宽处分。你自己掌嘴！”

刘清芬用左右手连打自己脸颊，不敢轻打，大约每边脸打到十下，两颊和两掌已经红肿，方听见皇后轻声说：“起去！”她赶快叩了三个头，口呼“谢恩！”爬起来退到后边。周后这时已经坐在一把椅子上，对着太子责备说：

“你是龙子龙孙，金枝玉叶，今日已为长哥，日后就是天下之主，怎么能同奴婢们摔起跤来？皇家体统何在？你虽然年纪尚小，也应该处处不失你做太子的尊严。就令是别的皇子，就令是尚未封王的皇子，也应该知道自己是龙子龙孙！”

周后不再深责太子，重新望一望刚才同太子摔跤并将太子摔倒后压在下边的那个小太监，叫他抬起头来。那是一个面貌俊秀、身材匀称，生着一双虎灵灵大眼睛的十二岁孩子，吓得脸色煞白。周后问道：

“你个小贱人知道是跟谁摔跤么？”

小太监俯伏地上说：“回奏娘娘，奴婢是跟长哥殿下摔跤。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周后说：“哼哼，你也知道他是长哥殿下！你们这班小贱人在侍候长哥读书之暇，陪着长哥玩耍是可以的，但怎么敢同他摔跤？怎么敢将他摔倒后压在他的身上？他虽小却是东宫之主，国之储君；你是服侍他的奴

婢！”

小太监连连叩头说：“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周后回头对随侍前来的刘安说：“将他拉出宫去，乱棍打死！”

小太监一听说要将他处死，哀哭恳求皇后开恩，并哭求太子替他求情。太子慈烺平日最喜欢同这个小太监一起玩耍，赶快向皇后叩头恳求说：

“恳母后开恩！刚才的事，都是孩儿不是。这个小奴婢原不敢同孩儿摔跤，是孩儿骂他几次，他才跟孩儿摔跤的。”

“不许多嘴！”周后向慈烺看了一眼，又催身边的掌事太监，“快命人将他拉出宫去，赶快处死！”

钟粹宫全体太监和宫女都明白太子说的是实话，都跪在地上求皇后息怒开恩，留这个小太监一条“微命”。但周后既不说赦免小太监的死，也不叫太子起来。她不愿这件事闹得太大，以免传到乾清宫中，对她和太子都有不利。但她也不愿让这个小孩子长留在太子身边。她看见这孩子脸孔清秀，口齿伶俐，倘若自幼就同慈烺狎昵惯了，等慈烺登极之后，必会引导慈烺玩耍游乐，由他来擅权乱政，像魏忠贤那样。过了一会儿，她宣旨饶他一死，罚他去昌平守陵，永远不许进宫。她正等着小太监叩头谢恩，没想到这小孩竟然哭着说：

“伏奏娘娘，恳娘娘赐奴婢在宫中自尽，不去昌平守陵。”

周后诧异，问道：“你为什么宁愿死不去守陵？”

有片刻工夫，小太监伏地不语，只是哭泣。原来他是河间府人，明朝太监多出在河间一带。三年前，他父亲因为家中日子不好过，在亲戚们撺掇之下，硬是按着他净了身 [1] 。半年之后，一位亲戚将他带来北京，转托与宫中太监有瓜葛的乡亲帮忙，将他送进宫中，去年又被挑选来钟粹宫，服侍太子。他虽然年龄不大，却是一个聪明有志气的孩子。进宫以后，他听说几年前同乡中有两个人净身后不曾选上，只好住在皇城内有堂子 [2] 的佛寺中为前来洗澡的太监擦背，这种人俗称“无明白”，勉强混碗饭吃。他对自己的能够进宫感到庆幸。去年被挑入钟粹宫，他越发高兴，小心翼翼地服侍太子，对长辈太监也极恭顺，只求日后在宫中有个好的出路，能挣钱养活父母和弟妹们。如今一听皇后说要将他送往昌平守陵，他觉得这样就一切完了，不如早死为好。周后见他竟敢以一死来对抗“懿旨”，愈不愿他将来再回到太子身边，对坤宁宫掌事太监说：

“这小贱人既然不愿去昌平守陵，你们就送他去西山守陵吧。”

刘安和几个较年长的太监都知道所谓去西山守陵，是守景帝陵或什么王、妃、公主的坟，远不如在昌平做一个守陵太监有出息。大家又赶快

替他求情并责备他说："娘娘已经开恩，饶你不死，口降懿旨送你去昌平守陵，真是天恩高厚，你还不赶快谢恩！"小太监明白皇后的"懿旨"已无可改变，只好叩头谢恩，又向太子叩头，向坤宁宫和钟粹宫的掌事太监叩头，然后由一个太监带着他收拾了行李，离开钟粹宫。

第二天上午，崇祯烦闷得要死，来到坤宁宫中。

近七八天因田妃所生的五皇子患病，他心中十分挂念，每天总要命太监或宫女到启祥宫询问病情。昨天得知慈焕的烧已减退，仍由太医们每日两次入宫，悉心医治。他向皇后问道：

"今日慈焕的病可又轻了一些？"

周后回答："今早田妃命都人前来启奏，说慈焕昨晚服药之后，虽然回头，尚未完全退烧。"

崇祯生气地说："这太医院的人真是该死，竟然连孩子的病也不能早日治好！"

皇后笑着说："听说京城有'三可笑'的谚语：'光禄寺的茶汤，武库司的刀枪，太医院的药方。'这几天，都是太医院使 [3] 亲率四名御医给慈焕诊病，斟酌脉方，非不尽心，可惜他们这些官儿们的本领反不如民间郎中。限于皇家的祖宗规矩，民间郎中自来不能召进宫来。"

崇祯听皇后提起那三句京城谚语，也勉强笑了笑，随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周后说：

"皇上，你一身系天下安危，如此终日寡欢，万一有损圣体，这个艰难局面如何支撑？"

崇祯不语，只轻轻叹口长气。

周后想了想，觉得机不可失，又说："听说永和门百花盛开，比往年更好。我吩咐奴婢们布置一下，后天同袁妃陪侍皇上去赏花如何？"

崇祯不好辜负周后的好意，点头同意。

周后送走崇祯以后，正要休息，忽然看见钟粹宫的掌事太监王明礼在院中同刘安私语。她命宫女将王明礼叫到面前，问他有何事启奏。王明礼本来要向皇后启奏，那个被罚去昌平守陵的小太监昨天出了北安门后，奋身投入御河，已经死了。但刚才刘安对他说："娘娘这两日正在心烦，这是什么芝麻子儿大的事，也值得前来启奏！"所以他跪在皇后面前堆着笑容奏道：

“今早奴婢听乾清宫的御前牌子说，昨晚皇爷于万几之暇，看了长哥的十天仿书，圣心喜悦，龙颜含有笑容。奴婢不敢隐瞒，特来启奏娘娘。”

周后信以为真，微微一笑，随即吩咐吴婉容拿出一些绸缎匹头和各种糖果，派四个宫女拿去赏赐钟粹宫的宫女和太监，另外也赏赐太子一些东西。

两天以后，崇祯同周后、袁妃一同乘辇前往永和门。永和宫花园内，有很多奇花异草，争芬斗妍，还有许多盆金鱼，都是些难得的名品。在花园的一角有一个茶豆架，下边放着一张藤桌，四把藤椅。藤桌上放着一把时壶 [4] 和四个宜兴瓷杯。茶豆架旁有一道疏篱，柴门半掩。门上绕着缠松。竹篱上爬着牵牛。这些都是周后依照自己幼年时在老家宜兴一带所得的印象，吩咐养花太监们在春天用心布置的。今天按周后的预先吩咐，在小花园一角的古松下，太湖石边，放了一张檀木琴桌，上边摆着一张古琴，一个宣德铜香炉，另外放一个青花瓷绣墩。

崇祯在宫中生活，到处是繁缛的礼节，单调而庄严的黄瓦红墙，忽然来到这样别致的一个地方，连说“新鲜，新鲜”。周后趁着他有些高兴，含笑说：

“皇上，难得今日赏花，可惜三宫 [5] 中独少东宫田妃。她在启祥宫省愆多日，颇知悔过，也很思念陛下。我叫都人去把她招来，一同赏花如何？”

崇祯不说不行，也不说行。周后同袁妃交换了一个微笑的眼色，立刻派宫女用袁妃的辇去接田妃。

田妃很快地乘辇来了。衣裙素净，没有特别打扮，仅仅在鬓边插了一朵相生粉红玫瑰。崇祯望望她，登时为她的美丽心中一动，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冷淡神情，只是不自觉地从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田妃避开他的眼光，低下头去，努力不让眼泪滚出。周后满心想使崇祯愉快，说：

“田贵妃，今日难得皇上来永和门赏花消遣，你给皇上弹奏一曲何如？”

田妃躬身回答：“谨遵懿旨。”随即对随侍的一个宫女吩咐：“快去启祥宫将我的琵琶取来。”

周后说：“不用取琵琶。坤宁宫有旧藏古琴一张，原是北宋内廷珍物，我已命都人摆在那株松树下边，你去试弹一曲。这张古琴就赐给你吧。”

“谢皇后娘娘赏赐！”

田妃走到太湖石边坐下，定了弦，略微凝神静坐片刻，然后开始弹起来。她为着使崇祯高兴，先弹了一曲《烂柯游》。这支琴曲是崇祯前几年自己谱写的，听起来沉闷、单调，令人昏昏欲睡，但是等田妃弹毕，

所有的太监和宫女都向崇祯跪下齐呼："万岁！万岁！"稍停一下，田妃重调丝弦，弹了一曲《昭君怨》。弹毕这支古曲，田妃站起来，向崇祯和周后躬身说：

"臣妾琴艺，本来甚浅，自省愆以来，久未练习，指法生疏，更难得心应手。勉强恭奏一曲，定然难称圣心，乞皇上与皇后恕罪。"

周后向崇祯笑着问："皇上，你觉得她弹得如何？"

"还好，还好。"崇祯点头说，心中混合着高兴与怅惘。

周后明白田妃故意弹这一支古宫怨曲来感动皇上，她担心崇祯会因此心中不快，赶快转向田妃说：

"我记得皇上平日喜欢听你弹《平沙落雁》，你何不弹一曲请皇上听听？"

田妃跪下说："皇后懿旨，臣妾岂敢不遵。只是因为五皇子的病，臣妾今日心绪不宁，实在不适宜弹《平沙落雁》这样琴曲。"

崇祯忙问："慈焕的病还不见轻么？"

田妃哽咽说："这孩子的病忽轻忽重，服药总不见效。这几天，臣妾天天都在为他斋戒祷告。"

崇祯决定立刻去看五皇子的病，便不再看花听琴，带着皇后、袁妃同田妃往启祥宫去。

五皇子慈焕刚刚退了高烧，从昏迷中醒过来。崇祯和周后都用手摸了摸病儿的前额，又向乳母和宫女们问了些话。崇祯命太监传谕在南宫建醮的一百多名僧道和在大高玄殿的女道士们都替五皇子诵经禳灾。

这天晚上，崇祯又来到启祥宫一趟。看见五皇子病情好转，只有微烧，开始吃一点白糖稀粥，并能在奶母怀中用微弱的声音向他叫一声"父皇"，他心中略觉宽慰，立刻命太监到太医院去，对太医院使和参加治疗的四位御医分别赏赐了很多东西。他本想留在启祥宫中，但因为田妃正在斋戒，只好仍回乾清宫去。

田妃在五皇子住的屋子里坐到二更时候，看着他的病情确实大轻，睡得安静，才回寝宫休息。

明朝宫中规矩极严。宫眷有病，太医不能进入宫中向病人"望闻问切"，只能在宫院的二门外听太监传说病情，然后处方。五皇子是男孩，可以由太医们直接切脉诊病。为着太医们不能进入启祥宫的二门，田妃从他患病开始就将他安置在二门外的西庑中，叫奶子和四个贴身服侍的宫女陪着他住在里边。

半夜子时，二门外的院落中，只有奶子和两个宫女未睡。奶子命一个宫女蹑脚蹑手地走到院中察看。确定内院中没有一点声音后，奶子同两个脸色灰白、心头乱跳的宫女向暗淡的灯影中消失了。

院中月光皎洁，黑黢黢的树影在窗上摇晃。屋内，黑影中有衣服的窸窣声，紧张的悄语声。一丝北风吹过，窗外树叶发出飒飒微响，使悄语声和衣服的窸窣声登时惊得停止。屋中出奇的寂静，静得瘆人。过了片刻，她们重新出现在慈焕床边，但已经不是奶子和宫女，而变成了一位身穿袈裟模样的女菩萨和两个打扮奇怪的仙女。她们将慈焕摇醒。在一盏明角宫灯的淡黄色光亮下，病儿看见三个陌生可怕的面孔和奇异的装束，大为惊恐。正要大哭，一个仙女怒目威吓说："不许哭！你哭一声我就咬你一口！"病儿不敢哭了，只用恐怖的眼睛望着她们。装扮菩萨的奶子用严厉的口气说："我是九莲菩萨。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家刻薄，我要叫他的皇子们个个死去，个个死去。"她说得很慢，很重，希望每个字都深印在小孩的心上。说过三遍之后，她问："你记住了么？"这声音是那么冷酷瘆人，使病儿不觉打哆嗦，用哭声回答："记……记住了。"旁边一个宫女严厉地问："你记了什么？学一遍试试！"病儿战抖地学了一遍。另一个宫女威吓说："记清！九莲菩萨要叫你死，也叫个个皇子都死！"病儿再也忍耐不住，哇一声大哭起来。一个宫女将他身上的红罗被子一拉，蒙住了他的头。病儿不敢探出头来，在被中怕得要死，大声哭叫。过了一阵，蒙在他头上的被子拉开了。他重新看见床边站着最疼爱他的奶母和两个服侍他的都人。他哭着说："怕呀！怕呀！"浑身出汗，却又不住哆嗦。奶子将他抱起来，搂在怀中，问他看见了什么。病儿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他看见了九莲菩萨，并将九莲菩萨的话反反复复地述说出来。奶子和两个值班的宫女都装作十分害怕，一再叫病儿说清楚。病儿又连着重复几次。奶子赶快将另外几个年长的宫女都叫起来，大家都认为五皇子确实看见了孝定太后显灵。田妃也被哭声惊醒，带着宫女奔了出来。

不管田妃和奶子如何哄，如何向神灵祈祷许愿，病儿一直不停地哭，不断地重复着九莲菩萨的话，但愈来声音愈嘶哑，逐渐地变得衰弱，模糊，并且开始手脚悸动，随后又开始浑身抽搐。大家慌忙将解救小儿惊风的丸药给他灌下去，也不见效。折腾到天色黎明，病儿的情况愈不济事了。田妃坐在椅子上绝望地痛哭起来，趁着皇上上朝之前，命一个宫女往乾清宫向崇祯奏明。

崇祯刚在乾清宫院中拜过天，准备上朝，一眼扫到御案上放的一个由秉笔太监替他拟好的上谕稿子，内容是叫各家皇亲、勋旧为国捐助。他心中想道："我看再不会有哪家皇亲敢违抗朕的严旨了。"

他步下丹墀，正要上辇，忽见启祥宫的一个宫女惊慌跑来，跪在他面前说五皇子的病情十分严重，已经转成惊风。崇祯大惊失色，问道：

"你说什么？昨晚不是已经大好了么？怎么会突然转成惊风？"

他来不及叫太监备辇，起身就走。出月华门向北走了一箭多远，他才回头来对一个太监吩咐：

“快去午门传谕，今日早朝免了。”

田妃跪在启祥宫的二门外边接驾。崇祯没有同她说话，一直往五皇子住的地方走去。

五皇子躺在床上，正在抽风，神智昏迷，不会说话。崇祯俯下身子看一看奄奄一息的病儿，又望望哭得像泪人儿一样的奶子，询问病情为什么竟变得如此突然。奶子和宫女们都伏地不敢回话。田妃在一旁躬身哽咽说：

“陛下！太医们昨日黄昏曾说，再有一两剂药，慈焕就可痊愈。臣妾到二更时候，见他病情确实大轻，睡得安静，才回寝宫休息。刚刚睡熟，忽被哭声惊醒，随即听都人们说慈焕半夜醒来，十分惊惧不安，说些怪话。臣妾赶快跑来，将慈焕抱在怀中，感到他头上身上发烧火烫，四肢梢发凉，神情十分异常，不断说些怪话。臣妾赶快命奶子将婴儿镇惊安神回春丹调了一匙，灌了下去，又用针扎他的人中。谁知到四更天气，看着看着转成了惊风……”

“为什么不早一点奏朕知道？”

“臣妾素知皇上每夜为国事操心，睡眠很晚，所以不敢惊驾，希望等到天明……”

崇祯不等田妃说完，立刻命一个太监去传太医院使和医官们火速进宫，然后又责问田妃：

“你难道就看不出来慈焕为什么突然变化？真是糊涂！”

田妃赶快跪下，战栗地哽咽说：“臣妾死罪！依臣妾看来，这孩子久病虚弱，半夜里突然看见了鬼神，受惊不过，所以病情忽变，四肢发冷，口说怪话。”

“他说的什么怪话？”

“臣妾不敢奏闻。”

“快说出来！”

“他连说：‘我是九莲菩萨，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家刻薄，我要叫他的皇子们个个死去。’”田妃说完，伏地痛哭。

崇祯脸色如土，又恐怖又悲伤地问：“你可听清了这几句话？”

田妃哭着说：“孩子说话不清，断断续续。臣妾听了几遍，听出来就是重

复这两句话。”

崇祯转向跪在地上的奶子和几个宫女们：“你们都听见了么？”

奶子和宫女们以头触地，战栗地回答说“是”。崇祯明白这是为着李国瑞的事，孝定太后“显灵”，不禁捶胸顿足，哭着说：“我对不起九莲菩萨，对不起孝定太后！”他猛转身向外走去。当他出了启祥宫门时，又命一个太监去催促太医们火速入宫，并说：

“你传我口谕：倘若救不活五皇子，朕绝不宽恕他们！”

他回到乾清宫，抓起秉笔太监昨夜替他拟的那个上谕稿子撕毁，提起朱笔，默思片刻，另外写了一道上谕：

朕以薄德，入承大统。敬天法祖，陨越是惧。黾勉苦撑，十有三载。天变迭见，灾荒洊臻。内有流寇之患，外有胡虏之忧。百姓死亡流离，千里为墟。朕中夜彷徨，五内如焚；避殿省愆，未回天心。近以帑藏枯竭，罗掘术穷，不得已俯从阁臣之议，而有借助之举。原期将伯助我[6]，稍纾时艰；孰意苦薄皇亲，弥增朕过。忆慈圣[7]之音容，宁不悲痛？闻表叔之薨逝，震悼何极！其武清侯世爵，即着由国瑞之子存善承袭，传之万代，与国同休。前所没官之家产，全数发还。于戏[8]，国家不幸，事多乖张；皇天后土，实鉴朕衷！

他在慌乱中只求挽救慈焕性命，竟不管外戚封爵只有一代，传两三代已是“特恩”，而写成了“传之万代”的糊涂话。他将亲手写成的上谕重看一遍，命太监立刻发出。太监捧着他的手诏离开乾清宫后，崇祯掩面痛哭。

哭了一阵，崇祯乘辇去奉先殿祈祷，又哭了一次。离开奉先殿以后，他匆匆乘辇往启祥宫，但是刚过螽斯门[9]，就听见从启祥宫传出来一阵哭声。他知道五皇子已经死了，悲叹一声，立刻回辇往乾清宫去。

已经是仲秋天气，紫禁城中的槐树和梧桐树开始落叶，好似深秋情景。一天午后，崇祯在文华殿先召见了户部尚书李待问，询问借用京城民间房租一年之事的进行情况。关于这事，京城中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从崇祯八年开始，就在全国大城市征收间架税（即近代所谓房捐），北京城里有房产的平民每年都得按房屋的多寡和大小出钱。如今

又要强借房租一年，所以百姓都把“崇祯”读做“重征”。那些靠房租生活的小户人家更是心中暗恨。但是李待问不敢将实情奏明，只说还算顺利。随后他将王承恩叫到面前，吩咐去找礼部尚书传他的口谕，要将五皇子追封为王，命礼部速议谥号和追封仪注回奏。王承恩刚走，已经迁回承乾宫一个月的田妃跟着皇后来了。皇后说：

“皇上，承乾宫今日又出了两桩意外的事，贵妃特来向陛下奏明，请旨发落。”

崇祯突然一急，瞪着田妃问：“什么意外的事？”

田妃哽咽说：“臣妾罪孽深重，上天降罚，一些不祥之事都出在臣妾宫中。自从慈焕死后，他的奶母神志失常，经常哭泣，近日回家治病，没想到竟然会在今日五更自缢而死。家人将她自缢身死的事报入臣妾宫中不到半日，有两个原来服侍慈焕的都人也自缢死了。”

崇祯感到吃惊，也很纳罕。他明白这件事很不平常，打量田妃片刻，觉得不像与她有什么关系。他只顾猜想，却百思不得其解。他根本没有想到，李国瑞的家人和另外一家皇亲暗中买通了五皇子的奶母，又经过奶母买通了两个宫女，玩的这一诡计。奶子原以为现拿到一万多两银子与两个宫女分用，对五皇子也无大碍，不意久病虚弱的五皇子竟然惊悸而死，更不意曹化淳前天晚上派人到她家里去敲诈五千两银子，声言要向皇上告密，所以她就上吊死了。消息传进承乾宫，那两个宫女认为事情已经败露，也跟着自尽。

崇祯害怕这事倘若在臣民中传扬开去，不管人们如何猜测，都将成为“圣德之累”。他恨恨地跺跺脚，叹口长气，对皇后说：

“奶子抚育慈焕五载，义属君臣，情犹母子。一旦慈焕夭殇，她悲痛绝望，为此而死，应予优恤表彰。可由你降一道懿旨，厚恤奶子家人，并命奶子府 [10] 中供其神主，以资奖励。那两个自尽的都人，对五皇子志诚可嘉。她们的遗体不必交净乐堂焚化，可按照天顺前宫人殉葬故事，好生装殓，埋在慈焕的坟墓旁边，就这样发落吧。”

黄昏时候，吴孟明来到乾清宫，向崇祯禀报薛国观已经于今天下午逮到北京，暂时住在宣武门外一处僧舍中。崇祯的脸色阴沉，说：

“知道了。你暂回锦衣卫候旨。”

两个月前，薛国观被削籍为民，回陕西韩城原籍。崇祯明白关于薛国观贪贿的罪案，都难坐实，所以仅罚他赃银九千两。当时贪污成风，一个大臣即令贪贿九千两，也是比较小的数目，没有处死的道理。只是由于五皇子一死，崇祯决定杀他以谢孝定太后“在天之灵”，遂命锦衣飞骑追往他的原籍，将他逮进京来。

晚上，浓云密布，起了北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约莫二更时候，崇

祯下一手诏将薛国观“赐死”。将近三更时候，奉命监视薛国观自尽的御史郝晋先到僧舍。薛国观仓皇出迎，问道：

“君半夜冒雨前来，皇上对仆有处分么？”

郝晋说：“王陛彦已有旨处决了。”

薛猛一惊：“仆与王陛彦同时处决么？”

郝晋说：“不至如此。马上就有诏来……”

郝晋的话还未说完，一位锦衣卫官带着几名旗校到了。那锦衣卫官手捧皇帝手诏，高声叫道：

“薛国观听旨！”

薛国观立即跪下，听锦衣官宣读圣旨。圣旨写不出将他处死的重大罪款，只笼统地说他“贪污有据”。手诏的最后写道：“着即赐死，家产籍没。钦此！”薛国观听到这里，强装镇定，再拜谢恩，随即从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微笑，说：“幸甚！幸甚！倘若不籍没臣的家产，不会知道臣的家底多大！”他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被处死的真正原因，于是从地上站起来，叫仆人拿出一张纸摊在几上，坐在椅子上提笔写了一行大字：

“谋杀臣者，吴昌时也！”

锦衣旗校已经在屋梁上绑好一根丝绳，下边放着三块砖头。郝晋因见丝绳很细，说道：

“相公 [11] 身子胖大，恐怕会断。”

薛国观起初对于死十分恐怖，现在好像看透了一切，也预料崇祯未必有好的下场，心情忽然镇定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亲自站在砖头上将丝绳用力拉了三下，说：“行了。”嘴角又一次露出隐约的冷笑。他将脖子伸进丝绳套里，将脚下的砖头踢倒。

因为薛国观已经“赐死”，崇祯认为他已经替五皇子报了仇，已经对得起孝定太后的在天之灵，心中稍觉安慰。但立刻他又想到军饷无法筹措，纵然抄没薛国观的家产也不会弄到多少钱，心头又转而沉重起来，怅惘地暗暗感慨：如果薛国观像严嵩等那样贪污得多，能抄没几百万两黄金和几千万两银子就好了！思索片刻，他提起朱笔给户部写了一道手谕，命该衙门立即向全国各地严催欠赋，不得姑息败事。

[1] 净身——阉割。

[2] 堂子——即澡堂，明代又叫作“混堂”。

[3] 太医院使——太医院的主管官，也是御医。

[4] 时壶——明朝中叶，宜兴人时大彬以制造紫砂茶壶著名，其所制紫砂壶被人们称为时壶。

[5] 三宫——明代承乾宫为东宫娘娘所居，翊坤宫为西宫娘娘所居，合坤宁宫（中宫）为三宫。

[6] 将伯助我——语出《诗经》，意译是：请长者助我。

[7] 慈圣——指孝定太后。

[8] 于戏——即“呜呼”的另一写法。

[9] 螽斯门——紫禁城内西二长街的南门，启祥宫在它的紧西边。

[10] 奶子府——明代供应宫中奶母的机关，经常准备有四十名奶母住在里边。地址在东安门北边。

[11] 相公——古人对宰相的称呼。

李自成星驰入豫

第十一章

十一月的一个深夜，上弦月已经落去，山影昏黑，树色如墨。在郧阳西南的万山丛中，有一座山寨雄踞在小山头上。

山寨的一个大厅中，燃着柴火，点着桐油灯，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已经开过很长一阵。将领们因为今夜五更就要动身拉出郧阳境重新大干而心情振奋。五个多月来，他们分散潜伏在大山中，主要靠射猎为生，

不能找官军打仗，也不能去攻破城池，有时为打粮去攻破山寨也不能打闯王旗号，所以早已住得又闷又急，简直不能再忍受下去。如今，这天天盼望的出山日子终于到了。

经过闯王扼要介绍，大家对山外的军事形势已经清楚。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在川东杀死了四川名将张令，杀败了著名女将秦良玉 [1] 和别的川军，冲破了包围，深入四川内地。杨嗣昌所指挥的数省官军几乎全到了四川内地和川、陕交界地方，湖广和河南两省十分空虚。革、左四营自崇祯十一年到了皖西和鄂东一带，每年夏天进入大别山中休息士马，秋天出来打粮。后来老回回也去了，合为五营。未调入四川的湖广官军都随巡抚宋一鹤驻在鄂东，对付回、革五营。河南、山东和皖北各地都有农民起义。单说河南境内沿着黄河南岸上下千里，较大的股头就有一百多个。河北农民也纷纷起事，在太行山占据山寨，已经使从真定到黄河岸的道路不通。而且这一年，两京 [2] 、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到处大旱，又有蝗灾，饥荒十分严重，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人吃人的事不断发生。

这些情况，使将领们明白如今确是拉出郧阳山前往河南的大好时机。有些将领巴不得一出郧阳山就赶快攻破几座城池，大干起来。

李自成一直静静地坐在一堆火边，同刘宗敏坐在一条板凳上，听着大家说话，想着许多问题。刘宗敏用肘弯碰他一下，小声说："李哥，大家说得不少啦，你说几句吧。"闯王点点头，随着轻咳一下，清清喉咙，准备说话。宗敏赶快转向大家说：

"大家静一静，别再说话，听闯王说吧！"

闯王向全体将领环顾一下，开始用平静的声音说：

"这几个月，大家跟着我受苦了！五月初，我对大家说，能在这郧阳大山中撑下去就有胜利，撑不下去就还要受挫折，说不定连老本儿也会丢光。我起义十几年，在战场上经过多次风险，又被围困过几次，懂得了一个'撑'字。有时两军鏖战，杀得难分难解，血流成河，死伤遍地，就看谁能够多苦撑一个或半个时辰。有时，能够多苦撑片刻就有胜利。"

闯王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都打在将领们的心上，唤起了不少历历如在眼前的苦战回忆，大家频频点头。

闯王接着说："从五月初以来，我们偃旗息鼓，销声匿迹，隐藏在这郧阳山中，使杨嗣昌不知道我们的踪影，为着何来？正是为着今日跳出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这几个月，朝廷认为我们已经完了，再也不足为虑；杨嗣昌认为我们完了，一心只想着追赶围堵敬轩；就是敬轩他们，因为听不到咱们的音信，恐怕也认为咱们再也翻不起身了。好，好得很！"

许多将领都笑了起来，有人忍不住快活地说："好，好，这才是神出鬼

没！”李自成也笑了笑，又接着说：

“如今咱们突然出去，只要奔入河南，号召饥民，就会立刻扭转大局，使朝廷惊慌失措。兵法上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咱们隐藏在这郧阳山中，就是守；如今去进兵河南，纵横中原，就是攻。只有隐藏得好，才能够乘时进攻，使敌人觉得我们好像是自天而降，又像是迅雷闪电。俗话说‘迅雷不及掩耳’。咱们就是要像迅雷一样奔入河南，使敌人措手不及。”

田见秀插言：“古人说：‘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也是说不动的时候要像大姑娘深藏闺中，动起来像脱网的兔子那么快。说脱网的兔子虽不大好，只是个比方吧。”

许多人笑了起来。有一个声音说：“咱们是猛虎下山！”

闯王接着说：“你们各位刚才提到攻郧阳府城的事，倘若在两三年前，我一定采纳，会称赞这是个很好的主意。目前不但郧阳守军力量薄，像附近的郧西、白河两县，守军更其空虚。可是咱们眼下绝不攻城，大小城池都不要进。他们下帖子来请，咱也不去！”

许多将领不明白闯王的意思，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自成笑一笑，继续用平静的声音说：

“这几年，我吃过不少亏，也长了一些见识。拿目前说，咱们只有一千挂零人马，其中还有一些眷属。倘若急着破城池，像你们说的来个石破天惊，下一步就不会顺利了。那样，势必引起杨嗣昌的重视，分兵来对付咱们，像往年一样惹动官军追赶咱们。那样，咱们纵然有翻天覆地的打算，也会落空啦。何况，郧阳在目前是军事重镇，有巡抚驻守，袁继咸这个人不是草包，万一攻不破，损伤了一些将士，岂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咱们一旦到了河南，如今跟着我的每一个弟兄都会有很大用处，一个人要顶十个人用，顶一百个人用，所以我要尽量避免打仗，连一个弟兄也不损失！”

刘宗敏向大家笑着说：“这几个月，咱们闯王除打猎读书之外，想了些翻天覆地的军国大计，可不是只图赶快破几座城池，杀几个官儿，痛快一时！”

闯王兴奋地接着说：“对，对，打仗并不是只图痛快！打仗，要争大利不争小利。该争的必争，该舍的必舍，万不要因小失大。兵法上说：‘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我们如今志在奔往河南，纵横中原，所以一路上绝不攻城，不走郧阳和均州之间的大道，也不打算吃掉小股官军；能够又迅速又机密地奔入河南，就是打了一个大的胜仗，跟着就能够做出来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刘二虎已经在夏天从商洛山进入豫西内乡一带，明远在上个月也去了。我已经派人告诉二虎，叫他在淅川境内等候我们。我们走哪条路奔往河南，沿路如何避开官军耳目，请大家商量商量。至于到河南后如何大干，今晚暂且不议。

大家必须略睡一睡，准定四更起床，五更动身。”

将近五更，部队出发了。出发后故意往西北走，好像要从白河县附近进入陕西。两天之后，从将军河附近夜渡汉水，继续往北，在白河和郧西两县之间停下来休息一天，故意派出一小队骑兵到夹河附近哨探。白河和郧西两县的知县都得到了消息，认为这是一股溃散的“流贼”，有意奔入陕西，一面加紧守城，一面飞报郧阳巡抚。但是当郧阳巡抚得到报告时，这一支人马已经神出鬼没地消失了。

李自成探明从白河县到河南淅川边境三百里路上都没有官军，就同刘宗敏率领五十名亲将亲兵，离开大队，向东急进，而命田见秀和高一功等从荒僻小路随后赶来。第三天黎明，李闯王率领的小队骑兵到了荆紫关附近。没有料到，昨天黄昏后荆紫关寨中突然来了四百名郑崇俭的标营骑兵。他们是从襄阳押运十万两饷银回西安去的，由一位游击将军率领。官军很快发觉了小队骑兵的行踪，认为这是李自成的前哨。为着夺取这五十匹战马，又想立功受奖，游击将军立刻自率三百名骑兵追赶，留下一百名骑兵协同练勇和百姓守寨。

晨雾愈来愈浓，十丈外就看不见人影。李自成率领着小队人马遇到一处岔股路口，孤零零地只有一家茅草饭铺和一个男人。闯王决定在这里稍作休息，让那个男人赶快烧了半锅开水，大家拿出干粮打尖，同时拿出豆料喂马。大家打尖之后，重新上马赶路。李自成因为正在向那个饭铺男人询问淅川一带的灾荒情况，多停了片刻，只有四名亲兵在他身边。询问毕，正要动身，一个亲兵所骑的战马洒了一泡尿，拉了一泡屎，又不免耽搁片刻。突然他听见从西边传来一阵马蹄声，十分紧急。凭着多年经验，他从马蹄声判断出这支骑兵大约在三百左右。亲兵们一面拔出宝剑，一面催促闯王赶快动身。闯王十分镇静，赏了那个男人一把碎银子，叫他赶快逃走。

官军的骑兵更近了。李自成忽然看见地上的马屎在霜风中冒着轻烟，他吩咐一个亲兵下马去茅屋中赶快将灶中的余火弄灭，在锅中添一瓢冷水，再拿半瓢水浇在马屎上。当这个亲兵以十分迅速的动作做这些事情时，他吩咐另外三名亲兵同他一起勒马茅屋一旁，每人抽出三支羽箭，以一支搭在弦上，对着从荆紫关来的小路，拉弦注矢，引满待发。等那个亲兵将水瓢送回茅屋走出来时，闯王吩咐一个亲兵将携带的半袋子豆料倒在狭路口，然后轻声说：“跟我走！”虽然他明白那三百名左右官军离他只有半里多路，转眼就会追到，但是他率领四个亲兵缓辔徐行，转过一个山脚，听见两边山上松涛澎湃，才抽了一鞭，奔驰起来。

奔在最前面的官军骑兵快到小饭铺时，战马突然停下来，争吃地上的豆料。前头的马一停住，整个山路被堵塞起来。前边骑兵用鞭子猛抽，勉强使他们的战马奔出路口，而跟上来的战马又照样要贪馋地吃几口，挨

了鞭子，才肯前进。经过一阵混乱，全队官军来到了饭铺前的岔路口。许多官军将士认为义军不会走多远，容易追上。但带队的游击将军是有经验的老行伍出身，十分机警细心。他想立刻继续追赶，又担心自己远离荆紫关，倘有流贼的大股后续部队从西边来到，失去饷银就要丢脑袋。略微犹豫一下，他对将士们说："你们莫急，等我的命令行事！"于是他迅速下马，大踏步走进茅屋。

他揭开锅盖，用手一摸，剩下的开水仅仅有点热意；弯腰看看灶膛，火已熄了，只剩微温。走出茅屋，忽然发现地上有马的屎尿，赶快俯下身子去看。他知道，如果马屎上冒着热气，一定是才走不远。然而他没有看见马屎上有一丝热气，显然是早已冷了。他断定这股流贼大约已走出十里以外，骂了一句："他妈的！"发出命令：

"赶快回关！"

李自成追上了刘宗敏，继续加速前进，在淇河岸上遇到刘体纯派去荆紫关附近哨探的一小队骑兵。

今年春天，闯王率队从商洛山中突围时，刘体纯和谷英叔侄被留下来，负责照料和保护伤病将士和不能带走的老弱妇女。七月中旬，他接到闯王指示，要他迅速进入豫西。虽然他不明白闯王的真正打算，但是他毫不迟疑地潜出武关，驰入内乡境内。以手下仅有的三百骑兵奔入人地生疏的河南，在众多山寨和乡勇之间打出一个局面。

十月初，他攻占了内乡东北的重要集镇马山口。那儿紧靠伏牛山脚，地势冲要，且是伏牛山脚下土产货物的一个重要出口。两次乡勇来争，都被杀败。他又分兵往东，攻破了镇平县境内的两个重要集镇贾宋和石佛寺，有了粮饷，迅速地又招来两三千饥民入营。到了十月中旬，谷英率领留在商洛山中的另外几百人马出来，同刘体纯会师马山口，并告诉他闯王的秘密指示：要他在十一月中旬到淅川县的上集附近迎接闯王，同时立即派人去卢氏县访实牛金星是否已出狱。他马上与谷英一起北上，攻破了通向卢氏的重镇夏馆，又继续北进，攻破了卢氏境内的重镇栾川，同出狱后蛰居山中的牛金星通了声气，然后回师马山口。五天后，他从马山口来到淅川境内，占领上集，等候着闯王来到。

巳时刚过，一个骑兵奔进上集。强壮的战马喘着粗气，头和身上的短毛全湿了。刘体纯正在操练人马，一得到闯王已经绕过荆紫关前来上集的禀报，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李自成和刘宗敏在刘体纯驻扎的大庙中休息。他向体纯询问了军中和豫西地方的一些情况。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尚神仙跟随谷英从商洛山中出来，如今随着进入伏牛山的部队驻在栾川，正在设法同牛金星暗中会面，要将牛举人全家接进军中。问过一些重要情况之后，李自成叫大家

都去睡觉休息，也催促宗敏去睡，但是他自己却不肯躺下，叫体纯陪着他，走出大庙。

一出山门，李自成就看见一小队骑兵从上集飞驰出寨。他向体纯问：

“有什么紧急事儿”？

体纯回答：“我同子杰约定，你来到上集以后，立刻派飞骑向他报信。他们就是往马山口报信去的。我吩咐他们一路不许耽搁，必须在明天上午赶到。”

闯王没有再问，更没有想到这一小队骑兵的出发会引出一连串与他的想法完全不同的军事行动，几乎破坏了他在郧阳山中所深思熟虑过的作战方略。他遇见许多从商洛山中出来的旧弟兄，亲切地同他们招呼。当他在一片帐篷前边同一群围拢来的将士谈话时，看见有一个衣服十分破烂的农民来找体纯，体纯立刻将这个庄稼汉带到附近没有别人的地方小声讲话。他还看出来两人密谈的分明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那庄稼汉神情激动，用心听着体纯的嘱咐，不断点头，态度诚恳。闯王在心里笑着说：“二虎准定是要破什么山寨了。”当那个农民走后，刘体纯又回到闯王身边，眼睛里闪着得意的光辉。闯王没有问他，就同他离开这一片帐篷，去看向饥民施粥的情况。

在上集寨外分三个地方施粥，每日中午一次。李自成来到其中一处。这时，饥民都聚集在粥厂前边，秩序很好。三名弟兄正在拿着大木勺子发放，每个饥民一勺子很稠的用小米、高粱和苞谷掺加野菜混合煮的粥，恰好装满一大碗。李自成亲自走到锅台边看了看，又同饥民们说了几句话。告诉他们说，他这次来河南就是要尽他的力量拯救百姓，只要再苦过三年五载，天下势定，老百姓的日子就会好起来。

离开粥厂，他叫刘体纯带他到东寨墙上，放眼瞩望。丘丘岭岭，一齐奔涌到他的眼前。崇祯九年以前，他随着高迎祥率领起义大军曾经进出河南，也曾经经过淅川，但今天他来到河南，意义完全不同。他现在是怀着极大的雄心壮志和崭新的军事方略，重来河南，所以他举目东望，就不禁心情振奋地想着如何寸阴必争地从此东进，驰骋中原，如何解民倒悬，收拾人心，以及如何号召饥民随他起义，迅速编练成一支能够作战的大军。

刘体纯向自成笑着催促说：

“闯王，你该睡一睡啦。你这几天日夜骑马奔波，只能在马上打盹。得好生睡一大觉，睡上两天！”

自成回头来对他笑一笑，说：“我马上就去睡觉，不过用不着睡一两天，只睡半天就行啦。今天夜间，我打算动身走。”

“今夜就走？！”

“对，今夜就走。你也得走。我们既然乘官军空虚来到河南，不应该逗留在这边境地方，耽误良机。兵贵神速，一刻也不要耽误。”

“可是我已经……”

“已经什么？”

刘体纯挥退左右亲兵，兴奋地望着闯王小声说：“我已经决定明天五更破淅川县城。城内有饥民内应，已经准备好了。刚才在军营中跟我说话的那个庄稼人就是替咱们在淅川城内做底线的，特意跑来问我个确实时间。我刚才嘱咐他无论如何今日黄昏前要赶回城内，同饥民们约定：明日五鼓，一听见城外炮声和呐喊，就在城内放火接应。破城之后，杀掉知县和一批乡宦劣绅，为一方百姓除害。”

闯王笑着问：“你急着破淅川县城，是同子杰商量定的？”

体纯回答说：“是商量定的。我来上集之前同他在一起商定：我们都在事前准备好，只等你进入河南，我就立刻破开淅川县城，他破开内乡县城，紧跟着往东去破开镇平县城。黑虎星从商洛山中出来，破开卢氏县城，杀掉知县白楹和几家豪绅大户替牛举人报一年牢狱之仇。邓州城不像以上四座县城好破，我们暂时放在旁边。等子杰破了镇平之后，迅速东进，去攻南阳府城。镇平距南阳只有七十里，骑兵半日可到。我破淅川之后，越过邓州，去攻新野。如果我破了新野之后，南阳尚未攻破，我就同子杰会师南阳城下，协力猛攻。”

闯王又笑着问：“你们还准备攻破南阳？”

“是的，我们要趁热打铁，一举攻破南阳。”

“杀死唐王和南阳知府？”

“当然，这两个家伙非杀不可。自从起义以来，我们还没有杀过明朝的藩王哩。唐王封在南阳已经十几代，作恶万端，早已恶贯满盈。”

李自成遥望东方，沉默片刻。他明白刘体纯和谷英商定的连破数县和南阳府城的主意，在目前做起来都不困难；即令暂时攻不破南阳，而裕州[3]、南召等许多州县却都是城小池浅，容易攻破。但是他必须衡量轻重缓急，想一想应不应该改变他原来想定的用兵方略。刘体纯见他在思虑，又说道：

“李哥，我同子杰这么商定，为的是让你一来河南就声威大震。近三四年来，咱们不是被官军追赶，便是吃败仗，被围困，人马大减，别人连你闯王的名字都忘记了。将士们如今只盼望着你来到河南大干一番，横扫中原，杀得朝廷惊慌失措……”

闯王截住说：“也使咱们全军将士扬眉吐气，是不是？”

体纯说：“只要能够使几年来的局势改变，将士们自然就扬眉吐气，穷百姓也得了救星。”

闯王问：“你同子杰约定哪一天破内乡？”

体纯回答：“我们因为不知道你哪一天进入河南，所以把破内乡的日子定成活的。就是，他在马山口一接到你已来到淅川境内的确实消息，就连夜将人马开到内乡城外，趁着黎明时候破城。我派去向他报信儿的那一小队骑兵，眼下大约已跑了二十多里路，估计后天早晨一准可以攻破内乡，三天后可以攻破镇平。我在出上集寨去迎接你的时候，也派出飞骑从捷径奔往商洛山中，告诉黑虎星你已来到淅川，请他赶快向卢氏进兵。”

闯王突然神色严峻地说：“二虎，将士们的心情我很明白，但目前任何县城都不许去破，更不许去攻南阳。日后什么时候可以攻破城池，我自然会下令去攻。此刻……”

“闯王！闯王！目前杨嗣昌率大军深入四川，河南十分空虚。这是千载良机，不可……”

自成挥手阻止体纯的话，接下去说：“此刻事不宜迟，你火速派出几名骑兵往去马山口的路上追赶。看来，大概很难追上那一队塘马啦。如追赶不上，就马不停蹄地奔往马山口，向子杰传我的严令，只可多破山寨，不许攻破一城！另外，你再派人去追赶淅川城内的那位好百姓，告他说淅川城暂不攻了。再派出几名飞骑，追赶往商洛山中去的塘马，也向黑虎星传我的严令，进入卢氏县境以后，只许攻破山寨，不许破城。二虎，莫耽误，你赶快派飞骑分头出发，越快越好！”

刘体纯瞪大眼睛叫道：“李哥！闯王！……”

闯王的脸色更加严峻，命令说：“你火速派人出发！那去马山口传令的弟兄们一定要骑最快的马。去吧！”

刘体纯的眼睛里充满着疑问和委屈情绪，又向闯王的脸孔上看了一眼，只好匆匆下寨，奔回营中去执行闯王的命令。蓝天上正有一只苍鹰自由地盘旋飞翔，用锐利的眼睛俯瞰地上，发出来高亢雄壮的叫声。李闯王抬头望了一眼，带着亲兵们下寨去了。

闯王回到营中，倒头便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被叫醒。这半天他睡得非常踏实，过分疲劳的精神又恢复了。吃过晚饭，他吩咐从郧阳山中来的将士们赶快备马，准备起程往马山口去，并叫刘体纯派一名骑兵带路。刘体纯对他说，已经派了一百名骑兵护送。闯王点点头，笑着问：

“我禁止你们攻破城池，浇了冷水，你心里还有点委屈么？”

刘体纯也笑了，回答说：“已经不感到委屈了。总哨刘爷先醒来，我将我同子杰计议好的主意禀报了他，也将你的严令只许破寨不许攻城的话告诉了他。他将你的用兵方略对我一说，我登时心中亮了。李哥，你是从大处着眼，子杰和我看事太浅，到底只能打仗，不是帅才！”

闯王说：“在寨墙上我来不及将道理对你讲明。等我随后回到营中，没有看见你，也实在困乏得很，一躺下去就睡熟了。既然你已问过捷轩，我就不再说了。荆紫关是一条要道，昨晚到荆紫关的那四百西安骑兵，因押运饷银，不敢逗留，今日午前必然动身继续赶路。今天夜里，你去攻占荆紫关。要用智取，轻易不要损伤一兵一卒。你是个会用计的人，我想你一定会想出个好的主意。”

体纯说：“郑崇俭的那四百骑兵确实在上午走了，如今荆紫关只有乡勇守寨。我昨天下午已经派一些跟咱们一心的百姓混进荆紫关寨内，今日下午又混进去一些，嘱咐他们准备好，一看见寨外火光就从寨内举火相应。荆紫关攻破不难。”

“好，好。破了荆紫关以后，只留下两百骑兵守关，等候迎接从郧阳来的大队和老营，然后你率领其余的马步将士，再号召一批情愿投军的饥民，连破几座山寨。开仓放赈，征集军粮。不论新老弟兄，务要严守军纪，擅杀良民者抵命，奸淫妇女者斩首，抄出的金银财物一律归公。任何将士不得私藏金银。”

“是，是。一定严守军纪。”

闯王叫刘体纯在七天以后，离开淅川境内赶到镇平境内见他。倘若那时他已经不在镇平境内，就赶往南召境内见他。

[1] 秦良玉——四川忠州人，石砫土司宣抚使马千乘之妻。千乘死，代其职，挂总兵官印，所率土司兵俗称白杆兵，在当时颇著名。

[2] 两京——明朝的两京，指北京和南京，也泛指北京附近的畿辅和南京附近的应天府和松江府一带地方。此处即指后者。

[3] 裕州——今方城县治。

第十二章

自从李自成经淅川进入河南，南阳一带的局面突然大变。各县百姓看见义军纪律严明，一破了富裕寨子就向饥民散放赈粮，都争相传播闯王的仁义之名，于是每天投军的人像潮水一般。大小将领如今再也不愁兵少，而是感到新兵一时来得太多，为了将他们编入部伍、挑选头目以及解决统带、训练等等问题而简直忙不过来。

在闯王进入河南之前，南阳各县的饥民到处结为杆子，大杆子几千人，小杆子几百人。如今纷纷闻风来投。李自成将那些诚心投顺和甘愿遵守军纪的杆子收容，裁汰了老弱，编在各营之内。不过十天光景，已经发展为五万人以上的大军。由于兵力骤然强大，将士们渴望攻破城池，连袁宗第等几位重要将领也忍耐不住。一天，刘宗敏向闯王说：

“闯王，老弟兄和新弟兄都想攻破几座城池，杀了城中官绅，放火烧了衙门、监狱，以泄心头之恨。群情难违，再压下去也不好。况且百姓也纷纷请求，望我们除暴安民。闯王，你看，咱们放手干一下，下令攻破几座州、县城池如何？”

李自成不觉一笑，说：“好家伙，连你也忍耐不住啦！”

宗敏说：“南召县就在手边。咱们的将士背后议论：这个南召知县民愤大极啦，为啥闯王不下令破城，杀了他为民除害？”

闯王说：“你早就知道了我的想法，如今还得按原来的主意行事。你告诉将士们说：城是要破的，官是要杀的，只是眼下不许破城。”

“如今咱们已经有五六万人啦，还不到时候？”

闯王沉着地微笑说：“是的，还不到时候。权衡利弊，暂时不破城池有利。”

刘宗敏默然片刻，然后把巨大的右手一挥，笑着说：“好，咱们从大处着眼！”

刚说到这儿，忽然中军吴汝义来禀：牛举人快到寨外了。李自成大为高兴，立即吩咐：“传下令去，老营中将领凡没有要紧事的，快随我出寨迎接。”

牛金星带着全家，还有同村、同族的一些贫穷后生，共约五十余人，由黑虎星于三天前接到栾川。尚炯在栾川迎候，一同往白土岗来。中午，李自成在老营设宴为牛金星父子洗尘。午宴以后，闯王见他连日鞍马劳顿，要他稍睡一阵，然后深谈。但金星精神振奋，豪迈地说：

“金星一介书生，谬蒙不弃，纵然鞠躬尽瘁，无以为报。今日得能脱死入

生，再到麾下，恨不能竭尽绵薄，佐麾下早定大业。稍有鞍马劳顿，何足挂齿！还是赶快商议军国大事要紧。目前中州百姓，望救心切。将军布尧舜之德，建汤武之功，此正其时。不知麾下有何深谋远虑？今后用兵方略如何？”

闯王谦逊地说：“我是草莽出身，读书不多，说不上有何深谋远虑。所以我在郧阳山中时候，即暗中嘱咐刘体纯先入豫西，打探先生是否出狱。倘已出狱，在家平安与否。我切盼一来到河南就赶快同先生见面，今日果然将先生接到军中，如获良师。今后大计，要多向先生请教。我的一些想法，自然都要说出来，听一听先生的高见。依足下看来，我们目前应如何利用这大好时机，赶快打出个新的局面？请先生多多帮助！”

金星欠身说：“我到栾川，对麾下入豫后的宏谋伟略，已略知一二。但此刻我不想先谈如何号召百姓，如何用兵，倒想先向麾下举荐一个朋友，请闯王火速差人去迎接他前来军中相助，聘为军师。此人精通兵法战阵，深富韬略，对九流百家无不通晓。闯王既欲早建大业，非得此人前来相助不可。”

“你说的可是宋献策么？”

“正是此人。麾下欲建大业，不可少了此人。”

闯王十分高兴，说：“好，只要宋先生愿意前来共事，当然竭诚欢迎。请你今天就写一密书，派人到开封接他。目前到处路途不靖，只要他能够平安到达叶县，我们就可以派骑兵到叶县城外迎来军中。”

“献策如今不在开封，倒是距此地只有二百多里。”

闯王大为惊喜，忙问：“献策现在何处？”

“就在汝州城内。”

“怎么他会在汝州城内？”

牛金星大笑起来，说：“献策怀王佐之才，待时而动。江湖寄迹，实非本愿。开封虽然繁华，也不是他留恋之地。如今他在汝州，正为着待麾下入豫耳。”

自成更觉纳罕，笑着问：“他事前怎么知道我要到河南来？”

金星说：“且不说献策会观星望气，奇门遁甲，就是以常理推断，他也知道闯王必然要乘虚东来。所以他明的是来汝州访友，暗中却是在等候麾下入豫。自古君臣际会，都非偶然。麾下之得献策，正是天以军师赐将军，犹如汉高祖之得子房 [1] ……”

自成问：“果然可做军师？”

金星说："倘若献策非军师之才，金星何敢在闯王前冒昧推荐！"

李自成听了金星的这句回答，含笑点头，不说二话，只是接着问如何派人去汝州迎接献策。牛金星告诉他说，宋献策在十月间因见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深入四川，杨嗣昌也离开夷陵溯江西上，中原空虚，料定闯王必乘虚来到河南，所以借访友为名，到了汝州。他到汝州之后，就派人到卢氏山中去见金星，说明他的看法。当时刘体纯在内乡境内，势力渐大，官府只认为是李自成旧部溃散的零股小盗，而献策已经判定这必是李闯王入豫的前哨。他劝金星，一旦闯王到了豫西，立刻携家眷到闯王军中，切勿犹豫，而且说他自己也有意与闯王一晤。随后不久，牛金星同刘体纯派来的人见了面，证实了宋献策的料想不差，就赶紧派一个仆人去汝州见宋献策，告诉他闯王即将东来，嘱他在汝州城中等候。牛金星将以上经过说了以后，接着说：

"如今可派我的一个仆人到汝州城内见他，请他托故去叶县探友，离开客栈，雇一头毛驴顺着去叶县大道走去。同时请刘德洁将军率领两百骑兵埋伏在离汝州二十里地方，接他前来。纵然汝州城门盘查甚严，也将万无一失。"

闯王问："你不写一封书子交贵价带给他么？"

金星说："贱仆与献策见过面，不用带书信，免得被城门兵勇查出。我可替闯王写封书子，交德洁将军带去。"

"好，就这么办。请你立刻写封书子，我就叫二虎马上动身。"

刘体纯出发后，李自成正要继续同牛金星商量大事，李双喜进来，问他有没有工夫接见那个从南阳来的百姓。这个百姓是上午闯王去迎接牛金星时来到的。闯王问：

"你没有同他谈谈？"

双喜回答说："我同他谈啦。他也是暗中来求我们派义军去破南阳的，又说他还有别的重要话要向父帅当面说出，高低要求见见你。"

闯王觉得奇怪，便叫双喜去将这人带来。

来人姓孙，名本孝，约莫四十出头年纪。十年前原有几十亩土地，在各种天灾与人祸交织的遭遇中，很快衰落。去年他已经将城内仅剩的三间祖居房子卖去，移居卧龙岗下边的一个小村里，每天在官道旁摆个小摊子，向那些去诸葛庵抽签、还愿的各色人等卖香、表、蜡烛，勉强使自己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没有饿死。

面见闯王之前，孙本孝已经将南阳城的防守情形，扼要地告诉双喜。见了闯王，他说得更加详细。他还说，南阳府、县衙门的监狱都关满了人，十之七八都是交纳不出田赋的老百姓；城中贫民，人人都盼望着义军破城。他还说，如今四乡百姓进城讨饭的很多，只要事前派人去暗中串联，一旦义军攻城，穷百姓准定会呐喊放火，打开城门相迎。闯王听了这些话，心中很高兴，笑着说：

“南阳城我迟早是要破的，只是目前没有工夫去破，只好让众百姓多苦几天。你这次来的好意，我很领情。你还有什么要紧话要对我说？”

孙本孝见闯王这样平和，消除了心中顾虑，说：“闯王爷，倘若我说错了，请你不要怪罪，我就大胆直说了吧。你这次来到河南，的确是一番打天下的气派。你提出的宗旨是剿兵安民，打富济贫，开仓放赈，又叫百姓们都不向官府纳粮。南阳一带的贫苦百姓都把你看成了现世救星，打心眼里拥戴你。可是，闯王，你的这些济世活人的救急药方，都只能，只能……”

自成见孙本孝想说又不好出口，便鼓励他说：“你大胆直说，不必忌讳。”

“好，我说，我说。我说的是，你闯王爷的这些好药方只能治表面上的病，不能治五脏里边的病。如今这世道，病根太深啦。”

自成忙问：“如何能治除病根？”

“请闯王想个法儿，叫穷百姓有谋生之路，能够早见太平；太平后能够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位，各乐其业。”

“我起义宗旨就是要顺应天心民意，诛除无道，使天下早见太平。一俟天下太平之后，兵戈停止，士、农、工、商就能够各安其业，共享太平之福。”

孙本孝不再说话，摇摇头，叹一口气，心思显得沉重。闯王感到奇怪，笑着问：

“你以为战乱不会停止，天下不会太平么？”

孙摇摇头，说：“小的担心的是，纵然天下太平，小民也不免有失业之苦。”

闯王心中一惊，觉得这个人的话很有道理，比他平日所想的要深。他同牛金星交换了一个眼色，又对孙本孝看了看，说道：

“确实在太平年头小民也常有失业的，男不能耕，女不能织，稍遇灾荒便妻离子散，饿死道路。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将来天下太平之后，小民不再有失业之苦？”

孙本孝回答："小的自己读书很少，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只是我祖居府城，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情很多，也听过不少老年人谈论古今，深知小民的痛苦不完全是因为世道乱，灾荒大；病根多种在太平治世。小的知道闯王爷是真正居心救民，重建太平，所以特意跑来求见闯王，除禀明南阳城的防守情况，也说出来这几句心里话，请闯王爷作个思虑。"

闯王想了想，说："啊，你的意思我明白啦。纵然在太平治世，小民也有官府聚敛敲剥之苦，大户欺凌兼并之苦。有一种苦，小民就不能享太平之福；倘若这两种苦一齐落在身上，纵然不遇天灾战乱，也常会走投无路，陷入绝境。我深知百姓如同在水深火热中过日子，所以才兴起义师，来到河南。等日后我有了天下，一定从根本上想想办法。"

孙本孝说："倘若能从根本上想出办法，就能使小民有求生之乐，也能长保闯王爷的铁打江山。"

闯王又说："在起义的开头几年，到底将来应该怎么办，我心中是一盆糨子。近几年，我走的地方多了。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留心看一看，问一问，想一想。一来二去，我懂得了一些道理。拿田赋说吧，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却自来积弊很深。第一，各地田赋，轻重不一，十分不公。拿你们河南全省说，杞县、太康两县比别处都重。拿全国说，听说有的府、州、县就比别处重……"

牛金星插言说："苏、松两府 [2] 就比别处重。"

闯王接着说："拿一个县来说，往往近乡比远乡重。第二是每两银子额外加三分，名叫'火耗 [3] '，叫地方官吏们下到腰包里，实无道理。"

金星说："杞县、太康本是穷地方，只因田赋较重，地方官吏吃的'火耗'多，做官人就称之为'金杞县、银太康'。"

闯王又接着说："第三是不顾百姓死活，动不动加征田赋。看看从万历以来，加征了多少银子！第四是只要有一点战乱，官军过境，军前杂派按田赋增收，常比正赋多几倍。第五是有钱有势的乡绅大户之家，勾结官府胥吏，将自己应缴田赋和随粮增加的额外杂派转嫁到小民身上。这一层，最为不公，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小民受苦最深。"

孙本孝赶快说："着，着，都叫闯王爷说着了。闯王爷，小的真没想到，你在戎马奔波之中竟然有工夫看透了几百年田赋积弊！怪道闯王爷来到河南以后就叫百姓们不再向官府纳粮！"

自成点点头，接着说："还有，小民另一桩最苦的是大户盘剥，欺凌，兼并土地。所以我每攻破一个地方，对乡绅土豪从不轻饶。不严惩乡绅土豪，就不能保护善良小民。至于日后得了江山，如何定出法律，限制大户，那是必要办的。目前忙于打仗，一时还顾不到。你今天来，将南阳守城情况告我知道，又提醒我立国救民的一桩大事，都十分叫我感谢。眼下我初来河南，诸事草创，正是用人时候，你能不能留下来同我共

事？”

孙本孝说：“老母为小的二十七岁守寡，今年七十二岁。只因老母尚在，无人奉养，所以小的虽有一片忠心，实不能跟随闯王。一旦老母下世，小的一定一心相随。”

自成说：“可惜你不能留在军中！什么时候回去？”

“我马上就回。在此不敢耽搁太久，惹动邻居生疑。”

闯王随即叫双喜取出十两银子交给孙本孝，嘱咐他回去好生奉养老母。孙本孝走后，闯王对牛金星微微一笑，说：

“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却能提醒我去思虑日后的立国大计，倒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牛金星说：“刚才闯王所讲的田赋积弊和大户兼并，确实是深中时弊，应当为百姓解此疾苦。”他停了一下，突然问：“麾下下一步已经决定东进？”

“我正要同你商量，这事须要马上决定。”

牛金星在来白土岗的路上，已经知道闯王打算率大军从此向东，纵横豫东和豫中。现在屋子里只剩他同闯王，他轻拈长须，又一次问道：

“麾下下一步旌旗所向，是往东乎？”

“目前还没有作最后决定。先生之意如何？”

牛金星决意一到闯王军中就献出重要谋划，奠定自己在闯王面前和全军中的立脚地，如张良在刘邦面前的借箸划策。他确实怀着一个想好的用兵方略，但故意不立刻说出，拈须微笑说：

“目前麾下已有将近六万之众，饥民从者如云。旌旗所指，关乎中原大局，想闯王必有一番斟酌。愿先闻明教，金星再试为借箸一筹。”

闯王说：“豫中、豫东，不像南阳各县残破，军粮来得较易，所以东去也是一个办法。不过目前我派两支人马向东，只是虚张声势。我的老营，倒是要沿着这伏牛山逐步北进。从此往北，虽然地方残破，但各处富裕山寨很多。专破山寨，有粮食养兵，并能征收骡马，一步步壮大骑兵。况且近来土豪恶霸，多住山寨，豢养练勇，私设法堂，残害小民，所以破山寨也是为的解救小民的真正痛苦。至于南阳，老百姓和将士们都想早破，破起来也不困难。我是抱定主意在目下不破城池，所以把南阳撂在一边。再过一个多月，我们的羽毛开始丰满，单说可以作战之兵，大约会有十万左右，到那时方说攻破城池的话。我想，咱们不打则已，要

打就猛出一拳，打在崇祯的要害地方，打得他闪腰岔气，眼冒金星，打得杨嗣昌晕头转向，说不定他的全盘棋势都要打乱，连着丢车折炮。”

牛金星点头说：“此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闯王如此用兵，真正是从大处着眼，非他人可及也！”

闯王问：“目前究竟是东进好还是沿伏牛山北进好，启东，你的看法如何？”

牛金星问：“众位将领之意如何？”

自成说：“多数将领因见豫中、豫东不甚残破，人烟较多，都想挥师东进，驰骋中原。”

牛金星点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众将主张东进的心思，然后说：

“以金星愚昧之见，不如全师沿伏牛山北进为佳。目前杨嗣昌追赶张敬轩、罗汝才深入四川，川中战局断无持久之理。不是张、罗兵败被歼，便是他们突围而出，都要在一两个月内看出分晓。以今日情势来看，大概罗汝才会中途离开敬轩投降，致敬轩孤军奔命，而官军四面围堵，穷追不止。倘若如此，敬轩就不好办了。倘不幸敬轩败亡，杨嗣昌就会立刻率其得胜之师出川，与江北、陕西官军会师中原，全力对我。豫中、豫东，纵横千里平原，虽利于骑兵作战，但今日我军系重整旗鼓，骑兵尚不很多。且麾下新到豫中、豫东，民心未服，纵有十万新集之众，对付数省官军也不能稳操胜算。因此，目前应竭力避免大军向东。过早引起朝廷重视，弊多于利。”

自成连连点头说：“对，对。你说得很有道理。”

金星接着说：“至于沿伏牛山往北，既可以不引起朝廷注意，又可以依山为势，能战能守，进出在我。此策较为稳妥。等到羽翼丰满之后，可一举而破洛阳，用福王的财富养兵赈饥，争衡中原。”

自成心中一动，笑着问：“破洛阳，活捉福王？”

“是，破洛阳，活捉福王。洛阳古称居天下之中，依山带河，为九朝建都之地。攻破洛阳，先占地利，然后东出成皋，或南出汝州，争夺中原，攻守自如。况且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他母亲郑贵妃专宠后宫，几乎夺嫡。万历皇帝搜刮了几十年，据说宫中有一半财富运来洛阳。万历将福王封到洛阳，命河南、山东、湖广三省为福藩搜刮良田四万顷。户部与三省疆吏实在搜不到这么多土地，一再力争，才勉强减了一半。这两万顷良田，每一寸土地都是夺自民间。当时王府的官员们和太监们带着校尉兵丁，扈养厮役，到处看见好地就丈量，丈量后就成了王庄田产，按亩征租。有钱有势的官绅人家可以向王府的执事官员和太监们纳贿说情，保住自己的土地。苦的是小户人家和平素无官绅依靠的中产之家，顷刻间倾家破产。”

李自成忍不住骂了一句：“他妈的，什么皇帝、亲王，尽是强盗、吃人魔王！”

金星接着说：“福王除平白地夺占了百姓的两万顷良田之外，万历皇帝还赐给他自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四川盐井和茶叶税银。又给他淮盐三千引[4]，在洛阳开设盐店。王府太监们到淮扬支取食盐，成几倍勒索，中饱私囊。中州人民原来吃河东盐[5]，不吃淮盐。福王为强迫士民改吃淮盐，非王店中的盐不得贩卖。河东盐原为边兵饷银的一个来源，因中州改吃淮盐，河东盐销不出去，影响边饷。倘若我军攻破洛阳，单只福藩财产就可以供数十万兵马一年之需，何况还有王府掌事太监与乡宦豪绅之家，按户抄没，其数目亦甚可观。福王府中粮食山积，腐烂仓中，眼看着洛阳百姓纷纷饿死，不肯稍施赈济。洛阳饥民卖儿鬻女，大姑娘论斤称，而福王出京前一次婚费用去了国库银三十多万两，修建洛阳宫殿和购置陈设花去国库银六十多万两，地方所负担的费用不在其内。为着他一家从北京来洛阳，号用了民间大小船一千二百多只，许多船户为此生计断绝。破洛阳，杀福王，正所谓‘吊民伐罪’，使中州百姓，尤其是河洛[6]百姓拍手称快，益信闯王义军真乃汤武之师。义旗所指，必然望风响应，簞食壶浆相迎。”

自成频频点头，说：“好，好，破洛阳，杀福王！”

金星又说：“福王朱常洵非一般藩封亲王可比。他是崇祯的嫡亲叔父。自从天启末年各地英雄起义，十余年来尚无一处亲藩被戮。今日我们要杀，就从崇祯的亲叔父开刀。杀了福王，将使全国震动，也使崇祯惊慌失措，乱了手脚。此事不论就军事言，就人心言，或就朝廷之震动言，其影响之深远重大，都可想而知。至于南阳，虽然也是府城，有唐王在彼，但比之洛阳，十不比一。第一代唐王是朱洪武的第二十三个庶子，并非嫡生；传至目前，已有九代十一王，同崇祯这一家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出了五服。倘若如今破南阳，杀唐王，所获粮饷不多，也不会使崇祯伤筋动骨，反而会促使崇祯赶快调兵遣将去防守洛阳。故衡量轻重缓急，目前只能先筹划破洛阳，而破南阳非当务之急。”

李自成说：“先生所论极是。我也有攻破洛阳之意，所以才率领老营和大军暗向北移，也派了细作到洛阳去探察守城情形，大约十几天后就可回来。今听先生一谈，正合我心，这件事就算定了。倘若能一举破了洛阳，杀了福王，正如你刚才说的，可以为中原百姓除害，符合我军吊民伐罪的起义宗旨，可以用福王的财富养军赈饥，可以使朝廷大为震动，惊慌失措，可以打乱朝廷的军事部署。真是一举数得！另外……你认为杨嗣昌这人如何？”

“杨嗣昌嘛……”牛金星不明白闯王为何忽然问到杨嗣昌，略微沉吟一下，接着说，“因为朝廷上门户之见甚深，加上他暗主对东虏议款，所以颇受攻击。然平心而论，他在大臣中还算得一个精明练达的人，又深得崇祯倚信，现任的兵部尚书也出自他的引荐。崇祯将他放出京来，实是万不得已。此人如败，崇祯再也挑不出一个像样的督师了。纵然有那样

的人，也不像杨嗣昌深受皇帝倚信，挑得起担子，也比较能经得起朝廷上众口攻击。”

自成说：“我在郧阳山中时候，一直在想主意如何打伤崇祯的这个膀臂。如今看来，只要我们能够破洛阳，杀福王，杨嗣昌就完了。”

金星说：“杨嗣昌正在全力追剿张敬轩和罗汝才，远在四川。崇祯只会杀掉河南巡抚，对杨嗣昌降旨严责，还不会就治他重罪。”

闯王笑一笑说：“纵然崇祯暂时不加他重罪，也必怀恨在心。再遇挫折，便会两笔账一起清算。何况朝廷上门户之争很烈，那些平日攻击杨嗣昌的朝臣们岂能不借洛阳的事大做文章？崇祯这个人，一向功则归己，说他如何英明，过则归于臣下，喜怒不测。你看吧，或迟或早，或死或贬或下狱，杨嗣昌必定完蛋。杨嗣昌不管本领如何，各路官军有他在总还是有个统帅，有一杆中心大旗。他一倒，纵然崇祯派别人督师，从各方面说都差得远，实际上等于没有统帅，没一杆中心大旗。到那时，官军的败局就会急转直下。”

牛金星不觉连说“妙，妙”，赞叹闯王智虑深远，然后哈哈大笑。

李自成谦逊地说：“这破洛之策原是先生帮我定的，说不上我有什么智虑深远。先生今日初到，就拿出这一重要建议，果然不负全军对先生期待之殷！”

金星说：“日内宋献策来到军中，将更有极为重要的意见奉陈。”

自成忙问：“献策有什么极为重要的话？”

金星笑着说：“我只知关系十分重大，但也不知其详。不面见麾下，他是不肯随便说出口的。

[1] 子房——张良的字。

[2] 苏、松两府——苏州府、松江府。

[3] 火耗——明代法定，田赋每两银子外加三分，理由是县衙门将征收的零碎银子熔铸成大锭上运，会有消耗，所以名曰火耗。实际上火耗绝不会这样多，而且也不应由百姓负担。

[4] 引——即“盐引”，古代商人运销官盐的执照，每引二百斤。

[5] 河东盐——山西地盐产于解县、安邑一带。古代曾将今山西省西部黄河以东的地方置河东郡，治安邑，故山西地盐称作河东盐。

[6] 河洛——黄河以南，洛河流域，古称河洛，相当于目前的洛阳地区。

第十三章

第二天中午过后，李自成的老营离开白土岗，穿越伏牛山东部，向北进发。在离开白土岗之前，他已经同牛金星、刘宗敏等商定，将“随闯王不纳粮”和“义军所至，三年免征”两句话写成揭帖，在大军所到之处普遍张贴。前一句话是一进入河南境内就提出的口号，后一句话是现在新添的口号。前者是号召百姓不再向明朝的官府纳粮，后者是说闯王自己免征钱粮，流传之后就简化为半句“三年免征”了。

李自成绕过摩天岭，在二郎庙停下来等候同宋献策会面。第五天中午，宋献策来到了。李自成率一大群将领出寨相迎。虽然宋献策只到闯王的肩膀高，比一般中等身材的人矮半头，但是气宇轩昂，谈笑风生，立刻获得了众将领的好感。闯王的老营扎在一家大乡绅的宅子里。午宴以后，闯王请他和牛金星到书房中谈话，刘宗敏也来了。闯王笑着说：

“献策兄足迹半天下，见闻极广，又胸富韬略，精通兵法战阵，今日承蒙不弃，前来共事，不唯是自成一人之幸，也是全军之幸。依足下高见，我们应如何练成一支精兵？如何早日夺取明朝江山？”

宋献策回答说：“献策生逢乱世，书剑飘零，寄食江湖，碌碌半生，一事无成。今日来到将军帐下，得能常在左右，自当竭忠尽智，佐将军早定天下。但军旅之事，容当陆续奉献刍荛之见，供将军斟酌可否。今日初次晋谒，愿先谈一事，权当芹献。在未谈此事之前，请将军受献策两拜。”说毕，离开座位，跪下便拜。

李自成慌忙离座还礼。牛金星和刘宗敏也赶快起立。金星最近通过信使往还，知道献策认为李自成上膺天命，将有天下之分，但献策的依据他不知道。现在见献策如此行礼，明白就要说出极其重大的事。宗敏心中也有些明白，当献策拜毕起立时，他一把抓紧献策的臂膊往椅子上一按，大声说：

“老兄赶快说出来吧，咱们李闯王日后会有天下么？”

“有，有。闯王名应图谶，吉兆显明，实系应运而兴，必有天下无疑。”

宗敏又说：“献策老哥，你别绕圈子，明白说出吧。咱们闯王是怎样名应

图谶？什么图谶？什么吉兆？怎见得是应运而兴的？请快点儿说个明白，可不要有半句奉承！”

献策哈哈大笑，说：“此系何事，岂敢虚为奉承之语？且献策今日到此，岂是为打秋风而来？倘若捷轩将军以江湖之士看献策，则弟即惶愧不安矣！”

闯王忙说：“捷轩喜欢说爽快话，请献策兄不要见怪。”

宋献策又哈哈大笑，然后向地上吐口痰，清一下喉咙，肃然坐正身子，又向闯王拱拱手，从容不迫地说：

“今日献策所要言者，原是天机。不遇其人，不遇其时，不敢轻易泄露。随便泄露，不仅败坏大事，且有杀身之祸。今日献策来至义军，面谒麾下，说出天机，正其时矣。献策因见明朝气数已尽，必有真命天子应运而兴，故十年来浪迹江湖，萍踪南北，暗中察访究竟谁是真正的济世英雄。后来得到古本袁天纲、李淳风《谶记》一书，也就是世人所知的《推背图》。然目今所见的《推背图》全系后人伪托，与袁天纲、李淳风二人原本出入甚大。我所得到的是古抄本，题为《谶记》，也是有图有诗，但次序与今日所见诸本不同，所记图谶也大有出入。有一极为重要图谶，为今日诸本所无，正是闯王必得天下之谶。”

宗敏问：“那上边画的什么？怎么写的？”

献策说：“上面如何写的画的，不用我空口说明，现有实物为证。请将我的贱仆唤来。”

宗敏立刻叫亲兵将宋献策的仆人叫来。献策向仆人吩咐一句，不过片刻，那仆人捧了一部青布函的大书进来，递给他以后赶快退出。刘宗敏看到书函的黄纸题签，笑着说：

“这不是一部《金刚经》么？我们田玉峰大哥喜欢这样书，难道这里边也有谶记？”

宋献策不慌不忙，打开青布书函，取出大字刻版的四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抽出第三本，撕破背面书皮，拿出半页纸色很古的手写图谶，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捧呈闯王，同时解释说：“因怕路上被官府查出，故将全书留在开封，只带来这有用的半页图谶献于麾下。”

闯王站起来接过图谶，与金星、宗敏同看。宋献策还怕闯王和宗敏不能够完全明白，站在一旁解释说：

“这画上被射死的大猪即指朱姓朝廷。四句谶语中所说的‘红颜’就是‘朱颜’，即朱姓美人。所谓‘红颜死，大乱止’，即是说朱姓亡国，天下大乱方止。所谓‘十八子，主神器’，即是说姓李的当主神器。神器者，天子之位也。闯王当有天子之位，岂不甚明？”

刘宗敏大叫说：“我的天，果然这《谶记》上写得明白！”

献策又指着后边的四句七言颂诗说：“请看这第三句是‘十八孩儿兑上坐’，十八孩儿即俗话说的‘十八子’，是个‘李’字，明明指的是闯王。兑为西方，闯王起自延安府米脂县，在北京的西边，正是兑方。再看这第四句‘九州离乱李继朱’，话就说得更明白了。”

金星说：“《谶记》如此明白，则闯王上膺天命，数已前定，复何疑哉！”

宗敏又叫着说：“献策兄，你，嗨！你献来的这一《谶记》，胜添十万人马。我刘宗敏拼死也要保闯王早定天下。”

宋献策点头微笑，接着说：“这卦是‘既济[1]，’坎上离下，水火交相为用，事无不济。且水在上，火在下，水能灭火。明朝为火德王。闯王起自西北，北方壬癸水，故为水德王[2]。水灭火，即水德王代火德王之明证。”

李闯王一直在听，在看，在想，默不作声，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这时他不再忍耐，望着宋献策和牛金星说：

“我原是出身农家，曾为驿卒，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聚众起义，立志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意名应图谶，当得天下。不过自古得天下的，虽有天命，更要依赖人事。今后望两位仁兄多多帮助，见我有不是之处，随时指出，使我改正。倘果然能得天下，不敢忘兄等辅佐之功。”

宋献策又说：“崇祯元年十月间，紫禁城中御花园有一棵李树开花，朝臣都向崇祯上表祝贺，说是祥瑞。其实，花开不时，何曾有什么祥瑞？按五行说，此系‘木眚’，出在紫禁城内，对崇祯颇不吉利。然李为麾下姓氏，实预兆麾下将开花于紫禁城内。可怜崇祯满朝文武，莫解李树十月开花之故！”

刘宗敏说：“那时候咱们李闯王还没起义，崇祯的满朝文武当然不懂！”

宋献策献上的《谶记》，对李自成和全军上下都起了巨大的振奋、鼓舞作用。

闯王暗想：过去只是有人说我李自成日后能得天下，不意果然是上膺天命，见于图谶！刘宗敏等众将领想道：只要闯王上膺天命，纵然肝脑涂地也是值得的。同时从上到下，都想着今后应如何齐心戮力，整饬军旅，除暴救民，佐闯王早定天下。高夫人知道了宋献策献的《谶记》，同左右的女兵们都激动得滚出热泪，立刻在院中摆上香案，焚香拜天。明朝人由于朝廷提倡，最为崇奉关羽，称为关帝。高夫人拜过天以后，又对着关帝牌位，燃烛焚香，虔诚礼拜，默求神佑，使闯王早建大业。各处将士自动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呼万岁。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也在民间迅速流传。虽然那些据守山寨的土豪乡绅不肯相信，有些人半信半疑，但是广大饥民，特别是年轻人，都相信这《谶记》句句皆真，认为“李继朱”是天命注定。从此，来投义军的百姓更加踊跃，成群结队，川流不息。

经过几次深谈之后，李自成明白宋献策对于天下形势比较熟悉，对于兵法、战阵以及近代名将如戚继光等人的练兵情况，知道得也较多。他虽然心中不喜欢宋献策有时难免流露的江湖习气，但满意他是个难得的有用之才。

宋献策到军中的第三天，在二郎庙的闯王老营中召开军事会议，除讨论各项紧要的军事问题外，闯王当着大小将领拜宋献策为军师。闯王还趁机向将领们说明：目前各种官制尚未建立，没有适当职位给牛举人，但实际上是居于宾师地位。将领们都明白，牛金星将来必定是文臣之首。在这次大会上，闯王又一次对众将领重申军律和注意事项，亲自解说了入豫以来陆续宣告的各种政策，包括如何对待读书人和明朝官吏。对读书人，愿意归顺的给予优遇，量才任用；不愿归顺的也一概不杀，除非有较大民愤或甘作义军死敌。破城之后，抓到明朝现任官吏，除非民愤较大，也都不杀；如肯投降，照旧任职。

十二月初，闯王来到了伏牛山脉的北麓，攻破了一座大的山寨。这寨中居住着戴、盛二姓，名叫戴盛寨。闯王将它改名得胜寨，驻扎他的老营。这时他已经有十几万人马，声名远扬，但是还不曾派兵去攻破附近的任何县城。河南巡抚李仙风因无力对付，只好佯装不知。

一些原来散在别处的零星将士都找来了。郝摇旗也率领几百人马回来了。他在白河县同刘宗敏失散，率领幸存的不到十名弟兄突围出来，辗转到了山阳和镇安两县之间，害了一场重病。害病期间，他让手下人跟当地土寇合伙，以便不被乡勇消灭，但也做了些扰害百姓的事。病好以后，他不愿到商洛山中听刘体纯和谷英指挥，所以继续留在山阳一带，等候闯王消息。由于他屡犯错误，又不肯及时回到商洛山中，所以在闯王老营中说他坏话的人多，替他说好话的少，甚至有人主张不要收留他。闯王严厉地责备了他，也没有派他职务。不久，李自成到得胜寨扎下老营，一面大练兵，一面准备攻破洛阳。郝摇旗见大家忙得要死而他自己闲得要死，心情越发痛苦。他的祖宗几代都是替大户人家喂马的，他在少年时候也随着父亲给人家喂马，所以从祖宗以来在养马方面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和医治骡、马病症的秘传单方。他因见李闯王的士兵迅速增加，战马的来路较难，驮运辎重的骡子也日见不足，就向闯王提出要求：让他专掌繁殖骡、马的事。闯王同意，给他调拨了几十匹口嫩的良种公马和关中大叫驴，以便事先养好，到春天开始繁殖。摇旗从山阳和镇安两县带来的新弟兄中有不少会烧炭的农民，起初为自己的营中人、畜需要，用花栎树和槲树的枝子烧了许多炭，敲着当当响，点着火旺，耐烧，灰少。李闯王路过牧马营中，看了这些木炭，称赞了他们。于是郝摇旗又自动请求，将得胜寨老营各部门所用的木炭都承担起来。

到了十二月中旬，李自成开始准备进攻洛阳及其附近的几座县城。一日，正在商议军事，忽然有探事人从开封回来，除禀报开封的一些情况外，还报告说杞县李公子被仇人陷害入狱，可能会定成死罪。自从宋献策来到军中，李自成和他的几位大将常听他谈到杞县李公子如何如何，大家自然对李信颇有好感，希望他日后也能前来共事。宋献策还把李信在今年春天所作的《劝赈歌》抄给自成，深为自成赞赏。现在听说李信入狱，将要判为死罪，大家都很关心。刘宗敏将桌子一拍，跳起来说：

“他妈的，他们要将李公子置于死地，咱们就杀了他们！破洛阳用不了多少人马。我们总是要到豫东去，不妨现在就派出两万人马，到豫东连破几个州县，顺便破开杞县，救出李公子。如他愿意共事，一起随闯王打天下，咱们欢迎！”

几个将领觉得刘宗敏的话也有道理，但又怕打乱闯王目前的用兵方略，都望着闯王，等待闯王说话。李自成沉默片刻，望望宋献策，问：“军师的主张如何？”

献策说：“即令将李公子判成死罪，也不会很快处决。我们目前只可专心破洛阳，杀福王，然后再派大军东进，扫荡中原，乘机破开杞县，救出李公子。不知闯王以为如何？”

李自成点点头，同意军师的主张。他吩咐高一功，多派出几个人，去杞县和开封打探李信的情况，随时回来禀报。从此，在闯王老营中，除关心破洛阳的问题外，也常常议论从杞县来的消息……

[1] 既济——《易经》上的一个卦名。

[2] 水德王——战国时齐人邹衍利用五行循环思想创立“五德终始”的学说，认为每一朝代各据有五行中的一德，朝代兴亡都符合五行生克的道理。李自成建立大顺帝国时自称是水德王，服色尚蓝。

李岩起义

第十四章

在监狱后院一个单独的号子里，有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只凳子，还有一个木炭火盆。床上和衣靠着一个人，毫无声音，好像是睡着了。过了一阵，只听沉重的脚镣哗啦一声，这个人从床上忽然坐起，愤慨地叹口气，从牙齿缝中迸出来一句话：“真没想到，我李信竟有今日！”

将近半个月来，李信就一个人住在这个斗室中。由于他是宦门公子、举人，又加上家中不惜在衙门中使用银子，才给他特别优待，单独关押。可是他是个煽动“民变”和私通“反贼”红娘子的重要案犯，所以脚拖重镣，手戴铁铐。在他下狱之后，弟弟李侔曾来过两次，对他说已派人去省城托亲朋在抚台衙门和布、按 [1] 两大人面前说话。但最近七八天来，没有再看见李侔。据送饭的家人说，二公子亲自往省城去了。他不放心的是，李侔毕竟年轻，性情倔强，又不惯俯首下人，万一急躁起来，也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非常想知道李侔在开封奔走的结果，可是今晚来送饭的家人竟然被挡在监狱大门外边。这使他想起下午李老九背着人对他说的那些话，心中十分焦躁，愈焦躁愈奇怪李侔的没有消息。

今天下午，看监的头目李老九趁着放风之后，来屋中同他聊天。这个五十岁的瘦老头子是杞县的老衙蠹，平素他找李信兄弟打秋风，总是满意而回；今天悄悄地对李信说出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知县原来不想把他置于死地，在给抚台、藩台、臬台 [2] 和开封府上的呈文中都用的活口气，可是前天与李信为仇的两家乡绅对知县又是压又是买，许给他万把两银子，非要将李信打成死罪不可。知县这才黑了心，第二次给开封各“上宪” [3] 送上详文 [4] ，诬称“现经多方查明，李信的系 [5] 存心谋逆，操纵饥民滋事，意欲煽起民变，一哄破城”。又说绳妓红娘子造反是李信唆使的，上月红娘子意图进袭开封，也是他的主谋。第二个消息是，李信的仇家近两三天曾打算多花千把两银子，在狱中将李信暗害，报成暴病身亡。只是知县和典史都不敢点头，至于下边看监的人，一则没有这个天胆，二则也因为李老九和几个管事的禁卒头儿绝不做这样谋害李公子的事，仇家这一条毒计才没有行通。

听了这两个机密消息，李信心头一凉。原来他对知县还抱有幻想，完全没料到这个狗官会完全倒向仇家那边。今天，他真是度日如年。

李信的囚室是在监狱的后院。他不像住在前院大班房中的囚犯们消息灵通，因而今晚所有给犯人送饭的人都被挡在大门外，他不知道；监狱中增添了十几个挂刀执杖的捕快，他不知道；街巷中和城墙上有传呼守城的声音，他虽然听到了，但不很重视，只认为是常有的一般匪警。他的心思都用在替自己赶快向“上宪”辩诬申冤的问题上。

突然，从高墙外的街巷中传来紧急锣声，跟着传呼知县严谕：“贼人离西门只有五里，守城十万火急。各家丁男，立刻全数上城，不得迟误！各家门前悬挂灯笼，严防奸细！街上不许闲人走动，不许开门张望！有胆敢纵火抢劫，扰乱治安者，格杀勿论！有留住生人，隐瞒不报者，立即拿问！”这一次敲锣传谕的声音开始引起李信的注意，暂时把自身的大事放在一边。他心中纳闷：“什么人前来攻城，竟来得这么突然？难道是李自成已到豫东，要攻杞县？”

李信是一个留心时务的人。去年九月，宋献策为营救牛金星，曾对他谈过李闯王。听过宋献策的谈话和牛金星曾投闯王一事，从去年冬天起，

他对李自成就十分重视。可是这一年多来，他只听说牛金星已经减为流刑，“靠保养病”在家，却没有再听到李自成的确实消息，甚至还一度传闻他已经害病死了。直到他入狱的前几天，关于李闯王在南阳一带声势大震的种种传言才突然轰动起来。

“为什么近几天来没有听说他来到豫东的消息？这岂不是‘自天而降’？”他在心中自言自语，随即摇摇头，“尽管他的人马一贯是行踪飘忽，但既然事前毫无消息，忽然来到杞县城外，决无此理！”

他一转念，想着这必是什么土寇前来骚扰。他想，杞县虽无山河之险，但是城墙高厚，城上箭楼和雉堞完整，滚木礌石齐全，抵御土寇可以万无一失。过去一年就曾有两次土寇来攻，都是徒然损兵折将而去。

他把心思掉转过来，重新盘算他将如何赶快设法替自己辩冤，忽然听见门上的铁锁响了。随即李老九推门进来，神色有点慌张。李信忙问：

“老九，弄到手了么？”

“弄到手了。”老九低声说，一面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公文稿子，递给李信，“刑房的几位师爷真是狠，起初硬不肯卖出这张底子，一口咬定说县尊大老爷已有口谕，不许外抄。后来我找到刑房掌案谢师爷，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答应帮忙。这张底子可真贵，非要二两银子不可。后来勉强减到一两八钱，才把底子给我。大公子，你老下午给我的是一锭二两，这是找回的二钱碎银子，还给你。”

李信只顾看知县给河南巡抚和布、按二司的详文底子，没有抬头，随便说：“别给我，你留在身边用吧。”老九停着手，望着李信，嘻嘻笑着说：“那，那，这可沾光啦。”便将碎银子放回怀中。李信看着详文中尽是颠倒黑白、捏词栽诬的话，怒不可遏。当时官府的呈文和判牍喜欢用骈散兼行的文体，以显示才学。在这份呈文中有这样令人肉麻的对仗句子：“李信暗以红娘为爱妾，权将戎幕作金屋；红娘明戴李信为魁首，已从鞍马订山盟。”看到这里，李信将底子投到地上，不禁叫道：

“哼！他们竟如此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必欲置我李信于死地。苍天在上，我李信死不瞑目！”

老九俯身拾起公文底子，还给李信，小声说：“大公子，请你老把这件事暂且放下。现在出了一件天大的事，可不得了！”

李信一惊：“什么大事？你说的可是有土寇前来攻城的事？”

“唉，要是一般土寇倒没啥不得了。”

“难道是李闯王的人马来到豫东？”

“李闯王现在豫西，远隔千里。大公子，你老再猜。”

“我猜不出，也不想操这号闲心。反正与我无干，用不着我杞人忧天！”

“不，大公子，今晚有人来攻杞县城，声言是为你而来。”

李信大惊失色，瞪大眼睛直望着老九的脸孔，“啊”了一声，问道：“真的？真的？如何会有此事？这不是硬将我推入绝路，促我快死么？……老九，到底是哪个前来攻城？谁？谁呀？”

“莫高声。是红娘子来攻打县城！”

“啊！红娘子？”

“是红娘子！黄昏以前，她的人马突然到了韩岗 [6] 附近打尖。城里听说，赶快关城门，查户口，兵勇上城。城外人纷纷往城里逃。刚才听说，红娘子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五里铺，前哨骑兵到了西关。百姓哄传着她是因为你的事情而来。城中人心浮动，谣言很多。”

“奇怪！红娘子不是在砀山以东，离咱这儿有几百里么？”

“刚才据出城的探子回来说：红娘子听说公子下狱，率领人马杀奔杞县，一路马不停蹄，人不歇脚，遇城不攻，过镇不留，所以来得十分神速，出人意料。眼下城中谣言很盛，说红娘子今晚要攻破县城，打开监狱，救出李公子，只杀官，不杀百姓。大公子，你老如今可是，可是，可是祸上加祸！咱杞县城内，光兵勇就有一两千，加上家家丁壮上城，周围城头上站满了人，火药矢石全不缺乏。听说红娘子只有一千多人，这城池是吹口气就能吹开的？她攻不开城，你大公子可是罪上加罪；万一攻破了城，杀了朝廷命官，你大公子也脱不了灭门之罪。说得再坏一点，别人趁着城上城下交战，兵荒马乱，先把你杀害，也是会的。这红娘子虽然很讲义气，诚心前来救你，可是她到底是个女流之辈，心眼儿窄，虑事不周，又无多谋善断的军师替她出好主意，她万不会想到，她来救你反而是坑害了你！”

李信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红娘子来攻打杞县的事，正在发愣，忽听院中一连声地传呼：“大老爷请李公子去衙门说话！请李公子！请李公子！”老九脸色一寒，赶快将那张公文底子从李信手中抢过来，塞进自己袖中，悄声说：“我替你藏起来，明天给你。”随即扭头向院中大声回答：“李公子马上就到！”他的话刚刚落音，一个衙役推门进来，望着李信说：

“大公子，大老爷有请！”

李信回答了一声“走吧”，同老九交换了一个眼色，提着绑在脚镣中间的细麻绳，抱着豁出去的想法，态度镇静地走出囚室。老九将跟在李信背后的衙役的袖子拉了一下，附耳叮嘱：

“大公子为劝赈救灾，身受不白之冤，你也清楚。今晚叫进衙门，吉凶莫

卜。如有好歹，务必多多关照。”

院中响着脚镣声、打更声，已经是二更以后了。

李信走出监狱大门，首先看见两边耳房中坐满了手执兵器的衙役，随后看见有一乘青布小轿放在地上，也有十几个手执刀剑的衙役站在轿的周围。刚才进到监狱里边的那个衙役掀开轿帘，说声“请”，李信弯身坐进轿里。轿子飞快地往县衙门抬去。李信虽因轿帘落下，看不见街上情形，但是分明感觉到街上出奇的寂静，只有一小队巡逻士兵迎面走过。片刻工夫，轿子已经抬进县衙，直抬进二门，在大堂前边的阶下落地。等衙役将轿帘打开，李信才不慌不忙地弯身出轿，看见大堂上空无一人，不像是对他审讯。他正在打量周围动静，那个他平日认识的知县的贴身仆人陶诚提着一盏有红字官衔的纱灯笼，在他旁边出现，像往日一样有礼貌，躬身低声说：

“大老爷在签押房等候，请公子进去叙话。”

李信随着陶诚走进幽暗的大堂，绕过黑漆屏风，来到第三进院子，向西一转，便到了签押房门外的台阶下边。陶诚向前快走几步，掀开半旧的镶黑边紫绸棉帘，躬身说：“禀老爷，李公子请到。”只听里边轻声说了个“请”字，陶诚立即转过身子，对站在阶下的李信躬身说：“请！”李信哗啦哗啦走上三层石阶，看见知县已经走出签押房，在门口笑脸相迎。李信躬身说：

“犯人镣铐在身，不便行礼，请老父台海涵！”

知县故作大出意外的神气，望着李信抱歉地说：“嗨，嗨，下边人真是混蛋！学生一再吩咐，对老先生务从优待，不料竟然连手铐也用上了。真是胡闹！”他转向陶诚：“来人，快把李公子的手铐取去！”陶诚向外一声传呼，立即有一个衙役答应一声，快步进来，先向县官下一跪，然后将李信的手铐打开拿走。按照一般规矩，犯人这时应该跪下磕头，感谢县官的“格外恩典”，但是李信没有作声，更不下跪，面带冷静的微笑，看着这一场小戏演完。知县见他并无感谢之意，又赔笑说：

“因学生一时疏忽，致老先生在狱中多受委屈，十分抱歉。请，请！”他拱一拱手，将李信向签押房让。

李信拱手还礼，提着脚镣上的麻绳，迈过门槛，哗啦哗啦地进了签押房。知县让他在客位坐下，自己也在平日批阅文书的太师椅上落座。等陶诚献茶以后，知县满脸堆笑，轻拈胡须，谦逊地说：

“在这签押房中，学生历年来聆教多矣。目今老先生身系囹圄，实非学生本意。学生已详禀上宪，百计为老先生开脱。耿耿之心，唯有天知。今

夜特请大驾光临，有重要急事相商。望老先生一如平日，不吝赐教。”

李信笑道：“信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铁窗待罪，前途未卜，岂敢像平日一样，在老父台面前不顾利害，妄陈管见。不知老父台叫犯人前来，垂询何事？”

“伯言兄，眼下贼情紧急，学生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来吧。”知县离开太师椅，顺手拉一把轻便靠椅在李信对面坐下，接着说，“红娘子今晚前来攻城，适才已抵城外，西、北两门已被包围，声言要救足下出狱。城中蜚语流言，也是如此。学生为兄台着想，窃以为此事对兄台极为不利。杞县城高池深，官绅军民齐心，火药器械充足，岂红娘子区区千余人所能攻破？攻不破城，红娘子要救足下者适足以害足下。即令退一万步说，”知县冷笑一下，“县城可以攻破，你李公子可以救出，朝廷岂能宽容？恐老先生灭门之祸，即旋踵而至。红娘子不过一绳妓贱妇耳，纵然凌迟处死，何足挂齿！老先生世受国恩，门第炳耀，原非草木小民。况且老先生弱冠中举，如今才三十出头年纪，风华正茂，鹏程万里，受此污名，连累伏诛，上贻祖宗之羞，下负戚友之望，更永为儒林之耻，清流之玷。无论识与不识，均将为老先生扼腕痛惜，抚几长叹。老先生今日对此事可曾三思？”

知县的这几句含着露骨威胁和恐吓的言语不唯不能使李信害怕，反而激起他满腔怒火。他用一种不屑申辩的高傲神气望着这位老官僚的奸诈面孔，淡然一笑，回答说：

“天下事出李信意料者十常八九，确实值得抚几长叹。不但今日红娘子扬言为救李信来攻杞县出犯人意料，即李信出粮出钱，赈济饥民，别人必欲置李信于死地而后快，同样出犯人意料。至于红娘子究竟为何来攻杞县，犯人一概不知，纵然李信害怕连累，害怕灭门之祸，然而身在囹圄，有何办法可想？三思何益？”

“你有办法，有办法。”

“办法从何而来？”

“办法现成，并不费事。如肯采纳，学生倒愿为老先生借箸一筹。”

“请老父台明教。”

“今夜此时，既是老先生身家祸福关头，也是老先生立功赎罪良机。恳足下亲笔与红娘子写封书子，内言兄台虽在狱中，实受优待，经各方疏解，案子日内即可顺利了结。要透彻言明红娘子贸然前来，意在救你，而实则害你。要言明县城防守严固，决无攻破之理，且陈副将永福驻军省城，朝发可以夕至；杞县城中已连夜派人飞报上宪，请兵前来，明日大军即可到达。你要劝她千万替你着想，火速撤离杞县，即使为她本人着想，也以速走为佳。总之，老先生要在手书中责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务必使其立即撤离杞县，勿贻后悔。以学生看来，红娘子一见兄台

手札，定然遵命离去。只要此事成功，学生即当飞禀上宪，并上奏朝廷，陈明老先生手书退贼之功，老先生岂不转祸为福？即令杞县绅民中有欲置老先生于死地者，因见老先生作书谕贼，拯救桑梓，亦将心感激而口无言矣。这，这，学生这几句话，完全是为老先生生死祸福代筹。碌碌之见，尊意以为如何？”

李信报以微笑，欠一欠身子说：“承蒙老父台如此关怀，代谋良策，实在感铭五内。只是这写书子的事，犯人万难从命。”

“何故？”

“道理甚明。红娘子前来攻城，声言救我，她必有一番打算，岂能看见犯人一纸书札即便退兵？况且，鄙人因赈济饥民而招忌恨，人们竟然颠倒黑白，捏造罪款，必欲置李信于死地而后快。倘我写出这样书信，人们岂不更要坐以‘勾贼攻城’之罪？”

“不然，不然！足下几次于红娘子困厄之中仗义相助，故红娘子视足下为恩人。只要见到足下手书一封，红娘子必然退兵无疑。至于说他人再想借此陷害，学生愿一身担保，务请放心。”

李信断然回答：“不论如何，犯人连一字也不能写。”

“兄台平日急公好义，难道眼下就不肯为拯救一城百姓着想？”

“犯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不保，安论拯救一城百姓！”

知县已经面露愠色，但仍勉强含笑，摇晃着脑袋说：“老先生虽不像学生有守土之责，但亦非事外之人，岂能作壁上观乎？”

李信笑了一下，回答说：“犯人铁窗待罪，欲作壁上观而不可得。况且只要今夜城池万无一失，明日陈副将大军一到，红娘子即可剿灭，老父台命李信写书谕贼，实无必要。”

“虽杞县万无一失，但学生不能不替兄台着想。”

“老父台如此眷爱，使犯人感愧良深。李信违命之处，亦请老父台鉴而谅之。”

知县拈着胡须，沉吟片刻，冷笑说：“伯言公子，机不可失。你既然不听学生一言，将来后悔无及。请问你，德齐二公子现在何处？”

“舍弟李侔因一则恐仇家陷害，二则替鄙人申冤，已于数日前往开封去了。”

知县冷冷一笑：“可是他如今不在开封。”

李信心中一惊，回答说：“如其不在省城，定系往别处托亲戚朋友去

了。”

知县又沉吟片刻，忽然啧了一声，露出温和颜色，低声说：“伯言兄，自从我承乏贵县，得接风采，对足下的学问人品，甚为景仰。今日足下一时受到委屈，身入囹圄，学生暗中也想尽一切办法为足下开脱。区区此心，敢指天日。不管别人如何说法，弟深信足下不会勾引红娘子前来攻城。这是我的一句私语，只可秘密相告，不足为外人道也。”

李信在乍然间弄不清知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敷衍说：“听到老父台如此坦率相告，犯人实在五衷铭感，不知所云。”

知县又说：“伯言兄，我虽然深信红娘子来攻城的事你事前毫无所知，但不能不担心令弟德齐公子脱不了这个勾贼攻城的……”

李信不等知县说完，立刻叫道：“决无此事！决无此事！”

知县拈须一笑，说：“你我密谈，请小声说话，不要使别人听见。你怎么知道令弟与此事无干？”

李信反问：“此系灭门之罪，老父台如此说话，有何凭据？何人敢作见证？”

知县声音平和地笑着说：“足下误矣！学生提到此事，完全是为令昆仲及贵府良贱百口着想。倘有一丝相害之意，何必说出口来？”

李信犹豫一下，低声说：“既然老父台出自一片好心，实不知何以竟疑心舍弟与红娘子来攻城一事会有牵涉。”

“学生倒不是凭空生疑。德齐因系名门公子，在省城每日一举一动，都瞒不住杞县人的耳目，何况杞县几家乡绅在省城耳目十分灵通！”

“舍弟在省城有何不可告人的行事？难道只许他们诬陷李信，就不许舍弟在省城为李信上诉申辩？”

“话不是这么说。只因前几天令弟忽然离开开封，不知去向，而今日红娘子来攻杞县，声言救你李大公子。请足下想一想，蛛丝马迹，岂不显然？”

李信忍着心中怒气，冷笑说：“我明白了！这是仇家欲借红娘子来攻杞县的事，凭空栽诬，好将我兄弟一网打尽！”

“伯言兄，这话可未必是凭空栽诬。数日来二公子不知去向，而红娘子突然来到杞县，即令学生不生疑心，如何能使众人不纷纷议论？况且，足下身在狱中，二公子的事你如何能够尽知？”

“不然！老父台倘无铁证，请勿轻信谣言。舍弟虽然年轻不懂事，但究竟是宦门公子，读书明理，绝不会出此下策，陷我于万死之罪，使全家遭

灭门之祸！请老父台明镜高悬，洞察是非，不使舍弟受此诬枉之冤！”

“伯言兄，今日事已至此，足下实在百口莫辩。依我看，只要足下能使红娘子立刻退兵，杞县城平安无事，则一天云雾自散。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请足下三思。”

李信斩钉截铁地说：“方今世界，直道湮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信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其他概不愿想！”

知县脸色一沉，手摸茶杯，轻声说：“请！”

李信在戒备森严中被送回监狱。老九立刻来到他的号子里，打听知县叫他去谈些什么话。当李信把大体经过对他说了之后，老头子想了片刻，说：

“以后的事情且不去管，只是今夜，要小心他们会在兵荒马乱中下你毒手。”

监狱里和街巷中正打三更。老九退出时，回头又悄声嘱咐一句：“大公子，你老可千万警醒一点啊！”随即关上门，把门锁上。李信现在最担心的是，黄昏时那些派驻监狱的衙役可能受了知县的密谕或受了仇家的收买，趁着红娘子攻城之际将他杀害，事后宣称他“乘机越狱，当场格杀毙命”。他环顾斗室，苦于连一根可以做武器使用的棍棒也没有，而火筷子又轻又小，完全无用。他后悔刚才没有暗中托老九给他送一件什么武器，他不惜多给银子。他在心中叹口气，埋怨自己说：

“唉，我竟然如此临事思虑不周！”

然而他感到幸运的是，他的手铐已经取掉了，这使他在危急时有施展武艺自卫的可能，也增添了他的胆量。他的目光落到那只唯一的木凳子上，仿佛看见了一件十分重要的武器。他立刻打定主意：如果那些衙役们前来杀他，他就用这只木凳子首先打倒第一个冲进来的家伙，趁跟在后边的衙役们惊骇迟疑的刹那之间，夺过来一件兵器。他相信只要他夺到一把刀或剑，纵然他脚拖重镣，有十个八个衙役一齐扑上来也不会将他奈何。当然，他也想到，倘若城池不能迅速被攻破（他不敢作此希望），知县和仇家必然使众多衙役向他围攻，直到将他杀死。但是，他深信在他死之前，他会看见衙役们在他的狱室门口纷纷倒地，死伤一片。想到这里，他没有任何恐惧，反而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情绪。

忽然，西门外传来一声炮响，震得窗纸索索作声。紧接着，一片呐喊攻城的声音和连续的大炮声、小铳声，震天动地。李信几乎忘记了脚上铁镣，从床上一跃而下，抓起木凳，隔着门缝倾听。他怀着十分紧张的心情谛听着城上和城外的铳炮声和呐喊声，也谛听着院中的脚步声。过了片刻，忽见门缝一亮，随即又看见火光照亮了囚室的窗纸。火光起后，他听见从城中几个地方传过来成群人的喊叫：

“红娘子破城啦！破城啦……”

城中突然显得奇怪的紧张和寂静。城头上没有厮杀，街巷中没有战斗，因而听不见喊杀声和哭叫声，也不再听见铳炮声。只听见监狱附近的街巷中有纷乱奔跑的脚步声、马蹄声，夹杂着紧张而短促的说话声：“出东门！出东门！快跑！”这一阵人马刚刚过去，随即有一阵马蹄声自西奔来，同时有人在马上高声传呼：

“全城父老兄弟姐妹听知！我们是红娘子的人马，进城来只杀官，只杀兵，不杀百姓。全城百姓不要惊慌！要紧闭大门，不许乱跑，不许窝藏官兵！”

这传呼声到十字街口分开，有的向南，有的向北，有的继续向东，于是城中几处街道上都有这内容相同的传呼。李信不觉高兴地说：

“好，全城都占了！”

他的这句话刚出口，一阵脚步声奔进了监狱后院。李信听见有许多人从他的囚室前边奔过，爬上房坡，用绳子跳进监狱后的僻静小巷中逃走。正在这纷乱当儿，忽然听见有人在开他囚室的铁锁。他大声喝问：

“谁！？”

一个颤抖的、熟悉的声音回答一个“我”字，随即将囚室的门打开了。李信看见老九将囚室门推开后来不及说话，回头就跑；跑了十来步，从地上拾起一把大刀，跑过来向李信面前一扔，转身又跑。李信赶快丢掉木凳，握刀在手，当门而立，等待着红娘子的人马进来。他心中奇怪：怎么城破得这样容易？

前院大牢里的铁镣走动声、砸铁镣和砸铁锁声，响成一片。李信突然听见有一群人冲进监狱大门，同时有几个声音喊着：“快往后院，救大公子！救大公子！”随即有一群人来到后院，直向他的囚室奔来。他猛地看清，那跑在最前边的是李侔，身穿箭袖短袄，腰束战带，手握宝剑，背有劲弓，腰有箭囊，头缠红绫，代替了文人方巾。跟在李侔背后的是四五十个家丁、仆人，他们后边还有一大群人。李侔到了他面前，大声说：

“哥！大家来救你出狱！”

李信没料到李侔果然参与此事，而且是同红娘子一起来了。兄弟活着重见，使他心中蓦然一喜，但同时一种世家公子的本能使他又惊又急，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你你……”

李侔向左右人吩咐说：“快把大爷的脚镣砸开！”

李信终于从口里冲出一句话：“德齐，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跟红娘子一起破城！”

“不破城救不了哥，只好走这一着棋。”

“唉唉，你年轻，做事太鲁莽了！”

家丁中有人带着锤子，请李信坐在地上，很快将脚镣砸开，又扶着他站起来。李信望着李侔问：

“红娘子现在何处？”

“她正在寻找狗官。”

“二弟！事已至此，我不再抱怨你们。你快去告诉红娘子，听我三句话：一，不要杀朝廷命官！二，不要伤害百姓！三，要赶快打开仓库赈济饥民！”

“红娘子全都明白。她马上就来见你。”李侔转向一个家人说，“快扶着大爷到外边上马！”

“我的腿脚很好，不用扶我。”李信向一个在身旁侍候的家丁问，“有好的宝剑没有？”另外一个仆人立刻抢前一步，双手捧上一柄宝剑，说：“这是大爷常用的那柄鱼肠剑[7]，我们替大爷带来啦。”李信将刀交给仆人，将剑鞘系在束腰的丝绦上，然后拔出闪着寒光的鱼肠剑，说声“走吧”，就在一大群年轻强悍的仆人、家奴和家丁的簇拥中向前院走去。这时监狱的后院和前院中乱纷纷地到处是人，不断地有声音问：“李公子在哪里？出来了么？”一群百姓挡住了通往前院的路，争着要看看李信。李侔仗剑在前开路，一边推开众人，一边大声说：

“乡亲们，多谢大家相助，破了县城，救出了家兄。请乡亲们让开路，让家兄到外边赶快上马！”

人们听到李侔的说话，明白那被簇拥在中间的就是李信，立刻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把李信兄弟和他们的随从团团围住，纷纷叫着：“李公子！李公子！”李信早已心中奇怪：这些人并不是红娘子的人，而全是庄稼人和市井贫民小贩打扮，拿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棍子，有扁担，有粪叉，有菜刀和杀猪刀，只有少数人拿着真正的刀、枪、剑、戟和钢鞭。现在这些人如此热情，围得他水泄不通，不能前进一步，使他深受感动，问李侔：

“这些乡亲们是从哪里来的？”

李侔回答：“这都是城里城外的饥民。他们一听说红娘子要破城救你，都暗中串联，里应外合，所以不用吹灰之力就把城破了。”

挤在近处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大声说：“李公子！你为赈济我们饥民坐牢，被害得好苦。不是你的赈济，我们早饿死了！”

另一个声音说：“李公子，造反吧！事到如今，你老不造反也不行啦。”

第三个声音说：“我们大伙儿既然替红帅的义军做了内应，开了城门，又打开班房救出你老，就不打算再做朝廷百姓。我们都要跟着红帅造反了。你老造反吧，造反吧！不造反，你老在杞县休想活命。反吧！反吧！直反到北京城去！”

周围拥挤的百姓越来越多，一片声地劝他造反。他明白众人都是出自好心，怕他再落入官府之手，白送性命。平日李信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这样场面，心中十分激动，满眶热泪，两颊上的肌肉阵阵痉挛，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虽然明白，目前他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非反不可，但仍马上下不了这个决心。不管朝廷如何无道，他的家庭都是“世受国恩”，他自己又是举人，不能作朝廷叛臣，也不愿做父母和祖宗的不孝逆子。他心中没有放弃一个幻想，想着只要红娘子不杀死知县等朝廷命官，不伤害百姓，他还可以不走上完全造反的道路，想各种办法使事情逐渐平息。他怀着又感动又矛盾的心情，环顾周围百姓，拱拱手，大声说：

“各位父老兄弟，李信无德无才，错蒙大家爱戴，实在惭愧万分。目今朝廷无道，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纷纷起义。我李信无辜受诬，几乎丧生。承各位相救，才能重见天日。我李信本应徇各位所请，仗剑起义，无须犹豫，但李信世受国恩，上不忍抛弃祖宗坟墓，下不忍连累宗族亲友。这是一件大事，请让我出城休息休息，再作商议。”

群众中有一个人带着焦急和不满的口气说：“嗨，到底是宦门公子，又是举人老爷！人家一心想要你的命，你还说‘世受国恩’。眼看会遭到抄家灭门之祸，你还死死地留恋你的祖宗坟墓，想着宗族呀，亲戚呀，朋友呀，挂牵这，挂牵那，难割难舍！”

另一个声音接着说：“还是咱们穷光蛋无牵无挂，说反就反！”

又一个半哑的声音说：“不造反是死路一条，只有造反才有活路。反！反！大爷，你老虽是宦门公子，事到如今，不想反能行么？”

李信听在心中，无话可说，在仆人和家丁的簇拥中出了监狱大门。一个仆人立刻牵过来一匹枣骝战马，把鞭子递到他手里。李信先上马，紧跟着，李侔、仆人和家丁也都纷纷上马。他们正要向城外出发，忽见一支队伍打着灯笼火把，向监狱这边急急走来，前边一个骑马的农民大汉打着一面白绸大旗，上边用朱笔写成一个斗大的“李”字。李信大惊，忙向李侔询问：

“这是哪里来的人马？”

李侔也正在惊疑，一个仆人回答：“禀大爷，这是咱们寨里来的！”

这一队人马到了李信和李侔面前，黑压压站了一片。李信看清楚队伍中全是李家寨寨内寨外的贫苦农民，也有一部分是本族的破落寒门子弟，为首的是他的远房兄弟，名叫李俊。

李侔向李俊问：“子英，是谁叫你们来的？”

李俊在马上回答：“大哥，二哥，不是什么人叫大家来的，是大家自己来的。黄昏前有人听说二哥同红娘子到了城外，要攻破城池救出大哥，也知道二哥派人秘密地叫走了一部分学过武艺的家丁、奴仆，全寨子弟都暗中轰动起来了。大家就推举我领着前来攻城。没想到等我们赶到城外，城已经破了。我们惦念着大哥，一进城就往监狱跑来。”

李信脸色严厉地问：“老七！你带着大家来攻城，大奶奶可知道么？”他指的是他的妻子汤夫人。

“大奶奶听说大家要跟着我来攻城，命仆人把我叫去，对我说：‘子英兄弟，这可是灭族的事情呀，你不能这么办！’我说：‘救出大哥要紧。乱世年头，无理无法，宁为凶手，不为苦主。不救出大哥，大哥就活不成。救出大哥，我们一族未必就受灭门之祸。目前只能走一步说一步，救出来大哥要紧！’大奶奶没有话说，大哭起来。”

李信又严厉地望着大旗，责问李俊：“是谁叫你搞这面大旗？谁叫你没有我的吩咐就独断专行？难道你存心想叫咱们李家寨招来灭族之祸么？快快替我卷起！”

一个中年农民抢前一步代李俊回答说：“大公子，这事情不能怪七爷。常言道：旗往哪指，兵往哪杀。凡是兴师动众，行军打仗，怎能没有旗帜？这面大旗是俺们大伙儿要求做的，与七爷无关。请大公子不要生七爷的气！”

李俊接着说：“大哥，请你不要害怕。这大旗上只写了一个‘李’字，并没写大哥的名字。只要大哥能平安出狱，小弟愿承担竖旗造反的罪名，天塌啦有我李俊一人顶着！我不是举人，也不是黉门秀才，虽是李氏一族，却是三代清贫。又加之我父母双亡，身无牵挂。小弟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来救大哥，还要杀死狗官，以泄万民之愤。小弟今晚来攻城救大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砍头不过碗大疤瘌，凌迟也只挨三千六百刀。这大旗绝不能收！”

忽然，一队骑兵从东门奔来，转眼之间来到跟前停住。从大旗后闪出一员青年女将，骑在高大的白马上，用清脆而慷慨的声音向李信说道：

“大公子，知县我已经杀啦，衙门也放火烧啦，刚才又追出东门去把那个

防守杞县的守备老爷跟他的官兵都送上西天啦。县太爷的尊头，我已经命人挂在县衙门前的旗杆上啦。事已至此，咱们快去城外商议大事要紧。我以为他们已经护送你出城了呢，没想到你现在还站在这十字街口！”

李信带着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唉，你们大家硬要把我逼上梁山了。”

红娘子冷笑说：“难道梁山不是人上的？并不是我们大伙儿逼你上梁山，是朝廷逼咱们大家上梁山，官府逼咱们大家上梁山，还有这暗无天日的世道逼咱们大家上梁山！大公子要是在半月前听从我的劝告，竖起大旗起义，何至于锒铛入狱，险些儿丢了性命。如今公子不上梁山，还有哪里可去？走吧，赶快去商议大事要紧！”

红娘子的话刚说完，又一起人马赶来，将十来颗人头扔在李信的马蹄前边。李信看见这一队人马中也有自己的奴仆和家丁在内。不等他问，一个手执大刀的家奴跪下禀道：

“这都是陷害大爷的仇人，我们去把他们杀了。遵照二爷的吩咐，只杀他们本人，没杀他们家里的人。可惜那些豪绅巨宦，真正的大仇人，有的住在开封，有的住在寨子里，都没住在城里，都没除掉，留下后患无穷。”

李信叹口气说：“事已至此，只好听从你们！走，到城外商议去！”

[1] 布、按——布政使、按察使。前者地位略等于省长，后者是一省的司法长官。

[2] 藩台、臬台——藩台是对布政使的俗称，臬台是对按察使的俗称。

[3] 上宪——指上级衙门，上级长官。

[4] 详文——简称“详”，呈文的一种。

[5] 的系——同“确系”，明、清人习用词。

[6] 韩岗——在杞县和陈留之间，通往开封的大道上。

[7] 鱼肠剑——古名剑的一种，又名蟠钢剑、松文剑。古人制剑，不用纯钢。大概由于化学作用，制成的这种宝剑上现出来自然的暗色花纹，类似鱼肠，故名鱼肠剑。

第十五章

李信走进红娘子所在的小村庄，看见军容整肃，戒备严密，不觉心中称赞；在老营堂屋坐下以后，听了红娘子所述开封官军空虚情形和自家方面的防备部署，更佩服她的胆大心细，不禁心中赞道：“多么难得的一员女将！”他看见红娘子比二十天前同他见面时消瘦多了，只是眉宇间仍然英气勃勃，顾盼间光彩照人。他肚里有许多赞扬和感激的话，此刻却都说不出来，仅仅笑着说：

“这几天你很辛苦啦。”

“只要把公子从监狱救出来，这点辛苦算得什么！”

“你同德齐是怎么遇到一起的？”

李侔代替红娘子回答：“我在开封拜托了不少人，但几个仇家必欲置哥于死地而后快。我们愿意在衙门里花五千两银子，他们就愿意花一万两；我们愿意花一万两，他们就愿意花二万两。各衙门看人家钱多势大，在北京也有靠山，自然就听了人家的一面之词，硬说哥假借赈灾之名，煽动饥民叛乱，又说哥同红娘子怎么怎么……”

红娘子的脸颊一红，吐了一句：“尽是放屁！”

李侔接着说：“我们的亲戚、世交、同窗好友，有的想帮助没有大的力量，有的一听说这案子与红娘子有关，也不敢仗义执言。我正在走投无路，恰好红娘子差的一个人夜里到菜根香铺子里见我……”

红娘子接着说：“我在砀山一带听到大公子入狱的消息，大吃一惊，立刻差人分头来杞县和开封打听实情。那去开封的人是个老江湖，很会办事。他到了开封城内，打听出大公子确实在杞县入狱，罪名不小，又打听到二公子在开封奔走营救，已经花了几千两银子，仍是苦无办法，十分着急……”

李侔接着说：“这个人，哥也见过，是红娘子那里打锣的老王。他在二更后跑去见我，劝我去同红娘子一起商议办法，不要再指望官府，误了哥的性命。他还告我说，红娘子为着要就近打探消息，随时救哥出狱，在打发他动身来开封时，也跟着偃旗息鼓，暗暗将人马开到商丘西北。我听他这么一说，喜出望外，真有点儿像‘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二天五更，我就出了宋门。我一出宋门，忍不住在马上落了几点泪，在心中发誓说：我李侔从今天起，就同姓朱的昏暗朝廷割断情义，宁肯从此造反，抛弃祖宗坟墓，也要攻城劫狱，不让哥无辜屈死于贪官污吏、乡宦豪绅之手！”

红娘子接着说："老王带着二公子在商丘西北乡找到了我。俺俩的看法完全一样，都认为只有破开杞县才能够救出公子。可是我只有一千多人马，真正能打仗的不过一千挂零。硬攻城，怕不容易。万一攻城不克，公子死得更快。我同二公子一合计，决定先暗中联络城中饥民，里应外合。恰好我派往杞县打探消息的人也回来了。他说，自从大公子下到监里，城中和四乡百姓人人不平，有很多人摩拳擦掌，恨不得杀掉狗知县和那些陷害公子的乡宦豪绅，打开监狱，把公子救出。穷人一提起公子就说：'人家李公子救活过咱们。人家如今落难，死活难说，咱们不能够坐视不理！'穷百姓中的事儿我清楚：大家痛恨朝廷，痛恨官绅大户，生计无着，正想造反，搭救你李公子就成了一个好因由。穷百姓们的积愤好像大堆干柴，只要暗中一点，火就会大烧起来。二公子说：'民心可用，机不可失。'我说：'二公子，串通城中饥民内应的事儿，你派个妥当人儿去办吧。'二公子派人一办，果然办成，神速之极。县太爷的耳目虽多，竟一直坐在鼓里！"

李侔说："我叫一个机灵得力的仆人回到杞县城，找他自己的穷亲戚、朋友，神不知鬼不觉，暗中串联，十分顺利。"

红娘子说："尊府的那个仆人去了两天，我同二公子约莫城里已经串通好了，就率领人马暗中出动。直待到了韩岗，才打出我的旗号。我的天！你不会想到，穷百姓个个欢喜，老弱妇孺争着送茶水，送草料，年轻人都想跟着攻城。我怕人太多了，好坏不齐，倘若有人进了城随意放火打劫，奸淫妇女，乱杀良民，可不是糟了？我红娘子原是个踩绳卖解的，吃的江湖闯荡饭，做的东西南北人。如今造了反，人家怎么看我，我自己心中有数：说得文雅一点儿是巾帼绿林，说得不好听一点儿是女响马、女贼。攻破杞县，倘有人不遵军纪，扰害了城中百姓，岂不给人口实？再说，"她笑了一下，"大家骂我红娘子还不要紧，叫大家骂你们两位公子，何苦呢？所以我只在城外挑选了不到五百人，夹在我的人马中间。我还向他们一再言明，有人敢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只杀勿赦。在五里铺停留了一个时辰，一则重新向全军严申号令，二则分派人马，三则等待二公子派人回李家寨去叫尊府上的奴仆和家丁来到。五里铺左近百姓，纷纷替我们绑好云梯，又把十来架云梯抬到城河边。我知道这些云梯用不上，也不在意。看看，你李大公子一人有难，万人出力。谢天谢地，你出狱了，我的这出戏也唱完了。下一步怎么走，听你的将令。"

李信正待说话，饭端上来了。每人满满的一大碗芝麻叶糊汤杂面条，另外一碗生调葱花青萝卜丝，一小碟辣椒汁儿。尽管冬天夜长，天也大亮了。在吃着糊汤杂面条时，城里连来两趟人，向红娘子禀报说城里开始放赈，四郊饥民拥挤在城门口，已经发生了踏伤妇女老弱的事。又禀报说也有人趁火打劫，已经在十字街口斩首示众。另外谣言很多，说开封副将陈永福在南门外校场点兵，很快就会带人马前来杞县。红娘子一面听各方禀报，一面连二赶三地吃糊汤面。她吃完两大碗，又添半碗，饱餐一顿，然后站起来说：

"两位公子好生休息，我到城里瞧瞧去。等把事情安排停当，我就回

来。”说过以后，头也不回，提起马鞭子走了出去。

“德齐，你看下一步如何办？”吃毕糊汤面条，李信向他的兄弟问。

“只有毁家起义一条路，别无他途。”

李信点点头，语气沉重地说：“只好如此。事既无可挽回，我们只好忍痛抛弃祖宗坟墓，甘做不肖子孙。”停一停，他又苦笑一下，自我解脱说：“好在我只是中乙榜[1]，并未一日为官，食君之禄。你同红娘子可曾谈下一步如何走？”

“我们只想着如何救哥出狱，别的没有多想。有些重大题目，等红娘子从城里回来，自然要赶快商定。听红娘子口气，似有拥戴哥做主帅之意。”

李信半天没有作声。作为一个大家公子，平日过着奴仆成群、一呼百诺的生活，又加上在文武两方面都自视不凡，也被朋辈所称道，他自然不能随便屈居人下。然而目前有种种原因使他不愿做主帅：第一，是红娘子救他出狱，他不能一出狱就接替红娘子的主帅地位。第二，红娘子手下已经有一千多随她出生入死的部下，而他兄弟俩居于客位，并无根基。第三，目前群雄并起，烽火遍地。他现在同红娘子孤军新起，人马很少，又在豫东平原，很难站稳脚跟。第四，长期以来，他虽然对朝廷的各方面行事都很不满，但是从没有想到推倒大明江山会有他插手。在片刻间，他陷入一种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低头不语，双眉紧皱。

李侔催问：“哥，你如何决定？”

李信又沉默片刻，忽然说：“此事万万不行！德齐，红娘子是巾帼英雄，在目前，我们只能拥戴她做主帅才是道理……”

一言未了，那个派去李家寨给汤夫人报信的仆人恰好回来，递给他一封书子。李信拆开一看，脸色阴沉，将书信交给李侔，心情沉重地背着手走出大门。

李信走到村边，看见红娘子的人马从城里押运粮食、财物回来。百姓在村边站了一大堆。他们一认出李信，便将他围了起来，十分亲热。李信刚才走近众人背后时，仿佛听见有人在谈论李闯王的什么事，现在便趁机向他们询问：

“你们听说李闯王现在何处？有些什么消息？”

老百姓立刻告诉他许多传闻，说李闯王从上月中旬来到河南，先到南阳府境内，一路向北，到处攻破山寨，打富济贫，十分仁义；又说饥民争着投顺闯王，连举人秀才也都跑去投顺。李信问举人中谁投了闯王，大家却说不清姓名。李信问李闯王眼下有多少人马，有人回答说有十几万，有人回答说有七八万，虽无准确消息，却是异口同声，说李闯王行

事与从前所知道的众多起义首领大不相同，比官军强似百倍，全然是一派夺取天下的气象。百姓的谈话深深地震动了李信，他怀着很不平静的心情走回老营。

李侔坐在白柳木靠背小椅上，后脑和脊背靠着土墙，呼呼地打着鼾声，手中还拿着那封字体虽然潦草但十分娟秀的书信。李信没有惊动他，把书信从他的手中抽取出来，坐在火边的小椅上，重读一遍。他的妻子在信中写道：

自遭家难，日夜忧苦。洗面之泪难干，刺骨之恨何深。纵然百般奔走，营救无门；坐看群凶鸱张，杀人有路。覆盆之下，呼天不应。妾真不知尚有与夫君再见之日，唯思死为厉鬼，以报此仇。

数日前有仆自汴奔回，云二公子在省城彷徨无策，愤而出走，不知何往。妾痛哭竟夕，疑虑满怀。差人四出打探，而德齐弟行踪杳然。阖宅上下，几已心碎望绝。宗亲扼腕，莫知为计。不意红娘子义旗西来，如从天降；饥民内应，坚城自开。还我夫君，实为大幸。然杀官劫狱，国法难容；从贼谋逆，纲常全悖。历世忠孝，千秋名节，毁于一旦。妾虽无知，亦读诗书；反复思维，心胆俱碎。百年清华，覆在眉睫；抄家灭门，来不旋踵。昨夕之前，妾尚望能拼此祖宗家产，救夫君早出牢狱，从此随夫君避世隐居，不问外事，安贫乐道，终老蓬荜。天乎，天乎，而今已矣！

事已至此，难求善策。区区之意，仍望垂察。夫君应念世受国恩，身非同于细民；偶遭家难，势不比于戍徒。雍丘非大泽之乡[2]，公子岂揭竿之辈？莫谓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当思脱身有术，端赖勇决。望夫君与德齐弟临悬崖而勒马，值歧路而回车。冥冥苍天，或能鉴佑！

妾一妇人，少更世事。遭此大故，几欲轻生。挥笔洒泪，五内如焚。千言万语，书难尽宣。伫候归来，重睹一面！

李信看了两遍，叹口气，将书信叠好，揣进怀中。没有惊动李侔，他走出老营大门，恰好一个小头目奉红娘子之命驰回村中。

“大公子，红帅命小的回来看看你老跟二公子都睡了没有。她请两位公子赶快好生休息，等她回来好商量大事，吃过午饭就要离开这里了。”

“红帅什么时候回来？”

“她在城里把事情安排一下，马上就回。”

“分粮放赈的事做得怎样？”

“原来因为饥民太多，至少有几万人，乱糟糟的，挤呀，推呀，踩伤了不少人。你家那位七爷挺能干，他急了，说是要用军法部署饥民。只见他这里一指划，那里一吆喝，不用半个时辰，把几万饥民分成一群一群，排列成队，满城大街小巷都一行一行地坐满了。每一队举出两个人做正副头儿，照料自己的一队饥民不许乱动。粮食分十个地方发放。一队一队地前去领粮，不叫去不许乱动。凡领了粮食的，立刻由正副头儿带领出城。在城里住的，都回到自己家里。凡已经领粮出城的不许再进城，回到家里的不许再出来。满城不许有闲人走动。我们红帅十分高兴，说：‘李府上的人才真是多！’要不是七爷这一手按军法部署，事情很要乱哩。”

听了这个头目的禀报，李信满意地说：“这后生，果然不错！”

当红娘子和李俊来到老营的时候，李信兄弟早已醒来。从昨天早晨到现在，红娘子不曾得到片刻休息，现在她要来一盆温水，洗去了脸上和手上的风尘和污垢。她把李俊处理放粮的事夸赞一番。

“我已经都知道了。”李信笑着转望李俊，“子英，你今日初出茅庐，事情办得不错啊！”

李俊说：“大哥，你忘了？我是跟你学的。今年春天你两次主持放赈，都是用这种办法防止了灾民们互相拥挤践踏，也防止了有人冒领或者多领。还是你告诉我们说这是用军法部署饥民。要不是春天我跟着大哥办过放粮的事，今日才真要束手无策哩。”

李俊的话提醒了李信和李侔，不觉大笑起来。

大家围坐火边。红娘子首先开腔，说眼下有三件大事需要大公子和二公子拿定主意：一是部队和军粮、辎重不应该在杞县城外久留，要决定暂时把人马、军需拉到什么地方；二是李公子兄弟已经起义，应决定谁做全军主帅为宜；三是杞县一带一马平川，离省城又十分近，不是长久驻扎之地，今后往什么地方去，要早作打算。她还说前两件事必须马上决定，后一件在一两日内决定不迟。李信说：

“前两件事，我已经想好啦。第一件，人马立刻开往李家寨和圉镇 [3] 休息整顿。请红帅眼下就去下令。第二件，关于谁做主帅，我认为还是红帅……”

红娘子把手一挥，阻止李信继续说下去，霍地站起，快步走到院中，吩咐两个亲兵分头去向她的几个大头目传下命令：一、全军开往李家寨和圉镇休息，步兵先行，骑兵在后，立即出发。二、在通往开封大道上的

几批塘拨骑兵，继续巡逻侦察，到黄昏时集合一起，赶到圍镇休息。回到屋中，红娘子重新在火边坐下，向李信笑着问：

“七爷带来的人马也出发吧？”

李信说：“当然出发。他们还得走在大军前边，先一步赶回去，好替大军安排好驻扎地方，准备茶水晚饭。”

“请大公子下令吧。”

李信感到很奇怪，问道：“刚才不都是你亲自下令么？”

红娘子在火上搓着手，笑着说：“七爷不是我的部将，我怎敢那样僭妄？”

李信忽然笑了，叫着说：“嗨，没想到你这个江湖出身的巾帼英雄竟有这么多的心眼儿！你是全军之主，你不敢下令，这是怎么说的？难道从我们李家寨来的人马就不是在你红帅麾下？”

“不管你怎么说，我绝不下令。你李公子不下令，这几百人停在这儿不能出发，贻误军机，可追究不到我头上。”

李信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吩咐李俊率领从李家寨来的人马火速动身。他另外又派了两个家丁，飞马回府，告诉汤夫人，他同二公子马上随同红帅的人马一起回李家寨，请汤夫人吩咐家人赶快准备人马驻地、酒肉供应、骡马草料等事。

“那第二件事嘛，”红娘子站起来，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看，既然大公子起义了，就应该请大公子做主帅，我做副帅。今后人马增多，有原来跟我起义的，有现在杞县起义的，有从李家寨来的，以后来投军的不知会有多少。我是大名府长垣县人，在本地百姓眼中终是个外省人。你做主帅，一则利于号召豫东百姓，二则利于全军上下和、和……”

李侔帮她说：“和衷共济。”

红娘子笑着说：“噢，就是这个意思！”

李信苦笑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我不幸生逢末造 [4] ，原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5] 。为担心桑梓糜烂，才向富家大户们劝赈救荒，不意竟惹出大祸。官府豪绅必欲置我于死地，硬将我逼上梁山。刚上梁山，你们还嫌不够，又要来一个‘黄袍加身’ [6] ，推我为主帅。这头把交椅我是绝不坐的。”

红娘子又笑着说：“其实，像你这样的宦门公子，又是举人老爷，单有官府豪绅陷害也不能将你逼上梁山，多亏造反的穷百姓狠狠地推你一把。上边有人逼，下边有人推，你才造了反。大伙儿看得对：你不反便只有

死路一条。你现在不肯坐第一把交椅，怕什么？难道你还能造个半截儿反？”

两人又争了几句，李信才下了决心，站起来，口气决断地说：

“好，我听你的，不再推辞！我们一定和衷共济，一反到底，义无反顾。我李信兄弟倘若中途变卦，背众求荣，犹如此柱！”他唰一声拔出鱼肠剑，砍在柱上，有一指那么深，震得屋梁上积尘飞落。

红娘子拔出一支箭，激昂慷慨地说：“我同两位李公子同走一条路，一心向前闯，纵有千难万险，誓死永不变。倘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鬼神不容，犹如此箭！”随即将箭杆一撅两断，投到地上，接着说，“今日准备不及。从明日一早起，打你的‘李’字大旗。”

李信又说：“你的‘红’字大旗早先打出，已经为东西三四百里内百姓所熟知，也为官兵练勇所畏惧。我看不妨仍打着你的‘红’字大旗，下边再分打前、后、左、右、中等各队小旗，旗色各别。”

红娘子想了一下，把眼睛一瞪，笑着说：“你说的什么话？自古以来，哪有一军不打主帅大旗之理？军有主帅，不打主帅大旗便是旗号不正。大公子，你还想留个退路么？”

李信只好说：“好，听你的话，明日换‘李’字大旗！”

她立刻叫来一名亲兵，命他将刚才决定的事儿传知全军。随后听见老营大门外一片欢腾，又听见马蹄声分头奔出村庄。红娘子的精神非常振奋。李信心中也很不平静，在火边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停住，对他的兄弟说：

“德齐，你马上回家去吧。事到如今，祖宗坟墓不必管了，至于土地房舍，全部家产，原都是身外之物，叫大奶、二奶都不要留恋。你将不能不毁家起义的道理，好生劝解她们。你回去速作准备，必须全家随军，不可迟误，坐待灭门之祸。家中财产如何分散给族中穷人和附近佃户，如何召集乡里子弟从军，你自己做主去办，必要时问你嫂子。刚才提到的各色队旗，也要快办。大奶的书子你看了没有？”

李侔点点头，面露苦笑。

李信说：“唉，我们兄弟俩已经被逼至此，只有毁家起义，一反到底，别无他途。她，她却劝我们悬崖勒马，歧路回车！”

李侔说：“嫂子本是明朝开国功臣之后，出身于世代簪缨之族，遇到这样毁家造反的大事，心中糊涂起来，不足为奇。”

“你千万要劝说嫂子，要她下狠心舍家随军，莫生短见。你快走吧。下一步兵往何处，今晚商议。”

李家寨和圉镇情况大变：人喊马嘶，篝火军帐，年轻人围着宿营地要求投军，小孩子好奇地跑着看热闹，老年人忧心忡忡地这里凑一起，那里站一群，互相谈论和打听消息，还有不少人在忙着照料部队所需要的柴火、井水、喂牲口的草料等事。圉镇是一个较大的集镇，有四五百户人家，一条南北大街，隔日一集。人们因为事先知道红娘子破杞县救了李信的事，又加上李俊先来一步向镇上的士民打招呼，所以红娘子的人马一到老百姓就大开寨门相迎。人们原以为小的骚扰总是难免的，可没有料到这一支部队的纪律竟是出奇的好，使人们更加对红娘子救李信的英雄行事增添了敬意，对李府两公子的被逼造反增加了同情。

李信和红娘子在黄昏时到了李家寨。李侔和一大群人在北门外迎接。李信和红娘子赶快下马。大家互相施礼，照例说几句寒暄的话，然后李信重新向几位长辈和平辈中比他年长的人们作了一揖，说道：

“李信不肖，被迫起义，致使李氏阖族受我连累，不得安居乐业，心中十分难过。区区苦衷，万恳鉴谅，不加深责为幸！”

有一个长辈老人拈着长须说道：“这是官逼民反，实不怨你。事到如今，只好听之任之，绝不抱怨你。”别的人也纷纷说些表示同情和勉励的话，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言不由衷。李侔赶快将部队分布驻扎情形，晚饭准备情形，向李信和红娘子说了，然后一同向寨里走去。李信的宅子就在北门内西边不远的地方。走到李府大门外边，李侔向紧靠西边的一座插着红娘子大旗的过车大门指一指，说老营就扎在那里，但是他紧接着满脸笑容说道：

“家嫂在内宅恭候大驾，就请马上光临。”

红娘子的脸颊刷地红了，幸好是黄昏时候，没有被别人看清。虽然一路上她就不断地在心中盘算，她到了李家寨后如何去拜见李信的妻子汤夫人，见面后应该如何谈话，但是此刻到了李府大门外，经李侔这么一请，她的心反而慌了。想着社会上流传关于她和李公子之间的谣言，汤夫人必已熟闻，她很自然地对她同汤的见面感觉着不好意思。迟疑一下，她勉强笑着说：

“嗨！俺正要进府去拜见大奶奶哩，没想到大奶奶先让你来请俺啦。可是我得先到老营去一趟，随后就进府拜见大奶奶，还有府上的二奶奶。”

李侔和李信都请她马上进去，不必前去老营。李侔还说所有部队宿营、晚饭、骡马草料诸事都已经安排就绪，用不着她去操心。红娘子笑着说：

“看你们！难道我能空手儿去拜见大奶奶么？你们也该让我取几样礼物带着去呀！”她的话使大家都笑了，也觉得很有道理。红娘子又说：“大公子，请你先回府去。我到老营打个转，马上就来。你坐了半月监，险些儿送了性命。大奶奶和阖府上下不知操了多大心，担了多大惊。你快去同阖府上下见见面。我随后就来。”

红娘子除有一大群男亲兵外，还有十几个女亲兵，称作健妇。她们在宿营时同她睡在一个房子或军帐里，打仗时随她打仗，还负责照料她的生活和私人东西。她走进老营之后，要来一盆热水洗了手脸，然后坐下来，让一个健妇打开她的浓密的长发，替她好生梳梳，篦篦，绾成云鬟。四五天来，这是她第一次有心情和工夫坐下来梳头。她对身后的健妇小声说："咱们不是打仗，便是行军，一时驻下来也没有闲工夫认真篦头，头上可生了不少虱子、虮子。我那件铁甲近来没有用，连那缝里边也生了许多虮子！"随即从一个健妇手里接过铜镜照一照，一股快意的微笑悄悄地浮上心头，又从她的浅浅的酒窝中泄露出来。自从起义以来，她为着在将士们面前树立威严，并且一心练兵、打仗，筹划粮草和骡马，完全不近脂粉。但现在她忽然叫一个健妇替她拿出最好的脂粉，轻轻地施一点，重新仔细地照照镜子。但是当更换衣服时候，她迟疑一下，不把绵甲脱掉。一个健妇问："来到李家寨还不卸掉绵甲么？"她摇摇头，没有作声。尽管近处没有官军，但是她担心万一开封的官军正在路上，李家寨说不定会遭到夜袭，而李信兄弟并没有实战阅历，她必须时时准备在慌忙中立即迎战。

换好衣服，她找出两份礼物，每份四色，无非起义后从大户人家抄来的名贵首饰和锦缎之类，命四名曾在大户人家做过奴婢、懂得礼节的健妇捧送李府，并指明一份是送大奶奶的，另一份是送二奶奶的。

汤夫人连派了两次仆人前来催请。红娘子又拿起铜镜照一照，对随身的健妇们轻声说："咱们走吧。"

[1] 乙榜——中举俗称"中乙榜"。

[2] 雍丘非大泽之乡——杞县在五代以前称为雍丘。大泽乡是陈涉、吴广起义的地方。

[3] 圉镇——在杞县城南五十里的地方。

[4] 末造——行将衰亡的朝代。

[5] 苟全……诸侯——诸葛亮的话。

[6] 黄袍加身——赵匡胤为夺取后周江山，在陈桥驿制造兵变，将士们将黄袍加在他身上，拥他为帝。

第十六章

汤夫人为着李信兄弟被逼造反，已经一整天食不下咽。听说李信进来，她站起来走到帘子里边迎接，按照一向规矩，让他在正中八仙桌左边铺有红座毡的太师椅上坐下，自己坐在右边，伤心地哽咽起来。李信心中也觉凄酸，但是他勉强笑着说：

“我不是回来了么？还难过什么？你们妇道人家的眼泪真多！”

汤夫人又抽咽几声，深深地嘘口闷气，揩揩眼泪，哽咽说：“多谢皇天保佑，我们夫妻俩还能够重见一面！”

“我知道你为我操碎了心。仇家和赃官并没有将我害死，咱夫妻幸而又团圆了，你应该高兴才是。眼下戎马倥偬，我需要你帮助我料理一些事儿。你向来深明事理，应该心中明白，我同德齐除造反之外，别无路走。你在书子中劝我们悬崖勒马，歧路回车，全是空话。事到如今，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汤夫人说：“你兄弟只要死不造反，亡命远方，就不算背叛朝廷，罪犹可恕。你们逃走吧，逃走吧！你兄弟二人远走高飞，由我拼着一条命在家顶着。抄家，坐监，我都不怕。拼着向各家亲戚张罗，在京城和省里花去十万八万银子，打通关节，把大事买个没事。你兄弟在外，隐名埋姓，或是找一个地方藏身，或是到处漂泊，望门投止 [1] 。天宽地广，五湖四海……”

李信趁她哽咽得说不下去，轻轻叹息说：“你真糊涂！”

“我想，”汤夫人接着说，“你兄弟没有做亏心事，自有神灵保佑。等过了三年五载，是非水落石出，沉冤昭雪，到那时你们平安回家，纵然已经倾家荡产，倒可以做安分守己的清白良民，了此一生，强似跟着红娘子失身做贼，陷于大逆，不忠不孝。要知道你们是李府公子，又是举人、秀才，非同细民百姓！”

李信愤然说：“今日事逼势迫，只能同红娘子一道率领饥民起义，破釜沉舟，有进无退，方可死中求生。倘若害怕造反，瞻前顾后，困于书本上的‘忠孝’二字，必将束手就擒。这道理至浅至明，旁观者个个清楚，你却糊涂如此！如今朝政昏暗，官绅横行；民间有天无日，是非颠倒。如此世界，我们负屈衔冤，实在无路昭雪。要想等到是非水落石出，你就等吧，等到黄河清，日头从西边出来！你也没有想想，既然破了杞县城，杀了朝廷命官，朝廷必然发海捕文书，画貌图形，悬赏缉拿我和二弟。我兄弟逃出之后，难免不露形迹，很容易落入毒手。你望我兄弟俩出外逃生，实是劝我们早日送死。唉，真真糊涂！”

下午李侔回来时，也劝说过汤夫人，但她不听。她知道李侔从来很听哥哥的话，所以一直盼望同丈夫见面，劝说他迅速决断，偕同李侔外逃。如今听丈夫说出不能外逃的道理，又连着说她糊涂，她感到十分绝望，

沉默片刻，叹了口气，说：

“可是忠孝大节……”

李信截断说：“倘若都按照书生愚见，死讲一个‘忠’字，则自古至今就不会改朝换代，今日仍旧是夏桀王的子孙坐江山，不会有商汤、周武，也不会有从汉刘邦到朱洪武一流创业之主，天下永远是一姓的天下。吊民伐罪正是顶天立地事业，何得谓大节有亏！倘若老百姓心中不是另有一个是非，杞县百姓断不会一呼百应，帮助红娘子破城杀官，救我出狱。倘若老百姓心中不是另有一个是非，也不会纷纷投军，愿意随我起义。我已决意造反，别的话不用再说。红娘子将我从狱中救出，她又是一军之主，望你好生款待她，礼节上要隆重一点，千万不可怠慢。”

汤夫人无可奈何地说：“我既然做你的妻室，祸福一体，生死都无二话。事到如今，我不再乱你的方寸就是。至于红娘子，她救你出狱，我感激不尽。可是这一两年倘若你不同她来往过多，被别人看在眼中，也不至于诬你与红娘子同谋造反，还有种种难听的话。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当初怎样？”

“我悔不该没有早劝你纳她为妾，也省却别人乱说。大家公子，谁没有三妻四妾？何况我自己素来多病，并没有替你生儿养女！”

李信按捺着一股不舒服的感情，苦笑说：“我知道你心神已乱，说出些不应该说的话。今晚我有许多要紧事等着料理，有些话咱们以后细谈。此刻我望你隆重款待红娘子，千万不可因她出身微贱，对她稍有轻视之意。”

“我自从嫁到你家，身是冢妇[2]，不曾对亲戚女眷有过失礼之处。何况我今日是李府内主，红娘子是李府的救命恩人，更非一般女客相比，纵然我心乱如麻，也不会怠慢了她。你放心好了。”

李信走后，汤夫人即将男女管家唤到面前，吩咐他们准备以迎接贵客的礼节迎接红帅。但是她在心中暗自说道：

“想不到家门不幸，使我这个名门大家的主妇屈身迎接一个江湖卖艺的绳妓！”

李府的两个仆妇走在前边带路，打着两盏旧的白纱灯笼，上有宋体朱书四字：“大司马第”[3]。红娘子的四名戎装打扮的青年健妇跟在后边，打着没有字的白纱灯笼。一走近李府大门，那站在两旁石狮子跟前等候的仆人按照迎接贵宾的老规矩，向院里高声传呼：“红帅驾到！”等候在二门口的仆人们又向里边高声传呼。里边是几个妇女的声音接着高声传呼。红娘子抬头向里看，只见大开仪门，两行灯火辉煌，气象森森。在两军阵上，红娘子骑着战马，挥剑冲杀，血染衣袖，连眼也不眨一下，

现在却不由自主地感到呼吸有点短促，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紧张。李信和李侔在二门迎候，陪着她走进内宅。一到第三进院门，李信兄弟向红娘子一拱手，退了出去。

大奶奶汤夫人和二奶奶刘氏已经在堂屋阶下迎候。汤夫人怀着很深的成见，离很远就暗暗打量着这个“江湖女侠”（这是从昨夜起她心中对红娘子的称呼）是否有轻浮举止和风骚神情。几十个丫鬟、仆妇静悄悄地站在东西两厢的阶上阶下，都想看清楚女豪杰到底是什么样儿。有的想着这个敢挥剑杀人的女豪杰必定是一个膀宽腰圆、黑不楞敦 [4] 的母夜叉，有的风闻红娘子生得不丑，但想着必是戏台上的山大王那种装束，头上插着一双雉鸡翎。在灯烛辉煌中，汤夫人和大家的眼睛猛然一亮，所有猜想中的影像全跑光了。

她们看见这位巾帼英雄是高挑身材，上身穿一件藕荷色紧身短袄（没人想到她内穿棉甲），束一条鹅黄丝绦，腰系宝剑，外披紫羔皮猩红斗篷，头戴紫红贡缎风帽，前缀一块碧玉，脚穿黑绒双梁云头粉底马靴，面貌端庄，眉眼英气照人。跟随红娘子前来的四名健妇都换了新绸箭袖短袄，雄赳赳，精神饱满，犹如英武的男兵一般。汤夫人、刘氏和所有的仆婢都感到十分新鲜，吃惊，两厢有人不觉发出来轻悄的啧啧声，而没人不暗暗在心中肃然起敬。

按照当时社会上一般规矩，一个江湖绳妓见到像汤夫人这样宦门公子的奶奶，应该跪下磕头，才算够礼。然而红娘子在来时已经想过，她今日是义军首领，不能再那样行礼，自损身份。出于对李信的一向尊敬，她以对等身份对汤夫人深深一“福”。

汤夫人赶快还礼，说：“红帅是我家的救命恩人。只是因为我身子有病，未能远迎，务望恕罪。”她不再轻视对方是一个出身卑贱的江湖绳妓，怀着真诚的感情接着说，“倘你不嫌弃我这个无用之人，咱们就以姊妹相待。来，请贤妹受我一拜，以谢贤妹的救命之恩。”

红娘子连说“不敢当”，慌忙还礼。汤夫人又介绍说：

“这是我家二奶奶，你们也对拜一拜。”

当红娘子同李侔的妻子对拜时，汤夫人又将她通身上下打量一眼，不禁心中赞道：“从来没见过女流中有这样英俊的人！”她拉着红娘子的一只手走进上房，忽然想着自己和几个贴身使唤的丫鬟的手都是小巧、柔嫩、手指纤细，而红娘子的手虽不大，却使她感到十分健壮有力，似乎还有茧皮，又不禁心中说：“到底是一员在马上拉弓舞剑的女将，手就不同！”

她将红娘子让进上房，重新互相一拜，分宾主坐下。李侔的妻子紧挨着她的旁边坐下。她吩咐把跟随红娘子来的四个妇女叫进来让她看看。她们向汤夫人和二奶奶磕了头，并排垂手肃立。汤夫人望一望她们的戎装打扮，向红娘子笑着问：

“她们可精通武艺？”

“她们都是跟随我起义以后才学会了一点武艺，如今不行军的时候还继续每日练功。”

汤夫人赞叹不止，叫丫鬟彩云赶快取出来四匹上等汴绸和四两银子赏赐她们，又吩咐拿出二十两银子赏赐那没有跟着来的男女亲兵。四个健妇叩头谢赏，退出上房。汤夫人又拉着红娘子的手，将贵客请进左首房间，也就是她平日休息、睡觉、读书和做点针线活儿的闺房。二奶奶也一起进来。彩云献上三杯茶，站在一旁侍候。

在同红娘子见面之前，她曾经希望劝说丈夫离开红娘子的义军，偕李侔逃往远方。连李信兄弟出逃时应该带哪两个忠实可靠奴仆，她都想好了。不意李信不听她的“忠劝”，反说她糊涂。随后她将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红娘子身上，并且在红娘子来到前做了准备。她望着红娘子叹息一声，噙着泪说：

“贤妹，虽说是初次见面，可是我同你就像是亲姊妹一般。何况，我们李府上下都感激你搭救大公子出狱，我当然比别人更要感激。刚才承贤妹送给我同二奶奶几样重礼，我们却之不恭，只好拜收。我也同二奶奶准备了一些薄礼奉送贤妹，一则是回报贤妹厚赐，二则对贤妹的救命大恩借表感谢之意。另外，也临时准备几杯淡酒为贤妹解乏，明日再治酒宴洗尘。至于有一些心腹之言，酒后再与贤妹一谈。彩云，去将准备好的礼物取来。”

彩云刚出去，转眼间又轻脚轻手地退了回来，手中却是空的。大奶奶和二奶奶都用疑问的眼光望她。她走到红娘子面前低声说：

“从老营来了一位姐姐，说她有要紧军情禀报。”

红娘子问道：“大公子、二公子都知道了么？”

彩云说：“大爷、二爷已经知道。二爷往寨外察看去了；大爷正在同阖族爷们商议事情，叫她进来禀报红帅知道。”

红娘子准备起身出去。汤夫人用手势阻住了她，对彩云说：“请那位禀事的姐姐进来说吧。”

彩云马上把一个身上背着大刀的青年健妇带了进来；她向汤夫人和刘夫人拜了一拜，对红娘子禀报说：“刚才探马回来，得到确实消息：巡抚李仙风和副将陈永福已经从封丘回到开封，准备率大军前来杞县；另外商丘有一支官军大约有一千五百人，也准备前来杞县。这两支官兵共有五千多人，大约明天可以来到。”汤夫人和刘夫人脸色大变，止不住心头狂跳。但红娘子听后并不怎么重视，只说一句“知道了”，挥手使禀事的健妇出去。汤夫人担心地问：

“官兵两路前来会剿，这，这，怎么好呀？”

红娘子笑着说：“请大奶奶放心。不碍事，不碍事。”

彩云将禀事的健妇送出，随即带着两个丫鬟抬进来一口皮箱，她自己捧着一个螺钿黑漆小盒，背后还有两个丫鬟，每人用托盘端着两封银子。汤夫人轻声吩咐：

“先打开箱子，请红帅过目。”

丫头们先将皮箱打开，把里边的东西取出，让红娘子看看，随即又整整齐齐地装好。这里边装的是各色上等绸缎，还有一件貂皮女袄筒子，一件猞猁皮绣花蓝缎崭新女袄。那个螺钿黑漆小盒中装的全是贵重首饰。彩云拿出一样，汤夫人说出一样名字。有些是红娘子听说过的，有些竟是没有听说过的。像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古怪名称，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看过以后，大丫鬟将东西一样一样装好，将小盒锁好。汤夫人说：

“这些首饰，有的是我陪嫁来的，有的是我母亲临死时特意留给我的，有的是李府祖上传下来的。汤、李两府都是世代官宦人家，所以有些平常人家不易见到的东西。如今这些首饰我全都不用了，都送给妹妹做念物吧。那四百两银子是我们二奶奶的体己，略表微意。”她使个眼色，彩云立刻从床头的墙壁上取下一柄古剑，捧到红娘子面前。汤夫人接着说：“听我们大爷说，他去年在开封买到这柄古剑，原是要送给你的。你当时怕留在身边惹祸，退了回来。如今贤妹已是一军之主，大非昔比，就请你带走吧。像这样的好剑，原是宋朝安国夫人梁红玉的心爱之物，也只有像贤妹这样的巾帼英雄才配使用。”

红娘子正要说话，忽然从房帘外探进一个大丫鬟的头来，望着汤夫人说：“大爷在书房中传出话来，问里边的酒饭摆上了没有。还说，请红帅早一点到书房商议紧急大事。”

汤夫人说“知道了”，回头又望着红娘子，等待她收下礼物和银子。

红娘子干脆爽利地说：“多谢大奶奶、二奶奶的厚情，实不敢当。这么多礼物，我完全不收不好，可是也不全收。衣料、首饰我一概不要。戎马之中，我要这些东西不唯无用，反而成了累赘……”

汤夫人截住说：“你眼前这戎马生活终有个尽日。一旦脱掉战袍，安享富贵，像贤妹这般年纪，这般人品，仍然须打扮得花朵儿似的。好衣裳、好首饰终究是少不了的。像祖母绿、猫儿眼这些东西，你临时想要，拿银子也很难买到。”

红娘子笑着说：“大奶奶替我想得太远啦！我既然造了朱家朝廷的反，不反出一个名堂来绝不罢休。也许我会战死沙场，也许等我脱掉战袍时已经双鬓苍苍了。嗨，大奶奶，说什么安享富贵！宝剑我拜收。银子我拜收。别的贵重东西，一样不要，请大奶奶切莫见怪。我是个爽快性子，

没有半点儿虚心假意。”

汤夫人无可奈何地同李侔的妻子互相望望，然后带着怅惘的神情望着红娘子微微一笑说：

“眼下有许多军戎大事，他们在书房中等候贤妹商量。那几样首饰、衣料，既然贤妹坚不肯赏光收下，我也不便勉强，耽搁时光。彩云，你们把皮箱和首饰盒拿去吧，顺便看一看酒饭好了没有。”

红娘子对彩云说：“随我来的健妇中有一个名叫红霞的，请妹妹带她进来。”

片刻工夫，彩云将红霞带了进来。红娘子向红霞吩咐：

“这一柄宝剑和四百两银子，你同一个健妇送回老营。那银子要交给管粮饷的老陈，进入公账。”

红霞走后，汤夫人站起来说：“请用饭去吧。本来说明天正经治宴席替贤妹洗尘，今晚随便吃顿便饭。如今看来，明天这宴席能不能吃成，很难说了。”

红娘子一向滴酒不饮，加上军情紧急，很快就吃毕了饭。汤夫人叫李侔的妻子去指挥仆婢们收拾东西，却拉着红娘子回到她的卧房坐下。她叹口气说：

“大公子劝说本县大户放赈，原是为着怕饥民群起作乱，家乡不保。不意仇家反诬他煽惑饥民，图谋不轨。真是天大冤枉！李府原是官宦门第，大公子是举人，二公子是秀才，谁想到竟然被逼得做了叛逆之人！”她热泪奔流，哽咽得说不下去。

红娘子劝道：“大奶奶不必难过。官逼民反，自古皆有。没人造反，谁替小百姓申冤雪恨？哪一代无道朝廷不是靠造反的人们推倒的？多少英雄豪杰都是敢做叛逆的人，靠三尺剑杀出来清平世界。”

汤夫人揩揩眼泪说：“贤妹说得是。可恨我在这样大事上是一个软弱之人，不像你那样无牵无挂，敢作敢为，纵横一匹马，来去三尺剑，确是女中豪杰！”

“我是被逼得这样啊，什么女中豪杰！”

汤夫人接着说：“从今往后，知道内情的，都说是官逼民反；不知道内情的，谁不骂他们是乱臣贼子，我是贼妇？我这个一向只懂得描龙绣凤、不出三门四户的妇人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名，无面目再见娘家亲人……”

红娘子劝道：“大奶奶千万要往宽心处想。你们李府当然不同细民，按道理这‘造反’二字轮不到你们头上。可是事到如今，不造反也不行了。大

奶奶，你随着大军，用不着你临阵杀敌，我们也不会让敌人冲近你的轿子跟前。你读书识字，帮大公子管一管粮草账目也很好呀。经过几次阵仗，你的胆子就会大了起来。大奶奶年纪这样轻，一旦离开闺房，常在露天野地，骑骑马，坐坐轿，风吹日晒，不要多久，不用吃药也会身体好起来。前头路子千百条，何必把心思只往牛角尖儿里引？”

汤夫人并没有因红娘子的劝说而心中稍稍开朗，倒认为红娘子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从而增添了她直接提出请求的信心。她说：

“如今屋中只有咱们姐妹二人，我有一言相求，望贤妹心中斟酌。”

“大奶奶有何吩咐，不妨直说。”

“唉！这话叫我怎么说呢？”汤夫人犹豫一下，接着说，“我娘家是大明开国功臣信国公 [5] 之后，也算得是世代簪缨之族。虽然近百年来家道中落，但与一般寒门素族毕竟不同。刚才贤妹劝我的话，出自肺腑，我何尝不知感激。可是像我这样出身名门，幼读诗书，对圣人三纲五常之教，不敢稍忘。不论朝廷如何无道，仇家如何陷害，官府如何逼迫，我都不甘心大公子背叛朝廷，身陷不义。大公子做了反贼，我成了贼妇，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真是生不如死！”

她小声痛哭起来，不得不停了话头。红娘子听她的话很不顺耳，心中生气，默不作声，只想着如何赶快往书房去商议军情。过了一阵，汤夫人揩揩眼泪，又说：

“我是对贤妹倾吐心腹之言，倘有冒昧之处，望贤妹多多原谅，不要在意。”

红娘子勉强一笑，说：“既然你愿意对我说出真心话，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快说吧，外边还在等着我商量军情大事哩。”

汤夫人叹口气说：“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事关忠孝大节，让我随夫做贼，忍耻含羞，苟且偷生，实实不能……”

红娘子插了一句：“这就不好办了。”

汤夫人接着说：“何况，我是蒲柳弱质，不会骑马，不会打仗，更加身体多病，药不离口，只能做大公子的太平妻室，不能从他于金戈铁马之间。纵然大公子一定叫我随军，我不久也会死在路上。眼看着家破人散，生离死别，我只能求贤妹相救！”

红娘子问：“要我如何相救，请大奶奶吩咐。”

汤夫人恳求说：“我有心劝大公子与二弟德齐逃往外省，隐名埋姓，度过几年，等到案情缓和，再回家乡。贤妹是他的救命恩人，一言九鼎。倘蒙贤妹劝说几句，使他悬崖勒马，潜逃异乡，避此厄运，我将世世生生

永感贤妹之德。”

红娘子说：“大奶奶不愿大公子兄弟造朱家朝廷的反，这心情我明白。不过眼下大公子不造反只有死路一条。纵然他们逃避异乡，也难保永远不败露行迹。大家公子和细民不同，生活上得有奴仆照料，举止言谈都叫人看出来是有身份的人。官府必然会发下海捕文书，悬出赏格。任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人们一听豫东口音，一看年龄相貌、举止言谈，能不疑心？能不盘查？一旦捕获归案，再劫狱搭救就没有指望了。我起义原来就只靠自己和一班穷哥儿们、穷姐妹们，现在还是。我并不指望大公子和二公子造反，帮助我渡过难关。若是大奶奶怕他们同我红娘子一起‘做贼’，名声难听，那好办，我明日就将自己的人马拉走，同他们弟兄俩各奔前程。海阔随鱼跃，天高任鸟飞。你想，我怕什么？可是大奶奶要我劝他们不要造反，逃祸异乡，待日后回来做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这是要我劝他们束手就擒。请大奶奶莫见怪，我不能拿这样糊涂主意劝说他们。”

汤夫人对她的这个要求没有坚持，随即又说：“贤妹所言，也有道理。如今木已成舟，悔之不及。倘不见怪，我还有一句忠言，望贤妹记在心中。”

“直说不妨。”

“大明三百年江山，虽有弊政，然深仁厚泽，犹在人心，未必就会亡国。贤妹与大公子、二公子如此下去，终非善策。日后倘蒙朝廷宽宥，派官招安，万望莫失时机。受了招安……”

红娘子不等汤夫人将话说完，脸色一变，迅速回答：“请大奶奶千万莫提‘招安’二字。大奶奶因为出身于高门大户，所以总难忘朝廷的什么‘深仁厚泽’。我们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的小百姓断不会有这样想法。我们记得的只是饥寒、贫困、血汗、眼泪，如何被官府欺压鱼肉，为富人做牛做马。我自从起心造反，就不曾想到日后受朝廷招安。倘若不幸战败，我只会在马上战死，断不会跪地投降。至于朱家朝廷会不会很快亡国，我不是算命先生，只能说这事儿走着瞧。”

汤夫人被红娘子的这番话顶到南墙上，半天转不过弯儿来。不过她并不生气。她爱她的丈夫，结婚十年来从未有反目的事。一天来她尽管不同意李信造反，但是又对他的被逼造反深怀着同情。经红娘子痛快一说，她不能不从心中承认李信倘不造反，便只能等着就擒，而她指望的日后受招安也只是望梅止渴。眼前摆着的要紧问题是如何能够使得丈夫在军中平安无恙。在一阵沉默中，她的思绪纷乱，很希望红娘子能够在战场上保护李信。这时，李信派仆人来催请红帅去书房议事。红娘子起身告辞。汤夫人赶忙站起来，紧紧地握住她的一只手，说：

“贤妹救了他的性命，叫我至死难忘。但愿今后在兵荒马乱之中，刀光剑影之场，生死存亡决于呼吸之间，贤妹能够常在他的左右，我就是死在

九泉也会放心。”说到这里，她不禁又哽咽起来。

红娘子虽然听出来她的话里含有不祥的兆头，却没有时间认真去想，只说句“请大奶奶放心好啦”，便匆匆走了。

[1] 望门投止——到处逃命，看见人家就要求投宿。这句话原出于《后汉书·张俭传》。

[2] 冢妇——长媳。按封建礼教，冢妇可以管理家务、主持祭祀、接待女客。

[3] 大司马第——意思是兵部尚书府。大司马是上古中央政府中主管军事的官名。明代士大夫喜欢拟古，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

[4] 黑不楞敦——河南土话，精黑而粗壮的面孔。

[5] 信国公——汤和佐朱元璋定天下，封为信国公。汤夫人因遵守儒家礼教，不说出祖先名字。

第十七章

已经是三更以后了。李府中，上下都在忙碌。在内宅，汤夫人和刘夫人的心腹丫鬟和仆妇们，按照她们的指示，连夜收拾各种值钱的东西，凡能够随军带走的就准备好随军带走，不便带走的就准备好分送丫鬟、仆人、亲戚、邻居。二门以外，大管家指挥着男仆和家奴，把一些该周济穷人的东西都搬运到大门外的广场上；二管家带领着一群长工、男仆、家奴把东偏院仓中的粗细粮食运出来，堆在大门外，准备天明时随军运走，也留下一部分周济穷人。

李信和李侔见内宅很乱，不便商议大事，遂邀红娘子到了书房“三余斋”，围着火盆坐下。一个老年仆人带着两个书童来到书斋门外，那老仆人独自进入书房，恭敬地向李信请示：这书房中的一些珍贵古玩、字画和珍本书籍，是否要收拾带走。李信一挥手，那老仆人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噙着眼泪退出。

红娘子十分疲倦，眼皮好像有几斤重，一坐下去就想闭着眼睛睡一觉。她听见老仆人向李信请示的话，睁开眼睛，环顾了这间精致的书房，看见靠墙壁全是书架，摆满了有蓝布套的和没有布套的书，另外还放着一个紫檀木雕花古玩架，上边摆着铜的和瓷的瓶儿、罐儿、碟儿、碗儿，还有生绿锈的三条腿带盖的和不带盖的铜锅儿。最使红娘子感兴趣的是

一匹泥烧的赭黄色战马，配着红鞍子，白蹄，白鬃，白尾，昂首翘尾飞奔，神态异常生动。她的瞌睡消退了，笑道：

“像你们这样的宦门公子，要造反真不容易。看看，我的天，得有多少宝贝带不走啊！我们穷人家造反很简单，一下狠心，一咬牙，一跺脚，掂起一件武器就走，扔掉的不过是一间破茅屋，一个冷锅台。有的人，连一间破茅屋也没有！”

李信和李侔都笑了起来。李侔说：“红娘子，咱们赶快决定下一步把人马开到何处去。你这几天很少合眼，商量定，你就去睡一阵吧。”

红娘子用手背揉揉干涩的大眼角，望着李信。李信沉吟一阵，慢慢地说：

“这事情我已经反复想过，尚无定见。杞县这个地方离开封太近，又无山河之险，万难立足。你带着人马在砀山一带混过三个多月，那里怕也不是咱们立足之地吧？”

红娘子摇摇头说：“那里不行！往南去有袁老山，人马众多，几次想吃掉我，我都躲开了。往东，往北，直到运河两岸，遍地都是土寇，没有我插足地方。”

李信说：“从这里往西去有李际遇占据登封一带；往西南去有刘偏头占据郾城、西平、遂平一带；一条龙占据临颍一带；往南去，大股土寇不多，可是只能局促于陈州到息县一带，四面受敌，平原无险。大别山有险可守，可是革里眼等数万陕西流贼……”

红娘子嘲讽说：“什么‘流贼’！今后别人不是一样说你们兄弟是‘流贼’？”

李信抱歉地说：“这是平日跟着别人说习惯了，不觉失口。对，从今晚就改。——革、左四营如今又叫回、革五营，在那里盘踞了两三年。我们一去，必然会受他们吞并。茫茫中原，如今竟不能随意驰骋，更莫说割据一方，逐鹿中原了！”

红娘子说：“我倒有一个主张，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什么好主张？”李信兄弟同时问。

“去投李闯王！”

李信惊问：“投李闯王？”

“是的，投李闯王！自从上月李闯王从郧阳来到河南，到处开仓放赈，救济饥民，平买平卖，只杀贪官土豪，对百姓秋毫不犯。如今不到两个月光景，人马已经有了十几万。咱们既然在豫东难以立足，又没合适地方可去，倒不如干脆去投闯王。听说李闯王谦恭下士，对读书人十分尊

重。大公子前去投他，他必推诚相待。”

李侔用手拍一下膝盖说：“好！红娘子，你说得很有道理！近来，确实到处都传说李闯王一进入河南就号召饥民不纳粮，不缴税，开仓放赈，除暴安民，确实像一个得天下人的气派。又听说宋献策、牛金星都到了闯王那里，很受重用。”

李信又吃一惊，问：“他们二位都去了？可是真的？”

“是真的。我在开封，为着救你出狱，想着老宋这个人足智多谋，就托人打听他现在何处。一打听，才知道他于上月底托名去汝州访友，暗中投了闯王。还听说他一到闯王那里，就做了军师，言听计从。他和牛金星，一天到晚与李闯王在一起，成了闯王的左右手。相国寺中有些吃江湖饭的人暗中羡慕，说他们将来会是李闯王的左辅右弼 [1] 。”

李信叹息说：“我在狱中也听看监的李老九对我谈过李自成的种种传闻，但是说得不很确切，我也没十分注意，竟没料到，如今豫西局面变化如此之快。你们可听说，这一个半月来，李闯王在豫西攻破了几座城池？”

李侔和红娘子互相望望，都答不上来。

“连一座城池也没有攻破么？”李信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气问，“既然李自成的行事深得民心，到处饥民响应，人马众多，如何连一座县城也未曾攻破？”

红娘子经李信一问，也觉奇怪，慢吞吞地回答：“也许是离得太远，他破了几座城池，我们没有听到。”

李信登时摇摇头，说：“不在情理。同在一省之内，哪个州、县城池失守，朝廷命官被杀，立刻会哄传起来。何况杞县离省城很近，向来消息灵通。全省有一处城池失守，朝廷命官被杀，马上就会报到省城，巡抚和布政使等也要飞奏朝廷。国有常典，纵然失守一个弹丸小邑，不往上报，也要犯隐瞒朝廷之罪。既然在开封没有哄传何处城池失陷，足见李闯王并未攻破一座城池。传闻他在豫西如何到处受百姓欢迎，人马如何众多，是否仅是传闻之词，并不十分可信？”

李侔沉吟片刻，回答说：“哥的话也有道理。但是宋献策投了闯王是千真万确的，牛金星投了李闯王也是真的。他们二位都是有见识的人，如李闯王无出众过人之处，他们绝不会贸然去投。”

红娘子接着说：“我也是这么想。再说，前年冬天，我在永宁县境内无意中遇到高夫人，这件事你们二位都是知道的。高夫人确实十分仁义，军纪严明，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些年，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那样仁义的人，那样好的人马。只看看高夫人，也就知道李闯王本人如何。”

李信站起来，紧皱眉头，在书房中徘徊走动。他明白在杞县境内停留对他十分不利，也相信李闯王大概不是泛泛之人，但是他更明白，去投闯王，是他兄弟和红娘子的一生大事，不能不特别慎重。过了一阵，他重新坐下，叹口气说：

“我不是不想去投奔李闯王，可是，咱们投了闯王，就同他有君臣之分，只能始终相从，竭诚尽忠而事之，不能再有二心，更不能中途背叛。万一传闻与实际大不相符，我们就悔之晚矣。因为有此顾虑，所以我彷徨筹思，不能够立刻就下定决心。”

红娘子问：“大公子，你怎么知道传闻同实际情形大不相符？”

“我不是说完全不符，只是担心出入较大。常言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们一去，必须永作闯王忠臣，至死不渝，故此行关系至大，不能不十分慎重。我们此地距豫西七八百里，远至千里。远路没真信。倘若我们离闯王较近，闻见较切，那我就不会多此顾虑了。”

李侔说：“可是事不宜迟，必须赶快决定才好。”

李信仍在考虑，没有作声。红娘子和李侔都认为他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一个望着他，一个低着头，在沉默中等待他做出决断。忽然，他眼睛一亮，望着李侔问：

“我好像看见范宝臣已经回来，何不将他叫来一问？”

李侔被他猛然提醒，立即说：“对，对。范宝臣已经回来，必然知道不少消息，叫他来一问便知。”

红娘子问：“范宝臣是谁？”

李信说：“他是敝宅中的伙计，家在汝州西南乡格料镇附近。一个月前他母亲病故，回家奔丧。今晚我看见他已经回来了。格料镇离伏牛山只有一百多里，见闻较近，必定多知道一些实情。”

不过片刻，范宝臣进来了。他告诉主人，李自成确实军纪严明，平买平卖，打开大户们的山寨后开仓放赈，救活饥民，饥民前去投顺的争先恐后，连他的村庄中也有几个人去投闯王。他又说：

“大爷，二爷，李闯王的行事，真是古来少有，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行事的贼！”

红娘子笑着问：“你说怎么个古来少有？”

“红帅不知，李闯王人马所到之处，贴出告示、揭帖，号召四乡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粮纳税，他自己也在三年内不要粮，不征税，所以除那些豪绅大户之家，没人不说闯王好，把他看成救星。”

李信露出了欣然笑容，又问了几句话，叫范退出，然后对红娘子和李侔说：

“好，吾意决矣！”

“决定去投闯王？”红娘子问。

“不投闯王还投哪个？绝不迟疑！”但是他又带着没有把握的神情看一看李侔和红娘子，接着说，“你们看，我们去投闯王，他会以诚相待么？”

李侔说：“他那里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们千里去投，断无不受重用之理。”

红娘子也说：“大公子可以完全放心。宋孩儿既是公子好友，去年秋天他在开封为牛举人的官司奔走，公子曾慷慨拿出几百两银子相助，我想这牛、宋二人必然是欢迎公子兄弟的。何况我早听说李闯王胸怀大志，气度不凡，对读书人很是尊重。以公子这样大名，又兼文武全才，他岂能不以诚相待？何况我同闯王的夫人已有一面之缘，她是我的恩人。咱们去投闯王，高夫人见了我，必定十分欢喜。咱们一心一意帮助闯王打江山，还怕人家把咱们当外人看待？”

忽听门帘一响，汤夫人像影子似的闪了进来，在灯光中显得特别憔悴和虚弱。李侔和红娘子赶快起身让座。她在李信的对面坐下，抬起哭得红肿的眼睛望着丈夫说：

“你们决定投李闯王的事，我已经站在窗外听见了。”

李侔问：“嫂子觉得如何？”

汤夫人叹口气，先向李侔看一眼，对着丈夫说：“我原来指望你听从劝说，同二弟逃往远方。我留在家中，不管抄家坐牢，由我独自顶住。我们汤、李两家还有不少亲戚、世交，迟早会将案情化大为小。到那时，你们兄弟回来，纵然家产已经完了，还可以做朝廷的安分良民，守着祖宗坟墓，终老蓬荜……”

李信插言：“梦话！”

汤夫人接着说：“我又想，你们虽然被逼造反，但要存一个招安之念，所以我劝告红帅贤妹……”

红娘子插言：“我要你休提‘招安’二字。”

李侔说：“嫂子所想都非善策。如今只能破釜沉舟，一反到底，才是上策，所以才商定去投闯王。”

汤夫人对李信兄弟说：“你们落个从贼的下场，令我死不瞑目。我既然是你们李家的人，即令我死，也还要为你们操心。你们兄弟俩跟红帅贤妹

率领几千子弟兵往伏牛山千里相投，料想李闯王必会倒屣相迎。况且我也听人传说，相国寺的宋孩儿在闯王那里做军师，卢氏县的牛举人也去了。宋孩儿是你们的朋友，牛是大爷的丁卯同年，他们定能在闯王面前竭力保你们兄弟。在闯王麾下，望你们凡事小心谨慎，不可大意。”略微停顿片刻，她又心事沉重地专对李信说，“唉，有句话，请你牢记心上。自古树大招风，名高招忌。你同二弟到了闯王军中，纵然得到闯王十分信任，功成之后，也要及早引退，不可贪恋富贵。”

李侔见哥哥点头不语，便从旁说：“是，是。嫂子说得很是。以后倘能佐闯王得了天下，我们兄弟俩定不会贪恋功名富贵。何况有嫂子在一起，也可以随时提醒我们。”

汤夫人在心中说：“唉，不要指望我能再提醒你们！”她觉得心痛如割，肚里有千言万语，不能向他们兄弟说出。默然片刻，她揩揩眼泪，望着丈夫说：

“府中的伙计、奴仆，你什么时候发落？”

“既然现在大计已定，我马上就同你一道发落他们。”李信转向红娘子说，“你回老营去睡一会儿吧。我马上把家务事料理一下，准备好明天早饭后率领人马启程。”

红娘子已经有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实在疲倦，从椅子上站起来，连打了两个哈欠。李信兄弟和汤夫人送她走出书房。汤夫人拉着她的手，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红娘子劝汤夫人放宽心怀，说她明天一早就过来，挑选几名健妇骑马跟随在汤夫人的轿子前后。汤夫人没有说话，放开红娘子的手，望着她在四名健妇的护卫中走了。

李信一声吩咐，两个老仆人向前后院和左右偏院传呼几声，那等候着主人发落的男女用人和奴婢，都来到书房外边，黑压压地站满了天井院子。

明末士大夫家庭蓄奴的风气很盛。李信府中，大大小小，家生的和非家生的，卖身的和自己投靠的，加上雇用的伙计，合计也有三百多口。凡是雇用的，他已经告诉管家，给资遣散，现在就只是处理这些家奴了。

李信向大家宣布：所有家奴，不管是家生的和非家生的，一律将卖身契发还，永作自由之身。丫鬟们，有父母的交父母领回，没有父母或亲人不在近处的，也做出妥当安置。所有遣散的奴仆，都赏给衣物银钱。凡是身强力壮，年纪轻，家中没有牵挂，愿意随军造反的，女的随着大奶奶和二奶奶，男的改作亲兵，一律发给马匹。李信宣布一毕，就把关于发落奴仆的一应琐碎事，都交给管家去办。

汤夫人对管家吩咐了几句话，重新走进书房，在李信的对面坐下。眼看着家破人散，许多话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李信想安慰她几句，只好说：

“你现在可以坐轿子跟随大军，等你病好以后，慢慢练习骑马。要不然，你带着几个心腹下人，暗中去到开封，暂在汤府住下，不使外人知道。等我成功之后，就可以夫妻团圆。不过，到开封住想不露风声也不容易。”

汤夫人已经决意走自己的路，心情反而平静起来，说：“你不要以我为念。我虽不能做到‘夫唱妇随’，可是我既嫁到李府，生是李家人，死是李家鬼，生前不能相随，死后仍愿相依。”

李信心中一惊，说：“你何故出此不吉之言？在这样时候，你不要扰乱我的心吧。”

李俊闯了进来，急急忙忙地说：“大哥，你快出去，四方百姓从半夜里就往这里来，如今都聚集在南门外边，人山人海……”

李信问：“是来请求放赈的？”

“不是，是来要求投军的。大哥，你只吩咐一声，我去挑选，选出一两万人很容易。”

“你去找红帅来商量一下。”

红娘子掀帘进来，笑着说：“不用请，我来了。大公子，咱们快出寨去挑兵吧。咱们要是带着两三万人马去投闯王，闯王才高兴哩！”

李信站起来在书房中踱来踱去，过了片刻，停住脚步对李俊说：“子英，你去催各队弟兄快吃早饭，驻扎在圉镇的吃过早饭来李家寨北门外边集合待命。”李俊走后，他转向红娘子说：“我已经想过啦，人马不能多要。我们现有两千多人马，再从李家寨附近的年轻小伙子中挑选一些，战兵大体有三千人就够，加上别的人员，不要超过四千人。”

“为什么你怕人马众多？”

“我们不是要独树一帜，自打江山，而是要去投奔闯王。人多势强，反而不美。大奶奶昨夜一再嘱咐的话，深合我意。叫寨外的百姓都回家去吧。”

红娘子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是叫百姓散去不是容易的，怎么好？”

“我自己去劝说百姓。以诚相劝，他们会回家去的。”

汤夫人说：“仆人们已经把早饭预备好了。你同红妹妹都到后宅去吃早饭，天大的事情，吃过早饭再办不迟。”

到后宅上房里吃过早饭，李信匆匆出寨去劝说百姓。红娘子也匆匆走了。

汤夫人走进卧室，挥手使丫鬟、仆妇们都出去，独把彩云留下。她取出几件衣服、一包首饰和二十两银子交给彩云，说：

“你十年来一直在我身边，如今就要分手了。你心里难过，我也是有点难过。我知道你的衣服不少，这几年也多少有点积蓄，今夜又发了遣散钱，我另外给你这些东西和银子，只是我的一点心意。今后，你打算往哪里存身？”

彩云哭着说：“我虽蒙主人恩典，有了自由之身，可是我已经死了父母，哥嫂都不是正派人，我没有地方可去。倘若大奶回到汤府去住，我情愿跟随大奶，仍然服侍大奶。”

汤夫人感到心中疼痛，竭力忍着眼泪，苦笑一下，叹口气说：“事到如今，我怎能回到汤府？虽然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贼，可是在眼下你大爷就是反叛朝廷的逆贼，我就是逆贼之妻。既是逆贼之妻，一旦被官府抓到，律应坐斩，轻则充军或籍没为奴。汤府岂是我安居之地？况且，我自幼也读了诗书，从来没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如今既然成了贼妇，更有何面目再回汤府？此话休提！”

彩云又哭着说：“倘若大奶随着起义大军西去，我愿意追随左右，至死不离。”

汤夫人沉默片刻，说：“你快将自家的东西收拾收拾，等大军起身时再说吧。我本来应该早一点替你挑一个有出息的后生，将你打发，只因我身边没有第二个像你一样粗通文墨、做事细心的人，所以舍不得让你离开我，多留在我的身边两年，如今后悔无及！”

彩云哭得更痛心，发誓要跟随汤夫人一道随营西去。汤夫人终于忍不住落下热泪，挥挥手说：

“你替我掩上门，出去吧，让我躺下去休息休息。等大军快启程时，你来叫我。”

彩云退出，将门轻轻关严，赶快去收拾汤夫人必须随身带走的东西，并亲自将男仆们为汤夫人和二奶奶准备的两乘青布小轿察看一遍。

寨外和圍镇方面，战鼓雷鸣，同时混合着喇叭声和马蹄声。人马分头在两处集合，大小旗帜招展，长短刀枪耀眼。新来参加起义的农民正在编队，对那些没有兵器的在分发兵器。但是前来投军的农民只被收留下来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免踊跃而来，失望而回。李信在南门外好

不容易才将百姓们劝说得开始有人散去，但是多数人还不肯听从，继续要求收留。有的青少年因为造反心切，没有被收留而大哭起来。李信正在继续劝说，忽然一个家丁神情慌张地跑到他身边，小声说：

“大爷，不好啦，大奶奶自尽啦！”

李信骇得面色如土，眼神发直，好像并未听清，连声问道：“你说什么？什么？谁自尽了？”

“请大爷赶快回府，大奶奶自尽啦！”

李信慌忙奔回家中，一到大门外就被一群仆人迎着。他没有工夫询问，直往里跑，听见内宅传出来一片哭声。他奔进内宅，看见李侔的妻子和一群丫鬟、仆妇在上房内外号啕大哭。他两步并作一步，走进卧室，看见汤夫人的尸体躺在床上，盖着一条被子，面色蜡黄，双目微闭。李信见此情形，心肝痛裂，伏在尸体上放声大哭。他这一哭，引得满上房和院中的男女亲族们哭得更凶。哭了一阵，忽然看见在汤夫人的镜奁下边压着一张水印梅花诗笺，抽出一看，原是汤夫人的绝命诗二首：

三千勇士举枪明，

金鼓喧天起远征。

控鹤玉京遵别路，

仍将后约订来生。

万语千言余血泪，

难将珍重苦叮咛。

幽魂夜夜随君往，

化作清风绕旆旌。

李信读罢，又不禁放声痛哭……

[1] 左辅右弼——左右丞相。

第十八章

因为汤夫人的丧事，李信不得不将部队出发的时间推迟。幸好上午又有两路探马回来禀报。一路报告说，开封谣传李信一天之内号召了两三万饥民，兵力强大，又说李信和红娘子准备来攻开封，已串通城中饥民内应。巡抚李仙风和副将陈永福只怕省城有失，不敢出开封一步。另一路报告说，从商丘开来的一支官军原只想虚张声势，到了睢州境内，因知巡抚并没有率大军来杞县“征剿”，也就赶快缩回去了。李信得到这两路消息，就同红娘子商定，索性多停两天，一则办理汤夫人的丧事，二则让人马休息，并且趁此机会将部队重新整编。

彩云哭得死去活来，要求替汤夫人守灵百日，百日之后削发为尼。不管大家如何劝解，她都不听。李信就把李氏宗祠旁边妙通庵的老尼姑静修找来，让她将彩云收作徒弟，好生照顾，并交给她三十两银子，作为修缮斋堂之用。这妙通庵本是李府所造，静修老尼又一向受到汤夫人关照，平日有什么需求都是先找彩云，加上她深知彩云积蓄很多，真是喜出望外，对着李信双手合十，连说“阿弥陀佛”。把彩云的事处理以后，李信又到汤夫人的棺材前看看，再一次洒了热泪。

第三天黎明时候，全军向通许、尉氏方面出发。沿途百姓不但不逃避，反而准备好茶水、草料，站在村边迎送大军过境。几十年间，老年人从没有看见过这样队伍整齐和纪律严明、臂缠红布的人马，都说这是“李公子仁义之师”。李信因见陈永福不敢来追，叫大军每日只行六十里，免得步兵过于疲倦。这时李闯王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并不清楚，所以他一面行军，一面派人打探。

一天中午刚过，大军走到尉氏附近，北边大路上一溜尘土腾起，隐约中看见六个人骑马飞奔而来。李信命令大军继续前进，自己同李侔和红娘子立马等候。红娘子怒气冲冲地说：

“要是官府派人前来招降，我就杀他一颗人头，叫他们带回去，永绝此念！”

李信没有作声，凝视马尘，看着看着近了……

所有来的六个人都遵照李侔吩咐，下马停留在三十丈外的坟园旁边。由李侔问明来意，将那个为头的武官带到李信面前。那人向李信拱手施礼，说：

“鄙人是抚台衙门武巡捕张子勇，今奉抚台大人之命，携带抚台大人手谕，前来面交公子，并候公子回话。”

李信脸色严厉地说：“把李仙风的手谕给我！”

张巡捕从怀中掏出一个很大的文书封套，交给李信的一个亲兵，转给李

信。李信从文书封套中抽出李仙风的手谕一看，冷冷一笑，正要说话，忽听红娘子说道：“请你念出来，让我见识见识李仙风是怎样嚼蛆的。”李信含着一股冷笑，把李仙风的手谕念了一遍，让红娘子句句听清：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地方事李，为严谕李信兄弟火速悔罪来归，投诚免死事。昨据睢州、陈留等州县官及杞县逃出士绅禀报，李信兄弟勾串女贼红娘子，破城杀官，劫狱焚衙，号召饥民作乱，谋为大逆。本抚院当即派员查探属实，不胜震怒。本拟即派大军痛剿，不使一人漏网，然念李信兄弟二人，或中乙榜，或为庠生，忠孝之心或未全泯；又系宦门公子，世受国恩，作逆之志应非初衷。破城杀官等事，当系红娘子等人所为，李信兄弟事前或不知情，临时或受胁迫，事有曲折，情尚可原。本抚院整师待发，如箭在弦；暂缓征剿，以期自拔。兹特传示手谕，深望李信兄弟，临悬崖而勒马，步迷途而知返，幡然悔悟，转祸为福，速将女贼红娘子缚送辕门，立功赎罪。如欲缚送该女贼而力有未能，可速逃出贼营，只身归诚。本抚院定以宽大为怀，减等拟罪。杞县密迩省会，情节极为严重，论之国法，万难轻宥。然本抚院犹体上天好生之德，愿开汤网 [1] 三面之恩，特此剀切晓谕，幸勿自绝朝廷，甘受重诛。此谕！

红娘子听完后，十分气愤，冷笑说：“李仙风这老狗，武的不行来文的，这一手真够毒辣！大公子，你打算怎么回答？”

李信将巡抚的招降手谕撕得粉碎，猛力向张巡捕的脸上甩去，喝道：“你赶快滚回去，告诉李仙风这个老狗，休在我面前耍此花招！我同红娘子今率数千精兵，往豫西投奔闯王，不日将随李闯王陈兵开封城下，与老狗相见。滚开！”

张巡捕吓得面无人色，连声“是，是”，躬身作揖，退后两步，转过身子，正要走掉，忽听红娘子大喝一声：“站住！”他两腿打战，转回身来，低头待命，心里说：“完了！”红娘子望着一个亲兵吩咐：

“他辛苦来了一趟，让他挂点红回去，也好多领几个奖赏。快把他的两只耳朵割掉！”

张子勇一听说要割掉他的两只耳朵，跪下磕头求饶。红娘子轻蔑地嘲笑说：

“瞧瞧你这个巡抚衙门的武官儿，块头不小，平日在小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一听说要割你的耳朵就软得像泥捏的，平日的威风到哪儿去了？其

实，你的狗耳朵值不了仨屁钱，我是为了叫李仙风休要自作聪明，再在李公子面前玩弄离间招降花招，才要割下你的狗耳朵。既然你这样害怕，暂且割下一只，留下一只记在账上也可。”见张巡捕仍在磕头求饶，红娘子又喝道：“放老实点儿，不然我就要割掉你的脑袋！”

张巡捕捂着血流半脸的右耳伤口，踉跄走到坟园旁，带着四名兵丁上马飞奔而逃。随即李信叫将另一个下书人带来，自己下马等候。红娘子和李侔也下了马，站在他的左右。来人是陈留县陈举人的家人，当他走到面前时，李信忙问：

“啊，赵忠！你是从陈留来的？”

赵忠赶忙跪下磕头，站起来说：“小的是从开封来的。家主老爷在开封听说老爷在杞县起事，十分焦急，连日在抚台衙门和藩、臬等衙门奔走，为公子说项。如今蒙各宪台大人鉴谅，只要老爷遣散人众，不再谋反，就可以既往不咎。现有家主书子一封，请老爷赐阅。”

李信拆开书子一看，内容与赵忠口述略同，不过措辞更为恳切，并劝他以千秋名节为重，万不可玷辱祖宗，遗臭青史。李信将书子转给李侔去看，叫赵忠暂去一旁休息，在心中盘算着如何回书。红娘子知道陈举人是李信的同窗好友。她看见李信沉吟不语，笑着说：

“大公子，陈举人劝你的话，也是一番好意。眼前现放着剿贼良机，不必费公子一枪一刀，就可以为朝廷立一大功，不但前罪俱赎，还可以获得重赏，不愁总兵印不拿到手里。”

李信说：“我们已同心起义，前去投奔闯王，你怎么说出来这样的话？”

红娘子说：“我为公子打算，现在回头并不算迟。我甘愿将自己五花大绑，凭公子押送开封，岂不是不费公子一枪一刀就做到剿贼自效了么？”

李信发急说：“事到如今，你难道还怕我不造反到底？”随即从箭箙中拔出一支箭就要去折，说；“我现在再对你折箭为誓，以表区区之诚。”

红娘子夺过箭去，大笑起来，瞟一眼李侔，又向李信说：“嗨，你当真的！我看你有点迟疑，才故意激你两句。倘若我有一丝不信任公子，也不会……”

李信不等红娘子把话说完，对她笑了一下，命亲兵去把赵忠叫来，对他说：“我本来应该详细写封回书，向你家老爷说明我不得不起义的苦衷，可是大军正在赶路……”刚说到这里，忽然瞥见一骑自朱仙镇方向飞奔而来，随后看清楚是个和尚，使他十分纳罕：这是谁派遣来的？因已有两个亲兵策马迎去，所以他继续对赵忠说：“戎马倥偬，实在没有工夫写一封详细书子，把一肚子话都对老朋友倾吐出来。你替我回禀你家老爷，就说我同舍弟谢谢他的好意。我在狱中时候，承蒙他在开封奔走营救，虽未成功，却使我没齿难忘。我如今既然起义，断无中途罢手之理。你

家老爷平日唯知读书吟诗，书生气十足，不明白人家对他说的只要我李信自己投案，就会法外施仁等等，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今日离开军中，明日就系颈巡抚辕门，跟着就凌迟处死。况且自古无不亡之国，朱家朝廷的气数已尽，我只恨起义不早耳。至于青史如何留名，是流芳还是遗臭，留给后人评论，我早已置之度外……你再回禀陈老爷，等我事成之后，归隐田园，还要同他起个诗社，在一起限韵赋诗哩。你快走吧，路上小心在意。”

赵忠连答应几个“是”字，又躬身说：“老爷的话，小的一定句句带回。只是恳求老爷略写数行，以为凭信，免得别人疑惑小的怕路途风险，未曾追上公子。再说有公子写的几行字，家老爷向各宪台面前回禀此事，就好为凭。”

李信笑了起来：“啊，我明白了，原来是抚、按各衙门的大人们嘱咐你家老爷向我劝降！”

“既是各宪台大人嘱咐，也是出于家主老爷自己对朋友的一片忠诚之心。请老爷随便略写数行给小的带回复命！”

“好吧。上次诗社会上，我因有俗务在身，中途离席，未得缴卷。不久我就回到杞县，坐了班房。今日仍用四支韵补做一首，你带回作为凭据吧。”

李信命亲兵取出笺纸、笔、砚。他将笺纸摊在马鞍上，随他起义的书童磨好墨，捧砚立在身旁。北风刺骨，砚墨刚研好就开始结冻。李信略一沉思，膏膏笔，又沉思片刻，将笔尖插进口中呵一呵，写成七律一首：

猎猎黄风吹大旗，

扬鞭西去壮心悲。

百年朝政滋昏暴，

一纪干戈靡止期。

群虎纵横血满口，

遗黎辗转命悬丝。

千秋功罪君休问，

只为苍生不为私。

赵忠走后，李信命人去把那和尚带来相见。红娘子看着又得耽搁一阵，索性下令全军就地休息。她对李信兄弟笑着说：

“咱们又不请和尚念经，和尚倒自己来了。这和尚有什么事儿要见公子？”

李信也笑着说：“我也有点奇怪。反正一见便知，大概既不是来念经，也不是来化缘的。”

和尚被带到李信面前，双手合十行礼，说了句“阿弥陀佛”，随即从怀中取出一封书子呈上。李信一看是圆通法师写来的书子，内情已猜到八九。他暂不拆看书子，却深感兴趣地打量这位前来下书的和尚。这和尚大约二十出头年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秤锤鼻子，穿一身补缀的黑色直裰，腰挂戒刀，背着一张劲弓，箭箙中插着二三十支羽箭。李信笑着问：

“小师父原来不是相国寺的和尚吧，我怎么没有见过呢？”

和尚回答：“小僧原在嵩山少林寺出家，上月因周王殿下两次派人请圆通老法师来开封相国寺主持护国佑民弭灾祈雨时轮法会，小僧与几个师兄弟跟随老法师来到开封，所以不曾见过公子。”

“圆通长老重来开封，我已听说，只是未得参谒，恭聆禅理，十分抱憾。”李信笑着说，“小师父既是从少林寺来的，又是这么装束，想必武艺精通。如果小师父脱掉缁衣，换上一身盔甲或箭衣战裙，那就俨然是一员武将了。”

和尚笑着说：“长老差小僧前来追赶公子，是从周王府中借的一匹快马。如今不管遇着官兵土寇，谁看见这样马匹不眼红？因此小僧就随身带着戒刀、弓、箭，防备有人抢劫马匹。”

“你一个人走路，倘遇多人拦劫，如何是好？”

“不怕公子见笑。小僧如是徒步行走，遇到二三十个强人并不放在眼中。有了这一张弓，一匹马，就是一百人也休想占到便宜。”

李信听他声如洪钟，吐语豪迈，连连点头称赞：“好，好。不愧是少林寺的和尚，果不虚传！”随即拆开书子，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圆通老和尚劝他立刻回头，遣散人马。书中有一段写道：“老衲已面启周王殿下，只要公子幡然悔悟，释兵归来，周王殿下与各宪台大人定将法外施仁，力加保护。公子世受国恩，纵不能为皇上尽忠效力，亦当洁身自好，勿贻祖宗之羞。如公子对国事有所陈诉，为民请命，此是大好事，尽可上书朝廷，披沥陈词；周王殿下及各宪台大人亦愿代为上奏。再者，老衲曾言公子夙有慧根[2]，倘肯解甲释兵，随老衲云游普陀、罗浮，不唯今生

可跳出尘劫苦海，徜徉乎世外桃源，而将来西方净土少不得又添一位阿罗汉。何去何从，愿公子驻马三思！”李信看罢，微微一笑，向青年和尚说道：

“拜托小师父，回禀圆通长老，就说弟子李信势逼至此，唯有造反一途。一旦解甲释兵，即被斩首西市，望普陀而路远，去罗浮以何及！长老还有什么嘱咐没有？”

青年和尚又从怀中取出一张叠起来的素笺，递给李信说：“这是长老写的四句偈言 [3] 。长老说，如公子执意不肯回头，也不好勉强。望公子不要忘记这四句偈言，随时回头，都可立地成佛。”

李信打开素笺，看那四句偈言是：

花雨缤纷般若门，

慈航一苇渡迷魂。

鸡虫得失何须管，

莫忘前生有慧根。

李信把偈言看了两遍，笑着说：“拜托你回禀老法师，就说赐偈拜领，永不敢忘。”

和尚说：“请公子写几行字，以便小僧复命。”

李信回答说：“也好，我也写一首诗回报长老如何？”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李信又向随侍亲兵要来笺纸，摊在鞍上，凝思一阵，呵开冻笔，写成七律一首：

日月不明似覆盆，

声嘶难叩九天阍。

小民饮恨诛求急，

大地残伤杀戮繁。

佛国空闻存净土，

人间何处有桃源？

弯弓赴救红尘劫，

即证前生有慧根。

和尚怀了诗稿，合十拜辞，转身走至马前，攀鞍认蹬，腾身而上，动作极其爽利。那马前蹄腾空，打个转身，即欲奔驰。李信实在喜欢这个和尚，连忙将他唤住，笑着说：

“我看小师父实在是天生一员武将，不应该老死空门。愿小师父不要做普救寺的惠明 [4] ，要做五台山的鲁智深，随我起义如何？”

和尚在马上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小僧不敢从命，回开封去也。”

李信看和尚掉转马头，将蹬子一磕，那马顺着朱仙镇大道飞奔而去，转眼间不见踪影。他赞叹说：

“好骑手！这样后生有为，竟是出家之人，空对着黄卷青灯！”

李侔说：“哥，我们快赶路吧。这里离开封较近，这一阵子就接连来了三处劝降书信。咱家的世谊、年谊、戚谊众多，倘若大家知道我们去投李闯王，说不定还会有人差人追来，下书劝阻。虽说我们义无反顾，但这些事情多了，会使将士疑虑。咱们加速赶路，以后倘若再有谁差人下书，一律不见。”

李信说：“好，立即传令，大军加速前进。倘若真有官兵追来，我们绝不轻饶。”

李信和红娘子的义军从新郑和长葛中间穿过，继续往西走，第三天黄昏前来到禹州西南六十里的神垕镇，决定在此地休息兵马，派人打探李自成本人驻扎何处，以便前去相投。这神垕往北去几十里远就是登封地界，是割据一方的所谓“土寨”首领李际遇的势力范围。李信为避免发生误会，到神垕镇扎营方定，就写了一封书子，派镇上一个尚未逃走的乡约带着他自己的一个小头目连夜去李际遇那里，说明他与红娘子只是路过此地，驻兵休息，一两日内即继续西行。趁着部队埋锅造饭的时候，他带着一群亲兵在镇上巡视一遍。

从新郑、长葛往西，灾情特别严重，处处是烧焦的墙壁，拆掉的门窗，成堆的瓦砾，行人稀少，炊烟断绝，死者没有人埋，村中和路边的枯草中白骨纵横。打听原因，才知道十之七八是官军烧的，十之二三是“土寇”烧的。有的市镇甚至街道上荒草塞路，狐兔乱窜。李信原以为神垕的情况应该好些，不料竟然强不了多少。这个市镇是全国有名的瓷器产地。北宋时候，禹州名叫均州，所以这地方所产的瓷器就叫作均窑瓷。那些胭脂釉色、带着兔丝细纹、现出小小朱砂斑点的各种瓷器，至今为收藏家所珍视。然而这个有着六七百年产瓷历史的著名市镇，如今竟然不到百户人家，原有的二十几座瓷窑仅存三座，还不能经常开工。李信看罢，心中凄然，缓步走回老营。

晚上，李信因为担心李际遇会趁着黑夜前来偷营劫寨，所以仍像往常一样和衣而睡。他的身上开始生了虱子。睡下以后，总感觉有虱子在身上和腿上乱爬。虱子越爬，他的心情越乱，越发不能入睡。

在投奔闯王的路上，他虽然对起义不曾有过丝毫后悔的念头，但是对于抛弃祖宗坟墓，以及汤夫人的自尽，仍时时暗暗痛心。对于能不能得到李自成的信任，能不能同李自成的左右将领们融洽相处，他也觉得没有准儿。再者，李自成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样仁义，他也无从知道。他还想起来汤夫人一再叮咛的“功成身退”的话，更扰乱得他不能入睡。

几天来他没事时候，常在马上盘算不再用李信旧名，按照“以字行”的办法只使用“伯言”二字。今晚因为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思索，忽然想到不如将“伯言”改作“伯岩”，字面改了而音不改，这个“岩”字，就含有日后归隐深山的意思。他在心中又推敲一阵，觉得满意，认为这“伯岩”可作为正名，又替自己起一个新的表字叫作林泉。确定了新的名和字之后，他心中好似了却了一件麻烦事儿，觉得轻松，不一会儿，便蒙眬入睡。

李信恍恍惚惚正在行军。汤夫人并没有死，坐着一乘青布小轿，有时也骑着一匹驯服的骟马，随同老营前进。不过她总是愁眉不展，念念不忘杞县的家和汤府的老父老母，也不习惯天天过行军生活，有时不免暗中流泪。李信因为事情太多，不能同她常在一起。今天黄昏，人马宿营以后，李信回到老营，同汤夫人闲谈旅途所见。汤夫人写出来今日在马上吟成的一首七律，请他润色，并请他和诗一首。他看了以后，觉得过于凄婉，正要劝慰，有人前来禀报，说有一大群饥民来到老营门外，哀求放赈。他走出老营，百姓们围着他跪在地上哭，求他救命。他的军粮有限，不敢拿军粮散给饥民，但一时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恰在这时，一个老仆人跑到他跟前，气急败坏地说：

“大爷不好了！大奶奶自尽了！”

李信猛一惊，出了一身冷汗，睁开眼睛，天尚未明。梦中情景，历历犹在目前。地上的火堆尚未熄灭，发出暗暗的红光。自从汤夫人死后，他一直怀着极大的悲痛，所以在行军途中，今夜是第三次梦见了她。他想着想着，不禁在枕上热泪奔涌。为着免得天明忘记，他下了床，点上牛

油蜡烛，将梦中汤夫人吟的诗写在纸上，然后又默诵一遍：

惨淡斜阳落浅岗，

乡关回望更微茫。

朔风瑟瑟催征马，

寒雁声声断客肠。

绣户珠帘留噩梦，

银枪鼍鼓赴沙场。

不堪瘦影临明镜，

尘满蛾眉鬓带霜。

他披好斗篷，走到院中，仰视天空，东方尚未发白，下弦月斜挂屋角，繁星满天。大庙外，荒鸡断续啼叫，战马偶尔长嘶。他不肯惊动老营将士，走回屋去，坐在火边，等候天明，而心思不得不又萦绕在投奔李闯王这件事上。他因为很快就会见到闯王，越发担心闯王是否会以诚相待，是否真正胸怀大志，可以共图大事，是否果然是定天下的“命世之主”。万一传闻不实，他将怎么是好？越想他越疑虑重重。在极端愁闷中，他拿起来梦中汤夫人的诗重读一遍，思索一阵，也用“七阳韵”写出七律一首：

落日昏昏下乱岗，

伏牛西望路茫茫。

揭竿未早输陈涉，

垂钓已迟愧严光 [5] 。

磷绕荒村人似鬼，

狐鸣空市草如墙。

神州陷溺凭谁救，

我欲狂呼问彼苍。

李信放下笔，心潮汹涌，没法平静。他知道第二联中的“严”字该仄而平[6]，不合格律，但一时也想不出替代的字。他在屋中踱来踱去，忽然忆及陈子山等一班诗友，忆及平素在诗社聚会，高吟低唱，推敲品评的场景。想着这样的生活已一去难返，他感到留恋，也感到怅惘。

他刚刚重新和衣上床，打算再闭眼休息一阵，忽然李侔匆匆进来，一个出他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1] 汤网——古书上有一个故事颂扬商汤王的仁慈，说他看见有人张网捕雀，吩咐将网打开三面，任雀自由逃去。

[2] 慧根——佛教术语，可以成佛的根子。

[3] 偈言——即偈，梵语“偈陀”一词音译之略。通常是四句打油诗，宣传佛教思想。

[4] 惠明——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一个人物。

[5] 严光——东汉人，本姓庄，因避汉明帝讳，被改姓严，是刘秀的少年同学好友。刘秀做了皇帝，他不肯做官，隐居富春江边。

[6] 该仄而平——按照七律的格式，此句应为“仄仄平平仄仄平”，而“严光”的“严”是平声，所以错了。

第十九章

刚才探马回营向李侔禀报：在神垕以西大约二十里的大路上，有一支骑兵，正向东来，听马蹄声，约莫有七八百人。是否另有步兵，尚不清楚。李侔得到禀报，一面立即命人去叫醒红娘子，一面亲自来禀报李信。李信听了，心中有点吃惊：难道是李际遇前来劫寨？

红娘子提着马鞭子进来了。她自从起义以来，已经打过几次恶仗，有了

些实战经验，所以神情十分镇静，不等李信开口，笑着问：

“大公子夜间睡得可好？”

“还好。有几百骑兵正在向我们这里来，你已经知道啦？”

“知道啦。我已经替你传令，叫全军立即起床，赶快做饭吃饭，准备打仗。这是咱们离开杞县以后第一仗，趁着士气很高，叫敌人有来无回！”

李侔说：“这一支骑兵来得很奇怪。据探子禀报，汝州方面官军很少，不会派出这么多的骑兵。李闯王的人马都在伏牛山和熊耳山一带，不会无缘无故派一支骑兵离开大营来这么远。我怕是李际遇这个地头蛇劫营，想抢夺我们的骡马辎重，吃掉我们。”

李信还在沉吟、思索，看见亲兵端来一盆温水，他随便用湿手巾在脸上揩一把，望着李侔问：

“北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很奇怪。登封县在北边。倘若是李际遇前来劫营，他应该从北边来才是，何必绕到西边，绕了那么远？”

李侔问：“会不会他派出一支骑兵埋伏在西边，截断我们西去之路，然后从北边和东边两路来攻？”

李信觉得他弟弟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便立刻下令，将人马做了迎敌部署，并派出几路侦骑，向西边和北边继续侦探。他对红娘子和李侔说：

“倘若果真打起仗来，对我们利与不利各半。对我们有利的，第一是士气甚高，人人都愿意打仗；第二是此地离豫东很远，将士们都明白非打胜没有活路。对我们不利的，第一是我们在这儿人地两生，势如孤悬；第二是将士连日奔波，不免疲惫。既然情形如此，不管是谁来，我们只宜速战取胜，万不宜困守孤寨。走，我们同往寨外去察看察看。”

李信和红娘子、李侔刚出老营，正待上马，那个派去给李际遇下书的小头目骑马奔回，带来了李际遇的一封回书。李信感觉意外，忙问：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们在路上过了一个山口，离这里不到二十里远，有李际遇的几百人把守。我们说明了来意，才知道李际遇昨天已经离开玉寨，来到近处，离这里只有三十多里。他们派人带我去见李际遇，当面呈上老爷的书子。李际遇看了书子十分高兴，赏小的吃了酒饭，带着他的回书连夜赶回。他说，他前天就知道老爷和红帅率领数千人马去投李闯王，估计会路经神垕，所以他准备了牛、羊、烧酒、粮食劳军。他说这些劳军的什物，

等天明就启运，午前可以运到。”

李信问：“你看见一路上他的人马多不多？寨子里像不像准备打仗的样子？”

“一路上没有看见多的人马。他住的那座寨子里平平静静，不像要打仗的样子。小的到的时候，他已经睡啦，是手下人进去把他叫醒的。他一听说是老爷差人下书，就赶快起来，将小的叫到面前问话。”

李信叫小头目出去休息，随即拆开书子，看过之后，交给李侔去看。红娘子见李信的脸色略有笑容，赶快问：

“李际遇信上说的什么？”

“无非是说些客套话，说他如何久仰大名，如何知道我们将去投李闯王。他说他因为俗务在身，不能来神垕恭迎，预备了若干劳军之物，明日一早送来。他还说，他对李闯王也是极其景仰，请我见闯王时务必代致仰慕之意。”

红娘子说：“这样看来，那从西边来的一支骑兵未必与他相干了。虽说兵不厌诈，我们还得小心，但也不可大事部署人马，引起他的疑心，反而不美。”

李信点点头，正要说话，忽然又有探马回来，向他和红娘子禀报：从西边来的那支骑兵在距此十里地方扎营，正在埋锅做饭。李信问：

“到底是谁的骑兵？”

“刚才天色不亮，又有树林遮掩，看不清旗帜，只看见部伍很整齐，并不进入村庄，只在山脚下扎营休息。”

“像不像是从汝州来的官军？”

“不像官军。要是官军，他们会到村庄里宰老百姓的耕牛、鸡、羊，闹得老百姓四散奔逃。”

红娘子骂道：“没用的东西，连是谁家的人马也探不明白！大公子，你同二公子留在寨中，我自己带几十名骑兵前去瞅瞅。”

李信说：“倘若是劫营，他们会趁半夜前来。既然是停下来埋锅造饭，等待天明，足见无意前来劫营。况且看不见有后续兵马，正北边也没有一点动静，这一支骑兵来得确实十分奇怪。德齐，你留在寨中照料。我和红帅一起前去瞧瞧。”

他同红娘子带领各自的亲兵和中军营的一百名精锐骑兵，奔出神垕西门。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他们转眼间跑了七八里路，在一座小山丘上立马瞭望。这儿，离那支来路不明的骑兵的扎营地不过二三里远，看得相当清楚。只见那支骑兵虽在休息，却仍然部伍整齐。附近的村庄虽然十分残破，但仍有少数老百姓送茶水，送柴草，绝不像看见官军那样惊慌逃命。树林中有一面红旗，由于树枝掩映和薄薄的晨雾笼罩，看不清楚。李信和红娘子都开始疑心这是李闯王的一支骑兵。他们正要派人前去侦察、询问，忽见一小队骑兵奔驰而来，数了数，共是十人。李信和红娘子在亲兵们的簇拥中走下小山头，立马山脚等候。

眨眼之间，小队骑兵已经奔到面前，在相距十丈远的地方停住。为首的小校缓辔前进几步，拱手询问：

“请问，你们是杞县李公子和红将军的人马不是？”

李信说：“鄙人就是李信。这位就是红娘子将军。”

那十个骑兵立刻跳下战马，来到面前。为首的小校抢前两步，跪下行礼。李信和红娘子也赶快下马，将小校搀起。小校笑着说：

“果然接到了！我们宋军师估计，公子和红将军的人马一定会走神垕这条大路。闯王派我们双喜小将爷率领五百骑兵前来神垕迎接公子和红娘子将军，果然接到了！”随即向红娘子笑着问，“你还记得我么？”

红娘子万没料到李闯王会派来五百骑兵远道迎接，心中正在十分激动，经小校这么一问，她一乍有点茫然，但仔细一看，似乎曾经见过，笑着说：

“好像有点儿面熟，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

小校说：“前年十一月间，红将军同高夫人见面时，我站在夫人背后。”

红娘子叫道：“啊！怪道好像在哪儿见过！如今夫人可好？可跟着闯王一道来到河南？”

“夫人很好，现同闯王在一起。她叫小的看见红将军时道她问候，并说她巴不得快一点同红将军见面。”

“多谢夫人眷念。我同李公子这次率领义兵西来，就是专诚投靠闯王和夫人麾下，愿作偏裨，誓忠相随。”

李信问：“闯王麾下诸位将领，我都不熟。这来的双喜小将军是谁？现在哪里？”“他是闯王的义子。我们方才看见这里有一堆人马，双喜小将爷命我前来看看，问明公子同红将军的老营扎在何处，他好趋谒。”

李信越发大喜过望，对红娘子说：“闯王如此相待，实在令人感愧。咱们不用在此耽搁，快去迎接双喜将军！”

小校向背后一个骑兵吩咐："快去禀报小将爷，就说李公子和红将军都在这里，请他快来。"他又转过头来说："请你们二位不要劳动大驾，就在此地稍候。他马上就来了。"李信和红娘子哪里肯依，坚持要去迎接双喜。他们留下一百名骑兵在原地不动，只带着亲兵和十来名健妇上马前去。刚刚转过一个小山包，就看见一位约莫十八的英武小将带着十来名亲兵迎面驰来。小校介绍说："这前边一位骑着红马的就是双喜小将爷。"一语刚了，双方相离已经只有十来丈远，同时勒住马缰，纷纷下马，快步走拢，互相趋迎。相见施礼之后，双喜满面堆笑说：

"家父帅闯王和总哨刘爷久闻公子和红将军大名，十分仰慕。我们那里听说红将军破杞县城救出李公子，不唯为李公子庆幸，也对红将军的见义勇为、胆智双全，交口称赞。前几天，家父帅因探知公子和红将军离开杞县西来，不胜欣喜，巴不得早日相见。他恐怕这一带土寨很多，你们在路上会遇到一些麻烦，特派末将率领五百骑兵，前来神垕一带迎接。末将动身时候，宋军师和牛举人写有书子一封，交末将带来面呈。"双喜说毕，就从怀中取出书信，递给李信。

李信说了几句如何仰慕闯王和前来相投的话，又对双喜小将远道相迎，表示万分感激，然后拆开书信。牛、宋二人在信中先说些问候和不胜想念的话，接着说他们听到他同红娘子率领义军西来，如何欣喜欲狂。再往下，写出闯王如何英明，如何仁义，如何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又如何素仰李信大名，想望风采，如饥似渴。这书信不长，十分诚恳，末尾用这样几句结束：

足下资兼文武，胸富韬略。文叔 [1] 北巡，获邓禹之英才；懋功 [2] 西来，佐李氏之鸿业。扬眉吐气，幸值风云之会；附凤攀龙，定建不世之功。来日凌烟 [3] ，兄其首位。伫候征旆，梦想为劳！

李信看出来这封信不是宋献策的笔迹，而必是出自牛金星的手笔。虽然书子表露了李自成和牛、宋二人对他的热诚欢迎，使他解除了内心疑虑，但同时他也看出他们并不了解他的起义宗旨，不明白他对富贵视若浮云的胸怀，倒把他误看成了热衷功名、攀龙附凤的人。他把书子装进怀中，向双喜再一次道谢。双喜随即说：

"闯王命末将带来战马十匹、绵甲二百袭、军帐五十顶、神枪火器二十件。区区薄礼，聊表微忱，敬乞笑纳。另备纹银千两，牛、羊肉十担，酒二十坛，作为犒师之用。"双喜又转向红娘子，"自从前年家母与红将军相遇之后，时常对我们提起，十分称赞。不久前听说将军打破县城，杀了狗官，救出李公子，同公子一起西来，家母更是赞不绝口，特备四

色礼物，命末将带来，略表微意，也望笑纳。其中一副七宝镂金雕鞍，原是崇祯八年高闯王攻破凤阳所得，赏赐家母。几年来家母一直舍不得使用，是一件心爱之物，特意叫末将带来奉赠。”

说话间，双喜手下的弟兄们已经将各种礼物和犒军的什物、白银运到，请李信和红娘子收下。

红娘子把那副七宝镂金雕鞍看了又看，确实从未见过。她无限感激高夫人的深情厚谊，含着眼泪，叹口气说：

“高夫人是俺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有丝毫报恩之处，如今又蒙她如此错爱，叫俺说什么好呢？俺这一辈子，粉身碎骨，也要追随左右。你不要再称我红娘子将军啦。如不嫌弃，咱们就以姐弟相称吧。我是个苦命女子，自幼儿死了爹娘，学艺卖解。但愿高夫人肯收我做个义女，就是我三生有幸。”说毕，鼻子一酸，热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李双喜见红娘子这样真诚，赶忙笑着说：“你既然如此自谦，我也不敢代家母说什么话。我想，家母如有你这个义女常在身边，如像添了一只膀臂，出入于百万军中，也不会把敌人放在眼里。从今后我就叫你姐姐好啦。”说毕，躬身一拜。红娘子赶快笑着还礼。李信哈哈地大笑起来，说：

“好啊，你们如今已经是一家人啦！我们今日要痛饮几杯，一则为双喜少将军洗尘，二则为你们成为姐弟贺喜。请少将军上马，并请将麾下骑兵，开赴神垕寨内休息。”

李双喜吩咐他的骑兵在早餐后开赴神垕寨内，他自己随着李信和红娘子先行。李侔在神垕已经知道李双喜来到，特出寨外迎接。双喜赶快下马，相见施礼，彼此说了些客气话，然后一同进寨。双喜看见李信和红娘子的人马有的驻在寨外，有的驻在寨内，处处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不惊。寨外西北角有一个地势高爽地方，可以控扼从北面和西面来的大道，有几百步兵驻扎在那里。周围用树枝做成两三层“鹿角”，再向外边，荒草全被烧去，一则防敌人潜入偷袭或用火攻，二则准备一旦有事，自家的火器和强弓劲弩容易向大路上发挥威力。双喜在心中暗暗称赞，敬佩李信和红娘子果然不凡。

早饭以后，李际遇送来了粗细粮食二十担，骏马一匹，骡子二匹，可供缝制绵甲用的鲁山绸二十匹，松江上等棉布三十匹，银耳二斤，伏牛山特产的猴头菇二斤。另外还送来牛、羊、猪肉千斤，白酒十坛。李际遇还送来三张请柬，邀请李信、李侔、红娘子于明日中午去登封县玉寨赴宴。李信明白，李际遇差人送来这些犒军礼物，无非是希望他看面子早一点离开神垕，何尝真心请他们赴宴。他重重赏赐了李际遇差来的人，又写了一封道谢的书信，并说他军务倥偬，明日一早就将率师西去，赴宴的事，只好心领。

他们商量决定：李侔于午后率领一百名骑兵出发，日夜赶路，先去谒见

闯王，面陈誓忠投效诚意，而大军在此地休息一天，明日清早出发。双喜不顾鞍马劳累，留下四百五十名骑兵护送李信和红娘子，自己带着五十名骑兵陪送李侔。这事决定之后，李信就坐下去写了两封书子，一封给牛金星和宋献策，一封给闯王。他给闯王的书信全文如下：

信以缧绁死囚，幸获更生；揭竿起事，原非得已。茫茫天地，立足无所；哀哀烝黎，痛心何极！遥闻将军躬率汤、武之师，吊民伐罪，自秦入豫，所到之处，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迎，而丁壮云合，豪杰风起，争趋麾下，如水之激荡澎湃、奔流而归海。将军扬鞭宛、洛，诛除强暴，布德施仁；恩泽所及，如冬日照人，春风被野。凡在水深火热之中，莫不鼓舞振奋，引领而待救，企足而怨迟，盖数百年来未之有也。是以信与红娘子偕舍弟李侔率豫东子弟数千，西来相投，愿效驰驱，誓忠不二。然徒有葵心，尚无纤功，唯望得蒙收入帐下，备员偏裨足矣。何意将军不弃草芥，命少将军远道相迎；骤蒙雨露，不觉涕零！

慨自正、嘉 [4] 以来，君昏臣奸，官贪吏猾，乡绅肆凶横之毒，小民恨诛求之繁。况富室膏腴万顷，田跨郡邑，而攘夺侵占不止；百姓贫无立锥，饥寒流离，而陷溺苦痛日深。虽值丰岁，尚有卖妻鬻女之悲；稍逢凶年，更多易子而食之惨。官民两立，势如宿仇；贫富悬绝，情逾冰炭。如此天下，安得不乱？纵施严刑，求治愈难。夫民不畏死，欲其不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之纷纷发难，不可得也。迨万历季年，矿税 [5] 起而天下城乡骚然，虏事 [6] 急而举国赋敛骤增，识者已知明祚之不永矣。爰及启、祯，每下愈况。天灾人祸，交互为虐。国家元气，斫丧殆尽。徐鸿儒 [7] 发难鲁西，事虽未成而朝廷为之震动。其余波所及，影响殊深。不久秦、晋之民，接踵起义，此仆彼兴，风起云涌。南逾江淮，北连畿辅，处处如火之燎原，而朝廷无一片宁土矣。盖小民生计日迫，不得不然也。然十余年间，大小拥众豪杰，无虑数百，其真能躬行天讨，解民倒悬，恢宏尧、舜之德，发扬汤、武之迹，实唯将军一人耳。

将军奉天倡义，转战数省；今来中州，与昔不同。盖朝廷足累卵之危，百姓极来苏之情，值官军之疲弊，乘腹地之空虚，此正开拓鸿业于千载一时之机也。望将军广收人心，悉力经营，建为根本，以图天下。夫中州西有宛、洛之重镇，地居冲要，山河险固，而东则沃野千里，兵与食咸足资焉。诚能以宛、洛为后距，据形胜而驰骋中原，夺汴梁而囊括徐、砀，下襄阳而虎踞上游，则立国之基可定，而天下莫能与争锋矣。迨中原根基稍固，农桑渐有恢复，兵食备足，然后命偏师东出临清，截漕运而明廷之咽喉绝，收山东而北京之左肱割；西入潼关，据关中而中原无西顾之忧，入山西而燕都之右臂折。然后将军亲率大军，渡河北伐，则孤悬坐困之京师可不烦巨战而得。京师一克，畿辅底定，饮马长江而江南震栗，金陵可降，吴、越可下；陈兵荆、襄而楚、蜀可收，云、贵与岭表可次第归服。盖席卷之势成也。

祖宗开疆拓土，规模远矣。洪、永 [8] 之间，奴儿干都司领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而建州卫在其内。一俟江南粗定，可命一上将率师北征，先复辽、沈，再复豆满江与海西等卫之地；声威所及，奴儿干之旧境仍归版图。此一统之伟业，非将军孰能成之！

信碌碌书生，谬蒙青睐；竭忠尽虑，莫答万一。叩谒非遥，先肃芜笺，借申感激之忱，并陈刍荛之议。搁笔惶悚，恐有未当，幸将军垂察焉。

虽然李信写这封书信几乎是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但是信中的意见都是近几天在马上思考成熟的，可说是已经有了腹稿。

午饭后，李侔同双喜动身了。李信兄弟献给闯王几样礼物，其中有去年买到的蒙古种骏马一匹，鞍镫俱全，而特别难得的是家中数世珍藏的冷锻猴子甲 [9] 一袭，雌雄鱼肠剑二口。红娘子也献给高夫人几色礼物。

红娘子和李信将李双喜送了五六里路，分别以后，他们仍不肯离开，又向西凝望片刻。但见万山重叠，地势雄壮，许多山头上照射着冬日的灿烂阳光。

[1] 文叔——东汉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公元二二年，刘秀出巡河北，邓禹追至邺城投效，后成为东汉开国功臣。

[2] 懋功——隋末徐世□（后改名李□）字懋功，投李世民，成为唐朝开国功臣。

[3] 凌烟——即凌烟阁。唐太宗建凌烟阁于长安，命大画家阎立本将开国功臣二十四人的相貌画在上边。

[4] 正、嘉——明武宗年号正德，世宗年号嘉靖。

[5] 矿税——明神宗大肆搜刮聚敛，从万历二十四年起，历年向全国派出很多矿使，借开矿为名，向百姓敲诈勒索。又派出许多税监，向各行各业征税，名目繁多，激起许多地方城市民变。

[6] 虏事——明朝人所说的对满洲军事。

[7] 徐鸿儒——巨野人，于天启二年以白莲教起义，不久失败。

[8] 洪、永——洪武和永乐两朝。

[9] 冷锻瘊子甲——甲的铁片上有向外突出的圆钉，类似人的皮肤上长的瘊子，故名瘊子甲。铁片是用冷锻方法打成。这种甲在古代也极其稀少。

伏牛冬日

第二十章

三天以后，崇祯十三年的除日到了。

黎明时候，李自成在橙红色和玫瑰色交相辉映的霞光中，带着张鼐和一群亲兵，骑马出寨，观看部队操练。出寨不远，牛金星就带着几个亲兵骑马赶来。自成勒马等候，问道：

“你怎么不多睡一睡？”

“我听说闯王出来观操，也想跟来看看。”

“我这是习惯啦，每天总是一到五更就醒，不愿多睡。你没事，用不着起这么早，多睡一阵不妨。”

金星笑道：“闯王治事勤恳，奋发图强。全军上下也都起早贪黑，练兵的练兵，办事的办事。我怎么能睡得着？那一通杀万安王为民除害的文告，我已经写出草稿，只待看操回来以后请闯王过目。”

“你昨晚回去时已经大半夜了，怎么还将那通文告写出来啦？”

“我想今日早晨李伯言和红娘子就会来到，我就抽不出时间去写啦，所以连夜赶着写成。”

“你这样可是太辛苦啦。好，咱们现在看操练去，吃过早饭后一起去迎接李公子和红娘子。”

李自成和牛金星先去看步兵操练。这是一队新兵，衣服破烂，农民装束，带着兵器，练习爬山，敏捷异常。金星笑着问：

“这就是前两日从嵩县来的新弟兄么？”

“这就是从嵩县一带新来的毛葫芦兵。我早就听说他们善于爬山作战，名

闻天下，果然不错。”

“是的，嵩县的毛葫芦兵，登封的少林僧兵，伏牛山的矿兵，一向齐名。如今毛葫芦兵和矿兵纷纷慕义来投，足见人心归顺。”

“启东，你是这一带的人，请问‘毛葫芦’三个字什么意思？”

“据史书上说，金人入主中原时，邓州一带有毛葫芦兵，曾与蒙古兵作战，颇为著名。时至近代，邓州的毛葫芦兵不再听说了，嵩县却出了毛葫芦兵。至于这‘毛葫芦’三个字，却也费解。有人说，这种民兵初起之时，每人腰间挂一葫芦，里面装水，以备爬山解渴之用。另有一说，指他们并无盔甲战裙，只是农民短装打扮，衣服破烂，远远望之，形似葫芦。”

他们转到标营骑兵的练兵地方，立马观看。一位几天前新来的王教师正在教新弟兄们驰马射箭，他先教给大家几句口诀，然后做出样子给大家看。闯王听见那几句口诀是：“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急放箭。目勿瞬视，身勿倨坐。出弓如怀中吐月，平箭如弦上垂衡。”虽然这类骑射口诀李自成也听过不少，但王教师却将死口诀教得很活，确实是一个有经验的好教师。他看了一阵，不禁技痒，从亲兵手中要来一张劲弓，一支羽箭，帮助王教师教大家射箭的架势。新弟兄中有几个胆大的人，趁他兴致正浓，请求他射一箭让大家看看，其余的弟兄也都笑眯眯地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他。张鼐在背后小声说：“闯王，大家在等着看哩。”李自成含笑点头，又从亲兵手里要来两支箭，把三支箭都拿在手中，然后把缰绳轻轻一提。那乌龙驹极通人意，跳了一下，缓跑两三步，跟着四蹄腾空奔驰。闯王骑着马在校场中兜了一圈，当重新转来，快奔到靶子前边时，略微放慢速度，若不在意地把缰绳丢在鞍鞒上，左手举弓，右手搭箭扣弦，动作十分安闲而迅速。大约百步开外，人们几乎来不及看清动作，但闻弓弦崩的一响，一箭正中靶心。乌龙驹继续平稳地腾空奔驰，到了校场尽头，不待闯王提缰示意，它就自己放慢速度，转回头来，小跑几步，重新腾空而驰。如此跑过靶子三趟，靶子中心射中三箭，簇集一处，紧紧相靠。虽然闯王平日令严，校场中不准随便说话，却仍然有不少人不自禁地小声喝彩，校场上一片激动。

王教师勒马来到闯王跟前，满脸堆笑，拱手称赞说：“闯王箭法如神，天下少有，逢蒙 [1] 、养由基 [2] 不过如此！”

自成平素最讨厌有人对他当面称颂，但王教师是新来投顺的人，他不好板起面孔责备，便笑着回答：“王教师，你太过奖了。像我这样三发三中，不要说在天下多不胜数，就以咱们老营将士说，也不稀罕。连孩儿兵中，像罗虎、王四那样的娃儿，也能够箭箭中的。如今咱们正在艰苦创业。以后请你看见我哪件事做得不对，或者应该做的事没有想到去做，随时赐教，我一定衷心感激。”他随后转向士兵，接着说：“王教师教得很好。刚才他念的那几句口诀很重要，你们要牢牢记熟。除那几句口诀之外，我也教给你们一个口诀，只有两个字，就叫做‘二字真言’。

你们要不要听一听这学武艺的‘二字真言’？”

全体弟兄们齐声回答：“要听！”

闯王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出两个字：“苦——练！”

李自成从一些新弟兄的眼神里看出来隐藏的笑。他又亲切地说：“你们莫以为这两个字谁都会说，没啥稀罕。可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天天做更不容易！”说毕，向王教师拱拱手，勒转马头，走出校场。

李自成平日自奉甚俭，但是对牛金星和宋献策特别供给优厚，所以他并不约牛金星到老营同吃早饭，一进寨就同金星拱手相别。金星从怀中取出那个诛万安王的文告草稿，递给闯王，自回家去。闯王一进老营，便传令提前开饭。趁着亲兵们端饭时候，他把文告草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合他的意思，便交给高夫人暂时收起。早饭是红薯加小米煮的稀饭，柿饼掺苞谷面蒸的窝窝头。菜是一碟生调萝卜丝和一碟辣椒汁儿。当时红薯才传进东南沿海地方几十年，传到河南更晚。这点红薯是几十里外村庄的老百姓特意送来的，表示他们爱戴闯王的一番心意。

刚刚吃毕早饭，高一功差人回来禀报，说李公子和红娘子已经来到，离得胜寨只有三四里了。闯王霍地站起，对亲兵们说：“去传知老营全体将领，凡是没有要紧事的，都跟我到寨外迎接！另外去禀告牛先生，我先去寨外等他。”

牛金星正坐在家中吃早饭，得知闯王已出寨，赶快把桌上的一碗鸡汤和烤得又香又焦的半个白面蒸馍连二赶三吃完，从仆人手中接过来半盏温水漱了口，一边略整幞头，一边连声吩咐：“牵马！快牵马！”左右告他说闯王是步行出寨，没骑马。他不再要马，习惯地甩一下袍袖，然后大踏步走出院子，在亲兵们的簇拥中向寨外追去。

李自成对李信的来到，非常重视。当昨天上午双喜陪着李侔来到时，他正在十里外的新兵营中巡视，得到禀报，立即策马奔回，同李侔相见，促膝谈心，如对故人。按照常理，他应该留李侔在老营中好生休息，但是午宴之后，他仅仅让李侔睡了一个时辰，就命高一功、宋献策随着李侔动身，往半路上迎接李信和红娘子，并请李信和红娘子将部队交给李侔率领，他们两人先随高、宋星夜赶来，以便在他动身往永宁之前，能够见面畅谈。他将要在一两日内前往永宁，亲自处决万安王，大概十来天不能回来。

闯王的老营驻扎在一家姓盛的乡宦宅中。东偏院有三间精致的花厅，是被闯王处死的本宅主人种花、念佛和玩弄妇女的地方。宅主为花厅题了一个“看云草堂”的匾额。闯王携着李信的手，把他和红娘子引进看云草堂。随同闯王出寨迎接的众位将领一到老营大门外就拱手别了客人，各

自做事去了，只有牛金星、宋献策跟着进来。高夫人听说红娘子已经来到，赶快带着慧英等前来相见，将红娘子接进后宅休息。

李信对闯王欠身说："久钦帐下宏猷伟略，实恨谒见之晚。承蒙不以碌碌见弃，命双喜少将军远迎于两百里外，昨夜又蒙一功将军与宋军师相迎于五十里外。信以缧绁余生，慕义来投，受此殊遇，五衷感激。"

自成谦逊地说："我是草莽无知，无德无能。承足下不弃，不远千里而来，愿意同鄙人携手同心，共举义旗，救民水火，这太好啦。今后军国大事，望足下多多赐教。"

李信说："将军恩德在人，声威远著；义旗所指，莫不欣然鼓舞。信与红娘子、舍弟李侔，引领西望，不胜葵倾之情。今率数千健儿，前来投靠，愿效驰驱，虽赴汤蹈火，亦所甘心。"

自成又说："我兄在杞县因见灾情惨重，劝县官出谕停征，又劝富家大户出粮赈饥，这本来是个义举，却竟然招惹有势力的仇家陷害。你那《劝赈歌》中说：'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这话全是实情，说得多好！自从我进入河南以来，抱定宗旨：所到之处，不许官府再向百姓征粮，不许豪家再向穷人索债。咱们虽是初次见面，在除暴安良这一点上却是久有同心。"

李信赶快欠身说："说起《劝赈歌》，使信自觉惭愧。将军所行的是汤、武革命之事；而信在家乡劝赈，不仅为饥民呼救，实亦替官府和富家着想。这一片委曲苦心，献策兄知之甚悉。不意反遭疑忌，横加诬陷，必欲置信于死地而后快。"

宋献策笑着说："我记得你那《劝赈歌》的末尾几句是：'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常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当时你的用心不过如此。倘不因劝赈横祸飞身，也不会破家起义。然伯言被逼起义，来投闯王麾下，亦非偶然，实为气数所定。明朝气数已尽，闯王合当早得天下，故天遣各处英雄，纷来相投，共佐王业。"

牛金星说："目今天下扰攘，正风云际会之时。年兄具王佐之才，文武兼资。自愚弟与献策兄来至闯王帐下，无日不与闯王谈及足下，恨不能早日相见。如今年兄举义前来，此实天以足下赐闯王。年兄埋没半生，如剑在匣。从此大展长才，一抒伟略，佐闯王开基创业。事成之后，敢信麟阁画像，兄必居于首位。"

李信说："老年兄太过奖了。弟本碌碌书生，养晦故里，无意功名富贵。不意劝赈救荒，竟惹灭门之祸。今日来投闯王帐下，过蒙垂青，只恨才疏学浅，无以为报。在弟来谒之前，谬蒙老年兄与献策兄先为曹丘 [3] ，实在感愧莫名。今后望二位多赐教诲，俾免陨越 [4] 。弟是驽钝之才，被逼造反，得能追随仁兄之后，同心拥戴闯王，早成大业，实为万幸。"

献策又说："大家志同道合，不须互相谦逊。闯王延揽英雄，思贤若渴。伯言此来，如鱼得水。大家和衷共济，同甘共苦，奋发图强，只需数年，天下事定可打出眉目。"

闯王接着说："对，对。这'和衷共济'四个字说得很好。我看，大家以诚相待，什么客气话都不用再说啦。伯言兄，我们这里的一群将领，虽说都是粗人，可是大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以除暴安民为心，以推倒朱家江山为志。他们这些草莽英雄，平日谈起话来，都是巴不得多来几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起成就大事。他们绝不会外待你，也请你看见他们谁有不是之处，随时指点出来，不要有客气想法。若有那个想法，就互相见外，难做到亲如一体，同心协力。虽说俺们这些将领造反早些，在打仗上多些磨炼，略微知道些山高水深，可是有的没有进过学屋门儿，有的斗大的字儿认识不到半牛车。你们三位来到军中，众将领看你们既是同事，也是先生。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说客套话的。从今以后，咱们这些人不管先来后到，都是志同道合，亲如手足，祸福与共。有智出智，有力出力；文献文才，武献武功。文武和衷共济，大事岂有不济？别的话，我就不用多说啦。"

李信说："听将军如此一说，愈使信深感知遇之恩，敢不竭诚尽忠，粉身碎骨，以报万一！"

牛金星因为他自己和宋献策来到闯王军中，都没有隐姓更名，独独李信在给他和献策的书子中提到要改名李伯岩的事，觉得大可不必，笑着问道：

"昨日捧读瑶翰，备悉起义苦衷与来投闯王之诚。唯书中云及今后将改名伯岩，字林泉。以愚弟看来，年兄大名久已传播远近，豫东百姓莫不想望风采。何不仍用原名，以便号召？"

李信回答说："弟之所以改名，实有两个缘故。原名乃先父母所赐。今日弟不得已而造反，实非先父母生前所料。弟在闯王帐下愿为忠臣，在先父母灵前实为逆子。因此弟决意不用旧名，一则以示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二则使祖宗在天之灵不以弟之不肖而伤心蒙羞。再者，弟生逢乱世，原无富贵荣达之想。今日来投闯王麾下，作一偏裨，只为一心佐闯王诛除残暴，拯斯民于水火而登之衽席。事成之后，弟即解甲归隐，以遂初衷，长做岩穴之士，优游林泉之下，得沾升平之乐，于愿足矣。故拟改名伯岩，草字林泉，以示此志甚决，富贵不移。"

金星说："年兄是王佐之才，将建不世之功。事成之后，恐怕闯王绝不会放你归山，做严光一流人物。"说毕，拈须哈哈大笑。

自成笑着说："目下只要李公子前来共事就好，且不说将来的话。你既然不想再用原来的名字，那就改用新名字好啦。一个人改名字是常事，我也没有用我原来的名字。"

宋献策说："足下原来台甫伯言，今将言字换成岩字，字异音同，这样改

法倒也不错。”他转向闯王说：“我与李公子非一日之交，深知他襟怀高朗，志存匡济，虽出于宦门世家，而敝屣功名，常抱山林之思。所以他趁着初来闯王帐下，改换名字，一则表其素志，二则出于孝心。既蒙闯王谅其苦衷，从今日起，在咱们全军上下，就只用李兄的新名字和新的表字好了。”

闯王连连点头，又对李信说：“你既然要改换名字，可是只将伯言改为伯岩，字虽不同，听起来还是一样。你干脆改动大一点儿如何？”

李信赶快欠身说：“请麾下明示。”

“我看，你干脆不要那个‘伯’字，单名李岩，岂不更好？”

李信不觉把手一拍，说：“闯王这一字之删，实在好极！如此方是今日之我告别旧日之我，真正决裂了。”

宋献策和牛金星都连声称赞闯王改得好。牛金星又对李信笑着说：

“八仙中的吕嵓字洞宾。嵓与岩本是一字殊写，可见他当日起名字也是想做个‘岩穴之士’，而后来成了神仙。年兄将来功成身退，优游林泉，友麋鹿而餐朝霞，也不啻是神仙中人物。”说毕，又哈哈大笑。

大家笑过后，李自成急于要同李岩谈论军国大事，便赶快问道：

“林泉，咱们如今要扫除苛政，救民水火，将来咱们还要开国立业，除旧布新，与民更始。据你看，什么是根本大计？”

李岩有片刻工夫没有回答，低头望着盆中的炭火沉思。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见曾经写在那封上闯王的书信中，就是建议闯王占据宛、洛，经营河南为立脚地，然后夺取天下。但现在闯王分明不是要他重复这个建议，而是想听他谈关于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经过短暂思索之后，他抬起头来说：

“目前四海鼎沸，人不安业，固然是因为朝政昏暗，官贪吏猾，赋敛苛重，处处激起民变，但根本症结在土地不均，赋税不平，所以均田、均赋实为开国立业的根本大计。自古以来……”

李岩正说到这里，忽听院中有人问：“李公子正在同闯王谈话么？我来看看他！”

这人分明是压低声音说话，却仍然洪亮得出奇，配着那沉重的脚步声，令李岩感到惊异，就把话头停住，等待着那人进来。闯王高兴地轻声说：

“到底赶回来了，真够辛苦！”

牛、宋二人同闯王满脸笑容，朝着门口望去。

这人刚一进屋，就望着李岩，笑着拱手，声如洪钟地说：

“哈哈，果然来啦！欢迎，欢迎！”

在这人踏进风门的一刹那间，牛、宋和李岩都立即起身相迎。等这人走到李岩面前时，李自成也站起来，介绍说：

“这就是杞县李公子。李兄从今日起改名李岩，宝字林泉。这位是捷轩，大号刘宗敏，全军上下都称他总哨刘爷。”

李岩同刘宗敏互相施礼，同时想起来宋献策在路上谈论刘宗敏的话，不禁在心上闪出来一句赞叹：“果然英姿豪迈，名不虚传！”宗敏好像对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拉他坐下，自己也拉一把小靠背椅坐在他旁边。李岩欠身说：

“久闻捷轩将军大名，今日得瞻虎将风采，并得追随左右，幸甚！幸甚！”

刘宗敏哈哈大笑，说：“李兄，我是打铁的出身，大老粗，不会说客套话。你既然不嫌弃我们，前来共事，咱们就是一见如故，什么客套话都不用说啦！前些日子，军师听说你在杞县坐监，闯王跟我都很焦急，怕你不清不白地给那班贪官豪绅们弄死。随后又听说红娘子破了县城，砸开监狱，将你救出，我们才放下心来。要不是红娘子将你救出，我们也打算派一支人马到杞县救你。牛先生和宋军师常常说你如何在杞县惜老怜贫，散粮赈饥，又说你文武双全，非一般糊涂读书人可比。俺是个大老粗，识字有限，光凭他们二位那样称赞，我也十分钦佩，巴不得你能够来到咱们军中共事。俗话说，日久见人心。你在这里久了，就会知道上自闯王，下至偏裨小将，都同样实心待你。我因为刚从永宁回来，今早不能亲自迎接你，你莫见怪。怎么样，一路上很辛苦吧？”

李岩连忙说：“不辛苦，不辛苦。”

“红娘子今日来了没有？”

“今早同小弟一道来谒闯王，方才被夫人接进内宅叙话去了。”

刘宗敏伸出大拇指说：“嗨，呱呱叫，难得的女中英雄！一个没有出嫁的大闺女，能够带兵造反，能够破城劫狱，杀官焚衙，救出朋友，对百姓秋毫无犯，这样行事，古今少有！闯王，我今天一定要看看红娘子，看她比别的姑娘到底有多么不同！”说毕，又哈哈大笑一阵。

闯王问：“你啥时候从永宁动身的？”

“昨天吃过午饭动身，一夜马不停蹄。一进老营，听说李公子已经来了，我就赶快跑来。”

“永宁那边的事情怎样了？”

“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思办了。捉到知县武大烈以后，我对他说，闯王听说你才到任时还压一压万安王府中豪奴们的气焰，多少做过一点好事，不想杀你。你就投降了吧，日后少不了你的官做。现在你先把县印交出来，只要你交出县印，我不会使你吃苦。至于你投降不投降，我不勉强，由你自己想想再说。”

闯王问：“县印他交出了么？”

宗敏笑着说：“起初他不肯交出，说是在破城时候，慌乱之间不知给谁拿去了。我叫弟兄们狠狠地敲他几下子。他很娇嫩，几棍子就吃不消了，赶快叫着：‘有县印！有县印！’我说：‘武知县，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何苦呢？今日你犯在我手里，想不交出县印能成么？’他到这时，又想交出县印，又怕日后朝廷追究，低着头流眼泪，拖延时光。我吼了一声，又要打他。他赶快向仆人使个眼色，仆人就跑去把县印从粪堆里扒出来啦。”

“据你看，武大烈有意投降么？”闯王又问。

“他？他又怕死，又想做大明忠臣。他当着我的面说他吃朝廷俸禄，愿为朝廷尽节。可是他在囚室里向仆人嘱咐后事时，长吁短叹，泪流满面，后悔不该在乱世年头出来做官。他要是不怕死，像人们常说的视死如

归，还叹的什么气？流的什么泪？后悔个尿？他又想得一个忠臣之名，又贪恋尘世。想使他投降，十分容易。可是我没有再劝他投降。那些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穷百姓都跪在我面前告状，说他如何催粮催捐，如何将欠王府地租和阎王债的百姓们抓进监狱，逼死人命。我看这狗官的民愤很大，同补之商量一下，将他个王八蛋处决啦。”

闯王点头说：“该杀的就杀，为民申冤嘛。那个万安王呢？”

刘宗敏眉毛上和胡须上凝结的冰霜已经完全融化，湿润冒气。他用大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又将两手对着搓搓，然后笑着说：

“有趣，叫人好笑。这是咱们起义以来第一次捉到藩王。哼，我原来以为明朝的王爷真是他妈的金枝玉叶，龙子龙孙，多么高贵，其实也没有多长一个鼻子眼睛。他一看见我就两腿打战，浑身跟一团稀泥一样，往地上扑通一跪，连连磕头，哀求‘大王饶命’。我说：‘老子不是山大王。老子是李闯王手下的大将刘宗敏，今日奉闯王之命前来审问你的罪状。我问你一件，你回答一件。必须老实招供，免得皮肉受苦。’他只是磕头如捣蒜，哀求饶命。我问他许多民愤很大的罪款，有些他知道，有些他不知道，有些事他要我问他的几个管事太监，有的又要我问他的账房，问

他的几个王庄头子。这个家伙糊糊涂涂，懒得出奇，平日在宫中连鞋袜都要宫女们替他往脚上穿，屙了屎叫宫女和小太监替他擦屁股。如今把他单独关起来，他连自己的生活都照顾不了，光闹笑话。”

自成问：“万安王府的其他人等，都处置了么？”

宗敏回答说：“万安王妃早已亡故。没有儿子。他的三个小老婆在破城时有的投井自尽，有的逃出城被人们杀死。王府中几个罪大恶极的官儿、太监头子、豪奴、恶仆、管庄头子，有的给补之捉到杀了，有的在破城时被乱民打死。还有的王庄头子住在乡下，被乡下佃户打死。一般太监、奴仆、奶母等人，都叫他们各回各家，自谋生活。宫女们，家中有亲人的居多数，都交给她们的父母、兄长或叔婶前来领回。补之特意指派老实可靠头目处分这事，严防有坏人冒充宫女的家人前来拐骗。”

李闯王听了，都很满意。他望着李岩说：“咱们实际上并没把万安王看得多重。他比之洛阳的福王，小得不值一提。破洛阳，捉福王，是出大戏。如今破永宁，捉万安王，只算是开场锣鼓。你来得恰是时候，热闹戏快要开始啦。”

他的口气很轻松，说得大家笑了起来。随即他问到在永宁放赈的情形，刘宗敏说：

“永宁是个小县城，有些乡绅大户住在山寨里，不住城内。从万安王府中抄出了五百多担粗细粮食，又从张鼎延等几家乡宦富户家中抄出四五百担。补之正在主持放赈，留下一半作为军粮。王府中和张鼎延家的金银财宝，正在清点，封存起来，将金银和值钱的东西陆续运回老营，其余的家具什物散给百姓。”

自成点点头，又问：“破城以后没有骚扰百姓吧？还杀了什么人？”

“城是二十七日五更破的。我赶到的时候已经破了半天。听补之说，只杀了几个民愤很大的人，没杀一个平民。也没有抢劫焚烧的事。从二十七日下午起，城门大开，四乡百姓有进城看亲戚的，有来领赈的，有来看查抄王宫的，比平日热闹多啦。永宁城里的读书人，不管秀才、童生，遵照你的严令，一个不杀，听其来去自便。可是咱们这么一放宽，那个该杀的张鼎延第二天就混出城去逃走了一条狗命。事后查明，破城时候，他带着一个心腹家人，躲在一眼枯井里。第二天过午以后，有人放下去一根井绳，他叫家人先出来，看见城门可以随便出进，百姓来往不断，然后他王八蛋才出来，换了一身破衣服，打扮成清寒童生模样，趁黄昏混出城门。有两个把守城门的弟兄看出来他不像清寒平民，正要盘问，另一个弟兄说：‘闯王有严令，对读书人不可无礼，让他走吧。’就这样，他没有受到盘查就混出城啦。”

听了那个协助知县守城的乡宦张鼎延逃走的经过，李自成一笑置之。宗敏自己也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大事，所以口气中丝毫没有责备那几个守城门弟兄的意思。若干年来他们诛杀的乡宦、土豪之类的人物实在太多，

所以对逃掉一个乡宦不大重视。牛金星和宋献策因为知道优待读书人是闯王进入河南以来的一贯主张，所以听了这个故事也不觉得诧异。唯独李岩听了感到新鲜和惊异，尤其是对读书人不可无礼的指示竟能在兵荒马乱中被下级如此严格遵守，完全出他意外。

老营司务来问宗敏，早饭是否拿到花厅来。宗敏说他在路上打过尖，不吃了。闯王叫他去休息。他因同李岩初次见面，不肯回家休息，说："算啦，晚上打总睡吧。"

闯王也不勉强，对他说："你要是不想去睡一阵，就在这里谈话也好。刚才正谈到重要题目，你进来打断啦。"

宗敏问："什么重要题目？"

"你听嘛，确实重要。"自成转向李岩说，"好，林泉，你接着说吧！"

李岩刚要开口，看见一个戎装打扮的俊俏姑娘进来，走向闯王，便暂不忙着说话了。

[1] 逢蒙——传说中上古善射的人，学射于羿。

[2] 养由基——春秋时楚国人，距杨树叶百步射之，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的典故即由此而来。

[3] 曹丘——意思是揄扬、引荐、吹嘘。

[4] 陨越——跌倒，犯大的错误。

第二十一章

慧梅启禀闯王，说红娘子将军听说总哨刘爷已经回到老营，要来花厅参见。自成望着宗敏笑一笑，随即对慧梅说：

"你回禀夫人和红将军，就说红将军连日辛苦，昨晚又骑马走了一夜，请快休息吧。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刘爷也没休息，等他休息一阵，就到后宅去拜望红将军。"

慧梅刚刚退出，李双喜进来禀报，说从洛阳来的几个老百姓已经到了。闯王很高兴，问：

“他们现在哪儿？”

“他们从五更走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早饭。我叫他们暂在马棚中烤火休息，叫伙房弄一点热汤热窝窝头给他们吃。”

“他们来了几个人？”

“一共来了五个人。三个是从洛阳来的，一个是从偃师来的，还有一个是从新安来的，在汉举叔的老营中遇到一起，结伴前来。”

两三天前，袁宗第从宜阳差人来向闯王禀事，顺便禀报说不断有洛阳百姓到宜阳军中，暗地欢迎和恳求义军快破洛阳，他将挑出几个人来得胜寨面谒闯王。闯王这两天就在等候着从洛阳来的百姓。他又向双喜问：

“那从偃师和新安来的百姓也是控诉福王的？”

“不是。他们是来控诉官绅大户，恳求咱们前去破城的。”

“啊，这一带穷百姓到处都是一样，巴不得咱们义军早到！”闯王轻轻地说了一句，随即吩咐，那新安和偃师的百姓由双喜同他们谈，只将洛阳的三个百姓带进来。双喜退出后，闯王笑着对李岩说：“刚才正要听听足下的均田高论，中间连着有人打断。你快接着刚才的话谈下去吧。”

李岩欠身说：“麾下起义为的是济世救民，一定洞悉贫富悬殊为千载祸乱根源。如何革此积弊，想必是成竹在胸。岩只能略陈浅见，如言之不当，尚乞恕罪。”

李自成笑着说：“咱们自家人说话，请林泉兄不必客气。说起均田、均赋，确实是国计民生大事，我同启东也谈过，可是因为事情忙，没有深谈。今天你来了，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李岩说：“这土地不均、贫富悬殊的事，自古以来就是个至关重要的症结。明朝二百八十年积弊至今，田土极其不均，贫富极其悬殊。全国土地大约有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多顷，可是十之八九都被皇室、藩王、勋戚、宦官、大臣、乡宦所占。素闻启东老年兄熟于本朝掌故，定必能原原本本指出这垄断的实际情况。”

闯王说：“启东，你说说。”

牛金星拈了拈胡须，说：“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朝。但宪宗以前即有许多官庄，实际也就是皇庄。孝宗时候，在畿内有五处皇庄，共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即位一个月就建立了皇庄七处，后来增加到三百余处。包括宦官、外戚庄田在内，共二十万零九百余顷，另外还有先年侵占的庄田共二万零二百多顷。武宗以后，皇庄所占土地的情况不详。无论如何，皇帝既然是四海之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却又强夺民田以为皇庄，使无数小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这是明朝的最大弊政。”

李自成带着深沉的感情说："将来有朝一日，我们会将所有皇庄统统交还百姓，以后永不许皇室再霸占百姓土地。"

牛金星接着说："再以诸王来说，所占民田之多，更为骇人听闻。目今分封在全国诸省的有亲王数十人，郡王更多数倍。以河南一省而论，郡王且不去说，亲王有八：开封的周王，有良田一万余顷。南阳的唐王、汝宁的崇王、禹州的徽王、彰德的赵王、怀庆[1]的郑王，每家约有良田数千顷到万顷。卫辉的潞王，有良田四万顷，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广。如今潞王是第二代，他的父亲是万历皇帝的同母弟，之国[2]之前，住在北京的潞王邸，王店、王庄遍于畿内。之国以后，散在畿内的王店、王庄都交还皇帝，改称皇店、皇庄。他除良田外，还有皇帝赐的盐引专利。王店之中有许多是当铺，高利盘剥小民。"

宋献策插话说："从万历以来，皇店很多，不唯与商人争利，而且买贱卖贵，盘剥百姓，甚于商人。几年前我去北京一趟，在保定、真定、宛平都看到各种皇店，有绸缎店、百货店、药材店，也有当铺。历代以来，皇室与商人争利，莫如明朝为甚。"

金星接着说："咱们正准备去攻破洛阳，活捉福王。这福王所占民田情况，各位都清楚，不用说了。朱家一族的亲王、郡王、公主、郡主……凡有封号的，都有禄米。禄米之外，又强占大量土田，百姓安得不穷？"

闯王问："他们朱姓皇族的每岁禄米，大约多少？"

金星说："这数目说不清楚，但实在多得怕人。按照定制：亲王除嫡、长子袭封外，其余皆封郡王。亲王每人每岁禄米一万石，郡王每人禄米二千石。郡王除嫡、长子袭封外，其余皆封镇国将军，禄米一千石。郡王孙封辅国将军，禄米八百石；曾孙封奉国将军，禄米六百石；玄孙封镇国中尉，禄米四百石；五世孙封辅国中尉，禄米三百石；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禄米二百石。这是就男子一支说的。还有女的一支，从公主、郡主、县主到乡君，一落地就有禄米。朱家宗室……"

刘宗敏截住说："乖乖！他们朱家皇族，什么事不做，什么心不操，吃得饱，穿得暖，每个人老婆一大堆，宫女一大群，看看他妈的，一代代会养出多少儿子，每年国家得给他们多少禄米！"

牛金星接着说："宗室人口日繁，所费禄米日多，使国家难以负担。嘉靖年间，全国每年上运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在京宗室禄米就需要八百五十三万石。万历初年张江陵[3]当国时曾设法减少宗室禄米支出，也没有从根本上革此积弊。"

李闯王点点头，不慌不忙地说："张居正虽有本领，在这件事情上也感到棘手。我们倘若建立新朝，绝不犯朱洪武这样的错误。这办法，有害于国，无利于民，我们将引以为戒！"

牛金星和宋献策异口同声，称赞闯王英明。李岩虽然没有作声，却也深

深感到佩服，在心中说：“闯王确实是一位高瞻远瞩的人！”自成望着李岩说：

“林泉，除宗室、勋戚之外，各州县田地被官绅大户侵占的为数很多。我到过许多地方，看见因官绅大户倚势欺人，强取豪夺，不唯小百姓愈过愈穷，连从前小康之家，也多半失去土地，变成穷人，朝不保夕。所以我这次来到你们贵省，就有不少从前的小康之家也见我诉苦，愿意随顺。至于靠手艺吃饭的各色工匠，小商小贩，也有不少人因受官绅大户欺压，活不下去，巴不得改朝换代。听说今日来的洛阳百姓，就有一个是小商小贩。等会儿，双喜将他带来，咱们听听洛阳城内的一般平民为什么也要暗地来迎接义军。”

从洛阳来的三个百姓被带到闯王面前。那个由洛阳城内来的后生，名叫邵时信，他从怀中取出两张用白绵纸写的单子，双手呈给闯王。李自成看见第一张单子上开列着福王府在洛阳城内的各种王店、王府掌事太监和官员们在洛阳城内的住宅和店铺，还开列着各处王庄的大约土地数目；另外一张单子上开列着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为首的许多大乡宦家产数目以及重大罪款。李自成反复地看了两遍，又把邵时信打量一眼，看他既不是一个读书人，年纪又不大，心中暗觉奇怪，笑着问：

“你对洛阳的王府、乡宦、豪绅、大户的土地家产如何这么清楚？”

邵时信说：“回闯王爷，小的虽然祖居洛阳城内，可是平日对这些也不很知道。从今年秋天起，小的为着誓报三代血仇，才留心打听。上月听说闯王的义军从南阳府一带往北来，小的越发暗中打听。要不是誓报三代血仇，小的一天到晚顾自己谋生还顾不下来，哪有工夫去打听这些！”

闯王跟着问：“如何是三代血仇？”

邵时信说：“万历年间，修建福王府的时候，硬将俺家房子拆毁，把宅地圈在王府花园里边。我爷爷原是个教蒙学的，又无多的田产，弄得哭天无路，求地无门。我老奶奶年纪大，在别人房檐下露宿几天，受了风寒，加上生气，不久就死了。后来靠亲戚朋友帮助，借到三间破房子，把一家大小五口人塞了进去。俺爷不甘心，气得疯疯癫癫，学也教不成啦。那时候，不光俺一家倒霉，至少有三四百户人家被赶出祖业宅子，弄得倾家荡产。不知谁气愤不过，在王府花园中的假山亭子上题诗一首，监工的官员们疑心是俺爷题的，把俺爷抓去，打个半死，送进洛阳县狱，要将俺爷问成写逆诗诽谤朝廷的死罪。幸赖亲戚朋友们奔走营救，洛阳县也深知俺爷冤枉，对了笔迹，确实不同，不便定案，也不敢交保开释，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俺爷死在狱中。这就是第一代血仇。第二代血仇是俺爹的。俺爹……”

闯王说：“你说慢一点。你的洛阳口音重，说得太快啦，有的话我听不清

楚。”

邵时信继续说：“俺爹起小给一家生意字号当学徒，三年满师后又做了十几年伙计，千辛万苦，挣到一点钱，又向亲戚家借了一些，在洛阳西大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子。王府要扩大西街王店，硬将俺家的小铺子吞并了去，声称价买，却三分不给一分。俺爹到王府求情，不知磕了多少头，哭了多少眼泪，不唯见不到王府的执事官员，还给王店的头子和伴当们饱打一顿；到河南府和洛阳县喊冤告状……”

刘宗敏问：“敢告福王么？”

“不是告福王，是告一个王店头子。官府不敢过问，反而听信王店的一面之词，说俺爹是无赖刁民，打了板子。俺爹气愤不过，扔下一家老小上吊死了。”

闯王点头说：“嗯，这是第二代血仇。”

邵时信接着说：“俺无本经商，只能做个肩挑小贩。今年夏天，我卖西瓜，遇着王府孙承奉公馆中一个仆人，叫俺把西瓜挑去，说是全要。挑去以后，却只给市价一半的钱，硬叫我亏蚀血本。我说不卖。这杂种仗着王府威势，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将西瓜倒到地上，把空担子扔到街心。我站在街心讲理，就出来两个仆人像凶神恶煞似的，追到街上来拳打脚踢。我一头骂，一头跑。杂种们追不上，就喝使一群凶猛的狼狗追着咬我，一口将俺的左腿咬掉了一块肉。俺豁出去了，猛一扁担打下去，正中狗头，又连着三扁担将狗打死，其余的狗都吓跑了。这一下惹出了滔天大祸。杂种们将我抓进承奉公馆，吊起来打了半天，打得遍体鳞伤，死去两次都用凉水喷醒转来。众街坊邻居看我实在冤枉可怜，担心我给打死了，一家老小没人养活，都去孙承奉公馆跪下求情。承奉没有露面，由他的伴当们传下话来，要我买一口棺材将死狗装殓，请四个人抬着，前边请四个和尚和四个道士念经，我在后边披麻戴孝，手拄哀杖，哭着送殡，将死狗抬到洛阳荒郊埋，埋……”

后生说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突然蹲下，抱头痛哭。李闯王叹口气，对牛、宋和李岩说：

“王府中的一个承奉太监的公馆中养着成群的伴当、奴仆，如此欺压平民，那福王一家，还有王府的众多官员、太监、护卫旗校，王庄和王店头儿，为害之烈，就可想而知了。哼！”

刘宗敏恨恨地说：“真是他妈的罪恶滔天！”

献策说：“刚才这后生说的福王花园中假山亭子上题诗一事，我也听老年人谈过，哄传一时。有人说是一个过路的游方僧人题的，有人说是被征去的民夫中有粗通文墨的人题的，还有说是洛阳城中好事的人出于义愤题的。那四句诗，我少年时还记得，年久都忘了。”

李自成等邵时信哭泣稍停，用沉重的低声催促说：

“你快说下去，兄弟。你给死狗披麻戴孝送殡了么？”

邵时信一头抽咽一头说：“我起初死也不肯。可是我不肯他们就打。后来，我想，我不能白白地给他们打死。我要跳出虎口，要报血仇。我答应披麻戴孝给死狗送殡，他们才把我从梁上放下来，不再狠打了。多亏众街坊邻人可怜我，大家兑了些钱，买了一口白木棺材，请了四个抬棺材的，还请了四个和尚、四个道士。前边走着和尚、道士，吹着笙，吹着唢呐，后边跟着棺材，再后边跟着我。我被打成重伤，拄着哀杖也走不动路。我弟弟十四岁，搀着我。我同弟弟，从洛阳城内给死狗送殡到西郊，走一路号啕大哭一路。俺弟兄俩不是哭狗，是哭这世道暗无天日；哭我们穷人受糟践，受欺负，连官宦大户人家的狗也不如；哭我们祖孙三代的血泪深仇无路可报……”

邵时信又一次放声痛哭，说不下去。李闯王没有做声，咬着牙根，脸色铁青，浓眉紧皱。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同时也浮动着一层泪花。

刘宗敏好像立刻要出去杀人似的，将刀柄一拍，突然站立起来，右脚猛力一跺，恨恨地骂了一声：“他妈的，全都该死！该杀！千刀万剐！”于是他离开火盆，在屋里来回走动，沉重的双脚踏得方砖地咚咚响。过了片刻，他重坐在火盆旁边的小椅上，对着依然低头啜泣的邵时信说：

“哭什么？哭个 ！朝廷不给民做主，如今有我们李闯王给做主！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别哭，快说下去吧。你又不是姑娘媳妇，哭什么？你哭七天七夜，也不能把福王这狗杂种的脑袋哭掉！”

牛金星望着邵时信轻声说：“快说下去，说下去。闯王会替你们百姓申冤报仇的。”

邵时信深深地出口长气，用手背揩揩眼泪，往下说道：“给死狗送殡回来以后，我躺在家里一个多月才把伤养好。后来听说闯王爷的大军从南阳地方往北来，人们哄传着闯王如何向着百姓，如何诛杀那些欺压小民的乡宦豪绅。我想着，我报仇伸冤的日子该到了。要是把福王跟那些乡宦大户的财产摸个底儿，再把他们的血淋淋罪恶查一查，写个清单，献给闯王爷，不是很好？我把这个想法同几个受苦的知心好友一说，个个说好。就这样，我们几个人暗中留心查听，不过半月，弄清了一个大概。小的有一个本家哥哥名叫邵时昌，是府衙门的一个书办，对洛阳城内的事情知道得很多。一些大户有多少家财，有什么大的罪恶，是我从他那里打听到的。”

刘宗敏高兴地说：“你这事办得好哇！心里有几个窟眼儿，好！不日破了洛阳，捉到福王，替你们百姓报仇。你们如要解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都行。”

闯王又叫另外从洛阳来的两个百姓诉冤。他们都是农民，诉说王府和豪绅们如何霸占土地，抢走了女儿，逼死了亲人。听他们控诉以后，李自成吩咐双喜带他们出去，让他们好生休息，周济他们一点银子，住两三天以后回去。然后他走到门口，掀帘望望太阳，看见还不到吃午饭时候，便回来坐下去，向李岩笑着说：

“咱们接着谈均田的事吧。”

李岩来到看云草堂不到半日，就已经深深明白李闯王多么关心“民瘼”，同受苦的百姓们如何连心，而百姓们是如何把他看成了能够替自己申冤报仇的救星。看到这般情形，他不能不相信李自成确实是一位非凡的创业英雄。经闯王一提，他赶快接着刚才中断了的话头说：

“关于宗室、勋戚以外的占田情形，我只需略举数事，即可知其严重。目前全国各地大官僚、大乡宦，多则占地数千顷或万顷以上，少则数百顷。江南号称富庶，实际上贫富悬殊。以苏州一府为例，有田的人只占十分之一，替人家做佃户的却占十分之九。再拿河南来说，虽不似苏州府那样严重，却也土地集中于富室的占十之七八。缙绅之家，多者千余顷，少亦不下六七百顷。几年前，曹、褚、苗、范四家乡宦，在河南称为四凶。每一家都有一两千顷土地，各畜健仆千百，上结官府，外连响马，内养刺客，横行府县，平日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计，嬉戏之间，白昼杀人于市，无人敢问。有土必有势，有势必有土。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是一定之理，到处老鸦一样黑。天下土地，百分之九十为皇室、宗藩、皇亲、勋旧、太监、达官、乡宦、土豪所侵占，无数小民整年辛苦耕种，不能一饱，负债累累，卖妻鬻子，稍遇灾荒，成群相偕逃亡，饿死路途。所以天下最大之不公在土地，最大之不平在土地，而小民最大之痛苦根源也在土地不均。乱源在此，症结在此。请闯王于取得天下之后，参稽往古计口授田之制，俯察近代土地侵占之弊，大刀阔斧，施行均田，作根本之图，杜祸乱之源。倘能如此，就真正是救民于水火了。近世士大夫中有识之士，也深知这土地不均之弊是天下大乱的症结所在，常提出均田之议，但都是纸上空谈，无补实际。”

刘宗敏说：“不先来个改朝换代，那些朝臣吃饱了没事儿干，光在纸上吵嚷均田，均我个屌！刀把子攥在有田有地的人们手里，要割他们自己身上的肉，流他们自己身上的血，不是做梦么？我看，眼下还不必谈均田，头一桩要紧的是把崇祯皇帝从金銮殿上拉下来，夺了他手里的刀把子，把那班大小藩王、皇亲国戚、太监头子、官僚，还有什么乡宦、豪绅，凡是手里掌着印把子、刀把子，屁股下坐着成百顷、千顷、万顷土地的混账王八蛋统统杀掉，才谈得上行均田的事。要不然，权在他们手里，法是他们立的，旁人嚷叫均田，全是空炮！”

闯王说：“捷轩，你别急嘛。如今正在打仗，大局未定，自然是没法均

田。可是大家在一起议论议论均田的道理很好。咱们大家心中都先画个道道儿，平日多想想，一旦时机到来，说办就办，雷厉风行。这是事关民生的千年大计，也是将来立国的根本要务，很需要多听听他们几位的高见宏议。据你们三位看，将来有何善策方可以消除这贫富悬殊的积弊？”

牛金星说：“说到如何杜绝兼并，历代都无善策。北魏和唐初都行过均田制，为史家所称道。但皇室、国戚、勋臣、权贵，享有特权，不受均田限制，而永业田可以买卖，民间兼并之风实未杜绝，故只能救急于一时，不能除弊于百年。今天下未定，即北魏均田之制，亦难施行。将来如何均田，需要从长计议。”

宋献策说：“正如闯王所言，这是将来立国的根本要务。至于如何均法，自然要从长计议。去年在开封，曾与林泉偶然谈及此事，林泉还谈到均田与均赋二事互为表里，但不能混为一谈。可惜近世竟有人将均田指为均赋，而不谈计口授田。譬如治病，均赋只能治表，不能治里。然而如不能计口授田，均赋也是救弊之一策。不知闯王的主见如何？”

李自成低头望着炭火说：“大家谈，大家谈。”他和当时别的义军领袖有许多不同地方，最不同的一点是他从起义的早期起就有着打倒朱家王朝、救民水火的明确目的，同时很留心那些关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考虑着有朝一日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像土地不均、贫富悬殊这样的问题，他心中十分清楚、十分重视。他不像牛金星和李岩他们那样能够说得原原本本，但是他对于天下田地不均的实际情况，百姓在大户兼并中所受的痛苦，体会得更深，看到的更真切。起义十二年来，他走过的地方，接触到的无地和失业的穷苦百姓，远比牛金星和李岩多，但是他宁愿听听大家议论，不喜欢多说自己的意见。过了片刻，刘宗敏忍耐不住，问：

“闯王，军师不是问你的主见么？”

自成抬起头来，微微一笑，说：“你们大家谈得都好。治国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我想，将来有朝一日，这田势必是要均的。既要均田，自然要计口授田。至于一口人授田多少，除口分田之外要不要永业田，永业田准不准买卖，那就要以后去详细计议。我倒是常想，倘若咱们久后一日能够建立新朝，切莫再走明朝的老路。为君的不要忘记百姓的苦，不要把天下作为一人一家的私产，这就要废除那些皇店、皇庄，限制封王，限制拿百姓的土地赏赐藩王、皇亲、勋臣。朝廷对那班确实立了大功的人，可以赏赐金银珠宝，绝不要赏赐土地。也要限制他们多占田地，永远悬为厉禁，不许违反，犯必严惩。”

刘宗敏把大腿一拍，说：“好哇，这才是一槌打在点子上！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历代皇帝都是把天下当成自家私产，作威作福。看看他们封了多少王，侵占了多少良田，何尝有一丝一毫想到黎民百姓死活！”

牛金星等对闯王所说的废除皇庄、皇店，限制封王和不拿百姓土地作为赏赐的话，十分敬服，随后话题就转入将来如何限田、如何处理战争以后的大量荒地，又从荒地谈到民垦和军垦，谈到历代屯政的不同办法和利弊，以及明朝初年屯政的败坏经过。

当牛金星等对闯王谈今论古的时候，刘宗敏背靠墙壁，听着听着入睡了。有时他扯着鼾声，而且鼾声很响，惹得闯王望望他微微一笑。但有时他又是在半蒙眬状态，仿佛能听到身边的谈话。当牛金星对闯王非常熟溜地背诵《汉书·食货志》上边论贫民遭受过分剥削的一段文章并略加文字解释时，宗敏的鼾声小了，随即止了。当金星背出来“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两句，正在继续往下背时，刘宗敏忽然睁开眼睛，恨恨地说：“哼，有时连犬彘之食也没有吃的！俺老娘和小妹妹就是在天启七年荒春上活活饿死的！”说完又闭起眼睛睡了。闯王因为他十分辛苦，并不去惊动他，直到午宴摆好以后才不得不把他叫醒。

[1] 怀庆——今河南沁阳。

[2] 之国——亲王去他的封地叫作“之国”或“之藩”。

[3] 张江陵——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明神宗初年任首辅，是明代有名的政治家和“权相”。

第二十二章

高夫人将红娘子接到后宅上房后，注意到红娘子几天来连头发也没有工夫梳洗，满鬓风尘。红娘子笑着说她自从向杞县进兵的头一天起，到如今半个多月，没有洗过澡，没有洗换过贴身衣服，身上长了许多虱子，跟随她的健妇们也是一样。高夫人吩咐女兵们赶快用大锅烧水，随即问道：

“你身边的这些姑娘、媳妇看来都是身强力壮，不知武艺怎样？”

“她们都是我起义以后招收来的，只有一两个在家中跟着父兄练过武艺，其余都是来到我身边后才学的。所好的是她们都是受苦下力的人，身材好，脚大，武艺也学得较快，如今逢到紧急时还都能出生入死地跟我一道，不怯阵，不怕苦。”

“啊，能这样，就管用！我好像听见你叫她们健妇，这名称倒很别致。你是这样叫的么？”

“我刚起义时，想着自己是个女流，不能叫男亲兵睡在我的帐篷里，生活上的琐细事也不能让男亲兵照料，就打算招收几百名年轻力壮的妇女成立一个健妇营。后来因为马匹实在困难，只好打消了这个主意，把已经招收的几十名妇女遣散回家，只挑选十几个留在身边。她们的名字多半是起义后才起的，因为我艺名叫红娘子，所以有几个新起的名字也带个红字。这是我替她们起的，也是我把她们当姊妹看待的意思。”

高夫人说：“你想成立个健妇营，这个主意很好，很合我的心意。我身边现有十几个姑娘，都年纪还小，只有慧英、慧梅大一些，懂事一些。来到河南以后，人马众多了，我也想过到明年春天，叫慧英、慧梅离开我身边，给她们几百名年轻力壮的大脚妇女，练一支女军试试。我不信，男人是天生的将才，女人是天生的奴才，女流之中就不会生出将军！你来啦，这就好啦。等破了洛阳以后，我就同闯王说一说，先给你五百匹战马，五百名健妇，成立个健妇营，让慧英、慧梅做你的帮手。只要把根基打好，以后再增添人马不难。”

红娘子赶快站起来向高夫人深深一拜，说：“能得夫人如此垂爱，我一定把健妇营练成一支精兵，在冲锋陷阵时不辜负夫人期望，不给夫人丢脸。”

高夫人转向站在身边的姑娘们说：“你看她，论年纪，她比慧英你们大不了几岁，竟能够自己造反，统兵打仗，治军严明，用兵有法，比许多须眉丈夫强上十倍。前天听双喜回来说，那些年轻小伙子，不管是多大头目，在她面前都是恭恭敬敬，唯唯听命，连一句粗话也不敢出口。她说句话像打雷一样。军令如山，无人敢犯。你们以后要好生跟着她学。”

红娘子说：“这些妹妹们跟在夫人身边，大场面比我经得多，见得广。我是单身独立，一个人挑担子过独木桥。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倘若不在那一群猴子面前树起威来，别说不能打败官军和乡勇，抵抗土寇火并，单是自己周围的这一群调皮猴子也会把我吃了。”

高夫人和姑娘们听红娘子这么一说，都忍不住笑了。正闲话间，大锅热水已经烧好。高夫人叫把大木盆放在西厢房姑娘们住房屋里，把炭火烧旺，叫慧珠引红娘子去洗澡、洗头，又亲自取出自己的干净贴身衣服，叫慧英拿给红娘子更换，叫另一个姑娘把红娘子脱下的脏衣服用开水多烫几遍。又吩咐在东厢房放两个大木盆，烧旺炭火，让健妇们轮流去洗，将慧英等姑娘们的干净内衣借给她们更换。当红娘子在西厢房沐浴时，高夫人将她的一个贴身健妇名叫红霞的叫到面前，坐下叙话。高夫人说：

“听你的口音，好像同红帅是一个地方人。”

“回禀夫人，俺同红帅是一个村子的。”

“同宗么？”

“不同宗。我姓范，是邢家村的老佃户。”

“红帅家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唉，我们红帅真是苦命，家中亲人早死绝啦，自己是从苦水中泡大的。”

“怎么一家人死得不剩一个了？”

“说起来话长。有些事情听村里老年人说过，有些听红帅跟我说过，可是不完全清楚。只知道红帅的爷爷给本村财主德庆堂种地——我家也给德庆堂种了三辈子地——他自家也有三亩七分薄地。那时候，红帅还没出世，世道也还太平。一家大小七口，拼死拼活，劳累一年，还得忍饥受寒，拖一身偿不清的债。一到冬春两季，一家人就得有一半人出外讨饭。欠德庆堂的债，是旧债未清，新债又来，利上滚利，越背越多，偏又死了耕牛，老天爷要这一家人的命！”

高夫人深深地叹口气说：“庄稼人就怕背阎王债；加上死牛，就是要命的事。”

红霞接着说：“我们红帅一家人哭了几天，万般无奈，一张文约把祖传的三亩地卖了出去。本来可以多卖几个钱，可是德庆堂要买这块地，狠狠地杀了地价，拿到卖地的钱买了一头黄牛，那阎王债还是留个尾巴，没有还清。”

“德庆堂狠杀地价，同村里就没有买主了么？”

“听说几家有钱人都想买这块地，德庆堂不许别家买。他同红帅家的门头近，还没有出五服。穷人卖地，不知从哪个朝代定下规矩，得先尽同族的买，同族中得先尽门头近的买，外族人和门头较远的人都不能争。”

“普天下到处都是这个规矩，向了富人，坑了穷人。以后又出了什么事儿？”

“唉，谁也没有想到，德庆堂竟会那样坏良心，跟衙门里管钱粮的师爷勾手，欺压穷人，不曾将那三亩地的钱粮过户。红帅家地已卖出，每年春秋两季仍得交纳钱粮。天下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事？”

“这叫做产去粮存，天下像这样不讲道理的事多着哩。”

“还有，听老年人说，那三亩地的钱粮特别重，不知从啥时候起就将别人的八分地钱粮飞洒 [1] 到这三亩地上，所以几十年都是实缴三亩八分地的钱粮，‘一条鞭’ [2] 法又将各种苛捐杂派都加到地丁上，随粮征收，可苦了那些产去粮存的穷人！我们红帅的爷爷去找买主，指问说文约上明明写着‘粮随地转’，为什么不将钱粮过户？德庆堂的主人说已经对衙门里管钱粮的师爷们讲过了，钱粮没有过户与他无干。爷爷往城里空跑了

几趟，反被师爷们骂了一顿，说他是个刁民，应该下狱治罪。爷爷气得要命，回来找买主讲理，说道：‘天呀，我同你们无仇无冤。你们得了地，还要我替你们出钱粮，杀我全家！你们还有一点儿人性么？’这一句话激怒了东家，对着大吵起来。爷爷想着，同地主虽是东佃关系，但按宗族说，没出五服，论辈分说地主还是侄辈，所以就不肯让步。没料到这德庆堂的少东家根本不讲五服之亲，一脚就将爷爷踢倒在地，又唆使一群悍奴恶仆将爷爷按在地上饱打一顿。爷爷受了重伤，又生气不过，回家后卧床不起。一家人吃这顿没那顿，哪有钱给爷爷抓药？爷爷的病拖了两个多月，又背了新债，一天晚上对红帅的奶奶说：‘我要先你们走一步啦！’半夜里，他趁着一家人睡在梦中，爬出院子，投到坑里自尽了。”

屋里，鸦雀无声。高夫人身边的姑娘们深深地被红霞诉说的事所打动，有的人浮动泪花，有的人咬紧嘴唇，有的人想起来自家所受的财主欺压，心中愤恨不平。过了片刻，高夫人叹口气，慢慢地说：

“我的伯父也是被人家逼债上吊死的。财主们的治家经是‘不杀穷人不富’，讲什么没出五服！这田赋上的弊病我也知道一些。我常见富人有产无粮，穷人产去粮存，极其不公。一到春秋完粮，逼得穷人没法可想，卖儿卖女，逃离家乡。爷爷死时，你家红帅几岁了？”

“听老年人说，这是万历末年的事。爷爷死后三个月，才有我们红帅。”

“啊，她是在苦里生的！”

“也是在苦里长的！爷爷死后不久，德庆堂就把佃给的田地收回，砍断了一家生路，还继续逼付欠租。那卖出的三亩地也在逼缴钱粮，十分火急。等完粮的限期一到，衙役们带着火签、传票，拿着水火棍、铁链、手铐，下乡抓人。一到红帅家中，不容分说，见人就打，见锅碗就砸。红帅的爹爹早已闻风躲到村外。叔叔躲藏在宅后不远的芦苇丛中，起初听见衙役行凶打人，还咬紧牙根，竭力忍着，随后听见他们在院中毒打奶奶，就从芦苇丛中蹿了出来，冲进院中，说了声：‘老子同你们拼了！’抡起桑木扁担，两下子打倒了两个衙役，其余三个衙役夺路逃出，连他们的水火棍、铁链、手铐，统统扔了。叔叔惹下了滔天大祸……”

红霞的话刚说一半，忽然从西厢房里传出来红娘子柔和而清脆的说话声，随即一个女兵替她掀开帘子，她带着愉快的笑容走了出来。红霞立刻站起来，小声对高夫人说：“红帅不爱谈她自家的身世，谈起来父母的惨死就哭得跟泪人儿一样。”说毕，赶快退到门后站着。红娘子笑嘻嘻地来到高夫人面前。

高夫人问：“你洗得这样快，头发也洗干净了么？”

红娘子说：“姑娘们就不让我的那些健妇插手，争着替我蓖头，蓖下来不少虱子、虮子，然后又替我用热水洗了两遍。先洗头，后洗澡，浑身上下猛一清爽。自从起义到如今，我还是头一遭无忧无虑，痛痛快快地沐

浴。夫人，以后你的这个老营就是俺的家。我既然来了，你就别想要我走了。你拿鞭子赶，我也不走！”

高夫人笑着请红娘子坐下叙话，同时吩咐亲兵们去请各家大将的夫人和牛、宋二人的夫人前来赴宴，为红帅接风。宋献策的妻子是最近几天才从永城家乡接来的。

酒过三巡，红娘子将酒壶抢在手中，起身离座，给高夫人满斟一杯，说她有一句心中的话要向高夫人说，但只有高夫人喝干这杯酒她才说出。等高夫人干杯以后，红娘子依旧脸上堆笑，却掩饰不住激动地说：

“我是一个孤女，起小从苦水中泡大。今天来到夫人身边，就像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我没有别的恳求，只恳求夫人把我收为义女。倘若我今后对夫人不忠不孝，上有皇天，下有后土，天地不容。”说完以后，双膝跪地，等待高夫人说话。

高夫人赶快俯身去搀红娘子，要她起来说话。但红娘子哪里肯听，一定要高夫人答应之后她才起来。高夫人只是谦逊，不肯答应，可是又搀不起来，十分为难。李过的妻子黄夫人对高夫人说：

“婶子，你不要辜负红娘子妹妹的一片诚心，快答应认她做干女儿吧！前天双喜兄弟从神垕回来，已经说到红妹妹有心认婶子做义母，已经与双喜姐弟相称了，如今婶子还推辞什么呢？快别再推辞啦！”

高一功的妻子王夫人也从邻席来到高夫人身旁劝说：“姐，你有红娘子这样有忠有义、武艺出众的姑娘做干女儿，不会辱没你跟闯王的赫赫英名，快答应收下吧！”

高夫人叹口气说：“双喜前天回来，告诉我他红姐姐有认我做干娘的意思。可是我想，她已经在豫东起义半载，攻破杞县，威名远扬，同李公子率领着几千人马，成为一营之主。我自己无德无能，又只比她大十来岁，怎么好意思做她的义母？所以并没把双喜说的话放在心上。现在看见她这么诚意，我也很作难，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我答应了吧。你红姐，起来吧，只要你不嫌弃我是无德无能的人，我们从今日起，就以母女相待。”

红娘子登时露出笑容，连磕了四个头，从地上站起来。高夫人又叫她给舅母王夫人磕头，然后依次儿给各位大将和牛、宋二人的夫人重新见礼，说各位夫人都是长辈，需要磕头。但大家都执意拦住，只让红娘子福了三福，大家同样还礼。最后轮到黄氏，高夫人特意介绍说：

“她是你的大嫂，和我同岁，不同别人。你大哥李补之现在永宁。你还有个侄儿名叫来亨，现在孩儿兵营做小头目，今日我差人唤他回来给你磕

头。你同大嫂对拜三拜。”

红娘子说：“大嫂坐好，礼应受妹妹一拜。”她把黄氏往椅子上一推，跪地下就磕头。黄氏赶快跪下去一条腿，将她搀起，二人对拜了三拜。

高夫人又叫兰芝和众姑娘来拜见大姐姐。这一群姑娘早已离席，听高夫人一声吩咐，一拥而上。兰芝先跪下磕头，叫声：“大姐！”红娘子赶快将兰芝搀起，还了一拜。慧英等每次几个人跪下，拜红娘子，称呼大姐。红娘子赶快还礼，噙着眼泪说：

“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如今有了这么多妹妹，实在心中高兴。”

高夫人又笑着说：“你红姐，既然你认我做义母，你的礼还没有行完哩。”

红娘子说：“我正在想到前边去给闯王和舅舅磕头，请干娘带我去吧？”

高夫人低声说：“前边大厅里坐满了老营中的大小将领，你去行礼不方便，我请闯王和舅舅到后宅来吧。”她随即往邻席上使个眼色，吩咐说：“慧英，你快去请闯王和高将爷进来，就说你红姐姐已经认我为义母，要给他们磕头。”

慧英迅速地往前院跑去。

在前院的五间抱厦厅里，摆了十席，为李岩洗尘。李岩和红娘子的来到虽然受到十分重视，但今日荤素菜肴的样数并不多，只是每样菜的数量很丰富实在。在老营中，不管什么样的喜庆日子，都不许使用烈酒，不许喝醉。这不仅是为了节俭，更重要的是为着保持军纪严整，养成一种随时准备打仗和出发行军的习惯。今日宴会，只用老营自制的干榨酒和水酒，而不用有名的宝丰烧酒。酒宴上所用器皿，全是粗瓷盘盏和豫西百姓通用的黑泥瓦碗。虽然李自成进入河南以来已经攻破了四十个以上山寨和二十几个重要市镇，得到的名贵细瓷和金银器皿不少，但在今日的酒席上一件也见不到。那些值钱的东西，都由专管人员设法送往别处，辗转卖出，购买马匹和各种军需物资。李岩因是初来乍到，看见闯王席上的用具如此俭朴，不禁心中惊奇敬佩。

在大厅里，从闯王开始，都向李岩敬酒之后，牛、宋二人和李岩因为闯王的义军接连攻下宜阳和永宁两个县城，活捉了万安王，都向闯王敬酒祝捷，席上的话题围绕着活捉万安王的事谈了起来。刘宗敏听见宋献策在对李岩谈闯王进入河南后暂不攻城的道理，忍不住探着身子对李岩说：

“嗨，如今回头想想，越发清楚闯王的这个主意多么英明！你看，咱们如

今已经有了十几万人马，号称二十万，豫西百姓到处歌颂闯王仁义，他崇祯和杨嗣昌这杂种还都在鼓里坐着。崇祯，他懂什么叫打仗？他懂个尿。他在宫里是个聋子。我估计，再过十天，咱们破宜阳的消息才能够报到京城；再过半月，咱们破永宁，活捉万安王的事儿，他才会看见奏报。到那时，他会大吃一惊，在金銮殿上急得像热锅台上的蚂蚁，焦急万分，向兵部衙门的官儿们连声问：‘这，这，这个李自成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是地下冒出来的么？你们不是早说他已经消灭了么？你们不是曾说他大概是病死了么？一个李自成有几条性命？为什么几次传说他病死了呢？你们这班大臣，糊糊涂涂，事前连李自成一点儿音信都不知道！唉，混账，混账！’”刘宗敏说到这里，放声大笑，满厅都震响着他的笑声。同席的人们都被他独特风趣的言谈引得大笑，而全厅中的大小将领都转过来看他。

刘宗敏又接着说：“为了活捉万安王，今日倒是值得痛饮一杯。这朱家朝廷，每生出一个儿子都要封王；每封一个王，就有千家万户倾家破产，妻离子散，受不尽的糟践。从崇祯元年各处纷纷起义，如今才第一次捉到姓朱的一个王。来，李公子，军师，咱们干一杯！”

闯王和席上相陪的将领们都一齐端起酒盅，陪着李岩和军师干杯。然后，闯王提着一壶刚送来的热酒起身，替李岩和宋献策斟了杯子，又过邻席去给坐在首席的牛金星斟酒。他一边斟酒，又听见刘宗敏说：

“其实，咱们如今捉到的只是一个二字王 [3] ，算不得多大了不起；不久咱们捉到一个一字王，那才叫大快人心哩！来，请酒！要喝干，见底儿！”

闯王刚向牛金星敬过酒，一扫眼看老神仙走进大厅，赶快转身相迎。十个席上的人们纷纷起立，同医生说话。自成把医生拉到自己席上，原来在刘宗敏对面坐的将领已笑着把座位让给医生，拿着自己的碗筷移到另一席上。医生还想推让，却被闯王打断，赶快介绍他同李岩相见。李岩从去年起就听宋献策说过，卢氏县的外科医生尚炯在李自成军中数年，是牛金星的同乡好友，深得闯王信任。昨晚在路上又听高一功谈到尚炯是怎样一位了不起的外科高手，赤心耿耿地在闯王帐下做事，全军上下无不敬爱，被呼为老神仙。如今李岩看见他剑眉高鼻，面如古铜，目光炯炯，三绺长须垂胸，风神轩朗，比他原来所想象的人物更加出色。施礼已毕，他抢着给医生斟酒。医生哪里肯依，互相推让，结果只好由闯王要过来酒壶，将他们的两个杯子斟满，大家同饮一杯。李岩说了几句表示仰慕的话以后，随即问医生从何处回来。尚炯回答说：

“弟奉闯王差遣，数日前赴宜阳军中，不能在老营恭迎大驾，抱歉良深。今后得能常接辉光，时聆教益，殊慰平生‘高山仰止’之情。”

闯王急着问：“那三个弟兄救活了没有？”

医生说："还好，都不要紧啦。那个被老虎咬断胳膊的小头目，骨头对好，涂了药膏，绑上小夹板，百日之内便可以拉弓射箭，一如平日。"

牛金星从邻席问："怎么会叫猛虎连伤三人？"

"弟兄们正在砍柴，冷不防从枯草中蹿出一只猛虎。因为相距太近，弓箭完全没用。一个弟兄就举起斧头向老虎头上砍去。老虎将身子一纵，未中要害，反而将这个弟兄咬伤在地。幸而另一个弟兄，拼命持斧向老虎身上砍去，砍伤老虎脊骨，扑倒在地。那个负伤在地的弟兄又急忙挣扎坐起，向老虎肚子上连砍两斧，将老虎砍死。没料到另一只老虎蹿了出来，将第二个弟兄咬倒在地，又扑向带队的头目。头目一斧砍去，斧头脱落，只好拔剑刺虎。剑未出鞘，猛虎已扑到身上。他用空拳去打虎头，一只胳膊被虎咬断。正在这要命关头，在十多丈远的一个弟兄一箭射来，正中虎嗉。老虎负痛，猛跳起来；又一箭射中虎心，将它射死。多亏大家心齐胆壮，一场混战，虽说伤了咱们三个弟兄，却都没伤性命，硬是杀死了两只猛虎。"

听了医生的叙述，闯王和金星等都不觉大笑起来。献策叫道："真是有声有色！"随即闯王向李岩说：

"自从进入河南以来，我们竭力招聘医生；不问医术高低，一概厚礼相待。如今军中虽有不少医生，但遇着重伤大病，仍非子明亲自动手不可。有的失血过多，命在垂危，只要子明一到，就会妙手回春。全军上下可惜只有一个高手神医，所以也真够他辛苦！"

大家正在说话，忽然慧英笑嘻嘻地走进大厅，到了闯王身边，轻声说："启禀闯王，夫人命我前来禀报，今日有大喜事儿，请闯王快到后宅受礼。"

"什么大喜事儿？"闯王回头问。

"刚才红娘子姐姐拜夫人为干娘。红姐姐要出来给闯王和舅舅磕头，夫人不让她来，叫我来请闯王同舅爷进去，就在内宅磕头。"

"真的么？"

"怎么不真？我什么时候敢在闯王面前说半句戏言？不但刚才红姐姐在夫人面前磕了头，我们这十几个小姐妹还一齐拜了姐姐哩。"

闯王哈哈大笑，说："我怎么敢收她做义女？真是一大喜事！"

同席的人们都大笑起来。宋献策用右手指拍着左掌心，点着头说："妙哉！妙哉！这才是义为君臣，情同骨肉。可贺！可贺！"随即抢过酒壶，站起来接着说："我要敬闯王三杯酒。一杯贺闯王得李公子贤昆仲前来麾下；一杯贺闯王与夫人收红娘子为义女；一杯贺连破宜阳、永宁，活捉万安王，马到成功。这三杯酒，闯王是定要喝的。"

众人都随着宋献策站立起来，纷纷说：“这三件事确实可贺。军师敬的酒是定要喝的。”

自成说：“我自来酒量不行，但今日确实喜上加喜，我就满饮一杯吧。”说毕，捧起杯子让军师斟满，一饮而尽。牛金星、李岩、尚炯、许多将领，纷纷起立，要向闯王敬酒贺喜。闯王向大家拱拱手，说：“我实在酒量不佳，敬谢各位盛情。慧英，你先走，对夫人说我马上就来。捷轩，你替我向大家敬几杯酒，一定要请林泉兄多饮几杯。一功，咱们进去吧。双喜，小鼐子，你们都跟我往后宅去，拜见姐姐。”

他又向李岩拱手，向大家拱手，连说两个“失陪”！在一片欢喜的气氛中，同高一功带着双喜和张鼐往后宅去了。

[1] 飞洒——或叫“飞寄”，明代关于田赋问题的流行术语，指大户勾结胥吏，将自己应交纳的钱粮分散在平民小户的钱粮上边。

[2] 一条鞭——明代田赋术语。将田赋、丁赋、各种名目繁多的杂派，统一随田赋征收，以求手续简化，名叫一条鞭。这办法始于嘉靖朝，到万历九年（1581年）通行全国，为中国田赋制度的一大变化。

[3] 二字王——明朝亲王的封号是一个字，郡王的封号是两个字。

第二十三章

午宴以后，李自成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和尚神仙请到看云草堂谈话。尚炯新从宜阳来，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很高兴地对闯王和大家说：

“我到了洛阳附近，看见那一带的穷苦百姓，盼望义师，十分殷切。还有人编为歌谣，说道是：‘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看，这几句民谣就唱出了河洛民心。”

李岩说：“穷百姓既然如此谈论，且有人编为歌谣，可见闯王仁义之声已经深入里巷。我们何不将老百姓的话多编成几个歌谣，令人到处传唱？”

牛金星点头说：“对，对。林泉此意甚佳。赶快多编几首民谣，以便传唱开去。大军未到，歌谣先到，舆论已成，岂不妙哉！”

李自成也十分高兴，说：“林泉在杞县就做过劝赈歌，传诵远近。如今请你费心，编几首歌谣如何？”

献策说：“林泉当然是义不容辞。”

李岩心情振奋，满口答应说：“我今晚就编，明日请闯王看看是否可用，并请两位仁兄斧正。今后我们还要派出一些人，打扮成小商小贩和跑江湖的，出外探事时候，顺便将歌谣四处传播。”

自成说：“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

尚炯因为事忙，告辞走了。李自成对李岩说：

“外边太阳很好，也没有风。咱们出去到寨上走走如何？林泉今日初来，到寨上也可以看看这一带山川形势。走吧，咱们到寨上继续细谈。”

大家随着李闯王走出老营，来到西寨墙上。这里的地势最高，可以看到四面许许多多小山和丘陵拱围着老营大寨。大寨周围，凡是地势较平坦的地方都辟为校场，正在练兵。李岩向宋献策问：

“今日大年三十，操练也不停止么？”

献策回答说：“闯王估计攻破洛阳之后，朝廷会舍掉张敬轩而全力对付我们。从明年开春起，两三年内将有许多大仗要打。今日人马虽有十多万，然而旧日百战老兵不过一两千，其余皆新集之众，所以虽是除日，也要苦练，寸阴必争。马上你就可以看见高夫人身边的姑娘们也未休息，同男人一样苦练杀敌本领。”

“真的么？这倒要见识见识！”

大家因为李岩想看老营的女兵练武，都不再多谈话，加快脚步向南寨走去。其实，闯王自己也很想看看姑娘们武艺有没有进步。他一边走，一边笑着说：

“可惜红娘子今日才到，一路辛苦，不能够请她也练一手让咱们大家看看！”

牛金星用手一指，说：“你瞧，那不是红娘子同夫人站在一起么？”

大家往西南角的寨墙下边一望，果然是红娘子同高夫人站在一起看女兵练武。闯王笑着说：

“果然是的！”

这个不大的练武场，是从小山包上平整的一块土地。高夫人的男女亲兵正分成两处练功。李自成不愿惊动姑娘们，同李岩等站在寨上，停止谈话，含笑下望。

姑娘们有的练习射箭，有的练习剑术。有三个新来的姑娘都在十六岁至

十八岁之间，虽然都生得肩宽腰细，举臂有力，却往往射不中靶子，有时分明用足了力气，可箭还是离靶子几步远就落到地上，引得看的人嗤嗤地笑。后来一个姑娘走出箭道，来到小校场旁边，向站在高夫人背后的慧梅恳求说："慧梅姐，你教教我们吧！教教我们吧！"慧梅和慧英交换了一个眼色，只是抿着嘴笑，一动不动。那姑娘继续请求，另外两个姑娘也走过来，同时恳求慧英和慧珠。慧珠正想去教那三个姑娘，被慧梅用肘弯轻轻一碰，随即心中明白，也来个笑而不答。高夫人回头望望，恍然明白，对那三个姑娘笑着说：

"你们真是傻丫头！面前现站着名师不求，偏求教她们这些半瓶子醋！"

一句话提醒了三个姑娘。她们立即转向红娘子拜了拜，齐声说："请大姐教教我们！"

场上众人，谁不想看一看红娘子的武艺？纷纷从旁怂恿。红娘子只是不肯，说她对弓箭原没有深功夫，不敢献丑。高夫人就推她一下，说：

"这里都是咱们自家人，你何必那样谦虚？快点吧，你又不是没有见过大世面，别再推辞！"

红娘子不得已，从一个姑娘手中接过来一张弓，三支箭，拿在左手，用右手将鬓发向耳后抿一抿，笑着说：

"我今天可是要在鲁班门前弄斧头了。说实在的，我自幼为着卖艺糊口，跟师傅练习弹弓的时候较多，对于射箭一道，功底也浅。现在你们大家逼着我当众献丑，夫人的命我也不敢违抗，倘若射不中靶子，贤妹们不要见笑。"

她脚步沉着地走到射场中间站定，左手举弓，右手扣弦，一支箭搭在弦上，余剩的两支箭留在左手，连弛[1]把定。她正要拉弓瞄准，高夫人忽然说：

"你莫急着射。现在不是叫你来校场比武，是请你教徒弟哩。你先对她们讲讲射法，再做个样子叫她们看看，别的姑娘们也好跟着领教。"

红娘子笑着说："夫人，妹妹们在老营中不知听多少名师讲过射箭的道理，还用着我讲？我能懂得多少？还不是炒别人的剩饭！"

高夫人说："一个师傅一个传授，纵然大致相同，让她们多听一遍，也记得清楚些。就拿你这三支箭的拿法说，虽是平常道理，可是她们中就有人不明白。她们只图左手握着弓弛方便，不愿意一次就把三支箭同时取出，拿在左手。也有时候她们一次取出三支箭，可是把剩下的两支不是插在领口后边，便是插在腰间，实际上那同留在箭囊中一个样儿。她们不知道在两军阵上，射出一箭再去腰间或领后抽第二支箭，多耽误事！吃紧关头，你能够在眨眼之间连放三箭，射死三个敌人，不但会救了自己，还往往会使冲到你面前的敌人惊慌败退。我跟着闯王在战场上滚了

多年，历尽艰险，懂得什么叫‘千钧一发’，好多次亲眼看见这种情形，懂得了这个道理。”

“好吧，我照着夫人的吩咐办。反正今天夫人是存心要考试我了！”

大家听了这话，都忍不住笑起来。红娘子对学习射箭的姑娘们说：

“刚才我看见一位妹妹的箭射出去，箭身摇摆，这毛病在于力弱。不是人的力弱，是你的弓未拉满，箭离弦时力弱。平常练习射箭，你要把弓拉满，越满越好，正如俗话所说的‘开弓如满月’。”

一个姑娘问：“大姐，不看着弓我自己不知道拉得满不满，可是打仗时候，又看敌人又看弓，岂不误事？”

“打仗时候，你的眼睛只看敌人，看活靶子，千万不要看弓。刚才我看见一个妹妹在射箭时先向弓上瞅一眼，这就错了。这样，不唯误时，也分了心。你们要明白，弓的大小和箭的长短都有一定之规，不是随便造的。你猛拉弓，感觉左手中指碰到箭头，就是弓拉满了；碰不到，就是弓未拉满。其实，只要你下功夫练，养成习惯，一拉必满。”

一个姑娘问：“大姐，我刚才拉满了弓，还是有两支箭离靶子几步远就落了地，是不是弓太软了？”

红娘子摇摇头说：“不是。我看毛病是你的弓没有拿平，箭头偏低，所以射不到靶子就落到地上。射箭时候，弓在手中，眼在靶子上，最好是不高不低，恰好合度。倘若你心中自觉没有把握，那就宁可箭头偏高一点儿。两军交锋，你纵然一箭射不中敌人，箭从他头顶飞过，也可以把他吓得一跳，说不定还会射中他背后的人。倘若你的箭是在他面前几步远落下，他不是认为你胆怯心慌，就会认为你气小力弱，这样反而使他壮了胆，趁机扑杀过来。另外，刚才妹妹们有几箭没有射中靶子，还有一个原因是看的人多了，你们心慌。古话说：‘怒气开弓，息气放箭。’怒气开弓是说开弓要用力，才容易把弓拉满；息气放箭是说放箭时不要急，不要慌，要心中从容不迫，好似怒气息了。”

一个姑娘问：“大姐，在射场上靶子是死的，在战场上人、马是活的，情况不一样。敌人倘若骑着快马，奔如闪电，怎么好百发百中呢？”

“倘若敌人是骑在马上，你害怕射不准，那就只看大的靶子射，射马不射人。射伤马，人就会摔死摔伤。纵然摔成轻伤，或没有受伤，也不能作战了。何况马一中箭，在倒下去之前会惊跳起来，倒下去之后还会挣扎，它背后左右的人和马都会受到惊骇，往往引起混乱。在两军交战最激烈时，敌人阵上有片刻惊骇混乱就是我们破敌取胜的良机。古人说：‘射人先射马。’这是不知经过多少血战才得出的一句名言，极有道理。当然，打仗的事情没有一定之规，需要随机应变。如果你的箭法高明，有把握一箭射中敌将，那你就不一定先射马啰。”

高夫人向学射的姑娘们说："大姐讲的这些道理，你们都要记在心上。现在请你们大姐射个样儿你们学学。"

红娘子退到离靶子百步开外，试将弓弦一拉，回头来笑着摇摇头。慧剑明白她嫌弓软，赶快从臂上取下自己的硬弓，递了过去，换回来那张软弓交还一个初学射箭的姑娘。红娘子张弓搭箭，神态从容闲暇，眼睛只看前方，忽然笑容一敛，细细的剑眉一动，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捋虎尾，两手同时用力，将弓拉如满月，只听弓弦一响，那箭已经嗖地飞出，迅猛异常，正中靶心。看的人们不觉大声喝彩。李闯王在寨上微笑点头，而牛金星和宋献策忍不住连声说："好！好！"红娘子连发三箭，全中靶心，相距最远的不过半指。在众人的喝彩声中，她将弓交还原主，向高夫人和大家笑着说：

"我在箭法上功夫不深，今天侥幸都中靶心，好歹算缴卷啦。"

那些练剑的姑娘们一窝蜂似的围了上来，向她环拜，要求她传授剑术。在小校场三面围观的将士们陆续多起来，他们已经看过了她的箭法，也想看看她的剑术，不少人帮腔请求。红娘子尽力推辞，并且说：

"好妹妹们，你们千万莫再叫我献丑啦。我原是跑马卖解和踩绳子的，在武艺上没有多少硬功夫。等来日闲了，大家想叫我再献一次丑，我就在绳子上给大家玩几样薄技看看。今日请大家包涵，我实在不敢从命。"

高夫人明知红娘子一味推辞是出于谦逊，但也不愿勉强她，就说：

"你们这些丫头，想向大姐领教剑术还不容易？从今后，咱们的老营就是她的家，叫你们领教的时候多着哩，何在乎这一时？快别缠磨她啦，等咱们打开河南府，我叫她把所有看家武艺都耍出来，让你们看个够！"

闯王在寨上原也想欣赏红娘子的剑术，如今见高夫人替红娘子解了围，同牛金星等互相交换一个眼色，仿佛不约而同地在心中说了一句："可惜，今日看不成了！"这时忽听见东南角大约二三里外响起来战鼓、喇叭，马蹄声，像一阵狂风骤雨，震动山谷。李闯王便说：

"走，咱们到东南角寨上瞧瞧。"

在灿烂的夕阳照射下，大约有一千五百左右骑兵分成四路纵队，向东北方面奔腾前进。沿路有许多沟、坎，还有用树枝和干草堆的障碍。有的草堆正在燃烧，烈焰腾腾，烟气弥漫。骑兵在雄壮的喇叭声中一边奔驰一边作砍杀姿势，越过了一道一道的沟、坎和障碍，向着一座山包奔去。那山包上有一座荒废的石寨，寨外有一条用树枝布置的障碍，也就是所谓鹿角。寨墙上有许多小旗，寨中心有一杆大旗。当骑兵到达小山脚时，喇叭调子一变，同时响起一下炮声，骑兵迅速地变为横队，分从

三个地点向山上进攻，有一部分骑兵停留下来，有一支骑兵向小山背后奔去，分明是要从后面将山寨包围。山脚下有一位将官，用小红旗指挥着各股骑兵前进。这时战鼓齐鸣，震天动地，喊杀不断，刀剑挥舞，白光闪闪，同时寨墙上炮声不绝，硝烟团团飞滚。当三路骑兵进到鹿角前边时，显然遇到了守寨敌人的顽强抵抗，一部分骑兵跳下战马，砍开鹿角，开辟出前进的缺口。其余在马上的骑兵一边呐喊，一边不断地猛烈射敌。寨上寨下，杀声震耳。转眼之间，三路攻寨将士都冲进缺口，到了寨墙下边，大部分弟兄向寨上猛烈放箭和燃放铳炮，另一部分弟兄在许多地方同时爬寨，每四个人一组，一个接一个站在肩上，捷如猿猴。有人首先登寨，挥刀乱砍。爬上寨墙的战士迅速地多了起来，一边杀散敌人，一边从寨上抛下粗绳子。留在下边的人们抓着绳子“蚁贯”登寨。又过片刻，寨门大开，所有等候在寨外的骑兵冲进寨内。飘扬在寨内高处的一面官军旗帜被拔掉，换上了义军的旗帜。进攻的战鼓声停息了，喊杀声消沉了，硝烟也陆续吹散了。指挥操练的将领挥动红旗，锣声响起。得胜的进攻部队走出山寨，迅速地整好队形。锣声停止，喇叭吹起悠扬的调子。骑兵以二路纵队的队形沿着新修的驰道缓辔驰回。

看到这里，李岩正不知如何赞叹，忽然宋献策向他笑着问：“你在开封演武厅前边看过官军操练，比之此处如何？”

“那倒不用比了。我刚才一面看一面想起来崇祯九年在一份邸抄中看到过兵科给事中常自裕的一封奏疏。那时我住在开封，是从一位世交前辈那里看到的。”

金星点头说：“我后来在北京也见到过这份邸抄。”

闯王问：“那上说的什么事？”

李岩说：“常自裕在疏中说：‘流贼数十股，最强者无过闯王[2]。所部多番汉降丁，将卒奋命，其锐不可当也；皆明盔坚甲，铁骑利刃，其锋不可当也；行兵有部伍，纪律肃然不乱，其悍不可当也；对敌冲锋埋伏，奇正合法，其狡不可当也。闯王所部，共有十队，而尤以八队闯将为特劲。’这以下还有许多话，都是弹劾洪承畴和卢象升虚报战功的，我记不清了。当时许多人对常自裕的话半信半疑，即岩亦不敢全信。今日来到闯王军中，亲眼一看，方知所传不虚。”他转向献策笑着说：“你我从前在开封都看过官军操练，也看过武乡试，都如儿戏！”

献策说：“岂止武乡试？武会试何尝不是儿戏！崇祯七年武会试，马箭一场，武举人竟然不会骑马，使人牵着马缰奔跑，还有人离靶子只有一尺多远，拿着箭向靶上一插，也算射中。反正应试举子都拿钱买通了监试官员，只瞒着崇祯耳目。他既不亲临考场，也不懂武将们如何打仗，自以为‘天纵英明’，却实际凡百事如在梦中。崇祯七年他亲笔点的武状元在御街夸官时几乎从马上摔下来，成为京城百姓的笑谈资料。”

大家哈哈地大笑起来。李岩说：“所以明朝的有名武将，没听说有一个是

武状元出身的。像刚才所见的骑兵操练，方有实际用处。”

献策说：“兄今日所见者尚系小操演。半月前举行过一次大操演，步骑兵三万余人，附近二十里内俨然是一大战场，殊为壮观。”

由于骑兵的演习停止，李岩忽然注意到正南方三里以外，隔着一座小山头，也传过来阵阵喊杀声。他感到有点奇怪，问道：

“这山那边怎么都是孩子的声音？”

闯王回答说：“孩儿兵驻扎在小山南边，此刻尚未收操。”

李岩问：“孩儿兵？”

“他们的旗上绣的是童子军，不过大家都叫他们孩儿兵，叫惯了。他们都是穷家小户的孩子，有些给地主放牛放羊，有些是孤儿，有些是小叫花子，有些躺在路边快饿死了，被将士们收容来，还有些是本军将士的子弟。”

这时李岩又看见一处山坳里露出来许多草棚和军帐的顶子，并且传过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宋献策对他说：

“那边很长一条山沟，背风向阳，驻扎着铁匠坊、弓箭坊、盔甲坊、鞍帐坊、被服坊，又隔一条山沟是火药坊。今天没有工夫陪你去看了。日后，铳炮火器也要制造的，只是眼下一则找不到好的工匠，二则诸事草创，只能拣顶要紧事儿先办。”

闯王接着说：“目前确实是诸事草创，有许多紧迫的大事都没有想到。据你们三位看，在大的事情上，什么是当务之急？”

李岩和宋献策都很尊重牛金星，不约而同地请金星“先抒宏论”。金星也确实有一个重要问题已经在心中盘算了几天，现在有了提出来的好机会。而且像这样重大问题，他认为最好是由他首先提出来，于是向闯王说：

“寨上非细谈之地，请回到老营坐下谈话如何？”

“好，好。走吧，我们回老营谈去。”

这时，寨中处处大门上都已贴好了红纸春联，也有的挂着桃符。在这战乱频繁的年代，李岩见得胜寨竟有如此年节点缀，既觉新鲜，又感慨万端。

李自成带着李岩和牛、宋二人穿过二门，向西转入一个小小的偏院，来

到三间小而精致的书房中。院里有堆垒简单的假山一座，腊梅二株。书房的门框上也贴出红纸春联。李岩一看是宋献策的手笔，心中明白：在牛、宋二人眼中已经将李闯王比做唐太宗那样的开国皇帝。这副对联用的是杜诗两句：

风尘三尺剑

社稷一戎衣

大家坐下以后，闯王态度谦逊地望着牛金星说：

“启东有什么见教？”

金星说：“承蒙闯王垂询，不敢不敬陈管见，以备斟酌。闯王起义至今，十有二载。自进入河南以来，义旗所指，百姓望风响应，归顺如流。目前已经破了宜阳、永定，活捉了万安王，而洛阳也指日可下。再看朝廷方面，举国凋敝，危急日深；江山破碎，如大厦之将倾，无术可以支撑。而中原空虚，正麾下建基开业之千载良机。窃以为闯王应有一个正式名号，以资号召天下，驾驭群雄。”

闯王思索片刻，笑一笑说：“我是个草莽之人，无德无能。幸赖各位和众将士之力，诸事还算顺利。目前还没有站稳脚步，建立名号太早，倒是赶快多做几桩更重要的事情才是。”

金星说：“不然。眼下固然要赶快做几桩事情出来，但定名号实不容缓。自古以来，凡举大事，没有不早定名号，以正视听，号召远近的。陈涉揭竿起义，就定国号为张楚，自称为王。项梁、项羽叔侄起义，找到楚怀王的一个孙子名叫心的，奉之为主，称为义帝。义帝死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刘邦称为汉王，都是正式名号。当时天下诸侯，不归于楚，则归于汉。王莽篡汉，倒行逆施，民不聊生。新市、平林 [3] 一带豪杰首先发难，共推刘玄为帝，恢复大汉国号，年号更始，取废除新莽苛政，‘与民更始’之意。元末天下大乱，韩山童首举义旗，自称是宋朝赵氏后代。韩山童死后，众首领奉其子韩林儿为帝，国号为宋，年号龙凤，自河北、河南、山东以至江淮之间，到处起兵响应，奉其正朔 [4] 。朱元璋原来也是奉林儿为主，到南京后称为吴王，这吴王就是他称帝前的正式名号。当时群雄并起，或称王，或称帝，或称元帅，或先称元帅而后再进一步称王称帝。总而言之，莫不假借名义，以资号召。愚意以为，‘闯王’这称号，虽为百姓所熟知，天下所共闻，然究非正式名号，适宜于今日之前，而不适宜于今日之后。今日情况与昔日不同，应速建立正式名号，以示‘奉天承运’ [5] 之意，亦以新天下之耳目。”

自成虽然很重视牛金星这个建议，但是他知道将士们习惯于他的闯王称号，老百姓也都耳熟嘴熟，所以不打算立刻就改换称号。他向宋献策和李岩问：

“你们二位的高见如何？”

宋献策在事前听金星谈过这个建议，所以赶快附和金星，说了几句建立名号为当务之急的话。李岩因不知牛金星的真意思是指的什么名号，也不知目前这闯王称号为什么已不适宜，所以不便多言，只是敷衍地说了几句。闯王笑着说：

“林泉，你初来军中，大概还不晓得这闯王称号的来源吧？”

李岩欠身说：“尚不清楚。”

自成接着说：“从天启七年起，陕西、山西两省各处纷纷起义。众多头目为避免自家的真实姓名外露，连累亲戚、族人，就替自己起个诨名，成了一股风气，至今还多是如此。像八大王、左金王、铲平王、扫地王、混世王、争世王等等，都是诨号，不是真正称号。大小起义的股头有几百，几乎一百个中有九十几个人都是用的诨号。至如今不要说外人弄不清有些起义头目的真实姓名，连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有很多也不清楚。如今起义的人，都用诨号代替真名，这也是几百年来老百姓造反的血泪经验啊！”

宋献策点头说：“是的，一次老百姓造反不成，不知有多少无辜平民受株连，惨遭杀戮，幸而不杀的也要充军远方或将妻子籍没为奴！”

牛金星说：“岂但株连九族，连一村一乡的百姓也连累遭殃。”

闯王接着说：“秦、晋两省老百姓起来造反的时候，离徐鸿儒起事只有五年。大家听说徐鸿儒起事不成，官军杀戮很惨，把死尸堆成人山，所以都不敢使用真实姓名，叫官府没办法株连杀人。那时候，人们被逼无奈，只想着造反，都没有去想想如何替自己建立个正式名号。早期十三家大首领中，只有高闯王做事不同，立志要建立新朝，从来不用诨号，只用他的本名高迎祥。我是他的部将，也只用本名，不用诨号。高迎祥自称闯王，但这不是诨号，是个临时称号。我也自称闯将。‘闯’字的意思是说我们敢造明朝的反，勇往直前，啥也不怕，百折不回，更莫说中途投降。所以这个‘闯’字，在我们的手下将士中深入人心，鼓舞志气。高闯王死了以后，各队首领共推我做闯王，继承高闯王的遗志，非把这个反造到底不可。刚才启东说应该另外建立名号，以便号召天下，这意思很好。只是咱们眼下刚入河南不久，洛阳还没有破，要急着做的事情很多，那建立名号的事，可以等攻下洛阳以后再仔细商议。”

金星说：“现下缓议不妨。等攻下洛阳之后，务请闯王俯顺舆情，建立正式名号，以新天下耳目。”

他们又继续闲谈一阵。李岩正想趁机将他心中的重要建议说出，恰好一个亲兵进来禀报说晚饭已经摆在花厅里，总哨刘爷等都在那里等候。大家赶快停止谈话，往看云草堂去了。

[1] 弝——在弓的中间部分，即射箭时左手握弓的地方。

[2] 闯王——指前闯王高迎祥。

[3] 新市、平林——新市在今湖北京山县东北。公元17年，新市农民起义，推王匡、王凤为首，屯兵绿林山中。平林在今湖北应山县西南。公元22年，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起义，响应赤眉军。

[4] 正朔——正月朔日，即正月初一。上古每次改朝换代都要改定岁首，也就是确定新的正朔，凡拥护这一皇权的诸侯王，都得以他的正朔为准，这叫做“奉正朔”。

[5] 奉天承运——奉天的意思是说做皇帝是“受命于天”。承运的意思是说继承或承受了新兴的气运。

第二十四章

晚饭以后，闯王同牛金星等回到书房，继续密谈。他望着李岩说：

“林泉，我来到河南，虽然人马已有十多万，但还不能算站住脚步。得蒙足下不弃，前来相助，这实是天以足下赐我。对于我们今后用兵作战方略，务请不吝赐教。”

李岩正要回答，闯王的亲兵头目进来，说夫人和红帅来了。说毕就退到门口，掀起帘子。高夫人在前，红娘子在后，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牛、宋、李岩赶快起立相迎，闯王也为着红娘子站了起来。高夫人说：

“听说牛先生和军师都在这书房里，红娘子要来拜谒二位。我没有事，陪着她一起来了。”

牛金星和宋献策连说“不敢”。红娘子先向闯王施礼，随即分别向牛、宋施礼。坐下以后，牛金星和宋献策都说了些客气话，还称赞了她破杞县救李公子的事。红娘子知道他们正在谈论重要题目，打算起身告辞，却不料牛金星问道：

“红娘子将军，上个月军师从开封来到军中，只谈到你数月前在豫东起义

的事，至于如何起义，却知道得不甚详细。将军能这样毅然起义，不避艰险，破城劫狱，实为千载奇闻。到底你是如何起义的？”

红娘子抿嘴一笑，不愿多谈，望望高夫人，眼神里似乎在问：“怎么谈好呢？”高夫人也笑一笑，对金星说：

“你们不是同闯王有重要事情商量么？”

自成说：“我也想听听红娘子是怎样起义的，说说不妨。”

高夫人又望红娘子一眼，见她不肯说话，便对大家说：“这事情很简单，她上午已经对我讲了。只因她年纪轻轻的，又有姿色，从十四五岁起，就在江湖上受人欺侮。无奈她人穷志不穷，生就的品行端正，脾气倔强，一身硬骨，不管谁威逼利诱，死不肯从。后来她人长树大，出脱得更加俊俏，在江湖上也有名了。那班有钱有势的浪荡公子、花花太岁，想打她坏主意的人越发多了。偏偏她的师傅又亡故了，由她率领着跑马卖解的班子，许多事儿得由她抛头露面，受人欺负的时候更多了。因为她经常在豫东卖艺，遇到受人欺负，闹得不可开交时，多蒙李公子仗义相助，替她排难解围，所以她对李公子感恩不尽。前年冬天，我在永宁县境内遇到她，她就对我谈到李公子兄弟二人。”高夫人转向李岩，微露笑容，说：“就是那次同她偶尔相遇，我才初次听到李公子兄弟大名。”

宋献策望着红娘子说：“这以前的情形，我完全清楚。只是你是如何决定起义的，在开封传说纷纭。请谈谈经过如何？”

“有什么可谈呢？谈起来只有叫人生气！”红娘子收了笑容，摇摇头，嘘口长气，“这一年来，好多江湖熟人和我手下的伙计们见我日子不好混，都怂恿我不如造反，表示愿意拥戴我做首领。大家这样甘心拥戴我，并不是我有多大本领，只是因为我平日在江湖上讲义气，别人有急难肯尽心帮助，处事公正无私。可是我不愿造反，对他们说：‘我不是怕死，是怕我这个女流之辈，挑不起领兵打仗的重担！’他们说：‘怕什么？你做首领，我们齐心辅佐，有什么山翻不过去？樊梨花、穆桂英也都是父母生的！’我说：‘那都是唱本儿上的女英雄，不是真的，况且她们不是造朝廷的反啊。’他们又说：‘永乐年间唐赛儿在山东造反，你难道没有听说过？难道不是真的？’还有人多识得几个字，古事知道得多一些，说了许多古时候妇女造反的名字。他们说王莽时候，就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迟昭平[1]，率领几千人马起义，连打胜仗。可我还是有顾虑。唉，处在这样有天无日的昏暗世界，我上几代积下来说不尽的深仇大恨，我自家又亲尝到百般苦楚，假若我是个须眉丈夫，不用大家劝，早八百年造反啦！”

金星问：“后来你怎么忽然造反了？”

“唉，不反不行啊！”停一停，她接着说，“我在商丘地方卖解，一个恶霸财主将我骗到他的后花园，竟图恃强将我留下。我忍着一肚子怒火，好言对他说我是清白良家女子，卖艺不卖身。他嬉皮笑脸地伸手就要拉

我，我打回他的手。他又不要脸追着拉我。我啪一耳刮打过去，打得他鼻口开花，鲜血喷流。他大叫着我造反了，喊来一大群悍奴恶仆，要把我捆起来狠打。我唰啦一声拔出宝剑，说：‘快点放我出去，休得近前！’那群悍奴恶仆小看我是个姑娘，将我团团围住，舞刀弄杖，一齐向我攻打，还不断说一些下流话。我牙一咬，心一横，说道：‘反就反了吧，先杀了这班禽兽再说！’我登时杀死了三个人，伤了几个，趁他们惊慌后退，纵身上了墙头。那群禽兽见我上了墙，又呐喊着扑过来，还有人用飞砖打我。我将身子一闪，躲开了一块飞砖，从臂上取下弹弓，一弹打倒了那个在背后督阵的混账恶霸，又连着打伤了两个恶仆，然后纵身跳下高墙，冲出大院，同我的一班子伙计会合。伙计们因知我在后院杀起来，已经有一部分人攻进前院。这时看见我决心造反，大家高兴，一阵呐喊，从前院杀到后院，杀了恶霸全家，抢了银钱、骡马，收拾了细软，放火烧了宅子，只留下粮仓不烧，将粮食散给饥民。我从此树起了造反大旗，招兵买马，在豫东一带闹了起来。”

金星问：“后来你怎么见到大公子了？”

红娘子说：“造反以后，闯荡了四个多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没辙了。上月底，我把人马从虞城、砀山一带暗暗地拉到陈留境内，打算派人到开封找伯言大公子问计。恰好打听到大公子从开封回杞县，我就冷不防在半路上截住他，佯装将他劫走，为的是使他日后不受连累。我将他请到军中，问他下一步我该怎么走。他见我已经逼上梁山，只有大干下去，就嘱咐我四句话，当日黄昏就带着他的仆人们回杞县李家寨了。我压根儿没打算留住他……”

闯王插问：“哪四句话？”

李岩代答：“那四句话是‘兵精粮足，不守一地；严整军纪，多行仁义’。”

宋献策说：“好！好！这四句话与闯王过去十余年用兵方略不谋而合！”

高夫人接着说：“李公子的仇家得到消息就造起谣来。后来还有谣言说红娘子进攻开封没有成功，顺便把李公子掳到军中，真是捕风捉影的鬼话！开封是一座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省城，红娘子那时手下只有千把人马，兵少力单，自顾不暇，做梦也不会去攻开封！”

红娘子觉得话已说完，想着闯王同军师等人还有要事商议，便望着高夫人说：“不耽误他们商议军国大事，咱们回后院吧？”

高夫人点头说：“好，咱们走吧。”

大家把高夫人和红娘子送到书房门外，回来重新坐下。李岩见闯王催他快说出胸中的方略大计，便欠身说：

“麾下问起此事，鄙意以为最重要的莫如乘此时机，经营河南。有一个立脚之地，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以目前情况言，明朝确实如大厦将倾，无力可支。然而战争之事，变化万端，不能不思及意外变故，预立于不败之地。兵法上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鄙意请闯王以河南为根本，建一牢靠立脚地，也就是这个意思。”

自成说：“你在神垕写来的书子里也说到此事，那意见很好，我反复读了几遍，也让牛先生和军师看过。只是河南不像陕西，大部分都是平原，无险可守，四面受敌，从前说是‘四战之地’，利于作战，不利于固守。足下比我想得仔细，愿听听详细高见。”

李岩说：“‘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自古作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吴起对魏文侯论山川形势，反复说‘在德不在险’，实是千古名言。今日将军来到河南，正值朝廷失德，百姓离心，国力十分疲敝，官军十分虚弱，倘不乘此大好时机，经营河南，更待何时？《兵法》云：‘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衢地就是地广人众，四通八达之地。河南对全国来说，就是衢地，所以自古为兵家所必争。今豫东豫中尚不十分残破，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宜于农桑，这正是天以河南资将军。只要布德施仁，百姓拥戴，兵强粮足，处处制敌，便不怕河南是‘四战之地’。”

宋献策见闯王犹豫不定，也说：“林泉兄所论甚是。百姓拥戴，上下一心，就是人和。得此人和，虽处千里平原，可以兴邦；失此人和，虽有山河之固，可以亡国。”

李自成注意听着，但未作声。他总觉得两三年内还有一些恶战要打，明朝绝不会让他有时间在河南安安稳稳地召集流亡，散发耕牛种子，使百姓休养生息。十二年的流动作战，东西驰骋，倏忽千里，破城不守，取粮于敌，在李自成已经形成了一套经验和习惯。如今虽然形势起了变化，但是这变化来得太快，他的思想还不能完全适应。他考虑未来的作战多，却不肯多考虑如何在大局未定的时候抢着在中原先占据两三府地方，设官授职，招集流亡，恢复生产，作为根本。

牛金星也同意李岩的建议。看见闯王仍在思虑，他故意问李岩：

“林泉，你看，经营河南，当从何处着手？”

李岩说：“小弟前日书中曾言，‘以宛、洛为后距’，即是以经营洛阳、南阳为先，这是根本中的根本。”

闯王笑着问：“‘后距’两个字怎么讲法？你那封书子写得实在好，只是这两个字我不大明白，因为忙，也没有来得及向他们二位问问。”

金星代李岩回答：“后距就是公鸡爪子后边的那个脚趾。有这个后边的脚

趾，它斗架时候，不管站立、跳跃，都特别得力。”

闯王笑着点头：“啊，原来是这样讲法！这字眼儿用得很好，很恰当。林泉，请你详细讲一讲你的高见。”

李岩赶快解释说：“洛阳号称居天下之中，西有函谷之险，东有虎牢之固。以一旅守函谷就可以使陕西官军不能出潼关向东。况且崤函两山对峙，地势险要，处处可以设伏。虎牢关在汜水县境，自古为防守洛阳的东边门户，断崖百丈，中间一路可通，易守难攻。洛阳城北十里是邙山，好像是洛阳的外郭。邙山之外是黄河，只要守住孟津，就隔断了敌军北来之路。洛阳南面有龙门，古称伊阙，也很险要。其实自洛阳往南，处处可守。熊耳山、伏牛山，绵亘数百里，成了洛阳的天然屏障。倘若在攻克洛阳之后，分兵南下汝州、叶县，夺取南阳及其附属州县，就可以使宛、洛连成一片，互为犄角。驻一军于南阳，分偏师守邓州，则湖广的官军不能从襄阳、郧阳进入中原，陕西的官军也不能自商州、武关东来。宛、洛巩固，就可以由洛阳出成皋，从南阳出叶县，东取郑州、许昌，会师开封，东进商丘，直逼徐、砀，由方城、舞阳，东取郾城、汝南，席卷陈州、颍州[2]，回翔于江淮之间。到了这时，以河南为根本的作战方略就算成功，可以进一步与明朝争夺天下。古人把争天下比做‘逐鹿中原’。只有稳据中原，才能定鹿死谁手。”

牛金星拍了一下手掌，说：“说得是，说得是。我平日与献策也曾如此议论。务请闯王俯采此议，作为当前用兵方略。”

闯王含笑点头，说：“等咱们攻下洛阳，看情形再作决定。”

李岩又说：“自古争天下，有无立足地，至关重要。刘邦以关中为根本，遂能北出燕、赵，东略齐、鲁，逐鹿中原，灭项羽而统一天下。李渊父子据太原、河东为根本，西取长安，然后东出潼关，与王世充争夺东都，收取中原而次第统一全国。朱元璋先据南京为根本，西灭陈友谅，东灭方国珍、张士诚，然后出师北伐，驱逐蒙元。”

宋献策补充说：“黄巢善于用兵，然其失败甚速，非其兵不精，战不勇。其故有二：一为起义十几年中，不知经营一个立足地方，到了长安，亦未能在关中善为经营，使百姓乐为之用，关中一带生产破坏殆尽，而黄巢的军粮亦断了来源；二为内部背叛，朱温首先降唐。然如黄巢有一立足地，退有所守，足食足兵，即关中残破，也能立于不败之地；朱温降唐，亦未必即亡。”

李自成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和老八队的大小将领都是陕西人，对陕西有一种特别的乡土感情。他笑着说：

“你们各位所言，很有道理。将来咱们如能以关中为根本，岂不更好？”

金星说：“古称秦关百二，带砺山河，加上强兵良马多出西北，故长安为古代建都之地。然而千余年来，气运消长，变化甚大。唐朝虽然建都长

安，却以洛阳为东都。自唐以后，直至北宋，建都均在中原。其故何在？盖自近古以还，京师供应日繁，粮食、布帛、财赋及各种所需之物，多仰给东南数省，不能依靠关中。自扬州至开封有运河可通，开封至洛阳则黄河堪资运输。自洛阳而西，有三门、砥柱之险，漕运艰难。故自隋至中唐，天下上运粮食多存储于洛阳。此盛唐之所以大力经营东都的根本原因。北宋承五代之旧制，建都开封，以中原为根本，而以长安为外镇。开封无险可守。以宋太祖之深谋远虑，岂不知此？盖因中原人口多于关中数倍，而东南财富为国家所依赖，此近古形势变化，不得不尔。如今闯王如以宛、洛为根本，连中原为一体，此实策之上者。”

李自成颇为心动，说：“你们的建议确实很好。等破了洛阳之后，同众将领好生商议商议。咱们目前虽有十多万人，但其中有将士们的随营眷属，有各色工匠、伙夫、马夫等等，还有办各种事务的人，实际上战兵不超过六万，其中勉强算得上精兵的不过一万多人。靠目前这点兵力，纵横中原有余，据守一地，四面应敌，就不足了。另外，咱们军中读书识字的人太少，各营办文墨的人十分缺乏。如将来在各州县设官授职，治理地方，没有多的粗通文墨的人，职掌刑狱簿书，事情也不好办。”

李岩说：“闯王如此谦恭下士，思贤若渴，我想读书人慢慢都会来到麾下，助成大业。”

牛金星正要接着说话，忽见双喜进来，就把已到口边的话咽了下去。双喜向闯王禀报说，从神垕来的人马，已经有两千人到了郝摇旗那里，其余的人马将在今晚三更时候全数赶到。

李岩因为自己的人马初到，需要亲自回营照料，就请双喜去问红娘子，是不是同回营去。双喜进去片刻，回来说：

“红姐姐说，请李公子略等片刻，她马上就跟公子一起动身。”

红娘子回到军帐，看见地上铺着很厚的麦秸和干草，感到十分满意。她心疼健妇们多日来实在疲劳，催大家赶快睡觉。大家一躺下去，转眼就睡熟了，有人还轻微地打着鼾声。红娘子坐在被窝中，不觉微笑。她看见铺位紧挨着她的红霞还没有入睡，从枕头上睁着眼睛看她。她小声说：

“红霞，今晚咱们这地铺又柔软，又暖和！”

“红帅……”

“怎么你还要称我红帅？今天到了闯王这里，只有闯王一个人是元帅，别人都不是。”

“唉，叫惯了口，没有办法。再说，我们不叫你红帅叫什么？”

“他们这里，下边人称呼将领们都是叫这将爷，那将爷，听起来怪亲切。你们就叫我红将爷吧。”

“你是女将，怎么好称爷呢？何况，你还是一个姑娘？”

红娘子不觉失笑，说：“啊，这话也是，这个爷字被他们男人家占稳了，咱们不必去争它。你们以后怎么叫我，咱们今晚不议论啦。你刚才要对我说什么话？”

红霞从枕上抬起头来，悄声说：“红帅，如今不再愁咱们是一支孤军，不再怕被别人吃掉，诸事顺心，你也该……”

“什么？”

“你也该替自家的终身大事操心了……”

红娘子的脸一红，小声骂道：“放屁！光练兵打仗就操不完的心，还操别的闲心！”

她赶快倒下去，钻进被窝，在枕上打个哈欠。过了很长一阵，翻了个身，好像睡熟了。当红霞入了睡乡以后，红娘子仍然没有睡着。今天投到闯王帐下和拜高夫人为义母，本来就够她心情兴奋，偏偏红霞又提起来她的婚事，使她更难入睡。

那时女子结婚的年龄一般在十七八岁。在一般人家，倘若有谁家姑娘像她这样年纪不出嫁，别人会笑话的，会说她要扎老女坟哩。她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何尝不放在心上？在舅舅死之前，原是将她许配了人家的。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夫婿，也没有看见过那一家的任何人。她长到十八岁时，师傅曾托人捎信儿到家乡去，请媒人找她的公公商量，在跑马卖解的班子中替他们完了终身大事。但后来听说她的婆家全家逃荒在外，不知下落。不久，她的师傅病故，由她领起来这个三十多人的班子。一则事情太忙，她没有工夫操心这件事，二则她害怕一旦生儿育女，就妨碍她继续在绳上马上卖艺，全班人的生活就不好办了。她只好暂时不管自己的婚姻大事，拖着就拖着吧。

自从同李岩率师往豫西来投闯王，她也曾偶然想到过终身大事。但自己毕竟是一个姑娘，关于婚姻的种种心事，她只能深深地锁在心里，不能对红霞等手下人吐露出来。上个月，因为听到在杞县有人造谣说她把李公子掳到军中，强迫李公子跟她成亲，她觉得受到很大侮辱。如今尽管她救出了李岩，而且汤夫人已经死了，她又一向敬佩李公子，但是她想，即令她永不出嫁，也绝不能向李公子吐露心事！

她暗暗叹了口气，想着如果母亲在世，这事情就好办了。倘有母亲在世，这事情何用她自己操心！猛然想起来一家的苦难，特别是想起来苦

命的母亲，红娘子立刻就将婚姻大事抛在一边了。母亲和弟弟惨死的往事，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她心上，使她心痛如割，热泪奔涌。

她是生下来不到一年，就抱在母亲怀里外出讨饭的。那时家中仅有的七分宅地和坟地也卖了，一家人搬到村边的破庙里。几年之内，叔父死在狱中，奶奶饿死在床上，十三岁的小姑姑卖给别人做丫头，随即因受不住打骂而上吊，七岁的姐姐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也被折磨而死。她三岁时，添了一个弟弟。父亲被东家打发与别的长工同去大名府挑盐，累死在途中。为了养活她姐弟两个，母亲就去邻村的一个财主家做女仆。那财主家的管庄头子见她妈眉目俊秀，就百生方想娶她做小。母亲死不答应。一天黄昏以后，母亲从邻村回到庙里，哭了一夜，把仅有的一碗玉米面烙成一个饼子，放在床头，把她叫醒，搂住她哭着说："你以后要多照顾你弟弟，出去要饭时别叫狗咬着你们。"她看着妈点点头，又睡着了。等到天明，她一乍醒来，看见母亲在梁上吊死了。她把弟弟摇醒，拉着他大哭着往村里跑。弟弟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叫着："妈呀，妈呀，我饿呀！"村里人把母亲用破席子卷了，埋在乱葬坟里。好心的大人们对她说："你带着弟弟去找你舅舅吧，要不，你俩没大人照料，都会饿死冻死的。"她没有办法，带着弟弟往舅舅家去。她一手提着讨饭篮子，一手拉着三岁的弟弟，边哭边往舅舅家走。到舅舅家有十五里，中间隔着两座小山头。弟弟走不动，她背着他走。走到一半路，她也饿了，走不动了。她背着弟弟，歇歇，走走，哭哭。走了大半天，刚翻过第二个小山头，她的两眼发黑，头一晕，栽倒下去。弟弟从她的背上摔下来，滚下山坡，她自己也不省人事了。后来遇着一个好心的过路人，和她舅舅是同村子的，将她送到舅舅家去。可是弟弟从几丈高的悬崖上滚下去，已经死了。直到她懂事以后，才知道她母亲是那晚从邻村回来，在路上被管庄头子强奸，羞愤不过才上吊的。起义之后，她总在想着要回家乡报仇，但没有机会。

红娘子用被子蒙着头，想着，哭着，大半个枕头都被她的热泪湿透了。有时她想，要是弟弟活着，如今也会像双喜那样……

这时候，李岩还没有睡。他对明天的事情作了一番布置后，把李侔单独留下，剪亮蜡烛，低声说道：

"德齐，我这些日子虽然十分疲劳，但今日到了闯王老营，所见所闻，使我心中到现在还不能平静。我想趁此时候，同你谈谈。今后我们在闯王这里如何立身行事，更要心中清楚。"

"要不要把红娘子请来，一起谈谈？"

"不用。她太累，恐怕早已睡着了。"

"哥认为闯王如何？"李侔首先这样问，因闯王给他的印象极好。

“如你昨天说的，十分使人敬佩。我原以为闯王身上必有一股草莽气味。今日一见，始知大为不然。他出身草莽，而锋芒不露，谦和之光照人。他胸怀大志，奋发有为，而又自奉俭约，对将士如待家人。他的军纪严明，令行禁止，上下齐一。目前不但在军中威德崇隆，深得将士之心，而且豫西百姓也莫不视如救星。”

李侔笑着说：“起初红娘子建议我们来投闯王，今日看来，这一步走得很是。”

“这一步确实走得很是。但是我今日闻见之下，感想甚多，至今心中尚难平静。”

“哥何故如此？”

“唉，一句话很难说完。”

李侔悄声问：“是不是怕同闯王手下将领们不易相处？”

“不然。今日闯王帐下的亲信大将，已经认识了两个。高一功是闯王内弟，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刘捷轩在军中地位甚高，铁匠出身，粗犷豪迈，不失草莽英雄本色，但性情异常爽直，肝胆照人。听说他在战场上勇猛无比，日常处事十分正直，这样人最易相处。”

“既然如此，哥为何心中不宁？”

“唉，这心情确实复杂。平日朋友间对我谬加称许，说什么文武全才，其实咱们平日所讲的武，不过是书生纸上谈兵，毫无实际阅历。今日一看闯王骑兵操练，极其认真，全从实战着眼。又听说匠作营所属各种作坊，除火器坊尚未建立外，都很齐全。凡我们所曾想到的，闯王这里全已有了；我们没有想到的，闯王这里也已有了，想到了。闯王起义至今，十载以上，驰驱数省，身经百战，见闻极广，故进入豫西以来虽然诸事草创，可是已具备了宏伟规模。我平日自视甚高，今日爽然若失，恨无真才实学，以报闯王知遇之恩。”

“哥说得很是，弟也略有同感。但古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只要尽忠辅佐闯王，总还是有可用之处。献策今日做闯王军师，言听计从，难道他在军事上不也是毫无实际阅历？”

“献策的情况不同。他来投闯王，献出‘十八子当主神器’的《谶记》，证明闯王是奉天承运，必得天下。闯王在连年受挫之后，得此《谶记》，其对全军上下的鼓舞，可想而知。何况，有此《谶记》，对其他群雄来说，亦可以借天命为之号召。献策立此大功，当然应受闯王殊遇。另外，你我与献策相识数载，知道他确有非我们所及之处。我说的不是他那一套风角、六壬、奇门遁甲之类。这一套，我们不信，连他自己也未必真信。我常说，献策是隐于星相卜筮的奇人，奔走于公侯之门而不为屈，家无隔宿之粮而能济朋友之急，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未曾力学

而博通三教九流；剖析时事，了如指掌；天下山川形势，罗列胸中。他虽未亲历行伍，但多年留心武事，于兵法阵图涉猎甚多，且能揣摩钻研，深有会心。我去年在开封住时，常同他作竟夜之谈。十七史重大战争他谈起来如数家珍，不唯能详述战事经过，而且能指出双方胜败变化之前因后果，剖析入微，使人信服，听而忘倦。献策常博访老兵退卒，询问戚继光练兵作战事迹，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相印证，故对近代军旅之事，亦深有研究，非一般徒弄《孙子兵法》，泥古不化者可比。”

“哥，据你看，他献的什么《谶记》……”

李岩立刻做个手势，使李侔不要说下去，微笑一下，悄声说：“陈涉造反，将‘陈胜王’三个字写成帛书 [3] 塞入鱼腹，然后剖鱼出书，又令吴广假装狐鸣，都是借以煽惑大众。刘邦起义，未必真有斩白蛇一事。韩山童想造反，使其党羽埋一独眼石人 [4] 于黄河岸上，借以煽动修河饥民起事。献策所献《谶记》，难道不也是鱼腹帛书之类？但我们既自誓效忠闯王，唯恐其不早建大业。如此等《谶记》，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子英年轻无知，不明利害，你要告诫他在此等事上说话千万小心。一言说错，会惹杀身之祸。切记，切记！”

李侔连忙说：“我明天一早就告诫老七，要他处处说话谨慎。”

李岩又说：“还有，前几天在路上时候，我听见老七对人说，大哥一到闯王军中，准会使闯王的大军气象一新。当时我正有事，没有管他。你明天要对他说，像这样的糊涂话不唯不许再出口，连想也不许想。我们在杞县时候，因听惯了官绅们对义军诽谤之词，不明真相，情有可原。如今来到闯王军中，处处都使我们自愧无知，千万不可再有从前想法，不可再随便胡说。”

李侔问：“哥，你今日同牛启东见了面，觉得此人如何？”

李岩答道：“很难说。虽然我与启东系丁卯同年，但多年并无来往。今日见面，自然十分亲热，一见如故。”

李侔说：“启东既是哥的乡试同年，又与献策是好朋友，去年献策在省城设法救他，我们也曾勉尽薄力。我想，我们如有见不到的地方，或有什么困难，他定会随时相助。”

“这个自然。不过我们初到闯王这里，总得事事谨慎，不可粗心大意。闯王治军甚严。我们对手下人切不可放纵，犯了闯王军规。”

“是，是。我很明白。”

停一停，李岩又说：“德齐，我刚才有几句话，意犹未尽。许多读书人，一受宋以来理学之害，二受八股科举之害，往往读书一生，毫无实学，问兵、农不知，问钱、谷不知，问经邦济民之策，瞠目不知所答。有少

数人能打破科举制艺藩篱，涉猎一些杂学，便在朋辈中谈政言兵，旁若无人，自以为管、乐 [5] 再世，诸葛复生。其实，陈涉、吴广等首难英雄和刘邦、朱洪武等创业之主，都不是读书人。自古以来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都只能因人成事，做人辅佐。你我是世家公子出身，又涉猎了几部经世致用的书，平日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多么了不起。如今来到闯王帐下，虽只一日，耳目为之一新，胸襟为之一开。自今往后，我们千万不可再存往日的狂妄习气和想法。切记，切记！”

李侔因哥哥不惜重复，谆谆告诫，明白哥哥一则确实见到闯王后十分敬佩，二则也用心很深。他连连点头称是，并且说：“哥说的这些话，我一定记在心中。”

[1] 迟昭平——平原人。公元21年（新莽地皇二年）起义。

[2] 陈州、颍州——陈州是今河南淮阳。颍州是今安徽阜阳。

[3] 帛书——陈涉、吴广在帛上写“陈胜王”三个红字塞进鱼腹中，士卒买鱼烹食，发现帛书。又使吴广烧着篝火，潜入戍营地旁边的野庙中，伪装狐鸣，叫道：“大楚兴，陈胜王。”

[4] 石人——元朝末年，韩山童借白莲教起义，预先在黄河两岸制造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使其同党在黄陵冈黄河岸上埋一独眼石人，让修河饥民掘出，煽动起事。

[5] 管、乐——管仲，春秋时齐人。乐毅，战国时燕人。

第二十五章

李岩等在大厅中向闯王拜过年以后，李侔趁机会同宋献策拉个背场，咕哝一阵。宋献策满脸堆笑，频频点头，低声说：

“这事好办，好办。你放心，这个月老我是做定了。”说毕，轻声哈哈一笑。

愉快而俭朴的午宴之后，李自成将李岩和牛、宋二人引到看云草堂，继续倾谈。李自成向李岩说：

“后天一早我就要动身去永宁，明天一天有事，不得空儿，所以趁此半日无事，大家再一起谈谈。关于如何练兵的事，足下有何赐教？”

李岩恭敬地欠身说："麾下阅历宏富，韬略在胸，且有军师赞襄硕画，所以入豫时间虽短，新兵已练得成绩斐然。岩昨日在寨上看了之后，心中赞叹不止。岩是碌碌书生，对练兵打仗的事，全无实际阅历，实在不敢妄言。"

自成笑着说："你不要这样过谦。你有学问，见闻也多，必有卓识高见，可以帮助我练好一支精兵。"

牛、宋也想听一听李岩的意见，都请他不要过于谦虚。李岩想了一下，说：

"我曾看到上海徐相国 [1] 几封奏疏，极言火炮的厉害。去年冬天宋军师枉驾寒舍，曾作数日畅谈。论及当代军旅之事，军师也十分重视火器之利。不知义军中火器多少？这种东西，目前虽然不一定用得着，但将来进攻坚城或两军野战，威力很大。"

闯王说："如今我们还只有些小的火器，没有大炮。虽然军师提过军中需要大炮的话，可是一则没人会造，二则将士们也不很重视。等咱们破了洛阳之后，自然要收集一些火器。太大的，携带不便，也不必要。便于携带的火器，倒是对咱们很有用处。"

宋献策明白闯王和大将们对炮火的使用都不十分重视，只偏重将士们的勇敢和弓马娴熟，这是十几年来流动作战的形势使然。他趁李岩提到此事，赶快说：

"弓、箭、刀、剑虽为战争利器，然论到攻城与守城，或两军对阵相持，火器最是威力无比。火器的长处在于能及远命中，能摧坚，能一弹杀伤多人。目前已经有了十几万人，可以腾出手来编练一支专用火器的精兵，如明朝的神机营那样。至于火器，只要重视，就可以陆续收集；将来找到名匠高手，可以自制。"

牛金星笑着说："前年弟在京师，听说朝中也有一些儒臣不同意多制造火器以御满洲。他们说，火器本是夷人所长，非中国所习用。中国自有中国长技，何必多学夷人。自古作战，兵精将勇者胜，未闻一个名将有用夷技取胜于疆场的。"

李自成和宋献策、李岩都笑了起来。牛金星又继续说："这些儒臣不知道军旅之事也应该与时俱进，不应墨守旧规。如说火器来自西洋夷人，然自元、明两朝即被中国采用，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再说，这班老先生忘记，倘若不用夷技，那么，我们如今只好仍旧乘兵车打仗，连马也不要骑了。"说毕，拈须大笑。

闯王点头说："咱们的老将士也都知道火器的厉害，但大家没有用惯，还怕用不好伤了自己人。今后如得到好的工匠师傅，咱们也要仿造一些便于携带的轻便铳炮。至于攻城大炮，怕不好造，暂时夺官兵的吧。如遇到精通此道的人，大炮也是要造的。"

献策忙说：“闯王所言，实为英明远见。找到精通此道的人才也不难。自万历末年以来，住在北京的西洋人如利西泰 [2] 等，传授制造火器秘法，已有很多人通晓其技。将来我们多方物色，重礼相聘，总可以请到一二位懂得的人。”

金星接着说：“军师所说的那些西洋人，我也知道。他们就住北京宣武门内的天主堂里。听说西洋有所谓欧罗巴国 [3] 、红毛国、佛郎机国，均离中国数万里。那红夷大炮就是从红毛国传来的。这红夷大炮又写作红衣大炮，能射二十余里。崇祯十一年冬天，东虏突入北京附近，北京各城上都摆着红夷大炮，遣官祭炮。后因东虏没敢攻城，也未曾用。”

关于火器的议论，就此结束。宋献策想起来李侔嘱托的话，便决定趁此时机，谈一谈李岩和红娘子的亲事。但是他刚要开口，刘宗敏进来了。大家看见宗敏一脸怒气，感到吃惊。闯王笑着问：

“捷轩，大年初一，又发谁的脾气？”

刘宗敏听到谣言，说张献忠和罗汝才在川西战败，二人生死不明，便来报告闯王知道。不料快走进这花厅院落时，有人向他禀报，说看见几个弟兄躲在老营马棚中玩叶子 [4] 。他火冒三丈，立刻下令将马棚头领和玩叶子的人全数抓起来，听候处分，然后带着怒气走进看云草堂，回头又朝着门外吩咐：

“统统替我抓起来，每人先打二十鞭子再说！把王长顺那个老家伙叫来，我在闯王这里问他！”

闯王又问：“什么事？大年节出了什么事？”

“出了蔑视军纪的事！哼，他们竟敢躲在老营马棚里玩叶子，把你的不准赌博的禁令当成耳旁风。老营不正，下边各营弟兄，如何能严守军纪？我先打他们每人二十鞭子，然后问明谁是主犯，砍掉一个脑袋瓜子，杀一儆百，大家就知道违反禁令不是好玩的！”

大家都觉得，年节中间，弟兄们偶然犯禁，也不至于就处以砍头之罪。李自成从眼色中明白了大家的意思，望着宗敏说：

“捷轩，弟兄们违反赌禁，按道理应该严罚。不过全军都在快快活活地过新年，可将为首聚赌的打一顿算了，只要他们以后不再犯禁就行。”

“闯王，我不是怕别的。我是怕一项禁令有人不遵守，以后别的禁令也会慢慢被将士们看得可遵可不遵，再好的军纪都变成了骡子屎。再说，弟兄们一旦准许赌博，必然要弄钱到手。以后攻破城池，攻破山

寨，想禁止他们不抢劫，把缴获和抄没的一切财物交公，成么？将士们随便抢劫财物，咱闯王的部队不是同官军一样了？官军就是到处抢劫，没事时聚众赌博，行军时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袱，打起仗来又顾命又顾包袱，遇机会就来个鞋底上抹油。我何尝不愿意让弟兄们在新年佳节快快活活地玩几天？可是军纪上不能马虎。一处松，百处松。所以今日这事虽小，也非严办不可。”

老神仙进来了。他于十天前派人去南阳收买几种药材，南阳城内谣传张献忠被官军逼入四川泸州，已无处可逃。他特意来将这谣言禀报闯王，因看见刘宗敏正在发怒，便先在火盆旁边坐下，暂不作声。

闯王望着宗敏问：“是哪几个马夫赌博？是老弟兄还是新弟兄？”

“我已经命人去叫王长顺，问他就知。他虽然跟着你十来年，功劳苦劳都有，可是这事情他也脱不了干系，也得受罚。”

闯王向侍立门外的亲兵吩咐：立刻把王长顺叫来问话。王长顺应声进来，站在两三步外躬身说：

“禀闯王和总哨刘爷，王长顺前来请罪。有几个弟兄躲在马棚里玩叶子的事，我已经查明，请刘爷发落。”

宗敏声色严厉地问：“是哪几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在马棚里赌博？捆起来了么？”

王长顺不慌不忙地回答：“玩叶子的是一个老弟兄、三个新弟兄，还有两个弟兄坐在旁边看，全都抓了起来，等候处分。我当时不在马棚，对手下人管教不严，也请从严治罪。”

“我看你这个老家伙是自恃在咱们老八队年久，有些功劳苦劳，觉得闯王、高将爷和我平时待你不错，屑来小去不会处分你，你就故意放纵手下人干犯军纪，赌起钱来了。哼！”

“回刘爷的话，刚才几个弟兄在马棚烤火，玩叶子是实，赌钱是虚。他们都知道闯王禁令如山，无人敢犯。况且又在老营马棚，来往人多，岂敢拿着自家的皮肉当钱赌？”

“你敢替他们隐瞒么？”

“我从来不在闯王和刘爷面前说半句假话。他们实未赌钱，我敢拿头担保。”

刘宗敏脸色缓和了，但声音仍很威严：“老王，你的脖颈上长了几颗脑袋？”

“不多不少，只有一颗。”

“好吧，我要是查出你替他们隐瞒，敢在闯王面前撒谎，我先叫人拔掉你的花白胡须，然后砍掉你的脑袋瓜子！”

“请刘爷放心。我王长顺跟随闯王多年，从不弄虚作假。我现在脖颈上顶着脑袋等候，绝不会把脑袋藏在裤裆里。”

刘宗敏脸上闪出笑容，说：“看你嘴硬！妈的，既然你拿头担保，我就饶了他们。去，好生训他们一顿，以后不许再玩这个玩艺儿！”

“是，以后不许玩这个玩艺儿。”王长顺转过身子，望着尚炯笑着说，“老神仙，大年节，我几乎又得劳你老人家的神，去给弟兄们治伤。”

医生说：“鞭伤棒伤都好治。我刚才就担心刘爷一时性急，为着执法如山，杀一儆百，误砍下一颗脑袋，我可没办法再安上去。”

屋里的空气登时轻松，出现了笑声。刘宗敏向闯王说：

“我本来同一功约定，分头到各处营盘走走，看将士们新年过得怎样。一功已经出寨了。我正要上马动身，忽然一个从南召打粮回来的头目对我说，南召有人新从襄阳回来，听谣传说张敬轩和曹操在四川大败，大部分人马溃散，只带着少数残部逃入泸州，陷入绝地，还说杨嗣昌悬出重赏，限期捉拿敬轩归案。”

大家吃了一惊，尚未说话，尚炯也将他刚才得到的报告说了出来。尚炯和刘宗敏两人所说的消息来源不同，内容却大致不差，这就使大家不能不重视这个谣言，议论起来。李自成望望宗敏和医生说：

“你们告诉从南阳和南召两处回来的弟兄们，这谣言不要乱传。田玉峰派人专门在襄阳打探军情，如有确实消息，会立即向老营禀报。在玉峰那里来人之前，咱们不用议论四川的战事。”

宗敏站起来说：“对，等有了确实消息再议论不迟。我要去几个营盘看看，失陪啦。”

除闯王外，大家都站起来相送。宗敏望望李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转向牛、宋二人，笑着说：“我今日才看见红娘子，果然名不虚传。你们二位都是李公子的老朋友，何不做个保山，让他们趁此过年时候成亲算啦。日后打起仗来，哪有这样从容工夫？”

宋献策本来要向闯王和李岩提一提这件婚事，没料到刘宗敏先说出口，不禁哈哈大笑，说：

“捷轩将军与我所见相同，林泉兄与红娘子的确是天作良缘。这月老我是做定了。”

宗敏说：“我做事喜欢干脆痛快。你们要趁水和泥，趁火打铁，快点玉成

他们，赶在这年节里把喜事办了拉倒。”

闯王说：“林泉和红娘子昨日才到，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尚未休息。捷轩，你急什么？此事我自有安排，不争这一时半刻。你莫急嘛。”

“好，不争这三天五日。这事由闯王主持，牛先生和军师为媒。我刚才只是想到了顺便提醒媒人一下，到拜堂成亲时不要忘了请我吃杯喜酒就行了。”宗敏说毕，哈哈大笑，拱拱手，大踏步走了出去。

李岩同牛、宋和医生重新坐下，说道：“原来在路上我只听说捷轩将军是一员虎将，没料到他竟是一个很风趣的人物。”

闯王笑着说：“相处日久，你会愈觉得捷轩可爱可敬。这个人识字不多，可绝不是一个粗野武夫。他是大将之才，也是帅才，在咱们军中极有威望。尽管脾气有点暴，可是将士们还是喜欢在他手下做事，也喜欢跟着他冲锋陷阵。他为人耿直爽快，打起仗来总是身先士卒，做起事来处处顾全大局。老神仙，你说？”

一直很少说话的医生点头说：“我同捷轩在军中相处数年，深知他大公无私，心口如一，肝胆照人。”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李岩和红娘子的亲事上边。宋献策建议将高夫人请出来一起商量。闯王立刻就吩咐亲兵去内宅请高夫人。宋献策赶快拦住说：

“最好劳驾子明去一趟，免得夫人一时莫名其妙，未必马上就来。”

大家都觉得由老神仙去请最为得体，于是医生就满面春风地往内宅去了。

高夫人正在同红娘子叙家常。问了红娘子的幼年遭遇，高夫人叹口气，轻声问：

“你从母亲和弟弟死了以后就长住在舅舅家里？”

“没有。”红娘子悲声回答，“舅舅也很穷，养不活我。他原是一个武教师，靠传授武艺吃饭，常常吃这顿，没那顿。我到舅舅家才过两年，有徐鸿儒的余党起事不成，牵连了他，官府派兵前来捉拿。他一张弓、一把大刀，杀死了十来个官军，使官军近他不得。后来他身中三箭，倒了下去，几十个官军才从四面扑上来。可是他又突然坐起来，砍死了一个官军，才被乱刀杀死。我从六岁就跟着舅舅学武艺……”

红娘子的话尚未说完，一个女兵掀起帘子，禀报说老神仙来了。随即老

神仙走了进来，满脸堆笑，拈弄着花白长须说：

“闯王同军师在花厅商量一件事，请夫人也到花厅坐坐。”

高夫人从老神仙的喜悦神气，已经猜到八九，所以她没有问商量什么事，便笑着对医生说：

“既然闯王请你老神仙来一趟，必有要事相商。你先去吧，我再同红娘子说几句话，马上就去。”

“好，好。只待夫人去一言而定。”老神仙毫无拘束地哈哈大笑，退出上房。

高夫人重新坐下，问：“你在舅舅死了以后如何过活？跟着舅母？”

“不是。舅舅在死前几个月，就送我去投师学艺。我这位师傅是舅舅的师弟，带领一班人到处跑马卖解，闯江湖。”

“啊，怪道你的武艺这样好，原来是从六岁就开始学的！”高夫人使个眼色，使身边的两个女兵都出去，停了片刻，然后笑着说，“你邢大姐，我想问问你，你的终身大事也该办啦。你我非外人可比，你不妨对我说出心里话：你眼中可有能够配得上的合适人么？”

红娘子的脸孔刷地红到耳后，低头不语。高夫人等了片刻，又笑着悄悄地问：

“你看，要是李公子……合适么？”

红娘子听到这话，连整个脖颈也变得通红，而一种莫名其妙的慌乱使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不自觉地用右手拧着衣襟。

高夫人等了片刻，见她不回答，便第二次问了一遍。红娘子心中略微镇静一些，将下巴轻轻地点了一下。但她的动作是那样轻微，竟不曾被高夫人看得分明。高夫人又笑着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古人伦大事。你不要害羞。我不是外人。你对我说出来，我好替你做主。闯王和军师特意叫老神仙来请我出去商量，我猜想就是谈这件事儿。你说，要是闯王和军师的意思是李公子，你的意下如何？嗯？”

红娘子越发将头低下去，小声喃喃说：“我既无父母，又无兄长，闯王和夫人就如同我的亲生父母。女儿的终身大事，只能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必问我？”

高夫人点头笑了，随即站起来，说：“我到花厅去一趟，免得他们久候。你没事，让慧英等众姊妹陪着你玩儿去吧。”

高夫人出去以后，红娘子过了片刻才恢复常态。她听见有脚步声音来近，将头抬起，只见红霞掀帘进来，说：

“红帅，昨晚上你好像睡得很不安，今早又是天不明就起来。趁此刻没事，到慧英姑娘的床上去躺一阵好不好？”

红娘子突然站起来，说：“吩咐健妇们赶快备马，跟随我下山射箭！”

红霞十分诧异，说：“一路上天天骑马，尚未好生休息，你不觉得困么？”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困。”

“今天是大年初一，还要下山去骑马射箭？”

“大年初一才要下山去玩玩哩！”

红霞从主人异乎寻常的眼神和容光里看出来一些儿秘密心事，悄声问：“刚才夫人同你谈了什么事？”

“什么事儿也没谈！我叫你去吩咐备马，你就照我的吩咐做，别多问！”

红霞看出来主人是对她佯装嗔怒，嘴角、眼神和眉梢都没法隐藏住一种平日少有的神情。她猜到了六七分原因，便到院中一声传令，健妇们立刻准备起来。高夫人的女兵们一听说红娘子要下山去骑马射箭，高兴万分，都要随同下山。慧英赶快去花厅禀明高夫人，留下四个姑娘以备高夫人随时呼唤，便带着其余十几个姑娘跑去备马。

红娘子下了山坡，勒马进入射场，将斗篷扔给背后的一个健妇，立刻使她的战马飞奔起来。靶子是现成的。她要第一个连中三箭。耳边风声呼呼。她取弓在手，猛地拉满，觉得两臂有无穷力量，一箭正中靶心。健妇们和女兵们立马观看，齐声喝彩。红娘子的战马继续绕着射场奔驰，她突然一纵身跳下战马，在马的屁股上抽了一鞭，使照夜白奔跑更快，然后将弓和箭扔到地上。慧英等女兵们都在奇怪，而健妇们登时心中明白。转眼工夫，照夜白在射场中兜了一圈，奔到红娘子的面前。大家只见红娘子动作像闪电似的举起双臂，没有看清楚她怎样将鞍子一按，身子已经腾空而起，骑在鞍上。不知是因为吃了一惊还是红娘子将镫子一磕，照夜白加快了奔驰。红娘子忽然扔掉丝缰，身影一晃，滚下马鞍，来一个“镫里藏身”。当照夜白重新奔过她刚才站立的地方以后，忽然她一翻身又稳坐在马鞍上，而那扔在地上的一张弓和两支箭又都在她的手中。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喝彩，只见她轻举双臂，唆的一声，箭如流星，又中靶心。大家又一阵齐声喝彩，特别是慧英等女兵们更是惊奇欢呼。大家同时猜想她的第三支箭将如何射法，想着必定更加奇妙。但是红娘子似乎并没有听见背后的欢呼喝彩声，心中暗想：高夫人大概正在同闯王和军师们商量吧？

“啊，我就猜到你们请我来是商量这事！”高夫人笑着说，特别打量了沉默不语的李岩一眼，“红娘子已经认成我的义女，我自然要替她的终身大事操心。可是李公子意下如何？”

宋献策说：“林泉只是顾虑，当日别人造谣，说红娘子将他掳去，强迫委身于他，如今结为夫妻，众人不知实情，倒真的将那无端栽诬的话信以为真了。其实……”

李双喜匆匆进来，将一封紧急书信呈给闯王。献策将话停住。这是田见秀的书信，所禀报的四川战事消息同刘宗敏和尚神仙听到的传闻大致相合。闯王想着这确实是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个不利消息，但他若无其事地将书信装进怀中，望着双喜问：

“你没有去孩儿兵营中看看？”

“我本来说要去的，可是因为任总管生了病，中军吴大叔出差不在家，今天老营中事情特别多，我还没有腾出工夫，只好明日上午去。张鼎已经去了。”

闯王说：“老营的事让别人替你办，你现在去吧。老营中有玩杂耍的、变戏法的、吹笛子的、吹唢呐的，你统统带去，同孩儿们快快活活地玩半天。你跟小鼐子要留在那里同孩儿们一起吃晚饭，晚上再玩一阵回来。”

双喜一走，献策接着说：

“其实，林泉也是多虑。如今由闯王与夫人主持，明媒正娶，缔就良缘，岂不正可以破日前那些谣言的无稽么？那些谰言将不攻自破！红娘子那一边，夫人可问过她的心意如何？”

“红娘子虽不说出一个肯字，可是我看她是愿意了。”高夫人笑着将红娘子刚才回答的话说给大家听了以后，宋献策哈哈大笑，拍手说道：

“妙哉！妙哉！红娘子真算是善于辞令！林泉，你还有何顾虑？”

高夫人说：“李公子倘若有那个顾虑，这倒好办，把婚事办隆重一点儿就好啦。按道理讲，这婚事也应该办得隆重一些，方不负红娘子这样的女中英雄。她为着李公子的事，日夜奔波，攻城劫狱，受尽辛苦。他们原来是惺惺惜惺惺，结成患难夫妻，可说是天赐良缘。我早已知道他们之间的原委，听了那经过，就想着他们的婚事一定要成全，一定要隆隆重重地办。”

闯王说：“我们一见林泉就忙着谈论军国大事，私事一概未曾提起。你说的什么原委，什么经过，我们都没有来得及问。”

高夫人愤慨地说："自从李公子入狱之后，咱们的探事人从豫东回来，不是禀报一些关于他们二人之间的一些话么？人们捏造出不要脸的谣言，说什么红娘子造反以后把李公子掳到军中，强迫成亲。看他们把红娘子说得还值一个钱么？真是血口喷人！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一人造谣，万口哄传。人们都不想想，那时李府大奶奶还在世，红娘子怎么会做出那样下贱的事惹部下耻笑？如若她那样下贱，部下还肯拥戴她么？再说，红娘子是一个有心胸，有胆识，才貌和武艺双全的巾帼英雄，难道她起义之后，甘心做李公子的小老婆才能够活下去么？哼，编造谣言的人是故意栽诬，听信的人竟然都喝了迷魂汤，不去想想！"

李岩十分佩服高夫人论事透辟，连连点头说："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高夫人又说："这种嚼蛆的话，放在男人身上不算屁事，人们还当成风流佳话，可是放在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儿家身上，就背上千斤黑锅。女人身上的苦处，你们做男子汉大丈夫的何尝明白！即令表面上明白，也不会连着你们的心！"

闯王笑着说："大家请你出来商量红娘子同李公子的婚事，你却光说些替红娘子抱打不平的话。"

高夫人说："好，抱打不平的话就到此为止吧。他们的亲事你们大家看怎么办？"

牛金星说："如今汤夫人既然去世，红娘子是续弦，这婚姻自然要按照大礼办事。"

高夫人说："可是我有一点儿担心。"

闯王问："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李公子会想着自己出身名门宦家，红娘子出身微贱，门不当，户不对。"她望着李岩笑一笑，接着说，"其实，依我看来，如今红娘子是李闯王手下的一员女将，她的身份门第才真正高贵！"

宋献策笑着点头，说："夫人用心甚细，为红娘子婚事着想，真是无微不至，但未免过虑耳。红娘子有义气，有肝胆，侠骨芳心，人品才艺，林泉兄久为倾倒。只是他们以道义相待，故来往三载，并无不可告人之事。今日红娘子是林泉的救命恩人，且同患难甘苦，相偕来投闯王。我敢信林泉胸中决无旧时门第之见。"

尚炯说："军师说得很是。林泉心中绝不会有丝毫芥蒂。"

李自成一边听大家说话，一边想着田见秀的书信。为着赶快商议军事，说道：

"现在别的话都不用说了，只看他们二人的喜事如何办吧。我的想法是，

趁目下不打大仗，赶快把喜事办了。说不定，开春之后，会有恶仗要打。”

李岩欠身拱手回答：“承蒙闯王与夫人如此关怀，各位老兄如此热心玉成，使我五内感激，无言可宣。往昔门第，已成过眼烟云，不值一提。今日这婚姻我不敢推辞，但实在深有苦衷，各位尚不明白。婚姻之事，请从缓议为佳。”

金星问：“不知年兄有何苦衷？”

李岩叹口气说：“弟与亡妻结缡十年，相敬如宾。内子为我起义而死，至今余痛犹深，实无心思于仓猝间再结新欢。”

自成说：“怕的是以后打起仗来，便没有工夫再议此事，一耽搁，就不知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啦。”

李岩说：“闯王与夫人如此厚爱，敢不从命？但求过百日之后，再议此事。”

高夫人想了一下说：“我看，最好是趁如今军中闲暇，先将你们二人的婚事定了。等到攻破洛阳之后，趁着全军庆祝胜利，拜堂成亲。这样如何？”

大家都说这样很好。李岩不好推辞，只得同意。医生说：“既然两造情愿，现在就该择好定亲吉日，送定礼，换庚帖。”

献策说：“明日就是黄道吉日，利于定亲。我想，女方主婚人自然是闯王和夫人。男方呢，可惜李府的长辈没有一个人随军前来。二公子德齐是弟弟，不好替哥哥主婚。启东先生是林泉的乡试同年，这关系不比一般，又比他年长十来岁，可以代替李府主婚。至于月老，自然是我与老神仙了。如此安排，不知闯王与夫人意下如何？”

“这样好，这样好！”闯王笑着说。

高夫人说：“军旅之中一切从简，务要避免铺张。男家定礼，由公子自己斟酌。女方礼物，由我这里办，不用红娘子自己操心。从今日起，红娘子要同李公子互相回避，直到拜天地才能见面。我叫红娘子从今天起就住在老营后宅，她的那些留在清泉坡营里的男女亲兵，一概叫来。可是营中遇有重要事情，必须商议决断的，不可不让她知道。在成亲前这些日子，林泉不好见她，应该由德齐二公子来向她禀明，听她指示。起义前那一章不讲啦。如今她同林泉都是一营之主，德齐遇大事来向她禀明请示，这是正理。”

李岩欠身说：“是，是，理应如此。”

高夫人转向闯王说：“近来随营眷属很多。我有意将年轻的姑娘、媳妇们

编成几哨，每日来老营半天，学习武艺。有的原来会点武艺的，可以趁此时学好一点。那些新来的，没有练过武艺的，正可以趁此时机，学点武艺，防身护体。红娘子来得正好，总教师非她不可。这事说干就干，明天我就传令：三十岁以内的年轻眷属，除非有病、身上不方便的，过了破五，一个不许不来。先编好队伍，立下营规，三天后就每日分批操练。你说行么？”

闯王望望军师、牛金星和李岩，说：“这个题目出得好，一则趁此时机叫随营眷属们多练练弓马武艺，二则也让我们看一看红娘子的治军本领。操练这一群年轻眷属，可不像操练士兵容易！”

高夫人因为事忙，关于男女庚帖的事儿向宋献策嘱咐一句就起身走了。医生也跟着走了。李自成把田见秀的书信拿出，让大家传看，其中除禀报收编一斗谷、瓦罐子两股人马的情况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有下边几句：“顷据探子回报，近日襄阳城内，哄传张、罗在成都受挫，奔往泸州，陷入绝地；在往泸州奔逃途中，不断有官军截击，死伤惨重，敬轩身受重伤。又传官军泸州大捷，张、罗人马溃散，不知逃往何处，或云敬轩已死。”当牛金星等传阅这封重要书信时，李自成在考虑着万一襄阳的传闻属实，杨嗣昌在一月之内就能回到襄阳，而入川的和防守川、陕交界地方的各省官军也会在一个月后齐集河南。许多问题一齐出现在闯王心头，需要做出个未雨绸缪之计。但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对官军在四川大捷和张、罗人马完全溃散的消息不肯全信，在心中问道：“敬轩用兵诡计多端，怎么会完蛋了呢？……”

[1] 徐相国——指徐光启。

[2] 利西泰——即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以西泰为表字。

[3] 欧罗巴国——明朝人多把欧罗巴当作国名，将荷兰国称为“红毛国”。

[4] 叶子——即叶子戏，又称马吊，一种赌博纸牌，起于天启年间（1621-1627）。

第二十六章

李自成原来打算初三一早就动身去永宁，但是在初二晚上变了主意。田见秀又派人送来书信，说瓦罐子和一斗谷等十几个河南起义大首领，要求晋谒闯王，将在破五以前赶来拜年。闯王决定留在老营等候，赶快派人去永宁告诉李过，处斩万安王的事仍按原议照办。初四日，田见秀同一斗谷等众首领来到。这班人投闯王原是三心二意，所以李自成尽管热情款待，却没有改变对他们的羁縻政策，也没有把突然增添的五六万人算在他的可用兵力之内。一斗谷等在得胜寨住了五天，各自驰回本营驻地。接着，又有不少地方上的小股义军慕义前来归顺，他们和瓦罐子等拥众自雄的人物不同，所以闯王将他们分别情况收编，大小头目们量才使用，不久就自然地泯去了畛域界限。

万安王在破五那天午时三刻，被五花大绑，插上亡命旗，推出永宁西关，当众斩首。李过遵照闯王的指示，事前命文书们将牛金星起草的告示抄写了几十份，粘贴通衢和官道路口。告示中开列了万安王府虐害平民的滔天罪款，并声明闯王只杀苛剥百姓的王侯、贪官、豪强，为民除害的宗旨。同时处决的还有王府重要爪牙和从四乡捕获的王庄头子二十余人。当众焚毁了从王府抄出的各种文约账册，宣布王府所占民田由原主收回耕种。自从杀了万安王，永宁一带贫苦百姓每日结伙投军的人像潮水一般。

李自成为着部署进攻洛阳的军事，召集分散在各处的主要将领于元宵节前一天赶回得胜寨老营议事。袁宗第在破了宜阳后担负着进攻洛阳的主要责任，恰遇着洛阳的守城军事有变化，所以他直到十五日上午才赶到得胜寨。他向闯王禀报了两个新情况：一是洛阳总兵王绍禹已下令将分守巩县、偃师的两股官军约两千人左右调回洛阳守城，大约在十八日可到洛阳；另一是上月在潼关因欠饷杀了长官哗变的陕西兵，大约有五六百人，逃到陕州境内，被王绍禹叫到洛阳，协助守城，明天就会赶到。闯王问：

“这消息都可靠么？”

“完全确实。”

“你看该如何办？”

宗第说：“我就是为这事耽搁着来迟了。我同几个将领商议，起初想派兵在路上埋伏截杀；后来决定打鬼就鬼，因势利导，使这两支去洛阳的救命菩萨变成送命判官，守城人变成献城人。”

自成笑着问：“这倒很妙。能办到么？”

宗第说：“能，能。在巩县和偃师的官军是由副将罗泰和参将刘有义统带。这两个人都贪生怕死，既害怕咱们义军，也害怕他们手下士兵。这

两支官军已经欠了六七个月的饷，平日就军心不稳，如今调回洛阳守城，放在刀口上使用，当然更加不稳。王绍禹命令他们十六日在偃师城内合兵一处，然后开回洛阳。我已经派细作到偃师城内，在他们的手下将士中安下底线联络。至于从潼关来的几百变兵，都是陕西同乡，我们有人在洛阳城内等候，暗中接头。”

自成点点头，满意地说：“你们的办法不错。倘若来救洛阳的这两路官军都归我用，破洛阳就可以不必损伤将士了。”

宗第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等人说：“我于上月二十四日破了宜阳后，对洛阳不加惊动，所为何来？还不是因为宜阳离洛阳只有七十里，便于我们把自己人陆续派进洛阳，串通洛阳城中饥民。如今好比下棋，咱们的棋是胜局，越下越活，满盘棋子都能出上力气，不像洛阳敌人方面处处受制，动弹不得，好不容易调动两个炮，恰恰又落入咱们的马蹄下边。”

宋献策哈哈大笑，说：“形势既成，运用在我，左右皆可逢源。《兵法》云：‘制敌而不制于敌’，就是这个道理。”

闯王又向宗第问：“你还有什么打算？”

“我没有什么打算了。破洛阳以后的事，今后用兵方略，你同军师早就想到了，用不着我多说。我只想说几句与破洛阳无干的题外话……”他笑一笑，忽然止住，改口说，“现在暂且不提，等你闲的时候说吧。”

闯王说：“你现在就说出来吧。为什么想说出来又把话咽了下去？”

宗第说：“这是我的私事，待一会儿说出不妨。”

自成笑一笑，说：“既是私事，晚一点告我说也行。走，你跟我去寨外校场看看。近来将士们操演阵法，大有长进。”

他们骑马出寨。走下得胜寨的山坡以后，闯王侧过头来问道：

“汉举，你快说吧，是什么重要的体己话儿？”

“闯王，几天之内咱们就要攻下洛阳，转眼之间人马会增到几十万。咱们眼下不是兵少，倒是将寡。李哥，这困难你可在心中想过没有？”

“我也常常为此事操心。你可有什么好的主意？”

“我没有什么好主意。凡是我能想到的，你早都想到了。只有一件事，你一直不提起，也许是你忘了，也许是你认为不到时候。你身边现放着一个将才，为什么不把他使用起来？”

“你说的是谁？”

“摇旗！”

“噢，你说的是他呀！提到摇旗，我也常在心中思忖，打算使用。可是他失守智亭山不是一件小事，大家对他还是有不小成见，因此就想着暂时把他摆一摆，没有上紧安排他带兵的事。他自己请求蓄养战马，我想也很需要，就同意了。”闯王忽然笑起来，“摇旗如今做的事儿好像是在当清泉坡牧马监正 [1] 。当然啦，我不会长久叫摇旗这样的勇猛战将做一个小小的九品文官的闲散职事！汉举，你说，应该怎么办，嗯？”

“李哥，你知道，我跟摇旗既非小同乡，也非拜身兄弟，不沾亲，不带故。高闯王在世的时候，我只是跟他挂面认识，没有谈过话，更无杯酒之缘。自从你当了闯王，他做了你的部将，我才跟他熟了。总而言之，我跟他……”

闯王截住说：“这话你不用说了。你的意思是马上就叫他带兵么？”

袁宗第点点头，直截了当地说：“是的，让他带兵，以观后效。”

闯王微笑，没有回答。他在半月前曾打算让郝摇旗重新带兵，可是刘宗敏、高一功和李过都不同意，就把这件事暂时撂下。今天袁宗第如此真诚地保举摇旗，使他感动，但他需要认真地思虑一下。宗第见他不马上回答，忍不住又说：

“我很明白，这件事，有许多将领地位不够，一个字也不敢提。地位高的，像捷轩、一功、补之他们几位，至今还对摇旗生气，自然是只吹冷风，不添热火。田副爷心中有数，可是他一向不愿多说话……”

“刘芳亮也有意劝我用他。”

“明远这个人比较谨慎。他有意劝你起用摇旗，可是他害怕捷轩，不像我这个人有话存不到心里，非吐不快。李哥，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光看人家有多少短处，犯过多大过错，还要看看人家有些什么长处，立过什么功劳。世上有些人喜欢锦上添花或站在高枝上说风凉话，很难在别人犯了错误时多想想人家的长处。还有一等人，巴不得别人栽跟头。别人出了一点事，他们便来个墙倒众人推，把如何共建大业的道理全不想了。李哥，你难道没有吃过这种苦么？我现在在你面前直言不讳，绝不是想叫摇旗日后感我的情。不，不！今日我不当着大家的面谈摇旗的事，这用意你明白：劝你起用摇旗的话，说出我的口，听进你的耳，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说过就拉倒；采纳不采纳，由你自己做主。”

李自成深为感动，说：“咱俩八九年来同生死，共患难，亲如手足。你的秉性脾气我清楚：对朋友慷慨热情，对事情大公无私，别人不愿管的事你要管，别人不敢说的话你敢说。”

宗第问道："闯王，摇旗的长处你都记得么？"

"我自然都记得。他作战勇猛，一身是胆，是一员难得的虎将。在商洛山中，有一次他解开衣服，露出前胸，伤痕累累。又一次我们一起在河里洗澡，看见他的脊背上竟没有一个伤疤，只有左肩后边中过箭伤。当然，两军混战时，纵然是勇往直前的人，也难免背上受伤，不一定背后有伤就是逃跑的证据。可是摇旗的伤疤都在胸前和两胁，只有一处箭伤在肩后，这就更证明他每次临阵都是奋勇向前，身先士卒，替别人砍杀出一条血路。"

"摇旗的长处不止这些。"

"我知道，我知道。从崇祯十年夏天开始，高闯王的旧部有不少人陆续向明朝投降。蝎子块拓养坤同摇旗原是拜把兄弟。蝎子块投降后，派人劝摇旗投降。摇旗撕了书信，杀了来人，大骂说：'老子的脊梁骨是硬的，血是热的，绝不做不忠不义的降贼。我跟拓养坤再见面只有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永远不再是兄弟！'汉举，古话说：'疾风知劲草。'在这种节骨眼上，摇旗这个人，真正是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铁汉子。他纵然有千条过错，这一条是大节，是大大的好处，我永远不会忘记。"

"对，李哥，你说得完全对。还有一件事，咱们奔往鄂西的时候，摇旗在白河县城外同大队失散，辗转逃到山阳和镇安之间。当时有人劝他去找老回回。老回回跟他是小同乡。他发誓说要等着你，要一辈子跟着你李闯王，绝不跟随别人。咱们来到河南不久，他一听说就来啦。眼看咱们就要攻破洛阳，像摇旗这样虎将，还让他带三四百老弱残兵专管养马、烧炭，不是办法。这是一个小头目都能够担起来的事，杀鸡焉用牛刀！"

李自成点点头，说："是的，我也无意使摇旗这样下去。今天我听你的话，再用他试一试，只是不让他带人马独当一面。那样，我不仅怕他再一次坏了事不好宽容，也怕别人心中不服。"

回到看云草堂，李自成立即向牛、宋和几位大将谈了重新起用郝摇旗的理由和打算。刘宗敏说：

"我看，目前暂且给他一千人马；等他立了新功，再重用不迟。"

闯王哈哈大笑，说："捷轩，亏你说得出口！既用他，就重用；一千人马太少啦。一则不能施展他的长处，二则他会想着我仍然牢记着他的过错，不肯重用他，三则叫将士们看着也会认为我不再信任摇旗。破了洛阳，咱们的人马会多得带不完。捷轩，你怎么这样小气？"

宗敏也笑了，但又不放心地说："我是怕你一旦重用了他，他就忘了以前办的错事，跟着还要砸锅。"

闯王说："我既然叫他重新带一支人马冲锋陷阵，总不能叫他老是低着头走路，自觉在将士们面前灰溜溜的。那样，带不好兵，也打不好仗！倘若他再犯过错，有军律在，怕什么？从今往后，郝摇旗也跟大家一样，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只要赏罚严明，你怕什么？"其余将领见闯王决意起用摇旗，刘宗敏也不反对，自然都不说二话。

午饭后，闯王命双喜派人去通知郝摇旗来老营见他。他因为昨夜听各地回来的将领们禀报军情，几乎通宵未眠，实在困乏，吩咐双喜之后，就起身到后宅休息去了。

将近黄昏时候，李自成从床上坐起来，用拳头揉一揉尚有余困的眼睛，向高夫人问：

"摇旗来了没有？"

"听说来了一大阵了。因为你没睡醒，就让他坐在书房等候。"

"还有什么人在书房里？"

"听说牛先生、宋军师、田副爷、老神仙都在那里聊天，等你起来。"

"快把摇旗请到这搭来。"

"听说你要起用他？"

"哎，他是一员猛将，不能光叫他烧炭、养马。"

高夫人笑了一下说："咱们的人马如今添了这么多，你早该想到起用摇旗了！"随即走出外间，吩咐一个女兵去书房请摇旗进来。

片刻工夫，郝摇旗随着女兵走进里院来了。李自成刚穿好衣服，一边扣扣子，一边靸着鞋迎到上房门口，抓着摇旗的一只手，说："咱们到里边谈。"拉着摇旗走进他同高夫人的卧室。坐下以后，他望着摇旗说：

"来到河南以后，我天天忙着别的事，竟没有跟你在一起谈几句体己话儿。老弟，你心中有点儿闷气吧？"

郝摇旗十分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这两个月，因为看见刘宗敏和李过等许多将领都对他冷冷淡淡，他干脆不常来老营，避免同大家见面。大年初一，他趁着天色黎明，赶到老营来给闯王和高夫人拜年，一拜过年，上马加鞭，飞奔而去，避免同很多将领见面打招呼。今日午饭后，他一直心里边七上八下，猜不透闯王为什么忽然找他。在书房中等候时，尽管大家对他态度很好，问到他那里养马和烧炭的情形，他却如坐针毡，无心闲谈。本来，只有最亲密的朋友，而且是被作为弟弟看待的，才能被请进嫂嫂的卧房叙话。现在他忽然被自成拉着手进入高夫人住的房间，又听见闯王开口先责备自己没有找他谈心，不禁一股热流从

心头涌起。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算是他的回答。闯王又问：

“你的身体很好吧？遇着阴天刮风下雪怎样？”

郝摇旗回答说：“还好。弟兄们把马棚盖得很好，靠山朝阳，草苫得有半尺厚。再过两个月，到了三月间，马和驴子都开始发情，可以交配，所以这几十匹公马和大叫驴一定得养得膘满体壮。每次发情大约三到七天，隔二十一天左右再发情。只要好草好料悉心喂养，一春一夏，就可以……”

闯王扑哧一声笑起来，说：“我是问你遇着阴天、刮风、下雪，你身上那些伤疤疼不疼，谁问你马牛羊，鸡犬豚！”

正在这时，高夫人拿着一个包袱进来，放在摇旗身边，说：“这是慧梅她们昨天替闯王缝好的一件丝绵袍、两件内衣。已经打过春了，一天一天暖起来。再过半个月，骑马打仗，再穿老羊皮袍子和斗篷不行啦。你李哥还有一套旧的换季。你临走时把这个包袱带回去，免得我另外差人送了。”

郝摇旗的老婆和孩子还留在陕西，不在身边，衣服上没有人替他料理，所以对高夫人的赠送衣服心中感激，并不推辞。为着要在闯王夫妇面前遮掩自己的心中难过，他勉强同高夫人开玩笑说：

“嫂子，我还以为你如今兵多将广，事情繁忙，把你老弟忘记了哩！”

高夫人笑着说：“瞎说！我跟你李哥，纵然日后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如何能把你摇旗忘记？”

慧英将蜡烛送进屋来，同时高一功也进来，告诉闯王，前边大厅中的酒席已经摆上，住在得胜寨和附近的将领们已经到齐，李公子兄弟也早到了。李自成点点头说：“我马上就出去，请大家先入席。”高一功走后，他对摇旗接着说：

“今晚过元宵节，咱俩现在不谈了。你赶快去前边坐席，我随后就出去。”

郝摇旗说：“我回清泉坡营中吃饭，不在老营坐席。你今晚很忙，我明天再来一趟。”

自成笑着说：“胡说！为什么不在老营坐席？吃毕酒席，咱们还要商议重要军务。”

郝摇旗默默地站起来往前院走去。他对这一刻发生的事情感到摸不着头脑。首先，闯王为什么把他叫来，他很糊涂。其次，闯王说酒席后要商议重要军务，好像说的也有他，是听错了么？他低头快要走出内宅了，忽然想起那一包衣服忘在高夫人的床上，迟疑一下，便往回走。他才回

头走了几步，在皎洁的月光下迎面看见慧珠抱着那个包袱快步走来。慧珠笑着问：

“摇旗叔，你回来做什么？”

“我的包袱……”

“你快坐席去吧。我替你把这个包袱送到看云草堂，你开过军事会议后带走。”

郝摇旗又转身往前院走，心里说：“呵，是说的军事会议！”

李自成送走摇旗以后，向高夫人笑着问：“红娘子在西偏院中？今晚将领们都在前边大厅坐席吃酒，她是重要将领，要不要请她出去坐席？”

高夫人说：“我看，算了吧，她明天又不带兵去洛阳。我已经吩咐老营司务，明晚预备几桌酒席，专请各位将领的夫人过节。”

闯王又问：“晚饭后，要在花厅中商议重要军务，也请她去么？”

“有没有李公子去？”

“自然林泉和德齐都有。”

高夫人笑了一下，说：“自从她同李公子定了亲，就避免见面。可是今晚既是重要军事会议，她去不去，我问问她吧。”

在五间抱厦大厅里，灯烛辉煌，热气腾腾，坐满了大小将领。中间靠近黑漆屏风，空着三张桌子没有人坐。李自成同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李岩兄弟等一群人走进大厅时，全体将领纷纷起立。自成和高一功让没有入席的人们入席。大家谦让一阵，按照闯王的意思坐下。中间一席，李岩因才来不久，坐了首席，老神仙相陪，然后田见秀、李侔左右相对，还有几个将领论齿就座。闯王自己坐在下首主人位上。左边一席，牛金星坐了首席，高一功坐在主人位上。右边一席，宋献策坐了首席，刘宗敏坐在主人位上。闯王的桌上仍有一个空位，却没有人坐。闯王拿眼睛向全屋中到处寻找，竟看不见郝摇旗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不举杯敬酒，全大厅都不举杯，鸦雀无声。他向右边探着身子小声问高一功：

“摇旗走了？”

高一功小声回答：“刚才看见他好像还在。”

李闯王抬头望着全场问：“摇旗在不在？”

郝摇旗坐在最远的一张桌上，正将他的魁梧的上身伛偻着，低着头，等待同桌的人们举杯他也举杯，根本没想到闯王会在此刻忽然叫他。他没有听清楚，不敢贸然答应。闯王又大声问：

“摇旗在哪里？”

郝摇旗这才听清，同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用肘弯碰他一下，悄声说：“闯王叫你！”郝摇旗出于他在高迎祥军中养成的习惯，霍地站起，大声回答：

“在！”

闯王看见了他，笑着说：“你坐到那个角落里，我以为你走了哩！来，来。这里有你的座位，快来！”

郝摇旗不肯去，可是闯王继续叫他，而高一功也走来拉他，旁边的将领笑着推他，使他不能不去。闯王等郝摇旗就座以后，随即举杯向李岩和尚炯敬酒，全场都跟着开始动杯。李自成敬过一杯酒之后，笑着对李岩兄弟说：

“林泉、德齐，你们跟摇旗都驻扎在清泉坡，可是你们对摇旗还不大清楚。他，名叫郝大勇，表字英夫，可是全军没有人叫他的表字，只叫他的绰号郝摇旗。他是我们的一员虎将，也是我的好兄弟。来，你们三位对饮一杯！”

李岩和李侔赶快站起来，举起杯子。李岩向局促站起的郝摇旗笑着说：“我虽然来到闯王帐下不久，但已熟闻摇旗兄的英名。今晚能同干此杯，实为平生快事。”说毕，自己先饮干一杯。李侔也跟着把自己的杯子喝干。郝摇旗因闯王刚才叫他来坐在同一个桌上，又听见闯王对李岩兄弟那样介绍，他的鼻子发酸，眼眶中闪着泪光，激动地勉强笑着，举举杯子，却只让杯沿儿挨了一下嘴唇，不肯喝酒。李岩兄弟都听说他在商洛山中吃酒坏事和近来滴酒不饮的事，不便强他。闯王端起杯子望着摇旗，低声说：

“来，摇旗，咱两个对饮一杯。我今天替你开戒。做武将的，只要不喝醉就是了。来，喝干！”

李自成又端着酒杯起身。全场见他起来，纷纷举杯起立。他向全场大声说：

“来，我向大家敬酒！崇祯八年正月，我们跟着高闯王攻破凤阳，大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次元宵节。崇祯十年，我们在川北停留，又过了一次元宵节。近三四年，我们总在十分困难中过日子，不能在一起快活地过一个节气。仰仗大家努力，如今咱们的日子大大好起来。今晚略备薄酒，大家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几天之内，咱们就要攻破洛阳，活捉福王。破了洛阳，我们可以用福王的财富救济洛阳一带饥民，养兵买马。福王是崇祯的亲叔父，河南又是明朝的心腹重地。明朝虽然快要灭亡，可是

正如俗话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崇祯必定要集合全国的财力兵力来对付我们。咱们从今年开始，将要打许多大仗、恶仗，绝不是一切顺利，高枕无忧。我现在敬各位一杯水酒，祝各位在今年多打几个胜仗，多攻克几座城池，多消灭一些官军。来，大家一齐干杯！”

闯王先将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全体将领都将杯子喝干，肃穆无声，等候闯王继续说话。自成接着说：

“我现在重申军令：一，不许妄杀一个百姓，违令者斩！二，不许奸淫妇女，违令者斩！三，不许焚烧民房，违令者斩！四，不许抢掠民财，违令者斩！五，要平买平卖，对商铺摊贩秋毫无犯，凡强拿民间一物者斩！——以上五条军令，务须晓谕全军将士凛遵勿违！”

闯王重申军令一毕，刘宗敏向全体将领问：“闯王重申进入河南来的五条军令，大家听清了没有？”

全体将士：“听清了！”

闯王首先坐下，然后全体将士跟着坐下。虽然各桌上还是不断地有人敬酒，但更多的是议论破洛阳和今后打仗的事。宴席一完，闯王即同二三十位地位较高的文武首领转往看云草堂开军事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红娘子顾不得同李岩尚未成亲，也以女将身份参加了。会议开到三更过后才散。由于破洛阳迫在眉睫，晚上又有细作回老营禀报，说洛阳谣传福王向省城求救，巡抚李仙风在周王的催促下率副将陈永福来救洛阳，所以一部分将领在会后连夜出发，奔回自己驻地，一部分要在五更动身。

天色黎明时候，张鼐率领两千名骑兵和五百名步兵，开往洛阳。其中从中军营抽调出一千二百名骑兵、五百名步兵，又从李岩和红娘子的部队中抽调了八百名骑兵，编成一支比较精锐的队伍。在昨晚的军事会议上，李闯王本来想叫李岩和红娘子的部队继续休息，但李岩一再请求早日效力，才决定抽调一部分人马随张鼐前去。其余大部分人马由李侔率领，暂留在清泉坡候命。刘宗敏在巳牌时候偕同牛金星、宋献策作第二批出发。李自成因为还要同高一功等继续商议要事，所以到未牌时候才偕同李岩和一群亲兵作第三批出发，先去宜阳。

高一功担任全军总管，留在得胜寨不动。田见秀主持老营军务，督练人马，同时负责对一斗谷、瓦罐子、李际遇等各方面的联络事宜。郝摇旗协助田见秀练兵。李闯王采纳了牛金星的意见，得胜寨仍暂时称为闯王老营，而今后大军转战中所驻之地将称作行辕。

十七日黄昏，李自成率领李岩等一行人马到了宜阳城南的十里铺。白旺

奉袁宗第之命在此迎候。李自成一行人打了尖，喂了战马，大约二更时候，从宜阳穿城而过，沿着向洛阳去的大道前进。走出宜阳东门时，看见有几百匹骡、马、驴子站在粮食和货物堆边吃干草，他向白旺问：

“这是往哪搭运的？”

白旺回答说：“昨夜又破了两座山寨，搜抄的粮食和财物直到黄昏才清查完毕，开好清单。遵照袁爷将令，只留下五千两银子补足月饷，五百担粮食供目前军需民赈之用，其余的全部运往得胜寨老营。这是第一批驮运队，准备四更造饭，五更起程。”

李自成在马上回顾李岩说：“你看，这一个山寨有多么富裕！你来到本军时，咱们已经在伏牛山中破了四十八个富裕山寨，最近这二十天又在熊耳山中破了十几个山寨。这都多亏饥民内应，使我军每攻必克，损伤人马很少。”说毕，策马向延秋镇驰去。

延秋镇离洛阳城四十五里。李自成到达时，已经四更多天，有袁宗第派来的一个小校迎着。据小校禀报，总哨刘爷和军师等已经到了洛阳城外的望城岗，请闯王暂到关陵行辕休息。

闯王问：“洛阳城里有什么消息？”

小校回答说：“从巩县和偃师来的那一支官军前天夜里到了白马寺。福王下旨不许他们进城，叫他们在洛阳东门外扎营。听说后来经总兵王绍禹一再进宫恳求，福王才准许这支人马进城。他们昨日下午陆续进城，黄昏后有一队官军约一二百人奔到望城岗，求见袁将爷。袁将爷当即接见那为首模样的人。小的因奉命来此等候闯王大驾，以后事情都不清楚。”

闯王吩咐：“你回禀袁将爷，我同李公子到关陵稍作休息。若有重要军情，随时飞马禀我。”

从延秋镇往东是向龙门和关陵的大道。李自成因听到昨晚有一股官军奔到望城岗求见袁宗第，知道投降内应的计策已经成功，便策马向关陵赶路。这关陵是埋葬关羽头颅 [2] 的地方，植有许多郁郁苍苍的柏树，因而又称关林。当李自成一行距关陵还有十来里远时，就在平明的晓色中遥望见东方露出来一大片黑黝黝柏树林，掩护着庙宇、垣墙和高冢；而向东北遥望，隐约可以望见洛阳城头和城中宫殿的屋脊、钟楼和鼓楼。虽然身上感到疲倦，李闯王心中却十分高兴，轻轻把丝缰一提，乌龙驹四蹄加快，随即绝尘而去。

转瞬之间，从关林中也驰出一队骑马的人，前来迎接闯王。等相离一两里路时，李自成忽然看清楚那为首的人身个较矮，同时双喜在背后快活地对他说：

“是军师！军师！”

同军师见面以后，二人下马，登上道旁高阜，低声说话。自成先向宋献策询问了洛阳城内有什么新的情况，李仙风有没有新的消息，随后又说：

“近两三天，我常常想到开封。倘若开封城防守疏忽，在攻克洛阳之后再将开封攻破，会打得崇祯两眼发黑，站立不稳，从此直不起腰来。”

军师点头说：“闯王此意甚佳，倘能成功，又是一惊天动地之笔。汴梁为河南省会，亦数朝建都之地，目前户口百万，比洛阳繁华十倍，富庶十倍，重要十倍！”

自成说：“我已经派人去细探开封防守情形，等细作回来了再作决定。这想法只有你我知道，暂勿泄露。”

“自然不能泄露一字。”

“要打人就打在他的致命地方，不可轻打，更不可迟疑。”

“是的，先洛阳，后开封，一连两拳！”

闯王将鞭子一挥，有力地低声说：“上马！”于是他们相视一笑，走下小阜，腾身上马，在娇艳的早春阳光中向东驰去。

[1] 牧马监正——明代中央设一太仆寺衙门，掌管繁育军马；于华北、华中各地设许多牧马场，由牧马监分管。牧马监主管官称监正，九品；副的称监副，从九品。这是文官最低的品级。

[2] 关羽头颅——东吴杀了关羽以后，将头颅送给曹操，遂葬此地。

河洛风云

第二十七章

崇祯十四年正旦早晨，四更多天，北京全城的爆竹声就热闹起来。等玄武门打过五更，皇城内外，所有的庙宇都钟鼓齐鸣。崇祯早已起床，到玄极宝殿隆重行了拜天礼，然后回到乾清宫，受后妃和皇子、皇女朝贺，再受宫中较有地位的太监朝贺。天色微明，他喝了一碗冰糖燕窝汤，吃一块虎眼窝丝糖，作为早点。太监们按照宫中风习，在御案上摆了个“百事大吉盒儿”，内装柿饼、荔枝、龙眼、栗子、熟枣；但是他只望一望，心中叹道：“唉，什么时候能看见百事大吉！”宫女们替他换上

了一套正旦受朝贺的古怪衣帽，名叫衮、冕。那个叫作冕的古怪帽子用皂纱做成，顶上盖着一个长形板子，前后各有十二串叫作旒的东西。那叫作衮的古怪衣服是黑色的，上绣八样图案：肩上绣着日月和龙，背上绣着星辰和山，袖子上绣着火、五色雉鸡、老虎和长尾猿。这冕和衮的制度是从西周传下来的。做皇帝的是非遵古制不行，不然就不像皇帝了。穿戴好这一套古怪的冠服之后，崇祯便走出乾清宫，坐上步辇，往皇极殿受百官朝贺。

午门上第一通鼓声响过，百官在午门外排班立定，而崇祯也到了中极殿，坐在龙椅上稍候。第二通鼓声响过，百官从左右掖门进来，走上丹墀，文左武右，面向北，分立东西。第三通鼓声响过，钟声继起。崇祯重新上辇，往皇极殿去。

跟着行大朝贺礼，无非是一套代代沿袭的繁杂礼仪，在时作时止的音乐声中像演戏一样。中间，一个赞礼官高声唱道："致贺词！"随即有一个礼部官员代表百官在丹陛中间跪下，先报名"具臣"某某，接着背诵照例的典雅贺词：

"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恭维皇帝陛下，膺乾纳祜，奉天永昌。寇盗不兴，灾荒永弭，四夷宾服，兵革敉平。圣世清明，国家有万年之安；皇恩浩荡，黎民荷无量之福！"

随着赞礼官的高声唱赞，又是一阵俯伏、拜、兴 [1] 之类的花样以及两次乐作、乐止。然后传制官在皇帝前跪奏："请传制！"照例不必等候皇上说话他便叩头起身，另一传制官由左边门走出大殿，到了丹陛，面向东立，口称："有制！"外赞礼官高声唱道："跪！"群臣皆跪。赞礼官随即又唱："宣制！"传制官高声背诵：

"履端 [2] 之庆，与卿等共之！"

赞礼官照例又高唱"俯伏"，"兴"，"乐止"。接着又唱："出笏！"文武百官都将象牙的和竹的朝笏取出，双手举在面前。又跟着赞礼官的唱赞，鞠躬三次，舞蹈。有些年老文臣，在拜舞时动作笨拙，蹒跚摇晃，险些儿跌跤。赞礼官又唱："跪！"又唱："山呼！"百官抱着朝笏，拱手加额，高呼："万岁！"赞礼官再唱："山呼！"百官再呼："万岁！"第三次唱："再山呼！"百官高呼："万万岁！"文武百官每次呼喊"万岁"，教坊司的乐工、仪仗队、锦衣力士以及所有太监，一齐呼喊，声震午门。一直心思抑郁的崇祯皇帝，只有这片刻才感到一丝欣慰，觉得自己真正是四海共主。

又一套行礼之后，按照惯例，皇帝应该从宝座起身，尚宝卿捧宝，导驾官前导，到中极殿稍作停留，然后回乾清宫去。然而崇祯想好了一个新点子，走下宝座后面向南正立，向一个御前牌子瞟一眼，轻声说：

"召阁臣来！"

听到太监传谕，几个辅臣不知何故，十分惊慌，由首辅范复粹率领，踉跄躬身从左边门进来。崇祯叫他们再往前进。他们走至殿檐，行叩头礼毕，跪着等候皇帝说话，崇祯又说：

“阁臣西边来！”

辅臣慌忙起立，仍然不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打算分成东西两班走近皇帝面前。崇祯又说一句：“阁臣西边来！”随即有一个太监过来，将辅臣们引到西边立定。勋臣们一则没有听清，二则怕皇上怪罪，一直跟在辅臣们后边趋进，行礼，这时也小心翼翼地立在西边，不敢抬头。崇祯略露不满神色，轻声说：

“勋臣们东边去！”

等勋臣们退往东边，崇祯又叫阁臣们走近一点，然后语气沉重地说：

“自古圣帝明王，皆崇师道。今日讲官称先生，犹存遗意。卿等即朕师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求。”于是他转身向西，面向阁臣们一揖，接着说：“《经》言：‘修身也，尊贤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朕之此礼，原不为过。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他的辞色逐渐严峻，狠狠地看了大家一眼，又说，“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调和[3]在卿等。而今佐朕中兴，奠安宗社[4]，万唯诸先生是赖！”

诸阁臣跪伏地上，以头触地。范复粹代表大家说：“臣等菲才，罪该万死。今蒙皇上如此礼敬，实在愧不敢当。”

崇祯说：“先生们正是朕该敬的，该敬的。如今张献忠已经被逼到川西，歼灭不难；李自成久无下落，大概已经身死众散。中原乃国家腹心之地，多年来各股流贼纵横，糜烂不堪。近据河南抚臣李仙风及按臣高名衡奏报，仅有小股土寇滋扰，已无流贼踪迹。看来国事确实大有转机，中兴确实在望。今日为一年之始，望先生们更加努力，不负朕的敬礼与厚望。先生们起来！”

崇祯看着阁臣们叩头起来以后，自己也在音乐声中离开皇极殿。

当他重新在中极殿稍停时候，心情忽然变得十分沉重。虽然他刚才对着阁臣们说大局如何变好，但是历年来他产生过的无数希望都像海市蜃楼，眨眼化为乌有，而眼前仍然横着一个没法处理的破烂与荒乱世界。他又想着自己刚才向辅臣作了一揖，说的那几句“尊师重道”的话，确实像古时的“圣君明王”，必会博得臣民的大大称赞，也将被史官大书一笔；但实际上这些辅臣没有一个能够认真办事的，将来惹他恼了，免不了有的削职，有的下狱，有的可能受到廷杖，说不定还有人被他赐死！……

他不停地胡思乱想，竟忘从宝座上起身了。一个太监走到他的脚前跪下，用像女人般的声音怯怯地奏道：

“启奏皇爷，该起驾回宫了。”

“啊？”崇祯好像乍然醒来，一面起身一面向一个司礼监秉笔太监轻轻地问，“杨嗣昌和河南巡抚可有什么新的军情奏报？”

司礼太监躬身回答：“请皇爷放心。杨嗣昌在四川剿贼得手，无新的奏报。河南平静无事，所以地方官也没有军情急奏。”

他自言自语说：“啊啊，没有奏报！河南平静无事！”

被称为东京开封的这座古代名城，当李闯王兵临洛阳城下时，正过着梦境一般的早春。杏花正开，大堤上杨柳摇曳，而禹王台和繁塔寺前边的桃树枝上都已经结满花苞，只待春风再暖，就要次第开放。

上自周王府，下至小康之家，今年的新年仍然在欢乐中度过。天色刚麻麻亮，周王拜天之后，率领各位郡王、宗人、仪宾[5]、文武官员，在承运门拜万岁牌。礼毕，转到存信殿，坐在王位上受朝贺。贺毕，赐宴。此后，诸王贵戚，逐日轮流治宴，互相邀请，直到灯节，并无虚日。第二代周王名朱有炖，谥号宪王，会度曲填词，编写了许多剧本。府中养了男女戏班，扮演杂剧、传奇，在全国十分有名。如今周王府中的声技之盛虽不如前代，但仍为全国各地王府所不及。破五以后，每日从黄昏直到深夜，王府中轻歌曼舞不歇，丝竹锣鼓之声时时飘散紫禁城外，正如一首大梁人的诗中所说：“宫中日夜闻箫鼓，记得宪王新乐府。”

虽然李自成来到豫西以后连破山寨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开封，但是并没有人特别重视，也不肯信以为真。直到十二月中旬，不仅有府、州、县官的火急禀报每日飞进省城，还有士绅的很多求救书信寄来，这才引起了巡抚和布、按各衙门的重视。但经封疆大吏们商议之后，都同意巡抚李仙风和布政使梁炳的主张，暂时不向朝廷如实奏闻，免得皇上降一道严旨，限令他们将李自成火速剿灭。

破五前一天，宜阳和永宁两城失守的消息报到开封，封疆大吏们开始感到情况严重。但是他们不相信李自成有力量攻破洛阳，仍然决定暂时不惊动朝廷，将两城失守和万安王被杀的事压了几天才向朝廷奏报，却不提洛阳如何危急，不提请兵。为着洛阳是藩封重地，福王是皇上亲叔父，李仙风不能不飞檄驻在洛阳的警备总兵王绍禹“加意防守，不得有失”。至于王绍禹这个老头子是否胜任，手下兵力如何，他就不问了。

在李自成加紧准备围攻洛阳时，开封的上层社会完全沉溺在灯节的狂欢中。从正月十四日起，全城以周王府为中心，大大地热闹三天。周王府的花园中扎有鳌山一座，遍张奇巧花灯，约有万盏，看得人眼花缭乱。鳌山下边，利用原有的苍松翠柏，又栽了许多竹竿，扎成九曲黄河，河

两岸尽是柏枝、花灯，曲折回环。元宵节晚上，周王朱恭枵在宫中酒筵刚罢，乘坐小辇，游赏“黄河”。辇前细乐、滚灯引驾，并有提炉、香盒，沉香细烟氤氲，与宫女的衣香、脂粉香相混，远飘数十丈远。游毕九曲“黄河”，周王在亭子上摆好的王座坐下，然后，诸郡王和国戚步行登山，陪他饮宴看戏。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李自成为进攻洛阳派遣的第一支部队，即张鼐率领的两千骑兵，从得胜寨出发了。

十六日晚上，月下游人更多。男女成群结队，络绎街道，或携酒鼓吹，施放花炮，或团聚歌舞，打虎装象，琵琶随唱。约莫到二更时候，巨室大家的女眷出游，僮仆提灯，丫鬟侍婢簇拥相随，一群群花团锦簇，香风扑鼻。这一类轻易不出三门四户的大家女眷，平日出门得放下车帘轿帘，难得每年有个灯节，可以大胆地徘徊星月之下，盘桓灯辉之中，低言悄语，嬉笑嘤嘤。这叫作“游走百病”，还得拥拥挤挤地过一道桥，据说可以一年中不得腰疼病。所谓“开封八景”之一的“州桥明月”，最为吸引游人，桥上拥挤得水泄不通。

这时，周王借共同听戏赏月为名，将几个封疆大吏召进宫中，先在花园中的畅心阁赐宴。宴毕，他拈着花白胡须问道：

“寡人近日听说，李自成攻破永宁之后，假行仁义，无知愚民受其欺哄，裹胁日众。先生们看，闯贼是否有进攻洛阳之意？”

巡抚李仙风躬身回答：“卑职等身负封疆重任，只因兵饷两缺，未能早日剿灭流贼，致有永宁、宜阳等城失陷，万安郡王被害，知县武大烈等死节，百姓惨遭屠戮。卑职等已上奏朝廷，听候严加治罪。今蒙王爷殿下垂询，更觉惶恐。但河南府城，万无一失，请王爷不必担忧。目前杨阁部正在四川围剿献、曹二贼，已将二贼逼入川西，甚为得手。一俟献贼歼灭，杨阁部即可挥大军出川，清剿中原流贼。闯贼屡败之余，幸逃诛戮，只剩五十骑奔入河南。目前虽然伪称仁义，煽惑百姓，裹胁日众，似甚嚣张，然皆一时乌合之众，不足为虑。杨阁部大军一到，廓清不难。”

周王微微点头，又说：“本藩恪守祖训，一向不过问地方军政大事。然洛阳是亲藩封地，只怕万一有失，亲藩受惊，皇上震怒，对先生们也不甚好。”

李仙风又回答说：“河南府城高池深，户口数万，兵勇众多，道、府官员俱在，与永宁大不相同。况福王金钱粮食极多，紧急时不患无守城之资。职抚前已奏请皇上，命王绍禹为洛阳警备总兵，专职镇守，拱卫福藩。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亦在洛阳城内，颇孚众望，必能倡导绅衿，捍卫桑梓。洛阳城决无可虑，谨请殿下放心。”

周王面露微笑，说：“只要能如先生所言，洛阳万无一失，寡人就不为开封担心了。”

在洛阳，从十二月中旬起，人们就天天谈论李自成，真实消息和虚假传说混在一起，飞满全城。和往年大不同的是，往年的谣传十分之九都是对农民军的诬蔑和辱骂，而近来的种种新闻和传说十分之九都是说李自成的人马如何纪律严明，如何只惩土豪大户，如何开仓放赈，以及穷百姓如何焚香欢迎，争着投顺。每天都有新的传说，其中许多是动人的小故事，含着虚构的、添枝加叶的成分，混合着穷苦百姓的感情和希望。

上层官绅对这些消息、传说深怀恐惧和殷忧。曾做过南京兵部尚书的吕维祺在洛阳的缙绅中名望最大，地位最高。他从南京回到洛阳这几年来，平时多在他创立的伊洛书院讲学，但地方上如有什么大事，官绅们便去向他求教，或请他出面说话。一天下午，他在伊洛书院中同一群及门弟子讲了一会儿程朱理学，很快话题就转到当前的世道荒乱、李自成声势日盛等方面。一个弟子恭敬地说道：

“闯贼趁杨武陵追剿献贼入川，中原兵力空虚，封疆大吏都不以流贼为意，突然来到河南，号召饥民，伪行仁义。看来此人确实志不在小，非一般草寇可比。老师望重乡邦，可否想想办法，拯救桑梓糜烂？”

吕维祺叹口气说：“流贼奸掳烧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不奸掳烧杀，同朝廷争夺人心。听说李自成原来就传播过‘剿兵安民’的话，近来又散布谣言，遍张揭帖，说什么随了闯王就可以不向官府纳粮，他自己也在三年内不向百姓征粮。愚民无知，听了这些蛊惑人心的话，自然会甘愿从贼。老夫虽然忧心如焚，然身不在位，空言无补，眼看着河洛瓦解，洛阳日危，束手无策！”

另一个弟子说：“传闻卢氏举人牛金星投了闯贼，颇见信用；他还引荐一个江湖术士叫宋献策的，被闯贼拜为军师。这些传闻，老师可听说了么？”

吕维祺点点头，说：“宋献策原是江湖术士，无足挂齿。可恨的是举人投贼，前所未闻。牛金星实为衣冠败类，日后拿获，寸斩不蔽其辜！”

正说着，一个老家人进来，向吕维祺垂手躬身说：“禀老爷，分巡道王大人、镇台王大人、知府冯大人、推官卫老爷、知县张老爷，还有几位地方士绅，一同前来拜见，在二门外边等候。”

吕维祺一惊，立即吩咐：“请！”他随即立起，略整幞头，走往二门去迎接客人。

以分巡道王胤昌为首的几个文武官吏加上几位士绅，被请进书院的客堂坐下。仆人献茶一毕，王胤昌带头说：

“今日洛阳城中谣言更盛，纷纷传说李自成将来攻城。宜阳和永宁两县，城外已经到了流贼，城内饥民蠢蠢思动。昨夜两县都差人来府城告急，

都说危在旦夕。洛阳城内，也极其不稳。刚才我们商量一阵，一同来求教先生。只有先生能救洛阳。”

吕维祺说：“学生自从罢官归来，优游林下，唯以讲学为务。没想到流贼猖獗，日甚一日。洛阳为兵家必争之地，亦学生祖宗坟墓所在地。不论为国为家，学生都愿意追随诸公之后，竭尽绵力，保此一片土地。诸公有何见教？”

知府冯一俊说：“目前欲固守洛阳，必须赶快安定军心民心。民心一去，军心一变，一切都完。闯贼到处声言不杀平民，只杀官绅。一旦洛阳城破，不唯现在地方文武都要杀光，恐怕老先生同样身家难保。更要紧的是福王殿下。倘若洛阳失守，致使福藩陷没，凡为臣子，如何上对君父？况且……”

吕维祺截断知府的话，说：“目前情势十分急迫，请老父台直说吧，其他道理不用提了。”

冯一俊不再绕弯子，接着说：“洛阳存亡，地方文武有守土之责，不能推卸。然值此民心思乱、军心动摇之时，存亡实决于福王殿下。洛阳百姓说：‘福王仓中的粮食堆积如山，朽得不能再吃。可是咱们老百姓流离街头，每日饿死一大批。老子不随闯王才怪！’……”

总兵王绍禹插言：“士兵们已经八个月没有关饷，背地里也是骂不绝口。他们说：‘福王的金银多得没有数，钱串儿都朽了。咱们快一年没有关饷，哪个王八蛋替他卖命守城！’我是武将，为国家尽忠而死，份所应该。可是我手下的将士不肯用命，叫我如何守城？”

分巡道王胤昌接着说：“目前唯一救洛阳之策，只有请福王殿下打开仓库，拿出数万两银子犒赏将士，拿出数千担粮食赈济饥民。舍此最后一着棋，则洛阳必不可守，福王的江山必不可保，我们大家都同归于尽！”

吕维祺拈须思量，慢慢地抬起头来问道：“诸公何不将此意面启福王殿下？”

王胤昌说：“我同王总镇、冯知府两次进宫去求见殿下，殿下都不肯见。今日官绅集议，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来求先生进宫一趟。”

吕维祺说：“诸位是守土文武，福王殿下尚不肯见，我以闲散之身，前去求见，恐怕更不行吧？”

胤昌说：“不然，不然。先生曾为朝廷大臣，且为理学名儒，河洛人望。福王殿下平日对先生十分尊重，断无不肯面见之理。”

知县张正学从旁劝驾：“请大司马务必进宫一趟，救此一方生灵。”

富绅们纷纷怂恿，说福王定会见他，听从他的劝告。吕维祺慨然说：

“既然各位无缘面启福王，痛陈利害，学生只好试试。”

送走官绅客人之后，他对弟子们说了他要去求见福王的事，弟子们都很赞成。随即他换了衣服，坐轿往王宫去了。

隔了一道高厚的红色宫墙，将福王府同洛阳全城划成了两个天地。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仍然是酒色荒淫、醉生梦死的无忧世界。将落的斜阳照射在巍峨的黄色琉璃瓦上，阴影在一座座庭院中渐渐转浓。

在福安殿后边的一座寝宫中，福王朱常洵躺在一把蒙着貂皮锦褥的雕花金漆圈椅中，两腿前伸，将穿着黄缎靴子的双脚放在一张铺有红绒厚垫的雕花檀木矮几上。左右跪着两个宫女，正在替他轻捶大腿。另外两个宫女坐在两旁的矮凳上，每个宫女将他的一只粗胳膊放在自己腿上，轻轻捶着。他的滚圆的大肚子高高隆起，像一口上百人煮饭用的大锅反扣在他的身上。在他脚前一丈远的地方，拜垫上跪着一群宫女装束的乐妓，拿着诸色乐器，只有一个女子坐在矮凳上弹着琵琶，另一个跪着用洞箫伴奏。福王闭着眼睛，多半时候都在轻轻地扯着鼾声，有时突然鼾声很响，但随即就低落下去。当一曲琵琶弹完之后，福王也跟着停止打鼾，微微地睁开眼睛，用带着睡意的声音问：

“熊掌没熟？”

侍立在背后的一个太监走前两步，躬身回答：“启禀王爷，奴婢刚才去问了问，熊掌快炖熟啦。”

“怎么不早炖？”

“王爷明白，平日炖熊掌都得两个时辰，如今已经炖一个多时辰了。”

司乐的宫女头儿见福王不再问熊掌的事，又想蒙眬睡去，赶忙过来跪下，柔声问道：

“王爷，要奏乐的奴婢们退下么？”

福王又睁开因酒色过度而松弛下垂的暗红眼皮，向她望一眼，说：

“奏一曲《汉宫秋月》，筝跟琵琶。”

抓筝的乐妓调整玉柱，轻试弦音，忽然承奉刘太监掀帘进来，向福王躬身说：

“启禀王爷，吕维祺进宫求见，已经等候多时。”

福王没有作声，重新闭起眼睛。抓筝的和弹琵琶的两个女子因刘承奉使

个眼色，停指等候。屋中静了片刻，刘承奉向前再走一步，俯下身子说：

“王爷，吕维祺已经等候多时了。”

福王半睁倦眼，不耐烦地说：“这老头儿见寡人有什么事儿？你告他说，寡人今日身子不舒服，不能见他。不管大事小事，叫他改日再来。”

刘承奉略露焦急神色，说：“王爷，吕维祺说他今日进宫，非见王爷不可，不面见王爷他死不出宫。”

“他有什么事儿非要见到寡人不可？”

“他说王爷江山能否保住，在此一见。他是为王爷的江山安危，为洛阳全城官绅百姓的死活进宫来求见王爷殿下。”

福王喘口气，说：“洛阳全城官绅百姓的死活干我尿事！啊，你们捶、捶，继续轻轻捶。寡人的江山是万历皇上封的，用不着他这个老头儿操心！”

“不，王爷。近来李闯王声势很大，兵马已到宜阳、永宁城外，声言要破洛阳。吕维祺为此事求见王爷，不可不见。”

朱常洵开始明白吕维祺的进宫求见有些重要，但仍然不想接见。他近来可能是由于太胖，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毛病，总觉得瞌睡很多，头脑发昏，四肢肌肉发胀，所以经常需要躺下去，命四个生得很俊的宫女替他捶胳膊、腿。现在逼着他衣冠整齐地离开寝宫，到前院正殿或偏殿去坐得端端正正地受吕的朝拜，同他说话，多不舒服！在片刻间他想命世子[6]由崧替他接见，但是他听见东宫里正在唱戏，想着自从几个月前新从苏州买来了一班女戏子，世子每日更加沉溺酒色，倘若世子在吕维祺眼前有失检言行，颇为不美。想了一阵，他对承奉说：

“等一等，带吕维祺到福安殿见我！”

他在几个宫女的帮助下艰难地站立起来，换了衣冠，然后由两个太监左右搀扶，到了福安殿，在王位上坐下。两旁和殿外站了许多太监。吕维祺被带进殿内，行了跪拜礼。福王赐座，赐茶，然后问道：

“先生来见寡人何事？”

吕维祺欠身说：“目前流贼云集宜阳、永宁城外，旦夕破城。流贼声言俟破了这两座县城之后，即来攻破洛阳。洛阳城中饥民甚多，兵与民都无固志，怨言沸腾，多思从贼。官绅束手无策，坐待同归于尽。王爷藩封在此，原期立国万年，倘若不设法守城，江山一失，悔之何及！如何守城保国，望殿下速作决断！”

福王略觉吃惊，喘着气问：“洛阳是亲藩封国重地，流贼敢来破城么？”

“流贼既敢背叛朝廷，岂惧亲藩？崇祯八年高迎祥、李自成等流贼破凤阳，焚皇陵，殿下岂已忘乎？”

“寡人是今上皇叔，流贼敢害寡人？”

“请恕维祺直言无隐。听说流贼向百姓声言，要攻破洛阳，活捉王爷殿下。”

福王浑身一颤，赶快问：“此话可真？”

“道路纷传，洛阳城中虽三尺童子亦知。”

福王一阵心跳，喘气更粗，又问：“先生是个忠臣，有何好的主意？”

“王府金钱无数，粮食山积。今日维祺别无善策，只请殿下以社稷为重，散出金钱养兵，散出粮食济民。军心固，民情安，洛阳城就可坚守，殿下的社稷也稳如泰山。否则……大祸不堪设想！”

福王心中恍然明白，原来是逼他出钱的！他厌烦地看了吕维祺一眼，说：“地方文武，守土有责。倘若洛阳失守，本藩死社稷，他们这班食皇家俸禄的大小官儿也活不成。纵令他们有谁能逃出流贼之手，也难逃国法。先生为洛阳守城事来逼寡人，难道守城护藩之责不在地方文武的身上么？先生既是忠臣，为何不去督促地方文武尽心守城，保护藩封？”

吕维祺起立说：“殿下差矣！正因为洛阳文武无钱无粮，一筹莫展，才公推维祺进宫向殿下陈说利害，恳请殿下拿出一部分库中金钱，仓中粮食，以保洛阳，保社稷。殿下如仍像往年那样，不以社稷为念，将何以见二祖列宗于地下？”

朱常洵愤然作色，说：“近年水旱不断，盗贼如毛，本藩收入大减，可是宫中开销仍旧，入不敷出，先生何曾知道！请先生休再帮那班守土文武说话，替他们开脱罪责。他们失守城池，失陷亲藩，自有大明国法在，用不着你入宫来逼寡人出钱出粮！”说毕，向两个太监示意，将他从王座上搀扶起来，喘着气往后宫去了。

吕维祺又吃惊又失望地望着福王离开福安殿，不禁叹口长气，顿了顿足，洒下眼泪，心中叫道：

“洛阳完矣！”

吕维祺同福王见面的当日晚上，袁宗第率领的一支义军奉闯王之命攻破宜阳，杀了知县唐启泰，对百姓秋毫无犯。这消息迅速传进洛阳城中，证实了李闯王“只杀官，不杀平民”的传闻不假。又过几天，永宁失守和万安王被杀的消息传来，人人都清楚，李闯王下一步就要来洛阳了。

年节中的洛阳与开封完全像两个世界。穷百姓怀着殷切的心情等待李闯王大军来到，而官绅大户都怀着惴惴忧惧的心情等待着大祸临头。洛阳城中，自元朝至今将近四百年间，从来没有一个春节过得像今年这样暗淡、萧条、草率。

吕维祺仍然是洛阳官绅的重心，被看作洛阳安危所系的人。他明白新安和洛阳两县百姓对他本人和他的家族积怨甚深，所以他狠心拿出来几百石杂粮在城内放赈，希图在穷人中买一个慈善之名。另外，他以个人名义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写信，请他们火速派兵救援洛阳。

福王虽然不得不相信李闯王要攻洛阳，但是他仍然指望有守土之责的地方文武会慑于国法，也为保自己身家性命，出死力固守城池，等待救兵。正月初十以后，义军的游骑每日出没于洛阳郊外，风声更加紧急。一天下午，他由两个太监搀扶着，巡视仓库。他叫典库官打开一座叫作东二库的大屋子，看看里边堆满的金银和铜钱，心中说："这都是神宗皇帝辛辛苦苦从全国弄到手的，赐给了寡人，也有些是寡人三十年来自己经营的家产，我连一个钱也不给人！"

过了灯火稀疏的元宵节，李自成的义军已经占领了洛阳附近的延秋、龙门和洛河南岸的许多村镇，准备攻城。福王将分巡道王胤昌、总兵王绍禹、知府冯一俊等叫进宫去，问他们关于守城的事。王胤昌已得到巡抚李仙风的火急书信，内称他已率领大军自黄河北岸星夜西来，嘱洛阳文武官督率全城军民固守待援。他将这些连他自己也半信半疑的话启禀福王。福王的心情为之一宽，点头说：

"李巡抚倒是个大大的忠臣。事定之后，寡人要向皇上题本，重重奖赏他的大功。"

王绍禹趁机起立说："洛阳守城官兵，欠饷日久，咸有怨言。请王爷殿下速速发出几万饷银，以固军心。"

福王喘着气说："你们，一提到守城就要银子，要银子！你们不晓得寡人的困难，好像王宫中藏有摇钱树、聚宝盆！"

王胤昌说："倘无银子，便没人肯替殿下守城。"

福王说："李仙风不是要星夜赶来么？"

"但恐巡抚兵马未到，洛阳已经破了。"

福王想了想，说："那，那，那如何是好？……寡人为念将士辛苦，特赐一千两银子犒劳好啦。"

王绍禹说：“数千将士，一千两银子如何敷用？卑职实在没法向将士们说话，鼓起士气守城。”

福王又想一下，说：“我赏三千两如何？再多一两就没有了！”

大家不再恳求，叩头辞出。随即有太监将三千两银子送到镇台衙门，王绍禹自己留一千两，送一千两给分巡道，拿一千两犒赏将士。士兵们骂得更凶，有人公然说不再守城的话。王绍禹只好佯装不知，守城事听天由命。

正月十九晚上，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将洛阳包围，即将攻城。福王得到禀报，大为惊慌，将几个亲信太监叫到面前，边喘气边声音打战地说：

“你们要想法儿救寡人逃出洛阳。我不惜金银重赏，快救寡人……”

[1] 兴——封建时代行礼，叩了头起身叫作兴。

[2] 履端——一年初始，元旦。古人推算历法叫作“推步”或简称“步”。“履”即步的意思。

[3] 调和——调整或协调各种问题而加以治理。与今日词义稍有不同。

[4] 宗社——宗庙和社稷，代表皇统。

[5] 仪宾——明制，亲王和郡王的女婿称为仪宾。

[6] 世子——法定继承王位的儿子。这个世子朱由崧即后来的南明弘光帝。

第二十八章

在吃早饭时候，李自成向军师问：

“那从潼关来河南的一股变兵可接上头了？”

献策回答：“因为他们提前奔进洛阳，我们来不及派人接头。不过袁将军已暗中嘱咐城中的细作，散布流言，然后勾引这一支变兵献城投降。”

“散布的什么流言？”

“只说河南巡抚与陕西总督都有上奏，奉旨：‘着将为首十人捕获归案，枭首示众，不得宽纵！’还说王绍禹已奉巡抚密檄，拟于洛阳解围之后，遵旨拿办，不许一人漏网。”

李岩说：“按道理讲，陕西总督与河南巡抚题奏上去，有圣旨下到开封，再由开封密檄洛阳防守总兵，来往颇费时日。说王绍禹现在已接到巡抚密檄，恐不可信。”

献策笑了起来，说：“足下，你这是书生之见。如今兵荒马乱，谣言丛生，任何无根之言都容易被人轻信。何况那几百杀官叛兵，正在疑神疑鬼，无事尚且惊慌自扰，一听这个谣言，岂有不信之理？等他们能够冷静剖析，知是谣言，那已经是破洛阳多日以后的事了。”

听献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正吃饭间，袁宗第又派人飞马前来禀报：偃师县已于昨夜一鼓而破，未损失一兵一卒。活捉了贪官徐日泰，在衙门前边斩首，同时杀了县丞白世禄、训导刘恒等三四个民愤较大的人，对平民秋毫无犯。大家听了，十分高兴。

吃毕早饭，李自成同宋献策等重新洗手，到大殿中向关公焚香礼拜。他决定趁此机会让随来的将士们在此地休息半天，并吩咐午饭到未时以后吃，好使大家多睡一睡。他自己十分疲乏，一躺下去便很快睡熟了。

但是他们只睡了一个多时辰，全都醒了。眼看着就要攻破洛阳，大家都怀着兴奋的情绪，不肯多睡。现在离午饭时间还早，李自成便同宋献策和李岩等出庙走走。他们先在关陵的小街上看看，遇到一群小孩子在一辆空牛车上玩耍，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领头唱道：

吃他娘，

穿他娘[1]，

开了大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闯王听了，哈哈大笑，说：“林泉到得胜寨以后编的歌谣，传得真快，这里的小孩子都唱起来啦！”

宋献策向孩子们笑着问：“你们还会唱别的歌谣么？”

孩子们看见这一群很不一般的义军将士，有点羞怯，不肯再唱，还有的跳下车跑了。闯王和献策等望着孩子们大笑起来，边谈话边继续向前走去。他们走了不过一箭之地，却听见孩子们又唱了一首歌谣：

朝求升，

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存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李闯王和宋献策等回到行辕门外，骑上战马，去游龙门。他们到龙门山北头的小街上下了马，率领一部分亲兵步行前进。龙门山崖上石窟中佛像众多，李自成等只在奉先殿盘桓较久。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亲兵去抱一尊天王像的小腿，仅仅能够两手合拢。从奉先殿回来走不多远，他们到一座临着山崖的佛寺中休息。老和尚将李闯王等迎进方丈，一一献茶，十分恭敬。闯王问到龙门古迹的历史和近来香火情况，老和尚诉起苦来，说有些佛像受风雨剥蚀，损坏日多，虽然有檀越布施，但是杯水车薪，总不能将损坏的佛像都修补起来。闯王明白了他的意思，叫吴汝义取出二十两银子布施，嘱他先拣那些吃紧的地方整修一下，等到天下太平以后再大大整修。

随即他同李岩等一边闲谈，一边走出方丈。临着路边，以悬崖为屋基，有三间倒座禅堂，陈设雅致。宋献策对闯王说：

“昨天我同捷轩、启东从这里经过，也在这寺里休息吃茶。那三间禅堂的墙壁上有不少题字。启东一时高兴，也在壁上题了几首七绝。何不进去一看？”

闯王连声说：“好，好，进去看看。”

他们步入禅堂，走到牛金星的题诗地方，看见有三首七言绝句，墨迹很新，题目是《随大军过龙门题壁》，下署“辛巳孟春，戎马书生题”一行小字。宋献策边看边吟出声来：

丽日光华明剑戟，春风浩荡入丝缰。

云霓企望来汤武，到处壶浆迎闯王。

踏破群山何觉险，龙门北进接康庄。

三军争指关陵近，隐约城楼即洛阳。

百代中原争逐鹿，关河离乱又沧桑。

沉沦周鼎 [2] 今何在？自古洛阳是帝乡。

吟诵完了，宋献策连声称赏，说这三首诗写得雍容凝重，颇有宰相气派。李岩很注意第三首诗中所流露的希望建都洛阳的思想。他虽然建议在宛、洛建立一个立脚地，但并不主张闯王过早地正式称王。他想如果破洛阳后，牛金星拿出来这个建议，被闯王采纳，将是很大失策。李自成见他看着墙壁不语，笑着问：

“林泉，你何不也题诗一首？”

李岩赶快说：“我平日文思迟钝，看见启东这三首诗更不敢动笔胡诌了。我近来才知道启东的字写的是苏体 [3] ，功底很深。”

他们出寺门，别了老和尚信步向北走，一面欣赏香山风景，一面谈论龙门的军事形势。而李自成心中又在想着一些重大问题。在得胜寨过年节的时候，宋献策、李岩和牛金星都向他提出来据宛、洛以争天下的重要意见，又提出建立名号代替闯王称号。今看牛金星的题壁诗，这些事必将在攻破洛阳之后，再次向他提出。可是看李岩刚才的意思，又分明对建都洛阳的主张不置可否。这使他不能不反复考虑。

太阳还有树梢高的时候，李自成从关陵到达洛河附近。这里有一条小街名叫望城岗，离洛阳南门数里。袁宗第的老营驻扎在这条街上。

晚饭以后，李自成在望城岗主持军事会议，将一应有关如何破城，破城后如何维持城中秩序，以及其他重大事项，都做了详细商议。闯王见将

士们连日辛苦，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马明天才能陆续赶到，所以决定明日一天按兵不动，让将士们好生休息，同时将几条禁令由各营将领传谕下边的大小头目和士兵，“务必一体凛遵勿违”。袁宗第向闯王问：

“破洛阳之后，你的行辕安在什么地方？”

没等闯王回答，几个将领都说闯王应该从关陵移驻福王府中，说那里地方宽大，舒服。闯王望望牛、宋和李岩，又望望刘宗敏和李过等几位大将，见大家都不作声，他脸色严肃地对众将领说：

“破城之后，行辕移驻洛阳城外的周公庙中。如今天下未定，我正要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岂可贪图舒服！”

宋献策立刻点头说：“闯王所言甚是。行辕暂设在周公庙最好。凡不是必须驻扎城内的人马，亦一律不许入城，方好使城内安堵如常，市廛不惊。”

牛金星接着说：“闯王行辕暂驻周公庙，实为英明之见。昔汉高祖初到咸阳，不留在秦宫休息，还军灞上，与父老约法三章，为史家所称道。今闯王不住福王宫，暂留城外，也有汉高祖不住咸阳宫的意思。倘若将来据河洛以争中原，建名号以符民望，这现成的福王宫自然是也要用的。”

会议一直开到三更以后，才告结束。袁宗第的老营司务命火头军准备了一大锅羊肉熬红白萝卜，每个人喝了两大碗，浑身暖和。喝完羊肉汤，众将领纷纷回营。闯王等牛、宋和李岩走后，向院中叫了一声：“张鼐！”张鼐回身进来。闯王面带微笑地慢慢说道：“小鼐子，你跟了我六七年，如今已经长成大人啦。这次攻洛阳，我叫你率领中军营精兵前来，这是第一次给你重要差遣，把你当重要将领使用。你要是砸了锅，我可是不答应的。你知道么？”

张鼐严肃地回答：“知道，闯王！我要是不能遵照闯王的将令把事情办好，从今往后，请闯王再也不要给我重要差遣！”

刘宗敏在一旁笑了一声，骂道：“你这小子，说得倒轻松！如今是打仗，闯王交给你的差事就是军令，军令大如山。你出了差错，要按军法治罪哩！”

张鼐说：“是，请按军法治罪。”

闯王点点头，说：“你明白这一点就行了。我现在再对你说一遍，必须句句照办，不可有误。第一，明天黄昏，你将手下人马分作两支，一支留在西关，一支开往北关，等候破城。第二，不管是北门先开，西门先开，你的骑兵都要立即冲进城内。要迅疾，要像箭出弦上，不可有片刻耽搁。这就需要你事前在西关和北关整队等待。万一城上向外打炮，也不可乱了队伍。”

张鼐心情激动地说："是，是。"

闯王接着说："第三，你的骑兵一冲进城去，要立刻奔到王宫，先占据王宫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后门。王宫很大。你一定要不使一个乱兵进入王宫，放火抢劫。不论军民，有敢闯入王宫放火抢劫的，当场斩首。第四，你事先安排好，冲入城门以后，立刻要分出几支骑兵占据通行要道、十字街口，并有骑兵不断在大街小巷巡逻，严禁烧、杀、奸淫、抢劫。一边巡逻，一边传谕我的禁令。如有违反的，不论是溃散官军，或是我们自己的弟兄，都一律就地正法，枭首示众。第五，福王父子，罪大恶极，一定得捉拿归案。破城之后，他父子必然要逃出王宫。不管他们上天入地，非捉到不可！如果你不能把他们父子全都捉到，至少得把福王本人捉到。逃走福王本人，我绝不答应！"

张鼐回答说："除非他生出两只翅膀，我绝不会使他逃掉！"

刘宗敏说："小鼐子，要是逃走了朱胖子，你小心闯王会砍掉你的脑袋！"

闯王脸色严峻地看了张鼐一眼，接着说："第六，必须将吕维祺给我捉到，不使他逃出城去。"

张鼐说："是，我一定把吕维祺捉到，其余的官绅也绝不放走一个。可是我担心四个城门……"

闯王说："刚才会议已经决定，南门、东门由你汉举叔派兵把守，西门、北门由你补之大哥派兵把守。倘若福王父子和吕维祺由城门逃走，罪不在你。"

李过对张鼐说："城中百姓认识吕维祺的人很多，我断定他不敢走出城门。张鼐，只要吕维祺藏在城内，你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捉到。"

闯王问："我吩咐你的话都记清楚了么？"

张鼐说："都记清了。一共七桩事情：第一……"

闯王笑笑，挥手使他停住，说："记清就行。快回周公庙休息去吧。"张鼐说声"是！"精神抖擞地转过身子，快步走出。一会儿就听见一阵马蹄声奔驰而去。闯王叫道：

"双喜！"

李双喜应声而来，垂手立在闯王面前。闯王连打几个喷嚏，微露出困乏神色，袁宗第关心地说：

"你怕是伤风了。"

闯王说："有一点儿。不要紧。双喜，刚才我分派你的事情你记清了

么？”

双喜回答：“明天我从汉举叔营中抽调一千步兵、一支驮运队，从补之大哥营中抽调一百名骑兵，编成一个辎重营。进城之后，先派兵将公私仓库、大官、乡宦、富豪住宅看守起来。天明以后，分头将以上各处粮食、财物查抄、清点、登账，运到一个地方看管。另外派出三百弟兄、十名书办，交给张鼐，专门清点王府财物，归类，登账，封存。”

闯王问：“洛阳城内的官吏、乡宦、富豪的姓名住址，你抄好清单没有？”

双喜说：“汉举叔的文书先生已经抄好一份交给我了。”

闯王又连打两个喷嚏，擤了清鼻涕，口气沉重地说：“双喜，你是第一次学着办这样大的事情。洛阳是一个富裕城池，福王是一个最富的王。这件事，你做得好，我们几十万大军粮饷和洛阳饥民赈济，都不发愁。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能够办完？”

双喜说：“我想要五天光景。”

闯王说：“我给你七天时间。在这七天内，凡是领取赈粮、赈款、军饷、各种用费，都到你那里支领。你要随时登账，不可有错。办事人员不够，我另外给你。这担子比你去冲锋陷阵的担子难挑，吃力得多，懂么？”

双喜回答说：“我懂。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李自成摆手使双喜退出，随即向刘宗敏、李过和袁宗第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今晚所决定的事，有没有不妥当的？”

袁宗第抢着说：“闯王，看牛先生的意思，想饶吕维祺一条狗命。这个人是洛阳最大的乡宦，除福王外也是最大的财主。他家佃户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被庄头豪奴催租逼债，常常卖儿卖女。像这样人，为什么要饶他狗命？难道李闯王日后坐天下还缺少一个兵部尚书？”

李过接着说：“我是才从新安来。新安百姓提到吕维祺一家，恨之入骨。我一到新安，把吕家的人都捉了起来。老百姓知道我们是来除暴安良的，纷纷拦住马头告状。吕维祺的弟弟名叫维禧，做过知县，已经给我斩首示众，为民除害。今晚牛先生的意思是想留下吕维祺，利用他的名望号召中原士大夫前来归顺，这意思何尝不好，只是咱们破开洛阳，光杀福王，不杀一个大乡宦，就不能稍平民愤，也不能狠狠地压下去乡绅土豪的气焰。”

闯王点点头，转望宗敏。刘宗敏没有说话，伸出巨大的右手，轻轻地做一个砍头的动作。虽然他面带微笑，态度轻松，但是闯王看出他的意思是坚决要杀，十分干脆。于是李自成轻轻地拍一下膝盖，说：

“杀，决定杀！启东原想留下他以为号召，也是为着咱们早成大事。文武之间有时意见不同，常常难免。你们都是我的亲信大将，对新来的读书人要处处尊重。文武们要一心一德，取长补短。我们对启东更应以师礼相待。”

宗敏问：“杀吕维祺要出罪状么？”

“不用了。百姓都明白他罪有应得，会拍手称快；为官为宦的、缙绅大户，会觉得兔死狐悲。我已经请林泉明日写一个《九问九劝》的稿子，将来在洛阳城内传唱，把一些道理讲给百姓听。为什么杀吕维棋，这道理也包含在《九问九劝》里，用不着再写罪状啦。”

二十日这一天，李自成因为患了感冒，只好留在关陵行辕。他考虑着进洛阳后有一些重大事情需要同高一功、田见秀商议，另外还要为李岩和红娘子举行婚礼，便立刻派人回得胜寨老营，叫他们和高夫人、红娘子以及几位大将的夫人都来洛阳。老营的事，交给郝摇旗主持几日。他担心郝摇旗万一再出了什么差错，将领们会不肯原谅，也担心摇旗连经挫折，遇事不敢做主，就给摇旗写了一封信，嘱他既要事事小心谨慎，也要该大胆时就大胆决断，不要大小事样样禀报，往返误事。他的信写得不长，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得胜寨老营是全军根本，粮饷辎重为大军命脉所系，今兄将此千斤重担全交老弟身上。我弟只要时时想着全军根本与全军命脉，心心为公，念念为公，即可以百事不误。人不能终身无过，但望我弟能作勇于改过之君子可也。

李自成写完了信，才吃下去尚炯替他准备的煎药，蒙头出汗，睡到下午申时出头起来。经过发汗，已觉两边太阳穴不再疼痛，身上轻松。他继续留在关陵，让李岩坐在一间清静的房屋里草拟《九问九劝》的稿子，而请牛金星为他讲一段《资治通鉴》。

自从两个月前金星来到军中以后，李自成就待以宾师之礼，常常呼为先生。恰好当时攻破一座山寨，牛佺从一家乡绅的宅子里弄到了一部当时流行的汲古阁刊本《资治通鉴》和一部《通鉴纪事本末》，牛金星就将这两部书送到闯王面前，劝他于练兵作战之暇留心读读。李自成原来打算请牛金星每天替他选讲经书一章、《通鉴》一段，但有时实在太忙，就改为大体上每隔三天讲经、史一次。每次牛金星讲《通鉴》，宋献策

和李岩都坐在旁边，刘宗敏和高一功偶有工夫，也喜欢来听。讲过之后，互相讨论，贯串古今，引申发明。牛金星对讲经、史这件事十分重视，也十分得意。有一次，宋献策私下同他开玩笑说：

“启东，你如今已经是傅相地位 [4] 兼经筵 [5] 讲官了。”

金星满意地笑了笑，拈须回答：“这话……弟实不敢当。闯王英明，好学，又睿智天纵。我辈今日只有全心辅佐闯王，早定天下，其余非所计也。至于说到朝廷经筵，那只是繁文缛节，徒具空名，实不能与弟在闯王前讲论经、史相比。”

牛金星因为很重视他为李自成讲书的重大作用和类似傅相的身份地位，所以尽管他知道李岩很有学问，对《通鉴》的熟悉不亚于他，却始终不向闯王建议请李岩也来讲书。今天牛金星是接着上一次讲黄巾起义的一段历史，只有宋献策陪坐一旁。金星积习难改，有时稍不留心，仍将黄巾起义军称作“黄巾贼”，只是在看见闯王含笑的眼色时才恍然警醒，赶快改口。他从东汉末年的民不聊生、朝政腐败等几个方面，讲解黄巾起义的势所必然，最后归结到治国经邦的一些教训。当牛金星发完议论之后，李闯王突然望着他同宋献策问：

“黄巾起事，声势很大，可是只有几个月就完全败了。据你们两位看，黄巾何以失败得如此之快？”

牛金星乍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

“黄巾虽有三十六方 [6] ，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但毕竟是乌合之众，而皇甫嵩和朱儁都是难得的将才，所以几个月之内便被各个击破。”

“黄巾在许多地方起事，各自为战，人数虽多，却不能统一指挥，齐心协力，加上张角早死，所以就很快败亡。”宋献策同意牛金星的看法，想一想，补充说，“因为有人到洛阳告密，张角兄弟不得不仓猝起事。准备不周，自然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牛金星因见闯王并不点头，若有所思，赶快问道：“我同军师所言，都甚泛泛，未必说中要害。敢请闯王明教。”

闯王说：“我看，失败这么快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汉朝有皇甫嵩和朱儁做大将，倒是黄巾的首领们不懂得怎样打仗，十分可惜。”

“啊？”宋献策探着身子说，“愿闻其详。”

闯王笑着说：“仗要活打，不要死打。历来百姓起义之初，纵然声势浩大，人数众多，终不像官军训练有素。能够打硬仗就打，不能打硬仗就避开。避开是为的不给消灭，回手来狠打敌人。自己力量弱，死守一座城池，最为失策。拿南阳这一支黄巾军说，起初以张曼成为帅；曼成阵亡，众推赵弘为帅，死守个南阳城；赵弘阵亡，又推韩忠为帅；韩忠突

围未成，被杀，众推孙夏为帅，还军再守南阳，直到完全战败，被朱儁消灭。这是极大错误。张角、张梁起事后死守一个广宗城[7]，起初被卢植围困，随后又被皇甫嵩围困，直到覆灭。天宽地广，进退在我，何苦死守孤城？死守一城，等着挨打，又无可靠外援，岂有不败之理！”

宋献策大为惊佩，说：“黄巾何以忽然败灭，自古迄今，从来没有人从军事着眼，谈得如此精辟。麾下谈黄巾用兵之失，是从实际作战阅历中得出，故能发前人未发之秘。献策碌碌，平日自诩尚能留心古今战争胜败之由，其实都是老生常谈，炒前人剩饭。今听麾下谈兵，如开茅塞，也感到惭愧得很。”

金星紧接着说：“确实精辟，确实高明。往年读《三国志》，见魏武[8]谈兵往往出人意表，不想复见于今日！”

闯王说：“你们太过誉了。我今天听启东讲书，忽然想到了这一点，说出来也是想同你们讨论讨论。我常有些一隅之见，须要你们随时指出不对的地方，我好改正。——啊，林泉，来了，请进来，稿子写好了么？”

李岩回答说：“写好了，尚须稍作修改，再请闯王过目。”

李岩草拟的《九问九劝》是一份重要的宣传文件。它是依照闯王的意思，用河南人所熟悉的瞽儿词的调子，向老百姓问九个问题，劝百姓九件事。九个问题中包括一问为什么少数人田土众多，富比王侯，而老百姓贫无立锥之地？二问为什么富豪大户，广有田地，却百方逃避赋税，把赋税和苛捐杂派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而朝廷和官府全不过问？三问老百姓负担沉重，都为朝廷养兵，为什么朝廷还要纵容官兵到处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焚烧房屋，杀良冒功，专意残害百姓？四问为什么朝廷上奸臣当道，太监用事，而地方上处处贪污横行，贿赂成风，使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五问为什么朝廷用科举考试，而做官为宦的或者是不辨麦黍的昏愦无用之辈，或者是狗彘不如的谄媚小人，而真正人才和正人君子却没有进身之路？……还有一条是指问明朝一代代皇帝大封子侄为王，霸占了全国良田无数，再过几代，全国土地还能够剩下多少？九个问题问得痛快淋漓，深深地打中了当时的弊政。跟着是九劝：一劝百姓赶快随闯王，不纳粮，不当差，不做官府的鱼肉和富豪大户的牛马；二劝百姓随闯王，剿官兵，打豪强，为民除害；三劝百姓随闯王，杀贪官，除污吏，严惩不法乡宦，申冤雪恨；……到最后一劝是劝百姓随闯王打进北京，夺取江山，建立个政治清明的太平天下。

李自成之所以叫李岩起草，一则因深知李岩很有才学，在杞县曾写过一篇有名的《劝赈歌》，也因为李岩对朝政积弊，百姓疾苦，十分清楚。果然，这一篇《九问九劝》的稿子他看了后大为满意，有许多句子使他反复诵读，频频点头。牛金星看了稿子，也连声称赞，并且说：

“白乐天写的诗，老妪皆懂。林泉写的这《九问九劝》，定能在百姓中到处传唱。”

听了这句话，李闯王立刻对亲兵头目李强说：“李强，你叫在院里的弟兄们都进来，请李公子念出来大家听听。”

亲兵们都进来了。王长顺正从院中经过，见李强向他笑着招手，也赶快挤了进来。大家听李岩将稿子琅琅地念了一遍，纷纷点头。李岩问；“你们都听得懂么？”亲兵们回答：“句句都听得懂，全是老百姓的家常话，也是心里话。”王长顺趋前一步，说：

“唉，李公子，你写得真好，句句唱词儿都问到老百姓的心窝里，也劝到点子上。咱们李闯王到底是穷百姓出身，在心中念念不忘穷百姓，连出文告也只怕百姓听不懂，写得越浅显越好，哪像官府出文告尽是孔夫子放屁——文气冲天，生怕不识字的小百姓都能明白！”

李强因为闯王还要听牛金星继续讲书，挥挥手，使站在屋里和门口的亲兵们都退走了。闯王往厕所去，也暂时离开屋中。王长顺却没有马上跟着别人退出去。他走近大方桌，将桌上堆的书打量一阵，用手摸摸，满意地笑着点点头，向牛金星说：

“牛先生，难得你老来到咱们军中，辅佐闯王打天下，还抽空儿为闯王讲书。这么大本子的书，是说的什么道理？”

牛金星因他是跟随闯王的旧人，笑着说：“这书呀，可是重要！前朝古代的朝廷大事都写在上边，可供圣君贤臣治国理民作借鉴，所以这书就叫作《资治通鉴》。”

王长顺摇摇头，笑一笑，说：“可惜就没有替穷百姓说话的书，也没有一本教老百姓如何造反，如何打尽天下不公不平的书。那书应该记下来前朝古代许许多多造反英雄的故事，男的女的都有，读起来很动人，把他们如何成功和如何失败的大事写得明明白白，叫后人知道哪些该学，哪些该戒，哪些该防。要是有那样的好书，你们多给咱们闯王讲讲才好哩！”

牛金星和宋献策不觉一怔，随即哈哈地大笑起来，笑王长顺的话说得古怪和无知，又好像有点意思。

[1] 吃他娘，穿他娘——这是河南群众的口头语，意思是没吃的，没穿的，但用的是谩骂口吻，表现了群众的怨怒感情。

[2] 周鼎——周天子的传国鼎，相传为夏禹所铸，共有九个，象征国统和皇权。

[3] 苏体——北宋以后，临摹苏轼书法的人不少，称他的书法为苏体。

[4] 傅相地位——兼有皇帝师傅和宰相的身份。

[5] 经筵——明朝制度：春秋二季，皇帝定期到文华殿，听讲官讲论经史。讲论完毕，皇帝往往赐给简单酒食，所以称为经筵。

[6] 方——黄巾军的军事名词，等于将军。

[7] 广宗城——旧址在今河北省威县东。

[8] 魏武——魏武帝的简称，即曹操。

第二十九章

黄昏以后，李过和袁宗第的骑兵都改作步兵，携带着云梯，按照白天选好的爬城地点，等候在城壕外的民宅院内。大约一更时候，有人在西门北边的城头上向城外呼唤："老乡，辛苦啦！想进洛阳城玩玩么？"

城壕外的屋脊上立刻有人回答："老乡，你们也辛苦啦。我们正在等着进城，你们一开门，我们就进去。老乡，劳劳驾，把城门打开吧。"

"你们想得怪美！我们得进宫去问一问福王殿下。他要是说可以开城门，我们就开；他要说不能开，我们就得听他的。他今天拿出来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犒赏我们，官长一个人分到一两，少的八钱，当兵的每个人分到了一钱多一丁点儿银子，咋好不替他守城？咋好不替他卖命？"

城上城外，一片笑声。有片刻工夫，城头上在纷纷议论，城壕外也在纷纷议论。随即，城外边有人亲热地叫声"老乡"，说：

"听说福王的钱多得没法数，比皇帝的钱还要多。你们怎么不向他要呀？嫌肉太肥么？怕鱼刺扎手么？"

"嗨，老乡，我们要，他能给么？王府是狗屎衙门，只进不出。我们如今还穿着国家号衣，怎么办呢？等着瞧吧。"

"老乡，听你的口音是关中口音，贵处哪里？"

"不敢，小地名华阴。请问贵处？"

“呀，咱们还是小同乡哩！我是临潼人，可不是小同乡么？”

“果然是小同乡！乡亲乡亲，一离家乡更觉亲。大哥，你贵姓？”

“贱姓王。你呢？”

“贱姓十八子。”

“啊，你跟我们闯王爷原是本家！”

“不敢高攀。不过一个李字掰不开，五百年前是一家。”

“小同乡，你在外吃粮当兵，日月混得还好吧？”

“当兵的，过的日子还不是神仙、老虎、狗！”

“怎么叫神仙、老虎、狗？”

“不打仗的时候，也不下操，游游逛逛，自由自在，没人敢管，可不是赛如神仙？看见百姓，愿杀就杀，愿烧就烧，愿抢就抢，见大姑娘小媳妇就搂到怀里，她不肯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可不比猛虎还凶？一旦打了败仗，丢盔抛甲，落荒而逃，谁看见就赶，就打，可不是像夹着尾巴的狗一样？”

城上城下，一阵哄笑。跟着，城上有人低声警告说：“道台大人来了，不要说话！”那个华阴人满不在乎地说：“管他妈的，老子现在才不怕哩！他不发老子饷，老子骂几句，看他能够把老子的……咬了！”他的话刚落音，旁边有人显然为表示支持他，故意大声说：

“如今李闯王大军围城，他们做大官儿的身家难保，也应该识点时务，杀杀威风，别他妈的把咱们小兵们得罪苦了。阎王无情，休怪小鬼无义！”

城下故意问：“老乡们，有几个月没关饷了？”

城上那个华阴人调皮地回答说：“唉，城下的老乡们，你听啊！……”

城上正要用一首快板说出官军欠饷的情况，忽然有一群人在月光下大踏步走了过来，其中有一人向士兵们大声喝问是谁在同城外贼人说话，并威胁说，再敢乱说，定要从严追究。那个华阴人大胆地迎上去说：

“道台大人，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欠饷到底发呀不发？”

分巡道王胤昌厉声回答：“目前流贼围城，大家只能齐心守御，岂是鼓噪索饷时候？贼退之后，还怕不照发欠饷，另外按功升赏么？”

华阴人高声嚷叫：“从来朝廷和官府的话都算放屁，我们当兵的根本不信。你现在就发饷，不发饷我们就一哄而散，休想我们守城！弟兄们，

今夜非要王道台发饷不可，休怕做大官儿的在咱们当兵的面前耍威风，以势压人！”

城头上一片鼓噪索饷，有很多人向吵嚷处奔跑，又有人从人堆中挤出来，向北门跑去。鼓噪的士兵将王胤昌和他的左右随从裹在中心，谩骂着，威胁着。西门外，袁宗第含笑看看刘宗敏，说：

“咱们快进城了。”

北门外，李过和张鼐立马北关。张鼐急不可耐，向李过小声问：

“大哥，趁这时叫弟兄们靠云梯爬城怎样？”

李过冷静地回答：“莫急，莫急。很快会让你顺利进城，连一支箭也用不着放。”

总兵官王绍禹在一群亲将亲兵的簇拥中骑马奔往西北城角，由于心情恐慌、紧张，加上年老体虚，呼哧呼哧直喘气。这西城和北城的守军全是他自己的部队，那胁持王胤昌、大呼索饷的还是他的镇标亲军。当他走进鼓噪人群时，看见变兵们紧扭着分巡道的两只胳膊，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举在他的脖颈上，喝叫他赶快拿出饷银。王胤昌吓得牙齿打战，说不出话来。王绍禹想说话，但士兵们拥挤着，喧闹着，使他没有机会开口。王绍禹身边的中军参将大声叫道：“总兵大人驾到！不要嚷！不要嚷！不得无理！”立刻有一个士兵愤怒地反驳说：

“现在李闯王的人马就在城下。我等出死力守城，有劳有苦不记功，叙功升官没有我们的份儿。我们若要撒手放开，破城陷藩与我们屌相干！事到如今，哪怕他总爷？兵爷？”

一个军官怕王绍禹吃亏，推他说：“此刻不是老总兵说话的时候，赶快离开！”

王绍禹的部分亲兵簇拥着他的坐骑从城角小路下城逃走。有人举刀去杀王胤昌，被王的亲兵挡了一下。那个亲兵随即被变兵杀死，而王本人却在混乱中被左右救护，逃下城去。这时城内有打二更的锣声飞向城头和城外。几个骑马的变兵从西城向南城奔驰，同时大呼：“闯王进城了！闯王进城了！”城头上守军乱跑，有人逃命，有人成群结伙地下城，争先奔往福王府抢劫财宝。

袁宗第和李过同时下令将士们立刻用云梯登城。从西城到北城，同时有三十多个云梯转瞬间抬过干涸的城壕，靠上城墙。将士们将大刀衔在嘴里，矫捷地鱼贯登城。片刻过后，北城楼开始着火，烈焰冲天而起。一群变兵将北门打开，向外大叫：“快进城！快进城！”张鼐见吊桥尚未放下，在马上大声喝令：“快放吊桥！快！快！”恰在这时，李自成派几个亲兵飞马来到，传下口谕：破城之后，对城中所有现任大小文武官员，除非继续率众顽抗，一概不加杀害，也不拘捕，只不许随便出城。将士

们听到之后，都觉诧异，不明白闯王为何如此宽容。张鼐虽也不明白闯王的用意，但马上将这一军令传达全营知悉。他听见背后在嘁嘁喳喳议论，回头说："不许说话！遵照闯王的军令就是！"北关的吊桥落下来了。张鼐将马镫一磕，宝剑一挥，大声下令："进城！"城楼正在燃烧，时有飞瓦和木料落下。一个火块恰好从张鼐面前落下，几乎打着马头。他用剑一挥，将落在空中的火块打到一旁，回头大叫一声："快！"自己首先冲进城去，大队骑兵跟在背后，奔腾前进。奔到十字街口，张鼐又大声说："分开！"于是骑兵分开，各队分头执行指定的任务。他自己率领三百名骑兵向福王府飞驰而去。

当将士们开始登上城头时，刘宗敏就派人飞马去向闯王禀报。西门因为掌管钥匙的军官逃走，临时寻找铁锤砸锁，所以过了一刻钟才打开城门。张鼐留在西关等候的一支骑兵首先进城，布满城内的街巷要道。按照事先商定，袁宗第和李过的人马只有一部分占领洛阳四门和登城巡逻，大部分留在城外。刘宗敏和袁宗第等张鼐的骑兵都进城以后，带着一大群亲兵进城。走没多远，在十字街口正遇着李双喜率领一支骑兵和大约两百步兵，匆匆向右首转去。刘宗敏叫住他，问：

"南门已经打开了？"

双喜回答："南门、东门都打开了。城中的穷百姓一看见北门起火，就立刻驱散官兵、衙役，绑了洛阳知县，打开南门。东门是潼关来的叛兵打开的，知府也被他们抓到了。"

宗敏又问："你的人马进来了多少？"

双喜说："我先带进来二百骑兵、五百步兵，现在正在分头将全城文武官员、乡宦、富豪们的住宅前后门看守起来，任何人不准出进，到天明后开始抄查。"

刘宗敏同袁宗第来到福王府的西华门外，看见那里已经有张鼐的骑兵守卫，街上躺着两个因进府抢劫而被处死的官军。他们下了马，正要进宫去，看见李过从里边出来。袁宗第急着问：

"福王捉到了么？"

李过说："他妈的，福王父子都跑啦！"

宗敏问："张鼐在哪里？"

李过说："他一面继续在宫中各处搜查，一面抓了一些太监审问。"

三个人一时相对无言，都默思着福王父子如何能够逃走和会逃往何处。正在这时，一小队骑兵从西华门外经过，走在最后的是小头目，怀抱闯王令箭，最前边的是一个声音洪亮的大汉。那大汉敲着铜锣，高声传呼闯王的安民晓谕。

等这一小队骑兵走过以后，李过、袁宗第赶快上马去部署将士们分头搜索福王父子。刘宗敏走进西华门，想找张鼐问清情况，可是宫城内到处是殿宇楼阁，曲槛回廊。刘宗敏喝住一个正在搜查的小校，怒气冲冲地问：

“张鼐在哪里？”

这个小校看见总哨刘宗敏如此生气，吓得变颜失色，赶快垂手肃立，回答说小张爷在望京门审问太监。刘宗敏又厉声问道：

“什么望京门？在哪儿？”

“就是宫城后门。”

宗敏骂道：“妈的，后门就是后门，什么望京门！远不远？从哪儿走？”

小校说：“有一里多路。宫院中道路曲折，门户很多。我派人给总哨刘爷带路，从这西甬路去较近。”

刘宗敏回头对亲兵们说：“去西华门外把马匹都牵来！”

小校赶快说：“马匹骑着走宫城外边，绕道后门，反而快一些。小张爷有令，不论何人马匹，不得走进宫城。”

刘宗敏看见这个小校竟然敢说出来张鼐的将令阻止他牵马进宫，不觉愣了一下，但刹那间就在心中笑了，暗暗称赞说：“小鼐子，这孩子，行啦。”他向背后的亲兵们做个手势，说：

“马匹不要进宫，去几个弟兄牵着绕到后门。”他又对小校说，“快叫人给我带路！”

刘宗敏随着引路士兵，带着一群亲兵，过了两三道门，看见一座高大的房屋，门上用大锁锁着，门外有五六个弟兄守护。他问了一下，知道这里叫作西三库，藏的全是上等绫罗绸缎，各种玛瑙、翡翠、珊瑚、玉器、金、银、铜、漆古玩和各种名贵陈设。有三个穿着官军号衣的尸体躺在附近。他继续匆匆往前走，看见有些弟兄打着灯笼火把在花园假山上下、鹿圈前后、豹房左右，到处寻找。鹿圈的门曾经打开过，有几只梅花鹿已经冲出圈来，在林木中惊慌乱窜。一过花园，又穿过一架白玉牌坊，就到了宫城的后门里边。负责把守宫城后门的李俊听说刘宗敏来到，赶快来见。近来刘宗敏已同他厮熟，神色严峻地问道：

“子英，张鼐在哪里？”

李俊回答：“小张爷率领一支骑兵出城去了。”

“查到一点儿踪迹么？”

“刚才小张爷审问一群太监，知道破城时候，福王父子和老王妃、小王妃都换了衣服，由亲信太监和一群拿重金收买的卫士护送，从这后宫门分三批出去上了城。只是这留下的太监都不是亲信，所以出宫以后的踪迹他们也不清楚。小张爷已经派了十起将士趁着月光在城上城下搜索，又派了一队骑兵去截断去孟津过河的道路，他自己押着几个太监也出城去了。”

“福王的老婆、媳妇都逃走了？”

“是。趁着混乱，都逃出宫了。”

宗敏大怒，拍着腰刀骂道：“混蛋！你们这一群将领是干什么的？你们是想死么？为什么让福王一家人从后门逃走？你说！你不要想着我不会先斩了你！”

李俊见宗敏如此盛怒，十分惊骇，但他竭力保持镇定，回答说：“请总哨息怒，这事情罪不在我，也不在小张爷身上。攻城时候，原是没料到西城门打开较晚，所以最初只从北门冲进来一千多骑兵。到了离北门不远的十字街口，兵马分成几股，有的去占据钟楼、鼓楼和重要街口，有的去各重要衙门，有的去打开监狱。小张爷自己率领三百骑兵直奔午门，我也跟他一道去攻午门。另外一百骑兵奔往东华门，一百骑兵奔往西华门，李弥昌率领一百骑兵来夺望京门。没想到这后宫门东西两边的街上有闸子门[1]不能通过。等费力砍破了西边闸子门，又遇着几百乱兵从城上下来，打算进宫抢劫。喝令他们散开，他们不唯不听，还拿着刀枪对抗。李弥昌没有办法，下令冲杀，当场杀死了十几个乱兵，才将他们驱散。等小张爷和李弥昌从前后两路进入宫中，福王父子和两个王妃已经找不到了。”

刘宗敏想了想，怒气稍息，说：“叫别人留守这里，你立刻多带骑兵去帮同张鼐寻找。你将我的话传给张鼐：别人跑了犹可，福王这老狗必得找到。逃走了福王，我禀明闯王，非砍掉你们的头不可！”等李俊答应一声“遵令！”转身要走，宗敏又叫住他，走近一步放低声音说：“子英，我如今不是把你当作从杞县来的客人看待，是把你当作闯王的部将看待。你要明白，这个福王，是崇祯的亲叔父，民愤极大。咱们破洛阳为着何来？闯王将活捉福王的重担子交给张鼐和你们一群将领挑，倘若逃走了福王，你们如何向闯王交账？如何对河南百姓说话？子英，尽管张鼐是在闯王和我眼皮下长大的，你是林泉的叔伯兄弟，李弥昌他们又都是在闯王手下立过战功的，可是今晚倘若逃走了福王，这不是一件小事。向来闯王的军法无私，我老刘执法如山，你们不可忘记！”

听了刘宗敏的话，李俊感到事情确实十分严重，而且深为激动，刚才在心中产生的那一缕委屈情绪跑到爪哇国了。他高声回答说：“请总哨刘爷放心！不管他福王上天入地，我们一定要将他捉拿归案。总哨的吩咐，末将一字一句都传给小张爷知道。闯王军令森严，赏罚无私，总哨执法如山，末将等不敢忘记！”

早晨起来，李自成的伤风大体好了；巳时以后，就带着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上马出发。

往日攻破一座城池，李自成常常是在喊杀声中手挥花马剑，同他的攻城部队一起冲进城门。今天是他起义以来第一次改变进城方式，要使洛阳人民看看“奉天倡义”的“王者”气概和他的军容。队伍前边是手持长枪的三百骑兵，每四人并辔前进。在他和牛金星等人的背后是一大群亲兵亲将。那长枪的枪杆、枪头的长度一律。将士们左手揽缰，右手持枪。枪尾插在马鞍右边安装的铁环子上，枪杆直立，在初春的阳光下看去像一队十分整齐的枪林，随着马的行走而波动。那磨利的枪头和猩红色的枪缨，以及银枪白鬃的“闯”字大旗和红伞银浮图 [2] ，在阳光中特别耀眼。

早饭时候，里甲敲锣传呼：百姓们在南门外迎接闯王。约莫巳时三刻，等候在洛河两岸的老百姓中间纷纷地发出小声惊呼：“看，来了！来了！”人们看见闯王的骑兵走近，不约而同地跪到地上，但是他们并不像看见福王和文武大官时那样低下头去，俯伏不动，而是抬头好奇地注视着。就在持枪骑兵到了面前时，有人在地上小声向身旁询问：

“哪一位是闯王爷？哪一位是？怎么没有看见穿黄龙袍的？”

旁边有人小声回答：“闯王爷还没有登极，不穿黄龙袍。”

“该不有一把黄伞？前边该不有金瓜、钺斧、朝天镫？”

“别吭声！来了，来了！”

李自成像往常一样，穿一身青布箭衣，披一件羊皮斗篷，戴一顶北方农民喜欢戴的半旧白毡帽，上有红缨。他原来知道洛阳百姓和他的将领们要在洛阳南门外迎接他，却没有料到会有成百成千的穷百姓来到洛河北岸上迎他。他又看见，在傍洛河的小街上和直到洛阳南关的大路两旁，都有百姓迎接，每隔不远就为他摆着香案，为他的士兵们准备着热茶桶和稀饭桶。他的人马沿路不停，缓辔前进。闯王不断打量着路两旁的欢迎百姓，为着不使百姓害怕，他特地在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经过多年的奋战、坎坷和挫败，今日胜利地走进曾经是九朝建都的名城洛阳，他没法不感到心中激动。

离洛阳城门大约两三里远的地方，李双喜和张鼐飞马前来迎接，而刘宗敏、袁宗第、李过和大群将领都在南关外立马迎候。李自成在将领们的簇拥中穿过南关，看见所有店铺都开门营业，门前摆着香案，门头上贴着用黄纸写的一个“顺”字，而跪在道路两旁迎接的老百姓的帽子上也大部分贴着一个“顺”字。两三年来，他有时也想着将来会夺得江山，建立新朝，但是用什么国号，却没有想过。就在这刹那之间，他的脑海里闪

出来“大顺朝”三个字，同时想到了“应天顺人”这句成语。但是他没有机会多想，已经来到洛阳南门。他抬头望了一眼，看见城墙很高，城楼巍峨，城门洞上边有一块青石匾额，上刻“长夏门”三个大字。刚看清这三个大字，乌龙驹已经走进城门洞了。

刘宗敏等将闯王接进道台衙门，这是刘宗敏暂驻的地方。李闯王离开关陵之前，已经知道福王和吕维祺都在黎明时候捉到。福王带着两三个心腹太监出城后藏在东郊迎恩寺中，被附近百姓看见，禀报张鼐，将他捉到；吕维祺正要缒城逃走，被张鼐的士兵在北城头上捉到。闯王望着张鼐问：

“福王的世子朱由崧，还有老王妃、小王妃，如何逃走了？”

张鼐很害怕，赶快回答：“现在已经查明，福王世子没有跟他老子一道，他事先躲在安国寺，出城后由护送的卫士背着他逃到一个小村庄名叫苗家海，被我们的巡逻弟兄看见。弟兄们正要追上去捉拿他，他们从老百姓家里抢了一匹马，上马逃走了。当时弟兄们不晓得他是何人，所以没有继续追赶。天明后在邙山脚下的乱葬坟园中捉到一个护送他的人，才知道他就是福王世子。老王妃和小王妃也是在混乱中缒城逃走，现在还没有查出下落。我没有捉到福王世子，请闯王从严治罪。”

闯王沉默片刻，说：“只要捉到福王这个主犯，也就算了。现在既然城中的秩序如常，你将李公子的几百骑兵交还给他。从明天开始由他主持，分别在三个地方赈济洛阳饥民。”他转向刘宗敏：“大军进洛阳以后杀了多少人？”

宗敏说：“城上杀了几个人，有的是乱兵杀的。福王宫中和宫门外边死了三十几个人。乱兵进去时杀死了一些人，有的乱兵又给我们就地正法了。”

闯王点头，又问：“百姓看见捉到吕维祺有何话说？”

宗敏说：“我询问他家中的一些丫鬟、仆人，还有一些街坊邻居，知道吕维祺确实纵容悍奴恶仆欺压百姓，洛阳人敢怒不敢言。将他捉到以后，百姓拍手称快。”

闯王转向牛金星问：“你看，吕维祺肯投降么？”

牛金星已经不敢再流露救吕维祺的想法，回答说：“吕维祺曾为朝廷大臣，又以理学自命，一定不肯投降。既是小民恨之入骨，杀了算啦。”

刘宗敏、袁宗第、李过同时绽开笑颜，说：“牛先生说得是，杀了算啦。”宋献策和李岩也一齐点头。李自成见文武意见一致，心中高兴，微笑点头，又问：

“在洛阳的现任文武官员有逃掉的没有？”

宗敏回答：“所有大小现任文武官员全未逃脱，都拘留在各自家中，听候处置。”

闯王又向双喜询问了查抄福王府和各大乡宦豪门的进行情况，便将话题转到了如何放赈、如何扩大部队的问题上去。午饭以后，他将李岩留下准备放赈的事，然后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袁宗第离开道台衙门。

这时，正有一大堆百姓拥拥挤挤地看照壁上新贴出的《九问九劝》，而大街上凡是贴《九问九劝》的地方，都有成堆的人在拥挤着看。有的人不由得咕哝着念出声来，而有的人稍微放大声音，有意念给别人听。每处人堆中都有很多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穷百姓，他们的目的不是看，而是听，听了后好回去向家人和街坊邻居转述大意。有一个叫作李三景的老头，原是一个小地主，田地大半被王府占去，生活困难，但又不会干别的营生，每天大半时间坐茶馆，度过了许多年。他识字很少，每当府、县衙门张贴新告示时，他就赶快挤进人堆，装作看告示的模样，实际是听别人念，记在心中，然后到茶馆中大谈起来。街坊的年轻人多知道他不大识字，平时看见他挤进人堆中，有时抬头，有时低头，装做眼睛在随着告示上的文字上下移动，便故意问他：“李三爷，这告示上写的啥呀？”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厉害！厉害！”李三景并未说错，因为官府的文告十之八九不是催粮，要捐，便是宣布戒严和各种禁令，或出斩犯人。在洛阳内城就流行一句歇后语，河南人叫作“嵌子”，说道：“李三爷看告示——厉害！”现在李三景的帽子上贴着“顺”字，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堆，目注文告，侧耳细听。一个陌生人从背后问道：“先生，李闯王的告示上说的啥事儿？”李三景随口回答：“厉害！厉害！”过了片刻，他已经将《九问九劝》的全文听了两遍，那些揭露王府占田的问话特别合他心意。又有一个陌生人从背后问他时，他脱口回答：“痛快！痛快！”但是他立刻明白自己失言，害怕闯王的人马离开洛阳后他会因这一句回答惹出祸事，赶快改口：“说不得，说不得！”怀着兴奋的心情，从人堆中挤了出去。

李闯王一起人步行往福王宫去，亲兵们牵着战马走在后边。当他们走到王宫前边时，看见宫墙上也贴着《九问九劝》，挤着看的人更多。百姓们看见闯王等走近时，都转身迎着他们肃立无声，目送着他们过去。这种情形，在洛阳城中也是破天荒的。往日，倘若是王爷出宫，事先要清道静街，不准闲人窥看；街上的人们如果回避不及，都得在街旁俯伏跪地，不许抬头。如果是巡抚来到洛阳，街上也得静街，跪迎，并有人鸣锣喝道。即令是小小的洛阳知县上街，也要坐四人轿，有一群衙役前呼后拥，有一人高擎着青布伞走在轿前，而跑在最前边的两个衙役擎着虎头牌，一个牌上写着“回避”，一个牌上写着“肃静”。如今李闯王却是另一个样儿：衣饰俭朴，随便步行，既无如狼似虎的兵丁前呼后拥，也不鸣锣喝道，有时还面带微笑地望望百姓，分明是叫大家不要害怕。等闯王一起人走进福王宫后，有一个白须老人禁不住叹息：

“我活了七十多岁，头一次看见有这样的平民王！”

福王宫是将原来的伊王宫扩充改建而成，差不多将一座洛阳城占去了三分之一。李自成在宫中只走了一半地方，看见到处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向牛金星等叹口气说：

“建成全部福王府，该花去多少银钱？该浪费多少民力？该使多少人倾家破产？多少工匠民夫被折磨死去？妈的，他们朱家在全国有几十处王府，单只这一项，就会使人心离散，民怨沸腾！”

李自成出了福王府，上马往周公庙了。事后，百姓们得知李闯王不肯留在王府，将行辕扎在周公庙，感到意外，也更增加了对闯王的敬佩。

李自成等到了周公庙，立即商议明日杀福王的事，决定由闯王亲自在福王宫迎恩殿审问，然后推出洛阳西门斩首，派李过监斩，并决定今晚就由牛金星准备好处决福王的告示，以便明日上午在洛阳城内外到处张贴。商议完这事以后，闯王向宗敏问：

“吕维祺捉到后你问过没有？”

宗敏说：“我今天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还没有审问这个老狗。”

闯王又问：“张鼐捉到他以后，他说了什么话没有？”

宗敏说：“听张鼐告我说，天明时候，将他从北城墙根押往周公庙来，在西大街遇见福王，他叫着说：‘王！死生有命，纲常至重，反正都是死，不要屈膝于贼！’可是福王这老狗早吓得魂不附体，呼哧呼哧喘气，连路也几乎走不动，只是抬头望望他，根本没有听清他说的啥话！”

闯王望着牛、宋二人问：“你们看，吕维祺何时处决？”

宗敏说：“现在就杀，免得以后洛阳会有人替他求情。今日杀吕维祺这条狗，明日杀福王那条狗，让洛阳百姓们出出气吧。”

闯王望着牛金星：“谁提审？启东主持好么？”

金星害怕落个杀吕维祺之名，赶快说：“吕维祺是卸任的兵部尚书，又是河洛人望，自然以闯王亲自坐堂审问为宜。”

袁宗第摇头说：“今日闯王声威与往日不同，处决这条老狗，用不着亲自审问。倘若牛先生不愿主持，我看捷轩哥坐堂最好。”

宗敏毫不迟疑，说：“好，这件小事情交我办吧。”

过了片刻，吕维祺从囚室中提出来，押进周公庙的二门。他第一眼看见的是大殿前的卷棚下摆一张方桌，桌后坐着一个杀气腾腾的人，怒目望

他。檐前夹道站着两行武士，一色手执明晃晃的大刀，肃静无声。他想着“杀身成仁”的古训，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到了大殿卷棚前台阶下站住，跟着有人命他跪下。他不肯跪，仍然牢记着自己是明朝大臣，不可对“贼”屈膝。士兵们将他的头猛一按，同时照他的腿肚上踢了一脚，喝一声“跪！”吕维祺扑通一声双膝跪地，俯下身子，但还在心中鼓励自己说：

“我是朝廷大臣，理学名儒，纲常名节至重……”

刘宗敏厉声问：“吕维祺！你在洛阳一带盘剥穷人，欺压小民，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你的这些罪恶，铁证如山，老子今日不必审问。老子是铁匠出身，是大老粗，偏要问你，你在南京丢掉兵部尚书的乌纱帽，回到洛阳，立社 [3] 讲学，到底为着什么？你是想赚取一个讲学的好名声，掩盖你和一家人的种种罪恶？你是想抬高身价，再到朝廷做个大官？赶快从实招供，不许吞吞吐吐！说出真心实话，老子不会叫你吃苦。要不，看老子会活剥你的皮！”

吕维祺说：“老夫讲学，只为传孔孟之道，以正人心，挽颓风，振纪纲……”

刘宗敏不等他说完，冷冷一笑，嘲笑说：“我活了三十多岁，跑遍数省，还没有看见你们口里常说的‘道’是什么样儿，什么颜色，多少轻重，值几个钱一斤。天下老鸹一般黑，尽都是强凌弱，富欺贫；官绅逞凶，黎民遭殃。我压根儿没看见你们的道在哪里！”

吕维祺抬起头来反驳说：“不然，不然。天下万世所以常存而不毁者，只为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近日流贼遍地……”

宗敏将桌子一拍，大喝道：“住口！不许你再说‘流贼’！再说出一个‘贼’字，老子立刻拔掉你的舌头！”

吕维祺不再作声。他曾经反复想过要在青史上留下个“骂贼而死”的美名。他为着鼓励自己，曾经将文天祥的《正气歌》在心中默诵一遍。几十年来他很喜欢《正气歌》的一些句子，如“为颜常山舌，为张睢阳齿”；又如“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但现在这一切对他都没有什么帮助。他明白自己不应该跪在地上，而应该跳起来大骂“流贼”，宁叫打掉牙齿，割掉舌头，也要“杀身成仁”，树立“天地正气”。然而周围的刀光剑影，威严神色，竟使他失去跳起来大骂的勇气。刘宗敏对他怒视片刻，恨恨地哼了一声，骂道：

“你王八蛋饱读诗书，啥理学名儒，在真正大道理上你懂得个屌！我们闯王的宗旨是打富济贫，开仓赈饥；专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为百姓申冤报仇；免征钱粮，剿兵安民；对百姓平买平卖，秋毫无犯；日后打进北京，重建太平治世。这就是上顺天命，下应人心。你说我们是贼么？放你娘的屁！我们李闯王所到之处，老百姓夹道欢迎，说是救星到了。我们李闯王就是当今圣人，也就是你们读书人最景仰的尧、舜、禹、

汤。吕维祺，你说，我们闯王的行事，哪一点不比你们崇祯强过万倍？呸！你们上自皇帝、藩王，下至文武官员、乡绅、土豪，只会敲剥百姓，弄得有天无日，处处哭声，人人怨恨……你们他妈的是真正民贼。老子问你：你一家人在洛阳、新安两县共霸占多少土地？”

吕维祺平生第一次受到这样的训斥和辱骂，但他不敢回骂，只是倔强地回答说：“我家虽有地二三百顷，然或为祖上所遗，或为近世所买，均有红契文约，来路清楚，并无强占民田之事。”

刘宗敏问：“你家祖上是种田的？”

吕维祺回答：“老夫祖上十代，均以耕读传家。”

刘宗敏问：“自家耕田？”

吕维祺答：“虽非亲自牵牛掌犁，然而经营农事，亦谓之耕。自古有劳心劳力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故樊迟问稼，夫子称之为小人。牵牛掌犁乃是小人之事，应由庄客佃户去做，非田地主人应做之事。《诗》云：‘馌彼南亩，田畯至喜。’这田畯就是经管小人耕种的农官。后世废井田为私田，土地主人亦犹古之农官，教耕课织，使佃农免于饥寒，有何罪乎？”

刘宗敏竭力忍耐，冷笑着问：“你自己下过地么？手上磨有腙子么？”

吕维祺回答：“老夫幼而读，壮而仕。出仕以尽忠君父，著书讲学以宣扬孔孟之道。一生立身处世，无愧于心。今日不幸落入你们手中，愿杀就杀，请勿多问。”

刘宗敏将桌子一拍，跳了起来，提起右脚踏在桌牚上，用两个指头向吕维祺的脸上一指，吓得吕维祺赶快低下头去。宗敏指着他的头顶大声说：

“老狗！我现在就要杀你，以平民愤。你知道你的罪恶滔天么？”

吕维祺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壮着胆子说：“我知道。第一，我是朝廷大臣；第二，我是圣人门徒，平生著书讲学，宣扬仁义，教导忠孝。有此二罪，所以该杀。”

宗敏呸了声，将唾沫隔桌子吐在吕维祺头上，骂道：“老狗！竖起你的狗耳听着！你们吕家几代以来，有钱有势，一贯鱼肉乡民，祸害地方。你们用重租高利，盘剥小民，霸占民田，逼死人命。因为官官相卫，府县官不敢过问，使受害小民一家家冤沉海底，无处申雪。自从李闯王来到河南府地方，百姓们才如见天日，纷纷奔赴义军中控告你们一家罪恶。你有几百家佃户，终年辛苦，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一年三百六十天难得一天温饱。一到春荒，许多人向你家磕头求情，借钱借粮。你家每年放青麦账照例是小斗出，大斗入，外带高利盘剥。越是青黄不接，要命关头，利钱越高。不知多少穷家小户因为还不清你家的青麦账、阎

王债，有的上吊投崖，有的锒铛入狱，有的卖儿卖女，妻离子散。你家随时需要人力，不管叫谁，谁就得来，替你家白做活。去年春天，你家在新安和洛阳两处修盖高楼大厦五十多间，除请了十个木匠师傅，不是全靠佃户们白替你家做活？用去了上万个工，你家没有花一个工钱。这就是你吕维祺老杂种口口声声讲烂了的仁义道德！”

吕维祺分辩说：“圣人云：‘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天经地义，自古如此。况且……”

刘宗敏截住说：“佃户们是野人？你才是他妈的吃人生番！放你祖宗八代的屁！”

吕维祺已经知道这审问他的人大概就是刘宗敏，心中想道：“我堂堂朝廷大臣，竟然跪在李自成手下的贼将面前！”他害怕吃苦，不敢不跪，但听了刘宗敏的怒斥，又不甘心。明知自己必死无疑，他鼓起勇气分辩说：

“老夫不幸今日落在你们手中，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士可杀，不可辱，请不要对老夫肆口谩骂。况且老夫去年盖房子正值春荒，年馑劫大，叫佃户们出力做活，使他们不至于饥饿而死，也不会出外逃荒，流离失所，为非作歹，触犯国法，亦出自老夫一片仁心。至于叫佃户们做活不付工钱，自古如此，岂是老夫例外？一个月前，老夫出私粮两百余石赈济洛阳饥民，口碑载道，万民感戴，将军可曾闻乎？”

刘宗敏用鼻孔冷笑一声，说：“老子知道你上个月曾拿出两百多石发了霉的杂粮赈济饥民，你用的什么心，难道老子不明白？你是看见我们义军声势浩大，洛阳十分吃紧，害怕义军来攻城时饥民内应，所以你先请求福王出钱出粮赈饥，见他一毛不拔，你不得已才只好将自家仓中的粮食拿出两百多石放赈，想拿这一点发霉的陈粮一则在大户中作个倡导，二则买住洛阳穷人的心，保住洛阳不破。往日你不放赈，为什么直到情势紧急时你才放赈？你家数代，盘剥小民不知多少万石，到了刀临头上，想拿出两百多石杂粮骗住洛阳城中饥民，当作买命钱，行么？真会打算！”宗敏将桌子一拍，大声喝问：“吕维祺！你说是也不是？着实招来！”

吕维祺低头不语。刘宗敏并无意等待吕维祺招供，随即宣布说：“吕维祺！你老狗血债累累，罪恶滔天，本该凌迟处死，姑念你在洛阳日子不久，从宽判为斩刑，立即处决！”他向左右一望，大声喝令：“刀斧手！快将这老狗推出斩首！他要是胆敢在临死前骂出一声就多砍十刀，骂十声多砍一百刀。快斩！”

吕维祺立刻被两个士兵从地上拖起，剥去外衣，五花大绑，脖后插上亡命旗。他不敢骂出一句，越发浑身战栗不止，但竭力保持镇定，鼓励自己不要出丑。当他正要被推着走下台阶时，听见刘宗敏又叫他转来，声音不像刚才那样怒如虎吼，心中不禁一闪：“莫非不杀我了？”刘宗敏等他被重新带到面前，用压抑的口吻说：

“吕维祺，在将你押赴刑场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教训你。我听说你讲学很重《孝经》，还著了一本什么屌书呈给崇祯。天下每年不知有多少做父母的饿死，冻死，被官军杀死，被大户欺压死，被官府残害死，留下孤儿弃女，向谁行孝？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寒无衣，饥无食，如何行孝？你家奴婢成群，一呼百应。这班大小奴婢们卖身到你家，谁能够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你平日讲孝道，不是满口放屁么？我的老娘也是饿死的。我没法替她行孝。我现在杀你这种乡宦豪绅，就是替我的老娘报仇，也是替她老人家行孝。管你什么理学大儒，兵部尚书，在我刘宗敏面前算不了屌毛灰！”他将下巴一摆：“赶快推出斩了，替洛阳一带百姓申冤！”

吕维祺重新被推走。他还在竭力保持镇定，只求不失去朝廷大臣体统，但是他模糊地感到自己在裤子里洒出小便，大腿上有一股湿热向小腿奔流。

第二天，即正月二十二日，阳光明媚，天无纤云。昨天处决吕维祺的事情使洛阳百姓大为轰动，但人们并不满足，都在等候啥时候处决福王。今天一清早就哄传着将在正午时处斩福王的消息，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沸腾起来。巳时刚到，那处决福王朱常洵的布告，上列着福王的十大罪款，已经在城内大街上和四关张贴出来。从周公庙到王宫，到刑场，到处挤满了等候观看的男女老少。特别是西关外的刑场周围，更是人山人海。

当福王朱常洵从周公庙押往法堂，从西关和西大街走过时候，沿路两旁百姓不断地有人发出恨骂。有一个人咬牙切齿地对着他骂道：

“你妈的作威作福，竟然也有今天！”

李自成提前来到宫中，一面巡视查抄王府财物粮食情况，一面等候审讯福王。当一个将领向他禀报说福王已经提到时，闯王回头轻声说：“升堂！”一声传呼，随即从迎恩殿的汉白玉陛阶下边响起来一阵鼓声。李自成率领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员，缓步来到迎恩殿。这迎恩殿是王府主殿，十分雄伟，黄琉璃瓦闪耀着金光。当年建成王宫时，一位大学士奉万历皇帝“圣旨”撰写了一副对联，极尽歌颂之能事。如今这朱漆描金云龙对联被义军士兵在上边涂了两块马屎，仍然悬挂在中间的两根柱子上：

福祺盈洛水，普天同庆；

王业固嵩山，与国齐休。

今天闯王特谕守卫将士，可以放百姓进入午门和端礼门，直到迎恩门外。这时，迎恩门六扇巨大的带钉朱门大开，门外密密麻麻地拥挤着看审问福王的百姓。迎恩门内，甬路两边，每边站立着两百士兵。王座抬放在迎恩殿的门外檐下，王座前摆一长桌，挂着绣缎桌围，也是殿中的原有陈设。东西两边各摆三把太师椅，都有猩红坐垫。鼓声停止，李自成在王座上坐下，然后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在东边坐下，刘宗敏、袁宗第、李过在西边坐下。

坐定以后，牛金星向背后轻声说："带犯人！"立刻，站在檐下的中军吴汝义一声传令，接着丹墀下几个人齐声高呼："带犯人！"声音威武洪亮，惊得在迎恩殿脊上晒太阳的一群鹁鸽扑噜而起，盘旋着向后宫飞去。

福王从西朝房中押出来了。有两个身材魁梧的士兵在左右架着他，一直架上丹墀，双膝跪下，俯伏地上。闯王厉声喝问：

"朱常洵，你犯下弥天大罪，民怨沸腾，今日有何话说？"

福王不住叩头，声音哆嗦地说："小王有罪，小王实实有罪。哀恳大王饶，饶命！小王……"

闯王又厉声问："狗王！我问你，你老子坐天下四十多年，百般搜刮天下百姓，有一半金银财宝都给了你，运来洛阳，又替你霸占了两万顷膏腴良田，封你为福王，你这福从何而来？"

福王叩头出血，哆嗦着说："小王有罪。小王有罪。小王没福，该死。恳大王饶小王狗命。"

闯王又问："你的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说！快说！"

福王哆嗦说："小王该死。这福字是小王封号，小王实实没福。"

闯王见他语无伦次，答非所问，将惊堂木猛一拍，大喝道："混蛋！你不肯照实供认，本帅替你说出！你的福就是作威作福，残害百姓，锦衣玉食，荒淫无耻。你的银钱无数，珠宝如山，单说仓库中的粮食就有几十万石。你这福，完全来自老百姓身上。你的每一件珠宝，每一两银子，每一颗粮食，都浸透了天下百姓的汗水、眼泪、鲜血。你个狗王知呀不知？"

福王叩头说："小王有罪。小王有罪。这都是万历皇爷所赐。小王该死。"

闯王又喝道：“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年景，不肯发分毫库中金银，不肯散一粒粮食，赈济饥民，你该不该死？”

福王哆嗦说：“恳大王饶命。恳大王……”

闯王大喝道：“拉下去，将这个奴才狠打四十板子，然后再问！”

左右侍卫一声吆喝，将福王拖下丹墀，剥掉衣服，按在甬路中间，扒开裤子，露出来雪白的肥大屁股。迎恩门外千头攒动，一片拥挤。站在丹墀下的小将一声喝令“行刑”，那个手执长竹板的士兵开始打起来。他胸中充满仇恨，每一下都打得很重。福王本来早已吓得半死，加上平日荒淫过度，身体虚损，又自幼娇生惯养，所以受不了皮肉之苦，起初还拼命哀呼，等打到二十多下时已经声音渐弱。闯王和行刑士兵都以为他是假装的，继续狠打。打到三十多下，竟然没有声音了。行刑士兵用手摸摸他的鼻子，快要没有气了。一名小校立刻取来半碗冷水，向福王的前额上喷上两口，使他苏醒。犯人重新被带上来，瘫软地伏身跪在闯王面前，浑身哆嗦，低声哀恳饶命。闯王大声说：

“朱常洵！按你罪恶如山，本当千刀万剐，凌迟处死，方能稍泄民愤。本帅姑且从宽，判为斩首，立即处决。”他随即命令：“刀斧手，快将这狗王押赴西关刑场！”

福王立刻被重新五花大绑，并将他的松散的头发挽到头顶，插上亡命旗，推拥着向午门外走去。而在门外不远的大街上，正在将王府的地亩账册、霸买的田契、奴仆卖身文约等等，烧成一堆大火，纸灰飞扬。百姓围观得拥挤不透，个个称快，有不少人激动得流下热泪。

从洛阳西大街到西门外刑场，街道两旁早已站满了百姓。监斩台下，刑场周围，旌旗飘扬，刀、枪、剑、戟耀眼。老百姓望着这威武森严场面，情绪振奋，感慨万端。有一个花白胡须的庄稼老头小声叹息说：

“唉，这个杀场，自古以来只杀老百姓，不知屈死了多少性命，从来连一个官儿也没杀过，今日却要杀王了。连福王也可以杀，从前我连想也不敢想！”

旁边一个生着连鬓胡子的中年人用鼻孔哼了一声，接着说：“管他妈的啥金枝玉叶，龙子龙孙，封王封侯，为官为宦，只要犯到闯王手里，都不值一个皮钱。在永宁，不是已经杀过万安王么？别看福王是‘当今’的亲叔父，一刀下去，咔嚓一声，同样脑袋落地，尸首扔给狗吃，有屌‘福大命大’！”

另一个中年人愤愤地说：“自古是富了王侯，苦了百姓。天下乱了这十几年，也只有李闯王真能替穷百姓申冤报仇！”

一个有瘿脖子的中年人说：“所以大家都说闯王来得好。闯王一来，就把世道翻了个儿：昨日杀吕尚书，今日杀福王。人家只杀官，不杀百姓。”

一个脸孔浮肿的青年饥民从旁插了一句：“这才叫替天行道！”

突然，从城内奔出来一群百姓，同时传过来一阵锣鼓声和军用喇叭声，刑场周围的百姓登时激动起来，转过身子，万头攒动，齐向城门张望。过了片刻，一阵马蹄声响，一面大旗前导，接着五十名骑兵簇拥着李过出了城门，向杀场奔来。李过到监斩台前下马，登上台去，坐在中间，左右侍立着几位偏将和别的头目。

又过了片刻，从西门走出一队人马，押着福王来了。

走在前边的是二十名步兵，分成两行，张弓搭箭，虎视左右和前方。接着，又是二十名步兵，一色手执红缨长枪。跟着，两名刀斧手带推带架着福王出来。再后边又是二十名步兵，手执宝剑。最后是一名小将，同亲兵们骑着战马。刑场上拥挤得更凶了。有的体弱的被挤个趴叉。步兵从几十层人堆中分开一条路，将犯人押解到监斩台前，喝令跪下。福王往地上一跪，几乎倒下。一个刀斧手踢他一脚，喝道：“跪好！”他猛一惊，似乎有点清醒，勉强用两手按地，保持半跪半伏的样子。人群里有人不自禁地骂道：

“他妈的，孬种！”

午时已到，从监斩台的后边向空中发出一声炮响，震得全场一惊，有两三匹战马振奋嘶鸣。炮声刚过，李过喝令刀斧手准备行刑。两个刀斧手将福王从地上拖起来，推到离监斩台五丈以外，使他面朝正南，对着百姓跪下。第二声炮响了。站在右边的刀斧手将犯人脖颈后插的亡命旗拔掉，扔到地上，随即走开。犯人已经失去了勉强自持能力，瘫在地上。刑场上万头攒动，屏息无声。第三次炮声一响，站在犯人左边的刀斧手用左手将犯人的发髻一提，同时喝道：“跪好！”说时迟，那时快，人们只见阳光下一道白光一闪，朱常洵的头颅飞落地上，一股鲜血迸出三尺以外。从刑场到城头，看斩的百姓们迸发出震天动地的齐声喝彩：

“好！！！”

担任行刑的刀斧手向前两步，弯腰提起来福王的头，走向监斩台去。遵照李过的命令，这头将带进城去，悬挂在宫门前的华表上，即古人所说的“枭首示众”。在刑场中间担任警戒和维持秩序的步兵都撤到监斩台下，听任百姓观看福王的尸体。在前边的百姓们一拥而上，立刻将福王的衣服和裤子剥得精光。有人剖开他的胸膛，挖出心肝拿走。有人从他的身上割走一块肉。顷刻之间，尸首被分割得不成样子，而后边的百姓继续往前边拥挤。

李过带着几个偏将走下监斩台，上了战马，喇叭一吹，锣鼓开路，率领着步、骑兵回城而去。走近城门口时，遇见从城内走出的一个小校，捧

着闯王的一支令箭，后边跟着一个太监模样的中年人，还有一个中年和尚和两个青年和尚，他们的背后跟着一辆牛车，载着一具桐木白棺材。李过驻马向捧令箭的小校问：

“他们是什么人？”

小校回答：“回将爷，这个人是福王宫中的承奉太监，那位师父是迎恩寺的方丈，法名道济，刚才他们到东华门向闯王乞恩，要来收殓福王的尸首，已蒙闯王恩准。不过闯王说，他们可以先将福王的身子收殓，福王的头要悬挂三天以后才能给他们。他们害怕福王的民愤很大，会将他们打死，所以求闯王发下令箭，好来收尸。”

李过点了一下头，策马进城。

[1] 闸子门——横街栅栏门，河南人叫作闸子门。

[2] 银浮图——浮图是梵语音译，即塔。银浮图是伞上边的银制塔形装饰物。

[3] 社——吕维祺在南京立丰艺芑大社，回洛阳立伊洛会，都是他的讲学机构。

第三十章

二十七日下午，高夫人、高一功、田见秀、红娘子和牛、宋等人的夫人，率领着几百名亲兵来到了。

高一功和田见秀留在周公庙同闯王谈话。高夫人向闯王问道：

“李公子和红娘子的喜事，你这里都准备好了？”

闯王说：“都准备好啦。军师择定明天是大好吉日，咱们全军祝捷，洛阳百姓也要唱戏，热闹一天。林泉他们的喜事也在明天办。”

高夫人问：“新房在哪里？都收拾妥了么？”

“从进了洛阳以后，林泉就住在洛阳兵备道的衙门中，主持赈济的事。另外在附近村子里替他找了一座大户宅子，离这搭不过两里左右。已经找裱糊匠将新房的墙壁和顶棚都用花纸裱糊了。需要用的各种家具陈设，都已布置就绪。反正不是长住，没有过分讲究。”

田见秀说：“我们离得胜寨时才得到一个消息，说敬轩和曹操都没有死，

也没有全军覆没，不过人马剩下不多，一共不到两千人，又绕过成都往东来了。”

闯王点头说：“我们这里也听说敬轩已经从川西奔往川东，看情况是要出川。”

高一功说：“敬轩用兵，诡计多端。他已经把官军拖到四川内地，川东一带十分空虚，必能从巫山、大昌之间的小路冲出。只是他们出川以后，所剩人马很少，不再成为杨嗣昌的眼中劲敌。如今咱们破了洛阳，杀了福王，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杨嗣昌势必舍掉敬轩他们，全力跟咱们周旋。咱们下一步棋如何走，必须早定。牛启东和军师怎么想的？”

闯王说：“破洛阳后百事繁忙，还没有工夫详细计议。不过，启东和献策也主张采纳林泉的建议，据河洛为根本，争夺中原。还有，河洛一带饥民和咱们的部分将士都盼望我在洛阳建都称王；莫再像往年一样东奔西跑。这事是否可行，也需要大家认真想想，好生计议，不可草率决定。”

高一功问：“启东几位有何主张？”

闯王说：“献策和林泉都不多谈此事。启东常替我接见那些来求我在洛阳建都称王的百姓父老，也收到不少表章。他倒是较为热心。”

田见秀和高一功对这样重大的事情都不愿贸然说话，所以就将话题转到查抄福王财产的情况上去。自成称赞双喜办事还很细心，也有办法。刚说到这里，双喜来了。高一功向双喜笑着问：

“双喜儿，你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不感到吃力么？”

双喜笑着回答：“很吃力。今天舅舅一来，我就轻松了。舅舅来扛起大梁，我跟在舅舅身边搬椽子，当小工，事情就做得痛快了。”

高一功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我在路上就听说你做事还有办法。破了洛阳城，要查抄的地方多，东西多，光一个福王府就有多少东西抄！事情一乱，就会使许多金银珠宝和各种值钱的东西落入私人手中，粮食也会随意抛撒。你做得还不错。也遇到些困难吧，嗯？”

双喜说：“困难是事情的头绪太多。从进到洛阳第一天起，我就决定：一家一家查抄，凡是没有轮到查抄的，一律将东西和粮食封存，派兵看守，等候启封查抄。凡是封存的房屋、宅院，严禁任何人私自进去，违者斩首。这样就避免了铺的摊子多，头绪太乱，容易出错，也不会感到人手不足。”

一功点点头，又问：“你从哪里弄到许多替你抄写、记账的人？”

双喜笑了，说：“二十一日早晨刚破城不久，我就设法找到了邵时信……”

一功忙问："就是去得胜寨控告福王府罪恶的那个后生？"

双喜说："就是他。在得胜寨时候我听他说他有个叔伯哥哥名叫邵时昌，在府衙门里当书办。我叫他去找邵时昌来见我。邵时昌又替我找了一些能写能算的人，还说出了一些咱们名单上原来没有的殷实富户。我将人员分做三起：一起人专抄粮食，一起人专抄银钱，另一起人专抄贵重东西。每起人由一个总头目率领，称为哨官，出了错唯他是问。每一哨有若干小队，各有正副头目。每一哨配有两名书手、一名监抄头目。这监抄头目要认真督察。还有……"

高一功忍不住插言说："好，好。每一哨设一监抄头目，这主意想得很好。"

双喜接着说："还有，福王的粮食很多，大都是散装在仓库中，所以二十一日下午就开始在全城收集麻包。还怕不够，又差人去新安、偃师和附近各集镇、山寨去尽量收集。福王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还有两间大屋子装满铜钱。邵时昌向我建议，找来一百多个木匠，日夜赶工做小木箱子。每个小木箱恰好装四十锭元宝，共两千两银子，便于用骡马驮运。装散碎银子、珠宝、铜钱，也用这种小木箱子。另做了一种比这小一半的，专装黄金。他们在洛阳听得多，见得广，说每年官府往上边解大批钱粮折色银子 [1] 也是这么办。"高一功听了双喜的这些办法，频频点头。高夫人问："双喜儿，据你眼下估计，咱们在洛阳得到的粮食、银钱，可以养多少兵？"

双喜低头想了一下，回答说："昨天我将已经查抄的和封存起来尚未查抄的粮食合计一下，大约够二十万人—年的消耗。金银珠宝和各种财物，没算在内。"

高夫人、高一功和田见秀听了双喜的话，都很高兴。闯王想着如今诸事纷繁，便同高一功商量一下，吩咐双喜明天上午将所任职事移交给高一功，自己回到周公庙行辕，在他的身边办事。

第二天，整个洛阳城都大为热闹起来，有三台大戏同时开演。一台是豫西梆子，一台是从南阳来的越调，还有一台是陕西梆子即所谓秦腔。此外还有许多杂耍：玩狮子的，玩旱船的，骑毛驴的，踩高跷的。元宵节时因军情紧急，这些玩艺儿都不许扮演，今天都上街了。往年骑毛驴的是扮演一个知县带着太太骑驴游街，知县画着白眼窝，倒戴乌纱帽，倒骑毛驴，一个跟班的用一个长竹竿挑着一把夜壶，不时将夜壶挑送到他面前，请"老爷"喝酒。今年，骑毛驴的知县换成了一个大胖子，倒戴王冠，醉醺醺的，自称福王。用夜壶送酒的人改扮成两个太监，一老一少，不断地插科打诨，逗得观众大笑。义军在今天停止操练，各营中杀猪宰羊，一片喜气洋洋。

中午，红娘子内穿紧身战袄，腰挂短剑，外表却是新娘打扮：凤冠霞帔，百褶大红罗裙，头蒙红绫帕，环佩叮咚。她由戎装打扮的慧英和慧梅左右搀扶，上了花轿。一队骑兵分作两行，打着各种锦旗，缓辔前导；后边跟着一班鼓乐，喇叭和唢呐吹奏着高昂而欢乐的调子。鼓乐后边是红娘子的亲兵和健妇，一律骑着骏马。紧挨花轿前边，是慧英和慧梅。双喜送亲，带着一队亲兵走在女兵后边。

本来李岩的意思，喜事要办得越不铺张越好。但是红娘子像一般姑娘一样，把出嫁看成终身大事，希望办得郑重其事，热闹一点，高夫人也主张不可马虎，所以昨晚决定，使花轿从周公庙出来后兜个大圈子，从洛阳南门进城，经过城中心的十字街口，出西门，再抬到李岩的临时公馆。

按照习俗，新娘上轿前得掩面痛哭，表示舍不得父母和家中亲人。红娘子早已没有了父母和家人，但是上轿时也哭了。她想到了她的惨死的父母和一家人。她想，倘若母亲活着，亲眼看见她出嫁，亲手替她照料一切，将会是多么幸福！当花轿进入洛阳南门以后，她已经止哭了，隔着轿帘的缝儿偷看街景。忽然听见走在最前边的轿夫叫了句："脚下一枝花！"第二个轿夫跟着说："看它莫采 [2] 它！"背后的轿夫也照样重复这两句。她感到奇怪：什么人把花子扔在路上？现在还是早春，杏花刚刚开过，地上扔的会是什么花子？默想片刻，她恍然想起来从前曾听说过，这句话是轿夫们的切口，最前边的轿夫倘若看见路上有粪便，便用这句吉利话通知后边的伙伴，避免踏在脚上。她想，这一定是刚才别的骑兵或牛车从这里走过，地上留下一泡牛屎或马屎，所以轿夫叫着"脚下一枝花"！她在心中暗暗地笑了。

李岩的临时公馆是一座大户的住宅。李岩戎装齐整，腰挂宝剑，披红戴花，从院中迎出。慧英和慧梅早已下马，将轿门两边缝着的稀稀红线扯断，掀开轿帘，搀红娘子走进大门，在鼓乐鞭炮和许多人的欢叫声中向二门走去。红娘子在战场上最惊险的时刻都能镇静如常，但此刻却心头怦怦直跳，不敢抬头，不敢看人。

二门的门槛上横放着一个马鞍。这是原始社会掠夺婚姻留下来的风俗痕迹，在中原民间代代相传，谁也不明白它的来源和意义。红娘子由于心情过于紧张，脚步有点慌乱，竟然有一只脚绊着马鞍；倘若不是慧英和慧梅在左右搀扶，她会打个踉跄，引起众人一阵大笑。过了二门，她就走在红毡上了。

在第二进院子中间，稍靠近上房一边，设有一个天地桌 [3] ，罩着大红锦绣桌围，上边摆着一只大香炉，烧着檀香。香炉后边放着一个盛满粮食的木斗，上用红纸封着，红纸上放着一面铜镜，又插着一杆秤。这也是上千年传下的古老风俗，据说那铜镜和秤象征着夫妻俩对天明心，公平相待，而斗中的粮食象征着"米面夫妻"，即夫妻要共同生活的意思。红娘子被搀到天地桌前站定。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李岩站在她的左边，但是她不敢看，只是感觉到他在左边，随即又瞄见他的新马靴。在

鼓乐声中，有人高声赞礼，她遵循着赞礼的指示同李岩一齐拜天拜地，对面交拜。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木头人儿，任由人们摆布，而且总觉着自己笨手笨脚，连行跪拜也忽然非常生疏了。

拜过天地，红娘子被搀扶着绕过天地桌向上房走去，突然一阵什么东西扑面向她的头上和身上撒来。她起初一怔，随即明白这撒来的东西是麸子和红枣 [4] 。一股幸福的情绪充满心头，愿意这两样东西多多撒来。果然，人们不断地撒呀撒呀，一直撒到她走进洞房。

各位将领和牛、宋的夫人都在内宅设宴，男客和送亲人都在前院坐席。酒过三巡，李岩来到内宅向各位女宾敬酒。趁此机会，大家拉着新郎和新娘喝了交杯酒，算是完毕了古人所说的“合卺”之礼。

饭后，红娘子坐在洞房休息。红霞走进屋来，小声对她说：

“禀红帅，在前院吃酒席的各位将军、牛举人和宋军师，还有咱们姑爷，都被闯王叫到周公庙议事去了。听说这会议十分重要，十分重要。”

“是商议打仗的事？”红娘子低声问。

“不是。听说是商议闯王登极的事。”

“啊？登极？！”

“啊，我说错了，是商量把洛阳改为京城，闯王在这儿先称王，等攻占了北京以后登极。称王还不能算是登极，是吧，红帅？”

红娘子点点头，激动地说：“在洛阳建都称王也是一件大大的喜事！”随即又问：“为什么不传知我去？”

红霞笑着说：“这还不明白？一定是闯王想着你是新娘子，怕众将领见面后同你开玩笑，所以不请你了。既有姑爷去，还不是同你亲自去差不多一样？”

红娘子用温柔的眼神望了望红霞，微微一笑，但跟着摇摇头：“可是，我是闯王帐下一员女将，像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不应该……”

一个亲兵禀报：“双喜小将爷来见！”

“快请！”红娘子说，同时心中猜想可能闯王有什么重要吩咐。

双喜进来，站在她面前说：“红姐，马上要在行辕开重要会议。父帅本想请姐姐前去，只是怕姐姐身子太累，又怕姐姐不好意思同大家坐在一起议事，命我来问一问，去不去由姐姐自己斟酌。”

红娘子毫不迟疑地说：“请贤弟回禀闯王，我立刻前去。红霞，帮我赶快把衣服换了。”双喜一走，红娘子就脱去了做新娘子穿的便装绣花袄和百

褶罗裙，通身换上了朴素的半新戎衣，洗净脂粉，提了马鞭，说声："走！"带着红霞等一群戎装英武的健妇快步走出，砖铺的甬路上响起一阵轻捷的皮马靴声。想着自己这一去准会出许多将领和李岩的意料之外，她不禁在心中笑着说：

"我呀，哼，我毕竟是红将军，可不是那种娇滴滴不敢抬头、坐在绣房中扭扭捏捏当新娘子给人们看的人！"

闯王行辕的议事厅原是庙祝们接待洛阳官绅的客堂，陈设雅致，今天坐满了前来参加议事的将领。

李自成先向大家扼要地说了说破洛阳以后八天来的情况，然后接着说：

"咱们今后的作战方略，虽然大体有个谱儿，可是没有完全决定。局势常常在变，所以今天邀集大家在一起商议商议，把大政方针确定下来。在得胜寨过年的时候，李公子来到军中，他建议据宛、洛，扫荡中原，据中原以夺取天下。牛先生和宋军师都赞成这个建议。他们三位有学问，通今博古，说出了很多重要道理。牛先生建议我破洛阳以后建立一个新名号，以便号召天下。他也引了许多古人古事，说了许多道理。咱们来到洛阳这七八天，有许多饥民父老前来行辕，请求我在洛阳建都称王。每天都是牛先生接见他们，还收到不少劝我建都称王的表章。咱们军中将士，也在纷纷议论。这都是十分重大的事，请大家各抒己见，好生商议。现在先请李公子、牛先生和军师说说吧。"他转向他们三人，以目示意，含笑等待。

李岩因为明白牛金星在军中是处于"宾师"地位，所以不愿先说话。宋献策原是牛金星介绍来的，也处处避免"僭越"。他和李岩都请牛金星一个人代表三人说话。牛金星并不推辞，引古论今，侃侃而谈。他说得道理充足，十分动听。他一说毕，大家立刻就议论开了。

由于大家是在胜利的形势中怀着振奋的心情前来议事，所以发言十分热烈。有不少将领赞成将李岩和牛金星的建议合在一起，即在洛阳建都称王，以宛、洛为根本，进一步夺取天下。也有一部分将领主张赶快去攻占南阳，将宛、洛两个地区连成一片，准备好同杨嗣昌和其他各路明军在中州会战，等再打几个大胜仗，再商议建都称王的事。又有一些将领主张目前应该乘胜西入潼关，以关中为根本，建都西安。当这后一个意见提出后，很多人立刻赞成，并且七言八语地补充理由。这是因为，今天参加会议的，除牛、宋和李岩外，全是陕西人，一则对故乡有特殊感情，二则都知道西安是古都，也熟闻自古以来人们如何称颂关中是形胜之地，最为适宜建都。经过一阵争论，那请闯王赶快在洛阳建都称王的主张，得到了较多人的热情赞成。这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跟随闯王年月很久，一心保闯王打江山，巴不得闯王早日称王称帝。他们还记得，崇

祯八年正月间打开凤阳，那时明朝的力量比义军强大得多，高迎祥就提出要改元为兴武元年 [5] ，而目前明朝是如此空虚和衰败，李闯王的人马是这么众多，百姓是如此拥戴，当然应该赶快在洛阳建国改元。另一种人是年纪轻的，如双喜和张鼎这班将领，经过三个月来的节节胜利，把一切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好像夺得天下已经是十拿九稳了。不论是拥护李自成立刻在洛阳建国改元、称王称帝的人，或是赞成李自成立刻西入潼关，在西安建国的人，都或多或少受了“十八子当主神器”这一谶语的影响，认为天意已定，眼前的争论只是洛阳和西安作为国都的选择。

李自成默不作声，倾听大家热烈争论。他注意到，李岩和高一功对大家争议的问题，都不表示意见，看他们的神气，分明是另有看法；刘宗敏和田见秀似乎都没有一定主见，很有兴致地听大家争论；而袁宗第和李过都赞成打回关中，以关中为根本。发言最热烈的是居于多数的中级将领，大都赞成李自成现在就正式称王。李自成因为红娘子是第二次参加军事会议，很想听听她的意见，便用鼓励的笑眼转望着她。众将领明白闯王的心意，赶快停止说话，将眼光集中在她脸上。红娘子不觉脸颊微红，心口怦怦乱跳。她原来也是希望闯王赶快在洛阳建都称王的，但听了争论，思想有些改变，于是她清一下喉咙，慷慨说道：

“像这样大事，我不敢多有主张。我想，闯王是带领穷百姓造反的真英雄，救民水火，众心所归，理应称王。别说称王，日后还要推倒无道明朝，受百姓拥戴坐天下，重整乾坤。不过，是眼下就匆匆忙忙称王好还是再打几个大胜仗以后称王好，请闯王自己斟酌。”

闯王频频点头。刘宗敏等哈哈大笑。宋献策认为她出言得体，向李岩瞟了一眼，小声赞道：

“话不多，却甚扼要。果然是难得的巾帼英雄！”

会议进行到黄昏时候，尚未得出一致意见。闯王叫大家暂停争论，吃过晚饭继续再议。晚上的酒席仍然分在周公庙和李岩公馆两个地方，所以李岩必须回公馆去招待客人。临走时候，闯王拉他到院中一个清静地方，小声问道：

“林泉，今日众人议论纷纷，你却很少说话。你对众人的主张有何看法？”

李岩回答说：“今日意见虽多，却都是出于对闯王的一片忠心。我在会上不多说话，是因为忽然想起朱升对朱洪武说的九个字，不免反复思索起来。”

自成问：“朱升是什么人？”

李岩说：“朱升是徽州的一个儒生，很有学问，在元末不肯出仕。朱洪武打下徽州，把他请来，垂询大计。朱升回答了九个字，十分重要。后来朱洪武就按照这九个字去做，果然成了大业。”

“哪九个字？”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嗯？”

“这九个字的意思就是：巩固疆土，站稳立脚地；抚慰百姓，奖励农桑以足食足兵；缓称王以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李自成边思索边轻轻点头，随即微笑说：“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啦。”

李岩刚走，刘宗敏来找闯王。没有等他开口，闯王问他对下午的争论有什么主见。宗敏笑着回答：

“问我的主见么？说实在的，李哥，像这些重大事情，我自己并没有一定主见。大家商议之后，你怎么决定都好。我心里倒是想着下一步如何打仗，想着眼下洛阳的一些紧要事情。”

自成忙问：“你的意思？……”

宗敏说：“我现在追出来，是有两件事向你请示。第一件，咱们已经招收了新兵七八万人，投军的饥民越来越多，估计再过四五天会招到二十万人。多亏福王帮忙，粮饷全不发愁。如今补之和汉举两人手下都只留下二百精兵不动，其余的都拆散了，派去带新弟兄，小兵升成头目，小头目升成大头目。有的老弟兄，咳，连升三级！现在洛阳留下的精兵没有拆散的只有张鼐带的中军营两千人，李公子的七百人，可是他的七百人分成几处，每日照料放赈的事，也不能打仗。倘若最近需要使用兵力，岂不抓瞎？在洛阳新招来的弟兄，不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全是乌合之众，顶个屁用！你想，这不是十分吃紧的大事么？”

自成说：“是的，捷轩，你提醒得很及时，很好，要立刻拿出办法。”

宗敏接着说：“刘明远的一支人马前几天已经破了灵宝，给潼关方面的官军一点颜色看看。原来你派遣他去灵宝一带，是想迷惑陕西、河南的封疆大吏，使他们摸不清我军攻破永宁后的行踪，不注意我军将攻洛阳。既然洛阳已经破了，调明远星夜赶来洛阳怎样？”

“好，调他星夜赶回，越快越好。”自成略微思索一下，又说，“明远手下能够管用的战兵也只有两三千人，还得从得胜寨赶快调人，今晚我们商量。”

晚宴以后，李自成趁着议事尚未开始，往外闲步。刚好王长顺从对面走来，赶快向旁边一闪，叫道：“闯王！”闯王站住了，在老王的脸上打量着，笑着问：

“怎么，喝了不少吧？”

老王感情激动，喃喃地说："今日咱行辕里祝贺大捷，我不能不喝三杯。我是滴酒入唇就变成关爷脸，不过，请闯王放心，我喝不醉的，喝不醉的。"

闯王亲切地说："天冷，你年纪大，多吃几杯不打紧，只要不吃醉就行。你在咱们老八队有功劳苦劳，大家多敬你几杯也是当然的。"

王长顺凑近一步，越发激动，小声说："闯王，有一句话我可以问么？"看见闯王笑着点头，他声音哽涩地问："人们说你要在洛阳建国称王了，真的么？"

闯王笑着问："你听谁说的？"

"这两三天将士们在下边纷纷议论，刚才又听说今日下午众位将爷就在商议这件大事。"

"你别听别人瞎说，不久咱们还要打大仗哩。"

"哎，我呀，我比别人更盼望你早一天建国改元，称王称帝。今天听到这消息，我心中高兴得真想哭一场！可是你这闯王的称号我已经叫惯啦。起初我叫你闯将，后来叫你闯王，已经叫了四五年啦。我喜欢你这个闯王称号，以后不让我再叫你闯王，我心里可有点儿，有点儿……哎，你叫我怎么说呢？"

闯王明白他的意思，连忙说："王大哥，即令有朝一日我真的称王称帝，你仍然可以称我闯王。咱们原是同乡里，一起义就在一起共患难，同生死，别说你以后还叫我闯王，就是你叫我的名字，我也不会怪你。从前在一起共患难的老弟兄没有多少啦。"

王长顺眼眶中滚着热泪说："闯王，你这几句话说到我的心窝里啦。我跟随你十多年，最知道你待老部下有恩有义。可是我也想啦，一旦你建国改元，称王称帝，我再不会站在你面前称你一声闯王，随便吃哒[6]。到了那个时节，闯王，即令你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马夫，可是我的官职卑小，进不了宫门，再也见不到你同夫人啦。就说有幸你会想起我，把我召进宫去，我还得离很远三跪九叩，俯身在地，连抬起眼睛看看你都不敢。咳！有什么办法呢？自古来皇家礼教森严，一道宫墙把亲生父子的骨肉恩情都隔断了，何况我这个老马夫？可是，闯王，话虽是这般说，我听说你要在洛阳建国称王，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闯王，你登极吧，称王吧，称帝吧。这是天命，军师献的《谶记》说得很清楚，为什么不赶快称王呢？我以后能不能随便见你和夫人，那是小事！"

闯王见老王有了点醉意，推他一下，说："长顺，你快去躺躺吧。要不要人扶着你？"

王长顺笑着摇摇头："我不醉，我不醉，只有一点酒意儿。"他深情地再望了闯王一眼，闪着泪花，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

闯王走了一圈，刚回到周公庙的前院中，看见高一功急匆匆迎着他走来，一到面前，将一封粘着两片鸡毛的书子递给他，同时说：

“李哥，有火急军情塘报！”

李自成接到书信，先看封套正面，认出是辛思忠的笔迹；又看背面，分两行批着四句话，并且加圈。那四句话是：

十万火急，遇站换马；

日夜飞送，迟误者斩！

这四句话是李闯王自己在一个半月之前规定的，不是十万火急的文书，任何将领不许在文书封套上批写这四句话。从他规定了这个办法以来，今天是第一次接到批有这四句话的“十万火急”文书。他迅速抽出塘报一看，向一功问：

“捷轩他们都看了么？”

一功回答：“都看了，只等你来商议。”

自成笑一笑，说：“瞧，马上就热闹起来了。”随即大踏步向议事厅走去。

议事厅中，众将领都在纷纷议论。闯王进到屋里坐下，向刘宗敏问：

“对于下午所议的事，还有刚才这封塘报，大家有何看法？”

宗敏说：“下午所议的事，大家刚才又议了一阵，并无新的意见，都说请闯王自己裁决。辛思忠从新野境内送来的这封火急塘报，大家才看到，正在议论。”

自成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你们二位的主见如何？”

牛金星欠身说：“我同军师之意，认为张敬轩和曹操虽有开县之捷，出了四川，但也是疲于奔命，人马所剩无几，除非施展什么绝招，未必马上有大的作为。

杨嗣昌率大军追出四川，也是师老兵疲，将帅离心。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杨嗣昌之气已经十分衰竭，正是所谓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况且他督师一年半，糜饷数百万，剿抚之计两败。洛阳失陷，福王被杀。不要说他今后不能有何作为，恐怕连性命也很难保住。因此，我们当前急务，仍是加紧招兵买马，日夜练兵，早定名号，据河洛，下南阳，扫荡中原，勿失时机。”

李自成转向李岩：“林泉有何高见？”

李岩欠身说：“牛先生与军师的意见甚善。在下愚意，除他们二位所言者外，请闯王速派劲旅南下，攻占南阳、邓州，使宛洛连成一片，并使杨嗣昌不能自襄阳北上。汝州为宛、洛交通孔道，亦为由洛阳东出豫中、豫南必经之路，自古为兵家所必争之地。请闯王另派一支劲旅攻占汝州与叶县，以确保宛、洛通道，并为伏牛山老营一带作屏藩。”

李自成又向全体将领望了一遍：“你们大家还有什么主张？”

几位大将觉得说的意见已经不少了，都默不作声，等候闯王决定。有几个中级将领，年纪最轻的如双喜和张鼐等都不到二十岁，较大的如谷可成和李弥昌等也只有二十三四岁，互相使眼色，抗膀子，碰肘弯，希望有一个人站起来代表大家说话。最后，他们都望着张鼐，并且有人从背后推他一下。张鼐站起来，口齿清利地说：

“启禀闯王！刚才我们有十来个人在一起嘀咕一阵，大家认为，应该趁眼下杨嗣昌尚未出川，河南和陕西官军空虚，请闯王在洛阳建国称王，号召天下。以后打到西安，再以西安为京城，改称帝号。只要闯王在洛阳建国称王，据有宛、洛，扫荡中原，日后张献忠和罗汝才来到河南，见大势已定，必得向闯王称臣。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倘若张献忠他们有不愿臣服的，一律剿灭。听说当年朱洪武也是这样：他先在南京称王，随即诛灭群雄，赶走元顺帝，统一天下。请闯王赶快择吉称王，不要耽搁。我们这班小将，誓忠不二，甘愿粉身碎骨，为闯王打天下，保江山！”说毕，坐下，脸上犹保持着激动神色，呼吸急促。

议事厅中静下来了。闯王继续面带微笑，满意全体将领对他的一片忠心。过了片刻，他收敛了笑容，说：

“刚才辛思忠从新野境内送来了十万火急塘报，说在襄阳城内盛传，张献忠在四川开县境内一战杀败了总兵猛如虎，毫无阻拦地从夔州境内出川，杨嗣昌率领大军在后边尾追。这消息，我看有九成以上可靠。张献忠出川后能有多大作为，杨嗣昌能有多大作为，我们的心中有数。牛先生和军师的看法很是。我们有自己的用兵方略。古话说，‘因利乘便’，确实是不应该坐失良机。”

那班年青将领，听到“不应该坐失良机”几个字，都等着他接下去就宣布建国称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面孔。突然，闯王轻轻地咳嗽一声，接着说：

“今日牛先生、各位将领，出于对我拥戴之诚，纷纷提出来建都称王的事。但我仔细想了，目前我的德威不足以服人，称王太早，不唯无益，反而有害。况且宛、洛各州、县残破不堪，灾民遍地，有些地方人吃人，几十里不见人烟。似此情形，更不宜马上就建都称王。所以这事我绝不同意，请大家暂莫议论！”

议事厅中又一阵寂静。许多将领感到失望、吃惊，但也有的将领微微点头。牛金星见大家都无意再劝说闯王称王，便站起来说：

“闯王今日建都称王，实为上顺天命，下应民心。但闯王既然如此谦逊，称王事暂缓商议也好。古人在称王称帝之前有称大元帅的，有称大将军的，也都是正式名号。愚意以为，闯王今日可称为大元帅，以便号令群雄，但在元帅上要加几个字作为美称。不知此一刍荛之议，闯王可否采纳？”

闯王微笑着转向众将：“你们大家以为如何？”

大家因闯王坚辞称王，所以一齐拥护闯王正式称大元帅。自成见“众议咸同”，便问金星应该在元帅上加什么字样。牛金星早已做了退一步的准备，但他走到桌边，取笔在手，故意凝思片刻，在笺纸上写出一行字，又拉着宋献策斟酌，然后才拿着笺纸说道：

“闯王的大元帅称号应加褒美之辞，以示麾下众文武拥戴尊崇之意，犹如群臣向帝王上的徽号。刚才学生与军师共同斟酌，拟出了八字褒美之辞，连同大元帅三个字共是十一个字，就是：‘奉天倡义神圣文武大元帅’。各位如觉褒美不足，请再增加几个字不妨。”

有人说：“没听清，请再念一遍。”

“奉天倡义神圣文武大元帅。”金星又念一遍，解释说，“这‘奉天倡义’，大家是都清楚的。‘神圣文武’四字出自《大禹谟》[7]中的两句话：‘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这两句话是称颂帝尧具备了神圣文武的美德。我们闯王，奉天承运，效法尧、舜，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文足以经邦治世，武足以戡定天下，所以这‘神圣文武’四字加在闯王的称号上十分恰当。”

众将领纷纷称赞牛金星想出的这个美称极好，还有人在思索另外再加什么字。李自成从金星手中要过来笺纸，提笔勾去了“神圣”二字，抬头望着大家说：

“我无德无能，实在当不起这个美称。不好全辜负大家的诚意，就决定用‘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这个称号吧。但目前百事繁忙，不日还要打仗，暂不向全军宣布这个新的称号。等过了一阵子，军情稍暇，再向全军宣布，开始用这个称号，同时也要建立一些新的军制。至于是不是以宛、洛为根本，大家没有商议定局。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另作商量，不必今天就匆匆忙忙决定。”他向红娘子望望，接着又对众将说：“有一件事儿，是在得胜寨决定的，现在向大家宣布。我军要成立一个健妇

营，由红娘子统带。因为目前战马缺乏，暂时从得胜寨拨给五百匹，另给三十匹骡子驮运东西。日后马匹多时，陆续拨给。我们的童子军屡立战功，已经很驰名。今天又立个健妇营，也是个大大的新鲜事儿，一定会成为一支精兵，在战场上建立大功。有人说应该称作娘子军。可是健妇营这名称是红娘子才起义时就想好的，所以我决定还用这个名称，也算咱们不忘记红娘子在豫东率众起义的功劳。”

关于下一步军事行动，因为事属机密，闯王未作别的指示，只叫大家回去速作准备待命。随即他宣布会议完毕，望着众将领从议事厅肃然退出。

[1] 折色银子——古代征收田赋，原来只收实物，称为“本色”。将征实物改为征银子，称为“折色”。

[2] 采——与“踩”谐音。这是一句双关语。

[3] 天地桌——旧时婚礼，新郎和新娘要在院中同拜天地，使用的桌子叫作天地桌。

[4] 麸子和红枣——“麸”谐音“福”，象征夫妻多福。“枣”谐音“早”，象征“早生贵子”。

[5] 兴武元年——崇祯八年正月破凤阳的农民军是一支联合部队，盟主为高迎祥，破凤阳后大书徽号为古元真龙皇帝，改年号为兴武元年，但并未建立政权。

[6] 吃哒——乱说。米脂一带方言。

[7] 《大禹谟》——《尚书》中的一个篇名。

第三十一章

从正月下旬到二月初，李自成一直留驻洛阳未动。洛阳的各色人等，无不在打听和猜测李闯王本人和他的大军动静。

到了二月初五日早饭后，洛阳居民纷纷传言，说闯王的人马从初三日起就包围了汝州城，四面猛攻。人们到这时恍然明白，闯王要攻破汝州，打通从洛阳往许昌、南阳和汝南的“绾毂”要道，以便离开洛阳往东南

去。到了中午，洛阳军民得到了最新消息：汝州城已经在初四日攻破。

午后不久，张鼐遵照闯王指示，传谕洛阳的穷苦百姓，可以随便到福王宫中和各处王店中拿取东西。这些地方，虽然金银财宝和粮食都已抄空，但是粗细家具和各种有用的、值钱的东西还是很多。敲锣传谕之后，人们蜂拥而去，像赶庙会一般。因为宫中东西太多，一个下午搬运不完；第二天天明以后，又叫百姓继续搬运。到了中午，张鼐下令将王府宫城四门把守，不许百姓再进，然后派兵在宫中几处放火。霎时烈焰腾腾，大火燃烧起来。

李自成看见福王宫中浓烟冲天，同牛金星和宋献策站在周公庙院中看了一阵，点头笑着说："好，好。"然后他们出了庙门，一边谈着话一边往李岩的公馆走去。亲兵们都牵着战马，跟在后边。

这时候，李岩正在公馆中同李侔小声谈话。李侔是奉紧急命令率领豫东起义将士于昨天深夜赶到的，人马暂住望城岗，今天上午来周公庙谒见闯王，被留下吃午饭，一吃过午饭就来看他的哥哥，马上还要回望城岗，准备黄昏后将人马开赴白马寺，同刘芳亮的人马驻扎一起。他们谈话的地方是李岩的临时书房，陈设淡雅。墙上挂着李岩自己写的一副正红蜡笺洒金对联：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对联纸是从福王府抄来的，而李岩的书法是既端庄又潇洒，雄健中带有流利。红娘子被高夫人请去说话，尚未回来。当李岩简单地谈了上月二十八日重要会议的内容以及后来闯王决定舍洛阳去奔袭开封的计策以后，李侔望着墙上的对联沉默片刻，然后回过头来，带着惘然的神气说：

"这，这据宛、洛以控中原，据中原以争天下，是一个根本大计。不然，万一将来受挫，便要退无所据。哥为何不在闯王面前力争？"

李岩微微苦笑一下，说："闯王目前无意经营一个立足地，尤不愿在宛、洛费力经营，而多数将领又念念不忘他们的陕西故乡。我们是河南人，话就不好多说了。"

李侔问："你没有跟军师谈谈，请他劝说闯王？"

“谈啦。可惜献策也心中犹豫，不肯认真劝说。”

李侔沉吟说：“既然献策如此，其中必有一番道理。”

李岩说：“献策看出来跟随闯王多年的老将士乡土之念甚重，所以他起初还认为我的建议可行，随后就犹豫不言了。另外，闯王认为，宛、洛农村残破特甚，倘若据守此地，在两三年内不唯大军粮秣无法供应，而且救荒救死不暇，也没有余力去安辑流亡，恢复农桑。加上战事频繁，敌争我夺，屡进屡退，百姓不得安居。如此情况……”

李侔不觉插言：“水、旱等天灾也要估计在内。”

“是。遇上天灾，百姓又得死亡流离。闯王认为，在目前据守宛、洛为根本，不很合算。”

李侔轻轻点头说：“有道理。”

李岩接着说：“闯王认为不如东出豫东、豫中，准备打几次大战，早定中原大局。等有了一个稍稍安定的局面，然后着手重整地方，设官理民，奖励垦种，恢复农桑。闯王多从当前军事局面着眼，这想法也有道理。我所怕的是倘不早图深根固本之策，日后倘若受挫，退无可据，奈何？”

李侔默然想了一阵，忽然露出笑容，说：“在你入狱之前不久，有一天下雨无事，你忽然将我叫到书房，问我是不是细读了《后汉书·荀彧传》。我说我只读了一遍，尚未读熟。你问我荀彧对曹操最重要的献策是什么？我一时无从回答。你指出一段文字叫我闲时细读，等我背熟了再同你讨论。此刻我忽然想起来这件事啦。”

李岩说：“当日兄弟在一起读书讨论之乐，不可再得！德齐，我自从入狱以后，心中事多，这件事我已经忘了。是哪一段文字叫你背熟，还要同你讨论？”

“荀彧谏曹操说：‘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

李岩笑着说：“算啦，算啦，不用往下背啦。对呀，这段书，不正是我今日的用心么？”

李侔说：“我正是要谈你的用心。世上事，往往有经有权，不能死看一面。在如何既守经，又从权，也就是通权达变方面，我们不如献策，哥不如我与新嫂子。你读书多，学问大，有时反而被书本框住了。你力劝闯王建立个立足之地，也就是荀彧所说的深根固本。这是根本大计，不可忽视的道理，所以谓之经。至于在何时何地建立一个立足地，则是可以变的，所以谓之权。倘若长此下去，闯王不图深根固本之策，那是不行的，也许会悔之莫及。但闯王此时无意经营宛、洛，倒是从实际着眼，有利于大军纵横中原，进退自由。我们论事，难免不有书生之见，

把局势的风云变化看得太简单了。”

李岩心中恍然，高兴地说：“德齐，你说得很是！自从起义以来，你的思路开阔，大不同于往日，真当刮目相看！”

李侔笑着说：“我细心思忖，闯王颇多过人之处，到洛阳的一些行事，也是证明。过此一时，他必会选定一个地方建为根本。”

李岩点头说：“是的，是的。闯王确实有许多非凡之处，为当今群雄所望尘莫及。如上月二十日晚上部队正要攻进洛阳时，他忽然下令：破城之后，对现任大小文武官吏，除继续率众顽抗者外，一律不加杀害。此举颇为出人意表。”

李侔说：“是的。我们在得胜寨老营的将领们听到此事，也都觉得意外，认为闯王未免过于宽大。”

李岩笑了起来，说：“那天刚吃毕晚饭，闯王忽然想起来如何处置洛阳城内现任文武官吏的事，来不及同大家商量，立刻派人飞马到城下传令。传令亲兵出发以后，闯王才向我们讲明道理。他说：第一，十多年来，朝廷、官府、乡绅大户，无不辱骂他是流寇，是杀人魔王，百姓中也多有信以为真的。破洛阳，举国瞩目，偏偏对现任大小文武官吏一个不杀，使人们知道他到底是怎样行事。第二，进了洛阳尽可能不杀明朝的现任官吏，对下一步去攻取大小城池颇有好处。目前要想办法使明朝文武官吏无守土之心，至于以后是否仍旧这样办，那倒不一定。第三，不杀明朝现任大小文武官吏，只杀福王和吕维祺，更证明这二人罪大恶极。尤其是吕维祺这个人，平素披着一张理学名儒的假皮，在全国读书人眼里很有声望。现在只杀他，不杀别的官吏，好叫人们用心想一想其中道理。”

李侔叫着说：“妙！妙！我竟没有想到闯王的思虑是如此周密，用意如此之深！”

李岩点点头，又心思沉重地说：“今后，我们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万万不可因为闯王推诚相待，十分礼遇，就忘记了我们是被逼造反，无处存身，才来投闯王帐下。”

李侔对哥哥的严重表情和口气很为诧异，忙问：“最近出了什么事儿？难道有人说我们不是忠心耿耿地保闯王打江山么？”

“没有人这么说，可是我也有太疏忽大意的地方。幸而闯王豁达大度，可能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倘若在大业告就时候，只此一事，说不定就会惹出一场大祸。我已经狠狠责备了子英等几个办理赈济事项的人，也责备了我自己。幸而献策是我们的好朋友，及时暗暗地提醒了我。要不然继续下去，实在可怕！”

“哥，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竟然如此可怕？”

李岩摇摇头，后悔地叹了一声，说："闯王命我照料洛阳赈济饥民的事，后来又将新安和偃师两个县城放赈的事也交给我管。我本来应该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事情做好，使河洛百姓更加歌颂闯王的活命之恩，可是我偏偏疏忽大意！如今虽然闯王礼遇如常，但是否心中全无芥蒂，不得而知。我们追随闯王日浅，过蒙倚信，未尝有涓埃之报。第一次畀我以赈济百姓重任，而我就不能小心从事，铸成大错。尽管是事出无心，但自古为人臣者倘不善于自处，断没有好的下场！"

李侔越发吃惊，问："哥，到底是什么事儿？这事我新嫂子知道么？"

"暂时没有告她知道。事情是这样，如今不论是洛阳、新安、偃师，到处百姓因为见我放赈，都说李公子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有些人竟然说李公子就是李闯王，李闯王就是李公子。听献策告我说，这说法传得很远，已经不限于河洛一带。"

"闯王听到了么？"

"献策说，有人告诉闯王，闯王哈哈大笑，毫无愠色。但是虽然闯王十分豁达大度……"

李侔截着说："这情形确实可怕。尽管闯王不去计较，别人也会……"

忽然一个亲兵跑进来，禀报说闯王驾到。李岩兄弟忽地站起，赶快向外迎去。

李岩兄弟将闯王和牛、宋迎进上房，也就是李岩和红娘子居住的正厅。献茶一毕，闯王对李岩说：

"今天听说，李仙风和陈永福在上月中旬，知道洛阳吃紧，托故到豫北'剿贼'，不敢来救洛阳。现在洛阳已破，他们不得已率领几千人马于两天前到了温县[1]，按兵不动。倘若他们再往西来，到了孟县[2]，我们就立刻起程。如若他们停在温县不动，我们也要动身，不失时机。按军师的意见，初九日是出征的黄道吉日。我想，步兵在初八日下午就先起程，咱们同骑兵到初九日四更起程。倘若咱们奇袭成功，这一拳就会打得崇祯再也直不起腰来。"

李岩说："此系闯王妙计，出敌意料之外。看来李仙风尚在梦中，所以才敢逗留河北。"闯王笑着说："多亏献策叫我先攻破汝州，使敌人更加以为我们必是去许昌、汝南一带，或由汝州而去叶县、南阳。李仙风如今不仅如在梦中，也确实进退两难。他既要做一个前来洛阳的样子以敷衍朝廷，又不敢过河前来；他既担心省城空虚，却又不能分身回救。我看，他的脑袋咱们不用去砍，不久就会给崇祯砍掉。"

牛金星接着说："还有王绍禹这个身负警备洛阳之责的总兵官，我们虽不杀他，只向他追赃出钱，可是崇祯就不会饶他，按律非杀他不可。"

闯王的心情愉快，带着牛、宋和李岩上马往白马寺去。那里集结了两万多骑兵和步兵，准备好后天一早出发，奔袭开封。但是关于闯王的这一决定，如今还严守机密，只有牛、宋、李岩和闯王左右的亲信将领知道。李侔在闯王等往白马寺去后，也怀着沉重的心情往望城岗去了。

到初八日上午，在洛阳招收的二十万新兵，由袁宗第和李过率领，已经陆续开往伏牛山中训练。高一功是在三天以前就赶回得胜寨了。

原来闯王决定将洛阳完全放弃，但是由于一方面城中的饥民和曾替义军做事的人们不赞成，害怕官军来到会横遭屠戮，另一方面部分义军将士也不赞成平白无故地放弃洛阳，所以闯王就委派邵时昌为总理洛阳留守事务官，简称总理，留给他五百新兵和一些粮饷，允许他自己在洛阳招兵守城，也可以自己委派洛阳知县和其他文武官员。这个办法是昨天商议好的，但夜间得到李仙风和陈永福率领四千官军到了孟县的消息，邵时昌害怕起来，恳求闯王给他留两千精兵下来，并把李双喜留在洛阳。宋献策刚才就是去知府衙门（现在是邵时昌的总理衙门）解决这个问题。他自己心中也不完全赞成李自成这一决定，但是他明白闯王既然没有据守河洛或宛、洛的思想，洛阳势在必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只顺着闯王的意思说话，并不替邵时昌方面着想。他回到行辕后，闯王忙问：

“你同邵时昌谈的结果如何？”

献策笑一笑，说：“妥了。他同意不再要兵要将，替闯王守住洛阳。”

自成问：“他怎么会如此容易就同意了？”

献策说：“我对他说，李仙风和陈永福一听说闯王大军撤离洛阳，必然要星夜奔救开封，绝不会从孟津渡河来洛阳。即令万一他来到洛阳城下，只要城中能坚守一二日，他也得赶快离开，断不会不救开封，滞留在洛阳城下。我这么一说，他就安心了。”

闯王点头，会心地笑了一下。

因为高夫人午饭后要回得胜寨，闯王抽空来到内宅。高夫人不等他坐下，笑着问：

“我刚才听说，满城谣传，上月杀了福王之后，你下令将福王的肉同花园中梅花鹿的肉混在一起蒸了蒸，同将士们一起吃酒，名叫福禄酒筵。你听说了么？”

闯王也笑起来，坐下去说：“前几天就有这种谣言，如今哄传得更是有鼻子有眼睛了。”

高夫人说："杀福王的时候不是人山人海地观看么？"

闯王说："俗话说，十里没真信。那些住在乡下的，住在附近州、县的，听到这样谣言觉得大快人心，所以越传越凶。另外也有些人既恨福王，也恨我们，他们也乐于传播这个谣言，好像我李自成是一个青脸红发一身毛的吃人魔王，只有吃人肉、喝人血才快活。谣言还说，咱们杀了福王以后，秤一称有三百六十斤。我看福王不过两百斤重。咱们的将士谁也没有称过。三百六十斤重的大胖子我还没有见过哩。你见过么？"

高夫人又笑着说："我身边这几个俊姑娘，要是真跟着你们男人家吃福禄酒宴，可不尽变成青面獠牙的母夜叉了？"

中午，李自成同宋献策和行辕将领们一起吃饭。他刚坐下，李岩进来，向他简单地禀报了白马寺大军诸事齐备只等出发的情况。闯王听毕，笑着说：

"你快回公馆去吃午饭吧，同红娘子话个别，让她安心回得胜寨等你。"

红娘子看见李岩回到家来，立刻吩咐摆饭，并叫烫壶酒来。她为丈夫斟一杯热酒，祝他此次随闯王前去开封，马到成功。她自己平日滴酒不入唇，此时也陪着饮了半杯。自从四十天前她来到闯王军中，心情舒畅，又不奔波和打仗，脸孔比平日更加丰满，肌肤也显得特别细嫩红润，现在半杯酒下肚，更添一阵红潮上颊。但李岩已经看出，在她含笑的大眼中含着一丝难过，在光彩中藏有泪痕。

吃毕午饭，李岩向妻子小声问：

"为什么伤心？"

红娘子不觉眼圈儿一红，含笑问："谁告你说的？"

"都在脸上挂着呢。"

两颗晶莹的泪珠在红娘子的睫毛上闪动一下，沿着脸颊咕噜噜滚落下来。她深深叹口气，说：

"在我起义之后，有一次谣传说我要攻开封，其实我哪有去攻开封的兵力？如今闯王率领三万人马去攻开封，我的弟兄们也去了，我自己反而不能去！"

李岩解劝说："夫人很喜欢你，要留下你统带健妇营，也在老营中帮她做事。闯王也说训练新兵是当务之急，想叫你留在得胜寨协助练兵的事。这次去攻开封，是采用奇袭办法，用不着多的战将。大将中只有刘明

远、谷子杰和总哨刘爷前去。既然许多重要将领都不用去，所以闯王同夫人都主张把你也留在伏牛山中。我虽知道豫东将士们都想要你去，可是你我已经成了夫妻，我就不好在闯王面前替你说话。”

红娘子深情地望了丈夫一眼，说：“开封防守较严，不似洛阳。周王这个人也绝不像福王昏庸。倘若奇袭不成，必然要冒着炮火矢石去进攻坚城。即令奇袭进去，开封城内有百万人口，原是有准备的，又有各大衙门在内，加上周王号召，难免不在城内拼死抵抗。你和二公子虽都文武双全，但说到究底，是书生出身，没有真刀真枪地打过仗。我不跟在你的身边，叫我如何能够放心？”说到这里，她故意用勉强一笑冲淡了自己的忧虑心情。

李岩笑着说：“你只管放心。我同老二虽是书生出身，可是你也不要隔门缝看扁了人。”红娘子又低声说：“我真不明白，邵时昌是府衙门的书吏出身，闯王将留守洛阳的重任交给他，不留下一员武将，只给邵时昌五百新兵，一旦官军到来，这洛阳如何能守住？闯王平日十分英明，为什么对这件事没有远见，如此失策？我真不明白，闯王既是依靠你们几个有学问的人在身边出谋划策，为什么你就不敢向闯王一言相谏？”

李岩苦笑一下，悄声说：“有些军国大事，我不能对你讲，你也最好不要多问。关于洛阳的事，闯王自有主张，我不好多说话。今日在白马寺，我忍不住向牛启东问了一句：‘洛阳不留精兵，不留战将，要邵时昌留守何用？’他回答说：‘李仙风与陈永福昨日已到孟县，洛阳不留兵将防守，正可以引诱他们前来洛阳，误他们回救开封。’既然启东说出这样的话，我就不能说别的话了。”

红娘子又说：“唉，要是闯王将守洛阳的担子给我挑，我只要从豫东带来的三千人，准可以万无一失。我以一千人驻扎洛阳城内，将城内的明朝文武官吏、乡宦、土豪全部杀掉，有的人可以不杀，但要赶出城去。一面肃清了城内隐患，一面召集穷百姓协助守城。一千人攻占孟津，遮断渡河要道，另外一千人驻扎城外，作为策应。十日之内，还可以召集饥民一两万人。别说李仙风和陈永福只有四千人，不在话下，即令陕西官军从西边同时出来几千人，洛阳也万无一失。闯王的意思大概是不愿为固守洛阳将自己的兵马牵制过多，其实不会。倘若给我三千人守洛阳，有众多饥民一心，官军没有三四万人别想来攻。以三千义军吸引住三四万官军不能往别处使用，岂不是十分合算？再说，倘若官军群集洛阳城外，闯王援军一来，内外夹击，正好是痛剿官军的大好机会。我不明白，目前河南巡抚李仙风的兵马有限，陕西官军多在川、陕交界一带，一时无力东来，我们不经过血战，不见敌兵影子，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将洛阳送给官军！我不懂，实在不懂！宋军师为什么不……”

李岩听见院中有匆促的脚步声，忙使眼色，使红娘子不要再说下去。随即一个亲兵跑来禀报：高夫人已经出来了。李岩立即站起，先骑马往周公庙门前奔去。红娘子同时站起来，心中说：“好吧，我现在趁动身前同夫人说一说，也许还能挽回。”她迅速地系好宝剑，披上斗篷，吩咐一个

健妇将镜奁等零星什物收拾一下，然后动身。片刻过后，整座两进院落带着一个偏院的大宅子都空了。健妇头目范红霞怕有应该随红娘子走的人尚未离开，跑进来站在二门口高声喊叫：

“嗨！没有走的快走吧，高夫人和红帅已经上马了！”

晚饭以后，李闯王将牛金星、宋献策请到一起，在奇袭开封的问题上再一次秘密计议。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是由闯王想出来和决定的，而牛、宋二人也十分赞成。他们认为，开封是河南省会，户口百万，商业繁华，其富裕超过洛阳十倍以上，倘若能攻下开封，那好处可想而知。然而开封城并没有内线，没有约好的饥民内应，只能采用突然奇袭。关于从北门奇袭或从西门奇袭，原来并没有商定。在几天前的一次秘密会议中，李过主张撇开中牟大道，沿着黄河大堤东进，奇袭开封北门。李过的理由是开封人因洛阳失陷，必然对西门防守较严，所以不要去奇袭西门。但宋献策认为西门没有月城，比其他各门易攻，主张直趋西门。当时闯王因两个意见都有道理，所以暂不决定，只说在动身时或在进军路上决定不迟。现在闯王本人倾向于直趋西门，免得在未接近北门之前就被城内发觉。他为着做出最后决断，仔细地向宋献策和李岩询问开封的城池和城门情形。献策说：

“我同林泉，在开封住的日子都不少，但也只能知其大概。开封城外有一道土城，又叫外城，离内城二三里远。据说这土城周围共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仅剩城基，没有城门，车马行人都是越城而过……”

自成问：“为什么不要城门？”

李岩说：“为防备河患，土城各门都用土填死了。”

献策接着说：“这土城好像是开封城外的一道防水堤，自来不设防守，可以不攻而入。但内城却十分坚固。这内城是金朝迁都开封以后重修的，外边是砖，内面是土。相传重修开封时，是从虎牢关运去的土，所以土质甚坚。虽然这传说未必可信，但我曾亲眼看过开封城墙，不但土质极好，而且土中掺有石灰。这内城高有五丈，上建敌楼五座，俱有箭炮眼。大城楼五座、角楼四座、星楼二十四座，俱按二十八宿布置。环城海壕一道，壕口宽五丈，底宽三丈，深二丈。五门外跨壕俱有板桥，俗名活吊桥。开封城如此坚固，只利智取，不利硬攻。如要硬攻，必须多备攻城大炮。”

闯王又问：“城壕中四季都有水么？”

“东南两面海壕，整年有水很深。西北两面地势较高，冬季或旱天往往干涸。”

闯王望着李岩问：“军师建议从西门进城，你看如何？”

李岩回答说：“开封五门，只有西门没有月城，门是直的，只一道门。其余四门都有月城，有门三重或四重，曲折旋绕。相传四门如此建造，怕的是走泄旺气，而开封的地脉是从西北来，所以独西门不修月城，只一道直门。军师选定从西门奇袭入城，比较妥当。”

牛金星说：“况且我们是从洛阳直奔开封，只有西门最近。倘若绕过西门去进攻别的城门，就容易被城上发觉。”

闯王问：“听说开封城五门不正，难道这西门也不在西城的正中间么？”

献策笑着说：“是五门不对，不是五门不正。建城时为怕泄露旺气，所以使东门 [3] 偏北，宋门偏南，南门偏西，北门偏东，只有西门正直，位居西城正中，以便进来旺气。开封人有句俗话：三山不显，五门不对。”

闯王忙问：“开封哪儿有山？”

李岩笑着回答：“开封原是无山，不过按勘舆家言，西门内爪儿隅头为一山，土街为一山，铁塔寺为一山，称为夷山。因为实际上没有山，仅是地势略高，所以叫作三山不显。”

闯王点头微笑，说：“就这么决定，咱们顺着旺气从西门进入开封！军师，卜个卦问问吉凶如何？”

献策回答：“无须卜卦。古人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

闯王又问：“倘若顺利，大军袭破西门，应当首先占据哪些地方？”

宋献策胸有成竹地说：“河南巡抚、布政使司和臬司各大衙门都在西半城，距离西门较近，必须有一支人马分头攻占，使开封文武官员如同群龙无首。要有一支精兵去攻打宫城，活捉周王。倘若周王的卫士们死守宫城，那就得爬云梯登城了。”

“宫城很坚固么？”

“宫城有两重。在外边的叫作萧墙，两丈多高，攻破甚易。内面靠北为紫禁城，城高五丈，上有花垛口，下有拦马墙。我军只要进入萧墙，周王在紫禁城就成了瓮中之鳖，无路可逃。他大概会不惜重赏，使八百卫士替他卖命守城，等待救兵。紫禁城中有水井数口，平时积存粮食煤炭甚多。倘若周王府的八百卫士拼死顽抗，我军除用云梯爬城之外，也可以利用在开封城中夺得的大炮攻城。”

闯王点点头，笑着说：“只要袭破开封，周王如想凭着宫城顽抗，咱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因为大军就要出发，会议没有开得过长。牛金星仍赶回白马寺去，以便

同刘宗敏一起出发。金星走后，闯王带着宋献策、李岩和双喜从洛阳西门进城去了。

洛阳，依然城墙高厚，箭楼巍峨，十分坚固，但是今天夜间就要被闯王放弃了。百姓都不明白李闯王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扔掉洛阳，有的在暗中议论，有的准备明天赶快出逃，免得官军进城来会遭到奸淫和屠戮。把守四门的士兵已经换成了留给邵时昌的新兵。街道上有新兵巡逻，秩序如常。从表面看来，市面平静，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居民并没有睡，在度着一个忧心忡忡的长夜。

福王宫的火光未熄，许多地方仍然从地上冒出残红的火苗，噼啪作声。

张鼐听说闯王进城，赶快跑到福王府前，向他禀报说，中军营的将士们知道去攻开封，士气振奋，都请求提前在三更出发，问闯王是否同意。闯王说：

“三更出发，那就得二更做饭，吃饭，然后备马、集合、整队，将士们今夜就没有时间睡觉了。”

张鼐说：“各哨将士们一听说要去攻打开封，高兴得跳了起来，谁还想睡觉？大家巴不得马背上长着翅膀，扑噜一阵飞到了开封城上！”

闯王听了，心中十分高兴，微笑着转看献策和李岩，用眼神征询意见。献策说：

“中军营将士们如此振奋，白马寺一定也是如此。兵贵神速，提前在三更出发也好。”闯王迟疑片刻，见李岩不说话，忽然望着张鼐说：“不，还是按照原定时间起程。除非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形，我们应当尽可能爱惜将士的体力。你立刻回到营中，传令各哨将士：除有职事者外，一律睡觉，听到喇叭声立即起床！”

张鼐走后，李自成等又在洛阳城内缓辔而行，巡视了几个地方，才转回周公庙去。当走出洛阳南门时，李岩在马上回头望一眼月光下高耸的城墙，巍峨的城楼，心头突然充满怅惘之感。但是并辔走在前边的闯王和军师却在低声谈论着今后将凭借数十万大军与官军周旋，在河南战场上狠狠消灭官军。

三更以后，行辕中和城内都吹响了喇叭。李自成同宋献策、李岩、尚炯等一起吃了饭，正要动身，邵时昌和几个留守洛阳的执事官员前来送行。闯王勉励了他们几句，就同宋献策等上马出发。

天色还没有大明。东方刚刚闪亮，随后露出来一缕淡淡的红霞。闯王正策马赶路，忽然从背后赶来了两匹飞骑，呈给他一封粘有三片鸡毛的十

万火急塘报。他驻马拆开一看，陡然一惊，不觉脱口而出：

“啊？张敬轩竟然有这么一着妙棋！好，好哇！”

立马旁边的牛金星、宋献策和刘宗敏都立刻问是什么事。他笑着将塘报交给他们看去，把吴汝义叫到面前，吩咐如何立即向全军将士传令。随即人们看见有两个骑马的小校，一个飞驰向前，一个向后。不过一刻工夫，全军各营、各哨、各队的将士们都知道张献忠已经在初四夜间袭破了襄阳，杀了襄王，抄了杨嗣昌的老窝。大家同时听到了闯王传令，要将士们不怕辛苦，不顾疲劳，日夜赶路，限三天到达开封，破了开封休息。

天色大亮，万道鲜艳彩霞从东方山头上喷薄而出，照红了半个天空。

[1] 温县——在黄河北边，怀庆（今沁阳）南五十里处。

[2] 孟县——在黄河北边。明朝属怀庆府（今沁阳地区），距洛阳八十里。

[3] 东门——俗称曹门。

高夫人东征小记

第三十二章

高夫人回到得胜寨的第五天，见到邵时信派来的人，知道义军撤离洛阳之后，仅仅过了两天，李仙风率领两千官军，从孟津过河，到了洛阳城下，又恫吓，又利诱，要邵时昌献城投降。城内的官绅大户也趁机从内里逼迫献城。邵时昌一伙人献城之后，为首的都被杀了。只有邵时信阻止献城，率领二十几个弟兄强开南门杀出，身中一箭。如今因为伤重，又无马骑，离得胜寨尚有百里左右。

这个军情并没有引起来多大震动。高夫人和老营将领们都明白，闯王无意久占洛阳，委派邵时昌留守，实际用意是引诱李仙风来洛阳，使他不急着回救开封。而在奔袭开封不利的消息跟着传来后，大家更没有心思多谈洛阳的事。

消息首先是从汝州来的。当大军撤离洛阳后，田见秀奉命率领三千人马留驻汝州。突然，他得到攻开封不利的消息，便遵照闯王事前授计，率领人马东去增援；同时派出飞骑来得胜寨向高夫人报告。高夫人同高一功、李过等紧急商议之后，担心从汝州东援的人马多是步兵，行军较慢，立即派李友率两千五百骑兵从老营出发。李友走后，关于开封战事不利的谣言愈来愈多，而李友也从半路上两次派塘马回老营禀报，证实了有关传闻。

今天是高夫人回到得胜寨的第十天。晚上，约莫一更过后，她一个人留在屋里，继续思虑着开封战事。听见院中有姑娘们在星光下练功，她连叫了两声慧梅。兰芝手提宝剑跑了进来，笑着说：

“妈，你将我慧梅姐派到健妇营几天啦，怎么忘了？”

高夫人恍然醒悟，微微一笑，说：“叫你慧英姐来！”

兰芝出去片刻，慧英进来了。

“夫人，有什么吩咐？”

“今天下午慧梅回来一趟，我正有事，没有工夫问她健妇营的事，她可说些什么了？”

慧英略想一下，低声说：“慧梅说，近一两天因为谣传开封战事不利，邢姐姐嘴里不说，实际放心不下。”

高夫人点头说：“她同李公子是新婚夫妻，李公子又没有经过阵仗，她放

心不下是很自然的。好吧，明日早饭以后，我就往健妇营看看去，顺便也叫你红娘子大姐不要为开封的战事担心。”

第二天早晨，高夫人带着十几名女亲兵走出老营。高夫人走到玉花骢旁边，攀鞍上马，又回头对一个中军将领说：“开封有什么新的消息，你们随时派人到健妇营禀告我！”随即她将缰绳一提，策马出寨。薄薄的晓雾已经消散，附近的军营和练兵场如同星罗棋布，点缀在红日照耀的山坡上和山脚下。高夫人走下一段山路，忽然听见一小队马蹄声迎面而来，但被大道转弯处的松林遮断，看不清来的是谁。忽听弓弦一响，跟着几个声音同时快活地叫道：“中了！中了！”又跟着是一个人的洪亮笑声，说：“绑到马上带回去，老子今天下酒！”高夫人心中说：“啊，是他！”她策马转过松林，交上直路，将鞭子一扬，笑着问：

“摇旗，你不在清泉坡练兵，来到这搭儿干啥？有闲工夫射生么？”不等摇旗回答，她望见十几丈外被摇旗的一名亲兵拖起的死狼，接着说：“你的箭法果然是名不虚传，没有让它逃掉。”

摇旗笑着说：“不是我的箭法好，嫂子，是它吓慌啦，硬用它的脑壳往我的箭头上碰。”

“你是往老营去？”

“我去找一功哥谈几句话。嫂子往哪儿去？看操么？”

“我要到红娘子那儿去。听说健妇营的事儿近几天都已就绪，女兵们人人要强，学习武艺很是认真，长进很快。我今天上午事情少，趁空儿去健妇营瞧瞧。”

郝摇旗露出来嘲讽的微笑，说：“嫂子，练女兵的事儿交给红娘子去办好啦，你何必多操闲心？真正打起仗来，还是嘴上长毛的男子汉顶用。如今咱们‘闯’字旗下兵多将广，难道真用得着那几百年轻的娘儿们上阵么？叫官军笑掉了牙！”

郝摇旗的嘲笑使高夫人很生气，但是她不肯当着众多亲兵的面责备他，只是用冷静而温和的口气说：

“摇旗，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说打仗不是女人的事儿，难道红娘子不能带兵么？她的弓马武艺不如男子么？就以慧英们几个丫头说，打仗行不行？”

“娘儿们也有能打仗的，但叫鸣的总是公鸡，下蛋是母鸡本行。看牴架，也只有公羊行。”

高夫人在微笑中含着严肃的神色说：“摇旗，你瞧着吧，休要胡说！如今刚刚成立健妇营，才在操练女兵，别人闲磕牙不打紧，你不是无名小将，跟别人一样说这话不是存心泄健妇营的气么？”她又笑一笑说：“好

吧，半月以后，我要带你一道去健妇营阅操，叫你不能不伸出大拇指头说好！”说毕，她将镫子一磕，率领着亲兵们扬尘驰去。

高夫人在红娘子陪同下来到练武场，先立马高处观望。健妇们分成三部分在进行操练：一部分在教场中间，一队练习拳术，一队练习剑术；一部分在教场的一边，分批练习射箭，健妇们把这一部分教场叫作射场；第三部分是在教场外的驰道上练习骑马。慧梅在练武场中督率操练，时而走到这里，时而走到那里，对练拳的、练剑的、射箭的作些指示，纠正毛病，亲自做出式样。高夫人向红娘子笑着问：

“慧梅这姑娘，还能够帮你一臂之力么？”

“她呀，真是我的好膀臂！这姑娘弓马娴熟，十八般武艺都会，又是在战场上长大的，在夫人身边磨炼成材的，打灯笼也难找！”

“她从来没有独自挑过重担，是个刚出窝的鸟儿，你遇事多指点她，让她学着飞，慢慢地翅膀就硬啦。你在练兵上还有什么困难？”

“困难就是好教师太少了。倘若夫人再派一两个精通武艺的姑娘给我，我就能很快将健妇营练成一支精兵，有缓急能够顶用。”

“我身边这群姑娘，谁有多大本领你都清楚，你想要什么人？”

红娘子瞅了慧英一眼，笑着说：“我不敢说要什么人，我说出来夫人也不会给，还是请夫人随便派两个妹妹到健妇营来吧。”她又望着慧英笑，接着说：“倘若夫人舍不得将你身边最得力的妹妹再派给我一个，借给我半年如何？”

高夫人笑着说：“你的胃口真大！把我的慧梅要走了，还想要走慧英？我不是怕打起仗来左右缺少得力护驾人，完全不是，一则我另外还有男女亲兵一大群，二则像在潼关南原和商洛山中被困的情形大概也不会再有了。只是，如今咱们势大业大，我自己也是诸事纷杂，比从前操心多了。我身边很需要能够办事的姑娘，一天也离不开慧英这个丫头。你想借走慧英，我怎么会答应？刮大风吃炒面，竟然能张开你的嘴！”

红娘子和高夫人都笑起来。女兵们也忍不住发出来低低的、愉快而悦耳的笑声。大家笑过之后，红娘子说：

“我知道夫人离不开俺慧英妹，所以不敢直说要，只是试一试夫人的口气。好啦，我死了借将的心思啦。夫人打算把另外哪两个妹妹派来健妇营做头目？”

“两个没有。我只能再派一个武艺好的姑娘给你。将黑妞给你，要不

要？”

红娘子向骑着一匹大青骡子的、脸色微黑、挂着天真纯朴笑容的姑娘望一望。她平日很喜欢这姑娘，只是嫌她年纪太小，不知道她能不能胜任做一个重要的带兵头目。高夫人不等红娘子说话，又回头问：

“黑妞，你愿意来邢大姐这里做个头目么？”

“夫人叫我做啥我做啥。”姑娘腼腆地回答，又望着红娘子笑着问，“邢大姐，你要我么？”

红娘子赶快说：“要，要。我拍着巴掌欢迎你！”

高夫人又对红娘子说：“你也知道，她从五六岁起就跟着她哥哥黑虎星学武艺，骑马射箭，刀枪剑戟，样样都有些根基，也有胆量，更难得的是心地忠厚，没有小心眼儿。你别看她年纪小，今年只有虚岁十六，可是做事倒很认真，一是一，二是二。别人多是有群胆，这个丫头有孤胆，也很难得。”

“我听说她不到十五岁在山中打柴，独自射死一只金钱豹，没有孤胆哪行？”红娘子笑着说，又转向黑妞问，“你今天就来吧？”

黑妞腼腆地笑着，轻轻点头。

大家簇拥着高夫人来到教场一角。高夫人看了一阵，有意命黑妞在教场打一路拳，舞一阵剑，博得了全场健妇的称赞和羡慕。黑妞兴致大发，看见教场边放着三块大小不同的石锁，她嘻嘻笑着走近去，弯腰用右手抓住那块有一百斤重的石锁，止了笑，轻咬下唇，将石锁提起，然后只见她将右臂一摇，将石锁举过头顶，前走几步，后退几步，轻轻放到原处。周围又是一阵喝彩声和啧啧称赞声。黑妞一则刚用了力气，二则被大家的喝彩声弄得不好意思，带着稚气的脸孔变得通红，那神气越发显得纯朴可爱。高夫人点头招她来到身边，将一只手抚爱地搭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对红娘子笑着说：

“因为她年纪小，大家都喜欢她，叫她小名儿。她到了你这里就是头目，不管职位高低，总算是健妇营中的武官了。从今往后，都得叫她的大名儿，尤其在女兵面前。”

红娘子快活地点头，随即拉着黑妞的手问道：“慧剑妹，你真的愿意离开夫人身边到我这里么？”

“夫人命我来我就来。”

慧梅在旁说：“邢姐，她没有对你说实话！慧剑，你为什么不把心里话说出来呀？你还要把体己话瞒着夫人和大姐么？”

慧剑的脸又红了，低下头去，吃吃笑着，只不作声。慧梅在她背上轻轻捶一拳，望着高夫人和红娘子说：

“夫人命我来做大姐帮手的那天，慧剑这丫头可乖啦，当慧英姐的面，一句一个‘好梅姐’，求我在夫人面前替她说句话，派她来健妇营做个小头目。英姐问她：‘夫人待你那么好，你为什么想离开夫人到健妇营呀？’她说：‘跟在夫人身边，永远没有日子冲入官军中间厮杀。到了健妇营，就可以同男兵一样出征，找到官军，杀个痛快。’慧剑，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高夫人大笑起来，拍拍慧剑的肩膀说：“你这个黄毛丫头，人小志气大，倒真有点儿英雄气概。你早将这体己话对我吐出，我不早派你来健妇营了？”她拿起来慧剑的右手，让她握紧拳头，赞赏说：“你们瞧瞧，这丫头的拳头攥起来多有力，肉多结实！她起小跟着哥哥黑虎星练诸般武艺之外，又自己肯下笨功夫，一心想练一两手绝招。她每天一睁眼就往墙上打两百拳，晚上睡觉前再打两百拳。有时她用拳头打砖头，打树。要是家中有了粮食，她就将一个粮食口袋吊在屋梁上，随时打几拳。那口袋里粮食由二升加到五升，又一步一步往上加，直到加到一斗。从八岁练习拳力，一直练到现在。”

慧英笑着说：“黑妞就喜欢卖傻劲儿。夫人，你让邢姐姐看看她的指头！”

高夫人让慧剑伸开手掌，对红娘子说：“你瞧，她这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特别粗，指肚上还有茧皮，就不像姑娘的手！”

红娘子拿住慧剑的手看了看，笑着问：“啊呀，这两个指头怎么这样粗糙？”又拿起她的左手比了比，接着问：“跟左手不大相同，这两个指头也特别粗实，跟断磨錾子 [1] 一样！又练的什么笨工夫？”

高夫人向慧剑说：“你自己对你红姐说一说，叫她这么个走南闯北的风尘女侠也听听新鲜！”

慧剑腼腆地咬着嘴唇，眼睛含着天真的笑，只不作声。经高夫人连催两次，她才对红娘子说：

“我小的时候，听村里老人们说，从前呀，俺们邻村里有一个媳妇受婆子折磨，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日子久啦，她再也忍不下去，同婆子对吵对骂，一步不让。婆子看她变了性子，就找族长诉苦，求族长替她管教。有一天，这媳妇刚推毕碾，正坐在碾盘上歇息，族长带着几个男人来啦。族长责备她对婆子不孝，要用绳子捆她，用家法制服她，使她知道厉害。她不害怕，没有从碾盘上起来，气得一面哭一面诉说婆子如何不把她当人待。她每诉说一桩事，就用指头在碾盘上划一下，连说了五六桩，话还没有说完，族长和男人们看见碾盘上有五六条深道道，都害怕了。族长赶快说：‘算啦，算啦。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的事我不管啦。’带着人们走了。”

红娘子大笑起来，问道：“傻丫头，你信了这个故事？”

慧剑摇摇头，说：“现在不信。”

“你从前信？”

慧剑感到不好意思，咬着嘴唇笑。

大家说笑了一阵，慧梅继续督导健妇们分开练武。高夫人由红娘子陪同着骑上战马，往另一个地方去看健妇们练习骑射。走至半道，高夫人勒住玉花骢瞭望，觉得这一带的雄伟山景好像跟她同闯王在郧阳境内行军时见过的一个地方相似，不由得又想到闯王如今屯兵开封城外的事，脸上不免略微显得沉重。红娘子近一两天已经风闻进攻开封不利，看见高夫人神色不悦，猜想必是为着开封战事担忧，趁机问道：

“夫人，听说我军进攻省城不顺利，可是真的？”

高夫人向她打量一眼，轻轻点头，又望望附近一大块被阳光照射的磐石说：

“我们坐在那块石头上说说话吧。”

高夫人将闯王奔袭开封不克，如今屯兵坚城之下而敌人援兵又从河北赶到的消息，告诉了红娘子，然后说：

“眼下我们还不知闯王的打算。按道理他应该从开封城外撤兵，回到伏牛山中，休养士马，以待下次再攻开封。可是打仗的事，千变万化，我们离开封数百里，未见闯王派人回来，情况很难说准。倘若开封城内已经有人愿做内应，闯王不肯马上撤兵，也是可能的。不管怎样说，闯王只带了三万人马去攻开封，一鼓不下，日久兵疲，对我军确实不利，所以我近几日十分放心不下。”

“派大军火速增援如何？”红娘子注视着高夫人的眼睛，很希望派自己前去，但不敢直接说出。

高夫人摇摇头：“派大军增援的事还不用急。昨晚我同补之和一功商量之后，派李友率领两千五百骑兵连夜秘密启程，驰往开封，另外田玉峰率领在汝州的三千人马也已经出发。倘若闯王不打算久留开封城下，给他派去这两支人马也就够用了。”

红娘子问：“假若闯王要在开封城外与官军会战，官军既有坚城凭借，又有保定的数万援军，我们只派去五千多人马增援，岂不嫌少了一些？”

“闯王平日善于用兵，如今牛先生、宋军师、李公子都在身边，我想他们计虑周详，断不会陷于腹背受敌。今明两日，定有新的消息到来，我们另作计议。”

红娘子因见女兵们都牵着马站在十丈以外，便大胆地小声说：“夫人！洛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不应该轻轻撒手，白给官军夺去。倘若现在派出一支人马重占洛阳，然后陈兵孟津渡口，在沿河上下张罗船只，派遣小股人马渡过河北，声言数万大军奉闯王命将由孟津过河，进攻卫辉 [2] 。朝廷怕卫辉、彰德有失，畿南震动，又怕卫辉的潞王被我们杀死，必然责成保定总督杨文岳分兵回救豫北。杨文岳顾前不能顾后；纵然他留下一部分官军在开封，也没有多大作为了。夫人以为如何？”

高夫人说：“据我看，闯王不会久留开封城外。恐怕我们这里人马尚未赶到洛阳，闯王从开封退兵的消息已经到啦。下一步的战事如何打法，要看闯王如何通盘筹划。我们在得胜寨自作主张，分兵北上，纵然得手，未必就是对全局有利。一个战将也常常能够想出好主意，可是终不能像一个好的大军统帅眼观全局，谋划周详。闯王命咱们在伏牛山中加紧练兵，必有深谋远虑。”

红娘子听了高夫人的话，有点失悔自己的出言冒失。但高夫人的思路已经离开了重占洛阳的问题，沉默片刻，慢慢转回头来，向红娘子问道：

“你想过张敬轩和曹操的事情么？”

红娘子感到突然，说：“自从他们破了襄阳以后，只听说他们声势大振，纵横湖广北部，东与回革五营相呼应，别的倒没有多想。”

“是呀，我知道你不会去多想他们的事，可是闯王与总哨刘爷不能不想，宋军师和牛先生也应该想。我有时也想，有时同你一功舅和补之大哥闲谈一阵。我们已经派出许多探子，随时打探湖广方面的战事，打探敬轩和曹操的行踪。”

“担心他们往河南来么？”

高夫人摇摇头，说：“我们不是担心他们来河南，是关心天下大势。如今，我们不仅同明朝争夺天下，也同义军群雄争夺天下。谁能行事得民心，兵精将广，谁就立于不败之地，能够为天下之主。有些话闯王不肯随便说出口，可是我跟他一起年久，知道他经过多次挫败之后，心中有些什么想法。”

“啊，怪道闯王在目前把赶快练成一支能战的大军看成了头等大事！”

高夫人接着说：“今后在起义群雄中能够同他争天下的也只有敬轩一人。其余那些人都胸无大志，只能因人成事。倘若张敬轩善于驾驭，兵力又强，他们都会奉敬轩为主。倘若咱们闯王威望日盛，兵力日强，别说回革诸人，连如今跟敬轩在一起的曹操也会……”突然，听到有马蹄声飞奔前来，高夫人不禁感到诧异，一边转头望去，一边把话说完：“他也会离开敬轩，投到闯王旗下。”

那骑马来的是她自己的一名男亲兵，到了女兵们站的地方，翻身下马，

快步向高夫人走近几步，说：

“启禀夫人，高主将同李主将正在老营等候，请夫人即刻回去商议紧急军情。”

高夫人心中吃惊，问道：“是什么紧急军情？”

“只听说是从开封来的探报，十分重要，别的不知。”

高夫人沉吟片刻，又打量一眼这名亲兵的紧张神色，想着他是知道的，只是在众人面前不能泄露。她的心有点发凉，暗中对自己说：“莫非在开封城外打了败仗？莫非闯王他……遇到凶险？”她没有再问一个字，沉着地从磐石上站起来，对男亲兵挥手说：“你先回去，对两位将爷说我马上就回。”她转回头对红娘子说：

“收操以后，你到老营见我，有事商量。”

红娘子于中午收操以后，立刻驰往得胜寨。走进老营，高夫人还在同高一功和李过密议大事，红娘子只好暂到兰芝的房中休息。兰芝神色忧愁，眼睛似有泪光。她轻声问：

“妹妹，出了什么事儿？”

兰芝说：“父帅在开封挂了彩，听说很重。妈妈刚才还问到你来了没有，正要派人往健妇营去请你快来呢。”

红娘子心头猛一惊，一则是因为知道闯王负了重伤，二则是想着必是李公子出了凶险。她竭力保持镇静，又问道：

“还有什么消息？”

兰芝摇摇头：“别的我都不知道。”

红娘子正在疑虑惊心，恰好慧英来到面前。红娘子忙问：“慧英妹，你知道开封战事的详细情况么？”

慧英小声回答：“今日回来两次塘马，都说我军攻开封没有成功，战事十分激烈，闯王在城下中箭，伤势不轻，其余将领的死伤都不清楚。关于闯王挂彩的事，现下只有很少人知道，不许随便谈论。”

红娘子又问：“从老营派出的探马到了开封城外没有？”

慧英说：“这里离开封有几百里远，沿路各处土寨、土寇很多，派少数人往开封走不通，所以都是到半路上就回来了。不过我军攻城不利，闯王

中箭，在靠近开封的几县哄传很盛，几乎是众口一词，想着绝不是无根之言。”

红娘子沉默了，更觉心情沉重。她低头默坐床上，等候着高夫人的呼唤。

这时高一功和李过离开上房，走出内院，一个女兵奉高夫人之命来请红娘子。红娘子到了上房，高夫人让她坐下，向她打量一眼，明白她的心绪不安，轻声问道：

“刚才得到的探报你已经知道了？”

“只听说闯王在开封城下中箭。”

“是的，闯王中箭了。不过大小头领还没有听说伤亡的，李公子也平安无事。我军虽然攻城不克，却没有重大损失。城中官军力单，不敢出城，杨文岳的援军尚未过河，所以开封城外实际上并无大战。”

“闯王的伤势重不重？”

“哄传是左眼中箭。”

“夫人是不是决定再派一支大军前去增援？”

高夫人摇摇头：“不啦。闯王中了箭伤，并没有派人回来要兵，准是没有在开封城下久留之意，我想他定会很快撤兵。刚才我已经同一功和补之商量好，不必派别人，我自己去走一趟，说不定会在半路上同闯王相遇。目前补之是全军督练，要赶快训练出一二十万大军；一功是中军主将，兼掌全军粮饷、辎重，许多对内对外要务，都堆在他身上。他两人都不能离开得胜寨。我想趁此机会往东边走走，所以把你叫来商量。”

“夫人要带多少人马？哪几位将领同去？”

“沿路并无多的官军，我只带五百轻骑。目前将领们都在忙于练兵，我只将马世耀一个带去。”

红娘子想了一下，说：“夫人，虽然沿途并无多的官军，但是土寇如毛，土寨乡勇也多。五百骑兵实在太少。我愿意同马世耀将爷一齐护驾，以保万全。”

“你能去当然很好，可是健妇营新建不久，你如何能够离开？”

红娘子见高夫人已经同意，心情振奋，赶快说：“健妇营现有二百多骑兵。我想挑二百骑兵带在身边，使她们骑马行军，也是练兵。将那暂时尚无战马的健妇留下，由慧梅督率她们加紧练武。”

高夫人又笑了笑，说：“你是个细心人，却想得不周全。你没有想到，慧

梅跟随我多年，苦战中舍命保我，忠心赤胆。如今倘若你跟我东去，将她留下，她心中能不难过？”

红娘子啊了一声，说：“这个，这个……”

高夫人说：“这个好办。你身边的红霞等，不是都成了重要头目？把留营练兵的事交给她们，我再吩咐你补之大哥今天就派定两名年纪大的教师，每日清早去健妇营教各项武艺，晚饭以前回来。多则十天，少则六七天，咱们就回来啦。”

红娘子大为高兴，说：“这样好！这样好！什么时候动身？”

“今日下午申时三刻动身。你在我这里一吃过午饭就回健妇营，火速准备。粮秣、军帐等物，由老营派驮运队跟随出发，你不用操心了。”

“既然这样，我赶回健妇营吃午饭，免得误事。”

这一支男女七百人的骑兵，加上辎重队、亲兵、马夫等等，大约有八百人，一离开得胜寨就一个劲儿催马赶路。第三天晚上大约二更以后，人马到达了密县境内的卢店休息。高夫人下令在这里停留一个更次，将牲口喂饱，继续赶路，拟于明日早晨从密县城外绕过。

四更以后，人马由本地百姓带路，从三峰山南边的山脚下走；五更时候到了东峰脚下。这里距密县城十里，有一条很小的山街，围着一圈寨墙。但是寨中户数稀少，寨墙也有几个地方倾倒，不能坚守，所以街上百姓夜间并不上寨，只派人轮流打更，以防小盗。打更人听见从远处来的马蹄声，赶快将居民喊醒，向左右的山林中逃藏。义军穿街而过，并未停留，没有一个弟兄敢擅入居民住宅寻取一瓢水喝。高夫人同红娘子率领二百名健妇和男女亲兵走在大军的后边。

又走了一阵，来到密县城南门附近。正在催马赶路，突然前边一里外喊杀震天，显然是马世耀率领的前队中了埋伏，发生混战。红娘子正在催军前进，不料前方又突然出现一支伏兵，约莫有三四百人，拦住去路，而同时南门忽然打开，涌出来三四百人，从背后杀来。这两支全是乡兵，有的没穿号衣，有的号衣前心有个“勇”字。红娘子对高夫人说：“如今我们腹背受敌，又同前队隔断，请夫人立马在此督战，我去前边开路，杀散拦路的一群杂种回来接你。慧剑，随我来！”

红娘子明白她的健妇营全没上过战场，武艺也是才学，所以她大声说：“姐妹们！今日我们只许胜，不许败。打胜了保夫人平安无事，去同闯王会师；打败了我们不是死便是受辱。姐妹们，跟我杀啊！”她将宝剑一挥，身先士卒，向前冲去，身边紧随着十几个女亲兵，后边是一百五十名初经阵仗的健妇。健妇们看见红娘子那样地藐视敌人，一马当先，又知道一落敌手就要受辱而死，所以一个个勇气百倍，只想着痛杀敌人。转眼之间，这一小队骑兵冲进了数百乡勇中间。

高夫人在红娘子刚离开时对她的男亲兵头目张材轻声说：“健妇们没有经过阵仗，你们也去吧，又是你们显身手的时候啦。”

张材立即将宝剑一挥，带着二十名弟兄冲向前去，眨眼间越过了部分健妇，冲进了敌人核心……

[1] 断磨錾子——石磨用得日久，磨钝了，需要石工将齿槽加深，叫作“断磨”。断磨用的铁錾子很粗。

[2] 卫辉——明代的卫辉府治在今河南汲县。

第三十三章

住在密县城中的官绅大户，近三四天来不断得到省城战事的消息。各种消息都对李自成十分不利，使他们感到宽心和振奋。尤其昨天他们听到郑州李仙风行辕传来的谣言之后，更是欢喜鼓舞。据谣言说：保定总督杨文岳从封丘渡过黄河，有两万人于夜间潜入开封北门，李自成毫无所觉。半夜开封城内官军步兵大开西门杀出，同时骑兵出南门包抄，李巡抚也亲自指挥大军从郑州截断中牟大道。李自成冷不防遭到官军夜袭，几乎溃不成军，侥幸逃到中牟附近又被伏兵截杀，将士大批死伤溃散，所余无几，拼死保护他向西南夺路逃窜。谣言还说：李自成箭伤沉重，躺在门板上逃跑，不能骑马。另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是：皇上因洛阳失陷，福王被杀，决定对李仙风严加治罪，同时命蓟辽总督率领十万边军铁骑星夜前来河南，专力剿灭“闯贼”，又命杨嗣昌火速出川，全力“剿献”，兼顾河南。

密县城中的官绅们一则都认为李自成确已溃不成军，二则看见这从西边来的一队人马有很多妇女，既想抢夺骡马辎重，更想抢掠年轻妇女，所以把平日害怕“流贼”的思想都抛到爪哇国了。

高夫人吩咐张材去后，回头来到慧梅身边。从南门冲出的这群乡勇，分为左右两支，每支有一个骑马的土豪在后督战，包抄而来。慧梅手执弓箭，面露轻蔑微笑，十分镇定。慧英等十几个女兵也都手执弓箭，注目敌人。当练勇来到五十步左右时，慧梅用有力的低声说：

“射！”

练勇中登时有几个人中箭倒地，但仗恃他们人多，依然喊杀前进。说时迟那时快，又一批利箭射出后，倒下的练勇更多，而那两个督战的土豪也同时从马上栽了下去。两支练勇的队伍崩溃了，好像鸟惊兽骇，拼命逃窜，有的人连手中的兵器也抛掉了。慧梅向慧英使个眼色，让她同亲兵姐妹们留在高夫人身边，自己带着五十名健妇追杀逃敌。那些健妇虽

是初次临阵，却因敌人已败，更加增添了胆气，乘胜纵马，杀个痛快。

高夫人见城中出来的练勇已被杀败，命慧梅立刻收兵，回头向东杀去。东边，几百练勇已经被男女骑兵冲杀得散成几股，仍在凭险抵抗，等候救兵。高夫人亲自督率慧梅的一支人马来到，迅速将一股练勇赶离开一座小山包，杀得四散逃窜。刘希尧已经杀败了前边的敌人，正要回头来迎接高夫人和红娘子，不料刚走不远，从左边树林中一声呐喊，杀出来一千多练勇，发生了混战。这是从附近几座山寨中纠集的人马，都想来夺取义军的妇女和骡马。红娘子正要驰援刘希尧，却看见从东门又杀出来几百练勇。她对慧剑说：

“你保护夫人，我去收拾这群野狗！”

高夫人在一群女兵的簇拥中立马土丘，指挥战斗。突然有一百多练勇从一道沟中蜂拥而出，冲到土丘前边，呐喊杀来。慧剑一看敌人已到面前，弓箭不及施放，就将大青骡的镫子一磕，举起宝剑冲向敌人。紧随在身边的还有七八个女兵，虽然都没有战斗经历，且是才学的武艺，但她们在危急关头都奋不顾身，杀向前去。那些乡勇没想到这些姑娘竟然如此不要性命，尤其那个骑大青骡子的姑娘武艺高强，猛不可挡，登时纷纷后退。慧剑正在追杀，大青骡子蓦失前蹄，向前栽去，将慧剑摔了下来。慧剑顾不得左手擦伤，迅速跳起。一个乡勇从面前的一棵树后蹿出，用枪刺来。她用剑将枪头格开，上前一步，挥剑猛砍，将乡勇砍死，而宝剑也深深砍入树身。刹那之间，又一枝红缨枪从右边刺来。她来不及从树上拔掉宝剑，将身子一闪，右手抓住枪杆，打算夺来使用。但是那个青年小伙子的气力大，夺不过来，另一个乡勇已经从左边扑来。她匆忙中趁势将抓住枪杆子的右手一送，那个同她夺枪的小伙子立脚不住，踉跄后退，连人带枪跌进深沟。她立刻向左飞起一脚，恰踢中扑来的乡勇腕上，那一口向她劈来的宝刀飞出去五尺开外，当啷落地。这个人也很凶猛，向她飞来一脚，打算踢中她的心窝。慧剑退了半步，以惊人的敏捷抓住飞来的脚跟，向上一掂，向前一送，将敌人送出四五尺远，仰面倒地，后脑碰着一块大石头，再也没有挣扎起来。忽见白光一闪，一口刀又从左边劈来。慧剑半侧身将左手一举，抓住敌人右腕，使敌人的大刀落不下来，却猛出右拳，正打在敌人胸口，将敌人打得仰面倒地。慧剑正要取树上宝剑，忽有一个敌人从背后扑来，拦腰将她抱住，同时看见几个男人向她跑来，连声欢呼：“捉活的！捉活的！”她想用力甩开抱住她的敌人，但未成功，而另外两个敌人已经扑到面前。这两个敌人都认为她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等待就缚，不提防她猛起一脚，将一个敌人踢倒，又一拳捅在敌人肋窝，登时蹲了下去，吐了大口鲜血，不能站起。她趁机转过头去，看见拼死力抱着她的敌人有一双大眼睛，嘴里横噙着一把短刀。她没法夺到短刀，却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叉开，向敌人的两眼一戳，并不用力，只是低声怒喝：“松手！”敌人疼痛地大叫一声，蓦然松手，捂着受伤的眼睛转身逃命，鲜血从他的指缝间向手背上奔流。

慧英和慧珠等杀散了别的扑到高夫人面前的乡勇，继续射杀溃逃的敌

人。高夫人勒马来寻慧剑，看见慧剑已经从榆树身上取下宝剑，杀死了被她打伤在地不能逃命的敌人，正向大青骡走去。高夫人问道：

“慧剑，你没有挂彩么？”

慧剑站住回答：“没有，夫人。正杀得起劲，他们都逃啦。”

大青骡虽然一只蹄踏进地洞，打个前栽，幸而并未受伤，如今若无其事地在沟岸上吃着青草，遇着有血污的青草就避开，因为它不喜欢那种腥味。慧剑来到它的身边，拿起丝缰，在它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它抬起头，向主人望望，嗅了嗅主人右手袖头上的血迹，静静地不动了，等待着主人认镫上鞍。

这时，一阵马蹄声从北边传来。慧英、慧剑、女亲兵们和健妇们都看见高夫人正向北望，满面含笑。大家随着高夫人用鞭梢指的土丘转弯处望去，看见红娘子和慧梅率领一百多健妇，押着一群俘虏，带着很多人头，牵着夺得的十来匹骡马，鸣锣，吹角，欢呼着来了。

刚才当红娘子率领一队健妇去抵挡从东门杀出来的数百敌人时，她原以为很容易将敌人杀散，不料这一支敌人旗帜鲜明，部伍整齐，显然是城中练勇的精锐。红娘子带着女亲兵走在最前，连射死几个敌人，不但不见敌人惊慌奔逃，反而更凶猛地喊杀前进。她想着自己身边的一百多健妇都是才学武艺，又是初经阵仗，绝不能率领她们硬冲，便吩咐各哨头目务须沉着，各率本哨姐妹缓缓后退，不许乱队。她自己带着亲兵断后，不断射倒敌人，迫使敌人也只敢缓缓追赶，不能追得太近。当退到一个土堤上时，地形稍较开阔，骑兵容易发挥优长。她对亲兵头目说：

“你看，那个骑红马的是个总头领，只要除掉这家伙，杀败这一队练勇就不困难。”

亲兵头目问：“咱们直冲到他的面前将他斩了？”

“不。看样儿他是个会武艺的人。万一杀不了他，咱们反而陷入包围。今天不能硬拼，要特别谨慎。”

“用箭射死他？”

“不，我想捉活的献给夫人。”

“怎么个捉法？”

“你们每人手中拿三支箭，等我一声说射，你们就齐射他的左右家丁和心腹狗党，活捉他的活儿由我来做。”

一面练勇总团的蓝色大旗跟随着这一位魁梧的首领前进，已经到七十步以内了。亲兵头目偷向红娘子的脸上望一眼，小声问：“射么？”红娘子

没有作声，把劲弓挂回臂上，取下弹弓，摸出三个泥丸。敌人已经进到五十步内，开始利用开阔地势分三路向守在堤上的健妇营冲来。那个练勇首领举刀大叫："杀过堤去！杀过堤去！"红娘子忽然回头向右方招手大呼：

"男兵们，赶快从右方包抄，截断敌人的退路，不许有一个逃回城去！"

练勇首领大吃一惊，略一迟疑，向左张望。红娘子立即下令："射！"同时她一弹打中那人右手，钢刀当啷落地；又一弹打中左手，使他登时丢掉了丝缰，没法控驭坐骑，不能勒转马头逃跑；第三弹打中从后边来救他的骑马大汉的一只眼睛，落下马去。红娘子的战马如箭一般疾，已经冲到练勇首领的跟前，右手举剑一晃，左手抓住他的腰带一搡，将敌人搡落马下。"捆起来！"她吩咐一句，继续向前冲去，一剑劈死正在马上惊慌失措的旗手，只见大旗一晃，倒落下去。有一百多练勇拼死扑来，要抢救他们的首领，被红娘子连斩数人，同时全部健妇从土堤上向纷乱的乡勇杀来，而慧梅恰在此时率领一队健妇和男兵包抄敌后，截断归路。敌人兵败如山倒，不管有路没路，四散逃命，逃不脱的就跪地求饶。城头上站满了人，原来不断替练勇呐喊助威，不住敲鼓。这时，城头上的人们仍在注目战场，但是鼓声哑了，呐喊声停了，只有一些人小声惊呼："看，看！我的天呀！"同时有一只乌鸦呀呀地哀鸣着飞过城楼。

红娘子同慧梅合兵一处，整了队伍。这一次因为杀得巧，健妇们虽有十几个挂彩的，却只有一人死亡。红娘子同慧梅率领得胜的人马，押着俘虏，带着很多人头，向高夫人立马等待的土丘走去。

马世耀也杀败了另一路敌人，除杀死多人外，也带回一群俘虏和十几匹骡马。所有男女将士集合在土丘前，按部伍排队，掩埋了二十几个阵亡的弟兄和姐妹，给带伤的作了安排，然后杀掉俘获的乡勇，将人头挂在大路两旁的树上。高夫人命令留下红娘子捉获的那个练勇首领，交给一个小头目押着他不许逃掉，然后率领全军启程。

约莫走了十五里路，人马停在一个荒凉少人的山街上休息打尖。高夫人因为急于想知道闯王攻开封失利的真实消息，在一个碾盘上坐下来，向张材吩咐：

"将城里的那个士绅带来！"

被捉到的士绅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魁梧汉子，名叫李守耕，是本城世家出身，又是武举人和廪膳秀才 [1] 两重功名。他的父亲曾在山东做知县，天启年间死于徐鸿儒之反，受到朝廷褒扬，追赠光禄寺卿，并荫一子入监 [2] 。李守耕家中十分富有，在乡党中被称为文武全才，勇于任事，又凭借先人余荫，所以被推举为密县练勇总团两个副团总之一（正团总

由知县兼任）。他被几个健妇押到高夫人面前，不觉心中一愣：“这是何人？”随即恍然明白：“啊，此人必是人们哄传的闯贼的女人高氏！”张材见他有点倔强，不肯跪下，照他的屁股上猛踢一脚，使他不得不双膝跪地。他昂着头，心中说道：“横竖老子活不成，要死得不辱先人！”高夫人问过他的姓名、家世，本想接着就问他开封战事消息，却故意先问他城中练勇人数和防备情况，好像大有进攻密县城池的意思。李守耕虽然自知必死，但宁死不愿县城失守，撒谎说：

“城中练勇有两千五百余人，今日出城者不足半数。除练勇之外，尚有丁壮男女数千，紧急时均会上城杀贼。城头上平时预备砖石甚多，还有大小弓弩，各种火器，火药十分充足。尔等倘欲攻城一试，徒送死耳！”

高夫人从嘴角流露出轻蔑的冷笑，忽然问道：“你想死还是想活？”

“我自己亲率练勇剿贼，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剿贼得胜，功在桑梓；不幸被杀，流芳千古。你们今日杀我，你们也活不了多久，不久将被大军剿灭。”

高夫人又冷笑一声，说：“你们这班绅士恶棍，我见得多啦，常常在临死之前还要说些梦话！”

“梦话？非也！你们李闯王进攻省城大败，汝知之乎？你们的将士死伤惨重，已经溃不成军。连你们李闯王本人也在开封城下中箭，生死难保，况且你们破洛阳，戕福王，犯了不赦之罪。福藩殿下为当今圣上亲叔，朝廷岂能甘休？日内必将调集各省兵力，会师中州，围剿尔等。又闻朝廷已命蓟辽总督洪大人率领关宁铁骑来河南会剿尔等，限期剿灭。昨闻督师辅臣杨大人正从四川赶回，将要重新坐镇襄阳，尔等乌合之众，岂能持久？我今日不幸落到你们手中，万无生理；大丈夫为国捐躯，也是应该，独恨不能多杀逆贼耳！要杀速杀，不必多问！”

高夫人问：“李闯王如何攻开封未成，你听说了么？”

李守耕说：“此系天意。大明三百年江山，深恩厚泽，沾及草木，岂能容汝辈志得意遂！你们原指望乘省城未作防备，混入城门，恰好是自投陷阱，三四百骑兵都死在新郑门 [3] 的吊桥上和城门下边，连你们李闯王身边的那个姓张的小将也完啦。岂非天意不容尔等逆贼……”

所有的人听到张鼐阵亡都心中一惊。高夫人一声断喝，不许敌人再往下说，吩咐速速拉到街外斩了。李守耕浑身微颤，但犹强装镇定，在往街外走时又强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边走边恨恨地说：

“哈哈，不意老子今日竟死在女贼手中！你们的将领在开封城下死伤成堆，今日杀死我一个练勇首脑也算不得你们胜利！”

片刻间，李守耕已被张材斩首，将首级挂在街边树上。高夫人和她的左右将士，包括红娘子和马世耀在内，虽然不相信李守耕的话，但也不能

够完全不信，所以人人心中都感到沉重，高夫人担心闯王的箭伤会真的不轻，更担心张鼐已死于开封城下，忍不住说了一句：

“难道那个冲进开封的是小鼐子么？”

大家都明白必是张鼐无疑，但是没人作声。慧英偷偷地向慧梅望了一眼，看见慧梅的脸色灰白，紧闭嘴唇，眼睛饱含热泪，右手将马鞭子用力攥紧。她明白这位姑娘的心，立刻将眼光移向红娘子。红娘子很关心闯王和战事不利情况，同时也很关心李岩兄弟，尤其使她放不下心的是李岩初经战场。她在心中暗想：“还没有听到他的一点消息，也许不会有三长两短？”

片刻沉默后，高夫人从碾盘上站起来，吩咐人马启程，并且说道：

“不要听信刚才这个死货造谣惑众的话。你们沿路遇到百姓，要不断打听消息，特别是要询问从东边来的穷百姓。”

人马继续向东进发。一路之上，将领们每遇到穷百姓就打听开封的战事消息和闯王的大军行踪。半天之内，他们听到了不少消息，说法各不相同。中午过后，从百姓口中探知闯王大军并未受大的损失，已经整师西来，到了新郑和许昌之间的长葛县附近，老营驻扎在一个什么镇上，休兵征粮。高夫人十分高兴，命人马转向东南前进。

又走了几十里，约莫一更时候，人马刚扎营休息，忽得探马禀报：大约有一千五百步兵和数百骑兵打着闯营旗号，黄昏时从东开来，在十里外的小山那边安下营寨。高夫人和红娘子又惊又喜，立刻命一个小校率领二十名骑兵奔去察看，问清是谁的人马，来此何干，并要问清楚闯王和李公子现在何处歇马，闯王的伤势究竟如何，张鼐和别的将领们是否全都平安。小校走后，高夫人和红娘子以及左右男女亲随，都怀着不安的期待心情，等候小校探明情况归来。

经过三天山路行军，今天又经过激烈战斗，步骑兵都很困乏，除轮流放哨的士兵外，都已经围绕着一堆堆的营火睡去了。

在下弦月和稀疏的星光下，这一片丘陵连绵的原野上，既充满着活跃的生命，又很静谧。马在静静地吃着野草；吃草声经常同什么人轻微的鼾声混合。树枝上不时有宿鸟被通红的火光惊醒，跳向别枝或飞往稍远的林木，重新睡下。大青骡也在吃草。它的缰绳绑在一棵小树上，而它的主人就靠着这棵小树睡熟了。

高夫人同红娘子、马世耀在火边说话等候，吩咐左右男女亲兵们都去睡觉，但张材、慧英等，平日高夫人不睡他们都照例不睡。红娘子身边两三个最得力的女亲兵也是这样。慧梅在巡视过健妇营宿营地之后也来到高夫人的面前，坐在火边。高夫人望着她说：

“你休息去吧，今天你够累啦。”

慧梅说：“我不困。我等等消息。”

忽然，传来了自远而来的一队马蹄声。高夫人同大家停止谈话，侧耳倾听，心中忽然高兴，随即又忐忑不安。过了不久，一队骑马的将士来到了宿营地。高夫人和大家急切地从火边站起来，向着一大群跳下马来的人们注目等候。随即大家看见，前去探事的小校引着李友来了。高夫人不等来将插手行礼，赶快问道：

“益三，你怎么带着人马到这搭儿来了？看见闯王了么？”

“回夫人，我见到了闯王。我率领骑兵刚到尉氏境内，我们的大军已经从开封撤回，也到了尉氏境内。闯王是在向着洧川和长葛的大道往西走。闯王……”

高夫人又急着问：“你在什么地方见到了闯王？”

“闯王得到探马禀报，知道我的行踪，派飞骑传下将令，命我前去见他。我在长葛以东见到闯王，他命我速去攻破密县，收集粮食、骡马。”

“为什么这样急？”

“不能耽误。风闻登封的那个李际遇将派人去占密县，所以我们得抢先一步。他怕我的兵力不够，拨给我一千步兵。我奉军令后不敢在尉氏境内停留，星夜回师，绕过新郑县城不攻，向密县奔来。因步兵行军疲劳，在此休息一夜，明日赶到密县城下。”

“闯王的伤势如何？都坐下吧。他的伤势你总知道！”

李友同大家在火边坐下，说：“原来在路上听到不少谣传，有的说得十分可怕，后来我亲眼看见闯王，才知道伤势不要紧，已经快好啦。”

“可损坏了一只眼睛？”

“没有。箭中在左眼下边，离眼珠还有半寸多远。”

“箭伤很深么？”

“也不很深。十七日，我们的大军已经开始撤退，闯王要亲自再看看开封守城情况，以备下次来攻。他同总哨刘爷带着二三十个亲兵来到西城壕外，离城墙大约有一百五十步，正在察看，城头上放出一阵弩箭……”

高夫人一惊，忙问：“是弩箭？”

李友说：“不是咱们常见的大弩。是守城人特做的一种很小的弩，箭杆像筷子一样，力量也小。守城人只求其制造时省工省料，一天可以制造很多，供城头应急之需。当时城上乱弩齐发，可是多数都射不到闯王面前就落到地上，所以大家都不以为意。冷不防有几支箭射得较远，闯王没

有躲避，竟然中了流矢。当时将小箭拔出，流血不少。经老神仙上了金创止血神效丹，血就不流了。”

高夫人的心突然落地，接着问道：“别的将领死伤如何？”

“听说重要将领都没有死伤。”

“李公子兄弟都平安么？”

“都没事儿。”

慧英看见慧梅的神色仍然沉重，赶快问道：“益三哥，小张爷可平安么？”

李友偷瞟慧梅一眼，故意沉吟片刻，然后向高夫人和慧英问道：“你们可知道小张鼐奇袭开封西门的经过么？嗨！嗨！……”

高夫人见李友并无笑容，心中有点发凉，说道：“你只管说出来吧，该说的不必隐瞒。”

李友叹口气说：“他呀，嗨，这员小将！嘿嘿！……”

高夫人的心头蓦然紧缩。慧英也心头一凉。红娘子的刚刚觉得欣慰的心情陡然沉重。大家鸦雀无声，等待着李友说出来他迟迟不肯说出的消息。李友望望大家，看见慧梅的脸色灰白，狠狠地咬着下嘴唇，噙着眼泪，低下头去，不让别人看见，于是他哈哈地笑起来，说道：

“他呀，连一根汗毛也没有丢失！”

大家愣了一下，心忽然落实了。红娘子偷瞟了慧梅一眼，在心中说了一句：“谢天谢地！”火堆周围的气氛登时轻松，人人的脸上有了笑容。慧梅的脸上恢复了血色，几乎滚出来欣喜的眼泪。马世耀向李友问道：

“益三，听说保定的官军到了开封，同我军打了一场血战，可是真的？”

李友笑着说：“屁的血战！杨文岳率领的保定兵逗留封丘一带，在我们大军撤离开封时尚未过河。”

高夫人也笑着说：“俗话说：十里没真信。官绅大户们都喜欢造谣说我军如何吃败仗，早已是常事儿啦！”

红娘子问：“有谣言说李仙风派兵回救开封，可是真有此事？”

李友哈哈大笑，说：“李仙风困守郑州，等待朝廷处分是真，回救开封是假。”随后他收了笑容说，“有一桩事儿对守城有利，倒是真的。陈永福率领一千多人马，趁我军十分疲乏，冷不防绕过阎家寨，从西关外偷越营地，被我军发觉，截杀一阵，剩下几百人越过城壕，叫守城官军开水

门放进城去。开封有了陈永福这员有经验的副将，军事上就有主持人啦。”

红娘子说：“可惜没有将陈永福截住捉获！”

高夫人说：“大军作战，总难免有疏忽之处。陈永福驻守开封日久，他手下的将士们又多是开封一带的人，地理熟悉，所以才敢于如此大胆，行险成功。”

谈话变得活跃起来。李友回答大家的询问，不免将他所听到的战场新闻都倒了出来。但是高夫人最关心的是闯王下一步将怎么办。她从火堆边站起来，向五六丈外的一棵松树走去。李友跟去，站在她的面前。她低声问道：

“益三，朝廷派洪承畴来河南的谣言你听到了么？”

李友说：“闯王没有提起，可是将士们在开封城外都知道这谣言了。”

高夫人又问：“你没听说这谣言可靠么？”

“也许可靠。不过，如今咱们闯王手下人马众多，纵然洪承畴率几万边兵前来，也不必担心。”

高夫人在心中说：“啊，一定是闯王急着回伏牛山中，八成也猜想朝廷派洪承畴来河南的谣言不是假的！”她随即又问：

“闯王没有问你洛阳失去的情况？”

“没有。他只问张敬轩到底是怎样破了襄阳，我说在得胜寨还不知详细。看来闯王很关心张敬轩那边的事。”

高夫人说：“是呀，襄阳是杨嗣昌的根本，经营得铁桶相似，如何轻易给敬轩破了，我们在得胜寨真不清楚。杨嗣昌现在何处？也不清楚。襄阳与河南搭界，这些事倒是跟咱们很有干系！”

约莫四更天气，李友才辞别高夫人，走出宿营地，带着被呼叫醒来的、睡眼惺忪的亲兵们上马而去。

[1] 廪膳秀才——又称廪生、廪膳生员。明制：生员（即秀才）经岁试或科试列入优等，由公家供给膳食，以示奖励，称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

[2] 入监——入国子监读书的缩语，取得这种资格的称作监生。监生资格可以用捐钱买到，也可以靠先人立功取得，后者称为“荫监”。

[3] 新郑门——开封城的西门。

燕山楚水

第三十四章

在李自成破洛阳之前，北京人心中只有个张献忠，知道李自成名字的人很少，原来知道的人也几乎把他忘了。直到破洛阳和杀福王的消息正式报到北京，才真像是晴天霹雳，使大家猛一震惊。此后的十来天内，不论在大小衙门，王侯贵戚邸宅，还是在茶馆酒肆，街头巷尾，洛阳事都成为中心话题。

崇祯得到飞奏是在快进午膳时候。他登时脸色大变，头脑一蒙，几乎支持不住，连连跺脚，只说："嗨！嗨！嗨！"随后放声大哭。

午膳时候，撤去了照例的奏乐，将几十样菜减到十几样，叫作"撤乐减膳"，表示国有不幸，皇帝悲痛省愆。崇祯正在用膳，忽然又想起洛阳的事，悲从中来，簌簌泪下，投箸而起。原想午膳后休息一阵，方去禀告祖宗神灵，现在实在难以等待，他也不乘辇，步行去奉先殿，跪在万历的神主前号啕大哭。

周后听到消息，率领田、袁二妃，太子和永、定二王赶快来到坤宁宫，他们赶到奉先殿。因为不奉诏不得入内，便一齐跪在殿门外，劝皇上回宫进餐，不要过于悲伤，损伤"圣体"，劝着劝着，一齐大哭起来。

院中有四棵古柏，其中一棵树身最粗，最高，相传在嘉靖年间遭过雷击，烧死了一边树枝，但到万历初年大部分枯枝重新发芽。老太监们说，这一棵古柏有祖宗神灵呵护，从它的荣枯可以占验国运。近几年，不知什么缘故，从树心开始枯死。就在那最高处的枯枝上，有一个乌鸦窝。如今那只乌鸦在窝中被哭声惊醒，跳上干枝，低头下望片刻，忽然长叫两三声，飞往别处。

崇祯又哭一阵，由太监搀扶着站起，叫皇后和田、袁二妃进去，也跪在万历的神主前行礼。等她们行礼之后，他对她们说：

"祖宗三百年江山，从来无此惨变。朕御极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未有失德。没想到流贼如此猖獗难制，祸乱愈演愈烈，竟至洛阳失守，福王被戕。亲王死于流贼，三百年来是第一次。朕如何对得起神宗皇爷！"说毕又大哭起来。

他为着向上天加重“省愆”，不仅“撤乐减膳”，连荤也不吃了。虽然他平日非荤不饱，对完全素食很不习惯，但是他毅然下了决心，传谕御膳房，百日之内不要再为他预备荤菜。三天以后，皇后怕损伤他的身体，率领田、袁二妃来乾清宫劝他停止素食。他摇头拒绝，含泪叹口气说：

“朕年年剿贼，天天剿贼，竟得到这样结果！朕非暗弱之君，总在为国焦劳，励精图治，可惜上天不佑，降罚朕躬。朕不茹荤，不饮酒，只求感格上苍，挽回天心耳。你们好不晓事，不明白朕的苦衷！”

为着福王的世子朱由崧和福王妃都逃到豫北，还有其他逃出来的宗室急待救济，而国库十分空虚，崇祯只得在宫中筹款。他自己拿出体己银子一万两，皇后拿出四千两，田妃三千，袁妃二千，太子一万，慈庆宫懿安皇后一千，加上慈宁宫皇祖宣懿惠康昭妃和皇考温定懿妃各五百，共凑了三万一千两银子，命司礼监太监王裕民前往豫北慰问王妃、世子，赈济诸逃难宗室。又命老驸马冉兴让代表他往太庙祭奠二祖列宗的神灵。

十天以后，李自成进攻开封的飞报到了北京。崇祯大骂河南巡抚李仙风该杀，下旨严加切责，命他火速回救开封，立功赎罪。又下旨将洛阳总兵王绍禹逮京斩首。他很担心开封失陷，在乾清宫不住捶胸顿足，仰天悲呼：

“苍天！苍天！你不该既降生一个献贼，又降生一个闯贼！”

周后见崇祯长期素食，为国操劳，身体日损，眼看会支持不住，便派一个小宫女将乾清宫的掌事宫女魏清慧叫来，望着她口气温和地说：

“皇上长久吃素，眼看御体消瘦，精神大不如前。你服侍皇上多年，皇上的秉性脾气你很清楚。你想想，有什么好法儿劝皇上停止吃素？”

魏清慧说：“奴婢也在皇爷面前劝过多次，无奈皇爷执意不再茹荤，实在难劝。奴婢为此事日夜发愁，没有法儿可想。唉！”

皇后说：“我知道你是个细心机灵的姑娘，所以从你十五岁起就派你到乾清宫管家，平日对你另眼看待。如今你若能想办法使皇上重新茹荤，也算不辜负我的恩待，事后我也要重重赏你。”

魏宫人含着眼泪说：“娘娘厚恩，奴婢永世难忘。各种办法奴婢都想过，苦无妙计。有一个办法怕未必能成，所以奴婢不敢说出。”

“快快说出吧。倘若能成，就是你为皇家立了一功。”

魏宫人低头不语。

坤宁宫的管家婆吴婉容在一旁说：“魏姐，既然你想了一个办法，为什么不敢说出？快说吧，说错啦娘娘不会怪罪你。”

魏清慧犹豫一下，向皇后说：“万一张扬出去，皇爷知道是奴婢出的主意，将会吃罪不起。”

皇后说：“这屋中只有我们三个人，断无人张扬出去。”

魏宫人悄悄说出来她的计策，使周后心中豁然一亮，轻轻点头，随即命吴婉容去叫掌事太监刘安前来商量。

第二天中午，周后命御膳房早早地做好两样崇祯往日最喜欢吃的荤菜，送进坤宁宫，换到坤宁宫专用的银器中，到午膳时重新蒸热，派吴婉容送到崇祯面前的御膳桌上，跪下说：

“启奏皇爷，皇后娘娘为皇爷亲手做了两样小菜，命奴婢捧呈御前，恳皇爷看娘娘一番至诚，随便尝尝。”

从银碗盖中冒出来荤菜的香味，刺激得崇祯往肚子里咽下去一股口水。但是他仍然不肯动荤，挥手命魏宫人端走。正在这时，一个太监来到崇祯身边，躬身呈上一封文书，说道：

“启奏皇爷，这是瀛国太夫人上的本，要不要此刻就看？”

崇祯听说是他外祖母上的奏本，不知何事，立刻就看。这奏本中说她昨夜梦见孝纯太后 [1] 归省，告她说皇帝十分消瘦，不禁悲泣，并且说：“替我告诉皇帝，赶快开荤，莫要过于自苦。”崇祯看毕，以为他的亡母真托梦给他的外祖母，心中十分感动，涌满两眶热泪，叹了口气。一个尚膳太监趁机会揭开银碗盖，果然是两样精致的荤菜。崇祯掂起两头镶金的象牙筷，迟疑一下，望一望那一碗用乳白的鱼翅、鲜红色的火腿精肉丝、五六只雪白的鸽蛋，加上若干片翠绿的莴苣（这是丰台农民在地窖中培育的特别时鲜）烧出的美味。这碗美味，是周后的往年发明，并赐它一个佳名叫“海陆同春”。它的色、香、味都曾为崇祯赞赏。崇祯正要伸出筷子夹菜，忽然停顿一下，含着泪对左右的太监和宫女说：

“朕为着圣母 [2] 和皇后，勉为动荤！”

跪在地上的魏清慧和吴婉容都叩头轻呼：“万岁！”然后起立。其他在左右伺候的太监和宫女也都喜上眉梢，轻呼：“万岁！”

膳后，崇祯又在乾清宫正殿徘徊一阵，然后决定明日召见若干朝臣，专处理洛阳的事。但他无心省阅文书，怀着又恨又气的心情，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

“奇怪呀奇怪！人们不是说李自成早就给消灭了么？”

次日，即二月二十四日，上午辰时刚过，几位内阁辅臣，礼部尚书和左右侍郎，兵部尚书，礼、兵两科的几位给事中，河南道御史和湖广道御史等，还有年高辈尊、白发垂胸、仪表堂堂的老驸马冉兴让，奉召进宫。他们先在皇极门内的金水桥外会齐，穿过宏政门、中左门，到了右后门。门内就是皇帝经常召对臣工的地方，俗称平台。昨夜传谕说今日在此召对，但这里冷冷清清，只有一位太监在此等候。他对众官员说，因御体偶感不适，改在乾清宫中召见。于是这一群朝臣继续往前走，绕过建极殿的背后，进入乾清门。

太监没有带他们走进正殿，却带他们从正殿檐外向东走去，到了东角门。角门旁边有一座小建筑，垂着黄色锦帘，门额上悬一小匾，上写昭仁殿。太监连揭两道锦帘，大家躬身进去。向东，又连揭两道锦帘，群臣进到最里边的一间，才到了皇帝召见他们的地方。崇祯面容憔悴，坐在铺有黄缎褥子的御榻上。榻上放一张紫檀木小几，上边摆几封文书。左边悬一小匾，是崇祯御笔书写的“克己复礼”四字。等群臣叩头毕，崇祯叫他们起来，然后叹口气，神情忧伤地说：

“朕御极十有四年，国家多事，又遇连年饥荒，人皆相食，深可悯恻。近日，唉，竟然祸乱愈烈，流贼李自成攻陷洛阳，福王被害。”他的眼圈儿红了，伤心地摇摇头，接着说：“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连亲叔也不能保全，皆朕不德所致，真当愧死！”忽然他的鼻子一酸，抽咽起来，泪如奔泉。

驸马冉兴让和首辅范复粹赶快跪下，劝他不要悲伤，说这是气数所致。崇祯止了哭，揩揩眼睛和脸上泪痕，接着哽咽说：

“这……说不得都是气数。就是气数，亦须人事补救。这几年，何曾补救得几分啊！”

另外几位大臣听皇上口气中含有责备之意，赶快跪下，俯伏在地，不敢作声。崇祯今日无意将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挥手使他们起来。他从几上拣起兵科给事中张缙彦的疏和河南巡按高名衡的疏，翻了一翻，叫张缙彦到他面前跪下，问道：

“尔前疏提到河南的事，现在当面奏来。”

张缙彦叩头说：“洛阳失陷，福世子下落传说不一。臣思当此时候，亲藩所在，关系甚重。臣见抚、按塘报，俱未言之详细确凿。臣是河南人，闻福世子现在孟县。”

“你怎么知道的？”

“孟县人郭必敬自臣家乡来，臣详细问他，是以知道。他在孟县亲见世子身穿孝服，故知福王殿下遇害是真。”

崇祯长叹一声，落下热泪。

张缙彦又说：“福王为神宗皇帝所钟爱，享国四十余年。今遇国变，王身死社稷。凡葬祭慰问，俱宜从厚。”

崇祯点头：“这说得是。”

范复粹跪奏：“福王有两个内臣，忠义可嘉。”

崇祯说：“还有地方道、府、县官及乡宦、士民，凡是城破尽节的，皆当查明，一体褒嘉。”

范复粹暗觉惭愧，叩头而退，心中责备自己：“唉，我怎么只想到两个内臣！”

次辅陈演在一旁躬身说：“福王身殉社稷，当立特庙。”

崇祯没有作声。

科臣 [3] 李焻出班跪奏：“凡是用兵，只有打胜仗才有军威。督师杨嗣昌出兵至今，一年有余，唯起初报了玛瑙山一次小捷，近来寂寂无闻，威势渐挫。须另选一位大将帮他，方好成功。”

崇祯听出这话中实有归罪杨嗣昌以夺其兵权的意思，说道：“督师去河南数千里，如何照管得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你们说话，亦要设身处地，若只凭爱憎之见，便不是了。”

李焻说：“正因其照管不来，故请再遣大将。”

崇祯不想对李焻发怒，敷衍一句：“也遣了朱大典 [4] ，这便是大将。”李焻起身后，崇祯向群臣扫了一眼，问道：“李自成是从何处来到了河南？”

又一位兵科给事中章正宸见机会已到，躬身奏道：“听说贼是从四川来的。”

兵部尚书陈新甲立在一旁，赶快纠正说：“贼从陕西来，非从四川来，非从四川来。”

崇祯不再理会，想着张献忠在开县境内战败官军的事已有塘报，此时可能已到川东一带，便望着陈新甲问道：

“张献忠现在何地？”

陈新甲跪下说：“自从猛如虎一军在开县黄陵城受挫之后，尚无新的塘报。”

崇祯怒形于色，又问道：“献贼在达州、开县之间，万一逃出，岂不夔、巫震动？夔州可有重兵防守？”

“万元吉可能现在夔州。”

“可能！杨嗣昌远在重庆，万元吉奉督师命追剿献贼。开县败后，他到底到了何地？如何部署追堵？如何扼献贼东逃入楚之路？你都知道么？”

陈新甲战栗说：“万元吉尚无续报到部，臣实不知。”

崇祯严厉地望着陈新甲说：“卿部职司调遣，赏罚要严，须为朕执法，不得模棱。此后如姑息误事，皆卿部之罪！”

陈新甲叩头说：“臣身为本兵，奉职无状，致使洛阳失陷，亲藩遇害，四川剿局，亦有小挫，实在罪该万死。今后自当恪遵圣谕，执法要严，赏罚要明，使行间将帅不敢视国法如儿戏。川楚剿局，尚未大坏；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伏乞陛下宽心等待，不要过劳宸忧。”

崇祯命他起去，又翻了翻几上放的几封奏疏，很不满意地摇摇头，说：“闯贼从洛阳往汝州南去（他不明白攻汝州的是李自成派出的一支故意迷惑官军的偏师），李仙风却领兵往黄河北来，明是规避，害怕与贼作战。就拿高名衡说，先报福王尚在，后报遇害，两报矛盾，也太忙乱了！”随即向阁臣们问道：“福世子谕札内言闯贼‘杀王戮官’，在河南府境内更有何王被害？”

几位阁臣都说没有听说。崇祯不放心，又问一次。他们仍说不知。张缙彦走出班来，跪下奏道：

“正月初三日[5]贼破永宁，内有万安王被杀。他是伊王[6]一支的郡王。”见皇上不再追问，他接着说：“洛阳失陷，凡王府宫眷，内外官绅士民，焚劫甚惨。此时贼虽出城，生者无所养，死者无所葬，伤者无所调治。皇上已发河南赈济银三万两，可否先调用三五千两，专济洛阳，收拾余烬，以救燃眉？”

崇祯说：“河南到处饥荒，别处亦都是要紧。朕再措发，即着钦遣官带去。”

召见已毕，诸臣重新叩头，鱼贯退出，到东角门立了片刻，见皇上不再叫回，才放下心，走出宫去。

从这次召对以后，朝中就开始纷纷议论，攻击陈新甲和杨嗣昌。有些人说，李自成是张献忠手下的一股，既然张献忠逃入四川，足见李自成是从四川到河南的。又有人说，李自成曾经被官军围在川东某地。突围而出，奔入河南（关于这川东某地，辗转附会，经过了几个月的添枝加叶，形成了一个被围困于“鱼复诸山”的完整故事）。人们说，陈新甲为着掩盖杨嗣昌的罪责，所以说李自成是从陕西到河南的，不是来自四川。陈新甲听到那些攻击他的话，一笑置之。他是本兵，军事情况知道得较多。他曾得到报告：去年秋天，陕西兴安一带的汉南各县曾有李自成的小股人马出没打粮，后来又有一股人马从武关附近奔入河南，从来

没有李自成到川东的事。崇祯心中也清楚李自成不曾到过川东，所以以后朝臣们纷纷攻击杨嗣昌时，没有一个人敢对他提出李自成自川入豫的话。

在崇祯召见群臣的第二天，老驸马冉兴让就奉钦命率领一群官员和太监王裕民前往豫北去了。

崇祯仍是寝食不安，焦急地等待着各地消息，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关于开封的守城胜败、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行踪、杨嗣昌的下一步“剿贼”部署，还有辽东的危急局势，山东等地的军事和灾荒……

愈是中原大局糜烂，崇祯愈担心张献忠由川入楚的消息。大约十天以前，他得到杨嗣昌自四川云阳来的飞奏，知道张献忠同罗汝才在开县黄陵城打败堵截的官军，将从夔州境内出川。杨嗣昌在奏疏中说他自己正在从云阳乘船东下，监军万元吉从旱路轻骑驰赴夔州，以谋遏阻“献贼”出川之路。崇祯十分害怕湖广局势也会像河南一样，不断地在心中问道：

“张献忠现在哪里？献贼可曾出川？”

如今，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胜利出川，来到兴山县境，在香溪旁边休息。

兴山，这是张献忠和罗汝才熟悉的地方。如今春天来了，香溪两岸，景色分外美丽。虽然每日赶路很紧，将士们十分辛苦，骡马都跑瘦了，但是士气十分高涨，精神焕发。不过半年以前，罗汝才和张献忠受到杨嗣昌的大军压迫，不得已从这里相继进入川东。当时，杨嗣昌把献忠视为死敌，正在川东摆好口袋，逼迫他非去不可，单等他进去后就束紧袋口，将他消灭。自从他在巫山、大昌之间同曹操会师，到如今仅仅半年时间，局面大变，杨嗣昌的全部军事方略被摧毁了，督师辅臣的声威完蛋了，几百万两银子的军事开销付之东流，十几万人马征调作战，落了个鸡飞蛋打，而他却胜利出川，重入湖广，从此如龙跃大海，再也不怕被官军四面包围。

人马停在昭君村和附近的村庄打尖。当将士们休息时候，张献忠拍一拍徐以显的肩膀，两人离开老营，来到不远处的香溪岸上说话。水清见底，在他们的脚下奔流，冲着溪中大石，溅出银色浪花。溪前溪后，高山重叠，林木茂盛，处处苍翠。不断有鸟声从竹树中间传来，只觉宛转悦耳，却看不见在何树枝上。徐以显望望面前风景，笑着说：

“这搭儿山清水秀，难怪出了王昭君这样的美人儿！”

献忠骂道：“又是一个老臊胡！你莫学曹操，不打仗的时候，什么大事不

想，只想着俊俏的娘儿们！”他随即哈哈一笑，风吹长须，照入流水。“伙计，咱们到底打败了杨嗣昌这龟儿子，回到湖广。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徐以显猜到献忠的打算，但不说出，侧着头问：“你说呢？”

献忠在军师的脸上打量一眼，低声说：“咱们既然要整杨嗣昌，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狠整一下。去戳他王八蛋的老窝子行不行？”

徐以显迅速回答：“对，一定要打破襄阳！”

献忠点头，问：“你也想到去破襄阳？”

以显想了一下说：“襄阳防守很严，只可智取，不可力攻。趁眼下襄阳人还不知道咱们已经出川，也许可以成功，不妨试试。”

献忠兴奋地说：“对，对。襄阳也还不知道杨嗣昌在黄陵城打了败仗的消息。咱们突然破了襄阳城，不愁他杨嗣昌不捏着鼻子哭！”

徐以显冷笑说：“要是杨嗣昌失掉襄阳，倒不是光哭一通可以拉倒，崇祯会叫他的脑袋搬家哩。”

献忠将大腿一拍，说：“老徐，你算是看准啦！对，咱俩就决定走这步棋，将杨嗣昌逼近酆都城！伙计，怎么咱俩都想到一个点子上？”

“我是你的军师，不是饭桶。”

他们互相望着，快活地哈哈大笑。献忠随即问道：

“老徐，咱们今天到兴山城外，听到老百姓谣传河南方面的消息，说自成在去年十一月间到了河南，到处号召饥民，如今已经有二十多万人马，又传说他在一个月前破了永宁，杀了万安王，近来又破了洛阳。你觉得这些消息可靠么？”

徐以显叹口气，心有遗憾地回答：“你同自成都不是平凡人物，只要得到机会，都能成大气候。谣言说自成在河南如何如何，我看是八九不离十。只是，谣传他如今有二十多万人马，我想不会。顶多十万上下。他先到南阳府地面，如今又到了洛阳西南，都在豫西，年荒劫大，饿死人的年景。你想想，专靠打破山寨，惩治富家大户，又要赈济饥民，又要养兵，如何能养活二十多万人马？”

献忠点点头，说：“对啦，恐怕是连影子有二十多万人马！”

以显接着说：“近几年，自成一直很倒霉。如今忽然交了庚字运，到了河南，如鱼得水，一下子有了十来万人马。看起来他要做一篇大文章啦。”

献忠骂道：“这大半年，咱们将杨嗣昌引入四川，把几省的官军拖住不

放，有的给咱们打败了，有的给拖垮了，余下的给拖得筋疲力尽。自成这小子躲在郧阳深山里，等待时机，突然跳出来拣个便宜。这能够算他有本领么？”

“大帅当断不断，放虎归山。倘若采纳以显的主张，何至有今日后悔！”

“老子那时不忍心下毒手，以义气为重嘛。”

“我的‘六字真言’中没有‘义气’二字。”

“他已经羽毛丰满，咱们怎么办？”

“我们如破襄阳，也可以与他势均力敌。以后大势，今日尚难预料，我们扩充人马要紧。”

张献忠同徐以显回到老营，将破襄阳的打算悄悄同曹操和吉珪商量。曹操自然赞成。献忠谈到李自成破了洛阳的传闻，忍不住破口大骂，还说：

“咱们拼命打了一年半的仗，便宜了李自成。我不信他有天大本领！”

曹操说：“不过自成真要破了洛阳，对咱们也有好处。”

张献忠用鼻孔哼了一声，说：“咱们在四川同杨嗣昌死打活拼，他却到河南捡便宜，这就是古话说的‘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对咱们有屌好处！”

曹操笑着摇头说：“不然，敬轩。咱们在湖广、四川打得杨嗣昌焦头烂额，他又在河南点把火，叫崇祯八下捂不住，败局从此定了。你想，自成在河南放的这一把大火，难道对咱们没有好处？”

献忠说：“好啦，老哥，你想当和事佬，也好，眼下还是对付崇祯和杨嗣昌要紧。往后的事，骑毛驴儿念唱本，走着瞧。说不定，你日后会知道他的厉害哩。”

汝才哈哈一笑，没再说话。他近几天已经觉察出来，献忠因为打了胜仗，说话时越发盛气凌人了。献忠见他不再谈李自成，便转向吉珪说道：

“子玉，你是主意包，多谋善断，请你同曹帅再商量一下往襄阳这步棋吧。”

吉珪赶快说：“大帅过奖，实不敢当。奔袭襄阳，抄杨嗣昌的老窝子，真是妙策，非敬帅没人能想得出来，亦无人敢如此想。”

献忠心中得意，又问：“你看，李自成能成功么？”

“请敬帅不要只看一时，误以为李自成破洛阳后声势大振，就是成功之

象。其实不然。秦亡之后，项羽分封诸侯，凌驾群雄，叱咤风云，天下诸侯王莫敢不唯项羽之马首是瞻。刘邦偏处汉中，终灭项羽。王莽篡汉，赤眉、铜马共奉更始为帝，入据长安，俨然已有天下，终被光武剪除。故先得势者未必成功，徒为后来真命天子清道耳。李自成目前得势，远不能与项王、更始相比，有何惧哉！可喜敬帅得我们曹帅尽力辅佐，何患不得天下？请敬帅放心。”

献忠斜着眼睛问：“你说的是真话？”

“对敬帅岂敢有假。”

献忠哈哈大笑，亲切地拍拍吉珪的肩膀，同徐以显走了。到没人处，他对徐以显说：

“看来老吉果然不是草包。”

“我不是说过么？此人不像曹帅，不可不防。曹帅有时颇有诡计，亦甚狡猾，但有时粗疏，容易露底。吉珪确实城府深沉，真心思点滴不肯外露。”

他们匆匆地吃了东西，便率领人马继续赶路。

从他们出发的昭君村到当阳，四百多里，山路崎岖，还要翻过一些大山，却只用两天时间就赶到了。杨嗣昌在张献忠离开泸州以后，就已经考虑到他们会出川奔入湖广，所以赶紧传檄下县，预为防备。当阳县也在十天前就接到了紧急檄文。守当阳城的是都司杨治和降将白贵。白贵原是曹操率领的房均九营的一营之主，深知献忠和汝才用兵情形，所以守城严密，使献忠和汝才无隙可乘。他们决定不攻当阳，在关陵休息一夜，然后分兵两支：罗汝才率领曹营人马沿沮水小路往西北去，重经远安，向房县方面进兵，牵制最近驻兵房县以西的郧阳巡抚袁继咸，使之不能够驰援襄阳，而张献忠率领西营将士从当阳西北渡过漳河，绕过荆门州，踏上从荆门往襄阳的大道，以一日夜三百里的速度前进。

这时候，杨嗣昌正在船上，从夔州瞿塘峡放船东下。江流湍急，船如箭发。如今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沙市，方能知道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行踪，决定继续追剿方略。他孤独地坐在大舱中，久久地望着窗外江水，不许人进来惊动。后来他轻轻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

“皇上，臣力竭矣！”

去年五月，他将各股农民军逼到川东一带，大军四面围堵，惠登相和王光恩等股纷纷投降，罗汝才也已经决定投降。他想，只剩下张献忠一股，已经被包围在夔、巫之间的丛山中，不难歼灭。无奈首先是四川巡

抚邵捷春不遵照他的作战方略部署兵力，其次是陕西将领贺人龙和李国奇两镇将士在开县鼓噪，奔回陕西境内，使堵御西路的兵力空虚。张献忠对罗汝才又劝说又挟制，使罗汝才不再投降，合兵一处，突入四川内地。他亲自赶往重庆，打算将张、罗驱赶到川西北的偏远地方，包围歼灭。无奈将不用命，士无斗志，尚方剑不起作用，一切堵剿谋划全都落空。半年之间，张献忠和罗汝才从川东到川北，回攻成都，又顺沱江南下，到川西泸州，再从川西回师北上，绕过成都，东趋通江，迅速南下，行踪诡秘，消息杳然，过了端日，突然在开县黄陵城出现，消灭了总兵猛如虎率领的堵截部队，从夔州、大昌境内出川。他奉命督师至今，费了上百万银子的军饷，一年半的心血，竟然毁于一旦！他望着江水，继续想了很久，苦于不知道张献忠将奔往何处，也苦于想不出什么善策，觉得心中有许多话要向朝廷申诉，可是常言道“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如今只好听别人的攻讦！他的心情颓丧，不自觉地小声叫道：

“皇上！皇上！……”

半年以来，许多往事，不断地浮上心头。去年九月，他从三峡入川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去年九月上旬，杨嗣昌从夷陵乘船西上，于九月十一日到了巫山城外，船泊江边，没有上岸，只停了一晚就继续西上。

在川东投降的各营农民军中，杨嗣昌最重视的是王光恩这一营，在大船上特予接见，给以银币，好言抚慰。王光恩发誓效忠朝廷，永无二心。他的手下原有六千人，近来死、伤和逃散的约有一半。杨嗣昌命他挑选一部分精兵随军追剿，其余的由他率往郧阳、均州驻扎，整顿训练，归郧阳巡抚调遣。他问道：

“你可知道李自成现在何处？”

王光恩恭敬地回答：“不知李贼逃往何处。他的人马很少，十分饥疲，八成潜伏在陕西和湖广交界地方。”

杨嗣昌觉得放心不下，沉吟说：“倘能招他出降，就可以为朝廷除一隐患。”

王光恩说：“末将深知李贼秉性脾气与曹贼大不相同，也与八贼不同。他不管如何挫败，如何艰难困苦，从不灰心丧气，更莫说打算投降。想招他出降，实不容易。”

“既然他冥顽不化，死不肯降，那就稍缓时日，俟剿灭献贼之后，再分兵将他围歼不迟。你在郧、均一带驻扎，万勿大意；务要多派细作，侦伺他的下落，提防他突然窜出，攻破城池。”

“谨遵大人钧谕，末将绝不敢疏忽大意。”

接见了王光恩以后，杨嗣昌就在大船上批阅文书。他知道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于初六日破了大昌，继续向西。他还不明白张、罗的作战意图，但是已证实了他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倘献、曹二贼合股，则剿局必多周折。"当天夜里，他连着发出两道十万火急檄文：一道给驻扎在竹山境内的左良玉，命他今夜驰赴秭归，使张献忠不得从夔东重入湖广；一道给邵捷春，命他坚守梁山，使张献忠不能够奔袭重庆。他虽然想到夔州十分吃紧，但因为万元吉驻在夔州城内，使他比较放心。另外，他在军事上仍有获胜信心，命一位幕僚拟了一个布告稿子，说明督师辅臣亲率大军入川，痛剿残"寇"；凡愿投降的一概免死，妥予安插，唯张献忠一人不赦。他还叫另一位幕僚拟就了一个捉拿张献忠的檄文稿子，要使老百姓容易吟诵、记忆和流传。两份稿子都连夜交给后边一只大船上的刻字匠人，命他们连夜刻出来，大量印刷。

第二天黎明，巫峡中黑森森的。只听得三声炮响，最前边的一只大船上鼓角齐鸣。稍过片刻，船队起锚，开始向夔州进发。巫山县文武官吏、士绅和王光恩等新降将领，跪在岸上送行。但杨嗣昌没有走出船舱，只是命一位中军参将站在船头上传谕地方官绅免送，严守城池要紧。每一只大船都有许多灯笼火把，照耀江中，照出大小旗帜飘扬，像一条一里多长的巨龙，在激流中艰难地蜿蜒西上，十分壮观。为着早到夔州，每只船都增加了纤夫。在悬崖峭壁的半腰间，稀疏的灯笼在暗影中飘摇前行，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杨嗣昌从船窗中探出头来，向下看，水流汹涌，点点灯火在波浪中闪动，几丈外便是一片昏黑；往上看，黑森森高峰插天，在最高的峰尖上虽然已有轻淡的曙色和霞光，但是看来非常遥远，并不属于这深而窄的、随时都有沉舟危险的峡中世界。船一转头，连那染有曙色的峰尖也看不见了。他一路上已经经过不少暗礁险滩，从此到夔州还要经过瞿塘，绕过滟澦堆，一处失误，便将在艰险的征途上死于王事。他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听见从高处悬崖上落下来几声猿猴的啼叫，声音清苦。他心中一动，叹息一声，不觉吟道：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由于心情沉重、悲凉，杨嗣昌无心再看江景，将头缩回舱中。他昨夜同幕僚商议军事，睡眠很少，想趁这时再倚枕假寐片刻。但刚刚闭上眼睛，种种军事难题一股脑儿涌上心头，同时从舱外传进来猿声、水声、橹声、船夫的号子声，使他的心神更乱。他迅速起床，唤仆人进来替他梳头，同时在心中叹道：

“朝中诸公，有几个知道我的为国苦心！”

仅仅经过半年，杨嗣昌由希望到失望，到失去信心。这时他还不知道洛阳失守，不知道河南的局势已经大变，他所关心的只是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行踪，所以急于赶到沙市，重新部署军事。他在当时满朝大臣中不愧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去年从夷陵入川以后，尽管鄂北郧、襄一带已无义军活动，但是他不能忘怀襄阳是军事上根本重地，而且是亲藩封地。他命襄阳知府王述曾负责守护襄阳城，但是他常常感到放心不下，几次亲自写信给王述曾，嘱咐他切不可疏忽大意。

现在因张献忠已经出川，他又想到襄阳，更加放心不下。在半夜就寝时候，从夔州上船的监军万元吉和另外几位亲信幕僚都已离开，只有儿子杨山松尚未退出。他趁左右无人，叹口气小声问道：

“你看王述曾这个人如何？”

山松恭敬地回答：“大人最有知人之明，用王述曾做襄阳知府自然比前任为好。他年轻有为，敢于任事，又为大人亲手提拔，颇思感恩图报。只是听说自从大人离开襄阳后，他有时行为不检，不似原先勤谨。还听说他有时借亲自查狱为名，将献贼的两个美妾从狱中提出问话。倘若日子久了，难免不出纰漏。”

杨嗣昌说：“目前战局变化无常，襄阳守臣须得老成持重方好；倘稍轻浮，纵然平日尚有干才，也易偾事。所以襄阳这个地方，我有点放心不下。”

山松说：“大人何不火速给王知府下一手教，嘱其格外小心谨慎，加意城守 [7] ，严防奸细？”

杨嗣昌摇摇头，轻声说：“此时给王知府的书信中不写明川中战局变化，他不会十分重视。对他说明，亦有不便。目前正是谣言纷起时候，万不可使襄阳知道真相，引起人心惊慌，给住在襄樊的降人与流民以可乘之机。且朝廷上很多人出于门户之见，不顾国家安危利害，唯以攻讦为能事。倘若我们自己不慎，将新近川中战局的变化传了出去，被京师言官知道，哗然相攻，而皇上又素来急躁，容易震怒……”杨嗣昌不再说下去，无限感慨地叹口长气。

山松问：“如不趁此时速给王知府下手教，嘱其小心城守事宜，万一献贼窜出四川如何？”

嗣昌沉默一阵，说：“目前献、曹二贼也是疲于奔命，人马更少，只剩下三四千人，纵然能逃出四川，未必敢奔袭襄阳；纵然奔袭襄阳，只要襄阳城门盘查得严，奸细混不进去，也会万无一失。王知府虽然有些轻浮，然张兵备 [8] 素称老练。看来我的担心未免是过虑了。”

杨山松见父亲的心情稍安，也很困倦，便轻脚轻手地退了出去。

有一些可怕的预感压着杨嗣昌的心头。过了很久，他苦于睡不着觉，索性起身出舱，站立船头。皓月当空。江风凄冷。两岸黑黝黝高山突兀。船边激浪拍岸，澎湃作响。他望望两岸山影，又望望滔滔江水，感到前途莫测，无计可想。他的老仆人杨忠站立在背后，想劝他回舱中休息，却不敢作声；过了很久，听见他轻轻地叹口气，吐出来四个字：

“天乎！天乎！”

[1] 孝纯太后——崇祯的生母。

[2] 圣母——指崇祯的母亲。

[3] 科臣——六科给事中的简称。李焻是兵科给事中。

[4] 朱大典——金华人。崇祯十四年六月受命总督江北、河南、湖广军务。在此次召对时，他的官职是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府，镇凤阳。

[5] 正月初三日——李自成破永宁是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张缙彦所说的是传闻之误。大概正月初三是杀万安王的日子。

[6] 伊王——朱元璋的第二十五子封为伊王。

[7] 城守——义同守城。此词最初见于《汉书》，遂为后代士大夫所习用，显示吐词古雅。

[8] 张兵备——襄阳兵备道张克俭。

第三十五章

杨嗣昌的船队从夔州东下的十天以前，二月初四日黄昏将近，有一小队官军骑兵，共二十八人，跑得马匹浑身汗湿，驰至襄阳南门。襄阳因盛传洛阳失陷，四川战事不利，所以近几天来城门盘查很严，除非持有紧急公文，验明无误，一概不许入城。这一小队骑兵立马在吊桥外边，为首的青年军官走近城门，拿出督师行辕的公文，证明他来襄阳有紧急公

干。守门把总将公文仔细看了一遍，明白他是督师行辕标营中的一个小军官，官职也是把总，姓刘，名兴国，现年二十一岁。但守门把总仍不放心，抬头问道：

“台端还带有什么公文？”

刘兴国露出轻蔑的神气，拿出来一封火漆密封的火急文书，叫守门军官看看。守门军官看正面，是递交襄阳兵备道张大人的，上边注明“急密”二字，背面中缝写明发文的年月日，上盖督师辅臣行辕关防。他抬起头来对刘兴国说：

“请你稍候片刻，我去禀明黎大人，即便回来。”

从督师行辕来的青年军官不高兴地说：“怎么老兄，难道我们拿的这堂堂督师行辕公文是假的么？”

守门军官赔笑说：“莫见怪，莫见怪。公文自然是真的，只是需要禀准黎大人以后，才能开门。”

“老兄，这是紧急文书，误了公事，你我都吃罪不起！”

“不会误事。不会误事。黎大人就坐在城门楼上，我上去马上就来。”

杨嗣昌驻节襄阳时，每个城门都有一位挂副将衔的将军负责，白天就坐在城门楼上或靠近城门里边的宅院中办公。自从杨嗣昌去四川以后，因襄阳一带数百里内军情缓和，各城门都改为千总驻守，唯南门比较重要，改为游击将军。这位游击将军名叫黎民安，将呈上的公文正反两面仔细看了一遍，看不出可疑地方，但还是不敢放心，只好亲自下了城楼，站在城门洞里，将前来下公文的青年军官叫到面前，将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眼，问道：

“你是专来下这封公文么？”

刘兴国恭敬地回答：“是，大人。”

将军说：“既是这样，就请在南关饭铺中休息等候。我这里立刻派人将公文送进道台衙门。一有回文，即便交你带回督师行辕。”

青年军官暗中一惊，赶快说：“回大人，我是来襄阳火急调兵，今晚必得亲自到道台衙门，将兵符呈缴道台大人，不能在城外等候。”

将军问：“有兵符？”

“有，有。”青年军官随即从怀中取出一半兵符呈上。

黎将军很熟悉督师行辕的兵符式样，看明白刘兴国带来的一半兵符不假，而且兵符是铜制的，别人在仓卒之间也无法伪造。他脸上的神色松

和了，说道：

“你在吊桥外饭铺中稍候片刻，也叫弟兄们吃茶休息。我立刻亲自将公文、兵符送进道台衙门，当面呈上。兵符勘合不误，即请老弟带着弟兄们进城去住。这是公事手续，不得不然。”

刘兴国说：“既是这样，只得从命。”说毕，行个军礼，便转身过吊桥去了。

张克俭的道台衙门距离南门不远，所以过了不多一阵，黎将军就骑马回来，差人去将等候在吊桥外的刘兴国叫到面前，说道台大人拆看了火急文书，又亲自勘合了兵符，准他们进城住在承天寺，等候明日一早传见。将军随即问道：

“你带来的是几名弟兄？”

“回大人，连卑职在内，一共二十八人。”

“一起进城吧，我这里差人引你们到承天寺去。”

当刘兴国率领他的二十七名弟兄走进城门往承天寺去时，黎将军又将他叫住，稍微避开众人，小声问道：

“这里谣传四川战局不利，真的么？”

青年军官说：“请大人莫信谣言。四川剿贼军事虽不完全顺利，但献、曹二贼绝难逃出四川。阁部大人正在调集人马，继续围剿，不难全部歼灭。要谨防奸细在襄阳散布谣言惑众！”

黎将军点头说：“是呀，说不定有奸细暗藏在襄阳城内，专意散布流言蜚语。前天有人劝知府王老爷要格外小心守城，王老爷还笑着说：‘张献忠远在四川，料想也不会从天上飞来！’我也想，担心张献忠来襄阳，未免也是过虑。”

青年军官说：“当然是过虑。即令张献忠生了两只翅膀，要从四川飞到襄阳来也得十天半月！”

将军微笑着点点头，望着这一小队骑兵往承天寺方向走去。

一线新月已经落去，夜色更浓。张献忠率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骑兵，正在从宜城去襄阳的大道上疾驰。离襄阳城不到十里远了，他命令队伍在山脚下停住休息。因为已经看见襄阳南门城头上的灯火，每个将士都心中兴奋，又不免有点担心，怕万一不能成功，会将已经进入城内的弟兄赔光。将交三更时候，献忠大声吩咐“上马！”这一支骑兵立刻站好队，向襄阳南门奔去。

因为离战争较远，襄阳守城着重在严守六个城门，盘查出入，对城头上

的守御却早已松懈，每夜二更过后便没有人了。当张献忠率领骑兵离南门大约二里远时，城上正打三更。转眼之间，承天寺附近火光突起，接着是襄王府端礼门附近起火，随后文昌门内火光也起。街上人声鼎沸，有人狂呼道台衙门的标营哗变。守南门的游击将军黎民安率领少数亲兵准备弹压，刚在南门内街心上马，黄昏时进城来住在承天寺的二十几名骑兵冲到。黎民安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措手不及，被一刀砍死，倒下马去。左右亲兵四下逃窜。这一小队骑兵逼着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守门官兵将城门大开，放下吊桥。张献忠挥军入城，分兵占领各门，同时派人在全城传呼："百姓不必惊慌，官兵投降者一概不杀！"在襄阳城内只经过零星战斗，数千官军大部分投降，少数在混乱中缒城逃散。襄阳城就这样没有经过大的战斗给张献忠占领了。

张献忠进入文昌门后，首先驰往杨嗣昌在襄阳留守的督师行辕，派兵占领了行辕左边的军资仓库，然后策马往襄王府去。到了端礼门前边，迎面遇见养子张可旺从王府出来，弟兄们推拥着一个须发尽白的高个儿老人。献忠在火光中向老人的脸上看了一眼，向可旺问：

"狗王捉到了？"

可旺回答："捉到了。王府已派兵严密看守，不许闲杂人出进。"

献忠说："好！快照我原来吩咐，将狗王暂时送往西城门楼上关押，等老子腾出工夫时亲自审问。"

他勒马向郧、襄道衙门奔去。道台衙门已经有他的士兵守卫。他下了马，带着亲兵们向里走去，在二门里看见养子张文秀向他迎来。他问道：

"张克俭王八蛋捉到了么？"

"回父帅，张克俭率领家丁逃跑，被我骑兵追上，当场杀死。尸首已经拖到大门外八字墙下，天明后让众百姓看看。"

献忠点点头，阔步走上大堂，在正中坐下。随即养子张定国走进来，到他的面前立定，笑着说：

"禀父帅，孩儿已经将事情办完啦。"

献忠笑着骂道："龟儿子，你干得真好！进城时没遇到困难吧？"

定国回答："还好，比孩儿原来想的要容易一些。多亏咱们在路上遇见杨嗣昌差来襄阳调兵的使者，夺了他的兵符，要是单凭官军的旗帜、号衣和咱们假造的那封公文，赚进城会多点周折。"

献忠快活地哈哈大笑，随即从椅子上站起来，拍着定国的肩膀说，"好小子，不愧是西营八大王的养子！你明白么？顶重要的不是官军的旗帜号

衣，也不是公文和兵符，是你胆大心细，神色自然，使守城门的大小王八蛋看不出一点儿破绽，不能不信！”

他又大笑，又拍拍定国的肩膀，说：“你这次替老子立了大功，老子会重重赏你。你进城以后，如何很快就找到了咱们的人？”

定国说：“我带着几个亲兵去杏花村吃晚饭，独占一个房间，我刚进去，管账的秦先儿就向我瞄了几眼。随后跑堂的小陈跟进来。从前孩儿两次来襄阳办事，同他见过面。我悄悄告他说咱们的人马今夜三更进城，要他临时带人在城内放火，呐喊接应。他对孩儿说，他常去府班房中给潘先生送酒菜，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潘先生知道，好在班房里做个准备。他还对孩儿说，防守吕堰驿 [1] 一带的千总吴国玺今天带家丁二十余人来襄阳领饷。他的家丁中有人与秦先儿暗中通气，早想起事，总未得手。秦先儿可先同他们约好，一到三更，就在他们住的阳春坊 [2] 一带放火，抢占东门。要不是城中底线都接上了头，单靠孩儿这二十八个人，也不会这么顺利。”

献忠说：“好，好，办得好。老潘他们在哪里？”

白文选提着宝剑正踏上台阶，用洪亮声音代定国回答：“潘先生以为大帅在襄王府，同两位夫人进王府了。后来他们听说大帅在这里，马上就来。”

献忠一看，叫道：“小白，你来啦！王知府捉到了么？”

白文选回答说：“跑啦，只捉到推官邝曰广，已经宰啦。”

“王述曾这龟儿子逃跑啦？怎么逃得那么快？”

“破城时候，他同推官邝曰广正在福清王府陪着福清王和进贤王的承奉们玩叶子，一看见城中火起，有呐喊声，便带领家丁保护两位郡王逃走，逃得比兔子还快。我到府衙门扑个空，又到福清王府，听说他已逃走，便往北门追赶。到临江门 [3] 没有看见，听人说有二三十人刚跑出圈门。我追出圈门，他们已经逃出拱辰门，从浮桥过江了。我追到浮桥码头，浮桥已经被看守的官兵放火在烧。邝曰广跑得慢，在拱辰门里边被我抓住，当场杀死。”

献忠顿脚说：“可惜！可惜！让王述曾这小子逃脱了咱们的手！”

文选接着说：“我转回来到了县衙门，知县李天觉已经上吊死了，县印摆在公案上。听他的仆人说，他害怕咱们戮尸，所以临死前交出县印。”

献忠骂道：“芝麻大的七品官儿，只要民愤不大，咱老子不一定要杀他。倒是王述曾这小子逃走了，有点儿便宜了他！”

等了片刻，不见潘独鳌来到，张献忠忍不住骂了一句：“他娘的，咋老潘

还不来！”他平常就有个急躁脾气，何况今夜进了襄阳城，事情很多，更不愿在道台衙门中停留太久。他用责备的口气问白文选：

“你不是说老潘马上要来见我么？”

白文选回答：“潘先生说是马上要来见大帅。他现在没赶快来，说不定那几百年轻囚犯要跟咱们起义的事儿拖住了他，一时不能分身。”

献忠将大手一挥说；“年轻的囚犯，愿投顺咱们的就收下，何必多费事儿！”

张定国说：“潘先生在监中人缘好，看监的禁卒都给他买通了，十分随便，所以结交了不少囚犯中的英雄豪杰。如今见父帅亲自破了襄阳，不要说班房中年轻的愿意随顺，年老的，带病的，都想随顺，缠得潘先生没有办法。孩儿刚才亲眼看见潘先生站在王府东华门外给几百人围困在核心，不能脱身。”

献忠一笑，说：“他妈的，咱们要打仗，可不是来襄阳开养济院的！”

他吩咐张定国立刻去东华门外，帮助潘独鳌将年轻的囚犯编入军中，将年老和有病的囚犯发给银钱遣散。然后他对白文选说：

“小白，跟老子一起到各处看看去。有重要事情在等着老子办，可没有闲工夫在这搭儿停留！”

献忠大踏步往外走去。白文选紧跟在他身边。后边跟着他们的大群亲兵。文选边走边问：

“大帅，去处决襄王么？”

献忠用鼻孔哼了一声，说：“老子眼下可没有工夫宰他！”

他们在兵备道衙门的大门外上了战马，顺着大街向一处火光较高的地方奔去。城内到处有公鸡啼叫，而东方天空也露出鱼肚白色。

天明以后，城内各处的火都被农民军督同百姓救灭，街道和城门口粘贴着张献忠的安民告示，严申军纪：凡抢劫奸淫者就地正法。告示中还提到襄阳现任官吏和家居乡绅，只要不纠众反抗天兵，一律不杀。有几队骑兵，捧着张献忠的令箭，在城关各处巡逻。一城安静，比官军在时还好。街上店铺纷纷开市，而一般人家还在大门口点了香，门额上贴“顺民”二字。

献忠因樊城尚在官军手中，只有一江之隔，而王述曾也逃到了樊城，所以他又亲自登上临江门城头向襄江北岸望了一阵，又察看了北城地势，

下令将文昌门和西门上的大炮移到夫人城[4]和拱辰门上，对准樊城的两处临江码头，防止樊城方面派人乘船来袭扰襄阳。

从北门下来，张献忠回到设在襄王宫中的老营，由宫城后门进去穿过花园，到了襄王妃居住的后宫。敖氏和高氏二夫人已经换了衣服，打扮整齐，看见他，都慌忙迎了上来，想着几乎不能见面，不禁流出热泪。献忠笑着向她们打量片刻，特别用怀疑的眼神在敖氏的焕发着青春妩媚的脸上多打量一眼，然后对她们嘲讽地说：

“你们不是又回到老子身边了么？酸的什么鼻子？怕老子不喜欢你们了？放心，老子还是像从前一样喜欢你们。妈的，娘儿们，眼泪真不少！你们的眼泪只会在男人面前流，为什么不拿眼泪去打仗？”这最后一句话，引得左右人忍不住暗笑。他转向一个老营中的头目问：“潘先生在哪里？怎么没有看见？”

“回大帅，潘先生在前边承恩殿等候。”

献忠立刻走出后宫，穿过两进院落，由后角门走进承恩殿院中，果然看见潘独鳌站在廊庑下同几个将领谈话。献忠一边走一边高兴地大叫：

“哎呀，老潘，整整一年，到底又看见你啦！我打后宫进来，你不知道吧？”

潘独鳌边下台阶迎接边回答：“刚听说大帅到了后宫，我以为大帅会同两位夫人谈一阵话，所以在此恭候，不敢进去。”

献忠已经抓住了独鳌的手，拉着他走上台阶，说：“我哪有许多婆婆妈妈的话跟她们絮叨？还是咱们商量大事要紧。你们大家吃过早饭没有？”

马元利说：“同潘先生一起等候大帅回来用饭。”

“好，快拿饭。老子事忙，也饿得肚子里咕噜响。看王府里有好酒，快拿来！军师在干什么？怎么还不来？他在襄阳城中有亲戚么？”

马元利说：“杨嗣昌在襄阳积存的军资如山，王府中的财宝和粮食也极多。军师怕分派的将领没经验，会发生放火和抄抢的事儿，他亲自带着可靠将士，将这些地方查看一遍，仓库封存，另外指派头目看守。他还指派头目去查抄各大乡宦巨富的金银财宝，还要准备今日先拿出几十担粮食向城中饥民放赈，忙得连早饭也顾不上吃。”

献忠点头说：“他娘的，好军师，好军师。快派人请他回来，一起吃早饭。”他转向潘独鳌，眼睛里含着不满的嘲笑，说：“老潘，好伙计，你可不如他。你在杨嗣昌面前说的什么屁话，老子全知道。不过，你放心，过去的事儿一笔勾啦。我这个人不计小节，还要重用你。这一年，你坐了监，也算为咱老张的事儿吃了苦啦。”

潘独鳌满脸通红，起初他的心好像提到半空中，听完献忠的话，突然落下来，又羞愧，又感动，吃吃地说：

“我初见杨嗣昌的时候是想拿话骗他，并非怕死，只不过想为大帅留此微命，再供大帅驱使耳。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独鳌有生之年，定当……”

献忠笑着说：“不用说啦。不用说啦。小事一宗，我说一笔勾就算勾啦。啊，老徐，你回来得好，正等着你吃早饭哩！”

徐以显在查封王府财宝时已经同潘独鳌见了面。他现在不知道献忠刚才说的什么话，为着给潘吃一颗定心丸，拉着潘的手说：

“老潘，咱们大帅常常提到你，总说要设法救你，今日果然救你出狱了。大帅的两位夫人在狱中幸得足下照顾，都甚平安，这也是你立的一功。”

因为承恩殿太大，早饭摆在东配殿中。张献忠给潘独鳌斟了满杯酒祝贺他平安无恙。潘独鳌也回敬献忠，祝贺大捷。献忠快活地向大家问：

“你们猜猜，杨嗣昌下一步会走什么棋？”

众人说猜不准，反正他没有什么好棋可走，大概会被崇祯逮京问罪，落得熊文灿那样下场。献忠又望着潘独鳌：

“老潘，你说？”

潘独鳌笑着说：“据我看，杨嗣昌已经智尽力竭，连陷两座名城，失陷两处亲藩，必将走自尽一途。”

献忠愕然：“啊？你说清楚！”

独鳌重复说：“洛阳确实于上月二十四日夜间失守，李自成杀了福王。如今又失了襄阳，襄王也将成大帅的刀下鬼。崇祯岂能轻饶他？即令崇祯有意活他，朝廷中门户之争一向很凶，平时他就是众矢之的，岂不乘机群起攻击，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但杨嗣昌不像熊文灿那样懦弱，所以我猜他八九成会自尽而死。”

献忠瞪大眼睛问：“洛阳的消息可是真的？”

独鳌点头说：“昨日我在狱中听说，襄阳道、府两衙门已差人探明是千真万确。”

献忠骂道：“他妈的，老子在路上听到谣传，还想着不一定真。瞧瞧，气人不气人？咱们又迟了一步，果然给自成抢在前头啦！”

马元利说：“虽然李帅先杀了明朝亲藩，走在咱们前边，但襄王也是亲王。”

“襄王虽然也是亲王，可是福王是崇祯的亲叔父，杀福王更能够为百姓解恨，更够味道！”片刻沉默过后，献忠接着说，“也好，咱们捉到襄王也是一头大猪 [5] 。自成杀了福王，崇祯未必会要杨嗣昌的命。咱杀了襄王，这襄阳是杨嗣昌自己管的地方，崇祯岂能不要他的八斤半？咱们快吃饭，快办事，打发襄王这老杂种上西天！”

匆匆吃毕早饭，张献忠命人在承恩殿前廊下摆了一把太师椅，自己先坐下，然后吩咐将襄王朱翊铭押来，跪到阶下。襄王叩头哀求说：

“求千岁爷爷饶命！”

献忠说：“操他娘，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一件东西。”

襄王说：“只要千岁饶命，莫说借一件东西，宫中金银宝贝任千岁搬用。”

献忠冷笑说：“哼，我现在已经占了襄阳，占了你的王宫，你有何法禁我搬用？老子不承你这个空头情！只一件东西，你必得借我一用。”

襄王颤声说：“不知千岁所要何物。只要小王宫中有，甘愿奉献。”

“宫中有的，我自然不用向你借。我借你的头，行么？”

襄王叩头说：“恳千岁爷爷饶命！饶命！”

献忠说：“为这件事，你不用叩头求饶。我原是想杀杨嗣昌，可是他在四川，我杀不到，只好借借你的头。我砍掉你的猪头，崇祯就会砍掉他的狗头。我今日事忙，废话少说，马上就借。”他向亲兵叫道：“快拿碗酒来！”一个亲兵立刻将早饭剩下的酒端来一碗，并且依照献忠的眼色，端到襄王身边。献忠笑着说：“王，请喝下去这碗酒，壮壮胆，走出城西门将脖子伸直点儿！”

襄王仍在叩头，却被左右士兵从地上拖起，也不勉强他喝下送命酒，推着他踉跄地走出被火烧毁一角的端礼门，同他的侄儿贵阳王朱常法一起在襄阳西门外斩首。当他们被押赴刑场时，沿途百姓争着观看，有几百人跟出西门。很多人拍手称快。有人骂道：

“这两只猪，可逃不脱屠刀啦！”

曹操从当阳沿着沮水向房县方向前进，于初七日黄昏来到襄阳会师。献忠在襄王宫中办了盛大宴席。宴席上，大家又谈论一阵杨嗣昌，嘲笑他刚出北京和来到襄阳时有多么神气，后来如何挨四川人的骂，如何指挥

不了左良玉和贺人龙这班跋扈悍将。他们还谈到张定国如何射杀四川老将张令，以及女将秦良玉如何只经一战，便三万人全军覆没，一生威名扫地。将领们的兴头极高，加上张献忠平时对将领们十分随便，谈笑风生，骂人也骂得俏皮，所以大庭中热闹非凡。潘独鳌同罗汝才坐在一起，他给汝才敬了一杯酒，开玩笑说：

“曹帅，秦良玉大概还年纪不老，风韵犹存，你为何不将她活捉过来？”

汝才笑一笑说：“你以为秦良玉还不老么？她比我的妈妈还老，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奶奶啦，还说屁风韵犹存！”

潘独鳌说：“不会吧？崇祯二年她带兵到北京勤王。崇祯在平台召见，赐她御制诗四首，一时朝野传诵。我记得那四首中有这样句子：‘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内握兵符。’‘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还有：‘凯歌马上清吟曲，不似昭君出塞词。’‘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看崇祯在这些诗句中用的都是艳丽的字眼，我猜想秦良玉那时不过二三十岁，不仅武艺好，容貌也美。如何现在就六七十了？”

献忠不禁哈哈大笑，说：“老潘，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崇祯住在深宫里，兵部尚书事前只对他说女将秦良玉带兵来京勤王，并没有告诉他说秦良玉那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他的左右太监们都不清楚。他当晚就在乾清宫诌起诗来，第二天平台召见，将这四首诗赐给秦良玉。因为他是皇上，不唯秦良玉感激流涕，就是朝野上下也都认为这是秦良玉的莫大荣幸，谁也不敢说皇上诌的诗驴唇不对马嘴。天下事，自古如此。他崇祯住在深宫中，外边事全凭群臣和太监们禀奏，能够知道多清？就像咱们同杨嗣昌怎么打仗这样大事，他能知道个屌！”

这几句话引起来一阵哄堂大笑。

第二天，张献忠派少数人马乘船渡江，饥民和士兵内应，没费一枪一刀就占了樊城，修复了浮桥。罗汝才的人马在襄阳休息一天。献忠将在襄阳所得的新兵、金银、粮食和骡马分给汝才一部分。曹营将士都认为西营发了大财，曹营分得的太少，暗中怨怼。曹操的几个亲信将领对他说：“大帅，你也该在张帅面前争一争，不能够他们西营吃饱了肉，扔给咱们曹营几根骨头！”曹操心中也很不平，但是他不许将领们乱说，叫大家忍耐一时。将领们退出后，他悄悄向吉珪说：

“子玉，敬轩如今志得意满，看来他不再将咱们曹营放在眼里啦！”

吉珪说：“目前还不到同西营散伙时候，对此事万勿多言，忍为上策。等待时机一到，再谋散伙不迟。”

曹操又感慨地说：“李自成破洛阳，杀福王。张敬轩破襄阳，杀襄王。转眼之间他们二人声威大震，倒是我罗汝才没出息，像是吹鼓手掉井里——响着响着下去啦！”

吉珪冷笑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看未必天意即便亡明。将军不为已甚，为来日留更多回旋余地，岂不甚好？”

曹操望着吉珪，忽有所悟，轻轻点头。

当日夜间，因听说左良玉统率两万人马从鄂西追来，离襄阳只有一百多里。驻扎在襄阳城郊的联军，全数移到樊城，烧了浮桥，并且在离开前放火烧了襄阳府和停放襄王尸首的西城楼。

初九一早，联军数万人马离樊城向随州进发。路过张家湾时，太阳出来了。罗汝才策马追上献忠，并辔而行，在鞍上侧身问道：

“敬轩，听说自成杀了福王以后，一直逗留在洛阳未走，大赈饥民，人马增加极快。你看他下一步将往哪搭儿？”

献忠摇头说：“难说，这家伙，眼看他的羽毛丰满啦，反而把咱们撇在后头！”停一阵，他又快活起来，回头说：“曹哥，说实话，我此刻倒不想自成的事，是想着另外一位朋友，一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你猜是谁？”

“谁呀？”

“杨文弱！曹哥，你想，咱们这位对手如今是什么情形？你难道不关心么？”

罗汝才哈哈大笑起来。

[1] 吕堰驿——在襄阳东北七十里处，去新野的中间站。

[2] 阳春坊——襄阳东门叫阳春门，东门内一条胡同叫作阳春坊或阳春胡同。

[3] 临江门——襄阳城的正北门叫作临江门。城东北角加筑一小城，内门叫作“圈门”，正对圈门的北门叫作“拱辰门”，俗称“大北门”；小城的东门叫作“震华门”。

[4] 夫人城——襄阳城西北角加筑的一个小城。东晋初年，苻坚派兵来攻，守将朱序的母亲率婢女和城中妇女所筑，后经历代修缮。

[5] 猪——谐音朱。崇祯十六年张献忠向武昌进兵，武昌百姓中流传一句话：“一群猪，屠夫来了！”指楚王宗族即将被杀。

第三十六章

今天是二月三十日，杨嗣昌来到湖北沙市已经三天了。

他将督师行辕设在沙市的徐园，也就是徐家花园。关于襄阳失陷的报告是在出了三峡的船上得到的。猛如虎在黄陵城的惨败，已经使他在精神上大受挫折；接到襄阳失守的报告，他对“剿贼”军事和自己的前途便完全陷入绝望。在接到襄阳的消息之前，左右亲信就常常看见他兀坐舱中，或在静夜独立船头，有时垂头望着江流叹气。想当初入川时，他在处理军务之暇，常同幕僚们站在船头，指点江山，评论形胜；有时还饮酒赋诗。而如今，他几乎完全变了。同样的江山，同样的三峡奇景，好像跟他毫无关系。得到襄阳消息，他几乎不能自持。船抵沙市时，他的脸色十分憔悴，亲信们都以为他已经病了。

今日是他的五十四岁生日。行辕将吏照例替他准备了宴席祝寿，但只算是应个景儿。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吃饭，勉强受将吏们拜贺，坐了一阵。宴席在阴郁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临退出拜寿的节堂时，他强打精神，用沉重的声音说：

“自本督师受任以来，各位辛苦备尝，原欲立功戎行，效命朝廷，不意剿贼军事一再受挫，竟致襄阳失陷，襄王遇害。如此偾事，实非始料所及。两载惨淡经营，一旦付之东流！然皇上待我恩厚，我们当谋再举，以期后效。诸君切不可灰心绝望，坐失亡羊补牢之机。本督师愿与诸君共勉！”

他退回花厅中，屏退左右，独坐案边休息，对自己刚才所讲的话并不相信，只是心上还存着一线非常渺茫的希望。小小的庭院十分寂静，只有一只小鸟偶尔落到树枝上啁啾几声。他想仔细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但是思绪纷乱。一会儿，他想着皇上很可能马上就对他严加治罪，说不定来逮捕他的缇骑[1]已经出京。一会儿，他幻想着皇上必将来旨切责，给他严厉处分，但仍使他戴罪图功，挽救局势。一会儿，他想着左良玉和贺人龙等大将的骄横跋扈，不听调遣，而四川官绅如何百般抵制和破坏他的用兵方略，对他造谣攻击。一会儿他猜想目前朝廷上一定是议论哗然，纷纷地劾奏他靡费百万金钱，剿贼溃败，失陷藩王。他深知几十年来朝野士大夫门户斗争的激烈情况，他的父亲就是在门户斗争中坐了多年牢，死后至今仍在挨骂，而他自己也天天生活在风浪之中。“那些人，”他心里说，“抓住这个机会，绝不会放我过山！”他想到皇上对他的“圣眷”，觉得并无把握，不觉叹口气，冲口说出：

“自来圣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何况今上的秉性脾气！”

几天来缺乏睡眠和两天来少进饮食，坐久了越发感到头脑眩晕，精神萎惫，便走进里间，和衣躺下，不觉蒙眬入睡。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他已经被逮捕入京，下在刑部狱中，几乎是大半朝臣都上疏攻他，要将他定成死罪，皇上也非常震怒；那些平日同他关系较好的同僚都不敢作声，有些人甚至也上疏讦奏，有影没影地栽了他许多罪款。他又梦见熊文灿和薛国观一起到狱中看他，熊低头叹气，没有说话，而薛却对他悄声嘱咐一句：“文弱，上心已变，天威莫测啊！”他一惊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定神以后，才明白自己是梦了两个死人，一个被皇上斩首，一个赐死。他将这个凶梦想了一下，心中叹息：

“唉，我明白了！”

前天来沙市时，船过荆州，他曾想上岸去朝见惠王[2]，一则请惠王放心，荆州决可无虞，二则想探一探惠王对襄阳失陷一事的口气。当时因忽然身上发冷发热，未曾登岸。今天上午，他差家人杨忠拿着他的拜帖骑马去荆州见惠王府掌事承奉刘古芳，说他明日在沙市行过贺朔礼[3]之后就去朝见惠王。现在他仍打算亲自去探一探惠王口气，以便推测皇上的态度。他叫仆人将杨忠叫到床前，问道：

“你见到刘承奉没有？”

杨忠恭敬地回答：“已经见到了刘承奉，将老爷要朝见惠王殿下的意思对他说了。”

杨嗣昌下了床，又问：“将朝见的时间约定了么？”

杨忠说：“刘承奉当即去启奏惠王殿下，去了许久，可是，请老爷不要生气，惠王说……请老爷不要生气，不去朝见就算啦吧。”

嗣昌心中一寒，生气地说：“莫啰唆！惠王有何口谕？”

杨忠说：“刘承奉传下惠王殿下口谕：‘杨先生愿见寡人，还是请先见襄王吧。’”

听了这话，杨嗣昌浑身一震，眼前发黑，颓然坐到床上，但是刹那间又恢复了镇静，不曾在仆人们面前失去常态。他徐徐地轻声说：

“拿洗脸水来！”

仆人侍候他将脸洗好。他感到浑身发冷，又在圆领官便服里边加一件紫罗灰鼠长袍，然后强挣精神，踱出里间，又步出花厅，在檐下站定。一片浮云在天空飘向远方，随即消失。他忽然回想到一年半前他临出京时皇帝赐宴和百官饯行的情形，又想到他初到襄阳时的抱负和威风，不禁在心中叹道：“人生如梦！”于是低着头退入花厅，打算批阅一部分紧急文书。

他在案前坐下以后，仆人送来一杯烫热的药酒。这是用御赐的玉露春泡的上等高丽参，他近来每天清早和午睡起来都喝一杯。喝过之后，他感到精神略微好了一些，便翻开案上标注着“急密”二字的卷宗，开始批阅，而仆人为他端来了一碗燕窝汤。他首先看见的是左良玉的一封文书，心中一烦，不想打开。另外批阅了几封军情文书之后，头昏，略作休息，喝了半碗燕窝汤，又向左良玉的文书看了一眼，仍不想打开，继续批阅别的文书。又过片刻，他想，是他出川前檄令左良玉赴襄阳一带去“追剿”献忠的，目前情况如何，他需要知道，于是拆开左良玉的紧急机密文书。左良玉除向他简单地报告“追剿”情况之外，着重用挖苦的语气指出他一年多来指挥失当，铸成大错。他勉强看完，出了一身大汗，哇的一声将刚才吃的燕窝汤吐了出来。他明白，左良玉必是断定他难免皇帝治罪，才敢如此放肆地挖苦他，指责他，将军事失利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他叹口气，恨恨地骂道：“可恶！”无力地倒在圈椅的靠背上。

立刻跑进来两个仆人，一个清扫地上脏东西，一个端来温开水请他漱口，又问他是否请医生进来。他摇摇头，问道：

“刚才是谁在院中说话？”

仆人回答：“刚才万老爷正要进来，因老爷恰好呕吐，他停在外边等候。”

杨嗣昌无力地说：“快请进来！”

万元吉进来了。他是杨嗣昌最得力的幕僚。杨嗣昌点首让坐，故意露出来一丝平静的微笑。万元吉也是脸色苍白，坐下以后，望望督师的神色，欠身问：

“大人身体不适，可否命医生进来瞧瞧？”

嗣昌微笑摇头，说：“偶感风寒，并无他病，晚上吃几粒丸药就好

了。”他看见元吉手里拿有一封文书，便问：“你拿的是什么文书？”

万元吉神色紧张地回答：“是河南巡抚李仙风的紧急文书，禀报洛阳失守和福王遇害经过。刚才因大人尚未起床，卑职先看了。”

杨嗣昌手指战抖，一边接过文书一边问：“洛阳果然……”

万元吉说：“是。李仙风的文书禀报甚详。”

杨嗣昌浑身打颤，将文书匆匆看完，再也支持不住，顾不得督师辅臣的尊严体统，放声大哭。过了一阵，杨嗣昌叫仆人扶他到里间床上休息。万元吉退了出去，只有杨山松留在外间侍候。

晚饭时，杨嗣昌没有起床，不吃东西，但也不肯叫行辕中的医生诊病。晚饭过后，他将万元吉叫到床前，说：

“我受皇上恩重，不意剿局败坏如此，使我无面目再见皇上！”

万元吉安慰说：“请使相宽心养病。军事上重作一番部署，尚可转败为胜。”

嗣昌从床上坐起来，拥着厚被，身披重裘，浑身战抖不止，喘着气说：“我今日患病沉重，颇难再起，行辕诸事，全仗吉仁兄悉心料理，以俟上命。”

万元吉赶快说：“大人何出此言？大人不过是旅途劳累，偶感风寒，并非难治重病。行辕现在有两位高明医生，且幕僚与门客中也颇有精通医道的人，今晚请几位进来会诊，不过一两剂药就好了。”

杨山松也劝他说：“大人纵不自惜，也需要为国珍重，及时服药。”

嗣昌摇摇头，不让他再谈治病的话，叹口气说：“闯贼自何处奔入河南，目前尚不清楚。他以屡经败亡之余烬，竟能死灰复燃，突然壮大声势，蹂躏中原，此人必有过人的地方，万万不可轻视。今后国家腹心之患，恐不是献贼，而是闯贼。请吉仁兄即代我向平贼将军发一紧急檄文，要他以全力对付闯贼。”

万元吉问道：“要不要马上给皇上写一奏疏，一则为襄阳失陷事向皇上请罪，二则奏明下一步用兵方略？”

杨嗣昌在枕上摇摇头，一言不答，只是滚出了两行眼泪。过了片刻，他摆摆手，使万元吉退出，同时叹口气说：

“明日说吧！”

万元吉回到自己屋中，十分愁闷。他是督师辅臣的监军，杨嗣昌在病中，行辕中一切重大事项都需要由他做主，然而他心中很乱，没有情绪

去管。他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事是杨嗣昌上疏请罪，可是他刚才请示“使相大人”，“使相”竟未点头，也不愿商量下一步追剿方略，什么道理？

他原是永州府推官，与杨嗣昌既无通家之谊，也无师生之缘，只因杨嗣昌知道他是个人才，于去年四月间向朝廷保荐他以大理寺评事衔作督师辅臣的监军。他不是汲汲于利禄的人，只因平日对杨嗣昌相当敬佩，也想在“剿贼”上为朝廷效力，所以乐于担任监军要职。如今尽管军事失利，但是他回顾杨嗣昌所提出的各种方略都没有错，毛病就出在国家好像一个人沉疴已久，任何名医都难措手！

他在灯下为大局思前想后，愈想愈没有瞌睡。去年十月初一督师辅臣到夔州的情形又浮现在他心头。

去年夏天，杨嗣昌驻节夷陵，命万元吉代表他驻夔州就近指挥川东战事。当张献忠和罗汝才攻破土地岭和大昌，又在竹囷坪打败张令和秦良玉，长驱奔往四川腹地时，杨嗣昌离开夷陵，溯江入川，希望在四川将张献忠包围歼灭。十月一日上午，杨嗣昌乘坐的艨艟大船在夔州江边下锚。万元吉和四川监军道廖大亨率领地方文武官吏和重要士绅，早已在江边沙滩肃立恭候。

杨嗣昌到了万元吉替他准备的临时行辕以后，因军务繁忙，传免了地方文武官员的参见。稍作休息之后，他就在签押房中同万元吉密商军情。参加密商的还有一位名叫杨卓然的亲信幕僚。杨山松也坐在一边。杨嗣昌听了万元吉陈述的近日军情以后，轻轻地叹口气，语气沉重地说：

“我本来想在夔、巫之间将献贼包围，一举歼灭，以释皇上西顾之忧。只要献贼一灭，曹贼必会跟着就抚，十三年剿贼军事就算完成大半。不料近数月来，将愈骄，兵愈惰，肯效忠皇上者少，不肯用命者多。而川人囿于地域之见，不顾朝廷剿贼大计，不顾本督师通盘筹划，处处阻挠，事事掣肘，致使剿贼方略功亏一篑。如今献、曹二贼逃脱包围，向川北狼奔豕突，如入无人之境，言之令人愤慨！我已将近日战事情况，据实拜疏上奏。今日我们在一起商议二事：一是议剿，二是议罚。剿，今后如何用兵，必须立即妥善筹划，以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罚，几个违背节制的偾事将吏，当如何斟酌劾奏，以肃国法而励将来，也要立即议定。”

万元吉欠身说：“使相大人所谕议战议罚两端，确是急不容缓。三个月来，卑职奉大人之命，驻在夔州，监军剿贼，深知此次官军受挫，致献、曹二贼长驱西奔，蜀抚邵肇复 [4] 与几位统兵大将实不能辞其咎。首先以邵抚而论，应请朝廷予以重处，以为封疆大吏阻挠督师用兵方略因致败事者戒。”

杨卓然附和说：“邵抚不知兵，又受四川士绅怂恿，只想着画地而守，使

流贼不入川境，因而分兵扼口，犯了兵法上所谓‘兵分则力弱’的大忌，致有今日的川东溃决。大人据实奏劾，实为必要。”

杨嗣昌捻须沉默片刻，又说：“学生深受皇上知遇之恩，初到襄阳数月，鉴于以前剿抚兼失，不得不惨淡经营，巩固剿贼重地，站稳自家脚跟。到今年开春以后，一方面将罗汝才与过天星诸股逼入夔东；另一方面将献贼逼入川、陕交界地方，阻断其入川之路，而责成平贼将军在兴安、平利一带将其包围，克日进剿，遂有玛瑙山之捷。”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十余年来，流贼之所以不可制者以其长于流，乘虚捣隙，倏忽千里，使官军追则疲于奔命，防则兵分而势弱，容易受制于敌。到今年春天，幸能按照预定方略，步步收效，官军在川、楚一带能够制贼而不再为贼所制。可恨的是，自玛瑙山大捷之后，左昆山不听檄调，坐视张献忠到兴、归山中安然喘息，然后来夔东与曹操合股。倘若左昆山在玛瑙山战后乘胜进兵，使献贼不能与曹贼合股，则曹操必随惠登相等股投降。如曹贼就抚，则献贼势孤，剿灭自然容易。今日追究贻误戎机之罪，左昆山应为国法所必究。其次，我曾一再檄咨蜀抚邵肇复驻重兵于夔门一带，扼守险要，使流贼不得西逃，以便聚歼于夔、巫之间。不料邵肇复这个人心目中只有四川封疆，使川军分守川、鄂交界的三十二隘口，公然抵制本督师用兵方略。当各股流贼突破隘口，流窜于夔、巫与开县之间时，邵肇复不思如何全力进剿，却将秦良玉与张令调驻重庆附近，借以自保。等大昌失守，张令与秦良玉仓卒赶到，遂致措手不及，两军相继覆没，献、曹二贼即长驱入川矣。至于秦军开县噪归，定当从严处分，秦督郑大章 [5] 实不能辞其咎。学生已经驰奏皇上，想圣旨不日可到。今日只议左帅与邵抚之罪，以便学生即日拜表上奏。”

万元吉和杨卓然都很理解杨嗣昌近来的困难处境和郁闷心情。他们心中明白，督师虽然暗恨左良玉不听调遣，但苦于“投鼠忌器”，在目前只能暂时隐忍，等待事平之后再算总账。万元吉向杨嗣昌欠身说：

“诚如使相大人所言，如行间将帅与封疆大吏都遵照大人进兵方略去办，何能大昌失陷，川军覆没，献、曹西窜！然今日夔东决裂，首要责任是在邵抚身上。左帅虽常常不奉檄调，拥兵观望，贻误戎机，然不如邵抚之罪责更重。窃以为对左帅议罪奏劾可以稍缓，今日只奏邵肇复一人可矣。”

杨卓然说：“万评事所见甚是。自从在川、楚交界用兵以来，四川巡抚与川中士绅鼠目寸光，全不以大局为念，散布流言蜚语，对督师大人用兵方略大肆攻击，实在可笑可恨……”

杨嗣昌冷然微笑，插话说：“他们说我是楚人，不欲有一贼留在楚境，所以尽力将流贼赶入四川。他们独不想我是朝廷辅臣，奉旨督师，统筹全局，贵在灭贼，并非一省封疆守土之臣，专负责湖广一地治安，可以以邻为壑，将流贼赶出湖广境外即算大功告成。似此信口雌黄，实在无知可笑之至。”

杨山松愤愤地咕哝说："他们还造谣说大人故意将四川精兵都调到湖广，将老弱留在四川。说这种无中生有的混话，真是岂有此理！"

杨卓然接着他刚才的话头说："其余失职川将，亦应择其罪重者明正典刑，以肃军律。"

杨嗣昌向万元吉问："那个失守大昌的邵仲光逮捕了么？"

万元吉回答："已经逮捕，看押在此，听候大人法办。"

杨嗣昌又问："二位对目前用兵，有何善策？"

万元吉说："数月前曾建立一支人马，直属督师行辕，分为大剿营与上将营。后因各处告警，分散调遣，目前所剩者不足一半。除留下一部分拱卫行辕，另一部分可以专力追剿。猛如虎有大将之才，忠勇可恃。他的长子猛先捷也是弓马娴熟，颇有胆勇。请大人畀以'剿贼总统'名号，专任追剿之责。如大人不以卑职为驽钝，卑职拟请亲自率领猛如虎、猛先捷及楚将张应元等，随贼所向进兵，或追或堵，相机而定。左、贺两镇之兵，也可调来部分，随卑职追剿，以观后效。"

杨嗣昌点头说："很好，很好。既然吉仁兄不辞辛苦，情愿担此重任，我就放心了。"

当天下午，杨嗣昌即将失陷大昌的川将邵仲光用尚方剑在行辕前边斩首，跟着将弹劾邵捷春的题本拜发。第三天，杨嗣昌率领大批幕僚和护卫将士乘船向重庆出发，而督师行辕的数千标营人马则从长江北岸的旱路开赴重庆……

已经三更以后了。杨山松突然来到，打断了万元吉的回忆。让杨山松坐下之后，他轻轻问道：

"使相大人服药以后情况如何？睡着了么？"

"我刚才去看了看，情况不好，我很担忧。"

"怎么，病势不轻？"

"不是。服过药以后，病有点轻了，不再作冷作热了，可是，万大人！……"

万元吉一惊，忙问："如何？使相有何言语？"

"他没有什么言语。听仆人说，他有时坐在案前沉思，有时在屋中走来走去。仆人进去劝他上床休息，他不言语。仆人问他要不要吃东西，他摇

摇头。万大人，家严一生经过许多大事，从没有像这个样子。我刚才亲自去劝他，走到窗外，听见他忽然小声叫道：‘皇上！皇上！’我进去以后，他仿佛没有看见我，又深深地叹口气。我劝他上床休息，苦劝一阵，他才和衣上床。他心上的话没对我讲出一句，只是挥手使我退出。万大人，愚侄真是为家大人……担心。怎么好呢？”

万元吉心中一惊。他曾风闻前年杨嗣昌出京时，皇帝在平台赐宴，后来皇上屏退内臣，君臣单独密谈一阵，声音很低，太监们但听见杨嗣昌说出来“继之以死”数字。他今天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此时听了杨山松说的情形，更不能放心。他问道：

“我现在去劝一劝使相如何？”

山松说：“他刚刚和衣躺下，正在倦极欲睡，万大人不必去了。明天早晨，务请婉言劝解家严，速速打起精神，议定下一步剿贼方略，为亡羊补牢之计……”

万元吉不等山松说完，赶快说道：“眼下最迫之事不是别的，是请使相向皇上上疏请罪，一则是本该如此，二则也为着对付满朝中嚣嚣之口，先占一个地步。”

杨山松猛然醒悟：“是，是。我竟然一时心乱，忘了这样大事！”

“我们应该今夜将使相请罪的疏稿准备好，明早等他醒来，请他过目，立即缮清拜发，万万不可耽误。”

“是，是。请谁起草？”

万元吉默思片刻，命仆人去将胡元谋从床上叫起来。这位胡元谋是杨嗣昌的心腹幕僚之一，下笔敏捷，深受嗣昌敬重。过了不久，胡元谋来到了。万元吉将意思对他一说，他说道：

“今晚我的心上也一直放着此事，只因使相有病，未曾说出。既然监军大人吩咐，我马上就去起草。”

胡元谋走了以后，杨山松命人将服侍他父亲的家奴唤来，询问他父亲是否已经睡熟，病情是否见轻。那家奴说：

“回大爷，你离开不久，老爷将奴才唤去，命奴才倒一杯温开水放在床头茶几上。老爷说他病已轻了，很觉瞌睡，命奴才也去睡觉，到天明后叫醒他行贺朔礼。天明以前，不许惊醒他。”

杨山松顿觉欣慰，命家奴仍去小心侍候，不许惊醒老爷。家奴走后，他对万元吉说：

“家严苦衷，唯有皇上尚能体谅，所以他暗中呼喊‘皇上！皇上！’”

万元吉说：“在当朝大臣中能为朝廷做事的，也只有我们使相大人与洪亨九两位而已。三年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位永平举人，谈起使相当年任山、永巡抚时的政绩，仍然十分称颂。人们称颂使相在巡抚任上整军经武，治事干练勤谨，增修山海关南北翼城，大大巩固了关门防守。人们说可惜他在巡抚任上只有两年就升任山西、宣、大总督，又一年升任本兵，然后入阁。倘若皇上不看他是难得人才，断不会如此接连提升，如此倚信。你我身在行间，看得很清。今日从关内到关外，大局糜烂，处处溃决，岂一二任事者之过耶？拿四川剿局说，献、曹进入四川腹地之后，逼入川西，本来围堵不难。可是，左良玉的人马最多，九檄而九不至，陕西也不至，可用以追贼之兵唯猛如虎数千人而已。猛帅名为‘剿贼总统’，其实，各省将领都不归他指挥。最后在黄陵城堵御献曹之战，他手下只有一二千人，安能不败！”

万元吉说到这里，十分愤激。当时他奉命督率猛如虎等追赶张献忠和罗汝才，刚到云阳境内就得到黄陵城的败报，一面飞报从重庆乘船东下的杨嗣昌，一面派人去黄陵城收拾溃散，寻找幸未阵亡的猛如虎，一面又乘船急下夔州，企图在夔州境内堵住张献忠出川之路。他虽然先一日到了夔州，可是手中无兵可用，徒然站在夔州背后的山头上望着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几千人马，向东而去。他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奠在黄陵城阵亡将士，放声痛哭。如今他同杨山松谈起此事，两个人不胜感慨，为杨嗣昌落到此日失败的下场不平。

已经打过四更了。开始听见报晓的一声两声鸡叫，随即远近的鸡叫声多了起来。胡元谋匆匆进来。他代杨嗣昌向皇上请罪的疏稿已经写成了。

万元吉将疏稿接到手中，一边看一边斟酌，频频点头。疏稿看到一半，忽听小院中有慌乱的脚步声跑来，边跑边叫，声音异乎寻常：

“大公子！大公子！……”

杨山松和万元吉同时向院中惊问：“何事？何事惊慌？”

侍候杨嗣昌的家奴跑进来，跪到地上，禀报杨嗣昌已经死了。万元吉和杨山松不暇细问，一起奔往杨嗣昌住的地方。胡元谋赶快去叫醒使相的几位亲信幕僚，跟着前去。

杨山松跪在父亲的床前放声痛哭。万元吉心中虽然十分悲痛，流着眼泪，却没有慌乱失措。他看见杨嗣昌的嘴角和鼻孔都有血迹，指甲发青，被、褥零乱，头发和枕头也略有些乱，断定他是服毒而死，死前曾很痛苦。他命奴仆赶快将使相嘴角和鼻孔的血迹揩净，被、褥和枕头整好，向周围人们嘱咐：“只云使相大人积劳成疾，一夕病故，不要说是自尽。”又对服侍杨嗣昌的奴仆严厉吩咐，不许乱说。然后，他对杨山松说道：

“大公子，此刻不是你哭的时候，赶快商量大事！”

他请胡元谋留下来寻找杨嗣昌的遗表和遗言，自己带着杨山松和杨嗣昌的几位亲信幕僚，到另一处房间中坐下。他命人将服侍杨嗣昌的家奴和在花厅小院值夜的军校叫来，先向家奴问道：

“老爷死之前，你一点儿也没有觉察？”

家奴跪在地上哭着回话：“奴才遵照老爷吩咐，离开老爷身边。以为老爷刚刚睡下，不会有事，便回到下房，在灯下蒙眬片刻，实不敢睡着。不想四更三点，小人去看老爷，老爷已经……”

万元吉转问军校：“你在院中值夜，难道没有听见动静？”

军校跪在地上回答：“回大人，四更时候，小人偶然听见阁老大人的屋中有一声呻吟，床上似有响动，可是随即就听不见了，所以只以为他在床上翻身，并不在意，不想……”

万元吉心中明白，杨嗣昌早已怀着不成功则自尽的定念，所以在出川时就准备了砒霜，而且临死时不管如何痛苦，不肯大声呻唤。杨嗣昌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深知杨嗣昌的处境，所以忽然禁不住满眶热泪。但是他忍了悲痛，对地上的军校和奴仆严厉地说：

“阁老大人一夕暴亡，关系非轻。你们二人不曾小心侍候，罪不容诛。本监军姑念尔等平日尚无大过，暂免深究。只是，你们对别人只能说使相是夜间病故，不许说是自尽。倘若错说一字，小心你们的狗命。下去！”

军校和家奴磕头退出。

杨山松哭着向大家问：“家严尽瘁国事，落得如此结果，事出非常，应该如何料理善后？”

幕僚们都说出一些想法，但万元吉却不作声，分明是在等待。过了一阵，胡元谋来了。万元吉赶忙问道：“胡老爷，可曾找到？”

胡元谋说：“各处找遍，未见使相留有遗表遗言。”

“使相大人临死之前的心情，我完全明白。”万元吉深深地叹口气，流下热泪，接着说，“如今有三件事必须急办：第一，请元谋兄代我拟一奏本，向皇上奏明督师辅臣在军中尽瘁国事，积劳成疾，不幸于昨夜病故。所留‘督师辅臣’银印、敕书 [6] 一道、尚方剑一口，业已点清包封，恭送荆州府库中暂存。行辕中文武人员如何安置，及其他善后事宜，另行奏陈。第二，‘督师辅臣’银印、敕书、尚方剑均要包好、封好，外备公文一件，明日派官员恭送荆州府衙门存库，候旨处理。第三，在沙市买一上好棺木，将督师辅臣装殓，但是暂不发丧，等候朝命。目前如此处理，各位以为然否？”

大家纷纷表示同意。万元吉将各事匆匆作了嘱咐，然后回到自己住处，

吩咐在大厅前击鼓鸣钟，准备贺朔。他在仆人服侍下匆匆梳洗，换上七品文官 [7] 朝服，走往前院大厅。

在督师辅臣的行辕中，五品六品的幕僚都有。万元吉虽只是七品文官，却位居监军，位高权重，所以每当杨嗣昌因故不能主持贺朔礼时，都由监军代行，习以为常。在乐声中行礼之后，万元吉以沉痛的声音向众文武官员宣布夜间使相大人突然病故的消息。由于大部分官员都不住在徐家花园，所以这消息对大家竟如晴天霹雳。有的同杨嗣昌有乡亲故旧情谊，有的是跟随杨嗣昌多年，有的确实同情杨嗣昌，觉得他两年辛劳，尽忠国事，不应该落此下场，一时纷纷落泪，甚至有不少人哭了起来。

[1] 缇骑——原是汉朝管巡逻京城和逮捕人的官吏，明朝借指锦衣卫旗校。明朝皇帝逮捕文武臣僚由锦衣卫去办。

[2] 惠王——万历皇帝第六子，名朱常润。后逃到广州，被清朝捕杀。

[3] 贺朔礼——每月朔日（初一）官吏向皇帝的牌位行礼，称作贺朔礼。

[4] 邵肇复——邵捷春字肇复。

[5] 郑大章——郑崇俭字大章。

[6] 敕书——即皇帝命杨嗣昌为“督师辅臣”的任命书，用的皇帝敕书形式。

[7] 七品文官——万元吉原为永州府推官，为七品文官，后被推荐为大理寺评事，获得中央文臣职衔，但官阶仍是七品。按官场习俗，七品官只能称老爷，但因他职任督师辅臣的监军，故在小说中写人们称他大人。

第三十七章

在召对群臣的第五天，崇祯忽然接到从开封来的一封没有贴黄的十万火急军情密奏。他登时面色如土，不愿拆封。一些可怕的猜想涌现心头，自言自语地说：

“天呀！天呀！叫我如何受得了啊！”

过了片刻，他慢慢地恢复了镇静，先拆开河南巡按高名衡的密奏，匆匆看了“事由”二句，不敢相信，重看一遍，嘴角闪出笑意，将全文看完，脸上恢复了血色。由于突然的激动，手指颤抖得更凶。一个宫女低头前来往宣德炉中添香，看见他的手指颤抖得可怕，生怕皇上拿她发泄心中暴怒，吓得脸色煞白。崇祯没有看她，又拆开周王的奏本看了一遍，脸上显出了笑容。他这才注意到十四岁的宫女费珍娥已添毕香，正从香炉上缩回又白又嫩的小手。他正在为开封的事儿高兴，便突然将体态苗条的费珍娥搂到怀里放在腿上，在她的粉颈上吻了一下，又在她的颊上吻了一下，大声说：

“好啊！开封无恙！”

忽然想起来周王奏疏中有几句还没看清，他将费珍娥猛地推开，重看奏疏，然后提起朱笔写了上谕：“着将河南巡抚李仙风立即逮京问罪，巡按御史高名衡守城有功，擢升巡抚，副将陈永福升为总兵，其子守备陈德升为游击，祥符知县王燮升为御史，其余立功人员分别查明，叙功升赏。”他又俯下头去，用朱笔圈着高名衡奏疏中的重要字句，特别在有关李自成如何猛攻开封七日夜，人马损失惨重，又如何被射瞎左眼等等字句旁边，密密画圈，还加眉批：“开封文武群臣及军民士庶，忠勇可嘉。”那个刚被他一时高兴而搂入怀中连吻两下的稚年宫女仍立在身边，但分明已被他忘到九霄云外。

费珍娥入宫只有两年，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情毫无思想准备。她被皇上搂到怀中时，十分惊慌，害羞，不敢挣扎，紧张得几乎连呼吸也停止了。当她被皇上推开以后，踉跄两步才站稳身子，一时茫然失措，不知道是否应该走开。过了片刻，她明白皇上专心处理军国大事，不再要她，才想着应该离开。但她刚走两三步，忽然转回身来，扑通跪下，向没有注意她的皇上叩了个头，然后站起，胆怯地揭起帘子，匆匆走掉。

费珍娥低着头回到乾清宫背后的小房中，仍然腿软，心跳，脸颊通红，眼睛浸满泪水，倒在榻上，侧身面向墙壁，不好意思见人说话。窗外传过来三四个宫女的笑语声。她害怕她们进来，赶快将发烧的脸孔埋在枕上。笑语渐渐远了，却有人掀帘进来，到榻边坐下，用手轻轻扳她的肩膀。她只好转过来身子，但不肯睁开眼睛。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凑近她耳边说：

“珍娥，我都知道了。”

费珍娥的脸又红了，一直红到耳后。因为知道是魏清慧坐在身边，便睁开泪眼，小声问：

“大姐，您看见了？”

魏宫人点头说：“珍娥，说不定你快有出头之日了。”

费珍娥颤声说：“大姐，我害怕。我怎么办？”

“你等着。皇爷既然看上了你，你就有出头之日了。不像我，做一个永远不见天日的老都人，老死宫中。”

“可是大姐，您才二十一岁呀。皇爷平日也很看重您，他发脾气的时候只有您敢去劝他。”

“唉，二十一岁，在皇爷眼中就算老了。我生得不算丑，可是在都人中并不十分出色。皇爷看重我，只是因为我能为他管好乾清宫这个家。你生成一副好人品，年纪又嫩。但愿你的八字好，有个好命。”

“我怕，大姐。宫中的事儿很可怕，祸福全没准儿。”

“今天的事，你千万莫让别的都人知道。万一招人嫉妒，或者都人们将风儿吹进皇后、皇贵妃的耳朵里……”

话未说完，后角门外有太监高声传呼：“皇后娘娘驾到！”魏清慧立刻跳起，率领乾清宫正殿背后的全体宫女前去跪迎。

皇后听太监说开封已经解围，特来向皇帝贺喜。坐下以后，崇祯很高兴地将开封的战事经过说了一遍。周后听得十分激动，眼睛闪着泪花说：

“皇上，开封获此大捷，看来天心已回，国运要转好了。”

“我正要往奉先殿告慰二祖列宗在天之灵，你来得好，陪我一起去吧。”

他们乘龙、凤辇到奉先殿上了香，叩了头，告慰了祖宗，然后到交泰殿盘桓片刻。闲谈中崇祯问到长平公主近日读书情形，皇后回答说有长进，只是几个陪读的小都人不够聪明，想挑一个肯读书、聪明伶俐的都人，尚未挑选到。

晚膳时崇祯觉得胃口稍好。他要了宫中酿的陈年长春露酒，用白玛瑙杯连饮几杯。

晚膳后，崇祯靠在东暖阁的御榻上，刚吃一口茶，太监捧着一个放有各宫妃嫔牙牌的黄锦长方盒跪到他面前，意思是请他选定一位娘娘，好赶快传知她沐浴梳妆，等候宣召前来养德斋或皇上“临幸”她的宫中。崇祯望一眼那两行牙牌，竟没有一个称心的。忽然想到费珍娥，他心中一动，眼前浮出一个快要长成的苗条身影，细嫩的颈后皮肤，白里透红的脸颊，还有那明亮的眸子，朱唇微启时露出的整齐洁白的牙齿……他还没有完全决定。这时文书房太监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机密文书。他一看又是高名衡的密奏，心想：莫非李自成已经伤重毙命？又想，如是“闯贼”伤重毙命，正可露布以闻 [1] ，用不着机密文书。莫非李自成被官军追击，有意投降？他心中充满希望，一边拆文书一边对手捧牙牌锦盒的太监说：

“你等一等，莫急。”

崇祯拆开高名衡的急奏一看，突然像当头顶打个炸雷，浑身一震，面色如土，大声叫道：“竟有此事！竟有此事！”随即放声大哭，声达殿外。乾清宫中所有较有头脸的太监和宫女都奔了来，在他面前跪了一片。崇祯痛哭不止，连晚膳时所吃的佳肴美酒都呕吐出来。魏清慧看皇上今晚哭得特别，便偷偷离开众人，往坤宁宫启奏皇后。当走出暖阁时，她听见皇帝忽然哭着说：

“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不曾想到！”接着又连声问道：“杨嗣昌，杨嗣昌，你在哪里？”

一连几天，崇祯总在流泪，叹气，上朝时显得精神恍惚，心情急躁。他一直感到奇怪：张献忠怎么会神出鬼没地回到湖广，袭破襄阳，杀了襄王？更奇怪的是：这一重大消息首先是由高名衡送来密奏，随后是襄王的次子福清王送来奏报，竟然没有杨嗣昌的奏报！杨嗣昌现在哪儿？

到了三月上旬，他仍得不到杨嗣昌的奏报，而关外锦州被围，情势紧迫。偏偏在这内外交困的日子里，他又病了，一直病了十天左右。在害病的日子里，有一次长平公主前来问安，他问了她的读书情况，随即用下巴向一个在旁服侍的宫女一指，对公主说：

“这个小都人名叫费珍娥，认识字，也还聪明。我将她赐给你，服侍你读书。她近来服侍我吃药也很细心。等过几天我不再吃药，就命她去你身边。”

长平公主回头看费珍娥一眼，赶快在父亲面前跪下叩头，说道：

“谢父皇恩赏！”

费珍娥一时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是好。魏清慧轻轻地推她一下，使眼色叫她赶快谢恩。她像个木头人儿似的跪下向皇上叩头，又向公主叩头，却说不出感恩的话。长平公主临走时，望着她说：

“过几天后，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到我宫里去吧。”

三月二十日，崇祯的病已经痊愈几天了。他后悔说出将费珍娥赐给长平公主的话，所以暂时装作忘了此事。他正在焦急地盼望杨嗣昌的消息，忽然接到万元吉的飞奏，说杨嗣昌于三月丙子朔天明之前在沙市病故。第二天，又接到新任河南巡抚高名衡的飞奏，说杨嗣昌在沙市“服毒自尽，或云自缢”。崇祯对杨嗣昌又恨又可怜，对于以后的“剿贼”军事，更觉束手无策。同陈新甲商量之后，他下旨命丁启睿接任督师。他心中明白，丁启睿是个庸才，但是遍观朝中大臣，再也找不出可以代他督师的人。

在杨嗣昌的死讯到达北京之前，已经有一些朝臣上本弹劾他的罪款，多不实事求是，崇祯都不理会。杨嗣昌死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臣中攻击他的人更多了，弹劾的奏本不断地递进宫中。

崇祯想着杨嗣昌糜饷数百万，剿“贼”无功，失守襄阳，确实可恨。他一时感情冲动，下了一道上谕：“辅臣杨嗣昌二载瘁劳，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其议罪以闻！”许多朝臣一见这道上谕，越发对杨嗣昌猛烈攻击，说话更不实事求是，甚至有人请求将杨嗣昌剖棺戮尸。崇祯看了这些奏疏，反而同情杨嗣昌。他想起前年九月在平台为督师赐宴饯行，杨嗣昌曾说如剿贼不成，必将“继之以死”，余音犹在耳边。他最恨朝廷上门户之争，党同伐异，没有是非，这种情况如今在弹劾杨嗣昌的一阵风中又有了充分表现。他很生气，命太监传谕六部、九卿、科、道等官速来乾清宫中。当他怀着怒气等候群臣时，看见费珍娥又来添香。他似乎对曾经搂抱过她吻过她的事儿完全忘了，瞥她一眼，随便问道：

“你还不去长平公主那里么？”

费珍娥一惊，躬身问道：“皇爷叫奴婢哪一天去？”

崇祯再没有看她，心不在焉地说：“现在就去好啦。”

费珍娥回到乾清宫背后的小房中，默默地收拾东西，含着汪汪眼泪，连自己也说不清心中的怅惘滋味。管家婆走到她身边，轻声说：

“别难过，以后我们会常见面的。这里的姐妹对你都很好，你得空儿可以来我们这儿玩。”

珍娥只觉伤心，思路很乱，不能说话。从皇上那次偶然对她表示了特殊感情后，她的比较单纯而平静的少女心灵忽然起了变化，好像忽然混沌开了窍，又好像一朵花蕾在将绽未绽时忽然滴进一珠儿朝露，被催得提前绽开。总之，她突然增长了人生知识，有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心事，交织着梦想、期待、害怕、失望与轻愁。为着改变命运，她多么希望获得皇上的“垂爱”！她想如果真被皇上喜欢，不仅自己会有出头之日，连半辈子过着贫寒忧患生活的父母，她的一家亲人，都会交了好运，好似俗话所说的“一步登天”。自从怀着这样的心事，每次轮到她去皇帝身边服侍，她总要选最美的一两朵花儿插在云髻或鬓上。她还不忘记将衣裙放在熏笼上熏过。如果是为皇上献茶，穿衣，她还要临时将一双洁白如玉的小手用皇后赏赐的龙涎香熏一熏。不料崇祯再没有对她像那次一样特别“垂爱”。有一次崇祯午睡醒来，她在养德斋中服侍。当崇祯看她一眼时，她的脸唰地红了，不敢抬头。当挨近皇帝胸前为龙袍扣左上端的空心镂花赤金扣时，她以为皇上会伸手将她搂住，心情十分紧张，呼吸困难，但是皇上又一次没有理她。当皇上走出养德斋时，回头望她一眼，露出笑容。她以为皇上要同她说话，赶快走上一步，大胆地望着皇上的眼睛。不料崇祯自己伸手将忘在几上的十来封文书拿起来，走了出去，并且深深地叹口气说：

“真是国事如焚！”

她独自在养德斋整理御榻上的凌乱被褥，心绪很乱，起初懵懂，后来渐渐明白：皇帝刚才的笑容原是苦笑。她想着，皇上喜欢她的姿色，只是

日夜为国事操劳发愁，没有闲心对她“垂爱”。她恨“流贼”，尤其恨李自成。她认为是他们这班扰乱大明江山的“流贼”使皇上每日寝食不安，心急如焚，也使她这样容貌出众的女子在宫中没有出头日子。她恨自己没有生成男子，不能够从军打仗，替皇上剿灭“流贼”。

当崇祯在病中对长平公主说要将她赐给公主时，她虽然暗中失望，但仍希望皇上会再一次对她“垂爱”，改变主意。如今一切都完了，再莫想会有出头之日了。但是这种伤感，她只能锁在心里，连一个字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魏清慧似乎明白了她深藏的心事，趁房中没人，小声说道：

“我们不幸生成女儿身，又不幸选进宫中。我是两年前就把诸事看透了。珍妹，你伤心，是因为你不清楚深宫中的事，做一些镜花水月的梦！你到公主身边，三四年内她下嫁出宫，你到驸马府中，倒是真会有出头之日。”

魏清慧说了这一番话，就催促费珍娥快去叩辞皇上。她带着珍娥绕到乾清宫正殿前边，看见崇祯已经坐在宝座上，殿里殿外站了许多太监，分明要召见群臣。珍娥不敢贸然进去。在门槛外向里跪下，叩了三个头，颤声说：

“奴婢费珍娥叩辞皇爷。愿陛下国事顺心，圣躬康泰。万岁！万岁！万万岁！”

崇祯正在看文书，向外瞟一眼，没有作声，又继续看文书。这时一大群朝臣已经进了乾清门，躬身往里走来。费珍娥赶快起身，又向皇帝躬身一拜，随魏宫人转往乾清宫正殿背后，向众姐妹辞行。

崇祯从文书上抬起头来，冷眼看着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分批在宝座前三尺外行了常朝礼，分班站定以后，才慢慢地说：

“朕今日召你们来，是要说一说故辅臣杨嗣昌的事。在他生前，有许多朝臣攻击他，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为朕出一良谋，献一善策，更无人能代朕出京督师。杨嗣昌死后，攻击更烈，都不能设身处地为杨嗣昌想想。”他忍不住用鼻孔冷笑一声，接着说，“杨嗣昌系朕特简，用兵不效，朕自鉴裁。何况杨嗣昌尚有才可取，朕所素知。你们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肆排击，纷纭不已，殊少平心之论。姑不深究，各疏留中，谕尔等知之！下去吧！”

众官见皇帝震怒，个个股栗，没人敢说二话，只好叩头辞出。他们刚刚走下丹墀，崇祯又命太监将几位阁臣叫回。阁臣们心中七上八下，重新行礼，俯伏地上，等候斥责。崇祯说道：“先生们起来！”

阁臣们叩头起身，偷看崇祯，但见他神情愁惨，目有泪光。默然片刻，崇祯叹口气说：“朕昨夜梦见了故辅臣杨嗣昌在这里向朕跪下叩头，说了

许多话，朕醒后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朝中诸臣不公不平，连章见诋，故臣今日归诉皇上。’朕问他：‘所有的奏疏都不公平么？某人的奏疏似乎也有些道理吧？’嗣昌摇头说：‘亦未然。诸臣住在京城，全凭意气，徒逞笔舌，捕风捉影，议论戎机。他们并未亲历其境，亲历其事，如何能说到实处！’朕问他：‘眼下不唯中原堪忧，辽东亦岌岌危甚，卿有何善策？’嗣昌摇头不答。朕又问话，忽来一阵狂风，窗棂震动，将朕惊醒。”说毕，连声叹气。

众阁臣说一些劝慰的话，因皇上并无别事，也就退出。

转眼到了四月上旬。崇祯需要赶快简派一位知兵大臣任陕西、三边总督，填补丁启睿升任督师后的遗缺。考虑了几天，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可用的统兵人才，只好于无可奈何中决定将傅宗龙从狱中放出，给以总督重任，使他专力“剿闯”。主意拿定之后，他立即在武英殿召见兵部尚书。

洛阳和襄阳相继失守之后，陈新甲尽量在同僚和部属面前保持大臣的镇静态度，照样批答全国有关兵事的各种重要文书，但心中不免怀着疑虑和恐惧，觉得日子很不好过，好像有一把尚方剑悬在脖颈上，随时都可能砍掉他的脑袋。此时他从右掖门走进紫禁城，穿过归极门，刚过了武英门前边的金水桥，恰好遇见相识的刘太监从里边出来，对他拱手让路。他赶快还礼，拉住刘太监小声问道：

“刘公公，圣驾还没来到？”

刘太监向里边一努嘴，说：“皇上处分事儿性急，已经在里边等候多时了。”

“你可知陛下为着何事召见？”

“尚不得知。我想横竖不过是为着剿贼御虏的事。”

“皇上心情如何？”

“他总是脸色忧愁，不过还好，并无怒容。”

陈新甲顿觉放心，向刘太监略一拱手，继续向北走去。刘太监向陈新甲的长班高福使个眼色。高福暂留一步，等候吩咐，看刘太监的和善笑容，心中已猜到八九。刘太监小声说：

“你回去后告你们老爷说，里边的事儿不必担忧。如有什么动静，我会随时派人告你们老爷知道。还有，去年中秋节借你们老爷的两千银子，总说归还，一直银子不凑手。昨日舍侄传进话来，说替我在西城又买了一

处宅子，已经写下文约，尚缺少八百两银子。你回去向陈老爷说一声，再借给我八百两，以后打总归还。是急事儿，可莫忘了。”

高福连说：“不敢忘，不敢忘。”

“明日我差人到府上去取。”刘太监又说了一句，微微一笑，匆匆而去。

高福在心中骂了一句，赶快追上主人。

崇祯坐在武英殿的东暖阁中，等陈新甲跪下叩头以后，他忧虑地说道：

“丁启睿升任督师，遗缺尚无人补。朕想了数日，苦于朝中缺少知兵大臣。傅宗龙虽有罪下在狱中，似乎尚可一用。卿看如何？”

陈新甲正想救傅宗龙出狱，趁机说道：“宗龙有带兵阅历，前蒙陛下识拔，授任本兵。偶因小过，蒙谴下狱，颇知悔罪。今值朝廷急需用人之际，宗龙倘荷圣眷，重被简用，必能竭力尽心，上报皇恩。宗龙为人朴实忠诚，素为同僚所知，亦为陛下所洞鉴。”

崇祯点头说：“朕就是要用他的朴忠。”

陈新甲跪在地上略等片刻，见皇帝没有别事“垂问”，便叩头辞去。崇祯就在武英殿暖阁中立即下了一道手谕，释放傅宗龙即日出狱，等候召见，随即又下旨为杨嗣昌死后所受的攻击昭雪，称赞他“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在手谕中命湖广巡抚宋一鹤派员护送杨嗣昌的灵柩回籍，赐祭一坛。他又命礼部代他拟祭文一道，明日呈阅。

第二天，崇祯在文华殿召见陈新甲和傅宗龙。当他们奉召来到时，崇祯正在用朱笔修改礼部代拟的祭文。将祭文改完放下，他对身边的太监说：

“叫他们进来吧。”

等陈新甲和傅宗龙叩头起身以后，崇祯仔细向傅宗龙打量一眼，说道：

“朕前者因你有罪，将你下狱，以示薄惩。目今国家多故，将你放出，要你任陕西、三边总督。这是朕的特恩，你应该知道感激，好生出力剿贼，以补前愆。成功之后，朕当不吝重赏。”

傅宗龙重新跪下叩头，含着热泪说：“严霜雨露，莫非皇恩。臣到军中，誓必鼓励将士，剿灭闯贼，上慰宸衷，下安百姓；甘愿粉身碎骨，不负皇上知遇！”

崇祯点头说：“很好。很好。你到西安之后，估量何时可以带兵入豫，剿灭闯贼？”

“俟臣到西安以后，斟酌实情，条奏方略。”

崇祯心中急躁，下意识地将两手搓了搓，说道：“如今是四月上旬。朕望你赶快驰赴西安，稍事料理，限于两个月之内率兵入豫，与保督杨文岳合力剿闯。切勿在关中逗留过久，贻误戎机。”

傅宗龙怕皇帝突然震怒，将他重新下狱，但又切知两月内决难出兵，只得仗着胆子说：

“恐怕士卒也得操练后方好作战。”

崇祯严厉地看他一眼，说：“陕西有现成的兵马。各镇兵马，难道平时就不操练么？你不要等李自成在河南站稳脚跟，方才出兵！”

傅宗龙明知各镇练兵多是有名无实，数额也都不足，但看见皇上大有不耐烦神色，只好跪地上低着头不再说话。崇祯也沉默片刻，想着傅宗龙已被他说服，转用温和的口气说：

“汝系知兵大臣，朕所素知。目前东虏围困锦州很久，朕不得不将重兵派出关外。能否早日解锦州之危，尚不得知。河南、湖广、山东等省局势都很不好，尤以河南、湖广为甚，连失名城，亲藩殉国。卿有何善策，为朕纾忧？”

傅宗龙叩头说：“微臣在狱中时也常常为国家深忧。虽有一得愚见，但不敢说出。”

崇祯的眼珠转动一下，说：“苟利于国，不妨对朕直说。”

傅宗龙说：“目前内剿流贼，外御强虏，两面用兵，实非国家之福。朝中文臣多逞空言高论，不务实效。如此下去，再过数年，国家局势将不堪设想。今日不是无策，唯无人敢对陛下言之耳。”

崇祯心动，已经猜中，赶快说：“卿只管说出，毋庸避讳。”

傅宗龙又叩了头，低声说：“以臣愚见，对东虏倘能暂时议抚，抚为上策。只有东事稍缓，方可集国家之兵力财力痛剿流贼。”

崇祯轻轻地啊了一声，仿佛这意见并不投合他的心意。他疑惑是陈新甲向傅宗龙泄露了消息或暗嘱他作此建议，不由得向站在旁边的陈新甲望了一眼。沉默片刻，崇祯问道：

“你怎么说对东虏抚为上策？不妨详陈所见，由朕斟酌。”

傅宗龙说：“目今欲同时安内攘外，纵然有诸葛孔明之智，怕也无从措手。故以微臣愚昧之见，不如赶快从关外抽出手来，全力剿贼。俟中原大局戡定，再向东虏大张挞伐不迟。”

崇祯说：“朕已命洪承畴率大军出关，驰援锦州。目前对东虏行款，示弱于敌，殊非朕衷。你出去后，这‘议抚’二字休对人提起。下去吧！”

等傅宗龙叩头退出以后，崇祯向陈新甲问道：“傅宗龙也建议对东虏以暂抚为上策，他事前同卿商量过么？”

陈新甲跪下说：“傅宗龙今日才从狱中蒙恩释放，臣并未同他谈及关外之事。”

崇祯点点头，说：“可见凡略明军事的人均知两面作战，内外交困，非国家长久之计。目前应催促洪承畴火速出关，驰救锦州。不挫东虏锐气，如何可以言抚？必须催承畴速解锦州之围！”

陈新甲说：“陛下所见极是。臣所虑者，迁延日久，劳师糜饷，锦州不能解围，反受挫折，行款更不容易。何况国家人力物力有限，今后朝廷再想向关外调集那么多人马，那么多粮饷，不可得矣。”

陈新甲退出后，崇祯觉得对关内外军事前途，两无把握，不禁长叹一声。他随即将礼部代拟而经他略加修改的祭文拿起来，小声读道：

维大明崇祯辛巳十四年四月某日，皇帝遣官赐祭故督师辅臣杨嗣昌而告以文曰：

呜呼！唯卿志切匡时，心存报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图麟铭鼎 [2] 。讵料谢世，赍志渊深。功未遂而劳可嘉，人云亡而瘁堪悯。爰颁谕祭，特沛彝章 [3] 。英魂有知，尚其祗服！

崇祯放下祭文，满怀凄怆。想着国家艰难，几乎落泪。他走出文华殿，想步行去看田妃的病，却无意向奉先殿的方向走去。身边一个太监问道：

“皇爷，上午去了一次奉先殿，现在又去么？”

崇祯心中恍惚，知道走错了路，回身停步，想了一下，决定不去承乾宫，转向坤宁宫的方向走去。但到了交泰殿，他又不想往坤宁宫了，便在交泰殿中茫然坐了一阵，在心中叹息说：

“杨嗣昌死去，有用的大臣只剩下洪承畴了。关外事有可为么？……唉！”

第二天早朝以后，崇祯心中烦乱，便将王德化叫来，问他内操的事儿是

否认真在办。所谓内操，就是抽调太监操练武艺和阵法。崇祯一心想整军经武，两三年前就曾挑选很多太监进行操练。朝臣们鉴于唐朝宦官掌握兵权之祸，激烈反对，迫使崇祯不得不将内操取消。近来因洛阳和襄阳相继失守，他急想亲手训练出一批家奴，以便向各处多派内臣监军。另外在他思想深处常常泛起来亡国的预感，更思有一群会武艺的家奴，缓急时也许有用。半个月前，他密谕王德化恢复内操，而使杜勋等几个做过监军的太监主持其事。为着避免朝臣们反对，暂时只挑选五百人集中在煤山院中操练。现在王德化经皇帝一问，不觉一怔。他知道杜勋等主持的内操有名无实，只图领点赏赐，但是他绝不敢露出实话，赶快躬身回奏：

“杜勋等这次遵旨重办内操，虽然日子不久，但因他们认真替皇爷出力办事，操练颇为认真，内臣们的武艺都有显著长进。”

崇祯欣然微笑，说：“杜勋们蒙朕养育之恩，能够为朕认真办事就好。明日朕亲自去看看操练如何？”

王德化心中暗惊，但是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神情，躬身笑着说：

“皇爷有亲临观操之意，这真是莫大恩幸。传旨下去，必会使众奴婢欢呼鼓舞。但是圣驾临幸，须在三天之后，方能准备妥当。”

“朕去煤山观操，出玄武门不远便是，何用特作准备！”

“虽说煤山离玄武门不远，但圣驾前去观操，有几件事也需要做好准备。第一，圣驾整年宵衣旰食，不曾出去，这次观操，不妨登万岁山一览景物。那条山路得仔细打扫；路边杂草也需要清除干净。第二，寿皇殿和看射箭的观德殿，因皇爷数载不曾前去，藻井和画梁上难免会有灰尘、雀粪等不洁之物，亦须处处打扫干净。第三，皇爷今年第一次亲临观操，不能没有赏赐。该如何分别赏赐，也得容奴婢与杜勋等商议一下，缮具节略，恭请皇爷亲自裁定。还有，第四，圣驾去万岁山观操，在宫中是件大事，必须择个吉日良辰，还要择定何方吉利。请皇爷不用过急，俟奴婢传谕准备，择定三四天后一个吉日良辰，由内臣扈驾前去，方为妥帖。”

崇祯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心中称赞王德化不愧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办事小心周密。他没有再说二话，只是眼神中含着温和微笑，轻轻点头。

王德化退出乾清宫以后，赶快出玄武门，一面骑马回厚载门内的司礼监衙门，一面派人进万岁山院中叫杜勋速去见他。

不过一顿饭时候，一个三十多岁、高条身材、精神饱满、没有胡须的男子在司礼监大门外下马，穿过三进院子，到了王德化平时起坐的厅堂。一个长随太监正在廊下等他，同他互相一揖，使眼色让他止步，转身掀帘入内。片刻之后，这个太监出来，说道：

“请快进去，宗主爷有话面谕。”

高挑身材的太监感到气氛有点严重，赶快躬身入内，跪到地上叩头，说道：

“门下杜勋向宗主爷叩头请安！”

王德化坐在有锦缎围幛的紫檀木八仙桌边，低着头欣赏一位进京述职的封疆大吏赠送的北宋院画真迹的集锦册页，慢慢地抬起头，向杜勋脸上冷淡地看一眼，低声说：

“站起来吧。”

杜勋又叩了一次头，然后站起，垂手恭立，对王德化脸上的冷淡和严重神色感到可怕，但又摸不着头脑。

王德化重新向画上看一眼，合起装潢精美的册页，望着杜勋说：“我一手保你掌管内操的事儿，已经半个月啦。你小子不曾认真做事，辜负我的抬举，以为我不知道么？”

杜勋大惊，赶快重新跪下，叩头说：“回宗主爷，不是门下不认真做事，是因为人都是新挑选来的，马匹也未领到，教师人少，操练还一时没有上道儿。”

“闲话休说。我没有工夫同你算账。今日若不是我替你在皇爷前遮掩，想法救你，哼，明日你在皇爷面前准会吃不消兜着走！你以为皇爷不会震怒？”

杜勋面如土色，叩头说：“门下永远感激宗主爷维护之恩！皇上知道操练得不好么？”

“还不知道。可是他想明日上午驾临观德殿前观操。到那时，内操不像话，骗不过他，你做的事儿不是露了馅么？你心里清楚，当今可不像天启皇爷那样容易蒙混！”

杜勋心中怦怦乱跳，问道：“圣驾是不是明日一定亲临观操？”

“我已经替你支吾过去啦。可是，再过三天，圣驾必将亲临观操。只有三天，你好好准备吧。可不要使皇爷怪罪了你，连我这副老脸也没地方搁！”

杜勋放下心来，说道：“请宗主爷放心。三天以后皇上观操，门下一定会使圣心喜悦。”

“别浪费工夫，快准备去吧。”

杜勋从怀中掏出一个红锦长盒，打开盖子，里边是一个半尺多长的翡翠

如意，弓着身子，双手捧到王德化面前，赔笑说：“这是门下从一个古玩商人手中买来的玩意儿，特意孝敬宗主爷，愿宗主爷事事如意。以后遇见名贵的字画、古玩、玉器，再买几样孝敬。”

王德化随便看一眼，说：“你拿回去自己玩吧，我的公馆里已经不少了。”

杜勋嘻嘻笑着说：“宗主爷千万赏脸留下，不然就太亏门下的一番孝心了。”

王德化不再说话，重新打开桌上的册页。杜勋将翡翠如意小心地放到桌上，又跪下叩个头，然后退出。王德化没有继续看北宋名画，却将翡翠如意拿起来仔细观看，十分高兴。想到皇帝观操的事，他在心里说：

“再过三天，杜勋这小子大概能使皇上满意的。”

三天过去了。在观操的早晨，崇祯刚交辰牌时候就把杜勋召进宫来，亲自询问准备情况。杜勋跪下去分条回奏，崇祯深感满意，在心中说：

“杜勋如此尽忠做事，日后缓急时必堪重用！”

辰时三刻，崇祯从乾清宫出发。特意乘马，佩剑，以示尚武之意。骑的是那匹黄色御马吉良乘，以兆吉利。一群太监手执黄伞和十几种仪仗走在前边，马的前后左右紧随着二十个年轻太监，戎装佩剑。依照灵台占卜，“圣驾”出震方吉利，所以崇祯不能径直穿过御花园，出玄武门前去观操，而只能绕道出东华门，沿玉河东岸往北，然后转向西行。夹道每十步有一株槐树，绿叶尚嫩，迎风婆娑，使崇祯大有清新之感，但同时在心中叹息：

“年年春光，我都没福享受！”

崇祯到了观德殿，坐在设好的御座上，背后张着伞扇。王德化和曹化淳等大太监侍立两旁。等他稍事休息，喝了一口香茶，杜勋来到他面前跪下，叩了一个头，问道：

“启奏皇爷，现在就观看操练么？”

崇祯轻轻点头，随即向万岁山的东北脚下望去，看见在广场上有五百步兵盔甲整齐，列队等候。杜勋跑到阵前，将小旗一挥，鼓声大作，同时步兵向皇帝远远地跪下，齐声山呼：“皇上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突然的鼓声和山呼声使万岁山树林中的梅花鹿有的惊窜，有的侧首下望，而一群白鹤款款起飞，从晴空落下嘹亮叫声，向琼华岛方向飞去。山呼之后，杜勋又挥动小旗，步兵在鼓声中向前，几次依照小旗指

挥变化队形，虽不十分整齐，但也看得过去。一会儿，响了锣声，步兵退回原处，重新列队如前。杜勋又将小旗一挥，二十五名步兵从队中走出，到离皇帝三十步外停住，分成五排，每排五人，操练单刀。随后又换了二十五人，操练剑法。又换了二十个人在皇帝面前表演射艺，大体都能射中靶子。射箭完毕，杜勋又来到崇祯面前跪下，说道：

“启奏皇爷，奴婢奉旨掌管内操，未曾将事做好，实在有罪。倘若天恩宽宥，奴婢一定用心尽力，在百日之内为皇帝将这五百人练成一支精兵。”

崇祯说：“你只要为朕好生做事，朕日后定会重用。”

“奴婢谢恩！”杜勋边说边赶快伏地叩头。

杜勋刚从地上起来，王德化躬身向崇祯轻声说：“皇爷，可以颁赏了。”崇祯点点头。王德化向身后的一个太监使个眼色，随即发出一声传呼：

“奏乐！……颁赏！”

在乐声中，太监们代皇上颁发了三百两银子、二十匹绸缎，另外给杜勋赏赐了内臣三品冠服和玉带，其余几个管内操的太监头儿也都有额外赏赐。杜勋等在乐声中向皇帝叩头谢恩。全体参加内操的太监一齐跪下叩头谢恩。又是一阵山呼万岁。

王德化向崇祯躬身问道：“皇爷，永寿殿 [4] 牡丹、芍药正开，恭请御驾赏玩。”

崇祯看过操以后起初还觉满意，此刻又莫名其妙地感到空虚，看花的兴趣索然。他抬头望一眼林木茂密的万岁山，说道：

“上山去看看吧。”

一个御前太监回头向背后呼唤：“备辇伺候！”

崇祯上了步辇，由四个太监抬着，往西山脚下走。曹化淳因东厂有事，在崇祯上辇后对王德化说明，请德化替他奏明皇上，便走出山左里门，扳鞍上马。忽然杜勋追了出来，傍着马头，满脸赔笑，小声说：

“东主爷要回厂去？幸亏东主爷借给我十来个会射箭的，获得圣心欢喜。今晚我到东主爷公馆里专诚叩谢。”

曹化淳笑着说：“你出自宗主王老爷门下，我同他是好兄弟，遇事互相关照，自然不会使你小子倒霉。这叫作瞒上不瞒下，瞒官不瞒私。使皇上圣心喜欢，大家都有好处。可是你以后也得小心，要提防他万一心思一动，突然驾临。你不认真操练几套应景本领，到那时就不好办啦，小子！”

“是，是。”杜勋躬身插手齐额，送曹化淳策马而去。

万岁山在明代遍植松、柏，也有杂树，十分葱茏可爱。山下边周围栽了各种果树，所以又叫作百果园。崇祯坐在辇上，沿着新铺了薄薄黄沙的土磴道，一路欣赏山景，直到中间的最高处下辇。最高处有石刻御座，座上铺有黄缎绣龙褥子。但是他没有坐下，立在石座前边，纵目四望。他想看出来这一带的“王气”[5] 是否仍旺，但是拿不准。他忽然想到这万岁山本是重阳节登高的地方，可是因为国事太不顺心，往往重阳节并不前来，只偕皇后和田、袁二妃在堆绣山[6] 上御景亭中吃蟹小酌，观看菊花，作个点缀。去年因为杨嗣昌将张献忠逼入四川，军事有胜利之望，而李自成销声匿迹，满朝都认为不足为患，他才带着后、妃、太子、皇子和公主们来万岁山快乐半天。不意今年春天局势大变，秋后更是难料，加之田妃患病，今年的重阳分明不会再有兴致来登高了。明年，后年，很难逆料！想到这里，几乎要怆然泪下。

他无心继续在山顶盘桓，步行沿着山的东麓下山，随时北顾，见杜勋仍在用心指挥操练。他在心里说：“如果将领们都能像杜勋这样操练人马，流贼何患不能剿灭！”下到山脚，那里有一棵槐树[7] ，枝叶扶疏，充满生意。他停下来，探手攀一下向北伸的横枝，只比他的头顶略高。北边还有一棵较小的槐树，绿荫相接。他想，如果一两年后国家太平，田妃病愈，春日和煦，他偕田妃来这两棵树下品茗下棋，该多快活！但是他又在心中说：

“这怕是个空想！”他心中越发怆然，对身边的太监吩咐：

“辇来！”

午睡醒来，崇祯感到十分无聊，漱洗以后，便出后角门往坤宁宫去。

周后每见他面带忧容，自己就心头沉重，总想设法儿使他高兴。等崇祯坐下以后，她笑着问：

“皇上，听奴婢们说，圣驾上午去万岁山院中观看内操，心中可高兴么？”

崇祯心不在焉地微微点头。

周后又笑着说：“妾每天在佛前祈祷，但愿今年夏天剿贼胜利，局势大大变好，早纾宸忧。皇上，我想古人说‘否极泰来’，确有至理。洛阳和襄阳相继失陷就是‘否极’，过此就不会再有凶险，该是‘泰来’啦。”

崇祯苦笑不语，那眼色分明是说：“唉，谁晓得啊！”

周后故意撇开国事，说："皇上可知道承华宫陈妃的一个笑话？"

崇祯摇头。

周后接着说："承华宫新近添了一个小答应，名叫钱守俊，只有十七岁。他看见陈妃对着一盆牡丹花发愁，问：'娘娘为何不快活了？'陈妃说：'人生连天也不见，有甚快活？'守俊说：'娘娘一抬头不就看见天了？'陈妃扑哧笑出来，说：'傻子！'"

崇祯听了，忍不住笑起来，但随即敛了笑容，凄然说道：

"这些年，我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不敢懈怠，为的是想做一个中兴之主，重振国运，所以像陈妃那里也很少前去。不料今春以来，洛阳和襄阳相继失陷，两位亲王被害。这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谁知道，几年之后，国家会变成什么局面？"他不再说下去，忽然喉头壅塞，滚出热泪。

周后的眼圈儿红了。她本想竭力使崇祯快活，却不管怎样都只能引起皇上的伤感。她再也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了。

一个御前太监来向崇祯启奏：兵部尚书陈新甲在文华殿等候召见。崇祯沉默片刻，吩咐太监去传谕陈新甲到乾清宫召对。等到他的心中略觉平静，眼泪已干，才回乾清宫去。

陈新甲进宫来是为了援救锦州的事。他说援锦大军如今大部分到了宁远一带，一部分尚在途中，连同原在宁远的吴三桂等，共有八个总兵官所率领的十三万人马，刷去老弱，出关的实有十万之众。他认为洪承畴应该赶快出关，驰往宁远，督兵前进，一举解锦州之围。崇祯问道：

"洪承畴为何仍在关门 [8] 逗留？"

"洪承畴仍以持重为借口，说要部署好关门防御，然后步步向围困锦州之敌进逼。"

"唉，持重，持重！……那样，何时方能够解锦州之围？劳师糜饷为兵家之大忌，难道洪承畴竟不明白？"

陈新甲说："陛下所虑甚是。倘若将士锐气消磨，出师无功，殊非国家之利。"

崇祯说："那个祖大寿原不十分可靠。倘若解围稍迟，他献出锦州投降，如何是好？"

"臣所忧者也正是祖大寿会献城投敌。"

崇祯接着说："何况这粮饷筹来不易，万一耗尽，再筹更难。更何况朝廷急待关外迅速一战，解了锦州之围，好将几支精兵调回关内，剿灭闯

献。卿可将朕用兵苦心，檄告洪承畴知道，催他赶快向锦州进兵。”

“是，微臣遵旨。”

“谁去洪承畴那里监军？”

“臣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尚称知兵，干练有为，可以前去总监洪承畴之军。”

“张若麒如真能胜任，朕即钦派他前去监军。这一两日内，朕将颁给敕书，特恩召对，听他面奏援救锦州方略。召对之后，他便可离京前去。”

陈新甲又面奏了傅宗龙已经星夜驰赴西安的话，然后叩头辞出。他刚走出乾清门，曹化淳就进来了。

曹化淳向崇祯跪下密奏：“奴婢东厂侦事人探得确凿，大学士谢升昨日在朝房中对几个同僚言说皇爷欲同东虏讲和。当时有人听信，有人不信。谢升又说，这是‘出自上意’，又说是‘时势所迫，不得不然’。今日朝臣中已有人暗中议论，反对同鞑子言和的事。”

崇祯脸色大变，怒气填胸，问道：“陈新甲可知道谢升在朝房信口胡说？”

“看来陈尚书不知道。奴婢探得陈尚书今日上朝时并未到朝房中去。下朝之后，差不多整个上午都在兵部衙门与众官会商军事，午饭后继续会议。”

“朝臣中议论的人多不多？”

“因为谢升是跟几个同僚悄声私语，这事儿又十分关系重大，所以朝臣中议论此事的人还不多，但怕很快就会满朝皆知，议论开来。”

崇祯的脸色更加铁青，点头说：“朕知道了。你出去吧。”

曹化淳退出后，崇祯就在暖阁中走来走去，心情很乱，又很恼恨。他并不怀疑谢升是故意泄露机密，破坏他的对“虏”方略，但是如此过早泄露，必将引起朝议纷纭，即使他落一个向敌求和之名，也使日后时机来到，和议难以进行。他想明日上朝时将谢升逮入诏狱，治以妄言之罪，又怕真相暴露。左思右想，他终于拿定主意，坐在御案前写了一道严厉的手谕，说：

大学士谢升年老昏聩，不堪任使，着即削籍。谢升应即日回山东原籍居住，不许在京逗留。此谕！

每于情绪激动时候，他处理事情的章法就乱。他没有考虑谢升才五十几岁，算不得“年老昏聩”，就命太监将他的上谕立即送往内阁了。接着，他传谕今晚在文华殿召见张若麒，又传谕兵部火速探明李自成眼下行踪，布置围剿。命太监传谕之后，他颓然靠在椅背上，发出一声长叹，随即喃喃地自言自语：

“难！难！这大局……唉！洪承畴，洪承畴，为什么不迅速出关？真是可恼！……”

[1] 露布以闻——意思是公开告捷。古时有一种向朝廷告捷的办法是将捷书写在帛上或木板上，用竿子挑着，故意使沿路的人们都能看见，叫作“露布”。“布”是布告的意思。

[2] 图麟铭鼎——意思是永记功勋。铭鼎是指上古时将功劳铭刻（铸）在鼎和其他铜器上。图麟是指像汉宣帝时将功臣像画在麒麟阁上。

[3] 特沛彝章——杨嗣昌督师无功，因而自尽，本来不当“谕祭”，但这是特殊降恩（特沛），按照大臣死后的常规（彝章）办理。

[4] 永寿殿——在观德殿东南，相距很近。

[5] 王气——古代有一种望气的迷信，认为帝王兴起、国运盛衰，都有相应的云气表现。

[6] 堆绣山——即坤宁宫后御花园中的假山。

[7] 槐树——相传崇祯吊死在这棵树的横枝上。“文化大革命”中，这棵槐树被红卫兵锯掉。

[8] 关门——指山海关，当时的习惯用词。

洪承畴出关

第三十八章

在山海卫城西门外大约八里路的地方，在官马要道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作红瓦店。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饭铺，全部用红瓦盖的屋顶。虽然经过许多年，旧房已被烧毁，后来重盖的房子，大部分用的是灰瓦，可是这个村庄仍旧叫作红瓦店，不但远近闻名，而且已载在县志上了。从红瓦店往北去，几里路之外，是起伏的群山，首先看见的是二郎山，从那里越往北去，山势越发雄伟。大山之间有一道峡谷。沿着峡谷，要经过大约二十里曲折险峻的山路，才能到达九门口。九门口又名一片石，为防守山海关侧翼的险要去处。从红瓦店往南望，几里外便是海边。就在这海与山之间，有一大片丘陵起伏的宽阔地带，红瓦店正在这个地带的中间。自古以来，无数旅人、脚夫，无数兵将，从这里走向山海关外，走往辽东，或到更远的地方。有些人还能够重新回来，有些人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特别从天启以来，关外军事发生巨大变化，很多很多的将士，从这里出去，就死在辽河边上，死在宁、锦前线，而能够回来的也多是带着残伤。红瓦店被过往的人看作是出关前一个很重要的打尖地方。不管从哪里来，陆路出关，都需要在这里停停脚，休息休息，再赴山海关，然后一出关就属于辽东了。

这天早晨，从山海关西环城中出来一小队骑马的人，中间一位是文官打扮。他策马过了石河的长桥，奔往红瓦店街中心来。在街南边有平日号的一处民宅，专为从京城来的官员休息打尖之处，俗称接官厅。这位穿着五品补服的官员到接官厅前下马，进去休息。他姓李，名嵩，字镇中，是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心腹幕僚，今晨奉命来这里迎接一位深懂军事、胸有韬略的朋友。

过了大约一刻钟，一阵马蹄声来到接官厅大门外停下。李镇中赶快站起来，不觉说道：“来了！”他正要出迎，却有一个军官匆匆进来。一看不是客人，李镇中不觉一笑，说：

“原来是张将军！”

这位张将军和洪承畴是福建同乡，新来不久，尚没有正式官职，暂时以游击衔在中军副将下料理杂事。他同李镇中见过礼后，坐下说道：

“制台大人急想同这位刘老爷见面，所以老先生走后不久，又差遣卑将赶来。制台大人吩咐，如果刘老爷来到，请在此稍作休息，打尖之后，再由老先生陪往山海关相见。卑将先回去禀报。”

“怎么要刘老爷先进城去？制台大人不是在澄海楼等候么？”

“制台大人为明日一早出关，今日想巡视长城守御情况，所以决定一吃过早饭就到山海关城内，等见了刘老爷之后，即便出关巡视。”

李嵩感叹说："啊，制台为国事操劳，一天要办几天的事啊！"

张将军问道："这位刘老爷我没有见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老先生可知道么？"

李嵩慢慢地说："我也只见过一面。听说，此人在关外打了二十年的仗，辽阳一仗 [1] 几乎全军覆没。他冲出重围，仍在辽东军中，总想有所作为。不意又过数年，局面毫无转机，他愤而回到关内，从此以后对辽东事十分灰心。他曾屡次向朝廷上书，陈述救辽方略，但是未被采纳。朝廷上的门户之争是那么激烈，他已经看透，无能为力，后来就隐居在西山卧佛寺，在那里注释兵法。我们总督大人离北京以前，偶然到卧佛寺去，遇见了这位刘老爷，一谈之下，颇为倾心。此后就几次约他到城内公馆里住下深谈，每次都谈到深夜。总督大人几次请他来军中赞画军务。他执意不肯。最近因为咱们大人就要出关，特意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书信，邀他务必来山海关一晤。刘老爷这才答应前来，前天到了永平，听说我们大人明天就要出关，就只好日夜赶路。"

正说着，外面又是一阵马蹄声。他们停了谈话，侧耳谛听。李嵩向仆人说：

"快看看！是不是客人到了？"

一月以前，洪承畴从永平来到山海关，行辕就扎在山海关城外靠着海边的宁海城中。他自己近来不住在制台行辕，却住在澄海楼中。这澄海楼建筑在海滩的礁石上，没有潮水时，楼下边也有水，逢到涨潮，兼有东风或南风，更是波涛汹涌。然而波涛声毕竟不像城内人喊马嘶那么嘈杂，所以他喜欢这个地方。从澄海楼到宁海城相隔大约不到半里路，有桥梁通到海岸。

那天五更时候，从海面上涌来一阵阵海涛，拍打着澄海楼的石基，澎湃不止。洪承畴一乍醒来，知道正是涨潮时候，而且有风。他忽然想着军戎大事，心中烦恼，就不能再睡了。起来之后，他不愿惊动仆人，轻轻开门走出，倚着栏杆，向海中瞭望。海面上月色苍茫，薄雾流动，海浪一个接着一个，都向着澄海楼滔滔涌来，冲着礁石，打着楼基。海边有很多渔船，因为风浪刚起，还没有起锚出海。警戒澄海楼的几只炮船，在远处海面上随着灯火上下。在这几只炮船外面，可以看见向辽东运送军粮的船队，张满白帆，向着东北开去。

洪承畴凭栏望了一阵，感到一身寒意，便退回屋中，坐在灯下写家信。

一个面目姣好、步态轻盈的仆人，只有十八九岁，影子似的一闪，出现在他背后，将一件衣服披到他的背上。他知道是玉儿，没有抬头，继续将信写完。

玉儿替他梳了头，照料他洗过脸，漱了口。他又走出屋去，闲看海景。

这时太阳刚刚出来，大得像车轮，红得像将要熔化的铁饼，开始一闪，从海面上露出半圆，随即很快上升，最后要离开海面时，似乎想离开又似乎不肯完全离开，艳红色的日边粘在波浪上，几次似乎拖长了，但终于忽然一闪，毅然离开海面，冉冉上升。

看了一阵海景，他又想起了未来的军事。他知道兵部要派张若麒来作为监军，心事更加沉重。他重新走回屋中，吩咐玉儿替他焚香。然后他将昨夜由幕僚们准备好的奏疏，用双手捧着放在香炉后边，跪下去叩了头。刚刚起身，中军副将陈仲才进来，躬身说道：

“禀大人，黎明以前，李赞画已去红瓦店迎候刘先生。题本今早就拜发么？”

洪承畴说：“题本刚已拜过，立即同咨文一起发出。”

桌上放着洪承畴给皇帝的题本和给兵部的咨文，内容都是报道山海关防御已经部署就绪，他择定明日出关，迅赴宁远，力解锦州之围。中军副将拿起来两封公文，正要退出，洪承畴慢慢说道：

“我吃过早饭要去城中，接见本地官绅，然后出关巡视几个要紧地方的防御部署。你火速再派张将军去红瓦店迎候刘先生，请刘先生在红瓦店稍事休息，径到城内同我相见，不必来澄海楼了。”

陈仲才退出后，洪承畴背抄着手，闲看楼上的题壁诗词。在众多诗词中，他很喜爱一首署款“戎马余生”的《满江红》，不禁低声诵读：

北望辽河，

凝眸久，

壮怀欲碎。

沙场静，

但闻悲雁，

几声清唳。

三十年间征伐事，

潮来潮落楼前水。

问荒原烈士未归魂，

凭谁祭？

封疆重，

如儿戏。

朝廷上，

纷争炽。

叹金瓯残缺，

效忠无计。

最痛九边传首[2]后，

英雄抆尽伤心泪。

漫吟诗慷慨赋从军，

君休矣！

这首词中有几句恰好写出了他的心事。遗憾的是，自从驻节澄海楼以来，他问过几位幕僚，也问过本地士绅，都不知道“戎马余生”是谁。

仆人来请他下楼早餐。洪承畴每次吃饭，总在楼下开三桌。同他一起吃饭的有他的重要幕僚、清客、前来求他写八行书荐举做官的一些赋闲的亲故和新识。洪承畴在饭桌上谈笑风生，谁也看不出他竟是心事沉重。早饭一毕，他就吩咐备马进城。

洪承畴还没有走到山海关南门，忽然行辕中有飞骑追来，请他快回去接旨。洪承畴心中大惊，于是派一位知兵的幕僚和一位将军代他巡视山海关的防御部署，并且命人去城中知会地方官绅都到行辕中等候接见，随即策马回澄海楼去。

尽管洪承畴官居蓟辽总督，挂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分明深受

崇祯皇帝的倚重，但每次接旨都不免心中疑惧。现在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赶回澄海楼，竭力装得镇静，跪下接了旨，然后叩头起立，命幕僚们设酒宴招待送旨的太监。他自己捧着密旨走进私室。这是皇上手谕，很短。他匆匆看了一遍，放下心来。那手谕上写道：

谕蓟辽总督洪承畴：汝之兵饷已足，应星夜驰赴宁远，鼓舞将士，进解锦州之围，纵不能一举恢复辽沈，亦可纾朕北顾之忧。勿再逗留关门，负朕厚望。已简派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总监援锦之师，迅赴辽东军中，为汝一臂之助。如何进兵作战，应与张若麒和衷共济，斟酌决定，以期迅赴戎机，早奏肤功。

此谕！

洪承畴将上谕看了两遍，放在桌上，默默坐下。过了片刻，几位亲信幕僚进来。洪承畴让大家看了上谕。因皇上并未有谴责之词，众皆放心。

关于张若麒，前几天在行辕中已有议论。今见上谕，大家的议论就更牵涉到一些实际问题。有人知道张若麒年轻，浮躁，喜欢谈兵，颇得陈新甲的信任，但历来这样的人坏事有余，成事不足。可今天他既是钦奉敕谕前来监军，就不可轻易对待。还有人预料张若麒来后，必定事事掣肘，不禁为援锦前途摇头。

洪承畴一言不发，既不阻止大家议论，也不表露他对张若麒的厌恶之情。他多年来得到的经验是，纵然跟亲信幕僚们一起谈话，有些话也尽可能不出于自己之口，免得万一被东厂或锦衣卫的探事人知道，报进宫去。这时他慢慢走出屋子，面对大海，想了一阵，忽然转回屋中，说：

“各位都不要议论了。皇上对辽东军事至为焦急，我忝为大臣，总督援军，应当体谅圣衷，努力尽职；成败利钝，付之天命。我已决定不待明天，提前于今夜二更出发。”他转向中军副将：“你传令行辕，做好准备，一更站队，听候号声一响，准在二更时候全部出关。”他又叫一位幕僚立即替他草拟奏稿，口授大意说：“微臣跪诵手诏，深感皇上寄望之殷，振奋无似。原择于明日出关，已有密本驰奏。现乃决定提前于今夜二更出关，驰赴宁远。”

众人听了，尽皆诧异：仅仅提前一夜，何必更改行期？

洪承畴想得很多，用意甚深，但他不便说出。等到大家散后，他对两三个最亲信的幕僚小声说道：

“你们不知，皇上这一封密旨还没有对我见罪，如果再不出关，下一次密旨到来，学生就可能有大祸临头。现有圣旨催促出关，自不宜稍有违误。”

一位幕僚说：“张若麒至迟明日可到，不妨等他到了一起出关，岂不很好？”

洪承畴笑一笑，轻轻地摇摇头，不愿说话。

另一幕僚说：“这话很是。等一下张监军，免得他说大人故意怠慢了他。”

洪承畴望望左右，知道屋中并无别人，方才说道：“张若麒是本兵大人心腹。皇上钦派他前来监军，当然他可以随时密奏。皇上本来多疑，所以他的密奏十分可怕。如果我等待他来到以后再起身出关，他很可能会密奏说是在他催促之下我才不得已出关的。为防他这一手，我应该先他起身，使他无话可说。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了以后，轻轻一笑，颇有苦恼之色。

几个亲信都不觉心中恍然，佩服洪承畴思虑周密。有人轻轻叹息，说朝廷事就坏在各树门户，互相倾轧，不以大局为重。

一个幕僚说：“多年如此，岂但今日？”

又一个幕僚说：“大概是自古皆然，于今为烈。”

洪承畴又轻轻笑了一声，说：“朝廷派张若麒前来监军，在学生已经感到十分幸运，更无别话可说。”

一个幕僚惊问：“大人何以如此说话？多一个人监军多一个人掣肘啊！”

洪承畴说：“你们不知，张若麒比太监好得多啊。倘若派太监前来监军，更如何是好？要不是高起潜监军，卢九台不会阵亡于蒿水桥畔。”

正说着，中军进来禀报：送旨的太监打算上午去山海关逛逛，午后即起身回京。洪承畴吩咐送他五百两银子作为程仪。一个幕僚说，这样一个小太监，出一回差，送一封圣旨，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见到皇上，送他二百两银子就差不多了。

洪承畴笑一笑，摇摇头说：“你们见事不深。太监不论大小，都有一张向宫中说话的嘴。不要只看他的地位高低，须知可怕的是他有一张嘴。”

这时，张游击将军从红瓦店飞马回来，禀报刘先生快要到了。洪承畴点点头，略停片刻，便站起来率领幕僚们下楼，迎上岸去。

这位刘先生，名子政，河南人，有六十出头年纪，三绺长须已经花白，但精神仍很健旺。多年的戎马生活在他颧骨高耸、双目有神的脸上刻下

深深的皱纹，看上去是一个饱经忧患和意志坚强的人。看见洪承畴，他赶紧下马，抢步上前，躬身作揖。洪承畴赶快还揖，然后一把抓住，说道：“可把你等来了啊！”

“我本来因偶感风寒，不愿离京，但知大人很快要出关杀敌，勉为前来一趟。我在这里也不多留，倾谈之后，即便回京，从此仍旧蛰居僧寮，不问世事。”

“这些话待以后再谈，请先到澄海楼上休息。”

洪承畴拉着客人在亲将和幕僚们的簇拥中进了澄海楼。下面原来有个接官厅，就在那里将刘子政和大家一一介绍，互道寒暄，坐下叙话。过了一阵，洪承畴才将刘单独请上楼去。

这时由幕僚代拟的奏疏已经缮清送来，洪承畴随即拜发了第二次急奏，然后挥退仆人，同刘谈心。刘问道：

“大人此次出关，有何克敌制胜方略？”

洪承畴淡然苦笑，说：“今日局势，你我都很清楚。将骄兵惰，指挥不灵，已成多年积弊。从万历末年以来，出关的督师大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学生此次奉命出关，只能讲尽心王事，不敢有必胜之念。除非能在辽东宁远一带站稳脚跟，使士气慢慢恢复，胜利方有几分希望。此次出兵援锦，是学生一生成败关键，纵然战死沙场，亦无怨言，所耿耿于怀者是朝廷封疆安危耳。学生一生成败不足惜，朝廷大事如果毁坏，学生将无面目见故国父老，无面目再见皇上，所以心中十分沉重，特请先生见教。”

刘子政说：“大人所见极是。我们暂不谈关外局势，先从国家全局着眼。如今朝廷两面作战，内外交困，局势极其险恶。不光关外大局关乎国家成败，就是关内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搜罗关内的兵马十余万众，全部开往辽东，关内就十分空虚。万一虏骑得逞，不唯辽东无兵固守，连关内也岌岌可危。可惜朝廷见不及此，只知催促出关，孤注一掷，而不顾及北京根本重地如何防守！”

洪承畴叹息说：“皇上一向用心良苦，但事事焦急，顾前不能顾后，愈觉束手无策，愈是焦躁难耐。他并不知道战场形势，只凭一些塘报、一些奏章、锦衣卫的一些刺探，自认为对战场了若指掌，遥控于数千里之外。做督师的动辄得咎，难措手足。近来听说傅宗龙已经出狱，授任为陕西、三边总督，专力剿闯。这个差使也不好办，所以他的日子也不会比学生好多少。”

刘子政感慨地苦笑一下，说：“傅大人匆匆出京，我看他恐怕是没有再回京的日子了。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带兵，必败无疑。”

“他到了西安之后，倘若真正练出一支精兵，也许尚有可为。”

“他如何能够呢？他好比一支箭，放在弦上，拉弓弦的手是在皇上那里。箭已在弦，弓已拉满，必然放出。恐怕他的部队尚未整练，就会匆匆东出潼关。以不练之师，对抗精锐之贼，岂能不败？”

洪承畴摇摇头，不觉叹口气，问道：“你说我今天出关，名义上带了十三万军队，除去一些空额、老弱，大概不足十万之众，能否与虏一战？”

刘子政说：“虽然我已经离开辽东多年，但大体情况也有所闻。今日虏方正在得势，从兵力说，并不很多，可是将士用命，上下一心，这跟我方情况大不相同。大人虽然带了八个总兵官去，却是人各一心。虏酋四王子 [3] 常常身到前线，指挥作战。军旅之事，瞬息万变，他可以当机立断，或退或进，指挥灵活。而我们庙算决于千里之外，做督师者上受皇帝遥控，兵部掣肘，下受制于监军，不能见机而作，因利乘便。此指挥之不如虏方，十分明显。再说虏方土地虽少，但内无隐忧。百姓均隶属于八旗，如同一个大的兵营，无事耕作，有事则战，不像我们大明，处处叛乱，处处战争，处处流离失所，人心涣散，谁肯为朝廷出力？这是国势之不如虏方。最后，我们虽然集举国之力，向关外运送粮食，听说可以勉强支持一年，但一年之后怎么办呢？如果一年之内不能获胜，下一步就困难了。何况海路运粮，路途遥远，风涛险恶，损失甚重。万一敌人切断粮道，岂不自己崩溃？虏方在他的境地作战，没有切断粮道的危险。他不仅自己可以供给粮食，还勒索、逼迫朝鲜从海道替他运粮。单从粮饷这一点说，我们也大大不如虏方。”

洪承畸轻轻点头，说：“先生所言极是。我也深为这些事忧心如焚。除先生所言者外，还有我们今天的将士不论从训练上说，从指挥上说，都不如虏方；马匹也不如虏方，火器则已非我之专长。”

“是啊！从万历到天启以来，我们许多火器被虏方得去。尤其是辽阳之役，大凌河之役，东虏从我军所得火器极多。况且从崇祯四年正月起，虏方也学会制造红衣大炮。我们的长处已经不再是长处了。至于骑兵，虏方本是以游牧为生，加上蒙古各部归顺，显然优于我方。再说四王子这个人，虽说是夷狄丑酋，倒也是彼邦的开国英雄，为人豁达大度，善于用人，善于用兵，绝非等闲之辈。”

正谈到这里，忽然祖大寿派人给洪承畴送来密书一封。洪承畴拆开一看，连连点头。刘子政也看了祖大寿的密书，想了一想，说，“虽然祖大寿并不十分可靠，但这个意见倒值得大人重视。”

洪承畴说：“我看祖大寿虽然过去投降过四王子，但自从回到锦州之后，倒是颇见忠心。他建议我到了宁远之后，步步为营，不宜冒进，持重为上。此议甚佳，先生以为然否？”

“我这一次来，所能够向大人建议的也只有这四个字：持重为上。不要将国家十万之众作孤注一掷……”

刘子政正待继续说下去，中军副将走了进来，说是太监想买一匹战马，

回去送给东主爷曹化淳，还要十匹贡缎，十匹织锦，都想在山海关购买。副将说：

“这显然是想要我们送礼。山海关并非江南，哪里有贡缎？哪里有织锦？”

大家相视而笑，又共相叹息。

洪承畴说：“不管他要什么，你给他就是，反正都是国家的钱，国家的东西。这些人得罪不得呀！好在他是个小太监，口气还不算大。去吧！”

副将走后，洪承畴又问到张若麒这个人，说：“刘先生，你看张若麒这个人来了，应该如何对付？”

“这个人物，大人问我，不如问自己。大人多年在朝廷做官，又久历戎行，什么样的官场人物都见过，经验比我多得多。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事而已。”

“何事？”

“房琯之事 [4] ，大人还记得么？”

洪承畴不觉一惊，说：“刘先生何以提到此话？难道看我也会有陈陶斜之败乎？”

刘子政苦笑一下，答道：“我不愿提胜败二字。但房琯当时威望甚重，也甚得唐肃宗信任。陈陶斜之败，本非不可避免。只因求胜心切，未能持重，遂致大败。如果不管谁促战，大人能够抗一抗，拖一拖，就不妨抗一抗，拖一拖。”

“对别的皇上，有时可以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话抗一抗。可是我们大明不同。我们今上更不同。方面大帅，自当别论；凡是文臣，对圣旨谁敢违拗？”

两人相对苦笑，摇头叹息。

洪承畴又说道：“刘先生，学生实有困难，今有君命在身，又不能久留，不能与先生畅谈，深以为憾。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使我能免于陈陶斜之败，那就是先生的一臂之助。在我不能决策的时候，有先生一言，就会开我茅塞。此时必须留先生在军中，赞画军务，请万万不要推辞。”说毕，起身深深一揖。

刘子政赶快起身还揖，说道：“辱蒙大人以至诚相待，过为称许，使子政感愧交并。自从辽阳战败，子政幸得九死一生，杀出重围，然复辽之念，耿耿难忘。无奈事与愿违，徒然奔走数年，辽东事愈不可为，只得回到关内。子政早已不愿再关心国事，更不愿多问戎机。许多年来自知

不合于时，今生已矣，寄迹京师僧舍，细注兵法，聊供后世之用。今日虽剩有一腔热血，然已是苍髯老叟，筋力已衰，不堪再作冯妇 [5] 。辱蒙大人见留，实实不敢从命。”

洪承畴又深深一揖，说：“先生不为学生着想，也应为国事着想。国家安危，系于此战，先生岂能无动于衷乎？”

刘子政一听，默思片刻，眼泪唰唰地流下来，说：“大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子政倘无忠君爱国之心，断不会少年从军，转战塞外，出生入死，伤痕斑斑，沈阳沦陷，妻女同归于尽。今子政之所以不欲再作冯妇者，只是对朝政早已看穿，对辽事早已灰心，怕子政纵然得侍大人左右，亦未必能补实际于万一！”

洪承畴哪里肯依，苦苦劝留，终于使刘子政不再执意固辞。他语气沉重地说：

“我本来是决意回北京的。今听大人如此苦劝，唯有暂时留下，甘冒矢石，追随大人左右。如有刍荛之见，绝不隐讳，必当竭诚为大人进言。”

洪承畴又作了一揖，说：“多谢先生能够留下，学生马上奏明朝廷，授先生以赞画军务的官职。”

刘摇头说：“不要给我什么官职，我愿以白衣效劳，从事谋划。只待作战一毕，立刻离开军旅，仍回西山佛寺，继续注释兵书。”

洪承畴素知刘子政秉性倔强，不好勉强，便说：“好吧，就请先生以白衣赞画军务，也是一个办法。但先生如有朝廷职衔，便是王臣，在军中说话办事更为方便。此事今且不谈，待到宁远斟酌。”

中午，洪承畴在澄海楼设便宴为刘子政洗尘。宴会后，洪承畴去行辕处理要务。刘在楼上一阵好睡，醒后由一位幕僚陪着在楼上吃茶。他看了壁上的许多题诗，其中有孙承宗的、熊廷弼的、杨嗣昌的、张春的，都使他回忆起许多往事。他站在那首《满江红》前默然良久，思绪潮涌，但没有说出这是他题的词。

当晚二更时候，洪承畴率领行辕的文武官员、随从和制标营兵马出关。他想到刘子政连日来路途疲劳，年纪也大，便请刘在澄海楼休息几天，以后再前往宁远相会。

刘子政一直送洪承畴出山海关东罗城，到了欢喜岭上。他们立马岭头，在无边的夜色中望着黑黝黝的人马，拉成长队，向北而去。洪承畴说：

“今夜临别，先生还有何话见教？”

刘子政说：“我看张若麒明日一定会星夜追往宁远，大人短时期内务要持重，千万不能贸然进兵。”

洪承畴忧虑地说：“倘若张若麒又带来皇上手诏，催促马上出战，奈何？”

“朝廷远隔千里之外，大人宜同监军诚意协商，无论如何，牢记持重为上。能够与建虏 [6] 相持数月，彼军锐气已尽，便易取胜。”

“恐怕皇上不肯等待。”

“唉！我也为大人担忧啊！但我想几个月之内，还可等待。”

“倘若局势不利，学生唯有一死尽节耳！”

刘子政听了这话，不禁滚出眼泪。洪承畴亦凄然，深深叹气。刘子政不再远送，立马欢喜岭上，遥望大军灯笼火把蜿蜒，渐渐远去，后队的马蹄声也渐渐减弱，终于旷野寂然，夜色沉沉，偶然能听到荒村中几声犬吠。

[1] 辽阳一仗——此事发生在明熹宗天启元年三月。明军先失沈阳，继失辽阳。

[2] 九边传首——熊廷弼在天启年间任辽东经略，颇有才干，懂军事，不得展其所长，且受排挤陷害，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被杀，传首九边示众。

[3] 虏酋四王子——指清太宗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因于努尔哈赤天命元年被封为四大贝勒之一，位居第四，故俗称虏酋四王子。

[4] 房琯——曾做唐肃宗的宰相。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十月，房琯率大军与安禄山叛军战于咸阳的陈陶斜，大败。

[5] 再作冯妇——不自量力，重做前事。冯妇是寓言中的人名，寓言故事见于《孟子·尽心章》。

[6] 建虏——也称东虏。明朝从吉林到辽宁一带设置建州卫和建州左卫、右卫，治理军事。清肇祖猛哥帖木耳在永乐时任建州左卫指挥官，故明朝人蔑称满洲人为建虏。

三雄聚会

第三十九章

当辽东紧急，洪承畴肩负着明朝的命运匆匆出关时，中原局势正酝酿着新的重大变化。

自从回到伏牛山中以后，李自成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练兵。他在开封城下所受的箭伤不重，很快就完全治好，仅在左眼下面留下一个不很显著的伤疤。

到了四月上旬，正是俗话说的青黄不接时候，粮食困难的情况明显地出现了。虽然破洛阳时得到了很多金银财宝和粮食，但因为人马日众，还得救济百姓，粮食消耗很快，长久下去，必将坐吃山空。闯王和牛金星、宋献策等经常商议，认为必须攻下富裕繁华的开封，才能解决困难。

为准备第二次攻打开封，李自成采纳宋献策的建议，命令张鼐的火器营加紧训练。他每天出寨观操，必去火器营停留很久。

四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率领刘宗敏等去火器营看试放新铸成的两尊大炮。到了现场，但见每尊大炮前都已摆好一张供桌，红纸牌位上写着“大炮将军之神位”。炮身上贴着红纸，上写“开炮大吉”。牌位前摆着纸糊的三牲供品，清酒一壶，香炉一只，瓦烛台一对。先由军师宋献策偕火器营主将张鼐，沐手焚香，向炮神虔诚三拜。宋又默诵事前拟就的几句祷词，抓起酒壶，斟满杯子，浇在地上。随后，四名炮手十字披红，先向闯王等跪下行礼，再走到炮前，虔敬地跪下叩了三个头，站起身，以酒浇地。接着别的士兵撤去供桌，炮手们开始装药。一个人先从炮口装进几斤火药，另一炮手用长杵将火药捅进炮膛底部，向接近底部的炮眼儿插进用纸加火药做的引线，继续装药，捅紧，装入铁弹。张鼐请闯王等后退十丈之外，立身大石背后，其余众多将士也都退到远处，或藏身石后，或立在大树之侧。张鼐只后退三四丈远，将手中小旗一挥，说声：“点！”两尊大炮的引线同时点燃。四个炮手立刻退到张鼐身边，神情紧张，一齐注视迅速燃短的引线。刘宗敏叫道：

“张鼐速退！”

张鼐没作声，直立不动，仿佛没有听见。他的神情镇静，等候火线着完。火线原是边燃烧边发出哧哧微声，到炮眼外的部分着完时，微小的响声忽止，所有人的心都收缩了。在极其短暂的片刻，一切出奇地寂静。高一功猛叫一声：

“张鼐速退！”

张鼐似乎没有听见，继续凝神等候，担心引线有点潮湿，会在炮眼内熄灭。

突然，炮眼红光一闪，紧接着炮口喷出火光，轰然两声，脚下土地一跳，群山震动，霎时间大炮前一片硝烟。在大炮响时，所有在附近看试新炮的人都本能地将腰身一猫，躲在大石或大树后边；四名炮手也往下猛一蹲，同时惊呼："小张爷！"张鼐看见红光时赶快张开嘴巴，并不躲避。炮响之后，他迅速跑近大炮，用手摸一摸，放下心来，高兴地回头大声说：

"成功啦！成功啦！既没有炸裂，也没有热得烫手。好，弟兄们，再放一次！"

当炮手们又兴奋又快活地扫清炮膛，准备重新装药的时候，闯王和众文武都走近来了。检视炮身、炮架，不住称赞。过了一刻工夫，有一弟兄从对面二里外的小山脚下飞马驰回禀报：两颗炮弹都打到对面山腰，一颗弹打断一棵松树，一颗弹入地一尺多深。闯王更加高兴，对宋献策说：

"有几十尊这种大炮，下次攻开封不用愁了！"

刘宗敏正要说话，看见吴汝义带两个亲兵骑马奔来，便对汝义说：

"子杰，刚试了新炮，十分成功，可惜你晚了一步。你莫急，马上还要再来一次。"

吴汝义下马笑着说："我听见了炮声。只要成功，下次攻开封就狠用炮轰。闯王，我有事前来禀报，真是意料不到！"

闯王愕然："什么事意料不到？"

吴汝义引闯王离开围观大炮的众兵将六七丈远，小声向他禀明。李自成确实意料不到，起初感到惊奇，随即就十分高兴。他对吴汝义说：

"等再试一次大炮，我就同军师和捷轩回老营。看来我们的大事该成功啦！"

于是李自成和吴汝义重回到大炮旁边，观看装药。

吃午饭以前，李自成等回到老营。在路上，刘宗敏等已经知道罗汝才从枣阳境内派专人前来得胜寨，带有书子一封和许多贵重礼物，向闯王问候并表示想念之意。在看云草堂坐下以后，大家将罗汝才的书子看了一遍，没有来得及仔细议论，午饭便摆了上来，而平时常同闯王一起用饭

的老医生尚炯也进来了。李自成向吴汝义问：

“下书人是什么人？为何不请来吃饭？”

吴汝义说：“我问过他，他说是曹操的远房兄弟，比曹操小几岁，名叫罗汝明，起小跟曹操当亲兵，如今在曹营中管点杂事，不曾带兵。”

李自成眨眨眼睛，默思片刻，忽然说：“啊，我见过他，几年前见过他！他脸上有几颗碎麻子，嘴唇厚厚的，是不是？”

“就是他。你的记性真好！”

“是的。他这个人略识几个字儿，我不知道他的表字，只记得他排行老十。既然是他，何不请来吃饭？”

吴汝义笑着说：“他说他虽是曹帅的本家兄弟，在义军中却是名微职卑，高低不肯前来。还说他同闯王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反而很受拘束。他要等闯王吃毕午饭，再来拜见。”自成忍不住笑起来，说：“岂有此理！既然是奉曹帅之命远道下书，纵然是一名普通小校，我们也要以礼相待，何况他是曹帅的本家兄弟！你再去请他一次，对他说：倘若他不肯来，我就要亲自去请啦。”

吴汝义又去请罗汝明。

宋献策说：“曹操着他的本家兄弟前来，必有重大缘故。闯王可猜想曹操的真意何在？”

自成说：“我同曹操虽是同县人，又烧过香，磕过头，八拜作交，可是后来我见他贪酒好色，总想投降朝廷，就同他逐渐疏远，遇事各不相谋。眼下差人前来见我，书信中说些思念的话，必是一则见我们声势日盛，二则他跟敬轩相处得不甚融洽。至于别的缘故，猜不透，猜不透。要是他的心思我能全猜透，他就不是曹操了。”

牛金星说：“莫非曹操有意来就闯王？”

自成暂时不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说：“他近来已经有十几万人马，又没吃败仗，未必会来就我。看罗十怎么说。我想曹操除书信之外，一定会另外交代有话。”

高一功说：“倘若曹操同敬轩犯了生涩，肯来相就，当然很好。不过他这个人……”

看见吴汝义陪着罗十来了，高一功赶快将余下的半句话咽下肚里。李自成立即起身相迎，亲热地说：

“啊呀，老十兄弟，已经有五年不见啦！没想到汝才哥心中还有个结拜兄弟李自成，差你前来伏牛山中看我！”

罗汝明一进门就要跪下去叩头行礼，被闯王一把抓住，说道：“在军中，老弟兄见面，何必多礼！”他介绍罗汝明同牛、宋、李岩认识，—一互施平礼，然后同刘宗敏、高一功、尚炯等也见了礼。坐下以后，说了些泛泛的闲话。李自成很想知道曹操差罗十来伏牛山见他的真正用意，但他只是察言观色，并不明问，装得若无其事。

午饭端上来了。因为今天来了客人，加了两样菜和一壶黄酒。平时吃饭，闯王总是坐在主人位置上，而让牛金星坐在首席客位，宋献策第二，李岩第三，刘宗敏等将领和老神仙，可以随便。如今牛、宋等心中都明白闯王有意借此机会拉拢罗汝才，所以一致谦让，非要罗汝明坐首席不可。罗汝明自然是坚不就座，一定要坐在闯王身边。闯王起初望着大家互相谦让，拉扯，只是笑而不语，后来便说道：

“你们都这样谦让下去，我们日头偏西也别想吃饭。我是闯王，请大家听从我的将令照办：牛先生、军师、李公子，仍照平日就座。老十挨着林泉坐，其余的我不管，随便。”说毕，他抓着罗十的一只胳膊，硬往紧挨李岩的一把椅子上一按，不许这个名微职卑的客人起来。

大家已经问明了罗汝明的表字叫子亮，在吃饭时谈话更觉亲切。牛、宋和李岩等都称他的表字，而自成常叫他老十或十弟。以闯王身份之尊，竟然几次给他敬酒，别人自然也向他敬酒，十分热火。但到他有三分酒意时，闯王马上阻止别人再向他劝酒，说：“我们老十的酒量有限，大概同我的酒量差不多，你们都不要劝他多喝了。”随罗十来的有二百骑兵，都在附近的军帐中落脚。闯王向吴汝义问：

“随老十来的弟兄们有酒吃么！谁在陪他们吃酒？他们连日路上辛苦，午饭后让他们好生歇息！”

罗汝才派其亲信罗汝明从枣阳境来到闯王这里，表面上只是下书问候，祝贺李自成攻破洛阳，并表其思念之情，实际上另有打算，只等汝明回去后便做出重大决策。汝明遵照曹操密嘱，只是处处小心，事事留意，而不肯吐露他来闯营的真正目的。从他来到以后直到现在，处处感到闯营上下对他很亲热，并没有因为近来兵势强大就小看曹营，也没有因为闯王和汝才之间曾经犯过生涩就记在心上。特别使他满意的是，李自成对他这个下书人没摆丝毫架子，这方面同张献忠大不一样。他已经略有酒意，见李自成很少吃酒，侧着头向自成问道：

“李哥今日兵强马壮，打开了多好局面，何苦仍然像往日一样不饮多酒，不穿好衣，不吃美食，也不喜爱美女？”

自成笑着说：“十弟，我也是血肉之人呀，也有七情六欲。你说的这几样我并非不想要，可是万一我放纵了自己，沉湎酒色，就不能全心全意做事了。我栽过多次跟头，几乎完蛋，吃过大亏啊，都因为我不灰心，不放纵自己，咬着牙不倒下去，苦熬苦干，才有今日！”

罗十心中佩服，又说：“以你如今的兵力，还怕在河南站不住脚，再栽跟

头么？”

自成说：“连开封都攻打不开，算得什么兵力强大！两三年内不再受大挫折，才能说在河南站住脚步。”

罗十点头，不觉喝下去半杯酒，又说：“在我们曹营将士眼中，李哥在河南就算是站住脚步啦，不像曹营和西营东奔西跑。”

“我能在伏牛山安稳练兵，多半靠你们西、曹两营在湖广拖住丁启睿和左良玉等人的大军。我常在心里说：汝才哥近来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他替罗十斟满杯子，说，“请十弟喝干这杯酒，算是我敬汝才哥和曹营全体将士的。”

众人因见闯王敬酒，都跟着纷纷敬酒，全是称赞曹操和曹营的。当谈到张献忠时，刘宗敏忍不住对罗十说：

“子亮老弟，对敬轩你们可得留一手啊！”

罗汝明心中一动，但马上笑着说：“没有啥，没有啥。西、曹两营是水帮鱼，鱼帮水，谁也离不开谁。”

自成点头说：“老十说得很是。倘不是西、曹两营同心协力，也不会纵横四川，打败杨嗣昌，破了襄阳。平心而论，敬轩实有过人之处，比我强得多了。”

刘宗敏心中不服，问道：“他什么地方比你强得多？”

自成说：“就拿他与曹操同心协力结成一股绳儿说，我就不及。曹哥和我既是小同乡，又换过金兰谱，可说是生死之交，在诸家义军中谁人不知？可是曹哥能与敬轩并肩携手，不能与我并肩携手，岂不是敬轩有过我的长处么？”

宋献策瞟了罗十一眼，对闯王说：“这是机缘，机缘。机缘之来也有早有晚，逢时而至，非可强求。”说毕，哈哈大笑。

罗汝明也哈哈大笑，在心里说：“来了！来了！我没喝醉，别想掏出我的实话。君子不开口，神仙猜不透。”

午饭以后，李自成亲自将罗汝明送到客房休息，并到随他来的二百骑兵驻地，打了招呼，寒暄一阵，然后回到老营西偏院的清静书房，踱来踱去。今日上午，当他在试炮场边乍听到吴汝义的禀报，登时不用思索，就认为是罗汝才有意脱离张献忠，前来就他。从他同罗十见面后的情况看来，对方并没有露出有意前来相就的苗头。难道果真是泛泛地问候么？不会。莫非狡猾的曹操派人下书，仅仅是为将来走一步闲棋？……

他正在独自猜测，吴汝义和双喜进来了。双喜是上午奉命去几处兵营中

办事，中午不在老营，所以刚才才知道罗十前来下书的事。李自成先向双喜问：

“几件事儿都办了？”

双喜恭敬回答：“是，都办了。我补之大哥得到从登封回来的细作禀报：新任河南巡抚高名衡派人到登封见李际遇，要给李际遇副将职衔，同我为敌。”

闯王忙问：“李际遇可答应了？”

“听说尚在犹豫。”

“军师可知道此事？”

“我刚才到花厅见了军师，已经向他禀报了。”

“军师没有回去休息？请他快来。”李自成又转向吴汝义，“你去请牛先生、林泉也快来。吩咐老营司务，今晚我就在这里为罗十接风。”

吴汝义没有马上走，迟疑一下，问道：“闯王，这个罗十你可很熟识？”

自成感到这话问得奇怪，说：“我只在曹营中同他见过一两次面，并不熟识。你知道他的底细？”

吴汝义低声说：“我们老营中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听说他前几年专替曹操做黑活，刺杀过两三个同曹操不合的起义首领。他是个不怕死的鬼，曹操叫他刺杀谁他就去干，心目中只有曹操。”

“唔，我也风闻，没想到竟然是他！”李自成并没有再说别的话，转过头去对双喜说，“罗十休息以后，你陪他到各处看看。下午你就不要做别的事了。”

吴汝义说：“闯王，罗十这个人，你可得防着他啊！万一一时大意，冷不防被他……”

李自成淡然一笑，挥手说：“你快去请牛先生、林泉吧。”

吴汝义又说：“对罗十这个人，务请小心在意！”

李自成没有回答，又开始在屋中踱来踱去，低头沉思。吴汝义不敢打扰他，转身走出去了。

李自成和谋士们在书房中先讨论了李际遇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易对付

的地头蛇，既然高名衡正在派人劝说他接受朝廷招抚，李自成就必须赶快想办法拖住他保持中立。可是两个月来，李自成已经派人破了嵩县、密县，还破了登封县，威逼到李际遇的眼皮底下了。李际遇当然又害怕，又不高兴。这个问题，李自成早就明白。如今经过商议，决定由李岩修书一封，派李侔携书信、礼物，连夜动身，前往登封玉寨，面见李际遇，劝说他不要受朝廷官职，并且答应今后只要官军不到登封，义军也不前去。因为事情紧急，商定之后，李岩就离开书房，为李侔今夜动身赴玉寨作准备去了。

李自成随即向牛、宋二人问道："据你们二位看，曹操派罗十来，究竟何意？"

牛金星沉吟说："我想，绝非泛泛地前来问候。定是曹操与张敬轩之间不甚融洽，有离开敬轩之心，前来试探。"

自成问："试探什么？"

牛金星想了一想，回答说："来看看闯王对他的态度，再决定是否离开敬轩，前来相就。"

李自成也有此猜想，但是他轻轻摇头，说道："未必吧。曹操和敬轩一样，都是起义后自树旗号，不是高闯王部将，所以平日总认为他们的资望在我之上，见我继称闯王，有夺取江山之志，心中不服。况且，汝才同我是拜身，我自来称他为兄。按常情说，他很难屈身奉我为主。"

宋献策忽然笑着说："我明白了。曹操同张帅合伙，也是万不得已，必有难言之苦。因此他有意来河南依靠闯王，以避左良玉的进攻。他来依靠闯王，却不是奉闯王为主。他与张帅合伙，就是如此。"

自成说："如若他怀着这种打算，我们如何对他？"

献策说："如他确是怀着这样打算，请闯王务必表示竭诚欢迎，请他前来，愈快愈好。"闯王问："他来了以后怎么办？"

献策说："我们只忧其不来相就，不患其来到后同床异梦。目前大势，与三年前大不相同。从朝廷方面说，确实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崩溃之势已近瓜熟蒂落。曹操在群雄中资望较高，近来听说又有了十几万人马，虽然大多是乌合之众，没有机会整练，但毕竟是一股较大的力量。他或随张帅，或来就我，或投降朝廷，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曹操有就我之心，派罗十前来试探，请闯王千万勿失良机。纵然曹操尚无此意，我们也不妨因势利导，在他同张帅之间略施离间。"

自成笑着说："离间可以不必。曹帅派罗十前来，我们应该待之以诚，切不可当着他谈论敬轩的不是，更不可贸然劝汝才舍敬轩前来就我。"

正谈着，高一功走了进来。他先向闯王说了准备让李侔给李际遇带的礼

物，然后问道：

“曹操派遣罗十来下书问候，到底是什么用意？相距数百里，还在打仗，仅仅是问候问候么？”

自成说：“我们也正在谈论此事，看来不光是闲来问候。”

“我听说罗十是曹操养的刺客，做过几次重要黑活。”

“刚才子宜对我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莫非他是来做黑活的？”

闯王摇头，说：“不会，不会。我同汝才之间往日无仇，今日无冤，他何故派人刺我？况且罗十带着二百骑兵前来，难道刺了我之后，这二百骑兵能逃得走么？”

高一功仍不放心，想了片刻，又说：“会不会是出自敬轩的意思？汝才跟敬轩合伙。会不会是敬轩见杨嗣昌已死，急于夺取江山，所以要对你下手？”

李自成很自信地说：“汝才别的事可以听他，这样的事不会听他。汝才不是傻蛋，他为何替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再说，汝才也会明白，罗十来行刺未必能够得手；纵然侥幸得手，他的二百骑兵必然逃不回去，而且他也永远成了闯营的死敌。他何苦啊？”

一功说：“倘能刺了一个李闯王，他们抛掉二百人算得什么！没有了你，闯营也就完了。”

牛金星说：“凡事以小心为上。行刺之事，虽不必信其必有，也不可疏忽无备。我们表面上热情款待，暗中有备就是。”

高一功向自成问：“我在闲谈之中，问明罗十的真正来意如何？”

自成说：“何必要问？一问就露出我们多心了。倘若汝才派他来果然另有用意，他必会自己说出，何必要问？”

过了两天，李自成仍然不明白罗汝明来见他的真意何在。有时同宋献策等谈及此事，他忍不住笑骂道：“妈的，罗汝才是有名的琉璃猴子，他差来的下书人也是个琉璃猴子！”但是他断定罗汝明绝非无故而来，必定是曹操与张献忠有了不睦之处。他决计拆散两人，将汝才拉到自己这边来，于是他一再叮嘱老营将领：对罗汝明和随他来的二百骑兵要加意款待，切不可妄论曹营短长，尤其要紧的是谈到曹帅时务要格外尊重，多说赞扬的话。住了三天，罗汝明对闯王说次日要返回曹营复命，闯王也不强留，叫吴汝义拿出二百两银子赠送汝明，三百两银子和二百匹绸缎犒赏随来的士兵。

晚上，设宴为罗汝明送行。酒席上宋献策和牛金星都说出希望曹帅来河南与闯王会合，以后同心协力，共建大业的话。刘宗敏等相陪诸将附和，十分殷切。罗汝明总是笑而不答，或者来一个“王顾左右而言他”。李自成在烛光下对罗汝明暗观神色，心中不觉骂道：“琉璃猴子！”但是他对宋献策等人笑着说：

“你们急什么？我们汝才哥今年如不能来，明年来也可以，他何时愿意都可以，不要勉强。我这个人无德无能，只有一颗诚心，对曹帅不敢强邀，听其自然。”

晚宴以后，李自成将罗汝明邀进书房，要高一功也去，随便闲谈。他谈的多是家乡米脂一带的风土人情，人事变化，以及他同罗汝才的少年生活，后来如何成为结拜兄弟，如何各自起义，如何一起去攻打凤阳等等，对两人之间的不和，一字不提。罗汝明拿话试探闯王：

“李哥，你同张敬轩也是朋友，你看敬轩如何？”

李自成笑着说：“敬轩嘛，长处很多，只有一个短处大概你也明白，不用我说。”

汝明问：“什么短处？”

“不能容人。”他暗中打量汝明的神情，随即又添了一句，“不过他对我曹哥还是很尊敬的，对曹哥他不会有盛气凌人的架势，也不会嫉妒。”

汝明又挑逗一句：“李哥，倘若敬轩来河南，你肯容他么？”

自成说：“为什么不能容他？朋友嘛，要多想着‘和衷共济’四字，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常言道：一个槽上拴不下俩叫驴！”

“我这里的槽上，三条叫驴也可以拴，越多越好。”

罗汝明哈哈大笑。又说了几句闲话，听见鼓打三更，便起身告辞说：“李哥，天色不早，我们该休息啦。明天我还要上路哩。”

李自成说：“休息也好。谈起我同汝才少年往事，不觉已到深夜！汝明，不用回你的住处，惊动别人，就睡在这书房里吧。我平时也睡在这里，便于读书做事。这里有现成被子，咱俩不妨同榻而眠。”

“可是李哥，你是闯王，我是曹营中的小人物，怎么敢睡在你的床上！”

“不要说这个话。既然汝才同我是拜身，你就如同我的兄弟，又是我的老朋友，说什么你是曹营中的小人物？就同我睡在这张床上吧，不必外气！”

高一功几次向李自成使眼色，都没得到理会，到这时只好拉着罗汝明的手说道：“汝明，请你到我的住处睡觉，比这里舒服得多，何必挤在一个床上？”

自成说：“一功，你走吧。我同汝明同榻而眠，还可以多谈一谈。你快走吧！”

高一功见自成主意已定，只好退出。到了外边，他对值夜的亲兵们暗嘱小心在意，但又不便言明。他叫醒了吴汝义和双喜，说了闯王留罗十同榻而眠的话，他们都觉吃惊。双喜要去书房守夜，一功摇头说：

“万不能惹怒闯王，只可在窗外常听动静。”

吴汝义抱怨说：“我说过几次，这个罗汝明原是专为曹操作刺客的，必须多多提防，他总是一笑置之！”

书房的那张床上，叠了两个被窝。罗汝明说他夜间有小解的习惯，为着上下榻自由，睡在外边。李自成头朝东，罗汝明头朝西。各人都按军中习惯，未脱去内边衣裤，并且将宝剑和匕首都放在随时可以摸到的地方。四更时候，李自成仍未睡着，暗想着能否将曹操拉来，还想着天明后如何亲自给曹操写信……

忽然觉察到客人转动身子，李自成立刻抓紧枕边的匕首柄，刚才的一切思绪都停了。

继而觉察到客人已经从被中小心坐起，分明是不肯将他惊动。他故意发出轻微鼾声，装作自己确实是酣睡未醒。

继而觉察到客人披衣服，手碰剑柄。李自成一面继续打鼾，一面将匕首握得更紧，并且准备好随时可以一跃而起。

继而觉察到客人下床，穿好鞋子，似乎转身向床，李自成继续打鼾，心中暗问：“他要动手么？”悄悄用眼缝窥伺客人。

继而看见客人将落下的一半被子放在床上，向书房外走去。李自成放下心来，转身面对墙壁，但将匕首换个地方，握匕首柄的手仍未放松。等客人回来，重新上床睡下，他开始不再握匕首柄，打算趁天未明稍睡一阵。

李自成刚刚蒙眬一阵，寨中开始有头遍鸡啼。他习惯地一乍而醒，赶快下床，不小心将客人惊醒。客人问他：

“李哥，你夜里睡得好么？”

“很好。因为身上乏，一夜未醒一次！天气还早，你只管睡吧，睡吧。”

但客人准备五更动身，也跟着他穿衣起床。一个亲兵送来半脸盆温水，

李自成让客人先洗，然后自己用残水洗了。他正要坐下去给罗汝才写信，罗汝明走到他身边，满脸堆笑，说：

“李哥，这几天，我看你待人确实一片真诚。我回到曹营，一定要将你的真心诚意告诉汝才哥。他有意来你这里，只是众将还在犹豫。倘若汝才哥决定来河南，我半月后再来一趟。”

李自成紧紧地抓住罗汝明的手，说：“老弟，你回去后千万告诉汝才哥，我诚心诚意等着他来！我绝不会亏待他，凡事多听他的。我的将士也都是他的将士，没人不听他的。罗十，我等你早日再来。你一定再来一趟！”

“我一定再来，一定再来！”

天色黎明，李自成骑上乌龙驹，将汝明送出五里以外。随着罗十去曹营代李自成回拜的是刘体纯。他带了闯王的亲笔书信和许多贵重礼物，还有三百名骑兵跟随。

打发走罗汝明之后，李自成和宋献策一心挂念着李际遇的消息。过了几天，李侔回来了。李际遇答应不受朝廷职衔，不与闯王的义军为敌。这结果原在意料之内。只要李际遇在登封保持中立，李自成也就放心了。

半个月后，罗汝明果然跟刘体纯又来了。罗汝才已表示愿意来河南与闯王合营，只是有些具体问题要进一步确定。从此闯、曹两营信使往来不断，都瞒着西营耳目。为着今后大计，趁着曹操未来合营，五月间就由牛金星和宋献策布置一番，李自成祭告天地，宣布正式称号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到了七月间，合营事完全成熟，李自成亲自率一两万将士往淅川境迎接曹操……

第四十章

罗汝才同张献忠的合作，有过不少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有令他很不愉快的时候。前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义，将人马开到房县境内，劝说罗汝才。罗汝才不但自己重新起义，还推动以他为首的另外八营义军同时起义。可是多数人不愿同张献忠合兵一处，将人马往南拉去，徘徊于川鄂交界地方。他自己为着朋友义气，同献忠合兵作战，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设下埋伏，打了个大胜仗，使左良玉的人马伤亡惨重，左本人“仅以身免”，河南总兵张任学全军覆没，有名的副将罗岱被活捉。可是打过胜仗之后不久，罗汝才受不了张献忠的盛气凌人，分手了。

罗汝才尽管是所谓“草莽英雄”，却通达世故，纵然怀着一肚子牢骚散伙，却绝不闹翻脸，也不出一句恶言。他一贯的原则是“朋友们好合好散，留下见面之情”。他同献忠经过好商好量，在竹山境内分开。献忠往北走，转入川、陕交界一带，后来在玛瑙山因麻痹大意吃了败仗。罗汝

才往南走，到了远安、兴山和秭归一带，在香油坪[1]打了一个胜仗，在秭归和巫山境内同惠登相、王光恩各营义军靠拢。

去年春末夏初，杨嗣昌用强大兵力将逗留在川鄂交界处的各股义军压迫到夔州府境内。从六七月间开始，被逼到川东的各股义军陆续投降。到了八月，没有投降的只剩下罗汝才了。他也决定投降，以求保全剩下的不到一万人马。恰在这时，张献忠找到了他。

张献忠受左良玉压迫，辗转到了兴山和秭归一带。八月中旬，他先派马元利去见汝才，劝他不要急着投降；随即又派军师徐以显去，对汝才分析了官军的弱点，还说明杨嗣昌必败之理，要汝才同献忠见面。罗汝才因为营中住有劝降的两个人，害怕走了消息，就约会在献忠驻地秘密见面，决定大计。张、罗又一次并肩作战开始了。

崇祯十三年，大概是八月二十日，上午巳时左右，在四川巫山县境内，一座被浓密的竹、树环绕的小小山村中，张献忠和罗汝才正在商议突破官军包围的重大计划，忽然一阵爽朗的大笑，从一棵高大的黄桷树下的茅屋中飞出，混入村前奔腾的涧水声中。

张献忠从茅屋中探出头来，一阵凉爽的秋风吹乱了略带黄色的长须。他招招手，呼喊张可旺等十几个重要将领进屋。大家坐下以后，他习惯地用左手玩弄一下长须，然后望着大家说：

“咱们自从五月底来到这川东地面，一直休兵过夏，人养胖了，马也肥了。杨嗣昌只知道咱们从巴东白羊山来到川东，却没法知道咱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山中老百姓心中有秤，眼中清楚。他们只把官军的动静告诉咱们，不肯把咱们的动静泄露给官军。杨嗣昌老混蛋纠集到夔东一带的人马虽多，却都是摆在明处，咱们想打他们很容易；咱们的人马虽少，却是藏在暗处，他们想打打不着。整个夏季，他们不断在烈日下奔波，咱西营将士在深谷树荫里睡觉乘凉。可是如今天气已经凉爽啦，咱们也该到战场上活动活动筋骨啦。咱们都是在马上打惯了仗的人，八字里没有命享这号清福。老子早就闲得心痒手痒。你们不觉得手痒么？”

众将领都笑了，纷纷要求赶快打仗。献忠哈哈大笑，随即转向罗汝才，说：

“曹哥，你下令吧，你说说怎么打法。”

罗汝才比献忠只大一岁，但由于喜欢酒色，小眼角已经有了几条鱼尾纹，眼神也缺乏光彩。他狡猾地对献忠笑一笑，说：

“敬轩，刚才咱俩已经说定啦，两家人马全听你的将令行事。你在大家面前推让什么？这不是六指儿抓痒，多一道子！”

“可是你比我年长，你是哥，我是弟，你的人马又比我多，自然以你曹哥为主帅，才是天经地义。”他转向徐以显，笑着问，“军师，我的话说得对么？”

徐以显笑望着罗汝才，说：“既然我们敬帅出自诚意，就请曹帅做主帅吧。”

汝才心中骂道：“妈的，休在我眼前做戏，你们一撅尾巴，老子就猜到你们会屙啥屎！”他对献忠笑着说：“敬轩，你说的是屁话！我曹操同你八大王膀靠膀打仗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看着你的马头走路？有本领不论哥弟。我肚子里能吃几个窝窝头，你不清楚？目前咱们的对手是杨嗣昌，他有个监军叫万元吉，不是吃闲饭的，还有从几个省调集的官军，另外又有一些能够帮他打仗的降将。咱们的困难不少，非你当家指挥不可。敬轩，你放心。你的令旗指到哪里，我的将士们杀到哪里，绝没有人敢三心二意，阳奉阴违。你要再推辞，不肯做主帅，咱们就不要合营，趁早各奔前程为妙。”

献忠用带有嘲笑意味的眼睛向罗汝才瞄了一瞄，大声说：“好家伙，老哥说的倒真是干脆利索，非要我老张暂时做主帅不可！好吧，既然曹哥如此诚意，我做兄弟的恭敬不如从命，只好代曹哥多当几分家啦。”他看见曹操的军师吉珪一直笑而不言，便说道：“老吉，你头上有个主意包，足智多谋。既然曹帅推我做主帅，好比赶笨鸭子上架，我不上架也不行。怎么办？老吉，我只能全靠你们扶我啦。遇困难你可得多拿出锦囊妙计！”

吉珪字子玉，山西举人，今年四十五岁，原是仕途蹭蹬，困居郧阳，经友人介绍，暂做房县知县郝景春的西席。罗汝才驻军房县时，他们开始认识，暗相结交。汝才和献忠破了房县，他做了汝才的军师。曹操得到吉珪如获至宝，几乎是言听计从。他常说：“吉子玉就是我的子房！”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总把他带在身边。吉珪为想做一番大事，也不愿罗汝才向官军投降。他昨天就为汝才拿出主意：一定要推献忠为盟主，一则避免在目前困难中争这把坐不稳的破交椅；二则留下日后与杨嗣昌之间的回旋余地。现在他之所以笑而不言，是因为看着关于联军最高指挥权的推让简直像扮戏一样。他捻着胡须说：

“奉敬帅为盟主，实系众望所归，何必谦让？”

献忠哈哈一笑，望望汝才，又转向大家，说：“杨嗣昌一心想把咱们包围在这一带大山中，一口吞掉咱们，咱们就得打乱他摆布的阵势，照他王八蛋的心窝里捅一拳，捅得他东倒西歪，眼冒金花。四川人骂杨嗣昌是湖广人，说他故意把咱们赶进四川，免得在湖广打仗。其实这话是胡嚼蛆，冤枉了杨大人。咱们都明白，杨嗣昌并不想咱们进川。他呀，老龟儿子，是想把咱们包围消灭在夔东这一带大山里边。咱们呢，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趁机会到四川内地游山玩景，散散心去。如今只有四川的灾荒较小。咱们到四川内地去，因地就粮，愿打就打，愿走就走，还不

舒服？至于咱们过了夔州往西去怎么走法，今天我暂不说明。老子今天只告诉你们眼前的两仗怎么打。眼前这两仗打得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以后进到四川内地的仗就容易打啦。”献忠将左拳向桌上一摆，说：“这是土地岭。”又将右拳一捶，说：“这是大昌县城。杨嗣昌叫邵捷春驻在大昌，可是这龟儿子又胆小又不懂军事，躲在重庆不敢来，派些川兵把守大昌境内各处隘口，把兵力分散使用。如今土地岭驻扎的官军较多，是湖广将领张应元和汪云凤这两个王八蛋副总兵率领的。他们手下有三千老兵，二千招募不久的新兵。杨嗣昌知道土地岭十分重要，三次檄调驻扎在开县的贺疯子赶快把人马开到土地岭。可是贺人龙不买他的账，推说欠饷太久，将士不听命，硬是按兵不动。前几天他的将士们干脆来个全营鼓噪，拥着他往陕西去啦。咱们现在就先打土地岭，打垮这五千官军。打土地岭老子亲自去。西营出兵三千，曹营出兵两千。西营的将领只叫定国、能奇、文选、元利跟着老子去，其余的都跟可旺留在这儿候命。曹帅明天就率领曹营大军往东，大张旗鼓去攻占丰邑坪，使官军想不到咱们去攻打土地岭。等咱们攻破土地岭，曹帅再从丰邑坪回师西来，在大昌会师，一起过大宁河，向夔州杀去。目前的仗就这么打法。曹哥，你对大家讲几句吧。”

汝才笑一笑，说：“你把话都说清楚了，我还有屁的话说。下午我就交给你两千人马，一律给你精兵。”

献忠调皮地挤挤眼睛，问：“曹哥，杨嗣昌差来劝你投降的那个游击刘正国和降将伍林，你还舍不得杀掉么？”

汝才有点不高兴地说：“瞎说！我已经对你发誓说我绝不投降，你不放心么？”他向门外叫了一声，立刻有一个亲兵进来。他说：“你立刻骑马回去，把刘正国和伍林斩了，把他们的头提到张帅这儿。”

徐以显望着吉珪说：“瞧，曹帅做事真干脆！”

“摆酒！”张献忠笑着点点头，又对众将说，“大计已定，咱们同曹帅痛饮几杯！”

不过片刻，亲兵们就将预备好的酒菜摆上来了。献忠端着杯子，站立起来。汝才坐在上首客位，也赶快端着酒杯站起来，满脸堆笑，心里却说：“敬轩今日这么讲礼，还站起来敬酒哩！”徐以显、吉珪和众将见两帅起立，也跟着站起来，但没有看见献忠平日吃酒的快活神气，心中觉得诧异。曹操也忽然觉得纳罕，收敛了脸上笑容。献忠脸色沉重地对大家说：

“自从谷城起义以来，我们两营将士又有不少伤亡，真是痛心！啥时候想起这些阵亡将士，我就想斩杨嗣昌的狗头，以报深仇大恨。来，这头一杯酒，要供奠西营和曹营的阵亡英灵！”

屋子里气氛肃穆。献忠的眼睛有点红润，默默地将满杯酒浇到地上。罗汝才和众将领以及两位军师都肃敬地将酒浇地。

在重庆东边大约三十多里的地方，驻扎着一支号称三万人的部队，其中绝大部分都穿着破烂的农民衣服，武器各色各样，显然是临时征召来的，没有经过训练。但是有三千人甲仗齐楚，旗帜鲜明，军容甚整，美中不足的是夹杂着不少三四十岁的老兵。这三千人多数使用长矛，后带钩环，一律白蜡木杆，不用装饰。因为这支部队曾在万历年间参加过平定杨应龙 [2] 叛乱的战争，从天启初年起在长城内外参加过几次抵御清兵的战争，也参加过讨平奢崇明 [3] 的战争，所以全国闻名，被称作白杆兵。它的主帅是石砫宣抚司使、总兵官挂都督衔、钦赐二品冠服 [4] 的著名女将秦良玉。

当张献忠和罗汝才在巫山县境商议军事的这天上午，秦良玉正陪一位从重庆来的文官巡视营垒。这人名叫陆逊之，原任绵州（今绵阳）知州，刚刚卸任，奉四川巡抚邵捷春之命，来看看重庆附近的驻军情况。他前天和昨天已经看过几处兵营，包括巡抚标营在内，都使他感到失望。如今他被秦良玉带到石砫白杆兵的营中，看见营垒守卫森严，肃静无哗，临时平整的校场中有军官带领着士兵正在认真操练。这种在当时官军中少见的军容使他感到惊异，心中赞叹，对秦良玉更加敬佩，在马上拱手说：

“自从天启初年以来，都督大人的白杆兵天下闻名。今日下官有幸亲来观光，益信名不虚传，周亚夫之细柳营不过如是！看来保卫四川，不受献贼蹂躏，端赖大人这一旅精锐之师。”

秦良玉已经是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妇人，从万历二十七年开始带兵打仗，如今已有四十一年经历，不但见过很多朝中和封疆大臣，受到尊重，而且她还有众多大将梦想不到的光荣是十年前曾蒙当今皇上在平台召见，赐给她四首褒美的御制诗，至今海内传诵。她明白陆逊之的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官场中常有的客套和奉承之词，所以她在马上拱手还礼，态度娴雅地微微一笑，回答说：

“先生过奖，实不敢当。我已经老了，手下将士也和往年不同。只是皇恩高厚，难报万一，今日正武将用命之时，不敢稍有懈弛。况献贼逼近夔关，老妇守川也就是守家，敢不尽力！”她突然轻轻地叹一口气，又说，“今日先生来得正好。我有些区区苦衷，在先生回重庆前当与先生一谈，或可转达邵公。”

陆逊之赶快说：“下官此来，除代抚台大人向贵营将士慰劳之外，也实欲亲瞻威仪，拜闻韬略。倘有珠玉之言，自当洗耳恭听，回渝后代为转达。”

良玉点头说：“回行辕谈吧。”

十年以来，除非行军打仗，秦良玉总是在行辕正厅中间悬挂一副精工装

裱的“中堂”，上面是她自己恭楷书写的崇祯二年皇帝赐给她的四首御制诗之一：

蜀锦征袍手制成，

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不少奇男子，

谁肯沙场万里行？

“中堂”两旁是高阳孙承宗写的对联，说明秦良玉曾与这位主持过对满洲军事的大臣有些交往。

陆逊之禁不住先看“中堂”，心中佩服她虽以武功著名而颇通翰墨，书法在娟秀中含有刚健。就座以后，他对秦良玉欠身说：“都督大人蒙当今圣上殊遇，御制诗如此褒美，真是旷世恩荣！”

秦良玉回答说：“正因老妇受今上特恩，万死难报，所以才……唉，不说了，吃过酒以后再与先生细谈。”

秦良玉为陆逊之设了简单的午宴，有良玉手下的几位亲信将领和幕僚作陪。那些男将在良玉面前十分肃敬，不敢随便言笑。宴会中，秦良玉只随便谈一些打仗的事。她还告诉客人，她和她的儿子马祥麟、儿媳马凤仪 [5] 在崇祯初年就同“流贼”作战，媳妇在怀庆府地方同王嘉胤、王自用作战时孤军深入，死于阵上。所以不论为国为家，她都与“流贼”不共戴天，更不愿看见张献忠西过夔关一步。午宴以后，秦良玉将陆逊之让进她平日议事的地方，只留下两个女兵侍候。她微露一丝苦笑，叹息说：

“邵公不知兵。我这老妇人受国厚恩，理应以死报国，独恨与邵公同死！”

陆逊之吃了一惊，忙问：“都督何出此言？”

良玉说：“两个月前，我原是驻守巫山，扼流贼入川之路。后来，罗汝才等进犯夔州，我就由巫山驰援夔州。随后在马家寨、留马垭连败贼兵。仙寺岭一仗，夺了罗汝才的大旗，生擒他手下的重要头领副塌天。打仗嘛，应该多想着同敌人争险夺隘，先占好步，方能取胜。邵公不此之图，提弱兵两万坐守重庆，距夔州府一千一百余里。邵公又将张令一军

和敝军调来重庆附近，作为倚靠，大失地利。倘若夔州有警，我同张令之师如何能够驰援？况且贼据归、巫万山之巅，休息之后，铁骑建瓴而下，张令必被击破。张令一破，就来打我。我给打败了，还能救重庆么？”

陆逊之不觉点头，说：“都督所言甚是。邵抚台如此部署兵力，恐有未当。”

秦良玉接着说：“况且督师是楚人，不愿有一贼在楚，用全力将贼逼往西来，不啻以蜀为壑[6]。督师用心如此，连三岁孩子都知道。邵公不趁此时争山夺险，抢占地利，令贼不敢前来攻我，反而等着挨打，这真是自取败亡之道！”陆逊之深为同意，答应回去后就将她的意见转达巡抚。他又试着问道：

“夫人所言者不仅邵抚台前程攸关，亦全蜀安危所系。可否请大驾亲到重庆一趟，与抚台当面一商？”

秦良玉微微一笑，说：“老妇正在忙于练兵，以备一战，实在不克分身。请先生转达鄙意就可以了。”

陆逊之连连点头说：“一定转达。一定转达。”他早已听说秦良玉不唯武艺出众，而且胸有韬略，吐词娴雅，大非一般武将可比。今日初次见面，听了她的谈话，觉得果然不俗。他也看出来，这位年老的女将颇为骄傲，并不把邵巡抚放在眼里，所以不肯亲自去重庆见巡抚商谈。他曾风闻，四月下旬秦良玉和邵捷春都到了夔州，秦良玉拜见过邵捷春，因巡抚没有回拜，她便带着亲兵驰回防地，连辞行也没有。陆逊之如今很担心张献忠与罗汝才合兵以后会越过夔州西来，使四川腹地饱受兵戎之苦，所以他要尽自己的力量劝这位著名的女将认真出力，使张献忠等不能过夔州一步。他一反文官的骄傲习气，欠身恭维说：

“总镇大人平生战功烜赫，名驰海内。四川乃大人桑梓之邦，上自朝廷，下至愚夫愚妇，无不注目大人的旌旗所向，将大人看作是川东屏藩，全蜀干城。贺人龙率领的数千秦军已在开县鼓噪，奔往陕西，大人可有闻乎？”

秦良玉说：“我是昨天晚上才接到塘报。”

陆逊之说：“督师和抚台因献、曹二贼合兵，夔、巫军情甚为紧急，迭催贺镇进驻夔州、大昌之间，以为张应元的楚军后盾。不料贺镇将士因欠饷鼓噪归秦，致使川东守军益形单薄。所以今日是否能堵住献、曹二贼深入四川，唯恃夫人与张令将军两支劲旅耳。”

良玉微微一笑，谦逊地说：“先生太过誉了。不瞒先生说，今日石砫白杆兵虽然尚堪一战，但也比往年差了。一则我自己虽然尚能骑马杀贼，但毕竟是年近七十的老妇，精力大不如前。二则先生谅也素知，我一家有几个战将，十余年来相继为国捐躯，如今手下得力的战将也少了。”

陆逊之说；“虽然如此，但夫人威名素著，先声夺人，而贵军兵将都是来自石砫土司，上下一心，非他军可比。前去夔、巫，先占地利，必然稳操胜算。下官今日回渝，即将尊意转达，想邵抚台必会欣然同意。”

良玉说：“倘若邵公肯使老妇与张令将军开赴夔、巫，先发制敌，则四川大局或者不致糜烂，督师‘以川为壑’的想法也将落空。”

当天下午，陆逊之在客房稍作休息，便要赶回重庆，好即日将秦良玉的意见回禀巡抚。一位亲信幕僚负责陪陆逊之谈话，赶快走进去禀报秦良玉，并提醒要送给陆逊之一份“程仪”。秦良玉正在为新征召的兵士们的号衣和兵仗欠缺发愁，对着幕僚皱了皱眉头，小声问：

“送他五十两银子可以么？”

幕僚笑着说：“大人，少了一点，目前虽然军中很穷，可是五十两银子恐怕拿不出手。”秦良玉低头想了片刻，吩咐中军取一百两银子用红纸封好，交给这位幕僚。一会儿，陆逊之进来辞行，行了礼，躬身说：

“下官此次奉抚台之命，晋谒大人，亲聆韬略，实深敬佩。下官今日回到重庆，即当面禀抚台，不敢有误戎机。方才又蒙厚贶，实在不敢拜领，只是将军高情雅意，却之不恭，只得勉强收下。”

秦良玉笑着说：“区区薄礼，聊表敬意，先生何用挂齿。今日本镇因为国事忧心，酒后难免说几句牢骚话，望不必让邵公知道。老妇身为武将，不惜为国捐躯，只等邵公指挥杀敌而已。”

陆逊之回到重庆以后，立刻将秦良玉的用兵方略禀报巡抚。恰好杨嗣昌的监军万元吉从夔州来了一封十万火急书信，催促邵捷春赶快在夔州屯驻重兵，防止张献忠和曹操联兵“西逃”，批评他想同时守住大昌境内的各处隘口是分散兵力。万元吉还在书信中转告他杨嗣昌几句很有分量的话：“今流贼入川九股，相继就抚者七，唯献、曹二贼败逃巫山、大昌之间，局促穷山，势若游魂。倘残寇窥郧阳，走襄阳，左帅良玉当之；窥夷陵，走荆州，我自当之；窥夔关，走四川，蜀抚当之。歼灭巨寇，在此一举。国家封疆所系，各抚、镇切勿疏忽！”邵捷春深感四川局势空前严重，逼得他再也不敢逗留重庆。

邵捷春第二天亲自到秦良玉营中劳军，并同良玉商量石砫兵的开拔日期。因为粮饷困难，石砫兵和张令的川兵都不能即时开拔。五天以后，这两支人马才从重庆附近出发。而同一天上午，张献忠突然向巴雾河东岸的军事要地土地岭发动了猛烈进攻……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张献忠率领着两千步兵突然出现在土地岭东边，而将大部分人马隐藏在一座山后的密林里。守土地岭的楚军将领张应元和

汪云凤同张献忠和罗汝才打过多次仗，较有经验，也还勇敢，得到禀报之后，立刻商议应敌之策。他们猜想献忠必定用一部分兵力从正面进攻土地岭，而在鏖战正酣时潜用一部分兵力去抢渡巴雾河。根据这个估计，他们派出一千精兵固守渡口，由主将张应元率领三百精兵和两千新兵守土地岭，居中指挥，而由汪云凤率领一千七百精兵出寨迎敌。官军所倚恃的是居高临下，先占地利。

汪云凤立马营垒外一座小山头上，看见献忠人马不多，便只派一千人马出寨搏战。张献忠则将一千五百人马分作两队，轮番进攻，使官军不得休息。从早晨战到中午，汪云凤的人马没有经过恶战，已经消耗了两三百人，十分疲乏，不得不鸣锣收兵。献忠一看汪云凤鸣锣收兵，立刻将令旗一挥，战鼓齐鸣，喊声动地，两千将士一齐冲杀过来，而同时埋伏在树林中的两千人马也突然出现，从两翼包抄官军营垒。献忠冒着炮火和矢石，勒马阵前，手执大刀，对追随在他身旁的一个养子说：

“定国，小杂种，带着两百人从这儿冲过去，夺占那个山圪崂，叫龟儿子们不能再站在那里对着咱们乱打炮，乱射他娘的箭。去，谁在阵前不拼命，你就斩了谁！”

二十岁的张定国听了献忠的吩咐，迅速地点齐两百将士，说了声“跟我来！”跃马向前，呐喊着向小山上冲去。这支骑兵跃过木栅，壕沟，却没法越过用大树枝布置的一道障碍。忽然这一支小部队全都下马，向前冲去。由于硝烟弥漫，献忠看不见张定国带着他的亲兵们如何前进，但看见原来被阻在木栅和壕堑外边的将士也都随着定国冲了过去，消失在硝烟中，而硝烟外只有很少人照料战马。这时敌人的两门大炮已经失去作用，只拼命地放箭和投掷石头。过了片刻，献忠看见山丘上敌军大乱，有的还在抵抗，有的已经奔逃，而在将散的硝烟和纷乱的白刃厮杀中看见了他所熟悉的盔上的红缨，不禁高兴地说：

“定国，这孩子，有出息！”

很快地，义军从几个地方冲破了敌人营垒。汪云风虽是一员战将，但在义军排山倒海的进攻中，人马完全陷入混乱，各自逃生，无法阻止。他不得已率领三四百人退到通向土地岭老营的最后一个隘口，一面向张应元飞马告急，一面死守待援。

在土地岭寨中的张应元因见巴雾河渡口并没有张献忠的人马进攻，只有少数哨马窥探，所以已经将守渡口的官军抽调一半，向汪云凤的营垒增援。这几百人刚刚赶到，看见义军已经分几路攻破营垒，便不战而溃，有一部分逃回土地岭寨内。张应元估计土地岭老营万无一失，火速率领着留在身边的几百精兵，加上刚才逃回的一部分老将士，又抽调几百新兵，合起来约有一千人马，擂鼓呐喊，驰救汪云凤。他刚出寨门，忽听山上一声炮响，爆发出震天喊声。他勒马回头一看，大惊失色，说声“不好！”下令人马立刻退回寨中。但是守寨的新兵既不愿替官家卖命，也没有经过阵仗，正在被汪云凤的溃败和失掉营垒的消息震骇，忽然看见张

献忠的一支人马从后山上呐喊而下，便谁也不再守寨，四散逃命。张应元刚刚退入寨内，马元利所率领的义军已经翻越寨墙，打开寨门，蜂拥而入。张应元连斩了几个溃兵，无奈山寨中已经陷入一片混乱，几处火起，连他左右的标营亲军也纷纷溃逃。他返身由原路出寨，却因寨门洞逃兵拥挤，将他的出路堵塞。马元利已经率领一支义军追杀过来，连呼："活捉张应元！活捉张应元！"张应元的中军游击见情势万分危急，策马冲到前边开路，向拥挤逃命的士兵们挥刀乱砍，杀开一条血路，保护张应元冲出寨门。有些士兵气愤不过，纷纷向他们射箭。张应元的亲兵有一个中箭落马，他自己背上也中了一箭，但因为穿着棉甲，只受了轻伤。他出寨后一边逃跑一边沿路收集溃兵败将，赶快驰往巴雾河渡口。这时义军正在准备抢渡，两岸杀声震天，箭如飞蝗。张应元明白，倘若他在失去土地岭之后能够守住渡口，还不会被杀头，所以他不顾死活，亲自点放大炮，打死对岸一个穿红衣的义军头目。因为巴雾河水深流急，而仅有的两只渡船又被官军弄到西岸，所以义军只好临时绑扎竹筏抢渡。张应元看见义军士气极旺，而守河官军人心惊慌，正在担心渡口不易守住，忽见有一骑兵驰到对岸，向敌将说了几句话，随即敌将将令旗一挥，鸣金收兵，率领人马离开河岸退走。张应元莫名其妙地望着退走的义军，松了口气，用手揩了揩脸上的汗，开始感到背上疼痛。他一面命亲兵们帮他解甲敷药，一面命中军派人去打探汪云凤的生死下落。中军禀报说：

"回大人，刚才得到探报，汪大人已经突围，不知逃往何处。"

张应元问："你知道献贼为什么不再抢这个渡口？是不是另有诡计？"

中军说："卑职立刻派人打探。"

张献忠攻破土地岭，目的不在占领这个地方，也不是要马上渡过巴雾河，而是要先消灭官军的一支重要力量，打破杨嗣昌的军事部署，挫伤官军方面的锐气。他还希望，一举而打一次大的胜仗，可以坚定罗汝才跟随他深入四川内地的信心。攻破土地岭之后，他的目的已达到，立即下令停止抢渡巴雾河，避免伤亡多的将士。他在土地岭休兵三天，将夺得的大批粮食、骡马和各种军资运走，随后他自己也回到大昌和巫山交界的大山中，派出一支骑兵去归州界上迎接曹操。

十天以后，罗汝才才从归州境内回来。张献忠一见到他，用左手抓住他的一只臂膀，右手在他的背上捶了两拳，快活地说：

"曹操，我的老哥，你今天才回来，可把咱老张等坏啦！你去了这半个多月，夔东这一带的变动可大啦。咱们攻开了土地岭，打垮了张应元和汪云凤这两个龟儿子的五千人马。汪云凤受了伤，逃出战场，喝了很多凉水，死在山路上。可是如今，嗨，这夔东一带真够热闹，不但他娘的将

星云集，连大人物也都到啦。”

曹操笑着问：“我在路上听到消息，杨嗣昌已经从夷陵到了巫山，可靠么？”

献忠挤挤眼睛，笑着说：“咱们还没有下请帖，这老王八蛋自己来啦。他对咱们用尽心机，步步紧逼，连做梦也想把咱们围困在这搭儿一口吃掉。不过他晚了一步。他三天后才能到巫山，到了巫山也不会有多大作为，咬不了俺老张的屌。眼前咱们必须先动手，打垮川军，离开这搭儿，冲进四川肚子里。我只等着老哥来，咱弟兄俩好拧成一股绳儿，一齐行动。如今，过天星和小秦王们一群混账王八蛋都投降啦，只剩下咱弟兄俩对付杨嗣昌调集的几省官兵。其实，天塌不下来；天若塌下来，有咱们俩长汉顶着。他杨嗣昌自称是‘盐梅上将’，老子非要他变成带汁儿的上将不可！”

汝才问：“怎么是带汁儿的上将？”

献忠说：“他打不胜咱们。迟早叫他败在咱俩手里。他对着尚方剑抱头痛哭，可不是带汁儿的上将？”

罗汝才和众将领都忍不住哄笑起来。献忠也掀髯大笑，好像督师辅臣和调来对他作战的十几万官军全不在他的眼中。笑过之后，他们走进屋里。献忠向曹操问：“四川巡抚已经到了大昌县城，你知道么？”

汝才说：“我知道。他是给杨嗣昌逼得硬着头皮来大昌的。他是文官，对打仗的事儿是外行。有点儿讨厌的是他把秦良玉和张令两个老家伙都调来了，看来是下狠心不让咱们从这儿往西进入四川内地。”

张献忠轻蔑地一笑，说；“只要曹哥你回来，咱们两股劲儿用在一个拳头上，会把秦良玉这老寡妇打得晕头转向。起义至今，明朝的大将，多少公的都给咱们打败了，杀死了，何况母的！至于那个张令，什么屌有名的神弩将，老子在柯家坪 [7] 领教过啦。那一仗，杀得这位神弩将毫无办法，一连几天把他包围在山沟里，他老杂种的将士们连水也没有喝的。要不是张应元、汪云凤、常国安这几个龟儿子都来救他，老子不把他活捉到也要打发他上西天。他是咱们手下败将，是他怕咱还是咱怕他？”

罗汝才狡猾地笑着说：“敬轩，你不要因为土地岭一战就又轻敌了。你知道秦良玉这次带来多少人马？张令有多少人马？单说他两个的人马，合起来比咱们多好几倍，何况邵捷春手下的川军将领还有哩，不止这两个老货！”

献忠回答说：“在柯家坪的时候，张令号称有五千人马，实际只有三千多，还有一千多只有名字没有人。如今他吃了苦头，会少吃点空名字，补充几百人，顶多不会超过四千。至于那个老寡妇，一万多人！”

罗汝才面带微笑，不慌不忙，从怀中掏出来昨天在路上被他截获的一份官军塘报，递给献忠，说：“你瞧瞧，比你估计的多两倍！”

献忠一看，果然这份塘报上写着秦良玉亲率三万石砫将士从重庆今夜东来，驰援大昌和夔州，约于二十二日可以开到。献忠捋着长髯，心中琢磨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说：

“他妈的，塘报上准是写错了一个字儿，将千字写成了万字！”

汝才问：“你敢断定？”

献忠说：“我敢拿我的老婆同你打赌。”

汝才笑着摇摇头：“不行。你的几个长得顶俊的老婆如今都在襄阳坐班房哩。”

献忠又说：“好吧，拿我的坐骑同你打赌。我的黄骠马虽然算不得千里马，可是也差不多。要是秦良玉真有三万人马，我就将咱老张的黄骠马送给你！”

罗汝才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不用打赌，我也断定这母货不会有三万人马。夏天她在巫山境内跟我打仗时只有一万多人，后来开往重庆，路过忠州对岸时又差人从老窝里调出来几千人，合起来约有两万人之谱，或者稍多一点儿。咱不管这塘报上是不是将二字错写成了三字，还是秦良玉和官府故意虚张声势，反正咱们不在乎。在巫山县百子溪我捉到了她手下的几个小兵，摸清了石砫兵的一点儿真实底细。秦良玉这母货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精力衰啦，议事时常打瞌睡，打仗时很少亲临前敌，当年名将只剩下一个空名儿。像她这样年纪，最好留在家里抱重孙子，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就受不了那个劳苦。”

徐以显接着说：“曹帅说得很是。如今秦良玉和白杆兵徒有虚名，远非昔比。从将领上说，她姓马的跟姓秦的两家，能够带兵打仗的将领都死啦，剩下的都是些糠包菜。从战兵上说，同样是有名无实，临时征集来的未经训练，不过是乌合之众。依我看来，只要我们大军猛力一冲，石砫兵同样也会溃不成军。目前四川官绅都把秦良玉和张令看成了两座长城。其实，这两个老货，一个六十七岁，一个七十挂零，土已经埋到下颏啦，越老越骄，要他们败在咱们手里不难。”

吉珪点头说：“徐军师所言，正是石砫兵今日的致命弱点。只要我们打得巧，打得猛，杀败秦良玉不难。目前秋高马肥，而我军以骑兵为主，此我军有天时之利。自夔、巫向西，地势自高而下，此我军占有地利。石砫兵多是乌合之众，且人人怨恨土司鱼肉残害，只是强迫征集而来，不像我们西营和曹营万众一心，士气甚高，深得人和。故我军战胜石砫兵，如操左券。”

曹操很有信心地说：“你们两位军师说得好。我们一定能够打胜张令和秦

良玉。打不胜我曹操头朝下走路！”

献忠高兴地说：“曹哥，你今天的劲头很足，好！你说的话句句都落在点子上，跟俺老张想的差不多，好！这一仗十分要紧，应该怎么打，你一定有好主意。索性把你肚子里的妙计倒出来好不好？”

曹操笑着说：“急什么，还怕来不及明天出兵么？我已经饿啦，赶快把酒宴摆上来，等吃过你的接风酒宴以后再商议军事不迟。你破了土地岭，一定夺得了不少好酒。有什么泸州的，绵州的，快都摆上来吧！”

献忠拍着汝才的肩膀说：“好，好。咱们是老搭档，我晓得你是非酒肉不行。吃喝美了，你足智多谋，真不愧是曹操转世！要是秦良玉减少四十岁，这一战给你活捉，该有多么如意！”

曹操说：“闲话少说，快摆酒宴！”

[1] 香油坪——在湖北远安县境内。

[2] 杨应龙——明代播州（今遵义）宣慰使，是压在苗民头上的世袭土酋。万历时在贵州、四川、湖广三省交界地区叛乱，历时十余年始被剿灭。秦良玉同丈夫马千乘于万历二十七年参加平定杨应龙之战。

[3] 奢崇明——明代四川永宁宣抚使，彝族的世袭土酋。天启元年叛乱，占据重庆，围攻成都，又占领遵义，自称大梁王，崇祯二年秋天始被剿灭。秦良玉曾参加讨伐奢崇明之战。

[4] 二品冠服——明代的总兵官无一定官阶，一般视为武一品，但因为沿袭重文轻武的制度，所以皇帝赐给总兵官二品文官冠服是难得的“恩荣”。

[5] 马凤仪——本姓张，出嫁后穿男装，率领石砫兵作战，改从夫姓。

[6] 以蜀为壑——这是当时四川官绅们攻击杨嗣昌的话，认为杨嗣昌是楚人，故意将张献忠赶入四川为患。

[7] 柯家坪——在四川与陕西东南部交界地方。此战发生在崇祯十三年三四月间。

第四十一章

张献忠和罗汝才利用邵捷春分散兵力防守许多隘口的弱点，在开过军事会议的次日，即九月初六，突然全力向官军进攻，连破几个隘口，进至大宁河边，逼近大昌。邵捷春惊慌失措，将防守大昌的责任交给副将邵仲光，自己赶快逃到夔州，飞檄张令和秦良玉火速驰援。这两个人都是资历最深和威望最高的四川名将，他们的部队在整个夏季补充、训练，完整无损。如今不仅邵捷春指靠这一对男女老将扭转川东战局，而且几乎整个四川的士绅们都抱着同样希望。张令的人马在石砫兵前边，相隔一天多的路程。他一面催军前进，一面飞檄大昌守将邵仲光，要邵务必固守三日，等他赶到，将“流贼”消灭在大昌城下，共建大功。

大宁河的三个渡口，即上马渡、中马渡和下马渡，都是进攻大昌的必经之路。邵仲光原是分兵把守，每个渡口的岸上都用石头修筑了堡垒，挖了陷坑，布置了鹿砦和铁蒺藜，并在堡垒中安放了火器和劲弩，希望凭仗大宁河水流湍急，河岸陡峭，固守到张令的援军赶到。不料当张献忠的前哨人马离大宁河尚有二十多里远时，守军便纷纷攘攘，不愿听从指挥，更不愿替朝廷卖命打仗，原因是欠饷太久，而从邵仲光起，一层一层的长官又克扣士兵粮饷养肥自己。邵仲光听到不少风言风语，登时动摇了固守待援的心思。一见张献忠人马来到，他就一面差人向巡抚谎报他正在督率将士们拼死抵御，杀得“流贼”伤亡数百，河水为赤，一面带着少数亲信丢掉堡垒逃跑。防守大宁河的川军将士们一听说主将先逃，不战自溃，大部分散成小股各自逃命，少数人追在邵仲光的后边往夔州逃去。张、罗联军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抢渡成功，分兵破了大昌，随即全师向夔州方向前进。

四川老将张令得到大昌失守的消息就立即停止前进，在一个叫作竹菌坪的地方凭险扎营，堵住义军西进的道路，并且以逸待劳，打算在这一战斗中建立大功。秦良玉的白杆兵也正在火速向这里开来，使张令更加胆壮。在他到达竹菌坪的第二天上午，张、罗联军的前队两千骑兵来到了。他立马高处望了一阵，看见张、罗联军部伍整齐，旗帜鲜明，人马精强，便在心中决定了主意，吩咐将领们不许出寨，如敌来攻，只以铳炮和强弩硬弓射退便了。他胸有成竹地说：

“张献忠是个狡贼，也是一个悍贼。今春在柯家坪，老子因为小看了他龟儿子，几乎吃了大亏。这一支悍贼新近破了土地岭，前天又打败邵仲光，破了大昌，锐气正盛。马上出寨去同他们厮杀，没有便宜叫你们拣。你们只守隘口，不出战，一天两天过去，等他们松懈啦，锐气消啦，狠狠地去整他们。全川父老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这一仗我们必须打好，夺得全胜，方能上对朝廷，下对全川父老！”

西营的先头部队由张可旺率领，在离竹菌坪大约五里远的地方据险下寨，埋锅造饭。随后张献忠率领大队人马赶到。打尖以后，献忠同徐以显率领一千骑兵走近竹菌坪察看形势，看见川军的防守十分严密，除非攻破敌寨，无法长驱西进。他叫养子张文秀率领五百骑兵逼近寨外，佯装挑战。寨墙上开始肃静无声，只偶尔有人头在寨垛中间向外张望。张文秀的小部队继续擂鼓呐喊前进，声声辱骂张令是柯家坪的败将，叫他

出战。寨墙上依然静悄，没有回答，只有很多旗帜随风飘扬。但等这一哨骑兵进入离寨墙一百步以内时，寨上突然鼓声和喊声大作，将士们从寨垛间露出半身，弓弩齐射，箭如骤雨，同时点燃了铳炮，铁子乱飞，硝烟腾起。张文秀的骑兵后退不及，有几十人受伤落马，幸而都救了回来。献忠以为张令必会趁此机会出寨追杀，但是竟没有一个官军出寨。献忠登时明白了张令的用意，轻轻地骂了一句：

“王八蛋，老贼，从柯家坪以后学乖啦！”

献忠同徐以显回到老营，将人马分作三队，轮流派一队走近竹菌坪寨外骂阵，引诱张令出战，而经常有两队在山后树林中埋伏等待。但是直到日落黄昏，张令总不出寨。晚上，献忠叫张可旺等继续派将士轮番到寨边辱骂和骚扰，激起张令的愤怒。但张令对众将下一严令：除非敌人到离寨百步以内，不许呐喊放箭；除非敌人真正攻寨，不许向他禀报。他叫将士们轮番睡觉，好生休息。吩咐之后，他自己就和衣倒在床上，安心入睡，鼾声如雷。到了半夜，张献忠亲到寨外察看，但见寨上灯火稀疏，又听寨内人声不乱，愈发感到焦急，恨恨地骂道：

“张令这老杂种，硬是沉得住气！”

他回到老营，一面寻思主意，一面派人去十里外请曹操前来商议。忽报曹帅来到，他高兴得从凳子上跳起来，而曹操已经进屋了。献忠笑着说：

“真是俗话说：‘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曹哥，你来得正巧。咱们得想法儿激怒张令，使他明日非出战不可。这老家伙一向骄傲轻敌，如今忽然变得小心谨慎起来，真他妈的怪事！”

罗汝才说：“我猜到你正在焦急，所以连夜赶来看看。你放心，明天张令一定出战。”

献忠问：“你怎么断定他明日一定出战？”

汝才故意说：“我刚才观了天象，西北有黑气一道，横贯敌阵，主明日午后四川官军大败，大将阵亡。”

献忠捶他一拳，说：“放屁！老子正在寻思诱敌之计，你却来开玩笑！”

汝才露出很有把握的神气说：“敬轩，你别发急。明天早饭以后，将我的人马换上去，诱张令出寨厮杀。我敢打赌：他不出战，我的头朝下走路！要紧的是，他一出寨，就要结果他老狗的性命。倘若杀不死他，放他退回寨中，咱们就别想过此往西。”

“曹哥，你只要能诱他出寨，我就能截断他的归路。”

“光截断归路不行，要在阵上结果他的狗命。他在这里路熟，不能让他落

荒而逃，从别的路返回寨中。”

“老子将他重重包围，使他插翅难飞，不愁杀不了他。看老子亲手斩他！”

汝才摇头说：“不行。这老家伙虽然年纪很大，却仍然十分慓悍，勇力过人，箭法百发百中。他身边有一百多名家丁，凶悍异常，都肯替他卖命，你很难近到他的身边。打他好比打虎，一上去打不着，反被虎伤。如果张令是容易杀死的，你早就在柯家坪将他杀了，何至将狗命留到今日？”

献忠问：“你有什么妙计？”

汝才笑着说：“我没有妙计。反正这活儿交给我好啦，准定将张令的首级给你。张令一死，咱们趁机夺占竹菌坪，杀散张令的几千川军，长驱西进。”

献忠瞪着一双眼睛打量了汝才脸上的狡猾神气，用嘲笑的口吻说：“曹操，你在我张果老面前，葫芦里卖的什么假药，我还猜不透？快把你全部锦囊妙计亮出底儿来，咱俩商量定了，早一点分拨人马，做好准备，免得明日误事。”

汝才说：“急什么？离明天还早哩！伙计，该宵夜啦，快把你的好酒好菜拿出来，咱们一边宵夜一边商量。”

在吃酒宵夜的时候，罗汝才将他的计策说了出来。献忠连声叫好，替汝才满满地斟了一杯，说：

“你呀，嗨，真是个曹操！”

徐以显也很赞赏汝才的主意，略微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献忠更加满意，伸着大拇指说：“高！高！曹哥，你怎么想出来这条妙计？”

曹操说：“天差我曹操做你的副手，拥戴你打进四川，我没有几个心眼儿你能要我？我刚才蒙眬一阵，在梦中有神人指点我想出此计。”

献忠说：“老曹，你别逞能，越说你咳嗽你越发喘！我告诉你新的探报，你别当我们的事儿很轻松。秦良玉快到了，估量明日中午会来到竹菌坪。百姓哄传万元吉亲自督率一万多人马从夔州来，明日也会赶到。前一条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后一条还没探实。不管怎么，明天必须在秦良玉来到前收拾了张令才行。倘若收拾不了他，咱们别想过竹菌坪，插翅也飞不过去！”

曹操说：“敬轩，你别急。我的计策明天试试看，成败都看定国啦。”

罗汝才回到自己营中，已经鸡叫头遍，他唤起几个重要头目，吩咐他们依计准备。当他正准备睡一阵时，一个亲兵带着张定国进来了。定国恭敬地向他禀报：

“启禀伯父，小侄奉命带五十名弟兄前来伯父帐下，听候将令！”

汝才在灯烛下将定国打量一眼，笑着问：“贤侄，你明日在张令面前能够心不慌，手不颤，完全沉住气么？”

定国回答：“能，能！小侄在几万官军中厮杀，尚不胆寒，何况在张令面前！”

汝才说：“明天的情况不同啊，宁宇！明日，是要你单人匹马到张令面前，结果他的性命。他是有名的四川大将，人们称他是神弩将。不管老虎吃人不吃人，威名瘆人。何况明天是在敌军面前，他身边有众多亲兵亲将，却没有一个自家将士跟你一道。你得十分沉着，心不慌，手不颤，把活儿做得干脆利索。你要是手一颤，就将我的妙计坏啦，你自己也得丢掉性命。我原想用五十个人干这个活儿，你老子信得过你的孤胆，主张叫你单人匹马去干，他说这样会使张令和他的左右毫不提防。明天这一妙着，全看你这个重要棋子儿。小伙子，你自己觉得完全有拿手么？”

定国带着腼腆的微笑说：“我行，行，有拿手。请伯父放心。”

汝才又打量他一眼，满意地点点头，说：“赶快睡觉去吧。好生睡一觉，明天可以晚点起来。吃过午饭，跟着我去到阵前。”

定国又说：“刚才我来的时候，我父帅得到确实探报，秦良玉的人马明天中午一定会赶到竹菌坪，他叫我顺便告诉伯父，准备明日恶战。”

汝才问：“是秦良玉的先头人马，还是她的全军来到？”

定国说：“听说中午有先头人马来到，下午全军都到，秦良玉在后督队。”

汝才拍着手掌，十分高兴地连说：“好，好。”张定国有点莫名其妙，打算问他，他却挥手叫定国快去睡觉。定国退出以后，听见罗汝才在屋中自言自语地说：

“秦良玉这母货来得真巧，将一份厚礼送上门来。敬轩打算长驱入川，准定会顺利成功！”

第二天辰牌时候，竹菌坪守军看见攻寨的换成了曹营人马，部队不像西

营严整。神弩将张令得到禀报，亲来寨上观看，心中说：“老子就在今天破贼！”左右将领都请他趁曹操扎营未稳，杀出寨去，可获大胜。张令摇摇头，严令将士们不许出寨，要像昨天一样。吩咐以后，他回到老营，同一个幕僚下棋，等候着决胜时候的到来。汝才的人马几次呐喊攻寨，官军全不理会。中午，张令吩咐将士们饱餐一顿，束扎停当，听候将令。

大约未初辰光，人们向张令禀报说罗汝才的人马已经十分懈怠，部伍散乱。他走到寨上望了一阵，看见曹营将士东一团，西一团，坐下休息，有的在玩叶子戏，有的正在吃饭，有的等待吃饭，而有些人将鞍子卸下，让战马随意吃草。张令看过以后，眼睛里含着十分轻蔑的微笑，回头向跟在身边的一群参、游将领问：

“此刻怎样？你们各位随老子立功的时候到了吧？”

将领们精神振奋，请求立刻出战。张令又傲慢地笑着说：“不出老子所料，果然一过中午，罗汝才这龟儿子的军心懈怠，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他向中军问：“石砫兵啥时候可以来到？”

中军回答：“回大人，前队两千人离此地只有十里。秦帅率领大队在后，离此地大约不到二十五里远。秦帅正在催军来援，很快可到。”

一个将领问：“大人，还要等石砫兵么？”

张令用鼻孔轻笑一声，说：“算了吧，不必等待啦。这一个胜仗咱们自己独得吧。”

随即他下了将令，留下一千人守寨，亲自率领三千将士，擂鼓呐喊，大开寨门杀出。

曹操的人马来不及整好队形，同张令在竹菌坪寨外展开了一阵混战，抵挡不住张令的凌厉攻势，向后溃退。张令挥军掩杀，而自己身先士卒，望着曹操的大旗追赶。曹操后退了大约三里左右，重新占据地势，回头与张令厮杀，集中了强弩劲弓猛烈射箭。张令不能向前，立马在曹操阵地前面的山坡上，命他的将士们同曹兵对射。他自己手执强弩，在一百五十步左右几乎是百发百中，而他身边的亲兵亲将差不多全是射箭能手，所以在对射中曹兵的死伤较多。张令是身穿重甲，头戴铜盔，战马也披着铁甲，所以尽管也有几支箭射到他的身上，还有一支箭射中战马，却不能使他和战马受伤。曹操挥兵又退了大约三里左右，退入另一座事前准备好的营垒。张令率人马追赶过来，相距一里停下。左右将领请他下令乘胜猛攻，但经验丰富的张令因见曹操大营的旗帜和部伍不乱，又担心张献忠乘机杀出，冷静地轻轻摇头，下令说：

“不许再向前进，人马就地休息！”

这时，罗汝才立马帅旗下边，向旁边骑在一匹白马上的小伙子望一眼，

笑着说：

“宁宇贤侄，现在该你去收拾这老家伙了。祝你吉星高照，马到成功！”

张定国内穿铁甲，外罩红锦战袍，拍马而出，直往敌阵驰去。离敌阵不足半里，他勒住马缰，然后左手持弓，右手将鞭子一扬，高声叫道：

“谁是张将军？请张将军单独说话！”

张令和左右将士们从开始看见单人一骑离曹营向他们这边奔来，就心中感到奇怪，不约而同地猜想着大概是罗汝才派亲信前来转达愿意投降的话。等张定国驻马以后，恰是面向西南，一片深秋的斜阳照射在他脸上。他虽然作战勇猛，却生得十分清俊，二十岁的人看上去只像十七八岁。张令平素听说罗汝才贪酒好色，想着他必定也好“男色”，看着这“美少年”玉貌锦衣，银鞍白马，不禁从嘴角露出来一丝会心的笑意。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听见那“美少年”在白马上又高声叫道：

“请张将军赶快到阵前说话！”

张令将镫子一磕，走出阵前。一个亲将在背后小声说：“请大人留神！”张令用鼻孔冷笑一声，神气傲慢地直向定国驰去。定国面带微笑，缓辔迎他。相距不到百步，两马同时停住。张令声音威严地问道：

“你求见本镇何事？”

定国说：“听说将军善射，今日敬以一箭相报，望乞笑纳。”

张令刚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心中一惊，慌忙取弩。但张定国的动作快如闪电，箭已离弦，恰中张令喉咙。张令的亲随将士们一见大帅中箭落马，一齐奔来抢救，同时有几十个将士追赶定国。定国射死张令，勒转马头，伏鞍疾驰，又回身将追在最前的三个敌人射中落马。罗汝才准备好救援张定国的一百名骑兵，还有定国的五十名亲兵，在张令中箭落马的刹那间，冲出营门，好像疾风骤雨，转眼之间，已同定国会合。定国抛掉锦袍，露出铁甲，回头来一马当先，率领着骑兵向敌人凶猛冲杀。张令的亲随将士们抵挡不住，不得不抛掉他的死尸溃逃，逃不快的就死在刀剑之下。义军营垒中一声号炮，战鼓雷鸣，忽见罗汝才亲率大军，紧跟着冲出营垒，掩杀敌人。几乎同时，张献忠听见号炮和战鼓声，埋伏在深谷密林中的人马从左右呐喊杀出。于是在刚才张令耀武扬威的战场上，到处刀剑闪亮，马蹄奔腾，鼓声动地，喊杀震天。侥幸逃脱的几百官军丢盔弃甲，奔进竹菌坪寨内。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尚未来得及进寨，张、罗大军已经追到。守寨将领立刻下令关闭寨门，同时寨墙上弓弩炮火齐发，使义军不能近寨。但是从溃逃回寨的溃兵中，突然有一部分人发出呐喊，向别的官军砍杀起来，大开寨门，同时一部分奔上寨墙，杀死寨上的川军将领，杀散守寨川兵。在寨壕外边的大队人马，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寨中。刚才夺占寨门和登上寨墙的大约两百“溃兵”迅速脱掉了川兵号衣，露出西营本色，由张可旺和白文选率领，首先杀奔

张令老营。

张献忠和罗汝才差不多同时来到了张令的老营门外，这时张定国也带着一支人马驰来，将张令和另外几个明军将领的首级扔在他们的马蹄前边。献忠的嘴角带着嘲笑，轻蔑地望着张令的首级说：

“这是神弩将张大人的吃饭家伙？啊，失敬！失敬！”他转向张定国，轻声吩咐，“快将张将军的首级挂到旗杆上，请他再看一眼他守的这竹菌坪‘固若金汤’，然后他好安心往酆都城 [1] 去。”

他的话刚落地，探马来报：石砫兵前队已经来到离竹菌坪五里左右，秦良玉因知竹菌坪战事紧急，亲自督兵前来。献忠望着汝才笑道：

“这位老母货，果然对张令不放心，急急忙忙赶来啦，曹哥，怎么办？”

罗汝才笑一笑，说：“这母货不早不晚，来得恰好。趁水和泥，趁火打铁，捎带着把她收拾了吧。敬轩快下令！”

献忠留下张定国和曹营的一个将领带着一千人马守寨；他同曹操立刻率领大军乘胜向西，迎击石砫兵。他吩咐以后，罗汝才也对众将说：

“大家多辛苦一点，收拾了秦良玉以后休息。这老母货如果早来，张令不至于轻敌败亡，竹菌坪不至于失得这么容易；她若来得晚，可以停在离竹菌坪远的地方，占据地利，凭险坚守，咱们就要费劲儿啦。如今她来得恰好。大家一定要努把力将她的白杆兵全数吃掉，机不可失！”

秦良玉按原来行军计划，需要一天以后方能来到竹菌坪。昨日中午，她得知张献忠和罗汝才合攻张令，生怕张令有勇无谋，轻敌致败，所以不顾将士们连日行军疲劳，催促赶路。她自己本来在后督队，因估计到张令今日可能忍不住出寨厮杀，绝非用兵诡诈的献、曹对手，就率领数百标营亲军来到前队，驰援张令，连中午也没有叫人马停下打尖。

大约离竹菌坪不到五里远，秦良玉得到禀报，知道张令阵亡，竹菌坪已经失守。她大吃一惊，立刻命令人马原地停步，整队待命，准备迎战。她带着一群亲兵和几个亲将勒马登上高岗瞭望，果然看见从竹菌坪逃出的溃兵有一股沿着大路奔来。其余的四散乱窜，有的被张献忠的追兵杀死。她明白张献忠和罗汝才必然会乘胜前进，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她的人马冲杀。在目前情况下，她应该迅速退兵，占据一个险要去处，凭险死守，避开敌人锐气，再图反攻，然而她也明白倘若下令后退，她的人马在张、罗的骑兵追赶下很容易立即惊慌溃逃，不可收拾。所以这个办法只在她的脑海里一闪，没有采用。她用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原地布阵，迎击敌军，争取时间使后军占据险要地势，建立坚固营垒。于是她立刻从高岗驰下，就原地摆开阵势，同时向后队传下了十万火急将令，

命他们以三千人马前来增援，其余大军据险下寨。她想着四川安危和她是否能保持一生威名，决于此战，所以虽然内心震惊，却竭力保持威严镇定，立马阵前，对左右将士们说："各位务须死战。我们守此处即是守家。过此一步，流贼就杀到我们的家门口了。"她还命令将这两句话传谕全体将士知道。

石砫兵虽然在全国有名，却根本不像戚家兵那样经过严格训练。要他们在此处比较空旷的丘陵地带立稳阵脚，抵挡张、罗的骑兵冲杀，本来是不可能的，何况将士们自从官军在土地岭战败和湖广副将汪云凤阵亡之后，就已经对张献忠感到害怕，此刻亲眼看见竹菌坪失守，同时听说四川名将张令阵亡，越发心中恐慌。秦良玉也看出来将士们人人胆怯，遂下了一道严令："接仗之后，有后退一步者斩！"她又重复了"守此处即是守家"的话，叫大家牢记莫忘。

从竹菌坪逃出的溃兵来到了。尽管后边只有两三百骑兵追杀，而这大约二千左右的溃兵却沿路丢弃兵器，不敢回头抵抗。秦良玉立即号召张令的溃兵回身迎敌，并派出一队弓弩手向追赶的小队骑兵猛射，又斩了几个逃在最前的官军士兵。经过一阵紧张努力，总算制止了张令残部的继续溃逃，重新整队，面向敌人。然而当大家一看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大队骑兵赶到，如同鸟惊兽骇，立刻奔溃，无法阻止，并且冲动石砫兵，阵脚大乱。才经义军骑兵猛力冲杀，石砫兵便四散溃逃。多亏她的数百镇标兵将都有战马，比较精强，拼死救护，保她逃命，不管遇着义军或自家的溃兵阻住西去之路，就乱杀乱砍，冲开一条血路而去，大旗和印信全失。秦良玉狂奔疾驰数里，遇到奉命增援的三千将士。她匆匆询问一句，知道后队已遵令占据一处险要地方下寨，便稍微放下心来，立即将这三千人马带到两座夹路对峙的小山上，可以互为救应，更可以居高临下，控扼西去大路，使义军不能长驱前进，以便后队将营寨布置牢固。她召集将领们站立面前，激励大家奋发"忠义"，为保卫四川桑梓，为保卫石砫大门，在此拼命迎战，万勿再后退一步。她因刚受挫折损失惨重，又想着她的一世威名说不定会在今日一战输光，所以在同部将们（绝大多数是她的家族和亲戚子弟）讲话时激动得声音打颤，眼睛里浮着泪花，加之铜盔下露出的花白双鬓在西风中飘动，使她的将领们都十分感动，发誓要在此决一死战，一步不退。她刚刚对将领们说完了激励的话，张献忠和罗汝才的骑兵就像怒潮般地冲到。

秦良玉据守的两座山头虽然不高，却因为地势很好，易守难攻。她为着阻止义军前进，将强弓硬弩和少量火铳集中在控扼大路的一边。虽然她口中鼓励将士们同她在此死守，却实际上打算守到黄昏撤退，估计到那时后队的营垒已经修筑得坚不可摧。她只用一千将士在山脚凭险迎战，五百将士搬运石头和向敌人投掷，其余一千五百人和她的数百标营亲军都留在半山坡上，以便随时向最紧急的地方增援。义军连攻两次，都被炮火矢石击退，损伤一些人马。张献忠同罗汝才来到近处，看见秦良玉被亲兵簇拥着立马山头，手执指挥作战的小红旗。他向汝才说：

"瞧见么？这老母货名不虚传，怪沉着哩！要是别的将领，一败阵就只有

惊慌逃命的工夫，绝不会立刻又凭险抵抗。嗨，今天老子一定要活捉这个丈母娘！”

张可旺在一旁问道：“父帅，让孩儿攻占这座山头吧？”

献忠向可旺看了一眼，又向秦良玉占据的小山察看一阵，转向徐以显问道：

“老徐，你有什么好主意？”

徐以显说：“破敌不难，但不可在此硬攻，使我将士多有死伤。应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办法我已经想出来了，请大帅给我两千精兵，由我亲自……”

张献忠看见曹操驰马来到，说：“老徐，你等等说。曹哥，你看，这仗应该如何打好？事不宜迟，必须赶快取胜。”

曹操笑着说：“依我看，至迟在今天黄昏以前，叫这老母货全军完蛋。”

献忠问：“你又有什么锦囊妙计？”

曹操说：“你在这搭儿縻住这老母货，使她不能退走。我装作回师竹菌坪休息人马，却从……”他勒马与献忠靠得更近，小声对献忠咕哝几句，狡猾地笑着问：“敬轩，行么？”

献忠向徐以显问：“曹帅的妙计你听了么？”

“尚未听清。我想不过是派一支人马绕道奔袭石砫兵后边大营。”

“你也是这个主意？”

“我也是这个主意。”

“这主意不赖，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可是老徐，你得留在我身边，请曹帅去戳烂龟儿子们的老窝。”献忠将大胡子一捋，往胸前一抛，双目炯炯地望着曹操，点头说，“行，行。你赶快走吧！”

曹操的人马迅速集合，站队，向东开拔，并且在临离开战场时纷纷同张献忠的将士们打招呼。秦良玉和石砫将士们都明白曹营是暂回竹菌坪，晚饭后来替换西营。秦良玉脸色沉重，她担心张献忠和罗汝才有什么诡计。但是她想，只要能在此地坚守到黄昏以后，她就可以冲下山去，同后边的两万大军会合，而那时就可以凭着建立好的坚固营垒与敌人相持。

张献忠的人马虽然也几次擂鼓呐喊进攻，但都是扰乱性质。秦良玉吩咐在山上埋锅造饭，以便黄昏前使将士们饱餐一顿，然后趁着月色撤兵。她确实担心罗汝才有什么诡计，一再派人向后队传令，务必小心敌人绕

道前去劫营，并督促后队将营垒修筑坚固，以备久守，使敌人不能再西进一步。她还传令后队主将在营垒的高处立一块大木牌，上书“守此即是守家”六个大字，鼓励士气。

阴历九月中旬的白天已经较短，在两军相持而暂时平静的战场上似乎更短。眼看着夕阳落下西山，附近两三里外一阵阵飞鸟投林，群山间晚烟流动，暮色苍茫，涧谷中暗影浓重，黑森森的，辨不出哪是草木，哪是丛竹，哪是岩石。黄昏的迅速来到，使秦良玉略觉放心。她向山下张望一阵，看见张献忠的人马已经懈怠，都已坐下休息，吃着干粮，便下令两山守军趁此时机赶快用餐，准备打仗。将士们刚刚用餐，义军开始向两边山上猛攻，一片喊叫“活捉秦良玉”。秦良玉立刻上马，率领两千将士下山迎敌，打算稍微打退义军的攻势，趁机撤兵。同秦良玉接战的是马元利和王双礼，他们只厮杀片刻，便佯装抵敌不住，向后撤退。秦良玉害怕中计，并不追赶，刚要下令撤退，张可旺与白文选率军喊杀而来，飞矢如雨。秦良玉只好挥兵迎战。刚才退走的马元利和王双礼回兵杀来，打算截断她的退路。秦良玉赶快且战且退，背靠山脚，借助山坡的弓弩和炮火掩护，奋力与义军鏖战。尽管她的人马居于劣势，不断受攻却无反攻能力，但是她冷静，沉着，指挥有法，部伍不乱。然而她毕竟老了。往年在战场上她可以忘记疲劳，而如今感觉腰背困疼，只好勉强支持。忽然想到儿子、媳妇和往年的得力战将都已死去，由她一个老太婆抵挡强敌，不禁暗暗伤心。所好的是黄昏已临，使她多少也添了信心。张献忠尽管常常藐视敌人，但是对秦良玉不禁心中佩服，小声对徐以显说：

“瞧这老母货，名不虚传，确非一般将领可比！”

忽然，一个小校从山头奔下，来到秦良玉身边，禀报说后队扎营的山头上火光通天，并隐约地传过来喊杀之声。秦良玉大惊，立即吩咐将人马撤退上山。她奔到山上一看，在后队立营的方向，火光映得半个天空发红，而呐喊声阵阵传来。她赶快点了一千精兵，亲自率领，驰援后队，令一位参将督率其余人马继续固守此地，没她的命令不准撤退。虽然她明白后队多是召集不久的士兵，乌合之众，又无得力将领，她此刻去救也未必来得及，但是她不能不怀着渺茫的希望拼命赶路。她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想着她的一生威名和全川官绅士民的殷望，都将决于她今晚一战，决于她是否来得及赶回后队。

秦良玉一离开这两座夹道对峙的小山，石砫兵就陷于一片慌乱。张献忠策马向前，亲冒矢石，提刀督阵。西营将士下马力战，奋不顾身，势如潮涌，同时从几个地方冲开缺口，打开了被树枝堵塞的道路。转眼之间，石砫兵完全崩溃，大部分都在无抵抗的状况下被义军像砍瓜切菜一般地杀死。白蜡杆红缨枪抛弃满地。张献忠留下少数人马在这里继续搜杀，亲自率领主力追赶秦良玉。秦良玉刚走了大约四五里路，回头看见那两座山头已失，并有张献忠的骑兵追来。从马蹄声判断出，至少有两千多骑兵在向西奔腾而来。她当机立断，抛下步兵，只率领包括男女亲兵在内约三四百骑兵向西狂奔。

罗汝才率领他的三四千骑兵，由一名向导引路，绕道二十里，在黄昏时突然出现在石砫兵后队的营垒前面。他分派少数人在左右附近的山上放火，一则对敌人造成威吓气势，二则故意使秦良玉知道他已经抄了她的后路。他叫将士们大声喊叫："秦良玉已经阵亡，石砫的将士们赶快投降！"喊叫之后，开始进攻，箭像飞蝗般射入石砫兵的营垒，喊杀声震动山野。石砫兵纷纷逃命。罗汝才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攻破了石砫兵的所有营垒，分出一半人马追杀逃敌，自己率领一千五百骑兵往东，迎头去截堵秦良玉西逃之路。

秦良玉正在往西疾驰，转过一个山脚，忽然看见有大队骑兵迎面杀来，而背后追赶的骑兵也距离很近，前后一片声喊着："活捉秦良玉！"她勒住马缰，略一踌躇，慌乱中向北一拜，颤声说道：

"皇上，微臣不幸兵败，前后皆敌，只好在此……"

下边的话已经来不及说出口，便挥剑向自己的脖颈砍去。一位亲将用力夺住剑柄，同时大声叫道："都督随我来，不要轻生！"于是这个亲将勒转马头向南，又说一句："快随我来！"另一个亲将在秦良玉的马屁股上狠抽一鞭。秦良玉被少数亲将和亲兵保护着落荒而逃，三四百骑兵大部分追赶不及，张献忠的人马已经来到，有的死在混战之中，有的弃了战马，攀藤援葛，向山林深处逃命。

张献忠和罗汝才将两家将士分散成许多小股，像撒开一张大网，满山遍野追赶和搜索秦良玉，到处点燃着松枝火把，到处喊叫着：

"活捉秦良玉！活捉秦良玉！……"

秦良玉多亏她的那个亲将地理较熟，加上这一带岗陵起伏，林木茂密，道路复杂，所以她能够侥幸不被联军捉获。她骑马奔跑半夜，已经逃出三十多里，身边只剩下二十几名将士，每听着背后的松涛、瀑布或空谷中的水声和风声，都疑心是献忠和罗汝才的大队骑兵追近，甚至耳边总是仿佛听见隐约的喊叫：

"活捉秦良玉！……"

自从万历二十七年秦良玉开始带兵作战以来，依靠她和她一家人的惨淡经营，石砫白杆兵在全国有了虚名，而她和她的兄弟侄辈也获得朝廷的高官厚禄。白杆兵虽然也打过几次败仗，亲属有被杀的，有受伤的，但是她本人却一直侥幸免于溃败，因此四川人都说她是福将，是常胜将军。这一次她率领两万多人马，未曾经过恶战就全军覆没，大旗和印信全失，几乎使她自刎。这惨败发生在她的暮年，使她的一生盛名毁于一旦，好像一个赌了一辈子的人最后输光了，根本没有捞回本钱的希望。然而一种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荣誉心，使这位将近七十岁的老妇人败而不馁，仍然想拼着老命再打一仗，挽回一点声望。逃出战场以后，她带着二十几名亲兵亲将，不顾疲劳，日夜赶路，向梁山县境内奔去。

邵捷春因为土地岭失守，张应元和汪云凤的湖广军一战溃败，估计到张献忠和罗汝才必然要深入四川，所以在督催张令和秦良玉驰援大昌后，他自己赶快调集了两万川军，开赴梁山县境，扼高梁山隘口驻扎。今天，张令兵败阵亡和秦良玉全军覆没的塘报接连而至，使他十分吃惊，正在束手无策，忽报秦良玉来了。

邵捷春将秦良玉迎进行辕，在签押房坐下以后，屏退左右，问了问她和张令战败的详细经过，然后说：

“贺人龙从开县噪归陕西，左帅不听督师调遣，致使夔东战局糜烂至此。学生今日只能尽力扼守高梁山，使流贼不得西犯重庆。生死利钝，付之天命。夫人虽不幸战败，但川人对夫人仍爱戴如故，想朝廷亦不会即便严责。学生原是一介书生，军戎之事并非所长。时至今日，几乎一筹莫展。夫人经验宏富，素娴韬略，不知有何见教？”

秦良玉叹口气说：“我虽系败军之将，等候朝廷处分，不应有所妄陈。但老妇世受国恩，又是蜀人，时事至此，不能不竭尽全力，与贼周旋。纵然肝脑涂地，亦所甘心。目前一切空言无补实际，唯有火速整顿人马与流贼拼死一战。”

邵捷春沉吟说：“可惜一时无兵可调。”

秦良玉说：“如今事急了，我回去尽发我溪峒 [2] 之卒，还可得两万人，足以破贼。”

捷春问：“贵土司已经出了将近三万人，还能再出两万人么？”

良玉回答：“土官家调兵时命人拿着一双筷子和一把笤帚向土民传谕，以示十万火急。筷子的意思是凡能吃饭的人都得报到，笤帚的意思是不论老少，扫境出战。我今天驰返石砫，就用这办法调兵，两万人在几天内可以调齐。”

“可是粮饷……”

“国家目前困难，我完全知道。我只请官府拿出一半粮饷，另一半由我自己设法。战局危急至此，请抚台不用犹豫！”

邵捷春不能立刻决定，请秦良玉先到下处休息。送秦良玉走后，他再三考虑，又同几个亲信幕僚密商很久，都认为既然三万石砫兵未经恶战就全军覆没，倘若再调集两万老弱，又未经过训练，如何能够顶用？再者，他们都看得出来，由于大昌的失守和张、罗的深入四川，杨嗣昌必会将责任推到邵捷春身上，所以他自己“前途莫卜”，更不敢再使用不可靠的石砫兵去吃败仗，增加自己的罪款。

一个时辰以后，他去回拜秦良玉，只说官府缺乏现粮，婉言谢绝了她的建议。秦良玉摇摇头，长叹一声，没再作声。巡抚走后，她想着自己竟以这次惨败结束了一生，从此将蛰居石砫，打发余年，说不定要受朝廷处分。她的一家人在崇祯一朝驰驱战场，同农民军血战多年，立过功，受过赏，在川、黔和云南各地众多土司中从来没有一个土司家族同朝廷的关系如此密切，如此受皇帝信任和褒奖。如今眼看着明朝的国运走上无可挽救的败亡道路，她禁不住痛哭起来。第二天清早，她赌气不向巡抚辞行，带着零落从骑，洒泪离开梁山，奔往忠州，过江回石砫去了。

[1] 酆都城——道教制造的迷信，说全国总城隍神住在酆都，人死后鬼魂都往那里报到。

[2] 溪峒——古代泛指西南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山区。

第四十二章

消灭了张令和彻底击溃了秦良玉以后，罗汝才同张献忠再也没有遇到大的战争。他们从达州往北，几天后突然向西奔袭剑阁，随即出剑阁到广元，知道通往陕西的关口都有重兵封锁，就折而向南，在梓潼打个胜仗，又从绵州进袭成都，不克，沿沱江顺流而下，似乎要去攻重庆，忽然从永川转向西南，破了泸州。他们在泸州稍作休息，从南溪、荣县、仁寿……一路北进，绕过成都，在德阳、什邡、金堂一带稍作休息，补充了粮食，人马向东，于除夕的爆竹声中破了巴中；休兵三天过年，然后偃旗息鼓，行踪诡秘，急趋开县，在开县的黄陵城杀败了前来堵截的猛如虎，扬长东去，出了四川，随即破了襄阳……

如今在罗汝才心中，这一段联兵作战的历史永远过去了。在退出襄阳后不久他就经过好商好量，同献忠分手了。趁着左良玉猛追献忠不放，他迅速扩充人马，加紧练兵。他担心左良玉打败张献忠之后，回头打他，所以先派罗十到伏牛山中看一看李自成的态度，然后才决定了来河南与闯王合兵的大计。

李罗已经有五年不曾见面，今天罗汝才的前来相就，标志着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李自成开始确立其在群雄中的中心地位。他和左右文武很清楚曹操前来相投的重大意义，所以事前研究了会师后的一些问题，充分做了欢迎的准备。

罗汝才和吉珪率领标营轻骑数百人，随同到淅川境内相迎的刘宗敏和牛金星向邓州境内奔来。当他们到达李官桥和厚坡之间一个小山街外边时，闯王已经在那里等候。几千骑兵在路旁列队相迎，但见旗帜鲜明，甲仗耀眼，人强马壮，部伍整肃。吉珪在心中赞叹：“李自成确实不

凡！”在锣鼓与鞭炮声中，李自成将罗汝才和吉珪迎到小街上休息，略叙闲话，然后驰往张村。尽管李闯王极其隆重地欢迎汝才，见面后握手话旧，十分殷勤，但吉珪心中有一种沉重感，到张村后心情更为沉重。

酒宴散后，李自成同罗汝才和吉珪在帐中继续深谈，只有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相陪。自成说：

“曹哥，今日你来，我这里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你我齐心协力，不愁不能在两三年内打出个大好局面。我俩原是拜身，你是哥，我是弟，不是泛泛之交。遇到军政大事，我要多听你的主见。你我事事推心置腹，咱闯、曹两营几十万人马就变成了一股绳儿，可以无敌于天下。我的人马就如你自己的人马。我手下倘有谁对你有不尊重的地方，我或罚或斩，绝不姑息！”

汝才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会像敬轩那样待人。我同敬轩虽也是多年好朋友，可是他常常盛气凌人。我倒可以忍耐；不好办的是我的手下将士常常憋了一肚子气，再合伙下去反而更为不美，所以率全军前来就你。我有言在先：我是来投你，奉你为首。你念起我俩原有拜身之谊，瞧得起我，叫我做你的帮手，我就心满意足了。今后用不着再说我是哥，你是弟。你是主帅，主帅就算是兄长吧！”

“也不能说以我为主帅，咱两人共同当家，有事一起商量。”

“话不能这么说，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我们两家合营，人马几十万，就应该奉你为主，才好同心协力作战。”

牛金星笑着说：“曹帅前来会师，要奉闯王为主，这话本来早就说过的，也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今日请闯王不必谦让，还是商议大事要紧。”

宋献策接着说：“自破洛阳之后，全军将士推戴闯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这是当前的正式名号，早已向全军宣布使用。一个多月前，特意在得胜寨筑坛拜天，大元帅坐在坛上受众将拜贺，好不隆重。今日曹帅来到，也需要有一个名号才好，不知曹帅意下如何？”

罗汝才在来之前已经知道李自成改称大元帅的事，却没有认真考虑他自己应该有什么正式称号。他抱的态度是“瞧瞧看”。现在听宋献策一问，他带着无可无不可的神气，点头微笑，偷偷地瞟了吉珪一眼，随即回答：

“我虽然也造了十几年反，可是从来没有雄心大志，只能做个帮手，因人成事。跟张敬轩在一起我是敬轩的帮手，如今来跟着闯王，自然是闯王的帮手。做个帮手，有名号也好，没有名号也好。如今闯王的军制还没有定，捷轩他们都还没有正式官衔，你们也不用急着给我安排什么官衔吧。将士们尊敬我的就称我曹帅，不客气的也可以叫我老曹或叫我曹操。难道我来是争什么名号的么？”

自成赶快说："曹哥的话虽如此说，但是你在军中所处的地位与捷轩们不同。目前军制还没有定下来，别人可以暂时没有正式称呼，你不能没有正式称呼。不然你就不好同我一起统率全军。"

汝才笑着问："给我个什么官衔？"

牛金星说："全营将士已经推戴闯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并议定以后军中不再另设元帅。经鄙人与宋军师和捷轩将军等在闯王面前商议几次，拟推戴曹帅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不知曹帅以为如何？倘有不妥之处，容俟大家再议。"

罗汝才原来听说去年冬天有宋献策献什么《谶记》的事，心中并不高兴，也不相信。根据他同吉珪的看法，那"十八子主神器"的图谶大概是宋矮子弄的玄虚，替自成欺世盗名。现在他也不满意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他们并不十分相信明朝的气数将尽。他们来就李自成，只是因目前形势——既不能同张献忠继续合作，又不能单独对抗左良玉——迫使他与自成暂时结合，根本无意拥戴自成成就大业。他刚刚猜想李自成会给他个副元帅的称号，却未料到给他个大将军的头衔。在片刻之间，罗汝才笑而不言，向吉珪扫了一眼，却发现吉珪正在望他，分明是催他赶快说出同意的话，于是他欣然说道：

"承闯王和各位厚意，给我一个大将军头衔。我这个人无德无能，实不敢当。我只想跟捷轩们一样，辅佐闯王打天下。给我这么高的头衔，我这块料能受得了么？你们把我这块料抬得过高，岂不是硬要折我的福？"

宋献策赶快说："曹帅在义军中资深望重，威信素孚，请勿谦辞，辜负闯营全体将士推戴之诚。目前军制草创，多有未备。大元帅之下不拟再设元帅，大将军实与副元帅相等。"

牛金星接着说："曹帅原是早期义军十三家中一家之主，只有曹帅居此高位，众人心中才服。"

曹操哈哈大笑，说："罢了，罢了！承咱们李闯王念起我是结拜兄弟，又承你们大伙儿瞧得起，给我个大将军头衔，还加上'代天抚民'四字，'威德'二字，实在够尊敬我啦。在咱们李闯王面前，我曹操甘拜下风。别说大将军等于副元帅，就是比副元帅矮一个肩膀，我老曹也是受之有愧。只是我手下的将士们都叫惯我'大帅'，别营将士也都叫惯'曹帅'，怕一时改不过口来。"

刘宗敏知道曹操话中有话，就说道："这没啥。正如我们闯营将士，大家向自成叫惯了'闯王'，那就还叫下去吧。如今只在发出的文告上使用'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这个称号。今后你的正式称号虽然是'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我们大家仍不妨叫你'曹帅'，你手下将士也不妨叫你'大帅'。暂时用不着勉强大家改口。大家只需心中明白，两营会合之后，全军中只有一个大元帅，就是闯王。闯王之外，不另设元帅，也不设副元帅。"

罗汝才虽然心中不快，但是他连连点头，说：“这样好，这样好。理该如此。”

李自成笑向吉珪问：“对曹帅的这个新称号，吉先生尊意如何？”

吉珪欠身回答：“闯王与曹帅是小同乡，又是结拜兄弟，情谊非同一般。曹帅前来相就，实想助闯王一臂之力，早成大事，其他何足计较。今承宋军师与牛先生等议定，且蒙闯王同意，称呼曹帅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不唯曹帅欣然拜受，我想曹营全体将士也将会感激鼓舞，更愿为闯王效命。”

自成说：“曹帅的这个称号，当在两三天内向全军隆重宣布。至于合营后有一些重要事项，如关于粮饷分配、军纪军令等等，需要商议的，请吉先生同牛先生、宋军师在一起商议妥帖，规定办法，禀报我同曹帅，以后就按照你们商定的意见办事，不得违误。曹哥，你看如何？”

罗汝才点头说：“我看这样很好，很好。”

三天以后，罗汝才的人马都到了。李自成将文渠集让出来，给罗汝才安扎老营。罗汝才的人马就驻扎在文渠周围，东到十里铺，西南到半扎店。邓州的百姓本来很苦，如今凡是罗汝才部队驻扎的地方，鸡、羊、牛、驴，随便被曹营宰杀，奸淫妇女和掳掠丁壮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强奸不从的妇女常被杀害，遭到强奸的往往自尽。因此，老百姓纷纷逃避，而逃出去以后又往往被土匪洗劫和杀害。这种情况，自然都瞒不住闯王，也没有出他意料之外。刘宗敏却忍不住大为生气。他走进闯王帐中，恰遇中军吴汝义正在禀报曹营扰害百姓的事，听后更加生气，向闯王说：

“闯王，曹营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如今曹操奉你为主，远近百姓都把曹营的人马也看作你的人马。他们这样搞法，不是往你脸上抹灰么？你得请老曹来商量商量，严申几条军纪，不许再这样下去！”

自成冷静地望着他微笑，没有回答他的话，却转向吴汝义问：“子宜，我叫你派人去查听王吉元老娘的下落，查听到了没有？”

吴汝义回答：“去的人还没回来。只要还没饿死，就会找到。”

自成沉吟说：“怕的是已经饿死或逃荒在外。我们既然来到邓州地方，总得用心找一找。倘若找到，要多给她一点粮食，再留下几两银子。”

吴汝义说：“我怕给她留下粮食和银子也是祸。”

“你斟酌办，总得救她不饿死才是。要是这位妈妈还不太老，能骑驴子，

就将她接到军中，随着老营。”说罢，他转向刘宗敏，“捷轩，你坐下，急的什么？曹操能够率领全营前来投我，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军纪，过几天是要同他谈的。如今他的人马刚到，一切事乱哄哄的，咱们只能睁只眼合只眼。你想想，曹操出川时只剩下两三千人，破襄阳之后，不过半年光景，增加了将近二十万人马，怎么能将纪律整顿得好？再说，曹操自己就嗜酒贪色，女人弄了一大堆，还有戏班子和女乐几部，对手下将士们就不好管得严紧。”

宗敏说：“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曹操为人很狡诈，如今他虽然奉你为主，我们还得多加提防。第一件，要防他在紧要关头再动了投降朝廷的混蛋念头。第二件，要防他在你的大旗下打仗不肯出力，却拼命地增添兵马。你看，破襄阳之后，他虽然同敬轩继续合伙，却各自行事。丁启睿指挥左良玉只追敬轩不放，把曹操撇在一边。曹操趁机扩充了兵马，脱离敬轩来到咱们这里。怎知道他将来不拿对待敬轩的办法对待你呀？”

自成点头说：“你思虑得很是。不过咱们不像张敬轩，这一点他也清楚。他既然来了，明天拜受了‘大将军’的名号，以后就得同咱们在一条路上走到底。”

刚谈到这里，忽然一阵马蹄声在帐外停住，随即牛金星和宋献策走了进来。李自成让他们坐下，急忙问：

“同曹帅商议定了？”

金星说：“我们奉闯王之命，到文渠后先同吉子玉谈了一阵，随后一起到曹帅帐中，当面将几件事定了盘子。曹帅设午宴款待我们，席间还叫出几个歌妓清唱侑酒，不免多耽搁了时光。曹帅还要留我们晚上看戏，我们说有公务在身，不敢久留，便告辞回来了。”刘宗敏笑着骂道：“他妈的，曹帅老营中有歌妓，有戏班子，比咱们闯王老营排场多啦。真会摆阔气，也真会受用！”

宋献策用嘴角笑一笑，轻声说：“酒色之徒耳！”

金星接着对闯王说：“我们在曹操面前商定：第一桩，明日早饭后率领几十位重要头领来张村拜见闯王，请闯王拜授他‘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由闯王设午宴款待。明日晚上，曹帅设宴回请闯王和我们这边的各位将领。第二桩，今后行军作战，攻城破寨，听从闯王将令行事，但也请闯王在重要事情上多同曹帅共商决定。第三桩，今后南征北战，曹营紧跟闯营一道，结为一体。除非闯王与曹操会商决定，曹营不离开闯营单独行事。第四桩，军资粮饷由闯王老营统筹安排，两营人马按闯六曹四比数。第五桩，今后如攻破重要城池或打了大的胜仗，所得粮食、财物、兵器、马匹，都按四六分账。”

李自成满意地说：“最要紧的是第二桩和第三桩，只要这两桩商议定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能够一起走到底，当然再好不过。倘若走不到底，也得拉着他一路走几年，走到大局有了眉目的时候。”

宋献策说：“看来曹帅这个人虽然狡猾，却没有雄心远略，比较容易相处。他身边那个‘范增’，却是用心很深的人，需要在他身上多加提防。”

牛金星笑着说：“不然。范增在项羽面前的身份很重，被尊为亚父。吉珪与曹帅相遇日浅，曹帅对他也只是以谋士待之，与范增的身份地位不能相比。再者，范增当时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对声色无所好。吉珪一到曹营，曹帅即赐给他两个美女，没听说他不要。今日酒宴之上，我看他对声色二字也颇有兴致，可以说与曹帅气味相投。所以我敢断言，他在曹帅面前虽然颇受倚信，终必无所成就。”

献策说：“启东所言甚是，但我所言者是吉子玉在曹帅身边出谋划策，不可不多加留意。这两天同他在一起讨论，随时可以看出他思虑甚深，总想又奉闯王为主，又使曹帅不失去独立地位，好像军中之军，国中之国。我们遵照闯王主意，略作让步，曹帅在有些事上也比较随和，才议定那几项条款。有一件事，吉子玉就提得很突然，足见其思虑之深……”

宗敏问：“他提了什么事儿？”

献策说：“他今日问我：看闯王目前用兵方略，必将扫荡中原，西连关中，建立根本，然后与明朝争夺天下。既定此远大方略，必将设官守土，抚辑流亡，为强兵足食之策。今后如发放府、州、县官，理应也按照四六比例，每十个府、州、县官，应有曹帅四人。”

宗敏骂道：“妈的，这明明是要从闯王的手里抢夺土地、人民！”

闯王问：“你怎么回答？”

献策笑一笑，说：“我说：闯王因近几年在军事上屡受挫折，教训颇为惨痛，故目前只打算多打几个大的胜仗，打得官军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能，其他都非急务，尚未考虑。恐怕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说到如何设官守土的事。吉子玉似不放心，沉吟片刻，说：‘不论何时，倘闯王决定在所占之处设官守土，都理应与曹帅共商而行，方是和衷共济，有始有终。’我笑一笑，来个‘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这话岔开了。”

宗敏说：“他这话是要同咱们争地争民，算什么‘和衷共济’！曹操既然情愿奉闯王为主，又要同闯王分土地、人民，难道土地、人民也是可以分的？”

闯王说：“近来我常想着林泉的建议，打算破几个城池，暂时放几个州、县官试试。如今曹操一来，这事只好暂缓去行。今后，为着顾全大局，凡是容易同曹营引起纠葛的事，务要避免。”

一直听大家谈话的吴汝义突然忍不住问：“难道因为曹营来了，今后咱们破城略地，就像狗熊掰苞谷，全不牢牢地拿在手中么？那样如何能成就大事？”

闯王说：“眼下以紧紧地拉住曹帅，使他能够同我们一道共事为上策。至于固守城池，设官治民，虽也重要，不妨等到两三年以后去做。我看，同曹操一起再打两三年，大局就有眉目了。”

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候，罗汝才率领几十位重要将领来到张村。因为张村寨中稍微宽大的宅子都在近几年被过路官军和土匪烧毁，所以宴会就设在一座关帝庙的前院中，在几棵高大的柏树间搭好布棚，以遮阳光。如今已是阴历七月下旬，邓州一带的秋老虎已经过去，加上微风淡云，布棚下凉爽宜人。到了最上一席，李自成将罗汝才让到首座，吉珪二座，他同牛、宋、李岩和刘宗敏等相陪。其余各席，由中军吴汝义同李双喜让曹营的将领坐在首位，闯营的将领相陪。大家坐定后，李自成望了军师一眼。宋献策立即起立，向着众将大声说：

“各位将军，首领！今日之宴，一则为祝贺闯、曹两营会师，从此后在大元帅统帅下矢勤矢勇，共建大功；二则为大元帅拜授曹帅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颁给银印。从此曹帅即为大元帅之副，位居众将之上。”他跟着向左右廊下一望，吩咐说：“奏乐！”

李自成的军中不像曹营，当时尚无乐部，只是临时召集乡下的吹鼓手凑成了一个班子。闯王、曹操、全体将领在音乐中离座起立。一颗“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的银印装在一个红缎包裹的木匣中，由吴汝义双手捧到闯王面前。李自成先向汝才一揖，然后接过来印匣递给汝才。汝才对自成深深三揖，双手捧过来印匣，转交给背后随侍的一个中军小将收下，又向闯王深深一揖。闯王还揖。然后闯、曹两营将领分班向曹操躬身插手，表示祝贺，气氛庄严。这简便的拜授礼仪，是事前由牛金星和宋献策商定的。罗汝才对于授印一事原抱着逢场作戏态度，没料到如此郑重其事，使他不能不肃然认真，收了脸上笑意。授印仪式之后，酒宴开始。李自成举杯向罗汝才和全体将领敬酒，勉励大家从今后亲如兄弟，努力作战，严整纪律，解民倒悬，共建大功。罗汝才跟着举杯向闯王敬酒，表示他率领全营将士听从闯王驱使，以便早日扫荡中原，佐闯王成就大事。然后是闯、曹两营文武，一批一批地向闯王和汝才敬酒，大家也互相敬酒，十分欢洽。

酒宴过后，罗汝才和吉珪以及一部分重要头领被闯王留下谈话，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刘芳亮和李岩奉陪。谈了几句闲话之后，自成向汝才问道：

“曹哥，你足智多谋。你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攻打何处？”

曹操笑着说：“你已经全局在胸，方略早定。我才到这里，能够想出来什么新鲜招儿？请你说出来下一步棋路如何走法，我的车马炮听从你调遣好啦。”

自成说：“曹哥，几年不见，你怎么变得这样谦虚？你害怕我不能采纳你的高明主张么？别说是曹哥你，即令是你手下的一般将领，凡有可取建议，我都会认真听从。你知道我的秉性，用不着把好主意藏在心里！”

刘宗敏见罗汝才仍不愿爽快说出自己的主张，便开玩笑说：“曹帅莫非因为同敬轩相处日久，常见敬轩盛气凌人，养成了遇事少作主张的习惯？”

大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罗汝才也跟着大笑，随即拍了拍宗敏的肩膀，点着头说：“捷轩，你用的是激将法，用得真妙。”等大家笑过之后，他望着闯王说：

“我们下一步应当攻打何处？我的愚见是攻打开封。但在攻打开封之前，先打傅宗龙这只老狗。听说你立下狠心要攻下开封，是么？”

李自成轻轻点头。

“对啊，咱们非攻下开封不可！”罗汝才略停一停，接着说，“可是，闯王，应该缓一时攻开封。目前新上任的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已经来到河南，保定总督杨文岳也在河南。我们去围攻开封，不一定很快攻破。倘若屯兵坚城之下，日子稍久，士马疲惫，他们纠合左良玉等，凑成一支大军来救开封，使我腹背受敌，反而不利。我们眼下虽说人马有五十万之众，可是真正能战之兵不足十万，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大战最好莫打。对左良玉不要轻视。杨嗣昌活着时，他不肯卖力打仗，等着瞧杨嗣昌的好看。如今杨嗣昌已死，丁启睿不在他的眼中，他倒真卖力了。所以，我想，咱们不妨在他同傅宗龙等还离得远时，先杀败傅宗龙和杨文岳，然后再围攻开封。他们两个，能够都收拾掉最好，倘若只能收拾一个，剩下的那一个也成了惊弓之鸟，即令崇祯还逼着他救开封，他也是孤掌难鸣，一个跳蚤顶不起卧单。料他也不敢上前！到那时，纵然老左奉旨去救开封，咱们也容易对付。”

“嗨，曹哥，你所说的，同我们商议的作战方略不谋而合。”自成高兴地说，随即转向宋献策问，“军师，你没有将咱们商议的方略告诉曹帅吧？”

献策说：“我连半句话也没有告诉曹帅。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英雄所见略同。’”

曹操笑一笑，说：“你们李闯王才算是真正英雄。我是胸无大志，跟着大流混混，算得屁的英雄！”

自成说：“曹哥，既然你也是同样主张，咱们下一步如何打法就算确定啦。让傅宗龙率领陕西兵马来河南吧。让他同杨文岳会师之后，咱们再打。目前咱们将人马拉到伏牛山中，等到秋收以后出动。趁此时机，加紧操练，整顿军纪。”

曹操说：“好，好！我正需要停下来操练人马，能拉到伏牛山中两三个月

最好不过。”

自成又说：“我设法将傅宗龙和杨文岳引到一起，不用你多操心。等到打仗时候，咱俩一起前去，亲自督阵。”

决定了下一步作战方略以后，又接着商定，后天一早拔营，开往伏牛山脉东部，而罗汝才的老营将设在得胜寨附近的一个小寨中，以便有事时闯王好随时找他商议。会后，自成命亲兵将一匹赭黄色的骏马牵到帐外，赠给汝才。罗汝才同大家走出大帐，端相骏马，连声称好。自成说：

“曹哥，我知道你并不缺少好马。只是为着咱弟兄俩几年不见，初次合营，必得送你点什么才能表一表我的心意。你平日最喜欢名马、美女。美女，我这里没有，只能在我的老营马棚中挑一匹好马送你。这马因跑得快，又是全身赭黄，只四蹄和鼻上生有发亮的白毛，所以名叫追风骠。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请你收下。”

汝才非常高兴，插手齐额，说：“拜谢元帅赏赐！”又说道，“我没有什么好东西奉献元帅，今晚命人送来一百匹上等锦缎和一点珠宝，供元帅赏赐之用。”

闯王叫亲兵将追风骠的鞍子备好，请汝才骑上一试。汝才接过缰绳和他自己的象牙柄马鞭，腾身上马。不需轻磕马镫，那马便平稳地向前走去，后蹄落地跨过前蹄蹄印，果然很快。汝才轻抽一鞭，那马四蹄腾空，在大道上奔出三里外又奔转回来。汝才跳下马，收了缰绳和鞭子交给亲兵，望着自成说：

“果是好马！果是好马！”

李自成回到帐中，又赠送吉珪二百两银子、二十匹绸缎、一柄宝剑和一部从洛阳得到的万历刊本《武经总要》；对罗汝才的重要亲信将领和随在身边的每个头目都有适当赏赐，每一名来到张村的亲兵马夫也都有赏赐。大家都向闯王叩头谢赏，而当吉珪叩头时，自成却赶快将他搀起，说：

“我同曹帅是兄弟。曹帅以宾师之礼待先生，我当然也以宾师之礼待先生。今后万望不弃，多惠指教；事成之后，不敢相忘！”

他又吩咐随营总管速向汝才老营送去两万两银子和二十盒妇女用的珠宝首饰、三百匹上等绫罗绸缎、二百领极好的绵甲，请汝才代为分别赏赐。这件事使罗汝才和他的手下人十分满意，不少人在心中说：

“李闯王同八大王果然是大不相同！”

当罗汝才回文渠时，李自成拉着他的手，亲热地谈着往事，送了很远。汝才临上马时，忽然小声问道：

“自成，你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万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曹哥，你问这做什么？”

“实话对你说，我不是你的哥，倒是你的老弟，今后要把称呼改正过来。”

自成感到奇怪，说：“十几年来我都是叫你曹哥，还记得当年结拜的时候，在《金兰谱》上明明写着你是万历三十三年七月生的，怎么你又不是我的哥了？”

汝才笑一笑，说：“我那时为要当哥，当哥可以受到尊敬，故意将自己的生日提前了一个月。我实际上是八月二十五日生的，比你晚生四天。年轻时想当哥，在这件事上不老实，如今理应改正。从今晚起，你就是我的哥了。”

“可是两营将士都知道咱俩是拜身兄弟，你是哥，我是弟，怎么好突然改变？”

“你不用管，由我在大家面前改正。”

“啊，这真是出我意外！”

汝才上马，先向闯王拱手，又向闯王的文武大员拱手，说：“我今晚在文渠敝营中敬备薄酒蔬宴，恭候大元帅与各位朋友光临。请早命驾！”

李自成送罗汝才走后，一直奇怪着汝才隐瞒实际生日的事。但是他暂时没有告诉任何人，忙着处理要紧的军务去了。

将近黄昏时候，李自成率领牛、宋、李岩和一群将领来到文渠。罗汝才率领吉珪和老营将领在文渠寨外紧靠湍河西岸的大道上列队恭迎，然后鼓乐前导，将闯王迎进寨内。他同李闯王并马而行，故意骑着追风骠，表示他对这一馈赠的满意和感激。追风骠已经换上了他平日使用的辔头和鞍镫，银饰和鎏金在夕阳的余晖中闪光。

尽管当时邓州一带灾荒严重，罗汝才的军粮也很缺乏，但在他的老营中却见不到有困难情形。从辕门到后院大厅中，到处灯烛辉煌。酒宴十分丰盛，山珍海味俱全。院中奏着细乐，丝竹之声盈耳。汝才对闯王说：

“常言道，治席容易请客难。你没有让捷轩和明远同来赴宴，真是美中不足。如今又不打仗，近处并无官军影子，请大家都来，开怀痛饮，岂不快乐？”

闯王笑着说：“平时虽不打仗，也无官军骚扰，但营中不可一刻无大将主

持，在我们那里已经成了定规。”

汝才说：“大元帅，你这一点很像高闯王，实在不凡！张敬轩要是跟你一样，去年在玛瑙山也不会被刘国能赚进老营大寨，措手不及，被杀得落花流水！”

闯王说：“敬轩的长处也很多，最可贵的是败而不馁。胜败兵家常事，只要能吃一堑长一智就好啦。”

汝才点头称是，随即端起酒杯，转身望着大家说：“今晚大元帅光临，使我们全营上下，群情鼓舞。大伙儿都知道我同李闯王是小同乡，又是拜身，可是都不知道闯王是我的兄长，我是他的老弟。趁今晚酒宴之上，我将这事说明。在当年结拜时候，我为着想当哥哥，故意将自己的生辰多说了一个月。朋友们称我曹操，这就是我的曹操本色。从今以后，我将以兄长事闯王，不敢再弄虚作假，僭越称兄。常言道：‘兄友弟恭’。我做老弟的，今后只有敬事闯王，竭尽手足情谊，替兄长驰驱效力，没有二话可说。来，请大家陪我干这一杯，祝我的兄长大业成功！”

大家都站起来跟着罗汝才干了一杯，每个人心中都称赞他趁此时说出从前虚报生辰的实话非常好，既对闯王热诚坦白，也在奉闯王为主这事上合情合理。大厅中人们又纷纷地向李自成敬酒称贺，气氛欢悦。

罗汝才使个眼色，他的亲兵头目来到身边，听他低声吩咐一句，随即走了出去。跟着，院中的乐声停止了，从后宅中走出来几个十八九岁的歌妓，浓妆艳服，在筵前歌舞侑酒，另有细乐伴奏。汝才向闯王笑着说：

“李哥，我知道你一向不爱酒，不贪色，不好玩乐，可是你今晚来到愚弟营中，不妨与大家放怀同乐。倘若你不喜欢这些姑娘歌舞侑酒，就叫她们走了吧。”

自成说：“我是因为身上担子重，怕自己酒色误事，也不想使手下将领们沉迷酒色，所以在我的老营中严禁酗酒，也不蓄女乐。老弟这里既然有几部女乐，今晚盛宴，听她们弹弹唱唱，为大家助兴，有何不好？让她们将拿手的曲子唱几段吧。”

二更过后，李自成等告辞回到张村老营。大家谈到罗汝才向闯王称兄的事，都感到有趣，说曹操这一次可说了老实话。只有宋献策轻轻摇头，笑了笑，说：

“我看，他今晚的话未必真吧？”

李岩问：“何以见得？”

献策说：“前天，我到曹营找吉子玉议事，曹帅将我请到他帐中，要我替他批八字，明明白白告我说他生在万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既要批八字，自然不会虚报生日。曹操为人诡诈，所以今晚酒席上，我听了他

的话一直心中不信。”

闯王问：“他为何要在这样小事上又说假话？”

献策笑着说：“其实也不是小事。据我想来，他认为既奉闯王为首，不便再以兄位自居，所以扯了这个谎话。虽系扯谎，却无坏意，我们大家不妨佯装信以为真，说穿了反而不美。”大家又谈了一些问题，各自回去休息。李岩前日由文渠移驻张村附近，在回去的时候，宋献策送他步行了一箭之地，站住谈了片刻。他对李岩说：

“林泉，曹操来依闯王，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我兄的分兵守土、设官理民的好建议也只好束之高阁，且看以后局势变化。”

“我已听闯王说了，倘若我们设官理民，曹帅也要设官理民，所破府、州、县城按四六相分。这话可是曹帅自己提出来的？”

“曹帅自己虽没说，但已经由吉子玉漏出口风。目前最重要的是紧紧拉住曹帅，凡可以引起双方意见相左的事，竭力避免。好事不在忙中取，东方日头一大堆。所以我和启东特意请示了闯王，在曹帅面前暂不提设官理民的话。”

“我明白闯王目前笼络曹操的苦心，自然不宜在这事上引起争议。看来闯王目前尚未决计据守河洛，作为根本，我的建议也只好不再提了。”

这时候，罗汝才正在同吉珪密谈。汝才问：

“子玉，从昨日以来，你的心思好像有点沉重，什么缘故？莫非后悔我们来投自成么？”吉珪回答：“张帅虽然盛气凌人，难于共事，但他的心计并不深沉，容易提防。李闯王看来豁达大度，谦和待人，好像容易相处，但是他用心甚深。一旦入其掌握，很难跳出他的手心。所以我有点担心……”

“老子有这么多人马在手里，又尊他为首，难道还担心他吃掉咱们？”

“半年之后，他的人马会大大增加，我们很难不处处受他的挟制。”

“他增添人马，咱也增添人马。他不放州、县官则已，他若放官，咱也放官。你要牢牢记住，我仍是曹营之首，不是他手下的一个将领。我是奉他做盟主，却不是将我的曹营编入他的闯营。他的军令，我该听就听，不该听就不听。我岂是他手下的刘宗敏和刘芳亮一流人物？”

吉珪摇摇头说：“目前虽然言明只是两营联合，尊奉闯王为首，但怕日久生变。李闯王非他人可比，加上有牛金星和宋献策等辅佐，岂能长容曹

营存在？目前他巴不得有曹营同他合力作战，但日久必会成为他眼中的一根刺。古人说：‘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请大帅千万时时提防，不要完全陷入李帅掌握！”

汝才说：“要避免完全落入他的掌握，我们必须不断增添人马，练成一支精兵，使他没法吃掉，也不敢张口。”

吉珪又摇摇头说：“单如此也不行。”

汝才问：“你有什么善策？”

吉珪说：“我已经筹之熟矣。我们除不断增添人马和练成一支精兵之外，还必须造成一种局势，使李帅永远不能任意摆布我们。”

汝才赶快问：“如何能造成这种局势？”

吉珪微笑说：“这不难。我们虽然脱离张帅，但毕竟是好合好散，未曾翻脸。请大帅速差一个亲信，去见张帅，说明同闯王只是暂时联合，在河南打开一个局面，使朝廷不能专顾张帅。日后如张帅有需要之处，定当尽心效力，绝不有误。另外也请大帅差人联络回、革诸人，望以后经常互通声气，互为应援。愚见以为只要张敬轩和回、革诸人都在，互争雄长，李帅虽然雄心勃勃，也不敢吃掉曹营。只要成此三方鼎立局面，还要同朝廷不断作战，则麾下与曹营实有举足轻重之势，李闯王其奈我何？”

曹操将大腿一拍，说：“子玉，我常说你是我的子房，一点不差！”

吉珪说：“大帅过奖，实不敢当。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珪碌碌无能，唯思竭智尽忠，保大帅立于不败之地，徐展宏图。大帅无意为汉高祖，珪何能望留侯项背！”

第二天清早，罗汝才差人分别往湖广去找张献忠，往英、霍山 [1] 中去找老回回和革里眼贺一龙。早饭后，他带着吉珪往张村去见李自成，商议向伏牛山开拔的事。距张村尚有数里，看见闯王差李双喜前来迎接。曹操心中高兴，扬鞭向双喜催马前驰。吉珪策马紧跟在他马后，小声嘱咐说：“请大帅牢记，在闯王面前千万莫露出有何雄心大志！”

[1] 英、霍山——泛指英山和霍山地区，即今湖北省英山县境至安徽省霍山县境，均属大别山脉东部。

第四十三章

八月下旬，曹操正要同闯王将人马开往汝宁府时，传来了张献忠被左良

玉等打败的消息，又说他因大腿上受箭伤较重，不能驰马，在信阳附近遇到左良玉的追兵，又打一仗，败得更甚，兵溃后下落不明。罗汝才很担心张献忠被官军消灭，私下对吉珪说：

“敬帅上月破了郧西之后，饥民和土寇纷纷响应，本来局面很好，正可大有作为，不料连吃败仗，落到全军溃散的下场，实在可惜！”

吉珪说：“敬帅是否从此败亡，还很难说。我们要派一些人去信阳和确山一带山中探听消息，倘能救他，必须火速相救。只要有敬帅这个人在，他的西营就灭不了，不难重整旗鼓。”

汝才点头说：“对，对。我已经命中军多派人打探消息。可惜咱们在此地只有三四天时间，一旦离开这里，军情变化不定，想同敬轩互通消息就多些困难啦。”

关于闯、曹大军将开往新蔡和汝宁一带同官军作战的事，是前天夜间在闯王老营中决定的。据确实探报：新任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和保定总督杨文岳准备在汝宁附近会师。闯王决定亲自同汝才前去，一举将这数万官军歼灭，然后去进攻开封。吉珪听了汝才的话，想了一下，说：

“估量傅宗龙同杨文岳会师是在九月初，所以我们的出征大军将在西平和遂平之间休息数日，然后向汝宁官军进攻。遂平与确山相邻。倘若敬帅逃在信阳和确山之间山中，只要我们探明真实下落，救他反而比较容易。麾下在敬帅困难时援他一把，他必将终身感激不忘。闯王纵然用心深沉，也不敢奈何麾下。”

汝才连连点头，同吉珪相视而笑。忽然一个亲兵进来，禀报说闯王的中军吴汝义来了。随即吴汝义进来，恭敬地向汝才行礼，又向吉珪行礼，然后对汝才说：

“大元帅命我来向曹帅禀报一件小事。另外，请曹帅同吉先生驾临得胜寨议事。闯王现在老营等候。”

汝才说：“坐下，坐下。一件什么小事，小吴？”

吴汝义说：“昨晚得到探报，张敬帅在郧阳西边吃了败仗，西营有八哨人马溃散在淅川边境一带，准备投降官军。大元帅来不及同曹帅商量，连夜差人飞马前往镇平境内，命谷子杰速往淅川去将这八哨人马招来，绝不许他们投降官军，也不准他们打着张敬帅的西营旗号扰害百姓，在张帅脸上抹灰。”

汝才心中不悦，却笑着说：“闯王如此迅速决定很好。像这等事拖延不得，迟则生变。我前天才同闯王商定了去汝宁作战的事，今天又有什么重要大事儿商议？好吧。你先回去，我同吉先生随后就到。”

吴汝义走后，罗汝才登时收起笑容，露出来烦恼神色，望着沉默的吉珪

说：

“敬轩手下有八哨约两万人马溃到淅川边境，群龙无首，谁给粮草就会归谁。遇到这样机会，自成连向我打个招呼也不肯，连夜派人去了。如此日久天长，只有闯营增添人马的机会，没有咱曹营增添人马的时候！”

吉珪点头，转动眼珠，右眉上边的黑痣和几根长毛动了几动，微微冷笑说：“像这样的事，以后还会有。我们既奉闯王为首，就不能明的与他去争，也不可露出二话。天下事原无一定之规，贵在随机应变。难道咱就只会呆坐不动，看着他闯营不断地增添人马？”

“咱们曹营当然也要不断地增添人马。”

“对啦，闯王并没有捆住咱们的手脚！有此一件小事，正好提醒我们。”

“你我都想在一个路子上！”汝才笑着说，停一下，又向吉珪问，“自从咱们奉自成为盟主，闯营上下，到处宣扬李闯王如何仁义，又宣扬宋孩儿献的《谶记》，很能蛊惑人心。子玉，请你说老实话，大明三百年江山真会亡在闯王和咱们手中么？”

吉珪轻轻摇头，说道：“虽然自古无不亡之国，但大明不会骤然而亡。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是万里江山？只是李帅自己在做着皇帝梦，好像来日的天下定然归他为主。他自命为‘奉天倡义’，还在大元帅的称号上加‘文武’二字。大帅可知道这‘文武’二字什么意思？”

曹操随口回答：“这‘文’么，指他平时喜欢读书，识文断字，并非粗人；这‘武’么，指他能打仗，会治军，胸有计谋。”

吉珪捻须一笑，说：“非也，非也。这‘文’啊，是指他能救民水火，治理天下；这‘武’啊，是指他能够战胜明朝，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书经》上称颂帝尧是‘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哼，他李帅俨然以半个帝尧自居！”

曹操说：“张敬轩、老回回、左金王、贺一龙都不会心中认可。”

“大帅，你呢？”

“我？无可无不可，随大流，等着瞧。”

“大帅等着瞧也是良策，但须得时有所备，善于应付方好。其实，大明气数未尽，莫说他进不了北京，纵然他打进了北京也是枉然。赤眉贼樊崇立刘盆子为帝，打进长安，终被汉光武除灭，仍是汉家天下。黄巢入长安，建国大齐，改元金统，不久也被除灭，过了十几年才改朝换代。怎见得大明会亡在李帅手里？”

曹操轻轻点头：“说得是，说得是……不过这北方到处义军蜂起，又有胡

人南侵，崇祯的江山能坐得长么？”

“请大帅不要忘记崇祯另外还有一个家。”

“你说的可是南京？”

“是的。刘曜入长安，晋愍帝被掳，可是司马睿即位建康[1]，使晋朝国脉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北宋徽、钦被掳，高宗泥马渡江[2]，使赵氏江山又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何况南京本是大明留都，基础甚固。钟山为太祖陵寝所在，郁郁苍苍，依然如昔。万一北京不能固守，尚有南京龙盘虎踞，江南财富充盈，必能延续半壁河山。长江天堑，岂投鞭可以断流[3]？”

曹操心中满意，但仍想有更多把握，又问道：“虽然从天文和人事看，大明三百年江山未必会迅速亡，你可否再卜一卦看看？”

吉珪说：“往日已经卜卦一次，今日不妨测字一观。请大帅随便说出一字。”

曹操抬头看见门框上贴的旧对联，上句是“有书真富贵”，便说：“我就说个‘有’字吧。”吉珪轻捻短须，用右手中指在桌上画着，沉吟片刻，忽然嘴角含笑，频频点头，随即说道：

“对，对，果然不差！大帅你看，”他用中指在桌上边画边说，“这‘有’字上边是个‘大’字缺了一捺，下边是个‘明’字缺半边‘日’字。对么？”

曹操点头。

吉珪接着说：“麾下问大明以后国运如何，是么？”

曹操又点头。

吉珪说：“大明虽在残破之后，仍将留有一半天下，绝不会亡！”

曹操略想一下，说道：“子玉，今后如何行事，我完全拿定主意啦，绝不更有所疑！”

吉珪说：“深望麾下能够善处嫌疑之间，调和群雄之中，与李帅不粘不脱，不即不离，明哲自保，蓄养力量，以观大势演变。”

曹操点头：“这正是我的主意。”

李自成在今天早晨得到探报：傅宗龙和杨文岳两支敌军将在九月初五左右到汝宁境内会师。根据这新情况，李自成请罗汝才来得胜寨商议，去

打傅宗龙等的东征人马提前拔营，赶在八月底开到西平和遂平之间，等候战机。

从闯营抽出的五万人马和从曹营抽出的三万人马，组成一支作战大军，于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遂平附近。李自成的行辕驻扎在玉山寨中，而罗汝才的行辕驻扎在与玉山相离十里左右的一座小寨中。八月三十日夜间，汝才突然被一个亲将叫醒，隔着帐子告他说八大王来了。汝才睡意全消，赶快问道：

“敬帅现在哪里？”

“正在前院客房休息。”

“他带来了多少人马？”

“不到一千人马，暂驻寨外。他进寨来只随身带了二三十名亲兵，还有徐以显和张定国随他同来。”

汝才将身边的爱妾一推，霍地坐起，一边穿衣服一边下床。在这突然之间，他暗暗庆幸张献忠平安，同时也感到不好处理。他深知李自成和闯营将领们对献忠成见很深，但既然献忠亲自来到，他不能让他躲起来，致招自成疑忌。不管如何，他要尽力使献忠平安离开，再图恢复。他一面结扣子一面赶快往外走，一脚踏进客房门就掩饰了心中的担忧，装作惊喜过望地说：

“啊呀敬轩，我的好兄弟，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张献忠从椅子上跳起来，迎上去先拱拱手，随即拉住他的手，哈哈大笑，说：“你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里见你吧？这就叫天不转路转，好朋友有散有聚！要不是你同自成来到这儿停留，我老张兵败后暂住确山境内，相距不到两百里，咱弟兄俩还没有机缘会面哩。曹哥，分手后你干得好啊？”

曹操注意到他的右腿还有点瘸，问道：“敬轩，听说你中了箭伤，还没有好？”

“小事，小事。再过几天就完全好啦。我来见你是要商量今后大事，也想同自成见见面。只要我老张的老本儿在，我还会把天戳塌，吃几次败仗算得屁事！”

汝才大笑，说：“好，不愧是你西营八大王的英雄本色！”他转向站在献忠背后的徐以显，拱手说：“失迎！失迎！彰甫，看见你这位智多星平安无事，真是高兴！一点儿彩也没挂？”

徐以显笑着说：“托曹帅的福，在战场上冲杀数日，幸未挂彩。我也自觉奇怪，看来是天留我徐以显继续为敬帅效犬马之劳。”

“有意思，有意思。有福人神灵保佑。”他转向张定国，拍拍定国的肩膀，“宁宇，你没有挂彩吧？我倒是常常挂念着你！”

“多谢伯父挂心！小侄只是左臂上挂点彩，是刀伤，已经好啦。”

献忠说：“这孩子是好样的，紧急时很能得力。在信阳西南，我被左良玉们率领的四万人包围起来。有些是你房、均九营的老朋友，在夔东投了官军，完全黑了心，在左良玉指挥下围攻老子。这些龟儿子打起仗来像一群疯狗，比官军勇猛十倍。这一天，我因箭创溃烂，疼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又加上过分劳累，浑身发烧，连坐在阵前指挥也不能。我叫可旺代替我指挥全营同左良玉死战，把定国留在身边。官军人数比咱多几倍，又有那些降将肯卖命，咱的人马被截成几段。大约有两千官军向我驻扎的小村子冲来。定国劝我上马速走。我想，敌人攻势正盛，咱的军心已经有点动摇，我身边只有四百人，一离开村子必被冲溃，何况我纵然被左右扶到马上，也不能奔驰，如何能走脱？我对定国说：‘你是老子的养子，是在老子身边长大的，知道老子脾气。老子绝不逃。你瞧着办，要怕死就离开我投降官军；要不怕死，就去将龟儿子们赶远一点，别打扰老子睡觉！’定国二话没说，走出去飞身上马，留下一百骑兵守住我，带着三百骑兵向敌人冲去。这小子，很不错，没有丢我张敬轩的人。他一出小村子就箭无虚发，迎面前来的敌兵纷纷中箭倒下。他还射死了一员敌将，使敌人登时乱了阵势。定国将宝剑一扬，大喊一声，向敌人冲去。他手下的三百骑兵一个个勇气百倍，像一群猛虎一样跟随定国冲杀。定国左臂上中了一刀，不重，来不及包扎，冲向前去，一剑将一员敌将劈下马去，又一剑刺死了敌人旗手，夺得了大旗。敌军开始溃退，争路逃命，骑兵冲倒步兵，步兵只怨恨娘老子没有替他们多生两条腿。定国回来，天已黄昏啦，我从床上坐起来，说：‘咱们走吧，我断定龟儿子们不敢来追。’我又派人到两军混战的热闹地方，给可旺他们传令，连夜往确山境内退兵。曹哥，这一仗打得真凶。定国虽杀败了那两千敌兵，他身边的三百骑兵也折了大半！”

汝才说：“幸而你那时不离开村子走，一走就完啦。”

献忠说：“我知道定国这孩子能够杀退敌军，所以才那么沉着。打仗嘛，不担点风险叫什么打仗？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有一股顶劲。咱们在川东时候，要是没有一股顶劲，也不会打败杨嗣昌，破襄阳，逼得他龟儿子在沙市自尽。打仗，往往谁能多顶片刻谁就胜利。连天塌下来也敢顶，这才是英雄好汉。”

汝才问：“茂堂 [4] 他们现在哪里？”

献忠说：“他们都同人马留在寨外，我只带徐军师和定国进寨。可惜，我的得力爱将有许多人战死啦，最叫我伤心的是马元利也死啦。”

“嗨！嗨！可惜！可惜！”汝才顿脚，又望着定国说，“宁宇，我两三年前就看出来你会成为一员虎将，从川东射杀张令到现在，证明了我的眼力

不差！”

定国说：“小侄是初生之犊，只有一点傻胆，以后还得多听仁伯教导，学点智谋才行。”

汝才赞赏地点头：“你立了大功不骄傲，好，好！你想学我这个假曹操？这不难。你识字，好办。你找一部《三国演义》，细心读一读。要学，你学真曹操，学我中什么用？”

说毕，哈哈大笑起来，随即吩咐亲兵去催促老营行厨赶快预备酒饭，又吩咐在天明前为驻扎寨外的西营将士送去几天的柴草、粮食、油盐、酒肉，务要丰富，而今夜先由曹营为客营一千将士火速备办夜饭。随后他接着同献忠闲谈，有时谈些半年以来的旧事，有时谈些目前各处官军的情况，有时也谈些回、革五营的消息。由于罗汝才平日待人态度随和，献忠的亲兵们都坐在门口听他们闲谈，有几个还蹲在门内地上。汝才老营中几个亲信将领听说张献忠到来，都跑来看他，也留下陪着闲谈。曹操并不问献忠来找他有什么打算，而献忠也不露任何口风。

吃过酒饭以后，已经四更了。曹操老营中已经替张献忠、徐以显、张定国和随来的亲兵们安排了睡觉地方。汝才拉着徐以显的手离开众人，到院中一棵树下站定，小声问：

“彰甫，你们来有何打算？”

“曹帅，对真人不说假话。我明白李闯王很生我们敬帅的气，他的左右将领也恨我们，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一再盘算，还是决定前来找你。你心中斟酌：倘若自成能够容我们敬帅，我们就跟着你一起混两三个月到半年，使将士们养养伤，休养士气，把溃散出去的召集回来；倘若自成不能容我们敬帅，请你借给我们一点人马，我们只休息到黎明便走，也不必去见李帅啦。”

汝才早已思虑成熟，回答说：“你们既然来了，不要急着走，一定要见见李帅。你们既信得过我，现在就安心睡觉。我安排以后，带你们去同李帅见面。至于可否留下，等见过以后看情形再说。我，为朋友两肋插刀，你们放心睡觉吧，明早晚点起来。”

徐以显担心罗汝才有时候虑事粗疏，又说道：“曹帅，我们此次来见你，不一定非见李帅不可。如果他与刘捷轩等人不忘前嫌，心怀旧怨，倒不如不见为好。敬帅一身系西营存亡，何必轻入危地？”

“你们既然来了，怎能不去见他？”

“我们敬帅说要见李帅，实是硬着头皮，为着解救西营的困难甘冒风险。我作为他的军师，士为知己者死，自己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可是，除非计出万全，我不能让敬帅以佛身入虎牢。”

曹操一边在心中嘲笑："佛个屌！"一边又被徐以显的一片忠心所感动，轻轻点头，沉吟片刻，小声问道：

"老徐，你意下如何？"

徐以显说："以我的愚见，敬帅可以不必去见李帅。正因为我们不打算一定去见李帅，所以夤夜到此，避免招摇。倘若曹帅肯借给我们数百骑兵，给西营添一点重整旗鼓的本钱，我们今夜就走。此策最为安全，请赐斟酌，迅速决断，庶不走漏风声。"

曹操机敏地向徐以显充满疑虑的脸上瞅一眼，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此是下策，下策。蠓虫飞过都有影，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们今夜来我曹营一趟，如何能瞒住闯王？你为敬帅打算很尽心，独不为我曹操打算！"

徐以显忽然惊悟，赶快说："啊，啊，请曹帅原谅我心思慌乱，计虑不周，几乎为麾下惹出后患。"

"彰甫，这就是俗话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汝才微微一笑，接着说，"你同敬轩既然来了，就得听我的安排，不必过虑，请歇息去吧。"

安置张献忠和徐以显睡下以后，罗汝才立刻差一亲将骑马往玉山闯王老营，禀报张献忠来到，并说他天明后去见闯王。随后他去到吉珪住的地方，将他叫醒，将献忠来到的事向他说了。吉珪听后，说：

"唉，张敬帅不该前来！"

"可是他已经来了。"

吉珪又沉默片刻，说："目前能使敬帅平安无事，不久重整旗鼓，对我们曹营有利。敬帅亡，曹营孤立，孤立则危。敬帅既然来到，请麾下务必尽一切力量使他平安离去。在闯王面前，你估计能确保敬帅平安么？"

"日子久了不敢说。我想在天明时候先见闯王，劝他不念旧怨，帮敬轩一些人马，使敬轩到湖广别作良图。如果他和捷轩等仍然深恨敬轩，我也不勉强他们，等我回来后就打发敬轩赶快离开。"

吉珪说："麾下今日'赋得'的是个难题，限的韵也是险韵，但望能顺利做好这个题目。"

汝才笑笑说："题目虽难，总得在午前交卷。"

罗汝才回去稍作休息，趁天色微明便带着一大群亲兵骑马出发。

李自成四更三刻就起床了。漱洗一毕，走到院中，在鸡鸣声中舞了一阵花马剑，然后坐在灯下读了一阵书，天色黎明的时候，走出屋子，准备出寨观操。正在这时，罗汝才派的亲将来了。他听了禀报，掩盖着胸中陡起的杀意，面露微笑，说：

“你回禀大将军，就说我听到张敬帅来到的消息很高兴。要为西营将士安排好驻的地方，让他们好生休息。所需粮秣，可来向行辕总管领取，我这里也派人前往照料。请张帅休息之后，早来相见。”

这时宋献策已经来到闯王面前，准备随闯王出寨看操。等罗汝才的亲将走后，他向闯王问道：

“张敬轩兵败前来，元帅将如何安置？”

“此事我正想找你商议，今早我们不去看操了吧。”

李自成同宋献策回到屋中，派人去将牛金星请来。李岩昨夜来老营议事，因有事未完，留下未走，也被请来。刘宗敏、高一功和李过都住在玉山寨中，自成索性派人把他们都请来了。自成对大家说：

“我们在此只有两天停留。没料到敬轩兵败前来，夜间到了汝才营中，今天要来见我。敬轩的为人你们清楚。去年春天我们从商洛山中出来，到房、竹山中找他，原想同他合兵一起，并肩作战，对两家都有好处。不料他要乘我们兵少力弱，一口吃掉我们。要不是王吉元拼死回营报信，老八队今日已不存在，我同捷轩、一功等也早死了。请你们各位商量商量，对敬轩怎么办？”

刘宗敏首先说：“不杀敬轩，必将成为后患；趁此杀掉，会使曹操离心。杀与不杀，各有利弊。”

李过说：“总哨说得很是，杀不杀各有利弊。去年在房、竹山中那件事，我们老将士至今仍旧痛恨在心。有人提起此事就说：此仇不报，死不瞑目。现在如趁机将敬轩除掉，并非没有罪款。至于怕杀了他会使曹操寒心，那也不然。曹操本来同我们就不一心，早晚不是一条路上人。杀掉敬轩，可以使他失去外援，少存二心，老实地跟着我们。”

高一功见李自成望他一眼，沉吟说：“如今就除掉敬轩，未免嫌早。”

李自成问：“牛先生和军师有何主见？”

牛金星说：“张敬轩不是肯屈居人下的人，他的左右也隐然对他以帝王相期。我曾在吉子玉那里看见潘独鳌和徐以显等写的几首诗，十分清楚。听说张可旺等人眼中也只有张帅一人，愿效死力。所以大元帅不欲得天下则已，如欲得天下，则不要以小仁小义而遗后患。倘若大元帅认为杀敬轩尚非其时，可暂时将他和张可旺等留在行辕，优礼相待，不使他们离去。敬轩眼下创伤未愈，人马损伤殆尽，大概愿意暂时留下，但是不

过数月，必将离开。他离开时，不是私自逃走，便是玩弄阴谋诡计，甚至会勾引曹操一道离开。到那时，申其罪而杀之，连他的死党也一网打尽，不唯永除后患，且使各义军首领无话可说。曹孟德既知刘备是天下英雄，却放他走掉，使后来多一个争夺江山的对手，后悔无及。曹孟德之失策，可为殷鉴。张敬帅一时英雄失势，如鸷鸟铩羽，不能奋飞，忙中失算，来找曹操。趁此不除，更待何时？请大元帅切勿放他走掉。”

宋献策称赞说：“启东为元帅筹划，老谋深算，十分高明。愚意既然敬轩失败来投，不论其打算如何，都必须叫他奉闯王为主，为闯王麾下一员大将，这上下名分必须清楚。尽管闯王对他以优礼相待，但在名分上他是部属，而非客人。”

宗敏问：“敬轩他肯么？”

献策说：“他为人狡诈，能屈能伸。像在谷城伪降，向朝廷和熊文灿总理衙门遍行贿赂，对林铭球卑躬屈节，这些事别人未必做得出来，他却做得出来。如今他兵败负伤，处境十分困难。我料他心中绝不肯，但表面上会奉闯王为主。这就是张敬轩的狡诈之处，而曹操也会怂恿他佯奉闯王为主，等待时机，另谋别图。”

李过说：“既然明知他阴一套，阳一套，以狡诈待我，何不趁早将他除掉，反要养虎为患？”

献策笑着说：“补之将军差矣。张敬轩原是闯王朋友，如今兵败来投，将他杀掉，纵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毕竟难使回、革诸人心服，别人也会说闯王器量不广。一旦张敬轩奉闯王为主，他再要阴谋离去，便以背叛罪杀之，名正言顺，别人也无话可说。”

闯王望着李岩问：“林泉觉得如何才好？”

李岩欠身说：“这是一件大事，我正在想。”

大家正在商讨，忽然闯王的一个亲兵到门口禀报：

“大将军来到！”

张献忠虽然十分疲乏，但因为心中有事，到吃早饭时就起床了。知道曹操一早就去玉山见李自成，他一直在心中嘀咕，猜不透自成能否容他。早饭由吉珪和曹操老营的几位重要将领相陪。他一面大吃大喝，在谈话中嘲笑已死的杨嗣昌和熊文灿，发出爽朗的大笑；一面准备一有不利消息，便率领残部逃往深山。他密嘱徐以显留心观察曹营动静，又对张定国说：“你吩咐将咱们的马匹备好，驻扎在寨外的全营将士都将马备好等候，随时听闯王招呼，前往玉山，片刻不许耽误！”张定国从他的眼色中

完全明白他的真实意思，立刻将他的话暗传下去。吉珪和曹操的几个亲信将领暗中交换眼色，在心中称赞献忠机警。

约莫巳时过后，罗汝才从玉山回来了。张献忠和徐以显都从椅子上跳起来，迎上前去。本来献忠想赶快知道汝才见自成谈话的结果，但是他不愿在曹营将领面前露出他的急迫心情，故意说：

“曹哥，我正想往玉山去见自成，你回来啦。你告诉他我夜间来到了么？”

汝才笑着说：“自成听说你来了，十分高兴。他在玉山老营中等着见你，命李双喜和吴汝义前来迎接，一会儿就到。他要我陪你和彰甫去，中午在他的老营中替你们洗尘。捷轩和一功、补之们也都很高兴能够在这搭儿同你见面。”

献忠心中很嘀咕刘宗敏和李过，但是他快活地叫道：“乖乖儿，真是天不转路转，老熟人们又碰到一起啦！”

罗汝才拉着张献忠的手，又向吉珪和徐以显望了一眼，一起到了后宅，在他的一个爱妾房中坐下，屏退闲人，说：

“我们赶快谈几句话，双喜快要到了。”

献忠问：“据你看，自成对咱老张是否有相容之意？”

曹操说：“自成这个人，你也清楚，平时深沉不露，有什么主张不轻易说出。一旦行事，果断异常。他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但此人处事冷静，思虑深远，没有浮躁行事的毛病，不因一时喜怒而轻举妄动。因他有这一长处，使我容易同他相处。我同他谈你兵败前来，想要见他。他说他十分高兴，亟盼同你见面，并说巴望你留下共事，一起建立大业。他还命老神仙在玉山老营等你，替你医治箭创。你今天必须见他，不要再同他生出隔阂。倘若他不能容你，那是将来的事，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有我曹操在，保你无事。什么时候你该走，我会替你打算。”

献忠感激地说：“曹哥，你真是我老张难得的患难朋友！捷轩和补之对我如何？”

“在自成身边，捷轩、补之、一功这三个人向来最为亲信，遇事密议而定。去冬来河南不久又添了牛举人和宋矮子，好像他身边来了陈平和张良。跟着又来了一位李公子，名岩字林泉，也受自成信任，但不如牛、宋二人与自成关系最密。眼下我所顾虑的是他们这些人。今日你见了他们，要善于应付，切不要当面顶撞。他们有意劝你留下来，奉自成为主，取消西营旗号。你要佯为答应……”

献忠不等曹操说完，骂道：“放他娘的屁！咱老张虽一时兵败，岂是能屈居人下的人？当我牵着杨嗣昌的鼻子，打得十几万官军五零四散的时

候，天下人谁知道还有个李自成？老子拿竿子打枣树，他弯腰拾个蹦蹦枣，破了洛阳。他破了洛阳，咱随即也破了襄阳，戳了杨嗣昌的老窝，比他搞得还出色。老子是西营八大王，在十三家中也算得赫赫有名。平日咱兵马众多，也曾经说句话像打炸雷，一跺脚山摇地动，哈口气满天乌云。这，这，你曹帅是知道的。咱老张只是一时兵败，凭什么要我做李闯王的部下？我答应，我手下的大小头目也不会答应。他们都是铁脊梁骨的硬汉子，一百个不会答应！”

罗汝才微笑着，等他说完以后，神情严肃地说：“敬轩，我就猜到你会说出这些傻话。你要知道，我只是劝你假装答应，另作计较，绝没叫你真的留下来做自成的部将。我老曹并无大志，尚且不肯真做自成手下部将，如何能劝你做他的部将？你听我的话，绝不会吃亏。如今你既然来了，就得同自成见面。见面之后，他自己不会说出要你奉他为主的话，可是他的左右人会提出来。他们提出来，你将怎样回答？你能当面说个‘不行’？你能骂他们几句？”他转向徐以显问：“彰甫，你看如何？你说吧，敬轩对你是言听计从。”

徐以显说：“此事我也在心中想过，请敬帅务持冷静，万勿急躁。天下事，往往小不忍则乱大谋，故韩信甘受胯下之辱……”

吉珪点头插言：“舌以柔则存，齿以刚才亡。”

徐以显接着说：“我曾想过，万一大帅被闯王暂时强留，如何应付。”

献忠忙问：“你想过如何应付？”

“我想过。大丈夫能屈能伸，是真英雄。人行矮檐下，怎好不低头？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卑躬屈膝以事吴王夫差。夫差有病，勾践尝了夫差的粪便，对夫差说他的病不重，快要好了。夫差深为感动，将他释放回国。他回去之后，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国富兵强，终灭吴国，报了会稽之耻。我想，万一大帅被强留在闯营中，应以越王勾践为师，自可逢凶化吉。”

献忠一眼半闭，一眼圆睁，斜望着他，大有瞧不起他的神气，使汝才和吉珪都担心他不肯接受，不肯在闯王前低头服软，不料他忽然嘲讽地一笑，说：

“龙还有困在浅水的时候，虎也有被犬欺的时候。好！大丈夫不争一时之气，咱俩见机行事吧。”

汝才心中一宽，说道：“敬轩，你刚才说的那些不服气的话，我全想过。近三年来，朝廷差不多竭尽全力对付你张敬轩，谁重视他李自成？在大家眼中，他确实不能同你相比。可是，伙计，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局势有变化，英雄有屈伸，自古如此。人生处世，谁个尽走直路？该转弯时且转弯，不要一头碰在南墙上。你只管答应他们愿意奉自成为主，以下的文章由我来做。”

吉珪从旁说："请敬帅不必犹豫，免招凶险。敬帅虽败，威望犹存，故在当今群雄中举足轻重。曹帅与敬帅唇亡齿寒，利害与共，岂肯真的使敬帅屈居于闯王麾下？倘敬帅应付不当，露出本心，那便连古时候的越王勾践也不如了。"

张献忠经大家劝说，又想起来徐以显的"六字真言"，将大胡子一甩，果断地说："好，咱老张再低一次头！可是，我的曹哥……"

忽然，罗汝才的一个亲兵带着李双喜和吴汝义走进二门，一声禀报，将献忠的话打断。因为双喜和汝义常来曹操这里，已经比较随便，所以不必等候传见便跟着走了进来。他们向献忠和汝才施礼。张献忠从椅子上跳起来，走上前去，一只手抓住一个，高兴地大声说：

"好小子们，你们来了！我正要动身去玉山，你们可来啦，怕我跑了不成？"

吴汝义说："末将奉大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张帅。今午在玉山老营中备有薄酒，为张帅、徐军师和西营各位将领接风。并请大将军与吉先生前去作陪。"

双喜接着说："我父帅听说仁叔腿上箭伤尚未痊愈，十分挂念，已嘱老神仙在行辕等候，为仁叔尽快治好。另差一位外科大夫随小侄前来，为西营将士治伤。我父帅因有紧急军务，不能亲来相迎，与众位文武大员都在玉寨行辕敬候仁叔大驾光临。"

献忠说："我马上去，马上去。你们不来请，我也要马上同曹帅去哩。"

吴汝义说："大元帅吩咐末将，请西营各位文武，一同光临玉寨。"

献忠心中发疑：是不是要来个一网打尽？同时看见曹操用眼色暗示他不要全去。他对吴汝义和双喜说：

"闯王赐宴，本当全体头领都去，只是有的挂彩没好，有的近几日实在疲劳，还有几位得赶往确山、信阳一带山中召集溃散将士，实实不能如命。我看，就我和徐军师带着定国去吧，其余的就不去啦。"

吴汝义心中暗笑：果然不出闯王所料，张敬轩留下一手。于是笑着说：

"既然张帅要留他们在此休息，我也不敢勉强。闯王也猜到贵营将领不会全去，已命行辕总管派人送来酒肉，慰劳贵营全体将士。另外，张帅，听说你的帐下有一位潘先生，我还没有见过，闯王说务必请潘先生赏光，同张帅一道驾临玉山一晤。"

献忠立即向一个亲兵吩咐："快去寨外请潘先生马上来，同去拜见闯王。"

过了一会儿，潘独鳌骑马来了。于是张献忠偕同徐以显、张定国和潘独鳌，由罗汝才、吉珪、李双喜和吴汝义陪着，往玉山去了。在路上，潘独鳌心中十分忐忑，故意将缰绳一勒，等候走在最后的吉珪，同他并马而行，小声问道：

“子玉，比鸿门宴如何？”

吉珪怕李双喜和吴汝义疑心，轻轻摇头作答，随即策马向前，向大家大声说：

“今天的天气真好！”

李自成率领亲信文武，在辕门外迎接张献忠。他没有出寨迎接，是有意将礼节压低一等。献忠在乍然间稍有不快，心中说道：“唉，我老张今日竟来求他！”但这种心情一闪就过去了，仍像平日一样热情豪放，大说大笑。在军帐中坐下以后，他对自成说：

“李哥，你兄弟在信阳打了个败仗，正想往伏牛山投奔宝帐，不料李哥与曹哥率领大军到此，真是天赐良缘，得能早日见面！”

自成说：“承蒙敬轩不弃，前来相见，使我说不出的高兴。至于打个败仗，算得屁事。常言道：‘胜败兵家之常’。咱们谁没有打过几次败仗？崇祯十一年冬天，我在潼关南原吃败仗比你更甚。只要吃了败仗不泄气，吃一堑就会长一智。敬轩，你不要见外，就住在我这里吧，等你的将士们养好了伤，休息好啦，再找左良玉算账不迟。”

“对，左良玉这笔账非算不行。只要李哥肯作我老张的靠山，左良玉这龟儿子不难收拾。”

大家在大帐中谈了一阵，气氛十分融洽，看不出张献忠和李自成之间的交情曾有过严重伤痕。但罗汝才完全明白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融洽，很担心刘宗敏等会拿言语讽刺献忠，或提起从前的事，献忠受不了，引起新的不快，事情就会糟了。他原希望张献忠一见李自成就说出来奉自成为主的话，但献忠竟然没说，显然是对说这句话尚不甘心。他感到很不放心，就在自成的耳边咕哝几句。自成点点头，随即对刘宗敏、牛金星和李岩等说：

“我同敬轩到后帐去谈一阵，你们陪着徐军师、吉先生和潘先生在这里坐坐。双喜，你带着定国……”他忽然偏转头去，笑向定国问：“啊，好像你的字是叫宁宇吧？”

献忠说：“定国这孩子在你面前是小侄儿，别叫他的字儿折罪了他！”

自成笑着说："虽然他到你身边时是个半桩娃儿，我看着他在战场上滚大，可是他如今已经是你的得力爱将，立了不少功劳，就应该称他的字儿了。"他接着对双喜说："你跟宁宇是小弟兄，带他出去玩玩吧。张鼐的营里正在操演火器，带他瞧瞧去。敬轩，咱们同老曹到后帐谈谈。献策，你也来。"

这大帐是李自成处理军务和议事的地方，从后门出去，一丈外就是他住的军帐，小得多了。帐中只有一张用单扇门板搭的小床，一张小的破方桌，几把白木小椅。坐下以后，献忠笑着说：

"李哥，你如今是大元帅，手下有几十万人马，还是这样过苦日子？"

自成含笑说："如今在行军打仗，能够用门板搭个床铺，还有张小桌子和几把椅子，已经蛮不错啦，还要什么？"

献忠哈哈一笑，说："你已经有这么大的事业，真是自找苦吃！"

罗汝才也笑起来，对献忠说："这就是咱们李哥不同于你我之处，在当今群雄中确实是出类拔萃。"

献忠心中奇怪：曹操同自成原是拜身，比自成大，怎么也对自成称起哥来了？但立刻心中恍然，不禁暗暗骂道："真聪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们三个人差不多同时起义，"汝才接着说，"论交情我同李哥是拜身，同敬轩也是拜身。这位献策兄，是李哥的军师，同我也是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我们有些私话，在大帐中不便当着众人说，在这里无话不可出口。话，要说清楚。咱们三个人说清楚之后，就可以免除上下文武的猜测和议论。敬轩，李哥名在《谶记》，必得天下；几个月前，众将士推尊咱们李哥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这些事儿，你也听到，不用细说。如今你兵败来投，理应奉李哥为主。今后你同我必须实心实意帮助李哥打江山。对于这事，你得当着大元帅的面说清楚。我想李哥是胸怀似海的人，绝不会计较往日芥蒂。"

献忠赶快说："曹哥说得是，说得是。我这次来，就是要奉李哥为主，实心实意帮助李哥打江山。刚才在大帐中，因见人多，我怕说出来李哥万一不肯收留我反而不美，所以没有敢直说出口。"

自成说："你我是老弟兄，同心协力推倒明朝江山，用不着说奉我为主。只要敬轩肯留下共事，不管怎么说都好。遇着军国大事，你们的主见对，我就听你们的，不必说奉谁为主。"

汝才说："虽然李哥这样谦逊，但是大家奉你为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不让敬轩留下，这话就不用说了；既然让他留下，今后他就是在你的大旗之下，依你的旗号做事。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咱们大军中也是如此。"

宋献策赶快附和说："大将军所言极是。请元帅不必过多谦让。我想敬轩将军这次前来会师，也必是决心相投，甘作部下。你不肯让他奉你为主，他怎么好留下做事？西营将士既来会师，就应当与大军成为一体。如果不能成为一体，岂不是军中有军，各自为谋，各行自己号令？"

献忠心中一惊，暗中瞟了曹操一眼，却见曹操满面春风，频频点头。他又看见李自成也是面带微笑，分明是他授意宋献策说出来这样的话。他在心中骂道：

"他妈的，这是明明白白地要吞掉我的西营！"

宋献策又接着说："况且，大家共拥闯王为主，并非为的闯王一人私利，而是上应天心，下顺民意。献策向闯王献《谶记》的事，大将军十分清楚，想敬轩将军也必有所闻。古本《谶记》上写得明白：'十八子当主神器'。目前莫看天下扰攘，群雄纷起，应看到天心民意都在闯王一人。今日敬轩将军来此会师，愿奉闯王为主，正是知天命，识时务，将来富贵尊荣，自不待言。"

张献忠听着宋献策的话，心中极不舒服，几乎要露出嘲笑。但是想着"人到矮檐下，怎能不低头"的那句俗话，同时又想到"六字真言"，就忍耐住了。他在心中骂道："妈的，江湖术士，造谣惑众！"等宋献策说完以后，他看见罗汝才在望他，便哈哈大笑，说：

"宋军师，你真行，你把话都说到我老张的心眼儿里啦！你向我闯王哥献《谶记》的事，我也风闻。即令没有这回事儿，我也明白李闯王在我们一群人中是真正的英雄。不真心实意奉他为主，我来此做啥？虽然打了败仗，可是天宽地广，难道我非要来闯王大旗下躲风避雨不行？我老张来，就是为着帮我李哥打江山！"

罗汝才说："敬轩说得好，完全是一片诚心。"

李自成高兴地说："我对敬轩信得过，信得过。"他转头向帐外侍立的亲兵吩咐："请老神仙来！"

老神仙尚炯就在附近帐中等候，立刻来了。献忠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连晃几下，大声说：

"啊呀，子明！可看见你啦！你刚才不晓得我来了么？"

尚炯笑着说："晓得，晓得。敬帅来是件大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天明不久，我就知道啦，心中可真高兴！"

"瞎说！你若真高兴，为什么不早来见面？"

"如今和往日不同。往日老八队的人马不多，局面小，所以我经常在闯王身边，像家人一样。如今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文臣武将众多，军中事

情也多，和从前大不相同。我毕竟是一个外科医生，不管军国大事，所以闯王不叫我，我很少到闯王身边。敬帅来，有闯王带着文臣武将相迎，我这个外科医生不在其位，故未上前恭迎，然心中确实高兴。”

献忠哈哈大笑，用力拍一下医生的肩膀，说：“老神仙，说得有道理，我不怪你。快给我瞧瞧箭创，念着咱们的老交情，将你的神药妙丹拿出来，可别在闯王面前给我上烂药！”

大家听了献忠的话，都不觉大笑，同时也听出来献忠的最后一句话是双关语。尚炯开始替献忠医治箭创，看见伤口正在愈合，尚有余脓未净。他用手指按摩伤口周围，迫使余脓流出，然后用柔和的白绵纸捻成捻儿，蘸了红色药面，探进伤口，直到深处。他看见献忠眉头微皱，问道：

“有点儿疼吧？”

献忠笑着骂道：“扯淡！你动刀子我也不会叫疼！”

在这片刻，李自成、曹操和宋献策都停止谈话，看老神仙替献忠治伤，所以小帐中显得很静。忽然大帐中的闲话声传了过来，十分清楚。

刘宗敏的声音：“说来也十分可笑，在北京城什么离奇荒唐的瞎话儿都编得出来！近来有一个探事人从北京回来，我们才知道北京的茶馆中盛传我们闯王去年冬天如何进入河南的故事。”

潘独鳌的声音：“这故事是如何说的？”

宗敏的声音：“他们说，闯王的人马被围困在巴东的什么鱼复诸山中，粮食辎重隔断在赤甲山和寒山。我们的人马绝粮，将士纷纷出降。闯王没办法，两次到树林中上吊，都幸而被双喜儿看见，劝住啦。又说闯王同我一起出帐走走，看见路边有一个野庙，闯王叹口气说：‘往日人们都说我当有天下，何不到庙中打卦问问？倘若打卦不吉，就是我不当有天下。捷轩，你砍掉我的头，投降官军去吧！’我说：‘好，打卦问问！’我们就在神前跪下……”

袁宗第的声音：“刘哥，你忘啦，还说你把双刀往腰间一插，就同闯王去打卦。说得活灵活现！”

众人一阵笑声。笑声一停，刘宗敏的声音又起：“我们用筊子连打三卦，都是吉卦。我从地上跳起来，对闯王说：‘李哥，我任死也要跟着你干！’我跑回帐中，先杀了自己的两个老婆。将士们听说了，也都纷纷地杀死自己的妻子。我们放火烧了营寨，杀出重围，直奔河南。哈哈！可笑，操他娘的，我刘宗敏什么时候杀过老婆呀？难道咱们李闯王竟是那样软弱没出息，动不动就要上吊？”

牛金星的声音：“我同宋军师和林泉兄找到了一部夔州府志，知道鱼复山

就在夔州府东边十来里处，白帝城也是鱼复山的一部分，根本不在巴东，那里也没有一个寒山。”

潘独鳌的声音：“北京离四川甚远，人们说的‘巴东’也许是‘巴西’之讹？”

李岩的声音：“这也不然。阆中古称巴西，在川东是没有巴西之称的。”

又是潘独鳌的声音：“湖广既有巴东县，夔府以东不可称为巴西么？”

牛金星的声音：“不然，不然。巴东县是因境内有小巴山而得名，所以川东一带不能称为巴西。我同林泉、献策都喜欢搞点杂学，对方域地志之学略有知识，故知所谓‘巴东鱼复诸山’实在不通，换作‘巴西’也是不通。”

宗敏接着说：“我们去年只有千把人，一个鱼复山也占据不了，还说什么鱼复诸山？我们粮食辎重很少，都带在身边，怎么会被隔断别处？何况包围我们的是陕西官军，是陕西哪个将领？贺人龙去年七月间在开县鼓噪之后，就奔往川陕交界一带了。这些，都没踪影，顺嘴编造！”

大帐中的谈话暂时停顿。张献忠的箭创已经贴上膏药，他一面结好裤带一面笑着说：

“李哥，我还不知道北京城中替你编出来这么一个故事，真是有趣。”

突然，从大帐中又传过来袁宗第的声音：“编造这个故事的人们全不想想，我们那时候只有千把人，并没有发疯，为什么要跑到夔州府城外？那地方大军云集，十分热闹，我们有什么便宜可拣？我们既怕被杨嗣昌吃掉，也怕被敬轩吃掉，所以才躲在郧阳大山中。假若真的去到那个热闹地方，我们早完事了，如何有今天这个局面？”

袁宗第说完话就发出来爽朗的大笑，许多人都大笑起来。张献忠有点儿尴尬，笑着摇摇头，说：

“汉举是个直爽性子，话如其人。可是，李哥，我敢对天发誓，在房、竹山中，我确实无意害你。不知怎么你听到谣言，起了疑心，突然拉走了。我派旺儿和元利去半路迎接你，也被你们误会。为这事，我心中一直难受。李哥，倘若我心中有鬼，今日也不敢前来投你！”

自成笑起来，说：“过去谁是谁非，都不要记在心上。只要敬轩今日不弃，愿来共事，过去纵有天大的误会也一风吹了。汉举有嘴无心，只是当笑话说的。其实，他心中对你也是满尊敬的。”随即向帐外吩咐：“快摆酒宴！”

他拉着献忠的手往大帐走去，对献忠和汝才说，酒宴以后还要同你们二位继续深谈，并说为着每天见面方便，已经替敬轩安排了几座军帐，就在寨内，以后敬轩同定国就不用再往曹营去了，西营将士也要移驻他的行辕近处。献忠和汝才都心中大惊，但不能说别的话。献忠心里说：“完

了！落进他的手心啦！”他向罗汝才使个眼色，但汝才仿佛并不理会，对自成说：

“这样很好，很好。我就猜到，敬轩非等闲朋友，必会受到你的特别优待。”

献忠心中冒出一串疑问：“难道咱老子被曹操卖了？”

[1] 司马睿即位建康——建康即明朝的南京所在地。司马睿即晋元帝，为东晋第一代皇帝。

[2] 泥马渡江——宋朝的康王赵构，即后来的南宋高宗，听说金兵将至，从扬州逃到南京，不久做了皇帝。随后编造一个故事，说他仓皇中骑着庙中一匹泥塑的神马渡过了长江。

[3] 投鞭断流——苻坚欲兴兵取江南，自以兵马众多，渡过长江不难，说：“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结果为晋兵所败。

[4] 茂堂——张可旺字茂堂。

第四十四章

午宴之后，张献忠和徐以显被闯王留在玉山寨中，身边还留有张定国和少数亲兵。汝才对闯王如此处理，心中惊疑，感到张献忠凶多吉少，深悔自己处事孟浪，受了自成和宋献策的欺骗，对不起献忠和西营将士。献忠明知落入李自成的手心，却不能用话点破。从表面上看，李自成待他亲厚，丝毫看不出有想杀害他的意思，但献忠在刀尖上闯了十几年，什么尔虞我诈的事情都见过，自己也做过。他知道在这样危险关头必须故作不知，坦然处之，等待时机，想办法化凶为吉。他最担心的是曹操会不会变卦。他认为只要曹操不出卖朋友，定会想出办法救他，而李自成不同罗汝才商量好绝不会就下毒手。

闯王的老营总管替献忠准备的军帐比闯王所住的军帐舒服得多。张定国和亲兵们住在左右相邻的帐中。闯王将吉珪和潘独鳌送走之后，命双喜将徐以显送入宋献策的军帐休息，又同献忠谈了一阵闲话，拉着献忠的手，亲自同罗汝才、宋献策送献忠到军帐休息。献忠一看帐中陈设干净，笑着说：

“李哥，早知你这里如此舒服，我应当把老婆带来一个。连着半个月，丁启睿和左良玉、方国安一群王八蛋缠着我不放，搅得我连一天安静觉也不能睡。如今到你这里，才能高枕无忧，睡个痛快！”

“你睡吧，好生休息。我已派人去接你的宝眷与西营全体将士都来，要在今日黄昏以前接到。”说着，自成又转向张定国，“宁宇，你和弟兄们都快休息吧，睡到晚饭时候，双喜会叫醒你们。”

自成在帐中没有多停，就同汝才和宋献策返回大帐去了。献忠曾使眼色要汝才留下，但汝才仿佛没有看见。张定国感到事情严重，不肯从献忠帐中离开，也不许亲兵们睡觉。献忠明白他的意思，低声说：

“定国，你放心，快休息去吧。叫亲兵们也休息吧，不要在帐外守卫。”

“父帅，孩儿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稍过一时，咱们跳上马就走吧！”

“胡说！到此地步，别说骑马逃不出寨，插翅也飞不出去！棋势虽险，老子心中有数：是活棋，不是死棋。你快同弟兄们去休息，没有事儿！”

“父帅，我怕曹帅变心。他为着自家富贵，对父帅的安危袖手旁观。”

张献忠镇静地说：“定国，你经事浅，懂得个屁。曹帅是聪明人，为着他自己安危也得保我平安无事。去吧，不许你同弟兄们疑神疑鬼！”

打发定国出去以后，献忠便和衣躺下，将大刀放在手边。他有很长时候假闭双目，疑虑重重，不能入睡，只是在听见帐外有人说话或脚步声

时，才故意打起鼾声。但后来他一则实在疲乏，二则相信罗汝才不会卖他，便真的打起鼾来了。

李自成因探知杨文岳和傅宗龙将到新蔡境内，而左良玉和丁启睿驻重兵于信阳以北，与傅、杨遥相呼应，所以在大帐中商议军事。他决定派李过率领人马出发，其中包括曹营的一支人马，去新蔡以北打官军；他同曹操暂时按兵不动，牵制信阳一带的官军。会议结束时，刘宗敏问道：

“敬轩和西营人马随行辕一道？”

自成点头说：“等明日决定。”

曹操听到这话，心中一惊，对自成说：

“午后李哥虽然派人去接取敬轩宝眷，并叫西营将士前来，我也派人随同前去，但恐西营将士因事出突然，敬轩未回，多生疑惧，未必就立时遵令前来。大战近在眼前，倘有奸人趁机煽惑，制造事端，容易摇动军心。以弟管见，我此刻没事，可以赶快回去，一则准备五千马步精兵随同补之于四更出动，二则重新传下大元帅之命，只说大元帅因念西营将士连日疲劳，今日不急于移营也可。至于敬轩的宝眷，今日如不愿来，明日来也不妨。这样不作勉强，就可免去西营将士疑虑。至于是否将敬轩留在李哥行辕，究竟应该如何安置方有利于李哥早日成就大业，等我今晚再来，说出一得之见，请李哥斟酌定夺。”

宗敏问：“现下就说出来你的主张，岂不更好？”

汝才笑着说：“咱们不怕敬轩不辞而去，何必那么急？你得叫我想得周到一点呀，捷轩！”

大家都笑了起来。汝才出大帐后，别的人也都起身告辞。袁宗第临上马时忽然转过身来，走到闯王面前，小声问道：

“闯王，敬轩口说要奉你为主，究竟不是真心。据我看，留下不如除掉，免得他日后重整旗鼓，羽毛丰满，再想除掉不易。去年在房、竹山中那件事，老将士们至今人人切齿。当时要不是王吉元舍死报信，咱们这些人都不会活到今天。要除掉他，今夜就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自成说：“这样的事，要从多方面权衡得失，不可鲁莽从事。曹操今夜要来，等听了他的话以后再作决定不迟。”

“唉，闯王，曹操一半心向你，一半心向敬轩，他出的主意能信得过么？”

“他现在是大将军，我们应该尊重他的好主张。”

宗第又带笑说：“李哥，你要是不忍下手，把这事交给我吧。事后，任曹

帅恨我，骂我，你也可以重重地处分我，我甘愿承担！”

自成严肃地责备说：“不要再说了，快上马去吧。得天下者要处处从大处着眼，站得高，看得远，绝不可只求一时快意。”

袁宗第走后，李自成送李岩步行出寨。自成问道：

“林泉，今天上午，大家商量敬轩的事，你没作声。后来我问你有何主见，你说你正在想。一天快过去啦，还没有想定主见么？”

李岩说：“我想起来曹操的一个故事，值得麾下深思！”

“汝才的什么故事？”

“我说的不是大将军，是三国的那个真曹操。吕布袭取小沛，刘备投奔曹操。曹操左右有人说刘备是个英雄，又很得众心，终究不会屈居人下，不如趁早将他收拾，免留后患。曹操拿不定主意，问谋士郭嘉。郭嘉回答说：‘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唯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恐其不来也。今刘备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却将他杀害，落得个害贤之名。这样一搞，智谋之士都自疑虑，离开主公，将来主公同谁一起定天下？杀一个人以除后患，却损坏了四海的仰望。这是安危所系的事，不可不三思而行。’曹操高兴地说：‘你说对了！’随即替刘备添了人马，给他粮食，使他往东去豫州一带，收拾散兵，牵制吕布。”

李自成拉着李岩的手笑道：“林泉，你真是善于读书！经你这么论古比今，我的棋路看得更清楚了。”

晚饭以后，李自成同张献忠在大帐中闲话，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徐以显作陪。徐以显在午饭后被安置到宋献策帐中休息，不能同献忠一起商议脱身之计，十分焦急。虽然晚饭时又同献忠到了一起，却没有机会单独谈话。他同宋献策坐在一起。趁着闯王和献忠、宗敏谈到攻破凤阳、焚烧皇陵的旧事，大家正兴高采烈，他向宋献策小声问：

“军师，敬帅既然留在闯王麾下，是不是也称大将军如曹帅一样？”

献策明白他是试探献忠安危，笑着说：“足下放心。大元帅做事总是高瞻远瞩，对敬轩必有妥当安置。”

停一停，徐以显又说：“敬帅今日来投闯王麾下，倘蒙重用，必能得敬帅死力相报。敬帅也知道闯王名在图谶，天命攸归，所以他甘心辅佐闯王早定天下。”

献策又笑着说：“敬帅也是当今英雄，终非寄人篱下的人。这一点，闯王

和我们大家都心中明白。何况敬帅的左右文武，连足下在内，谁不想拥敬帅夺取明朝天下？老潘在军中写的几首诗，还有足下的和诗，弟都拜读过。公等岂能甘愿敬帅屈居他人之下？”

以显心中大惊，只好掩饰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今日敬帅及其左右的想法与往日大不同矣。”

“以后还会不同。”献策说毕，哈哈一笑。

约莫二更时候，罗汝才来了。他先向闯王禀报他那里的两千骑兵三千步兵已经做好准备，今夜四更以前来与李过会师。又谈了片刻，他对闯王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就同闯王起身往后帐去了。

自成同汝才对面坐下，说道：“老曹，我正在等你回来。请说出来你的主意：对敬轩应如何安置？”

汝才说：“我知道敬轩有时候很对不起你，你手下有些人恨不得将他杀掉。但是他既然敢来投你，也有他的凭仗。第一他凭仗你处事光明磊落，以大局为重，不计小节，不报私怨；第二他凭仗我曹操在此地，必能保他平安无恙。我敢带他来见你，也是凭仗着你会以大局为重，并会看在我的情面上，必不加害于他。要不然，我昨夜可以暗中帮他一点人马，叫他赶快走掉，绝不会让他来玉山见你。”

自成说：“我心中全明白，这样话不用说啦。请赶快说出来你的主见：如何安置敬轩？”

汝才接着说：“如今明朝兵力尚多，在湖广有丁启睿和左良玉等人的将近十万官军，加上驻扎郧阳、荆州、承天和襄阳的官军，单说散处长江以北的就约有二十万人。在江北庐州 [1] 到潜山、太湖一带，有黄得功和刘良佐两个总兵官，兵虽不多，却很能打仗。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帮助敬轩一些人马，叫他在汉水以东到皖西一带牵制官军，好使我们专力扫荡中原。虽说是叫敬轩去独当一面，可是他必须奉你为主，打着你的旗号。”

自成说：“这办法很好，正合我的意思。”

“既然大元帅认为可行，马上就同敬轩说明，免得多生枝节，引起西营将士疑惧。”

“莫急，汝才。我自己一直把敬轩当老朋友看待，不计前嫌。牙跟舌头还有不和的时候，何况朋友？一时牙咬了舌头，舌头疼了一阵，事后还是牙的好朋友，一起吃东西，谁也不想离开谁。敬轩好比牙，我好比舌头，我能对敬轩记恨在心么？你明白，我这个人胸怀开朗，不记小怨，所以几次失败，仍有今日，连你曹操也来跟我共事。”

“李哥的这一长处，我当然清楚。其实，敬轩也很清楚，所以他才敢来相

投。”

“我担心的是捷轩和一功等众位兄弟一时在心中转不过弯子，总不忘敬轩的心狠、手辣……”

汝才赶快插言：“这说得太过分啦。其实敬轩不是这号人。”

自成笑着说：“说得过分？其实，徐以显教他的‘六字真言’比我说得更坏。”

曹操故意问：“什么叫‘六字真言’？”

闯王满脸含笑，却用锐利的目光直看着曹操的眼睛：“你不知道？真不知道？别装蒜！”随即哈哈地笑了起来。

曹操心中一寒，想着张献忠和徐以显都难走了，而他自己也受到怀疑。但是他神色如常，赔笑说道：

“我真是不知，并非装蒜。是哪六个字儿，请李哥告我知道。”

李自成说：“不管你真不知，假不知，此事与你无干。他们的‘六字真言’是：‘心黑、脸厚、手辣’。你看他们说的是‘心黑’，比‘心狠’还坏！同这样的人如何能够共事？”

曹操听到这后一句不能共事的话，想着李自成变卦了，有意杀掉张敬轩和徐以显，以除后患。他决心保献忠平安离去，只好忍心抛掉徐以显，赶快说道：

“啊啊，原来是这六个字儿！我也仿佛听到过，却不知这就是‘六字真言’。听说这是徐彰甫对敬轩说的，敬轩还笑着骂了他几句，并不赞成。敬轩有时手有点儿辣，有时很讲义气。说实在，他的心也不黑，倒是一个热心快肠的汉子。”

李自成点头说：“敬轩的为人，我自然清楚。眼下我是真心诚意要帮敬轩一点人马，打发他高高兴兴地走，打着我的旗号到淮南或鄂东牵制官军。这是一件好事，我何乐而不为？只是，汝才呀，我的好兄弟，我下边还有一群掌事的文武大员啊！他们对这事有意见，需得你去跟大家说说。他们很尊重你，你说啥他们都会听从。话是开心斧，你对他们说几句开导的话，劝他们别抓住旧事不放，敬轩就好走了。”

罗汝才明白李自成故意将扣留张献忠的担子推给他手下的众人挑，而刘宗敏等并不好说话。他感到心头沉重，说：

“元帅，我的好哥，你是全军之主，你说一句，捷轩们怎好不听？我罗汝才在他们心上有几斤几两，我自己清楚。李哥你何必故意叫我去丢面子？难道我不怕丢面子么？”

李自成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无奈他们对轻易放走敬轩这件事心中不服，议论纷纷，另有主张。"

"李哥，是我带敬轩来的，作了保山。你，你得给我个面子呀！"

自成笑着说："曹操，怪有趣，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这样发急过。怕什么不给你面子？棋路不是死的，虽有困难，我相信你会一走就活。捷轩们虽是想起旧恨，心有不平，纷纷议论，可是他们会给你面子的。"

"闯王！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这定音锣提在你大元帅手里！"

"该到定音时我自然会敲锣定音。你快去同捷轩、一功们谈谈吧，商量个好办法送敬轩赶快离开。我现在陪着敬轩出去走走，随便说说闲话。"

罗汝才只好怀着一肚子狐疑，起身往大帐中同刘宗敏等见面。

张献忠和徐以显由李自成和牛金星相陪，在寨中各处走走。吴汝义、李双喜和张定国跟在背后。张献忠心中狐疑，不知道李自成设有什么圈套。他很想同徐以显说几句私话，但没有一点机会。他在心中抱怨曹操：

"我操你个琉璃猴子，不管你如何精明圆滑，到底不是李自成的对手。老子指靠你帮一把，竟上了你龟儿子的大当！"

李自成带着献忠看了做弓箭的、做刀剑的以及做各种军用物品的地方。每到一处，张献忠总是啧啧称赞。徐以显也随着称赞，但不像张献忠那样俨然是随遇而安，无忧无虑。路经尚神仙住的帐篷，有不少士兵和穷百姓在帐篷外等候治病。闯王说：

"敬轩，子明在这儿，我们顺便看看他。"

尚炯刚用温开水替一个中年农民洗完脖颈周围的脓疮，正要向烂疮处涂抹一种黑色药膏，看见闯王等人来到，停下手来。闯王用手势要他继续为病人涂抹药膏，并且问道：

"这是什么疮？"

医生边涂药膏边回答："俗名叫作割头疮，很难听。这种疮将脖颈烂一圈，不及时治好也会要命。论毒性，跟搭背差不多。"

牛金星问："你给他涂抹的什么药膏？"

医生说："咱们军中眼下没有别的药。这是我用五倍子熬的药膏，医治这类疮很有效，是民间偏方。"

闯王说：“常言说，偏方治大病。”

献忠说：“老亲家，我原先只知道你是金疮圣手，没想到对各种杂病，无名肿毒，也可以妙手回春！”

尚炯说：“过蒙张帅奖誉，实不敢当。就以金疮来说，也常遇到一些忠勇将士，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抢救不及，在我的眼前死去，使我自恨无活命之术。医道无穷，纵华佗复生，有时也会束手无计，不敢以圣手自居。”

李自成因尚炯很忙，正在专心治病，便带着众人离开，向他自己居住的军帐走去。刚走数步，自成叹了口气，问道：

“敬轩，王吉元这个人你忘了么？”

张献忠心中猛惊，但他故作镇静，流露出惊疑的神气，望着自成问道：

“吉元？他怎么了？”

自成说：“他去年死了，身中三箭，流血很多。你的老亲家因为来不及救他，常常一想起吉元就心中难过。”

献忠问：“吉元是怎么死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大概不知道。请你知道以后也不要记在心上。”自成笑着说，随即回头问，“彰甫，你知道么？”

徐以显的脊梁已经发麻，不明白李自成是要算旧账还是提一提拉倒。他虽然不能像张献忠那样神色镇静，装得若无其事，但也没有恐惧失色，只是左边小眼角的肌肉微微颤动，不曾瞒过闯王的眼睛。他赔笑说：

“此事是绝大误会，敬帅确实不知。我是事后才听说的，已将追赶王吉元的那个小头目斩首。那小头目是白文选部下，正在山路上巡逻，不明情况，擅自鲁莽从事。因怕敬帅震怒，会将白文选严加治罪，所以我不许任何人将此事向敬帅禀报，至今将他瞒住。”

张献忠赶快说：“嘿！嘿！这样大事，为什么一直将我瞒住？你们为什么不去见闯王说明原委，向闯王请罪？”

徐以显说：“我听到以后，马上派人去见闯王，可是闯王已经拔营走了。真是天大的误会！”

李自成微笑不言，那微笑的眼神中含有气愤和鄙薄意味。吴汝义见徐以显如此蒙混狡赖，以为闯王马上就会忍不住大发雷霆，赶快向闯王靠近一步，怒目向徐以显看了一眼，心里说：“你敢还手，老子先收拾了你！”双喜也紧走一步，靠近张献忠的背后，随时提防张献忠去摸剑柄。李强率领的十余亲兵见此情形，迅速紧走几步，向他们的背后靠拢。张

定国精神紧张，插在双喜和献忠中间，左手摸着剑鞘，右手紧握剑柄，怒目横扫左右，注听背后声音。张献忠向背后望望，调皮地挤挤眼睛，突然哈哈大笑，接着骂道：

“我的乖乖儿！嘿嘿，都围拢来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变成了喜欢斗架的公鸡？咱老张是来投奔闯王，拥戴闯王打江山，可不是来唱一出单刀赴会！”

李自成面带微笑，挥手使众人退后，然后对献忠说：“请你们不要介意。将士们对往日有些不愉快的事记忆犹新，不像你我二人能够从大处着眼，不计小怨。只要你日后真与我同心协力，不生二心，过去种种，谁也不许再提。彰甫，你也不要多心。管仲原是保公子纠，射中小白带钩，后来桓公不是用他为相么？桓公不过是春秋时一国诸侯，尚且有此心胸气量，何况我李某志在天下，难道还记着宿怨不成？你同茂堂侄两次想害我，我全知道，但那是各为其主啊。只要今后你们不生异心，我一定待如心腹。我李自成耿耿此心，敢对天日！”

徐以显赶快向闯王深深一揖，说：“大元帅宏量如海，高义薄天，古今少有！”

闯王说：“我应该如此，方能不辜负天意民心。倘若遇事斤斤计较，就不能招揽天下英雄共事。何况……”

忽然看见吉珪匆匆走来，李自成将话止住，打量吉珪的不安神色。吉珪到他面前拱手施礼，说道：

“大将军在大帐中同众位将领谈了半天，无济于事。请大元帅速作主张。”

自成问：“捷轩们众位将领有何话说？”

“他们总是把已往的嫌隙记在心上，怕敬帅眼下说得很好，日后变卦。他们不想让……”

闯王用手势不让他再说下去，紧皱眉头，沉默片刻，回头对张献忠和徐以显说：

“请莫担心，跟我一起到大帐中一趟。”

张献忠和徐以显互相望一眼，跟李自成往议事的大帐走去。刚才李自成说出的几句有情有义的话曾使他们心中忽觉宽慰，如今这宽慰之感登时消失。

当时闯营将领虽有地位高低之分，但议事时还比较随便，地位低的也敢说话。闯王和张献忠进来时，大家都纷纷站起。献忠向大家拱拱手，抢先笑着说：

“好家伙，老熟人见到一大堆！你们是在议论我老张的？好，继续谈，我听听。”

李自成拉献忠在曹操和宋献策中间腾出的地方坐下，让徐以显和吉珪在宋献策的左边坐下。自成向宋献策问：

“大家都有些什么议论？”

献策说：“总之大家愿意让敬帅走，只是对西营有些人不放心，另有主张。请你问问大将军。”

罗汝才说：“众位之意，要将徐军师和张可旺暂留闯营。过一年两年，看看情况，如西营确是真心诚意拥戴大元帅，再放他们二人回西营。我不赞成，说这是扣留人质。他们说，这两个人两次想谋害闯王，吃掉闯营，叫人很不放心。看敬帅的面子，不杀他们。将他们留在闯营，以礼相待。众位将领还说：如果敬帅不肯将徐军师和张可旺留下作质，也断不能让敬帅走。大元帅，你说这事咋办？”

徐以显不等闯王开口，站起身望着大家说：“请你们让敬帅赶快去江淮之间牵制官军，为闯王打江山助一臂之力。我徐某甘愿留下，作人质也好，为闯王效犬马之劳也好，绝不会私自逃走。至于茂堂将军，他的秉性脾气你们知道，最好不要打算将他留下。他一旦听说此信，一准会率身边千余骑兵逃走。”

高一功冷冷地说：“不怕逃走，我立刻派三千骑兵追赶，将他捉回。不过，到那时，大家撕破面皮，连敬轩面子上也不光彩。”

“可旺虽然脾气倔强，但是为我着想，他绝不会率兵逃走。你们既然要将他留下，这事好办，我立刻叫他来。”张献忠说着，回头对张定国使个眼色，“定国，你赶快派一可靠亲兵飞马回营，向你可旺大哥传老子口谕，叫他速来玉寨，不要耽误！”

张定国从义父的眼色知道是要他速派亲兵去告诉张可旺立即率兵逃走，他稍微一愣，随即答应一声：“遵命！”转身向帐外走去。忽听闯王叫一声“宁宇回来”，张定国转回身来，望着闯王。

大帐中的气氛十分紧张，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闯王脸上。罗汝才神情悠闲，面带微笑，在心里说：该你一锤定音了。

李自成脸色严肃，带着责备口气说：“你们众位，只想着往日恩怨，没想到今日西营也拥戴我李闯王，同曹营差不多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算旧账？从今往后，不论曹营、西营，同闯营只是一家人。兄弟之间，

应该兄友弟恭，和睦相处。闯营是兄，西营、曹营都是弟。从前不在一起，不奉我为主，徐军师和茂堂贤侄只为西营着想，阴谋害我，想吃掉闯营，有何奇怪？今后既奉我为主，连敬轩也遵奉我的号令，他们断不会再做那样的事。再做那样的事，再起那样的主意，便是不忠，也是不义，人人得而诛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以后都不许再提一个字儿，全当给大风吹走了。”

他停一停，开始面露微笑，环顾众将。宋献策对曹操轻轻点头，又望着张献忠和徐以显微笑点头。曹操也微笑点头，但在心里说：“真厉害，真厉害！”张献忠挽着长须，佯装点头，笑着说：

“李哥，你这几句话全说到我的心窝里啦！彰甫，咱们西营的人马就是闯王的人马。你们是我的人，也是闯王的人，一定要忠心拥戴闯王！”

徐以显勉强说：“那当然。那当然。”

李自成接着说：“我已经同大将军商定，送敬轩走，去牵制鄂东和江淮一带官军。他眼下有困难，我给他一些帮助。莫说他今后奉我为主，我帮他重整旗鼓是责无旁贷；即令还像从前那样，各为其事，仅是朋友交情，当朋友有困难时我帮他一把，也是理所应当。我们做事，应该有情有义，光明磊落！”

献忠和曹操不约而同地点头说：“大元帅说得是，说得是。”

牛金星说：“大元帅向来如此！”

李自成脸上堆着开朗的笑容，又接着说：“你们不要光记着崇祯十一年冬天我去谷城见敬轩，他的左右亲信打算暗害我。你们不应该忘记，在生死交关的时候，我同双喜儿的性命系于敬轩的一个眼色，系于敬轩手中攥的一把大胡子。他如果有心害我，只需他使个眼色，或者轻轻点一下头，或者将他手中攥的大胡子往下猛一捋，马上会杀个人仰马翻。我同双喜儿，全部亲兵，都完事啦，说不定还得赔进去一个老神仙！”

大家哄笑，都望一眼献忠的大胡子。

李自成又接着说：“你们大家还要记着，敬轩那次听了我的劝说，果然在第二年五月间重新起义。也不要忘记，我们当时十分困难，敬轩送给一百骑兵，许多兵器。对朋友嘛，应该牢记人家的好处，少记人家的短处。现在既然决定送敬轩走，绝不将徐军师和茂堂留下。我和大将军对敬轩信得过，为什么要留人质？糊涂想法！他们二人是敬轩的左右手，敬轩不能够一日离开他们。对他们二人，我也要不念旧怨，以礼相送！”

徐以显起身向闯王深深一揖，说：“以显有生之年，绝不敢对大元帅更怀二心。必将矢尽忠勤，以报大元帅天高地厚之恩，以效犬马之劳！”

罗汝才趁着出去小解的机会，对跟在背后的吉珪说：

“你看，自成真有一手！有唱黑脸的，有唱花脸的，他自己唱红脸！”

吉珪说：“这出戏还没唱完，只要不变卦就好了。”

众将退出后，李自成和罗汝才、张献忠、牛金星、宋献策、徐以显、吉珪仍旧留在大帐。自成向张献忠含笑问道：

“敬轩，你在这里休息两三天，还去湖广好么？”

献忠心中惊喜，忙说：“请大元帅吩咐，我遵照你的将令而行。倘若李哥帮我一些人马，我一定会拖住左良玉等湖广官军，使他们不能北来，也使黄得功和刘良佐不能够离开江北。”

“你需要我帮你多少人马？”

“多的我不敢要，只请大元帅借给我五百精锐骑兵。我还有一些人马溃散在信阳一带山中，已经暗中差人召集。”

自成点头说：“好吧，你休息两三天，临走时我给你五百骑兵。还有一斗谷和瓦罐子两支人马，约有一两万人。去冬我来到河南后，他们投了我。我没有认真收编他们，只是暂时叫他们归我约束，不要扰害百姓。他们的人马现下都驻扎在确山以东，牵制汝宁官军。在打仗上，我用不着他们。你目前人马很少，也把他们带走吧。”

献忠感激地说：“李哥，你待我这样好，真叫我永远难忘！没有得到你的话，一斗谷和瓦罐子肯跟我去么？”

“你拿我的令箭去叫他们也可以，请大将军差人随你去对他们说句话也可以。我因为事情忙，上月已经将他们交给老曹去管。”

罗汝才说：“遵照大元帅的吩咐，我传令给一斗谷和瓦罐子吧。敬轩，他们两个人都投了闯王，你是打着闯王的旗号率领他们去湖广，这一点要记清楚。以后闯王需要他们回来，你随时得放他们。”

献忠笑着说：“曹哥，你用不着多操心。倘若李哥需要人马，一个令下，连我也要星夜奔回，还敢说不放他们回来！”

徐以显插言说：“我们敬轩将军此去皖北、湖广，也是为闯王扫清中原效力，与往日各自打江山不同。敬轩将军如到英、霍一带会见老回回与革、左诸人，定将劝说他们都奉闯王旗号，共尊闯王为主。”

自成明知这是假话，却笑着说：“我同敬轩如同兄弟，望徐先生以后多多帮助敬轩，也就是帮助了我。”

徐以显欠身说：“大元帅钧谕，以显永记心上。”

罗汝才说：“闯王，你答应借给敬轩五百精骑，何时给他？”

自成说：“今夜不急。敬轩也不须马上就去湖广，等箭创痊愈以后动身不迟。等敬轩走时，就拨给他五百精骑。说不定，汝宁这一仗就打过了。”

汝才笑着说：“我的人马也就是大元帅的人马。现在西营将士住在我的营中，暂时从我的营中拨给敬轩五百骑兵，岂不方便？随后大元帅可以拨还我五百骑兵，不拨还也没什么。”

自成说：“也好。你先给敬轩五百骑兵，我明日吩咐总管照数还你。”

汝才说：“何必明天？等打过这一仗还我不迟。我还有一句话也想向大元帅说明：西营和老八队将士之间原来有些隔阂，这情形，咱们在座各位都心中清楚。敬轩住在大元帅这里纵然极受大元帅优礼相待，西营将士中仍不免有人疑虑不安。我想请敬轩回西营一趟，安抚众心。一旦西营将士得知大元帅如何不念旧嫌，以诚相待，赠给精骑五百，必定上下欢跃，感恩戴德，誓为大元帅效命。”

自成说：“敬轩当然可以回去。刚才接到探报：传说傅宗龙已飞檄丁启睿和左良玉往汝宁会师，未知确否。我们将暂时留驻此地，等待丁启睿和左良玉北上。敬轩如等打过这一仗再走，可以住这里安心休息；如想早走，也不用太急。请明日中午光临，我略备薄酒饯行。你们回去商量，明早告我不迟。”

张献忠起身告辞。李自成等送出辕门。他边走边对献忠说：“今天下午我对你提到王吉元，可惜他已经死了。要是仍旧活着，我会将他同五百骑兵一起还你，就派他率领这一支骑兵。唉，真是死得可惜！”

献忠说：“我回去对此事非追究不可！”

“算啦，敬轩，既往不咎啦。三个月前，我去邓州迎接老曹，顺便派人查听他老娘的下落，后来……”

“李哥，你查听到了么？要是她还在世，我要重重抚恤！”

“可惜已经饿死啦。”

“嘿！嘿！”

今晚的事完全出徐以显的意外，使他心中振奋，但又像做梦一样，怕不落实。当步行出寨时，他对宋献策特别殷勤，携着献策的手说：

“军师，敬轩将军此去，就像韩信前往三齐，从侧面包围敌人，大大有利于闯王同朝廷争夺中原。老兄以为然否？”

宋献策笑着说：“倘若敬轩将军能作韩信，望我兄莫作蒯通 [2] 。”

徐以显赶快说：“军师真会说笑话。我何敢忘闯王今日恩义！”

送走张献忠等人以后，李自成和牛金星、宋献策回到军帐中。李自成有点遗憾地说："明天设宴为敬轩饯行，我看他未必来了。"

牛金星笑着说："因为曹操夹在中间，也不得不如此处理，方是从大处落笔。闯王写的是大文章，敢做别人不肯做的事，此张敬轩之所以望尘莫及也。"

自成说："曹操虽然与敬轩一鼻孔出气，处处为敬轩打算，但他说留下敬轩去皖西和湖广拖着官军，也确为我们目前所需要。倘若敬轩不辞而去，你们明天见到曹操，只可称赞他的主意高明，切不可露出一点别的话语。我决定放走敬轩，正为的拉紧曹操，也叫回、革诸人看看。"

大家不觉点头，都无别话，随即密议别的问题。

罗汝才一回到自己营中，便向张献忠悄悄问道：

"敬轩，你打算怎么办？"

献忠玩弄着长须，察看汝才神色，回问："曹哥，你的主见呢？"

曹操严肃地说："敬轩，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最好你今夜天明以前就走。我已吩咐为你准备夜饭，略吃几杯酒，就该你远走高飞了。"

献忠问："不向自成辞行么？"

"不用辞行。明天我见到自成，只说你想赶快拖住丁启睿和左良玉等人，不肯耽搁时间，已经走了。我担心今夜自成可能失悔，说不定天明时候会派人来请你回去。夜长梦多。你以早走为妙。"

"好，天不明我就动身。借给我五百骑兵，请曹哥准备好，以便我五更带走。"

"这你放心，准会给你精兵良马。我为着不耽误你今夜动身，所以对自成说由我这里拨给你五百骑兵，随后他再还我。他闯王手下将士，如何能对你放心？你多住一天就有风险，只有快走为上策。"

献忠说："多谢曹哥想得周到。你这次帮我大忙，我老张永远不忘！"

谈完这几句话以后，汝才随即吩咐一个亲将挑选五百骑兵，三更用饭，待命出发。而献忠也同徐以显和张定国小声嘀咕几句，叫他们赶快回西营驻地，将天明前全营出发往英、霍的事告诉张可旺。

四更过后不久，罗汝才送张献忠出寨，来到西营驻地。西营全体将士已经整队等候，粮食、帐篷和其他辎重都正在放到骡子身上。随即曹营的

五百精锐骑兵开到，在西营人马的后边列队候命。献忠在这五百骑兵前边走过去，同兄弟们说一些亲热的话，同几个认识的头目更为亲热。然后他回头望着罗汝才拱手说：

“曹哥，后会有期，多多保重。”

曹操也拱手说：“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献忠一声令下，全体将士腾身上马。他自己也准备上马，却被罗汝才拉住。汝才依依不舍地小声说：

“敬轩，我在自成这里虽称为大将军，实际上也是寄人篱下，终非长策。你此去，虽然暂时打一打自成旗号，但是一入大别山就可以独树一帜，不看他人颜色，将来定会有大的出息。一斗谷和瓦罐子二人，你只能暂用一时，到他们不听话时就踢开他们。革、左四营以革里眼为盟主，他同我交情很好。你可以紧紧地拉住他。只要拉住他，就可以拉住四营，不会孤掌难鸣。伙计，请上马吧，恕不远送！”

张献忠扳鞍上马，不觉高兴地笑着骂道：“他娘的，老神仙确是有办法，老子大腿上的箭伤一点儿也不觉疼啦。”他正要下令启程，忽然从玉山方面传过来一阵奔腾的马蹄声，使大家不禁一惊。张可旺抓住剑柄说：

“果然有变！”

罗汝才态度镇静地说：“大家不要惊。有我在此，只能有文变，不会有武变。”

潘独鳌问：“何谓文变、武变？”

曹操说：“有我在此，纵然夜长梦多，闯王也不会派大军来追敬轩。你听，马蹄声也无多人。八成是闯王不愿敬轩离开，派人前来相留，请回玉山行辕。这也是突然一变，就是文变。”

张献忠同意曹操的推测，说道：“可旺，你率领人马启程，在十里之外等候。定国，你率领一百骑兵随我留下，稍等一时。”

说话之间，一小队骑兵到了，只有二十多人。在灯笼火把的照耀下，张献忠看出来那为首的年轻将领是吴汝义，大声叫道：

“小吴，你有什么急事赶来？”

吴汝义故意用诧异的口气问：“张帅，闯王已经吩咐在行辕准备午宴为你饯行，尊驾为何不辞而别？”

献忠笑着说：“闯王大军正要往汝宁剿灭傅宗龙和杨文岳，我听说丁启睿和左良玉要从信阳、罗山境内来救他们，军情似火，不敢稍误，所以我赶快出发，牵着他们不能驰援汝宁，也可为闯王稍稍效力。我已拜托曹

帅明早代我见闯王辞行。你来得正好，请将我效力闯王的区区心意，回去转禀闯王知道。”

吴汝义已经勒马到了献忠面前，也笑着说：“闯王料事真准！他想着张帅是个急性人，不会坐视左良玉往北来，必会不等天明就要离开这里，所以派我前来代他为张帅送行，并带来两千两银子相赠，以助张帅急需。”

献忠意外高兴地说：“好家伙，小吴，你原来是送行的，还带来了两千两银子！定国，你收下银子。小吴，虽然我还不缺少银子使用，但既是闯王所赠，却之不恭，我只好收下吧。请你回禀闯王，就说我张敬轩在马上作揖感激。”说毕，他真的向北方作了两揖，使吴汝义只好在马上代闯王还礼。

两千两赠银交清之后，吴汝义在马上又拱手说：“请张帅起驾，末将恭送一段路程。”

献忠还礼说：“不劳远送，就此告别。请回玉山行辕，回禀闯王，就说我已经走了。”

“祝张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张献忠又向曹操和吉珪等拱手告别，然后率领张定国和一百名骑兵动身，追赶张可旺率领的大队去了。

[1] 庐州——今安徽合肥。

[2] 蒯通——本名蒯彻，《史记》因避汉武帝讳，写作蒯通。曾劝说韩信背汉自立，未被采纳。

辽海崩溃

第四十五章

当傅宗龙和杨文岳被崇祯督催着向汝宁进兵时，洪承畴也被催逼着向锦州进兵。关外和关内两支人马的作战行动都牢牢地受着紫禁城内的皇帝控制，而洪承畴比傅宗龙等更为被动，更为不得已地将援救锦州的大军投入战斗。

七月将尽，在宁远 [1] 城外的旷野里和连绵不断的山冈上，草木开始变黄。这里的秋天本来就比关内来得早，加上今夏干旱，影响了农事，田

园一片荒凉，再加上四处大军云集，骡马吃光了沿官路附近的青草，使秋色比往年来得更早。

从海边到宁远城，每隔不远，便有一个储存军粮的地方，四围修着土寨、箭楼、碉堡，有不少明军驻守，旗帜在风中飘扬。

一日午后，洪承畴带着一群将军、幕僚和扈从兵士，立马海边，正回头向觉华岛 [2] 和大海张望。他们上午去了觉华岛，刚刚乘船回来；因为风浪陡起，担心粮船有失，所以立马回顾。望了一阵，洪承畴颇为感慨地说：

“国家筹措军粮很不容易，从海路运来，也不容易。现在风力还算平常，海上已经是波涛大作。可见渤海中常有粮船覆没，不足为奇。”

一个中年文官，骑马立在旁边。他是朝廷派来不久的总监军、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听了洪承畴的话，赶快接着说：

“大人所言极是。正因为军粮来之不易，所以皇上才急着要解锦州之围，免得劳师糜饷。”

候补道衔、行辕赞画刘子政在马上听了张若麒的话，微微冷笑，正要说话，看见洪承畴使个眼色，只得忍住。洪承畴叫道：

“吴将军！”

“卑镇在！”一位只有三十出头年纪的总兵官在马上拱手回答，策马趋前。

洪承畴等吴三桂来到近处，态度温和地对他说：“这觉华岛和宁远城外是军粮囤积重地，大军命脉所在，可不能有丝毫疏忽。后天将军就要前赴松山 [3] ，务望在明天一日之内，将如何防守宁远和觉华岛之事部署妥帖，以备不虞。只要宁远和觉华岛固若金汤，我军就无后顾之忧，可以大胆与敌人周旋于锦州城外。”

“卑镇一定遵照大人指示去办，绝不敢有丝毫疏忽，请大人放心。”

洪承畴望着他含笑点头，说：“月所将军，倘若各处镇将都似将军这样尽其职责，朝廷何忧！”

“大人过奖，愧不敢当。”

在洪承畴眼中，吴三桂是八个总兵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他明白吴三桂是关外人，家族和亲戚中有不少人是关外的有名武将。如果他能为朝廷忠心效力，许多武将都会跟着他效力；何况他是固守锦州的祖大寿的亲外甥，而祖家不仅在锦州城内有一批重要将领，就在宁远城内也很有根基。想到这里，洪承畴有意要同他拉拢，就问道：

“令尊大人 [4] 近日身体可好？常有书子来么？”

吴三桂在马上欠身说：“谢大人。家大人近日荷蒙皇上厚恩，得能闲居京师，优游林下。虽已年近花甲，尚称健旺。昨日曾有信来，只说解救锦州要紧，皇上为此事放心不下，上朝时也常常询问关外军情，不免叹气。”

洪承畴心头猛一沉重，但不露声色，点点头，策马回城。刚走不过两里，忽然驻马路旁，向右边三里外一片生满芦苇的海滩望了一阵，用鞭子指着，对吴三桂说：

“月所将军，请派人将那片芦苇烧掉，不可大意。”

“是，大人，我现在就命人前去烧掉。”

在吴三桂命一个小校带人去烧芦苇时，洪承畴驻马等候。监军张若麒向洪承畴笑着说：

“制台大人久历戎行，自然是处处谨慎，但以卑职看来，此地距锦州尚远，断不会有敌骑前来；这海滩附近也没有粮食，纵然来到，也不会到那个芦苇滩去。”

洪承畴说：“兵戎之事，不可不多加小心，一则要提防细作前来烧粮，二则要提防战事万一变化。平日尚需讲安不忘危，何况今日说不上一个安字。”

等芦苇滩几处火烟起后，洪承畴带着一行人马进城。快进城门时，吴三桂对刘子政拱手说道：

“政翁，请驾临寒舍小叙，肯赏光么？”

刘子政拱手赔笑说：“制台大人原是命学生今晚到贵辕拜谒，就明日如何进军松山的事，与将军一谈。俟学生晚饭之后，叩谒如何？”

吴三桂笑道：“何必等晚饭后方赐辉光，难道寒舍连蔬菜水酒都款待不起么？”

张若麒已经接受了吴三桂的邀请，在马上回头说：“政老不必推辞，我们都去吴将军公馆叨扰。借此机缘，你我长谈，拜领明教，幸何如之！”

刘子政知道吴三桂是一个好客的人，看出他颇具诚意，同时也听出来张若麒有意同他谈谈对敌作战的看法。他讨厌这个年轻浮躁、好大喜功的人。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他犹豫一下，便请洪承畴的一位幕僚转告制台，说他晚饭时要到吴公馆去，不能在行辕奉陪。

吴三桂的书房虽然比较宽敞，但到底是武将家风：画栋雕梁和琳琅满目的陈设，使人感到豪华有余而清雅不足。书房中也有琴，也有剑。作为装饰，还有两架子不伦不类的书籍，有些书上落满了尘埃。也有不少古玩放在架上，用刘子政的眼光一看，知道其中多数都是赝品。几幅名人字画挂在墙上，有唐寅的画，董其昌的字。当时董字最为流行，但刘子政看了，觉得好像也不是真迹。有一副对联，是吴三桂的一个幕僚写的：

深院花前留剑影；

幽房灯下散书声。

正看着对联，马绍愉来到了，是吴三桂特意请他来吃晚饭的。

马绍愉和张若麒同在兵部衙门任职，两人关系甚密。张若麒受命监军之后，就推荐马绍愉也来军中，为的是一则遇事好一起商量，二则让马绍愉能乘机立下一点军功，得一条升迁捷径。马绍愉对于车战本来一窍不通，由于张若麒一手保荐，说他可教练兵车，得到皇上钦准，同他一起来到关外赞画军务。他现在什么事也不做，就住在宁远城中，只等锦州解围之后，因军功获得优叙。

当下他同大家寒暄几句，话题就转到那副对联上。张若麒和马绍愉都随口赞扬不止。他们是进士出身，在吴三桂眼中，说话较有斤两。吴三桂心中高兴，不住哈哈大笑。一个幕僚也说：

“我们镇台大人善于舞剑，也喜欢读书，所以这副对联做得十分贴切。”

吴三桂说：“可惜裱得不好。下次有人进京，应该送到裱褙胡同墨缘斋汤家裱店重新裱一裱。”

于是有人建议最好送胡家裱店，说汤家裱店虽系祖传，但是近来徒有虚名，裱工实际不如胡家。吴三桂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他忽然发现刘子政一直笑而不言，仿佛心中并不称赞。他感到有些奇怪，就问道：

“政翁原是方家，请看这对联究竟如何？”

刘子政说：“近世书家多受董文敏 [5] 流风熏染，不能独辟蹊径。这位先生的书法虽然也是从董字化出，但已经打破藩篱，直向唐人求法，颇有李北海的味道。所以单就书法而言，也算上品。可惜对联中缺少寄托，亦少雄健之气。军门乃当今关外虎将，国家干城。此联虽比吟风弄月之

作高了一筹，但可惜文而不武，雅而不雄。”

吴三桂每遇文官，必请书写屏联。今日已为张若麒和马绍愉准备了纸墨。现在见刘子政自视甚高，便先请刘写副对联，有意将他一军，使他不要随意褒贬。张若麒和马绍愉在旁催促，目的是想看刘的笑话。张若麒在心中说：

“一个行伍出身的老头子，从军前仅仅是个秀才，过蒙总督器重，不知收敛，处处想露锋芒，未免太不自量！”

刘子政看出来大家是想看他的笑话，特别是张若麒的神情令他极其厌恶。他胸有成竹，有意在这件小事上使张若麒辈不敢对他轻视。于是他摇摇头，淡淡一笑，表示推辞，说他少年从军，读书不多，未博一第，实不敢挥毫露丑，见笑大方。吴三桂说：“请政老随便写一副，留下墨宝，使陋室生辉，也不负此生良遇。”

张若麒也含着讽刺的语意说：“政老胸富韬略，闲注兵书，足见学养深厚，何必谦逊乃尔！”

刘子政不得已又一笑，说：“既然苦辞不获，只好勉强献丑了。”随即略一沉思，挥笔写成一联，字如碗大，铁画银钩，雄健有力，又很潇洒，不带半点俗气。一个幕僚摇头晃脑地念道：

常思辽海风涛急；

欲报君王圣眷深。

吴三桂大为叫好，众幕僚也纷纷叫好。张若麒心中暗暗吃惊，不敢再轻视刘子政非科甲出身。

吴三桂又请张若麒写副对联。张一时想不出这样自然、贴切、寓意甚佳的对联，只好写副称颂武将功勋的前人对联，敷衍过去。马绍愉坚辞不写，吴三桂也不勉强。

吴三桂想起刘子政要谈的公事，问道：“制台大人有何钧谕？”

刘子政说，“制台大人命学生向军门说的是两件事：一是要军门务必留下一位谨慎得力将领，防护粮草；二是请军门奉劝左夫人不要随大军去救锦州。”

吴三桂说：“家舅母一定要去，实在无法劝阻。前天我多说了几句，她就

将我痛责一顿，说我不念国家之急，也不念舅父之难。”

大家谈到左夫人，都觉得她在女流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虽然并不带兵打仗，却是弓马娴熟，性情豪爽，颇有男子气概。几年之前，她知道祖大寿在大凌河作战被俘，投降了满洲，被皇太极放回锦州。祖大寿假装突围逃回，答应将锦州献给清朝。左夫人坚决反对投降，劝祖大寿说：“你既然回来了，投降之事可以作罢。我们死守锦州，你自己向朝廷上表谢罪，把你如何战败被俘，不得已投降建虏，赚回性命，仍然尽忠报国，这一片诚意，如实上奏，听凭皇上处分。事关千秋名节，万万不可背主降敌！”后来祖大寿果然听她的话，将被俘经过上奏皇上。崇祯特意赦免他的罪，仍叫他驻守锦州。这件事在辽东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所以大家谈起左夫人，都带有几分敬意。张若麒和刘子政自从到宁远城以来，也经常远远望见左夫人，虽然年逾五旬，却能开劲弓，骑烈马，每日率领仆婢，出城练习骑射，也知道她家里养了二三百个家丁，成为死士，武艺精强。

张若麒赞同左夫人去，认为援锦必可得胜，此去并无妨碍。刘子政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援锦胜败现在还看不出来，前路困难甚多，不必让左夫人冒此凶险。

张若麒说：“政老未免过于担忧。我们这次用兵与往日不同。洪总督久历戎行，对于用兵作战，非一般大臣可比。八个总兵官，俱是久经战阵，卓著劳绩。十余万人马，也是早已摩拳擦掌，只待一战。解锦州之围，看来并不如政老所想的那么困难。一旦大军过了松山，建虏见我兵势甚强，自会退去。若不退去，内外夹击，我军必胜。”

刘子政冷冷一笑说：“自从万历末年以来，几次用兵，都是起初认为必胜，而最后以失败告终。建虏虽是新兴的夷狄，可是在打仗上请不要轻看。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我们今日正要慎于料敌，先求不败，而后求胜。我军并非不能打胜，但胜利须从谨慎与艰难中来。”

张若麒力图压服刘子政，便说：“目前皇上催战甚急，我们只有进，没有退。岂可未曾临敌，先自畏惧？政老，吾辈食君之禄，要体谅皇上催战的苦心。”

刘子政立刻顶了回去：“虽有皇上催战，但胜败关乎国家安危，岂可作孤注一掷！”

“目前士气甚旺，且常有小胜。”

“士气甚旺，也是徒具其表。张大人可曾到各营仔细看看，亲与士卒交谈？至于所谓小胜，不过是双方小股遭遇，互有杀伤，无关大局。真正战争是双方面都拿出全力，一决胜负，如今还根本谈不到。倘若只看见偶有小胜，只看见抓到几个人，杀掉几个人，而不从根本着眼，这就容易上当失策。”

吴三桂看他们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相持不下，刘子政已经有几番想说出更厉害的话，只是暂时忍住而已，再继续争持下去，必然不欢而散。他赶紧笑着起身，请他们到花厅入席。

酒宴上，吴三桂有意不谈军事，以求大家愉快吃酒。他叫出几个歌妓出来侑酒，清唱一曲，但终不能使席上气氛欢乐。于是他挥退了歌妓，叹口气说：

“敝镇久居关外，连一个歌妓也没有好的。你们三位都是从京城来的，像这些歌妓自然不在你们眼下。什么时候，战争平息，我也想到京城里去饱饱眼福。”

下边幕僚们就纷纷谈到北京的妓女情况。张若麒为着夸耀他交游甚广，谈到田皇亲府上喜欢设酒宴请客，每宴必有歌妓侑酒。马绍愉与田皇亲不认识，但马上接口说：

“田皇亲明年又要去江南，预料必有美姬携回。吴大人将来如去北京，可以到皇亲府上一饱眼福。”

吴三桂笑道：“我与田皇亲素昧平生，他不请我，我如何好去？”

张若麒说：“这，有何难哉！此事包在我身上。我可以告诉田皇亲设宴相邀，以上宾款待将军。到那时红袖奉觞，玉指调弦，歌喉婉转，眼波传情，恐将军……哈哈哈哈！”

吴三桂也哈哈大笑，举杯敬酒。宾主在欢笑中各饮一杯，只有刘子政敷衍举杯，强作笑容，在心中感叹：

“唉，十万大军之命就握在这班人手中！”

这时忽报总督行辕来人，说制台大人请刘老爷早回，有要事商议。刘子政赶快起身告辞。吴三桂将他送出二门。席上的人们都在猜测，有人说：

“可能从京城来有紧急文书，不然洪大人不会差人来催他回去。”

张若麒心中猜到，必定是兵部陈尚书得到了他的密书，写信来催洪承畴火速进兵。但他对此事不露出一个字，只是冷言冷语地说：

“不管如何，坐失戎机，皇上绝不答应。”

正谈着，左夫人派人来告诉吴三桂，说她刚才已面谒制台大人。蒙制台同意，她将率领家丁随大军去解锦州之围。并说已备了四色礼物，送到张大人住处，交手下人收了，以报其催促大军援救锦州之情。张若麒表示了谢意。

吴三桂趁此机会，也送了张若麒、马绍愉一些礼物、银子。他们推辞一

阵，也都收下。吴三桂平素十分好客，特别是喜欢拉拢从北京来的官僚，每逢有京官来此，必邀吃酒，必送礼物，这已成了他的习惯。

第二天早晨，洪承畴率领大军从宁远出发。

张若麒同马绍愉走在一起。马绍愉不相信能打胜仗，启程之后，转过一个海湾，就策马向前，与张若麒并马而行，小声嘀咕了一句：

“望大人保重，以防不虞。”

张若麒点点头，心中明白。昨晚从吴公馆出来后，他们就回到监军驻节宅中作了一番深谈。马绍愉认为对“东虏”迟早要讲一个“和”字，目前皇上和本兵力主进兵，目的在能打出一个“和”字，在胜中求和。张同意他的看法，但对胜利抱着较大的侥幸心理。

八位总兵官除吴三桂外，都早已到了高桥和松山一带。吴三桂的部分人马也到了高桥附近，只是他本人为部署宁远这个军事重地的防守，须到明天才能动身。从高桥到松山大约三十里路，众多军营，倚山傍海，星罗棋布。旌旗蔽野，刀枪如林，鼓角互应。自从辽阳战役以后，这是明朝最大的一次出师。刘子政看着这雄壮的军容，心中反而怀着沉重的忧虑。他想到昨晚洪承畴收到的陈新甲的催战书信，深为洪承畴不断受朝廷的逼迫担忧，心中叹息：

“朝廷别无庙算，唯求侥幸，岂非置将士生命与国家安危于不顾！”

自从来到关外以后，洪承畴驻节宁远，已经来塔山、杏山、高桥 [6] 和松山一带视察过一次。今天是他将老营推进到松山与杏山之间，顺路再作视察。他最不放心的是高桥到塔山附近屯粮的地方。这里是丘陵地带，无险山峻谷作屏障，最容易被敌人的骑兵偷袭，也容易被截断大路。他一直骑马走到海边，指示该地守军将领应如何防备偷袭。现在，他立马高处，遥望塔山土城和东边海中的笔架山 [7] ，又望望海面上和海湾处点缀的粮船和渔船，口气沉重地说：

“此地是大军命脉所系，不能有半点疏忽。倘有闪失，则粮源断绝，全军必将不战瓦解，所以我对此处十分放心不下。”

一旁的辽东巡抚邱民仰说：“这里是白广恩将军驻地，现有一个游击守护军粮。看来需要再增加守兵，并派一位参将指挥。”

“好，今天就告诉白将军照办。监军大人以为如何？”

张若麒正在瞭望一个海湾处的成群渔船，回头答道：“大人所虑极是。凡是屯粮之处，都得加意防守。”

洪承畴本来打算到松山附近之后，命各军每前进一步都抢先掘壕立寨，步步为营，不急于向锦州进逼，但是昨晚他接到陈新甲的密书，使他没法采取稳扎稳打办法。如今想到那封密书中的口气，心中仍然十分不快。

当天晚上，他驻在高桥，与刘子政等二三亲信幕僚密商军事。大家鉴于辽阳之役和大凌河之役两次大败经验，力主且战且守，并于不战时操练人马，步步向锦州进逼。他们认为与敌人相持数月，等到粮尽，清兵必然军心不固，那时全师出击，方可获胜。洪承畴又将陈新甲的催战书子拿出，指着其中一段，命一位幕僚读出。那位幕僚读道：

近接三协之报，云敌又欲入犯。果尔则内外交困，势莫可支。一年以来，台臺 [8] 麾兵援锦，费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斯时台臺滞兵松、锦，徘徊顾望，不进山海则三协虚单，若往辽西则宝山空返 [9] ，何以副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臣之望乎？主忧臣辱，台臺谅亦清夜有所不安也！

洪承畴苦笑说："我身任总督，挂兵部尚书衔，与陈方垣是平辈同僚，论资历他算后进。在这封书子中，他用如此口气胁迫，岂非无因？"

一个幕僚说："必定是皇上焦急，本兵方如此说话。另外，张监军并不深知敌我之情，好像胜利如操左券，也会使本兵对解锦州之围急于求成。"

刘子政说："朝廷不明情况，遥控于千里之外，使统兵大员动辄得咎，如何可以取胜！"

他们密议到深夜，决定给皇上上一道奏本，详陈利害，提出且战且守，逐步向锦州进逼的方略。同时给陈新甲写封长信，内容大致相同。因为刘子政通晓关外形势，且慷慨敢言，决定派他携带奏本和给陈新甲的书信回京，还要他向陈新甲面陈利害。

第二天拂晓，刘子政来向洪承畴辞行。他深知几个总兵官大半怯战，而且人各一心，因此预感到大军前途十分不妙。他用忧虑的目光望着洪承畴说：

"卑职深知大人处境艰难，在军中诸事掣肘，纵欲持重，奈朝中与监军唯知促战何！望大人先占长山地势，俯视锦州，然后相机而动。只要不予敌以可乘之机，稍延时日，敌必自退。但恐大人被迫不过，贸然一战。"

洪承畴苦笑说："先生放心走吧，幸而在我身边监军者尚非中使 [10] 。"

在刘子政起程回京的第二天，洪承畴又接到催促进兵的手谕。张若麒催战更急，盛气凌人。洪承畴害怕获罪，不得不向清营进逼。

明军八总兵的人马在洪承畴指挥下拔营前进。八月初，有五万人过了松山，占领了松山与锦州之间的一带山头。步兵大军在山上树立木城，安好炮架。岭下驻扎的多是骑兵，环绕松山三面，设立营栅。两山之间，共列七处营垒，外边掘了长壕。

洪承畴偕邱民仰登上松山高处，俯瞰不规则的锦州城。房舍街巷，历历在目。辽代建筑的十三层宝塔，兀立在蓝天下，背后衬着一缕白云。适遇顺风，隐约地传过来塔上铃声。一道称作女儿河的沙河流经松山与锦州之间，曲折如带。包围锦州的清兵都在离城二里以外的地方安营立寨，外掘三重壕沟，以防城内明兵突围。另外，清军面对松山和左边的大架山上也有许多营垒，防御严密，多是骑兵。

仔细观察了一阵，洪承畴看不出清营的弱处何在。正在寻思，忽见一队骑兵约二三百人，拥着一员女将，从山后出来，直驰清营附近，张望片刻，等清兵大队准备冲出时，又迅速驰往别处。如此窥探了三处敌营，方驰返吴三桂的营寨。邱民仰不觉叹道：

“左夫人解救锦州心切，不惜自往察探敌兵虚实。今日上午，我到吴镇营中，她对我说，锦州樵苏断绝，势难久守，请我转恳大人，乘我士气方锐，火速进攻敌垒，内外夹击，以救危城军民。不知大人决定何时进兵？”

洪承畴说：“锦州城内不见一棵树木，足见已经薪柴烧尽，恐怕家具门窗也烧得差不多了。解救锦州之围，你我同心。只是遍观敌垒，看不出从何处可以下手。不管如何，明日出兵，以试敌人虚实。”

第二天早晨，明军出动三千骑兵，分为三支，直冲清兵营垒，侦察虚实。马蹄动地，喊杀震天。在松山一带扎寨的各营人马，呐喊擂鼓助威。骑兵冲近清营时，清营三处营门忽开，驰出三支骑兵迎战，人数倍于明军。明骑兵稍事接杀，便向后退，进入步兵营中。清兵气势甚锐，追击不放，打算冲击明军的步兵营。明军故意放清军进来，火炮齐发，箭如雨下。清军死伤很重，赶快退回。

随即清军大队又来，多是骑兵，共约一万余人，从松山西面向东进攻，争夺松山的高岭。明兵奋勇抵抗，使清军不得前进。明军反攻，也难得手。这时被围困在锦州城中的祖大寿乘机派兵呼噪出城，夹击清兵，但是遇到清兵掘的又宽又深的壕沟，越不过去，有很多人在壕沟外中了炮火弩箭，死伤满地。鏖战多时，锦州明军和松山明军终难会合。祖大寿只得鸣锣收兵回城。在松山西北面激战的明清两军死伤相当，各自收兵。

经过这次接战，洪承畴更确知清军防守坚固，一时难于取胜，与祖大寿在锦州城外会师的希望很难实现。他知道各总兵本来就存心互相观望，

不肯向前，倘若原来就不旺盛的明军士气一旦受挫，则各营势必会军心动摇。从几个俘虏口中，他得知清营中传说老憨王[11]即将由沈阳启程，亲率满、蒙大军前来。他料想未来数日之后必有一场恶战。敌方等到老憨王的援军来到，一定会全力以赴，进行决战；而他麾下诸将恐怕没几个甘心为国家效死疆场。想到这里，他不再希望侥幸胜利，只求避免辽阳之役的那种败局再次出现。

当天晚上，他两次派亲信幕僚去吴三桂营中，劝左夫人速回宁远。因为他担心一旦决战不利，左夫人阵亡或被清兵所俘，祖大寿没有顾恋，就会向敌人献出锦州投降。

第二天上午，洪承畴在松山西南面的老营中召集诸将会议，以尽忠报国勖勉诸将，要大家掘壕固守，等候决战，并将如何保护海边军粮的事，作了认真筹划，特别将保护笔架山军粮的责任交给王朴，守高桥的责任交给唐通，而使白广恩全营驻守松山西麓，以备决战。送出诸将的时候，他将吴三桂叫住，问道：

“月所将军，令舅母已经动身回宁远了么？”

吴三桂回答：“家舅母已遵照大人劝谕，于今早率领奴仆家丁起身，想此时已过高桥了。”

“未能一鼓解锦州之围，使令舅母怆然返回，本辕殊觉内疚！”

“眼下情势如此困难，这也怨不得大人。昨日当敌人大举来犯之时，家舅母率家丁杂在将士中间，亲自射死几个敌人，也算为救锦州出了力量。她说虽未看见锦州解围，也不算虚来一趟。只是今早动身时候，她勒马高岗，向锦州城望了一阵，忍不住长叹一声，落下泪来，说她今生怕不能同家舅父再见面了。”

洪承畴说：“两军决战就在数日之内。倘若上荷皇上威灵，下赖将士努力，一战成功，锦州之围也就解了。”

吴三桂刚走，张若麒派飞骑送来书信一封，建议乘喝竿未至，以全力进攻清营。洪承畴看过书子，心里说：“老夫久在行间，多年督师。你这个狂躁书生，懂得什么！”但是他脸上没有露出一点厌恶表情，反而含笑向来人问：

“张监军仍在海边？”

“是，大人，他在视察海运军粮。”

洪承畴笑一笑，说：“你回禀监军大人，这书中的意思我全明白了。”

他希望在决战到来时，各营能固守数日，先挫敌人锐气，再行反攻，于是亲赴各紧要去处，巡视营垒，鼓励将士。

[1] 宁远——今辽宁省兴城。

[2] 觉华岛——在宁远东南海中，今写作菊花岛。

[3] 松山——原叫松山堡，在锦州西南三十里处。是明朝宣德年间为军事需要而建筑的一座小城，置中屯前千户所于此。今为松山镇所在地。

[4] 令尊大人——指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原为辽东总兵，居住北京。

[5] 董文敏——董其昌谥文敏公。

[6] 塔山、杏山、高桥——在宁远和松山之间，都是当时重要的军事据点，而塔山和杏山尤为重要。

[7] 笔架山——在塔山附近海边，落潮时可以与陆地相通，为当时明军储粮重地。

[8] 台臺——台字是一般尊敬的称谓。臺字是对尚书、总督一级官僚的尊称。洪承畴以兵部尚书衔实任薊辽总督，所以陈新甲在书信中尊称他台臺。

[9] 宝山空返——意思是本来应该打胜仗却无功而返。

[10] 中使——太监。

[11] 老憨王——又称“老憨”，“喝竿”，满洲语音译，指满洲皇帝。北方民族自古称国王为“汗”，转为满洲语的憨、喝竿。

第四十六章

清兵围攻锦州的主帅是多罗 [1] 睿郡王多尔衮。他是皇太极的异母兄弟。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多尔衮排行十四。他今年二十九岁，为人

机警果断，敢于任事，善于用兵，深得皇太极的喜爱。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征伐察哈尔蒙古族多罗特部时，多尔衮十七岁，在战争中立了大功，显露了他智勇兼备的非凡才能。皇太极赐给他一个褒美的称号墨尔根代青[2]，连封爵一起就称作墨尔根代青贝勒[3]。后来晋位王爵，称为墨尔根王。在爱新觉罗氏众多亲王、郡王和贝勒、贝子中，别人都没有得过这样美称。去年在围困锦州的战争中他处事未能尽如皇太极的意，几个月前被降为郡王。他的副手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也同时降为郡王。

崇祯十一年八月，多尔衮曾率领清兵由墙子岭、青山口打进长城，深入畿辅，在巨鹿的蒿水桥大败明军，杀死卢象升，然后转入山东，破济南，俘虏明朝的宗室德王。十二年春天，他率领饱掠的满洲兵经过天津附近，由青山口出长城。这次侵略明朝，破了几十座府、州、县城池，俘虏汉族男女四五十万。

从去年起，他奉命在锦州、松山、杏山一带与明军作战，围困锦州。今年以来，对锦州的围困更加紧了，同时还要准备抵挡洪承畴统率的援军。他和豪格统率的部队以满洲人为主体，包括蒙古人、汉人、少数朝鲜人，大约不到三四万，虽然比较精强，但人数上比明朝的援军差得很远。他不曾直接同洪承畴交过手，只晓得洪承畴在明朝任总督多年，较有战争阅历，也很有威望。他还知道洪承畴深受南朝皇帝信任，如今兵力雄厚，粮草也充足，这些情况都是当年的卢象升万万比不上的。

最近以来，他知道明军在向松山一带集结。这几天又哄传洪承畴已从宁远来到松山。他感到不可轻敌。为了探听明军虚实，他几次派出小规模的骑兵和步兵向明军进行试探性的攻击，结果互有杀伤，清军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这天，他把豪格叫到帐中，商议对明军作战的事。

豪格比多尔衮大三岁。他虽是皇太极的长子，但满洲制度不像汉族那样“立嗣以嫡，无嫡立长”，因此豪格在多尔衮面前没有皇储的地位，而只能以侄子和副手的身份说话。虽然他内心对多尔衮怀有忌妒和不满情绪，但表面上总是十分恭敬。他两人都喜爱吸旱烟。这时他们一边吸烟一边谈话，毡帐中飘散着灰色的轻烟和强烈的烟草气味。

他们从几天来两军的小规模接触谈起，一直谈到今后的作战方略。尽管他们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一向不把明军放在眼里，可是这一次情况大大不同，对于这一仗到底应该怎么打，心中都有些捉摸不定。

多尔衮说：“几天来打了几仗，可以看出，南军士气比往日高了，像是认真打仗的样儿。南朝兵将，从前遇到我军，有时一接仗就溃了，有时不等接仗就逃了。这一次不同啦，好像也能顶着打。豪格，你说是么？”

“叔王说得是，昨天我亲自参加作战，也感到这次明军确非往日可比。”

“你估计洪承畴下一步会怎样打法？”

“我还不十分看得清楚。叔王爷，你看呢？”

“依我看啊，洪承畴有两种打法，可是我拿不准他用哪一种。一种是稳扎稳打，就是先占领松山附近的有利地势，这一点他们已经做到啦。现在从松山到大架山，已经布满人马。倘若明军在占领有利地势后，暂时不向锦州进逼，只打通海边的运粮大道，从海上向困守在锦州的祖大寿接济粮食。这样，锦州的防守就会格外坚固，松山一带的阵地也会很快巩固起来。那时，我们腹背受敌，很是不利。我担心洪承畴会采用这种打法。他不向我们立即猛攻，只是深沟高垒，与我们长期相持，拖到冬天，对我们就……就很不利了。”

说到这里，多尔衮向豪格望了一会儿，看见豪格只是很注意地听着，没有插话，他继续说下去：

“围攻锦州已经一年，我军士气不比先前啦。再拖下去，士气会更加低落。我们的粮食全靠朝鲜接济，如今朝鲜天旱，听说朝鲜国王李倧不断上表诉苦，恳求减免征粮。辽东这一带也是长久干旱，自然不会供应大军粮草，如到冬天，朝鲜的粮食接济不上来，辽东本地又无粮草。如何能够对抗明军？我担心洪承畴在打仗上是个有经验的人，看见从前明军屡次贸然进兵吃了败仗，会走这步稳棋。”

“叔王刚刚说洪承畴可能有两种打法，另一种是怎样打法呢？”

“另一种打法就是洪承畴倚仗人马众多，依靠松山地利，全力向我们猛攻，命祖大寿也从锦州出来接应。”

“我看洪承畴准是这么打法。”

“你怎么能够断定？”

“他现在兵多粮足，当然巴不得鼓足一口气儿为锦州解围，把祖大寿救出。听说南朝钦派一位姓张的总监军随军前来，催战得急。”

多尔衮摇头说：“我担心洪承畴阅历丰富，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不，叔王爷。不管洪承畴多么小心稳重，顶不住南朝皇帝一再逼他。他怕吃罪不起，只好向我进攻，绝不会用稳扎稳打的办法。你等着瞧，他会向我军阵地猛冲猛打，妄想一战成功。”

多尔衮笑道：“你这么说还有点道理。要是洪承畴这样打法，我就不怕了。”

豪格轻轻摇头说：“他就是这样打，我也担心哪！他现在确实人马多，不同往日。叔王爷担心他稳扎稳打，我倒担心他现在拼命猛攻，祖大寿又

从锦州出来，两面夹攻我军。”

多尔衮将白铜烟袋锅照地上磕了两下，磕净灰烬，说道：“你只看到他们人马多，这一次士气也比往日高，可是你忘了，我们的营垒很坚固，每座营寨前面都挖有很深的壕沟。如果我们坚守，他想攻过来同祖大寿会师很不容易。只要我们坚守几天，憨王爷再派一支人马来援，我们就必然大胜，洪承畴就吃不消了。”

豪格想了一下，笑着点头：“叔王爷说得有理。既然他会全力猛攻，我看现在只能一面坚守，一面派人速回盛京 [4] ，请求憨王爷赶快增援。”

“这是最好的主意。我们如有一二万人马前来增援，就完全可以打败洪承畴。”

商量已定，他们就立即派出使者，奔赴盛京求援。

几天以后，盛京的援兵来到锦州城外，却只有几千人。老憨王皇太极派了一名内院学士名叫额色黑的，来向他们传达口谕，说道：

“敌人若来侵犯啊，你们两个王爷可不要同敌人大打，只看准时机把他们赶走就算了。明军要是不来侵犯啊，你们千万不要轻动。你们要守定自己的阵地，不要随随便便出战。”

多尔衮明白了皇太极是要亲自前来对付洪承畴，所以只给他派来几千援兵，又一再叮嘱他“坚守”。这不禁使他暗暗失望。

多尔衮有极大的野心。首先，他希望从他手中为清国征服邻国，扩充疆土，恢复大金朝 [5] 盛世局面。这样的雄心，在他年纪很轻时就已经有了。当他还只二十二岁时，皇太极曾经问他：现在我国又想出兵征服朝鲜，又想征服明国，又想平定察哈尔，这三件大事，你看应该先做哪一件？多尔衮毫不犹豫地回答：

“憨王，我看应该先征服明国为是。我们迟早要进入关内，要恢复大金朝的江山，这是根本大计。”

皇太极笑着问：“如何能征服明国？”

他胸有成竹地回答：“应该整顿兵马，赶在庄稼熟的时候，进入长城，围困北京，将北京周围的城池、堡垒，屯兵的地方，完全攻破。这样长期围困下去，一直等待他力量疲敝，我们就可以得到北京。得到了北京，就可以南下黄河。”

皇太极当时虽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却很赏识他的宏图远略。皇太极曾经让懂得满文的汉人大臣将《四书》和《三国演义》译成满文。在满文《三国演义》印出来后，他特地先赐给多尔衮一部，要多尔衮好好阅读，学习兵法韬略，借此也表示了他对多尔衮的特别看重。又过了两

年，皇太极让多尔衮随着他带兵侵朝，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逃避在岛上的王妃和世子，迫使朝鲜国王李倧投降。班师回来的时候，皇太极命多尔衮约束后军，带着作为人质的朝鲜国王的世子李□、另一个儿子李淏和几个大臣的儿子返回盛京。在这次战役中，多尔衮建立了赫赫战功，那时他才二十五岁。

他曾经多次入侵明朝，深悉明朝政治和军事的腐败情况，也知道洪承畴目前虽然兵力强盛，但士气不能持久，所以他想只要再给他二万精兵，他就能够打败洪承畴的援锦之师，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因此想到皇太极将亲自率军前来，他不免感到失望和不快。尽管如此，他表面上仍然装作没有领会憨王的用意，又将豪格叫到帐中，商议如何再请求憨王增兵。

豪格虽不希望多尔衮独自立下大功，但也不希望皇太极亲自前来。他希望能让他和多尔衮一起来指挥这一战争，打败明朝的十三万援兵，建立大功，恢复亲王称号。他们两人互相提防，都没有说出各自的真心话，不过却一致认为，只要有了援军，打败明军不难。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就又派使者去盛京，请求憨王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率盛京一半人马来援。济尔哈朗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兄弟，他和皇太极、多尔衮是从兄弟。多尔衮认为，如果派济尔哈朗来，仍然只能做他的副手，而不会夺去他的主帅地位。所以他才提出这一建议。

多尔衮今天忙碌了大半天，感到困乏。从一清早起，他就到各处巡视营垒，又连续传见在松山、锦州一带的各贝勒、贝子、固山额真 [6] ，以及随军前来的重要牛录章京 [7] ，当面指示作战机宜，刚才又同豪格议论很久，如今很需要休息一阵，再去高桥一带视察。他吩咐戈什哈 [8] ，除非有紧急重要的事儿，什么人也不要前来见他。自从他明白皇太极可能亲自前来，心中忽然产生了极其隐秘的烦恼。他本想躺下去睡一阵，但因为那种不能对任何人流露的烦恼，他的睡意跑了，独自坐在帐中，慢腾腾地吸着烟袋。

他对皇太极忠心拥戴，同时也十分害怕。对于皇太极去年对他的处罚，他表面上心悦诚服，内心中怀着委屈。当时因许多人马包围锦州，清兵攻不进去，明兵无力出击，成了相持拖延局面。他同诸王、贝勒们商议之后，由他做主，向后移至距城三十里处驻营，又令每一旗派一将校率领，每一牛录 [9] 抽出甲士五人先回盛京探家和制备衣甲。皇太极大怒，派济尔哈朗代他领兵，传谕严厉责备，问道：“我原来命你们从远处步步向锦州靠近，将锦州死死围困。如今啊你们反而离城很远扎营，敌人必定会多运粮草入城，何时能得锦州？”多尔衮请使者代他回话：“原来驻扎的地方，草已经光了。是臣倡议向后移营，有草牧马，罪实在臣。请老憨王治罪！”皇太极又派人传谕：“我爱你超过了所有子弟，赏赐也特别厚。如今你这样违命，你看我应如何治你的罪？”多尔衮自己说

他犯了该死的罪。皇太极将他和豪格降为郡王，罚了他一万两银子，夺了他两牛录的人。这件事使多尔衮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害怕。他不免猜想：会不会有人在老憨身边说他的坏话，所以老憨要亲来指挥作战？……

一个四十多岁的、多年服侍他的叶赫族包衣 [10] 罗托进来，跪下一条腿问道："王爷，该用饭了，现在就端上来么？"

多尔衮问道："朝鲜进贡的那种甜酒还有么？"

罗托说："王爷，您忘了？今日是大妃 [11] 的忌日。每逢这一天，您总是不肯喝酒的。"

多尔衮心中一动，说道："这几天军中事忙，你不提起，我真的忘了。不要拿酒吧，罗托！"罗托见多尔衮脸色阴沉，接着劝解说："王爷那时才十四岁，这十五年为我们大清国立了许多汗马功劳。大福晋 [12] 在天上一定十分高兴，不枉她的殉葬尽节。王爷，这岁月过得真快！"

多尔衮说："罗托，你还不算老，变得像老年人一样啰唆！"

罗托退出以后，多尔衮磕去了烟灰，等待饭菜上来。十多年来，他一则忙于南征北战；二则朝廷上围绕着皇太极钩心斗角；三则他自己不到二十岁就有了福晋和三位侧福晋，很少再想念母亲，只在她的忌日避免饮酒。今日经罗托提起，十五年前的往事又陡地涌上心头。那是天命 [13] 十一年，他虚岁十四。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不克，人马损失较重，退回盛京时半路患病，死在浑河船上。他临死前将大妃纳喇阿巴亥召去，遗命大妃殉葬。回到盛京后，大妃不愿死。可是皇太极已经即位憨王，催促她赶快自尽。她拖延了一两天，被逼无奈，只好自尽。自尽之前，她穿上最好的衣服，戴了最名贵的首饰。她要看一看她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皇太极命他们三人去见母亲，并且面谕他们劝母亲赶快自尽。他们到了母亲面前，不敢不照憨王的意思说话，可是他们又确实爱母亲，可怜母亲，不忍心母亲自尽。从那时以后，多尔衮曾多次梦见母亲。

饭菜端上来了。多尔衮赶快吃饭。可是不知怎么，他想到皇太极近来身体不好，说不定几年内会死去。他心中闲想：他会要哪位妃子殉葬呢？他会要谁继他为憨王呀？他绝不会使豪格和其他诸子袭位。如今最受宠的是关雎宫宸妃和永福宫庄妃。宸妃生过一个儿子，活到两岁就死了。庄妃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福临，今年五岁，最受憨王喜爱，可能憨王临死时会让这个小孩子承袭皇位。……他没有往下多想，只觉得这件事太渺茫了。但是他不希望豪格袭位；倘若豪格袭位，他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忽然，他的眼前现出来庄妃的影子，不觉从眼角露出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他认为她确实生得很美，一双眼睛中含有无限情意。他又想到豪格的福晋，她也很美，神态不像庄妃高贵，眉眼却像庄妃……

他正在胡思乱想，一位侍从官员进来，打千禀道：

“王爷，憨王派三位官员前来传谕！”

七月下旬以来，皇太极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锦州战场，原来打算要去叶赫地方打猎，也只好取消了。他几乎每天都接到从围困锦州的军中送来的密报，对于洪承畴统率的明军如何向松山附近集中，兵势如何强盛，他都完全清楚。但是他不急于向锦州战场增援，也不向多尔衮等宣示他的作战方略。沈阳城中，表面平静，实际上不断地有使者带着他的密旨（多是口谕），夜间或黎明从盛京出发，分赴满洲和蒙古各部，调集人马。

他所任用的统兵作战的满族亲贵，都是富有朝气的年轻人，起小就在战争生活中锻炼，不打仗的时候，就借助大规模的围猎练习骑射和指挥战争。他一贯赏罚分明，使人心服。他很欣赏多尔衮的统兵作战才能，几个月前将多尔衮降为郡王，只是对其围困锦州不力暂施薄罚，打算不久后军事胜利，仍恢复多尔衮的亲王爵位。他很重视这一仗，希望能够按照他的想法打胜，为下一步进兵长城以南扫清障碍。如果能够活捉洪承畴，那就更使他称心如愿。

有一次上朝时，他对群臣说：

“我所担心的不是洪承畴率领十三万人马全力来救锦州，倒是担心他不肯将全部人马开来。他将人马全部开来，我们就可以一战成功，叫南朝再也没力量派兵来山海关外，连关内也从此空虚！”

这种充满自信的语言绝不是故意对群臣鼓气，而是说出了他的真正想法。皇太极的这种气概是在长期的战争和胜利中形成的。从三十六岁起他继承皇位，一直不停顿地开疆拓土，创建大业，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事，凭着血战一生，将满洲一个小小的部落变成辽河流域的统治民族，草创了一个兵力强盛的小小王国，不愧为当时北部众多游牧部落中“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皇太极发扬了努尔哈赤的杰出特点，而在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两方面更为成熟。他不断招降和重用汉人协助他创建国家，积极吸收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为他所用。在他统治时期，他所属的游牧部落已经在辽河流域定居下来，变成以农业经济为主体，还发展了各种战争和生活所需的手工业，包括制造大炮的手工业在内。当然，在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方面，要大量依靠俘虏的、掳掠的、投顺的和原来居住在辽河流域的汉人来贡献生产知识、经验和劳力。在军事上，他征服和统一了蒙古族的各个分散部落。他又派兵侵入朝鲜，迫使朝鲜成为臣属，为清国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还被迫支付人力。当时清国所取得的成功，正如皇太极自己所夸耀的：“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 [14] ，远迩诸国，在在臣服。” [15] 现在他刚刚五十岁，虽然已经发胖，也开始有了暗病，有时胸闷，头晕，但从外表看，精力十分健旺，满面红光，双目

有神。因为他正处在一生事业接近高峰的时候，因此无论在行动上，谈话中，都表现出信心十足、踌躇满志。

当他得到多尔衮和豪格的驰奏，知道洪承畴亲率八个总兵官已经全部到达松山一带，越过了大架山，占据松山，正在向锦州进逼时，他认为时机已到，再不亲自前去，多尔衮等可能吃亏。于是他决定八月十一日，率领新召集到盛京的三万人马启程，今夜驰赴松山一带。

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就是他突然患了流鼻血的病症，流得特别多。尽管后妃们和王公大臣们为他求过神，许过愿，萨满 [16] 们也天天跳神念咒，他自己又服了几种草药，但流血仍然不止。本来选定八月十一日是个出征吉利的日子，却不能动身，只好推迟三天。十四日仍不行，又推迟到十五日。由于前方军情紧急，他不能再推迟了，不得已带兵启程。这天辰牌时候，皇太极带着随征的诸王、贝勒、大臣等出了盛京的抚近门，走进堂子，在海螺和角声中行了三跪九叩头礼，然后率领三万大军启程，向锦州进发。

随行的人除满、蒙诸王、贝勒、满汉大臣、医生和萨满之外，还有朝鲜国王的世子、大公、质子 [17] 以及他们的一群陪臣和奴仆，目的是让将来要继承朝鲜国王位的李□及其左右臣仆，亲眼看看他的烜赫武功。

他最宠爱的关雎宫宸妃博尔济吉特氏独蒙特许，骑马送他出京，陪他走了一天的路程，晚上住宿在辽河西岸的一个地方，照料他服下汤药。第二天，宸妃又送他上马走了很远，才眼泪汪汪地勒转马头，在婢女和护卫的簇拥中返回沈阳。

皇太极的鼻血还没有完全止住，但不像前几天流得那么凶了。流的时候就用一个盘子在马上接住，继续行军。这样又断断续续流了三天，才完全病愈。他的精神开始好起来，心情愉快。为着赶路，晚上宿营很迟。那天晚上，诸王、贝勒、大臣照例到御帐中向他请安，祭神，看萨满跳神念咒，然后坐下来共议军国大事。皇太极笑道：

“我但恐敌人听说我亲自来到，会从锦州和松山一带悄悄逃走。倘蒙上天眷佑，敌兵不逃，我必令你们大破此敌，好像放开猎犬追逐逃跑的野兽一样。获胜很容易，不会叫你们多受劳苦。我那些已经决定的攻战办法，你们都知道，可千万不要违背，不要误事，好生记着！”

随他出征的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贝勒多铎等一齐向他奏道：

“请憨王慢慢儿走，让臣等先赶往松山。”

皇太极摇摇头说：“行军打仗嘛，为的是克敌制胜，越是神速越好。我若是有翅膀能飞啊，就要飞去，怎么要我慢走！”

一连走了几天。八月十九日黄昏，皇太极到了松山附近的卧龙山 [18] 。他打算在此休息半夜，再继续前进，插到明军背后，将他的御营摆在塔

山北边不远的高桥。这样，就将十万明军的退路截断了。这是很大胆的一着。决定之后，他就派遣内院大学士刚林 [19] 、学士罗硕 [20] 去见多尔衮和豪格，传达他的口谕："我马上就要到了。可令我以前派去的固山额真拜尹图、多罗额驸 [21] 英俄尔岱带的兵，还有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的兵、察哈尔琐诺木卫察桑等带的兵，先到高桥驻营。等我到的时候，就可以把松山、杏山一起合围。"于是刚林等人骑马出发了。

围困锦州的诸王、贝勒、大臣和将士们听说老憨王御驾亲来，勇气陡然大增，到处一片欢呼。但多尔衮和豪格对于憨王驻兵高桥一事却很不放心，因此又让刚林等第二天返回戚家堡向憨王奏陈他们的意见，说：

"现在圣驾已经来到，臣等勇气倍增，唯有踊跃进击，为国家建立大功。靠着皇上天威，臣等绝不害怕敌人。可是军中形势，不得不对皇上说清楚。目前明朝新来的人马众多，臣等几个月来围困锦州，屡经攻战，将士也有不少损伤。现在皇上说要先在高桥驻营，使臣等不敢放心。倘若敌兵为我们逼迫得紧，约会锦州、松山的兵内外夹攻，协力死战，万一我军有失，就不好办了。不如皇上暂且驻在松山、杏山之间，不要驻到高桥，这样就安全了。只要憨王万安，臣等作战也会有更大的勇气。"

皇太极听了，觉得他们的话有道理，就决定把他的御营驻在松山、杏山之间。随即又派刚林等去告诉多尔衮和豪格：

"我若在松山、杏山之间驻营，敌人一定很快就要逃走，恐怕不会俘虏、斩获得那么多。既然你们劝我不驻在高桥，也只好如此吧。"

之后，他就继续率领大军进发。沿路的将士们看见他的简单仪仗队和前队骑兵，知道是憨王经过，人人欢跃，发出来用满洲语呼喊"万岁"的声音。

八月二十日凌晨，洪承畴还不知道皇太极已经来到。他继续指挥明军向北猛攻，企图与锦州守军会师。松山东南隔着妈妈头山、小凌河口的滨海一带是接济军粮的地方，前天他已经在那里增添了三千守兵。昨天张若麒自请偕马绍愉等驻守海边，保护粮运。洪承畴欣然同意，额外拨给二百精兵作为他的护卫。送他走的时候，洪承畴拉着他的手，嘱咐说：

"张监军，风闻虏酋将至，援兵也已陆续开到。我军既到此地，只能鼓勇向前，不能后退一步。稍微后退，则军心动摇，敌兵乘机猛攻，我们就万难保全。我辈受皇上知遇，为国家封疆安危所系，宁可死于沙场，不可死于西市。大军决战在即，粮道极为重要，务望先生努力！"

今天黎明时候，洪承畴用两万步骑兵分为三道，向清兵营垒进攻。祖大寿在锦州城内听见炮声和喊杀声，立即率两千多步兵从锦州南门杀出，夹击清军。但清营壕沟既深，炮火又猛，明军死伤枕藉，苦战不得前

进。洪承畴害怕人马损失过多，只好鸣锣收兵。祖大寿也赶快携带着受伤的将士退回城内。清军并不乘机反攻，只派出零股游骑在明军扎营的地方窥探。下午酉时刚过，洪承畴正在筹划夜间如何骚扰清营，忽然接到紧急禀报，说是数万清兵已经截断了松山、杏山之间的大道，一直杀到海边，老憨王的御营也驻在松、杏之间的一座小山坡上。没有一顿饭的时候，又来一道急报，说是有数千敌骑袭占高桥，使杏山守军陷于包围，塔山也情势危急。大约一更时候，洪承畴得到第三次急报：清兵包围塔山，袭占了塔山海边的笔架山，将堆积在笔架山上的全部军粮夺去，而且派兵驻守。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使洪承畴几乎陷于绝望。但是他努力保持镇静，立即部署兵力，防备清兵从东、西、南三面围攻松山，同时召集张若麒和八位总兵官来他帐中开紧急会议。张若麒借口海边吃紧不来。诸将因笔架山军粮被夺，多主张杀开一条血路，回宁远就粮。洪承畴派人飞马去征询监军意见，旋即得到张若麒的回书，大意说：

“我兵连胜，今日鼓勇再胜，亦不为难。但松山之粮不足三日，且敌不但困锦，又复困松山。各帅既有回宁远支粮再战之议，似属可允，望大人斟酌可也。”

接到这封书信以后，洪承畴同总兵、副将等继续商议。诸将或主张今夜就同清兵决战，杀回宁远；或主张今夜休兵息马，明日大战。最后，洪承畴站起来，望一眼背在中军身上的用黄缎裹着的尚方剑，然后看着大家，声色严重地说道：

“往时，诸君俱曾矢忠报效朝廷，今日正是时机。目前我军粮尽被围，应该明告吏卒，不必隐讳，使大家知道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努力作战一途。若能拼死一战，或者还可侥幸万一，打败敌人。不肖决心明日亲执桴鼓，督率全军杀敌，作孤注一掷，上报君国。务望诸君一同尽力！”

决定的突围时间是在黎明，为的是天明后总兵官和各级将领容易掌握自己的部队，也容易听从大营指挥。关于行军路线、先后次序，都在会议中作了决定。

诸将辞出后，洪承畴立即派人飞骑去接张若麒和马绍愉速回行辕，以便在大军保护下突围。他又同辽东巡抚邱民仰和几个重要幕僚继续商议，估计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想一些应付办法。正商议间，忽然听见大营外人喊马嘶，一片混乱。洪承畴大惊，一跃而起，急忙向外问道：

“何事？何事？……”

片刻之间，混乱蔓延到几个地方，连他的标营寨中也开始波动，人声嘈杂。中军副将陈仲才慌张进帐，急急地说：

“请诸位大人赶快上马，情势不好！”

洪承畴厉声问道：“何事如此惊慌？快说！”

陈仲才说："大同总兵王朴贪生怕死，一回到他的营中就率领人马向西南逃跑。总兵杨国柱见大同人马逃走，也率领他自己的人马跟着逃跑。现在各营惊骇，势同瓦解。情势万分危急，请大人赶快上马，以备万一。"

洪承畴跺脚说："该杀！该杀！你速去传下严令，各营人马不许惊慌乱动，务要力持镇静，各守营垒。督标营全体将士准备迎敌，随本督在此死战。总兵以下有敢弃寨而逃者，立斩不赦！"

"是，遵令！"陈仲才回身便走。

辽东总兵曹变蛟带着一群亲兵骑马奔来，到洪承畴帐前下马，匆匆拱手施礼，大声说：

"请大人立刻移营！敌人必定前来进攻大营。请大人速走！"

洪承畴问："现在留下未逃的还有几营？"

曹变蛟回答："职镇全营未动。王廷臣一营未动。白镇一营未动。其余各镇有的已逃，有的很乱，情况不完全清楚。"

"吴镇一营如何？"

"吴镇营中人喊马嘶，已经大乱。"

一个将领跑到帐前，接着禀报："禀制台大人：杨国柱的逃兵冲动吴营，吴镇弹压不住，被左右将领簇拥上马，也向西南逃去。"

忽然，从敌军营中响起来战鼓声，角声，海螺声。接着，有千军万马的奔腾声，喊杀声。大家都听出来：一部分敌人在追赶逃军；一部分敌人正向松山营寨冲来。曹变蛟向洪承畴催促说：

"请大人火速移营，由职镇抵挡敌军。"

洪摇摇头，说："刻下敌人已近，不应移动一步。倘若移动一步，将士惊慌，互相拥挤践踏，又无堡寨可守，必致全军崩溃。"他向侍立身后的几个中军吩咐："速去传谕未逃的各营将士，严守营垒，准备迎敌。敌人如到近处，只许用火器弓弩射死他们，不许出寨厮杀。敌退，不许追赶。有失去营寨的，总兵以上听参，总兵以下斩首！"

他又转向曹变蛟，说："曹将军，你随我作战多年，为朝廷立过大功。今日尚未与敌交战，王朴、杨国柱先逃，累及全军，殊非我始料所及。我们以残缺之师，对气焰方张之敌，须抱必死之心，与虏周旋，方能保数万将士之命。倘若不利，你我当为皇上封疆而死，鲜血洒在一处，绝不苟且逃生！"

"请大人放心。变蛟只能作断头将军，一不会逃，二不会降！"

“敌人已近，你赶快回营去吧！”

那天夜里，清兵听见明军营中人喊马嘶，乱糟糟的，知道发生了变故，但没料到有一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逃跑。多尔衮正在诧异，随即得到探报，知道确实有部分明军已经向西南逃走，而且逃走的还不止一起，而是两起，后面还有人马在跟着。由于月色不明，没法知道人数多少。他判断洪承畴会随在这两批人马后边突围，一定还有很多人马断后。他同豪格略作商议，使豪格率领少数骑兵追赶和截杀已经逃走的明军，他自己亲率两万名步骑兵向洪承畴的大营进攻，希望趁洪承畴开始出寨的混乱时候一举将明军主力击溃。

由于王朴、杨国柱、吴三桂等已经各率所部弃寨逃走，洪承畴的总督大营暴露在敌人面前，因此清兵毫无阻拦地来到了洪承畴寨外的壕沟前边。看见寨中灯火依旧，肃静无哗，没有一点要逃走的模样，多尔衮感到奇怪，不敢贸然进攻，只派出六七百步兵试着越过壕沟，而令骑兵列队壕外，以防明军出寨厮杀。

数百步兵刚刚爬过壕沟，寨中突然擂响战鼓，喊杀声起，炮火与弓弩齐射。清兵退避不及，纷纷倒下。有些侥幸退回到壕沟中的，又被旁边堡垒中投出的火药包烧伤。多尔衮想退，又不甘心马上就退，于是继续挥动步兵分三路进攻，企图夺占一二座堡垒，打开进入大寨的口子。几千名骑兵立马壕外射箭，掩护进攻。

顷刻之间，明军情况变得十分危急。洪承畴和邱民仰一起奔到寨边，亲自督战。他们左右的亲兵和奴仆不断中箭倒地。

有一个亲将拉洪承畴避箭。他置之不理，沉着地命令向清兵开炮。

明军向敌人密集处连开三炮，硝烟弥漫。清兵死伤一片，多尔衮赶快下令撤退。

这时曹变蛟和王廷臣各派来五百射手和火炮手支援大营。大营已经转危为安，情况看来十分稳定。洪承畴拂去袍袖上的沙尘，望着部将们说：

“几次清兵入关，所到之处好像没有一座城池能够坚守的。其实仔细一想，凡是愿意坚守的城池，清兵总是避过。他能破的都是那些不肯坚守的城池。地方守土官畏敌如虎，城池也就很轻易地丢掉了。刚才这一仗，如果我们畏惧不前，自己惊慌，就会不堪设想。”

众将说：“仰赖大人指挥若定，将士们才能够人人用命。”

这时，有人上前禀报说，马科和唐通两总兵在战事紧张时也跟在吴三桂等后面逃跑了。洪承畴听了，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吩咐大家作好向松山

堡撤退的准备。有人站得离他较近，在暗夜中看出他的脸色苍白，眉宇间交织着愤怒和愁闷。

天明时，有几起溃逃的人马又跑了回来，说昨夜五个总兵的人马逃跑后，前有皇太极的伏兵截击，后有多尔衮的部队追杀，起初明军还能支持，后来越逃越惊慌，越惊慌越乱，几乎成了各自逃生。他们看见有灯光的地方就避开，以为没有灯光的地方就是生路，其实没有灯光的地方偏偏有清方的伏兵。遇着伏兵，只要呐喊一声，明军就鸟惊兽窜，毫无抵抗。逃了半夜，有很多人被杀、被俘，但几个总兵官总算都各自率领一部分人马冲了出去。他们这几起人马未能冲破清兵包围，所以又跑了回来。

洪承畴立即下令总督标营和曹变蛟、王廷臣、白广恩三位总兵的大部分人马撤退到松山堡外，分立十来个营寨，赶筑堡垒、炮台，外边掘了壕沟。而在原来的驻守处留下曹变蛟的一部分人马，死守营寨，与松山堡互为犄角。逃回的几起人马由曹变蛟等收容在自己营里。退到松山堡外的人马连同原来驻守松山的和留驻大架山的加在一起，共约三四万人。

这一天，洪承畴派出许多游骑，又放出许多细作，去侦察敌情。下午，游骑和细作陆续回来，知道吴三桂等率的人马虽然有很大损失，但尚有数万之众，都已退到杏山寨外扎营。清兵将他们包围起来，并不敢猛烈进攻。倒是那些溃散的人马，有的跑到海边，被清兵到处搜杀，死伤甚惨。海边情况也很混乱，已经被清兵插进去一支骑兵，攻占了妈妈头山，把海岸和松山隔断。

洪承畴急于要知道张若麒是否平安，但人们都说“不知道”，只知道海边死了很多人。洪承畴心中非常担忧。他想，现在人马已经跑走那么多，损失这么重，如果钦派的张若麒再有好歹，如何向皇上交代？但事已如此，也只好听之任之。

当晚，他吩咐松山附近的驻军饱餐一顿。一更以后，他派曹变蛟、白广恩率领二万多人马，向驻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清兵大营，也就是皇太极的御营，突然猛攻。他想，清兵得了胜利后，正在追击搜抄那些逃散的明军，御营里的人马不会很多。如果突然攻进皇太极的营寨，那些逃在杏山附近的明军听见清兵御营中喊杀声起，一定会回过来两面夹击。只要松山、杏山这两股兵联成一气，就可以打败清兵。他亲自送白广恩和曹变蛟出发，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仗上。

不久以后，只听见清营那边杀声震天，火光突起，他又派出一支人马前往增援。但是杀到半夜，白广恩、曹变蛟又率兵纷纷退回松山堡下。原来皇太极一到松、杏之间扎下御营，就将御营周围的炮台、壕沟筑得十分坚固，而且把精兵都摆在御营周围，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曹变蛟、白广恩前去劫营，反而吃了不小的亏，混战半夜，只好退回。最可恨的是，吴三桂等五个总兵官，听见杀声突起，不仅没有率师来跟曹变蛟等合手，反而惊慌逃窜，直往高桥奔走，遭到

高桥一带清兵的截杀，四下溃散。吴三桂等总兵官只带着少数亲随和很少的骑兵冲杀出来，逃往宁远。

洪承畴得到这些战报后，知道打通杏山这条路已经不可能了。现在聚集在松山周围的人马还相当多，如果都留在此地，粮食马上会吃光；如果都走，松山堡必然失守；松山堡失守，锦州也跟着完了。这天后半夜，他把重要武将包括总兵、副将、参将和道员以上的文官都召集到他的帐中，向大家说：

“不肖奉皇上之命，率八总兵官，将近十万人，号称十三万，来援救锦州，不意有今日之败！现在，如果我们大家都留驻此地，粮食马上要吃尽；如果都走，松山必然失守。我想来想去，今夜乘敌人不备，可以马上突围，但不能全走。我身为总督大臣，奉命援救锦州，大功未就，应该死守松山孤城，等候朝命。倘无援兵前来，不肖当为封疆而死。你们各位将领中，王总兵随我留下，其余人马都由白总兵、曹总兵率领，四更突围出去。到宁远以后，整编人马，等待皇上再派援军，回救松山、杏山，进解锦州之围。”

大家一听说洪承畴要留下，纷纷表示反对。都说：“大人身系国家安危，万不可留驻此地。宁肯我们留下，也要请大人今夜突围。”

洪承畴心里早已明白，如果他自己突围，纵然能够保全数万军队，也必然会被崇祯杀掉。与其死于国法，不如死于此地。但这种想法，他不愿说出来，只说道：

“我以十万之众来救锦州，丧师而回，有何面目再见天子？我决意死守此地！你们各位努力，归报天子，重整人马，来救锦州。倘若我在这里，能使松山坚持数月，必可等待诸君再来，内外夹击。只要诸君再来，解锦州之围仍然有望。”

众人见他主意坚定，不好再劝。只有曹变蛟站出来说：

“大人！我看还是让白将军一个人回去，我和王将军一起留下，随大人死守松山。”

“不必了，有一个总兵官随我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大人，不然。战争之事，吉凶难说。如果只有一个大将留在这里，万一失利，或有死伤，就一切都完了。如果我同王总兵两人留在大人左右，即使有一个或死或伤，尚有一人可以指挥作战。请大人万万俯允！卑职追随大人多年，今日松山被困，绝不离开大人！”

洪承畴未即答言，邱民仰又站起来说：“我也是封疆大吏，奉皇上旨意，随大人来救锦州。今日情况如此，民仰愿随大人死守松山，绝不离开松山一步。”

还有许多文职道员、幕僚也都纷纷恳求，愿随洪承畴死守松山。洪承畴非常感动，想了片刻，说：

“目前情况这样紧急，不能争执不休。需要出敌不意，该走的人马四更必须出发。现在就请白将军率松山人马的三分之二突围出去，为国家保存这点力量。留下三分之一，由王将军、曹将军率领，随我死守松山，等待朝廷援军再来。”他又同意邱民仰和少数文官、幕僚也一起留下，而让其他文职官员和幕僚们一起随白广恩突围。

这样决定之后，他就根据敌人白天分布的情况，指示白广恩离开松山后，不要走敌人多的地方，可以走一条叫作国王碑的道路直往西去，远远地绕过高桥。他一再嘱咐白广恩，撤退时一定不要乱；几万人的部队，只要自己不乱，敌人必不敢贸然来攻；纵然来攻，也难得逞。

他又同几位总兵、副将、参将等官员一起，把留下来的部队人数合计了一下。知道松山堡内原有两三千驻军，为首的是副将夏承德，另外还有一位总兵官，是祖大寿的堂兄弟，名叫祖大乐，人马已经没有了，只有几百亲兵随在身边。洪承畴把松山的粮食和人马通盘计算一下，决定让白广恩带走更多的人马，只留下万把人防守松山，这万把人也包括夏承德的人马在内。

四更时候，洪承畴亲自送白广恩出发，又一再叮嘱他路上避免与敌作战，不要使人马溃散，回到宁远后，别的总兵官的人马，仍让他们回去归队，留下自己的人马，等候朝廷命令。

白广恩率着人马出发后，洪承畴又派出少数骑兵追随在后边，看他们能否平安突围，直到得知他们确已顺利突围出去，他才放下心来。随即他又同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商谈了一阵，决定让邱民仰带着少数标营人马和一些文职人员驻在松山堡内，他自己率领其余人马留驻城外，在一些重要地方扎下营寨，准备抵御清兵。现在解救锦州之围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他所期待的只是朝廷能够重整人马前来援救，但这种期待，在他自己看来也很渺茫。他在心中叹息说：

“朝廷怎能重新征召一支大军？从何处再征到众多粮饷？唉，望梅止渴！”

张若麒三四天前来到海边以后，并没有立即过问保护粮运的事。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同马绍愉一起，找到一条很大的渔船，给了渔民一些粮食和银子，派几个亲信兵丁和家奴驻守船上，以备万一。早在他以前盛气凌人地催促洪承畴进攻的时候，他已经暗暗地同马绍愉商定，要从海上找一条退路。前晚，当他获知笔架山的军粮被夺，明军准备退回宁远的消息后，他更确信这条渔船就是他的救命船。昨天，当战事开始紧张起来，清兵攻夺小笔架山以北的三角山时，他不是派兵抵抗，而是同马绍

愉和一些亲信随从迅速登上了船，等待起锚。

那些溃逃到海边的部队和原来在海岸上保护粮运的部队，在清兵的猛攻下，纷纷往海滩败退。洪承畴派给张若麒的二百名护卫，也站在离渔船十几丈远的沙滩上，保卫着渔船。当清兵进行最后冲击的时候，明军继续往水边退去。因为正是潮落的时候，渔船起了锚，随着落潮向海里退去，但并没有撑起布帆。船，仍然在海上逗留着。而士兵们，不管是溃败下来的，还是保护张若麒的，也都跟着向水中一步一步地退。但是他们越退水越大，沙越软，行动也越是困难。

清兵骑在马上，直向退走的明军射箭。明军也用箭来回射。后半夜潮水涨了，涨得很快，加上风力，渐渐地漫到人的大腿上，又很快地漫到腰部，还继续往上涨，并且起了风浪。清兵趁这个时候，又猛烈地射箭。明军起初还回射，后来人站不稳了，弓被水浸湿了，弓弦软了，松了，箭射不出来了，纵然射出来，也射不很远。清兵的箭像飞蝗般地射过来，许多人已经中箭，漂浮在海面，有的淹死，有的呼救。一些将领还在督阵，预备向岸上冲去，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尽管在平时，这些将领和士兵之间有许多不融洽的事情，特别是有些将领侵吞了士兵的军饷，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一切都忘记了，大家想的是如何共同逃命，如何不要被清兵杀死。还有些将领平时对士兵多少有些感情，这时士兵就成排成排地站在他们前面，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清兵射来的箭，保护自己的长官。许多士兵在将领前面一排一排地倒下去，被水冲走，而最后将领们也中箭身亡，漂浮海面。

张若麒直到最后潮水完全涨起的时候，才下令把船上的几个布帆完全撑起来，乘着风势，扬帆而去。有些士兵和将领多少识些水性，看见张若麒的渔船经过，一面呼救，一面游过去，但张若麒全然不理。有些人被海浪猛然推到船边，赶紧用手攀缘船舷，一面呼救，一面往上爬。船上的亲随都望着张若麒。张若麒下令用刀剑向那些人的头和手砍去。霎时间船上落了许多手指头，还落下一些手。船就在飘荡的死尸和活人中冲开了一条路，直向东南驶去。

张若麒坐在船舱里，想着既然笔架山的军粮被夺，那里很可能会有清兵的船只，得绕过去才好。果然到拂晓时，他遥见笔架山插着清军的旗帜，也有船只停在那里。于是他吩咐渔船继续往东，深入海中，远远地绕过笔架山，然后再转向宁远方向驶去。他也准备着，如果宁远和觉华岛也已经被清兵占领，他就漂渡渤海，到山东登州上岸。他一面向着茫茫大海张望，一面已经打好一个腹稿，准备一到岸上，不管是在宁远，还是在登州，立刻向皇帝上一道奏本，把这一次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洪承畴身上，痛责洪承畴不听他的劝告，未能在皇太极到来之前，全力向清军进攻，坐失战机，才有此败。

这时，在夜晚发生过战斗的海边，潮水还在继续往上涨，由于风势，有些死尸已经开始向岸上冲来。后来，当潮水又退下去的时候，在海边，在沙滩上，几乎到处都是七横八竖的死尸。另外也有很多死尸又随着潮

水退去，远远望去，好像一些漂浮在水面的野鸭子，这里一片，那里一团，在阳光下随着浪潮漂动。

清兵已经从海边退走，海滩上一片寂静，只偶尔有白鹤和海鸥飞来，盘旋一阵，不忍落下，发出凄凉叫声，重向远处飞去。

岸上，仍不时地有飞骑驰来，察看一番。他们是洪承畴派来打探张若麒的情况的。他们不知道张若麒已经乘着渔船平安逃走，疑心他也许是不幸被俘，也许是为保护粮草阵亡。

[1] 多罗——满洲语，一种美称，常加在爵号或称号前边，如多罗郡王、多罗格格。

[2] 墨尔根代青——墨尔根，满语为聪明智慧。代青原是蒙古语，意为统兵首领。后来汉语称多尔衮为睿郡王、睿亲王，睿字是墨尔根的汉译。

[3] 贝勒——清朝建国之初，满族贵族的封爵十分简单，贝勒等于王爵，其最贵者称为和硕贝勒。太宗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重定制度，贝勒位在郡王之下，其次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

[4] 盛京——即沈阳。清太祖努尔哈赤自辽阳迁都于此，改称盛京。

[5] 大金朝——满族是我国女真族的后裔，所以努尔哈赤初建国号称后金，后改为清。清与金音相近。清太宗时的最大野心是恢复金朝局面，尚非完全征服明朝。

[6] 固山额真——管理一旗的长官，入关后改用汉语名都统。

[7] 牛录章京——原称“牛禄额真”，清太宗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改称牛录章京，汉译“佐领”。

[8] 戈什哈——简称“戈什”，即侍从护卫人员。

[9] 牛录——满洲基本户口和军事组织单位，每牛录三百人。

[10] 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即家奴。

[11] 大妃——多尔衮的生母，姓纳喇，名阿巴亥，原为蒙古族，后为叶赫部。她是努尔哈赤的皇后纳喇氏的侄女。皇后死后，她被立为大妃。当时制度草创，大概都按满洲语称福晋，所谓后、妃这种名号，都是稍后时代加上去的。大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也算正妻，高于所谓侧妃和庶妃。

[12] 大福晋——即大妃。福晋称呼类似汉语的夫人，一般满洲贵族的妻子都可称福晋。后来学习汉族文化，封建等级制度严密化，皇帝的妻妾称后妃，亲王、郡王的正妻称福晋，妾是侧福晋。

[13] 天命——清太祖的年号。天命十一年为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

[14] 斡难河——黑龙江上源。

[15] 这段话系崇祯七年六月，皇太极致明国皇帝书中语。

[16] 萨满——又译作“萨玛”，即巫。有男女两种，宫中多用女巫。

[17] 质子——朝鲜大臣们送到沈阳的儿子被称为质子。

[18] 卧龙山——在锦州城东南，松山东侧，仅一河（小凌河）之隔。

[19] 刚林——姓瓜尔佳氏，隶满洲正黄旗，崇德间授国史院大学士。

[20] 罗硕——姓栋鄂氏，隶满洲正白旗。

[21] 多罗额驸——多罗是一美称，额驸是驸马。

第四十七章

八月二十二日黄昏以后，月亮还没有出来，松山堡周围一片昏黑，只有明军的营垒中有着灯火。炮声停止了。喊杀声没有了。偶尔有几匹战马

在远处发出单调的嘶鸣。一切都显得很沉寂，好像战事已经过去。

洪承畴送走白广恩后，一直忙于部署松山堡的防务，打算长期坚守下去。他表面仍很平静，说话很温和，但内心十分苦闷，感到前途茫茫。就在这种心境中，他忽然得到一个消息，使他眼前一亮，登时生出来不小希望。原来将近黄昏时候，有人向他禀报，说虏酋四王子刚刚移营到松山堡附近，离城不过四五里路。他的御营在中间，两边又各扎了两营人马，一个营是镶黄旗，另一个营是正黄旗。都是刚刚安下营寨，还来不及挖壕筑垒。

现在天色越来越暗。洪承畴想，马上派人去清营劫寨，倘能得手，将虏酋活捉或杀死，整个战局就会大大改观。于是他马上派人将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找来，商议劫营之事。大家认为，自从丧师以来，又经过第一次劫营失败，老憨绝对料不到明军以现在的残师会去劫营。如果现在迅速出兵，乘其不备，很可能得手。这是出奇制胜的一着棋，但要胆大心细，准备劫营不成能够全师而回。当下王廷臣要求派他前去，曹变蛟也要求前去。

洪承畴考虑了一阵，决定让王廷臣留守松山堡，而派随他转战多年，富有经验的曹变蛟前去劫营。但是目前松山堡的人马实在太少，那天从松山和大架山两处撤退时，留下了几千人马和十几门红衣大炮在几座营寨中，以便与松山堡互为犄角，抗击清兵。现在如果不把这两支人马调回，则劫营的兵力太单薄；如果调回，红衣大炮又一时来不及撤运。

洪承畴又同大家略一商量，决定还是立即将大架山的人马撤回，速去劫营，以求必胜，红衣大炮来不及撤运就扔掉算了。

大架山的人马撤回后，曹变蛟让大家饱餐一顿，立即出发。他自己率领精兵居中，一个参将带着人马在左边，一个参将带着人马在右边，另外一个游击率领一支人马在后，准备接应。曹变蛟命令大家不准举火，不准喧哗，在秋夜的星光下悄无声息地迅速向敌营奔去。

清兵营中正在休息，中间御营还在为胜利跳神。曹变蛟命两个参将各率人马去劫镶黄旗和正黄旗两座营寨，他自己率着精兵直往御营冲来。等到清兵发觉，大喊：“明军劫寨！”曹变蛟早已挥动大刀，在喊杀声中冲进敌营。明军见人就杀，距离稍远的就用箭射。清兵一时惊恐失措，纷乱已极，有的进行没有组织的抵抗，有的大呼奔跑，有的拼命奔往老憨的御帐外边“保驾”。

皇太极正在御帐观看跳神，一听到明军劫寨，赶紧指挥御前侍卫，拼死抵抗。可是曹变蛟的人马来势极猛，皇太极的侍卫纷纷死伤。左右一些清兵将领看见御帐遭到猛烈冲击，赶快来救，但都被曹变蛟的人马杀败。眼看御帐已经无法守住，皇太极只得由侍卫们保护着，且战且退，等待两边的营寨前来救援。但这时镶黄旗和正黄旗的营寨也正受到明军两个参将的冲杀，特别是距离最近的正黄旗，受到的袭击格外猛烈，陷

于一片混乱，无法分出兵力去援救御营。

皇太极周围的侍卫死伤越来越多，处境越来越危急，有时明兵冲到他面前，逼得他自己也不得不挥剑砍杀，将突来的明兵杀退。正在抵挡不住之时，他忽然看见一个大汉，骑在马上，大呼着向他冲来。他知道这就是明军主将，立刻吩咐左右侍卫，一齐向这个大汉射箭。

这个大汉正是曹变蛟，已经负伤，正在流血。他忽然发现了皇太极，不觉眼睛一亮，骂了句："休想逃走！"便不顾一切地直往前冲，要将"敌酋"生擒或杀死。当他冲到离皇太极只有三四丈远的时候，被一支箭射中右肩，落下马来。

明军赶紧救起曹变蛟，停止了冲击，迅即向外撤退，昏暗中只听见短促而紧急的口令："出水！快出水！"这时曹变蛟因两次负伤流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明军冲出皇太极御营，进攻镶黄旗和正黄旗的两支人马也先后来到，汇合一起，向着松山堡退去。

皇太极因事出意外，惊惶初定，又不知明军究竟有多少，不敢派兵追击。他下令连夜整顿御营，同时调集人马在御营前驻扎，加强戒备，以防明军再一次前来劫营。

曹变蛟被抬回松山后，经过急救，慢慢醒来。他的伤势很重，但性命还不要紧。经此劫营不成，洪承畴已经不再幻想改变局面。他吩咐把曹变蛟送到松山堡内，好好医疗。过了几天，他为着避免损失，将大部分人马移驻到城内，一部分留驻城外的堡垒里边，准备从此受清军的围困，拼死固守，等待朝廷援兵。

经过一夜整顿，皇太极的御营前面又扎了一个营垒，挖了两道壕沟，布置了不少火器，修筑了简单的土围墙和堡垒。由于昨夜清兵损失并不很大，所以第二天皇太极就断定洪承畴在松山不再会有所作为。他继续派骑兵到杏山周围，到处搜剿逃出来的明军，并继续派人在塔山、高桥一带埋伏，准备随时堵截明军。同时，明军在大架山的空寨和没有运走的红衣大炮也都落到清兵手中。

皇太极十分得意，连着几天在松、杏和高桥之间打猎，在山野中又获得许多明军遗弃的甲胄、军器和马匹。到二十九日，这次战役基本上结束了。

皇太极命内院学士替他草拟一份告捷敕谕，然后命学士罗硕、笔帖式石图等拿到盛京宣布。这敕谕是用满文写的。原来起草的稿子中，写道明军损失甚重，死伤一万余人，溃败十万人；清兵死伤两三千人；另外还写了他们获得的马匹、骡子、骆驼、甲胄、大炮和兵器的数目。皇太极看后十分不满，就亲自在满文的敕谕上重新写定，并要学士们用满、

蒙、汉三种文字誊抄一遍。经过他的改定，就变成了明军十三万人马全部被击溃，被杀五万余人，只剩下万余人退守松山堡中，清兵则仅仅在一夜间误伤了八人。因为他要炫耀自己的武功，因此就把战果尽量地夸大，而不管这样的夸大是否合理。就这样，敕谕发到了盛京，通报整个大清国，包括蒙古在内。他又命人把敕谕用汉文再誊一份，送给朝鲜国王。在发出敕谕的同时，他又命人在御帐前面的东南角上立起神杆，他亲率诸王、贝勒、贝子和满洲大臣们对着神杆祭天，感谢皇天保佑他获得了大捷。

又过了几天，他把御营移到了松山堡北面的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看城内动静。他命令每天向松山堡内开炮，松山也照样向他这边打炮。他想进攻松山，又怕一时难以得手，因为松山堡的守卫很严密，城外还有几营明军。他终于放弃了立即攻破城池的想法，而准备将洪承畴长期围困下去。

他的心情始终很不正常。一方面由于胜利来得太快、太大，使他忽然觉得进入关内、占领北京、恢复金太宗事业的抱负即将实现，因而激动不已。另一方面，也许是曹变蛟劫营给他造成的惊恐太大，事隔多日，回想起来还感到可怕。这两种感觉混合在一起，就使他的心绪烦乱，夜晚常常要做些奇怪的梦。

一天夜间，他梦见自己正在指挥军队列阵，突然有一只坐山雕从天上飞来，飞下地后就一直向着他面前走来，他连发两箭都没有射中。旁边一个大将又递给他一支箭，他才射中。他正要命人将死雕取过来看个究竟，低头一看，忽又发现一条青蛇正从马蹄旁经过，跑得非常快，于是他赶紧策马去追，却怎么也追不上。仔细看去，才发现那条蛇还长着许多脚。他正在着急，忽见天上飞下一只鹳来，猛地一嘴啄在蛇头上，蛇才动得慢了。鹳又继续一嘴一嘴地啄蛇，蛇一动也不动了。他感到很奇怪，因想这大概是专门吃蛇的鸟，所以蛇看见它就害怕，不敢抗拒。正在胡思乱想，忽然惊醒。

第二天，他就把内院 [1] 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召进御帐，将自己的梦说给他们听，然后问道：

“你们看，这是吉兆呀还是凶兆？”

大家纷纷说，这是吉兆，是大吉之兆。

“吉在何处？”皇太极问，特别望着范文程加问一句，“你要好生替我圆梦，不要故意将好的话说给我听！”

范是沈阳人，是宋朝范仲淹的后裔，相传他的祖先在明武宗时曾做过兵部尚书。他为人颖敏机警，沉着刚毅，少年时喜欢读书，爱好所谓“王霸大略”。清太祖于天命三年 [2] 占领抚顺时，范文程二十二岁，是沈阳县的秀才。他到抚顺谒见努尔哈赤，表示愿意效忠。努尔哈赤因见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谈话颇有识见，又知道他是明朝大臣之后，遂将他留

下，并对诸贝勒说：“他是有名望的大臣后代，你们要好生待他！”范文程不像当时一般汉族读书人一样存着民族观念，而是考虑他自己如何能够保全他的家族和建立富贵功名。他竭智尽忠，为爱新觉罗家族驰驱疆场，运筹帷幄，比有些满洲贵族还要卖力，还要有用。皇太极继位后对他极其信任，言听计从。每次商议政事，皇太极总是向大臣们问：“范章京 [3] 知道么？”倘若他感到王、公、大臣们商议的结果不能使他满意或尚不能使他拿定主意，便问道：“为什么不同范章京商议？”如果大家说范章京也是这样意见，他便点头同意。以清国皇帝名义下的重要文件，如给朝鲜和蒙古各国 [4] 的敕谕，都交给范文程视草 [5] 。起初皇太极还将稿子看一遍，后来不再看稿，对范说：“你一定不会有错。”现在皇太极很担心他的梦不吉利，所以希望有学问又忠诚的范文程如实地替他圆梦。

范文程在乍然间也没法回答，但是他转着眼珠略想一下，俨然很有把握地说：“啊，陛下此梦确实做得非常好。雕为猛禽之首，显然指的就是明军统帅。陛下两箭不中而第三箭射中，说明洪承畴在这次战役中虽然侥幸不死，困守松山，将来必定难逃罗网，不是被我军所杀，就是被我军所俘。”

“我宁愿他被捉住，可不愿他死掉。”皇太极高兴地说，忽然想起这梦还只圆了一半，便又问道，“可是那条青蛇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条青蛇即指仓皇逃窜的明军，虽然跑得快，但因陛下早在要道埋下伏兵，所以仍被截住，一举歼灭。那只鹳便是陛下的伏兵。”

“可是蛇为什么有脚呢？”皇太极又问。

希福赶快解释说：“明军吓破了胆，没命地逃，都恨不得多生几只脚出来啊！”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皇太极更加高兴，随即命萨满跳神，感谢皇天赐此吉祥之梦。

就在当天夜里，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努尔哈赤命四个人捧着玉玺给他，他双手接住。玉玺很重，刚一接住，他便醒了。

于是他又将范文程、希福、刚林等叫进御帐，要他们圆梦。他们都说，这个梦再明白不过。玉玺乃天子之宝，太祖皇爷把玉玺授给皇上，皇上将来必然进入关内，建立大清朝一统江山无疑。

皇太极越发高兴。连着两天，他不断地赏赐这一个，赏赐那一个，连朝鲜国来的总兵官和一些武将也受到他的特别赏赐。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万分高兴之时，九月十二日那一天，从盛京来了两个满洲官员，一个叫满笃里，一个叫穆成格，向他禀告说关雎宫宸妃患病，病势不轻。皇太极一听，非常焦急，立刻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等前来，告诉他们，宸妃得病，他自己要马上回盛京探视。随即布置

一部分人在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固山额真谭泰等的率领下继续围困锦州，一部分人在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多罗贝勒罗洛宏等的率领下围困松山，还有一部分人分别驻守杏山、高桥等地。当天晚上，他想着宸妃的病情，辗转反侧，一夜没有睡好。

十三日一早，他就动身奔赴盛京。一连走了四天，来到一个地方住下。当夜一更时候，盛京又有使者来到，报说宸妃病危。皇太极无心再睡，立即吩咐启程。他一面心急如焚地往盛京赶路，一面遣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京 [6] 冷僧机、启心郎 [7] 索尼等先飞驰赶回盛京问候，一有消息，立即回报。将近五更时，希福等从盛京返回，说是宸妃已死。皇太极一闻噩耗，登时从马上滚下来，哭倒在地。随行的诸王、贝勒赶忙上前解劝。皇太极哭了一阵，在左右的搀扶下又骑上马向盛京奔去。

到了盛京，进入关雎宫，一见宸妃的遗体，他又放声痛哭，几乎哭晕过去。王、公、大臣们都劝他节哀，说："国家事重，请陛下爱惜圣体。"哭了很久，他才慢慢地勉强止住哭泣，筹备埋葬之事。又过了几天，宸妃已经埋毕。他亲到坟上哭了一场，奠了三杯酒。

从此他心情郁闷，时常想着宸妃生前的种种好处。想到这么一个温柔体贴的妃子，又是那样美貌，竟然只活了三十三岁，便已死别，这损失对他说来简直是无法补偿。虽然不久前他刚刚在对明朝作战中获得大胜，但也不足以消释他内心的悲哀。同时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也没有先前那么好，心口有时隐隐作痛。王、公、大臣们看到皇太极这样郁郁寡欢，都非常担心，联名上了一个满文奏折，大意说：

陛下万乘之尊，中外仰赖，臣庶归依。今日陛下过于悲痛，大小臣工皆不能自安。以臣等愚见，皇上蒙天眷佑，底定天下，抚育兆民，皇上一身关系重大。况今天威所临，大功屡捷；松山、锦州之克服，只是指顾间事。此正国家兴隆，明国败坏之时也。皇上宜仰体天意，善保圣躬；无因情牵，珍重自爱……

这是存档的汉文译本，文绉绉的，有些删节。皇太极当时看的是满文本，比这啰唆，也比这质朴得多，所以更容易打动他的心。他把奏折看了几遍，虽然觉得很有道理，但心中的痛苦仍然一时不能消除，于是他决定出去打猎，借以排遣愁闷。谁知出了沈阳城后，无意间又经过宸妃墓前，登时触动他的心弦，又哭了一阵，哭声直传到陵园外边。哭毕，奠了酒，才率领打猎的队伍继续前进。自从宸妃死后，她的音容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不能淡忘，直到一年后他死的时候，那"悼亡"的悲痛依然伴随着他。

刘子政带着洪承畴给皇帝的一封奏疏和给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一封密书，离开松山营地后，一路上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到山海关后，他就因劳累和感冒病了起来；缠磨几天，吃了几剂汤药，才完全退烧。他正要赶往北京，忽然听到风传，说援锦大军在松山吃了败仗，损失惨重。这使他不胜震惊和忧虑，不能不停下来听候确讯。连着三四天，每天都有新的传闻。到了第五天，山海关守将派出去的塘马自宁远回来，才证实了兵败的消息是真。刘子政决定不去北京，只派人将洪承畴的书信送往京城，他自己也给一位在朝中做官的朋友写了一封信，痛陈总监军张若麒狂躁喜功，一味促战，致有此败。

他想，既然援锦大军已溃，他赶回北京去就没有必要了。为着探清洪承畴的生死下落，他继续留在山海关，仍然住在澄海楼。山海关守将和总督行辕的留守处将吏，都对他十分尊敬，每日得到松锦战事消息都赶快告诉他。每一个消息都刺痛他的心，增添他的愤慨和悲伤，也增添他对国事的忧虑和绝望。

又过了十天，许多情况更清楚了。他知道洪承畴并没有死，也不肯突围出来，而是退守松山堡中，被清兵四面围困。他心中称赞："这才是大臣临危处变之道。到处黄土埋忠骨，何必自陷国法，死于西市！"后来他听说有塘马从宁远来到，急急地赶赴北京，还带有吴三桂和张若麒的两封急奏。对于吴三桂的奏本他不大去想，而对于张若麒的奏本想得较多，愤愤地说：

"皇上就相信这样的人，所以才是非不明，如坐鼓中！"

一连数日，都是阴云低垂，霜风凄厉。刘子政心中痛苦，命仆人替他置办了简单的祭品，准备到威远堡城头上向北遥祭在松、锦一带阵亡的将士。主管总督行辕留守事宜的李嵩，知道后就同刘子政商量，将私祭改为公祭，交由司务官立即准备。于是在威远堡城中高处，临时搭起祭棚，挂起挽联、哀幛，布置了灵牌，树起了白幡，准备了两班奏哀乐的吹鼓手。除留守处备办了三牲醴酒等祭品外，刘子政自己也备了一份祭品，另外山海关镇衙门、榆关县衙门、其他设在山海关的大小文武衙门都送来了祭品。商定由李嵩主祭，刘子政读祭文。刘子政连夜赶写好祭文，将稿子交李嵩和两三位较有才学的同僚们看了看，都很赞赏，只是李嵩指着有些字句说：

"政老，这些话有违碍么？"

刘子政说："镇中先生，数万人之命白白断送，谁负其咎？连这些委屈申诉的话也不敢说，将何以慰死者于地下？我看不用删去。祭文读毕，也就焚化，稍有一些胆大的话，只让死者知道，并不传于人间，有何可怕？"

李镇中一则深知刘子政的脾气很倔，二则他自己也对援锦大军之溃深怀愤慨，而且他的留守职务即将结束，前程暗淡，所以不再劝刘子政删改祭文，只是苦笑说：

“请政老自己斟酌。如今朝廷举措失当的事很多，确实令志士扼腕！”

临祭奠的时候，各衙门到场的大小文武官员和地方士绅共有二三百人，其余随从兵丁很多，都站在祭棚外边。当祭文读到沉痛的地方，与会的文武官员和士绅们一齐低下头去，泣不成声。读毕，随即将祭文烧掉。回关时候，有些文官和本地士绅要求将这篇打动人心的祭文抄录传诵，刘子政回答说祭文已经焚化，并未另留底稿。大家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也谅解他焚稿的苦衷，但没人不感到遗憾。

山海卫城内的士绅们，近来都知道刘子政这个人，对他颇有仰慕之意。但因为他除了同一位了悟和尚来往之外，不喜交游，所以只是仰望风采，无缘拜识。经过这次在威远堡遥祭国殇，才使大家得到了同他晤面的机会，都看出来他是一个慷慨仗义、风骨凛然的老人。

三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有本地举人佘一元等三个士绅步行往澄海楼去拜望这位老人。他们一起步行到了宁海城，先拜见主管留守事务的李嵩。李嵩同他们原是熟人，知道来意之后，不胜感慨地说：

“真不凑巧，诸公来迟一步！政老因援锦大军溃败，多年收复辽左之梦已经全破，于昨日上午先将他的仆人打发走，昨晚在了悟和尚处剃了发，将袍子换为袈裟，来向我们辞行并处置一些什物。我们一见大惊，但事已无可挽回。大家留他在澄海楼又住了一夜，准备今日治素席为他饯行。政老谈起国事，慷慨悲歌，老泪纵横。今日清早，不辞而别，不知往哪里去了。可惜你们来迟一步！”

大家十分吃惊，一时相顾无言。李嵩接着说：

“近几天来，政老常说他今日既然不能为朝廷效力疆场，他年也不愿做亡国之臣。”

大家都明白他对国事灰心，但没有料到他竟会毅然遁入空门，飘然而去。

佘一元说：“世人出家为僧，也有种种。有因家贫无以为生而幼年送到寺中为僧的叫作饿僧，有因幼年多病而送入寺中为僧的叫作病僧，另外还有愤僧、悲僧、情僧、逃僧等等，各种原因不同。真正生有慧根，了然彻悟，一心想做阿罗汉的，并不很多。政老大概算是愤僧了。请问李老爷，传闻政老有《孙子新注》一稿，倘能传之人间，必有裨于戎事。此稿现在何处？”

李嵩摇头说：“可惜！可惜！此稿已经被政老暗中撕毁，投入大海了！”

“投入大海？！……镇老何不劝阻？”

“不知他什么时候就已经投进大海。今早有人从海滩上拾到半页，显然是涨潮时偶然漂回岸边。弟已命贱仆将此半页稿子晾干，珍藏勿失。另外颇值珍视的是，今早政老走后，同僚们在澄海楼上看见他新填《贺新郎》一阕，留题柱上，旁边挂着他多年佩在腰间的那把宝剑。”

佘一元等一听说刘子政临走时在柱上留词一首，都要去亲眼看看，抄录下来。李嵩带他们下到海边，过了浮桥，登上高楼。果然看见一根柱子上题有一首《贺新郎》，墨色甚新。佘一元抢前一步，赶快念道：

海楼空挥泪。

叹三番雄师北伐 [8] ，

虎头蛇尾。

试问封疆何日复，

怕是而今已矣！

念往事思如潮水。

数万儿郎成新鬼，

决天河莫洗神州耻。

戎幕策，

剩追悔。

残秋岭上曾遥祭。

雾沉沉风号雁唳，

此情谁会？

塞外双城 [9] 犹死守，

望断天涯日暮。

欲解救睢阳 [10] 无计。

休论前朝兴亡事，

最伤心弱宋和金史。

千古恨，

《黍离》[11] 耳！

大家琢磨着每句含义，都对“戎幕策，剩追悔”六个字暗中猜解。李嵩明白这六字所指何事，却不肯说出。大家正在议论，忽然起了狂风，天地陡暗，海涛汹涌，冲击着澄海楼的根基。大家停止谈话，奔出屋子，抓紧栏杆，向翻滚着白浪的茫茫大海张望，都觉得澄海楼在风浪中不住摇动。

[1] 内院——清初因国家草创，未设内阁，将内阁和翰林院的政务合在一起，称为内院，又称内三院，包括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掌管。

[2] 天命三年——公历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

[3] 章京——满洲语的音译，各级负责官员都可以称作章京。

[4] 各国——清朝建国初期，对“国家”的概念很宽泛，常常将散居东北的小部落和蒙古各部落也看成是国。

[5] 视草——唐宋以来，皇帝所下诏、敕，交翰林院官员审定草稿，称作视草，后来也包括代皇帝起草。

[6] 梅勒章京——满洲八旗封爵名号，约等于副将或副都统一级的武将。顺治年间定为世职。

[7] 启心郎——清初因满洲诸王、贝勒掌管部、院事，设启心郎掌校理汉文册籍并备咨询。

[8] 三番雄师北伐——这是指明对清作战较重大的三次溃败：一次是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杨镐出师大败。第二次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袁应泰正议三路出师，清兵先进攻，攻陷沈阳、辽阳。第三次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0年）洪承畴援锦之役。

[9] 双城——指锦州和松山。

[10] 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唐朝安史乱时，张巡在此死守，不获救援，城破被杀。

[11] 《黍离》——《诗经》篇名，写周大夫看见西周故宫长满庄稼，兴起亡国之痛。

项城战役

第四十八章

八月初旬，新任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在崇祯皇帝的一再催逼下，离开陕西，往河南进兵。新任陕西巡抚汪乔年给他送行。在灞上相别时，两个人手拉着手，都滚出了眼泪。傅宗龙说：

“我这次奉旨剿贼，仓促出关，好比以肉喂虎。”

汪乔年说：“大人放心前去。万一大人作战不利，乔年也就跟着出关。”

两人都明白这话中的意思，相顾摇头叹息，没有别的话说。

傅宗龙知道李自成在伏牛山中练兵，不敢从潼关出去经过洛阳，而是率领着三四万人马，走商州、内乡、邓州，沿着豫南和湖广交界的地区，迅速东进，准备在光州（今潢川）以北、新蔡和汝宁一带与杨文岳会师。

李自成在伏牛山中得到探马禀报，赶快率领人马向豫南追赶前去。八月中旬，李自成的人马已经追到了西平、遂平之间，暂时驻下，准备决战。

傅宗龙和杨文岳已经通过密书往还，商定先在新蔡境内会师，再作计较。虽然两个总督都是奉命专力“剿闯”，皇上手诏和兵部催战檄文，急如星火，但是他们都不敢贸然作战。根据细作探报，知道李自成将要再攻开封，只是因为获悉他们要在光州以北会师，才暂缓进兵。他们商定会师后避开李自成的军锋，先到项城，尽快赶到陈州（今淮阳），从侧面牵制北趋开封的闯曹大军。

几天以前，李自成探得傅宗龙、杨文岳将在新蔡会师。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派李过率领三万人马，赶往新蔡以北截住明军北进之路，一举将其

击溃。因左良玉还在信阳、罗山之间，人马很多，而丁启睿也正驻在光山一带，意图不明，所以李自成和曹操率领大军仍留在西平、遂平之间，以观动静，并继续向附近各州县催索军粮，征集骡马。

李过害怕明军逃脱，自己率领八千骑兵在前，疾趋汝宁与项城之间，其余大队人马在后。这八千轻骑中有曹营杨承祖的两千轻骑。杨承祖是罗汝才的爱将，李过与他在几年前就相识，近来闯、曹合营，他两人相见的机会更多，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天晚上，李过驻兵射桥。一住下就派人召集当地父老乡约，来了十几个人。李过向他们说明闯王队伍的宗旨是奉天倡义，吊民伐罪；目前到这一带来，是要剿兵安民，将残害百姓的官军斩尽杀绝，将踩在百姓头上的乡宦土豪除掉。他说完后，父老们半信半疑，但毕竟开始放下心来。一位面相斯文的父老说：

“我们久已听说李闯王的人马是仁义之师，在豫西如何行好事。今天得见将军到我们这个地方，果然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

李过又说：“上天已经厌弃了明朝。朱家上边朝廷腐败，下边官贪吏猾；气数已尽，非亡不可。我们李闯王名在图谶。‘十八子，主神器’，还有‘李代朱’那些话，图谶上都说得清清楚楚，可见天意早就归于我们闯王。如今到了河南，百姓处处响应，焚香欢迎。说明我们闯王真是顺天应人，要不了三年五载，就会攻进北京，重整乾坤，建立新朝江山。”

父老们听得入神，虽然不敢完全信以为真，但大多数人暗暗地抱着喜庆的心情，巴不得果然如此，早日得见清平世界。有些胆子大的人，向李过流露一些心里话，说老百姓年年磕头烧香，盼望能过太平日子；但是没有人敢说出那句大逆不道的话：等待着改朝换代。

父老们退出以后，李过又吩咐中军，连夜赈济饥民。

中军说：“我们轻骑前来，粮食只能维持两三天。放赈以后，粮食万一接济不上，如何是好？”

李过心中很有把握，笑着说：“三天以内，必有分晓。何况后面的大军明天一定可以赶到，他们带的粮食较多。你只管按我的吩咐去办。”

中军走后，李过率领少数亲兵亲将出去巡夜。他在寨内外走了几个地方，只见街道上冷冷清清，没有闲人走动，重要路口也都有步哨把守。偶然发现寨外有一处露出火光，他立即将那里的小头目叫来斥责了一顿。从射桥有两条路通向新蔡和项城，他特别嘱咐守路口的弟兄：要是有别处的人来射桥，就不许再离开；凡是射桥百姓，不管大人小孩，也都不许出去，以免泄露机密。然后他来到射桥西北杨承祖的驻地。

杨承祖正在同部下的一群头目饮酒作乐，忽见李过进来，都觉不好意

思，赶快起立让座。李过笑着拱手，让大家不要起来，该饮酒的还是饮酒，说他只是出来到处看看罢了。杨承祖说：

“补之大哥，你连日辛苦，驻下以后，不早点休息，又出来查夜？”

李过说：“我也是习惯了，每到一个地方驻军，我总是不查夜不放心。你们继续饮酒吧，我看一看就走。”

杨承祖拉着李过说：“大哥既然来了，也请喝一杯热酒解解乏。”

李过想走，但又觉着如果一走，杨承祖他们心中会留下疙瘩，便笑着坐了下去。大家向他敬酒，他喝了一杯，就坚绝不再喝了。他又坐了一阵，说了几句闲话，起身告辞，嘱咐大家不要多饮，要早点休息，说不定明天要打仗。杨承祖喏喏答应，带着头目们把他送出帐外，看着他走了。回进帐内，杨承祖望望大家，苦笑了一下。有个头目便说：

“如今跟闯营合伙，又多了一个婆婆。”

杨承祖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当日我们曹帅要来河南投靠闯王，我们都觉得不是办法。曹帅不听。如今受制于人，只好吃后悔药啦，有啥法儿呢？”

三更以后，李过正要睡觉，忽然中军来报，说是细作已经探知，明日官军要过汝河往北来，扬言要救汝宁。李过想了一下，说：

“大概不是汝河，是洪河吧？”

中军也想了一下，说：“是洪河，不是汝河，细作也搞不清楚，匆忙中说成汝河了。”

李过说：“我明白了，官军用意已经清楚。”

他不再马上就寝，赶快派人将新的军事情况和他的作战打算连夜飞报闯王。另外又派出塘马，催促后面大军连夜急速赶路，准备明日大战。等到把这些事处理完毕，已经听到头遍鸡叫，他这才身不解甲，躺到床上，蒙眬睡去。

傅宗龙和杨文岳昨天在新蔡境内会师。由于新蔡城中绅民共议，紧闭城门，不让官军入城，所以他们只好在城南的岳城镇会师。他们的老营留驻岳城，令大军分散在汝河南岸的许多村落驻扎，另外派出一小部分人马来到新蔡城外，向知县勒索粮草。

知县站在城头上大声说：“请回禀两位总督大人，新蔡连遭兵荒天灾，城中十分困难，自救不暇，实在没有多的粮食供应大军，万恳见谅！”

城下将领厉声说道：“两位总督大人都有尚方宝剑，你这新蔡知县，胆敢违抗，定以尚方宝剑先斩后奏！”

知县听了，不敢过分抗辩，又回答说：“容我再同地方士绅乡宦商量，尽力而为。”说毕，下城回衙，再不露面。

傅宗龙、杨文岳会师之前，已经通过信使往还，确定了基本方略，以稳重为上策。无奈连日来崇祯催战甚急，就在昨天他们还分别接到手诏，限期剿灭李自成。崇祯由于心中焦急，只知催战，不管后果，使这两位带兵的方面大臣无所措手足。他们都很明白，皇上对目前中原大局并不清楚，对作战形势更是茫然无知，只是在宫中随便一想，就下手诏，就令兵部催战。他们如果遵旨进兵，实在没有把握战胜“流贼”；如不遵旨，又要获罪。将人马安顿之后，傅宗龙便请杨文岳来到他的军帐，密商对策。商量的结果，还是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暂不轻易作战，不往汝宁，而是向项城、陈州进兵。

对此决策，傅宗龙并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他叹口气说：

“杨大人，贼在西北，我军反向东北，似此岂非避贼？倘若圣上见责，将如之何？”

杨文岳说：“我们是欲取之，姑予之；先退一步，然后再进两步。打仗总要虚虚实实，不能一开始就同敌人决战。我们暂时避开敌锋，为的是替朝廷保存这数万人马，待敌有隙可乘，再求取胜之道，方为万全之策。”

傅宗龙无话可说，心中不能不认为杨文岳的话很有道理。

由于百姓见官兵即逃避一空，所以消息不明，粮秣十分困难。夜间傅宗龙拜表驰奏，说自己与保督杨文岳已经会师新蔡境内，即遵旨合力进剿，以纾朝廷腹心之忧。尽管表上这么说，但他明白全是虚话，所以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前途茫茫，拜表后在帐中彷徨，不禁又捻须长叹。

他虽然两天来鞍马劳顿，却因忧心如焚，不想去睡，走出军帐外面。

数里外，几个村落冒出火光，房屋正在燃烧。他向跟在身边的家奴卢三问：

“为何村庄起火？”

卢三低声说道：“请老爷睁只眼合只眼吧。”

傅宗龙心中明白，想着又是欠饷，又是缺乏粮草，要禁止官兵抢劫、奸淫、烧房，怎么可能？但如此军队，如此境遇，又如何对敌作战？他看了一阵，无计可施，摇摇头，退回帐中。

次日黎明，傅、杨两军饱餐一顿，向北进发。傅宗龙立马汝河南岸，督

催将士在汝河和洪河上搭两座浮桥。这本是昨夜下的命令，因将士拖延，加之需要木料较多，临时拆毁民房，所以到今日巳时左右才将浮桥搭好。等人马过完洪河，已经是午时以后了。

人马在洪河北岸打了尖，继续北进，当晚宿在龙口。这个镇离新蔡大约有五十里路。步兵十分疲劳，颇有怨言。有的骂着欠饷，骂着行军辛苦；有的抱怨说，白替朝廷卖命，没有意思，哪龟孙愿跟敌人作战！军官们不敢多问，佯装不闻，怕的是招惹怨恨，打仗时被部下杀死。实际上，连将领们也不乐意打仗，人人都希望保住性命，侥幸无事。

在龙口住下以后，到处是火光，到处有哭声，使傅宗龙坐卧不安。当夜，汝宁知府又两次派人前来告急，说闯、曹人马将要大举进攻府城，请求火速救援。傅宗龙自己也得到细作禀报，知道敌人确实在射桥附近绑扎许多云梯。约莫三更时候，贺人龙也派人来禀报说：他的游骑向射桥方面哨探，看到流贼正在离此十里处的洪河上搭浮桥，约有一二万人马等待过河，确实要往汝宁。

傅宗龙感到无计可施，心想：倘若汝宁有失，崇王被害，他就罪责难逃。于是他同杨文岳连夜召集诸将会议，商讨对策。诸将在会上默默无语，都不愿作出主张。贺人龙望望虎大威。虎大威是杨文岳的亲信大将，他知道自己的兵将以及整个保定的兵将都不能作战，而傅宗龙带出的陕西兵将更是士无斗志。但这些想法他不愿由自己说出来，就频频地向杨文岳使眼色，希望杨文岳能提出持重主张，不要贸然决战。

杨文岳明白虎大威的意思，他自己也深知官军决非义军对手，但像这样主张持重的话他不能随便说出，怕傅宗龙会在奏本中攻讦他“临战恇怯，贻误戎机”。沉默片刻，他望着傅宗龙说：

“此事十分急迫，救与不救，请傅大人说出主张，众将再议。”

傅宗龙实际上也很为难，但他不能不拿出主张。他心情紧张，花白胡须在胸前索索乱抖，连手指头也颤抖起来，慷慨地说：

“本督师在狱中两年，蒙皇上特恩赦罪，委以封疆重任。如今奉命剿贼，唯有以一死上报皇恩。宗龙已是快六十的人了，一生没有当过逃帅，今日宁死不当逃帅。我的主意已定，明朝进兵决战，望诸君努力！”

大家一听傅宗龙这样决定，谁也不敢说另外的话，但各人心中怀着鬼胎。杨文岳见傅宗龙既已决定明日决战，他也是受命剿贼，绝不能说出不同意见，但又心想：明日决战，十之八九会吃败仗，但愿败得不厉害，那时可以再劝傅宗龙保存兵力。他没有多说别的话，起身告辞说：

“既然傅大人已经决定明日作战，我就回营去连夜准备。”他又望望虎大威说：“虎将军，你也该回去赶快准备了。”

傅宗龙将杨文岳和虎大威等保定将领送出大帐，看见贺人龙、李国奇两

个陕西大将也准备离开，便说："请二位将军稍留一步，本督还有话嘱咐。"

贺人龙、李国奇肃立帐中，听候训示。

傅宗龙说："自从剿贼以来，已有十余年矣。为将者都不能尽心协力，致使流贼日盛一日，国家大局日危一日。今日本督与杨督会师，不能再像往日一样避战，一定要全力以赴，为朝廷除中原心腹之患。二位将军随本督出兵，成败利钝在此一举，望明日努力一战，以赎前愆，争立大功，千万不要辜负朝廷，也辜负老夫的殷切厚望。"

贺人龙和李国奇虽然各怀打算，却装出感动神气，说道："是，是。一定矢尽忠心，报效朝廷。明日对贼挥兵作战，有进无退，请大人放心。"

傅宗龙感到满意，但是他很怕这两员大将言行不一致，只是对他敷衍，因此又说道："只要二位明日稍立寸功，过去纵然对皇上负恩，也就算以功掩过，既往不咎了。本督一定会上奏朝廷，对二位将军格外施恩，犒赏大功。"

贺人龙、李国奇又连声说："一定遵命，死战杀敌！"

傅宗龙把他们送走以后，不知明日到底能不能决战，绝战能不能胜利，感到心中茫然，毫无把握。他望望尚方宝剑，叹口气说：

"皇上，宗龙老矣。明日搏战，倘不成功，臣宁死沙场，绝不作一个逃帅！"

两天来李过一直驻兵射桥附近，一面派人暗探官军动静，一面等候后边大军来到。同时佯装要进攻汝宁府城，命士兵们绑扎云梯和准备其他攻城用具。

今天是九月初五日，人马陆续到达射桥一带。由于他不断派出细作，深入新蔡城外，加上百姓们自己来送消息，所以他对于官军的动静相当清楚。

李过已经探明官军正从新蔡向龙口开去。他生怕官军向东北逃走，便派刘体纯、马世耀等偏将率领一万左右步兵和少数骑兵赶往龙口以西十余里的洪河渡口，限定黄昏以前到达，依计行事。

当天夜间，李过同杨承祖率领数千精锐骑兵和万余步兵，悄悄向孟家庄附近开去。所有骡马都摘去铜铃，不许大声说话，不许点灯笼火把。人马在晚秋的繁星下匆匆赶路。

初六日黎明，官军饱餐一顿，沿着洪河北岸分两路向西进军，寻找义军作战。尽管官军将领都心中怯战，但是因为傅宗龙坚持要进攻，动不动就口称“圣旨”，所以没有人敢说二话。官军走了大约十里多路，前边探马来报：“贼快要渡河了。”过了片刻，又有探马来报：“贼已经过了一半了。”又过了片刻，第三次探马来报：“贼三停已经过了二停了！”这时傅宗龙确信义军是要过洪河往南去围攻汝宁府城，还以为义军不敢同他和杨文岳的大军作战，于是他同杨文岳商量：是不是立即追击？杨文岳很犹豫，说：

“再看一看吧，傅大人！”

傅宗龙说：“现在不需要再看，乘他半渡而击之，使他首尾不能相顾。如果等他全部过了河，再想战胜就不容易了。”说罢，大声下令：“赶快追击，不要让流贼逃走！”

所有的将领都担心会中了李过的计，但没有人敢公开向傅宗龙建议。谁都害怕落一个“临战恇怯”之罪。

当官军追到渡口的时候，才知道义军渡过洪河南岸的实际很少，大部分都驻在洪河北岸。可是使傅宗龙信心十足的是，这留在北岸的义军并不敢同官军作战，一望见官军来到即仓皇逃遁。已过南岸的义军也赶紧拆断浮桥，分明是害怕官军过河追击。由于浮桥已断，南岸和北岸的义军便不再能互相呼应。傅宗龙看到这一切，不管士兵仍然心存畏惧，传下严令：立刻向西追赶，不许“流贼”逃脱；至于南岸的少数“流贼”，可以暂且不管，先拼全力追赶北岸的大股“贼军”。他勉励三军将士：

“务须乘贼惊慌，一举歼灭，为朝廷立大功，为中原除心腹之患！”

天气十分干旱。虽是深秋季节，但到了巳时左右，太阳依然相当毒热。官军数万将士在烈日照耀之下，在滚滚黄尘里边，步骑杂沓，向西追赶。大约追了三十里路，已是正午，到了孟家庄这个地方，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各营的战马由于经常克扣豆料，又加上这几天草也没有喂饱，所以一到孟家庄就钻到树林里边，低头啃着荒草，不想再走了。步兵更是不愿再走，到处都有闲言，有的怨天尤人，骂个不休。

虎大威和贺人龙都是同农民军作战多年、很有经验的将领，深知如此军心，确实不能再往前进，万一遇到敌人，官军将一触即溃。他们商量以后，一起来见傅宗龙和杨文岳，对他们说：

“两位大人，现在马力已经困乏，步兵也很困乏。流贼离此不远，如果匆匆前去搏战，未必能够取胜。不如在此停留，休息兵力马力，明日一早向敌进攻。”

杨文岳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也对傅宗龙说：“暂在这里休息半日，明日向贼进攻，较有取胜把握，不知大人以为然否？”

傅宗龙面对这种情形，只好说：“在这里扎营也好，可是各营必须小心，谨防流贼前来袭营，不许将士分散出去找粮。传谕立刻造饭，让将士们赶快吃饭，马也喂好。如果流贼不来，就在这里休兵待战；如果流贼敢来袭扰，就随时进剿，绝不使流贼得逞。”

说了以后，大家都连声回答“遵令”，舒了口气。

上午巳时以前，李过率领着前天随他来射桥的八千轻骑兵，在孟家庄西边的一片树林中埋伏下来。另外三千多步兵和少数骑兵早已过了孟家庄，向龙口附近诱敌，此时正在依计退回。探马不时驰回，禀报情况。李过知道官军全军追来，放下了心，就退到树林背后，让八千将士赶快下马，都坐在地上休息。闯营的将士一点声音没有，十分肃静。李过看见这种安静的气象，心中感到高兴，对一位跟随在身边的亲将说：“练兵就应该练成这个样子，令行禁止，全随主将意思。只有这样，才能够静若处女，动若脱兔。”随即他走到曹营将士休息的地方，但没有深入里边，怕惊动了大家。他只从边上经过，却看见有人在玩叶子戏，有人在小声说笑话，有人在谈女人，还不时响起小声的群笑。杨承祖远远地望见他，向他打招呼。他笑一笑，点点头没有走过去。

诱敌的部队由白旺和白鸣鹤率领，没有往树林这边来，从南边二里外的大路上往西去了，免得敌人觉察到这树林里头藏有伏兵。

李过命人爬到高树上边，观看官军动静。他自己坐在地上，一群重要将领都围拢在他身边，有的也坐下去，有的站着，有的在他背后轻轻地走来走去。大家都巴不得赶快向官军进攻，可是李过神色安静，若无其事。平时他唯一的娱乐是下象棋，这时他又命亲兵将象棋取出。棋盘是画在一块白布上的，已经很旧了。亲兵将白布棋盘摊在地上，四角用石头压住，以免被风吹动。棋子是石头的，那是一种用做砚台的石头磨成的棋子，虽然不大，但做得很光滑。亲兵将红色和黑色两种棋子摆好。李过向一个亲将微笑，点点头。那个亲将明白他的意思，赶快坐下来，同他下棋。

刚刚走了一步棋，从树上下来一个弟兄，来到李过面前，禀报说：“官军到了孟家庄了，有的走进寨内，有的留在寨外，好像不再往西来了。”

李过点点头，没有作声。旁边有将领认为这时候向官军进攻正是机会，就向他轻声说：

“敌人既然到此不再前进，必定是要埋锅造饭了。趁他们眼下乱糟糟的，我军骑兵上去猛冲一阵，必可获得全胜。请将爷赶快下令。”

李过摇摇头，继续下棋。又走了几步棋，李过的棋势渐渐占了上风，一只马已跳过河去。这时又有一个兵从树上下来，向他禀报说：

“官军分散得更开了，有很多小队，奔往附近的村子去了，大概是去寻找食物。许多马匹已经卸掉鞍子。看起来官军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

将领们又向李过请求："赶快下令吧，机不可失。趁现在进兵，准可以将敌人打个大败。"

李过拿起一个炮向对方的一个边卒打去，"吧嗒"吃掉一个边卒，炮也就此过了河。然后他向大家扫了一眼，又轻轻地摇摇头，继续下棋。

又过了片刻，从树上又下来一个弟兄，向他禀报说："现在各个村子里到处都有官军出入，有的从村里牵出牛、羊，百姓哭着追出来，他们就毒打百姓。还有些官军向孟家庄运送喂马的稻草，正在互相争道。"

将领们听了这个禀报，越发焦急，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向李过请战。李过微微一笑，将马向前跳了一步，卧到槽里，说声："将！"对方赶快用一个炮别住马腿，说道："我就知道将爷会将我一下。"李过说："再将一个。"就让一个炮沉底了，对方飞起了一个象。

正在这时，又有一个兵跑来说："现在孟家庄到处都是官军，有的在运送粮草，有的出来打水，也有的正在饮马，比刚才更乱了。"

李过拿起一个车正要去将对方，忽然把车往边上一摆，说："今天的棋就下到这里为止，我们另外还有一盘棋，如今要开始了。"说着又回头吩咐一个亲兵："将棋盘、棋子收好，不要留在这里。"

他站了起来，命人立刻将杨承祖和曹营的几个将领请来，然后他迅速地向大家分配了作战任务。将领们刚走，他威严地对旗鼓官说：

"下令擂鼓！"

突然，森林中鼓声大作，震天动地。八千轻骑兵从树丛中冲出，势如飙风。登时之间，马蹄声、喊杀声、战鼓声响成一片，几道烟尘向着孟家庄滚滚而去。

第四十九章

官军看见义军的骑兵从树林中冲出，登时惊慌大乱，许多将士都想逃跑。幸而傅宗龙和杨文岳都还沉着，而傅是一出师就抱定必死决心。他对将领们大声说："今日在此决战，将领们有后退者立即斩首！"说话之间，他看见一个军官正策马向东北逃走，立刻命人追去捉回，当即命亲兵用尚方剑在他面前斩了。这样一来，果然许多人都不敢再逃。贺人龙、李国奇和虎大威三个总兵官也都把各自的人马在孟家庄外匆匆布成阵势，准备迎战。傅宗龙对贺人龙和李国奇说：

"你们两位大帅随老夫来到河南剿贼，今日在此与贼相逢，只能前进，不可后退。倘若后退，必然败北，不唯老夫将受国法，两位将军也不能幸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何况流贼只有数千骑兵，我们有数万人马，

只要一鼓作气，不难将流贼杀败。立大功，报皇恩，在此一举。两位将军，机不可失！”

贺人龙和李国奇都唯唯称是。贺人龙甚至慷慨说道：“请大人放心，人龙决意死战。”

后来李过的人马来近了，布成了一字长蛇阵，步步进逼。这时官军只能赶快迎敌，不可犹豫，万一军心动摇，将成不可收拾之势。于是傅宗龙挥舞令旗，大呼：“擂鼓！贺将军，李将军，上前杀贼！”同时杨文岳也驰到保定军中，在马上大呼：“虎将军，上前杀贼！”

官军阵地上战鼓齐鸣，喊杀震天。可是贺人龙、李国奇、虎大威都不将令旗向前挥动，更不策马冲出。他们一边眼望敌人，一边互相观望。在几镇官军中，贺人龙的骑兵较多，接近两千之数，也比较精锐，可是贺疯子不唯按兵不动，还暗令骑兵和步兵列阵他的周围，一则保护他自己，二则避免他的精兵被义军冲散。富有经验的虎大威见此情状，照样行事。

经傅宗龙一再催促，李国奇不得已率领人马出阵去了，可是同李过的骑兵刚一接触，他的人马就立即乱了阵势，转身逃跑。贺人龙见李国奇败下阵来，并不接应，反而率领他自己的人马向东北逃走。虎大威见贺人龙走了，也赶紧率领人马跟着逃走。李国奇败阵以后，本来还想设法收拢一些人马，退回孟家庄，现在一看贺人龙、虎大威都向东北方向逃走，猜到他们要逃往项城，也就率领自己的残兵向项城逃去。整个战场顿时陷入崩溃局面。幸而傅宗龙和杨文岳各有自己的督标营。在这紧要关头，督标营将士都能怀着一颗忠心，死保各自的总督不散，且战且退。在退的过程中，有一次竟被义军冲进来，发生混战，傅宗龙的尚方剑和皇帝的敕书在混战中丢失，他自己也险些儿被义军活捉了去，多亏亲兵亲将们死命保护，才得逃脱。

李过在马上看见官军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随着三个总兵官向东北溃逃，其中有不少骑兵；另一部分的队伍没有溃乱，还能在退走中轮番还击，看来无疑是两个总督的标营亲军和家丁将士。于是他率领自己的主力去追赶三个总兵官，而只派一小部分人马对两个总督尾追不放。他认为只要把三个总兵官消灭了，或者杀散了，两个总督是很容易对付的，只需截断孟家庄通往项城的道路，就可在某个地方将他们包围起来，全部消灭。

傅宗龙和杨文岳一面抵挡，一面沿路收拢溃散人马。黄昏时候，队伍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火烧店，距项城约二十里路，只有十分荒凉的一条小街，已见不到一个百姓。周围有一道寨墙。寨墙的许多地方已经倾塌，人马可以从缺口进出。傅宗龙和杨文岳倚马密商。杨文岳还想再逃，但傅宗龙说：“如果再逃，走不到项城，我们就会被流贼杀散。如今人困马乏，不如就在这里死守待援。”于是人马就在火烧店停下来，一边休息，一边埋锅造饭。傅宗龙和杨文岳并辔巡视各处，知道跟来的人马还有一

万出头。这时追兵因为全是步兵，尚在四五里以外。傅宗龙和杨文岳下了马，步入一座荒芜庙院中。傅宗龙说：

“杨大人，学生以戴罪之身，奉命出京。皇上要学生率领关中将士，来河南剿灭流贼。不想今日一战，竟然溃不成军，实在无颜上对皇上，下对关中和中原百姓。”

杨文岳安慰他说：“胜败兵家常事，傅大人不必难过。数年以来，官军每遇贼兵，总是惊慌溃逃，所以学生常常主张持重，不敢轻易浪战。”

傅宗龙听出他的言外之意，叹口气说：“并非学生不肯持重，实在是皇上一再催逼，明知战也未必有功，不战则必然获罪，两难之间，必选其一，所以学生就决定一战，宁死于沙场，不死于西市。大丈夫岂能重对狱吏！”

杨文岳说：“大人苦衷，仆亦深知。事到如今，我们也只有在此地死守待援。幸而混战中我们身边的将士还没有溃散，只要你我二人镇静指挥，鼓励将士们奋发忠义，齐心一德，还可以固守数日。丁督师近在商城、潢川一带，左昆山也在信阳以东，料想他们会来援救。万一他们不来，我们再退不迟。何况贺人龙、李国奇、虎大威三帅逃走不远，今夜我们一面向皇上飞奏败军危急情况，一面飞檄三帅回师火烧店，另外也飞檄丁督师和左镇速来相救。”

傅宗龙说：“正是这个主意。我们现在部署军事去吧。部署以后，我们各自向朝廷飞奏，不用联名了。”

杨文岳说：“如今我们应该重新划清汛地。学生身边人马较少，这东南一带归学生防守，西北一带守寨之事请大人担负起来。”

傅宗龙说：“好吧，我们已经是大致这样分汛防守的，只再稍作调动就可。”

于是傅宗龙命官军赶快掘壕，他自己也亲自背土，亲自掘壕，与士卒同甘苦。这是他自做官以来从未干过的事，今日为着鼓励士气，第一次放下了架子。

忙碌了一阵，他才回到住处，准备给皇上草拟奏本。这时他才想起，在孟家庄混战时，他的尚方剑已经失去，皇上给他的敕书也一起丢失了。只有他的总督银印因绑在自己腰间，侥幸得以保存。对于这几件事，到底怎么措辞，怎么叙述得既不脱离实际，又不至于替自己加重罪责，他很费踌躇，不禁长叹一声。

傅宗龙开始亲自草拟奏本。原来几个掌文案的幕僚，有的失踪了，有的死在混战之中，还有一个带了重伤，所以尽管他老眼昏花，也不得不亲自提笔。

刚刚写了几句，杨文岳又匆匆来见，向他说道：“傅大人，据学生看来，目前我们还是不宜在此死守。现已得知敌将是一只虎李过。今天下午他正在忙于追杀三位逃帅。我看追杀之后，他必然回师包围我们。听说敌人有数万之众，尚在后边。等敌人大军完全到来，我们四面被围，岂不是在火烧店坐以待毙？走，走，速走为上！”

傅宗龙说：“我的主意已定，与其死在火烧店外，不如就死于火烧店内。如今杨大人不过想要奔往项城或奔往沈丘。据我看，我们奔不到项城，也奔不到沈丘，只要一离开火烧店，就会被击溃在旷野之中。所以我是宁死此地，不再逃走。”

杨文岳见他决心不逃，只得说道：“文岳身为保定总督，绝不单独逃走。不管死活，我都同傅大人在一起，请大人放心。”说罢，他就回自己驻地去了。

傅宗龙继续动笔写奏章。写完后，找不到人誊写，只得随便叫一个小字并不好的年轻幕僚誊抄一遍。同时他又亲笔写一封给贺人龙和李国奇的书信，叫他们火速回师，救援火烧店。写完之后，自己看了一遍，由于匆忙之中，心情很乱，虽是短短的一封信，却掉了好几个字，还错了一个最普通的字。他将掉的字补上，错的字改正。然后他又提笔，准备给丁启睿写一封信。正在这时，外边忽然人声嘈杂，十分混乱。他大惊失色，毛笔不觉落在地上。他迅速奔出屋子，大声问道：

“什么事？什么事？”

原来，杨文岳从傅宗龙那里回来后，就发现他的人马这里一群，那里一股，嘁嘁喳喳地说话。他传令大家不许擅离防地。刚刚传令下去，营中乱得更甚。忽然有一股人马越出壕沟向东南逃跑，第二股又跟着逃跑。他知道这是生死关头，立刻传下严谕：有擅自逃跑者，为首军官，一律斩首。他的尚方剑没有失掉，赶快从黄缎套中取出，拔剑出鞘，以示令出法随。可是没有人听他的命令，也没有人害怕他的尚方剑。人马更乱了，逃走的人也更多了。他的中军张副将跑到他面前，慌张地请求说：

“大人！快走，快走！军心已乱，不可收拾，不要徒然死在这里。”

杨文岳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张副将说：“将士们都认为守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不愿死守，纷纷逃走。请大人赶快上马。”

杨文岳说：“我不走！我刚才同傅大人商量好共守此地，以待援兵到来。如今话刚出口，我自己就先走，如何对得起傅大人？如何上对朝廷？”

张副将说：“大人，如今事变突然，已经没法阻止。请大人赶快上马吧！”

“用尚方宝剑斩几个将官，我看谁还敢走！”

周围将领一听，都连声说：“斩不得，斩不得。军心已变，那样会激起更大的乱子。”

在纷乱中，几个将领同时围到他身边，互相使个眼色，张副将便上前挽住他，另外一个将领也从另一边挽住他。大家又一起催促：“请大人上马，上马！”一面劝，一面就把他抬起来硬往马上送。他一看大势已经如此，只得跨上马去，心里想：“这太对不起傅仲纶[1]了。”刚刚抓好辔头，后边有个将领就在他的马屁股上抽了一鞭，那马立即向东跑去。他的亲兵亲将和标营人马，簇拥着他，一起逃出了火烧店。数千保定将士一哄而逃。

傅宗龙听说杨文岳已经逃走，连连顿脚，大声叫道：“天乎！天乎！”他没有再说什么话，心情混乱，两腿打颤，几乎站立不住。到底应该怎么办，他糊涂了。正在这时，监军任大人和中军副将陈将军一起走到他身边，同时劝他赶快率军往陈州逃走。他仿佛没有听见，问道：

“你们说什么话？什么话？”

他们又说了一遍，同时别的亲将也七言八语，劝他率军逃往陈州，不可耽误。他清醒过来，说道：

“我明白了，你们是怕死啊！刚才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做一个忠臣，还是做一个逃帅？现在我已经决定了，我傅宗龙早就应该死了。蒙皇上把我从狱中赦出，并叫我督师剿贼。今日不幸陷于此地，我只能与诸君并力决战，不能像别人一样逃走。你们把所有游击以上将领全部找来听训。”

立时三刻，所有的裨将都奔到他面前，听他训话。有的人还抱着一些幻想，以为他会指挥他们逃走。傅宗龙忽然间落下泪来，对将领们说：

“如今情势危急，宗龙决心以一死上报国恩。你们大家愿意逃命的只管逃走，我自己绝不离此地一步。”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都觉得没有办法。这些将领，有的是他亲手提拔的，有的是故旧亲戚，有的与他有同乡关系，也有的虽然与他没有特殊关系，但确实被他的一片忠心所感动，还有的料想逃出火烧店，也会被追杀不放，所以一时竟没有人再说逃走的话。傅宗龙接着说：

“既然诸君都不愿意作逃将，那就听我吩咐，共守此地。”

于是他把身边所剩的六七千人分出来一部分，填补了保定军的防地，将主要力量仍然摆在西北一带。部署完毕，他又安慰大家，说他相信贺人龙和李国奇二位，接到他的书信，一定会回兵相救；又说他马上还要给督师丁大人和左将军写信，请他们赶快前来相救。最后他说：

“要死守此地，以待救兵。数日之内，必有救兵前来，望诸君不辜负朝廷……”

说到这里，他忽又想起皇恩浩荡，而自己尚未报答万一，不觉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将领们低下头去，深为感动。

今天李过使用较少的兵力，打败了傅宗龙和杨文岳，他自己亲自追赶逃走的贺人龙、李国奇和虎大威，虽然没有将这三个大将杀死或者捉获，但是抓住了很多俘虏，又夺得了很多骡马、辎重、火器。因为所向披靡，所以义军的伤亡非常轻微。像这样漂亮的胜仗，在以往许多年中也很少见到。

黄昏以后，他率兵转回，驻扎在火烧店西北方面。正在埋锅造饭，忽然得到禀报，说是一部分官军从东南角逃走了。他立即下令马世耀、李友等各率人马去追赶逃敌，同时下令立刻截断火烧店周围的各个路口，防止官兵继续逃跑。

部署以后，他自己来到火烧店寨外，察看动静，发现寨中官兵还相当多，并无逃意。他派人设法捉来一个官兵，略加审问，知道逃走的只是杨文岳，傅宗龙决意死守待援。

当天夜间，他派人向闯王禀报作战大捷的消息，并说他在五天之内，将暂不攻寨，避免将士无谓死伤；五天之后，如果傅宗龙仍在死守，他就下令攻打进去。

以后两天，他果然按兵不动，只是向寨中打炮。寨里边也向外边不断打炮。为了消耗寨中火药，往往在寨中正想停止打炮的时候，义军又故意施放几炮，引起寨中还击。

三天以后，从闯王那里来了口谕，嘉奖全军。来人还告诉李过：因为闯王大军驻屯西平、遂平之间，又派出一部分人马佯装向确山、信阳一带移动，所以左良玉和丁启睿已经不敢北来。

又过了一天，将士们等不及了，纷纷请战。而曹营将士受不住这样的单调生活，求战更急。最后，杨承祖也亲自来找李过，用半带玩笑半带嘲讽的口气说道：

“补之哥，打仗没有不死伤人的。我们死伤，官军更死伤。你为什么一定不听将士们的劝说，还是按兵不动呀？”

“老弟，你看我李过是不是胆怯的人？我看你不会这么想吧？”

“谁不知道你的绰号叫‘一只虎’？”

“不管我是不是一只老虎，现在我就是要按兵不动。如今官军好比牢中的死囚，断了粮食就会自己饿死。我们何必一定要让自己的将士遭受伤亡？”他笑了一笑，继续说，“倘若贵营将士在这里耐不下去，我就派你率领他们去攻破商水、扶沟两县，你看如何？”

杨承祖非常高兴。原来他就想着，傅宗龙的辎重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这里既没有多的粮草，也没有多的金银珠宝，更没有女人，攻开了火烧店油水也很小。现在听见李过说要他去攻两座富裕的县城，不由喜出望外，马上答道：

“只要补之哥下令，小弟遵命而行，不敢怠慢。”

李过笑道：“我下令容易，只是贤弟须听从我三项嘱咐，不许违反。”

杨承祖赶快问道：“哪三项？”

李过说：“第一，不许骚扰百姓，奸淫妇女，妄杀平民。第二，要将掳获的粮食、财物，六成交公，四成归你的将士所有。这你都能办到么？”

杨承祖点头说：“能办到，能办到。第三项是什么？”

李过说：“第三项容易，你破了商水、扶沟之后，不许在外逗留，立即率领全营人马返回元帅驻地。”

杨承祖说：“这第三项更容易办到。我一定件件都遵照补之大哥的军令行事。”

这天夜间，杨承祖率领曹营的步骑兵，暗暗地离开了火烧店。

到了十四日，义军捉到一个出寨来的官兵，经过审问，知道寨内早在十一日粮食就吃尽了，三天来靠杀骡马充饥；还有的官兵被义军炮火打死，别人就分吃他的死尸。

“火药和箭还有多少？”李过问道。

“也快完啦，将爷。”

当天夜里，义军又不断佯攻，一直攻到寨壕边，使官军不得已又打炮放箭。

到了十七日五更，义军又发动一次佯攻，却发现寨内官军不再打炮，也不再放箭，只是发出呐喊之声。李过亲自走到寨壕附近，听那呐喊的声音，原来一点也不威武雄壮，有时零零落落，有时有气无力。他微微一笑，对周围偏将们说：

“破寨的时候到了。”

他下令全军将士，白天好生休息，同时要多准备捉俘虏的麻绳，又将包围在东边的义军撤走许多。晚饭以后，他将刘体纯叫到面前，小声授以密计。他自己又到官军寨壕前，细听动静，然后回到军帐内，召集诸将，说道：

“傅宗龙即将逃跑。我们要大获全胜，就在今天夜里。两天后我们就可以奏凯班师了。”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声音威严地说：“众将听令！”

傅宗龙在火烧店被围的当天夜里，派自己最忠实的家奴卢三，带着两名骑兵冲出，给贺人龙和李国奇送去一封手书，要他们火速还兵来救。

初九日黎明。一阵炮声将傅宗龙惊醒。他焦急地向左右问：

“是贼兵来攻么？”

左右回答：“不是，又是贼兵佯攻。大人太辛苦了，请再睡一阵吧。这里壕沟挖得深，万无一失，请大人安心再睡一阵。”

自从被围以后，由于义军不断打炮，寨中仅有的一些房屋都被打毁，所以大家干脆离开房屋，在寨墙旁边挖些壕沟，睡在里面。因有时壕沟里面也落了炮弹，这才又改进办法，把木板、门板，凡是能够找到的，都找来铺在壕沟上，有的在板上再盖一层土。近几天来，傅宗龙就在壕沟里睡眠，在壕沟里办公。过去他曾多次统兵打仗，但像这样狼狈、这样辛苦和绝望的滋味，还是第一次尝到。

现在他刚蒙眬睡去，就梦见贺人龙、李国奇率人马杀了回来，在东北角同义军作战。敌军正招架不住，忽然从南边又有人马杀来。傅宗龙认出是左良玉的旗帜，大为兴奋，说道：“苍天在上！终于都来了！”刚刚说罢，果然两支人马都杀败了流贼，官军一片欢呼。他立刻跨上战马，带领标营亲军驰出火烧店追杀逃贼。正追之间，忽然马失前蹄，将他从马鞍上跌了下来。他刚刚从地上翻身起来，看见大股敌人返回，几个人同时用枪刺他。他又看见自己的部下都在近边，却没有人敢过来。他大叫一声：“快来救我！”忽然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几个亲兵和仆人听见叫声，奔到他身边，说：“大人莫怕。大人莫怕。贼兵在寨外虚张声势，没有进来。”

这时天色更亮了一些，他突然发现卢三也夹在亲兵和仆人中间，只是衣服破烂，人很憔悴，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傅宗龙半信半疑地望了望他，问道：

“你是卢三？”

卢三扑通跪下，说：“奴才是卢三，老爷。”

傅宗龙问：“你回来了？”

“奴才刚才回来，因见老爷未醒，不敢惊动。”

“你见到贺、李二帅没有？”

“贺、李二帅那天先奔到项城，没有多停，又奔到沈丘。奴才一直追到沈丘，才见到他们。他们两镇的人马已经剩下不多，变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看罢老爷的手书，都说要先整顿人马，才能回救老爷，可是嘴里那么说，实际是面有难色。奴才在沈丘住了两天，不得要领，后来连见他们也见不到了。他们的手下人对我说：‘你就住在这里吧，火烧店你也回不去了。杨大人已经逃走，只剩下傅大人孤军死守，看来也是几天的事情。’奴才后来好不容易见到李帅。李帅说：‘我所剩人马不多，贺帅无心回救，我孤掌难鸣，实在没有办法。’奴才没有想到这二位大帅竟如此害怕流贼，眼看火烧店就要被贼攻破，坐视不救，毫无心肝！奴才大哭一场，离开了沈丘。”

傅宗龙又问了杨文岳和虎大威的消息，对卢三叹口气说：“这里也确实不好支持了，你其实用不着回来，何必死在一起呢？”

从十一日起，官军开始杀骡马而食，也将他们偷袭时捉到的义军俘虏杀了吃。勉强又支持了几天，到十八日，营中的火药、铅子、箭都完了，骡马也完了，一片绝望空气笼罩着火烧店。傅宗龙知道最后的一刻到了。二更时候，他召集诸将，部署如何突围。这时除死伤以外，大约还有六千人，马已吃光，全部成了步兵。

经过紧张的准备，三更时候，官军分三路杀出。傅宗龙本人居中。冲出以后，他们遇到义军掘的两道壕沟。第一道壕沟只有少数义军把守，冲的时候，官军死伤了一批人，但毕竟冲了过去。到了第二道壕沟，义军猛力截杀，官军饥饿疲困，不是对手，一部分跪下投降，一部分当场被杀死，余下的人全部溃散。战场上到处响起义军的呼喊声：

“活捉傅宗龙！不杀陕西乡亲，只捉傅宗龙一人！”

傅宗龙所率领的两千人比较能战，将领也都是他的亲信，随着他且战且走，但人数也越来越少，有的投降，有的在黑暗中离开队伍，自逃性命。

天明以后，离火烧店渐渐远了，杀声渐渐远了，火把渐渐远了。傅宗龙疲惫不堪，饥饿不堪，在旷野中休息一阵，喝了一点冰凉的溪水。过不了多久，听见追兵又渐渐地近了，赶快由亲兵护着，继续逃跑。

中午时候，离项城还有八里。没想到跑了半夜，竟然只跑了十里多一点，时间都在曲曲折折、东转西转的荒野上打发掉了。现在忽然遥遥望

见项城的城楼，尽管傅宗龙身边只剩下十来个人，大家心中还是出现了新的希望。但这八里路能否最后走完呢？忽然背后喊声又起，傅宗龙实在走不动了，对大家说：

“你们各自逃生去吧，不要管我！”

卢三搀着他说：“老爷，你不能死在这里！这里离项城不远，到项城就有救了！”

背后的喊声越发近了，并且已经看见人和刀枪的影子在阳光下晃动。傅宗龙身边的人再也顾不得他，四散逃走，只剩下卢三，继续搀扶着他。

傅宗龙的鞋子本来就在逃跑中丢掉了一只，现在另一只也丢掉了。两只脚都磨出了血，疼痛难忍，走路更加艰难。忽然前边不到半里处的树林中有一队官军骑兵出现，号衣上有一“贺”字，旗帜上也有“贺”字。傅宗龙觉得惶惑：怎么贺人龙的人马会在这里迎接他呢？卢三眼睛比较尖，看清那号衣和旗帜果然是贺人龙的，不觉又惊又喜。可是他在沈丘时分明知道贺人龙是不会来救的，这一支人马究竟从何处冒了出来？他感到不放心。正在这时，一名小校骑马来迎，驰到傅宗龙面前，插手行礼，大声禀报：

“我们是贺镇人马，在此迎接军门大人！”

傅宗龙问道：“贺总兵现在何处？”

小校说：“他与李镇大人正从沈丘前来。因探知大人昨夜突围，先派五百骑兵来寻找大人。”说毕，他与几个骑兵跳下马来，要将傅宗龙扶上马去。

傅宗龙心中发疑，不肯上马。正在迟疑，背后追兵更近，呼喊着：“杀散前面官兵，活捉傅宗龙！”小校强扶傅宗龙上马，一面扶，一面说：“大人速速上马，不可耽误！”

后边喊声又起：“贺镇的乡亲们，请留下傅宗龙。我们不杀乡亲，你们走吧，请留下傅宗龙！”

可是这边的五百骑兵已经迎了上来，一个个控弦引矢，望着对面的追兵。一个将领对追兵说道：“你们谁敢加害傅大人，休想逃掉我们的手！”他又对傅宗龙拱手说道：“请大人速往项城！”然后向手下一个小将下令：“将桥拆掉，带二百人断后，不能让一个流贼过河！”

到这时，傅宗龙方才相信来迎接他的确是官军。他听见这些人说话都是贺人龙的家乡延安府一带声音，而且看他们那样对待追兵，不像有什么诡计。他开始有点安心，在众骑兵的簇拥中直往项城的南门奔去。

离项城大约还有四里远，傅宗龙看出来这救他的一支骑兵有种种可疑。

虽然他做陕西总督只有几个月，可是对于贺人龙和李国奇手下的许多将士都是认识的，有的还说过话，怎么这五百骑兵中没有一个面孔是他熟悉的呢？另外，尽管他们的号衣是贺人龙的号衣，也不干净，也有破了的，可是他们都显得很精神，不像官军样子。还有，这些人的战马都喂得比较好，不像官军的战马饿得瘦骨嶙峋。他回头寻找卢三，看见卢三紧跟在马后，正对他使眼色。他忽然完全明白了，便向前来迎接他的将领问：

“你是谁？”

那将领拱手回答：“请傅大人不必多问，赶快随我逃命。”

傅宗龙怒目而视：“你果然是贼！到底你是谁？”

那将领忽然露出笑脸，说道：“实话告你：我是闯王手下的将领刘体纯。”

傅宗龙心中一惊，但立刻威严地说：“你既是流贼将领，何不赶快杀我？”

刘体纯说：“闯王有令，只要你叫开项城城门，饶你一条狗命。”

傅宗龙明白了暂时不杀他的原因，不再说话，心中盘算如何应付。

到了南门吊桥外，这五百骑兵马上停住，让傅宗龙的马站在前边，左边有人紧紧地拉着马缰。刘体纯向傅宗龙说：

“傅大人，请你亲自叫开城门，我们好赶快进城。”

傅宗龙一语不发。

刘体纯只好向城上大呼：“我们是跟随陕西总督傅大人的亲军！请赶快开城门，让总督大人进城！”

城头上站满守城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答话。有几个人似乎在商议。

城下又在叫门，并对城上说：“你们看得很清，这马上骑的就是傅大人。难道你们瞎了眼睛？”

城上人犹豫了，说道：“好吧，你们等一等，但不能全都进来。”有人好像离开了城头，准备下去开门。

刘体纯向左右使个眼色，准备城门一开，吊桥一放，立刻冲进城去。

正在这时，傅宗龙突然向城上大呼：“我是陕西总督，不幸落入贼手，左右全都是贼，你们切勿上当！”

刘体纯“呸”一声，向傅宗龙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将手一挥，全部骑兵迅速退到强弩的射程以外。刘体纯对傅宗龙骂道：

“老狗，我就猜到你不识抬举！”

傅宗龙倔强地说：“哼！我是朝廷大臣，要杀就杀，岂能为贼赚城以缓死哉？”

刘体纯将嘴一扭，那个牵着傅宗龙的马缰的壮士将傅宗龙拉下马来，抽刀向他的头部砍去。傅宗龙倒在地下，人们上前将他的耳朵、鼻子割掉，又在他身上连砍几刀。

城上开始发炮。刘体纯赶紧挥军后退，离开了南门，继续向远处退走。

这时卢三从一个隐蔽处跑了出来，走到傅宗龙面前，将他背起来，一直跑到城下，大哭叫门。过了许久，城上人看见义军确实已经退远，赶快开门放入。傅宗龙在城门下边断了最后的一口气。

刘体纯回到李过那里，向李过禀报经过情形。李过称赞他做得干净，没有让傅宗龙逃脱，随后又告他说：

“闯王来谕，叫我们消灭傅宗龙之后火速班师，另外还有仗打。”

刘体纯问：“是第二次攻打开封么？”

李过说：“见了闯王方能知道。你快休息去吧。”

[1] 仲纶——傅宗龙的字。

横扫宛叶

第五十章

十月上旬，李自成大军破了舞阳县境内的军事要地北舞渡，杀了降将李万庆，然后兵分两支：一支南下，过裕州（方城），趋博望，游骑直到南阳东郊十余里处的白河岸上；另一支向西北，进攻叶县。

从叶县到裕州有一百二十里，中间有个地方叫作保店。保店西南二十里处又有个地方，因为街旁只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人们就叫它独树。在保店和独树之间，二十里之内，大军云集。闯、曹的老营都扎在保店附近，相距四五里路，但是李自成和罗汝才两天前已经离开老营，到了旧县 [1] 以北离叶县城不到十里的地方。刘宗敏以提营总哨的身份，驻在这里，指挥李过、袁宗第和曹营的将领孙绳祖围攻叶县。张鼐的火器营已经到了城边，安好了炮位。

叶县城已被四面合围，周围数里之内，处处兵营，星罗棋布，使守叶县的叛将刘国能无路可逃。

十月初九日黎明时候，刘宗敏已驰赴城外，准备亲自指挥攻城。李自成和宋献策仍然留在旧县附近的营中，等候高夫人、红娘子和慧梅到来。昨天黄昏，李自成派飞骑驰赴独树附近，召她们前来，限在天明以前赶到。

进攻叶县的战斗开始了。李自成听见隆隆炮声不绝，呐喊声此起彼伏，断定刘国能必难守住城池，但是又担心刘会突围逃窜。他同刘原是拜把兄弟，刘原来在义军中也是有名的首领。万一不能将他捉住，不免留下后患。

这么想着，李自成很想亲自到叶县城外部署一番，可是他必须等待高夫人、红娘子和慧梅，如果她们天明时赶不来，也许会误了大事。

过了一阵，有马蹄声从西南奔来，果然是高夫人一行赶到。她们被引到大帐中。高夫人坐下以后，赶快问道：

“闯王，有什么紧急事儿把我们连夜叫来？”

自成笑着说：“自然有紧急差遣。有件事儿很重要，非你们办不好，迟了也不行，所以叫你们连夜赶来，我好面授机宜。此计万万不能泄露。”

高夫人说：“到底是什么妙计？你快说出吧，我们好依计而行。”

李自成正要说出时，吴汝义进来，说大将军要到城边去观看攻城，在营

外大路上差人来问：大元帅是否此刻也去？李自成不想叫罗汝才看见高夫人此刻赶来，又不愿怠慢了汝才，便说：“我去跟他说吧。”随即站起来，带着吴汝义和几名亲兵出营盘往半里外的官马大路走去。

高夫人向红娘子问道：“你能猜到大元帅对咱们有什么重要差遣？”

红娘子摇头说：“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慧梅小声问道：“难道破叶县城用上我们？”

高夫人摇摇头，小声说：“我看不会。闯王同刘国能原是拜把兄弟，我同刘嫂子也很熟。倘若闯王差我带着你们进城去见刘嫂子，岂不是将咱们送到叛将手中做了人质？何况讲到结拜一层，刘国能是兄，咱们大元帅是弟，天底下哪有弟媳妇儿去见阿伯子哥说话的道理？”

她们都笑了，随即在一团疑云中沉默，等候闯王回帐。

李自成同曹操站在大路上说了一阵话，无非是说他自己还有事需要处置，等天明以后再赶往城边。他嘱咐曹操劝说刘国能赶快投降，免得双方将士无辜死伤。

曹操虽然口中答应到城下相机行事，但心中实不愿同刘国能见面，怕的日后事情中变，反叫自成生疑。等曹操重新上马走后，李自成回到帐中。坐下以后，他向高夫人和红娘子笑着问道：

“你们可猜到我叫你们来有什么紧要事儿？”

高夫人说：“猜不透，大概与进攻叶县无干吧？”

闯王点头说：“自然与进攻叶县无干。如今让你们来，是为着南阳的事情。这次来到这里，进攻南阳是个正题，叶县不是正题。驻在独树、保店一带的大军，有一部分明天就要开往南阳，原来在南阳附近已有一万多人马；再去两万人马，合起来有三万之众，一起围攻南阳。另外，要邢大姐同慧梅一起，从健妇营中抽出五百名健妇，也往南阳立一大功。”

红娘子一听，忙问：“攻城？”

闯王笑着摇头：“不，去迎接左小姐，就是左良玉的养女，把她接到我们老营来。”

高夫人问：“左小姐怎么到了南阳？”

红娘子也忍不住问：“我还不晓得有这位左小姐，她真的在南阳？”

闯王说：“这个左小姐原是一个叫丘磊的将军的女儿。丘磊是左良玉的结拜兄弟。左良玉从前犯罪当斩，丘磊代他坐牢。后来左良玉做了总兵，拿钱把丘磊赎了出来。现在丘磊在山东，听说已经当了副总兵，不过手

下兵将很少。丘磊入狱前生了一女，妻子病故，由左良玉将这个女儿抚养起来。因为左良玉自己没有女儿，所以把她看得像亲生女儿一样。据说这姑娘长得不错，人也聪慧，左良玉夫妇爱如掌上明珠，给她起的名字也就叫左明珠。”

高夫人说：“这名字倒很好听，她是怎么到了南阳呢？”

闯王说：“崇祯十一年，左良玉把家眷寄在许昌，因为兵变，左夫人和女儿失散。此女当时只有十一岁，由乳母带着，失落民间，为土寇刘扁头得到。”

红娘子问：“是不是遂平一带的那个刘扁头？”

闯王说：“就是此人。起初，左小姐和她的乳母都不敢说出她的真实姓名，两年后才被左良玉探到下落。刘扁头知道她是左良玉的养女，礼遇甚重，遵从左良玉的意见，将她送到开封暂住。一个月前，左良玉命人接左小姐到南阳，准备让她到武昌去住。最近本已决定离开南阳前往襄阳，因为我们的人马突然到了南阳周围，所以未曾走掉。我们宋军师足智多谋，派人将左小姐的行踪探听得十分清楚。他建议我将左小姐弄到手，好生优待，日后必有大的用场。”

红娘子说：“这倒是个难题。必须把左小姐诱出南阳，方能接她。”

“我们只能在进攻南阳之前将左小姐接来。一旦攻城开始，就来不及了。因为南阳有猛如虎防守，必会死战，城破之后，必定玉石俱焚，那时再接就晚了。”闯王说着，又放低声音补充一句，“万一左小姐落入曹操手中，事情就难办了。”

红娘子问道：“如何到城内去接？要扮作逃荒的人混进去么？”

闯王微笑摇头：“猛如虎守城，混不进去；纵然能够混进去，十来个人既近不得左小姐身边，也杀不出来。”

慧梅焦急地问：“那怎么办呢？”

闯王说：“你们先休息、吃饭，军师马上就从城外回来。我吃过饭要去城边指挥作战，接左小姐的事，让军师向你们面授妙计。此事万分机密，连双喜们都不知道。怕的是此计不成，不唯左小姐接不来，你们也会吃亏。”

随即，他吩咐亲兵们拿洗脸水，准备早饭，并吩咐飞马去城外请军师回营，同时让高夫人带着红娘子、慧梅去旁边一座帐中休息。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

大炮声已经停止。李自成和罗汝才并马来到南门城壕外，呼喊刘国能答话。刘国能这时正在城上，不肯露面。他的左右亲将劝他答话，听听闯王的口气，他说："老子不同他说话。有什么话可说呢？能战就战，不能战就死，横竖同闯贼已经没有交情了。"

一个亲将劝他说："虽然如今各行其是，但我们都是延安府人，将军同闯王又是结拜兄弟，同曹操也是，总还有一点旧情。也许他们还念点旧情，讲点义气。"

刘国能摇头叹息说："你们说的什么傻话呀，嗨！自从我刘国能归顺朝廷，已经成为王臣，跟他们车行车路，马行马路，各行其是，泾渭分明，情谊早已断绝，他们对我姓刘的还会讲什么义气！"

一个亲将说："尽管如此，你并没有坑害过他们。我们受了招安后，也没有同他们打过仗，并无仇恨。"

刘国能冷笑说："怎么没有仇恨？玛瑙山一仗，虽说打的是张献忠，可是曹操跟献忠当时是拧在一起的，他们难道不记仇？"

又一个亲将说："可是闯、献两人素来不和，我们打张献忠，与李自成何干？"

刘国能说："你们真是糊涂！他虽然跟张献忠不和，可是对我这样效忠朝廷的人，他们却穿一条裤子，恨我不肯再跟他们做贼到底。"

左右又说："打玛瑙山时，曹操虽跟献忠拧在一起，可是后来又不和了。曹操过去与将军交情还不错，今日我们有危急，他也许能帮忙说话。只要他能使李自成暂缓攻城，我们就容易想出突围的办法。"

"你们好不明白！曹操今日听命于闯贼，受闯贼挟制，何能替我们说话？今日只有死守，别无善策。城破之后，你们自便，我刘国能甘愿以身殉国，做大明的忠臣，流芳百世。"说罢，他向左右一望，把脚一顿，说，"赶快点炮！"

左右还在迟疑，刘国能大怒："快点炮！"

李自成看见城头上炮口移动，望了罗汝才一眼，将手一挥，要大家躲避，同时笑着说：

"果然不出所料！"

大家随着他避到房屋后边。他向大约相距二十丈远的张鼐大声下令：

"张鼐，开炮！"

城上的炮先响了，但只打坏两间房顶，未曾伤人。张鼐在夜间已经修好炮台，天明时打过十余炮，将城楼打塌一半，城垛打坏数处。现在三座

大炮同时点燃，向着城上打去。

刘国能在城上看见火光一闪，立即一挥手，要大家赶快散开，伏身躲避。炮弹又打坏两个城垛，有一颗炮弹飞入城内，打毁一家百姓的草房，燃烧起来。

闯王命令停止打炮，免得误伤百姓。

由南城外边开始，义军从四面纷纷将响箭射入城中。响箭上系有闯王的“晓谕”：

闯王剴切晓谕，仰尔军民遵行。限于两日之内，焚香开门献城。大军秋毫无犯，保全一城生灵。义师进入叶县，只诛叛将国能。

城中百姓一听见响箭声音，立刻就有许多人跑去拣拾。尽管刘国能的士兵吆喝着“不许拾响箭”，但谁也不肯听从。绅民们都看到了“晓谕”，兵丁们也有人看到了。大家纷纷议论。因为叶县同襄城是邻县，大家又听说襄城知县曹思正接到李闯王的“晓谕”后，即在县衙门连夜召集士绅会商，众人都主张投降，换取阖城平安，只有举人张永祺一个人不肯投降，听其带着家属出城逃走。而两天前襄城投降之后，闯王果然不派人马入城。

叶县绅民都愿投降，对此刘国能完全清楚。他在屋中反复愁思，想不出好的办法。城外又在打炮了。他不禁顿脚长叹，自言自语说：

“唉，没料到我刘国能竟落到这个下场！”

将近中午时候，城中官绅父老来到辕门求见。刘国能将大家迎进议事厅中。今日厅中的情景与往日大不相同。两三个月前刘国能初到叶县，将他的副总兵衙门设在这里，那时好不威风。仅仅十天以前，刘国能在这里召集官绅，会商加固城防事宜。会后酒宴，宾主尽欢。当时大家认为李自成暂不会来，且喜刘国能带来了两千人马，叶县可以无虞。然而曾几何时，局势突然一变，今日大厅中一片愁眉苦脸，气氛沉重，好像就要破城的样子。

大家坐下以后，一个为首的士绅先说道：“现在来见大人，不为别事，只是为请大人设法保全一城官绅军民的性命。”

刘国能明白他们的来意，却故意说：“本镇正在竭力守御，准备与流贼死战，这就是为的保全一城官绅百姓的身家性命。”

另一位士绅说：“死战绝不能取胜，守城断无把握。如若坚守，不但不能保全官绅百姓性命，反而将遭屠城之祸。将军可曾想过？”

刘国能慷慨激昂地说：“我什么都想过。我身为王臣，又为大将，决无投降之理，我所想的只是如何坚守，如何死战，其他概不过问。”

有一位士绅年纪较大，原是本县有名的一位举人，也做过外县教谕的官，如今回家住在城中，听了刘国能的话，很不以为然，问道：

“将军独为自己的一个忠字着想，可曾为全城百姓的身家性命着想乎？”

刘国能无言对答，只是叹了一口长气，说：“我身为武将，只有三个字在我心中。”

举人问：“哪三个字？”

刘国能说：“不怕死。”

另一位士绅马上愤愤不平地说：“单有‘不怕死’三个字不够，应该还有三个字：‘爱百姓’。”

刘国能说：“我因为爱百姓，所以驻守叶县后，士兵从不敢骚扰百姓，这是各位都看到的。”

有位士绅说：“昨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将军来到这里，确实不怎么骚扰百姓。但今日不同于昨日，今日或降或战，必须决定。降则一城保全，战则满城屠戮，将军到底如何想的？”

刘国能说：“我看叶县可以久守，闯贼绝不会逗留此地过久。”

知县张我翼本不想多说话，可是现在士绅们已经同刘国能冲突起来，他也不得不说道：“请将军三思，目今人无固志，孤城无援，断无不破之理。我也是朝廷命官，承乏来此，守土有责。将军对朝廷具有忠心，难道我就没有忠心么？我也是进士出身，幼读圣贤之书，受孔孟之教，这忠君爱国几个字自幼就牢记心中。然而，然而，现在一城百姓都在等待我们做出决定，安危系于将军一言。如果将军和我能从百姓着眼，暂时投降，救了百姓，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刘国能冷笑说：“县父母既然也有投降之念，我不敢奉劝你不投降，可是你也应想到，你是身蒙国恩、食皇上俸禄的人，日后你如何对待皇上？纵然百姓体谅你，国法岂能体谅你？”

张我翼说：“前日襄城已经投降了。襄城知县曹思正顺从士民之意，向李闯王投降，献出骡马粮食，遂得一城保全。我想此时应当通权达变，不能死守一个忠字。闯王人马退走之后，我们仍然为朝廷守土，岂不两全其美？”

刘国能摇头冷笑：“恐怕到那时你就悔之晚了啊！”

正在争论不休，忽然有人送进来闯王的第二次“晓谕”。有一个坚决主张投降的陈姓士绅，不顾刘国能和知县在场，首先把“晓谕”抢到手中，看了一遍，脸色大变，大声说道：

“各位不必再争，请听我念一念！念一念！”

众士绅纷纷嚷道：“快念！快念！”

于是姓陈的士绅手指微微打颤，捧着李自成的“晓谕”，大声念道：

本帅救民伐罪，恫瘝无辜百姓。

再次晓谕尔等，提前明早破城……

大家不等他将“晓谕”念完，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哎呀，明早就要攻城！原说限两天，如今只限一天了！”另一个说：“哎呀，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又一个喃喃地低声说：“恫瘝无辜百姓，还要提前攻城！”……姓陈的士绅接下去念道：

速议开门出降，保尔鸡犬不惊。

国能如肯归顺，依例宽大优容。

前罪一概不问，望汝效忠立功。

念完之后，大厅中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后来目光都集中到刘国能的脸上，等待他说话。刘国能仍存着侥幸心理，认为李自成原限两天投降，忽然减去一天，必是左良玉的人马来救南阳，使他不敢在此逗留过久，他既然不会久留叶县城外，还是以齐心固守为上策。可是刘国能刚刚把这些想法说出，姓陈的士绅立刻驳道：

“我看不然。依我看来，必是李闯王明白城中军民无心守城，所以限令今日决定降与不降。”

大家同声附和。刘国能见自己处境十分孤立，沉默一阵，长叹一声，说：

“晚上再议吧，我刘某绝不连累一城官绅百姓！”

散会以后，刘国能登上北城，想察看突围道路。他看见城外到处都是义军的营盘，无隙可乘。这时正值高秋季节，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一眼可以望见十八里以外的卧羊山，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卧羊山上也有不少旗帜。他明白逃走的道路已经没有了。

黄昏以后，他正感到束手无策，知县张我翼和一群士绅父老又来见他，请他速做决定，免使一城生灵涂炭。他们一再对他说，如果今晚不作决定，明天一早攻城，一切就都迟误了。刘国能听了以后，在大厅中不住走动，连声叹气。尽管他已毫无办法，但是仍不肯说出投降的话。这时攻城义军忽然从南边打了三炮，有一颗炮弹从空中隆隆响来，越过屋脊，落在他的老营后院，幸未炸开，不曾伤人。他得到禀报，立即同官绅父老们跑到后院观看，但见炮弹打入地下足有半尺多深。大家面面相觑，有人摇头，有人吐舌，有人啧啧连声。

刘国能同众人回到大厅中。大家又纷纷催促他速作决断。他对一位亲将说：

“你到南门城头，向城外喊叫，说我刘将军明日辰时出城，亲自与闯王见面。请闯王明早不要攻城，以免一城无辜百姓遭殃。”

亲将问道：“说大人已经决定投降么？”

刘国能将眼睛一瞪：“你照我的话说，何必多问？我只是去亲见李自成，什么投降！”

“遵令！”亲将迅速转身，退出大厅。

刘国能对众人说道：“你们各位都走吧，传谕阖城百姓放心，贼兵不会再攻城了。我刘某不能为皇上守城尽忠，当以一身救百姓免遭屠戮。”

大家默默退出。有的人心中暗暗称赞刘国能毕竟是一个慷慨忠义之人；有的人想到他今日被逼投降，可能仍然去作“贼”；有的猜想他见到闯王之后，会被闯王杀掉；也有人认为闯王会放走他。但这些想法，大家都没有说出来。

知县张我翼正欲同大家一起退出，刘国能又把他叫住，嘱咐说：“明日贼兵进城，望乡前辈忍辱负重，不可辜负百姓。”

张我翼听了此话，料定刘国能将在今夜自尽，便劝他说：“听说李闯王心胸宽大，况将军与他有金兰之谊，必然以优礼相待。只要将军一颗忠心不泯，日后再图报效朝廷不迟。”

刘国能冷笑一声，没有说话，拱拱手，走回内宅。

十月十二日早晨，阳光特别鲜艳，大地略有霜冻。

早饭以后，刘宗敏立马城外，但见各处云梯已经准备停当，十几尊大炮架在南关土城墙上和城外高处，对准砖城。

将士们在等候刘国能出降。如不出降，就要开始攻城。

辰时刚到，城头上出现一面白旗，连连挥动。随即刘国能带着他的十岁儿子缒下城来，越过干的壕沟，直往刘宗敏立马的地方走去。他远远地拱手一揖，问道：

“可是捷轩么？自成在哪儿？”

刘宗敏略展微笑，拱手还礼，随即跳下马来，说：“我正是宗敏，在此迎候。闯王在前边不远，请随我前去相见。”

李自成昨天已经移驻离城二里多远的高阜上。他坐在帐中，一边与宋献策商谈进攻南阳和接着去围攻开封的事，一边等候刘国能前来投降。罗汝才断定闯王必杀刘国能。他既不愿救刘国能，也不愿落一个杀朋友之名，所以假称身体不适，留在自己的帐中不来。

一个亲兵进来禀报：“刘副将前来投降，已经走到帐外。”

李自成用嘴角向双喜示意。双喜马上向亲兵吩咐：“请他进来。”登时大帐外一声吆喝：“请！”

刘国能随着刘宗敏走进大帐，后边紧紧跟着他的十岁儿子。

李自成和宋献策起身相迎，同刘国能互相施礼。李自成走前一步，拉着刘国能的手，叫着他的字，说：

“俊臣，与仁兄一别数年，没想到在此地重又相见。过去的事，一笔勾销，我绝不记在心上，但愿与仁兄重新共事。”

刘国能说：“自成，与你分别之后，各奔前程，不想今日兵败，在此相遇。愚兄前来受死，并无别的想法。”

自成赶快说：“仁兄何出此言！快快坐下叙话。我确实不念旧恶，说与你共事，实是出自真心。坐下，坐下。”

大家坐下以后，李自成又劝刘国能投降。刘国能说：“自成，我是对真人不讲假话，请你不要再劝啦。大丈夫敢作敢为，既然已经投降朝廷，就

不能再作流贼。一切劝我的话都是白搭。我这次走进宝帐，只求速死，并不希望活着回去。”

刘宗敏在旁说道：“俊臣，你说的算个屌！你本来也是受苦的人，一时糊涂，降了朝廷，如今回头就是。你又不是崇祯的孝子贤孙，犯不着为他去死。”

刘国能不高兴地说：“捷轩，你怎能这么说呢？皇上是我的君，我是他的臣，为臣尽忠，义所不辞。”

刘宗敏轻蔑地哼了一声，看见闯王在对他使眼色，下边骂人的话没有说出。

闯王说：“俊臣，你虽是愿意为明朝尽忠，但明朝气数已尽，何不另寻出路？”

刘国能说：“愚兄奉母命受招安，今日如不尽忠，将何面目见先母于地下？”

宋献策插话说：“请将军三思而行。刚才闯王已经说了，明朝气数已尽。将军如能与闯王共事，将来必为开国元勋。为新朝做开国元勋，比为桀纣做忠臣，好得多了。”

刘国能说：“当今皇上并非桀纣，也无失德，只是群臣昏聩，才有今日。何况大明气数是否已尽，不得而知，请宋先生不要把话说得太早。”

闯王知道刘国能不肯投降，叹口气说：“俊臣，我们既是同乡，又是结拜兄弟。你既要为明朝尽忠，我没法阻止，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我一定尽力照办。”

“但愿你进城之后，对官绅百姓不要妄杀一人。”

“这话何用你嘱咐呢？”李自成说着，将刘国能的儿子拉到面前，抱在膝上，爱抚了一番，“俊臣，你自己不惜一死，难道不为这个孩子着想？”

刘国能说：“我同你闯王原是八拜之交，后来虽然各行其是，却不曾有私人仇怨。倘若你果真宽厚，请你杀我之后，留下这个孩子，让我的妻子带他返回延安家乡，也不使我绝了后代。”

李自成带着感情回答说：“如果你必定要死，后事请你放心。你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嫂子，你的儿子如同我的儿子。我一定派人护送他们离开叶县。你的亲兵亲将我都不杀，就让他们护送嫂子和侄儿返回延安，沿途旅费和他们以后谋生需要的钱，我都替你安排。”

刘国能站起来深深一揖说：“这样我就死而瞑目了。”

李自成望望左右，见刘宗敏怒形于色，宋献策也向他频频使眼色。他含

着眼泪说道：

“俊臣，我不能留你了。论私情我们是八拜之交；论军法我不能容你叛投朝廷，又不肯回头。请你出帐去吧。”

他向吴汝义使个眼色。吴汝义带着一名亲兵将刘国能押出帐外。李自成又抚摸着刘国能儿子的头说：

“这是公事，实不得已。你不用害怕，我会像父亲一样将你抚养成人。”

说话之间，吴汝义转了回来，向闯王禀报说已经将叛将刘国能斩讫。刘国能的儿子一听说父亲已经被斩，大哭起来，从李自成的怀中跳下，奔出大帐。李自成命亲兵们随着这孩子出去看他父亲的尸首，并说，看过之后，要替刘将军装一棺木，好生埋葬。说罢又对一个亲兵说：

“速唤张鼐进帐。”

张鼐匆匆赶到，趋近闯王面前，问：“要炮兵进城么？”

闯王还未回答，忽然一个亲兵跑进帐中，向他禀报说：“大元帅，那小孩出我们意外，已经在他父亲尸首旁自尽了。”

闯王大惊，出帐去看，看见那小孩果然已用短剑割断喉咙自尽。闯王问：

“怎么这孩子会自尽呢？”

亲兵说：“他看了父亲尸首，哭了几声，乘大家不防，从腰间拔出短剑就往自己脖子抹去，一下子就割断了喉咙。”

闯王连连顿脚，叹息几声，说：“想不到这小孩竟然像大人一样。”过了片刻，他又叹口气说：“唉，其实也不奇怪。必定是国能投降明朝以后，经常以忠君的话训教小孩，使小孩也同他一样迷了心窍。”

他回到帐中，传令刘芳亮率二千人马进城，大军即日整军开赴南阳。又吩咐对刘国能的家眷要加意保护，由刘国能的亲随心腹护送回延安家乡。对刘的将士，一个不许杀害，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给银钱遣散。他略停一下，又想起来一件事，对刘芳亮说：

“明远，知县张我翼虽是我们的陕西老乡，也愿意投降，可是他这个人在叶县两年，贪赃枉法，民怨很大。你进城后要将他抓起来，当众斩首，为民除害。”

刘芳亮走后，闯王转向张鼐，暂不说出正题，含笑问道：“这次攻破叶县城，杀了叛将刘国能，你的火器营打炮不多，也不叫你认真向城中打炮。听说你抱怨这一仗不够味道，可是真的？”

张鼐笑着回答："是的，闯王，带来十几尊大炮不曾好生使用，还故意打几次不炸开的炮弹。像这样打法，远不如在火烧店打得热闹。"

李自成笑着说："你得好生学习兵法 [2] ！兵法上的道理，我对你和双喜讲过多次，你全没有吃进去。我们这一仗，就是兵法上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上说：'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我们这个胜仗，不损伤一兵一卒，这才是真正有味！"他收起了脸上笑容，接着说："我们正在准备一次大战，比围攻火烧店那一仗要大得不能比，猛烈得不能比。破叶县，只是一出大戏刚刚敲打锣鼓。现在我命你去南阳，立刻动身，在马上打盹休息。这里距南阳二百四十里，限你明天后半晌赶到，不可迟误！"

张鼐说："大炮拖运不会那么快。"

闯王说："我明白大炮拖运不会那么快。张鼐，你将火器营交给黑虎星率领，开赴南阳，准备攻城。你自己只率领二百轻骑，火速驰赴南阳附近，面见夫人，听她吩咐，不可耽误。"

张鼐又问："为什么这样紧急？"

闯王说："你见到夫人便知，不必多问。猛如虎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将，我担心红娘子和慧梅会轻视了他，吃他的亏。你快走吧！"

张鼐不知慧梅会遇到什么事儿，但不敢多问，转身便走，心中七上八下。

[1] 旧县——在叶县南三十里处，为元以前县治所在地，所以称为旧县。

[2] 兵法——指《孙子》。下边引用的话见于《孙子·谋攻篇》。

第五十一章

南阳是豫西南的军事重镇，如今被战争气氛所笼罩，各城门白昼紧闭，只有西门每日开放几个时辰，也只开半边门。连日来闯、曹大军云集南阳附近。游骑经常出没于离城四五里处。人们除有急事，不敢走出城外。

昨日下午，忽然盛传左良玉有一支人马到了新野，督师丁启睿也率领大军到了邓州，两支人马都要往南阳开来，同闯、曹义军会战。总兵猛如虎不断派人出城打探。据探子回来禀报，从卧龙岗直到离城三十里的潦河岸上，果然全无"流贼"踪影。当地百姓说，因为官军来得很多，所以

李闯王的人马全数退往白河东边，连离城十八里的独山一带也成了空营。

黄昏以后，又有探报，说是卧龙岗往西，确实平安无事。这样，开始有人出西门往乡下躲避，也有人反而往城内送家小。从近乡送柴火和蔬菜进城的人更多。

但官府仍然十分警惕，继续清查户口，继续巡逻，继续捉拿奸细，继续严禁谣言，继续日夜守城不懈。据富有经验的猛如虎看来，闯、曹大军在白河东岸有增无减，攻城之事绝难幸免。为着利于固守，猛如虎准备禁止绅民再出城逃走，可是城中有位客人使他心中为难：

“难道也不让她趁这时赶快走么？”

在南阳城西门内一所乡宦的大宅子中，寄住着左良玉的养女左明珠。这天，乳母陈妈妈带来了街上纷传的好消息。左小姐听了，登时破愁为喜。她这几天来真是忧愁万分，度日如年。她一则急于到湖广和养父见面，二则怕万一落入义军手中，如何是好？现在知道有离开南阳的机会，她比任何人都要高兴。

陈妈妈又说：“李管家已去猛大人那里请示。只等他回来，便好作出决定。”

左小组走到堂屋中的关帝像挂轴前烧香许愿，说道：“但愿上天和关帝爷保佑，明日一早能够平安离开南阳。”

说话之间，李管家匆匆进来，向小姐禀报：“镇台衙门得到确实探报，去新野的路上已无贼兵，猛镇大人劝小姐明早就动身前往襄阳，免得局势有变，再想走就迟了。”

隔了一会儿，猛如虎的中军前来，一起商量了如何护送、如何代觅轿子的事。至于护送的兵丁，中军说，只能派一百步兵护送。经过李管家一再要求，才答应再加一百步兵。

中军走后，又有一个总兵官刘光佐亲自来见李管家。他是十来天前路过南阳，被唐王留下帮助守城的。他本来要到湖广去，现在便想乘机献点殷勤，巴结左良玉。他修书一封，请左小姐带给左帅，并答应派五十名步兵护送。这样，连同左小姐原来的二百名亲军，共有四百五十人护送。

可是陈妈妈仍很担心。她怕万一遇到闯兵，会使小姐落入贼手。她说出自己的顾虑后，左小姐想了一下，问道：

“近处有没有算卦的先儿？”

李管家听说，便退了出去，不一会儿，从知府衙门附近请了一个算卦的

孙半仙来。左小姐隔着帘子问算卦先儿用什么来卜卦。孙半仙信口答道：

“山人奇门遁甲，六壬风角，无所不通。小姐愿怎么卜卦都可以。不过以山人之意，拆字最为简单，不妨请小姐说出一字，让山人拆解拆解。”

左小姐想了一下，说了一个“辰”字。

孙半仙在帘外用右手食指在左掌心上画了几画，问道：“小姐要问何事？”

左小姐说：“你不要向我打听，自己拆解便是。”

孙半仙眨眨眼睛，沉思片刻，说道：“我看小姐要问的是，可否离开南阳，走往别处。如果是问这件事，山人就好拆解了。”

“算是被你猜到了。你看明天走，吉利不吉利？”

“走，十分吉利，而且要早走为好，日出时走最为吉利。”

陈妈妈在一边问道：“今日早晨有雾。倘若明日早晨也有雾，怎么办？”

孙半仙说：“有雾就吉，赶早就吉，雾散则不吉，晚走一时则龙化为蛇。”

左小姐问：“这话怎讲？”

“这话好讲。辰在十二属相里是龙。常言道：云从龙，风从虎。龙离开云雾不行。在雾中出城，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好机会。雾散之后，就晚了一个时辰，变成巳时，巳在十二属相中是蛇。龙化为蛇，当然不如龙了。蛇在地上走，随时都有风险。所以山人说赶早则吉，迟则不吉。另外，‘辰’字上面加个‘日’字，便成早晨的‘晨’字，所以最好日出就走，清晨就走。山人一向为人决疑，从不敢有半句谎言，请小姐不必犹疑。”

左小姐感到宽慰，吩咐丫头送他二钱银子，打发他走了。

这时唐王妃差两名女仆送来了礼物及路上点心。唐王先已致书左良玉，催他发兵来救，尚无回音。现在希望左小姐早日见到父亲，替他催促救兵，因此送了一份厚礼。

晚饭以后，南阳知县姚运熙亲自送来八乘小轿，每一乘都是两班轿夫，全是本城的人。他也求托左小姐将一封由本城官绅联名呼救的书子转给平贼将军。

天色麻麻亮，左小姐一行人众出了西门。这时开始起雾了。他们顺着坎坷不平的道路走了八里，来到卧龙岗下。雾更浓了，朝东边望去，太阳是淡白色的，朦朦胧胧看不清楚。前面岗上也是雾气腾腾，只看见有一

个石牌坊的影子横在路口。当轿子经过时，左小姐从轿窗中望去，看见这牌坊修得简单，却相当高大，上边刻着“千古人龙”四个大字。在正面朝东的石柱上刻着一副对联，用的是杜甫的诗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当轿子转弯穿过牌坊时，左小姐望见牌坊后面也刻着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轿子沿着武侯祠南面的大道继续上岗。一片瓦房从雾中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祠的西边和北边，是一片很大的树林。近处，有两个道童在路边放羊。路旁已经有人在摆摊子。摊上除香表之外，还有纸扎的猪、羊，都是还愿的东西。又走了几丈远，看见庙左边的树林中有一些火光和人影。李管家非常机警，向路旁的道童问道：

“什么人在树林中？”

道童回答：“都是饥民。他们昨日不能进城，就住在树林中。”

轿子继续匆匆上岗。十几里路尽是慢坡。因为是黄土岗，多年来大车往返，大路被压成了深沟。在两道车迹中间，有一尺多宽的地面，是人行路。而真正人行的路是在大路旁边的高处。仆人、轿子、骡驮子、左小姐的护卫亲军走在大路沟中。从南阳派来的步兵走在大路上边。走到离城大约十五里处，有一段大路沟特别深，里边停着二三十副柴火担子。挑柴火的农民正在围着烤火。看见轿子和士兵前来，他们没有让路。士兵们吆喝辱骂，挑柴火的农民仍不理会，只是问：

“城门今日开么？”

士兵骂道：“什么城门开不开，快走，别挡路！”见农民仍不让路，他们就骂出粗话，动手就要打人。卖柴草的农人忽然都跳起来，抡起扁担还击。一个骑马的官军军官大叫：“反了！反了！”可是农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用扁担打来。因为大路较窄，人马不能展开混战，登时前边的官军措手不及，已被农民打倒了好几个。

正在这时，从路北边一里外的荒村中传来一阵紧急锣响，锣声中约有二百个穿闯字号衣的士兵从村中冲出，喊杀着向大路奔来。轿夫们一看是闯王的人马，早将轿子扔下，爬出大路沟，各自逃生。护送的官兵虽有四五百之众，但一听说闯王的人马来了，刘光佐的士兵首先逃散。猛营的二百名将士还想抵抗，单救左小姐一人回城，不料从南边的茫茫白雾中也响起了呐喊声，传过来大声的呼叫：

“我们是闯王的人马，留下轿子不杀！”

猛营官兵不知道闯兵有多少，害怕被四面包围杀光，因此有一半人也随着刘营的溃兵落荒而逃。左小姐的两百名护卫都是左良玉平日豢养的亲军和家丁，十分忠心。危急时刻，他们在侍卫官和李管家的督率下死不溃散，扔下丫头、仆妇和骡驮子，抬起被轿夫们扔下的小姐和奶妈所乘的两顶轿子，且战且退。他们的箭法很好，使义军不断伤亡，而他们自

己都是身穿铁甲，头戴铜盔，所以义军的箭对他们伤害不大。李管家向全体左营、猛营官兵悬出重赏，说是只要左小姐能平安退回南阳城中，每人赏纹银五十两。

义军怕伤了左小姐和奶妈，所以并不十分猛攻。那些在战斗开始时逃散的官兵，遇到义军，有些被杀，有些被捉，大部分返身逃回，重新同且战且退的官军结合。由于他们一则知道别无逃走的路，二则听到李管家叫出的重赏，都突然变得勇猛起来。

眼看离武侯祠不过一里多远，背后的义军已不再追赶。李管家开始有点放心，勒马到左小姐的轿子旁边，说：

“请小姐不要害怕，到武侯祠就好办了。”

正走着，前边又遇到大群逃荒的饥民拥塞道路。左营的护卫军官一马当先，大声吆喝，同时挥动大刀开路。不提防被一个逃荒的妇女一棍子打落马下。所有的灾民男女突然大变，大声喊杀，有的挥动棍棒，有的从破衣服中拔出宝剑、腰刀，在官军中乱打乱砍。

李管家武艺精熟，十分勇敢。他没有辜负几个月前左良玉交给他的重任，拼死也要把左小姐保住。他率领剩下的上百名左营护卫和一百多名猛营士兵左冲右突，不使乱民夺去两乘轿子，继续向武侯祠且战且走。接替抬轿的人都是左府的忠心奴仆，死不丢下轿子。倘有一个受伤，立即有另一人从旁接替。

浓雾已经大半消散，距武侯祠只有半里远了。前边出现了一队骑兵，虽只两百之谱，却是军容甚整，打着“猛”字旗，一字儿排开，缓缓前来。李管家心中叫道：“好了！好了！猛帅的救兵到了！”他还看见，在卧龙岗下大约二里处，有数百官军，打着猛营旗帜，全是步兵，只有当官的骑着战马，呐喊着向西奔来，显然是第二批救兵已到。

李管家同前来的骑兵相距不到百步，清楚地看见为首的将军年纪很轻，生得极其俊秀，正沉着地从背上取下劲弓，搭上羽箭。其他骑兵也跟着张弓搭箭。李管家兴奋地大叫：

“请将军射退追兵，保护小姐进城！”

忽然众箭齐发，李管家第一个中箭落马，左军和猛军纷纷中箭。李管家明白箭中要害，但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睁开眼睛打量着到了他面前的面貌俊秀的青年将领，问道：

“你是谁？”

青年将领用轻蔑的口气回答：“你想不到吧？我，李闯王手下女将红娘子便是！”

李管家浑身一颤，恳求说："请将军勿伤害我家小姐！"随即死了。

抬轿的人也中了箭，两乘轿子落在地上。

眨眼之间，骑兵驰到轿子附近，杀散了已经丧胆的官军。

陈妈妈已经出轿，站在小姐轿前，说："你们杀了我，你们杀了我，不要伤害小姐！"

马上的青年将领说："请妈妈放心，我们是奉闯王和高夫人之命，前来以礼相迎，既不伤害小姐，也不伤害妈妈。"

到这时左小姐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李闯王的俘虏。她将害怕的情绪丢开，变得高傲而沉着。论年纪她只有十四五岁，但毕竟是将门之女，性格刚强，而且几年来也经历了一些兵荒马乱，与深闺养成的小姐不同。她武艺不精，但也略知一点。这次离开南阳，她身挂短剑，以为防身武器，随时准备以自尽保护一身清白。现在她竭力保持镇静，带着高贵神态走出轿子，说：

"你们既然以礼相迎，为何杀死我的管家和众多家丁奴仆？"

青年将领答道："这是万不得已，战场之上，只能如此，多请小姐见谅。轿夫尚未找到，速请小姐骑上头口！"

左小姐说："我是当今名将之女，千金之体，绝不落入流贼之手！"说罢拔出短剑，就要自刎。不意旁边一个乔扮灾民的女兵眼疾手快，一把将短剑夺去。

左小姐冷冷一笑，似乎胸有成竹。

青年将领明白了她的笑意，也在心中盘算。此时有人牵来了两匹骡子，鞍镫俱全。青年将领向一个少年军校使个眼色，说：

"你抱左小姐骑在骡子上，倘有失误，闯王的军法不容！"又吩咐说："你们先回夫人营中，我还要等候张鼐和慧梅。"

左小姐不愿上骡子，可是那个少年军校不容分说，自己先跳上骡子，然后弯腰用手抓住左小姐的两只肩膀，只轻轻一提，就把她提上骡来，紧紧搂住。陈妈妈看见左小姐已被放到大青骡上，自己也赶快上了另一匹骡子。

左小姐万没料到会这样上了骡子。她想着自己是千金小姐，竟然被一个少年流贼当众搂在怀中，实在是对她极大的侮辱。她使出全身力气想挣脱搂抱着她的一只胳膊，投身地面碰死，但是搂着她的手是那么有力，使她不管怎么挣扎，都毫无效果。

当混战进行的时候，猛如虎有五百人马正在附近巡逻，听见百姓说卧龙

岗上有喊杀声，急趋而来。但到了岗下，见武侯祠前边有不少骑兵，而西边的杀声已经停止，他们害怕吃亏，只得退回城中。

那立马卧龙岗武侯祠前的两位青年将领，一个是张鼐，一个是慧梅。他们各率一百骑兵。看见城中来的官兵走到岗前退回，他们也不追击，赶快与红娘子会合起来。

左小姐被挟持在大青骡上，不知道要把她送到何处。一路上，她几次注视着从黄土中露出来的石头。有一次，趁那只紧紧搂着她的左手稍微松劲，她向路旁猛一扑，就要往石头上栽去，却没有想到“贼”少年是那样迅速，猛一下子又把她搂到鞍子上，而且更紧地把她搂在怀中，使她挣扎不得。她想用牙齿咬那只手，可是那只手搂在她的腰上，使她无法咬到。她非常生气，却没有任何办法。

大青骡已经走下高岗，走进谷地，走到一座兵营前边。那里有十几个人似乎正在等候着，她一眼看出她们都是戎装打扮的姑娘，心中感到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姑娘？难道李自成有这么多的侍妾？还是他准备做皇上，已经挑选了许多宫女？这些疑问刚在脑中一闪，一个高挑个儿的戎装姑娘已经面带微笑迎了上来，说道：

“小姐受惊，请下骡子。我是奉夫人之命，特意带着姐妹们在此恭迎。”

左小姐没有答话，心中正在惶惑，身后的“少年”已把她抱离鞍子，轻轻放在地上，然后自己也跳下来，便要拉她与高挑个儿的姑娘相见。她把胳膊一甩，怒骂道：

“贼小子，休得动手动脚，对我无礼！”

骑青骡的“少年”冷不防受到她的抢白，不觉转向高挑个儿的姑娘，不好意思地说：

“英姐，她说我是个‘小子’。”

慧英笑了，拉着“少年”的手说：“你在两军阵上，不比小子弱。哟，左手背怎么了？”

“少年”用嘴角向左小姐一扭说：“她用指甲挖的！”

“看，挖破了，还在流血，快去上药！”

左小姐觉得茫然，随即发现那“少年”的耳朵有窟眼，与前来迎接的那些姑娘一个样。再听她说话也是姑娘的声音，眼神也是姑娘的眼神，于是她心中恍然，对这个骑青骡的“少年”不再讨厌。

陈妈妈已从另一匹骡上下来，这时便向慧英问道：“何人在此驻扎？是不是闯王在此？”

“闯王并不在此，只有夫人率领亲军在此，等候与小姐见面。”

“为何将我家小姐拦劫到这里？”

“为了搭救你们小姐。”

“什么？我们好端端地要到湖广去，被你们劫来此地，还说是搭救！”

慧英笑道：“妈妈不知，你们原是被困在南阳，马上攻破城池，玉石俱焚，小姐也难免不在兵荒马乱中受到伤害。所以闯王与夫人商量，一定要把小姐救出来。如何救法，由咱们宋军师想了一条妙计。你们小姐出城的事，我们事前都知道。我们是按照宋军师的妙计把你们请出城来的。”

左小姐和陈妈妈听了这话，才恍然明白。陈妈妈说：“事到如今，我们也没有别的想法。你们要知道，我家小姐是将门之女，千金之体，不得对她无礼。”

慧英说：“请妈妈一百个放心，我们一定以礼相待。”

李自成用计将左明珠劫到军中以后，过了三天，同罗汝才从叶县来到南阳城外，下书劝猛如虎献城投降。

猛如虎这个人，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三年前，他因事牵连获罪，被朝廷削去军职，赋闲在家。杨嗣昌知道他有大将之才，特向崇祯皇帝保荐，将他起用，带兵进川作战。嗣昌因为左良玉、贺人龙、李国奇等骄横跋扈，不易驾驭，所以对猛如虎特别倚重，任他为“剿贼总统”。他感激杨嗣昌的知遇之恩，发誓不惜以一死报答。今年正月十三日，他率领少数部队，在四川开县的黄陵城堵截张、罗联军。他的儿子猛先捷、部将刘士杰和郭开等战死，全军覆没，他自己被亲将拼死救出。杨嗣昌自尽以后，猛如虎顿失靠山，归丁启睿节制，很不得意。一个月前，因为唐王告急，朝廷将他从湖广调来南阳，作为镇守总兵。

李自成明知猛如虎不会投降，还是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射书劝降。围困三天后，才开始攻城。

李自成命张鼐和黑虎星用六尊大炮轰击南门，打毁了半个城楼和许多城垛。猛如虎用大炮还击，有时在夜间派出小股将士缒下城来，袭扰义军。打了两天，互有死伤。忽然盛传督师丁启睿率领大军从随州来救南阳，已到唐河以北，太监刘元斌的禁旅跟着前来。李自成想将丁启睿包围吃掉，突然下令将主力撤离南阳，往唐河境去捕捉大鱼。丁启睿一味避战，迅速往枣阳方向退去。李自成扑了个空，回师再围南阳，这时已经十一月初了。

李自成用大炮轰击，打死打伤许多军民，打毁许多房屋。经过三天炮轰，守城军民人心涣散。义军因城外西北角地势较高，又连夜在高处筑成三座炮台，安放了大炮，其中有两尊是从项城战役中夺获的西洋大炮。到十一月初四日五更，南阳城四面都有炮声，引起了城中几处起火，并且有响弹 [1] 射入城内。它巨大的响声给南阳军民造成不能想象的恐怖。当太阳从东方露头时，两尊西洋大炮发挥了强大威力，将城墙打得不断倾圮。知县姚运熙正在北城上督率丁壮死守，看见西北角城墙即将攻破，想下城逃跑，刚一抬头，被流弹打倒地上，很快死去。城上军民一见知县阵亡，更加丧胆，纷纷逃命。义军预备在土丘背后的两千步兵，突然冲出，呐喊着从城墙的倾圮处攻进城中。一部分义军杀死城上逃跑不及的军民，一部分占领北门，放骑兵和步兵进城。一时间，诸门都被义军占领了。

义军入城以后，猛如虎和刘光佐的人马已经崩溃，有的被杀死在城头上，有的被杀死在街巷中。刘光佐不知下落。猛如虎从西城下来，身边只有二百多人，一面巷战，一面向唐王府逃跑，想凭借宫城再抵抗一阵。未到唐王府，战马突然中箭，将他跌落地上。他已经受了几处伤，满身带血，仍然步行往唐王府走去。离宫城门尚有一箭之地，忽然从街道两头来了义军。他知道无路可逃，便向北跪下，叩了一个头，用嘶哑的声音喘着气说："皇上，臣的力量已经尽啦！……"他刚刚站立起来，一群义兵到了他身边。他正要用无力的右手举起刀来抵抗，却被人一枪刺中心窝，登时倒下，呻吟一声，在血泊中死了。

城中的零星抵抗已经停止，但杀戮仍在继续……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李自成才同罗汝才从独山南边的大营出发。罗汝才直接由北门进城，而李自成却绕道由东门进城。陪同他的有刘宗敏、宋献策、牛金星、李岩以及吴汝义、李双喜、李强。李强已升为护卫中军，比去年当亲兵头目时地位高得多了。现在，李自成等由李强率领二百名亲兵前后保驾，威风凛凛地前往东门。南阳因是经过血战才攻克的，杀戮甚众，所以不能像进洛阳时那样大事铺排。但是，入城的时间和从哪个门入城，却不能马虎。早在攻破南阳之前，宋献策已经用占卜的办法，择定要在巳时三刻进入东门。只有按照这个时间从东门进城，才能趋吉避凶，大吉大利。

当他们来到东门时，曹操带着吉珪、谷英已在那里迎候。曹操先进北门，然后从城内来到东门迎候闯王的主意是吉珪出的。吉珪经常劝说曹操，要他尽量做得卑躬屈节。曹操听从吉珪的建议，做得十分自然。今天他又把自己的身份降得和部将差不多。李自成看见曹操和吉珪以及曹营的几个重要将领都在城门口立马恭迎，心中十分高兴。

东门内尚有火光，有些房子还在燃烧。街上到处都有死尸，还有许多重

伤未死的人，正在发出呻吟。鲜血流在地上，凝结成冰。还有的死尸靠在墙上，墙上也沾满血迹。这景象使随在闯王后面的李岩触目惊心。他当然清楚：自古以来，都是用屠城的办法来惩治那抗拒不降者，但以前他只是听说，只是从书本上见过，如今则是亲眼看见。他感到十分难过，但是望望身边的人，发现大家脸上都充满胜利的喜悦，没有一个人同他一样。

吉珪也看到了这一切，却掩盖着内心的真实思想，在马上向李自成说：

“今日大元帅从东门进城，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紫气东来’[2]，实在是南阳万民之福！”

李自成听了这话，起初很高兴，对吉珪连连点头，随即意识到这话里含有嘲讽之意，不觉暗恨，但是他隐忍不发，只是淡然一笑。

他们马踏血迹，向唐王府宫门走去。当李自成看见猛如虎的尸体时，心中称赞猛是一个勇敢的人，随即吩咐找一口棺材将猛装殓。走进宫城，王府中也有许多尸体。唐王躲藏在后花园假山背后的石洞中，已被义军找到，绑在钦安殿的红漆柱上，等闯王审问发落。自成用十分蔑视的眼光看了看，对跟在背后的谷英说：“不用审问，斩了算啦。”谷英马上命人将唐王拉到麒麟阁门前斩讫。恰巧那里有一条狗在巷战时中流矢而死，唐王的尸体便同狗尸一起躺在麒麟阁石阶下边。李自成又对谷英吩咐了几句话，随即出宫。

上马以后，他回顾王宫，对牛、宋等说：

“到处封王，修造王府，不知耗尽了多少民脂民膏！”

牛金星说：“历代唐王，荒淫者多。这座假山，百姓称之曰王府山。传说上两代唐王，闲暇无事，登上假山，看到城中谁家娶媳嫁女，就派人拦阻花轿，把新娘抢进宫中，过两天才放出宫去。所以南阳各县都是白天拜堂成亲，只有南阳城内和四郊，是在黄昏以后拜堂成亲，为的是怕被唐王在假山上看见。”

李自成问道：“果真如此么？”

牛金星笑了笑，说：“历代唐王荒淫是实，至于这个传说，也无非是说明他的民愤很大。其实古人拜堂成亲多在晚上，后来有些地方才改为白天，而南阳城则尚存古风耳。”

曹操忽向谷英问道：“子杰，我嘱咐你的事，忘记了么？”

谷英笑道：“大将军命我办的事，我怎敢忘记。我进得宫来，很多宫女已经逃出宫去，有的死在街上，有的藏在民间。我找到了一些，挑选十来个比较俊俏的，已经交给孙绳祖，随后会送到大将军营中。”

曹操点点头，说：“可惜没有看到王妃，王妃可能长得很俊。”

谷英说：“王妃年纪已大，虽然也有年轻的，但已逃出，不知死在什么地方，也有自尽了的。”

李自成问道：“子杰，你见到孙本孝了么？”

谷英说：“孙本孝前几日已经被杀了。”

“怎么被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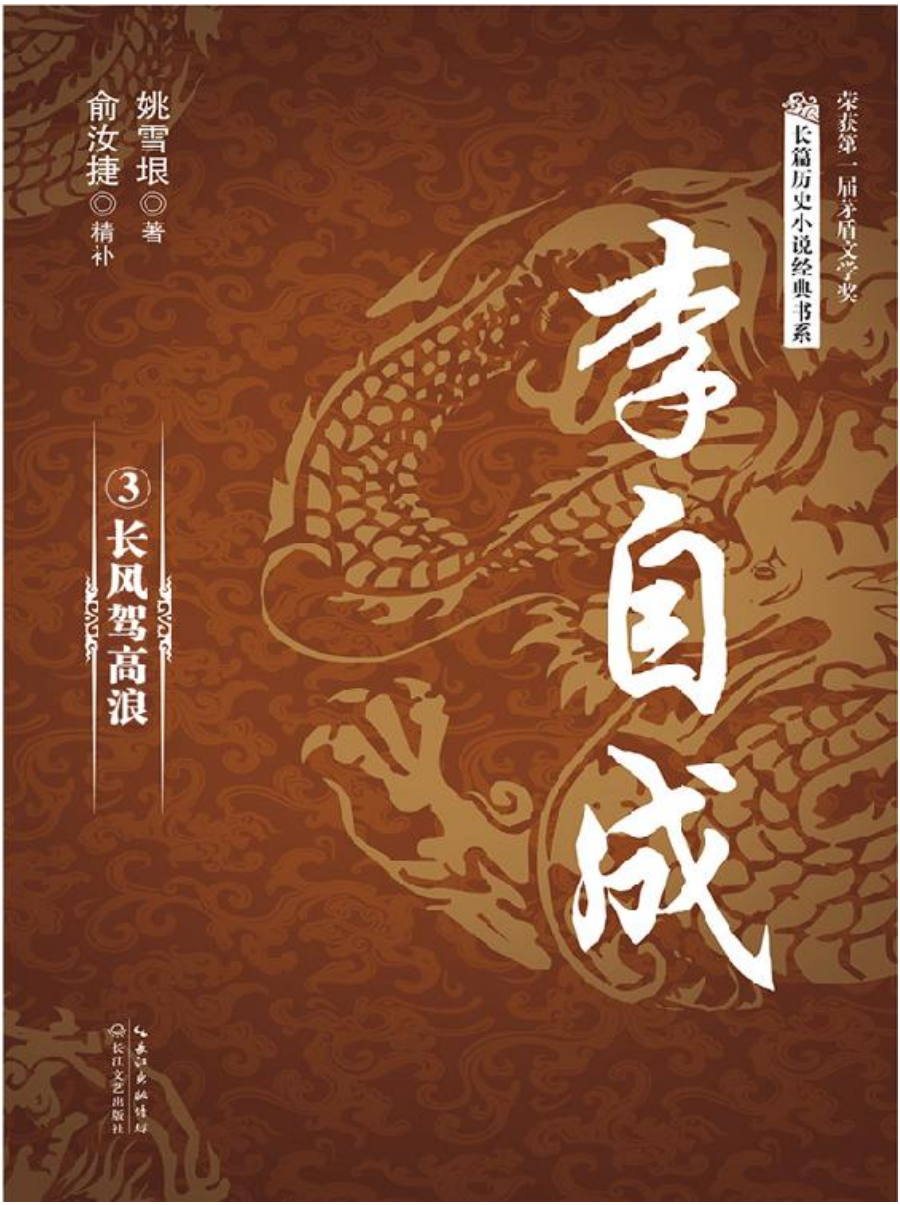
“自从我们劫走左小姐，猛如虎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算得那么准？他就派人四出查访。后来有人告密，说是去年冬天，我们驻在石桥一带，孙本孝曾经来见大元帅。又有人告密说，当左小姐动身的前一天，曾将孙本孝请去算卦，当晚西城头有人在守城时把灯笼举了三次。猛如虎先查出那个举灯笼的人，抓到以后，酷刑拷打，供出了孙本孝，这样就将孙本孝抓到了，前几天已在十字街口斩首示众。”

李自成听了连声叹道：“可惜！可惜！”

几天以后，田见秀已将南阳城内诸事处理完毕，拆毁了城墙。李自成一面扬言要从武关入陕西，一面分兵四出，攻破邓州、内乡、镇平、唐河、泌阳等州县，征集粮食和骡马，准备了大量火药。过了腊八，十二月初九是一个黄道吉日，闯、曹大军离开南阳一带，分成数路，浩浩荡荡向开封进军。

[1] 响弹——这种炮弹是空的，有洞，利用从洞口进去空气，发出巨响，恐吓敌人。

[2] 紫气东来——古人迷信，说紫色的云气是祥瑞之气。传说老子西行，守函谷关的小吏尹喜于事前在城关四望，看见有紫气东来，说道：“应该有圣人从这里经过！”果然老子来到。



内容提要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下旬，李自成与罗汝才一起率领联军主力，再次围攻开封，发动了以炮轰为主的激烈的攻城战，还采用了挖洞、引爆等战术，但直到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未能破城，于是决定暂时撤围。

同年二月中旬，对崇祯来说又是祸不单行的时候。十七日，李自成攻破

襄城，将汪乔年捉到杀死。十九日黎明前，清军攻破松山堡，洪承畴被俘。在押往盛京途中，洪决心为明朝慷慨尽节，抵盛京后不久就开始绝食，但在永福宫庄妃亲送人参汤后，他的想法逐渐改变，最后变节降清。

三月中旬，活跃在豫东的农民起义领袖袁时中迫于形势，前来归顺李自成。李为了笼络袁，不顾慧梅正与张鼐相爱，将她认为义女，嫁给袁时中。但婚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农民军攻占商丘城后第三次前往开封途中，袁时中叛逃了。

五月初闯罗联军第三次兵临开封城下；中旬，农民军正在城外全力抢割麦子，获悉前来援救的官军已经到了尉氏县境，李自成当即决定抢先在朱仙镇占据有利地形。由于被农民军切断水源，十七万明军不战自溃；作为主力的左良玉几乎全军覆没。下旬，赢得大捷的闯罗联军重新将开封围困起来。

四个多月时间内，农民军对开封围而不攻。从六月开始，城中粮食日趋困难；到了八月，已普遍断粮，出现人吃人的惨象。九月，正值黄河秋汛，北岸官军于十四日深夜驾船来到南岸，炸开河堤。滔滔洪水直扑开封，全城顿时成为泽国，死者不计其数。驻扎城外的农民军也被淹死一万多人。

闯罗人马撤到许昌附近休息整顿。十月上旬，忽闻今春刚刚出狱的陕督孙传庭在崇祯催逼下已出潼关来到河南，正向东边开来；同时获悉袁时中到了杞县圉镇准备长驻。于是李自成兵分两路，自己与罗汝才率联军主力迎击官军，随即凭借优势兵力在冢头镇一举打败了孙传庭。另一路人马由李过率领前往圉镇。在消灭袁时中的战争中，慧梅陷于两难选择，最终大义灭亲，然后自尽。

十一月中旬，闯罗联军攻克汝宁，俘杀杨文岳，随即与前来会师的革左五营一起向襄阳进军。攻占襄阳后，联军南下，于十六年正月初一攻破承天；随即一面继续追击左良玉，直到将他赶出武昌；一面分兵攻占德安、荆州乃至大江以南各县。三月初，为了建国称王，独占胜利果实，李自成罗织罪名，火并了罗汝才、贺一龙，随即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设立了中央机构。

十六年夏，为了解江南的军备、民情、物产等各种情况，李自成派尚炯、华叔敏以采购药材、棉布为由前往南京。途经武昌时，他们受到了自称西王的张献忠的热情接待。

八月，孙传庭再次出潼关。李自成不断以弱军诱敌，最后在郏县附近通过切断粮道大败官军，随后乘胜前进，于十月初六攻破潼关，十一日进入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一个多月后，李自成在文武簇拥中率万余骑兵回家乡米脂祭祖。

- 再攻开封
- 燕辽纪事
- 慧梅出嫁
- 袁时中叛变
- 朱仙镇
- 洪水滔滔
- 一败孙传庭
- 慧梅之死
- 汝宁会师
- 襄水奔流
- 烟波江南
- 二败孙传庭
- 威加海内归故乡

再攻开封

第一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间，正是农历小年，李自成到了开封城外。他将老营扎在曹门正东大堤外的应城郡王花园。曹操随后到达，将老营扎在城东南角三里外的繁塔寺，离禹王台很近。李自成一到驻地，马上就召开军

事会议。

一个月来负责刺探开封军情的是李侔。他恭敬地站起来，说道：

“由于我们的游骑近三四天来出没于朱仙镇一带，城中以为我们大军将攻南门，就把守城的主要兵力放在南门一带。守南门的是新任巡抚高名衡，副手是总兵官陈永福。陈永福的将士有一半驻扎在南门大街。城上滚木礌石摆得极多，百姓家家户户早晚轮流登城。”

李自成又询问其他各个城门的防守情形。李侔将各城门担负镇守的官绅名字一一说了出来，并把官兵的数目也说了个大概。对于城中所存的粮食、柴火约有多少，能支持多久，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听完李侔的禀报，李自成频频点头，连说：“很清楚，很清楚。”接着又问道：“为什么要让祥符知县王燮镇守北门？”

“让王燮镇守北门，不为别的，只为第一次我们来攻开封时，此人颇有胆略，年纪又轻，深得抚、按各封疆大吏的赏识，周王也很赏识。他本来已经升为御史，只因开封情况紧急，不得不暂时留下。现在让他镇守北门，是因他们认为北城外面的护城河无水，城墙稍低，容易受攻，需要派一个真能做事的官员在那里才行。”

李自成点了点头，又问道：“城中百姓是否十分惊慌？”

“百姓自然是人心惶惶，不过没有人想到投降。”

“为什么百姓跟官府如此一心？”

“官府造出谣言，说几个月以前，开封人射伤了大元帅的一只眼睛，我们的将士发誓赌咒：下一次攻进开封，不但活人要杀光，连死人也要剁三刀。”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闯王也笑骂道：“他妈的！他们竟如此造谣煽惑，无怪百姓要拼命守城。”

会议决定从明日起，按照预定方略，从宋门到曹门和北门，全面猛攻。各个大将重新分了任务，主要力量放在曹门和北门之间。会议之后，李自成准备就寝，却见高一功又走了进来，在火边坐下。自成问：

“你还有什么事儿？”

“如今天气寒冷，又在黄河边上，尖风刺骨，各营都求我向你要求，像曹营一样发酒挡寒。”

“有酒么？”

“酒准备了不少，还可以继续准备。”

“好吧，发给大家酒喝，比曹营减半。可是一功，你替我严申军令，不管是谁，不许喝醉；有喝醉的严厉处罚！”

高一功仍不走，嘴唇动了动，分明有什么话欲说又止。李自成问道：

“还有什么事儿？”

高一功笑一笑，说：“李古璧打今年春天回营，已经几个月啦。他总是暗中抱怨没有派遣他重要差事……”

自成截住说：“给他三百人照料粮草，这差事还不重要？”

一功说：“我也说很重要，可是他想带兵打仗，认为打仗容易立功，照料粮草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自成用鼻孔冷笑一声，说：“此人不可重用。你知道，他虽然也姓李，可是并非一族。他是清涧县人，上一代才搬到米脂城附近住。可是他平日对不知底细的人七吹八吹，说他是我堂兄弟，没出五服；背后同别人谈话，提到我就称‘我二哥’如何如何，提到你姐就称‘二嫂’，也真糊弄住了不少人。他又喜欢吹从前的战功，吹我多么赏识他。真他妈的！”

高一功笑着说：“这些情况我全清楚，别人也清楚。人们说他是卖狗皮膏药托生的，所以给他起个绰号叫李狗皮。”

李自成接着说：“他实际没有多大本领，却喜欢争功。做表面活儿他上前，遇困难活儿他托故向后缩。潼关南原大战之前他掉队了，回到米脂家中；咱们破洛阳之后，他又来了。像这样人，怎么敢指靠他带兵打仗？”

“他对我说，请你派他带兵打仗试试。如他不卖力，甘当军令。”

“真想出力打仗，也是好事，叫他找总哨去请求吧。小事何必问我？”

“他知道捷轩不喜欢他，所以不敢见捷轩，总是缠住我，请我在你面前说说。”

自成想了想，说：“把他派到谷子杰的营中吧。你告他说，他若犯了军规，可休想因为他姓李就宽容了他！”

高一功一走，李自成赶快睡觉。可是他刚躺下去，忽然听到远处杀声暴起。他重新披衣，奔出屋外，看见北门的方向有火光，又听见炮声、杀声也是从那儿传来。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故，向身边的亲兵吩咐：

“赶快备马！”

丁启睿近些日子来总在奔波。南阳失守后，他受到朝廷申斥，又奉诏来救开封。他是河南永城县人。开封如果失去，他将国法难逃。为着自己

的性命，也为着桑梓父老对他的期望，他不得不跟在闯王大军后面，往开封奔来。他手下共有两三万人，因急着要奔进开封，所以只抽调了部分他认为可用的精兵，约三千五百人之谱，多是步兵，轻装赶路。

闯、曹大军离开许昌以后，沿着扶沟、鄢陵、尉氏分两路奔向开封。丁启睿起初跟在闯、曹后面，后来觉得这样太慢，而且很危险：万一义军埋伏中途，他就会吃大亏。所以他后来改变了路线，从长葛以西向北走去，以急行军走了两天一夜，快到黄河南岸时，才突然向东转去，预备抢在闯、曹到达之前，从北门进入开封。但是当他的人马到达开封北关时，李自成已经在开封周围安下营寨，仅北门一路尚未合围。丁启睿一到北门，就发现情况十分不妙，于是他赶紧叫城，希望迅速进入城内。城里听说督师大人已到，就打开城门，先将丁启睿和他的亲信幕僚以及两百名标营亲军放进去，然后再让他的大队人马入城。

这时，由袁宗第率领的一部分人马来到北城，看见官军正在进城，便随在官军后面，向城内拥去。官军见义军来了，更急着要进城逃命，不愿作战；义军想混进城去，也不同官军作战。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往瓮城内拥去。

镇守北门的王燮是个十分机警的人，他发现挤进瓮城的，既有官军，也有“贼军”，瓮城门已经没法关闭，便立即下令将主城门关闭。他自己立在城头，俯视瓮城，指挥兵丁百姓向下射箭，投掷砖石。

这时进入瓮城的已有几百官军，还有几百义军，他们都拼命向城上呼喊，要他们打开城门。王燮不理，继续命人向下射箭、扔砖头和石头。瓮城外面的官军，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崩溃，各自逃命。袁宗第的人马也开始动手，有的官军被杀死，有的跪下投降，只有少数逃脱。丁启睿的三千多名援军，只有二三百人进入城中，其余的没有经过战斗，就轻易地被消灭了。

丁启睿进城以后，下令将他的人马全放进城内。王燮置之不理。丁启睿非常愤怒，以督师的身份命令说：

“如不让我的人马进城，有皇上的尚方剑在，你这个知县休想逃避罪责！”

王燮无奈，一面指挥将士作战，一面派人向巡抚请示。高名衡立刻禀报周王。很快，一个内臣来北门传了周王的令旨：

守城要紧。一切军民，凡困在城外的，一律不许入城！

丁启睿这才不敢说话。同时他也知道，留在城外的三千多官军已经不存在了。

袁宗第将瓮城外面的官军消灭以后，就专心指挥将士来抢夺瓮城。他的人马又有几百人冲进瓮城，一部分人不断地向城上放箭；一部分人抬来

了云梯，靠在瓮城上。有几十个人登上了瓮城城墙，直向大城奔去，眼看就要夺得大城。王燮立即悬出重赏：凡是能将“流贼”打下城去的，赏元宝一锭。当时就有一个大汉，手持长棍，几棍子打下去几名义军。别的官军一拥而上，义军被打退回来，有的被打下城去，受了重伤；有的摔死；也有的被杀死在城上。夺城的战斗很短促，但十分激烈，城头的军民也死伤不少。

义军被打退之后，王燮立刻命书吏将立功人员的姓名记下，每人发给一个元宝，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他又悬出重赏：凡是能把瓮城城门堵塞住的，赏给重金。于是，守城军民纷纷抬着沙包，从瓮城城门上边向下投去。一个一个沙包将城门堵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义军只好赶快退出瓮城。王燮又命人点着火药和柴草，从大城上投下。霎时间，瓮城之内，又是火光，又是黑烟，加上弩箭齐下，砖石横飞，未及退出的义军和没有逃出的官军，一批一批地死在瓮城里边。单单丁启睿的官军就死了一二百人。

袁宗第看见北门攻不进去，又损失了一些弟兄，连连顿足。这时，李自成带着亲兵飞马赶到。他见袁宗第一脸懊恼，便笑着对他说：

“丁启睿的三千多人马都被你消灭了，你不过损失了一二百人，有什么好生气的？何况今天本来没有让你进攻北城，只是碰上偶然机缘，你想混进城去。既然这机缘没有用上，也就算了，还是准备一二日内攻城要紧。你赶快休息去吧！”

二十四日午饭以后，李自成骑马出营，打算从北门外巡视到曹门和宋门。为着提防城上打炮，只能在离城二里以外的地方走。随他一起巡视的，有刘宗敏、田见秀、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张鼐，还有丁国宝、牛万才、黑虎星等人。命张鼐和黑虎星跟着，是为了选择和布置攻城的炮兵阵地。命丁国宝和牛万才跟着，是因为这次攻城需要用掘城的办法。掘城的义军大部分是伏牛山的矿兵 [1] ，也有陕西来的善于挖窑的农民。这支掘城队伍交给丁、牛二人率领。

城头上忽然出现一群骑马的人。走在前边的是一条大汉。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在下午的阳光下毛色闪光，显得特别威武。

宋献策“啊”了一声，赶快告诉李自成：“这个骑枣红马的大汉就是总兵陈永福。他今日故意骑马巡城，显示威风。”

李自成凭直觉感到这人不是泛泛之辈，随即问道：

“可真是陈永福么？”

宋献策说：“我在开封时见过他几次，还被他请到镇台衙门，为他批过八

字，看过相，对他很熟。林泉也见过他。林泉，你说，他难道会是别人？”

李岩说：“确是陈永福。我跟他不熟，可是也见过几次。”

李自成说：“他亲自登上北城，看来猜到我们要从北城进攻。”

宋献策说：“是的，他现在正往东城去，分明是猜出我们要从北城和东城同时进攻。”

牛金星说：“既然他这么重视北城和东城，必会从南城移镇北城，看来南城倒会放松一点。”

宋献策摇头说：“按道理说应该这样，但陈永福这人颇有阅历，他也不会在南城露出多少漏洞。况开封兵民众多，不会使南城力量单薄。”

李岩说：“他们原以为我们从许昌来，进攻南城比较方便，所以陈永福亲自守南门。如今见我们把重兵放在北城和东城，而把曹营留在南城，就知道我们要从北城和东城进攻。倘若曹营在南城也能认真进攻，我们在北城和东城就比较容易得手。”

李自成听了没有说话，刘宗敏也不说话。对曹营的事情，大家都感到不是那么好办。

当李自成等人在城下议论的时候，陈永福一直在城上监视。因为距离不远，他很快从乌龙驹的毛色和骑马人的蓝衣、斗篷、毡笠等装束特点，断定那就是李自成。

王燮见李自成等仍在驻马观望，忽然计上心来，对陈永福说：“军门大人，何不趁此机会下令开炮，将闯贼一伙打死？”

陈永福笑笑，说：“我们的大炮现在并没有瞄准，他们离城又很近。我们炮口一动，他们马上就会散开逃走。开炮没有用，反而会打草惊蛇。我们可以置之不理，看他们如何窥探，就知道今夜或明天他们将会如何攻城。”

大家听了陈永福的话，都佩服他的老练和持重。可是，过了片刻，陈永福忽然有了把握，回头吩咐一个亲兵快奔往转角的地方，传谕那里的守城军官，快准备三四尊大炮，将炮口瞄准城外转角的路上，等李自成一干人到了转角的地方停留观看时，突然众炮齐放。

大家都称赞此计甚妙，对陈永福更加佩服。

李自成等继续策马前行。快到城墙转角的地方时，宋献策十分机警，远远地看见三四尊大炮正对着转角处的大路，便对李自成说：

“请大元帅不必再看。我们往玉峰将军营中速议大事要紧。”

李自成会意，笑着点头说：“好，不用看了。”

于是，他们绕过一片洼地，朝着应城郡王花园附近的一座营盘驰去。

陈永福来到转角地方，看见李自成等人已经改变方向而去，在心里骂道：

“狡贼，不该亡命！”

到了曹门，那里已经集中了一些重要将领和担负守城重任的地方官吏和士绅。陈永福主持这次军事会议。他先说道：

“本镇奉抚台大人之命，从今天起移镇北门。从宋门经曹门到北门，这一段守城十分重要，看来李贼攻城必在这一段。只要有我陈永福在，绝不使闯贼得手。本镇忝为河南镇将，驻守省城，绝不怕死；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不知各位有何主张？”

黄澍说：“我协守曹门，定当以一死报效朝廷。”

王燮说：“我守北门，只要镇台大人也坐镇北门，我想北门可以无虞。”

陈永福说：“两位老爷如此忠心，本镇自然也不甘落诸位之后。我无德无能，只因几个月前同大家一起打退了闯贼，朝廷将我由副将擢升总兵。本镇深荷国恩，无以图报。此次流贼来攻开封，正是本镇报效朝廷之时，纵然粉身碎骨，也无丝毫犹豫。何况本镇在开封驻兵数年，将士们家眷多在开封。开封存亡不仅是官绅百姓性命所系，也是本镇数千将士及他们的家眷存亡所系。我说这话别无他意，只是深望诸位官绅能同我的将士们和衷共济，齐心协力。”

官绅们都说：“请镇台大人放心。别处官兵与绅民不和，我们不管，这开封城中却是军民一心，风雨同舟，共济时艰。”

陈永福又说：“今日会议，本镇是奉抚台大人之命前来主持。如今既然各位都有一片忠心，本镇备有薄酒，与大家同饮起誓如何？”

大家都说：“遵命！”

随即由中军将领端来一大盆酒和二十几只碗，又提来一只白公鸡，当场将公鸡杀死，鸡血洒在酒中。陈永福先舀了一碗酒，对天发誓：

“我陈永福深受国恩，誓愿以死相报。今日守城，倘若爱惜性命，天诛地灭！”说完以后，将酒一饮而尽。

然后各个文武官员和士绅都喝了酒，说了大同小异的誓词。

二十五日，约莫四更过后，天上堆着浓云，好像要下雪的样子。

这时，有一千多义军，分为两支，一支由牛万才率领，等候在东城的城壕外面，一支由丁国宝率领，等候在北城的城壕外面。他们带着镢头、锤子、铁钎子，肃立不动。尽管风冷如刀，他们却忘了严寒，心情振奋而紧张，等待着约定的动手信号。过了一阵，只见远处射出一支火箭，这两支人马同时飞奔，过了城壕，随即把背负的门板举起来，遮住头顶，迅速向城根跑去。到了城根，他们先用铁锤将铁钎子打进砖缝，将每一块砖的上下左右都打遍，然后再用铁钎子往外撬。砖与砖几百年互相挤压，当年修筑时又用石灰抹缝，结成石头一般，十分难掘。

他们刚刚开始掘城，城上就拼命往下扔砖头和石头。有的落在门板上，有的直接落在人身上和头上，登时伤了许多人。与此同时，城上还抛下火药包和“万人敌” [2] 。最可怕的是“万人敌”，抛下之后，一炸开，就会死伤一片。

为了掩护掘城的部队，另有上万名义军将士站在城壕边上，向城头猛烈射箭。城上军民也向城外射箭。城上城下，喊杀震天。

城上军民对于义军的夜袭十分警惕。他们早就料到李闯王必来报仇。不久前南阳城破的消息传来，杀戮情形被夸张得很厉害。他们更加担心：万一闯王人马攻进城来，必会杀戮甚惨，妇女受辱，无人能够幸免。由于抱着这种心情来守护城墙，所以尽管守城的人不断被义军的箭射死射伤，他们还是不停地向城下投掷各种能够杀伤敌人的东西。

陈永福在二更时候，将南门守城的责任交给他的儿子、挂游击将军衔的陈德，自己移驻到铁塔旁边的上方寺。他不脱衣甲，坐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假寐；正要昏昏入睡，忽被呐喊声惊醒。他双目一睁，心中骂道：“他妈的，果然来了！”随即带着一群亲将、亲兵，迅速奔上城头。

陈永福先上了东城。他从城垛中间探头下望，“嗖”的一声，一支箭正好射中他头盔的上部，把盔缨射下城去。一个亲将将他的袖子扯了一下，说：“大人，小心！”他没有理会，亲自抓起一块砖头，砸了下去。正在这时，又一支箭从他头上飞过，射中了他背后一个守城的壮丁。这时黄澍跑来，对他说：

“军门大人，目前东城、北城，到处都在掘城。下官守的这一段，共有十五六处正在掘，不管如何抛掷砖、石、火药，贼兵就是不退。”

“不要惊慌，我自有办法。”陈永福说，随即吩咐亲将，“命人快去取柴，越多越好，棉被棉絮都要，油也挑几担来。”

这道命令一下，立刻有许多人跑下城去。在城下有许多专供守城军民睡觉用的窝铺。为着取暖和做饭，在窝铺旁堆放了许多干柴。这时，人们在紧急中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干柴纷纷运上城去，甚至把一些窝铺也拆了，将棉被、棉絮也抱上城头。又有人从上方寺取来了许多香油。陈永

福命令把干柴点着，扔下城去。于是，干柴纷纷点着，对着掘洞的人扔了下去。有的干柴不点就扔了下去，然后再扔下在油里浸过的着火的棉絮，将干柴很快点燃，烧了起来。不一会儿，从曹门到北门，十五里路的城根，处处大火，活像一条火龙。

陈永福又对一个亲将说："传本镇口谕：本镇现在城上，与守城军民共安危，望军民协力杀贼，有敢擅自下城者斩！"

这道口谕迅速地传遍城头。人们看见一条火龙在保护城根，都感到胆壮，士气振奋，于是，在喊杀声中夹杂着欢呼声、呼哨声、得意的谩骂声。

这时，李自成来到北城外边，立马在离城壕不到半里远的地方。刘宗敏从东城驰马赶来，同他立在一起。看见城上用火攻的办法杀伤义军，李自成心中十分激怒，恨不得立刻指挥大军用云梯爬城。但他很明白，对这样高而且又有这么多人守卫的城墙，云梯是无济于事的，只会徒然牺牲大批将士。

在北城外负责指挥的李过跑到他面前。他不等李过禀报，先问道："还得手么？"他的语调十分平静，好像他很有把握。

李过回答："各个洞都已挖进去二三尺深，只是将士们死伤很重。"

刘宗敏对李过说："补之，除非重伤，一个人不准退回，要死也死在城根。有擅自退回者，立即斩首！"

李过说："我已经传令了。"

李自成问："国宝呢？"

李过说："国宝已经挂了两处彩，我派人换他下来，他不肯，仍在城根指挥掘城。"

李自成点点头，表示赞许，随即望了刘宗敏一眼，问道："东城情况怎样？"

"有几个洞挖进去了。将士死伤很多，没有一个后退。"

"牛万才呢？"

"受了重伤，已经将他背下来；换了人去，又死了；如今又换上第三个人在指挥掘洞。"

李自成不再说话，带着吴汝义、李双喜和部分亲兵，策马奔到东城。他一边看将士们苦战掘城，一边倾听南城的动静。听了一阵，只听见有稀疏的炮声和呐喊声从南边传来，显然是曹操怕损伤自己的将士，没有用力牵制南城的守军。他没有流露出他的不满，表面上似乎专心在看东城

的苦战，心中却狠狠地骂道：

“妈的，终究是两条心啊！”

在掘城开始之前，宋献策已经到了东城。现在见闯王来了，他便策马来到闯王身边。

李自成问道：“献策，城上用火攻的办法杀伤我们许多将士，你看有没有什么破法？”

宋献策说：“我昨天下午已经猜到城内会用火攻办法对付掘城，派人在附近村庄找了五百把铁叉和桑叉，刚刚运到，如今正在派人分送各个掘城地方。他们有了铁叉和桑叉，就可以很容易地将木柴和棉絮掷到远处去。”

李自成又问：“我们的箭压不住守城官军，能不能沿城打炮试试？”

宋献策说：“如今洞只挖了两三尺深，还有大半将士不能进洞，打炮十分危险。炮打得高，越过城头，便没有效力；炮打得低，恰恰打上城头或城墙高处，崩下的砖头会打伤我们自己的将士；万一有几炮打得稍低，炮弹就会在城根落下，更增加我们的死伤，动摇掘城将士的士气。所以目前不是打炮的时候，必须等天明之后，掘城将士都进入洞中，那时就好办了。”

李自成说：“好！那时再用大炮向城上狠打！”

李自成知道曹操在南城并不卖力进攻，就命令李双喜驰赴繁塔寺，要曹操一定派一万精兵来城东北角大沙堆处听候刘宗敏的调遣。

天明以后，双方都看得很清楚，城上城下，互相打炮。在炮声中，守城军民和城外义军都不断死伤，但炮声不绝，愈打愈猛。

曹操不敢公然违抗李自成的军令，果然在天明前派他的亲信将领孙绳祖率领一万人马来到东北城角。刘宗敏将他们分为两支，五千人马去城东，五千人马去城北，参加攻城战。宗敏原来对于曹营夜间的表现十分气愤，这时在心中暗笑说：

“由不得你曹操圆滑，莫想高抄手坐山观虎斗！”

孙绳祖本人倒是一员猛将。他和他手下的将士，为要替曹操争面子，不管是参加掘城，参加炮战，或与城上对射，都很认真卖力，不避伤亡。这使刘宗敏十分满意，拍着孙绳祖的肩膀说：

“好！这才像个攻城的样子！”

二十六日这一天，有三十多处掘洞的工作都在艰难和不断死伤中继续进行。由于城根的义军有了铁叉和桑叉，可以随时把燃烧着的棉絮和柴火叉走，因此城上只能靠投掷砖、石、火药包和“万人敌”给义军造成伤亡，而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以阻止义军掘洞。义军极为勇敢，不管多么危险，他们都奋不顾身地掘啊，掘啊，向纵深挖掘。

在曹门以北，接近转角的地方，已经掘了一个大洞。虽然死伤十分惨重，但毕竟是最成功的。二十六日下午，在几尺宽的洞口中已经向左右掘了两丈多宽，向里边掘了一丈多深，又向上掘了一人多高。从洞中刨出的碎砖和土块，与死尸一起，堆在洞口的左右两边，也有一人多高，像两座小山一样。

整个下午，从宋门到北门，长达十五里的城墙上，硝烟一阵阵腾起，又慢慢散去，经过多次的硝烟腾起和散去，黄昏渐渐来了。野外流动着灰暗的暮霭。陈永福这时站在城垛背后，看见义军又从远处向城边运来新的大炮，少说也有十几尊。他传令城上的官兵和丁壮，一半留在城上，一半赶快去窝铺休息，但不许远离。他自己也随即下城，回到上方寺，召集亲信将领、幕僚和守城官绅，秘密商议。会开得不长。会后，各自去准备明日的大战和苦战。那些文官和士绅，在离开的时候，一个个面带沉重之色。大家担心：开封的命运也许就决定在明天了。

当陈永福在上方寺召集会议的时候，李自成同宋献策来到开封城外，巡视了几个要紧的地方。晚饭以后，在应城郡王花园的老营中召开军事会议，曹操和吉珪也到了。会议开得很久，把明日攻城的事商量妥帖，又商量了进城的事。散会后，李自成留下宋献策，问他明日究竟能否将开封攻破。当日是丁卯日。宋献策掐着指头，小声喃喃自语，推算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答说：

“明日辰时猛攻，巳时破城。”

“巳时果能破城么？”

“虽然推算明日巳时可以破城，但卦理从易，易者变也，常常会有变化。倘若明日不能破城，那就要等到明年正月中旬才能攻破。”

李自成不再多问，打了一个哈欠，送走宋献策，和衣就寝。

次日，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七日，黎明时候，大军开始行动。义军用许多大炮猛轰城墙，将士呐喊，实际是迷惑官军，并没有真攻。

在曹门北边的大洞中，义军在黎明时已经退了出来。退出时，装了两万斤的火药，安下了引线。辰时整，将引线点着；不久，只听得震天动地一声巨响，火药爆炸了。趁着火药爆炸，大约有十五尊大炮，同时对准大洞崩塌的地方猛轰。大洞上面的城墙本已崩溃了一部分，在猛烈的炮火中又一块一块地塌下来，形成了一个缺口。

快交巳时，忽然间，所有的大炮都停止再向缺口轰击，只向缺口两边打去。刘宗敏将红旗一挥，郝摇旗和袁宗第率领的两支步兵便直向缺口冲去，准备占领城墙。随即，刘芳亮的骑兵也来到干涸的城壕岸上，准备一旦步兵占领城墙，骑兵就越过城壕，从缺口冲进城去。

这时，守城军民在缺口两边，相隔数丈，都被大炮打得无法抬起头来。

陈永福大声呼叫："我陈永福就死在这里，大家赶快杀贼！"

他率领亲兵和家丁，亲自向攻城的义军射箭和燃放火器。突然有一杆火铳炸裂，火器手的手和脸被炸伤，引起一阵自乱，火器停止再放。但是陈永福的亲兵和家丁都是优秀射手。一阵箭射下缺口，十分凶猛，使攻近缺口的义军纷纷死伤。

别的守城军民看见总兵官这样不顾性命危险，也都勇气倍增，刚才几乎要崩溃的士气被重新挽回。有的人向缺口扔下砖头，有的人扔下火药包，更多的人向缺口下边放箭。第一批已经攻上来的义军，纷纷死伤，滚了下去。随即第二批上来，又纷纷死伤，滚了下去。忽然间呐喊声、战鼓声震天动地。原来是郝摇旗发了性子，挥着宝剑，杂在第三批将士中间，向缺口攻去。就在这时，陈永福又带头探出身子，与官兵们一起猛烈射箭。郝摇旗的身上和腿上都中了箭，倒了下去。左右的人也纷纷倒下。这一次攻势又被打退。幸而袁宗第接着攻上来，把郝摇旗救走。

刘宗敏看见几次进攻都被击退，遂挥动蓝旗，锣声一响，进攻暂时停止。随即他吩咐张鼐把大炮掉转头来，重新向缺口猛烈打炮。

趁着一颗炮弹刚刚在附近炸开，第二颗炮弹还未发出，满面硝烟和尘土的陈永福双目闪光，从躲避的地方爬起来，弯着腰跑到城上一个安置大炮的墩台上，又偷偷从侧面看了缺口的地势，用已经半嘶哑的声音吩咐火器手：速向缺口处暗暗地移动炮口，瞄准缺口外边。同时，他又命火铳手将火铳也向着那里瞄准。

正在这时，巡抚的一个随从爬到城上，告诉他，巡抚大人要上城督战。陈永福赶快说："千万劝阻抚台大人，不要上城，请抚台大人就在城下督战。有我陈某活着，贼兵决难进城！"巡抚的那个随从听了这话，赶快下城。

高名衡本来要上城督战，听随从回来一说，又被众官员一劝，就暂时来到离城很近的铁塔下边。他已经作好准备：如果城破，他就进入上方寺，在墙上题几句话，然后自尽。他不肯离开城下，心中想道："不能离开这里，一离开便会动摇了守城的军心、民心。"有时炮弹发着隆隆响声从城头飞过，落到铁塔北面，距他不过二十丈远；而他坐的地方因为有城墙掩护，反而平安。

李自成和刘宗敏、宋献策下马立在城壕外一里处的一个大沙丘旁边，观看攻城。突然，城上也打来一颗炮弹。刘宗敏看见城上火光一闪，赶快

把李自成向土丘后边猛地一推，宋献策跟着把腰一猫，炮弹隆隆地从头上飞了过去。

转眼之间，张鼐们的炮声又停止了。袁宗第督率步兵，成群结队，向缺口冲去。到处是呐喊声和呼叫声，战鼓也猛烈地响了起来。许多人一面冲一面喊着：

“攻进去啦！攻进去啦！灌呀！灌呀！”

眼看着步兵冲上了缺口，刘芳亮的骑兵也作好了向缺口冲去的准备。人人都以为缺口要夺到手了。李自成连声说：

“好，好！快了，快了！”

忽然间，城上的炮声响了，一片硝烟腾起。那些快要爬进缺口的义军将士纷纷倒下，继续爬上去的也被炮弹打中，死的伤的一个压着一个。还有人继续向缺口冲去，但终于又被炮弹和火铳打中，滚落下来。这样冲了好几次，都未成功。李自成因将士死伤惨重，攻不进去，已有收兵之心，向宋献策问道：“收兵如何？”

宋献策也看出来城上有陈永福亲自督战，防守坚固，今天义军锐气已挫，不可能攻进城去，但是他没有立即回答，抬头仰望天空。李自成知道他是在望气，也跟着仰望天空。这时日色惨淡，城头上硝烟弥漫，但硝烟上有一片浮云受到炮火影响，微带赤色，而天空高处却有一缕薄云，十分洁白，慢慢向南移动。宋献策先从高空观望，随后又望低空云气，脸色严肃，默默点头，若有会心。闯王问道：“云气如何？”

“书上 [3] 说：‘霄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守城军民已经胆寒，本来可以攻进城去，但遇到陈永福是一员悍将，力挽败局，致我军死伤甚众，不能攻进城去。”他指着离城头不远的一片浮云，接着说，“请大元帅看，那一块罩在城头的云彩，正如书上所说：‘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天象如此，且巳时已过，可以收兵，等十天以后破城。”

李自成看不清近城的一片浮云是否上仰，也不暇细看，对刘宗敏说：

“捷轩，收兵吧，不必再攻了。”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大沙丘背后跳上乌龙驹，向东边大堤外集中受伤将士的一座村庄驰去。

在这一次攻城战中，义军损失惨重，单在主攻的大洞外边就死伤了三四百人。刘芳亮的骑兵没有用上，却也被城头的炮火打中了二十来个人。

当天晚上，李自成召集一些重要将领和宋献策等秘密商议，决定下一次进攻的办法和时间。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说：

“我们的将士如此奋不顾身，开封必会攻破。倘若不将开封攻破，我绝不甘心！

[1] 矿兵——伏牛山中挖煤窑的人从军，称为矿兵。

[2] “万人敌”——一种用泥土作外壳、内装火药和铁屑的土炸弹。

[3] 书上——指《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霄云”在《史记》中作“稍云”，《汉书》中作“捎云”，都是借字。

第二章

经过二十六日夜间到二十七日上午的激战，攻城暂时缓和下来。

李自成的计划受了挫折，损伤相当严重，但他是下定决心要将城攻下的，所以仍在积极地准备下一次攻城恶战。

官军方面，兵丁和百姓死伤也很多。他们不抱任何侥幸思想，日夜准备着应付下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城墙炸开的缺口已经在二十七日下午和夜间用土袋堵好。

义军仍在掘洞，但比较缓慢。原来掘洞的多为矿兵，现在换上来的生力军对工作不像矿兵那么熟练。守城军民不时地向下边投去燃烧的干柴。但这办法已经没有作用了，义军已经深深地藏在洞中。

守城军民在城根里侧，对着每一个正在掘洞的地方平放下一口空缸。这种缸又叫作瓮，瓮口朝外，经常有一个人去听一听。只要义军开始掘洞，就会从瓮口传出声音，掘深掘浅都能从声音辨别出来。

崇祯十五年元旦，开封城内除守城不能离开的以外，文官七品以上都来到巡抚衙门。武将来得较少，但陈永福和河南都指挥使都到了。他们在鼓乐声中进入大堂，由赞礼官赞唱，向供奉在中间的皇帝牌位行五拜三叩头礼，然后由高名衡跪着朗读贺正旦的表文。表文前面是几个领衔的封疆大吏的名字，后面是正文：

兹遇正旦，三阳开泰 [1] ，万物咸新。恭维我皇上神文圣武，勤政爱民……

刚刚念到这里，忽然从北城和东城方面传过来连续炮声，有的炮弹显然是从城外飞入城内，隆隆声响得震耳。高名衡不由得停一停，然后继续念下去，无非是老一套歌功颂德、“再见中兴”的话。好在这颂词只有十几句，很快就在鼓乐声和炮声中结束了。

按照往年惯例，趁着这机会，大家要向巡抚拜年，然后稍进点心，再由巡抚和布、按二使率领，同去周王府贺年。但今天高名衡读完表文后，抢先向众官躬身作了一揖，说道：

“今日省城被围，情势吃紧。守城军民，露宿城上，浴血对敌。值此艰危时日，正要我辈竭忠尽虑，与军民同甘共苦，为皇上保此一座危城，保此数十万生灵。官场中拜年之事，今日全免了吧。”

大家默默相看，不敢说出异议。布政使梁炳事先知道高名衡的这个主张，附和说：“免了吧！免了吧！”

高名衡又说：“昨晚周王殿下命内臣来向学生传谕：省城危急，务望文武众官用心守城，不必进宫朝贺。既然殿下已有此谕，我们只好谨遵。请各位回去，各守职责，不可疏忽大意。”

众文武正在退出，忽然从东北城角又传来一阵密集的炮声，好像又开始攻城了。高名衡忙向院中问道：

“城上有何动静？”

随即一个巡捕快步进入大堂，在巡抚面前跪下，说：“禀大人：城上尚未来人禀报。不过百姓都在哄传，说今日李自成要再一次大举攻城，比二十六日那天还要猛，扬言今日非攻进城中不可。”

高名衡心头狂跳，但表面上仍竭力保持镇静。他转向陈永福徐徐问道：

“陈将军有所闻乎？”

陈永福说：“此是无根谣言，请抚台大人和各位大人不必听信……”

梁炳截住问道：“将军何以知是谣言？”

陈永福回答：“城内城外隔绝，消息不通，果真闯贼今日攻城，城内百姓如何晓得？何况前日闯贼攻城受挫之后，掘洞已经缓慢，昨天夜间也没有看见在城外调集更多的大炮，不像是要在今日大举攻城的模样。”

天明时候，北城外不远处有不少义军向一个沙丘方向运送木料。有的用牛车，有的用人抬。这沙丘离城壕只有一里多路，所以从城上看得十分清楚。那些木料都是柏树，有的柏枝还没有砍掉，分明是从各处坟园中砍伐来的。

大家正在观看，忽然有两名义军骑兵从沙丘附近飞驰而来，到了城壕外边，轮流向城上喊话：

“今日过年，互不相犯。倘若城上打炮，老子十倍奉还！”

他们声音高亢，带着陕北口音，喊叫几遍之后，勒转马头，扬鞭而去。

城上守军明白义军是要在沙丘那里修筑高的炮台。他们商量是否要向那里打炮。有人主张打，有人反对。正在争论不休，有个小伙子冒冒失失地点了一炮。只听轰隆一声，炮弹打了出去，一片硝烟腾起，但是炮口偏低，刚刚打过城壕，炮弹就落了下去。

这一炮打过之后，义军的大炮从不同方位纷纷打来，有不少城垛被打坏，一些守城军民中炮，有的当场死在城头，有的带了伤。有一颗炮弹越过城头，打进城内，落在上方寺西南的空场上，幸而没有伤人。义军打了一阵，又高声叫骂，问城上还敢不敢打炮。

城头上的人互相抱怨，说：“我们何苦惹是生非，今天大家在城头安安生生地过个年吧。”

火器营头目不敢勉强大家，只好点头。于是有三尊大炮，火药装了一半就不再装了；还有一尊大炮，火药虽然装满了，但没有撞实，就停了下来。

早饭以后，王燮从北门登城，一路巡视过来。快到转角地方，他看见义军正在搬运木料，准备修筑高的炮台，责问管火器的头目为什么不向城外打炮。众人不敢说实话，装作十分听话的样子，匆匆忙忙将引线点着。奇怪的是，连点三尊大炮，都没有响声，只听见“出——”了一阵，喷出硝烟。还有一尊大炮，虽有响声，也将城头震得一动，可是铁子打出去只有十几丈远，落在干城壕中。

王燮大怒，严厉地扫了管火器的头目和炮手们一眼，喝道：“拿绳子捆起来！”

一时间气氛紧张，人人失色，不敢作声，一起跪在他面前。随同王燮来的衙役头目一面大声嚷叫“拿绳子”，一面向衙役们使眼色，又向众炮手使眼色，要他们不要惊慌。他在王燮面前跪下一条腿，说：

“请老爷息怒，说不定我们的炮被邪气魇了。”

王燮也失悔自己不该此时暴怒，厉声问道：“是不是被魇了？快说！”

火器营头目吞吞吐吐地说："老爷不提醒，小人一时想不起来，果然我们这几尊炮都被邪气魇了。天色麻麻亮时，小人看见贼兵押了十来个妇女，来到城壕外约二三百步远处，脱光裤子，对着城上叫骂。打这以后，我们的炮就打不响了。"

一个炮手接着说道："宋献策善于奇门遁甲，这准是用的阴门阵。"

王燮问："什么叫阴门阵？"

炮手答道："这炮可是神物，要是有妇女脱光裤子对着炮口站一阵，这炮就点不着了；纵然点着也不会响了，炮弹也打不出去。"

王燮半信半疑，他正想借楼梯下台，又问道："如何破法？"

火器营头目胆大起来，说道："回禀老爷，这阴门阵破之不难，只用阳门阵就可破它。"

"何谓阳门阵？"

"找几个和尚，拉到城头上来，将他们衣服裤子脱光，对着城外照样骂一顿，我们的炮就可打响，这叫作以阳克阴。"

"有这个办法么？"

"自来都听说用这个办法可以破阴门阵，我们不妨试一试。"

王燮又问："哪里有和尚？"

众人答道："上方寺就有和尚。"

王燮想到上方寺的方丈跟他来往颇密，怎么好去抓他庙里的和尚呢？衙役头目看他低头不语，明白他的心思，马上说道：

"请老爷放心，这事交小人去办。"

王燮沉吟说："上方寺长老是一位高僧，在官绅中颇有脸面，不可对他无礼。"

衙役头目笑着说："何用上方寺长老出来，连稍有头面的和尚也不需要。寺中有好多粗使和尚，有挑水的、磨面的、打杂活的、做豆腐的、种菜的，随便拉十个八个来就够了。有头面的和尚一个不敢惊动。"

王燮点头说："快去找来。"

当下衙役头目带着几个衙役，加上守城兵丁，下城飞奔而去。到了上方寺，他们没有进入后院，就在大门口和前院捉到十来个做粗活的和尚，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说"县太爷找你们上城有事"，就推推拉拉地往城上

带去。和尚们莫名其妙，但不敢反抗。

十来个和尚被拉到城上以后，果然看见知县老爷在城头站着，就赶快躬身，双手合十，问有什么吩咐。有一个和尚说：

“我是挑水的。老爷叫我念经，我可不会。”

王燮说：“你们听他们吩咐。他们叫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做完马上放你们回去。”

这时旁边的炮手和衙役们一起嚷起来：“快脱衣服！快脱裤子！”

于是不容分说，大家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和尚们的袈裟解开，脱了下去，然后又叫他们自己脱里边的衣服和裤子。和尚们不断地双手合十作揖，说道天气太冷，会冻坏的。但那些衙役兵丁根本不听，一面骂一面威胁：

“快脱裤子，脱光再说！”

有几个和尚觉得不好意思，抵死不肯。有一个兵丁上去就要动手打人，被别人劝住。和尚们害怕，只好都把下身脱得精光，在冷风中冻得上牙磕着下牙。这时兵丁们又过来把他们推到城头缺口处，命他们面朝城外，对着义军叫骂。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和尚们本来已经冻得浑身打战，哪里还叫得出来？嘴巴一张，舌头就硬了，勉强叫骂了几声，引得周围一阵哄然大笑。大家帮他们向城外叫骂，骂得十分肮脏，然后一边对他们取笑，一边叫他们赶快穿衣服。穿好以后，一个个脸都青了，嘴唇乌紫，哆嗦得不能说话，还有人连连咳嗽，清鼻涕流出很长。

衙役头目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的事完了，赶快回去吧，好好烤一烤火，烧点姜茶喝下去，免得真的冻病了。”

和尚们觉得自己被耍了一顿，又气愤又羞愧，踉跄地下城而去。

当和尚们在城上叫骂时，城外的义军忽然望见了，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就笑了起来。有人来到城壕附近，张弓搭箭，高声骂道：“我们都是男子汉，你们这样出丑，真是不要脸的秃驴！”然而和尚们的事情已经完了，走了。

王燮向炮手们问道：“现在放炮如何？”

火器营头目赶快回答说：“回老爷，现在我们用阳门阵破了敌人的阴门阵，大炮准能放响了。”

他一声吩咐，炮手们赶紧装药装弹，把药装得满满的，撞得很结实，点了几炮，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炮弹射得很远。

衙役头目在一旁凑趣说：“我就知道阴门阵非阳门阵破不行，要不，我们

的炮还是打不响的。”

王燮心中明白这些人都在捣鬼，可是他不好拆穿，只得点头说：

“你们做得好，做得好，要不断向流贼打炮，不能让他们把炮台修好。”

说了以后，他又巡视了一段城墙，赶快下城，骑马去向巡抚禀报城上情况。

城外义军见城上打来几炮，起初还不怎么理会；后来见炮弹打得很远，直向沙丘打来，一个头目便将小旗一挥，登时十几尊大炮连续向城上打去，使城上大炮不敢再放。

昨天是年三十，李自成叫高一功亲自给曹操送去五千两纹银，供他新年犒赏将士之用。另外因孙绳祖一营人在二十六日到二十七日的攻城战中出了力，有不少伤亡，特别另赏一千两银子。今天大清早，罗汝才率手下文武数十人，来应城郡王花园给大元帅拜年。自成留下罗汝才和吉珪吃早饭。

饭后，李自成、曹操率领一大群文武大员一起来城边察看，在东城看了一阵，又转往北城察看。然后罗汝才、吉珪回繁塔寺去。李自成等回到应城郡王花园。坐下以后，李自成向大家望了望，一边烤火，一边问道：

“你们是否想出好的主意？”

大家都望着宋献策，等候他先开口。宋献策好像曾经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地说道：

“围攻开封之战，只可速胜，不可久屯坚城之下。这是因为，开封有人口数十万，十分富裕。即使围上一月两月，人力物力仍然充足，反而使我们师老兵疲。何况开封是省会，又是周王藩封之地，朝廷必然要派救兵来。我们必须在救兵到来之前速战取胜，不可拖延过久。”

自成问道：“下次攻城应在什么时候？前两天军师曾说，二十七日如不能破城，就要等待中旬了，难道非到中旬才能破城么？”

宋献策说：“按卦理，中旬破城比较有指望。但事在人为，倘在最近几天攻破开封，也不是全无可能。打仗的事情瞬息万变，总要时时刻刻存着胜利的念头，才好下定决心。”

刘宗敏问道：“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早日破城？”

宋献策说：“目前我军已经掘了三十多个地洞。我的意思是今日让弟兄们

休息一天，从明日起继续加紧掘城。等到城洞全部掘好，运进火药，同时放迸，使守城军民顾东不能顾西，处处防守，处处慌乱。我们事先把兵力准备好，只要有两三处城墙轰塌，火器营众炮齐放，步兵拼死夺占缺口，就容易攻进城去。”

刘宗敏接着说：“陈永福是个强敌，现在他专力守曹门至北门一段。要迅速攻破开封，必须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将陈永福调离北门。”

李自成问道：“如何用调虎离山之计？”

刘宗敏说：“请大元帅严令曹营先从南面进攻，不惜死伤，将陈永福逼得去救南城。”

牛金星说：“南城城壕有水，城墙又高，恐怕陈永福不会害怕南城有失。”

刘宗敏说：“只要曹营肯出力，事情就好办。如今冬季水枯，又有厚冰，将士攻城，可以踏冰而过。或者还有一个办法，让每一个将士背一个土袋，两千将士就有两千个土袋，在城壕中可以垫出三四条大路，不怕城壕挡住攻城。”

这时，从曹门到北门，传来稀疏的炮声。忽然，随着一阵西南风，又传来锣、鼓、铙、钹、胡琴和梆子的声音，隐隐约约还可听到人们的喝彩声和哗笑声。大家感到奇怪。李自成唤了一个亲兵进来，问道：

“什么地方在唱戏？”

亲兵回答说：“从宋门到南门，城头上有几个地方都在唱戏。曹营将士站在城壕边上看戏，看入了迷。城上城下互不放箭，也不打炮，谁也不伤害谁。城上唱得多是酸戏 [2] ，逗得曹营将士们常常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声叫好。”

李自成听了以后，挥手使亲兵退出，对大家苦笑一下说：“竟有这样打仗的！一边炮火连天，互相杀伤；一边敌我同欢，共度佳节！”

宋献策笑着摇头说：“我平日留心古今战史，还没有在书上见过像今日这样打仗的！”

刘宗敏接着说：“说不定曹操也会立马城下看戏，叫几声好哩。”

李自成说：“我昨夜也反复想过，命曹营从南边攻城以牵制守军兵力，是一个好办法，但此计万不可行。”

刘宗敏问：“为什么万不可行？”

李自成皱着眉头，沉默一阵，徐徐说道：

“曹操虽然奉我为主，可是并不愿为我出力。我们要睁只眼合只眼，不可逼他过紧。如今天下未定，曹操举足轻重；如果逼他太紧，他或则投降朝廷，或则离我们而去，重新与敬轩合伙，都于我们大大不利。听说敬轩不久前用计攻破了庐州府，声势大振。曹操一天在此，不管怎么说，都比离开我们好得多。纵然他不卖力打仗，朝廷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好比我们平添了十万人马。倘若他一旦离开我们，不是给朝廷添了力量，就是给敬轩长了声势。因此我昨夜想来想去，宁肯曹操不卖力气，也不能逼他过紧，化友为敌。”

宋献策说：“大元帅所虑甚深。对曹操，既不能不用他，也不能当成一般部将来用。逼得过紧，他会另谋出路。只有不逼他，让他自己卖力，方才稳妥。”

刘宗敏说：“不逼他，他能卖力？”

宋献策说：“让他不惜死伤，猛攻南城，那是办不到的。不过我想，下次攻城，请他多出一二万精兵，倒不为难。”

李自成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打算，下次攻城可以请他多出一二万人马。今日曹操已经率领他手下文武前来给我拜年，我不能亲自回拜；请捷轩、献策现在就到繁塔寺曹操老营去，代我和闯营文武给大将军拜年，顺便看看曹营情形。攻城出兵之事，倘若方便，你们也不妨先同他当面谈谈。”

刘宗敏和宋献策走出花园，同亲兵们骑上马，向繁塔寺奔去。

牛金星仍留在火盆旁边，向闯王问道：“大元帅整年辛苦，今日新春佳节，夫人又不在此地，打算如何消遣？”

李自成说：“我已经打算好啦，午后听你讲《通鉴》一段，便是最好消遣。”

牛金星说：“我已料到，果然不错。此大元帅之所以非他人可比也！”说罢哈哈大笑。

牛金星的笑声刚刚停止，李双喜匆匆进来，向李自成小声说道：

“禀父帅，刚才我去给二虎叔拜年，恰巧他那里出了事。他正在暗中部署兵力，叫我回来向父帅禀明。”

闯王一惊，问：“出了什么事……”

“有人告密，那新降的两千多官军正在密谋哗变。”

“什么人告的密？”

“降兵中有人告密。”

“你二虎叔如何处置？”

“他马上就要来向父帅亲自禀报。”

闯王向牛金星说：“三天前我军攻城不克，这两千多该死的畜生就认为我军受挫，起了哗变的心……”

一阵马蹄声向老营奔来。双喜说：“一定是二虎叔来了！”随即迎了出去。

午饭以后，李自成听牛金星讲《通鉴》。他命高一功、李过、双喜都来听讲。今天讲的是第一百九十三卷中唐太宗与房玄龄、萧瑀 [3] 评论“隋文帝何如主也”这一节。因为李自成在前代帝王中最佩服唐太宗，所以牛金星就选了这一段讲给他听。

按照往日惯例，牛金星将整节文字串讲一遍，稍作发挥，然后进行讨论。所谓讨论，就是由闯王说出他自己的评论，往往联系到当前和今后的一些问题；旁听的人们也可随时插言，互相议论。今天他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吴汝义匆匆走了进来。闯王见他分明有急事模样，便停下自己的议论，问道：“子宜，有事么？”

吴汝义说：“投降官军密谋哗变的事，我同二虎已经遵照大元帅的意思办了，只杀了有牵连的三十多个人，然后把全部降兵分散编入各营效力……”

李自成看出他还有别的事，没等他说完，就问道：

“没有别的事儿？”

吴汝义接着说：“刚才得到细作禀报，左良玉率领十多万人马来救开封……”

李自成赶快问：“可靠么？”

“消息看来很可靠，已经派人继续打探。”

李自成又问：“左良玉不是在麻城和商城一带对革、左四营和老回回作战么？”

吴汝义说：“据细作禀报，他接到崇祯的火急手谕，命他火速来救开封。他不敢怠慢，立刻把人马整顿一下，就往开封而来。”

高一功问：“现在到达何处？”

吴汝义说："据说已经到了光州以北，可是我们的探马又走了三天路程，所以实际上恐怕已经过了光州，至少有一二百里。"

李自成望着牛金星说："原来料定朝廷必要救开封，可是没料到左良玉竟会来得这样快。"

高一功说："对左良玉不可轻视。他这几年总在同敬轩作战，敬轩不是他的对手。他的人马众多，也较精锐。我们必须全力对付。"

李自成点点头说："自从他受封为平贼将军，已经不是原来总兵官的地位了。如今他可以更多地按自己的意思作战。此人行伍出身，颇有阅历，有勇有谋，善于笼络将士。我们不怕他来，但也不可轻敌。目前必须赶快攻破开封，然后专力对老左作战。打败了老左，在中原就不会再有劲敌啦。"

李过说："对付老左，现在就需要着手准备。"

牛金星说："依我愚见，目前就抽出一支精兵，开赴陈留附近，或陈留与通许之间，以逸待劳，使左军不能直达开封城外。这样我们才能够放心攻城。"

李过又说："要立即派人到临颍去，通知夫人和红娘子，火速将临颍的人马撤来开封。"

李自成点点头，略微想了片刻，说道："补之，这到通许和陈留的事交给你了。今晚我从攻城人马中抽出一万五千人，至少要抽出一万二千人，让你带去。曹营的孙绳祖，也让他带一万人马随你前去，受你节制。明天白天准备一天，夜间暗暗启程，不要惊动各营将士。到了陈留、通许之间，你们要占好地势，深沟高垒。左军来到，只可死守，不可出战。只要能够拖延十天八天，使他不能直到开封城外，你们的事就算成了。"

他转过头又吩咐吴汝义："你派人火速往临颍去，传我的话，命临颍人马火速回来，一切粮食军资，不许抛掉。"

吴汝义说声"遵命"，退了出去。

牛金星问道："我们精兵抽掉一万多，孙绳祖的人马也被派去，攻城兵力岂不单薄了么？"

李自成说："这个，须得你去走一趟。你去把这情况向曹操说明，也把调动孙绳祖跟补之一起去防备左军的事告诉他，请他另外派两万或一万五千精兵参加攻城。今天夜间请他来这里商议重大军事。"

牛金星说："好，我现在就去。献策、捷轩还没有回来，可以一起在那里同大将军谈一谈。"

牛金星离开应城郡王花园，上马而去。

李自成带着双喜和亲兵们前往火药厂去。在路上，他心中问道：

“十天之内能够攻破开封么？”

[1] 三阳开泰——旧时祝贺一年开始的吉祥语。泰是《易经》的一个卦名。据说正月是泰卦，乾下坤上，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

[2] 酸戏——淫戏。

[3] 当时房玄龄是左仆射，萧瑀为御史大夫。

第三章

到了正月初二，李自成新修的几座炮台已经完成。这些炮台长约十几丈，宽约五丈，高约三丈。因为架在土丘上边，连土丘加炮台，高过城墙很多。城上守军见了，赶快也在城上架起高三丈的炮台，用大木料架成，比义军的炮台又高出很多。城上的高台搭成以后，立即同义军进行炮战。义军的炮台虽然用比较坚固的柏木搭成，又压上沙袋，但毕竟受不了大炮的轰击，还没有发挥威力，就被打毁，死伤了不少人。同时城上的高炮台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了。

又过了两天，正月初四，漫天大雪。巡抚高名衡冒雪来到臬台衙门，随后又有许多官员、绅士乘着暖轿陆续来到。陈永福要显出武将风范，不肯乘轿，骑着战马。随从他的武官和亲兵也都骑着战马，在风雪中蜂拥而来。

自从李自成攻城以来，巡按任浚比较有勇有谋，敢于任事，所以今日这会就在巡按衙门召开。任浚仍请高名衡主持会议。高名衡前几天劳累过甚，又受了惊骇，加上风寒，咳嗽感冒，精神委顿。这时他竭力振作，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目前守城之事，十分吃紧。我们已经几次向朝廷飞奏，请求派兵援救，也给左昆山将军和保督杨大人发了十万火急的文书，然而现在各路救兵毫无消息。”说到这里，他忍不住连连咳嗽几声，向痰盂里吐了一口浓痰，轻轻摇摇头，然后接着说，“估计数日之内闯贼必将第二次大举攻城。开封存亡，是我们官绅的职责所在，断不能使朝廷封疆重镇失于我辈之手。为了上报朝廷，下救一城生灵，我们必须打退流贼。请诸位各抒高见，以便未雨绸缪，作好迎敌准备。”

陈永福说：“抚台大人说得很是，我们必须不惜肝脑涂地，保住开封。以敝镇看来，要鼓励民心士气，加强东、北二城的守御，眼下最吃紧的是……”

他的话没有说完，仆人打开帘子，王燮和黄澍走了进来，简单地向各位上官行了礼。高名衡命他们赶快坐下，随即问道：“你们二位巡视情况如何？”

黄澍欠身说道：“贼兵掘城甚急，共掘了三十六个洞，愈掘愈深。以下官看来，一二日内就会掘成大洞，到那时他们将火药运进洞中，轰塌城墙，事情就糟了。我们一定要火速想出办法，非破敌掘城之计不可。”

陈永福说：“我刚才正要同各位大人说到此事，绝不能让流贼掘城成功。”

王燮接着说：“军心民气，一定不能懈怠。开封能不能固守，要看军心民气是否能固。如今城上风雪很大，冷得刺骨，看来军民在私下已有怨言。”

任浚问道：“有何怨言？”

王燮说：“当然下官不会自己听到，可是卑职手下有人听到。如今在城上的都是贫家小户的丁壮；有身份的都住在城下的窝铺里边，只偶尔派人上城问一问，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所以城上百姓发出怨言，说他们在城上受风雪寒冻，做官的、有钱有势的却住在家中烤火取暖。这话流露了有些人心中的忿忿不平之气。据下官看来，如今巩固民心军心，更为吃紧，不知列位上宪钧意如何？”

任浚又问：“如何救此紧迫情势？”

王燮说道：“眼下最急迫的是赶快征集毡和被子两万条，送到城上，让东城和北城守城的人都有一条被子或羊毛毡披在身上，可以略御风雪。”

知府知道这事要落在他的身上，就说：“如今仓促之间……”

话还没有说完，黄澍望望坐在附近的一位绅士李光壂，对巡按和知府说道：“事在燃眉，非本城有声望士绅不能赶办出来。”

知府恍然明白，赶快向李光壂说道：“熙亮先生，此事须由你来想法了。”

任浚也说：“李总社 [1] ，此是急事，须烦足下设法。”

李光壂站起来说：“事关守城的军心民气，光壂自当尽力筹办，然而情势如此紧迫，倘若逐户寻找，缓不济急。如要立时办到，恳请抚台大人或巡按大人严饬总社立办。有了大人牌示，今日上午办妥不难。”

任浚赶快点头说："好，好，马上就给足下牌示！"随即唤来一个仆人，吩咐数语，仆人赶快退出。

高名衡向陈永福问道："陈将军，有何法破贼掘城？"

陈永福尚未回答，街上传过来一阵锣、鼓、唢呐、鞭炮之声，好像有什么吉庆之事。大家都觉诧异，侧耳倾听。陈永福好像不大关心街上喜事，说道："只要军心稳，民气固，纵然流贼掘城甚急，破敌不难。"

他这话是回答巡抚的，但巡抚没有认真去听，因为那锣、鼓、唢呐和鞭炮之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巡按衙门外边。任浚向外问道："街上何事如此热闹？"

一个仆人从外边奔跑进来。他是从街上奔来的，到了台阶上边，连连跺去脚上干雪，又拍去身上干雪，这才喘着气走进屋来，跪下说道：

"禀大人，外边有大大的好消息，许多绅民都在说，省城不要紧了。这真是意外的好消息！众绅民来报喜，已经到这儿来了！……"

任浚问："什么好消息？慢慢说，不要慌。"

仆人接着说道："原是今早南门修城挖土，没想到从土中挖出两尊大炮，还有一块很大的青砖，砖上刻了两句话。"

知府忙问："刻了两句什么话？"

仆人说："我亲自前去看了看，两句话刻的是：'造炮刘伯温，用在壬午春。'"

众人听了，皆大惊喜。一位绅士说："唉呀，刘青田 [2] 果然是未卜先知，能够预算几百年的事，如今可不正是壬午春么？唉呀，有这么神妙的事儿，可见得数由天定，开封断不会失守了！"

仆人接着说："守南门的高守备老爷，看见这两尊大炮和青砖，立刻约同众官绅，将两尊大炮抬放在牛车上，青砖也放在牛车上，用红绸包着，敲锣打鼓，前来报喜。他们已到了牌坊下边，马上就要进来叩见。"

高名衡立即吩咐："唤高守备速速进来。"

随即二堂外一声传呼，前院里、大堂外接着传呼，洪亮的声音一直传出大门：

"抚台大人传谕，请高守备进见！"

在众官绅兴高采烈的时候，李光壂心中有些疑惑。他偷偷瞟了陈永福一眼，看见陈永福拈着短须，面带微笑，这微笑好像是高兴，又好像是嘲笑。他不明白陈永福到底如何想法，只好随着众士绅恭敬地站起来，向

抚台、藩台、臬台贺喜，特别加了一句：

“此乃周王殿下洪福，也是合城官绅军民之福啊！”

守备高尚智匆匆进来，向巡抚跪下磕头。高名衡问他是如何掘出大炮的，他就把刚才那个仆人所说的经过重新禀报一番，接着说道：

“不仅南门掘出大炮，刚才听说西门内关帝庙的道士们也在神像后找到几担铁子，卑职已命人用牛车拉往北城。可见得不唯刘伯温助开封军民守城，关圣帝君也在此时显圣，恩赐铁子数担。”

大家越发高兴。高名衡拈着胡须，频频点头，对高尚智说：“你做得好！做得好！”他心中也有怀疑，觉得这事情未免太蹊跷了，但他不肯向下猜去，立即命令将大炮周游全城，使官绅百姓人人知道。

高尚智磕下头去，连声说道：“遵命，遵命。”又向藩、臬和各文武大员磕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退出。

这时巡按的虎头牌已由师爷们办好送来，上面写着简单的官衔，下面接着写道：

仰总社即刻取棉被毡条两万件，为守城兵民御寒。倘若迟误，定以军法从事！

下面是年、月、日，在年、月上盖了关防。李光壂双手捧着牌子，躬身退出。

高名衡正想接着同陈永福谈破敌之策，忽然巡抚衙门的刘巡捕躬身进来，向高名衡跪禀：

“禀大人，保定总督杨大人有蜡丸书送到！”

高名衡接过蜡丸，破开来取出字条，匆匆看了一眼，连声说好，随即向大家读出书中的话。有人激动得流出眼泪。有人哽咽得说不出话。有人说：

“这就好了！不过数日之内，救兵必可来到！”

高名衡向刘巡捕问道：“下书人何在？”

刘巡捕恭敬地答道：“下书人如今在巡抚衙门。我把他安置在那里休息，

赶快跑来向大人禀报。”

高名衡问道：“他是怎样来到开封的？”

刘巡捕说：“他绕道躲开了流贼的巡逻，一直绕到中牟县境，由城西二十里外，乘黄昏以后往西门悄悄走来，中途几次迷了路，幸而后来遇到一个百姓替他引路，才在天明时候到了西门附近。流贼平时对西门一带巡逻不严，加上昨夜天气寒冷，开始落雪，巡逻队更为稀少，所以他到了西门外边，就向城上呼喊。城上看他只有一人，把他系了上来。如今正在让他烤火，喝热酒取暖。”

高名衡又问：“你没有问他杨大人现在何处？”

刘巡捕说：“杨大人现在到了陈州，不日即从陈州北来。”

“有多少人马？”

“据下书人说，约有二三万人马，骑兵也有两千。”

“你好生款待下书人，多多赏赐他。也不必让他急赶回去，万一被流贼捉到，会泄露军机。就让他住在巡抚衙门等候，我今天还要传见问话。”

刘巡捕磕了个头，起身退出。

高名衡望着大家说：“杨制台仅有二三万人马，未免兵力单薄了。左平贼何以尚无消息？”

陈永福立刻说道：“请大人且不管救兵如何，应速将蜡丸书的消息向守城军民宣布，鼓舞士气。”

高名衡点点头，转向王燮，说：“王知县，这事情……”

王燮不等他说完，躬身回答：“如此重大消息，宜由抚台大人、藩台大人或臬台大人亲自登城宣布，更能振奋人心。”

因为高名衡身体不适，布政使又年老体弱，所以任浚赶快说道：

“请抚台大人不必操心，藩台大人也不必冒雪登城，由学生去向守城军民宣布吧。除学生登城宣布之外，还要出一告示，使全城官绅军民，咸知此事。”

陈永福说：“我同臬台大人一起登城吧。”

大家都表示赞同。任浚吩咐一位幕僚去起草安民告示，自己便去内宅更换衣服。高名衡乘机带着陈永福转入内间，小声问道：

“陈将军，贼兵在城下掘了三十六个洞，无法阻止。倘有一两处轰塌城

墙，则一城生灵不堪设想。将军有无御敌之策？”

陈永福说：“请大人不必担忧，敝镇已有御敌之策。今日需要挑选一两千敢死之士，作些准备，过了明日，与敌争夺地洞，使流贼无机会放进火药轰城。”

高名衡点头，又问：“你看，杨制台果能于数日之内来救开封？”

陈永福轻轻摇头，微微一笑，说：“大人，请恕敝镇直言。以目前情势看，纵然全城望救心切，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杨制台于数月前败于项城，畏贼如虎，实不敢前来相救。纵然前来，也无济于事，白给闯贼送份厚礼。我看他是被朝廷催逼太急，敷衍一下，必不敢真来相救。”

高名衡心中一凉，沉默片刻，又问：“平贼将军何以竟无消息？”

陈永福说：“大人，目前求人不如求己。只要军民上下齐心，不怕死伤，血战杀敌，省城必可保全。”

高名衡不再说话，几天来的望救心思被这位阅历较多的将军拿冷水浇灭了。

巡按已经换好衣服出来。高名衡和陈永福也走出里屋，随即向大家宣布：

“今日会商到此为止。”

任浚与陈永福在一群兵丁和奴仆的簇拥中前往曹门。

事先得到传知，守东城的文武官员和士绅都齐集曹门城楼等候。任浚与陈永福走进城楼。任浚面向西，立在正中，背靠神桌。陈永福在他右边并肩而立。任浚从袖中取出蜡丸书的小字条，激动得声音打颤地念道：

保督杨传知豫抚高及开封守城官绅共鉴：本督克日亲统大军驰援，望坚守勿懈，以待解围。

壬午元日

众官绅有的听清了，有的没有听清，纷纷请求重读一遍。任浚提高声音重读一遍。有人流泪，有人哽咽，有人说出感谢上苍的话。有人偷看陈永福，认为他的守城担子轻了，为他高兴。

陈永福望着大家，面带微笑，却无激动神情，眉宇间仍有忧郁神色。

任浚又向众官绅勉励数语，下城上轿，转往北门。

陈永福晚走片时，在曹门城楼向几位比较负责的守城官绅详细询问了今日义军掘城情况，然后下城，骑马回他的镇台衙门。

刚吃毕午饭，黄澍、王燮和李光壂同来求见。李光壂向他禀告，两万件毡、被已经办足，正在向城根运送。他们三位因义军今日掘城较快，十分焦急，特来商量如何破敌。

陈永福说："办法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不能坐等流贼用火药轰城，非夺占诸洞不能救此危城。"

王燮和黄澍同时问："如何夺洞？"

陈永福说出他的打算，王燮等一齐点头。陈永福将大手用力一挥，说道：

"事不宜迟。请诸君今日帮本镇准备，明日血战！"

今日是破五。

连日来李自成为攻城的事十分焦急。今天早晨起床之后，正想出外，高一功走了进来。他坐在火盆旁边，一面烤火，一面对闯王说道：

"大元帅，这次攻城，能够攻下就好；万一攻不下，不能长久在此屯兵。"

闯王点点头说："我明白，左良玉的人马正在往这里来，我们不能一边屯兵坚城之下，一边与左良玉对阵。"

高一功说："这只是一个方面。开封附近，一片黄沙平川，平常老百姓就靠着庄稼秆子烧火，没有木柴。如今我们几十万大军来到这里，把所有的树差不多都砍光了，老百姓的柴火垛也差不多烧完了，有些地方只好拆房子烧。眼下天气很冷，大军必须烤火，可现在不说做饭，光每天烤火的柴火也十分不易张罗，再过半个月，还不知怎么困难呢。"

李自成说："我们原指望十天八天就可以把城攻破，没料到开封如此坚固。二十六日那天，城墙已经炸了一个缺口，可是城内拼命抵抗。像这样双方不顾死伤地鏖战，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幸而我们军纪很严，士气很高，换了别家义军，经过二十六日那一战，军心士气就不能保持了。"

“可是将士们有时也有抱怨的话。”高一功说。

李自成心中暗暗吃惊，问道：“将士们有什么抱怨的话？”

“我们搭了几座炮台，又高又大，每座炮台都可容纳百把人。将士们搭炮台可不容易啊，附近几十里内的柏树都锯光了，运到开封城下也不容易。原指望攻城便利，不料城上也架起了炮台，我们的炮台一个一个被城上打毁，白白死伤了许多弟兄。所以弟兄们都抱怨军师计虑不周，离城这么近，怎么能搭炮台呢？”

李自成沉默片刻。对于宋献策建议在那里搭炮台，张鼐曾说过离城太近，别的将领也说不妥。但宋献策说：“我们的炮火猛，可以打得城上抬不起头来，如果城上打炮，我们就对准他打炮的地方，把他的炮台打毁。”没想到城上的炮也不少，而且打得很准，结果义军吃了大亏。李自成也看出来宋献策的许多想法并不是亲身经验的，但他不肯在别人面前露出对宋献策的不满，于是说道：

“这事情责任在我身上，是我嘱咐献策在那个地方搭炮台的。你要告诉将士们，不能抱怨军师半句话。什么事情都难免有差错，连诸葛亮还有失误的时候，何况别人。”

高一功明白李自成的苦心，没有再说话，站起来出去了。

约莫近午的时候，闯王同刘宗敏、宋献策带领少数亲兵，骑马来到曹门以北察看；看了几处以后，又来到北城外察看，然后退到城东北的一个村庄，进入刘宗敏的军帐中，一面烤火，一面商议。

李自成向刘、宋问道：“今日城头情形与往日不同，你们看清了么？”

刘宗敏说：“大清早我就到城边看了一趟，看见有人在城头扫雪，有人好像在堆土袋，将城垛的缺口堵实，这些地方正是我军在下面掘洞的地方，可是后来就没有动静了。我看，必是想破坏我军掘洞的事，到黄昏时就可以明白了。”

李自成将目光转向军师，等他说话。

宋献策说：“去年我们第一次攻开封，守城军民从城头挖洞，杀伤我洞中弟兄。如今必是仍用这个办法破我掘城。去年我军尚无火器，故敌人大白天在城上向下挖洞，并不怕我，如今他们白天不动，黄昏后用力挖，不到一夜工夫，即将与我军在城下所掘之洞相通。看来恶战将从明日黎明前开始。”

李自成也正是这么猜想。他问道：“献策，有何办法？”

宋献策说：“我军已经掘了三十余洞，敌人要想一个一个将我军逐出，岂是容易的事？只要我军手中能够保留一半地洞，继续掘大，一齐放进，

就可以将城墙炸开几处缺口。当然，如今守城军民人心尚固，决心死守，又有陈永福指挥，不可轻视。况且敌人在头上，我军在脚下，对我掘洞之兵十分不利。但我们一定要鼓励将士，寸步不让，洞存身存，洞亡身亡，有轻易离洞逃出者斩勿赦！”

刘宗敏接着说：“如今守城军民把城中大炮都运到宋门到北门这一段城上，好的弓弩手也都派在这里。我们白天向各洞增援很难，可等黄昏以后，再向各洞增援，送进干粮、开水，到那时传下严令：不许丢失一洞，丢洞者唯小头目是问！”

李自成点头，正要说话，忽见吴汝义策马来到，直到帐外，迅速下马，分明有紧急事儿。自成等他进帐，问道：

“子宜，有何急事？”

吴汝义说：“夫人差塘马前来飞报，左营前队人马离临颍已经很近，只有一天路程。留在临颍的粮食和彩号正在向开封撤退。她率领健妇营、童子军、临颍的义勇百姓守城，等粮食和彩号撤退完毕，她就离开临颍。”

自成惊问：“没有请我派骑兵前去迎接？”

吴汝义说：“没有。”

刘宗敏说：“她知道我们这里攻城不利，不肯说出要我们派人马接济的话。我们必须立刻派一支骑兵，星夜奔往临颍，将夫人接回，万万不可失误。”

李自成问：“捷轩，派谁去合宜？”

刘宗敏说：“派二虎去如何？他的心里窟眼儿多，不是个有勇无谋的人。”

李自成说：“好吧，命他将手下的一千二百骑兵全数带去，步兵留下攻城。”

当天夜间，李自成在行辕中得到禀报，果然从黄昏开始，守城军民从城头上向下挖洞很急。到了三更左右，进展更快。李自成立即骑马来到东城，将指挥掘洞的将领丁国宝叫来，详细问了情况，嘱咐他们作好争夺地洞的准备，然后回到行辕休息。

忽然，李过派飞骑前来禀报：谣传临颍发生战争，不知胜败，他已派李友率八百骑兵前往增援，保护高夫人从临颍撤退。

李自成听了这个消息，确实吃惊：如今临颍义军人马不多，而左良玉的目的，显然是要俘虏桂英和老营眷属并救出他的养女，所以人马轻装疾进，十分迅速。到底吉凶如何，李过所作的禀报并未说清。

他嘱咐吴汝义留在行辕，自己带着双喜又到了曹门北的城壕外边。在他看来，不管临颍多么吃紧，有高夫人率领健妇营和孩儿兵，还有少数亲兵在那里，二虎和李友又分头带了两千骑兵驰援，估计不会出大事。他必须把全副心思用在开封这边，力求早日破城。这时夜色昏黑，北风刺骨。他立马沙堆旁边，正对着心字楼 [3] 。田见秀也在那里。

“玉峰，有什么情况？”

“敌人从上边挖洞很急，不到天明就会挖透，从上边攻打我兵。”

“能不能保住地洞？”

“至少可以保住心字楼下的大洞。这个洞里面掘得很大，有两间房子那么大，已经进去了四五十人。”

李自成想起了丁国宝，问道：“国宝在哪里？”

“国宝亲自进入心字楼下的大洞里边。”

李自成沉思片刻。这时吴汝义又骑马找来，请他进田见秀的帐中，有要事密禀。李自成点点头，对田见秀说：

“现在北城掘洞的事交给白鸣鹤在指挥，东城掘洞的事全交国宝指挥，他不应当只在一个洞中。”

田见秀明白闯王还有一层不肯说出的意思，即不想使丁国宝过早阵亡，于是说道：

“我马上叫国宝出来，商议要事。”

李自成同吴汝义进入田见秀帐中。吴汝义向闯王小声禀报：今日黄昏，李过的游骑先后捉到两名细作，搜出两封密书，现已飞马送来。

闯王先看左良玉的蜡丸书，上面只说他“奉旨率大军驰援开封，约于本月十五日左右可到。望城中整备兵马，内外夹击，以奏朕功”。随即又看杨文岳的书信，那是藏在细作棉衣中的一张字条，内容是：

元月二日已与左帅在陈州会师，克日北来。左帅已派轻骑驰赴临颍，倘能俘获闯、曹两营眷属，则流贼军心必乱。彼如回师救临颍，则汴围自解。

李自成看完后，将两张字条放在烛上点着，烧毁，没有说话。吴汝义问：

“要不要往临颍再派一支人马？”

闯王略一停顿，说：“不用了。从今夜五更开始，三四天之内，攻开封之战将见分晓，精兵不能再分了。”

吴汝义先出帐篷。闯王若有所思。双喜小声问道：

“父帅，不派大军驰援，临颍不要紧么？”

闯王说：“左良玉正想分我兵力，我为什么要按照他的想法走棋？”

[1] 李总社——当时城内基层组织分为八十四坊，每坊成立一社。八十四社分属五门总社。李光墅是曹门左所总社社长，被称为李总社。

[2] 青田——明朝开国功臣刘基（伯温）是浙江青田人。

[3] 心字楼——“心”是星宿名称，叫作“心星”。开封城上，按照二十八宿建筑敌楼。

第四章

正月初七日早晨，争夺城洞的战斗开始了。

守城官绅特别害怕曹门北心字楼下的巨洞。黄澍和李光墅整夜都在城上鼓励军民，拼死将竖洞挖通，以便破坏城下的大洞。黎明时候，竖洞已经同大洞接通。竖洞是一层一层往下缩小的，最上层的直径有一丈开外，往下变成八尺，再往下变成六尺、四尺，到最下面与大洞接通的地方，直径只有一尺。这时竖洞就十分难挖了。义军在大洞里面抵抗很凶，准备了弓箭手，向上边放箭。后来城上用很长的把子装着铁锹，人站得远远的，从洞周围将土铲下去，终于使洞继续扩大，可以自由地跳下去人。由于这个地洞里边有几十个义军，城上人跳下去，还没有站稳脚步，就会被义军杀死。因此，尽管竖洞已经挖好，却没有人愿意下去送死。

大洞里面的义军头目王成章，原是豫西伏牛山中的挖矿人。他的副手尹黑牛，也是挖矿的煤黑子。去年二月第一次进攻开封时，他俩曾率领一群矿兵，在西门南边挖了一个大洞，后因遇着成排的大石磙，只得半途而废。现在，根据去年的经验，王成章事先就命三个弟兄拿着弓箭，站

成鏊子脚形[1]，随时向上射箭。

城上向下扔石头，但对义军威胁不大；用长枪往下戳，也戳不到什么人；于是开始扔火药包。王成章突然看见上边扔下一个包子，燃烧的引线在黑暗中发出一点红光，并发出哧哧的声音。他大叫一声："倒！"两三个弟兄迅速将撮箕里的碎土倒在火药包上，将引线压灭。然后王成章一个跳步，双手抓起火药包，扔出洞外。城上又同时扔下三个火药包。这次果然有一个包未被扑灭，突然火药燃烧，烧伤了两三个义军。王成章赶快想了新的主意。洞中本来有水桶，里边存着凉开水。这时他赶紧把水桶提在手里，当上边又投下三个火药包时，他发现有一根引线还在发光，立刻浇了一点水，火马上熄灭了。城上的人围在洞口议论，想弄清楚下边怎么会如此眼疾手快地把引线扑灭。王成章知道上面有人在偷窥。他命令将灯光完全吹熄，同时暗暗地左手拿一支鸟铳，将铳口对准洞口。右手拿着点燃的纸媒，藏在身后。当他感到时机正好时，突然很快点着引线。只见火门外红光一闪，从铳口冒出火光，照得头上的暗洞猛然一亮。只听上边惊叫："我的妈呀！"一个人头朝下从洞口栽了下来。下边的一个矿兵一弯腰将他拖到一边，用腰刀连剁两刀，一脚将死尸踢到洞外。这时天色已经微明，王成章吩咐弟兄们赶快掘洞，不要耽误。

刘宗敏来到心字楼附近，立在城壕外半里远的地方。丁国宝骑马从别处奔驰而来。刘宗敏急问他各处战况如何。他禀报说，从宋门到北门的全部地洞都在争夺，每个地洞上边都被敌人挖了竖洞，与地洞接通。

"心字楼下的地洞十分要紧，谁在里边指挥？"刘宗敏问。

"头目是王成章，副手是尹黑牛。"

刘宗敏点点头，有些放心了。"你派人去告诉王成章，今日白天不管敌人如何从城头猛攻，不能离开地洞一步！"想了一下，又说，"你速速派二十个弟兄去洞中增援。把受伤的弟兄们想办法抬回来，死了的暂时不管。"

丁国宝立刻派二十名矿兵站在城壕东岸。这时负责掩护掘洞的主将谷英也来了。他将手中的三角小红旗一挥，城外的弩手立刻向城上连续射箭，火铳也猛烈地向城上打去。趁着这股攻势，二十名矿兵越过城壕，向城洞奔去。心字楼上和附近城头，立刻乱箭射下，砖石乱飞。二十个人尚未奔到城根，已经倒下去三分之一。刘宗敏向张鼐看了一眼，命令说：

"把心字楼给我打塌！"

张鼐立刻退到左后方安设大炮的地方，亲自瞄准，亲自点炮。连点了两炮，把心字楼打塌了。楼中兵丁有许多受伤，也有被打死的。趁这个时候，增援的一小队人进入心字楼下的地洞。

这时李自成的一名亲兵来见刘宗敏，请他速去高一功帐中议事。刘宗敏点点头，走去沙丘后边上马，同时向两个亲兵吩咐：

“你们分头传谕，就说我有严令：将士们务要拼死保住各洞，准备今夜送进火药，明日五更一齐放迸，有失去地洞者斩！”

城上受了一点挫折，但没有泄气。官绅军民都知道地洞非争夺不可。一阵慌乱过后，黄澍同李光壂决心将一个“万人敌”从洞口投下去。原来他们曾担心这会使城墙受损太大。现在是万不得已，只得如此。他们从守城百姓中挑选了两个勇敢的人。黄澍亲自吩咐：

“你们一定要胆大心细。万一投得不准，‘万人敌’在洞口上边爆炸，我们这些人就要同归于尽。只要你们投得准，我会重重地赏你们！”

这两个人一个抱着“万人敌”，一个拿着火绳，蹲在最下层的洞边。拿火绳的把引线点着后，另一个人立刻对准洞口，将“万人敌”投了下去。

黄澍和许多人都露出了紧张和高兴的表情，等候着下边轰然一声，将大批敌人炸死炸伤。

但王成章昨天事先在地洞中挖了一些可以躲人的地方。他听见上面的响动和说话声，明白敌人要将“万人敌”投下来，不禁骂了一句：

“他妈的，要使用杀手锏了！”

他督促大家赶快躲起来，只留下他自己和尹黑牛。他将一大撮箕细土提在手中，聚精会神地等候。看见头顶的洞口一暗，他立刻将撮箕提高，右手托住了撮箕底部。“万人敌”“咚”的一声落了下来，向前滚动，引线上的一点火光，迅速燃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成章准确地将一撮箕细土倒了下去。几乎同时，尹黑牛扑过去，将仅剩二指长的引线拔掉。他们两个的动作是那么麻利，神情又是那么沉着，连躲在暗处的一些义军都看得呆了。等尹黑牛将“万人敌”抛出洞外，王成章抬头叫道：

“城上的好汉们听着：把你们的法宝都摔下来吧！老子们在等着呢。告诉你们的周王和巡抚，明天在城里同你们算账！”

昨夜三更以后，李自成接连得到两处军情急报，知道了左良玉的确实行踪：主力大约有十万人马，已经过了陈州向北来，看来第一步是要占领杞县，第二步再从杞县援救开封。另外，还有三千人马向西北直奔临颍，算作一支偏师，目的是要袭占临颍，夺取义军的家属和部分辎重。由于高夫人和重要将领的夫人都在临颍，他自己的养女也在临颍，所以这一支偏师虽然只有三千人，却都是他的精兵，骑兵也不少。前日高夫人已经从临颍向北撤退，临走时设下埋伏，又得到百姓帮助，消灭了左

军数百人。左军如今正在围攻临颍。

等刘宗敏赶到应城郡王花园高一功的军帐时，李自成已偕同牛、宋、李岩往繁塔寺找曹操议事去了。

高一功将紧急军情告诉了刘宗敏，并说大元帅决定再派去两万人驻扎陈留附近，李过移驻朱仙镇附近，两军互为犄角，对左军以逸待劳。

刚说到这里，吴汝义匆匆来到。高一功看见他的不平常神情，赶快问道：

“子宜，有什么紧急事情？”

吴汝义说：“总哨在此很好，我向你们二位禀报吧。刚刚从西安来了我们的一个坐探，向我禀报了西安的消息。”

刘宗敏忙问：“西安有什么重要消息？”

“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很快就要率领人马出关，来救开封。”

刘宗敏冷冷一笑：“子宜，这已经算不得重要消息了。汪乔年来河南，就同傅宗龙一样，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他送上门来，还免得我们去找他，岂不省事？”

吴汝义压低声音说：“还有一个消息，我先向你们二位禀明，是否就让大元帅知道，请你们二位斟酌。”

高一功问：“还有什么重大消息？子宜，快说！”

吴汝义向帐外望一望，低声说：“汪乔年奉崇祯密旨，下令米脂县边大绶这个昏官，将大元帅的祖坟全都掘了。”

高一功大吃一惊：“这事可真？”

“我们从西安来的坐探说得千真万确。此事在西安已经传得家喻户晓，有人在汪乔年的制台衙门看到塘报，确是将李家祖坟全都掘了，撒骨扬尘！”

刘宗敏将脚一跺，骂道：“他妈的，打仗打不过我们，却下此毒手！”

吴汝义说：“崇祯眼看着我们闯王要得天下，所以赶快挖了李家祖坟，泄了李家祖坟上的王气，斩断了龙脉，这样好保住他的江山不被李家夺走。”

高一功说：“你把坐探叫来，我亲自问个明白。”

吴汝义出去片刻，带进一个小商人模样的男子来。据他说，米脂知县边

大绶找到一个叫作艾昭的人，也是双泉堡附近人氏，叫他密访李家祖宗的葬地。可是哪是闯王父亲和祖父的坟，所有李家的人都宁死不说，连小孩都不肯说。边大绶亲自前去，也问不出来。一共掘了十六个坟墓，才算找到一个祖坟，据说是李家的世祖，掘了以后，把骨头乱扔地上。后来传说世祖坟里有一盏铁灯，灯光还没有熄灭，灯前一块木牌上写了一行字："此灯不灭，李氏长兴。"边大绶把灯吹灭了。又传说棺盖撬开后，看见尸体遍体长了长的黄毛，脑骨后有一小洞，有铜钱那么大，里边盘了一条小赤蛇，约有三四寸长，长着两只角，飞了出来，飞了一丈来高，向着日光吐着舌头，连吐几次，又落下来死了。边大绶腊干了小蛇，连头颅骨送到西安。汪乔年又派人秘密送往北京。别的坟中的骨头都被抛散，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撒上猪屎猪尿，再扔到各处。现在这事已经在西安哄传开来，人人皆知。

刘宗敏听了以后，恨恨地骂道："崇祯实在可恶，这个汪乔年也可恶万分。老子有朝一日抓到此人，必将他碎尸万段！"

高一功和刘宗敏都感到这消息实在严重。掘祖坟不仅是不共戴天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关乎一家一族的命运。如果李自成的祖坟中真点着一盏灯，还有一条小赤蛇，如今灯被吹灭了，赤蛇被弄死了，又被汪乔年送往北京，这龙脉岂不是斩断了？这想法他们不敢说出口来，但心里都感到可怕。高一功对西安来的坐探严厉地说：

"这件事你不能漏出一个字。漏出了，你休想活命！"

刘宗敏也说："汪乔年要出兵来河南的事，可以向闯王禀报。至于掘祖坟的事，你不许向闯王说出，更不许对别人漏出一个字。你漏出一个字，我总哨刘爷会剥了你的皮。你记清楚！"

吴汝义将坐探带了出去。

高一功望望刘宗敏。刘宗敏不想再多说，心里很沉重，随即说道：

"快拿东西来，我吃了以后，好去准备攻城的事。"

到了下午，夺取地洞仍然很不顺利，大家都担心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洞就会挖成。巡按御史任浚负责守曹门，心字楼正在他的防守地段之内，所以他特别害怕。现在他带着随从来到心字楼城墙里边，亲自侧着头将耳朵对准空瓮。他听见掘城的声音很急，而且显然有许多人在同时挖掘。那种沉闷的"咚、咚、咚"声音，一声声吓得他心惊胆战。

回到上方寺后，任浚命人将陈永福、黄澍和李光壂请了来，要大家赶快出谋献策。

陈永福胸有成竹地说："夺洞不难；夺了洞，守洞更不难。但有一条：需要悬出重赏。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样生死关头，谁不怕死？但有重赏，就会有人卖命。"

任浚说："赏钱我不心疼。现在官库里边还有钱，巡抚衙门、布政使衙门也有银子，何况开封府有钱的大户甚多，谁家不可出钱？倘若贼兵进城，玉石俱焚，有钱又有何用？只是光有重赏，没有善策，也是不行。"

陈永福说："只要大人说出一句话，事情就好办。"

任浚说："陈将军请放心，赏赐的事由我主持，也不须禀明巡抚。请将军赶快说出夺洞之计。"

陈永福先不说办法，却先说了左军北来的消息。这消息本来大家都知道，尚在半信半疑。现在据他看来，必是左良玉接到皇上严旨，不能不来。而左军北来的事，李自成必然也很清楚。所以李自成要赶在左军到来之前攻破开封，一二天之内情势最为危急。今日倘能将各个洞夺到手中，敌人要想破城就办不到了。说到这里，陈永福停了一停，神情变得严重，接着说：

"这是一场生死血战，胜负决于一二日内。我守城军民既有地利，又有人和，必能取胜。如今夺取地洞最为重要，最为重要。"

大家很少看到陈永福脸色如此严厉，口气如此果断。他们互相交换眼色，默默无言地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陈永福把声音放得很低，开始说出他的办法。任浚和黄澍等听了，都纷纷点头，说："好，这办法好！陈将军果然经验丰富！"

陈永福说："我的办法也是别处用过的，按台大人悬出重赏后，如有人揭榜，说不定还有更好的办法。"

任浚当即派一名官员到城上传谕：有能夺地洞者，赏银一千两。一时城上议论纷纷，都说一千两银子不算少，可是谁也不敢试一试，因为都晓得大洞中敌人很多，跳下去等于送死。大约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仍然没有人敢出头揭榜。任浚满心忧愁地问陈永福：

"陈将军，一千两银子不算少了，可是没有人鼓勇夺洞，如何是好？"

陈永福说："一千两银子在平时确实不能算少，但在今日不能算多。这是生死交关的事情，请大人不妨再出重赏。"

黄澍和李光壂都建议巡按加倍赏赐。黄澍说："一城安危要紧，银子究竟是身外之物。"李光壂也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暂时银子由巡按衙门拿出，马上就可从富商大户处收回。"

任浚考虑片刻，提起朱笔，写了一张手谕：“有夺此洞者，赏银二千两。”随即交给那个官员，让他再到城上传谕。

黄澍说：“如今光有大人钧谕恐未必济事，最好立刻派人到衙门中取二千两纹银，摆在城头，以示绝不食言。”

任浚立即命人骑马回到衙门，取来了二千两银子，连同他的牌谕都送到城头。

本来人们已经在纷纷商议，想出各种主意。等到第二次传谕和二千两银子送到城头以后，很快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走到牌子前，将任浚的手谕揭下，拿在手里，回头对大家说：

“我朱呈祥包下了！”

周围的人先是一惊，随即投来敬佩的目光。这一带守城的军民都知道这朱呈祥是陈永福手下的一个把总，从十八岁开始当兵，很有阅历。

朱呈祥不在城上多耽误，就带着揭下的巡按手谕大步流星地走下城去。来到上方寺后，他向任浚、陈永福跪下说：

“卑职愿意夺取心字楼下大洞，已将巡按大人钧谕揭下。”

任浚还未说话，陈永福先问道：“你用什么办法夺洞？”

朱呈祥说出他的办法后，陈永福笑着点头说：“正合我意。你一定能够夺洞成功。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我立刻吩咐人帮你准备。你打算挑选多少人随你下洞？”

朱呈祥说：“太多也用不着，请军门大人给我一百个精壮弟兄。有五十个下去就行了，另外五十个准备好，随时需要，随时下去。占据大洞之后，贼兵必来争夺，那时还要准备厮杀、伤亡，所以另外准备五十个弟兄是不能少的。”

陈永福说：“好吧，我给你一百个弟兄。你可以随便挑选。除你手下人之外，你愿挑什么人就给你什么人，只等你马到成功。”

任浚也鼓励他说：“你的为国忠心十分可嘉，只要夺洞成功，除银子赏赐之外，叙功时一定将你破格提升。你赶快准备去吧。”

朱呈祥磕了头起来，匆匆退出。然后他一面挑选人员，一面作好夺洞的准备。大约一个时辰后，只听朱呈祥一声令下，就有两、三个弟兄把一捆柴火扔下洞口，当柴火还未完全落下的时候，又把大包烘药 [2] 扔到柴火上，随即又将一捆柴扔下去。洞中顿时着起来大火。烘药也发了威力，整个洞中一片黑烟弥漫，还有令人窒息的硫磺气味。因为是用大捆柴火加上大包烘药，洞中义军用原来的办法不能扑灭，加上柴火和烘药

还在不断地投下，洞中火光熊熊，浓烟滚滚，硝和硫磺熏得人不能呼吸。义军无处躲避，有的被烧伤，有的被熏得倒地，一部分弟兄冲着洞口逃了出来。城上趁这时候扔下砖石砸伤逃出洞外的人。

这样，经过一顿饭的时候，城上估计洞中已经没有敌人，纵然还有没逃出的人，也一定被烧死或熏死了。朱呈祥一挥手，大家立刻将准备好的水一桶一桶倒下地洞。洞中浓烟慢慢地浇熄了。随后硝和硫磺的气味也淡了。朱呈祥首先跳下洞去，在下边吹个唿哨，五十名弟兄一个一个跟着跳下去，把大洞占了。

洞中很昏暗，看不清楚，只看见那没有逃出洞的义军，大部分已经被烧死，少数没有被烧死的，也已经昏迷过去。朱呈祥和他的兵丁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一个义军就砍一刀，扔出洞口。

突然，一个官军大叫一声，倒了下去。大家一看，发现在那官军身旁有一个义军，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宝剑，剑上滴着鲜血。大家正在愕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显然受了重伤、刚刚苏醒过来的义军，右手一挥，又砍断了身旁另一个官军的一条腿。朱呈祥和几个兵丁一拥而上，乱刀砍死了这个义军。朱呈祥将他的头颅割下来，连死尸扔出洞外。

这个义军就是王成章。

朱呈祥见洞中再也没有活着的义军，便向上大声喊道："请代我禀报总兵大人和巡按大人，此洞已经被我占领，洞中没有逃出的贼兵已全部杀死。"

城头上响起一片喝彩声，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放起鞭炮。

这时，丁国宝正站在城壕外。他明白大洞已经被官军占领，立即挑选了三十个弟兄，将被子浸了水，蒙在头上。他自己跑在前边，三十个弟兄跟着他，一边呐喊着，一边跑过城壕，直向大洞奔去。

城上见义军来夺大洞，立即弓弩齐发，砖石乱飞，还扔下一个"万人敌"，正在丁国宝的脚边爆炸。他被炸成重伤，倒在地下。他身边的人死了一片。没有死的人把他背了回来。夺洞失败了。

经过这一仗，守城军民顿时士气高涨，各个地方都仿照朱呈祥的办法夺洞。不过半日时间，三十六个地洞都陆续被夺到官军手中，挖洞的义军死伤惨重。

当争夺地洞的时候，李自成、刘宗敏、宋献策、田见秀、谷英等立马城外，却没有一点办法。李自成脸色阴沉。他考虑一阵，策马回应城郡王花园，临走时对刘宗敏说：

"不必夺洞了。我们另想办法攻破开封，免得弟兄们白白死伤。"

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掘了三十六个洞，在半日之内都被守城军民夺去，这件事使第二次进攻开封又遇到很大挫折，也使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大为失意。但李自成并没有打算撤离，他决定再一次发动猛攻，只是必须采取另一种办法，这办法他和宋献策等已经想好了。

初八日夜间三更时候，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李自成偕同刘宗敏和宋献策来到火药厂。根据宋献策择的日子，在十二日黎明攻城，需要很多火药，而一旦攻下开封，还要同左良玉大战，那时也需要火药，因此李自成深感此事不能疏忽。他一面看，一面鼓励工匠们多多制造。

正在观看之时，忽然听见城边发出来一阵阵喊杀声音，他们猜到必是敌人趁着黑夜出城偷营。但他们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过了好久，才回到应城郡王花园。这时谷可成骑马来到，禀报敌人偷营的经过。原来，敌人趁着雪夜，从曹门旁的水门派出五百兵丁，偷袭义军兵营。义军发现之后，偷营的人迅速返走。义军追过城壕，那五百人沿城而走，向水门奔去。义军不知是计，继续追赶。快到水门时，那五百人突然回头抵抗，而占据各个城洞的官军也纷纷出来，有的从中间冲杀，有的从背后掩杀。义军情况不熟，又遇着大雪，弄不清官军有多少人马，一时之间退避不及，死伤了好几百人。

李自成听过禀报，十分恼怒，但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恨恨地叹了口气，说道："越发增添了城中的气焰！"

天明以后，雪停了，天晴了，一轮红日照着城头。守城军民在夺得三十六洞之后，昨夜又用计杀死杀伤了数百义军，这是围城以来的空前大捷。但他们也看得出来，义军并无退走模样，这使他们在高兴之余不得不赶紧加固城防。首先要多备柴草，以便城上将士御寒，同时还准备再用火攻，于是下令在全城收集，一天之内就收集到十几万担干柴。另外，因为东城从曹门到转角之间有一段地方城墙较薄，需要赶快加厚，附近民宅几天来已经拆光，所以巡按下令，将上方寺拆去一部分，观音寺拆去大部分，用拆下的砖石加厚城墙。

从初九到十一日，城外义军也在准备，但多在夜间活动。城内官军知道在离心字楼不远的地方，义军挖了一个大的地洞，洞口是从城壕里岸挖进去的，而且挖得很长，据估计有十丈以上，因此用原来的火烧办法，已经没有效果。连着两三天来，义军每天夜间在朦胧的月色中或在后半夜昏暗的星光下，将火药背过城壕，运进洞中。由于义军事先作了很好的准备，到处埋伏了弓弩手，城上稍有动静，立即有成千支箭一起射来，因此守城兵丁无法阻止他们运送火药。十一日这天夜间，城中十分惊慌，据他们估计，连着三天来义军已经向洞里边运进几十担火药，很可能在十二日黎明时开始放迸，轰塌城墙。

十一日夜三更以后，情况更加紧急了。城上军民听见东城外曹门以南、宋门以北义军人声嘈杂，马蹄声不断，这显然是攻城前的人马部署。周王在宫中如坐针毡，向天地许愿，又向祖宗许愿。巡抚、布政使、巡按

使也都向天地和关圣爷许愿。官绅们不断会商，寻求对付办法。陈永福将他的主要兵力调在东城等候，准备一旦城被炸开缺口，就在缺口处拼力血战。义勇大社也调来许多精壮丁勇，在上方寺附近守候，一旦紧急，立刻登城。

十二日黎明来到了。从城上可以望见城壕外半里处，有很多义军步兵已准备好攻城，还有骑兵分列两翼，部伍整肃。

过了一阵，天色更亮了。守城的人们又看见有许多大炮摆在城壕外步兵的前边。一共分三个地方，中间约有六七十尊大炮，两边相离几十丈远，各有二十多尊大炮，总数约在一百尊以上。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今日不是用火药炸毁城墙，而是用炮对着去年二十六日攻城的地方猛轰。那一次曾把城墙炸开一个缺口，现在虽经修复，到底不太坚固，所以李自成选择了这个地方，打算用群炮轰毁城墙。

城上人正在纷纷议论，忽然义军阵地上一面红旗一挥，几尊大炮响了。接着炮声越来越密，震天动地，三个地方的大炮，不断燃放。铁的炮弹，铅的炮弹，从炮口射出，有很多打在城墙上，有一些从空中越过城头，射进城内。炮弹互相交织，发出令人丧魂失魄的声音。更多的炮弹打在原来缺口的地方，城墙不断颓倒，成为一个陡坡，又变成慢坡。

打过一阵大炮之后，义军的步兵蜂拥出动，跃过城壕，沿着慢坡向上冲。城上拼命向外边打炮，施放弩箭，投掷砖石，但是义军决死进攻，毫不退避，死了一批，又爬上一批。攻了一阵，义军在城墙缺口处死伤很多，暂时停止冲杀，退到城壕下边。一百多尊大炮趁这时候又一齐向城上打来，很多炮弹继续打在缺口地方。城上也用炮火还击，但没有城外的炮火厉害。打了一阵之后，城外的炮火又忽然停止，伏在城壕下的义军步兵又像潮水般汹涌而上。

这时双方都在争夺缺口。有几十个义军已经爬上缺口，到了城头，又被守城的官军杀死。眼看着义军死不后退，城上怎么用砖石打，用弓弩射，都无济于事，官军只得用大炮向义军的后续部队打去。但是城上的大炮已经有三尊炸裂了，炸死炸伤了一些自己人，而城外义军的大炮忽然又响了起来，炮弹飞上城头，向左右打守城的人。城垛一个一个被打得粉碎，守城的人一批一批死伤。中间缺口处，双方仍在肉搏交锋，死伤惨重，都不退让。

陈永福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城快要守不住，就大声呼喊：“放炮！放炮！”可是守城兵勇因为连着炸裂了三尊大炮，不敢再放，只用弓箭和砖石向敌人射去、打去。陈永福跳上一尊大炮，骑在炮上，又大声喊道：

“忠臣不怕死。你们快点炮，我和炮一起炸碎！快点！”

他的亲兵将他猛一拉，拉下大炮。同时铜炮也被点燃了，轰然一声，打到义军中间，接着几尊大炮都响了，加上万弩齐发，义军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倒下去几百人。这时城外一声呼叫，所有攻城的步兵暂时都伏了下

去，大炮又向城上猛烈轰击，炮弹交织在城头上。趁这个时候，陈永福大呼：

“将城墙缺口堵起来！”

城内连日来已经准备了几百扇大门，一部分从周王宫中运来，一部分是寺庙的大门。这时守城军民赶紧用这些大门将被义军轰开的缺口重新堵住。

可是突然间大炮停止，攻城的义军又呐喊着向城上爬来。陈永福又用大炮、弓弩抵挡。有些炮弹越过城壕，打到义军排列在城壕外的骑兵和步兵阵上。有的步兵中炮倒下，有的骑兵中炮后连人带马倒下去。但是旁边的步兵和骑兵如同不曾觉察，挺立不动。他们只等待一声令下，就要向缺口冲去。这样，许多在城壕外摆着阵势的步、骑兵被白白地打死，但阵势始终不乱。

将近中午的时候，义军又发起多次猛攻，将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缺口，在缺口处进行白刃交锋，双方互相对砍，人挤得密不透风。城上用门板将缺口堵了七次。义军死伤惨重，守城军民死伤也很重。鲜血沿着缺口处的慢坡流得像河一样，尸首滚在城下，一堆连着一堆。城头上也堆满了死尸，运送不及。

后来闯王看见攻城很难得手，徒然死伤了许多精兵和将领，而摆在城外预备的步兵和骑兵也白白地中炮死伤，于是下令停止进攻，队伍退到离城壕二里以外。城上的守军早已精疲力尽，这时也赶快休息，只留下部分人修补缺口。双方的炮都有被敌炮打坏的，有自己炸毁的，没有炸毁的也都发热烫手。虽然炮战还在继续，却是稀稀落落，最后连稀稀落落的炮战也停止了。双方各自救死扶伤。义军方面指挥炮战的两个将领，黑虎星阵亡了，张鼐受了伤。虽然张鼐的伤势不重，却被震晕了，不省人事。李自成看见那么多将士死伤，心中痛苦，跳上战马，驰回老营，吩咐人们将受伤的将士抬回去尽心医治，又亲自嘱咐了老神仙几句话。

刘宗敏没有回自己帐中，只带四名亲兵到各处巡视，为了鼓舞已经受挫了的士气。不管他到什么地方，都不让将士迎送，嘱大家好生休息。对作战出力的人，他都亲切慰问。后来他经过一群军帐，看见帐中的弟兄都因为疲劳已极，呼呼大睡，却从一座军帐中传出来说话声音。他叫身后的亲兵停下，自己下马，走到帐门口。军帐中为保持充足光线，向南的帐门开着。刘宗敏探头一望，不料看见李狗皮正拿着骑马冲锋的架势，叫一个画师替他画像，他的身后面许多弟兄呐喊跟随，对面城墙露出缺口，硝烟滚滚。李狗皮看见刘宗敏，脸色刷地灰白，一时手足无措，也不知说什么好。画师也慌张万分，退后几步，躬身屏息而立，等候挨骂。如今老府中三教九流的人物来了不少，刘宗敏认识这个破南阳后新来的画师，对他说：“我猜到是他叫你画的。你走吧，不干你的事！”画师走后，刘宗敏一把抓起那幅将要完成的画，将李狗皮叫到帐外。李狗皮一出帐就双膝跪下。宗敏骂道：

“李狗皮，你想在众人前冒充英雄，拿那张画儿到处传名么？死不要脸！”他一把将画撕得粉碎，抛在李狗皮的脸上，接着说：“围攻开封至今，许多将士阵亡，许多将士受伤，你可流过一滴血？几次攻城最激烈时我都看不见你，啊，原来你是躲在帐篷里装英雄！”他向亲兵们点头示意，命令说：“来，打他四十鞭子！”

李狗皮伏地求饶，但刘宗敏只是冷笑。许多将士都来观看，却没人敢替李狗皮讲情。看着打过鞭子以后，刘宗敏又说：

“我打你是为着处罚你。你想带兵打仗，我仍然让你带兵打仗。你日后立了功，我照样赏你！”

刘宗敏不再耽搁，骑上马走了。

黄昏以后，张鼐从蒙眬中醒来，睁开眼睛，忽然看见慧梅立在他睡觉的地铺前边。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却听见一个亲兵站在铺边说：

“小张爷，慧梅姑娘来了。刚才你没有醒，不敢惊动你。她在这儿站了一大阵了。”

张鼐想说话，一时却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方说道：

“慧梅，慧剑的哥哥阵亡了。”

慧梅噙着眼泪，说：“我已经知道了。慧剑还不知道哩。”

张鼐问道：“你怎么来了？”

慧梅本来是自己向红娘子请求，要来看张鼐受伤情形的，可是她没有说实话，却说：“夫人听说你受了伤，命我来看一看。要是不要紧，我得赶快向夫人禀报，免得她为你操心。”

张鼐一听说是高夫人特地派慧梅来看他的，感动得流出眼泪，说：“感谢夫人，你回去向她回禀：我的伤势不重，只是两天来忙得不曾睡觉，今天又不断地点炮，被大炮震晕了。夫人现在哪里？”

慧梅说：“我们的人马已从临颍撤回来，现在朱仙镇北边扎营。夫人到了应城郡王花园，在同闯王叙话。我同红娘子姐姐率领少数健妇也来到应城郡王花园，所以夫人命我来看你。”

半个多月来她一直在想念张鼐，没想到在张鼐受伤时见面，一时感情激动，几乎流出眼泪。她害怕被张鼐的亲兵们看见，所以一面说话一面低下头去。说完以后，又马上添了一句：

“我走了。既然你伤势不重，夫人就可以放心了。你好生养伤吧，明天夫人也许会亲自来看你的。”

张鼐想起来送她，可是头脑一阵晕眩，又躺下了。慧梅头也不回，快步走出帐外。张鼐忽然想唤她回来再说几句话，可是帐外响起一阵马蹄声，分明是慧梅和她的亲兵们已经策马而去。

张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可是后来，他想到黑虎星，想到火器营许多阵亡将士，又一阵难过，眼眶中充满热泪。过了很久，他才重新闭起了眼睛，蒙眬睡去。等他又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忽然听到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他一跃而起，问是怎么回事。亲兵告诉他说：

“一定是我军放迸，炸毁了城墙。”

张鼐不顾身上疼痛，喊道：“备马！”

他的马一时备不及，就拉过一匹亲兵的马，跳上去直往东城轰毁城墙的地方飞奔。他的亲兵们也纷纷上马，随在他的背后飞驰而去。

可是等他们来到城外时，却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原来刚才义军点了引线后，猛然间火药爆发，十来丈的城墙，顿时炸开了口子，砖石横飞，垫在城下的一些磨盘也被炸成小块。可是偏偏这些砖石和磨盘碎块都向城壕外飞来，而留下城里边薄薄的一层墙，兀立不动。砖石和磨盘碎块打死打伤了不少准备向城内冲去的步兵和骑兵。有些骑兵和战马一起被打死，有些骑兵被打死后，受惊的战马驮着死人向旷野狂奔。

当火药放迸的时候，闯王、曹操和许多大将都在一里外立马等待攻城，也几乎被飞起的砖石砸伤。看见这种情况，闯王对刘宗敏说：

“今日收兵吧，不要攻城了。”

李岩策马到闯王前边说：“大元帅，城墙只剩薄薄一层了，趁此机会，调动数十尊大炮猛打，很容易把城墙打开缺口，我军就可以冲进城去。”

闯王摇摇头说：“昨日我军死伤很多，今日砖石都向城外飞来，又平白地打死了很多将士，看来这一次天意不让我们攻进开封，算了吧。”

曹操也附和说：“看来天意确实如此，过几个月再来攻取开封吧。”

于是闯王和曹操怀着失望的心情，策马而去。刘宗敏命人鸣锣收兵。

城上守军正准备等义军炸开缺口后进行血战，看见这种奇怪现象，起初大为诧异，后来觉得这是神在冥冥中相助，于是乎满城人奔走相告，烧香敬神，鞭炮声响彻了各处街道。

到了十五日五更，李自成和曹操的老营先走。攻城的人马留在城外暂时不动。快到中午时候，义军的骑兵飞奔传呼，催促各营快走，于是大股

大股的义军，绕过南城，向西南而去，浩浩荡荡，黄尘蔽天。经过朱仙镇时，稍作休息。朱仙镇上有经验的人在路边一面供应茶水，一面暗暗地数了数，发现重伤的有二千八百七十三人，都用方桌抬着。

十六日，巡按任浚命总社打开城门。于是由李光壂在前引路，黄澍、王燮、周王府的两个太监，还有几个士绅，一起骑马出城巡视义军老营驻扎的地方。

他们先到繁塔寺，看见曹操驻兵的地方，约有八里宽，二十里长。寺内是聚粮之所，留下的粮食约有三尺深。牛、驴的头、皮、肠子和肺，还有人的尸首，到处都是。营内营外，十分肮脏。还有许多准备宰杀的耕牛，退走的时候来不及带走，留在繁塔寺。此外还留下很多被掳掠来的妇女，走散一部分，到中午时候还剩二千二百余口。李光壂命人将她们送到南门的月城内暂且收容。

他们又一起到了应城郡王花园来看李自成的老营，发现那里一切静悄悄的，地也扫得很干净，既没有驴、牛遗留下来，也没有妇女遗留下来，和曹操的老营完全两样。有人在心中感叹说：

“李自成果然不凡！”

虽然省城解围了，但是看来李自成还会再来，局势不容开封的官绅军民放心。这几十万大军究竟往哪里去了？左良玉如今在哪里？李自成是不是要去同左良玉作战？

这是城中正在纷纷议论的问题，大家都在等待着细作探明消息。

[1] 鏊子脚形——三角形。河南的烙饼鏊子有三条腿。

[2] 烘药——起燃烧作用的火药，以硝、硫磺、木炭粉三种原料配合研磨制成。

燕辽纪事

第五章

崇祯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晚上，月亮刚升上皇极殿的琉璃觚棱 [1] 。

崇祯皇帝心烦意乱，勉强耐下心看了一阵文书，忽然长嘘一口闷气，走出乾清宫，在丹墀上徘徊。

晚膳刚过时，他得到在山海关监军的高起潜来的密奏，说洪承畴在松山被围半年，已经绝粮，危在旦夕，并说风传清兵一旦攻破松山，即将再一次大举入关，围困京城。密奏给他的震动很大，几乎对国事有绝望之感。但密奏中又提到这样一句："闻东虏仍有议和诚意。倘此事能成，或可救目前一时之急。国事如此，唯乞皇爷圣衷独断。"崇祯虽然不喜欢对满洲用"议和"一词，只许说"议抚"或"款议" [2] ，但他心中不能不承认实是议和，所以并没有因为高起潜的用词不当生气，反而在心中说道："起潜毕竟是朕的家奴，与许多外廷臣工不同。他明白朕的苦衷，肯替朕目前的困难着想！"他为辽东事十分焦急，不能等待明天，于是命太监传谕陈新甲赶快入宫，在文华殿等候召对。

龙辇直到文华前殿的阶前停下。皇帝下辇，走进东暖阁，在御座上颓然坐下。陈新甲跟了进来，跪下行了常朝礼，等候问话。崇祯沉默片刻，忧郁地小声说：

"闯、曹二贼猛攻开封半个多月，因左良玉兵到杞县，他害怕腹背受敌，已经在正月十五日撤离。中原局势眼下还无大碍。使朕最为放心不下的是关外战局。据卿看来，松山还能固守多久？"

"以微臣看来，倘无内应，松山还可以再守一两个月。"

崇祯问："一两个月内是否有办法救援？"

陈新甲低头无语。

崇祯轻轻叹了口气，说："如今无兵驰往关外救援，只好对东虏加紧议抚，使局势暂得缓和，也可以救洪承畴不致陷没。"

陈新甲说："马绍愉等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前往沈阳议抚。全部人员共九十九人，大部分已经暗中分批启程，将于永平会齐，然后出关。"

"马绍愉原是主事，朕念他此行劳苦，责任又重，已擢升他为职方郎中，特赐他二品冠服，望他不负此行才好。"

陈新甲赶快说："马绍愉此去必要面见虏酋，议定而归，暂纾皇上东顾之忧，使朝廷得以专力剿灭流贼。"

崇祯点头，说："卿言甚是。安内攘外，势难兼顾。朕只得对东虏暂施羁縻之策，先安内而后攘外。朕之苦衷，唯卿与嗣昌知之！"

陈新甲叩头说："皇上乃我朝中兴英主，宏谋远虑，自非一班臣工所能洞悉。然事成之后，边境暂安，百姓得休养生息，关宁铁骑可以南调剿贼。到那时，陛下之宏谋远虑即可为臣民明白，必定众心咸服，四方称颂。"

"天宁寺 [3] 的和尚也去？"

“天宁寺和尚性容，往年曾来往于辽东各地，知道虏中情形。且东虏拜天礼佛，颇具虔诚，对和尚与喇嘛亦很尊重，所以命性容秘密随往。”

崇祯又问：“马绍愉何时离京？”

陈新甲说：“只等皇上手诏一下，便即启程，不敢耽误。”

“这手诏……”

“倘无陛下手诏，去也无用。此次重去，必须携有皇上手写敕书，方能使虏酋凭信。”

崇祯犹豫片刻，只好说：“好吧，朕明日黎明，即命内臣将手诏送到卿家。此事要万万缜密，不可泄露一字。缜密，缜密！”

陈新甲说：“谨遵钦谕，绝不敢泄露一字。”

“先生请起。”

陈新甲叩头起立，等候皇上问话。过了一阵，崇祯忽然叹道：“谢升身为大臣，竟然将议抚事泄于朝房，引起言官攻讦，殊为可恨。朕念他平日尚无大过，将他削籍了事。当时卿将议抚事同他谈过，也是太不应该的。不过，朕对卿恩遇如故，仍寄厚望。既往不咎，以后务必慎之再慎。”

一听皇帝提到谢升的事，陈新甲赶快重新跪下，伏身在地。他对于崇祯的多疑、善变、暴躁和狠毒的秉性非常清楚，尽管他得到皇帝倚信，却无时不担心祸生不测。他明白皇上为什么这时候对他提到谢升，感到脊背发凉，连连叩头，说：

“谢升之事，臣实有罪。蒙皇上天恩高厚，未降严谴，仍使臣待罪中枢，俾效犬马之劳。微臣感恩之余，无时不懔懔畏惧，遇事倍加谨慎。派马绍愉出关议抚之事，何等重要，臣岂不知？臣绝不敢泄露一字，伏乞陛下放心。”

崇祯说：“凡属议抚之事，朕每次给你下的手谕，可都遵旨立即烧毁了么？”

“臣每次跪读陛下手诏，凡是关于议抚的，都当即亲手暗中烧毁，连只字片语也不敢存留人间。”

崇祯点头，说：“口不言温室树 [4] ，方是古大臣风。卿其慎之！据卿看来，马绍愉到了沈阳，是否能够顺利？”

“以微臣看来，虏方兵力方盛，必有过多要求。”

“只要东虏甘愿效顺，诚心就抚，能使兵民暂安，救得承畴回来，朕本着

怀柔远臣之意，不惜酌量以土地与金银赏赐。此意可密谕马绍愉知道。”

“是，是。谨遵钦谕。”

崇祯又嘱咐一句：“要救得洪承畴回来才好！”

同一天晚上，将近三更时候。

洪承畴登上了松山北城。松山没有北门，北门所在地有一座真武庙，后墙和庙脊早已被清兵的大炮打破，有不少破瓦片落在真武帝的泥像头上。真武帝脚踏龟、蛇，那昂起的蛇头也被飞落的瓦片打烂。守北城的是曹变蛟的部队。将士们看见总督大人来到，都赶快从炮身边和残缺的城垛下站立起来。洪承畴挥手使大家随便，用带着福建口音的官话轻声说：“赶快坐下去，继续休息。夜里霜重风冷，没有火烤，你们可以几个人膀靠膀，挤在一起坐。”看见将士们坐了下去，他才抬起头来，迎着尖利的霜风，向城外的敌阵瞭望。

几乎每夜，洪承畴都要到城上巡视。他放下总督大臣的威重气派，尽力做到平易近人，待士兵如对子弟。长久被围困于孤城之内，经历了关东的严冬季节，改变了他在几十年中讲究饮食的习惯。严冬以来，城中所有的猪、羊、牛、驴和家禽已全都吃光，军中战马和骡子也快杀完，粮食将尽，柴草已完，他大致上过着“与士卒同甘苦”的生活。如今在他身上还保持着的大臣的特殊地方，主要是多年养成的雍容、儒雅和尊贵气派。另外，他平生爱好清洁。如今别的文武大官都无心注意服饰，而他的罩袍仍然被仆人洗得干干净净。官员们对他都心怀敬意，背后谈论他不愧是朝廷大臣，单从服饰干净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他身处危城，镇静如常，将生死置之度外。

一连几天，敌营都很平静，没有打炮。这使洪承畴觉得奇怪，很不放心。他猜想，清兵可能正在作重大准备，说不定两三天内会开始猛攻。如今城中不仅即将断粮，连火药也快完了，箭也快完了。倘若敌人猛烈攻城，要应付也很吃力。他继续瞭望敌营。前方约四里远近处，横着一道小山，小山北边，连着一座高山，山影昏暗，望不清楚。这浅山和高山实际是一座山，就是松山；松山堡就因这座山而得名。登上那座高山，锦州城全在眼底。今夜洪承畴因预感到情况危急，所以望着松山更容易想起来去年兵败的往事，不禁在心中感慨地说：

“唉，我可以见危授命，死不足惜，奈国家大局何！”

他正要向别处巡视，曹变蛟上城来了。洪承畴见了他，说道：

“你的病没好，何必上城来？”

“听说大人来到北城，卑镇特来侍候。患了几天感冒，今日已见好了。”

洪承畴向曹变蛟打量一眼，看清楚他脸上仍有病容，说道：“你赶快下城，不要给风吹着。明天上午你去见我，有话面谈。城上风紧，快下城吧。”

“是，是，我就下城。大人，你看，那个火光大的地方就是虏酋四王子去年扎营的地方，现在是豪格在那里驻扎。就是那座小山头[5]！去年八月，四王子立营未稳，卑镇已经杀进虏酋老营，不幸身负重伤，只好返回。要是那一次多有一千精兵前去，截断敌人救兵，活捉老憨这个鞑子，死也瞑目。如今，嗨！”曹变蛟向洪承畴叉手行礼，车转身，走下城头。

洪承畴随即转往西城巡视。西门外地势比较开阔、平坦。北往锦州和南往杏山、塔城、宁远，都得从西门出去。由总兵王廷臣陪着，他站在西城头上看了一阵。原野上火光不多。但目前已经无力突围了。

走下寨墙，他回到坐落在西街向左不远的一家民宅中。这里从围城时起就成了他的行辕。他的枣骝马拴在前院的马棚里。马棚坐西向东，月光照在石槽上和马身上。洪承畴很爱惜他的骏马，曾在一次宴后对左右幕宾们说过一句话：“骏马、美姬，不可一日或离。”掌牧官为这匹马挑选最好的马夫，喂养得毛色光泽，膘满体壮。但现在，这马清瘦得骨架高耸，腰窝塌陷，根根筋骨外露。

洪承畴顺便走进马棚，看看他往日的心爱之物。那马无精打采地垂头立在空槽边，用淡漠的眼光望望他，好像望一个陌生人，随即又将头垂了下去。洪承畴心中叹息，走出马棚后回头对掌牧官说：

“不如趁早杀了吧，让行辕的官兵们都吃点马肉。”

掌牧官回答说：“为老爷留下这匹马以备万一。只要我和马夫饿不死，总得想办法让它活着。”

洪承畴刚回到后院上房，巡抚邱民仰前来见他。洪承畴知道他必有要事商量，隔桌子探着身子，小声问道：

“长白兄，可有新的军情？”

邱民仰说：“今日黄昏，城中更加人心浮动，到处有窃窃私语，并有流言说虏兵将在一二日内破城。这军心不稳情况，大人可知道？”

洪承畴轻轻点头，说：“目前粮草即将断绝，想保军心民心稳固，实无善策。但学生所忧者不在虏兵来攻，而在变生肘腋。”

“大人也担心城中有变？”

“颇为此事担忧。不过，两三日内，或不要紧。”

邱民仰更将头向前探去，悄声问：“大人是担心辽东将士？”

洪承畴点点头。

邱问：“有何善策？”

洪承畴捻须摇头，无可奈何地说：“目前最可虑的是夏承德一支人马。他是广宁 [6] 人。他的本家、亲戚、同乡投降建虏的很多；手下将士也多是辽东一带人。敌人诱降，必然从他身上下手。自从被围以来，我对他推心置腹，尽力笼络，可是势到目前，很难指望他忠贞不变。另外，像祖大乐这个人，处此关外瓦解之时，也难免不怀有二心。夏承德虽非他的部将，可是他二人过往较密，互为依托，使我不能不疑。足下试想，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将有二心，士无斗志，这孤城还能支撑几日？”

邱叹道：“大人所虑极是。目前这孤城确实难守，而夏某最为可虑。我们既无良法控驭，又不可打草惊蛇，只好听其自然。”

洪说：“打草惊蛇，不唯无益，反而促其速降，献出城池。我打算明日再召祖大乐、夏承德等大将前来老营议事，激之以忠义，感之以恩惠，使此弹丸孤城能够为朝廷多守几日。倘若不幸城陷，我身为大臣，世受国恩，又蒙今上知遇，畀以重任，唯有以一死上报皇恩！”

邱民仰站起来说：“自从被围之后，民仰唯待一死。堂堂大明封疆大臣，断无偷生之理。民仰将与制台相见于地下，同以碧血上报皇恩，同作大明忠魂！”

洪承畴说：“我辈自幼读圣贤书，壮年筮仕 [7] ，以身许国，杀身成仁，原是分内之事。”

送走邱民仰之后，洪在院中小立片刻，回到屋里，和衣就寝，但是久久地不能入睡。虽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此刻他的心情仍不免有所牵挂。最感到丢不下的并不是老母，也不是夫人，更不是都已经成人的子女（他明白，当他为国殉节以后，皇上会对他的家人特降隆恩，厚赐荫封），而是留在北京公馆中的年轻貌美的小妾陈氏。他凝望着窗上月色，仿佛看见了她的玉貌云鬟，美目流盼。他的心头突然一动，幻影立刻消失，又想到尽节的事，不觉轻叹一声。

就在这同日下午，将近黄昏时候，清朝皇帝皇太极回到了盛京。他是在十三天前去叶赫 [8] 打猎的。去的时候，皇太极出盛京小北门，直奔爱妃关雎宫宸妃的坟墓看了看，进入享殿中以茶、酒祭奠，并且放声痛哭，声达殿外；过了一阵才出来重新上马。因为宸妃之死，他心中常常

痛苦和郁闷，只好借打猎消愁。这次去叶赫地方打猎，本来预定二十天，但是四天前他在围场中接到了豪格的飞骑密奏，说明朝守松山的副将夏承德在夜间将一个卖豆腐的人缒下城墙，传出愿意投降的意思。此事正在暗中接头，数日内可见分晓。于是他匆匆停了打猎，驰回盛京。等朝见礼毕，他向王、公、大臣们问道：

“松山有消息么？”

范文程跪下去用满洲话回答：“松山方面尚无奏报。”

皇太极不再问话，暗中担心夏承德献城投降的事会遇到波折。他吩咐诸王、贝勒、贝子和公们都留下，等一会儿到清宁宫去，随即走下御座，往后宫去了。

后宫规模很小，和并不壮观的崇政殿合在一起，是一个简单而完整的建筑群，还不如江南大官僚地主的府第富丽堂皇。原来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这一家族只是中国境内女真民族中的一个部落，从兴起到现在只不过三十多年历史。从辽阳迁都沈阳，改称盛京，只有十七年。宫殿建筑的简陋正反映着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草创时期的特色。起初，满洲人不懂得王宫或皇宫之称。他们一代代和汉族接触，认为管理国家事务和统治百姓的地方叫作衙门，而这一建筑群比一般州、县衙门占地要大，权力要大，所以就叫它为“大衙门”。后来在汉族文臣影响下，主要建筑才都仿照汉族宫殿取了名称。譬如这座建筑群的第一道大门名叫大清门 [9] ，是仿照北京的大明门。内宫的大门名叫凤凰楼，是来自唐朝的丹凤楼。从凤凰楼进去是一座简单的天井院落。坐北向南的主要建筑是皇帝和皇后居住和祭神的地方，名叫清宁宫，好像北京的坤宁宫。东边两座厢房叫作关雎宫、永福宫，西边两座厢房叫作麟趾宫、衍庆宫。这四座宫住着皇太极的四个有较高地位的妃子，其余那些所谓“侧妃”和“庶妃”则都挤在别处居住。

这清宁宫俗称中宫，东首一间是皇帝和皇后住的地方，又分前后两间，各有大炕。其余四分之三的面积是祭神的地方。宫门开在东南角。南北各有两口很大的铁锅，一年到头煮着猪肉。按照满洲风俗：神位在西边，坐人处南边为上，北边为下。南炕上的鹿角圈椅是准备皇上坐的，北炕上的鹿角圈椅是准备皇后坐的。靠西山墙的大炕是供神的地方，摆着祭神用的各种法物。山墙上有一块不大的木板，垂着黄绸帷幔，名叫神板。神板两边墙上悬挂着彩色画轴：释迦牟尼像、文殊菩萨像、观世音像、七仙女像（吞朱果的仙女佛库伦 [10] 在中间，两个姐姐和别的仙女夹在左右），另外还有枣红脸、眯缝双眼的关法玛 [11] 像。墙上还挂着一支神箭，箭头朝下；另一边挂着盛神索 [12] 的黄色高丽布袋。清宁宫门外东南方不远处有一个石座，遇到祭天的日子，前一日在上边竖一根一丈三尺长的木杆，称作神杆，上有木斗。

当皇太极走进后宫时，各宫妃子都在两边向他屈膝恭迎，而永福宫庄妃的身边有一个五岁男孩，那是他最小和最钟爱的儿子，汉语名叫福临。

皇太极因为心中有事，只向他看一眼就走过去，被皇后迎进清宁宫了。

太阳完全落去。清宁宫点了许多蜡烛。有的牛油烛有棒槌那么粗。香烟，烛烟，灶下的木柴烟，从大肉锅中冒出的水蒸气，混合一起，使清宁宫中的气氛显得朦胧、神秘、庄严。听皇后说，今日挑选的两头纯黑猪特别肥大，捆好后抬进清宁宫，扶它们朝着神案，用后腿像人一样立着。等萨玛跳神以后，将热酒灌进两头猪的耳朵，它们挣扎动弹，摇头摆耳，可见神很高兴领受。皇太极正在期待松山的好消息，听皇后这么一说，心中也觉高兴。他洗过手，同皇后从东间走出来，开始夕祭 [13] 。

他面向西，对着神像跪下行礼。然后皇后行礼。他们行礼以后，在鹿角圈椅中坐下。五岁的福临也被叫来行礼。随后，萨玛头戴插有羽毛的神帽，腰部周围系着腰铃，摇头摆腰，手击皮鼓，在俱起的铃声鼓声中边跳边唱诵祝词 [14] ：

上天之子。年锡之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晖。纳尔珲。轩初。思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延……

萨玛诵祝至紧处，若癫若狂。诵得越快，跳得越甚，铃声和鼓声越急。过了一阵，诵祝将毕，萨玛若昏若醉，好像神已经凭到她的身上，向后踉跄倒退，又好像站立不住，要向后倒。两个宫中婢女从左右将她扶住，坐在椅子上。她忽然安静，装做瞑目闭气的样儿。婢女们悄悄地替她去了皮鼓、神帽、腰铃，不许发出一点响声。又过片刻，萨玛睁开眼睛，装做很吃惊的神情，分明她认为对着神座和在皇上、皇后面前坐都是大大无礼。她赶快向神叩头，又向皇上、皇后叩头，然后恭敬退出。

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又向诸神行礼，然后命人传谕在外等候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公等进来。

今晚被叫进来的都是贵族中较有地位的人。他们鱼贯而入，先向神行礼，再向皇帝和皇后行礼。御前侍卫给每人一块毡，让他们铺在地上。他们在毡上坐下后，侍卫在每人面前放一盘白肉、一杯酒、一碗白米饭、一碗肉汤。当时关外不产大米，大米是向朝鲜国李氏朝廷勒索来的。各人从自己的腰间取出刀子，割吃盘中猪肉。虽然贵族们将皇帝赐吃肉看成莫大荣幸，但是又肥又腻的白猪肉毕竟难吃。幸而御前侍卫们悄悄地在每位大人面前放一小纸包的盐末，让他们撒在肉上，自然他们事后得花费不少赏银。

吃肉完毕，贵族们怀着幸福的心情谢恩退出。皇太极同皇后回到住宿的东间屋中。正要上炕，又接到豪格从松山来的紧急密奏，说夏承德投降献城的事已经谈妥，定于十八日五更破城。皇太极突然跳起，连声叫道："赛因！扎奇赛因！"（"好！好哇！"）他立刻发出训示：破城之后，如洪承畴被捉到，无论如何要留下他的性命，送来盛京。对其他明朝大批文武官员的处置他来不及思考，要豪格等待他以后的上谕。飞使出发后，他仍然很不放心。因为飞使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到达松山军营，万一洪承畴被杀，那就太可惜了。

将近三更时候，防守松山南城的明军副将夏承德亲自照料，将他弟弟夏景海和他十七岁的儿子夏舒缒下城去。几天前由那个卖豆腐的向清营暗通声气之后，就由夏景海三次夜间出城，与清营首脑直接谈判投降条件和献城办法。清方害怕万一中计，要夏承德送出亲生儿子作为人质。现在距约定向清兵献城的时间快要到了。

夏景海护送侄儿夏舒下城之后，过了城壕，向一个石碑走去。清营的一个牛录额真带领四个兵在石碑旁边等候，随即护送他们到三里外的多铎[15]营中。多罗肃郡王豪格、多罗郡王阿达礼[16]和罗洛宏等[17]，都在多铎营中等候。夏舒叔侄向满洲郡王和贝勒等跪下叩头，十分恭敬。多铎询问了夏舒的年龄、兄弟行次，并无差误；又将一个去年八月被俘投降的明兵叫来。他原在夏承德部下，见过夏舒，证明确系夏副将的次子。随即他们被带进另一座毡帐，派几名清兵保护，给他们东西吃。

清军开始行动。趁着天上起云，月色不明，左翼云梯一架和右翼云梯一架走在前边，八旗云梯八架紧紧跟随。十架云梯静悄悄地靠上南城。夏承德和他手下的守城将士探头向下望望，没有作声。清军总怕中计，事前挑选了两名不怕死的勇士，靠好云梯以后，首先爬上城头。他们回身望下边一招手，众人才利用十架云梯鱼贯上城，迅速地上去了一千多人，占领了南城和东城的一小段，而大部队还在继续上城。曹变蛟和王廷臣的守城部队开始察觉，但由于在城上的人数不多，又都长期饥饿，十分虚弱，在匆忙中奋起抵抗，经不住清兵冲杀。东城很快被清兵占领，而东门和南门也被打开，准备好的两支清兵蜂拥入城。曹变蛟和王廷臣听见城头喊杀声起，赶快上马，率领各自的部下进行巷战，同时通知洪承畴速从西门逃走。

洪承畴听见杀声陡起，知道清兵入城，赶快骑上瘦骨嶙嶙的坐骑，在一群亲兵、亲将、幕僚和家丁的簇拥中奔到街上，恰遇着曹变蛟和王廷臣派来的人催他从西门逃走。他早已考虑过临危殉节的问题，所以这时候确实将生死置之度外，还能够保持镇静。他问道："邱抚台现在何处？"左右不能回答，但闻满城喊杀之声。他在行辕大门外的街心立马片刻，向东一望，看见曹变蛟正在拼死抵抗清兵。他知道自己未必能够逃走，要自刎的念头在心上一闪。忽然王廷臣来到面前，大声说：

“制台大人快出西门！西门尚在我们手中，不可耽误。我与曹帅在此死战迎敌，请大人速走！”

洪说：“我是国家大臣，今日唯有与诸君死战到底，共殉此城！”

“大人为国家重臣，倘能逃出，尚可……”

王廷臣的话未说完，看见曹变蛟已抵敌不住，清兵从几处像潮水般杀来，同时西城上也开始混乱。他大叫一声：“大人快走！”随即率领随在身边的将士向来到近处的一股敌兵喊杀冲去。洪承畴立马的地方也开始混乱，他被身边的亲兵亲将簇拥着向西门奔去，幕僚多被冲散。有一股清兵突然从一条胡同里冲出来，要去夺占西门。洪承畴的一个亲将带领十几个弟兄冲了上去，同时王廷臣的一部分将士也赶快迎击敌人，在西门内不远处发生混战。仆人刘升见主人的马很不得力，就在马屁股上猛拍一刀。

把守西门的将士看见总督来到，赶快打开西门，让洪承畴出城。他们不再去关闭西门，也向前来夺占西门的清兵杀去，投入附近街上的混战漩涡。

出松山城西门几丈远，地势猛然一低，形成陡坡 [18] 。洪承畴从西门奔出后，不料瘦弱的枣骝马在奔下陡坡时前腿一软，向下栽倒，将他跌落地上。仆人刘升把他从地上搀起，刚刚跑了几步，那埋伏在附近的清兵呐喊而出，蜂拥奔来，砍死刘升，将他捉获，并杀散了保护他突围的少数将士。敌人当时就认出他来，用满洲语发出胜利的欢叫：

“捉到了！捉到了！洪承畴捉到了！”

[1] 觚棱——宫殿转角处的瓦脊。

[2] 款议——关于外藩前来归服的谈判。

[3] 天宁寺——在北京广宁门外，相传创建于隋朝，原名弘业寺；唐开元年间改名天王寺；明正统年间始改名天宁寺，为京师名刹之一。

[4] 口不言温室树——西汉时长乐宫中有温室殿。孔光是汉成帝的大臣，为人十分周密谨慎，每次回家，一句不谈及朝中政事。或有谁问他：“温室殿院中种的是什么树？”他默然不应，或答以他语。

[5] 小山头——皇太极在松山的小山头上驻扎的地方有几块大石头，如今当地人称那个地方为“憨王殿”。当时必有

较大的黄毡帐篷，实际上应称为“帐殿”，就是古书上说的“黄幄”。

[6] 广宁——今辽宁省北镇。金和清为广宁府，明为广宁卫。

[7] 筮仕——开始做官。

[8] 叶赫——在今辽宁省开原旧城东北，吉林省四平市之南。

[9] 大清门——盛京的皇宫大门。

[10] 佛库伦——满洲人传说长白山下有池名布尔湖里。一日天女姊妹三人，大的叫思古伦，二的叫正古伦，小的叫佛库伦，到池中洗澡。洗毕，有神鸟衔朱果放在佛库伦衣上。佛库伦将朱果含在口中，不觉入腹，生一男孩就是满洲人的始祖。

[11] 关法玛——即关老爷。法玛是满洲语老爷的意思。

[12] 神索——用黄、绿色棉线捻成绳索二条，夹系各色绸片，代表幸福。经过求福祭祀，萨玛将一条神索给皇帝悬挂，一条给皇后悬挂。过了三天，夕祭之后，皇帝、皇后将神索解下，交萨玛放回袋中。

[13] 夕祭——清宁宫每日祭神二次，分朝祭、夕祭。

[14] 祝词——满洲人早期用的祭神祝词和祷词中的许多话，到乾隆年间已经没人懂得。

[15] 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后封豫亲王。

[16] 阿达札——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的孙子。他的父亲名叫萨哈璘，是代善的第三子。

[17] 罗洛宏——或译作罗洛浑，代善的孙子，岳托的长子。

[18] 陡坡——松山城西门外的陡坡地形一直保持到解放以后未改。公社化以后因为要通汽车，才将高处铲低，低处垫高，变成缓坡。

第六章

二月二十一日午后，皇太极在接到豪格等人的联名奏报以后，立即命人传谕八门擂鼓，向全城报捷。他原来担心洪承畴会在混战中被杀或在城破时自尽，现在知道不但洪承畴被活捉了，而且明朝的辽东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乐，游击祖大名、祖大成，总兵白广恩的儿子白良弼等，全被活捉。清兵入城后杀死明朝兵备道一员、副将十员、游击以下和把总以上官一百余员、士兵三千零六十三名。这些官员和士兵都在城破后英勇地进行巷战；巷战失败后溃散到各处住宅，继续进行零星抵抗，坚不投降。有一部分人身带重伤，被俘之后，仍然骂不绝口。还有一千多城中百姓包括少年儿童因同明军一起抵抗，也被杀死。另外还俘获了妇女幼稚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皇太极用朱笔抹去了奏报中关于明朝军民进行巷战和坚不投降的陈述，然后问道：

“洪承畴捉获之后，有意降么？”

赍送奏报的官员安泰回答说：“憨王！你不用想他投降，那是绝不会的！奴才听说他被捉到以后，拉到多罗肃郡王爷面前。他很傲慢，宁死不跪，也不答话，只是乱骂。那个姓邱的巡抚、姓王的总兵、姓曹的总兵，也都跟他一样，在王爷前毫不怕死，骂不绝口。这两个总兵都是受了几处重伤，倒在地上，才被捉到的。还听说那个曹总兵原就有病，马也无力，马先倒下，他又步战多时才倒下去。”

皇太极挥手使跪在面前的安泰退出宫去，心里说道：“幸而明朝的武将不都像王廷臣和曹变蛟一样！”

到了三月初四，皇太极得到围攻杏山的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来的奏报，知道明朝的议和使者即将来到，杏山和锦州很快就会投降。他想着只有留下洪承畴最为有用，便派人往谕豪格等：将洪承畴和祖大寿的堂兄弟祖大乐解至盛京；将邱民仰、王廷臣和曹变蛟处死；将祖大寿的另外两个堂兄弟祖大名、祖大成放回锦州，同他们的妻子完聚，并劝说祖大寿赶快投降。果然到了三月初十，祖大寿献出锦州投降，杏山也跟着投降。只有塔山一城不降，经过英勇苦战失守，全城军民包括妇女几乎全部战死或被俘后遭到惨杀。

三月十一日，为感谢上天，皇太极率领礼亲王代善 [1] 、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 [2] 、朝鲜世子、大君和文武诸臣，前往坐落在大东门内偏南的一座庙院去祭堂子 [3] 。到了大门外边，汉族大臣、朝鲜世子、大君以及满族的一般官员都不能入内，只有被皇帝许可的少数亲贵和满族大臣进去陪祭。

祭堂子的仪式开始了。皇太极在海螺和画角声中进入圜殿，由鸣赞官赞礼，面向南行三跪九叩头礼，少数陪祭的满族亲贵大臣分左右两行俯首跪在他的后边。虽然使用鸣赞官赞礼和三跪九叩头都是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面向南祭神却保持着长白山满洲部落的特殊习俗，不但和汉族

不同，也不同于一般女真族的习俗 [4] 。在他行礼之后，四个男萨玛头戴神帽，身穿神衣，腰间挂着一周黄铜腰铃，一边跳舞，一边用满洲语歌唱古老的祝词，同时或弹三弦，或拍神板，或举刀指画。刀背上响动着一串小铃，十分热闹而节奏不乱。

洪承畴被俘之后，深悔松山失陷时不曾赶快自尽，落得像今天这样身为俘囚，只有受辱一途。在解来沈阳之前，他同邱民仰曾被关押在一座帐篷里边，二人都将生死置之度外，以忠义相勉。三月初，在豪格派一满洲将领来宣布清朝皇帝上谕，要将洪承畴解往盛京和将邱民仰处死时，邱民仰镇定如常，徐徐地对清将说：

“知道了。”转回头来对洪淡然一笑，说：“制台大人，民仰先行一步。大人此去沈阳，必将与文文山 [5] 前后辉映，光照史册。民仰虽不能奉陪北行，大骂虏廷，但愿忠魂不灭，恭迎大人于地下。”

洪承畴说：“我辈自束发受书 [6] ，习知忠义二字。身为朝廷大臣，不幸陷于敌手，为国尽节，份所当然。况学生特荷皇上知遇，天恩高厚，更当以颈血洒虏廷，断无惜死之理。”

邱民仰不顾清将催促，扶正幞头，整好衣襟，向西南行了一跪三叩头礼，遥辞大明皇帝，起来又向洪承畴深深一揖，然后随清将而去。洪承畴目送着邱民仰，心中赞道：

“好一个邱巡抚，临危受命，视死如归，果然不辱朝廷，不负君国！”

解往盛京途中，清将怕他遇到悬崖时会从马上栽下自尽，使他坐在一辆有毡帏帐的三套马轿车上边。车前，左边坐着赶车马的士兵，右边坐着负责看守他的牛录额真。车前后走着大约三百名满洲骑兵。洪承畴并不同牛录额真和赶车的大兵说话，而他们也奉命不得对他无礼。多半时候，洪承畴闭起眼睛，好像养神，而实际脑海中无一刻停止活动。有时神驰故国，心悬朝廷，有时又不能不考虑着到沈阳以后的事，不禁情绪激昂。当然他也不时想到他的母亲、夫人和儿女。特别奇怪的是，他不仅多次想到他的一个爱妾，还常常想到两个仆人，一个是在松山西门外被清兵杀死的刘升，另一个是去年八月死于乱军之中的玉儿。每次想起玉儿清秀姣好的面孔和善于体贴主人心意的温柔性情，不禁起怅惘之感。然而这些杂念每次一闪，都被一股即将慷慨就义的感情压了下去。

过了锦州，囚车继续向前奔驰。他的心情十分单调、忧闷，总是想起来邱民仰临刑前的镇定神态和对他说的几句话，也时时在心中以文天祥自诩。他默诵《过零丁洋》 [7] 诗，越默诵越充满悲壮之情。趁着囚车无事，他在心中吟成《囚车过锦州》七律一首：

万里愁云压槛车，

封疆处处付长嘘。

王师已丧孤臣在，

国土难全血泪余。

浊雾苍茫临死地，

慈颜凄惨倚村闾。

千年若化辽东鹤[8]，

飞越燕山恋帝居。

从松山出发走了四天，望见了沈阳城头。他的心情更加镇定，只有一个想法："我是天朝大臣，深蒙皇上知遇，任胡虏百般威逼利诱，绝不辱国辱身！"他判定皇太极定会将他暂时拘留，不肯杀害，命大臣们向他轮番劝降，甚至会亲自劝他，优礼相加。他也明白，自来临阵慷慨赴死易，安居从容就义难，所以必须死得愈快愈好。为着赶快为国尽节，他决定一俟到了拘留地方，就采取三项对策：一是谩骂，二是不理，三是绝食。这么想过之后，他在心中冷笑说：

"任你使尽威逼利诱办法，休想我洪某屈膝！"

皇太极吩咐将洪拘留在大清门外的三官庙中，供应好的饮食，严防他自尽，同时叫汉人中的几个文武官员轮流去劝洪投降。三天以后，他知道不管谁去同洪谈话，洪或是谩骂，或是闭目不理，而对劝降的汉人辱骂得特别尖刻。这时，有人建议将洪杀掉，为今后不肯投顺的明臣作个鉴戒。皇太极对这样的建议一笑置之，有时在心中骂道："蠢材！"到第四天洪承畴开始绝食了。不管给他送去什么美味菜肴，他有时仅仅望一眼，有时连望也不望。他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所以绝食仅仅一天多，精神已经显得相当委顿，躺在炕上不起来了。

洪承畴一连绝食三天，使皇太极十分焦虑。自他继承皇位以来，已经使草创的满洲国家大大地向前发展。他用武力征服了朝鲜。又用文武两种手段臣服了蒙古各部，下一步目标就是将他的帝国版图扩展到长城以内，直到黄河流域，全部恢复金朝极盛时期的规模。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号本来是后金，到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清与金音相近，却避免刺伤汉人的民族感情。就此一事，也可以说明他的用心之深。为着这一宏图远略，他十分需要吸收汉族的文化和人才。凭着以往

经验，他深知明朝武将容易招降，文臣不易招降。而没有重要文臣投降，要恢复金朝的旧业就不容易。何况，倘若洪承畴为明国绝食尽节，受到明朝朝廷褒扬和全国赞颂，会大大鼓励明朝的文臣与大清为敌，而光靠兵力绝不能征服和治理明朝的土地、人民。他在清宁宫中越想越焦急，感到对洪承畴无计可施。晚上，约莫已经一更，他命人去叫范文程来见。

当时清朝的君臣礼节远不像入关以后那么森严和繁琐。皇太极等范文程叩头以后，命他在对面坐下，用满洲语忧虑地问道：

“洪承畴坚不归降，已经绝食三天啦。你看这事怎办？”

范文程立即起身用流利的满洲语答道：“请陛下不必过于焦虑。洪承畴虽然绝食三日，情况不佳，但他每日饮开水数次，一两天内尚不至绝命。以臣看来劝他回心转意，尚非毫无办法。”

皇太极问道：“别人都去劝说他投降，你为何不去劝他？”

范文程说：“前几天凡是去劝他的都被他无礼谩骂，臣因此违背陛下旨意，未曾前去。”

皇太极心中不快，问道：“为着国事，你何必计较他骂你几句？”

范文程躬身微笑说：“臣为陛下开拓江山，不辞粉身碎骨，自然不在乎洪承畴的辱骂。但臣是清国大臣，暂不见他，也不受他的辱骂与轻视，方能留下个转圜余地。据微臣看来，这转圜的时候快到了。”

“我近来常读大金太宗 [9] 的本纪，想着建立太宗的事业不难，要紧的是善于使用人才。洪承畴在明国大臣中是很难得的人才。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回心转意？”

范文程说：“陛下用兵如神，臣即以用兵的道理为陛下略作剖析。古人论作战之道，曾说临阵将士常常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洪承畴初到盛京，对前去劝降的我国大臣或肆口谩骂，或闭目不理，心中唯想着慷慨就义，以完其为臣大节，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是他一鼓作气。后来明白陛下不肯杀他，便开始绝食。但绝食寻死比自缢、吞金难熬百倍，人所共知。正因绝食十分难熬，所以洪承畴绝食到第二天，便一日饮水数次，今日饮水更多。往日有满人进去照料，洪偶尔一顾，目含仇恨之色。今日偶尔一顾，眼色已经温和，唯怕不给水饮。这是再而衰了。此时……”

皇太极赶快问：“此时就能劝说他回心转意么？”

范文程摇头说：“此时最好不要派人前去劝说。此时倘若操之过急，逼他投降，或因别故激怒了他，他还会再鼓余勇，宁拼一死。”

“那么……”

“以臣愚见，此时应该投之以平生所好，引起他求生之念。等他有了求生之念，心不愿死而自己不好转圜，然后我去替他转圜，劝他投降，方是时机。”

“你知道他平生最好的是什么？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锦衣美食，我什么都肯给他，绝不吝惜。”

范文程微笑摇头。

皇太极又问：“他多年统兵打仗，可能像卢象升一样喜爱骏马？”

范文程又微笑摇头。

皇太极默思片刻，焦急地说：

“范章京，到底这个人平生最爱好的是什么？”

“松山被俘的文武官员中，不乏洪承畴的亲信旧部，有一些甘愿投降的来到盛京。臣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洪承畴平生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色。他不但喜爱艳姬美妾，也好男风。”

“什么？”

范文程尽力将男风一词用满语解释得使皇太极明白，然后接着说：“近世明国士大夫嗜好男风不但恬不知耻，反以为生活雅趣，在朋友间毫不避忌。福建省此风更盛，甲于全国。洪是福建人，尤有此好。他去年统兵出关，将一俊仆名唤玉儿的带在身边，八月间死于乱军之中。自那时起，洪氏身处围城，无从再近美女、佼童。目前洪深为绝食所苦，生死二念必然搏斗于心中。此时如使他一见美色，必为心动，更会起恋生怕死之念。到那时，为他转圜，就很容易，如同瓜熟蒂落。”

皇太极问：“美女可有？”

“臣今日正在派人暗中物色，尚未找到。此时并非将美女赏赐洪承畴，侍彼枕席，仅是引动他欲生之念耳。”

皇太极说：“盛京中满汉臣民数万家，美女不会没有。另外有朝鲜国王去年贡来的歌舞女子一队，也有生得不错的。”

范文程说：“有姿色的女子虽不难找，但此事绝不能使臣民知道，更不能使朝鲜知道。此系一时诱洪承畴不死之计，倘若张扬出去，传之属国，便有失国体。”

“何不挑一妓女前去？使一妓女前去，也不会失我清国体统。”

“臣也想到使用妓女。但思洪承畴出身名族，少年为宦，位至尚书，所见有姿色女子极多。盛京妓女非北京和江南名妓可比，举止轻佻，言语粗俗，只能使洪承畴见而生厌。”

皇太极说：“洪承畴在松山被围日久，身体原已虚弱，经不起几天绝食。明日一定得想出办法使他回心转意，不然就迟误了。”

范文程躬身回答：“臣要尽力设法，能够不拖过明天最好。”

皇太极沉吟片刻，叫范文程退了出去，然后带着忧虑的神色又坐了片刻，想起了庄妃。自从她的姐姐关雎宫宸妃死后，在诸妃中算她生得最美，最得皇太极宠爱。她能说汉语，略识汉字，举止娴雅，温柔中带着草原民族的刚劲之气。今夜皇太极本来想留在清宁宫住，但因为心中烦闷，便往庄妃所住的永福宫去。

上午，天气比较温和，阳光照射在糊着白纸的南窗上。洪承畴从昏昏沉沉的半睡眠状态醒来，望望窗子，知道快近中午，而且是好晴天。他向窗上凝望，想到如今在关内已是暮春，不禁想到北京的名园、江南的水乡，想着他如今在为皇上尽节，而那些生活在江南的人多么幸福！今天，他觉得身体更加衰弱，精神更加委顿，大概快要死了。昨天，他还常常感到饥肠辘辘作声，胃中十分难熬，而今天那种饥饿的痛苦反而减退，最突出的感觉是衰弱无力，经常头晕目眩，于是他在心中轻轻叹道：

“我就这样死去么？”

因为想着不久就要饿死，他心中有点怆然和遗憾。他又将眼光移到窗上，听见窗外有轻轻的脚步声和人语声，但不见有人进来。从他绝食以后，每次虏兵送来饭菜，他都下狠心闭目不看，有时还瞪目怒斥：“拿走！赶快拿走！”他很奇怪：为何今日没有虏兵按时给他送来肴馔，也不来问他是不是需要水喝？忽然他心中明白：

“啊，对啦，虏酋已经看出我对大明誓尽臣节，不再打算对我劝降了。”

他为自己的坚贞不屈感到满意，认为只要再支持一、二日，就完了臣节，将在青史上留下忠义美名，传之千秋，而且朝廷一定会赐祭，赐谥，立祠，建坊，厚荫他的子孙。想着想着，他不禁在心中背诵文天祥的诗句：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

背诵之后，他默思片刻，对自己做到了“无愧”感到自慰。他想坐起来，趁着还剩最后一点精力留下一首绝命诗，但刚刚挣扎坐起，又是一阵眩晕，使他马上靠在墙上。挨炕头就是一张红漆旧条桌，上有笔、墨、纸、砚，每日为他送来的肴馔也是摆在这张条桌上。他瞟了一眼，看见桌上面有一层灰尘，纸、砚上也有灰尘，不觉起一股厌恶之情。他平生喜欢清洁，甚至近于洁癖。他将眼光转向别处。火盆中尚有木炭的余火。他想着自己的生命正像这将熄的一点余火。他又想到死后，尽管朝廷会给他褒荣，但是他魂归黄泉，地府中一定是凄凉、阴冷，而且是寄魂异域，可怕的孤独。他有点失悔早入仕途，青云直上，做了朝廷大臣，落得这个下场。忽然，从陈旧的顶棚上落下一缕裹着蛛网的灰尘，恰落在他的被子上。他看一眼，想着自己是快死的人，无心管了。

洪承畴胡乱地想着身后的事，又昏昏沉沉地进入半睡眠状态。他似乎听见院中有满洲妇女的小声说话，似乎听见有人进来，然而他没有精神注意，没有睁开眼睛，继续着半睡眠状态，等候死亡。好像过了很久，他的精神稍稍好了一些，慢慢地睁开眼睛，感到奇怪，不相信这是真的，心中自问：“莫非是在做梦？”他用吃惊的眼光望了望两个旗装少女，一高一低，容貌清秀，静静地站立在房门内，分明是等候着他的醒来。看见他睁开眼睛，两个女子赶快向他屈膝行礼，而那个身材略高的女子随即走到他的炕边，用温柔的、不熟练的汉语问道：“先生要饮水么？”

洪承畴虽然口干舌渴，喉咙冒火，但是决心速死，一言不答，也避开了她的眼睛，向屋中各处望望。他发现，地已经打扫干净，桌上也抹得很净，文房四宝重新摆放整齐，火盆中加了木炭，有了红火。他的眼光无意中扫到自己盖的被子上，发现那一缕裹着尘土的蛛网没有了。他还没有猜透这是什么意思，立在炕前的那个女子又娇声说道：

“这几天先生吃了大苦，真正是南朝的一大忠臣。先生纵然不肯进食，难道连水也不喝一口么？”

洪承畴断定虏酋已对他无计可施，只好使用美人计。他觉得可笑，干脆闭起了眼睛。过了一阵，洪承畴听见两个满洲女子轻轻地走了，才把眼睛睁开。盆中的木炭已经着起来，使他感到暖烘烘的；他的心上还留有她们的影子，那种有礼貌的说话态度和温柔的眼神使他心头上感到了一股暖意。他知道清宫中没有宫女，只有宫婢，猜想她们定然是虏酋派来的宫婢，但仔细一想，又不像是用美人计诱他复食。这两个女子并没有劝他复食，只是简单地劝他饮水，也不多劝，而且丝毫没有在他面前露

出故意的媚态。他心中暗问：

“这是什么意思？下边还有什么文章？”

他虽然猜不透敌人的用意，却断定必有新的文章要做。想着自己已经衰弱不堪，再撑一二日便可完成千秋大节，在心中冷笑说：

“哼，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宗旨，唯有绝食到底而已！”

为着不使自己中了敌人的美人计，他拿定主意：倘再有女人进来，他便破口谩骂，叫她们立刻滚出屋子。

忽然，房门口脚步响动，他看见刚才那个身材稍矮而面孔特别白嫩的宫婢掀开门帘，带一个美丽的满洲少妇进来，后边跟随着刚才那个身材稍高的苗条宫婢，捧着一把不大的暖壶。洪承畴本来准备辱骂的话竟没有出口；想闭起眼睛，置之不理，但是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使他不能不注视着面前出现的事情，特别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要看看进来的满洲少妇。虽然这进来的少妇也是宫婢打扮，却带着一种高贵神气，并不向他行屈膝礼，直接脚步轻盈地走到他的炕前，用不很纯熟的汉语说道：

“先生为明国大臣，不幸兵败被俘，立意为明国皇上尽忠，绝食而死，令我十分钦敬，特意送来温开水一壶，请先生喝了，减少口干之苦。”她亲手接过暖壶，送到洪的面前，又说：“这温开水不能救先生的命，只能略减临死前的痛苦，请赶快喝下去吧。”

洪承畴坚绝不理，闭起双眼。房间里片刻寂静。一股名贵脂粉的异香和女人身上散出的温馨气息扑入他的鼻孔，一直沁入心肺。他心中奇怪：“她不像宫婢。她是谁？”随即告诫自己：“不要理她！不要堕入虏酋诡计！”忽然他又听见那清脆而温柔的声音问道：

“先生不是要做南朝的忠臣么？”

洪承畴不说话，也不睁眼。那富有魅力的声音又说：

“我愿意帮助先生成为南朝忠烈之臣，所以特来劝先生饮水数口，神智稍清，以便死前做你应做的事。先生为何如此不懂事呀？”

洪承畴睁开双眼，原想用怒目斥骂她快滚出去，不料当他的眼光碰到她的眼光，并且望见她的眼神和嘴角含着高贵、温柔、又略带轻视的笑意时，他心中一动，眼中的怒气突然全消，不自觉换成了温和神色。满洲女子接着说道：

“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你为南朝尽节的时刻就到。倘不投降，必然饿死，或是被杀，绝不能再活下去。你是进士出身，又是大臣，不应该在糊涂中死去。我劝你喝几口水，方好振作精神，趁现在留下绝命诗或几句什么话，使明国朝野和后世都知道你是如何为国尽节。说不定还有重

要的事儿在等待着你，需要你坚强起来。快喝水吧，先生！”

洪承畴迟疑一下，伸出苍白的、衰弱的、微微打颤的双手，接着暖壶，喝了一口，咽下喉咙，立时感到无比舒服。他又喝了一口，忽然一怔，想吐出，但确实口渴，喉干似火，十分难过，终于咽下，然后将壶推出。满洲女子并不接壶，微笑问道：

“先生为何不再饮了？”

洪承畴简单地说：“这里有人参滋味。我不要活！”

满洲女子嫣然一笑，在洪的眼睛中是庄重中兼有妩媚。他不愿堕入计中，回避了她的眼睛，等待她接住暖壶。她并不接壶，反而退后半步，说道：

“这确是参汤，请先生多饮数口，好为南朝尽节。听说憨王陛下今日晚上或明日就要见你。倘若先生执意不降，必然被杀。你到了憨王陛下面前，如果十分衰弱无力，别人不说你是绝食将死，反而说你是胆小怕死，瘫软如泥，连话也不敢大声说。倘若喝了参汤，有了精力，就可以在憨王面前慷慨陈词，劝两国罢兵修好，也是你替南朝做了好事，尽了忠心。听说南朝议和使者一行九十九人携带敕书，几天内就会来到盛京。你家皇上如不万分焦急，岂肯这样郑重其事？再说，倘若你不肯投降被杀，临死时没有一把精力，如何能步往刑场，从容就义？”停一停，她看出洪承畴对她的话并无拒绝之意，接着催促说：“喝吧，莫再迟疑！”

洪承畴好像即将慷慨赴义，将人参汤一饮而尽，还了暖壶，仰靠壁上，闭了眼睛，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

“倘见老憨，唯求一死！”

他听见三个满洲女子开始离开他的房间，不禁将眼睛偷偷地睁开一线缝儿，望一望她们的背影。等她们完全走出以后，他才将眼睛完全睁开，觉得炕前似乎仍留下脂粉的余香未散。他心中十分纳罕，如在梦中，向自己问道：

“这一位丽人是谁？”

他感到确实有了精神，想着应该趁此刻写一首绝命诗题在墙上。但是他下炕以后，心绪很乱，打算写的五言八句绝命诗只想了开头三句便不能继续静心再想。在椅子上坐了一阵，他又回到炕上，胡思乱想，直到想得疲倦时蒙眬入睡。

到了申牌时候，那个“丽人”又带着两个宫婢飘然而至。他用温和的眼光望着，但没有忘记自己是天朝大臣，即将为国尽节，所以脸上保持着冷漠神色。那位神态尊贵的满洲少妇从宫婢手中接过暖壶，递到洪承畴面

前，嘴角含着似有似无的微笑，说道：

“先生或生或死，明日即见分晓，请再饮几口参汤。”

洪承畴一言不发，捧过暖壶，将参汤一饮而尽。满洲少妇感到满意，用眼色命身边的一个官婢接住暖壶。她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嘲讽的味道，但她的神态是庄重的、含蓄的，丝毫没有刺伤洪承畴的自尊心。她问道：

“憨王陛下实在不愿先生死去。先生有话要对我说么？”

“别无他言，唯等一死。”

“也好。这倒是忠臣的话。”她微笑点头，随即又说，“先生既然神志已清，我以后不再来了。从今晚起，将从汉军旗中来一个奴才服侍你，直到你为南朝慷慨尽节为止。”

洪承畴问道：“你是何人？”

满洲女子冷淡地回答：“你不必多问，这对你没有好处。”

望着这个神气高贵的女子同两个宫婢走后，洪承畴越发觉得奇怪。他想着这个女子可能是宫中女官，又想着自己可能不会被杀，所以老憨命她两次送来参汤救他。他经此一度绝食，希望活下去的念头忽然兴起，但又不能不想着为大臣的千秋名节，皇上的知遇之恩，以及老母和家人今后的处境。过了一阵，他感到疲倦，闭起眼睛养神。刚刚闭起眼睛，便想起劝他喝参汤的“丽人”。他记起来她的睛如点漆、流盼生光的双目，自从督师出关以来，他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眼睛。他记起来当她送暖壶时，他用半闭的眼睛偷看到她的藏在袖中的一个手腕，皮肤白嫩，戴着一只镂花精致、嵌着几颗特大珍珠的赤金镯子。他想着满洲女子不缠足，像刚才这个“丽人”，步态轻盈中带着矫健，不像近世汉族美人往往是弱不禁风，于是不觉想起曹子建形容洛神的名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他正在游心胡想，忽闻门帘响动，随即看见一个姣好的面孔一闪，又隐在帘外。门外一阵细语，然后一个满洲仆人装束的青年进来。

这青年仆人不过十八九岁，身材苗条，带有女性的温柔和腼腆表情。他走到洪承畴的炕前跪下，磕了一个头，起来后垂手恭立，躬身轻叫一声“老爷！”说的是北方普通话，略带苏州口音，也有山东腔调。洪承畴将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眼，问道：“你是唱戏的？”

“是的，老爷。”

“你原来在何处唱戏？”

“小人九岁时候，济南德王府派人到苏州采买一班男孩和一班女孩到王府学戏，小人就到了德王府中。大兵 [10] 破济南，小人被掳来盛京，拨在汉军旗固山额真府中。因为戏班子散了，北人也不懂昆曲，没有再唱戏

了。”

洪承畴又将他打量片刻，看见他确实眉目清秀，唇红齿白，眼角虽然含笑，却分明带有轻愁。又见他脸颊白里透红，皮肤细嫩，不由得想起来去年八月死于乱军中的玉儿。他又问：“你是唱小旦的？”

“是，老爷。老爷的眼力真准！”

“你来此何事？”

“这里朝中大人要挑选一个能够服侍老爷的奴才，就把小人派来了。”

洪承畴叹息说：“我是即将就义的人，说不定明天就不在人间，用不着仆人了。”

“话不能那样说死。倘若老爷一时不被杀害，日常生活总得有仆人照料。况且老爷是大明朝的大臣，纵然明日尽节，在尽节前也得有奴仆照料才行。像大人这样蓬头垢面，也不是南朝大臣体统。大人不梳头，恐怕虱子、虮子长了不少。奴才先替大人将头发梳一梳如何？”

洪承畴的头皮早已痒得难耐，想了一下，说：“梳一梳也好。倘若明日能得一死，我还要整冠南向，拜辞吾君。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贱姓白，名叫如玉。”

洪承畴“啊”了一声，心上起一阵怅惘之感。

如玉出去片刻，取来一个盒子，内装梳洗用具。他替洪承畴取掉幞头、网巾，打开发髻，梳了又篦，篦下来许多雪皮、虱子、虮子。每篦一下，都使洪承畴产生快感。他心中暗想：倘若不死，长留敌国，如张春那样，消磨余年，未尝不可。但是他忽然在心中说：

“我是大明朝廷重臣，世受国恩，深蒙今上知遇，与张春不同。明日见了虏酋，唯死而已，不当更有他想。”

如玉替他篦过头以后，又取来一盆温水，侍候他洗净脸和脖颈上的积垢。一种清爽之感，登时透入心脾。如玉又出去替他取来几件干净的贴身衣服和一件半旧蓝绸罩袍，全是明朝式样的圆领宽袖，对他说：

“请老爷换换内衣，也将这件罩袍换了。这件罩袍实在太脏，后襟上还有两块血迹。”

洪承畴凄然说：“那是在松山西门外我栽下马来时候，几个亲兵亲将和家奴都抢前救护，当场被虏兵杀死，鲜血溅在我这件袍子上。这是大明朝忠臣义士的血，我将永不会忘。这件罩袍就穿下去吧，不用更换。我自己也必将血洒此袍，不过一二日内之事。”

“老爷虽如此说，但以奴才看来，老爷要尽节也不必穿着这件罩袍。老爷位居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身份何等高贵，鲜血何必同亲兵家奴洒在一起？请老爷更换了吧。听说明日内院大学士范大人要来见老爷。老爷虽为俘囚，衣着上也不可有失南朝大臣体统。”

“不是要带我去面见老憨？”

“小人听说范大人来见过老爷之后，下一步再见憨王。”

“你说的这位可是范文程？”

“正是这位大人，老爷。他在憨王驾前言听计从，在清国中没有一个汉大臣能同他比。明日他亲自前来，无非为着劝降。同他一见，老爷生死会决定一半。务请老爷不要再像过去几天那样，看见来劝降的人就破口大骂或闭起眼睛不理。”

洪承畴严厉地看仆人一眼，斥责说：“你休要多嘴！他既是敌国大臣，且系内院学士，我自有应付之道，何用尔嘱咐老爷！”

“是，是。奴才往后再不敢多言了。”

如玉侍候他换去脏衣，并说今晚将屋中炭火弄大，烧好热水，侍候他洗一个澡。洪承畴没有作声，只是觉得这个仆人的温柔体贴不下死去的玉儿。过一会儿，如玉将晚饭端来，是用朝鲜上等大米煮的稀饭，另有两样清素小菜。洪承畴略一犹豫，想着明日要应付范文程，跟着还要应付虏酋四王子，便端起碗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想心思，心中问道：

“对着范文程如何说话？”

[1] 代善——努尔哈赤的次子、皇太极的哥哥。

[2] 阿巴泰——努尔哈赤的第七子。

[3] 堂子——满族皇帝祭天的地方。

[4] 一般女真族的习俗——金朝是面向东祭神。

[5] 文文山——文天祥号文山。

[6] 束发受书——指男孩子开始将头发束扎起来，入学接受读书教育。

[7] 《过零丁洋》——零丁洋在今广东中山县南。文天祥被元兵所俘，舟过零丁洋，作七律一首，慷慨悲壮。末二句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8] 辽东鹤——古代仙话：有个辽人名叫丁令威，学道千年，化为白鹤，飞返家乡，后又飞到天上。

[9] 金太宗——金朝第二代皇帝，本名完颜吴乞买，汉名改为完颜昂。在位十二年（1123-1135），对于扩大金朝的武功和版图起了重大作用。

[10] 大兵——指清兵。清兵于崇祯十一年十月第三次入长城南侵，深入畿辅、山东，于次年正月破济南，掳德王。

第七章

同一天里，崇祯在乾清宫中接到了两封飞奏：上午收到河南巡抚高名衡奏报，李自成于二月十七日攻破襄城，将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捉到，杀在城外。下午收到宁远总兵吴三桂的飞奏，说松山城于二月十九日失守，洪承畴生死不明，传闻死于巷战之中，又云自尽。

几天以前，崇祯知道左良玉同李自成在郾城相持，汪乔年要到襄城和左良玉夹击李自成。没有料到，汪会失败这么快，竟然死了。倘在往年，他会十分震惊，震惊后会到奉先殿痛哭一阵。然而自从杨嗣昌死后，他已经习惯于失败的打击，只觉得灰心，愁闷，忧虑，而不再哭了。几个月前得到傅宗龙被杀的消息，他也没有落泪。另外，傅、汪这两个总督，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较轻，压根儿不能与杨嗣昌、洪承畴二人相比。

得到吴三桂的飞奏后，他却哭了。他立刻命陈新甲设法查清洪承畴的生死下落，他自己也给吴三桂下了手谕，要他火速查清奏明。

四月下旬，吴三桂和高起潜的奏报相继来到，而洪承畴北京公馆中得到消息更快。首先是洪承畴老营中的一个士兵，被俘后从沈阳逃回，说他临逃出沈阳时在汉人居民中哄传洪承畴绝食身死。随后高起潜密奏，说闻洪承畴确实自缢未遂，继以绝食，死在沈阳。

吴三桂给兵部衙门的一封秘密塘报说，洪承畴到沈阳后，对劝降的满洲官员骂不绝口，每次提到皇上知遇之恩，便痛哭流涕，唯求速杀。塘报最后说：

闻洪总督已绝食数日，一任敌人百般劝诱，只是不理，闭目等死。虏方关防甚严，不许消息外传。洪总督是否已死，传说不一。一俟细作续探真确，当再飞报。须至塘报者！[1]

京师士民连日来街谈巷议。那班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把他比做当今张、许[2]。朝廷之上，纷纷议论，都是赞许的话。有人说："当世劳臣，强敏敢任，志节之坚，殉国之烈，孰如洪氏！"那些平日弹劾过他的言官，或因门户之见喜欢说他短处的同僚，这时也都改变腔调，异口同声地说：

"古人说盖棺论定，洪亨九大节无亏，可谓死得其所！"

恰在这时，洪府的管事家人陈应安等因京师朝野如沸，洪府故旧门生都在关心朝廷荣典，大少爷尚未回京，事情不能再等，便共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本。其中有这样感人的话：

去岁八月战溃，家主坐困松城。城中粮绝，杀马饷兵，忍饥苦守。不意逆将夏承德暗投胡虏，开门献城。家主犹督兵巷战，大呼杀敌，血染袍袖；迨家主身负重伤，左右死亡枕藉，乃南向叩头，口称"天王圣明，臣力已竭"。被执之后，骂不绝口，唯求速死。后以虏兵防守甚严，自缢不成，绝食毕命。从来就义之烈，未有如臣家主者也！

崇祯将这道奏本看了两遍，深深地叹了口气。恰逢魏清慧走进暖阁，崇祯转过头来，望她一下，问道：

"你去承乾宫刚回来？田娘娘今日病情如何？"

"田娘娘仍然每日下午申时以后便发低烧，夜间经常咳嗽，痰中带血。她又思念五皇子，心中总是郁郁寡欢。这样一天一天下去，病情只有加重的份儿。"

崇祯骂道："太医们每日会诊，斟酌药方，竟然如此无能，全是饭桶！"

魏宫人说："以奴婢看来，不能专靠太医，也需要祈禳祈禳才是。"

崇祯点点头，用眼色命宫女退出。随即一个御前太监进来，启奏说陈新甲奉召进宫，在乾清门外等候召对。崇祯忧郁地问道：

“那个张真人还在京么？”

御前太监回奏：“听说张真人因奏恳皇上特降隆恩，以衍圣公为例，将真人改为二品俸禄，并在京城中赐官邸一处。此事尚未蒙皇爷恩准，所以仍留京师，住在长春观中，未曾回龙虎山 [3] 去。”

崇祯说：“他请求的这两件事，据礼部复奏，本朝无此故事，碍难同意。礼部的意见很是。唉，且不管这些小事，你今日替朕传旨：命张真人就在长春观中建醮，为皇贵妃虔心祈禳。你再传谕僧道录司，京师各有名寺观，都要为皇贵妃诵经祈禳三日。南宫中的僧道，还有英华殿、大高玄殿等地方，不管是名德法师，或是习道礼佛宫女，从明天起都为皇贵妃诵经祈禳七天。”

太监叩头说：“遵旨！”

崇祯想着国事和家事如此不幸，不禁摇头叹气，随即命传陈新甲进来。他近来因为对李自成作战着着失败，已经对这位兵部尚书很不满意，只是遍观朝臣，没有一个比陈做事更干练，加之同“东虏”秘密议和的事正在依靠此人，所以没有把不满表露出来。他望着跪在地上的兵部尚书问道：

“洪承畴为国尽节的事，卿可有别的消息？”

“臣部别无新的塘报。洪宅家人陈应安昨日曾到臣部见臣，说洪承畴确已慷慨尽节，言之确凿，看来颇似可信。”

“朕也见到陈应安等奏本，所以将卿叫进宫来商量。卿可知道洪承畴在京城有何亲人？他的儿子现在何处？”

“洪承畴长子原在京城，一个月前因事离京。昨天据陈应安等对臣面禀，彼已星夜赶回，大约一二日内即可来到。洪家在京城如何发丧成服 [4] ，如何祭奠，如何受吊，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洪承畴的长子回京主持。”

崇祯的思想已经转往别处，沉默片刻，突然发问：“马绍愉是否已到沈阳？”

“按日期算，如今可能已到沈阳。”

崇祯叹息说：“目前流贼未灭，中原糜烂。卿身当中枢重任，知之甚悉。虏势方张，难免不再入塞。内外交困，如之奈何！”

陈新甲知道皇上要谈论议和的事，赶快叩头说：“微臣身为本兵，不能为陛下安内攘外，实在罪该万死。然局势演变至今，只能对东虏暂时议

抚。马绍愉已去沈阳，必能折冲虏廷[5]，不辱使命。望皇上放心等候，不必焦虑。”

“朕所担心者虏事未缓，中原已不可收拾。”

“河南方面，微臣已遵旨檄催各军驰赴援剿。至于东虏方面，只怕要求赏赐过奢。臣已密嘱马绍愉，在虏酋面前既要宣扬皇上德威，启其向化之心，也要从目前大局着想，不妨稍稍委曲求全。”

崇祯心情沉重地说：“但愿马绍愉深体朕之苦衷，将抚事办妥；也望虏酋不要得寸进尺，欲壑无厌，节外生枝。朕欲为大明中兴之主，非如宋室怯懦之君。倘虏方需索过多，朕绝不答应。只要土地人民损失不多，不妨速定成议，呈朕裁定，然后载入盟誓，共同遵守，使我关外臣民暂解兵戎之苦。”

“是，是。皇上圣明！”

“马绍愉如有密报来京，万不可泄露一字。”

“是，是。此等事自当万分机密。”

“朕已再三嘱咐，每次给卿手谕，看后即付丙丁[6]。卿万勿稍有疏忽！”

“臣以驽钝之材，荷蒙知遇之恩，唯望佐皇上成为中兴英主，所以凡是皇上此类密旨，随看随焚，连一字也不使留存于天壤之间。”

几天以后，礼部关于洪承畴的各项褒忠荣典已经题奏皇帝，奉旨火速赶办。这些荣典，包括赐谥忠烈，赠太子太保，赐祭九坛，在京城和洪的福建家乡建立祠堂。京城的祠堂建在正阳门月城中。明朝最崇奉关羽，建在月城中西边的关帝庙十分有名。如今奉旨在东边建一“昭忠祠”，分明有以洪氏配关羽的意思。

祭棚搭在朝阳门外东岳庙附近的一片空地上，坐北朝南。临大路用松柏枝和素纸花扎一牌坊，中间悬一黄绸横幅，上书“钦赐奠祭”。从牌坊直到一箭之外的祭棚，路两旁竖着许多杆子，挂着两行白绸长幡和中央各衙门送的挽联。祭棚门上悬一黄缎匾额，四边镶着白缎，上有崇祯御笔亲题四个大字：“忠魂不朽”。

正阳门月城内，正在日夜动工，为洪承畴修建祠堂。洪氏“壮烈殉国”的传说深深打动人心，连平日喜欢偷懒的人也不好意思偷懒了。

五月初四按历书是黄道吉日，也是昭忠祠正厅上梁的日子。尽管有五城

兵马司派兵丁弹压，驱赶拥挤的人群，但看的人还是将路边围得水泄不通，纷纷议论，赞叹不止。

当昭忠祠上梁时，崇祯皇帝正在平台召见群臣。他坐在御座上，脸色忧愁，眉头紧皱，白眼球因过分熬夜而网着血丝。臣工们看见他的双脚在御案下不住踩动，这是他心情焦急时的习惯动作，所以大家捏了一把汗，屏息无语，等候问话。崇祯将御案上的一叠军情文书拿起来又放下，轻声叫道："陈新甲！"

陈新甲立刻答应一声，走到御案前跪下去叩了个头。但崇祯没有马上问话，又叫了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到面前跪下。有几件要紧事情他都要向大臣们询问，但是他心中很乱，一时不知道先问哪一桩好。停了片刻，他又将户部尚书也叫到面前跪下。他将御案上的文书看了一眼，然后向陈新甲问道：

"自从汪乔年在襄城兵败以后，两个月来闯贼连破豫中、豫东许多州、县，连归德府也破了，风闻就要去围攻开封。卿部有何援剿之策？"

陈新甲叩头说："臣已檄催丁启睿、杨文岳两总督统率左良玉等总兵，大约有二十万之众，合力援剿，不使流贼窥汴得逞。"

崇祯对丁启睿、杨文岳的才干并不相信，也不相信左良玉会实心作战，叹口气，又问道："倘若援剿不利，还有兵可以调么？"

陈新甲说："陛下明白，目前兵、饷两缺，实在无兵可调。倘若万不得已，只好调山西总兵刘超、宁武总兵周遇吉驰援河南。另外，陛下将孙传庭从狱中放出，命他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他已经于一个月前到了西安，正在征饷集粮，加紧练兵。倘若能在短期内练成数万精兵，也可救援开封。"

崇祯转向新任户部尚书傅淑训问道："筹饷事急，卿部有何善策？"

傅淑训战战兢兢地回答："目前处处灾荒，处处战乱，处处残破，处处请赈、请饷，处处……"

崇祯几年来听熟了这样的话，不愿听下去，向工部尚书刘遵宪问："为洪承畴设祭的地方可完全布置就绪？"

刘遵宪回答："前几天就已经完全就绪。因为陛下将亲临赐祭，又将附近几家贫民破旧房屋拆除，加宽御道，铺了黄沙。"

崇祯转向礼部尚书林欲楫："明日开祭，烦卿代朕前去。数日之后，朕必亲临致祭。昨日朕看到承畴的儿子所刻承畴行状[7]，对承畴殉国经过叙述较详。朕看了两遍，深为感动。"崇祯热泪盈眶，喉头壅塞，停了片刻，接着说："朕为一国之主，没有救得承畴，致有今日！……"

皇帝突然热泪奔流，泣不成声。大臣们都低下头去。过了一阵，崇祯揩干眼泪，向大家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话需要面奏？”

林欲楫赶快奏道：“臣部代陛下所拟祭文，已进呈两日，不知是否上合圣心？如不符圣心，如何改定，伏乞明谕。”

崇祯说：“朕心中悲伤，几乎将此事忘了！卿部所拟祭文，用四言韵语，务求典雅，辞采亦美，然不能将朕心中欲说的话说得痛快，实为美中不足。朕今日将亲自拟一祭文，交卿明日使用。”

林欲楫叩头说：“臣驽钝昏庸，所拟祭文未能仰副圣衷，殊觉有罪。陛下日理万机，旰食宵衣，焦劳天下，岂可使陛下为此祭文烦心？臣部不乏能文之士，请容臣部另拟一稿，进呈御览。”

崇祯说：“不用啦。承畴感激朕知遇之恩，临难不苟，壮烈殉国，志节令名光照史册。朕为他亲拟祭文，以示殊恩，也是应该的。”

二更过后，崇祯坐在乾清宫的御案前改定祭文。晚饭前他已经将稿子写成。晚饭后听了曹化淳当面密奏，他知道洪家所刻的洪承畴行状在京城散发极广，有些人与洪家毫无瓜葛，也要想法借一份，誊抄珍藏。曹化淳还说，京师臣民因听说皇上将亲写祭文并亲临东郊致祭，人人为之感动，都说有这样圣君，故有洪承畴那样忠臣。崇祯平时对曹化淳并不完全相信，唯独今晚对他的密奏句句信以为真。他本来已很疲倦，但不肯休息，将祭文稿摊在御案上作最后修改。他先默诵一遍，随后又改了几个字，然后对着定稿，悲痛地低声读道：

维大明崇祯十五年五月，皇帝遣官致祭于故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蓟辽总督洪承畴之灵前而告以文曰：

呜呼！劫际红羊 [8] ，祸深黄龙 [9] 。安内攘外，端赖重臣。昊天不吊 [10] ，折我股肱。朕以薄德，罹此蹇剥 [11] ，临轩洒涕，痛何如之！

曩者青犊肆虐于中原，铜马 [12] 披猖于西陵，乃命卿总督师旅，扫荡秦、蜀。万里驰驱，天下知上将之辛劳；三载奋剿，朝廷纾封疆之殷忧。方期贼氛廓清，丽日普照于泾、渭；讵料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蹂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星夜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 [13] ，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躬亲戎行；未建懋功，

遽成国殇。呜呼痛哉！

自卿被围，倏逾半载。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唯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睢阳义烈[14]，堪与比拟。无奈壮士掘鼠，莫救三军饥馁；叛将献城，终至一朝崩解。然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弱马中箭，继以步斗；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喑，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微雨忽零，淅沥不止，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

闻卿被执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槛车北去，日近虏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追入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唯目闭而罔视；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唯背向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病不能兴，鼓卿余力，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倒地而死，目犹不瞑。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

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建祠建坊，国有褒忠之典；议谥议恤，朕怀表功之心。卿之志节功业，已饬宣付史馆。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15]于百世，传令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

关于洪承畴如何进行巷战，负伤被俘，以及如何绝食而死，崇祯都是采自洪家所刻的行状，不过他写得更加富于感情。祭文中有些话因为有"潜台词"，在执笔者自己诵读时，比旁人更为感动。

玄武门鼓打三更了。崇祯叫一个太监将祭文送到司礼监值房中连夜誊缮，天明时送交礼部。

在洪承畴开始吃东西的第二天，范文程到三官庙中看他。范文程同他谈了许多关于古今成败的道理，劝他投降。但是他很少回答；偶尔说话，仍然说他身为明朝大臣，唯求速死。为着保持大臣体统，他对范文程来时不迎，去时不送。范文程对他的傲慢无礼虽不计较，但心中很不舒服。同他见面之后，范文程去清宁宫叩见皇太极，面奏劝说洪承畴投降的结果。

皇太极问道："洪承畴仍求速死，朕自然不会杀他。你看，他会在看守不严的时候用别的法儿自尽么？"

范文程说："请陛下放心。以臣看来，洪承畴不会死了。以后不必看守很严，让他自由自在好了。"

皇太极面露笑容，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再自尽了？"

"洪承畴被俘之后，蓬头垢面，确有求死之心。昨晚稍进饮食，即重有求生之意。今日臣与他谈话时适有梁上灰尘落在他的袍袖上，他立刻将灰尘掸去。洪承畴连袍袖上的清洁尚如此爱惜，岂有不自惜性命之理？"

"好，这话说得很是！"皇太极哈哈大笑，想一想，又说，"他一定会降，但不要逼他太紧，不要催他剃头。缓些日子不妨。"

几天以后，洪承畴已有愿意投降表示。清朝政府就给他安置到有两进院落的宅子里，除佼仆白如玉仍在身边外，又给他派来两个仆人、一个马夫、一个管洗衣做针线的女仆、一个很会烹调的厨师，还有一个管做粗活的仆人。一切开销，都不用他操心。日常也有官员们前来看他，但他因身份未定，避免回拜。他有时想起老母和家中许多亲人，想起故国，想起祖宗坟墓，尤其想到崇祯皇帝，心中感到惭愧、辛酸，隐隐刺痛。但是有满洲官员前来看他时，他倒是谈笑自若，没有忧戚外露。他对于饮食逐渐讲究，对于整洁的习惯也几乎完全恢复。

几天前他风闻张存仁曾经给清国老憨上了一道奏本，建议将祖大寿斩首，将他留用。随后有人将张存仁原疏的抄件拿给他看，关于留用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洪承畴虽非挺身投顺，皇上留之以生，是生其能识时势也。……洪承畴既幸得生，必思效力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剃发，酌加任用，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盖皇上特为文臣归顺者开一生路也。且洪承畴身系书生，养于我国，譬如孤羊在槛阱之中，蝇飞无百步之力耳。纵之何所能？禁之何所用？此恩养之不宜薄者也。

洪承畴看了张存仁的这几句话，对自己自幼读圣贤之书，受忠义之教，落到这个下场，感到羞耻，不禁发出恨声，不断长叹。然而奇怪的是，这时如果他有心自尽，很容易为国"成仁"，然而他根本不再有自尽的想法了。

今天午饭后不久，正当崇祯在乾清宫为洪承畴写祭文的时候，范文程差一位秘书院的官员前来见洪，告他说明天上午皇上要在大政殿召见他同祖大寿等，请他今天剃头，并说一应需用衣帽，随后送到。虽然这是洪承畴意料中必有的事，却仍然不免在心中猛然震动。这位官员向他深深

作揖致贺，说他必受到皇上重用。他赶快还礼，脸上的表情似笑似哭，喃喃地不能回答出一句囫囵的话。刚送走这位官员，就有人送来了衣、帽、靴、鞋，并来了一个衣服整洁，梳着大辫子的年轻剃头匠。那剃头匠向洪承畴磕了个头，说：

“大学士范大人命小人来给大人剃头。”

洪承畴沉默片刻，将手一挥，说道：“知道了。你出去等等！”

剃头匠退出之后，洪承畴坐在椅子中穆然不动，过了好长一阵，仍然双眼直直地望着墙壁。虽然他已经决定投降，但剃头这件事仍给他蓦然带来很深的痛苦。他在童年时候就读了《孝经》，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话背得烂熟。如果是为国殉节，这一句古圣贤的话就可以不讲，而只讲“尽忠即是尽孝”。但如今他是做叛国降臣，剃头就是背叛了古圣先王之制，背叛了华夏之习，背叛了祖宗和父母。一旦剃头，生前何面目再见流落满洲的旧属？死后何面目再见祖宗？然而他心中明白：既然已经投降，不随满洲习俗是不可能的，在这件事情上稍有抗拒，便会被认为怀有二心，可能惹杀身之祸。他正在衡量利害，白如玉来到他身边，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

“老爷，快剃头吧。听说范大人马上就要来到，与老爷商量明日进见憨王的事。”

洪承畴嗯了一声，点一下头。白如玉掀开一半帘子，探出头去，将手一招。随即满洲剃头匠把盆架子搬了进来，放在比较亮的地方。这架子，下边是木架子，有四条腿，都漆得红明红明的。上边放着铁炉，形似罐子，下有炉门，燃着木炭，上边接一个约有半尺高的黄铜围圈。他端来盛有热水的、擦得光亮的白铜脸盆，放在黄铜围圈上。脸盆背后的朱红高架旁挂着荡刀布，中间悬着一面青铜镜。剃头匠本来还有一只特制的凳子，同盆架子合成一担，可以用扁担挑着走。因为洪承畴的屋中有更为舒服的椅子，所以不曾将那只凳子搬进屋来。剃头匠将一把椅子放在盆架前边，请洪承畴坐上去，俯下腰身，替他用热水慢慢地洗湿要剃去的头发和两腮胡须。洪承畴对剃头的事完全陌生，只好听从剃头匠的摆布。洗过以后，剃头匠将盆架向后移远一点，取出刀子，在荡刀布上荡了几下，开始为洪剃头。刀子真快，只听唰唰两下，额上的头发已经去了一片，露出青色的头皮。洪承畴在镜中望见，赶快闭了眼睛。剃头匠为他剃光了脑壳下边的周围头发，剃了双鬓和两腮，又刮了脸，也将上唇和下颌的胡须修剃得整整齐齐，然后将洪承畴留下的头发梳成一条辫子，松松地盘在头上。洪对着铜镜子看看，觉得好像比原来年轻了十年，但不禁心中一酸，赶快将眼光避开镜子，暗自叹道：

“从此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16]

洪承畴正要起身，剃头匠轻声说：“请老爷再坐一阵。”随即这个年轻人用两个大拇指在他的两眉之间轻巧地对着向外按摩几下，又用松松的空

拳轻捶两下，转到他的背后，轻捶他的背脊和双肩。捶了一阵，又蹲下去捶他的双腿，站起来捶他的两只胳膊。剃头匠的两只手十分轻巧、熟练，时而用实心拳，时而用空心拳，时而一空一实，时而变为窝掌，时而使用拳心，时而变为竖拳。由于手式变化，快慢变化，使捶的声音节奏变化悦耳，被捶者身体和四肢感到轻松、舒服。洪承畴以为已经捶毕，不料剃头匠将他右手每个指头拉直，猛一拽，又一屈，使每个指头发出响声，然后将小胳膊屈起来，拉直，猛一拽，也发出响声。再将小胳膊屈起来，冷不防在肘弯处捏一下，使胳膊猛一酸麻，随即恢复正常，而酸麻中有一种特殊快感。他将洪的左手和左胳膊，同样地摆弄一遍。剃头匠看见洪承畴面露微笑，眼睛半睁，似有睡意，知道他感到舒服，便索性将他放倒椅靠背上，抱起他的腰举一举，使他的腰窝和下脊骨也感到柔和，接着又扶着坐直身子，在他肩上轻捶几下，冷不防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在他的下颏下边按照穴位轻轻一捏。洪承畴蓦然昏晕，浑身一晃，刹那苏醒，顿觉头脑清爽，眼光明亮。剃头匠又替他仔细地掏了耳朵，然后向他打千 [17] ，赔笑说：

“老爷请起。过几天小人再来给老爷剃头刮脸。”

洪承畴刚起身，白如玉就将一个红纸封子赏给剃头匠。剃头匠接到手里，猜到是一两银子，赶快向洪承畴跪下叩头，说：

“谢老爷的赏！要不是老爷今日第一次剃头，小人也不敢接赏。这是讨个吉利，也为老爷恭喜。老爷福大命大，逢凶化吉；从此吉星高照，前程似锦；沐浴皇恩，富贵无边。”

白如玉等剃头匠走后，用一绸帕将剃下来的长发和以后不会再用的网巾包起来，放进洪承畴床头的小箱中，然后侍候主人更换了衣服。洪承畴平日认为自己生长在“衣冠文物之邦”，很蔑视满洲衣帽，称之为夷狄之服。他常骂满洲人的帽子后边拖着豚尾，袍袖作马蹄形，都是自居于走兽之伦。现在他自己穿戴起来，对着镜子看看，露出一丝苦笑，正要暂时仍换上旧服，外边仆人来禀：内院大学士范大人驾到。洪承畴赶快奔出二门外相迎，心里说：

“幸好换上了满洲衣帽！”

洪承畴本来要迎出大门，但看见范已经进到大门内，就抢到范的面前深深作了一揖，说道：“辱承枉顾，实不敢当！”范文程赶快还揖，赔笑说：“九老是前辈，今后领教之处甚多，何必过谦。”并肩走到二门阶下，洪又作了一揖，说声“请！”范还了一揖，登阶入门。到了上房阶下，洪又同样礼让；上了台阶以后，到门口又作揖，让范先走一步；到了上房正间，洪又作揖，请范在东边客位坐下，自己在西边主位坐下。仆人献茶以后，洪承畴稍微欠欠身子，赔笑说：

“学生以戴罪之身，未便登门拜谒，务请大人海涵。”

范文程说：“不敢，不敢。老先生来到盛京，朝野十分重视。皇上恩情隆

渥，以礼相待，且推心置腹，急于重用。明日召见之后，老先生即是皇清大臣，得展经纶矣。”

随即他将明日朝见的礼节向洪承畴嘱咐一番。正说话间，一仆人匆匆进来，向洪承畴禀道：

“请老爷赶快接旨！”

洪承畴不知何事，心中怦怦乱跳，赶快奔出迎接。范文程趁此时避立一边。那来的是一位御前侍卫，手捧黄缎包袱，昂然走进上房，正中面南而立。等洪承畴跟进来跪在地上，他用生硬的汉语说：

“皇上口谕：洪承畴孤身在此，衣物尚多未备，朕心常在念中。目前虽然已交五月，但关外还会有寒气袭来。今赐洪承畴貂皮马褂一件，以备不时御寒之需。”

跪在地上的洪承畴呼叫：“谢恩！”连叩了三个头，然后双手捧接包袱，恭敬地起身，将包袱放在八仙桌后的条几正中间，又躬身一拜。

御前侍卫没有停留，随即回宫。洪承畴送走了御前侍卫，回进上房，对范文程说：

“皇上真乃不世之主也！”

这天晚上，洪承畴的心情极不平静，坐在灯下很久，思考明天上午跪在大清门外如何说自己有罪的话；引到大政殿前跪下后，大清皇帝可能问些什么话，自己应该如何回答。虽然他做官多年，熟于从容应对，但明天是以降臣身份面对新主，不能说半句不得体的话，更不能有说错的话。当他反复考虑和默记一些重要语言时，又想到大明皇帝和朝野都必以为他已慷慨尽节，不由得心中自愧自恨。白如玉每到晚上就薄施脂粉，叫作“上妆”。这时他轻轻地来到洪承畴身边，小声说：

“老爷，时候不早了，您快上床休息吧，明日还要上朝哩。”

洪承畴长叹一声，在白如玉的服侍下脱衣上床。但是他倚在枕上，想起来一件心事，便打开床头小箱，取出那张在“槛车”上写的绝命诗稿，就灯上烧了，又将包着网巾和头发的小包取出，交给如玉，说道：

“你拿出去，现在就悄悄烧掉。”

如玉说：“老爷，不留个念物么？”

洪承畴摇摇头，语气沉重地说：“什么念物！从此以后，同故国、同君亲、同祖宗一刀两断！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

当白如玉回到床边坐下时，洪承畴已经将灯吹熄，但仍旧倚在枕上胡思乱想。如玉知道他心中难过，小声劝慰说：

“老爷，大清皇上很是看重您，今日赏赐一件貂皮马褂也是难得的恩荣。老爷应该高兴才是。”

洪承畴紧抓住白如玉的一只柔软的手，小声说：“玉儿，你不懂事。旧的君恩未忘，新的君恩又来，我如何能不心乱如麻？”

“是的。老爷是读书人，又做过南朝大臣，有这种心情不奇怪。”沉默一阵，如玉又说，“过几天，老爷可奏准皇上，暗中差人回到南朝，让家中人知道您平安无恙。”

“胡说！如今全家都以为我已尽节，最好不过。倘若南朝知我未死，反而不妙。从前张春被俘之后，誓死不降，被南朝称为忠臣，遥迁 [18] 右副都御史，厚恤其家。后来张春写信劝朝廷议和，本是好意，却惹得满朝哗然，就有人劾他降敌，事君不忠。朝廷将张春二子下狱，死在狱中。我岂可稍不小心，连累家人？”

白如玉又说：“听说老夫人住在福建家乡，年寿已高，倘若认为老爷已尽节死去，岂不伤心？”

“不，你不知道老夫人的秉性脾气。老夫人知书明理，秉性刚强。我三岁开始认字，就是老夫人教的。四岁开始认忠孝二字，老夫人反复讲解。倘若她老人家知道我兵败不死，身事二主，定会气死。唉，唉！……”

洪承畴想着老母，不禁抽泣。过了一阵，他轻轻推一推白如玉，意思是要他到小炕上去睡。白如玉用绸汗巾替他揩去脸上的纵横泪痕，站起来说：

“事已至此，请老爷不必过分为老夫人难过。好生休息一夜，明日要起早梳洗穿戴。第一次见大清皇上，十分要紧！”

[1] 须至塘报者——这是明代塘报最后一句话，成为定式。它的原意是对办理和递送塘报的官员说的。

[2] 张、许——张巡和许远。唐朝安禄山叛乱时，二人坚守睢阳，被围数月，城陷被执，骂贼不屈而死。

[3] 龙虎山——在江西贵溪县西南。东汉张道陵在此修炼，为后来道教起源。其后人世居龙虎山，元末封为天师，明洪武初改称真人，世袭至民国年间。

[4] 发丧成服——向亲友宣布丧事，开始穿孝。服指丧服。

[5] 折冲虏廷——在敌方朝廷上进行外交谈判。

[6] 即付丙丁——立即用火烧掉。按五行说法，丙丁是火。

[7] 行状——叙述死者爵里和一生行事的文字。

[8] 红羊——即所谓红羊劫，谓国家遭受厄运。

[9] 黄龙——即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县，金初国都。今吉林全境及辽宁省北部均其辖地。

[10] 昊天不吊——上天不肯怜悯。

[11] 罹此蹇剥——遭到倒霉运气。《易经》中蹇卦和剥卦都不吉利。

[12] 青犊、铜马——王莽时两支农民起义军名称。此处泛作农民起义军的代称。

[13] 板荡 —— 《板》和《荡》都是《诗·大雅》的篇名，本是写周厉王无道的诗，后世引申沿用，成为世乱的代辞。

[14] 睢阳义烈——唐张巡与许远共守睢阳，对抗安禄山，殉国甚烈。

[15] 俎豆——俎和豆都是古代祭祀的器皿，引申为祭祀之意。

[16] 生为……之鬼——出自西汉投降匈奴将领李陵的《答苏武书》。此书可能是伪托。

[17] 打千——满洲风俗，男子向人请安行礼的一种姿势，名叫打千，即左膝前屈，右腿后弯，上体稍向前俯，右手伸直下垂。

[18] 遥迁——升官叫作迁。因张春被满洲所俘，所以给他升官叫作遥迁。

第八章

次日五月端阳，辰牌时候，正当北京朝阳门外，礼部尚书林欲楫代表崇祯，偕同文武百官，在庄严悲凄的哀乐声中向洪承畴的灵牌致祭时，在北京东北方一千四百七十里的沈阳城中，开始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一时间八门击鼓，大清门外响起一阵鼓声和号角之声，然后从大清门内传出一派皇帝上朝的乐声。随着乐声，满、汉群臣，在盛京的蒙古王公，作为人质的朝鲜世子和大君兄弟，都到了大政殿前，向坐在殿内的皇太极行礼。大清门外，跪着以洪承畴为首的松、锦降臣。有一礼部汉人官员向降臣们高声传宣：

“洪承畴等诸文武降臣朝见！”

洪承畴叩头，高声奏道：“臣系明国主帅，将兵十三万来到松山，欲援锦州。曾经数战，冒犯军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于松山城内，粮草断绝，人皆相食。城破被擒，自分当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臣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遽入，所以先陈罪状。许入与否，候旨定夺。”

礼部官将洪承畴请罪的话用满语转奏清帝之后，皇太极用满语说了几句话。随即那位礼部官高声传谕：

“皇上钦谕：洪承畴所奏陈的话很是。然彼时尔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所以宥尔者，是因为朕一战打败明国十三万人马，又得了松、锦诸城，全是天意。天道好生，能够恩养人便合天道，所以朕按照上天好生之心意行事，留下你的性命。尔但念朕的养育之恩，尽心图报，从前冒犯之罪，全都宽释不问。从前在阵前捉到张春，也曾好生养他。可惜他既不能为明国死节，也不能效力事朕，一无所成，白白死去。尔千万莫像他那样才是！”

洪承畴伏地叩头说：“谨遵圣谕！”

祖大寿接着高声奏道：“罪臣祖大寿谨奏！臣的罪与洪承畴不同。臣有数罪当死：往年被陛下围困于大凌河[1]，军粮吃尽，吃人，快要饿死，不得已向皇上乞降。蒙皇上不杀，将臣恩养，命臣招妻子、兄弟、宗族来降，遣往锦州。臣到锦州之后，不唯背弃洪恩，而且屡次与大军对敌。今又在锦州被围，粮食已尽，困迫无奈，方才出城归顺。臣罪深重，理应万死！”

随即礼部官员传出皇帝口谕：“祖大寿所陈，也算明白道理。尔之背我，一则是为尔主，一则是为尔的妻子、宗族。可是得到你以后绝不杀你，朕早就怀有此心了。朕时常对内院诸臣说：‘祖大寿必不能杀，后来再被围困时仍然会俯首来降。只要他肯降，朕就会始终待以不死。’以前的事儿你已经追悔莫及，也就算啦。”

新降诸臣都叩头谢恩，然后起立，进入大清门，到了崇政殿前，在鼓乐中行了三跪九叩头的朝见大礼。乐止，皇太极召洪承畴、祖大寿、祖大乐、夏承德、祖大弼五人进入殿内。等他们重新叩头毕，清帝命他们坐于左侧，赐茶，然后靠秘书院的一位官员翻译，向洪承畴问道：

“我看你们明主，对于宗室被俘，置若罔闻；至于将帅率兵死战，或阵前被擒，或势穷力竭，降服我朝，必定要杀他们的妻子，否则也要没入为奴。为什么要这样？这是旧规么？还是新兴的办法？”

洪承畴明白清帝所问是出于传闻之误，只好跪下回答：“昔日并无此例。今因文臣众多，台谏 [2] 纷争，各陈所见以闻于上，遂致如此。”

皇太极接着说：“像这种死战被擒的人，还有迫不得已才投降的人，岂可杀戮他们的老婆孩子？即令他们身在敌国，可以拿银子将他们赎回，也是朝廷应该做的事，何至于将他们的老婆孩子坐罪，杀戮充军？明国朝廷如此行事，无辜被冤枉滥杀的人也太多啦。”

洪承畴显然被皇太极的话打动了心事，流着眼泪叩头说：“皇上此谕，真是至圣至仁之言！”

这一天，降将祖大寿等献出了许多珍贵物品。皇太极命洪承畴和祖大寿等坐在大清门外，将降将们献的东西看了一遍。洪承畴因为是仓猝中突围被俘，所以无物可献。但他心中明白，皇太极是要他看一看祖大寿等许多将领的降顺诚心，意不在物。

看过贡献的名贵东西之后，有官员传出上谕：“祖大寿等所献各物，具见忠心。朕一概不纳，你们各自带回去吧。”祖大寿等降将赶快跪在地上再三恳求说：“皇上一物不受，臣等实切不安。伏望稍赐鉴纳！”皇太极念他们十分诚恳，命内务府酌收一二件，其余一概退还。

大政殿前击鼓奏乐，皇太极起身还宫。过了半个时辰，宫中传出上谕，赐洪承畴、祖大寿等宴于崇政殿，命多铎等作陪。宴毕，洪承畴等伏地叩头谢恩，退出大清门外。忽然，皇太极又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追了出来，向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传谕：

“朕今日召见你们，并未服上朝的衣冠，又不亲自赐宴，并不是有意慢待你们，只是因为关雎宫敏惠恭和元妃死去还不满周年的缘故。”

洪承畴和祖大寿等叩头说：“圣恩优异，臣等实在愧不敢当，虽死亦无憾矣！”

回到公馆，洪承畴心中一直没法平静。从今天起，他叩见了清国皇帝，正式成了清臣。虽然皇太极用温语慰勉，并且赐宴，但是是非之心和羞耻之念还没有在他身上完全消失，所以不免暗暗痛苦。晚上，当白如玉服侍他脱衣就寝时，看见他郁郁寡欢，故意偎在他的胸前，轻声问道：

“老爷，为何又不高兴了？是我惹老爷不如意么？是我……”

洪承畴叹了口气，几乎说出来自己是“赧颜苟活”，但是话到口边就赶快咽了下去。在南朝做总督的那些年月，他非常小心谨慎，生怕左右有崇祯皇帝的耳目，将他随便说的话报进东厂或锦衣卫，转奏皇上；如今来到北朝，身居嫌疑之地，他更得时时小心。尽管这个白如玉是他的爱仆，同床而眠，但是他也不能不存戒心，心中的要紧话绝不吐露。

忽然有守门仆人站在房门外边叫道：“启禀老爷，刚才内院差人前来知会，请老爷明日辰牌以前到大清门外等候，大衙门中有事。”

洪承畴一惊，从枕上抬起头问：“宫中明日可有何事？”

“内院来人不肯说明，只传下那一句话就走了。”

第二天辰时以前，皇太极带着五岁的儿子福临，走出凤凰门，来到大政殿。侍卫们将一把鹿角圈椅从殿中搬出来放在廊檐下。他坐在圈椅中。文武群臣一齐随着礼部官的鸣赞向他行了一跪三叩头礼。他用略带困倦的眼睛向群臣扫了一遍，特别在洪承畴身上停留一下，眼角流露出似有若无的一丝微笑，然后对大家说了些话，一位官员译为汉语：

“为感谢上天和佛祖保佑我国，今日朕要率领你们去实胜寺烧香礼佛。明国朝政败坏，百姓到处作乱，眼看着江山难保。我国国势日强，如日东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上有上天和佛祖保佑，下有你们文武群臣实心做事，朕不难重建大金太宗的伟业。今去烧香礼佛，你们务须十分虔诚。午饭以后，你们仍来大政殿前，陪洪承畴观看百戏。朕也将亲临观看，与你们同乐。”

洪承畴伏地叩头，流着泪，且拜且呼：“感谢皇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太极心中欣慰，又一次从眼角露出微笑。随即他率领众人骑马往盛京西城外的实胜寺烧香礼佛。他和满、蒙大臣都按照本民族习俗脱掉帽子，伏地叩头，而汉族大臣和朝鲜国世子、大君及其陪臣则按照儒家古制，行礼时冠带整齐。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倒是胸襟开阔，并不要求都遵守满洲风俗。

午后不久，众人又都到了大清门内，按照指定的地方坐下。洪承畴虽无官职，却被指定同内三院大学士坐在一起。忽然，洪承畴听见一声传呼：“驾到！”他差不多是本能地随着别人跪下叩头，又随着别人起身。在刹那间，他想起被他背叛的故君，不免心中一痛，也为他对满洲人跪拜感到羞耻。但是他的思想刚刚打个回旋，又听见一声传呼：“诸臣坐下！”洪承畴随着大家坐下，趁机向大政殿前偷瞟一眼，看见老憨已经坐

在正中间，左右坐着两个女人。当时清朝的朝仪远不像迁都北京以后那么繁杂和森严，大臣们坐下去可以随便看皇帝，也可张望后、妃。但洪承畴一则尚不习惯清朝的仪制，二则尚未泯灭自己的惭愧心理，所以低着头不敢再向大政殿的台阶上观看。

大政殿院中，锣鼓开场，接着是一阵热闹的器乐合奏。乐止，开始扮演“百戏”，第一个节目是舞龙。洪承畴自幼就熟悉这一玩耍，在军中逢到年节无事，也观看士兵们玩耍狮子和龙灯。现在他是第一次在异国观看。锣鼓震耳，一条长龙鳞爪皆备，飞腾跳跃，十分活泼雄健。他觉察出来，故国的龙啊，不管是画的、雕刻的、泥塑的、纸扎的、织的、绣的，那龙头的形状和神气全是敦厚中带有庄严，不像今天所看见的龙头形象狞猛。他心中不由得冒出一句评语：“夷狄之风！”然而这思想使他自己吃了一惊。自从决意投降，他就不断告诫自己：要竭力泯灭故国之情，不然就会在无意中招惹大祸。他重新注视舞龙，强装出满意的笑容，同时在心中严重地告诫自己：

“这不是‘胡风’，而是‘国俗’！要记清，要处处称颂‘国俗’！满洲话是‘国语’，满洲的文字是‘国书’。牢记！牢记！”

接着一个节目是舞狮子。他从狮子头的形状也看出了狞猛的“国俗”。他开始胆大一些，偷眼向御座张望，看见皇帝神情喜悦。他不必问别人，偷瞟一眼就心中明白：那坐在皇帝左边的中年妇女必是皇后，坐在右边的标致少妇必是受宠的永福宫庄妃。他继续观看玩狮子，心中又一次感叹清国确非礼乐文明之邦。按照大明制度，后妃绝不会离开深宫，连亲信大臣也不能看见。即令太后因嗣君年幼，偶尔临朝，也必须在御座前三尺外挂起珠帘，名曰“垂帘听政”。

以下又扮演了不少节目，有各种杂耍、摔跤、舞蹈。洪承畴第一次看见蒙古的男子舞蹈，感到很有刚健猛锐之气，但他并不喜爱；满洲的舞蹈有的类似跳神，有的模拟狩猎，他认为未脱游牧之风，更不喜欢。后来他看见一队朝鲜女子进场，身穿长裙，脚步轻盈，体态优美，使他不觉入神。他还看见一个身材颀长的美貌舞女在做仰身旋体动作时，两次偷向坐在西边的朝鲜国世子送去眼波，眼中似乎含泪。他心中一惊，想道：“她也有故国之悲！”

朝鲜的舞蹈显然使皇太极大为满意，吩咐重来一遍。趁这机会，洪承畴略微大胆地向大政殿的前檐下望去，不期与永福宫庄妃的目光相遇。庄妃立刻将目光转向舞蹈的朝鲜女子，似乎并没有看见他，神态十分高贵。洪承畴又偷看一眼，却感到相识，心中纳罕。过了片刻，他又趁机会偷看一眼，忽然明白：就是她曾到三官庙用人参汤救活了他！他在乍然间还觉难解，想着清主不可能命他的宠妃去做此事，但是又一想，此处与中朝 [3] 不同，此事断无可疑。他再向庄妃偷看一眼，看见虽然装束不同，但面貌和神态确实是她，只是那眼神更显得高傲多于妩媚，庄重多于温柔，唯有眼睛的明亮光彩、俊俏和聪颖，依然如故。洪承畴想着自己今生虽然做了降臣，但竟然在未降之时承蒙清主如此眷顾，如此

重视，如此暗使他的宠妃两次下临囚室，亲为捧汤，柔声劝饮，这真是千载罕有的恩幸，真应该感恩图报。然而他又一想，清主命庄妃做此事必然极其秘密，将来如果由他泄露，或者他对清朝稍有不忠，他将必死无疑；而且，倘若清主和庄妃日后对此事稍有失悔，他也会有不测之祸。这么一想，他不禁脊背上冒出冷汗，再也不敢抬头偷望庄妃了。他庆幸自己一个月来，从未向任何人，包括白如玉在内，打听过给他送人参汤的女子是谁，就像人间从不曾发生过那回事儿。

白日西沉，“百戏”停止，文武众臣只等待跪送老憨回宫。忽然，皇太极望着洪承畴含笑说了几句话，侍立一侧的一位内院官员翻译成汉语传谕：

“洪承畴，今日朕为你盛陈百戏，君臣同乐，释汝羁旅之怀。尔看，尔在本朝做官同尔在南朝做官，苦乐如何？”

洪承畴伏地叩头谢恩，回答：“臣本系死囚，幸蒙再生。在南朝，上下壅塞，君猜臣疑；上以严刑峻法待臣下，臣以敷衍欺瞒对君父。臣工上朝，懔懔畏惧，唯恐祸生不测，是以正人缄口，小人逞奸，使朝政日益败坏，不可收拾。罪臣幸逢明主，侧身圣朝，如枯草逢春，受雨露之滋润，蒙日光之煦照，接和风之吹拂。今蒙皇上天恩隆渥，赐观‘百戏’，臣非木石，岂能不感激涕零。臣本驽钝，誓以有生之年，为陛下效犬马之劳，纵粉身碎骨，亦所不辞！”

谁也不知道洪承畴的话是真是假，但是看见他确实呜咽不能成声，又连连伏地叩头。皇太极含笑点头，对他说了几句慰勉的话，起身回宫。

洪承畴回到公馆，在白如玉的服侍下更了衣帽。晚饭他吃得很少，只觉得心中很乱，无情无绪，仿佛不知道身在何地。临就寝时，白如玉轻声对他说：

“老爷，南朝的议和使臣快到啦。”

洪承畴心中一动，沉默片刻，问道：“何时可到？”

“听说只在近几天内。为首的使臣是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大人，老爷可认识么？”

洪承畴不想说出马绍愉曾在他军中呆过，随便回答说：“在北京时他去拜见过我，那时他还没有升任郎中。”

“他来到盛京以后，老爷可打算见他么？”

“不见。不见。”

洪承畴忽然无意就寝，将袖子一甩，走出房门，在天井中徘徊。白如玉跟了出来，站在台阶下边，想劝他回屋去早点安歇，但是不敢作声。他

习惯于察言观色，猜度和体会主人心思，如今他侍立阶下，也在暗暗猜想。他想着主人的如此心思不安，可能是担心这一群议和使臣会将主人的投降禀报南朝，连累洪府一门遭祸？也许洪怕同这一群使臣见面，心中自愧？也许洪担心两国讲和之后，那边将他要回国，然后治罪？也许他亲见清国兵强势盛，想设法从旁促成和议，以报崇祯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也许是他既然投降清国，希望和议不成，好使清兵去攻占北京？……

白如玉猜不透主人的心事，不觉轻轻地叹了口气。

北京朝廷每日向洪承畴的灵牌致祭，十分隆重。第一天由礼部尚书主祭，以后都由侍郎主祭。原定要祭九坛，每日一坛，已经进行到第五天。从昨天开始，哄传后天即五月十一日，皇帝将亲临致祭，文武百官陪祭。这是极其少有的盛事，整个北京城都为之沸腾起来。顺天知府、同知等官员偕同大兴知县，紧急出动，督率兵役民夫，将沿路街房仔细察看，凡墙壁和铺板上有不雅观的招贴，都得揭去，用水洗净。掌管五军都督府的成国公朱纯臣平日闲得无事可干，现在就偕同戎政大臣[4]，骑着骏马，前呼后拥，从东华门外向东沿途巡视，凡是可能躲藏坏人的地方都一一指点出来，严加防范。另外，不断地有骡马大车运送黄沙，准备十一日黎明前铺在路上。

今天是五月初十。崇祯皇帝特地在文华殿召见成国公，礼、兵、工三部尚书和鸿胪寺卿，详细询问致祭的准备工作和昭忠祠的修建情况。倘若是别的皇帝，一般琐细问题大可不问，大臣们对这样事自然不敢怠忽。但是他习惯于事必躬亲，所以于国事纷杂的当儿，硬分出时间来召见他们。他问得非常仔细，也要大臣们清楚回奏。有些事实际并未准备，他们只好拿谎话敷衍。他还问到洪氏祠堂的石碑应该用什么石头，应该多高，应该命谁撰写碑文。礼部尚书林欲楫很懂得皇上的秉性脾气，跪下回答：

“洪承畴为国捐躯，功在史册，流芳百世，永为大臣楷模。臣部曾再三会商，拟恳皇上亲撰碑文，并请御笔亲题碑额。既是奉饬建祠竖碑，又是御撰碑文，御题碑额，故此碑必须选用上等汉白玉，毫无瑕疵，尤应比一般常见石碑高大。”

崇祯问：“如何高大？”

礼部尚书回奏：“臣与部中诸臣会商之后，拟定碑身净高八尺，宽三尺，厚一尺五寸，碑帽高三尺四寸，赑屃[5]高四尺。另建御碑亭，内高二丈二尺，台高一尺八寸，石阶三层。此系参酌往例，初有此议，未必允妥，伏乞圣裁！”

崇祯说：“卿可题本奏来，朕再斟酌。”

召对一毕，崇祯乘辇回到乾清宫。他一眼看见有一封十万火急文书放在御案上边。尽管对这种文书照例通政司不拆封，不贴黄，但他看见是吴三桂来的飞奏，不由得心头猛跳，脸上失色。他一边拆封一边心中断定：必是“东虏”因为已经得了松、锦，乘胜进兵。他原来希望马绍愉此去会有成就，使他暂缓东顾之忧，专力救中原之危，看来此谋又成泡影！等他一目数行地看完密奏，惊惧的心情稍释，换成一种混合着恼恨、失望、忧虑……的情绪。他将这密奏再草草一看，用拳头将桌子猛一捶，恨声怒骂：

“该死！该杀！”

恰巧一个宫女用双手端着一个嵌螺朱漆梅花托盘，上边放着一杯新贡来的阳羡春茶，轻脚无声地走到他的身边，蓦吃一惊，浑身一震，托盘一晃，一盏带盖儿的雨过天晴暗龙茶杯落地，哗啦一声打成碎片，热茶溅污了龙袍的一角。那宫女立刻跪伏地上，浑身战栗，叩头不止。崇祯并不看她，从龙椅上跳起来，脚步沉重地走出暖阁，绕着一根朱漆描金云龙的粗大圆柱乱走几圈，忽然又走出大殿。他在丹墀上徘徊片刻，开始镇静下来，在心中叹息说：“我的方寸乱了！”恰在这时，王承恩拿着一迭文书走进来。看见皇上如此焦灼不安，左右侍候的太监都惶恐屏息，王承恩吓了一跳，不敢前进，也不敢退出，静立于丹墀下边。崇祯偶然转身，一眼瞥见，怒目盯他，叫道：

“王承恩！”

王承恩赶快走上丹墀，跪下回答：“奴婢在！”

崇祯说：“你快去传旨，洪承畴停止祭祀，立刻停止！”

“皇爷，今天上午已祭到五坛了。下午……”

“停！停！立即停祭！”

“是。奴婢遵旨！”

“向礼部要回朕的御赐祭文，烧掉！”

“是，皇爷。”

“洪承畴的祠堂停止修盖，立即拆毁！”

“是，皇爷。”

崇祯向王承恩猛一挥手，转身走回乾清宫大殿，进入西暖阁。王承恩手中拿着从河南来的十万火急的军情文书，不敢呈给皇上，只好暂带回司礼监值房中去。崇祯重新在龙椅上颓然坐下，长叹一口气，又恨恨地用鼻孔哼了一声，提起朱笔在一张黄色笺纸上写道：

谕吴孟明：着将洪承畴之子及其在京家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逮入狱中，听候发落，并将其在京家产籍没。立即遵办，不得姑息迟误！

他放下笔，觉得喉干发火，连喝了两口茶。茶很烫口，清香微苦，使他的舌尖生津，头脑略微冷静。他重新拿起吴三桂的密奏，一句一句地看了一遍，才看清楚吴三桂在奏中说他差人去沈阳城中，探得洪承畴已经停止绝食，决意投敌，但是尚未剃发，也未受任官职，并说“虏酋”将择吉日受降，然后给他官做。崇祯在心中盘算：洪承畴既不能做张巡和文天祥，也不能做苏武，竟然决意投敌，实在太负国恩，所以非将洪承畴的家人严加治罪不足以泄他心头之恨，也没法儆戒别人。但是过了片刻，崇祯又一转念：如今“东虏”兵势甚强，随时可以南侵。倘若将洪氏家人严惩，会使洪承畴一则痛恨朝廷，二则无所牵挂，必将竭力为敌人出谋献策，唆使“东虏”大举内犯，日后为祸不浅，倒不如破格降恩，优容其家，利多害少。有很长一阵，他拿不定主意，望着他写给吴孟明的手谕出神。他用右手在御案上用力一拍，虎地站起，推开龙椅，猛回身，却看见几尺外跪着刚才送茶的宫女。他问道：

“你跪在这儿干吗？”

宫女浑身哆嗦，以头触地，说：“奴婢该死，等候皇爷治罪。”

崇祯严厉地看她一看，忽然口气缓和地说：“算啦，你去吧。你没罪，是洪承畴有罪！”

宫女莫名其妙，不敢起来，继续不住叩头，前额在地上碰得咚咚响，流出血来。但崇祯不再管她，焦急地走出大殿。看见承乾宫掌事太监吴祥在檐下恭立等候，他问道：

“你来何事？田娘娘的病好些么？”

吴祥跪下回答：“启奏皇爷，娘娘的病并不见轻，反而加重了。”

崇祯叹口气，只好暂将洪承畴的问题撂下，命驾往承乾宫去。

为洪承畴扮演“百戏”之后，不过几天工夫，除赐给洪承畴一座更大的住宅外，还赐他几个汉族美女、成群的男女奴婢、各种珍宝和名贵衣物。洪承畴虽然尚无职衔，但生活排场俨然同几位内院大学士不相上下。皇

太极并不急于要他献“伐明”之策，暂时只想使他生活舒服。洪承畴天天无事可干，唯以下棋、听曲、饮酒和闲谈消磨时光。范文程已经答应不令南朝的议和使臣见他，使他更为安心。

以马绍愉为首的明国议和使团，于十四日到达盛京。几位清国大臣出迎明使臣于二十里外，设宴款待。按照双方议定的礼节：开宴时，明使臣向北行一跪三叩礼，宴毕，又照样儿行礼一次。这礼节，明使臣只认为是对清国皇帝致谢，而清方的人却称作“谢恩”。明使臣被迎入沈阳，宿于馆驿。礼部承政满达尔汉[6]、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等又同至馆驿宴请。宴毕，向明使臣索取议和国书。马绍愉等说他们携来崇祯皇帝给兵部尚书陈新甲敕谕一道，兵部尚书是钦遵敕谕派他们前来议和。满达尔汉等接过敕谕看了一下，说他们需要奏明皇上知道，然后决定如何开议。

第二天上午，外出巡视、打猎的皇太极在辽河岸上的一座黄色毡帐中召见满达尔汉、范文程和刚林。范文程读了马绍愉携来的崇祯敕书，又跟着用满洲语逐句译出。那汉文敕书写道：

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昨据卿部奏称，前日所谕休兵息民事情，至今未有确报。因未遣官至沈，未得的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遣官前往确探实情具奏。特谕！

皇太极听完以后，心中琢磨片刻，说：“本是派使臣前来求和，这个明国皇帝却故意不用国书，只叫使臣们带来他给兵部尚书的一道密谕，做事太不干脆！这手谕可是真的？”

范文程用满语回答：“臣昨日拿给洪承畴看过，他说确系南朝皇帝的亲笔，上边盖的‘皇帝之宝’也是真的。”

“既是南朝皇帝亲笔，盖的印信也真，就由你和刚林同南朝使臣开议。刚林懂得汉语，议事方便。哼，他明国皇帝自以为是天朝，是上天之子，鄙视他人。上次派来使者也是携带他给兵部尚书的敕书一道，那口气就不像话，十分傲慢自大……”他望着范文程问，“你记得今年三月间，他的那敕书上是怎么说的？还记得么？”

范文程从护书中取出一张纸来，说道：“臣当时遵旨将原件掷还明使，却抄了一张底子留下。那次敕书上写道：‘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亦因从前督、抚各官未曾从实奏明。今卿部累次代陈，力保其出于真心。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

行事，差官宣布，取有的确音信回奏！’”范文程随即将后边附的满文译稿念了一遍，引得皇太极哈哈大笑。

满达尔汉也笑起来，说：“老憨，听他的口气，倒好像他明国打败了我国，是我国在哀怜求和！”

皇太极说：“上次经过我的驳斥[7]，不许使者前来。南朝皇帝这一次的敕书，口气老实一点，可是也不完全老实。我们且不管南朝皇帝的敕书如何，同南朝议和对我国也有好处。我的破南朝之策，你们心中明白。你们留下休息，明日随我一起回京。”

两天以后，即五月十六日，皇太极回到宫中。第二天，围攻松山和锦州的诸王、贝勒等都奉召回到盛京。皇太极亲自出城十里迎接。见面时，以阿巴泰为首，一个—个轮流屈一膝跪在他面前，抱住他的腰，头脑左右摆动两下，而他则松松地搂抱着对方的肩背。行毕这种最隆重的抱见礼，一起回到京城，先到堂子祭神，然后他自己回宫，处理紧要国事。

关于议和的事，有一群满、汉大臣，以从前降顺的汉人、现任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为首，主张拒绝南朝求和，趁此时派大军“南伐”，迫使崇祯逃往南京，纳贡称臣，两国以黄河为界。

皇太极不同意他们的建议。他有一个进入关内，重建金太宗勋业的梦想，也有切实可行的步骤，但不肯轻易说出。想了一想，他指示范文程和刚林等同南朝使臣们立即开议，随时将开议情况报告给他，由他亲自掌握。

他回到盛京以后，就听说满族王公大臣中私下抱怨他对洪承畴看待过重，赏赐过厚。有人甚至说：“多年汗马功劳，为皇上负伤流血，反而不如一个被活捉投降的南朝大臣。”驻军锦州一带的诸王、贝勒等回来以后，不满的言论更多了，其中还有些涉及庄妃去三官庙送人参汤的话。皇太极必须赶快将这些闲话压下去。一天，在清宁宫早祭之后，皇太极留下一部分满族王公、贝勒赐吃肉。吃过肉，皇太极向他们问：

“我们许多年来不避风雨，甘冒矢石，几次出兵深入明国境内，近日又攻占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城，究竟为的什么？”

众人回答说：“为的是想得中原。”

皇太极点头笑着说：“对啦。譬如一群走路的人，你们都是瞎子，乱冲乱闯。如今得了个引路的人，我如何能够不心中高兴？如何不重重地赏赐他，好使他为我效力？洪承畴就是个顶好的引路人，懂么？”

众人回答：“皇上圣明！”

皇太极哈哈大笑，挥手使大家退出。

当五月初四日崇祯在乾清宫流着泪为洪承畴亲自撰写祭文的时候，李自成和罗汝才率领五十万人马杀向开封，前队已经到了开封城外。这个消息，过了整整十天才飞报到京。现在是五月十五日夜晚，明月高照，气候凉爽宜人，但是崇祯的心中非常烦闷。他很明白，李自成这次以五十万之众围攻开封，分明是势在必得。而且他心中清楚，李自成士马精强，颇善于收揽民心，这次攻开封可能是想很快就建号称王。想到这个问题，他不禁脊背发凉，冒出冷汗。

他愈想心情愈乱，不单想着中原战局，田妃的十分瘦弱的病容也时时浮在他的眼前。

田妃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眼看是凶多吉少，大概捱不过秋天。崇祯想着已经传谕全京城的僧、道们为田妃建醮诵经，祈禳多次，全无影响，不觉叹了口气，立即命太监传谕宣武门内的西洋教士率领京师信徒，从明天起为田妃祈祷三日；宫女中也有少数信天主教的，都有西洋教名，也传谕她们今晚斋戒沐浴（他以为天主教徒做祈祷也像佛、道两教做法事，需要斋戒沐浴），从明日黎明开始为田妃天天祈祷，直到病愈为止。

这时曹化淳走进乾清宫的东暖阁，跪下叩头。崇祯问道："曹化淳，你这时进宫，有事要奏？"

曹化淳赶快尖声说道："奴婢有事回奏。"

崇祯打量了他一眼，冷淡地说："说吧，曹化淳，不要隐瞒。"

曹化淳抬起头来说："今日下午，京师又有了一些谈论开封军情的谣言。奴婢派人在茶馆、酒楼、各处闲杂人聚集地方，暗中严查，已经抓了几十个传布流言蜚语的人，仍在继续追查。"

"横竖开封被围，路人皆知。又有了什么谣言？"

"奴婢死罪，不敢奏闻。"

崇祯心头一震，脸色一寒，观察曹化淳神色，无可奈何地说："你是朕的家里人，也是朕的心腹耳目。不管是什么谣言，均可直说，朕不见罪。"

曹化淳又叩个头，胆怯地说："今日下午，京师中盛传李自成将要攻占开封，建立国号，与皇爷争夺天下。"

崇祯只觉头脑轰了一声，又一次冷汗浸背。这谣言同他的担心竟然完全相合！他竭力保持镇静，默然片刻，说道：

“朕已饬杨文岳、丁启睿以及左良玉，统率大军星夜驰援开封，合力会剿，不使闯贼得逞。凡是妄谈国事，传布谣言的，一律禁止。倘有替流贼散布消息，煽惑人心的，一律逮捕，严究治罪。你东厂务须与锦衣卫通力合作，严密侦伺，不要有一个流贼细作混迹京师。剿贼大事，朕自有部署，不许士民们妄议得失。”

“奴婢领旨！”

崇祯想赶快改换话题，忽然问道：“对洪承畴的事，臣民们有何议论？”

曹化淳知道崇祯曾下手谕将洪承畴全家下狱，妇女和财产籍没，但随后又将写好的手谕焚去。而洪宅因害怕东厂和锦衣卫敲诈勒索，已经暗中托人给他和吴孟明送了贿赂。听皇上这么一问，他趁机替洪家说话：

“洪承畴辜负圣恩，失节投敌，实出京师臣民意外。臣民们因见皇爷对洪家并不究治，都说皇爷如此宽仁，实是千古尧、舜之君，洪承畴猪狗不如。”

崇祯叹息说：“洪承畴不能学文天祥杀身成仁，朕只能望他做个王猛[8]。”

曹化淳因为职司侦察臣民，又常常提防皇上询问，对京城中稍有名气的官员，不管在职或在野的，全都知道，不仅记得他们的姓名，还能够说出每个人的籍贯、家世、某科进士出身。唯独这个王猛，他竟然毫无所知。趁着皇上没有向他询问王猛的近来情况，他赶快奏道：

“皇爷说得很是，京城士民原来对洪承畴十分称赞，十分景仰，如今都说他恐怕连王猛也不如了。老百姓见洪家的人就唾骂，吓得他家主人奴仆全不敢在街上露面，整天将大门紧闭。老百姓仍不饶过，公然在洪家大门上涂满大粪，还不断有人隔垣墙掷进狗屎。”

崇祯喜欢听这类新闻，不觉露出笑容，问道：“工部将齐化门外的祭棚拆除了么？”

“启奏皇爷，不等工部衙门派人拆除，老百姓一夜之间就去拆光了。那些挽联、挽幛，礼部来不及收走的，也被老百姓抢光了。”

“没有兵丁看守？”

“皇爷，大家一听说他辜负皇恩，投降了鞑子，谁还看守？听说洪承畴的那个灵牌，还是一个兵丁拿去撒了尿，掷进茅厕坑中。”

崇祯说：“国家三百年恩泽在人，京师民气毕竟可用！那快要盖成的祠堂拆毁了么？”

“没有。前门一带的官绅士民因见那祠堂盖得宽敞华美，拆了可惜，打算

请礼部改为观音大士庙。”

崇祯正要询问别的情况，忽然司礼监值班太监送进来两封十万火急的军情密奏。他拆开匆匆一看，明白是开封周王和河南巡抚高名衡的呼救文书。他一挥手使曹化淳退出，而他自己也带着这两封文书往西暖阁去，在心中叫苦说：

“开封！开封！……”

[1] 大凌河——大凌河城，在辽宁省锦州东北数十里处。崇祯四年八月，明军大败，总兵祖大寿等被围于大凌河城中。至冬，城中粮尽，食人、马。满洲招降。祖大寿同意投降，副将何纲反对。大寿杀何纲，与副将张存仁出城投降。大寿说他的妻子在锦州，请放归设计诱降守锦州的将领，清方遂将他放走。

[2] 台谏——泛指谏官。明代的都察院在东汉和唐、宋称为御史台，或称宪台，故谏官称为台谏。

[3] 中朝——洪承畴思想中的“中朝”指明国的朝廷，不是一般意义的“朝廷之中”。

[4] 戎政大臣——五军都督府例由一位勋臣掌管，但这种人多系纨绔子弟，不练达政务，所以朝廷另派一位兵部侍郎协理戎政，简称戎政大臣或戎政侍郎。

[5] 赑屃——音bì xì，驮石碑的龟，有耳朵。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最有力气。

[6] 满达尔汉——姓纳喇，满洲正黄旗人。

[7] 驳斥——三月十六日，皇太极针对崇祯给陈新甲的敕谕，也给驻军锦州、杏山的诸王、贝勒等一道长的敕谕，对崇祯敕谕的态度、口气和内容痛加驳斥，盛称清国的强盛，提出应该议和的道理。敕谕最后说：“朕以实意谕尔等知之，尔等其传示于彼。”

[8] 王猛——南北朝时人，以汉族人事前秦苻坚（氐族）为丞相，颇受倚信，曾劝苻坚不要图晋。

慧梅出嫁

第九章

李自成第二次攻开封没有成功，因左良玉兵到杞县，便从开封城外撤退，开到郾城。左良玉也跟着到了郾城。李闯王因围攻开封日久，将士们已经疲倦，无力向左军猛攻。左良玉因人数较少，骑兵和火器都不如义军，也无力进攻，等待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前来夹击闯军。

汪乔年明知来河南“剿贼”好像是“以肉喂虎”，无奈不能违抗“圣旨”，只得于正月下旬率领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位总兵官，共约马步兵三万人出了潼关。二月初五日到了洛阳，知道李自成在郾城，兵力十分强大。他正在踌躇，有位名叫张永祺的襄城县举人前来求见。去年十月间李自成兵临叶县时，知县曹思正和众士绅开会商议，都同意投降，唯独张永祺坚决反对，随即护送老母逃到黄河北岸的孟县暂住。现在他力劝汪乔年赶快前往襄城，与左良玉夹攻李自成，他愿意回襄城协助。汪乔年不再犹豫，从龙门向襄城进军。

李自成撤离开封时，已知道汪乔年如何奉密旨掘毁了他的祖坟，如今得到探报，便突然舍掉左良玉，去打汪乔年。贺人龙等三总兵见闯军来到，各率自己的人马不战而逃。汪乔年只剩下几千人，退入襄城死守。左良玉趁机赶快退往湖广境内。李自成将襄城团团合围，攻打三天，二月十七日破城，将汪乔年捉到杀死。遗憾的是，他悬赏捉拿张永祺，竟未找到。

从破襄城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闯、曹大军曾经移师郏县一带，稍作休整，然后来到郾城境内的漯河旁边，一边操练人马，一边派人往陈州一带，招降袁时中，准备去攻商丘。在几个月内接连杀死两个明朝总督、一个总兵官、一个亲王，李自成的声势如日东升，更加烜赫。

三月中旬，在漯河附近，气候已经相当暖和。一天，天刚蒙蒙亮，李自成和高夫人在此起彼落的号角声中，已经起床。梳洗完毕，闯王就出去观操。他平日总是住在大元帅的行辕中。昨天因为有事要同高夫人商议，才回到老营来住，今天上午必须赶回行辕。现在趁吃早饭之前，他决定去看看健妇营的操练。

闯王刚走出村子不远，高夫人也骑着马，带着一群女兵追了上来。闯王驻马问她：

“你也要去健妇营看操？”

高夫人说：“我近日总说要去，老营里忙得分不了身。现在你既要去，我就同你一起去看看。如今红娘子身上不舒适，慧梅这姑娘几乎把全副担子挑了起来。”

“红娘子病了？”

“有喜啦！”高夫人笑着小声说，“近几天她吃饭都要呕吐，身体很不

好。”

闯王笑一笑，又问道：“李公子知道么？”

“看你，真傻，当然人家先告诉李公子，以后我才知道。”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往前走不远，有一道小河横在面前。如今还是枯水季节，这小河只有一股浅流，水清见底，曲曲折折，有时静悄悄地缓流，有时淙淙地欢笑奔流，有时被岸边大石挡住，汇成小潭，然后绕个急弯，顽皮地夺路而逃。小河对岸三四里外是浅山，重重叠叠，连接高的远山。几天前下过小雨，浅山上新添了更浓的绿意。山顶上有几块白云，随着若有若无的清新晨风，慢慢地向西飘游，有的薄得像一缕轻纱，边沿处化入蓝天。就从那白云飘去的地方，传来布谷鸟的鸣声。

他们继续往前走，这时就听见前边山脚下，有个女子喊操的口令声，又听到鼓声和马蹄声。走得更近时，声音更加清晰起来。高夫人笑了一笑，向闯王说道：

“你听，慧梅正在督率全营操练，那声音我听熟了。”

闯王点点头，感到满意，随口说道：“想不到三四年前还是一个黄花幼女，现在竟然成了一员十分得力的女将。”

刚说到这里，只听见西南三四里外，隔着一道浅山，忽然传过来一阵炮声。大家都向那里望去，只见浅山背后荡起来一阵灰烟。

高夫人不觉夸道：“小鼐子的炮兵近来可很像个样子，比我们第二次进攻开封时瞄得更准，炮也更多了。他每天只顾练兵，很少到我老营里去；昨天去了一趟，这孩子倒是越长越英俊了。”

闯王露出微笑，说：“你每次见我，不是夸张鼐，就是夸双喜，再不是夸慧梅、慧英这些姑娘们。”

“我当然要夸他们。这些孩子都是起小跟着我们，在千军万马中长大成人，如今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保你闯王？虽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女，可比亲生儿女还要得力。”高夫人说到这里，忽然忍住。闯王有些明白，含笑问道：

“你想说什么？”

“我看，这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的婚事应该我们操心了。”

闯王没有作声，眼睛继续望着高夫人。

高夫人接着说：“我已经跟你说过，慧英配给双喜，十分合适。你不在意，可这事情是得操心了。慧英和双喜的属相合适。下次军师到老营

来，我叫他替他们合合八字儿。”

“急什么！等打下开封再提这事不迟。”

“还有，我看慧梅配张鼐，也是再好不过。”

“你看你，刚说过，又急了。”

“不是我急。是孩子们都大了，都有了心事。拿慧梅跟张鼐来说，张鼐有什么好东西，都送给慧梅，慧梅也总在惦记着张鼐。再这样下去，总是不明不白，也不很好。我原想干脆给他们定了亲，不过后来又想，一定亲就不好再见面，倒不如结了亲还好些，也免得你回避我，我回避你。在咱们军旅之中，哪能有那么多回避，还打什么仗，还做什么事！”

闯王笑道：“不要急嘛。我们很快就要去打开封，这一仗势在必得。等占领了开封，那时候再来给这些孩子办喜事不迟，现在说早了反而不美。”

他们正要继续往健妇营走去，忽听到一阵马蹄声从北边传来。他们回头望去，有人眼尖，看出奔在前边的是双喜，就叫道：“那不是双喜小将爷么？”闯王一听，心中就明白了，对高夫人说：

“我们等一等吧。”

双喜到了闯王面前，没有下马，叉手说：

“禀父帅，袁时中将军快到了。”

“到得这么快？”

“是的，今天早晨，他们三更过后不久就出发，一路策马不停，所以要提前半天到达。”

“大约什么时候可到？”

“看情况，约莫吃过早饭就可到达行辕。”

闯王点头，随即对高夫人说：“既然这样，健妇营我不必去了。你告诉红娘子和慧梅，好生操练人马。我现在就回行辕。”

高夫人便把慧琼叫到跟前，吩咐了几句，随即回老营去了。

红娘子和慧梅在练兵场上已经看见闯王和高夫人，猜到是前来观操，可是忽然看见他们又折了回去，不免感到奇怪。正在疑惑，慧琼单人独骑奔来传话，这才知道是袁时中到了，大家心中都感到高兴。

红娘子说："这个袁时中，我早就知道了。从前我还没有破杞县的时候，原在砀山一带转动，那时他已经起事了。因为在亳州一带还有一个袁老山，起义比他早，所以袁老山的人马称为老袁营，他的人马就称为小袁营。这人倒有许多长处，人马的军纪还算讲究，还用了一些读书人，看来是一个有出息的人物。如今他来投奔闯王，河南东边的事情就好办了。"

慧梅拍一下膝盖说："像这样多来几个人投奔，打进北京就更容易。"

红娘子笑道："好一员女将，开封还没拿下，已经想打北京了！"

慧梅也笑了，说："这是第三次打开封，看来是非拿到手不可。"

红娘子说："是啊，多少大事情，都要看这一次能不能拿下开封。拿下开封，我们的局面就大不一样了。"

慧琼想起刚才高夫人的话，不觉望了慧梅一眼，心里说："现在慧梅姐还不知道，一打下开封，她就要同小张爷成亲了。双喜哥也要同慧英姐成亲了。"她不禁抿嘴笑起来。

慧梅问："你笑什么，慧琼？"

慧琼笑得更厉害了，说："不笑什么！我一到你们这里就高兴。"

慧琼又玩了一阵，便告辞回老营。大家把她送到门外，她要慧梅再送她一段路，慧梅看出她有话要说，便同她一起走出村子来。慧琼一手牵着战马，一手拉着慧梅，走了约莫半里路，忽然站住，望着慧梅笑。慧梅被笑得不好意思，说：

"你今天怎么啦，老是望着我笑，心里有什么鬼？"

慧琼自己的脸上先红，凑近慧梅的耳朵说："梅姐，我告诉你一句话，你可不要打我。"

"你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不愿说你就走。"慧梅已猜到八九，禁不住脸热心跳。

慧琼搂着慧梅的肩膀说："真的，梅姐，我真是有话跟你说，十分重要的话。"

"你哪来什么重要的话？也不过是进攻开封的事。这事全营都知道，用不着你跟我说。"

"你别扯远了，我是说你的事。"

慧梅越发心跳，情绪紧张，用冷淡的口气说："哼，我有什么事？还不是一天到晚跟着红姐姐练兵，练了兵做些针线活，读书认字儿，等着日后

打仗的时候，健妇营好好为闯王立功。”

慧琼神秘地悄声说：“这话只能告你说，你可不要打我。”

“你有什么鬼话啊，我可不听！走吧，走吧！”

慧琼又痴痴地笑了一阵，呼吸很不自然，突然小声说：“梅姐，你快定亲了。”

慧梅的脸唰地变得通红，一直红满脖颈。她在慧琼的背上捶了一拳，又推了一把，说道：“你这傻丫头，疯了！”可是她心里又很想听下去，所以她又拧住慧琼的耳朵说：“你还再说么？”她的眼光逼住了慧琼，可是在她的眼神中并无怒意，而是充满了惊奇和羞涩，充满了捉摸不定的感情。

“真的，梅姐，刚才夫人跟闯王说话。你跟慧英姐姐都快要许人啦。夫人已经成竹在胸，只等打下开封，你们的喜事就要办了。”

按照当时一般姑娘习性，慧梅听到这样的话，会在极其害羞的情况下对她的女友厮打几下，表示她不愿听这样的话。然而她此刻只是满脸通红，低头不语。一则慧琼的神气是那样真诚，二则她是那样早已在盼望着这个消息，三则如今并没有别人在她们身边，所以她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羞涩和幸福之感，混合着对高夫人和闯王的感激心情，使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在心中自问：

“天呀，这是真的么？”

过了一阵，慧梅仍觉得脸上火辣辣地发热，担心慧琼说的是戏言，抬起头来说：“你不要瞎说。我们一心为闯王打天下，现在开封都未攻下，哪里会谈这种闲事。你一定是听错了。”

“不，我没有听错。真是夫人同闯王提起来，闯王说：你就同她们的母亲一样，这事由你做主。”

一听说闯王叫高夫人做主，慧梅就放心了。她知道高夫人十之八九了解她的心思，定会在闯王面前提到张鼐。她轻轻地问：“夫人怎么说？”问这话时她脸红得很厉害，心里怦怦地跳，呼吸也很紧张。

慧琼故意不回答，也故意装做刚才没有听见高夫人提到张鼐，反问了一句：“梅姐，你猜，是谁？”

“我不猜，你爱说就说，不爱说就不说。”慧梅恼起来，将慧琼推了一下，“算了，你快走吧，夫人在等着你哩！”

慧琼故意准备上马，说：“我真走了。”

“你走吧，你赶快走！”

可是慧琼并不想走，慧梅也不愿她走，两个姑娘又手拉手站到一棵盛开的桃花树下。慧琼折几朵半开的桃花替慧梅插上云鬓，小声赞叹说：“梅姐，你真生得俊！”慧梅轻轻地打她一下，然后小声问：

“到底夫人说的什么？”

“夫人同闯王说，要把你许给小张爷，把慧英姐许给双喜哥。”

慧梅心里又一次怦怦地跳起来，不晓得说什么好。天呀，这一次可完全听真了！这几年来，年年、月月、日日，只要不是打仗，不是事情太忙，她哪一刻不在想着张鼐？不在想着张鼐和她自己的事情？她虽然明白夫人会知道她的心思，但没有想到竟然这样快地称了她的心愿！她又一次低下头去，默默无言。慧琼从左边看到右边，又从右边看到左边，希望从她的眼神中看出点什么。但越看她，她越是低下头去，望着青草，望着马蹄，望着田里的麦苗，就是不肯抬起头来。她真是不好意思抬起头来。

过了一阵，慧琼说：“我要走了。就这么一句话，告诉你以后，我心里就没有疙瘩了。这消息我也不告诉别人，你看，连红姐姐我都没有同她说。”

慧梅这才抬起头来扯住慧琼的衣襟，说：“你走吧，怕夫人在等着你。”

慧琼含着少女的神秘微笑，腾身上马，又看了慧梅一眼，策马而去。

慧梅望着慧琼的背影，舍不得她离开，可是只能望着她越驰越远，最后在一片树林中消失。这时在慧梅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匹疾驰的马，不是慧琼的红马，而是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不是一个姑娘，而是一个英俊的将领，帽上有一朵红缨……。她在这里一直站了很久，不晓得应回健妇营去，还是应到哪里去，像痴迷了一样。突然，一个声音把她叫醒：

“慧梅，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啥？”

慧梅回头一望，见是张鼐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五个亲兵。她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完全失去了常态，脸也红了。过一会儿，她笑笑说：

“不干啥，我送慧琼的。”

“慧琼刚走？她来有什么事？”

慧梅回避张鼐的眼光，说：“慧琼已经走了半晌了，我在这里随便看看。这河边多有趣！我一天到晚练兵，现在很想过河，到老营去，去看望夫人，可是我，忘记骑马了。”

她这几句话显然是临时编出来的，也不合情理，而且上句不接下句，所以她说完后更加感到拘束，感到心慌，不敢像平时那样望张鼐的眼睛。

可是张鼐并没有觉察到这些，他只觉得慧梅的样子非常可爱，声音极其好听。一听说慧梅忘了骑马，他就赶快跳下马来，将鞭子递给慧梅，说：

“慧梅，你骑我的马去吧。我知道你很喜欢我新得的这匹白马，这马是汪乔年的坐骑，确实不错。你不妨骑几天玩一玩，以后再还我。”

“那你怎么办呢？”

“我有的是马。这回我可以骑他的马去。”张鼐说着用手指了指一个亲兵，“让他步行回去，二里多路嘛，又不远。”

说完这话，他们又相对无言起来。张鼐的亲兵看出来他两个似有话说，便继续往前走，走到河边饮马。张鼐看亲兵走远，便问慧梅：

“今年你给我做的香囊，什么时候给我啊？”

慧梅有点儿坦然了，笑着说：“现在离端阳节还早着哩，到端阳给你就是了。今年要做好一点。往年做的你用了以后就摔掉了，也不可惜！”

张鼐一听就急了，说：“谁摔掉了？你不信，哪天我叫你看一看，你每年给我做的香囊，我像宝贝一样都藏了起来。”

慧梅把头低了下去，过了片刻，抬起头来，说：“你赶快走吧。你现在要到哪里去？”

“刚才行辕中军来传话，说今天上午袁时中要到行辕见闯王，中午设宴款待，让我也去作陪。”

“那你赶快去吧，也许闯王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你。”

张鼐吩咐一个亲兵步行回去，自己骑上他的马，又望了慧梅一眼，便带着四个亲兵策马而去。

慧梅目送张鼐远去，才慢慢地转回身，跨上白马，向健妇营缓缓地驰去。她的心好像飘在空中，好像随着张鼐去了，好像她刚才喝了一点甜酒，现在还带着薄薄的醉意，迷迷糊糊，不知想些什么……

李自成走进辕门，一直走到第二进院中，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和刘宗敏、高一功等都在院中迎他。他率领他们进屋坐下，抬头问道：

“尧仙在哪里？”

牛金星赶快欠身答道：“他在外边等候大元帅问话。”

“请他进来吧。”

牛佺进来了，向闯王躬身作揖。闯王让他坐下后，问道：

“你到袁时中那里，我原没想到他会随你前来。怎么，很顺利么？”

牛佺起身答道：“我随汉举、补之两位将军破了陈州之后，探听到袁时中就住在鹿邑、柘城之间，就带着大元帅的书子前去寻找。到了他那里后，他一听说我是李闯王派来的人，赶快出迎。我递上大元帅的书子，他看完后，就问：‘闯王现在哪里？’我说：‘大军已破了陈州，不久就要去攻开封。因为闯王知道将军驻在这里，所以特派小弟前来拜谒，投下书信。闯王之意，是望将军早日归顺，共建大业，不知将军意下如何？’他说：‘我久闻李闯王大元帅的威名，可惜无缘拜谒。今日先生前来，实为幸甚。至于投顺之事，我也久有此心，只恨无人引见。现在闯王既有书子前来晓谕，我自然十分感激。此事请先生稍微等候一日，容我和军师们再商量一番。’设宴招待以后，他就同身边的文武人员谈了很久。当天晚上，他告诉我，他和手下人都一心投顺闯王，并说要亲自前来拜谒闯王。我说：‘现在闯王离此尚远，大约两三天内就要东来，率大军北进，将军不妨在此稍候，等闯王到了陈州一带，再去谒见不迟。’但是他定要前来，说：‘既然我决心投顺闯王，何在乎这二三百里路程。我们已经商定，把人马移近陈州，等候闯王前来指挥；我自己明天就随同先生前去拜谒闯王，也不负了我对闯王的一片仰慕之情。’我看他确有诚意，就说：‘既然如此，就照将军说的办罢。’所以我在他那里一共只停了一天一晚，就同他一齐奔来。”

闯王心中甚喜，作手势使牛佺落座，又问：“到底袁时中有多少人马？军纪如何？他为人怎样？我们这里只听说他有十来万人马，实际上也许没有。又听说他年纪虽轻，倒是有些心思，不是那号随意骚扰百姓的人，所以我心中对他十分器重。”

牛佺欠身说：“据我看来，此人倒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自从崇祯十三年他在开州 [1] 起义以来，就十分注意军纪，每到一地，不许部下骚扰百姓，不许奸淫妇女，不许随便杀人。他又礼贤下士，对读书人十分尊重，现在身边就有几个秀才帮他出谋划策。他的人马，因有过两次饥民响应，所以也许曾经有过十来万，但多是乌合之众，一经打仗，多数散伙。现在大概只有二三万人，另外骑兵可能也有一千多人。”

“他识字么？”闯王问。

“略微识点字。他幼年读书很少，起义以来，身边总有些读书人，没事的时候，听他们谈古论今，所以他自己也颇懂得一些书上的道理。虽是个粗人，说话倒十分文雅谦逊。”

闯王问道：“他的几个幕僚，都是些什么人啊？”

牛佺恭敬地回答：“他有三个谋士，都是豫东一带的读书人，听说都是秀

才。一个叫刘玉尺，原名不详，这些年来一直以字行，大家就称他刘军师。此人三十多岁，颇为健谈，奇门遁甲，六壬风角，样样精通；对兵法战阵，也颇通晓。他这次随着袁时中一起来了。还有一个随着一道来的，姓朱名成矩，字向方。这个人颇有儒者气度，少言寡语，深沉不露。还有一个叫刘静逸，这次随着人马留在驻地，没有前来。”

李自成听罢，略一沉思，向在座的牛、宋等人环顾一眼，说：“你们看袁时中是不是真心归顺？倘若真是诚心归顺，那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们对此人尚不深知，也可能他看我们势力大，不得不归顺，心里却仍然顾虑重重。尧仙世兄既然与他深谈过，你看他是真正怀着诚意么？”

牛佺被闯王一问，倒有些犹豫起来，但他还是相信袁时中确有诚意，便说：“我看他是仰慕光辉，真心拥戴。如果不是真心，他何必远道来谒？何况他目前人马不少，独树一帜也是可以的。”

宋献策笑道：“据我看来，袁时中所以归顺麾下，一则是因为麾下仁义之声，遍播中原，上膺天命，名在图谶，他也知道‘忠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跟着闯王打天下，日后功成名就，可以封妻荫子。二则也是形势所迫。因为现在他往东去，有刘良佐、黄得功两支人马挡住去路，还有总督朱大典驻在凤阳。既然不能东去，我们的大军又从西边开来，汉举、补之业已破了陈州，两面对他都在挤。他怕我们再向东去，会把他吃掉，不如自己先来投奔。所以他的归顺，既有诚意，也是势不得已。”

刘宗敏哈哈大笑，拍一下膝盖说：“还是军师说得对，一口咬在豆馅上！要不是我们大军东进，已经破了陈州，他也不会乖乖地跑来投顺。什么事都得力一个‘逼’宇。不逼他一下子，他还会在那里观望风色，左顾右盼，拿大架子哩！”

牛金星笑着说：“虽系大势所迫，究竟也还具有诚意，他才远道来晋谒大元帅。”

宋献策也说：“不管如何，他既然来了，我们就该以诚相待，推心置腹，不分彼此，他也就会变成闯王麾下的一员忠心战将。”

“凡是来到这里的，我们自然都要待之以诚。泰山不厌土壤，江海不择细流，成大业者唯恐英雄豪杰不来。”说到这里，闯王忽把目光转向李岩，“林泉，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李岩答道：“闯王将士，多数起自西北，河南将领，如今还不算多。袁时中虽系大名府开州人士，可是这几年多在豫皖交界地方，成为一方义军领袖。倘若他能诚意归顺，对河南、河北与皖西众多大小义军将领颇能号召。所以军师之言说得甚是。我们一定要优礼相加，使他成为闯王部下一员忠心耿耿的将领。”

牛佺接着说：“刘玉尺私下与我谈话，也说道袁将军是河北人，与闯王原

非亲故，也无乡土之谊。说到这里，他就探我的口气，说：‘听说闯王尚有掌上明珠，未曾许人，不知能否使袁将军高攀名门，与闯王令嫒缔结良缘，日后既有君臣之谊，又有翁婿之情，岂不更好？’当时我说：‘既是袁将军有此美意，我一定转达闯王麾下。’”

高一功在大家发言时，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这时候听牛佺谈到袁时中要与兰芝结亲，便开口问道：

“他难道还没有妻室？”

“听说原来在家乡定过亲，后来那姑娘随父母逃荒在外，饥寒交迫，已经死去。”

高一功又问：“他今年有多大年纪？”

“不过二十六七岁。”

高一功摇摇头说：“二十六七岁，身为一军之主，难道没有妻室？”

“只是有两个女子为妾，并无正室夫人。”

高一功很干脆地说：“闯王只有一个女儿，年纪还小，这亲事不能结。”

未等别人开口，宋献策先插话说：“高将军为兰芝姑娘舅父，此言说得很对。闯王的千金目前还小，不到出阁年龄。但这门亲事既由他那方提出来，也不好拒绝。以我之意，要玉成这门亲事才好。”

刘宗敏笑着说：“军师，你胡扯！我看你也不能将双喜儿变成姑娘！”

献策说：“好办，好办。我包管大元帅得乘龙快婿，袁将军得人间佳偶。”

闯王说：“这就难了，我并不是爱惜一个女儿，但兰芝的年纪确实还小。”

宋献策仰起头来，哈哈一笑，说：“这……有何难哉！自来公主下嫁，有亲生女儿，也有非亲生女儿。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她也并不是唐太宗的亲生女儿啊。”

正说到这里，吴汝义进来禀报说，袁时中已到了二三里外。闯王马上站起来，就要出寨迎接。牛金星劝止说：

“麾下且慢。麾下虽然礼贤下士，但今日身份不同往日，不宜亲自出迎。”

“那我们应当怎样迎接呢？”

牛金星便说出他的一番意见来。闯王听了觉得有理，便说：“好吧，就这样办吧。”

[1] 开州——今河南省濮阳。

第十章

按照牛金星的建议，牛佺、李双喜和吴汝义去寨外迎接袁时中一行。到了行辕大门外，高一功已经率众位将领在那里等候，互相施礼。一直进到第二进院子，才见李自成率着牛金星、宋献策等站在大厅台阶上等候。他们见到袁时中，赶快降阶相迎。袁时中知道中间的大汉便是闯王，赶快躬身作揖，就要跪下叩头。闯王一把搀住，说：“不许行此大礼，请进吧。”袁时中哪里肯依，一定要叩头，闯王只得作揖还礼。进入大厅后，重新施礼毕，闯王便请袁时中在客位就座。袁时中一再推辞。这样又不免彼此推辞谦让一番。宋献策在旁边说道：

“今日袁将军初次到此，宾主之礼还是要讲究的。从今往后，袁将军就是大元帅麾下的部将，那就不必再行此礼了。现在请袁将军不必推辞，就在客位就座。”

袁时中只得勉强在客位坐下。刘玉尺和朱成矩也同大家一一行礼，一起坐下叙话。

闯王说道：“将军与二位先生远道辛苦，光临敝帐，实在受之有愧。今后既然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同心协力，共建大业，事成之后，有福同享，不敢相忘。”

袁时中赶快起身答道：“久仰大元帅仁义之名，众望所归，又且名在《谶记》，足见天心已定，十分昭然。可惜时中身在豫东与颍、亳之间，不能早日进谒，效忠左右。今日有幸，得瞻光辉，偿了宿愿，实在高兴。今后只要大元帅不弃，时中一定始终相随，甘效犬马之劳，纵然肝脑涂地，亦所甘心。”

闯王没有想到，袁时中一介武夫，吐属竟如此文雅。双方交谈一阵，十分欢洽。在一二年前，李自成还不太习惯听恭维话。自从牛、宋等来到身边，宋献策献了《谶记》，他又正式称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和义军队伍的壮大，那些“天命攸归”、“救世之主”一类的颂扬话渐渐地听得多了，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今天听着对方在谈话中一再地颂扬他，他总是面带微笑，颇为舒服。这时他望着时中问道：

“不知时中将军父母是否健在？家里还有什么亲人？”

“末将幼年饥寒贫困，可怜父母双亡。有一个亲叔父，前年接来军中，不幸去年病故。目前只有一个堂弟，名唤时泰，随我做事，算是唯一的亲人了。”

闯王叹口气说：“君昏臣暗，天灾人祸，多少人死于非命。在我的部将里头，也有许多父母饿死或逃荒在外的。”

袁时中说：“今天能到大元帅身边，就算有了靠山，也同有了父母一般。”

牛金星说：“正是此话。闯王待人，有恩有义。何况袁将军少年有为，正是建功立业之时，闯王一定会青眼相看。”

又谈了一阵，闯王便派人将曹操和吉珪从附近一个村子里请来，在大厅里摆开了筵席，为袁时中等人接风。老营和附近营中的重要将领都来作陪。

宴会以后，闯王让牛金星和宋献策陪同袁时中等去住处休息。当大家拱手作别时，曹操脸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神气，没有逃过闯王的眼睛。重新坐下以后，闯王有意同他谈起袁时中来投之事。曹操仅仅一笑说：

“俗话说，知面不知心。现在他既然来了，大元帅不妨以诚相待，今后如何还不知道。”

吉珪也接着说：“如能真心跟随大元帅，当然很好。万一他三心二意，再设法除掉不迟。”

闯王不愿听这种话，赶快说：“我们还是谈谈进攻开封的事吧。”

为袁时中及其亲随准备的下榻地方是一所逃走的乡绅住宅，十分宽敞。牛金星和宋献策陪客人来到上房，坐下闲谈一阵，正要告辞，却被时中留住。但见时中对刘玉尺暗使眼色，刘玉尺笑着说道：

“宋军师、牛先生，闯王对我们袁将军如此厚爱，使袁将军与我们小袁营将士永远感激不忘。玉尺有一句心中话，不知敢说与否。”

宋献策说：“虽然我与玉尺兄是初次见面，但我看玉尺兄也是十分慷慨豪爽，与人肝胆相照。既然有话，不妨直说。”

刘玉尺说：“这话并非为我，实是为使袁将军能永远为闯王效忠不二，而袁将军部下也都能从此与闯营老将士同心同德，不分彼此。”

牛金星已经猜到八九，哈哈笑道：“你直说吧，也无非是要结为秦晋之好这件事罢了。”

刘玉尺赶快拱手说道：“牛先生既然已经猜到，也就无须刘某多说了。袁将军今年二十六岁，尚无正室夫人。听说大元帅有一位令嫒，尚未配人，不知是否可以高攀，使袁将军得为乘龙佳婿？倘能成此良缘，岂不美哉！”

朱成矩接口说：“如能缔结良缘，则袁将军数万部下就会完全一心相投，不会再生嫌隙。”

宋献策说：“此事当然甚佳，只是尚未向大元帅禀报，我们不敢自作主张。大元帅无疑极为赏识袁将军的人品才干，愿得如此快婿。只是，大元帅虽有一位令嫒，年纪尚小，今年不过十五岁，未到出阁之年。”

刘玉尺、朱成矩又说了一些希望牛、宋“玉成佳事”的话。牛金星因为袁时中鞍马劳顿，便请他好生休息，遂同宋献策一起告辞出来。

牛、宋辞出后，袁时中和刘玉尺、朱成矩继续交谈。他们对于闯王的礼遇都感满意，但袁时中仍然担心自己不是陕西人，与陕西起义的将领们毫无渊源，日后仍然会生出嫌隙，于是话题又转到结亲的事情上来。刘玉尺说：

“现在已经知道，闯王的令嫒只有十五岁，年纪确实还小。我们要退一步着想。闯王这里必然有些家属随军，不得已就从他的侄女中找一个结亲，也是办法。”

袁时中有点犹豫，说：“随便找一个，怎知人品是否恰当？”

刘玉尺说：“延安府有句俗话：米脂的婆娘安塞的汉。据说安塞的男人长得俊，米脂的女人长得俊。米脂有一条河，水土很好，自古是出美人的地方，随便找一个姑娘，都是明眸大眼，长得俊俏。”

朱成矩点头说：“是的，貂蝉就出在米脂。”

当天傍晚，宋献策、牛金星来到闯王屋中。

李自成问道：“你们二位可同袁时中又谈了一阵？”

牛金星说：“又谈了许多，看来袁时中确实颇具诚意，并无半点虚情。因为他们诚意相投，所以又把结亲的事提了出来，请闯王斟酌。”

“这事情不太好办，因为兰芝还小，纵然我答应，她妈也不肯答应。”

宋献策故意问：“是否可从大元帅的侄辈姑娘中挑选一个，许配给袁将军？”

“侄女倒是有两个，但都是最近从米脂乡下出来的，人品一般，又不懂事，怕未必能使袁将军满意。”

牛金星说：“麾下说得很是。我们今日与袁将军结亲，要从大的方面着眼，单单许配一个姑娘，如果懦弱、无知，也没有多大好处。倘若有一个姑娘，有容貌，又有心计，结亲之后，能使袁时中听她的话，忠心耿耿效力麾下，那才不虚为秦晋之盟。”

闯王马上想到，这是一个办法。像慧英、慧梅这样的姑娘，有武艺也有阅历，结亲以后，定可以使袁时中服服贴贴，忠心拥戴，不生异志。然而他没有忘记，就在今天早上，高桂英还曾向他提起，要把慧英配给双喜，慧梅配给张鼐。他不能匆忙中将话说死，便说：“此事让我再想一想吧。”

接着，他们又谈起如何向商丘进兵的事。闯王谈到，下午李岩在这里，曾劝他从今以后，每占一地，不要再放手扔掉。最好先在开封周围的府、州、县设官授职，治理百姓。攻下开封后，就以开封为立足之地，经营中原。宋献策听了，从容问道：

“麾下以为如何？”

“我们有实际困难啊！”闯王叹口气，然后把声音放得很小，“曹操这个人哪，实际与我们同床异梦，总难一心。今天袁时中来，他就不太高兴，唯恐我们的力量强大。如果我们每占一座城市就分兵把守，他的人马就会超过我们，反客为主，这是不行的。还有一层：目前我们虽然号称五十万人马，实际上连随营眷属只有二三十万，其中能战的兵并不很多。如果我们把兵力分散，不仅曹操可虑，还会给官军以可乘之机。至于林泉的建议，以后我会采纳的，只是目前尚非其时。”

宋献策本来很赞成李岩的建议，但看到闯王主意已定，也就不敢多说了。于是又开始商谈别的事情。正在这时，李双喜走了进来，向闯王禀报说，有几个百姓求见。闯王挥手说：

“咳，你这孩子！你看这里有多少大事等着我处理。那些百姓求见，也不过是要我替他们伸冤报仇，或劝我去攻哪座城池。你就替我做主回话吧，不要再打搅我啦。”

双喜退出后，他们继续商谈。闯王留他们一起吃了晚饭。饭后话题又回到与袁时中结亲的事上来。闯王问道：

“你们看，老营中哪一个姑娘许配给袁时中比较合适？”

牛金星说：“慧英这姑娘，又有忠心，又有姿色，又在夫人身边多年，颇有阅历，倘若嫁给袁时中，可以使他永不敢怀有二心。”

李自成摇摇头说：“目前夫人处处需要她做事，她名为身边女兵，实为左

右膀臂，只恐夫人不肯。”

“慧梅如何？”宋献策问。

牛金星也说：“慧梅这姑娘，外柔内刚，容貌比慧英更俊，袁时中必然十分满意。”

李自成说：“可是夫人已经把她许给张鼐了。”

“是否已经向他们说明？”宋献策问。

“没有说明。只是夫人私下同我商量，说他们起小就来到军中，如同兄妹，后来一同杀敌，磨练成人。虽说没有定亲，但两下心里都早已有意。”

宋献策略一思忖，接着说道：“既是没有说明，这事就要从大处着眼。对张鼐小将军，这话好说。一个堂堂英武小将，何怕没有好的女子配他？闯王可以另外替他物色，我们也可替他物色，总可以替他找一个聪慧貌美的姑娘。至于慧梅，原是姑娘，纵然心里有意，也不好开口。自古儿女亲事，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麾下与夫人说了算数。”

闯王听了觉得有理，但他还是想同高夫人商量一下，便说：“此事我们还不晓得袁将军意下如何，也不晓得夫人意下如何，今晚暂时可以不作决断。”

宋献策又说：“这也好办，明日早饭以后，我就去陪袁将军观操，顺便也去看看健妇营的操练。到健妇营时，不妨暗中告诉他，慧梅就是健妇营的首领。如果他对慧梅十分有意，这事在他那方面就算定了。那时麾下就请夫人到行辕来商量。只要麾下决断，夫人纵然不情愿，也不好多说。”

闯王说：“看来为着创建大业，笼络英雄，也只好这么办了。只是慧梅和张鼐会心中难过，尤其慧梅！”

牛金星笑着说：“唐太宗千古英主，为着安定西陲，还不惜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何况袁将军近在左右，又是相貌堂堂，年纪不大。慧梅纵然同张鼐自幼在一起长大，患难与共，互相有意，但儿女婚事，要靠父母做主。纵然她在出嫁时一时难过，日后必然是美满姻缘，夫妻和好。大元帅大可放心。”

第二天早饭后，健妇营的女兵们像往常一样有一阵休息。突然，从大元帅行辕中来了一名飞骑，传谕说：军师马上就要陪着一位袁将军前来观操，要红帅和慧梅女将准备一下。红娘子和慧梅听了都感到诧异：从来

外边人都不来看女兵操练，为什么这一次偏偏来看？她们不敢迟延，赶快命健妇们将马匹备好鞍子，列队走往校场。

不到片刻工夫，果然看见宋献策和客人带着一群亲兵往健妇营驰来。慧梅带着各哨健妇们站在校场中等候，红娘子走出营外迎接军师和客人。宋献策和袁时中赶快下马。

红娘子和客人们互相施礼以后，便邀请他们往军帐中小憩。宋献策说：

“不必了。袁将军因久闻闯王这里有健妇营，特来看看操练。如已准备停当，就请红将军下令开操。看完以后，袁将军还要去别处观操。”

袁时中也笑着说：“早就听说这里的姐妹们弓马娴熟，武艺精通，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见过的新鲜事儿，所以我特意前来看看，以饱眼福，也广见闻。”

“不知袁将军和军师想看什么？我们这里有骑射，有步射，有各种兵器的操练，也开始学习阵法，能变换几种阵形，是否一样一样都练给诸位看看？”

宋献策说：“时间不早，我们还要上别处去，就看看健妇们的射艺吧。袁将军以为如何？”

“很好，我很想看看步射和骑射。我是少见寡闻，今天来这里，真是大开眼界。”

“请袁将军不必过谦，操练不好，务望不要见笑。”红娘子说罢，就命人告诉慧梅，要她自己带领一队健妇，演习骑射。

慧梅立刻抽一哨五十人的健妇，一声令下，一齐飞身上马，取出弓箭。慧梅自己也骑上一匹雄骏的白马，就是张鼐昨天早晨借给她的。马兴奋地腾跳着，纯白色的马身、马鬃，辔头的银饰，和骑马人的红装在灿烂的阳光下相映成趣。又一声令下，五十名健妇分成五组，第一组先策马奔驰，绕场一周后，便一一弯弓搭箭，向着靶子射去，每个靶子一箭。慧梅起初在原地指挥，轮到第五组射箭将毕，她忽然策马追去，马快手疾，连射三箭，箭箭中靶，惹起一片叫好喝彩之声。袁时中看得入迷，不知如何称赞才好，只是不断地点头微笑。同来的刘玉尺、朱成矩也不禁点头赞叹。朱成矩说：

“唉，虽然古人中有樊梨花、穆桂英、梁红玉，也都是女中豪杰，但我只在书上读过，戏里看过，今天才算亲眼看到了真人真事！”

骑射完毕，就是步射。步射将毕时，红娘子问宋献策：

“还要看看别的么？是看看阵法，还是看看剑术、枪法、刀法？”

宋献策看了袁时中一眼，笑着回答：“再看看剑术吧。是否可以请慧梅姑娘也亲自……？”

红娘子不等军师说完，微笑点头，随即向来到一丈外等候命令的慧梅眨了一眼，有力地轻声说：

“剑术！”

于是慧梅又带着二十名健妇上场，舞了一回剑，她自己也舞了一阵，施出几手闯王指点的绝招。袁时中又惊又佩，不觉赞道：

“久闻这里健妇营训练武艺精熟，今天饱览一番，方信是真正巾帼英雄，名不虚传。那位领头的女将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宋献策答道：“她就是健妇营的副首领慧梅将军。”

袁时中连声说：“钦佩！钦佩！年纪这么轻，武艺如此精熟，实在难得！”

袁时中等离去后，健妇营也收了操。大家因为今天的演习十分出色，赢得了军师和客人的赞扬，都感到高兴。营里一片喜气洋洋，好像刚打过一次胜仗。

慧梅用一把刷子替白马刷去身上的尘土，重新上马，向着那条僻静的河边小路走去。这是昨天同张鼐相遇的地方，溪岸上柳枝摇曳。慧梅并没有什么目的，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何到此。好像她今天才看清楚在成排的柳树中，夹着几棵桃树和李树，有些树上繁花正开，有些花儿已经落去，冒出极小的青色的果实。慧梅欣赏几眼，骑马来到河边，俯身望去，看见自己的面影，自己的鬓发，自己的红装和白马的矫健姿影，倒映水中，一阵微风吹过，影子随着水波轻轻动荡。

慧梅的心中充满喜悦，勒马上岸，掏出笛子，正要吹时，却见红娘子带着几名健妇，骑马向着她这边驰来。于是她迎了上去，含笑问道：

“红姐姐，你到哪搭儿去？”

“我今天身子不太舒服，想到李公子那里看看，也许晚上就不回来了。你手上拿着笛子，是不是要吹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听你吹了。”

慧梅笑了起来，说：“我正想吹，你们就来了。你想听，我就吹。”

“那我们就干脆下马，到草地上坐一会儿，听你吹一阵再走吧。”

慧梅的笛声响了。笛声带着浓厚的感情。吹笛者将眼前的山山水水，明媚的春光，都通过笛声表达出来；将战斗胜利的喜悦和那不可告人的幸福的期待，也都融进悠扬的笛声之中。红娘子和左右健妇们听得出神，如醉如迷。慧梅停下后，大家觉得那似有似无的笛声仍在耳边缭绕，久

久地不肯消散。又过很久，红娘子才对慧梅说出一句话：

“唉，慧梅，你吹得多妙啊，以后可得在我面前多吹几次。你日后离开我，我会永远忘不下你的笛声！”

慧梅说：“我怎么会离开你呀，大姐？不会离开的。”

“唉，姑娘总要出嫁的。你一出嫁，我可不就听不见你吹笛子了？”

慧梅满脸通红，说：“大姐！……”

大家要求慧梅再吹一吹。慧梅心中高兴，并不推辞，又吹起了另一支曲子，笛声在河边和旷野里回荡。她一面吹，一面望着红娘子，眼里含着微微的笑意。在她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情，这感情是那样深厚，那样真挚，那样甜蜜，那样神秘，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最纯洁的少女的爱情，这爱情她不能在别人面前说出一字，只能锁在心头，深深地锁在心头，但又不能完全锁住，它总是要从眼角、眉梢、嘴边和脸颊上，不自禁地、悄悄地流露出来。

红娘子也望着她，心想这姑娘今天是这么快活，这么容光焕发，这么逗人喜爱，显然是遇着了称心如意的事情。这事情红娘子也能猜出十之八九。等吹完以后，她悄悄地挨近慧梅的鬓边问道：

“慧梅，昨天慧琼同你说的什么话？你两个背着我叽叽咕咕，难道真的把我当外人看待？”

慧梅的脸一下子红起来，头低下去，一言不发。红娘子抱着她的肩膀，说：

“你不告诉我，我也会猜到。可是你现在没有别的亲人，除了夫人，我就像你的亲姐姐一样了。你有话不该瞒着我。我知道了也好帮你准备准备。”

慧梅越发不好意思，心头怦怦地乱跳，这怎么说呀？太不好张嘴了。可是红娘子在等着她，非要她说出不可。过了一会儿，红娘子又说道：

“要是慧琼告诉你的是好消息，你也用不着瞒我，瞒也瞒不住。我一问夫人，就都知道了。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人都少不了这件事。你同我说了，我也不告诉别人，只是我心里明白了，也好有个准备。”

慧梅鼓起勇气，声音不连贯地悄悄说道：“红姐，就是你猜的那件事。慧琼这个丫头疯疯癫癫，随便瞎说的。”

红娘子高兴地点点头说：“啊，我明白了。”

她们从草地上站起来。红娘子又将健妇营的事嘱咐几句，便带着健妇们

往李岩驻兵的地方去了。

将近中午时候，忽然从老营来了一个亲兵，向她传话，说高夫人刚从大元帅行辕回来，叫她马上到老营去，就在老营吃饭。慧梅感到诧异：为着什么事儿叫她这么急？但既然传的是高夫人的口谕，她就不敢怠慢，赶快骑上马，带了几名健妇，向老营奔去。

慧梅走进高夫人住的上房，只见高夫人一个人坐着等她，好像有什么沉重的心事。慧梅向高夫人行了礼，说：

“夫人，我来了，不知有什么吩咐？”

高夫人笑了一笑。慧梅觉得这一笑好像和往日不一样，感到奇怪，不敢再问，低下头等待高夫人吩咐。高夫人望着她，心中迟疑，有话欲说又止。破例点头要慧梅在她的对面坐下。慧梅不肯就座，心中越发诧异。过了一阵，高夫人勉强含笑说：

“我刚刚从闯王那里回来，是他吩咐我把你叫来，告诉你一个消息。你猜一猜？”

慧梅的两颊飞红，很不自在。她心中暗说：“八成是慧琼所说的那件事儿，今天就对我言明！”她装做什么也猜不到，说：

“我从哪儿猜起呀？我猜不出。夫人，请吩咐吧。”

高夫人轻声说道：“慧梅，我说，你莫要不好意思。我说，是你的喜事……”

高夫人仍不肯直然说出，将慧梅拉近身边，打量着慧梅的通红的脸，似乎还感觉到慧梅的心跳声音。她担心把话说出后慧梅会受不了，可是不说出如何能行？停顿片刻，她终于下了狠心，绕着弯子说：

“慧梅，早饭后不久，闯王派人来将我叫到行辕，牛先生和宋军师都在那里。他对我说：慧梅是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的，这些年来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已是大姑娘了。他想收你做义女。叫你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义女了。”

慧梅听罢，喜出望外，扑通跪在高夫人面前，眼里滚出热泪，说：“我真想不到大元帅和夫人想得这么多，我哪一生烧了好香，蒙闯王和夫人起小救了我的命，抚养成人，现在又收我做义女！我这一辈子只有跟着夫人，粉身碎骨也要尽孝尽忠！妈妈！……”

高夫人心中难过，不住流泪。确实，她同慧梅不是一般的感情。她还有

一半话没有说出。她感到为难，不知这话应该怎么说出才好。她用袖头揩揩眼泪，对慧梅说：

“你起来吧，这收你做义女的事还要对大家说明，让大家庆贺一番。”

她命一个女兵把老营中的将领、眷属和她的男女亲兵都找了来，把收慧梅做义女的事向大家说了。大家纷纷向高夫人贺喜并议论起来，都为慧梅感到高兴。高夫人的心中沉重，脸上勉强堆笑，同大家周旋。李过的妻子黄夫人平日因身体多病，寡言少语，此刻因心中高兴，也凑着热闹说：

“各位婶娘、大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闯王二叔和二婶娘只收慧梅做义女，不收慧英？”

一句话提醒大家。郝摇旗的老婆范氏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立刻接着话茬说：

“嗨，这奥妙如何能瞒住我呀！这事儿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人人都说夫人身边有两对金童玉女，双喜和慧英是一对，张鼐和慧梅是一对。双喜已经是闯王和夫人的义子，终不能叫慧英作为义女，那不是让双喜和慧英成为兄妹之亲？……慧英，你别跑，别跑。你郝婶儿说的是实话，好姻缘终成匹配！至于张鼐，他不是义子，就是为留待今日招为义婿。今日闯王将慧梅收为养女，……啊啊，慧梅也跑了，也跑了！”

范氏想把慧梅拉回来，但是没有抓住。她快活地笑着。妇女们哄堂大笑，称赞高夫人身边有这么好的两对金童玉女，真正难得。高夫人又强作笑脸，心中酸楚，暗自说道：

“唉，你们怎知道已经打碎了一个玉女！”

高夫人因必须赶快将闯王决定的婚事向慧梅说明，就对大家说，她已经吩咐中午准备几桌酒席，请大家暂且回去休息，待会儿她命女兵们催请大家光临。众人听了这话，又看出来高夫人似有心事，便一个个退了出来。上房留下的全是她的女兵。慧英和慧梅重回到她的面前，脸上余红未消，态度很不自然，但高夫人从她们害羞的眼睛里，看出来她们心中都怀着幸福感情。她使眼色让女兵都退出，让慧英也退出，独把慧梅留下。她拉着慧梅的手，望着慧梅充满感激之情和害羞的眼睛，低头说道：

“慧梅，我还有一句话，也要对你说。这话不是我的意思，是闯王的意思，他让我跟你说。当然，他是一军之主，又是一家之主，他的话说出来，你做女儿的可得听啊！”

“只要是闯王吩咐，叫我死，我也不会眨一眨眼睛。”慧梅说着，心里却觉得奇怪：什么事，夫人会用这种口气对我说呢？

高夫人欲言忽止，轻轻地叹了口气。

第十一章

高夫人停了一阵，仍不忍将事情爽利地一口说出，轻轻叹口气，然后含着不很自然的微笑说：

“慧梅，你已经长大了。常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来我打算过几个月后，等我们打下了开封，再谈你和慧英的婚事。可是现在既然闯王已经有了主意，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同你说明。你的婚事得由他做主啊！”

慧梅的脸色又通红起来，觉得高夫人的话有点奇怪，但又想，既是提亲，只能是张鼐，因为她同张鼐的感情，夫人是知道的，闯王也是知道的，慧琼不是听到他们商量的话了么？想到这里，她又羞涩，又感到幸福，低声说：

“妈，请不要说这事。我愿意永远跟在妈的身边，婚姻等打完仗再说。”

“傻丫头，那不是要扎老女坟啦！该出嫁时就得出嫁，这是正理。打仗要紧，姑娘大了出嫁也要紧，不能为了打仗就耽搁了你的青春。”

慧梅再也不好意思说别的话，也不敢看高夫人，心里七上八下，呼吸急促起来。高夫人停了一会儿，终于说道：

“如今有一个袁时中前来投顺，年纪二十五六岁，人品长得也不错。听说早饭后他曾到健妇营去看操，想来你也见过。这个人现在还没有正室妻子。闯王的意思是把你许配给他，让我来给你说一下。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出发去攻打开封，这亲事就算定了，马上就要换庚帖，送彩礼，两三天内你就要出嫁了。”

慧梅一听说袁时中这个名字，就好像一闷棍打在头顶，一瓢冷水浇在脊梁上。她万万没有料到闯王会把她许配给这个姓袁的。她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狠狠地咬着下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过了片刻，她忽然双膝跪在高夫人面前，头俯在高夫人怀里，哭着说：

“妈，我没有别的心愿，只愿跟在你身边，永远也不嫁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将领我都不嫁，死也不嫁！”

高夫人早已料到慧梅会不肯嫁给姓袁的，她自己心中也很痛苦，抚摩着慧梅的肩膀，勉强忍住自己的眼泪，耐心地劝说慧梅。但不论她说什么话，慧梅都听不进，只说自己不愿出嫁，一面说一面哭泣。高夫人越发难过，明晓得这件事是牛、宋二人出的坏点子，闯王决断得太仓促，不该一言为定，但是木已成舟，又有什么法儿呢？看慧梅哭得伤心，她恨不得告诉闯王，换一个姑娘嫁给姓袁的。但回心一想，万万不可。闯王

已经当着袁时中两位军师的面亲口许下这一亲事，都知道是慧梅，袁很满意，怎么能随便更换？高夫人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慧英叫来，让慧英带慧梅出去散散心，解劝慧梅，同时她派人去请红娘子来。

当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回想着自己在大元帅行辕同闯王的一番谈话。当时她抱怨说：

“你决定得太快了，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自成回答说：“袁将军不能在这里多留。这是一件大事，我同牛先生、宋军师商量后，觉得应该这么办，所以就决定了。为了我们成就大事，许了这亲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慧梅的心事你难道不知道？她起小就跟小鼐子在一起，如今都长大成人了，虽然不言，但是彼此有意，瞒不过大家的眼睛。我昨儿也跟你说过，打下开封后让他们配成一对，年纪相当，又互相知心知性，有情有义。现在你呀，唉，忽然把她许给袁时中，这不是给她一个晴天霹雳？小鼐子也会大大伤心的。”

“儿女的亲事哪能随他们自己的意？只有大人做主才能算数。我今天已经做了主了，你回去告诉她，她不会不听从。”

“万一她不听从，我怎么办呢？”

“不听从也得听从。如今我们打天下要紧。既是袁时中愿意结这个亲，我们又何乐而不为？何况已经同男家说明了，怎好翻悔？你尽量劝劝慧梅，晓以大义，还要她明白亲事要听父母主张的大道理，自古如此！你还要告诉她，我们会陪送得十分光彩，不辱没她是我的养女。在我们义军中，养女就同亲生女儿一般。”

这会儿，高夫人觉得闯王的这几句斩钉截铁的话儿仍然在耳边响着。她因知此事万难挽回，越发双眉紧锁，不觉落下热泪。

不久，红娘子进房来了。高夫人将闯王的决定告诉她。红娘子也替慧梅难过。她素知慧梅和张鼐之间的感情，没想到这么美满的天设良缘，原来是命中多磨，有情的人儿不能成眷属。同时她也想到自己同慧梅的友情。如果慧梅同张鼐结亲，仍然可以在健妇营做副首领。如果慧梅嫁给袁时中，她就从此失去了一个得力的膀臂。高夫人见红娘子眼有泪光，默默无言，向她问道：

“慧梅走后，你看谁能接替她做你的膀臂？”

红娘子想了一阵，抬起头来说：“目前别的姑娘都不如慧梅那样能干，不得已只好勉强让红霞来挑起这副担子。可惜红霞不能识文断字，是个缺点。我想请夫人将慧琼给我，做健妇营的第二副首领，不知夫人肯不肯。”

高夫人点头说："你想得还算周到。你一起义，红霞就跟着你，人比较忠诚，看起来做事情也还老练。至于慧琼，我身边也需要她。……好吧，给你使用吧。慧梅一走，你的困难比我大，将慧琼给你吧！"

过了一阵，高夫人又说："平日慧梅对你最尊敬。不管什么事，你说一句，她没有不听的。你去劝劝她吧。如今一瓢水已经泼到地上，想收也收不起来。女孩儿家一说跟谁定了亲，就不好再变了呀！"

"我劝是要劝的，但不管怎么劝，慧梅这心上的伤痛是治不好的。要想治好，除非是她同袁时中结婚后，夫妻和睦，日久天长，慢慢地会把从前的心事忘记。要是万一跟袁时中过得不那么顺心，以后就会痛苦一辈子。"停一停，她接着说，"张鼐兄弟是男子汉，不会哭哭啼啼，可是我猜他一定也很伤心。他万没料到他同慧梅的姻缘忽地成空。真的，只因为来了个素不相识的袁时中，宋军师和牛先生不顾小张鼐和慧梅二人自幼以来的生死恩情，硬作月老，乱点鸳鸯，使慧梅终身有恨，使小张鼐心上的人儿登时成了水中月，镜中花，笊篱打水一场空！你想，这样的伤心事他一辈子如何能忘？夫人，闯王和军师们只想着眼下袁时中是个有用的人，全不管这一对在你们身边长大的年轻人自幼在一起，一道儿血战沙场，出生入死，早结下海似深情！"

高夫人没有因红娘子批评闯王而心中生气，反而频频点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当天中午，在老营中摆了三四桌酒席，该到的家属、女兵都到了。但慧梅却躺在慧英的铺上，蒙头哭泣，不肯起来吃饭。红娘子和慧英在一旁劝了半天，最后说："这定亲的事且不谈，今天闯王和夫人认你做义女，这酒席是为你做义女才吃的，客人都到了，你应当出来当众给夫人磕两个头，否则你把闯王和夫人置于何地呢？"慧梅这才勉强起来，略为梳洗，依然红肿着双眼，走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她向高夫人跪下去磕了三个头。因闯王不在这里，她也说出了向闯王磕头的话。一面说，一面心中像刀割一样，感到疼痛。

在简单的筵席上，大家都不谈慧梅定亲的事，这是因为高夫人预先打了招呼，不要再使慧梅伤心哭泣。大家开始只谈闯王和高夫人认慧梅做义女的事，后来又谈起打开封的事来。人人都认为这第三次进攻开封是势在必得，而进了开封，打天下就前进了一大步，局面就大大地不同了。说着说着，大家的酒喝得多了，谈话也更热闹了，喜气洋洋，充满了整个大厅。只有慧梅，听了这些高兴的话，反而更加难过。眼看着闯王就要打下开封，进而平定天下，而她却不能跟张鼐结亲，反要嫁到别的营里去，这个袁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并不知道！

酒席散后，客人纷纷离去。高夫人把慧梅、红娘子和高一功、李过、刘宗敏三家的夫人留下。当着红娘子等人的面，高夫人又一次问慧梅，到底怎样向闯王回话。慧梅听罢，在高夫人面前双膝跪下，哭道：

“妈妈，你既然把我当作女儿，我求你救女儿一命。我死也不离开你，跟谁也不结亲，永远永远不出嫁。妈妈你救救我吧！”说罢，放声痛哭。

红娘子和三家至亲好友夫人，还有慧英、慧琼和在场的姑娘们见此情景，都忍不住欷歔起来。高夫人也跟着流泪。过了一阵，她揩揩眼泪，叹了口气，哽咽着对慧梅说：

“慧梅，为这事你饭不进口，水不沾唇，哭得像泪人儿一样。我就是铁石人也会心碎！何况，我，我不是铁石心肠！你孤苦伶仃，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骨肉至亲。这些年来，我把你当成女儿看待，比亲女儿兰芝看得还重。你也立过不少功，为保护我流过鲜血，几乎死去。你如今这样伤心，我做义母的如何不心碎！好，我再去行辕跑一趟，找闯王再商量商量，为你求情，尽我的力量为你求情。成不成我不知道。万一闯王坚持要你同袁将军结亲，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女儿家的婚事得由大人做主，自古以来哪有自己做主的呢？说到头来，婚姻之事都是命中注定的！”

说了以后，她就叫慧梅依旧到慧英的铺上去休息。然后她吩咐备马，带着慧英等几个姑娘，往闯王的驻地奔去。

高夫人到了行辕，才知道李自成带着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往曹营议事去了，留下双喜在行辕照料。她只好坐下去等候闯王回来。她把双喜叫到面前，轻声问道：

“这件事小鼐子知道了么？”

“哪一件事？”

“我说的是慧梅跟袁时中定亲的事，小鼐子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这件事还没有人告诉他，恐怕他还不知道。”

“双喜啊！你跟小鼐子都是从小来到我们面前。你们的婚事也好，别的事也好，总在挂着我的心。我原来有意在打下开封后让你们各自结一门如意的婚事，也同闯王商量过，他也点了头。没想到凭空来了个袁将军，闯王没同我商量，就把慧梅许配给他，如今木已成舟。你看这事儿叫我多作难啊！”

双喜瞪着眼，不知说什么好。慧梅和张鼐的事，他完全清楚，也很替他们难过，但话已经由闯王口中说出，还有什么办法呢？

高夫人见双喜无话，便又说道：“现在既要说服慧梅，也要对小鼐子说几句话。不过男孩子在这样事上总是话好说，不像姑娘家心眼死。慧梅这

姑娘就难办了。拿话开导她，全没用；又怕说重了，她会寻无常。平时也知道她同小鼐子互相有意，没想到竟是这样钟情。她一直哭到现在。中午摆的酒宴，她连一滴水都没有喝！”

双喜说：“妈妈要见父帅，是不是想把这门亲事打消？要是那样的话，怕办不到。”

“我也知道，常言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是慧梅哭得死去活来，我怎不心疼？我要见你父帅讲讲！”

双喜摇头说：“妈，父帅的脾气大家都很清楚。事情未决定以前，什么话都好说，谁都可以说出主张，请他斟酌采择；一旦决定以后，话就很难再说了。”

“虽然如此，我也得尽尽我的心，看能不能改变一下，换一个姑娘许配袁时中。咱们老营里长得俊的姑娘还有几个。万一不行，也要请你父帅亲自给慧梅说几句话。”

正说着，李自成带着牛、宋、李岩和高一功进来了。宋献策一见高夫人在这里，赶紧拱手作揖，连声说道：

“恭喜！恭喜！夫人如今是双喜临门，实在可贺！”

高夫人故意问道：“军师，我有什么双喜临门啊？”

宋献策哈哈大笑，说道：“既收了义女，又有了佳婿，岂不是双喜临门？”

高夫人说：“都是你跟牛先生撺掇的好事，让我作死了难！”

牛金星一听这话里有对他抱怨和责备的意思，忙问：“怎么？夫人何以作难？”

“慧梅不愿出嫁，如今还在哭。这女孩子的心事你们怎么能知道？她高低不出嫁，宁死要跟着我为闯王打天下，跟在我身边。只说：什么时候没有打好江山，什么时候绝不出嫁，发誓赌咒不离开我。你看我有什么办法！”

李自成担心高夫人说话过于使牛、宋面子上难堪，问道：“你现在来就是为这件事儿？”

“是啊！常言道：解铃还待系铃人。事情是你们决定的，让我作难。这又不是别的事情，别的事情我说了别人不敢不听，这事怎能那样呢？她死不肯出嫁，我总不能将她绳捆索绑扔进花轿！我不管。我不管。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

闯王说：“我已经同时中说定了。时中的彩礼已经送往老营去了，你回去

就可以看到。这门亲事，时中那方面非常情愿，我们不能再有二话。况且我们马上要去商丘，打下商丘以后就要围攻开封。围开封，人马少了不行，去得晚了也不行。如今恰好时中前来随顺，平添了几万人马。把慧梅嫁出去，对她来说也是姑娘家定了终身大事。婚姻事哪有姑娘自己做主的？不愿嫁谁就不嫁谁，这哪还有个在家从父母道理？”

高夫人说：“难道牛不饮水能强按头？你勉强她嫁出去，万一夫妻两个没缘法，以后怎么好？”

“什么缘法不缘法！做姑娘的，‘出嫁从夫’，过些时候，生了儿，养了女，夫妻间自然就有缘法了。”

高夫人顶撞他说：“你们为着打开封，八字没一撇，先白丢一个好姑娘，说不定还要丢了她的命。”

李自成神色严厉地说：“真是女流之见！自古公主还要下嫁，还要到外国和亲，何况慧梅？你回去告诉她，就说这婚事已经决定了，不能再更改。她只是嫁到小袁营，比到外国和亲强得多。她出嫁的好日子已经定了，就是后天。喜事办完后，她就同时中回到他们的人马中去，带着他们的人马同我们大军一起打商丘。她不要心中再委屈了，以后随时想回来，还可以回来。将来只要我打下天下，他夫妻也是开国功臣，自然要封侯封伯，绝不会亏待他们。”

高夫人听毕，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忍着一肚子气，只好罢休。她又望了牛、宋一眼，伤心地冷然一笑，说：

“你们早同我通点风声，事情也不至于到此地步！”

宋献策赶紧赔笑说：“我们没有想到慧梅这姑娘会不愿意这门亲事，没有事前同夫人商量，确实疏忽。”

高一功表示愿陪高夫人再去劝说慧梅。宋献策又说道：“听说大元帅和夫人过去曾有意把慧梅许给张鼐，虽未说明，但张鼐心里怕也知道。我看还得请一功将军跟张鼐顺便说一下。目前正是用人打仗之际，说一下使他心里免去了疙瘩，对行军作战也有好处。”

“你刚才不是还说没想到慧梅会不愿意么？”高夫人心里问道，但没有说出来。

李自成沉默了一阵，说：“好吧，都让一功看着办吧。”

双喜插言说：“我刚才看见小鼐子已经来了，可能有什么事情。现在把他叫进来，由父帅当面同他说一下，岂不省事。”

闯王说：“也好，叫他来吧。”

随即双喜把张鼐叫了进来。高夫人望望张鼐，觉得他不像已经知道了这件事。闯王问道：

“你来有什么事？”

张鼐恭敬地回答说：“我是来找总管的。火器营有许多大炮，可是骡子不够，我来问问，能不能再派给我们一批骡子。不知大元帅有何吩咐？”

闯王略停片刻，想了一想，说道：“张鼐啊，你现在执掌火器营，独当一面，不是孩子了。我也知道你同慧梅起小就在一起，还合得来，本来有意再过一年半载，等大局有了眉目，就替你们定亲。可是现在袁时中前来投顺，他提出了婚姻之事。我同军师、牛先生合计了一下，决定把慧梅许配给他。这亲事已经说定了，今天就要换庚帖，别的话就不用说了。这事情我只是说说，让你知道。你心里没有疙瘩就好，如有疙瘩，也应该解开。等我们打下开封，大局稍有眉目，自然会给你挑选一门合意的亲事。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要把儿女情放在心上！”

张鼐脊背发凉，脸颊发红又发白，蓦然像是一闷棍打在头上。但是他竭力掩盖着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说道：“大元帅，夫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亲事不亲事的闲事儿，只想着赶快为闯王打下江山。你们不用再提这事儿。”说罢，扭头便走。

高一功回到住处，就同姐姐带着少数亲兵往老营去。走到半路，高夫人忽然对慧英说：

“你到健妇营去一次，命慧梅的亲兵们把她的东西都检视检视，带到老营。另外，你告诉慧剑，要她挑选二百名健妇，明天一早就来老营，护送慧梅出嫁。该准备的战马、武器，都要挑选最好的。”

慧英听毕，立即策马从岔道向健妇营奔去。跑着，跑着，她忽然发现在她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女兵，好像就是慧梅今天带到老营去的四个女兵中的两个，都骑着马，另外还牵着一匹白马，正在往火器营方向走去。“哦！”她顿时明白了，赶紧加了一鞭，追赶上去，把她们叫住，问道：

“你们往哪儿去？”

“慧梅姐姐叫我们把东西送到火器营，还给小张爷。”

“白马是小张爷的，另外还有什么？”

一个女兵将自己背着的红绸包裹打开，里面包着一把宝剑和一个笛子。慧英见了心里一痛，低头想了一下，说：

“马，你们送去。宝剑和笛子都是小张爷送给你们慧梅姐姐的，那笛子已经送了多年，不必还他，交给我吧，由我处置。”

女兵们把宝剑和笛子交给慧英后，继续前进。慧英望着那匹被牵走的白马，心里又一阵难过。她完全理解慧梅的一番苦心，知道慧梅在目前处境下，不愿让张鼐再记挂她，徒增烦恼。慧英还想，慧梅如此决绝，将所有心爱之物都归还张鼐，也许有寻死之意？想到这里，不觉长长地叹了口气，催马往健妇营驰去。

当慧英同两个女兵说话的时刻，高夫人和高一功已经回到老营。坐下以后，高夫人马上就问留在老营的女亲兵：

“慧梅这半天有什么情况？”

女兵们告诉她，慧梅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痛哭，可是不吃饭，也不说话，随你说什么，她都不答理，心事很重，有时还要流泪。

高夫人望望高一功，说：“一功，你看，这都是军师和牛先生干的好事！这孩子多苦啊！”

“姐，如今说这话已经晚了，我们还是把慧梅叫来，把话向她说明吧。”

高夫人点点头，吩咐女兵把慧梅叫来。慧梅经这大半天折腾，头发蓬乱，泪痕满腮，面容也顿时变得憔悴。高夫人见此情形，越发不忍，皱着眉头把慧梅仔细打量。慧梅勉强对高一功行了礼，叫声“舅舅”；才说完两个字，眼泪唰唰地流下来。高一功也觉得心中不忍，只得说道：

“你坐下吧。我今天来，一则是我自己要看看你，你被闯王和夫人认做义女，我就是你的舅父了。二则闯王要为你办终身大事了，我这个当舅父的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慧梅听到“终身大事”几个字，又禁不住浑身一哆嗦。高一功望了她一眼，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尽管我从未问过你的心事，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我并不是个糊涂人。你的心事我也明白一些。刚才闯王同我说了一些话。我现在既是来看你，也是来传闯王的话。为什么要把你嫁出去，这道理你已经听说了。袁时中来投顺我们，提出要结亲。宋军师和牛先生合计了一下，说这也是好事，这样以后袁时中就可以忠心耿耿，拥戴闯王，不会生出二心。可是兰芝还小，不到出阁年纪。在夫人身边的姑娘里头，不管人品、武艺，你都是个尖子。倘若你出嫁之后，能够同袁时中和睦相处，拥戴闯王，建功立业，那就不负了大家对你的一片期望。若是换了一个软弱的、临事没有主意的姑娘，嫁出去也就只是嫁出去了，在节骨眼上出不了力。所以挑来挑去，还是选中了你。虽然这不是你的心愿，可是你要从大处着想，为着我们打江山，不能不结这个亲。这可不是一般的结亲，这是对咱们打江山大有干系的结亲。”

慧梅听着，低头不语。她刚才曾希望高一功会救她一把，可是落空了。

高夫人也接着小声说："袁时中这次来投，闯王十分看重。要是袁时中能死心塌地拥戴闯王，我们就平添了几万人马。再说，他在东边一带，人地都熟，不像我们是生疏的。如果他降了朝廷，我们就多竖了一个劲敌。这些事情，你姑娘家不会想得那么深。我现在向你说明了，你就知道闯王的一番苦心了。打天下不是容易的啊，我的孩子！"

高夫人说完后，仔细地观察慧梅的神色。慧梅没有特别表情，但看来对这番道理已经明白。

高一功又说："不管怎么，你毕竟是个姑娘，婚姻事要听父母之命。有些姑娘还没生下来，由父母指腹为婚，她长大后不管女婿长得黑麻丑怪，不也是照样嫁出？这是命中注定的，只好认命。如今闯王将你许配出去，是名正言顺的。你心里纵然有一百个不如意，也只能听从。难道你能不听闯王的话？你不能吧？"

慧梅含着眼泪，低头不语。高夫人勉强露出一丝笑意，劝解说：

"慧梅这丫头起小跟着我，我知道她是个明白人，遇大事十分清楚。现在我说，慧梅，你也不要再难过，也不要再说不出嫁的话了。你不能永远跟着我，我也不会让你永远跟着我，说那话都是空的。至于张鼐那方面……"

慧梅的脸一红，赶快说："妈，你不要提小鼐子。他是他，我是我。我说不出嫁不是为别的什么人……"慧梅说到这里，却不由得哽咽起来。

高一功赶紧对高夫人说：

"姐，我看慧梅确是个明白人。我们将闯王的心意一说，她心中就豁亮了。叫姑娘们把袁家送来的纳彩礼物拿出来，咱们都看一看吧。听刘玉尺说，因置备不及，十分寒伧；明日将送来正式聘礼。"

高夫人马上命女兵们把袁家的礼物拿出来，一看之下，确实排场，有各种绫罗绸缎、珠宝首饰，还有四锭元宝。但对这些东西，慧梅连看也不看。不管大家怎么称赞，都不能引起她的心动一动。高夫人也不勉强，向慧梅身边一个比较懂事的女亲兵说：

"你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吧，以后都另外装一口皮箱里。"

慧梅始终没有表情，有一个定在今夜悄悄自尽的念头一直在她心上缠绕。

高一功因为还有别的事，不能在此久坐。临走时，他对慧梅说：

"你放宽心吧。出阁以后，过些日子，我们还要在一起行军打仗。你随时

想回来都可以。你不是平常人家的姑娘。你是闯王的养女，又是健妇营的副首领。闯王吩咐从健妇营中挑二百名健妇，再从行辕标营中挑二百名男兵，另外还有管炊事的、管辎重的、管骡马的，合起来将有五百之众，随你到小袁营，算作你的亲军。你闲的时候还可带着男女兵士练武、打猎，同没出嫁以前差不多一样。”

高一功走后，高夫人接着说：“你舅舅刚才说陪送男女亲兵的话，是在行辕中同闯王商定了的。二百名健妇要交给慧剑率领。慧剑同你感情好，很听你的话。男兵就交给王大牛带领。这四百人选的都是精锐，战马和武器也配得很好。以后在战场上，你也有些心腹人管用。再则你既有身份，也有亲信护卫，袁家的人绝不敢轻看你。慧梅，日后兰芝出嫁，也不会这般风光！”高夫人想了一下，又说：“洛阳的邵时信，这一年来在你舅舅手下做事，又细心，又正派。我跟你舅舅商量一下，请他派邵时信跟你去，做你的亲军总管。你看行么？”

慧梅被高夫人慈母般的感情感动，又忍不住哽咽起来。虽然心中还没有完全排除夜间自尽的念头，但是她不忍见高夫人为她的婚事过于难过。她忽然决定佯装不再拒绝出嫁，使高夫人暂时宽心，至于自尽不自尽，今夜再定。于是她噙着眼泪说：

“妈，我跟着你们多年，实在舍不得离开你们。但既然是闯王吩咐，无可挽回，我只好听从。这四百名男女亲军，我一定尽量地对他们好。”

高夫人走过来抚摩着慧梅的肩头，含着热泪说：“你今天还没有吃一点东西，晚饭时无论如何要吃一点。孩子，你到慧英的床上休息去吧！”

当天晚上，老营中以高夫人为首，忙着为慧梅准备嫁妆，一直忙到深夜。终于，一切都准备完了，慧英轻手轻脚地回到房里，深恐惊醒了慧梅。进得房来，却见桌上还点着一支蜡烛，慧梅和衣歪在床上，见她进来，眼睁睁地望着她，一点睡意也没有。她想说话，可是慧梅的眼泪“刷”一下子流出来了。她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催劝慧梅脱了外衣，她自己也脱了外衣，两个人睡在一起。过了半天，她才突然说了一句：

“女孩儿家，总得有这一天哪，人人都免不了，也不过你先出嫁罢了。”

高夫人忙了一夜后，第二天又整整忙了一天，只恐怕这样东西不如慧梅的意，那样东西会临时忘了。使她心中稍觉宽慰的，是经过昨晚慧英的继续劝解，慧梅今日不再提“死不出嫁”的话，开始进食。

各家重要将领、老营中较重要文职人员，都有礼物送给慧梅，这在河南俗话中叫作添箱，文雅的说法是赠送“奁仪”，都得收下。牛金星、宋献策、高一功、李过、刘宗敏、李岩夫妻六家的奁仪特别重，都是除绫罗绸缎和金银首饰四色礼品外，又各送纹银百两。尚炯因在二十里外一处

兵营中看病，得到消息，昨晚赶了回来。但是他知道慧梅的婚事已成定局，在闯王前无话可说，一直在心中深为叹息，也不想见慧梅用空话劝慰。今天他仍不愿看见慧梅，怕徒然心中难过，只派两名亲兵送来四锭元宝、四匹上等绸缎、一个百宝药箱，还有一个朱漆小匣，里边用锦缎一层层包着一个暗黑色的箭头。慧梅打开小匣一看，知是老医生珍重保存了三年的毒箭头，以纪念她的忠心，不禁痛哭起来。高夫人看了后万感交集，也忍不住哽咽流泪。

王长顺也有礼物。他亲自送来了收藏将近两年的一根雕花玉柄马鞭、一对镀金铜镫。他本来打算等双喜成婚时送给双喜，不料如今慧梅先出阁，心中有许多说不出的辛酸，所以就将这两件珍贵物品送来添箱。慧梅平日很尊敬和喜爱这位老马夫，收到他的添箱礼物后，就到高夫人的上房，跪在他面前磕了一个头。王长顺对她说：

“慧梅，大伯我恭喜你啊！别难过，是姑娘总得出门。那袁将军不知道我是老几，几次看见我，都没有跟我搭腔说话。可是我不见怪，不知不作罪，人家咋知道我王长顺是闯王旗下的一个元老！慧梅，你别害臊，我对你说实话：这位娇客，论年岁不大，论人品不赖，论名声也不小。你以后要帮助他多做好事，真心拥戴闯王。他要是日后忘恩负义……”

高夫人赶快笑着说：“长顺，你今天多喝了几口酒，别多说啦！”

王长顺忽然醒悟，改口说：“啊，说滑了嘴。我是说，我看他日后绝不会忘恩负义！”

大门外鼓乐声起，又有人前来添箱。随即，大家看见是张鼐的亲兵头目王新牵着昨日借给慧梅骑过的白马，前来添箱。这白马浑身的毛色刷得十分洁净，换了崭新雕鞍锦鞯，白铜马镫，带着银饰的新辔头，闪光镀金项铃，猩红的新马缨，雪白的马尾根上还结着一个红绸绣球。王新将马缰绳交给随来的一个弟兄，走进上房，向高夫人磕头贺喜，站起来后又向慧梅行叉手礼，然后恭敬说道：

“我们小张爷命我来启禀夫人，他没有别的宝贵礼物，只有这匹西番战马是不久前夺得的汪乔年的坐骑，曾经献给闯王，闯王说我们小张爷攻襄城有功，赐给了小张爷。这马，一身纯白，十分好看，也十分稳快，特意送来为慧梅姑娘添箱，务请笑纳。”

高夫人笑着说：“哟，这添箱礼倒真好，一定收下。王新，你这娃儿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会说话？”

王新笑着说：“实话回夫人，这几句言语是我现买现卖的。小张鼐爷临时教我几句学几句，好则还没有漏掉一句。”

高夫人被逗得咯咯地笑起来，说：“你这孩子，我只知道打仗时你是只小老虎，还不知道在平时你是只巧嘴八哥，真会学话！”

看见来人添箱，慧梅正像一般将出嫁的姑娘一样羞羞答答，不闻不问。此刻她忽然忍不住，抬起头来说：

“王新兄弟，这白马我不要，你牵回去吧。小张爷在战场上很需要这样好马。你牵回去吧，就说我心领了。”

高夫人赶快说：“世界上哪有逢喜庆送礼不收的道理！王新，将白马拴在柳树上，你们领了红封子，出去休息吧。”

从村外传来了鼓乐声音，自远而近。大门外的两班吹鼓手也奏起乐来。过了片刻，担任老营知客的两名小校将男家送礼的一行人迎了进来。各种礼品都装在或圆或方的彩漆木盒中，每二人抬一盒，共有十盒。另有人牵一匹高大的甘草黄骟马，辔头鞍镫俱全，一色崭新。慧梅回避到高夫人睡觉的里间，对于两个送礼人如何进来向高夫人行礼，如何说话，她全然不看不听。她仍在想着张鼐用她平日喜爱的白马添箱，不觉心中刺痛，流出眼泪。随后听见高夫人和众人纷纷观看袁时中送来的甘草黄骏马，交口称赞，她才忍不住抬起头来，隔着窗纸的一个破洞向那马张望张望，看出来确是好马，但是她对自己发誓说：

“千好万好，我永远也不骑它！”

这句话尽管说得声音极小，却被正走进来取赏封的慧英听见了。慧英心中一动：

“我的天，嫁了她的身子没有嫁了她的心，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第三天起来，高夫人将慧剑、王大牛、邵时信逐一叫到面前，对慧梅出嫁后的事仔细叮咛了一番；又将一位被大家唤做吕二婶的、约莫四十出头的妇女叫到面前，对她说道：

“吕二婶，你的年纪比较大，我才叫你跟随着慧梅到袁营去。你一直在健妇营照料这些姑娘们，同她们很熟。你又当过吕维祺家的粗使奴仆，见过些世面。慧梅是个姑娘，打仗的事，她倒有些磨练。说到家务事，她就不大懂，别的姑娘也差不多。所以这些地方你得留心着点，该告诉慧梅的告诉慧梅，该告诉慧剑的告诉慧剑，有困难就问邵时信。今后每到一个地方，慧梅和袁姑爷自然住在一起，别的姑娘不好进去，你就可以进去，方便得多。好在你身子骨还硬朗，办事也麻利。这次跟着她们去当然要辛苦一些，将来我再把你接回来。你的儿子在我们这里已当上小头目，今后只要他立了功，我们会慢慢提拔他，不会让他吃亏的。”

“夫人，你看，你不说我也明白。我是三代给吕家做奴仆的，是家生奴才。要不是闯王的人马打进洛阳，我们代代下去，都是奴才，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我和我的孩子，一生一世也感不尽闯王的大恩。现在慧梅

姑娘出嫁，夫人叫我随去，我一定尽心照料，绝不让夫人为她操心。”

高夫人点头说：“我就知道你比别人会办事儿，以后你多操心就是了。”

吕二婶又说：“慧梅姑娘已经打扮好了，夫人不去看一看？”

高夫人笑道：“这姑娘一直在军中，总在练兵啊，行军啊，打仗啊。说是姑娘，长得也俊，可就是从来没像姑娘那样好好打扮一回。今天出嫁，一辈子只这一次，才让你们给她打扮起来。走，我们看看去。”

今天早饭后，慧梅就在吕二婶等人的照料下，按照世世代代的老风俗习惯，给红装打扮起来。慧梅的头发本来又多又黑，现在梳了头，脸上又施了粉，搽了胭脂，真是云鬓堆漆，桃脸照人。可惜一双眼睛平时明如秋水，现在却红肿着，分明带着哭过的痕迹。大家又帮她穿上红缎绣花袄，系上红缎绣花百褶裙，戴上凤冠，肩披霞帔。唯一使她显得与一般新娘不同的，是腰间系了一口宝剑。

当高夫人进来时，她已静静地坐在床边，低着头默默不语。她心里十分难过，但到了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一些女眷和女兵随着高夫人一起进来，一见慧梅的打扮，都嘻嘻哈哈议论起来：

“慧梅这一打扮，真是跟天仙一样！”

“天仙算什么，那嫦娥奔月就少了一把宝剑。可咱们慧梅处处都比得上嫦娥，偏偏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宝剑，使她显得英气勃勃，不同于一般美人。”

“听说袁姑爷也是一表人才。”

“可不是，我见过，骑在马上可英俊啦，年纪又轻。”

“这真是天生的一对呀，打灯笼也难找。”

“这还用找？千里姻缘一线牵，早就有月老用红线把他俩拴住了；不用找，姑爷就来了。”

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慧梅听了就像心被刀割一样。后来，吕二婶进来说：“闯王回老营来了，老神仙和高将爷也来了。请慧梅姑娘到上房给长辈们磕头去。”

慧梅站起来向上房走去。马上有两个姑娘在左右搀扶。虽然慧梅平时可以健步如飞，但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新娘子必须由人搀扶着才能行走。

到了上房，闯王夫妇已经坐着等候。吕二婶赶快说：“姑娘，给闯王和夫

人磕头。”慧梅拜了一拜，跪下去磕了三个头。她想说什么话，但喉头被一股涌出的热泪堵塞着，说不出来。高夫人也觉得难过。倒是闯王面带微笑，说道：

“慧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不要难过。”

慧梅说：“我跟随着养父养母多年，生死不离。现在虽然打发女儿出了门，可是我身在袁营，心在闯营，变成鬼魂也不会离开养父养母！”

慧梅说罢，泣不成声。闯王听到慧梅说出来不吉利的话，微微皱了皱眉头，也没有再说什么。

慧梅又噙着泪给高一功和尚神仙磕头。老医生的心中发酸，拱手还礼。

随即从远处传来了鼓乐声，知道花轿快到了。慧梅回避到东厢房中，坐在慧英的床上。过了一阵，鼓乐声进了村中，放了三眼铳，又开始放鞭炮。鼓乐声和鞭炮声直响到老营大门外。

慧梅被人用一方红缎蒙了头，由两个姑娘左右搀扶，在鼓乐和鞭炮声中向外走去。她哭得很痛心。偶尔听见自己身上的环佩叮咚声，头上凤冠的银铃摇动声，她越发哭得伤心。妇女们将她扶进轿中，又用红线将轿门缝了几针，免得在路上被风吹开。三眼铳响了。花轿被抬起来了。慧梅知道四个人抬着花轿开始走了，她恨不得用头碰花轿。她不知道张鼐如今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背着人哭。她放声痛哭，同时在心中哭道：

“唉唉，谁知道我这心啊！我这心啊！”

慧梅的女亲兵骑在马上，走在花轿左右，听着轿中哭声，个个心碎，强忍着汪汪眼泪。

双喜是送亲的人，率领二十名亲兵骑马走在轿后。他替慧梅难过，也替张鼐难过，双眉紧皱，默无一言。

轿前鼓乐，轿后骑兵，轿中哭声，走在坎坷的大道上，渐渐远去。

第十二章

慧梅出嫁的第三天上午，带着新郎袁时中回到高夫人的驻地，叫作回门。老营中大摆宴席，还有两班鼓乐。按照风俗，他们应该留在老营住三天。然而目前大军已开始向商丘一带出动，袁时中必须迅速赶往陈州境内，率领小袁营将士随闯、曹大军北上，所以酒宴之后，他们立即返回驻地。翌日清早，袁时中和慧梅就启程了。

动身之前，慧梅有三匹马都备上鞍子，由马夫牵到她面前，问她要骑哪

一匹。这三匹马是：她自己原有的坐骑，张鼐作为陪送礼物赠给她的那匹白马，袁时中作为聘礼送给她的甘草黄。慧梅随口吩咐：“骑白马，将肚带扣紧！”

正要扬鞭出发，袁时中策马来到，满面春风地对她笑着问：

“甘草黄是难得的好马，又稳又快，你怎么不骑它呀？”

慧梅说：“这白马我骑惯了。”

袁又说：“你试一下，就知道甘草黄有多好骑。”

慧梅说：“以后试吧。”随即启程了。

结婚三四天来，袁时中已经迷上慧梅。不但慧梅的美貌和青春气息令他心醉，而且慧梅在床上的忸怩被动也使他感到新鲜有趣。他相信要不了多久，凭着自己强壮的体魄和一表人材，就会将妻子伺弄得服服帖帖。有一件使他感到不习惯的事是，结婚的第二天，慧梅就自作主张，将他们夫妻的临时公馆全交由她的女兵守卫，不许袁时中的亲兵和将士们留驻在公馆大院之内，也不许他的亲兵随便进入他们的房内禀报事情，除非紧急事，只能由她的女亲兵转报。袁时中每次回到住处便像走进陌生的兵营。不过慧梅的左右人对他都非常尊重，服侍他十分尽心，所以他也觉得无所谓。特别是想到慧梅的俊俏，袁时中更不愿拂她的意。只是今天慧梅拒绝一试甘草黄，使他有点生气。事儿虽小，却将他做丈夫的自尊心暗暗刺伤。

袁时中和慧梅带的全是骑兵，一路上夜宿晓行，第三天黄昏时候，到了陈州境内。小袁营全体人马已经在两天前到了陈州附近等候。袁时中吩咐明日休息一日，要在老营中大摆宴席，请众将领来吃喜酒。

老营总管为他和慧梅准备的住处是一座乡绅宅子。慧梅和袁时中住在上房，二门外的花厅作为袁时中与众将领议事的地方，主宅各处尽驻女兵。袁时中在同刘玉尺等议事之后，笑着说：

“如今我们小袁营中来了个小闯营。我身率小袁营，住在小闯营。”大家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吃晚饭时候，他命一个亲兵去夫人住处禀报：他今晚有事，要留在行辕，晚饭后还要商议军事，不一定能回去，请不要等他，并说他的两个姨太太孙氏和金氏在晚饭后来拜见夫人。

当晚慧梅睡下以后，竟然久久地不能入睡。在这短短的六七天内，她已经由一个憧憬着美好爱情的单纯少女变成了天天有丈夫陪伴的少妇。虽然第一晚，在袁时中熟练的挑逗和驾驭下，她表现得非常害羞、慌乱和笨拙，但她立刻明白，丈夫是爱她的，爱到了贪的程度。几天过去，她已开始接受高夫人等灌输的观念，想着只要夫妻齐心跟随闯王打天下，

将来的前程会十分美好，何况婚姻大事只能听从父母之命，自己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仍然牵挂着张鼐，甚至在夜晚被袁时中带向高潮时，也曾遗憾地想过，如果换了张鼐，该有多好！不过她现在更多的是从张鼐方面去着想，不知张鼐经此打击后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今夜是她婚后第一次独宿。她马上就猜到袁时中是借故与姓金的小老婆寻欢作乐去了。晚饭后孙氏和金氏曾来拜见。她一眼就看出庄户人家出身的孙氏比较老实，而丫环出身的金氏能说会道，看来是被袁时中宠惯了的。此时她不由得又想起来张鼐。假若同张鼐成亲，他绝不会这样寡情，至少在新婚的头几年内他绝不会这样待她！

她心中一阵酸楚，但不敢发出叹声，免得被今晚陪她作伴的吕二婶和四名女兵听见。她知道义军中不少人都有几个老婆，张献忠和罗汝才等更是女人成群。她不肯流露她对此事的“小器”，但别是一种滋味的痛苦却在心头上摆脱不掉，想道：“做女人真苦，一出嫁就免不掉遇见这样的事！”

当袁时中和慧梅辞别闯王，驰赴陈州的第二天，李自成和曹操也各率大军出发了。这两营大军从郾城附近驻地分两路向东北走：闯营在西，从西华、扶沟、太康，到圉镇和睢州之间等候会师，准备进攻商丘；曹营走商水、拓城，然后转攻睢州，与闯营会师。闯王给袁时中指定的路线则是由陈州向正北走，绕过太康城，直趋睢州。小袁营是走在闯、曹两营的中间。

高夫人同闯王在一起行军。老营和行辕成为一体，将士们习惯地统称老营，也叫作老府。去年以来，将士们因为看到行辕军容整肃，戒备森严，与往年的气象大不相同，都把它戏称为元帅府。后来不知怎么又把老营和元帅府合在一起，简称为老府，于是老营各部，包括高一功指挥的中军营和双喜率领的帅府亲军，都称为老府人马。如今这老府的十余万人马，旌旗蔽野，刀枪映日，马蹄动地，好不威风！

张鼐的火器营也随着老府人马一起前进。第一天行军途中，高夫人发现，就在这三四天中，张鼐忽然变得憔悴了，眼窝深陷，脸色也有点发黄，远不像往日那般红润。她几次想策马走近，同他聊聊，但张鼐好像有意回避着她。有一次，她把张鼐叫到身边问事，想借此同他谈心。但张鼐把事情一说完，立刻又跑回自己的队伍中去。看见张鼐如此反常，高夫人觉得很不好过。同时她又很自然地想起慧梅，不知这姑娘出门以后同袁时中相处得如何。她同闯王不同。闯王认为儿女事都是小事，一办过就不再多想，而她却仍然时时将慧梅的婚事放在心上，生怕她同袁时中不能够和睦相处。

有一次，王长顺骑马从她附近经过，她喊了一声：“长顺！”王长顺笑着策马过来，问道：“夫人有什么吩咐？”

“咱们一路走吧，随便拉拉家常。”高夫人说着，同王长顺并辔走了一段路，忽然问道，“你看小鼐子是不是瘦了点？”

“可不是，也难怪他，心里难受嘛！”

高夫人叹了口气，不愿再谈这个题目，便说道：

“长顺，我觉得，咱们到豫中、豫东一带后，这里的百姓跟豫西不一样，你察觉了没有？”

“我早就察觉了。咱们在豫西时，到处有老百姓迎接，谁都争先恐后地想来投顺。这里的老百姓虽然没有同咱们为敌，可总是没有那股劲头，有时能躲开就躲开咱们，离得远远的。”

“是呀，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我看大概是我们放赈放少了。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儿的事。如今咱们不比往常：人马多了，大军需要的粮草很多，自己也有困难，哪能每到一地都拿出许多粮食放赈？再说现在还有曹营的人马在一起，给养也都是从咱们这里分过去。咱们老府人马有时还能吃苦，这曹营的人可是一点亏也不能吃的呀，吃一点亏就会有怨言。所以咱们现在虽然也放赈，却不能像在豫西时那么随便地放了。因此穷百姓见了咱们也不像豫西那样热乎。”

王长顺听罢，说：“也不完全为这。我是喜欢常常同人拉家常的，有些刚刚投顺来的百姓，在我那里一起喂马，他们谈起老百姓的一些想法，我听了也觉得很对。”

“他们有些什么想法？”

“他们说，这里的老百姓看见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住不了几天就走了，因此谁也不敢同我们太热乎，怕我们一走之后，人家说他通‘贼’，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有的人虽然受官府豪绅欺压，有一肚子冤枉，都不敢来告状，怕告了状后，我们一走，他就会大祸上身。”

“这话说得有道理。可是大家都说，现在我们还不能设官理民，要打下开封以后再做这些事情，所以也没办法。好在这日子不长，等打下开封后，大局一天天好起来，那时候就可按照李公子说的办法，每到一地，设官理民，让大家好好地种庄稼，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对啦，老百姓都在瞧着我们下一步棋怎么走。要打天下，不能光这里走走，那里走走。该走的时候要走，不该走的时候就不能走，要不然这江山怎么能够占得稳呢？哪儿是自家的土地人民？”

又说了一阵闲话，王长顺就回到他的队伍里去了。高夫人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说：“这老头是个有心人，一心一意为闯王打江山着想，别人不大想的事情，他都放在心里。”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袁时中抵达睢州城外时，罗汝才已经早半天到来，正在部署攻城。小袁营被指定的驻地在城西北一带，其余三面都归曹营人马驻扎。罗汝才的老营在南门外的三里店附近。袁时中将安营扎寨的事交给副军师朱成矩、记室刘静逸和几个得力首领照料，自己赶快带着军师刘玉尺去见曹操，请示攻城机宜。

曹操并没有把袁时中放在眼里，而是把他当一个年轻后生和一支“土寇”的首领看待。汝才知道闯王是利用时中，并非将他当成心腹。至于闯王的义女婿这层关系，在汝才眼中无足轻重。他阅历多，见闻广，一开始就暗笑李自成和宋献策们，将慧梅许嫁袁时中是玩的美人计，袁乐得攀个干亲戚，讨个俊俏老婆，日后这一条裙带儿未必能拴住袁。他嘴里不言，心中希望袁时中早日离开自成，以减弱自成的羽翼。但是他绝不能在袁时中面前露出来一句挑拨的话，使闯王抓住他什么把柄。当袁时中来到曹操老营时，曹操正在同吉珪谈闲话，却故意装做忙于军务，使袁等候一阵，然后大模大样地传见袁时中和刘玉尺。当袁和刘向他恭敬地行礼时，他随随便便地还礼，像对待部下将领一样。他告诉他们：睢州城无兵防守，百姓怕屠城不愿守城，可以不攻而破。连日行军，士马疲累，今夜全军休息，明日进城。曹操还说，听说乡宦李梦辰 [1] 守南门，所以他自己将先由南门进城，然后大开各门。进城之后，东南西三门由曹营派兵把守，北门由小袁营派兵把守。罗汝才最后用比较认真的口气说道：

“时中，你是第一次随闯、曹大军攻城，一定要好生约束部下。闯王下了严令：只要城中军民不据城顽抗，义军进城不许妄杀一人，有违反军令的定斩不赦。你的小袁营只须派三百人驻守北门，我的曹营也是每门派三百人驻守。其余将士，一概不许入城。城中骡马财物，我另派一支人马入城收集，统统上交老府，由闯王那里按规定分给我的曹营和你的小袁营。你切不要派人入城去抢掠骡马财物，干犯军律。你投到闯王麾下不久，身为闯王佳婿，怕你惹闯王生气，所以先向你嘱咐明白。大元帅把你交我调遣，弄得不美，我的老脸在元帅面前也没有光彩。”

袁时中大出意外，又沮丧，又暗中生气，同刘玉尺交换了一个眼色，只能忍受，装出唯命是从的态度，连声说“是，是”，随后他恭敬地欠身说：

“小侄有一救命恩人，住在睢州城内，名叫唐铉。破城之后，时中想保护他一家性命，以为报答，不知是否可行？”

曹操笑问：“他是做什么买卖的？如何是贤侄的救命恩人？”

时中回答：“他原来是开州知州。小侄起义前曾因饥寒交迫，无法活命，与几个同伙做一些抢劫的活儿。不幸被官府拿到，必死无疑。这位唐老

爷一日坐堂，提审众犯，有的判为立决，有的判为秋决；审到小侄时，看见小侄相貌与众不同，又是初犯，动了恻隐之心，对小侄说道：‘你这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何事不能挣碗饭吃，偏要作贼而死！可惜你长这么大的块头，难道不知耻辱？你要是从今改行，我就赦你一命。你肯真心洗手做好人么？’我赶快磕头说：‘小人何尝不知道作贼可耻，只是被饥寒逼迫得无路可走。倘蒙老爷开恩，小人情愿从此洗手，改邪归正。’……”

“他就放你了？”

“他点点头，当堂开释，还恩赏了几串钱，资助小侄谋生。”

罗汝才笑了笑，说：“他没料到，你后来仍旧作贼，不过不作小贼，作了大贼，身率数万之众，不唯不会被官府捉拿归案，那些堂堂州县官还得向你求饶。天下事就是这个道理，都被英雄豪杰们看穿啦！”说毕，放声大笑。

吉珪向曹操笑着说：“此正如古人所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曹操笑过后，又对袁时中说：“贤侄，这恩你应该报答。破城之后，你赶快进城，派弟兄保护他的全家。你这样做好事，深合我的心意！”

曹操留下袁时中和刘玉尺吃晚饭。尽管人马立营不久，但酒菜仍很丰盛，桌上全是精细瓷器，酒壶、酒杯和羹匙一律是精致银器，另外还有歌姬清唱助兴，灯影下时时红袖玉手，在旁执壶劝酒。十几天前，在郾城附近，袁时中曾去曹营赴席，酒席十分阔气，很多美味佳肴都是他不曾吃过和见过的。他没有想到，今晚仓猝之间仍能置办出满桌肴馔，荤素齐全，真不愧是曹帅气派，与闯王迥然不同！不过，袁时中和刘玉尺在席上强颜欢笑，陪主人猜枚划拳，心中实不愉快。吃毕晚饭，他们立即告辞，驰回本营。

当晚，袁时中和刘玉尺、朱成矩、刘静逸三人，还有几位心腹大头目，密谈他同刘军师见罗汝才的经过，大家都心中不平。刘静逸原是不主张投顺闯王的，这时叹口气说：

“将军原是一营首领，发号施令，悉由自主。而今弄巧反拙，画虎不成，变主为客，寄人篱下。似此遭受挟制，不唯难图发展，恐自存也不容易！明日破城，任他曹营饱掠，咱们小袁营只能等待日后李闯王从牙缝中吐给一点东西，感恩领受。这真是岂有此理！”

一部分大头目原来也是不赞成投闯的，这时接着纷纷说话，有的抱怨，有的愤恨，有的甚至说出来趁早拉走的话。但刘玉尺、朱成矩和另一部分重要头目却主张暂且忍耐，说拉走是个下策。袁时中也主张不要轻举妄动，把投顺闯王这件事当做儿戏。他特别提醒大家说：

“你们要知道，曹操同闯王原是同床异梦，貌合心离。你们不要把曹操当

成闯王，误以为闯王对我们也是如此。闯王很重视咱们小袁营，也对我青眼相看，所以才结为亲戚。目前纵然大家对曹操行事不平，我们也务必忍耐在心，不可流露于外。等到了商丘，与闯营会师，咱们就不再受曹营的挟制啦。”

大家听了这话，都认为很有道理，决定暂时忍耐。刘玉尺对袁时中说：“你在太太面前，对今晚的事，万万不要泄露，更切忌不要使她和她的左右人感到你心中不平。万一不小心使闯王不高兴，以后就……”

袁时中不等他说完就赶快点点头，说：“今晚谈的话，只有咱们在座的人知道，对任何人不许泄露一字！”

大部分人散了后，还有人有事留下，等候袁时中的训示。刘玉尺有事要走，轻轻将袁时中袖子一拉，带他到屏风背后，含着微笑，悄声说道：

“将军，请你今后暂不要多到两位姨太太帐中歇宿。太太同你新婚不久，正应两情欢洽，如胶似漆，方不负闯王和高夫人嫁女之意。”

袁时中一时不明白刘玉尺是什么意思，望着他笑而不言。

刘玉尺又说：“将军来日富贵荣达，小袁营一营前程，不系于曹帅，而系于闯王。将军恩爱太太，即所以拥戴闯王。况太太颀身玉貌，明眸皓齿，远胜金氏。要知贫家小户，敬祝灶神，还指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好话多说，坏话不提’[2]。太太是闯王与高夫人养女，岂可不使她心中满意乎？”

袁时中吞吞吐吐说：“我已经对金姨太太说了，今夜还要住在她房中。”

“望将军以事业为重。”

袁时中想了一下，忽然一笑，点点头，在刘玉尺肩膀上轻轻一拍，说道：

“你真是一个智多星好军师！”

[1] 李梦辰——明朝兵科给事中，睢州城内人，回家才数日。

[2] 上天……不提——前二句是民间流行的灶神对联。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晚上家家送灶神上天“汇报工作”。后二句是送灶神上天时致祝词中的话。

袁时中叛变

第十三章

义军破城以后，唐宅主仆恐慌万分。唐铉原来在开州知州任上做了不少贪赃枉法的事，被劾解职，好歹在京城用银子上下打点，侥幸无事，于三年前回到故乡。他平日常听人言：李自成和张献忠都痛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抓到时决斩不赦。他还听说袁时中就是开州人，这使他更加害怕，想着袁时中必然知道他的劣迹，一定会替开州百姓伸冤。昨晚他就要离家躲往别处，但是几处贫穷的远房亲族和邻居，都不肯窝藏，所以他只好在家中坐以待毙。

金银财宝，古玩玉器，于前天夜间就在两个家奴的帮助下埋到后院地下。如今唐铉最关心的是年轻貌美的第三房姨太太和尚未出阁的十七岁女儿琴姑。他绝不能让她们被“流贼”掳去奸淫。一听见街上有纷乱的马蹄声和有人呼喊已经破城，他认为自己即将被杀，忽然将心一横，将一根准备好的麻绳纳入袖中，抽出雪亮的宝剑，大踏步走进三姨太房中。三姨太已经换上仆妇的旧衣服，打散了头发，弄污了容颜，乍看上去很像一个女仆。看见唐铉仗剑进来，还以为他准备随时同冲进院里来的“贼人”拼命，为国殉节，吓得她不禁浑身战栗，颤声说道：

“老爷，你不能这样。你赶快逃命，万不能死！”

唐铉瞪着眼睛对她看了片刻，说道：“贼人已经进城，我们家断难幸免。你年轻，又有姿色，不应该活着受辱。”他从袖中取出麻绳，扔她脚下，接着说：“趁此刻贼人尚未进到院里，你赶快上吊殉节，落一个流芳百世！”

三姨太傻了片刻，突然跪地，哭着说：“老爷，你可怜我，放我活下去！我已经怀孕了，三个月啦。老爷，你要可怜我腹中胎儿，那是老爷的骨血啊……”

她抓紧唐铉的袍子，痛哭不止。两个丫环和两个仆妇也一齐在唐铉面前跪下，替她哀求，一片哭声。唐铉默然片刻，忽又厉声说道：

“你快去死！快去死！不要误事！”

三姨太又哭着说：“老爷，我不是怕死，是因为我已经……”

唐铉恨恨地说：“我知道你身怀六甲。可是你此刻不能失节，非死不可。你不立刻自尽，我就只好亲手将你杀死，使你成为唐家的节烈之妇。快自尽去吧！”

三姨太继续哀哭，不肯起来。唐铉一脚将一个跪在地上的丫环踢倒，第二脚又踢倒一个，对三姨太举着宝剑说：

“或自尽，留一个囫囵尸首，或由我用剑砍死你，你立刻自己选择。先杀了你，我随后也去自尽。快快！”

三姨太忽然止住哀哭，拾起地上的麻绳，颤巍巍地立起来，抽咽说：“既然老爷也要自尽，妾就先走一步，在阴间等候老爷。老爷个子高，请老爷替妾绑绳！”

唐铉接过麻绳，绑在梁上，又搬一个凳子放在下边。尽管他绑麻绳时禁不住手指打颤，但还算沉着，没有犹豫。他扶着三姨太登上小凳，等她将头探进绳套，随即用脚将小凳踢开。

唐铉望着三姨太已经死去，点头说：“死得好，死得好！”他转身走出，在天井小院中遇见忠心的仆人韩忠，赶快问道：

“外边什么情形？”

韩忠说：“我正是来禀报老爷，前后门都给贼兵围起来了。”

唐铉用眼色命令韩忠跟在他身后，不要离开。他快步走到正宅，进入上房，看见没人，便转往有人说话的西厢房，果然看见他的太太带着十七岁的二女儿琴姑同丫环、仆妇们在一起。唐铉对女儿说：

“琴姑，贼人已将我家前后门包围，马上就要进来。你是大家闺秀，读书明理，万不可失节于贼。你快自尽吧，免得受辱。快，琴姑！”

琴姑分明在思想上早有了准备，并不贪生怕死，也未伏地大哭，倒是比较镇定，扶着奶母站立起来，用泪眼望着父亲，果断地回答：

“请爹爹放心，孩儿不会丢唐家的人！”她随即转向母亲，哭着说，“妈，请你老人家保重身体，不要为孩儿悲伤。孩儿听爹的话，先走了！”说毕，扭转身，不再回头，迅速向上房走去。唐太太和奶母从西厢房哭着追出，想拉她回来。唐铉将奶母猛推一掌，使她打个趔趄，跌坐地上，然后拦住太太说：

“你是明理的官宦太太，岂可使女儿失节？倘若你不是年纪已老，也当自尽！”

正在这时，从附近又传来一小队马蹄声、锣声和一个陕西人的高声传谕：“大将军传谕，大元帅严申军律：不许杀害平民，不许奸淫妇女……”唐太太忽然抬起头来，用哀怜的眼光望着丈夫，哽咽叫道：

“老爷，你听，你听，又在敲锣传谕！”

“不要听贼传谕，须知我家是书香之族，官宦之家，非同小民贱姓！”

唐太太不敢再有侥幸想法，只是哭泣。唐铉快步走进上房，见女儿已在西阁悬梁自尽。他点点头，小声赞叹说：

“你死得好，不愧是我唐铉的女儿！”

他本来还要催促一个比较年轻的儿媳自尽，但已经来不及了。忽然想起来上月收到的在吏部做郎中的同年好友来的书子，答应替他尽力多方设法，销了被劾削职的旧案，重新替他营谋一个美缺。虽然托开封一家山西当铺汇去三千两银子的事在书子中没有提，但含蓄地写了一句“土仪拜领”，已经不言自明。他认为这书信不能失掉。倘若能够平安无事，他一定要营谋开复[1]，再做一任知州。于是他奔往书房，打开抽屉，取出书子纳入怀中，然后往东边一个偏院奔跑。这时从大门外传过来催促开门的洪亮叫声，用拳头用力捶打大门的咚咚声，打门环的哗啦声。韩忠在背后催促说：

“老爷，快，快，贼人快进来了！”

唐铉感到两腿瘫软，跌了一跤。韩忠立即将他搀起，搀着他继续往前跑。他们到了一个平时没人居住的小偏院，院中杂乱地堆满了柴草。垣墙角有一眼不大的枯井。韩忠用事先准备的绳子将主人系下井中，并将刚才拾起的一只主人跑掉的鞋子扔下去。唐铉在井中说：

“韩忠，贼人一退走，你就赶快来救我出去！”

“老爷放心。听说贼人是路过睢州，一两天就会走了。今夜，我来给老爷送东西吃。”

“事过以后，我会重重赏你！你快去应付贼人！”

前边敲大门的声音更急。韩忠赶快向前院跑去。众仆人见他来到，都说：

“你来了好，快开大门吧，再不开就要惹出大祸了。”

平时办事老练沉着的韩忠也感到十分害怕，只得硬着头皮去开大门。

袁时中只带了十名亲兵，大踏步进了唐宅大门，穿过仪门，向第二进院落的正厅走去。韩忠在大门口迎接，低声下气地跟随进来。他看见这位“贼军”首领相貌英俊，气派不小，显然非等闲之辈，却分明不是要杀人的神气，心中奇怪。袁时中进了正厅，回头向韩忠问道：

“唐老爷在哪里？”

韩忠躬身回答：“家主人于三天前逃往乡下，离城很远。两位少爷也随着家老爷逃下乡了。”

“府中还有什么人？”

韩忠恭敬地回答：“留下男女仆人看家。小人也是家奴，贱名韩忠。”

“可惜！可惜！”袁时中顿脚说。他坐下休息，想起来刚才曾听到哭声，又问：“没有散兵游勇从别处进来骚扰吧？”

“没有，老爷。”韩忠更感到这位首领的脸色确实和善，口气并无恶意，心中更加诧异，趁机问道，“请问老爷尊姓？同家主人可曾认识？”

“我是开州人，是小袁营的主帅。我认识你家老爷，可是他不会记得我。他真的逃往乡下了？”

韩忠赶快跪下，叩头说：“小人失敬，万恳恕罪。将军可是在开州看见过家主？”

“说来话长。我看，唐老爷准未出城，不必瞒我。你迅速将唐老爷找来，我要与他见面。你家唐府，我已经派义兵前后保护，万无一失。我只等与你家老爷一见，便要出城，不能在此久留。究竟唐老爷躲在哪儿？快快请来一见！”

韩忠赔笑问道：“将军如何这样对唐府施恩保全？为何急于要见家主？”

“你不必多问，速将唐老爷请来一见，自会明白。”

韩忠不敢再问，站起身来，笑着说：“请将军稍候片刻，小人前去寻找。”

过了一阵，唐铉半惊半疑，随着韩忠来到客厅。他在心中已经决定，见袁时中时应施平礼，方不失自己身份。不料他刚刚躬身作揖，就被袁时中一把拦住，将他推到首位的太师椅上坐下。袁时中在他脚前双膝跪下，连磕三个头。唐铉大为惊异，赶快站起来还揖，搀起时中，连声问道：

“将军，将军，请问这是何故？这是何故？”

“唐老爷是时中的救命恩人。数年前如非唐老爷救时中一命，时中的骨头不知抛到何处，何有今日！”

唐铉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曾救过时中，只得重新见礼，让时中在客位坐下。这时家人端上茶来。唐铉吩咐韩忠速备酒席，款待随袁将军来的全体将士，然后向时中问道：

“刚才将军说学生曾救过将军一命，学生已经记不得了。可是在开州的事？”

“那是崇祯九年春天的事。唐老爷初到开州任上。时中因时值荒春劫大，随乡里少年做了小盗，被兵勇捉到，押解入城。老爷正在剿贼清乡，雷厉风行，每日捉到的人多被问斩……”

唐铉插了一句：“那时上宪督责甚急，学生是出于万不得已，只好‘治乱世用重典’。”

袁时中似乎对他很谅解，没有一个字责备他的滥杀平民，接着说下去：“那时节，州衙门的大堂下黑鸦鸦跪了一大片人，不少人当堂判斩，判绞，判站笼，也有判坐监的，那是够轻的了。老爷问到我时，忽然将我打量几眼，问道：‘袁铁蛋，我看你年纪很轻，相貌也不凶恶，不似惯贼，快快从实招来，为何伙同别人抢劫？’我招供说：‘因我老母守寡，只有一个儿子养活。荒春劫大，老母染病不起，小民万般无奈，才跟着别人拦路打劫，伙抢一头耕牛是实，并无伤害牛主。求老爷鉴怜苦情，恩典不杀！’蒙唐老爷破格开恩，又将我打量几眼，说：‘既然你只是初犯，得财不曾伤主，我念你上有老母染病，没人养活，从轻发落。我给你两串钱，你拿去做点小本生意，养活母亲。你须要洗心向善，不可再作小盗，干犯王法。袁铁蛋，你肯永不再做小盗么？’我回答说：‘小人对天明誓，永不再做小盗。生生世世，永感大恩！’唐老爷果然命人取了两串制钱给我，当堂开释。你想，这救命之恩，时中如何敢忘？”

唐铉想起来似乎有过这样的事，又望望袁时中的面孔，装做完全回忆起来，仿佛遇到多年不见的一个故人，亲热地笑着问：

“怎么，将军就是当年的铁蛋乎？”

袁时中笑着说：“铁蛋是我的小名。我因生下不久就死了父亲，身子多病，母亲怕我养不成人，叫我铁蛋，取个吉利。大名儿叫时中。只是我是穷家孩子，村中大人都叫我小名铁蛋，很少人叫我时中。”

“令堂如今可在军中？”

“先慈早已在饥寒中病故。先慈一下世，时中别无牵挂，便纠集乡里少年，在山中起事。不过我起事时唐老爷已经卸任走了。”

“没有再用从前的名字？”

袁时中笑着说：“唐老爷释放我时，我对天发誓说绝不再做小盗，所以这次是堂堂正正起事造反，一开始就纠合了五六百人，大家推我为首，用我的大名袁时中。不过三个月，就有了四五千人；又过一年，有了两三万人，打过黄河，就摇动风 [2] 了。又打到涡阳、蒙城一带，人马更多，我的小袁营就远近闻名了。”

唐铉轻捻胡须，打量着袁时中英俊开朗的脸孔，再也回想不起来当年劫牛小盗袁铁蛋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对时中说道：

“说实在的，我当时看将军相貌虽是面黄肌瘦，烟灰尘垢，同一般饥民小盗无殊，然而，然而将军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眉宇间暗藏英俊之气，日后必非草木之人，所以立志救将军一命。学生平日自诩尚有识人眼力，今果验矣，验矣！”他得意地笑起来，笑得十分自然。

袁时中欠身说：“倘非唐老爷相救，时中断无今日。”

“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是天意。天意使学生当日做开州知州，在红羊劫中放走将军。倘若冥冥中没有天意安排，今日也不会再与将军相见。”

他们谈得十分投机，真好像是故人重逢。后来酒饭准备好了，唐铉请袁时中到书房饮酒，随来将士被请到大门内的对厅中饮酒，前后守门弟兄各在门内坐席。刘玉尺从曹帅处回来，立即被请进书房。时中先介绍他同唐铉相见，等他坐下后，向他问道：

“见到曹帅没有？”

刘玉尺欠身说：“在州衙中见到曹帅。曹帅知道我们小袁营占领北门一带后秋毫无犯，十分满意。曹帅并说请将军前去见他，有事同将军当面商量。”

时中问：“曹帅的令箭取来了么？”

“已经取来，交给守卫唐府大门的小头目了。”

袁时中对唐铉说：“城里多是曹营人马，敝营只占领北门一带。府上这一条街也是曹营所管。我特向曹帅讨了一支令箭，保府上平安无事。”

唐铉起来先向袁时中深深作揖，又向刘玉尺躬身作揖，说他“承蒙如此眷顾，实在感德无涯”。随即问道：“请问二位，学生左右街邻，多是清白良民，公正绅衿，如何可以保全他们的身家性命？敝宅既有曹帅发下令箭保护，是否可令左右街邻都来敝宅避难？”

袁时中点头说：“也好，也好。”

唐铉立即命家奴暗中分头通知附近乡宦绅衿，富家大户，火速来他宅中避难。后来一般平民之家听到消息，也纷纷逃来。韩忠遵照他的嘱咐取来了四百两银子，由他接住，双手捧到袁时中面前的桌上放下。他用亲切而又恭敬的口吻对袁时中说：

“这区区四百两银子，请将军赏赐随来敝宅的贵军弟兄。另有两份薄礼，敬献将军与军师，因一时准备不及，将随后差人恭送柳营。”

袁时中望一眼刘玉尺，对唐铉笑着说：“好吧，这四百两银子收下，赏赐随来贵宅弟兄。至于另外礼物，千万不要准备。不管唐老爷送什么贵重礼物，我绝不拜领。”

刘玉尺也说：“是，是，断无此理。我们袁将军是为报恩而来，岂能领受厚馈！”

唐铉说：“此话以后再说。请到那边入座，少饮几杯水酒，以解二位鞍马之劳。”

酒肴已经在另一张八仙桌上摆好，三人随即走去入座。遵照唐铉对韩忠的暗中授意，伺候酒席的是从唐府中挑选的两个十六七岁较有姿色的丫头，因在乱时，都是淡妆素裙，薄施脂粉。袁时中在饮酒时，常常不自禁地偷瞟两个丫头。唐铉笑着说道：

“两个丫头虽然说不上长相好看，倒是自幼学会弹唱。歌喉宛转，尚堪侑酒。命她们为将军弹唱一曲如何？”

袁时中迟疑一下，望望刘玉尺，想到曹操在等着他去商议大事，不宜耽误，便说：

“时中公务在身，不敢在此久坐，不用她们弹唱了。”

唐铉点点头，又说：“好吧，午后，我命仆人们用两乘小轿将她们送往虎帐如何？”

袁时中立刻说：“不要，不要。我那里用不着她们，请莫送去。”

唐铉对袁时中的拒不受美女之馈略感意外，笑着问道：“莫非她们不能如将军意乎？城中诸大户，不乏美姝，容我另为将军物色佳丽如何？”

刘玉尺不等时中说话，抢着答道：“唐老爷既然肯以美姬馈赠袁将军，岂有不受之理？好吧，请唐老爷吩咐她们收拾打扮齐楚，不必送往袁营，我在午后亲自来替将军取去。”

袁时中感到吃惊，正要说话，见刘玉尺向他使个眼色。他不知说什么好，心中一时茫然无主。刘玉尺催促他说：

“将军，曹帅那里须得赶快前去，我们就此告辞吧。”

袁时中和刘玉尺同时起身告辞。唐铉不敢强留，将他们恭敬地送出大门。内宅里的女眷因知道袁时中已走，又发出一片哀哭声。唐铉进了二门，听见哭声，也不禁心中凄酸，滚下热泪，后悔不该过早地逼女儿和爱妾自尽。他害怕太太扑到他身上哭着要女儿，不敢走往内宅，到书房颓然坐下，低头流泪，想着如何将爱妾和女儿作为节妇烈女写进即将纂修完毕的《睢州志》中，使她们“流芳百世”，使后人景仰他唐家的节孝家风和一门双烈。

袁时中和刘玉尺带着大群亲兵策马向州衙驰去。在路上，袁时中向刘玉尺问道：

“你为什么代我答应要下那两个俊俏姑娘？”

刘玉尺故意问：“为何不要？”

袁时中含着苦恼的笑意说："太太颇有人品，且是新婚不久，怎好瞒着她做这样事？被她知道，岂不生气？金姨太太是个醋坛子，对新夫人尚且不肯甘心，岂能容得再来两个？况且，闯王自己不贪色，军令整肃……"

刘玉尺不等时中说完，哈哈一笑，说道："玉尺自有巧妙安排，请将军不必操心。"

袁时中害怕慧梅会对他大闹并向闯王和高夫人禀报，正要批评军师考虑不周。忽遇曹操派亲兵迎面而来，催他同刘玉尺快去州衙议事，便不再言语了。但是他在肚子里暗暗抱怨：

"玉尺，你准会替我惹出是非！"

袁时中见到曹操，原以为曹操要同他商议军戎大事，不料仅仅告他说接到闯王传谕，曹营和小袁营在睢州只停留今明两天，准于三月二十五日赶到商丘城外与闯王大军会师，围攻府城。另外，曹操告他说，今日曹营派出几支人马在睢州城中和四乡征集粮食、骡马、财物，明日下午将按三万人马发给小袁营一月军粮，要他派一得力人员与曹营总管共商如何分发军粮的事。曹操和吉珪并没有对他特别尊重，也没有留他吃午饭。袁时中将刘玉尺留下，自己告辞出城。他心中失望，暗生闷气。他又想着自己本是一营之主，在豫、皖之间独树一帜，从不受谁的管束，不料投了闯王之后，却被当做一般部将看待。他对当日在匆忙中决定投闯，开始感到后悔。

午饭后，他在金氏帐中睡了一大觉。因为心情不快，疑心罗汝才对他的冷淡是出自闯王授意，开始对闯王不满，所以回老营后没有兴趣去慧梅驻处。午觉醒来，已是申初时候。听说刘玉尺已经回来，他便回到自己所住的一家地主住宅的堂屋。看见刘玉尺、朱成矩、刘静逸和几个亲信将领都在等他，另外唐宅的韩忠同两个年轻仆人带着两担礼物也在天井中等候。

袁时中坐下以后，先处分韩忠前来送礼的事。韩忠进去，在他面前跪下叩了头，说：

"家主老爷因蒙将军庇护，阖宅平安，众多街邻也都得蒙保全，结草衔环，难报鸿恩。特差小人前来，敬献菲仪，聊表寸心，务恳将军哂纳。"说毕，韩忠从怀中取出红纸礼单，双手呈上，随即站起，躬身立在一旁，准备袁时中在看礼单时有所询问。

袁时中见礼单上开列着纹银三千两，黄金二百两，绫罗锦缎，珠宝首饰不少，随即将礼单交给亲兵，对韩忠笑着说：

"你回禀唐老爷，本来我是报唐老爷在开州救命之恩，派兵保护唐府，义所应当。如此厚礼，实不敢受。可是如一概退还，人情上说不过去。没奈何，我收下一半吧。"

韩忠赶快说："恳将军务必全数哂纳，小人方敢回去复命。在将军营中，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等物，自然很多，区区薄敬，不在将军眼中。可是，倘若将军不肯全收，家主便会怪小人不会办事，小人就吃罪不起了。"

袁时中感到有点为难，望望左右。刘玉尺、朱成矩和刘静逸等都说既然礼物送来，出自诚心，应以全收为宜。袁时中只得同意全部收下，命亲兵厚赏韩忠和随来的两个仆人，仍由护送他们前来的十名小袁营士兵护送回城。等韩忠走后，时中对众人说道：

"唐老爷丢了官已经几年，今日拿出这份厚礼，很不容易，所以我不肯全收。"

刘玉尺笑着说："将军误矣。据我看，唐知州的这份厚礼，大半不是出在他的身上。"

"怎么不是出在他的身上？"

"午后，为着处分那两个美人的事，我又到唐宅一趟。那时唐宅满是避难的人，多是富家、大户与乡宦、绅衿，带进唐宅的箱笼包袱到处堆积。唐铉的这份厚礼定出在这些人身上，将军觉其多，我尚嫌其少耳。"说毕，哈哈大笑。

朱成矩点头说："玉尺所见甚是，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将军待人忠厚，故不曾想到这一层。"

袁时中也笑了，说："我原是庄稼后生，起义后才阅历世事，哪有像知州这样人的心中窟眼儿多！玉尺，那两个会弹唱的俊俏丫头，你送到哪儿去了？"

刘玉尺说："将军不要，自然有喜欢要的人。"

"你送到曹帅那里了？"

"是的，这才真叫作借花献佛。"

"曹帅怎么说？"

刘玉尺捻着略带黄色的短须，得意地哈哈大笑，说："我将两个姑娘送到曹帅那里，对他说：我们袁将军遇到这两个姑娘，不敢染指……"

时中问："你说什么？"

"我说将军连用手指碰一下也不敢，命玉尺送来为曹帅侑酒，聊表一点孝敬之意。曹操将两人通身上下打量一遍，心中满意，对我说：'还好，还好。留下吧。对时中说我领情了。'随即叫她们弹唱一曲，越发满意，频频点头。"

朱成矩小声说："果然名不虚传，是一个胸无大志的酒色之徒！"

刘静逸向来不喜多言，忍不住摇摇头，说："我看，曹操貌似酒色之徒，安知不是韬光于群雄之中，别有一番打算？倘若他果是庸碌之辈，何以将士归心，兵马众强，仅仅次于闯王？"

朱成矩说："你这话很有道理。曹帅当然必有过人之处。他虽奉李帅为盟主，但并非部曲，差不多是平起平坐。我们要善处两雄之间，既不要得罪曹帅，还得使李帅多加信任。"

刘静逸冷冷地说："谁也不会信任我们。他们两营尽管貌合神离，可是全都是老陕儿，有乡土之亲，都把我们小袁营看成外路人，十分清楚！"

袁时中叹口气说："我们小袁营目前处境同我们原先所想的很不一样！"

刘玉尺向袁时中的亲兵头目袁大洪扫了一眼，亲兵们立即退出。站在院里的袁大洪虽然出于好奇心，很想知道屋里谈的是什么机密大事，但是听不清楚，只猜到是在议论归顺李闯王以来的种种事儿。他明白，近些天许多将士也常在私下议论，有人说应该投闯王，有人说不应该投闯王。有人说我们的首领好歹做过几年婆子，如今反而变成了媳妇儿；上边压着一个严厉的婆子，还有一位拿架子的婶娘。还有人抱怨说：不是李闯王的养女嫁到小袁营，倒是我们的首领嫁到闯营，连整个小袁营的人马都陪嫁了。

过了许久，参与密议的人们开始从屋里出来。时中向管账的刘静逸问道：

"静逸，唐知州送来的这份礼物，你看怎么收账呀？"

刘静逸恍然记起，说："一议论大事，就把收账的事忘啦。将军，纹银、黄金和大宗绸缎，照旧例收入公账，金银珠宝首饰向来交孙姨太太和金姨太太处分，我不收账。如今将军已有太太，这金银珠宝首饰应如何处分，请将军吩咐。"

袁时中沉吟说："孙姨太太向来遇事退让，只是金姨太太独霸惯了，须得斟酌。送给太太，由她将二位姨太太找去，三人一起商量如何？"

刘静逸迟疑说："怕不好吧？太太虽系新来，但她的名分为正，且系闯王养女，又是健妇营女将，岂肯将金姨太太放在眼里？她不会找两位姨太太商量的。"

袁时中宠惯了金氏，也觉难办，说道："这个，这个……"

刘玉尺忽然抬起头来，捻须微笑。

刘静逸问道：

“军师有何妥善办法？”

刘玉尺说：“以我之意，连那二百匹绫罗绸缎你也不要入账。将这金银珠宝首饰、绫罗绸缎，外加纹银四百两，黄金五十两，送到太太面前，请她处分。她分给什么人，分多少，或者赏给什么人，悉听她的尊便。将军今日已有正室夫人，何必为此小事分心？”

时中问：“倘若她故意不分给金姨太太，岂不闹得我耳朵不清静？”

玉尺说：“太太跟着高夫人长大，见过大世面，我想她不会将这东西全数留在自己手中。倘若她全部留下，那也没啥，你另外给两位姨太太一些金银珠宝首饰和绫罗绸缎罢了。”

袁时中说：“她才来不久，这样会使她惯成了独霸天下的脾气。”

“将军差矣。后日我们就到商丘城外与老府会师。闯王和高夫人必然关心太太出嫁后的一切情况，将军此时何必对小事斤斤计较，令太太不将好话多说？”

袁时中笑着说：“对，对。有道理！”

唐铉送来的全部礼物，刘静逸暂不入账。片刻工夫，由袁大洪率领亲兵挑着，并带上一张由刘静逸重新写的礼单，往慧梅所住的宅子去了。

当东西送到时，慧梅正在村外驰马射箭。她得到禀报，赶快回去，看见袁大洪和两名亲兵果然坐在她居住的上房门外等候，邵时信和吕二婶在陪着他们谈闲话。看见慧梅带着一群女亲兵回来，大家起立。袁大洪恭敬地叫一声：“太太！”

慧梅含笑轻声问：“什么事儿？”

袁大洪赶快说明来意，双手呈上礼单。慧梅在闯营时，遇到这样事儿都是高夫人亲自处理或慧英代高夫人处理，自己不曾留心，所以乍然间没有主意，说：

“你们先到外边等一等吧。”

袁大洪回答一声“是”，同两名亲兵正在退出，办事细心的邵时信突然说道：

“大洪，你留一下，让我按照单子将东西点一点，免得出错。”

慧梅不再过问，进到房中休息。时信同吕二婶一件件清点无误，才让大洪出去等候。他进来向慧梅笑着问：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分？”

慧梅说：“这样事我是外行。你们说，我应该如何处分？”

吕二婶笑着说：“姑娘是太太，身边还有众多女兵，自然要多留一些。”

邵时信想了一下，说：“以我之见，东西以少留为佳。绫罗绸缎共留四匹，好首饰留四包，黄金白银一概不留。”

吕二婶问：“姑娘身边还有四百多男女亲兵，男的不说，女的难道不该赏赐？”

邵时信笑着说：“我想，慧梅姑娘新嫁到小袁营，处事要越大方越好，方是闯王和高夫人的养女身份。至于我们众多女兵，另有赏赐办法。其实，不仅随嫁来的姑娘们应该赏赐，男兵们也不应该受亏待。今天午饭后听曹帅老营总管言讲，曹帅已经吩咐下来，明天将为姑娘送来一些东西。曹帅做事大方，难道送来的东西还会少么？”

慧梅高兴地说：“时信哥说得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吧。吕二婶，你把该留下的四匹绸缎和四包首饰留下，其余的交给大洪带回去吧。”

邵时信说：“姑娘，你还得派人随大洪前去，对姑爷把话说清楚，免得姑爷见你只留下很少东西，又不肯处分礼物之事，弄得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慧梅说：“那就请吕二婶去一趟吧。”

吕二婶带着两名女兵随袁大洪来到袁时中的上房外边，恰巧袁时中正在同客人谈话，不好进去，立在门外等候。坐在客位上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穿一身破旧蓝绸长袍，相貌斯文。房门边地上蹲一个长工打扮的年轻汉子。袁时中先看见袁大洪带两名亲兵挑着东西回来，心中纳罕，立即停止同客人谈话，用眼色将大洪叫到面前，问道：

“怎么将东西带回来了？”

“太太只留下四匹绸缎，四包首饰，这是一张单子。她命吕二婶前来回话，现在门外站着。”

时中接着单子略看一眼，说：“请吕二婶进来。”

吕二嫂进来后先说了请安的话，随后说：“太太命我来回禀将爷，她才来小袁营不久，许多事儿都不熟悉，不敢妄作主张，所以这些东西请将爷自己处分。”

时中问：“她如何留那么少？”

吕二婶赔笑说："实不瞒将爷，太太从闯营出嫁时候，陪嫁的和添箱的细软和首饰很多，连赏赐男女亲兵们的东西也都有了。太太想着小袁营中除孙姨太太和金姨太太之外，另有众家将领的太太很多，应该让大家都分到一点东西。所以她只留下四包首饰和四匹绸缎，多一件也不肯留，黄金白银一两不要，都请将爷你亲自处分。"

袁时中不再多心，说道："太太果然是在高夫人身边长大的，通情达理，心地开阔！"

吕二婶向袁时中福了一福，赶快退出。刚出屋门，忽然听见那个蹲在地上的年轻人站起来说：

"袁将爷，你莫信他的瞎话。他不姓陈，也不是卖书的。他姓田，是田家庄的大财主，家中骡马成群，金银财宝成堆。你一动刑，他就会说出实话。"

屋里空气突然一变，片刻间寂然无声。那个穿蓝绸长袍的中年人面色如土，张皇失措，赶快站起，两腿打颤。袁时中先打量年轻人，随后向惊恐的客人问道：

"你刚才对我说你姓陈，是卖书的，也卖笔墨纸砚，他是你雇的伙计，替你挑书和文房四宝，原来都不是真话？"

中年人低头不语，越发颤栗不止。

年轻人恨恨地说："他枉读圣贤书，还是个黉门秀才，祖上也是做官宦的，在乡下依仗他家有钱有势，专意欺压平民。请将军大人将他吊起来，狠狠一打，他就会献出来金银财宝。"

袁时中听说这个中年人原是黉门秀才，又将他通身上下打量一遍，看出来这人确实是个斯文财主，笑着问道：

"他说的都是实话么？"

中年人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正要跪下去恳求饶命，却听见袁时中连声说："坐！坐！"他惶惑地望望时中，重新坐下。

袁时中向年轻人问："你怎么知道他家中底细？"

年轻人回答说："我做他家的奴仆很久，所以最知底细。请将军不要饶他！"

袁时中脸色一变，骂道："混蛋！该死！我宰了你这个无义之人！"

年轻人一时莫名其妙，慌忙跪下，分辩说："将军老爷，小人所说的全是实话。倘有一句不实，愿受千刀万剐！"

袁时中怒目望着年轻人，恨恨地说：“你想要我杀你的主人么？我虽做贼，绝不容你！……来人，给我捆起来，推出去斩了！”

立刻进去两个亲兵，将年轻仆人绑了起来。仆人大叫：

“我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

袁时中催促亲兵快斩，并且对这个仆人说道：“你以仆害主，毫不冤枉！”

年轻人从屋中被推着出来，挣扎着扭回头，恨恨地说：“我死得冤枉，确实冤枉。原来你白投闯王旗下，并不是替天行道的人！”

袁时中对亲兵说：“他敢骂老子，多砍几刀！”

年轻人被推到院中，破口大骂。亲兵们对他连砍数刀，他才倒在地上，疼痛乱滚，骂声不绝。又一个亲兵踏着他的身体，就地上砍了两刀，割断他的首级。庭院中一片血污，将吕二婶和两个女兵惊骇得目瞪口呆，不忍多看。

袁时中向中年人问道：“我已经替先生处分了不义奴仆，你还有什么话说？”

中年人站起来说：“请将军赏赐一条席子，将我的这个无义奴仆的尸首裹了，埋到村外。”

“你真是一个长者，好心肠！”时中点头，又问，“你现在打算往哪儿去？”

“我实想逃往亳州，但怕又被将军手下的巡逻抓到。”

“现在天色不早，你怎么好走？”

“听说往南去五六里外即无你们的人马。再走十几里，我有地方投宿，不会再遇意外。”

“既然这样，我派几名弟兄送你出五里之外。”

中年人深深一揖，说道：“承蒙将军厚爱，得以不死，并承派人护送，实在感恩不尽。小人名叫田会友，草字以文。只要平安脱险，他日定当报答将军。现在就向将军告辞。”

袁时中也不留他，吩咐袁大洪派四名弟兄送客人一程。他还将客人送出堂屋口，拱手相别。

吕二婶在袁时中出来送客时赶快拉着两个女兵躲开，随即回到慧梅面前，将这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当她说话时，两个女兵不断插言补充。

她们对此事十分不平，对被杀的仆人十分同情，所以在述说时激动得流泪，有时咬牙切齿，说不该这样枉杀人命，放了坏人。

这时慧剑等七八个大小女兵头目刚刚收了操练，都来到慧梅屋中玩耍。听了此事，都气炸了，公然当着慧梅的面，抱怨袁姑爷处事没有道理。慧梅眼睛浮着激动的泪花，久久地咬着下嘴唇，咬出白痕，只不作声。等姑娘们吵嚷了一阵之后，她命人将男兵首领王大牛叫来，又叫吕二婶将这件事儿对大牛从头说了一遍，然后她吩咐大牛：

“你亲自率领二十名骑兵，追赶他们。看见他们时，对姑爷的亲兵们说，奉我的差遣去办一件急事，越过他们继续前行，到七八里处停下休息。等那个人单独来到时，将他杀了，尸首推进沟中，赶快回来，不许走漏消息。”

王大牛兴奋地说：“是，我明白了。”

吕二婶慌忙拦住大牛，对慧梅说：“姑娘，你要息怒，万万不可造次！”

慧梅说：“姑爷妄杀了好人，我只好再杀了那个无义财主，有何不可？”

吕二婶命人去请邵时信，又劝告慧梅说：“姑娘再大，大不过姑爷。他纵然做了天大错事，你只可遇到方便时暗中婉言规劝，岂可擅杀他保护的人？这岂不是要在全营中使他的面子难看？姑娘，可使不得！”

慧梅问道：“难道姑爷没有杀错人么？”

“姑爷是杀错了人，他说出的理也是歪理。可是，姑娘，常言道，丈夫是妻子的一层天。女子出嫁要从夫，要学会温顺忍让，才能使夫妻和睦。纵然丈夫做了错事，行了歪理，为妻的也不能在众人面前使他丢了面子。何况，咱们姑爷是一营之主！”

邵时信赶来时已经知道了原委。挥手使大家退出，只留下吕二婶在屋中，然后对慧梅说：

“姑娘，这事你千万莫管！闯王将姑娘嫁到小袁营来，不是要姑娘多管闲事……”

“将该杀的人放走，将该受赏的人杀了，也算闲事？”

“姑娘应该留心的是军中大事，就大事说，刚才的事儿也算闲事。”

“什么是我应该管的军中大事？”

“同袁将军和睦相处，使他忠心拥戴闯王，这就是闯王嫁你来小袁营的一番苦衷，难道你不明白？”

慧梅叹口长气，伤心地噙着热泪，低头走进里间。过了一阵，吕二婶和

邵时信知道她不会再派人去追杀那个姓田的人，才互相使个眼色，悄悄退出。当他们走出门外时，听见慧梅在窗子里边自言自语地说：

“这事，我要告诉夫人知道！”

[1] 开复——官吏被撤职或降级后，恢复原官或原级，叫作开复。

[2] 摇动风——这话是拿小树作比，开始枝繁叶茂。

第十四章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三支人马到了商丘城外。按照闯王命令：老府人马屯在西南；曹营屯在西北；小袁营屯在西面，也就是屯在老府和曹营人马中间。在李自成心目中，袁时中投顺以后的地位不能与曹操相比，而是属于部将之列，和李过、袁宗第等的职位相同。他的人马要随时听从闯王调遣，所以必须与老府挨得近些，不能由曹营隔开。

这时，如果站在商丘城头瞭望，可以看见在城外不远地方，从西到南，又从西到北，帐篷遍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处处营盘，星罗棋布；人马来往如蚁，多不可数。而其中有一支人马，就是李过率领的攻城部队，已开始带着火器、云梯、盾牌、镢头等物，分为数路，向城边走来。

慧梅也随同袁营人马一起由睢州来到商丘城外。刚刚把营盘扎定，她就派一名亲兵骑马往老府去看看高夫人是否已经住下。然后她梳洗打扮一番，换了新的衣裙，又吩咐随她去老府的十名女亲兵赶快打扮一下，换上新的戎装，要像是走亲戚的样儿，使高夫人看见高兴。但是就在笑着吩咐当儿，一丝苦恼的轻雾飘上心头。她希望能在闯王老营中同张鼐见到一面，但是又害怕同他见面。事到如今，四目相对，纵然肚子里有千言万语，当面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倘若他看见我出嫁后并不是悲苦憔悴，反而比做女儿时更加容光焕发，岂不会错怪了我的心？岂不要暗暗恨我？她脸上的喜色消失了，眼中的光彩减少了，明亮的眼珠忽然被一层隐隐约约的泪花笼罩，暗暗在心中叹道：

“婚姻事都是命中注定，谁配谁多没准啊！”

那个去老府通报的亲兵回来了，告诉她，高夫人正等着见她呢。慧梅一听，立刻说：

“备马，立刻就去！”

吕二婶问道："今天去，骑哪匹马呀？"

慧梅一愣，有片刻没有说话。吕二婶悄声劝道：

"姑娘，我看姑爷在定亲时，送那么多礼物给你，你都没放在心上。可你是女将，这一匹骏马，又配了这么好的鞍、镫、辔头，你总该骑一骑吧！可你连看也不看，这叫他面子上如何下得去？不管怎么，你们已经是夫妻了，你就不能骑一骑甘草黄？"

慧梅的眼圈儿有点发红，轻轻摇了摇头。吕二婶又说：

"当然这事儿得由姑娘你自己做主，不过我想你同姑爷既已成亲，今后是要白首偕老的，所以越和睦越好，能够不闹别扭就不要闹别扭。我看，夫人和闯王也巴不得你们夫妻和睦。今日回老府，光为着让夫人放下心来，你也该骑甘草黄，以后再换那匹白马不迟。"

慧梅没说话，没摇头，也没点头，但心里觉得吕二婶的话也有道理。她又想到，骑甘草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碰上张鼐，也可使他早早地把她忘掉，于是她点点头说：

"好吧，我就骑甘草黄去吧，可是以后……"

吕二婶宽慰地笑起来："以后再说吧。请姑娘在闯王和夫人面前，一定要多说袁姑爷的好话。你替他多说几句好话，一则闯王和夫人心中高兴，二则姑爷听说了会感激姑娘的情，三则对姑爷的前程也有好处。"

慧梅笑道："我才同他结亲几天，本来没有吵过架嘛。"

这时马已经备好，慧梅便带着吕二婶、慧剑和十个女亲兵，还带着昨晚就准备好的礼物，动身往大元帅老营去。刚出村子，看见奉高夫人命前来迎接的慧英和三四个姑娘已经来到。慧梅和慧英在大路上并马而行。虽然离别不到一个月，慧梅却感到像离别了很久时光。她向慧英打听老营和健妇营中许多人的情况，只是避免打听张鼐和他的火器营。她多么希望慧英会主动地向她多谈点张鼐的近日情况，然而慧英像平日一样口舌严谨，不肯多说一句！

大元帅老营的驻地已经望见，她们正要加快前行，忽见前面有个人在马上一摇一歪地，像喝醉了酒一般。慧梅一时高兴，将鞭子一扬，赶到近处，才看清是王长顺。王长顺却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跟上来，嘴里兀自嘟嘟噜噜地说着话。慧梅觉得好玩，回头做手势让大家都别招呼他，听他说些什么。

王长顺含糊不清地自言自语："唉，打个大仗还罢啦。打小仗，攻一座城池，也是几十万人马一起跟着！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像一群蝗虫一样。蝗虫啊蝗虫，一群蝗虫！"

慧梅忍不住叫了一声："王大伯，你在说什么啊？"

王长顺回头一看，笑了起来："哦，是你呀，好姑娘啊！怪巧，在这里碰见你了。你是去老府看咱们大元帅和夫人？"

慧梅快活地说："大伯，我没想到在这里看见你老人家！你是不是又喝酒啦？"

王长顺笑道："你看，我为着草料的事，刚刚出去，就遇着别的爷们在喝酒，硬要拉着我灌了三大碗。我这酒量本来很浅，一灌就满脸通红，现在骑在马上还跟腾云驾雾一样。"

慧英问："大伯你刚刚说什么蝗虫啊蝗虫，是什么意思？"

王长顺说："哦，这也被你听见了。唉，慧英，你看咱们现在三个营合在一起，有几十万人马，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每到一地，都要粮食，要草料，把地方吃光喝光。老百姓也是苦，还得供应大军。说是随闯王不纳粮，可是大军吃的烧的，还不是都出在百姓身上！这老营草料的事情是该我管的，你要我怎么办？别说麸子和豆料不易弄到，就连草也难弄啊！如今正在打仗，你不能把马散开找草吃。咱们的战马能让饿着么？不行。所以呀，现在许多营里只好让马去吃麦苗、吃豌豆苗。这不是害了百姓么？"

慧梅问道："大元帅不是有禁令，不许骚扰百姓、不许损坏庄稼么？"

王长顺苦笑一下，说："如今的事，哪像往日！哼，禁令是禁令，下面可管不了那许多。瞒上不瞒下，瞒官不瞒私，只要瞒过闯王就行了。其实，连高舅爷都全知道，但他有什么办法呀？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啦。人家总不能叫马饿着肚子呀，饿着肚子怎么能够行军？出战？"

慧梅想到刚才一路过来，确实看见许多地方的麦苗被牲口吃了，豌豆苗也被牲口吃了。她正待开口，王长顺摆摆手说：

"唉，我这都是醉话，醉话，你不要去听它。我是酒一下肚，就胡说八道起来。醉话，醉话。"

慧英说："王大伯，你说得很有道理啊，你并没有喝醉。这些话你不说，我也能看出一点毛病来，可是没有你说得这么清楚。"

王长顺一听这话，又忍不住说道："还不光是粮草为难。你想想咱这一带不像豫西，没有山林，平常老百姓做饭烧火就十分困难，现在我们几十万大军开到，哪有做饭烧火的柴火呢？老百姓剩的一点点柴火垛，我们拿来烧光了，树林，我们砍了，还不够，就烧人家的家具，烧人家的门窗，最厉害的把人家的房子也拆了烧。说是不扰民，秋毫无犯，其实不能不犯。咱们老府的纪律向来是严的，可是如今人马众多，肚子比纪律还要严！谁不把肚子吃饱，谁就受不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慧英问道：“王大伯，你说这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咱们现在就是这么个打法。你想，商丘这个城，用得着几十万人马都开来么？可是现在都开来了，打别的地方也是一样。我刚刚为找草料，跑了几处地方，都看见把人家门窗拆下来，劈了做饭。唉，这话我也只能对你说，可不要传给外人知道。”

慧梅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跟闯王说一说呢？”

“哎呀，你这姑娘，看你糊涂不糊涂！如今闯王是全军的大元帅，大事小事都向他说，他咋能管那么多呀？还有我这个人，以前是动不动就去找闯王，对他说‘闯王，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他就马上亲亲热热地拉我坐下，听我哇啦哇啦地谈。我这个直筒子人，把看到的、听到的都对他倒出来。如今可不同了，咱们得讲个体统。他是大元帅，跟前的军师、大将如云，大事情得由这些人去商量、筹划。我一个老马夫，什么事情都去多嘴，那还成个什么体统呢？我只要把我的马管好，别的事咱王长顺还是不说为好。”

说罢，他向慧英和慧梅挥挥手，就从另外一条路上策马而去。

慧梅到了高夫人驻地，所有的人都对她热情相迎。高夫人拉着她的手，将她通身打量一遍，想从她的神态中看出来她婚后是否幸福。粗略看，慧梅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细心的高夫人，注意到在她的眉宇之间有一些轻微变化，似乎隐藏着一些心事。坐下去谈了一阵闲话，众人知道高夫人同慧梅有体己话要说，纷纷离去。高夫人趁身边人少，向慧梅问道：

“这些日子，你们新婚夫妻可如意么？”

慧梅低下头去，微微一笑，说：“妈妈放心，不会让妈妈替我们多操心的。”

“只要这样就好。其实，夫妻之间哪有十全十美的？常言道：牙跟舌头还有不和的时候，何况是人跟人？所以夫妻间遇事总得彼此忍让。只要你们小夫妻过得和睦，能够始终真心拥戴闯王，我就放心了。”

慧梅低声说：“我看他倒是真心拥戴父帅的。他总是说，父帅名在《谶记》，确是真命之主，他一定要粉身碎骨为父帅效力。”

高夫人点头说：“这样就好。”

“再说，既然父帅已把我嫁了出去，我也只能死心塌地同他白首偕老。妈妈放心，只要我活着，我绝不会让他做一点对不起父帅的事。”

高夫人用责备口气说：“你怎说话不忌讳呢？年纪轻轻的姑娘，什么死啊活的，说些不吉利的话！”

慧梅笑道：“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我们还要打仗，随时随地要在战场上立功效劳，难免不有三长两短。”

“以后我们的局面跟从前大不同了，尽管你武艺很好，也有打仗阅历，但看来用不着再亲自打仗了。如今只盼望你能跟时中始终拥戴闯王，打下江山，同享富贵，这就有了。”

“我会照着妈妈的话去做。”

高夫人总觉得慧梅好像还有什么话未曾说出，但也不好再问。心里忽然又想起不久前听说的吉珪的一句话。慧梅出嫁时，曹操、吉珪都送了礼；吉珪还当面恭贺闯王得了一个乘龙快婿，又得了一员大将。可是他背后却对曹操说，“我看袁时中不是那么可靠，将来大元帅说不定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碰巧此话被手下亲兵听到，很快传了出来。高夫人不能将此话告诉慧梅，于是转了话题，笑着说：

“今日提前开始攻城，你没有见到父帅，连两个哥哥也不能等候你了。”

慧梅心中一动，知道今天确实见不到张鼐了。她回答说：

“我知道双喜哥们都是大忙人，今日当然更忙。”

“今日见不到，明日一定会见到。”

在高夫人处叙了一阵闲话，慧梅又出来骑马到健妇营中。众姐妹一见她回来，都是说不出的高兴，拉着她说呀笑呀，问长问短。兰芝也跑过来，紧紧拉住她，说：

“慧梅姐姐，你走了这些日子，我们天天都在念着你，今天可把你盼回来了。你今晚还回去么？”

慧琼听了兰芝的话，马上接口对慧梅说：“你今晚千万不要走。我看你一晚不回小袁营，新姑爷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慧梅在她身上捶了一拳：“看你这姑娘，什么话都乱说。好，我今晚不回去了，待会儿你们这里派一个人去我们小袁营对亲兵们说一声，让她们不要等我了。要是他问起来，就说我留在这里了。”

慧琼笑道：“他是谁呀？”

这一问，引得大家咯咯地都笑起来。慧梅满脸通红，发急地说：

“你们这样取笑，我就不留在这里了。”

红霞赶快说："你一定留下，好好跟大家一起玩一玩。大家都很想念你，也想听听你这些日子在小袁营的新鲜事儿。我们只听说袁姑爷如何如何好，可是不知道小袁营的规矩跟咱们这里一样不一样。"

慧梅尚未说话，一个姑娘又问起别的事情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问个没完没了。转眼已到吃晚饭的时候，高夫人派人来将她接去吃饭。

饭后，过了一会儿，红娘子就带着一名亲兵赶来了。她见了慧梅，亲热万分，拉着她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一面看，一面笑，说：

"慧梅，你出嫁时哭得那么厉害，现在我看你们小夫妻两个倒是过得和和睦睦的，是么？"

慧梅的脸又红了，说："大姐，你也跟我取笑！"

红娘子咯咯地笑了一阵，说："我看见你眉毛上和眼睛角都带着甜味了，心里也就有说不出的高兴，所以要跟你开几句玩笑。"

她们又谈了一会儿别后情形。红娘子风闻袁时中先娶了两个姨太太，有一个姓金的很得宠，慧梅同新姑爷的感情不很融洽。如今她看见慧梅守口如瓶，她自己当然不问一个字。但是她几次看见慧梅正在谈话中忽然眼睛里似乎涌出泪花，赶快低下头或在灯影中遮掩过去，不愿使别人看见。红娘子只能在心中同情，希望慧梅能把事情想开一点，别的也实在帮不上忙。谈了一阵，她站起来说：

"我要走了。今晚你就住在健妇营里。明天早点起来，我同你一起到城外，看他们破城。听说今夜要不断打炮，到明天五更时候就要靠云梯爬城。"

高夫人说："我也打算去看一看。咱们一路过来都是势如破竹，只有商丘这个地方，是个府城，守城的人多，昨天又来了新的官军，看来要费点劲。"

红娘子走后不久，慧梅由慧英陪着去看了各家婶娘、嫂子，然后回到健妇营中。因为军纪很严，大家早早地都就寝了。慧梅就同慧琼睡在一起，直到人静以后，她两个还在悄悄说话。慧梅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对慧琼说：

"慧琼，我上次回来的时候，让你给张鼐哥做个香囊，你可做了没有？"

慧琼听了以后，心口嗵嗵地跳了几下，自己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幸而是夜间，别人看不见。她悄声说道：

"我才不做呢。我做了他也不会要的。"

"他会要的。这事情你大概也知道了，夫人已经说过，所以我才让你做。

你最好在端阳节以前做好交给他。”

“我还是不做吧。我做的，他要也是勉强。”

“你权当替我做件事情好不好？”

慧琼只得在枕上点了点头。慧梅虽然看不见，但感觉出来她已经同意了。

黎明时分，炮声响得更稠，喊杀声也更凶了。慧梅和慧琼入睡不久，被她们的女亲兵们叫醒，说是马上就要破城了。她们赶紧一骨碌爬起来，随便梳洗一下，很快地束扎停当，披上箭衣，提着马鞭子走出军帐。慧梅的马已经牵来。她接住丝缰，对慧琼说：

“走，把慧剑也叫上。”

当下，慧梅、慧琼、慧剑带着一群女兵，从健妇营的驻地出发。经过老营时，高夫人已经收拾齐备，由一群男女亲兵簇拥着，站在大路边等候她们。恰好，吕二婶为着慧梅昨夜不曾回去，怕有什么吩咐，也从小袁营起五更赶来了。她先向高夫人下马请安，然后向慧梅禀明家中无事，姑爷率领将士们攻城去了。高夫人看吕二婶对慧梅这样忠心勤谨，自是欢喜，说：

“我正想命人去叫你来，你就来啦。你今日就跟在我身边，说说闲话。”

于是高夫人扬扬鞭子，玉花骢首先走动。慧梅仍像往日一样，同慧英紧随在高夫人马后，这使她不禁回忆起许多次行军往事。

走不多远，红娘子带着一群女亲兵追了上来，先在马上向高夫人请安，接着对大家说：“我们快走，听说许多云梯已经靠到城上，这倒是很热闹。”

她们来到离城一里多远的地方，勒住马头。在这里，对攻城的情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左边半里处就是一个主要的大炮阵地，一片硝烟弥漫，时有强烈火光，炮声震耳。西城门楼已被打塌了大半，许多城垛都被打得残缺不全，此刻却是向城内打炮，炮弹响着滚滚雷声飞过城头。另有上千名弓弩手站在城壕外，向着城上射箭。城上守军在箭和炮火的攻势下，不敢抬起头来。

有人禀报高夫人：张鼐就在左边的硝烟笼罩地方点炮。高夫人一时兴发，向红娘子问道：“我们看看去？”红娘子本来想去，却怕高夫人会有危险，正在犹豫，忽然瞟见慧梅向慧英以目示意，露出急不可待的神色，她随即向高夫人笑着回答：

“我也想看看小张爷这手本领，大家一起去吧。”

大家随高夫人到了距离安置大炮的地方大约二十丈外，便被火器营的一个小校挡住，要高夫人不再走近，以免危险。原来当时除由西洋人帮助铸造的大炮之外，一般内地工匠按土法铸的大炮常会炸裂。于是大家都赶快下马，站在一个略微低洼的地方观看，所有战马都交给几个亲兵牵往后边。使大家遗憾的是，张鼐和他的一群炮手完全在弥漫的硝烟中活动，看不清楚。高夫人不管小校劝阻，带着大家又向前走了几丈远，遇着一道半人深的大路沟，就在那里停下。在这里，大家才看得略微清楚。慧梅望见张鼐正在紧张地跑来跑去，有时他下令点炮，有时他亲自点炮，还有时自己参加装药。她看见他的脸孔被硝烟弄得很脏，反而显得两只眼睛比平日更大。她的心十分激动，暗暗叫道：

“天呀，看他多忙，同小兵一个样，还一点儿不怕危险！”

有人告诉张鼐说高夫人在近处观看放炮，但是他没有离开炮架，只大声吩咐说：“大炮都发热啦，快请夫人后退！”在南北不到半里的阵地上架着十尊大炮，有三尊已不管用，其中一尊连炮架也歪倒了。遵照闯王命令，必须连续向城中打炮，尽量给守城军民造成严重的杀伤和恐怖，然后从许多处用云梯同时爬城。此刻将到预定靠云梯爬城的时刻，所以张鼐冒着炮身炸裂的危险，亲自将剩下的七尊大炮轮流点火。又有人告他说红娘子和慧梅也来了，同高夫人来到近处，站在一起观看，离大炮只有十丈远，不肯后退。张鼐几乎是用忿怒的口气叫道：“请她们赶快后退，此处危险！”随即他一个箭步跳到第五尊铜炮旁边，猛力推开一个因为过分疲劳而动作迟钝的炮手，迅速转动架前轮盘，将炮口略微升高，亲自点着引线，然后迅速向后一跳，再退三步。几个炮手都跟他一起后退数步，注视着引线迅速燃烧。当引线在炮身外着尽时，张鼐和炮手们习惯地张开嘴巴，将身子一猫，但目光不曾离开炮身。片刻寂静，随即大炮口喷出火光，圆形的铁炮弹飞出，几乎同时，从炮口发出一声巨响，炮身一跳，大地猛烈一震，炮弹的隆隆声从空中响过城头落入城中。随着炮口的火光和炮弹的巨响，炮身顿时被浓重的黑烟笼罩，并且散布着硫磺气味。张鼐因为站在斜坡上，被震得跌坐地上。他立即跳起，跑近炮身，知道并未炸裂，只是炮架有点倾斜，便吩咐炮手们赶快扶好炮架，清扫炮膛后重新装药，说完自己又奔到第三尊大炮旁边。

他照着刚才的办法，将炮口升高，希望这一炮打得更远，打到知府衙门。在他用力转动炮架轮盘将炮口升高时，他忽然感到左腿很疼，才知道刚才跌倒时左腿被一棵小树的干枝杈刺伤很重，正在流血。但是他不去管它，瘸着腿走到炮后，推开担任点引线的炮手，要自己亲手点炮。那个炮手拉着他，大声叫道：

“小张爷退后！这尊炮多装了五斤药，让我来点！”

张鼐刚又推开炮手，正要自己点炮，突然左右同时发出巨响，大地猛一跳跃，使他受伤的左腿站立不稳，跌坐下去。原来第一尊和第七尊大炮

几乎是同时点燃，炮弹同时出膛，所以特别震响，连张鼐的耳朵也一时失去了大半听觉。他刚刚从地上站立起来，却见慧梅奔到他面前，不容分说，从他手中夺去火绳，同时冷不防将他猛推一下，使他踉跄地倒退一丈开外，几乎站立不稳。他忽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立即大声叫道："慧梅，危险，快将火绳给我！"但慧梅已经眼疾手快地将引线点着，向后倒退几步，张开嘴，捂紧耳朵，注目铜炮。张鼐又说："危险，慧梅快跑！"慧梅故意用身子遮住张鼐，心中说："炸死拉倒！"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慧梅的几个女兵追赶过来，慧琼也追赶过来。她们都对慧梅说："夫人命你后退！"慧梅没有后退，似乎没有听见。张鼐的耳朵仍然失灵，但他明白女兵们和慧琼是来叫慧梅离开这里，他推慧梅一下，又一次大声说："慧梅快跑，危险！"慧梅又一次用身子遮住他，在心中激动地说："要炸，我同你死在一起！"但是她没有发出声音，没有人来得及再劝她走，大炮突然随着爆发的火光响了。

知道大炮没有出事，慧梅突然放了心，也突然完全恢复了理智。她向张鼐被硝烟弄得又黑又脏的脸孔看了一眼，一句话不说，扭头便走，迅速回到高夫人和红娘子面前。

由于慧梅来得突然，去得突然，张鼐愣了片刻，才走去摸摸十分烫手的炮身，决定去点已经装好药的第四尊大炮。但就在这时，一名小头目奔到他面前禀报：

"禀小张爷，总哨刘爷挥了蓝旗，命我们停止打炮。"小头目又兴奋地加了一句："马上就要靠云梯爬城啦！往里灌啦！"

攻城的战鼓响了。起初是一处，随即是许多处，战鼓响声震耳。在战鼓声中，等候在干涸城壕中的几十架云梯突然离开城壕，被抬着向城墙根奔去。每个云梯由八个人抬着，后边跟随二三十人。另外有几千弓弩手站在城壕边上，对着城头放箭，使守城军民一露头就遭死伤。还有上万人马立在弓弩手后边，呐喊助威，震慑敌胆。

第十五章

商丘城破之后，按照事前决定，李过一进城就占领知府衙门，在府衙中指挥一切。他派人捉拿逃藏的现任官吏和乡宦，将许多官吏和乡宦陆续捉到，偏偏那个商丘知县梁以樟，是负责全城防务的人，竟然到处都找不到。直到几天以后，才知道他当时藏在一堆死尸下面，在夜间逃了出去。

大约巳时左右，李自成等骑马进了西门。这时城里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宁下来，有些地方还在杀人，还在抢劫，奸淫的事情也不断发生。李自成拧起双眉，向刘宗敏问道：

"为什么进城一个多时辰了，还是这么乱？"

刘宗敏回答："一则城中军民顽抗，不是投降献城，所以势必要多杀一些人。二则如今队伍这么杂，有我们老府的，也有曹营的，还有小袁营的，一时很乱也难免，不像我们破洛阳时的情形了。"

闯王感到这样乱下去不行，就派人去见李过，让他立即派人拿着令箭在城里巡逻，传谕"封刀"。不管什么人，凡是在传谕"封刀"后继续奸淫妇女或随便杀人的，都要斩首。吩咐以后，他们又继续向前走去，在一个十字路口，闯王看到有好几处房子正在燃烧，赶紧又下一道命令：不许点火烧毁房子，已经点着的要赶紧扑灭。

这时，罗汝才也带着一群人来了，他们会合成一路，一同往府衙门奔去。

在知府衙门的二门里边，已绑着许多人，一望而知，有些是官吏，有些是乡绅。李友很神气地站在院子中心。一个书吏模样的人恭敬地站在他旁边，向他指认这些被绑起来的人：谁做什么官，谁家里有钱，谁是一方恶霸。凡被指出来的，都拉到一边，听候发落。

闯王和曹操进入院中后，看了一会儿。李友过来请示：对这些被指认出来的坏东西，是否现在就处置。闯王点点头，说：

"立刻处置吧，以息民愤，不要留下祸根。"

于是，李友一声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那些被指认出来的官吏、乡宦和富豪，全部被押了出去，推出西城门外斩首。

闯王刚想同李过谈谈安抚城内百姓的事，忽然又有人推着一个花白胡须的乡宦走了进来，一问，原来是曾经做过工部尚书的周士朴。还在没有进攻商丘之前，闯王已经接到不少百姓控告周士朴的状子，告他如何酷害百姓。闯王亲自问道：

"周士朴，你有罪，自己知道么？"

周士朴穿着仆人的衣服，看上去很像一个简朴的老头子。他听到问话，赶紧跪下答道：

"将军，我回到家乡以来，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没有犯过什么罪。"

闯王未及答言，旁边钻出一个仆人打扮的人来，指着周士朴对闯王说："闯王不要信他的。他家里有十四窖银子，埋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带你们去扒出来。他为富不仁，酷害一方，千万不能饶了他。"

闯王点点头，望着周士朴说："周士朴，你不要狡赖，你的罪恶我全知道。好，推出去！"

又有几个百姓，走过来对李过说，刚才那个替李友指认别人的书吏，自

己也不是一个好东西，坑害过许多好人，现在为要救他自己的狗命，才向义军假献殷勤。李过把那人打量了一眼，说："我看他就不像个好东西。"便吩咐李友说："这样吧，你先把他绑起来，锁在府衙门外，看控告他的老百姓多不多。要是真有大罪，仍然斩首；要是罪恶不大，就放了他去。"结果这人绑出去没有多久，便有许多人来控告。李友也没有再向李过禀报，便下令将他斩了。

在院里，李过告诉闯王，他已下令进城的义军，不许再杀人，不许抢劫，不许奸淫妇女。闯王等果然听见有人骑马在街上奔跑着，大声呼喊：

"封刀了！封刀了！不许再杀人了！再杀人者偿命！"

闯王问道："侯府怎么样？"

李过说："进城后，我就派人到侯府门前，不许兵丁随便进去。现在大公子侯方域还在南京，二公子侯方夏两三天前护送家眷从东门逃走。如今侯府只剩下一些留下看门的伙计、奴仆。"

闯王说："纵然没有了主人，也不许别人进入侯府。"

罗汝才微微一笑，完全明白闯王的用心。

闯王又命李过率领攻城人马驻扎到城外，城内只留一千五百人：老府一千人，曹营五百人。刘宗敏留在城内，由田见秀协助他，主持城中一切大事。

吩咐完毕，李自成就同罗汝才等退出城外，回到各自驻扎的村庄。他知道小袁营的士兵心里不会高兴，便把袁时中叫到大元帅帐中，问了些军中情况，勉励几句，接着说道：

"你要告诉弟兄们，如今我们是在打江山，行事要像个打江山的样子。要为民除害，不能骚扰百姓。虽然说过抗拒的要屠城，可是实际上我们从来不屠城，只杀那些公然抗拒的人，并不多杀无辜。今天我看见有许多老百姓被杀了。我从西门进去时，看见路边躺着妇女尸体，有的裤子也被扒掉了。这在老府将士中是严厉禁止的。可是如今人杂，到底是谁做的坏事，一时说不清楚。你要严令你手下将士：不管是谁，都要严遵军令，按我的晓谕办事。封刀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封刀以后，再不许有奸淫烧杀的事儿发生。"

袁时中肃立恭听，心里很感害怕，鬓角间微微渗出汗珠。他知道他的部下确有不少杀人、放火、抢劫、奸淫的事。他不敢有一句分辩，连声说：

"是，是。我一定遵命，约束部下，不许再犯军纪。"

闯王微微一笑，用温和的口气说：“你不要害怕，我这样嘱咐是待你好啊。本来嘛，咱们现在人多势众，不像从前容易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何况我本来曾向商丘下谕：开门投降，秋毫无犯；胆敢据守，全城屠戮。我上面的那些话也不是专对小袁营说的；就是我们老八队的那些人，也还有干坏事的呢。”

大约三天以后，李自成为庆祝攻下商丘，欢宴重要将领和一些读书人。宴会是在城内田见秀驻的地方举行，也就是大乡宦周士朴的宅子。

宴会尚未开始，客人们都坐在大厅中谈闲话。闯王面带微笑，听大家谈天说地。在座的读书人知道闯王喜欢听前朝古代各种学问，尤喜听历朝兴亡成败故事，所以话题集中在这些方面。大家各逞才学，谈得十分热闹。刘玉尺本是豪放性格，这时话特别多，对于一切学问，几乎是无所不知。李自成对于他的博学感到佩服，可是又总觉得此人有点像张献忠手下的徐以显，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是一个正派人。”听了一会儿，他回头对吴汝义小声说：

“子宜，你亲自去催请大将军，就说客人已经到齐了，只等他来坐席。”

说话之间，罗汝才到达了。大家赶快起立迎接。罗汝才抱歉地笑道：

“我来晚了一步，请大元帅不要见罪。”

自成笑着说：“快请入席吧，就等你来开宴了。”

八样下酒菜已经端上来，多是冷菜和馃碟。刘玉尺一席上文人较多，喝得高兴，又开始谈古论今起来。只听刘宗敏哈哈大笑，说：

“刘军师，我是打铁匠出身的大老粗，根本不相信你的这个故事，别拿书本上的话唬我们这号少读诗书的武将！”

因为刘宗敏的声音特别洪亮，又似乎带有酒意，引起了整个大厅的注意。闯王是陪着罗汝才、李岩兄弟、袁时中、牛金星、田见秀一席，而刘宗敏是陪着吉珪、宋献策、刘玉尺、朱成矩、刘静逸和曹操的亲信将领孙绳祖坐在邻席。李自成转过头去，向刘宗敏和刘玉尺笑着问：

“你们谈的什么有趣的题目？叫我们大家都听听如何？”

曹操唯恐小袁营不生事端，立刻说：“捷轩，刚才刘军师说的什么？他可是满腹学问的人，谈起前朝古代的陈事儿是内行，咱们可得多听他的！”

刘宗敏勉强笑着说：“大将军，刘军师刚才说的故事你听到了么？”

“我正在同大元帅饮酒，一句也不曾听见。”他又鼓励刘玉尺，“玉尺，我这个大老粗很尊重有学问的人，爱听人们谈古论今。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故事？”

人们为着酒宴前助兴，纷纷催促刘玉尺将他谈过的故事再说一遍。袁时中在稠人广众中不敢向刘玉尺使眼色，只频频地望朱成矩。朱成矩也怕同刘宗敏闹别扭，就赶快用右脚对刘玉尺的脚尖碰了一下。刘玉尺正要重述他刚才讲的故事，忽然被朱成矩踢了一下，不免迟疑。他又望望周围的面孔，看见刘宗敏正在用嘲笑的眼神看他，想着不能使闯营文武误认为小袁营无人，于是他先站起来向闯王敬酒，向曹帅敬酒，又向刘宗敏和全体文武敬酒，然后心有所恃地笑着说：

“玉尺不学无知，如有妄言，务请恕罪。我刚才说到汉朝名将李广，也只是想借此说明古时名将确有非凡地方。比如李广吧，有一天他出去打猎，忽然看见路旁蹲着一只猛虎，吓了一跳，赶紧射出一箭，把猛虎射死了。后来一看，才知道射中的原来不是猛虎，而是一块石头。因为李广是有名的神箭手，力气又大，那箭一直射进石头里面去，不但箭头，连箭杆、箭尾巴上的雕翎也都射进去了。这名之曰：‘射石没羽’。你们说，这样的神力惊人不惊人？”

旁边有几个读书人都附和着说：“是啊，这射石没羽的故事确是千古传诵。李广要生在今日，一定也是闯王麾下的一员大将。”

牛金星和宋献策都熟知这个两千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李自成也是熟知的。他们心中都有些糊涂：捷轩为什么在这个故事上挑毛病？吉珪用鼓励的眼色望刘宗敏，看他这个读书很少的大将如何同刘玉尺抬杠。许多眼睛也都望着刘宗敏，等他说话。刘宗敏哈哈一笑，满饮一杯，说道：

“玉尺，你认为这个故事是真有其事么？你别看我是个粗人，有些事情我也爱用脑子想一想。哪有射箭把箭杆也射到石头中去的呢？这事绝不可信。”

刘玉尺平时善于察言观色，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去同刘宗敏争论，但这时喝了几杯酒，正处在兴奋状态，便立即说道：

“这可是《史记》上写得明明白白的呀！《史记》是千古不朽之作，上同《左传》、《国策》，下同《汉书》，都是光辉万丈的。那射石没羽的故事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写得明明白白，《汉书》中也记了此事，岂玉尺所敢杜撰？”

刘宗敏笑了一笑，说道：“你们读书人满肚子喝的都是墨汁，说话都是凭着书上来的。我这个大老粗，斗大的字儿识不了几车，可是我啥事都喜欢看一看，想一想。就拿射箭来说吧，我们从十来岁就学起，到现在三十几岁，自己不知道射过多少箭，也看将士们射过无数箭，哪有箭射在石头上，会把箭杆也射进去的呢？就是一块泥也不行，你射进去不到一半，泥就把箭杆吸住了。除非射块豆腐，才可以射得进去。”说到这里，

他自己哈哈大笑了一通，又继续说道：“说射石可以把羽毛也射进去，我看这是瞎扯。要不，大家试一试，看谁能射进去。不一定射石头，就射砖头、土坯也行，试一试看。”

这番话说得刘玉尺和一些秀才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李自成、牛金星和宋献策都觉得刘宗敏的见解十分新鲜，出乎他们意外，心中不能不为之点头。连曹操也不能不改变态度，向闯王点头说：“捷轩真是个有见识的聪明人！”有些秀才震于宗敏的威名，又看见他眼里流露的嘲笑神气，纵然心中想着这射箭的事可能还有例外，也不敢在他面前抬杠。牛金星看见高一功在看他，分明是要他说句话，免得刘玉尺下不了台，于是他笑着说道：

“刘爷说得有道理。射石没羽的故事，本来值得怀疑，我也留意过此事，记得班固的《汉书》写到这件事时，就把没羽两字改成没镞，这镞就是箭头。《汉书》上只是说把箭头射到石头里去了。”

刘宗敏笑道：“这也不行，箭头也射不进石头的。从来我还没有见过谁能把箭头射到石头里去。你们有谁见过么？我们大元帅射箭是有名的，能够挽强弓，百步之外，能穿透双重绵甲。可是，我看，他也射不进石头。闯王，你能不能啊？”

自成笑着说：“那当然不能。”

袁宗第也在座上笑起来，说：“在商洛山中，我去捉周山那一次，我的箭射完了，被困在一个土丘上。闯王去接应我，一箭射到一座悬崖上，箭头被弹了回来，那石头被射掉了一点皮，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闯王，你忘了没有？”

闯王说：“是的，那一次拉了满弓，箭射到石头上又弹回来了，石头被碰掉一点，还迸出了火星。捷轩有经验，说得对：箭是穿不进石头的。”

刘宗敏说：“你们瞧，我们大元帅，那么有膂力，也不过把石头碰掉点皮，迸出火星来。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怎么就相信书上说的句句都是对的呢？我看书上说的话有对的，也有不对的，不要读了书反而被书愚了。”

当他们谈话的时候，李岩一直注意地听着。他看出来刘宗敏今天是要拿这个题目将刘玉尺等人一军，使他们不要夸夸其谈。但是他又觉得不应使刘玉尺等人太难堪，便望一眼宋献策，希望宋献策出来圆圆场。谁知宋献策也是个喜欢杂学的人，看过许多杂书，这时听他们谈得热闹，便也插话说：

“这射石没羽的事情，古书上倒是几个地方都提到，不专是对李广说的。司马迁写在李广身上，别人就写在另外一人身上，其实都不足凭信。”

“军师，不知还有哪些书上提到过射石没羽，敢望赐教。”刘玉尺不相信

宋献策会读过多少书，一面问，一面嘴角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意。

宋献策想了一想，说："噢，想起来了，好像我读《吕氏春秋》的时候，在《精通》这一篇上，有那么一句话：'养由基射兕中石，石乃饮羽。'这兕就是现在的犀牛、野牛，养由基要射兕，结果射到石头上，连箭杆后面的雕翎都射进石头里了。我当时看了也没有留意，只想着可见并非光是李广有这本领。"

李侔年轻气盛，听到这里，忍不住插言说："还有，还有。我看过刘向在《新序》中也说到楚熊渠子夜行，见到一块石头，以为是一个老虎卧着呢，弯弓射了一箭，把箭完全射进去了，连羽毛也射进去了。"

大家惊奇地望着李侔，没想到李岩这个兄弟也是如此博学。同时对射石没羽的事情也就更加恍然明白了。刘宗敏笑道：

"你看看，我随便一提，他们几位都是读书多的人，就引出别的例子来了，可见此事完全是瞎扯。"

李岩不愿李侔在闯王军中显露锋芒，赶快给他使个眼色，要他不要多嘴。但李侔讨厌刘玉尺，已经憋了很久，不管哥哥的眼色，又说道：

"其实，我从前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时，曾对照《汉书》，都不是说的'射石没羽'。《史记》上说的是'没镞'，《汉书》上说的是'没矢'。刚才刘军师说《史记》和《汉书》上写李广'射石没羽'，恐怕也是一时记错了。当然，《汉书》上说的'没矢'，那'矢'字是包括箭杆而言，箭羽也在其中，可是毕竟未曾使用'没羽'二字。如今说的'没羽'不是书上原话，大概是从'饮羽'来的。这'饮羽'二字倒是最早见于《吕氏春秋》。"

刘玉尺不禁脸孔通红，只觉热辣辣的，不知说什么话好。袁时中觉得自己的脸上很没光彩，虽然依然挂着笑容，但那笑已经僵了。

闯王和曹操交换了一个微笑，都觉得十分有意思。闯王怕刘玉尺面上下不来，赶忙举起酒杯，向全体说：

"好，好。大家都说得好。请赶快喝酒，酒已经凉了。请，请！"

刘玉尺感到孤立和难堪。他怀着暗气，不得不端起杯子，对刘宗敏勉强笑着说：

"刘将军果然高见，高见。"

刘宗敏说："其实你们各位学问比我高得多，对于射箭也是内行，只是你们太相信书本，喝的墨汁多了，把古人的话句句都当成是真的，不敢怀疑。我这个大老粗就是讲究点实际，古人说得对的，当然我们要信，说得不合情理，我就不信。哪有一个人说话句句都是对的呢？"

李岩笑道：“是的，连孟夫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不可靠的东西很多，有时颠倒黑白，有时隐善扬恶，有的地方是传闻之误，也有的地方是有意栽赃，种种情况，不胜枚举。”

大家听了这话，纷纷点头。

李自成送走罗汝才以后，留下袁时中和刘玉尺继续谈话；除宋献策以外，没有叫别人相陪。他十分亲切地说：

“时中，你要告诉手下将士们，从今往后，心中千万再别存在小袁营和闯营的畛域之见。要是仍存那样见识，就辜负我重看你的一片心了。我倘若不重看你，便不会将养女许配给你。慧梅虽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我们夫妻看待她比亲生女儿还重。不管是论公论私，等到大功告成之后，我绝不会亏待于你，也不会亏待了你手下的有功之人。你是我的亲信爱将，也是我的娇婿，所以你的小袁营跟曹营不同。日后不应该还有什么小袁营和闯营之别，应该化为一体。我要一视同仁，手掌手背都是肉。你们也要明白，小袁营就是闯营，就是老府人马。我这是肺腑之言，你们要记在心中，还要传谕你们手下的众人知道！”

袁时中赶快站起来说：“蒙大元帅如此厚爱，末将粉身难报。大元帅的这番钧谕，末将一定牢记心中，也要晓谕手下文武们一体知悉。”

刘玉尺随袁时中肃然起立，听时中说毕，紧跟着躬身说道：“今日回到驻地之后，即便将大元帅钧谕，晓谕众头领知悉。大家天天盼望的也正是化除畛域，不讲陕豫，不分内外，不论新旧，化为一体，同心协力为大元帅打下个一统天下。玉尺与袁将军常言，方今天下扰攘，群雄并起，到头来不过是为新圣人 [1] 清道耳。嗣后得闻大元帅上应图谶，下副民望，方知天命攸归，必得天下无疑。小袁营全营将士，追随袁将军矢志相投，愿效驰驱，实望使天下百姓早见天日，重获太平之乐。今后小袁营中倘有谁敢怀二心，人神不容。按我们袁将军之意，既然投了闯王麾下，且又得成为姻亲，今后这小袁营的称呼也就不应再要了。至于新的称呼，当依大元帅明示遵行。只有如此，方算得小袁营与老府诸营一例看待，化为一体。”

闯王欣然点头说：“请坐下，坐下，不必拘礼。玉尺居一营军师之位，这番话说得很好，说得很好。此事不必太急。你们暂时只心中明白我的好意就行，不必急于向将士们宣谕。全军建制，正在由宋军师和牛先生拟就，破了开封后将宣布施行。小袁营这称呼就用到那时候吧。”

袁时中和刘玉尺唯唯称是。

宋献策一直在对他们察言观色，但是也不能断定他们话中有多少不是真心。等闯王说完上边几句话以后，他也对袁时中和刘玉尺说：

“倘若大元帅把你们当外人看待，也不会今天就对你们说出来肺腑之言。这完全是为着你们好。论往日关系，曹帅与大元帅同乡里，又是拜把兄弟，可是像刚才那样的肺腑之言，大元帅对曹帅是不肯说的。”

袁时中欠身说：“大元帅和宋军师不把我当外人看待，我完全明白，所以一辈子要对大元帅感恩图报，不会有第二个想法。”

闯王又说：“今日我进城来时已经吩咐老营总管，给你送去三千两银子和二百匹绸缎犒赏将士，恐怕早已送到你的老营，交到刘静逸手中了。”

袁时中又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大元帅对小袁营如同对李补之、袁汉举、刘明远诸营一样看待，有功即赏，有过则罚。今日因小袁营将士归老府不久，所以特颁犒赏，以示优遇。”宋献策说着，又转望刘玉尺，亲切地笑道，“玉尺兄，刚才酒宴上捷轩将军同你抬了几句杠，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他每次在背后谈论，极其佩服你有才学，有智谋。今日他吃酒稍多。他这个人，你们大概都清楚，待朋友和部下一片赤诚，肝胆照人，语言爽快，所以全军上下都爱戴他。有的人受过他的重责，事后还是喜欢他，打心眼里尊敬他。玉尺兄，你可不要将今天的小事儿放在心上！”

刘玉尺赶快说：“军师，我怎么能那样糊涂？今日小弟酒宴妄谈，不过为大家助兴耳。”说毕大笑，笑得十分坦然。

袁时中说：“玉尺也是个爽快人，他绝不会放在心上。”

李自成点头说：“这样才好。咱们是起义大军，大家真诚相待，不习惯讲究小节，更无虚饰。捷轩对我忠心耿耿，可是他有时也会抢白我几句。我喜欢他这种秉性脾气。你们同他相处日久，必定也会喜欢他的。”

袁时中同刘玉尺告辞后，李自成向宋献策问道：

“你看他们两个怎样？”

宋献策沉吟说：“我看，刘玉尺这个人很不可靠。袁时中事事靠他谋划，使我最不放心，必先除掉此人才好。”

“时中说的话跟刘玉尺说的话差不多，看来好像出自真心。”

宋献策转动着眼珠：“我怕这些好听的话是他俩事前商量好的。”

“还是暂不动刘玉尺为好，免得时中不安。我既将慧梅作为养女许配给他，务要使他安心才是。”闯王默然片刻，又笑着说，“邵时信和吕二婶都对夫人说，时中同慧梅小两口如今很能和睦相处，这倒使我放心。”

“我也放心了。要不然，我如何对得起夫人和慧梅姑娘？”

他们相对一笑，随即骑马巡视城中的几个地方去了。

当闯王同宋献策还逗留在商丘城内时，袁时中和刘玉尺已经回到小袁营了。朱成矩、刘静逸等都在袁时中屋中等候，并在小声议论。当初讨论投闯的利弊时，刘静逸和有的头目就持怀疑态度，甚至表示反对。由于赞成投闯一派占上风，袁时中才决定去漯河附近谒见闯王。闯王决定将养女嫁给他，喜讯传回军中，全营欢跃，是投闯派的黄金日子。但是自从袁时中偕新夫人回到军中，尤其是到了睢州，怀疑派很快地占了上风，连袁时中和刘玉尺也有了后悔心情。到商丘三天来，小袁营三万人马被夹在闯、曹两营数十万人马中间，处处不能自由，而陕西将士们的乡土观念很重，把小袁营的头目和士兵都当做外乡人看待，这就使袁时中和刘玉尺更加后悔。

袁时中屏退闲人，将刚才闯王和宋献策的话复述一遍。大家感到吃惊，有人不觉说出："这不是准备吃掉咱们小袁营么？"正待商量对策，邵时信奉慧梅命来见时中，说高夫人和牛、宋、刘宗敏等几位大将的夫人都到了慧梅帐中，请他赶快去拜见她们。邵时信的话刚说完，有人飞步进来禀报：曹帅军师吉老爷已经进了村子，请袁时中赶快出迎。袁时中对邵时信说：

"邵哥，请你回太太话，我接了吉军师稍谈片刻，便去拜见高夫人和各位婶娘、大嫂。今晚敬备水酒，请太太恳留高夫人和各位婶娘、大嫂吃饭。"说毕，他对时信一拱手，便带刘玉尺、朱成矩二人往大门外迎接吉珪。刘玉尺在二门内拉他停了一步，凑近他的耳朵说：

"吉子玉此来，虽是闲访，说不定会有测探之意，请不要对他露出一句口风，招惹是非。将军快去拜见高夫人和几位婶娘辈夫人要紧，对各位夫人务必恭敬，说话小心。今晚请将军送走各位夫人之后，就留宿太太帐中。对太太要特别殷勤，也要多说些对闯王感恩图报的话。"

袁时中低声说："我今晚还要跟你们商议大事哩。"

"不。我要留吉子玉在此饮酒，晚上同他单独密谈一阵，十分重要。将军只管留在太太帐中，不必再回来。事后倘子玉出卖，玉尺甘受屠戮，将军不受牵连。"他看见袁时中有犹豫神色，又补充说："至于金姨太太，务请将军暂时忘下，不再亲近。务必，务必！"

袁时中完全明白了玉尺的精细用心，微笑点头，继续向外走去。

[1] 新圣人——新天子。

第十六章

当天夜里，高夫人已经睡了，李自成还在大帐中走来走去。近来，关于曹操的问题常横在心中，但他极其谨慎，连对几个最亲信的人也不肯流露半句口风。一次，宋献策趁无人时提到日后要除掉曹操的事，他心中一动，没有作声。后来因为曹营诸将得到曹操默许，破商丘后暗中加紧增兵买马，还自派人马往砀山一带打粮，刘宗敏和高一功便要闯王同曹操谈谈。自成想了片刻，责备说：

“如今开封还没有攻下，你们的心胸何必这样窄！”

刘宗敏说：“曹操来投，本来是同床异梦，没料到他……”

自成微微一笑：“你们不要上眼皮只望见下眼皮，不要在枝节小事上计较太多。俗话说：水过清不好养鱼。在小事上可以睁只眼，合只眼，不必丁是丁，卯是卯的。”

高一功兼掌全军总管，对曹营的擅自作为深感不妥，说道：

“小事虽不必过多计较，可是一则会集小成大，二则要防患未然。”

自成说：“一功，你也糊涂啦。目前，只要曹操肯跟着我的大旗走，对我们就有莫大好处，其余的都是末节！”

此刻他又想了一阵，深感到攻破开封后他同曹操或分或合，怕不好再拖延不决了。他忽然想到攻破襄城后找不到张永祺的事，近来风闻张永祺系被曹营暗藏两日，私下放走。他没有将此事告诉刘宗敏等知道，只命吴汝义秘密查明真情，再作适当处置……

一直到鸡叫头遍时，他才躺下睡觉，可是刚刚蒙眬入睡，就被帐外的脚步声惊醒。他未睁开眼睛，似乎听见有人向守卫的亲兵们低声询问他是否醒来。此时高夫人已经起来，正在梳头，忙向帐外问道：

“子宜，有什么紧要事儿？大元帅刚才睡下。他昨晚又熬了一个通宵。”

吴汝义听了这话，有点儿犹豫起来，喃喃说：“我待一忽儿再来。”他正要退走，李自成已经睁开眼睛，抬起头来说道：

“我已经醒了。子宜，快进来。有紧急事赶快说吧。”边说边披衣跳下床来。

吴汝义走到闯王面前，悄悄地说：“放走张永祺的事，我查清楚了。”

闯王一听，登时眼睛瞪大起来。高夫人也立刻停止梳头，向吴汝义注目凝视。他悄声问道：

“他是怎么逃走的？可是有人私放？”

“有人私放。”

“谁？”闯王的声音里充满了怒意。

“传闻不假，是曹营的人把他暗中放走。”

“曹营？谁干的事？曹操知道么？”

“大元帅可记得，曹营有一个叫黄龙的头目？他是曹帅的邻村人，还沾点亲戚，就是他把张永祺放走了。”

闯王咬着牙，沉默片刻，又问道：“这话可真？”

“我查了好久，起初有曹营的人偷偷告诉我，我也不信，后来黄龙自己手下的人也对我说了，我才不得不信。”

“黄龙为什么要放走张永祺？”

“哎，曹帅本来与我们同床异梦，他手下人也不是真心拥戴大元帅坐江山，心里没有忘下那个投降朝廷的念头。这黄龙看见张永祺是个有身份的绅士，捉到后就把他暗中窝藏起来，等我们大军离开襄城时，又把他偷偷放了，还向他泄露了我们的作战机密。”

“什么作战机密？”

“据黄龙手下人告诉我说……”

闯王截断他：“他手下人说的话可信么？”

“他手下这个人过去是他的亲信，可是有一次喝醉了酒，骂了他几句，他要杀这个人，后经众弟兄讲情，没有杀，痛打了一顿。所以这人现在与他已经离心。”

“你说吧，哪些机密被他泄露了。”

“原是大元帅跟曹帅商定了的，下一次攻开封时，围而不攻，断绝开封的粮草，使他久困自降。黄龙就把这计划告诉了张永祺，还让张永祺赶紧报告给省城里的大官们，使开封早作准备。”

闯王骂道：“真是可恶之极！”

“听说黄龙还对张永祺说：‘我们曹营怕什么？不怕。咱们的事情老府管不着，老府算个 ！’这样，连我们老府也骂了。”

“这些事情曹帅都知道么？”

“开始大概不知道，后来他也知道了。叫人生气的是，曹帅不但不严办，还要遮掩。他对那些知情人说：‘这事可不能走漏消息。谁若走漏消息，我立刻砍掉谁的脑袋！’”

闯王听罢，半晌没有说话。他越想越气，忽然站起来，把桌子猛一捶，说：“备马，我找曹操去！”

高夫人和吴汝义都一惊。高夫人马上说：

“你还是再想想吧，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

闯王又开始在大帐内走来走去，心上有一个很大的难题：怎么办？对此事必须处置，但又要处置得当。刹那间许多许多跟曹操之间的不如意事情都翻上了心头，使他怒火中烧。走了一回，他终于使自己平静下来，长叹一声，说：

“是的，现在还不是算账的时候！”

自从进入豫东以来，义军每攻下一个城池，停留一二日或数日便放弃，临走时将城墙拆毁。如今即将离开商丘，闯王已下令今日一早开始扒城，由大将谷英总负指挥之责。但商丘城较一般州、县城大得多，城墙也较高厚，没有数万人一齐动手，不可能在三天以内扒完，因此决定征发城内和近郊居民三万人，不管男女老幼，都去扒城。义军抽调一万人参加，兼负监督百姓、维持秩序之责。

早饭以后，李自成等骑马巡视了扒城情形。有很多大户和小康之家的妇女，自幼将脚缠得很小，平时走路像弱柳摇风，从不下地劳动，十指纤细，蓄着长指甲。如今被强迫前来扒城，不得不忍着心痛，剪去长指甲，在众人前抛头露面，挖土抬砖。她们踉踉跄跄，脚疼难忍，动不动跌倒地上，发出“哎哟”之声。李自成看了一阵，命谷英将一部分脚小体弱的妇女放回家去，另从各营调来一万将士扒城。这样下令之后，李自成便带着刘宗敏和牛、宋等返回老营。半路上，李自成望望李岩的神情，含笑问道：

“林泉，你今天有什么心事？身上不舒服么？”

李岩赶快在马上欠身回答：“末将贱体甚佳，并无不适，也没心事。”

闯王又笑着说：“我看你心有所思，分明是在想别的事儿。我们之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目前即将围攻开封，关系重大，你倘有高见妙策，何不赶快说出，大家一起商量？”

牛金星也说："是呀，何不说出来大家商量，供大元帅斟酌裁定？"

李岩本不想说，但又怕闯王和牛金星会向别处猜测，反而不好，随即说道：

"我是想商丘扒城之事，怕自己所见不深，说出来未必有当，所以未敢大胆出口……"

刘宗敏打断李岩的话头："啊，你用不着这样说话谨慎！你有话只管说，不要藏在心里才好！"

闯王笑着说："你不赞成扒城，是么？"

李岩说："是的。实不敢隐瞒。以末将愚见，像商丘这样地方，弃城不守，不如留兵据守。如今我们兵力日益强大，与往日形势不同。然而仍如往日一样，每得一城，弃而不守，既不能广土众民，建立稳固根基，也不能抚辑流亡，恢复农桑，使百姓有复苏之乐。得城而不守，岂不大失百姓乱久思治之望？目前中原官军空虚，纵然勉强凑成一支救开封的人马，实不足畏。官军倘若救汴，则无力进攻商丘；如攻商丘，则无力同时救汴。况商丘距开封不过三百余里，一马平川，正是我骑兵用武之地。倘敌兵来攻商丘，我数万骑兵疾如飙风，不过两日可至。敌兵屯于商丘坚城之下，被我军内外夹攻，必败无疑。我军一旦攻破开封，即可分兵一路，由商丘进兵江淮，略地徐、砀，则漕运截断，北京坐困，南京震动……"

"林泉，你停一停，咱们索性下马，坐下去扯一扯。"李自成心中一动，随即他自己先跳下战马，在一个柏树根上坐下，"咱们就坐在这柏树阴下，听林泉谈完他的高见。我已经有好多天日夜忙碌，不曾听林泉如此谈话了。"

李岩见闯王很重视他的建议，就从地上拾起一根小干树枝，一边谈他的意见，一边在地上画着地图，重要城市的地方摆个小瓦片或小砖块。他怀着无限忠心，巴望李闯王能采纳他的建议。他用小树枝指着一个稍大的瓦片说：

"这是洛阳。另一路人马西上陕州、洛阳，封函谷关，断秦军东援之路。再有一支人马南下许昌、叶县，重占南阳、邓州。到这时，中原形胜，尽入手中。自尉氏、扶沟往南，汝宁、陈州一带，颍河、汝河南岸，数百里尽皆膏腴之地，不甚残破，容易恢复农桑，为足食养兵之地。在此四海糜烂之秋，有此中原一片土，足可以虎视八方，经营天下。"说到这里，李岩停一停，望望闯王和牛、宋等人，见闯王笑而不言，牛金星也无表情，他将小树枝扔到地上不再往下说了。

宋献策深知闯营将士的乡土之情极重，有意提醒李岩，笑着问道："下一步如何？如何进兵关中？"

“当然要进兵关中，囊括秦、晋，再捣幽燕。”李岩重新捡起来小树枝，画着地说，“俟河南大局粗定，即分兵两路，西入关中：一路由灵宝入潼关，一路由邓州取道商州入关中。汉高祖也就是由商州进取咸阳。末将智虑短浅，窃自反复默思，大胆陈言，请大元帅留兵据守商丘，分略附近州县以为羽翼，占领砀山以为屏蔽，然后大军西攻开封，方为上策。何必拆毁城墙，弃而不守？”

李自成没有作声，觉着李岩的这番话也有道理，但又认为分兵防守则力弱，不如合兵一处则力强，能够时时制敌而不受制于敌。两年多来依此方略用兵，步步获胜。目前去攻开封，朝廷必然倾全力来救，不可大意。俟数月内攻克开封之后，中原形势完全改观，官军更无反攻余力，到那时曹营这疙瘩也将动手割治，然后建号改元，分兵略地，选派府、州、县地方官，一切得心应手，不能算迟。何必过于心急？……但是他此刻没有将自己早已决定的主意说出口来，只是面带微笑，转望牛金星和宋献策，用眼色向他们征询意见。

牛金星和宋献策自破洛阳以后，每天常在李自成左右，密议大事。他们明白闯、曹勾心斗角，势难久合，认为闯王想集中力量赶快打几个大胜仗的决策也很有道理，所以就不再热心支持李岩的主张了。尤其是牛金星，他比宋献策多了一点私心，不愿使李岩在功业上有过大的建树，这一点私心也影响他不肯在闯王面前多为李岩的主张帮腔。现在见闯王用眼色催他说话，他望着李岩说：

“林泉，你的话自然出自一片忠心，也是从大局着眼，在平日不失为上策。只是大元帅纵览时局，不欲受制于敌，自有深虑宏谋，年兄为何忘了？”

李岩明白金星所说的“深虑宏谋”是指先占开封，战败朝廷援军，然后剪除异己，建立名号，再以开封为根基，分兵略地，选任府、州、县官。听牛金星这么一说，他不敢再陈述自己意见，只好连连点头。

牛金星又笑着说：“何况大元帅已经下令扒城，岂可半途终止？那样朝令夕改，岂不自损威信？”

李岩赶快说：“是，是。岩思虑粗疏，见不及此，请大元帅不要见罪。”

李自成哈哈一笑，拍一拍李岩的肩膀，说：“林泉，你的用意很好，我有什么可怪罪你啊！你要小心，我将来会怪罪你的，不是为你说错了什么话，是怪罪你不肯大胆说话，说话太少。我很羡慕唐太宗身边有一个魏征。可是，林泉，我身边就缺少像魏征那样人物。你常劝我效法唐太宗，我实在望尘莫及。你以后效法魏征好么？”

李岩十分感动，说道：“大元帅如此以国士待我，我倘有所见，岂敢缄默不言。”

路过豫东将士驻扎的村庄，李岩向闯王和宗敏等告辞回营。李自成回到

老营驻地，让宗敏和牛、宋等各人自便；他向高夫人的住处走去，心中想着刚才的一段谈话，深深赞赏牛金星虑事周详。

曹操今日设盛大午宴，请闯王和各营主要文武吃酒看戏。有一班昆曲和一班梆子轮番演出。另外还有一群歌妓在主要席前侍候，执壶劝酒。酒宴闹腾了一个多时辰，大家十分快活，尤其对梆子戏《拷红》不断叫好。

大帐内外，许多桌子上猜枚划拳，十分热闹，只有闯王席上比较文静。当上过一道海参烧鱼肚和一道银耳汤之后，李自成一则有事，二则怕许多将领同他在一起感到拘束，便告辞先走。曹操明白他的意思，并不强留，又敬他一杯酒，说：

“李哥，你很忙，我不敢留你。说句良心话，你只会图谋大事，就是不会享福！这下一出戏就是周士朴家的苏州班子扮演《琵琶记·吃糠》，你竟然不看，多可惜！”

李自成笑着说：“还是我早走的好。我一走，将领们都自由了。可是，你不要放纵他们赌博，也不许有人灌醉！”

罗汝才将李自成送出辕门。自成不急于上马，小声说：“汝才，你多送我几步。我有几句体己话要跟你说一说。这里人太多，到村边说吧。”

汝才听了，心中发疑：“有什么重大的机密话啊？”他风闻近日小袁营的将士们有些怨言，后悔不该投闯，想着自成可能是要同他谈一谈小袁营的事。他们走到村外停下，李自成对汝才小声说道：

“汝才，你可知道，我们破襄城时要捉拿的那个张永祺是怎么逃走的？”

罗汝才心中大吃一惊，但故意装得毫不知情，说：“不知道啊，我也是一直命手下人用心访查。”

李自成拉着他的手说：“这事情你当然不知道。我也是才知道不久。我说出来，你不要动怒，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但不说的话，你不知道，以后恐怕还会有这样的事情生出来。”

“你说吧，李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很想知道知道。”

“原是你这儿的人放走的，他们把你瞒得死死的。”

“啊？怎有这种事情？这太岂有此理！是谁放走的，李哥你可知道？”

自成点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我本来前几天就要告诉你，又怕你听了以后生气，所以一直拖着。汝才，这事情你千万别让别人知道，我们心

中有数就算了。”

汝才恨恨地说：“那不行，倘若是我手下将领把他放走，那非按大元帅当日的将令严加惩处不可，绝不轻易饶过！”

自成故意说：“你说这话，我就不必提了。”

“李哥，你一定得说。”

“那你得答应不处分他。”

汝才装作勉强点头，说：“好吧，你说出来，我看情况处理。”

“是黄龙放走的。他捉到了张永祺，可是不向你禀报，私自把张永祺藏了起来。等到我们离开襄城时，他偷偷把张永祺放走，还告诉张永祺：我们在麦熟以前要围开封，围而不攻，等开封困得没有粮食时，自己投降。他还嘱咐张永祺，去开封把这些话禀报给周王和封疆大吏，让他们预先作好准备。”

罗汝才听着，心中确实十分吃惊，表面却装着十分愤怒的样子：“啊？竟有这事？可恶！可恶！我非问清楚，宰了这小子不行！”

“也不必多问，你只要自己心里有数，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以后不要重用他就是了。好，我得走了。”

李自成招手叫亲兵们前来，接住丝缰，纵身上马，正要扬鞭欲行，忽又不放心地俯下头去，对汝才悄悄地嘱咐一句：

“此事千万不可声张，不可让别人知道。你知我知，也就够了。”

袁时中从曹营回到自己营中不久，就有一个弟兄喝得醉醺醺地骂进帐来，说：“什么闯王人马，硬是欺负人。打开了商丘，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他们都弄到老府里去，对咱们是按人数发放军粮。咱们小袁营啥时候受过这种气？为啥要受这种气？他们说啥就是啥，你能够受这股气，弟兄们受不了这股气。还不如趁他们现在没有防备，我们杀进老府，宰了李闯王这些家伙！”

袁时中听了，吓得赶快摆手。他既不敢回答他，也不敢处分他，因为这是他手下的一个老人。他挥手让他退出去，说：

“你喝醉了，少说闲话，不要惹祸。”

可是这个老弟兄仗着酒势，一面骂，一面退出帐外；到了帐外，还继续骂，似乎故意要让别人听见，煽起别人对他的主张的同情。

正在这时，郝摇旗和袁宗第从曹营出来，骑马路过这里，听了几句，十分震怒。郝摇旗吩咐亲兵说：

“去！把他的头头袁时中叫出来！”

立刻就有人进帐向袁时中禀报了。袁时中一听，是袁宗第和郝摇旗叫他，赶快出来，赔着笑脸说：

“袁将爷，郝将爷，不晓得你们二位驾临，没有远迎，请多恕罪。”

袁宗第还想给袁时中一点面子，可是郝摇旗哪能容人，气冲冲地说：

“时中，这是你手下的人，骂闯王，还要杀进老府。这不是要造反么？你难道就不知道？你耳朵里塞了驴毛？哼哼，什么话！”

袁时中赶快拱手说：“我完全不知道。竟然如此，我一定严办。”

郝摇旗又说：“你自己瞧瞧看，闯王对你不薄，把养女也嫁给你。你现在既是闯王的部将，又是闯王的女婿，你纵容手下人这样辱骂闯王，煽动军心。你自己瞧着办！”

“我一定严办，一定严办。”

郝摇旗仍然满脸怒容，没有再说二话，策马而去。

袁宗第对袁时中嘱咐道：“时中，下边的人竟敢这么放肆，你要好好管一管，不然闹出大的事情可不好啊，也辜负了闯王对你的倚重。”

“我一定严办，绝不允许下边如此放肆。”袁时中说着，头上已经冒出汗来。

袁宗第冷淡地一拱手，策马离去。

这时，闯王在行辕已将一些公事处理完毕，因为很疲倦，便来到高夫人的帐中休息。高夫人没有在帐中，据亲兵们说，她去看左小姐的病去了。过了一会儿，高夫人就回来了。闯王问道：

“左小姐有什么病痛？”

“偶感风寒，已经服了药。刚才我去，已经退烧了。”

“她虽是左良玉的养女，但左良玉对她很亲，像亲女儿一般，所以我们现在要好生照料她，不可使她受了委屈。”

“这我还不明白？用不着你多嘱咐。”

“可是也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次我们破了商丘，立刻派人去保护

侯公馆，不许闲杂人员进内，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侯恂是左良玉的恩人。我们的棋盘上有左小姐这个闲棋子，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很有用处。”

正说着，忽然一个亲兵进来禀报：“曹营将黄龙捆绑送来，请大元帅发落。”

闯王笑一笑，心里说：“到底是曹操转世！”他明白罗汝才不忍心杀黄龙，有意送到他这里来，给他出个难题。于是他马上回到自己帐中坐下。弟兄们将黄龙押了进来。黄龙跪在他面前，低头不语。闯王问道：

“黄龙，张永祺可是你放走的？”

黄龙心中并不服气，但不得不装出畏罪的样子，答道：“是我放的。我有罪。我该死。”

“你为什么要放走他？用了他多少银子？”

“我一两银子也没有用他的。我看他是个读书人，是个有用之材，所以不肯杀他。”

“狗屁！他对什么人有用？他处处反对我们义军，把汪乔年勾引到襄城来，妄图让汪乔年和左良玉两面夹攻我们。这种人难道对我们有用？”

闯王虽然非常愤怒，但是冷静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将应该杀张永祺的道理讲给黄龙听，实际上也是讲给押送黄龙的一群曹营将士听。大家都觉得张永祺确实该杀，而黄龙私自放走确实犯了大罪。黄龙到这时才感到害怕，脸色蜡黄，等待斩首。周围的人们，不管是老府的或曹营的，都以为闯王会立刻下令，将黄龙推出辕门斩首。但是闯王忽然微微冷笑，又说道：

“黄龙，在我们闯营里边，从来没有任何人敢背着我放走一个敌人。你今天放走的并不是一般的敌人，是我悬赏捉拿的要犯。在破襄城之前，我已经下了严令，必须将张永祺捉拿归案，有敢擅自释放者杀无赦。你这个混账黄龙，按你犯下的罪，不要说该杀，简直就该将你五马分尸。你自己说，该不该五马分尸？”

黄龙浑身瘫软，勉强答道：“我确实有罪。任闯王随意发落，我绝不抱怨。”

闯王又注视了他一会儿，说道：“我本该将你五马分尸，可是，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你是曹帅手下的人，我同曹帅是生死之交，结拜兄弟。我处死你容易，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兄弟曹帅面子下不来。我今天看在曹帅的面子上放了你，下不为例。你不用感激我，你只感激曹帅就行了。来人！把黄龙的绳子解了，放他回营。”

旁边有个将领说："就这么便宜了黄龙这小子？"

闯王说："你们懂得什么？黄龙是曹帅的人，我是看在曹帅的面上放了他。快解绳子！"

人们赶快把黄龙的绳子解了。黄龙这时才真正动了心，噙着眼泪，跪在地上连磕响头，说道：

"大元帅，我今天才知道，你确实不是一般的英雄。我今生今世，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大恩。"

闯王说："这话你不要对我说。你今生今世不要忘记曹帅就有了。你对他忠心耿耿，也就算对我有了忠心。走吧。"

黄龙和曹营将士一走，吴汝义就走到闯王跟前，将刚才小袁营发生的事向他禀报，并说那个姓王的已经由袁时中亲自送到，现在辕门等候。闯王对这样事竟出在袁时中营中，十分生气，但是他暂时不露声色，沉默片刻，轻声说：

"吩咐时中带姓王的进来吧。"

袁时中进来后，一见闯王，马上跪下，说："大元帅，我有罪，请你严厉处分。"

闯王笑着，拉他起来，说："时中，你怎么这样说话？下边人乱说，并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又堵不住他的嘴，你有什么罪呀？"

"我管教不严，平时对这家伙太放纵了。我实是有罪，请大元帅严加处分。"

"你虽然有错，也只是管教不严之错。你自己对我的忠心，我完全知道。下边的事情是下边的事情，归不到你的身上。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快坐下，坐下。"

袁时中遵命落座。刚才在辕门外等候时，因知道曹营的黄龙犯了大罪，被闯王看在曹操情面上宽容不咎，便想着闯王也可能对他手下的老王放宽度量，略作责罚拉倒。现在见闯王待他如旧，语言温和，使他暗怀的希望倍增。他根本不明白在进来请罪时，李自成已经将这件事反复考虑过了。他想：虽然只是这姓王的头目一个人酒醉露了真言，但袁营中别的人为什么不阻止他，容他乱说？而且袁时中本人为什么不当场处分他？可见这事情有点复杂。现在李自成仍不动怒，向立在帐外的那个被五花大绑的头目望了一眼，继续用平静的声调对袁时中说：

"至于姓王的这个家伙，确实有罪，如果任他这样下去，会扰乱军心，引起老府将士和小袁营将士发生隔阂。时中，我把小袁营看成真正自己的人马，对这事不能不处分。你说对吧？"

袁时中欠身说：“当然要严加治罪，重重地打他一顿，穿箭游营。”

闯王向左右一望，吩咐说：“将这家伙推出辕门，立即斩首。还要告诉小袁营全体将士，如果有谁挑动众人，煽惑军心，或心存背叛之意，都要看一看他的下场。”

立即上来几个人，当着袁时中的面，把姓王的头目推出辕门斩首。袁时中心惊胆战，站起身向闯王说：

“请闯王也处分我。我是实实有罪。”

闯王又笑道：“你有什么罪？你不要多心，坐下叙话吧。”

袁时中又请求处分，责备他自己对手下人管教不严。正说话间，闯王的一个亲兵进来，禀报姓王的已经斩讫。闯王若无其事，不作理会，面带温和的微笑，对袁时中谆谆嘱咐，务要治军严明，对违法乱纪的事不可宽纵，还说他如何看重时中，期望殷切。袁时中起立恭听，唯唯称是。然后，李自成将老营总管叫来，命他派人将王某好生埋葬，并送二十两银子交小袁营的总管，抚恤王某的家人。袁时中躬身叉手，对大元帅表示感激。在驰回驻地的路上，袁时中一言不发，但心中十分害怕，决定今夜要同刘玉尺等亲信仔细密商。他不断地向自己问道：

“以后的路怎么走呀？”

第十七章

袁时中心中十分沉重和愤懑，一路上浓眉不展，默无一语。快到小袁营驻扎的村子时，看见刘玉尺站在路旁迎候。军师满面堆笑，拱手说：

“恭喜将军！”

袁时中感到愕然，正要说话，却见军师向他使眼色，随即又说：

“刚才的事情我全都知道，所以要向将军贺喜。我平日所担心的是闯王仍把将军作客将看待，今日之事使我的担心全消了。大元帅对曹营的黄龙那样处分，对咱营的老王如此处分，正显出大元帅对曹营客客气气，看待咱营如同老府诸营一样。他巴不得咱营处处替他争气，恨铁不成钢啊！”

袁时中是十分乖觉的人，恍然明白了刘玉尺的深刻用心，慌忙点头说：

“你说得对，说得对。”

刘玉尺又说：“今后我们全营当更加奋勉，整饬军律，一心为大元帅尽忠效命，报答他的深恩厚爱。”

袁时中的亲兵们有的向刘玉尺投以愤愤不平的眼色，有的感到惶惑。大家又望望袁时中，却奇怪时中完全听信玉尺，微笑点头，连说："我明白。我明白。"

袁时中看出来亲兵们的不忿神色，愈明白刘玉尺提醒他的话有多么要紧，多么及时。当他来到老营门外时，许多将士都在等候着他。他带着坦然的微笑下马，向大家扫了一眼，走进大帐。

大家看见时中面带笑容，右手悠闲地摆动着马鞭子，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急着问。时中坐下以后，刘玉尺先挥手使亲兵和不关紧要的人全部退出，然后在时中旁边坐下。时中登时收起脸上笑容，望着大家，用严峻的口气小声说：

"事情的经过你们都知道啦，目前务必要小心谨慎，万不能使别人抓住把柄。不许将士们对闯王、对老府说出一句闲话！你们要传谕各人手下将士：有谁敢私下里对闯王发一句怨言，我知道后立即斩首！"

有一个将领说："可是众心不服……"

袁时中一摇头将他的话头阻止，说道："此时但求不再替我惹祸，讲说不着众心不服。宁可枉杀几个好弟兄，也不能让别人找到借口，突然吃掉我的小袁营。"

另一个将领说："像这样住在别人矮檐下，终不是长久之计。还不如……"

"莫慌。我自有计较。你们稍不忍耐，咱们小袁营就一起完事。"袁时中赶快用手势将他阻止，又望着大家提高声音说，"你们要恪遵大元帅钧谕，整饬营规，加紧操练，严禁将士们饮酒赌博，打架斗殴，骚扰百姓。有敢违反的，不论何人，一律治罪。我是言出法随，你们要好生传谕将士，不要以身试法！"

众将退出以后，大帐中只剩下袁时中、刘玉尺、朱成矩和刘静逸四人。他轻轻地吁一口气，然后向三位谋士问道：

"目前咱们小袁营的情况很不好，你们各位有什么高明主意？"

刘静逸是反对投闯的，本来有满腹牢骚，但眼前一则小袁营处境甚危，他想着应该同刘玉尺和衷共济，以对付老府吞并为急务，二则也怕得罪了刘玉尺，所以他苦笑一下，说：

"如能化客为主，自是上策，但恐甚难。既不能化客为主，应以速走为妙。"

刘玉尺因没有受到刘静逸的责难，顿感轻松，向朱成矩问：

“朱兄有何妙策？”

朱成矩忧虑地说：“我也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恐欲走不能，反成大祸。目前闯王让我小袁营驻扎于闯、曹两营之间，两边夹持，岂不是防我逃走？我军只有三万将士，闯、曹两营数十万，骑兵又多，欲求安然逃走，岂是容易的事？”

刘玉尺态度镇静，轻捻短须，用极其平静的声音说道：

“当时我们决计投闯，求亲，今日决计离开，都有道理。盖此一时，彼一时也。从目前看来，纵然闯王无意吃掉小袁营，我们也应离开，不必久居‘闯’字旗下。何况闯王已经将小袁营化为老府一队，以部曲看待我们。未来吉凶，明若观火，不走何待？”

朱成矩问：“如何走法？”

袁时中问：“何时可走？”

刘玉尺含笑回答：“山人昨夜卜一文王神课[1]，知道半月内即可全师远走高飞。但究竟如何走法，到时再定。”

袁时中又问：“往哪儿逃走？”

“东南为宜。”

“你算准了可以全营逃走？”

“此是何等大事，山人岂敢妄言。”

刘玉尺每当想出奇谋妙计，心中得意，谈起话来，常学着诸葛亮，自称“山人”。现在袁时中等听他又自称“山人”，相信他必有妙计，心情为之稍宽。袁时中笑着说：

“但愿军师有神机妙算，使小袁营得能平安走脱！”

“将军，山人先走一步。晚饭之后，请将军在大帐稍候，山人再来与将军细谈。”刘玉尺站起来，带着十分自信的神气，先向袁时中躬身一揖，又向朱、刘二人略一拱手，匆匆地走出帐去。他给袁时中等留下了一团希望和疑问。

回到自己的军帐以后，刘玉尺即刻找出一份未完成的文稿，进行补充和修改。

这是他到商丘以后，利用夜间赶写的一篇稿子。他是一个用心很深的

人，不到拿出来的时候，不肯对任何人提起，甚至对袁时中也瞒得很死。

将稿子补充修改完毕，他吩咐一个职司抄写的新入伙贫苦童生，就坐在他的帐中誊抄一份。这个童生看完文稿，感到惶惑，悄声问道：

“军师，目前全营将士对闯王和老府多有怨言，抄写这份稿子给谁看呀？”

刘玉尺严厉地看他一眼，说：“你快抄吧，休得多问！”

晚饭以后，刘玉尺来到袁时中的大帐，从怀中掏出文稿，请时中过目。时中就着烛光看了一遍，心中大觉奇怪。文稿上的字儿他大体上都能认识，只是对个别句子略觉费解。他怕自己文理浅，误解了稿子的意思，说道：

“军师，请你替我念一遍，有些句子你得讲解一下。”

刘玉尺笑一笑，就替他一边小声念一边小声讲解。这是模仿《千字文》和《百家姓》的通俗四言押韵体，歌颂李自成不平凡的出身：降生时如何有红光照屋，瑞鸟翔鸣；母亲梦一穿黄缎龙袍的人扑入怀中，蓦然惊醒，遂生自成。接着写李自成幼年颖悟多力，异于常儿，常在牧羊时独坐高处，命村中牧童向他朝拜，山呼万岁。跟着写他如何起义，如何屡败官军，威震中原。下边有一段是刘玉尺的得意之笔，他不觉稍微提高声音，拉开腔调，朗朗念道：

诞膺天命，

乃武乃文。

身应星宿，

名著图谶。

吊民伐罪，

四海归心。

泽及枯骨，

万姓逢春。

德迈汤、武，

古今绝伦。

袁时中叫刘玉尺停住，问他“诞膺天命”是什么意思。刘玉尺解释说就是“承受天命”的意思，是借《尚书》[2]上的一句称颂周文王的话。时中点点头，又问：

“有人说李闯王是天上的破军星下凡，原是骂他的话。你这一句说他‘身应星宿’，怕不妥吧？”

刘玉尺笑着回答：“有人说他是破军星降世，是因见他到处破军杀将，随便猜想之词。然而像他这样人，必应天上星宿无疑。倘有人问起闯王究系何种星宿降世，你就说是紫微星降世。闯王和老府的人们听到必甚高兴。”

“说闯王是紫微星降世，有没有依据？”

“没有依据。紫微星是帝星，是人君之像，所以这么说闯王必甚高兴。”

“难道像这样大事也可以信口开河？”

“自古信口开河的荒唐事儿多着哩。汉朝人编造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说他在芒砀山中躲藏的地方上有五色云，谁看见了？像这类生编的故事哪一个朝代没有？请将军尽管大胆地说，其结果呀，哼哼，只有好处，决无坏处。”

袁时中仍不放心，又问：“倘若闯王和牛、宋等人问我何以知道是紫微星降世，我用什么话儿回答？”

“将军只推到我身上，说是听我说的。”

“他们会当面问你！”

“我但愿他们问我。”

“你如何回答？”

“我同宋献策一样，奇门、遁甲、风角、六壬、天文、地理，样样涉猎。我还精通望气，老宋未必胜我。我会说：多年来紫微垣帝星不明，正是因为紫微星已降人间，如今那紫微垣最北一星不过是空起来的帝座而已。”

“他们会问你，你怎么知道帝星就应在闯王身上？”

“我当然知道！到商丘以来，我每夜更深人静，遥望闯王驻地，有一道红

光直射紫微垣最北一星，故知闯王身应帝星，来日必登九五[3]。”

“别人为什么都未看见？”

“将军，别人不懂望气，如何能够看见？”

“听说宋军师也精通望气。他若不信，说你胡诌，岂不糟了？”

刘玉尺狡猾地一笑，说：“将军也太老实了！李闯王自宋军师献《谶记》之后，自以为必得天下，而老府将士莫不祝愿他早登大位。我的话一旦出口，谁敢不信？谁不拍手附和？宋军师纵然心中不信，他在表面上也不敢独持异议。倘若他敢说他不曾看见有红光上通紫微，闯王和将士们定会说他不精于望气，枉为军师。我谅他非跟着我说话不可！”

袁时中想了想，仍有点担心。他沉吟片刻，说道：

“闯王平日不喜听奉承话，你也是知道的。我知你想要我将这篇稿子送呈闯王，以表我对他拥戴之诚。可是，玉尺，说不定我会反受责备。”

“将军之见差矣。我写的这些奉承话都没有超过宋献策的《谶记》。他可能对你说几句谦逊的话，但心里一定很高兴。”

袁时中到这时才放了心，笑着说：“什么闯王是紫微星下凡，你真会胡诌！”

刘玉尺说：“古人胡诌在前，我不过稍加更改耳。《后汉书》上说：刘秀做皇帝以后，把他的少年同伴严子陵接进宫中，谈了一天，晚上同榻而眠。严子陵睡熟以后，无意中将一只脚伸到刘秀的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同故人严子陵同睡在一张床上罢了。’御座也就是紫微星。兴古人胡诌，不兴今人生编么？”

“嗨，你们读书多的人，引古证今，横竖都有道理，死蛤蟆能说成活的！”袁时中哈哈大笑，停一停，他又问，“这下边几句是写咱小袁营的？”

刘玉尺赶快说：“非有下边几句不能收尾，敲了一阵家什才落到鼓点上。”随即他小声念道：

勉我将士，

务识天命。

矢勤矢勇，

尽心尽忠。

拥戴闯王，

早成大功。

子子孙孙，

共享恩荣。

倘有二心，

天地不容！

袁时中听罢，又小声问道：“军师，你以为单凭这个文稿，就能使他对我们小袁营不起疑心？肯放我走掉？”

“我已经将棋路想好，请将军依计而行，定可顺利逃走。”

“下步棋如何走？”

“将军今夜一定得到太太帐中去住，将文稿读给太太听，问她可有什么地方应该修改。”

“我断定她只有满意，不会有什么挑剔。”

“要紧的就是使太太满意，知道此事，明日上午就可以传进高夫人的耳朵。”

“下一步棋如何走法？”

“请将军明日亲自见牛、宋二人，请他们将稿子审阅修改，并说你要命刻字匠连夜刻出，印成小本儿，分发小袁营将士背熟。”

“你真要命人刻板？”

“当然，当然。”

“牛、宋二人必会将此事禀报闯王，闯王不会阻止么？”

“替他宣扬，他当然不会阻止。”

“这两步棋都走了，闯王能信任我么？”

“还得将军杀几个人。”

“杀什么人？”

“杀几个弟兄。为要使闯王真正化除猜疑，视将军如心腹，非杀几个人头不可。当然除此之外，还要责打一批人，直至打死。”

袁时中脸色忽然沉重，含着几分恼怒，默思不语，心里说：“我没发疯！”刘玉尺猜透了他的心思，微微一笑，正要说话，一个亲兵进来，对袁时中说：

“太太差人来说，她预备了几样荤素小菜，几杯好酒，等待将爷回去。”

刘玉尺不等袁时中说话，代他吩咐：“你告诉太太帐下来人，说咱们将爷正在同军师谈话，马上就回太太帐中。”

袁时中的亲兵说一声：“是！”转身退出。

袁时中抱怨说：“玉尺，你怎么这样性急？”

“自从太太同将军成亲以来，很少对将军如此殷勤体贴，断不可拂了她的美意。我怕将军犹豫，所以赶快代将军回答。”

袁时中苦笑说：“唉，你不明白，我近来少去金姨太帐中，她已经哭了几次，所以我原想今夜宿在她的帐中。”

“我何尝不明白将军心思，可是将军几乎误了大事！目前小袁营能否存在，能否伺机逃走，决于将军能否获得闯王欢心。今晚所议之事，全是为此。在此紧迫时候，只能百方使太太在高夫人前替将军多进美言，岂可惹她生气？况太太今晚如此举动，其中必有缘故。”

“什么缘故？”

“我也猜测不透。总之必有缘故，请将军务必快去太太帐中。刚才的话，请听我简单扼要说完，不敢多耽搁时间。”

“你快说吧。”

“今日老王因酒后失言，被闯王斩了，在小袁营将士中颇多不平。从明日起，抓几个说出怨言的头目和士兵斩首，过三天再杀几个。另外还要重责一批人。借此表将军忠于闯王之心。”

袁时中犹豫地说：“这样事我不忍做。”

“情势紧迫。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为着事业成功，不但要杀死敌人，有时还得狠着心杀自己人，杀自己身边的人，杀身边有功的人。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4]。圣人把百姓当做刍狗，他还是圣人。该杀自己人时就得狠心，不能讲妇人之仁！”

袁时中无奈地点点头，叹口气说：“你替我斟酌办吧。说实话，今日老王冤枉被斩，我现在心中还十分难过。”

刘玉尺说：“你在太太面前，倘若她提到此事，你不但要谈笑自若，还要说杀得很是。”

“这个……很难。”

“不，你至少不能在太太面前露出来你的不平。汉光武的亲哥哥被更始[5]杀了，光武赶快驰回宛城，深自引过，不自称昆阳战功，不敢替哥哥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没有杀他，反而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何况老王只是你的部下，并不是你的兄弟，何必为他的被斩难过？”他将那份文稿塞进时中手里，说道，“我的话说完了，请将军快去太太帐中。”

袁时中默默起身，往慧梅的住处走去。

今天下午，慧梅从邵时信口中听说了老王被斩的事，起初她认为闯王斩得好，暗中抱怨袁时中对手下人不加管教，纵容了邪气上升。但是过了一阵，她的想法变了。她仔细思忖：时中在她面前从没有说过对老府不满的话，更没有流露过丝毫不忠于闯王的心思。每次来她帐中，他总是恩恩爱爱，为得到她的欢心，不惜低三下四。特别是近来他几乎每夜都离不开她，压根儿不去孙氏帐中，也很少宿在金氏帐中。可见时中对老王的表现原不知情，他只是一时管教不严罢了。作出这样判断之后，她便吩咐准备几样可口的荤素菜肴，为他解闷。

慧梅平时晚上从不打扮，可是今晚，她摘下宝剑，脱去箭袖戎装，换上了一身桃红绣花短袄，下系葱绿百褶裙，还对着铜镜薄施脂粉，淡描蛾眉，希望以自己的温柔妩媚抚平丈夫心头可能产生的不快。

袁时中一路上心思十分混乱。他忽而想着如何按照刘玉尺的计策去慧梅面前演戏；忽而又想到金姨太，觉得近来很对不起她，本来答应今晚宿在她的帐中，现在又不去了。他想金氏对他处处体贴，当他有苦恼时总是百法儿逗他高兴，同床共枕时更是放浪，风骚，热得似火，凭什么要冷落她呢？

他的亲兵们像往日一样，到女兵帐篷前就被挡住。在往日，袁时中对此并不生气，有时反觉有趣。可是今晚，他几乎不能忍受这样待遇。他横扫了几个女兵一眼，就大步往帐中走去。

吕二婶听见他的脚步声，赶快从慧梅的大帐中出来迎接，笑着说：“姑娘在帐中等候多时了！”随即她一边替时中掀开帘子，一边向帐中禀报：“姑爷大驾来到！”袁时中对吕二婶不打招呼，昂然进帐。可是他突

然被眼前的景象一惊，不禁心旌摇晃，片刻之前对慧梅的恼怒心情登时化为乌有，不停地打量着站起来用温柔的笑脸迎接他的妻子。妻子向他说一句什么话，他没有听清，只是痴痴地看她，忘记坐下，在心中惊叹说：

“十个金氏也抵不上一个她！”

慧梅被时中看得不好意思，向一侧转过脸孔，心里打趣说：“他好像不认识我！”吕二婶笑着问道：

“姑娘，酒菜快凉了，就端上来吧？”

慧梅说：“快端吧。”

吕二婶退出以后，袁时中又像馋猫似的望着慧梅。慧梅既觉得甜蜜，又觉得不好意思，低头回避他的眼睛。她生怕丈夫会猛然忍耐不住，跳起来将她搂住，被帐外的女兵们从门帘缝儿或小窗孔儿看见，于是她温柔地看丈夫一眼，轻声说：“我帮吕二婶端菜去。”赶快走了出去。

一会儿，慧梅同吕二婶将四个冷盘和四个热盘、两把盛着热黄酒的喇叭口锡壶、两双红漆筷、两只青花鸳鸯戏莲瓷酒盅，摆在从村中富户家找来的半旧小方桌上。吕二婶笑眯眯地退出。

慧梅替丈夫斟了满杯酒，双手递给他，然后为自己斟了半杯。时中一直看着她轻盈的动作。她的每一举手，每一个有意无意的眼波，以及嘴角静静儿绽出的甜的浅笑，云髻上简单首饰的银铃摇响，都使他心神飘荡。加上红烛高照，慧梅身穿的红袄和旁边的绣被似乎都有微香散出，更使他未饮酒先有醉意。他举起杯子，笑视慧梅，说：“请！”慧梅嫣然一笑，轻举杯，浅入唇，只算是尝了一下，却用明亮而多情的眼睛望着丈夫将满盅酒一口喝尽，赶快又替他斟满一盅。时中笑着问道：

“太太，你今晚怎么想起来陪我饮酒？这可是咱俩成亲以来的第一遭呀！”

“我听说你今日下午心中不快，所以亲自准备几样小菜，两壶黄酒，替官人解闷。”

“啊，你是为着这个！”袁时中心中说，故意问道，“我有什么心中不快？”

慧梅笑道：“你还瞒我？我听说闯王杀了你的一个乡亲老王，他是你老营中的一个头目，你也受了责备，不是么？”

袁时中又饮了一满杯，自己斟上，神情十分坦然，笑着说：“嗨，我没有想到，咱俩是恩爱夫妻，心连着心，每夜同枕共被，在枕上无话不谈，你竟然到如今还不明白我这个人！”吃了一口炒肉片，喝下去一口酒，他

接着说：“我是忠心耿耿拥戴闯王，随闯王建功立业。可恨的是，我部下竟然有人跟我不是一样想法，还想过草寇生活，酒后有怨言，对闯王大大不敬。闯王斩了老王是应该的，不斩几个人不能够压住邪气。闯王今日一动怒，我的事儿就好办了。从明日起，我要通令全营：凡敢对大元帅和老府口出怨言的，轻则责打，重则砍头，绝不姑息！哼，我不信有谁的野性子我驯不熟！”

慧梅见丈夫对闯王一片忠心，感动得涌出泪花，在心里说：“唉，不枉我嫁给了他！”她用筷子夹了一段焦炸八块的鸡大腿沾了点椒麻盐，送到丈夫面前的醋水碟里，动情地说：

“你倘若肯这样，闯王一定会高兴的。”

夫妻俩边谈边吃，十分融洽。慧梅频频敬酒，暗中抱歉过去自己不该对丈夫冷冷淡淡。袁时中吃了一阵酒后，从怀中掏出来刘玉尺拟的文稿，递到她面前说：

“你在闯王老营读过书，识文断字。请你看看这篇稿子行不行。”

慧梅不知是什么稿子，接在手中，从头到尾念了一遍，不禁叫道：

“我的天，这唱词儿编得真好！是你编的？”

“是我命刘军师起的稿子，我又帮他推敲推敲。你看行么？”

慧梅心中十分赞赏，但是她没有说话，只是脸上挂着快活而激动的微笑，用光彩照人的眼睛看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首饰上的小银铃随着点头发出十分悦耳的微响。这笑容，这眼神，这热烈而含蓄的点头不语，只有一个年轻妻子独对着心爱的丈夫时才有。当她不自持地注视着丈夫的眼睛时，她想着明天上午一定要去看高夫人，将时中的这一片忠心说给她听。

袁时中将凳子移到妻子身边，凑近她的脸问道：“你看，有什么地方写得不够？那些写闯王的出身和行事的地方有没有写得不对的？”

慧梅重新细看稿子，同时用肩膀抗他一下，暗中推开从背后搂在她腰中的一只手，悄声说：“帐外有人！”当那只强壮的胳膊和大手从她的腰间缩走后，她又说：“你快吃酒吧，再不吃就冷了。”

袁时中问道：“有没有要修改的地方？”

慧梅笑望着丈夫，轻轻摇头，将稿子还给他。虽然她知道稿子中提到的有些事并不实在，但是她没有说话。例如：稿子里写闯王生下时有红光照屋，她就从未听说过。关于闯王母亲梦见穿黄衣人进屋，惊醒后生下闯王的事儿，她知道原来军中只说闯王父亲到米脂县一座也叫作华山的小山上庙中求子，生下闯王，所以闯王的乳名叫华来儿，讹成黄来儿，

又附会成黄衣人进屋生闯王。关于荥阳大会的事儿，也是捕风捉影的话；所传闯王在会议中说的话全是虚的。但慧梅像老府的众多将士一样，十分爱戴闯王，所以凡是颂扬闯王的传说都不辟谣，反而热心传播，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也相信了。她现在对袁时中拿给她看的稿子，只关心颂扬得是否到家，其他全不在意。她多情地望着丈夫，赞叹说：

“这稿子写得真好！”

“只要你说不错，我明日一早就去找牛先生和宋军师，请他们二位过目。倘若他们二位也认可，我就下令咱们小袁营中的刻字匠火速刻版板。”

“要印出来张贴么？”

“何止张贴！我要下令小袁营三万将士每日念三遍，不许忘记一个字儿。我要全体将士从今往后，心中只有一个人，就是闯王；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保闯王打天下。”

慧梅呆呆地凝视丈夫，眼睛里又一次涌出来激动的泪花，在心里叹息说：“我的天，他是多么好啊！”她很想站起来扑进丈夫怀里，同他搂抱一起，亲他的脸，亲他的浓眉，亲他的手，也让丈夫尽情地搂她，亲她。同时她更加后悔过去那些日子对丈夫那样冷淡，不禁滚下了两珠热泪。

袁时中看出刘玉尺的妙计已经在慧梅身上成功。他发现妻子过去的矜持已被一股热情和妩媚所取代，这热情和妩媚是如此不可抗拒，使他简直不能自持。他在心里说：“我脱离闯营时，非把她活着带走不可！”

帐帘外轻咳一声，吕二婶笑眯眯地进来，问道：“酒还用么？时光不早，姑爷忙了一整天，该安歇了。”

袁时中巴不得赶快就寝，说道：“快把酒菜拿走吧，我明日一早还有事哩。”

慧梅帮吕二婶收拾完小方桌后，俯身去打开绣被，一股薰香散出。袁时中忽然不能忍耐，吹灭蜡烛，将慧梅搂到怀里。在往日，慧梅会推他一下，接着是低下头去，没有别的反应。而今晚她一反常态，紧紧地偎依着他，将半边脸颊贴在他的胸前。时中狂热地吻她几下，小声问道：

“倘若我日后离开老府，到处打仗，你肯跟随我么？”

“夫妻本应该双栖双飞，你这话何必问我？”

“我把你当成了心尖肉，害怕你有时会不肯跟随我去。”

“瞎说！为闯王打江山，你纵然走到天涯海角，出生入死，我永远同你一

道！”

袁时中不由得叹息一声，又吻了一下妻子。慧梅悄声说：“让我取掉首饰。这小银铃一动就响！”她取掉首饰，放在枕边，破天荒地替丈夫解外衣纽扣。袁时中抚摸着她的肩膀，悄声说：

“我今晚才知道你真爱我！”他又搂住了她。

慧梅忽然停住，默然片刻，情绪紧张地说：“官人，你莫搂我。我有一句体己话，体己话……”

袁时中疑是老府中有人说他的坏话，情绪也紧张起来，催她快点说出。她忽然紧搂住丈夫的脖子，嘴唇凑近他的耳朵，轻微颤抖地悄声说：

“我，我，我有……有喜啦。”

袁时中猛地将她抱起来，快活地小声问道：“真的？真的？可是真的？”

“你莫嚷，近处有女兵巡逻！”

扒城之后，闯、曹大军又有五天停在商丘未动，继续向附近各州县催征粮草，以备大军长围开封之需。而在这几天之内，袁时中和小袁营突然被数十万大军所注目，变成了拥戴闯王的榜样，尤其获得李自成的欢心和倚信。当然，曹操和吉珪对袁时中的忠诚并不相信，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等着看笑话。李岩兄弟也有怀疑，甚至刘宗敏和李过也感觉袁时中不是个正派人，但是没有人肯对闯王明言，纵然有些看法，也不好在闯王面前说出没有把柄的二话。

刘玉尺写的那篇稿子，以袁时中亲自编写的名义，请牛、宋看过，略有增饰，又由宋献策呈请闯王审阅，然后迅速地仿照民间流行式样刻成木版，印成小书。袁时中传下口谕，集中许多随军眷属，边印刷边叠成小本，用针线缝好，切了毛边，散发各哨头目，由文书教给士兵背诵。绝大多数士兵是文盲，都得死背口歌，背好的有奖励，不用心的受斥责。还没离开商丘城外，在小袁营中已经出现了背诵《将士必读》的热潮。老府将士是闯王的嫡系人马，又多系陕西人，纷纷向小袁营索讨此书，争相传诵。曹操为着敷衍一下，也当着闯王面嘱咐袁时中：“小袁啊，你印的那个小本儿编得很好，可得赶快给我曹营几千本。你给老府将士不给我曹营将士，这样偏心我可不答应！”

时中欠身笑着说：“眼下赶印不及，所以没有恭送宝帐。日内定当送上，不敢有误。”

曹操又说：“你只要记在心上就好。你夫人是大元帅的养女，就跟我的侄

女儿一般。我曹营人马众多，你不送给我几千本，我不但要责备你，见了我侄女儿的时候，也少不得要数说几句。”

这后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但直到后来袁时中叛变逃走，他没有再提过这件事儿。

袁时中一边下令全营将士背熟《将士必读》，一边陆续处分了十几个头目和士兵，因为他们在人前说出了对闯王不敬的话。有一个小头目，绰号叫松话篓子。一次，当有人说李闯王有帝王之分，几年后要称万岁时，他眨眨眼睛，说：“人只能活几十岁，上百岁的极少，千岁万岁都是空话。”随即有人将他的松话禀报袁时中，打了他五十皮鞭，又将他插箭游营。一时小袁营中人人小心，生怕无意中说了错话，横祸飞身。但是人们心中并不恨袁时中，倒是同情他在闯王和老府大将们的威势之下不得不然。

离开商丘之前，袁时中不但真正成了李自成的心腹爱将，也真正受到了“乘龙快婿”的看待。为着他的骑兵不多，李自成赐给他五百匹战马，另外给他几百副盔甲、二百张好弓、五十件火器。向开封进兵前夕，李自成叫他和刘玉尺参与密议，散会后又单独留下他深谈很久。看见他如此忠于闯王，如此得闯王欢心，慧梅心中感到幸福和骄傲。从商丘出发以后，每到宿营时，便有一股神秘力量促使她赶快脱去戎装，洗去征尘，重梳云鬟。往往，袁时中或去老府议事，或在本营中同众将议事，她就坐在红烛下默默等候，时中不回来她不就寝；有一晚，她一直等到三更以后。

尽管袁时中已经得到了李自成的宠信，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他脱离闯王的决心。大军一天天向开封走近，而他要率部逃走的日子也一天天地临近。

闯、曹大军的主力由宁陵、睢州，经杞县到陈留停下；偏师略向西北，到兰阳西南停下，与到达陈留的主力汇合。经过睢州时，小袁营奉命留下三千步兵纠合百姓扒城。刘玉尺为部署扒城事在睢州停了一天。

因杞县城和通许城都要拆毁，袁时中又向闯王请求将拆毁两城的任务也交给小袁营，好使大军休息。李自成欣然同意。闯、曹大军在陈留和兰阳一带休息，收割麦子，停了四天。而杞县和通许两城，在第四天也全部拆毁了。这天中午，袁时中应召去陈留县境谒见闯王，禀报扒城和征集粮草情况。闯王听了，十分满意，特别赏了一千两银子慰劳小袁营将士，并命他将全营开赴朱仙镇西北，离开封城十五里处驻扎。袁时中当即请求：小袁营将士一则连日扒城疲劳，二则尚有上千石粮食散在乡间，不曾归拢，需要在杞县多留一天或两天。李自成点头说：“既然这样，你的小袁营就在杞县停留两天好啦，限定大后天黄昏前，开到开封城外安营扎寨，不可耽搁。”

袁时中起立躬身回答：“谨遵不误！”

他留在闯王老营吃晚饭，又见了高夫人。高夫人说：

“听说你们小夫妻十分和睦恩爱，我同闯王都很高兴。慧梅不像她慧英姐，在我身边从来不管事，除练兵和打仗外，没有多的心眼儿。我有时说她：‘梅呀，你这样一任天真，不学着操心世事，日后别人将你卖啦、吃啦，你还在鼓里坐着！’她说：‘我永远跟着你和慧英姐，学操什么心呀！’我说：‘傻丫头，你终究要嫁人的！’瞧瞧，果然如今已经出嫁了。幸好你待她好，夫妻同心保闯王打天下，我不必再为她挂心了。”高夫人边说边笑，眼睛里似有泪光。

袁时中对高夫人说了些慧梅的好话，并说他绝不会亏待慧梅，使高夫人更觉宽慰。

闯王的大军先走，老营二更开拔。袁时中送走闯王和高夫人以后，才动身驰回杞县。刘玉尺和朱成矩等都在他的老营。他先同他们见面，匆匆地说明情况。刘静逸因一直对玉尺不满，向时中问道：

“军师妙算如神，我不敢有何话说。只是，我军脱离闯王之后，有何稳着可走？”

袁时中说：“我想第一步先到豫皖交界处静观大势，再作道理。”

刘静逸尖刻地说：“当日有人要将军向闯王求亲，以为绝妙上策。今日我军背叛而去，对太太如何安置？”

袁时中说：“决计将她带走。”

刘静逸又问：“她原是闯王与高夫人养女，情逾骨肉。她若不肯背叛闯王，将军如何是好？”

“她近日对我十分体贴，夫妻一心，必会随我同走。”

“不然，不然。太太之所以爱将军，是因为将军誓保闯王。一旦将军背叛闯王，难保不夫妻反目，势如仇敌。”

“这个……”

朱成矩插言：“静逸兄不必担忧。临走时可以骗她一同上路；上路之后，就不由她不一起背叛闯王。”

“不然，不然。据我看，闯王必派大军来追，不免大杀大砍。一旦闯兵追到，发生混战，太太内应，如何是好？”

时中说：“她同我情重如山，料想她不会背叛自己丈夫。”

“我看不然……”刘静逸冷笑，他风闻慧梅原来心中另外有人，实不想嫁给时中，但是他不能说出，只好接着说，“纵然太太不肯背叛将军，她身

边的四五百男女亲军都愿为闯王效死，不由太太做主，到那时如何对付？”

袁时中：“这个……”

刘玉尺冷冷地说：“到万不得已时，只有采取壮士断腕一着，有何难哉！”

刘静逸也冷冷地说：“未必有那么干脆！”

袁时中不愿他两个争吵起来，赶快摆手说：“快四更了，各自快去就寝，明日再议好啦。”

他正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往慧梅住处走去，刘玉尺从背后追来，小声说：

“请将军在太太面前一如平日，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形迹。”

时中点点头，说道：“万一她……我可是不忍心啊！”

“到时再说。从今夜到明天，将军要百般待她好，使她不会有半点儿疑心。我军不必在杞县停留两天，明晚就走，方能出闯王不意。”

“我明白。我明白。”

“还有，那个邵时信是个乖觉人，明晚临走前要设法瞒着太太将他除掉。”

“好，剪去太太的身边羽翼！”

“请将军对日后诸事放心。睢州唐老爷同丁督师有乡谊，原是世交，他愿意尽力见督师为将军说项。”

“你在睢州部署扒城时同他谈过此事？”

“谈过。”

“何不对我早说？”

“早说无益。”

“啊，你真周密！”

慧梅住的地方是杞县城内一家乡绅的宅子。二更过后，慧梅催吕二婶回厢房休息，她独自继续等候。三更过了，她听见远处有马蹄声向近处走

来，她正用心谛听，那马蹄声忽然转往别处，渐渐远了，听不见了。她想哭，但没有哭，深深地叹了口气，胡乱想道：在不爱丈夫时她没有尝过等候他的苦恼滋味，如今真心爱他，反而这般地尝受苦恼，夫妻间的事儿就这么没有道理！

又一支蜡烛燃尽，她又换了一支。实在困倦，支持不住，但不肯单独上床，只好靠在椅背上闭目栽盹。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同袁时中并马而行，人马前呼后拥，说是奉命出征。她正在马上观望风景，忽被吕二婶叫醒。她刚睁开睡眼，便听见袁时中已经走进二门，正向上房走来。吕二婶迅速退出，替他掀开门帘。慧梅喜不自胜，赶快到门口迎接。也许由于她太爱时中，竟像初恋人久别重逢，心头怦怦地跳了起来。

袁时中一进上房，忍不住就去抱她。慧梅怕被吕二婶从帘外看见，一回身躲开了丈夫的手，还报他的是含着笑意的、深情而幸福的眼波。时中狂热地向她扑去，她又躲开，走向红烛。她的脚步，她的体态，是那么矫健而轻盈。当丈夫又追上她时，她忽然吹灭红烛，低头不动，一任丈夫搂抱，百般温存。时中将她抱进里间，边走边悄声问道：

“你今晚打扮得真美，简直要我的命。你近来为什么喜欢打扮？”

“你快放下我。放下我我对你说。”时中将她放下后，她偎依在丈夫胸前，接着悄声说道，“官人，有两句古话，我记得下一句，上一句忘记了。”

“什么古话？”

“女为悦己者容。”

“啊，上一句是‘士为知己者死’。”袁时中明白慧梅的用意，接着说，“拿我来说，闯王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就应该不惜粉身碎骨为他尽忠。”

慧梅举手抚摸着丈夫的脸颊，说道：“啊，官人，你的记性真好！”

时中趁机试探：“你会不会一辈子像这样爱我？”

“你为什么这样问我？真奇怪！”

时中遮掩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着女人的心常常是靠不住的。”

慧梅生气地说：“瞎说！只有男人善变，岂是女人善变！我既嫁给你，就是你的人，死了也是你袁家的鬼。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何况你是闯王的爱将，誓死拥戴闯王！”

第二天清晨，慧梅尚在熟睡，袁时中为着部署军事，没有惊动她，悄悄地起床了。他走了几步，转回来站在床前，重新看看慧梅的脸孔和蓬松的头发，俯身向她脸上吻了一下，心里说：

“只要你跟我一心，随我逃走，我就不会狠心对你！”

这天，袁时中继续派人向移驻开封附近的老府运送征集来的粮食和草料，暗中将他的三万人马调集到杞县附近，将一切应变方略都同几个最亲信的谋士和将领周密准备。到了下午，邵时信觉察出小袁营的人马不像是准备往朱仙镇开拔，但是没料到会有叛变。黄昏时候，他觉得情况更可怀疑，小袁营似将有背叛行事，赶快去见慧梅。一进慧梅的住宅二门，看见袁时中笑嘻嘻地出来，慧梅也是满面喜气，送他到帘子外边。他趁时中没有看见他，将身子一闪，躲进女兵房中。他不去向慧梅报告他的疑心了。

晚饭以后，袁时中派他的亲信中军来告诉慧梅，从速准备，二更起程，全营离开杞县。慧梅心中兴奋，问道：

“不是原定后天方去开封城外么？”

中军恭敬地回答：“回太太，大元帅传下紧急口谕，说是有意外军情，命我们小袁营暂不前往开封，火速整装待命。”

慧梅心中狐疑，但是绝未想到小袁营将要叛逃。她一边下令火速准备，一边派人将邵时信找来。时信因军师刘玉尺派人叫他，正待前去，忽闻慧梅呼唤，便先来询问何事。慧梅说：“邵哥，忽然军情紧急，不知何事。你就留在我身边，以便随时商量。”

“可是刘军师唤我前去，不知有何吩咐。”

“啊，你去吧。”等邵时信走出二门，慧梅又将他唤回，说，“你哪儿也不要去，管他军师不军师！”

当“小闯营”男女将士一切准备停当时，袁时中匆匆进来，将慧梅叫进卧室，从怀中取出闯王的火急手谕，递给慧梅。慧梅看是闯王字迹，上写道：

大元帅手谕：顷得确报，丁启睿纠集杨文岳、左良玉共约十余万人马，奔救开封。令仰袁时中接到此手谕后，即刻率领全营三万将士，火速驰赴陈州附近堵御。如不能拦阻敌军，可退至豫皖交界，然后从侧背牵制。本大元帅将另派大军，迎头痛击，予以全歼。切切凛遵勿误！

慧梅兴奋地问道：“何时出发？”

“即刻出发。”

慧梅向窗外吩咐：“传我将令，男女将士整队，随大军迎剿官军！”

袁时中说：“倘若你觉着身子不好，可率领你的男女将士暂回老府，不必随我作战。”

慧梅一愣，说道：“什么话，遇打仗时我怎好同你分开！”

时中说：“你同我一起也好。我已派两千名精兵，步骑都有，随你‘小闯营’前后护卫，纵然发生混战，可保你万无一失。”

“哼，我在战场上不是个纸糊的女将！”

一更以后，小袁营三万大军将慧梅的“小闯营”裹在中间，匆匆地向东南出发了。

邵时信终觉不能放心，留下一个亲兵藏在杞县城内，乔装难民，在他的衣服里缝了一个字条，对他说：

“大军走后，你赶快奔往朱仙镇一带，找到老府，将衣中的字条儿呈给闯王！”

[1] 文王神课——旧日流行的卜卦方法的一种。按照《易经》卜卦方法，用三个铜钱代替蓍草。

[2] 《尚书》——“诞膺天命”出自《尚书·武成》。

[3] 九五——指帝王之位。

[4] 刍狗——用草扎的狗，祭鬼神时作牺牲。

[5] 更始——东汉南阳人刘玄，在王莽末年被绿林、新市、平林诸起义军拥戴称帝，年号更始，世称更始帝，后被赤眉军杀死。

朱仙镇

第十八章

李自成命各营大军向开封周围开拔，另派一支人马由田见秀率领，直向西去，路过中牟，攻占郑州、荥阳、新郑、长葛诸县，断绝开封的西路接济，同时为闯、曹大军征集粮草。李自成和罗汝才两人的老营，在大军出发一天以后，才从陈留城郊拔营西去。他们原先商定将驻扎在开封城西大约二十里远的阎李寨，但出发较晚，距离朱仙镇不远就黄昏了。两家老营决定停在朱仙镇寨外打尖，休息，明日五鼓趁天气凉爽，继续赶路。

刚刚停下休息，罗汝才部下有人得到一个不曾证实的消息：小袁营从杞县逃走了。曹操起初吃了一惊，随即又觉得未必可信。吉珪也说：

“小袁营三万大军，突然全营逃走，事先不漏一点风声，真是奇怪！我看，这个荒信儿很不可靠。”

曹操沉吟片刻，说道：“原来我们两个私下说，闯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听了老宋的主意，将好端端一双姻缘拆散，说不定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吃不完的后悔药。你在营中等候新消息，我现在就去自成那里看看。”

吉珪说：“倘若闯王还没有得到禀报，请你千万不要打听，免得落个事前

知道的嫌疑。”

曹操笑一笑说：“我不比别人缺少一个心眼儿。”

在李自成老营中，刚刚有人风闻小袁营从杞县逃走的事，但是没有人信以为真。这消息只传到中军吴汝义的耳朵里就止了。他想，袁时中最近深得闯王爱重，与慧梅也夫妻恩爱，没有道理会忽然叛变。他疑心这谣言来自曹营，立刻暗中传令不许在老营中再谈此事，同时他也不急于禀报闯王，只派人往杞县探听究竟。

当罗汝才来到时，李自成已经睡了。吴汝义赶快出迎。汝才知道自成刚刚睡下，不让汝义惊动，只问道：

“子宜，有什么新的军情没有？”

“没有新的军情，大将军。”

“我们两个老营明日一早继续往阎李寨去？”

“是的，曹帅。大元帅没有新的吩咐，自然仍按原计而行。曹帅来见大元帅有没有紧急事儿？要我去叫醒他么？”

“不用叫醒闯王。既然开封方面没有新情况，自然要依原计而行。”罗汝才故意提到开封方面，避免以后吴汝义会疑心他事先就知道袁时中从杞县逃走。

吴汝义果然生了疑心，问道：“曹帅可听到了什么消息？”

罗汝才笑一笑，随口遮掩说：“我想，开封城中会猜到我们必先动手抢收四郊麦子。他们的上策是出动两三万官军，在城外立寨，一则使我军不能在郊外自由割麦，二则保护城中丁壮出城来抢割麦子。我想着放心不下，所以来问问有没有新情况。倘若城中出兵在近郊扎营，我们今夜就可以出其不意，派人前去劫营。没有就省事儿，我也回帐中睡觉啦。他娘的，开封的文武大员们尽是草包！”

约莫半夜时候，吴汝义被值夜亲兵叫醒，看见烛光中站着李岩，脸色严重。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他不禁大为诧异，一跃而起，赶快问道：

“林泉，有何紧急事儿？”

李岩凑近他耳朵小声说了两三句话。吴汝义大惊失色，说道：

“你等一等，我赶快去叫醒闯王。”

“是得赶快叫醒闯王，立即决定办法。”

李自成不论多么疲倦，夜间睡觉总是十分机警，有事叫他，一叫便醒，

猛睁双眼，忽地坐起，从不迟疑贪枕。现在他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赶快披上衣服，趿着鞋走出帐外。高夫人被他惊醒，赶快从枕上抬起头来，侧耳谛听。

吴汝义凑近李自成耳朵禀报了小袁营从杞县逃走的事。自成脸色一变，愤怒地小声说："他妈的，竟有此事？……毫无良心！"

片刻沉默。高夫人知道出了意外大事，但不知是什么事儿，心中暗暗惊诧，赶快穿衣起来，点着蜡烛。

闯王向吴汝义吩咐说："请林泉到大帐中等候。你赶快派人将牛先生、宋军师叫醒，请他们速来议事。捷轩和一功也来。还有，你派人飞马到补之营中，请他速来，速来！"

吴汝义说："是，我立刻派人分头去请。还有，一更过后，大将军来了一趟，想要见你，因你已经休息，他便走了，似乎有点奇怪。"

自成机警地想道：难道他也知道了风声么？随即说："你火速亲自去曹营，请大将军前来议事！"吴汝义走后，李自成回到寝帐，赶快穿好衣服。高夫人一边帮他扣衣扣，一边小声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有人叛变么？"

李自成简单地告诉她，袁时中已经叛变，率领小袁营全部三万人马从杞县逃走了。说毕，大踏步向外走去。高夫人蓦然一惊，几乎站立不稳，喉头感到壅塞，追在他背后问道：

"慧梅还活着么？"

当闯、曹大军经过杞县时，按照当时社会习气，李岩应该趁机会回李家寨扫墓，与族人亲戚见面。宋献策建议李自成让李岩回家乡看看。闯王欣然同意，并亲自将此意告诉了李岩兄弟。但李岩另有一种心思。他虽然已经起义一年半，与朱家朝廷恩断义绝，但心灵深处摆脱不掉痛苦思想，总认为自己是父母的"不肖子"，愧对祖宗。他不肯回李家寨，也不让李侔回去，只着旧日管家范德臣同二十名骑兵回去，选择一个日子，将汤夫人的棺材从祠堂移出，暂丘 [1] 在祖茔旁边。当小袁营叛逃时，范德臣刚把事情办完，还没有离开李家寨。小袁营的人马急于赶路，没有进李家寨，经过圉镇时稍事停留，打尖以后继续南奔，扬言是奉闯王命去截杀从豫南来救省城的官军。范德臣看出这事大有蹊跷，就赶快回来，告诉李岩知道。李岩断定必是叛变，所以亲自连夜来禀报元帅。

李岩刚刚谈过范德臣带回的消息，邵时信派来报信的亲兵也到了。这个人化装成小贩模样，赶到朱仙镇一带，但因人马众多，好不容易才找到

大元帅暂时驻地。他撕破夹袄一角，取出邵时信匆忙中写的字条，双手呈给闯王，上边写道：

小袁营云奉闯王之命，往南堵御官军，匆忙拔营。谨此叩禀。

李自成气得脸色铁青，默默不语，在大帐中走来走去。李岩坐在帐中，也不说话，等候牛、宋和刘宗敏等来到。

高夫人自破洛阳以后，竭力避免干预军中大事。这也是李自成的意见。他认为自己迟早要夺取江山，绝不使前朝常有的后宫干政之弊再出现于他所创建的新朝。可今夜是处理袁时中叛变的事，关系着慧梅的死活，她不能不来到大帐，希望商议结果既能够严惩袁时中，也能够救回慧梅。李自成懂得她的心情，用眼色示意她在一只行军携带的小马扎上坐下。

牛、宋、刘宗敏和高一功很快来到，随即罗汝才也到了。汝才因与手下人掷色子，尚未睡觉，一听吴汝义说大元帅请他紧急议事，他便心中明白，命亲兵们立即备马。在亲兵备马时，吴汝义将袁时中叛逃的消息告诉了他，他佯装毫无所闻，恨恨地说：

“哼，竟然会有此事！”

大家都到了，只有李过驻地较远，尚未赶到。李自成自崇祯十三年十月间进入河南以来，事业和威望如日东升。中州百姓将他当成救星，他自己和左右文武都认为他是“天生圣人”，几年内必坐江山。因为有这种环境气氛和心理状态，所以他很容易受了袁时中的欺哄，根本没料到对方会突然叛变。他如今不仅十分气愤，而且为自己的威望受损而深感痛苦和愧悔。当大家纷纷议论如何派兵追剿袁时中时，只有李自成和高夫人一言不发。李自成巴不得立刻将袁时中和刘玉尺等人捉到，斩首示众，以泄心头之恨，并为背叛者戒。然而他现在正要用全力围攻开封，预料朝廷必定会用最大的力量来援救。在这个节骨眼上，如忽然分兵追剿袁时中，必然要减弱围攻开封的兵力，还要死伤许多有用的将士。可是，倘若不将袁时中消灭，别人就会轻视他，还会在背后嘲笑他。现在距袁时中叛逃已经有一个白天和两个夜晚，走了很远，未必能够追上。袁时中对豫东地理很熟，纵然追上，也未必能将他一战剿灭。倘若战争纠缠过久，损兵折将，会牵动围攻开封大计，得不偿失。还有，倘若对袁时中逼得过急，他带着三万人马投降正在豫南的丁启睿或杨文岳，岂不为害更大？……

李过到了。事情他已经知道，所以他带着一脸怒容走进大帐，没有坐下

便向闯王和大家问道：

“如何决定？派谁追剿？”

闯王没有作声，别人也不作声。高一功示意他在一只小马扎上坐下。

李过不肯坐下，看一眼宋献策和牛金星，接着说：“当日袁时中刚投顺就请求结亲，我就觉着有鬼。幸而我一功舅说了一句，不能将兰芝许配给他。结果由军师们出主意，将张鼐和慧梅的姻缘拆散，将慧梅作为闯王的养女嫁给姓袁的。将慧梅作为闯王养女，我一百个赞成。这姑娘是在我眼皮下长大的，在我二婶身边出生入死，几次立了大功。硬把她嫁给那个从野地飞来的姓袁的，下场如何？如今还活在人间么？”他想着慧梅如不是已经被杀，便很快就会被杀，不禁恨恨地叹了口气。随即坐下，接着说道：“我当时就不同意这桩婚事，摇旗和汉举们也不同意，可是等大家知道时，木已成舟啦，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啦。我只能暗地里顿顿脚，希望姓袁的有点良心。如今事已至此，光想着后悔药难吃没有用，要赶快派兵追赶，杀他个片甲不留。派谁去，商定了么？”

宋献策和牛金星一直担心高夫人会说出来对他们抱怨和责备的话，不断地偷偷打量高夫人的沉重脸色。他们没料到由李过开了腔，用这样从来没有用过的神色和口气对待他们，使他们只有惭愧，除掉苦笑外无言以对，神情十分尴尬。

闯王低着头没有作声。尽管他不满意李过责备牛、宋的话说得太直，但是他自己也心中悔恨，不能责备侄儿直言。他怕高夫人也忍不住对牛、宋说出来不好听的话，两次望她。高夫人懂得闯王的眼色，所以她没有接着说一句话，只是深深地叹一口气，用袖头揩去了为慧梅涌出的两行热泪。

曹操在心中看笑话，却不得不说道：“已经过去的事不用再提啦，如今只赶快决定如何处置吧。兵贵神速，再不派兵追赶，小袁营就逃进颍州地界，向南投降丁启睿，向东投降朱大典，都很容易。大元帅，倘若你认为围攻开封要紧，别的人马分不出来，命曹营人马去追剿如何？”

李自成回答说：“家鸡打得堂前转，野雉不打一翅飞。野雉是活的，飞就让它飞吧。”

大家听了李自成的话都觉突然，摸不准到底是什么用意。有人暗想：这样任袁时中逃走不管，未免太宽大了。

刘宗敏平时往往容易暴怒，令人生畏，但现在他一直冷静地想问题。他在心中抱怨牛、宋当日不该劝说闯王将慧梅许配袁时中，但是他想着闯王待牛金星以宾师之礼，拜宋献策为军师，不能因他们一时虑事有误而多加责备，使他们面子上下不了台，引起文武不和。他也明白闯王既恨袁时中叛逃，又担心对袁时中逼得紧了会促使他投降官军，另外又担心慧梅会被袁时中杀害。趁着大家在沉默中，他抬起头来望着自成问：

“大元帅，这件小事交给我处置可以么？”

自成问：“你如何处置？”

“我想，既不能不派兵追杀一阵，也不必逼得过紧，免得他投降官军过早。也不要使他对慧梅下毒手。目前能够按这样想法处置，方算妥当。”

罗汝才点头赞叹：“虑得细，虑得是！捷轩不愧是大将之才，忙中不乱。”

自成说：“捷轩，你将你的办法全说出来，让大家商议一下。”

宗敏说：“请补之辛苦一趟，去追赶小袁营。先礼后兵，劝说袁时中赶快回头，做错的事绝不追究。我估量袁时中一定不听劝告，大概免不掉会厮杀起来。补之可以杀败小袁营，但不一定会捉到袁时中，也不能……”

李过插言：“既然动兵，就得尽我的力量捉到他或杀死他，不留后患。”

“补之，你听我说。我们目前作战的着眼点是在开封，既要四面围困开封，还要准备杀败各路援兵，不应当分散兵力。小袁营有三万人马，要将它包围消灭，少说也得五万人马，还得拖长时日，穷追不放。在目前我们不能让袁时中这小子拖住一条胳膊。”

“你给我多少人马？”

“我打算给你……顶多一万五千人马，一半骑兵，一半步兵。更多的人马没有。”

李过沉吟说：“只给这一点人马，我只能追上他，狠狠给他一下教训，不一定能够消灭他，捉到他。”

宗敏点头说：“对，对，正是这个意思。倘若追上他，你只需狠狠教训他一顿，使他损兵折将，知道疼痛。但要适可而止，不逼他过早地投降官军，还得使他认为对慧梅不下毒手，于他有很大好处。”

李过微微一笑：“你给我出的是一道难题，这文章要做好很不容易。”

刘宗敏转向李自成，问道：“大元帅，你看，这篇小文章就这么做法，不必小题大做，行么？”

自成点点头，然后向大家问：“你们各位有何意见？”

牛金星说：“追上小袁营之后，可以宣示大元帅德意，凡将士愿倒戈回老府的一律免究，另有重赏。补之将军出发时要多带银子，以备阵前赏赐。如此恩威并施，有劝有惩，小袁营多数胁从之众，不难瓦解。”

宋献策接着说：“还要带去大元帅手谕一道，劝谕袁时中勿信谗言，妄生

猜疑，致令亲者痛，仇者快。望他幡然悔悟，速偕慧梅来归，将待他恩情如初，一切错误不提。”

高一功说：“慧梅在我们老八队中是有功之人，况且已经是闯王养女，不能不救她回来。补之带兵前去，一定要查明问清，慧梅到底死了没有。倘若她还没死，那陪嫁的四百多男女亲军是不是还在她身边。补之，你这次去，倘若能救慧梅回来，当然是最好不过；如不能救她回来，要设法使袁时中不敢杀她。”

李过说：“高舅说得是，我的骑兵如果能冲进袁时中驻地，自然要将她救出，接她回来。不过，听说她已有喜了，谁知她如今变心了没有？”

高夫人想起慧梅出嫁的情形，实在又痛苦又恼恨，正想找题目，立刻对侄儿愤愤地说：“补之，你刚才还说慧梅也是在你眼皮下长大的，怎么忽然又说这话？慧梅绝不会背叛闯王。你看吧，她会死在袁时中手中！”

闯王不希望她对宋献策等说出气话，劝说道：“我们正在商议办法，你不用担心嘛。”

“不管用什么办法，以保住慧梅性命要紧。如今她身边只有四百多男女亲军，都是好样的，袁时中要杀害慧梅，他们也会全部死去，绝不止慧梅一个被害。”高夫人越说越激动，突然转向宋献策，“军师啊，这亲事是你们怂恿成的，你们要救慧梅的命，将她和那四百多人马还给我。还有慧剑，你们是认识的，她哥哥是黑虎星，在开封城下中炮受伤而亡。两三年前在商洛山中时候，他将妹妹托付给我，说：‘婶娘，我只有这一个妹妹，今后全靠你老人家照料她。她岁数还小，虽然有一身武艺，可是不懂事。’倘若这个黑妞也随着慧梅死在小袁营，你们这些做军师、出主意的，怎么对得起地下的黑虎星啊？”

这一段话说得宋献策脸上热辣辣的。牛金星也觉得十分难堪，只得勉强说道：“请夫人放心，必有妥善办法，将慧梅姑娘救回。”

高夫人眼圈一红，说：“纵然能够将她救回，可是姑娘已经嫁了人。杀了她丈夫，留下她守寡一辈子。她今年虚岁才二十一岁，叫她以后如何活下去啊。都是你们当日出的好主意！”说毕，愤愤地起身便走，一面走一面流着眼泪。牛金星和宋献策赶快站起来送行，但是她头也不回，没有同他们打个招呼。

李自成向他的侄儿问道：“你什么时候动身？”

李过说：“马上准备停当，五更动身。”

李自成望望李岩：“林泉还有什么高见？”

李岩说：“我想，袁时中不得已时必投朝廷。丁启睿如今驻军在汝宁一带，他去投丁启睿比较容易。补之在追赶小袁营时，可派出一支轻骑，

驰至陈州与商水之间，虚张声势，拦住他南去之路。另外，以夫人名义给慧梅姑娘书信一封，先叙思念之情，然后嘱其劝说袁时中赶快悬崖勒马，回来叩见元帅请罪，保其平安无事，恩宠不减。纵然自生猜疑，暂时不肯回来，闯王因有汝在，已嘱汝补之大哥不要穷追，留个转圜地步。只要汝在，时中不降朝廷，一切好说。纵然时中一二年内不回来也不要紧。倘若汝不幸遭毒手而死或时中投降朝廷，二者有一，则从此与时中恩断义绝，势成不共戴天，等等。这书子必会被袁时中看见，让他在心中琢磨出得失利害。”

大家都点头赞成。闯王命牛金星替他写一道给袁时中的劝谕，李岩替高夫人写一封给慧梅的书信。会议就到此结束了。

离开杞县的第二天，慧梅看出来小袁营的行踪可疑，断定袁时中已经背叛闯王。她当时不愿再走，派人将时中请来问话。慧梅愤怒地说：

“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死。你死，不是我要杀你，而是闯王要派人马来处置你。我死，是因为你要杀我；你不杀我，我不会跟着你背叛闯王。”

袁时中苦苦劝她一起走，什么出嫁从夫啦，又是什么年轻夫妇要和睦啦，说了一大通。可是慧梅板着脸，让手下的四百多名亲军摆好了拼命的架势，坚绝不走。在一瞬间，袁时中曾想杀掉她。但稍一转念，仍觉不忍，毕竟他还是很喜欢慧梅的，特别是知道慧梅已经怀孕了，而他又是很想要孩子的，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不发脾气。他又对慧梅说：

“不管你多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不忍心杀你的。你怀了孕，这是我的骨血。你想死，我偏不让你死。你手下的亲军，只要他们不先动手，我绝不会动他们一根毫毛。我只是劝你跟我一起走；不走，我们都要被害。我本来并不想离开闯王，可是闯王听信了周围人的闲言，对我很不放心，听说就要动手杀我，我没有办法，才带着人马逃走。这只是暂时离开，等闯王将来明白我对他忠心耿耿，我自然还会回到他的大旗下边，替他尽忠效力。”

慧梅流泪说：“你若肯回到闯王麾下，我愿意百依百顺，服侍你到老。我既然已经嫁给你，不会不把你当丈夫看待。可是你要是背叛闯王，投降官军，要我跟你走，就休想。夫人每次问我，我都为你挣面子，说你忠心耿耿保闯王打天下，可是你现在却叛变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脸去见夫人，去见闯营将士？”

两个人又争了半天。不管袁时中怎么劝，慧梅总是不走；而不管慧梅怎么哭闹，袁时中也总是不发脾气。可是时间一长，袁时中手下的人逐渐耐不住了，他们吹胡子瞪眼睛，怂恿袁时中采取强迫手段。袁时中不得已，只好向慧梅说：

“你既然已经嫁给我，生是我袁家的人，死是我袁家的鬼。夫为妻纲，天经地义。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哪有做妻子的能不听丈夫的话？”

慧梅一听，更气起来，说：“你既然投顺了闯王，就应当生是闯王旗下的人，死是闯王旗下的鬼，怎么还能背叛闯王？背叛闯王就是不忠不义。我宁死也不能跟你这不忠不义的人一起走。”

夫妻两个正在争吵，金氏走了出来。自从慧梅“过门”以来，她虽然心里吃醋，但不敢当面胡闹。今天看见袁时中同慧梅争吵，快要动武，而小袁营将士将“小闯营”包围得水泄不通，她忽然胆壮起来，指着慧梅的鼻子说：

“你不要以为自己真是闯王的小姐，实际你也是他家的丫头。只是为着跟我们袁将军结婚，才把你收为养女。你呀，你并不比我的出身高贵多少！虽然你是正室我是妾，可我比你早来了两年。你也不要因为怀了孕就神气起来，是男是女还说不定，能不能平安生下来也说不定。生孩子有什么稀罕？要不是天天行军，我早就给袁家生了孩子了。”她又骂了几句难听的话，忽然回过头来对袁时中说，“她已经变心，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你会在她的手中送命，不如趁早休了她！”

慧梅没有料到半路会杀出这么个泼妇来，最初简直有点发愣，可是越听越气，听到这里终于再也忍耐不住，猛地拔出宝剑，抢前一步，厉声叫道：

“我宰了你！”

金氏赶紧躲到袁时中背后，越发大哭大闹起来。慧梅几次抢过去杀她，都被袁时中拦住。慧梅没有办法，只好向左右亲兵说：

“你们还不把这个泼妇赶走？”

一句话刚说出来，慧剑已经跑了过去，要拉金氏。袁时中恼火了，说：

“你敢打她？她虽是妾，到底是你的主人！”

慧剑说：“姑爷，她在你家里是主人，在我们闯王将士面前就算不得一个主人。你不要偏心袒护她，这里有我们的军规：军中不准胡闹！”

袁时中气得要打慧剑耳刮子，慧剑用力格开，毫不示弱。袁时中猛然想起，自己不便对这班女兵动手，便恨恨地叹了口气，不再去管。

慧剑走过去，把那泼妇一推，推出五尺多远，跌在地上。金氏索性在众人面前撒泼，又是哭，又是叫，又是打滚，说她好歹是半个主人，如今受奴才欺负，要袁时中替她做主，不然要碰死在大家面前。慧剑气得眼睛通红，不管袁时中如何顿脚生气，大踏步走过去，伸开五指抓住金氏

的背后领口，轻轻一提，将她从地上提了起来，摔出六七尺外，跌在地上，喝道："你再闹，我就宰了你！你既不是我的半个主人，我也不是奴才。这里只有军法，没有别的！"

袁时中气得咬牙切齿，把脚一跺，对慧梅说道："你要是执迷不悟，将来可不要怨恨我！"说罢，回身走了。

立刻，在慧梅和她的"小闯营"周围，又增加了袁时中的几百名精兵。慧梅的人马被围得更紧了。邵时信和吕二婶感到这样僵持下去不行，悄悄商量一下，便劝慧梅说：

"不要吃眼前亏，我们还是随他走一段再说。如果能找机会逃回夫人身边，当然很好。如果能等待时机，劝得姑爷回心转意，那就更好。"

慧梅想了一阵，觉得他们说的话也有道理，目前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她走回帐中，气得哭了一阵，又同邵时信商量一阵，便叫邵时信去见袁时中，答应随小袁营往颍州一带去，但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要尊重慧梅，任何人不得在她的驻地胡闹，不得欺侮她的男女将士。第二，对陪嫁来的男女将士粮草不能短缺，各项供给从丰。第三，袁时中不应把事情做绝，要留下重回到闯王麾下的余地。

听了以上三条，袁时中认为慧梅已经开始回心转意，喜出望外，满口答应。这事刚刚告一段落，袁时中忽得细作禀报，说杞县一带风传李闯王即将派大军追赶前来。他不禁心中惊疑，下令全营赶快收拾启程。

从此以后，慧梅和她的四百多亲军总是被袁时中的精兵紧紧地包围着，无法自由行动。不管行军到什么地方暂驻，也总是如临大敌。他们不敢轻易离开自己的驻地，袁时中也不敢随便走到慧梅的帐中去。

李过刚刚动身，李自成忽接紧急探报，知道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三支人马奉旨在汝宁附近会师，正在日夜筹措粮草，不日北上，来救开封。看来小袁营的叛变尚未处置就绪，开封周围的大战又在密云欲雨了。五月二日，他和曹操将两个老营移驻阎李寨，又称阎家寨。五月三日，闯、曹大军将开封合围了。

麦子已经熟了。义军并不攻城，只抢割城外麦子。城内也派出军民，抢割麦子。义军在大堤外抢割，城中军民在大堤内抢割。在大堤内外偶尔也发生零星战斗，但双方都以抢割麦子为主；有时相距很近，互不理会。

在抢割麦子的日子里，李自成时时注视着左良玉等援军动静。当他知道官军已经离汝宁北来的消息后，派人火速给李过送去密谕，要他对袁时中切勿穷追，打一个胜仗后星夜回师。又传令给田见秀等将领，要他们

速从郑州、荥阳和新郑一带退兵，赶回开封城外。道路哄传，援救开封的官军有二十多万人马，纵然只有十之五六，也不可轻视。援军中，左良玉的人马有十万左右，比较能战；保定总督手下的总兵虎大威的一万多人马也较精锐。另外，不能不提防的是，城中还可出动两三万兵勇同援军配合作战。尽管一年半以来，李自成在中原作战不断获得大胜，但对这次战争不敢有丝毫大意，总在思虑着全胜之策。

五月十六日黄昏，他又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开得很久，但对于作战方略还不能最后确定，这是因为现在不晓得官军是直抵开封城下，还是在开封附近占领一个地方。由于对官军的意图未能最后探明，因此会议决定，先做些应急准备，把义军所有的人马都集中到开封周围，以便一有情况，可以立即出战。

李自成回到寝帐后，又让张鼐前来禀报火器营的情况。张鼐尚未离去，忽然李过一脚跨进门来，说道：

“闯王，我回来了。”

李过从朱仙镇出发之后，当日到了杞县，因知小袁营已经走远，便大胆决定，单率领数千轻骑日夜追赶。到了拓城境内，袁时中果然被他追上。时已黄昏，李过的骑兵十分疲倦。他见小袁营已经占据有利地势，倚山据河扎寨，便只好隔河扎营，以待次日早晨看清地势，向敌进攻。当夜派人将闯王劝谕袁时中的书子和高夫人给慧梅的家书送到小袁营，但没有回音，连下书的两名弟兄也遭到扣留。

天明后，李过不管小袁营有三万之众，就率八千骑兵从浅处过河，先向小袁营将士宣布大元帅德意，号召重回闯王旗下有赏。小袁营将士一经接仗便纷纷溃散，有不少人倒戈回来。袁时中只剩一万多步兵和一千多骑兵，裹胁着慧梅的四百多名男女亲军向亳州方向逃走。李过本来要继续追赶，因接到大元帅命他火速班师的手谕，就回来了。

他还想补充谈一点同小袁营接仗时的详细情况，被高夫人用手势打断，急着问道：

“慧梅的情况你知道么？”

“慧梅的消息我一直在打听，直到小袁营的许多将士投降过来，才得到真实消息。特别是我们在战场上捉到了几个受伤的骑兵，他们不少人曾跟慧梅的亲军在一起驻扎，说的情况虽然不敢说都是真的，但看来也差不离。”

“什么情况，你快说！”高夫人催问。

“情况虽然不太好，但慧梅并没有死，袁时中不敢马上杀害她，也不愿杀害她。”

“你给我直说吧，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说出来，对我说出实话！这姑娘也算是我把她抚养大的，如今弄得她生不生，死不死，性命操在袁时中手里，你叫我怎么不挂心？快说吧，不要藏头露尾。”

李过摇摇头，叹口气说：“这姑娘确实是好样的，对闯王忠心耿耿。”接着，他就把袁时中叛逃后，慧梅如何起初被蒙在鼓里，到睢州境才知道真情，又如何同袁时中几乎刀兵相见，慧剑几乎杀死了金姨太太……种种经过情况，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高夫人噙满两眶热泪，又问：“以后呢？”

“以后的情况不很清楚，只听说在拓城境内，慧梅知道追兵将到，劝袁时中投降，夫妻又大吵一架。幸有邵时信和吕二婶解劝，慧梅大哭一场，没有再吵闹下去。据我看来，目前袁时中还不敢杀害慧梅，也不愿杀害慧梅，可是以后如果他投降了官军，慧梅不答应，到那时候就要见个黑白。我还听说，慧梅现在天天哭泣，常常不吃饭，后悔自己出嫁之前没有自尽，竟落到这步田地。”

还有些情况，李过没有说出来。他听说，慧梅在痛苦之余，曾经骂过牛金星、宋献策，也说过抱怨闯王的话。李过不愿使大家难过，便没有多说什么。

然而，就是他说出来的这些情形，也已经使高夫人和站在门口的慧英等一群姑娘一面听，一面落泪。张鼐低着头，感到心如刀割。尽管他用了很大的力量不让眼泪滚出，但听到后来，还是有几滴泪水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滚落下来。闯王也叹了口气，低着头在屋中走来走去，不知道说什么好。

高夫人用袖头揩揩眼睛，说道：“王长顺早就对我说过，怕我们丢掉了一个好姑娘，却没有笼络住袁时中的心。如今果然这样，这事会叫我悔恨一辈子。看来慧梅一定活不下去。”

李过赶紧劝慰：“二婶不要太操心，等我们破了开封后，再想办法救慧梅回来。”

高夫人说：“谁知道到那时候慧梅还在不在人间？”

慧英听到这句话，忍不住发出了抽泣的声音。张鼐默默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没有向闯王告辞，低着头走了出去，不提防同匆匆进来的李双喜撞个满怀。他瞟一眼双喜的有些不平常的脸色，没有打招呼，在此刻他除慧梅的不幸之外，别的事都不关心。刚刚走下台阶，他听见从屋里传出来双喜的声音：“禀父帅，据探马禀报，明朝援救开封的大军已到了尉氏县境，看来是直奔朱仙镇。左良玉和虎大威的人马行军很快，明显地是想抢占朱仙镇。”

闯王的声音：“啊？朱仙镇？已经到了尉氏县境？”

双喜的声音：“是的，父帅。看来敌军明日五更就会占领朱仙镇，请父帅赶快部署迎敌。”

闯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说：“好了，这一仗就在朱仙镇打吧！你赶快命人叫宋军师、牛先生和几位大将都来，火速商量一下，火速出兵，赶在敌人来到之前先占朱仙镇！还有，叫小鼐子回来听令！”

张鼐听得清楚，精神突然激动起来，不再想慧梅的事，也不等双喜呼唤，回转来大踏步走上台阶，几乎又同双喜撞了身子。他站在台阶上，向屋中大声说：

“火器营首领张鼐到！”

[1] 丘——棺材不正式埋葬，暂时浮埋或停放一个地方，书面语叫作“暂厝”。在河南口语中，浮埋叫作丘。

第十九章

从汝宁来援救开封的明朝大军，分为两支，一支开往杞县，表面上大张旗鼓，实际上是一支偏师，只有一两万人。另一支是正师，将近十五万人马，经扶沟和尉氏，直奔朱仙镇而来，看来明日黎明就会抵达。

李自成同大家简单地商议一下，便对李过说：

“补之，现在命别人去会耽误时间，你刚回来还没有休息，只得让你再辛苦一下，立即从你的人马中挑出三千骑兵，连夜赶往朱仙镇，抢占地势，使敌军不能进寨。你要马上动身，粮食可以不带，大军随后就到。”

李过站起来说：“我现在就走，绝不耽误。”

闯王又说：“官军人马甚多，锐气方盛，不可轻敌。如果他们已经占稳了朱仙镇，你就不要抢夺，你可以在镇的西面占领地势，赶快把营寨修筑起来。”

“是！”李过答应一声，忍不住又问道，“可是在朱仙镇北面扎营不是更好么？占领了北面，就可以隔断开封同朱仙镇的通道。”

闯王简截地答道：“不必。朱仙镇有一条河是从西往东流的，如今正是旱天，人马不能无水。你占据朱仙镇西边就是占据上游，十分要紧。至于朱仙镇通开封的大路，我另派大军截断，你不用管。”

李过又答应一声“是”，转身走了出去。

经过紧张准备，约莫三更时候，刘宗敏率领刘芳亮、袁宗第、谷英、郝摇旗等战将，带着三万人马，加上罗汝才派来的二万人马，以急行军往朱仙镇开去。

如今已经知道，官军人数很多，号称四十万，实际有十七万，这数目不可轻视。李自成亲自把刘宗敏送出营门，看着宗敏上马，嘱咐说：

“捷轩，官军人数很多，左良玉和虎大威都是名将。特别是左良玉，曹操和敬轩曾几次败在他手中，我们如今是第一次同他交手，千万不可轻视。你先到那里去看看，不要让补之那三千骑兵吃了大亏。我同汝才随后也赶到朱仙镇去。这一次打仗，绝不能受挫；万一受挫，会牵动整个大局。我这话你心里明白。”

刘宗敏在马上点点头。他完全清楚，曹操一直心中不稳，如果这一仗受了挫折，曹操就会变心，也许会投降官军，也许会重新跑到张献忠那里，同张献忠和革、左四营合起手来，那样，闯王的威望就会大大受损，势力也会大大减弱。

“还有，”闯王又嘱咐说，“你到朱仙镇后要拖住官军，使他们不能到达开封城外。原来我想，他们如果到了城外，我们可把他们合围消灭。可是后来一想，他们可能会分出部分人马绕到城北，建立一座营盘，这样就为开封打开了一条救援之路，从黄河南岸到北门之间可以运送粮草，我们的久困开封之计就会落空。”

“大元帅想得是。左良玉这小子会想到这步棋的。今天夜间我要一面夺到朱仙镇，一面想办法让他们到不了开封城外。”

李自成转过头去对宋献策说：“军师，你跟捷轩一道去吧。有你去，我就更放心了。”

宋献策说：“我正要请大元帅让我随捷轩将军一同前往，遇事好随时商量。”

刘宗敏率着五万人马，在明亮的月光下向着朱仙镇飞速赶路。走到中途时，遇到李过手下的一名小校。他在马上向刘宗敏叉手禀报：

“总哨刘爷，敌兵人马众多，正在向我军步步进攻，炮火也很猛烈。李将爷已经负伤，仍然苦战不退，人马损失很重。请刘爷赶快去救。”

“眼下跟你们李将爷作战的敌兵有多少人？”

“敌兵人数说不清楚，看来比我们有十倍之多。他们炮火很猛，我们轻骑前去，没有炮火，箭也快射完了。如今退守在镇西北角的一小块地方上，差不多已被官军四面包围。眼下大家在拼命抵挡，许多弟兄和战马都被炮火击中……”

刘宗敏向小校挥一下手，同宋献策商量几句，便把众将领叫到面前，如此如此地做了部署，然后同宋献策、郝摇旗、刘芳亮、袁宗第只带着一万五千骑兵，向朱仙镇疾驰而去。

这时李过正在苦战。

当他的骑兵半夜从西门进朱仙镇寨中时，官军已经从南门和东门进寨，到了街心，并占了岳武穆庙。寨中街道狭窄，不适于骑兵作战，且猝不及防，一开始接仗就处于不利地位。混战一阵，人马损失惨重，他自己也负了轻伤，但他仍在大声呐喊督战。突然他的战马中箭倒地，他一骨碌从地上跃起，一看旁边正有一个官军将官挺枪向他刺来，他一剑格开，又一剑将那将官刺下马来，夺过战马，飞身跃上，继续杀敌。他的人马已经越来越少，他只得留下部分人马拼死守住西北角的一段寨墙，他自己率着其余几百骑兵冲到镇外，在旷野上左右驰骋。敌人已经知道他是李过，于是大喊着："活捉李过！活捉李过！"人马向他蜂拥而来，终于愈围愈多。李过的箭已经快射完了，他轻易不再放箭，只有当敌人过于逼近时才放箭，每射必中。这样，官军虽然围了几重，却也不敢向他逼得太近。

一万五千援兵正在风驰电掣般地奔来。快到朱仙镇时，刘宗敏听到了前面的喊杀声，知道情况十分吃紧。他立即命令李友率领一千骑兵去支援：

"益三，快去，帮补之将那班王八蛋的气焰压一压，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

宋献策已经观察了片刻，等刘宗敏对李友吩咐一毕，他勒马走到宗敏跟前，一边用马鞭指画，一边说出来对敌办法。宗敏将头一点，说：

"好，就照你的计策行事。另外，我再派出一支骑兵，使他们顾此失彼。摇旗！"

"在！"

"你率领两千骑兵……"

在刘宗敏稍微停顿的当儿，郝摇旗抢着说道："对，对，快给我两千骑兵，直冲到朱仙镇街心，把这些狗东西杀他个落花流水！"

刘宗敏继续说："不是要你到街心去厮杀，是要你绕过朱仙镇，到镇的南面和东南面，距镇五里之外，见着房子就烧，见着田间没有割完的麦子也烧。"

郝摇旗问："这是为什么？如今战事吃紧，你何必让我去干这种事情，白耽误了时间？"

“你不要多问，只管听我的吩咐行事。我不派人叫你回来，你就只管烧房子、烧麦子，如果遇到零股敌人，就把他们消灭。你只有两千人，不许你打硬仗，把本钱赔了进去。”

郝摇旗不敢再问，率领两千骑兵，飞驰而去。

刘宗敏抬头望望李友去的方向，估计李友的一千骑兵已经杀到镇西，同围攻李过的官军交上手了。他感到时机已到，便对身边的将领们说：

“我们也动手吧。汉举，你带领人马冲进朱仙镇的中央，夺占岳武穆庙。二虎，你同世耀、白旺率领五千骑兵去截断朱仙镇东边来援之敌，如果镇内的敌人往东边逃，你就杀他个片甲不留。”

袁宗第等将领立刻走了。刘宗敏又对一名亲信小校说：“你速去迎接后队，传令谷子杰将爷，叫他从大军中抽出一万五千步兵，截断朱仙镇通往开封的大道，找一个地势好的地方，掘壕立寨，不许让官军通过。另外，要多派一些游骑出去，使开封的消息不能传到朱仙镇，朱仙镇的消息也不能传到开封。剩下的人马火速开到这里来。”

目送小校走后，他不愿等候后边大军，刷一声抽出双刀，望一望宋献策说：

“我们也去吧。”

宋献策拔出宝剑，说：“走！”

刘宗敏扬刀跃马，大呼着向敌人最多的地方直冲进去。他的亲兵亲将一个个目无敌人，紧跟在他的左右和背后，势不可挡。在战马奔腾声中，只听见一个人的声音如狮吼一般：

“我来了！我刘爷来了！”

李自成决定把人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将士连同老营家属暂时留在阎李寨候命；大部分人马半夜就向朱仙镇开拔；另外再拨一部分人马开往朱仙镇以西十五里的地方，准备新的老营驻地，那里距贾鲁河西岸不远，村名叫作刘庄。部署一毕，李自成同罗汝才就带着各自的亲兵亲将和少数标营骑兵，乘着月色往朱仙镇奔去。将近黎明时候，大地上开始起了白雾。雾越来越浓，月色昏暗下去，渐渐地一丈外人马的影子也模糊起来，只有马蹄声不断地在雾中响着。

将到朱仙镇时，雾更大了。奇怪的是，听不到一点炮声，也听不到喊杀的声音。原来，战事已经停止很久。自从刘宗敏杀到镇上，官军便一下子由优势变为劣势，但官军的援兵也已经开到，与义军发生激战。正在

这时，大雾起来了。官军不敢恋战，趁着大雾退出了朱仙镇。义军害怕中埋伏，也不曾追赶。

朱仙镇从宋、金以来就很有名。古时从南方到开封，或由开封往南方，有东西两条路。东路由睢州、商丘继续向东南，过淮河到长江北岸，然后或往南京，或往扬州，路再分开。西路则经过朱仙镇，由许昌、叶县、南阳到襄阳，然后或经武昌去湖南和两广，或到荆州沿长江入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士绅、举子、商人要去北方，也是取道襄阳、南阳、朱仙镇，然后由开封过黄河北上。至于豫南各府州县的人们去省城、北京，或往山东，朱仙镇也是必由之路。所以朱仙镇自来就很有名，并不单单因为岳飞进击金兀术时曾在此地驻军。当然岳飞的驻军更增添了朱仙镇历史的光辉，使有爱国思想的人谈起它会引起慷慨吊古的感情。

李自成和罗汝才进入朱仙镇时，天色已经大亮。走不多远，就被刘宗敏的一名小校看见，将他们引到岳王庙前。他们穿过正院，便听见刘宗敏洪亮的声音从上房中传出来。只听刘宗敏吩咐白鸣鹤速去水坡集北边修好炮台，等待张鼐的火器营。又听他吩咐李过去睡，李过不肯，他就责备说："补之，你真是不听话，中了两处箭伤，还不去睡觉！"

李过说："再等一下，说不定大元帅马上就要到了。"

李自成和罗汝才笑着进来。自成先吩咐李过快去躺下休息，又简单地问了问将士们的伤亡情况，然后问道：

"官军的人马都到了么？他们是如何部署呀？"

刘宗敏说："现在大约都来到了，往杞县方面的一支人马今日上午也会来到。昨晚他们先到了两三万人，把个朱仙镇差不多占了七停。补之的人马太少，吃了亏，幸而我们来得快，接着跟官军杀起来。官军看我们来势很猛，又不晓得我们来了多少人马，就有点慌乱起来。另外摇旗这杂种也做了一件好事，带着两千骑兵跑到朱仙镇南面到处放火，官军看到火起，不知虚实，怕被包围，就乱了阵脚。我们正在一阵好杀，大雾起来了，谁也看不见谁，这仗也就打不下去了。"

闯王又问："如今官军的大营扎在哪儿？探明了没有？"

刘宗敏说："敌人原想占据朱仙镇，没有夺到手，就在水坡集一带驻扎。水坡集就在东南面，离这儿十来里远。据刚才回来的探子说，他们已经扎好营寨，寨里寨外纵横约有二十里，丁启睿和杨文岳驻扎在西边，左良玉和虎大威驻扎在东边。杨文岳的兵不多，只有一万八九千人，但火器很多，倒是值得小心。别的情况现在还不清楚。"

"军师哪儿去了？"

"老宋顺着贾鲁河岸往上游察看去了。"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闯王便对曹操说：“汝才，你先休息吧，这两天你也不曾好好睡觉。”

“李哥也请休息吧。”

“我带着双喜、子宜两个，再出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李哥，雾气还没有消，看也看不了多远，你可要小心在意。”

闯王笑道：“有雾更好，我可以一直到敌人营垒跟前去看。”

说罢，他们一起走出岳王庙。曹操出朱仙镇西门，去他自己的营寨中休息。闯王带着吴汝义、双喜和不到三十个亲兵出朱仙镇寨南门外巡视。

这时太阳已经升到树梢以上，大雾稍微消散一些，二十丈以外依稀可见人马的影子，五六丈以外已能看见人的面孔。闯王看了几处地方，看见一些临水的高阜都被他的人马占据，感到满意。又走到一处，看见义军正在那里修筑炮台，炮台前面掘了壕沟。闯王吩咐他们把壕沟再掘深、掘宽一些，便继续往前巡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临近敌营的地方。他仍然这里看看，那里望望。正在观察，忽然一个亲兵大声惊叫：

“有敌人！有敌人！”

所有的宝剑都“刷”地拔出来。在他们前边不远，果然有二三百个敌人正向着他们冲来。

二更以后，驻扎在开封城东的李岩接到闯王军令，率领人马迅速往朱仙镇赶来。快到达时，他才知道官军已被全数赶出，于是他到指定的地方安营扎寨，然后来岳王庙见刘宗敏。谈了几句话。知道闯王去水坡集附近察看官军营垒，他也很想亲自去看看，便辞了出来，重新上马，带着一批亲兵，驰出朱仙镇南门。

这时闯王一行正在同骤然遇到的二三百敌人短兵苦战。闯王十分镇定，他熟练地挥舞着花马剑，勇不可挡。双喜、吴汝义和亲兵们紧紧地跟在他周围，拼死奋战，使敌人近不得身。但敌人倚仗人多，虽然死伤了几个，仍然蜂拥上前。他们并不知道被围的是闯王本人，而只是想夺取这一小队义军的战马。

带队的敌将年纪很轻，穿着铁甲，带着钢盔，十分勇猛。他看出闯王是这一小队义军的头头，便挺枪跃马直向闯王冲去，枪尖在晓雾中闪着银光。快冲到闯王面前时，只听他大叫一声，突然中箭倒地。官军没有了首领，无心恋战，一哄而逃。

闯王正奇怪箭从何来，李岩已骑马奔到他身边。闯王尚未说话，李岩先说道：

“请大元帅后退休息，我来追赶。”

说罢，将马猛抽一鞭，就朝着官军退走的方向追了上去。他的亲兵紧紧地跟着他。闯王也把花马剑一挥，同双喜、吴汝义带着亲兵们追杀前去。杀了一阵，敌人撇下了一些尸体，在乳白色的残雾中逃得无影无踪。当收兵回来时，闯王在马上对李岩说：

“你来得正好，再晚一步，我说不定会吃他们的亏。这里雾太大，他们又是冷不防来到身边，竟被他们包围。”

李岩笑道：“大元帅福大命大，这几百官军，即便我不来，也不会伤着麾下。潼关南原突围时，那么多官军，层层包围，麾下还不是安然脱险了么？”

李自成说：“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对我出了大力，救我于危急之中，将来如得天下，此功断不会忘。”

他们随便谈着，沿着贾鲁河岸向西一路走去，察看地势。他们来到一个较高的土丘上，这时雾已经消散，整个战场和敌我营垒都历历在目。闯王想同李岩继续交谈，便让随行的人都退到土丘下边等待。

忽然一阵马蹄声来到坡下，闯王一瞧，见是郝摇旗带着十几个亲兵奔来，又见双喜一挥手，不让他们径自上坡。他想郝摇旗一定是来找他的，看那样子似乎急于要同他说什么话，但他没有理会，继续同李岩交谈，时而点头，时而微笑。李岩说道：

“大元帅，摇旗有什么事来见你哩。”

自成说：“我们还没谈完，让他再等一等。”

他继续同李岩谈话，郝摇旗只得焦急地望着他们。

李自成同李岩又密谈一阵，才一起勒马下坡。双喜立刻趋前禀报：

“禀父帅，我摇旗叔……”

不等双喜说完，郝摇旗已经急不可耐地策马过来，大声说道：

“大元帅，请恕我无礼！我是特地跑来见你的，已经等了一阵了。”

李自成笑着说：“摇旗，咱们是生死之交，你有事随时都可来找我，说什么恕你无礼！”

“大元帅，今天我来找你，是确有重要话向你禀报。刚才双喜不让我上

坡，是因为你和李公子正在商议要事，他做得很对。可是，唉，闯王，说真的，我是多么想赶快同你谈谈啊！”

“哦，这就是双喜的不是了。”闯王回头对双喜说，“双喜，以后你摇旗叔随时想见我，都让他见，不要管我是否在同别人谈话。”

双喜知道闯王不得不这么说，所以他只是笑，答道：“孩儿知道了。”

郝摇旗赶快说：“这可不行。你没事时我可以找你，有事时我怎能随便打扰你，如今你是大元帅，我虽然是个老粗，也要学会懂规矩，知礼数。就拿称呼说吧，背后一时不小心，可以叫你的名字，或叫你李哥，可是当着众人，一定要称你大元帅。”

闯王听了，哈哈大笑，说：“摇旗，你多心了。咱们是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朋友，你随便称我什么都可以。”

摇旗说：“不，不。自古以来，做啥要像个啥。你如今是大元帅，将来是坐金銮殿的真命天子。不讲朝廷之礼，光讲私家之礼，那总不像个九五之尊吧？闲话不说了，我现在来找大元帅，只为了一件事，要赶紧禀报。”

“什么事，你快说吧。”

“我刚才到了水坡集南边，敌人的情况都看清楚了。他们正在扎营。前面有一二万人已经扎好了营，面对着朱仙镇。后面很乱，大部分营垒都没有扎稳。我想我们现在全力猛攻，一定可以把官军打得屁滚尿流。”摇旗说着说着，兴奋起来，“闯王，机不可失，马上向他们猛攻吧！”

“你说得也有道理，目前我们可以一仗取胜。但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不需要大打也能取胜。”

郝摇旗有点失望，说：“要有什么计策，当然很好，我怕的是错过了这个时机。”

闯王笑了一笑，说：“不会的，我马上就要去同军师商量。以后有你打的仗，你急什么？”

郝摇旗摇摇头，露出苦笑，说道：“我的大元帅，好闯王，你知道我是栽过几个跟头，办过一些错事的，虽然你还瞧得起我，捷轩对我可就是不相信，总怕我办不了大事。昨天夜里，明明知道朱仙镇寨里打得很紧，补之人少，招架不住，他偏不让我救援补之，却把我派到朱仙镇和水坡集外边的野地里，光烧那没有割尽的麦子。闯王，这味道可不好受啊！这太瞧不起我姓郝的了！”

闯王大笑起来，说：“嗨，摇旗，你又糊涂了。仗有各种打法，有的时候要杀个痛快，有的时候你不杀，功劳同那杀个痛快是一样的。昨天夜间

捷轩把你派去到处放火，使敌人心中惊慌，不知我们有多少人马，怕后路被截断，趁着大雾就退走。今天我到这里，捷轩头一个就报了你的大功，他怎么瞧不起你啊？”

郝摇旗感到满意，开朗地笑起来，对李岩说：“林泉，我是个粗人，像你们那样在闯王面前斯斯文文地商量事情，我不行。可是让我去拼命，我倒是连眼也不眨。不过现在我又觉得我不该像以前那样，见了闯王，动不动就称李哥，更不能称自成。我应该像你们一样，规规矩矩地学些礼数。”

郝摇旗走后，闯王同李岩又策马向坡上走去，打算往西边察看地势。闯王已经有截断贾鲁河的水使敌军自溃的想法，只是未同别人谈过。他想知道究竟在何处截断方好，所以打算往上游看看。

曹操在岳王庙前同李自成分手后，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马上带着吉珪和一群亲兵亲将，在朱仙镇西南边察看了他自己的营寨。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统帅，尽管昨天累了一天，又加上连夜行军，但遇着这种大的战事，他倒是精神抖擞，看不出一点疲倦。察看了营寨后，他又同吉珪等到朱仙镇的东边和南边观看地理形势。回到寨中，他又亲自审问了几个俘虏，了解官军的部署和虚实。巳时左右，他正要躺下休息一会儿，李自成派人来请他和吉珪前去岳王庙议事。他答复来人：马上就去。随即又把吉珪请来，问道：

“你看我们如何拿出取胜的办法？”

吉珪反问道：“麾下希望官军一败涂地么？”

曹操吃惊地问：“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在阎李寨时不是已同自成做了决定么？这一仗如能把官军全数消灭或击溃，今后中原大局就可以大致定了。”

“不然。珪既视将军为知己，不得不稍进忠言。今日之形势，依珪看来，大将军还不能不为自己稍留后步。”

曹操心里一动，望着吉珪，轻声问道：“老兄的意思可是……”

“今日朝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集聚起这十七万人马，可谓来之不易，也是孤注一掷。如果一败涂地，朝廷再想集聚如此多的人马，恐怕不可能了。倘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形，则将军危矣。”

曹操低下头去，寻思起来。他也认为，李自成所以对他十分看重，竭力拉拢，不过是因为朝廷尚有力量，不得不如此罢了。如果这一仗果真把官军全部消灭，说不定闯王就会对他下毒手了。十几年来，曹操经历过

的事太多，现在吉珪一提醒，他不禁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说：

“老吉，如今事已至此，非打不行。可是看你的意思，好像不主张消灭官军。那么你说，到底怎么办才好？”

吉珪冷冷一笑，轻轻捻着稀疏的略带黄色的胡须，眼神显得分外冷淡，好像这战争并没有放在他心上，他考虑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沉默了一阵，他才慢慢地说道：

“大将军，今天我们要官军吃败仗，或者要官军陷入极大的困境，这都容易办。即使要他们全军溃败，也并不难。现在就看我们到底要它败到什么地步。依我看，我们可以让它吃败仗，陷入困境，但不必使它一败涂地。须知有官军的力量在，就有我们曹营在。今日官军全部覆没，明日我们曹营也就难以同闯王合手了。这事情如此明白，难道将军还看不清楚？”

“你说的也正是我心里想的。可是如今我不是要你空讲道理，是要你出个主意，让我斟酌。”

吉珪脸色更加阴沉，眼中射出奇怪的光芒。他说：

“大将军，如今十七万官军的存亡决于我们之手。如果我们拼力与闯营一起苦战，则官军必败无疑。如果我们少出一些力，既显得是忠心保闯王，又不使官军全军覆没，这就好了。”

“那，那，下一步棋又怎么走呢？”曹操仍然不解。

吉珪又沉默起来。他心中虽然早有盘算，可是他也担心说出来会使曹操动怒。考虑再三，他决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当说的时候，他声音不觉有点打颤：

“大将军，我们相处虽然不过一年多的光景，但是你要相信，我是忠心耿耿保你的。纵然粉身碎骨，我并无半点私心。我将要说出的话，你不听也可以，只希望你能放在心上想一想。也许有朝一日，你会觉得有用。”

“你不要吞吞吐吐。我们两个什么机密话都可说，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依在下之意，我们可以帮闯王打这一仗，但不要使官军全部溃灭。在胜败决于呼吸之间时，我们突然倒戈，投降朝廷，共击闯王。官军在前，我们在后，腹背夹攻，必获全胜。闯王既败，朝廷对大将军必然重用，封侯封伯，不难唾手而得。”

曹操听罢，大吃一惊，轻轻问道：“如今下此毒手，岂不太早？”

吉珪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不走这一着棋，恐怕悔之晚矣！”

曹操犹豫地说：“以后还有机会吧？”

“不然，不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家店了。”

“闯王如果完了，我心里也不忍哪。为人总要讲点义气，何况自成待我不薄。”

“争天下，先下手者为强。自古以来，英雄相处，都是见机而作，不讲妇人之仁。当断不断，后悔莫及。”

曹操心中很不同意。虽然他对李自成也有戒心，但要他现在就同官军合手，消灭李自成，使天下英雄人人唾骂，他是不愿意的。而且他对朝廷、对官军并无丝毫好感，也不相信。他沉吟片刻，问道：

“倘若自成完了，朝廷岂能容我？”

吉珪又冷冷一笑，说：“大将军何出此言？朝廷能不能容大将军，这事不在朝廷，而在我们。山东李青山，去年起义，到今年春天受了朝廷之骗，投诚了。他原想投诚之后朝廷会给他封赏，让他做官；不料反被押到北京，献俘阙下，凌迟处死。如果我们势单力弱，则纵然帮助朝廷消灭了闯王，仍不免落得李青山的下场。可是，如果我们消灭闯王之后，乘机扩充人马，只要有十万二十万雄兵在手，就可以既不怕朝廷，也不怕任何官军。每一朝代，经过大乱之后，必然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唐朝是活生生的一面镜子。今日之形势，崇祯想中兴，已不可能。但明朝二百七十年的江山，也不会马上覆亡。依在下看来，经此大乱之后，明朝还可苟延残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说不定。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就是这种状况。我们只要有几十万雄兵在手，朝廷纵然心怀疑忌，也莫奈我何。到那时，何愁不封侯封伯，长享富贵？此乃上策，请将军决断，不要坐失良机。”

曹操沉思不语。吉珪想起早上他们出外视察时曾经谈起的破敌之策，又说道：

“现在我们去闯王那里议事，请大将军随便敷衍几句，不要将我们今早商量的破官军之策全说出来。”

曹操轻轻地点点头，说道：

“我们去吧。”

第二十章

时近中午，在岳王庙东偏院的道房中，李自成同刘、宋二人已经密议好久。当曹操和吉珪来到时，他们赶快起身相迎。坐下后，李自成用平静的声音说：

“如今这一仗究竟如何打，我想听听大将军和吉先生的高见。”

闯王说罢，吉珪向曹操使了个眼色，希望他不要把妙计和盘托出，但曹操在路上已经盘算定了，这时他露出很有把握的微笑，说道：

“据我看来，要战败官军不难，只要我们善于用计，可以不费多少力气，就叫它全军溃败。”

闯王笑道：“汝才，既然有妙计在心，就请你赶快说出。你说我们如何能不损失兵将获得全胜？”

“完全不损失兵将，那也很难，打仗总得有死伤。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死伤甚少，获得全胜。这是上策。下策是死拼硬打，将敌战败。”

闯王点头说：“好，好。你再说下去。”

吉珪又向罗汝才暗使眼色。汝才没有理会，继续说道：“如今官军虽多，可是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这三支人马，实是勉强合在一起，当年左良玉仅仅是总兵官，尚且骄横跋扈；如今已是平贼将军，岂肯把丁、杨之辈放在眼里？这是三股搓不拢的绳。他娘的，我们就抓住他们的这个弱点，使他们败在我们手里。我们今天可以暂且不向敌人猛攻，只须稍用挑拨之计，再加军力威压，几天之内，敌人必有内变，那时我们再全力猛攻，就可以不经多少恶战，把敌人全部收拾。”

听到这里，吉珪心里一凉，又盯了曹操一眼，那意思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曹操没有看他，继续说下去：“要使敌军自乱，并不困难。”

宋献策点头说：“当然，我们可以挑拨离间，使他们互相猜疑。”

曹操笑道：“你们都是足智多谋的人，这挑拨的办法，就不用我多说了。我现在要说的是一条十拿九稳的小计，只要依计而行，准可以使官军全军自溃。”

闯王赶快问：“什么妙计？”

曹操不理睬吉珪的眼色，回答说：“这朱仙镇和水坡集之间有一条河，十分重要。这条河从西北流来，先经过我们这里，然后才到水坡集。要是我们在上游三四里处截断了这条河，使河水不向东南流，官军就没有水

喝。如此干旱天气，又如此炎热，人马饮水困难，加上我们用大军一压，必然不战自溃。”

大家听了都纷纷点头。宋献策暗想：“英雄所见略同，老曹果然非同一般！”

罗汝才又说：“另外，官军此来所带粮草不多。昨夜郝摇旗到处烧麦子，今天我们还可以继续在官军营垒周围十里到二十里之间，把没有割的麦子全部烧光，树木也烧毁，使官军野无所掠，不但没有水喝，也没有粮食吃，没有柴烧，不出三天，必然会乱起来。那时他们内有军心自乱，外有大军相逼，官军不溃逃，我曹操头朝下走路。乘其溃逃之时，我们前堵后追，岂不叫它全军覆没？”

闯王跳起来，狠狠地在大腿上拍了一下，双手抓住罗汝才的肩膀，大声说：

“汝才，你说得好，说得好！我们刚才商量了一阵，也是这个意思，可见我们心中的锣鼓都敲打到一个点子上了。好哇，老曹！”

罗汝才哈哈大笑，望了吉珪一眼，说：“我就知道大元帅，还有军师、捷轩，一定会想出这步好棋的。”

闯王又转过去问吉珪：“子玉有何妙计，也请说出。”

吉珪心中不快，却赶快赔笑答道：“刚才我们曹帅已经都说了。他所说的也正是大元帅所想到的，请大元帅斟酌采用，全胜不难。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闯王说道：“今天早饭以前，我们宋军师沿着河流向上走了几里，已经看好地方截断河流，把水引向河北洼地，汇成一片湖泊。另外要挖几道沟，将水引入我军营中，供大军饮用。目前炮台也正在赶筑，对左营的炮台特别要修得快一些，高一些。为了牵制官军，我又命郝摇旗率领两千骑兵、三千步兵到水坡集的东边、西边和南边，烧毁田间麦子，扰乱官军。现在就请曹营也派出五百骑兵和两千步兵，协同摇旗，使官军不得安宁，既不能打柴，也不能打粮。”

曹操说：“这容易。我回营去马上就把人派来。不知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

“如今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的兵力不足。兵法上说：‘十则围之’。我们虽然号称数十万，战兵不过十几万。我们的弱点也并不少。我想，目前在阎李寨留守的两万人马，恐怕必须调来，兵力方够使用。可是阎李寨留有十几万随营眷属和各种工匠，还有许多粮食、辎重，未曾运走。人马调来后，眷属和工匠自然跟着前来，可粮食、辎重怎么办？我还没有想出妥善办法。”

刘宗敏说："辎重、粮食十分重要，我看阎李寨的人马还是暂不调来为好。"

宋献策想了一下，说："可否调来一半，留下一半守寨？"

吉珪起初一直不愿多说话，现在知道大计已定，虽然心中失望，也不愿继续做出冷淡的样子，听了宋献策的话，他就摇摇头说：

"如今正是紧要关头，丢了粮食，以粮资敌，确实大为失策。但目前驻守阎李寨的人马都是一功将军率领的精兵，我们也有几千精兵在那里。依我看，调来两万，留下几千精兵守护阎李寨，也就够了。"

曹操点头说："五千人死守几天，大致还可以。"

说罢，大家都望着闯王，等他决定。闯王默默地想了一阵，忽然目光炯炯，露出刚毅的神色，果断地说："不，一个兵也不留，我的两万精兵和你的几千人马全数火速调来……"

吉珪说："大元帅如此决断也好，那就应该将运不及的粮食草料、各项辎重全部烧毁，不可资敌。"

李自成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烧屯么？……不用烧了，能带的尽量带来，带不来的粮食和军资送给开封守城的军民作礼物吧。"

大家听了，一齐吃惊，互相看看，又看看总哨刘爷。刘宗敏想了一下，也不明白，随即摇摇头，对自成说：

"嗨，有几万担粮食啊！不烧掉岂不是白白地送给敌人？还有许多金银财宝也没有运完呢！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闯王笑着说："这次要大方送礼，不可小气。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唯一部分粮食要留下，那金银财宝也要留下一部分，送给开封军民。俗话说：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如今我们要下狠心，扔掉这些东西。"

宋献策明白了闯王的意思，也笑道："此即所谓'欲取之，姑予之'。"

闯王点点头，又说道："事后就可看出我们并不吃亏。让开封人去搬那些粮食辎重吧，只要他们不来朱仙镇，不从背后纠缠我们就好了。现在时光紧迫，我们就不再深谈了。汝才、子玉，你们回去休息吧。"

曹操和吉珪刚走，闯王就向外边问了一句：

"二虎来了么？"

"来了！"

从夜间直到天明起雾的时候，义军一共俘虏了三四百人，多数是丁启睿和杨文岳麾下的官兵，也有一部分是左良玉的部下。这些俘虏中约有三分之一受了伤，有些受伤还不止一处，可见官军初到这里，也有相当的锐气。战斗一结束，刘宗敏就下令将所有的俘虏集中到一起，交给刘体纯看管，并命刘体纯从俘虏的口供中探明官军的实在情况。

现在李自成又把刘体纯找来，悄悄地嘱咐了一些话，问道：

“二虎，我的用意，你可都明白了？”

“明白了。一定遵照大元帅的指示去办，请大元帅放心。”

闯王满意地点点头，说：“去吧，下午我要见到左营的那个军官。”

刘体纯走后，闯王便带着双喜和三百名标营亲军去看谷英。谷英驻守在距朱仙镇十五里的通往开封的大道上。闯王正察看他们在仓促中修筑的营垒，一名小校和一群士兵押着一名敌军军官和十个官兵来见谷英，还拿着从这些人身上搜出的公文、令箭、腰牌。李自成喜出望外，却用平淡的口气向小校问道：

“从哪搭儿抓到的？”

小校回答：“我们奉谷爷将令，往东去走了十几里，埋伏在一个临大路的村庄里。这几个货绕道从那里往开封送公事[1]，正好落到我们手中。”

为首的军官从闯王的神气、说话的声调，料定他必是义军中的大人物。他赶快跪下，说：

“小人是丁督师大人差往开封送紧急公事的，请将军手下超生，饶小人一命。小人吃公家饭，受公家管，奉上头差遣前往开封下书，别的事全然不知。”

闯王下令剥下他们的衣服、帽子，严加看管，不许逃走一人。然后，他同谷英走到附近一棵大槐树下，小声说道：

“子杰，事有凑巧，该我们打胜仗了。我正盼望你在这里能捉到一个往开封送公事的官军，果然老天看顾，使我如愿以偿……”

“闯王……”

“丁启睿的火急书信是送给河南巡抚高名衡的，说在三天以后，他们所率二十万人马将同我们在朱仙镇决战，要开封城内的官军义勇做好准备，只等火光一起，炮声一响，立即由陈永福率领出城，前后夹击我军。”说到这里，闯王笑一笑，又嘱咐说，“对捉到俘虏这件事，严禁外传。丁启睿的书信我带走。官兵的令箭、衣帽、腰牌要命令专人严密保管，一件

不许丢失，也不许叫多人看见。”

李自成在谷英处吃了午饭，差一名亲兵去通知李岩速到大元帅行辕听令，又差一名亲兵去通知田见秀在堵塞贾鲁河完工之后，速到刘庄见他。然后他赶快上马走了。

在朱仙镇西边五六里远的地方，贾鲁河已经在上午被田见秀率领的将士们拦腰截断。河水向西北不远处的一片洼地倒灌，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湖泊。另外有许多地方，将士们正在挖修小渠，准备将水引向各个驻地。许多将士站在水边观看。很多人在河边、小湖边和渠边饮马。还有许多将士脱得精光，跳进河中和小湖中洗澡，玩水，一片欢快。

田见秀从上午起就同将士们一起挖土，抬土，挑土。他一边杂在小兵们中间劳动，一边指挥全部工程的进行。他打着赤脚，裤子卷到膝盖上边，连裤子也完全湿了。工作完成以后，田见秀到河里洗澡。曹营将士也有几百人在河中洗澡。有几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快活地吹唿哨，嚷嚷叫叫，互相泼水，还有的用笨拙姿势浮水，双脚打得水面扑通扑通响。水星四面飞溅，几次打到田见秀脸上。田的亲兵们显出怒容，想把那几个小伙子赶到远处，被田见秀用眼色阻止。亲兵头目来到他身边，说：

“将爷，我替你搓搓背吧。”

“不用。不要让那些小伙子看出我同大家不一样，使他们玩得不痛快。”

“不过他们打闹得太不像话了。让他们知道是谁在这里洗澡，他们就安静了。”

田见秀笑着责备说：“何必那样？我要是不跟随闯王起义，不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小百姓？何必要在这些小伙子跟前摆出身份？”

“可是，咱们老府，如今没有一个将领像你这样没有一点儿架子！”

“还是保持本色好。”他笑一笑，接着说，“有朝一日，闯王坐了江山，天下太平，我解甲归田，或自耕自食，或出家为僧，还不是同乡下老百姓一起生活？”

亲兵头目笑着问：“将爷，你常常这么想，到时候闯王能放你解甲归田或出家么？”

“我如今虽未出家，却是佛门弟子。人各有志，闯王也勉强不得。”

“到了那时，我们这班跟随你多年的将士怎么办？”

田见秀又笑了，轻轻说：“你们安心打仗。日后天下太平，我不会要你们跟随我到深山野寺去。闯王自然会论功行赏，给你们荣华富贵。”随即他挥手使他的亲兵头目退走。

一个小伙子在水中玩够了，来到田见秀身边，开始搓身上的灰垢。他看见田见秀相貌和善，没有官儿们的威严神气，也没有亲兵侍候，搭腔问道：

“老伙计，你是个火头军还是马夫？”

田见秀笑着回答：“我是马夫。”

小伙子望望他身上的创疤，惊叹说：“老伙计，你挂的彩不少啊！”

“跟随李闯王南征北战，打仗是家常便饭，还能不挂几处彩？”

“大元帅的老营中有一个马夫头儿叫王长顺，大大有名。你认识他么？”

“认识，认识。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你身上挂过多处彩，又是王长顺的老伙伴，日后大元帅坐了天下，你就跟着享福啦。”

“我这块料，大富大贵没有份儿，总会有碗饭吃呗。”

小伙子亲昵地恳求说：“我搓不到自己背上，咱俩替换搓搓好不好？来，我先替你搓。”

“我自己已经搓净了。来，兄弟，我帮你搓一搓。”

小伙子高兴地说：“你是个好人，我就不客气了。明天若是没事，我们还来这里洗澡，我先替你搓背。”

田见秀笑着点点头。小伙子移动到他的前边，开始让他搓背。田见秀的亲兵们都吃惊地望着这件事，而亲兵头目想站起来骂人。田见秀带着快活的笑容，赶快使眼色，不许他们大惊小怪。随即亲兵们互相看看，也暗暗发笑。当田见秀替小伙子将脊背搓净时，听见岸上有人叫他的亲兵头目的名字。他回头望望，心中明白，在小伙子背上拍一下，说：“搓净啦，小兄弟。”小伙子向他笑着点点头，又顽皮地做个鬼脸，随即扎个猛子，窜往深处。田见秀赶快上岸，擦干身子，穿好衣服。亲兵们比他先上岸，并且已经从树阴中牵来战马。那个小伙子站在水中，望着他在一大群亲兵的护卫中策马而去，想着自己惹了大祸，完全呆了。

李自成回到老营时，李岩已经在等候着他。他向李岩介绍了已经决定的

破敌方略，笑着问道：

“林泉，你看如何？”

李岩称赞道：“很是周密。只要左昆山全军溃败，丁、杨两军就跟着溃败了。”

闯王说：“我们要逼迫老左向许昌那条路上逃，落入伏中。如今有一件事情，只有你去办最为合适，不过得要你辛苦一点，率领人马火速动身。迟了怕来不及。”

李岩已经明白是要派他往西南方面，说道：“请大元帅吩咐。”

“我想快则三天，慢则五天，官军必有大队人马往许昌一带逃去，直奔南阳，或奔往郾城、信阳。现在就要你同德齐往尉氏一带，打开几个寨子，赈济饥民，向百姓宣扬义军的威德。并让他们准备好棍棒、锄头、刀、枪，如有溃散的官军经过那里，就让他们随处截杀，为过去遭受官军残害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报仇。就是这件事情，请你斟酌去办，办得越快越好。”

“是！我一定遵办。倘若官军从那里逃走，豫东将士就奋力截杀，老百姓也定会揭竿而起，为他们自己报仇。”

李岩匆匆走了。

刚送走李岩，刘体纯按闯王的吩咐将一名左营军官带到老营。自成赶紧对高夫人说：“你派人去把左小姐请来。”

高夫人已经知道闯王的计策，答道：“左小姐早已请来了，在我的帐中等候。她听说从左营来了人，可以给养父带个口信，十分高兴，流下了眼泪。”说毕，她就命一个女兵去请左小姐。

左小姐今年虚岁十七，高挑身材，脚步轻盈。不足一年的闯营生活，使她的举止神态都有显著变化。随着慧英在帐门口一声禀报，左小姐带着乳母进帐。她先向闯王行礼，叫了一声“干爸”，又向高夫人行礼。高夫人一把将她拉在自己身边坐下，笑了笑，说道：

“你干爸叫你来，就是要你见一见从左营来的那个军官。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说，让他回去启禀左帅。左帅知道你在这里平安无事，就会放心了。”

左小姐点点头，眼泪不觉滚了出来。

随即闯王一声吩咐，被俘的军官被带了进来。这个军官穿着左营的衣

甲，头戴钢盔，腰挂宝刀。进帐以后，他先向闯王跪下磕头。闯王笑道：“你快见见你们的小姐吧！”这军官又向高夫人叉手行礼，然后才在左小姐面前躬身说道：

“问小姐的安。”

闯王命他坐下，然后笑着说道：“我们将你俘虏过来，待你还算不错吧？听说在战场上弟兄们也用绳子将你绑了，有点儿无礼，随后知道你是左营的军官，立刻松绑，以礼相待。你的盔甲宝剑，全都找到，还给你了。我的爱将刘德洁还用酒肉款待了你，好嘛，不打不相识，一打倒成了朋友！”

他说话的口气亲切，幽默。那军官赶快站起来，恭敬地说：

“多谢钧座大人不杀之恩。”

“坐下，坐下。你同我手下的刘将军素昧平生，同我也素不相识。我们这样待你，只因为你是左帅手下的人。你也知道，我军昨夜俘了丁、杨两营的官兵，如何对待；俘了左营的官兵又如何对待；大不一样！”

“是，是。这些事，鄙人都看在眼里，心中清楚。鄙人回去之后，一定向左帅大人如实禀明。”

“我同左帅之间并无私仇。两军阵上，我与左帅各行其是，双方将士各为其主，当然要互相厮杀。这也只是因为我为老百姓替天行道，左帅为崇祯尽忠效力。说到底，我同他前生无怨，今世无仇。为着留日后见面之情，我下令不许伤害你们左营被俘的人，不管是官是兵，一律放回。”

高夫人插话说：“打开商丘的时候，闯王下令对侯府加意保护，不许骚扰侯府一草一木，也是给你们左帅留的情面。”

闯王接着说：“我派人从南阳卧龙岗将你们左小姐接来，只是为着从南阳往襄阳的路上太不平稳，探知有大股土寇准备在半路劫走小姐，我担心她遇到凶险。将她接来之后，我待她像自己女儿一样。她是我义女，我是她干爸。”

左营军官被帐中的愉快气氛所感染，脸上堆着既惶惑又感动的笑容，暗中打量左小姐、高夫人和乳母等人的笑，都不是假装的。他又一次站起来，恭敬地说：

“我家小姐如此受闯王和夫人厚爱，平安无恙，鄙人回去后一定如实禀报，请左帅大人放心。”

高夫人说：“我同闯王，将左小姐当亲生女一样看待。原来跟着她的乳母、丫环、婆子，仍然跟在她身边伺候。我们军中的妇女全是骑马，不许坐轿，可是老营中特意为左小姐备了一乘二人抬的小轿。行军时候，

她高兴骑马就骑马，高兴坐轿就坐轿。一切吃的用的，都尽量照顾。”

李自成笑着说：“你家小姐刚来到我们军中时，还有点不习惯，如今就以我的老营为家了。她会把我这里的情况告诉你，你要记清，回去后老老实实向左帅回禀。我还有事，不能再说别的了。”

李自成走后，高夫人也自称有事离开了。在大帐中，陪着左小姐的只有她的乳母，另有三四名备呼唤的女兵侍立帐外。左小姐向军官重新打量一眼，生怕不真，问道：

“你贵姓？是我父帅手下的什么军官？”

军官欠身回答：“卑职姓刘名忠武，是平贼将军麾下的一个千总。”

“你是怎样被俘的？”

“回小姐，卑职今日五更奉命率五百步兵增援朱仙镇寨内官军，在大雾中与友军失散，看不清楚，被闯王的义军包围俘获。他们因知我是平贼将军大人的部下，不加伤害，用酒肉款待，发还了我的头盔、绵甲、战袍、宝刀。被俘的弟兄们也不伤害一人，已经全数放回了。”

左小姐与乳母交换了一个眼色，想着此人绝非冒充的，心中猜不透闯王的用意。她知道闯王正在调兵遣将，一心要将她养父的左家军一战杀败。她还明白，贾鲁河已被截断，官军十分缺水，闯王要逼迫以她养父为主的二十万官军不战自溃，可是她猜不透闯王为什么放这个左营军官回去，还要让这人同她见面。眼下她只好暂将这些盘结在心上的疙瘩撂在一边，愁眉不展地向被俘的军官问道：

“刘千总，俺父帅身体可好？”

“请小姐放心，镇台大人贵体很好，这一年多来稍微又发福了。”

“俺哥哥可好？”她问的是左梦庚。

“少帅也很好。少帅目前也是副将职衔，蒙朝廷记功两次，如今随镇台大人襄办军务，不离左右。”

“如今也来到朱仙镇了？”

“在水坡集军中。”

左小姐想到与父兄相距不远，却不能见面，暗暗心酸。停一停，她又问道：

“你可知道有一位丘将军的消息？”

军官知道左小姐问的是她的本生父亲丘磊，与左良玉是生死患难之交，

从容答道：

“听说丘将军如今在山东一带，也是副将职衔，不日要升总兵。”接着，他又胡诌一句，“还听说丘大人常有书信给我们镇台大人，详情我不清楚。”

左小姐心中激动，用袖头揩去涌出的热泪，说道：“你回到俺父帅营中，一定要如实禀告父帅：俺在这里一切都好，闯王夫妇都把我当女儿看待。务恳父帅放心，不要以我为念。”

“我回去后一定如实禀报，请小姐宽心。”

左小姐已觉无话可说，向乳母望一望，用拿不定主意的眼神问道：“把东西拿来？”乳母明白了她的意思，起身走出大帐，低声对一个丫头有所吩咐。

过了片刻，一个丫头取来一个用锦缎包着的小盒，双手呈给小姐。小姐没有接，轻声说：

“你打开来，请刘千总当面过目。”

丫环将东西捧到千总面前，解开锦缎包袱，露出一个红漆小盒；又打开盒盖，默默地递给千总。军官接到手中，看见里边装着一支翡翠簪子和一对玉镯。他正觉莫名其妙，左小姐对他说：

“这是我母亲的遗物。她老人家亡故以后，这两样首饰一直留在我身边，不敢遗失。从前常听俺先母言讲，这是俺父帅做小军官时买来送给她的，所以她老人家说，看见这些首饰很难忘当年的患难恩情。你把这首饰盒带回去交俺父帅，可不能在路上遗失啊！”

“请小姐放心。只要闯王放我回营……”

左小姐突然不能够控制自己，涌出热泪，哽咽说：“你回去启禀俺父帅，就说我叩请父帅大人金安，日夜都在思念他老人家；我终究要回到他身边行孝，请他放心。俺闯王干爸已经说过，他同俺父帅无仇，实不愿兵戎相见。不得已同左家人马打仗，并非他的心意。闯王干爸愿意送我回去，等打过这一仗就好办了。你，你走吧。”

刘千总看出来，分明小姐还有许多话不能说出，他自己也不敢与小姐在一起太久，赶快将首饰盒揣进怀中，叉手告辞。恰在这时，闯王和高夫人回到大帐，吴汝义跟随在后，分明是刚处置了重要事儿。刘千总躬身向闯王辞行，并询问还有什么吩咐。闯王说：

“你回去禀告左帅，请他不用挂念左小姐，我不日将送她回去。你还告他说，我心中对他颇为仰慕，可惜无缘一见。只要他从水坡集撤兵南去，我绝不派兵追赶。”

刘千总唯唯遵命，跪下去向闯王叩头，又站起来向高夫人叉手行礼，重新向左小姐行礼，也向吴汝义辞行。闯王对吴汝义说：

“他是左帅的人，小心派兵保护。等黄昏后送他过朱仙镇，务使他能够回到左营，不令多人看见。”

吴汝义带着刘千总走后，田见秀来了。李自成把整个军事部署告诉了田见秀，然后说道：

“玉峰，你眼下就出发，率领五千骑兵，火速去到尉氏境内，估计一下，官军溃退时大约要经过哪些地方，将那里的大路截断。有些地方要挖深沟拦断去路，有些地方要布置疑兵。这些事情都得在三天内办成。我知道你一向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苦，所以此事只有你去办，我才放心。”

“此事我一定会办好，绝不让他们从大路上轻易逃走。”

田见秀匆匆离去。闯王忙了一天一夜，这时方才缓下一口气来。忽然吴汝义进来禀报说：

“曹帅命人绑了一个士兵送来，请大元帅从严治罪。”

闯王十分诧异，便走出帐外来看，果然看见曹营的一个小将和几个士兵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着的士兵。那小将一见闯王，便跪下说：

“启禀大元帅，这个兵新来不久，不认识田将爷，方才很是无礼。本来要请田将爷治罪，可是他已骑马走了。我们大将军原说：找不到田将爷，就送到大元帅这里，请大元帅依法从严治罪。”

闯王问道：“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个小伙子有什么罪啊？”

“回大元帅，事情是这样的，这样的……”

曹营小将把这个小伙子如何在河中洗澡、如何叫田将爷替他搓背的事细述一遍，然后说：

“请大元帅从严处分，该杀就杀，该打就打。”

闯王不觉失笑，望着吴汝义说：“你瞧，大将军给我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怎么办呀？”

吴汝义一时没解开他的意思，说道：“看在曹帅的面子上，处分他二十鞭子，不必重罚得了。”

闯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子宜，你也糊涂了！玉峰的秉性脾气你也忘了？他对老百姓和对自己手下人就是那么个好人，都说他是活菩萨。要是他如今在这里，绝不会治这个小伙子的罪。”随即他对曹营的小将说：“立刻将他松绑。他不认识田将爷，这又何妨？以后再碰见田将爷

时，赔一句不是就行了，不要在意。今后要好好杀官军，争立功劳，这比什么都要紧。你们走吧。”

[1] 公事——口语中将公文叫作公事。

第二十一章

官军以水坡集为中心，修筑了许多营垒。丁启睿驻扎在寨内和寨外东北一带；左良玉人马最强，驻扎在正北，直接面对朱仙镇；杨文岳驻扎在西北边，与左军的左翼衔接。从整个战场形势来看，官军处在不利地位。义军在西北、正北、东北三个方面集结了三十多万人马，以压倒性优势对官军形成了半圆形包围。

下午未时刚过，官军就发现河水断流，人心顿时浮动起来。各营士兵都跑出来抢水，有的用水桶，有的用木盆、瓦盆。水一下子就被抢干了。他们又开始掘井，却只有一部分井掘到了水。由于井少人多，开始提上来的水还比较清，提到后来就是混浊的泥汁儿。在抢水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起互相斗殴、甚至互相杀伤的事件。

黄昏后，丁启睿偕同左良玉到水坡集西北面巡视，希望能发现敌人的弱点或疏忽之处，但是水坡集与堤坝之间有义军两座营寨，防守严密，无隙可乘。巡视回来，丁启睿邀左良玉就近同到杨文岳的老营，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密商军事。

会议开始，丁启睿先谈了眼下的严重局势，请大家提出作战方略。将领和幕僚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默默无言。杨文岳一则曾为火烧店的败逃受到朝廷严责，不得不在口头上勉强主张进攻，二则他在黄昏后发现可怕情况，想趁此时试探平贼将军的口气，便首先打破沉默，说道：

“目前贼兵抢占了朱仙镇，又截断贾鲁河，使我大军处境艰危。现摆在我军面前有三策：一是同敌决战。趁眼下士气尚未衰败，全力以赴，向敌进攻，同时约定开封守军自北策应，两面夹击，庶几可以扭转局面。各位大人以为然否？”

杨文岳心中怯战，实不希望有人附和他的主张，但是人们从他说话的声音和神色，猜不出他的真意，都用惶惑的眼睛望他，奇怪他为何主张决战。左良玉只是用眼角瞟他一眼，从嘴角流露出一丝儿似有若无的微笑。

丁启睿从昨天起右边小眼角的肌肉经常跳动，他疑心这是不吉利的征兆，在目前处境中更增加了他的失败预感。他既害怕贸然决战，又不敢说出来反对决战的话，只好捻着两年来迅速花白了的胡须向杨文岳问

道：

“杨大人刚才说眼下摆在我军面前有三策，其他两策为何？何不全都说出来请大家斟酌？”

杨文岳叹口气说：“第二策是竭力苦撑下去，深沟高垒，不与贼军决战。用计离间闯、曹二贼，伺隙而动。但恐怕离间未成，我军士气丧尽，人心瓦解，不可收拾。”

丁启睿问：“第三策呢？”

杨文岳说：“再支撑数日，如不得已，大军徐徐向杞县、睢州引退，不必困守此地。贼军如追赶前去，即在睢、杞一带决战，不至于如今日断绝水源。贼军如不敢尾追前去，我军随时可以返回，使敌人不能全力围攻开封。”

丁启睿说：“这第三策绝不可行。大军一动，敌人乘机猛攻，很容易惊慌溃败。何况未经苦战，便要退兵，皇上见罪，如何是好？学生奉命督师，罪无可逭，与其死于西市，不如死于战场！”

杨文岳问道：“然则决战乎？”

丁启睿说：“我昨日已差人密檄豫抚高名衡做好准备，于三日之内看见朱仙镇一带火光，即饬陈永福率城中兵勇出城以击流贼之背。故以学生看来，应该坚持数日，俟与开封联络就绪，即进行决战。昆山将军意下如何？”

从开会到现在，左良玉一言不发。他心中既有牢骚，又存狐疑，而且对丁、杨十分藐视。当他同丁、杨在汝宁境内会师后，曾建议大军走杞县、陈留，直趋开封城下，在禹王台、繁塔寺一带安营扎寨，背倚坚城，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占据黄河南岸，使开封北路畅通无阻，粮食由黄河源源接济。可是这个建议未被采纳，致使今日前有强敌，后无坚城。他估计大军在水坡集无险可守，水源已断，三天之后必将不战自溃。他在丁启睿请他说话之后，又紧皱着浓黑的扫帚眉沉默片刻，想了一想，然后说道：

“刚才杨大人说的第三策，我倒以为可行，但是要快，也不必退得太远，致为敌人所乘。为今之计，确实只有暂时向东南撤退，算是上策。撤到什么地方？我看，可以撤到陈留一带，不受贼军包围，人马不愁断水，再图进兵开封城外。如此暑日炎热，一无水喝二无柴草，人马如何支持？”

丁启睿一听撤军的话，就想到皇上会将他下狱治罪以及满朝言官将对他肆口攻讦，不觉出了一身热汗，小眼角越发不停地跳动。他望着左良玉说：

“撤军？不可，不可。眼下将士们正在人心惶惶，猜疑百端，一旦后撤，容易溃乱。倘敌人乘机以大军冲突追击，并以精骑蹂躏，则结局不堪设想矣。”

在座的多是督师和总督手下的人，都反对撤军陈留，认为此时大军向后移动十分危险。左良玉心里骂道：“同这班庸才在一起，受他们拖累，叫老子一筹莫展，真他妈的！”他向大家扫视一眼，不禁面露忿然之色，冷冷一笑，说道：

“既然督师大人与诸位大人都认为应该在此地与贼决战，我也无话可说，至于胜负吉凶，只好听天由命！”

左良玉不再多说，便急着回营去料理军事。会议毫无结果而止。

这天夜间，左良玉在帐中召集亲信将领和幕僚开会。他毫无顾忌地说，丁启睿和杨文岳不懂军事，且系李自成手下败将，尤其是杨文岳，火烧店那一仗竟然撂下傅宗龙单独逃走。谈到这里，他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今日打仗，非同平时，贼军势力强大，又得地利。我们要谨防别人逃走，单独把我们留下。”

他手下的将领和幕僚们也纷纷嘲笑丁、杨不知兵。有人谈到，自从下午断了水源以来，丁、杨营中已经军心不稳。左良玉说：

“如此处境，我们的军心也一样不稳。要传令各营，谨防逃兵；抓到逃兵，立即斩首。”

又有一个将领谈到午后放回俘虏的事，说：“这事十分奇怪，他们对我们的士兵用酒食款待，然后放回，却把丁、杨麾下的将士，有的斩首，有的剁去右手，有的割掉耳朵，然后放回。”

左良玉说：“这显然是李瞎子用的离间之计。我已经同丁、杨二位大人谈过。在这样人心浮动时候，我们要严禁将士们轻信谣言，更不许乱说闲话。”

一个将官摇摇头说：“可是二位大人手下的将士并不明白。现在谣言愈来愈盛，都说我们将士中曾有人带回一封书子，是李自成写给大帅的。”

左良玉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既然谣言愈来愈盛，我们更要严禁谣言。我身居平贼将军，李贼除非投降，断不会给我书信！”

散会以后，左良玉率领几个重要将领登上一个高阜，向北瞭望，但见远远近近，到处都有火光，有的火光向北延伸很远，分明在十几里外。从火光可以看出，义军的营垒一层一层，星罗棋布。如今官军再指望走近开封，与城中呼应，已不可能。左良玉看了一阵，心头感到沉甸甸的，便又转过身来向南望去。南边也有不少火光，一会儿在这里出现，一会

儿在那里出现。左良玉知道，那是一些义军游骑在焚烧田间麦子。

回到帐中，他不敢解甲，就这么蒙眬睡去。忽然一个亲将进来把他叫醒。他睁开眼睛问道：

“有何紧急事儿？”

“禀大帅，派往开封的小校回来了。”

左良玉霍地坐起，说：“把他叫来！”

这个小校是左良玉尚未到达水坡集时，在路上派往开封去的。他绕了许多路，方才到达开封城下，被城上用绳子系进城内，向巡抚呈递了左良玉的书子。左良玉在书子里表示：愿意把人马开到禹王台和繁塔寺一带扎营，以护省城，再分出二三万人马驻扎在开封与黄河南岸之间，打通粮道。可是开封官绅们在巡抚面前开会商议，竭力反对，说左良玉的军纪十分败坏，万万不可让他的人马开到开封。商议之后，巡抚就给左良玉回了一封书信，交给小校带回。

左良玉看罢回书，知道高名衡是婉辞拒绝他到开封城下作战。从小校口中他又获知了开封官绅们的态度，不禁十分生气，猛地把脚一跺，大骂了一声：“一群混蛋！”挥手使小校退出。

当天夜间，左良玉走后，杨文岳请丁启睿再坐一下，随即轻声问道：

“督师大人，你认为今日闯贼不杀左营被俘的官兵，反而用酒食款待，然后放回，是何用意？”

“我看不过是离间之计，不必重视。”

杨文岳轻轻摇头，说：“我们要谨防被昆山所卖。”

丁启睿一惊，说道：“大人何出此言？我看尚不至此吧？”

“左昆山太骄横。杨文弱待他不薄，他却不听调遣，致使剿灭献贼之事，功亏一篑。如今闯贼也在拉拢昆山，说不定暗中也有些咱们不知道的情况。”

“这就难说了。归德侯家是昆山的恩人。这次闯贼破了商丘，对侯家就保护备至。看来闯贼用意甚深，我们不得不防。”

“岂但如此，今日放回的左营官兵，在被俘后不但没有伤害一个人，还用酒食款待，而我们两营的官兵，不是被杀，就是被剁去右手，割掉耳朵。”

“不过此事昆山自己倒是在下午见面时先说了，认为是闯贼故施离间之计。”

“明的事情他不好不说，可是暗的事情就未见得向大人说出。”

丁启睿又是一惊，忙问道：“大人莫非另有所闻？”

杨文岳探身向前，悄声说道：“他手下有个军官，名叫刘忠武，是今日黄昏后才从闯贼那里放回的。他不知保定兵与左营已经换防，误走我巡逻地界，被我兵拿获，搜出罪证，并已审问明白，情况十分蹊跷。我现在请大人留下，正是要面陈此事。”说到这里，他吩咐在一旁侍立的中军说：“叫刘忠武来见大人。”

中军出去片刻，带来一个军官。那军官先向丁、杨躬身叉手，然后“扑通”跪下，害怕地向总督说道：

“卑职死罪，今日被闯贼所俘，幸而生还，如何处分，恳大人法外施仁。”

杨文岳说：“现在不是问你的罪，是督师大人有话问你，你要老实回禀。”

丁启睿问道：“你叫刘忠武？”

“是，大人。”

“你站起来，好好说，你是怎样被俘的，他们为何没有杀你，又把你放回来了？”

刘忠武站起来，垂手恭立，回答说：“回禀大人：五更时候，我们左营有两千人马杀进朱仙镇，我率领五百人走在前边，不料起了大雾，对面不能见人。我走错了路，被贼兵活捉了去……”

“后来呢？”

“后来被捉的人都送到刘二虎那里。快近中午时候，刘二虎忽然走到卑职面前，对我说：‘老兄，我看你有点面善，好像在哪儿见过的。噢，我想起啦，从前我有个朋友跟你的面貌差不多。现在你是想活，还是要死？’卑职当时说：‘我当然要活，可是我不能投降。’……”

说到这里，刘忠武偷偷地瞟了丁、杨一眼，因为“我不能投降”这句编造出来的假话，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看见丁、杨并无反应，他又接着说：

“刘二虎对卑职说：‘我不要你投降，也不要你死。我同你前世无仇，今世无冤。我奉闯王之命，不杀左营的客人。’说着，他把卑职……”

丁启睿截住问：“怎么，他说你是客人？”

“是，大人。他有时称我是客人，有时称我是左营朋友。”

丁启睿和杨文岳交换了一个眼色，向刘忠武说道：“快说下去，他把你……”

“他把卑职带进另一座军帐中，陪着我吃酒，要我不必害怕，说他一定送我回到左营。刘二虎还说，这次打仗，闯王立意要消灭丁、杨两军人马，但不想同左军打仗。还说，左小姐现在闯王老营，闯王愿意同左帅暗中言和，将小姐送还左帅。”

丁和杨又交换了一个眼色，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刘忠武接着说：“刘二虎对卑职盛夸他们闯王如何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又说不出数日，就要向督师和总督两支人马猛攻。他说，闯王将士跟左营将士井水不犯河水，只要左营按兵不动，只打空炮，闯王绝不进攻左营。”

丁启睿对这话半信半疑，在心中默问：“真乎？假乎？闯贼离间之计乎？”他想了片刻，不肯相信，又向刘忠武问道：

“他向你询问我们官军情况，你都老实说了？”

刘忠武心中害怕，背上出了热汗，但是他装出微笑，立刻回答：“他也问到我们官军情况，卑职对他漫天撒谎，没说一句实话。他并不追究，只说：‘你们那边的情况用不着问你，我们完全清楚。今天咱们少谈军事，痛快地喝酒吧。’所以，请大人放心，卑职丝毫没有泄露我们官军这方的实情。”

杨文岳说：“刘忠武，你快将见到闯贼和左小姐的经过情形向督师大人照实禀报。”刘忠武说：“是，是。卑职不敢隐瞒，照实禀报。”

刘忠武将他被带到李自成老营以后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丁启睿沉吟不语，心中增加了忧愁。杨文岳向中军使个眼色。中军将刘忠武带出去，随即将左小姐的东西取来呈上。丁启睿看过之后，对杨文岳说道：

“啊，我明白了。听说左昆山的夫人长得并不好看，可是昆山发迹之后，因她是糟糠之妻，共过患难，所以待她恩情如初。如今夫人已死，留下这点念物在小姐身边。今日两军对垒，李贼命左小姐将此念物送给昆山，又说他同昆山无冤无仇，其用心颇为明白。”

杨文岳点头说：“正是此话。幸而这刘忠武回来被敝营巡逻抓到，不然，不然……”

丁启睿问道：“贵营将刘忠武抓到，可曾走漏消息？”

“不曾走漏消息。”

丁启睿伸出右手在烛光下比画一下。杨文岳将中军叫来，小声吩咐他速派人将刘忠武剥掉衣甲，嘴中塞进破布，推到敌营近处暗暗砍死，不许声张。中军出去以后，丁启睿长叹一声，说：

“唉，外有强敌，内有军心不稳，十分可怕。倘若左昆山更有异图，这战事就不堪设想了。”

他们相对摇头叹气，又说了一些关于左良玉极不可靠的话，便都把希望寄托在今日派往开封的那个把总身上。丁启睿曾嘱咐那个把总从陈留附近绕道前往开封，想来路上不会出事。而只要这个把总明日能够回来，就可以同开封约好时间，与李自成的义军进行决战。虽然胜利并无把握，但情况总会好得多。

天明以后是五月二十日，天气依然晴朗、炎热、干燥。明军和义军在朱仙镇一带对峙，已经进入第三天。今天开始，义军猛烈地施放火器。从早晨到下午，战场上一直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官军的炮火不多，主要依靠守在水坡集西北一带的保定部队开炮还击，但他们火药也不太多，所以有时不得不停下来。义军却一直不停地打炮，而且越来越猛。凡是驻有官军的地方，都常有炮弹飞来，打坏房屋、军帐，打死打伤士兵和战马。

这时官军的粮食、柴草也更困难了，出去搜集粮草的将士常常被郝摇旗指挥的游骑杀散或俘虏。不得已，他们只好拆门窗、拆房子做饭。凡是受伤的骡马都被杀死充饥。水，也更困难了，连池塘里的脏水都差不多喝干了。有的人渴不可耐，竟然接马尿来喝，可是因为马的饮水不足，所以马尿也很少，而且特别臊。

丁启睿和杨文岳都很着慌，左良玉更是着慌。丁启睿多次召集将领们开会，都拿不出什么办法；战还是不战，谁也不敢提出明确主张，怕以后追究罪责。

当水坡集官军陷入困境时，开封城内却另是一番景象。连日来城内也曾多次派出探子去刺探朱仙镇战况，都被义军的游骑捉住或者杀死。也有的探子只在近处村庄中向老百姓打听，而那些老百姓都受过李闯王的救济，这时就按照义军的嘱咐，告诉探子说：官军正在朱仙镇步步得手，定能杀败流贼；流贼虽然人马众多，到底是乌合之众，顶不住左良玉、虎大威这些精锐之师。看来不出一二天，官军必会取胜。探子把这些好消息带回城中，开封的官绅军民更加放心。几天来他们一直在搬运义军遗弃在阎李寨的粮食和金银器皿，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大家纷纷议论：如果不是官军强大，李自成惊慌失措，绝不会丢掉这么多粮食，更不会

连金银器皿都丢掉，可见流贼兵力实际也很虚弱，退走时极为慌张。这是大家都看见的事实，谁也不能不信。

从昨天到今天，朱仙镇方面不断有炮声传来。人们都认为这必定是官军正在向李自成的人马进攻。自从开封被围以来，巡抚高名衡和一些封疆大吏、重要官绅，遇有紧急事情随时开会，没有紧急事情则规定在每天午后未申之间都到巡抚衙门见面，或互通情况，或商议大事。今天他们又按时来到这里，每个人脸上都带有喜色，似乎胜利已经在望。

今天他们商议的题目就偏重在如何犒劳援军和全城祝捷。犒劳之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需要银子。官军号称四十万，钱给少了，恐怕不行，给得多，就有一个如何摊派的问题。商量了一阵，决定由相当拮据的藩库 [1] 中拿出一部分，主要指望殷实大户和商号拿出绝大部分，再请周王殿下赏赐一部分。

会后，开封南门下边，忽然驰来一小队飞骑，说是督师丁大人派来的，有重要公文递交巡抚。因为城门已经堵死，城上就用绳子把为首的小军官接到城上。那小军官自称姓张，名叫进忠，是一个把总。看他的腰牌，果然写着“张进忠”三个字。从他的盔甲来看，确是丁营的人。他还携有丁启睿的令箭和给巡抚的一封书子。城上的军官就把他带到巡抚衙门。此时高名衡去周王府未回，黄澍和陈永福闻讯先赶来了。黄澍对于丁营的头面人物还知道几个，就问他某人现在如何，某某人现在又如何。张进忠对有些人的情况对答如流，好像十分熟悉。也有些人的情况他不清楚，就说：“小人官卑人微，上边的事情多有不知，请老爷不要见怪。”黄澍问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又问他朱仙镇的战况。他说官军已将流贼包围，一二日内即可剿灭。大家听了都十分高兴。黄澍命人将张进忠带下去吃饭休息，并将酒肉系下城去，对留在城外的十名骑兵好生款待。

张进忠离开不久，高名衡就回来了。他拆开书子一看，果然是丁启睿的字迹。信中说，他们正在步步得手，不日定可大获全胜，要开封守军固守城池，不要随便派人出城，谨防中计。

“好，好！”高名衡一面读信，一面高兴地自言自语。

一个仆人揭起半旧的湘妃竹帘，踱进来一位略带酒意的、态度潇洒的老士绅。大家赶快起立让座。这缓步进来的、胸前垂着花白长须的人物，是河南省士林中的有名人物张民表，字林宗，中牟县人。他的父亲张孟男在万历朝做过户部尚书，而他是富有学问，擅长诗、古文和书法的老名士。因为他的名望很高，所以巡抚和布、按二司等封疆大吏以及镇将陈永福，都对他十分尊敬。他下午也参加了“碰头会”，散场后被巡抚的两三位幕宾邀到花园中饮酒赏花，限韵赋诗，刚听说丁督师差人前来下书，所以特从花园来看个究竟。他将丁启睿的书子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道：“好了！好了！”随即望着陈永福说：

“陈将军，该你立功了。”

陈永福说：“这次援军的主将是左昆山平贼将军和保定镇将虎大威将军，主要是他们立功，我不过固守省城而已。”

高名衡仍然陶醉在刚才的兴奋中，说道：“是啊，左将军等立此大功，真不愧为朝廷干城。”

张民表仍然接着刚才的话头，不客气地对陈永福说：“陈将军，我看你不如率领自己麾下将士，杀出开封，给流贼一个措手不及，岂不更好？”

陈永福是个十分稳重的人，一向不愿冒险作战，听了张民表的话，笑了一笑，说：“张先生不知，用兵之事诡诈多端。我手下只有几千将士，连新招收的算在一起也不过万把人，既要守城，又要出战，力不从心，还是守城要紧。”

张民表甩甩手说：“可惜我老了，读书无用。如果我是将军，此正立功封侯之时，岂可坐失良机？”

大家知道张民表的秉性豪迈，说话向来直爽，恐怕再说下去，陈永福会吃不消，便忙用别的言语岔开。

张民表又对高名衡说：“抚台大人，往日你说藏有名酒，请我来喝。我因为开封危急，酒兴大减，不曾一尝仙露。今日既有如此大好消息，晚饭我就不能不叨扰了。真有名酒以助诗兴乎？”

高名衡笑道：“有酒，有酒。但是酒后得请老先生赋诗祝捷，并请挥毫作书，留光蓬荜。如何？”

“一定写，一定写。”

高名衡便请大家都留下来吃晚饭。在座的除陈永福、黄澍外，还有几个官绅。其中有个绅士叫李光壂，这时也对张民表笑着说：

“张先生，今日既是在抚台大人这里即兴挥毫，也请赏赐光壂一幅如何？”

“当然可以。你也是世家子弟，与我原有通家之谊。你知道我只是不替大商人写字，不替贪官写字，别的人，只要我酒后兴发，都可以写，何况今日不同平日，汴梁孤城即将化险为夷矣！”说毕，纵声大笑。

高名衡暂离客厅，走进签押房，亲笔给督师丁启睿写封复信，说“周王殿下与全城官绅父老望救情切，伫候捷音”，还说“已备有犒军粮、银、牛、酒诸事，一俟贼退，即便送上”。他命人将朱仙镇来的下书把总叫来，亲自问了几句，将书子交他，又厚给赏赐，让他趁黄昏率领他的一小队骑兵动身，绕道回去。

这天晚上，巡抚衙门洋溢着快活的空气，所有的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只有黄澍和陈永福比较克制。饭后，李光壂向坐在他旁边的陈永福轻轻问道：

“镇台大人，尊驾今天酒喝得不多，颇亏海量。依大人看来，左将军们一定会打个大胜仗么？”

陈永福神色阴沉地回答说：“骑着毛驴看账本，走着瞧吧。目前对朱仙镇的好消息只能相信一半，那一半要靠开封百万官绅军民的运气了。”

二十日夜里，左良玉到丁启睿那里开会，依然毫无结果。会后，他从水坡集北门出来，怀着一肚子闷气和疑虑，到自己的阵地上巡视一阵，然后转回大帐。

在历年作战中，左良玉同张献忠打过多次，同罗汝才打过几次，同张、罗两家组成的联军也打过。尽管崇祯十二年夏天他曾在鄂西因轻敌中伏而吃过败仗，但除此一次外他总是每战必胜，所以已经不把献忠和曹操放在眼中。如今在他心中被视为劲敌的只李自成一人而已。他还没有同李自成较量过，但是对于李自成进入河南两年来的各种行事，他完全清楚。今晚会议之后，他完全丧失了取胜念头，只是想着如何能够多支持数日，不要败得“倾家荡产”，连老本赔光。只要老本不光，他就可以重新恢复，而皇上也不敢对他治罪。

进到大帐以后，左良玉颓然坐下。一名把总职衔的奴仆端进来半盆水放在他面前，蹲下去替他脱鞋。左良玉将脚向后缩去，望着浑水，说道：

“如今将士们连吃的都十分欠缺，还洗什么脚啊！”

“大人已经三四天没有洗脚了。天气炎热，大人还有脚气，不管水多么困难，也不能不让大人洗一次脚啊！”

左良玉严厉地轻声吩咐：“端走！饮马去！”

奴仆不敢再说话，将水盆端出大帐。随即左良玉的儿子、二十六岁的副将左梦庚进来了。

“大人，如今处境不妙，人心惶惶，众将都想知道大人与丁、杨两位大人会商之后有何决策。”

“他们还能拿得出什么决策！”左良玉轻蔑地冷冷一笑，沉默片刻，又说：“你告诉众将，请大家努力苦撑数日，不要负朝廷厚望。数日之后，我自有主张。”

“是，孩儿去传谕众将，不过，大人，倘若军心瓦解或丁、杨两军逃走，我军想苦撑几天，怕也很难。”

“老子心中明白，你不用多言。”

“已经快四更天气啦，请大人赶快休息一阵。”

儿子正要退出，左良玉忽然说道：“梦庚，老子今日处在嫌疑之地，你可清楚？”

左梦庚有点吃惊，小声问道：“难道丁、杨两位大人会怀疑父帅对朝廷的赤胆忠心？”

良玉望一眼帐外，感慨地说：“看来他们中了瞎贼的计了！”

“大人此话怎讲？”

“在今晚会议中间，谈起闯贼对被俘士兵的不同对待，虽然他们也说这是挑拨离间，可是又两次提到贼兵破商丘后对侯府派兵保护，百般照顾，好像故意试探老子。他妈的，老子为朝廷血战十年，升为大将，又因战功拜为平贼将军。他们故意对我提这话是何用意？这不是对我有猜疑之心么？”

左梦庚劝解说：“请大人不要生气，也不必介意。只要我们一心报国，何惧猜疑？”

左良玉沉吟片刻，说：“刘忠武至今未回，使我放心不下。”

“也许被瞎贼留住不放，在战争中也是常事。”

“哼，没有那么简单！”

左梦庚一惊：“大人……”

左良玉叹口气说：“你自幼随我作战，已经升为副将，竟然少一个心眼儿！”

左梦庚慌忙说：“儿子确实无知，料事不周。”

左良玉说：“你想，李自成这狡贼将你妹妹劫去，作为他自己义女，百般优待，必有深的用心。刘忠武既非有名战将，也非我的亲信，瞎贼留他何用？我担心的是瞎贼将他叫去，好言哄骗，然后命他带书给我。瞎贼也会命他拜见你的妹妹。你妹妹年幼无知，看见他以后必会伤心哭泣，然后按照闯贼的意思修书一封，命他带回。我不是担心他被留在贼营，倒是担心他带着李瞎子和你妹妹给我的两封书信，说不定还有什么贵重礼物，回来时被丁、杨二营的游骑抓去，使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岂不受冤枉的窝囊气？”

左梦庚越听眼睛瞪得越大，忽然冲口而出："啊呀，大人！"

"什么事？"

"大人所虑很是。孩儿听说，有人仿佛看见，保定兵在昨日黄昏后抓到了一个什么人，后来不知下文。"

左良玉沉默片刻，对儿子说："明日暗中打听，弄清是不是刘忠武给保定兵抓去了。"

"是，大人。"

左良玉轻轻叹口气，神色苦恼地低声说："皇上多疑，又惯于偏听偏信，喜怒无常。我们同丁、杨两军在水坡集决难取胜。将来丁、杨二人为要推卸战败之责，必会诬奏我们左营同闯贼暗中勾结，不肯实心作战。"

"大人，这一手倒要提防。"

左良玉淡然一笑，没有答话。他心中明白：在这样朝纲不振的乱世，他只要手握重兵，谁对他也奈何不得。

左梦庚不明白他的微笑是什么意思，劝他赶快休息。他挥手使儿子退出大帐，然后沉思起来。过了一阵，他将一位帮他处理机密事项的中军刘副将叫来，小声问道：

"你派人两路刺探军情，今日有何变化？"

刘副将恭敬地小声回答："往许昌方面去的五个细作只回来两个，一个走了大约四十里远近，一个走了三十里，都没有看见贼兵；询问百姓，也都说未见贼兵。往杞县、通许方面……"

"往许昌的路上还有三个细作没有回来？"

"是，大人。他们大概去得远，尚未赶回。"

"好，你说说杞县、通许方面。"

"昨夜分头派往杞县和通许方面的五个细作，今日黄昏后都回来了。这一带有贼兵游骑出没，百姓哄传将有闯贼数万大军开到杞县，以防官军逃走。"

左良玉说了句："明日再探！"挥手使刘副将退出。不到时候，他不肯对左右人泄露他的打算，只是想着三军之命系于他一人之手，在心中说道：

"我不能困守此地，等着全军覆没！"

[1] 藩库——明代各行省设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俗称藩台，为一省行政长官，兼管财赋。布政使司的库房俗称藩库。

第二十二章

五月二十一日，义军继续整天打炮，比前两天更为猛烈。大炮主要是对着丁、杨两军的营垒，好像故意对左军留有情面。因此在水坡集的大军中，到处是猜疑和谣言。

然而左良玉心中很清楚，对将领们嘱咐："你们要准备好，李瞎子很快就要以全力对付我们！"果然不出他的预料，义军两天来除面对左军阵地已经修筑十来座炮台之外，又在距他的中军大营二里处修筑三座炮台，其中一座是二十一日夜赶修的，特别高大。还有一座两丈高的望楼，可以清楚地观察左良玉大营中的动静。

二十二日黎明时候，左良玉发现了这座新筑的炮台。他立马高处，仔细观察，看出了对方的弱点：炮台还没有和义军营寨连起来；炮台前面的壕沟也没有挖好，更没有布置树枝等障碍物；炮台本身也没有完全筑好，大炮还没有架起来。他又仔细观察营寨，发现寨中人马好像并不多，似乎有别的调动。最明显的是：在炮台旁背土和掘壕沟的，竟然大部分是妇女。他想：准定是闯王今日或明日有大的举动，所以这里人马不多，连妇女也用上了。

左良玉决定趁现在赶快派一支骑兵去夺占炮台；夺占以后，能守就守，不能守也要想办法把炮台拆毁。另外他又寻思：应当把义军的营寨也夺过来，如果能够牢固地占领，就可以将义军三面包围的阵势冲破一个缺口，甚至从这里打开一条通往开封的道路，那样，整个局面就可以完全改观。

想到这里，左良玉眼睛亮了起来。他立刻下令，派出一支骑兵去攻占炮台。他自己也全副披挂，亲自督战，希望一鼓作气，取得成功。

这座营寨是袁宗第驻扎的地方，如今他正在岳王庙参加军事会议。他的人马在这一带分建了三座营寨，这座营寨中原来驻有两千步兵和一千骑兵，可是一部分调往别处使用，一部分奉命在帐中睡觉休息。目前正在守寨和修筑炮台的加起来不足一千人。另外从健妇营来了几百名女兵，也在帮助修筑炮台。炮台上还有一部分人是火器营弟兄和罗虎的二百名孩儿兵。这时张鼐正在指挥弟兄们将三尊大炮从下面往炮台上运。这座炮台是用黄土装在麦秸编成的草包里，然后把草包一层一层垛上去筑成的，不需要打夯，筑得比较快。目前健妇们正在把最后一批草包抬上去，也有些姐妹正在加紧挖掘炮台前边的壕沟。

忽然，一个健妇惊叫了一声："敌人来了！"大家抬头一看，果然一支左

营骑兵正向这边迅速冲来，势如飙风。这里大家正在干活，虽然身边带着刀剑，可是都没有盔甲，战马也拴在后面十几丈远的树上。幸而在炮台下面还筑了一些小的堡垒，里面安放着一些较小的火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些弟兄奔到堡垒中，燃放了一批火器，把第一排冲到附近的骑兵射伤不少。就在这片刻之间，张鼐已跃上战马，大喊一声，冲了出去。他身边的几百名弟兄也都纷纷跃上战马，跟着他一起冲去。官军连日来又饥又渴，又慑于闯王义军之名，不免有些胆怯，加上战马的体力不足，所以同张鼐的人马稍一接触，便败下阵来。

左良玉站在后面不远的地方督战，一看自己的骑兵退了下来，勃然大怒，立刻挥剑把第一个逃到他面前的千总斩首，大喝道：

“不准退！再退全部斩首！”

他马上命令身边一个副将亲自领兵向前。人马又增加了一批，合起来有两千五百骑兵。那个副将一马当先，向着张鼎那边猛冲过去。左军将士看到千总被斩，又见副将如此英勇，也都振作起来，冲了上去。张鼐虽然勇猛，毕竟人马太少，左冲右冲，逐渐陷入包围。

红娘子在后面全神贯注地看着这场厮杀。这当儿她已把健妇们组织起来。眼看张鼐被围，正在竭力苦战，她马上吩咐慧琼说：

“慧琼，你带姐妹们去救援一下小张爷，从左边冲过去。我在这里守炮台、营寨。去吧！”

慧琼马上把宝剑一挥，对女兵们喊了一声：“姐妹们，随我杀出！”女兵们一个个像猛虎一样，越过炮台外很浅的壕沟，冲向敌人。她们在慧琼的带领下，并没有直接去救被围在右边的张鼐，而是在敌人的左边突然冲杀起来。官军不得不分散兵力来应付这一批健妇。张鼐乘此机会，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

于是这两支人马，左右呼应，互相支援，来回杀敌。由于他们的人数比敌人少得多，想把敌人杀败，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们的战马吃得饱，饮得好，十分矫捷，人也十分勇猛，所以官军想把他们再包围起来，也不容易。

正在这时，又一支官军的骑兵冲杀出来，显然，左良玉是决心要把张鼐和慧琼这两队人马包围消灭，夺占炮台。红娘子见状，十分焦急，如果不是因为怀孕，她早就冲出去了。忽然，一个声音向她说道：

“邢大姐，让我们去吧！”

红娘子一看，原来是罗虎在请战。她马上果断地下令：“好吧，罗虎，带着你的孩儿兵，从右边猛冲过去。先用箭猛射一阵，再冲进核心，免得自己的小兄弟多有死伤。”

罗虎刚走，又有一支左营的骑兵绕过交战双方，直向义军营寨扑来。左良玉认为，只要冲进义军寨中，义军就会整个崩溃，炮台也可唾手而得。带领这支骑兵的是一个有经验的参将，他发现寨西边的地势较高，便率领骑兵先绕到西边，然后来一个猛冲。可是没有想到离寨西门约莫一箭之地，是被大车轧得很低的大路沟。骑兵冲到这里，不能前进，正在徘徊，突然寨上火器、弓弩齐发，顿时死伤了不少官军。那个参将并不惊慌，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地形，立刻发现右面不远处有一段大路沟很浅，他便将人马往右面带去，打算从那里攻进营寨。

这时在寨中睡觉休息的义军早已被杀声惊醒起来。为首的两个义军将领都姓白，一个是白旺，一个是白鸣鹤。他们早已注视着这支企图劫寨的官军，刚刚看见官军冲到大路沟边，便发射了一阵火器、弓弩；现在看见官军又从右边绕过来，便各率五百骑兵分两路出寨迎敌。

正当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时，在岳王庙开会的义军大将们也都听到了杀声。袁宗第听出杀声来自他的营寨，情知是左良玉派人劫营，立刻一跃而起，率着自己的亲兵飞驰而去。

李自成担心袁宗第吃亏，便对刘芳亮说："明远，你替我走一趟吧，率领一千骑兵前去驰援，要是有困难，这里再派人马支援。"

等到刘芳亮赶到炮台附近，左良玉已经收兵了。左良玉本来是想乘营寨空虚，奇袭得手，并不想大打，后来看见袁宗第率人马赶来，他知道时机已经过去，不愿继续鏖战，便赶紧鸣锣收兵。

袁宗第和张鼐赶快督率生力军，将大炮运上炮台，将炮台加固，又将没有挖完的壕沟全部挖好，防守的事情也布置得十分周密。

从下午开始，这尊大炮便不断地朝着左营打炮，炸伤了不少人马，给左营造成很大威胁。许多人躲到壕沟里面。炮火最猛烈时，连左良玉也不敢留在大帐。他故作沉着，缓步躲进壕沟。直到天黑时，炮声才渐渐稀疏。

由于左营成为义军炮火的主要目标，左良玉又亲自督战去抢夺炮台，左营三天来所受的猜疑登时减少，对左良玉的谣言也平息了。然而这种变化已经挽救不了官军的败局。

二十二日晚上丁启睿又召集紧急会议，还是毫无结果。最后，丁启睿苦笑了一下，说：

"明天再议吧。"

到了半夜，左良玉通知他麾下所有参将以上的将领到大帐中听令。

趁着众将来到之前，左良玉走出大帐，独自来到一个小土堆上，向对面敌营瞭望。

今夜，他要决定的事情关系重大，也许算得是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决定。像今夜这样的决定，在贺人龙、李国奇、郑嘉栋等大将都较容易，然而他和他们不同。他在全国将领中声望较高，兵力较强，目前人马在十万以上，他自己受封为平贼将军，麾下有总兵和副将职衔的将领成群，荣誉和权势远超出一般镇帅之上。十几年来，他很少打败仗，特别是对张献忠作战，几乎是每战必胜。凡此都使他对今夜要做的决定大为苦恼。前天他就在思虑着这一挽救全军的办法，临到行动关头，他却不能不踌躇了。

突然，他看见就在昨天他想夺占的那座炮台左右，又出现了两座黑影。他推测：这必是对方在天黑以后赶筑起来的两座炮台，大约不到天明，三座炮台上的大炮就会一齐向他营中打炮。他愤愤地骂了一句："李瞎子要专打我了！"顿时下了决心，不再犹豫。

当他回到帐中时，将领们已经来齐。大家见他进帐时神色严峻，嘴唇紧闭，知道战事到了决定关头。左良玉坐下后，向肃立的众将官扫了一眼，轻声问道：

"如今这局势，你们都清楚。你们看，这个仗，应该如何打才能够使我们全军不至于溃败？"

一个职位最高的将领见别人都在望他，便习惯地轻轻清一下喉咙，回答说：

"请大帅下令！职将等追随大帅多年，大帅要我们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抛头颅，洒热血，全凭大帅一句话。"

左良玉听了，脸上毫无表情。

一位素有智囊之称的幕僚，本来想劝他退兵，但是不敢说出。略一思忖，故意说道：

"依卑职看，拼力北进，打到开封城下，也是一个办法，大帅以为如何？"

左良玉冷冷一笑，摇头说："已经晚了。"

于是帐中又一阵沉默。左良玉知道大家拿不出好主意；目前时间紧迫，也不允许在这里商量太久。他严肃地望望大家，说：

"目前想去开封，为时已晚；要进攻李自成大营，夺取上游水源，断难成功。唯一上策是离开这里，立刻离开，不能等到天明。刚才我看见贼营又在修筑两座炮台，连白天修筑的一共有三座大炮台。等黎明修成后，

必然会向我营一齐开炮，敌人的三十万人马看来也会同时向我们进攻。到那时，丁营、杨营会先我们而逃。他们一逃，我们三面作战，也许是四面被围，再想退走就来不及了。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离开这里，先走为上。”

有人问道：“我们现在一走，丁营、杨营还有虎营，这三营怎么办？”

左良玉冷冷地说：“那就得听天由命了。如今保我们左营十二万将士的性命要紧，顾不了那么多了。”

又一幕僚问道：“倘若丁督师、杨总督、虎镇的人马一旦覆没，朝廷岂能不问？”

左良玉向他狠狠地瞪了一眼，说：“朝廷事我早看穿了。今日只说今日，保我们将士要紧。日后事何用今日担忧！”

那个幕僚吓得不敢再说话。左良玉又说道：“我们先往许昌撤退，到许昌立定了脚跟，再作计较。”

有些人明晓得许昌不是立足之地，但也不敢多问。其实左良玉话虽然这么说，他的目的也不是驻军许昌，而是要从许昌直奔襄阳。他认为河南已经完了，在中原决无他左良玉立足之地，只是他不愿马上把奔往襄阳的话说出来。

大家正等待他说出如何能够全师而退，左良玉忽然提高声音说：

“诸将听令！”

所有的人都一下紧张起来，恭敬地站直身子，注目望他。只听左良玉非常清楚地把退兵的部署一条一条说了出来。哪一个将领在前开路，哪一个将领在后护卫，哪一个将领居中策应，他都考虑得十分仔细。最后，他命令诸将出去后马上整队，等他号令一下，立即出发。

负责在前开路的将领问道：“我们向西南去，要穿过丁营、杨营的部分驻地……”

左良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事到如今，管不了那么多！”

大约三更时候，左军开始向西南迅速开拔。当他们经过丁营、杨营的部分防地时，冲乱了这两营的人马。丁启睿和杨文岳都派人来询问：“是何缘故，忽然撤走？”左良玉根本不见他们的人，只命他的中军简单回答：

“奉皇上十万火急密旨，要绕道去救开封。”

来人又问：“救开封为何往西南退走？”

“此系机密，不便奉告。”

左营人马就这样直奔西南而去，顺路还夺取了丁营、杨营的一些骡马。丁、杨两营的将士事出意外，赶紧出来拦阻，同左兵互相杀戮，各有死伤。但左营的将士不敢停留，一面砍杀，一面放箭，一面急忙赶路。

丁启睿在帐中急得顿足叹气，不知所措。他早就害怕左良玉来这么一手，今天果然如此。他只得去找杨文岳商议，可是马上有人报告他，杨营也匆匆撤走了。原来，杨文岳有项城火烧店的经验，那一次全亏将士们把他强拥上马，撇下了傅宗龙，才保住一条老命。现在一见左良玉逃走，他马上将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向南方奔逃。丁启睿知道杨文岳已经扔下他逃走，赶快在他的亲兵亲将保护下向东南狂奔。由于逃得太急，连皇帝赐他的尚方宝剑也丢掉了。在逃走的路上又丢掉了督师大印和皇帝敕书 [1] 。

总兵虎大威原归杨文岳指挥，本想保护杨文岳一起逃走，没想到杨文岳没有给他打招呼就先逃走了，接着听说丁启睿也逃走了。他知道大势已去，便率着自己的人马也向东南方向逃走。

官军整个崩溃了。十七万人马分为几支，每一支又分为若干股，互相争道夺路。将士们恨不得自己比别人多生两条腿，或能长出一对翅膀。

唯一不同的是左良玉的人马。虽然也是逃离战场，但是一路上部伍不乱，哪一个将领在前，哪一个在后，哪一个在左，哪一个在右，基本上都能按照他的命令行动。他的帅旗已经卷了起来。他自己已换上小兵的衣服，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全军主脑，一切情况都有人随时向他禀报，他也随时发出必要的命令。

太阳慢慢地上了树梢，左军经过紧张的奔跑，已经走出五十里外。左良玉很庆幸李自成不知道他会逃走得这么快，不曾派人马拦住去路。

又走了一二里路，他们发现义军的骑兵追了上来，人数约有二万左右。左良玉立刻命令后队做好迎战准备。但奇怪的是，这支义军并不逼近左军，总保持着二三里路的距离。有时派出小股骑兵前来骚扰，并不认真打仗，与左军稍一接触便退了回去。就这样，左军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走，好像是送行一般。

左良玉发现前无伏兵，后面的追兵人马不算多，也不穷追，开始放下心来。他下令全军赶快休息打尖。在打尖时，部队还是十分整齐，摆好了迎战的阵势。闯王的骑兵也停下来不再前进，偶尔有少数骑兵走到附近窥探，可是左良玉的骑兵一迎上去，他们便赶快退走。

不一会儿，左营将士们都吃了干粮，饮了冷水，精神恢复过来，马也饮了水，大军又继续前进。义军也照样在后面跟随，仍不逼近。

当左良玉从水坡集逃走时，李自成正在岳武穆庙中。他同罗汝才、刘宗敏、宋献策等正商量天明后如何集中更多的大炮攻击左营，迫使左良玉丢下丁、杨两军先逃。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竟然不等到天明，左良玉就

慌忙地逃走了。

在当夜前来参加会议的大将中，郝摇旗到得最迟。连日来他一直率领游骑在水坡集南面放火烧麦子，扰乱敌营，监视官军动静。当他正要前往岳王庙时，得到禀报，说水坡集的官军营寨中人马声音杂沓，不知出了何事。他赶紧吩咐“再探”，自己飞马来到岳王庙，向闯王报告了上述消息。大家一分析，认为很可能是敌人趁黑夜逃走，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正在商量如何出兵追击时，水坡集方面又有飞骑来到，向闯王禀报说：左营大军正从西南方向逃走。

得到这个探报，李自成、罗汝才等一下子心中全明白了。这突然的变化打乱了李自成已经做好的部署。在片刻之间，他重新思虑了一番，正要发出命令，郝摇旗忍不住走到他面前，说：

“闯王，让我去追左良玉这小子吧。我的人马驻在朱仙镇南面八里处，要去追他们很容易。”

李自成没有理他，下令李过和袁宗第率领二万骑兵和三万步兵前去追击。又命刘芳亮率领一万五千步骑兵进入水坡集，剿杀尚未退走的明军，搜集遗弃在水坡集一带的骡马和各种军资。这样命令之后，他又望望罗汝才，把追击丁启睿、杨文岳的事情交付给他，并从自己手下拨出一万人，也归罗汝才指挥。

郝摇旗再也忍不住了，跳起来说：“闯王，大元帅，你把我急坏了！如今老左逃走，你为什么不派我去追赶？我去拦腰截住，准能把左营人马冲得五零四散！”

闯王笑道：“你太看轻老左了，所以我才不让你去追击。万一你又因为轻敌吃了老左的亏，岂不后悔无及？”

郝摇旗说：“难道我跟着你是吃白饭的？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日你不让我追赶，那我只好解甲归田了。有痛快仗不叫我打，要我这个人在闯王大军有什么用呢？”

闯王又笑了笑，说：“我给你一道军令，让你专找虎大威，盯着他不要放，能把他消灭就消灭掉；不能消灭，也要打得他没有力量再去救援丁启睿和杨文岳。好，你赶快去吧。”

郝摇旗高兴地说：“好！虎大威也是朝廷有名的战将，我找他算账去！”说罢就匆匆地退了出去。

李自成对宋献策说：“军师，我同捷轩去追左良玉，你和一功留下来。天明以后你们就去水坡集坐镇，这里的事情都由你二人主持。”

宋献策说：“请大元帅放心，但愿这一仗将老左活捉或阵斩，使各路官军闻之丧胆，崇祯从此更无能为力。”

刘宗敏接着说：“使他无处可逃，逼得他阵上自尽，那样的下场也行啊。”

李自成心里也巴不得将左良玉捉获或者杀掉，但他不愿预先把话说得过火，因此他没有作声，匆匆看一眼身上的披挂，就同刘宗敏离开了岳王庙。

他们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出发，向南大约走了十里左右，来到一个三岔路口。闯王分给刘宗敏两千骑兵，说：

“今天的事来得突然，手头可用的兵没有我们原来商量的那么充足，你带两千人马去吧，赶快去，能捉就捉到，不能捉就把他阵上杀死，总之这一次不能放他轻易逃走。”

“我知道，就按我们昨天的想法去做。估计等我遇着他的时候，他身边人马已经很少，我不会放过他的。”

闯王点点头，挥一下手，说：“事不宜迟，快走！”

将近中午，左军又奔跑了三十里路，从后半夜算起，到现在已跑了七八十里，步兵早已十分疲倦，只是由于都想逃命，才勉强鼓着劲，继续赶路。现在他们发现，在李自成的骑兵后面，还有很多步兵，但步兵同他们相距很远，大约在十里以外。跟他们接近的只有那二万左右的骑兵，仍然像早晨一样，不紧不慢地跟着，偶尔有小股骑兵靠得较近，左军一迎上去，对方立刻就退走了。

又走了一段路，左良玉在马上望见前面三四里路外有一个较大的市镇，炊烟缭绕，似闻牛、羊、鸡、犬之声，后来又听到一头驴子的叫声。看来老百姓并不知道他从这里逃走，所以仍像往日一样，留在市镇里面。这情况使他十分高兴：

“人们都说李瞎子善于用兵，且有宋献策等为之谋划，今天看来，真是吹得过火。他们竟然没有料到我会向许昌退走，不知道在这里阻拦，真是疏忽可笑。”

刚刚在心中说了这话，他看见前队人马忽然停住，而后面人马仍在继续向前走，道路拥塞起来，部伍混乱了。他厉声喝问：

“前军为何不进？”

一个偏将从前面策马奔来，向他禀报：“前面有一条深沟，宽约八尺，深约七尺，挖起来的土堆在西岸，使壕沟更难越过；顺大路蜿蜒不绝，不知究竟多长。对岸竖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行大字，看来我们是中计

了。”

左良玉大吃一惊，问道：“那木牌上写的什么字？”

偏将说：“那木牌上写的是：‘左营溃于此地，降者不杀！’”

左良玉才知道果然中计，不禁心惊肉跳。但是他故作镇静，骂了一句：

“瞎贼妄想！老子会全师退到襄阳！”

这句话刚刚骂出，又一个将领骑马奔来，从怀中取出一张纸递给左良玉：“大帅，请看。”

左良玉打开那张纸，上面写的四行字是：

奉告昆山将军，

君乃釜底游魂；

速速率众投降，

免遭兵溃成擒。

“从哪儿撕来的？”左良玉大声问。

“在壕沟这边一棵树上撕下来的。”

“从左边绕道！”

左良玉担心敌人从右边包围上来，认为左边比较安全。可是刚才跑来的那个将领说：

“不行，大人。你瞧，左边数里之外，贼兵旗帜甚多……”

刚说到这里，一直跟在后面的二万名追兵陡然擂起战鼓，杀声震天。左良玉立即命令后军拼死应战，不得后退一步；又命令前军：

“填壕！立刻在壕沟上填出一条道路！”

他自己策马向前，督率将士填壕，但缺乏工具，不可能很快地填出一条路来。最前面的步兵没有办法，只好向左右散开，打算寻找浅处过去，可是数里之内，几乎没有浅的地方，最浅处也有五六尺深。左军一看这

个情况，更加大乱，互相拥挤。前面的人先跳进壕沟，还没爬上对岸，后面的人又继续往里跳，一时沟里跳满了人。左良玉的中军骑兵，看到这种情形，没有办法，只好也策马过壕。马蹄踏在下面步兵身上，引起一片更大的混乱，一片惊人的惨叫。

等左良玉来到沟边，壕沟里已经填满了死伤的步兵，有些骑兵跳下去后也落下马来受了伤。左良玉再也顾不了他的人马，吩咐左右的亲兵亲将说："立刻过壕……"

说了以后，他就狠狠地在马上加了两鞭，马跳起来，但因为将士拥挤，没有跳过对岸，落在壕里，马腹碰上下边的刀枪。他的亲兵亲将拼死来救他，有的先过去了的人也在那边拉他上岸。但是他的战马已经受伤，行动不得。一名亲将赶快把自己的马换给他，让他骑上。等他和亲兵亲将上了岸，后面的人马也开始潮涌而来，你推我挤，拼死争路。

左良玉勉强把上岸来的人马整顿一下，正待向西南冲去，忽然从前面冲来几千义军的骑兵和步兵，拦住他们截杀。义军的旗帜上出现一个"田"字。左良玉骂了一句：

"他妈的，田见秀原来在这里等着！"

左良玉明白别无办法，下令人马向田见秀的阵势猛冲，不许退缩。可是田见秀的人马并不同他死拼，只是不断地接仗，打了以后就稍微退一段路，然后接住再打，目的是使左良玉的人马不断溃散。

这时在壕沟东边，义军的一万多骑兵攻得很猛，使左良玉的后队很难支持。左良玉看见后面乱得很凶，而田见秀的人马并不很多，便一面抵抗田见秀，一面准备派已经过了壕沟的部分人马去回救后军。他还严令后军大小将领必须拼死抵敌，不准惊慌乱逃。后军人马得到这条命令，又知道马上有人回来救援，果然不敢逃走。可是正在此时，左营将士忽然发现义军方面出现了闯王的大旗，还看见李闯王骑着乌龙驹驰向战场。官军本来已在苦苦支撑，忽见义军又增添了人马，而且闯王亲自来了，精神顿时崩溃，再也不能抵抗，如同山崩似的，丢掉旗帜，各自逃命。壕沟早已填满半沟死伤的人马，活着的尚在挣扎，这时后队的步兵和骑兵又往里跳，又一次互相践踏、互相拥挤、互相砍杀。没有逃过壕沟的，在一场混战中有的被俘，有的自己跪下投降，有的被杀死在旷野上，有的落荒而逃。

知道闯王本人来到战场，左良玉非常惊慌。他左右尽管已有五六千人马集结在一起，但已经没力量控制败局。他的儿子左梦庚和一些将领劝他赶快走。他顾不得后边部队的生死，继续往西南冲去。

追随在左良玉身边的虽然只有几千人，连同后来跟上来的逃兵也不过一万几千，人饥马乏，盔甲不全，十分狼狈，但在逃跑的过程中却是一股决死拼命的力量。田见秀不断地追杀、拦截，都无法阻挡这一股溃逃的激流。后来田见秀接到闯王的命令，便不再穷追左良玉。一个小将问

道：

“田爷，为何不追赶啦？难道白白地让老左从我们手里逃掉？”

田见秀笑一笑，说：“咱们搜剿散兵吧。闯王自有布置，你怕他左良玉能够插翅飞走？”

[1] 敕书——在任命他为督师时皇帝下的一道敕书，等于任命书。

第二十三章

左良玉逃了十里左右，忽然前面又有一队义军拦住去路。左良玉知道后面已无追兵，便竭力保持镇静，下令部下勇猛杀敌。刚刚布好阵势，忽见敌人旗帜上有个“李”字，为首的将领一只眼睛旁边有一块伤疤。左梦庚对父亲说：

“大人，这是李过，小李瞎子！”

左良玉听说是一只虎在前拦路，知道非苦战不能活命，便大声下令：

“擂鼓！有后退者斩！”

他自己一马当先，率着将士冲向前去。忽听李过在马上高声喊叫：

“我是李过，请左将军说话。”

“停鼓！”左良玉将手一摆，对左梦庚说，“你去问他有何话说。”

左梦庚策马向前，向李过问道：“将军有何话说？”

李过高声说道：“请告左将军，家叔李闯王向左将军致意：明朝大势已去，亡在眼前。请左将军趁早投降，共图大事。”

左良玉在后面听到，忍不住骂道：“狗屁，火器营赶快施放火器！”

在左良玉的逃兵中，还有不少火器营将士，立刻就有人点放了火器。李过挥兵稍退，等官军放过了这一阵火器，正在装药装弹的时候，他把宝剑一挥，义军就冲杀过来。左良玉挥兵死战。正杀得难分难解，猛听得另外一边鼓声大作，喊杀声大起。左良玉害怕被围，无心恋战，自己先走，阵势随着崩溃。

这新杀过来的是李岩的人马。他在这里已经驻军一天半，一面放赈，一面等候左良玉。现在他同李过合为一处，同溃军发生了一场混战。等他

们把七八千人的溃军杀散，左良玉已经跑得很远了。于是他们收兵回来，继续消灭那些溃散的左军。当地老百姓平时对官军恨入骨髓，此时也都听从李岩号召，拿起锄头、木棍、镢头，到处截杀逃散的官军。有些曾遭官军杀戮、奸淫、烧房的人家，为解心头之恨，不但将官军杀死，还将他们剖心、割势，或扔进火中。

左良玉的人马已经溃散，只有不足两千骑兵追随在他身边。后边杀声渐远，终于听不到了。左良玉鼓励左右亲信说：

“我们冲破敌人层层拦截来到此地，可见吉人自有天相。闯贼毕竟失策。他埋伏、拦截的人马太少，加上我们将士用命，虽然死伤不小，到底李自成莫奈我何。如今大家好生赶路，到了许昌，稍事休息，就去襄阳……”

正说着，不提防前边又有一支义军拦住去路。左良玉见敌人虽然全是骑兵，却不过一两千人，于是他故意露出轻蔑的冷笑，却在心中盘算着如何逃走。他断定这是李自成布下的最后一支伏兵，冲过这一“关”，以后就平安无事。紧迫中，他一面指挥将士布成可以顶住冲击的方阵，一面差一小校去见敌将，说他愿意用一万两银子买路。不想那个敌将在马上哈哈大笑，声如洪钟，说道：

“我刘铁匠奉闯王之命，在这里等候左将军投降，非贪财卖路之人。请左将军速速下马相见，不必再逃，我刘某一定以礼相待。”

左良玉想了一下，命小校前去回答：“左帅敬答刘将军，请将军稍候片刻，容与部下将领商量决定。”

这样回答以后，左良玉把一个姓陈的中年将领叫到身边，对他说：

“多年来我待你不薄，今日要用你出力了。倘若你不幸尽节，你的父母妻子不用你挂心，我会视如家人，特别看顾，还要向朝廷为你请恤请荫，使你家里能得到封妻荫子之荣，长享富贵。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吧？”

这位亲将身材魁梧，方面巨口，紫檀色面皮，短短的胡须，长相近似良玉。他曾犯法当斩，被左良玉救了，平日受左良玉特殊优待。听了良玉的话，他心中顿然明白，用略微打颤的声音回答：

“末将多年受大帅豢养之恩，常恨无以相报。今日兵败到此，正是末将以死报恩之时。末将定当遵照大帅吩咐，前去诈降，死而无恨，请恩帅大人放心。”

左良玉对他又感激又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向背后一看，说：“旗鼓官，速将卷起来的帅旗打出，随陈将军前去，见机行事，不可大意！”说罢，又回过头来把自己的计划低声告诉陈将军，陈将军点头会意。他又向左右将领嘱咐数语，大家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左良玉的这些亲信爱将都是他多年豢养的死士。平时左良玉对他们百般纵容，随便赏赐，目

的就是要他们临危效力。而他的亲兵亲将、家丁死士，心中也从来没有朝廷，没有皇帝，只有一个“左帅”。如今他们明白了“左帅”的意图，一个个忠心奋发，愿为“左帅”而死的悲壮情绪充满胸怀，勇气登时增长十倍。左良玉又向大家望了一眼，知道他们忠心可用，自己也更加镇定。他们约定：以陈将军向刘宗敏拱手施礼为号，突然动手。左良玉最后在陈将军的肩上拍了一下，说：

“你去吧，要大胆，沉着。帅旗不可丢失！”

陈将军策马前去，后边跟着旗鼓官，高擎着左良玉的大纛，边走边卷，分明是要将大纛交出；再后边是左良玉的亲兵亲将和一批弓弩手。左良玉自己混在士兵群中，一起向着义军方面策马走去。

刘宗敏完全不知道左良玉已经换成小兵装束。他看见走在前面的敌将身材魁梧，十分镇定，以为真是左良玉，不觉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身边一个将领说：

“哼！老左打敬轩那么得手，今日如此狼狈，恐怕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吧？”

这一支明军渐渐地来到面前，那个走在前边的大块头将领器宇轩昂，败而不卑，在马上拱手施礼，叫道：

“刘将军！”

“左将军！”刘宗敏拱手还礼。

突然，明军一声呐喊，冲杀过来。刘宗敏赶快应战，腿上已经中了流矢。他忍痛将箭拔去，大喊：“活捉左良玉！”他手下的骑兵在一阵骤然的混战中大显身手，很快将敌人杀散。

刘宗敏不管箭伤不住流血，双刀左杀右砍，吼声如雷，紧追着那个大块头敌将不放。那敌将见宗敏一马当先，很快追近，便忽然勒转马头，挺起长枪，说了声：“看枪！”直向刘宗敏心窝刺去。刘宗敏施一个“敬德夺槊”的绝招：身子一闪，左手抓住枪杆，趁势一拉，将敌将拉到身边，顺手擒住。可是他腿上的创伤忽然一疼，不由得松了手，敌将乘机逃开。他又把马镫一磕，追了上去。敌将因战马无力，又被刘宗敏抓住。刘宗敏狠狠地将敌将抛到马下，对左右亲兵说：

“捆起来！”

然后他又追杀了一阵逃敌，下令鸣锣收兵。他找了一棵大树，坐在地上，叫亲兵用布条将伤口捆扎起来。幸而伤势并不深，没有伤筋动骨。包好伤后，他叫人把敌将带到面前，问道：

“你是左良玉么？不像。老子刚才误把你当成了左良玉。”

陈将军怒目而视，答道：“你说我是左将军，我就是左将军；你说不是就不是。要杀就杀，少说废话，耽搁什么工夫！”

刘宗敏举着大刀，站了起来，又把这个将领打量了一下，点点头，微笑说：

“你这小子倒还有种。我现在问你，你既然不是左良玉，为何要冒充左良玉来欺骗老子？”

“这有什么奇怪？左帅待我有恩有义，为着保我们左帅重振旗鼓，为朝廷剿灭流贼，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有什么奇怪？”

“你们左帅苦害百姓，罪大恶极，你还为他这样效忠，你难道就不怕老子捉到你以后活剥你的皮？”

陈将军用鼻孔冷笑一下，说：“刘铁匠，你大概也看过戏。虎牢关前，刘邦打不过项羽，让纪信装作他出来诈降，纪信后来被活活烧死。老子今天犯到你手里，你愿用火烧，你就烧；愿剥皮，就剥皮；横竖这一百多斤肉交给你啦。”

刘宗敏也冷冷一笑，说：“我既不烧你，也不剥你的皮，看你还是个有种的小子，老子亲手斩了你，以解心头之恨，不给你多的苦吃。跪下！”

“要杀就杀，我这条腿只对左帅下跪，绝不对贼人下跪。”

刘宗敏不再问话，一刀挥去，砍断了敌将的脖颈，又碰着敌将身上的铁甲，只听“咔嚓”一声，头早飞出去了，肩膀也被劈去一半，倒在地下。

刘宗敏四面望望，仍想追赶左良玉，但左良玉的人马已经杀散，不知道他逃往何处。刘宗敏叹口气说：

“老子一时粗心，放虎归山啦！”

约莫三更时候，李自成回到了朱仙镇岳武穆庙。曹操也回来了。从昨天后半夜起，义军就开始追击溃逃的官军，整天都在追击、截杀、混战，获得了空前大胜。左良玉只率领几百人在混乱中逃走。丁启睿、杨文岳和总兵虎大威、杨国柱都朝汝宁方向没命地奔逃，人马所剩甚少。

过了不久，刘宗敏回来了。他一见闯王，就骂自己没有捉到左良玉。闯王却关心他的箭伤，知道伤势不重，血早已止住，才放下心来，说道：

“捷轩，这怪不得你。我们没有想到他会提前一天逃走，所以临时就不能按原来的部署行事，也调不出那么多兵来拦头截杀。世界上的事情多不能十全十美，何况是大军作战？何况我们对付的是左良玉？今日没有将

左良玉捉到，这也是天数。凡是大将都上应星宿，也许他的将星还不到落的时候。”

刘宗敏骂道：“要真是天数啊，我看必定是老天爷瞎了眼睛！”

李自成笑道：“老天爷是不是瞎了眼睛，咱们不知道。照我看，咱们在人谋上也不够周全。我们原以为等你截住他的时候，他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没料到他竟剩有两千多骑兵。你身边也只有两千骑兵，要捉住他就太难了。”

宋献策笑了一笑，自信地说：“其实我昨天卜了一卦，知道左良玉尚不会亡。”

刘宗敏半信半疑，笑着抱怨：“老宋，你何不早说？早说出来，也免得我瞎费精神。”

“说得过早，一则会松懈军心，二则么，我也不可过早地泄露天机呀。”

正说话间，亲兵们端来热面条、杂面蒸馍和一大碗马肉。大家饱餐一顿，天色已明。刘宗敏因为带着箭创，休息去了。李自成让宋献策派人去把所有追击明军的人马都叫回来，大军就在朱仙镇、水坡集一带休息一天，明日重围开封。

李自成自己不肯休息，由宋献策和高一功陪着，到水坡集附近巡视。前几天临时修起的拦河坝，已经开了口子，水仍由原来的河道向东流去。这时水坡集的驻军正在早晨的阳光中挑水、饮马。李自成看了缴获的堆积如山的各种火器、兵器和盔甲，对军师笑着说：

“看来，再围开封时，不会再来这么多的救兵了。”

献策说：“请大元帅赶快回去休息，不可疲劳过度。”

李自成刚离开水坡集一刻多钟，李岩从另一条路上来找闯王。

宋献策等李岩下马之后，互相拱手施礼，随即问道：

“林泉，大元帅已经传谕：诸将回来之后，赶快休息，不必急着见他。你为何不留在营中休息？”

“献策，你以为朱仙镇这一战就应该到此为止么？”

“我军全胜……难道不是？”

李岩见献策露出惊骇神情，赶快微微一笑，说道：“我特意来见大元帅，

敬献一得之愚。帅座何在？”

“大元帅连日很少睡眠，十分疲劳。我劝他回老营休息去了。林泉兄有何紧急建言？”

他们悄声密谈一阵，随后声音稍大，站在数丈外一位军师的亲随只听见军师说道：

“仁兄处此全军胜利，欢欣若狂之时，能够高瞻远瞩，为大元帅筹思良策，弟实在佩服之至。倘若大元帅采纳此计，即可立于不败之地，收拾天下不难矣。兄在大元帅前作此建议时，弟一定从旁说话，劝其采纳。但以目前情势看，大元帅是否采纳……”

李岩的声音：“此是天赐良机，稍纵即逝。大元帅英明过人，只要军师同我一起说话，想来有采纳刍荛之望。”

以后的话听不分明，似乎宋献策叮嘱李岩在向闯王进言时见机行事，适可而止，不要勉强。随后宋献策送李岩出来上马，望着他扬鞭而去。

黄昏时候，李自成一乍醒来，看见帐篷门外已经暗了。忽然从附近传来战马嘶鸣，他听一听，霍地坐起，跳下行床。

他洗了脸，向双喜问道：“军师回来了么？”

双喜回答：“军师回来了，李公子也来了，都在军师帐中等候。军师说：林泉同他有重要事来见父帅。”

“有重要事？……好，你快请他们来吧。”

片刻工夫，李岩随着宋献策进来了。施礼坐下之后，宋献策说道：

“林泉有一重要建议，上午未见到大元帅，在水坡集跟我说了。我认为此计似乎可行，请大元帅斟酌。”

闯王向李岩问道：“是什么高明主意？”

李岩欠身说道：“三四天前，大元帅断定左良玉不会逃往豫南，一则他不愿受丁、杨拖累，二则他不愿局促于信阳和潢川一带。大元帅又说，襄阳扼南北咽喉，襟带江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襄阳即可以争夺中原，拱卫皇陵，屏藩武昌。左良玉如能固守襄阳，就可以东连德安，南跨荆州，自成鼎足之势，不但使我军不能长驱南下，而且在此天下汹汹之时，他可以虎踞上游，割据自雄，步唐朝藩镇后尘。大元帅英明洞鉴，看透了左良玉的肺腑，故能大获全胜。”

李自成听了李岩的话十分高兴，但是他谦逊地说：“我这是俗话常说的‘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随即他不禁哈哈大笑，接着又说：“左良玉虽然败在我们手里，却不是泛泛之辈。论形势，一百个信阳抵不上一个襄

阳。襄阳，在军事上十分重要！”

宋献策乘机说：“大元帅说得极是。因襄阳是一个极其重要地方，所以刘表是荆州牧，不驻节荆州而驻节襄阳；建安末年，关公据襄阳，攻樊城，‘威震华夏’，曹操打算从许昌迁都于邺以避其锋；西晋初，羊祜、杜预相继经营襄阳，成为灭亡东吴的根本。东晋偏安东南，以重兵守荆襄，以求伺机北伐中原。庾亮、庾翼 [1] 都重视经营襄阳，功虽未就，却为桓温 [2] 奠定了北伐基础。苻秦与东晋相争，均以襄阳之得失为重。南宋初年，李纲锐意恢复，劝宋高宗驾幸襄阳。岳武穆北伐中原，是从襄阳出师。蒙古与南宋交战，起初也是争夺襄阳。刚才大元帅说一百个信阳抵不上一个襄阳，此言极是。”

李自成一边听一边不断点头，深佩宋献策熟悉前代战争往事，对古人用兵方略了若指掌。等献策说完以后，他向李岩问道：

“林泉莫非建议我派兵去占据襄阳么？”

李岩赶快说：“是，是。岩正是为此事来见大元帅，机不可失。”

自成说：“请你详细谈谈。”

李岩恭敬地陈说了他的建议，就是请闯王趁朱仙镇大捷余威，派出一支人马，对左良玉穷追不放，不等他在襄阳立脚，就将襄阳夺到手中。占了襄阳，即可囊括宛叶，连接豫楚。襄阳所属州县不像河南残破，应立即设官守土，抚循 [3] 百姓，恢复农桑。将襄、邓、宛、叶连成一片，立定根基，即可由叶县北进河洛，由邓州入武关，夺取关中。他侃侃而谈，使李自成听得入神，不觉点头说好，随即问道：

“需要多少兵力？”

李岩说：“单说追赶左良玉，占据襄阳、樊城，有两万人足矣。但必须再占周围各县，襄阳方不孤立，方能招集流亡，安抚百姓，耕战兼顾。看来还得两万人方可敷用。”

李自成心中顿然感到困难，但是他的犹豫并没有流露于外，又向军师问道：

“你看，倘若依照林泉的主意做，诸位大将中谁能胜任？”

献策说：“补之如何？”

自成轻轻摇头：“围攻开封事大，少不了他啊。”

“玉峰如何？”

“召集流亡，亲率农桑，安抚降将，以德服人，是其所长。身处复杂之地，与敌人既斗智，又斗勇，恩威并重，宽猛兼施，他就显得不足了。”

关于派什么人率兵追赶左良玉和坐镇襄阳，宋献策和李岩都有想法，但是谁都不肯贸然说出。过了一阵，李自成对此事更加犹豫，淡然一笑，说：

“且吃晚饭。此事……让我们今夜再仔细斟酌。”

夜间，李自成为着听取军事禀报和决定一些重要问题，不断地同手下的文武要员谈话。约莫五更时候，他派人去将牛金星叫醒，请来密谈。牛金星赶快披衣下床，由一个亲信家奴打着灯笼，脚步轻快地往大元帅的大帐走来。

李自成笑着试他：“启东，你猜有什么事将你叫醒。”

金星回答说：“自然是为着军国大计，大元帅有所垂询。”

李自成大笑，频频点头。然后，他将晚饭前李岩的建议对金星说了一遍，问他有何看法。牛金星问道：

“军师之意如何？”

自成说：“献策也认为襄阳十分重要。”

“麾下如何决定？”

“尚未决定。我对他们说，让我在夜里仔细斟酌，再做决定。”

“大元帅觉得是否可行？”

李自成迟疑地说：“眼下分不出数万人马，也没有适当大将可派。”

“麾下所顾虑者甚是。目前需要全力将开封合围，还要准备应付朝廷从陕西、山西、山东各地调集的援汴之师。何况，”他将声音压得很低，接着说，“曹操极不可靠，时时得防他一手。倘兵力分散，一部精兵远在襄阳，一旦有朝廷援兵云集，或忽有肘腋之变 [4] ，将何以应付？”

闯王点头说：“你虑得是，虑得是。”

金星又说：“左良玉原是湖广总兵，襄阳如同他的老家。左良玉逃回襄阳，好似猛虎归山。他死守襄阳，烧断浮桥，我军纵派去两三万之众，未必能一举攻克。倘若旷日持久，湖广援军四集，如之奈何？”

李自成点头说：“是呀，不能不想到会有不顺利时候。王光恩、过天星 [5] 等都驻扎在郧阳至均州一带，甘为朝廷鹰犬，同我们已经势同水火。承天也驻有京营人马。两方面敌兵距襄阳都只有数日路程，必救襄阳无

疑。”

金星接着说：“退一步说，左良玉弃襄、樊不守，我军顺利入据襄阳。左良玉纠集湖广诸军，四面围困襄阳。大元帅正有事于开封，欲救襄阳则鞭长莫及，不救则孤守襄阳之师不能自存。林泉说将宛、叶、唐、邓与襄阳连成一片，襄阳即不致孤立。可是，那又得从开封城下分去两三万兵力。每一州、县，只派官，不派兵，则不唯政令不行，官也不保。郏县之事 [6] ，可为前车之鉴。麾下可曾思之？”

李自成点点头，等待金星说完。

牛金星接着说：“况且，去坐镇襄阳的将才难选。久随大元帅的心腹大将虽然不少，但一则正有事于围攻开封，二则多非文武全才。他们善于佐麾下从马上得天下，而不屑于料理钱谷民事等繁琐之务。如有此文武全才，据襄阳形胜之地，经营日久，纵不能效法韩信王齐 [7] ，安能保其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李自成没有作声，但是连连点头，在心中称赞牛金星谋虑深远。他起初想着李岩有文武全才，曾有意交给李岩两万精兵，加上李岩原有的豫东将士，追往襄阳试试，听了牛金星的话，将这个想法打消了。

第二天早饭以后，李自成命人去朱仙镇告诉高一功，务必挑选两百匹好的战马送给曹操。双喜说：“曹营缴获了很多战马和骡子都未上缴，还要另外挑选好头口送给他么？”

闯王看了义子一眼：“你不懂。要学得懂事一点！”

他又下了几道命令。忙劲过去，时间稍闲，高夫人差慧英来请。他轻松地踱出大帐。王长顺正在辕门里边，见他出帐，赶快笑嘻嘻地向他禀报：昨日得到高将爷点头，他在水坡集从缴获的大批马、骡中为大元帅的护卫亲军挑选了五百匹战马，二百匹走骡。闯王高兴地说：“好啊长顺，你又发财了！”

长顺说：“我连一条马腿也没有，还不都是你闯王的？我是你的老马夫头儿，听说你打算叫我做你的掌牧官，我自然不能不为你的护卫亲军打打算盘。”

“对，就应该不失良机。”

他到高夫人帐中坐下以后，老营中较有头面的人物都来向他贺喜。但因为他如今地位崇高，人们在他面前已经有了拘束，行过礼，说过祝贺大捷的话以后，各自退出。这时高夫人告诉他左小姐也要来恭贺大捷，正在等候传见。李自成心中一动，点点头，吩咐慧珠去请。片刻工夫，左

小姐来了。她向闯王敛衽下拜，强装笑容，跪在拜毡上，像背诵一般地微颤声说道：

“干爸旗开得胜，大败官军，女儿衷心欢悦，特向干爸叩贺。愿干爸节节胜利，早定天下，实为四海万民之福。”

闯王笑着说：“你起来，坐在干妈旁边，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左小姐又磕个头，站起来，拜一拜，在高夫人身边坐下。因为她心如刀割，只怕泪珠儿夺眶而出，只好低下头去。李自成明白她的心情，和高夫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慢慢说道：

“你放心，左帅已经平安奔往襄阳去了。”

左小姐仍然不敢抬头，哽咽地低声问道：“不是说他已经全军覆没了么？”

闯王叹口气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我在潼关南原也曾全军覆没。只要左帅本人平安，仍有他的功名富贵。我虽然在他去许昌的路上设了几道伏兵，可是我一再向众将嘱咐，只许杀散左帅人马，不许伤害左帅本人。倘若我不这样嘱咐，左帅决难平安走脱。杀散官军是我同朱家朝廷势不两立，保全左帅性命是我同左帅素无冤仇，对他颇为敬重，留下日后见面之情，与左帅共享富贵。”

左小姐热泪夺眶而出，跪下去哽咽说道：“干爸如此胸怀宽大，实在令女儿感恩戴德，永不敢忘！”

李自成嘱咐左小姐要安心学习女工，闲时读书识字，练习骑射，不要以左帅为念，时机到来，会送她回到左帅身边，父女团圆。说毕，就起身回大帐去了。

闯、曹两营的重要人物陆续到来。大帐前接着很大的布棚，坐满了人，十分热闹。李岩因为闯王始终不对他提起追赶左良玉和占领襄阳的事，心中纳闷和失望。宋献策给他递眼色，要他不用再提。宋献策心中明白，必是闯王征询过牛金星的意见，牛深知闯王志在早破开封，以便建立名号，号召远近，所以也不主张分兵去占襄阳。在一年多以前，如果闯王不同意麾下什么人的建议，事后总要同这个人作一次深谈，详细说明他自己是如何考虑的。近来，他只不再提起，某一建议就算完了。

酒过三巡，李自成举杯起立，向闯、曹两营的重要文武说话，盛称这次消灭官军十七万是空前大捷，还盛称罗大将军的协力筹划，指挥得法，以及曹营将士的忠勇奋发。最后，他向大家敬酒，以示慰劳，又说道：“追赶丁启睿和杨文岳的我军将士，今日即可返回。朱仙镇大战以全胜收场。从今日下午起，重新围困开封，务望诸君努力，共建大功！”众将举杯欢呼，奏起军乐。辕门外成群的战马听见军乐声，不断地刨蹄子，振鬣长鸣。

[1] 庾亮、庾翼——他们是兄弟，东晋明帝的妻舅，都曾掌握兵权，有恢复中原之志。

[2] 桓温——东晋时人，曾率师西征北伐，对东晋恢复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春，桓温北伐苻秦，就是经襄阳两路出兵。

[3] 抚循——抚慰。

[4] 肘腋之变——发生在身边的事变。

[5] 过天星——惠登相的绰号，归左良玉指挥。

[6] 郏县之事——崇祯十四年春，李自成破洛阳、汝州之后，派杨赤心守郏县，但不派兵。不久杨被地方反动势力杀死。

[7] 韩信王齐——楚汉相争时，韩信为刘邦远略齐地（今山东省的一部分，加上河北省的几县），从侧面迂回，威胁项羽后方，在战略上十分重要。但韩信据齐地自王，一度使刘邦莫可奈何。“王齐”的“王”字作动词用。

洪水滔滔

第二十四章

朱仙镇战役结束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下午，约莫申时光景。

在开封城内，靠近南土街西边，有一条东西胡同。胡同内有一个坐北向南的小小的两进院落。破旧的黑漆大门经常关着，一则为防备小偷和叫化子，二则为前院三间西房设有私塾，需要清静。倘若有生人推开大门，总会惊动一条看家的老黄狗，立刻“汪汪”地狂叫着奔上来，直到主人出来吆喝几声才止。

如今天气虽热，却仍旧从院中传出一片读书声。夹在学童的声音中间，有一个中年人的声音，也在朗读文章，音节很讲究抑扬顿挫。那文章听起来好像是一段跟一段互相对称的，懂得的人会听出来他是在读八股文，也许他面前的书就叫作《时文 [1] 选萃》，或《闱墨 [2] 评选》，总

之这是当时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

这时在胡同西头，有位少妇牵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向东走来。她分明听见了读书声，特别是辨出了那个中年人的声音，忧郁的脸上不觉露出来一点若有若无的笑。她低下头去望着那个小男孩，轻轻问道：

“你听，那是谁读书？”

小男孩并没有理会这读书声，用一只手牵着妈妈，一只手背擦自己脸上的汗。遇着一块小砖头、一块瓦片，他总要用他的破鞋子踢开。他长得胖乎乎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一脸聪明灵秀之气。

那少妇大约二十八岁的样子，相貌端正，明眸皓齿，弯弯的眉毛又细又长。这小胡同里行人不多，偶尔有人从对面走来，她就往胡同北边躲一躲，仍然低头走她的路。刚才她是去胡同转角处的铁匠铺，找铁匠孙师傅问几句话，问过以后，就很快转回家来。

她的婆家姓张，丈夫是一个黉门秀才，原籍中牟县，是名士张民表的远房侄儿，名叫张德厚，字成仁。她的娘家姓李，住在开封城内北土街附近。她小时候本来也有名字，叫作香兰，但当时一般妇女的名字不许让外人知道。自从开封第一次被围以来，家家门头上都挂着门牌，编为保甲，门牌上只写她张李氏，没有名字。

她推开大门，惊醒了正在地上睡觉的老黄狗，刚要狂吠，闻到了主人的气味，又抬头一望，立刻跳起来迎接她，摇着尾巴，十分亲昵。它身边有条小狗，已经两三个月了，也摇着小尾巴迎接主人。香兰回头把门掩上，来到学屋前。由于天热，学屋的两扇门大开着，窗子的上半截也都撑开。香兰默默地站在窗外，望着丈夫读书时那种专心致志、摇头晃脑的模样，心中感到不是滋味。自从丈夫中秀才后，三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举人，如今还在拼命用功。可是大局这样不好，谁知今年能不能举行考试呢？她为丈夫的命运，也为她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感到焦心。等张成仁读完一篇文章，正要提起红笔为学生判仿时，她轻声叫道：

“孩儿他爹！你出来一下。他爹！”

张成仁放下红笔，走出学屋来。他摸摸小孩的头顶，问道：

“回来了么？外面有什么消息？”

香兰忧郁地摇摇头：“有些人已经回来了，说是在阎李寨那边，又有了闯贼的骑兵，不许再运粮食。可他叔叔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知会不会出了事情，孙师傅也很操心。外面谣言很多，怎么好啊！”

张成仁回头望了一眼，发现有几个大胆的学生正在门口张望，见他回头，都赶紧缩了回去。他便对香兰使个眼色，说：

“我们到后边去说吧。”

说罢，他牵着小男孩一直走进二门。二门里边是个天井院，几只鸡子正在觅食。忽然一只母鸡从鸡窝内跳出，拍着翅膀，发出连续的喜悦的叫声。小男孩笑着说：

“妈！鸡子媲蛋 [3] 了。”

妈妈没有理他，蹙着眉头，跟在丈夫身后进了上房。上房三间：东头一间住着父母，西头一间住着成仁的妹妹德秀，当中一间是客堂。张成仁夫妻住在西厢房。他们除有小男孩外，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如今这小女孩也在堂屋里随着祖母学做针线。祖父有病，正靠在床上。

他们一进上房，不等坐下，成仁的母亲就愁闷地向媳妇问道：

“你去铁匠铺打听到什么消息？德耀回来了么？”

德耀是张成仁的叔伯弟弟，因父母亲双亡，五岁时被成仁的父亲接来开封，抚养到十二岁，送到孙铁匠的铺子里学手艺，早已出师了。因他别无亲人，而成仁家也人丁单薄，就叫他住在南屋的一间空房里。自从义军撤离阎李寨后，城内天天派丁壮去那里运粮。今天早晨恰好轮到德耀和一批丁壮前去，可是刚到阎李寨就碰见李自成的骑兵又回来了，大家赶紧往回逃。而德耀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香兰说外边有谣言，好像官军没有把贼兵打败。公公一听说消息不好，就从床上挣扎着要下来。成仁赶紧上前搀扶。老头子颤巍巍地说：

“这样世道，怎么活下去啊！昨日一天没有听见远处炮声，原以为流贼已经退走，官军打胜了。没想到事情变化得这么大，竟是官军打败了。德厚啊，你只会教书读书，天塌啦都不关心，也该出去打听打听才是！”

张成仁安慰道：“爹，你放心，像开封这样大城，又有周王殿下封在这里，朝廷不能不救。纵然朱仙镇官军一时受挫，朝廷也会另外派兵来救的。”

老头子因为香兰说的消息太简单，一心想要儿子出去打听，便又感慨地说：

“要是战事旷日持久，这八月间的乡试恐怕不能举行了。”

张成仁一听这话，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最怕的就是今年乡试不再举行，一耽误又是三年。上次乡试，他的文章本来做得很好，只因为过于紧张，不小心在卷子上落了一个墨点子，匆匆收走卷子后，他才想了起来，没有机会挖补。就因为多了这个墨点子，他未能中举。这一次他抱着很大希望，想着一定能够考中，从此光耀门庭，可是现在看来又完了。他不觉叹了口气，说：

“唉，我的命真不好！前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原准备这次乡试能够金榜题名，不枉我十年寒窗，一家盼望。唉，谁晓得偏偏又遇着流贼攻城！”

母亲见他忧愁得这个样子，就劝说道：“开封府二州三十县，读书秀才四千五 [4] ，不光你一个人盼望着金榜题名。要是今年不举行乡试，只要明年天下太平，说不定皇恩浩荡，会补行一次考试。”

父亲又催他出去打听消息。张成仁因不到放学时候，不想出去。同时他知道，只要等同院的王铁口和霍婆子回来，就什么消息都知道了。霍婆子是个寡妇，住在前院的两间东屋里。这老婆子心地很好，靠走街串巷，卖针线过日子，每天知道的消息也不少。住在南屋的王铁口，是在相国寺专门给人算命看相的。他老婆是个半瘫痪的人，整天坐在床上，从不出门。关于大事件，王铁口知道得最清楚，但他每天总要到黄昏以后才回家来。

父亲又说至少应去看一下张民表。张成仁被催不过，只好退出上房，回到自己房里，换上一件旧纺绸长衫，戴上方巾，拿了一把半新的折扇，走到前院。

学屋里一片闹哄哄的声音，有的学生站在桌子上头，正在学唱戏，有的站在凳子上指手画脚，有的在地上摔跤和厮打，闹得天昏地暗。张成仁大喝一声。学生们一听见他的声音，马上各就各座，鸦雀无声。倘若在往常，张成仁一定要惩罚一番，至少要把那为头的顽皮学生打几板子。可是今天他无心再为这些事情生气了，只对学生们说：

“今日我有事要出去，早点放学。你们都回去吧，明日一早再来上学。”

孩子们一听说放学，如获大赦一般，连二赶三拿起各自的书本和笔、墨，蜂拥而去。张成仁等学生走完后，把学屋门锁上，正要迈出大门，恰好霍婆子着卖货篮子回来了。张成仁一见她就叫道：

“霍大婶，今天回得好早啊！”

霍婆子回头向街上望望，随即将大门关紧，上好闩，对成仁说：

“秀才，你，你大概还坐在鼓里，外边的消息可不好哩！”

成仁惊慌地说：“大婶，你回来得好，回来得好。一家人都在盼望着你老回来！”

“唉，李闯王的人马又回来了，又把汴梁城围起来了。外边人心惶惶，大街上谣言更多。我特地赶快回来，给你们报个信儿。”

张成仁说：“我正想出去打听消息，恰好你回来了，回来得正是时候。好，一起到上房坐坐。”

霍婆子虽是房客，却同张家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这会儿她一到上房，秀才的妹妹德秀赶快给她端了一把椅子，又给她倒了一杯茶。霍婆子坐了下去，一家人都围着她问长问短。霍婆子就把外面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据她听说，昨天一整天，李自成的人马都在追杀官军。官军经不起李自成的猛攻，全都溃逃了，逃不走的有的被杀死，有的被活捉。昨天黄昏以后，有一个姓杨的将官，只身从南门系上城，见了抚台大人，这才知道官军是五更以后就兵败逃走的。左良玉往西南，督师和总督往东南，跑得一片混乱。李自成的人马乘机追杀，使督师和总督都只能各自逃命，谁也不能顾谁。张成仁问道：

“前几天不是丁督师派了几名将士来，由南门系上城，说是已经把流贼包围起来，不日就要消灭，不叫城里出兵的么？”

“唉呀，你这个秀才先生，读书读愚了。那是中了李闯王用的计策！李自成命他的手下人扮成官军模样，来稳住城内，不叫出兵，好让他们全力收拾朱仙镇的官军。”

一听这话，张成仁全家人的心里都猛然一凉，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霍婆子不觉叹了口气，又说道：

“听说昨天夜里，抚台大人派他的公子出城，奔往京城求救，请皇上和周阁老 [5] 火速再发来一支大军救开封；周王殿下也派了人一起往北京去。可是大家都说，朝廷这次集结二十万人马，很不容易，一家伙在朱仙镇被打散，再想集结大军，真是望梅止渴呀。如今城里谣言很多，官府出了布告，严禁谣言，街上有些人不小心说了闲话，都被锁拿走了。”

刚才张成仁在听了香兰带回的消息后，还希望那消息不太确切，现在听了霍婆子的话，他完全绝望了，脸色苍白，不住摇头叹气。霍婆子又说道：

“秀才，你学也不能再教了。我看你得多多想办法，尽量存点粮食，不能光等着一家人饿死啊。”

张成仁听了更加忧愁。家里并没有多的银钱，往哪里去买粮食？

霍婆子也叹了口气，说：“在劫！在劫！鹁鸽市我认识一个李大嫂，是回城来走亲戚的。她听说开封又被围，便赶紧收拾出城，谁知城门已经闭了。她向我哭着说，没想到回来看看爹妈，多住了几天，竟出不去了，家里还有丈夫儿女，不能见面，怎么办？她说得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像这样情况的，在开封城内不知有多少人！”

张成仁的母亲说：“唉！家家户户，在劫难逃！”

霍婆子又说道："我刚才说的那个李大嫂，她娘家住的院子，原来宋献策也在那里住过。没想到宋矮子在江湖上混了半生，一旦时来运转，突然发迹。他前年冬天悄悄到了闯王那里，拜为军师，红得发紫。哼，如今他那些江湖上朋友，在人前骂他从了贼，在背后谁不羡慕他一朝得志，呼风唤雨！"

成仁的父亲叹息说："往年他在相国寺开卦铺的时候，我也见过他，只觉得此人不俗，却没想到他竟会呼风唤雨。"

霍婆子笑着说："大哥，我说的呼风唤雨是比方话。你说，如今宋献策可不是如同龙游大海，虎跃深山么？"

大家正在说话，忽然听见打门声。可是站在二门外的老黄狗和小狗只叫了一声就亲热地摇着尾巴，跑向大门去迎接。香兰对八岁的女儿说：

"招弟，快去开门，你叔回来啦。"

看见果然是德耀回来，大家心中都放下一块石头。

霍婆子是个急性人，忙问：

"德耀，你怎么回来了？你没有遇见李闯王的人马？"

"遇见了，遇见了。"德耀一面说，一面擦着脸上的汗，就脸朝里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他们没有把你掳去？"

"没有。这李闯王的人马倒真是仁义。我刚从阎李寨背了一袋粮食往回走，闯王的骑兵就来了，把我和别的几个背粮食的人都拦住，问我们是哪里人，为什么来背粮食。我们都吓慌了，只好跪下去说实话。说我们都是好老百姓，不是我们自己要来背粮，是衙门里逼着各家出壮丁，非来不可。闯王的人并不打我们，只是说，你们老百姓无罪，都站起来吧。你们愿留下跟我们的可以留下来，不愿留的就回城。不过回城以后，再想出来就不容易了。要是城里没有亲人，你们就留下吧。我们说，我们城里都有父母亲人，不能留下。他们也不勉强，说：'那你们走吧，粮食留在这里。'我们就逃了回来。"

一听说闯王的人马这么通情达理，这么仁义，大家都觉得意外。张成仁的父亲说：

"别看他们这样，这叫作假行仁义，收买人心。等他一占了开封，就会奸掳烧杀，无恶不作。"

霍婆子提醒德耀："你可不要出去乱说啊。你年轻嘴快，万一被别人听见，可不得了！"

张成仁接口说："老二，你千万不要乱说。见别人只说流贼如何打人，如何杀人。关于他们的好话，你一点也不要漏出口来。"

德耀明白他们说得都对，但心里还是有许多话想说出来。正在这时，又有人打门，德耀不等小侄女起身，从门槛上一跳而起，跑出去开了大门，随即和王铁口一起来到上房。大家一见王铁口回来，知道他的消息是最真最灵的，就赶快向他打听。

王铁口告诉他们，昨晚逃回的那个将军，名叫杨维城，是在兵溃之后辗转逃到开封来的。这一次李自成和罗汝才确实人马众多，无法抗拒，所以官军在水坡集支持了几天，粮草水源都断了，左军先逃，随着全军只好各自逃生。

说了这些情形后，王铁口又对张成仁低声说："我把算卦摊子一收拾，又到几个朋友处打听了一下，就赶紧回来给你嘱咐一句话：开封这次一定要长久被围，将来不堪设想。不管如何，趁现在你们要想办法买一点粮食存起来，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纵然救不了大家的命，至少可以多活几天。"

王铁口的话，说得大家心中十分沉重，也十分害怕。明晓得开封要长期被围困，一围困就得饿死人，可是家里确实没有钱，怎么办？母亲望着成仁说：

"你出去一趟，先到你民表大伯那里看看情况，再赶到你姐夫家去，不管怎么说，他如今正在粮行里管账，看能不能先赊欠一点。我也到你舅家去一趟，看能不能借一点。咱们总得多少存点粮食，大人就是一天吃顿稀的也不要紧，不能让小宝饿死。他是咱张家的一棵独苗，单传的一条根。"

说到这几句，她的眼泪禁不住滚落下来。香兰也流出眼泪。王铁口不肯多坐，先告辞走了。霍婆子安慰了他们几句，也起身而去。德耀想着孙师傅一定也有许多话要问他，便也起身往铁匠铺去了。

张成仁仍然呆呆地坐着。小宝偎依在他膝前，背着《三字经》，声音琅琅。他见小宝如此聪明，才满五岁，《三字经》都快背完了，不禁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老头子望望小宝，说道：

"但愿全家能够过此大劫，你纵然不能高中，只要日后小宝书读得好，长大成人，科举连捷，也不负我一生心愿。"说完以后，他噙着眼泪，回到自己房里病床上去了。

张成仁在母亲和妻子的催促下，把小宝推开，出门而去。母亲也梳洗了一下，赶着往亲戚家去了。香兰拉着孩子，刚刚闩好大门，有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来到门外，叫道：

"开门！开门！"

香兰不敢开，便答道家里没有人。那人听香兰这么回答，知道家里没有男人，也就不勉强她开门，说道：

“县衙门传出晓谕，家家要清查户口。你们家里要是有客人，赶快报名，要是没有就算了。”

“没有客人。”香兰小声答道。

那脚步声“咚、咚”地走了。香兰叹口气，回到内院西屋，想着这日子真不晓得怎么过。如今她已经不再希望丈夫今年能“名登金榜”，但愿一家老少能渡过大劫就好。

晚上二更时候，在开封府理刑厅二堂后边的签押房中，推官黄澍正在同一个中年人小声密谈。这人姓刘，名文，字子彬，是在理刑厅掌文案的幕宾，俗称为行签师爷。在签押房的桌上放着几张用白绵纸写的李自成的《晓谕开封官绅军民告示》。自义军第二次围攻开封以后，黄澍以他的精明强干、多有心机而变为一个红人。虽然论官职他只是知府下边的推官，但是论重要地位和实际权力，他不但远远超过开封府正堂，连布政使、巡按御史、都指挥使等，有事情也得找他商量。刘子彬是绍兴人，在刀笔吏中也是个佼佼人才。黄澍将他倚为心腹，遇有重要事就同他密商。这时黄澍向他问道：

“子彬，所有射进城内的响箭都搜齐了么？”

“能够找到的都找到了，一共是二十支。依我看来，大概也就是这么多了。”

“万不能漏掉一支。这是闯贼耍的一个诡计，用什么‘晓谕’煽惑军民。倘若有一支流到军民手中，全城的人心就乱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这个我明白。一得到你的指示，我就立刻骑马赶到西门又赶到南门，以抚台大人的名义，传谕守城军民，凡拾到响箭的都不得隐瞒，立即递交我手。二十支是个总数，看来另外大概没有了。曹门、宋门都没有响箭。”

黄澍这才觉得放心，点点头，重新把李自成的《晓谕》拿起来再读一遍。那《晓谕》上是这么写的：

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李示，仰在城文武军民人等知悉。照得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已被本营杀败，黄河本营发兵把守，一切援兵俱绝。尔辈

如在釜中，待死须臾。如即献城投降，除周王一家罪在不赦外，文武照旧录用，不戮一人。如敢顽抗，不日一鼓破城，寸草不留。本大元帅体上天好生之德，不忍速攻；先此恺切晓谕，以待开门来降。慎勿执迷，视为虚示。此谕！

黄澍尽管已经看过两遍，但是重读之下，仍然感到每一句话都震撼着他的心。如今开封确实成了一座孤城，很难再有援兵前来，粮食不多，救援亦绝。现在的人心与今年年节前后也大不相同，那时家家都相信朝廷必来救援，所以能够坚守。如今看到朱仙镇全军覆没，人人丧失信心，又加上许多人在传说李自成如何广行仁义、不扰百姓的好话，使民心十分不稳。如果李自成仍像前番那样猛攻，或采取久困之计，开封都将从内瓦解。因为对形势看得十分透彻，所以他更知道李自成这个《晓谕》的真正分量。想了一阵，他心情沉重地说：

“子彬，我的意思，流贼的这二十份告示要送呈抚台大人和列位上宪过目之后全数焚毁，不许泄露一字。另外可以改写一张贼示，公布于众。你看如何？”

“如何改法，请赐明示。”

黄澍走到窗前向院中望望，确信没有一个人，这才坐下，对刘子彬悄声说话。声音是那么低，那么轻，几乎连刘子彬也不能完全听清。但刘是一个用心人，尽管有个别字听不清楚，黄澍的意思他已经明白，不禁大惊，轻轻问道：

“这样能行么？如果你准备将来使黄河决口，恐怕开封数十万军民，连你我在内，都不能活了。”

黄澍说道：“不然。不然。我想得比你周到，你只管按照我的意见去改。”

刘子彬仍然不肯，说：“按常理讲，黄河的河床多年淤积，全靠河堤将水拦住。河水比开封城高，这一点在开封人尽皆知。万一将来将黄河决口，开封岂能平安无事？”

“不，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可怕。据我看来，如果把黄河决口，黄水向东南流，必然水势分散，来到开封城下时，水势已经变缓，不是那么急了。开封城外的拦马墙，自从今春流贼退走以后，重新修固，又高又厚。黄水被拦马墙一挡，一定不会再有多大力量，也许连拦马墙都过不来，即使过了拦马墙，这开封城墙是万万冲不倒的，水也漫不过来。到时还会分流，主流会绕过开封，往东南流去，开封城必会保全。而流贼屯在城外，如不仓皇逃遁，必然会被淹死。所以依我看来，此计可用。但今天万万不能泄漏，日后也不能泄漏。把我告诉你的两句话写在闯贼的《晓

谕》上，也是为了一则可以固军民守城之心，二则万一将来必须决堤，大家也会认为此事罪在流贼，而不在城内。”

刘子彬恍然明白，但仍然说了一句：“这毕竟是一着险棋……”

“看似险棋，其实不险。”

刘子彬终于被黄澍说服，按照黄澍的意见另外写了一张《晓谕》，将提到周王的那一句话删去了，怕的是会引起百姓同感。又将“如敢顽抗，不日一鼓破城，寸草不留”改为“不日决黄河之水，使尔等尽葬鱼腹”，并添上“本大元帅恐伤天和，不忍遽决”的话，这就看起来很像是闯王的口气了。改了以后，黄澍感到满意，就准备当夜去见巡抚。刘子彬问道：“局势如此险恶，抚台大人有何主意？”

“抚台除派他的大公子于昨夜悄悄出城奔赴北京求救之外，别无善策。如今抚台对人谈起守城之事时，总说他毕竟年纪大了，要靠大家尽力。他还说：‘文官要靠黄推官，武将要靠陈将军’。”

“如今巡抚确实处处倚重老爷，这是很难得的机缘。倘能保住开封，事后由巡抚大人保荐，老爷一定破格高升。”

黄澍心中得意，故意说：“如今守城要紧，百万生灵的命运决于此战，哪有工夫去想高升的事。”

刘子彬又问道：“周宜兴新任首辅，此人倒是颇有才学，也有经验。不知巡抚大人派大公子进京，是不是要找宜兴求救？”

“巡抚一方面向朝廷呼救，请皇上速派大军；另一方面当然要找宜兴，请他设法救援。”

刘子彬充满希望地点点头，说：“想来宜兴久为皇上所知，这一次重任首辅，他当然急于有所建树，必会想办法调集人马来救开封。”

“但愿能够如此，就怕一时军饷很难筹集，所以我们也要想一个长久对敌之计。我现在别的不担心，就怕开封被围日久，守城军心有变。”

刘子彬沉吟说：“这倒是要认真对待。现在确是到处将骄兵惰，士无斗志。虽然陈将军的一支人马还比较好，可是日子久了也很难说。……”

两人又密谈了一会儿话，只见一个仆人匆匆进来，向黄澍禀报：

“老爷，抚台衙门派人来请老爷速去，陈将军和各上宪已经都在那里了。”

“把轿子准备好。”

“轿子已经在二堂停着了，请老爷上轿。”

黄澍将李自成的《晓谕》和伪造的《晓谕》都带在身旁，由仆人提着亮纱灯笼在前引路，上轿走了。

[1] 时文——明朝人将八股文称为“时文”．以别于韩愈和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

[2] 闱墨——评选出来乡试或会试考中的试卷，称作闱墨。“闱”指试院。

[3] 媔蛋——媔，音fàn。河南话将鸡鸭下蛋叫作媔蛋。

[4] 四千五——意思是很多。

[5] 周阁老——指周延儒，时为首辅。

第二十五章

六月初旬的一天，崇祯因过分疲劳而显得苍白的脸孔忽然露出了难得看见的喜色。他的高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陈新甲进宫来向他密奏，说马绍愉在沈阳同满洲议和的事已经成功，不久就可以将议定的条款密奏到京。另一件使他略觉宽慰的事是：他接到了高名衡五月十七日来的一封飞奏，说据杨文岳的塘报，丁启睿、杨文岳和左良玉的部队共二十万人马已经到了朱仙镇，把“流贼”包围起来，不日就可歼灭。虽然根据多年的经验，他不敢相信能这样轻易地把李自成歼灭，但又在心中怀着希望：即使不能把流贼歼灭，只要能打个胜仗，使开封暂时转危为安，让他稍稍喘口气，也就好了。近日来他总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今天感到略微轻松了。

他决定到承乾宫去看看田妃，但又想到应该先去皇后那里走走，让皇后也高兴高兴。于是他从御案前站了起来，也不乘辇，就出乾清宫后门，向坤宁宫走去。

看见崇祯的心情比往日好得多，周后十分高兴，赶快吩咐宫女泡了一杯皇上最喜欢的阳羡茶。崇祯喝了一口，就向皇后问起田妃的病情。皇后叹了口气，说：

“好像比几天前更觉沉重了。我今日上午去看她，她有一件事已经向我当面启奏了。我正要向陛下启奏，请皇上……”

崇祯赶快问："什么事儿？"

"田妃多年不曾与家里人见面。我朝宫中礼法森严，自来没有后妃省亲的制度。现在她病重了，很想能同家里人见上一面。她父亲自然不许进宫来。她弟弟自然也不许进宫。她有个亲妹妹，今年十六岁。她恳求准她将妹妹召进宫来，让她见上一面。我已经对她说了，这事可以向皇上奏明，请皇上恩准。皇上肯俯允田妃所请么？"

崇祯早就知道田妃有个妹妹长得很美。倘在平时，他也不一定想见这个妹妹，但今天因为心情好，倒也巴不得能看看她长得到底怎样，便说道：

"可以。你定个时间，早点告诉田妃。"

周后听了，马上派太监到承乾宫传旨，说皇上已答应让田娘娘的妹妹明天上午进宫。

第二天上午，崇祯正在乾清宫省阅文书，一个太监进来启奏：首辅周延儒在文华殿等候召对。崇祯点点头，正待起身，又一个太监进来奏道：田妃的妹妹已经进宫，皇后派人来问他是否要往承乾宫去一趟。崇祯又点点头，想了一想，便命太监去文华殿告诉周延儒，要他稍候片刻。他随即乘辇往承乾宫去。

田妃这时正躺在床上。她这次把妹妹淑英叫进宫来，一则是晓得自己不会再活多久，很想同家里人见一面；二则还有一件心事需要了结。现在趁着皇上驾到之前，她示意宫女们退了出去，叫淑英坐到床边。

田妃用苍白枯瘦的纤手拉着妹妹，轻声叹了一口气，哽咽说道："淑英，我是在世不久的人了。宫中礼法森严，我没法见到家中别的人，所以才奏明皇上和皇后，把你叫进宫来。今天我们姐妹幸而得见一面，以后能不能再见很难说，恐怕见不到了。"

说到这里，田妃就抽咽起来。淑英也忍不住抽咽起来。哭了一阵，淑英勉强止住泪水，小声安慰姐姐：

"请皇贵妃不必难过，如今全京城的僧、道都在为皇贵妃祈祷，连宣武门内的洋人们也在为皇贵妃祈祷。皇贵妃福大命大，绝不会有三长两短；过一些日子，玉体自然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的病自己清楚，如今已是病入膏肓了。你也不要难过。我要对你说的话，你务必记在心上。"

淑英点点头，说："皇贵妃有什么吩咐，请说出来，我一定牢记心上。"

田妃说道："皇上在宫中为国事废寝忘餐，却没人能给他一点安慰。虽然三宫六院中各色美人不少，都不能中他的意，所以他很少到别的宫中去。我死以后，他一定更加孤单，更加愁闷。我死，别无牵挂，就是对皇上放心不下。如果他再选妃子，当然会选到貌美心慧的人，但是那样又会生出许多事情。另外，我们家中因我被选到宫里，受到皇上另眼看待，才能够富贵荣华。我死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大概你也知道，父亲做的许多事使朝廷很不满意。几年来常有言官上表弹劾，皇上为此也很生气，只是因为我的缘故，他格外施恩，没有将父亲处分。倘若我死之后，再有言官弹劾，我们家就会祸生不测。每想到这些事，我就十分害怕。如果日后父亲获罪，家中遭到不幸，我死在九泉也不能瞑目。我今天把你叫进宫来，你可明白我的心意？"

淑英似乎有点明白，但又不十分明白，两只泪眼一直望着姐姐，等待她再说下去。田妃接着说道：

"妹妹容貌很美，比我在你那个岁数时还要美。我有意让皇上见见你。如果皇上对你有意，我死之后，把你选进宫来，一则可以上慰皇上，二则可以使我们家里长享富贵。妹妹可明白了么？"

淑英的脸孔通红，低下头去，不敢作声。她明白姐姐的用心很深，十分感动，但皇上是否会看中她，实在难说。正在这时，忽听外边太监传呼：

"皇上驾到！"

田妃赶紧对妹妹说："你去洗洗脸，不要露出泪容，等候皇上召见。"淑英刚走，她又马上吩咐宫女："把帐子放下来。"随即听见窗外鎏金亮架上的鹦鹉叫声：

"圣上驾到！……接驾！"

崇祯没有看一眼跪在地上接驾的太监和宫女，下了辇，匆匆地走进来。

当他来到田妃床前时，看见帐子又放下了。他十分不明白的是，最近以来，他每到承乾宫，田妃总是命宫女把帐子放下。他要揭开，田妃总是不肯；即使勉强揭开，也是马上就又放下。今天他本来很想看看田妃到底病得怎样，可是帐子又放下了。只听她隔着帐子悲咽地低声说道：

"皇爷驾到，臣妾有病在身，不能跪迎，请皇爷恕罪！"

崇祯说："我只要听到你的声音，就如同你亲自迎接了我。你现在只管养病，别的礼节都不用多讲。今日身体如何？那药吃了可管用么？"

田妃不愿崇祯伤心，便说："自从昨天吃了这药，好像病轻了一些。"

崇祯明知这话不真，心中更加凄然，说道："卿只管安心治病，不要担

心。因卿久病不愈，朕已对太医院迭次严旨切责。倘不早日见效，定当对他们严加治罪。朕另外又传下敕谕，凡京师和京畿各地有能医好皇贵妃病症的医生、士人，一律重赏。如是草泽医生或布衣之士，除重赏银钱外，量才授职，在朝为官。我想纵然太医院不行，但朝野之中必有高手，京畿各处不乏异人。朕一定要遍寻神医，使卿祛病延年，与朕同享富贵，白首偕老。”

田妃听了这话，心如刀割，不敢痛哭，勉强在枕上哽咽说：“皇爷对臣妾如此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叫臣妾实在不敢担当。恳请皇爷宽心，太医们配的药，臣妾一定慢慢服用，挣扎着把病养好，服侍皇爷到老。”

崇祯便吩咐宫女把帐子揭开，说他要看看娘娘的面上气色。宫女正要上前揭帐，忽然听见田妃在帐中说：

“不要揭开帐子。我因为大病在身，床上不干净，如今天又热，万一染着皇上，臣妾如何能够对得起皇上和天下百姓。”

“我不怕染着病，只管把帐子揭开。”

“这帐子绝不能揭。隔着帐子，我也可以看见皇爷，皇爷也可以听见我说话。”

“还是把帐子揭开吧，这一个月来，每次我来看你，你都把帐子放下，不让我看见你，这是为何？”

“并不为别的，我确实怕皇爷被我的病染了，也不愿皇爷看见我的病容心中难过。”

“你为何怕朕心中难过？卿的病情我不是不知道。从你患病起，一天天沉重，直到卧床不起，我都清楚。朕久不见卿面容，着实想再看一眼。你平日深能体贴朕的心情，快让我看一看吧，哪怕是只让我看一眼也好！”

“今日请皇爷不必看了。下次皇爷驾临，妾一定命宫女不要放下帐子。”

崇祯听她这么一说，虽然心里十分怅惘，也不好再勉强，只得叹了口气，走到平时为他摆设的一把御椅上坐下，说道：

“你妹妹不是已经进宫了么？快命她来见我。”

不一会儿，田淑英就由四名宫女带领来到崇祯跟前。她不敢抬头，在崇祯的面前跪下，行了君臣大礼。崇祯轻声说：

“赐座！”

田淑英叩头谢恩，然后起身，坐在宫女们替她准备的一把雕花檀木椅上，仍然低着头。崇祯微微一笑，说：

“你把头抬起来嘛。”

田妃也在帐中说：“妹妹，你只管抬起头来，不要害怕。”

田淑英又羞又怯，略微抬起头来，但不敢看皇帝一眼。她刚才在宫女们的服侍下已经洗过脸，淡扫蛾眉，薄施脂粉。虽然眼睛里还略带着不曾消失的泪痕，但是容光焕发，使崇祯不觉吃惊，感到她美艳动人，像刚刚半开的鲜花一般。崇祯继续打量着她的美貌，忽然想到十几年前田妃刚选进宫的时候：这不正是田妃当年的模样么？他又打量了田淑英片刻，默然起身，走到摆在红木架上的花盆前边，亲手摘下一朵鲜花，转身来插在淑英头上，笑着说：

“你日后也是我们家里的人。”

田淑英突然一惊，心头狂跳，又好像不曾听真，低着头不知所措。田妃在帐中提醒她说：

“妹妹，还不赶快谢恩！”

田淑英赶快在崇祯面前跪下，叩头谢恩，起来后仍然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朵根后。崇祯正想多看她一会儿，田妃又在帐中说道：

“妹妹，你下去，我同皇上还有话说。”

田淑英又跪下去叩了头，然后在宫女们的簇拥中退了下去。

崇祯目送着她的背影，十分不舍，可是田妃已经这么说了，也就不好意思再留她。他重又走到田妃床前的御椅上坐下，说道：

“卿有何话要同朕说？”

“启禀皇爷：臣妾有一句心腹话要说出来，请皇爷记在心里。”

崇祯听出这话口气不同寻常，忙答道：“你说吧，只要我能够办到的，一定替你办。”

田妃悲声说：“我家里没有多的亲人。母亲在几年前病故，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弟弟，还有这个妹妹。万一妾不能够服侍皇上到老，妾死之后，请皇上看顾臣妾家里，特别是这个弱妹。”

崇祯隔着帐子听见了田妃的哽咽，忙安慰道：“卿只管放心，我明白你的心思。”

崇祯确实明白田妃的意思，他也感到田妃大约活不了多久了，心想如果田妃死了，一定要赶快把她的妹妹选进宫来。他又隔着帐子朝里望望，想着田妃的病情，心里一阵难过，便离开御椅，走到田妃平时读书、画画的案前，揭开了蒙在一本画册上的黄缎罩子，随便翻阅。这画册中还

有许多页没有画，当然以后再也画不成了。他看见有一页画的是水仙，素花黄蕊，绿叶如带，生意盎然，下有清水白石，更显得这水仙一尘不染，淡雅中含着妩媚。他想起这幅画在一年前他曾看过，当时田妃正躺在榻上休息，满身淡妆，也不施脂粉。他笑着对田妃说："卿也是水中仙子。"万不料如今她快要死了！他回到床前，对田妃说道：

"朕国事繁忙，不能在此久留，马上要到文华殿去，召见首辅。你妹妹可以留在宫中，吃了午饭再走。朕午饭之后再来看你。"说罢，他就往文华殿去了。

田妃吩咐宫女把帐门揭开，把她妹妹叫来。过了片刻，田淑英又来到田妃面前。她为刚才的事仍在害羞，不敢看她的姐姐。田妃微微一笑，说道：

"妹妹，你不用害羞，我也是像你这样年纪时选进宫来的，要感谢皇恩才是。"

淑英说："皇贵妃，刚才皇上来的时候，你把帐子放下了，听说后来皇上要揭开，你都不肯，这不太负了圣上的一片心意么？"

田妃叹了口气，见近边并无宫女，方才说道："妹妹哪里想到，皇上对我如此恩情，说来说去，还不是我天生的有一副美貌，再加上小心谨慎，能够体贴皇上的心。我不愿皇上看到我面黄肌瘦，花萎叶枯，那样我死后他再也不会想我。如果皇上在我死后仍旧时常想到我，每次想到我仍旧像出水芙蓉一般，纵然有言官参劾父亲，皇上也会不忍严罚。自古以来，皇上对妃子的恩情都为着妃子一有美色，二能先意承旨，博得圣心喜悦。你也很美，不亚于我。我死之后，你被选进宫来，小心谨慎侍候皇上，我们田家的荣华富贵就能长保。"

说完这一段她埋藏在心中很久的话，忽觉心中酸痛，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淑英也很悲伤，勉强对姐姐说：

"皇贵妃虽然想得很深，但也不要完全辜负了皇恩。下次皇上驾临，请皇贵妃不要放下帐子。"

"现在妹妹已被皇上看中，我的一件心事已经完了。如果今天午后皇上再来，我就不必落下帐门了。"

周延儒正在文华殿外面等候，看见崇祯来到，赶紧跪在路旁迎接，然后随驾进殿，重新磕头。

崇祯对于周延儒是比较重视的，因为周在二十岁就中了状元，这在明朝是很少有的。三十多岁时，也就是崇祯五六年间，他做过两年首辅，后

来被罢免；去年又被召进京来，再任首辅。他为人机警能干，声望很高，所以他第二次任首辅，崇祯对他十分倚重，曾对他说：

“朕以国事付先生，一切都唯先生是赖。”

周延儒见皇上对自己这么倚重，心里确实感动，但时局已经千疮百孔，他实在无能为力。明朝末年贪污之风盛行，而周延儒和别的大官不同，贪污受贿也有些独特作风。别人给他钱，不论多少他都要；即使本来答应给的数字很大，而最后给的不多，欠下不少，他也不再去要。他对东林和复社的人特别照顾，所以东林和复社的人对他也很包涵，在舆论上支持他在朝廷的首辅地位。

这时崇祯叫他坐下。他谢座后，向崇祯面奏了几位封疆大吏的任免事项，顺便奏称，据山东、河南等省疆吏题奏，业已遵旨严厉禁毁《水浒传》，不许私自保存、翻刻、传抄，违旨的从严治罪。崇祯说道：

“这《水浒传》是一部妖书，煽惑百姓作乱，本来早该严禁，竟然疏忽不管，致使山东一带年年土寇猖獗。幸好今年把土寇李青山一部剿灭，破了梁山，这才有臣工上奏，请求禁毁这部妖书，永远不许擅自刻板与传抄。可是疆吏们做事往往虎头蛇尾，究竟能不能禁绝，尚未可知。此事关乎国家大局，卿要再次檄令他们务须禁绝此书，不许有丝毫疏忽。”

“此书确实流毒甚广，煽惑百姓造反。臣一定给督抚们再下檄文，使他们务必禁绝。请陛下放心。”

崇祯沉吟片刻，总觉放心不下，又说：“以后不仅这妖书不许流传，其故事亦不许民间演唱。倘有违禁，擅自演唱，定将从严惩处，不许宽容。梁山泊的山寨房屋务要彻底拆毁，不留痕迹。倘有痕迹，以后再被乱民据守，后患无穷。”

周延儒恭敬地回答：“臣已檄令地方官吏，限期拆除山寨寨墙与房屋，请陛下宽心。”

崇祯心里最关心的是朱仙镇之战，可是到今天还没有捷奏到京，不觉叹了口气，向周延儒问道：

“卿以为朱仙镇之役能否一举将闯贼歼灭？如不能歼灭，只是将其战败，也会使开封暂时无虑，也是一大好事。以先生看来，官军能否取胜？”

周延儒心中明白官军很难取胜，但是实际战况他并不清楚，只是因为左良玉与东林人物素有关系，便赶快回答说：

“以微臣看来，此次援兵齐集朱仙镇，人马不能算少，应该能获大胜。只怕文武不和耳。”

崇祯一惊，问：“他们那里也是文武不和么？”

“臣只是就一般而言。因为我朝从来都是重文轻武，文武之间多有隔阂，所以常常在督师、总督与总兵官、将领之间不能一心一德，共同对敌。这是常事，并非单指朱仙镇而言。如果文武齐心，共同对敌，胜利就可以到手。”

“丁启睿、杨文岳都不能同杨嗣昌相比，这一点，朕心中甚为明白。如今只看左良玉是否用命。倘若左良玉肯死心作战，纵然丁启睿、杨文岳都不如杨嗣昌，想来也不会受大的挫折。”

周延儒附和说：“左良玉确是一员难得的大将，过去在战场上屡建功勋，陛下亦所深知。现在以微臣看来，朱仙镇这一仗也多半要靠左良玉效忠出力。”

崇祯点点头，没有再说别的。对于左良玉的骄横跋扈，不听调度，他自然十分明白，但这话他不愿说出来。他在心中总是怀着一些渺茫的希望，等待着朱仙镇的捷音。

周延儒见崇祯沉默不语，就想乘这个时候谈谈对满洲和议的事。他早就知道，陈新甲秘密地奉皇上圣旨，派马绍愉于四月间暗中出关，如今和议的事已快成了。可是他身为首辅，这样重大的国事，竟被瞒得纹丝不露，心中甚为不平。而且他也知道，朝中百官，对陈新甲有的不满，有的妒忌，有的则瞧不起他仅仅是举人出身。最近流言蜚语比以前更多起来。他今天进宫，也有意找机会探探关外和谈的消息。他用试探口气说道：

“如今关外，松锦已失，势如累卵，比中原尤为可虑。”

崇祯又沉默一阵，答道：“关内关外同样重要。”

周延儒仍是摸不着头脑，又说道：“倘若东虏乘锦州、松山沦陷，祖大寿、洪承畴相继投降，派兵入关，深入畿辅，进逼京师，局势就十分危险了。所以以微臣之见，中原固然吃紧，关外也需要注意。”

崇祯不明白周延儒为什么突然对关外事这么关心，十分狐疑。停了片刻，他才说了一句：

“慢慢想办法吧。”

周延儒是十分聪明的人，见崇祯好像并不在意，完全没有往日那种忧虑的神情。他顿时明白：议和的事已经成了定局！于是他不再停留，向崇祯叩头辞出。

回到内阁，他想着这么一件大事，自己竟被蒙在鼓里，不免十分生气，也越发想要探明议和的真实情况。岂能身为首辅，而对这等大事毫无所知！他更换了衣服，走出内阁，来到朝房里，同一个最亲信的幕僚一起商议。他们的声音极小，几乎没人听到……

几天以后，官军在朱仙镇全军溃败的消息报到了北京。崇祯震惊之余，只得召集阁臣们到文华殿议事。大家都想不出有效的救汴之策，只是陈新甲尚有主见。他建议命山东总兵刘泽清援救开封，在黄河南岸扎营，控制接济开封的粮道。因开封离黄河南岸只有八里路，粮食可以用船运到南岸接济城内，开封就可长期坚守。他又恐怕刘泽清兵力不够，建议命太监刘元斌率领防守凤阳的京营人马速赴商丘以西，为刘泽清声援，再命山西总兵许定国火速东出太行，由孟津过河，直趋郑州，以拊李自成之背。崇祯对这些建议都点头采纳。

阁臣们退出以后，陈新甲独被留下。周延儒因为没有被留下，想着必是皇上同陈新甲谈论同满洲议和之事。他回到内阁，想了半天，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在文华殿内，崇祯小声向陈新甲问道："那件事情到底如何？马绍愉的人怎么还未到京？"

陈新甲赶快躬身说："请陛下放心。马绍愉已经派人给微臣送来一封密书，和款已经拟好，大约一二日内就可送到京城。微臣收到之后，当立即面呈陛下。是否妥当，由圣衷钧裁。如无大碍，可以立刻决定下来，臣即飞檄马绍愉在沈阳画押。不过到时恐怕还得有陛下一道手诏，谕知马绍愉或谕知微臣，只云'诸款尚无大碍，可相机酌处'。"

崇祯问："不是已有密诏了么？"

陈新甲说："微臣所言陛下手诏是给虏酋看的。虏酋不见陛下手诏，不会同意画押。"

崇祯点头说："只要各议款大体过得去，就可以早日使马绍愉在沈阳画押。为使虏酋感恩怀德，不要中途变卦，朕可以下一道手诏给卿。"

陈新甲说："皇上英明，微臣敢不竭尽忠心，遵旨将款事 [1] 办妥，以纾陛下东顾之忧！"

崇祯稍觉宽慰，点头说："如此甚好。卿下去吧。"

陈新甲辞出后，崇祯并没有回乾清宫，而是立即乘辇来承乾宫看望田妃。

田妃事先知道皇上要来，趁着今日精神略好，便命宫女替自己梳妆起来。她尽管病重，十分消瘦，但头发还是像往常一样黑，一样多。云鬟上插了朵鲜花，脸上薄施脂粉。虽然病容憔悴，一双大眼睛仍然光彩照人。崇祯来到时，她勉强由宫女搀扶着，伫立门外，窗外鎏金亮架上的鹦鹉又像往日一样叫道：

“圣上驾到！圣上驾到！”

同时有一太监传呼：“接驾！”太监和宫女们都已跪到院中地上。田妃在两个宫女的搀扶下也跪了下去。崇祯见田妃带病接驾，十分感动，亲自扶她起来。坐下以后，田妃不断地强打精神，还竭力露出微笑，希望使崇祯快乐。崇祯轻声问道：

“你今天感到精神好了一点没有？”

田妃轻轻点头，不敢说话，怕的是一开口说话，就会流泪和泣不成声。崇祯告诉她，已经命张真人暂不要回龙虎山，仍在长春观为她建醮祈禳。田妃赶快谢恩，说：

“皇爷这样为臣妾操心，臣妾的贱体定可以支撑下去。只要太医们尽心配药，再加上满京城的寺、观都在祈祷，病总会有起色的。”

崇祯勉强装出一丝笑容说：“只要爱卿心宽，朕的心也就宽了。”

崇祯因为国事太多，在承乾宫稍坐一阵，就回到乾清宫省阅文书。晚膳以后，他心中很闷，坐立不安。他走出了乾清宫正殿，到了丹墀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许别人惊动他。快到二更时候，忽然有一个太监来到面前，跪下禀奏：

“陈新甲有紧急密奏，请求召见。”

崇祯一惊，但马上想道：既是进宫密奏，大概不会是河南的坏消息，一定是马绍愉的密奏来了。他立即吩咐说：

“命陈新甲速到武英殿等候召见。”

夜已经深了，从神武门上传来鼓声两响，接着又传来云板三声。在武英殿西暖阁内，只有崇祯和陈新甲在低声密谈。

崇祯坐在御椅上，借着头边一盏明角宫灯的白光，细看手中的一个折子，那上面是陈新甲亲手誊抄的马绍愉所禀奏的和议条款。原件没有带到宫内，留在陈新甲家中。崇祯看了两遍，脸色十分严肃、沉重。

陈新甲跪在地上，偷看皇上脸色，心中七上八下。他不知道皇上是否同意，倘不同意，军事上将毫无办法，他这做兵部尚书的大臣就很难应付。

崇祯心中一阵难过，想着满洲原是“属夷”，今日竟成“敌体”，正式写在纸上。这是冷酷的现实，他不承认不行，但是由他来承认这一现实，全国臣民将如何说？后世又将如何说？嗨！堂堂天朝大明皇帝竟然与“东

虏”订立和议之约！……

他又对和议的具体条款推敲一番，觉得“东虏”的条件还不算太苛刻。拿第一款来说，“吉凶大事，交相庆吊”，实在比宋金议和的条款要好得多了。他又推敲另外一款：“每年明朝赠黄金万两、白银百万两于清朝；清朝赠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于明朝。”他最初感到“东虏”要的金银太多了，目前连年饥荒，“流贼”猖獗，国库空虚，哪里负担得起？但转念一想，如不同意，清兵再来侵犯，局面将更难收拾。随即他又推敲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觉得有的条款尚属平等互利，并不苛刻，唯独在疆界的划分上要把宁远以北许多尚未失守的地方都割给清方，使他感到十分痛苦，难以同意。毕竟这是祖宗留下的土地，难道就这样在自己手上送掉？他放下折子，沉默半晌，长叹一声。

陈新甲从地上轻声问道：“圣衷以为如何？”

崇祯说：“看此诸款，允之难，不允亦难。卿以为如何？”

“圣上忧国苦心，臣岂不知？然时势如此，更无善策，不安内何力攘外？”

“卿言甚是。朝中至今仍有人无术救国，徒尚高论。他们不明白目前国家内外交困，处境艰危，非空言攘夷能补实际。朕何尝不想效法汉武帝、唐太宗征服四夷？何尝不想效法周宣王、汉光武，做大明中兴之主，功垂史册？然而……”

陈新甲赶紧说：“对东虏暂缓挞伐，先事安内，俟剿贼奏功，再回师平定辽东，陛下仍是中兴圣君，万世景慕。”

崇祯摇摇头，又长叹一声。自从松、锦失守，洪承畴投降满洲和朱仙镇溃败以来，他已经不敢再希望做中兴之主，但愿拖过他的一生不做亡国之君就是万幸。只是这心思，他不好向任何人吐露一字。现在听了陈新甲的话，他感到心中刺痛，低声说道：

“卿知朕心。倘非万不得已，朕岂肯对东虏议抚！四年前那次，由杨嗣昌与高起潜暗主议抚，尚无眉目，不意被卢象升等人妄加反对，致抚事中途而废，国事因循蹉跎至今，愈加险恶。近来幸得卿主持中枢，任劳任怨，悉心筹划，对东虏议抚事已有眉目。倘能暂解东顾之忧，使朝廷能在两三年内专力剿贼，则天下事庶几尚有可为。只恐朝臣们虚夸积习不改，阻挠抚议，使朕与卿之苦心又付东流，则今后大局必将不可收拾！”

陈新甲说：“马绍愉大约十天后可回京城。东虏是否诚心议和，候绍愉回京便知。倘若东虏感陛下恩德，议和出自诚心，则请陛下不妨俯允已成之议，命马绍愉恭捧陛下诏书，再去沈阳一行，和议就算定了。”

“马绍愉回京，务要机密，来去不使人知。事成之后，再由朕向朝臣宣谕不迟。”

“微臣不敢疏忽。”

[1] 款事——明代的政治术语，指对蒙古和满洲的议和事。“款”字含有使“夷狄”归附的意思。

第二十六章

在被围困的开封城中，一交六月，粮食、青菜和柴火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粮商们因为粮食的来路已断，往往借口没有粮食而把大门关起来，哄抬市价。官府起初三令五申，严禁粮食涨价，但禁止不住，反而促使家家粮店闭门停售。随后官府就严禁粮商闭门停售，价格可以不限。这样一来，粮价就像洪水泛滥，不停地上涨。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才能买到粮食，穷家小户望天无路，哭地无门，只好等着饿死。

巡抚高名衡害怕这样下去，会引起饥民暴动，便将处理粮价的大事交给黄澍经管。黄澍很快就查明南门坊 [1] 粮行的掌柜李遇春是粮商中的一个头儿。此人因为一只眼睛下面有块伤疤，绰号叫“瞎虎”。他原来同黄澍手下的一些人颇有来往，在这些人的纵容下，操纵粮价，大发横财。自然，有些银子也到了黄澍手下人和各衙门官吏的手中。

黄澍亲自带领兵丁和衙役，突然来到李家粮行，将李瞎虎捉到，当着围观的人群摆了公案，亲自审问。李瞎虎睁眼望望，在黄澍左右见到好些熟识的面孔，但是他知道在这种情势下，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于是他装出非常老实的样子，向黄澍磕头哀求，表示愿意献出几百担粮食，只求饶他不死。但黄澍此来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也为了借粮商的一颗人头收买民心，怎么能够手软？他拿起惊堂木将桌子一拍，说：

“我今天不罚你粮食，就罚你一颗人头，以平民愤。还要拿你做个样子，看哪个粮商再敢闭门停售，哄抬粮价！”

这样，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场将李瞎虎的头砍了。

经此一杀，果然各家粮行暂时不敢闭门停售。但每日售出的粮食不多；稍售一些就不售了。因此买粮的人总是天不明就赶赴五坊，家家粮行前都是拥挤不堪，挤不到前边的就沿街排队。实际上多数人买不到一粒粮食，只有那些力气大、会挤的人和地痞流氓才能多少买到一点。每天都有人为买粮食而打架斗殴，每天都有人被踩伤，甚至也有被打死的。

城内原有许多空旷地方，长着野草。近日有许多人提着篮子去挖野草，没几天就挖光了。如今开封的人心与前两次被围攻时大不一样。那时城中不怕缺粮，如今缺粮了。那时许多老百姓听了官府宣传，都以为李自成的人马奸掳烧杀，十分可怕，所以甘愿与官府一起，死守城池。经过这几个月，人们逐渐看清，闯王的人马其实军纪甚好，只有罗汝才的人

马骚扰百姓，掳掠妇女，但他的人马也得听闯王的军令，也许闯王会不让他的人马进城闹事。因为缺粮已成现实，又有了这些想法，开封的平民百姓对于守城之事不再热心，特别是那些穷苦人家，在饥馑之中，倒是天天盼望闯王进城。

张成仁家里在五月底用各种办法存了点粮食。那时当铺还收东西，他家里能够当的东西都拿去当了，把所有的钱都买了粗细粮食。近来勉强度日，一日只吃两餐，其中有一餐是稀的。一家人中，老头子有病，能吃点细粮；五岁的小男孩是全家的命根子，让他多吃一点，别人全是半饱，眼看着大家一天天都瘦了下来。

这天，一家人正在堂屋里啃黑馍，老头子望望大家说：

“我是快死的人了，留下粮食你们吃罢，我吃一餐野菜就行了。”

说着，用他干枯的手把自己得到的一块黑馍掰开，偷偷地分一大半给孙子小宝，一小半给孙女招弟。孩子们正吃着，香兰看见，狠狠地打了招弟一巴掌，还想打小宝，但又不忍，手在空中扬了扬，放了下来。招弟平常就吃不饱，现在爷爷塞给自己小半个黑馍，还要挨一巴掌，就大哭起来。老头子在一旁流泪叹气，伤心地责备香兰：

“是我给孩子们吃的，唉，你打孩子做啥？我是快死的人了，能让孩子们渡过这场大劫，咱们张家就有一线希望。”

这时，恰巧霍婆子从外面回来，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事，便告诉他们：明日东岳庙施粥，每人一碗。她说她是要去的，又劝张成仁的母亲和香兰也去。起初香兰感到不好意思。霍婆子说：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脸皮一厚，拿着碗挤进去，人家施舍一碗，就可以救一天的命。”

香兰心想，如能领到一碗粥，自己少吃一点，回来救一救孩子们也是好的。这么想着，她就决定要跟霍婆子去。张成仁的妹妹德秀想着目前一家人都在挨饿，便对母亲说：

“妈，我也随你们一道去。”

霍婆子说：“姑娘，你只管拿着碗去。乱世年头，讲什么大闺女不能出三门四户。有你霍大娘跟着，你明天只管去。”

第二天，正是六月初七，天还不明，东岳庙东西长街上和附近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干脆躺在地上。到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到处都有小孩子在叫着饿，还有抽泣声、啼哭声、呼喊

声、吵嚷声。人越来越多，到底有几万人，谁也不清楚。

天明以后，饥民更从各个方向潮水般地汇集到东岳庙来。已经有老人和小孩被挤伤，挤倒，然而很久都没有开始施粥。上边烈日当空，人人饥饿干渴，有人已经奄奄一息，倒了下去。一直等到巳时过后，才终于开始施粥。大家都拼命向前拥挤，每个人都伸长干枯的手，每个手上都拿着一个大黑瓦碗或粗瓷碗，每个人都巴不得把手伸得比别人更长一些。可是许多瘦弱的老人和孩子，不但挤不上去，反而被别人挤往后边，挤倒地上，随即发生了互相践踏的事情。有的地方因为人群拥挤而互相厮打，哭声、骂声、惨叫声、厮打声，混成一片。

香兰半夜就起来准备，她用杂面蒸了几个馍，留给公公、丈夫、招弟和小宝，一人一个，她同婆婆、妹妹每人吃半个，然后随着霍婆子出门。出门之前，她又望了正在沉睡的招弟和小宝一眼，在小宝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看到孩子消瘦的面庞，她止不住滚下眼泪。

天色麻麻亮，还有星星。在往日这个时候，院子里已不断地有鸡叫声。如今所有的鸡都被杀了。杀了以后，一家人慢慢地吃了好几天，但从此小宝就没有鸡蛋吃了，院里也再听不到一点鸡声。她们在寂静中穿过院子，来到大门口。那只小花狗也跟着她们跑到大门口，但是她们走出大门后，它却不敢跨过门槛，胆怯地朝外望一望，就赶快退了回来。三天以前，大黄狗被几个兵丁闯进来硬行拖走了，拖走时一路惨叫，直到走出大门很远，还从胡同里传来可怜的叫声。这给小花狗的印象很深，从此只要有生人来，它就夹住尾巴，浑身打颤，赶快逃走，而且再也不敢跑出大门，只敢站在门里边，朝空荡荡的街上偷偷张望。

张成仁送她们出来，一直望着她们去远了，才把大门关好。想着自己的妻子和妹妹从来没有到人群中抛头露面过，而现在只好跟着霍婆子一起去领粥，他既感到伤心，又感到不放心。回到内院西屋，他无心再睡，可是没有灯油，又不能点灯读书，只好坐在桌边，等待天亮。

天明以后，他开始研墨写字，写了三十个大字，又写了两百个小字，完成了每天的功课。又过了一阵，招弟和小宝醒来，用带哭的声音喊着：

“饿！饿！我饿！”

“不要哭，我弄东西给你们吃。”

张成仁安慰了孩子们几句，就到厨房里去烧开水。家里柴火早已经烧光，只好劈家具当柴烧。开水烧好后，他先端一碗送到父亲床前，请父亲就着开水吃点干馍。近两三天，老头子的身体比先前更差了，看见儿子送开水来，就挣扎着从床上靠起来。

“你不要多为我操心。我今年五十六岁，也是该死的人了。看来这次开封被围，不是短时间能够了结的。”他又压低声音说，“围城久了，说不定城里会有内变。不管怎样，你要把小宝照顾好，咱张家就有希望。我是

家中累赘，我早死一天，你们可以少操一份儿心。你们，儿呀，要好生照料小宝！”

张成仁听了，十分难过，一面哽咽，一面拿话安慰老人。老头子吃了几口，就不肯再吃了。张成仁又回到厨房，端了两碗水，让招弟和小宝也起来喝水、吃馍，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他自己也用开水泡了一些馍吃。一面吃一面想着父亲刚才说的话，暗自伤心，流下了眼泪。后来他随手取了一本书，一面看一面圈点，左手仍然拿着那个黑馍慢慢地啃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忽然看见小宝正站在他身边，两个圆眼睛直溜溜地望着他手中的馍。小宝的后面站着招弟，招弟旁边是那只小花狗，眼睛也都望着他手中的馍。特别显得可怜的是招弟，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能同弟弟相比，弟弟是男孩，自己是女孩，所以什么事情她总是让弟弟。刚才，父亲把母亲留下的黑馍给了她和弟弟一人一个，弟弟没有吃饱，她也没有吃饱，可是她还是把自己的馍分了小半个给弟弟。如今见弟弟站在父亲身边，望着父亲，她不想过来，但又忍不住，也站到弟弟后边来。张成仁望着孩子们期望的眼睛，便把自己吃剩的馍又分了一半给小宝，另一半给招弟。小宝接过馍，立刻说道：

“爹，你的馍上有许多墨汁。”

张成仁低头一看，果然有许多墨汁，是他刚才看书时不知不觉中将砚瓦中的墨汁当成了往日吃惯的辣椒汁，用馍蘸墨汁吃了几口。他哄着孩子说：

“小宝，你吃吧，吃了墨汁读书心灵，长大就能考取功名。吃吧。”

小花狗在张成仁分馍时几次摇动尾巴，但最后发现没有它的份儿，失望地走了。

孩子们也跑了出去。张成仁继续看书，感到肚中十分饥饿。他知道香兰另外还藏着馍，那是她平时自己省下的一份，但是他不愿动它。心中饿得发慌，只好再喝些开水。

时间慢慢地过去，日头移到正南了。以前，这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可是现在家里什么也没有。孩子们虽然早上吃了一些馍，现在也饿得有气无力，不愿意玩了。招弟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小宝不时地向张成仁哭道：“我饿！我饿！”他只好把小宝搂在怀里，拿些别的话哄他。

中午过去了，母亲、妻子、妹妹都还没有回来，到底领到粥没有呢？他越想越觉得放心不下：妈妈年纪大了，妻子和妹妹都是没有出过门的人，到了那样人山人海的地方，会不会出事呢？于是他又走到大门口，向胡同中张望了一阵。她们仍然没有踪影。他心中七上八下地回到里屋，想看书，看不下去。

大约未时过后，他忽然听见前院有叩门声，赶快跑出去把大门打开，果

然是她们回来了。母亲是由香兰、德秀搀扶着回来的。张成仁见状，大吃一惊，赶紧上前把母亲搀住，扶进堂屋坐下，忙问是怎么回事。香兰和德秀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他才知道在开始领粥的时候，人群一拥向前，将母亲挤倒地上。幸赖霍婆子竭力相救，才爬了起来，但已经被踩伤了。德秀也被人群挤到一边去了，只有香兰拼命挤上前去，领到了一碗粥，三个人分吃了。霍婆子也领到了一碗粥，倒在她们碗里，让她们带回给爷爷和孩子们吃，她自己又拿着空碗挤向前去，说是要再领一碗带回来给王铁口的老婆吃。

这时老头子从里间床上爬起来，拄着棍子出来。一见老妻伤得很重，不禁哭了。成仁、香兰、德秀也哭起来。香兰边哭边把霍婆子给的那碗粥又分成几份，捧给公公一份，剩下的给了丈夫、小宝和招弟。

回到自己房里，她感到浑身无力，头晕心慌，只出虚汗，便靠在床上休息。过了一会儿，张成仁回到房里。他知道香兰累了一天，饿昏了。他心中十分难过，责备香兰不该总是把自己的一份馍省下来，偷偷地塞给他和小宝。听了成仁的抱怨，她忍不住望望自己藏着黑馍的地方，仍然不愿去取。趁着张成仁又走出去的当儿，她走到一个瓦缸旁，从里边抓起一把糠来，放在碗里，用凉水拌了拌，吃了下去。尽管那糠难以下咽，但吃下去后，过了一阵，头昏就好了一些，眼睛也不再冒金星了。后来，张成仁又回进房来，见她稍好一点，含泪小声说道：

“小宝娘，看来爹的病不会好了；娘给踩伤，看来也很难好起来。如今最可怜的是小宝。一个五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何能够让他饿着？他是家里的命根子啊！”

香兰悲哀地望望丈夫，说：“我们两个也不一定能逃过这一劫。没有了大人，孩子怎么过活下去？”

“不管怎么，咱们总得让小宝活下去。只要留下小宝，咱张家就不会断根。”

香兰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忽然愤愤地冒出一句：“人家姓李的和姓朱的争天下，把咱们百姓也拖在里头，叫咱们怎么活？”

成仁从来没有听他媳妇说过这样的话，感到吃惊，问道：“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是谁告你说的？”

“领粥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这样议论，说姓李的和姓朱的争天下，苦了咱们小百姓。”

“小宝娘你可不要乱说！姓朱的是当今皇上。我们读书人总要有一个忠心，宁死不能对皇上有丝毫怨言，君君臣臣，做臣民的只能讲一个‘忠’字。”

香兰不敢分辩，心里总觉得这个“忠”字十分渺茫，可是她自从结婚以

来，没有违背过丈夫的意思，所以尽管心里有许多疑问，也不敢说出口来。

官府在东岳庙施粥，一共三天。第一天，老弱和儿童被践踏死的有几十人，挤伤踏伤的有几百人；很多人等了一整天，领不到一碗粥，倒卧路旁，呻吟哀号。第二天，黄澍派出一名典史，率领乡约五人、社长一人、吏目三人，带着许多衙役和丁勇，维持秩序。但情况仍然很乱，挤倒挤伤的人还是不少。初九又施了一天粥，以后就停止了。

施粥停止以后，百姓更感绝望，因为这就意味着开封从此进入了绝粮的可怕时期。过了一天，官府要搜粮的谣言传遍全城，有些地方确实已经开始搜粮。一般平民百姓，包括一些殷实人家，人人感到恐慌，担心什么时候会来搜粮，把秘密贮存的救命粮食都搜去，大家就只好饿死。

张成仁家中的粗细粮食不到一石，大部分是在义军重新围攻开封后，设法抢购来的。如今要搜粮的风也吹到了他们这里。当天夜里，趁着更深人静，张成仁夫妇将这些救命宝贝装进缸中，埋到地下。夫妇两个都是久饿之人，身子无力，加上成仁又没有劳动过。所以等他们在茅厕墙根下挖好坑，埋下缸，填上土，天已经亮了。成仁累得直喘气，浑身虚汗，回到屋中，跌在一把椅子上，叹口气说：

“唉，要是老二在家就好了。”

香兰说：“他们守城，五天一轮。他已经去了四天，今天该下城回来了。”

正说话间，临街大门上有轻轻的敲门声，随即又传来王铁口的咳嗽声。香兰赶紧跑出去开了大门。王铁口手上拿着两个馍，走了进来。这两个馍比较白，原来是昨天他上藩台衙门卜卦，临走时人家送了他几个馍。在目前，送馍的事已经很难得了。他把两个馍递给香兰。香兰连声道谢，赶紧把一个送到上房，留下一个，准备让丈夫、小宝和招弟分吃。

张成仁给王铁口倒了一碗开水，问道：“铁口大哥，你去藩台衙门卜卦，到底吉凶如何？开封有无要命风险？”

王铁口哈哈大笑，说：“老弟，实话对你说吧：卜卦有时准，有时不准。要真是那么准，卜卦的人都可以做官了，何必还来摆摊子？你问开封将来有没有破城的危险，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说，到时再说吧。不过我对那些做官的富人说起来，总要找些吉利的话安慰他们，使他们宽心。如果我说，李闯王必进开封，那岂不是惹祸上身？我们都不是很久的人了，何必那样自找麻烦呢？”

张成仁又问：“可有什么新的消息？”

王铁口说：“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成仁过目。成仁打开一看，原来是李自成的一个晓谕，上面写道：

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李谕：照得开封被困，细民无罪。顷据探报，饥民倒卧街衢，老弱死者日众。本大元帅出自农家，深知百姓疾苦；原为吊民伐罪，提兵莅豫，岂忍省会士庶，尽成饿殍！今特照告城中官绅：自明日起，每日日出后放妇孺老弱出五门采青，日落之前回城。义军巡逻游骑不再到大堤以内，对走近大堤采青者妥为保护。倘有城中兵勇混迹其间，意图窥伺骚扰，定予捕斩不赦。切切此谕！

张成仁看过这一道晓谕抄件，不明白李闯王的用意是真是假，脱口而出：“不知这闷葫芦里卖的啥药？”

王铁口捻着胡子，慢慢说道：“我看这个晓谕是出自诚意。”

成仁问道：“何以见得？天下竟有这样仁义的流贼？”

“成仁，你是秀才出身，应该知道有句俗话，叫作‘胜者王侯败者贼’，安知今天这个流贼就永远是流贼？”王铁口笑了一笑，看见张成仁一脸惶惑的神情，又接着放低了声音，“如今的贼就比官军讲仁义，不像官军扰民，所以才有‘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之民谣。这句民谣很流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张成仁摇摇头：“竟然如此？”

“早已如此，岂自今日！”

“可是……”

“成仁，你这个人只晓得读书，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外边的事儿你不打听，只怕耽误了你的举业。别人的话送到你耳朵里头，你都只当耳旁风！”

张成仁叹了口气：“唉，读书人没有用，一脑袋‘四书五经’……”

王铁口赶快截住说：“不然，不然。只要能过此围城大劫，你不愁没有登科扬名的日子。不管谁坐江山，都得用读书人，都得举行乡试、会试，选拔人才，你愁什么？”

张成仁感慨地说：“可是我自幼读圣贤书，略知忠君之义……”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又被王铁口拦腰打断：“嗨！老弟，你又糊涂了，你不过是个秀才，又没有吃朝廷一天俸禄，犯不着死抱着‘忠君’二字。”

张成仁被王铁口一句话抢白得说不出话来，心里也觉得王铁口说得有理，于是他又问道：

“外边对这晓谕有何议论？”

“外边么？十个人有九个人认为，李闯王准许百姓出城采青是出自真心，连官府也信以为真。”

“何以见得官府也信以为真？”

王铁口笑道：“你真是坐在鼓里！刚才官府已经出了告示，严禁闯王的晓谕流传民间，倘有私传晓谕者一律问斩。看起来，这是官府害怕李自成争取民心。可是它另外出了一通告示，晓谕百姓：从明天起，每日放妇女老弱出城采青。一交卯时，五门齐开，戌时关闭城门。这不是连官府也相信李闯王的晓谕么？可是它一字不提是李闯王的晓谕，只说这是上宪出自恫瘝百姓之心，特施恩惠。”

张成仁听了连连点头，心中开始恍然，觉得目前局面确实与他原来想象的完全不同。可他还是有点担心，便又问道：

“会不会有贼兵混进城来？”

王铁口淡淡一笑：“成仁，你放心吧，城门稽查森严，青壮男人不准出去，也不准进来，何惧之有？你真是多操心啊！”

大门上传来叩门声。进来的是霍婆子，她同王铁口站在前院小声说了一阵，然后来到内院西屋，将明天要放妇女老弱出城采青的事告诉张成仁夫妇，并说她明天也要出城，将替他们带回来一把野菜。

香兰望望丈夫，意思是问：她是不是也可以跟着霍大婶出城采青。张成仁十分犹豫，觉得放心不下，半天不说一个字。霍婆子见他拿不定主意，便对香兰说：

“你明天暂不要跟我出城。你同我不一样，你是年轻人，不像我已经是老婆子了。何况我的脚又大，走惯了路。你再等两天看看，要是真的出城去没有事儿，那时你再随我出城不妨。”

香兰本来心中也有点害怕，听霍婆子这么一说，就决定不去了。她轻声问道：

“霍大婶，你要出哪道门啊？”

霍婆子胸有成竹地说：“出西门。”

张成仁问："为什么不出宋门或南门？这两道门都离得近些。或者出曹门也可以。西门那么远，你为什么要从那里出城呢？"

霍婆子笑着说："你真是个秀才先生。我可仔细想过了：上次开封被围，曹操的人马驻在东边和南边，宋门外和南门外都驻扎有曹操的人马，游骑也常到曹门外。这一次，看来他们还会在禹王台一带驻扎老营，虽说我是老婆子，可也不得不小心啊！"

张成仁笑道："大婶，你既是大老婆子，还怕他们么？"

霍婆子也笑起来，说："看你说的，虽然大婶是个老婆子，其实也只有四十几岁，不到五十。常言道：'吃粮当兵满三年，看见母猪当貂蝉。'那曹操的人马军纪向来不好，能掳掠年轻妇女当然掳掠年轻妇女，掳不到时说不定连年纪大的也一样拉去。你大婶还想死后清清白白地去见你霍大叔，所以我宁肯多走几里路，要出西门采青。"

第二天五更，天还没亮，霍婆子就动身了。她沿着大街小巷走了几里路，当来到开封西门时，太阳已经有城头那么高了。城头上和城门洞站着许多兵丁，都有军官带领，还有许多丁壮，由绅士们带领。城门开了一条缝，只能过下一个人。吊桥已经放下来了。专门有一二十人在城头上管着绞吊桥的绳索。

采青的人正在陆续出城，但是城门口并不拥挤。因为是第一天放人出城，大家都小心谨慎，很不放心。尤其是年轻妇女，大都不敢出来。虽有一些少妇被饥饿逼得没有办法走出城来，那都是容貌比较丑的，穿着破烂的衣裙，故意连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其余大部分是老头子、老太婆，拄着拐棍，捌着篮子。也有不少小孩跟着大人出城，但都是男孩和十岁以下的小女孩。两次开封被围，老百姓还没有一次像这样在战争期间出城采青。今天是第一遭，到底出城后是吉是凶，大家的心中都没有底儿。

看到这种情形，霍婆子暗中庆幸她没有贸然带香兰一起出来。她想，香兰年纪又轻，长得又俊，万一有个好歹，她怎么对得起张家一家人啊！

霍婆子过了西关，来到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向四处张望。她原以为在西关外会遇见闯王的人马或一些游骑，所以一路走着，心里总有些七上八下；没有想到竟是一片旷野，直到三四里外的大堤边，都不见一个走动的人，更没有看见李自成的人马。只是大堤外的某些高处，有义军的旗帜在阳光下飘动。霍婆子放了心，想道："李闯王果然军纪严明，没有一个散兵游勇出来扰害采青的百姓。"

因为出城的人不很多，野菜很容易找到，不到中午，霍婆子就将她的大篮子采满了。她回到城内。一进城门，就有很多人拦住她，出高价钱买

野菜。她坚绝不卖。正要走开时，有两个当兵的排开众人，走到她身边，不由分说，强行从她篮子里拿了好几把野菜，分文不给，扬长而去。霍婆子怒目而视，但没有办法。

回到家里，她将野菜送一些到王铁口家里，又送一些到张成仁家里。张成仁的母亲自从上回领粥被挤伤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好，老头子的病也没有好。看见霍婆子送野菜来，一家人都十分感激。成仁的母亲说：

“霍大嫂，你这么大年纪，好不容易采了这点野菜回来，还往我们这里送，这真是……”

“都是老邻居了，别说这些话。明天我还要出城去，明晚再给你们送些来。”

第二天一大早，趁着太阳还不太高，霍婆子又□着篮子出了西门。这天采青的人很多，许多年轻的妇道人家也出来了。近城二三里以内，到处是采青的人，直到近午还有陆续出城去的。

霍婆子一则因为近城处的野菜已经不多，二则想知道大堤外到底有什么动静，就壮着胆子往大堤走去。有一些采青的人，想多采一些野菜，也往大堤走去。但到了堤边上，不少人怕遇见闯王的人马，又赶快回头走了，只有霍婆子和另外两个胆大的婆子走上了大堤。可是她们刚刚来到堤上，就看见从西面驰来一群骑马的人。那两个老婆子吓得面如土色，回头就下了堤，慌张逃走。霍婆子也不免胆怯，随即下堤，但刚刚逃到堤下，忽然听见堤上有声音叫她：

“大娘，不要走。我们不扰害百姓，你不要害怕。”

那两个婆子已经跑远，没有听见这喊话。霍婆子听了，便不再跑了。她虽然胆子比较大，但这时心里很发毛，不知有什么事情会落到自己头上。她壮着胆回头望去，只见那些人都已经站在大堤上了。中间有两个人看来是两个头儿，一个戴着麦秸凉帽，身材高大，骑在一匹青灰色的高头大马上。另外一匹枣红马，上面骑着个矮子。在他们的左右是几十个护卫的骑兵。两个当官的和那些骑兵，都面带微笑，望着霍婆子，还有一些人在向远处采青的人们张望。

霍婆子向他们打量了片刻，看清那个骑着青灰色战马的人，眼睛很大，鼻头和颧骨都很高，左眼下边有一块小小的伤疤。那个骑枣红马的矮个子，好生面熟，但不记得是在哪里见过：是在大相国寺？还是在开封街上？……猛地她明白过来，不觉又惊又喜，赶快对着他们跪下，一面在心中鼓励自己：

“不怕，不怕，这可碰上了，我的天呀！”

[1] 南门坊——商店集中处叫作坊。开封有五门，各门都有一坊。南门坊是南门内的粮店集中地。

第二十七章

将近黄昏时候，熟悉的敲门声传了进来。

香兰一开大门，霍婆子闪进来，回身将门关好上闩，一句话不说就往里走。香兰觉得她的神情跟往常大不一样，好像遇到了什么很重要的新奇事儿，那脸上的神色似是兴奋，又似是神秘。霍婆子也注意到香兰一肚子难猜难解的神情，越发不急于说出那事儿，便问道：

“秀才先儿在不在家？”

“他饿死也不管，还是一天到晚看书；不在家里，他能到哪里去？”

霍婆子机密地说：“你大姐，快告诉咱们秀才先儿，我马上就去跟你们说几句体己话。”

“大婶儿，你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从来很少见你这个样。”

霍婆子笑了一笑，说：“你别管。你回去等着，我马上就来。”

说罢，她就往王铁口住的南屋走去。香兰站在二门口，一直好奇地注意着她的动静，只见她进到南屋，就同王铁口说起话来，后来声音变得很低。香兰就不再听下去，回到自家屋里，对丈夫说：

“霍大婶采青刚回，神色跟往日大不同，好像遇到了什么大喜事，又好像不是喜事，真奇怪！她待会儿要来跟咱们说的。”

过了一阵，霍婆子捧着一包野菜来到了内院西屋，将野菜扔在地上，说：

“这是今天采的一点野菜，你们先吃着吧，明天我还要出城采青。”

香兰说：“俺们自己不出城，累大婶儿天天跑很远出城挖野菜，还要分给俺们，实在叫人感激不尽。”

成仁也说：“大婶儿，你这是雪中送炭！”

霍婆子说：“何必说这话？说了倒觉得你们把大婶儿见外了。十几年的老邻居，有困难互相关顾，这是正理。你们猜一猜，我今天碰见谁了？”

成仁和香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感觉这题目没头没脑，不知从哪儿去猜。张成仁忽然想起，以前听霍婆子谈过，她娘家有一个哥哥，是她唯一的亲人，十年前从家乡洛阳出外逃荒，以后就杳无消息，于是问道：

“你可是遇到你那位失散的哥哥了？”

“不是的。你再猜。”

这时，王铁口笑眯眯地走进房来。看他的神气，好像他什么都清楚。张成仁赶快问道：

“刚才霍大婶叫我们猜她今天遇到了什么人。我猜她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哥哥，她却说不是的。铁口，这别人的心事你是最有办法的，你猜猜吧。”

王铁口捻着胡须，轻松地微笑着，那神气是说，他不需要猜，已经全知道。香兰也耐不住了，说：

“王大哥，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大婶儿遇着谁了？你要知道，赶快告诉我们，别让我们瞎猜啦。”

王铁口笑道：“很新鲜，霍大婶已经对我说了。”

张成仁忙问：“谁呀？”

王铁口这才凑近身子，极其机密地说道：“霍大婶遇见了李闯王和宋献策！”

张成仁夫妇简直惊呆了，张嘴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尤其秀才，把眼睛瞪得老大，望望王铁口，又望望霍婆子，简直不敢相信。他向霍婆子问道：

“大婶儿，你是老远地望见他们？”

霍婆子说：“老远地望见还值得说？清清楚楚，三对六面！”

香兰说：“我的天呀，你跟他们三对六面，不害怕么？怎么会遇到的？”

霍婆子小声说：“我采青到了大堤上面，忽然从大堤西面上来一群骑兵，中间两匹大马，骑着一高一矮两个头目。那匹青灰色战马上骑的是一个大个子。那匹枣红马上骑着一个矮子，我一看就觉得十分面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后来我忽然明白，啊，这不是从前在相国寺卖卦的宋矮子么？现在他是李闯王的军师了，我的天！人一混阔，神气大不一样！唉呀，我明白啦，那个左眼下有伤疤的大个子就是李闯王！决没有错！”

香兰忙问：“大婶儿，你害怕么？是不是吓瘫了？”

霍大婶笑着说：“不害怕才怪哩！像咱这样的小百姓，看见芝麻子儿大的官都害怕，何况是在大名鼎鼎的李闯王面前！你大婶儿是碰上啦，想躲也躲不及，只好豁上啦。我赶快跪下磕头，说：‘闯王大人，军师大人，我这个穷老婆子给你们磕头行礼……’”

张成仁问道：“他们同你说话么？”

霍大婶说：“他们可一点儿不拿架子。宋矮子在马上哈哈大笑，说：‘你这位大嫂，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他是闯王、我是军师呢？’听见他的笑声，还有那样口气，我不再害怕了，抬起头来说：‘我在开封城中住了半辈子，见人多了。你老不认识我，我可看见过你老。’宋矮子又笑起来，说道：‘对，对。我从前隐于鹁鸽市，在江湖上小有名气。你……’”

王铁口忽然醒悟，截断霍大婶的话头说：“啊，大婶，你听错了。献策不是说隐于鹁鸽市，是说他‘隐于卜筮’。”

“他不是在鹁鸽市住过么？”

“他是在鹁鸽市住过，在鼓楼街也住过，第四巷也住过，可是‘隐于卜筮’是一句自占身份的话，不是说在鹁鸽市隐居过。如今宋献策大阔啦，再提起从前卖卜算命的事，自然不能说那是混饭吃，像我王铁口一样没出息。他将自己说成是‘隐于卜筮’，那身份就显然不同了。”

霍大婶笑着说：“哟，我的蚂蚱爷！你们喝过墨汁儿的人，说起话来竟有那多的讲究！”

成仁说：“大婶儿、铁口哥，你们都不要说那些不干紧要的题外话，请大婶儿快将遇见他们两人的事儿说清楚！”

霍大婶神色严重地嘱咐说：“我只对你们说一说，任谁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你们见了别人，千万要口风紧，说出一个字就会有杀身之祸！”

大家同时点头，说：“绝不能走漏消息！”

于是，霍大婶接着刚才的话头，说出下边的故事。

“不瞒大嫂，我从前等待风云际会，暗访英雄，故意在大相国寺前院西廊房租了半间门面，开个卜卦的铺子。”听霍婆子说好像见过他，宋献策快活地纵声大笑，又转回头对李自成说，“大元帅，我虽然足迹半天下，可是在开封的时间最久，熟人最多。提起我宋孩儿，上自官府，下至市井细民，知道的人可多啦！就是我记不得人家。”

“三教九流中认识你的人当然很多，你不会都记得。”李自成点头，又望着霍婆子说，“大嫂，你莫害怕，快站起来随便说话。虽然我们的军师在开封熟人很多，可是如今正在围城，想碰到熟人可不容易。今天遇到大嫂子，也算有缘。”

随即宋献策问了她姓什么，家中有什么人，做何营生，然后又问：“大嫂子，你出城一趟不容易，是住在周王府的西边么？”

霍婆子摇摇头说："远啦！"

"布政使衙门附近？"

"还远呢！"

"那你在什么地方住呢？"

"在南土街西边不远。"

"大嫂子，你为什么非要穿过大半个开封城，出新郑门来采青？"

"实不瞒你老说，我怕出宋门、曹门或南门会遇见别的人马，不像你们闯王的人马，怜悯百姓，不欺侮妇女。我们城里人确知闯王的老营又扎在阎李寨啦。"

宋献策和李自成互相望一眼，明白了她的意思，笑了一笑。随即宋献策说：

"你放心吧，现在五门外驻军的军纪都很好。闯王有严令，不许一兵一卒进入大堤以内。如有人擅自进入大堤，轻则二十军棍，重则一百皮鞭。倘若调戏采青妇女，立即斩首。我们还派有骑兵，分成小队，经常在大堤上巡逻，一则防备城中兵丁混在采青百姓中出来捣乱，二则禁止弟兄们在妇女采青时走入大堤以内。"

霍婆子说到这里，不肯再说下去了。张成仁忍不住问道：

"大婶儿，他们还对你说了什么？"

霍婆子又犹豫片刻，望着王铁口，笑着说道：

"我看宋献策是一个很讲交情的人，就大着胆子问他：我们院里住着一位王铁口，军师大人可认识他？那宋矮子一听就笑起来，说：'他是我江湖上的朋友，我当然认识。啊，大嫂子，原来王铁口跟你住在一起啊！你回去告诉铁口，就说我问候他，也请他转告相熟的朋友们，都不要害怕。破城以后，没有他们的事儿。要是他们能够设法出城，不妨到阎李寨找我。如今我们闯王这里，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凡来的人，厚礼相待；凡有一技之长，量才任用，绝不埋没英雄。'"

王铁口感慨地说："唉，你们都不清楚，献策兄这个人，十分不凡。他有学问，有抱负，有肝胆，有义气，平常总是救人之难，远非一般江湖中人可比。如今被李闯王拜为军师，言听计从，将来准定是开国……"说到这里，王铁口马上意识到这话说出来很危险，就突然住口了，但大家心中都明白，一齐点头。

霍婆子又说："他还提了一些江湖上人的名字。有些是我知道的，像陈半仙、赛诸葛、赛伯温等，他们都在相国寺摆摊子。他又问起，'铁口的日

子还好过么？’我说：‘铁口的日子比别人还难过，老婆半身不遂’。”

王铁口说：“只要我不饿死，城破之后，我见到献策兄，说不定还有出头之日。”

霍婆子听王铁口这么一说，忽然想起他老婆的事，就说：“铁口，你家大嫂这两天常常发呆，呆一阵就流眼泪。我问她有什么不舒服，她就大哭起来，说她是个没有用的人，多了一张嘴；要是少她这一张嘴，你说不定还能熬过这一劫。我听她这话很不妙，铁口，你可要留心啊！”

王铁口心情很沉重，叹口气说：“是的，我也知道她有那个心思，所以常常出去后记挂着家里。今天下午没有出去摆摊子，就是因为我很不放心。”

成仁又问：“霍大婶，这闯王可知道我们城中人在受苦么？”

“秀才，你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别的。要是李闯王不知道城中的苦情，他怎么会出告示，让城里人出去采青？闯王可是很仁义的，他见我是个穷婆子，就命亲兵掏出二两银子给我。”

说到这，她望望王铁口，决定不把宋献策的事说出来。原来当时宋献策也掏出了四两银子，叫她带二两给王铁口，带二两给他鹁鸽市的旧房东，另外也给了她几钱碎银子，她就压在篮子底下带回来了，刚才去南屋时已将二两银子交给王铁口。她知道这事万一走漏风声，王铁口会不得了，鹁鸽市的那家人家也会不得了，所以，她对此事只字不提。王铁口见她一丝不露，也就放心了，说道：“霍大婶，你们再谈谈吧，我还要回去看看。”说罢就走出房去。

趁着王铁口不在面前，霍婆子赶快从怀中掏出来一块银子，递给香兰。说道：“李姑娘，这是李闯王赏赐我的银子，我分一半给你们。你们的船重，银子在你们的手中比在我的手中更有用。快拿住吧，咱们有钱大家花，说什么也得撑过这一劫。”

看见香兰夫妇坚不肯收，霍大婶发了急，差不多是用恳求的口气说：

“你们别固执啦，咱们都是在难中，分什么你的我的！我霍大婶儿的秉性难道你们不清楚？我是为救小宝呀，这一两银子你们非收下不可！可惜你们大婶儿错生成一个女人。倘若我是男子汉，我也会为朋友两肋插刀，为朋友卖去黄骠马……”

大门上传进来敲门声。还听见德耀的叫声：“嫂子，开门！”霍婆子不容香兰再拒绝，将银子往她的针线筐中一扔，站了起来，说：“你们莫动，我回屋去，顺便给德耀开门。”成仁夫妇感动得滚出眼泪，不知说什么话好。香兰紧紧地抓住霍大婶的宽袖子，来不及先得到丈夫同意，声音打颤地悄悄说：

“既然闯王的人马这么好，不扰害百姓，好婶子，明天你带我一起出城采青去……”

霍婆子望着张成仁。张成仁点点头：“既然大婶儿没有遇到乱兵，也没有遇到闯王的人马不讲理，去就去吧，不过要小心在意。”

霍婆子同香兰约好了明日动身的时间，然后去替德耀开大门。她还要趁着天不黑，赶往鹁鸽市给宋献策的旧房东张家送银子。

德耀大步流星地走进二门内的西屋，说：“哥，嫂子，我师傅明天也要出城采青。他刚才对我说，他要能回来就回来，万一回不来，要我好好照顾师娘，不要让师娘伤心。你们说他这话奇怪不奇怪？”

张成仁和香兰也觉得奇怪，他们都知道，孙师傅的老婆腿有点瘸，走路不方便，所以不能出城，只得让孙师傅出城去。可是他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难道他不打算回来了么？香兰望着德耀问：

“老二，孙师傅是不是出去以后不想回来啦？”

“师娘在城内，他怎么能不回来呢？”

“可是他的话中分明有不回来的意思。”

德耀心中其实有许多疑问，但不敢说出。他离开西屋，又到上房去看看伯父、伯母，坐了一阵，仍回铁匠铺去了。

第二天早晨，香兰很早就起来了。德秀昨晚已说好要随嫂嫂出城，这时她故意穿上一件很脏的衣服，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同香兰一人 一个篮子，跟着霍婆子一起动身。

霍婆子带着香兰和德秀走到山货店街，从这里往西去接着徐府街。就在徐府街的东口，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当霍婆子同香兰姑嫂来到她面前时，她并没有多说什么话，好像只是偶然相逢，就随在她们身后一起往西门走去。香兰觉得奇怪：这位路遇的大嫂是谁呢？她为什么不说话？八成也是昨晚约好的。

出西关以后，霍婆子嘱咐香兰和德秀就在附近一带采青，不要往远处去，并说稍过午时，她就回来同她们一道进城。这样嘱咐以后，她就随着大家一起往远处走去。在徐府街东口遇着的那个妇女，一言不发，跟着她一道去了。

香兰和德秀被留在西关附近。她们平日没有机会出城，今天第一次走出城外，来到这个生疏地方，身边有那么多妇女，还有老头子，都弯着

腰，或蹲在地上，采着野菜。她们既感到胆怯，又感到新鲜。香兰在心里说："要是不打仗，太平年景，多好啊！"她们牢牢地记着霍婆子的嘱咐，不敢离城门太远，以防万一有什么动静，可以赶紧逃回城内。

霍婆子和那个中年妇女一边采青，一边往前走，越走越远，并且离开了大路。霍婆子见周围已无别人，便对那个妇女说道：

"李大嫂，那堤上有棵小树，我们就往那里去吧。"

李大嫂有些害怕，踌躇不前。

霍婆子说："你不要害怕，昨天我同宋矮子都说好了，他听我说了你的事，立刻对我说：'你把她带出来，明天我派两个骑兵在那里等候，一定把她护送回新郑家去，和自己的丈夫、孩子们团圆'。"

原来，这个李大嫂的娘家住在鹁鸽市，与宋献策是旧邻居，她是开封围城前回来走亲戚的，后来听说开封又被围，就想赶紧出城，谁知城门已经闭了。这些日子来，经常哭哭啼啼，担心自己从此再也见不到丈夫和孩子们。霍婆子知道了这件事，就一直放在心上，昨天恰好宋献策问起原来的房东，她就把李大嫂的事情顺便说了。昨天去鹁鸽市送银子时，便与李大嫂约好了在徐府街东口会面，然后一起出城。

等她们爬过大堤，果然看见有几个骑兵牵着马在那边等候。霍婆子认出那为头的是宋军师的一个亲兵。那亲兵立即迎了上来，笑着说：

"你们到底来了。我们在这里等了好久，还以为你们变卦了呢。"

霍婆子也笑着说："她就是李大嫂。她的邻居是你们军师的房东。我把她交给你们，请你们行行善，想法子送她回家，让她活着同全家团圆。"

"大婶儿你放心。军师已有吩咐下来，让我们先带她去老营。到了老营，自然会有人送她回家。你放心好了。"

李大嫂心里非常感动，拉着霍婆子的手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

正在这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五官端正，向前走了两步，对霍婆子拱手一揖，赔笑说道：

"大婶儿，昨天我听军师的亲兵们回去谈了同你见面的事儿，我今日特意来等候你，要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你认不认识。"

"我是一个卖婆，一年到头，走街串巷，只要有名有姓的人，你不妨说出来，让我想想。"

小伙子说："我听说你是住在南土街西边，鼓楼往北，红河沿南边，离定秤胡同不远。我打听的并不是什么有名气的人家，只是住在那一带的寻常人家，男的是个秀才，名叫张德厚，字成仁。你听见过这一位张秀才么？"

霍婆子笑起来说："嘿，真是无巧不成书，你可打听到点子上啦！那张家跟我同院住，好得像一家人。我住在前院东屋，他家住在后院，前院西屋是张秀才教蒙学的地方。如今蒙学不教了。哟，你真是打听得巧。你怎么知道这张家呢？"

小伙子的两颊有点泛红，说："我跟他家小时候就认识。我离开开封的时候，成仁还没有中秀才。我想打听一下他家里的情况，还都平安么？"

霍婆子问道："你是哪里人？"

"我是汝宁人。我姓王，原来在开封住家。后来因为家中很穷，父亲又死了，母亲就带我们回到家乡去。"

霍婆子将他打量一阵，忽然喜出望外地拉住他叫道："哎呀，我的天！你可是王相公？你叫从周？虽然没有同你见过面，可是我常听他们家谈起你。啊，原来你在这儿，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山不转路转，多巧！"

小伙子名叫王从周，窘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问道：

"大婶儿，你知道我们是亲戚？"

"怎么不知道呢，那张秀才就这一个妹妹，今年十六岁，长得很好。常常听她父母说，你们是从小订的亲，这些年来兵荒马乱，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不管离得多远，到底是一家人，她们家到现在还总在提这件事。"

"她家里还有粮食么？"

"唉，一提粮食，怎么好说呢？开封被围，家家都是有一顿，没一顿。张家又没有钱，又没有多的亲戚。就是一个秀才，靠教蒙学过活，现在蒙学也不教了，哪里有钱去买许多粮食？这几天，城里人都出来采野菜。今天，她姑嫂两个，就是你嫂子和秀姑娘，也都出城采青来了。她们不敢到堤上来，就在城门附近采些野菜。"霍婆子又从上到下看了王从周一眼，说，"你们好端端的两家亲戚，如今却不能成亲，只好等着闯王爷把开封攻打下来，到那时候再办喜事了。"

王从周被她说得不好意思，但这是一家他最连心的亲戚，遇到今天这机缘不能不认真打听清楚，于是只得厚着脸皮问：

"大婶儿，我那家亲戚今日也出来采青啦？"

"我不是刚说了么？秀才娘子、秀姑娘，平日连大门也少出，今日救命要

紧，万般无奈，只好跟随我出城采青。她们姑嫂，就在城门附近，离西关不远。来，来，你跟我来，我指给你望一望。”说着，霍婆子拉着王从周的袖子，朝堤上走了几步，然后用手指着城门附近，说：“你看！你看！”

王从周看了一阵，虽然看见那里有许多妇女在采青，但究竟谁是张成仁的娘子和妹妹，却看不清楚。他白望了一阵，仍然走下堤来，对霍婆子说：

“大婶儿，我托你一件事，不知道行不行？”

“王相公，看你说哪里话！我跟张家是多年邻居，像一家人一样。我自己是半边人，年轻守节到现在，无儿无女，把那姑娘看得像自家闺女一样。我有个头痛发热，她都来伺候我。你说要托我为她家办事，不管办什么事都行。”

王从周很感动地说：“昨儿一听我们军师的亲兵在老营谈起，说遇到你怎么怎么，知道你是好人。我就想到，我们的亲戚家离你的住处也许不远，还没想到就在一个院里住。在我们老营，有个管军马的头儿，人们都叫他王大叔，也叫他长顺大叔，听说了我的事，就从自己积攒的钱中拿出五两银子给我，说：‘好，送给你的亲戚去。’他后来对高夫人一说，高夫人也给了五两。以后闯王也听说了，又加了十两。我自己一两银子也没有，这二十两银子都是闯王、高夫人和王大叔给的，今天我都带到堤上来了。不管怎么样，请大婶儿替我把银子交给张秀才家。”

霍婆子一听，连说：“中，中，可是行！王相公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把银子带给他家。如今张家老的老，小的小，坐困城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老丈人病倒在床，你丈母娘也在领粥时被踩伤。如今也不能说家里完全没有粮食，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可是能对付吃几天？今天愁不到明天！这银子对他们实在有用，是救命的钱！”

王从周将二十两一包的银子交给霍婆子，又拿出几钱碎银子给她作为酬谢，霍婆子高低不要，十分坚决。王从周说：

“大婶儿，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不要可不行！既然你跟他们像一家人一样，我也应当孝敬你老人家。你若不收，你老就亏了我做侄儿的心啦。”

霍婆子说：“你定要给我银子，我就走了。我这个人说话做事，一向说一不二，说不要就不要。我一个老婆子，要这干什么？等到你们小夫妻成了家，我要能见着，也就很高兴了。”

她说得那么动感情，那么真诚，旁边的亲兵听了都很感动，说：“真是个好妈妈，做事有情有义。”

王从周又问：“不知道进城的时候，要不要搜查。万一搜出来，那就不得

了。”

霍婆子说：“恐怕要搜。昨天出城进城的时候都搜了的。不过我可以把银子放在篮子底下，上面用野菜盖好，就没人看得出来了。”

左右的亲兵说：“可不能露出来啊！”

霍婆子说：“不会露出来。万一露出马脚，我宁肯自己死，绝不会连累张秀才一家人。你放心吧。”

霍婆子翻过大堤，向城边走去。王从周向她目送一段路，同宋军师的两个亲兵让那位李大嫂骑上一匹骡子，一起回阎李寨老营去了。

霍婆子在离西城门一里多远的野地里找到了香兰姑嫂。她俩的篮子还没有装满，不想马上就回。霍婆子笑道：

“我这里采得很多，回去分给你们一点就有了。”

这样，香兰和德秀就同着霍婆子一起往城门方向走去。一路上，霍婆子是多么想把刚才的巧遇和王从周托带二十两银子给她们的事告诉这姑嫂两个啊！但是她终于忍住了没有说出来，一则她怕德秀听了会十分害羞，二则同路的人很多，她怕被别人听见会惹出大祸。她将这天大的好事藏在心中，打算等回到家中再说。她一面走一面不住地打量德秀，心内想道：三五年内闯王坐了天下，王从周准有一官半职，那时德秀也该有享福的日子，真是好命！德秀不知道霍婆子今天为什么这样几次打量她，感到不好意思，低下头只管走路。香兰却觉察出在徐府街东口遇到的那位大嫂没有同霍婆子一起回来，感到有些蹊跷，但是因为同许多人在一起，她不敢向霍婆子询问一句。

快到城门时，香兰姑嫂走在前边，霍婆子走在后边。城门口有许多兵勇，凶神恶煞般地站成两行，正在盘问和搜查回城的人。香兰和德秀十分害怕，腿有些发软。香兰紧紧地拉着德秀，害怕这些兵勇会对她们无礼，特别怕他们调戏德秀。她惊慌地回头看一眼霍大婶，怕同她离得太远。霍大婶一面故意慢走一步，一面在后面轻声说道：

“莫怕，快走！”

香兰紧拉着妹妹刚走进城门不远，回头就看见一个武官正在盘问霍婆子：“你篮子里藏的什么东西？”

霍婆子脸色一变，马上答道：“野菜。”

“搜！翻开来！”

随即有个兵勇一把夺过霍婆子的篮子，就势一倒，野菜撒了一地，露出来一包银子。武官当即命令把香兰等几个走在霍婆子前面的妇女都拦了回来，然后向霍婆子喝问道：

“你的同伴是谁？”

“我孤身一人出城，没有同伴。”

“没有同伴？胡说！”

“要说同伴，这出城采青的妇女都是俺的同伴。”

那武官用手向香兰、德秀一指，问：“她俩是你的同伴么？”

霍婆子摆头，说：“不认识，刚才在进城门时遇到的。”

“是同一个街坊的么？”

“是同一个开封城里的。”

“你为什么对她们说：‘莫怕，快走’？”

“我看她们一个是黄花少女，一个是年轻媳妇，平日不出三门四户，看见兵勇们害怕，所以叫她们别怕，快走。她们快走，我们后面的人也可以跟着快走，不会都挤在城门口。”

武官转头问香兰道：“你认识这女人么？”

香兰听了霍婆子刚才的答话，又看见她的眼色，便回答说：“不认识。”

武官挥手让香兰和德秀走掉。姑嫂俩走了三四丈远，回头一望，看见霍婆子已被五花大绑，又听那个武官问道：

“你家住何处？”

“我孤身一人，没有家。”

“你说实话！”

“我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要杀就杀，休想问出我住在何处。”

香兰不敢再听，拉着德秀飞快往城里逃去。已经逃出很远，她们还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姑嫂俩都是脸色灰白，腿发软，心头狂跳。想起霍婆子被五花大绑的样子，她们想哭，又不敢哭。香兰用打颤的小声说：

“妹妹，别怕，咱们赶快回去。”

香兰姑嫂二人只是心中惊慌，并不晓得饥饿，赶了一会儿路，方才感到口中干渴，双脚也感到疼痛。但她们还是不停地走，越走越慌，越慌越走，好不容易奔到自家大门外。听见从内宅传出母亲的哭声，只当家中出了事，香兰和德秀赶快左右张望一阵，发现并无兵勇在门口看守，心中才略觉安稳，赶快上前敲门。过了片刻，张成仁出来把大门打开，她们一眼就看出张成仁的脸色十分难看。香兰不觉惊问：

“家中出事儿了？”

成仁见她们姑嫂两个神色慌张，也惊问道：“你们出事儿了？”

片刻之间，谁也回答不出。德秀趁这个时候，从哥哥身边擦过，哭着往内院奔去，因为她要马上见到母亲，而且她还疑心是不是老父在这半天内已经病故。

香兰进院后，见她丈夫既不回答她的话，又不把大门关好，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便说：

“快把大门关好，你迟疑什么？”

成仁问：“霍大婶不在后边？”

香兰说：“她出事儿了，真吓死人。你快快关门！”

关好大门后，香兰随着丈夫进了上房。母亲见她和德秀平安回家，心中稍宽，就把家中出的事情告诉她们：原来，铁匠铺的孙师傅今天早上出城采青，正要走出宋门，被守城的兵勇拦住，搜查他的篮子，查出在一件破汗褂下边有新打就的一二百个箭头，顿时就把他绑了，下到理刑厅班房，已经审问过一次，受了重刑。随后兵勇又到铁匠铺抄家，将孙师母带走，又到城上将德耀抓走。下午有同德耀一起守城的熟人回来传了消息，一家人惊慌失措。张成仁只得马上去找张民表，恳求他出面搭救。张民表答应给理刑厅的黄老爷写封书子，请他将德耀释放，只是不知德耀是否牵连得很深。另外，王铁口得讯后，也马上去理刑厅衙门找熟人打听消息，至今未回。

听完母亲的叙述，香兰也将霍婆子的事说了一遍。母亲嚷着：“我的天呀！银子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妇道人家被她送到哪儿去了？没想到霍婆子这么一个行得端、立得正的人会做出这样蹊跷的事来！”

老头子在病床上说：“难说呀！难说呀！”

黄昏时候，王铁口回来，把他打听来的消息对成仁一家人说了。他刚才在理刑厅衙门里头找到了熟人，知道孙铁匠确已受了重刑，但是宁死不

吐出跟谁串通一气，出城投“贼”，也一口咬死他的徒弟张德耀毫不知情。不管他有没有咬到别人，他本人已经定了斩刑。

关于霍婆子的事，他也打听了。大家都说，她的罪特别重，因为她拐卖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妇女。另外有人还说，“流贼”要她把周王府的宫女拐卖出去，卖一个宫女给她一千两银子，她已经答应。但霍婆子对拐卖的事死不承认，咬死说那个女人只是在采青时偶然同她走在一起，她并不认识那个女人，更不知道她姓啥名谁，后来就分了手。她不晓得，这几天城上天天有兵勇在望风，清清楚楚地看见她领着那个年轻貌美的妇女翻过大堤，过了很久一阵，她独自回来，那个女的却没有再露面。这些情形都被站在城上瞭望的兵勇看清了，所以进城时不查别人，偏偏就查她的篮子，把她捉住。王铁口又说，霍婆子已经受了酷刑。因为她什么都不肯招，所以被打得死去两次，都被冷水喷醒。听说晚上还要审问，明天就要处决。

听了这些话，一家人都觉纳闷。他们既可怜霍婆子，好端端地惹了这场大祸，受了这么大的苦，还要断送性命，又对那女人的来踪去影和那二十两银子的事猜解不透，不知那银子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都知道霍婆子绝不是拐卖妇女的人，绝不会为了二十两银子将一个年轻貌美的良家妇女拐去。特别是香兰和德秀都见过那个女人，知道并不年轻，也不貌美，而是一个四十岁以上的中年妇女，脸上还有稀疏的几点麻子。再说，拐卖妇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人家怎么肯随便跟着她走过大堤？她又怎么知道在堤那边有闯王的人等着呢？后来，关于银子事，王铁口猜道：

“我看还是宋献策忘不下相国寺中相熟的一些朋友，托霍婆子带回来二十多两银子分给大家。霍婆子不晓得这事情会担多大风险，一片好心带着银子回来，这也是她的义气。”

大家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纷纷点头，更惋惜霍婆子这条命送得冤枉。

王铁口回自己屋里去了。约莫停了一顿饭的工夫，他重新来到后院，小声地叫张成仁。成仁从西屋出来，两个人就站在窗外小声谈话。王铁口告诉张成仁：他今夜要到外边躲一躲，怕的是官府要抓与宋献策熟识的江湖上人。倘若无事，明日上午他就回来。他没有敢把他同老婆的全部谈话告诉成仁。其实，他回去后跟老婆商量了很久，老婆知道昨天宋献策托霍婆子带给他二两银子的事，劝他千万逃走，怕的是万一霍婆子熬刑不住，将这件事说出来，那就要大祸临头。他老婆甚至说：“虽说我们夫妻一场，你不忍离开我，怕我自尽，可也不能因为我就拖累你。你走吧！你不走，我反而心中不安。你走吧，你走吧，我以后绝不会拖累你，何必我们两个饿死在一起呢？你多活一天，不更好么？”他知道老婆此话说得很不祥。但因为对于霍婆子带给他二两银子的事不好露出来，所以他也不便将老婆的话全部对成仁说明。他只是拜托成仁，如果他明天上午回不来，到中午的时候，请成仁夫妇给他老婆送点水喝。说罢，他就匆匆离家了。

第二天巳时过后，王铁口确知自己无事，回到家来，一推开门，发现老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吊死了。他大叫一声，跑出去将成仁叫来，帮他把死尸解下，放在床上。他一头扑上去，伏尸痛哭。香兰、德秀听说王大嫂吊死了，又是害怕，又是伤心，姑嫂两个一面哭，一面向二门外头走。母亲赶紧叫住德秀，自己也从床上挣扎着起来，由德秀搀扶着，一起来到二门外边。到了王铁口住的南屋前，德秀不敢往前走，但母亲一定要进去看一眼。看过之后，退出来，嚎啕大哭。香兰、德秀也都大哭起来。

天气炎热，尸首不能久放屋中。王铁口从左邻右舍请来几个人，帮他将老婆用席子卷了，抬往乱葬场中。张成仁也陪着王铁口送葬到乱葬场，挖坑掩埋，焚化了阡纸，然后一起回来。在路上，他们听到街巷哄传，今日正午要斩决孙铁匠，凌迟霍婆子。回家后，成仁对大家说了，母亲和香兰又哭起来，德秀也欷歔落泪，都在想着：霍婆子年轻起就守寡，虽然走东串西，靠卖零碎东西度日，可是立身端正，从来没有人说过她一句闲话。真没想到，这么一个热心快肠的好人，竟落到这样可怜的下场！

将近中午时候，孙铁匠和霍婆子被押了出来。往日斩人都在西门外，现在西门关闭了，五门都关闭了，再也不许人出外采青。为了让霍婆子和孙铁匠被斩的事，在全开封引起震动，故意把刑场设在抚台衙门前。从抚台衙门到行刑的地方，中间有一块较大的空地，已经满满地围着看的人。

霍婆子经过各种酷刑，脊背上已被打得皮破肉绽，腿骨被压杠压得差不多断了，最痛苦的是每个指头都被用竹签深深地插进指甲内，这是一种叫人撕心裂肺的毒刑。她对于死已经丝毫也不在意，但求速死，免得受罪。把她带到刑场，放在地上后，她没有倒下去，勉强坐着，心里想起了许多事。使她感到问心无愧的是，从昨天下午到夜晚，不管是多么痛苦的刑罚，都没有能使她乱说一句话，连累一个人；直到现在，官府都不知道鹁鸽市那家人家和张成仁一家跟她有什么关系。在审问时，她曾经同黄澍当面争辩，毫无惧色。当时黄澍拍着惊堂木问她：为什么她要答应给“流贼”拐出来周王府的宫女，一个宫女卖一千两银子？她听了以后，冷冷一笑说：

“你血口喷人！周王府的宫女自来不能走出宫门，如何能够拐卖？再说如今开封城内，大闺女只花几两银子就可以买到，周王府的宫女怎么能值一千两银子？”

后来，黄澍让她在一张纸上画押。她照着那张纸唾了一口，但后来一想：反正画是死，不画也是死，不如画了，死得快一点，免得活受罪。这样，她就在纸上画了个“十”字。

现在，她把前后经过又想了一遍，觉得自己死也死得干净、硬朗，没有一丝愧意。转眼看见孙铁匠在她旁边坐着，也已经受过重刑。她朝他微微点头，说：

“孙师傅，没想到咱们同路。”

黄澍出来了，坐在监斩官的位子上，前边还放了一张案桌，后边有人替他打着伞。左右站着许多衙役、兵丁，真是够威武的了。

孙师傅先被拖到场当中。他猛然发现，刽子手是个熟人，名叫陈老大，几个月前还请他打过一把刀。陈老大站在他左边，拔掉了他脖子后边的亡命旗。他望一眼陈老大，说：“老大，你用的刀是我打的，请你把活儿做好一点。”

陈老大没有作声，一刀下去，那头与尸身同时倒地，喉咙已断，但在脖颈后留下来一点皮儿，使头与尸身没有脱离。观众一看暗暗惊叫起来，赞叹陈老大这个活儿做得出色。

随即霍婆子被从地上拉了起来，绑到几丈外的一根事先竖好的木桩上。她的上衣早就被脱光了，两个刽子手拿着尖刀，从她的胸部两旁、两肋、乳房，一刀一刀地割去。血，流满了全身。她起初不想哀叫，死死咬住牙关；后来实在疼痛难忍，时而发出很低的叫声，时而咒骂官府。人们发出惊呼的声音：“咦！咦！……啧啧！啧啧！”有的人不忍看下去，从人堆中挤出去走了。但凌迟妇女的事是极其罕见的，所以看的人还是不断地拥进来。霍婆子慢慢地没有声音了，慢慢地血流得很少，最后血也不流了，显然已经死了。可是刽子手没有听到黄澍的喝令，还是一刀一刀地割，一刀一刀地割……

下午，香兰听从婆婆的吩咐，在院中望着西方烧化一堆钱纸，磕了头，哭着祈祷说：

“霍大婶儿，你到阴间享福去吧！在这人间纵然活下去也没有意思，好生去吧，阎王爷会明白你是一个好人！”

又过了几天，孙师母和德耀被释放了。但孙师母走到半路，遇到街旁有一眼苦水井 [1] ，趁着跟随的衙役没有留意，她突然跳进井中死了。德耀回到家中。跟来的两个衙役勒索“酒钱”。德耀虽然受了重刑，但毕竟是小伙子脾气，把眼一瞪，说：“哥，不要为我作难。他们要钱，没有；要人，我再回班房去！”说罢，开门就走。

一个衙役骂道：“好，拉他再去坐班房！”

另一个街役把德耀拉回来，说：“老弟，你就不要二百五了。班房容易进，不容易出，出来以后，再进去也不是那么容易。”转过头来又问成仁，“你没钱也可以，有粮食么？”

张成仁说：“我们一家人早就没有吃的了。你看，小孩，大人，都饿成这个样子，哪有粮食给你们？”

但是不管成仁怎么苦苦哀求，衙役就是不走，说道：“从来衙门好进不好出。虽说官府让你兄弟回来，可是我们也操了一场心，不能白白地放你兄弟回家。你别想我们空手离去，什么时候有钱我们什么时候走。”

正在这时，王铁口回来，见这种情况，他晓得衙役们最难对付，不给钱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他也知道张成仁现在一文不名。他回到自己屋里，将霍婆子带给他的二两银子中用剩的，取出几钱来，说好说歹，塞给衙役，把他们打发走了。

张成仁叹了口气说：“你看这世道，还有一点天理没有？莫怪李闯王会得人心！”

王铁口点点头，不让他说下去。

[1] 苦水井——开封土质硝碱严重，很多井水味苦，不能饮用，称为苦水井。

第二十八章

处决孙铁匠和霍婆子的当天晚上，约莫一更过后，高名衡差人将陈永福和黄澍请到抚台衙门，坐在内书房密商大计。

高名衡开门见山，把当前的困难提出来，问他们两位可有什么妙计。有片刻工夫，陈永福和黄澍相对无言。高名衡望着陈永福说：

“陈将军前两次守开封，深得朝廷褒美，不知对于今日形势有何善策？”

“大人不必忧虑，开封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如果流贼马上攻城，则军民同心，合力守城，敝镇敢担保城池不会有意外风险。怕只怕相持日久，城中绝粮……”

“目前困难的是城中粮食不多。”

“万不得已，宁可多饿死一些百姓，不能使将士饿着。一旦军心不稳，敝镇也无能为力。”

高名衡尽管不满陈永福话中含有要挟味儿，但也只得点点头，叹了口气。

黄澍不满意陈永福挟兵权以自重，徐徐说道：“军粮固然要紧，然如民心不固，城亦难守。以下官看来，目前之计，应由官府发银买粮，至少筹

措粗细粮食五千石，发粜军民，以救燃眉之急。”

高名衡问：“军人也买粮么？”

陈永福说：“在营官兵由国家发粮，可是在营官兵都有家属，和百姓一样。”

高名衡点点头，忧虑地说：“五千石粮食谈何容易。纵然能够筹措三五百石，但城中人口数十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半个月以后怎么办？”

黄澍说：“大人，目前不能想得那么远，只要能救一天就救一天，以后总还有办法可想。”

高名衡沉默片刻，望着黄澍问道：“买粮的事，黄推官可能主持？”

“下官想来想去，觉得此事不宜由官府来办。如今开封城内按五门分为五社，统归总社指挥。此事可命总社去办。总社李光壂，为人精明强干，又是本城世家。此事委他去办，定可办得十分周到。”

高名衡点头说：“让李总社办，我也放心。只是粮价怎么办？抢购之下，粮价更要上涨，纵然能够筹措几万两银子，又能买到多少粮食？何况几万两银子也不容易筹措，官绅们谁肯出那么多银子？”

“银子先从藩库里拿，不必让官绅出，免得误时。至于粮价，开始可以限价，我已经同李光壂商议过，定为麦子每石四两银子，杂粮每石三两银子。”

陈永福笑了一笑，说：“黄推官想得太容易了！这样限价，恐怕买不到粮食。”

黄澍说：“如果买不到，只好不限价。不管怎么贵，粮食一定要买到手。”

正在谈话，忽然陈永福的中军前来禀报：禹王台与大堤外火把流动，似有大股贼兵正在调遣，准备攻城。这消息使高名衡、黄澍、陈永福都感到吃惊。黄澍脱口而出：

“没想到闯贼这么快就准备攻城！”

陈永福马上起身告辞，赶往城头察看。

黄澍也告辞出来。在回理刑厅的路上，他挂心着河北的消息，不知李光壂派去送信的人今夜能否赶回。倘路上出了事故，一个解救开封的妙计就受了挫折。

回到理刑厅后院的家中，黄澍得知李光壂仍无音信送来，十分不安。他派仆人去西偏院将文案师爷刘子彬请来书房议事。

刘子彬到书房坐下后，一个老仆人在门口问道："老爷，现在要消夜么？"

黄澍已经有点饿了，立即吩咐拿消夜来。仆人送来了两碗鸡汤挂面和四盘美味菜肴，两盘荤的、两盘素的，还有一瓶中牟县出的"秋露白"。黄澍一面吃一面低声对刘子彬说：

"我们盘算的事情，看来着着都很顺利。以前我们要成立义勇大社，练一支守城义勇，怕的是陈总兵心中不高兴，经过反复密谈，他现在心中已不存芥蒂了，知道义勇大社成立以后，只会帮他的忙，不会拆他的台。"

他们随即谈到为公家买粮食的事。黄澍问道：

"子彬，李熙亮需要有个人帮他经纪银两出入，你看谁可胜任？"

刘子彬早已胸有成竹。他故作思索一阵，然后回答说：

"城中绅士虽多，但精明、干练、清正的人并不多。倒是有一个人，老爷你也认识，不知他可不可以？"

"你说是谁？"

"刘光祖这个人，老爷以为如何？秀才出身，家中殷实，为人清正，别人很信得过他。"

"噢，你说的是耀先哪！我也风闻其人颇为干练，好像你们常有来往。"

于是刘子彬也就坦然地告诉黄澍，他和刘光祖在一年前认了宗，以兄弟相待；通过一些事情，深知此人确有才干。黄澍听罢，说：

"只要你认为可靠，就不妨请他帮助李熙亮。"

刘子彬又说："此人素有正绅之名，做事也颇为机密。"

这言外之意，黄澍当然明白，于是又将话题转到了向各上宪递禀帖的事。他们商量了一下禀帖的内容：首先是要吹嘘黄澍，说他早已料到会有奸民和不逞之徒混于出城采青的百姓之中，暗与流贼商量如何在城中举事，内外应合，所以预先密饬理刑厅得力吏员带领精干衙役分布五门，与兵勇协力防范，果然在宋门捉获孙铁匠，在西门捉获霍婆子，为开封消除了隐患。禀帖要着重说明孙铁匠与霍婆子罪证确凿，业已报呈抚、按，依律处以极刑，以昭炯戒。另外需要着重说到的是，周府为天潢[1]宗支，宫禁森严，而霍婆子向贼拐送良家美貌少妇之后，复欲勾骗宫女送往贼营，以图厚赏，实为罪大恶极，依律罪加一等，凌迟处死，人心为之大快。

关于霍婆子企图勾骗宫女卖给闯营将士的事，原是黄澍与刘子彬听到的道听途说，他们都不相信，但是禀帖中将这作为处决霍婆子的一项重大罪款，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能取得周王对黄澍的赏识。

刘子彬很快就拟出稿子，交给黄澍看了一遍，酌改了一些字句，随即交给书吏连夜誊抄。黄澍望着刘子彬笑道：

“子彬哪，开封解围之后，除我们守城出力官吏都应论功优叙之外，单就凌迟霍婆子这一功，周王殿下也不能不……”

话未说完，忽听见仆人在窗外禀报：“总社李老爷有紧要事前来面禀，立候传见。”黄澍赶快与刘子彬交换了几句话，然后刘子彬退了出去。黄澍随即离开座位，到书房门口迎候。

不一会儿，李光壂进来了。黄澍抢前一步拉住他的手，说道：“正等着你哩！”进书房坐下以后，黄澍探着身子问道：

“熙亮兄，有何重要消息？”

“消息十分重要！”

“到底如何？”

“去河北的人已经回来了。”

“啊？已经回来了？严大人跟卜总兵的意思如何？”

“他们都说那个办法可行。”

“可是严大人说的？”

“是严大人说的。严大人说，目前势不得已，只好依照原议去做。严大人请黄老爷暗中禀明周王殿下和巡抚、藩台等各上宪，也要禀明陈镇台，以防将来别人说他对如此大事，擅自决定。”

黄澍点点头，半天没再说话，思考他明日将如何向周王启禀，同时回想着他同新任河南巡按严云京的密议经过。

二月间开封解围之后，巡按任浚升转别处做官。新任巡按严云京在五月中旬来到黄河北岸，驻节封丘城内。五月二十日，开封哄传李自成大军即将到达，满城人心惊慌。黄澍奉巡抚之命，到封丘请他速来开封共同守城。严云京借口北岸只有总兵卜从善三千人马，过河无济于事，不如留在封丘，可以调集援军，也容易征集粮草接济城中。黄澍当时建议，万一开封被围日久，无法解围，城中危急，便由严云京派兵从南岸朱家寨附近掘开河堤，使开封周围尽成一片汪洋。黄澍得意地把这计策称作“以水驱敌”，在心中比之《三国演义》上的“水淹七军”[2]。秘密议定之后，黄澍连夜返回城中。此刻黄澍想了片刻，对李光壂说道：

“开封城万无一失，怕的是数百里内洪水滔滔，不知将淹毁多少村庄，漂没多少人畜！”

李光壂说：“我也觉得后果堪虑。”

黄澍又想了片刻，忽然下了狠心，说：“巡抚与诸位上宪都已暗中同意，只待周王殿下点头，就可决定。”

“从河北回来的人说，严大人、卜大人正等着开封回音，一旦决定，就好动手。”

“此事万万需要机密，不能露出风声。一旦决了黄河，不管水大水小，李自成必然大为震动，如果阎李寨的军粮辎重被淹，他就非退兵不可，这样开封之围自然也就解了。不过黄河决口之后，城中望见黄水奔来，一定会议论纷纷。我们一定要防止消息泄露，一口咬死说是流贼决河，这一点十分重要。”

李光壂神色严重，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过了两天，约莫辰时左右，忽然全城哄传昨夜李自成掘了黄河，要将开封全城军民淹死。首先是北城和西城上的守城军民看见一道黄水从西北向东南流来，随即黄澍命几个眼睛特别尖的年轻人登上上方寺铁塔半腰，有的爬上塔的最高层，观看水势。

水并没有冲向阎李寨，而是从阎李寨北边数里远的低处向东南方向流来。水势不大，流速缓慢，在阳光下明灭如线。人们还看到，城外义军毫不惊慌，大堤内外有不少义军到水边观看、饮马。

城中百姓担心口子愈冲愈大，黄水会越过早已无用的大堤，滔滔而来，冲塌城墙或漫过城头，灌进城内。家家户户都赶快烧香许愿，除在院中焚香祷告玉皇之外，也成群结队往省城隍、府城隍和祥符县的县城隍以及各地方的关帝庙烧香许愿。特别是黄河的保护神金龙四大王庙，人群更加川流不息，敲锣打鼓，前来烧香磕头。整个开封城陷入了一片恐怖之中。

中午过后，一道黄水过了大堤缺口，向城边流来。水势不大，看来不可能冲毁城墙。分明大河水枯，不能为害，于是大家放心了。有人觉得奇怪，猜不透李闯王此时掘河，到底存的什么心思。

有人问道：“李闯王到底为何要灌城？他不是要抢夺财物么，把城淹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也有人问道：“既然要灌城，为何不将口子开得更大？为什么不等到河水

涨时掘口？”

到处议论纷纷，可是谁也说不清楚。

这天上午和下午，黄澍和李光壂，带着几名亲信，两次登上西北城角，观看水势。起初感到心中遗憾，因为这水流很缓也很小，既不能淹没“城外流贼”，也不能使李自成在阎李寨的军粮受损。后来看见这一股黄流灌进城壕，他们又大大地高兴起来。对于守城来说，黄水倘若将城壕灌满，如添数万守军。黄澍和李光壂交换了一个微笑的眼色，许多话尽在不言中。

连续三天，这股黄水继续向开封流来，义军并没有将口子堵住。黄澍心里明白，一定是李自成大军也需要用水。久旱不雨，城外的井水都快干了，人和骡马都饮水困难，所以乐得暂时不堵缺口。

直到二十日，水才停止流来。黄澍派人潜出城外打探，知道是李自成派人将决口堵死了。又风闻黄水开始流来时，曾有人向李自成建议缓堵决口，以供将士与牲口饮用。等到城壕灌满以后，李自成才知道上当，一怒之间把那个建议的人杀了。但这只是传闻，究竟是真是假，谁也不能断定。

六月二十二日晚饭以后，李光壂骑马到理刑厅来见黄澍，商议确定在明天上午辰时向饥民开始发粜。随即他们又谈起守城的事。李光壂告诉黄澍，在百姓中传出谣言，说李自成将于七月初天气稍凉就大举攻城，他认为此事不可不加以防备。黄澍说：

“这并不是谣言，陈总兵曾派细作混入曹营，探得确有此谋。刚才我在抚台衙门，已经与抚台大人、陈总兵作了商讨。我们估计到七月初，城壕中的水还不会全干，对守城大大有利。”

李光壂说：“此外，流贼人马虽多，但也有可乘之机。为今之计，莫若来一个釜底抽薪。”

黄澍忙问：“熙亮，何谓釜底抽薪？”

李光壂说：“闯、曹二人不和，人尽皆知，我们何不因势利导？倘若能用离间之计，使他们更加不和，互相掣肘，也可制止他们攻城。”

黄澍点头说：“这办法我也想过，并同抚台大人谈过两次，但如何用计，还需研究。”

李光壂告辞回家。黄澍送了出来，他拉着李光壂的手，悄悄说道：

“熙亮，情况十分紧急，关于决河淹贼的事，这次没有成功，日后秋汛来到，一定要抓紧时机，再次决河。如今北岸还不知道消息，你务必再找一个可靠的人，今晚或明晚向北岸严大人送去一封密书。”

李光壂点头说：“一定照办，请黄老爷放心。”

黄澍回到书房，重新坐下看一些重要公文。姨太太柳氏忽然走了进来，娇声娇气地说：

“你天天那么忙，今天又累了一天，也该休息去了。”

“你看这守城的担子有一半压在我身上，我怎么能够休息？另外还有这粮食的事，明天就要向全城居民粜粮，会不会发生抢粮的事，很难说。你叫我如何休息？”

柳氏拿起茶壶，换了一杯热茶放在他面前，又拿起一把扇子，一面替他扇着，一面很体贴地说：

“老爷，你这屋里很热，也该叫一个丫头来替你打扇子才是。”

黄澍说：“有许多机密话要在这里商量，机密文件也在这里看，不能让丫头奴仆随便进来。”

柳氏娇声问道：“我来，老爷可放心吧？”

黄澍笑一笑，捏了她一把，说：“你是我的心上人，我自然对你放心。”

“你别骗我，什么你的心上人！你的心上人晓得是谁？你现在已经快把我打入冷宫了。”

“这是什么话？”

“事情明摆着，你们为公家买粮食，花了几万两银子，谁晓得你们这些官绅老爷下了多少腰包，结果只送给我三百两银子。你们大家都吃饱了，从牙缝中剩的给我这一点，我天天等着下雨，结果下了这一点点蛤蟆尿。”

黄澍笑起来，说：“哪有这事！你不晓得，外面耳目众多，刘光祖这个人做事谨慎，也怕别人疑心，又不得不应付抚台大人的太太和三位姨太太，还有藩台大人，还有参预其事的诸位官绅，谁都得在这几万两银子里头多少捞一把。分给你三百两银子，这已经是刘子彬和刘光祖两个人想了许多办法。”

柳氏把嘴一撇：“有大家的，也就有我的。我好不容易做了你的二房太太，难道有他们占的便宜，就没有我占的便宜？哼！”

“你不要口张那么大，像一只饿虎扑食。先收下这三百两银子再说，以后再买粮食，碰到机会，他们还会暗中送你银子。”

“以后他们买粮不买粮我不管，这一次只给我三百两银子我不干，干脆大家吵开了，谁也不能用。”

黄澍将脸沉下来，严肃地说：“这是救命钱，别贪得无厌了。你赶快回后院睡觉，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抱怨的话，耽误我的重要公事。”

柳氏见黄澍真的不高兴起来，也就不敢再争执。本来三百两银子已经满足了她的愿望，只是她想再多争一点而已，现在便乘机收场，妩媚地看黄澍一眼，笑着说：

“老爷，这回我听你的，可是以后倘有买粮食机会，你可得告诉刘子彬他们一声，不能少了我的。”

这时刘子彬又走了进来，听见他们的谈话，也对柳氏说：“请姨太太不要嫌这三百两银子少，以后有机会，我和刘光祖还要为姨太太想办法多报效一点。”

柳氏笑着说：“只要你们心中有我就好了。”说罢，赶快走了。

黄澍问道：“子彬，你回来了，有什么事？”

刘子彬小声说：“老爷要的粮食要趁今天夜里运来，我特地再来问一声，看是不是三更以后运进来？”

黄澍说：“一定要三更以后运。此事须办得十分机密，只派几个亲信的衙役、兵丁押运。外人问起来，只说是军粮。”

刘子彬小声问：“要运来多少？”

黄澍说：“先运来十石吧。”

“看来开封要长久受围，十石不少么？”

黄澍想了一下，说：“好吧，运来十五石吧，也不要太多，因为文武各衙门，谁都想在这次官粮里边分些。要是我们分得太多，惹起别人不满，张扬出去，反而不妙。”

刘子彬点头说：“老爷虑得很是，那我今天夜间就吩咐人把粮食运来好了。”

刘子彬匆匆走后，黄澍重新坐下，给严云京写信。在信中他告诉严云京说：今日虽未成功，但此计日后可用；何时使用，到时再作计议。

忽然从北城上传来炮声和呐喊声。黄澍大惊，跳到院中，向家奴们大声吩咐：

“快去问问，是不是闯贼攻城！”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辰时左右，曹门坊开始发粜粮食。全城只有这一个地方发粜，买粮人的拥挤情况十分怕人，隔好些街道，就听见人声鼎沸，吵闹不堪。开始发粜之后，人声更是嘈杂，夹杂着叫声、哭声，闹成一片。随即发生了几起混乱，有两处是妇女老弱被挤倒踏伤；有一处是一个老婆子被挤倒后遭到一阵践踏，死在地上；还有一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被挤倒踏伤，幸而救起，已经不能动弹。向曹门坊附近望去，但见挤呀，拥呀，吵呀，骂呀，哭呀，加上厮打，一片混乱。

昨夜有两起义军到西城和北城的壕边窥探，引起城上打炮，呐喊。黄澍得到禀报，亲自奔往城上看了看，又到巡抚衙门商议一阵，所以就寝时已经天色将明。现在他骑马来到曹门坊，已近中午时候。

黄澍看见曹门坊附近人群正在拥挤吵嚷，他自己也无法挤近前去，只能立马在人群的后边观看。平时老百姓对他相当害怕，可是现在大家只顾争着买粮，谁也不管他来不来。他呼喝着大家不要闹，可是谁也不理会。黄澍知道现在不管是兵是民，都怀着一肚子怨气。当官的如果处置稍为不慎，大家将怨气发泄出来，就会使开封人心瓦解。所以他只吆喝了几句，就赶快退回，打算绕道一条小胡同，进入发粜粮食的后院，找刘光祖商量。忽然遇到巡抚衙门王巡捕骑马前来找他，说抚台大人请他立刻前去，有要事立等面商。黄澍不再去找刘光祖，随着王巡捕，策马向巡抚衙门奔去。

布政使梁炳和总兵陈永福等人已经坐在高名衡的内书房中。黄澍同他们见过礼，刚刚坐下，高名衡便迈着缓慢的八字步，脸色忧郁地进来。大家起立，拱手相迎。高还了礼，坐下说道：

“我请你们各位来，是因为我得到探子禀报的一些重要消息，是否真实还不敢说，看来十分之九是可靠的。第一个消息是，皇上已经将兵部尚书陈大人下到狱中。”

大家猛吃一惊。陈永福问：“何故下狱？”

高名衡说：“听说他的罪名是暗与东虏议和，还说他失陷了洛阳、襄阳两处藩封重地。”

大家都觉得十分吃惊，几乎不敢相信，想道：不是皇上原来有意同东虏议和么？怎么又把陈新甲下狱呢？另外大家也很奇怪：洛阳、襄阳失守，应归罪于杨嗣昌，与陈新甲何干？既然杨嗣昌不曾因失陷两藩获罪，他死后皇上派人前去致祭，还赐了祭文，陈新甲为什么独独要获罪呢？但这些疑问，大家都不敢说出口来，只是觉得朝中事太可怕了。

停了一阵，高名衡又说：“另一个探到的消息是，闯贼确将于七月上旬大举攻城，我们不可不预作准备。”

大家都将眼睛望着陈永福，默默不言，神色忧愁。

陈永福想了一下，说：“抚台大人，各位大人，以我看来，目前闯、曹二贼兵力十分雄厚，守城军民也真是疲惫，但是我身为武将，守开封一定要尽力而为，纵然粉身碎骨，绝不后退一步，但求军粮有着落，周王殿下不吝赏赐，方好鼓舞军心民气，齐心协力。”

高名衡说：“陈将军所言甚是，粮食方面我们正在设法，可是也是一天比一天困难。至于赏赐，周王殿下的话比较好说。依将军看来，倘若七月上旬流贼攻城，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坚守下去？”

陈永福摇摇头说：“战争之事，瞬息万变，有许多话也很难事前说准。闯、曹合营以后，流贼能战之兵大约十万，骑兵大约三万，至于胁从之众，老弱妇女合起来，大约百万。在攻城战中，胁从之众也很有用。我们民饥兵疲，能够真正打仗的也不过一万多人。很多百姓愿意守城，守城就是守家，可是天天饿着肚皮，终有一天会人心离散，所以我对于开封守城也只能尽力而为。”

高名衡又说：“风闻朝廷将派商丘侯若谷为督师大臣，来救开封，看来不日侯大人会到封丘。”

陈永福说：“侯大人虽然声望很高，但手中无兵无将，所指望的是左昆山。左昆山新败之后，驻在襄阳，是否会重新率兵前来开封，不一定。目前唯一可靠的还是我们守城的军民。只有守城军心民心不散，有粮食吃，才能保开封不落入流贼之手。”

黄澍说：“镇台大人所言极是。今日下官到曹门坊察看出粜粮食的情况，看到那里十分混乱，军民相争，民与民争，军与军争。如此下去，会引起军民互斗，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设法制止混乱。”

大家听了都觉得十分吃惊。高名衡赶快问道：“黄推官有何善策？”

黄澍欠身说：“请大人速出告示，明文规定：三、六、九日散兵粮，余日让百姓籴粮，兵丁平日不准下城，下城者立斩。郡王青衿另外发给粮食，也不准率家人前去买粮。”

梁炳听了说：“这办法好，好，可以把军民分开。”

陈永福说：“本来军人不该买粮，军人粮食都是由官府散发。”

黄澍说：“虽由官府散发，但有些官兵为他的亲戚买粮，有的人说不定买了粮再倒一手，卖给别人，因此引起混乱。”

陈永福说：“既然有此情况，就请抚台大人赶快出一告示。凡是兵丁，从今日起不准下城买粮，违者立斩。”

高名衡说：“这事立刻就办，我马上就吩咐文案师爷将告示拟出，张贴通衢。”

他们都心中清楚粮食没有来源，这次举办发粜原是个糊弄局儿，只打算举办三天，骗得“当道尽心为民”的舆论，事后呈报朝廷。但是谁也不肯说穿粜粮的真实用意和张贴告示的无用。

梁炳问道：“大人命公子赴京呼救，不知是否已经到京？目前正军事危急之时，陈本兵获罪下狱，大人可知道何人继掌中枢[3]？皇上可另有知兵的得力大臣？”

高名衡叹口气，摇了摇头。他知道一点朝廷消息，但是他不愿说出，只是感慨地说：

“北京呀北京！皇上在目前……”

众官注目望他，等他将这句话说完。但是他深深地叹口气，不再说下去了。

[1] 天潢——指皇族。

[2] 水淹七军——故事见于通行本《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

[3] 中枢——通常指中央政府，明代习惯指兵部。

第二十九章

朱仙镇溃败之后，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都有密奏到京，说明溃败原因和经过情形，虽然都有请罪的话，却尽量将罪责推给别人，并且大大夸大了李自成人马的数目。崇祯看了他们的密奏，愤怒谩骂，继而痛哭。他下旨将丁启睿“褫职候代”，杨文岳“褫职候勘”[1]，而对左良玉只下旨切责，希望他固守襄阳，整兵再战，以补前愆。为急于救援开封，他在文华殿单独召对周延儒。他问道：

“如今开封被困，望救甚急。卿看何人可以前去督师，为开封解围？”

周延儒能够“东山再起”，原因之一是借助了东林和复社人物张溥的吹嘘，所以朱仙镇溃败后，他向皇上建议对左良玉从轻处分，除考虑左掌有重兵外，也因为左是商丘侯恂提拔起来的，而侯氏弟兄都是东林人物。现在他的主意已经打定，便起立回答：

“左良玉曾受侯恂提拔之恩，耿耿不忘，陛下可曾听人说过？”

崇祯轻轻点头："朕也有所闻。"

周延儒接着说："如今左良玉已至襄阳，立住脚跟，看来不难恢复元气。前次之败，败于督师、总督与平贼将军不能和衷共济，故必须选派一位他素所爱戴的大臣出任督师，庶几……"

崇祯截住问："你是指的侯恂？"

延儒躬身说："是，陛下。恐怕只有侯恂可以指挥得动。"

崇祯沉吟片刻，狠狠地说："左良玉骄横跋扈，朕已百般隐忍，仍然不知悛改！"

延儒小心地说："左良玉虽然辜负圣恩，然目前中原寇氛猖獗，尚无宁日，像良玉这样将才殊不易得。望陛下从大处着眼，待其以功覆过。有良玉在，不唯献贼胆慑，即闯贼亦有所顾忌。看闯贼不敢乘朱仙镇战胜余威，分兵穷追，直下襄阳，就可知闯贼仍不敢轻视良玉。"

崇祯又沉吟片刻，问道："左良玉能够很快恢复元气么？"

"据左良玉密奏，说他到襄阳之后，卧薪尝胆，招集旧部……"

崇祯心中急躁，不等首辅说完，问道："卿看良玉能否再次救援开封？"

延儒说："这要看对他如何驾驭指挥。"

"他果然能听从侯恂指挥？"

"臣不敢说他必会听从侯恂指挥，但知他至今仍然把侯恂当恩人看待。"

崇祯实在别无善策，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如今孙传庭尚在西安练兵，对别人很难指靠，只有对左良玉尚可寄托一线希望。他想了一下，说：

"侯恂下狱多年，怕一时朝臣不服，如之奈何？"

周延儒答道："这事不难。陛下不妨第一步先将侯恂释放出狱，给以适当官职，使大家都知道陛下将要重用侯恂，将来言官也不会攻讦。稍过一些日子，再命侯恂出京督师，也就很自然了。"

崇祯点点头，觉得这个主意好，十分妥当。他说：

"此事朕再考虑一下，倘确无更合适的人出京督师，言官又不妄议，就将侯恂释放。"

可是周延儒叩辞走了以后，崇祯心急如焚，哪里能够等待？他立刻把司礼监王德化叫来，命他代为拟稿，下旨将侯恂释放出狱。王德化跪在地

上还没有起来，崇祯忽然觉得：这事要办得越快越好。随即挥手让王德化退出，自己坐在御椅上考虑一阵，便提起笔来，在一张四边有龙纹图案的黄纸上写道：

前户部尚书侯恂，因罪蒙谴，久系诏狱。近闻该臣颇知感恩悔悟，忠忱未泯，愿图再试，以功补愆。目今国家多事，更需旧臣宣力，共维时艰。着将侯恂即日特赦出狱，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平蓟等镇援剿兵饷。钦此！

他命御前答应马上将手诏送司礼监发出，然后靠在御椅上，略微松了口气。这时一个太监进来，将陈新甲的一封密奏呈上。他看后心中又一喜。

据陈新甲密奏，马绍愉已经回到北京，对满洲议和的事已经办成。崇祯马上命太监前去密谕陈新甲：马绍愉不宜在京城多见人，以免泄露机密。

太监走后，崇祯想着两件事总算都有了着落，心中暂时平静下来。午饭以后，他回到养德斋午睡一阵。醒来时，魏清慧进来侍候他穿衣。崇祯的心情比午睡前更好。他打量了魏清慧一眼，觉得她虽不像费珍娥那样美丽，但凤眼蛾眉，肌肤细嫩，身材苗条，也有动人之处。所以他一面让魏清慧给自己穿衣，一面不住地拿眼睛看她，脸上带着微笑。魏清慧正在替崇祯扣扣子，发现皇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眼中有一种不平常的神情，不觉脸红，胸口突突乱跳。崇祯见她脸红，更觉有趣，一瞬间他很想把她搂在怀里，但又觉得自己不是贪色误国的皇帝，不能那么轻狂。他又想起田妃的病，于是起身往承乾宫去。

田妃今天的情况又很不好，痰中带着血丝，吐在一个银壶里。崇祯坐在田妃床前，亲自拿过银壶来看了看，不觉眉头紧皱，心中凄然。昨天他已命太监去太医院询问：田妃到底还能活多久。据太医们回奏，恐怕只在一月左右。但这些话他不好对田妃说出来，仍然安慰她道：

“你的病不要紧，慢慢会有起色。你一定要宽心，好好养病。”

田妃并不相信崇祯的话，但也不愿使崇祯伤心，勉强苦笑一下。崇祯想起从前每次来承乾宫时多么快活，如今竟然成此模样，心中又一阵难过。他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乘辇返回乾清宫。

就在他去承乾宫时，御案上又新到了一些奏疏。他随手拆开一封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言官弹劾陈新甲与东虏议和，疏中提到款议

的内容和他所见的密件竟然相同，还说目前不仅举朝哗然，而且京师臣民人人都在痛恨陈新甲的丧权辱国之罪。崇祯又惊又气：如此机密大事，如何会泄露出去，而且泄露得如此之快？他站起来，绕着柱子转来转去，彷徨很久，连连说道：

“怪！怪！如何泄露出去？如何京师臣民都知道了？真是咄咄怪事！”

尽管乾清宫并不很热，但是崇祯看了言官方士亮的奏疏却急出了一身热汗。他既担心得之不易的“款事”败于一旦，更害怕同“东虏”秘密议和的真相全部张扬出去，有损于他的“英主”之名。他从水晶盘中抓起一块窖冰 [2] 向两边太阳穴擦一擦，竭力使自己镇静，随即站起来在暖阁里走来走去，狠狠地小声骂道：

“什么言官，都是臭嘴乌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哼！你们遇事就哇啦哇啦，自诩敢言，借以沽名钓誉，全不顾国家困难。朝廷上许多事都败在你们这班乌鸦手中！”

他踱了一阵，心情稍微平静，重新坐下，在方士亮的疏上批了“留中”二字。过了片刻，他觉得不妥。倘若方士亮还要纠缠怎么好？倘若明日有许多言官跟着起哄，岂不败了和议大计又张扬了种种内情？他的双脚在地上乱踏，急了一阵，重新提起朱笔，在一张黄色笺纸上写下了严厉手谕：

给事中方士亮平日专讲门户，党同伐异。朕已多次容忍，以示朝廷广开言路之意。不意值此松锦新败、中原危急之时，方士亮不恤国步艰难，专事捕风捉影，轻信流言蜚语，对大臣肆口攻讦，混淆视听，干扰朝政，殊堪痛恨！本应拿问，以振纲纪；姑从宽处，以冀悔悟。着罚俸三月，并交吏部酌调往边远行省效力。钦此！

写完后他忽然一想，担心如此处置言官，会引起朝议大哗，于是又将刚写好的手谕揉成纸团，投入痰盂，决定等一等朝臣们的动静再说。

御案上的香已经烧得差不多了。今天本来轮到一个姓陈的宫女负责添香和送茶的事，可是魏清慧对她说：“皇爷今日心绪不佳，容易生气，我替你去吧。”

魏清慧知道崇祯从承乾宫看过田娘娘的病后，心情就不十分好，但没有

料到刚才又有一封言官的奏疏惹动他生气。她一方面确实怕姓陈的宫女无意中受皇上责备，另一方面想起崇祯午睡起来时的眼神，又不觉怀着一点缥缈的希望。她特意换上一套用龙涎香熏过的衣裙，云鬓上插了两朵鲜花，脚步轻盈地来到崇祯正在省阅文书的暖阁外边，听一听，然后轻轻地掀帘而入。看见崇祯的神情，魏清慧不禁心中一寒，那悄悄燃烧的希望的火苗突然熄灭。她不敢多看皇上，赶快添了香，屏息退出，心中暗问：

“天呀！出了什么事儿？”

崇祯知道有人进来添香，但他没有抬起头来。后来他听见身后帘子一响，知道添香的宫女已经走了。他放下文书，又长嘘一口闷气，靠在椅背上，重新想着泄露机密的事，仰视空中，连说：

“怪事！怪事！真是奇怪！”

崇祯想叫陈新甲立刻进宫，当面问他泄密之事，便命一名太监出宫传旨，但马上又把这个太监叫回。他想，如果现在把陈新甲叫进宫来，这事就很可能传出去，至少陈新甲自己会泄露给他的左右亲信，朝臣中会说他先命陈新甲秘密议和，现在又来商量如何掩盖。重新考虑的结果，他决心从现在起就不单独召见陈新甲了，以便到不得已时只说自己毫不知情，将新甲下入诏狱，等半年、一年或两年之后，事过境迁，还可以将新甲放出，重新使用。

从下午直到晚上，他在宫中六神无主，各种事情都无心过问。周延儒曾经要求进宫奏事，他命太监回绝，只说：“今日圣上御体略有不适。”陈新甲也曾要求入宫单独面奏，他同样拒不召见。往日他也有种种烦恼、愁闷，但今日似乎特别地精神颓丧，萎靡不振，连各处飞来的紧急文书也都无心省阅。

第二天刚打四更，崇祯一乍醒来，步入暖阁。不出所料，御案上堆着昨晚送来的许多文书，其中有三封反对朝廷与满洲秘密议和。这些奏疏并不是徒说空话，而是连马绍愉同满洲方面议定的条款都一股脑儿端了出来。尽管奏章都是攻讦陈新甲的，但崇祯知道每一件事都是出自他的主张或曾经得到他的点头，所以他的脸孔一阵一阵地发热，前胸和脊背不住冒汗。

玄武门楼上传来五更的钟声以后，崇祯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换上了常朝冠服，到乾清宫丹墀上虔敬拜天，默默祝祷，然后乘辇去左顺门上朝。关于言官们讦奏陈新甲的事，他决定在上朝时一字不提，下朝以后再作理会。但他已经断定是由陈新甲那里泄露了机密，所以对陈新甲非常恼恨。在常朝进行了一半时，他忽然脸色一变，严词责备陈新甲身为兵部尚书而对开封解围不力，朱仙镇丧师惨重；又责备他不能迅速调兵防备

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特别是在洪承畴投降之后，对辽东恢复事束手无策，一味因循敷衍，不能解朝廷东顾之忧。

陈新甲俯伏在地，不敢抬头。他忽然明白：一定是皇上变卦，要把与东虏议和的事归罪到他头上。他浑身冒汗，颤抖得很厉害。当崇祯向他问话时，他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虽然他平日口齿伶俐，但现在竟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在心中对自己说：

“我天天担心的大祸果然来了！”

但是陈新甲虽很恐怖，却并不完全绝望。他想他是奉密旨行事，目前东事方急，皇上会想出转圜办法。

崇祯将陈新甲痛责一顿之后，忽然又问刑部尚书：“那个在松山临阵脱逃的总兵王朴，为什么要判处秋决？”刑部尚书赶紧跪下说明：王朴虽然从松山逃回，人马损失惨重，可是溃逃的不光是他一个总兵官，而是整个援锦大军崩溃，他也是身不由己，所以根据国法，判为死罪，秋后处决。

崇祯听了大怒，将御案一拍，喝道：“胡说！像他这样的总兵，贪生怕死，临敌不能为国效命，竟然惊慌逃窜，致使全军瓦解，为什么不立时处决？”

刑部尚书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严责弄得莫名其妙，惊慌失措，赶紧叩头回奏：“臣部量刑偏轻，死罪死罪。今当遵旨将王朴改判为‘立决’，随时可以处决。”

崇祯余怒未息，本来不打算理会言官，可是一时激动起来，忍耐不住，将严厉的目光转向几个御史和给事中，指着他们说：

“你们这班人，专门听信谣言，然后写出奏本，危言耸听，哗众沽名。朝中大事，都败在你们这些言官身上。如果再像这样徒事攻讦，朝廷还有什么威望？还能办什么事情？”

他声色俱厉，不断地用拳头捶着御案。那些御史和给事中一个个吓得跪在地上，面如土色，不敢抬头。这么发了一阵脾气之后，他不再等待朝臣们向他继续奏事，起身退朝。

崇祯回到乾清宫，自认为今天上朝发了一顿脾气，对东虏议和的事大概没人再敢提了，但他也担心风波并没有完，叹一口气，仰望藻井 [3] ，自言自语：

“中原糜烂。辽东糜烂。处处糜烂。糜烂！糜烂！倘若款事不成，虏兵重新入塞，这风雨飘摇的江山叫我如何支撑啊！”

过了一天，朝中果然仍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又上疏痛讦陈新甲。其中有一封奏疏竟然半明半暗地涉及崇祯本人，说外面纷纷议论，谣传陈新甲暗中与东虏议和是奉皇上密旨，但上疏者本人并不相信，盖深知皇上是千古英明之主，非宋主可比云云。崇祯阅罢，明白这话是挖苦他，但没有借口将上疏的言官下狱。他心中很焦急，眼看着事情已经闹大，想暗中平息已不可能。可是这事情到底是怎么泄露的呢？他不好差太监去问陈新甲，便把曹化淳和吴孟明叫进宫来。曹化淳先到了乾清宫，崇祯用责备的口气问他：

“陈新甲辜负朕意，暗中派马绍愉同东虏议和。事情经过，朕实不知。他们暗中议和之事，言官们如何全都知道？你的东厂和吴孟明的锦衣卫两个衙门，职司侦伺臣民。像这样大事，你们竟然如聋如瞽，白当了朕的心腹耳目！陈新甲等做的事，何等机密，朝中的乌鸦们是怎样知道的？”

曹化淳跪在地上，一边连说“奴婢有罪，恳皇爷息怒”，一边在转着心思。从秘密议和开始，主意出自皇上，中间如何进行，曲曲折折，他心中完全清楚。但听了皇上这几句话，明白皇上要将这事儿全推到陈新甲身上，便在地上回奏说：

“对东虏议抚的事，原来很是机密，奴婢不大清楚。如今泄露出来，奴婢才叫番子们多方侦查……”

“侦查的结果如何？”

“启禀皇爷，事情是这样的：马绍愉将一封密件的副本夜里呈给陈新甲。陈新甲因为困倦，一时疏忽，看过之后，忘在书案上便去睡了。他的一个亲信仆人，看见上边并未批‘绝密’二字，以为是发抄的公事，就赶快送下去作为邸报传抄。这也是因为陈新甲治事敏捷，案无留牍，成了习惯，他的仆人们也常怕耽误了公事受责。方士亮是兵科给事中，所以先落到他的手中。第二天五更上朝时候，陈新甲想起来这个抄件，知道被仆人误发下去，赶快追回，不料已经被方士亮抄了一份留下。这个方士亮像一只苍蝇一样，正愁没有窟窿蓄蛆，得了这密件后自然要大做文章。”

“京师臣民如何议论？”

“京师臣民都说皇上是千古英明之主，断不会知道与东虏议和之事，所以大家都归咎于兵部尚书不该背着皇上做此丧权辱国之事。”

崇祯沉吟片刻，叹息说：“朕之苦衷，臣民未必尽知！”

曹化淳赶快说：“臣民尽知皇上是尧、舜之君，忧国忧民，朝乾夕惕[4]。纵然知道此事，也只是一时受了臣下欺哄，不是陛下本心。”

崇祯说："你下去吧。"

略停片刻，吴孟明被叫了进来，跪在崇祯面前。他同曹化淳已经在进宫时交换了意见，所以回答皇帝的话差不多一样。崇祯露出心事很重的神色，想了一阵，忽然小声问道：

"马绍愉住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

"微臣知道。陛下要密召马绍愉进宫询问？"

"去他家看他的人多不多？"

"他原是秘密回京，去看他的人不多。自从谣言起来之后，微臣派了锦衣旗校在他的住处周围巡逻，又派人装成小贩和市井细民暗中监视。他一家人知道这种情形，闭户不敢出来。"

崇祯又小声说："今日夜晚，街上人静以后，你派人将马绍愉逮捕。他家中的钱财什物不许骚扰。嘱咐他的家人：倘有别人问起，只说马绍愉因有急事出京，不知何往。如敢胡说一句，全家主仆祸将不测。"

吴孟明问道："将他下入镇抚司狱中？"

崇祯摇摇头，接着吩咐："将他送往西山远处，僻静地方，孤庙中看管起来。叫他改名换姓，改为道装，如同挂褡隐居的有学问的道士模样，对任何人不许说出他是马绍愉。庙中道士都要尊敬他，不许乱问，不许张扬。你们要好生照料他的饮食，不可亏待了他。"

"要看管到什么时候？"

"等待新旨。"

吴孟明恍然明白皇上的苦心，赶快叩头说："遵旨！"

崇祯召见过曹化淳和吴孟明以后，断定这件事已经没法儿强压下去，只好把全部罪责推到陈新甲身上。于是他下了一道手谕，责备陈新甲瞒着他派马绍愉出关与东虏议款，并要陈新甲"好生回话"。实际上他希望陈新甲在回话时引罪自责，将全部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等事过境迁，他再救他。

陈新甲接到皇上手谕后，十分害怕。尽管他家中保存着崇祯关于与满洲议和的几次手谕，但是实际上他不敢拿出来"彰君之恶"。他很清楚，本朝从洪武以来，历朝皇帝都对大臣寡恩，用着时倚为股肱，一旦翻脸，抄家灭门，而崇祯也是动不动就诛戮大臣。他只以为皇上将要借他的人头以推卸责任，却没有想到皇上是希望他先将罪责揽在自己身上，将来还要救他。陈新甲实在感到冤枉，而性格又比较倔强，于是在绝望之下头脑发昏，写了一封很不得体的"奉旨回话"的奏疏，将一场大祸弄得不

可挽回了。在将奏疏拜发时，他竟会糊涂地愤然想道：

“既然你要杀我，我就干脆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也许我一说出来，你就不敢杀我了。”

在“奉旨回话”的奏疏中，他先把两年来国家内外交困的种种情形陈述出来，然后说他完全是奉旨派马绍愉出关议和。他说皇上是英明之主，与满洲议和完全是为着祖宗江山，这事情本来做得很对，但恐朝臣中有人大肆张扬，所以命他秘密进行，原打算事成之后，即向举朝宣布。如今既然已经张扬出去，也不妨就此向朝臣说明原委：今日救国之计，不议和不能对外，也不能安内，舍此别无良策。

崇祯看了此疏，猛然将一只茶杯摔得粉碎，骂道：“该杀！真是该杀！”尽管他也知道陈新甲所说的事实和道理都是对的，但陈新甲竟把这一切在奏疏中公然说出，而且用了“奉旨议和”四个字，使他感到万万不能饶恕。于是他又下了一道手谕，责备陈新甲“违旨议和”，用意是要让陈新甲领悟过来，引罪自责。

陈新甲看了圣旨后，更加相信崇祯是要杀他，于是索性横下一条心，又上了一封奏疏，不唯不引罪，而且具体地指出了某月某日皇上如何密谕、某月某日皇上又如何密谕，将崇祯给他的各次密诏披露无遗。他误以为这封奏疏会使崇祯无言自解，从而将他减罪。

崇祯看了奏疏后，从御椅上跳起来，虽然十分愤怒，却一时不能决定个妥当办法。他在乾清宫内走来走去，遇到一个花盆，猛地一脚踢翻。走了几圈后，他回到御案前坐下，下诏将陈新甲立即逮捕下狱，交刑部立即从严议罪。

当天晚上，崇祯知道陈新甲已经下到狱中，刑部正在审问。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多次手诏，分明陈新甲并没有在看过后遵旨烧毁。于是他将吴孟明叫进宫来，命他亲自率领锦衣旗校和兵丁立即将陈家包围，严密搜查。他想着那些秘密手诏可能传到朝野，留存后世，成为他的“盛德之累”，情绪十分激动，一时没有将搜查的事说得清楚。吴孟明跪在地上问道：

“将陈新甲的财产全数抄没？”

“财产不要动，一切都不要动，只查抄他家中的重要文书。尤其是宫中去的，片纸不留，一概抄出。抄到以后，马上密封，连夜送进宫来。倘有片纸留传在外，或有人胆敢偷看，定要从严治罪！”

吴孟明害怕查抄不全，皇上对他生疑，将有后祸，便恳求皇上命曹化淳同他一起前去。崇祯也有点对他不放心，登时答应命曹化淳一同前去。

当夜二更时候，陈新甲的宅子被东厂和锦衣卫的人包围起来。曹化淳和吴孟明带领一群人进入宅中，将陈新甲的妻、妾、儿子等和重要奴仆们全数拘留，口传圣旨，逼他们指出收藏重要文书的地方。果然在一口雕花樟木箱子里找到了全部密诏。曹化淳和吴孟明放了心，登时严密封好，共同送往宫中，呈给皇帝。

崇祯问道："可是全在这里？"

曹化淳说："奴婢与吴孟明找到的就这么多，全部跪呈皇爷，片纸不敢漏掉。"

崇祯点头说："你们做的事绝不许对外声张！"

曹化淳和吴孟明走后，崇祯将这一包密诏包起来带到养德斋中，命宫女和太监都离开，然后他打开包封，将所有的密诏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不禁又愧又恨。愧的是这确实是他的手迹，是他做的事；恨的是陈新甲并没有听他的话，将每一道密诏看过后立即烧毁，而是全部私藏了起来。他在心中骂道："用心险恶的东西！"随即向外间叫了一声：

"魏清慧！"

魏清慧应声而至。崇祯吩咐她快去拿一个铜香炉来。魏清慧心中不明白，迟疑地说：

"皇爷，这香炉里还有香，是我刚才添的。"

"你再拿一个来，朕有用处。"

魏清慧打量了崇祯一眼，看到他手里拿的东西，心里似乎有点明白，赶快跑出去，捧了一个香炉进来。崇祯命魏清慧把香炉放到地上，然后把那些密诏递给她，说：

"你把这些没用的东西全部烧掉，不许留下片纸。"

魏清慧将香炉和蜡烛放在地上，然后将全部密诏放进香炉，点了起来，小心不让纸灰飞出。不一会儿，就有一股青烟从香炉中冒出，在屋中缭绕几圈，又飞出窗外。魏清慧一直等到香炉中不再有火光，也不再冒烟，只剩下一些黑色灰烬，才把香炉送出。她随即重回到崇祯面前，问道：

"皇爷还有没有别的吩咐？"

崇祯将魏清慧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不禁感到，宫里虽有众多妃嫔，像这样机密的事却只有让魏清慧来办才能放心。魏清慧心里却很奇怪：皇上身为天下之主，还有什么秘密怕人知道？为什么要烧这些手诏？为什么这样鬼鬼祟祟？但是她连一句话也不敢问，甚至眼中都没有流露出丝

毫疑问。崇祯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放下了。他用眼睛示意魏清慧走上前来，然后双手拉住了她的手。魏清慧顿时脸颊通红，低头不语，心头狂跳。崇祯轻轻地说：

“你是我的知心人。”

魏清慧不晓得如何回答，脸颊更红。突然，崇祯搂住她的腰，往怀中一拉，使她坐在自己腿上。魏清慧只觉得心快从口中跳出，不知是激动还是感激，一丝泪光在眼中闪耀。这时外边响起了脚步声，而且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魏清慧赶紧挣开，站了起来，低着头不知如何是好。帘外有声音向崇祯奏道：

“承乾宫掌事奴婢吴忠有事跪奏皇爷。”

崇祯望了魏清慧一眼，轻声说：“叫他进来。”魏清慧便向帘外叫道：

“吴忠进来面奏！”

崇祯一下子变得神态非常严肃，端端正正地坐着，望着跪在面前的吴忠问道：

“有何事面奏？”

吴忠奏道：“启奏皇爷：田娘娘今日病情不佳，奴婢不敢隐瞒，特来奏明。”

“如何不好啊？”

“今日病情十分沉重，看来有点不妙。”

崇祯一听，顿时脸色灰白，说：“朕知道了。朕马上去承乾宫看她。”

在太监为他备辇时，崇祯已经回到乾清宫西暖阁。发现御案上有一封陈新甲新从狱中递进的奏疏，他拿起来匆匆看了一遍。这封奏疏与上两次口气大不一样。陈新甲痛自认罪，说自己不该瞒着皇帝与东虏暗主和议，请皇上体谅他为国的苦心，留下他的微命，再效犬马之劳，至于崇祯如何如何密谕他议抚的话，完全不提了。崇祯心中动摇起来：究竟杀他还是不杀？杀他，的确于心不忍；可是不杀，则以后必然会泄露和议真情。正想着，他又看见案上还有周延儒的一个奏本。拿起一看，是救陈新甲的。周延儒在疏中说，陈新甲对东虏暗主和议，虽然罪不容诛，但请皇上念他为国之心，赦他不死。又说如今正是国家用人之时，杀了陈新甲殊为可惜。崇祯阅罢，觉得周延儒说的话也有道理，陈新甲确实是个有用的人才。“留下他？还是不留？”崇祯一面在心中自问，一面上辇。

在往承乾宫去的路上，他的心又回到田妃身上。知道田妃死期已近，他

禁不住热泪盈眶心中悲叹：

“难道你就这么要同我永别了么？”

近半个多月来，有不少朝臣都上疏救陈新甲。一些人开始从大局着眼：目前对满洲无任何良策，而中原又正在糜烂，中枢易人，已经很为失计，倘再杀掉陈新甲，将会使“知兵”的大臣们从此寒心，视兵部为危途。朝臣中许多人都明白对满洲和议是出自“上意”，陈新甲只是秉承密旨办事。他们还认为和议虽是下策，但毕竟胜于无策。倘若崇祯在这时候将陈新甲从轻发落，虽然仍会有几个言官上疏争论，但也可以不了了之。无奈他想到陈在“奉旨回话”的疏中说出和议是奉密旨行事，使他十分痛恨。陈的奏疏他已经“留中”，还可以销毁，可是如果让陈活下去，就会使别人相信陈果是遵照密旨行事，而且陈还会说出来事情的曲折经过。所以当朝议多数要救陈新甲时，崇祯反而决心杀陈新甲，而且要快杀，越快越好。

到了七月中旬，刑部已经三次将定谳呈给崇祯，都没有定为死罪。按照《大明律》，不管如何加重处罪，都没有可死之款。崇祯将首辅周延儒、刑部尚书和左右侍郎、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召进乾清宫正殿，在地上跪了一片。他厉声问道：

“朕原叫刑部议陈新甲之罪，因见议罪过轻，才叫三法司会审。不料你们仍旧量刑过轻，显然是互为朋比，共谋包庇陈新甲，置祖宗大法于不顾。三法司大臣如此姑息养奸，难道以为朕不能治尔等之罪？”

刑部尚书声音战栗地说：“请陛下息怒！臣等谨按《大明律》，本兵亲自丢失重要城寨者可斩，而陈新甲无此罪。故臣等……”

崇祯怒喝道：“胡说！陈新甲他罪姑且不论，他连失洛阳、襄阳，福王与襄王等亲藩七人被贼杀害，难道不更甚于失陷城寨么？难道不该斩么？”

左都御史战栗说：“虽然……”

崇祯将御案一拍，说：“不许你们再为陈新甲乞饶，速下去按两次失陷藩封议罪！下去！”

首辅周延儒跪下说：“请陛下息怒。按律，敌兵不薄城……”

崇祯截断说：“连陷七亲藩，不甚于敌兵薄城？先生勿言！”

三法司大臣们叩头退出，重新会议。他们虽知皇上决心要杀陈新甲，但仍希望皇上有回心转意时候，于是定为“斩监候”，呈报皇上钦批。崇祯提起朱笔，批了“立决”二字。京师臣民闻知此事，又一次舆论哗然，但

没有人敢将真正的舆论传进宫中。

七月十六日，天气阴沉。因为田妃病危，崇祯心重如铅，照例五更拜天，然后上朝，下朝。这天上午，他接到从全国各地来的许多紧急文书，其中有侯恂从封丘来的一封密奏。他昨夜睡眠很少，颓然靠在龙椅上，命王承恩跪在面前，先将侯恂的密疏读给他听。

新任督师侯恂在疏中先写了十五年来“剿贼”常常挫败的原因，接着分析了河南的目前形势。他认为全河南省十分已失陷七八，河南已不可救，开封也不可救。他说，目前的中原已经不再是天下腹心，而是一片“糜破之区”；救周王固然要紧，但是救皇上的整个社稷尤其要紧。他大胆建议舍弃河南和开封，命保定巡抚杨进和山东巡抚王永吉防守黄河，使“贼”不得过河往北；命凤阳巡抚马士英和淮徐巡抚史可法挡住“贼”，使之不能往南；命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守住潼关，使“贼”不得往西；他本人驰赴襄阳，率领左良玉固守荆襄，以断“流贼”奔窜之路。中原赤地千里，人烟断绝，莫说“贼”声称有百万之众，即使只有五十万人和十万骡马，也将没法活下去。何况曹操一支看出李自成有兼并之心，暗中猜疑，有了二心；袁时中的人马，已经离开李自成，变为敌人。我方当利用机会从中离间，“贼”必内里生变，不攻自溃。为今之计，只能如此……

崇祯听到这里，不由得骂道：“屁话！全是屁话！下边还说些什么？”

王承恩看着奏疏回答：“他请求皇爷准他不驻在封丘，驰赴左良玉军中，就近指挥左良玉。”

崇祯冷笑说：“在封丘他是督师，住在左良玉军中就成了左良玉的一位高等食客，全无作用！”他摆手不让再读下去，问道：“今日斩陈新甲么？”

“是，今日午时出斩。”

“何人监斩？”

“三法司堂官共同监斩。”

“京师臣民对斩陈新甲有何议论？”

王承恩事先受王德化嘱咐，不许使皇上生气，赶快回答：“听说京师臣民都称颂皇爷是千古英主，可以为万世帝王楷模。”

崇祯挥退王承恩，赶快乘辇去南宫为田妃祈禳。快到中午时，他已经在佛坛前烧过香，正准备往道坛烧香，抬头望望日影，心里说：“陈新甲到行刑的时候了。”回想着几年来他将陈新甲倚为心腹，密谋“款议”，今后将不会再有第二个陈新甲，心中不免有点惋惜。但是一转念想到陈新甲泄露了密诏，成为他的“盛德之累”，那一点惋惜的心情顿时消失。

当他正往道坛走去时，忽然坤宁宫一名年轻太监奉皇后之命急急忙忙地奔来，在他脚前跪下，喘着气说：

“启奏皇爷，奴婢奉皇后懿旨……”

崇祯脸色一变，赶快问：“是承乾宫……”

“是，皇爷，恕奴婢死罪，承乾宫田娘娘不好了，请皇爷立刻回宫。”

崇祯立刻流着泪乘辇回宫，一进东华门就开始抽咽。来到承乾宫，知道田妃已死，他不禁以袖掩面，悲痛呜咽。

为着皇贵妃之丧，崇祯辍朝五日。从此以后，他常常不思饮食，精神恍惚，在宫中对空自语，或者默默垂泪。到了七月将尽，连日阴云惨雾，秋雨淅沥。每到静夜，他坐在御案前省阅文书，实在困倦，不免打盹，迷迷糊糊，仿佛看见田妃就在面前，走动时仍然像平日体态轻盈，似乎还听见环佩丁冬。他猛然睁开眼睛，伤心四顾，只看见御案上烛影摇晃，盘龙柱子边宫灯昏黄，香炉中青烟袅袅，却不见田妃的影子消失何处。

一连三夜，他在养德斋中都做了噩梦。第一夜他梦见杨嗣昌跪在他面前，胡须和双鬓斑白。他心中难过，问道：

“卿离京时，胡须是黑的，鬓边无白发。今日见卿，何以老得如此？”

杨嗣昌神情愁惨，回答说：“臣两年的军中日月，皇上何能尽悉。将骄兵惰，人各为己，全不以国家安危为重。臣以督师辅臣之尊，指挥不灵，欲战不能，欲守不可。身在军中，心驰朝廷，日日忧谗畏忌……”

崇祯说：“朕全知道，卿不用说了。朕要问卿，目前局势更加猖獗，如火燎原，卿有何善策，速速说出！”

“襄阳要紧，不可丢失。”

“襄阳有左良玉驻守，可以无忧。目前河南糜烂，开封被围日久，城中已经绝粮。卿有何善策？”

“襄阳要紧，要紧。”

“卿不必再提襄阳的事。去年襄阳失守，罪不在卿。卿在四川，几次驰檄襄阳道张克俭与知府王述曾，一再嘱咐襄阳要紧，不可疏忽。无奈他们……”

突然在乾清宫的屋脊上响个炸雷，然后隆隆的雷声滚向午门。崇祯被雷

声惊醒，梦中的情形犹能记忆。他想了一阵，叹口气说：

“近来仍有一二朝臣攻击嗣昌失守襄阳之罪，他是来向朕辩冤！”

第二天夜里他梦见田妃，仍像两年前那样美艳，在他的面前轻盈地走动，不知在忙着什么。他叫她，她回眸一笑，似有淡淡哀愁，不来他的身边，也不停止忙碌。他看左右无人，扑上去要将她搂在怀里。但是她身子轻飘地一闪，使他扑了个空。他连扑三次，都被她躲闪开了。他忽然想起来她已死去，不禁失声痛哭，从梦中哭醒。

第三天夜间，他先梦见薛国观，对他只是冷笑，不知是什么意思。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醒了。第二次入睡以后，他梦见陈新甲跪在他面前，不住流泪。他也心中难过，说道：

“卿死得冤枉，朕何尝不知，此是不得已啊！朕之苦衷，卿亦应知。”

陈新甲说：“臣今夜请求秘密召对，并非为诉冤而来。臣因和议事败，东虏不久将大举进犯，特来向陛下面奏，请陛下预作迎敌准备。”

崇祯一惊，惨然说：“如今兵没兵，将没将，饷没饷，如何准备迎敌？”

“请陛下不要问臣。臣已离开朝廷，死于西市了。”

陈新甲说罢，叩头起身，向外走去。崇祯目送他的背影，忽然看见他只有身子，并没有头。他在恐怖中醒来，睁开眼睛。屋中灯光昏暗，似有鬼影徘徊，看不分明，而窗外雨声正稠，檐溜像瀑布一般倾泻在地。在雨声、风声、水声中似有人在窗外叹息。他大声惊呼：

“魏清慧！魏清慧！……”

[1] 候勘——等候问罪。

[2] 窖冰——冬天将大冰块藏于窖中，夏日取用的自然冰。

[3] 藻井——有彩绘装饰的天花板。

[4] 朝乾夕惕——意思是朝夕勤奋戒惧，不敢懈怠。这是歌颂皇帝的习用语。

第三十章

七月中旬，开封城中开始天天有人饿死，死亡率愈来愈高。几次有兵丁在夜间从城上缒下来，在附近村子里杀戮一些百姓，割下首级，带回城内，一方面向上官报功，说他们杀了“流贼”，另一方面又可将人头卖钱，供人煮吃。有的兵丁被义军捉到，从他们的口供知道城中的各种实情。李自成估计这样下去，要不了很久，城内就会发生兵变、民变，开门投降，如同瓜熟蒂落。

一天清晨，他照例很早起来，出阎李寨西门去观看将士操练。尽管现在正是秋禾成长季节，可是满眼望去，无论谷子苗，包谷苗，还是高粱苗，全都稀稀拉拉，半死不活，有的地方光秃秃的，露着多沙的土地。闯王心中明白，天气久旱固然是庄稼不长的原因，另外也是因为义军的骡马没有草料，只好吃百姓的庄稼。

回到老营以后，高一功告诉他：李岩奉命出去打粮，昨天后半夜已经赶回。

“他打粮的情况如何？”闯王问道。

“倒也打到了两三千石粮食、豆料，不日之内就可用骡车、马车运回。他自己先赶回来禀报。”

“两三千石粮食豆料，可以解一下燃眉之急。”

早饭后，闯王和牛、宋、刘、高开始秘密商议，同时让吴汝义派人去请李岩速来。近几天来他们都知道曹营将士因为粮草一天比一天困难，军心有点不稳，传出了一些谣言，所以谈话内容很快就集中到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觉得，倘若不能迅速攻破开封，又不能解决粮草难题，就很难稳住曹营的军心。可是目前开封周围二百里之内，粮食几乎搜罗尽了。因为富户差不多已经逃光，近来几乎就靠在已经缺粮的平民百姓身上榨油，这样不唯征粮困难，还会失去人心。

正商量着，李岩进来了。坐下以后，他将半月来在郑州、新郑、许昌、长葛等地征粮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禀报。最后他说，由于连年荒旱和战争，经过这次征集，这几县所剩无几了。今后征粮会一天比一天困难。李自成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他看出李岩有许多话未敢明说，沉吟片刻后，向大家问道：

“现在开封是必须拿下来，可是粮草又一天比一天困难，曹营的军心已经不稳，据各位看来，有什么好的主意？”

李岩自从破洛阳以来，说话十分谨慎，但这次出去一趟，确实感触甚深，不觉打破了平时谨慎小心的习惯，对闯王说道：

“我在外边半个月来，常常思想这个难题，想来想去，也想出些愚陋之

见，不知可否说出？”

闯王说：“你只管说吧，不必有什么顾虑。”

刘宗敏也笑道：“林泉你这个有学问的举人公子，近来说话总喜欢吞吞吐吐，何必这样？我们都是为闯王打江山，有话就快说吧。”

李岩说道：“我有一个愚见，合起来也就是四个字：分兵略地。大元帅用不着全部人马都驻扎开封周围。不妨分出二三万人马，到豫东、豫南，占领几个府州县，一则是分兵就食，二则也是为了在中州地面扎下根基，使今后永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围困开封可以相辅相成，并不相背。走好这步棋之后，以后还可以采取更大的略地之计。”

宋献策问道：“何谓更大的略地之计？”

李岩说：“从前楚汉相争，汉高祖命韩信分兵远出，越井陉，夺取邯郸，并了赵国土地，然后继续东征，到了如今山东地带。这样整个项羽的疆土，就被汉兵迂回包围了一半。用此大胆的出兵方略，决定了楚汉胜负。如今我们先占领豫中、豫东和豫南，这一步走了后，再派遣数万人马，到处取粮于敌，乘间蹈隙，号召饥民，东出淮泗，截断运河，从兖州北上，占据山东各地。倘能如此，明朝就处于坐困之势。而我们用漕运之粮，补充大军给养，整个局面也就打开了。”

李自成点点头，转望军师。

宋献策也赞赏李岩的建议，故意说道：“林泉，此系大事，不可轻动，动必有成。你刚才说，第一步先派出二三万人马到豫东、豫中、豫南去，这办法么……请详言之，详言之。”

李岩说：“杞县、太康、睢州、商丘一带，我们来开封路上都攻破了，如今那里没有官兵，有的县里也没有地方官吏。我们不妨派兵前去，重新占领。像陈州、西华、扶沟，一直到汝宁、潢川，全部占领。每略一地，设官守土，安抚百姓。这样，我们围攻开封大军的粮草麸料，就可以由这些地方源源供给，这些地方的土地、百姓也就归大元帅所有。”

高一功用眼睛望着李岩，一面听，一面点头，又转望闯王。闯王也觉得这是个上策，但心中仍在犹豫，望望牛金星，问道：

“启东，你觉得如何？”

牛金星深知闯王的顾虑，说道：“如今开封破城在即，曹营将士又分明有了二心。在这种情况下，分兵略地之策，可以暂缓。等破了开封，完了一件大事，到那时分兵略地，设官守土，方是万全之策。”

李岩说道：“启东所言，自然是从大处着眼，可是杞县、太康、陈州、睢州，都离开封不远，不需派多的人马，就可以占领，先使这一带土地人

民为我所有，岂不甚佳？”

牛金星笑一笑，问道：“倘若曹帅也派兵略地，又将如何？”

刘宗敏说：“别人不奉闯王将令，不得擅自略地。”

牛金星说：“要是那样，就会促使我们跟曹营过早决裂。”

刚说到这里，只听见一阵马蹄声来到大帐外面，随即看见李过神色严峻，匆匆地走了进来。李自成问道：

“补之，有什么急事么？”

李过说：“现有重要军情，我不得不亲自跑来。”

高一功赶快问道：“什么重要军情？”

李过小声说道：“曹操已经归顺朝廷，跟高名衡有了成议。我们近来常常担心此事，不想果然拿到了把柄。”

李自成猛吃一惊，忙问：“你如何知道？拿到了什么把柄？”

李过正要说明，忽然一个亲兵进来禀报：“曹帅驾到！”

大家赶快起身，出去迎接曹操。宋献策拉了一下李自成，小声说：“一定要如同平日一样，不可露出丝毫形迹。”

曹操是单独来的，吉珪没有同行。众人明白他要同闯王说体己话，所以寒暄之后，都退出大帐。可是曹操偏把宋献策拉了一把，说道：

“献策老兄，我今天谈的话，你也需要听一听。你既是我们大元帅的军师，实际也是我的军师。我有时也要向你问计，你可不要把我见外。”

宋献策哈哈大笑，说道：“只要曹帅相信我，我定当竭诚代筹。”

坐下以后，李自成向曹操问道：“你今天这么早一个人来到我这里，必有重要话谈。不知要谈什么事？”

曹操没有开言，先轻轻地叹口气，表示十分为难，半晌方才说道：“这话我想了两天，看来非亲自找李哥说不行。请李哥千万不要生气，也不要多心，我是永远忠心耿耿保李哥打天下，纵然说出来的话使李哥不高兴，用意还是在拥戴李哥，不至于以后冒出意想不到的事儿。”

李自成说：“汝才，有话你只管爽快说出。你我是老弟兄，情同手足，有

什么话不可说呢？”

曹操说：“我们长久屯兵于开封城外，这里一马平川，柴草缺乏，烧火喂马，都是一天比一天困难。我那里存粮已经快要告罄。将士们近几日来纷纷议论，都不愿在这里再留下去，怕的是坐吃山空。李哥你也清楚，常言道：兵无粮草自散。虽说你我的人马平素纪律很严，将士上下齐心，可是真到了缺草断粮的时候，也难免军心动摇。我知道你这里情况比我那里好得多，粮草比我那里多得多，所以我那里传出的一些流言蜚语，你这里是听不到的。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要隐瞒真情，一五一十都禀告大元帅，请你看怎么安排，我怎么遵令而行。”

尽管李自成不满意曹操说话时带着的威胁口气，但是他一直面带微笑，听完以后，问道：

“就这么一点小事？”

曹操点头说：“就这件事，看来也不算小事。我那里二三十万人马的军心需要稳定，粮草需要补足。”

闯王同宋献策交换一个眼色，哈哈地大笑起来，说道：“虽说不是小事，可是比起我们共建大业来，到底还是小事啊！”

曹操问道：“大元帅如何决定？”

闯王说：“给你想办法，不用你在将士面前弯腰作揖，拿空话抚慰众人。”

曹操心中大喜，说道：“好我的李哥呀，你的确是非凡人物！这两天把我忧愁坏了，可是在你眼里竟然不像一回事儿。粮草什么时候可以给我？”

李自成说：“我今天就同一功商量商量，暂时恐怕只能先给你两千石粮食，供你急需，随后就会源源接济。至于豆料，先给你三百石。草是困难的，你自己也想想办法。我们共同渡过目前这一段艰难。等到破了开封，人马就不需要都驻扎在这里了，到那时一切就方便了。怎么，先给你两千石粮食行不行？”

曹操喜出望外，说：“这当然好极了，有这两千石粮食，可救一救燃眉之急，以后的事再说吧。”

“我还在继续从各州县征集粮食。有我闯营用的，也就有你曹营用的，我不会厚此薄彼，亏待了曹营将士。”

“我知道李哥你不会亏待曹营将士。如今闯营也好，曹营也好，都是你的人马，手掌手背都是肉。”

李自成笑一笑，问道：“今日吉军师为何不一道来？”

曹操说：“我是准备来挨你骂的。吉子玉不来，你骂我几句，我回去装在箱子里，谁也不知道。如果他跟我一道来，万一传出去，我曹操的面子也不好看。”

谈了一阵闲话，曹操又放低声音说道：

“既然我今日来见大元帅，说些体己话，还有一些下边的情况，我也不妨大胆地说出来吧。”

闯王问道：“下边还有什么情况？”

曹操说：“这话我自己听了以后也很生气，也查问过是哪里传出来的闲话，后来知道并不是某一个张三李四说出来的，是不少人都在私下乱谈。我现在已经下令，不许再妄谈此事，倘有违令的，一旦查出，定要严办。”

宋献策问：“到底是什么话？”

曹操又叹了口气，说：“人们的嘴难堵啊，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说，将来攻破开封之后，闯营吃饱了，曹营饿瘦了。为什么呢？因为闯王会传下严令，不许人马随便入城，不许抢劫，由闯营派兵入城，占领周王府和各郡王府及各个重要衙门、各处重要街道和乡宦富豪家宅。派人拿着闯王令箭，到处巡逻。曹营人马不要说不能进城，纵然进了城，也得赶快遵令退出。等到闯营人马将全城金银财宝和妇女都搜罗一空，才分派一点给曹营。又说，到那时上有闯王严令，下有我这个大将军的军法，将士们纵然心里不服，也没有二话好说。他们纷纷说的就是这些闲话，你们说可恼不可恼。我当然知道大元帅是绝不会这么对待曹营的，可是有时下边的嘴是堵不住的啊。”

宋献策不等闯王回答就说道：“闯王同大将军曾经说明，闯营也好，曹营也好，手掌手背都是肉。破了开封之后，绝不会吃饱了闯营，饿瘦了曹营。闯王志在夺取江山，像大海一样包容百川，岂会在这些事上厚此薄彼？说这些闲话不是故意挑拨闯、曹二营之间的手足之情么？”

曹操说：“是的呀，我也觉得这话说得完全违背闯王的心意，所以我已下令不许下边随便乱说。”

李自成知道曹操是故意拿这话来试探他，就说道：“汝才，我已经对你说过，今日再说明白。破了开封之后，仍像往日一样，所得财物和牲口，闯营六份，曹营四份。如果这次能不经过大仗，逼使开封投降，到时闯、曹二营都派人马进城。闯营从西门和北门进去，曹营从南门和东门进去，闯营占西北，曹营占东南。鼓楼以西以北，都归闯营安民，鼓楼东南，都归曹营安民。这话以前我也说过，现在当着献策的面，我再把这话说清楚。你回到曹营可以传知将士，让大家放心，我绝不会对曹营另眼看待。”

对于李自成的这一决定，曹操心中并不满意，甚至有点气愤，但他表面上仍装作十分感激，连声说：“这办法好，这办法好，我一定遵照大元帅的指示向将士们传谕。我想将士们一定会安下心来。”

因为他的态度那么自然，所以李自成和宋献策也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曹操告辞后，李自成就向双喜吩咐：

“快请你补之大哥来！”

李自成向李过低声问道：“补之，你刚才说曹操暗降官军，已经有了成议，可拿到了什么证据？”

李过说：“今日五更，我们捉到一个城中出来的细作，是去向曹操投送密书的，在他身上搜出一封高名衡的书子，这可是真凭实据。”

于是他从怀中掏出密书，递给闯王。闯王看过以后，交给宋献策，说道：

“军师，你小声念给大家听听，我们再斟酌一番。”

宋献策接过密书，把重要部分念了出来。大意是这样的：

前接将军密札，已悉转祸为福之举，又见大炮炮口向上，不伤我兵，足见真诚。本院业经飞奏朝廷，拜封当在旦夕。所约之事，仍照密计而行。河北兵马当于八月二十九日子夜由朱家寨南渡会合……

下边的话还没有念出来，刘宗敏愤怒地骂了一句：“果然是反复无常！”可是他忽然想到也许其中有诈，向李过问道：“这奸细你审问过么？”

李过说：“奸细确是城中派出的，也确实是从巡抚衙门来的，说的城内情况都对，但究竟是城内同曹操真有勾结，还是高名衡用的离间之计，一时很难断定，连这个奸细也不知道。”

闯王向大家问道：“你们看汝才是不是已经投降了官军，与高名衡有了密约？”

大家一时无言，轮流将书子拿在手里仔细推敲，说不准曹操到底是真降了还是高名衡用的反间计。闯王看大家都拿不准，于是说道：

“看来汝才不会已经投降，八成是高名衡用的反间计。”

刘宗敏说：“不过我们也不得不小心点，以防万一。”

闯王说：“这话也对，今日汝才来见我，分明是部队已经同我们不一心了。前几天就传说曹营打算拉走。今日汝才说是向我禀报下边情况，实际是探我的口气。”

高一功说：“不仅是探你的口气，也是向你将一军。”

宋献策说：“刚才我没有仔细想，只觉得曹操对大元帅的话好像是满意的，现在看来，这人确实狡诈，他面上堆笑，心中实不满意。”

闯王问道：“你觉得哪件事他不满意？我也看到他笑中有诈，但是我不敢说他完全不满意。”

宋献策说：“暂时分给他两千石粮食，又分给他几百石豆料，对这件事他不会有别的话说。我疑心的是，大元帅说破城以后，鼓楼以南和鼓楼与宋门之间，让他驻兵，安抚百姓；鼓楼西面和北面由闯营驻兵。虽然他满口说好，还对元帅表示感激，可是现在想来，他心中定然不服。”

闯王说：“我也想着他不会真正心服，可是我的话又不能不说清楚。如不说明，一旦城破，临时就不好收拾。”

牛金星说：“话说明了好。如果他确想拉走，我们也只能早日割去这个脓包。不把话说明白反而不好。”

闯王又转向李岩问道：“林泉，你想曹操对我说的话会如何想法？”

李岩说：“我看曹帅定然心中失望。目前开封情况，大家都了若指掌。周王府在鼓楼西北，各大衙门都在鼓楼以西偏北，富家大户也多在鼓楼以北。鼓楼以北，市面繁华，人烟稠密。而鼓楼以东和以南地方，只有整个开封的三分之一，虽然也住有郡王和乡宦大户，但比之鼓楼以北相差甚远。大元帅说破城以后让曹营驻扎鼓楼以南和以东，他如何会心中服帖？可是当着大元帅的面，他又不敢说出二话。看来今后我们同他既要委曲求全，多方照顾，也要随时防他一手。对于高名衡的密书，不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

闯王点头说：“这话也是。看来高名衡确实有意招降曹操，至于是否已经勾手，还得我们暗暗查访。目前这封书子的事，万万不可走漏消息。”

刘宗敏问李过：“那个奸细还说了些什么？”

李过说：“他说的一些情况，我们也都清楚。比如说城中已经断粮，开始

不断有人饿死，军民都十分艰难。因为害怕兵变，现在天天搜粮，宁教饿死百姓，也要让军队吃饱。还说城内正在训练车营，准备从北门到黄河，打开一条通道，让黄河北岸的粮食接济城内。”

牛金星插话说：“这事我们早已知道，也不新鲜。”

李过说：“这个奸细还说，山东总兵刘泽清来援救开封，不日就可到达。”

宋献策说：“这消息我们也得到了，不过什么时候刘泽清的人马才能来到，尚无确信。”

李过说：“他还说侯恂做了督师，驻扎在封丘城中，手下有三个总兵官，合起来有一万多人马。总兵卜从善较有名气，来到封丘也早，可是只有三千多人，防守河岸。督师行辕中每日笙歌管弦，演戏的、弹唱的，十分热闹，却没有力量过河救开封。”

大家都笑了，说：“这事情我们更加清楚，不必由他城中人来告诉。”

李过也笑了，说：“别的消息就没有什么了。”

大家正在继续谈话，忽然亲兵进来禀报说：“郝将爷捉到了替官兵运粮的五百个百姓，马上就要押解前来。”

大家都感到奇怪：从哪里来的运粮百姓？难道是从黄河北岸来的么？正议论着，郝摇旗已经走了进来，同闯王和大家都见了礼，还未坐下，忽然田见秀也走了进来。田见秀的来到使大家更觉诧异，赶快让他坐下。他最近把营盘一部分移在曹门外应城郡王花园附近，一部分移在大堤北边。因为义勇大社几次在夜间派人出城骚扰，加上他偶患小病，已经有四五天不曾亲自来阎李寨了。

李自成先问了田见秀的身体情况，接着说道：“你们二位来得很好，正要同你们商量事情。摇旗，听说你抓了五百运粮百姓。好，你先说说吧。”

郝摇旗的营寨扎在阎李寨东北方大约十里处，离黄河岸只有二三里路。他的人马不多，闯王命他扎营在那里，只是为了防备河北官军偷渡，进行小的扰乱。

昨天夜间，北岸官军暗暗地将五百个青壮农民运过黄河。每个农民背了二斗杂粮，也不派兵保护，让他们想办法穿过义军驻地，送到开封北门，将粮食接济城内。这事情本来做得十分荒唐，而这五百百姓在逼迫之下又不敢不背粮食。他们下了黄河堤岸之后，便偷偷地往开封城的方向走，走了不远就遇到郝摇旗的巡逻兵丁。他们吓得赶紧躲进一片洼

地。那里虽有一些芦苇，但是不能够将五百人完全隐蔽起来。看看到了四更天，他们害怕了，如果不趁天明前穿过义军驻地，到达开封北门，天一亮他们就会被人看见。他们悄悄商量之后，赶快动身又走。可是偏偏今夜月光皎洁，走了不到二三里路，就被郝摇旗的巡逻兵丁遇见，立刻将他们包围起来，全部捉获。这时天色开始明了。

郝摇旗觉得这事真是可笑，自己并没有想到立功，偏偏功劳送到了手上。他略微审问一下，便下令将这五百人押往老营。他是个急性子人，便带着少数亲兵，跨上战马，先直奔老营而来，将经过情形一五一十对闯王禀报。闯王问他：

“你打算怎么处置？”

郝摇旗根本没有多想，就说：“我们现在粮食不多，没有东西给他们吃，不如全部斩首，将尸首扔进黄河，使北岸和下游的官军看见，以后再也不敢派人向开封接济粮食。闯王，你说行么？”

闯王为曹营的事正在心烦，没有多想，点头说：“可以，杀了吧。这五百人也不必送来这里，你处置了算啦。我今天事忙，不要让我多操心了。”

郝摇旗马上站起来，说：“好吧，我现在就去下令，将他们带到黄河岸上斩首，将尸首扔进黄河。”说罢不肯多停，像一股旋风，大踏步走出军帐。

忽然田见秀说道：“不行，请闯王不要这样处置。”

李自成猛然抬起头来，问道：“玉峰哥，难道这样处置不行么？”

田见秀说：“老百姓并没有罪，他们是被迫给开封送粮，杀了他们会失去百姓的心。我们虽在兵戎之间，也应该以慈悲为怀，能不杀就不杀，能少杀就少杀。虽在刀光剑影之中，也要看出我们的仁慈，方是菩萨心肠。”

牛金星说：“玉峰的话也有道理，请大元帅格外施恩。”

田见秀又说：“请闯王立即下令，命郝摇旗将他们饶了，放他们回家。”

李自成沉吟说：“饶了他们，以后官军还会想办法给开封偷运粮食。我们要绝了他这一条心。”

李岩欠身说：“请大元帅放心，以后北岸再不会派人给开封送粮了。”

“你怎么知道？”

“这一次侯恂他们本来无意给开封接济粮食，只是朝廷一再催逼，加上周王催促，巡抚和封疆大吏恳求，他不得已，才敷衍一下，也是向朝廷塞责。所以我看他以后不会再做这种蠢事了。”

李自成恍然明白，对吴汝义说：“你迅速派人骑马追上摇旗，命他饶了这五百百姓。”

吴汝义刚要走，闯王又补上一句：“每人剁去一只右手，让他们也知道这事以后万万不能再做。”

吴汝义想到郝摇旗是个任性的人，怕派别人去说不清楚，就亲自骑马追赶。

闯王又向田见秀问道：“玉峰，你从城东来到这里，有什么紧急事儿？”

田见秀说：“有紧急军情，十分重要，刚才被郝摇旗说的事情岔开了。”

宋献策笑道：“如今你已经慈悲为怀，救下了五百个百姓的性命，可以说你的正事了。”

田见秀心里仍不平静，他想着这五百个百姓被剁去右手，日后如何再种庄稼？如何谋生？又想着黄河岸边没有船只，他们如何能回到北岸？可是望望闯王的神色，分明在等着他谈另外的事情。他知道近来闯王一心想着如何早破开封，有些事不像以前考虑得那么周密，有些话也不好对他多说，于是他只好谈自己的事情了。

自从七八天前田见秀奉命移营曹门东北的大堤外以后，就不断派遣细作和游骑打探山东总兵刘泽清来救开封的人马行踪。今日得到了新的准确消息，知道刘泽清只有五千人马，一股沿黄河南岸陆行而来，一股乘大船逆水西来，沿路征用了上千名百姓拉纤。水陆并行，大概今日可到柳园渡，打算在柳园渡扎上营盘，依靠北岸官军从水上支持，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救援开封。田见秀因常捉到夜间出城袭扰的官军和义勇，对城中情况也很清楚。他特别谈到李光壂的车营计划，拟将城中所有几千辆牛车全部改装成兵车，一旦操练熟，由城上用大炮保护，开出北门，成两行一直排到黄河南岸，中间成为甬道，使北岸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北门。可是操练了半个多月，前天请高名衡和陈永福亲临阅军，他们都说不行，说车营一经李自成的人马冲杀和炮火攻击，必然溃乱，徒然断送一万多人的性命和一万多拉车的牛马。现在不再谈论车营了，保存的牛马纷纷被杀吃了。

李自成听完以后，笑着说：“城里的好主意，可惜打消了！”

这时吴汝义已从郝摇旗那里回来。闯王又将他叫到面前，说道：“子宜，你派人告诉张鼐，速带二十尊大炮，到柳园渡附近埋伏。等刘泽清的人马扎下营寨，我们的大军就要向他猛攻。在猛攻之前先用炮击，炮击之后，骑兵冲杀。”

田见秀站起来要走，又说：“大元帅，我有一个意见，事关开封城中数十万生灵。如今开封已经每日饿死人，倘若……”

闯王问道：“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

田见秀摇摇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可是事关重大。”

闯王说：“等消灭了刘泽清，你再赶快向我说出你的建议。眼下事不宜迟，你快去部署你的人马吧。我会记着这件事，记着你要救开封数十万人的性命。走吧，走吧！”

第三十一章

刘泽清在黄河北岸的陈桥驿休兵三日，于七月十四日先派一营渡河，在柳园渡立下营寨。前四天，王燮从北岸密檄城内，告以渡河日期，并说有杞县五万义勇百姓前来接济，要求高巡抚和陈总兵看见柳园渡火光就派兵勇出城，双方会师，打通从河南岸到开封北门的通道，运粮食接济城中。城中官绅军民异常振奋，立时准备了出城作战的兵勇，先筹措了两万银子犒赏。没想到刘泽清的一营人刚立好营，义军骑兵和火器营就从东、南、西三面环攻。刘营将士中炮死伤甚多，争相夺船。义军随即一齐猛攻，势不可挡。官军全营溃乱，溺死的不计其数。从此以后，开封居民再也不盼望援兵和粮食接济了。

八月初旬的一个下午，大约申时过后，张成仁从张民表的宅中出来，怀中揣着五两银子，手中提着一包草药。他很久没有在街上露面了，如今是骨瘦如柴，走路的时候腿脚无力，就像是害过大病的老年人那种神气。他因为父亲已经饿死，剩下一家人也随时都会饿死，所以今天不得已又来到伯父家中，要求周济。一年多来，他替张民表抄过许多稿子和多部稀见的好书。张民表喜欢他的小字写得工整，常常称赞，也答应给他一些银子；实际上今年已经给过两次。

张民表近来生活与往日也大不同了。开封城中的名流学者自顾不暇，没有人再有闲心来同他饮酒赏月，谈诗论文。风雅的生活被饥饿与忧愁代替。他是以草书驰名中州的，过去经常有人向他要“墨宝”，近来求他写字的人几乎绝迹了。但他时常被请到城上去看一看，在城楼上坐一坐，走一走。因为他是极有名望的文人学者，又是名门公子，父亲在万历朝做过尚书，所以他在城头上露一下面，可以稍稍安定守城军民的心。

今天张成仁到他那里时，他刚刚从城上回来，看见张成仁已经饿得走了相，问了问家里情况，安慰道：

“开封城万不会失守。莫看眼下城中日子很艰难，其实流贼也有困难。闯、曹二贼同床异梦，绝不能长久屯兵于开封城下。”说毕，就吩咐仆人称了五两银子交给成仁，又说道：“你拿回去先用吧，以后如有困难，我还会周济你的。”

张民表家里还开着很大的药铺。近几天来开封城中的药材店，凡是能够

充饥的药材如像干山药、茯苓、莲肉、地黄、天门冬等都被有钱人抢购一空；接着，像何首乌、川芎、当归、广桂、芍药、白术、肉苁蓉、菟丝子、车前子乃至杜仲、川乌、草乌、柴胡、白芷、桔梗、蒺藜等也都被抢购一空。张民表的管家看到这种情况，也从自家药铺中尽可能把这类药材运进公馆，以备将来使用。张民表吩咐仆人包一些中药给张成仁。张成仁感激万分，当下给张民表磕了一个头，落下感激的眼泪，告辞出来。

这时街上冷冷清清，有的大街上甚至一个行人都没有。多么繁华的一座省会，而今凄凄惨惨，如同地狱一般。他走过一个粪场，看见几个人蹲在水坑边，将刚刚从粪池子里舀出来的小桶大粪倒进竹筛子，然后将竹筛子放到水坑里晃啊晃啊，使大粪变得稀碎，从筛子缝中流走，把白色的不住活动的蛆虫留在筛子里边。他近来虽不出门，却常听说有人从粪中淘出蛆虫充饥，如今果然亲眼看见了。

惨淡的斜阳照在荒凉的乱葬场上，照在灰色的屋瓦上，到处都是阴森森的。因为缺柴，所有的树最近几乎被人锯完了。只有那满地的干树叶，一时还未被扫尽，在秋风中满地乱滚。在深巷中一些暗房子里边，好像有人影在活动。究竟是人影还是鬼影，张成仁觉得没有把握。他十分害怕，忽然起一身鸡皮疙瘩，根根毛发都竖了起来。他近来常常听说，城中有许多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情。半个月前，官军从河北强迫五百个百姓运粮食过河，结果被李自成的人马捉住，剁了右手，任其自便。很多人逃到城下，有的死在城壕中，有一部分人从水门进了城，一夜间被兵丁们全部杀死，将肉吃了，将头卖给别人，一颗人头七钱银子。这事情千真万确。另外，不久前曾有官军半夜缒下城去“摸营”。有的人一出去就投了义军；有的去附近村中将百姓杀死，把头提回来，先向周王府报功领赏，然后重价卖给别人吃。因恐被人们认出面孔，故意在被杀者的脸上和头上乱砍几刀，诡称是格斗被杀。然而后来到底露了马脚，不仅有人认出来死者是郊外的亲戚和相识，还有人看见有的死人头不长胡子，耳垂上带有窟眼，显然是用妇女的头混充“流贼”首级。现在官府已经明白实情，禁止兵丁们半夜再缒城“摸营”。

忽然他听见背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两个人紧紧地尾随着他。这两个人的眼窝深陷，目光阴冷，十分可怕。他们显然比他强壮，脚步很快，越走离他越近。他恐慌至极，几乎浑身都瘫软了。他想要大喊“救命！”，可是在这冷僻的胡同里有谁能够听见呢？纵然听见，又有谁敢出来救他呢？危急万分之际，忽然从右边的一条胡同中走出两个人，他一看，原来一个是王铁口，一个是他的堂兄弟德耀。王铁口手中提着宝剑，德耀手中提着大刀，另外一只手中抓着一包东西。他们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见张成仁，德耀赶快上前喊道：

“哥！哥！”

张成仁明白自己得救了，在心中暗庆更生；赶快扑到德耀和王铁口面前，回头看时，那追赶他的两个人已经停住脚步，迟疑片刻，回头走

了。

王铁口带着抱怨的口气说道：“成仁，你太不小心了。一个人跑出来做什么？”

张成仁说：“我到民表大伯家去了。我不能看着一家老少都饿死，去请民表大伯周济周济。”

德耀问：“大伯可周济咱了？”

张成仁噙着感激的泪花说：“大伯到底跟别人不同！他给了我一点银子，又给了这一包草药！要是不死，我一辈子不会忘下他老人家的眷顾！”

王铁口说：“不管怎么，以后一个人不要出来。你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出来之后，说不定遇到歹人，性命难保。尤其是黄昏时候，你千万不要离家。”

成仁点头说：“我实在是太大意了！刚才背后那两个人就是在追我，要是你们晚来一步，我就完了。你们两个怎么会走到一起的？”

铁口说：“我现在也在宋门一带，跟德耀常能见面。今日德耀说一定要回家来看一看，我就跟他约好了一起回来。他是年轻小伙子，我也懂得一些武艺。我们两个在一起，没有人敢来害我们。”

张成仁一面听着，一面把他们两个打量一眼。看见德耀身上缝着一个布条，上写“义勇”二字；王铁口穿的是官军的号衣，打扮得像军官模样。成仁不觉后悔起来：当日别人曾让他到义勇大社去当个文书，他却不愿离开家。如果当时去了，如今也穿上号衣，或者在身上缝一个布条，自然会安全多了。他尤其羡慕王铁口。过去他们两家相处虽很和睦，可是他心中对铁口总有些轻视，认为江湖上的人，走的不是正道，而他张成仁却是圣贤门徒，黉门秀才，走的科举“正途”，日后就是举人、进士，光前裕后。谁知王铁口因为久混江湖，熟人很多，加上稍通文墨，略懂武艺，如今在陈永福军中受到重视，比他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强得多了。

他们又往前走了不远，听见一片大人小孩的哭声从胡同中传出。小孩的哭叫更其惨不忍闻。他们都十分惊恐，那哭叫声分明是从自家院中传出的，也有些哭叫声是从左右邻舍中传出的，中间还夹着妇女和老人的哀告声。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又往前走几步。看见自家的大门和左邻右舍的大门一律洞开，与往日情景完全不同，好像有军队在里边出出进进，同时也听到了兵丁的威逼声和吆喝声。他们越发惊恐了，赶快向自家大门走去。张成仁一面走一面心跳得厉害，腿又发软，暗暗地呼叫：

“天哪！天哪！”

近来开封城中，夜间常有兵丁和义勇突然到百姓家中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和银钱抢走，这已经司空见惯，更可怕的是有不少地方被兵丁冲进院子，把人拉走、杀掉，分吃人肉。尽管在这一带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因为到处传说，令人害怕，所以有些人家这时便搬到一起住，或者把几家院子打通，互相帮助，一家有事，大家吆喊。近来张成仁家的院子也有了很大变化：原来霍婆子住的两间东屋，有一间已经拆毁，和东邻接通了；西边有一段小的院墙也拆了一个豁口，可以和西邻随便来往。

张成仁等一进前院就看见有许多兵丁正在东边邻院到处搜粮。还有几个兵丁把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拉在院中，扭住两只胳膊，另外一个兵拿着一把纳底子的长针往小孩的皮肉里面刺，已经刺进几根。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跪在旁边哭着求饶。但兵士们毫不心软，根本不听。那个拿针的兵丁嚷着：

“你们说不说？粮食到底藏在哪里？你们不说，我就再刺一根。”

于是一根钢针又刺进小孩的皮肉里。小孩放声哭叫，惨不忍闻。大人们拼命磕头，为孩子哀求饶命。

王铁口等瞥了一眼，无暇多管，就直往二门里边走去，听见上房里头也在哭，也在叫，也在哀求。张成仁和德耀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了。王铁口明白这时候不能对兵丁们有一点触犯，否则马上就会被杀。所以他偷偷地把手中的宝剑插进鞘中，又小声叫德耀也把刀插入鞘中，然后厮跟着走进上房。

兵丁们正在上房中逼问藏粮的地方，威胁着要用大针刺进招弟和小宝的皮肉中去。奶奶已经瘦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这时把小宝搂在怀中，跪在地下，不住磕头。香兰搂着招弟，也跪在地下。婆媳俩一面哭，一面哀告饶命。德秀也扑在小宝身上，用自己的身体遮住小宝。几个兵丁翻箱倒柜，把东西扔得乱七八糟；另有一个小军官、两个兵丁站在奶奶和香兰面前，要把小宝和招弟从她们怀中拉出来。奶奶拼命地不放小宝，哭得极惨。正在这时，王铁口已经走到他们面前。那军官一看王铁口也是一身军官装束，就暂时停下来。王铁口马上拱手施礼，赔笑说道：

“老兄，辛苦了。”

小军官看着王铁口，觉得有些面熟。王铁口一把拉住他，笑道：

“怎么，你忘了我么？”

军官说：“我好像同老爷有点面熟。老爷尊姓？”

王铁口说：“我如今是总镇衙门里步兵营的书记官，原是在相国寺摆卦摊

的王铁口，江湖上人人尽知。”

他一露自己的牌子，那小军官马上改变了态度，拱手说：“啊，是王老爷，久仰！久仰！近来常听人说老爷在步兵营高就了，可是一直没有机缘拜见。老爷是贵人多忘事。大约一年半以前，王老爷曾经给我看过相，批过八字，细推流年，说我在去年要有一官半职，不想果然应了；又说我今年会有凶险，只要过了这一关，就会大富大贵。如今他妈的围在城中，又缺粮又要打仗，难道不是凶险么？王老爷，请你铁口吐真话，我这一关能过去不能过？”

王铁口故意在他脸上打量片刻，笑着说道：“老兄，务请放心！今年被围在开封城中，的确是一场浩劫，许多人将很难渡过这一关。不过老兄自有吉星高照。我看你脸上虽有菜色，盖多日半饥半饱所致，要紧的是老兄的印堂没一点灰暗之气。如今老兄的运正走在两眉之间，乃是逢凶化吉的开朗气色，所以请你完全不用担心。不过遇此年头，还要发菩萨心肠，多积阴骘。常言道：五官八字虽强，无德不能承受。老兄气色不坏，能多做几分好事，气色定会更佳。我虽然现在也成了军官，但我到底是王铁口，说一句就是一句。我从前靠看相算命，养家糊口，结交朋友，也没有说过半句奉承话。”

小军官十分高兴，说：“真的么？如果这样，将来开封解围之后，我要重谢老爷。老爷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王铁口说：“我就住在这个院中，那南屋就是我的家。这一位是张秀才，是这院里的房东，也是我的莫逆之交。现在这个小孩子，是我干儿子。我自己没有儿子。这个小孩如同我亲生儿子一样。请老兄高抬贵手，不要逼他们太甚。也请老兄关照弟兄们，不要再搜粮了。这位张秀才，地无一亩，又不经商，靠教蒙馆度日，一向日子十分贫寒，家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留存的，有时我从军营回来，带点东西救救他们一家的命。老兄千万看在我的情面上饶了他们。”

军官听王铁口说得很诚恳，就马上挥手让兵丁们停止搜粮，并且对王铁口说：“不瞒王老爷说，我们也是奉上边的命令，万不得已，拿着令箭，到处搜粮。许多街道已经搜了两遍。这条街道没有大户人家，是一条穷街，所以捱延到今天才来搜粮。如今不看金面看佛面，看在尊驾的佛面上，我们就不在张秀才家中搜粮了。听说尊驾在镇台衙门人缘极好，上下拉扯得很活，就是总社李老爷那里，话也可以随便去说。我这小小的军官，以后仰仗尊驾看顾的日子多着呢！”然后他又转过脸去对一个小头目说：“怎么？还在敲敲打打干什么？”

小头目说：“这个地方敲着是空的，粮食一定埋在这个地方。”

张成仁一听骇慌了。他确实有一只缸埋在那里，其中盛着半缸粮食。不料他正在着慌，忽听王铁口打个哈哈说：“什么粮食！那个地方是被老鼠掏空了，你不要瞎猜。”随即又递眼色给那军官。军官挥挥手说：

“管他下边空不空，说不搜就不搜了。你听我的，给王老爷一个面子。”

那小头目不敢再敲，但显然很不满意。王铁口见状，把那军官的袖子一拉，说：“请到西边屋里说句话。”

军官随着他到了西屋。王铁口从袖中取出一两多碎银子，说：“老兄请不要嫌少，我今日回来就带了这么一点散碎银子，请收下让弟兄们随便喝杯茶吧。”

军官不肯要，说：“我知道你们文职军官也很穷，欠饷很久，我怎么能要你的银子！”

王铁口硬把银子塞进他手中，说：“我知道你不会要，可是弟兄们总得喝杯茶。你收下，我另有话说。”

那军官方把银子揣进怀里，恭敬而亲热地说道：“请王老爷吩咐。”

王铁口说：“如今到处都在死人，所以正是大丈夫积阴德的时候。阁下年纪很轻，趁此时候，多救几条人命，积下阴德，就可以逢凶化吉。开封解围之后，一定会步步高升，青云直上。我说的这些都是良心话，也是经验之谈，请不要当成耳旁风。”

军官叹口气说：“王老爷说的完全是真实话，我们这些当兵当官的何尝不知。我们现在困守开封，每天搜粮，起初名曰买粮，实际也是敲诈勒索，不知逼死了多少人命。如今到处搜寻粮食，天天都逼死人。况且把别人的粮食搜来，我们有了吃的，老百姓就只好饿死。有些小孩子身上扎了几十根大针，又惊怕又流血，又疼痛，又饥饿，过几天也很难再活下去。这事情我们过去从来没做过，如今就天天做。许多殷实人家，一天几次被搜，这一股兵丁搜过，那一股兵丁又来。老百姓恨死我们，私下都在议论：‘保开封保的是大官，是周王府，死的是平民百姓。’王老爷，说句良心话，如今开封百姓，恨兵不恨贼啊。”

王铁口点点头：“你算是把话说透了。确实我也常听说，百姓不恨贼只恨兵。说恨兵也不完全对，因为兵是没有权的，上边指到哪里，你们走到哪里，说到底还是恨上边。可这是咱两个的体己话，对别人是不好说的。我也是一名官员，不应该说这些话。可是人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然将来百姓会恨死我们，恨到无可再恨的时候，会与我们拼命，同归于尽，那时我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他说时神色沉重，饱含感情。那年轻军官听了十分感动。两个人又感叹了一番，然后一起回到上房。兵丁们都在坐着等候。那年轻军官挥挥手说：

“走吧，咱们离开这里，以后不许再来啦。”

兵丁退出以后，到了邻院。这时东西两邻继续哭声连天，听着撕心裂

肝。大家心中明白：东邻的一个小孩是弟兄三房合守的一棵独苗；西邻有三个小孩，两男一女。如今这东西邻四个孩子都在被兵丁不住地用钢针刺进皮肉。在哭声中还夹杂着鞭子打人的声音、叱骂的声音、威逼的声音，还有大人的哭声、叫声和哀求声也混在一起。张成仁实在不忍听，对王铁口拱拱手说：

“王大哥，你会说话，又是一位官员，你帮邻居们去讲讲情吧。”

王铁口使个眼色说：“你真是书生！如今什么时候，各人自顾不暇，你还想叫我去替别人讲情！我们现在只能各人自扫门前雪，能够保住自己不死就是天大的幸事了。”

大家觉得王铁口的话说得很对，都不敢再提邻居家的事了。小宝还在奶奶的怀中哭泣，奶奶说：

“小宝，你捡了一条性命，快不要哭了。你王大伯刚才说了一句谎话，说你是他的干儿子。你现在给他磕个头，真的认他做干老子吧，他救了你的性命。”

说着，把小宝推出来，向铁口磕了个头。香兰让招弟也跪下去给铁口磕了个头。铁口从怀中掏出来一包粮，说：

“我今天弄到了这点粗粮，也只有三四斤，能救一天命就救一天吧。”

他把粗粮递给张成仁，成仁夫妇和奶奶都千恩万谢。成仁又问道：

“王大哥，刚才你到西屋去，是不是给了那军官一点银子？”

王铁口矢口否认：“我一点银子也没有给他。我今天回来时没带一分银子。”

从进上房时起，德耀就一直很不平静，听见侄儿侄女的哭声，他几乎要拔出刀来，同那小军官和兵丁们拼命。忍到现在，军官和兵丁们走了，他还是紧咬着牙齿没有说话。这时看见王铁口把粗粮拿出来，他才把手中提的包也递给嫂嫂，说道：

“这是一点野草。在靠东北城边有一个很大的荒坡，是乱葬坟场，长了些稀稀的草。如今大家都去那里抢草，我也去抢了一些，拿回来你们煮一煮吃吧。”

东西两院的哭声和叫声渐渐地止住了。分明是那些搜粮的官兵得到了粮食，退出去了。王铁口和张成仁都坐下来，相对叹息，又谈了一些外边的情况。王铁口对张成仁使个眼色。张成仁站起来，跟着他来到西屋。王铁口小声说：

“成仁，有两件事儿，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万一走漏出

去，是要杀头的。”

成仁神色紧张，吃吃地说：“大哥，你说吧，我对谁都不说。”

“第一件事，我听说李闯王给巡抚和陈总兵下有密书，劝巡抚和陈总兵放城中老弱妇女出城逃命。出去的人，他一个不杀，妇女一个不辱，愿往亲戚家去的，他派兵护送。”

“果有此事？”

“巡抚和陈总兵因怕此事扰乱军民的心，所以不许外传一个字。李闯王的密书已经来了几天了，只是上边的主意还未定。他们一怕老弱妇女放出城去，城中情况会完全被李自成知道；二怕百姓都想出城逃生，引起城中大乱，不战自溃；三怕兵丁们散了心，不愿再拼死守城。”

成仁沉吟说：“可是放老弱妇女出城，古人也有此办法。”

“看来是非放老弱妇女出城不行。”

“何以见得？”

“近来城中绝粮，救兵无望，巡抚等封疆之臣已经束手无策。大势如此，不趁早放出老弱妇女何待？”

张成仁想到自己的一家老弱妇女，不知如何是好，不再言语。过了片刻，王铁口用更低声音说道：

“还有另一件事儿，十分奇怪。听说，李光壂吩咐他家中的奴仆伙计们秘密造船。从来开封城中没有人造过船的，可是李光壂为造这船已经催了几次，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成仁大惊：“怎么会有这样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是混迹三教九流，到处都有朋友，这是一个好朋友悄悄告我说的，他就在义勇大社里头替李光壂办事，也算李光壂的一个心腹。”

张成仁脱口而出：“你的意思是说开封会被水淹？”

王铁口挥手不让他再说下去，小声答道：“我也在疑心。李光壂家中造船这事太怪，也说不定开封会被水淹。”

“这太怪了。目前正是天旱，黄河水并不大啊。”

“什么事情都有出人意外的时候。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要露一点口风。我们只要自己心中有数，预先准备几块大的木头，就不会马上淹死。好，话就说到这里，出去千万千万别走一点风声，这可是要杀头的话呀！”

张成仁点点头，随着王铁口又回到上房。这时天已经黑了。

王铁口对德耀说："走，咱俩一起回宋门去吧。再晚了，就是咱俩一起走，也说不定会吃亏的。"

十六日下午，巡抚衙门向全城居民传谕：从十七日起到十九日止，连着三天，每天辰时至申时，五门开放，妇女老弱可以出城逃生，壮年男子不许混出城去。

这消息在全城居民中引起很大震动。好几天前，人们已听说李自成曾给巡抚一封密书，说他体上天好生之德，不忍见全城百姓同归于尽，要高巡抚速将老弱妇女放出城去。可是巡抚、按院和开封知府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坚决否认李自成曾有这封书子送进城中。一般老百姓对这封书子的传说半信半疑，直到现在到处敲锣传谕，才证实确有此事。这传谕既给人们带来希望，也同时给人们带来各种疑虑和将要生离死别的悲伤。一天来人们纷纷议论，有的人担心闯王人马未必像传说的那样不随便杀戮老弱、奸淫妇女；有的人担心出城以后未必能不受到罗汝才人马的苦害。多数人家在开封近处没有亲故，必须走到百里以外才能找到暂时安身之处，可是到处盗贼如麻，妇女们如何能够走脱？这些都使人们产生各种疑虑，所以听到传谕以后，家家都在议论，家家都有哭声。

张成仁家也不例外。成仁和妻子香兰，婚后恩恩爱爱，不曾有过反目的时候，如今正在困苦中相守，忽然间来了这意外的事，香兰走不走呢？按香兰的意思，她宁愿跟丈夫饿死在一起，不愿意单独逃生。可是成仁苦劝她逃生，因为她若逃生，可以把小宝带出城去。这个男孩是一家的命根子，不能让他饿死在开封。还有招弟要不要也带走？实际上香兰早已饿得皮包骨头，走路没有一把力气，单带着小宝一个孩子已是万分困难，倘若再把招弟带走，母子三人都走不动，只好饿死荒郊。另外，香兰与婆母的感情就像亲母女一样，如果让婆母也出城去，她已病了多日，连站都站不稳，怎么能够走路？倘若把婆母留在城中，香兰又觉于心不忍。还有妹妹德秀，正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出不出城呢？如不出城，只有饿死；如果出城，又多么令人担心！

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只有抱头痛哭。正在这时，王铁口回来了。他对成仁夫妻说：

"我回来正是为着此事。这是难得的逃生良机！不乘此时逃走，难道让一家人全都饿死不成？"

成仁说："我担心她们出去，举目无亲，无处可以存身。"

铁口说："出去以后再说以后的话。只要能够出去，就多了步活路，比死在城内好。再说，难道你们就没有亲戚在开封近处？"

成仁的母亲饿得有气无力地说："有亲戚，可是不在近处，在兰阳西乡，离这里一百几十里路，是我的娘家。如今我的兄弟还活着，人虽穷，暂时在那里住几个月还是可以的。"

铁口听了点头说："这就很好。如今往东去还比较安稳。一边讨饭，一边慢慢走，终能走到兰阳县境。好在是兰阳西乡，那就又近了一步。"

母亲问道："到底闯王人马是不是真的都那么好，不奸淫妇女，不杀害百姓？"

铁口说："我实话对你说，闯王人马并不像官军那么坏。小宝妈不是出西城采过青么？难道还没有亲眼看见？"

香兰说："那一次我同妹妹一起出去，确实人马都不到大堤以内。有几个采青妇女在大堤边遇见了闯王人马，他们连问也不问，十分规矩，再好不过。"

铁口说："着啦！耳听是虚，眼见是实！既然亲见闯王人马的军纪很好，何必多疑？"

成仁夫妻说："唉，我们实在是被愚弄的日子久了，总是不很放心。"

铁口说："我再向你们说明白，这驻在曹门和宋门一带的，是闯王手下大将田见秀的人马。杞县李公子的人马驻在城东南一带。这位田见秀，人们都知道是个吃斋念佛的活菩萨；李公子当年作过《劝赈歌》，也十分体恤百姓。李姑娘[1]带着小宝出城，我看就从宋门出去最好。再说，往兰阳也只有出宋门最为方便。"

母亲听了这话，感到稍微宽心，说："你说出宋门好，那就让李姑娘明日带着小宝出宋门去试一试吧，倘若能够逃出两条命，也是我们张家的大幸。"

张成仁又问："你看德秀这姑娘要不要跟她嫂子一起出城？"

王铁口向德秀打量了一眼，心里也觉得难作主张。德秀已不是小姑娘了，尽管饿得走了相，但两只眼睛仍像秋水一般明亮，皮肤细白，真像俗话说的：小家碧玉。万一出城去有了好歹，他怎么对得起成仁一家？可是不出城，难道让这个好姑娘也饿死不成？他想了一下，忽然有了主意，说道：

"明日先让小宝妈带着小宝出城。明天一天我们对城外情况必然知道得更多，倘若出城妇女果然受到闯营保护，没有三长两短，后天早晨再让德秀出城不迟。"

成仁说："那时候就没有人跟她一道了。"

铁口说："这不难。我算定明天出城的人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人心怀疑虑，想出城又不敢出城，到后天还会有很多人出城。明天我会在熟人中找一位可靠的大娘，后天早起带德秀一起逃出。"

大家听了王铁口的这番话，让香兰带着小宝先出城逃生的主意定了。母亲流着眼泪说：

"唉！要是她霍大婶儿还在世，该有多好！"

当天夜里，香兰哄小宝睡了以后，在黑暗中一面哭一面将需要带的衣服和鞋子都收拾停当，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边，又找了一个篮子，还准备了一根棍子。这棍子为的是怕上路以后，万一走不动，可以当拐杖拄着；遇着狗时，可以防身。一面准备着这些东西，一面小声哭着同丈夫谈了许多话。他们商量着以后万一都能活下去，如何见面；万一有一方不幸死去，另一方应当怎么办。他们明白这次分手就是永别，以后见面很难，不是双双死去，就是有一方先死，所以彼此千嘱咐万叮咛，说不尽的伤心。

黎明时候，香兰早早起来，煮了一些东西，要同小宝在走之前吃一点才能出城去。这煮的一锅东西中，有张成仁从张民表家取回的中药，其中有茯苓、天门冬和桔梗等等，另外还掺了一点点杂粮，含着浓厚的药味。小宝被哄着也吃了一碗，一面吃一面哭，说他不吃药。

吃过之后，一家人依依哭别。婆婆舍不得小宝，放声悲哭，随后一面哭一面嘱咐儿媳：

"李姑娘呀，不管多么艰难，要把小宝拉扯成人。他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传宗接代就靠这一棵独苗。倘若出城后你能够活在人世，逢年过节，不要忘了替饿死在开封城内的婆婆、丈夫在露天地里烧一些纸钱！你纵然拉棍儿讨饭，也不要使小宝饿死！……"

招弟知道妈妈要带弟弟出城逃生，死抓住母亲衣襟，放声大哭说：

"妈妈也带我走吧！妈妈也带我走吧！"

这哭声撕裂着香兰的心，也撕裂着全家人的心。德秀抱着招弟，用好言哄她，让她不要拖住妈妈，但招弟却不理，竭力挣扎着，要同妈妈一道出城。香兰见招弟哭得这么惨痛，也痛哭起来，不忍动身。小宝见姐姐哭，妈妈哭，他也号啕大哭起来。祖母怕耽误了媳妇出城，把招弟揽到怀里，哄她说：

"招弟，你听奶奶说。小宝是男孩子，你不能同他比，他是一家的命根子。让小宝随妈妈逃走吧，先救活弟弟要紧。你可惜不是一个男孩子。"

招弟听奶奶这么一讲，心中明白了：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她也不能同弟弟比，应该让妈妈带着弟弟走。于是她不再大哭大闹，变为低声抽泣。香兰牵着小宝，哭哭啼啼动身。一家人都送出大门，忍不住又哭了一阵。成仁挥手让他们走去，然后把母亲搀回院里，闩上了大门。

昨日下午，王铁口和德耀已约好今晨在宋门等候香兰和小宝。这时果然在城门附近遇见了。从宋门出去的妇女，约有两三千人，小孩们也在里边拥挤着。但因有兵丁守门，大家有点害怕；同时因为大家都饿得瘦弱无力，好像风一吹就会倒下，所以挤得不算厉害。香兰与德耀洒泪相别后，已经走出一丈开外，又回过头来嘱咐道：

“德耀呀，要常常回家去望一望。你哥是一个书呆子，百无一能，只会读书。娘快饿死啦。你一定常回去看一眼，兄弟！”

她哭，德耀也哭，小宝也哭。她和小宝被卷在拥挤的人流中出了城门。

[1] 姑娘——河南风俗，长辈称晚辈妇女为姑娘，前边冠她的娘家姓氏。

第三十二章

香兰第一次走出宋门关，不知往什么地方去，看见正东大堤下有许多帐篷和席棚，她便拉着小宝，随众人往那里走去。

原来这里是收容难民的地方。老弱妇女来了可以先休息一会儿，等领得了赈济再走。这一带安置出城灾民的事都归田见秀掌管，李岩担任副手。在宋门外大堤负责的两员偏将，一个是白旺，一个是李俊。田见秀对他们嘱咐说：

“一定要让老弱妇女们好生休息，能够今天就去投亲靠友的今天就去，不能今天走的就在帐中暂住一晚，明天再走。”

说毕，他又看了看路旁的大木牌，那上面写着闯王的禁令：“不许欺压难民，侮辱妇女，倘有违反，定斩不饶。”他转过身来对李俊说：

“子杰，这上边的四句话，你要反复向弟兄们讲明。我们为救城中生灵，作此义举，倘若有一点差错，我们如何对得起这些妇女？又如何对得起城中百姓？”

李俊唯唯遵令。他知道，李岩原来也有此救活开封城中老弱妇女的主意，但没有贸然提出；直到打败刘泽清之后，才由田见秀向闯王竭力建议。为此李俊对田见秀非常钦佩。

田见秀走后不久，有一个青年小校，骑着一匹骏马，后边跟着四个骑兵，从北门驰向曹门，在曹门大堤稍作停留，又来到宋门。李俊认识他，是在汝宁投军的王从周。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就把他叫住，问他来此有何事情。

王从周说："我在找我的一家亲戚。她们在开封城内住，要是出城，离宋门比较近，出曹门也可以。我想她们会乘今天这个机会出城来的，来找找试试。唉，恐怕不容易找到！"

"你的什么亲戚住在开封？住在哪条街上？"

"是一家表亲，"王从周不好意思说明是他未婚妻的家庭，"只知道住在鼓楼街北边不远的地方，靠近南土街西边，可是街道名称我记不清了。"

"她们家姓什么？男人叫什么名字？"

"她们家姓张，男人是一个秀才，名叫成仁。"

"她家的妇女你可认识？"

"我同这个表嫂倒是见过一面，可是那时我还小，如今也记不清了。"

"你在这堆妇女中间看一看，倘若有仿佛见过面的，你不妨问一问。"

王从周在出城妇女中走了一圈，并没有见到似乎相识的人。他想找出城采青时见过的霍婆子，也没有看到。李俊倒很细心，见王从周找不到，就高声向妇女们询问：

"有没有张秀才家的妇女？请出来！"

问了几遍，没有人答应。李俊对王从周说："你看，好像没有来到这里。莫非往禹王台和繁塔寺那边去了？你到那边先去看看，待一会儿再来这里吧。"

王从周和四个弟兄飞身上马，向禹王台、繁塔寺奔去。

香兰刚刚走到这里，远远地好像听见有人问："有没有张秀才家的人？"但是听不清楚，何况她第一次单独出门，十分胆怯，更没料到会有人寻她，怎敢随便打听？当王从周骑马奔走时，她也看到了，断没有想到这竟是自家亲戚。小宝早就走不动了，不住啼哭。她牵着小宝，走进一个帐篷，在妇女们中间坐了下去。

附近砌起二十几座土坯灶，上坐大锅，有的锅内已经煮好了粥，有的正在煮。灶下，火光熊熊。灶上，烟雾腾腾。小宝忽然看见了粥，不顾害怕，向母亲哭着说："我饿呀！我饿呀！"声音是那样凄惨，连义军将士听了也觉得非常难过。一个兄弟不等香兰自己去领粥，便盛了两碗，端来递给她。香兰赶紧一只手接了一碗。她把一碗先放在地上，将小宝揽

在怀里，端着另一碗让他喝。小宝多少日子没有见过又稠又香的粥了，自己抓着筷子，赶快往嘴里扒。香兰一看这样不行：孩子饿得太久，喉咙饿细了，肠子饿细了，吃得急了，会噎住，吃得饱了会撑坏肠子。她只得夺过小宝的筷子，自己喂他吃，一面喂一面小声说道：

“莫太急，莫太急，小口吃，小口吃。”

施粥的碗都是大碗。香兰怕小宝撑得太厉害，就劝他留下半碗，待会儿再吃。小宝很听话，加上疲倦得很，便安静地躺在妈妈腿上，转眼间便呼呼入睡。

香兰这才自己端起碗来喝粥，一面看着小宝的睡相，心里感到可怜。可怜的是孩子太苦。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要守开封？把孩子饿成这样！她正在这么想着，忽听小宝在梦中叫道：

“奶奶，奶奶，快来吃粥！爹，快来吃粥！”

香兰听了这话，心如刀割，不觉哽咽起来。

吃过粥以后，各人领取三升粗粮。香兰因为还带着一个孩子，就领了六升粗粮。发放粮食以后，李俊吩咐妇女们赶快各自投奔亲戚；同时也说明，如果近处没有亲戚，今天可以住在帐篷中，明天一早起来赶路。有少数妇女想回城去，李俊说：

“我们大元帅传谕，愿回城去的听其自便。可是明天如果城门关闭，不许出城，就没有办法逃出开封了。”

香兰不忍心离开丈夫和招弟，也不忍心丢下婆母和妹妹，想了一阵，下定决心返回城中。未时刚过，她体力恢复过来，小宝也睡足了觉，有了精神。她不敢再迟疑，向李俊磕了头，便提起包袱，背上粮食，要回城里去。李俊觉得于心不忍，追上几步，劝她不要回城，以免一起饿死城中。她流着泪说：

“我不能眼看着亲人在城里挨饿。我现在把这点粮食带回去，明日能够出来我就再出来。要是官府不再让妇女出城，我就同一家人死在一起。”

李俊不觉叹息一声，又问她姓什么，她回答说姓张。李俊还想再问下去，却有好几个妇女同时过来向他问这问那，一时间很乱，只得作罢。

香兰已经走出很远，王从周又骑马奔来。原来他在禹王台、繁塔寺两地都没有找到他所要找的亲戚，深感失望。这时又向李俊问道：

“你这里有没有从鼓楼街北边来的妇女？”

李俊猛然想起香兰，说：“有一个好像是读书人家的娘子，我知道她姓张，可是没有顾得问她住在哪里，不知是不是张秀才家的人。”说着，他

用手指着城门方向，“你看，就是她，已经快进城门了。”

王从周手搭凉棚，向西望去，看见果然有一个妇女牵着孩子，背着粮食和一个包袱，快到宋门关了。他不禁叹气说：

“唉！说不定就是我的亲戚，可是没有办法追上了。”

李俊深为惋惜地说：“说不定她明日还会出城来的。这个娘子是个贤妻良母。她心中丢不开丈夫和婆母，真是个好娘子！”

当天，各门都有少数重回城内的妇女，总计约有一二百人。官绅们因害怕城中军民如仇的情况被泄露出去，严令兵丁义勇，对回城的妇女妥加保护，不许抢夺她们携回的粮食。香兰尽管十分辛苦，进城门后担惊受怕，毕竟赶在黄昏之前平安地回到家了。

张成仁一家意外地重新团圆，如同做梦，惊喜和悲痛齐上心头。香兰好不容易才回答了丈夫和母亲的询问，将出城后遇到的事儿述说清楚。左右邻居都来问讯，将堂屋当间儿挤得满满的。大家明白了香兰回来的经过以后，有人对自己家中出城的妇女开始放心，有人拿定主意叫自己的年轻媳妇和闺女明日出城逃生。

邻人们散去以后，香兰正想休息，忽然听见有人敲大门。她蓦然两腿发软，心中慌跳，暗暗叫道：

“我的天，准是来抢粮食的！”

一家人正在无计可施，忽然听见熟悉的声音叫道：

“哥！哥！快开门！”

张成仁陡然放心，说道：“是德耀叫门！”

王铁口和德耀厮跟着来到堂屋。

“我听说李闯王允许妇女们携粮回城，想着李姑娘必会回来，所以同德耀一道回来看看。成仁，你们夫妇决定下一步怎么办？”王铁口说着，又转问香兰，“李姑娘，你是什么主意？”

香兰哽咽说：“我既然回来，就不打算走了。一家人要死就死在一起，到阴曹地府也不分离。”

铁口向成仁的母亲问：“大娘，你老人家可也是这个主意？”

“我是快死的人，已经没有主意了。”母亲叹口气，又说：“铁口，李姑娘

说得是，既然回来了，不如一家人守在一起，到阴间还能够鬼魂相依。”

王铁口摇摇头说：“不然！不然！”

张成仁赶快问：“大哥有何主意？”

“按照我说，李姑娘明日一早，带着德秀姑娘、小宝和招弟赶快出城，万不要留在城内。大娘有病，你同大娘留在城内，这是万不得已。既然一家六口有四口可以逃生，为何都等着在城中饿死？难道你们愿意连小宝也活活跟着你们饿死，你张家人除德耀外全都死光？其实，长久下去，我同德耀也将饿死！”

成仁心头一亮，说：“大哥！……”

铁口接着说：“李自成确有过人之处。他能够知会守城大吏放老弱妇女出城就食，这样行事实出我意料之外。我更没料到，他向妇女们发过救济粮之后，愿返回城中者自便。据我看，开封军心民心，必将大变。可是正因为李自成这一手十分厉害，我断定官府明日再放一天妇女出城，就会停止。所以，你们必须今夜拿定主意，让他们四个人明日赶快逃生；稍迟一步，悔之晚矣！”

大家听完王铁口的话，觉得句句合理。经过一阵商量，只好按照铁口的话拿定主意。王铁口又嘱咐一些话，带着德耀走了。

由于昨天有妇女携带粮食回城，城中居民的疑虑消除，今日有很多妇女出城。左右两家邻居就有三个妇女带着四个孩子，约好了与香兰一起走。香兰为着等候邻居，比昨天晚出发了一个时辰。她们是从宋门出城的最后一批妇女。

王从周很早就来到宋门外大堤上，站在通往商丘官道的豁口处等待亲戚。等啊，等啊，等不到昨天李俊所说的那个妇女，失望得很，又骑马往禹王台、繁塔寺奔去。

与香兰同行的邻居妇女，因为都有亲戚在陈留县境，出了宋门关，就同香兰、德秀分手，向东南方向去了。

香兰一面走，一面想着丈夫和婆母，明白今日去后很难再见，今日的分手就是死别，不由一阵伤心，边走边哭。德秀也是边走边哭，同嫂子一直哭到大堤。

李俊看到她们来了，迎上去细问了她们的家住在什么街道、男人姓甚名谁，然后大为高兴，大声地说道：

“啊呀！果然就是你们！大嫂，你们有一位亲戚在这里寻找你们，昨天就在寻找，刚才又来了一次。”

香兰感到奇怪，说：“军爷，我们在近处没有亲戚。”

李俊说：“有一个后生，姓王名从周，是汝宁人氏。他说是你们的亲戚，难道你忘了不成？”

德秀听到从周的名字，顿时脸红，心口嗵嗵地跳，羞得低下头去，躲在嫂嫂背后。香兰愣了一下，忽然明白过来，但又不懂这个王从周何以在义军之中。她向李俊问道：

“你说的这个后生有多大年纪？”

“大约十八岁。”

“好端端的，他怎么来到此地？”

“几个月前，我们大军路过汝宁，他投了义军，起初在马棚里喂马，后来知道他认识字，又见他少年老成，就把他拨到元帅标营，如今当上了一名头目。”

香兰这才明白果然是他，脱口说道：“哦，我的天！这位王相公[1]，他是我家没有过门的客[2]啊！”

这句话使李俊也一愣，原来王从周与她们并非姑表关系，而是张家的女婿。他马上派了一个亲兵飞马往繁塔寺一带寻找王从周，要他赶快前来认亲。

香兰心中十分庆幸，觉得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位亲戚，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她不住地说出感谢苍天的话，又不时地偷望妹妹。德秀低头不语，十分害羞，一方面她庆幸能够在这里遇见亲人，另一方面她不知道应当如何同这未过门的女婿见面。当然她也暗暗地感谢苍天，感谢神灵的保佑。

王从周来到的时候，香兰们已经吃过粥。李俊带着王从周来同她们见面。王从周先向香兰行礼，香兰赶快福了一福还礼。从周也十分羞怯，不敢看德秀，向香兰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嫂子”，问道：

“你们打算去哪里投奔亲戚？”趁着说这句话，他偷偷地瞟了德秀一眼。

香兰答道：“我们近处没有亲戚，只有在兰阳县境内有我们的舅家，现在只有往那里去才能暂时躲避一下。可是路途很远，我们又从没有出过门，多么困难哪！”话未落音，眼泪已经奔流。

王从周说：“嫂子，不要难过。你们今天就住在这帐篷里，等我回去向长官禀报一下，看能不能明天找一个妥当人送你们到兰阳亲戚家去。”说

着，他又用眼角偷瞟了德秀一眼。

德秀也很想看看这位未过门的女婿，但又不敢抬起头来，只看见他脚上穿着马靴，腰间挂着宝剑。

当下他们在堤边商量定了，香兰等今天就住在这帐篷里边，等着王从周去安排如何送她们去兰阳县。王从周来后，香兰很想把这意料不到的喜事托人告诉丈夫和婆母，让他们在城内放心。她就向周围打听，果然有位同街坊的妇女要回城去。她托这位妇女回城后给丈夫和婆母带个口信，那妇女也答应了。可是等那妇女走到宋门关的时候，才知道城门已经关闭，墙壁上贴着官府告示，糨糊尚未干讫。一群妇女围立在告示前边，听一个白胡子老者念了一遍，大家猛然失望，有的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原来那告示是开封知府出的，借口有流贼混入城中，奉抚台大人面谕，立即将五门关闭，不许老弱妇女回城，明日亦不再放人出城。妇女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仍回大堤上去。

香兰听到这消息后，十分难过，求李俊再想办法。李俊摇头说："没有什么办法。你们既然已经出来，又碰见了你家没有过门的客，这就是天大的幸事。你们安心等待吧，从周一定会找到妥当的人将你们送到兰阳。"

在兰阳县西乡有一个宋家庄，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周围有一道土寨，住着几十户人家。香兰和德秀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亲戚家中。因为她们来时带有王从周赠送的几两银子，舅家又很热情相待，所以日子过得也还安定。偏偏这时招弟患了病。乡下缺医少药，尽管也请了一个儿科郎中给看病，又求了神，许了愿，但发过几天高烧后，转成惊风，不幸死去。

香兰哭得极惨，精神也萎靡了，常常整天不吃饭，痴痴地想着女儿。

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太监刘元斌率领的京营人马奉皇上圣旨去救开封，在豫皖交界处逗留很久，最近来到了兰阳县境。这一带百姓早就听说京营兵军纪很坏，所以全村人心惶惶，一日数惊。不意这一惊，香兰的精神反而振作起来。她自己担心受辱；同时也为德秀担心。德秀也是天天担惊发愁，夜间不敢睡觉，随时准备躲藏，还时时想着一个"死"字。

过了两天，京营兵果然来到寨中，杀了许多人，又放火烧了几座房子，从十三四岁的女孩到五十岁以内的妇女，凡是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几乎都被奸污。德秀也被捉到，正要拉她去奸污，恰恰路边是一口深井，她猛地挣脱官兵的手，扑进井中。

香兰这时正抱着小宝藏在附近的一个麦秸垛中，看见德秀投井，吓得浑身战栗不止。不料这时恰有一个军官从旁经过，看见麦秸抖动，发出索

索声音。他顺手用枪杆子将麦秸一挑，露出了香兰和小宝。那军官见香兰虽然消瘦，却长得很俊，喜出望外，猛地一把拖出来，当着小宝的面就要强奸她。她抵死不从，又是挣扎，又是哭骂，披头散发，衣服撕破。小宝大哭大叫，扑在妈妈身上救护妈妈。那军官大怒，提起小宝扔出去几尺远，幸而地上有麦秸，没有摔死。香兰看见小宝在地上挣扎着爬不起来，也哭不出声，她像疯狂一般，猛地坐起，照军官的手背上咬了一口，向小宝扑去。那军官一怒之下，一耳光将她打倒在地，晕了过去。军官望望她，火气消了，趁着她无力抗拒，将她强奸。

香兰清醒以后，哭着爬到小宝身边，将孩子搂在怀里。军官命一个士兵将她从地上搀起来，拖着她往北走。她紧紧地拉着小宝不放。小宝也拼命抓住她，大声哭叫："妈呀！妈呀！"那军官对她说：

"你好生跟我走，我救你母子两个性命。你的小孩子长得怪好看，我很喜欢他。为着救你的孩子，你好生跟我们走吧。要不然，不光你活不成，你孩子也活不成。"

香兰想救小宝，但又想到今生无颜再见丈夫，打算一死完事，不肯跟他们走。她挨了许多打。士兵们还打小宝，打得孩子尖声哭叫。她不忍心孩子吃苦，更怕他们杀害小宝，才慢慢挪动脚步。后来不知走了多远，她和小宝被扶上一匹老马，小宝被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在生与死的思想缠绕中，骑着马走啊，走啊，最后到了黄河岸边。那里停着许多大船，载满官兵。她和小宝被送上一条船去，这时她才知道自己已被这个军官霸占了。那军官把她带进舱中，拔出刀来说：

"你要跟着我，这孩子可以抚养成人。你要不愿跟我，我先杀这孩子，再来收拾你。"

说罢目露凶光，拉着小宝就要到舱外去杀。小宝哭得惨痛万分，抱着她的腿不肯出舱。到这时，香兰不得已只好屈服了。以后她就跟着这个军官生活，在悲痛和耻辱的日子里，转眼间重阳节来到了。小宝的生日恰在重阳节。往年每到此日，香兰都要为小宝做一件新衣服，做些好吃的东西，但现在她只好托那个军官找来两个鸡蛋，煮了煮，算是给小宝做生。

重阳节那天，成仁和母亲正在说话，只见王铁口拄着一根棍子，一歪一歪地回来了。他如今是那么瘦弱，简直和过去变成了两个人。脖子上青筋暴在外面，嘴也有点歪了。他已经很少回来，但今天却是冒着雨，踏着泥，艰难地走回来了。他一进屋就无力地坐了下去，对张成仁说：

"成仁，我今天没有给你们带吃的东西。我回来只是告诉你们两个消息。我要不回来，没有人会告诉你们，所以我不放心啊！"

“铁口大哥，有什么重要消息，你说吧。”

“德耀昨天夜里逃走了。”

成仁一惊：“他逃到哪里去了？”

“他们守城的义勇也是饿得没有办法。他约了几个小伙子，昨天夜里用绳子系在城头上，缒下城去。临下城的时候，被一个巡逻兵看见了，他们拔出刀子砍死了那个兵，几个人赶快缒下城去。后来城上别的人听见响动，赶出来朝城下放箭，又扔石头，因为下了多天雨，弓弦湿了，松了，所以箭倒不能射远，也射不准，伤不着他们。可是，那些石头要是打着人，不死即伤，这倒使我担心。”

成仁叹了口气，流下了眼泪，但没有说别的话。母亲在里边床上听见，哭了两声，也就罢了。因为如今大家都是命在旦夕，所以对亲人的死也不像平时感到那样难过，何况德耀也可能并没有被石头打着，已经侥幸逃了出去。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不对你说，这又是要命的事儿。”

“也没有什么要命，顶多官府来抓我，说我的弟弟逃走了，向我要人。我随时都准备着死，不放心就是老娘还躺在床上。”

“不是这事。今天官府已经顾不得抓人了。”

“那是什么事呢？”

“我上次同你说过李光壂家造船的事，现在事情越来越奇怪，李光壂家想造船，没造成，又赶快秘密绑了一个木筏，不许仆人外传。听说巡抚、知府、布政使、按察使也都在命人绑筏子。还有理刑厅的黄推官也在连夜命人绑筏子。你说这怪不怪？多少年来黄河没有淹过开封城，可是他们为什么都秘密地绑筏子？难道开封会被水淹么？怪，太怪了！”

“开封如果被淹，他们怎么能够料到呢？”

“所以我说很奇怪。这事我也不敢多猜，我回来只是告诉你，一定要准备一块大的木头，万一水淹，抱住木头就可逃生。”

说完以后，他不肯多坐，站起身来又说：“近几天开封吃人的事情很多，还有父亲吃了儿子的。我要赶早回去，免得天色稍晚，走路更加担心。”

他冒着大雨，向宋门方向走去。走过一条较长的胡同，他远远地看见有两个人蹲在那里敲一个死人的腿骨。腿上已经没有肉，他们是在敲破骨头，寻找骨髓。这样的事，王铁口在城里已经见过两次，所以并不感到害怕。当他快走到那两个人蹲的地方时，脚下一不小心，滑倒泥中。雨继续下着。他忽然看见那两个人从死人骨头旁站起来。像两个饿鬼似

的，每人拿着一根棍子，目露凶光，艰难地向他走来。他心里想道：“啊哟，这是来吃我的？”他拼命挣扎着要站起来，可是由于饿得太厉害，刚撑起半个身子，眼睛发黑，头脑晕眩，爬不起来。正在这时，突然觉得头顶上挨了一棍，猛然倒了，不省人事。

王铁口走后，张成仁又走进里屋跟母亲谈话。他们都不相信开封会被水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倒是想起今天是小宝的生日，不知道她母子俩现在哪里。母亲说：

“唉，今年小宝的生日没有人替他做了！”

这时香兰仍坐在船舱中，将小宝抱在怀里，一面喂鸡蛋给他吃，一面说道：

“小宝，今年这就是给你过生日了。要是我们能逃过这一关，明年太平无事，再给你做件新衣服吧。”

刚说到这里，忽然间几百条大船都骚动起来，一片吵闹声音。

香兰仔细一听，才听到人们吵嚷说，朝廷派御史前来清军，御史大人已快到黄河岸了。她不懂得什么叫“清军”，正在惊骇，那个霸占她的军官已带着几个兵丁来到船舱，叫她赶快出舱。后边舱里住着的女人也都被逼着出舱。香兰不知道出舱有何事情，就走出舱来，小宝吓得一面啼哭，一面拉着她的衣襟也跟着出了舱。这时那个军官便逼着她立刻跳下水去。同时各船上都在逼妇女投水。一霎时齐哭乱叫，妇女们纷纷被推落水中。香兰这才明白是要杀她们妇女灭口。她望一眼滔滔黄水，并不怕死，可是她舍不得小宝，没有立刻跳进水中。一个兵一把提起来大哭的小宝扔进黄河，但见水花一溅，便不见了。香兰刚向着小宝落水的地方哭喊一声，有人从她的背后猛力一推，将她推进水中。

过了很久，大约是过了一夜，她发现自己睡在一间很破的茅屋里，面前尽是陌生的面孔，男女都有。原来她被推下船后，立即被洪水冲走。黄河正在涨水，常有从上流冲下来的各种木料、家具。香兰碰巧抓住一根木料，死死抱住不放，漂流了大约十里，被冲到河漫滩 [3] 水边浅处，被一片芦苇挡住。幸而被村民看见，将她抬回村中救活。这时她望望众人，想了一阵，重新想起她被推下水去的经过。由于刚刚苏醒，浑身乏力，她没有马上说话。旁边的老百姓叹息说：

“唉！昨天真惨哪，几百个年轻妇女被官军活活地扔下黄河，水面上漂满了死尸。你好在还没有断气，遇着我们打鱼，把你救了上来。”

香兰问道：“我的孩子呢？”

老百姓摇摇头说："不知道，没有看见什么孩子。"

香兰这才完全明白，无力地哀哭起来。

救她的这些百姓都非常穷苦，但心都非常好，尽管自己生活十分艰难，还是弄了点东西给香兰吃，要她好好休息。过了一天，香兰的体力慢慢恢复了，但精神已经失常，疯疯癫癫。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她就跑出来，跑到黄河堤上，呼唤小宝的名字，唤一阵，哭一阵，直到那些渔民发现后，把她拖回屋中。但只要别人一不注意，她就又跑了出来。这样她几乎天天都要跑到黄河岸边哭喊。哭喊了几天，喉咙嘶哑了，神经更失常了，有时连饭都不愿吃了。

从上游来的洪水，日夜都在上涨，早已越出了河槽，也涨满了两边宽广的河漫滩，冲刷着大堤。那些坐落在河漫滩中较高地方的许多村落，如今几乎全不见了，有的地方只剩下点点的黑色或淡灰色的树梢，有的还露出来尚未冲走的屋脊。放眼望去，但见大水茫茫，无边无岸。

可怜的香兰，每天不断跑到大堤上边，望着黄河用嘶哑的声音哭喊。她的眼睛，原先是明如秋水，如今因不眠和哭泣而通红了。

她的衣服已经被自己撕破，一条一条地挂在瘦弱的身上，在深秋的冷风中飘动。

她的头发几天来没有梳过，带着不曾洗去的泥沙和不曾梳掉的草叶，散乱地披在背上和肩上，缕缕长发在强劲的野风中飘动，中间夹杂着新出现的几根灰白头发。

她在大堤上有时对着黄河呆呆凝视，有时脚步踉跄地走来走去，仿佛在寻找失去的东西，乱走一阵便痴呆地停住，望着远方哭唤小宝：

"小宝你回来吧！小宝你回来吧！快快回来吧！小宝，我的娇儿，你是咱张家的命根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妈妈在寻找你呀！……"

旷野寂静，没有回答，只有汹涌的风浪冲刷大堤，澎湃作声，而无边的洪水滔滔东流。

三四个村中妇女慌慌张张赶来，又一次在大堤上找到了她，劝她回去。她挣扎着不肯回村，望着河心边哭边说：

"小宝，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你同姐姐在玩哩。姑姑在照看你们。好孩子，你可要听姑姑的话呀！……啊啊，我看清啦。没有招弟，也没有德秀，只有你可怜的一个孩子。你不是在玩。你是被别人扔进了水中。你沉下去了，沉下去了！我的天，我的心尖肉，我的可怜的儿呀！……"

这最后一句哭唤，简直要撕裂人心，跟着是号啕大哭。妇女们也都感动得哭泣起来。香兰忽然转过头去，向着西方，望着开封方向，号啕声变

成了幽幽哀泣，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出来下边的话：

“小宝爹，我对不起你呀！德秀死啦、招弟死啦、小宝死啦，统统死啦。我不是不愿死，原是想晚死一步，救小宝一命，给张家留下独根。小宝爹，我不是无志气、无廉耻，甘愿失身的人。为着小宝，我苟活至今。唉，这一切都完了，都完了，我到了阴间也无脸见你！”

她转回头来，对着黄河，想跳进水中。妇女们用力将她拖住，劝她不要轻生。她们说乱世年头，清白妇女被兵抓到，被匪抓到，受糟蹋是常有的，用不着为这轻生。她们还劝她苟活下去，等待着开封解围，夫妻团圆。香兰一听这话，重新号啕大哭。妇女们跟着哭泣，都不敢再提这话，勉强将她拖下大堤，拖回村中。

九月十五日夜间，天气完全放晴。二更以后，香兰趁主人一家人都睡熟了，悄悄出来，逃上大堤，沿堤向东，一边走一边哭喊：

“小宝，我的娇儿，你在哪里？妈为你快要疯啦。妈在呼唤你，呼唤了几天。儿呀，你怎么不答应妈呀？小宝，你快点答应一声！……”

她从西向东走很长一段路，又回头向西走，不停地哭唤，声音嘶哑，几乎呼唤不出声来。旷野寂静，悲风呜咽，月色惨淡。小宝始终没有回答，只有洪水无情地冲刷大堤，澎湃作响，滔滔东流。

天明以后，主人不见了她，也听不见大堤上有可怜的哭唤声音。好心的男女们赶快来到堤上，却没见她。人们分别向东向西，沿堤寻找，找了很远，竟没有见到她的踪迹，也没有听见她的哭声，但见洪水滔滔，向东流去。

[1] 相公——长辈或平辈而年长的亲戚对年轻人称相公，表示客气。

[2] 客——河南人妻族的长辈或平辈而年长的人称女婿为“客”，才结婚为“新客”，结婚前为“没有过门的客”。

[3] 河漫滩——沿河床两边，由洪水淤积成的泥沙滩地，可以耕种，有的地方也有村落，但遇涨大水，便没入水中。

第三十三章

九月十三日下午，黄澍在惨淡的斜阳中，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从巡抚衙门出来，回到理刑厅衙门院中。他被人扶着下马，直接往后边的签押房走去。走了几步，他回头看见枣红马正被马夫牵往西偏院马房

中去。那马不小心碰着一块石头，打个前栽，几乎要倒下去，于是他心一狠，吩咐管事的说：

“把这匹马宰了吧，每个人分一斤马肉。剩下的留到明天晚上再分。”

他没有说明为什么明天晚上要分马肉。仆人们更不管他明天不明天，一听说要杀老爷这匹心爱的坐骑，都高兴地往西偏院走去。

黄澍走进签押房，文案师爷刘子彬已经在那里等他。刘子彬脸孔已经瘦得走了相，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小声向黄澍问道：

“老爷去朝见周王殿下，殿下有何钧谕？”

黄澍苦笑，摇摇头，接着小声谈了他去周王府的经过。

原来，当他去到王府时，周王正在奉先殿祈祷，管事的刘承奉出来接见了他。他把目前的危急情形向刘承奉说明后，便问周王有何谕示。刘承奉说，周王这两天常在宫中哭泣，宫中也已经绝粮了，可是各家郡王、奉国将军，更其绝粮得可怜，纷纷前来哀求周王。周王没法周济他们，唯有相对流泪。黄澍随即说道：

“承奉大人，目前开封危在旦夕，无力再守。下官今日进宫，是为着拯救一城生灵。从前曾有壬癸之计，看来势在必行。但此事十分重大，地方疆吏不敢擅自决定，特命下官进宫来面恳王爷殿下做主。”

刘承奉吃了一惊，随即恢复镇静，低声说道：

“这计策王爷知道，可是到底能行不能行，王爷也说不准。王爷怕的是大水一来，开封全城不保。”

“开封城外有一道羊马墙，大水碰着羊马墙，水势已经缓和了，加上开封城基有五丈厚，不要说大水在几天内会流过去，纵然长久泡也泡不塌。反之，流贼在城外受了大水一淹，必遭漂没，不漂没的必会退走。流贼退走，北岸官兵就可以用粮食接济城中。”

“万一黄水来得很猛，漫过城墙，岂不全城生灵同归于尽？”

“大水来时，北城地势较高，绝不会漫过城墙。”

“王爷怕的是全城军民死于洪水之中。”

“如今天气放晴，流贼即将攻城。万一三两天内城中瓦解，不战自溃，流贼进城，不但军民百姓没法逃命，连王爷殿下和宫眷也难逃出流贼之手。”

刘承奉因为知道周王对壬癸之计不敢做主，因此听了黄澍这番话，虽然心动，仍然沉吟不语。黄澍又问了几次，刘承奉只是沉吟、叹气，既不

说可行，也不说不可行。

正在这时，周王已离开奉先殿，知道黄澍前来求见，便命一个太监出来向黄澍传谕。黄澍立刻跪下恭听，只听那太监说道：

“王爷殿下有口谕：寡人阖宫数百口，粮食已尽，不知如何是好。巡抚与黄推官有何妙计，只管斟酌去行，但要从速。”

黄澍马上磕头，说声“领旨”，便辞别刘承奉，出了王府。他认为，虽然周王没有指明要行壬癸之计，但有了上面这段旨意，将来万一皇上追究，便可敷衍过去。

现在他把经过情形告诉刘子彬后，刘子彬也很高兴，接着问道：

“老爷去见抚台大人，他可有什么吩咐？”

黄澍又摇了摇头，苦笑说：“抚台大人说他已经智穷力竭，万不得已只好以一死上报皇恩。”

“壬癸之计，他如何决断？”

“他不置可否。我问得急了，他竟叹口长气，落下眼泪，我就不好再问了。”

“当然啦，这是最后一着棋，关系重大，连周王殿下都只说了一句话，像抚台大人这样宦海浮沉多年，如何敢轻易说出可否。”

“我看他心中也未尝不想行壬癸之计，只是怕担责任罢了。”

“老爷去巡抚衙门时，可有别人在座？”

“陈军门也在那里。”

“他的意思如何？”

“陈大人对目前危局了若指掌，他也亲眼看见义军在向城边搬运大炮，准备攻城。不过他说他料到流贼未必真的攻城，因为流贼现在师老兵疲，士气十分不振，加上城壕水已灌满，流贼想接近城墙十分困难，所以他们不会认真攻城。如今怕的是流贼只要向城上打几炮，呐喊几声，守城军民就会竖起白旗，开门迎贼，或一哄而散，各自逃生，到那时想弹压也弹压不住。”

“陈镇台不愧是有阅历的大将，这话说得很透。”

“可是我一提到壬癸之计，他就不置可否。问得急了，他只回答说：‘我是武将，智谋非我所长。我能战则战，不能战也唯有自尽以报皇恩。’”

“他们都不肯明白说出自己的主张，看来只有老爷来作出决断了。”

黄澍叹一口气说：“是啊，我本来还想去见见知府老爷，可是又想，见了他也无济于事。况且听说前天他太太在吃东西的时候，看见仆人端来的一碗东西里头有一节人的手指，她立刻就吓昏了，已经吃进肚里的东西又都吐出来，从那时起就一病不起，弄得我们知府也心绪不宁。我去见他也没有用，如今事不得已，这壬癸之计就由我们决定了吧。”

“老爷看日子定在哪天？”

黄澍正要回答，忽然姨太太惊慌地进来，哭声嚷道：“天呀，你们还在这里商量事情！咱们衙门中已经乱起来了，马上就要你杀我，我杀你，你们还不快去看看。”

黄澍大惊，连声询问：“什么事？什么事？你快说！什么事呀？”

姨太太说：“你不是叫他们把那匹马杀死么？大家都只分一斤肉，衙役兵丁全是一样。可是张新贵这东西倚仗着老爷一向对他好，他就非要两斤不可。分肉的人说不行，旁边的人也说不行。他马上就拔出刀子，对分肉的人说：‘你说不行，我连你的心肝一起吃掉！’那分肉的人一看他要动手，就赔笑说：‘好兄弟，何必这么生气？’赶快割下两斤肉，往他手中一扔，故意使肉落到地上。张新贵弯下身去拾肉，这分肉的奴才跳起来一刀将他砍死了。张新贵刚死，一群奴才都围上来，要分他的死尸，也有说不行，不同意分吃张新贵的肉。两下里越吵越凶，就要动武。老爷，你赶快去吧，马上就互相砍杀起来了！”

黄澍没有听完，立刻就往西偏院奔去。刘子彬紧紧地跟在后边。黄澍到了西偏院，那些人正在争吵，都把刀剑拔了出来。黄澍大怒，冲上去就要破口大骂。刘子彬急忙在背后将他的衣襟拉了一下。黄澍猛地省悟，明白此刻绝不是怒骂仆人和衙役的时候。他略一思索，就走前两步，双膝跪到地上，叫道：

“你们赶快杀了我吧，杀了我吧，你们既然想吃肉，就把我的肉分给你们吃了吧，你们不要吃别的人。”

那些人一看老爷跪在地上，都害怕起来，有的赶紧去搀他，有的慌忙跪下，也有的偷偷溜走。黄澍看大家不再争吵，才站了起来，吩咐说：

“我们受苦也只这两天了，你们每人有一斤肉，可以暂时填填肚。分不完的肉，我黄某绝不私自吃掉，留到明天再给大家分一次。这张新贵跟我多年，也出过力气，我不忍看他被众人吃掉，我也不忍看我的仆人互相残杀。我现在只求你们将张新贵埋到后花园中，让他安心地归天去吧。”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落下眼泪。众人忙说：“请老爷放心，我们马上就去埋他。”立刻就有人去抬张新贵的死尸。

黄澍又嘱咐管家亲自去后花园照料，这才同刘子彬重新回到签押房来。坐下以后，黄澍慨然说道："我黄某官职不高，担子却重。我绝不能坐等开封瓦解，死于流贼之手！"

刘子彬问："马上差人往河北去么？"

"趁近来围城的流贼疲劳万分，士气衰落，防守十分松懈，今晚就差人绕道下游，赴黄河北岸面见严大人，请他于明日或后日夜间，依照前计行事。"

"这两天秋月极明，容易被堤上贼兵看见，能成功么？"

"敌兵松懈，必无防备。"停一停，他又用严重的口气对这位亲信幕僚说，"子彬，倘若你我都能平安活下去，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刘子彬赶快说："请老爷放心，我宁死也不会泄漏一字。"

黄澍说："请你快去安排出城的人，我要去休息一下，头晕得厉害。"

刘子彬起身告辞走了。

黄澍由姨太太搀扶着，往内宅走去，边走边低声嘱咐："你赶快带一个可靠的丫头，将值钱的东西打成包袱。"

"又不能出城，这值钱的东西还用得着么？"

黄澍没有回答，用很有深意的眼神望她一眼，不再说话。

新任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在北京陛辞以后，于五月上旬到了封丘。那时开封情况已经不妙，所以严云京不敢渡过黄河，逗留在北岸的封丘城中。

五月二十日，黄澍趁李自成的人马还没有合围，带着少数亲随渡过黄河，在封丘住了三天，同严云京详细研究了开封形势。他们都认为，开封被围之势已经定了。而开封人口众多，号称百万，粮食都靠外边运来，一旦被围日久，很难固守。他们商量了一条计策：从开封西北的黄河南岸掘开河堤，用黄水去淹死闯、曹大军，至少使闯、曹大军不能顺利围城。为着不张扬出去，他们称这个办法为"壬癸之计"。

计策商定之后，六月十四日就由黄河北岸派兵坐船过河在朱家口掘开了河堤。使他们遗憾的是，当时天旱日久，水势十分平缓，仅仅能把城壕灌满，对闯、曹人马毫无伤害。七、八月间，黄澍同严云京又有过一次密书往还，重新研究水淹义军的事，但什么时候再行此计，第一要等待

黄河秋汛到来，第二要等待黄澍从开封城送来消息。

进入九月以来，秋雨连绵，河水暴涨，一望浩渺，奔流冲刷堤岸，汹涌澎湃。这正是决口“淹”贼的好时机，可是开封城内迟迟没有消息。严云京天天等候着开封来人，总是等不到。他想，难道现在开封竟被围困得完全没有人能够出城了么？他不敢对别人露出心事，只能私下焦急叹气。

九月十四日黎明，严云京被仆人从床上叫醒。仆人告他说，从开封城中来了一个下书人。严云京一听，赶快披衣下床，来到外间。下书人向他跪下磕头，将一个蜡丸双手呈上。仆人去接蜡丸，严云京等不及，伸手抓了过来。立刻对着烛光，破了蜡丸，看上面写的什么。

那是黄澍的笔迹，写在一张小小的纸片上。虽然也有上下款，但严云京无暇去看，一眼就望到那主要的语句，写的是：

全城绝粮，溃在旦夕。壬癸之计，速赐斟酌。澍已力竭，死在旦夕；北望云天，跪呈绝笔。

严云京把这几句话反复看了三遍，纳入袖中，又向来人问了开封城中的情形，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即命仆人将来人带下去吃饭、休息。那下书人跪在地下问道：

“大人，要不要小的带回书返回城中？”

严云京本想让这个人带封回书给黄澍，安定城中军民之心，但这念头只在脑海中一闪，马上就觉得不妥：万一此人被“流贼”抓到，岂不泄露机密？于是他对下书人说：

“你就留在我这里吧，不用回开封去了。”

在仆人服侍下，严云京梳洗完毕，匆匆地吃过早饭，便去找总兵官卜从善商议此事。按照明朝中叶以来重文轻武的官场习俗，严云京是不必去拜访卜从善的，只要派人把他请来就行了。但目前时势不同，武将手中有兵，缓急之间还得靠武将救命，所以严云京穿好衣服后，就乘轿子去封丘城外拜访卜从善。

卜从善听说严云京亲自来访，赶快走出营门恭迎。进入军帐，坐下以后，严云京从袖中掏出黄澍的密书，说道：“请将军过目。”

卜从善虽是武将，却粗通文墨，在官场中日子较久，对于文官那一套遇事互相推诿，不敢承担责任的习气，十分清楚，所以他拿起黄澍的书子，仔细推敲了一番，猜到他们的密计十分狠毒，却故意装作不解，抬起头来说道：

“大人，这黄推官的书子里并没有说明要我们采用什么办法啊。”

严云京笑一笑说：“将军没有看明白这书子里说的‘壬癸之计’，就是请我派人偷决河堤，水淹闯贼之计。按五行，北方壬癸水，所以壬癸就是指水，而且黄河在开封之北，用壬癸更为恰切。这是五月间我同黄推官约定的暗语，以免计议泄漏。”

卜从善又欠身说道：“虽然他说的是水，可是他只是请按台大人赶快斟酌斟酌，并没有要求我们派人决河。”

严云京到此时才知道卜从善并不简单，便笑着说：“官场行文，大抵如此。其实他的意思完全明白，你看这‘全城绝粮，溃在旦夕’，岂不是望救心切？而他也知道现在除决河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救开封，所以接着就说‘壬癸之计，速赐斟酌’，这不是很清楚了么？而且后边又说‘澍已力竭，死在旦夕；北望云天，跪呈绝笔’，就是说他已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他死以前的绝笔，请我斟酌一下，赶快采用‘壬癸之计’。”

卜从善装着才看明白，“啊”了一声，连连点头，说：“大人说得很是。只是像这样大事，岂可瞒着督师大人？”

严云京说：“当然要禀明督师大人。我现在只是先同你私下商量，等我们商定了，再去面禀督师大人。督师大人也要听我们说出办法，他才能表示可否。”

卜从善说：“上有督师、按院，又有监军御史，只要你们列位大人说出主张，我一定按照上峰钧谕去做，绝不会耽误大事。”

侯恂驻节封丘城中，已经两个月挂零了。他明白左良玉新败之后，一时元气难以恢复，断不会再次来河南作战。在封丘虽然有四个总兵官，但人马不到两万，并无一员名将。卜从善只因为是河南援剿总兵，五月间先到封丘，防守黄河，所以获得他的倚信，实际也是一个庸才。每天他都在愁闷中打发时光，或同清客下棋、看戏、听曲而已。昨天接到皇上催战的严厉手谕之后，他真是彷徨无计。今天又接到兵部十万火急檄文，说是“据探报，流贼趁开封绝粮，兵民无力据守，将于日内大举攻城”。檄文也是催他火速派兵渡河，运粮食接济城中。侯恂明白渡河不能，不运粮接济开封也不行。倘若开封失陷，他不仅要重新入狱，八成连性命也保不住了。

等严云京和卜从善坐下之后，他将兵部的十万火急檄文交他们看过，忧心如焚地问道：

“目前开封情势紧迫，朝廷一再督催接济。你们二位有何善策？”

严云京先说道：“北岸兵力单薄，实在无力渡河。况且秋汛正涨，纵然兵力充足，船只不够，如何渡法？纵然兵多船多，也不能渡河：未近南岸，就会被流贼的炮火击中，船沉人亡。”

侯恂转望卜从善，问道：“卜将军有何良策？”

卜从善站起身说：“请督师大人吩咐。敝镇只能遵令而行，实无良策。”

侯恂示意卜从善坐下，深深叹一口气，说：“为爱惜将士性命，老夫只好等待重入诏狱。河南是我桑梓之邦，岂肯坐视沦亡？实在没有解救良策啊！”

严云京说：“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也许可以破流贼数十万之众，救开封一城生灵。”

侯恂赶快问道：“有何办法？”

严云京从袖中取出黄澍的书信交给侯恂，说道：“我刚才已同卜将军作了商量，认为此计可行，请大人斟酌决定。”

侯恂一看就明白严云京与黄澍早有密议，要将黄河掘口，放水淹“贼”。他将书子交还严云京，轻轻摇头，小声说：

“此系险着！”

严云京说：“请大人不必担忧。据黄推官说，黄水断不会漫过城墙。”

侯恂说：“我是河南人，比黄推官清楚。黄河在开封这一段，倘若河水平槽，高出开封三丈。一旦溃决，开封城很难保全。”

严云京说：“黄水决堤之后，水势必将分散，下游必然受灾，然而请大人放心，断不会漫过城墙。只要开封保全，藩封与全城军民无恙，其他不足论矣。”

侯恂沉默片刻，不敢有所主张。倘若他不同意，数日内“流贼”破城，严云京会攻击他畏怯游移，阻挠淹“贼”之计，他必将再次入狱，不免死于西市。如他同意，开封淹没怎好？他何以上对朝廷下对桑梓父老？他知道严云京已经决意决堤，只好叹息说：

“老夫心中无主，实乏善策，唯凭严大人与卜将军斟酌行事。”

严云京说：“此事极关重要，请大人万勿向他人泄露。”

侯恂微微冷笑说：“老夫尚不至此！”严云京向卜从善使个眼色，一同辞出，重新密议去了。

第三十四章

城中停止放老弱妇女出城之后，在李自成的大帐中曾开过一次机密的军事会议。多数人主张攻城，但李自成没有采纳。他慢慢地说：

“既然开封不肯投降，我军久屯坚城之下，士气难免疲塌，当然以赶快攻城为宜。可是这次攻城，不能再用掘城办法，多半要靠几十架云梯爬城，这样将士死伤必然惨重。倘若仍然不成，我军士气大挫，也难再留在开封城下了。”

像往常一样，李自成态度冷静，显出深谋熟虑的神情。大家也就不再发表不同意见。李过是积极主张攻城的，忍不住向宋献策问道：

“军师，你也不主张马上攻城？”

宋献策微笑说：“城还是要攻的，不攻就不会破。但大元帅不欲将士流血过多，提醒我重新在心中琢磨。目前要紧的是，选择一个攻城的最佳时机，以较小的伤亡攻破开封。我想，倘若再迟十天、八天，到瓜熟蒂落时候，我军轻轻一攻，城内瓦解，城头自溃，当然更好得多。”

牛金星接着说：“军师之言，颇中肯綮，也深能领会大元帅对攻城主张持重之意。况且，此次围困开封，并非徒为子女玉帛，而实欲据汴京以号召天下。故与其经过恶战，使开封处处成为废墟而后得之，不如保全宫殿与官府行署无损，街市邸宅完好，以后稍加恢复，大体上仍是汴京气象。将来破西安，破北京，都将照此行事，绝不取名城于灰烬之中。”

李自成听宋、牛说话时，眼角微露笑意，频频点头，随后向李岩问道：

“林泉有何高见？”

李岩本来想着早日攻城，可使城中百姓每日少饿死几百上千人，但是他看见闯王主意已定，而且牛金星在说话中连用“汴京”二字，便不敢多言了。他恭敬地欠身说：

“再等候数日看看情况不妨。”

拖了几天，一交九月，下起连阴雨来，城壕又灌满了水，攻城的事没人提了。

到九月十四日，天气完全放晴。李自成想着眼下攻开封大概已经是瓜熟蒂落的时候，便在早饭后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只有刘宗敏、高一功、牛金星、宋献策和李岩参与密议。他们讨论的是如何处理入城以后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跟曹营的关系，所以今天的会议特别关防严密，一般将领不许随便进去。

就在这时，王长顺来到了大元帅行辕，还带着一个农民装束的老人。到

了辕门口，正要往里边走，没料到两个哨兵竟来把他挡住，说道：

“王大伯，你老人家不要进去。里边有重要会议，不许闲人进内。”

王长顺把眼睛一翻，说：“你们两个后生，怎么知道我是闲人？”

哨兵赔笑说：“你老人家自然不是闲人，可是刚才中军吴将爷有令，不管是谁，一概不许放入辕门。王大伯，我们是奉命行事，不得不如此啊！”

王长顺听了，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但又想到自己要谈的事情实在要紧，便用缓和的口气说：

“这样好了，我进辕门之后，不去元帅大帐，只当面同吴中军或双喜小将爷谈一谈，这总可以了吧？”

哨兵一想，王长顺毕竟不是一般人，就放他和那个庄稼人走了进去。

谁知走不多远，遇到第二道岗哨，王长顺又被挡住。这两个哨兵同他也很熟。他就对他们说：

“我知道如今闯王大帐中正在商议机密要事。我不去大帐，只要见一见吴中军或双喜小将爷。”

哨兵说：“请你老在这里等一等，我们去传报一声。”

随即有一个哨兵去到双喜帐中，又去到吴汝义帐中，出来后说：“双喜小将爷奉命到曹营请曹帅去了，吴中军现在事情很忙。”

王长顺多少有点恼火，说道：“不管吴中军忙不忙，我这事比什么事都吃紧，都重要。你告诉吴中军，就说我老马夫王长顺来见闯王，请他传报。我不是为自己的事情，是为全营的吉凶安危，也为几百万老百姓的性命来的。”

哨兵说：“不行啊，掌牧官，今日大元帅大帐里确实在商议要事。你老的事情不管多么要紧，横竖不过是替百姓说句话，请闯王放赈救济饥民罢了。这些话，你老或早半天或晚半天说给闯王都是一样。”

王长顺将眼睛一瞪，说：“你们瞎猜什么？我要对闯王说的事你怎么能猜透？扯淡！我的事比你瞎猜的要紧急得多！”

哨兵一看王长顺动了火，不敢得罪，忙说：“你老等一等，我再去禀报吴中军，行不行？”

哨兵进去不久，就同着吴汝义的一个亲兵头儿一块儿出来。那亲兵头儿满脸堆笑，同王长顺打招呼说：

“王大伯，请你老等一等，今天我们吴将爷十分忙碌，马上不得闲空，等

一会儿他抽出工夫，再同你见面。”

王长顺说：“你再替我传禀一声，就说我有极其重要的事要当面禀报吴中军，请他转禀闯王知道，不能耽误。”

那亲兵头儿见王长顺的口气和神色都很严重，又问道：

“王大伯，真有很紧急的事情？”

王长顺说：“谁还骗你这小子？王大伯跟着闯王打天下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我能骗你？赶快去向吴中军传报，确实不能耽误！”

那亲兵头儿正要回去传报，却看见吴汝义拿着一叠文书，匆匆忙忙地走出自己的帐篷，往大帐去了。王长顺失望地叹一口气，对背后的老农民说：

“如今老营的事很忙，和往年大不相同，咱们只好再等一阵吧。”

于是他们退回两步，找一个地方蹲了下来。过了一阵，看见吴汝义又从大帐中出来，走回自己帐中。王长顺又让哨兵传话，随即那个亲兵头儿又出来了，对王长顺说：

“吴将爷吩咐，说他眼下不得闲，请王大伯留客人吃午饭，吃过午饭再来见吧。”

王长顺听了这话，知道没有办法，只好带着老农民转身回去，准备吃过午饭再来。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回到自己马棚前边的小帐中坐下后，一个同他要好的马夫头儿问道：“见了闯王了么？”

他摇摇头：“闯王有事儿，还没有见到。”

“闯王不在老营？”

“在，在他的大帐中。”

“既然在他的帐中，你就冲进去把你的紧急事情当面一说，不就完了。”

王长顺没有回答，从地上抓起一根柴火棒，慢慢地掐着，一截一截掐断。那马夫头儿不晓得他的心事，又说道：

“我还记得，在商洛山中，石门谷杆子叛变，你跑去见闯王，被李强挡住了路，你大吵一顿，推开李强就往里冲。那时闯王正在睡午觉，听见吵闹，连鞋子都穿不及，就出来将你请进去，还把李强骂了一顿。你今天怎么啦？哼，别人不让你进，你就不敢进了！”

王长顺骂道：“你懂个屁！如今不是当年了。”说罢，他不理这个同伴，就同身边的老农民谈起话来。

这个农民姓赵，住在阎李寨西北二十里左右的一个村庄里。他原是一个老河工，每年带着一批农民到黄河堤上抢险修堤。今年因为打仗，官府自然没有力量去过问黄河抢险的事。义军将领都是陕西高原上的人，不晓得黄河险情的关系多么重大，所以也没有认真去管。往年每到这个时候，开封附近一带，少则几万人，多则十几万人上堤抢险。而且从春天就开始准备抢险的各种物料。今年春天全没准备，现在堤上也只有少数民工和少数义军的巡逻人马。昨天王长顺在向百姓买草料时遇见了这个老赵，谈起黄河的险情，王长顺很担心，便让他今天来一趟，要带他亲自见闯王说一说。没想到闯王没见着，连吴汝义也没见着。这时两个老头子在帐中坐着，又谈起了黄河险情。据老赵说，今年秋汛来势很猛，目前离堤岸已只差二尺，如果上边下雨，水还会猛涨，即使不下雨，万一起了北风，浪头直冲堤岸，十分危险。如今守堤的人不多，抢险的物料也缺，万一决开口子，不但开封周围不保，往东去的许多府、州、县都要被淹。

王长顺帐中还有些别的人，原来都在各自谈话，后来听到老赵的话，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他一说完，大家就要求王长顺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今天将这番话禀报闯王。万一吃过午饭仍然见不到闯王，一定要找到总哨刘爷或总管高爷，将话说明。

王长顺走出帐外，望望日头，看见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就对老赵说："这里离黑岗口只有十几里路，咱们两个骑马去那里看看如何？"

老赵说："那太好了，我也是实在放心不下。虽说我住在黑岗口西边，黄河决了口子淹不到俺们村庄，可是我当了半辈子河工，看见如今那水势，我真是担心哪！"

秋阳照着浩渺无边的黄河。王长顺和老赵立马在黑岗口堤上，望着大水。此刻风势很小，而且是东北风，不很可怕，然而即便如此，浊浪拍击堤岸，依然发出震骇人心的澎湃声音。

向远处望去，但见十几条大船和许多小船，张着白帆，靠着轻微的风力，缓缓地沿着北岸向西边驶去。自从开封围城以来，大小船只都被官军弄到北岸去了。如今这些大船和小船载着卜从善的步兵和一些大小火器以及几千斤火药正往黑岗口对岸的西边运去，准备破坏南岸的河堤。他们要破坏的地方在黑岗口东边，但是因为水流迅急，他们必须先到上游很远的地方，然后放船顺流而下，才能驶到黑岗口东边靠岸。王长顺们手搭凉棚望了一阵，以为这是官军运送粮草的船只，所以也不大在意。使他们惊心的是滚滚黄流，不停地冲打堤岸。老赵说：

"你看这水面要比堤内平地高得多，一旦决口，就不可收拾啦。"

他又指着突出在水里的堤坝，说："这叫作埽。往年一到春天，就要从几

百里外运来石头，加固沿岸一个一个埽坝。今年因为打仗，没人管了。你看，有些石头竟扔在堤里边。现在这埽坝十分危险，万一冲毁了几块石头，就会被水削成大洞，堤岸就要崩塌。往年这堤上堤下，堆的草包麻袋像山一样，里边装满了泥土和石头，哪里有险情，在哪里抛下去；一旦决了口，就拼命地往里抛，一面挡住洪水，一面抢修河堤。如今这里虽然也堆了草包、麻袋，可是远远不够用。往年这时候，大堤上到处是民工，如今稀稀拉拉地没有多少人，万一决口，抢都抢不及。这黄河不同于别的河，一个蚂蚁洞就可以把河堤冲毁，那时不知有多少老百姓要遭大殃。”

老河工每指点一个地方，说几句话，王长顺就跟着点头，心里增加了新的忧虑。他生在陕北米脂县黄土高原，现在是生平第一次看到黄河涨水，奔腾汹涌，宽阔无边。他确实感到害怕。这时只见老河工又指着东北方向说道：

“封丘就在那个地方，明朝的督师大臣就驻在封丘。听说那里有不少官兵，可是不敢过河。”

王长顺心里想道：他们现在不晓得有什么诡计，如果他们又像六月间那样，偷偷在朱家寨决一个口子，可就不得了啦！但这话他没有说出口来。又看了一阵，王长顺便问堤上的巡逻义军，今日的水势比昨日如何。一个小头目告他说，今日已经落下去半尺深，看来水势还在往下消。王长顺心里稍觉宽慰，可是老赵却马上摇摇头说：

“你不要看河水在消，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上游是不是又要下雨？纵然不下雨，如今水势这么猛，堤岸又没有修，还是可以冲开口子。哪怕这水再消下去三尺，还是比堤内的平地要高出许多，比开封城也要高出两三丈。万万不可大意！”

王长顺听了这话，刚才的一点点宽慰心情一扫而光了。他忍不住对巡逻的义军说：“你们要日夜有人巡逻，千万不可大意。这里人少，我回去禀明闯王，他一定会派众多的人来到堤上。”

说了以后，他不敢耽搁，带着老赵和亲兵们奔回阎李寨。

王长顺同老赵赶快吃了午饭，又去见闯王。进了辕门，知道闯王也吃毕了饭，仍在同文武亲信议事。长顺只好先找双喜。双喜问明来意，也觉得事情十分重要，但他毕竟年纪太轻，对黄河的事情毫无所知。他说：

“王大伯，事情虽紧，可是大元帅正在商议军情。明天再禀告他，行不行呀？”

王长顺有点恼火，说：“小李爷，你现在官大了，就不听我这个大伯的话了。要不是万分紧急，我绝不会几次三番来求见闯王。我难道是闲得发疯，随便来见大元帅说闲话的么？这黄河不同于我们米脂县的小河，只要堤上有一个小漏洞，就会河堤崩塌，变成大的水灾，许多府、州、县

洪水滔天，老百姓死亡流离。你千万立刻禀报闯王，说我有紧急事儿求见。”

双喜这才让王长顺坐在他帐中等候，自己立刻进大帐去了。

上午罗汝才和吉珪来到以后，军事会议继续进行。曹营将士因久屯开封城外，士气十分疲塌，加上长久阴雨，烧柴困难，差不多将老百姓的门窗和家具都烧光了，对于围开封之事怨言日多，离心离德。幸而曹操照顾大局，尽力维持，得以不出事端。但是曹操自己也常常心烦意乱，巴不得赶快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一讨论攻城的事，汝才满口赞成，反对再拖时间。

当双喜走进大帐时，闯王同大家正讨论破城以后的事。因为罗汝才提出希望将南土街到曹门一带也分给曹营占领，闯王不好当即拒绝，正感心烦，对双喜挥一下手，要他退出。他不敢提王长顺求见的事，立刻退了回来，对王长顺说：

“大伯，你在我这里稍等一等，会议快完了。会议一完，我就传禀。”

王长顺无可奈何，只好坐在双喜帐中焦急地等待。大约过了两顿饭的时候，会议才完。李自成等人送曹操、吉珪从大帐中出来，一直送出辕门，看着他们上马以后，才返回大帐。王长顺一眼望见闯王送曹操回来，正打面前走过，跳起来就要去向他禀报。双喜忙将他拉了一下，使了一个眼色，说：

“大伯莫急，让我去禀报吧。”双喜往大帐中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大元帅知道了。”

王长顺极为惊奇：这么大的事情，闯王竟然不急，只说“知道了”，难道“知道了”三个字就能保住大堤不开口子么？他忍不住推开双喜，一横心冲出帐去，一直跑到大帐门口，大声叫道：

“大元帅，老马夫王长顺有急事求见！”

跟在后面的双喜大惊，赶紧去拉他的胳膊。他猛一下甩脱了双喜的手。这时只见闯王已经走出帐来，王长顺迎上去，由于着急，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叫道：

“闯王！闯王！……”

李自成见王长顺急得这样，倒觉得很有趣，停下脚步，面带微笑地望着他。王长顺见闯王对他的鲁莽行动并未生气，心中稍安，说道：

“闯王，我找你好几趟，好不容易才来到你面前。我有大事，特来向你当面禀报！”

“刚才双喜已经跟我说了，黄河水势很大，怕的是堤岸有险。我已经知道了。”

“闯王，大元帅，你光知道可不行呀！你要马上派人上到河堤上，再耽误就晚了！”

“你看果真有险么？”

“我也不懂黄河水性，是一个老河工老赵跟我说的。他半辈子在黄河上护堤抢险。他的话绝不是随便说的。我早饭后就把他带来，要他跟我亲自向大元帅禀明。可就是见不到你啊，我的闯王！如今你还没有坐江山，我这个老马夫，马夫头儿，有事要见你就这么困难。有朝一日……”他说到这里，心情过于激动，不由得滚下眼泪，说不下去。

李自成也感到心中一动，依然面带微笑，望着王长顺亲切地说：“我真是今天有重要军事会议，是为着我们全军的。”

王长顺说：“我知道大元帅的军事会议是为着全军的，可是我今天要禀报的事情也是为着全军，为着无数百姓。”

李自成带着温和的笑容和随便的口吻说：“长顺，你以后有紧要的事情找我，不必等别人传报啦。只要我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一定马上见你。你不同旁人，你是我们老八队的老弟兄，我怎么能不见你呀？”

王长顺听了这番话，越发动了感情，说道：“闯王，我知道你念旧，不会忘记我这老弟兄。可是我王长顺虽是大老粗，却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人。我咋能不明白？你今天的身份已经不同往日啦。你手下战将如云，谋臣如雨，像我这样的旧人上千上万，如果都像我这样乱闯乱说，还成个什么体统？要不是今天为着黄河的事情，我定不会两次三番闯进辕门，要求亲自向你面禀！”

“好了，这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今晚就派人到堤上去。现在我还要到禹王台去部署军事，不能同你多谈了。”

“闯王，部署军事虽然重要，但这事也千万马虎不得。万一今夜出了事情，黄河决了口，后悔就来不及啦！”

牛金星在一旁见王长顺这么任性，心里很不高兴，便笑着插话说：“长顺，你这样想着军民百姓，确是难得，不过咱们大元帅如今日理万机，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了。这件事只要大元帅记在心里，我也记在心里，今晚派将士上堤防护，不就行了？”

王长顺仍不放心，说道：“既然大元帅要去禹王台，就请总哨刘爷、总管

高爷去堤上看看如何？”

刘宗敏没有答话，高一功也没有答话，因为马上就要进攻开封，他们两个人身上的担子都很重，都在为自己的事情操心。宋献策便笑一笑，说：

“长顺，我现在先跟着大元帅到禹王台去一趟。回来以后，我亲自到黄河堤上看看。我在开封住过几年，黄河的情形也知道一些，我记在心中就是了。”

王长顺还要说话，闯王同牛、宋及众将不再停留，走出辕门，飞身上马。王长顺站在原地，忽然想起李公子是开封府人，应该清楚黄河的水性，上午听说也在这里开会，怎么这会儿没见呢？他正想找找李公子，却见闯王在马上回过头来，吩咐吴汝义说；

“子宜，你派一个得力头目晚上率领五百人到堤上巡逻，不得有误。”

吴汝义恭敬地答道：“遵令！”

王长顺大失所望：这五百人遇到决口，如何能够抢救？他大声说道：

“闯王，五百人太少了！”

可是闯王等人的战马已经出寨，飞驰而去。他不觉叹了口气。过了片刻，吴汝义见他仍站在原地，望着骑兵背影发呆，对他说道：

“长顺，你还看什么呢？马上我就派人上河堤，不等晚上。”

王长顺说道：“你不懂啊，子宜。李公子应该懂得，他到哪里去了？”

吴汝义说：“他吃过午饭就奉命先走了，去部署进城的事去了。去堤上巡逻的人我马上就派，你放心吧。”

王长顺又叹一口气：“唉！五百人哪，五百人哪，那么长的河堤，五百人济什么事啊！”

约莫初更时候，李自成同宋献策匆匆赶回阎李寨。

下午，他们去了几个地方，亲自部署了攻城军事后，来到开封南门外的繁塔寺，同田见秀和李岩商量入城后如何救济饥民的事。这时天还没有黑，李自成乘着心中高兴，便想到寺内各处走走。他登上繁塔，观看了一阵风景；下来以后，又走进大雄宝殿，忽然看见这里放着一张小桌，两把小椅，桌上摆着象棋。那是一盘残棋。红棋车、马、炮各有一个，还有一个过河卒，正在围攻黑棋的老将；黑棋士相不全，虽然也有一马

一炮，显然很难招架。李自成回头问道：

“玉峰，你同谁在下棋？”

田见秀笑着说：“我同老和尚在下棋，残棋没有下完，听说你来了，我们就不再下了。这老和尚很细心，棋照样摆在这里，等着明天再下。”

闯王笑道：“你倒真会忙中偷闲。大军诸事纷杂，还有闲心下棋，真会享清福啊。”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李自成又问道：“谁是红棋，谁是黑棋？”

“我走的是红棋。”

“你快赢了。老和尚已经不好招架了。”

“下棋的事千变万化，我常常认为自己棋势很好，就快赢了，谁知一个疏忽，棋势马上改观，反被老和尚赢了去。”

李自成听了这话，觉得心里一动，忽然想起了王长顺对他说的话。他本来准备趁着黄昏之前赶回阎李寨去，这时变了主意，说道：“玉峰，林泉，我还有一件事要同你们二位商量。走，咱们干脆到玉峰的房里再去看看。”

田见秀笑着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卧室。这是一间禅房，房内仅一张绳床，一张破方桌，几把由他自己修理好的椅子。砖地扫得干干净净，不见灰星。靠后墙有一张破旧条几，部分漆已剥落，擦洗得一尘不染，上边放着一尊不到一尺高的镀金佛像，袒露右臂，趺坐莲花宝座，神态慈和、安详。佛前供一旧铜香炉，两旁一对锡烛台，插着红烛。蜡烛没有点燃。炉中插着一炷香，轻烟袅袅上升，清幽的香气散满小房。李自成一进来就笑着说道：

“玉峰，你这哪里像是一员虎将住的地方！”

田见秀也笑了，说：“如今身在大军之中，围城半载，难得有这样清净地方，我当然不能放过。”

坐下以后，李自成先提到黄河秋汛的事，说道：“这些日子来，连天下雨，也晓得秋汛来到，只是大家都忙着攻城的事，没有十分重视。今天王长顺来找我，说了护堤抢险的事，我才想到要好好注意。堤上原有一二千人，还有一些民工，现在我又赶快加派了五百人前去巡逻。林泉是开封府人，对黄河的事比我们知道得多。林泉，你看这黄河秋汛的事应如何防备？”

李岩马上说道：“此事几天来我也常常放在心中，只是想着老营已经派有人在堤上巡逻，我就大意了；老营到底派去多少人，我也没有问。现在

听大元帅这么一说，两千人实在太少。往年秋汛，征调百姓很多，不但堤内各个村庄的男子全部上堤，就是周围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的民夫也征来上堤。今年因为开封被围，地方官自然不管了，我们也没有重视。现在大元帅一提，这倒真是一件大事。王长顺是米脂县人，他何以会想到此事？”

“他认识本地一个老河工，给他讲了黄河的险情，所以他今天将老河工的话对我说了。我对黄河的事儿十分外行。你看眼下应该怎么办？”

“五百人只能算是增加巡逻，至少得派几千步兵，携带镢头和锹，还要准备许多箩筐、许多草包和麻袋。”

“堤上原来也有些草包、麻袋，装满了沙土，还堆积了一些石头。”

“那是往年用剩下来的东西，一定不够。黄河的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一个地方决开口子，要抛进许多麻袋、草包、石头，有时甚至要准备一些船只，不得已时在船内装满石头，沉在缺口。就这样，有时都还堵不住。大元帅。我看这事十分紧急，必须立刻就办。”

李自成不再多谈，站起来说：“既然这样，我就立刻回老营下令。”

田见秀说：“已经黄昏了，大元帅在这里吃了晚饭，再回老营去吧。如果真是这么紧急，就派一个人先去传令。”

李自成说：“不，那样他们不会重视，我要亲自回去。”

回到老营之后，李自成马上把谷英叫来，命他立即率领三千人去守护河堤。今天晚上以守护为主，明天一早要多备抢险工料，抢修险处；今天晚上倘能找到一些工具，也尽量带去。谷英不敢怠慢，立刻派丁国宝和白鸣鹤各先率五百骑兵出发，到黑岗口一带加强巡逻。他自己赶快派人寻找各种抢险工具，准备三更时候率领剩下的二千人带着工具和粮食赶往河堤。

闯王又想到王长顺，赶快派人把他叫来，问那个老河工走了没有。王长顺告他说，老河工早已走了。

宋献策也很焦急，他担心的是白天的东北风在黄昏时已转成了西北风，风力虽然不大，但会增加黄河冲击南岸的水势。他立刻派人传知沿河各村庄，要男人们一律上堤，不得怠慢。

闯王想到东北风转成西北风，越发焦急，向吴汝义问道：“谷子杰上堤了么？”

吴汝义回答说：“一千骑兵已经出发，子杰正在集合人马，收罗家伙，准备随后赶上堤去。没有家伙，空手去没用。”

闯王说：“催他赶快，不要多耽搁时间。”

黄河，黄河，真是一条一年四季变化分明的大河。年年都有春夏秋冬四季，而年年四季的变化只有黄河流域最为显著，也只有在黄河上反映得最为充分。

每到冬天，黄河水枯，河心露出一片一片的沙洲。有水的地方结了坚冰，牛车、马车、小车和步行的旅人，从坚冰上走过去，如同走在陆地上一样。黄河啊黄河，多么安静的黄河，沉沉地进入睡乡。

到了春天，黄河两岸的大地慢慢由黄转绿，小鸟在柳树上对着黄河呼唤，慢慢地黄河被唤醒了。桃花开放的季节，黄河的冰在暖暖的春风中慢慢消融。河心传来冰裂的声音，终于裂成冰块。这时如果遇着几天连阴雨，冰和水都向下游奔去，一块一块的冰，互相赛跑，竞争，碰撞，拥挤，在水面上显得特别活泼。船夫们一面撑船，一面随时用竹篙点开冰块，以免船帮被它碰坏。尽管如此，这时的黄河还是比较安静的，看不出它的愤怒，看不出它的凶猛。

夏天来了，如果雨多，黄河便开始涨水，大水灌满了河槽。这时船要过黄河就比较困难了。篙往往不管用，撑不到河底，桨也不能完全管用，因为黄河的水不断打旋，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寻。于是船夫们只好一面用桨，一面用锚。几个人把锚提起来，用力向前一抛，随着抛锚的力量，船向前驶进一段路，然后再把锚拉起，再往前抛。有时也得用篙，因为谁也不晓得水下的情形如何，也许昨天还是深水，一夜之间黄沙堆积，就成了浅流，在浅流的地方便得用篙。

到了秋天，经常秋风秋雨，连续多日。古代的诗人们，一遇着秋风秋雨，便要感叹，便要吟诗。一代代无数的骚人墨客，游子思妇，逢到这样时候，常不免愁绪满怀。但是他们何曾想到，此时的黄河是多么惊心动魄！它，在暴怒；它，在疯狂；它，在咆哮。它好像把整年的力量和愤怒都集中在这个时候，一古脑儿向人间发泄出来。这时你站在南岸向北岸望去，常常尽你的目力所及，也只见洪水滔滔，浊浪排空，却不能望见北岸。这是破坏力最大的季节，天天会有沉船，会有人和牲畜，家具和木料，随着滚滚黄流漂浮而下。

如今正是这个季节。由于闯王的义军都只注意围攻开封，对黄河的脾气竟没有多去了解。直到今晚，丁国宝和白鸣鹤的一千名护堤的增援人马才到了堤上，然而并没有携带任何工具。

二更时候，有二十多只大船和一些小船，撑了满帆，从西北向东南疾驶而来，越过黑岗口后，继续向东。船乘水势，兼借风力，疾如箭发，转眼之间就在月光下消逝了。

刚到黑岗口堤上的丁国宝（白鸣鹤由另一条路奔往柳园口）看到了这些大船的帆影，只想到这是前来骚扰的敌人，却没有想到这是前来偷决河堤的。他立刻将人马分为两支。自己率领二百骑兵从堤上往东奔去，要赶在大船之前，使敌人不能靠岸。因为不知官军有无后续船只，所以就留下三百骑兵在原地等候，以便策应。同时又派了几名飞骑往老营告警，并催促谷英率人马速速前来。

这时大堤上响起了锣声。锣声从黑岗口敲起，一直向东敲去，传呼堤上守军，注意防守。人的喊声也是此伏彼起，与锣声、马蹄声、浪涛声混合一起。

官军的船队到朱家寨堤外停了下来，准备靠岸。守军发现，立刻向船上射箭，同时拼命敲锣报警。义军和护堤的百姓一片呐喊。船上的官军由卜从善亲自指挥，并不呐喊，只是不断地向岸上射箭，岸上守堤的义军和百姓本来不多，这时纷纷中箭倒地。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丁国宝率领二百骑兵赶到。守堤军民看见来了援兵，顿时勇气倍增，一齐向官军船队射箭。船上的敌人尽管来时准备了盾牌，减少了伤亡，但中箭的还是不少。

眼看敌船不但不能靠岸，反而向河中间退去，岸上的人都十分振奋。可是突然间从左右两只大船上发了火器，有鸟铳，也有火炮。堤上的义军看见火光一闪，却无处躲避，纷纷死伤；有的战马受伤，惊跳起来，连人跌落水中。

丁国宝的坐骑也中炮倒下，把他也掉在岸上。他立即跳起，命令弟兄们全体下马，死守河堤。这时有一只敌船乘机靠了河岸，因为船板和堤面几乎相平，所以三四十个官军很容易地跳上了河堤。丁国宝挥舞大刀，奋力砍死了两个刚上堤的官军，随即他被一箭射伤了左臂。他继续大声呼叫，死不后退，弟兄们在他的鼓励下也没有溃散，将已经登岸的官军杀死一批，余下的赶回船上。船上第二次施放火器，比第一次更加猛烈。丁国宝中炮倒下，左右弟兄也死伤殆尽。丁国宝在地上凭着最后的力量呼喊：

“守住河堤！守住河堤！”

一声未了，被敌人一枪刺进胸膛死了。官军纷纷上岸，再没有遇到坚强的抵抗。他们显然事先计划得很周密，所以上岸之后，一支官军向西边奔去，一支官军向东边奔去，奔到五十丈以外才停下来，立刻把堤上准备用来抢险的草包、麻袋堆成一道墙，好像堡垒一般，各种火器和强弩都架在草包和麻包上面。而另外一部分人，约莫有一百左右，便开始用镢头和铁锹挖掘河堤。河堤有两丈多宽。他们想挖一道三尺宽、五尺深的沟，让黄水从沟中流过来，然后把决口越冲越宽，最后把河堤冲垮。他们先从河堤里边往外挖，又从堤上面向下挖，挖一个又深又大的洞，却留下靠水的一面，约有三尺宽，没有挖。他们轮流休息，挖得很快，挖出来的泥土被运到东西两边，加固了堡垒。

丁国宝留在黑岗口的三百骑兵听到河堤上传来的厮杀声，立刻奔来增援。但是他们刚到朱家寨附近，就被官军的火器和弓弩挡住。尽管他们下马拼命厮杀，却无法冲过官军设置的防线。他们没有准备大小火器，只能靠弓箭同敌人对射，敌人有装满沙土的麻包和草包做掩护，而他们完全暴露在光光的黄河堤上。带队的头目一看这种情况，就分出几十个人下到河堤里边，向掘口的地方奔去，准备从那里爬上河堤。可是他们人数太少，堤上又不断往下射箭，使他们纷纷伤亡，这一计又失败了。这位头目只得再派一名弟兄，飞马向老营求援。

当三百义军从西边向掘口处奔来时，东边堤上巡逻的义军也拼命从东边向西攻打。可是他们并非精兵，人数也不多，所以始终冲不过敌人的防线。

中间掘堤处的官军不管两边战斗多么激烈，只顾埋头掘堤。那堤中间的洞已经掘了五尺深，比堤外的河水还要低三尺，他们就不再掘了，随即从船上抬出一个比水桶粗两倍的大坛子，坛子里面装满了火药。他们把坛子放到洞中，将一根指头粗细的引线一直牵到洞外。引线事先用一根竹筒子装起来，以免被水打湿。他们在坛子上面压上一层土，就退回船上，准备炸堤。

这时谷英已率领两千步、骑兵赶来。由于堤上不利于骑兵作战，一千多骑兵驰到后，迅速下马，步行奔上河堤，但为时已经晚了。官军点燃了引线，抛下许多死尸和重伤兵士，退回船上。船纷纷起锚，向河心退去。只听轰隆一声，河堤靠水的一面崩塌了，洪水冲进缺口，顺着挖好的壕沟，向堤内猛冲。谷英身先士卒，抢堵缺口。敌人的帆船又向岸上打炮，岸上的义军也向船上射箭。船很快地退到射程之外，继续向岸上打炮。幸而义军也找来了几杆鸟铳向船上打去，帆船不敢再停留，一直往封丘方向驶去。这时天色已经麻麻亮了。

被炸开的缺口很快被黄水冲宽，水流越来越大，灌入堤内。谷英大叫："堵口！堵口！赶快堵口！"

可是河水继续猛冲缺口，两边的河堤不住崩塌。朱家寨和附近村庄传来一片惊慌呼叫的声音。村民扶老携幼，奔跑逃命。有的还来得及拿出一点东西，有的就只身逃了出来。堤内低洼的地方很快变成了一片汪洋。

李自成在谷英走后不久便下令老府和曹营各抽调五千步兵上堤。他自己和宋献策也驰赴朱家寨，留下刘宗敏和高一功坐镇老营。

当李自成集中力量抢堵朱家寨缺口时，在西北三十里处，即古博浪沙地方，亦即阳武县治东南的黄河上，有三十只大小帆船向狼城岗附近的马家寨堤岸疾驶而来。士兵带着大炮和鸟铳上了船，还带了铁锹和镢头。这些船在黄昏以后已经偷偷驶到黄河中心，停在离狼城岗不过数里之处，只等从朱家寨传来炮声，或看见火光，他们就要动手。他们还约定，如果朱家寨掘堤的事不顺利，拖到白天，朱家寨河面上的官军就在

船上烧起狼烟。

严云京坐在一只大船上，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向东南凝望。他命令所有的船只都不许露出灯光，以免被岸上的巡逻义军和护堤百姓瞧见。忽然从朱家寨一带传来了炮声，也看见了火光。严云京又向岸上望了一阵，轻轻地对左右说："好了，好了！岸上巡逻的流贼很少，只要我们登上岸去，闯贼和曹贼的老营就要全部被洪水淹没。"

李自成赶到朱家寨后，亲自督率军民堵口。将士们抱着或抬着大石头、草包和麻包，拼命地往决口处抛下，但是所有沙土包和石头一抛下去就被凶猛的洪水冲走，越堵越显得无效。他们仍在作最后努力，企图挽救，连李自成自己也杂在弟兄中抛掷沙包。正在纷乱之间，闯王忽得禀报，知道敌人又在狼城岗、马家寨登岸，杀散少数巡逻义军，掘了河堤。李自成听了大惊，正想分兵前往狼城岗抢救，忽然又来了禀报，说黄水从狼城岗附近冲过马家寨，直向阎李寨方向汹涌奔流，势不可挡。在突然之间，这位常在战争危急时保持异常镇静的大军统帅，竟然惊慌失措了。

过了片刻，他下令迅速撤兵；派一名小校去告诉曹操，同时派出五十多名骑兵，每二人一起，分头向各处驻军传令：城西义军向中牟附近撤退，城南义军向通许附近撤退，城东义军向朱仙镇附近撤退。命令发出之后，他吩咐谷英立刻整顿堤上的步、骑兵撤退，将他全营一万余人尽快移到阎李寨附近的高岗上扎营，然后协助高一功的中军营抢运阎李寨老营粮草和各种军资。

下过十万火急的命令以后，李自成上了乌龙驹，带着宋献策、双喜和一二百亲兵，离开河堤，趁洪水淹没阎李寨之前，疾驰回营。

他一面策马奔驰，一面后悔自己对黄河太大意，又后悔在八月底之前放过了破城机会，致有今日……

朱家寨附近的决口已经迅速扩大，成为一道骇人的洪流，发出万马奔腾般的巨大声音。李自成在马上侧首望去，在凄凉的晨光中看见洪水正在淹没朱家寨，淹没附近许多村庄。无数的房屋正在纷纷倒塌。木料和家具漂在水上。人和牲口漂在水上。年轻的爬到大树上，但树被洪水冲倒，淹没，漂起。到处水声中夹杂着哭声和呼救声……

他一面策马奔驰，一面想着一年半以来三次攻开封，前两次都受了挫折，第三次竟得到这样结果！想着几十万大军和牲口会有很多被淹死在开封城外，往东南去将有许多州、县百姓遭到洪水之灾，他十分心痛，几乎滚出眼泪，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第三十五章

张成仁的母亲已经死了三天，尸体埋在后院，家中只剩下他孤单单一个人了。

今天早晨他起来时，太阳已经很高。近来他听从邻人劝告，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睡觉，以减少体力消耗。

现在锅里还剩有一点食物。那是一件旧羊皮袄，羊毛刮光了，皮子放在水里泡了两天，又放在锅里煮了很长时间，终于煮得厚起来，可以咬得动了，但是几天来已经吃得差不多，现在只剩下很小的一块了。

他把那一小块皮子热了一热，发现这食物连吃个半饱都不够，怎么办呢？他忽然想到前天放在一个角落里的老鼠笼。他并没有抱太大奢望，只是姑且看一看。不料走近鼠笼看时，果然有一只很大的老鼠被关在笼里，正急得不住地走动。他喜出望外，几乎要大声叫出来。他把笼子放进水缸里泡了一阵，一直等他确信老鼠已被淹死，才打开笼门，取出死鼠。取的时候，他还有点不放心，唯恐老鼠装死，万一突然跑掉，他就没什么好吃的了。

鼠肉煮好后，他把羊皮也热了热，盛在一只碗里。虽然没有一点盐，完全是淡的，但也觉得这是一顿丰盛的午餐，仿佛生平从未吃过这样的美味。他不想吃光，但实在是饿久了，这食物的诱惑力使他狠狠心全部吃了下去。吃完之后，他觉得十分疲倦，就又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

仿佛过了一阵，他忽然明白自己今天要去贡院参加乡试。抬头一看，只见妻子正在替他收拾考篮。母亲在上房对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烧香磕头，虔诚地替他许愿。然后一家人将他送出大门。分明是大人事前教会的，只见小宝跑出来对他叫道：

“爸爸，爸爸，我梦见你考中了，考中了。”

他笑一笑，摸一摸小宝的头顶说：“我是要考中的。我考中了，一家人都喜欢。”

他离开了家，自己提着考篮往北走去。在贡院大门外，已经熙熙攘攘，满是赶考的秀才。他正要提着考篮向贡院大门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连叫了两三声，他才听清楚是熟识的声音，但总没看见是什么人。那声音继续在叫，他就答应了一声。随着这一声答应，他突然醒过来，怔了一下，睁开眼睛，才听清楚叫他的人站在窗外。原来是东邻和西邻的两个邻居。两个人的声音都十分焦急和惊慌，叫道：

“张秀才，张秀才！你快点起来，黄河决口了！决口了！满城人都在说黄河决口了！”

张成仁忽然坐起，连声问：“真的？真的？”

马家寨地势比朱家寨高得多，所以马家寨的河堤被官军掘开之后，流势更猛，直向东南奔腾而下。在开封西北大约十里处，两股黄流汇合一起，主流继续向东南奔涌而去。但也分出一些支流，淹没了开封西郊和东郊的大片地方，又从西郊流向南郊。

黄河从两个口子转移河道，而在开封城北和城东则发出了像海潮一般巨大的声音，在城中心都可以听得清楚，十分吓人。

开封城中的官绅军民，凡是走得动的都登上北城、东城和西城观望水势。还有人用梯子爬上了大相国寺的大雄宝殿屋脊，也有人登上了钟楼和鼓楼，更有几个力气大一些的年轻人爬上了铁塔的上面第二层。但爬上这第二层也就累得差不多了，像往年能够爬上铁塔顶层的人已是一个也没有了。

这时已是下午申时左右，惨淡的斜阳照着茫茫黄水，淹了郊区，渐渐地向城墙逼近。

黄澍和李光壂都站在北城上。陈永福和他的几个将领也站在北城的西北角。黄澍最关心的是闯、曹人马是否淹死，所以他又同李光壂向东走去，那里可以望见城北和城东许多地方的义军营盘。他们看到许多义军已经逃走，有的义军转移不及就被黄水淹没了，人马的尸体浮在水面上。黄澍和李光壂拍手称快，说道：

“好了，好了，开封得救了！上天保佑，开封得救了！”

几天前黄澍秘密地派人向严云京送去蜡丸书，送书人没有返回，河北的消息杳然，使他十分放心不下。会不会那个人中途被闯王的人马捉去？会不会过黄河的时候淹死在黄水中？现在看到黄水滔滔而来，他不但放下心来，而且还为自己庆贺。他想着事过之后，朝廷对“壬癸之计”必将重赏，今后飞黄腾达，已是指日可待。

黄昏以后，大水涌到城边，西城和北城的羊马墙，有很多地方被水冲塌或泡塌。洪水越过羊马墙，到了城根。城北关还残存的少数空房，很快就倒塌了，有些木料随水漂走。黄水开始从北月城门的缝隙中流入月城。黄澍和李光壂赶快来到北城门上。虽然如今城中灯油用尽，没有灯光和火把照亮，可是凭着阴历十六的月色，他们还是能看见月城内已经到处是水，虽然不深，却在不断地往上涨。

他们立刻下了城头，督率士兵和义勇，堵塞月城缝隙。黄澍不断地破口大骂，总觉得人们不够尽力。其实，大家早已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黄澍生怕月城门堵不住，出了事情，局面将不可收拾。他见大家动作迟缓，就又增加了二三十人，并命人去搬运沙袋。月城门本来用沙袋堵了三尺高，如今大水是从三尺以上的门缝冲进来，所以必须用沙袋将月城

门上边将近一丈高完全堵死。这样忙了一阵之后，黄澍发现脚下的水快淹到大腿了，担心自己走不脱，就同李光壂一起退回大城门以内。

他和李光壂重新上到城头，指挥大家加紧堵塞月城门。他还是不住地骂，并一再叫道："谁不用力，一律斩首；用力的，重重有赏！"

李光壂提醒他说："如今大家已经散了心了，请黄老爷不要骂得太重。"

黄澍不满意地说："这些奴才们，愚民们，你不狠骂，他们就不肯用力。开封安危，千钧一发呀，老兄！"

下边人们在黑沉沉的门洞中堵塞漏洞。有人骂道："妈的！你赏给老子一千两银子，一万两银子，一粒粮食也买不到，谁要你的重赏！"

又一个骂道："斩首？斩你娘的×！天天为你们守城啊，守城啊，人都饿死完了，还要守城，谁还有力气来堵这屌门！"

一骂开头，旁边接话的人就更多了：

"守什么城？都是为了保周王一家和他们这些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官老爷！"

"开封城中的百姓都快死完了，你王八蛋还这么凶，有本事自己来堵堵看！"

"咱们不堵了，大家同归于尽吧，反正迟早几天内总是饿死！"

"我一家人只剩下我一个，我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

"你还想活？你能够活下去？就是保住开封不被水淹，你一样得饿死！"

这时月城门内的水更深了，有的人实在没有力气，在水中晃一晃，站立不稳，倒了下去。有的人发出了呻吟声。大城门内也有水灌进来了。黄澍跺脚大骂，下令将大城门赶快堵死，免得大水进来时堵塞不及。

月城门里的人听说要把大城门堵死，大家都害怕了，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了。这时在月城门率领众人堵塞缝隙的三个头目马上商量了一下，叫大家赶快退入大城门，不要死在月城里边。大家听了这话，一哄奔向大城门。但许多人因为实在饥饿，而且又在水中，没有奔到大城门就倒下去爬不起来了。这时一个头目对他的同伴说道：

"好兄弟们，我们逃也逃不走了，逃走也是饿死，干脆和城里的亲王、郡王、官绅老爷们同归于尽吧。"

一个兵丁马上答道："好，同归于尽，老子不活了。"

另一个兵丁边说边往回走："我有办法：把这个腰杠取下来，挪开中间几

个沙包，门马上就冲开了，同城里头的王八蛋们一起同归于尽吧！”

于是三个人回到黑暗的月城门洞，挪去中间沙包，就去取腰杠。可是外边水的压力太大，腰杠被门挤得紧紧的，根本抬不动。三个人都走到腰杠的一头，拼命地抬起来，终于使腰杠的一头离开了墙洞。同时大门立刻就压迫过来，只听喀嚓一声，腰杠断了，水推城门，城门推沙包后移。有的沙包倒了。月城门再也关不住了，只剩下一把大铁锁还挂在门上哗啦哗啦地晃动。不过片刻之后，铁锁晃掉了，也可能是断了，洪水凶猛地冲了进来，这三个人连叫一声都没有，就被水冲没了。月城内的水立刻涨了一人多高，原来堆在里边的沙包和一个顶着月城门的石碑都被冲到一旁。这时大城门还没有完全关好，洪水很快又冲开了大城门。本来洪水并不是直冲北门而来，而是顺着城墙向东流去。月城门偏朝东北，不是面对洪流。倘若不是防洪的“义勇”百姓自己抽去腰杠，移动沙包，月城门断无被冲开之理。月城门仅仅门缝进水，对那么大的东京汴梁决无危险。何况在月城门缝进水的情况下，临时用沙包堵死主城门，完全来得及。所以开封的毁灭，一毁于北岸官军过河掘堤，二毁于守城的“义勇”百姓痛恨王府官绅。

黄澍和李光壂见“壬癸之计”已经酿成大祸，全开封城很快就要沉没在黄水之中，恐怖万分。黄澍既怕自己身家难保，又想到自己是建议掘河的罪魁祸首，一下子浑身瘫软，几乎站立不住，完全没有了一点主意。高名衡和陈永福从西北城角派人赶来，责问是怎么回事，又传下巡抚严谕：立刻堵塞北门，不顾一切，务须堵住！随即陈永福派了一营官兵赶来，交黄澍指挥。李光壂也抽调了一营义勇大社的人到北门堵水。但是这些官兵和义勇事前既没有准备堵水的东西，又加上人人饥饿，体力十分衰弱，对着奔涌咆哮的黄水，毫无办法。他们勉强抬些沙包扔进水中，登时就被冲走。后来北门的两扇包着铁皮的大门也被冲掉，随流而去。

李光壂一看情况不妙，叫黄澍赶快将理刑厅衙门移到高处，他自己也要回去料理家事。黄澍此时已经没有主意，亡魂失魄，望着凶猛进城的大水连连顿脚，绝望地悲呼：

“完了！完了！我也完了！”

李光壂勉强安慰他说：“黄老爷不必害怕。虽然开封酿成大祸，可是流贼必定也会淹死大半。李自成的老营已被淹没，说不定闯贼本人也被淹死了。纵然他能逃出黄水，也无力再围开封。朝廷对黄老爷不会怪罪的。”

黄澍听后，心中稍觉安慰。李光壂见他惊魂稍定，便不再等候，带着家丁匆匆离开。可是没走多远，刘子彬忽然赶来，把他叫住，又一起回到黄澍身边。刘子彬比较镇定，望着他们说：

“我刚从东城来，看了那里的水势，我有一计可以救开封，至少可救一半开封。”

黄澍急问："你有什么妙计，快说！"

刘子彬说："如今北门已经没法想了。西城门还没有冲开，那里水也很大。倒是曹门和宋门外面水势平缓，大水从应城郡王花园向东南流去。倘若现在将曹门、宋门打开，黄水可以出曹门、宋门向东流去，城里就不至于完全淹没。这是自古以来常用的泄洪办法。"

经他一说，黄澍立刻想到了上古鲧"堙"洪水、禹用"疏导"办法而结果大不一样的故事。李光壂也想起来泄洪是前人救开封城的有效办法，于是他马上说：

"黄老爷你看如何？我看此计可行！"

黄澍立刻说："好，好，这是用疏导的办法……"

李光壂不等他说下去，就接着说道："既是这样，趁现在水还不太深，打开曹门和宋门，再迟就打不开了。这事交给我去办吧。"

黄澍点头同意。李光壂立刻带着家丁走了。

黄澍又在城上呆呆地站了一阵。这时在苍茫的月色中，满城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洪水奔流，到处是水声、哭声、喊声和庙宇的钟声。大大小小的庙宇都在紧急地敲钟，告诉人们洪水已经入城。整个景象是那样恐怖，黄澍完全呆住了。刘子彬拉了他一下，说：

"黄老爷，赶快同我回署去吧。"

几个月前，为着守城方便，黄澍将他的理刑厅衙门搬到了曹门里边，可是那里的地势较低，等他和刘子彬赶回时，水已经涨得很高。所好的是，几天来他暗暗地命仆人家丁准备了木筏。由于他回得太迟，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等他和他的姨太太、刘子彬夫妇登上木筏，洪水已经冲来，有两个丫环，因为年龄小，身体弱，竟被洪水冲走了。未及搬上木筏的钱财珠宝也大部分被冲走。等他们乘着木筏来到曹门附近时，整个这一带已成了一片汪洋。

这时水已经到了南门。南门外也是水，那是从西城外流过来的。南门内外的水差不多都跟城墙平了。水还在继续上涨。黄澍惊魂未定，忽然得到禀报，说曹门和宋门已经打开，两股大水正从城内流出。黄澍赶快上了曹门城墙，望了望，果见两股洪流奔涌而出，心中生出一线希望：

"好了，好了，这样城中的洪水就可以减弱了。"

站在黄澍身边的刘子彬发现自己想的办法果然有效，也不禁暗暗高兴。他想，事后很可能因为他出了这个主意，救了城中无数生灵，被朝廷记一大功。

可是天明以后，他们发现，虽然曹门和宋门泄去了一部分洪水，但是因为许多地方洪水漫过城墙，所以城内水势依然猛涨，全城几乎已经完全沉入水中。留存在水面上的只有钟楼和鼓楼的上半截、各个大衙门的屋脊和富家大户的高楼屋脊、相国寺大雄宝殿的屋顶、周王府的假山和紫禁城中的宫殿顶以及各王府的假山、屋脊。另外没有完全淹没的是山货店街的部分地方和土街中段的一段街道。还有一座铁塔矗立在滔滔洪水之中。其余大街小巷，但见一片茫茫大水，连屋脊都看不见了。

张成仁被邻居叫醒以后，只听见满城的哭声、喊声、钟声，完全没有了一点主意，在屋里屋外转了几圈后，忽然想起王铁口曾经对他暗暗嘱咐，说开封城可能被大水淹没，要他准备一根木料，临时抱住还可以逃命。木料倒是现成的，霍婆子住的那一间东房早已拆了，大梁还剩下两根，扔在西屋檐下的墙根地方。但是自己是这样虚弱，大水来了，他怎么有力气把这木料抱紧呢？又怎么经得起在水中浸泡呢？后来他想还是找一个牢靠办法吧，于是他将剩余的粮食从地下挖出来，装进一个小口袋里，绑在身上，又将他从前常常背诵的几本艾南英等名家选定的“时文”以及他自己从历科会试和乡试闱墨中选抄的好文章包成一包，又到上房将祖宗的神主从条几上“请”下来，连同几件旧衣服都包在一个包袱里，也绑在背上，这才艰艰难难地将家中的一把旧梯子拖出来，靠在西房檐上。他想，如果大水来到，他就爬上西房，再由西房转到上房，坐在屋脊上。过了一阵，他听见水声愈来愈大，好像就要冲到附近，他认为是该爬上房坡的时候了，但他没有立刻爬梯子，而是先走进后院，跪在埋葬母亲的土堆旁，磕了一个头，哭着说：

“娘啊，不孝儿子照顾不了你老人家的尸体了。儿子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人上房顶逃命去了。娘啊……”

他又磕了一个头，颤巍巍地站起来，走进院中。他刚要往梯子上爬，忽然有一只手拉住他的衣服，同时有个声音在背后喊道：

“先生，先生！你不要爬房坡，不要爬房坡！”

张成仁扭头一看，原来是东邻一个叫春生的少年。这少年今年十七八岁，以前曾经跟他读过两年蒙学。他当即说道：

“春生，大水已经来了，赶快逃命要紧。”

“先生，爬房坡不行。你到俺家院里去吧！”

成仁正在奇怪，春生的父亲也急急忙忙地来了，喊道：

“张先生，你快到俺家院里去，咱们一起逃命吧！”

“你们有啥办法逃命？”

“如今水势很大，这房子经不起水冲。你千万不要上房坡，快到俺家院里去。我们正在扎一个筏子，你就同我们一起坐筏子逃命吧。”

来到东院后，成仁就要同他们一起去扎筏子，春生父亲说：“张先生，你是秀才，没做过这种活，你站在一边等着吧。”

筏子本来已快扎好，现在又加了一根木料，重新绑牢。春生家男女五口人都出来了，吃的东西也都拿出来放在筏子上。春生的母亲哭哭啼啼，这也舍不得扔，那也要往筏子上搁，被春生父亲跺着脚骂了几句，只好不带了。

大家正要上筏，春生父亲一眼看见张成仁还穿着长袍，叫道：“秀才啊秀才，你快把长袍脱了吧！万一落进水中，腿被长袍裹住，人就死得更快。”

张成仁从来没有穿过短装，现在经春生父亲一提醒，才不得已脱了长袍。

他们刚刚在筏上坐定，大水已经来到，一下子就冲倒了垣墙。木筏在院里漂了起来。幸而春生父子都懂得一点水性，准备了两根长竹竿拿在手里，使木筏不会撞着屋檐。他们并不急于让筏子随水漂流，希望在院里能留多久就留多久。春生从房檐爬上屋脊，将一根绳子系在堂屋的兽头[1]上，然后下到筏上，拿着绳子的另一头，这样木筏就不会被水浪打走，总在院里。

水愈涨愈高，很快把东西偏房和临街的房子完全淹没了。春生父亲用竹竿在水里试了试，竟有一丈多深。这时张成仁才感到春生父子真是好心人；如果他留在家里，现在真是太危险了。正这么想着，忽听“轰”然一声，他家的堂屋在水中倒下去了；又是“轰”然一声，春生家的偏房也倒下去了，只剩上房还没有倒。木筏仍然围着上房，在水浪中颠簸。又过了好久，上房终于倒塌了。春生松开绳子，木筏随着洪水向南漂去。

此时已是十八日早晨。当筏子被冲到州桥附近时，忽然从对面来了一只大木筏，筏上坐了十来个人，男女都有。眼看春生家的小木筏就要被大木筏撞翻，幸而这时从大木筏上伸出了一根篙，将小木筏点开了。张成仁抬头一看，见大木筏上坐的并非别人，就是张民表和他的妻、妾、仆人，还有一个顶小的儿子。张成仁赶紧叫了一声：

“大伯！”

张民表这时才看清这个短装打扮的人就是成仁，于是问道：

“成仁，你们一家人呢？”

成仁哽咽着说：“我们一家就剩我一个了，这筏上坐的是我的邻居。”

“你有没有东西吃啊？”

“我只有两升杂粮，带在身上。”

张民表命仆人用一根带钩的竹竿将小筏子拉到近边来，然后又命人拿出二两银子和一些杂粮交给成仁，说道：

“你既然逃了出来，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过了这一大劫，你就可以好生读书了。”

张成仁千恩万谢了一番，又问道：“大伯，你筏子上堆了这么多油纸包，是什么东西？如今东西可是越轻越好啊！”

张民表回答：“这些东西是有点沉，但是非带不行。我几十年的心血都在这里。这里有我的文稿两百卷，有很多还是你替我誊抄的。另外还有一些字画，有晋唐人的墨迹。还有一些经我圈点过的宋、元版书。这些东西我都不能不带啊！”

说完以后，仆人将带钩的竹竿一松，两只筏子顿时被洪流冲开，各向一方。过了片刻，春生家的筏子在一座高墙下停住了。张成仁回头去看张民表的大木筏，几乎惊叫起来。

原来，有许多落在水里的人，望见这只大木筏，都纷纷游过来，要上筏子。张民表不忍心见死不救，便听任这些人往筏子上爬。谁知由于一边人太多，使筏子失去平衡，突然翻了下去。张民表和他的妻、妾、孩子、仆人以及所有的字画、书籍、文稿，全部掉进水中。只听见他们惊叫了一声，便再也没有露出头来。倒是一个仆人，抓住了一根木头，另一只手抓着张家的小少爷，随水流去。还有一些纸张也在黄水中时隐时现。

张成仁目睹这一切，又是惊骇，又是难过，几乎要哭出声来，心中叹息：

“唉，一代文人，风流名士，完了，完了！”

不知为什么，一个漩流将木筏冲向东来。张成仁坐在木筏上，看见相国寺南边和左右，大部分民房都已经淹没；相国寺的房檐也没在水中，只露出一条屋脊，屋脊上挤满了人。有的人显然是只身爬上屋脊，而亲人没有能爬上去，因此正在四下寻找，发出哀痛的呼叫声。在山门外有一片回水，水上漂着许多尸体，还有许多房屋倒塌之后，木材也随着回流漂浮，同尸体挤在一起。

黄昏时候，张成仁乘坐的木筏撑到鼓楼下边，想找一个存身的地方，可是忽然听见鼓楼上边传来一片哀号：“不要杀我呀！不要吃我呀！”惨不

忍闻。他们赶快用篙一点，离开了鼓楼。

这时暮色更重了，往哪儿去呢？四周望望，到处是洪水，到处是尸体，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到处都可听见人们的呼救声、哀号声和哭喊亲人声。他们的木筏就在这恐怖的气氛中无目的地漂流着。夜间，他们所担心的不是洪水会把木筏冲到哪里去，而是担心有人会泅水来抢上他们的木筏，把筏子弄翻。后来他们想到西北的城墙较高，大概不会被水淹没，就在月色中将木筏向西北撑去。路过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时，隐约地看见衙门大堂的屋脊上也有人，也传来哭声和叫声。

第二天是九月十九日，天明以后，他们的木筏到了西门附近。这一带地势较高，城头露出水面。他们将木筏靠拢城墙，艰难地爬上城去。因为都饿得没有力气，张成仁和春生家的几个女人都差点跌进水中，幸而水面离城头不过两尺左右，在春生父子的帮助下都平安地爬了上去。城上已经有很多人，有官绅，也有军民。张成仁和邻居们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去，背靠着城垛休息。春生家带了一点干粮，这时拿出来大家嚼了几口。张成仁也把自己带的一包粮食拿出来和邻居们共用。然而两家的粮食都只有一点点，怎么够吃到得救呢？他们互相望望，感到绝望。如果没有人来救，他们不是要饿死城头么？万一再下起雨来，如何是好？一串可怕的疑问使他们都埋下头去，不再说话。

[1] 兽头——屋脊两端的鸱吻，河南人俗称兽或兽头。

第三十六章

黄澍一家人于十七日夜间移居北城墙上，露宿在北门附近。高名衡和各大官吏、乡宦之家也都逃到北城墙上。

周王没有出来。他和他的家属好几百人，包括那些郡王和奉国将军之家，都一起上了紫禁城头。紫禁城有五丈高，同大城一样，所以也还安全。

天明以后，也就是十八日早晨，高名衡请几个重要的文武官员前来议事。只有陈永福没有到，派了一个赞画和一员副将前来。他事前知道有“壬癸之计”，派兵丁以军用名义控制了州桥附近河里仅有的两只小船，如今正忙于抢救将士。

高名衡心中很抱怨黄澍和严云京的“壬癸之计”，但是说不出口来，因为他自己也曾默许过。他低着头沉默片刻，叹息说道：

“如今要赶快差人到北岸求救。这是最关紧要的第一桩事。我身为朝廷封疆大臣，守土有责，原应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死在这里并不足惜，但

周王殿下及数百口宫眷必须救出去，官绅军民必须救出去。至于这次开封被淹，我将以一身承担，绝不使他人受过。”他看来十分诚恳，眼泪簌簌下流。

黄澍说道：“昨天早晨，卑职已差人泅水过河求救，请大人放心。”

高名衡望一望别的官员，只见大家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都没有一个人说话。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只好等候着吧。我想侯督师大人和严巡按大人不会不想法来救我们。”

在黄河北岸，众文武大员直到十七日中午才知道大水淹没了开封全城。大家都十分震惊。特别伤心的是新到来的监军御史王燮。他跟严云京不一样，掘堤的秘计他一点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他正在一百里外视察数千新到的援兵。他虽不是河南人，却同开封有着特殊关系。半年以前他还是祥符县知县。李自成两次进攻开封，他都是守城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经拼死拼活地同闯、曹大军恶战，使开封幸免失陷。也正因为他守开封立了大功，所以由知县升任御史，派来封丘监军。他没有想到，开封过去不曾在他手中失陷，如今却被黄水淹没。他站在黄河岸上，向南瞭望，哭着说：

“我辈奉圣旨救援开封，开封之围不但没有解，反而遭到水淹。设若周王殿下有虞，我们如何对得住朝廷？又如何对得住开封全城的官绅军民！”

严云京在他旁边恨恨地说：“没料到闯贼如此狠毒，竟然决河灌城！”

卜从善也顿着脚说：“我就担心闯瞎子会下此毒手，可惜我们的将士驻在北岸，无从防守南岸。”

王燮对于黄河决口的原因，内心是很怀疑的，但现在顾不得细究原因，便问严云京如何去救开封。严云京说：

“我已经吩咐下边人赶快准备船只。”

王燮焦急万分，说：“准备船只的事，必须马上动手。下边人遇事拖沓惯了，恐怕一时办不好。这事一刻也拖延不得，由我亲自料理吧。”

严云京说：“王大人倘能亲自料理，再好不过，我同王大人一起坐船前去。”

王燮说：“严大人可以留在北岸继续准备船只。我先带一批船只走吧，先救出周王殿下及宫眷要紧。”

他们又一起去督师行辕，禀过侯恂，王燮就立即来到岸边，一面命小船

速往柳园渡等候，一面带着仆从、兵丁骑马奔向西去，在封丘城西南三十多里处上了大船。船上已经装好一百多石粮食，二三百兵丁。趁着有西北风，所有船只一时起锚，向东南扬帆疾驶。

到了靠近南岸的地方，才发现从朱家寨到马家寨之间的一段堤上，有许多百姓和闯营将士还没来得及退走，而船要去开封，必须从朱家寨的缺口通过。王燮手下人员看见堤上的义军在向船上注视，便请示是否就从朱家寨缺口进去。王燮严厉地说道：

“如今流贼大军已经被淹，有何可怕？不从朱家寨缺口进去，大船如何去救开封？走！不许停留！有退缩者斩！只要到达开封，每个船夫、每个将士都有重赏，绝不食言。”

说了之后，他自己立在船头，指挥船只向朱家寨缺口冲去。他命将船上的火器、弓弩准备好，必要时一面作战，一面冲过。

留在大堤上的义军将领是马世耀。十五日夜间，他接到闯王和谷英的将令，要他赶快撤走，避免被洪水隔断。但当时有一部分河工也在堤上，他不能扔下他们独自退走。还有一些朱家寨的老弱妇女，哭哭啼啼，奔向堤来。在纷乱中，他为着救护百姓，迟了一步，从马家寨灌入的洪水已经隔断了撤走的道路。所以他就带着三四百名义军同老百姓一起被困在堤上。三天来他们同大军不通消息，不晓得阎李寨老营是否被淹，倒是听说往东去有许多义军的营盘，因为移营不及被水淹了。他们从阎李寨出发时，并没有带粮食，这时只好杀马而食，等着闯王派人来救。

当他们看见扬帆而来的二十多条大船后，马世耀立刻把人马召集起来，说道：

“这群官兵分明是去开封的，也说不定要来夺我们这一段河堤。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跟他们决一死战。有会水的弟兄请站出来，倘若敌船靠到堤边，就跳上船去；倘能夺得一条大船，我们就有办法了。”

这时，船队已经驶近，王燮站在第一条大船上，大声叫道：

“不管敌人如何，我们一定要冲过缺口。只要过了缺口，到达开封，每人赏五两银子，绝不食言！”

他说完以后，船队顺着缺口的激流，乘着刚增大了的北风，箭一般地向缺口驶去。

马世耀在堤上一看船驶得这么快，知道夺船的想法落空，就下令立即施放火器和弓箭。于是堤上登时火器点燃、弓弩齐发，炮声与呐喊声响成一片。王燮的船队并不恋战，一面向堤上施放火器，一面飞速地冲过缺口，向东而去。

柳园渡是黄河的重要渡口，原有一条南北小街，如今街的南段已经没入

黄水之中，北边一段连着黄河堤，仍然露出水面。老百姓也没有逃走。十五日夜间，当白鸣鹤率领五百骑兵奔到这里时，卜从善已经将朱家寨的河堤掘开了。天明以后，朱家寨以东的守堤义军和民工共两三千人，都退到柳园渡。民工都是开封郊区的农民，看见洪水滔天，一个个村庄被淹，在柳园渡的街上和堤上大哭。后来陆续散去，各自逃生。驻在柳园渡的义军首领是刘体纯，加上新来的白鸣鹤一股，共约两千多人，如今都听他指挥。十七日上午，他整队顺河堤往东南退去，仍然队伍整齐，旗帜不乱。柳园渡的百姓们对刘体纯和他的手下弟兄印象很好，望着他们的背影都放心不下。一个开饭铺的老头喃喃地说：

“到处都是大水，他们顺河堤要逃往哪儿？唉，他们也够遭殃了！”

当王燮的船队来到柳园渡时，义军已经退去一天了。他正在向老百姓询问开封情况，恰巧黄澍的仆人泅水来到这里。王燮知道周王和封疆大吏都未淹死，心中感到欣慰，随即命令二十几条大船乘风扬帆，向开封北门驶去。

这时黄澍等大群官绅和兵丁百姓，正在盼望有人来救，忽见二十几只大船扬帆疾驶而来，大家立刻拥到城垛边，向北凝望。有人叫道：

“好啦好啦，北岸派船来啦！”

“谢天谢地！”

当大船离北城还有半里之遥时，黄澍已经认出那在第一条船上站立的官员就是王燮。他感到大出意外，原以为严云京会来，现在竟是王燮先来。在前两次固守开封之战中，他都与王燮共事。在围城中听说王燮受委派为侯恂的监军，他不免在心中略有醋意，认为王燮升得太快。如今故人相见，不觉热泪横飞，他自然地不称王燮为“老爷”[1]，而是扬手高叫：

“王大人！王大人！”

别人听见他叫，也认出了王燮，于是城头上纷纷发出激动的呼喊声：

“王老爷！王老爷！”

“王大人！王大人！……”

船队鱼贯进入月城门和北门，然后向右转去，靠近城墙里边。王燮登上城头。黄澍早就等候在台阶口。两人来不及行礼，就一把拉住手，哽咽得说不出话。

后来还是王燮先问了一句："周王殿下何在？"

"周王殿下在紫禁城城头上，宫眷安然无恙。两天来一府数百口露宿城头，等待河北来救。"

"抚台大人如何？"

"抚台大人在北城，一切无恙，只是仆人兵丁也有逃不及淹死的。"

王燮没有再问，匆匆向高名衡所在地方走去；见了高名衡，赶快施礼。高名衡来不及还礼，就拉住了王燮的手，一面流泪，一面说道：

"你来得好，来得好。大家都在盼望北岸来救。来得好，来得好。"

王燮看见城中一片大水，各位官员士绅都露宿城头，狼狈不堪，不觉一阵伤心。众官员也都欷歔流泪。王燮一面揩泪，一面说道：

"我们身为臣子，死何足惜，眼下先救周王殿下要紧。"

高名衡等都说："说得极是，先救周王殿下要紧。"

于是王燮用船载了众官员，驶到紫禁城。其时周王等人正手扶城垛瞭望。等众官员攀上城头，周王才在几个内臣搀扶下，在城门楼前檐下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众官来到城楼前边，分班向他跪下行礼，他不觉站了起来，向前踉跄着走了几步，抓住高名衡的手痛哭失声。文武官员见周王痛哭，也都重新哭起来。王燮抢前一步，对周王说道：

"职臣奉命监军河北，本当纠集人马，过河杀贼，无奈几路人马不能到齐，刘泽清一触即溃，许定国不战自溃，还有山西副总兵周遇吉也是不战自溃，所以来到黄河北岸的只有卜从善、白祁政两个总兵，人马单薄，不能过河来救。臣日夜焦急，无计可施，致开封有今日之灾。纵然粉身碎骨，不足赎臣之罪。到底黄河如何两口并决，微臣至今尚不清楚。"

周王想回护黄澍，叹口气说："这是天数啊！不然何以开封不陷于贼手，而陷于黄水呢？天数，天数，在劫难逃啊！"

黄澍立刻纠正周王说："殿下，这都是流贼掘河啊。先掘朱家寨，后掘马家寨。两口并决，致使开封全城淹没。"

高名衡看王燮的神色，似乎并不同意黄澍的话，怕发生争执，赶快插言说："既是天灾，也是贼祸。如今这些话都不必再说了，速速护送王爷殿下和宫眷渡到河北，才是要紧。如今流贼知道开封被淹，说不定会驾船前来劫掠。千万不要在此耽搁。"

王燮立即指挥二十几条大船，先将周王和各郡王、奉国将军等以及全体宫眷六百余人送上大船，然后将一些职位高的文武大官也送上大船。大

船不够，正好百余条小船此时也进了北门，泊在城墙里边，一些地位稍低的官员和一些有名的乡宦士绅就上了小船，自然一共也装不了多少人。正在这时，忽然传来谣言，说李自成要派人驾船来开封城中，掳掠妇女，杀戮百姓，于是乎大家都惊慌起来。有些官绅赶快向黄澍的随从递上金银珠宝，请求让他们上船逃命。也有些人虽然地位不高，或早已解了官职，因为行了贿，也在第一批上了小船。

这时王燮派人在城上传呼：从今天起不断地要派船接运官绅百姓，渡往河北，请大家不要惊慌，也不要抢着上船。经这么传呼之后，虽然人们半信半疑，但纷乱的情况好了一些。特别是因为王燮在开封名声较好，一般人都认为他比黄澍正派得多。

在大家抢着上船的当儿，李光壂带着两名仆人，匆匆忙忙从东北城角赶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见黄澍已在船上，他高声叫道：

“黄老爷救我！黄老爷救我！我的家小都在城上！”

黄澍乘的是最后一条大船，听见李光壂呼救，心中迟疑了一下。按说他们在患难时期一直共事，应该让李光壂带着家小挤上船来；可是忽然又一想：李光壂的家小还在东北城角，万一耽误了时光，真的李自成派兵前来截杀，岂不晚了？而且，今后他黄澍不会再到开封来做官，与李光壂不会再打交道了；果真李自成的军队来了，李光壂被杀，反而可使“壬癸之计”少一个人泄露出去。这些想法都是在转眼间翻腾到心头的。他随即大声答道：

“请老兄稍等一等！如今船上实在挤不下多的人。我马上就派船来，今夜一定将老兄和宝眷接往河北。我在河北等候！”

黄澍说完，大船就驶离城边。李光壂大为失望。虽然他相信北岸还会继续派船接运开封绅民，但听了黄澍的答话，总觉得像是望梅止渴，不由得在心里恨恨地骂道：

“反正你用不着我李某了啊！”

船队的影子渐渐远去。城头上、屋脊上、树梢上一片哭声和叹息。

黄河决口之后，闯、曹二营的人马，有的因为移营不及，有的因为抢救军粮和辎重，被黄水淹没，损失了一万多人，骡马也损失了数百匹，虽然困在朱家寨堤上的马世耀和几百弟兄已经救回，可是刘体纯和白鸣鹤约近三千人杳无消息。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大军才来到开封西南几十里以外立好营寨。

这天夜里，李岩被叫到李自成老营议事，直到二十二日凌晨，才回到自

己营盘。顾不得休息，他就向李侔、李俊等将领传达了大元帅的命令：要他们这一营人担负抢救开封难民的工作。闯王还告诉他：已经传令全军，凡是水性好的将士都征集起来，归他指挥，务必尽快将城中难民都救出来。

城中尚有两三万人留在城头、屋脊和土街一带。几天来不断有土匪和流氓驾着木筏或船只，进入城中，大肆抢劫，掳掠妇女。还有明朝的总兵官白祁政奉命救开封难民，他的将士也和土匪差不多。李岩要救难民，就必须将这些官军和土匪流氓剿除或驱赶出城。这就需要准备大量船只。可是船从哪儿来呢？

从开封往东南到睢州有一条运河通称惠济河。城内的州桥就是惠济河上的一座桥。如今惠济河被黄水淹没了，原来河里的船只已被闯营征集了很多，大部分停在陈留县境。义军从东南几个州县征集来的粮草，都是用船只沿着惠济河运到开封附近。如今水来得这么猛，这么大，这些船只都不知驶到哪儿去了。李岩同李侔商量一阵，决定派几支骑兵小队奔往陈留一带，寻找船只。

二十五日下午，所需要的大小船只从陈留境内的各个地方来到朱仙镇以北。新扎的木筏也在那里集合。每一条船和每一只木筏上都载着干粮，还备有凉开水，这是因为开封城内到处漂浮着腐尸，水已经不能饮用。从各营征集来的识水将士连同李岩自己的将士共有五六千人，又经过挑选，只用了三四千人，分为两批，轮换着去营救难民。第一批一千多人在二十五日晚上都上了船和木筏。他们将从两个方向进入城内：一队由李侔率领，从南城进去；另一队由李岩和李俊率领，从繁塔寺、禹王台这一带过去，从宋门进入城内。

王从周和张德耀被分在李侔率领的船队里。他俩在半月前就认识了。

张德耀从东城墙跳下后，被砖头砸中，当时就晕倒在城壕边，过了好久，慢慢醒来，才忍受着疼痛和饥饿，涉水过了城壕，往郊外爬去。幸好在天明时遇见田见秀的巡逻骑兵，将他救到了繁塔寺。治伤期间，他听到了王从周的故事，知道从周找到的亲戚数口就是他的妹妹、嫂嫂和侄儿、侄女。于是他赶快托人带口信给从周，要同他见面。王从周立刻骑马前来看他。因为是在战争时期的不平常情况下见面，所以格外亲切。郎舅两个在一起盘桓了一天。从那以后，每隔一两天，从周就来看一次德耀。前天闯王传谕，凡是会驾船的、水性好的，都挑出来去开封城搭救难民。他们都报了名。来到李岩营中后，从周担任小头目，德耀就分在他的小队里。

他们两人共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在城内找到成仁。据德耀盘算，成仁的娘早已饿死，绝不会看见洪水入城；成仁只有三十出头年纪，一定会在

洪水来到之前爬上屋脊，或抓住一块木头，逃出性命。到底逃在什么地方，没法猜到。

进城以后，他们看见黄水中到处漂着大人和小孩的尸体，尸体都肿得很大，发出臭气，上面布满了苍蝇。他们的船只和木筏从尸体旁边经过时，苍蝇“嗡”的一声飞了起来，随即又贪恋地飞回尸体上。

城内已经发生了战斗，许多地方传来炮声和厮杀声。王从周的小队也遇到两船土匪，一条大船，一条小船。小船被他们用鸟枪打中，敌人一阵慌乱，船就翻了。大船同他们对射了一阵箭，赶快逃走。他们一面救人，一面向西城墙驶去，寻找登城的地方。

李岩率着另一支船队，经过繁塔寺附近，又经过禹王台北边。繁塔寺大半截露在水上，大殿的屋脊和寺门的上部也露在水上，有些百姓逃在塔上和殿脊上，尚未饿死，被他们救了下来。禹王台如今像一个孤岛一样，四面被黄水围困。李岩派一条小船去向难民们送了干粮，告诉他们等船队返回时再来接他们。

当小船驶去时，李岩在大船上举目望去，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历历如在眼前。就在前年秋天，他同陈举人等一群社友曾在这里举行社会，饮酒赋诗，没料到从那以后再也不曾来过。就在这两年之内，人事沧桑，恍若隔世。他禁不住满怀凄怆，不忍多看，催促船队赶快往宋门撑去。

进宋门以后，船队就沿着宋门大街前往鼓楼。经过菜根香酱菜园前时，李岩看见房子已经全部淹没在水中，虽然这一家商号和自己在开封的其他家产，自从起义之后就全被官府充公，可是他对菜根香仍感留恋。现在这里的水很深，一点屋脊都看不到了。忽然他在半静止的水面上看见一块漂浮着的匾额，上面竟是他亲手题的“后乐堂”三个字。他感慨地叹息一声，也无意命人将匾额捞出，就催促船队速行。船一阵风似的继续向前驶去。他曾想去汤府附近看看，但举目遥望，那一带也是茫茫大水，只剩下少数高楼屋脊，上面已经没有人了。他心头一酸，没有停留，继续向西。

李岩的船队分成五路救人。他自己亲自率领的十条大船、十五条小船和两只木筏在东岳庙杀死了一群强盗，救了大殿屋脊上的人，然后再继续往西。当船队停在鼓楼旁边时，他听见上边有凄惨的哀号和求饶声，赶快率领二十多名将士登上鼓楼救人。在台阶尽头处，冷不防遇上抵抗，有五个男人手持刀剑向他砍来。李岩来不及拔出宝剑，一飞脚踢中了当面大汉的右腕，使大汉的钢刀飞出几尺以外。他的随从们很快将五个坏人全都杀死，又冲上鼓楼，将无处逃走的另外三个坏人抓到。鼓楼上的难民有一百多人，多是老弱妇女，几天来全被这八个坏人控制，搜走钱财，想杀就杀。鼓楼上没有粮食，用锅煮人肉充饥。李岩命亲兵将那三个人立时斩首，投尸水中，并将难民们送上大船和木筏。这时他忽然注意到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好生面善，似乎在哪儿见过，却一时想不起来。有一个仆人模样的老年人紧紧拉着那个孩子，随大家一起往外走。

李岩忍不住问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

那仆人赶快站住，恭敬地悲声回答：“回将军老爷，实不敢隐瞒，他是中牟张府的小主人，如今一家人只剩下他一个了！”

李岩心中一动，又问：“可是张林宗先生府上的？”

仆人惊问：“老爷，你是……？”

“你不必问我。我认识林宗先生，往年也曾登门求教。你家这位小主人的眼睛、鼻子颇像林宗先生，所以我一见就觉得好似见过。林宗先生现在何处？”

仆人常听人言讲，杞县李公子投了闯王，此时恍然大悟，不敢问明，赶快跪下磕头，说道：

“请老爷恕小人眼拙，竟不记得了。黄水进城之后……”

“不要哭，慢慢讲。”

李岩听了张民表淹死的经过以后，不觉顿足叹息，连说：“可惜！可惜！”他吩咐一个亲兵，将他们主仆二人搀扶下去，安置在他自己乘坐的大船上。他又对张民表的仆人说道：

“林宗先生是中州名士，故旧门生很多。倘若你们回中牟不能存身，可以到张先生的故旧门生处暂避一时。再过数年，天下大定，一切就会好了。”

人们都上船以后，李岩仍同两个亲兵留在鼓楼前的平台上，凭着栏杆，望着满城大水，不觉满怀悲怆，几乎痛哭。他走进鼓楼，从锅灶前拾起一根木柴余烬，在墙上迅速写诗二句：

洪水滔滔兮汴京沦丧，

百姓沉没兮我心悲伤！

他投下木柴余烬，转身退出，挥泪走下鼓楼。

这时王从周的小队船只和木筏已经在钟楼旁边停下，救了几十个难民。在这些难民中，张德耀认出一个老婆子，原是成仁家的近邻，去年才搬到钟楼附近来住。德耀赶忙问她是否知道成仁的下落。婆子说：

“我们钟楼上有人看见他同别人坐在一只木筏上，往西城那边去了。”

德耀和从周听了这话，顿时心中萌起一线希望，立刻率领这一小队船和木筏往西城撑去。

张成仁此刻确实还在西城墙上。他没有害病，也没有饿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起初他吃的是自己带的一点杂粮，后来有的人病死了，他和别的活着的人就将死者的存粮又分了，将死者的衣服也剥下来穿上。九月下旬的开封天气已经颇有寒意，尤其夜间更是霜风刺骨。由于穿了死人的衣服，他得以抗住寒冷。白祁政的兵船曾到这里来过，把那些有钱、有名的人都救走了，剩下的都是穷人。官兵也问过成仁：“你有银子没有？有银子就上船，送你到河北；没有银子就别想上船。”张成仁身上虽然带着张民表给他的银子，但他还想留着以后到兰阳去找妻子、儿女和妹妹，所以不肯交出来。他想，既然天天有船来，迟早总要救出去的。

今天的阳光特别温暖。张成仁靠在城垛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正睡得很踏实，忽然被炮声惊醒，随后听见几个地方都响起了炮声和呐喊厮杀之声。他大吃一惊，睁开眼睛，爬起来一看，只见官军的船只正在同另外的船只作战。他的眼力很好，远远地看见另外来的船只很多，每条船上都插着“闯”字小旗。近来他暗恨官军，倾心闯王，不料他所期待的事儿果然来了。同伴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闯王的船是来救百姓的，有的说是来抢劫的，也有的说是来捉拿官绅的。张成仁因为听香兰说过李闯王的人马多么仁义，所以默不插言，看着打仗，暗中希望闯王的船只赶快将官兵杀退，好将他们救走。

正在这时，两条官军的大船靠到城边，吆喝他们赶快上船。他们不敢违抗，都上了船。船上已有不少难民，正在一个一个地被逼着搜身，搜出了一些首饰和散碎银子。官军也来搜成仁，搜出了他的银子。他跪下哀求，说他只有这一点救命银子，要靠这做盘缠，去找妻子儿女。可是官军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骂了一句，把银子拿走了。他还要再求，看见有的难民已被官军推下水去，便不敢吭声了。这时，官军又去解他背上的小包，他赶紧说明那里面没有银子，都是他喜欢读的闱墨和时文选本以及他在历次考场上做的文章。

官军根本不听，就把包裹撕开来看。张成仁正感无奈，忽见插着“闯”字小旗的两条大船和几条小船，后边跟着两只木筏向这边冲来，已经近了。他突然眼睛一亮，心中惊呼：“那不是德耀么？！”他又瞪着眼睛一看，看清楚那站在第一条大船头上的果然就是德耀，他的弟弟！他不管身旁官军，大声呼喊：

“德耀救我！德耀快来！德耀快来！德耀快来啊！德耀——”

最后一声还没有落音，突然被一脚踢下水去。他很快沉落水底，又冒出一次头来，就再也没有力气挣扎了。

德耀站在船头，正在向另外一条兵船放箭，忽然听见有声音唤他，好熟悉的声音啊！他赶快转过头来，看见几个难民都被踢下水去，其中一个分明是他的哥哥。他恍然明白那呼唤他的就是哥哥的声音，赶紧对身旁的王从周说：

“我的哥哥被官兵踢下水去了，快救！快救！”

王从周吩咐弓弩齐射，火器手施放鸟铳，准备把官兵的船只赶走，再下水救人。官兵不敢恋战，也向这边施放了一阵箭和鸟铳，掉转船头逃走。在对射中，德耀中箭，伤在左胸，突地倒了下去。王从周一面俯下身去抱住德耀，一面下令：

“船撑快一点，追那只王八蛋船，追！追！”船飞快地向敌船追去。敌船的官兵害怕了，把所有的难民都推下水去，船身减轻，终于逃走了。王从周吩咐将船停下来，抢救德耀；又命一条小船去打捞成仁。

德耀躺在从周怀里，眼睛紧闭着。他中了两支箭，一支正中在左胸上边。从周拔出箭来，血向外汩汩地流着。从周连声呼唤：

“张哥！张哥！”

德耀没有作声。从周又连着呼喊几声，德耀才慢慢地睁开眼睛，但眼神已经失去光彩。他不断地打量从周，好像已经认不清了，慢慢将双眼闭了起来。从周听见他声音模糊地、断断续续地说道：

“嫂子！……我，我不能看见你们，你跟小宝们了！……嫂子，我哥死了！你同小宝们在哪儿？德秀……跟你在一起么？……”

王从周哭叫：“张哥！德耀哥！我是从周！你不要死啊！我会请老神仙赶快救你，你不要死呀！”

张德耀忽然重新睁开眼睛，眼光也稍微亮了。他定睛望着从周，望了片刻，随即干裂的嘴唇动了几下，有气无力地说道：

“从周，我活不成了。打过了这一仗，你千万到兰阳县，把嫂嫂他们接出来，带到闯王营中也好，带到汝宁府也好，你就同我妹妹赶快成亲吧。我的嫂嫂年纪还轻，你要当亲嫂嫂看待，把她养老送终。我这话你可记清了？”

从周哭着说：“德耀哥，我一定记清。你放心，我一定记清。”

德耀又艰难地说道：“一家人都死绝了，两门头只守着一根孤苗，就是我

的那个侄儿，你要把他抚养成人。”

说完这句话，他的眼又合了起来。从周再呼唤也呼唤不醒了。从周站起来，掩面痛哭。这时那条小船已经回来，告诉他成仁的尸首没有打捞起来。他抹了一把眼泪，命令小船队往西门追去，剿杀官兵。他站在船头，环顾周围，但见滔滔洪水，到处漂着尸首。有的人是刚刚从船上中了弓箭或炮火倒在水中的，鲜血染红了黄水。

[1] 老爷——知县只能称老爷，不能称大人。王燮如今是督师的监军，故官场中应称他为大人。

一败孙传庭

第三十七章

当侯恂滞留黄河北岸，左良玉龟缩襄阳，崇祯乃至整个朝廷都因开封被围而焦虑不安时，有一个人正在西安秣马厉兵。此人就是今年春天刚刚出狱、回到西安刚刚半年的孙传庭。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陕职。第一次是崇祯九年取代庸懦的甘学阔成为陕西巡抚。这一次则是接替在襄城被俘杀的汪乔年，就任陕西、三边总督。

虽然职务比第一次高，但他远不像第一次莅陕时那样自信，仿佛胜券已经在握。他一直苦苦地忙于征兵、筹饷、练兵。自崇祯十二年下入诏狱后，他有近三年时间与世隔绝，只偶尔从看监头目嘴里听说一点重大的外界消息，以至于出狱后竟当面对皇上夸下了以“五千人马即可荡平流贼”的海口。现在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信口开河付出代价；特别是作为一个富有阅历的统帅，他深知练成一支精兵的重要，因此总是不断地督促手下的总兵官们加紧训练士卒，以便尽早出关，去河南“剿灭流贼，纾圣上宵旰之忧”。他自己也不顾年届五十，每天都是黎明即起，在总督衙门的后花园中舞弄兵器。

出狱半年多来，他对于过去三年中朝野发生的大事、中原和关外的严峻局势以及自己获释的原因、肩负的重任都已十分清楚。亲历的往事加上各种听闻和联想，也就经常以连续的画面浮现脑际。这天，因新任监军苏京已抵西安，即将前来总督衙门造访，他明白苏京此来无非是挟天子之威催促自己出关，不由得心中十分烦恼。在等候苏京的时候，思绪又一次回到以往——

那是崇祯十二年暮春三月，孙传庭在召对时受到皇上严厉申斥，差点当场就被褫夺衣冠。受此意外刺激，回到驻节地后，他发现双耳突然失聪了，于是上疏请求辞去保定总督的官职回籍。没有料到的是，崇祯竟然命保定巡抚杨一俊前来察看他是否真聋。更没有料到的是，当杨一俊回奏他耳聋属实后，崇祯不但不信，还认定他们朋比为奸，立即派锦衣旗校将二人逮捕进京，下入狱中。

这是孙传庭平生第一次坐牢。在刚入狱的日子里，他心情很不平静，为自身遭遇的不公感到悲愤和不平。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客魏当道时期，他洁身自好，辞官家居。出任陕抚后，他不畏地方势力的阻挠，雷厉风行地整顿军屯方面“田归豪右，军尽虚籍”的积弊，在短期内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剿贼”军事方面他更是屡屡得手，尤其是将高迎祥“献俘阙下”和在潼关南原几乎全歼李自成军这两件战功，在当时无人可与比肩。虽然他上面还有总督洪承畴运筹帷幄，但许多谋略都是由他先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

孙传庭的短处是不如洪承畴那样锋芒内敛、圆融沉稳，所以陕西士绅一般都更喜欢洪承畴。在处理与朝廷关系方面，两人更没法相比。洪承畴虽然心里并瞧不起杨嗣昌，但他从不与后者正面冲突。而孙传庭有着北方人的直肠快性，加上自负，每每对杨嗣昌的决策不以为然而自行其是，这就使后者暗暗衔恨。在率军勤王过程中，他又不把督察刘宇亮放在眼里，与监军太监高起潜更合不来。这样，三人都在崇祯面前大进谗言，他的蒙受冤狱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想起孟子说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想，他本来一心要为疆事向皇上披沥建言，当这一愿望受挫后他就想辞官退隐了，不料连辞官退隐也不可得，竟以无罪而系于诏狱。他不禁在心中苦笑：“天威莫测，虽欲‘独善其身’，其可得乎？”

由于举朝皆知孙传庭冤枉，而掌管诏狱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对他并无恶感，加上他的继室张氏很快就带着管家和一干仆人赶到北京，设法在狱中上下打点，所以他入狱后住进了单独的囚室，也没有吃什么大苦头。分管这一片牢房的头目叫胡诚善。从孙传庭入狱第一天起，他就知道此人耳聋是真。每次开锁进牢房，孙传庭对脚步声、开门声、挂在狱卒腰间叮当作响的钥匙声都充耳不闻。同他说话，必须大声而且凑得很近他才能依稀听到。而孙传庭一开口，则嗓门大得惊人，唯恐对方听不见。这正是一般聋子常有的表现。因为拿过孙家银子，内心又很同情、敬重这位富有魄力和才干的封疆大吏，所以胡诚善对孙传庭一直比较照顾。尽管与聋子谈话颇吃力，但每逢朝中发生与“剿贼”相关的大事，他还是愿意向这个犯人透露一二。

孙传庭入狱不久，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义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锦衣卫和东厂都是消息最灵通的部门，所以胡诚善很快就听说了。那天他特地亲自提着一壶开水来到囚室。囚室中靠床有一张小方桌和一条板凳。胡

诚善将开水倒进桌上的破瓷茶壶里，又倒一点在桌上，然后在板凳上坐下来，先望一眼坐在床边的孙传庭，然后用中指蘸了水，在桌上写了六个字：“谷城张献忠反！”

“嗨！……”孙传庭刚大叫一声，就看见胡诚善将右手食指紧贴在闭着的双唇上，于是他放低了声音，“此事早在我预料之中。熊文灿是个又蠢又贪的人。一味主抚，而不懂抚事应操之在我；贪得无厌，以致养虎遗患！”

当时张献忠反出谷城的消息正惊动朝野，胡诚善对此事以及朝廷可能采取的对策都深感兴趣，便又在桌上写了六个字：“何谓‘操之在我’？”

“怀之以德，慑之以威，此抚贼之要着也！”孙传庭见胡诚善不像读书很多的样子，便改用较为直白的话语接着说，“然而重要的还是慑服。你只有把贼逼到穷途末路，智穷力竭，无路可走，这时晓以大义，除其疑惧之心，贼才会老老实实就抚。就抚后还须迫其解甲，使其无力复叛，然后慢慢启其向化之心，始称允当。现在熊文灿这些棋路都没有走，就轻率地招抚张献忠，招抚后还让他盘踞一地，拥兵自重，这不是正好让他得以喘息，以便卷土重来么？张贼是何其狡诈之徒，熊文灿……”孙传庭不屑地摇摇头，不再说下去了。

胡诚善听了孙传庭一番议论，深为佩服。那时张献忠在谷城辕门照壁上开列受贿官绅名单及受贿数目一事已经在京城传开，胡诚善本来还想听听孙传庭有关熊文灿“贪得无厌”的议论，但他忽然想到锦衣卫上上下下包括自己这个看监的小头目在内也几乎无人不受贿，于是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

差不多四个月后，胡诚善进囚室时，又用写字的方式告诉孙传庭：杨嗣昌出京督师了！当时不但崇祯对杨嗣昌寄予厚望，京中舆情也大都认为杨嗣昌此去湖广必将大有作为。可是孙传庭看了桌上的几个字后，只是淡淡一笑，说：

“杨武陵 [1] 是该出去历练历练了。”

胡诚善听孙传庭口气如此轻蔑，不觉大惑不解。直到崇祯十四年春，洛阳、襄阳先后失陷、杨嗣昌于沙市服毒自尽的惊人消息传到北京，他才记起孙传庭一年多前说的话，于是又来囚室报信、攀谈。

孙传庭的耳聋是精神突受意外打击而引发的；坐了近两年牢，未受新的刺激，听力竟比以前有所恢复，于是胡诚善没有再写字，而是凑近孙传庭直接说出几个坏消息，然后叹道：

“大人，你看，这，这，这是从何说起！杨大人出京时那么威风，他又是那么干练的人，又受皇上倚信，怎么会……”

孙传庭也很吃惊，特别令他不解的是，李自成明明在崇祯十一年冬已经

全军覆没，只剩十数骑窜入山中，怎么又会死灰复燃，居然攻下了洛阳！他没有再谈杨嗣昌，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稍过片刻，才遗憾地说道：

“如果我当初能留在陕西，事情何至于到这一步！闯贼岂能逃出我的手心！”

以后，在崇祯十四年秋和十五年春，胡诚善又曾将傅宗龙和汪乔年先后被农民军俘杀的消息告诉孙传庭。孙传庭听说汪乔年的死讯后，带着怜悯的口气说：

“傅仲纶、汪岁星 [2] 都是文人，不习战阵，也不能驾驭悍将，尚方剑在他们手中形同虚设。不过以文弱书生而能效命疆场，不屈死节，也算可悲可叹！”

“封疆大吏中就没有能带兵打仗的么？”胡诚善问。

“除我之外，卢九台、洪亨九都尚称知兵，也能统御诸将。”

自从傅宗龙兵败火烧店，朝臣们就常常私下谈到狱中的孙传庭。人们对于新任陕督汪乔年根本不抱什么希望，认为只有让孙传庭出狱，才能镇住骄悍跋扈的武将们，也只有孙传庭才有勇有谋可以打败“流贼”，挽回危局。等到汪乔年一死，便开始有人正式上疏，请求崇祯释放孙传庭。这些动静自然都被锦衣卫所掌握。胡诚善也风闻一些消息，所以故意问了上面那个问题。而孙传庭提到的两个人，一个卢象升，两年多前已牺牲在蒿水河畔；另一个洪承畴，正被困于松山弹丸孤城内（其时松山失陷的消息尚未传到北京）；那么，现在朝廷可指望的大臣果然只剩孙传庭一人了。胡诚善以期望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归自己看管的钦犯。对方那狂傲的口气不但没有引起他的反感，反而增添了他的敬佩。他们又聊了几句闲话。胡诚善很想把外面期待孙传庭复出的消息告诉对方，但又不能说得太露，犹豫半晌，临出囚室，才回过头来说：

“大人要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事情的进展比胡诚善估计的要快。仅仅三天以后，崇祯一道谕旨下来，孙传庭被开释，任为陕西、三边总督，挂兵部右侍郎衔。他刚刚回到家中，还未及与京官中的同乡、好友聚谈，便又接到圣旨，让他即刻进宫，皇上将在文华殿单独召见他。

崇祯从来都没有忘记孙传庭。本来，大臣因病辞官回籍，是很正常和正当的事，何况当初孙传庭的《请斥疏》中还提到希望能与“老病之母，早获相依”，更是出于无可非议的孝心。然而崇祯却断然将他逮入诏狱，就是因为内心感到他是个人才，不容许他回家过清闲日子。崇祯也知道这

一处置不合情理，所以那段时间，每逢锦衣卫使吴孟明入宫奏事，他都要问起孙传庭。

“孙传庭在狱中都做些什么？”他问道。

吴孟明一听就明白，崇祯想了解孙传庭耳聋的真实情形，只是已经以装聋欺君之罪将其下狱，就不好再问他聋不聋了。吴孟明绝不能说出违逆崇祯旨意的话，同时又必须说出一点真情，于是他答道：

“孙传庭在狱中有时叹气，有时独自背些诗，狱卒也听不太懂。不过，皇爷，孙传庭的确有欺君之罪！”

“怎么？他的耳聋果然是装的么？”

“他是有点聋，但不像疏中说的那么严重。他在疏中说，人家在他面前放炮，他只看见火光一闪，听不见炮声。而据看监的人说，只要对着孙传庭耳朵大声讲话，他还是能听见的。难道炮声竟比说话声还小？不可能！这说明疏中的话有假，言过其实！”

崇祯点点头，又问道：“外面对此事有些什么议论？”

吴孟明知道朝野都认为孙传庭冤枉，更有人私下作诗为孙鸣不平，但这些实情他都不能告诉崇祯，只好说：

“锦衣卫暂时还没有听到士民对此事有何议论。皇爷可问问曹化淳，看东厂的打事件番子是否有所听闻。”

后来“剿贼”军事连番失利，吴孟明看出崇祯对孙传庭的怨怒已经化解，转而开始考虑重新起用这一人才，朝臣中更有不少人主张让孙传庭尽快出狱担负“剿贼”重任，而他本人则曾收过孙家辗转致送的银子和古玩字画，于是他决定为孙传庭说好话。他先是把孙传庭听力已逐渐恢复的情形奏报给崇祯。当汪乔年的死讯传到北京，崇祯又一次向他问起孙传庭时，他跪在地上说：

“听狱吏胡诚善禀报，孙传庭对流贼肆虐、中原残破深为痛心，说他如有机会剿贼，绝不让闯贼逃出他的手心！”

众多朝士的举荐，吴孟明的奏报，让彷徨无计的崇祯从孙传庭身上看到了“剿贼”的新希望。他很快就让秉笔太监拟旨，任命孙传庭为陕西、三边总督。第一道圣旨刚刚发出，他又追加一道圣旨：让孙传庭立即来文华殿接受召对。

孙传庭出狱不到一天就奉诏进宫，一路上不由得回想起三年前与洪承畴在平台受召见、受申斥的情景，心中仍感忐忑。进入文华殿后，他向崇祯行了常朝礼，跪在地上等候问话。只听崇祯温和地说道：

“先生请起。”

孙传庭记得上次召对时，他自始至终都是跪着说话，而崇祯自始至终都是疾言厉色，直呼其名，现在听了这一句“先生请起”，顿觉一股暖流荡过全身。他刚刚起身，又听崇祯吩咐“赐座”，他慌忙又跪下谢恩，然后才在太监搬来的一把黄花梨椅子上侧身坐下。

“听说卿在狱中忧心国事，不忘剿贼大局，朕心殊感欣慰。今即命卿前往陕西、三边，督率诸镇早日开赴河南，痛剿流贼，并解开封之围。”

崇祯说话时，孙传庭发现，三年不见，年方三十出头的皇上明显地憔悴了，双鬓竟有了白发，显然是因宵旰焦劳所致。他有点激动，高声答道：

“微臣虽在缧绁之中，犬马报主之忱未尝稍泯；每闻流贼蹂躏地方，残害藩封，心中痛愤，目眦为裂。今蒙皇上不计前愆，仍使效命驰驱，臣纵肝脑涂地，亦难报圣恩于万一！”

“目今贼势方张，寇焰益横，尤其中原之地，郡邑半墟，人民几烬，而朝廷兵饷两缺，朕心如焚，诸臣碌碌，莫知为计。卿当年曾擒高迎祥于黑水峪，复败李自成于潼关原。值此国家多难，正忠臣奋发之时，卿于剿贼大计，可曾擘画乎？”崇祯的口气既忧郁又急切。

“微臣性本驽钝，百计粗疏，然多年与贼周旋，千虑一得，思为陛下条陈久矣。唯刍荛之议，难免荒谬绝伦；献曝之愚，深恐有污圣聪。”

“卿但说不妨。”

孙传庭在三年前那次召对时，曾认真地将自己要向皇上进言的“安攘大计”用小字密密地写在象牙朝笏上，不料后来根本没有机会说出就被崇祯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通。这次他并无预先准备，但因为所谈都是多年“剿贼”心得，且在狱中也经常思索，所以谈起来还是有条不紊、滔滔不绝。他从招兵、筹饷谈到督抚和武将的选任裁汰，又从用兵的知彼知己谈到天时、地利，最后还特别谈到“剿”、“抚”各宜把握的要点，顺便又把当年“主抚”的熊文灿贬斥了一通。

崇祯近年来每与大臣商讨“剿贼”大局，除兵部尚书陈新甲尚能贡献一点意见外，别的人简直不知所云。现在忽听孙传庭如此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不觉心中又惊喜又叹悔。惊喜的是，在国事日蹙、举朝茫然之际，居然还有人能这样从容而有条贯地谈兵。叹悔的是，不该迟至今日才放孙传庭出狱。毕竟孙传庭在任陕抚期间立过大功；而自从孙传庭下狱，官军除了对张献忠有过一二次小胜之外，就再也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了。他迫切地希望孙传庭赶快率军出征，将“流贼”一鼓荡平；于是他先吩咐太监给一直在说话的孙传庭“赐茶”，然后问道：

“卿需要多少人马可以荡平流贼？”

“五千精兵足矣！”

崇祯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多年来因国库空虚，只要一谈起招兵筹饷，崇祯就愁绪满怀，茶饭无心。两年前为向皇亲借饷而逼死李国瑞、害死五皇子的事至今还让他想起来心有余悸。他原来很担心孙传庭会说出“需要十万人马”的话来。虽然相对于“流贼”的兵力，“十万人马”并不算多，但对朝廷来说，哪怕只解决五万人马的粮饷都极难办到。而现在孙传庭却只要五千人马，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片刻间他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又问道：

“据河南来的奏报，闯贼有三十余万人马，曹贼有二十余万人马，二贼合起来超过五十万。卿以五千人马前往驰剿，不嫌少么？”

如果换了洪承畴或别的大臣，在请朝廷拨给兵饷时，一般都会夸大“贼情”，尽量多报所需，从而给自己留下余地。现在皇上既然主动问及兵饷是否嫌少，更是绝佳时机，应当赶紧见风使舵，就此提出较高需求。但孙传庭与外界隔绝三年，素来的自信与自负，使他难以相信李自成在惨败之余又能重新聚集几十万人马，至于罗汝才则更不在他眼里。想起崇祯刚才说的“朝廷兵饷两缺”的困境，他不愿在此时增添主上的烦忧，慨然答道：

“剿贼须兵，此必然之理。然正如俗话所说：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臣以为目前所缺者为敢战之兵，善战之兵，非泛泛之兵也。窃见今日官军，每每未遇贼而闻风胆落，遇贼而临阵恇怯，必使之战则瞬息哗溃，此皆偾事之兵也，虽多何益？苟能练就一支精兵，驱之能战，战之能胜，虽刀山剑树亦一往无前，则流贼乌合之众，何足道哉？况流贼居无定所，携家带口，皆充兵数，能战之寇，不过十之六七，号称几十万，皆夸大其词耳！”

“卿言甚善。”崇祯频频点头，他联想到随洪承畴出关的十三万人马也大都未战先溃，觉得孙传庭的“精兵”之论的确深中肯綮，又问道，“卿以为如何才能练就一支精兵？”

“精兵与良将，缺一不可。未有庸懦衰惰之将而能统率精兵者也，故择将至为紧要。以臣当年所率镇将而论，曹变蛟、左光先颇能勇往，虑事亦颇详慎，庶几堪称良将，其所率士卒亦骁勇善战，固非他军所能比拟。”

崇祯又点头称善。因为想起杨嗣昌、傅宗龙、汪乔年的败绩无一不与镇将的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相关，他又恨恨地说：

“现在这些武将，遇敌既怯懦畏战，对上又骄横跋扈。杨嗣昌之败，傅、汪二督臣之死，皆起因于贺人龙等武将的先期噪归，看来非杀一儆百不足以挽军界颓风！”

孙传庭知道，武将的不听指挥，固然出于自身原因，同时也与文人出身的督抚不谙战事、不能服众相关，但他不敢对崇祯的话加以纠补，只能

点头说：

“陛下英明天纵，洞烛幽微。微臣此去，定当激发诸将忠君报国之心；同时严申法纪，不容再有临阵哗归之事发生。”

崇祯对今天的召对非常满意，特别是孙传庭的敢于任事使他感到多年来一直压在肩上的重担好像忽然有人接了过去。他深深地嘘了一口气，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胆豪气壮的忠臣，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听说卿在狱中不废吟咏，时有新作？”

孙传庭吃了一惊，不知崇祯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自知诗才平平，倒是有两部文稿颇为自珍：一部是入狱前写的《鉴劳录》，记述自己任陕抚时的劳绩；另一部是入狱后写的《省罪录》，记述奉诏勤王以来的行间始末。他意识到自己在狱中的一言一行都曾受到监视，于是老实地答道：

“臣自陷法网，曾撰《省罪录》一卷，要在悔罪自新，感恩图报。至于诗词，素非所长，亦未有新作。监中无聊之际，偶吟旧作，以遣长日，则不时有之。”

孙传庭写《省罪录》一事，崇祯早听吴孟明说过，尽管对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但书名使他增添了对作者的好感。他笑着又问：

“朕从未读过卿的诗作，狱中遣兴，不知都背诵哪些旧作？”

“臣在狱中与亲友暌违日久，所吟亦以思亲怀友之作为多。就在前天，臣还想起多年前送友人萧武子南下时作的一首五律。”看见崇祯含笑示意，他便朗声吟诵起来——

痛饮真吾事，

其如别恨何。

风尘劳岁月，

湖海尚干戈。

病骨开樽懒，

雄心倚剑多。

萧萧涟水上，

千古此悲歌。

“好诗！”崇祯赞道，“今日听卿一席谈，亦在在有倚剑雄心溢于言表。深望先生此去，重振当年虎威，扫尽寇氛，为永固我大明金瓯立不世之功！”

召对结束，一个太监出来宣读了对孙传庭的赏赐。可能是考虑到他入狱后已停俸三年，为了补偿，这次赏赐的金银、绸缎、玉器都特别丰厚。孙传庭跪下谢恩后，太监又宣读了在文华殿“赐宴”的谕旨。

崇祯怀着轻松的心情回到乾清宫，看到御案上堆放的文书，不觉又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些文书多数是各地发来告急的，可是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为什么这些臣下就不能设法将“剿贼”、赈灾等种种难题自行解决呢？他想，“还是孙传庭好，能体谅朝廷困难，只是他当初不该执拗地要辞官回籍，徒然在铁窗之下蹉跎三载！”他又想到贺人龙等几个骄悍的总兵，几番“剿贼”大事都坏在他们手中，还使一位督师辅臣、两位总督就此送了命。“绝不能让孙传庭的事再坏在他们手上！”他恨恨地想着，随即拿起笔来，亲手写下一道密旨，让孙传庭到西安上任后，处决贺人龙。他想，这样一来，必然众将震慑，孙传庭威望顿竖，就不会重蹈三位大臣的覆辙了。

孙传庭回到公馆后，陆续有朝中的同乡、好友以及上疏举荐他的朝臣们前来造访。他以前的幕僚，凡在京畿一带的，知道他复出，也纷纷重新来到他身边。大家听说他只向崇祯请兵五千，都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位在兵部任职的同乡说：

“傅仲纶、汪岁星各率三四万人马出关，都自叹是‘以肉喂虎’；明公以区区五千人，欲抗衡闯曹五十万联军，无乃太少乎？”

孙传庭召对时的各种立论，都建立在三年前对时势的了解分析上。那时惨败之余的李自成正在深山中躲避“追剿”，根本不成气候。孙传庭认为，都是后来的总督郑崇俭、巡抚丁启睿无能，才未将穷寇斩尽杀绝。对于崇祯十三年以来李自成进入河南后饥民响应、兵力迅速扩大的情形他既不清楚，也不相信。而召对时听孙侃侃而谈的崇祯，虽然觉得孙的议论与他所接触的各地消息差别甚大，但处在焦头烂额中，他宁可相信孙传庭而不愿正视可怕的现实。这就为一场召对带来了滑稽的效果：君臣双方都倍受鼓舞，忽然对“剿贼”前景充满了信心；而实际上现实并无任何改变，两人的乐观都建立在时空错乱的虚幻背景上。

听了来访者对过去三年战争形势和当前局势的介绍，孙传庭才如梦初

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对自己在皇上面前轻易夸下海口感到后悔，但他深知崇祯的性格，知道现在已不能随便改口，否则尚未赴任就可能被重新逮入诏狱，甚至遭遇更大的不测亦未可知。他决定赶紧动身前往西安，一切等就任新职后再说。动身前他接到了御赐的尚方剑以及敕书、关防、符验、旗牌，同时又收到了太监专门送来的一道密旨。

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孙传庭上路了。

[1] 杨武陵——杨嗣昌是湖南武陵人。

[2] 汪岁星——汪乔年字岁星。

第三十八章

孙传庭到西安上任后，一些总兵、副将受兵部檄调，也相继率人马抵达陕西。他们中有很多孙传庭的老下属，有的参加过崇祯九年至十一年的“剿贼”，有的参加过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的对“虏”作战，有的两场战争都参加过。他们驻扎停当后，陆续前来总督衙门拜谒。与纯粹礼节性拜谒不同，他们大都随身携带几样不算昂贵的土仪，透出一种亲近的关系。磕头之后，他们先关切地问起老上司的健康，适度地问及狱中生活的情形，接着便很自然地回忆起以前跟随孙传庭征剿“流贼”、抵御“东虏”时的种种往事，最后又都会请示今后的作战方略，宣示效命的决心。武将们的表现并非出于敷衍，毕竟在他们的经历中，一些胜仗、一些值得回首的光荣往事都与老上司相联系。在他们心目中，孙传庭不仅是富于韬略、屡战屡胜的统帅，而且是唯一能够挥舞大刀，与将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的封疆大吏。后来的郑崇俭、丁启睿、傅宗龙、汪乔年之流，与之相比，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孙传庭见了老下属，当然也很高兴。以往他给人的印象是威严有余，亲和不足，而现在可能是经过了狱中生活的打磨，他待人比以前亲切多了。好几位总兵都被他留下吃饭，在餐桌上继续贴心地交谈。

但是，随着各路人马逐渐到齐，孙传庭不是愈来愈高兴，而是愈来愈忧郁了。最早察觉他情绪变化的是继室张氏。孙传庭的原配早已过世。张氏也是官宦人家出身，知书识礼，比较能干。在孙传庭入狱的日子里，家中里外大事都亏她一人操持。这天，她想起小儿子世宁的生日快到了，便想同丈夫谈一下为孩子过生日的事。她进书房时，孙传庭正坐在书案前，面向窗外，若有所思。

“官人，后天就是宁儿的七岁生日。这几年家中日子有点儿紧，又没有心

情，所以每年都是随便添两个菜，就算给孩子过了生日。今年你出来了，我想搞得热闹一些，让孩子痛快地玩一下，大家也都……”

“难，难……”孙传庭说，仍然望着窗外。

“什么？你说‘难’？为什么‘难’？”张氏大惑不解。

“难啊！”孙传庭回过头来，才看见妻子一脸诧异地站在面前，他一愣，问道，“你同我说话了么？”

张氏把替孩子过生日的话又说了一遍。

“好，你看着办吧。唉，我进去那年，宁儿才四岁。我出狱回家那天，他都不认识我了，吓得直往你身后躲。”孙传庭摇摇头，不胜感慨。

“你刚才说‘难，难’，什么事情让你为难啊？”

“唉！”孙传庭叹一口气，“我出狱当天就蒙皇上召对。皇上问我需要多少人马可以荡平流贼。我对三年来外面的事情毫不清楚，就信口说有‘五千精兵足矣’。现在各路人马齐集，五千之数已经有了，可是闯曹二贼号称有五十万人马，五千之数怎能出征呢？难，难啊……”

“官人打算怎么办？”张氏明白问题的严重。

“我想上疏奏明原委，说明须练就二万精兵始能出关剿贼。”

“二万人马怎么能剿灭五十万流贼？官人何不请兵二十万？就是二十万对付五十万，也还得一人打赢两个半才行！”想着人不能以半个来计算，张氏说到这里，自己先抿嘴笑了。

“你真是妇人之见。”孙传庭也露出苦笑，“皇上当面对我说，现在朝廷是兵饷两缺。我若请兵二十万，皇上岂不要雷霆震怒？我是想着傅仲纶、汪岁星都是率三四万人马出关；我只请兵二万，庶几能蒙皇上体谅。更主要的是，以招兵、筹饷为由，可以推迟出关时间，以便练就一支精兵。别的事以后再说。”

“对啦，你在皇上面前说的是‘精兵’，不是一般的‘人马’。‘精兵’当然需要时间来练，我看皇上不会怪罪的。你不要太发愁，小心愁坏了身子。”

又过了几天，贺人龙带着高杰也提着礼品前来拜谒。孙传庭对他们格外亲切，除留两人吃饭外，还让仆人取出几盒从北京带回的茯苓饼回赠给他们。可是当晚，张氏端着一碗家乡风味的刀削面来给丈夫消夜时，只见他躺在炕上，双手枕头，又在喃喃自语：

“难，难……”

“怎么又‘难’起来了？”张氏问道，一面把碗筷放在桌上，“快起来吃面

吧！不是说好了不再为出关的事发愁了么，难道你还有别的心事？”

“没，没有，”孙传庭遮掩地说，边说边翻身起来，坐到桌前，“狱中三年，没有人说话，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啊，好香的面！”

张氏疑惑地看了丈夫一眼，走出去了。

孙传庭的确还有别的犯难的事。临出北京前，他接到崇祯密旨，让他抵陕后将贺人龙就地正法。他明白崇祯的意思，除了贺人龙罪不容诛之外，也是想借此帮他竖立权威。可是他更清楚的是，贺人龙跟随自己多年，在当年参与“剿贼”的总兵中，除了曹变蛟、左光先，就数贺人龙的人马比较能战了；如果让贺跟着自己打仗，未见得会有哗归、脱逃的事发生。那么，救不救贺人龙呢？如果要救，他应该立即上封密奏；但崇祯一向刚愎自用，看了密奏，会不会动怒，不得而知。更可怕的是，万一贺人龙将来再触犯军令，崇祯一定会迁怒于自己，“我就要无端地为下属顶罪了！”

反复考虑的结果，孙传庭决定执行崇祯的密旨。与率兵出关的事不同，杀贺人龙的事既已奉旨，就不能拖。而这里还牵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抚贺人龙的部下，如何使这支人马继续为自己效命。在当时，不少将领都通过放纵部属烧杀淫掠来换取对自己的忠诚，进而稳定军心。贺人龙也是如此，而且在他的队伍中还有大量姓贺的子弟兵。杀了他，部下会不会闹事呢？由于奉的是密旨，孙传庭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更无法与任何人商量。

过了一会儿，张氏进来收拾碗筷，看见丈夫又睁着眼睛躺在炕上。当她离开房间时，只听背后传来轻轻一声叹息：

“唉，只好这样了！”

回西安近一个月后，各路人马都已到齐。孙传庭选定一个日子，在总督衙门宴请参将以上的武官，自己的幕僚也都出席作陪，共开了十几桌。这种事在傅宗龙、汪乔年任总督时从未有过。那时一股失败的情绪弥漫全军，从总督到普通士兵，都觉得自己好像即将前往战场送死。而今天前来赴宴的将领们脸上都没有晦气，彼此兴高采烈地开着玩笑。虽然大家清楚，目前官军的兵力根本无法与闯曹抗衡，但他们信任和崇拜孙传庭，相信老上司一定会有周密的思虑，绝对不会像前两任总督那样无能。

宴会开始后，孙传庭先站起来致词。他说，今天在座的有很多老熟人，也有不少新朋友，“旧雨新知，济济一堂”。接着谈到时局，希望大家“共体时艰”，为早日出关“剿贼”、“解开封之围、纾圣上之忧”而共同努力。

致词以后，孙传庭走下席来一桌一桌地敬酒，不时与碰杯的人聊上几句。走到贺人龙席前时，贺人龙赶紧端着酒杯笔直地站起来。碰杯后，孙传庭并不急于离开，关切地问道：

“人龙，你是延安人，最近可曾回家探亲？听说令慈已近稀龄，身体还健旺么？”

“多谢大人关怀。末将上月还曾顺路回家一次。家母来年将迈七旬，托庇粗安。”

孙传庭又问及他家中其他成员的情况。当听说贺人龙的儿子已快成年时，孙传庭又笑着问：

“你中过秀才，现在又是援剿总兵。令郎是‘学书’走科举之途呢，还是‘学剑’[1] 走将军之路呢？”

“嗨，小地方人，谈不上‘学书’‘学剑’；只是从小进私塾，现在倒也胡乱能作两篇时文；至于武功，我们那里为了对付杆子，家家孩子都会舞枪弄棒。我那愣小子个头大，有蛮力，干起武行当来，倒也是块料。”

“好，文武全才！有出息！你大名‘人龙’，我看令郎将来也是人中龙！”

“大人谬奖，大人谬奖。”

孙传庭继续一桌一桌地敬酒。每当见到贺人龙的部将，不管熟不熟，他都会亲切地说几句期勉的话，尤其走到高杰面前时，更从随侍手中取过酒壶，亲自为高杰斟满一杯。他的举动看在所有将领眼中，有人感动，有人羡慕，有人甚至有点嫉妒。不过大家都认为，总督大人如此礼遇贺营诸将，显然是在下一步军事行动中要特别倚重这支人马。

午宴结束后，按照事先通知，参将各回本营，总兵、副将都到大堂议事。将领们按官阶大小各就各位。虽然酒宴时的热闹快活劲儿尚未过去，但进入这个大堂，所有的人都自我约束，不再大声喧哗。过了一会儿，孙传庭才从屏风后面缓步走出。他身后跟着两个亲兵，一个手捧用黄缎套子套着的尚方剑，另一个捧着一个黄缎盒子，大家猜想里面装的大概是敕书。将领们一见孙传庭，都肃然起立，分批行过参见礼后，听中军说了一句“就座”，才坐下来。

孙传庭素来以威严著称，但今天的目光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也不像刚才宴会时那样温和亲切，而是透出一种忧伤、一种无奈。大家正感不解，孙传庭已经站起来，低沉而果断地说道：

“贺人龙听旨！”

贺人龙非常意外，赶紧站起来走到离桌案约三尺处跪下。其他武将一听皇上有旨，也都纷纷在贺人龙背后跪下。只见捧着黄缎盒子的亲兵走到

孙传庭面前，大家这才知道盒中装的并非敕书，而是圣旨。孙传庭取出密旨，一字一顿地宣读了一遍——

贺人龙身为总兵，于开县率部哗归，致剿贼军事功亏一篑；复于项城、襄城临阵脱逃，先后两丧督臣；实属罪责深重，国法难容。着陕督孙传庭即以尚方剑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钦此！

听到“就地正法”一句，贺人龙脑中“嗡”地一下，顿时眼前一阵发黑。他勉强磕了头，艰难地站起来；马上身后就有两个高大的兵丁将他抓住，同时摘去了他的佩剑。他部下的几个副将以及当初与他一样临阵脱逃的总兵郑嘉栋、牛成虎等人也非常害怕，因为不知那黄缎盒中是否还有别的圣旨。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孙传庭，背上都突然冒出冷汗来。

兵丁们正要将贺人龙押下去，孙传庭摆手说了声：“慢！”随即离开桌案走到贺人龙面前。他直视着贺的眼睛，很带感情地说道：

“贺将军，你是我的老部属。在我任陕抚那几年，你随我征剿，汗马劳绩，人所共睹。流贼呼你为‘贺疯子’，闻大名而胆战心惊。崇祯十二年我因罪入狱。你在开县、项城、襄城的事，我都是出狱后方才听说。你我知交，我想你当初所为，必有势不得已之处；然国法如山，军令如山，率部哗归，两丧督臣，业已构成死罪。虽然你是我的爱将，虽然我极盼你能与我一起出关，再为圣上效犬马之劳，但我没有办法救你。近来我一直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就因为总在想着你的事。”

孙传庭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大堂中一片沉寂。贺人龙嘴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有出声。孙传庭接着说：

“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放心，令慈那里，我会派人悉心照顾。我是独子，先母病重去世时，我身系狱中，未能在榻前侍奉送终，至今想起来仍怅恨不已。将心比心，我完全能体会你此刻的心情……”

贺人龙听了这几句，鼻子一酸，掉下泪来。孙传庭看着他，微微叹一口气，又说：

“家中还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出来；凡我能尽绵力的，一定不负所托。令郎前程远大，将来不论任文职武职，必能光宗耀祖。”

说罢，孙传庭拍拍贺人龙的手臂，回到桌案后面坐下，轻轻将头一摆，两个兵丁便将贺人龙押下堂去。刚刚迈出大堂门槛，贺人龙忽然挣脱兵丁的手，大踏步回进屋来。两个兵丁重新去抓他，被他双手一推，差点

摔倒。众人大惊，不知他要干什么。站在孙传庭两侧靠后的亲兵都不觉去手摸刀柄。唯有孙传庭丝毫不慌，反而做手势让兵丁不要阻拦贺人龙。片刻间贺人龙来到案前，扑通跪下，大声说道：“末将向制台大人辞行！”随即朝孙传庭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向在座的将领们扫视一遍，说：

“人龙不肖，干犯国法，今日赴刑，罪有应得。愿诸君以人龙为戒，追随制台大人，矢勤矢勇，戮力杀贼。古人说：临难毋苟免。与其像人龙这样死于国法，不如在疆场上慷慨捐躯！”

贺人龙重新大踏步走了出去。

在众将印象中，贺人龙虽然能够打仗，却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现在听他突然说出来这样几句铿锵有力的话，都觉得意外。感动之余，有人不由得在心中暗想：真是人之将亡，其言也善！

贺人龙斩讫后，孙传庭吩咐中军，一定要挑一副好的棺木，给他换一套簇新冠服，予以礼葬。同时宣布，贺营人马仍由所部各副将统领。其中高杰拟由副将提升为总兵，并报朝廷予以实授。他说：

“哗归、脱逃诸事，罪在总兵。尔曹奉命行事，并无责任。皇上圣明，故独以贺将军一人正法。切盼各位回营后，感沐皇恩浩荡，并将贺将军临刑前的谆谆告诫晓谕全营将士，从此同心戮力，奋勇杀贼。”

从众将的反应，他看出郑嘉栋、牛成虎等总兵因曾与贺人龙一起在襄城抛下汪乔年不战先逃而显得惴惴不安。他认为杀一儆百的震慑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贺人龙最后的表现出他意料，简直比由他开口训诫效果更好，于是他不再多说什么就宣布散会了。

散会后，孙传庭将高杰单独留下来深谈。在当年由他招安的“流贼”中，他对不少人如大天王高见等并不信任，唯独对于翻山鹞高杰十分倚信。这是因为他非常清楚，高杰是在与李自成的爱妾邢氏私通后，带着邢氏前来投降官府的，此举不仅使“流贼”人马受损，而且深深地刺伤李自成的自尊心。高杰已成为李自成最痛恨的人，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贼营”中去，而且在历次战斗中，他的表现也都令人满意。现在孙传庭对他温语有加，嘱咐道：

“高将军，你我相知多年。贺镇这支人马，我就交给你了。你实授总兵官一事，我即刻上奏朝廷。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将这副重担挑起来；要无日或懈，抓紧练兵。以前我有曹变蛟、左光先二支劲旅，如今没有了……”

“左勷将军是左光先将军的侄儿。”高杰插了一句。

“你觉得他比他叔叔如何？”

“应该还是善战的吧。”

“但愿如此。但目前我最倚重的就是你这支人马了。李自成、罗汝才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我们一定要再次打败它！关于何时出兵，如何出兵，我们以后再谈。眼下顶要紧的是练就一支精兵。高将军，切切不可松懈！”

孙传庭的话说得简短有力而富于自信。高杰站起来说：

“请大人放心。大人教诲，末将时刻铭记在心。练兵之事，绝对不敢懈怠。将来出兵剿贼，敝营人马一定奋勇当先，以报大人知遇之恩！”

处决贺人龙之后，孙传庭乘诸将震慑之机，马上开始大举招兵、筹饷、练兵。他向朝廷提出的，是须练精兵二万、拨饷百万始能出征。而实际上他准备招募的新兵、筹集的军饷和武器都远超此数，可以说是多多益善。他想，倘能有十万精兵在手，凭他的智慧和胆略，就足以同“流贼”在中原酣战一番了。招兵买马的同时，他下令各镇抓紧训练，整顿军纪。他自己也经常突然骑马来到军营中，察看操练情形。由于他既精通武艺，又熟悉阵法，与前几位不谙武事的总督全然不同，所以总兵官们也懔懔畏惧，不敢在他面前随便蒙混。

自从来到陕西，孙传庭就不断派出细作，去河南特别是开封一带刺探军情。五月下旬，他获知丁启睿、杨文岳、左良玉共率官军二十万往救开封。他对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极其关注。一来这可以使他进一步了解闯曹联军的实力，二来战争结果势必会影响下一步他的行动。他原以为官军会驻扎开封城北至黄河南岸一带，既与城内密切沟通，又可得到北岸接济，从而以逸待劳，立于不败之地；不料大军竟往朱仙镇开去。他听了细作的禀报后，对身旁几个幕僚说：

“丁性如不知兵，杨斗望[2]、左昆山怎么也糊涂到此地步？打仗不讲地利，唉，二十万大军可惜了！”

“大人以为官军此番又要败北么？”一个幕僚问。

“他们可能指望城内出兵，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使流贼腹背受敌。但城内只有陈永福一支人马，我想周王殿下断不敢轻易放他出城。”

“此事对大人可有影响？”又一个幕僚问。

“如果官军侥幸获胜，皇上不会急着催我出关，我们就有时间苦苦练兵，练得兵强马壮。如果官军败北，皇上必会催我出关，我们就得以未练之师去迎击贼军了。”

事情果然被孙传庭说中。五月底朱仙镇官军溃败的消息就传到了西安。又过十来天，孙传庭接到了兵部催他出关的檄文。他立即上疏，在分析形势后，再次提出须练精兵二万、拨饷百万始能出征。大约半个多月后，他接到朝廷批复。不出所料，崇祯对他所提要求十分不满，认为他出尔反尔，在他的奏疏上批道——

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取盈二万？且百万之饷安能即济？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歼荡，不得过执取咎。

孙传庭接到圣旨后，将几位核心幕僚找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这个批复虽然对孙传庭有所责备，但口气不算严重；催战意图虽然明显，但还有申奏余地。孙传庭仔细琢磨“不得过执取咎”一语，先紧皱双眉，随后禁不住一笑，说：

“知我者，圣上也；不知我者，亦圣上也！”

“大人此言何谓？”幕僚们不解地问。

孙传庭说：“我素性执拗，凡我以为对的事，总是持之甚坚，宁肯辞官回籍，不愿委曲求全。当年获罪下狱，盖与此一个性相关。皇上告诫‘不得过执取咎’，非深知我者乎？”

几个幕僚听了频频点头。

“今日贼势甚张，社稷危如累卵。傅、汪诸公仓促出关，惨死贼手，情固堪悯，然于国事何补？我暂不出关，是因为我以社稷为重，不欲以新募之兵作孤注一掷，绝非贪生怕死。皇上不计后果，一味催战，岂非不察我之苦心乎？”孙传庭说到这里，喟然长叹一声，心里默诵起《离骚》中的句子来，“‘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赍怒’。”

他同幕僚们又商量一阵，决定再给崇祯上疏，将以前所陈述的理由说得更加透彻分明。由于崇祯当时已采纳首辅周延儒的建议，将侯恂从狱中释出任为督师，同时檄调刘泽清等总兵前往援汴，所以接到孙传庭新的上疏后，没有立即驳回，这样就又拖了一段时间。可是到了九月，开封城内缺粮死人的情形已非常严重，刘泽清等的援军根本不堪一击，侯恂呆在北岸毫无作为，于是朝廷把希望重新寄托到了孙传庭一人身上。崇祯将曾任杞县知县的苏京提拔为监察御史，派到陕西来监督延、宁、甘、固诸军，实际上就是要催促孙传庭立即出关。

孙传庭沉浸在往事的回想中，思索着如何应付苏京。直到仆人进来通

报，说苏京已经到了，他才站起来，一甩袍袖，迎了出去。

苏京比孙传庭大一岁，而中进士却比孙传庭晚了整整十八年，所以官的品级也要低好几级。自从被任为监军前来陕西，他就一直心事重重。他知道开封危在旦夕，如果他不能催促孙传庭尽快出关，那么一旦开封失陷，他身为监军，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轻则可能被革职，重则可能被逮入诏狱。但同时他又知道孙传庭是个既自负又固执的人，当年连杨嗣昌、高起潜他都敢顶撞，自己在他眼里又能算个什么呢？

孙传庭将苏京迎进正厅，分宾主坐下以后，苏京开始说话，一面说一面观察孙传庭的反应。他的语气非常恭敬和谦抑，先赞颂孙传庭过去的“剿贼”功勋，然后谈到开封的围城状况，说城内断粮，已出现人吃人的可怕景象，继而谈到朝野对孙的殷切期望，之后才谈到崇祯的关切，却故意不提崇祯对孙传庭的不耐和指责。他知道真正能影响孙传庭决策的是圣旨，但他尽量不给对方以凭圣旨压人的感觉。最后他谈到自己曾任杞县知县的经历，恳切地说道：

“仆在杞县尸位多年，与当地父老多有交往。杞县离开封很近，围城消息，时有所闻，种种惨状，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孙传庭静静地听着，不插一言。他明白苏京的恭维、谦抑、恳切都是装出来的，目的只是催他尽快出关“剿贼”。虽然苏京一句重话都没有说，但如果他再不出关，苏京肯定会毫不留情地上疏攻讦，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而崇祯也无疑会“信谗而赍怒”，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实际上在等候苏京的时候，他已经对出关之事作了通盘考虑，下了决心。这时他缓缓地问道：

“大人的意思是出兵援汴已迫在眉睫？”

“迫在眉睫！迫在眉睫！”

“大人以为即使兵饷不如傅仲纶、汪岁星，新募之兵未经操练，亦应不计成败，出关与流贼决一死战？”

“这……这……”苏京没有想到孙传庭会以提问的方式来回答自己，联想到傅宗龙、汪乔年兵败身死的下场，一时竟不知如何措辞。

“大人以为何时出兵为宜？”孙传庭又问道。

苏京原以为孙传庭会以种种理由继续滞留陕西，一听对方问到具体出兵时间，赶紧答道：

“仆以为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是多少天？”

“十天之内出兵如何？”苏京用探询的口气问道。

孙传庭摇摇头。

“大人以为十天时间不够么？”

孙传庭又摇摇头。

“然则大人的意思是……？”

“学生久历沙场，自崇祯九年至十二年，枕戈擐甲，转战数千里。与敌一彼一此对搏，生死界于呼吸之间，未尝稍有退怯。今所以迟未出关，岂怕死也哉？盖以新募之兵召之不能战，战之不能胜耳。然开封形势已危在旦夕，虽枯木朽株亦当奋不顾身前往解救。十天时间太长了！”

“大人以为……？”苏京大感意外。

“学生三天之后即率大军出征！”

“好！好！大人如此决断，开封有救了！”苏京非常兴奋。

“尚有一事，务恳大人鼎力相助。”

“大人请明示。凡与剿贼相关者，仆无不遵命效劳。”

“筹饷之事至为紧要，且饷必可继，军心始固。近年来官军军纪败坏，临阵溃逃，皆因欠饷而起。学生到任以来，狠抓军纪，未敢稍懈；然如欠饷过久，则战场之上，将士能否舍命向前，殊难逆料。故请大人务必于此事据实上奏，则传庭幸甚！秦师幸甚！”

苏京听出来这番话是对崇祯“但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旨意的辩驳，但也无可非议，所以他立刻表示自己“理当尽力”。

送走苏京，回到书房，孙传庭马上让一位幕僚替他起草奏疏。奏疏中特别奏明，监察御史苏京主张十天之内出关，而他为救开封燃眉之急，决定三天之后即率秦师出关东征。

第二天，孙传庭在总督衙门召集誓师会议，参将以上的将领都奉命到会。当他步入大堂时，人们发现，几个月前宴请众将时那个和蔼亲切的老上司不见了，那个诛杀贺人龙时忧伤温情的总督也不见了。孙传庭恢复了他固有的威重、严峻。这种威严是只有经历过沙场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赢得过重大胜利的统帅才可能具有的。它自然地流露在神色、声调和细微的举手投足中，而又不仅仅表现在这些地方。它好像就是整个人格的呈现，而绝非无阅历者所能伪装。

苏京也应邀参加了誓师会议。一进大堂他就感受到一种森严的气氛，不自觉地与众人一样肃穆起来。当孙传庭说话时，他注意到所有的将领都屏息无声，神情专注。有几片落叶被秋风吹进堂内，在地上拂过的声音也都清晰可闻。

孙传庭的讲话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关于具体的作战策略要到了河南再行部署。他的声调也不高，但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最奇怪的是，人们好像都受到鼓舞，忽然有了与“流贼”拼死一战的胆量与信心。苏京明白，这就是士气，是唯有孙传庭才能带来的士气。他非常庆幸自己昨天造访时态度的恭敬。如果他在孙传庭面前颐指气使，那就实在太荒谬了。

又过了两天，大军出发了。孙传庭离开西安时，巡抚以下的全体文臣和留守西安的副将王根子都出东城相送。两天后人马出了潼关，正在继续东行，忽然有原先派往开封附近的细作奔回，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人消息：

开封被滔滔洪水淹没了！

[1] “学书”、“学剑”——典出《史记·项羽本纪》。“书”原指书法，此处含义已经改变。

[2] 丁性如、杨斗望——丁启睿字性如，杨文岳字斗望。

第三十九章

开封淹没之后，闯曹大军在朱仙镇和尉氏县境逗留了十几天。九月底，失散在新黄河北岸的几千人马，由刘体纯率领，渡河前来与大军会合了。李自成在失望之余，将人马开到许昌附近，一面休息整顿，一面征集粮草。关于下一步向何处进军，手下文武提出了几种建议。一是等洪水退后，依然前去占领开封，但后来听李岩介绍了城内水淹后惨绝人寰的景象，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放弃。二是前往襄阳，这是李岩于朱仙镇战后提过的建议，如今成了牛金星竭力主张的一步棋。牛金星希望李自成尽快选个地方建国称王，原来选中开封，现在选中襄阳。三是由于杨文岳、虎大威一支官军于朱仙镇战后退到了汝宁，因此又有一种建议是先南下攻克汝宁，然后再进军襄阳。

李自成还在斟酌、权衡之中。十月上旬，突然得到东边来的细作禀报，知道袁时中趁闯罗联军撤离开封，率领小袁营人马离开颍州王老人集，到了杞县的圉镇，积草屯粮，准备长驻，并派人渡过新黄河，向新任河南巡抚王汉请求招安。随后又得到西边来的细作禀报，说是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已出潼关来到河南，正向东边开来。

李自成立即召集手下文武，并将罗汝才、吉珪请来一起商议。自从第三次围攻开封以来，四个多月时间，义军消耗了无数钱粮，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未能进城，反而白白地被洪水淹没了一万多将士和数百匹骡马，刘宗敏等大将心里都憋着一股气，这时听到新的军情，正好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好啊，老子几个月没有打仗，手正发痒呢，现在一个叛将，一个宿敌，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得很！闯王，我看咱们来者不拒，一口吃两个包子吧！”刘宗敏先说道。

“总哨说得没错。”袁宗第接着说，“小袁营经不起一击，我只担心他们听到风声，又会赶紧逃跑。这次绝不能让它跑掉！至于孙传庭，他手下的郑嘉栋、牛成虎，在襄城也是比谁都跑得快。还有个贺疯子，算是比较能打的，偏偏又被孙大人自己给杀了！”说罢哈哈大笑。

其他几位大将发言，口气也都差不多。只是在提到敌人兵力时，尽管所有的人都想到了高杰，却都绝口不提，显示了他们的粗中有细。

牛金星、宋献策知道李自成和左右将领对袁时中十分痛恨，而消灭袁时中也并不困难，只是涉及慧梅，就有一个投鼠忌器的问题。万一保不住慧梅，高夫人会大为伤心，不少闯营将士也会心中抱怨，而用慧梅拴住袁时中的主意当初是他们出的，所以一时都觉得不便开口。

果然，高一功提出了要保慧梅平安的问题。他的话无疑代表了高夫人的意思。牛、宋二人趁机附和，建议闯王宽大为怀。宋献策并说，如今有一位新投顺的扶沟秀才名叫刘忠文，同刘玉尺平日相识。不妨先派刘秀才带着他的亲笔书信，前往圉镇劝说袁时中重回闯王旗下。只要袁时中重新回来，前罪既往不咎。刘宗敏和李过等虽然不赞成对袁时中这般宽大，但是为着慧梅能够平安不死，也同意宋献策和牛金星的建议。

曹操和吉珪心中暗笑，但他们都装得一脸诚恳，既表示了对袁时中的愤懑，也表示了对慧梅的关切。

接着商议迎击孙传庭的事。牛金星说：“听京城来的消息说，孙传庭刚从牢里出来时，崇祯问他需要多少人马，他说有‘五千精兵足矣’……”

“老鹰叼根唢呐，云里雾里乱吹！”半天没吭声的田见秀，忽然插了一句，引来一片笑声。

牛金星也笑了，接着说：“他很快就后悔自己话说得太满，到了陕西就改口说要二万精兵、百万饷银始可出关。崇祯为此很生气，说他出尔反尔。”

众人又一阵大笑。

“二万人马顶个屎！”刘宗敏藐视地把手一摆，“闯王，你留在这里处理小袁营的事儿，孙传庭交给我去收拾吧！”

“不知孙传庭究竟带多少人马出关？”李自成问道。

“孙传庭既然开口说要‘二万精兵’，估计不会少于这个数。但他到陕西才半年，也不可能招到很多兵。傅宗龙、汪乔年都是带三四万人马出关。我想他的兵力了不起与他们差不多。”宋献策说。

“大家看怎么分兵？”李自成边说边向全场扫视一眼。

“怎么分都可以，但我可不留在这里。我要去打孙传庭，报潼关南原之仇！最好让我当前锋！”袁宗第说。

自从几次犯错以来，郝摇旗有很多会议都未能参加，参加会议也很少讲话。这时听了袁宗第的话，忍不住站起来说：

“闯王，总哨，你们要是还瞧得起俺摇旗，就让俺和汉举一起打前锋。俺要不把姓孙的打个落花流水，俺从此头朝下走路！”

“我们现在先谈分兵的事，分了兵才能考虑谁打前锋。摇旗，你看怎么分兵为好？”李自成问。

“这是烧个鸡不吃，拿在手里撕撕香香（思思想想）的事，俺可不会；俺只会带一群不要命的弟兄冲锋陷阵！”

李自成并不把孙传庭放在眼里，但他觉得对付袁时中，不需要这么多人都留下来。如果自己留下，让刘宗敏带兵前去，而曹营也一同前往的话，就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在联军中，罗汝才是地位仅次于他的大将军。刘宗敏显然不能指挥罗汝才；但若由罗汝才指挥全军，则更不妥。他转望宋献策：

“军师，你看如何分兵？”

宋献策完全懂得李自成的心思，故意想了一下，说道：

“虽说对袁时中要先规劝，但我们也要作好他不听劝的准备。所以我想可由补之率一支人马留在这里，先给小袁营以震慑。如果他死不回头，几天之内就可发兵剿灭。高夫人也应留下随时参预决策。此外健妇营、孩儿兵等也都不必动。其余大军可随大元帅、大将军前往迎击孙传庭。”

李自成微笑点头，又望着罗汝才说：

“大将军，你看献策说的可行么？”

罗汝才在崇祯十一年去潼关外试图接应李自成时曾同孙传庭交过手，结

果大败，不得不逃往房、均一带向熊文灿假降，所以他深知孙传庭的厉害。现在看见闯营大将如此轻敌，竟把孙传庭与傅宗龙、汪乔年相提并论，心中颇不以为然，但他也不愿在这个场合露怯，于是换个方式问道：

“不知补之要率多少人马留下？”

李过说：“小袁营有不到三万人马，骑兵不多；我想，给我两万人马就足以打败它。”

“不，”宋献策说，“两万人马不足以震慑袁时中。再说，万一他不听劝，真要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光想着打败它；我们还要予以围歼，要将袁时中一伙或杀或俘，还要设法把慧梅救出来。两万人马太少了！兵法有云：‘十则围之。’我们虽然无法以十倍的兵力去围歼，但也不能少于敌方人马。以我看，至少得给补之留下五万精兵！”

刘宗敏说：“对！留五万精兵。这次绝不能再让袁时中逃掉！”

罗汝才又问：“补之是一员虎将，他率五万精兵留在这里，会不会削弱对付孙传庭的兵力？”

李自成笑道：“闯营人马三十余万，留下五万，再除掉眷属和工匠人等，随我出征的将士少说也有十多万。再说还有你大将军的人马，难道还怕孙传庭那一点兵力？”

罗汝才听李自成口气那么大，就不想再说什么了。

孙传庭出潼关进入河南后，探明闯罗联军正从开封向西南方向撤走，经尉氏、长葛到了许昌一带，可能会继续朝南阳方面移动，便指挥大军先向东南进军，过了南阳，再折向东北行进，准备在某个地方截住“流贼”给以迎头痛击。在官军经过的豫西地区，一些结寨自保的乡绅土豪受过义军打击，这时纷纷出来支援，使官军士气为之一振。

一天傍晚，孙传庭得到新的探报，知道李自成、罗汝才亲率二三十万联军正迎面向自己开来，双方相距大约六七十里，于是他在一个小镇停了下来。很久以前，小镇外的土山上是一片墓地，竖了不少墓碑，所以人们习惯地将此镇呼为冢头镇。孙传庭把镇内一处稍大的宅院作为临时行辕驻下后，便带着一群亲兵亲将出镇勘察地形，骑马走了十多里路方始折回。当天晚上，他在行辕召集总兵、副将们开会。

“我们就要同贼军遭遇了。”孙传庭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几个月来苦苦练兵，报国立功就在明天！我已看过前方地形，我们明天必胜！诸位不要以为流贼人多势众，这一带有山地，再多的人马不可能一起涌上来。我

们只须给流贼的前锋狠狠一击，其前队溃逃时就会冲垮后队……”

在座的将领大都在不同的总督帐下作过战。以前那些总督，既怕皇上治罪，又怕与“流贼”交战，开起会来，自己没个定见，大将们说出主张后，又不能采纳，总是议啊议啊议而不决。由于自己不知兵，就常抱着个侥幸心理，最后勉强拿出的往往是个最糟的方案；所以大将们虽是武人，却看透了这些总督的庸懦无能。而孙传庭与前几任总督的行事作风完全不同，他根本没有请大家发表意见，就开始部署作战方案。正是这种果决、自信，使将领们畏服，也激发了他们的勇气和信心。

孙传庭介绍了前方地形后，开始谈到各镇人马的分工。他望着总兵牛成虎说：

“牛将军，本部堂一向对你深为倚信。这次要请你率领前军打头阵，你能不负重托，打好这一仗么？”

孙传庭的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次出关的各镇人马中，牛成虎是较弱的一支，既不如高杰指挥的贺家军，也不如郑嘉栋，至多与左勷的兵力相伯仲。以他为前军，万一败下阵来怎么办？

牛成虎也没想到会让自己打前锋。他一时心情很矛盾，既为受到孙传庭的重用感到骄傲，又对自身的实力感到担心；但是他不能在这个场合流露出丝毫畏战情绪，于是站起来慷慨地大声说：

“末将遵令！制台大人以前军重任交付末将，末将明日一定率全营将士拼死向前，敢有后退半步者立斩无赦！”

“不，”孙传庭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明天接仗后，你不要赢，要输！而且要输得丢盔弃甲，连你的将旗都要丢掉。你要把贼军引到我们设下的伏圈中来。只要你把贼军引过来，你就立了大功！那时你可以返身再战，与诸营一起痛打贼军！”

孙传庭随即对整个战局加以部署。他让高杰将中军，预先埋伏在一座小山后面。又让郑嘉栋将右军，左勷将左军，预先埋伏在两边树林中，只等“贼”军追到，就火器、弓弩齐发。射死射伤大批“流贼”后，再三路人马同时冲出。“流贼”必然退走，那时大军掩杀，即可获得首战全胜。

这时众人才恍然大悟；同时明白，所以要让牛成虎打头阵，正是考虑到以弱军诱敌，更容易让敌人上当。不过也有些人仍不放心，一个随军赞画问道：

“大人，牛将军诈败后，万一贼军不追，或追一段路就停下来，怎么办？”

孙传庭胸有成竹地说：“如果战事发生在前几年，这事还真的很难说；而自从洛阳失陷以来，流贼屡屡得手，气焰嚣张，沐猴而冠，已非一日。

据报此次闯贼并非全军而来，而是留下小李瞎子另带五万贼军去打袁时中。如此分兵，足见狂妄之至，故明日一战，只须牛将军妥为布置，吾料其必陷伏中无疑。”

牛成虎赶紧说：“大人放心，末将回营，一定连夜作好布置。明日战场上，万一贼军不追，或追了一段停下来，我就再撩它，不把它引到伏中来不罢休。”

孙传庭满意地点点头，又对其他重要将领的任务一一安排。

“我们这次人马不如流贼多，虽说练兵练了几个月，一些新募之兵毕竟没有上过战场。现在这个打法，在一个伏击地带，我们的兵数反而超过贼军，这就既能打赢，又可壮新兵之胆。另外，我们还要派一支人马去断敌人的后路。”说到这里，孙传庭转向副将萧慎鼎，“萧将军，这件战功就留给你去立了。明天贼军追赶牛将军时，你率部从小路逆向而行，隐蔽起来；等贼军败逃时，你再半路杀出来。这样前后夹击，足使流贼魄丧魂飞！”

众将听了部署，都很振奋，纷纷准备回营；但孙传庭又叮嘱说：

“我今天只看了十里左右的地形，十里之外并不清楚。流贼素狡，且人数众多。我军追击之时，务要随时留意四围地形，留意贼军后续人马的动静，严防设伏成功之后，又陷入贼军埋伏之中！”

众将不能不佩服总督虑事周密，都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

孙传庭站了起来，众将也跟着起立。孙传庭脸色变得异常冷峻，以威严的声调说：

“本部堂令出法随。有功必赏，有错必罚，有重罪必斩！明日两军阵上，深望诸君努力！”

闯罗联军一路西行，来到郏县以南的一处村庄时，获悉官军就在前方几十里之外。时近黄昏，联军驻扎下来，随即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由于知道自己的兵力、将士的作战经验都远远超过官军，所以大家心情都很轻松。袁宗第、郝摇旗再次请求让他们打前锋。刘宗敏笑道：

“大元帅，我看就让汉举、摇旗去冲头阵吧！怕只怕老孙头经不起一冲就兵败如山倒，我们别的人马包括大将军的人马就没事可干，只能等着战后打扫打扫战场了。”

李自成也认为，孙传庭这次出关是迫于崇祯的压力，以他那点兵力想同义军对抗，等于以卵击石。尽管孙传庭比傅宗龙、汪乔年稍懂打仗，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不可能扑腾出什么名堂来。

“好吧，就由汉举、摇旗充任前锋；捷轩率大军接应。”李自成说着，转向罗汝才，“大将军，这次让曹营断后，你看行么？”

罗汝才对于闯营将领的过于轻敌很不以为然，对于李自成先部署兵力再征求他意见的做法尤感不快。他同吉珪交换了一个神色，说道：

“捷轩说得很好，不过曹营将士可不是白看戏的。大元帅，我看咱们身后并无敌军，与其让曹营断后，不如让曹营去断敌人的后！”

李自成知道曹营在历次对官军作战中都比较注意保存实力，不肯像闯营将士那样拼命，所以这次干脆让它断后。他原以为曹操听了会非常高兴，不想曹操却别有见解。他微笑着说：

“你的意思是要插到明军后面去断它的归路？”

“我们插到明军后面，如果前面还在激战，我们就专打它的屁股，两头夹击，使它顾头不能顾尾。如果闯营已经把它杀得大败溃逃，我们就当头拦截，再给它狠狠一击！如果它的辎重粮草落在后面，我们就切断它的粮道，把它的辎重粮草夺过来！”

虽然李自成等认为光从正面也能把孙传庭打得溃不成军，但让曹营去抄抄敌军后路也没有坏处，反正怎么打都是赢。李自成看见宋献策在向自己微微点头，就伸过手去一拍罗汝才的肩膀，说：

“好！汝才，你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活曹操，就照你说的办！”

第二天，李自成照例天刚拂晓就起床，稍作梳洗后来到帐外。刘宗敏、宋献策起床后也不约而同来到他身边。他们看见曹营大军正在远处山脚下蜿蜒前进。显然是为了不让明军发觉，曹营没有打出任何旗帜，而且正在往树林深处走去，前面的队伍已经淹没在一片墨绿色的波涛之中。

“这懒猴，今天倒起了个早床！”刘宗敏笑道。

“他要走小路绕到敌军后面去，当然得早点上路；否则我们把敌人打败了，他还没有赶到，岂不成了笑话！”宋献策说。

李自成没有说话。他的心情很复杂。既然是联军作战，他当然希望曹营能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但真的看到曹营表现出色，他又似乎觉得不是滋味。

袁宗第、郝摇旗率领前军走了大约三十里路，还没有看到官军的影子。郝摇旗望了并马而行的袁宗第一眼，骂道：

“他娘的，孙传庭已经溜了不成？怎么连个人影也不见？”

由于近两年来官军闻风先逃的事情已经一再发生，袁宗第也不能判定孙传庭是否已经退走，只好说：

“我们走快一点，哪怕他先逃，也要追上去杀个痛快！”

一声令下，行军速度加快了。

又走了将近二十里路，前方隐隐出现了烟尘和旗帜。

“看，来了！”袁宗第用马鞭指着前方，眼中含着抑制不住的笑意。

“是的，是他们！”郝摇旗兴奋地说，那口气好像不是在等待敌军，而是在迎候几位向往已久的客人。

官军在半里之外停了下来。郝摇旗和袁宗第虽然识字不多，却马上认出对方旗帜上写的是个“牛”字。再看旗下士兵，一个个缩头缩脑的，一望而知是没有经过阵仗的新兵。两人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牛成虎，”郝摇旗充满蔑视地说，“孙传庭怎么把这个孬种派来了？”

“你记得‘说三分’中的一句话么？”袁宗第问。

“一句什么话？”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好，老子今天就来亲手捉这个廖化！”

义军这边战鼓齐鸣。郝摇旗一马当先，大队骑兵跟着他，旋风一般向敌阵冲去。

牛成虎的弓弩手刚射出第一批箭，义军已经冲到面前。厮杀一阵，官军明显不是义军对手，开始且战且退。退了一里多路，官军愈来愈没有斗志，先是步兵掉头狂奔，后来骑兵也拨转马头没命地奔逃。由于事先作过布置，溃逃中并未发生自相践踏的事，却抛下了一些锣鼓、旗帜，也有人在奔跑中丢掉了头盔甚至兵器。义军将士一面追一面笑骂：

“老孙头的威风哪里去了？这哪是打仗？这是撵兔子！”

郝摇旗想活捉牛成虎，一接仗就向着“牛”字旗下冲去，可是立刻就有官军上来截杀，双方陷入混战之中。等他杀死几个敌兵，再寻找牛成虎时，发现“牛”字旗在一群官兵簇拥中已向后退出一箭之地。郝摇旗立即策马追去，又遭到一批官军拦截。这样边追边杀，总没见到牛成虎本人。后来官军放弃抵抗狂奔时，郝摇旗在地上见到了那面已被马蹄踏得残破不堪的“牛”字旗。

追杀十余里后，前面出现一座小山。官军沿着山下的弯路转过去。义军正在继续追赶，突然从两边树林里发出来一阵呐喊，顿时数千支火铳、弓弩向着路中的义军射来。义军猝不及防，走在路两边外层的人马纷纷倒下。没有倒下的赶紧取出火铳、弓弩来与官军对射。可是官军躲在树丛中，义军看不清目标，射出的子弹和箭杀伤力不大；相反，义军站在明处，又没有拿盾牌，简直成了官军的活靶子。郝摇旗知道中计，大吼一声，策马挥刀向着树林冲去，可是还没冲到林边，战马就被几支箭同时射中倒下地来。郝摇旗敏捷地在地上打个滚，站起来后，一面弯腰躲着密如飞蝗的箭，一面想着对策。

袁宗第在陷入伏中的最初一刻，也想过挥军向两边树林冲去，随即很快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定把官军从隐蔽处引出来打，于是他下令全军后撤。

官军继续施放火器和弓弩。等义军有一半退出射程之外时，才猛然战鼓齐鸣，埋伏在两边树林中的人马同时冲出，一边打着“郑”字旗，一边打着“左”字旗。而从前面那座小山后面也冲出两支人马。冲在前面的正是刚才伪装溃败的牛成虎军，此时一改窝囊形象，忽然变得胆豪气壮；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高杰率领的中军。袁宗第立刻下令义军返身而战。本来，袁宗第、郝摇旗的前锋人马并不弱于官军，可是由于在长途追击中消耗了体力，陷入伏中后又死伤了许多人马，而官军却是以逸待劳，在伏击成功后更显得勇气百倍，因此接仗不久，义军就处于劣势，渐渐不支。在混战中袁宗第与已经换了战马的郝摇旗碰到一起。两人商量了一下，郝摇旗想死拼下去，等候刘宗敏的大军到来。袁宗第摇摇头，说：

“不行，那样死伤会很大，再说也可能顶不到那个时候。后撤吧！”

“那好，我来断后！”

义军中一阵锣响，除郝摇旗率领一千骑兵继续且战且退外，其余人马撇下敌军，快速撤离战场，向着来路奔回。没有料到的是，奔了五六里路，还没有见到刘宗敏的大军，却从斜刺里又杀出一支伏兵。一面“萧”字旗在猎猎西风中招展。

袁宗第望着这突然出现的萧慎鼎的人马，心里骂道：

“妈的老孙头，在这里还埋了伏兵，够厉害的！老子与你拼了！”

他明白，现在前有拦截，后有追兵，除了硬闯过去，没有别的办法；而只要再跑一段路，一旦与刘宗敏会合，战局就会翻过来。于是他挥舞钢鞭，带领全军直向前方冲杀过去。萧慎鼎的人马多数是新兵，虽然精力充沛，却没有经过阵仗，原以为对付一支逃兵不在话下，没想到逃兵竟有一股拼命的精神。还没等到后面的官军赶来夹击，他们就被义军冲破了防线。萧慎鼎无奈，只得命令人马掉头，跟在义军后面追杀。

奔跑二三十里路后，袁宗第遇到了刘宗敏。简短地说明情况后，刘宗敏

脑子飞快地动了一下，随即说了一个将计就计的打法。于是，在刘宗敏的迅速指挥下，整个大军仿佛受到溃军冲击，也跟着袁宗第的人马一起奔逃，沿路抛下了许多军资甲仗。

首先追来的萧慎鼎的人马并不情愿单独追杀义军，一看地上遗弃的种种物资，大喜过望，纷纷跳下马来争夺。不久，后面的官军赶到，都以为义军已经彻底败退，便也一窝蜂地下马加入抢夺，原先在追击中保持的相互配合的队列这时完全打破了。

正当官军抢得起劲，甚至为争一件东西而彼此斗殴时，义军杀了回来。这是义军的主力。“刘”字大旗下一个棱骨突出、短须支奓的大汉正一脸冷笑地望着散乱的官军。他腰挂双刀，并没有亲自冲锋，只是从嘴里自言自语地吐出几个字：

“孙传庭，你会诈败，我也会诈败。我看你小子还能耍什么花招！”

当袁宗第、郝摇旗陷入伏中时，孙传庭骑马登上一个缓坡观战。看见义军一批批被火铳、弓箭射倒，他对自己的计策感到满意。在目前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的形势下，他不可能一举歼灭“贼军”，只能先打赢一仗，挫了“流贼”锐气，长了自家志气，再根据“贼军”去向，运筹下一步棋。而有了第一次胜利，他对崇祯也就好交代了。

当义军仓惶退却后，他从坡上下来，在标营人马的簇拥中随在高杰的中军后面前进。前面的战事不断有人奔来向他禀报。知道萧慎鼎未能堵住败逃的义军，他很生气。后来又获悉萧慎鼎的兵士正在抢夺敌人遗弃的物资，别的部队赶到后也纷纷加入争夺，他既吃惊又震怒，立刻传令所有各军停止争夺，注意敌人反扑。但为时已晚，他的命令刚刚下达，大队义军已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孙传庭驱马前行到高杰身边。他们都看出这不是刚才败逃的那支义军，而是由刘宗敏率领的义军主力，说不定李自成也在亲自指挥。面对来势凶猛的敌军，孙传庭果断地对高杰说：

“高将军，这一段路只能容下几百人，流贼无法全部冲上来。你要狠狠顶住，凡有脱逃者立斩！”

“大人放心，有高杰在，中军不会退却；就怕萧部人马……”

“不管谁的人马，也不管是谁，退下来的立斩无赦！”孙传庭斩钉截铁地说，“包括萧慎鼎！”

刘宗敏的人马冲到时，官军正因争抢物资乱作一团。他们仓促上马应战，还未整好队形已经死伤一批。接仗不一会儿，萧慎鼎的人马就开始

溃逃，逃兵对后队造成了冲击，几乎就要全军崩溃。只是由于孙传庭的亲自督阵，高杰的中军又比较能战，所以勉强在逆境中形成了相持局面。

刘宗敏看见了“高”字旗，霎时间一冲动，曾想亲自冲上去活捉高杰，为闯王雪耻报仇，但随即冷静下来。他没有动，只是冷冷一笑，命令一支未曾接仗的生力军迅速向前，将受伤将士撤换下来。

两军已经陷于胶着状态。忽然，出乎所有人的意外，从官军左侧的山上发出一片震天动地的鼓声，漫山遍野的人马呐喊着从树丛中奔出来。激战中的双方先都一愣，随即义军方面发出了欢呼声。他们从旗帜和号衣认出了这是曹营大军。刘宗敏也快活地笑了，同时又觉得奇怪：曹操不是去断官军的后路了么，怎么从这里蹦出来了？

罗汝才清早率大军出发后，为了不让官军发觉，走的是山间小路。由于山径逶迤，有些地方不能骑马，因此行军速度不快。当他们行进到一座叫作香山的山腰上时，看见义军正一面奔跑一面抛下很多军资甲仗。罗汝才一眼就看出这是玩的诱敌的把戏。他决定停下来看个究竟，于是命令部将杨承祖率二万人马继续前行去截断官军的粮道，其余人马都隐蔽在树丛中休息。后来的战事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当发现两军胶着，义军虽处于优势，却仍难完全击溃官军时，他对身边的吉珪说：

“看来得下去帮自成一把了。”

吉珪含有深意地望了他一眼，说：“你想就此灭了孙传庭么？”

罗汝才明白，吉珪向来的主张是，在各种势力的对峙中求得曹营的安全与独立。无论张献忠、左良玉还是孙传庭，在吉珪看来，都对李自成是一种牵制；一旦失去这些牵制，罗汝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对孙传庭可以打，但不能打死。

“我明白你的意思，”罗汝才说，“但我也不能让自成小看了曹营。关键时刻显一下身手，好让人家知道咱们也不是软柿子！”

说完，罗汝才传令擂鼓，曹营大军呼啸着杀下山去。

香山上的战鼓一响，孙传庭就知道遇上了“流贼”的另一支伏兵。他火速派人给左勷下令，让他全力抵御从左侧山上冲下的“贼”军。又派人给郑嘉栋传令，让他统率的右军迅即支援左军。同时他命手下的中军副将指挥标营继续与高杰、牛成虎的人马一起对付刘宗敏，随后自己只带着少

数亲兵来到左侧观察战情。

他发现山上冲下的曹军人数极多，由于是从侧面而来，不受地形局限，因此很快就把官军切割、包围起来。有一次，一个敌兵甚至持枪冲到了自己面前。孙传庭挥刀砍断了对方的枪杆，又一刀将对方砍下马去。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尤其是在崇祯十一年冬以后几个月的对“虏”作战中，他经历过许多惊险的厮杀场面。现在他沉稳地观察着，思索着。他看出“贼军”虽然势如潮涌，但就人马的迅猛、慓悍而言，都与当年他对阵过的“虏”骑无法相比，遗憾的是官军人马实在太少了。“只要再给我二万精兵，我就能扭转战局！”他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出败局已难避免，他脑中曾突然冒出杀进重围、壮烈捐躯的念头，随即又放弃了这一想法。他想，那样别人会把他看得与傅宗龙、汪乔年一般无能。一种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不愿轻生。他开始想着如何突围……

但还没有等他想出好的办法，左勷的人马已经抵不住曹军压倒性的围攻，纷纷败退。溃军冲击右军，郑嘉栋的人马也立脚不稳，跟着一起逃窜。左侧的战局影响到正在与闯营苦战的高、牛二军。牛成虎的人马先哄溃，终于高杰的人马也独木难支，溃败下来。整个官军无序地四散奔逃，只剩下一批死去骑主的战马在战场上萧萧哀鸣，很快被义军抢夺而去。官军的火器、弹药也散落一地。

黄昏时分，溃逃的官军逐渐集中到一处栽满柿树的园林中。柿子还没有熟。又饥又疲的将士们纷纷采摘青柿子来充饥。孙传庭随着溃军来到柿园后，首先命人四围警戒，防备追兵；随后一面让各镇总兵清点人数，一面派人去接应后续的粮队。官军进入河南后，由于大雨连旬，许多粮车落在后面，而自从曹军突然出现在香山，孙传庭就担心义军会另派人马去截断粮运。一个时辰后，他获知粮道果然被截断，这使他彻底放弃了再战下去的念头。第二天清晨，他避开义军主力，率领冻饿交加的败军由一条岔路转向通往巩县的大道，十天后回到了潼关。

在这次战役中，官军死了数千人，包括将校七十八人。其中最让孙传庭叹惜的是孙枝秀。这是他很欣赏、准备提拔重用的一名副将，在最后溃退时被义军俘获杀掉了。孙传庭召集众将祭奠阵亡将士，用尚方剑斩了萧慎鼎，又罚左勷赔偿战马两千匹抵罪。然后他上疏自劾，请求朝廷治自己的丧师败绩之罪。

慧梅之死

第四十章

刘忠文动身前，高夫人风闻慧梅有病，便让他带去她给慧梅的一封书信

和许多日用、吃食东西，还给慧梅的护卫亲军带去五百两赏银，嘱咐他一定亲自见慧梅一面。

袁时中知道刘忠文前来，故意偕刘玉尺和朱成矩出寨远迎，但他们没有让客人进寨，而是将他安置在南门外的大庙里边，殷勤款待。谈起归降的事，他们口口声声说逃离闯营是出于万不得已，表示愿意重回闯王旗下，但是又说出种种敷衍理由，意在拖延时日。关于刘忠文要亲见慧梅的事，刘玉尺答道：

“请仁兄回去代禀高夫人，我们太太近日偶患微恙，不便相见。夫人所赐各物和赏银，太太都已拜收。我家袁将军也敬备菲仪数事，聊表孝心，请仁兄费神带回，代呈大元帅与夫人笑纳。”

刘秀才在大庙中被款待了三天，未得一句囫囵话，只好带着袁时中给宋献策的一封复信，返回闯王老营。这时李自成正要率大军前往迎战孙传庭，尚未出发。他同宋献策一起听了刘秀才的禀报，又看了书子，随即召集亲信大将和谋士到他帐中商议。大家都认为袁时中行的是缓兵之计。有人便主张立即派兵去打；也有人说不妨等候十天八天，再派刘秀才去一次。李自成一时拿不定主意，沉吟不语。这时高夫人脸色沉重地走了进来。

“我知道你们在商议袁时中的事，前来听听。刘秀才到圍镇的情形，双喜儿都对我说了。你们决定怎么办？是不是马上就派兵去打？”

宋献策赶快欠身说：“此事尚未决定。夫人有何主张？”

高夫人转向李岩：“林泉，听说袁时中在圍镇防守很严，陌生人不能进出寨门。前天我告诉红娘子一件事，她对你说了么？”

李岩欠身说：“我昨天就差遣妥当人奔往李家寨去，按照夫人的尊谕去办。敝寨距圍镇只有五里，两寨住户都是邻亲，敝族人也有居住在圍镇的。请夫人放心，一定可以办到。”

高夫人点点头，望着闯王和众人叹口气说：“如何打仗，是你们众文武的事。我此刻来，只是对慧梅的生死放心不下。不管早晚派兵，你们总得设法救慧梅回来，不要使她死在袁时中手中。是你们将她扔进火坑里，还得你们将她救出火坑。”

牛金星赶快恭敬地回答：“请夫人放心。我们正在商量办法。”

宋献策跟着说：“闯王迟迟不发兵，正是为着救慧梅姑娘平安归来。”

高夫人又说：“我看，终究非发兵不行。可是如何保全慧梅的性命，你们千万多想些主意。我的话只说到这里，你们商量吧。”说毕，起身走了。

李自成望望大家，问道：“稍停数日，派刘秀才再去圍镇一趟如何？”

在送走扶沟刘秀才的当天，袁时中派刘静逸第二次过新黄河去兰阳县谒见新任巡抚王汉，请求赶快招抚，并派船只帮小袁营的人马渡过黄河。同时，小袁营加紧征集粮草，修筑堡垒，准备对付李自成的攻打。过了几天，刘静逸从河北回来了。王汉答应接受降顺，上奏朝廷请求授予袁时中参将职衔，条件是必须先将李自成手下的重要将领或文官杀掉一个，献来首级，以证明真心降顺。至于派船接运人马的事，俟投诚以后再议。

袁时中和他的左右文武大为失望。关于仅授给参将职衔一事，他们倒觉得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只要过了黄河，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巡抚不能拿他怎么样。然而献人头的事却使他感到为难。大家想来想去，觉得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对闯王行缓兵之计。

刘玉尺说："有一个办法，不妨一试。太太一直盼望将军重归闯字旗下，何不请太太给闯王和高夫人亲自写书一封，说明她已规劝将军，不日夫妻将一起动身返回闯营，请闯王不必过于急迫。这信要写得有情有理，打动高夫人的心。"

袁时中说："太太一定明白这是缓兵之计，不肯写这封信。"

刘玉尺摇头说："不然，不然。"

刘静逸问："何以不然？"

刘玉尺脸上露着满有把握的神气，捻着短短的胡子，说道："太太身边有个邵时信。此人虽然文墨不深，但很会用心思。近两个月来，我竭力笼络此人。他原是小商小贩出身，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我常常给他点小恩小惠，他也就上了钓鱼钩啦。"他忍不住得意地笑一笑，接着说："如今跟我倒是很好，太太那里有什么事情，他也不怎么瞒我。听说近来，太太对他也不十分放心了。太太身边既然没有了摇鹅毛扇的人，她毕竟是女流之辈，何况已经身怀六甲，断不肯坐视丈夫被闯营消灭。只要将军前去多说几句好话，她定肯写这封书信。"

袁时中说："我们把邵时信叫来，同他一起商量，岂不更好？"

刘静逸点头说："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我们的实际用意万不能让他知道。"

过了片刻，邵时信来到。袁时中先问道：

"时信哥，你猜我请你来有什么紧要事儿？"

邵时信近来已经知道扶沟刘秀才前来下书劝降的事，并且风闻闯王要兴

师动众，消灭小袁营。刚才一路来的时候，他就猜到袁时中找他大概与此事有关，进帐时颇有点提心吊胆。听了袁时中的问话，他反而镇定下来，说道：

“我一时想不出有何要事，请袁姑爷吩咐吧。”

袁时中笑着问道：“前几天，宋军师差人来给我下书，劝我回去，这事儿邵哥你可听说了么？”

“啊呀，我一点也没听说！姑爷，这是大大的好事，一定是出自闯王的一番好意！”

“当然是闯王的好意。书子中说，只要重回闯王帐下，我纵有天大错误，都可以既往不咎。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咋会没有良心？看了宋军师的书信，我对闯王真是感恩不尽，恨不得马上回到闯王身边。可是，我的邵哥，我手下将士总是疑虑很多，害怕回去之后性命难保。这几天我已经为此事在私下里磨薄了两片嘴唇，三番五次劝说大家。可是直到现在，将领们有的听劝，有的还不听劝，说要等等。俗话说得好：强摘的瓜不甜。像这样大事，可不能操之过急！刚才我同玉尺们商量了很久，决定至迟在下个月，就率领全营人马重回到闯王旗下。不管闯王杀我剐我，我都不会有一句怨言。现在为要说通我的手下将领，需要在圍镇再停留一段日子。我怕闯王不明白我的诚心，不耐等待。邵哥，你有没有好主意？”

邵时信马上听出来这是袁时中等编的圈套，但是他绝不戳破，答道：“我的袁姑爷，听到你这几句话，心中真是高兴。我跟随闯王的日子虽浅，可是我知道他确是宽宏大量。什么人惹他生气，只要回心转意，在他面前认错，他决不会放在心上。袁将军既有这一番好意，何不立刻就去亲见闯王请罪？到了闯王那里，闯王仍然待如已往，既是部将，又是快婿。小袁营将士见此情形，一切疑虑会自然消散。”

刘玉尺说：“时信哪，你是个好人，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现在袁将军这里，包括我也在内，不是怕闯王，是怕闯王身边的人。万一闯王赦免了我们的罪，他身边的文武不肯宽容，岂不后悔无及？所以你说马上前往，恐怕不是办法。即令袁将军愿意前去，小袁营的将士们绝不会放他前去。”

邵时信说：“既然如此，不妨请刘军师先去一趟，表白我们袁将爷的一番诚意。等你回来后，袁将军再去，岂不很好？”

刘玉尺笑了起来，说：“我在小袁营虽然位居军师，可是在闯王面前人微言轻，恐怕闯王不会高兴的。”

袁时中接着说：“时信哥，实话告你说吧。我们想请太太自己给闯王和高夫人写封书子，劝闯王不要生气，也不要着急。缓一段日子，我定然率领几个将领和军师奔赴许昌请罪。你看这办法如何？”

邵时信说："据我看来，倘若太太亲自写信，一定有效。自从出嫁以来，闯王和高夫人盼你们夫妻情投意合，共同拥戴闯王打天下。现在闯王差人前来劝你回去，固然是为着你好，又何尝不是为着太太？所以太太如肯写信，我看八成能打动闯王和高夫人的心。"

袁时中说："就请你把这意思告诉太太行不行？"

邵时信说："我怎么能有这么大面子呢？这么重大的事情，只有姑爷亲自去见我家姑娘，才是正理。"

袁时中说："我求她，她不肯答应，如何是好？"

邵时信笑着说："这要看你是否出于诚意。只要将军确实出自诚意，太太自然会写这封书子。如果将军依然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太太就不会写。这事情不在我家姑娘，倒是在姑爷你的诚意。"

"时信哥，她不信我的诚意，有什么办法呀？"

"她不信你的诚意，也有道理。你一次两次骗了她，叫她怎么能相信呢？不过你们毕竟是夫妻，她现在又怀了几个月的孕。常言道：'夫妻恩情是一刀割不断的。'只要你诚心求她，我想她一定会答应的。"

袁时中知道邵时信不敢担起这个担子，便说道："好吧，我自己去求她。你先去告她说一声，说我马上就去。"

邵时信问道："求她写书子的事，我要不要先向她透露？"

刘玉尺说："透露一下有好处，不过你要从旁边美言几句，玉成其事。"

邵时信说："那当然。我只能劝她写这封书子，断不会打破锣。"

慧梅出嫁以来，几个月之内，成熟了很多。她开始懂得活在世上需要常常同别人斗心眼儿。尤其是袁时中叛变之后，她更是日夜操心。为着自己，也为着陪嫁来的四百多男女将士能够活下去，她学会了用几副面孔对人，包括对自己的丈夫。她还学会了把一些要紧话藏在心里，不说出口，即使对慧剑和吕二婶这样的亲信，也不肯多透露自己的真正心事。

起初有一段时间，她常常不肯吃饭，故意折磨自己。后来听了吕二婶和邵时信的婉言劝说，为着腹中胎儿，也为着日后对付不测的变故，她又开始注意保重身体。在颍州王老人集驻扎的时候，她开始讲究吃喝玩乐，向袁时中要了一个从大户人家掳来的厨娘和两个会弹唱的女子，经常设宴，请慧剑等姊妹到她帐中，一面吃饭，一面听歌妓弹唱，只是绝不饮酒。在歌舞消愁的同时，她保持着黎明即起的习惯，每日练习骑马

射箭。

袁时中和刘玉尺对慧梅的变化十分满意。他们想着她毕竟是女流之辈，天生的弱点是贪图舒服，如今讲究吃喝，讲究衣饰，喜爱弹唱歌舞，巾帼英雄之气已逐渐消磨。再过些日子，生下儿子，她会变化更快。

自从慧梅有了变化以后，袁时中常常来到慧梅帐中，小心温存体贴。只是有时袁时中想住宿在她帐中，却遭到婉言拒绝，她说：

“我已经怀孕，你最好不要住在这里。你到金姨太房中安歇去吧。你去她房中，她高兴，我也高兴。”

袁时中嬉皮涎脸地缠着说：“你是明媒正娶的夫人，又生得这么美，叫我怎么能舍得你？”

慧梅说：“我们会白首偕老的，只是目前我身上不便，又常常想着自己对不起闯王和高夫人……所以你还是去金姨太那儿吧。等将来我生过孩子，你重新回到闯王旗下，我们会恩恩爱爱，绝不离开。”

袁时中听了这话，知道慧梅在大关节上仍不含糊。

慧梅知道袁时中和刘玉尺原来想杀害邵时信，后来改变了主意，百般拉拢。这使她不能不生了戒心。邵时信也怕慧梅疑心，对于袁和刘如何拉拢他的事，随时都悄悄地向慧梅禀报，还把他们赠送他的银子、首饰、绸缎等都交给慧梅。慧梅一概不留，要他自家保存起来。慧梅说：

“邵哥，你是闯王和夫人派遣来的，也就是我娘家来的亲人，我不会疑心你。既然他们给你银子和东西，你就留下，将来回到闯营，你对闯王和夫人说明白就是了。我相信你会对得起闯王和夫人的。”

说到这里，她不觉哭了起来，因为在“小闯营”中，她确实没有可以商量事情的亲人了。邵时信被她感动，也滚出眼泪，说道：

“姑娘，我的老婆孩子都在闯王老营，我对姑娘只有一条心，断无二意。姑娘出嫁时，老营中那么多延安府的乡亲，没有派他们，偏偏派我这个洛阳人跟着来，还不是相信我有一颗忠心？可是姑娘呀，如今姑娘和‘小闯营’的处境很不好，不单单随时准备打仗就行，还有别的事儿要做。我必须多知道小袁营的动静，所以我才同刘玉尺拉拉扯扯。万一他们要起狠心，下毒手，我们事前知道，也能有个防备。姑娘若是对我有疑心，从今天起我就不再同他们拉拉扯扯了。”

慧梅流着眼泪说：“邵哥，不是我疑心你，是他们这伙人心术太坏，我怕你一时上当。”

经过这一次谈话，慧梅对邵时信的怀疑减少了，但有些心里事仍然不敢和盘托出。

近来圉镇风声很紧，寨门盘查很严，袁时中加紧向寨墙上增添砖块、石头、弓弩、火器。小袁营的两万多人马本来分驻在周围五十里以内，以便征集粮草，而前几天忽然都向近处靠拢。慧梅心中明白：小袁营正在准备打仗。同谁打仗呢？莫不是闯王要派人来打小袁营么？前天，邵时信来告诉她一个消息，说闯王曾经派一位刘秀才来劝说袁时中快回闯王旗下，过去叛变逃走的罪恶不再追究。袁时中不让他进寨，在南门外的大庙中款待三天后，由刘玉尺动笔给宋献策写了一封回书，打发他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慧梅恍然明白：果然闯王要派兵来了！她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打起仗来自己该怎么办。她最希望的是能够劝动丈夫回心转意，到闯王面前认罪，保全他一条性命。尽管她恨丈夫背叛了闯王，但是又害怕他执迷不悟，最后死在战场上。要是那样，她怎么办呢？所以最近几天，每次袁时中来到她屋里，她总是表现出一个年轻妻子所能表现的一切温柔和体贴，为的是打动丈夫的心，好听她的劝告。有好几次，她顾不得害羞，将丈夫的手放在自己膨胀的肚皮上，让他感觉到胎儿在腹中的蠕动；同时噙着眼泪，劝袁时中千万要为胎儿着想，为他们夫妻着想，回头求闯王饶恕。可是每逢这种时候，袁时中总是叹息说：

“晚了，已经晚了，与其白白地送上门去被闯王杀掉，我不如就这样走下去。好在闯王不会在河南久留，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他一往别处去，我就什么风险也没有了。”

每次听到这样话，她就憋着一肚皮委屈和愤怒，一面热泪奔流，一面责备丈夫。有一次袁时中动了火气，走到她面前，手握剑柄，对她恶语辱骂，咬牙怒目威胁。她本能地忽地跳起，毫不示弱，将宝剑抽出一段，怒目相向，看来就要夫妻厮杀，但是她又立即将剑插入鞘中，重新坐下，双手掩面，伤心痛哭，在痛哭中无可奈何地说道：“你是我的丈夫，尽管你狼心狗肺，但宁肯叫你杀我，我不动手杀你！”袁时中叹息一声，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了。

刚才，她正在屋里苦恼万分，邵时信匆匆来到，告她说，情况十分紧急，可能几天之内，闯王就会派兵来攻圉镇，袁时中和刘玉尺都十分惊慌。又说袁时中马上要亲自前来，请她写封书子给闯王，请求闯王宽恕。慧梅听了，心中一喜，忙问道：

“他可是真心？”

邵时信摇摇头，说：“缓兵之计！”

慧梅心中猛然一凉，又问：“邵哥，我怎么办？”

邵时信说：“你们是夫妻，可是那一头又是闯王和夫人，如何办，请姑娘自己斟酌吧。”说完以后，回头就出去了。

很快，袁时中进了二门，大踏步向上房走来。

袁时中坐下以后，先问慧梅今日身体感觉如何，然后转入正题。他告诉慧梅，看来闯王十之八九会派人来打圍镇，可是他不愿与闯王兵戎相见，所以请慧梅给闯王和高夫人写封书子，劝闯王千万息怒，不要派兵前来。慧梅听了问道：

“闯王不派兵前来，官人有何打算？是不是有意回头，回到闯王旗下？”

袁时中说：“事到如今，我怎么还能重新回到闯王旗下？纵然闯王不加罪于我，他手下那些人，包括你大哥李补之在内，岂肯饶我不死？”

慧梅伤心地说：“倘若官人你回心转意，我愿意到闯王和夫人面前跪下求情。他们如不开恩，我就哭死在他们面前，绝不起来。只要能保住官人，我跪下去七天七夜都心甘情愿。只要闯王开恩，别的人，不管是补之大哥，还是总哨刘爷，都不会伤害官人。你听我的劝告，快回头吧，如今回头还来得及呀……”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

袁时中看见她哭，心中也有点伤感，但是他摇摇头说：“你是妇道人家，男人们的事情你不清楚。哪有那么容易得到闯王宽恕？我既然背叛了他，纵然再回头，也许他暂时不会计较，日后必然严厉惩罚。你可以保住我一时不死，保不住一月、两月、半年过后，他会加我一个罪名，将我除掉。哪一个打天下的人不是心狠手辣？”

“闯王不是这样的人。张敬轩那样对他，他不是在张敬轩困难时还送给他五百骑兵，让他去重整旗鼓么？”

“你不明白，那是因为有曹操担保，闯王才不杀张敬轩。可是谁能够保我袁时中呢？”

“我担保。如果闯王要杀害你，我先死在闯王和夫人面前。”

“曹操在当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闯王因为怕他，才要拉他。他若是离开闯王，不管是同张敬轩重新合伙，还是投降朝廷，对闯王都大大不利。你死了不过是一个人死了，对闯王毫无损失，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眼泪、你的一条命就可保住我袁时中不被除掉。”

“你既然这么不相信闯王，我写书子更没有用了。你倒不如放我回到闯营，当面向高夫人和闯王求情。他们要是还有害你之意，我绝不让你回去。他们确实无害你之意，我再回来，陪你一起前去，向他们请罪。你看这样如何？”

袁时中早就猜到慧梅会有这个主意，笑一笑说：“你一回去，好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慧梅说：“我既然嫁给你，不管活着，不管死去，都是你袁家的人。我不回来，难道我忍心么？何况我现在怀着胎儿，这是你袁家的骨血，看起来是个男的。”

袁时中心中一喜，笑着问道：“你怎么知道是个男的？”

慧梅说：“怀孕以后，我找人替我算过两次命，都说头胎是个男的。还有我听说，怀的要是一个女孩，做母亲的气色就不好看，有时发暗；要是一个男孩，母亲的气色就特别好看。你看我现在气色是不是比过去还要好看？”

袁时中打量了慧梅片刻，觉得确是鲜艳动人，忍不住拉她站起来，伸手搂住她的腰，想把她抱在怀里。慧梅轻轻一推，说道：

“小心外边有人看见。”

袁时中笑着说：“你是我老婆，我喜欢抱你，别人看见也不打紧，怕啥？听说你头胎是个男孩，我心里真是高兴。为着这个男孩，求你给闯王和夫人写封书子，请他们不要派兵来打，然后我就同众将商议，重回闯王旗下。你看这样好么？”

慧梅说：“你这是缓兵之计，我不能欺骗闯王和夫人。”

袁时中有点恼火，但仍然赔着小心说道：“请你想想我们夫妻之情，想想你怀的男胎。只要你肯写这封书子，高夫人看了一定会动悲悯之情。”

慧梅说：“书子我不能写。如果你真有回头诚意，就放我亲自去见闯王。”

袁时中说：“我绝不能放你离开我。”

慧梅想了一下，又说：“你不放我也罢。你可以派刘玉尺去闯王那里求情，他的嘴巴很会说话。”

袁时中说：“我靠的就是刘军师，他离开我，万一被闯王留下，我同谁商量主意？”

慧梅听了，满心燃起怒火。她非常恨刘玉尺，恨他专门给袁时中出些坏主意，这时真想骂出几句。她尽了很大的力量，才克制住自己。袁时中又恳求说：

“你念及我们是好夫妻……”

慧梅马上接住：“你说我们是好夫妻，你就不肯听我一句劝告，怎么算好夫妻？是前世冤家！”

袁时中嬉皮笑脸地说：“不是好夫妻，我们同枕共被……”

他的话没有说完，慧梅又接着说：“你怀着一番什么心思，我完全知道。我是你的妻，当然要跟你同枕共被；可是在对待闯王的事情上，我们是同床异梦。”

袁时中说：“不管是不是同床异梦，夫妻总是夫妻，这是五伦之一，天经地义，不能更改。”

慧梅抽咽起来，边流泪边说：“正因为是天经地义，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所以我才苦口劝你回头，为你打算，也为我们儿子打算。官人，我求求你，听我劝告吧！如今你听我劝告还来得及，再迟一步，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闯王大军杀来，你是没法抵挡的。你被消灭，我也活不下去。我死了，胎儿也跟着死了，这是何苦呢？官人，我求求你，回头去闯王旗下请罪吧！……”她不禁痛哭，说不出话来。

袁时中狠狠地跺了一脚，说道：“我们夫妻一场，你连这一点情意都没有么？”

慧梅忽然止了哭，说道：“你有诚意重投闯王旗下，我就有诚意写书子，劝闯王宽大为怀。你没有诚意，我写一百封书子也没用。闯王不是傻子，不是容易受骗的。官人，你不要专听刘玉尺的怂恿，走上绝路。你听我一句话，难道不行么？你若是打败了，被消灭了，刘玉尺会另找主子，可是我永远是你的妻子，死了以后还是你袁家的人，我不能再有一个丈夫了。官人难道想不通么？”

说到这里，慧梅大哭起来。袁时中知道她已决心不写书子，将她打量一眼，一跺脚，转身走了。

第四十一章

虽然慧梅拒绝给李自成和高夫人写信，但袁时中每天还是来慧梅这里坐坐。慧梅也仍然对他表现出一个年轻妻子的温柔体贴，只是不再劝他重回闯王旗下。她心中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一天下午，袁时中等正在议事，有人进来禀报，说闯王第二次派刘忠文前来，已到寨外。他们立刻商量如何应付。忽然刘玉尺眉头一皱，眼中露出凶光，说道：

“我有主意了。”

袁时中问：“你有何主意？”

刘玉尺望望朱、刘二人，不肯当面说出，却对袁时中说：“请将军随我出来。”

袁时中跟着刘玉尺来到屋外，站在一棵树下，刘玉尺方对他小声说出意见。袁时中起初很犹豫，经刘玉尺又说一遍，他猛然态度坚定，说道：

“好吧，就这样办。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重新进入屋中，朱成矩问：“你们想出主意没有？”

刘玉尺说：“先不用谈主意，我们快出寨去，在关帝庙款待客人，不要耽误时间。”

朱成矩和刘静逸老大不高兴，但也不愿再问。

袁时中等将刘忠文迎进大庙的庙祝小院，十分热情，说他们正等待贵客光临，果然如愿。

坐下以后，刘忠文从怀中掏出宋献策写的书子，仍是劝袁时中重回闯王旗下的话。信中谈到，刘忠文目前深受闯王重用，已授予总赞画之职。袁时中和刘玉尺看到这里，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看完信后，他们都向刘忠文祝贺。刘忠文也说了些谦逊的话。后来谈到何时重回闯营的事，袁时中说道：

“且不必急，等酒宴摆上来，一面饮酒，一面商谈。”

酒宴中间，刘忠文恳切地说道：“闯王为人，豁达大度。只要诸位真心悔悟，觉今是而昨非，我敢担保大元帅绝不会追究前事。倘若他是那种目光短浅、器量狭窄的人，绝不会命愚弟两次前来，反复敦劝。难道李闯王没有力量派兵前来？非不能也，盖不为也。”

袁时中频频点头，感激闯王宽容厚爱。正谈得欢洽，刘玉尺用脚尖连连

碰袁时中的脚尖，又用眼色催他。袁时中站起来，端着酒杯对客人说：

“刘先生风尘仆仆，连来两次。我敬刘先生一杯酒，一则表示感激，二则祝贺刘先生步步高升。来，我们满饮此杯！”

刘忠文同袁时中干完杯后刚要坐下，忽然来了一个小校和两个兵士，走到他背后，不由分说，将他绑了起来。刘忠文大惊，问道：

“袁将军！袁将军！此是何故？”

袁时中忽然脸色铁青，冷冷笑道：

“实话告你说，我绝不会再投闯王，你也绝不能再回闯营。今天很对不起你，要借先生的首级，送往黄河北岸。”

刘忠文骂道：“你们一群尽是豺狼，不知死在眼前！今日你们杀了我，不出数日之内，你们全都要被闯王斩尽杀绝！”

刘玉尺说：“今日只说今日，日后闯王能否杀掉我们，不劳先生费心。”

朱成矩和刘静逸事先都不知他们会这么做，一时大惊。刘忠文刚被押出去，朱成矩忽地站起来，向袁时中大声说：

“请将军暂缓杀人！”

不等袁时中说话，刘玉尺狠狠地瞪了朱成矩一眼，说：

“你为何阻挠大计？”

朱成矩说：“你这个主意只能促使闯王迅速派兵前来，丝毫不能救小袁营之急。目今形势，只能用计缓兵，千万不可火上浇油！”

刘玉尺说：“此事我同将军已经决定，你不必多管。”

朱成矩说：“我既是将军身边赞画军务的人，遇此大事，不能不说。我不说，小袁营祸在眉睫，后悔莫及！”

袁时中说：“老兄暂时且不用说吧。此事已经决定，不借刘忠文的头，我们许多事情都不好办。”

过了片刻，刘忠文和他亲兵们的首级都被提了进来，扔在地上。袁时中看了一眼，回头对刘静逸说：

“静逸，上次是你到黄河北岸晋见抚台的。如今需要你火速再去一趟，将这些首级献上。目前未同闯王交战，无法弄到将领的首级。刘忠文是闯王的总赞画，有这个首级献去，总可以表明我们与闯王已完全决绝，一心归顺朝廷。事不宜迟，你准备准备就走吧。将宋献策的劝降书子也带

去，呈给巡抚。务必请巡抚大人多派大船接我们全营过河。倘若李闯王有意过黄河以北，我们愿意肝脑涂地，守护北岸，绝不让他一人一骑渡过黄河。”

刘静逸在河北巡抚衙门中已经交了几位朋友，同时他也打算暂时留在河北，以观动静，免得死在圉镇，所以立刻站起来对袁时中说：

“请将军放心，我此刻就去准备，今夜便行。”

邵时信从袁时中的老营中探听到这件事情，赶快来到慧梅住宅，唤出吕二婶，悄悄地把消息告诉她，又匆匆地去打听新情况。吕二婶进去把这消息告诉慧梅。慧梅非常震惊，但是毫无办法，想了片刻，叹了口气，对吕二婶说道：

“看来我会很快不在人间。以后的事，你多和邵哥商议，使我们这小闯营的兄弟姊妹们能够平安逃走，便是天大幸事，我死在九泉也会瞑目。”

吕二婶心中一寒，赶快劝道：“姑娘千万不要这么想。好端端的一个人，总会有办法的，何必想到绝路上去。”

慧梅说：“二婶，你不明白我的心啊！”说着，伏在枕上哭起来，不管吕二婶怎么劝，她不再说话，摆摆手使吕二婶退出。

第二天，慧梅正在一个人思虑，吕二婶进来禀报说：“有一个年轻尼姑前来求见。”

慧梅觉得奇怪：从哪儿来的尼姑？有什么重要话要对我说？难道是我派去见高夫人的老尼姑打发她的徒弟来了？想了一下，就说：“带她进来。”

不一会儿，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尼姑走了进来。尼姑见了她，双手合十，说道：

“阿弥陀佛，到底让我进了寨门，见到了施主！”

慧梅让她坐下，问道：“你是哪儿来的尼姑？宝庵何处？”

尼姑说：“敝庵离这里只有五里路。我是在李家寨出家修行的。”

慧梅心中一动，问道：“可是李公子的那个寨？”

“正是。”

慧梅心里更觉蹊跷，小声问道：“你来有何话说？”

尼姑向左右望了一望，又望望门外，方才低声说道：“李公子昨天派人暗回李家寨，命我今日无论如何进入圉镇，面见太太，传高夫人的一句口谕。”

慧梅赶快问道：“高夫人有何吩咐？”

尼姑说：“高夫人很想念太太，要太太不要急躁，小心保自己平安无恙，等待闯营派人来接太太回去。”

慧梅听了这话，忽然疑心这尼姑也许是袁时中派来试她心思的，问道：

“你到底是谁？休来诳我！”

尼姑说道：“请太太不必多疑。我原是李公子原配汤夫人的陪嫁丫头，名叫彩云。汤夫人自尽后，我无家可归，就在李家寨妙通庵削发为尼。因我是李府旧人，所以李公子暗中派人回来，嘱我办好此事，不得有误。”

慧梅释去疑团，赶快换了脸色，说道：“你出家的事，我曾听红娘子大姐说过。高夫人的口谕，我记在心里就是。你还有别的话么？”

“没有让我传别的话。请太太给我一点散碎银子，再给一二升粮食，我好赶快出寨。”

“我要多给你一点银子和粮食。”

“多了不好，出寨门时被他们搜查出来会生疑心。我进来是化缘的，不拿些东西出去也说不过去，所以请施主不必施舍太多，只给我一点散碎银子，一二升粗粮食就行了。”

慧梅明白过来，点了点头，说道：“你下去等着吧。”

尼姑双手合十，说了句：“愿菩萨保佑，阿弥陀佛！”退了出去。

将刘忠文的首级送往黄河北岸以后，袁时中和左右亲信也晓得这消息很快会被闯王知道，立刻就会派兵来打，所以他们赶快准备迎敌。除了在军事上作种种部署之外，他们考虑，必须让慧梅不要变心。只要小闯营不作内应，圉镇有三五千人，是可以死守的。

这天，小袁营得到探报，说李过人马已经出动。邵时信马上来把消息告诉慧梅，小声问道：

“姑娘，我们的处境很是不利，我实在担心。如果不听袁将军的话，他会下毒手。如果听他的话，帮他守寨，如何对得起闯王和高夫人？”

慧梅反问道：“邵哥，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也没有好主意，所以才来见姑娘，想同姑娘商量商量。”

“邵哥，我确实没有主意。闯王那边，我不能背叛。袁将爷又是我的丈夫，不管怎么说，‘夫为妻纲’，我不能不听他的话，你说我应该如何办？”

邵时信勉强一笑，说道：“姑娘的难处我也知道，这事情我也没有想好，我只是来问问姑娘。实在没有主意，只好等仗打起来见机行事吧。”

慧梅说：“邵哥，我只求你拿出忠心，在最艰难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有什么话随时来告诉我，千万不要隐瞒。”

说到这里，慧梅有一肚子话不敢说出，可是又十分激动，眼泪成串儿滚落下来。邵时信仿佛明白了慧梅的心，说道：

“姑娘，请你放心。生死关头，我不会做对不起姑娘的事。”

说到这里，他的眼眶也噙满泪水，退了出去。

邵时信刚走，袁时中来了。他一进门，看见慧梅眼中有泪，问道：

“你怎么又伤心了？”

慧梅说：“听说要打仗了，是吉是凶，我不能不关心。不管怎么，我嫁给你这么久了，还怀了几个月的胎儿，我们已经是一双同命鸟，如今情况如此，叫我怎么不伤心啊？”

袁时中听了这番话，心中满意，说道：“你打仗是很有经验的，算得一个巾帼英雄，只要我们夫妻同心协力，就不会有多大凶险。”

“你打算如何应付？”

“我现在有人马两万多。听说那里将派李过来打我。我打算万一敌不住，就退回圍镇死守。我想他不会在河南多留，想很快攻破圍镇并不容易。你觉得我这想法对不对？”

慧梅知道不可能劝他回心转意，就顺水推舟说：“你想保住圍镇，我有个想法，就是你在前边打仗，可不能把带去的人马全部输尽。一看局势不妙，你就赶快退回；千万不要全军覆没，只身逃回，那样就元气大伤，想守寨也不容易。”

袁时中听这话很有道理，赶快说：“你到底是我的太太，我们毕竟是恩爱夫妻。据你看来，寨如何才能守住？”

“你既然问到我，我不能不尽心给你说出主意。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

我腹中的一点骨血。我不能让孩子长大后没有父亲。你死了，我这么年轻守寡，如何能活在世上？你倘若被杀，我绝不活下去，我会马上自尽。”说到这里，慧梅确实动了感情，不由得哭了起来。

袁时中十分感动，说道：“既是如此，我就完全放心了。现在事情很紧迫，你看如何才能将圉镇守住？我们只要守上两个月，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守圉镇要有一个守法，要分出一部分守兵驻扎寨外，不能单守一道寨墙。南门外二里远那座大庙，地势很好，平时也驻了些人马。我看那里要加固防守，连夜多修些堡垒，将火器弓弩准备停当。如果你退回寨内，那大庙万不能失。大庙在我们手里，李过进攻寨墙就不那么容易。北门他是不会攻的。西门外有很宽的寨壕，水也深，临时把吊桥烧毁，只防守寨墙就可。东门和南门比较吃紧，要派得力将领来守。另外，在你离开的时候，要找一个有经验的、能同你共生死的人来主持守寨，这样你在外面打仗可以放心，我在里面也可以放心。”

袁时中已经考虑叫堂弟袁时泰主持守寨，但他不愿马上说出，只说道：

“命谁守寨的事，我正在同军师商量。”

“既然你知道我的心是向着你的，这守寨的事，你决定之前一定要先同我商量商量。”

“只要你跟我同心同德，我一定同你商量，使你放心。”

“既然你这样待我，我一定尽我的心来帮你守寨。”

袁时中最担心的是慧梅和小闯营临时生变，如今听慧梅说出这话，觉得心头一宽，连忙说：

“当然，当然。我有祸有福，与你同命相关。”

袁时中离开后，邵时信又走进慧梅的住宅。他先向吕二婶悄悄问道：

“袁将爷刚才同姑娘争吵了没有？”

“没有争吵，看去倒是挺和睦的。”

“他们商量了些什么事情？”

“姑娘不肯露出口风，你自己去问她吧。”

邵时信进了上房，坐下后低下头去，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柴火棒，不断地

折断，断了再折，一直折到只剩一两寸长，还在折，只是不说话。

慧梅说道：“邵哥，情况如此紧迫，你有什么主意就快说吧！”

邵时信说：“这件事太大了，我心里也很踌躇，有些话不知说出来好不好。”

“邵哥，你这就不对了！闯王和夫人派你随我来到小袁营，是把你当做心腹之人。我样样事都向你请教，也是把你当做娘家的心腹人，事到如今，我自己就不说了，这小闯营四五百人的生死很快就要见分晓，难道你还有什么话不可以对我说出？”

“常言道：疏不间亲。你同袁将爷结了夫妻，就是一刀割不断的亲人。我尽管是娘家人，毕竟我姓邵，怎能抵得你们夫妻之亲。我的话说深说浅，合不合姑娘的意，都很难说，所以我不敢随便吐出口来。”

慧梅将下嘴唇咬了一阵，突然说道：“邵哥，你不该说这样话！我虽然不懂事，各种道理我也在心里想过上百次、上千次……邵哥，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疏不间亲’的话，好似用利刃捅到我的心上！”她突然俯下头去，泣不成声。

邵时信听了这话，叹了口气，说道：“姑娘把心思说出，我就敢说了。依我想来，袁将爷出去打仗之前，必然要来见姑娘，把以后的事嘱咐清楚。”

慧梅忽然问道：“你可听说，他们让谁主持守寨？”

“我要说的正是此话。听说他们已决定叫袁时泰主持守寨，让刘玉尺协助，如果袁将军来问你的意见，姑娘你千万要说出同他的夫妻之情，表明你对他只有一条心，让他把守寨的兵权交到你的手里。”

慧梅不等他说完，赶快问道：“邵哥，你看能办到么？”

“我看也许能办到。姑娘近来同姑爷还算和睦，不曾发生口角。他虽然不敢对姑娘完全放心，但又想依靠姑娘助他一臂之力。望姑娘力争守寨兵权，至少要以姑娘为主将，袁时泰做你的副手。”

“倘若把刘玉尺留下，这人可是比袁时泰可怕得多！”

“姑娘何妨替袁姑爷出个主意，想办法叫刘玉尺随他一起出战，将朱成矩留下来？”

“我只能试一试。你再去打听消息！”

军情十分紧急。袁时中同亲信们商量一下，又来到慧梅这里。慧梅看见他的惊慌神气，抢着问道：

“军情如何？有没有新的探马来报？”

“刚才又有探马回来，说补之率领的人马甚多，离此地只有一百多里了，估计明天早晨会到达圉镇。”

“你怎么打算？”

“在离此地三十里远近的地方，我驻有两千精兵，凭着一条河流扎营。我马上率领大军前去，在那里抵挡补之的人马，使他不能过河。”

慧梅想了一想，问道：“你如何出战？带多少人马前去？多少人马留下？”

袁时中说：“我们现在不足三万人，准备留下两千，摆在寨外，死守寨外大庙，城里边摆上三千。你的小闯营，我不敢指望帮我守寨，只要不给我添麻烦，我就感激不尽。不过我也不怕，倘若给我添麻烦，纵然我念及我们夫妻之情，不会对他们下狠心；我手下的将士也绝不会答应他们。”

慧梅知道这话是有意说给她听的，但她不再计较，又问道：

“你出去打仗，守寨由谁主持？”

袁时中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由时泰主持，你帮他一把忙。”

慧梅掩不住一脸怒气，站了起来说：“官人，不能让时泰主持守寨！这守寨是件大事，应当由我来管！”

袁时中猛吃一惊。他没有想到慧梅竟然用这么坚决的口气反对时泰。他有点恼火，问道：

“为什么时泰不可以主持守寨？”

“我是你的正室夫人。我经过的战争比时泰走过的路还要多。到这样危急关头，守寨的事为什么你不交给我呢？”

“因为你是从闯王那里来的，虽然我们是夫妻，我相信你不会有二心，可是将领们不会放心。”

“这是胡说！只有刘玉尺这个狗头军师对我不放心。准定是他向你献计，要时泰主持守寨。真要这样，你就完了。”

“由我的堂弟主持守寨，为何我就完了？”

“不仅你一个人完了，你们姓袁的一族人都完了。包括我和两位姨太太，都会死于非命。”

“此话怎讲？”

“你前去迎敌，倘若一仗不利，必然要退回圍镇。当你出寨的时候，李闯王很可能派一支骑兵，突然来到寨外，一面用大炮轰城，一面用云梯爬城。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时泰能沉着指挥么？你手下的几千将士能服服帖帖地听他指挥么？万一稍微指挥不当，军情一乱，等你退回圍镇的时候，只怕寨墙上已换成‘闯’字旗了。这些，你可曾想过么？”

“我要留下朱成矩做守寨参谋，一切主意他会帮时泰拿定。何况我请你也助时泰一臂之力。”

慧梅听说将朱成矩留下，略觉放心，随即又说：“你想错了。朱成矩和刘玉尺都不过喝了一点墨汁儿，只能做个出馊主意的狗头军师。打仗的事他们有啥经验？另外，这些读书人，当你在顺境的时候，他们是你的人；到了兵败的时候，他们还能跟你一心么？至于我，不是路人，跟你生同床，死同穴。论本领，我不弱于男子，只能让时泰辅佐我，不能让我辅佐时泰。”

“你为何不能辅佐时泰？”

“我是他嫂嫂。我懂得打仗，他不懂。倘若叫他做守寨主将，我给他出主意，他不听从，我有什么办法？哼，大祸临头，你竟然不相信我们夫妻之情，偏偏要相信那么个没本领的兄弟！”

“这是大家已经商量定了的，不好更改。”

“要想守住寨子，就得更改。兵权交给我，我包你打败仗以后，平安返回寨内。你回寨以后，兵权还给你，我就不管了。”

袁时中坚持说：“兵权不能交给你。尽管你有作战阅历，可是时泰不会放心。”

慧梅说：“时泰不放心，无关大局。你要是怀疑我，对你就十分不利。”

袁时中很生气，问道：“难道你想出卖我？”

慧梅冷笑一声：“这话从何说起？我是为着你好。你是我丈夫。你死我也死，我死以后还是你袁家的鬼。我如何会想到出卖你呢？何况我身上已经怀孕几个月。我说对你不利，是因为你放着我这个会打仗的夫人不用，反而把兵权去交给不会打仗的兄弟，岂不是糊涂之至！”

“我已经说过，兵权不能交给你。倘若你真心念及我们夫妻感情，就不要再争兵权了。”

“想不到我们夫妻一场，你对我还是这么不放心。看来你今天是要逼着我自尽，等我死了以后再把小闯营消灭，那时你才感到放心。”

“我没有这个想法。”

“你也许没有这个想法，可是你那些狗头军师，包括你那个好兄弟袁时泰，他们是巴不得我现在死去，好使你们没有后顾之忧。你说是不是？”

袁时中无话可说，心中更加生气，不觉怒形于色，眼中几乎要冒出火来，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

“我手下有的是将领，时泰也是一个将领，不能把兵权交给女人！”

慧梅听了这话，“刷”地拔出宝剑。袁时中以为她要动武，也“刷”地拔出宝剑。门外几个女兵见状，都立刻走了进来，站在慧梅身后。

袁时中冷冷地望着慧梅说：“别看你左右有这些亲兵，你敢动手？我手下将士马上会将你们包围起来，绝不让你们得逞！”

慧梅哭了起来，说：“我怎么会杀你？可怜我命不好，嫁了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丈夫，到现在还不相信我，看待我连个草包兄弟都不如。我何必再活下去？我现在就自尽在你面前，以后的事我概不过问！”

说着，她举起剑就往脖子上抹去。慧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按住她的宝剑，哭着叫道：

“梅姐，梅姐，你千万不要寻短见！”

袁时中看到这种情形，长吁一口气，顿顿脚说：“好吧，就让你主持守寨之事。可是兵权交给你，你要对得起我呀！”

慧梅只顾流泪，一时说不出话，重新坐到椅子上。袁时中也随即坐下，心中十分矛盾，但是话已出口，不能不将守寨的事交给慧梅。他用沉重的口气对慧梅说：

“请你念及我们夫妻之情，把寨守牢。我如兵败，就回来守寨。”

“这你不用操心，倘若你死了，我也不会活下去。在你回来之前，我不会将寨丢失。可是既然让我守寨，必须当众说明，最好现在就把军师、时泰和将领们叫来。”

“好吧，就将他们叫来当面吩咐。”

第四十二章

当日下午申时左右，袁时中率领两万多人马从圉镇出发。慧梅率领亲兵，骑着战马，将袁时中送出南门。她对丈夫既有恼恨，也有夫妻之情，恨与爱交织心头。她明白此刻送他出发，既是生离，也是死别，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夫妻生活了。这时腹中胎儿又轻轻蠕动，使她越发满怀酸痛，几乎要滚出眼泪。袁时中看到慧梅泪汪汪的样子，又感动又满意，想道："她毕竟有夫妻之情！"他再次嘱咐袁时泰说：

"从此刻起，她既是你的嫂嫂，又是你的主将，你千万要听从她的话。"

袁时泰点头说："哥，请你放心。倘若抵挡不住，你赶快退回，我们迎你进寨。"

将袁时中送走以后，慧梅便吩咐人将朱成矩、袁时泰和守寨的主要将领都请来议事。过了片刻，大家都来了，一共有七八个人。小闯营这边，除邵时信参加外，王大牛、慧剑也参加了。会议开始，慧梅先说道：

"目前情况十分吃紧，望各位与我同心同德，不能有半点二心。虽说我是一个女流，年岁又轻，可是战场上的事还有些阅历。立功者我要重重奖赏；倘有违抗军令的，休说我铁面无情。军令大似山，不管是谁，哪怕是袁将爷的至亲好友，也休想违抗我的军令。我先说到这里，下面请朱先生说一说这寨如何守法。"

朱成矩看到慧梅这副神气，俨然是威严的大将模样，心中暗暗吃惊。他把以前同袁时中等商量多次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无非是说南门和东门重要，南门外的大庙尤其重要。慧梅听后，问大家意见如何。大家都同意朱成矩的话，别无意见。慧梅自己先站起来，右手按着剑柄，说道：

"诸将听令！"

众人赶快起立，望着慧梅。像这样肃立听令的情况，在小袁营中是从来少有的。今天大家慑于慧梅的神态庄严，又熟闻闯营中的一些规矩，所以一齐肃立，连朱成矩和袁时泰也不敢随便。

慧梅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道："南门由我亲自把守，倘若闯营人马杀到南门，我开寨门放我们将爷进来，我自己还可以带人马冲出去抵挡一阵。东门由时泰把守。万一敌兵追得紧急，南门外大庙阻挡不住，我这里来不及开门，我们将爷可以绕寨而走，由东门进寨。时泰，这东门你一定要小心，到时候要接你哥哥进寨。倘若有误，尽管你是我兄弟，休怪我军法无情。"

时泰恭敬地说："嫂子放心，我一定遵命行事。"

慧梅又望着朱成矩说道："朱先生，大庙原有二千人马，请你再带一千人马进驻大庙，死守住大庙周围的堡垒。守大庙十分要紧。大庙失去，寨也难守；大庙存在，寨就好守。"

朱成矩听了心中暗喜，这不光是因为大庙重要，而且也符合他的心意。他最害怕的是困守寨中，守又守不住，跑又跑不掉，与袁时中同归于尽，而到了大庙，他可守可走，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马上答道：

“听从太太吩咐，我就进驻大庙。”

慧梅又对大家说：“我们守寨也好，守大庙也好，将士们都很辛苦。趁今天尚未打仗，我要拿出银子，每个弟兄，每个做头目的，一律赏赐。各位意下如何？”

众将领听了这话都感到高兴。因为以前弄到银子，袁时中都吩咐入库，弟兄们确实很苦，现在赏赐一点银子，可以鼓舞士气。朱成矩便问道：

“不知太太要赏赐多少？”

慧梅向大家问：“每个弟兄要赏赐多少呢？”

一个大头目说：“一个弟兄赏一两，小头目赏二两，大头目赏四两。太太你看如何？”

慧梅说：“如今鼓舞士气要紧，要是库里银子不够，我这里还可以拿出一点体己。我看不要赏得太少。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吝啬银子。”

朱成矩马上说：“用不着太太拿出体己银子。我们军中银子尚有不少，大概有将近五万之数。”

慧梅说：“既然如此，我就做一个主张：每个弟兄，不管是马夫，还是火头军，一律赏银二两，小头目五两，大头目十两或二十两，由你们斟酌。像你们几位，每人一百两。”

众人一听这话，喜出望外，心想毕竟太太是从闯王身边来的，用银子大手大脚，和袁将军很不一样。像这样的赏法，在小袁营是破天荒的事。这事决定之后，慧梅对朱成矩说：

“人马你立刻带着出城。赏赐银子的事由邵时信来办。你告诉管库的人，让他们听从邵时信的吩咐，不得违命。”

朱成矩说：“我现在就把总管叫来，命他听时信老兄的吩咐。”

慧梅又下令各个头目，按照她的吩咐，该守寨的守寨，该守大庙的守大庙，没有她的将令，不得擅离职守，私到别处去走动。

散会以后，慧梅回到自己房中。也许是紧张劳累之故，她感到腹中胎儿常常在动。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是胎儿在蹬腿？在转身？在握着小拳头挣扎？尽管她恨袁时中，但一想到胎儿，她又感到不能对袁时中见死不救。如果袁时中被杀了，她即使能活下去，将来小孩长大，问她爸爸

是怎么死的，她如何对孩子说话呀！想到这里，她倒在床上，抽泣起来。

吕二婶、慧剑等赶快进来劝她。吕二婶说：

“姑娘，你的处境我们都清楚，明白你的难处。我处在你这地步，也是要大哭的。可是姑娘啊，你现在是圉镇守寨的主将，千斤担子挑在你的肩上，一切事都由你一人做主。你快不要哭了，打起精神来干正经事吧。”

慧梅要她们暂且出去，又传令邵时信和王大牛将人马准备好，她马上要到南寨门坐镇。南寨门门楼只许小闯营的男女亲军上去。南门的钥匙交给邵时信掌管。南门下边由王大牛率领二百男兵把守。传过将令以后，慧梅的神态变得很镇静，显然她已经下狠心拿定了主意，对吕二婶说：

“二婶，你帮我收拾收拾，我要去坐镇南门。”

吕二婶端来洗脸水。慧梅洗去了泪痕，穿上绵甲，外罩黑羔皮红缎斗篷，戴上风帽，一身打扮得十分精神。她来到南门寨楼，看见里边已经安放了木炭火盆。她又视察了寨墙，看见由南门往东的寨墙上站着小袁营的将士，正在寒风中瑟缩。她吩咐把小头目们叫来，对他们说：

“目前仗还没有打到圉镇，你们都下去吧，在附近的屋子里躲避风寒，不必守在寨墙上。一旦有了消息，听我号令，立刻重新上寨。”

一听这话，头目们都十分高兴，心中称赞慧梅通情达理，体谅将士。

小袁营的守兵下去以后，慧梅站在寨墙上继续看了一阵，然后回到寨门楼中，坐在火盆边沉默不语，反复想着她所拿的主意。慧剑悄悄地向她问道：

“梅姐，要是姑爷败阵回来，后边有补之大哥追赶，我们怎么办呢？”

慧梅慢慢地说：“你不要多问，临时听我的将令行事。”

慧剑刚刚退出，王大牛来了，也向慧梅询问同样的问题。慧梅作了差不多同样的回答。王大牛不得要领，默默退下。慧梅明白“小闯营”男女将士的心情，心中叹道：“我不会对不起你们！”她怀念往日在高夫人身边的生活，想起了那些姐妹，在心中哽咽问道：

“慧英姐，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会不会下狠心呢？”

黄昏时候，天开始下起雪来。起初是干雪子儿，洒在瓦上、地上，砖头台阶上，发出来细碎声音。没有多久，雪子儿变成了轻飘的、没有一点声音的雪片，又变成鹅毛大雪。不到一顿饭的时间，整个圉镇都蒙上一

层白色。不知谁家的一条黑狗在街上寻食，正用嘴拱着一堆骨头，脊背上也变成白色。慧梅下了寨墙，先看了看南门的把守情形，然后走向女兵们休息的大屋子。她一进门，慧剑一声口令，女兵们立时从火边起立。慧梅一个一个地看看她们，想着明天就要同她们永远离开，不禁心痛如割。她说道：

“你们好好休息吧，今晚要饱餐一顿。夜里要是不打仗，三更以后让你们再饱餐一顿，说不定明天早晨就没时间吃东西了。”

说完以后，她又向男兵们住的院子走去，对他们说了相同的话。

她回到寨门楼，将邵时信叫来，向他问道：“邵哥，我们在小袁营已经半年多了，你在头目中有没有交朋友？有没有可以谈私话的朋友？”

邵时信吃了一惊，说：“姑娘为什么这样问我？难道还怕我变心么？”

“邵哥，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想，我们只有四百多人。倘若你在守寨的小袁营头目中有走得近的朋友，在目前对我们会有用处。”

“有一个姓王的，手下有三百多弟兄，现在仍在寨内。他平常跟我来往较多，人倒蛮忠厚的，可是我没有同他谈过别的私话。不知姑娘问这事情，有啥打算？”

“倘若这时候能让他跟我们走在一条路上，纵然只有三百多人，也很有用。”

邵时信明白了，说：“既然这样，我去找他谈谈。他如果肯听我的话，我就带他来，由姑娘当面吩咐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姑娘说一句话比我说十句话还顶用。”

慧梅对邵时信小声嘱咐几句话。时信明白了她的用心，赶快带着二百两银子去了。

慧梅默默地思前想后，越想心中越痛苦，取出笛子，坐在火边吹了起来。

没有北风。雪片在寨墙上和旷野里静静地飘落。寨门楼四角的铁马儿寂然无声。寨内，马棚中的战马没有叫声，树上的鸟儿互相偎依着缩在窝中。啊，多瘆人的寂静！在这严寒的、大战将临的小市镇上，只剩下忽高忽低、忽紧忽慢的笛声不歇。

寨门楼内，拥挤着坐在两个火堆和一个火盆周围的女兵们，起初还偶尔有零星的悄声细语，随即没有了。有的女兵低下头去，久久地不再抬起。有的女兵静静地注视着慧梅，一边想着她的痛苦和不幸，一边听着笛声，一个个眼眶中含着热泪。

笛声暂时停止，慧剑揩去了噙在大眼角的泪珠，站在慧梅的面前问道：

“梅姐，如今战事这么紧急，你的心情又不好，你还有心思吹笛子么？”

慧梅没有理她，又吹了起来。外边，雪仍在飘着。开始起了北风，寨门楼的四角铁马儿叮咚响。她吹着吹着就忍不住站了起来，越吹情绪越激动，心思越纷乱。腹中的胎儿又在蠕动。胎儿的蠕动使她真实地感到自己快要做母亲了，这不是什么“喜”，而是天大的不幸。她一面吹笛子，一面不止一次地在心中自问：如果我活下去，孩子长大以后，问自己的爸爸，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了真话，他会不会恨我呢？她又多少次想到，她今年虚岁只有二十一，这悠悠一生还有几十年，纵然高夫人可怜她、疼惜她，可是几十年的寡妇生活，她怎么过下去？身边又带着一个有杀父之仇的儿子，别人会怎么看待她呢？这些思想几天来就常常出现在她心头，现在更一古脑儿缠绕着她。她没法对别人说出她的悲苦，就借笛子来倾诉自己的感情。

她吹着吹着，走出寨门楼，站在寨垛里边，面对旷野，继续在深深的雪地上吹。风在头上刮着，雪在周身飘着，她都毫不在乎。慧剑和几个女兵跟着她，静静地立在风雪中，一个比一个心情沉重。最后，她的手指冻僵了，麻木了，而笛声也低沉下来，迟钝起来，渐渐微弱，接续不上，终于停止，但是在空中，在远处，在鹅毛大雪中，似乎还有不尽的余音同风声和在一起。

慧梅默默地走回寨门楼，抖去风帽和斗篷上的雪，顿去马靴上的雪，在火盆边坐下去，一句话没有说，将冻硬的双手放在火上烤着。

约莫二更过后，雪停了，风止了。邵时信将那个姓王的头目带来了。这个头目本来就不赞成袁时中背叛闯王，如今因闯王派兵来打，更加愁闷，不知如何是好。邵时信同他私下谈话后，他立即表示愿意听邵时信的话，就随着来见慧梅。他恭敬地向慧梅行礼，慧梅含笑说道：“目前情势很紧迫，不必讲礼了。你坐下来，我有话问你。”

那头目不敢落座，说：“在太太面前，哪有我坐的道理。

慧梅说：“目前不要讲这种礼了，只要你有一颗忠心，比什么都好。”

那头目说：“我虽是小袁营的人，可是我也知道是是非非，所以我是不愿跟闯营人马打仗的。只是我人微言轻，在我们将爷面前说不上话。太太叫我来，不知有什么吩咐？”

“目前我是一寨之主，这寨里的大事都由我主持。我需要你给我做事，你肯不肯呢？”

“只要太太肯使用我，我别的没有，倒是有一颗忠心。”

“你手下有多少弟兄？”

“也只有三百多一点。人马不多，不知太太如何使用？”

“我现在不用。今晚寨中十分紧急，你的人马要随时准备，不许脱掉衣甲。我马上下令将你的人马调往十字街口。这十字街口十分重要，倘若有人在寨中捣鬼，你要牢牢守住十字街口，不许失掉。”

姓王的头目有点吃惊，问道：“太太，难道寨里头还会有变？”

慧梅说：“打仗的事情我有经验，胜利的时候一切都好，困难的时候要谨防万一。你守住十字街口，没有我的允准，任何人不许通过。只要你能守住，日后我重重有赏。现在你马上照我的吩咐去办。以后的事，你听从邵大哥安排就是了。”

姓王的头目说了一声“遵令”，行个礼，随邵时信退了下去。过了一会儿，邵时信又单独回来，小声告诉慧梅：据姓王的头目说，袁时泰在东门不断地派人给北门和西门的守军传什么机密话，又两次派人缒下城墙，同大庙的朱成矩传递消息，到底有什么诡计，弄不清楚。慧梅听了，十分吃惊，说道：“看来袁时泰是想在闯王大军来到时，对我们下毒手！”

邵时信问：“姑娘，我们怎么办？”

慧梅说：“我现在请他来当面谈谈，你看怎样？”

邵时信摇头说：“不妥，现在最好不要惊动他。万一他不肯来，事情不是弄僵了？”

慧梅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就不再多说，让邵时信走了。

这天夜里，她不曾睡觉，有时到城头上看一看，有时又回到屋中。她心神不宁，总在想着袁时中逃回圉镇的事，想着自己已经拿定的主意，也想着腹中的胎儿。后来她想起高夫人托尼姑传的话，说到时候会有人来接她回去。她在心中猜想：是什么人来接我呢？莫非是邢姐姐来接我？双喜哥来接我？……尽管不住地胡思乱想，却有一件事她没有忘记，就是时时刻刻防备着袁时泰的突然袭击，一再嘱咐邵时信率领那个姓王的头目守好十字街口。她还亲自到那里去查看一次。

四更时候，朱成矩派人到南门向她禀报，说夜间已经在三十里外同李过打了一仗，袁时中正在往圉镇逃回，后边有追兵，天明以后可能会逃回圉镇。她立刻将这消息传知寨中各个大头目，要大家做好准备，迎接袁将爷回寨。

将要天明的时候，又来新的禀报，说袁时中离圉镇只有十几里路了。慧梅得到这个消息，立刻又传知各个大头目速来她的宅中商议军情。

传话的人一走，她将邵时信、王大牛、慧剑三人叫到面前，说出了她的主意。三人听了都大吃一惊，没有料到她如此果断行事，不顾私情，同时又感到这主张正是他们所想的，只是一夜来都不敢向慧梅说出。他们立刻按照慧梅的吩咐各自准备去了。

不一会儿，十几个大头目纷纷来到，只有袁时泰推说事忙，分不开身，派他手下的一个头目来代他参加议事。他们的亲兵都被女兵们挡在二门以外，叫他们在前院的东西厢房烤火休息。他们知道这是太太住处的老规矩，并未起疑，肃静地步入内院上房。邵时信、王大牛、慧剑三人已经在上房等候。上房檐下站立着慧梅的许多女亲兵，肃静无声。慧梅从里间走出，示意使大家分左右两行坐下。她在正中主将的位置坐下，背后有四个女兵仗剑侍立。慧剑不能同男人们混坐一起，侍立在她的右边。尽管二门内和堂屋内只有女兵，但是来参加议事的大头目们都感到气氛森严，开始领教慧梅的厉害。

这是慧梅平生第一次由自己处理一件大事，想保持镇静很不容易，没法儿掩饰住自己的神色紧张和心情激动。大头目们看出来她的心情不一般，但仍然没有起疑。他们明白，处此危险关头，袁时中生死难保，她是一个年轻女流，神态异常是理所当然。等大家坐定以后，慧梅说道：

“我们的人马已经战败，袁将爷正在往圉镇奔来，后边有闯营的人马追赶。如今光靠大庙的将士恐怕难以抵挡，我打算等将爷回来时，亲自开南门冲杀出去，迎接将爷进寨。以后我们就死守圉镇，直到闯营退走。你们各位意下如何？”

大家纷纷点头说：“太太这么决定非常好。只要把将爷迎进寨内，是可以坚守的。寨内粮草、火药都准备得很多。”

慧梅听了，忽然脸色一变，手抓剑柄说道：“可是我刚才得到消息，说我们寨内军心不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正在密查。如今你们各位，倘若是忠心耿耿的，就不要害怕。暂时要委屈你们留在这里，等袁将爷回来后，自然放你们出去。你们的家眷和亲兵，我一个都不伤害，你们可以放心。现在请你们把兵器放下。”

众头目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打算抗拒，但是檐下的众多女兵已经进来，立在他们背后，谁也不敢以身试剑锋。邵时信和王大牛起身，把十几个头目的兵器都收了。同时，他们带来的亲兵们的武器也在前院被收了。

慧梅又说道：“我不是怕你们背叛，可是军中之事不能不多加小心。如今光收了兵器还不行，还得委屈大家，暂时捆绑起来。等袁将爷回来，立刻松绑。到那时你们各位骂我也好，恨我也好，我不计较。”

说着，她的亲兵们又拿来绳子，将大头目们都绑了起来。他们的亲兵也在前院被绑了。

慧梅厉声命令：“关起来，不许他们乱动！”

立刻，这些头目们被锁进了后院一间严实的小房中，而他们的亲兵们被关在前院一个地方。慧梅又对邵时信说：“不要亏待他们。要派人看守好。我现在上城去了，一切按我的吩咐行事。”

于是她带着慧剑和女兵们重新奔上城头。这时只听见马蹄声、呐喊声由远而近，似乎已快到大庙附近。慧梅伫立寨头，向远处凝望。云散了。天晴了。红通通的太阳出来了。远望原野，一片白色，树枝上也是白色。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出现了正在奔逃的人马影子。

慧梅的心头紧缩，一句话不说，只是出神地凝望，想从败退的人马中找到她的丈夫。一时没有看见，她的心头猛然一凉，不免有点悲哀。但差不多就在同时，她又暗觉宽慰，心中说道：“天呀，这样倒干净些，最好不要再同他见面！”

逃回的人马更近了，约有一两千人，冲过了二里外的那座大庙。大庙一带的守军在朱成矩的率领下迎击追兵，发生混战。追兵暂时受阻了。

慧梅仍然在逃回的人马中寻找丈夫。终于，她发现一匹马的颜色很像他常骑的马，随即认出来那骑马的人正是袁时中，可是他的盔已经失落，斗篷也没有了。趁着追兵在大庙一带混战，他直往南门奔来。慧梅咬紧牙齿，脸色灰白，再一次下了狠心，从臂上取下宝弓，从袋中抽出羽箭。然而她没有将弓举起。胎儿在她腹中蠕动。她望着丈夫狼狈奔来，不觉手指微微打颤，心头一阵刺痛，等待他有什么话说。

袁时中一马冲在前边，奔上吊桥，仰头望着妻子，大声呼唤：“快开门！赶快开门！”

慧梅站在寨垛里边，望着丈夫，不答一言，脸上更加苍白。慧剑和女兵们暗中举起弓来，但是谁也不敢射箭。袁时中在吊桥上十分焦急，又一次大声呼唤：

“你赶快开门哪！马上追兵就要到了，快快开门！”

慧梅从两个积着白雪的寨垛中间探出身子，颤声答道：“你不用进寨了，赶快逃走吧。这寨已经归了闯王，我不能让你进来。”

“你难道不念及我们夫妻之情？”

“念及夫妻之情，我不用箭射你，你赶快走吧。我是闯营的人，我要对得起闯王。你当初不该不听我的话，背叛了闯王。官人，你现在赶快走吧！”

袁时中大骂起来，吆喝手下人马：“攻寨！赶快攻寨！”

慧梅害怕寨中有变，举弓搭箭，望着丈夫颤声说：“你快走吧！你是我的丈夫，我不忍心杀死你，可是你再不走我就要射箭了！”

袁时中想着她断不肯向自己射箭，继续恳求说：“好太太，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夫妻之情。我们是夫妻呀！你不要对不起你腹中的胎儿！你不要忘记，你既嫁了我，生是袁家的人，死是袁家的鬼。火速开门！开门！”

慧梅再也不敢耽误了。她害怕寨内有变，尤其害怕这时袁时泰从东门杀来，北门和西门的小袁营人马响应。她要下决心了，可是腹中的胎儿又在蠕动。为腹中儿她又一阵心酸，但是她毅然说道：“官人，请举起你的马鞭子来！”

袁时中现在所用的马鞭子原是慧梅心爱的旧物，还是在他尚未背叛闯王时赠送他的。他赶快举起鞭子，大声恳求：“请念及夫妻恩情，火速开门！”

突然，鞭子柄中了一箭，鞭子从他的手中飞落。他正在惊骇，听见慧梅在寨上说道：

“你背叛闯王，又不听我的苦劝回头。我同你恩情已绝，只有大义灭亲，休说别话。为着腹中胎儿，我不愿亲手杀你。可是倘若你不速走，就会像鞭子一样！”

袁时中恨恨地冷笑一声，咬牙切齿，勒转马头，绕寨向东逃去。恰在这时，刘玉尺率领断后的一千左右溃兵赶到，知道慧梅变心，不开南门，便向时中呼喊：“从东门进寨！从东门……”他的话刚说一半，头部中箭，栽下战马。同时，慧梅向左右女兵下令：“赶快射箭！”于是上百名女兵一阵乱箭射下，正在向东奔跑的小袁营将士纷纷倒地。

慧梅担心袁时泰开东门放他哥哥进寨，吩咐慧剑立刻带领一批女兵从寨墙上向东门杀去。她自己走下寨墙，跨上战马，来到十字路口，对邵时信说：

“邵哥，我们赶快去夺取东门！”

于是王大牛的男兵们和姓王的头目率领的三百多弟兄都随着她向东门奔去。

袁时泰正要打开东门，慧梅的人马已经杀到，在东门里边发生混战。慧剑带着女兵也从寨墙上杀到。杀了一阵，将袁时泰杀死，将东门夺到手中。

袁时中见东门不能进，后边追兵已至，便仓惶向北逃去。

慧梅吩咐在十字街口和寨墙上竖起陪嫁亲军带来的“闯”字旗，并派人到西门和北门一带向小袁营的将士传谕：不许乱动；凡愿意投降闯王的一律不杀，愿回家乡的给资遣散。然后她回到住宅，想着袁时中大概逃不多远就会被李过的人马追上杀死，同时想到腹中胎儿，想到自己早就决定的一件事，连胎儿也不能保全，突然倒在床上，放声大哭。

她痛哭一阵，下床洗去泪痕，梳好头发。她询问了寨外的战事情况，有人告她说袁姑爷向北逃命，跑了几里，被李过的人马追上，已经杀了。她心中猛一震动，面色如土。又有人告她说，张鼐率领一支骑兵在南门外等候开门，声称奉高夫人之命来接她回去。她不觉说出：“啊，我的天，竟是他来接我！”她竭力遮掩住内心的激动，用冷静的声音问道：“为什么不赶快打开南门？”

慧剑说：“钥匙在邵大哥身上。邵大哥到北门一带安抚小袁营的将士们去了，已经有人去找他要南门钥匙。”

慧梅挥手命女兵们都去休息，只将吕二婶和慧剑留下。她的心中悲痛，神色凄惨，长叹一声，进她住的里间屋中取什么东西，边走边自言自语地哽咽说：

“我多么想见他一面，可是……”

张鼐奉高夫人之命来接慧梅回去。临动身时，高夫人叮嘱他：“小鼐子，只要慧梅没给袁时中杀害，你一定要将她接回！”他多么想看见慧梅！兴冲冲地进了圉镇南门，正在走着，忽然看见慧剑带着四个女兵，不住抽泣，满脸泪痕，牵着慧梅骑的白马，捧着慧梅常用的宝剑和笛子，另外还有一个红绸小包，迎着他走来。他赶紧跳下马，吃惊地问：

“慧梅在哪里？你们要往哪儿去？”

五个姑娘哭得说不出话来。张鼐又问了一遍，慧剑才忍住哭泣说道：“慧梅姐姐自尽了。她临自尽前吩咐我们将白马、宝剑、笛子都送还给你，另外还有一个没有做成的香囊。她说，请你不要去见她了，免得你伤心。”

张鼐问：“她为什么要自尽？你们为什么不劝阻她？”

慧剑说：“她吩咐以后，冷不防就用短剑自刎了。”

张鼐迸出热泪，不再说话，直向慧梅住的地方奔去。

邵时信在匆忙中从库中取出若干匹白麻布，使小闯营全体男女都为慧梅戴孝。街上、院里、房坡上，一片白雪。从慧梅住宅的大门外到头进院

落、二进院落，雪地上站满了男女亲军，全是白布包头，一片哭声。

张鼐看着这情景，听着这哭声，心几乎要碎裂了。但是他忍着没有哭，没有说话，大踏步穿过两进院落，直进上房。

慧梅的尸首已经放在一张床上，摆在正中，身上盖着锦被，脸上盖着一张阡纸。张鼐来到后，吕二婶将阡纸取去。她的喉咙被自己用短剑割断，但在张鼐来到前，吕二婶已经用温水洗去血污，并且用一根白线将伤口缝合。吕二婶忽然注意到死者的一只眼睛还在半睁着，便哭着说道：

“姑娘！你虽然没有看见高夫人和慧英她们，可是你平日想看见的人已经看见一个了，请你把眼睛闭起来吧！”说罢，她用指头将慧梅的眼皮闭拢。

站立在尸体附近的女兵们又一次放声大哭。张鼐也哭了起来。

吕二婶哭着对张鼐说：“慧梅姑娘昨儿对我说，她是闯王和夫人的不孝女儿，无面目再见他们。又说她很想念老府中的那些姐妹们，怕是见不到了。我听着这话不吉利，可是没想到她会寻短见。她真是能下狠心，一抹脖子就去了两条性命！”

张鼐望着慧梅哽咽说：“慧梅，我们的大军就要去占襄阳，打下江山也快了。可怜你死得太早，看不见了。你临死又为闯王立一大功。要是你放袁时中进到寨内，我们将寨攻破，不知得死伤多少将士。慧梅，慧梅！我说的话你听见了么？”

满屋中都是抽泣和呜咽声。慧剑和守灵的几个女兵哭着叫道：“梅姐！梅姐！”

忽然一匹战马奔到大门外停住，随即王从周匆匆进来。自撤离开封城外之后，他就被挑到高夫人身边做了亲兵。他走进上房，向邵时信和张鼐一插手，说道：

“你们都不要难过，老神仙来到了！”

张鼐赶快问：“老神仙在哪儿？”

“你走后，夫人担心慧梅姑娘在混战中会有三长两短，命老神仙立即动身赶来，以备万一。我是随老神仙来的。他快到圉镇寨门外了。”

所有人都因这消息产生了一线希望。邵时信和张鼐立刻奔往寨门去迎接尚炯。吕二婶轻轻地摇摇头，对死者用幽幽的悲声说：

“姑娘，大家都不愿你死，可惜你走得太急了！”

大门外一阵马蹄声。许多男女兵拥往大门外，向南望着，用又悲又喜的

声音纷纷叫着：

“到了！到了！神医到了！”

汝宁会师

第四十三章

大败孙传庭之后，李自成命刘芳亮率一支人马奔袭南阳，闯曹联军的主力则在舞阳、上蔡一带稍作休整，旋即进逼汝宁，准备在这里歼灭杨文岳的保定军，然后挥师进取襄阳。消息传到老营。因为知道汝宁必破，而破城之后，闯王将在崇王府大会各路义军，其中一些义军头领的眷属过去就同高夫人相熟，所以高夫人也特地赶赴汝宁，参加这一盛会。红娘子的儿子已满半岁了，从生下地就没有同父亲见过几次面，趁这次机会，高夫人让她带着小儿同走一遭，而把健妇营的练兵事务暂时交给慧琼、红霞等去料理。

李岩、李侔的部队不参加攻城。红娘子抵达后，李岩见到已会满地爬的小儿，转过头来看看刚洗去征尘的年轻妻子，一缕柔情不由缠绕心头。晚饭后夫妻并肩而坐，谈起了近来发生的许多事情。红娘子说：

“想想慧梅真可怜。我同她相处数月，知道她对闯王、夫人真是赤胆忠心，最后竟得如此下场。这也是我来闯营后遇到的第一桩作孽的事。幸好你当初没有出坏点子，否则，”她本来想说“否则我会更难过”，但忽然轻轻捶了李岩一拳，改口说，“否则我也饶不了你！”

“我岂但未出坏点子，我还做了好事呢！你忘了，补之将到圉镇前，是我帮夫人安排彩云进寨去见的慧梅；可惜仍未能留住她的性命。”

“当然留不住她的性命。她怀有袁时中的骨血，袁时中被杀了，她怎能独自活下去？将来怎么对儿子说？”红娘子说到这里，放低了声音，“唉！其实袁时中也死得冤！”

“何出此言！”李岩吃了一惊，“袁时中背叛闯王，又企图投降官府……”

“这我都清楚，”红娘子打断李岩，“他后来的行径自然是罪有应得。可是你知道吗，以前我在豫东一带活动，对一些杆子的情况多有了解。各家杆子中，袁时中的部队军纪是很好的，并不扰害百姓；听说他对读书人也比较尊重，要不是……唉！拉杆子也不容易，一山容不得二主，这是没有法儿的事。”

见李岩不作声，红娘子又说：“幸好我们两年前就到了闯王旗下！”

李岩笑道：“怎么是幸好呢？投奔之前，因不了解情况，我有过一些迟疑；后来知道了闯王布德施仁、救民水火的诸多行事，我的决心就下了，而且义无反顾。何况，我们当时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谁说不是呢？我是说，倘若当初你李公子不急着投奔闯王，捱到今日，连革左五营的人马都来了，你怎么办？你还不是得乖乖地归到闯王旗下！得亏我们来得早，看现在闯王对你多重用！”

李岩一怔。红娘子的后一句话勾起了他的心事。自从投奔李自成，他的确一心一意要助后者夺取江山。早在前往神垕的路上，他就写过一封信，提出了经营河洛、徐图天下的战略。之后他又曾几度提出每占一地，设官理民，恢复农桑，巩固根基的建议。但李自成虽然愿意倾听，却从未真正采纳，从现在的决策来看，似乎愈来愈把臣服群雄、早日称王视为首务。这使李岩感到忧虑。他正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妻子，红娘子已察觉丈夫情绪的变化。

“你怎么啦？”她用肩膀推了他一下，“你觉得闯王对你不重用么？”

“你想哪里去了！”李岩笑了，“重用不重用又有什么关系，我从来不把虚荣放在心上。我想的是大元帅下一步棋究竟该怎么走。”于是他开始对红娘子解释自己的战略设想。

红娘子释然了。她以前就听李岩说过这些主张，她深信这些主张是对的。早在第一次进攻开封时，她对于义军拿下洛阳后又轻易地放弃，就感到不解，曾贸然向高夫人提出重占洛阳的建议。在听了后者一番“要看闯王如何通盘筹划”的解释后，她才失悔自己说话太冒失。但她心中仍然对这种猴子掰苞谷随掰随丢的做法不以为然，她想以后丈夫的好主张大概终将被接受的吧。这时她一面听李岩侃侃而谈，一面用只有夫妻间能够明白的眼神盯着对方，终于笑着说：

“喂，举人，你不想睡了么？我可累了！”

李岩也笑了。婚后他在调皮的妻子嘴里多了几种称呼，除了“官人”，还有“举人”、“读书人”和“书呆子”。现在他望着她在烛光下显得分外红艳的脸庞，望着那特别的眼神，突然觉得一股热力在体内奔涌。他高声向门外吩咐：

“亲兵打水来！”

一夜绸缪之后，习惯于军旅生活的李岩与红娘子还是天刚明就都醒了。红娘子侧过脸看看丈夫，忽然趴到他身上，问道：

“你猜，我为什么一来闯营就拜夫人做义母？”

“你在永宁县受恶霸欺负，危急关头夫人救过你。你对她有感情。”

“还有呢？”

“还有……？”

“你说对了一大半；还有一小半，你不明白。”

“愿闻其详。”

“那是为了你。”

“为了我？”

“唉，”红娘子叹口气，重新躺下，“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什么黑吃黑的事没有见过？没有听过？杆子里边的火并可厉害啦！那些人的手段真是砒霜拌辣椒，又毒又辣。常常越是要害你，面上反而对你越是好，越是亲热。为什么江湖上的人都喜欢认个义父义母，拜个把兄弟？都是因为心中有点害怕，想求个帮衬，找个保护。我拜夫人做义母，除了感恩图报，也有这个想头。我想袁时中要娶兰芝，结果娶了慧梅，也是想同闯王把关系拉近一点。只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又把队伍拉走。”

李岩起义前，看到的是红娘子豪爽、天真的一面。起义后红娘子率先提出投奔闯王的决策，才使他认识到这个女子不简单。婚后他更逐渐发现，妻子对大大小小许多事情的看法、态度，远比他原来以为的要复杂、成熟。所以还在小孩出生前，有次红娘子问他，自己识字不多，不能像汤夫人那样与丈夫诗词唱和，他是否感到遗憾？李岩拍拍她的肩膀，引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句俗话后，说：“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是你的学问！至于诗词么，我自从来到闯营就没有作过，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他听了红娘子的话，又一次感受到妻子的思虑之深，但是他故作不懂的口气问：

“你说得都对，可是这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都是为了你呀！”

“你拜夫人做义母时，我们不是还没有订婚么？难道那时……”

“你坏！你坏！”红娘子知道丈夫逗她，立刻侧过身来，不让他说完，就用小拳擂着他说，“你欺负人，我不依！”

李岩哈哈大笑。

“你还笑！你敢说你当初不想娶我么？”

“我是想娶你，可是……”

“不许说‘可是’！你坏！你坏！”

“中，中，我承认你都是为了我！”李岩捉住妻子的拳头，接着说，“不过，我自从来到闯王旗下，一直是很谨言慎行的。我常常想着吕东莱说的‘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惧’就是谨慎。何况我们都是真心拥戴大元帅。伊川先生说，‘人心贵乎光明洁净’。我们心地光明，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吕东莱和伊川先生是谁呀？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过这两位朋友？”

“这是宋朝两个大有学问的人。”

“哦，原来是两个古人，说的话倒有点道理。”

夫妻俩的想法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妻子是从江湖卖艺和揭竿起义的经历看到人际关系的复杂险恶，丈夫则更多的是从书上明白戒慎戒惧的道理。在李岩心中偶尔还闪过“伴君如伴虎”以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一类想法，只是他不想告诉妻子罢了。而这时红娘子的一句话又显出了她的精明：

“你是很谨慎，但太谨慎也不好。”

“为什么？”

“因为不像自己人，自己人应该很随便。我同夫人说话就比较随便，宋军师同武将们相处也很随便。你有时太像个客人，没有同大家打成一片。”

妻子的话让李岩感到意外，他一笑说：

“献策的本事我学不到。他在江湖上卖卜多年，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打过交道，我哪能一下子学会？不过你说得对，该随便时不妨随便，和光同尘嘛！”

红娘子对“和光同尘”的含义不甚了然，但也不再多问。夫妻俩又谈到即将前来会师的革左五营。他们都明白，这次联军一举击败孙传庭，又浩浩荡荡来到汝宁，很快要去占领襄阳，李自成在中原大地的声望已如日中天。这对原来分散的各支义军带来了很大压力，迫使他们或者赶快归到闯王旗下，或者接受官府招安，或者尽量躲得远远的，不同李自成正面冲突。张献忠就采取了躲的办法。在房、均一带活动的王光恩则早已投降官军，受驻守郧阳的巡按高斗枢节制，最近其弟王光兴也投降了。至于长期活跃在豫鄂皖边界的革左等人，眼看着袁时中被一举剿灭，已有兔死狐悲之感，当闯曹几十万人马前来汝宁，而一度与他们合作的张献忠又单独去鄂东、皖西活动时，他们除了奉李自成为主，似乎已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他们先就派人来见李自成，表示乐于前来效命，并表示愿意为破汝宁充当前锋。

“你同老回回等打过交道么？”李岩问红娘子。

“我没有见过这些人，”红娘子说，“只希望他们能真心拥戴闯王，不要像袁时中那样来了不久又叛逃。当然，这是双方都要努力的事。”

“‘欲来鸟者先树木’。你植好一片树林，鸟自然都飞来了。我想，只要大元帅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待所有投奔的人，不但各路义军都会前来会合，就是明朝的文臣武将，到时也会纷纷投顺，争当‘从龙之臣’。”

红娘子正想再说什么，忽然一阵孩子娇嫩的哭声传进来，她抿嘴一笑，赶紧披衣下床，走出门去。

上午，李自成在汝宁城外的行辕中与牛、宋、李岩及几位大将正等着罗汝才前来议事。刘体纯本来要禀报他所探得的城内守御情形，但李自成说，还是等大将军来了再禀报，大家再一起商议。刘宗敏摇头笑道：

“每次早上会议，曹操都是晚半个时辰才到，就是不能起个早床！”

“又被哪个婆娘缠住了！”袁宗第说。

“这样怎能指挥打仗？”刚从圉镇率军过来的李过说，“为将要紧的就是不能贪睡。我读书不多，但我练兵时总是用古人的两句话勉励将士。一句是‘闻鸡起舞’；一句是‘枕戈待旦’。”

宋献策笑道：“补之说得好，这是祖逖、刘琨的名言，我们都当以此共勉。不过说到大将军，虽有贪恋女色之病，真打起仗来还是有一套。这次神出鬼没地绕到孙传庭侧面，又断了他的粮道，可让老孙吃足苦头，尝到了厉害！”

李自成说：“是啊，这次大败孙传庭，老罗功不可没。我在这里先打个招呼：待会儿老罗来了，谈起冢头战场上的缴获所得，一切由我和军师说了算，你们不要有不同意见；有意见也放在心里，别当老罗面说出来。”

大家听了这话，都不免诧异；只有牛金星和刘宗敏心领神会，立刻表示，“那当然，一切听大元帅的。”

原来，自从开封水淹以来，李自成因为考虑要去襄阳建国称王，已几次与牛、宋及刘宗敏密议如何解决曹营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要除掉曹操不难，难的是如何稳住曹营的二十多万人马。宋献策提出，不管将来动不动手，何时何地动手，有两件事必须现在就开始着手。一是要秘密地搜集罗汝才“私通官府”的证据；二是要通过缴获分成、奖励升迁等各种办法收揽曹营将士的心。由于事关高度机密，除了李自成和牛、宋、刘之外，无人知晓内情。

大家又闲聊片刻，罗汝才和吉珪带着一群亲兵来到。二人一进帐，所有的人都起立相迎。罗汝才抱拳向闯王和左右分别拱一拱，口里连说：

“来晚了，来晚了，有劳大元帅和各位久等。我老曹以后一定要做到，‘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说曹操，曹操也到！”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袁宗第故意说：

“大将军，春宵苦短啊！”

“好你个袁宗第，什么时候也学会孔夫子放屁了？行，以后我再得了标致娘儿，一定挑个会识文断句的送给你，让她同你整天酸过来酸过去！”

大家又哄笑一阵，随即坐下。李自成望着罗汝才说：

“刚才大家还在说，这次打孙传庭，曹营出了大力，建了奇功。战场上我们都缴获了不少粮草、甲仗、辎重，一直没有仔细清点，你看应该怎么分配？”

罗汝才望望吉珪，答道：“还是老办法：闯营六成，曹营四成。凡是闯营缴获的，分四成给曹营；曹营缴获的，分六成给闯营。”

李自成笑道：“老办法是根据人马的多寡、需求订出的，通常情况下自然要遵守；马上攻破汝宁后，缴获所得，也一律按四六分成。只是这次冢头之战，曹营将士奋勇当先，杀敌无数，理应额外多分一些。”

“大元帅的意思是……？”

宋献策说：“大元帅的意思是，曹营除了应得的四成之外，可以再分一二成作为奖励。我另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妥当。据我看，这次曹营战场所获，可能多过闯营。为简便计，两营都个个留下所获取的，不再分成。曹营多得的部分，即作为奖励，由大将军随意处置好了。”

罗汝才很赞成这个办法，但他还是望着李自成问：“这样妥当么？”

李自成点头说：“大军马上要攻城，没有工夫来细分所得。军师的这个办法比较简便，只要大将军没有意见，我看就这么办，下不为例。”

罗汝才笑道：“我能有什么意见！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次曹营缴获的鸡零狗碎看起来是稍稍多于闯营，现在作为奖励，将士们都会感戴大元帅，我在这里先替全营将士谢过了！”说着，又抱起拳来拱了拱。

李自成又赞扬了一番曹营将士的奋勇精神；刘宗敏和牛金星也随声附和。李过、袁宗第等虽不明白闯王的用意，但因先已听过招呼，所以也不持任何异议。李岩起初对李自成如此大度地论功行赏深为赞赏，对闯曹之间这种和睦的气氛尤感欣慰，正要说几句赞美的话，却偶尔注意到在吉珪的眼神中似乎闪烁着某种警惕。他耳边猛然响起今晨红娘子说的

话："那些人的手段真是砒霜拌辣椒，又毒又辣。常常越是要害你，面上反而对你越是好，越是亲热。"难道闯王就要对曹操动手了么？可是这样一来，曹营的广大将士能服么？革左五营会怎么想？今后还有谁敢真心前来投靠？他沉默了。只听李自成又说道：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今天主要是商量攻城的事。德洁派出的探子早就进了城内，现在先请德洁讲讲他探到的情况吧。"因为是正式会议，又有罗汝才在座，他特地称刘体纯的表字以示尊重。

刘体纯说："现在已经探明，杨文岳、虎大威的保定军有一万多人，监军孔贞会率领的川军有五六千人，加上汝宁原有的守军和临时召来的丁壮，总数将近两万。城内百姓害怕屠城，都想献城投降，连崇王朱由榵都有降意，据说为这事还同杨文岳大吵一场。但杨文岳一定要守城，崇王也没有办法。"

李自成说："这个崇王倒有点识时务。他的来历、辈分，牛先生清楚么？"

还在来汝宁的路上，牛金星就想到李自成会有此一问，这时他恭敬地缓缓说道："据在下所知，第一代崇王朱见泽是英宗的第六个儿子，英宗复辟后，天顺元年即封为王，但到成化十年始来汝宁就藩。现在这个朱由榵，按辈分算，应是英宗的六世孙，也算崇祯的堂兄。"

李自成点点头，又问："他有多大岁数？"

刘体纯说："大概四十多岁，他的儿子已经成人。另外，他有个弟弟河阳王朱由材也住在城内。兄弟俩为保全身家性命，都想投降，对杨文岳恨得不得了。"

刘宗敏问："城内的防守情形，你探明了么？"

刘体纯说："保定军原驻西门外，川军原驻东门外。前天知道我们大军即将抵达，两支人马都龟缩到城内。目前四门紧闭，看来是想固守待援。"

罗汝才哈哈笑道："固守待援？他能待到什么援军？革里眼、老回回快到了，那可是咱们的援军，帮着来收拾他总督大人的！"

宋献策说："杨文岳已经不是总督了。去年秋天，他在火烧店丢下傅宗龙先逃，被崇祯革职；今年正月刚刚复官，结果到五月朱仙镇一战又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再次革职听勘。现在他除了负隅顽抗，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他再逃跑，不是像丁启睿那样被逮入诏狱，就是死于西市。虎大威的处境也同样不妙。朱仙镇战后，四总兵之一的杨德政就被论死弃市。不过，正因为他们已经无路可走，所以会拼死相抗，此所谓困兽犹斗！"

李自成又询问了攻城的准备情况。刘宗敏说，攻城的云梯、门板都已备

齐，火器营的大炮也已架好，准备今天中午让战士们饱餐一顿，下午就开始进攻。因为人马众多，所以会采取车轮战的战术，分批进攻。如果下午未能破城，夜晚要接着猛攻，总之不让官军有喘息的时候。曹操表示，他那里也有五万人马过来，一起参加攻城。李自成说了一声“好”，随即又问宋献策：

“军师你看今天能破城么？”

宋献策掐着指头算了一会儿，说：“今天是闰十一月十三日，明天十四日。这两天都是利于攻伐的日子。看来破城不在今天就在明天，绝不会拖到后天。”

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只有吉珪嘴边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嘲讽的微笑，但他立刻夸赞说：

“宋军师神机妙算！神机妙算！”

十三日下午的攻防异常激烈。闯罗联军仗着绝对优势的兵力，从东西南北四面同时发起进攻。每次冲锋，先由火器营一阵大炮猛轰，然后弓弩手、火铳手上前与城上一阵对射，最后是步兵举着盾牌和门板，扛着云梯，冒着城上疾如雨下的箭、铳、砖石向城根冲去。往往冲到城下时，门板上已像刺猬般插满箭矢。义军尽量选择城垛已被轰毁的地方架设云梯。士兵们英勇地口衔大刀、一手举盾、一手扶梯向上攀登。可是城上守军也非常顽强，他们竭力将整个云梯推倒，又用砖石、弓弩向下猛砸猛射。有几次义军几乎已快登上城墙，最后还是被守军用枪刺落下去。直到太阳偏西，汝宁各城仍未攻破。

李自成、宋献策骑马站在西城外一个稍高的地方观战。他们一眼就看出汝宁的城墙虽比一般县城的城墙高厚，但同开封是没法相比的，加上双方兵力悬殊，城上的守军必然越战越少，越战越疲劳，而攻城部队却有源源不绝的生力军，所以破城只是迟早的事。晚饭以后，李自成又去城下看了一会儿，就回到大帐中休息。攻城的战况不断有吴汝义、双喜等向他禀报。二更以后，他干脆躺下，不久就在远处传来的阵阵喊杀声中睡着了。

当晚义军继续攻城，不让守军有休息的时候。因为担心成为对方的靶子，所以双方都不举火。十三的月亮已很圆，加上天气晴朗，惨烈的攻防厮杀就在皎洁的月光下进行。刘体纯派出的探子曾几度在城内纵火，企图造成混乱，趁机打开城门，但都未能成功。

十四日黎明，战事仍在进行，城上的抵抗已明显不如昨天。昨天城上也有几门大炮与城外对轰，今天都喑哑了，看来已被城外的炮火轰毁。弓弩、火铳也不如昨天密集。而最重要的是，守城将士彻夜未得休息，体力、精神渐渐不支。这时义军方面又换上了刚刚睡足吃饱、精神抖擞的生力军。在一波接一波的炮轰、箭射和人员冲击下，城上开始险情迭出。杨文岳、孔贞会、虎大威仍坚守在城上指挥。保定军和川军将士们

担心城破遭屠杀，也拼死继续抵抗。

辰时过后，李自成与宋献策再次骑马来到昨日观战的地方，看到城墙上已是弹痕累累，许多城垛被打坏，使守军失去掩蔽，更难对付不断攻城的义军。忽然一声震天动地的炮响，前面的义军欢呼起来。李自成和宋献策互相望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随即双喜兴奋地策马而来，未及下马，就在马上高声叫道：

“禀报父帅，虎大威被炸死了！”

李自成和宋献策心中一喜。他们都清楚，杨文岳是文官，总兵虎大威才是守城的主将。他一死，城上失去统一指挥，破城便是须臾间事了。

“怎么知道虎大威被炸死了？”李自成问。

“虎大威一直在城上指挥。我们的将士都认得他，刚才几门炮同时向着他站的地方轰去，顿时就看见他在火光中倒下，他周围传来了一阵惊叫哭喊的声音。”

果然，巳时过后不久，义军就杀上城头。很快城门洞开，等候了一天的骑兵风驰电掣般冲进城去。这时刘宗敏策马来到李自成身边，开口就骂道：

“他妈的，虎大威这狗崽子硬是苦撑了一天！要不是张鼐一炮将他送上西天，说不定此时还在顽抗呢！”

“我军伤亡情况如何？”李自成问。

“还没有清点，估计死伤了几百人。”

“曹营呢？”

“不清楚，但伤亡人数肯定会少得多，从他们攻城时不敢靠近城墙硬上就可以知道。唉，曹操的人马在战场上冲杀还行，攻城，”刘宗敏摇了摇头，“就别指望他们了。”

宋献策笑道：“现在官军中流传一句话，叫‘闯营善攻，曹营善战’。其实我们是既善攻又善战，曹营是不善攻而善战。”

李自成对刘宗敏说：“伤亡较多，将士们有怨气，进城后会随便杀戮、放火、奸淫，你要严加约束。这次守城，主要是保定军和川军在顽抗，汝宁城从崇王到百姓都是希望投降的，所以尽量不要殃及无辜。还有，捉到杨文岳和崇王后，由我亲自审问；孔贞会以下，都由你去处置。”

刘宗敏答应后正要离开，宋献策说：“入城后事多，我同捷轩一起去罢！”

李自成点头同意。刘、宋离开后，他也在亲兵亲将的簇拥下返回大帐。

李自成坐下后约半个时辰，双喜进帐禀报，说杨文岳已在城上捉到，崇王朱由榵、他的兄弟河阳王朱由材及世子朱慈辉也在王府捉到，现都已押至行辕。

李自成说："先将杨文岳带上来。"

不一会儿，双手反绑的杨文岳被带了进来。左右亲兵喝令他跪下。他挺直身子说：

"堂堂大明总督，岂有向流贼下跪之理！"

一个亲兵在他腿弯处踢了一脚，使他跌跪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因为岁数大了，手又被反绑，他的动作显得很吃力。亲兵正要再踢他，李自成摇手阻止，随即用平和的声调说道：

"杨文岳，你两次败在我手下，两次被崇祯革职；你已经不是总督了。现在你第三次兵败，又被我活捉；即使你没有被我捉到，崇祯也会将你砍头。你愿意投降吗？如果你投降，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李自成说这番话是经过思考的。他与牛、宋、刘宗敏等早已议定，攻取襄阳后，将设立中央政府，这就需要一批文官来管理政务。而文官的来源，除了开科取士，更快捷的办法是招降明朝官吏。李自成认为杨文岳与汪乔年不同。汪乔年曾下令米脂县知县边大绶掘过李家祖坟，所以非杀不可，而杨文岳与自己并无私仇。把这样一个进士出身的封疆大吏招降过来，为己所用，必然会使朝廷受到极大震动，同时也会促使更多的官吏投顺过来。只是他对杨文岳的心态并不了解，所以只能用这种口气来审问。

杨文岳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自从获知义军西来，他就有了城亡与亡、慷慨尽节的思想准备，所以当崇王提出要献城投降，"免致生灵涂炭"时，他立刻以纲常名教的大道理顶了回去。他原来的想法是城破时悬梁自尽或投水自沉，但义军登城时他还在城上，一时失措遂遭生擒。这时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凛然答道：

"为大臣者不能为圣上平流寇，诛反贼，保一方安宁，纾百姓苦困，本来罪不容赦，而圣心宽慈，仅予褫职听勘，以待立功自赎。惜哉文岳衰朽，未将尔辈献俘阙下，反致封藩不保，虽万死不足以辞罪责。然天理昭昭，尔辈流贼大逆不道，纵能逞凶于一时，断难逃逸于天网。文岳虽死，将于地下笑看汝等兵败身亡，碾为齑粉，粪土不如！"

李自成近两年来一直被人称为大元帅，心中已经以真龙天子自许，很久

没有听到“流贼”的骂名了。现在忽然从杨文岳嘴里毫无顾忌地骂出来，他顿时有一股被羞辱的怒火从心中升起，但是他没有马上发作，而是继续以平和且带揶揄的口气说道：

“你很忠于你的主子，可是你主子的堂兄已经向我投降了，我看他比你更懂得天命攸归！”说着向外喝道：

“带朱由榵！”

很快，朱由榵、朱由材和朱慈辉被带进来。他们因为是自行打开崇王府向义军投降的，所以按宋献策的吩咐，没有捆绑。进来后三个人赶紧趋前向李自成跪下磕头，只听朱由榵结结巴巴地说：

“罪王朱由榵向大……大王，不，大……大……大元帅恭请钧……钧安！”

李自成未及开口，杨文岳先向朱由榵斥道：

“请殿下自重！”

朱由榵进帐时是直冲着坐在大案后的李自成走去的，根本不敢旁视。现在忽然听到杨文岳的声音，他侧过头来稍稍愣了一下，马上指着杨文岳说：

“都……都……都是这……这个杨文岳！小王知……知道大……大……大元帅天……天兵不可抗，为全城千万百……百姓身……身家性命着想，要他赶快献……献城投降，他非……非不答应，非……非要以……以卵击石，为一……一己私利，置阖……阖城百……百姓生死于不顾。务……务请大……大……大元帅对他严惩不……不贷！”

“杨文岳，你都听到了吗？”李自成问。

“没想到大明宗室会出这种败类，我为二祖列宗一哭！”

“你是决心一条黑道走到底了？”

“我不管什么黑道白道，我只知道汉贼不两立！”

李自成听他又骂自己是“贼”，不由大怒。两旁亲兵都看见他高颧骨下的两块肌肉在微微颤动，眼中射出一股寒光，随即听见他冷冷地说：

“杨文岳，听说你的爱将虎大威被我大炮轰死后，你在城上痛哭。现在我成全你，让你同他去做个伴吧！”

说毕，李自成一拍桌案，喝道：

“来人，将杨文岳押赴火器营，乱炮轰死！”

杨文岳被押出去后，朱由榜又想说什么，李自成厌恶地一摆手，说道：

“朱由榜，你们崇王几代人在汝宁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本当予以严惩；姑念你尚识时务，知道弃暗投明，现在我不杀你。等我拿下襄阳后，还会另外给你一个封爵。你下去吧！”

朱由榜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通感恩戴德的话。三个人又向李自成磕了头，才畏畏缩缩地退下去。

过了一会儿，亲兵进来禀报，说杨文岳被押到城墙下面，一炮就轰死了。尸体已烧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李自成听后，沉默半晌，轻轻叹口气，说：

“杨文岳还算忠勇，你们去弄副棺木替他安葬吧！”

第四十四章

闯罗联军在汝宁停驻三天，一面忙着遣散俘虏，抄查富豪劣绅，清点官府库藏，向贫苦百姓开仓放赈，一面等候各路义军前来会师。先是一些小股的杆子人马陆续来到，第三天下午，革左五营的数万大军也抵达城郊。

革左五营是由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治世王蔺养成和老回回马守应率领的五支队伍。他们各有一万多人马，互不相属；多年来为了对付官军，总是联合行动；近年来与张献忠也时分时合，互为呼应。他们一直都很关注李自成的动向。看到李自成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人马日益壮大，明朝几乎已无招架之功，他们开始考虑要会合到闯字旗下。近日袁时中的被剿灭又给他们以杀鸡吓猴的震慑，于是主动派人前往联络，双方约定到汝宁城下会师。为了表明心迹，他们表示乐于充任攻城的前锋，只是当他们来到时，城破已经三日了。

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都到城郊迎接，请革左等先扎营休息，告知明天中午李自成将在崇王府设宴为他们洗尘。刘宗敏等走后，五个人谈起对初次见面的牛、宋的印象，最突出的感受是，这两个人已把李自成奉为未来的君主。而他们此来也很难再像先前对张献忠那样，在合作中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什么狗屁《谶记》，老子最听不得这些算命先生的鬼话！”马守应先骂道。

“看来我们是自投罗网啊！”贺一龙附和道。

“二位别这么说。”贺锦劝道，“《谶记》的事我们早就知道，这些年到处都在哄传什么‘十八孩儿兑上坐’，今天不过是听宋矮子亲口说一遍而

已。”

刘希尧也说：“既来之则安之。我们此来既然是奉闯王为主，一些事情也只能入乡随俗。马老哥听不惯鬼话，自己不说就行了。”

对于投奔闯营这件事，五个人的意见本来就不很一致。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希望从此归到闯字旗下，协同李自成打江山。从近处说，有了这座靠山，什么官军都不在话下；从远处说，将来果若夺得天下，自己也算开国功臣。而贺一龙、马守应担心就此被李自成吃掉，以后要翻悔也来不及了，何况李自成能否夺得江山，还须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几次商量都没有结果，最后还是蔺养成说了一句：“曹操都在那里，咱们怕个啥？”算是说服了革里眼和老回回。现在看见大家又要争起来，他赶紧说：

“诸位老哥都别争。我还是那句话：见了曹操再说！”

曹操因为比较圆融世故，在各家义军中一向人缘不错，所以蔺养成一提曹操，马守应、贺一龙也暂时安下心来，觉得毕竟还有这么一位气味相投的老朋友也在这里。

第二天上午巳时左右，李过奉李自成之命前来迎接革左等一同赴宴。大家都是高迎祥时期就相识的熟人，一路上忆起许多往事，谈得十分亲切。革左等知道李过是在歼灭袁时中后从杞县圉镇直接来到汝宁的，而他们心中对闯王此举颇有看法，所以都不提这件事，倒是几次问起李过并未参加的冢头之战，李过只好把他事后听说的战斗经过作了一番介绍。

李自成入城后就以崇王府为行辕，而把朱由榵一家赶到一座空置的民宅去暂住。听说革左等来到，他在牛金星的提醒下，没有走出王府大门，而是站在二门内迎接。彼此刚刚见过礼，罗汝才带着吉珪和几位大将来到，进门后又是一阵热闹，随即一起步入王府的厅堂。因为武将们大都相熟，而牛、宋已于昨日见过，所以李自成只将李岩与革左等作了介绍。

“啊，原来是李公子，久仰！久仰！”马守应说，“我与公子虽是初次见面，与嫂夫人可是老相识，”说到这里，赶紧自己打一个嘴巴，“瞧我这臭嘴，我是说……”

贺一龙打断他：“公子别介意，他这人从来是一屁股坐在锣上，没正音儿。他的意思是，我们在豫东南一带活动时，对红娘子将军的行事早有所闻。”

“不是有所闻，而是如雷贯耳！”马守应又抢着说，“特别是她杞县劫狱，做得果敢利落，令人刮目相看。所以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同嫂夫人虽然缘，缘，缘欠……那句文绉绉的话怎么说？”

“缘悭一面。”李岩笑道。

“对，缘欠一面！但我们心里都把她当成自家人。不是我老回回在这里说漂亮话，当初嫂夫人只要一声招呼，我们革左五营二话不说，没命都会来帮她共抗官军！几位老弟说是不是？”

革左等都同声附和。

李岩自从来到闯营，对武将们的粗俗谈吐已逐渐适应，前几天又听红娘子说自己未能与众人“打成一片”，这时便想更“随便”一些。他望着革左等笑道：

“诸位大名和尊号，我也是如雷贯耳；只是自愧无知，有一个尊号，迄今未得其解。贺将军号‘革里眼’，‘革里眼’是什么意思？”

站在一旁的李自成笑了，说：

“林泉这个问题，还须我来回答。不怪林泉不知道，恐怕这里除了延安、绥德一带出来的人，别地方的人都不一定清楚。我们陕北有一种小兽，应该叫作吉灵鼠，但当地人都唤它‘革里’。这‘革里’看不远。‘革里眼’的意思就是……”

贺锦见李自成说到这里有点犹豫，立刻接口道：“‘革里眼’的意思就是鼠目寸光。我们这位革叔，也是眼睛不行，三尺以外，人兽不分！”

“送他一头老母猪，他会当成佳人抱着猛亲！”

刘希尧此话一出，众人大笑起来。只听曹操夹在笑声中说道：

“我本来这次要送一位刚到手的二八佳人给革老弟享用，现在倒不敢了，怕的是他把佳人当成母猪给宰了！”

众人越发笑得肚疼。革里眼也嘿嘿笑着，毫不在乎，显然这种玩笑在他们之间是常开的。这时马守应又说道：

“革老弟眼睛虽不行，功夫可了得，刀、枪、棍、拳，样样精通。尤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别人都成了睁眼瞎，而他凭耳朵、鼻子，凭多年的历练，就准能打你个稀里哗啦！”

“十八般武艺独缺一门：射箭不行。”贺锦又开玩笑道，“他一到靶场，我们都赶紧躲开。怕的是他认错了靶子，一箭射来，呜呼哀哉！”

“这是真的吗？”李岩笑问道。

“听他胡扯！老子从来不射箭。”

笑声中李自成请大家入席。宴会开始了。

第三天中午，罗汝才在他所住的知府衙门宴请革左等人，李自成率左右文武也应邀前来。曹营的歌伎都出来歌舞侑酒，比起昨日又是一种氛围。马守应正想赞美这里颇有“太平天子的气象”，话到嘴边猛然悟到此话犯了李自成的忌，赶紧吞下肚去。未时过后，李自成先起身告辞，左右文武自然一起辞出。罗汝才、革左等一直送出大门。临上马前，李自成说：

“明日上午，请诸位都到崇王府议事。大家商议，看下一步棋怎么走。”

回到席上，马守应两手一伸，做个舒展的动作，说：“这下自在了！”

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两天来的接触，革左等都感受到李自成的诚恳和亲切，却不知怎么总觉得同曹操相处更随意。一个简单的对比是，他们都不再呼李自成为“李哥”，而是学着闯营的人开口闭口“大元帅”；但对罗汝才依然习惯呼“曹哥”，不称“大将军”。同李自成之间，虽然尚未议论正事，但已经感到彼此是一种主从关系。好像本来是一匹野马，现在忽然变成圈养，上了辔头，有了主人。即使在今天这种既轻松又热闹的场合，李自成的在场也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使大家不能过于忘形。不过在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看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慢慢自会适应；而在贺一龙、马守应，则有一种说不清的挫折感和恐惧感交织心头。罗汝才见大家一时无话，赶紧打个哈哈，说道：

“自在好！自在好！来，弟兄们多年不见，今天可得一醉方休！”

又看了两出戏，贺一龙对罗汝才说：

“曹哥，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兄弟们初来乍到，许多事还要向老哥讨教！”

“行，后花园中有个书斋，安静得很。我让他们烧盆炭火，沏壶好茶，咱们弟兄几个也学他娘的文人雅士，围炉清谈清谈！”

说着，马上吩咐亲兵前去布置，随即罗汝才、吉珪领着革左五人一同步往后花园。

进入园中，但见几树老梅，尚未开花；一丛翠竹，随风摇曳。书斋檐下，悬着一块匾，写的“寒香馆”三字，显然是指梅花而言。几条汉子也不抬头看匾，便一脚跨进门来。炭盆业已放好。大家随意坐下。贺一龙端起杯来抿了一口茶，先说道：

“曹哥，我们这次前来会师，事前可是斟酌再三，后来还是老蔺一锤定音。他说：‘曹帅都在那里，咱们怕个啥？’”

罗汝才含笑不语。

蔺养成接口道："兄弟们原来担心的是，咱们同闯王从来没有共过事，现在他的格局又这么大，万一处不好，或咱们出了点纰漏，咋办？可是我想，你曹帅几十万人马都在这里处得好好的，我们五营加起来才几万人马，为啥处不好？"

贺锦接着说："咱们想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凡事有你曹哥指点，不怕出纰漏；就是出点纰漏，有曹哥替咱们遮风挡雨，也不怕！"

刘希尧在投奔问题上是顾虑最少的一个，甚至连"出纰漏"的担心都没有，这时他也随便附和一句："反正一切都仰仗曹哥了。"

他们的想法、态度都在罗汝才意料之中。半个多月前，李自成告诉他革左等要来会合，他马上表示赞成，还说了"大元帅众望所归"等等恭维话。其实他心里清楚，革左等与自己是一路人，来了会与自己更贴心。现在他也听出来，五个人中，贺锦和刘、蔺是希望跟着李自成打天下的，来找他曹操，也是为了更好地与闯营相处。他们心中肯定还留有袁时中被歼事件的阴影，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至于贺一龙和马守应怎么想，还要等他们开口。他和吉珪交换了一个眼神，哈哈笑道：

"好说！好说！咱们哥弟都是坐一条板凳的人，本来就该彼此照应。我比你们也早来不到两年，还不是怕出纰漏。将来要真出了岔子，也要拜托几位老弟替我遮挡遮挡！"

"曹哥，你这话可说得不对。"马守应说，"咱们怎么敢同你坐一条板凳？你有二十万大军，咱们才几万人马；你是与闯王平起平坐的大将军，咱们算老几？你坐四出头的官椅，咱们才敢坐板凳；你要坐板凳，咱们只好站着。"

"你个老回回，又拿老子开涮。我曹操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知道？你们革左五营这些年纵横江北，叫官军提起来就头皮发麻。我曹操只不过跟在别人后面小打小闹，灯草当琴弦，不值一弹（谈）。"

革里眼说："曹哥别太谦虚。这一年多来闯曹联军攻城破寨，屡败官军，哪一仗少得了你曹帅？远的不说，就说冢头之战，我们一路来，听到的都是对曹哥赞不绝口。昨天补之也说了打孙传庭的经过。"

马守应说："冢头之战，要不是你曹哥出奇兵，从半山腰杀出，李哥恐怕会吃大亏。现在流传一句话，说是张献忠怕左良玉，左良玉怕李自成，李自成怕孙传庭，孙传庭怕罗汝才。这叫一物降一物，亏你还说自己是什么小打小闹！"

革里眼说："我们还听说，你大将军前面的那个徽号也了不得！"

"怎么了不得？"罗汝才问。对于闯罗合营后，不称他为"副元帅"，而仅

称“大将军”，他至今还心存不满。

“李哥是‘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你是‘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你说，是‘奉天’大，还是‘代天’大？他只能敬奉老天，你能代……”

“老弟别瞎说，”罗汝才赶紧打断他，“我的徽号也是大元帅定的。”

吉珪也说：“这话的确不能乱说；出了这门就只当没说过，也没听过。刚才还说怕出纰漏，这话要传出去就是最大的纰漏！”

罗汝才对于老回回、革里眼的奉承话，其实听了心里是舒服的。这时他岔开话题问道：

“刚才老马说起张敬轩，他最近可好？一年多不见，心里怪想他的。”

谈起张献忠，革左等人的话匣子都打开了。崇祯十四年八月底，张献忠从闯罗这里得到五百骑兵，又被允带走一斗谷和瓦罐子的一二万人马后，很快便重振旗鼓，在安徽、鄂东纵横驰骋起来。他与当时在英、霍一带的革左等经常配合作战，而战果最显赫的是在今年五六月间。先是张献忠和革里眼分头袭破庐州、无为州，接着又攻克庐江县。义军夺得大船三百艘，又添造一批船只，在巢湖大练水师，随即于皖口水陆俱集，人马共计老哨三十二营、小哨二十四营，扬言要出芜湖，直取南京，致使江南大震……

“听说敬轩和革老弟是同一天破了庐州和无为州？”罗汝才向革里眼问道。

“不，相隔一天。敬轩是五月初七破的庐州；小弟五月初八破了无为州。嘿，说起破庐州，真亏敬轩想得出来！刚才回子哥说什么一物降一物，照我看，论打仗，闯营曹营都是好样的，咱们革左五营也不赖；可是，说到诡计多端，还没人比得上八大王。我说这话，不知你曹哥服不服？”

“服，当然服。虽然人家说我曹操怎么足智多谋，但比起敬轩来还差得远。你快说说，破庐州，他又想了什么鬼点子？”

“破城半个月前，敬轩已经让手下将士扮成商贩混入城中潜伏下来，但庐州那么大，潜伏的人少了还是不济事。可巧攻城前三天，一个叫徐之垣的督学御史前来庐州考察儒生，敬轩立刻挑了数百名皖籍士兵，有的扮成生员，有的扮成伺候生员的书僮、仆役，大大咧咧地进入城中。书僮、仆役挑的担子，上面放着文房四宝，下面都藏着短剑短刀。到了初七夜晚，敬轩的数千骑兵突然疾驰而来；城中也顿时四处火起。还没等官军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城门已经打开。知府郑履祥原来以为庐州城高池深，可以坚守，以前义军也的确几次攻城都没有攻下来。不料八大王派出几百个假秀才，就轻而易举拿下了庐州城；郑履祥也被活捉，当时就被砍了头！”

“好！这是敬轩的拿手戏。不过那把守城门的官军也马虎，怎么连假秀才也认不出来？”

“正是这话。”革里眼说，“我们的士兵有几个识得字？别说言谈举止不像，就连那秀才的青衫也从来没有穿过。幸亏那时老潘还在，据说为了将这几百人训练得人模人样，他还真没少费劲。”

罗汝才赶紧问：“你说的老潘可是潘独鳌？他怎么了？”

“他遇害快两个月了。敬轩想攻武昌，派老潘先去武昌城内潜伏。一天他正在黄鹤楼附近闲逛，遇到原先也是秀才、今年刚刚中举的安陆人沈会霖。这狗东西当面同老潘还怪亲热，回去就向官府告了密。官府马上派人将老潘捉去，很快就杀了。”

“可惜！可惜！”罗汝才叹道，“独鳌平时很会随机应变，怎么会栽在这个杂种手里。唉，敬轩失去了一条膀臂！”

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张献忠。马守应耐不住，又把话题引回来：“八大王的事，三天三夜聊不完；咱们还是先谈自己吧。曹哥，明天议事，你说闯王会给我们什么差遣？我们应该怎样应承？”

罗汝才对这问题早已胸有成竹，他微微一笑，答道：“这要看诸位老弟是愿意随大军一起行动呢，还是愿意独当一面。”

马守应说：“曹哥别卖关子。一起行动便怎样，独当一面又怎样，你得竹筒倒豆子，一家伙都给咱弟兄们说清楚。”

罗汝才说：“大军很快要向襄阳进军。愿意一起行动，自然是随大军同往襄阳；以后有何派遣，等到了襄阳再说。如果想独当一面，也可以向闯王提出来。现在摊子越铺越大，四面八方都需要人马去攻防，也不可能几十万大军永远都窝在一起。”

“曹哥，你可想过分兵在外，独当一面么？”马守应巴不得离开大军，少受点约束，但是他没有马上说出想法，而是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其实这也正是罗汝才经常在考虑、却始终拿不定主意的一个问题。他与李自成、张献忠最大的不同，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能坐天下；同时他也不相信李、张能推翻明朝夺取天下。与张、李的先后联合，在他都只是为了对付官军，从而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生活方式。如果可能，他希望把目前的格局永远保持下去。他知道李自成一直想称王和建立中央政府。原来的目标是开封，这个愿望已落空。那么，这次攻下襄阳后，会不会在襄阳称王和建立中央政府呢？如果李自成称王，他罗汝才又称什么？如果把本来的联营关系变成君王与臣属的关系，他该怎么办？是隐忍下来，还是就此分手？他还未及回答，正用火钳拨弄炭块的贺一龙抬起头来说：

“回哥又问错了。曹哥与我们的情况根本不同。曹哥不论在内在外，都是独当一面。闯王对曹哥，凡事只能好好商量，不能说什么差遣。就是打仗缴获了粮食、马匹、武器、金银财宝，也都按四六分成，是不是这样？”

看见曹操点头，他又问：“曹哥，如果我们想自在一点，你看闯王会让我们去哪里？”

“至少你们原来把持的地盘闯王不会丢手；别的地方明天可以再商议。”

“好！”贺一龙眯起眼来望望另外几条汉子，笑道，“如果明天谈起谁去老地盘，拜托老哥老弟们，可别与我争！”

李自成举办宴会的当天，高夫人也在崇王府的另一座厅堂宴请前来会师的义军头领的眷属们。这些女眷说话没有什么顾虑，所以一场宴会下来，各个头领对于会师的态度在高夫人已大体清楚。她自然都告诉了李自成。李自成说：

“自从军师献来《谶记》，两年多来大家已经知道天命攸归。凡是一心一意跟我打江山的，我不会亏待他。如果阳奉阴违，或者脚踩两头船，或者还想独树一帜的，我只好对他不客气！哪怕敬轩，现在也不敢公然违抗我，何况别人？”

“曹操呢？”

“这个瘤子早晚得割掉，不过现在万不能说出去。”

“这我知道。”

在从曹营回来的当晚，李自成将牛、宋和刘宗敏召来商议第二天开会的事。他谈了高夫人所说的情况，三个人都很赞同李自成的态度。牛金星还引了杜甫“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的诗句，说现在大元帅是“云麾所指，遐迩归心”，革左等主动前来投奔，正是时势使然；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四方豪俊竞相来归。关于对革左等人的安排，他们认为只能作为部将对待，地位在刘宗敏之下，与袁宗第、刘芳亮等大致相当。目前应让五营人马随大军一同前往攻取襄阳；攻下襄阳后，再视情况对各营作不同的差遣。总之有袁时中的前车之鉴，料想他们不敢轻易叛逃。宋献策谈到革左等与罗汝才的关系，说据他从旁观察，双方似乎十分亲密。刘宗敏笑道：

“军师有所不知。他们本来就是一路货，喜欢吃喝玩乐，人马纪律都不好；又都投降过官府，虽是权宜之计，也没帮官府干过坏事，但毕竟与我们不同。”

宋献策说：“此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担心的是，他们走得太近，会使曹操如虎添翼。”

李自成冷冷一笑，说：“他们一定要狼狈为奸，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等将来铲除曹操时，一并加以清算了。”

第二天上午，义军首领齐聚崇王府。李自成先对前来会师的各支人马再次表示欢迎，然后谈到近两年来闯曹联军取得的赫赫战果和所到之处百姓拥戴的情形。他再次提到曹营将士在各次战役中的汗马功绩，而曹操则赶紧插话，将一切归功于大元帅的运筹帷幄。虽然两人的抬举之辞听来都有点过分和言不由衷，但由此造成的氛围却让新到的头领们感到安心。李自成接着说：

“如今两位老贺、老刘、老蔺、老马的五营人马前来会师，黄河以南的各路好汉齐聚一堂，我们的兵力就更雄厚了。大家放心，不管先来后到，凡是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我李自成的部将，我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今后不论分发军饷，或打仗后论功行赏，我绝不会厚此薄彼！当然，如果有谁违犯军纪，或人到了这里，心还在别处，甚至像袁时中那样叛逃出去，我也绝不宽贷！”

说到这里，李自成停下来，锐利的目光向所有在场者扫视一遍。下面鸦雀无声；只有罗汝才和吉珪暗暗交换着微妙的眼神。罗汝才对于李自成这番话很不满意，心想，明明革左等是向着闯罗联营投奔来的，怎么就成了你一个人的部将了呢？他明白吉珪的眼神是要他隐忍，所以他没有露出丝毫不满的表情，反而面含微笑，只是在心里说道：你李自成虽然厉害，毕竟老弟兄们还是与我更贴心。

李自成见大家都不说话，便开始谈下一步的进军目标：

“现在明朝只有两支人马可以勉强同我们一战，一是孙传庭的陕军，一是左良玉的杂牌军。他两个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但要崇祯再找这样两个人出来，也找不到。所以对这两个人，我们要追着打！我们此去襄阳，就是不让左良玉有喘息的时间，要打得他抱头鼠窜，从此不敢再与义军交手！”

李自成再次停下来，看看各人的反应。关于他要在襄阳称王和建立中央政府的谋划，他暂时还不想明说，所以就用追打左良玉来作为攻取襄阳的借口。看见大家都在点头倾听，他接着说道：

“大军在汝宁再休整一天，二十日清早我们一起拔营，从确山、泌阳一路前往襄阳。拿下襄阳后，根据全国大势，再确定下一步进兵方略。为了防止孙传庭再出潼关，或者经由商州、武关前来扰我后路，冢头之战后，我已命刘明远将军再次攻取南阳，这样襄阳北边就有了一道屏藩。我先说到这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商量用兵大计，各位有什么好的主张都可以提出来。”

贺一龙见李自成并没有提到把守老地盘的事，不免心中失望。他频频对罗汝才使眼色。罗汝才完全不看贺一龙，开口说道：

“大元帅进兵襄阳的决策非常英明，让明远将军驻守南阳也十分必要。我忽然想到的是，这次五营人马前来，他们原来经常出没的湖广东北直到皖西一带，是丢给官军，还是仍由我们的人马去占领？”

“大将军的意思是……？”李自成问。

“常言道：‘湖广熟，天下足。’我想，无论从战场形势着眼，还是从粮饷补给着想，湖广各地都非常重要。现在秋收过去不久，官私仓库都比平时充足。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的地盘白白丢给官府，很可惜。”

贺一龙听了，暗中佩服曹操真会说话。他正想接着话头说几句，听见李自成又问道：

“如果由我们的人马去占领，你想派谁去比较合适？”

罗汝才未及回答，贺一龙抢着说道：

“只要大元帅信得过，我革里眼愿意南下，为大元帅牢牢守住我们的老地盘！”

李自成从高夫人嘴里，已经知道在投奔这件事上，革里眼和老回回的顾虑较多，但两人究竟有何想法，他并不清楚。现在听了革里眼的表态，他顿时明白，原来他们还是想离开大军，保持独立。这使他颇为不快；尤其令他不快的是，他们的要求竟通过罗汝才之口提出来，明摆着是私下已经作过商量。但他不动声色，转向宋献策问道：

“军师你看如何？”

宋献策对李自成的想法心知肚明，笑着说道：

“大将军所言极为在理。我们这次进兵襄阳，正是看到了湖广的重要。打下襄阳后，我们肯定还要继续向前推进。至于贺将军等原来出没的地方，当然也很重要。不知贺将军是打算一营人马前往呢，还是五营人马一起行动？”

革里眼说：“都行。大元帅和军师要五营人马一起行动，我们就一起行动；要我革里眼一营先行，我也绝不含糊！”

宋献策笑道：“目前左良玉虽是败军之将，但他招降纳叛，又纠合了二十万人马，所以打襄阳，还是需要新到的各营一起出力，不能都留在老地盘上。可是单留老革一营南下鄂东，则万一官军大股前来，恐怕……”

革里眼说：“军师的意思是担心我嫩竹子做扁担，挑不了重担？”

“不是这个意思。贺将军的英勇善战，山人早有所闻。不过打仗不能不考虑周全。明朝在这一带仍有相当兵力，单靠一营人马孤军奋战，实为兵法所不取。”

“我同老革一起南下如何？”马守应忽然说道，“英霍山区是我们的老地盘，熟门熟路，有两支人马彼此照应，对付几万官军不在话下！”

李自成听了心中冷笑：果然你也跳出来了。这哪里是来投奔我？分明是来应个卯，仍旧要回去当你的山大王！他断然说道：

“老马的人马不能动！”

看见大家都用吃惊的眼神望着自己，李自成放缓了口气：“老马，我知道你这一支队伍素来骁勇强悍。你别急，等攻下襄阳后，我对你还有重要派遣，有大功等着你去立，不会让你闲着！”他又看了贺一龙一眼，用更加和缓并含鼓舞意味的口气说，“老革也是一样，我还有更重的担子要交给你。英霍一带是不能丢，但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英霍。刚才军师已经说了，拿下襄阳后，我们要继续出击，把整个湖广都攥在手里。单说向东的一路，就要先攻承天，活捉湖广巡抚宋一鹤，还要去嘉靖老子的坟上放把火！”

他这番话使在座的多数人包括贺锦、刘希尧、蔺养成等听了都很振奋。而牛、宋等还知道，自从李家祖坟被米脂县知县边大绶派人挖掘后，李自成就一直想着要设法祓除这一不祥之兆，而捣毁显陵 [1] 正是一个现成的办法。贺一龙和马守应对李自成的决定仍然深感不满。他们又用眼光向罗汝才求援，罗汝才却露出无奈的微笑，不再说话。

散会以后，罗汝才和吉珪并马回营。罗汝才对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得意，因为回革二人是否去英霍，与他毫不相干；现在经李自成一反对，回革必然心生不满，也必然会更加倒向自己一边。他对吉珪说：

“自成的战果越来越大，心胸越来越小了！如果我是他，肯定会放老革、老马去他们的老地盘。防人防得那么紧，防不住他的心！”

“知道他心胸狭窄，你今后就要格外注意，小心他对你翻脸不认人！”

[1] 显陵——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父朱佑杬的陵墓，位于承天府（今湖北省钟祥市）。

襄水奔流

第四十五章

唐河县也称唐县，西北距南阳约一百二十里，西南距襄樊约二百里，北通裕州，南通枣阳，是个交通便捷的地方。闯曹联军连同革左五营抵达后，因县城迭经兵燹，残破不堪，所以大军没有进城，而是驻扎在城北的源潭镇上。泌河与唐河在此交汇，大军人马不仅饮水无虞，且有舟楫之便。

源潭一带方圆二十里内，如今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军帐，一眼望不到边的旗帜，一眼望不到边的马群。一到五更，这儿那儿，到处有萧萧马嘶、鼓角互应，临时的演武场中不时响起口号声和喊杀声。

每天辰时以后，饥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来到源潭寨外，等候李闯王放赈和施粥。各种肩挑小贩都知道闯王的义军平买平卖，而曹营纪律也有改进，所以大家胆子很大，熙熙攘攘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趁机会赚一点蝇头微利。他们除在各营中串游之外，还在唐河东岸汇成一个临时的小集市。李自成明知小贩和饥民中会混进左良玉的细作，但仍严令保护，不许驱赶饥民，也不许强占小贩一针一线。老百姓历年来饱受官军骚扰，又都知道左良玉的人马在襄樊一带闹得贫富一齐遭殃，所以对比之下，都对闯王充满拥戴之情，巴不得义军早日将官军赶跑。

抵达源潭不久，李自成就探明了左良玉的实际兵力，知道此战必胜无疑。他先同牛、宋、李岩及几位大将商量，决定由刘宗敏、李过指挥这次战役。没有料到，与罗汝才通气时，罗汝才竟提出希望由他来指挥攻城。原来，自从冢头之战后，曹营的善战令人刮目相看，罗汝才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胸无大志，实际上却很想在打左良玉时再露一手。一方面，他认为曹营的战绩越显赫，他的地位就越稳固；另一方面，他也颇愿在新来的革左等人面前显示一下他的智谋与指挥能力，让大家知道，曹营不但善战，而且善攻。那天在场的还有牛、宋和吉珪。李自成听完罗汝才的请战要求后，稍微愣了一下，随即伸过手来拍拍罗的肩膀，亲切地笑着说：

“汝才，我明白你的好意，可是这次打左良玉用不着你我亲自出马，派捷轩去就行啦。捷轩是我的部下，也是你的部下。派他去打仗，打不好，我可以处分他，你也可以处分他。倘若你大将军亲自前去，万一左良玉凭着襄江作困兽挣扎，使你短时间攻不下来，岂不有损你的威名？”

罗汝才说：“倘若过了限期我不能把襄阳拿下，双手捧给大元帅，请大元帅给我处分！”

李自成哈哈大笑，说道：“汝才，我的好兄弟，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

“我是实实在在地向大元帅请战。自从我来到河南，在大元帅身边一年多来毫无寸功。既然大元帅瞧得起我，封我为大将军，就请派我去攻打襄阳，让我稍立寸功，免得心里总是惭愧。倘若无功，甘当军令！”

在李自成心中，罗汝才已是迟早要割除的瘤子，他可以给对方许多赞扬和奖励，却绝不乐见曹营真的在战争中壮大；在进攻襄阳这件事上，更不愿由罗汝才揽下大功。他又笑着说：

“汝才，这是什么话！你在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中是有名的足智多谋。这一年多来我们取得的胜利哪一场少得了曹营？就拿最近打孙传庭、打杨文岳来说，曹营立下的功劳也是有目共睹。我知道，由你去指挥襄樊军事，我可以完全放心。不过，经过朱仙镇一战，左良玉手下的精兵良将差不多损失光了，目前虽然号称有二十万众，但大都是近几个月来在襄樊招降纳叛、杂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既没有操练，也没有纪律。所以我思量再三，攻打襄阳用不着劳动大将军亲自出马，交给捷轩办好这件事就成了。”

罗汝才不由心里一阵冷笑。暗想，十天前在汝宁，你为了把革里眼、老回回拴在身边，就让宋矮子把左军说得那么强大，好像非大家一齐出力就打不赢，现在生怕我曹操立功，又把左军说得那么窝囊。一张嘴皮翻来翻去，说的都是鬼话！但是他不好直接点明李自成的前后矛盾，只好再逼问一句：

“大元帅，你是担心我收拾不了左良玉，可又不愿明说，是不是？我愿意对大元帅立下军令状。倘若我不能在限期内攻下襄阳，甘受处分！”

李自成笑着向罗汝才悄悄反问：“汝才，如今只有牛先生、宋军师和吉军师在场，屋中别无他人。你我情同手足，无话不可明言。你是不是担心刘捷轩指挥不好这次进攻襄阳之战？”

罗汝才说：“捷轩跟我也是多年朋友，我深知他有勇有谋，不愧大将之才。不过在汝宁……”

他正忍不住要点破李自成在汝宁时说的话，吉珪赶快打圆场说：“我们曹帅平素谈起捷轩将军，总是赞不绝口。由捷轩将军统兵，岂有不放心之理？今天大将军向大元帅请求带兵，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想为大元帅开国创业略效微劳。既然大元帅认为用不着大将军亲自前去，且已决定命捷轩将军担此重任，曹帅，我看这一次你就不用多辛苦了。”

罗汝才已冷静下来，勉强说道：“也好，也好。不过此后再有重要战役，我还要向大元帅请战哩！”

李自成说：“日后有需要的时候，自然免不了请你代我出马。这次让刘捷轩前去，你我等待捷音好啦。这几天，我还有大事要随时同你商量。”

罗汝才琢磨着李自成后一句话的意思，没有马上回答。他知道，自从闯罗联营以来，李自成就一直提防着，唯恐曹营中途散伙。而由于《谶记》之类的鬼玩意，他也很难再像当初同张献忠那样与闯营“好合好散”。现在李自成表面说有大事要随时商量，实际恐怕仍然是担心他突然把队伍拉走。正琢磨着，只听宋献策开口说：

“这样安排很好，请大将军不必多操心了。献策忝为闯王军师，尚且要留在闯王左右，以备随时咨询，何况大将军位在诸将之上，又兼老谋深算，一言九鼎，岂可轻离闯王左右。”

牛金星也说：“大元帅同大将军已经商定，占领襄阳之后，往南去再占领承天、荆州、夷陵、德安诸地，即可暂以荆襄为立足之地，号召天下，然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明朝江山。目前金星与宋军师本着大元帅谕示，不时就将来如何建国，如何制定中央与地方文武官制，如何制定新朝爵禄，进行商讨。至于下一步如何北伐南征，廓清四海，更要预为谋划。凡此种种大事，为万世开国鸿业所系，大元帅都需要随时同大将军商量。大元帅为此离不开大将军，想大将军必能深谅大元帅的信赖热诚。”

罗汝才已完全恢复他固有的说话口气，说道：“我老曹竭诚拥戴大元帅建立万世江山，纵使在战场上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只是我在十三家义军首领中是有名的酒色之徒，胸无大志，平日又不喜欢读书，所以如何为新朝建立各种制度，我都不懂，只知遵奉决断。我唯一的心愿是，大元帅登极之后，能让我做一个富贵闲人，姬妾罗列，酒肉歌舞不缺，我就感谢皇恩浩荡了。”

李自成佯装相信罗汝才的鬼话，哈哈大笑。牛、宋也跟着大笑。笑过之后，李自成说道：

“汝才，你的要求太低了。倘若我受部下文武诚心拥戴，克创基业，身登大宝，老弟必将封为王爵，颁给铁券，世世承袭，与国同休！”

牛金星解释说：“这种王爵不同于唐代郭子仪的被封汾阳王，也不同于明朝徐达在死后被追封为中山王。这是从新朝开国之日就封王，永远世袭。本来是异姓不封王，但大将军情况不同，应在新朝受旷代殊恩。“

罗汝才赶快起身，向李自成深深一拜，说道：“罗汝才并无寸功，受此旷代殊恩，实不敢当，但求在新朝安享太平之福，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天中午，李自成设宴款待罗汝才和吉珪，席上谈得十分欢畅。宴后告别时，李自成送给罗汝才一个玛瑙山子，上边刻着亭台楼阁、松鹤鹿群。这原是北京皇宫宝物，福王“之国”时带往洛阳，又从福王宫到了李自成手中。另外，还送给汝才骏马一匹；送给吉珪佩玉一块，纹银五百两。那佩玉是洛阳北邙山汉墓中出土之物，据说带在身上可以避免腰疼。

十二月初一未时刚过，进攻襄阳的先锋部队就出发了。这支队伍的步骑兵共八万人。闯军五万，由李过率领；曹军三万，由杨承祖率领。刘宗敏担任战役的总指挥，也随着先锋部队出发了。李自成、罗汝才的主力

部队和革左五营的人马暂时仍驻在源潭镇，准备第二天启程。

当天下午，贺一龙邀了马守应一起来到曹营。罗汝才吩咐手下捧出上好的果品茶点招待二人。他因贺锦、刘希尧、蔺养成没有同来，就先问道：

“怎么五缺三，那三位老弟没有同来快活快活？”

贺一龙说：“没有邀他们，这样我们更好谈话。”

马守应说：“唉，没想到自家弟兄也会攀高枝，将来只怕吃不尽的后悔药！”

贺一龙说：“人各有志，现在不用去说他们。我心里不服的是，在汝宁时，为了不让我们回老地盘，宋孩儿就说打左良玉得大家一齐出力；可是现在呢，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屁事也没有，看刘铁匠一人立功罢了。”

“是啊，”罗汝才想起那天向李自成请战的事，一股牢骚又从心头升起，“江湖上说话都讲个诚信，何况是几十万大军的统帅，变来变去，怎能服人？我老曹虽被别人说得像个琉璃猴子，对朋友可是说一是一，从不含糊！”

“那是！我只希望今后能跟着曹帅一起干，放心！舒畅！”贺一龙说。

“我也是。”马守应说，“只要曹哥瞧得起，我们都跟着你！哎，曹哥你说，这次拿下襄阳后，下一步会向哪里进军？会给我们什么差遣？”

“拿下襄阳后，倘无意外，第一步应该会南下承天。然后一路往东进攻德安，再往东就回到你们的老地盘；另一路会继续南下，经过荆门、松滋，占领湘西北一带……”

“好！最好让我走这一路，让我老回回也去南边逛一逛，离他大元帅远一点。还有武昌呢？曹哥怎么把武昌给忘了？”

罗汝才笑道：“我正要说，被你个急急风给打断了。武昌肯定要去，不过这还要看左良玉下一步怎么走。此外，拿下襄阳后，还有个肘腋之患，是郧阳的高斗枢……”

“打郧阳我可不去！”马守应又抢着说。

“为什么？”罗汝才问。

“那高斗枢是块难啃的骨头；再说王光恩、王光兴都在那里，那可是自家窝里飞出去的，彼此有些什么花花招都一清二楚，这仗不好打！”

几个人听了都笑起来。吉珪在笑声中冷冷说道：

“其实，这次打襄阳，根本就是一步臭棋！”

“吉先生此话怎说？”贺一龙不解地问。

“刚才曹帅说的，都是拿下襄阳后的棋路。如果我们把棋势倒过来，先攻德安，再拿承天，然后进兵襄阳，左良玉还能往哪里逃？他只能窜往郧阳。那高斗枢可不是省油的灯。听说去年夏天，丁启睿、左良玉经过郧阳，高斗枢就婉拒他们入城，连丁启睿都是在城外关帝庙过的夜。如今他会放左良玉进城？我看不会！不管放不放，我们都可悠悠地看一场好戏！”

“高明！“贺一龙脱口赞道，“吉先生真是满腹韬略。可这么好的棋路，怎么不向闯王提出来？”

吉珪笑而不答。他从来认为，外界多股军事力量的均衡存在，是对曹营的最大保护，所以朱仙镇战役时，他就主张要放左良玉一条生路，现在更不希望左良玉被彻底消灭。但这话他不好对回革等明言。听贺一龙又问一遍，他才淡然一笑，说：

“他那里有能掐会算的宋军师，何用区区我来多言！”

“什么能掐会算，都是瞎子吹灯——胡吹！”马守应说了这句，自己先哈哈笑起来，望着贺一龙说，“老革，我可不是说你。我知道你的厉害，吹灯一吹一个准！”

罗汝才听了这话，正好奇地想问革里眼如何“吹灯一吹一个准”，忽然一个亲将进来禀报：

“宋军师前来拜望大将军。”

四个人不觉同时交换了一个神色。罗汝才随即吩咐：

“请！”

当天晚上，李自成把牛金星请来，一起等候宋献策。闯曹联合，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颇为微妙的阶段。一年多来，对于未来的夺取江山，曹操总是满口拥戴，而且总是表示自己只求享乐，别无大志；可是对于眼前的利益分成却是锱铢必较，不肯吃亏。包括攻城之后设官理民的问题，曹营也从联营开始就坚持四六分成，从未松过口。为此之故，李自成可以同曹操大谈将来封异姓王、永远世袭的问题，却不能贸然提出在襄阳称王的打算。因为，在李自成的“大元帅”称号改变之后，罗汝才的“大将军”称号势必也要改变，怎么变，颇费踌躇。今天下午，宋献策表面是去商讨闯曹主力部队启程的相关安排，实际上是要顺便探一探罗汝才和吉

珪对于李自成在襄阳建国称王的态度。由于罗汝才热情地留他晚宴，又命营妓歌舞侑酒，所以他较晚才回到闯王营中。

宋献策坐下后，首先谈到在曹营遇到回革二人的事，说道：

“看来他们是过从甚密。我去之后，大家谈的当然都是台面上的话；我去之前，他们谈了些什么体己话，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左金王等另外三个不在那里，也说明各人态度并不相同。”

李自成听说回革二人在曹营，立刻皱起了眉头；随后听说另外三人未去，便说道：“以后你们要多同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交往，我也要把他们分别找来攀谈攀谈。至于老回回和革里眼，不是总想出去独当一面么？攻下襄阳后，我就把他们派遣出去，谅他们也不敢翻天，免得在这里与曹操整天沆瀣一气！”

“大元帅所见极是。如果将来必须对……”牛金星说到这里，四周张望一下，放低了声音，“对那个猴子动手，也需要周密策划，不能让回革同他裹在一起。“

李自成又问宋献策：“那件事，曹操的口气怎样？”

宋献策答道：“关于大军启程的时间、各营的次序先后，很快就同曹帅谈妥了。我接着就想探探曹操对大元帅建号称王的态度，可就是没有谈私话的机会。像这样事，我只宜私下同他闲话，不能直然说出，也不能当着别人谈论。曹操好似猜到我的心思。革里眼、老回回几次起身告辞，他都硬把他们留下来，还叫来左右几个亲信，不是一起听营妓弹唱，便是在一起押宝，或是呼幺喝六地掷色子。接着就是晚宴，也有营妓出来弹唱助兴，轮流斟酒。曹操本是海量，兴致又高，时时猜枚划拳，举杯对饮，大帐中热闹非常。我疑心曹操是故意使我无从开口。他表面热如火，心中冷如冰，抱定主意，冷眼旁观。”

李自成骂道：“我不信他能永远做琉璃猴子！……你就毫无结果而回？”

宋献策笑道：“也不是毫无结果。毕竟老曹心中也惦着这件事，所以我从吉子玉处得到了口气，明白了曹操的真情。”

“吉珪怎么说？”

“我临走时，吉子玉将我送出村子，并辔行了几里路。他无非谈些曹帅如何讲义气、讲交情，如何真心拥戴大元帅之类的事。我心中奇怪：吉子玉何以如此亲热？莫非要套我的什么话？我也就只同他说些大元帅如何倚重大将军，情同手足，日后必当同享富贵，绝不会亏待大将军之类的话。”

“后来呢？”

“后来走到了浮桥头，他屏退左右，向我问道：‘宋公，献策兄，我有一句体己话，不知该不该问。’我说：‘你我至交，无话不谈。你要问什么，快明白说出来，不要见外。’他悄悄问道：‘有人说，大元帅将要在襄阳府建号称王，可是真的？’我问：‘曹帅有何话说？’他说：‘我是今天偶闻此言，曹帅尚不知道，所以未曾议论此事。’我说：‘此是大事，闯王对牛启东和我都未提过一句，你听到的大概是外人猜测之辞。大元帅目前尚无此想。将来如若机遇成熟，也需要像曹帅这样的人真心拥戴，方可议论此事。等到襄阳后，老兄得暇，不妨将外边的传言告知曹帅，看曹帅有何想法，然后你我再私下谈谈。’他连说：‘好，好，到襄阳后，我有机会就照你的话办。’后来我们就拱手作别了。”

李自成转向牛金星：“你看，吉子玉是什么意思？”

牛金星答道：“大元帅已经扫荡中原。等到席卷荆襄之后，建号称王，乃是水到渠成之势。闯曹联营，曹帅居于大将军地位，如同副元帅之尊，故可携手作战，相安无事。大元帅一旦称王，与曹帅由朋友变为君臣，曹帅未必甘心。何况外有张敬轩、内有回革诸营与他互通声气，暗中结托，他更会有种种盘算。因此，我们务须摸清曹帅及其左右对大元帅建号称王的态度。今日献策与吉子玉的对答含而不露，颇为得体。俟席卷荆襄之后，再看曹帅主张。”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快了。”

宋献策说：“当然，不出明年春天。”

“荆襄唾手可得。我们仍照成议，棋分两步，是吗？”

牛金星急于拥戴李自成建号称王，赶快回答说：“当然是依照成议，棋分两步。”

宋献策跟着说：“为着准备第二步棋，破了荆襄之后，对曹营立功将士应特别犒赏优厚。”

李自成笑着点头。他同牛、宋及刘宗敏早已商定两步棋路：第一步是攻克荆襄和承天、德安等府；第二步是建国称王。而如何处置曹操的问题，要在走第二步棋时解决。这两步棋，都已经摆在眼前了。

十二月初一日黎明，左军驻在襄阳、樊城以及沿江各处的参将以上将领和监军、赞画、掌书记等文官，除必须留在汛地的以外，齐集“平贼将军”行辕大堂。由于冬季夜长，天色还不很明，大堂中灯烛辉煌。起初，众人在大堂中互相寒暄，小声议论。当卯时三刻一到，二门内咚、咚、咚鼓声响过，大堂内顿时鸦雀无声。稍过片刻，左良玉在中军总兵官和几名亲将的簇拥中离开后院节堂，从后门进入大堂，转过屏风，出现在

恭敬肃立的众文武面前。尽管自朱仙镇大败之后，他的身体不如往昔，但从表面上看，他依然神态如常，十分威严。

左良玉在正中间蒙着虎皮的椅子上坐下，没有说话，轻咳一声，向旁边侍立的一位中军将领看了一眼。这亲将立刻将手中捧着的一个黄色、一个红色的锦缎匣子恭敬地放在案上。大家都知道那黄匣子中装的是皇帝圣旨，而红匣子中装的是兵部或其他中央大衙门以及各处督抚们送来的紧急檄文、军情咨文和重要塘报。中军总兵官见左良玉已经坐稳，向众人说道：

“众文武分班参谒！”

等大家参谒完毕，左良玉轻轻说：“坐下！”众人齐声说：“谢座！”随即纷纷在摆好的凳子上坐下。大家的心情惴惴不安，都将目光注视着主帅，希望从他的脸色猜出来全军的吉凶祸福。左良玉向众文武扫了一眼，开始说话：

“今日传你们大家来……”

众文武突然起立，肃然恭听。左良玉没有叫大家落座，接着说下去：

“是因为流贼前锋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大约八万之众，将于今日上午离开源潭向樊城奔来。闯曹全军数十万，也将随后赶来。襄阳控扼上游，为豫、楚、川、陕四省交通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皇上连降严旨，责成我军固守襄阳，挫敌凶锋，然后进剿、恢复中原，不许放一贼入楚。兵部檄文如雪片飞来，都是望我军固守襄阳，不使贼兵越襄江一步。本辕受今上厚恩，不管怎么危难，不应该辜负朝廷的付托，使全楚沦于贼手。今日之事，必须固守，固守！”

左良玉加重口气连说“固守”二字，使众将吃了一惊。他不等别人说话，又接着说道：

“襄王已于前年春天殉国，且不去说。可荆州也是藩封重地，承天为皇陵所在，倘有一处失陷，我辈死罪难逃。”

大家听到“死罪”二字，都心头一震，有人脸色变得灰白。

“闯贼兵马，多我数倍，连胜之后，锐气很盛。我军号称二十万，能战之兵不过十万出头，且都是新近招募来的，未经训练。眼下情势万分严重，望诸位齐心协力，尽忠报国，恪遵本辕军令行事。倘有擅自行动或见敌先逃，定斩不饶！今早诸位都留在行辕用饭，饭前不可擅离一步，听候中军传呼，分别到节堂听本辕面授机宜。都退下去吧！”

众文武齐声回答：“遵谕！”鱼贯退出大堂。

左良玉回到节堂，立即命中军将监军、赞画等几位高级幕僚请进节堂，

陪他召见诸将。虽然他心中瞧不起这班文官，但是出于军中制度和习惯，他必须如此才好。趁着召见武将之前，他向高级幕僚们说道：

“目前局势，诸位都很清楚。全楚的安危、三军的吉凶，都担在我身上。本辕少读诗书，由伍卒升至阃帅，且受平贼将军之封。时至今日，心力交瘁。各位先生，有何妙计，请赶快说出，让本辕斟酌决定。事不宜迟，刘宗敏所率领的前锋精锐步骑兵七八万人，明天下午就要到了。”

幕僚们互相观望，没有人能说出什么妙策。停了片刻，有一位赞画站起来，带着浓重的湘西方音说：

“钧座，卑职有陋见，不敢贸然说出。”

左良玉看了说话人一眼。这是一位举人出身的赞画，姓刘，是杨嗣昌的同乡，两年前由杨嗣昌举荐来的。左良玉对他厚给俸禄，却一直很疏远；而赞画也从来不曾有所建白。左良玉轻轻点头，说：

“有什么善策，只管说出。”

刘赞画说：“以卑职看来，目前为我军存亡计，可虑者不在襄阳，而在德安与承天。”

左良玉心中一惊，问道：“为什么？”

“我大军二十万云集襄阳，或战或守或走，操之在我。卑职所忧者是江汉平原，千里空虚。倘若闯贼一面以大军攻襄阳，牵制我军，一面派一智勇兼备大将，率领三万精兵，由唐河县潜师南下，经湖阳，入枣阳，疾趋随州，攻破德安，然后占领应城、京山，回师攻陷承天，则我军在襄阳形如孤悬，欲守则接济已断，欲走则退路不通。到那时将士震惊，人无固志，稍有挫折，难免自溃。闻洪承畴松山之败，就是如此。卑职赤诚斗胆，冒昧直言。如何预作准备，幸望大人三思！”

左良玉思考过这种危险，但没有很放在心上，现在听了刘赞画的话，十分重视。他望望其他幕僚，显然都很同意，只是无人说话，怕担责任。左良玉对刘赞画说：

“据连日细作探报，看来闯贼目前只想全力夺占襄阳。像你说的这步狠棋，高明之着，闯贼和他的左右尚未想到。听了先生的话，我更拿定主意了。”

左良玉同文官们的谈话到此结束，随即分批传见武将。首先被传见的是驻守樊城的一名副将和一名参将。召见时间很短，听他口授密谕后，立即退出，返回汛地。这样接连召见几批，一共召见了约二十人。有些因非主要带兵将领，则未召见。由于他不论对文官幕僚还是对武将都没有说出他的全部御敌方略，所以大家都猜不透他的心思，连他的儿子左梦庚也不清楚。

这天天明之后，襄阳内外的重要路上都张贴了“平贼将军”的布告，说他“坐镇襄阳，痛剿流贼”，要百姓“各安生业，勿得惊慌”，并重申禁止谣言和查拿奸细的严令，要士民人等“切切凛遵”。左良玉吃过早饭以后，在一大群将校的护卫下骑马出了辕门，在几处地方察看了城上的守御部署，特别检查了大炮的炮台、弓弩和滚木礌石的准备情况。他还出襄阳西门，察看了沿江的守御部署。因闯军即将来到，襄阳的战争气氛异常浓郁。军民人等都害怕左良玉会死守襄阳，但看来死守决战的局势已经定了。

第四十六章

当天下午，左良玉继续视察各处，晚饭时回到行辕，吩咐将左梦庚叫来。他对儿子说：

“时间紧迫，我们边吃边谈吧。”

仆人端上菜肴后，他挥手让他们退出房外，然后以深沉的眼神望着左梦庚，问道：

“你看襄阳守得住么？”

左梦庚同多数将领一样，经过朱仙镇之战，对闯曹联军怀有畏惧心理，何况目前双方兵力悬殊，对固守襄阳更觉毫无把握，但想到左良玉清晨时分的训话，特别是关于“我辈死罪难逃”的几句重话，他不敢直接说出不能固守的看法，稍停片刻，才绕着弯子说：

“樊城难守；襄阳城有襄江阻隔，应该可以守得住。”

因为自己说了“樊城难守”的话，左梦庚担心遭到父亲责骂，正在搛菜的筷子都缩了回来，等着父亲的反应。左良玉看看儿子，心里骂了一句“庸陋之才”，又喝了一口酒，搛了一块腊肉送进口里后，才缓缓说道：

“你错了，襄阳城也守不住！”

“可是……”左梦庚完全没想到左良玉会自己说出“守不住”的话，“可是父帅今晨说‘必须固守’……”

“当然‘必须固守’，”左良玉打断儿子，“不‘固守’，流贼一来，就弃城而走，如何对得起皇上隆恩？再说，我轻易地弃守襄阳，宋一鸟那班人岂不会马上参我一本？”

湖广巡抚宋一鹤当年为避杨嗣昌父亲杨鹤的名讳，在递给杨嗣昌的名刺中自书“宋一鸟”。这一马屁行径随即在官场中传为笑话。此时左梦庚听了“宋一鸟”三字，想笑，但忍住了，恭敬地等着父亲再说下去。

“但‘固守’不等于守得住。‘固守’是我作为大将的决心，能否守得住则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尤其要看双方的兵力。现在谈天时，彼此一样；论地利，我们有一条襄江，但也不足恃。说人和，这些年，我们号称二十万人马，而朝廷一直按两万五千人的兵额发饷，难道要十几万人都喝西北风？所以必须自筹军饷，自筹军饷就必然扰及百姓，百姓自然对我们不满，人和也就谈不上。至于兵力，你也知道，敌众我寡，新凑的乌合之众，断难与流贼相抗衡。”

看见儿子一脸疑惑，左良玉接着说：“既然守不住，放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固守待援，可是援军在哪里？孙白谷新败；宋一鸟那点兵别说不会来，就算来了也是肉包子打狗，白送给闯贼一顿美餐；所以此路绝对走不通。二是像杨大人、虎大威那样，死守到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样我们自己的名节是保了，而朝廷将从此失去一支最能剿贼的大军，所以此路也不可行。剩下第三条路，就是先固守，到实在守不住时要全师而退，为皇上、为朝廷保存一支实力雄厚的大军！”

左梦庚脸上露出欣慰而敬佩的笑容。原来父亲早就有了全师而退的计划，可是却说得这么头头是道，冠冕堂皇！

“父帅所见极是！我们下一步……？”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下一步该如何走。”左良玉不无得意地端起杯来又抿了一口酒，“我们在襄江打造了几十条战船，你想为的是什么？”

左梦庚又一愣，迟疑地答道：“父帅要同流贼打水仗？”

“蠢材！”左良玉又在心里骂了一声，说道：“流贼从陆路来，并无水军，有何水仗可打！我准备这些战船，是为了全师而退！”

于是他对儿子谈了自己的详细计划。他说，“流贼”前锋明天下午就会抵达樊城。左军在樊城也要进行抵抗，但不能死拼，少数战船要负责分批将樊城守军接回南岸。主力部队将在南岸凭江守御，而能守多久，现在尚难预料。不论守多久，撤退时必须既神速又部伍不乱，这样，辎重、粮食和随军眷属必须先行，免得到时拖泥带水，一旦“流贼”骑兵追击，后果不堪设想。

“父帅要用战船将辎重、粮食和将士眷属先行运走？”左梦庚猛然心中一亮。

左良玉点点头：“事不宜迟。我把你叫来，就是要把这件大事交给你。你今晚就去准备。大部分战船明日上午就要启程。少数战船将北岸官兵陆续接回南岸后，要就地停泊，以备不时之需。”

晚饭后，左良玉担心左梦庚一人担不起这一重任，忽然想到今晨为他建言的刘赞画，立刻吩咐将他请来。左良玉把整个计划对他谈了一遍，赞扬他早上说的话颇能未雨绸缪，嘱咐他协助左梦庚从水路将辎重、粮食

和将士眷属先行运走。刘赞画问道：

“钧座思致周密，水路先行的谋划甚为稳妥；但不知战船启程后，与陆上主力当于何时何地会合？”

“这正是我要同先生商量之事。”

他们商量了一阵，决定船队沿汉水南下后，在承天府等候主力部队。至于会合的时间，则暂不确定，因主力部队何时撤离襄阳取决于双方攻防的态势，现在还难以预测。之后，他们又就战船的分工作了安排，对沿路可能遭遇的袭击作了分析，设想对策。直到亥时过后，商议方告结束。左梦庚和刘赞画站起来，正待出去连夜准备，忽然左营中军匆匆来到大堂，一面向左良玉行礼，一面惊惶地说道：

“禀报大帅，出事了！”

“什么事？不要慌，慢慢说！”左良玉猛吃一惊，但多年的戎马生涯养成了他遇事沉稳的习惯。转瞬间他想到难道“贼兵”提前来到樊城？随即予以否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一伙百姓趁天黑放火烧了我们的战船！”中军禀报。

左良玉大怒，片刻之间没有说话。站在身边的左梦庚清晰地看见父亲鬓边的青筋在微微跳动，而烛光下父亲的脸色也陡然转红。左梦庚和刘赞画都不敢吱一声。又过了片刻，只听左良玉冷冷地吩咐：

“把看守战船的杂种给我叫来！”

“他已经被绑来了。”中军说罢，向门外大喝一声，“把罪人带上来！”

负责统兵看守战船的裨将其实是随同惠登相等投降过来的一个农民军小头目。今天晚上百姓放火烧船时，他正喝得酩酊大醉，在同几个部下掷色子赌博。等他闻讯从舱内奔出，火势已经蔓延。后来大批左军提着水桶赶到，终于用江水将火浇灭，但十之八九的船只已被烧坏。

“还能修复么？”左良玉问道。

“小人不……不知道，”裨将的酒早已吓醒，嗫嚅着答道，“也……也许可以，但短……短期内恐……恐难……”

左良玉涨红的脸色慢慢转为铁青，逼视的目光也从裨将身上收回。他侧过脸，什么人也不看，从齿缝里吐出几个字：

“推出去斩了！”

裨将被押出去后，左良玉半晌没有说话。突发事件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在最初的震怒之后，他开始急速地思考弥补的办法。他又召来几员

亲信大将，简捷地谈了自己的撤退计划和今晚发生的突变，要大家一起拿主意。有大将提出，襄江两岸泊有不少民船，其中有渔船，也有商船，可以“借用”。左良玉知道所谓“借用”就是抢夺。他稍作考虑就下了决心，说道：

“这批战船是我们自己打造的，本来没有借用民船的打算；但刁民焚毁了我们的船只。你不仁，我也不义，我们只好借用民船了。今天连夜就要把船只备齐，明天上午准时启程！”

当天夜晚，襄江两岸一片恐怖。持刀携仗的左军跳进一只只民船，将船民和商人驱赶上岸。船上的货物有的被扔上岸，有的被扣下作为军需物资，也有的被顺手抛进河里。夺船过程中，许多人遭到殴打，还发生了杀戮和强奸的事。襄樊百姓在江边传来的不断的哭喊声、乞求声、咒骂声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十二月初二未时刚过，刘宗敏统率的八万联军抵达樊城。他们进城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只是在前往江边时遭到了地雷和零股队伍的袭击。触发式地雷在明朝中叶就已发明，它是将火药包埋在地下，上覆碎石，然后再铺沙土，使之与地面齐平。有一个发机露于地面，但常用树叶和茅草遮盖。人不小心踩上去，马上会引爆。其有效期可达一月之久。左军在浅滩和义军可能经过的路上埋了不少地雷。义军开始行进很快，对此毫无防备，死伤了一些人。而埋伏在树林和芦苇丛中的敌人则用火铳、机弩和弓箭向义军射击。这些人的行动颇为灵活。当义军向着埋伏的地方冲去时，他们往往已逃得无影无踪。

刘宗敏依照他向来的习惯，亲自来到襄江边向对岸瞭望。对于那些躲在暗处的伏击手，他好像根本不屑一顾。突然，离他不远处一个经过伪装的地雷被引爆，随着一声巨响，几名义军战士应声倒地，刘宗敏骑的枣骝马也惊得竖起前蹄，发出萧萧嘶鸣。几个亲兵赶紧围上来保护。刘宗敏轻轻地拍拍马头，又伸开五指梳理一下马鬃，枣骝马很快安静下来。立马十丈开外的李过听到爆炸声，朝这边望了一眼，立刻命令亲将：“传下去：注意脚下！”随即策马来到刘宗敏身边，问道：

“怎么回事，捷轩叔？没事吧？”

“没事。”刘宗敏轻蔑地一笑，“左良玉想跟老子玩这一手，还嫌嫩点儿！你派一队盾牌兵去把躲在树林里边、芦苇丛中的敌军解决了吧！”

“已经派了，不过这些家伙逃得很快，我们的战士又要追击，又要随时提防暗铳暗箭，不容易追上他们。”

“补之，你说这是左良玉的老人马么？”

“不像。”李过摇摇头，“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法，完全是杆子的做派。我猜这些伏军，八成是惠登相一伙的杆子兵。”

“我猜也是。他妈的，老子们先前惯用的战法，现在竟被这些软骨头带到官军那边去用。以后这些混蛋不落在老子手里算他运气，要落在俺刘铁匠手里，看我不扒了他们的皮！”

说到这里，刘宗敏火气上来，对传令兵恶狠狠地说：

“去给张鼐下令：要火器营马上向对岸开炮！”

刘宗敏和李过并辔站着观察对岸，但见一片水寨，寨墙上站着成排的弓弩手及火铳手。许多旌旗在寒风中招展。稍高处每隔一段距离就架有一门火炮。岸边和江心不见一艘船只。刘宗敏和李过没有说话，心里都在想着一个问题：大军怎么渡江呢？忽然，义军的火炮发威了。伴随着巨响，炮弹一发接一发呼啸着向对岸射去。水寨上的敌人慌乱起来，队伍很快就不成形。又过了一会儿，敌方的火炮开始还击。有的炮弹落在江中，大部分炮弹都射过江，在北岸的江滩上爆炸。义军人马也后撤到大炮射程之外。由于隔着一条襄江，双方的炮仗虽打得热闹，但伤亡都不严重。

晚饭后，在作为临时行辕的一处豪宅中，刘宗敏召集李过和杨承祖来一起商议渡江的事。李过先到，聊起闲话，不由问道：

“捷轩叔，近来我们对曹营特别好，每次分拨粮饷，给曹营的都超过四成，听说闯王还送了不少珍奇古玩和骏马给曹帅。冢头之战我没有参加，听说曹营是立了功；可汝宁攻城，我看得清楚，曹营将士可不像闯营将士那么勇猛、不怕死。但后来分成，说好了四六开，闯王还是额外多发给他们三万两银子，说是奖励曹营在军纪上大有改善。要总这么下去，咱们的将士会心中不服！”

刘宗敏笑道：“这次攻下襄阳后，还会对曹营大加赏赐，不管他们卖不卖力。”

“这是为什么？”

“你想闯王这样做，曹营将士高不高兴？”

“当然高兴，可是……”

“这就成了。闯王要的就是曹营将士高兴。”

李过听了，更加莫名其妙。他在汝宁参加议事时就发觉，对于给曹营额外奖赏的事，李自成与宋献策一唱一和，刘宗敏和牛金星也随声附和，其他人包括李岩等都没有吱声。他直觉地意识到可能有个重大的计谋正在施行。他正想趁现在无人时向刘宗敏问个究竟，刘宗敏先说起来：

“补之，你是闯营大将，又是闯王的侄儿，按说此事应该同你一起商量；但那时你带兵到圍镇打袁时中去了，所以闯王只找了我和牛、宋二位。本来事关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对林泉和宗第等都未透露。不过我想，高夫人和一功想必是知情的。一功负责分发军饷等事，闯王一定会告知他原委。”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玉峰知道么？”

“玉峰是大将，按理应同他一起商量。但他是菩萨心肠，闯王担心他该狠的时候狠不起来，心一软误了大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他。”

接着刘宗敏便把他们密商的棋分两步、在走第二步棋时解决曹操问题以及为什么要竭力拉拢曹营将士等计谋说了一遍。李过听罢问道：

“要对曹操动手么？”

“要到时候再看；不过闯王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个瘤子迟早得割掉’。”

刚说到这里，门外亲兵一声“杨将军驾到”，杨承祖已大步跨进门来，口里连说：“来晚了，来晚了，劳二位久等！”本来刘宗敏的行辕戒备很森严，闲人绝对混不进去，但杨承祖是联军主将之一，今晚又是受邀前来议事，所以一路进来，不但毫无阻拦，闯营将士还向他行礼致敬。落座后，杨承祖笑问道：

“刚刚听刘爷说什么‘瘤子’，谁长了‘瘤子’？”

刘宗敏和李过同时一愣，刹那间表情都有点不自然。很快刘宗敏恢复常态，大笑起来：

“哈哈，没有谁长‘瘤子’，我们是说，左良玉这颗‘瘤子’得割掉啦。”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又在说尚神仙的故事呢！”杨承祖也笑了，“这颗‘瘤子’是得割掉，可是现在隔着襄江，又没有船……”

“这正是我们今晚要商量的事情。明天下午大队人马就到了。如果我们能设法先渡过江去占领南岸，大元帅和大将军抵达后就可以安心休息，不必再为攻城的事操心了。补之，你想过什么办法没有？”

李过说：“襄江说宽不宽，说窄也不窄，想人马涉水过去是不成的，何况敌人在对岸还有火炮，还有弓弩手、火铳手。现在我想可以先做两件事：一是派人赶快去上游察看，看能不能避开左军，找个水浅而窄的地方强渡过去；二是派人走访老百姓，看能不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帮助。”

三个人商量了一会儿，觉得目前也只能按李过说的先做这两件事，于是决定由李过负责派人去江边察看，由杨承祖负责派人去走访老百姓。李过想到曹军的纪律，有点担心，特别关照：

“承祖，我们从打傅宗龙开始，多次在一起作战，我知道你很勇猛，是条好汉。但今天不是去打仗，是去向老百姓问计，你要同部下说清楚，可得对人家客客气气，万不能扰害百姓！”

“那当然，哪有拿着刀枪逼人献计的道理！放心吧，补之哥，我杨承祖就是个呆瓜，也不会做这种傻事！”

李过和杨承祖离开后，刘宗敏又独自思索了许久，正准备就寝，一个亲将进来禀报：

“报告刘爷，有几个船民前来求见。”

“船民？哪里来的船民？”刘宗敏心中一喜，“快请他们进来！”

进来五个人，三个穿长衣的是船商，两个穿短褂的是渔民，一进来就向刘宗敏跪下磕头，齐声说道：

“小民叩拜刘将军！求刘将军为小民报仇！”

“起来吧，你们要报什么仇？”刘宗敏温和地问道。

五个人站起来后，先由一个船商讲述昨晚江边发生的事，随即另外四人插进来，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左兵持刀登船一节，五个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刘宗敏白天在江边没有看到船只，从探子口中已约略听说昨晚的事，现在才获知详情。他问道：

“你们知道是谁纵火烧了左良玉的战船？”

“不知道，”一个船商说，“左良玉人马在襄阳半年，到处抢劫、奸淫、残害百姓，早已天怒人怨，人人都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但烧战船这件事太危险，一旦泄露，就有灭门之祸，所以做这件事的人一定会非常机密，不让外人知晓。”

另一个船商说：“现在他们更不敢说了，因为知道左良玉又夺了几十艘民船，他们怕我们这些受害人知道后会迁怒于他们，找他们算账。”

刘宗敏点点头：“今晚你们来见我，就是为谈这件事？”

船商说：“我们来见将军，一是控诉左军的罪恶，求将军为我们报仇；二是我们知道大军渡江有困难，想来帮忙出个主意。”

“好！你们有什么好主意？”

船商指着渔民说："这事要问他两个。"

一个渔民说："从这儿沿江往西去，走七十里，就到了白马滩。那里江面窄，水也浅。只要弄个十几艘无篷船，架上门板，就是一座浮桥。"

"到哪里去弄无篷船呢？船都被左良玉夺走了！"

"左良玉夺的是泊在樊城的船，上游的船知道这里出事后都躲起来了。只要我们去打个招呼，知道是闯王的人马要用船，用船是为了打左良玉，大家立刻会把船献出来。"

刘宗敏说："不要说'献'，闯王的人马只取官府劣绅的不义之财，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我们向百姓借船借门板，大军过江后原物归还，如有损坏，一律赔偿。"

另一个渔民说："还有，我们知道左良玉一路埋了不少地雷，过江时，我们可以带大军绕过雷区，走一条安全的路去白马滩。"

"太好了！来人！"刘宗敏一拳打在桌子上，打得桌子咯吱一响。

一名亲将应声而至。刘宗敏吩咐，马上派人去请李过和杨承祖，就说渡江的难题已经解决，要他们速来商议明天渡江的细节。又吩咐奖给五个船民每人十两银子，并带他们去吃夜宵，要好酒好菜款待。

房中剩下刘宗敏一人。他兴奋地在屋中走了几圈，坐下来歪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他想起有一次牛金星给李自成讲《孟子》，他恰好在场。那天讲的内容，什么"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啦，又是什么"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啦，他都能听懂。今晚这几位船民的来访不知怎么竟勾起了他的回忆。

"果然是'得道者多助'！"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十二月初三清晨，左良玉一觉醒来，没有听到炮声，也没有听到呐喊声。自昨日起为了就近指挥，他已住到水寨中。这时他披衣走出帐外，来到水寨墙上观望，惊讶地发现北岸的大队义军不见了，只有少数巡逻步兵在滩边走来走去。他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义军可能已经想出渡江的办法。他向一名贴身亲兵说道：

"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探报？"

亲兵去了不久，就带着一个探子匆匆赶回来。那探子显然是刚刚骑马疾驰的缘故，两边脸颊被冬日的寒风吹得通红，鼻梁下滴着清鼻涕。

"报告大帅，一批刁民在上游白马滩为流贼搭浮桥。"

左良玉曾想到义军会从上游浅滩处渡江，并派已升为副将的惠登相和游击于跃鳞分头去羊皮滩、钟家滩阻截，却没有顾及七十里外的白马滩。

“已经搭成多少？什么时候会搭完？”他问道。

“已经搭了将近一半，搭完估计还得一个时辰。”

左良玉思索了一会儿。他最初考虑的是立刻派兵去拆毁浮桥，随后想到那里一定已经有义军在保护百姓施工，弄不好官军反而会吃亏；于是决定趁义军渡江之前从容撤退。他很快把幕僚和大将们召集到大帐中，下达了全军撤往承天的命令。将领们本无斗志，两天来又都明白了左良玉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已经作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他们听了左良玉的命令，回去稍作部署，人马便开始陆续离开襄阳。后走的士兵又抓紧时间在城内各处破门入户，劫掠了一番。

因为辎重和家眷已经乘船先行，所以左军一路轻装行进，两天后就在承天城外与左梦庚、刘赞画率领的船队相会合。没有料到的是，承天竟然四门紧闭，拒绝左军入城。左良玉明白这是官绅士民害怕左军进城肆虐。去年他在郧阳由于同样原因吃过高斗枢的闭门羹，如今是第二回。他想巡抚宋一鹤既在城内，此事即使并非出于他的主张，也必然得到他的首肯。又想宋一鹤当年受杨嗣昌提携，而刘赞画系杨嗣昌同乡，或许可凭故人交情予以通融，就找刘赞画来商量此事。刘赞画近日忽然受到左良玉的器重，甚至倚为心腹，也很乐于进城去当一回说客，于是他来到城下。说明身份后，城上似乎派人去请示了一下，之后便缒下一个篮子，将他吊上城去，随即有人带他来到巡抚衙门。

宋一鹤在二门内迎接，一路将他让进后院书房。剩下两个人时，刘赞画要行跪拜大礼，宋一鹤一把拉住，说：

“故人重逢，无须多礼。你看，我没有请足下进前厅，也没有邀约他人，就是想在这清静之处单独向足下多多请益。”

“中丞大人如此细心，在下感愧莫名！”刘赞画的确感激宋一鹤的安排。如果是在前厅，又有别的官员在场，谈话就很难深入。他们先回忆了杨嗣昌任督师时的往事，又谈及近两年来的时局变化，不免长吁短叹一番。刘赞画正想着如何切入正题，宋一鹤先问起来：

“足下此来，不知是否受平贼将军之托？”

“大人明鉴，不佞既蒙故督师辅臣谬荐，在平贼将军处忝为赞画，尸位之余，自当为朝廷剿贼事竭尽绵力。目前左军为保卫显陵，不辞路途劳苦，毅然全师南下，不意到此城门四闭，不唯无箪食壶浆之举，甚且连守土官员亦不打照面。遭此冷遇，情何以堪？”

宋一鹤叹道：“平贼将军为剿贼事南征北讨，忧心劳瘁，朝野共睹。旌旆南来，共护陵寝，其志尤可嘉勉。然襄阳为承天之屏障，左军若能固守

襄阳，则贼军必不能南下，陵寝自然安稳如山。今贼军甫至，未曾接仗，就轻易将襄阳拱手让出，却言来此护卫陵寝。学生虽深知平贼耿耿忠心，而承天之官绅士民岂肯轻信？何况左军这几年军纪废弛，所经之地，大肆淫掠，以致群情激愤，民怨沸腾。承天不敢开门迎宾，实亦无奈之举！”

刘赞画知道宋一鹤所说皆为实情，他自己其实也不敢保证左军入城后能对士民秋毫无犯，他甚至认为左良玉本人都已无法约束部下严守军纪。现在他只能换个角度来谈此事：

“闯贼野心勃勃，夺取襄阳后，岂肯就此罢手？其下一步势将南犯承天、荆州而窥伺武昌。倘留平贼在此，与大人共抗顽枭，则显陵可保无虞，即承天官绅士民亦可免遭蹂躏。倘左军被迫他往，不日数十万贼军骤临城下，大人可有御敌良方？”

宋一鹤惨然一笑，说：“足下所言，学生思之久矣。我奉圣旨，护卫陵寝，断无弃守之理。而目前承天除钱中选的数千人马外，别无他援；守城护陵，谈何容易！若平贼果能驻军城外，与我同御闯曹，以靖寇氛，学生自然求之不得。所虑者平贼志不在此耳！至于学生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城破陵毁，赴死而已，岂有他哉！”

刘赞画听了宋一鹤最后两句话，不觉为之动容；同时也明白此行目的不可能达到，于是起身告辞。宋一鹤送到二门口，忽然说道：

“足下由武陵荐至昆山处，福莫大焉！”

“在下福薄，大人何出此言？”

“我辈文臣，除非慷慨自裁，否则纵不死于贼手，亦必死于西市。唯左昆山辈拥兵自重，虽屡败屡逃而朝廷莫可奈何。足下在昆山幕中任事，非福而何？我说此话无他意，盼故人善自珍重而已。”

刘赞画听了，简直不知如何回答，只能连声说道：“惭愧，惭愧。”随即拜辞出衙，回到城上，仍坐进篮中，慢慢缒下城去。

左良玉知道不能进入承天，当即决定，大军分水陆两路，经汉川直下武昌。

第四十七章

十二月初三，左良玉前脚刚走，刘宗敏后脚就进了襄阳。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张鼐从火器营中选一批有经验的士兵，由知情百姓带路，去清除左军埋下的地雷，以便迎接主力部队的到来。从当天傍晚到初四上午，各营人马陆续抵达。李自成于初四下午召集会议，决定大军稍作休

整，就继续向南进军，同时占领谷城、光化、宜城、枣阳等襄阳周边县城。十天后，义军攻克荆门；又过两天，抵达荆州。明惠王朱常润、偏沅巡抚陈睿谟及文武官员早于多日前已相率潜逃。荆州士民焚香竖旗，迎接义军入城。接着，义军开始向承天进军。尽管承天驻有相当的兵力，并有巡抚、巡按坐镇，但在义军猛烈的攻势和百姓的配合下，很快就失守。二十八日，义军先破显陵，焚毁了享殿；除夕进抵承天城下，正月初一破城而入，在凯歌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湖广巡抚宋一鹤在家中自缢。巡按李振声、钦天监博士杨永裕、总兵钱中选投降。李自成随即下令将承天府改名为扬武州。

大军在扬武州热闹了几天。闯营、罗营和革左五营的将领们相互拜年、宴请。直到大年初四，李自成才开会部署下一步作战计划。春节期间，李自成与牛、宋等又曾一度密议，认为在汝宁时策划的将回革等与联军主力紧紧拴在一起的办法并不好，不但徒然引起对方的疑虑和不满，还使他们与曹操越走越近，增加了将来解决问题的难度；不如满足他们在外独当一面的要求，既可将他们与曹营隔开，也可借此看看他们对李自成是否忠诚。

会议开始后，李自成先说道："自攻克襄阳以来，整整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大家都很辛苦，也很快活。义军所向，就像俗话说的：摧枯拉朽。我们还没有到荆州，朱常润和陈睿谟就先跑了，听说已经滚到湘潭。我们来承天，宋一鹤想顽抗，可是老百姓打开了西关城门，他只好上吊死了。明朝的王气已经死灭。这里已经不是什么承天府，而是我们义军耀武扬威的扬武州了！"

会场上出现了笑声和私语声。看着众人兴奋的表情，李自成继续说道："我们在这里迎来了吉祥的羊年。今后我们将不再说什么崇祯十六年。我们只知道今年是癸未年，是吉祥的羊年、三阳开泰的羊年。今年义军一定会有更多的胜利、更多的喜事、更多的吉祥！"

废弃崇祯年号、改用干支纪年是一件大事。本来此事应当在建号称王时一并宣布，但李自成觉得既然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新年号，不妨在此时若不经意地先把干支纪年的事提出来，就此看看大家特别是罗汝才的反应。

众人的情绪果然格外高涨，而罗汝才则于刹那间显得惶惑。他一直关注着李自成称王的事，而废弃崇祯年号无疑是称王的先兆。令他不满的是，这样的大事竟未事先与他商量！他竭力装得若无其事，只是与吉珪交换着心照不宣的眼神；忽听李自成向自己说道：

"大将军，你也说几句！"

罗汝才是脑子动得极快的人，他哈哈一笑说："大元帅刚刚说得非常好，把我老罗心里想说的话都说了。我没有读过书，斗大的字识不了半箩筐；也不懂什么'鬼味'、'人味'，但羊年是知道的。今年出生的娃娃都属

羊。我们陕西人爱吃的泡馍也属羊。还有我们行军时走的弯弯小道也属羊……”

“还有那卖狗肉的挂一颗头，也属羊。”马守应插了一句，大家都哄笑起来。

李自成见罗汝才把一个严肃的话题扯成笑话，心里很不高兴，对马守应的插话也很反感，但他没有流露出来。等大家笑过之后，他接着自己的话题说道：

“羊年吉祥，但再吉祥的事儿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世上没有白吃的果子，要吃果子得动手去摘，有时要跳起来才能摘到，有时还要爬梯子。这几天我们已经休息够了，马上又要打仗了。我们要往东去攻占德安府，往东南去追打左良玉，往南去占领大江南岸的诸多县城。在汝宁时，有几位将军提出自领一军的要求。现在襄阳、荆州、承天都已拿下，下一步我看是可以让各位自领一军、分头进击了。”

李自成的这番话令罗汝才和回革等大感意外，不由得齐齐注视着李自成，等待他说下去。

“我想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大将军统率，贺一龙将军率部配合，直取德安府。攻下德安后，大将军返回襄阳，东边的小县城由贺将军继续攻取。二位意下如何？”

这是一个让罗汝才和贺一龙都感满意的决定，甚至可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一种安排。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是将曹革二营分开。罗汝才先表态说：

“好！大元帅把攻打德安府的重担交给曹营和革营。我罗汝才虽然没有本事，面子还是要的。十天之内，倘若拿不下德安，我‘罗’字倒着写！”

贺一龙接着说：“大元帅瞧得起我革里眼，我也绝对不辱使命。有曹帅指挥，十天拿不下德安，我提头来见！”

罗革二人铿锵有力的几句话使会场气氛振奋起来，许多将领都想主动请战。宋献策望了李自成一眼，笑道：

“大将军和贺将军的话豪气干云，山人深为敬佩。十天之后，大元帅应该正在讨伐左良玉的途中。我们等着二位的好消息！”

这时大家才猛然悟到进攻左良玉的大仗将由李自成亲自挂帅，不会随便交给别人去指挥，于是都静静地等着李自成继续部署任务。马守应眼看革里眼接了新差遣，从此杂草窝里包黄鳝——出溜啦，可自己还被拴在这里，难道还要跟着一起去打左良玉？他正想要求随曹操一路去攻德安，李自成又开口了：

“第二路由马守应将军率部南下。我这里另拨一万人马，由任继荣将军率领，协同马将军作战。你们可由荆州渡江，先夺取松滋、枝江、石首、监利等县，再南下湘北，打到澧州、常德去！怎么样，马将军，能挑起这副重担么？”

马守应没想到李自成会主动把渡江南下的重任交到自己手上。他非常惊喜。对于任继荣率一万人马联合作战的事，他也没有意见。一则自己只有一万多人马，攻城时如遇对方坚守，多一支劲旅情况会大不一样；二则自己与任继荣是老相识，知道此人易相处，尤其是对自己不可能有什么约束力；三则万一出征不利，责任也不会落在自己一人身上。片刻间这些想法都在他脑中打了个回旋。他没有立刻回答李自成，却望着在座的将领们嘻嘻笑道：

“老哥老弟们，今天我可不是癞蛤蟆爬到称盘里，自称自重。今天是大元帅凭一双慧眼看中了俺老回回，要把这副千斤重担交给我，”他对任继荣眨了一下眼睛，继续说道，“和任老弟。我就算再没能耐，为了报答大元帅的知人之明，也要瘸子踩高跷，硬充一回能。刚才曹哥和革老弟都说了十天攻破德安的话。我要攻打的地方多，不能以十天为期。这么说吧，大元帅，一个月后，”他停下来估算了一下，“不，一个半月后。大家不要笑，我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所以不能乱说一气。一个半月后，我要是不能把这些县城都拿下来，我发誓来世不再做男人，做小脚女人去！”

众人听了这句奇怪的誓言，都禁不住大笑起来。

“老马要做了女人，不是母夜叉，也是母大虫！”

“回哥，就你这副长相，做了女人，可没人敢娶呀！”

李自成也笑了，对马守应说：“行，一个半月后，我等你的捷报！”

马守应自己不笑，又说：“还有一句话，我得先说在前面。这么多县城，我可以一路横扫过去。可是攻下的县城，我可抽不出人去守卫，我手下也没有能当县太爷的人才。”

马守应随便说出的一句老实话，听在李、罗几个关键人物耳里，都同时心中一动。牛金星随即说道：

“马将军不必为此操心。大元帅上膺天命，要取明朝天下而代之；所占府县，自然都要设官理民，抚辑流亡，奖励农耕，将来还要开科取士。凡此建国大计，大元帅都时在心中，也嘱咐我辈预为筹划。先前因为缺少文士，故而官职多所空缺。自上月进入湖广以来，许多官员和举人、秀才弃暗投明，集于大元帅麾下。今后义军所占州县，设官分守决无问题。”

一直没有吱声的吉珪忽然接口道：“启东先生所言极是。大将军与大元帅

联营后，也十分重视设官理民。一年多来，时时注意物色、网罗有用人才。马将军只管放心冲杀，攻城掠地后，不愁没有县太爷来守土行政！”

罗汝才见一向说话谨慎的军师在重要时刻能毫不迟疑地挺身出来维护曹营利益，不由大为满意。他给了吉珪一个赞赏的眼神。

李自成听了吉珪的话，心里说：“狗头军师果然跳出来了！”但现在还不到摊牌的时候，所以他决定避过这一话题，直接进入下一个议题。他收起笑容，严肃地扫视众人一眼，说道：

“攻城也好，守城也好，都不要忘了老百姓。我们这次进入湖广，一路势如破竹，靠的都是父老乡亲的帮助。他们为什么那么穷，还要杀猪宰羊、箪酒壶浆地来欢迎义军？为什么不顾生命危险，也要帮我们搭浮桥、掘地雷？因为他们受够了苦，特别是受够了官兵的苦；而只有义军能赶走官兵，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就要帮义军。现在我们兵分三路。除了征东、征南两路之外，其余人马都随我去打左良玉。不管哪路人马，都要严守纪律，不许扰害老百姓。现在各地流传一句话，说是义军经过像梳子，官军经过像篦子。我们要替百姓折断这把敲骨吸髓的篦子，我们自己也不要做梳子。这样我们才能永远受到百姓拥戴，而有百姓拥戴，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李自成停歇片刻，见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望着自己，他又接着说：

“最近，我让林泉写了一篇剿兵安民的檄文，准备以后攻城时张贴出来，让老百姓都知道我们是真正的仁义之师，盼义军就如大旱之盼云霓。林泉，你把檄文给大家念念吧！”

李岩站起来，从袖中取出一张宣纸，说：“这是我遵照大元帅的意思草拟的檄文。因为要让老百姓看懂，所以写得尽量浅显。初稿出来后，启东先生和军师都曾帮同斟酌，又经大元帅亲自过目修改。现在我给大家念一念。”说着，他把宣纸展开，一句一顿地读了一遍——

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襄阳、荆州、承天，已临（某地）。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加重用。其余毋得戎服，玉石难分。

此檄。

“檄文中‘某地’二字是可以变动的，譬如到汉川，就说‘已临汉川’；到黄州，就说‘已临黄州’。”读完后，李岩又说明一句，方始坐下。

李自成说：“大家听明白了吗？中间有一句‘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是我亲笔加上的。诸位回营后，务必向各队将领说清楚。军中无戏言。这是我李自成的檄文，我一定说到做到。凡有滥杀无辜者，全队皆斩，绝不轻饶！”

革左等第一次听到李自成用如此严厉的口气强调军纪，心中都不觉一震；但看到闯曹二营的大将都处之泰然，他们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会议结束后，李自成将任继荣单独留下，亲切地问道：

“继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派你去同老回回一起作战？”

任继荣摇摇头，表示不太明白。

“你们这一路，要下的县城虽多，但明军在这一带力量单薄，实际上恶战不多。我派你去，是要你替我看住马守应！”

于是李自成把革左五营前来会师的原因、五个人的不同态度及回革等与曹操的关系都对任继荣作了介绍和分析，接着说道：

“我所以派你去，一来你和他是高闯王时期的熟人，容易相处；二来你这人比较细心，在商洛山那段艰难日子里当过老营总管，近两年协助一功管粮草、辎重，忙一大摊子事，各方关系也都处得很好。再说，真打起仗来，你也不含糊。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派你去，我才放心！”

任继荣说：“闯王，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我想我要做的大概是这样几件事：一是尽量与老回回处好关系；二是军纪方面要时时提醒他约束部下；三是把握他的动向，防止他像袁时中那样叛逃；四是随时留意他与曹操之间有什么往来。可是，万一他真变了心，我该怎么办？”

“你要随时派人向我报告。我会根据那时发生的情况作出决断！”

正月初四的会议之后，各营都忙于出征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罗汝才和贺一龙因为立下了十天攻克德安府的誓言，所以初五就出发了。任继荣在与李自成谈话后，就来到马守应营中商量联合作战的方案。两人谈得十分投合，初六清早也各率所部出发了。李自成将征东、征南的两支队伍送走后，于初七方率大军离开承天。在初五、初六两天中，他分批接见了新降的以巡按李振声、钦天监博士杨永裕为首的明朝官吏、一些举人、秀才和乡绅父老的代表。当他获知李振声系米脂县人且与自己同宗时，亲切地说：“以后我要呼你大哥了。”在举人、秀才中，引起他注意

的是一位名叫顾君恩的秀才。此人不但口齿便捷，而且颇有见解，于是他当即决定将他留在帐下，随军出征。

大军一路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经过的县城官吏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十五日，李自成顺利进入汉川。正值元宵，作为行辕的县衙门内多挂了几盏灯笼。由于牛金星已带着一批新降的官吏和举人、秀才先返襄阳，李自成便将宋献策、李岩和几员大将邀到行辕来一起吃汤圆，同时商量下一步进击左良玉的方案。大家刚刚坐下，忽报曹营信差驰马来到。李自成说：

“传他进来吧！”

来人进屋向李自成磕头后，从怀中取出罗汝才的信件双手递上。李自成一面拆信，一面问道：

“你从哪里来？”

“德安府。”

“大将军哪天破的德安？”

“前天。”

在座的将领们不由得都算了一下：从初四开会到十三破城，刚好十天！李自成心里也算了一下，随后打开信来阅读。信写得文绉绉，一望而知出于吉珪之手，内容都是关于攻克德安的经过，还特别提到两营的军纪严明，因而深受百姓欢迎。李自成读罢，心里并不愉快，但是他装出很高兴的表情，对来人说：

“好！好！曹贺两营的将士们辛苦了！等我回襄阳后，要对这次破德安的有功将士论功行赏。今天你也辛苦了，快随李强去外面厢房吃汤圆、领赏金。明天我会让你带一封信回去交给大将军。”

来人随李强退出后，郝摇旗一拍大腿说：“神了！曹操说十天拿下德安，果然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恰好就是十天进了德安城！”

袁宗第笑道：“这下老革的头也保住了。”

别的将领们听了也是或称奇或附和，但宋献策、刘宗敏、李过三人只是微笑，没有插话。他们都知道李自成要在襄阳建国称王前解决曹操问题，因此并不乐见曹营又立新功；如果曹贺未能按期攻克德安，李自成或许反而会比较高兴。正在众将领纷纷议论之际，李自成岔开了话题：

“二虎呢？来，坐近一点，谈谈左良玉的情况吧！”

一句话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家的目标上来。众人都把目光转向刘体纯。刘体纯端着汤圆碗从后面的桌子挪到前面来。他派出的探子赶在左

良玉之前就进了武昌城，对于二十多天来武昌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已探知个八九不离十。未说之前，他先感叹一声：

“咳，我看左军活脱就是疯了，难怪老百姓一谈左军就恨得咬牙切齿。这回可好，左良玉的部下把王扬基的千金小姐也掳走了，他本人把贺逢圣也得罪了！”

“什么？左军抢了王扬基的女儿？”宋献策说，“王扬基是道台。左良玉要进武昌，须得与他打交道才行。”

“正是这话。”刘体纯说，“左军于上月二十日抵达汉口后，居民都逃光了。左良玉就派人给王扬基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驻兵武昌，扼守险要，要求当地供给军饷。武昌士民都很疑惧。但王扬基还是带着劳军的钱物亲去汉口见左良玉，答应左军驻屯金沙洲，并说好会派人过江迎接、引导。谁知王扬基告辞不久，左军就开始自行渡江，一过江就四处劫掠。恰好王扬基的老婆带着儿女去汉口东边的老家阳逻，路上碰到左军，随身带的东西都遭抢劫，连女儿也被掳走。王扬基又气又急，赶紧去找左良玉。左良玉下令在全军搜索，好不容易才找回来。”

大家听了都忍不住笑。袁宗第说：“只怕掳去的时候是黄花闺女，找回来时已经不是……”

“那还用说，肯定被轮奸了！”李过说。

李自成听着他们议论，自己没有说话。他想起了左良玉的女儿，那是前年首攻南阳前，被他设计弄到闯营来的。他心里说：我可没有亏待左小姐；等返回襄阳后，就让王四同她成亲吧！这时只听宋献策又问：

“刚才你说左良玉得罪了贺逢圣，是怎么回事儿？”

刘体纯正要回答，刘宗敏先插话问道：“贺逢圣这名字有点儿熟，他是个什么官？”

宋献策说：“他是江夏人，万历进士。当年湖广建魏忠贤生祠，魏阉听说上梁文出自贺逢圣之手，高兴地亲自登门致谢。贺逢圣却说这是别人借他名义写的，乃是一种‘陋习’。魏阉一怒之下，第二天就将他革了职。”

“这么看来，此人还有点骨气。”

听着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对话，坐在宋献策下首的李岩心里似乎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虽然参加起义已经两年，过去的一切如他自己所说，“譬如昨日死”；但骤然听人提到“魏阉”，他还是会联想到当年曾拍魏忠贤马屁的父亲李精白，脸上不由一阵热辣辣的。幸好烛光下大家的脸色都偏红，所以他的表情并未引起别人注意。

宋献策接着说：“崇祯即位后他才复官，后来升得很快，做过礼部尚书、

内阁辅臣，又是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人称‘贺相国’。据说他为官比较清廉，去年才告老还乡，回到武昌。”

刘宗敏说：“原来是个大官，怪道我听着十分耳熟。”

李自成自从决定在襄阳称王建国，就一直希望能招降几个有清望而无劣迹的明朝大官，使未来的政府构成既有效能又比较体面，所以听了宋献策对贺逢圣的介绍，心里不由一动。他对刘体纯说：

“二虎，接着说，左良玉怎么得罪贺逢圣了？”

“左良玉到武昌后，先去见楚王，说：‘请殿下发给我十万人的兵饷，我誓死为王守住武昌城，保殿下高枕无忧！’……”

“吹牛！”郝摇旗骂道。

“既是吹牛，更是骗钱！”袁宗第说。

“别打岔，听二虎说下去！”刘宗敏说。

“谁知楚王同洛阳的福王一样，是个一毛不拔的主。他听了左良玉要他出钱的话后，一言不发，后来竟闭起眼睛睡着了。左良玉出了王府，就不再约束部下。于是士兵们到处抢劫、强奸，武昌城人心惶乱，一片恐怖。这时贺逢圣就去见左良玉，当面问他：‘你这次是奉圣旨来的吗？’左良玉说：‘不是。’贺逢圣说：‘陵寝重要，你应该先守承天，省会放在其次。’左良玉说：‘承天不让我进城。’贺逢圣又说：‘敌兵从北边来，你不守江北，跑到江南来做什么？’左良玉说：‘汉口百姓都跑光了，军队不能饿肚皮，只好过江来就食。’贺逢圣问：‘你打算在这里驻多久？’左良玉说：‘我要在这里养精蓄锐，准备打仗。’这是十二月下旬的事。正月初一，贺逢圣又去见左良玉，竟遭到守门卫兵的阻拦。贺老头一怒之下，推开卫兵，直闯进去。左良玉不得已，来到大堂请他上座。他不坐，指着左良玉说：‘如果你还是大明天子的臣下，请管住你那群兵丁，好自为之！’说罢头也不回就走了出来。”

李自成听到这里，说道：“你的探子在江南把人家两个人怎么说话都探得一清二楚。左良玉也有很多探子在江北，我们的动静必定也会很快报到他那里。左良玉准备怎样防守武昌，你打探清楚了么？”

刘体纯说：“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部署。不过武昌城濒临大江，只须在江边安置大炮、弓弩、火铳，我们要从汉阳过江就很难。除非绕到上游，另找地方渡江，而后从陆上进攻，才能攻克武昌。”

李自成因晚上一直未见李岩说话，便转向李岩问道：“林泉，你看我们应该怎样进攻武昌？”

李岩还在想着当年各地替魏忠贤建生祠的事，想到父亲的污点，心里隐

隐作痛。忽然听到李自成的问话，他才回过神来，欠一欠身说道：

“武昌位于汉水的入江口。江面浩瀚，波高浪急。武昌城倚蛇山而建，居高临下，控扼大江，形势十分险要，所谓‘天堑’，莫此为最。倘由汉阳强渡，则诚如德洁所言，殊为不易。然而奇怪的是，目前我军距汉阳仅两天路程，而左军竟无特别的防卫措施，此事不合常理，颇为蹊跷。难道左良玉并不打算固守武昌？所以我想，现在务须继续打探左军动向；同时应当准备大量船只；还要雇一批船工来划船。倘若左军决计凭险固守，则我们的将士还要抓紧训练。盖义军来自北方，多数人都不识水性，更无水战经验。”

李自成听了这番话，一面点头，一面向宋献策望去。宋献策却向刘体纯问道：

“左军离开襄阳时，夺了许多民船。这些船用来在汉口武昌之间分批摆渡人马则可，倘若左军要弃守武昌，沿江东下，则势必还要抢夺更多的船只。你看江边可有什么异常情况？”

刘体纯说：“我也想到这一层，不过目前左军还没有大动作。上个月当左军在岸上大肆抢劫时，有不少殷实人家携带钱粮跑到自家船上躲避；许多没有船的小民也携家带口托人情躲到一些运粮的大船上。这些船都在离左军远远的地方停泊。船上也有我们的探子，一有动静就会报到我这里来。”

大家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明日大军休息一天，后天继续向汉阳进发。

从李自成行辕出来，李岩带着几个亲兵和仆人回到临时住处。这是汉川一个劣绅的私家花园，不大，却颇幽静。这次他的部队由李侔率领留在襄阳协助田见秀守城，红娘子也带着小儿留在襄阳。他除了亲兵和仆人外，几乎是只身随军出征，在李自成身边干着类似赞画的差事；所以一路上别的武将都随自己的队伍住在军营大帐中，而他则同宋献策一样，常被安排在民宅中歇息。

今夜不知为什么，他辗转难以入眠，于是干脆披上一件皮袍，信步来到花园中。但见鹅卵石的小径上月华如水。微风过处，飘来一阵腊梅花香。汉川虽在江北，却似乎已经透出早春的气息。李岩不觉想念起可爱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小儿，不知今夜他们如何消遣？他又想到两年来生活的巨变，明白自己虽然起义了，而且对闯王的事业忠心耿耿，但旧有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情调仍深深地刻在记忆中，自己的性格、观念也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尽管他经常提醒自己要和光同尘，而终究还是落落寡合。即使与牛金星这位同科举人相处，对方的热衷与自己的淡泊也有形无形地带来一种隔阂。又如今天听人提到魏忠贤，心中竟还会有刺痛之感，也说明往事留下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他又想到李自

成。他并不相信宋献策的《谶记》，但从李自成的种种言行作为，他确信他是目前唯一可以解民倒悬、与民更始的一代新君。就拿这次进军湖广来说，李自成让他起草檄文，又特别强调军纪，强调不许扰民，都令他由衷赞佩。只是在夺取天下的宏谋远虑上，他觉得李自成还有所欠缺。在对待曹操和回革等他路义军方面，也缺少宽阔的胸襟。特别是通过几次会议，他敏感地察觉李曹两人表面热火下的虚情假意，联想到红娘子描述的杆子中黑吃黑的情形，更对可能发生的火并感到忧虑。

他在花园中徘徊许久，思绪纷繁，竟无端地忆起王粲南依刘表时作的《登楼赋》，边走边在心中默诵。念到末句“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时，他忽然有一种作诗的冲动，于是回到房中。自从来到闯营，戎马倥偬，他几乎不再写诗，所以一些雅致的花笺都没有带在身边。这时只好随便取张毛边纸，一面吟哦一面用小楷行书写出一首七律。落款时想起李自成说的今后不再用崇祯年号的话，便写下“昭阳协洽元夕李岩未是草”一行字。按照《尔雅》的解释，“昭阳协洽”即指癸未。写完后，他拿起纸来，就着烛光又长吟一遍——

二载随军底事忙？

更无灯市供徜徉。

清辉伴影萌诗境，

暖意将春上画堂。

空穴来风终落落，

异乡看月转茫茫。

梦回不尽登楼感，

犹幸依刘莫自伤。

昭阳协洽元夕李岩未是草

他本想回襄阳后即可将此诗交李侔一阅，可是长吟之下突然察觉尾联用典十分不妥。把自身的投奔李自成比为王粲依附刘表，非但不伦不类，甚且触犯大忌。“我真糊涂！”他自责了一句，又下意识地望望窗外，随

即拿起墨迹未干的诗稿就着蜡烛烧掉了。

第四十八章

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傍晚，刘体纯就接到新的探报，说是左军正在大江两岸狂搜乱抢各种民船，准备逃窜。十七日，义军从汉川出发；十八日攻占汉阳。李自成随即和宋献策、刘宗敏、李岩等骑马来到江边，看见对岸满载左军的大大小小船只正纷纷起航东下。十九日，义军开始渡江。不料当天北风劲吹，江中波涛汹涌。由于较大的民船已被左军夺走，义军征集来的大都是小船，而每只船上载的兵士又过多，因此未到江心已连续出现翻沉事故。北方来的将士不习水性，一时都慌乱起来。李自成和宋献策乘坐的船只也是随浪颠簸，险象环生。这样，李自成立即下令船队返航。上岸后，他召集大将们商议。大家认为左良玉已仓惶东逃，武昌对襄阳已不可能构成威胁，既然渡江有困难，不如暂时先放一放。这样，义军第二天就转向云梦一带进发，于二月初五返抵襄阳；而罗汝才也于二月初四由德安返襄。

今天是三月初五，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返回襄阳以来，李自成最操心的就是建国称王的事。为了长期立足，义军一面取消明朝政府的横征暴敛，继续推行“三年免征”的政策；一面为贫苦农民提供种子和耕牛，恢复生产。此外李自成还接受李岩的建议，利用没收的明朝宗室和一些官僚劣绅的土地以及无主荒地实行屯田，以满足部分军需。在忙这些事务的同时，一件极机密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这就是要为铲除罗汝才做种种准备。对于李自成称王之事，罗汝才的态度始终暧昧；他又总是在地方官的派遣上纠缠什么四六分成，这就使李自成愈来愈感到他是横堵在前进路上的一块石头，非搬走不可。今天他又一次把牛、宋、刘宗敏、李过和高一功召来商量此事。

李自成住在原来的襄王府中。因为他目前的称号仍是“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所以大门正中就悬了一块蓝底金字的门匾，上写“倡义府”三字。大家也很快就习惯称这里为“倡义府”。今天的会议没有在宏敞的议事厅举行，而是在后花园一个三面环水的六角亭中摆了几把椅子，几个人看去颇像是在欣赏桃红映水、柳绿摇风的春景。李自成先说道：

“我们原来商定的棋分两步的走法，第一步，也就是攻克襄阳、荆州、承天、德安，早在元宵前已经走完。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第二步，也就是我受文武拥戴在襄阳称王这步棋，还没有走。大家知道，这是因为老罗的缘故。要除掉老罗不难，难的是要稳住曹营的二十万人马，还要稳住革左五营。为了把这件事做得干脆利落，不留后患，从上次会议以来，军师、一功便分头忙碌。今天让大家来，是就新的情况通通声气，为下一步棋做好准备。一功你先说吧。”

高一功伸开右手，从上到下把脸抹了一把，才说道：“冢头之战以后，我

就按照闯王吩咐，在钱粮分配上给曹营各种照顾，顺便看看他们的态度。现在看来，曹营将士对咱们闯王是愈来愈拥戴了。我接触的都是各营来领钱粮的头目们，彼此混得很熟。先前曹营的几个人来了，要短短长长、挑精拣肥地同我争执一番，总想占便宜，不肯吃一点亏。现在每次来了，都笑嘻嘻的，还要请我出去喝酒。我问缘故。他们说：‘甭说啦，大元帅有心胸；咱们也不是愣头青。一句话：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

牛金星说：“这么看来，铲除曹操之后，曹营将士不会大闹了？”

刘宗敏、李过都是熟悉杆子生活的人，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李过说：“不见得。情况会好一点，但也不能麻痹马虎，必须以重兵严加控制，以防哗变。”

李自成点头说：“重兵防变的事，就交给你了。另外，我们杀曹操，必有一个服人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私通官府。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我们就曾捉到城内派出的细作，搜到了高名衡给老罗的信。最近又有新的证据。军师，你来说吧！”

宋献策说：“这次追击左良玉途中，我们又截获了左良玉差人递交曹操的信，足证两人早有勾结。此外，据陈秀才说……”

“哪个陈秀才？”李过问道。

“破襄阳后，一个新降的生员，”牛金星代答道，“姓陈名慕平，字兴汉，倒是个机灵人。他说什么？”

宋献策说：“他说他看见曹营有人正在往战马身上烙字，烙的都是一个‘左’字。他担心这是曹操与左良玉约好的记号，将来两军阵上容易辨认。”

刘宗敏脸上露出讽刺的微笑。他不相信罗汝才现在会投降左良玉，至于烙“左”字为记号的说法尤其可笑。战场上生死决于呼吸之间，只能凭醒目的标志如服装的颜色式样之类区分敌我，怎么可能去细看马身上的字？再说曹操如果真要投降左良玉，一定会严加保密，绝不会用这种蠢办法来自我暴露。但是他从宋献策的表情看出军师本人对陈某人的话也未必信以为真，提出来只是为了给曹操多加条罪名而已，于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李自成心中也不相信陈秀才的话，但他认为马烙“左”字的事也不会出于编造，对此尚可继续派人了解。他又说道：

“铲除老罗之前，还要稳住革左五营。现在看来，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三营都是真心前来投顺的，大概不会乱。老回回那里，有任继荣盯着，我看也乱不起来。唯一需要防范的是革里眼，他的人马驻在鄂东。我已传令要他单独回来共商下一步进军大计，据报今天可抵襄阳。我要把他

留几天。”

“叔父的意思是几天内就要动手？”李过问。

“你们说呢？”

牛金星说：“自破荆襄、承天以来，明朝的官吏、举人、生员纷纷投顺，愿为大元帅平定天下、解民倒悬、建不世之功竭忠尽力。可是建国称王的事一直拖着，应有的政府六部未曾设立，这些人没有适当的名分职掌，无从效力，许多急务也都无法开展。凡此皆因受曹营牵制，故诛叛之事宜早不宜迟。”

刘宗敏说：“不单这些降官没有职掌，就是我们牛先生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正式官衔。只有快点干掉曹操，称王建国，才能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起来，像一个新朝的样子！”

李自成点了点头，说：“此事不能再拖下去。等革里眼来后，我要先同他谈一下。如果他同贺锦等人态度一样，一切都好说。如果他还是三心两意，我不会放他回去。等诛灭曹操后再看他的动静，总之不能让他带着一万多人马另立山头！”

忽然宋献策指着亭外的小路说：“双喜来了。也许革里眼到了！”

几个人都向亭外望去。

双喜快步来到亭内，向李自成叉手行礼后，说：“禀报父帅，革里眼已到襄阳。”

李自成问：“他人在哪里？到这儿来了么？”

“他直接上曹府去了。”

几个人心里好像都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沉默片刻后，刘宗敏先说道：“看来他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我们得马上动手，连革里眼一锅端走！”李过接着说。

李自成这次召革里眼来襄阳，一方面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把他和他的队伍分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再考察一下他与曹操的关系。不过今天他回襄阳后不来倡义府，却先跑到曹操那边去，则孰亲孰疏已不言而喻。李自成下了决心，说：

“我本不想杀老革，但看来老罗通官府的事，他八成是知情的，说不定还是牵线人。他们两个一路去打德安，谁知路上都聊些什么？我只好对他不客气了。但这件事到底怎么做，今天还得仔细商量。军师可有什么妙计？”

宋献策说：“请大元帅放心。诛除曹操的事，我已筹之熟矣！现在既然革里眼一心要往曹操怀里扎，则不妨先将他试刀。”

接着，宋献策便说出了他对整个行动的设计与安排。

曹营人马大部分驻在襄阳城外，曹操本人则住在杨嗣昌当年的督师行辕中。随他一起的除一支亲兵外，还有几班女乐。因为行辕很大，所以曹操特地拨了一处偏院给吉珪暂住，说是这样议事较为方便。革里眼下午登门时，恰好杨承祖从驻地来到曹府请示几件公务，罗汝才便把他也留下来一起为革里眼接风。离晚宴还有一个多时辰，四个人便先在罗汝才的书房中品茶闲话。

“老弟，又有一个多月不见了，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听了罗汝才的问话，革里眼大感意外：“是闯王特地派人请我来的呀！说是要一起商议下一步如何进军。这是大事，我把驻地事务安排好后，就马不停蹄赶来了。怎么，闯王没跟老哥说起我要来的事？”

“没有。”罗汝才不高兴地摇摇头，心想，召集众将商议军情这样的大事，怎么事先也不同他打个招呼，自己好歹还是位居第二的大将军吧！“我连要开会的事都不知道，今天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说。”

“这就奇了！商议如何进军可不是小事，我以为一定是闯王和曹哥两位龙王先合计好后，才把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召来议一议。我今天一到襄阳就来拜见曹哥，一来是心中想念，二来也是要先听听曹哥对下一步进军的高见，到时会上也好呼应呼应，不至于乱放狗屁。”

最后一句话把罗汝才逗乐了，说：“老弟也别假谦虚。以前只是听说，革左五营中，老弟你还有老回回的两支人马最强。这次咱们一起打德安，我才真正领教了革营的能攻善战。好样的，老弟！”

“老回回也到襄阳来了吗？”吉珪忽然问道。

“这倒不清楚。”革里眼说，“按说既然要我来，回哥当然也应当来。他还在澧州么？他要来了，曹哥，你可得再破费一次，让咱弟兄几个再到府上来聚一聚，看几场好戏！”

罗汝才说：“那当然，你不说我也要把你们都揪来乐一乐。嗐！老回回也是好样的，说一个半月打到湘北，果然二月十七日就占了澧州，从正月初四算起，只花了一个月零十三天。妈的闯营以前总以为只有他们能打，真是狗眼看人低。今天你们两个算是为五营撑足了面子！”

吉珪说：“何不派人去打听一下，看老回回来了没有？”

“这容易。”罗汝才说罢，就吩咐手下一名亲将赶快去倡义府打听。

“碰见闯营的人，就说我已经到了，明天一早去参见大元帅。”贺一龙向正要离开的亲将补了一句。

罗汝才看见吉珪神色忧郁，心里动了一动，问道：“老吉，看你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么？”

吉珪说：“这事大有蹊跷。既然说是要老革来一起开会商议下一步进军大事，我们怎么事先一点都不知情？”

“唉，”罗汝才叹口气说，“自成现在羽毛丰满了，说话口气、做事派头也都变了，什么事都是一个人做主，真把自己当成了真龙天子。”

“可不是！张敬轩就是不服他这一套！”革里眼说。

“说说看，敬轩怎么不服他这一套？”罗汝才问。

“那还是我们在安徽活动的时候。一天，我刚好去敬轩那里谈什么事，闯王派人送信来了。敬轩拆开看后，又给徐军师、潘先生看。两人看后，都说这信完全是以上临下的口气，把敬轩当成了自己的部属。敬轩识字虽然比我多，可对信的格式也不太懂；听他两个一讲，勃然大怒，当场就把信给撕了！”

“好！有骨气！后来呢？”

“信撕了不妨，可第二天得让人带封回书走呀，回书该怎么写呢？张可旺几个愣小子主张针尖对麦芒，也用对下属的口气回封信。徐军师忙说不可。因为毕竟敬帅当时人马不多，还要靠我们五营帮衬。万一闯营从西边来，官军从东边来，敬轩顾西不能顾东，顾东不能顾西，可就惨了！”

“后来呢？”罗汝才大感兴趣。

“嘻嘻！”革里眼似乎想起什么滑稽的事，先笑了几声，才接着说，“听了他两个的话，敬轩攥着他那把大胡子，半天不出声。我以为他一定咽不下这口气。不想他忽然手一松，哈哈大笑道：‘老子当年在谷城，对林铭球那狗官都行了跪拜大礼，今天在自家兄弟面前扮一回小，又算得什么？韩信不是也受过胯下之辱么？好，老徐，听你的，人在矮檐下，暂时低回头。你就替咱随便回封信吧！’”

“好！大丈夫能屈能伸！”罗汝才一拍大腿，赞道。

“正是这话。后来敬轩又望着潘先生问：‘黄巢两句写菊花的诗怎么说来着？’老潘说，说……”革里眼显然背不出那两句诗。

吉珪说：“可是说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或是‘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革里眼想了一下，说：“潘先生念的同你一样，可敬轩不这么念。他听了老潘念的诗后，说：‘他年老子当皇帝，管叫闯王满地爬！’”

几个人听了都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罗汝才的亲将回来了，说是在倡义府见到李双喜，转达了贺一龙的口信，又从双喜处知道闯王并未通知马守应前来襄阳。

听说没有叫老回回来襄阳，几个人都觉得诧异。吉珪的神情更加阴郁。罗汝才心中也感到疑惑，但是他满不在乎地端起杯来，呷了一口茶，望着吉珪说：

“我的军师，有话就快说，别哭丧个脸！”

吉珪说：“事情明摆着：根本没有什么商讨进军大计的会！”

“你是说，有人可能动了黑心，要下黑手？”罗汝才问。

吉珪没有回答。一直没有说话的杨承祖忽然叫起来：

“哎呀，我想起一件事来了！”

“想起什么事？大惊小怪的！”罗汝才问。

“那还是去年腊月我同刘捷轩、李补之一起来打襄阳的时候。那天先到了樊城，约好晚上去捷轩的驻地商谈军事。我去得晚了一点，他们两个正在屋里说话。我走到门口，就听见捷轩在里面说：‘这个瘤子迟早得割掉。’我还以为说的是脸上、身上的瘤子，进去就问：‘谁身上长了瘤子？’他们好像吃了一惊的样子。停了一停，捷轩才说：‘没有谁长瘤子，我们是说，左良玉这颗瘤子得割掉啦。’我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想来，这里面可能有些名堂。”

吉珪说：“肯定有名堂。第一，捷轩已不打自招：这‘瘤子’指的是一个人。第二，你们来襄阳，就是要打左良玉，没有什么迟早的问题。”

革里眼从没想过李自成会除掉自己。从汝宁会师到现在，还不到四个月。他不但随联军一起来襄阳，破承天，又与曹营协同攻德安，还奉命独自攻占了鄂东好几个县，没有违犯任何军纪，凭什么要除掉他？可是听了杨承祖说的怪事和吉珪的分析，又觉得事情似乎真与自己相关。他望望罗汝才和吉珪，迟疑地问道：

“难道‘瘤子’指的是我？”

罗汝才也在思量。他知道李自成亟想称王建国，而自己的不表态令李自成非常不满。但这事怨不了他。既然当初商定的是联营关系，那么在李自成由大元帅称王之后，他这个大将军自然也该有一个新的称号、新的名分。不把他的称号、名分确定下来，他也实在碍难对李自成称王一事

贸然表态。难道为了此事就要对他下黑手？他觉得不会。毕竟他手下有二十万大军，真要火并起来只怕谁都吃不消！至于革里眼，更没有除掉的理由。于是他拍拍革里眼的肩膀，笑道：

“放心吧，你绝不是他们说的‘瘤子’；就是‘瘤子’，也没有人敢动你。且不说你革营那一万多精兵不是吃素的；有我曹操在，也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毫毛！”

“可是吉先生刚才说……”

“唉，吉先生与我虽然情同手足，性格可不太一样。我是个快活人，今朝有酒肉，有女人，吃了玩了再说；不去想他娘的人祸天灾。我们的军师却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什么事都从坏的方面想得多，所以你看他吃再多也长不胖，都是给愁瘦的。不过今天这件事，你可不要听他的。晚上我们照样吃酒看戏，戏完了我送两个丫头陪你回去睡觉！”

第二天上午，革里眼来到倡义府。李自成热情地拉着他的手，夸赞革营在攻克德安、挺进鄂东中的表现，又说今晚要在府中设宴为他洗尘。革里眼说起昨天在罗汝才那里，听说罗对这次军事会议尚无知闻一事，李自成笑道：

“不错，不单大将军不知要开此会，就连捷轩、玉峰、李过等几位大将也都还不知道。我是想等你们几位在外驻军的将领都回襄阳后，再通知大家一起来商量，看看下一步如何进军。这是夺取明朝天下的大事，你要帮我好好想一想。”

“我是个粗人，替大元帅冲锋陷阵，不在话下。要我通盘考虑夺取天下的进军大计，我可没有这个能耐。宋军师可献过什么妙计么？”

“我还没有听他谈过。现在倒是几个文人，牛先生啦，在承天新降的博士杨永裕啦，还有一个秀才顾君恩啦，同我谈过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需要到会上大家一起商议。”

“怎么老马没有来？”

“这次我们商讨的是北伐大计，未来要调遣的也是江北的人马。马将军和任继荣都在江南，一来要随时盯着左良玉，看他是不是会窜回武昌；二来大军开始北伐后，他们作为南边的屏藩，对护卫襄阳、防止敌人抄后路非常重要，所以这两支队伍暂时不会调动，我也就没有要他们前来。等我们商定大计后，自然要派人知会两位将军。”

“哦！”革里眼恍然明白。

从倡义府出来后，革里眼又来到罗府，向罗汝才说了他与李自成的见面经过。罗汝才也感到释然。吉珪仍有疑虑，说：

“‘瘤子’呢？‘瘤子’究竟指的是谁？”

“管他是谁，也可能就是指的左良玉。最重要的是，我曹营有二十万人马在这里，撒泡尿就是一条小河。谁敢黑我？有我在，谁敢黑咱们革老弟？前年张敬轩只来了几条光棍，闯营那么多人想杀他，最后还是放虎归山。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有我曹操的二十万人马在这里。”

革里眼也觉得吉珪有点多虑，特别是刚才在同李自成见面后，觉得对方十分坦诚，看不出有丝毫动黑心的迹象。他和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就告辞出来。

当晚，革里眼兴冲冲地带着十来个亲兵上倡义府赴宴去，只是出于多年养成的习惯，他于佩剑之外，又在靴中塞了一把短刀。

来到倡义府大门，李双喜已在那里迎候。革里眼一干人随着他穿过几进院落，来到一个四合院中。亲兵们被请到东西厢房去饮酒，革里眼由双喜陪着进入北房。李自成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寒暄几句，便请他入座。北房中放了三张桌子。李自成在中间一张桌后坐下。革里眼和双喜分宾主在另外两张桌后坐下。革里眼落座时下意识地全屋扫了一眼，发现每张桌上都点有两支蜡烛，可以把菜肴照得一清二楚；靠墙站着些兵丁，面目他就看不清楚了。

兵丁们开始上菜、斟酒。革里眼心想，还是曹帅那里舒服，不但有人歌舞助兴，就连上菜、斟酒，也全是娘儿们的事，走过来身上带着一股香气，让人未饮先醉。正胡想着，李自成已举起杯来，革里眼也赶忙举杯。正等着主人说一声“请”，却见李自成重重地把杯往桌上一放，厉声喝道：

“贺一龙！”

革里眼本能地跳起来。却早有两个彪形大汉从后面上来一边一个捉住了他的双臂；第三个兵丁迅速上来摘去了他的佩剑。李自成接着说：

“你与罗汝才串通一气，暗自勾结官府，图谋……”

李自成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只听革里眼猛喝一声，双肘向后一顶，两手再一推，右边的大汉已跌倒在地，左边的大汉也一个趔趄退到五六尺外。这时只见革里眼猛吸一口气，头一摆，一股风从口中吹出，远近六支蜡烛都被吹灭，屋里顿时一片漆黑。有几个亲兵朝着革里眼站的地方扑去，纷纷扑空，接着几个人发出痛苦的叫声，显然是在黑暗中受到了重击。

坐在革里眼对面桌后的双喜，在蜡烛被吹灭的一瞬间立刻想到李自成的

安危。他迅速从腰间拔出刀来，嘴里叫了一声：“父帅！”话音刚落，胸前已被什么利器刺了一下，幸亏穿着绵甲，伤得不重。他挥刀向前方和左右方连砍几下，却没有砍到任何东西。因为担心再遭攻击，他不敢出声，蹲下来轻手轻脚地向着中间的桌子走过去。

李自成也非常吃惊，脑中猛地回想起在汝宁时老回回说的话：“革老弟眼睛虽不行，功夫可了得……尤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别人都成了睁眼瞎，而他凭耳朵、鼻子，凭多年的历练，就准能打你个稀里哗啦！”他竭力保持镇定，离开座位，慢慢向后退去，随即听到有什么东西砸在他刚刚离开的椅子上。

这时守在外面的兵丁见屋内烛光突然熄灭，又听到惊叫声、打斗声，便想推门而入，可是门却从里面上了门闩。屋内的亲兵试图去拉开门闩，但接连两个人刚走到门前就被捅倒。

屋里的人逐渐适应了黑暗，已可隐隐约约辨出桌椅和人影，但仍然无法确定革里眼的位置，只好都紧张地把刀尖对着前方，以防遭到袭击。即使这样，仍有人莫名其妙地被击倒下。

终于，屋外的人用一根碗口粗的圆木撞开了房门。就在人们准备拥入的刹那间，革里眼连砍数人，一跃而出到了庭院中。众人立刻围上来。革里眼在暗房中已经夺回了自己的佩剑。这时他猜测随行的亲兵必定已被制伏，于是一手持剑，一手执着从靴中拔出的利刃，决心独自对付蜂拥而上的兵丁。他的武功极好，很快就刺翻了几个冲到身边来的人。别的人把他团团围住，却不敢轻易近身。革里眼不熟悉府内路径，也无法冲杀出去。双方就这样相持着，仍不时有人被革里眼刺中或踢翻在地。李自成已从屋中走出。在满天星斗和兵丁们手持的火把照耀下，他能大致看清革里眼的招式，不由心中叹道：

“这么好的武功，闯营中都不多见。可惜，可惜！”

一个身手矫捷的兵丁踩着另外一个兵丁的肩膀爬上了屋顶。他向着革里眼站立的地方走来，企图用瓦片从上掷下，攻击革里眼的头部。但他显然不习惯斜坡，走得摇摇晃晃。革里眼听见屋顶上有响动，快速地将短刀衔在嘴里，左手抓住一根树枝，只一跃就上了屋顶。那个兵丁没有想到革里眼会如此利索地腾跃而来，赶紧举刀准备招架。双方刀剑刚一相碰，革里眼就同时飞起一脚，只听“哎哟”一声，兵丁已跌下屋顶来。

屋顶上只剩了革里眼一个人。他开始大步向屋脊走去，准备翻过屋脊进入另一个院落。下面的人赶紧向他射箭。就在他快要跨过屋脊时，几支箭同时射中他的后背，还有一支射中他的颈部。他挣扎着回头望了一眼，随即失去知觉，从屋顶直滚下来。一个亲将上去在他胸前补了一刀。另有几个兵丁因为自己的伙伴被革里眼杀死杀伤，要上去割他的首级，只听双喜高声叫道：

“大元帅有令：保留贺一龙的全尸！”

李自成离开满地血腥的院落，回到前面的议事厅。宋献策、刘宗敏、李过都守候在那里。听了杀革里眼的经过，大家都感到意外。李过不放心地说：

“没有想到革里眼那么厉害。这样看来，明天杀曹操的事也不能马虎。是不是应当多带些人马去？”

刘宗敏说：“还是让我带人去动手吧！”

李自成摇摇头：“革里眼的事是个意外。如果在白天，他也没有那么大能耐。杀曹操，只有我自己去，才能顺利进入大门；别人去，可能会受到阻挠。万一在门口动起手来，曹操可能会设法逃走；万一他逃回军营中，麻烦就大了。”

宋献策也说：“杀曹操还是得大元帅自己去，进曹府的人也不宜太多；这样才能杀他个猝不及防。不过外面至少还要有五百人围住，以防里边的人从侧门或翻墙逃脱。”

李自成转向李过说：“我担心的还是驻在城外的曹营人马，所以你一定要在曹营四周布置重兵，既防止他们哗变，也防止他们逃走。”

李过说：“我都已作了布置。今晚回去，我马上再去各处巡查一遍。”

他们接着又讨论了明天如何安抚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和曹营大将的事。李自成回到寝室，已经过了三更。他吩咐值夜亲兵，五更时将他叫醒。睡下后，他很快做起梦来，梦见自己又与革里眼同处一间黑房中，他竭力想看清对方，但什么也看不见……

第四十九章

革里眼离开后，罗汝才见吉珪依然眉头深锁，笑道：“怎么啦？还在替老革担忧么？”

“不是替老革，是替你曹帅担忧！”

“我有什么好担忧的？你是说那‘瘤子’指的是我？嘿嘿，就算指的是我，这‘瘤子’太大了，只怕割‘瘤子’的刀子还没出世！”

“宁可把事情想得坏一点，千万不要轻忽。”

汝宁会师后，罗汝才与吉珪经常谈论、剖析李自成的各种意向和作为。两人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有关称王建国的事，与此相连的则是缴获分成和军饷、奖金的发放。罗汝才对李自成几度慷慨地多分钱粮给曹营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为了换取自己对称王建国一事的支持；只是在自身名号未定之前，他不想明确地表示拥戴。而吉珪则担心李自成的举动是为了收买曹营人心，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吉是凶十分难说。这时罗汝才听了吉珪的话，又想起这个老问题，说道：

“好吧，你说，怎样才是‘把事情想得坏一点’？怎样才是‘不轻忽’？”

“我总觉得闯王这次单独把老革召来很奇怪。他对老革的解释也经不起推敲。你信他的话吗？什么‘就连捷轩、玉峰、李过等几位大将也都还不知道’，好像他同老革的关系竟超过了他同几位老弟兄的关系，这不是鬼话么？他会对老革那么倚信？照我看，在革左五营中，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老革！”

听吉珪这么一说，罗汝才也心中一动。毕竟是从杆子中滚爬过来的人，黑吃黑的事见得太多了，但他还是不太相信：

“杀人总得有个理由，不能平白无故地就把人给灭了；再说老革也没妨碍他李自成什么呀！”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担心的是李自成要黑了你，他又怕老革跟你走得太近，所以把他召来跟你一锅端！”

“黑了我？”罗汝才哈哈大笑几声，“他不怕我二十万人马大闹天宫？”

“正因为怕，所以他才小恩小惠地想把你的人马笼络住。”

“你想要我怎么办？”

吉珪的手指在茶几上轻轻地敲了一会儿，停下来，果断地说：

“先去城外军营中住几天，等老革平安返回驻地后，你再搬回这里来。”

“不至于吧，”罗汝才迟疑地摇摇头，“他敢明火执仗地打上门来？”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还记得徐以显对敬轩说的‘六字真言’么？”

“心狠、手辣、脸厚。”

“我看，你们三个乱世英雄中，只有你大将军宅心仁厚；自成和敬轩纯属一丘之貉。自成表面上装出一副宽宏大度的模样，真要心狠手辣起来，会比敬轩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人争执半天，最后罗汝才同意明天去城外军营视察，并在营中多住几天。本来吉珪要他今晚就住到军营去，但他想起最近连续多日为他伴眠、梳头、捶背的一个襄阳女子杏儿，将她带往军营不妥，留在府中又有点不舍，便决定过了今晚再走。他并且对吉珪说：

“你可以今天先去，不一定与我同行。”

吉珪不高兴地说：“这是什么话？难道我是贪生怕死之辈？既然大将军决定明天去军营视察，我自然也明天一路走！”

李自成五更起床后，在亲兵的服侍下简单地漱洗一番，进了早餐，顺手拿起一本《贞观政要》来阅读。他不想过早地前往罗府，因为罗汝才不像自己这样黎明即起；去得太早，府门未开，反而会横生枝节。但他今天心思较乱，眼睛望着书上，脑中却想着别的事情。昨晚杀革里眼的一幕又浮现眼前。他想，今天去罗府动手，尽管设想很周密，但会不会百密一疏，又发生什么意外呢？杀了罗汝才后，能将他手下的将士都镇住么？二十万人马啊，可不是小数字，万一被人挑起来造反，麻烦就大了。虽说李过的人马已对曹营形成包围，主要的通道都已严密把守，但若真的发生哗变，厮杀起来，损失还是不可估量。还有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以及现驻湘北的马守应，在获知革里眼被杀后能站在自己一边么？这样思来想去，李自成甚至产生了后悔的念头：也许还是应该拉住曹操，让他拥戴自己称王？唉，革里眼已经杀了，没有回头路可走，只好一不做二不休……

双喜进来禀报：“父帅，时候到了。”

“李强、李友都来了么？”

“来了，就在门外。”

李强、李友进来向李自成行了礼。李自成向李友问道：“五百士兵都已准备好了？军师的部署你都明白了吗？”

“禀报大元帅，一切都准备好了。”

“要注意，在我们进去之前，你这五百人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进去后，你要看住所有的门，不许任何人进出，还要防止有人翻墙而出。”

“是！绝不让一人逃脱！”

李自成又望着李强说：“我们进去后，双喜跟我带五十人直接去曹操的寝室；你带另外五十人去找吉珪。吉珪的住处你都弄清楚了吗？”

还在半个月前，宋献策已通过几次拜访，弄清了罗府的房屋格局，并画了一幅图。昨天下午，他在给双喜、李强和李友交代今天的行动方案时，特地把图取出来，边说边作了详细的指点。而三个人都曾去罗府参加过宴会，所以一看图，很快便清楚了府内的各个院落、各条路径。

“吉珪的住处好找。”李强点头，又问道，“找到他后，可要先宣布他的罪状？”

李自成摇摇头：“不用同他废话，杀了他后镇住他的亲兵就行；也不要割首级，保留全尸。”

吩咐完毕，一行人步出倡义府。李自成跨上乌龙驹，与双喜、李强带着一百人直奔罗府而去。遵照命令，所有人的刀剑都挂在腰间，不许抽出来，以免对方生疑。李友率领五百人从另外一条路绕过去。他们要等李自成进府后再将整个府邸包围起来。

李自成来到罗府门前，下了马，带着一干人直往大门内走去。罗府的守卫见李自成清早前来，都很意外，他们恭敬地向李自成拱手行礼。一个小头目笑着迎上来，正待询问，双喜威严地说道：

“大元帅有要事找大将军。”

“是！”小头目高声叫道：“传：大元帅有要事找大将军！”

“不用传，”双喜赶紧制止，“我们自己进去。”

看见前面有个士兵正急步进去通报，李自成与双喜交换一个眼色，又回过头来对那个小头目略一点头，便大步跟着前面的士兵走去。走到一个岔路口，李强带着五十人向另外一个院落拐去。

罗汝才在不打仗的日子里，晚上必定有女人相伴，而第二天通常要到辰时才起身。到襄阳后，他又新弄了几个年轻标致的妇女，其中最让他满意的是一个叫杏儿的十八岁姑娘。她原是一个财主家的丫头，专门伺候财主的母亲。她生得面目清秀，性格又温柔，财主一直想打她的主意，

只因老母离不开她，所以始终未能得手。闯罗联军攻入襄阳后，财主家被抄，杏儿到了罗府。第一晚罗汝才就明白她还是个处女，不由多了几分怜惜。几次接触后，发现她虽然不如有些女人妖媚，却温存而善体人意。每晚临睡前，她都要替罗汝才捶背、浑身按摩，令他非常舒服。早上起来，她又仔细地替他篦头、梳头，再一次为他捶背、按摩。问她从哪里学来这套好手法；她嫣然一笑说："给老太太捶了几年的腰背，再笨的人也学会了。"她的另一个长处是，不贪财，不像有些女人，一夜缠绵之后，就想得到赏赐。她从不开口要任何东西。当赠给她首饰、绸缎时，她并不细看那些物件，而是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罗汝才，显然她更在乎的是赠者的一片心意。罗汝才一辈子玩过的女人连自己也数不清，有些连名字都不记得，而这个并不风流的杏儿却意外地唤醒了他久已麻木的一缕情思。最近十来天，他几乎每晚都让杏儿来陪宿，并且已经想着要将她正式收房。

今天起床后，杏儿照例为他篦头、梳头、捶背、按摩。罗汝才时而闭眼享受，时而又张开眼来从铜镜中欣赏背后那一张白皙秀丽的脸。杏儿的呼吸带着年轻女人特有的气息吹到他脖子上，使他一阵痒酥酥，忽然对今天要移住军营的决定感到后悔。心里说：真是庸人自扰，多此一举！但已经答应了吉珪，不好更改了。他暗叹一口气，对杏儿说：

"今天我要去城外军营巡视，几天后才能回来。"

"老爷在军营，有人给你梳头么？"杏儿自来罗府，就一直呼罗汝才为"老爷"。罗汝才和手下人几次纠正她：是大将军，不是老爷。但她常常忘了，还是脱口就称"老爷"。

"有亲兵给我梳头。在军营中一切都是亲兵伺候。真打起仗来，睡觉连衣服都不脱，哪里还顾得上梳头。"

"有人给老爷捶背么？"

"看你，刚说过军营一切都与家里不同，怎么又问？傻丫头！"

以前，罗汝才出去打仗，也同别的女人说过类似的话。那些女人都是先想到她们自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也是为了自己。唯独这个杏儿，一句都不提自己，只操心对方在外面怎么生活。罗汝才不禁问道：

"你怎么光想我的事儿，不想想你自己呀？"

"杏儿是下人，有什么好想的？"

"你就不想咱俩颠鸾倒凤的事儿？"

"老爷坏。杏儿不想那事儿。"杏儿听过戏，知道"颠鸾倒凤"的意思。

"你不想，我想！"罗汝才一把将杏儿搂进怀里，"这次从军营回来，我要

大摆几桌酒，将你收房。从此你就是我的如夫人！”

杏儿紧紧地偎在罗汝才胸前，小声呢喃：“杏儿愿一辈子伺候老爷，一辈子替老爷捶背、梳头。”

罗汝才扳过她的脸来正要吻下去，忽听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本能地把杏儿一推，跳起来要去取挂在床架上的宝剑，李自成一干人已大踏步跨进房门，两个壮硕的士兵飞快地跑到他身边，一边一个将他抓住。李自成厉声说道：

“罗汝才，你与我联营两年，心里念念不忘投降官府。三打开封时，你暗通高名衡；南下湖广，你又阴相勾结左良玉；妄图里应外合，置我……”

罗汝才以不屑的眼神望着李自成正在动着的嘴，没有认真去听他说的什么话，只是心里叹息：悔不听吉珪之言，晚走了一天！看见李自成的嘴巴不动了，他才冷笑道：

“自成，这儿没有外人，不用演戏了。通不通官府，我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用不着多说。你想杀我，是因为你急巴巴地想称王，担心我碍你的手脚。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杀了我，曹营的二十万大军会同你拼命！”

“曹营将士都是好样的，他们绝不愿跟着你投降官府。”

罗汝才听听房外毫无动静，明白随身的亲兵多半已被制伏，自己决难逃过这一劫，于是说道：

“自成，如果你还有点天良，我的家小都在这里，你放了他们！”

“这你放心，罪不及妻孥，何况你我还是拜把兄弟。公事归公事，私谊归私谊。你的家小，我都会照顾；你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

罗汝才回头望望，看见杏儿正躲在梳妆台后边，一双大眼睛惊恐地瞪着自己，不由心中深叹一口气，又对李自成说：

“这丫头是个好人，你随便赏给哪个将领都行，不要杀她！”

李自成点点头，正待说什么，突然，杏儿从梳妆台上操起一把平日替罗汝才修剪胡须的剪刀，便朝着李自成直扑过来。这个意外的举动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李自成往后一躲，衣服的前襟已被划出一道口子。杏儿又举起剪刀刺去，双喜上前一刀将她砍死在地。

当杏儿冲出之际，两个抓着罗汝才的士兵同时手一松想去保护李自成。罗汝才趁机挣脱出来，一个箭步便去床边取剑。刚刚把剑拿到手，一个士兵赶上去从背后狠狠地砍了他一刀。罗汝才往前一扑，又向后一退，仰面倒下。李自成走过来低头看他。他露出一丝笑容，喘着粗气吐出一

句“你会比我死得更惨”，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李自成让李友留下守住罗府，交代了三件事：一、挑两副上好的棺木，装殓罗汝才和吉珪；二、保护罗汝才的家小；府内的男女佣仆和亲兵，只要不抵抗，一律不许伤害；绝不容许强奸、调戏妇女；三、府内所有的财产都不许动。如有士兵违纪，立斩无赦。

交代完毕，李自成率领双喜、李强等返回倡义府。他先回书房休息，让双喜去前面的议事厅看看动静。按照昨天的安排，今天上午将把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召进府来，先由刘宗敏、宋献策向他们通报罗汝才与贺一龙的罪行，等李自成回府后，再亲自与他们交谈。下午，曹营的大将们也将应召前来，那将是更加重要的一次会议。

双喜很快回来禀报，说贺锦等三人早就到了，刘、宋还在同他们交谈。李自成站起身来，一低头发现自己还穿着被杏儿刺破前襟的衣服，赶快吩咐亲兵另取一件来换上，随后缓步来到议事厅。

刘、宋与贺锦等看见李自成进门，都站起身来行礼。李自成亲切地向贺锦等点头。坐下后，他向刘、宋问道：

“都谈过了吗？”

宋献策说：“罗汝才与贺一龙勾结官府、妄图置我义军于死地的滔天罪行，捷轩都同三位将军谈了。高名衡、左良玉先后给罗汝才的密札，我也给三位看了。三位都表示衷心拥戴大元帅诛除叛逆，杜绝乱萌。”

李自成转向贺锦等：“这就好。自从你们惠然来归，我就把你们视同自己的子弟兵，无论调兵遣将、发放粮饷，都是一视同仁。你们三营将士的忠勇奋发，我也都看在眼里。对贺一龙，我本来有很高的期许，让他在鄂东独当一面，正是希望他能大有作为。没有想到他会同罗汝才串通一气，竟然要投降官府，颠扑义军。这次召他来襄阳，本想同他好好谈一谈。只要他能知错就改，我会不计前愆，继续委以重任。不料他一回襄阳，就跑到罗汝才那里去密谋叛乱。如果让他们得逞，我们，也包括你们三营的伤亡损失将不可估量。万般无奈，我只好壮士断腕，将他们两人绳之以法。但我们毕竟曾经风雨同舟，老罗与我还是拜把兄弟，所以我会给以礼葬，我还要亲临致祭。他们的家小，我会予以抚养。他们的财产，也都不会动它。”

这些话，刘、宋刚才已大体说过。贺锦等对于革里眼被杀都有兔死狐悲之感，也不相信曹革二人会投降左良玉。革左五营在崇祯十三年冬有过表面上接受明监军道杨卓然招安的经历，而到十四年又重新起义，与张献忠联合行动。丰富的阅历使他们知道曹革不可能在此时去向仓惶逃窜的左良玉输诚效命。但他们明白，今天这里不是发表疑问的场合，所谓

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汝宁会师以来，李自成的确待他们不薄。所以刚才听了刘、宋的通报，他们都表示支持诛除曹革。现在听了李自成一番话，他们又重新表态。贺锦、刘希尧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大元帅明察，曹操、革里眼暗通官府，罪不容赦”之类的话。蔺养成当初在是否投奔闯王的问题上曾说过“曹操都在那里，咱们怕个啥”，从而一锤定音，说服了态度犹豫的老回回和革里眼。现在曹革被杀，对他的震动特别大，内心甚至觉得对不起革里眼。他接着贺、刘的话头说：

“我看曹操和老革简直是昏了头！这一路来，左良玉见了我们，就像老鼠见了猫，没命地逃，连照面都不敢打。偏偏这两个浑尿，要去巴结手下败将，猫向老鼠投降！”

李自成完全了解他们的心思，也听出蔺养成话里有话。但重要的不是他们信不信曹革二人会私通左良玉，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拥护诛杀曹革这件事。他用信任的语气接着说：

“今天请你们来，是要委托你们一件大事。贺一龙在鄂东有一万多精兵，加上勤杂人员和家属，约有两万人。我想请你们三位前去收编。收编之后的人马、钱粮就分属你们三营。你们能办好这件事么？”

按照昨天商定的办法，刘、宋只向贺锦等通报情况，收编革营的事则由李自成亲自来说。现在他的语调很平和，在贺锦等心中却掀起一片波澜。他们原先最担心的是，李自成采取逐个剪除的手段，先将曹革开刀，而后再收拾他们。至于革里眼留下的人马，自然是由李自成身边的亲信大将去收编，万一革营不服，则免不了会有一场血腥厮杀。万没想到收编的事会交给他们去办。这说明至少在目前，李自成没有消灭三营的念头。而平白地分到原属老革的人马钱财，更使三人喜出望外。刘希尧先说道：

“大元帅，老革出事，我们脸上也无光，心里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大元帅不怪罪我们，还让我们去收编革营。这叫什么？这叫大肚能容！我争世王平日争的是一口气。今天大元帅信得过我，这收编的事儿困难再大，我豁出命来也要把它给办好！”

李自成笑道：“曹操、贺一龙通敌谋叛，是他两个的事，与你们毫无关系，心里千万不要有丝毫不安。你们都是我的爱将，今后打下江山，都是开国功臣。你们看，这收编的事儿困难大么？”

贺锦说：“困难是有的。老革手下的人，有的已经跟了他几年、十几年。主将被杀，他们肯定有切肤之痛，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会努力去作解释。我和老革同宗，算起来比他还晚一辈。他那里有不少贺家门走出来的人，同我都熟。我会把大元帅和刘爷、军师的话仔细说给他们听。”

蔺养成也说："我虽然不姓贺，但老革手下的许多人，我也都熟。估计由我们三人出面，将革营人马收归帐下，他们是不会大闹的。"

李自成说："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关于革营人马、钱粮究竟怎样一分为三，划归你们帐下，可由捷轩和军师与你们一起商量。我今天事多，就不留你们吃午饭了。"

下午，罗汝才手下的十多位大将接到李自成命令，纷纷离开城外驻地，进城前来倡义府。有几位依照往日习惯，先弯到大将军府邸来见罗汝才，却被李友的士兵挡在门外。士兵们不说府内发生了什么事，只说是奉命在此守卫，这使几位大将心中大惊。他们立刻意识到罗汝才已经遭遇不测，可能已不在人世。联想到近几天来闯营人马的频繁调动，分明是对曹营形成了一种包围，那么，还去不去倡义府呢？是否应当赶紧折返城外，预作抵抗准备？由于一半以上的大将已直接前往倡义府，弯到罗府来的这几位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想着无论如何李自成不太可能在今天下午对他们全体动手，而且即使返回营地，在弄清情况之前，也很难有所作为，于是几个人还是硬着头皮来到倡义府。进议事厅后，看见先到的几位正在高声谈笑。他们把在罗府门前的遭遇悄悄一说，大厅中顿时一片沉寂。先到的大将们也认为事态严重，有的人本能地去摸腰间的佩剑，有的人不自觉地离开座位，想及早抽身。正在这时，屏风后一阵响动，李自成带着宋献策、双喜走了出来。

李自成一身丧服，面容愁戚。大将们完全没想到他会以这种形象出现，惊讶之余，他们习惯性地站起来施礼。李自成向大家还礼。落座后，他停了一会儿，几次叹气，似乎在竭力抑制内心的悲痛，而后才声调低沉地说：

"今天是我两年来最难过的一天。大将军罗汝才以通敌谋叛罪，于今天辰时正法了。"

李自成又停下来叹气。在座的大将们虽有预感，但听了李自成的正式宣布，还是受到震撼，多数人胸中都升起一股悲愤和不平，但没有人说话，等着李自成再说下去。站在李自成身后的双喜警惕地注视着大将们的一举一动。昨天下午，牛、宋及刘宗敏等曾反复推演过今天这里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曹营大将进议事厅前是否要交出随身刀剑，都曾一再商讨。后来还是李自成决定，为显示诚意，不解除与会者的武器。但在议事厅周围，布下了百名伏兵，以防不测。屏风后也悄无声息地站着十名武士，可以随时跳出来护卫李自成。即使如此，面对着十来个武功娴熟的大将，双喜还是不敢有丝毫大意。

李自成仿佛没有注意到众人的情绪，接着说道："我同大将军年轻时候就义结金兰，十多年间聚少离多，但彼此都是阎王门前常打来回的人，所

以总是你牵挂我，我牵挂你，兄弟之情有增无已。前年两军联营后，我是一片赤忱对待大将军和曹营。大家知道，宋军师献的《谶记》，将‘李代朱’的天命说得非常明白。而我也不止一次地对大将军承诺：将来打下江山，第一个要封王的就是大将军！对于曹营将士，包括各位，无论是分发粮饷，论功行赏，我从来都是把你们看得比闯营更重，从来不让你们有一丝委屈。原以为大将军会与我协力同心，共创大业。万没料到他会受小人挑唆，竟与官府勾结，企图扑灭义军。还在去年围困开封时，我们就曾截获河南巡抚高名衡写给大将军的密信，要里应外合对付闯营。后来开封水淹，我就只当没有这回事。冢头之战、汝宁之战以及前来湖广后，我对大将军更加尊重，对曹营更加优待，总希望两营亲如一家，兄弟齐心，去夺取明朝的天下。可是不料大将军在吉珪的挑唆下，又暗通左良玉，并与贺一龙密商，要把两营人马带去投降官军。左良玉派来的细作，又被我们截获。投降官府是义军中最不能容忍的大罪，何况是一犯再犯！所以我虽然心里难过，舍不下与汝才的这份金兰情谊，可还是不得不痛下决心，将三个叛贼给正法了！”

听了李自成一番话，下面轻声地议论起来。杨承祖是清楚内情的人，心里说：“果然‘瘤子’指的是曹帅！”但他立刻提醒自己：此处不是说理的地方，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坐着，一言不发。这时只听黄龙问道：

“说大将军私通官府，可有证人、证据么？”

李自成向宋献策看了一眼。宋献策站起来，从袖中取出两个信封，又从里面抽出两封信。一封是高名衡写给罗汝才的；另一封是左良玉写给罗汝才的。他都读了一遍，又递给大将们看。大将们有的不识字，有的识字不多，只是听了信中内容，的确是在与罗汝才勾结。宋献策又说道：

“高名衡的细作，审讯后当时就斩了。左良玉的细作，目前还看管着，将来可请各位一起审讯。”

“高名衡、左良玉有信来，大将军也必定有信去。你们可捉到大将军的送信人么？”黄龙又问道。他的话立刻引起嗡嗡的反应。

李自成见两次都是黄龙提问，便想着要先压住此人。他咳嗽一声，说道：“联营以来，闯曹就是一家，我们怎么会去捉曹营的人？就拿黄将军来说，当初破襄城后，我们听说你私放了张永祺，虽然罪在不赦，但并没有抓你；后来大将军把你绑了送来，我还是把你放回去。你们都可以想想，两年来我抓过一个曹营的人没有？”

黄龙心里不服，但被李自成点出私放张永祺的旧事，一时不觉语塞。这时又一个曹营大将问道：

“高名衡、左良玉都是极狡诈的人，这会不会是他们使的反间计？”

宋献策说：“我们也有此顾虑，特别是大元帅总念着与大将军的手足之情，所以先后捉到两个细作，我们都是反复鞫讯，唯恐中了敌人的奸

计。可叹的是，不但细作所供罪行属实；而且贺一龙在就戮前也已经承认了通敌之罪。”后面一句话是他的即兴发挥，因顾及大将们的情绪，故只提贺一龙而不提罗汝才和吉珪。

李自成看看时机已到，接着宋献策的话头说：“使离间计的人也是有的，但他瞒不过我们。今天已把他请来，让你们各位也认识认识。”

大将们不知李自成说的是谁，一时非常惊讶。

李自成对双喜说：“去把陈先生请出来吧！”

陈先生就是曾揭发曹营在马身上烙“左”字的那个秀才陈慕平。前天宋献策转述了他的话后，李自成很快让刘体纯摸清了情况。昨天商量是否要将马烙“左”字列为曹操的罪状时，刘宗敏、李过都坚决反对，认为这说服不了曹营将士，反而会弄巧成拙，激起他们对曹操的同情。后来宋献策说，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在今天把陈慕平揪出来，当场斩首，也好让曹营大将就此出一口气。

双喜离开后，李自成对宋献策说：“你把陈先生的事给大家说说吧！”

宋献策说：“这位陈先生，在座的可能有人也听说过，是个秀才。原名不知叫什么，后来因为崇拜刘邦身边的谋士陈平，自己改名叫陈慕平，字兴汉。义军占领襄阳后，他来见过我几次……”

“他同吉军师也很熟。”一个大将插话。

“前一阵，他突然跑来对我说，曹营为了串通左良玉，战马身上都烙了一个‘左’字，以便将来投奔左营时易于辨认……”

“胡说！”又一个大将说，“烙‘左’字的鬼点子就是他向曹帅提出来的。那天我恰好在罗府，听见他说，闯曹两营的马常在一起放牧，难以辨清。为了不让曹营的良马被闯营换走，可以按照编队在马身上烙‘左’、‘右’、‘前’、‘后’等字。曹帅当面夸奖了几句，他一走，曹帅就同吉军师说：这是个书呆子。事后也没有在马身上烙过字。他居然敢将自己出的鬼点子栽到曹帅身上！”

宋献策说：“我们也不相信他的鬼话，所以大元帅今天要把他抓来与你们对质。”

李自成说：“陈慕平离间两营关系，已是死罪，今天就交给你们曹营的将领来执行。”

“我来斩！”

“我监斩！”

几个大将同时叫道。这时双喜神色慌张地走回来。李自成问：“陈慕平

呢？”

“陈慕平服毒自杀了。”

“啊？怎么回事儿？”

“他被带到厢房后，说口渴，看守的兵丁给他倒了一杯水。后来他趁兵丁不注意，从怀中摸出一包白粉来吞下去。我进去的时候药性已发作，他先弯下腰去，又在地上滚来滚去，很快就死了。这是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张纸。”双喜边说边把纸递给李自成。

李自成打开一看，见纸上题着四句诗——

奇计施来未患穷，

贼魁心事定成空。

他年平寇书传世，

记取陈生第一功！

李自成冷笑一声，将纸递给宋献策。宋献策念了一遍，说：“这首诗把他妄图离间闯曹的用心说得十分明白。他自以为得计，其实早就被我们看破。所以说大元帅对官府的反间计也是非常警惕的，绝不会轻易误信敌人细作的供词。”

“唉！”李自成又长叹一声，“通敌谋叛是不可原宥的死罪，我与大将军尽管情同手足，但不能因公徇私，所以我说今天是我两年来最难过的一天。不过曹帅虽然归天了，我们的金兰情谊还在。我要以大将军之礼为曹帅发丧。我本人也要为他服丧七天。曹帅的私产都不许动，要留给他的家小。曹帅的儿子，我一定把他抚养成人。”

见大将们不再说话，李自成又说：“闯曹联营后，奉我为主，大将军居第二位。我们多次说过，从此曹营将士都是我的部将，闯营将士也都是曹帅的部将。如今曹帅不在了，你们仍然是我的部将。通敌谋叛的事，你们都不知情，也没有罪。我对你们会一如既往。将来夺得明朝天下，你们都是开国功臣。”

大将们离开倡义府后，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返回城外驻地。一路上有人流泪，有人叹息，有人怀疑，有人不平，更有人谩骂；唯独杨承祖不作声。回到营地后，他才悄悄将黄龙和另外两员大将的袖子一拉，四个人

默默地向着杨承祖的大帐走去。

烟波江南

第五十章

杀死罗汝才、贺一龙后不久，李自成就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设立了中央机构，只是正职暂予空缺。作为文官之首，牛金星被任为左辅；而六政府也只有侍郎，暂无尚书。在地方上任命了一批府尹、州牧、县令。这些文职大都由明朝的降官和举人、秀才出任。为了进一步选拔人才，还在各地举行考试。试题大都贴近现实，如在荆州考生员，即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为题。武将们也都被授予正式职称。刘宗敏、田见秀是权将军；其他人按资历、功勋分别被授为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下面还有都尉、掌旗、部总、哨总等名目。此外，为了体现对旧朝的宽容，又将几个陆续降顺的藩王封为伯。在汝宁捉到的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崇王就被封为襄阳伯。

新政权的建立令人鼓舞，但不如意的事也在发生。杀死罗、贺后，李自成最关注的是曹营和革左五营的反应。尽管防范甚严，尽管恩威并施，但还是未能防患于未然。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杨承祖伙同黄龙和另外几个曹营将领，经过周密准备，率领数千骑兵逃跑了。李过闻讯后，曾发兵追赶，但没有追上。现在这支人马已投降孙传庭。

老回回马守应是同罗、贺走得最近的人。李自成很想把他召来襄京深谈一次，但无论以什么理由去敦请，他就是呆在澧州不动。他说自己患了眩晕症，不能骑马；又说正在延医治疗，迄未治好；一旦病愈，自当马不停蹄，赶来襄京晋见。李自成让任继荣就近探查真相。据任继荣说，最近两次与马守应见面，对方的确是乘轿子来的。另外，马守应还递来一张药方，说是当地郎中为他开的，请任继荣转给老神仙，看中不中。尚炯一看，开的天麻、杜仲、野菊花、川芎等六七味药，倒是治头晕的好方子。李自成同手下文武商量，大家都对老回回的病将信将疑。有人主张派兵去征讨，但任继荣透露的另一个情况使李自成马上否决了这一动议。据任继荣说，自从他和马营一起南征，就发现马守应与张献忠之间信使往来，颇为热络，而随着张献忠由安徽重返湖广，两人的联络就更密切了。

对于崇祯十四年放走张献忠一事，李自成现在深感后悔。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尤其是在建国称王之后，他已不能容忍别的义军领袖与他分庭抗礼。张献忠虽然表面上对他谦恭，在他称王之后还特地派使者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前来祝贺，贺信也写得卑躬屈节，但在攻城略地方面却毫不客气地自行其是，绝不事先同他打招呼。特别让李自成愤怒的是，张

献忠在横扫鄂东诸县之后，竟于五月端阳节，以龙舟竞渡为掩饰，从汉阳鸭蛋洲渡江，一举袭破了武昌城，随即改武昌为天授府，自称西王，设置各级政府，还要开科取士。是可忍，孰不可忍！刘宗敏、李过等大将都主张挥师南下讨伐，但田见秀和几位文臣却主张持重，认为现在双方兵戎相见，会使官军渔翁得利。由于对待张献忠的方针没有确定，也就不宜轻易对马守应动手，以防过早地把他推向张献忠一边。

在商量如何对待张献忠的同时，有关夺取明朝天下的方略也一再地被提出来讨论。牛金星主张北伐，也就是渡过黄河，先取河北，而后直抵北京城下。在承天归顺的降官、现任礼政府侍郎杨永裕则主张顺流东下，先取南京，以富庶的江南为根基，继而切断漕运，然后再进军北京。也是在承天降顺的秀才、现任兵政府从事顾君恩是个善于揣摩迎合、能言善辩的人。他提出第三种见解，即先取关中，建立基业，旁掠三边，以资兵力，最后再挺进山西，攻取北京。由于李自成和手下将领均为陕西人，大都怀有杀回老家、衣锦荣归的迫切心情，所以倾向于采纳顾君恩的建议。可是考虑到孙传庭仍在陕西，夺取关中并不容易，因此讨论多次，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三种方案中，无论北上或西进，所要经过的道路、夺取的地方，对李自成及身边谋士来说，都不陌生。唯独江南，不仅李自成知之甚少，而且牛金星、李岩等也从未去过。宋献策当年卖卜时，虽曾到过南京、苏、杭，但也只是浮光掠影，谈不上熟悉。这样，便有人建议，不管下一步怎么走，应当派人去江南考察一番。李自成也认为，既然要夺取天下，当然对大江南北的各种情况包括军备、吏治、民情、物产以及山川形势等等都应掌握。可是派谁去呢？在一次只有李自成和几位亲信文武商讨的会上，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尚炯。

“子明年轻时四处闯荡，交游之广虽不如军师，但见过的各色人等也不少。让他以药商或郎中的身份前往江南，定能不负所托。”牛金星说。

“军中的确需要采办药材，但目前更缺的是布料。人马不断壮大，单军服一项每年就要耗费许多麻布和棉布。听说江南一带产布多，也便宜。老神仙去了，可以顺便打听一下布市行情；如能采购一批布料回来，就更好。”高一功说。

“让尚神仙去，好是好，只是老尚同我们一样，不懂南方话。到了江浙一带，怎么同别人打交道？一张口，就像鸡同鸭讲话，咋办？”刘宗敏说完，大家也觉得是个难题。

“何不请子明来一起商量？”李岩说。

一句话提醒了李自成，立即派人去请。不一会儿尚炯就到了。听了相关情况后，他说：

“此事不难，我可以找个人同行。去年跟随革左五营前来会师的医生中，有位华叔敏大夫，字习斋，因为行三，江湖上称他华三爷。他不但医术

好，而且人也聪明，还会武功……”

“他懂鸟语么？”刘宗敏插嘴。

“什么鸟语？”尚炯一愣，随即笑起来，“啊哈，你是说吴语。他原籍金陵，但在苏州行过医，江南一带的话他都懂。”

“他有多大岁数？”李自成问。

“还不到三十。他平时总在说，多年未返江南，很想回去看一看。这不正好，让他与我结伴，可以一举两得！”

李自成点头，转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宋献策说道：

“既然确定派子明去江南，不妨让他先去武昌看看张敬轩，然后再由武昌买舟东下。不管将来同敬轩下一盘怎样的棋，他的心思，他那里的情况，我们应该了解得越多越好。”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好，李自成也表示同意。但尚炯对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关系是清楚的，也知道目前在如何对待献忠的问题上颇费踌躇，于是他问道：

“如果敬轩向我问起殿下对他的态度，我该怎么说？”

自从称王以来，襄阳的文臣们很快就改口称李自成为“殿下”，而武将们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往往还是“闯王”、“大元帅”地乱叫。李自成也还不习惯自称“孤”和“寡人”，经常脱口而出就是“我”字，不过对于别人称他“殿下”，他已觉得十分自然。

“你这次去武昌，主要是去看看敬轩的动静，看看他下一步要做什么。至于孤这里的事，你都可以不提。他要问起来，你就推说不知道。反正你是采购药材，经过武昌，顺路探访探访老朋友。孤并未交代你什么事，你也就什么都可以不说。”

尚炯一笑：“我明白了。我只带两只眼睛一双耳朵，不带嘴巴。”

“嘴巴还是要带的。”刘宗敏笑道，“我敢说敬轩见了你，一定会好酒好菜，盛情款待。不带嘴巴，岂不可惜了？”

李岩在闯献关系上一直主张和为贵，听了刘宗敏的话，忍不住问道：“子明此去，要不要带什么礼物给敬轩？”

“你们说呢？”李自成看了牛、宋一眼，又看了几位武将一眼，不等大家答话，就表情严厉地接着说，“不带，不能带！这不是孤小气，这是大是大非的事。孤受四方拥戴，建国称王；张献忠作为臣下，理当亲来拜贺。他不来，只派手下带点礼品前来，已是极大不恭。他还到处攻城掠地，自封什么西王，这不是犯了僭越之罪么？如果我还送他礼物，岂非

纵容他的滔天大罪？林泉，你说是不是？”

李岩没想到自己随便问的一句话竟惹得李自成如此动火，心里非常吃惊，赶紧站起来恭敬地说：

“是，殿下所见极是。”

在武昌蛇山南侧，有一座宏伟的宫院。宫墙足有三丈高。院内花草繁茂，假山重叠，朱甍绣瓦掩映在葱茏竹树之间。这便是赫赫有名的楚王府，现在成了张献忠的西王府。府门前十分醒目地悬着两面大旗。旗上分别写着“天与人归”、“招贤纳士”。这并不是两句空话。自从献营大军进入鄂东，几个月来有些地方被轻易攻破，有些地方主动迎降，到六月份，湖广十五府，张献忠已占其八。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就需要任命许多官员。到哪里去找这些人才呢？同李自成一样，张献忠只能从投降的官吏、举人、秀才中去“招贤纳士”。但由于一切都在草创中，所授非人的情形也就时有出现。这天，在张献忠常与亲信密议的一间书房里，养子张定国为了汉阳知府的任命便同他争执起来。

“我们现在缺读书人。虽说已经开科取士，到底缓不济急，只好先从这班龟儿子中挑几个出来填空。”张献忠向养子解释。

“这我懂，可是也不能任用我们大西军的仇人。那沈会霖……”张定国提到的沈会霖是曾经向官府告发潘独鳌的一个安陆举人，现在投降过来，被张献忠任为汉阳府知府。

“听说沈会霖很能干。”

“再能干也不能用！他害了潘先生，欠下了血债。西营的老人都想杀了他为潘先生报仇，可是父王你……”张定国说着激动起来，“难道潘先生的血就这样白流了？！”

张定国的顶撞没有让张献忠生气，他攥着略带棕色的长须定定地望着义子。在几个干儿子中他最看中的是可旺和定国。两个人都对他忠心耿耿，但可旺为人比较奸诈，而定国身上一派正气。就拿今天这件事来说，定国讲的也都是正理。张献忠等他说完，含着赞赏的眼神点点头，说道：

“小子，你说的道理都对。敢同咱大西作对的人，老子一个都不会忘记。其实，现在用的这些个屌文人，没有几个屁股是干净的。他们都有把柄攥在老子手里，今后乖乖地为老子干事则罢，敢有放刁耍赖的，前罪后罪一起罚，叫这些个婊子养的吃不了兜着走！”

他见张定国仍然一脸不服气，又放低声音笑道：“再说，如今这知府、县

令也不是什么好差使。有些地方，要放自己人去，我还不舍得呢。就拿汉阳来说，万一自成发兵来攻，怎么办？这难题就交给沈会霖去作答吧！”

“他一准会向李自成投降！”

张献忠正要继续解释，忽然一个亲兵进来跪在地上说：

“启禀殿下，外面有两个郎中前来求见。”

“两个郎中？寡人没有生病，不见！”

“一个郎中说，他姓尚，是殿下的老熟人。”

“姓尚？莫不是……嗨！”张献忠一下子从太师椅上跳起来，“定国，沈会霖的事以后再谈，现在同我一起迎老神仙去！”

张献忠让亲兵跑步出去接客，自己同着张定国穿过两进院落，来到前面的大堂前等候。不一会儿，亲兵领着尚炯和华叔敏进了院子。张献忠赶上前，一把抓住尚炯的双手摇了又摇。

“老神仙，多年不见，你是骑黄鹤飞来的么？”

“我是乘小舢板从汉阳摆渡过来的。”

“怎么乘小舢板？你要早给个信儿，寡人派一艘大楼船去接你！”

尚炯乍听他自称“寡人”，心里觉得很不习惯，但面上没有表露。张献忠狡猾地笑着，似乎故意想看看对方的反应，然后转向华叔敏：

“这位是……令高徒么？”

“不，习斋先生是江南名医，去冬随回左五营前来汝宁会师后，我们时常一起切磋脉理。这次我是陪他重返金陵，顺便看看江南药市。”随即华叔敏向张献忠行了礼，尚炯又将他同张定国作了介绍。献忠亲热地问道：

“你是从五营来的？我们以前见过么？寡人在皖西、皖中与五营并肩作战，时间可不短啊！”

“在下确曾于军中见过殿下，但殿下当时是大帅，在下只是一介平民，殿下当然不会有印象。”华叔敏为人灵活，对于张献忠称王一事也不像闯营老人那么反感，他见献忠自称“寡人”，便很自然地称对方为“殿下”。

献忠显然对这一称呼极满意，用手在华叔敏肩上重重一拍，说：“嗨，怪道我看着觉得面熟，这真是天不转地转，老朋友又转到一块来了！我们站在院里做什么？请，快请进屋里坐下慢慢聊！”

进入大堂，献忠在中间的王位坐下。尚炯、华叔敏在客位落座后，忍不住环顾这雕梁画栋、宏敞华丽的殿堂，心中暗暗发出惊叹。

“这地方不错吧？”献忠笑道，“两年前，寡人派定国用奇计袭破襄阳，当时到了襄王府，就像到了天堂，以为人间没有比那更大的宫院了。可是上个月来到这里，才真叫大开眼界，再回想襄王府那点格局，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就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襄王府，我记得只有三百多间房。而这里，你猜猜，有多少间？八百多间房！老神仙，华先生，待会儿带你们去宫内各处走走，晚上就在这里住。明天寡人陪二位登黄鹤楼！”

虽然张献忠谈的是自身感受，但听在尚炯耳里，总觉得对方是故意借王宫在同李自成进行比较，心里颇不舒服，却不能多说什么，恰好亲兵上来献茶，便随口问道：

“这王府的太监呢？”

“赶到别的院子去了。寡人见不得没有胡子的男人，听不得女声女气地说话。”张献忠没有说真话，其实他是不放心让太监来伺候自己。

“听说殿下把楚王沉在江底了？”华叔敏问。

“这事让他来说，”张献忠一指张定国，“是他捉的楚王。”

张定国笑道：“这狗王死得活该！几十年来他盘剥欺压老百姓，府内财富堆起来像一座山，可他偏偏小气得要命。听说年前左良玉来到这间大堂，向他开口要兵饷，说是帮他守城。他舍不得。后来贺逢圣也找上门来，他还是左推右推，最后才让太监搬出一把裹金椅子，说是用来助饷。把个贺老头急得哭！直到两个月前，听说我们要来了，他才吓得赶紧拿出银子，成立了一支楚府新兵。顶个屁用！还没有见到我们的骑兵影子，只听到得得的马蹄声，这支新兵就垮了，还有人帮我们打开了保安、文昌二门。进城后我就去王府，只看见宫女、太监没命地逃，哪里有人敢阻拦我们？狗王缩在一把椅子里，见了我抖作一团，话都说不出来……”

“你就把他丢到江里去了？”尚炯一面笑一面问。

“老神仙，你真想不到！”张献忠不等义子开口，自己抢着说，“我们进来打开仓库，好家伙！满库的金银财宝，几百车都装不完！所以我说这朱胡子，简直就是个猪脑子！放着那么多钱，连个城都守不住！这样的蠢猪不配留在世上！王府中本来有些铁笼子是用来囚禁百姓的，我就下令把狗王也关进一只铁笼子，扔到大江里面喂鱼去啦！”

“宁宇侄刚才说到贺逢圣，他也被杀了么？”尚炯又问道。

“没有。寡人可不滥杀无辜！当时是有人把他绑了来，可是寡人见他没有

多少劣迹，把他放啦！”

“他还在家里么？”尚炯记起来正月间兵抵汉川，听刘体纯介绍武昌防御情形时，曾特别提到贺逢圣，就又顺便问了一句。

“可惜这老头也是个死脑筋，回到家里，说他是明朝大臣，不能苟活于世，自己跳进一个什么湖里淹死了。”

第二天，张献忠偕同尚炯、华叔敏一起来到黄鹄矶头。同行的还有若干文武，除军师徐以显外，多数人与尚炯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一一施礼后，拾级向矶上的黄鹤楼走去。周围一些寺庙道观的方丈，听说张献忠前来登楼，也都赶来迎候。一群人走到楼前，就看见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天下江山第一楼”。华叔敏惊讶地说：

“咦，这不是米海岳题多景楼的诗句么？我在镇江见过，怎么挂到这里来了？”

新来的谋士汪兆麟说：“想必是有人觉得多景楼不配称为‘天下第一’，唯有黄鹤楼当得起这一美誉，所以把它用到这里来了。你看那匾上字体，刻的还是米公真迹。”

众人都认为此话有理，还说这种借用方式别处也有，并不稀奇。正在各发议论，后面忽然传来叹气声，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说道：

“唉，世上最坏的就是这‘第一’两字！”

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大东门外长春观的邱方丈。长春观是以全真派真人邱处机的别号长春子命名的道观，这位方丈恰与长春子同姓，也算巧合。张献忠和几个文臣已同他见过几次面。当下汪兆麟就问道：

“道长此言颇为高深。何以见得‘第一’两字最坏？”

邱方丈先向汪兆麟略一稽首，然后抚着花白的胡须不慌不忙地说道：

“世人的烦恼、世间的祸乱皆因忘不了、放不下‘第一’两字。赶考的要争解元、会元、状元；做官的要争一品，争首辅；藩王要比谁的宫院最大；商铺要争天字第一号；江湖豪杰要争老大；卖笑的女子要争花魁；连本来与人不相干的泉水也要争什么第一泉。可是‘第一’只有一个，争来争去，岂非徒增烦恼？这还是就小事而言。大的是争江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就更不得了，千百年来的杀伐征战，腥风血雨，天下大乱，都离不开那争‘第一’的心思。争了‘第一’还不够，还容不得那‘老二’、‘老三’，还要拼命防范，弄得自己不快活，别人也都不安宁。这真叫何苦来哉！”

尚炯同众人一起听老道发议论，听到“藩王要比谁的宫院最大”时，想起昨天张献忠对襄王府和楚王府的比较，不禁偷眼向献忠望去，却见献忠也正望着自己，脸上挂着毫不在意的微笑。众人听方丈说到“争江山”时，也都暗吃一惊，尽量不动声色地观察献忠的反应。献忠依然呵呵笑着，还对邱方丈夸道：

“说得好，方丈！世人要都能看破这‘第一’两字，那就天下太平了！”

大家见献忠不介意，都觉得松了一口气，于是你揖我让，进得楼来，上了顶层，凭栏远眺。尚炯和华叔敏都是第一次登黄鹤楼，看见辽阔的江面上帆樯如梭，鸥鸬低飞，二水汇流处波翻浪涌，滔滔东去，不禁心中赞叹。忽而一阵江风袭来，所有的人都感到身上一爽。张献忠转过头来向邱方丈问道：

“在长春观也能望见大江么？”

“望不见，望不见。”邱方丈摇头，“不过，敝观位于双峰山南坡，登山遥望南湖，碧波映日，荷盖如云，倒也别有情致。黄山谷诗云：‘凭栏十里芰荷香’，说的就是南湖。殿下何日得暇，不妨前来敝观一游。贫道必当扫径以待！”

张献忠含笑点头，又问道：“那双峰山比黄鹄山如何？”

“其实本是一座山，西头称黄鹄山，往东去按山势起伏又有殷家山、黄龙山、高观山等等名称，过了大东门，便是双峰山。要说景致，这双峰山倒有个特色，就是山上山下，到处都是参天的松树。走在山间，清幽至极；即在观中，亦时闻松涛阵阵，令人尘心忽涤，俗虑顿消！”

“像长春观这样的道观在这一带还有么？”

“鄂地道观虽多，若论规模恢宏，风景绝佳，道友云集，香火繁盛，则除敝观而外，似还难以找出第二座。”

“这么说来，长春观应是本地第一道观了？”

“不敢，但确乎……”

邱方丈一句话没有说完，张献忠忽然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顶层的窗纸都被他的笑声震得瑟瑟作响。众人先是一愣，随后明白过来，也都跟着哈哈大笑。邱方丈发现自己掉进献忠设的圈套，也不觉笑道：

“贫道道行浅薄，故虽知‘不争’为至道，更知至道本不可言说，却仍不免喋喋以逞口舌之快，且于有形之物未能忘怀，足见要入空明虚静、无为之境，谈何容易！”

“你说‘不争’为至道，寡人也不敢苟同。”张献忠说了一句，转向身旁的尚

炯，“干亲家，寡人到哪里都喜欢学几句当地话。早年在四川，学了一句‘龟儿子’；这次到武昌，又学了几句武昌话。你猜寡人最爱学的是句什么话？”

“猜不出。”尚炯摇头。

“‘老子偏不信邪’！”张献忠用武昌方言学了一句，看一眼邱方丈，接着说，“‘不信邪’三个字说得实在好。十多年来，闯王也好，咱八大王也好，纵横半个中国，把个神州大地闹得天翻地覆，靠的什么？就靠这‘不信邪’三个字，不把它鸡巴朝廷放在眼里！”

张献忠又招手让一位青年将领近前，继续说道：“这位汤志老弟，原是麻城豪绅家的佣仆。他们伺候了主人，还要平白地挨打受欺。许多人都‘不争’，就这么忍了，好像天经地义。可是他‘偏不信邪’，把大伙聚拢来，成立一个里仁会，自己跑到潜山去找寡人。寡人大军西征，仅仅一个多月，咱们里应外合，就把麻城给拿下了。当年骑在他们头上的主子或死或逃，留下来的一个个跪在地上向他求饶！现在他已成为常顺州也就是麻城的主将，率四千人马为寡人守卫地方，今天是奉召来此公干。方丈你说，‘不争’，他能有今天么？”

张献忠说话时，尚炯注意到在汤志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而邱方丈听罢，并不辩解，只是哈哈一笑，说道：

“殿下说的皆入世之理，贫道修的是出世之道。出世之道，全凭心悟。适才不慎误落言筌，已然贻笑大方；岂敢再信口开河，重蹈覆辙！”

观赏了一会儿景致，几个文官又来看楼内白粉壁上的题诗。黄鹤楼自三国时兴建以来，一千四百年中曾多次遭受雷击，屡焚屡建。现在这座楼是隆庆五年重修的，所以题诗多出自万历以来文人手笔。佳作不多，其中一位作者却引起尚炯和华叔敏的莫大兴趣。两人站在那里，一面吟诵一面交谈。

“我还从未读过濒湖先生的诗！”华叔敏说。

“我也从未读过，只知道他在武昌住过很长时间。看来他在悬壶之暇，不唯曾登此楼，且复诗兴不浅。”尚炯说。

这时张献忠走到他们身后，也来看那首诗。诗的意思他并不全懂，却注意到落款写的是“蕲州李时珍题”，不觉问道：

“蕲州李时珍是谁呀？”

尚炯说：“这是一位了不起的药圣，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人。”

“他的医术比你老神仙如何？”

“这怎么能比呢？像我这样只会治点外伤的庸医，到处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而濒湖先生乃是千古一人！他用三十年时间，搜集历代良方，自身又遍试百草，写成皇皇巨著《本草纲目》，记载药草千八百种，列单方一万有余，可说是沾溉后世，泽被天下！”

“原来如此，寡人还以为你是刚才听了方丈的一番话，把一颗争‘第一’的雄心收到你那药囊里去了呢！”他本来想说“收到裤裆里去”，觉得不雅，临时改口，换了个地方。接着他又问了李时珍的生平。当听说李时珍对楚王府和太医院的职务都弃如敝屣时，他连声称赞“有出息”，接着又来看壁上的题诗。

“诗好像写得不怎么样。”他摇着头，用目光征询几个文臣的意见。

早已凑到身边的汪兆麟把诗读了一遍：

当年控鹤访神州，

独占荆南贳酒楼。

百尺倚楼吹玉笛，

一生随地换金裘。

花翻笔底笼鹦鹉，

星落杯中吸斗牛。

三万六千消不尽，

翩然散发下沧州。

“这是一首怀古诗，用的是李太白的几个典故。”汪兆麟接着向献忠解释了典故的出处。

“难怪我说诗写得不好，原来是拍古人马屁的。他李时珍应当写他自己怎么辛苦地找药，怎么写了一部让老神仙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书。要让大家知道，李家门里不光有个只会卖衣服换酒喝的李太白，还有个替穷人看病不收钱的李时珍。要这样写，才能写出好诗！”

听张献忠说这首诗写得不好，一个新降的举人附和道：“一首诗里用两个‘楼’字，犯了作七律的大忌。看来濒湖此诗确实疏于推敲。”

另外几个文官也对该诗纷纷加以诟病。

张献忠摸着长须听了一会儿，忽然说道：“咱们难得登楼，今日也各题一诗如何？”

文官们都知道张献忠很聪明，但从未听说他会作诗，听了这话不免心中怀疑。徐以显也感到意外，因为以前，凡是需要舞文弄墨的事，都是由他或潘独鳌代笔，献忠从来不会自己起草写任何东西。不过大家都立刻表示赞成，同时好奇地等着看献忠如何题诗。

楼内笔墨是现成的。张献忠对汪兆麟说：

“你的字好，寡人念，你替寡人写到墙上去。”

汪兆麟赶紧挑了一支狼毫，一个仆役替他捧着砚台，一起走到墙前空白的地方。张献忠很快念出第一句。周围立刻爆出一声：“好！”他想了一下，接着念出第二、第三句。周围又连声称“好”。他又想了一下，似乎有所迟疑，但随即把手一挥，大声念出了第四句。众人纷纷叫好，又到墙前细看，题的是一首七绝：

滚滚江流去不还，

隔断龟蛇不相攀。

龟山就譬比李闯，

咱老子站在蛇山！

文官们马上看出，四句诗中，除首句碰巧符合格律外，其余三句平仄全错，末句更连句式都不像诗，但大家都赞不绝口，或称此诗“有霸气，足以雄视今古”，或称此诗“高瞻远瞩，有王者之风”。最后由徐以显牵头，几个文臣都“依韵奉和”，个个题写七绝一首。大家又请尚炯、华叔敏题诗，两人都以“愧未入门”辞谢。

张献忠带着滑稽的表情听着众人的评赞，不时看一眼尚炯。他知道尚炯这次肯定是李自成派来看他这里动静的，他要反过来从尚炯的举止看李自成未来可能的动向。在尚炯、华叔敏谢绝题诗后，他大笑几声，将握着长须的手向外一抛，率领众文武走下楼去。

第五十一章

尚炯虽然没有题诗，但别人的题诗他都看了。正如在襄京，李自成总是处在文臣们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这里的文臣则都已将张献忠视为真龙天子出世、未来的一统山河之主。在张献忠的诗里，至少还把李自成与自身作为双雄相提并论，而在一班文臣笔下似乎连这层意思也没有。徐以显的和诗就写道："仙人乘鹤此楼还，碧海青天几度攀。伫看九州归一统，丹书直下改河山。"其他人的诗里也充斥着"琼浆普洒天颜霁"、"大风唱绝故乡还"一类颂圣的句子。尚炯知道张献忠和徐以显一直在观察自己的反应，所以他始终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对所有的诗既不恭维，也不批评。

当众人继续在楼中盘桓时，徐以显把尚炯拉到楼外的树阴下闲聊起来。他先关切地问起李自成和闯营其他熟人的近况，然后问道：

"子明兄，尊驾此番南来，闯王可有什么谕示？"

"没有。弟平生足迹多在黄河上下，虽对江南风物神往已久，却苦无机缘一游。此番陪习斋重返家乡，也算聊补人生一大缺憾。行前自然禀过新顺王，但从哪条路走并未确定；我们渡江来武昌，新顺王也不知情。"

"原来如此。"徐以显笑道，心中对这一说法根本不相信。

当天晚上，张献忠亲自在府内一座水阁为尚炯和华叔敏饯行，徐以显作陪。为防夏夜蚊虫叮咬，水阁内搭了木架，四周笼以碧纱。四人身后有原楚王府的宫女拿着扇子扇风，衣上的薰香不时随风袅袅袭来。又有几个歌伎拿着乐器坐在一边弹唱。张献忠打量了宫女们一眼，满意地点点头，笑问尚炯：

"老神仙，这算不算神仙生活？"

"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碧纱厨了，"尚炯说，"以前只从书中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想到会有这么大，今晚算是开了眼界。"

"楚王府里让你开眼界的事还多着呢！你要在这里多住几天，寡人会把那狗王享用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你干亲家一番！"张献忠说着，忽然用他刚学会的武昌话笑骂起来，"格把妈的这朱胡子真会享受，要不是看他已经老得走不动，寡人不会让他死得这么痛快！寡人要让他今天到这里来给各位斟酒、扇风，伺候得不好，就剁去他一只手！"张献忠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比划了一下。身后的宫女吓得一颤，赶紧连着替他扇了几下。

四个人边吃边聊。张献忠已听徐以显说过他与尚炯的谈话，所以席间没有再提李自成，只是天南地北地闲扯。他注意到华叔敏今天话不多，却很专注地听歌伎弹唱，脸上还不时露出怅然若失的表情，便笑问道：

"华老弟觉得这几个娘儿唱得好么？要嫌不好，咱再换几个人上来唱！"

“不，唱得很好。敝人以前只听过皓齿吴娃的弹唱，湖广调还是首次获闻，颇感新鲜。”几个女孩唤起了华叔敏的一段情感记忆，这也是他此番重回江南的原因之一，但他无意谈自己的私事。听歌伎一曲唱完，他向为首的女孩问道：

“听说湖广调中有所谓《罗江怨》，多表现对情人的怨念。我听你们刚才唱得婉转缠绵，不知是否即为此调？”

“老爷真是知音。适才所唱正是《罗江怨》。不过除湖广调外，南曲中也有《罗江怨》，南吕宫，其中又分二体。一种是以《香罗带》的前四句，《一江风》的六至九句，加上《怨别离》的末句组成。另一种又名《楚江情》，是以《香罗带》的首至七句与《一江风》的五至末句合成，仍加《怨别离》的末句。”

女孩一面说，华叔敏一面点头。其他三人如闻天书。徐以显想以一句“对牛弹琴”来为三人自我解嘲，但考虑到献忠的西王身份，未敢随便开口。尚炯没有想到华叔敏竟于曲律也很在行。他在路上约略听说华在金陵有一段未曾了断的旧情，似与烟花女子相关，但没有细问，此时当然不便提及。张献忠从昨天接触就对华叔敏颇有好感，从今天的情形他又机敏地猜到年轻的医生可能有段儿女情长的往事，心中不免嘲笑，又想起去年破庐州时得到的一个美人，于是笑问道：

“华老弟，去年寡人在庐州时，有个女人叫王月，你可见过么？”

“我没有见过，但芳名久闻。那还是前些年在金陵时，听说是一个七夕，在秦淮河上的一处水阁中，梨园子弟三班骈演，二十余位佳人登台唱曲，最后微波拔得头筹。”华叔敏没有直呼王月，而是称她的表字微波以示尊重。

“你说得没错。听说当场还有个酸文人写了两句诗送给她，里边好像也有白天被邱方丈说得一无是处的‘第一’两字。”

“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姮娥第一香。”

“不错，正是这两句。你的记性真好！”张献忠夸了一句，接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华老弟，你是名医，又是才子，将来前程不可限量。你的往事寡人不清楚，看来还是个情种。寡人比你痴长几岁，要奉劝你一句话，不知愿不愿听？”

“殿下请赐教。”华叔敏被张献忠说中心事，一时竟有点不好意思。

“大丈夫不要把女人放在心上！寡人玩过的女人虽比不上曹操多，但也有过九房姨太太。女人都一个样。男人迷女人，不是那女的真有迷人处，而是被自己的心迷住了。寡人从来不会拜倒在什么石榴裙下。就拿王月来说，那年七夕会演后，被一个叫蔡如蘅的道台用三千两银子买下来，带到庐州上任。寡人破庐州，杀了姓蔡的兵备道，王月就到了寡人营

中。平心而论，这妞儿脸蛋、身材都不错，曲儿也比别的丫头唱得好。她要老老实实伺候寡人，寡人也不会亏待她。可是她不知天高地厚，越来越恃宠骄傲，后来竟敢顶撞寡人。寡人一怒，亲手砍了她的八斤半！去他妈的‘第一香’，老子不稀罕！”

张献忠杀王月的事，去年在庐州传得很广。华叔敏也听说过，但不清楚原因，现在才知道不过是言辞顶撞，就惹来杀身之祸，而张献忠谈起此事，就像谈杀一条狗那样稀松平常。华叔敏不禁对那女子充满同情。他又看到在场扇风的宫女和弹唱的歌伎听到这里都一脸恐怖，心中更加难受，觉得她们真是可怜。

宴会结束，张献忠站起来，拉着尚炯的手，说了一通惜别的话。站在一旁的徐以显则告诉他们，已奉殿下之命，派人送一百两银子去他们房中，“聊充程仪”。尚炯和华叔敏连声称谢。张献忠又望着华叔敏微微一笑，说道：

“老神仙多年不近女色，寡人是知道的。华老弟看来是多情才子，要不要寡人送两个丫头陪你同船东下，以解旅途寂寞？或者这几个唱曲的妞儿中，你有看中的，挑两个去也行。”

听张献忠这么说，刚才与华叔敏交谈的歌伎飞快地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去。华叔敏心里也一动，但随即婉辞谢绝了献忠的好意。

四个人从水阁出来，尚炯和华叔敏正待作别回房，张献忠又若不经意地望着尚炯说：

“听彰甫说，你们这次来武昌，自成没有捎什么话？”

“没有。我们这次……”

“寡人知道，你们这次离开襄阳时，并没有想好一定会来武昌，”献忠打断了尚炯的话头，“不过，自成虽然没有捎来什么话，寡人倒想请你带一句话给他，可以么？”

“当然可以。”

“老徐，那是曹操儿子说的话吧？”张献忠望了徐以显一眼，又对尚炯解释，“寡人说的是三国那个真曹操的儿子。”

“曹子建的诗。”徐以显说。

“对，曹子建的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请你把这两句诗捎给自成。”看见尚炯脸色有点不自在，献忠接着说，“老神仙，记得崇祯十一年冬你陪自成来谷城的事么？那次寡人与自成聊了整整一晚，聊得真痛快！咱哥儿俩敞开胸怀，连日后争江山的事都谈了。可有两条，咱们心里都是亮堂的。一条是，大敌当前，咱不能窝里斗，咱要拧成一股绳

儿，先把官军彻底打败不可。另一条是，弟兄之间要斗也光明磊落地斗，绝不暗中下黑手。就这两条，我张献忠始终牢记在心。请你告诉自成，下一步不论他向哪里进军，只要是打官军，我大西军只会帮他扯住左良玉这班王八羔子的后腿，绝不会去抄他闯王的后路。如果我去抄自家兄弟的后路，我就不是人养的！”

“好，我一定将这番话带给新顺王！”

当晚，尚炯躺在本地制作的一种竹榻上，一面摇着蒲扇，一面回想献忠最后说的一番话。他明白，献忠担心的是，李自成不能容忍他建国称王而发兵前来进攻。这次在他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寡人”，又故意在黄鹤楼题那样的诗，既是真实心情的表现，同时也含有试探的用意。由于他什么都没说，献忠只得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他还知道，目前闯营在如何对待献忠的问题上，的确存在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打，一种主张和。而他作为随军医生，并不参预决策；不过就内心而论，他不赞成现在就同献忠兵戎相见。“我要把敬轩的意思、把曹子建的两句诗转告闯王！”他想。

关于“暗中下黑手”的话，尚炯一听，就明白献忠指的是几个月前杀曹操和革里眼的事。虽然在杆子中黑吃黑从来就是家常便饭，虽然三年前献忠也曾密谋在白羊山对闯王下毒手，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杀曹操和革里眼的借口。尚炯听说，杀曹、革的事只有极少数人参预密议，连田见秀和李岩都被瞒过，而他们对此事实际是有疑虑的。尚炯心中也不赞成这种火并。他想，这样一来，今后谁还敢归到闯字旗下？谁还敢与你闯王联合？奉你为主？别说张献忠永远都不会俯首称臣，就是马守应，八成也不会再到襄阳来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暗暗叹了一口气。

翌日清晨，尚炯和华叔敏乘着敞轿前往江边。出城门后，他们回头观望，看到城门楼新挂的横匾上写着“天授府”三个字，这是大西政权建立后替武昌改的府名。城门边还有两面鲜艳的旗帜在江风吹拂中哗啦啦作响。旗上分别绣着“天下安静”、“威震八方”几个大字。为避免招摇，尚炯没有让张献忠安排楼船，而是自己雇了一艘起卧尚觉宽敞的帆船。两人正要登舟，忽见远处烟尘腾起，随着一阵马蹄声，张可旺带着一群亲兵匆匆赶到。

“茂堂，怎么是你？听说你驻军在外……”尚炯感到意外。

“我刚刚率军破了咸宁、蒲圻，昨晚三更才从前方回来。听说你老人家来了，今早就要离开，我吩咐亲兵一定要提早叫醒我，幸好赶上了。你老人家还是这么仙健！”张可旺边说边下马来拱手行礼。

“不敢，不敢，”尚炯向来对干女婿的印象并不十分好，对他专程前来送行也感到困惑。他先把华叔敏与张可旺作了介绍，随后夸道，“你现在是西营的栋梁，军务繁忙，何必多礼！”

“这是应该的。”张可旺不无得意地说，“其实，你老人家这次真是来得巧。要早来几天，我还在攻打蒲圻，肯定赶不回来。要晚来几天，大军南下，连父王都会与你失之交臂！”

“敬帅要亲自南征么？”

“李乾德和孔希贵原来想用两万人马守住城陵矶。现在看见咸宁、蒲圻被我破了，就把人马撤到岳州，想在那里凭城顽抗。父王将亲率大军南下，先攻克岳州，然后攻打长沙，再向衡州挺进，横扫三湘！”张可旺兴奋地说。

李自成与身边文武早就猜测张献忠下一步将朝湘赣一带进兵。这次尚炯来武昌，因自己避谈李自成的未来动向，也就不好特意打听张献忠的下步举措。现在听张可旺一说，事情就非常明白了：张献忠受军力及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不可能北上与李自成逐鹿中原，而只会在南方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昨晚张献忠的临别赠言，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个中消息。刹那间尚炯心中一亮：张可旺今晨赶来送行，也许正是献忠想把南征的计划通过可旺的嘴更明确地告诉自己，也就是告诉李自成。想到这里，又想到偏沅巡抚李乾德和总兵孔希贵绝非张献忠的对手，他便以高兴的口气对可旺说：

“好，我预祝你们大军此去旗开得胜！”

张可旺表示感谢，转身从亲兵手中取过两个紫檀扇盒，里面各有一把象牙扇骨带翡翠扇坠的洒金折扇。他双手递给尚炯和华叔敏一人一把。

“天热，两把扇子，不成敬意，带在路上用吧。”张可旺让他们打开扇盒，取出折扇，接着说，“都是楚王府的东西，扇上还有沈十爷、仇十爷和祝三爷的字画。”

“多谢！多谢！将军如此细心，敝人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华叔敏听可旺把沈石田、仇十洲和祝枝山呼为“十爷”和“三爷”，几乎忍不住笑出来，赶紧连声称谢，遮掩过去。

尚炯也道了谢，又让可旺回去一定记得代为问候自己的干女儿，随即挥手作别。

夏季多东南风，逆风下行的船不张帆，而是借着水势，顺流东下；晚上则找个渡口，与别的商船渔舟停靠在一起。四天后的一个傍晚，船行到了鄱阳湖湖口，本想找个渡口停靠，却发现岸边十分喧闹，有凶狠的叫骂声，也有求饶声、哭喊声，都随着江风嘈嘈杂杂地送到船上。船老大感到惊疑，正不知该不该将船拢岸，忽有一艘从岸边急速划来的小船从

侧边掠过，船主恰是熟人。他认出船老大，叫道：

“还不快逃，左军又在抢船了！”说罢，小船飞一般向江心划去。

船老大猛吃一惊，也不管天色渐黑，拼命摇橹，远离岸边，继续向下游行进。

尚炯和华叔敏乍听遇上了左军，也都暗暗吃惊。尽管两人一身郎中打扮，别人很难识破他们的身份，但左良玉的人马军纪太坏，又抢夺成性，碰上了总是麻烦。直到船只摇离湖口很远，喧嚷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两人才放下心来。

“看来左良玉要反攻武昌了。”华叔敏说。

“是的，他一定已经探明敬轩的主力将离开武昌南下，就想捡这个空当打回去，也好对朝廷有个交代。”尚炯沉吟着，“唉，也不知道敬轩心里是怎么想的，会派谁留守武昌？”

他想，武昌这地方，由张献忠占领总比由左良玉占领为好。一旦李自成大军西征或北伐，而左良玉到了武昌，会不会从后边攻击义军呢？他又想到，不久前在李自成的亲自主婚下，王四和左小姐已在襄京热热闹闹地成了亲，据说李自成想让新婚夫妇回左营探亲，示好的目的不言而喻。但左良玉能认可这桩婚事吗？王四身入虎穴，会不会有性命之虞？

帆船在北岸一座小山下停泊下来。因为不知左军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搜掠民船，为防万一，尚炯和华叔敏入睡时都把佩剑放在身旁。一觉醒来，船已撑离岸边。两人走出船舱，回看昨晚泊船的地方，只见一座陡峭的孤峰，从平坦坦的江岸忽地冒出来，亭亭玉立，倒影入江，不觉连声赞叹。

尚炯说：“自从离开武昌，连日来经过的地方都是一望平畴，几无风景可言，没有想到这里会孤零零冒出一座山来，虽然不高也不大，却是险而奇！”

华叔敏笑道：“我兄几句话，已经点出山名。这座山就叫作小孤山，位于皖西南。我去年从陆路去宿松，曾登过此山，还在山顶的庙中住过一晚。”

“由此去南京，沿江还有可观的风景么？”

“奇峰突起的风景没有了，不过烟波浩渺、绿野无边的景致也足以旷人心怀。韩文公 [1] 说：‘江南多临观之美’。无论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乃至北固山的多景楼，登临纵目之际，阴晴变化，都堪称气象万千。”

“你说的这几座楼阁，除黄鹤楼外，我都没有去过。但读过范文正的《岳阳楼记》、王子安的《滕王阁序》，可以想象两处风景定然不俗。”

“其实江南佳景不全在江边楼阁。杭州的湖山古迹、苏州的市肆园林，均极观赏之胜，故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便是一般乡间小镇，板桥流水，烟柳风荷，也都令人留连忘返。至于南京，则六朝建都之地，龙蟠虎踞，甲第连云，尤非他处所能比拟。”

“我们从襄京一路南下时，你谈过秦淮河的旧院风情、灯船夜景，似亦为南京所独具？”

华叔敏没有马上回答。一提起秦淮河的旧院，一股柔情，一种内疚，伴着难以排遣的愁绪立刻袭上心头。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按照当时规定，医户人家须有一子继承父业。他们弟兄三人，两位兄长为改变行医的卑下地位，都已参加院试，考中秀才；乡试虽不售，却还在继续努力。这样，他就不能再走科举之途，只好一心一意地当郎中了。由于医术高明，他逐渐在南京享有名气，上自六部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患有疑难杂症而向他求诊的，颇不乏人。秦淮河上的妓家风闻他的名声，有了病痛，也经常请他出诊。本来这都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寻常交往，可是自从他结识了旧院的施贞艳，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化……

尚炯见他默然，猜到他一定是隐情有所触动，于是又试探着问道：“金陵系仁弟桑梓之邦，又兼多年行医，秦淮河畔想必屐痕处处。此番重游白下[2]，可有旧梦重温之想？”

华叔敏不回答尚炯的问题，却反问道：“吾兄虽年过不惑，然体貌魁伟，双目恰如尊讳所称，炯炯有神，年轻时难道从未作狎邪之游？”

尚炯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我又不是柳下惠，二十多岁当走方郎中那几年，嫖娼，赌博，什么事没有干过？且不说避祸山西时，拙荆在家病故了；就是拙荆健在时，我也一样在外荒唐。倒是崇祯六年参加高闯王义军后，生活一变，从此倒把男女之事丢在脑后了。”

“优游北里平康[3]，可曾有过红粉知己？”

“没有，从来没有。北里平康，那都是唐朝往事。我所见过的北地烟花，大都粗服乱头，不堪细赏。对于嫖客，她们只问银子多寡，何来真情！”

“像这样的妓家，倘在秦淮河，只能居于南市，连珠市都进不去，遑论旧院风情！”

“什么是南市、珠市、旧院？”

“南市是下等妓女聚居之地，房屋窄小脏乱，人物粗俗丑陋，且生疮者多，一般稍微富庶的官商子弟是不会光顾的。我因出诊，去过几次。也有先前的旧院佳丽，人老珠黄后迫于生计，迁徙来此倚门卖笑。荣枯对

比之下，分外可怜。”

“珠市呢？”

“珠市在内桥旁，地段、房屋与旧院不能相比，但尚称清洁。人物较为平庸，但也有绝色佳人栖身其间。如去年被保国公重金购赎、携往北京的寇白门，又如死于敬轩之手的王微波，便都是风情万种的美人。敬轩哪里懂什么诗？我念的那两句诗，作者是不胜倾倒之际动了巧思写成的。你看，‘月中仙子花中王’，不是把‘王月’二字嵌在首尾了么？还有，‘第一姮娥’也暗含着‘王月’的意思。这诗只能题赠微波，若赠给别的花魁就不贴切了。”

尚炯笑道：“我当时听过就算了，没有细想。经仁弟这么一解，看来此诗还真有点意思。日前怎么不对敬轩解读一番？”

华叔敏恻然一笑，说：“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再说，敬轩能识几个字？说了他也不懂！”

尚炯心中一动。自破襄阳以来，随着众多明朝的官员、举人、秀才加入义军，一个问题常在他心中打转。这会儿华叔敏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又引起了他的联想和沉思。他本人因为参加义军时间甚早，又是军医，所以十年来与闯营将士已打成一片；而同牛金星等文人，他也照样有许多话题可以攀谈。但在闯营的文武之间，是否也能如此融洽呢？他们会不会有种种隔阂以至于互相瞧不起呢？尤其是李自成本人，原系驿卒出身，虽然这些年来读了些书，也听牛金星讲了些书，但毕竟比一般文人差得很远。文人们表面对他颂扬备至，内心对他会不会也有“说了他也不懂”的轻视？以他的敏感，对文人们会不会因自卑而生嫉恨？……大概不会吧！闯王是多么谦虚、胸襟多么开阔的人！但他现在还像以前一样谦虚么？他胸襟依然开阔么？……

华叔敏见尚炯没有接着再问旧院的事，而自己的思绪已经缠在秦淮河上，便也不再说话，独自回到舱内，撑开舷窗，呆呆地望着东去的波涛出神……

三年前，也是一个夏天，他去旧院一个姓顾的妓家出诊。旧院又称曲中，是高等妓女聚居的地方，精致的房舍一座连着一座。他一时认错，走到隔壁一家，刚进院门就听到嘈嘈切切的琵琶声。他知道顾氏不会弹琵琶，正准备退出，一个衣着鲜洁的中年妇女已经迎出来。

“客官里面请！”

“对不起，外婆，我去顾家看一个病人，走错了地方。”

当时的习惯，客人见鸨母都称外婆。中年妇女听了这声称呼，立刻亲切地回答：“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两人说话时，屋内琵琶声突然停歇。华叔敏正要返身出院，却见堂屋内人影一晃。

“先生是郎中么？”随着一声悦耳的招呼，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掀开珠帘走了出来，脸上挂着迷人的甜笑，“顾家姐姐就住隔壁。她是病了，发高烧，你快去给她看。回头再到这里来，我也要请先生看点小病。”

华叔敏见过不少烟花女子，有过多次宿娼经历，都是逢场作戏，从未着迷过。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一声短暂的招呼，就使他很想再见到这女子。他先去邻家给顾氏诊了脉，开好药方，便又回到这边来。在顾家诊病时，他已经打听过，这边的女子名叫施丽，字贞艳，所以落座后也不再通姓氏，便直接问道：

“小娘哪里不舒服？”

“给客人泡茶！”施丽先吩咐丫环一句，回过头来，对华叔敏嫣然一笑，“我还没有请教先生台甫。”

华叔敏说了自己的名字，又说适才在顾家已获知她的芳名。她又一笑，说：

“三爷是细心人。”

“你怎么知道我行三？”华叔敏很惊奇。

“伯仲叔季，先生大名带个‘叔’字，不是‘三爷’么？”

“你真聪明！”华叔敏点头称赞。

“这算什么聪明！”她笑着，显然为他的称赞感到高兴，随即伸出右手抚摸自己的左肩，“我可能常抱琵琶的缘故，肩胛总是酸疼。早就想请郎中看看，一忙就忘了，一直拖到现在。今天可巧三爷走错了门，也算我们前世有点缘分。”

华叔敏知道妓家都爱说自己与客人有“缘分”，以前听了这种话从不搭腔，今天却马上接口说：“不是前世，是今生，今生有缘！”

施丽咯咯地笑起来：“你要治好了我的肩疼，才是今生有缘！”

治这类病痛，对华叔敏来说非常简单，特别是对男病人，他只须用点内功，在痛处以及大椎、肩井、肩外俞、天宗四个穴位推拿一番，症状立刻就会减轻，连续治疗个把月，便可痊愈。对女病人，则有一个授受不亲的问题。本来对妓女不必讲这一套，但华叔敏今天却有点犹豫。他望着施丽身上薄如蝉翼的丝绸衣服，想象着衣服下面白皙细嫩的肌肤，心

中升起一股想触摸的冲动。他立刻省觉到，这冲动有违于自己一贯秉持的医德，于是他平淡地答道：

“小娘的肩疼不难治。我下次带几张膏药来，你自己贴在患处，每天换一张，要不了几天就会起效。”

“三爷明天能来么？”

“好吧，我明天来。”

第二天，华叔敏带着七张膏药来到施家，却见一个中年胖子正坐在客堂中嘻嘻哈哈地说话。见了华叔敏，胖子立刻站起来施礼、让座。华叔敏赶紧还礼。施丽也站起来，给他们彼此作介绍。

“这位是华三爷，金陵名医。”

“久仰！久仰！”胖子拱手笑道，“华三爷，那可是华佗的后代，神医！神医！”

“这位是陶胖子。”她又一指胖子。

“不要瞎说！”陪同华叔敏进房的鸨母忙笑着纠正，“这位是陶五爷，扬州城有名的富商。”

“小本生意，小本生意。”胖子谦虚地说。

“久仰！五爷一定是陶朱公的后裔。”华叔敏也开玩笑地说。

“我要是陶朱公的后人，小娘自然是当今西施了。”胖子机智地接口，笑着向施丽斜过眼去，“怎么样？啥时候跟我去泛舟五湖？”

那时梁辰鱼的《浣纱记》正演得红火，旧院妓家中几乎无人不知范蠡和西施的故事，也都知道范蠡就是经商致富的陶朱公，所以华叔敏的一句玩笑让胖子非常得意。

“谁跟你去泛舟五湖？你那么胖，把船都坐沉了！”施丽说。

大家重新落座。寒暄几句后，华叔敏取出膏药，说了用的方法。他说把膏药放在火上略烘一烘，贴上去效果会更好，又说七天后看药效再决定要不要续贴。陶胖子听完，瞄着施丽的左肩，笑嘻嘻地说：

“小娘那块地方，自己手够不着，你把衣服脱了，我帮你贴。我不收钱！”

听了最后一句，华叔敏忍不住笑了。

“这块那块，不要你管！”施丽学着胖子的扬州口音，又白了他一眼，

说，“你可以滚了。人家今天还有事儿。”

“你还没有弹琵琶。”

“人家肩疼，怎么弹？”

“那就清唱一曲。”

“下次吧。”

胖子又嘻嘻哈哈地赖了半个时辰，才无奈地起身，与华叔敏拱手作别后，回过头去望施丽。施丽站起来，露出甜笑送胖子出门。好像是安慰，又像是赏赐，她用小手一路拍着他肥厚的背，又用夸张的扬州话说：

“别生气，胖子，今天先去那块，下次再来这块。”

鸨母很快进来，向胖子坐过的椅子走去。华叔敏看见，椅子上留着一锭银子。

“五爷一个月才来南京一次，本想留在这里一起吃饭的，菜都点好了，硬被她赶跑了。”鸨母摇着头，取走了银子。

华叔敏是熟悉规矩的人，马上表示饭钱由他支付，菜就不必重点了。鸨母嘻嘻笑着，正为收了双份饭钱而高兴，施丽已回进房来。

“怎么好让三爷破费？三爷是来给我治病的。我还没问膏药多少钱呢！”

华叔敏的确是来出诊的，却不知不觉换成了客人的身份。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

“膏药能值几个钱？小娘不说我们有缘分么？只要能治好小娘的病，便是敝人三生有幸！”

午饭的菜肴很精细。那时旧院妓家，多能置办筵席，最享盛名的便是隔壁顾家，三天两头就有达官贵人借她家的小楼设宴。华叔敏也在那里吃过两次，不但厨艺绝佳，连细瓷的碗碟、包银的牙筷都让人喜爱。今天他首次来施家进餐，没有想到菜也烧得这么好，其中半截清蒸鲥鱼简直鲜得没法形容。

饭后继续闲聊。两个人的兴致都极好。他们谈起昨日施丽弹的琵琶。华叔敏虽然只站在院中听了片刻，却听出弹的曲子是《海青拿天鹅》，说道：

“小娘弹得真好，可惜未能听完。当年李中麓 [4] 听此曲听到结尾，说是‘五楹大厅，满厅皆鹅声’，那是多么传神的境界！”

施丽听了这话，便要去拿琵琶完整地弹给他听。华叔敏慌忙阻止：

“你肩疼，还是以后再弹吧！”

“没事儿，那是骗胖子的！”

“不，劳损了终归不好，还是等七张膏药用完再弹吧。”

他们又聊起旧院各家的演奏情况。那时最受推崇的是所谓“顿老琵琶”。华叔敏说：

“我生也晚，只能凭空想象一番了。”

“顿老有个孙女叫顿小文，住在青溪里，也会弹琵琶。三爷可去那里看看。”

“我不去。我以后就专听小娘的琵琶了。”

“那为什么？”

“你说呢？”

华叔敏本来下午还想去见一位生药行掌柜的，但每次要起身时就好像被椅子粘住了。时间过得飞快。两人似乎并没有聊上几句，很多话还没有说出，已经到了晚饭时候。于是他在施家吃了晚饭，当晚便留宿下来。他们先后洗了澡。临睡前，他替施丽推拿了一番，又亲手替她贴上膏药。因为站在身后，他看不见她的表情，只是从她急促的呼吸，他能感受到她的情绪。为她贴膏药时，她伸手到肩后去抚摸他的手，随即一转身，将头深深埋进他的怀里……

第二天他醒来时，她已起床，正坐在床边定定地望着他，眼角、嘴角都含着抑制不住的幸福的笑意。这是他以前宿娼时从未有过的体验。他也有一种幸福感，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女人了。

他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

突然间头顶上响起一阵密集的噗、噗、噗的声响。他一愣：琵琶怎么是这种声音？正觉奇怪，老神仙一脚跨进舱来，身上的夏布袍子已经湿了一大片。

“江南的天气真有意思，刚才还是晴天，说变就变！”尚炯说着，在他对面坐下来。

华叔敏本来就面向舱外，却竟然没有察觉天气的突变。这时他才注意到眼前的奇景：从无垠的苍穹到浩瀚的江面，亿万条银柱将水天连为一体，乍然间分不清水是从天而降还是从江心喷出。而远处，太阳并未完全消隐，正从乌云中慢慢露出脸来。一罅阳光照在雨幕上，如珍珠般一

闪一闪。他赞叹一声，转过身来。头顶上依然噗、噗、噗地响着，那是雨点落在船篷上发出的声音。

“我在回忆一些陈年旧事，竟未留意天气。江南夏天，雷阵雨是常有的，一会儿就停了。”他对尚炯解释。

“我要没有猜错的话，”尚炯含有深意地笑道，“仁弟可谓两耳不闻舱外雨，一心只在绮罗丛。”

华叔敏也笑了。他现在有一股倾诉的欲望，愿意向好友一吐积愫。

[1] 韩文公——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卒谥“文”，世称韩文公。引文见于其所撰《新修滕王阁记》。

[2] 白下——南京的别称。

[3] 北里平康——唐代长安平康坊，因在城北，亦称北里，为妓女聚居之地，后即用为妓院之代称。

[4] 李中麓——李开先（1502—1568），号中麓，明代戏剧家，亦精鉴赏。引文见于其所著《词谑》。

第五十二章

“你们之间就从来没有吵过么？”尚炯听了华叔敏的故事，信口问道。

“自从有了第一次，我就经常往施家去。要不是囊中羞涩，我天天都会去。那时对别的小娘好像完全失去了兴趣，每天只想见到贞艳。唉，你说吵架，那是从来没有过。只是有一次，就为了‘贞艳’两字，我把她弄哭了。这事到现在还让我想起来后悔！”

“字怎么会把人弄哭呢？”

“有一次，一个浙江客人送了她一对鸡血石章。你知道，曲中佳丽，擅长丹青的可不少，如范双玉的山水，顾眉生的兰草，都堪称逸品，为客人所珍爱。施丽虽不以绘事见长，但习字之暇，也能画几片竹叶，当然也喜欢印章。那天我去后，她马上把鸡血章拿给我看。我先看边款，知道是请徽派名家梁千秋治的印；再看印文，是普通的名章，一方是朱文的‘施丽之印’，一方是白文的‘贞艳’。我当时不知怎么昏了头，一面看图章，一面开玩笑地说：‘艳则艳矣，贞则未必。’”

“这玩笑开得不妥。”

“她顿时就哭了，哭得好伤心。我知道闯了祸，连忙道歉，再三说这是有口无心的玩笑话。但她不依，她说：‘言为心声。你要无心，就不会说；既然说了，就是心里有这个想法。’当晚她硬不许我留宿，并说：‘你以后不必再来了’。”

“这是说的气话。”

“当然是气话。第二天我又去了，恰好陶胖子在场。她不理我，故意同胖子谈得怪亲热，还问他当天是否回扬州，那意思是请他留宿。胖子简直受宠若惊，可偏偏约好了下午有笔生意要谈，所以匆匆吃过午饭就走了。我还是低声下气地向她赔不是，可你猜她怎么说？”

“怎么说？”

“她说：‘你其实没有讲错。吃我们这碗饭的，怎配称个“贞”字？但这都是命！但凡家中过得去的，谁愿干这个营生？我们虽然身不由主，心里还是有爱憎的。遇到喜欢的客人，就是光坐着说说话，心也是热的甜的，巴不得什么都给了他，永远跟了他去。碰上讨厌的客人，就是勉强上了床，心也是冷的苦的。我们要讲“贞”字，就只能讲一颗心！’说着，她又哭了。”

尚炯听到这里，不觉为之动容，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妓家说这样掏心掏肺的话，难怪仁弟不能忘怀。后来呢？”

华叔敏深深吸一口气，向舱外看了一眼。雨已经停了，在撑开的舷窗边上断续地滴着水珠。太阳照在宽阔的江面上，一片波光明灭。

“她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那年我二十四岁，尚未成家。”

“你想娶她做正室么？”

“是的。一来我心中根本就没有别的女人；二来我只是个郎中，既非官身，亦无科名，无所谓门当户对。这件事以后，我就想着一定要给她赎身。”

“这得多少钱呢？”

“旧院中不少小娘，是随亲生母亲的。生母疼惜女儿，遇上好人家，索价不会太高，可施家这位是假母。应该说，她平时对贞艳还算不错，没有打骂，凡事也比较由着贞艳；可谈到赎身，那是一槌子买卖的事，她就不好说话了。你还记得敬轩说的蔡如蘅赎王微波的价钱么？”

“我没有留心，好像说的三千两。”

“对，三千两。但微波是珠市的，再说这是最后付的赎身银，开口绝对不

止这个数。”

尚炯点头，等着华叔敏继续说下去。

“贞艳的假母开口就要五千两。”

“好家伙！”尚炯叫了一声。他以前在河南、山西行医时，知道北方富人纳妾、买丫头、赎窑姐的很多，价钱都很便宜，三五百两已是吓人的大数字，从来没有听说要几千两的。当然也有人跑到江南去猎艳，带个吴侬软语的美人回来。以前尚炯没有从钱上面去多想，现在才知道身价如此惊人。

“我当时就说，五千两银子，莫说我一辈子挣不来，就是把我自己卖了，也凑不出这个数。贞艳知道后，也整天哭，不肯见客人。假母没法，一路降下来，最后降到二千八百两，再不肯降了。平心而论，以贞艳的人品，又在旧院，也不怪假母要这个数。”

“二千八，二千八，谈何容易！”尚炯轻轻摇着头。

“贞艳是铁了心要跟我。她告诉我，她的首饰加上几年积累的私房，大约可抵千两之数。如果我能设法弄个一千八，她就是我的人了。以后布衣粗食，辛苦劳累，她都不在乎。”

“是个好女子。”

“这时我想到了一位在安庆做牙行生意的朋友。以前他在南京当牙商，得了瘰疬症，脖子已经开始溃烂，找过不少郎中，又去求神拜佛，都没有用。后来找到我，我按祖传秘方，用两个海马为主药，治好了他的顽疾。他对我非常感激。”

“仁弟不愧杏林高手。瘰疬症又称老鼠疮，是很难治的病。”

“他曾经许诺，有朝一日如果我有事需他尽力，只管提出来，他一定倾囊相助。现在为了终身大事，我就决定去安庆找他，向他借这笔钱。行前同贞艳约好，快则一个月，慢则三个月，我一定带钱回来赎她！”

尚炯心想，二千八对牙商来说，的确不难办到，只不知此人当初的承诺是否出自真心。华叔敏接着说：

“等我到了安庆，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牙行，却已经盘给别人，成为一家专售宣纸、徽墨、歙砚的店铺。问他的去向，说法都没个准儿。有的说他带着客商到景德镇采办瓷器去了，有的说他带着客商到松江采购棉布去了，还有的说他已不当牙商，自己去苏州开了家染坊。我到这些地方都找了一遍，连个人影都没有找到，就回到安庆，以后又去桐、庐、巢、芜一带行医。因为没有筹到钱，不好意思回南京去见贞艳。这时革左五营和张敬轩都来了。我灰心之余，就投到左金王帐下当了一名军

医。”

华叔敏说完，转过头去看舱外江景。尚炯从他的眼角看到有泪珠儿在里面滚动，只是没有流下来。过了一会儿，尚炯才问道：

“你这次要去旧院找她？”

华叔敏点点头。

“你筹足钱了吗？”

“我当郎中几年，多少也攒了一些钱。这些年跟着五营闹腾，分的银子更多。加上左金王赏的、一些将士送的，约莫已有千两之数。还差八百两，我想还可以找左金王和别人借。”

尚炯听到这里，端起杯来喝了一大口茶，用手背将胡子一抹，豪爽地说道：“仁弟，这八百两银子，你就不用找别人了。在武昌时，敬轩送了咱俩一百两程仪，全归你！另外七百两，小意思！愚兄在闯营多年，特别是崇祯十四年以来，也积了一些饷银、赏银，我一个孤老头，留着没用。君子成人之美，七百两银子，愚兄替你出了！”

在这次同下江南之前，华叔敏与尚炯同为义军医生，相处十分融洽。尚炯的外科医术，深为华叔敏所惊服；但彼此私事，聊得并不多。这次一路同行，叙谈虽多，却从未想过在钱财上得到对方帮助。这时听了尚炯的话，他十分感动，说：

“仁兄盛情，对弟而言，不啻雪中送炭。大恩不言谢，况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一切一切，唯求相报于异日！”

船抵南京，两人上了岸。华叔敏在城内原有一处小屋，但三年未住，想来必然尘垢蛛网遍布，因此还是偕同尚炯找了一家洁净的旅店住下来。按原定计划，他们应该去熟悉的生药行打听药市行情，但尚炯知道华叔敏急于去旧院见施丽，便说不妨先去秦淮河；当下雇了两顶小轿，一路行来，过了武定桥，很快便进入旧院。尚炯看到，这里的房舍大小参差，却都显得精致而干净，各家门上都有锃亮的铜环。有些大门敞开着，可以看到小院中花木扶疏；盆景山石，点缀得错落有致。也有些院门虚掩，高树从墙内伸出枝丫，蝉鸣一声递着一声。相形于北方的窑子，这里简直就是仙境。

轿子在华叔敏指点的一扇门前停下。两人刚刚推门进去，一条花斑狗跑出来，冲着他们“汪、汪”直叫。华叔敏笑道：

“她们家原先一条黑狗，与我很熟。这是新来的狗。”

正说着，鸨母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台阶上。她先喝住花斑狗，随后彬彬有礼地说道：

“二位是第一次来？请里面坐。”

见到一张陌生面孔，一种不祥的预感闪过华叔敏心头。他迟疑地问：“外婆，请问这儿的小娘是……？”

“卞秋霞。客官不知道？”鸨母笑道。

“这儿不是施丽的住处么？”

“啊，你说的是小丽呀！”鸨母说着，忽然仔细地打量华叔敏，慢慢地点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就是那个俊郎中！”

“小丽她搬走了么？”华叔敏急着问。

“说来话长。外面太热，二位里面请！”

两人登上台阶，立刻有丫环掀开珠帘。进房后尚炯不觉眼睛一亮。室内不仅窗明几净，而且陈设典雅。博古架上有斗彩瓷瓶、檀香如意、玉雕观音，还有几函图书。墙上挂的是吕廷振 [1] 的绢本花鸟和董玄宰 [2] 的行书。他正要近前细看，只听一个奇怪的尖声叫道：

“小翠泡茶！小翠泡茶！”

尚炯回头一望，原来檩上用彩绳悬下一具精制的鸟架，一只腿上系着细绳的鹦鹉正在喋喋不休地叫着。那个名叫小翠的丫环对鹦鹉挥一下拳头，笑着跑进侧屋去了。

华叔敏坐下后，又迫不及待地问起施丽的情况。鸨母说：

“我要没有弄错，你就是华三爷吧？事情过去三年了，你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找小丽？你当初人到哪里去了？”

华叔敏简单地谈了自己筹钱的经过，只是略去了投奔革左五营的情节。他又向鸨母介绍尚炯。自从离开武昌，尚炯就改用他当年去北京寻访牛金星时的名字常光甫。华叔敏说，他现在才从“常二爷”处得到资助，可以为施丽赎身了。鸨母一听“常二爷”是财主，表现得更加殷勤，连连催小翠将清明前新出的碧螺春沏来。很快小翠就用一个暗红色的福建漆盘托着两个青花盖碗走了出来。她把盖碗放在客人座侧的花梨木茶几上，轻盈地一转身，退了出去。

鸨母这才叹一口气，对华叔敏说：“三爷，你来迟了。小丽嫁人了。”

尚炯心里一惊，侧过脸去望华叔敏，只见华叔敏的脸白得像一张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于是他学着也叫了一声“外婆”，说道：

“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把经过详细说说！”

“我同小丽家并不熟，只是后来为了购这房子，交往才多起来。我家秋霞也是绝色女子，原先住在珠市一间不起眼的矮房里，可惜了！大前年听说这房子要出售，我才跑来找施家外婆，这才知道了小丽的故事。三爷，小丽那时对你可是白天盼了夜晚盼啊！先是盼第一个月，没有等到；又盼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还是没有音信。听说那段时间，她茶饭无心，人也瘦了……”

鸨母正说着，小翠从侧屋跑出来，跑到她身边叽咕几句，又跑回去。

“瞧这娘儿，有话自己不出来说，支派小翠跑来跑去。”鸨母笑着责备一句，用手一指侧屋，“刚才秋霞在里面说，那时小丽常常躲起来一个人唱《月儿高》，一面唱一面哭，有时连戏中的道白也念出来。三爷知道《月儿高》么？”

华叔敏点点头，满眼眶都含着泪水。

尚炯既对卞秋霞的举动感到奇特，又不知道《月儿高》是什么，便问道：

“什么《月儿高》？”

华叔敏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以平静的语调解释说：“《月儿高》是个曲牌。小丽唱的是《绣襦记·孤鸾罢舞》[3]中的两支《月儿高》。写的是郑元和流落街头后，李亚仙对他的惦念。以前她常唱给我听，唱得真好！不过她这时唱《月儿高》，还念道白，当然又是一种心情了。我记得道白中有这样的句子：‘不知他流落何处，我想他故乡羞转，盘缠又无。多应闷死了。纵然不死，知他如今在哪里？’”

“这分明是她借戏词来表达对你的牵念。”尚炯知道落难公子郑元和与妓女李亚仙的故事，而且知道结局是美满的，于是又转向鸨母问，“你还没有说完，施丽后来怎么出嫁了？”

“三个月后又拖了一个多月，小丽对三爷这边已完全绝望，慢慢又打点精神与客人们周旋。这时来了一位豪客，一下子就看上了小丽；小丽也喜欢他。不久那豪客就出三千两银子替小丽赎了身。”

“你说的豪客可是一个胖胖的扬州人？”华叔敏问道。

“不，不，”鸨母笑起来，“你说的是陶五爷。他是个寻花问柳的快活人，曲中大半人家他都去过，到处都可听到他‘这块那块’的声音，前几天还来看过秋霞。他可从来没有动过为谁赎身的念头。”

“你见过那位豪客吗？他是哪里人氏？”

“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哪里人。听说娶了小丽后，他再没到曲中来过。”

华叔敏还想再问一些详情，忽然从外面巷子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少年声音：“逼汗草，茉莉花！逼汗草，茉莉花！……”

小翠又从侧屋跑出来，穿过堂屋，跑下台阶，很快就出了院门。

这突然的一幕使华叔敏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那时，每天巳时左右，卖花少年就会吆喝到门前，施丽的丫头就会跑出去买几朵花苞回来。……正想着，巷子里传来小翠的笑骂声：

“你要死了！你再敢摸，我打死你！”

卖花少年快活的笑声。

一切都同三年前一个样，连丫头与卖花少年的调笑也与当年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屋主换了人！

小翠托着一手花苞回到堂屋。她给了鸨母一朵，自己在鬓边插了一朵，正往侧屋走，忽然又回过身来，笑着在两位客人的茶几上放下一朵，顿时满室异香扑鼻。

鸨母因见华叔敏心不在焉，便转向尚炯殷勤地问长问短。她说话很有分寸，而整个意思是希望他有空常来。离开时，华叔敏在茶几上放了一块银子。

到南京的第二天，华叔敏就开始领着尚炯拜会一些药商。他没有再提施丽，仿佛事情已经过去，但尚炯知道他心里很不好受。夜晚尚炯偶尔醒来，还听到他在对面床上辗转反侧。原先他曾许诺尚炯，抵宁后要夜游秦淮河，饱览灯船盛景。这时他好像忘了此事，连秦淮河三个字都很少提及。

尚炯很理解他的心情。自从去了一次卞家，尚炯已领略到旧院妓家的品位。在他年轻时逛过的北方窑子中，不分妍媸，所有的窑姐都是施尽手腕出来拉客。而那天他们去卞家时，卞秋霞就在侧屋，而且听着堂屋里的谈话，却始终不露面，显然因为客人是来找施丽的，并非慕自己的名而来，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出来接待。这种矜持和自尊在低等妓院是不可想象的。他想，施丽能让华叔敏如此难以割舍，也必定有其独特的魅力。

不过他有时与华叔敏对酌，还是乘醉劝上几句。他说：“张敬轩杀王月，固然太残忍，但他说‘大丈夫不要把女人放在心上’，也有一定道理。天

涯何处无芳草。仁弟风华正茂，凤俦鸳侣，指日可偕，何必为一烟花女子过于劳心伤神。”

华叔敏嘴上不说，心里也在自我排解。他想，他百方为施丽赎身，一半是为自己，一半甚至一大半其实是为施丽，想让她从风尘中早日脱身出来。唯其如此，三年来在对她的思念中他一直含有深深的自责和内疚，担心她的处境和心情。现在既然她已经从良，并不像有些妓家那样遭际悲惨，他应该为她感到庆幸。至于自己的婚事，诚如尚炯所言，应该不会很难。

他们又见了几位药商。由于彼此都是内行，对各种药材价格作了比较后，已经谈妥几笔生意。他们又询问药商，是否有做棉布生意的客商可予介绍？药商们都表示一定代为留意，只是因为隔行，一时还想不出这方面的熟人。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谈生意分散了注意力，华叔敏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他开始偕同尚炯游览城内城外的一些景点。一天，他们在莫愁湖边散步，他正向尚炯解释湖名的来历，忽听背后有人叫道：

“华三爷！华三爷！”

华叔敏停下来，回头一望，不觉愣住了：“怎么是你，七爷？”

来人笑道：“怎么不是我？这几年你都上哪儿去了？让我好找！”

“什么？你找我？我还找你呢！”

“你去哪儿找我？”

“安庆！”华叔敏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再谈当年想求助于他的事已没有任何意义，于是改用平淡的口吻接着说，“三年前，我偶过安庆，因想念老友，就顺便去宝号奉访，不料铺面已经易手。我向他们打听七爷仙踪，说法全不相同。有的说你去了景德镇，有的说你去了松江，有的说你在苏州开染坊。尊驾这些年到底在哪里发财？”

“发什么财！干我们这行的只能赚点牵线搭桥的小钱。”被称为“七爷”的人笑答道，“你说的几个地方我都去过，只是没开染坊，到苏州是为染坊介绍一笔生意。这些年多半时间还是在南京。大驾却是往哪里去了？好几次有朋友病了，想请个好郎中，到处找不到人影！”

在见到来人的最初一瞬间，华叔敏脑中闪过的是为施丽筹赎金的事，一种强烈的遗憾使他觉得心好像被抓了一下，随即这一感觉被排除，他很快想到采购棉布的差事有门了！于是笑道：

“多年契阔，没有想到在此不期而遇。今天由小弟作东，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细聊吧！”

说着他将尚炯与来人作了介绍。尚炯刚才听两人一问一答，已明白此人就是那位牙商，当年华叔敏为了赎施丽曾苦苦寻觅他，谁知他却回了南京！世上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听说对方姓唐名旭，字耀东，行七，尚炯拱手笑道：

“幸会！幸会！常听习斋说起七爷是他多年至交。”

“岂但至交，三爷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年我生了疬子精，这里统统烂了。”唐旭指了指自己的颈子，“要不是三爷妙手回春，我早见阎王去了。嗨，今天老友重逢，又有幸结识常二爷，自然是我作东，岂可让三爷破费！”

三人在莫愁湖边一处酒家坐下来。华叔敏记得唐旭那年去松江，就是替人介绍一笔棉布生意，于是很快切入正题，说道：

“耀东兄，我们今天不光是巧遇，对常二爷来说，简直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此话怎讲？”

“常二爷是经营药材的。他这次受一位湖广布商朋友之托，想打听一下江南一带的棉布行情。偏偏我的熟人都隔行如隔山，除了药市别无所知。今日与七爷在此邂逅，可不是巧得不能再巧了么？”

唐旭完全没有想到这次故人重逢会带来一笔生意，他竭力掩饰住内心的喜悦，以平常的口气问道：

“不知常二爷那位朋友想购多少棉布？是想做大生意还是小生意？”

尚炯从高一功处已大致了解湖广、中州一带的棉布价格，于是答道：“敝友想先了解这里的布市行情。如果价格适宜，则需要的货可能会很多。”

唐旭说：“是这样，如果只是受个别店家之托，需货不多，我在南京就可替二爷将事办妥。我们做牙行的，总是力求让买卖双方都满意。现在二爷既是华三爷的至交，而华三爷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自然更要处处为二爷着想，决无胳膊肘向外拐的道理！如果二爷需要的货很多，生意很大，我们恐怕就得离开南京，往苏州去一次。”

华叔敏说：“你不是去松江做过棉布生意么，怎么又变成苏州？”

唐旭笑道：“棉布当然是松江出的，但布商来自各地，并不都是松江人。我认识一位苏州商人，既经营苏州一带的丝绸，也经营松江一带的棉布，生意做得很大。现在路途不安宁，运货、交货，他也都有办法。我那次带人去松江采购棉布，最后也是通过他才把事情办成。”

华叔敏望着尚炯问：“二爷以为如何？”

尚炯笑道：“我是无可无不可。既是七爷愿意拨冗作曹丘，敝人自是感激不尽，何况我还从未去过姑苏。听你说，苏州的市肆风光、私家园林均有特色，我也颇想前往领略一番。”

“这就更巧了。”唐旭插进来说，“我这位朋友自家的园林就值得二爷一看。那是请计无否 [4] 先生营造的。另外他还开了酒楼，与他的园林连成一体，简直妙不可言。”

华叔敏说：“你说的计无否先生我也听说过。那可是个奇人，听说同样几块石头，在别人手上怎么堆砌都难看，而经他一摆弄就成了天然图画。我在安庆时，曾被阮家请到怀宁去看病。那阮家的石巢园，也是委请计无否重新营造的……”

“怀宁阮家，阮圆海 [5] 家？”尚炯问。

“阮圆海家。”华叔敏说，“我们当郎中的，心里虽然也有是非，但病家请我们去治病，没有不去的道理。阮圆海当年巴结魏阉，不齿于士林。现在东林、复社予以抨击，自是理所应当，但替他家人治病是另一回事。此理也同样适用于计无否。我想计先生也未必瞧得上阮胡子的人品，但造园之事又当别论。再说远一点，譬如计无否可以替人营建贞节牌坊，但若秦淮河上的旧院妓家要造园，他也照样会精心布局，一展身手。”

当说到“旧院妓家”几个字时，华叔敏心里“格登”一下，就像无意中碰触了自己的伤口，但他没有停下来，继续把话说完。

尚炯听了二人的介绍，更增添了前往姑苏一游的兴致，随即询问如何走法。

唐旭说：“从这里去苏州，骑马虽然快，但天热，不舒服。倘若二爷不急，则不如乘船，也不过两天水程，即可优哉游哉抵达吴门。”

“仍从大江走么？”

“江南水系四通八达。从大江转入运河，可直抵苏州；由南边小河进入太湖，亦可转往苏州。倘走太湖，则可饱览四十八岛、七十二峰，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客随主便，我们跟着七爷走就是。”

[1] 吕廷振——吕纪（1477—？），字廷振，明代著名画家。

[2] 董玄宰——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明末著名书画家。

[3] 《绣襦记·孤鸾罢舞》——《绣襦记》为明代剧作家徐霖所作传奇，该剧第二十七出为《孤鸾罢舞》。

[4] 计无否——计成（1582—？），字无否，杰出的造园家，著有《园冶》。

[5] 阮圆海——阮大铖（约1587—约1646），号圆海，天启时依附魏忠贤，因而为东林党、复社所不齿。

第五十三章

船只在小河中欸乃前行。有时穿过一些乡镇，鳞次栉比的房舍、形制各异的石桥和木桥、河边正在洗衣、洗菜、淘米的妇女，都让尚炯感到新鲜，不由得想起“小桥流水人家”的名句。更多的时候，小河流过绿油油的农田。两岸长势甚好的水稻、棉花与尚炯在北方常见的光秃秃的土地形成鲜明对比。这使他想起此行的另一重要任务来。他知道，目前在夺取明朝天下的方略上有三种不同意见。其中一种是杨永裕提出的，主张顺流东下，先取南京，以富庶的江南为根基，然后再进军北京。这次派他来江南，也是希望就这一方略作些考察和权衡。过去他在同大将们的接触中，知道陕西籍的将领们都赞同顾君恩的主张，即先取关中，建立基业，而后再挺进山西，攻取北京。他很理解将领们急于衣锦还乡的心理，自己也觉得这不失为一步好棋。但自从到了南京，加上今天沿河所见，他开始改变看法。他觉得如果能把大江以南先拿到手上，则不但从此粮饷都有了着落，而且将来进攻北京，也可预先堵住崇祯的南逃之路。当然，义军不能光向百姓索取，必须设官行政，使百姓能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军队自身也要实行屯田，这才能长治久安，开创一个升平之世！他又想起李岩关于经营河洛、徐图天下的建议。他想，应该把李岩与杨永裕的主张放在一起来考量，那样闯王的事业将可立于不败之地！他打定主意，回襄京后一定要把此行的见闻与自己的想法全说出来！

第二天黄昏时候，船只摇进太湖。尚炯没有到过洞庭湖和鄱阳湖，太湖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大湖泊。那一望无际的碧波，那倒影入湖的葱绿岛屿，那在芦苇和岸柳掩映中起伏绵延的一抹远山，那在绚丽的晚霞中上下回翔的洁白沙鸥，都使他仿佛置身于一幅醉人的山水长卷之中。而就在他周围，大大小小的渔船正扬帆归去，从一些船上传来了悠长曼妙的歌声。他无法听懂歌词，但他觉得这些渔歌非常好听，与薄暮的湖上景色浑然融为一体。

暮色更重了。周围的渔船都已远去，湖上一片静寂。他们的船也开始向岸边摇去，准备找个地方系缆歇夜。尚炯举目四望，辨不清应当停靠的所在。他又向前方凝望片刻，回身对华、唐二位笑道：“太湖真美。我平

生不会作诗，可是此刻胸中却冒出两句诗来。”随即念道：

烟波一棹归来晚，

暮霭苍茫失钓台。

华叔敏一拍船舷，说：“仁兄虽不常作诗，但观此二句，不唯写景逼真，而且饶有意韵。我看即使请一般举人进士来写，也未必就能过之。只是如能再吟二句，放在前边，补成一绝，则以全璧示人，当更令人叹服。”

尚炯笑道：“我的诗不让人笑掉大牙，已是万幸，怎敢叫人叹服？何况我也只得两句，第三句就写不出来。素知仁弟才华横溢，诗词歌赋莫不精通。倘蒙不弃，就请在前面添上两句，如何？”

“我也不会写诗，岂敢佛头着粪。”华叔敏先推辞一句，继而又说，“不过从少年时起，我就爱读宋词，于长短句稍知皮毛。让我想一想，看能否将大作诗意化为小令一首。”

“有了，只是胡诌，聊博一粲。”不一会儿华叔敏就作成了一首《菩萨蛮》。他用手一指即将沉落湖中的夕阳，朗声高吟：

凡人争道湖光美，

神仙尤为湖光醉。

恍似一珠擎，

湖心夕照明。

无边波漫漫，

一棹归来晚。

人在画图中，

苍茫眼界空。

“古人填《菩萨蛮》，上下阕末句多作‘仄平平仄平’或‘平平平仄平’，此处姑以‘平平仄仄平’代之。”华叔敏吟罢，又说明了一下。

尚炯见他把自己在义军中的“老神仙”外号也用到词中，不禁莞尔；同时对于华叔敏在片刻之间就化诗为词的捷才也深为佩服，不觉连声称赞。

一直没有说话的唐旭仔细地听了华叔敏念的词，说道：“我是个俗人，诗啊词啊的都不懂。到过太湖多次，也从来不会形容。今天听了二位的大作，觉得以前来太湖都是白来了！今天才知道太湖真是美！连太阳下山时它都是美的！不过华三爷的词虽然极好，其中有一句，我还听不太明白。”

“哪一句不太明白？”华叔敏问。

“大作中提到一位神仙，好像说他比我们凡人更喜爱太湖。那一定是湖仙了。可是我在这里来来往往，还从未听说过太湖有湖仙。不知是男仙还是女仙？”

华叔敏和尚炯互望一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说得对。其实对这位湖仙，我也不太了解，都是以前听一位朋友说的。据说是位男仙。”华叔敏说罢，又笑起来。

第三天申时左右，三人舍舟登岸。在一家客栈歇下以后，唐旭先单独去见熊福生，也就是他要介绍的那位大商人。由于天色还早，而华叔敏对苏州也很熟悉，便偕同尚炯一起来到街上溜达。走过几条街，但见前面店铺、摊位甚多，人群熙熙攘攘；在一处大院门前，更有香烟缭绕。华叔敏指点道：

“前面就是玄妙观，苏州最热闹的地方。”

沿着闹市走去，尚炯看见绣铺、绸缎铺、杂货铺、当铺、钱庄、粮店、酱菜店、瓷器店、古玩店、裱画店，鳞次栉比，琳琅满目。而在道观内外，更有唱戏的、演武术的、玩杂耍的、说书的、摆测字摊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他忽然联想到早年多次去过的开封大相国寺，虽然南北语言、风俗迥异，但繁华景象却颇相似。

“唉！”他在心中叹道，“可惜去年的洪水把一座古都给毁了，大相国寺也

完了！”

两人走进巍峨的三清殿，看了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尊巨大的贴金神像。尚炯问起该殿沿革，华叔敏也不太清楚，转问殿内一位刚上完香的老道士。两人用吴语交谈。尚炯只听老道说了一句“格是长远哉长远哉”，后面的对话就一句也听不懂了。中间老道又曾指着他问：“俚从陆里来？”他也莫名其妙。谈完话后华叔敏告诉他：

“玄妙观在西晋时候就有了，当时叫真庆道院，到元朝才改称玄妙观。中间曾焚毁多次，现在这座大殿是南宋淳熙年间重修的。”

尚炯笑道：“怪道我听他说‘长远哉长远哉’，从西晋算起，到现在该有一千多年，真是够长远了。他刚才指着我问什么？”

“他听你是外乡口音，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原来如此。”

出了玄妙观大门，两人正往回走，一个穿着破旧长衣的中年汉子突从路边迎上来，对着尚炯一面打量一面神秘地说：

“耐格长相勿一般，福气大得来，阿要拨耐仔细看看？倪是勿作兴讲假话格。”

“他说什么？”尚炯问华叔敏。

“他说你有福相，要给你看相，还说他不会讲假话。”华叔敏笑着将尚炯带往前去。后面又传来那汉子的声音：

“耐格长相末样样才好，就是耳朵勿好，听勿懂好闲话！”

“他又说什么？”尚炯问。

“他说你的面相样样都好，就是耳朵不好，听不懂他说的好话。”

尚炯觉得好笑，回头一望，发现那汉子又找别人搭讪去了。

回到客栈，唐旭尚未回来。华叔敏便吩咐伙计弄几样酒菜端到房里来吃，并关照厨房不要每样菜都烧得很甜。酒菜端上来后，尚炯举杯笑道：

“习斋，你猜我两天来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你高兴的事情很多：采购棉布的事有了眉目；对江南城乡风情有了接触；观赏了太湖美景；适才又游了玄妙观，还被高人指称有大福相……”华叔敏笑着正要继续往下说，尚炯打断了他：

“你说的这几桩事固然让我高兴，但最令我高兴、欣慰的不是这些事，而是仁弟你本人！”

“我让你高兴？”

“是的。自从到了南京去了旧院，我看你就一直愁眉不展，郁郁寡欢。此事无足怪，你还未届而立，阳气正盛，要斩断如缕情思，谈何容易！我前些日子深为你的情绪担忧，却又爱莫能助。后来看你渐渐平复，我也开始放心。这次一路行来，看仁弟又同以往一样才思泉涌，意兴飞扬；秦淮旧梦，似已抛诸脑后。这是最让我高兴的。来，让我先就此事敬你一杯！”

两人碰了杯，尚炯又说道：“说我有福相，那是江湖骗子的话。在我看来，仁弟才是英气勃勃，一表人材，前程似锦，不卜可知。至于欲谐琴瑟，更是易如反掌。这第二杯酒便祝仁弟早日好音送喜，鸾凤和鸣！”

华叔敏说：“仁兄关怀，小弟五内铭感。其实在南京时，我已想通。男女之事都看缘分。小丽在三年前已经嫁人，而我到三年后才碰见唐耀东，足见我和她之间确实没有缘分。所以登舟以后，我就不再想此事，一切都如风流云散了。”

“如果你今后又巧遇施丽，还会旧情复燃吗？”

“我想不会了。”

唐旭被留在熊家吃晚饭，很晚才回到客栈。他告诉尚炯和华叔敏，熊福生本来明天要运货去外地，为了接待他们，已将押运之事另交别人去办。明天上午他将在他的酒楼迎候几位大驾光临，中午即在该楼设宴招待。

三人一早起来，梳洗进餐之后，时间尚早。华叔敏问了熊家地址，便说不妨步行前去，好让“常二爷”再领略一番姑苏的清晨风光。于是他们沿河而行，当走到一座石桥附近时，看见桥上桥下站着蹲着许多人，有的穿件对襟的布背心，解开纽襻敞着前胸，有的打着赤膊。尚炯感到奇怪，问道：

“这是些什么人？为什么都聚在这里？”

唐旭说：“这是些打零工的人，每天早上都在几个固定的地方等着机房主人来找他们去做工。从我第一次到苏州，五六年来都是如此。”

华叔敏说：“何止五六年。我早先在这里当走方郎中，也给此辈开过方子治过病。据我所知，像这样每天清晨等着打零工的情形，从万历年间就

开始有了。”

“他们都打些什么工？”尚炯问。

“他们各有专能。据说以前在花桥等候的是缎工，在广化寺桥等候的是纱工，在濂溪坊等候的是车匠。今天在这里守候的倒不知是些什么工。”

华叔敏正想着是否要过去问一下，却有几个匠人先围上来。他们同华叔敏、唐旭说了几句尚炯完全听不懂的话，随后脸带失望地退回原处。有人又伸长颈子向远处观望。

“这里什么工匠都有。他们还以为我们是来雇工的呢！”华叔敏说。

“他们每天都能等到雇主么？”尚炯问。

“不一定。像熊幸如熊四爷，”唐旭称着熊福生的字说，“他也开机房。但据我所知，他雇的工匠都是长期的。只有在旺季忙不过来时，他才会出去找打零工的来临时帮忙。零工按日付酬。”

“这些零工为什么不弄张机子自己在家干活呢？要是一直等不到雇主，不是吃喝都无着了么？”尚炯又问。

“你说的是单机自织的散户。这种散户很多。我做牙行多年，凡有大宗生意，都是我领着客商去大户购买；小散户则自己把织好的绸缎、棉布送到牙行来出售。有的小散户做不下去，连机子都卖了，抵了债，就只好出来为大户打工。没有找到常主的就成了零工，每天在这些地方守着候着，白等一场的情形是常有的。”

“雇主的面孔他们都熟悉。刚才居然来向我们几个陌生人揽活，说明真是等得急了！”华叔敏说。

尚炯不由得一阵感叹，心想江南虽然富庶，但真正有钱的，除了包买包卖的大商人之外，就是拥有许多织机的大雇主。至于一般百姓，能置一台机子当个小散户就算不错了；一旦沦为雇工，特别是零工，生计就太艰难了……

又走了一段路，日头已经很高，三人身上开始冒汗，唐旭便叫了三乘小轿。走过几条街，来到一条幽静的巷子。街边是一溜白色围墙。经过一处院门时，尚炯从轿窗中望见门额上写的“也园”二字，觉得这个园名倒有点意思。轿子又向前走了几十步，快到转角处才停下来。尚炯出了轿子，眼前是一座二层楼房，敞开的门上窗上都雕着花。屋檐下悬着一块横匾，写着“也是酒楼”四个大字。联想到刚才看过的园名，尚炯未见面就对主人有了几分好奇与好感。

三人刚刚跨进店门，便听见一阵楼梯响，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纺绸长衣的男子从楼梯上快步走下，一面拱手，一面嘴里连说：“失迎！失迎！”

唐旭当即为主客双方作了介绍。熊福生便请他们上楼坐。到了楼上，还未坐下，尚炯和华叔敏不经意地向窗外一望，都不禁被眼前的景致深深吸引。从这里俯视，下面是一个占地不算很大，却有着曲廊花榭、假山池塘，亭台楼阁安排得错落有致的花园。一棵梧桐的横枝恰从窗子上方伸过，大片的梧叶既为房内遮了阳，又为窗前的景色平添了几分画意。

“这是你们站在楼上看花园。如果你们去到园中抬头观赏，这座小楼就又成了别致的风景。”到过园中的唐旭站在他们身后说道。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私家园林。”尚炯望着熊福生说，“刚才在轿中看见尊邸称为‘也园’，园名也起得好！”

唐旭问道：“四爷，我虽多次来府上，却还不知这园名有什么深意；还有这酒楼的名字也很特别。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各位先请坐，先请坐。”熊福生招呼三人坐下，又让店伙计端来茶水和鲜果、点心，并拿来几把折扇供客人扇风，然后才答道，“我这园名和楼名都没有什么深意。只是想着苏州的园林都是达官贵人、风雅之士盖的，譬如城南的沧浪亭便是北宋苏子美的隐居之地，又如城北的拙政园乃是本朝王槐雨特请文待诏帮忙营修布置的。我一个小小的生意人，怎么配同他们比？又怎么敢起什么高雅的园名？我只能说，自己的蜗居，也勉强算是一个小园，所以就叫‘也园’。苏州酒楼很多，我这小楼也只能叨陪末座，所以就叫‘也是酒楼’。”

熊福生说一口苏州官话，尚炯都能听懂。他见此人说话一味自谦自抑，毫不张扬，不禁想起在武昌时长春观邱方丈关于“不争”“第一”的议论，心想这个商人表面看来倒有点道家气味，当即夸道：

“尊邸如诗如画，令人观之心旷神怡；园名又含蓄蕴藉，引人遐想。足见四爷胸中丘壑，实已远远超脱凡俗。”

“二爷如此过誉，我可承受不起。世上商人是最俗气的。只要别人不嫌我们俗不可耐，就是对我们的莫大恭维。今天承蒙诸位光临，午饭后还请移步到楼下园中小憩。”

说了一阵园林，谈话进入正题。熊福生问起棉布的需求量、是本色布还是染色布、交货地点等问题，尚炯一一回答。自从三年前宋献策献来《谶记》，闯营高层都明白李自成的新朝将是“水德王”，因而将士的服色也尚蓝。当他告诉对方需要许多蓝布后，熊福生说：

“这好办。如果松江的染坊忙不过来，可以拿到苏州来染。我自己也有染坊。”

关于交货地点，熊福生说，由于现在“流贼”猖獗，商家既怕“贼兵”，也怕官兵，一旦遭遇，不但货物被劫，血本无归，甚且连自身性命都要赔上，所以一般商人都只敢在产地附近交货，非有十足把握，不敢长途贩

运。而他因与各地官绅以及乡寨都有交往，所以还敢异地交货。由于尚炯只笼统地说是受湖广友人之托，并没有说出具体地点，他也不细问，说道：

“二爷订货多，我们肯定走水路。我可以在安庆交货，这已经快到湖广了。再往前都是左昆山的地盘，我就不敢过去了。”

尚炯自从离开武昌，对战争形势就没有了确信儿，这时便索性装作无知，问道：“我们离开湖广时，听说左良玉正要从九江溯江而上。不知后来形势如何？四爷可有知闻？”

“我们做生意的，不能不关心各地军情。据前天得到的消息，张献忠盘踞的武昌三府二十一州县已经都被左军攻克。张献忠到了长沙，目前在湘境四处出击；听说下一步还要由湘入赣。唉，以前我可以经浙江运货到江西，有时还顺便把景德镇的瓷器运回来。今后这条路也危险了！”

又谈起棉布价格，尚炯一听，比高一功告知的北方布价果然便宜得多，但他知道还有还价余地，便说道：

“我回湖广后，会将今天谈的结果马上告诉敝友。如果他觉得可以在安庆提货，大概很快会派人来府上接洽。至于价格么，希望四爷能……”

“好说，好说，”熊福生未等尚炯说完，就接过话头，“其实耀东兄知道，我的开价在这一带是最低的，何况今天我与几位一见如故，即使不赚钱我也愿意帮朋友这个忙。等贵友那边来人后，我们可以一起再商量。总之第一笔生意，我一定会做得让大家满意。另外，除了棉布，不知贵友对丝绸有无兴趣？棉布以松江产得最多，丝绸可是苏州特产。如果贵友需要丝绸，我也一定会以最低价格给他。”

尚炯知道现在闯营中的绸缎都是从王府和官绅家中抄获的，将来也未始不需要自行采购一批，便也问了丝绸的价格，答应回去转告。

华叔敏是以陪伴的身份前来，自身并无洽购棉布的差事。当双方商谈种种细节时，他更插不上嘴，只是微笑着一面摇扇子一面听。多年来他也结识过一些富商。在他以往熟悉的病家中，唐旭就算是很有钱的了，因此三年前为赎施丽而筹钱时，首先就想到找他帮忙。可是与熊福生一比，唐旭简直不足齿数了。熊福生没有一句自夸的话，却从他随便提到的事项即可看出他经营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绝非一般商家、牙行所能望其项背。再以宅第来说，华叔敏也去过不少人家。就刚才俯视的园景来看，尽管占地亩数不算很大，然其结构的精巧、布置的得宜、呈现的诗情画意都备见匠心，除了阮大铖的石巢园差可比拟外，别的私家园林亦鲜有能及者。

华叔敏有意无意地观察熊福生，发现他眼睛不大而炯炯有神，顾盼之间透着精明和自信。如果不是一个蒜头鼻稍稍影响了五官的布局，应该说那是一张很英俊的脸。他脑子反应极快，常常对方话只说了一半，他已

完全明白。他的谈吐也总是很得体，只是在谈到价格时才不免露出商人本色，说出一些生意场上的套话。

午餐很精美。好些菜如响油鳝糊、碧螺虾仁、叫花童鸡、灌汤狮球、姑苏酱鸭等都与尚炯吃惯的北方菜肴判然异味，虽然偏甜，但极鲜美。还有一种蜜汁小豆腐干，用料普通而口感也甚佳。午饭前只见熊福生把一个仆人叫到面前低声嘱咐几句，仆人旋即离去。午饭吃完，大家正在品茗闲聊，那个仆人又跑回来，弯着腰向主人禀报什么事情。熊福生听后开心地笑起来，随即对三位客人说道：

“各位如有兴致，即请去园中一游；游罢就在荷风送爽轩小坐。小妾略通音律，非是熟客，不会让她出来献丑；非她自己情愿，也不会强她出来应酬。今天贵客远道而来，顿使蓬荜生辉。适才我让贱仆去问她的意思。她表示乐于为远客一献薄技，聊助雅兴。”

“嗬！”唐旭听了先叫起来，“四爷这里，我带客来可不是第一次。四爷是多忙的人！一般客人留顿饭已不容易，哪有时间陪他们逛园子？能进园子的都是贵客！至于四爷的如夫人妙解音律，我也只是听说，从来还没有福气当面聆听。今天我不谢四爷，倒要感谢常二爷。不是常二爷来，谁有这样的面子！”

尚炯和华叔敏都明白，熊福生如此殷勤接待，甚至不惜让爱妾出面，当然与所谓“熟客”、“远客”无关，真正的原因是他看出“常二爷”是个大客户，他要尽全力拉住。而他的爱妾显然十分通晓事理，善于襄助丈夫。但不管如何，对方的盛情还是令他们感动，两个人都顺着唐旭的话头说了一番感谢的话。

在也是酒楼一楼，有一扇直通也园的后门，平时都关着，只有熊福生自己进出，才会临时打开。现在他就领着客人从后门来到园中。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小径走过几十步，回头一望，四角翼然的酒楼突出在白墙绿树之上，果然成为园中的一道风景。他们走过一进院落，又走过一进院落，每座小园都让他们觉得别有洞天。而尤令尚炯叹为观止的是，在将各园隔开的墙上凿有若干造型美观的空窗，透过空窗可以看到隔壁园中的景致。陪在身边的熊福生说：

“也园是请计无否先生帮忙营造的。计先生说，这叫‘借景’，把隔壁的风景借过来。”

“很妙，很妙，”尚炯说，“每扇空窗都是一幅画！”

又来到一座小园。中间是一个池塘。池塘一角卧着几块太湖石，为小园平添了三分野趣。池中遍植荷花。成群的小鱼在荷叶下游来游去。有的花正在盛开，有的含苞待放。微风过处，花叶摇动，隐隐拂来一阵清

香。就在池的北岸，有一间门窗洞开的雅室。一块横匾写着“荷风送爽轩”。两楹悬有竹刻对联，尚炯略晃一眼就被主人请进室中，只看清下联末句是“凌波一朵红”。室内除花梨木的桌椅茶几外，还放着几个俗称“绣墩”的鼓形瓷凳。大家随意坐下后，仆人端来凉茶，送上湿毛巾。熊福生又对仆人吩咐了一句。不一会儿，便听见有人声和脚步声从外面传来。华叔敏正端着盖碗品茶，猛然觉得那说话声和脚步声都非常熟悉。虽然事隔多年，那声音一点都没有变。“是她！”华叔敏的手一抖，茶水都溅了出来。他正竭力保持镇静，施丽已含着一脸甜笑走进屋来。后面一个丫头替她抱着琵琶。

施丽先向三位客人敛衽施礼。三人赶紧站起来还礼。当她认出华叔敏时，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很快避开他的目光，转向熊福生望了望，就在面对尚炯的一个绣墩上坐下。

“各位想听什么？”她优雅地从丫头手中接过琵琶。

尚炯说：“我是门外汉。华三爷内行，还是请华三爷说。”

华叔敏还没有从突然的刺激中恢复过来。他直视着施丽，却又有点儿恍惚。尚炯连问两遍，他才傻笑着答道：

“随便，随便。”

施丽又笑着看了几位客人一眼，开始弹奏。才弹几个音，华叔敏就听出，是《海青拿天鹅》！那年他第一次误走到施家小院时，她弹的就是这首曲子，以后又曾多次听她弹过。她今天为什么要弹此曲？是同他一样忆起了往事？是想用曲子来传递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愫？这时他已经可以从容地来观察她了。他发现几年过去，她举止还是那样动人，笑容还是那样甜美，只是比以前略显丰腴，因而也似乎更加白皙了。她快活吗？《海青拿天鹅》表现的是猛禽海冬青捕捉天鹅的场景。她是否觉得自己有点像天鹅，不幸落在熊福生这只猛禽的爪子里？这么想着，华叔敏忽然对她充满了怜悯，而对熊福生升起一股仇恨。可是正在这时，他看见熊福生轻轻地招手让丫头过去，把自己的折扇递给她，指了指施丽。丫头随即回来站在女主人身后扇风。正在弹奏琵琶的施丽特别给了丈夫一个甜笑。显然，他们两情相笃，她不是受难的天鹅。她很快活。但这个答案并没有让华叔敏得到解脱，他反而更加难受了。

他坐在丫头挥扇的下方。他闻到了她身上特有的香气。他知道，在她极薄的丝衫里面，还穿着抹胸。夏天的抹胸是纱制的，麝屑和别的香屑就贮在隔层里面。冬天的抹胸则是绉绸制的，以前每当替她解开罗襟，一股醉人的奇香就让他欲仙欲死。忽而丫头的扇柄似乎无意中触碰了她的左肩胛，她的身子轻微地抖动了一下。这个谁都不注意的动作没有逃过华叔敏的眼睛。在她左肩胛下面靠近腋窝那边，有一颗比米粒还小的红痣。以前他替她按摩，一碰那痣，她就笑着直躲。他知道她怕痒，就常常故意去碰那地方。唉，一切都是那么清晰，一切就像在昨天，一切又

都恍同隔世了。现在，香气，红痣，连同她整个人，都归熊福生一人去享受了。这个熊福生，除了几个臭钱，还有什么？那么难看的一个蒜头鼻，简直比陶胖子还难看，她怎么能够容忍？怎么会喜欢？

正在意马心猿地胡想，室外又传来一阵说话声和碎步声。

“勠去！勠去！有人客勒浪嗨！”一个女人的声音。

“要去！要去！”一个极稚嫩的小孩的声音。

大家正感奇怪，一个大概两岁左右的男孩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因为腿太短，过门槛时几乎跌一跤，但他满不在乎，直往施丽跟前跑去。后面一个乳母模样的人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小孩到了施丽面前，伸出小手去拨弄琵琶，嘴里嚷着：

“倪要弹！倪要弹！”

施丽停止了弹奏，对客人们笑道：“每次我一弹琵琶，他就跑来捣乱！”说着弯下腰去，拿着男孩的手弹出几个音。男孩满足了，继续用手在弦上拨弄片刻，便离开了施丽，跑向熊福生，说：

“骑马！倪要骑马！”

熊福生笑着把他转个身抱起来，放在自己一条腿上抖动。男孩咯咯笑着望向施丽，又望向几个陌生的客人。华叔敏这才看清小孩的眉眼很像施丽，只是长了一个与熊福生一样的蒜头鼻！看着一家其乐融融的画面，他忽然有一种孤独感，觉得自己真是形单影只。他开始回想张献忠的话：“女人都一个样。男人迷女人，不是那女的真有迷人处，而是被自己的心迷住了。”又忆起昨天尚炯说的“欲谐琴瑟，更是易如反掌”的话。心想他们说得对！真要成家，有何难哉？要找个如施丽一般或胜过她的人，又有何难哉？他逐一地想起平生接触过的女人，包括在献忠那里唱《罗江怨》的歌伎，那女孩显然对自己是有情意的。他甚至想到了这次在旧院未曾谋面的那个神秘的卞秋霞……

“华三爷……”

熊福生的一声呼叫把他从浮想中唤了回来。他愣怔了一下，发现所有的人都含笑望着他，而小男孩不知什么时候已跑出去了。

“华三爷，”熊福生笑着说，“小妾不揣浅陋，思为贵客清唱一曲。常二爷、唐七爷都请三爷点曲。”

华叔敏意识到自己刚才走了神。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望着施丽说：“《绣襦记·孤鸾罢舞》中有两支《月儿高》，不知夫人有无印象？”

施丽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她定睛望着华叔敏，片刻间没有马上回

答。熊福生却接口道：

“很好！很好！《月儿高》我倒没有听过，贤妾如有印象，就唱《月儿高》！”

“好吧，我想一下，看能不能记起来。”说罢，施丽想了一下，又接过丫头递上的茶，喝了一口润润嗓子，这才唱起来——

深秋时候。

帘幕西风透。

延伫东篱畔，

人比黄花瘦。

抛闪多才，

要见不能够。

便做话别临歧，

尚兀自牵衣执手。

何况蓦地教他无奔投。

野草闲花满地愁。

施丽刚开始唱，华叔敏就想起第一次在旧院听她唱曲的情景。那时他已听过她的琵琶，便说道：“古人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如小娘这般，可谓‘丝肉俱佳’。”她一笑，说：“什么肉啊肉的，难听死了！”事后他一想，觉得把歌喉称作“肉”，的确欠雅，只是从来没有人去非议古人罢了。当施丽唱到“便做话别临歧，尚兀自牵衣执手”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当初别她去安庆时难舍难分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同时他从施丽的眼神中也看出有一缕似怨诉又似怅惘的幽情。他忽然深悔当初不该滞留外地，应该回南京向她说明一切，说不定回来就会遇上唐旭！当她一曲唱完时，他以为她会接着念道白，不料她却跳过去开始唱第二支——

穷途奔走。

累累丧家狗。

怎得还乡里，

何日功名就？

愿他早到鹓班，

又恐撇下鸳鸯偶。

这里也有一句道白。施丽似乎犹豫了一下，随即果断地念出来：“天哪，我有万千心事，怎能够见他？”接着又唱下去——

除是梦里来相会，

重把衷肠分剖。

默默相思泪暗流，

罗帕薰香病裹头。

从施丽请客人点琵琶曲那会儿起，尚炯就发现华叔敏的反应有点异常。但大家当时都在注意听曲，后来又有小男孩进来一打岔，便没有去多想。到熊福生请客人点清唱曲，华叔敏又一次表现失常时，尚炯心中顿生疑窦。等他说出《月儿高》，而施丽的表情也显得复杂时，尚炯心里猛一惊，想起了在旧院卞家的谈话。难道是她？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儿，让一对有情人在如此难堪的情境中意外重逢？于是在施丽开始清唱后，他密切关注两人的表情。他看出来华叔敏眼泛泪光，非常激动；施丽也越唱越激动。尚炯忽然紧张起来，担心两人会有出格的举动。作为旁观者，他非常清楚，今天这件事情的最好结果，就是让它赶快过去，不要留下任何痕迹。这样对三个当事人都比较好。反之，则对三人都会造成伤害。但他除了静观之外，别无他法可想。

施丽唱完了，收起悲戚的表情，对听者露出惯常的甜笑。尚炯觉得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立刻带头喝彩。唐旭也在一旁连声叫好。华叔敏从听唱开始，就忘记了刚才脑中出现过的诸多女人。他一直望着歌者，完全

进入了《月儿高》的氛围。她唱完了，他好像还没有听完。她重展笑容，他觉得那是凄美的微笑。作为点曲者，本来应该多赞评几句的，他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尚炯看了他一眼，也顾不了很多，旋即起身告辞。三个人先在荷风送爽轩与施丽作别，随后由熊福生将他们直送到大门口。

第二天，尚炯就偕同华叔敏踏上了重返湖广的归程。

二败孙传庭

第五十四章

尚炯在武昌与张献忠见面的情形很快就被刘体纯安插的细作报到了襄京。李自成确信张献忠不敢在自己的后方捣乱后，便决定采纳顾君恩的建言，向关中进兵。作为进兵的第一步，他将田见秀留下镇守襄京，自己与刘宗敏率领义军主力移驻到了邓州。邓州是位于豫西南的军事要冲。由此往东再往北，可以出宛、叶而趋洛阳，进而西扣潼关；由此往西，则可经内乡、淅川入武关，再经蓝田直捣西安。

刚抵邓州不久，刘体纯又得到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是崇祯罢免了几个月来畏葸不前的督师吴甡，将他发往云南边陲充军；改任孙传庭为督师，除总督陕西、三边外，加督晋、豫、湖广、川、黔以及江南江北等地军务，并挂兵部尚书衔。另一条是左良玉乘张献忠主力转战湖南之际，逆江西上，准备重新占领武昌。

听了刘体纯的禀报，李自成和刘宗敏、牛、宋等立刻意识到，孙传庭在新任职务的压力下，将不得不出潼关来进行决战。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关中之地易守难攻，以孙传庭的才略和兵力，如果固守陕西，义军要强行进攻，损伤必然较大，如果把他引到河南来打，那就容易多了。以义军目前居压倒优势的兵力，几乎肯定能打赢这一仗，而一旦歼灭了孙传庭的主力，取关中就易如拾芥了。但左良玉的重返武昌却是一个坏消息。孙传庭出关，必定会挟督师之威，檄调左军北上。义军要分兵对付两支劲旅，难免左支右绌，陷于被动。

“左良玉会听孙传庭的将令？”刘宗敏摇头表示怀疑，“我看自打杨嗣昌督师起，姓左的就是推磨打算盘，身在大圈子上，心在小圈子上。朱仙镇战后，更是见了我们就逃。他会突然吃了豹子胆，与孙传庭南北合击？他不怕我们抛下孙传庭先来对付他？我看他小子不敢走这步棋！”

大家觉得刘宗敏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左良玉是否真会按兵不动，还是难以确定。宋献策想了一会儿，说：

“捷轩说得虽然有理，但为万全起见，我有一个建议，看殿下可否让滨鲁将军回左营一次，名义上是拜谒老丈人，实际上是了解左良玉的态度和左营虚实。倘能就此将他稳住，当然更好。”

大家听了都觉得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计。宋献策提到的滨鲁将军就是王四，与左小姐结婚前已改名王泗，字滨鲁。

“小四儿单身入虎穴，会不会有危险？”刘宗敏问。

“只要左小姐留在襄京，左良玉就不敢对他下手，还不得不放他回来。”宋献策笑道。

“这是个办法。本来孤就有意让他们小夫妻回去一次，现在就让小四儿先跑一趟吧。小四儿很机灵，不会出事的。”

李自成一锤定音。随即准备了给左良玉的礼物，同时让左小姐亲笔给养父写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夫妻和睦，在襄京一切都好，俟兵戈稍靖、路途安稳时，她将偕同夫婿前往探亲。此外宋献策又给一位老熟人、现住左营的说书人柳敬亭一信，请他便中对王泗给予照拂。这样，王泗就带着两封书信、若干礼品和二十名亲兵骑马上路了。

八月中旬，王泗由武昌返回；恰好尚炯与华叔敏也从江南回来；而刘体纯又得到陕西的一些重要消息，李自成便在邓州行辕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与会的除牛、宋、李岩和刘宗敏、李过等大将外，还有四位新政府的官员，即兵政府侍郎李振声、从事邱之陶、吏政府侍郎喻上猷、从事顾君恩。李振声是在承天投降的明朝巡按，因系米脂县人且与李自成同宗，所以颇受重用。襄京设立六政府时，许多人都以为兵政府侍郎一职会由李岩出任，没想到会是李振声。邱之陶是现任明朝礼部侍郎邱瑜的次子。去冬义军攻陷宜城时他的祖父被杀，而他投降义军后不但对祖父之死没有一句怨言，并且屡屡为新政权建言献策。李自成认为他年轻有为，对他的赏识甚至超过了对牛金星之子牛佺。喻上猷是明朝御史，与别的降官不同的是，早在五六年前他就开始关注李自成的作为，并曾透露给杨廷麟。这次他是乘回石首县老家探亲之机主动投奔义军，因此格外受到信任。至于顾君恩则更是以善于揣摩上意而俨然成为李自成的亲信臣僚之一。只是由于新顺朝在文官的任用上比较讲究原来的地位与出身，而顾君恩只是一名秀才，所以暂时未能获得更高的职位。

会议开始后，先由尚炯介绍江南之行的见闻。听他谈到水乡风光的旖旎、物产的丰饶，对照中原的残破，大家不由得心向往之。他又谈到采购药材和棉布的情况。药材好办；大宗棉布则涉及运输问题。当时襄京已有户政府，侍郎是曾任明广西布政使的萧应坤，但军队的供给等一应事务仍由高一功掌管。当下高一功说，棉布价格的确便宜，如果武昌在张献忠手里，打个招呼，从水路将货从安庆直运到襄京，不会有问题；现在左良玉占据了武昌和鄂东，事情就不好办了。

“他妈的，要不是为了打孙传庭，老子就先去武昌端了他左良玉的老

巢！”刘宗敏恨恨地说。

李自成沉默不语。其他人也都有点儿沮丧。这时喻上猷站起来说：

“殿下，此事在微臣看来，实不足虑。盖打败孙传庭后，可以马上回过头来再打左良玉。打败了左良玉，水路自然就畅通了。棉布仍可采购，只是时间稍稍往后推迟而已。”

“喻大人所言甚善。”顾君恩也站起来说，“以微臣管见，打败孙传庭后，关中指日可下，而崇祯也将从此再无力量与我天兵抗衡。从现在起，不出一年，也许只需半年多时间，殿下必将进京荣登大宝。届时江南可传檄而下，一统山河从此底定，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区区棉布小事，更何劳圣心牵挂？”

闯营的老人从来议事都比较务实，包括牛金星在内都很少说空话。他们听了喻、顾特别是顾的讲话，都觉得空洞而无补实际，但因李自成对两人所说并无反感，甚至微露笑意，所以大家也都没有将心中的不满表露出来，只是高一功忍不住说了几句：

“话是这么说，但两三个月后天气就很冷了。许多战士都没有御寒的衣服。咱们可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

“再熬一下吧。”李自成打断了高一功，“崇祯十一年冬，我们窝在商洛山中，大风雪天，缺寒衣，也缺被褥。一天清早，孤去找王长顺，进房不见一个人。后来他们听到动静，一个个从乱草堆里钻了出来。他们就是睡在草堆中取暖！那么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现在这点小事儿也决难不倒我们！君恩说得好：打败孙传庭后，关中指日可下。只要进了西安，先把秦王府的布拿出来给将士们添衣服！”

听李自成这么一说，大家都不再表示异议。

接着由王泗谈他的武昌之行。王泗已长成一个相貌堂堂的青年，只是从他说话的表情偶尔还可看到当年在大相国寺那个打拳卖膏药的少年的影子。他先介绍武昌和鄂东的形势。他说，被张献忠控制了两三个月的地方，现在又都到了左良玉手中。由于张献忠任命的府州县官大都是明朝的降官、举人、秀才，所以有些地方根本未经战斗就又倒向官军一边；有些地方虽有抵抗，但因大西军主力已经南下，所以在得不到回援的情况下也纷纷失守。他特别提到，麻城军民在汤志率领下准备坚守，没有料到的是，当初与汤志一同起义、后被张献忠任为知州、又升任兵部尚书的周文江，竟甘充内奸，与左军里应外合破了麻城，汤志牺牲。

“这两个人我在武昌都见过。”尚炯插话说，“汤志看起来是个很不错的青年将领。周文江是个秀才，表面看去对敬轩毕恭毕敬，要不敬轩也不会让他当兵部尚书。我记得那天登黄鹤楼，他也作了诗，都是些肉麻吹捧的话，但敬轩喜欢。”

王泗说：“老神仙说得没错。汤志带领奴仆起义时，杀了六十个与官府勾结、为虎作伥的秀才，偏偏这个周文江会混到奴仆这边来，没有被杀，反而当了官，骗过了汤志，也骗过了张敬轩。看来这小子是个演剧的出身，会装！”

当王泗谈到投降张献忠的官吏、举人、秀才又纷纷倒向官军一边时，在场的李、邱、喻、顾表情都不太自然。别人没有特别留意，而宋献策因早年卖卜看相，养成了察言观色的习惯，所以几个人的表情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还看到，当王泗与尚炯提到周文江时，李振声脸上闪过一丝不安，邱之陶则嘿嘿一笑，故意显得坦然自若。不过他随即想到，可能是因周文江被张献忠任为兵部尚书，而他们两个恰好也在新顺朝的兵政府任职，由职位的相似而引发尴尬也是很自然的。

王泗接着谈到见左良玉的经过。他说，左良玉收下了礼品，看了左小姐的信，又详细问了养女的身体、起居等情况，对他的态度还算客气。

“大概他看我还算顺眼，不是青面獠牙、牛头马面的怪物吧！”

“嗨，小四儿，”袁宗第笑起来，“你现在可是一表人材，连在咱们闯营都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到了他妈的左营更是鹤立鸡群没的说！他左良玉打灯笼都难找你这样的东床快婿。”

刘宗敏笑道：“汉举现在会掉书袋了。什么‘东床快婿’、‘西床慢婿’，我还真有点听不懂！”

“嗨，我哪里会掉书袋？这都是听牛先生说的，说古代一个大官去另一个大官家里挑女婿，别人都规规矩矩，唯独一个才子不把这当回事儿，打个赤膊躺在东边的床上吃东西，结果反而被挑中了，所以称为‘东床快婿’。”

坐在袁宗第身边的郝摇旗听了笑起来：“哈哈，我还以为有多么了不起，原来只是打个赤膊吃东西！咱们这些人，谁没打过赤膊？刘爷做铁匠那些年，只怕天天都打赤膊。吃东西？咱们只愁没东西吃，哪里会怕吃东西？我敢说，他‘东床快婿’三天吃的东西，我郝摇旗一顿就可吃下去！”

听了郝摇旗的话，大家都笑起来。

袁宗第又望着王泗说，“再说他左良玉那副尊容，扫帚眉，钟馗脸，自己不照照镜子，还敢嫌你！”

“我倒没看清左良玉的长相，朱仙镇一仗被个假货给蒙了。”刘宗敏也转向王泗，“快说说，老丈人招待你了吗？”

王泗说：“没有特别招待。就是当晚柳将军说书，他让我一起听了一次。又让左梦庚单独宴请我一次。临走时要带些绸缎首饰给内子，也都是由梦庚交给我的。”

宋献策点头说："他还是怕别人传出去，说他与我们暗相勾结，所以只好一切都让左梦庚出面。大舅子招待小郎婿，也说得过去。"

李自成问："左军的实力和动向你打听了没有？"

王泗说："跟老丈人没机会多聊，我就只好在左梦庚身上下功夫。咱俩一起喝酒，他酒量不如我。可我装着先醉，把他灌迷糊了，再一激，真话就套出来啦！"

"他究竟有多少兵力？"刘宗敏问。

"看他醉了，我故意说：'父帅年纪大了，这八十万大军将来都得由大哥来统率，担子可不轻啊！'武昌关于左军的人数有各种各样说法，我是挑最多的说。他一听就笑了，说：'哪里有八十万？你个傻小子！'接着他就告诉我，还让我千万别往外说，他们在今年春天到了安庆，前锋直抵芜湖。南京方面吓坏了，赶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派人前来劳军，劝他们仍回湖广去打张敬轩；除就近为他们速催饷银三万两并粮食牛酒外，又答应代向朝廷陈情。当时马士英给崇祯的题本说的是，左军有马七八千匹、战士降丁约三四万、妻小眷属约二十余万。重返湖广后，左营人数又大有扩充，但能战之兵估计不会超过二十万。"

李自成听王泗说得条理清楚，感到满意，又问道："左军下一步的打算，你问了么？"

"我问了，但左梦庚也说不清楚，可能暂时还没有确定。倒是后来与柳将军交谈，他的一句话让我品出了一点味儿。"

"你说的柳将军可就是军师的熟人柳敬亭？"李自成问。

"是的。左营中大家都称他柳将军，所以我也称他柳将军。此人其貌不扬，脸上有麻子，但说起书来可精彩，说什么像什么。他要形容一个二八佳人，你会觉得面前站着的就是个佳人，不会再注意他的麻子。嗨，我那年随二虎叔去开封访宋军师，为了学那几句卖膏药的行话，练了整整半个月！可是这位柳将军，一张嘴，天南地北，从古到今，各色人物的相貌打扮、言谈举止、武艺文才，直到心里的盘算，都说得活灵活现。听他说书，比先前听曹营的戏班子唱戏还来劲儿！那天他说《岳家将》，不但堂屋里坐满了人，连院子里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

宋献策说："以前他在江湖上说书，也是走到哪里，人群拥到那里。只不知他是怎么到了左良玉营中？"

"听说就是今年春天左军抵达安庆时，安徽提督杜宏域想结交左良玉，把正在当地说书的柳敬亭介绍到了左营。老丈人一见他就有相见恨晚之感。除了听他说书，连一些重要的军务也都同他商量。他说的话，总是能合老丈人的意，所以左营中别的人也都尊敬他。他看了你的信，对我

倒也很亲切，第二天就请我去他房中喝茶聊天。我直夸他的《岳家将》说得好，他也很高兴。”

“你是怎么问他左军下一步打算的？”宋献策问。

“他脑子比我好使，我可不敢随便套他的话。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咱们新顺王殿下对我老丈人很敬重，所以才让我专程前来拜谒，下次还会偕内子一起回来。现在孙传庭要出潼关与我们为敌，我们不得不与他兵戎相见；但我们绝不愿南来找左营的麻烦。”

“他怎么说？”刘宗敏插问。

“他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你这次明的是来看丈人，实际是来挂免战牌的。’昨天他说《岳家将》，说到‘王佐断臂’，也有个挂免战牌的故事。我当时就一笑，顺着他的话问：‘柳将军，你看这免战牌管用么？’他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过了半天，他才说：‘我们说书的，都是事后诸葛亮；没有发生的事儿，我们怎么算得出来？不过以常情揆之，你老丈人与你们李帅的想法应该都差不多。”

听到这里，宋献策不觉点头微笑，牛金星、李岩、刘宗敏也都有点儿明白。半天没有说话的李过忍不住问道：

“他说左良玉的想法与我们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

王泗说：“我当时也一下子不太明白。他就两只手做了个手势，说：‘你们不愿做夹心饼子的馅儿，左帅也不愿做夹心饼子的馅儿’。”

“哦，”李过恍然大悟，“他的意思是，左营如今夹在我们和张敬轩之间，也担心会受到南北两面夹击！”

王泗说：“他就是这个意思。”

李自成说：“虽是这个意思，但打仗容不得半点儿疏忽。如何对付左良玉，我们还要仔细商议。今天子明远道归来，小四儿也刚回来，中午就都留在孤这里便饭，下午还要听德洁讲陕西的消息。”

行辕的午餐很简单。比起李自成平时的伙食，除常吃的素菜和羊杂碎外，又添了烩羊肉和卤猪头两样荤菜。主食除窝头和小米粥外，又摊了一些薄饼。此外，为了替尚炯和王泗接风，还特地让厨房拿出来半坛好酒。只是想着下午还要议事，大家都不敢多喝，对尚炯和王泗略敬一杯便都作罢。

席间大家又让尚炯谈谈江南见闻。当听到苏州园林的精妙布局时，都不

觉啧啧称奇。也有人问起秦淮河的妓院风光，尚炯口里推说不知，心里却想起了华叔敏。这次一路回来，他对这位年轻同伴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并承诺一定为对方物色一位窈窕淑女。回到襄京后，华叔敏仍回贺锦营中去了。尚炯却时时想着自己的承诺，越想越觉得事情难办。自从在熊福生家见到施丽，他就突然明白为什么三年来华叔敏不为一般女子动心了。这就像古人诗中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再逐一比较多年来自己认识的众多女子，包括高夫人身边的女兵，包括健妇营中的健妇，虽然也有不少生得俊的，却显然同施丽不一样，很难入华叔敏的眼。"唉，说不定真得等将来大军下江南后，才能到南京或苏州去给他物色一个意中人呢！"

李自成只喝了半杯酒。他静静地听着众人笑谈，没有插话，心里却在想着即将爆发的战事。刘体纯得到的新消息，已向他单独禀报过，下午只是向与会者通报，再一起商量。最重要的消息是，孙传庭已经出关。正因为此，他对左良玉这边的动作也格外重视，不敢掉以轻心。突然，他无意中看到，顾君恩在吃烩羊肉时把汤汁弄到了手上，正拿起一张薄饼来擦手。虽然他对这位颇有见解为人又颇机敏的臣下一直都很赏识，但这个用饼擦手的举动却让他看不惯。太浪费了！他想，许多老百姓现在连窝头都吃不上呢，怎么可以这样糟蹋粮食！一面想着，一面不由皱起眉头注视顾君恩，但顾却毫不在意地继续擦他的手。

另外有两个人也注意到了这件事。一个是坐在顾君恩对面的宋献策。他早就发觉，自从襄京政权建立，随着一批明朝的降官、举人、秀才来到李自成身边，一股阿谀拍马之风也开始在各种场合蔓延。由于李自成本人没有表示出反感，别人也都不便对这种风气加以指斥。相反，由于拍马渐成习惯，甚至连他和牛金星这样较早参加义军的人说话时也不得不带点儿奉承语气。而在所有这些人中，顾君恩又是最善于迎合李自成的一个。现在突然发现他用饼擦手而李自成显出不满，宋献策心中暗暗感到一阵高兴。

另一个是与顾君恩邻席的李岩。他第一个看到顾拿饼擦手，一时也觉得很看不惯，随后他看到李自成不满的眼色，又不禁为顾感到担心。他很想提醒一下邻座，却又不知该如何表示。

正当李自成、宋献策、李岩怀着不同的心理看着同一个人的动作时，顾君恩已经擦完了手。出乎三个人的意料，他把刚擦完手的薄饼折叠了一下，送进嘴里慢慢吃掉了。李自成顿时眉头舒展，露出满意的神色。宋献策嘴角闪过一丝讽刺的微笑。而李岩先是松一口气，继而忽然觉得这一幕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苦思片刻，猛然记起早年读过的《新唐书》中关于唐太宗身边的佞臣宇文士及的一段记载。也是取饼擦手，也是引起太宗的不悦和注目，最后也是将饼吃掉，与今天的情景几乎一模一样！他不由得侧过脸去望望顾君恩，看见顾正微露得意之色。于是他断定，顾刚才是完全知道李自成的反应的，只是佯装不知罢了！难道这就是今日的佞臣？他又记起《新唐书》中关于那事还有几句评议。大意是，连唐太宗这样的英明之主，看出了宇文士及的巧佞都不能排斥，一

般的中材之主，想不被佞臣所迷惑，就更难了！

下午会议开始后，先由刘体纯通报新消息。一个重要的军情是，孙传庭已于八月初六率军出潼关。

自去年冢头之战以来，通过刘体纯的细作的不断探报，李自成等对孙传庭的动静是大体清楚的。他们知道，孙一回陕西，就又开始征兵筹饷，操练兵马，修缮器械，并实行屯田，积储军粮。在征兵方面，采取三户一丁的办法，即三户人家得有一人从军，从而在不长的时间里又拥有了近十万兵力。此外，孙又学戚继光、俞大猷的办法，制造战车数千辆，上载火炮甲仗，以便对付义军的骑兵。如果孙倚仗地利，坚守潼关，又将火车营布置在从武关到蓝田的某个路段，那么，想一举拿下关中是极困难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移驻邓州之后，李自成并没有急于出兵，而是等待着更好的机会。

李自成等又听说，鉴于冢头战败的教训，孙传庭并不愿意很快出关。从北京到西安，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主张持重为上。然而崇祯本人却耐不住，特别是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相继称王后，又惊又气又怕的崇祯更迫不及待地想除掉这两个“巨贼”。同时陕西的士绅因不满孙传庭的抽丁征饷，督工苛急，也巴不得他赶快离开陕境。他们一面跑到北京告状，说孙在陕“玩寇縻饷”；一面又在西安以流言恫吓孙：“秦督还不出关，缇骑马上就要来捉人了！”等到孙被任命为督师后，李自成等便确定他将不得不出关，于是一个在中原大地围歼孙传庭的计划也开始酝酿和施行。

“果不其然！”刘宗敏听了刘体纯的通报后高兴地说，“老孙头到底还是顶不住，被崇祯逼出潼关来了。咱们还是照原来商量的，把口袋张得大大的等他来钻吧！”

宋献策说：“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他会缩回去，所以一定要不断地以弱兵示敌，让他多尝点甜头，直到他钻进我们的口袋，想缩也缩不回去！”

牛金星说：“除了以弱兵示敌，还可派一支人马赴荥阳、汜水，装作要渡河北上，这样为了保北京，他就更不敢退回去了。”

李岩说：“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在孙传庭过了洛阳后要派兵切断他的粮道。这支截粮队伍的行踪一定要隐蔽，万不可打草惊蛇。”

其他人也发表了各有侧重但大致相同的意见。李自成听后，特别问道：

“这火车营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大家看应当如何对付？”

宋献策说：“春秋战国之时，打仗本以车战加步兵为主；但车战只宜在宽阔的平地进行，地势稍微局促坎坷，车子转动前进就都不灵便。所以自

从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骑射取得成功后，各国也先后仿效，骑兵就逐渐取代战车，成为战场上最活跃的主力军。后世虽也有人采用战车作战，但大都以失败告终。如唐朝房琯以车战对付安禄山，便在陈陶斜遭到惨败。至于近世戚继光和俞大猷重新使用战车，一来是因为在平原作战，二来是因为大量使用了火炮和火铳。将炮放在车上当然比人扛马驮要方便得多，同时车又能屏蔽火器，使之免遭矢石攻击，所以戚、俞使用战车是成功的。”

刘宗敏说：“照这么看来，对他妈的火车营还得多加防范。”

宋献策说：“不过战场上的事变化多端，其中士气最关紧要。一旦孙传庭进了我们的口袋，粮道又被切断，那时军心动摇，士无斗志，火车营非但起不了主力作用，只怕还会加速他们的崩溃。”

李自成发现在大家纷纷议论之际，李振声很少说话，这时便特意含笑向他问道：

“先生主持兵政府，对火车营可有什么看法？”

在李振声同杨永裕等一起归降后，李自成曾一度亲切地呼他为“大哥”。直到称新顺王后才改口。而在当时众多文臣中，只有牛金星等极个别的人被李自成尊称为“先生”。当下李振声很恭敬地答道：

“军师博学多闻，于车战之沿革、利弊，剖析得至为精当。微臣听后受教良深。戚继光、俞大猷所以使用战车，确与火器相关联；故戚继光尝谓：‘车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所以，要对付火车营，关键是要想出对付他的火器的办法。”

大家都知道李振声说得不错，但究竟如何对付火器，他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这时邱之陶站起来望着李自成说：

“殿下，据微臣所知，戚继光与俞大猷使用的战车尚有不同。戚氏所用为偏厢车，车车相联，类似车城，较利于防守；而俞氏所用为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目前当务之急，是先须弄清孙传庭所用为何种战车，明白了它的利钝所在，方能因器制宜，予以重创！”

李自成听了点头，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话更切实而不空泛，随即嘱咐刘体纯进一步打探火车营的战车制式与配置。

接着大家开始分析孙传庭的兵力。据刘体纯的探报，陕兵约有十万之数；进入河南后，陈永福的数千人马必来会合。同时孙传庭还会联络登封的李际遇等盘踞各地的土霸王，会檄调郧阳巡抚高斗枢以及左良玉等前来合围夹击。大家商议的结果，决定派李侔带些礼品亲往登封一次，劝说李际遇不要配合官军轻举妄动。至于高斗枢，因兵力有限，估计他不敢离开郧阳。真正可虑的还是左良玉。虽说左担心自己会受到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夹击，但实际上两支义军并无这样的夹击计划。而左的决策

常常不事到临头不向属下宣布，所以谁都无法真正确定他下一步的动向。万一在义军与孙传庭鏖战之际，他突然率军北上，义军就会腹背受敌，战事就难以逆料了。

按照李自成等原来的计划，准备将孙传庭的主力引诱到郏县一带予以围歼。为此，今日会后，义军主力将很快离开邓州，开往襄城。大家认为，左良玉如果出兵，不会直接前来襄城、郏县参战，而一定是水陆并进，先取襄京。一旦拿下襄京，断了新顺军的粮道，战场形势就会出现逆转。这是最让李自成担心的事。目前让田见秀留守襄京，是考虑到他的宽厚仁慈，可以约束军纪，安定人心，与民休养生息。可是，万一左军大量拥至，田见秀能否以霹雳手段加固城防，严守待援呢？如果要更换守将，又有谁能比田更适任呢？在新顺朝的武将中，田与刘宗敏一样，是职衔最高的权将军啊！

正当李自成等踌躇不决时，邱之陶又站了起来。

“殿下，从武昌到襄京，并非一天就可抵达。左军倘若大举蠢动，我们只须加强探报，必能事先知悉，预作防范。微臣不才，愿协助田将军留守襄京，除料理兵政府日常事务外，将特别关注左军动向。稍有风吹草动，臣必与田将军未雨绸缪，俾城防万无一失。倘左军大至，臣必事先飞骑通报殿下，以便殿下从容运筹，绝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李自成对邱之陶本来就很倚信，听了他这番话更感欣慰，当即表示同意，说道：

“有你在襄京，孤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第五十五章

柿园战败，回到西安，将近十个月过去了。表面看来，孙传庭仍然精力充沛，每天黎明起床，舞剑练功之后，就开始处理一天的公务。除忙于征兵筹饷积粮外，他还特别关注火车营的建设，经常跑去营中视察。然而他的家人和亲信幕僚却都看出，较之去年，他明显地老了。漂亮的五绺长须，原来只有少量白须掺杂其间，现在已呈一片花白。他脸上很少出现笑容，在素常严峻的神色中增添了忧郁和悲愤。继室张氏已多次发现他于梦中惊醒。今天清晨，她先醒来，又听到他在说梦话，似乎是在喃喃地念诗。待他醒后，她便问：“你在梦中作诗了吗？”

“你听见了？真是一个怪梦啊！”他用袖头擦了擦额上的冷汗，然后开始讲起来——

他觉得自己好像飘浮在空中，下面是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屋中间桌上有个圆形的沙盘，几个书生模样的人正在那里扶乩。但见一人先用一把尺将沙匀平，另两人从两头将乩笔轻轻托起来。随后又有一人向空中一

拜，说道：“某某恭请大仙赐诗。”他恍然意识到自己今天正是这般书生所请的乩仙，于是他在空中默默吟诵，那支乩笔便在沙上由缓而急，唰唰地写出字来。他作的是一首七律——

一代英雄付逝波，

壮怀空握鲁阳戈。

庙堂有策军书急，

天地无情战骨多。

故垒春滋新草木，

游魂夜览旧山河。

陈陶十郡良家子，

杜老酸吟意若何？

乩笔每在沙上画出一字，边上便立刻有人用毛笔另誊在纸上。誊完后，先前那个向空作揖的人又向空中一拜，说：“请问大仙尊号。”于是孙传庭又说了四个字，沙盘上随即显示出来，写的是：“柿园败将”。这时便听下面的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哎呀，‘柿园败将’，这不是白谷孙公降坛了么？”

“是啊，柿园之役，败于中旨之催战，罪不在公；而此诗乃以房琯兵败陈陶斜自比，引为己过。足见正人君子之心，可与日月同昭！”

“‘杜老酸吟’何谓？”

“老兄连杜少陵的《悲陈陶》都不知道？此诗中的‘陈陶十郡良家子’盖由老杜的‘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变化而来。而杜诗后面还有‘野旷天清无战声’、‘日夜更望官军至’等句，酸苦之情，尤令人感伤不已！”

“各位所言，固自有理，唯柿园之役，又称冢头之役，并未如房琯一般使用战车。导致孙公全军覆没的车战乃是第二年的事。此处‘柿园败将’只是一个落款，所指战事则发生在下一年。”

听到这里，孙传庭不觉大吃一惊：下一年？难道下一年又战败了么？苦苦经营半载有余的火车营也覆没了么？再看看自己题的诗，竟有‘游魂夜览旧山河’之句，难道自身已是鬼魂，而大明山河已经易主了么？他觉得自己的心在狂跳，太阳穴和额头都涔涔地冒出冷汗，随即一翻身醒了过来。

“你说怪不怪？我居然会变作乩仙，还作出那么一首怪诗。但愿这不要变成诗谶才好！”孙传庭复述梦境之后，对张氏说。

“不会的。”张氏用自己的手帕替丈夫轻轻将汗拭净，安慰道，“详梦的人都知道，梦中的吉凶祸福都与醒时的遭遇恰好相反。所以梦中说车战不利，即预示车战将获大胜；梦中说‘游魂夜览旧山河’，实际反而预兆官人将在大白天亲眼获睹荡平流贼的新局面！”

“但愿如你所说就好。只是‘庙堂有策军书急’，朝廷催战可是真的呀！”

“最近又催战了么？不是说朝中也有人主张持重么？”

“朝中是有人反对轻易出关。冯尔弢就是力主持重的一人。他甚至用自己的头来打赌，对皇上说：请先把他下到狱中，如果出关能战胜流贼，就把他杀掉！他给我的信中也力戒我出关浪战。”

“你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么？”

“他的话说得太决绝，也太不吉利，但是他的心情我可以体会。”

新任兵部尚书冯元飚，字尔弢，是当时朝中对战局最悲观的人之一。张氏曾听孙传庭说，冯元飚因感到朝廷兵饷两缺，大事已不可为，又亲见几位前任的悲惨结局，根本不愿出任该职。有次上朝时他突然头晕倒地，由别人搀扶而出。京中传言，都认为他可能是为了免祸而装病。

“除了他，兵部张侍郎也主张出关之事要慎之又慎。但皇上听不进兵部的话，连诏催我出关，他们也没有办法。再说，陕西一些官绅不愿助饷，也巴不得我早日离陕赴河南。这些人不想想，万一出战不利，流贼进入陕境，那时玉石俱焚，他们再追悔就来不及了！”

张氏是很聪明的人。她明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道理，知道丈夫的梦境其实正是他的一种思虑、一种预感的反映。她内心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并为此感到恐惧。

“只要把兵练好，粮饷筹足，你还是能打败流贼的，是吧？”她问道。

“那当然。流贼主要倚仗人多，其中不少是饥民，迫于生计而从贼，并没有经过训练。要论打仗，他们与虏骑是没法比的。”

“总听你说虏骑厉害，到底怎么个厉害法？”

孙传庭已经从怪梦的惊悸中恢复过来。他望着妻子犹疑片刻，才以自嘲的口气说道：

“告诉你个故事吧。十二年春，我军与虏骑在一条河边相遇。士兵们看见隔着一条河，都胆壮起来，指着虏骑大骂，说要操他们的妻女。谁知虏骑听了大笑，从后军牵出一大群妇女来，都是在山东、畿辅一带掳获的，说：‘你们的妻女都在这里被操，你们还想操别人的妻女？’”

“该死！这些鞑子真是该死！”

“你更想不到的是，他们说着，就有几十个人骑马舞刀浮水过来。我们这边数千将士居然连箭都不射，回头就跑，自相践踏，我怎么呵止都呵止不住。这真叫奇耻大辱，令我现在想起来都汗颜不已。而这也说明，当时我军的士气已完全被虏骑的气势所压倒。这种气势流贼哪里能有！”

孙传庭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嘴动了动，没有再说下去。

对于“剿贼”军事，他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柿园之役过去不到一年，战败的阴影仍然笼罩心头，特别是香山脚下漫山遍野的“贼军”蜂拥而出的那一幕总是在眼前挥之不去。这导致他做了几次噩梦，也是他一直拖延着不愿仓促出关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由于以前取得过大胜义军的骄人战绩，他骨子里依然对“流贼”感到鄙夷，甚至觉得柿园之败“非战之罪”，而通过将义军和清军相比较，更增添了对前者的蔑视，也增强了克敌制胜的自信。他既担心出关再次受挫以至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又时时想着要重整旗鼓，一雪去年战败之耻！他想把这种矛盾心情全告诉妻子，但犹豫一下，忍住了。

过了十来天，又接到崇祯新的诏书，措辞更加急迫而严厉。孙传庭担心再不出关会有不测之祸，不得已上疏奏明，定于八月初率兵出征。到了八月初一，他果然在西安关帝庙隆重誓师。誓师之后，陆续有官绅前来送行，孙传庭只是礼貌性地接待一下，不作深谈。唯当巡按金毓峒来访时，他把对方请进了书斋。

金毓峒是个直言无忌的人，还在京中当御史时，就曾上疏直指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是“庸才”。十六年抵陕不久，他就看出秦师将骄卒惰、训练不足等诸多毛病，因而不顾崇祯的焦虑，更不顾陕西士绅的反对，决然上疏直言仓促出关之害。他的言行顿时引起孙传庭的注意，使孙对这位新来的同僚产生好感和尊敬。

仆人献茶退出后，金毓峒两手一摊，无奈地说道：

“仆迭次抗疏力争，不获圣明采纳。如今大人不得不克期出关了。”

听对方一开口就是这种语气，孙传庭不觉微笑。他反而觉得应该安慰一下对方，于是答道：

“出关之事已定，弟忝为督师，决无畏葸不前之理。然兄于举世昏昏、众口嚣嚣之际，亢直敢言，对出关之事独持异议，据理力争，令弟深为钦佩。今事虽不果，然兄之情谊，弟当永铭在心。”

“大人所言差矣！仆之抗疏，岂为私谊也哉？”金毓峒并不附和孙传庭，“目前国家多难，社稷危如累卵。朝廷可用之兵只剩三支。一支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那是万不能调入关内的。”

孙传庭听了点头。就在去年十一月，清兵又曾入塞，共陷冀、鲁八十余州县，所经之地烧杀淫掠，景象极惨，至今年四月方始满载金银财帛、人口牲畜而去。这是继崇祯十一、十二年后，北地人民遭受的又一次浩劫。幸而还有关宁铁骑牵制，以致清兵每次都是在长城找个缺口进出，否则门户洞开，“虏兵”直接由山海关长驱而入，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另一支是左良玉的人马。”金毓峒接着说，“大人出关，想必会檄调左军北上。但我估计他不会动，除害怕与闯贼交手外，他还得对付献贼。朝廷和南京方面为了保江南，也会让他先去剿灭献贼。”

孙传庭知道他讲的是实情，但自己身为督师，不能不檄调左军北上参与“围剿”，所以他只是听着，没有点头。

金毓峒继续说道：“第三支便是大人统率的秦师。这是目前剿灭闯贼的中坚，也是朝廷剩下的最后一支捍卫京师之旅！”

说到这里，金毓峒停下来，以满含忧郁和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孙传庭猜到他可能有重话要说出。虽然金毓峒的官阶比自己低几级，但孙传庭对他毫不轻视，说：

“仁兄有话只管直说。”

金毓峒长叹一声，几乎带着哭声说：“秦师倘出意外，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孙传庭从他的话中听出亡国的殷忧，不免深受震动，诚恳地说道：“我明白了，兄所以抗疏力阻出关，非为区区私谊，实为国家安危操心耳！传庭至不肖，然出关与否，又岂为一身着想耶？盖亦以大局为考量耳！今既已誓师出征，断无退缩之理。我兄于剿贼军事素多卓见，盼能有以教我！”

“仆一介书生，于兵法战阵，岂敢在大人面前班门弄斧。只是多年来关注战事，有一句话奉恳大人参酌。”

“哪一句话？”

“万勿轻进！”

两人又交谈了一会儿，金毓峒起身告辞。孙传庭一直将他送出大门；回到书斋，仍然久久地回想着刚才的对话，心中感到沉重。当天晚上，张氏给他端来夜宵时，他让她坐下，说道：

“上次你问我，兵精粮足，能否打败流贼？我说当然能。现在我马上要出关了。我自然希望一举击溃流贼，为皇上解忧，为苍生纾困。可是说实话，我的兵还没有练好，粮饷也嫌不足。此次离开西安，或则凯旋，或则……万一剿贼不利，我就不一定回来了。万一……”

因为对妻子说出了实情，说出了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孙传庭觉得松了一口气，正想进一步交代后事，张氏以颤抖的声音打断了他：

“丈夫以报国为主，家中事毋劳操心。妾亦自幼读圣贤书，万一有不虞之事发生，妾自会妥善处置，绝不会辱没孙家门楣！”

孙传庭想到他们夫妻数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想到三年入狱期间，家中大小事都靠张氏一人撑持；想到现当生离死别之际，妻子分明有许多恐惧、许多悲苦，却都不说，而默默地再次将家中重担挑起，他不由得非常感动，一股混合着感激、内疚、不舍的复杂情绪遂由心头升起。他很想对妻子说一大通温情的话，但最后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贤妻如此深明大义，我就放心了。”

李自成大军抵达襄城不久，便获知孙传庭正在一路东进，前锋已进抵洛阳，并与河南总兵陈永福相会合。在秦军刚刚进入河南时，李自成已将驻守在洛阳以西各州县的义军撤走，只派马世耀率几千人马在陕州一带诱敌，现在既已将敌诱至洛阳，便须对下一步战事作新的部署了。

这天，李自成在襄城县衙召开军事会议，除重要文武外，李侔和小将罗虎也被通知与会。会议开始后，先由李侔谈了去登封见李际遇的经过。李侔说，李际遇消息很灵通，知道自身夹在官军和义军之间，为求自保，绝对不敢轻动。李侔去时，他曾亲自出迎，礼数极周到，除再三表示对新顺王的敬意外，还回赠了丰厚的礼品。

“但是，我想如果孙传庭派人去了，他也照样会恭恭敬敬接待的。”李侔说。

“这都在孤预料之内。只要这次他不蠢动，我们不会马上吃掉他。”李自成说着，转向罗虎，“小虎子，你知道孤今天为什么召你来么？”

罗虎已由当年的孩儿兵长成一员剽悍的青年将领。近年来由于他对军纪

和练兵都抓得很紧，使所部人马成为义军中的一支精兵，因而颇受刘宗敏、李过等大将好评。他很少参加高层会议，这时立刻站起来说：

“末将知道马上要打大仗。只要殿下一声令下，末将一定冲杀在前，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自成笑道：“我们这次对孙传庭采取布袋战术。洛阳是布袋的口子。下一步要把他往东南引，一直引到郏县、襄城这一带来。那时他就完全进了布袋，我们就要收紧袋口了。”

“是让末将去把他引进来么？”罗虎问道。

“不，是让你去收紧袋口。”李自成神色严肃起来，“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需要吃苦，需要有铁的军纪。你能办到么？”

“我能办到！请殿下下令！”

“好！这次消灭孙传庭，孤会亲临战场。具体怎么打，由捷轩将军指挥，军师协同策划部署。下面就请军师给你讲讲如何收紧袋口。”

宋献策不慌不忙地从袖中取出一幅自绘的地图摊在桌上，一面指点地图一面对罗虎说：“收紧袋口，就是要你去切断官军的粮道。殿下、捷轩将军和我反复运筹，决定等孙传庭过了汝州，我们就在白沙镇切断他的粮道。可是孙传庭不是傻瓜，去年冢头之战，已经吃过断粮的亏，这次一定会加意防范，所以前往截粮的队伍，必须走一条敌人料想不到的路，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敌人后方。”

“我明白。”罗虎目不转睛地看着地图，“请军师指示我应走哪条路。”

“你要往北边去，到了密县附近不要进城，从山间小路往西行，绕过临汝之北，最后抵达白沙镇。这时你要准备打仗，既要拦截敌人的运粮队伍，也要打退可能前来就粮的官军。”

罗虎还在认真观看地图，李自成说道：

“小虎子，一万多人马的行动，要做到不让官军知道，甚至也不让李际遇知道，是很不容易的。这就需要你的战士能够吃苦，能够走偏僻的山间小道。另外就是要严守军纪，沿途不许骚扰百姓。你同老百姓心贴心，他们就会处处帮你。否则他们就会跑去向官军告密，你的行动就注定要失败了。我们那些年，在商洛山中，在郧阳大山中，能够挺过来，都是靠的老百姓帮助。”

罗虎听完李自成的嘱咐，正要回答，刘宗敏的大嗓门响了起来：

“小虎子，你知道我们这次为什么要用布袋战术吗？因为孙传庭学戚继光，弄了一个什么火车营，战车上满载火器，据说还有点厉害。咱们犯

不着同他硬拼，所以决定等他钻进布袋后，断他的粮，让他妈的火车营不战自溃。我这么说，你就知道你小子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可以说，这一仗打得漂亮不漂亮，有一半责任都在你身上！殿下挑中你，是因为看到你这些时候练兵、抓军纪，都做得不错。可是我有几句丑话也要说在前面。因为此行责任重大，你小子一路上可不许出丝毫差错，晚上睡觉都替我把一只眼睛睁着。你要出了半点儿差错，坏了殿下的大事，休怪我军法无情！别看你小子是在咱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要犯了军令，老子六亲不认，亲手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请殿下、刘爷放心。末将所部平时都在严格训练，绝对不怕吃苦；这次出征，所到之处，也绝不会动老百姓一根牛绳。可是……”罗虎说到这里，有点犹豫。

“‘可是’什么？”刘宗敏严厉地问。

“可是怎么知道孙传庭会全军都往东南来呢？万一他也有一支人马往北边走，两军相遇，我打不打它？”

“不打！”刘宗敏果断地说，“你小子要多长一双眼睛，多带几只耳朵，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你都给我躲得远远的。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去截断官军的粮道，掐断孙传庭的脖子！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末将一定遵令而行；如有半点差池，甘受军法处置！”罗虎高声答道。

李自成没想到罗虎会提出上面那样的问题，心中满意地说：这孩子长大了，肯动脑子了。他以平和的语调说道：

“小虎子，你担心的事情，孤和捷轩将军、军师也都想到了。今天我们接着就要商量，怎样把孙传庭的主力特别是火车营都引到郏县、襄城这边来，不让他往别处去，更不让他缩回潼关去。”说着，李自成向全场扫了一眼，“大家都谈谈吧！”

宋献策从容地收起地图，接着李自成的话说道：“从陕州到洛阳，一直是马世耀将军在诱敌，可是到了洛阳，还让马将军诱敌，可能不行了。这是因为，洛阳本来就是孙传庭必至之地，如果他连洛阳都不敢来，他就干脆别出潼关算了，所以诱他来洛阳并不很难。可是到了洛阳，他会不会继续前来襄城，还是就在洛阳长驻下来，以逸待劳，等着我们去进攻，现在还很难说。如果我们去进攻洛阳，则既要面对坚固的城防，又无法切断他的粮道，还要对付火车营，这仗就难打了。所以下一步如何诱他前来，至关紧要。”

“这么说吧，”刘宗敏直截了当地说，“钓大鱼得用大钩，鱼饵也要大。再派世耀去绝对不行！别说孙传庭会起疑心，就算老孙头不明底细，那杨承祖、黄龙两个杂种也会看出我们去的是什么人。所以这次必须让一员大将出马。我看这样吧，干脆我带一支人马去，让我刘铁匠去他老孙头

阵前装一回孬，把这条大鱼给引过来！”

大家听到刘宗敏要亲自出马“装孬”，都不觉一笑，同时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特别是闯营的大将们都知道，刘宗敏外表粗犷，实际上很会用计，当年在商洛山中就曾装病抓获了宋文富兄弟。不过宋献策还是提出了不同看法：

“捷轩出马当然好，但从洛阳到这里还隔着一些州县，不是一步就能跨过来，因此‘以弱军示敌’也得一步一步来。最好先去一位别的大将，捷轩可等孙传庭到了汝州后再出马，这样可使他愈来愈得意，欲罢而不能……”

这次进兵，除袁宗第率部留驻邓州、谷英率部驻扎裕州之外，李过、刘芳亮、郝摇旗等大将都到了襄城。这时他们不等宋献策把话说完，就都纷纷表示要前往洛阳诱敌。与会的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以及几位原属曹营的大将也都踊跃地请战。李自成见状很高兴，说道：

“好！以前我们是用车轮战战胜敌人，这次要用车轮战一仗一仗输给敌人。等孙传庭来到汝州时，孤也要亲自上阵输给他看，让他临死之前狂喜一阵！”

接着大家就如何分工诱敌包括派一支疑兵去荥阳附近作渡河状等具体战术进行讨论，最后经李自成点头，由刘宗敏作了详细部署。考虑到杨承祖、黄龙率领的数千骑兵已经投降官军，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刘宗敏没有把几位曹营大将放到第一线。对此所有的人都心中明白，只是谁都不予点破。曹营大将虽感不满，觉得受到轻视，但也都隐忍下来。

讨论中又有人主张派人前往诈降，以便在最后决战时刻从敌营内部起哄，瓦解对方军心。这个计谋颇受李自成、刘宗敏重视，但一时间想不出合适的诈降人选。当李自成询问宋献策时，只见宋微微一笑，说：

“此事臣还须想一下，容后再向殿下详禀。”

李自成意识到这一计谋的机密性，想着宋献策一定是希望在极小的范围内密商，于是他表示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会议继续进行。

由于在诱敌深入的过程中若干州县都要弃守，而为了迷惑敌人，义军在撤出大部队的同时，却会下令地方官继续率领当地兵民守城，实际上是让他们充当诱饵，这让刚从登封回来、沿途经过了这些州县的李侔产生疑虑，尤其是想到最后经过的宝州，他更感到不应随便放弃。

“殿下，”李侔边说边斟酌着字句，“微臣此番去登封见李际遇，返程经过几个州县，恰在适才所议要弃守之列。殿下愿意听听微臣的见闻么？”

“好，好，你说。”李自成点头，“我们当然要知道这些州县的情况。”

“中原之地，连年征战频仍，水旱为虐，穷民死于兵燹灾荒者不知凡几。百姓思盼圣明之主，犹大旱之盼云霓。而自殿下新基肇奠、设官行政以来，各地均有复苏气象，故小民咸谓太平之世可期矣！其中尤以陈可新在宝州的政绩最为显著。”

李自成听说在新顺政权控制的地区百姓开始安居乐业，而自己作为救民水火的新顺王受到称颂，不由感到高兴和得意，随即问道：“你说说，陈可新在宝州有些什么政绩？”

“微臣一进宝州，就看到士民生活安定，虽不能说百业俱兴，但街上熙来攘往，市肆交易正常，没有看到抢劫斗殴之类的事发生。进入州衙大堂，一副楹联更让人耳目一新，觉得真是新顺新气象。”

“一副楹联？怎么写的？”自从牛金星等加入义军，李自成已逐渐知道诗词楹联这些文人的玩意，并产生兴趣。

“那楹联就挂在堂柱上，写的是：‘掌宝州一颗印，秋肃春回；受百姓半文钱，天灾人祸。’”

“好，写得好！”李自成赞道，“是陈可新自己写的么？”

“是的。”李侔说，“他这么写，也这么做。微臣在宝州停留一天，他只用私款招待臣吃了一顿饺子。臣与一些吏民闲聊，都说州牧勤政爱民、恤老怜贫、自奉甚俭、不事虚夸。可见其行事已经有口皆碑。”

因为楹联的句子浅显，在场所有的人包括几位识字不多的大将都听懂了。又听了李侔的一番介绍，在各个文臣武将心中引起了不同反应。一向注重军纪的李过说：

“如果我们所有的州县官都能像陈可新这样清廉，我们所有的将士也都能严于律己，不扰害百姓，今后打天下、保江山就好办了！”

别的大将听了陈可新的楹联和事迹，对这位在襄阳归顺的明朝举人也都颇有好感。虽然有些将领如贺锦等所部军纪并不够好，但毕竟文是文武是武，两者可比可不比，所以也都纷纷赞扬陈可新。

李振声、喻上猷、顾君恩都参加了会议。李振声从来很少说话。喻、顾因为不懂军事，今天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多发议论。这时听了李侔对陈可新的介绍，两人心中都有点不安。作为吏政府侍郎和从事，他们并无贪渎、索贿之类行为。但一些新降人士，常会为了求得好的官职而登门送礼，他们也都接受下来，若与陈可新的“不受半文钱”相比，就差得远

了。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牛金星身上。作为左辅，他实际上居于宰相的地位。这样，想各种名目来巴结、奉承的人简直络绎不绝，馈赠礼品更是家常便饭。他听了陈可新的楹联，也有芒刺在背之感，便想尽快转移话题，说道：

“德齐的话还没有讲完。你是想就宝州等地的新气象，谈谈弃守问题，是吗？”说罢望着李侔。

“是的，”李侔答道，又转头望向李自成，“臣以为像宝州这样的地方，已经对殿下一片归心，倘再轻易丢给官军，使刚刚复苏的百姓再次遭受蹂躏，是否适当，尚可斟酌。”

李侔说完，全场一片静寂。起义多年来，李自成、刘宗敏等人一直习惯于流动作战，很少考虑保境安民的事。新顺政权建立后，虽然任命了一批地方官，但如何使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仍然想得不多。这次为了歼灭孙传庭，也只想着如何诱敌深入，想着要弃守洛阳，弃守汝州，弃守宝州……而如何维护百姓的安宁生活则不在考虑范围内。这时听了李侔的话，他们都觉得意外而突然。李侔见李自成似在犹豫，便又说道：

“适才殿下对罗虎将军说，以前义军全靠老百姓帮助，度过了艰难岁月，此番取胜，仍须同老百姓心贴心。臣以为殿下所论实为至理名言。”

李自成转向宋献策问道：“军师以为如何？”

关于这次战役的打法主要是由宋献策和刘宗敏在李自成面前一起商量决定的。术士出身的宋献策，一向喜欢用计，喜欢就具体的攻占杀伐出谋划策，而较少考虑安邦治国的根本大计。这是他与李岩很不相同的地方。现在他也一心只想着如何打败孙传庭，于是笑道：

“由德齐所言，可知官军抵达宝州时，当地兵民在州牧统领下，为捍卫我新顺带给他们的安宁生活，必会奋起血战，拼死守城。而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比另派一员大将去诱敌效果更好！足使孙传庭于破城之后，对其战果深信不疑！”

“宝州的父老兄弟，连同陈可新这样的好官，就这么丢给敌人去残害么？”李侔想起在宝州的见闻，感到非常不忍。

“德齐，为顾大局，不能不舍小局啊！”宋献策说。

“是啊，舍不得兔子逮不住狼。为了把老孙头引进口袋，不得不委屈一下宝州的州牧和百姓了。”刘宗敏说。

顾君恩一直没有找到插话的机会，这时听了宋献策和刘宗敏的话，也帮腔说：“军师和捷轩将军说得有理。争天下者最忌妇人之仁。春秋时宋襄公于两军阵前讲‘仁义’，卒遭大败，而被后人讥为愚不可及。”

李自成的想法同刘宗敏差不多，但是他又不愿给人以不顾百姓死活的印象。他注意到李岩始终没有讲话，想着他对李侔的话一定会有自己的见解，说不定两兄弟会前还作过商量，于是他露出微笑，询问李岩：

“林泉，你对此事如何看法？”

李岩内心的想法与李侔完全一致，同时他也看出由宋献策和刘宗敏制定的方案已不可能改变。本来他不想多话，尤其不愿别人误认为他兄弟俩串通一气，但听了刚才顾君恩的几句话，又联想起此人在邓州时用饼擦手的故事，反感之余，忍不住说道：

“舍弟所言，只是就他归途所见所闻略谈感想而已；至于征战大计，自当以捷轩将军和军师所谋划者为主。不过若谈‘仁’字，则可探讨之处尚多，今日殿下军务倥偬，容俟闲暇之时再陈刍见。”

李自成笑道：“现在不比往年，闲暇之时只怕会愈来愈少。你不妨简单地说说，‘仁’字有些什么可探讨的地方。”

李岩看了顾君恩一眼，说道：“所谓‘妇人之仁’，乃是韩信对项羽的评价，说的是项羽这个人，别人生了病，他会流泪、送饮食表示关心，可等别人立了大功应当封爵时，他又舍不得。韩信说，这就叫‘妇人之仁’。此事与宋襄公并无关系。顾兄博学多闻，恐一时记错，将两者混为一谈了。”

顾君恩有点脸红，说：“我只是想谈宋襄公，误用了‘妇人之仁’一词。多承指教！多承指教！”

李岩接着说：“宋襄公之愚，诚如顾兄所言，乃在于其对强敌‘施仁’而不知‘兵为诡道’。但若所施仁对象并非敌军而为我方百姓，则又当别论；即使力不从心，事与愿违，也不可目为愚蠢。譬如刘备当年由樊城去江陵，随从百姓十余万，日行仅十多里。后有曹魏追兵，而刘备不忍抛下百姓先行，终在当阳被曹军追上，损失惨重。但史家论及此事，无人以刘备为愚，反而称许其‘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而言不失道’[1]，盖其施仁对象为黎民百姓耳！”

李岩没有一句话提到宝州，但所有的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李自成和武将们尽管没有读过《三国志》，甚至也没读过当时流行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但都听过三国评话，也都知道刘备携民渡江的故事，此时心中都有所感触。李自成想了片刻，说道：

“林泉讲得很好。目前战局尚不明朗，下一步如何弃守诱敌，如何保护平民，会后还可继续谋划。”

散会之后，众将随即按照会上的部署开始行动。罗虎于次日拂晓即率一万多人马悄无声息地沿小路向北开拔。又过了几天，李自成正等待前方消息，刘宗敏、李过一前一后来到行辕。听了刘宗敏说的一件事，李自

成只是皱了皱眉，并没很放在心上。听了李过的话，又看了他从怀中掏出的一封信，李自成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立即命令亲兵去传牛金星、宋献策前来议事。

[1] 这段话见于《三国志·蜀先主传》裴松之注所引晋人习凿齿语。

第五十六章

牛金星、宋献策进房坐下后，刘宗敏先把刚才得到的最新军情又说了一遍。原来，孙传庭的前锋人马抵达洛阳后，这边义军正按计划向汝州前进，一个名叫李养纯的都尉带着两千人马叛逃到官军那边去了。据说李养纯以前就很羡慕曹营松懈自在的生活，且与杨承祖关系不错，这次叛逃便是受到杨暗中派来的信使的鼓动，叛逃之时更受到杨的接应与掩护，所以等义军这边察觉时已经无法阻拦。

“李养纯知道我们的诱敌方案么？”牛金星问道。

“应该不会。”刘宗敏说，“我们的全盘部署只有制将军以上的大将清楚。有的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因有特殊派遣，也会有所知悉。都尉以下都是奉命行事，并不知道整个人马的调动情形。”

“这就好。”牛金星说。

“是的，”宋献策说，“李养纯的叛逃虽是坏事，但它却会使孙传庭更加相信自己的本事，误以为我们跑的跑，降的降，真的不敢与他交锋。”

“孤也是这么看的。李养纯的事不足虑。”李自成说着，转向李过，“说说你抓到的那个人吧。”

李过在每次战役中，都会派一批兵丁，或穿军服，或穿便服，在驻地周围乃至稍远的乡镇进行巡逻。今天在往西去的一条小路上，巡逻兵看见一个樵夫模样的人正匆匆向前赶路。本来他们只想随便问几句话，却发现此人有点面熟，再一细看，有人认出他是兵政府的差役，不觉感到奇怪。而他说话又前后不一，先是否认自己是兵政府的人，后又说自己奉有特别差遣。当兵丁要搜他身时，他竟突然拔出斧头，砍伤了一个兵丁，试图逃跑。于是几个人上去将他制伏，随即从他衣服的夹层里搜出一封信来；一看，却是李振声写给孙传庭的亲笔信。巡逻兵赶紧将他押往李过的大帐。李过听完禀报，便立即赶到李自成的行辕来。

李过讲了事情经过后，李自成一指桌上，对牛、宋说：“信就在这里，你们先看看吧。”

这封信李自成自己已经看过两遍。看第一遍时，他既吃惊又愤怒。吃惊的是，李振声把义军的作战方案、兵力部署乃至派罗虎去截断粮道等重要计谋都一一写出。如果此信真的送达孙传庭处，后果将非常严重。愤怒的是，信中提及李自成时，口气充满仇恨和轻蔑。那极度鄙夷的用词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第二次读信时，他已不再吃惊，而是感到庆幸，庆幸这个送信人被抓获，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大损失。但他的愤怒没有消失，只是在愤怒中混入了更多的痛苦。他想，在所有的降官中，他对李振声是最优待、最重用的。尽管李振声归降后毫无建树，甚至很少说话，但他仍然给了这位同乡同宗的“大哥”以仅次于牛金星的重要文官

职位，不想此人非但不领情，还干下了这样不可饶恕的通敌勾当。

牛金星、宋献策很快就看完了李振声的信。

“幸好补之的逻卒十分得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看来今后还得加强巡逻，以防战事进行时再有不测之祸发生。”宋献策说。

“殿下对此事如何处置？”牛金星一面问着，一面已经在考虑李振声的接任人选。

“这个叛贼，不但通敌之罪该斩，而且信中口气十分恶毒，我看把他凌迟处死吧！”刘宗敏说。

在等候牛、宋前来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想过对此事的处置办法。最初他非常激愤，想把李振声立即处以极刑。但很快他冷静下来，考虑到此人是自己一手委任重职的，不论如何处刑，众人都必然会联想到他的用人失察。同时他也顾忌到李振声的行为会不会让别的降官起而效法。这样他就决定将事情掩盖起来。现在听了刘宗敏的话，他以平静的语调说道：

“李振声罪不容诛，即使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但目前正要同孙传庭决战，必须稳定军心，也必须稳定后方人心，所以对今天这件事暂时不要声张。”说到这里，他转向李过，“你要特别关照那几个逻卒，不准出去乱说！”

“这我知道。”李过说，“那么，对李振声，一点都不动他么？”

刘宗敏说：“那绝对不行！万一他再买通手下，或设法逃跑，咋办？”

李自成说：“我已想过，把他送到裕州去，让谷子杰把他看管起来。对外就说他奉我之命去裕州了。”

几个人听了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当时袁宗第率一支人马驻在邓州，是准备随时对付从武关进入河南的官军偏师的。而裕州在邓州和襄城之间，距两地的远近差不多。由谷英率军驻扎裕州，需要时对两边都可接应。由于在裕州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很小，把李振声暂时羁押在那里的确是个好主意。

“押解李振声的事就由我来办吧。”刘宗敏说。

大家马上猜到刘宗敏一定会给李振声吃些苦头，都认为这是活该！

“那么兵政府侍郎一职……？”牛金星问道。

“那当然免掉！哪有犯人当官之理？”刘宗敏断然回答。

“那么这空缺……？”牛金星继续问道。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刘宗敏、宋献策、李过几乎同时都想到了李岩。从科名说，李岩与牛金星是同科举人，论才能、品德、参加起义的时间及对事业的忠贞，李岩也都是执掌兵政府的最佳人选。本来在襄京设立六政府时，大家就对李振声的出任深感意外，现在李振声出事，几个人很自然地又一次想到了李岩。牛金星提出问题后，自己心里首先想到的也是李岩。但出人意料的是，李自成没有向大家征求意见，就提出了自己的人选：

“李振声当然不能再做官。空缺的兵政府侍郎一职，孤看就由邱之陶出任吧。他本来就在兵政府，熟悉相关事务。”

邱之陶很年轻，很善于出点子，因此归降义军后很快就赢得李自成的信赖；但把他由兵政府从事一下子提升为侍郎，从资历和实际建树来看都有所欠缺，更不能与李岩相比。大家不便对李自成的决定表示异议，只能猜想，也许是考虑到邱之陶之父邱瑜是明朝的礼部侍郎，李自成故意要通过这一任命来显示一种格局和胸襟？

这件事议定后，他们又谈了下一步的军事步骤，再一次确定就在郏县、襄城一带围歼孙传庭。几个人正要告辞退出，李自成向宋献策问道：

“那件事办妥了么？”

宋献策笑道：“人已经出发，顺利的话，大概会在汝州见到老孙头。”

“那人怎么样？机灵吗？”

“很机灵。此事不敢说一定能成，但我想应有七成把握。”

另外三人都听出李自成与宋献策谈的是派人诈降之事。因为事关高度机密，连门外的亲兵都不让知闻，所以他们也都不多问一句，便退了出来。

孙传庭八月初一誓师后，让陕抚冯师孔率总兵秦翼明、马□的人马作为偏师，经商洛出武关进入豫西南，伺机袭击义军后方，自己则率大军于初六出了潼关。他仍然以牛成虎为前锋，以高杰将中军，以总兵王定、官抚民率后队，让白广恩统领火车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决定。既然连金毓峒都看出秦师将骄卒惰、训练不足等诸多毛病，用孙传庭的眼光看去，当然更知道这出关的十万人马绝非他理想中的精兵。但既然出关之事已无法再拖延，他也只好就米下锅，就手中已有的兵将来作一番部署了。

还在去年冢头之战时，他让牛成虎打前锋，就是为了以弱军诱敌。事隔一年，他看看手下的一批总兵、副将，仍然想不出更好的前锋人选。为

了加强前队兵力，他将杨承祖、黄龙带来的数千骑兵也拨归牛成虎指挥。虽然不知这支骑兵是否善战，但对他们的忠诚孙传庭是比较相信的。正如高杰永远不可能再“投贼”，自罗汝才被杀，杨承祖、黄龙等与李自成也从此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而不可能再走到一起去了。

部署尽管出于无奈，结果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出关半个月来，孙传庭几乎天天都接到牛成虎由前方派人送回的捷报，说是前队进入陕州后，简直所向披靡。一些县城的“贼官”和“贼军”，刚刚听到一点官军前来的风声，就弃城先遁。也有一些“贼军”试图顽抗，但接仗之下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牛成虎特别称赞杨承祖、黄龙率领的骑兵，说他们每次临敌都冲杀在前，表现得非常英勇。孙传庭获悉前方的军情，感到欣慰，出关前笼罩心头的愁云消散了一半。想那时，他对继室张氏说过“万一剿贼不利，我就不一定回来了”之类极不吉利的话，在给一位至交的信中也说过：“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而现在，情形似乎不像原先估计的那么糟。当然，他得防止误中“流贼”诈败之计，所以他一面下令前军步步为营，慎防中计，一面决定抵洛阳后，召前队将领来当面询问有关军情，特别是要召杨承祖来当面一谈。

八月中旬，孙传庭抵达洛阳。先期入城的牛成虎、奉调先至的陈永福及当地士绅都出城迎接。昨日率火车营在洛阳西边的新安与孙传庭会合的白广恩也随着进城。大家簇拥着他一起往行辕缓辔而行。孙传庭已多年未到洛阳。当经过福王宫遗址，看到这里依然一片废墟，处处露出两年前焚烧的痕迹时，孙传庭叹道：

“流贼就是流贼，除了抢劫、烧杀，还能做什么！”

他又回头望望白广恩等几员大将，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抓军纪，否则岂不同流贼一样了？”

其实他完全清楚，官军现在军纪之坏甚于“流贼”。尤其是白广恩，据保定巡抚、真定巡按的联名题本称，其部属今春在广平一带烧杀淫掠，已到了无时无地不在肆虐的地步；五月抵陕受自己节制后，稍有收敛，但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这支队伍能否令行禁止，仍很难说。由于手中将才匮乏，他不得已才将火车营交给白广恩，但他仍会随时给后者一些警示。

“是，是。”白广恩在孙传庭面前总是十分恭敬。

抵达行辕不久，孙传庭顾不得休息，就把牛成虎和杨承祖召来汇报军情。他先对前队将士表示嘉勉，特别赞扬杨承祖、黄龙的表现，接着问道：

“进入陕州以来，你们遇到的似非贼军主力；究竟是什么人马，能够看出来么？”

牛成虎望了杨承祖一眼："你说吧！"

"那是马世耀的贼军。"自从投降以来，杨承祖就改口称义军为"贼军"，出口非常顺溜，"虽然他们没有打出马贼旗号，但许多人我们都认识，所以流贼要瞒过我们根本是妄想！"

孙传庭知道马世耀只是一员偏将，对方的主力没有出现，这就必须高度警惕。他正在沉思，杨承祖又说道：

"不过刘芳亮的几万贼军已经到了汝州附近。"

"唔？是吗？"孙传庭知道刘芳亮是一员大将。

"他已经派人去同刘芳亮手下一个将领联络，那人大约很快就会投诚到大人麾下来。"牛成虎指着杨承祖以兴奋的口气插话。

随即杨承祖禀报了事情经过。他谈到以前与李养纯的交往，知道此人向来对"闯贼"不满，因此获知他随刘芳亮前来汝州后，自己立刻派亲信前往联络，对方当即表示愿意投诚，目前正在商量细节，以便加以接应。由于消息来得突然，未及事先请示；又因事关机密，不放心派别人传报，所以直到今天才向孙传庭当面禀报。

这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也使孙传庭对杨承祖更加看重。他从来对偏裨将领直呼表字而不称"将军"，现在他特地改口称道：

"杨将军，你投诚过来后，表现非常出色忠勇。召降李养纯这件事也办得很好很及时。牛将军已几次为你请功。等这次剿贼成功后，我会立即上奏朝廷，实授你为副将，以后还会升任总兵。现在我们正需要掌握流贼的动向，所以你一定要稳妥地把李养纯接应过来，要帮他挡住流贼的追击。安排他的人马驻下后，你就带他来见我。"

牛成虎、杨承祖辞出后，孙传庭独自在房里踱来踱去。自从进入河南，一路奏捷的同时，他也不断从一些北京传来的消息、从若干友人的信函、从与几位幕僚的交谈中听到另一种声音。他听说兵部尚书冯元飙和侍郎张凤翔仍然对他的出关忧心忡忡，担心他一旦失败，大事将从此不可为。他曾先后接到金毓峒和一位叫张鼎延的进士的手书，都劝他抵达洛阳后，不要轻易再向东南进兵，而"宜修复洛阳，进战退守，计出万全"。一些幕僚也建议他加固洛阳城墙，并抚辑流亡，重开屯田，经略中原，作长期"御贼"、"剿贼"的准备。孙传庭明白这是一步好棋，知道只要自己重兵驻洛，义军绝不敢轻易渡河去进攻北京。也正因为此，他对现在探得的有关"流贼"在荥阳、汜水一带作渡河状的消息不屑一顾，认为那是"流贼"的狡计，意在分散自己的兵力。但守洛阳这步棋实际上很难走出，因为崇祯希望的是一鼓荡平"流贼"，对任何持重的建议都听不进去，自己又不可能像左良玉那样拥兵自重、自行其是。左思右想，孙传庭决定等见了李养纯、进一步弄清"流贼"的动向后再作定夺。

第二天，李养纯在杨承祖的策应下，顺利地带着两千人马叛逃过来。安顿下来后，两人就来见孙传庭。一路上杨承祖关照了他不少话，李养纯都一一称是，表示明白。进入行辕大堂，孙传庭坐在中间，没有起身。李养纯随杨承祖磕了头，孙传庭才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

“你们一路辛苦了。你是怎么想着要来投诚的？”孙传庭收起平时威重的面容，含笑问道。

李养纯一向听说督师大人很威严，所以进入行辕就有点忐忑，这时见孙传庭态度和蔼，不觉胆大起来，粗声答道：

“大人，末将在闯营，简直就是王八送葬，鳖（憋）死啦。早几年就想到杨哥那边去快活，逮不着机会，只好窝在闯营中，一直是风箱板做锅盖，受罢凉气受热气，真他妈的……”

见李养纯说起粗话来，坐在身边的杨承祖赶紧把他的衣襟扯动一下。李养纯没有觉察，继续说道：

“再说，他闯王用人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大伙儿都说，那李振声是个屁都不会放的木头人，值不了屌毛灰，凭什么给他那么大的官做，还称他‘大哥’？末将虽然不识字，好歹也姓李，也是米脂人，混了这么多年，才混个都尉……”

杨承祖又把他的脚踩一下。李养纯回头看杨一眼，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扯远了，改口道：

“这都是说的闯营不公不平的事。末将今天来投诚，最主要的是，末将已经知道，造反是大逆不道、天诛地灭的事。末将要改邪归正，报效朝廷。从此在大人麾下，大人指东，末将绝不往西；大人指西，末将绝不往东。”

李养纯给孙传庭的印象不如杨承祖好，但他也马上看出，此人是真来投诚，并非诈降，至于以后的表现一时还看不出来。他点点头对李养纯表示肯定，很快转入另一个话题：

“刘芳亮有多少人马？”

“三万。”

“他后面还有多少人马？”

“这我不清楚。他没有对末将说。”

“闯贼的兵力部署你一点都不知道？”

“大军离开，哦不，贼军离开襄阳时，田见秀的人马留在那里。离开邓州时，袁宗第的人马留在那里。经过裕州时，谷英又被留下来。其余贼军

都到了襄城。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事。至于到襄城后再怎么部署，那是几个头头商量的事，末将不知道，不敢乱说。”

听说袁宗第驻在邓州，孙传庭明白，冯师孔那支偏师不可能去抄敌人后路了。要紧的是，这支偏师要在商洛到武关一带布防，不要让袁宗第经此路直捣西安。他想待会儿应当马上给冯师孔一信，予以提醒。因见李养纯讲不出更多的作战部署，孙传庭又换了一个话题：

“你觉得贼军士气如何？我军进入豫境后，一路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只有马世耀的一点人马，也不堪一击。你说这是贼军的诱敌之计么？”

李养纯听了这个问题，忽然想起杨承祖向他介绍的孙传庭的脾性，说孙爱听恭维话，特别爱听别人对其以往功绩的赞美，于是答道：

“马世耀卖的什么葫芦，末将说不准。但要说到士气，贼营中人对别的官军都不放在眼里，唯独一听大人的名字，个个都胆战心惊，都说孙大人当年曾生擒高闯王，又曾在潼关南原把李闯王打得只剩十八个人死里逃生。所以我想，那马世耀算个什么东西！见了大人的军队，自然会吓得屁滚尿流！”

虽然李养纯的话说得粗鲁，而且一听就知道他故意避开了去年的冢头战役不谈，但孙传庭还是颇为得意，说道：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们要全力打好眼下这一仗。你来了很好。只要一心为皇上、为朝廷出力，我会为你记功的。你们先下去吧。”

几天后，孙传庭得到探报，说是刘芳亮抵达汝州后，正在整顿人马，准备前来洛阳迎战。孙传庭在召集众将开会之前，先独自在房里凝神思索。他认为凭着大军入豫以来的气势，凭着火车营的威力，要击败刘芳亮不会很困难。让他犹豫的是，战胜刘芳亮后是乘胜追击，还是暂时守住洛阳不动。前一种战法有利于迅速扩大战果，但有风险；后一种战法比较稳妥，但会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正在反复权衡，一名亲兵进来禀报，说从襄阳来了一个商贩，有急事要见他。

“襄阳来的商贩？让他进来！”孙传庭觉得非常奇怪。

商贩进入大堂，跪下磕头。站起来后，还没有等孙传庭问话，他就从怀中掏出一个蜡丸，用指甲剖开后取出一信，双手递上，一面说：

“小人不是商贩。小人是邱公子的管家，奉公子之命特来呈递密书。”

“邱公子？哪个邱公子？”孙传庭边接信边问道。

“邱之陶，就是礼部邱侍郎的公子。”

“哦，邱瑜的儿子。他不是从贼以后又受了伪职么？”

“那都是假的。大人看了信就都明白了。”

孙传庭开始读信。最初他眉头深锁，读到后来逐渐舒展，读完时竟露出了笑容。邱之陶在信中说，“流贼”破宜城时，杀害了他高龄的祖父。为了报此血泪深仇，也为了报效朝廷，他忍辱负重，在“贼”中潜伏下来。现在获知官军出关，是他报仇雪耻的时机到了。因为受了“流贼”兵政府的“伪职”，负责协守襄阳，所以他可以配合官军行动。“督师与之战，吾当诡言左兵大至，以摇贼心。彼必返顾。督师随其后，我从中起，贼可擒也。”孙传庭将这段话又读一遍后，刚才还在犹豫的问题忽然有了答案。打败刘芳亮后要不要紧追不舍？当然要追！先追到汝州再说！

“从襄阳过来，到处都有流贼的逻卒。你一路没有遇到麻烦么？”他向来人关切地问道。

“小的是绕道武关，从西边过来的。原想在陕州参见大人，没想到官军进兵如此神速，小人马不停蹄，竟然直追到洛阳才赶上大人。”

“流贼逃得太快，我们也不好耽误。”孙传庭笑道，“兵贵神速。你一路很辛苦，但你还得马不停蹄赶回去。我马上就给你家公子回信。给你另外换匹马，你稍事休息后就上路。”

说罢，孙传庭就去隔壁书房亲笔写了一封回书，也用蜡丸封好，出来交给送书人，又再三嘱咐他一路小心，随即让一名亲兵带他下去休息。

然后他命中军通知大将们前来议事。在将领们来到之前，几位亲信幕僚先走了进来。一位主张固守洛阳的幕僚问道：

“大人以为金稚鹤、张慎之的策略可取么？”稚鹤、慎之是金毓峒和张鼎延的字。

孙传庭摇了摇头：“他们的策略万不可行。未出关前，已经有人说我们‘玩寇縻饷’。如今朝廷正命山西平阳等府县为我协解米豆，以供军需。倘若我再不主动进剿，岂不正好授人以柄？再说，士兵的亲属、祖坟都在三秦，让他们固守关中，犹有可说。如今他们抛离故土，随我东征，却要他们在洛阳修城枯守，这士气能否一直保持，就很难说了。”

“大人拟在刘芳亮安营扎寨之前，就挥师出击，一举击溃贼军么？”另一位幕僚问道。

孙传庭又摇了摇头。本来他的确想过，要趁刘芳亮立足未稳之际，出其不意给以痛击，但现在既然接到邱之陶密书，他就想稍事拖延，以便让邱的管家有时间赶回去送复信。如果邱的计谋能顺利施行，俟“贼”中内

乱时再发起猛攻，则胜利就较有把握了。不过为了保密，关于这一层想法他没有向幕僚们透露。

不一会儿将领们来到大堂。孙传庭按其一贯的作风，果断、明快地对战事作了新的部署。第二天战火就在洛阳南门外点燃了。

从在洛阳城外击败刘芳亮，到一路迎战各股“贼军”，官军依然所向无敌。十多天后，孙传庭到了汝州。因为“流贼”是弃城而逃，所以官军未经激战就进入了这座以汝瓷名闻遐迩的古城。当天恰逢重阳节，一位幕僚见督师大人心情愉悦，便建议他出北门去城东北的风穴山登高。孙传庭正想稍事休整，以便对未来战事作一番新的运筹，当下便换了一身便服，在几位幕僚和一群亲兵的簇拥下骑马出城。

一路上孙传庭时而独自回想过去十来天的战事，时而轻松地与幕僚们交谈几句。十多天前，就在刘芳亮兵抵洛阳前夕，孙传庭把火车营摆在了洛阳南门外。他没有下令主动出击，而是以逸待劳，等着刘芳亮来进攻。只要义军进入火炮射程之内，火车营立刻众炮齐鸣。刘芳亮吃过几次亏、死伤一批人后，不得不从来路后撤。这时孙传庭一声令下，官军前队立刻从火车营后冲出。冲在最前面的是杨承祖、黄龙的数千骑兵。刘芳亮的人马曾试图返身抵抗，但挡不住官军的凌厉攻势，终于大败溃逃……

重新回顾这一仗时，一位幕僚以赞叹的语气说：

“原来我以为大人会趁流贼扎营之际，突发奇兵，打它个措手不及。现在才明白，大人的部署不唯稳妥，且更合于古人的战法。《左传》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大人于流贼‘三而竭’时方始出手，故能大获全胜。”

孙传庭的部署本来另有时间方面的考虑，不过对于幕僚以《左传》中曹刿论战作比，他认为也很有道理，轻蔑地说：

“嗨，刘芳亮比马世耀也强不了多少！”

打败刘芳亮后，官军从龙门经白沙、大安、庙下诸镇一路追击过来。其间曾有郝摇旗以及贺、刘、蔺等率领的“贼军”出来拦截，但都不敌官军，陆续败退。将到汝州城下时，李自成、刘宗敏也率军出现在战场上，与牛成虎的前队混战起来，一度杀得难分胜负。但当高杰的中军赶到后，“贼军”就明显不支，很快败退。战后清扫战场，发现了“贼军”果毅将军谢君友的尸体，还捡得了一面绣着“新顺王”三字的大旗，显然是李自成仓促中丢弃的坐纛。

谈到这一连串令人振奋的战果，幕僚们看到，督师大人脸上又出现了多

年前指挥潼关南原大战时那种自负又自信的神情。

风穴山中有一座白云寺，俗称风穴寺。方丈听说孙传庭驾到，赶紧出来迎接。他领着众人游览了中佛殿、毗庐殿，观赏了悬于钟楼的巨型铁钟和建于唐开元年间的七祖塔，一路走一路解说。他说该寺始建于后魏，原名香积寺，隋朝改名千峰寺，唐朝扩建后方改名白云寺。一位幕僚插话问道：

“西安附近有座香积寺，经王右丞题咏后，九百年来已是无人不知。怎么宝刹也会称为香积寺？”

方丈未及回答，孙传庭先笑道：“佛经谓天竺有众香之国，佛名香积，故以‘香积’名寺，甚可理解。只是此寺建于后魏，而右丞所咏‘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者，据我所知，乃建于唐中宗神龙年间，为净土宗弟子为祭祀其二世祖善导法师而修建。所以你刚才的问题应当倒过来问：汝州城外早就有了香积寺，怎么西安附近又冒出一座香积寺来？”

众人听了都不禁大笑，方丈尤其高兴，一再称颂孙传庭：“大人真是渊博！渊博！”

又一位幕僚见孙传庭兴致很高，便提出既是重阳登高，又值“剿贼”大捷，何妨在此题诗一首，以为纪念？方丈一听，也竭力恳求孙传庭惠赐佳作，并吩咐随行的小和尚赶快去禅堂备好笔墨纸砚。但孙传庭婉言谢绝了题诗的请求。

“不瞒诸位，虽是出来登高遣兴，我心里却一直想着要回去上疏报捷，以早解圣上宵旰之忧。一心不可二用。”说着，孙传庭转向几个平时爱作诗的幕僚，“你们几位都是捷才，你们给寺里留些墨宝吧。”

大家见孙传庭说得诚恳，又被他的忠君之心所感动，便不再勉强他。步入禅堂后，几位幕僚很快就各写了一首诗。除咏重阳、咏禅寺外，都没有忘记庆贺出关以来赢得的“剿贼”大捷，更没有忘记赞颂督师大人的功绩。孙传庭含笑接过他们递上的诗稿，慢慢地吟诵一遍。当读到“宵旰九重思柱石，疮痍万姓望旌旗”这样的句子时，他连声说：“过誉了，过誉了。流贼尚未消灭，学生愿与诸君共勉！”

从风穴山登高回来，已是申末酉初时候。进了行辕，孙传庭刚刚下马，守候在院中的中军副将便匆匆迎上来：

“禀报大人，原先革里眼手下的一名将领带了五百个火铳手也来投诚了！”

孙传庭心中又一喜，故作寻常地问道：

“人呢？”

“我让火铳手们先在城外休息。那将领带到这儿来了，等待大人接见。”

“你让他再等一下。”

孙传庭不慌不忙地向后院走去。经过前院厅堂时，他知道那降将正在里面向外探视，但他一眼不瞟地走了过去。回到书斋，他先把一位幕僚请来，口授了上疏的内容，让对方先去起草，随后在亲兵侍候下洗了脸，又稍息片刻，才慢慢地回到前院，步入厅堂。

坐在左侧一把椅子上的将领一见孙传庭，赶紧站起来。孙传庭略一颔首，便在中间的太师椅上坐下。那将领立即跪下参拜，口里说：

“末将贺腾云叩见督师大人！”

“你是革里眼的部下？”孙传庭没有马上叫他起来。

“末将原是革里眼贺一龙的部下。革叔被闯贼杀害后，末将被分到争世王刘希尧军中去了。”

“你怎么想到要来投诚？”

“末将不单是贺一龙的部下，还是他的亲信、他的堂侄。革叔被害，末将早就想报仇，只是没有机会。现在大人挥师南下，末将不趁此时反正，更待何时？”

孙传庭见此人说话不像李养纯那么粗俗，心中倒有点好感，便叫他起来坐下，又问道：

“你是怎么过来的？大军追杀流贼时，你在哪里？”

“我们这五百个弟兄，都恨透了闯贼，也不服刘希尧，说什么‘争世王’，根本就是闯贼的跟屁虫！所以当刘希尧率队出阵时，我们的火铳都朝天放，没敢对着官军。后来刘希尧败退，我们就在附近荒村中停下来，没有跟着他逃跑。知道大人到了汝州，我们就赶紧前来投诚了。”

孙传庭点点头，又问道：“你认识杨承祖么？”

“当然认识。原来革左五营中，要数革叔与曹操关系最好，所以下面的人也都有来往。不过杨承祖带的是骑兵，我带的是火铳手，所以接触不算太多。末将与曹营玩火器的弟兄们更熟一些。”

“杨承祖、黄龙向宝州那边追击残寇去了。明后天你们就能见面。”孙传庭很随意地说着，一面注意着对方的反应，“他们两位投诚过来后，非常忠勇，我已为他们请功。朝廷很快会予以嘉奖、升迁。你过来后，只要一心报效朝廷，将来也必定会前途无量。”

“末将一定牢记大人教诲。”

孙传庭看不出此人身上有何疑点，便想着要将五百个火铳手拨到火车营去归白广恩指挥，但又觉得应当先让杨承祖来认一认再作决定，于是说道：

“你先下去休息吧。下一步战事我会另行部署。”

晚饭后，那位起草奏疏的幕僚拿着草稿来请孙传庭过目。孙传庭在烛光下仔细地读了一遍。看着奏疏中列举的赫赫战果，又想到先后前来投诚的一批“贼将”，不由得心情激动，拿起笔来在草疏上加了一段话——

有自贼中来归者，言贼闻臣名皆惊溃。臣誓扫清楚、豫，荡尽鲸鲵，必不敢遗一贼以贻国家之患，以廑君父之忧。

过了一天，孙传庭正在等候有关“贼情”的新探报，忽然接到牛成虎从宝州派人送回的消息，说前队进攻宝州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又说鼓动百姓守城的乃是在襄阳叛投“贼军”的举人陈可新。孙传庭思索了一会儿，认为陈可新以弹丸孤城敢与官军顽抗，必定是有“流贼”主力作后盾，于是他下令全军继续南下，向宝州挺进！

第五十七章

九月十二日这一天，李自成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中度过的。

一连两天，他不断接到陈可新的告急文书，先是说官军前锋正向宝州急速行进，接着说官军已抵达城下并开始攻城，城内兵丁和居民正在陈亲自督率下拼死守卫，请求他赶快发兵救援，迟则城将不保。又说自己一死不足惜，可怜的是阖城百姓正在重庆更生，转眼之间又将横遭兵火荼毒。李自成从接到第一封文书起，就答应马上派大军驰救，让陈可新坚守待援。以后每接一次告急信，他都答复人马即将出发。但实际上大军就驻在距宝州不远的襄城郊外，却始终没有出动。今天上午，又有一个守城兵丁冒着生命危险从城上缒下，又在附近村庄借到一匹骡子，疾驰到行辕报信，说是孙传庭已率官军主力亲临城下，救兵倘再不至，宝州就完了。几乎同时，宋献策派出的哨探也带回了同样的消息。

宝州紧邻郏县和襄城。孙传庭来到宝州，就等于进入了李自成预设的口袋中。眼看胜利在望，李自成非常兴奋，然而就在兴奋的期待中，又有一种内疚、一种不安时时袭上心头。他对陈可新撒了谎。虽然他与陈只见过几次面，但从李侔的介绍，从陈在这次守城中的表现，可以看出这

是一位关爱百姓而对新顺事业忠心耿耿的地方官，在现有的文臣中实在不可多得。而由于陈的施政，宝州士民也对新顺、对自己这个新顺王充满拥戴之情。现在为了诱敌深入，他把整个宝州连同陈可新都当成了诱饵。这样做对么？值得么？他在一闪念间曾准备发兵驰救宝州，但终于抑制了良心的冲动，没有下达救援令。他想起来宋献策说的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况他并非"一将"，而是"一帝"，是未来大顺朝的开国皇帝！为了改朝换代的千秋伟业，只好牺牲陈可新和宝州百姓了！

未时刚过，破城的消息传来。陈可新被杀！众多守城百姓被杀！官军屠城！整个宝州一片火光血海！李自成心中又一次震动。他想起李侔说的："宝州的父老兄弟，连同陈可新这样的好官，就这么丢给敌人去残害么？"他还想起李岩说的刘备携民渡江的故事，不由得心中自问：难道我做错了么？难道我是一个"不仁"的君主么？

正当他陷于又振奋又内疚的思绪中时，双喜进来向他禀报：

"邱之陶到了。"

李自成顿时抛开宝州，精神转到另一件要事上来。几天前，袁宗第派人押来一个商贩模样的人。原来，邱之陶的管家离开洛阳后，仍打算经陕州从原路驰回襄阳。经过邓州西边时，恰被袁宗第的逻卒发现，因他策马奔跑甚疾而引起怀疑，结果被拦截下来，从身上搜出了蜡丸书。袁宗第亲自审问后将他押到襄城。李自成获悉详情后，既吃惊，又愤怒，在与牛、宋和刘宗敏商量后，决定不打草惊蛇，而是以商讨军事的名义把邱之陶召到襄城来。

"让他进来。"李自成说。

邱之陶进房后，看见只有李自成一人坐在案后，牛、宋和刘宗敏等均不在场，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向李自成行礼落座后，先开口问道；

"捷轩将军和牛先生、军师他们还没有到么？"

李自成冷冷一笑，说："今天要谈的事很机密，就孤和你两个谈谈。"

"不知殿下要谈何事？"

李自成又一笑："督师大人有封密信让孤转交给你。"

"哪位督师大人？"邱之陶觉得背脊发凉。

"孙传庭孙大人。你不是给他写了信么？这是他给你的回信。"李自成把信团了一团隔着桌案掷过去。信落在地上，邱之陶捡起来读了一遍。他知道计谋已败露，但不了解经过，勉强说道：

“殿下，这事好像有些误会，可不要中了孙传庭的离间之计！”

“哼哼，”李自成鼻子里笑了两声，“孤也怕中了离间之计，所以把贵管家也请来了。你想同他见见么？”

邱之陶听说管家被捉获，明白大势已去，想着自己半年多来屈节事“贼”，为的就是要替祖父报仇，为朝廷“剿贼”大局尽力，现在功亏一篑，绝好的计谋付诸东流，忍不住一阵伤心，流下泪来。

李自成见邱之陶流泪，以为他怕死，故意叹一口气，说道：“你投降新顺后，孤待你不薄。你还那么年轻，孤就委以要职。倘若你能忠心事主，本来前程似锦。明年孤进北京灭了明朝，你就是开国功臣。可惜如今你自己走上了绝路，后悔也来不及了。”

邱之陶还在流泪，却忽然变了态度，厉声说道：“李自成，你以为我怕死么？自从你在宜城杀害先祖，你我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从那时起，我天天就想着要取你的贼头祭奠先祖以尽孝尽忠。你以为我会看中那些伪职？真是可笑！什么从事、侍郎，连同你这个狗王在我眼里都屁钱不值！我怎么会为我的行事后悔？我做的事都是为了杀贼报国，不管成与不成，都可同昭日月。我知道今天必死无疑，我将一身清白去见先祖。至于汝辈蟊贼，只等督师大军一到……”

因为邱之陶的声音很大，站在门外的双喜听不下去，突然大步进来，不等邱的话说完，就一耳光打过去，顿时邱的鼻子、嘴角都流出血来。

“看你还敢在殿下面前撒野！”双喜说着，转向李自成，“父王，我把这小杂种带出去收拾了吧？”

李自成没有立即回答双喜，而是望着邱之陶说：“凭你今天说的话，就可处以车裂之刑。但孤只将你问斩，这是因为你虽然居心险恶，但你先前说的一些话对我们还有用处，譬如火车营用的是什么战车之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孙传庭用的大都是偏厢车。几天之内，他就会土崩瓦解，而这些连成一片的偏厢车不但帮不了他，还会给他带来大麻烦。”说到这里，不等邱之陶再说话，李自成对双喜做个手势，双喜便将邱押了出去。

李自成本来可派人去襄阳处决邱之陶。其所以决定将邱弄到襄城来处斩，表面上是为了慎重，内心则还怀有一种当面揭露邱的阴谋的欲望。实际上他很希望看到邱为自己辩护、求饶，从而获得一种猫玩老鼠般的快感。没有料到过程这么简短，邱几乎一下子就承认了罪行，而态度又如此恶劣，言辞又如此不恭，使他不由得想起在汝宁被俘杀的杨文岳，又想起在襄阳服毒自尽的陈慕平。他没有产生预期的快感，反而隐隐地感到了一种失落……

刘宗敏、李过、牛金星、宋献策陆续来到行辕，都问起邱之陶的事。“已经斩了。”李自成只简单地答了一句，便开始与他们商议围歼孙传庭的大

计。

仅仅四五天内，孙传庭已经有过两次颅内失血的感觉。

九月十二日攻入宝州之后，孙传庭来到州衙大堂听取战情汇报。一进门看见杨承祖坐在牛成虎身边，他便问他是否认识贺腾云？杨说贺确是革里眼手下施放火铳的头目，革里眼被杀后，贺与一干火铳手被分到刘希尧军中；又说刘在革左五营中是跟李自成跟得最紧的人，所以自己与贺虽不熟，却能想见贺在刘手下不会很舒服。听罢杨承祖的介绍，孙传庭释了疑虑，当即决定将贺腾云等五百人分到火车营，统归白广恩节制。

接着众将一一汇报攻城战果与伤亡情况。孙传庭一听就明白，“贼军”主力并不在宝州。他们为什么不援救宝州？他们要退到哪里去？他们想干什么？孙传庭正在思索，一个负责随军粮饷的副将走进来，向孙传庭施礼后，说道：

“启禀大人，大军的粮道被截了！”

“什么？粮道被截？是从汝州到宝州来的路上被截的么？”

鉴于去年冢头之战的教训，孙传庭这次出潼关，一路都非常注意粮道的安全。无论从陕州到洛阳，还是从洛阳到汝州，他都密切关注义军的动向，特别是对溃逃的义军盯得更紧，严防他们在奔跑中绕到官军后方去。从汝州来宝州的路上，他也不忘叮嘱部下注意周遭动静。据一路获得的探报，都知道义军在东南，在官军的前方，那么，截断粮道的“贼军”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启禀大人，贼军是在白沙镇附近出现的，有万把人，抢劫了我们从洛阳运出的粮食，阻断了从洛阳到汝州的通路。”

片刻间，孙传庭觉得眼前一阵发黑，脑中的血好像一时都往下流失，有一种眩晕和欲呕的感觉。他不由得两手紧握太师椅的扶手，竭力保持镇定。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凭着多年的战争阅历，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中了“流贼”的狡计，可能已经陷入对方预设的包围圈中。

“贼军是从哪里前往白沙镇的？”

白沙镇在洛阳和汝州中间，距两边的路程差不多。如果不从汝州往白沙，那就只有从北边也就是登封一带斜插过来了。登封是李际遇盘踞的地方。难道是李际遇派人来劫粮？不可能！他没有那个力量，也没有那份胆量。何况这次出征前已派人去见过李际遇；李际遇态度极好，甚至表示了接受招安的意愿。再说若真是李际遇劫粮，他应该劫了就跑，而不会阻断粮道。那么，只能是李自成的人马了，他们是从哪条道绕往白

沙去的呢？

孙传庭思考的问题，在负责粮饷的副将脑中也想了很久，这时说道：

“照末将看，这支贼军可能是从密县那边，擦过登封县境，从山间小路来到白沙的。”

“不会吧，”坐在下面的一个总兵说，“这得绕多大一个弯子？再说，万把人行动，怎么连个声响也没有？”

别的将领一听，也跟着议论起来。有的说，如果全是步兵，走山间小路尚不困难，如果是骑兵，还要携带火器和粮草辎重，那怎么能走山路？也有的说，从登封经过，李际遇岂能不知？但李际遇并未向官军通报，难道这土霸王与李自成“贼军”已串通一气？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纷纷，孙传庭心中已认可副将的判断，同时对“流贼”行动的诡秘深感吃惊。他轻咳一声，众将都屏息下来。

“我们的粮食还够吃几天？”孙传庭缓缓问道。

“大概还可维持三四天。”副将说。

这次出征，因为后面有专门的运粮队伍，所以前面的作战人马通常只携带几天的用粮。这个情形孙传庭是完全了解的。他思考的是，下一步究竟是还军就粮，还是继续前进。听了副将的回答，他点点头，没有马上说话。一个幕僚也意识到目前的险境，对孙传庭说：

“大人，我们大军是否先回汝州，然后派一支人马去剿灭劫粮之贼？”

孙传庭微微摇头，又想了一会儿，说：“我们这次出征，一路连胜。气可鼓而不可泄。如今必须继续前进，剿灭流贼主力。今天大军在宝州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去攻郏县，就地取粮！”

十三日官军抵达郏县，却发现那里四门洞开，根本没有城守，稍为富裕的人家都已出逃，留在城内的只是穷百姓。官军满城搜罗，只弄来二百余头骡、羊，一天就可吃光。这时孙传庭获知义军主力就布防在郏县东面到襄城一带，于是十四日就指挥大军向东进发，果然前进不到百里，就远远看见义军的各种旗帜在西风中招展。牛成虎率领的前队人马继续前进，忽然一道宽而深的堑壕横在前方。对面半里开外，密密麻麻布满义军。牛成虎不敢轻易进入壕中，派人火急向孙传庭禀报。孙传庭立刻带着亲兵亲将策马来到前队。

看了足有一丈深三丈宽的壕沟，又看了壕沟对面严阵以待的义军，孙传庭又一次感到颅内缺血。他眼睛闭了一会儿，下意识地两手紧抓鞍鞒，以防眩晕而摔下马来。过了一阵，他脸上才恢复血色。经历过沙场百战，孙传庭绝不怕死。造成他精神紧张的是一种使命感。他深知这次出

关不仅关乎自己的千秋名节，而且关乎大明的存亡。凭着丰富的战争经验，他隔壕一看，就看出义军的人数远远超过官军，说明这一路来对方的边战边逃都是诱敌深入之计，真正的主力摆在这里！更令他忧虑的是义军的战术。看见官军出现，对方纹丝不动，并不前来迎战。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前队跳下壕沟贸然前进，他们就一定会趁部分官军爬出堑壕之机迅速发动反击，用优势兵力把你重新赶下沟去相互践踏，他们则站在上边施放弓箭和火器。同时，因为有这一道壕沟，火车营也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战车无法越过壕沟，如停在壕沟这边施放火器，则敌人又很容易避到射程之外。

孙传庭又看了一会儿，想不出破敌之计。近日天气时阴时雨，这时忽然下起大雨，壕沟中开始积水，他只得下令后队改前队，全军撤回郏县。

十五、十六两天，雨一直下个不停。孙传庭独自在行辕内冥思苦索。他想起了出关前金毓峒的来访，想起了金说的“秦师倘出意外，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还想起金临别前说的一句“万勿轻进”。唉，如果在洛阳停驻下来就好了。那样，由北边潜行到白沙镇的“贼军”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局面就完全不同了。他又想起在汝州给崇祯上的奏捷疏，想起自己在疏中添的那段话。想到崇祯接读奏疏后的欣悦，他感到极度惶愧和后悔，不知不觉脸上冒出一片冷汗。汗又顺着脸颊流进脖子，有的滴落地上。但他似乎没有觉察，思绪又回到战场上。他知道，“贼军”现在按兵不动，就同他在洛阳城外对付刘芳亮的办法一模一样，要等到敌方“三而竭”时方始发动进攻。而从整个战役来看，刘芳亮当初的溃逃未尝不是诈败之计，目的就是要把他诱出洛阳，诱到汝州。而如今自己才真是到了断粮而三竭的境地。他想了又想，没有想出脱困的办法。

十七日中午，雨停了。孙传庭知道，大军已几乎断粮，军心已经不稳，此时再不撤退，将错失最后的机会。于是他召集众将，布置了撤军任务。他让陈永福留驻郏县，抵挡和牵制追兵。他仍然以牛成虎为前队，以高杰将中军，以王定、官抚民率后队，将火车营放在中军与后队之间。

“我们这次出关，每战必胜；如今因为贼军断了后方粮道，必须回去就粮。只要大军退到汝州，那一股截粮的贼军自然会窜逃。疏通了粮道，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现在要防范的是，当我们撤退之际，东面的贼军会乘机尾追偷袭。所以今天下午，要让将士们好好休息，傍晚时分就现有的余粮让大家尽量吃饱一点。晚饭后我们无声无息地启程。贼军不来最好；如果来了，我们要作好夜战的准备，随时返身而战，千万不要不战自乱。”说到这里，孙传庭转向白广恩，“白将军，火车营是贼军的克星。这一路来，因流贼逃得太快，火车营还未能充分发挥威力。如果今晚流贼胆敢偷袭，那正是你们大显威风的时候，你要指挥全营给以迎头痛击！”

“是，末将遵令！”白广恩站起来答了一句。

虽然从孙传庭的讲话看不出有丝毫畏敌之处，但自从获知粮道被截，十四日那天又亲眼看到义军的强大阵容后，在官军将士中就开始弥漫着一股失败情绪。这股情绪也影响到大将们的信心，只是因为都知道撤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所以大家听了孙传庭的布置，也没有什么异议可以发表，就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各回本营去准备了。

孙传庭离开大堂回到临时的起居室，正待休息片刻，陈永福跟了进来。孙传庭猜到他的来意，亲切地招呼他坐下。未等陈永福开口，孙传庭先说道：

“陈将军，你我以前未曾共事，但你两年前在守卫开封时的英勇善战我都早有所闻，深为敬佩。这次留你下来担当重任，一来因为你是河南总兵，本地的形势你最为熟悉，二来你有守卫开封的丰富经验，三来你的忠勇也令我放心。”

陈永福心里清楚，孙传庭把他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属于秦军，不是孙的嫡系。如果他御敌成功，主要功劳仍会记在督师名下；而一旦他被“流贼”打败甚至全军覆没，那时责任就都在他身上，而对孙传庭来说则没有什么损失。他很想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可又不敢，只好暂时把不满闷在心里，说道：

“承蒙大人倚信，将守城重任交付末将，末将自当竭尽全力守卫郏县。只是目前军无隔宿之粮，几千人马如何能枵腹迎敌？别的队伍到了汝州即可解困，而末将所部枯守孤城，军心很难维系……”他正想接着要求多给他留一点粮食，却被孙传庭给打断了。

“唉！”孙传庭叹一口气，“此事确实难为你了。要不是全军缺粮，我自然会多给你留下一点粮食，现在没有办法，只好共体时艰。不过你也不要着急，等大军返回汝州、疏通粮道后，我会立即再挥师南下。那时不唯粮草无虞，我们还要痛剿流贼，以解圣上宵旰之忧。”

陈永福觉得这完全是空话，但也明白自己的要求不切实际。他不再多说，向孙行礼后，默默地退了出来。

晚饭后，天还没有全黑，官军启程了。当后队人马也出发后，留在城内的陈永福的豫军突然骚动起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都走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等死！”顿时就有一批人冲出城去，跟在大队官军后面一起撤走。陈永福闻讯后赶紧下令阻止，但已经跑掉了一千多人。

官军人马由于连续几天没有吃饱，又知道强敌就在附近，所以说是撤退，实际上很多人都抱着一个逃命的想法，如今看见一群河南兵慌里慌张地赶出来，更增添了行军中风声鹤唳的气氛。

“他娘的，这两边林中黑黢黢的，不要撞见鬼才好！”

“撞见鬼倒没什么，老子现在怕的是撞见贼！”

“唉，饿了几天，走路都吃力，要遇上贼兵，真是打不动了。”

这次撤军，为了不惊动“流贼”，路上都不举火把。十七的月亮本来很圆，更兼雨后晴空，月色分外皎洁，所以大的坑坑洼洼都能辨清，行走倒也不算太困难。走出十几里路，后面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将士们的心情开始放松，都想着快点赶回汝州，先饱餐一顿再说。

大约走了一半行程，后面隐隐传来马蹄声。官军后队开始慌乱起来，纷纷催促前面的人走快一些。可是后队以步兵为主，而追来的义军却是骑兵，所以马蹄声很快就变得愈来愈清晰。后队不觉人心惶惶。又前进了不到一里路。义军显然发现了官军，开始发出呐喊声，同时加快了追赶速度，转眼之间似已来到近处。王定、官抚民赶紧命令人马停止前进，转身以弓箭和火铳迎敌。可是那一千多跟在后面的河南兵并不受后队将官节制，继续穿行在队伍中，设法挤到前面去。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混乱，更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当敌骑真的出现在眼前时，后队的弓弩手、火铳手只是胡乱地发射一通，就赶紧忙着掉头奔逃。这时大队义军已经驰到，一边喊着“冲啊！冲啊”，一边向着官军冲来。整个官军后队顿时土崩瓦解，将士们有的向前飞跑，有的向左右落荒而逃，有的干脆跪下向义军乞求饶命。

听到后面一片骚乱，白广恩迅即下令火车营准备迎敌。火车营的偏厢车并不需要掉头，只须排成一列，便成一座车墙。战车上既有火铳，也有火炮。火铳可以射杀来到近处的敌人，火炮可以轰到远处的敌阵中去。跑在前面的后队士兵望见火车营的阵势，开始放下心来。他们准备从战车的两边绕过去，空出中间地带来让火车营发挥威力。由于逃兵甚多，中间还夹着一些冲在前面的敌骑，火车营不敢擅自施放火器，等着白广恩下命令。白广恩稍稍犹豫片刻，就决心以阻止义军追赶为重，即使伤害了自家将士也在所不惜。刚刚下令火车营开炮放铳，忽然营中内部大乱起来。有几百人跳出来，高声嚷叫：

“逃命啊！逃命啊！闯王大军来了！”

“怎么回事儿？谁在那里瞎嚷嚷？”白广恩厉声问道。

周围人也都感到意外和吃惊，因是夜晚，一时看不清是哪些人在捣乱。但白广恩已立即猜到是贺腾云那五百人在充当内应，一面心中叫苦，一面下令：

“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

还没等这边动手，那批嚷叫的人已突然从身上拔出刀剑，向着站在战车上的官军砍去。官军们都是炮手和铳手，正准备施放火器，没有料到身

边会有人向自己杀来，顿时被砍死砍伤许多人。没有死伤的赶忙拔出武器来对付这批杀手，也就顾不上开炮放铳。虽然也有的战车开了炮，放了铳，但零零散散，威力不大，转瞬之间大股义军已经冲到跟前。火车营的将士慌了手脚，纷纷弃车而逃。有人想驱车逃跑，却由于逃兵壅塞，战车无法前进，于是许多士兵就把拖战车的马匹解下来骑上奔逃。

白广恩想挽回局面，但已无能为力。眼看着火车营失去开炮放铳的最佳时机，眼看着义军排山倒海般地拥至，他已不再指望火车营发挥作用，而只希望保住自己半年前带到陕西的那点嫡系人马。他在亲兵的簇拥下也策马狂奔起来。

横在道路中间的战车本来不利于骑兵自由驰骋，当初孙传庭建火车营，便也有这个考量在内，但今晚义军的骑兵非常骁勇，许多人遇到战车都是纵马腾跃而过。看到这种气势，官军更加魄散魂飞，拼命奔逃。

孙传庭和他的标营人马随着高杰的中军主力走在火车营前边。听到后边杀声骤起，他明白义军已经追来，立刻命高杰就地布下阵势。他对高杰说：

“高将军，存亡在此一举，我们共同努力！”

他原来以为火车营能给“流贼”以致命的打击，至少能暂时挡住“贼军”的进攻，不料高杰这里刚刚开始布阵，火车营已经溃败下来。逃兵冲散了中军主力的阵势，更影响了人马的士气。当义军喊着“冲啊”“杀啊”追赶着逃兵来到阵前时，中军人马显然抵挡不住这股力量，在孙传庭标营人马的合力对抗下，勉强支持了不到半个时辰。这时，义军的步兵也赶上来了，其中有批人手中拿的不是刀枪而是白木棍。在上旬“进剿”义军的战场上也出现过这批持棍的“流贼”，那时他们简直不堪一击；而现在他们都好像换了一个人，不但棍法熟练，而且极其凶悍。他们最擅长打击头部，常常一棍下去，打得官军头与兜鍪俱碎。

终于，高杰的人马无心恋战，开始边战边退。而人数、气势都远占上风的义军则越战越猛，不一会儿就使对方完全放弃抵抗，转身加入了大溃逃的队伍。孙传庭的督标人马不可能独自抗敌，也护卫着孙传庭狂奔。由于义军紧追不舍，他们逃到汝州后顾不上进城就又往北边逃去。经过风穴山时，孙传庭想起重九在此登高游览的情景，心中叹道：不到十天工夫，一切都恍同隔世了！

逃奔一整夜，天明时分到了黄河岸边。不知什么时候，义军已停止追赶，这样孙传庭便率着几千跟来的残兵败将从孟津渡河，经由山西垣曲返回了潼关。

陈永福获知官军败绩后，担心枯守在郏县，既无粮草，又必然会遭义军

围攻，于是在城内只呆了两天就率军出西门逃跑。谁知走了不远就遭到义军拦阻，统兵的将领喝令他们投降。陈永福知道逃不出去，回到城中就派手下一个比较能说会道的亲将去见对方将领，说明自己的顾虑。那将领一听不敢做主，就把亲将带到行辕来见双喜，双喜又把他引来见李自成。

亲将一见李自成便跪下磕头。李自成已经获知前方大捷的消息，正在高兴万分，听说陈永福差人来，料到是谈投降的事，便含笑说道：

“你起来吧，陈将军派你来有什么事？”

“禀报殿下，陈将军知道天命攸归，有意率部前来归顺，但又顾虑重重。”

“为什么顾虑重重？”

“陈将军说，别人都可前来归顺，唯独他不能。他当年守开封时曾经射伤过殿下的眼睛。他怕殿下不会放过他。”

李自成听罢哈哈大笑起来，随即从箭囊中抽出一支箭来，一折为二，递给对方，说：

“你把这带回去，就说孤已折箭为誓。以前的事，那是各为其主，孤不会放在心上，请陈将军绝对不要有任何顾虑！”

亲将回去后，陈永福立刻带领几千人归降了李自成。

几天后，李自成在襄城举行庆功大会。据粗略统计，这一仗共歼灭官军四万余人，缴获的辎重甲仗不计其数。李自成特别表扬了在白沙镇截断官军粮道的罗虎和前往诈降、在关键时刻起来内应的贺腾云。原来，当大家想到诈降之计时，宋献策就开始在贺锦、刘希尧、蔺养成军中物色人选，后来是刘希尧推荐了贺腾云。因为他原是革里眼的部下，前往诈降容易获得信任。如果派别的人去，则很难瞒得过杨承祖、黄龙这些人。

庆功会后，李自成召集重要文武商量下一步计划。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应当趁热打铁，趁着孙传庭一败涂地、一蹶不振，马上进兵关中，只有李岩提出在进兵的同时要留下一些人来好好经营河南，与民休养生息。李自成对李岩的建议只是略微点了点头，就接着开始部署军事。他决定兵分两路。一路是义军主力，仍由刘宗敏、李过指挥，直取潼关，而后经华阴、临潼进攻西安。另一路是义军偏师，由袁宗第、谷英率领，从武关经商洛、蓝田进攻西安。由于袁宗第、谷英都没有到会，决定会后由宋献策亲去邓州、裕州一次，向他们当面交代任务。

会后，李自成把宋献策单独留下，说道：

“你告诉谷子杰，离开裕州前，让他找个隐蔽的地方将李振声就地正法，但不要声张。”

“我明白。”宋献策默默点头。

威加海内归故乡

第五十八章

崇祯年间，各地发生大疫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崇祯九年，延安就发生过大疫；十二年，也就是李自成潜伏商洛那一年，陕西遭遇蝗灾，饿死者僵尸遍野，疠气弥散，又曾引发大疫；十四年，京师、河南均发生大疫，死者无数。然而，今年京师的大疫却特别严重，不但持续时间长，蔓延范围广，死者极多，而且发生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事。这些事在京城四处被加油添醋地迅速传播，更给全城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大疫是在春天开始发作的。传说一天晚上，京营夜巡者在棋盘街西头突遇一位老人。老人叮嘱他们：“夜半时分，有个一身缟素、哭哭啼啼的妇人会从这里向东走去。你们千万要拦住。如果让她过去，会有灾祸临头。只要等到鸡鸣，事情就过去了。我是这里的土地神，故来相告。”到了半夜，果然自西向东走来这么一个妇人。夜巡者当即予以拦阻。五更过后，巡逻士兵偶尔入睡，妇人乘机向东边走去，旋即返回。她用脚将一个士兵踢醒，说：“我是丧门神啊，上帝命我来惩罚此地，你怎么能听老头的话来拦我？灾难就从你开始！”说罢人就消失了。士兵害怕，奔回家中告诉家人，话还没有说完就倒地身亡，而大疫就从那天开始了。

疫情持续数月，到八九月变得格外严重，死者累计已达二十余万。因为许多患者身上长出疙瘩，所以疫病又被称为疙瘩病。这时各种传言更多了，有些事是有名有姓的，如一个叫曹良直的小京官，正在家中向客人敬茶，突然歪下去死了。一个刚被授为温州通判的宜兴人吴彦升，家中一个仆人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竟死于棺材店。名姓不详的传闻则更多，如说两个偷儿，一个入室行窃，一个爬在屋檐上接赃，下面的人刚刚把窃得的衣包托上去，上面的人刚刚接住，两人突然同时死去，而衣包还悬在空中。又说有新婚夫妇于合卺之夜同死于床上。更怪异的是说有鬼物白天出行，用的银子都是纸变成的。这个谣传一出，许多商铺都赶紧在店内放置水盆，收到银钱后就丢进盆里，由钱的沉浮区别人鬼，判明真假。

大疫使崇祯非常忧惧，特别是人们都惯于从征应、休咎的角度来解释天灾，严重的疫情便很自然地被视为不吉的征兆。虽然没有人敢在崇祯面前提及亡国二字，但崇祯自己已经不止一次有过最坏的联想。他不断地

去奉先殿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当紫禁城中也有人感染疫情后，他又把张天师接进宫来书符、喷咒、奉经请解，但直到十月初尚无缓解的迹象。

令他稍感宽慰的是，尽管征兆是如此不吉，但实际上无论关内关外，都没有特别严重的祸事发生。相反，从八月中旬开始，他得到了几个令他安心、令他欣慰、令他鼓舞的好消息。

自从杀了陈新甲，对东虏议抚的事就完全停顿了。去年十一月，虏骑再度入关，烽火遍及冀、鲁各地。周延儒自请出都视师，却只能徘徊于京畿附近，根本不敢与敌交锋。直到今年四月，虏骑方才席卷大量金银财帛、人口牲畜而去。而下次何时再来，也完全操之在彼。没有想到的是，八月中旬，宁远总兵吴三桂忽派飞骑送来密件，报告说，虏酋皇太极已于八月初九暴病身亡，虏廷正为继位之事内斗甚剧。下旬，又递呈密报说，虏廷在睿亲王多尔衮的掌控下，已由皇太极的幼子、年方六岁的福临即位，而由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担任辅政。密报又说，虽然多尔衮藉此掌握了实权，但人心并不服，包括礼亲王代善的子孙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等人在内，心中都颇不平，估计还会有纷争……

崇祯看了密报后，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认为，不管虏廷最后斗出个什么结果，至少在今年，甚至一二年内都会无暇他顾，而只要虏骑暂不进入长城以内，他就可以专力剿灭“流贼”了。

就在接到吴三桂第一次密报的同时，他接到了孙传庭决定出关的奏疏。之后他又几次接到孙传庭报告战果的奏疏。随着孙的口气愈来愈乐观、愈来愈自信，崇祯的心情也愈来愈振奋。他暂时忘记了尚在肆虐的大疫，在心中说：“天佑大明！天佑大明！”

九月中旬，他接到了孙传庭从汝州来的报捷疏。当读到官军在汝州城外大捷、杀死“贼将”谢君友、缴获李自成本人的坐纛等文字时，他情不自禁地连拍御案说：“好！好！”接着又读到“臣誓扫清楚、豫，荡尽鲸鲵，必不敢遗一贼以贻国家之患，以廑君父之忧”一段话，他兴奋之极，连读数遍，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去！”他对侍立一旁的太监说，“传谕阁臣和兵部、吏部、户部、工部的堂上官，立刻去平台等候召见！”

说罢，他先去坤宁宫，将前方大捷的消息告诉周后，又与周后一起乘辇去奉先殿，感谢祖宗显灵，使“剿贼”军事如此顺利，并祈祷列祖列宗继续庇佑，俾孙传庭再接再厉，廓清宇内，从此海晏河清，国祚永续……

当他来到平台时，阁臣和三个部的尚书、侍郎都已到齐。众臣对于突然奉诏进宫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他们猜到可能与前方战事相关，但不懂为什么要把吏部、工部官员也召来。

崇祯在龙椅上落座。应召的官员们依次向他行了常朝礼，分两边立定。崇祯怀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向大家介绍了孙传庭出关后一路大捷的情

形，特别提到汝州一战的重大斩获。说着，他从御案上拿起孙传庭的报捷疏让众人传阅。一个太监赶紧弯腰上前，接过奏疏，先递给站在最前面的首辅陈演。很快，从内阁辅臣到各部尚书、侍郎都读了一遍。当众臣传阅之时，崇祯注意地看着各人的反应，希望看到与自己同样振奋的表情。太监躬身把报捷疏重新放回御案后，崇祯又对臣下环视一遍，说道：

“孙传庭不负朕望，出潼关一个月来，连战皆捷。所到之处，流贼望风披靡，看来贼之灭亡，只在旦夕之间。卿等以为如何？”

陈演是在今年五月周延儒因贪污事发被“赐死”后才继任首辅的。他对孙传庭奏报的战情并不像崇祯那么深信，但他立刻露出高兴的神情向崇祯表示祝贺，又附和着崇祯的语气对战事作了乐观的预测，还提到户部应督饬河北、山西各府为大军输送粮草，不得迟误，以便“功收万全”。别的大臣也顺着崇祯和陈演的口气说了大同小异的话。

崇祯听了，点头微笑，又说道：“今天将吏部、工部的堂官也召来，是因为督师在豫中，屡报战捷，原先被流贼盘踞的州县已次第恢复，土寨多已招安，所以除各镇、抚宜整旅渡河外，各州县官亦宜星速赴任，吏部要严予督催，凡规避不前者须参劾重治。一些地方须修复城池，安插民众，则工部责无旁贷。”接着他又谈到对这次战役中有功将士的奖励升迁，表示对立大功者，要不吝重奖，“通侯之赏，断不少靳”。

崇祯正踌躇满志地说着，忽然注意到兵部尚书冯元飙和侍郎张凤翔从读报捷疏以来就一言不发，脸上是无限忧虑的神情。他想，这次在出关问题上，兵部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一个劲儿地说“持重，持重”，现在孙传庭连续奏捷，他们还是一脸愁容，真是岂有此理！他生气地看看冯元飙，又看看张凤翔，说道：

“卿二人不以为然乎？”

冯元飙说：“兵部得到的探报，皆云流贼人马数倍于我，今与孙传庭军相遇，却几乎一触即溃，此不合常理，实乃以弱兵诱敌，而督师竟未觉察，贸然轻进，臣不能不深以为忧。”

张凤翔接着说：“流贼素狡，诈败示弱，万不可信。恳陛下火速传旨，戒孙传庭稳扎稳打，万勿浪战。盖其所统皆良将劲旅，须为皇上留此家当！”

崇祯正在兴头上，听了他两个的话，犹如一瓢冷水当头泼下，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脸色非常难看。陈演见状，赶紧站出来说：

“二位大人所言，固自有理；然孙督师久历沙场，与流贼周旋，已非一日，对于双方态势，亦必了然于胸，岂能随便就中敌人诡计？”

另有几位大臣也说了附和陈演的话，崇祯的情绪才慢慢缓释过来，说

道：“卿等下去吧。”

接下来的日子，他就天天盼着孙传庭的新捷报。果然三天后，他获悉官军经过血战，攻克了“流贼”拼死固守的宝州，杀死了“伪州牧”陈可新。但奇怪的是，自此以后许多天，他都没有接到前方消息，不知孙传庭到了哪里。

九月下旬的一天，曹化淳前来禀报近日京城疫情。曹说，大疫虽然仍在肆虐，但据一些经历过多次大疫的老人估计，现在已是深秋，随着冬季来临，霜雪渐紧，疫情必会消退。恰好前两天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太监也对崇祯作过类似的预测，这使崇祯感到安慰，心想，但愿疫情赶快结束，“流贼”早日消灭，则国家转危为安，大事又有可为了。

曹化淳告退后，崇祯步出乾清宫。时近黄昏，一抹斜阳照在丹墀东边尚未开败的盆菊上，花色因受照不同而变幻出忽浓忽淡的迷离光彩。崇祯不觉赞叹：“真是浓拖斜照，淡映残红！”他举头遥望天边，两行征雁正汇成一个“人”字向南飞去。此时整个宫院非常静谧，聒噪了一个夏天的蝉声已经停歇。崇祯心中忽有诗意萌动，不觉低声吟道：“秋风归塞雁，老树噤寒蜩。”站了一会儿，他的思绪重新回到现实。他自信地想着，疫情一定会过去的！孙传庭一定会获胜的！国事一定会有转机的！

正当他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时，太监送来了孙传庭新的奏疏。他迫不及待地边拆奏疏边往回走，回到暖阁坐下，就着新点上的蜡烛一看奏疏，不觉脑中“嗡”的一声，仿佛挨了一闷棍，眼前直冒金星。孙传庭叙述了官军因粮道被截致遭大败的过程，并引罪自劾。冯元飙、张凤翔所担心的事，不幸而言中了！崇祯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不断地在心中骂着：“孙传庭真蠢！真不中用！剿寇多年，竟连流贼的弱兵诱敌之计都识不破！”愤怒之下，他想把孙传庭立刻逮捕来京，下入诏狱。但稍稍平静下来后，他意识到了目前局势的严峻，记起了张凤翔说的“须为皇上留此家当”的话。他想，暂时不能抓孙传庭，一抓陕西就完了；一旦陕西落入贼手，北京就岌岌可危了。他当晚毫无食欲，满桌菜肴端上来后，他只喝了一小碗燕窝鱼翅羹，其他什么都没有碰。直到三更时分，他还没有入睡，在窗外断续的络纬声中，亲笔写下一道圣旨——

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属溃，殊负任使。本当重究，姑削督师尚书职衔，仍以秦督充为事官，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如仍前使偾 [1] ，致纵一贼入秦，前罪并论！钦此。

搁下笔后，崇祯又想到在这次战役中纷纷溃逃的总兵、副将，特别是想到使苦心经营半载的火车营毁于一夕的白广恩，觉得又气愤又伤心。他

很想下一道圣旨将白广恩就地正法，但立刻省悟到对拥兵自重的武将万不能轻易严惩，因为今后“剿贼”还得指靠他们。他思谋半夜，又亲自拟旨，不但没有惩罚白广恩，还将白升任为“援剿总兵官”，挂“荡寇将军”印，并拨给兵员三万。他希望白能因此感激皇恩浩荡，与孙传庭一起固守潼关，保住陕西。

当他拟完旨，在宫女的服侍下脱衣就寝时，远方已经传来第一声鸡鸣。

十月初，李过率领的义军前锋逼近潼关。他在关城东南十多里外的陶家庄驻下后，当晚将先期派出的探子叫来听取探报。据报官军的残兵败卒仍有四万之数。孙传庭命白广恩扎营于关城外的通洛川，命高杰扎营于南门外的西山头，自己则率标营人马并组织城中青壮男子守卫关城。孙的意图很明白，就是要形成犄角之势，让白、高两支人马牵制进攻潼关的义军。李过听了探报，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就让大家都去歇息。

次日清晨，李过吃过早饭，就带着部分将士亲自去察看前方地形和官军布防情形，随即回来召集众将开会。

这次随同李过先行踏入陕境的，除罗虎等闯营将领外，还有一位新归降的官军将领，就是陈永福。李过对他很客气，每次开会，自己落座后，总是第一个请他就座。别的将领都知道陈是一员不怕死的猛将，对他也很尊敬。

李过向大家介绍了有关探报和自己实地察看的结果。仗着兵多势众，士气旺盛，他准备不等刘宗敏率领的中军、李自成本人所在的后队抵达，就发动进攻。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先打垮城外的两支人马，再进攻潼关。对于城外的两支人马，则先向西山头高杰的营寨发动进攻。他料定城中有限的兵力绝对不敢出城支援，而白广恩自顾不暇，多半也不敢出兵夹击。万一白广恩率军来援，他也预先作了布置，要给以迎头痛击。

众将摩拳擦掌，心情振奋，继续听李过说下去。

“我顾虑的仍然是最后的攻城之战。因为城内兵力虽然单薄，但潼关城墙高厚，地势险峻，孙传庭必会死守。如果我们强攻，损失可能会比较大。”说到这里，李过转向陈永福，“陈将军，你是智勇双全的大将，你看这一仗应该怎么打？”

陈永福听了李过的战情分析和作战部署，十分佩服和赞同，联想到当初守卫开封时的激战，也觉得攻城不易。他谦虚地答道：

“败军之将，何敢言智言勇。适才将军所见极是，如果强攻，损失必大；

倘能智取，当然最好。但如何智取，还须仔细谋划。”

李过其实早有“智取”潼关的想法，只是不成熟，现在听陈永福一下子点了题，便把自己的初步盘算也说出来：

“陈将军，你的部下现在都还穿着官军号衣。我们这里还有不少官军奔逃时遗弃的旗帜、符验、腰牌，包括孙传庭的坐纛也在我们手中。你看能否让你的人马在前，别的人马在后，凭借号衣、旗帜等等赚开城门？”

陈永福迟疑地说：“孙传庭很精明，不容易上当，但可以试试。”

十月六日，义军由陶家庄进抵官坡，因为知道高杰率领的是原来贺人龙的部队，比较能战，高杰本人又与李自成有私仇，不可能投降，所以出发前李过对罗虎等部将再三嘱咐，要他们作好打一场血战的准备。义军还预先让铁匠打造了许多钩钉，以备攀越山险。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罗虎率领的骑兵首先冲到西山头时，见到的竟是一座空寨。原来高杰自知兵力不敌，在义军抵达前半个时辰，已拔营向西北方向逃遁。

按照原定计划，义军随即向白广恩部发动进攻，而出人意料的事又发生了。两军刚一接触，官军就开始溃逃。由于许多士卒的家小居住在城内，他们不是向西奔逃，而是急于入城。一些士兵用刀劈开南水关栅栏，争先恐后地涌进城去，希望带上妻孥再穿城从北水关逃出。正在前沿密切关注战事的李过看到这一难逢的机遇，迅即下令陈永福的人马尾随着白广恩的溃兵一起混进城去。陈永福的人马后面，是罗虎率领的精锐的骑兵。

当白广恩的士卒破城而入时，孙传庭正穿着盔甲在城上指挥守城。看着蜂拥而来的溃兵，他毫无办法阻止。随后他察觉穿官军号衣进城的并不都是白广恩的士卒，而后又发现在这批人马后面是大队的义军骑兵。他知道大势已去，回头冷静地对身旁的幕僚和亲兵亲将说：

“趁着现在城内很乱，你们赶快各自逃生去吧！”

“大人，你……”

“不要管我。疆臣死社稷。今天我死在潼关，正是死得其所！”

说罢，他昂首向城下走去。走了十几步，后面忽有人赶来，嘴里喊着：“大人请稍停，下官与大人同行！”

孙传庭回头一看，原来是监军副使乔元柱。孙传庭说：

“你是监军，又不会武功，不必与我同死。”

乔元柱说：“下官身为监军，城破身殉，理所应当，断无苟活之理！”

孙传庭不再阻止，走到城下，跨上战马。这时义军大队正在入城，开始

发出震耳的呐喊声，并开始追杀先入关的官军和守城将士。孙传庭看了一会儿，脑中忽然闪出两个多月前做的怪梦，想起了那首以乩仙名义作的怪诗：“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他觉得有无限悲壮之情在胸间涌动。他大吼一声，挥舞着大刀向着城门口义军人马最密集的地方冲去……

进入潼关的当天傍晚，义军的中军与后队先后来到。晚饭后顾不得休息，李自成就把重要文武召到临时行辕来议事。听说义军几乎没有经过血战就拿下了潼关，他非常高兴；又询问孙传庭的下落。大家都说不清楚。据罗虎禀报，当时大队骑兵正进城追杀四处逃窜的官兵，也遇到一些零星抵抗，曾经有一个花白胡须的大汉挥刀向城门口冲来，砍死砍伤了十几个义军士兵，但因为他是单枪匹马，所以很快就被别的士兵刺落马下，旋即许多奔腾的马蹄从他身上踩过。据有些将士说，这个大汉就是孙传庭；但战后清扫街面，许多尸体血肉模糊，已经无法辨认。

“如果找到孙传庭的尸体，要找一副棺木替他下葬。”李自成说。

在义军中，从来对视死如归的勇士怀有尊敬，而瞧不起贪生怕死的懦夫，所以武将们听了李自成这句话都觉得很自然。大家正要谈别的事，顾君恩忽然以赞叹的口气说道：

“听说张献忠最近打到湘西武陵，把杨嗣昌夫妇及其五世祖坟墓都打开，开棺戮尸，还杀了杨嗣昌的叔婶等许多姓杨的人。而今殿下不唯不对孙传庭鞭尸，还允予棺葬。相形之下，孰暴孰仁，真不啻有天渊之别。”

喻上猷附和说：“是的，足见张献忠欲与我新顺分庭抗礼，纯属痴心妄想。就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他本性难移，断乎成不了气候！”

李岩也赞成李自成的态度，但他不习惯对李自成的每句话都加以颂扬，而且他听说杨嗣昌家族在家乡横行霸道，侵占土地，欺压百姓，民愤很大，而孙传庭是山西代州人，在陕西并无劣迹，所以两者不可相提并论。这么一想，他就更不愿说话了。这时只听刘宗敏说道：

“张敬轩两年前就已奉咱们殿下为主，他现在别竖一帜，便是犯上作乱，我们迟早要加以收拾。至于谈到仁政和暴政，我们这次来的路上已经说过，打下西安后，要马上开仓放赈，要实行‘三年免征’，使贫民百姓获得‘来苏’[2] 之乐。林泉，‘来苏’二字，我没说错吧？”

看见李岩笑着点头，刘宗敏接着说：

“这就是仁政！另外，对于没有干过多少坏事的官绅，只要投降，我们也可以放过，还可量才录用。这也是仁政。但是，对罪大恶极的官僚乡绅，像渭南那个当过鸡巴尚书的老不死的南企仲，咱们绝不轻饶！老子

不去开棺戮尸，老子要鞭打活人！先逼他交出赃银，再送他上西天！还有他的儿子南居业、从侄南居益，都他妈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恶棍，我当铁匠那会儿就想宰了他们。如今咱们杀回陕西，就是要严惩这些恶霸乡宦，为老百姓报仇雪恨！”

顾、喻二人都听出刘宗敏说的虽是另一回事，却含有驳斥他们的意思。他们都有点怕刘宗敏，所以不再接口。

接着商议进攻西安的事。据刘体纯得到的探报，自从孙传庭败回关中，原先在商洛到武关一带布防的陕抚冯师孔已撤回西安，但守城将士只有几千人，已经毫无斗志。由于天气很冷，曾有官员劝秦王朱存枢拿点银钱出来给士兵们添置寒衣，借以鼓舞士气，但遭到拒绝。为此将士们非常不满，副将王根子已决定献城投降，目前正同刘体纯派进城中的细作交谈细节。

李自成笑道：“西安是守不住的。不过王根子愿意投降，可使古城免遭炮火破坏，也可减少城内居民的死伤，所以他投顺过来后，孤要给他升官。下一步我们要追击白广恩、高汝砺等率领的官军，攻占整个陕西、三边地区。追击中凡是愿意归降的明朝将领，孤也一律录用，有功的给他们升官；功劳大的，还要给予封爵。”

当晚散会之后，李自成继续思考着种种问题。想到几天后就会进入西安，他不能不感到兴奋。他又想起刚才会上顾君恩和喻上猷的讲话。他当然能听出来他们话中含有恭维吹拍的成分，但他感到舒服。他似乎觉得，自己信口说出的一句关于要收孙传庭尸骨安葬的指示，的确显示了作为一代“新主”的宽仁与英明。

他又想起刘宗敏的讲话。刘宗敏说的都是义军进入河南后几年来实行的政策，今后当然还要继续推行下去。对南氏家族自然要追赃打击！对所有的贪官污吏、富豪劣绅都要追赃打击！对秦王府的巨额家财更要加以没收！多年来义军就是靠夺取官仓、夺取官绅富豪的家财来维持自己的财源，靠劫富济贫来赢得民心。现在打回老家了，这个手段可不能丢；就是将来打到北京，也要对所有的皇亲国戚、对六品以上的官员拷掠追赃！这事就交给刘宗敏去办！

随后他的思想又转过来，想到陕西是他和众多义军将领的桑梓之邦，而西安是未来大顺朝的国都，他应当在此竖立一个宽仁英主、一个为人称道的尧舜之君的形象。他记起来牛金星曾说，等到他正式登极的那一天，按照惯例，还要向天下发一通大赦诏书呢！既然如此，他大可不必杀人太多。包括秦王，也可以饶其不死，只须藉没其巨大家财即可，这样必将更加瓦解明朝的人心。对于一般劣迹不著的官绅，更可从轻发落，能够不杀的都不杀。于是他又想到，应该赶紧把田见秀召来西安会合。刘宗敏与田见秀是他手下地位最崇高的两位大将。在严惩贪官劣绅、镇压反叛势力方面，田不如刘；而在宽仁待人、与民同乐方面，刘不如田。大顺朝马上就要建立了，他需要有一位田见秀这样菩萨心肠的

武将来帮他赢得人心、维系人心。至于襄阳及其远近州县，以后就派袁宗第前往驻防和治理吧。

他思前想后，踌躇满志。虽然很晚才躺下，但他睡得很香很甜。

十月初七，义军轻易破了华州。初九兵抵渭南。知县杨暄试图守城，不料该县一个叫王命诰的举人开门迎降，义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城。初十义军破了临潼，十一日进抵西安。离西安东门还有半里，就看见城门洞开，以王根子为首的一群投降将士已恭敬地迎候在那里。

[1] 仍前使债——仍像前次一样使事情败坏。债，败坏。

[2] 来苏——从疾苦之中获得重生。典出《尚书·仲虺之诰》：“徯予后，后来其苏。”

第五十九章

转瞬之间，义军进入西安已经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从李自成到普通兵士都是在兴奋、紧张、繁忙的状态中度过。武将们分头追击明朝的残兵败将，除北伐的一路在榆林遭到抵抗外，其他战线都颇顺利，明朝守将纷纷投降。凯旋的将士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请功封赏的事，并向家乡通报喜讯。而各地乡亲也纷纷打听他们的消息，每天都有各州县的人携带本地土产来到西安寻亲访友，附带请托各种事情。尤其是一些位阶较高的武将门前更是人流如梭，络绎不绝。李自成理解大家的心情，事实上他自己也马上就要回米脂老家去祭祖，目前当地正在日以继夜地为这一盛典赶修行宫和陵园。但他认为事情再忙，练兵不能放松，所以特地命兵政府侍郎杨王休为都肄，负责练兵事项。他自己也每隔三天就亲临渭桥附近的大校场练习骑射。

今天又是他去大校场的日子。以前出门，都是双喜带着一群亲兵亲将相随。今天因为李自成回府后要召对一个很特殊的人，双喜需要留在府中作些准备，所以就由中军吴汝义陪同前往。他们离府时天刚蒙蒙亮，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正在平整、加宽的驰道显得分外空阔。这次动员数十万军民大修西安城墙和街道，对民工用的是以工代赋的办法。李自成已经听工政府作过相关奏报，这时他又不经意地回头向吴汝义问道：

“听说老百姓对以工代赋的办法很满意，是么？”

“是的，陛下，”吴汝义策马趋前，恭敬地答道，“现在正是农闲时候，百

姓们出来干一阵活，明年的赋税就免了，当然都很高兴。”

李自成点头微笑，为自己政策的英明感到得意。

在大校场练完骑射，已经过了辰时，大街上人多了起来。人们远远望见李自成的黄龙纛，都赶紧跪伏在路边。随即一群排列整齐的骑兵护卫着身穿蓝布袍、张着小黄盖的大顺王缓辔而来。人群中发出了“万岁”的呼声。这呼声让李自成又一次联想到称呼和避忌的问题。自从进入西安，文臣们认为已经“新基肇奠”，便都改口称他为“陛下”，很快武将们也都改了口。已被任为天佑殿大学士的牛金星、新任礼政府尚书巩焴等一再敦请他自称“朕”，但他坚持要等进北京后再改口，于是在大顺朝就出现了一个不一致的情况：李自成自称“孤”，而所有的人都称他“陛下”。想到这个矛盾之处，李自成觉得有趣，口角露出了微笑。一些百姓偶尔抬头，正好看见李自成和善的笑容，不禁激动得又一次呼喊“万岁”。

听着这种家乡口音的呼声，李自成感到特别亲切，很想下马与自己的子民用乡音交谈一番。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现在连他和他祖上的名字都将避讳，不许人们再用，怎么能容许平民当街与他交谈呢？

“唉，当个皇帝，讲究的事真多啊！”

讲究的事的确多。就拿避讳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譬如在已经拟定的十个避讳字中，“成”是个常用字，避而不用会带来很大不便，为此经文臣们反复推敲，他已决定改名“自晟”。“晟”代表光明和兴盛，涵义很好，也容易避讳。由自己的改名，他又不禁联想到一些武将改名起字的事，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武将们大都出身穷苦，有些人只有小名而没有大名，更没有表字。如王四就是到了临结婚才取名王泗，字滨鲁。也有些武将因怕连累家人，出来造反后故意起个诨号代替真名，就是不想别人弄清自己的底细。想当初义军分为八队时，除李自成外，其余七队首领都用的是诨号，什么眼钱儿、点灯子、李晋王、蝎子块、老张飞、乱世王、夜不收，谁知道他姓啥名谁？但现在不同了。如今已是升官封爵、衣锦荣归的时候，不必再有任何隐瞒。为了体面，一些武将便忙着给自己改名起字。想到这里，李自成笑着问吴汝义：

“最近将领中又有人改名起字了么？”

“罗虎。”吴汝义说，“小罗虎最近让宋军师给起了个字。”

“什么字？”李自成颇感兴趣。

“震山。军师说，虎是山中之王，所以就叫震山。”

“有意思。还有改名起字的么？”

“还有王根子也改了名。”

“他也改了名？改叫什么？”想到身为降将的王根子也改了名，李自成有点意外，同时也很高兴。

“他说根子是小名，不雅；请巩尚书给取了个大名，叫王良智。”吴汝义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另外，据说他已知道自己将封伯爵，说一个爵爷连大名都没有，太不像话。”

这时许多人都在等着升官和封爵。大家已经知道，权将军和多数制将军将被封侯，有些制将军和不少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将被封伯，还有不少武将将被封为子爵和男爵。因为这是喜事，所以都在公开议论。已经听说的是：刘宗敏将封汝侯，田见秀是泽候，李过是亳侯，刘芳亮是磁侯，袁宗第是绵侯，谷英是蕲侯，张鼐是义侯；刘体纯是光山伯，刘希尧是鄢陵伯，李友是武阳伯，马世耀是巫山伯；降将中陈永福是文水伯，王根子是确山伯。但是也有不少武将，包括起义很早的老人，暂时还没有听说将封爵位。吴汝义就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封爵。他不敢直接问李自成，现在故意提一下王根子，也是想绕着弯子探探李自成的口气。

“王良智这名字不错。”李自成笑道，没有回应吴汝义的后一段话。

这里是原来的秦王府。李自成进西安后，抄没了秦王的全部家财，将他赶往别处，自己就同高夫人一起住了进来。将来扩建以后，这里将作为皇宫；目前只是改了若干殿名，更换了匾额和楹联。因为尚未正式登极，所以也没有实行群臣上朝制，但每天李自成都会召见重要文武，听取奏报，商议要事。当下一行人回府后，李自成没有休息，立即召开每天例行的会议。之后他还要召见一位新封的内廷教师。

今天主要是听礼政府奏报会试情况。由于急需人才，大顺军进西安不久就举行了府考。牛金星曾亲到华州察看，那里的《四书》试题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本来明朝的科举，是必须通过县试、府试、院试，才成为生员，俗称秀才；再通过乡试，才成为举人。而大顺朝的情况特殊，所以考试程序也大大简化了。府考中式的就成为举人，可以直接来西安参加会试。现在会试已经举行过。今天由主考官巩焴和同考官、礼政府侍郎姜学易奏报相关情况，并将考中前三名的考卷进呈李自成。

“《定鼎长安赋》，”李自成拿起放在上面的一份考卷，边看边问，“这就是考中第一名的卷子？”

“是的，这是扶风举人张文熙的考卷。”巩焴站起来说，“微臣等以为，自班孟坚作《两都赋》、张平子作《二京赋》以来，京都赋已蔚为大观。《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即被列为首类。不过《两都赋》、

《二京赋》均贬长安而褒洛阳。西晋时左太冲作《三都赋》，则所咏者为蜀都、吴都与魏都，而与长安无涉。张文熙此赋实为自东汉以来，又一次以长安为题，‘敷典摛文’，而所着力描摹者则为我大顺之开国气象，所尽情讴歌者则为陛下之巍巍盛德，故臣等将其列为第一。”

姜学易也站起来说了类似的话。他还随口背了考卷中的若干原句，什么“终南拔地，太乙干云……苑著上林博望，宫标兴庆华清，沉香之亭香馥，承露之盘露倾”，都是写长安景物和古迹的；什么“金马门边扬雄待诏而至，天禄阁上刘向校书而登”，则是讲长安人文掌故的；还有什么“居五位而当阳，称九重而御世……瑞雪兮著一人之庆，大风兮开八百之基”，乃是歌颂新君的。

李自成含笑听着，频频点头。虽然对张平子、左太冲这些名字完全陌生，更从未读过任何京都赋，但他知道巩焴所说都有根据。虽然对姜学易背诵的文辞和用典都不太懂，但他明白该赋通篇都是对自己和新朝的歌颂。他不能不感到愉悦，甚至有几分陶醉。他又试着阅读考卷，却发现断句很困难，还有些字不认识。如果是在前几年，他读书遇到难解之处，会很坦然地向牛金星请教。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忌讳别人把他视为草头天子。像武将们常挂在口边的那一句“斗大的字，识不了半箩筐”，他是绝不会说的；尤其是在巩焴、姜学易这批新降的文臣面前，他更不愿意显得无知。他继续把考卷拿在手中看了一会儿，才缓缓放下，对吏政府尚书宋企郊说：

“这些新科进士，卷子都作得不错，你们要尽快量才授职。”

“是，陛下。”

群臣退出后，李自成起身来到已被改称为坤宁宫的高夫人住处，与高夫人一同召见新封的后宫内师邓太妙。还在襄阳时，李自成就已经考虑到，建国称王后，不但自己的一言一动要合乎礼仪，高夫人作为未来的皇后，要主持后宫，要接见命妇，也应当学习相关礼仪，还需要读些书，使自己的言谈举止更合乎身份，不致为人所耻笑。兰芝作为未来的公主，也需要认真培养。但那时一来没有合适的师傅，二来军务倥偬，所以未能顾上安排这件事。到西安后，高夫人先向李自成提及此事，他随即命礼部留心物色人才，不久便有人推荐了邓太妙。他又派人对邓氏的种种情况加以了解，最近才将事情确定下来。据知邓氏是陕西著名文人、太仆少卿文翔凤的继室，有才学，善作诗，兼工书画。文翔凤已去世两年，她孀居在家。于是李自成封她为后宫内师，今天是第一次召见。本来群臣进入宫门都得步行，但高夫人想到邓太妙的一双小脚，便特意让双喜去告知守门卫士，准许她的轿子一直抬到坤宁宫门前，并让慧英在那里迎接。

李自成在坤宁宫正殿居中坐下后，高夫人也在左侧一把铺着黄缎绣凤锦垫的椅子上坐下。随即宫女们一声传呼，一个体态婀娜、衣着素净的少妇走进殿来。她向李自成、高夫人磕头行礼后，跪在地上说道：

“臣妾邓太妙叩见陛下、娘娘。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自成觉得那声音不疾不徐，非常好听，他也用温和的语调说道：

“夫人请起。”

邓太妙起立后，抬起头来。李自成和高夫人同时觉得眼前一亮。邓氏看上去只有二十一二岁，不施脂粉，五官如白玉雕琢的一般，极其精致。一头乌发梳得十分平整，更把人衬得端庄娴雅。高夫人立刻对她产生好感，随即想到她在守寡，这一身素朴正是孀妇应有的打扮。李自成从称新顺王起，纳妃就成了建立新朝应办的事项之一，而且在襄阳已纳过一妃，到西安后也见过诸多宫女，从未有真正中意者，此时却不知为什么，忽然心中一动。他没有按规矩向宫女吩咐“赐座”，而是直接对邓太妙说：

“你请坐，请坐！”

邓太妙谢了恩，在宫女搬来的一把紫檀弯腿八足绣墩上坐下。听李自成讲了封她为后宫内师的意图和要求后，她恭敬地站起来。

“臣妾才疏学浅，谬蒙陛下委以内廷辅教重任，不胜惶悚之至。”说着，她转向高夫人，“不知娘娘先前读过哪些书？现在需要臣妾讲授些什么书？”

“你坐下说，坐下说。你以后是我和兰芝的师傅，不要太讲礼。”等邓太妙坐下，高夫人才接着笑道，“不怕你笑话，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只是勉强认得几个字，现在一切要从头开始。除了读书，这宫中该有的规矩，该怎么说话，以后也要请你多多指教。”

邓太妙听高夫人说话如此真率，一点没有当皇后的矜持，不觉深为感动，正要答话，却听李自成问道：

“她们是不是也应该先读《毛诗》？”

原来李自成曾听牛金星约略解释过《五经》，仿佛记得读《五经》的次序应是先《诗》、次《书》、次《易》、次《礼记》、次《左传》；而他本人除读过几篇《诗经》外，还听牛金星讲过《毛诗》，所以插问了这么一句。

“陛下英明。《毛诗》首章《关雎》，即讲后妃之德。娘娘和公主先读《诗经》，自是正途；今后倘能择所好者略加讽咏，尤为有益。至于齐鲁韩三家，略知源流即可，不必深究。”

李自成也听说过《诗经》另有三家注释，但他没有记住。现在他只是含笑点头，没有再插话。

邓太妙接着谈了其他一些必读书，包括《四史》、《资治通鉴》和《昭明文选》。李自成和高夫人听了既满意又心中佩服。高夫人说：

“你说的这些书，我都要慢慢地读。但以前根基太差，不懂的地方，还需要你多多讲解。”

他们又问到妇德修养和礼仪方面的事。邓太妙说：

“娘娘勤如《卷耳》，俭比《葛覃》，德协坤元，母仪天下。妇德种种，岂臣妾所敢妄言？”

李自成向高夫人说：“她说的《卷耳》、《葛覃》，都是《毛诗》中的篇名。”

高夫人笑道：“说我‘母仪天下’，实在不敢当；要说我无德无能，那也不是实话。我其实不担心自己管不了后宫的事，我要学的是一种说话方式。过去我们张口而来的是农家谚语，是一些大俗话；今后开口要引一些古人的话、书上的话。这是要向你讨教的。”

邓太妙再一次被高夫人的真诚直率所感动。她想了一下，问道：

“天启年间，出过一种《女四书》，娘娘可曾听说过？”

高夫人摇头。李自成曾听牛金星选讲过《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但也从未听说过什么《女四书》。

“这是一个叫王相的儒生编注的四本书。第一本是东汉班昭作的《女诫》。班昭字惠班，又称曹大家，是《汉书》作者班孟坚的妹妹，汉和帝时担任过皇后和妃子的教师。《女诫》据说是她为教育女儿如何遵守妇德而写的一本书。第二本是明成祖的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采辑古圣先贤关于女子品德的教诲，于永乐二年编著的《内训》。第三本是唐朝女学士宋若莘撰写的《女论语》。体例仿效《论语》，虚拟几个古人，彼此一问一答，阐述的也都是妇道。第四本是王相之母刘氏所作《女范捷录》，讲的是古代一些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的故事……”

李自成以前听牛金星讲列朝兴衰大事时，就听说过班孟坚和《汉书》，今天才知道此人还写过《两都赋》；现在又知道他还有个了不起的妹妹叫班昭。忽然，他笑着插了一句：

“夫人今后就是我大顺朝的班昭！”

“陛下谬奖。”邓太妙又赶紧站起来，“臣妾学识浅薄，于上述诸书只是浮光掠影，稍知皮毛，许多地方都还一知半解。所谓《女四书》，也只是

草草翻过，并未细读，更谈不上身体力行。今既辱蒙陛下、娘娘信赖，委以要职，臣妾感奋无似，今后唯有竭智尽虑，以报陛下、娘娘天覆地载之恩。”

召对结束后，慧英出来宣读了李自成、高夫人对邓的赏赐。邓太妙跪下谢恩，旋即叩辞出宫。看着她在门外消逝的背影，高夫人禁不住赞道：

“以前只知道牛先生、李公子读书多，是饱学之士，没有想到今天这位邓夫人也这么有学问。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肚里能装下那么多书！”

“听说她诗也作得好，还会画画。”李自成说着，心中不由得暗想，要是今后纳的妃子中，能有一个像邓太妙这样才貌双全的人就好了。

当武将们纷纷向家乡亲人通报喜讯，而各地乡亲也纷纷前来登门寻访，各家门前呈现一片热闹景象时，唯一显得冷清的是田见秀的府第。那里除了亲兵和仆役进出之外，简直是门可罗雀，没有任何同乡前来拜访。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田见秀究竟是哪里人。他自己从来不说，更谈不上给家乡报喜讯。熟悉他的人猜测他仍然是一心想出家当和尚，所以要远离世俗的人情交往；从他常去慈恩寺和荐福寺找老和尚下棋、聊天，也可看出他的心思。但问他是否出于此种考虑时，他总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只是有一次，一个亲将向他请假回乡探亲，顺便问起他为何不同老家联系，田见秀才轻叹一声，说：

“现在天下还没有定，我不能连累老家的人。”

除了没有访客之外，田见秀干的事情可不少。他一到西安，就率军南下汉中，所过州县望风归附。明总兵高汝砺原想逃往四川，但也在途中被追及而被迫投降。返回西安后，田见秀负责城守、治安等许多事务。他的宽和、仁厚、平易近人很快赢得士民好感。还在义军进城当天，就发现孙传庭的继室张氏率二女三妾自沉于井，而其八岁男孩世宁则不知下落。后来，有人来向田见秀禀报，说已探知该男孩系逾墙出逃时跌落隔壁邻居家中，被一老翁收养；问是否要连老翁一起抓来？田见秀摇头说：

“我们大军入城后，只杀了试图顽抗的巡抚冯师孔，连秦王都没有杀。孙传庭的小儿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抓？随他去吧！”

如今已是十一月中旬，想着过两天李自成就要回米脂去祭祖，祭祖回来后就要率大军亲征北京，而刘宗敏等已经在忙着出征的各种准备，从此留守西安、经营后方的重担将完全落在自己身上，届时必定会更加繁忙，于是趁着今日得闲，田见秀又带着几个亲兵骑马来到慈恩寺。

慈恩寺的住持憨云法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和尚。他笑呵呵地把田见秀让

进禅房，自己给客人沏上一杯茶。田见秀站起来接住，随口问道：

“我每次来宝刹，法师都是亲手给我泡茶，可有什么讲究么？”

“有讲究，”憨云呵呵地请田见秀落座，自己也笑着坐下，“但并不是说我泡的茶与小和尚有什么不同，更不是说我的手能‘开光’。其实我的行事与将军没有什么两样。”

“与我一样？”

“听说将军当年在一条河里与将士们一块洗澡，曾帮小兵搓背，可有此事？”

“这事你也知道？”

“将军治理西安，宽仁待人，口碑载道；诸多往事，大家都在传说。而就帮人搓背一事而言，已经深契于佛法了。”

“法师，你能不能说详细一点？”田见秀每次与憨云法师交谈，都觉得有收获，这时又立即追问一句。

“出家之人一定要习劳。像泡茶这样的小事，自己能做，为什么要叫小和尚做？有人以为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也同现在一些方丈一样，凡事都由别人侍候。这真是大错而特错！佛在世时非常勤劳，看见地上不干净，他会亲自扫地；门楣坏了，他会动手修补；弟子生病，他更会去照顾，替病人洗净身上的污秽。这都是经上有记载的。现在将军的行事，不是很合于佛法么？”

田见秀听了心中高兴，说：“我现在还有很多俗务，一下子不能摆脱；但勤劳、节俭、不贪图享受，是随时都能做到的。此外我还要持斋念佛。”

“念佛至为重要……”

憨云法师一句话没有说完，一个小和尚进来通报：

“师傅，牛丞相、宋军师和多位大臣一起来游大雁塔，已经进了院门。听说他们今天还要作诗。”

憨云笑着站起来，问田见秀：“将军一同去么？”

“不，你只管去接待。我就借你这禅房静坐读经。如果客人待的时间不长，我们待会儿可以接着聊。如果今天没有时间，我就下次再来向法师请教。”

憨云离开后，田见秀就僧榻上拿起一本《大佛顶首楞严经》来诵读。此经共分十卷，他曾读过前四卷，此刻便从卷五开始读起——

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虽说第二义门。今观世间解结之人，若不知其所结之元。我信是人终不能解。世尊。我及会中有学声闻，亦复如是。从无始际。与诸无明俱灭俱生。虽得如是多闻善根。名为出家。犹隔日疟。唯愿大慈，哀愍沦溺……

虽然经文奥义甚不易解，但田见秀读得津津有味，一面读一面默默记诵。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门外脚步杂沓，笑语喧哗。他刚刚抬起头，宋献策已一步跨进门来，口里说：

“玉峰，你不屑与我们这班俗人为伍；我们听说大驾在此，可不能不来进谒，也好从老兄身上沾点佛气！”

跟着进来的除牛金星外，都是一些新降的文臣。他们与田见秀不熟，不敢像宋献策一般开玩笑，但也一一与他客气地寒暄。田见秀笑道：

“你们都是饱学之士，来大雁塔登临赋诗，何等清雅。我一个粗人，又不会作诗，夹在一起，不是扫了各位的兴？所以我没有随法师出去迎候，还请各位多多见谅！”

禅房太小，文臣们稍停片刻便都退出。田见秀和憨云法师一起送出门来。走到院中，大家又不禁仰望巍峨的大雁塔。一个文臣笑着向田见秀说道：

“将军淡泊功名，一心向佛；而行事宽仁，德辉远布。在下不揣浅陋，要送将军两句诗。万勿见笑为幸。”

说罢，他望一眼大雁塔，又直视田见秀，摇着头，抑扬顿挫地吟道：

功名轻雁塔；

声誉重鸡林 [1] 。

众人听了纷纷称赞。田见秀虽不会作诗，不能完全领略对仗的妙处，但诗的意思他是懂的。他谦和地笑道：

“大人的诗实在好，但用在我身上可惜了。我是一个最普通的人，哪里谈得上什么声誉？我只希望自己能多行善事，不做坏事，将来能做个佛门弟子，就非常满足了。”

文臣们闲聊着向寺院大门走去。宋献策忽把田见秀衣襟一扯，两人便有意落在众人后边。宋献策低声问道：

“玉峰，听说陛下最近单独召见老兄一次，是否谈进兵北京的事？”

“是的，陛下对我很不高兴呢！”

原来，自从占领西安，关于下一步向何处进兵就成了李自成最关切的事，尤其近十天来已同重要文武就此议论过多次。按照顾君恩在襄阳时的建言，夺取陕西、三边后，接着应向山西挺进，一举攻取北京。现在顾已由兵政府从事提升为文谕院掌院学士，仍然竭力主张一鼓作气向北京进兵。牛金星在襄阳时本来就主张北伐，也就是渡过黄河，经河北直取北京，现在当然转而支持顾的建议。还有一批新降文臣，个个争当新朝的“从龙之臣”，也迫切地希望赶紧拿下北京，从而真正实现改朝换代。至于武将们虽然眷恋关中故土，但既然已经领略了衣锦还乡的荣耀，现在也很想打到京城去，以获得一番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新体验、新享受。

但也有三位重臣反对即刻向北京进兵。他们是李岩、宋献策和田见秀。他们认为无论河南、湖广、陕西，还是刚刚派人前往收治的山东，都需要抚辑流亡，奖励农耕，与民休息。等这些地方有了根基，兵精粮足，再取北京，始可谓瓜熟蒂落。此外他们还担心建虏南下，争夺中原。不过李岩和宋献策的口气比较和缓，只是说出自己的“愚见”以供“陛下圣裁”。田见秀因为没有什么顾虑，说话就比较直。他在留守襄阳的那段日子里，深切地感到百姓生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谈不上真正的“民心归附”；而诸多土寨更是依违于官兵和义军之间，随时都可能改换门庭。他直率地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原来的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又急着往前冲，万一遇到困难，连个退步都没有！”

他又说：“咱们当初揭竿起义，口口声声说的是要‘救民水火’、‘解民倒悬’。百姓已经苦了多年，总得设法让他们先过上几天好日子，再来想咱们自己升官封爵受奖享福的事。”

李自成本人也非常想进兵北京，所以听不进他们三人的话。田见秀的话尤其令他反感，于是他特地把田单独召去谈了一次。他告诉田，进兵北京的主意他已经拿定，让田不要再阻挠，再“横生枝节”。重话说过之后，他又笑着把田的肩一拍，说：“我知道你是菩萨心肠，恤老怜贫，所以才让你留守陕西。你有这份善心，你就替我好好经营后方，让百姓过上舒心日子，让我们的根基变得牢又牢吧！”

田见秀说了谈话经过，露出苦笑。宋献策明白进兵北京的计划已不可逆转，虽然心怀忧虑，但也无可奈何。他哈哈一笑，说道：

“陛下把老兄留下来，真是英明！”

在李自成一生中，有过无数次行军，而这一次特别令他心怀欢畅、意兴飞扬。其实这不是行军，而是一次盛大的出行；也不是一般的出行，而是作为开国新君回老家祭祖的一次故乡行。启程的日子是由宋献策择定的吉日。那天，刘、田、牛、宋等文武群臣一直把御驾送出郊外。随后李自成骑在乌龙驹上，率领着随驾文武和一万多骑兵向北进发。从西安到米脂约一千一百八十里。每到一处州县，父老百姓都结队拜伏道左，高呼“万岁”，声如雷鸣。李自成事先准备了银两，沿途散发，赈济贫民。当队伍过了绥德，走在前往米脂的最后八十里路上时，万余骑兵金鼓喧天，戈甲耀日，旌旗如云。而闻讯的百姓更是扶老携幼，潮水般涌来欢迎。很多老人手擎着香跪在地上，想着太平日子果然盼到，不禁激动得热泪纵横。

李自成也非常激动。一路来骑在马上，他思绪万千，有时忆起少时给艾家放羊遭受毒打的往事，有时想起潼关南原大败后潜伏商洛的艰难岁月，有时又想到崇祯十三年冬进入河南以来三年中取得的辉煌战绩，而想得更多的是回到关中一个多月来的近事和即将进兵北京的壮举。他回想着十天前召见白广恩的情景。在所有的降将中，白广恩位阶最高，曾统率孙传庭的火车营。他的投降带动了一批人，包括名将左光先。为此李自成决定封他为桃源伯，特地在宫中单独召见，并设宴款待。这对白广恩来说是一种殊荣。为了表白感恩之心，他说，将来大军过河北伐，大同总兵姜瓖、居庸关总兵唐通处，他都可以故人身份去信劝降。他的话让李自成更加踌躇满志，觉得夺取天下已是指顾间事。

唯一不如意的是榆林战事。鉴于其他地方都是望风降顺，李自成曾希望兵不血刃就拿下榆林，从而在他返乡祭祖时从这一北边重镇也能有人赶来欢迎。为此他曾派一个名叫舒君睿的辩士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和五万两银子前往招降，不料竟遭拒绝，这样他只好派李过和刘芳亮率军前往攻伐了。在路上他又接到奏报，说是义军抵达榆林城下时，明朝总兵王定已带着几十个亲信出逃，但是卸任总兵尤世威、侯世禄、侯拱极、王世钦等率军民据城顽抗。义军连续多日发动猛攻，尚未攻克。不过这个小挫折并没有影响李自成的舒畅心情。他知道破城只是早晚而已。看着大批民众蜂拥而来，拜伏在地，高呼“万岁”，兴奋之下，他无暇再多想榆林。

李自成来到米脂行宫“驻跸”。米脂已改名天保县。县城外的一座马鞍山已改名蟠龙山。行宫就建在山下，共修大殿五间、后殿五间、左右配殿十间。正殿名启祥殿，后殿名兆庆宫。另建宫门二座，新开御河一道，

上建石桥一座，前面还有石牌坊三座。抵达行宫的第二天，李自成在鼓乐声中登上启祥殿的御座，依次召见当地官绅。他态度谦和诚恳，说了一番慰勉的话，又嘱咐官绅们转谕城乡人民，各安本业，不可自相惊扰。不日大军北上，破了燕京，统一江南，就可世世代代共享太平。

第三天一早，李自成从行宫起身，前往三峰山祭墓。父老百姓跪在无定河边送行。去年被掘祖墓后散留于地的零散尸骨，早已由族人就原穴掩埋，如今都堆成大冢，而李自成父母和祖父母的冢子特别大，虽然尚未定出陵名，但已被称为“山陵”，不再叫作坟墓。在李自成之父李守忠墓外新建茔垣一百三十八丈。坟前有享殿一座。殿前有御道。御道长一万八千九百二十七步，坡度稍陡处有石级，两旁有文武石人四对，石麒麟、骆驼、狮、虎、马、羊各二对，石牌楼二座。“山陵”和行宫都是在义军进入西安以来的四十多天内动用了一万四千余民夫和两千余工匠赶修出来的。“山陵”的石刻工艺虽不免粗糙，但远远望去，气势庄严雄伟，已俨然是皇家气派。

祭墓典礼在随驾的礼政府官员操持下，举行得相当隆重。李自成只对祖、父两代行礼，始祖李继迁的坟则由族长李漪代祭。由于当时还未设鸿胪寺，所以鸣赞即由礼政府一位嗓音洪亮的官员担任。在李自成第一次行礼后，由另一位口齿清楚的官员琅琅地代为宣读了祭文。这篇由巩焴、姜学易等拟就，又经牛金星反复斟酌的祭祖文，在西安时就已奉呈李自成过目。祭文用典古奥，文辞艰深，他当时实在读不太懂，但知道意思一定是很好的，所以他一直含笑拿着稿子在看。后来看到中间有两句比较好懂，他就轻声念了出来：“聪听祖考之彝训，思贻父母以令名……”一面念一面点头。巩焴、姜学易觉得文稿受到了陛下肯定，脸上也都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现在这篇典雅的祭文经由官员高声宣读，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在四围山色中引起了清晰的声声回响……

祭墓后大摆宴席。李自成与族人和乡亲们同乐三天。除去年参与挖掘李家祖坟的两个人被在米脂县凌迟处死外，对于早年鞭打过自己的艾姓主人李自成并未予以报复，对这家人的子弟也像对一般乡亲一样亲切接待。他的这一不记旧怨的宽宏表现立刻被人们传扬开来。离开本村前，李自成告诉族中长幼，愿往长安者可随他同去，不愿出山者各给金银彩缎，在家安闲度日。同时他又命在三峰山下新建一座村堡，徙附近百姓五十家为守陵户，给予田地耕畜。布置完毕，他才率领群臣和万余骑兵起驾返回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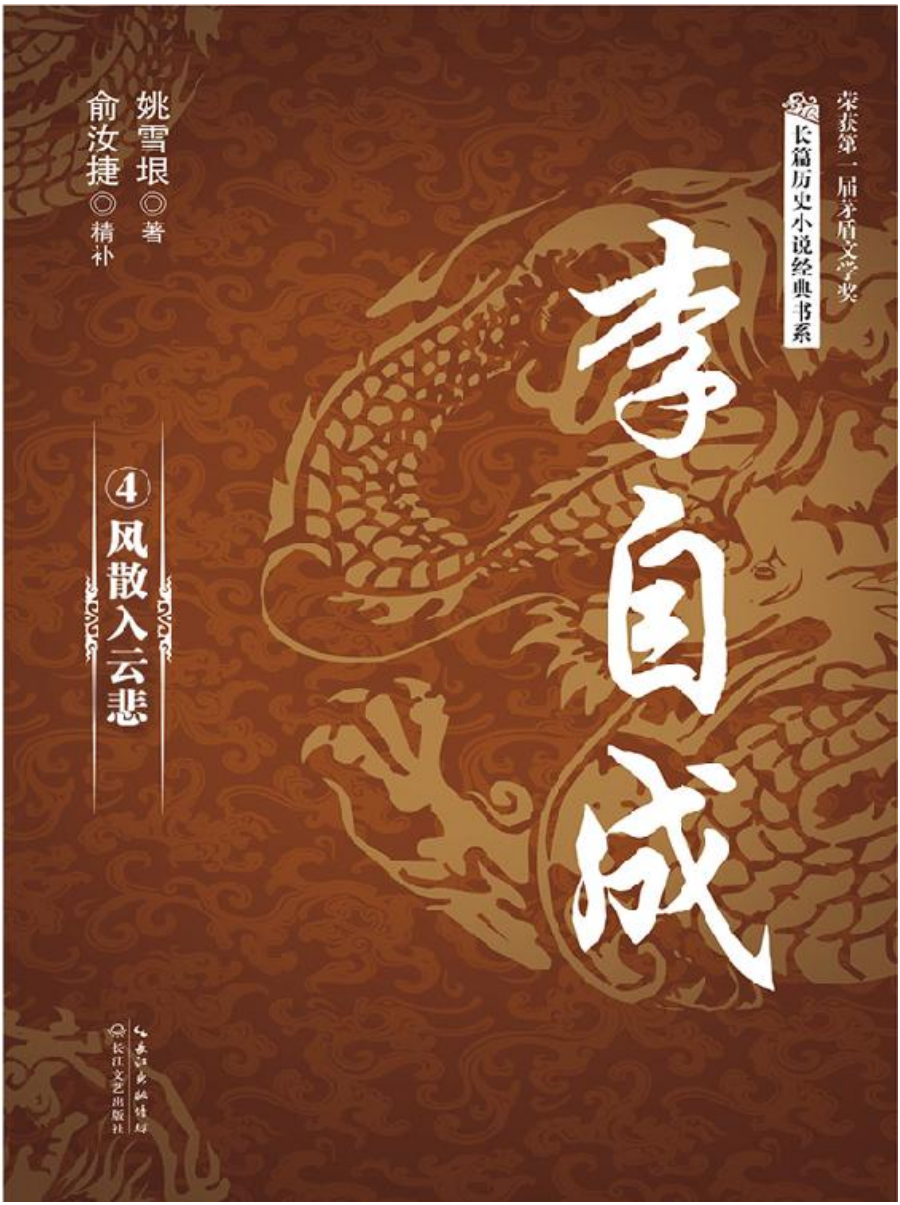
返程走了一半时，李自成接到了榆林城破的消息。那几个明朝武将有的在巷战中被杀，有的自尽，有的被俘后拟押送西安。他随即下令李过和刘芳亮即日班师，准备北伐燕京；同时调遣已改名王良智的降将前往驻守榆林。作了这番部署后，李自成继续在旌旗簇拥中揽辔前行。在这次回乡祭祖的行程中，他曾多次想起刘邦的《大风歌》，现在那质朴的诗句又一次浮上心头——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鸡林——古国名，即新罗。此处系夸张地形容声名远播。



内容提要

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从米脂回到长安，立即准备进攻北京。十七年正月初三，他亲率大军渡黄河，入山西，破太原，过大同，一路所向披靡，于三月十七日顺利抵达北京城下。当大顺军进逼之初，崇祯曾考虑逃往南京，因部分大臣反对而未果。围城时刻，他仍有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很快破灭，最后不得不在煤山自尽。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

入北京。

住进紫禁城后，李自成纳窦氏为妃。此时群臣忙于“劝进”和演习登极大典的礼仪；刘宗敏用酷刑向明朝的勋戚、官员们追赃；大顺军进京后纪律迅速败坏，城内不断发生抢劫、强奸案；于是谣言纷起，大顺政权很快失去人心。吴三桂也拒绝了李自成的劝降，准备向清方“借兵”，而掌握清国实权的多尔衮早就虎视眈眈关注着关内局势。陶醉在胜利中的李自成猛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决定推迟登极，亲率并无优势的军队往讨吴三桂。就在出发前夜，由他亲自赐婚的费珍娥于洞房中刺杀了他的爱将罗虎。

四月，多尔衮怀着独霸中国的勃勃野心，亲率大军南征；途中接到吴三桂“借兵”的来书，果断地改变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吴三桂在两面夹击的情势下，不得不投靠清方。李自成率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关宁兵在山海关初次接战，互有伤亡。第二天两军再度交锋，激战方酣，清兵铁骑突然冲出，大顺军英勇拼搏，死伤惨重。李自成率败兵退回北京，匆匆登极后，又匆匆撤离。

退往陕西途中，大顺军又连续败绩，原已投诚的明朝武将大都投降清方，原归大顺辖治的地方纷纷反叛。李自成变得褊狭多疑，错杀了李岩兄弟。

多尔衮进北京后，藏匿在民间的窦妃被发现而自尽。几个月后，崇祯太子被捕。由于多尔衮要将太子问成“假冒”，以绝后患，而主审官钱凤览和众多百姓一心要救太子，于是围绕着案件审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潼关失守后，李自成放弃长安，退往湖广。一路士气低落，牛金星父子潜逃。当大顺军从武昌逃至富池口宿营时，遭到紧追不舍的清军的夜袭，刘宗敏、宋献策被俘。李自成率残兵继续奔逃，途中又屡遭清军和乡勇截击，最后单人独骑殉难于通山县境的九宫山麓。

十九年后，在川鄂边界的茅庐山上，高夫人同尚炯一起回顾了大顺军联明抗清的历程，也谈到张献忠之死和他死后大西军的抉择；恰好红霞寻访至此，又获闻了红娘子上王屋山出家为尼的经过。八月中旬，茅庐山守军与清军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惨烈的战斗，高夫人、李来亨等悲壮地自焚。

- 甲申初春
- 围城时刻
- 崇祯皇帝之死

- 李自成在武英殿
- 招降失败
- 决计东征
- 多尔衮时代的开始
- 兵败山海关
- 悲风为我从天来
- 太子案始末
- 巨星陨落
- 尾声

甲申初春

第一章

李自成在去米脂祭祖期间，沿途不管停留在什么地方，都要批阅许多从长安来的文书。有些照例的公事，本来可以由中央主管衙门办理，可是他也要亲自批阅。例如颁布明年的历书，也就是“甲申历”，本来由钦天监推算议定，再由政府颁行就可以了，但他也要亲自看看。颁布皇历是皇帝的特权，是皇权的象征。虽然他暂时还未称帝，实际上已是皇帝的身份，只欠正式登极罢了。所以，他十一月下旬得到已经刻印好的“甲申历”，十分高兴，不顾鞍马劳顿，就在灯下从头到尾翻阅一遍。他望着黄纸书笺《大顺钦颁永昌元年甲申岁皇历》一行红字，一种初掌皇权的喜悦和兴奋之情，充满心头，不觉为之陶醉。

当他从米脂回到长安时，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迎接在一百里外，面奏了军事和朝廷的各种大事。田见秀等地位较高的文武群臣，都到三十里外接驾。其余文武官员和士绅，也有千人以上，跪在城外接驾。李

自成骑着乌龙驹，缓辔徐行。前边有仪仗与器乐前导，香炉中烧着檀香，轻烟氤氲，香满通衢。一个武士骑着高头大马，擎着一把黄伞，走在他的前面。沿路都净了街，断了行人。当然也有父老想看一看他们，就跪在街边，伏下身去，不敢抬起头来。

对着这种隆重接驾的情形，李自成忽然想起当年在商洛山中的日子。有一天他害病还没有完全好，骑马出来，将士们和穷苦百姓如何拉着他的马头，围着他欢呼，跳跃，流着眼泪。这情形忽然回到他心头，可是又分明过去很远了。今日这般景象，他知道在书中就叫做“出入警跸”，是理所当然的，是从他十几年艰苦转战中得来的。唉！来之不易呀。

到了午门，他从马上下来，命百官各回衙门办事，丞相、军师、汝侯刘宗敏于今晚一更以后入宫议事。

一更刚过，刘宗敏等遵旨来到。李自成已经坐在便殿的暖阁中。会议一开始，他就向刘宗敏问道：

“你已经决定在近几天动身吗？”

“本月二十日是黄道吉日，已经同军师和牛丞相商定，二十日从长安动身。东征的人马，如今都集中在韩城一带待命。少数部队，已经分三路渡过黄河。”

李自成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你们替捷轩拟好的檄文，几天前孤已经在路上看了。还需要改动么？”

那檄文稿是宋献策同他的一位幕僚拟就的。听到李自成询问，他赶快恭敬地站起来，回答说：

“那稿子是经臣反复推敲，也请牛丞相与汝侯看过，然后才上奏御前的。但这是第一道东征檄文，关系极其重大，所以必须等候皇上亲自斟酌，御笔改定，方敢刻版印刷。”

李自成轻轻点头，从御案上拿起文稿交给军师，说：“好，你坐下慢慢念一遍，我们大家细心地听，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

宋献策坐下去，双手捧起缮写工整的檄文稿，用带着豫东口音的腔调，念道：

“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

李自成向大家含笑问道：“给捷轩这样的官衔如何？这官衔要载到史册上的，你们再斟酌一下。启东你熟悉历代典章制度，这官衔有不妥当的地方吗？”

牛金星恭敬地站起来说：“汝侯此次出征，为大顺朝夺取北京，建立万世

宏业，至为重要。臣等遵照皇上面谕，几经研究，商定这个称号，并经陛下批示同意。虽说前代无此名号，但我朝隆兴，对前代有因有革，前代所无者不妨新创。臣以为这官衔并无不妥，可以不必再改。”说毕坐下。

宋献策站起来接着说：“臣以为汝侯这一官衔很好，不需再改。起初臣等商议，用‘大顺钦命提营首总将军’，皇上用朱笔圈去‘钦命’，改为‘倡义’二字，臣等方感到自己识见太浅，深佩皇上天纵英明，识见过人……”

李自成笑着说：“这也算不得多么英明。孤只是想着，如今还没有打进北京，诛灭明朝，这‘倡义’二字还不能丢掉。等到了北京，举行登极大典之后，再改用‘钦命’二字不迟。好，献策，你继续说下去。”

宋献策接着说道：“如今捷轩已经封侯，代皇上率领东征的全部人马，用‘提营’二字比较恰当，提营的意思就是提督各营。本来应统称作提营大将军，可是皇上说过，几年内不要设大将军这个名号，所以臣等商量用首总将军名号，实际职同大将军。”

刘宗敏说：“罗汝才原来封为大将军，今年三月已经被斩，我们当然不用大将军这个名号。”

李自成点点头，然后说道：“你将檄文念一遍，如没有改动之处，就连夜发下去，赶快刻版。要多印一些，务使沿路各府州县的官绅百姓家喻户晓。”

宋献策坐下去，重新捧起檄文稿子，从头念道：

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兴废，民兆于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故特遣本首总，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兵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秋毫无犯。我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审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唯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民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后边日期写道：大顺癸未十二月×日。稿头日期空着，等将来印成之后，用朱笔填进去。突出的是已经不用崇祯年号，只用干支纪年。

李自成听了以后，又接过稿子看了看，微笑点头，提起朱笔，在稿子后边的上方，写一个“可”字，交还军师。向牛金星问道：

“那北伐诏书的稿子，可拟好了么？”

牛金星站起来回答说：“陛下的北伐诏书稿子，臣已吩咐几个文臣拟就。今日又讨论一遍，改动了几个字，明日早晨即可送进宫来。那诏书将在元旦颁布，尚有二十多天，所以陛下有时间从容斟酌。”

李自成点点头，又转向宋献策问道：“那一通北伐誓师的文告，孤已经在路上看了。捷轩从长安出征的时候，这文告也要刻版印出，通告全军上下。”

宋献策说：“臣等认为，此次东征是皇上御驾亲征，汝侯只是先行十余日，所以不须行遣将令。汝侯到韩城以后，可代皇上行誓师礼，宣布文告。”

牛金星接着说：“此次皇上出征与往日不同。此是最后一仗，直捣燕京，一举而灭亡明朝。燕京一破，陛下登极，传檄天下，江南可不经大战而次第勘定，所以东征全军誓师，必须隆重举行。”

李自成心中兴奋，自己从御案上拿起文告的稿子，重新细看。看到一半时候，忽然念出声来：

……不穀以渺渺之身，起自银川，兵威所至，壶浆竞迎。兹者三秦底定，定国关中；兴师东渡，直捣燕京。指日戈归牧野，马放华阳，长安定鼎。与万民同登衽席，岂不休哉！

凡尔将士，共宜各舒忠愤，用集厥功。其有摧锋陷阵，勤劳懋著之士，裂土分茅，锡之带砺。其或奸宄携贰，及傲狠违令者，国有常刑，法将难贷。

凡尔将士，共喻此意，勿焚我庐舍，勿虐我黎民。唯今约誓，其各勉旃。

李自成念毕文告，点点头，用朱笔批一“可”字，随即向刘宗敏说道：

“孤本来很想同你一起渡河，可是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你先走吧。按照既定方略，你替孤提督各营，扫荡三晋。我们在平阳见面，一起从太原北上，从大同往东，入居庸关到北京城下。”

刘宗敏说："倘若一路顺利，不耽搁时间，看来三月初十左右，可以到北京城下。我如今担心的是，会不会崇祯往南京逃跑？要是他逃往南京，事情就有些麻烦。"

李自成说："孤想，崇祯顾虑很多，未必会轻易逃出北京。只要我大军进兵迅速，等他决定逃走的时候，已经晚了。"

宋献策说："何况我军已经陆续进驻山东，截断了运河。董学礼投降之后，陛下将他由副将升为总兵，已经准备护送武愫前往淮阴等处。崇祯听到山东、淮北局势已变，必不敢逃往南京。除非从海上逃走，料他不敢冒这种风波之险。"

李自成问道："这个武愫如何？"

牛金星回答说："武愫是进士出身，在明朝虽无显要地位，可是也有一些名气。派他做淮阴一带的防御使，仰赖陛下声威，向地方军民宣布新朝政令，必能收拾那一带的混乱局面。日后下江南的事，并不靠他。只等北京一破，崇祯亡国，陛下命一上将，率军南下，并差一重臣随兵前往，江南可传檄而定。"

李自成笑着说道："平定江南之后，下一步就该派大军出山海关，收拾辽东多年来的混乱局面了。"

如今离新年只有一个月了，许多事情都要忖度制定，都要从明年元旦开始实行，所以李自成留在西安这段时间，特别忙碌。按照所谓"五德终始"说，大顺朝定为水德王，服色尚蓝。文官的补子以云为饰，一品一朵，直到九品九朵。还有避讳的字，凡是犯了他的三代名讳的字，都得改用其他的字代替，或者改变笔画。他自己的名字"自成"，是十分常用的字，如果都禁止使用，将给天下臣民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他宣布：从甲申年元旦起，将"成"字改为日字头下边带成功的"成"字，这样"成"字就不必避讳了。总之，凡是改朝换代时所必须做的事情，他和大臣们都考虑到了。至于文武官制，在襄阳时已经制定，如今又加以修订，更加严谨。

改革币制，也是一件大事。明朝的钱币虽然还可以继续使用，但必须尽快制造大顺通宝来代替。自天启年间以来，明朝因为国库枯竭，制造了很多又轻、又薄、铜质又坏、带着不少眼的小铜钱，民间称之为麻钱或皮钱。所谓麻钱，是指钱面不光，带有沙眼，像脸上的麻子一样；所谓皮钱，是因为元朝币制混乱，缺乏黄铜，就用羊皮制造钱币，令人十分反感，所以如今人们将那些又薄又小的钱，也称为皮钱。由于天启年间的钱币质量很坏，各地伪造钱币之事愈来愈不能禁止，银价日趋昂贵，钱价日趋低落，给百姓带来很大的痛苦。江南苏州一带，民间曾经拒绝使用天启钱，酿成很大的风潮。李自成深明此弊，所以在商洛山中时，

有一次他带病到麻涧去，特意叫亲兵们带去许多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铸造的厚墩墩的大方钱，散给麻涧百姓。进入西安之后，他就下令成立宝源局，暂时隶属户政府，专门铸造又大又厚的永昌钱。已经铸出了一部分，只等甲申改元以后使用。可是铜的来源很困难。李自成看了户政府的奏本，只好决定收集民间铜器，输送宝源局。虽然这事免不了骚扰百姓，但是也只好这么办了。

腊月十八这一天，李自成来到坤宁宫闲坐片刻。高桂英带着抱怨的口气说道：

“皇上，你每日忙着军国大事，还有一些该办的大事竟然全忘了。”

李自成问道：“孤忘了什么大事？你怎么不说呢？”

高夫人就说道：“常言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能不能在你出征之前，将几对婚事办了，了却我们的一点心愿？”

李自成恍然想起，说道：“啊？你说的可是双喜和小鼐子他们的婚事？”

“是的呀，还要耽搁到什么时候呢？今年春天得了襄阳之后，我本想替孩子们完了婚事，你说不用忙，等破西安再说。如今已经来到西安，还不替他们办喜事，难道又往后推，推到进了北京以后，回来办么？”

李自成一时不能决定，仍然觉得目前马上要出征，没有工夫处理这些小事。皇后见他不表示意见，又催促说：

“男孩子年龄长一点不要紧，可是姑娘们就不然了。俗话说，好花能开几月红。难道要等她们的青春过完了，才打发她们出嫁么？拿慧英来说，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倘若在官绅庶民家里，前几年就该出嫁了。就因为跟在我身边，过着戎马生涯，就把她的婚事耽误了。还有慧琼，最好也同慧英一起办了吧。”

自成仍在想着军国大事，心不在焉地问：“慧琼出嫁的事也要赶着办吗？”

高桂英说：“不仅是为着慧琼，也要从小鼐子身上想想。原来是想把慧梅许配给他的。后来，哎，没料到你同军师做主，硬拆散一对好姻缘，将慧梅嫁给了袁时中，活活地送她到死路上，小鼐子能不伤心吗？他若如今看着双喜成亲，他不能成亲，他的心中会好过吗？”

李自成直到这一刻，才重视皇后同他商量的事。忽然笑起来，摇摇头，说道：

“为双喜和小鼐子完婚的事，要紧是要紧，可是如何办得及呀？捷轩后天一早就要离开长安出征，决定命张鼐随他一起。我看，出征事大，为张鼐完婚的事缓一缓办吧。”

“皇上，既然你已经决定命张鼐随总哨刘爷东征，我只为他请假数日。二十二是个吉日，双喜和张鼐都在这一天完婚。张鼐的亲兵营随大队先走。张鼐二十二日完婚，二十五日快马追赶，来得及在韩城参加誓师，然后同大军一起渡河。我替张鼐请假数日，我想捷轩也会笑着点头的。皇上，你看这样办行不行？”

“二十二日……只有几天了，准备能来得及么？”

高夫人说：“准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只要你点头就是了。”

“好吧。孤顾不上管这些，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李自成站起来要走，但又笑着说：“王四已经与左小姐成亲，不用操心了。罗虎这孩子有出息，如今也很得力。等孤进北京之后，在众多宫女中选一个美貌又通文墨的宫女，送给他做妻，一定会使他满意的。”

高夫人说：“皇上到了北京紫禁城中，看见有出众的美色，不妨选几个服侍皇上。日后咱们大顺朝的后宫中，同样也需要妃嫔成群。”

李自成不明白高桂英的话是真心还是假意，不好再说话。忽然看见像是王长顺站在坤宁宫的祯祥门外，便向一个宫女问道：

“那是不是王长顺？”

宫女躬身奏道：“是王长顺。他在祯祥门外已经等候一大阵了。”

“唤他进来，看他有什么事儿。”

听到传唤，王长顺恭敬地走进祯祥门内，从汉白玉甬路的左边来到坤宁宫的台阶下，整整帽子，然后从一边登上台阶，在门槛外边，就赶快跪下叩头。

李自成用亲切的口吻说道：“长顺，站起来吧。你给皇后带什么礼物来了？那蓝缎包袱里沉甸甸的，是什么东西？”

王长顺站起来，小心地跨过门槛，走进坤宁宫正殿，重新跪下，打开蓝缎包袱，露出一对金黄耀眼的崭新马镫。他双手捧起来一只马镫，呈给李自成，又捧起来一只，呈给高桂英。这新马镫，每只两边是两条龙，龙头朝上，合在一起。龙头、龙尾连着马镫，龙口半张，口中噙着珍珠。这珍珠能在口中滚动，却是取不出来。李自成夫妇欣赏着新马镫，十分高兴，连声称赞。李自成问道：

“好哇长顺，你叫谁做的这一对金马镫？这么精致。”

王长顺仍然跪在地上。因为受到夸奖，激动得噙着眼泪，说道：

“皇上，你忘了？攻进潼关之后，有一次我摸着皇上的马镫说：‘这马镫

呀，原来是别人用的旧东西，从你起义的时候接着使用，到如今又用了差不多十六年，有些地方已经磨窳了。你马上就要当皇上了，这马镫也该换新的了。’皇上那时候笑着说：‘你换吧，到长安以后换吧。’我说：‘陛下是真龙天子，新马镫不能够那么素净。我想这新马镫上应该有龙才好。’陛下又笑着说：‘这是好主意，你看着办吧。’到长安以后，我就将这事交给工政府，要工政府遵旨主办了。”

李自成笑着说：“哪有旨意呀？孤没下旨呀。”

王长顺说：“皇上要我看着办，这就是圣旨。皇上说出一个字就是金口玉言，就是圣旨。”

李自成看一看他，笑着点点头。

王长顺接着说：“等我随皇上从米脂回来，啊，不叫米脂，从天保府回来，工政府主管这事的官员将图样给我看了。我看了很不错，就催他们赶紧日夜铸造，外边加上鎏金。皇上，你看这镫子可中意么？”

李自成说：“中意，中意！长顺，换新马镫的话，你对孤说的时候，孤实在没有在意，只是随口答应，事后全忘了。不料你倒是认真去办了。”说毕，望着皇后哈哈大笑。

王长顺说：“天子无戏言。纵然皇上说出一个字，也是圣旨。小臣到长安后，怎敢忘记呢？”

李自成说：“好了，不用你亲自动手。你去吩咐人将乌龙驹的马镫子换了，将旧镫子送给宝源局，做永昌钱吧。”

“不！陛下，那一对旧马镫，要在御库中当宝贝珍藏起来，千秋万代传下去，使后代子孙知道陛下在马上血战了十五六年，得天下很不容易呀。”

李自成顿时收敛了轻松的笑容，同皇后交换了眼色，不觉点头。皇后对王长顺说：

“你说得很是，这一对旧马镫要存入御库，作为咱们大顺朝皇家的传家之宝，让一代代皇帝都莫忘这江山得之不易。”

王长顺又说：“臣已经要工政府官员们为娘娘照样铸造一对鎏金马镫，每只马镫上有一对凤凰。”

李自成说：“皇后的马镫不要做了。以后天下太平，皇后是一国之母，在紫禁城中要乘凤辇；出紫禁城要乘法驾。再也不用骑着马，随军打仗了。”

王长顺恍然省悟，赶快叩头说：“小臣一时糊涂，忘记皇后从今往后再也不用骑马打仗了。我真是糊涂！请陛下恕罪。”

皇后笑着说：“你不要害怕。倘若不是皇上提醒，不要说你，连我也没有想到我以后不会再骑马了。”

李自成嘱咐给王长顺重赏，随即离开坤宁宫，召见大臣们商量出征的事去了。

刘宗敏走后两天，即腊月二十二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大顺皇上手下的两员爱将，同皇后身边的立过许多汗马功劳的两位姑娘，由皇上和皇后亲自主持，丞相和军师为媒，今日要拜堂成亲了。

长安城中的官绅士民人人尽知，张鼐已经封了侯爵，李双喜是李自成的养子，目前虽无封爵，可是等攻破北京之后，江山大定，李双喜和李过都可能封为亲王。张鼐自从受封义侯之后，李自成就送给他一处很大的住宅。虽然侯府还在草创阶段，但是府中已经有许多奴仆，经常车马盈门。双喜仍然住在紫禁城中。为着成亲，李自成拨给他一处住宅，原是一座郡王府，就在紫禁城附近。

喜事办得十分风光。李自成夫妇对男女双方自然有许多赏赐，而各位大将和牛、宋等旧臣之家，不用说也都送有厚礼。至于新近投降的明朝文臣和巨绅，谁不想趁这个机会巴结大顺帝后的心腹爱将？他们的礼单上不仅有金银绸缎之类，还有不少人送了双喜和张鼐所不能欣赏的名贵字画、玉器、宋瓷和各种古玩。

两天后的早上，皇后想着元旦快到了，要准备接受各家命妇和邓夫人入宫朝贺，还要准备赏赐，等等，各种事项急待安排；而慧英的出嫁，使她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头绪。

她正想念慧英，慧英就进宫来了。皇后一见，眼梢和嘴角都不由得露出了笑意。慧英到她面前跪下叩头，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向母后请安！”

“你快平身吧，我有话对你说。”

慧英起身，站在皇后面前，等候吩咐。皇后含着微笑，向她通身上下看了一遍。见慧英虽然头上的花儿和首饰戴得不多，出嫁的艳丽衣裙，也换成了一般高门大户中新媳妇的日常绣花衣裙，然而从眼睛里和薄施脂粉的面容上，可以看出来新婚的喜悦和幸福。皇后看着，笑着，点着头。慧英被看得不好意思，低下头去，又用温柔的低声问道：

“母后有什么吩咐？”

“有，有。有几件重要事情必须你赶快安排，免得误了。我的身边不能没

有你，皇上身边不能没有双喜。从今日起，你每日早膳后，要进宫来，帮我做事，一如往日。双喜也要每日进宫，随时听皇上呼唤。这是我同皇上商量好的。慧英，唉，没有别的人了，我只好叫你从今天起，每日白天在宫中办事了。”

“谨遵懿旨。”

“几天后就是大年初一了。这是大顺永昌元年的元旦，不能马虎。朝中和宫中都要朝贺正旦，这事你是知道的。文武百官朝贺正旦的事，有皇上呢，我们不管；可是命妇们，各位将军以上的夫人们，还有后宫内师邓夫人……”

皇后的话刚刚说到这里，忽听祯吉门口有人高声传呼：

“皇上驾到——接驾！”

皇后赶快将慧英一推，小声说：“你回避。你吩咐人将慧琼叫进宫来。”她随即走到坤宁宫正殿门外，迎接李自成。而这时宫女们、少数粗使的太监，已经在祯吉门内和院中甬路两旁跪了两行。

第二章

李自成将秦王府内庭正中的一个宫殿改名乾清宫，作为自己的寝宫，也是他办公和召见文臣武将的地方。晚上他办公到深夜，如果不去别的宫中，就传来一位妃子陪宿。他现在有三位妃子：在襄阳称新顺王时选了一位刘妃，出身于书香门第，粗通文墨；进长安后，选了一位陈妃，原系秦王府中的宫女，年纪十六七岁；最近去米脂县祭祖，又选了一位新妃，出身小康之家，虽是容貌很俊，却目不识丁，对外边世事也完全不懂。皇后高桂英一则深深明白，自古皇帝除正宫之外，还有各种名号的妃、嫔同侍后宫，从周公制礼就是如此；二则她也盼望后宫妃子中有人能为大顺国早生皇子，早生太子；所以刘妃和陈妃，都是她帮李自成选定的。她知道，昨夜很晚皇上才去刘妃宫中，今早天不明就回乾清宫批阅文书，早膳后又立即分别召见文臣和泽侯田见秀。皇上在紫禁城中的起居生活，随时都有宫女向她禀报。她曾在心中叹息说：“唉。国家草创，真不容易呀！”此刻她一边迎接皇上，一边在心中问道：

“他百忙中来坤宁宫有何事情？”

李自成坐下以后，对皇后说：“孤来坤宁宫不能久坐，只是要亲自嘱咐你一件事。昨晚与牛丞相、宋军师等人议定：大年初一卯时正，文武百官入宫，在勤政殿朝贺正旦；巳时正，在午门上颁布北伐幽燕的诏书。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孤第一次颁诏。初三日一清早，孤就上路。泽侯留镇长安，兼主持朝中诸事。他是个忠厚人，倘若遇到有些事他不能做主，会来宫中问你，你同他商量决定。”

高桂英笑着说道：“皇上，咱们从前谈过多次，一旦打下江山，建立新朝，第一不许重用太监，第二避免后宫干政，第三要抑制贵戚。所以自从破了洛阳，有许多事我都不过问了。你在襄阳称新顺王之后，我更不愿过问军国大事。如今陛下如此吩咐，岂不违了我们原先常常谈论的话？”

李自成苦笑一下，说道：“事情难办哪！从六政府衙门算起，如今差不多所有的文臣都是新投降的明朝官吏。几个月之前在襄阳投顺的已经算是老资格了。”

他忽然放低了声音：“这些文臣未必都同我们一心，其中有许多人是为着他们自家的功名利禄来的。如今朝廷的制度还不完备，加上孤离开长安东征，牛金星和宋献策、李岩都随孤前去，留在长安的众多文臣，难免不各自营私。倘若玉峰是一个严厉的人，朝中事情就好办得多。可他是一个有名的老好人。万一人们瞒着他营私舞弊，乱了朝廷规矩，孤担心他宽厚有余，威严不足。所以孤嘱咐他，有困难的事情不能决定时，可以进宫来同你商议。这不算后宫干政。”

他又笑了笑，接着说：“这是一时的权变，不是长法，等孤从北京回来，就不让你过问朝内的事情了。”

“皇上，你原定在初五颁诏，初七启程，为什么忽然决定提前了？”

“怕的是耽误了破北京的时间，夜长梦多。”

“你听到了什么意外风声？”

“如今并没有听到什么意外风声。不过，有三件事让孤担心，不可大意。”

“哪三件事令你忧虑？”

“我们都担心崇祯会将一部分守宣化和大同的人马调回北京守城，使我军屯兵坚城之下。万一一时不能攻克北京，事情就不顺利了。”

“第二件事呢？”

“崇祯不惜割地给满鞑子，调回关宁的铁骑救北京。”

“还有第三呢？”

“崇祯万不得已时，留下几个重臣守北京，他自己走山东一条路，逃往南京。”

高桂英也觉得皇上的担心很有道理，想了片刻，说道：

“皇上，听说你到北京去，只率领二十几万人，号称五十万，何不多带些

人马前去？”

“近半年多来，我们的人马很快占领了河南、湖广、陕西，又向东进到山东境内，哪儿不需要兵？原来有几十万人马，不分散很够使用，一分散就力量薄了。像我们离开湖广以后，德天府、承天府、襄阳府不是分散了很多兵力吗？现在湖广、河南的许多府、州、县局势都不很稳，有许多人在左顾右盼，伺机而动。能够反叛，他们会反叛的。孤心中明白，牛丞相、宋军师他们也很明白，困难就是兵力不够，无钱养兵呀。”

高桂英点点头，说道：“是的呀！如今各地城乡残破，灾荒遍地。养兵多了，老百姓负担沉重，更是没办法活下去。”

李自成接着说：“这些年户口大减，许多地方生产也没有恢复，多养兵很不容易。所以这一次只带二十几万人出征，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能如此了。好在取胜不完全靠兵力，主要是靠……”

高桂英接着说：“我明白了，是靠皇上的声威，也靠老百姓盼望着你去救他们，好像我们到河南的时候那样。要是这样，人马带得不多，看来也不会遇到大的困难。就怕在北京城下屯兵太久，也怕崇祯把关宁的兵调回北京。前几天同红娘子谈起这事，她说林泉有此忧虑，不知跟皇上说了没有？”

李自成说：“在群臣商议的时候，林泉曾说出他的担忧。不过，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只要我们进兵迅速，路途没有耽误，拿下北京就没有问题。至于大同、阳和各处的明朝边兵，据白广恩他们看来，是都会沿路投降的。”

高桂英心中放宽了，就说：“既然他们说沿路守将都会投降，我就放心了。”

李自成又说道：“目前明朝在山西的兵力很空虚。山西巡抚蔡茂德，我们第一次进攻开封的时候，他也在开封。那时候他是河南右布政使。这个人是一辈子吃斋念佛，根本不懂得打仗的事。所以我军过黄河以后，必然一路无阻，到处迎降。一破太原之后，我们的大军走大同、阳和、宣府这一带，进居庸关去攻北京，路上不会遇到大的阻碍。崇祯总想在这条路上阻止我军前进，就不会将这一路的守军调回北京。宋军师是这样看的，喻上猷他们也都赞同军师的看法。孤特意将白广恩、左光先这些明朝旧将都带在身边，就是为的招降沿路的守将。也有人建议，要孤出武关，走真定，攻取北京，路途较近。可是那样进兵，崇祯就会把宣府、阳和、居庸关的兵调回北京。看起来路近，攻北京反而不容易了。”

高桂英更觉放心，说道：“这条路我从前都不知道，你说出来我也不很明白，只要大家都是这么看，我就放心了。看来你率领这二十几万人也就够了。”

“实际上到北京城下的时候，大概不会超过十万人马。”

“啊？不会超过十万？”

“过阳和之后还要分兵呀……此刻孤没有工夫同你详谈了。”

“万一……”

“不妨事，我们议论过了。目前向北京进兵，除你刚才说的，靠我的声威招抚沿途官绅军民之外，还有就是明朝已成崩溃瓦解之势，不堪一击。我们预料，崇祯瞻前顾后，加上朝廷每遇大事争论不休，不等他调回关宁精兵，我们就已经破北京城了。北京一破，明朝的江山换了主人，关宁兵就不敢来了。”

高桂英笑着说：“但愿上天看顾，皇上此去一路上势如破竹，赶快攻入北京吧！元旦颁北伐诏书的事，那诏书可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停当。可是诏书写得太文，老百姓很难读懂。”

“为什么不写得浅显一点，让不识字的人一听都能懂得？像几年前攻破洛阳的时候，李公子写的《九问》《九劝》，连我也能背下来。”

李自成笑一笑，说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牛启东几个文臣一定要将诏书写得越典雅越好，越古奥越好。他们说，不能光想着小百姓能读得懂、听得懂，重要的是这诏书要像是大顺开国皇帝的诏书，不能使明朝士大夫耻笑我朝中无人。他们还说，这诏书以后要载到国史上的，要传至万代，非写得十分典雅不可。牛启东他们说这话，也有道理。如今孤身为一国之主，建立了新朝，也只能按照朝廷的规矩办事。老百姓听不懂也只好算了。”

“不让百姓都知道皇上出师的宗旨，不是也不妥当吗？”

“也有一个补救办法，孤已经对他们说了。等到破太原的时候，孤再发一道上谕，一定要写得使老百姓都听得懂，像《九问》《九劝》那样浅显。”

“对，对。皇上虽是真命天子，可咱们十辈子都是庄稼汉，自己也是穷百姓出身。起义的宗旨是为救天下黎民，请皇上到山西再补发一道使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上谕。”

“如今你留在长安，身上担子很重，身边不可没有得力的人。慧英虽然出嫁了，还是命她每日进宫听你使唤才是。”

“我也是这么想。刚才我正在同她商量如何朝贺元旦的事。听说你来到坤宁宫，我叫她赶快回避了。”

“为什么要回避？有些事也需要她知道哇。”

“皇上，你忘了，她一同双喜成亲，就变成了你的儿媳，岂有儿媳见公公

不回避的？”

李自成猛然明白，不觉哈哈大笑。高桂英也笑了起来。

李自成走了以后，慧英进来，向皇后问道：

“父皇来有什么吩咐？”

皇后说：“皇上离长安的日子提前了。初三日一早启程，留在长安的文武百官都到灞桥送驾。双喜要随身带的衣物，你都赶快替他准备。还有，皇上命你每天进宫办事，像往常一样。我也是这个意思，倒是皇上先说出口了。”

慧英听说皇上提前动身，双喜随驾，不由得心中挺不是滋味，但是她没有露出来一点形迹，赶快问道：

“母后，宫中朝贺正旦的事，应该如何准备？”

皇后说：“十来天前，礼政府送来朝贺正旦的仪注，还有进宫朝贺的各家夫人的花名册，你都看见了。刚才皇上说，可以由你同我斟酌。按我的意思么……”

慧英望着皇后，等待吩咐。她又不由得想起双喜初三一早就要跟皇上出征了，又一股惆怅情绪涌上心头，暗暗地叹道：

“只有几天的恩爱日子，白天也不能厮守在一起！”

高桂英想了片刻，接着说：“咱们新朝的各家夫人多是穷家小户出身，谁懂得皇宫中怎样行礼？好比临上轿才去裹小脚，裹也来不及了，反而寸步难行。何况宫中没有女官，鸿胪寺的官儿们又不能来到后宫，谁能教大家演礼呢？如今要大家按照皇家的规矩进宫来朝贺正旦，岂不是故意要婆婆妈妈们、婶子大嫂们来坤宁宫闹笑话？”说到这里，她自己忍不住“扑哧”笑了，连慧英也笑了。

“到底怎么办呢？”慧英问道。

“怎么办？我们莫去管礼政府拟定的仪注，今年还按民间习惯的老规矩办事。你安排好，初一五更，各家妇女都进西华门，轿子要停在西华门外。只有少数几位夫人可以在西华门内下轿，将她们都带进祯祥门内，坐在屋中烤火。然后，分批引进坤宁宫正殿，向我朝拜。一概不留下吃饭、吃果子。不管谁对我拜年，她们都跪下磕头，我都不还礼，也不说话。慧英呀，这同往年是大不一样呀！可是已经熬到今天，坐在皇后宝座上，我纵然想还礼，想拉着她们嘻嘻哈哈地坐在一起说说话儿，亲热

一番，也不能了。慧英，你说是么？”

“娘娘自然是不能还礼的，要讲究君臣之分嘛。”

皇后接着说：“你今天就要将名单编排出来，编排就绪以后，送上来让我看，然后送往礼政府传谕各部事先通知，好作准备。还有，对各家应该有赏赐，也要拟出一个清单，呈给我过目之后，赶快准备。男的大臣不进后宫来，可是有的是在我眼皮下长大的小伙子，他们请求入宫朝贺，那就来朝贺吧。像罗虎、王四这些小将们，能够说不让他们进宫么？”

“还有来亨。”

“是呀，还有来亨……只要进宫来都得赏赐。这般小将们如今见得多了，眼眶大了，赏赐的东西寒酸了，能够行吗？都不能寒酸，这是咱大顺朝第一个元旦佳节呀。”

“母后，健妇营怎么赏赐？”

“你斟酌办吧。不过，你红娘子大姐要同各家夫人一样的赏赐。”

皇后望着慧英走出后宫，忽然又命一宫女将她叫回。高桂英想到，后宫内师邓太妙除元旦赏赐之外，还要在节前送去几色礼物，以表示尊师之礼。慧英问道：

“邓夫人虽是后宫内师，毕竟还是臣下，皇后赏赐她东西，能够算是送礼吗？”

高桂英对慧英望了一眼，笑着点点头，心里称赞慧英明白事理，随即说道：

“你可以请吕二婶速速进宫，命吕二婶随内臣一同前去，由吕二婶传话。要如何说话才合乎体统，你教教她。我不操这个心了。”

慧英略一思索，随即说道：“吕二婶应该说，‘皇后懿旨，念邓夫人在后宫讲书辛苦，欣逢元旦佳节，特赐彩缎、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等物，略表尊师重道之意，务必入宫谢恩。’母后，这样传娘娘懿旨行么？”

皇后笑着说：“唉，你这姑娘果然习练好了，竟然能出口成章。好，就这样让吕二婶传谕去吧。”

慧英下去不过片刻工夫，慧琼进来了。她向皇后磕了头，跪在地上问道：“奉娘娘呼唤进宫，不知有何吩咐？”

高夫人满脸堆笑，说道：“你起来吧，慧琼。不要跪在地上。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慧琼又磕了头，站起来走到皇后身边。皇后拉着她的手，很有感情地

说：“你出嫁了，完了终身大事，也完了我一桩心事。可是我又不能不想你。我想着这两天张鼐忙着出征的事，又加上贺客盈门，你们一对小夫妻，自然不能亲亲热热厮守洞房。今天天不明张鼐就上路往韩城去了，你难免不心中难过。我怕你孤单单地留在侯府不是滋味，所以将你唤进宫来散心。慧英在西偏院办公，你快去她那里玩吧。”

慧琼被皇后说得低下头去，满面通红，噙着泪珠不敢滚出。她心情复杂，既感激皇后对她的关怀，又感到皇后不知道她心中的苦情，而她的苦情是没法对皇后说的。

她来到西偏院，慧英一见，就拉着她的手，看一看她的眼睛，笑道：“慧琼，小张侯只是暂时离开，你马上就眼泪汪汪，真不害臊。”

“英姐……”

“真的舍不得么？是军国大事要紧，还是你和小张侯厮守在一起要紧？”

“英姐，你一点也不知道我心里的痛苦。”

“啊？”

“你和双喜哥相亲相爱，怎知道我的苦处啊！”

慧英猜到八九分，小声说道：“难道他不爱你么？”

“他至今心里还念着慧梅姐，并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可是慧梅姐死去已经一年多了。因为慧梅姐死得太惨，他更不容易忘掉她。”

“唉！我明白了，明白了……”

“英姐，我怕是命中已经注定了。这话你可不要对皇后说。今后不管他爱不爱我，我已经嫁给他，就是他的妻子，我的心，我的身子，都是他的。倘若以后在两军阵上他有危难的事，让他明白我这个做妻子的……”慧琼没有说下去，鼻尖红了，眼泪不由得流下来。

“大年下，快别说不吉利的话吧。以后天下太平，你也不会再上阵了。快擦干你的眼泪，让别人看见怎么说呢？为着过年的事，我忙得要命。从今天起，慧琼，你每日进宫来帮我做事，好不好？”

慧琼哽咽说：“我巴不得每日进宫来帮姐姐做事，免得在侯府中心里难过。”

甲申年元旦是大顺朝开国的第一个元旦。这天四更刚到，宫中就燃起了鞭炮。李自成在乾清宫院中拜了上天，又在临时改造的奉先殿拜了祖宗

的牌位，然后匆匆地转入后宫，在坤宁宫正殿同皇后一起坐下，接受内宫朝贺。天色快明的时候，他又匆匆地转到前院的同泰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

皇上走后，六品以上文官的夫人，便开始从西华门分批分班进入祯祥门内。今日向皇后朝贺正旦，按照高桂英的吩咐，还是叫作拜年，也不用礼政府的仪注。这样就使礼法的拘束放宽了很多。皇后同刘宗敏、高一功、郝摇旗等大将的夫人们相见，仍然带着多年妯娌或姊妹的旧情，热热闹闹，又说又笑，把事先商定的“不还礼，也不说话”的做法，全忘到脑后了。而这些大将的夫人们之间也更不免拉拉扯扯，说说笑笑，一点儿也不受朝廷礼法拘束。

但是当那些新降文臣的夫人们和后宫内师邓夫人行礼的时候，情形就大不相同。她们都怀着肃然敬畏的心情，认真地向皇后行了三跪九叩礼，唯恐有一点“失仪”。红娘子随着这一班夫人行礼，因为事前听了李岩的指点，也是十分小心。

领班行礼的是才貌双全的邓太妙，她还代表大家向皇后致了颂词。按照礼政府的仪注，领班夫人致颂词以后，皇后要回答说：“履端之庆，本宫与诸夫人共之。”这是一句照例的答词，高桂英几天前就背烂在胸中，可是她临时却笑容满面地望着邓夫人回答说：

“今日是新的一年开始，但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家吉庆，我们大家吉庆。”

众夫人平身以后，高夫人又笑着说道：

“各位下去随便吃茶吧。”

邓太妙感到愕然，随即她心中明白，原来仪注中没有赐茶一项，皇后出于对大家的亲切盛情，也是习惯了民间的风俗人情，忍不住说出了这一句话。聪明的邓夫人赶快重新跪下，说道：

“皇上明日东征幽燕，今日皇后诸事很忙，臣妾等不敢多留，就此叩辞出宫。”

果如邓夫人所说，高桂英为着李自成明日一早就要离开长安东征，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情需要亲自料理。入宫朝贺的夫人们叩头退出以后，她就吩咐慧英，带着宫女们，将皇上需要随身带走的衣服、鞋袜和其他日用物品，收拾齐备，由她亲自过目，然后分别包于不同的包袱。

刚刚把这事交代下去，忽报尚炯和王长顺来坤宁宫朝贺。她便说道：

“传他们进来。”

按照礼政府正在修订的《大顺仪注》，文武群臣不能进后宫向皇后贺正

旦。但是这礼制尚未颁布，尚炯和王长顺又与其他臣下不同，所以他们在外边参加贺正旦的大朝贺以后，请求来后宫向皇后朝贺。

坤宁宫阶下，细乐吹奏起来。尚炯和王长顺走上台阶，进了正殿。王长顺向后退了一步，让尚炯先向皇后行礼。尚炯也不推辞，先向皇后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高桂英接受别人行礼还可以不站起来，但尚炯给她行礼，她很不习惯，也十分不安。她不自觉地从宝座上站起来敛衽复礼。尚炯叩拜完毕，仍然跪在地下，高桂英命他站起来坐下说话。她没有称呼尚炯的名字，也没有称呼他的表字，而是仍然按照往日习惯说道：

“尚大哥，你赶快坐下，我们叙叙家常。”

尚炯又躬身作揖，侧身坐在宫女们为他预备的一把椅子上。这时，王长顺也开始叩拜。皇后没有站起来，但心中也感到不忍。王长顺一面叩头，皇后一面对他说：

“长顺，你的腿脚不便，你行一跪三叩头礼好了，不要行大礼了。”

王长顺心中激动，一面叩拜，一面说道：“今日是元旦，这三跪九叩礼可不能打折扣，非磕完不行。”

“起来吧，起来吧。坐下去，我同你们叙叙家常。”

王长顺谢了座，在另一把椅子上欠身坐下。高桂英转脸望着尚炯说道：

“尚大哥，咱们这十多年来……”

尚炯立刻站起来，说道：“请皇后不要再称微臣‘尚大哥’了。今日要讲君臣之礼了。”

高桂英微微一笑，说道：“好吧，不叫你尚大哥，我说子明呀，咱们十年来……”

尚炯赶快又接着说：“请皇后以后直呼我的名，千万不要再喊我的字了，也不要喊我的绰号。喊我尚炯才是君臣之礼。”

“什么君臣之礼？我们可是生死患难，在一起转战了十来年，难道叫你的表字就不合规矩了？”

“是的，皇家有皇家的礼节。西汉时期，帝王倒有时也向臣下称呼表字；而唐宋以来君位日尊，君呼臣名而不呼字，就成了制度了。明朝皇上只对内阁辅臣和经筵讲官称‘先生’，这是特别尊师重道的礼节。”

“唉，过去已经叫惯了，现在要改口，像你们这样的老兄弟，又比我们年长，既不能称你尚大哥，也不能称你表字，我心中也不安哪！我问你，子明，听说你要留在长安，不随皇上去北京？”

“娘娘，你又叫我的表字了……”

高桂英笑起来，轻轻地叹口气，说：“唉，不说称呼了。我问你，子明，听说你留在长安，不随皇上去北京，已经决定了吗？”

尚炯说：“是的，已经决定了。皇上命我留在长安，把太医院建立起来。”

皇后点点头，转向王长顺：“长顺，你要随皇上出征，皇上可允许了么？”

王长顺站起来说：“皇上说我快五十了，不想叫我随他出征。可是我怎么能够不去呢？我一再向皇上恳求，也向牛丞相、宋军师恳求，总算答应我随皇上到北京去。唉，娘娘，我只要亲眼看看北京城，看一看北京的皇宫，看一看我们皇上登极的大典，我死也……”说到这里，他觉得说漏了嘴，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高桂英也笑了，说：“好吧，你去随着皇上见识见识。听皇上说，将来我们长安会修得比北京还要好。”

尚炯和王长顺退出后，罗虎、王四和李来亨来了。皇后稳坐在宝座上，笑眯眯地望着他们三个行了三跪九叩礼后，向慧英吩咐道：

“你去取三锭元宝，给他们每人一锭，作压岁钱。”

罗虎说：“娘娘，我跟王四已经长成大人了，还要赐给我们压岁钱？”

“你才二十岁，还没有娶亲，在我面前还是小孩子。小四虽然已经成亲，可比你还小一岁，也是孩子。”

慧英笑着对罗虎说：“别傻了，娘娘赏赐的银子，还能不要？”

慧英随即取出三锭元宝，给他们每人一锭。三个小将在皇后面前跪下，叩头谢恩。站起来以后，罗虎向慧英问道：

“慧英姐，你不回去，我们就在这里给你拜年吧。”

“瞎说，这是皇后的坤宁宫，怎么能在这里给我磕头？快给你们双喜哥拜年去吧。我也快回公馆了。”

罗虎等笑嘻嘻地走了以后，慧英向皇后问道：“赏赐各家夫人的新年礼物都已经派人送出宫了，不知母后还有什么吩咐？”

皇后笑着说：“你快回公馆去吧。今日是大年初一，你下午不必进宫来了，小夫妻厮守一起过年吧。唉，但愿打过这一仗之后，你们再不要分离。赶快回去吧，回去吧。”

正月初三早晨，李自成率领牛金星、宋献策、喻上猷、顾君恩和在西安新降的武将，由李友、吴汝义、李双喜、李强等率领的数千精锐骑兵护卫，从长安动身东征。留守长安的文武大臣，由泽侯田见秀率领，一直送到灞桥。明朝的秦王和几个郡王都带在军中。崇祯十五年破汝宁时捉到的崇王也带在军中。

大顺朝东征的先头部队，在去年十二月中旬就踏着坚冰渡过了黄河。主力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韩城和禹门之间的沙涡渡河；一路由韩城向蒲坂渡河。李自成从长安启程时，陕西省许多府、州、县的明朝政权，已经纷纷瓦解，有的地方士民打开城门迎降，有的正在准备迎降。李自成在路上不断接到刘宗敏的飞奏，有时是刘宗敏转来的李过和刘芳亮等大将的禀报，知道到处都没有遇到抵抗，真可谓势如破竹。在路上，每晚驻营以后，他仍然请牛金星带着新降的文臣，为他讲解经书和《资治通鉴》。离开长安后的第一次经书讲题是《春秋》上的“春王正月”。牛金星依照《公羊传》的意见，大加发挥，宣传做大一统皇帝的思想。而李自成正希望做大一统江山之主，所以牛金星的讲解很投合他的心意。

李自成同他周围的群臣，在一片胜利的欢悦中，策马踏着坚冰渡过黄河，于正月十六日到了蒲州，祭了关公，十八日到猗氏，十九日到闻喜，二十日到绛州，二十一日到曲沃，二十三日到了平阳，在平阳停了五天，同刘宗敏、李过等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发表了使一般庶民百姓都能听得懂、读得懂的上谕，便向太原进军了。

留在长安的文武群臣和拥戴李自成坐江山的士绅百姓们，不断得到大顺军东征的捷音，心情都十分振奋。皇宫中更是充满着胜利的喜悦。

慧英每日每夜都不免思念丈夫。特别是夜间，她睡在雕花红漆大床上，结婚时用的绣帐、衾被、鸳枕，一切依旧，可是丈夫却不在身边，她便忍不住揪心揪肝地思念新郎，忍不住在心中呼唤“双喜哥”。为着丈夫，她天天早晨烧香祷告：

“老天爷，保佑我父皇马到成功，攻破北京。在北京登了极，就赶快回来吧！”

第三章

山西巡抚蔡茂德直接指挥的府标营，大约只有三千人。他原来驻在平阳，可是山西与陕西相邻，只隔着一道黄河，上下一千余里，到冬天全都结冰，随时可以渡过，根本不是少数兵力可以防守的。而蔡茂德奉崇祯皇帝严旨，不能不布置守河。他手中无兵无饷，正准备战死在平阳的时候，晋王催他赶快回太原，全力保护省城，因为哄传李自成的人马不

仅要从平阳进军，还要从北边走偏关过来。蔡茂德知道，倘若太原失守，他就更不好向皇上谢罪了，于是他就带着标营兵匆匆返回太原，而将守黄河的重任，交给了副总兵陈尚智。十二月十八日，大顺军一部分人马从禹门口和韩城之间的沙涡镇过河，陈尚智逃回平阳，又逃到赵城，投降了。太原以南再也没有明朝的军队了。

山西各地从李自成到西安以后，就哄传着李自成如何仁义，人马纪律如何严明。果然大顺军渡河以后，各地士民不但亲眼看到了部队的纪律确实很好，而且读到了提营首总刘宗敏的布告，所以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就出现了到处迎降的形势。平阳知府张璘然投降了，受到重用。大乡绅申家严逃到山中，被家奴们捉到，献给大顺军。刘宗敏因他为富不仁，下令严加拷打，逼他将家中的金银、财宝、粮食全都交出，然后处死。这件事使平阳府的百姓人心大快。

东征大军只顾向前，各地方一般都不留兵驻守。新委派的地方官吏，遵照李自成的严令，搜捕明朝的宗室和各府、州、县的乡宦、富民。只要是平日鱼肉地方、积有民愤的人，一概捉拿，严刑拷打，强迫他们献出金银，充作军饷；没收他们的存粮，部分充作军饷，部分散给饥民。至于如何使新委派的官吏采取一些有效办法，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李自成就来不及考虑了。

李自成在平阳停留五天，欢宴随征群臣，并让文臣们在席上限韵赋诗。这些诗正如历来的应制诗一样，无非是歌功颂德之作，缺少诗情；但李自成看了十分欢喜，觉得这才是开国气象。他向几位文臣问道：

“唐诗里有一句‘三晋云山皆北向’，读起来很有气派，但不知作何解释？”

新投降的平阳知府张璘然是进士出身，此时赶忙跪下回答：

“这是唐开元年间崔曙的一句诗。从三晋地势来说，愈往北地势愈高，到了恒、代一带皆为北岳，好似全晋群山连绵，都是朝向北岳。这是通常的解说。然而以微臣看来，诗人原来并无深意，只是泛泛地写景而已，却不料正与今日情势暗合。”

李自成忙问：“如何暗合？”

张璘然说：“圣驾自蒲州渡河，一路北来，如今在平阳驻跸，两三天后将继续北上，直捣大同，而后转向东面，攻取北京；三晋父老纷纷相迎，面北叩头，注目云天，等候陛下在北京登极。所谓‘三晋云山皆北向’者，不期然而与今日人事相合。”

李自成点头微笑：“解得好，解得是。”

刘宗敏因为要亲自指挥攻太原，所以在李自成到平阳后的第三天，就动身到太原去了。李自成在平阳停留五天之后，经洪洞、赵城、霍州、灵石、汾州，于二月初六日上午到达太原城外。这时大顺军已经在前一天将太原包围了。

在大顺军来到之前，蔡茂德已经因为不守黄河回到省城，使晋西和晋南各州县不战失陷而受到山西巡按御使汪宗友的严厉弹劾。崇祯皇帝下旨切责，将他撤职，等候问罪；同时命一位叫作郭景昌的官僚，前来接任。正月二十三日，即李自成到达平阳的这一天，蔡茂德在太原召集文武大员和士民中较有头脸的人物，共约二百多人，到巡抚衙门后堂，面对明室列祖列宗的牌位发誓，决心死保太原。会议尚未开完，忽然圣旨到，宣布将他撤职，听候勘问。

蔡茂德的亲信幕僚们都知道太原必不可守，同时对朝廷的处置也心中不满，所以劝他趁此机会撒手不管，赶快躲出城外，等候新巡抚前来接任。蔡茂德坚决拒绝，说道：

“我已经决定以一死上报君恩，即令郭景昌来到，接了巡抚大印，我也陪着他死在城中。”

刘宗敏二月初五到达太原城外，初六上午立马高处，指挥攻城。防守南关的二千阳和兵几乎没有抵抗就竖起白旗投降了。大顺军没有继续攻城，等待城中守军投降，以期不战而克太原。到了初七日，天气很阴暗，守城的人心已经瓦解，眼看就会有变，蔡茂德赶快写好遗表，随即调守新南门的将领张雄防守南门。张雄离开新南门时，悄悄地对他的一个心腹小将说道：

“这东南城角的角楼里边藏的是火药、火器。如今大势已经完了，我一下城，你们就放火烧着这个角楼。大家投降李王，找一条活路吧。”

黄昏时候，大风起来，飞沙走石，有的大树都被刮断。张雄带着少数亲信，在昏暗的黑夜中缒下城去，向大顺军投降了。少顷，东南角楼起火，守城的人们在大火中各自逃散，守南门的兵士开了南门出降。大顺军没有经过战斗，顺利地破了太原。

蔡茂德当时正好在西门附近，看见南门已破，慌乱中向北磕头，将遗表交给他的一个朋友贾士璋，请他逃出太原，将遗表送往北京。蔡茂德叹息说：

“我学道多年，早已看破了生死。如今是我为国捐躯的时候了。”

他正要自刎，被左右人拦住，中军副将应时盛催他火速下城：“请大人上马！”

左右人将他扶上马鞍，应时盛在前开路，到了灯市口，到处是大顺军，不能前进。应时盛叫道：

“快出西门！”

蔡茂德忽然下马，对左右说道：“我应当死于此，诸君自己去吧！”

大家不忍将他丢下，又将他推扶上马。到了水西门，他知道万难走出；同时看出来有人想把他拉去投降。他怒目斥责：“你们是想陷我于不忠吗？”突然滚下马来，坐在地上，不肯动了。

应时盛的家住在水西门外。他一路砍杀回到家中，杀了妻子，回头来不见了巡抚，又杀回水西门内，看见蔡茂德左右的人都逃光了。他对蔡茂德说：

“大人，出不去了，让我同大人一起为朝廷尽忠而死吧！”

蔡茂德颤声说道：“三立书院，三立书院，快扶我到三立书院。”

蔡茂德既是王守仁学说的信徒，又是虔诚的佛教徒，不食荤腥，人们常称他“苦行头陀”。他重视讲学，曾重新修建三立书院，所以这时想起来选择这个地方自尽。他们在混乱中转了两条小街，来到三立书院。大门敞开，看门的人逃走了。蔡茂德到了平日讲学的地方，由应时盛帮他在梁上自缢。应时盛见他身体过于清瘦，上吊时身体飘荡，担心他不能立刻断气，徒然受罪，便脱掉自己的铁甲，压在他的两肩上，然后应时盛也自缢了。

因为太原城是开门投降，所以大顺军进城后没有枉杀人，也没有随意进入民宅放火、抢劫和奸淫。但是，因为城中妇女并不知道李自成的军纪如何，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投井、悬梁而死。

当天夜间，只有李过和李岩率领的几千人马进城，占领了重要的衙门和全部八座城门，对王府和乡宦巨绅的住宅，夜间指派兵士看守，不许乱兵和坏人进去，也不许府中有人进出。黎明时候，由李双喜率领五百将士和几十个能写能算的文职人员进城，查抄晋王府和在城内的晋王宗室以及各个巨绅豪富之家。

天亮以后，刘宗敏率领一大群文武官员和五百骑兵进城，将布政使衙门作为自己的行辕。这时大街上和十字路口都张贴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檄文和大顺国王的两次诏书。凡是粘贴有新朝文告的地方，都围了许多人，识字的人们在看文告、念文告，不识字的人在用心听文告。人们对李自成以皇上名义发的那一通比较通俗的诏书和刘宗敏的檄文，不管是念是听，都能懂得，总是不断点头，啧啧称赞；至于李自成那一通文词典雅的诏书，却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在摇头晃脑地读，有时不自觉地发出由衷赞叹，认为大顺朝中有了不起的人才。有些从前认为李自成不过是一个“流贼”的人，读了这通东征诏书，再也不敢有轻蔑之心了。

依照宋献策择定的最吉入城时间，李自成巳时整从南郊起驾，到了作为行宫的巡抚衙门。李自成将牛、宋、刘宗敏、李过和李岩留下，先向刘宗敏问道：

“城中秩序如何？有抢劫、杀人、强奸的事情吗？”

刘宗敏回答说：“城破之后，各处都有骑兵巡逻，执法很严，城中秩序很好。该抓起来的那些官绅，天明以后由补之派人将他们抓起来了。”

李自成向李过问：“有没有逃走的？”

李过回答：“有几个躲起来的。可是不管他们躲得再好，都捉到了。有的是他们的奴仆引路，有的是百姓禀告。”

李自成点点头，吩咐将自缢而死的蔡茂德和应时盛都用棺木装殓，停放在三立书院中。然后转向李岩问道：

“放赈的事，有没有困难？”

李岩回答：“晋王府仓中，存粮并不很多，远不如福王府；其余乡宦大户的粮食大多藏在山中，运进太原的没有多少，所以只能对饥民小作赈济。另外，我大军北上，路途遥远，沿途又均非产粮之地。以臣愚见，放赈虽然要紧，但军需更为要紧，所以，不仅不能大放赈济，还应该在太原及附近州、县火速征集粮食，带往北京，方为万全之策。”

李自成沉默，转头望望军师。宋献策赶紧欠身说：

“林泉所虑甚是，既然太原城中存粮不多，放赈的事可以从缓。”

李自成继续沉默。多年来，他每到一地，总是打击贪官污吏和地方上的不法乡宦、豪强，开仓放赈，因而被黎民百姓称作救星。如今他刚刚建立了大顺朝，破了太原，却不向黎民百姓赈济，心中说不过去。可是李岩和军师意见值得重视，尤其是李岩，一向担任赈济饥民的事，他的话更要斟酌。在他犹豫不决的片刻，忽然想起来崇祯十二年春天在商洛山中的往事。当时军粮十分困难，可以说计日而食，他曾毅然决定，分出一半粮食赈济饥民。今日情况不是好得不能相比了么？他正要决定放赈，又转念一想，如今大军东征，与当年少数人潜藏在商洛山中的情况根本不同，今天要说今天的话。于是他轻轻地对李岩说了一句：

“明日再商议吧。”

这时吴汝义匆匆进来，递上一封紧急文书。李自成一看，原来是田见秀从长安来的禀报。报告说，张献忠已经率领全部人马，离开湖南，到了宜昌一带，声言要进入四川，建立大西国。又说老回回马守应已病故，他的人马也跟了张献忠。田见秀还禀报了河南、湖广的情况。说登封的李际遇确实暗中接受了明朝的“总兵”衔，只是还不敢明着与大顺为敌；

又说在遂平和西平一带的刘洪起，被左良玉授予“总兵”衔，正在招兵买马，占领了附近数县地方。汝宁府的情况很乱，委派的地方官吏被当地豪绅赶出了城，无处立脚；还有在均州的王光恩围攻谷城，声言要进军襄阳，气焰十分嚣张……

李自成将田见秀的紧急文书交给大家传阅，然后问道：

“你们各位有何主张？”

牛金星、宋献策和刘宗敏都认为，目前用兵方略已定，不能轻易改变。只有迅速攻破北京，然后才能回过头来，一面进兵江南，一面收拾河南、湖广的乱局。而且，目前山西十分重要，虽然太原已经攻破，但不能不分兵镇守，例如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等地，都需要留下人马，特别要保证太原与长安的道路畅通无阻，千万不可以像河南那样，留下后患。如果山西不稳，大军到北京以后，就有后顾之忧。李自成很同意这个意见，决定大军在太原不多停留，一两天内就派出部分人马，由谷英作先锋，从忻州、代州出雁门关，向大同进军，并让白广恩赶快派密使前去大同，招降大同总兵。牛金星说：

“山西省只有一支兵力，就是驻在宁武关的周遇吉。这周遇吉虽然人马不多，但在山西将领中举足轻重，必须劝他速降。我们的大军大部分从雁门关出去，直取大同，也要分一部分人马，从阳方口出去。阳方口在宁武关的东北边，倘若周遇吉不肯投降，就从阳方口进去，围攻宁武，迫使他非投降不可。”

商议罢，李自成留大家在行宫中用了午饭，然后分头办各自的事情去了。

李岩的三四千人马，驻扎在晋祠附近。既然放赈的事尚未决定，他午饭以后就叩辞出宫，准备赶赴晋祠。正要上马，被宋献策差人唤住，说军师有事相托，请他稍候片刻。

晋祠是晋水的一个发源地，在悬瓮山南麓，离太原县城只有五里。太原县城是上古时候唐尧建都的地方，后来周成王将他的弟弟太叔虞封在这里。这地方从春秋战国到隋唐时候，一直称为晋阳。

太原县距太原府城大约四十里。李岩一行数十骑，扬鞭奔驰，申末时候赶到了县城。稍作休息，听李侔禀报了到太原县以后安民和征集粮食、骡马的情况。李岩告诉李侔，皇上对于是否放赈的事，尚未决定。随后又把宋军师嘱他去找一位朋友，并劝说这位朋友出山做官的事情也说了。李侔听罢，笑着说：

“献策半生江湖，结交草野豪杰，不料他在晋祠地方也有朋友。此人姓甚

名谁，做何营生？”

李岩说：“宋献策之所以是宋献策，就是在江湖上交游甚广，非你我所能及。他让找的人姓刘，名同尘，字和光，自号晋阳山人。此人熟读兵书，精通六壬遁甲，兼明医道，平生淡于名利，不事帖括。因见天下大乱，更不愿与官绅往来，隐居晋祠，徜徉于山水之间……”

李侔说：“此人正在城内。”

“现在城内？你见过他？”

“他本来隐居晋祠附近一处小山村中。可是他的母亲、弟弟和寡嫂都住在城内。城内宅子是他的祖业。十天前，他因老母患病，来到城内侍候。我到这里后，因为本地人都称赞他有学问，人品也高，所以曾去拜访过他，他也回拜过我。可是，哥，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同宋军师是朋友呀，怎么献策说同他是朋友？”

李岩笑着说：“这正是刘和光的高风啊！与那般汲汲于富贵的趋炎附势之辈，有天壤之别。既然刘先生现在城内，我们赶快去找他一谈如何？”

“好，此刻就去，回来再吃晚饭。”

刘和光住在一条僻巷之中，黑漆楼门，两进院落。李岩兄弟二人来到此处，被主人让进前院西屋坐下。书童献茶以后，李岩说道：

“宋军师与足下原是故人，今日特嘱咐弟代他向足下问候起居，并说足下高风亮节，令人钦慕。目前大顺龙兴，我主思贤若渴，深望足下即便出山，共襄大业。宋军师因为今日初进省城，百事缠身，不能亲自相请，嘱弟先为致意，待一二日后必当亲来相聚。”

刘和光说：“前几年经朋友引荐，得识献策先生。如今献策先生为新朝开国军师，功名烜赫，仍不忘布衣之交，实甚感激。但相邀出山之事，弟不敢奉命。”

李岩问：“目前大势已定，先生尚有何顾虑？”

“弟非有所顾虑。且不说弟毫无实际本领，庸碌平生，已是望五之年，两鬓苍苍，还有两项不能奉命苦衷：一是老母在堂，病体未愈；二是弟有小恙之疾，不能鞍马劳累，故此只宜做山林散淡之人，如何能够追随骥尾，为新朝以尽绵力？请将军回告献策，弟无他求，但望天下早日太平，得沐新朝雨露，优游于晋阳山水之间，于愿足矣。”

李侔说：“目前国家草创，急需人才，既然宋军师诚意相邀，足下岂能坚不出山？”

刘和光说：“现有一位人才，学问、阅历胜弟百倍，何不请他为大顺做

事？”

李岩问：“先生说的是什么人？”

“此人是个和尚，法名不空，于去年十二月中旬，由五台山来到此地，挂单晋祠。听说因近日天气转暖，要回五台山去，大概尚未离开。”

李侔问：“先生可同他相识？”

“弟与晋祠中几位道士很熟，所以得识不空和尚。几次深谈之后，对他十分敬佩，可以说五体投地。此人非一般所谓智谋之士，如肯为大顺所聘，必有极大用处。”

李岩赶快问道：“若如先生所言，此人有非凡之才，何以遁入空门？莫非是慷慨磊落之士，饱经忧患，有大哀于心乎？”

刘和光笑着点头说：“将军不愧是河南李公子，非一般武将所及。不过，古人云：哀莫过于心死。而不空和尚之哀正在于他不能心死，不能超脱世外，像一般出家人那样。他是愤而出家，常常感念时势，拍案顿足，悲歌流涕。”

李岩说：“你越说越使我恨不得马上同他相见。请问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刘和光告诉他这位不空和尚在出家之前的姓名和身份，接着说出来此人如何半生戎马，后来当了和尚的经过。李岩听了以后，又问道：

“去年十一二月间，我大顺先头部队开始渡河入晋，全晋人心惊慌。太原府绅宦富豪之家，纷纷奔往山中避乱，他为何反在此时离开五台山清净佛地？”

“所以我说他并不愿超脱世外。”刘和光笑一笑，沉默片刻，接着说道，“实话告你说，他虽然平易，一谈到明朝的朝政腐败，便扼腕叹息，认为明朝必亡，不可救药。可是奇怪，他又不忍心看见明朝如此迅速灭亡。他来太原是想向当道建议，使太原能固守两三个月，以便北京城能得到各地勤王之师的救援。他到太原以后，看到蔡茂德是一个迂腐无用的文人，其他地方大吏也都不足与谋，十分失望，所以根本没有露面，便来到晋祠住下。将军，你说他这个人怪也不怪？”

李岩点头说：“像他这样的情况我能够懂得。仔细想一想，并不感到奇怪。”

刘和光又说：“将军不妨明天上午找找他。倘若将军能够说动他为大顺效力，必有大用。以弟看来，新朝中正缺乏像他这样的人。”

李岩兄弟回到营中，一面吃晚饭，一面商量明日上午去拜访不空和尚的

事。忽然吴汝义差一急使，飞马来到，传下皇上口谕：

“请李公子明日巳时以前赶到太原府中入宫议事。”

李岩大为诧异，不知皇上叫他去所议何事。他害怕不空和尚离开晋祠回五台山去，当即决定今晚就往晋祠，绝不耽误。他匆匆地吃过晚饭，嘱咐李侔留在城中，自己带着几十名亲兵疾驰而去。

不空和尚因见太原府城已破，明白李自成此去北京，一路上必然势如破竹。他原来心存的一线希望渐渐落空，所以不胜感慨，心中充满忧愁，勉强在床上打坐，却仍旧不能静下心来。他索性下床，准备填一首词，临走前题在壁上。恰恰才想出两句，李岩来了。

李岩在晋祠小镇上驻扎着一千人马，由李俊统领。李俊陪着李岩来到祠内一个僻静的小院里，在一间道房门上轻叩了几下。门开处，不空和尚双手合十，神态安详地问道：

“是来找贫僧吗？”

李俊叉手说：“正是来拜见法师。我名李俊，是本处驻军首领。这位是本营主将，大顺国制将军……”

和尚笑着说：“是河南李公子，久仰久仰。请进来坐下谈话。”

李岩向和尚合十行礼，问道：“法师何以知道我是李岩？”

“贵部将士已经来到晋祠三日，贫僧岂能不闻？门外风寒，请进里边说话。”

李岩对李俊说：“你去办你的事吧。我一个人同法师谈谈话，只留下打灯笼的亲兵在院中等候好了。”

李俊和一群亲兵走后，和尚将李岩让进道房坐下，笑着问道：

“将军来访贫僧何事？莫非将军与佛法有缘，一向所关心乎？”

李岩笑道：“实话相告，岩与佛法缘分很浅，虽无功名富贵之念，却有济世安邦之心。待天下大定之后，岩既不入佛，亦不归道，但求解甲释兵，隐居山林，长与白云麋鹿为友，与农夫樵子为伍，于愿足矣。”

“将军胸怀高朗，令人钦敬。但恐天下事未可预料，谁知何时太平？将军既然已经出山，欲脱身怕不容易。今晚将军下访，究竟有何见教？”

李岩暗自琢磨着和尚的话，决定暂不说明来意，不妨先问问他对当今大

局有何看法。于是说道：

“以法师看来，大顺军此去北京，能否马到功成？”

不空和尚说道：“贫僧是方外之人，诵经礼佛之外，不知其他。军国大事何必向我垂问？”李岩笑道：“请法师不必瞒我，师傅岂非当年洪承畴军中赞画刘子政先生乎？”

“将军何以知道？”

“请法师不必问我何以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法师原是刘子政先生，胸富韬略，故来求教。”

“啊！”

“法师以为大局前途如何？”

不空和尚闭目沉吟，似乎在思考李岩的询问。其实，他是在思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大顺军缓到北京一步，使崇祯皇帝能等到勤王之师。停了片刻，他抬起头来，说道：

“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只是从万历、天启以来朝廷病入膏肓，加上朝中无人，才落到今日地步。大顺军前去北京，看来一路上不会有大的阻碍。只是到北京城下之后，能否迅速破城，未敢预料；纵然攻下北京，能否就算大功告成，更为难说。以李王所率的东征兵力，恐怕未必能一战成功。”

李岩说：“北京兵力空虚，所谓三大营名存实亡，不堪一击，各地纵有勤王之师，但远水不解近渴。眼下大顺朝有五十万大军东征，还怕不能一战成功么？”

和尚笑而不语。李岩又忍不住问道：

“法师为何笑而不言？”

和尚慢慢抬起头来说道：“倘若果然大顺朝兵力雄厚，有五十万大军东征，自然无须为成败挂心。但恐兵力患少，万一有意外之变，仓促之间，何以应付？请恕我直言，李王左右用事之人，都以为胜利已在手中，又自以为兵力强大，无敌于天下。其实，可以说殷忧者正在此处。他人因不断胜利，如醉如狂，将军是远见卓识之人，难道亦同众人一样么？”

李岩暗暗吃惊。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看见和尚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但笑得有些冷峻，便不觉将椅子向前移动，低声说道：

“请法师不必顾虑，一切话但说无妨。”

和尚点点头，接着说道：“用兵之道，虚虚实实。我看刘宗敏将军的檄文，讲他率大军五十万渡河，李王亲提百万之众于后；刚才将军也说有五十万大军东征，这都是虚，实的并非这样。以贫僧看来，如今渡河兵力，不会有三十万人，分兵两路，将来到北京城下的，不过十余万人，战兵大约不足十万。李王连年征战，占地虽广，却没有站稳脚跟，如同吃东西一般，只知道狼吞虎咽，全无消化，此是最大可忧之事。你们进兵北京，实际是孤军深入，一旦事出意外，不唯不能争胜于疆场，而且退无可守之地。彼时将见畿辅、河北、山西、山东以及中原各地，无处不纷纷与大顺为敌。何以言之？盖大顺对各地既无理事之深仁厚泽，又无强兵之守。秦灭六国，其势胜今日李王十倍百倍，一旦陈涉发难，六国豪杰并起，立至不可收拾。今日李王左右文武，只求赶快破北京。以为破了北京，李王登极，便可定了大局，从此可高枕无忧。但恐天下事未必如此容易。将军可曾深思乎？”

不空和尚的直言，使李岩更加动心，探身问道：“全晋一如掌握，北京遥遥在望，断无不破北京之理。然则以法师高见，如何才是上策？”

不空和尚又一阵沉默，方才说道：

“若能既夺北京，又不受意外挫折，才算是上策。请将军再一次恕我冒昧直言：今日你们所行者不过是中策啊，实非上策。”

“何以就是中策？”

“大顺兵两千里迢迢远征，悬军深入民情生疏之地，可以攻破北京，但不能应付意外挫折，这是你们出师之前，庙算不周。庙堂之上只想着几日能到北京，何日登极，其他都非思虑所及。新朝君臣人人都认为这是一着好棋，其实却是一着险棋，或祸或福尚难预料。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安知攻破北京就是胜利？”

李岩又猛然一惊，问道：“法师的意思，莫非是东虏会向北京进攻么？”

和尚说：“难道新朝君臣都没有想到此事？”

李岩轻轻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没人想到，不过不甚重视罢了。”

和尚说：“满洲人早已虎视眈眈，伺机南犯。你们新朝中衮衮诸公，为什么不甚重视？”

李岩听出来和尚的口气含着讥讽甚至教训的意味，但是他心中只觉佩服，毫不生气。他态度谦逊地微微一笑，老实地解释说：

“不瞒法师说，大家都想着顺利成功，倒不曾想到会遇意外挫折。我与牛丞相、宋军师在私下闲谈时，也谈到过东虏之事，但都不及法师谋虑深远。”

“此话怎讲？”

“牛丞相和许多大臣都认为满洲人只敢侵犯明朝，未必敢与我大顺为敌。”

“你们可是没有知己知彼呀……还有什么想法？”

“我们听说，虏酋皇太极于去秋突然病故，多尔衮拥立幼主登极，自居辅政，诸王多有不服。东虏正是国有新丧，朝政不稳，绝不会出兵南犯。”

和尚冷笑一下，说道：“你们的判断差矣！”

“如何判断错了？”

“多尔衮这个人，在满洲诸王之中，年岁最轻，却颇有雄才大略。皇太极死后，按说应该由长子豪格继承皇位。当时也有一些亲王、郡王拥护豪格。在差不多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豪格最终还是被多尔衮斗败了。就凭这一点，对多尔衮就不能轻视。如今虽然满洲国有新丧，朝廷有皇位之争，可是大局已经粗定，多尔衮无疑想慑服诸王贝勒，所以他就必须对内统一一切，使别人没有反抗的机会；对外要替满洲建立大功，使别人不能不服他。如今大顺进攻北京，不管是屯兵城下，鹬蚌相持，或者是破了北京，立脚尚未稳固，都是多尔衮进兵南犯的大好机会。他岂能够坐守？所以我看，十之七八虏骑要南下，这是大顺军真正的劲敌，其力量远非明朝可比。”

李岩问道：“有何办法能防备东虏进犯？”

不空和尚认为，他拖延大顺军东征的计策，该说出来了。但又想着是说，还是不说？因为他明白，李岩并不当权。如果说出来后，李岩上奏李自成，李自成认为这是阻挠大计，追问起来，岂不要将它破坏？或者李自成改变路线，不再走大同这条路，而是迅速地出武关，由真定向北，先破了北京，以逸待劳。到那时候，崇祯亡国了，满洲兵进来也未必就能将李自成打败。到最后，兵连祸结，人民更加遭殃。因为李岩一直用眼睛望着他，他终于回答说：

“以贫僧之见，大顺兵不必急于北上，应该停在山西，再调集二十万精兵，然后去攻北京，方是万全之策。但这话无人敢说，请将军也只放在心中，不要出口。”

李岩觉得很有道理。但他又想：要调集二十万人马，还要筹集粮草，非有半年以上的准备不可，恐怕李自成不会同意，于是他说道：

“目前满朝上下，都在等待我主到北京登极，这样的建议他不会采纳。我也确实不敢作此建议。不知法师可另有良策？”

和尚摇头说：“并无良策。如今以这样的人马到北京，满洲人不来则已，

倘若前来，是抵挡不住的。而且北京不能久驻。粮食如何办？没有粮食，大军不战自散。将军不妨将这个意思悄悄地告诉宋军师，也许还能够有办法。”

李岩摇摇头，心里说：这岂不是阻挠我主的登极大计么？但他没有说出口，又向和尚问道：

“万一虏兵入塞，我大顺凭城池与彼作战，能够打胜么？”

和尚摇摇头：“用兵之事，千变万化，贫僧何敢妄加预料。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白，今日大顺锐气方盛，正是一鼓作气的时候。如果一时攻不开北京，屯兵坚城之下，这股锐气也就完了；幸而攻进北京，女子玉帛，取之不尽，住不了多久，锐气也会变了。到那时候，大顺军的锐气变成暮气，变成惰气，而满洲兵却是一股锐气。以满洲兵之锐气击大顺军之惰气，我看，大顺兵很难取胜。”

李岩不得不佩服和尚的论断，就劝和尚出山，为大顺朝建立功业；又说李王谦恭下士，必能以礼相待，言听议从。和尚正色说道：

“将军是读书之人，难道不知道我是不再入世的？自从辽阳失败以后，我全家都死了。本来我无意用事，只求闭户读书，将《孙子兵法》详细注释。不意三年前洪总督奉旨出关，一定要贫僧赞画军务，结果你是清楚的。朝廷一意孤行，催促作战，八总兵之师溃于松山。幸而贫僧事前离开，不曾战死或者被俘。从此以后，忿而出家。如今已是垂暮之年，万念俱灰，岂能重作冯妇？何况我虽对大明朝政腐败十分愤恨，但我毕竟曾为大明之臣，岂能身事二主？功名利禄，我已无所求；脱掉袈裟，非我素愿。请将军再不要说这话了。因为我知道将军原是读书之人，所以才不揣冒昧，谈论时势，毫无隐讳。如果将军要我随李王做官，建立功名，就误解了贫僧的素来为人。”

李岩又说：“明日我回到太原，介绍法师与我主一谈如何？”

和尚冷笑说：“此事万万不能！请你不要说出世上有我这个人好了。我们今晚的谈话，到此为止。倘若有缘，后会有期。”

李岩看见和尚神色转为冷淡，知道不好再说别的话，便起身告辞。

李岩回到太原县城，不敢将不空和尚的全部谈话告诉李侔。怕的是万一李侔不小心，给李俊等人露出几句，流传开来，会招惹大祸。所以，他只泛泛地谈了一点和尚的意见，便倒头睡下。这一夜，李岩辗转反侧，寝席不安。第二天四更时候，他起身唤起从人，匆匆上路。天色刚刚明亮，他就到了宋献策住的地方。他屏退左右，将经过悄悄向宋献策禀明，特别是报告了不空和尚的话。宋献策脸色严峻，对他说：

“这话，你我也曾想到，只是还没有和尚说得透彻。今日朝中，上下一片欢乐胜利之情，皇上也急于到北京登极，文臣们更是盼望着这一天赶快来到。不空和尚的话，你千万不要对人说出。你知我知就算了。一旦传出，你我会有不测之祸。”

李岩问道：“献策，你是不是同和尚见见面，亲自谈一谈？”

宋献策摇摇头，说道：“今日情况非往年可比。我身为当朝军师，行动必有许多护从，而且也不能不让皇上知道。皇上知道我去晋祠见一个五台山的和尚，必将问我何事。我说出实话没有好事，不说实话对皇上不忠，所以我不必见他了。何况……林泉，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以为不空和尚会留在晋祠，等待我们再去找他吗？”

李岩问道：“为何他不会等我们再谈一次？”

宋献策微微一笑说：“这个和尚之智谋，也许非你我所能及。他同你谈这一番话，既为着向我们大顺朝进忠言，也为着他对崇祯尚有君臣之义，不忍见崇祯迅速亡国。”

“何以见得？”

“他希望我们在太原停留几个月，准备更多的人马。这看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既可以巩固三晋，也可以抽调更多的人马前往北京，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如果有几个月我们不进兵，南方的史可法、左良玉可以北上勤王。还有，我们已经得到密探禀报，崇祯准备调吴三桂的兵进关。只要北京有十万或者五万军队守城，我们攻破北京就困难了。所以他既是为我们打算，也是为崇祯打算。”

李岩感到吃惊：“哎呀，不空和尚用心至深哪！”

宋献策接着说：“所以我断定，今天五更，他必然离开晋祠，回五台山去，绝不会继续在晋祠逗留。”

“如果皇上要用他，可以派人追赶他回来。”

“你毕竟是书生之见。好，这一点你不要再操心了。如今倒是要吃了早饭，一同进宫议事。”

随即宋献策吩咐开饭。吃过饭以后，稍事休息，他们就进宫去了。

第四章

进入甲申年，住在沈阳城内的多尔衮，天天都在考虑如何率大军进入中原。正月下旬，多尔衮连得探报，说那个名叫李自成的“流贼”首领已经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改元永昌，并且从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正月初，派遣了五十万人马分批从韩城附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所向无敌，声言要进犯北京，夺取明朝江山。这一消息不仅来自朝野惊慌的北京，也来自吴三桂驻守的宁远。当时宁远已经是明朝留在山海关外的一座孤城，但是由于吴三桂的父母和一家三十余口都住在北京，而吴三桂与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也常有密使往来，所以从宁远城中也可以知道北京的重大消息。从北京、永平和宁远探听到的“流贼”消息大致相同，使多尔衮不能不焦急了。

在爱新觉罗皇族中，最有雄才大略的年轻领袖莫过于多尔衮。他从十八岁就带兵打仗，不仅勇敢，而且富于智谋，后来成了重要亲王。去年八月间，皇太极突然去世之后，皇族中有人愿意拥戴他继承皇位，他自己也有一部分可靠的兵力，然而为着安定清国大局，避免皇室诸王为皇位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削弱国力，他坚决不继承皇位，也扑灭了别人觊觎皇位的野心。同时他紧紧拉着比他年长的、且有一部分兵力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同心拥戴皇太极的六岁幼子福临登极，由他和郑亲王共同辅政，被称为辅政亲王。然而，像多尔衮这样具有巨大政治野心的人物，对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件事并不甘心，他必须在统兵南下之前实现两件大事：一是将大清国的朝政大权和军权牢牢地拿到他一个人手中；二是再对心怀不满的肃亲王豪格搞一次惩罚，除掉日后的祸患。

济尔哈朗的父亲名叫舒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兄弟。他协助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吞并建州各部，战功卓著，声名不下于努尔哈赤。大概是由于疑忌心理，努尔哈赤忽然削去了舒尔哈赤的兵权，将他禁锢起来，随后又秘密杀掉，又杀了舒尔哈赤的两个儿子。这一件杀弟惨案并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在努尔哈赤生前不允许随便谈论，他死后在皇室和群臣中也不许谈论。当父兄被杀害的时候，济尔哈朗尚在幼年，由伯父努尔哈赤养大，也受皇太极的恩眷，初封为贝勒，后封为亲王。这一件家庭悲剧使他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希望保住亲王的禄位，在功业上并无多的奢望。多尔衮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这些弱点，所以拉住他共同辅政，为自己实现独专国政的野心做一块垫脚石，以后不需要时就一脚踢开。

大清国的武装力量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基本武装是满洲八旗。满洲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原来上三旗是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两黄旗的旗主是皇太极，而正蓝旗的旗主是努尔哈赤的第五子莽古尔泰，天命元年时被封为和硕贝勒，是满族开国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上三旗等于皇帝的亲军，平时也由上三旗拱卫盛京。天聪五年，莽古尔泰参加围攻大凌河城的战役，他因本旗人员伤亡较重，要求调回沈阳休息，同皇太极发生争吵。莽古尔泰一时激动，不由得紧握刀柄，

但刚刚将腰刀拔出一点，被皇太极身边的戈什哈扑上前去，夺下腰刀。莽古尔泰因此犯了“御前露刃”的罪，被革掉大贝勒封号，夺去五牛录[1]，人员拨归两黄旗，又罚了一万两银子。又过了一年多，莽古尔泰暴病而亡，他这一旗的力量便大大衰弱，内部也分化了。多尔衮担任辅政之后，就同济尔哈朗商量，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而将他的同母弟多铎所率领的正白旗升入上三旗。原来属于皇帝亲自率领的两黄旗，如今就归幼主福临继承。但福临尚在幼年，两旗的重大问题都由多尔衮代为决定。有时多尔衮也通过两宫皇太后加以控制。这样，上三旗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他的手中。

满洲政权的多年传统是中央各部衙门分别由亲王、贝勒管理，称之为“十王议政”。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一商量，于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会议，当众宣布停止这一传统制度。大家听后，小声议论一阵，慑于多尔衮的威势，不得不表示同意。这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满洲政权的一大改革，也是多尔衮走向个人独裁的重要一步。

多尔衮在独裁的道路上步步前进，而济尔哈朗却步步退让。凡有重大决定，都是多尔衮自己决定之后，由郑亲王向朝中大臣们宣布，命大家遵行不误。郑亲王知道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势不两立，其间必将有一次严重的斗争。虽然豪格是先皇帝的长子，又是一旗之主，但是一则他的智谋和威望不如多尔衮，二则多尔衮身居辅政亲王的崇高地位，又有顺治皇帝的母亲在宫中给他支持，豪格必然会大祸临头。济尔哈朗是皇室斗争中的惊弓之鸟，密嘱他手下的亲信官员们千万不要同肃王府的人员有任何来往，只可暗中探听消息。同时他知道睿亲王身有暗疾，经常服药，而且在朝臣中招来不少人的暗忌。他预料将来迟早有一天，睿亲王也会有倒运的时候，所以他表面上忍气吞声，却在心中恨恨地说：

“有些话，到那时再说！”

甲申正月的一天，济尔哈朗按照多尔衮的意思，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全部堂官，用下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今日召见各位大臣，不为别事，只是要面谕各位记住：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需要禀白我们两位辅政亲王的，都要先启禀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应该先书睿亲王的名字，将本王的名字写在后边。坐立朝班和行礼的时候，都是睿亲王在我的上边，不可乱了。你们都听清了么？”

众大臣都明白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是预示今后的朝政会有大的变化。大家心中凛凛畏惧，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一齐躬身回答：

“喳！”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多尔衮在大清国独裁专政的体制上又向前跨进一步，原来议定的他与郑亲王共同辅政的体制变了，郑亲王的地位突然下降，成了他的助手。多尔衮瞒着济尔哈朗，从一开始就将实现他的专政

野心同亲自率清兵南下占领北京这一扩张野心联系在一起考虑。如今他向独专朝政的目标日益接近，只有两件事等待实现：一是给豪格一次致命的打击，拔掉他在爱新觉罗皇族中的心腹之患；二是在出兵之前将他的称号改称摄政王。那时在清国文武大臣中，有汉文化修养的人较少，所以有时不能将摄政与辅政的真正性质分清，在称谓上常常混乱。多尔衮则遇事留心，勤于思考，又常同像范文程这样较有学问的汉大臣谈论，长了知识，所以他知道当皇帝尚在幼小年纪，不能治理国家时，由一位亲族大臣代皇帝全权处理朝政，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这就叫作摄政，如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在拥立福临登极之初，他已经有此野心，但当时不敢提出这个意见，怕招致激烈反对。现在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他要独揽朝纲的各种条件差不多都接近成熟。一旦他亲自率领大军向中原进兵，将大清国的满、蒙、汉三股人马和征伐之权掌握到他的手中，就理所当然地高居摄政王之位了。

满洲君臣经过清太宗皇太极的国丧，内部一度为继承皇位的斗争发生较大风波，但因多尔衮处置得当，没有使国家损伤元气。事平之后，这割据中国东北一隅的新兴王国依然是朝气蓬勃，对长城内虎视眈眈，准备着随时趁明朝危亡之机进入中原，占领北京，恢复四百年前金朝的盛世局面。由于出重赏收买探报，有关李自成向北京进军以至明朝束手无策的各种消息，纷纷而来。到了甲申年的正月下旬，多尔衮口谕盛京的文武大臣讨论向中原进兵之策。许多人平素知道多尔衮的开国雄心，纷纷建议趁“流贼”尚在北来途中，先去攻破北京，以逸待劳，迎击“流贼”。

多尔衮遇到这开国机运，虽然心情振奋，然而他平日考虑事情比别人冷静，不肯匆忙就决定南下大计，而是连日来亲自主持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决策。

洪承畴投降以后，生活上备受优待，但没正式官职。直到此时，多尔衮才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任他为内院学士，使他与范文程同为帷幄之臣，时时参与对南朝的用兵密议。

今天在睿王府举行的是一次高层次重要密议，除多尔衮本人外，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范文程和洪承畴。他们讨论的最重要问题是要判断李自成的实际兵力。从北京来的探报是说李自成率领五十万大军从韩城渡河入晋，尚有百万大军在后。如果李自成确有这么多的人马北上，清国满、蒙、汉全部人马不会超过二十万，就绝不能贸然南下，以免败于人数众多而士气方盛的“流贼”。考虑着李自成兵力的强大，多尔衮不能不心中踌躇。

在前两次密议中，洪承畴的看法都与众不同，使多尔衮不能不刮目相看。洪承畴认为李自成入晋东犯的全部人马绝不会有五十万人。他认为，自古“兵不厌诈”，兵强可以示弱，借以欺骗和麻痹敌人，孙膑对庞

涓进行的马陵道之战是‘以多示寡’的用兵范例。至于曹操的赤壁之战，苻坚的淝水之战，则是以弱示强，大大夸大了自己人马的数量。洪承畴用十分自信的口气说道：

“以臣愚见，李贼自称有五十万人马渡河入晋，东犯幽燕，也是虚夸之词，实际兵力决无此数。兵将人数大概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不会更多。姑且以三十万计，到北京城下能够作战的兵力将不会超过二十万。”

多尔衮问道：“你为何估计得这样少？”

范文程插言说：“洪大人，我估计李自成来到北京的人马大概在三十万以上。”

郑亲王接着说：“我们的八旗兵还没有同流贼交过手，千万不能轻敌。宁可将敌人的兵力估计强一点，不可失之大意。”

洪承畴思索片刻，含笑说道：“两位辅政王爷和范学士从用兵方面慎重考虑，愿意将流贼兵力看得强大一些，以便事先调集更多人马，一战全歼流贼，这自然不错。但臣在南朝，与流贼作战多年，对贼中实情，略有所知。贼惯于虚声恫吓，且善于利用朝廷与各省官军弱点，才能不断胜利而有今日。近几年贼势最盛，号称有百万之众，然而以臣看来，最盛时不超过五十万人。郧阳、均州均为王光恩兄弟所据，为襄阳肘腋之患，李自成竟不能攻破郧、均；汝南府多么重要，李自成竟无重兵驻守，任地方绅士与土匪窃据；足见其兵力尚不敷用。此番流贼渡河入晋，东犯幽燕，还得分兵驻守各处；况其随行文武伪官众多，每一官僚必有一群奴仆相从，还得有兵马保护。数千里远征，谈何容易！单说粮秣辎重的运送，也得一二万人。如此看来，李贼如以三十万众渡河东来，沿途留兵驻守，到北京城下时不会有二十万人。”

范文程认为洪承畴的见解有道理，但仍然不敢完全相信，问道：

“洪大人熟于南朝情况，果然见解不凡。但是文程尚不解者是，你说李贼的兵力不多，多倚恃虚声恫吓，但是他近三年驰骋中原，所向无敌，席卷湖广，长驱入陕，轻易占领西安，横扫西北各地，使明朝穷于应付，已临亡国危局。这情况你如何解释？”

济尔哈朗先向范文程笑着点头，然后向洪承畴逼问一句：

“对，近三年来李自成所向无敌，难道都是假的？”

多尔衮不等洪承畴说话，已经猜到洪承畴如何回答，在铁火盆的边上磕去烟灰，哈哈大笑，说道：

“有趣！有趣！现在不必谈了。我已经命王府厨房预备了午膳，走吧，我们去午膳桌上，边吃边谈！”刚从火盆边站起来，多尔衮又说道：“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同你们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当然是越快

越好，要在李自成尚在半路上就见到他，得到他的回书才好。”

“王爷有何妙棋？”范文程站着问道。

多尔衮胸有成竹地含笑回答：“我想派人带着我大清国的一封书子，在山西境内的路上迎见李自成，一则探听他对我大清国是敌是友，二则亲去看看流贼的实力如何。你们觉得此计如何？”

范文程平日细心，接着问道：“用何人名义给流贼头目写信？用辅政王您的名义？”

多尔衮颇有深意地一笑，随即轻轻地将右手一挥，说道：

“走，边用膳边商量大事！”

睿王府正殿的建筑规模不大，虽然也是明三暗五，五脊六兽，五层台阶，但如果放在关内，不过像富家地主的厅堂。午膳的红漆描金八仙桌摆在正殿的东暖阁，房间中温暖如春，陈设简单。多尔衮同济尔哈朗并坐在八仙桌北边铺有红毡的两把太师椅上，面向正南，多尔衮在左，济尔哈朗在右。八仙桌的左边是洪承畴的座位，右边是范文程的座位。这是睿亲王指定的位置，不允许洪承畴谦让。范文程知道睿亲王在进兵灭亡明朝的大事上要重用洪承畴，对洪拱拱手，欣然在八仙桌右边坐下。

济尔哈朗对多尔衮指示洪承畴坐在左边，心中暗觉奇怪。他认为范文程在太祖艰难创业时就来投效，忠心不贰；到了太宗朝，更是倚为心腹，大小事由范章京一言而决。他根本不理解睿亲王的用心。虽然洪承畴与范文程同样是内院学士，但是在多尔衮眼中，洪承畴不仅是朝中大臣，而且在今后不久进兵中原的时候更要依靠他出谋献策。另一方面，洪承畴在投降前是明朝的蓟辽总督，挂兵部尚书衔，二品大员，这一点优于在满洲土生土长的范文程。多尔衮既然要锐意进取中原，不能不尊重汉族的这一习惯。然而他没有将这种想法同济尔哈朗谈过，也不曾同范文程谈过。倒是范文程心中明白，也知道洪承畴曾经决意不做引着清兵夺取崇祯皇帝江山的千古罪人。此时范文程在心中含笑想道：

“你洪九老已入睿王爷的彀中，很快就会引着八旗大军前去攻破北京，想不做大清兵的带路人，不可得矣！”

因为有睿王府的两个包衣在暖阁中伺候午膳，所以多尔衮并没有再提军事问题，也不谈清国朝政。郑亲王和范文程都明白睿王府的规矩，所以也都不提军情消息，不过他们都急于想知道李自成的实际兵力，好决定大清兵的南下方略。

自从济尔哈朗退后一步，拥护多尔衮主持朝政以来，多尔衮就吩咐在西

偏院中腾出来五间房屋，由内三院的学士们加上满汉笔帖式数人，日夜轮流值班，以免误了公事。多尔衮在主位上坐下以后，忽然想到给李自成下书子的事颇为紧急，立即命一包衣去西偏院叫一位值班的内秘书院学士前来。满族包衣答了声“喳”，转身退出。多尔衮向右边的郑亲王拿起筷子略微示意，于是两位辅政王与两位内院学士开始用膳。过了片刻，内秘书院学士来到面前，向两位辅政屈膝请安。多尔衮将向李自成下书的事告诉了他，命他在午膳后赶快起个稿子送来，并把要写的内容也告诉了他。值班的学士问道：

“请问王爷，这封书子是写给李自成么？”

“当然要给他。不给他给谁？”

“用什么人的名义写这封信？就用两位辅政王爷的名义？”

郑亲王刚从暖锅中夹起来一大块白肉，还没有夹稳，听了这句话，筷子一动，那一块肥厚的白肉落进暖锅。他害怕日后万一朝局有变，有谁追究他伙同多尔衮与流贼暗通声气，而足智多谋的多尔衮将罪责推到他一人身上。他暂停再动筷子，眼睛转向左边，望了多尔衮一眼，在心中称赞恭候桌边的值班学士：

“问得好，是要请示清楚！”

多尔衮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胸有成竹，但是他故意问范文程：

“范学士，你说，我大清国应该由谁具名为妥？”

范文程回答：“此事在我国并无先例，恐怕只得用两位辅政王爷的名义了。”

多尔衮摇摇头，向济尔哈朗问道：“郑亲王，你有什么主张？”

济尔哈朗说：“我朝已有定制：虽然设有两位辅政，但朝政以睿亲王为主。这一封给李自成的书信十分重要，当然应该用我朝辅政睿亲王的名义发出，收信的是大顺国王。”

多尔衮面带微笑，在肚里骂道：“狡猾！愚而诈！”随即他不动声色，向肃立恭候的值班学士说道：“李自成已经占有数省土地，在西安建立伪号，非一般土贼、流寇可比。为着使他对这封书信重视，对前去下书的使者以礼相待，以便查看李自成的实际兵力如何，也弄清楚他对我国有何看法，这封书信必须堂堂正正，用我国皇帝的名义致书于他。不可用辅政亲王的名义。这是我大清国皇帝致书于大顺国王！”

由于睿亲王的面谕十分明确，口气也很果决，这位值班学士没有再问，赶快退出去了。

多尔衮等人继续用膳。睿亲王府的午膳只有一个较大的什锦火锅，另有四盘荤素菜肴。济尔哈朗一边吃一边心中嘀咕：以大清国皇帝名义致书李自成这样的大事，多尔衮事前竟没有商量，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洪承畴对睿亲王竟然用大清国皇帝的名义给流贼头目李自成致送“国书”，合谋灭亡明朝，心中实不赞成。在这件事情上，他更加看出来多尔衮正步步向独专朝政的道路上走去，也更加明白多尔衮与皇太极的性格大不相同，今后倘若不慎触怒了多尔衮，必将有杀身之祸。

很快地用完午膳，大家随着睿亲王回到西暖阁，漱过了口，重新围着火盆坐下。多尔衮点着烟袋，吸了两三口，向洪承畴问道：

“洪学士，常听说李自成有百万之众，所向无敌，使明朝无力应付，才有今日亡国之危，”看见洪承畴要站起来，多尔衮用手势阻止，又说道：“在一起议论贼情，可以坐下说话。你是不是因为原是明朝大臣，与流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惯于轻视流贼，所以不愿说他的兵马强盛？”

“不然。臣今日为辅政王谋，为大清国谋，唯求竭智尽忠，以利辅政王的千秋功业。今日李自成是明朝的死敌，人人清楚。然而一旦李自成破了北京，明朝亡了，他就是我大清国的劲敌。臣估计，李自成到达北京城下，大概在三月中旬……”

多尔衮感到吃惊，问道：“只有两个月左右……难道沿途没有拦阻？”

“秦晋之间一条黄河，流贼踏冰渡河，竟未遇到阻拦，足见山西十分空虚、无兵防守。流贼过河之后，第一步是攻占平阳。平阳瓦解，太原必难坚守，破了太原之后，山西全省人心瓦解，流贼就可以长驱东进，所以臣估计大约三月中旬即可到北京城下。”

范文程说道：“太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流贼如何能轻易攻破？”

洪承畴说。“山西全省空虚，太原虽是省会，却无重兵防守。况巡抚蔡茂德是个文人，素不知兵，手无缚鸡之力。臣敢断言，太原必不能守；蔡茂德如欲为忠臣，唯有城破后自尽而已，别无善策。”

多尔衮又问：“你说李自成到北京的人马只有……”

“十万，顶多二十万。”

郑亲王插了一句：“老洪啊，南边的事你最清楚。要是你把流贼到北京的兵力估计错了，估计少了，我们在战场上是会吃亏的！”

“臣估计，假若流贼以三十万人渡河入晋，实际可战之兵不会超过二十五万。入晋以后，凡是重要地方，必须留兵驻守，弹压变乱。例如平阳为晋中重镇，绾毂南北，必须留兵驻守。上党一带背靠太行，东连河内，在全晋居高临下，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失上党则全晋动摇，且断入豫之路，故李贼必将派重兵前去。太原为三晋省会，又是明朝晋王封地。

太原及其周围数县中，明朝乡宦大户，到处皆是。流贼攻占太原不难，难在治理，故必须留下大将与重兵驻守。太原至北京，按通常进兵道路，应该东出固关，沿真定大道北上，进入畿辅。从太原至北京共有一千二百里，有些重要地方，亦必须留兵驻守。臣粗略估计，李贼到达北京城下兵力，只有十几万人，甚至不足十万之数。但李贼破太原后向北京进犯路途，目前尚不清楚。等知道流贼路途，更好判断会有多少人马到达北京城下。”

郑亲王问道：“从太原来犯北京，出固关，破真定往北，路途最近也最顺。流贼不走这条路，难道能走别处？”

洪承畴说：“明朝在大同、宁武、宣府等处都有大将镇守，且有重兵，都是所谓九边重镇。如留下这些地方不管，万一这些地方的武将率领边兵捣太原之虚，不唯全晋大乱，且使李自成隔断了关中之路，在北京腹背受敌。由此看来，李贼攻破太原之后，不一定马上就东出固关，进攻真定，直向北京。说不定逆贼会先从太原北犯，一支人马破忻州，出雁门，攻占大同，而另一支偏师，从忻州趋宁武。大同与宁武如被攻陷，即清除了太原与三晋的后顾之忧。依臣看来，倘若李贼破太原后仍有二十万之众，他会自率十万人东出固关，经真定进犯北京。倘若他亲率大军自太原北出忻州，攻占大同、宁武，不敢自太原分兵，即证明他的人马不多。”

“有道理！有道理！”多尔衮在心中称赞洪承畴非同一般，随即又问道：“李贼破了大同与宁武之后，仍然回师太原，出固关走真定北犯么？”

“不会。那样绕道很远，且费时日。”

“李贼从大同如何进犯北京？绕出塞外，岂不路程很远？”

“其实也远不了多少。自太原向北，走忻州、代州，出雁门关，到大同，大约是七百里路。自大同走塞外入居庸关到北京，约有九百里路。从大同经宣府，直抵居庸关，并无险阻，也无重兵阻拦，可以利用骑兵长驱而进。”

济尔哈朗说：“可是八达岭与居庸关号称天险，明军不能不守。”

“若以常理而言，王爷所论极是。然而目前明朝亡在旦夕，变局事出非常。太原如陷贼手，必然举国震动，人心离散，有险而不能固守。流贼攻下大同与宣府之后，居庸关可能闻风瓦解，不攻自破。纵然有兵将效忠明朝，死守关门，但攻北京非仅有居庸关一途。明正统十四年秋天，英宗在土木堡兵溃，被也先所俘。十月间，也先乘北京空虚，朝野惊惶之际，长驱至北京城外，就避开居庸关，而是下太行，出紫荆关，循易州大道东来，如入无人之境。此是二百年前旧事，说明居庸关并不可恃。再看近十五年来，我大清兵几次南下，威胁北京，马踏畿辅，进入冀南，横扫山东，破济南、德州，大胜而还，都是避开山海关。所以依

臣愚见，倘若逆贼走塞外东来，在此非常时期，明朝上下解体，士无斗志，居庸关的守将会开门迎降，流贼也可以绕道而过。说不定流贼尚在几百里外，而劝降的使者早已进入居庸关了。”

济尔哈朗称赞说：“老洪，你说得好，说得好，不怪先皇帝对你十分看重，说你是我大清兵进入中原时最好的一个带路人！”

范文程对洪承畴的这一番谈论也很佩服，说道：“不日我大清兵进入中原，占领北京，扫除流贼，洪学士得展经略，建立大功，名垂青史，定不负先皇帝知遇之恩。”

听了郑亲王和范文程的称赞，洪承畴丝毫不感到高兴，反而有一股辛酸滋味涌上心头。他明白，从前的皇太极和目前的多尔衮都对他十分看重，但是两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他的故国，也没有忘记他的故君。这种心情他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最近他知道李自成已经在西安建号改元，正在向北京进军，心中暗暗忧愁。他十分清楚，自从杨嗣昌督师无功，在沙市自尽之后，崇祯周围的大臣中已经没有一个胸有韬略的人。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还算是小有聪明，勤于治事，可惜被崇祯杀了。崇祯左右再无一个真正有用之人。勋臣皆纨绔之辈，大僚多昏庸之徒，纵有二三骨鲠老臣，也苦于门户纷争，主上多疑，眼见国势有累卵之急，却不能有所作为。想到这里，他不禁在心中暗暗叹道：

“呜呼苍天！奈何奈何！”

“洪学士！”多尔衮忽然叫道。

洪承畴蓦然一惊，没有机会擦去眼泪，只好抬起头来，心中说：“糟了！”

多尔衮看见了他脸上的忧郁神情和似乎湿润的眼睛，觉得奇怪，马上问道：

“流贼将要攻破北京，你是怎样想法？”

洪承畴迅速回答：“自古国家兴亡，既关人事，也在历数。自从臣松山被俘，来到盛京，幸蒙先皇帝待以殊恩，使罪臣顽石感化，投降圣朝，明清兴亡之理洞悉于胸。今日见流贼倾巢东犯，北京必将陷落，虽有故国将亡之悲，也只是人之常情。臣心中十分明白，流贼绝不能夺取天下，不过是天使流贼为我大清平定中原扫除道路耳。”

多尔衮含笑点头，语气温和地说道：“刚才你忽然抬起头来，我看见你面带愁容，双眼含泪，还以为心念故君，所以才问你对流贼将要攻破北京有何想法。既然你明白我大清应运龙兴，南朝历数已尽，必将亡国，就不负先皇帝待你的厚恩了。我八旗兵不日南下，剿灭流贼，勘定中原，正是你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臣定当鞠躬尽瘁，以效犬马之劳。”

“倘若流贼攻破北京，明朝灭亡，崇祯与皇后不能逃走，身殉社稷，你一时难免伤心，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你肯帮助大清平定中原，就是大清的功臣了。”

洪承畴听出来多尔衮的话虽然表示宽厚，但实际对他并不放心，于是又说道：

“目前流贼已入晋境，大约三月间到北京城下，破北京并不困难。臣老母与臣之妻妾、仆婢等三十余口都在北京居住。前年臣降顺圣朝之后，崇祯一反常态，不曾杀戮臣的家人。刚才因北京难守，想到臣老母已经七十余岁，遭此大故，生死难保，不禁心中难过……”

多尔衮安慰说：“我现在正在思虑，我是否可以赶快亲率满、蒙、汉八旗精兵进入长城，先破北京，然后以逸待劳，在北京近郊大破流贼。近来朝臣中许多人有此议论，范学士也有此建议。倘若如此，你的老母和一家人就可以平安无事。向北京进兵的时候，你当然同范学士都在我的身边；一破北京，专派一队骑兵去保护你家住宅，不会有乱兵骚扰，何必担心！”

洪承畴心中打个寒战。他千百次地想过，由于他绝食不终，降了满洲，必将留千古骂名；倘若由他跟随多尔衮攻破北京，使崇祯帝后于城破时身殉社稷，他更要招万世唾骂。他自幼读孔孟之书，在母亲怀抱中便认识“忠孝”二字，身为大明朝二品文臣，深知由他带领清兵进入北京一事的可怕，不觉在心中叹道：“今生欲为王景略 [2] 不可得矣！”然而此时此刻，以不使多尔衮怀疑他对大清的忠心要紧，于是他带着感恩的神情对多尔衮说：

“只求破北京时得保家母无恙，臣纵然粉身碎骨，也要为大清效犬马之劳，以报先皇与王爷隆恩！”

多尔衮笑着说：“你空有一肚子学问本事，在南朝没有用上，今日在我大清做官，正是你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时运到了。”

范文程也对洪承畴说道：“睿王爷说得很是，九老，你空有满腹韬略，在南朝好比是明珠投暗，太可惜了！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睿王爷马上要去攻破北京，夺取明朝天下，你不可失此立功良机。”

洪承畴正欲回答，先前那位内秘书院的学士进来，将一个红绫封皮的文书夹子用双手呈给睿亲王。多尔衮轻声说：

“你下去休息吧，等我们看了以后叫你。”

值班的学士退出以后，多尔衮打开文书夹，取出用汉文小楷缮写清楚的文书，就是以大清国顺治皇帝的名义写给李自成的书信，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他特别对书信开头推敲片刻，觉着似乎有什么问题，但一时又说不出来，便将这书信转递给济尔哈朗。郑亲王不像睿亲王那样天资颖悟，但是近几年在皇太极的督责之下，也能看明白一般的汉字文书，能说一般汉语。他将书信看完之后，明白全是按照睿亲王午膳时吩咐的意思写的，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便转给范文程看。

范文程看后，在对李自成如何称呼这个问题上产生犹豫，但是他话到口边咽下去了。他记得睿亲王在午膳时面谕值班学士，这封书子是写给大顺国王李自成的，如果他现在反对这封书子的某些关键地方，不是给睿亲王难堪么？他的犹豫只是刹那间的事，立刻将书信稿递给洪承畴，态度谦逊地说道：

“九老，你最洞悉南朝的事，胜弟十倍。请你说，这封书子可以这样写么？”

洪承畴对李自成的态度与清朝的王公大臣们完全不同。清朝的掌权人物同李自成、张献忠等所谓“流贼”的关系多年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素无冤仇，只是近日李自成要攻占北京，才与清政权发生利害冲突。洪承畴在几十年中一直站在大明朝廷方面，成为“流贼”的死敌，最有政治敏感。当洪承畴看信稿的第一行时就频频摇头，引起了两位辅政亲王和内院大学士的注意，大家都等待他说出意见。

洪承畴看完稿子，对两位亲王说道：“请恕臣冒昧直言，李自成只是一个乱世流贼，不应该称他为大顺国王。我国很快要进兵中原，迁都北京，勘定四海。这书信中将李自成称为大顺国王，我大清兵去剿灭流贼，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天下士民将何以看待我朝皇帝？”

济尔哈朗一半是不明白洪承畴的深意，一半带有开玩笑的意思，故意说道：

“可是李自成已经在西安建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难道他还是流贼么？”

洪承畴回答说：“莫说他占领了西安，建号改元，纵然他攻占了北京，在臣的眼中他也还是流贼。”

“那是何故？”

洪承畴说：“李自成自从攻破洛阳以后，不断打仗，不肯设官理民，不肯爱养百姓，令士民大失所望，岂不是贼性不改？自古有这样建国立业的么？”

济尔哈朗正想再问，尚未开口，忽然睿王府的一个包衣进来，向多尔衮屈膝启禀：

“启禀王爷，皇太后差人前来，有事要问王爷，叫他进来么？”

多尔衮问：“哪位皇太后？”

“是永福宫圣母皇太后。听他说，是询问皇上开春后读书的事。”

“啊，这倒是一件大事！”多尔衮心头立刻浮现出一位年轻美貌的妇女面影：两眼熠熠生辉，充满灵秀神色。他含笑说：

“你叫他回奏圣母皇太后：皇上读书的事，我已经命礼部大臣加紧准备，请皇太后不必操心。一二日内，我亲自率礼部尚书侍郎和秘书院大学士去皇上读书的地方察看，然后进宫去向圣母皇太后当面奏明。”

“喳！”

禀事的王府包衣退出以后，多尔衮将眼光转到了洪承畴的脸上。就在这片刻之间，多尔衮的思想变了。首先，他也不相信李自成的兵力有所传的强大；其次，开始觉得用大清皇帝的名义写信称流贼首领李自成为“大顺国王”似乎不妥。他没有来得及深思，就向洪承畴问道：

“南朝的事你最熟悉，对李自成应该怎样称呼呢？”

洪承畴说：“以臣愚昧之见，流贼中渠魁甚多，原是饥饿所迫，聚众劫掠，本无忠义可言。一旦受挫，必将互相火并，自取灭亡。故今日我皇帝向流贼致书，不当以李自成为主，增其威望。书中措辞，应当隐含离间伙党之意，以便日后除罪大恶极之元凶外，可以分别招降。又听说逆贼已经在西安僭号，恢复长安旧名，定为伪京，故书信不必提到西安这个地方，以示我之蔑视。臣以戴罪之身，效忠圣朝，才疏学浅，所言未必有当。请两位辅政亲王钧裁。”

济尔哈朗赶快说：“我同睿亲王都是辅政亲王，不能称君。”

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多尔衮知道郑亲王听不懂“钧裁”二字，但是不暇纠正，赶快向范文程问道：

“你认为洪学士的意见如何？”

“洪学士所见极高，用意甚深，其韬略胜臣十倍，果然不负先皇帝知人之明。”

多尔衮向洪承畴含笑说道：“你就在这里亲自修改吧，修改好交值班的官员誊清。”

洪承畴立刻遵谕来到靠南窗的桌子旁边，不敢坐在睿亲王平日常坐的蒙

着虎皮的朱漆雕花太师椅上，而是另外拉来一把有垫子的普通椅子，放在桌子的侧边。他坐下以后，打开北京出产的大铜墨盒，将笔在墨盒中膏一膏，然后迅速地修改了书信的称谓，又修改了信中的几个地方，自己再看一遍，然后回到原来在火盆旁边的矮椅上，用带有浓重福建土音的官话将改好的稿子读了出来。在他读过以后，多尔衮接了稿子，自己一字一字地看了一遍，点点头，随即转给坐在右边的郑亲王。郑亲王见多尔衮已经含笑点头，不愿再操心推敲，随手转给隔火盆坐在对面矮椅上的范文程，笑着说：

“老范，睿亲王已经点头，你再看一看，如没有大的毛病，就交下去誊抄干净，盖上皇帝玉玺，趁李自成在进犯北京的路上，不要耽搁时间，马上差使者送去好啦。”等范文程刚看了第一句，郑亲王又接着说：“老范，你读出声，让我听听。我认识的汉字不多，你念出来我一听就更明白啦。”

范文程随即一字一句地读道：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唯望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范文程将书信的正文念完以后，又念最后的单独一行：

“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完了？”郑亲王问道。

“完了，殿下。”

“你觉得怎样？”

范文程既有丰富学识，也有多年的从政经验。他很容易看出来这篇书稿漏洞很多，作为大清皇帝的国书，简直不合情理，十分可笑。例如李自成率领数十万“流贼”与明朝作战多年，占有数省之地，并且已经在西安建号改元，怎能说不知道他是众多“流贼”之首？怎能说对于众多“流贼”的渠魁不知名号？怎能说不知李自成早已经占领西安，改称长安，定为京城，而笼统地说成是“西据明地之诸帅”呢？然而他一则知道洪承畴这样修改有蔑视和离间“贼首”的深刻用心，二则睿亲王已经点头，所以他对于书信的一些矛盾之处撇开不谈，略微沉吟片刻，采用“王顾左右而

言他”的办法对两位辅政亲王说道：

“这封书子由我朝皇帝出名，加盖玉玺，虽无国书之名，实有国书之实。自然不能交密探携带前去，而应该堂堂正正地差遣官员前往赍送，务必在流贼东来的路上送到他手中。”

多尔衮当即唤来一名包衣，命他将书稿送交在偏院值班的内秘书院学士。

过了一天，用大清皇帝名义写给李自成的书子用黄纸誊写清楚，盖好玉玺，由兵部衙门派遣使者星夜送出盛京。范文程一时没事，来找洪承畴下棋闲谈。刚刚摆好棋盘，提到给李自成的书子，范文程笑着说道：

“九老，春秋时有‘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足见晏婴的智谋过人。你将昨日写给李自成的书子改为给‘西据明地之诸帅’，也是智虑过人。据你看，睿王爷想试探与李自成等渠贼‘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能做到么？”

洪承畴十分明白，目前李自成已经在西安建号改元，而这封书子是写给“西据明地之诸帅”的，对李自成极不尊重。李自成必然十分恼火，必无回书，更不会与满洲人合力灭明。但他只是淡然一笑，说道：

“今日形势，干戈重于玉帛，他非愚弟所知。”

范文程没再说话，回答一笑，开始下棋。

[1] 牛录——清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一牛录为三百人。

[2] 王景略——王猛的字，前秦宰相，曾劝苻坚不要向东晋兴兵，后世传为美谈。

第五章

二月的盛京，阳光明媚，开始显出大地回春的景色。这天退朝之后，多尔衮率领范文程、洪承畴和另外两位内院学士到三官庙察看。

关于幼主福临从今年春天起开始入学读书的问题，在朝廷上成了一件大事。四位御前老师已经选定，有三位是汉族文臣，一位是满族文臣。皇宫内不能随便进出，也没有清静院落和宽敞房屋，所以决定将三官庙的院落加以改造，重新粉刷，作为福临读书的地方。现已基本修缮完毕，开学的吉日也已择定。多尔衮自认为在教育小皇帝读书成人这样的事情上，他比济尔哈朗负有更大责任，所以他要趁今天上午有暇，亲自察看一遍，以便进宫去向圣母皇太后当面禀报。一想到圣母皇太后，他的心

头立刻荡漾着一片春意。

范文程虽然生在辽东，却是世代书香宦门之后。看见三官庙处处修缮一新，连院中的土地也换成了砖地，大门也重新改建，轿子可以一直抬进院中，大门外还有警卫的小亭和拴马的石猴，他很满意，在心中叹道：

“好，好，这才像幼主读书的地方！睿亲王只有一句口谕，工部衙门不到一个月就将三官庙修缮得这样焕然一新，很不容易，这也是大清的兴旺之象！”

范文程又想起两年前他奉先皇之命来三官庙对洪承畴劝降的事，不觉心中一笑，偷眼向洪承畴看了一眼。

洪承畴是第二次进三官庙，不能不忆起自己的许多往事和难以告人的感慨，所以只是跟随在两位辅政王身后，一言不发。有时多尔衮回头向他询问意见，他虽然马上恭敬地回答，但实际上在想着别的心事。他一进三官庙的大门，就想起两年前的春天，他在松山被俘时，与他同守弹丸孤城的巡抚邱民仰被清兵杀了，总兵曹变蛟也被杀了，被俘的几百名饥饿不堪的下级将校和士兵全被杀了，唯独将他留下，用马车押回沈阳。他在被俘之后，立志绝食尽节。到三官庙门前，他已经十分无力，被押解他的清兵扶着走进大门，然后走进三官庙正殿西边两间坐北朝南的空屋，那就是给他准备的囚室。现在他随着两位辅政亲王走进一看，才知道完全变样了：墙壁变得雪白，新砖铺地，下有地炕，温暖如春，上边扎了顶棚，再不会从梁上落下灰尘。窗棂漆成朱红，窗棂外糊着新纱。窗前摆着一张红漆描金矮长桌，上边放着考究的文房四宝，长桌后是一张铺有黄缎绣龙厚椅垫的椅子。砖地上铺着红毡。靠山墙有一个空书架。多尔衮频频点头，向洪承畴含笑问道：

“洪学士，你可还记得这个地方？”

洪承畴脸上一红，赶快笑着回答：“两年前此处是罪臣的囚室，而今是幼年皇上读书之地。仍然是一个地方，情景却大不相同了。惭愧，惭愧！”

多尔衮安慰他说：“松山之败，为明朝灭亡关键，但是责不在你。先皇帝心中十分清楚，所以在松山堡城破之前，严令将士们对你不准伤害，保护你平安来到盛京，劝你降顺我朝，建立大功。崇祯事后也知道明军十三万在松山溃败，责不在你，所以没有杀你住在北京的老母和妻妾家人。比之他杀袁崇焕，杀其他许多重臣，对你宽厚多了。我知道，崇祯待你颇为有恩，非同一般。”

洪承畴听多尔衮提到崇祯对他的“君恩”深厚，猛然控制不住，滚出眼泪，但立刻遮掩说：

“因北京局势危急，臣又想起老母来了。”

聪明过人的多尔衮淡然一笑，随即向洪承畴问道：

“你看，幼主在此读书写字，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洪承畴恭敬地说：“似乎应该在墙角摆一个宫廷用的茶几，上边摆一香炉。”

多尔衮点点头，向跟在后边的一位官员望了一眼。在退出的时候，他向济尔哈朗说道：“这是我大清幼主读书的地方，一切布置，不能稍有马虎。你看如何？”

“我看很好。”郑亲王转向跟在后边的两个官员问道：“为御前蒙师们安排的休息地方，为随驾前来的宫女们安排的休息地方，供应茶水和点心的小膳房，都准备好了么？”

一位官员回答：“请王爷放心，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出了三官庙以后，两位辅政亲王上马回府。其他官员也都走了。

多尔衮走了一箭之地，勒转马头，招手让洪承畴和范文程前去。当洪、范二人到他面前时，他用温和的眼神望着洪承畴说道：

“刚才正说话间，你忽然心中难过，几乎流出眼泪。不管你是为老母和妻妾一家人身居危城，还是不忘故主崇祯皇帝对你的旧恩，这都是人之常情。何况你自幼读孔孟之书，进士出身，当然有忠孝之心。你是崇德七年二月来到盛京的。这年十一月我大清兵由密云境内分道进入长城，纵横数千里，破府州县数十座，直到去年四月间才退出长城。这次清军数路伐明，关系重大，可是先皇帝因知道你对明朝有故国之情，从不向你问计。有一个文件，可以证明崇祯对你很有恩情。可是先皇帝得到密探从北京送来的这一抄录的密件之后，一则不愿扰乱你的心情，二则不愿使盛京的大臣们传些闲话，所以只有我看了，范学士看了，存入密档，不许泄露。”

洪承畴心中大惊，不知将来会有什么大祸，恳求说：“王爷，臣已与明朝斩断君臣之谊，誓为大清效犬马之劳。如此重要文件，可否让臣一阅？”

多尔衮含笑说：“快了。到时候我会叫人拿出来给你看的。”

多尔衮将手一招，立马在十丈外的随从们都回到他的身边，一阵风地去了。

洪承畴尽管在官场中混了多年，颇为聪明，但今天听了辅政睿亲王的话，却依然摸不着头脑。他向范文程问道；

“范大人，到底是什么文件？”

“和硕睿亲王既然说不到时候，我怎么敢说出来呢？还是等一等吧！”

洪承畴同范文程拱手相别，各回自己公馆。范文程猜到睿亲王的用心，

一定是等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才让洪承畴看两年前一个细作抄回的这份文件，更觉得睿亲王真是聪明过人，不禁在心中绽开了一股微笑。

洪承畴回到公馆，被男女奴仆接着，送进干净雅致的书房。仆人们知道他的最大特点是喜好男色，有空时不免要搂一搂如玉的腰身，捏一捏如玉的脸蛋，所以等老爷坐定以后，都赶快退出了。如玉倒了一杯热茶，捧到他面前，放在桌上，故意娇气地斜靠桌边，微微含笑，似乎有所等待。洪承畴轻轻挥手，让他退出。玉儿一惊，又看了老爷一眼，娇娆地腰身一扭，不敢说一句话。退出书房，他走到窗外，有意暂不远去，停住脚听听动静，果然听见老爷沉重地叹一口气，心情烦闷地说：

“这真是丈二和尚，令人摸不着头脑！”

多尔衮回到睿王府大门前下马之后，匆匆向里走去，恰好他的福晋带着几个妇女送肃王的福晋走出二门，正下台阶。肃王福晋看见睿亲王，赶快避在路边，恭敬而含笑地行屈膝礼，说道：

“向九叔王爷请安！”

“啊？你来了？”多尔衮略显惊诧，望着肃王福晋又问，“留下用午膳嘛，怎么要走了？”

“谢谢九叔王爷。我来了一大阵，该回去了。我来的时候，肃王嘱咐我代他向九叔请安。”

“他在肃王府中做些什么事呀？”

“不敢承辅政叔王垂问。自从他几个月前受了九叔王爷和郑亲王的责备，每日在家中闭门思过，特别小心谨慎，不敢多与外边来往，闷的时候也只在王府后院中练习骑射。他只等辅政叔王率兵南伐，他好随时跟着前去，立功赎罪。”

多尔衮目不转睛地在肃王福晋的脸上看了片刻，一边猜想她的来意，一边贪婪地欣赏她的美貌和装束。她只有二十四五岁年纪，肤色白皙，明眸大眼，戴着一顶貂皮围边、顶上绣花、缀有一双绣花的下有银铃的长飘带的“坤秋”。多尔衮看着，心头不觉跳了几下，笑着说道：

“如今盛京臣民都知道流贼李自成率领数十万人马正向北京进犯，已经到了山西境内。有不少大臣建议我率领大清兵赶在流贼前边，先去攻破北京，灭了明朝，再迎头杀败流贼。至于我大清兵何时从盛京出动，尚未决定。我同郑亲王一旦商定启程日期，自然要让肃亲王随我出征，建功立业。肃亲王自幼随先皇帝带兵打仗，屡立战功。一旦兴兵南下，我是要倚靠他的。你怎么不在我的府中用膳？”

“谢谢叔王。我已经坐了很久，敝府中还有不少杂事，该回去了。”

肃王福晋又行了一个屈膝礼，随即别了睿亲王和睿王福晋，在仆婢们服侍下离去。

多尔衮从前也见过几次豪格的福晋，但今天却对她的美貌感到动心，他走进寝宫，在温暖的铺着貂皮褥子的炕上坐下去，命一个面目清秀的、十六七岁的婢女跪在炕上替他捶腿。另一个女仆端来了一碗燕窝汤，放在炕桌上。他向自己的福晋问道：

“肃王福晋来有什么事？”

“她说新近得到了几颗大的东珠，特意送来献给辅政叔王镶在帽子上用。我不肯要，说我们府中也不缺少这种东西，要她拿回去给肃亲王用。她执意不肯，我只好留下了。”睿王福晋随即取来一个锦盒，打开盒盖，送到睿亲王眼前，又说道：“你看，这一串东珠中有四颗果然不小！”

多尔衮随便向锦盒中瞄了一眼，问道：“她都谈了些什么话？”

“她除谈到肃亲王每日闭门思过，闷时练习骑射的话以外，并没谈别的事儿。”

“她是不是来探听国家大事的？”

福晋一惊，回答说：“噢！她果然是来打听国家大事的！她对我说，朝野间都在谈论我大清要出兵伐明，攻破北京，先灭了明朝，再消灭流贼。她问我，是不是辅政叔王亲自率兵南下？是不是最近就要出兵？”

“你怎么回答？”

“我对她说，我们睿王府有一个规矩，凡是国家机密大事，王爷自来不在后宫谈论，也不许宫眷打听。你问的这些事儿我一概不知。”

“你回答得好，好！”

多尔衮赶快命宫婢停止捶腿，忽地坐起，将剩下的半杯已经凉了的燕窝汤一口喝尽，匆匆地离开后宫。

他回到正殿的西暖阁，在火盆旁边的圈椅中坐下，想着豪格如此急于打听他率兵南下的消息，怕是要趁他离开盛京期间有什么阴谋诡计，然而又不像，因为他不会将豪格留在盛京。到底豪格命他的福晋来睿王府送东珠是不是为了探听消息？……很难说，也许不是。忽然，肃亲王福晋的影子出现在他眼前。那发光的秀美的一双眼睛！那弯弯的细长蛾眉！那红润的小口！那说话时露出的整齐而洁白的牙齿！他有点动心，正如他想到福临的母亲时一样动心。不过对庄妃（如今的皇太后）他只是怀着极其秘密的一点情欲，而想着肃亲王福晋，他却忍不住在心中说道：

“豪格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婆！”

在他眼前，两个美貌妇女忽而轮流出现，忽而重叠。他将两人的美貌加以比较，再比较……啊，在心上比较了片刻之后，他更爱皇太后小博尔济吉特氏！这位从前的永福宫庄妃，不仅貌美，而且是过人的聪慧，美貌中有雍容华贵的气派，为所有满洲的贵妇人所不及。她十四岁嫁给皇太极。皇太极见她异常聪明，鼓励她识字读书。她认识满文和汉文，读了不少汉字的书。可惜，她是皇太后，好比是高悬在天上的一轮明月，不可能揽在怀中！

午膳以后，多尔衮在暖炕上休息一阵，坐起来批阅了一阵文件，便由宫女们服侍他换好衣帽，带着护卫们骑马往永福宫去。

圣母皇太后尚在为丈夫服孝期间。她知道多尔衮将在未末申初时候进宫，便早早地由宫女们侍候，重新梳洗打扮，朴素的衣服用上等香料熏过，头上除几颗东珠外，只插着朝鲜进贡的绢制白玫瑰花。尽管她在服孝期间屏除脂粉，但白里透红的细嫩皮肤依然呈现着出众的青春之美，而一双大眼睛并没有一般年轻寡妇常有的哀伤神情，倒是在高贵、端庄的眼神中闪耀着聪慧的灵光。

等多尔衮行了简单的朝见礼以后，小博尔济吉特氏命他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首先问道：

“辅政亲王，有什么重要国事？”

多尔衮权倾朝野，此时对着寡嫂，心情莫名其妙地竟有点慌乱。他望了小博尔济吉特氏一眼，赶快回避开使他动心的目光，说道：

“臣有要事奏明太后，请左右暂时回避。”

小博尔济吉特氏流露出一丝不安的眼神，向左右轻轻一挥手。站在她身边服侍的四个宫女不敢迟误，立刻体态轻盈地从屋中退出。

她原来知道多尔衮进宫只是为着谈福临上学的事，没想到多尔衮要她屏退左右，以为必有重要军国大事，不由得暗暗吃惊，心中问道：“难道就要出兵了么？”等身边没有别人，皇太后顿觉心中不安。她同多尔衮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叔嫂关系，而最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她同多尔衮年岁一样，只差数月。二人近在咫尺，相对而坐，更使她的心中很不自在。她听说朝臣中有许多人都害怕多尔衮的炯炯目光，她也害怕。她不是害怕他的权势，而是害怕同多尔衮四目相对。每当多尔衮看她时，她都禁不住赶快回避了他的目光，脸颊微红，心头突突直跳。现在不等多尔衮说话，她首先打破这难耐的沉默，用银铃一般的声音问道：

“九王爷，要出兵伐明么？听说朝廷上多主张我大清兵先破北京，再一战杀败流贼。可是这样决定了？”

多尔衮在片刻间没有说话。他原来打算先奏明福临上学的事，然后再提眼前的军国大计，没有想到，年轻的皇太后竟然先问他南下伐明的大事。看见她面含微笑，等待回答，他便欠身答道：

“皇太后身居深宫，抚育幼主，会想到我国应该趁目前这个时机，派兵南下，进入中原，足见太后不忘先皇上的遗志，肯为重大国事操心……”

“先皇上……唉，我总在想，多年来他除了有时流点鼻血，也没甚病症，怎么那天睡到夜间，好端端地就归天了，不能看到入主中原的大功告成。”

说到这里，皇太后回想到去年八月间争夺皇位的事，又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声。她知道太祖爷的大妃纳喇氏，十二岁就侍奉努尔哈赤，到十七八岁时，长得品貌出众，又极聪明能干，深得太祖欢心，生下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个儿子。太祖死后，皇太极说太祖临死前留下遗言，要大妃殉葬。纳喇氏舍不得三个儿子，哭着不肯从命，拖延一天多，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自尽。在去年皇太极刚死的两三天内，她只怕豪格继承皇位，也会诡称奉父皇密谕，要她殉葬。所以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她不但为多尔衮祈祷，也利用平日同自己的姑母，即中宫皇后的亲密感情以及相同的利害，利用平时在皇太极身边为两黄旗将领们说好话结下的恩信，使多尔衮在斗争中得了大益。直到小福临在大政殿登上皇位，受了文武百官朝拜，她才解脱了殉葬的恐惧。

然而她当时的害怕心情，不曾对任何人流露丝毫，更不愿多尔衮知道。事后，当身边的一位心腹宫女提到那一段艰难日子的时候，她十分坦然地含笑说：

“去年皇上虽然只有五岁，我倒并不担心。他能做大清国皇帝，原是出自天意，就是大家常说的真命天子。你忘了么？我生他时，忽然满屋红光；你曾看见，一条龙盘绕在我身上。你怎么忘了？”

“是，是。奴婢没有忘记。”聪明的心腹宫女，不仅不敢否认曾有此事，而且有意将这编造的故事在宫中传扬开了。

她还在回想过去的事情，多尔衮又说道：

“太后，自从正月间流贼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境内，我朝大臣就纷纷议论，建议赶快出兵南下。当时臣也拿不定主意，不敢贸然决定。目前我朝大臣中最有深谋远虑的莫过于范文程与洪承畴二人，最熟悉流贼情况的莫过于洪承畴……”

皇太后想起来她在两年前往三官庙送人参汤的旧事，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

“洪承畴有何建议？”

“臣与洪承畴多次在睿王府秘商大计。臣看出来洪承畴胸有韬略，非一般文臣可比，勿怪先皇帝对他那么重视！先皇帝曾说我国要进入中原需要像洪承畴这样一个引路人。臣近来才相信先皇帝说得很是，很是。”

圣母皇太后在心中说：“只要他忠心降顺，不枉我佯装宫女，亲去三官庙的囚室一趟！”但这话她没有说出口来，只是用轻轻的声音问道：“洪承畴可赞成我大清兵趁流贼尚在远处，先去攻破北京城么？”

“他一开始就不赞成。”

“噢，我明白他的心思！”

“太后如何明白？”

“洪承畴虽然投降我朝，但是与范文程毕竟不同。他不会干干净净地忘记故国，忘记故君，所以他不肯亲自带引大清兵攻破北京，灭亡明朝。一则他良心不忍，二则他也不愿留下千古骂名。九王爷，你说是这个道理么？”

多尔衮没有马上回答，心中想道：“皇太后真是聪明过人呀！以后既不能将朝中大事一概瞒她，也不能让她干预朝政！”

圣母皇太后见多尔衮没有立刻回答她所关心的问题，也就不急于再往下问，另外找一个题目，含笑说道：

“我虽是妇女，也略知中国故事。目前皇上幼小，不能亲自治理朝政。九王爷今日地位，如同周公辅成王。在我们大清国中，辅政王与摄政王只是称呼不同，说到底，都是代皇上处理军国大事，所以辅政也就是摄政。是这样不是？”

多尔衮近来明白，中国历史上所谓摄政与辅政大不相同。辅政同时有两位或两位以上；摄政只有一位，有天子之权而不居天子名。多尔衮听了皇太后的这几句话，很合自己心意，尤其将他的辅幼主比为“周公辅成王”，最使他满意。在这之前，群臣中时常将辅政和摄政两种称号混叫，而且也没有人提到“周公辅成王”这个典故，不料现在竟从圣母皇太后的口中说出！

如果换一个人，听到皇太后此话，一定会忍不住趁机说出改称摄政王的意见，但多尔衮是心怀智谋的非凡之辈，又惯于深沉不露。他认为称摄政的事在出兵前一定要办妥，而目前还不到时候。他再一次望着年轻皇太后的眼睛，仍然回到先前的问题，含笑说道：

“皇太后说洪承畴虽然投降了我朝，心中对崇祯仍存故君之情，可算是看人看事入木三分。我朝使用洪承畴不是只为眼前一时之计，是为长远之

计，为日后夺取中原之计。”

“可是我八旗精兵不趁此时南下，把北京城白白地让给流贼攻占，岂不失计？”

“许多年来，先皇帝心心念念是占领中原，恢复金朝盛世局面，不是仅仅占领北京。不占领中原数省之地，单有一座北京城也不能巩固国基。臣经过反复思忖，同意了洪承畴的意见，将北京让给流贼，然后再杀败流贼，从流贼手中夺取北京，进而平定中原，重建大金盛世的局面。”

皇太后心中仍不服帖，想了片刻，又慢慢地小声说道：

“我世代都是蒙古科尔沁人，没有去过北京。可是自幼听说，北京是辽、金、元、明四朝建都的地方，单说明朝在北京建都也有两百四五十年。全国的财富都集中在北京，一旦落入贼手，遭到洗劫，岂不可惜？”

多尔衮说道：“皇太后想得很是。但目前在臣眼中，最大的事情是如何夺取江山，不是北京城的金银财富。只要江山到我大清手中，北京成为我大清朝在关内的建都之地，何患各地的财货不输往北京。”

“啊，到底是看事情眼光不同！”

小博尔济吉特氏的心中一亮，想着多尔衮果然不凡。她又一次打量多尔衮的脸上神情，四目相对，不觉心中一动，赶快略微低头，回避了对方炯炯逼人的目光。她平日风闻多尔衮身有暗疾，甚至有人说他不是长寿之人，但是她从外表上看不出他有什么病症，倒是体格魁梧，精力饱满，双目有神，使她不敢正视。

多尔衮因为年轻的皇太后回避了他的眼睛，也只得将眼光移向别处，落到他同太后中间的黄铜火盆上，又移到太后的出风透花紫红浅腰的小皮鞋上。他今日进宫本来是为着面奏福临开春上学读书的事，但是他无意将简单的事情谈完就离开后宫，不知有一种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不能马上辞去。他想从腰间取出来旱烟袋抽一袋烟，但是仅仅动了一下抽烟的念头就打消了。尽管他目前权倾朝野，却不能不在皇太后面前保持君臣礼节，为文武百官作出表率。永福宫中极其静谧，只偶尔从铜火盆中发出木炭的轻微爆裂声。就在这静谧之中，从年轻皇太后的绣花银狐长袍上散发出清雅的香气，使他越发不能取出烟袋，也使他不愿告辞。

他知道皇太后此刻很关心北京城将会落入贼手的事，就又说道：

“臣原先也打算抢在流贼之前去攻破北京，可是随后改变了想法。首先一条，流贼东犯的真正兵力，到今天尚不清楚。李自成自称是亲率五十万精兵来攻北京，尚有大军在后。据洪承畴判断这是虚夸之词。但即使只有二十万来到北京城外，这兵力也不可轻视。近十多年我国几次越过长城，威逼北京，马踏畿辅，深入冀南，横扫山东，如入无人之境。其实，我国每次出兵，人马都不很多。我们的长处是以骑兵为主，官兵自

幼就练习骑射；不管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各旗旗主，一旦奉命出征，必须勇猛向前，不许畏怯后退，军纪很严。回来以后，凡是畏怯的人，一经别人举发，都是从严处治。明朝不是这样，上下暮气沉沉，军纪败坏，士兵从来不练，见敌即溃，加上文武不和，各自一心，既不能战，也不能守。如有一二城池，官民同心固守，我军为避免死伤，也就舍而不攻。这是我大清十几年来的用兵经验。因为今日东犯流贼，情势非明朝官军可比，所以臣反复思忖，也不打算抢在流贼之前攻占北京。”

“九王爷想得很是。流贼是我大清兵多年来未曾遇过的强敌，经九王爷一说，我心中明白了。”

多尔衮接着说：“倘若流贼来到北京的有二十万人马，我八旗兵也没有这么多。何况对敌作战，必须看准时机，不可盲目用兵。看准时机，就是要避其锐气，击其惰气。流贼目前锐气正盛，对北京志在必得，所以我以数万八旗兵在北京城下迎击二十万锐气强盛之敌，很是不智。争天下何必先占北京？我国必须作好准备，看好时机，一战杀败强敌，才是上策。”

皇太后在心中点头，轻轻说道：“皇上年幼，九王爷身居周公地位，一切用兵大事全靠你了。”

听到圣母皇太后又提到“周公”的典故，多尔衮心中一动，又接着说道：

“臣不急于率兵南下，还有一层意思，也应该向太后奏明。”

“还有一层什么意思？”

“十几年来，我国每次派兵南下都在秋末冬初，不在春耕时节。我国的八旗制度不仅是兵农合一，而且军、政、农、百工都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兵农。汉人所说的寓兵于农，在汉人早已是一句空话，在我国却不是空话。凡我大清臣民都编入八旗。多数八旗的人，出征打仗时是兵，不出征就务农。所以每次派兵南下伐明，不在春天，不在夏天，都在秋冬之间，场光地净的时候。倘若误了春耕，夏秋再遇旱涝之灾，就会动摇了立国之本。所以我已下谕全国，一面搞好春耕，一面抓紧操练，单等时机来到，立刻出征。”

小博尔济吉特氏听多尔衮面奏了眼下她最关心的军国大事，一则释去了她对战争胜败的担心，二则也增添了她的见识，使她对多尔衮的满腹韬略更加钦佩。接着她又询问了三官庙的修缮情况、开学的仪注、以后每日上学和下学的时间、沿途护驾安排等等。多尔衮一一奏明。小博尔济吉特氏听后十分满意，不禁笑容满面。这笑容更增添了她的青春美丽，使多尔衮简直不能自持。

多尔衮辞出以后，圣母皇太后立刻前往清宁宫去，将多尔衮面奏的军国大计和小皇上读书的安排都向正宫皇太后谈了。她十分明白，她的姑

母，即正宫皇太后，在两黄旗将士们的眼中地位很高，她要巩固小福临的皇位，不能不依靠正宫皇太后的力量。另外，她毕竟是一位年轻寡妇，同多尔衮的来往应该随时让清宁宫皇太后清楚才好。

在一群宫女的围绕中，圣母皇太后体态轻盈地向清宁宫走去时，忽然想起来多尔衮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神情，在心中想道：

“他忘了我今日是皇太后的身份！”

福临的发蒙读书在盛京成了一件颇受臣民关注的重大新闻。开学的日期是礼部衙门有学问的大臣择定的，连同仪注及警卫办法，都得呈请辅政睿亲王批准，还得报到宫中，使两位太后知道。因为小博尔济吉特氏不仅认识蒙古字和国字（即满文），还认识许多汉字，所以在宫中教育福临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她的身上。

在开始上学的前两天，圣母皇太后就几次将小皇上抱在膝上，反复地告诉他启蒙读书的重要道理以及有关的礼节和规矩。

“儿呀，你明天就要启蒙读书了。庶民百姓之家，聘请老师，让孩子启蒙读书，也是一件大事。何况你是大清国的皇上，等破了北京之后你就是大清进关后的开国皇帝，是天下万民之主。中国可不比辽东这个地方，儿呀，中国才是天下，地方广大，人口众多，又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你不读书怎能做中国的一代贤君！”

圣母皇太后在嘱咐这几句话的时候，想着不能对不懂事的六岁儿子吐出心中的千言万语，禁不住落下泪来。她一方面感激多尔衮对她儿子的拥戴之功，另一方面也明白他是一个不好驾驭的权臣，在福临长大亲政之前，可能会有许多可怕的事情出现在她面前。她心中常怀着深深的忧虑，既不能对不懂事的福临吐露，也不能使任何人知道，甚至也不能向她的姑母清宁宫皇太后透露半句。

到了上学这一天，福临由乳母和宫女们打扮整齐，在凤凰门内坐上绣有几条龙的黄缎暖轿，被抬往相距不远的三官庙去。轿子前后有侍卫保护。乳母和几个宫女跟随在后。因为今天是开学之日，福临在三官庙的大门内下了轿子之后，有礼部和鸿胪寺的几位满汉官员在院中跪接。然后他被单独带进北房正间，乳母和宫女们到另外一个房间休息。福临在一张较矮的案子后南向而坐，小椅上铺有绣龙黄缎垫子，背有黄缎椅搭。院子里简单奏乐。鸿胪寺官员和礼部官员进来，在皇上面前叩头，然后两位礼部官员在左右侍立，鸿胪寺官员出去将候立在学堂门外的四位御前蒙师带引进来。师傅们在乐声中向皇上行了一叩头礼。乐声停止。一位汉人礼部官员朗读诵词：

我大清国应运龙兴，开疆拓土，统一辽东，抚绥蒙古诸部，臣服朝鲜半岛，国基永固，物阜民康。诞育我皇，天资过人。值此天暖日长、春和景明，钦遵两宫太后懿旨，为皇上择师授读，使皇上进德修业，成为尧舜之主，上达天心，下符臣民之望。

福临虽然在宫中已经学会简单的汉语，对于这几句开学颂词却连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他记着母后的嘱咐：只是端坐不动，不要说话。

礼部官员朗读颂词以后，退到一旁肃立。鸿胪寺官员引导四位满、汉御前蒙师，在福临的面前叩头。礼部官员在旁一一介绍，使福临知道这都是他的师傅，从今天起将有两位师傅教他读汉字的书，一位教他读写“国字”（满文），还有一位专教他用毛笔学写汉字。尽管这四位老师中有两位都有花白头发和胡须，但福临惊奇地望着他们在毕恭毕敬地叩头行礼，他却稳坐不动。他牢记着母后的叮嘱：他是大清皇帝，是满、蒙、汉和朝鲜的臣民之主，不能对任何人还礼。

师傅们行礼之后，礼部官员、鸿胪寺官员、皇帝的师傅们，肃静退出。

进来两个宫女，侍候小皇帝从正间受朝拜的座位上下来，走到内间，也就是福临日后天天读书写字的地方。靠南窗有一张红漆描金小长桌，上铺猩红细毡，毡上摆放着文房四宝。一个宫女将小皇帝抱起来放在铺有黄缎绣龙厚垫的椅子上，又放了一个脚踏，使他的两脚不会悬空。等小皇帝坐稳以后，一个宫女打开了一个长方砚台，开始研墨。另一个宫女将一个燃了木炭、擦得明亮耀眼的黄铜小手炉放在书案的右端，然后将墙角茶几上的铜香炉点着，转眼间细烟缭绕，满屋清香。

专教写汉字的师傅恭恭敬敬地进来，向皇上深深一躬，站在书案一端，取出准备好的一张寸字正楷仿纸，上边写道：

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圣天子，一土宇。

这几句话大概起于唐代，经过宋、元、明三朝。乡间蒙师教儿童写字，习惯写这几句话，取其笔画简单，容易书写。真正意义，没人能完全说清。按照大体谐韵，读成三字一句。“七十士”之后，本有“尔小生，八九子”等句，因为是教皇上写字，所以都删去了，改成“圣天子，一土宇”二

句。虽然是泛泛的颂圣之词，但是也反映出当时清国朝廷志欲吞灭整个中国的梦想。尤其这最后二句，曾获得睿亲王的微笑点头。

教写字的师傅跪在长桌右首的矮几上，将仿纸摊在小皇上面前的红毡上，按照三字一句，念了一遍，只对最后二句解释一下。又将一张大小同样的略带米黄色的素纸蒙在上边，又拿起一件雕有双龙吐珠的碧玉镇尺压在纸的上端，然后教皇上如何执笔，如何膏笔。下一步是告诉皇上每个字的“笔顺”，他自己一边讲一边写个样儿。这一道程序讲完以后，他将那半透明的米黄色素纸换了一张，请皇上试写。

福临第一次执笔写字，感到新鲜有趣，又感到胆怯。虽是描仿，那柔软的笔毛却很不听话。师傅有时不得不站立起来，走到他背后，拿着他的小手，帮他写一笔两笔。福临将一篇仿纸写了一半，赶快停下来在黄铜手炉上暖一阵手，然后接着描仿。写完以后，老师用宫女准备好的朱笔判仿。凡是笔画比较顺当的地方都画圆圈，有的地方画了双圈。然后将判过的仿纸恭敬地放进黄缎的护书匣中，由宫女捧放在靠墙壁的红漆架上。到一定时候，这些用朱笔判过的仿纸，不但要送给辅政睿亲王看，也要呈给圣母皇太后亲阅。

专教写字的师傅退出以后，乳母带着两个宫女进来，将福临抱下椅子，让他同宫女们玩耍片刻，吃了一点儿点心，喝了两三口热茶。教识汉字的老师进来了。福临又被抱起来坐到椅子上。一个宫女遵照事前嘱咐，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木版印刷的大字本《三字经》放在皇上面前。另一个宫女将书本展开。老师向皇上行了一个简单的屈膝礼，在书案右端的矮几上跪下来，花白长须有一部分垂到猩红毡上。他望着玉雕笔筒，向侍立的宫女使个眼色。宫女取出来一把象牙尺子，放到他的面前。他拿着象牙尺子，开始从“人之初”读起，读了四句便停住了。他恭敬地告诉皇上，这是汉人儿童启蒙必读的一本书，书名《三字经》。简单介绍以后，他就用象牙尺子，一个字一个字指着教皇帝认字、诵读。使他大为惊奇的是：他只教了一遍，小皇帝竟然全能记住，可以用稚嫩的奶音背诵出来。他风闻圣母皇太后十分聪慧，粗通汉文，猜想到必是太后教皇上读过《三字经》。但是宫中事他不敢打听，只称颂皇帝是天生开国治世之主，聪明过人。本来预定每天只教四句，现在索性又教四句，共教了八句，而且每个字都认识清楚。

读过《三字经》以后，开学第一天上午的功课就算完了。小皇上休息片刻，乘小轿返回宫中。他先到清宁宫，向年长的清宁宫皇太后报告他放学回来了；随即奔进永福宫，扑进母亲的怀里，告诉母亲他今天如何写字，如何读书。又说老师们都是老头儿，如何向他叩头，他坐着不动。礼部和鸿胪寺的官儿们也向他叩头。他母亲搂住他，十分激动。想到他读了书，将来亲政，成为中国之主，不辜负她年轻守寡、教育幼主的万般苦心，不觉滚出眼泪。她吻了吻儿子的脸颊，用淡淡的口吻说：

“我的儿呀，他们都在你面前叩头是应该的，你是天生的满、蒙、汉各族的臣民之主！”

这天中午，在三官庙中，以两宫太后的名义，向为皇上启蒙的四位满汉师傅赐宴，礼部和鸿胪寺各有一位官员作陪。虽然只有简单的几样荤素菜肴，一瓶薄酒，但这是皇恩，也就是官员们的无限荣耀，所以开宴之前，蒙师们都在乐声中向北行了三叩头礼。酒宴开始不久，又一次乐声大作。满汉官员们赶快肃立。一位鸿胪寺官员朗朗宣布：

“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赏赐御前蒙师银两。跪下，叩头，山呼谢恩！”

四位蒙师立刻向北跪下。一位礼部官员进来，双手捧着一个朱漆盘子，上边放着四个黄布小包，喊道：“四位御前蒙师接赏！”一位鸿胪寺官将四个黄布小包分给四位御前蒙师，随后高声赞礼：

“叩头！再叩头！三叩头！……谢恩！”

四位御前蒙师感激涕零，颤声齐呼：“谢恩！”

其实，每个黄布小包中只有十两银子。当时大清国制度草创，一切学习明朝。对文臣正经恩赏，数目照例很少，其意义不在金银实惠，而在荣耀。

从此以后，福临每日上下午都到三官庙上学，从不间断。上午写仿，读汉文书；下午学写满洲的拼音字，读汉文书。福临本来就相当聪明，加上他母亲在宫中用心教育，入学前他已经认识了三四百字，所以入学后的进步特别迅速。这种情况，首先使朝野各派人物增加了对幼主的向心力，把他看成了大清国的希望所在，同时也增加了圣母皇太后的政治分量。福临虽然尚在幼年，但是在传统的思想和感情上他不仅是大清皇帝，也是两黄旗的旗主。从三官庙中传出了幼主读书聪慧的消息，使两黄旗上下人等大为欣慰。

甲申年的初春，盛京城中，大清国的朝廷之上，就这样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宁静气氛。可是到了三月下旬，由北京传来的一连串紧急探报，突然间将盛京的宁静气氛打破，中国关内外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围城时刻

第六章

大顺军由太原挥师北上后，于二月十六日抵达忻州，接着又抵达代州及所辖五台等县，到处守官开门迎降；这样就于二十日出了雁门关，直向大同挺进。由于驻守宁武关的总兵周遇吉拒绝投降，刘宗敏又分出一支人马出阳方口，绕到宁武北边攻城。经过两天激战，于二十一日攻克宁武关，擒杀周遇吉，从此一路再未遇到抵抗。三月初一兵抵大同。总兵

姜瓖早在十多天前已复书白广恩表达降意，此时遂献城迎降。

李自成在大同停留期间接到了榆林守将王良智的一封文书，禀报说，东虏的一名特使原想寻访“大顺国王”，但他穿过山西北部时与大顺军错过，结果来到榆林，向王良智递交了一封以清国小皇帝名义写的信，表示希望与大顺朝并取中原，同享富贵。王良智因其要求纯属异想天开，已将该信退还特使，不予理睬。接读文书后，李自成与几位重要文武议论此事，刘宗敏说：“我们马上就要拿下北京，平定江南后，还要收复辽东。鞑子想来‘同享富贵’？做梦去罢！”牛金星等也都认为东虏此举荒唐可笑而不予重视。唯独李岩想起与不空和尚的交谈，心中感到沉重，但也不敢表露。

休息数日后继续行进，初八兵抵阳和。守将姜瑄是姜瓖之弟，也献城投降。十二日抵宣府，守城太监杜勋不但出城三十里迎降，还在城内焚香结彩欢迎义军。十五日兵抵居庸关，分守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也出来迎降。

因为不费一矢而进入居庸关，大顺朝文武群臣和三军将士都兴高采烈，认为北京在二三日内必定不攻自破，千秋大业将从此奠定。刘宗敏只留下两千人驻守居庸关。七八万大军继续潮水般向北京涌去。李自成与中央各衙门不必同大军一起赶路，暂到昌平城中休息。因有要事相商，刘宗敏也被皇上留下。

会议开始时，李自成问宋献策何时可以破城。一时，同僚们都将目光转到军师脸上。宋献策早在心中认真分析了攻守形势，断定大军只须二日，即可轻易破城；但他故作神秘，略微伸出左手，手掌朝上，用拇指掐着食指、中指的关节，口中喃喃说道：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啊啊，依臣看来，倘若十八日有微雨，十九日黎明破城。倘若十八日无雨，尚须等二三日破城。”

李自成面露喜色，说道：“看来这天气不会马上转晴，按照十九日破城部署诸事好啦。我朝定都长安，北京只是行在，事定后将改称幽州府。孤在北京行在，将居住何宫为宜？”

牛金星早已知道宋献策的意思，李岩也知道，但他们都笑而不言。李自成平素对金星十分尊重，此时见他不言，不知何故，偏要望着他问道：

“牛先生先说，孤在紫禁城中应居住何宫？”

牛金星近来竭力养成雍容沉着的宰相气度，不与同僚争功，并将一切重大决策都归自皇上乾断，所以他恭敬地欠身回答：

“今晚奉召前来议事大臣之中，多有在崇祯朝出入宫廷，对禁城所知较多者，请他们为陛下各陈所见，再请宋军师按五行之理，以抒良谋，然后请陛下斟酌可否，断自宸衷，必将万无一失。”

李自成点点头，对新降的文臣们说道：“丞相说得很是，你们可以各抒己见，不必顾忌。”

那班降臣，遇此进言机会，又是个可以锦上添花的好题目，谁肯落后？礼政府尚书巩焴先站起来说道：

“陛下应运龙兴，吊民伐罪，天与人归，成此鸿业，德比尧舜，功迈汤武。攻克北京，诚如军师所料，只是指顾间事。臣以为，陛下进城之后，当入居乾清宫，名正言顺，不必更择别处。”

李自成问道：“孤常听说乾清宫之名，究竟在紫禁城什么地方？”

巩焴回答：“紫禁城中，宫殿甚多，外臣很难详知。臣自释褐[1]以后，十年间数同其他朝臣蒙崇祯召对。其召对之处，或为平台，或为文华殿，或为乾清宫，故臣幸有机会去乾清宫两次。紫禁城中宫殿建置，分为前朝后宫。所谓前朝，是指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而言，统称为三大殿。后宫乾清、坤宁二宫之间，有殿，名曰交泰殿，取乾坤交泰之义。陛下进入紫禁城之后，当然应居住乾清宫中，处理国事。明朝自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至今二百二十余年，只有正德与嘉靖二帝，不理朝政，不喜欢居住乾清宫，不足为训。陛下应运龙兴，不住在乾清宫何以表大顺得天下之正？”

李自成觉得巩焴的这番话颇有道理，但看宋献策、牛金星和李岩都没有赞成表示，便心中产生怀疑，遂向别的文臣问道：

“你们各位有何主张？”

文谕院学士顾君恩说道：“刚才巩尚书建议陛下入居乾清宫，颇合正理。然而臣别有担心，不妨另考虑一处宫殿。”

李自成问：“你担心什么？”

顾君恩说：“以臣看来，崇祯性情刚烈，人所尽知。城破之时，他必将自尽于乾清宫中，或自缢，或服毒，或自焚，甚至他会将后妃们都召到乾清宫中，一起死于火中，轰轰烈烈殉国。所以臣请陛下考虑另一座宫殿为驻跸之处，方免临时忙乱。”

李自成不觉动容，轻轻点头，向群臣问道：

“还有什么宫殿可以驻跸？”

兵政府尚书喻上猷说：“臣在明朝，曾备位言官，除参与早朝之外，又数蒙召对，或在平台，或在文华殿，故对文华殿略知一二。文华殿为紫禁城内一处重要宫殿，在左顺门之东，东华门内不远。文华殿……”

李自成点头：“这文华殿很有名气，孤也常听人说起。你说下去，说下

去。”

喻上猷接着说：“文华殿建于永乐年间，原来不常临御。嘉靖践祚，将文华殿重新修建，换成黄瓦，此后为春秋经筵所在地，也往往在此处召见大臣。殿之正中设有臣工朝见的宝座，宫中习称金台。一般召见是在东西暖阁。殿中横悬一匾，上写‘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十二个字，为神宗御笔。这文华殿加上文华门及其他房屋，成为一个完整的宫院，十分严密。而且文华殿与内阁很近。我大顺朝虽然恢复唐宋以来的宰相制，不用辅臣组成内阁，但是丞相府人员众多，不能都在紫禁城内。午门内向东的内阁仍将为牛丞相在紫禁城内的值房，便于皇上随时召见，商议军国大事。倘若陛下以文华殿为宫中临时驻跸之处，则内阁可以说近在咫尺。故微臣无知，冒昧建议，请陛下进紫禁城后驻跸文华殿，不必考虑其他。”

李自成含笑点头，在心中称赞喻上猷说得有道理，但没有马上说话，等候别的文臣各抒所见。

文臣们看见皇上神色愉快，便继续围绕着这个题目发言，但大家并没有新的建议，一般意见是如崇祯不焚毁乾清宫，也不在乾清宫中自尽，李自成就理所当然入居乾清宫，否则就驻跸文华殿。有人还锦上添花，说倘若皇上进东华门，驻跸文华殿，正符合古人所说的“紫气东来”之义，而紫气就是祥瑞之气。

李自成见群臣已经没有更重要的意见，又望着牛、宋和李岩三人问道：

“卿等三人，有何主张？”

牛金星说道：“关于此事，臣与二位军师因忝列陛下近臣，参预密勿[2]，自然要私下商议，不敢疏忽。今晚既然在御前议论此事，就请献策面奏臣等所议，谨供皇上乾断。”

李自成在心中说：啊，原来你们已经讨论过！他望着宋军师问道：“献策精通阴阳五行，必有高见，你快说吧。”

好像为着表示郑重，宋献策恭敬地站起身来。

“陛下，微臣认为明日圣驾就要到北京城下，临时驻跸何处，必须今晚决定，以便作妥当准备。”

李自成说：“是呀，这事要赶快商定！”

“陛下，”宋献策说，“窃以为圣驾到北京城下之后，临时驻跸何处；破城之后，圣驾由何处进城，何时启驾；进入紫禁城后，居住何宫……凡此大事，皆关国运。小民搬家、动土、上梁，样样事尚且不能马虎从事，何况圣驾初到北京，一切行止，岂能悖于五行望气之理。微臣虽有管见，但仍须诸臣讨论，断自圣衷。”

李自成含笑说："你是正军师，在这些事情上你多拿主张也是应该的。"

宋献策接着说："圣驾以驻跸城西钓鱼台与玉渊潭一带为宜。"

喻上猷问道："军师深明《易》理，为上猷深深敬佩。但不知为何选择钓鱼台与玉渊潭一带为皇上驻跸之地，请说明其中奥妙，以开茅塞。"

宋献策说："往年献策未遇真主，混迹江湖，卖卜京师。偶于春秋佳日，云淡风轻，偕一书僮，策蹇[3]出游，或近至钓鱼台一带，远至玉泉山与西山，如卧佛寺、碧云寺、香山红叶，均曾饱览胜境。以献策看来，八百里太行山至北京西山结穴，故西山郁郁苍苍，王气很盛，特明朝国运已尽，不能守此天赐王气耳。我皇上奉天承运，龙兴西土，故《谶记》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如今定鼎长安，不仅是因为陕西乃皇上桑梓之地，山河险固，亦应了'兑上坐'之谶。钓鱼台与玉渊潭地理相连，恰在京师的兑方，圣驾驻跸此处，亦是'兑上坐'之意，而郁郁苍苍之西山王气遂归我大顺所有。"

在御前议事的从龙之臣，一个个在恭敬谨慎中面露微笑，纷纷点头。

宋献策接着说道："况且，钓鱼台和玉渊潭一带，不仅有泉水从地下涌出，故名玉渊，还有玉泉山和来自别处的水也汇流于此，碧波荡漾，草木丰茂，为近城处所少有。我朝以水德应运，圣驾驻跸此地，最为合宜。"

李自成满面春风，遍顾群臣，共享快乐。不料就在他十分高兴时刻，无意中看出来，唯有李岩，虽然也面带微笑，但笑中又带着勉强，分明是另有心思。李自成想起来四个月前，在西安商议向北京进兵的决策时，李岩的谏阻最为坚决，曾经很使他心中不快，也使他在西安建国时不肯重用李岩，只任命他在新建立的军师府担任宋献策的副职。此刻他脑海中闪电般地又想起来这件不愉快的往事，在心中说道：

"奇怪！我大顺军一路胜利，已经到了北京城外，满朝文武欢腾，为什么唯独你李岩一个人另有心思，不高兴我早日登极！"

李自成的性格深沉，丝毫没有将心中的不高兴流露出来，随即向李岩含笑问道："林泉，你有何意见？"

李岩虽然也略懂阴阳五行之理，但并不深信，也不愿谈术数小道，所以他同宋献策虽是好友，往往在重大问题上见识相同，但所学道路各异，处世态度也不尽同。他正在思考进北京后的几桩大事，而宋献策劝他暂且不要向皇上奏明，所以在一片欢快中他独有不少忧虑。听见皇上询问，他赶快欠身回答：

"宋军师方才所言，臣十分赞同。献策说，驻跸钓鱼台有三利：一是迎来西山王气，二是符合'兑上坐'之谶，三是正合水德之运。所论都甚精辟，敬请陛下采纳。臣从驻军方便着想，亦觉御营驻在此地最好不过。"

李自成问："何以最好？"

李岩说："御营骑兵三千，加上驮运辎重什物，又有五百骡马。中央各衙门合起来有一千二百骡马。臣闻钓鱼台与玉渊潭一带不单地方空旷，而且水草丰茂，将近五千骡马在此驻扎，最为方便。"

李自成高兴地说："好，你补充的这一条也很重要！我们今晚还有许多事情要讨论，驻跸钓鱼台的事不用再议了。"他转向大家，接着说道："刚才得到禀报，崇祯派襄城伯李国桢率领三大营兵数千人在沙河布防，妄图阻我大军前进。两个时辰前，三大营兵望见我义军前队旗帜，不战自溃，多数逃散，也有的举着白旗投降。那个李国桢，一看军心瓦解，不可收拾，赶快带着一群亲兵和奴仆奔回北京了。哈哈，毕竟是常说的纨绔子弟，真是勋臣[4]！勋臣！"

李自成不觉笑了起来，是出自内心的真正喜悦，同时也想着此系"天命攸归"，他进北京就在眼前了。在众新降文臣的颂扬声中，他忽然望着汝侯刘宗敏说道：

"捷轩，你要赶快去指挥大军，今夜一定要包围北京。孤只问你，献策主张驻跸在钓鱼台这个地方，你有何意见？"

刘宗敏说："陛下，我只管统兵打仗，什么阴阳五行，观星望气，我是外行。宋军师的话我相信，没错，就照他说的办吧。皇上，我先走啦。"

刘宗敏匆匆走后，李自成因满意宋献策的这次建议，向他微笑点头，随即想起来另一个问题，赶快问道：

"献策，刚才谈孤进入紫禁城后，居住何宫为宜。你有何主张？"

刚才宋献策故意撇开了圣驾进紫禁城后居住乾清宫或文华殿的问题。其实，不但皇上在宫中应住何处，连进城时应从哪座城门进城，选择什么路线，他都已经根据阴阳术数之理想过多次，成竹在胸，但是他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必在御前会议讨论，不如皇上只询问军师和丞相二三大臣，然后以钦谕行事。此刻皇上问起，他恭敬地站起来说：

"陛下，皇上与群臣鞍马劳顿，今日可以早点安歇。至于皇上如何进城，进紫禁城后居住何官，微臣将于另外时间与丞相研究后详细奏闻。"

李自成觉得也有道理，点了点头。

今天是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七日，也就是李自成驻跸北京阜成门外钓鱼台的日子。

早膳以后，李双喜率领一千御营骑兵向北京进发。中央各衙门大小官员及随从人员接着出发。李自成因为皇帝身份，由牛金星、宋献策和李岩三人扈驾，鸣炮启程，鼓乐仪仗前导。李自成骑在乌龙驹上，前边是一柄黄伞，银鞍金镫闪光。他在马上左手揽着杏黄丝缰，右手用马鞭对牛、宋指点山川，笑容满面。

等隐约望见北京城头时，他回头望一眼在身后扈从的正副军师，看见李岩仍像昨晚一样怀着什么心事，他更加不快，在心中说：

“林泉，孤待你夫妻不薄，为何在此文武欢呼胜利之时你偏不高兴？你在西安时坚主持重，谏阻孤率师北征。幸而孤不听谏阻，锐意踏冰渡河。果不出孤之所料，我大顺应运龙兴，天与人归，取明朝江山如摧枯拉朽，今日顺利到达北京城下。倘若听了你的谏阻，岂不误了孤的大事！”

又走不久，眼前出现一带土丘，中间有一豁口，贯通南北大道，而土丘上下林木茂密，烟云缭绕，气象不凡。李自成正在马上遥望，忽见许多兵将簇拥一员大将策马出了豁口，在几通高大石碑处下马，列队大道两旁。李自成向宋献策问道：

“此是何地？”

“此处俗称土城关 [5] ，为元朝大都的北门，距德胜门数里之遥。陛下请看，是汝侯率领众将领前来恭迎圣驾！”

李自成猛然一喜，不觉“啊”了一声。

刘宗敏的驻地在阜成门外，知道圣驾离土城关只有几里远了，他立刻率领驻扎在西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外的果毅将军以上的将领，列队道旁。因为是在作战时候，免去大礼，武将们只随着刘宗敏在马上躬身抱拳，齐声说道：

“恭迎圣驾！”

李自成向刘宗敏问到包围北京的情况，刘宗敏回答说：

“北京内外城有数十里，内城最为重要。我军已将内外城的东、西、北面包围，不使崇祯逃跑。南城是外城，只将外城的各城门派兵包围，另外派骑兵不断巡逻，使外城与外地断绝消息。攻城的大炮都已经架设齐备，所需登城云梯，统限今夜准备停当。”

李自成满意地点头，说道：“大家辛苦几天，破了北京之后，将士们都为国立了大功，孤不吝从优升赏。”

众将领在马上又一次抱拳躬身，齐声说道：“恭谢陛下鸿恩！”

随即，刘宗敏率领一批武将护卫圣驾前进。驻德胜门和安定门外的将领

们恭送皇上启驾后，分路驰回驻地。

李自成的御营骑兵进土城关以后约走一里多路便向西转，数里后遇大道再向南转，向钓鱼台方向走去。守城的人们望见城外走过的军容整齐的骑兵，中间有一柄黄伞和简单的仪仗，还有一群穿文官衣服的人都骑马追随在黄伞后边，猜到必是李自成来到了北京城外。尽管城头上架设有许多大炮，但是没有人敢对李自成和他的御营骑兵开放一炮。守城的太监和百姓都认为明朝大势已去，害怕激怒了李闯王，城破之后会遭到屠戮。当然，刘宗敏不是一个粗心人，他命张鼐驻扎在阜成门外月坛内，从西直门北边到阜成门南边，面对城墙，用沙包堆成了许多炮台，安放大炮，只要城头上敢放一炮，张鼐就将红旗一挥，马上会有许多大炮接连向城上打去。

正在这时，分明是乌龙驹也明白北京已经到了，兴奋地萧萧长嘶。李自成驻马西望，但见夕阳衔山，西山一带山势重叠，郁郁苍苍，确如宋献策所言，王气很盛。他含笑点头，在心中说道："占了北京，江山就算定了！"随即勒住马缰，停止前进。他回头一望，对身边的传宣官轻声说："请丞相和两位军师！"一个传宣官向后大声传呼：

"丞相和军师们见驾！"

牛金星、宋献策和李岩听到传呼，立即将丝缰一提，赶到圣驾旁边，听候谕旨。李自成面带踌躇满志的微笑，说道：

"一年前，我们此时正在襄阳，那时还没料到如今能够来到北京！"

牛金星说："可见陛下今日夺取明朝天下既是顺天应人，亦是水到渠成。"

李自成问道："献策，你昨夜曾说，如十八日有微雨，十九日黎明可以破城。我看，现在天气似乎要晴，倘若明日无雨，破城还得数日，还需要一次恶战么？"

"以臣看来，只等城内有变，不需流血强攻。"

李自成望望城头，说道："能够不用猛攻，逼迫城中投降最好。"

牛金星在马上躬身说："今日在沙河镇休息时，杜勋曾对臣言，他愿意明日缒入城去，面见崇祯，苦劝崇祯让位，但请陛下对崇祯及其宫眷一人不杀，优礼相待。"

李自成向宋献策问道："此事军师知道么？"

宋献策说："丞相对臣说过，臣当时也问了杜勋，看杜勋确实是出于为新朝立功献忠之心，并无欺骗陛下之意。"

“崇祯会不会将他杀掉？”

“臣也以此为虑，但杜勋说他愿冒杀身之祸，也要进宫去苦劝崇祯让位。”

“启东，此事是否可行？”

“臣以为不妨一试。如杜勋被杀，不过死一个投顺太监耳，于我无损。如杜勋见崇祯劝说成功，则陛下能于成功之后，以禅让得天下，亦是千古美名。”

“好，叫杜勋今夜见我！”

李自成来到钓鱼台。这是金朝皇帝常来游玩钓鱼的地方，金亡后此地荒废。到了元朝中叶，被一姓丁的达官买去重加修缮，增加了许多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假山池塘、水榭船坞，成为有名的丁家花园，又名花园村。明朝两百多年中，此地几次更换主人，丁家花园的旧名依然保存。李自成到了第三进院落，在御座上坐下以后，牛金星等正要叩头行礼，被他用手势拦住。他命大家坐下，随即向吴汝义吩咐道：

“速命人前去，叫杜勋赶快休息用膳，等候孤召见他有话要问！”

“遵旨！”

李自成又望着牛金星等人说：“诸位今日鞍马劳累，风尘满身，现在各回驻地休息，等候孤在一更后传谕你们前来，商议大事。”

牛金星等行礼退出以后，李自成由随驾奴仆替他打去身上尘土，濯洗梳头，然后用膳。晚膳后，他在双喜和一群亲将护卫下，走上行宫西南角的钓鱼台，向开阔的荒池中望了一阵。月亮已在东边冉冉上升，照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这正是北京一带青蛙开始求偶繁殖的季节。不论是池中池边，到处蛙鸣不断，互相应答；不时还有鱼在水面泼刺一跳，同时白光一闪。李自成在心中兴奋地说道：

“‘驻跸’在这个好地方，果然是‘水德’应运，并非偶然！”

将到二更时候，李自成知道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李岩已经来到，他吩咐双喜派人宣召杜勋前来，随即回到行宫大厅（此时称为行宫正殿），在正中御座上坐下。刘宗敏等鱼贯进殿，向他行叩头礼。他命他们在旁边椅子上坐下，问道：

“杜勋说他愿意进城劝崇祯……”

李自成的话未说完，忽然从阜成门附近的城头上传来一连三响大炮声

音。大家不觉诧异，侧耳谛听一阵，却又寂然。宋献策笑道：

“这是三响空炮，只装火药，不装炮弹。”

李自成问道：“城上知道孤的御营在此，放空炮是何意思？”

宋献策正要起身回答，忽然刘宗敏向帘外叫道：“来人！”立刻有一将领掀帘而入，到他面前垂手肃立，等候吩咐。刘宗敏说：

“速去三里河东岸，向我军炮兵传令：要回敬城上三炮，着实地打，叫守城的太监和百姓尝一尝我们的炮兵厉害！”

“遵令！”

李自成重新向军师问道：“献策，城上放空炮是何意思？”

宋献策恭敬地起身回答：“必是守城太监看见有大官奉旨来阜成门一带巡城，故意施放三响空炮，以为敷衍，并非实意守城。”

牛金星也站起来说：“古人说，国家存亡，视乎民心。崇祯到了今日，连他豢养的家奴也变心了。自从我义师过了大同，沿途重镇的守将和监军太监无不望风迎降。方才放空炮三响，实是守城太监已经变心，有了献城之兆。”

李自成笑着说：“原来也想到北伐幽燕，必会马到成功，却没有料到夺取北京竟是如此容易！”

说话之间，架设在三里河东岸的大炮响了。大家谛听，每隔片刻一炮，连续放了三炮，不但声震大地，而且炮弹声在天空隆隆地向远处响去。

宋献策笑着说：“这才是真正放大炮，炮弹越过城头，落入城内很远，足以震慑敌胆。”

李双喜进来，跪下向皇上禀奏：“杜勋已经来到，等候召见。”李自成点点头，轻声吩咐：“传他立刻进殿！”

过了片刻，杜勋小心翼翼地躬身进殿，在李自成面前跪下，叩了三个头，尖声说道：

“奴婢臣杜勋叩见皇上！”

明朝太监在皇帝面前本来都是自称奴婢，但今天杜勋对李自成自称“奴婢臣”，加一个“臣”字，是因事前在心中费了一些斟酌。他依恃自己在宣府重镇以监军身份迎降，又写信劝居庸关镇守太监杜之秩出关迎降，对新朝是立了大功之人，将来理应受新朝重用，所以在“奴婢”后加一“臣”字，如果大顺皇上默然同意，以后就会使自己在皇上面前的地位提高一步。李自成对杜勋的这种细微用心完全不懂，但是在一个要紧问

题上他并不含糊。他没有叫杜勋平身，也没有叫他坐下，更没有亲切地称他一个“卿”字。他问道：

“杜勋，孤刚才听牛丞相说，你愿意进宫去面劝崇祯让位，可是真的？”

“是的，皇爷。如若崇祯愿意让位，一则皇爷有揖让而得天下之美名，二则京师臣民可以免遭战火之苦。”

“你看崇祯愿意让位么？如他情愿让位，孤不唯将保其不死，还将优礼相待，仍然世世富贵。”

“如今崇祯困守空城，孤立无援，不让位则有亡国灭族之祸，让位则虽然亡国，却能使一家性命保全，安享富贵。奴婢臣原是崇祯皇帝的亲信内臣，愿意进宫，面见旧主，痛陈利害，流涕苦劝，使崇祯皇爷知陛下神武宽仁，四海归心。他能听劝说很好，如不听从，也不误陛下攻城。而且奴婢臣进城一趟，还可以对守城太监说知情况，动之以祸福，劝他们开门献城，迎接陛下。”

李自成心里想道：“这厮真会说话！”随即又望着杜勋问道：

“孤听说崇祯平生刚愎自用，性情暴烈，随意诛戮大臣。你去劝他让位，不害怕他会杀你？”

“奴婢臣有弟弟和侄儿全家在京居住。崇祯皇爷一怒之下，不仅会将奴婢臣杀死，而且会杀奴婢臣全家十口。不过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奴婢臣一心要为陛下效犬马之劳，甘冒粉身碎骨与全家诛戮之祸，在所不辞。”

“你打算何时进城？”

“明日上午巳时进宫，不论劝说结果如何，下午一定回来。倘若明日下午奴婢臣没有消息，必是被崇祯皇爷杀了，请陛下大举攻城。”

“好吧，你进城去吧。明日下午，孤等候你的回话。”

杜勋叩头退出以后，李自成对杜勋为何如此甘冒杀身之祸，心中终觉纳罕，便向牛、宋等人问道：

“明日杜勋进宫去劝说崇祯让位，有几分成功希望？”

宋献策回答：“以微臣看来，崇祯不是个软弱之人，倘不能逃出北京，他必会以自尽身殉社稷，断无怕死让位之理。”

李自成又问：“崇祯的秉性脾气，杜勋完全知道。他献出冒死入宫劝降之计，用意何在？”

宋献策没有回答，李岩也没有做声。牛金星恭敬地起身说道：

“杜勋为何甘冒杀身之祸，臣亦不得其解。然我军一二日内必克北京，杜勋入宫不成，无碍大计，我们明日只准备好进城诸事可矣。”

李自成又说：“捷轩，北京无人肯替崇祯守城，众心已散，破城后应行诸事，你可准备好了？如何先破外城，再破内城，进城后各营分驻何处，都得事先决定，免得临时纷扰。还有，如何逮捕明朝六品以上官员，严厉追赃，你也得准备好啊！”

刘宗敏还不习惯在李自成面前每次说话都起立。他坐在椅子上大声说道：

“请皇上放心。臣已经与军师准备好啦，明日是三月十八，先破外城，三月十九日再破内城。几个月前我军已有许多细作进入外城，扮做各色江湖中人，小商小贩，小手艺人，钉盘子钉碗的，骨路锅的 [6] 。他们同城内穷苦百姓多有暗中接头，同住在广宁门 [7] 内的回回也有串连，原来已经说就，只等大军围城，住在广宁门内的穷人们就打开城门，放我们大军入城。杜勋愿意去劝说崇祯让位，让他去吧。其实，这好比大年初一逮兔子，有它过年，无它也过年。”

李自成哈哈大笑，几位大臣也陪着他绽开笑颜。刘宗敏又说道：

“皇上，今天下午我一到阜成门外军营，就听将领们禀报，广宁门的守城军民前两天已经又同我们的细作接头，有意等大军围城之后开门迎降。”

李自成问：“何时开门迎降？”

“只说十八日开门迎降，时间未定。昨天城门已闭，内外不通，没有继续接头。”

李自成沉吟说：“献策原来占了一卦，十八日如有微雨，外城可破；破了外城之后，十九日黎明可破内城。要设法催促守城军民早点开门迎降才好，献策，有办法么？”

宋献策回答说：“数月以来我军进入北京的细作，均由刘体纯亲自派遣。只因满洲和山海关两方面情况不明，使臣与林泉放心不下，已经命刘体纯率人前往通州，刺探消息。臣马上差飞骑追刘体纯回来，同他连夜商量，务必在明日打开城门，放我大军进城。”

刘宗敏忽然大声说：“有了！有了！不用叫二虎回来，我有办法叫广宁门的守城军民人心瓦解，赶快开门迎降，不劳我军攻城。”

李自成心中一喜：“捷轩你有何办法？”

“我自然有办法，暂不说出。”刘宗敏转望两位军师，说道：“献策、林泉，走，跟我到广宁门外看看！……陛下，你安心休息。我同两位军师到广宁门外看过之后，连夜准备，明天一早进宫向你禀奏！”

刘宗敏不容迟疑，叫宋献策和李岩随着离开行宫。李自成心中奇怪，望着刘宗敏的背影微微一笑，对牛金星说：

“捷轩这个人，明军只知他作战勇猛，所向无敌。其实，在紧急时候，他很能拿出智谋，确有大将之才。他此去广宁门外，一定又有了新鲜主意！”

三月十八日。

虽然连日来李自成十分劳累，但今日很早就起来了。他将双喜叫到榻前。双喜将昨夜的事情详细奏明。李自成明白之后，点头微笑，轻声说：

“此计可行！”

等他在奴仆们服侍下梳洗之后，宋献策进宫来了。他详细奏明一夜的准备工作，今日上午请皇上驾临彰义门外，坐在御帐前，晓谕守城军民速降。李自成问道：

“不是广宁门？怎么又成了彰义门[8]了？”

宋献策说：“虽然北京外城的西门叫广宁门，可北京人习惯上叫它彰义门，往往在公私文件中也是如此。臣往年住在宣武门外，距广宁门较近，所以也叫惯彰义门了。”

李自成笑着问道：“孤将几时前去？”

“以臣推算，定于辰时二刻自行宫启驾最吉，过桥后绕白云观大门前向东，巳时一刻圣驾至彰义门外，在御帐升入御座。随后有一声音洪亮武将对城上军民宣示皇上钦谕，晓以大义，促其从速开门投降。陛下只在彰义门外停留两刻，启驾返回行宫。”

李自成问道：“杜勋何时进宫去劝说崇祯让出江山？”

“皇上驾幸彰义门时，杜勋侍立一侧，使守城军民看见。俟陛下启驾返回行宫，杜勋就可以从彰义门缒进城去。”

早朝以后，李自成由御营亲军严密保护，从钓鱼台行宫启驾，黄伞前导，文武大臣扈从。当来到一座道观门前时，白须垂胸的方丈事先得到通知，率领两百多老少道众，面带惊恐之色，跪在山门外迎接，伏地叩头，然后抬起头来说道：

“白云观全体道众，恭迎永昌皇爷圣驾！”

李自成向方丈轻轻点头，随即将眼光转向山门，看见山门上边有一青石匾额，上刻“敕建白云观”五个大字，不觉面露微笑，在心中说道：

“听说这是北京有名的一座道观，从前邱处机在此修炼！”

一过白云观，便看见了彰义门和离城濠一里多远、连夜搭好的一座很大的黄色毡帐，上有黄铜宝顶，闪着金光。这一在西安为他特别制作的军帐，称为行军御帐，也称帐殿。御帐东南角树一根三丈高的旗杆，上悬绣龙蓝旗，中有用红绒缝上的“大顺”二字。御帐前，面向城门，设有御座，上有绣龙黄缎椅披。御帐左右，各筑成两座炮台，各炮台相距十丈，共是四尊红衣大炮。另外，还有四尊普通攻城大炮，也是相隔十丈一尊，架设在红衣大炮左右。大炮的红绸炮衣都已卸掉，掌炮军官在大炮前焚了香表。每尊大炮后边站立十名炮手，穿着蓝色的过膝裲裆，前后心上各缝有一块圆形白布，上写一个“炮”字。

城头上的守城军民，以为大顺军马上要开炮攻城，一个个惊慌得心头狂跳，脸无血色。有的人准备滚下城去逃命……

当李自成尚未走到白云观山门前时，有一位年轻将领，骑着一匹白马，疾驰而来，背后跟随着十几个骑马的随从。他们一直到城濠岸边勒马，向城头上放一响箭，然后年轻将领用自然合韵的语言向城头高声晓谕：

守城的军民人等听清！我大顺军兵将如云，大炮千尊，已经将京城团团围定，水泄不通。进城之后，只杀贪官，不伤百姓，平买平卖，四民[9]安生。我永昌万岁爷马上驾到，观看外城。明朝的秦晋二王，已经投降，左右陪从。尔等不许放箭，不许打炮，不许出声。倘若放箭打炮，惊动圣驾，我城下众炮齐鸣，必将尔等严惩，绝不宽容！

守城的太监和百姓纷纷地从城垛间站起来，向城下观看。他们的恐慌心情略微好了一点，相诫千万不要向城下放箭打炮。同时他们的眼光被白云观山门前的景象吸引去了。人们惊奇地指点着：

“看！看！那是干什么的？”

“看！有两个道士在山门前摆了香案！”

“方丈带着全观中的老少道士都出来了！都出来了！”

“啊，啊，来了！来了！”

人们看见，李自成是一位魁梧大汉，由一柄黄伞前导，骑在一匹黄辔头、黄鞍鞯的深灰色马上，毡笠，缥衣[10]，器宇不凡。事前人们已经将御座移于帐前，并在御座前三尺外左右地上摆好两个矮凳，上有红色坐垫。李自成来到以后，在小松林外下马，由官员照料，大踏步来到御帐前边，昂然在御座坐下，举目向城头观看。秦、晋二王在御座左右稍前的矮凳上坐下。一批新朝重臣，分立御座左右。杜勋也站立在右边第二排。此时，城上已经有人认出来杜勋，但不敢用手指点，只敢悄悄地互相告诉。杜勋的出现，使守城太监们的精神更加瓦解。

宋献策按照昨夜与刘宗敏等商定的计划，抬头向东南望一望藏在微云中的太阳，躬身向李自成道：

“陛下，此时大概有巳时二刻，可以向城上宣布汝侯刘爷的奉旨晓谕了。

李自成点点头。

一切都准备得十分周密。随即那位骑白马的将领又来到城濠边上，先向城头上空放一响箭，然后收弓在臂，双手捧着刘宗敏的一张文告，一字一字地高声念道：

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汝侯刘谕：

谨奉永昌皇帝圣旨，晓谕城上军民与内臣。明朝气数已尽，尔等均我臣民。义师进入北京，定在今日黄昏。只听炮声一响，尔等速开城门。大军吊民伐罪，纪律一向严明。入城之后，百业照旧，市井无惊；布新除旧，共享太平。倘敢闭门抗拒，不肯立即献城，定遭屠戮，以示严惩。切切此谕，务须凛遵！

刘宗敏的这一通文告，由声音洪亮的将领重复宣读三遍。城头上鸦雀无声。

李自成起身，在群臣的扈从下离开御帐，仍从白云观山门前返回行宫。到白云观山门外时，李自成下旨刘宗敏同文武官员们都回驻地休息，他一时高兴，留下牛金星、宋献策和李岩同他进观中看看。

白云观是全国闻名的道观，创建于金朝，元朝改称太极宫，后来改名长春宫，经过重建，又改名白云观。虽然经过两次较大火灾，两次重建殿宇，但有些古树都是金元旧物，所以进入院内，但见苍松翠柏，虬枝相接，绿荫森森。大顺君臣刚走到“玉历长春”殿前，忽然落了零星微雨。李自成抬头一望，乌云不重，雨点落在脸上，颇觉清凉。他高兴地望一

望牛、宋等人说：

“好，好，果然下了小雨！”

牛金星笑着说：“已应吉兆，可喜可贺！”

李岩接着说：“果然可贺，军师卜卦如神！”

老方丈看见李自成君臣为天降微雨竟然如此高兴，赶快躬身说道；

“皇上见几点微雨即喜形于色，君臣盛称可贺，足见陛下关心民瘼，真乃少有的尧舜之君。”

李自成正在想如何破城的事，随便问道：“北京一带旱情如何？”

方丈说道：“回奏万岁，一冬少雪，今春又是久旱，此时正是麦苗要雨时候，如无甘霖普降，必将夏粮无望，饿殍载道。”

李自成继续想着杜勋入宫的结果和即将破城之事，心不在焉地向方丈望了一眼，并未做声。方丈见李自成面有笑容，赶快跪下，接着说道：

“方外臣今日得遇圣主，愿冒死为民请命。恳皇上于底定幽燕之后，早日驾幸白云观为万民祈雨，或于白云观敕建普天大醮，必有春雨沛降，利国福民。”

牛金星明白皇上急于回行宫商量大事，无心再听方丈说话，便向宋献策使个眼色。宋献策向李自成躬身说道：

“请陛下驾返行宫，与群臣商议入城大事要紧。”

“好，回行宫去！”

[1] 释褐——褐是普通平民所穿的粗布衣服，所以读书人中了进士，开始做官，称为释褐。

[2] 密勿——古人常用词儿，本有二义，此处作机密解。

[3] 策蹇——意为骑驴。蹇是跛驴，谦词。

[4] 勋臣——此处是嘲笑意思。明代有功武将获得公、侯、伯等封爵的称作勋臣。勋臣子孙可以世袭封爵，成了“纨绔子弟”，毫无实际本领。至今南阳一带口语中仍称空有其表的人物为“勋臣”。

[5] 土城关——北京在元朝称为大都，东西城墙与明清两代的城墙地址相同，但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大街，北城向北退后八里。正对明清德胜门的是元大都的建德门，明朝改建北京后，将大都的北城墙拆去，土城关就是建德门的遗址。清代将土城关作为京师八景之一，美称为“蓟门烟树”。

[6] 骨路锅的——专业补铁锅的手艺人。用焊接法补锅，在豫陕一带叫作骨路锅。

[7] 广宁门——北京的外城修建于明代中叶，西门称广宁门。清代中叶后，改名广安门。

[8] 彰义门——北京在金朝称为中都，城周七十五里。中都西城有三门，中间一门名彰义，大体上在广宁门正西，相距约十里，但明朝人习惯称广宁门为彰义门。

[9] 四民——明、清时代，人们习惯于将社会人群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称为四民。这种分类方法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10] 缥衣——缥是淡青色，即蓝色。按照五行思想，大顺是水德王，服色尚蓝，所以李自成称帝后，不穿黄袍，但用黄伞表示他的皇位。

第七章

当李过和李友率领的二三万先锋步骑兵毫不费力地击溃在沙河布防的数千京营兵，长驱来到德胜门外时，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的十万火急军情密奏侥幸送进正待关闭的朝阳门，直送到通政司。通政司堂上官不敢耽误，立刻送进宫中。据王永吉密奏，吴三桂已于十六日到达山海关，随同进关来的二十万宁远各地百姓和将士眷属暂时安置在关内附近各地，他本人将率领数万精锐边兵星夜驰援京师，恳求皇上务必使北京坚守数日，以待援兵到来。王永吉的这一密奏，使崇祯觉得是绝处逢生，一时不禁狂喜，以掌拍案，大声说道：

“吴三桂果是忠臣！”

恰好魏清慧前来添香，听见皇上用力以掌拍案，心中大惊。她赶快掀帘进来，看见皇上喜形于色，顿感放心，柔声说道：

“皇爷，为何事手拍御案？”

“吴三桂已率领数万精兵从山海关前来勤王，北京城不要紧了！”崇祯说道，“叫司礼监来人！”

魏清慧立刻退出暖阁传旨。趁这时候，崇祯用朱笔给吴三桂写了一道手谕：

谕平西伯吴三桂，速率大军来京，痛剿逆贼，以解京师之危！

司礼监太监将皇上手谕拿去之后，在黄纸上端盖一颗“崇祯御笔”便玺，封好，封套上加注“六百里飞递”五个字，不经内阁，直接送交兵部，要立即派塘马送出京城。

魏清慧在宝鼎式铜香炉中添完香，想着崇祯连日饮食失常，夜不安寝，憔悴已甚，难得此刻心情略好，便向他柔声劝道：

“皇爷，既然有了天大的好消息，请稍宽圣心，到养德斋御榻上休息一阵。”

崇祯望望她，没有做声，继续思索着王永吉的军情密奏。他知道王永吉曾经亲身驰赴宁远，敦促吴三桂迅速率兵勤王。后来又接到王永吉的飞奏，说吴三桂正在向山海关走来，三月十六日可到关门，而他先驰回永平，部署进关辽民的安置事宜。以后就没有消息了。现在忽接这一密奏，如同绝处看见救星，自然不免心中狂喜。他把密奏拿起来重看一遍，连连点头，似乎是对着站立在面前的魏清慧，又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吴三桂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忠臣，已经从山海关率领数万精兵来救北京！”

魏清慧望着皇帝，激动得两眼眶充满热泪，同时在心中叹道：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然后悄悄地走出去了。

倘若在往年，崇祯如此狂喜，一定会立刻将王永吉的飞奏宣示内阁，然后由主管衙门将这一消息布告京师臣民周知，以安人心。然而，近来的经验使他变得慎重了。已经有许多次，他的希望变成绝望，他的“庙谋”无救于大局瓦解。崇祯十四年督催洪承畴率领八总兵去救锦州，去年督催孙传庭出潼关入豫剿贼，两次战争结果，均与他的预期恰恰相反。想着这两次痛苦经验，他对吴三桂救北京的事也不敢太抱希望。他担心吴三桂在山海关一带畏缩观望，不能星夜前来；也担心李自成一面分兵东去阻挡关宁兵，一面加紧攻城，使吴兵救援不及。自从昨天三大营在沙河溃散以来，他的心头压着亡国的恐惧，只恨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够为他分忧。由于这种绝望心情，他不肯贸然将吴三桂来救京师的消息

向臣民宣布。

魏清慧又端着一杯香茶进来了。送茶时听见皇上深深地叹息一声，她吃了一惊，随即用温柔的小声说道：

“皇爷，已经来了大好消息，为何还要如此忧愁？”

崇祯望一眼魏宫人，心中叹道：“患难之际，倒只有面前的这个弱女子还对朕怀着同往日一样的忠心！”他轻轻点头，示意她走近一步。魏宫人走近一步，站在他的面前。崇祯又伤心地叹气，低声说道：

“吴三桂虽然正在来京勤王，但怕是远水不救近火。贼兵已到北京城下，必将猛攻不止。三大营已经溃散，北京靠数千太监与市民百姓守城，何济于事！”

魏宫人大胆地小声问：“满朝文武难道就没有一个肯为皇上尽忠报国的人？”

崇祯摇头不答，禁不住滚出热泪。魏宫人明白亡国的惨祸确实已经临头，也落下眼泪，小声哽咽说：

“但愿上天和祖宗眷佑，国家逢凶化吉。”

崇祯不由得握住魏的一只手，语调真挚地说道：“倘若蒙上天与祖宗保佑，北京平安无事，事定之后，朕将封你为贵人，使你永享富贵。”由于事出意外，魏宫人不觉浑身一战，赶快挣脱皇上的手，跪地叩头，颤声说道：“叩谢皇恩！”此时此刻，她一方面感激“天语恩深”，一方面也明白已经晚了，认为命中注定她不能受封，只能以宫女身份为皇上殉节，所以在叩头谢恩之后，小声地呜咽痛哭。崇祯也跟着叹息洒泪，但是他不愿使太监看见，有失皇家体统，便将魏宫人拉了一下，小声说：

“起来！起来！”

魏宫人又叩了一个头，从地上起来。正在这时，新承钦命任京营提督、总管守城诸事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进来。他先向魏宫人使个眼色，使魏回避，然后将崇祯给吴三桂的手诏放到御案上，跪下奏道：

“皇爷，如今各城门全被逆贼围困，且有众多贼骑在四郊巡逻，还听说有众多贼兵往通州前去，给吴三桂的手诏送不出去了。”

崇祯大惊：“东直门和齐化门都包围了？”

“连外城的东便门和广渠门也被逆贼的大军包围。奴婢去齐化门巡视，遇到本兵 [1] 张缙彦，他将皇爷给吴三桂的手诏退还奴婢，带回宫中。”

崇祯脸色凄惨，默然片刻，然后问道：“崇祯二年，东虏进犯，来到北京近郊，何等危急。可是袁崇焕一接到勤王诏书，立即率领满桂、祖大寿

等大将与二三万精兵，火速入关，日夜行军，迅速来到京师，使北京城转危为安。以袁崇焕为例，吴三桂知道京师危急，他率领关宁骑兵，从山海关两日夜可到朝阳门外，北京可以万无一失。你想，吴三桂在两天之内会来到么？”

提到袁崇焕，王承恩伏地不敢回答。近十年来，由于东事日坏，北京朝野私下议论袁崇焕的人多了起来，都说袁是一位少有的人才，崇祯先听了朝臣中的诽谤之言，随后又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枉杀了他，自毁长城。他知道皇上近几年也从厂臣密奏，略闻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心中反悔，但不肯承认自己有错，所以一直无意昭雪袁的冤案。崇祯看见王承恩俯首不语，问道：

“你也听说袁崇焕死得冤枉？”

王承恩叩头说：“奴婢不敢妄言，风闻朝野间早已有此议论。吴三桂只是一员武将，论忠贞、论谋略，都不能同袁崇焕相比。皇上，眼下十余万逆贼已把北京城四面合围，吴三桂的救兵不会来了！”

崇祯摇头，流下眼泪，痛心地叹息一声，命王承恩站起来，问道：

“城上的守御情况，你可去察看了么？”

王承恩哭着说道：“皇爷！事到如今，奴婢只好冒死实奏。城上太监只有三千人，老百姓和三大营的老弱残兵上城的也不多，大概三个城垛才摊到一个人。守城百姓每天只发几个制钱，只能买几个烧饼充饥。城上很冷，大家又饥又冷，口出怨言，无心守城。”

“逆贼今夜是否会攻城？倘若攻城，如何应付？”

“逆贼今日陆续来到城下，尚在部署兵力。以奴婢忖度，逆贼要攻城是在明天。今夜可以平安无事，但须谨防城中有变。”

崇祯问道：“城内难道就没有兵了？”

“三大营的数千人在沙河御敌，不战而溃。留在城内的三大营虽然按册尚有五六万人，但是前两天经戎政侍郎王家彦按册点名，始知十之八九都是缺额，实有官兵人数不足五千。这不足五千官兵也是老弱无用之人，充数支饷罢了。王家彦同奴婢商议，从中挑出一千人上城，余下的分在内外城轮班巡逻。向外城中巡逻弹压，就靠这些不管用的老弱残兵。”

崇祯明白吴三桂的救兵已经没有指望，守城兵力空虚，亡国灭族的惨祸已经来到眼前，蓦然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战栗，但他毕竟秉性刚烈，霎时过去，他恢复了常态，叹气说：

“土木之变，英宗皇爷陷敌。也先兵势甚盛，挟英宗皇爷来到北京城下。那时国家何等危急，可是朝中有兵部尚书于谦，指挥京营迎敌，打退也

先，使京城转危为安。如今朕非亡国之君，可是十七年来，满朝文武泄泄沓沓，徒尚门户之争，无一忠心谋国之臣，倘若朝中有半个于谦，何至会有今日！”

王承恩又跪下说：“这是气数，也是国运，请皇爷不必伤心。”

崇祯哽咽说：“虽是国运，可是倘非诸臣误朕，国运何竟至此！只说从天启至今二十年中，国家何尝没有人才，没有边才。皆因朝廷上多是妨功害能之臣，蒙蔽主上，阻挠大计，陷害忠良，使人才不但往往不得其用，而且不得其死。从天启朝的熊廷弼、孙承宗算起，到本朝的杨嗣昌等人，都是未展抱负就群起攻讦，使朝廷自毁长城，而有今日之祸。朕非亡国之君，而遇亡国之事，死不瞑目！”

说毕，又一阵泪如泉涌，掩面呜咽。

王承恩也忍不住伏地悲哭，却不知拿什么话安慰皇上。几个乾清宫中较有头面的太监屏息立在窗外。这时听见主奴二人一个坐在龙椅上，一个跪在地上，相对呜咽，他们有的偷偷揩泪，有的轻轻走开，到别处哭出声来。

过了一阵，崇祯命王承恩起来，问道：“没有办法给吴三桂送去手诏，催他火速率骑兵来救京师？”

王承恩犹豫片刻，躬身说道：“兵部已无办法送出皇爷手诏，请容奴婢此刻再去同厂臣密商，厚给赏银，无论如何，今夜派遣一个忠心敢死之人，缒出城去，前往永平和山海关方面，将皇上手诏送到吴三桂军中。”

崇祯明知他的手诏纵然能够送出，也已经是缓不济急，但是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他也绝不肯放弃。他望着王承恩，哽咽说道：

“你赶快去吧！”

自从得到李自成大军越过宣府的消息以后，乾清宫每日中午和晚上都遵照崇祯谕旨，皇帝用膳时不再奏乐，菜肴减少到只剩十几样，这叫作“撤乐减膳”。今日北京已经被围，西直门和阜成门方面曾经有几阵炮声传入大内，所以崇祯更是食不下咽。

宫中有两位年老的太妃，曾抚育过幼年的崇祯。皇后为了不使她们受到惊骇，不许宫女和太监将李自成包围北京的消息禀奏她们。按照往日习惯，每日皇上晚膳时候，两位太妃都从各自宫中派遣两名宫女，共捧着两个朱漆描龙食盒，每个食盒装两样精美小菜，送到乾清宫，以表示她们的心意。今晚当两位太妃的食盒送来时，崇祯照例从御椅上站起来说：“谢两位太妃慈怀！”为使太妃们感到安慰，他将送来的四样小菜都

尝了半口，不觉滚出热泪。魏清慧亲自将四个宫女送出日精门外，小声叮嘱：

“四位姐妹，今晚乾清宫中事忙，我不能离开，请你们代我回奏两位太妃：皇上今日食量很好；两位太妃送来的四样美味，皇上吃了大半，余下的赐给都人们吃了。乾清宫的都人们叩谢两位太妃的慈恩。”

一个宫女悄悄问道：

“清慧姐姐，贼兵围城，吴三桂的救兵能够来么？”

“听说吴三桂的勤王兵前天已经过了永平，正在向北京前来。皇爷又下了手诏，催吴三桂火速赶到。”

一个宫女拉着魏清慧的手，用战栗的悄声问道：“清慧姐，万一大事不好……”

魏清慧说：“到那时，有志气的都人姐妹跟我一起，宁死不能受辱！”

崇祯皇帝草草地用了晚膳，漱了口，回到乾清宫背后的养德斋休息，等候太监和宫女们用膳后随他去奉先殿哭拜祖宗神灵。他今天又听见身边的太监禀报：两三天来宫女和太监们纷纷传说，在深夜曾听见太庙中巨大响声，又似乎有脚步声走出太庙。他还听说，奉先殿连日来在深夜有恨恨的叹息声，有时还传出顿足声。他很留心这一类不吉利的消息，每次听到太监禀奏，心灵都发生震撼。他口虽不言，但心中绝望地叹道：

“这是亡国之象！亡国之象！”

崇祯颓然坐进龙椅，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温茶，打算使自己的心思冷静一下，但忽然想到了无用的大小朝臣，不禁满腔愤恨。在往日，大小臣工，每日除在上朝时面陈各种国事之外，还要请求召对，还要上疏言事。今日京师被围，国家亡在旦夕，为何竟没有一个人要求召对，献上一策？

他忽然又想到吴三桂来京勤王的事，更觉恼恨。当朝廷得知李自成破了太原时，就有人建议下诏吴三桂进关，回救北京。他当时已经同意，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指望吴三桂平定西来之贼。可是朝臣中有不少人激烈阻挠，说祖宗疆土一寸也不能丢掉，责备放弃关外土地为非计。朝中为此争论不休，白白地耽搁了时间。后来因局势日见紧迫，朝臣们才同意召吴三桂勤王，但又说辽东百姓均皇上子民，必须将宁远一带百姓全部带进关内，这样就必然误了“戎机”。他痛恨朝廷上都是庸碌之臣，竟没有一个有识有胆、肯为国家担当是非的人！……想到这里，他怒不可遏，将端在手中的一只茶杯用力往地上摔得粉碎，骂了一句：

“诸臣误国误朕，个个该死！”

乾清宫掌事太监吴祥正在殿前，闻声大惊，赶快进来，跪到地上，不敢询问，只是等候吩咐。恰在此时，魏清慧也跟着进来，跪到地上。

崇祯望望他们，小声说："传旨，马上往奉先殿去！"

掌事太监问："要备辇么？"

"不用备辇，步行前去！"

当太监和宫女们正在准备时候，崇祯默默垂泪，在心中对自己说道："城破就在旦夕，这分明是最后一次去奉先殿了！"他一想到亡国惨祸，不由得想到了皇后和袁妃，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心中一阵凄楚，鼻子一酸，热泪奔涌而出。

周后十六岁被选为信王妃。那时主持选妃的是天启皇后张氏，即现在的懿安皇后。在许多备选的良家姑娘中，信王同张皇后都看中了姓周的姑娘。张皇后小声问他：

"信王，你看这位姓周的姑娘如何？"

信王不好意思地小声回答："请皇嫂决定。她容貌很美，只是瘦了一点。"

张皇后微微一笑，说道："她才十六岁，还没有长成大人，再过两三年就不会嫌瘦了。"选妃的大事就这样定了。又过了半年，天启皇帝病故，得力于张皇后的主张，当夜将信王迎进宫中继承皇位。那时客魏擅权，为防备信王进宫去会被暗害，由周妃亲自同宫女烙了一张饼子，给信王带进宫中。信王在庭院中上轿时，周妃走到轿边，小声嘱咐：

"王爷，你今夜若是饿了……请牢牢记住，只吃从家中带去的饼子，切莫吃宫中的东西。等到明早你在皇极殿即了皇位，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才算万事大吉。"看见信王点头，她又噙着热泪嘱咐："王爷去吧，请今夜不要睡觉，随身带去的宝剑就放在面前桌上。妾已经吩咐随王爷进宫的四个太监，今夜就在王爷身边服侍，……王爷进宫以后，妾整夜在神前祈祷，求上天保佑王爷平安登极！"

这几句颤声叮咛的话，还有当时周妃明亮凤眼中闪着的泪光，经过十七年记忆犹新，如今又在他的心上出现。

崇祯登极以后，信王妃被尊为皇后。接着，按照皇家礼制，陆续选了一些貌美端庄的良家姑娘充实六宫，而最早和最重要的一次是选了田妃和袁妃。田妃住在承乾宫，称为东宫娘娘；袁妃住在翊坤宫，称为西宫娘娘。后来田妃逐步晋封为贵妃、皇贵妃。田妃死后，袁妃晋封为皇贵妃。袁妃本应移住到承乾宫，但她不愿皇帝为田妃伤心，坚决留在翊坤宫。这使崇祯很受感动。

近来他为局势日非，很少到坤宁宫去，同翊坤宫的皇贵妃更少见面。此刻他想着由于江山不保，皇后和袁妃将惨死于“逆贼”之手，忍不住暗暗流泪。这时乾清宫掌事太监吴祥进来，躬身问道：

“皇爷何时启驾？”

崇祯没有回答，立即从龙椅上站起身来，在一群太监和宫女的前后簇拥中走下丹陛，恰好王承恩进来了。崇祯一见王承恩，立刻止步，急忙问道：

“王承恩，朕的手诏送出城了么？”

王承恩躬身回答：“回皇爷，奴婢找到曹化淳，商量一下，又找锦衣卫使吴孟明密商。锦衣卫的打事件番子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有，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两个特别精明强健的冀东人，要他们将皇上手诏送到吴三桂军中。每人给他们五十两纹银，作为安家费，对他们讲说明白：只要他们将皇上的手诏送到吴三桂手中，他们就是为朝廷立了大功，国家要破格重赏，使他们世世富贵。”

崇祯对王承恩在眼下困难时刻能够如此忠心办事，颇为感动，但是他没有说别的话，只是吩咐王承恩速去城上，督促太监和军民认真守城。他在心中叹息说：

“纵然手诏能够送到吴三桂军中，也来不及了！”

从乾清宫去奉先殿是从日精门出去，但是出了日精门顺永巷正向南走，崇祯忽然转念，吩咐往坤宁宫去，并吩咐魏清慧往翊坤宫向皇贵妃传旨：速到坤宁宫来。魏清慧回答说：

“刚才吴婉容奉皇后懿旨来问皇爷晚膳情形，听她说，皇贵妃娘娘下午陪皇后相对流泪，然后一起去英华殿祈祷，又回到坤宁宫用晚膳，此刻尚未回翊坤宫。”

宫女和太监们听见皇帝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好，好。”但是崇祯还有一句要紧的话没有说出，所以连魏清慧也一时不明白皇上说的“好，好”二字是什么意思。

愁眉不展的周后，正在坤宁宫中与袁妃相对而坐，听到太监禀报说圣驾马上就到，吃了一惊，不禁心中狂跳，想道：“我的天，一定是大事不好！”她赶快率领袁妃、宫女和太监到院中接驾。

崇祯被迎进坤宁宫正殿，坐下以后，半天没有说话。他几天来寝不安枕，食不下咽，已经显得面色灰暗，眼窝深陷，白眼球上网着血丝，而

且显得目光迟钝和绝望。皇后见了皇上这种异乎寻常的神情，心中酸楚，不敢细看，回头向皇贵妃瞟了一眼。袁妃眼中含泪，低下头去。皇后想放声大哭，但竭力忍耐住了。

崇祯觉得对皇后和皇贵妃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觉得无话可说。皇后今年才三十三岁，袁妃三十二岁，原来都是花容玉貌，不施脂粉而面如桃花。今晚，崇祯看见她们都变得十分憔悴，好像在几天之内就老了十年。他不敢多看皇后，皇后的忧戚神情使他十分心痛，甚至深恨自己对不起皇后，使皇后有今日下场。十七年来，他同皇后之间有许多恩爱往事使他永难忘怀，特别是二十天前的一件事，使他现在痛悔莫及，低下头深深地叹息一声，并在地上跺了一脚，在心中说道：

“唉！那时听皇后一句话，何至今日！……”

周后自从听说“逆贼”过了宣府以来，已在心中考虑过上千遍，万一城破国亡，她身为“国母”，断无忍辱苟活之理，只有随时准备着为国殉身。现在看见皇上不说话，光顿脚，如此神态失常，心中猜想：莫非皇上要告诉她殉国的时候已经到了？又等了片刻，她再也忍耐不住，向崇祯颤声说道：

“皇上，对臣妾等倘若有话吩咐，就请吩咐吧！”

崇祯知道皇后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低着头没有说话，只是悔恨关于逃往南京的事不肯听皇后一句劝告。二十天前，朝中有大臣建议他离开北京，逃往南京，然后利用江南的财富和人民，整军经武，平定中原，重回北京。当时懿安皇后和周后都有此意。当李自成率十余万大军从太原向北京前来的时候，也正是朝廷上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懿安皇后暗嘱周后，遇方便的时候，劝皇上早拿主意，免得临时仓皇无计。有一天，崇祯因为心情苦闷，来到坤宁宫闲坐。周后趁机说道：“我们南方还有一个家……”崇祯不等她说完，对她严厉地将眼睛一瞪，使她不敢再往下说。此刻望见周后神情愁惨，又听了她的询问，他深感悔恨，几乎想放声痛哭。

皇后虽然早已拿定主意，要为国殉节，但在等待皇上说话时，却不由得浑身打颤。她忽然想到她的两个儿子太子和定王，又想到她的两个女儿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 [2] ，浑身颤栗得更加厉害。吴婉容悄悄地走到皇后身边，以便随时将她搀扶一下。

正在这时，从阜成门方面传过来一阵炮声，起初有三声炮响得没有力量，随后的几炮特别有力，震天动地。崇祯和宫眷们都吓了一跳，侧耳谛听，随后却寂然无声。大家知道这并非李自成的大军攻城，才略微放下心来。

北京四郊村庄的乌鸦、麻雀，依照一代代的生活习惯，每日黄昏，成群结队，肃肃地飞进北京城内，寄宿在各处的树枝上和屋脊上；黎明醒来，纷纷啼叫，然后又成群结队地起飞，盘旋，飞回乡下。这后边特别

震耳的大炮声惊起了寄宿在西城各处的上万只乌鸦，一群一群地向东飞逃，其中有一部分飞到中南海和北海，一部分飞进紫禁城内，散落在各个宫院的树枝上。还有一小部分飞到坤宁宫背后的御花园中，落在高大的白皮松和连理柏上；另有十几只落在坤宁宫院中的古槐上。来到坤宁宫院中的乌鸦，虽然已经听不见炮声，但仍然惊疑不定，落下又起飞，飞起来又落下，方才安静。

当乌鸦安静以后，紫禁城又回到可怕的寂静。因为天上有云，月光不明，到处是昏暗的宫殿阴影，使皇宫中更显得阴森森地骇人。

坤宁宫中，从皇后、皇贵妃，到宫女和太监，都将视线移到皇帝身上。由于刚才的一阵炮声，皇后明白李自成不久就要攻城，她同袁妃尽节的时候也快到了，忍不住又向崇祯颤声问道：

“皇上，您到底有何吩咐？”

崇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皇后说道：

“朕本来是要去奉先殿，出日精门刚走几丈远，忽然想到你同袁妃……”

周后说道：“事已至此，臣妾等并不害怕一死。皇爷有话请直说吧，臣妾等遵旨殉节！”

崇祯哽咽一声，接着说道：“朕本是要去奉先殿哭别祖宗神主，只是忽然想到你们，转到坤宁宫来。我们夫妻，十七年忧患与共，再见面的时候不多了……”

他说不下去，首先呜咽。皇后和皇贵妃都忍不住痛哭起来。崇祯不忍看宫眷伤心哭泣，忽然起立，走出正殿，向恭候在坤宁宫丹墀上的宫女和太监们吩咐：

“启驾！”

从坤宁宫出来，崇祯直接横过东一长街，先到承乾宫去。承乾宫中大部分原来侍候田皇贵妃的太监和宫女还都留着，为着皇上有时前来看看田妃的旧居，他们每天照例打扫各处，浇花除草，小心饲养鹦鹉。今晚皇上突然到来，实出大家意外。在太监和宫女们纷纷奔出，跪在甬路旁接驾时，挂在廊下的白鹦鹉隔着黑绒笼罩，也已经感觉是皇帝驾到，在笼中兴奋地叫道：

“接驾！接驾！……万岁驾到！”

崇祯走进承乾宫的正殿，停了片刻，看了看由一位翰林院待诏为田妃画的一幅“幽篁琵琶图”遗容，仿佛田妃又活现在他的眼前。随后，他走进作为田妃寝宫的东暖阁，这里的桌椅和床上陈设，仍保持往年原样。崇祯坐下，眼光呆滞地望到床上，心头浮现出许多夫妻间恩爱往事，伤心

地小声说道：

“你死得早，死得好。你幸而早死一年多，朕不用为你操心了。你在陵寝中等着吧，朕快要同你相见了！……”

又过了一阵，崇祯揩去脸上泪痕，对着田妃的空床在心中说：“爱妃啊，古人说，睹物思人，朕再来承乾宫的时候怕没有了！”说毕挥泪起身，脚步踉跄地往奉先殿去。

崇祯进入奉先殿，先在太祖皇帝的神主前行了三跪九叩头礼，又在成祖皇帝的神主前行三跪九叩头礼，随即伏地痛哭，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诉说：

“二位皇祖，不肖孙子，无德无能，承继正德以来的历代弊政，虽也尽力振作，志在中兴，可怜国运日非。孙子苦苦挣扎十七年，有心中兴，无力回天，眼看就要城破国亡，家族屠灭，陵寝与宗庙任贼焚毁。不肖孙子纵然死志已决，甘愿身殉社稷，但恨无面目见二祖列宗于地下！在孙子手中失了祖宗江山，不孝之罪，上通于天！……”

崇祯说不下去，以头触地，号啕痛哭之声，震动大殿。进到殿内的掌事太监吴祥，两宫“管家婆”魏清慧、吴婉容和其他四个宫女也随皇帝伏地痛哭，那跪在殿外的众多太监和宫女也都泣不成声。

忽然，从院中的高树枝上发出了一声奇特的鸟叫，好像是古怪的笑声。魏清慧有一夜曾经在御花园听见过这种鸟叫声，一位照料钦安殿的老太监告她说这是猫头鹰的叫声。如今魏清慧听到这声音，不觉毛骨悚然。她膝行而前，到了崇祯背后，哽咽劝道：

“皇爷，时候不早了，请圣驾回宫去吧！”

崇祯没有听见她的话，又抬头望着成祖的神主哭着诉说：

“自万历末年以来，内政不修，辽事日棘；至天启末年，朝政更坏，内地天灾不断，盗贼蜂起。不肖孙子登极以后，欲对关外用兵就不能专力剿贼，欲剿贼就无力平定辽东。内外交困，一直没有转机，以至有今日之祸！用武将则将骄兵惰，不能实心剿贼，徒会扰害百姓，驱民为乱。用文臣则几乎无官不贪，在朝中各树门户，互相攻讦，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朝廷实心做事。孙子并非亡国之君，偏有今日亡国之祸，都因为文臣误国，武将误国！……”

崇祯又伏地痛哭一阵，才从拜垫上站起身来。他又到每个前代皇帝即所谓列宗的神主前叩三个头，只是在熹宗皇帝的神主前拜了一拜，没叩头。从正殿出来，他又到偏殿去，在有的神主前拜一拜，有的神主前只是走过，连拜也没拜。走到他母亲的神主前，他在拜垫上跪下去，叩了三个头，热泪纵横，但是他竭力忍耐住，没有放声痛哭。在偏殿的一个角落，他看见放着三个黑漆大立柜，用大铜锁锁着。他知道有两个柜子

里存放着备用的祭器，第三个大立柜子中存放着永乐皇帝的盔甲、宝剑和其他遗物，从来不许打开。他幼年时候，曾听奉先殿的一个老太监说，这个大立柜有神灵守护，随便打开，会有灾祸降临。当他走到这个大立柜前边时，忽然想到一个关于建文帝“逊国”[3] 的神秘故事，不觉心中一动，他不敢多想，便从殿中走出来了。

在返回乾清宫的路上，他禁不住又想起那个巨大的黑立柜和建文帝的神秘故事。相传当永乐皇帝率领人马进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皇帝虽然在宫中纵火，烧毁宫殿，他自己却没有死在火中。太祖爷晏驾前知道他将有亡国之祸，给他留下一只小箱，遗命好好保藏，到万不得已时才可以打开。建文皇帝在南京乾清宫起火之后，正要投身烈火，忽然想起太祖爷留下的小箱，一向藏在奉先殿，便赶快命太监将小箱取来。因锁孔被铁汁灌死，无法打开。他同几个忠臣用斧头将小箱劈开，看见里边有剃刀一把，袈裟数袭，还有一张黄纸，上面写着从亡诸臣姓名。建文帝随即由从臣帮他剃了头发，从臣们也互相剃去头发，大家换了袈裟，从水西门逃出南京，从此就在云贵、广西、湘西各处过云游不定的生活，逃避了永乐皇爷的侦捕，得到善终。崇祯暗想，永乐爷是十分英明的皇帝，手下有不少奇异之臣，是不是预知子孙有亡国之祸，也给他留下一只小箱，就放在那第三个黑立柜中？……

他想返回奉先殿，命太监将那第三个黑立柜打开，看有没有永乐皇爷留下的一只小箱。但是他对吴三桂的救兵仍怀着一线希望，加上实在困乏，就不再去奉先殿了。

回到乾清宫院，他已经十分疲累，便回到养德斋休息。宫女服侍他洗了脸，又端来一小碗人参银耳汤，一杯香茶。他一边喝人参银耳汤，一边想着那个神秘的黑立柜，心中害怕，向自己问道：

“难道逆贼进来之时，朕将在乾清宫举火自焚么？”

魏清慧服侍他漱口以后，躬身请他到御榻上休息。他问道：

“今晚是哪个都人在养德斋值夜？”

“奴婢值夜。”

“啊？连日来你日夜劳累，今晚为什么不叫别的都人值夜？”

“国家不幸，处此时候，别人值夜，奴婢不能放心。”

“唉，你这样辛苦，朕也不忍。好吧，你去净净手来。”

魏清慧不知皇上是何用意，赶快出去净净手，重新进来，恭候吩咐。崇

祯叫她随便写一个字，由他拆字，以卜吉凶。魏清慧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她要写一个吉利的字，而目前最吉利的事莫过于救兵有望，北京有救，于是跪在凳上，从御案上取了一支笔，写出一个“有”字。崇祯将这个字顺看横看，忽然摇摇头长叹一声。魏清慧大吃一惊，赶快跪到地上问道：

“皇爷为何叹气？”

崇祯说：“你站起来，朕来给你看。”

魏清慧从地上站起来，看着皇帝提起朱笔将“有”字拆开写，成了“十月”二字，忽然说道：

“你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大明已经完了。”

魏清慧听了皇上解释，吓得面如土色，赶快跪下叩头，颤声说道：

“奴婢死罪！奴婢死罪！奴婢不该写这个字！”

崇祯虽然神色悲愁，却没有流泪，也没有再叹一口气，他将象牙管狼毫朱笔放在玛瑙山子笔架上，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这是天意，不干你写字的事。朕非亡国之君，但天意若此，无可奈何。夜已经很深啦，朕要休息了。”

这时从玄武门楼上传来云板三响，魏清慧恍然明白，已经是三更三点了。她服侍皇上脱去衣服，在御榻上就寝之后，自己退到外间，和衣睡下。正在这时，打更的木梆声从乾清宫月华门外的西一长街自南向北而去，同时传来打更老太监的苍哑声音：

“天下……太平！……天下……太平……”

崇祯睡到枕上以后，冷静地想着倘若明日城破，他应该如何殉国，最好是在“逆贼”进宫之前举火自焚，以免落入“逆贼”之手。他又想，他应该传旨，命皇后率妃嫔们都在坤宁宫举火自焚，都不将尸体留给贼人，以免死后受辱。他又想到许多宫女本来可以不死，让她们在两宫的烈火中号呼而死，他感到不忍。忽然又想起来建文皇帝的故事，想起奉先殿偏殿中那一排黑漆立柜……

魏清慧本来很疲倦，但因为刚才皇上的测字使她受了新的震动，久久地不能入睡。她十一岁被选进宫来，起初分在坤宁宫中服侍皇后，并在内书堂读书识字。后因皇帝身边需要一个聪明细心的都人，将她拨到乾清宫，十七岁就升为“管家婆”。她生得不算十分美貌，但也眉目俊秀，唇红齿白，举止娴雅，体态轻盈。原来她希望倘若在宫中有出头之日，就可以奏明皇上，派人到静海县乡下将她的父母接来北京居住。她这一生孝敬父母的心愿就满足了。如今不但孝亲之心不能如愿，连她自身也要

为皇家尽节了。魏清慧竭力忍耐着不哭出声来，但是那不住奔流的热泪很快就将她的绣花枕头湿了一大片。

她不知暗暗哭了多久才倦极入睡。快到五更时候，她忽然被痛哭的声音惊醒。睁开眼睛一听，明白这哭声不是来自别处，正是来自皇上！她赶快披好衣服，趿着绣鞋，跑进里间，站在御榻旁连推皇上：

“皇爷醒醒！皇爷醒醒！皇爷醒醒！”

崇祯仍在痛哭，但已半睁眼睛，对魏清慧哭着说道：

“你看看画像！看看画像！”

魏宫人恐怖地说：“皇爷，什么画像？……没有画像！……你醒醒！醒醒！”

崇祯的眼睛全睁开了，轻轻叹道：“原来是……朕又做了一个凶梦！”

“皇爷不要怕，……皇爷做了什么凶梦？”

崇祯梦见他亲自率领王承恩等几个亲信太监，到奉先殿的偏殿中将几个黑漆立柜打开，果然找到了一个箱子，锁得很牢，上有封条，盖着“永乐皇帝之玺”。另外贴着一张纸条，上写“不遇大变，不可轻启”。他立刻命太监们将铜锁砸开，从小箱中取出一个纸卷，展开一看，是画着一位穿着龙袍的帝王，没戴帽子，披头散发，悬梁自尽，样子十分可怕。他一看画像，忍不住大哭起来。如今被叫醒了，犹自感到害怕。魏清慧又问他做了什么凶梦，他不肯说明，只是沉重地长叹一声。恰在这时，从玄武门上传来五更的鼓声。他听了鼓声，想了片刻，对魏宫人吩咐：

“叫别的都人也来，服侍朕赶快起床，按时到乾清宫前边拜天！”

[1] 本兵——明代对兵部尚书的习惯称呼。

[2] 昭仁公主——周后所生的小女儿，年仅六岁，尚无封号，因为住在昭仁殿中，称为昭仁公主。

[3] 逊国——意思是让国。朱元璋的太子早死，他的孙子朱允炆继承皇位，年号建文。燕王朱棣举兵叛乱，打进南京，篡夺了皇位。在明朝为避免永乐篡位的恶名，称建文帝的亡国为逊国。

第八章

今早，崇祯向上天三跪九叩时，默祷的唯一内容是吴三桂的数万勤王铁骑赶快来到，杀退“逆贼”，使北京转危为安。拜天之后，他没有马上起身，在黄缎绣龙拜垫上继续低着头停了片刻，忽然想着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拜天了，心中一阵酸痛，暗暗流下热泪。

魏清慧是宫女中最贴近崇祯身边的人，当崇祯拜天时，她跪在后面，想起了昨天下午的事。就在崇祯去过奉先殿后，皇后命坤宁宫管家婆吴婉容来向她询问情况。谈完话她将吴送到交泰殿旁边，吴忽然拉住她的手，悄悄问道：

“清慧妹，据你看，还能够撑持几天？”

她凑近吴婉容的耳根说：“如今众心已散，无人守城，吴三桂的救兵又不能及时赶到，恐怕这一两天就要……”

她忽然喉咙堵塞，讲不下去。吴婉容浑身打颤，将她的手握得更紧，哽咽说：

“到了那时，娘娘必然自尽殉国，我们也要按照几天前的约定，为主子自尽，绝不活着受辱！”

她态度坚定地说：“我们虽不是须眉男儿，不能杀贼报国，血染沙场，可是身为清白女子，断无蒙羞受辱、贪生苟活之理。到那个时候，你来找我，咱们一同尽节。”

“还有费珍娥，虽然年纪小，倒很有志气。她告诉我，她决意到时候为帝后尽节，绝不贪生怕死。”

“我知道各宫院中，有志气的人很多，我要招呼姐妹们都跟我来，跑出西华门不远，护城河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这是昨天下午的事。经过昨夜几乎是一夜的折腾，魏清慧更加憔悴了。她知道昨夜皇上哭过多次，还做了可怕的凶梦，一夜不曾安寝，再这样跪下去，御体是没法支撑的。于是她膝行向前，到了皇上背后，柔声说道：

“皇上，已经拜过了天，请到暖阁中休息吧！”

崇祯从拜垫上起来，走进暖阁休息。他向御案上望了一眼。御案的右端堆放着许多军情文书，都是在围城以前送来的。他轻轻摇头，随即在心中问道：

“今日如何应付？如何应付啊？……”

一个太监进来，跪下说：“请皇帝用早膳！”

崇祯摇头说：“免了！”

太监一惊，怕自己没有听清，正想再一次请皇上去正殿用膳，但见皇上极其烦躁地挥手说：

“早膳免了，下去！”

御前牌子不敢言语，叩头退出。

魏清慧出于女子的爱美本性，已经匆匆地回到自己的住室中，洗去泪痕，对着铜镜，重新薄施脂粉以掩饰脸上的憔悴神色，然后脚步轻盈地来到乾清宫侍候早膳。到了正殿门外，掌事太监吴祥拦住她，将皇上不用早膳的事悄悄地对她说了，并且说道：

“你看，今日京城最为吃紧，皇上不用早膳，如何处置大事？别人不敢多劝，劝也无用。姑娘，你的话皇上听，请劝劝皇上用膳吧！”

魏清慧噙着泪对吴祥点点头，表示她心中明白，随即跨过朱漆高门槛，转身向东暖阁走去。

当她跪到皇帝面前，劝请皇上用早膳时，崇祯望望她，没有说话。他想着今天李自成可能破城，他自己和大明三百年江山，还有他的一家人和众多皇亲、大臣，都要同归于尽。自从拜天以后，他一直想着这一即将来到眼前的惨祸，心中焦急烦乱，不思饮食。现在他看一看魏宫人，看见她的眼窝下陷，神情愁苦，在心中叹道：“这几天，你也够苦了！”魏宫人又一次恳求皇上用膳，崇祯心中更觉难过，轻声说：

“你起去吧，朕的心中很闷，不想用膳了。”

魏清慧灵机一动，随即说道：“皇帝应该为天下臣民勉强进膳。奴婢刚才沐手焚香，祷告神灵，用金钱卜了一卦，询问吴三桂的救兵今日是否能够来到。两个金钱落在桌上，一反一正，正是青龙吉卦。奴婢私自忖

度，吴三桂知道北京被围，必定日夜赶路，一定会在今日来到城外。请皇爷宽心用膳，莫要愁坏了圣体。”

崇祯问道：“你的金钱卜卦可灵么？”

“启奏皇爷，俗话说‘诚则灵’。自从三年前蒙皇爷恩赏这两枚金钱，奴婢用黄绫包好，放入锦盒，只在有疑难事不能决断时才沐手焚香，将金钱请出，虔诚祝祷，然后虚虚地握在手中，摇动三下，抛在一干二净的梳妆桌上。每次卜卦都灵，全因为这金钱原是宫中前朝旧物，蒙皇爷钦赐奴婢玩耍，奴婢不敢以玩物看待，敬谨珍藏，在每次卜卦时，又十分虔诚，所以总是很灵。”

崇祯望着魏宫人没有说话。因心头上稍微宽松，他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魏清慧如此忠贞，深明事理，倘若北京转危为安，朕将封她“贵人”，再过一年晋封“选侍”。崇祯的这一刹那间的心思，魏宫人全没料到，她只是觉得皇上的愁容略微轻了一些，必须继续劝皇上去用早膳，于是她接着柔声说道：

“皇爷，今日关宁精兵来到，更需要皇爷努力加餐。奴婢虽然幼年进宫，对外边事丝毫不懂，可是以奴婢想，关宁兵到时，必然在东直门和朝阳门外有一次恶战。到那时，皇爷乘辇登上城头。关宁数万将士遥见城头上一柄黄伞，皇上坐在黄伞前边观战，必会欢声雷动，勇气倍增。皇爷，不用膳，伤了圣体，如何能够登城？”

听了魏清慧这几句话，崇祯脸上微露笑意，点头说：

“好吧，用膳好啦！”

虽然已经尽量“减膳”，但是御膳房依然捧来了十几样小菜和点心。崇祯只吃了一小碗龙眼莲子粥和一个小小的夹肉糜的芝麻饼，忽然想到吴三桂的救兵可能又是一次空想，今日李自成必将猛烈攻城，便不再吃下去，神色惨暗地投箸而起，对吴祥说道：

“辰时一刻，御门早朝，不得有误！”

魏清慧和御前太监们都吃了一惊，望望吴祥。吴祥本来应该提醒皇上今日不是常朝的日子，但看见皇上方寸已乱，便不敢说话，只得赶快准备。

过了不久，午门上的钟声响了。又过了一阵，崇祯乘辇上朝。吴祥和乾清宫中的一部分太监随驾去了。

魏清慧知道朝廷规矩，不在上朝的日子，只有出特别大事，才由午门鸣钟，召集文武百官进宫。她害怕合宫惊疑，在皇上乘辇走后，赶快差遣宫女分头去坤宁宫、翊坤宫、慈庆宫等处，向各位娘娘奏明如今午门敲钟并没有紧急大事。随后她回到自己的闺房，关起房门，坐下休息。

她想着此时皇上该到平台了。仓促敲钟，绝不会有群臣上朝，皇上岂不震怒？岂不伤心？她又忽然想到她今早为着使皇上用膳，灵机一动，编了个金钱卜卦的谎言宽慰圣心。虽然这事已经过去，但是她在良心上责备自己的欺君，暗暗地叹了口气。随即又想，何妨趁着此刻没事，诚心地用金钱卜一卦，向神灵问一问吴三桂的救兵是否能来，北京城的吉凶如何。于是她在银盆中倒进温水，重新净了手，在北墙上悬挂的观世音像轴前点了三炷香，然后从一个雕花红漆樟木箱中取出一个黄绫包儿，恭敬地打开，露出锦盒。她忽然迟疑了，不敢取出金钱；想了片刻，终于下了决心，小心地将两枚金钱“请出”，放在锦盒前边，不让碰出一点声音。她跪到拜垫上，虔诚地叩了三个头，默然片刻，然后平身，拣起金钱，握在手中，摇了三下，却又迟疑了，不敢将金钱从手中倒出。她重新向观世音的神像默祷，仿佛看见这出自前朝宫中名画师恭绘的白描神像的衣纹在微微飘动。她不禁热泪盈眶，又哽咽地祷告一句：

“请菩萨赐一吉卦！”

两枚金钱倒在桌面上，有一枚先俯在桌上，分明是钱镘 [1] 朝上，另一枚还在摇动。她小声祈求：“钱镘朝下！朝下！”然而这一枚又是镘朝上！她几乎想哭，但是胆子一壮，立刻将两枚金钱拣起，握在手中，重新祷告，重新摇了三下，撒到桌上，竟然又是“黑卦”！魏清慧大为绝望，不敢卜第三次了。她抬头望着观世音。虽然观世音依旧用一只纤纤的素手持宝瓶，一只纤纤的素手持杨柳枝，依旧神态娴静地侧首下望，然而魏宫人似乎看见她不再像往日一样带着若有若无的慈祥微笑，而是带着满面愁容。魏清慧忽然想到城破之后，皇上的殉国和她的殉节，不由得一阵惊恐，在心中悲声叫道：

“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啊！”

崇祯登极以后，每日黎明即起，焚香拜天，然后上朝。只是从李自成的大军过了宣府以后，他为军事紧急，许多问题需要他随时处理，也需要随时召见少数臣工密商，才将每日早朝的办法停止，改为逢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今日不是三六九日，忽然决定上朝，前一日并未传谕，群臣如何能够赶来？

当崇祯乘辇到了建极殿时，忽然想到自己错了。他后悔自己的“方寸已乱”，在心中叹道：“难道这也是亡国之象？”但是午门上的钟声已经响过一阵，要取消上朝已经晚了。他转念一想，在目前这样时候，纵然在平台只看见几个臣工也是好的，也许会有人想出应急办法，今天倘若吴三桂的救兵不到，“逆贼”破城，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御门听政了……

一阵伤心，使他几乎痛哭。但是平台的丹墀上静鞭已响，他也在右后门的里边落辇了。

平日常朝，虽然不设卤簿，也不奏乐，但是在丹墀上有鸿胪寺官员和负责纠正朝仪的御史，还有一大批锦衣力士在丹墀旁肃立侍候。至于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天子近臣，必须提前来到。今天，午门上的钟声虽然敲响一阵，但分散住在东西城和北城的官员们多数没有听见，少数听见钟声的也不能赶到。锦衣卫衙门虽然较近，但锦衣卫使吴孟明借口守东直门，正在曹化淳的公馆里密商他们自己的今后“大事”，锦衣力士等都奉命分班在皇城各处巡逻。十七年来，崇祯每次常朝，从来没有像这般朝仪失常，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太监侍候，而跪在平台上接驾的只有二位大臣：一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二是兵部侍郎协理戎政大臣（又称戎政侍郎）王家彦。李邦华今年七十一岁，白须如银，飘在胸前。王家彦今年五十七岁。崇祯看见离御案几尺外只跪着两个老臣，此外便只有十几个从乾清宫随驾来侍候的内臣，显得宫院中空空荡荡，不觉落下眼泪。在往日，举行大朝会的热闹和隆重场面不用提了，就以平时常朝来说，一般也有一二百人，按部就班，在面前跪一大片。他在心中伤心地叹息说：

“唉！亡国之象！”

他没法忍受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突然吩咐“退朝”，使左右的太监们和跪在面前的两位大臣吃了一惊。大家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儿，崇祯已经站起来向后走去。但是刚刚上辇，他就后悔不该突然退朝回宫。他想着王家彦是戎政侍郎，职掌守城之责，如今赶来上朝，必有紧要事情陈奏。他又想到须鬓如银的李邦华是四朝老臣。本月初四日，李邦华同工部尚书兼东宫大学士范景文都建议护送太子去南京。只因当时有言官反对，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此计未被采纳。难道李邦华今日又有什么新的建议不成？

“传谕李邦华、王家彦到乾清门等候召对！”崇祯向吴祥吩咐一句，声音中带着哽咽。

崇祯回到乾清宫东暖阁坐下，等待着李邦华和王家彦来到。他在心里恨恨地说：“往日，大小臣工，这个请求召对，那个请求召对，为何自从北京被围以来，国家将亡，反而没有人请求召对？往日，不但从各地每日送来许多文书，而且京城大小臣工，每日也有许多奏本，可是近三天来竟无一封奏本，无人为救此危亡之局献一策，建一议！可恨！可恨！”刚想到这里，魏清慧轻轻地掀帘进来，用永乐年间果园厂制造的雕漆龙凤托盘捧来了一杯香茶。她跪到崇祯面前，说道：

“请皇爷用茶！”

崇祯正心绪纷乱如麻，突然向魏清慧问道：

“城上有什么消息？”

魏清慧答道：“宫外事奴婢一概不知，请皇爷趁热用茶。”

崇祯猛然清醒，才注意是魏宫人跪在面前。他命魏宫人将茶杯放在茶几上，又命她退去。忽然他看见御案上放着一个四方漆盒，上有四个恭楷金字“东宫仿书”。他向魏宫人问道：

“太子的仿书又送来了？”

魏宫人回答：“是的，皇爷，刚才钟粹宫的一个宫人将太子近几天的仿书送来了。奴婢告她说皇上怕没有工夫为太子判仿，叫她带回去，等局势平定以后，再将仿书送来不迟。她说这是皇爷定的规矩，将仿书盒子交给奴婢就走了。”

“唉，此是何时，尚讲此不急之务！”

崇祯的话刚刚落音，吴祥进来，躬身禀奏：“李邦华和王家彦已经来到乾清门，候旨召见。”

“叫他们赶快进来！”

过了片刻，一个太监掀开帘子，李邦华在前，王家彦在后，进入暖阁，在崇祯面前叩头。崇祯问道：

“王家彦，城上守御如何？逆贼有何动静？”

王家彦奏道：“陛下，城上兵力单薄，众心已散。前日在沙河和土城关外防守的三大营兵遇敌即溃，一部分降了敌人，如今在西直门和阜成门外攻城的多是三大营的降兵，真正贼兵反而在后边休息。三大营降兵同守城军民不断说话，称说逆贼兵力如何强大，劝城上人识时务，早一点开门投降，免遭屠戮。城上人听了他们的说话，众心更加瓦解。”

“为何不严令禁止城上城下说话？”

王家彦痛心地说：“陛下！自从逆贼来到城下，城上人心瓦解，还说什么令行禁止！微臣身为兵部侍郎兼协理戎政大臣，分守安定门，从十六日到昨日上午，竟不能登城巡视。几次登城，都被守城内臣挡回；张缙彦是兵部尚书，为朝廷枢密重臣，值大敌围城之日，竟然亦不能登城视察。自古以来，无此怪事！……”

王家彦说不下去，伏地泣不成声。李邦华也默默流泪，悔恨自己一生空有刚正敢言之名，却对南迁之议不敢有坚决主张，遂有今日之祸。崇祯见两位大臣哭，也不禁流泪，恨恨地说：

“内臣本是皇家的家奴，不料竟然对守城事如此儿戏！”

王家彦接着说：“前日下午，幸蒙陛下立即下一手敕：‘张缙彦登城视察，内臣不得阻挠。’从十六日下午申时以后，本兵始获登城，微臣亦随同缙彦登城。局势如此，臣为社稷忧！蒙陛下恩眷，命臣协理戎政。臣

奉命于危难之际，纵然决心以一死报陛下，但恨死不蔽辜！”

崇祯说：“家彦，卿是朕的股肱之臣。事到如今，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办法么？”

王家彦哽咽说：“皇上，人心已散，臣力已竭，臣唯有以一死报陛下知遇之恩！”

崇祯又一次陷于绝望，呜咽出声。王家彦也呜咽不止。君臣相对哭了一阵，崇祯对王家彦说道：

“卿速去城上巡视，尽力防守，以待吴三桂的救兵赶来！”

王家彦退出以后，崇祯望着李邦华说道：

“先生平身。赐坐！”

崇祯对待李邦华这样有学问、有操守的老臣一向尊重，照例称先生而不呼名。但他明白，如今不是从容论道时候。他叹一口气，随便问道：

“先生，今日朕因心中已乱，临时上朝，文武百官事前都不知道。先生已是古稀之年，如何赶来上朝？不知有何重要陈奏？”

李邦华在椅子上欠身说道：“启奏陛下，自十六日贼越过昌平以后，老臣即移住文丞相祠 [2] ，不再回家，决意到逆贼破城之日，臣即自缢于文丞相之侧。两天来……”

崇祯的心头猛一震动，挥手使邦华不要说下去。他忽然想起昨夜的一个凶梦，想到自己也要自缢，不禁掩面呜咽。片刻之后，他揩泪问道：

“先生刚才说到‘两天来’，两天来怎么了？”

“老臣两天来每至五更，命仆人牵马，到东华门外，再从紫禁城外来到阙左门 [3] 外下马，进阙左门来到午门之外，瞭望一阵，然后回去。臣以为再无见君之日了，在死前多望望午门也是为臣的一片愚忠。不料今日来到午门前边，听见钟声，恰逢陛下御门上朝，使老臣有幸再睹天颜。”

崇祯又感动又深有感慨地说：“倘若大臣每 [4] 都似先生居官清正，忠心耿耿，国事何能坏到今日地步！”

李邦华突然离开椅子，跪下叩头，颤声说道：“陛下！国家到此地步，老臣死不蔽辜！”

崇祯猛然一惊，愣了片刻，问道：“先生何出此言？”

“臣有误君误国之罪。”

“先生何事误国？”

李邦华欠身说：“正月初，贼方渡河入晋，太原尚未失陷，然识者已知京师将不能坚守。李明睿建议陛下迅速驾幸南京，然后凭借江南财赋与兵源，整军经武，对逆贼大张挞伐，先定楚、豫，次第扫荡陕、晋，此是谋国上策……”

“当时有些言官如光时亨辈竭力反对，乱了朕意。此计未行，朕如今也很后悔。十七年来许多事都坏在这帮乌鸦身上，殊为可恨！”

“虽然当时有些文臣知经而不知权，阻挠陛下南巡大计，误君误国。但臣是四朝老臣，身为都宪 [5] ，当时也顾虑重重，未能披肝沥胆，执奏南巡，也同样有误君误国之罪。”

“卿当时建议择重臣护送太子抚军南京，也不失为一个救国良策。”

“臣本意也是要建议皇上往南京去，因见李明睿的建议遭多人反对，所以臣就改为请送太子抚军南京了。”

“啊！”

“确实如此，故臣也有负国之罪。”

崇祯如梦初醒，但他对李邦华没有抱怨，摇头说道：“此是气数、气数。”停了片刻，崇祯又说：“据先生看来，当时如若朕去南京，路途如何？”

“当时李贼大军刚刚渡河入晋，欲拦截圣驾南巡，根本无此可能。欲从后追赶，尚隔两千余里。况且到处有军民守城，关河阻隔，贼骑不能长驱而进。”

“可是当时河南已失，已有贼进入山东境内，运河水路中断。”

“贼进山东省只是零星小股，倚恃虚声恫吓，并以‘剿兵安民’与‘开仓放赈’之词煽惑百姓。这都是癣疥之患。翠华 [6] 经过之处，乱民震于天威，谁人还敢犯驾？不久以前，倪元璐疏请送太子抚军南京，陛下不肯，将元璐的密疏留中。元璐见局势紧迫，又密疏建议用六十金招募一个壮士，共招募五百个敢死之士，可以溃围而出，召来勤王之师。元璐的这一密疏陛下可还记得？”

“此疏也留中了。当时逆贼尚在居庸关外，说什么溃围而出？”

“陛下！元璐因朝廷上商议应变急务如同道旁筑舍，必将因循误国，所以建议召五百敢死之士，以备护卫皇上到不得已时离开北京。这是他的一番苦心，事先同臣密谈过，但在密疏中不敢明言，恐触犯皇上忌讳。今日事已至此，臣不能不代为言之。元璐请以重金招募五百死士，非为溃

围计，为陛下南幸时扈驾计！”

“道路纷扰，纵然募到五百死士，能济何事？”

“倘若陛下南幸，当然要计出万全。此五百死士，可交一忠贞知兵文臣统带，不离圣驾前后。京师距天津只有二百余里，沿路平稳。陛下留二三重臣率京营兵固守北京待援，圣驾轻装简从，于夜间突然离京，直趋天津，只须二三日即可赶到。天津巡抚冯元彪预想陛下将有南幸之举，已准备派兵迎驾。倘若命冯元彪派兵迎至中途，亦甚容易。陛下一到天津，即召吴三桂以二千精骑速来扈驾，宁远军民可以缓缓撤入关内。”

“宫眷如何？”

“正二月间，逆贼距北京尚远，直到三月上旬，逆贼亦未临近。当时如陛下决计南幸，六宫娘娘和懿安皇后，均可平安离京。皇上只要到了天津，就如同龙归大海，腾云致雨，唯在圣心。陛下一离北京，即不再坐困愁城，可以制贼而不制于贼。如将吴三桂封为侯爵，他必感恩图报，亲率关宁铁骑扈驾。陛下还可一面密诏史可法率大军北上迎驾，一面敕左良玉进剿襄郑之贼，使贼有后顾之忧。”

“倘若盘踞中原之贼，倾巢入鲁，占据济宁与临清各地，为之奈何？”

“倘不得已，可以走海道南幸。”

“海道！”

“是的，陛下。当逆贼到达宣大后，天津巡抚冯元彪连有密疏，力陈寇至门庭，宜早布置，防患未然。后见情势已急，遣其子冯恺章飞章入奏，内言：‘京城兵力单虚，战守无一可恃。臣谨备海船二百艘，率劲卒千人，身抵通州，候圣驾旦夕南幸。’本月初七日，恺章从天津飞骑来京，遍谒阁僚。因朝中有人攻讦南迁，陛下亦讳言南幸，阁僚及大臣中竟无人敢有所主张，通政司也不肯将冯元彪的密疏转呈。冯恺章一直等候到十五日下午，因其父的密疏不能奏闻陛下，而贼兵即将来到，只好洒泪奔回天津。倘能采纳津抚之议，何有今日！冯恺章来京八天，就住在其伯父冯元飙家中，故臣亦尽知其事。值国家危亡之日，臣竟然在两件事上不能尽忠执奏，因循误国，辜负君恩，死有遗恨！”李邦华老泪纵横，银色长须在胸前索索颤抖。

崇祯对这位老臣的忠心十分感动，不禁又一次涌出热泪，哽咽说：“冯元彪的密奏，朕毫不知道。但这事责在内阁与通政司，与卿无干。”

“不，陛下！臣为总宪，可以为津抚代奏；况巡抚例兼佥都御史衔，为都察院属僚，臣有责为他代奏。只因臣见陛下讳言南迁，始而只请送东宫抚军南京，继而明知冯元彪密疏为救国良策，不敢代他上奏。臣两误陛下，决计为君殉节，缢死于文丞相之旁，但恨死不蔽辜耳！”

崇祯叹息说："不意君臣壅隔，一至于此！"

"此系我朝累世积弊，如今说也晚了！"

崇祯又问道："先生，冯元彪建议朕从海道南幸，你以为此计如何？"

"此计定能成功。元朝时候，江南漕运，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至淮安府顺淮河往东，二百多里即到海边，然后漕运由海路北上，从直沽入海河，到天津，接通惠河[7]，到达通州之张家湾。自淮安府至张家湾，海程共三千三百九十里。我朝洪武至永乐初年，运河未通，漕运均由海运。永乐十年以后，开通了会通河[8]，漕运才改以运河为主，然海运并未全废。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为内阁中书，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

崇祯似乎记起来有这么一件事，微微点头，听李邦华再说下去。

李邦华接着说道："当时陛下命廷扬造海船试试。廷扬造了两艘海船，载米数百万，于十三年六月朔日由淮安出发，望日抵天津，途中停留五日等候顺风，共用了十天，飞驶三千余里。陛下本来可以率六宫前往南京，津抚冯元彪已备好二百艘海船，足敷御驾南巡之用。淮安为江北重镇，驻有重兵。圣上只要到达淮安，何患逆贼猖獗！"

崇祯顿脚说："如今后悔已迟，可恨！可恨！"

忽然，王承恩不管皇上正同大臣谈话，神色仓皇地掀帘进来，跪到皇上面前，奏道：

"皇爷！奴婢有紧急军情奏闻！"

崇祯的脸色突然煞白，一阵心跳，问道："何事？何事？……快说！"

李邦华赶快起身，伏地叩头，说道："老臣叩辞出宫，在文丞相祠等候消息，为君尽节。"

崇祯目送李邦华出了暖阁，跟着从御座上突然站起，浑身打颤，又向王承恩惊慌问道：

"快说！是不是城上有变？"

[1] 钱镚——即金属钱币的背面，一般是没有字的一面。两枚钱币都是背面朝上，俗称"黑卦"，表示不吉或大凶。

[2] 文丞相祠——在府学胡同。

[3] 阙左门——午门外向东的一门。门外大约一丈远立有下马碑，文武百官于此下马。

[4] 每——同“们”。自宋元以来，口语都用“每”字。“们”是后来才有的新字。

[5] 都宪——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简称。

[6] 翠华——作为皇帝仪仗的一种旌旗，上边装饰着翠鸟羽毛，在古人诗文中称为翠华，往往代指旅途中的皇帝。

[7] 通惠河——元代郭守敬主持开挖的一段运河，由通州注入白河，至天津汇入海河。

[8] 会通河——从山东临清至东平之间的数百里运河，为明朝永乐年间所开。

第九章

昨夜通宵，王承恩在城上各处巡视。二更时候，他巡视到阜成门，听说李自成的老营驻扎在武清侯李皇亲别墅，距阜成门只有数里。他站在城头上观看，但见那里灯火很稠，战马嘶鸣。他命令几个守城的内臣头儿立刻将大炮对钓鱼台一带瞄准，准备燃放，但是几个太监小头儿都不听话。他们说大炮不一定能够打准，反而会惹恼敌人，受到猛烈还击，白白使城中无辜百姓在炮火中丧生。王承恩又气又急，夺过来火香要自己点炮；但小头目们都跪到他面前，有人拉住他的袍袖，苦劝他千万不要点炮。正纷争不休，一个太监匆匆来到身边，向他恭敬地说道：

“请王老爷转步到城门楼中，宗主爷 [1] 有话相谈。”

王承恩问道：“宗主爷现在此地？”

“是的，他在同东主爷 [2] 饮酒谈话，已经谈了很久，快要往别处巡视去了。”

王承恩不觉心中发疑，但因王德化和曹化淳比他的班辈高，地位尊，尤其他出自曹化淳门下，所以他不得不去城门楼中。当他跨进门槛时，两位大太监都向他微笑拱手，要他坐下。王承恩因敌情紧急，心急如焚，不肯落座。他一眼看见桌上的酒菜已残，两位深沐皇恩的老太监脸上都带有二分酒意，并无愁容，更增加他的疑心。不等他开口，王德化先呼

着他的表字说道：

“之心，你辛苦啦。”

王承恩谦恭地说：“不敢，宗主爷和东主爷都是望五之年，连日为守城操心，才是辛苦哩。”

曹化淳说道：“只要能保住北京城有惊无险，我们大家比这更辛苦十倍，也是分所应该。”

王德化紧接着说：“之心，我刚才正同东主爷为守城事商量办法，听说你在城上吩咐向钓鱼台燃放红衣大炮，内臣们不肯听话，你很生气。我害怕激出变故，所以差一个答应 [3] 去请你来。之心，你虽然不是我的门下出身 [4] ，可是我同曹爷情如兄弟，一向把你当自己门下子弟看待。我已经快满五十，精力大不如前。几年之后，这司礼监掌印一职就落在你的身上……”

王承恩心中焦急，而且有点愤怒，赶快说道：“宗主爷，您老资深望重，阅历丰富，圣上倚信方殷，何出此言？承恩虽不肖，亦从无此念，况今夕何时，京师且将不保，遑论此与大局无干之事！”

王德化笑一笑，说：“我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日后你自然明白。好，日后我将保你晋升掌印之事，此刻不必谈。”

他喝了一口温茶，接着说道：“你是奉钦命提督守城重任，在城头上有内臣和军民拒不听命，当然可以从严处置。可是之心啊，此时人心涣散，十分可怕，纵然是圣上亲自来城上下旨，也未必能雷厉风行，何况你我！”

王承恩伤心地问：“宗主爷，话虽如此，可是逆贼老营就盘踞在钓鱼台内，承恩在此时机，不对逆贼巢穴开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京师百万士民！”

王德化点头说：“你的意见很是。对钓鱼台打炮事由我吩咐，不过片时，城头上即会众炮齐鸣，使钓鱼台一带墙倒屋塌，血肉乱飞。”王德化向立在身后的答应说：“去，唤一个守城的内臣头儿进来！”他又对王承恩说：“之心，刚才我听说安定、东直、朝阳各门的情况都很紧急，你赶快去安定门瞧一瞧，这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啦。”

曹化淳起身说：“皇上命我分守朝阳门，我现在就飞马前去。宗主爷，失陪了。”随即向王德化和王承恩拱拱手，提着马鞭子下城了。

王承恩不好再说别的话，也向王德化作揖告辞。他猜不透王德化和曹化淳密谈何事，但觉得十分可疑：如今大势已去，难道他们也怀有别的打算？他越想越感到愤慨的是，王德化和曹化淳多年中依靠皇上恩宠，得到了高官厚禄，在京城中有几家大商号，在畿辅有多处庄田。他最清楚

的是逢年过节和王德化生日，他去拜节庆寿，看见王的公馆在厚载门附近，房屋成片，十分壮观。院中不仅有亭台楼阁，还有很大的花园。奴仆成群，一呼百应。王德化年轻时同一位姓贾的宫女相好，宫中习惯称为“菜户”，又称“对食”。有一年皇后千秋节，把一批年长的宫女放出宫来。贾宫人出宫后就住到王德化公馆中主持家务，俨然是女主人身份，也很受王德化的侄子们和奴仆们的尊敬，呼为太太……王承恩在马上暗想，像王德化这样沐浴皇恩，位极内臣，如今也心思不稳，可见大明朝的大势已经去了。他心中非常难过，几乎要为皇上痛哭。

当王承恩带着随从骑马奔到西长安街时，突然从城头上传来连续三响炮声，分明是向城外打去。王承恩立刻在街心驻马，回首倾听。不过片刻，又是连续几响炮声，声震大地，并听见炮弹在空中隆隆飞近，打塌了附近房屋。王承恩一起人大为惊骇，本能地慌忙下马，闪到街边屋檐之下。这一阵炮声停后，他们赶快上马，向东驰去。王承恩在马上恍然大悟，明白原来先从城头上放的三炮，只装火药，没有炮弹，所以响声无力，同随后从城外打来的大炮声大不一样。他对大势更加绝望，在心中愤恨地说：

“果然，城上人心已变，王德化和曹化淳也不可靠。皇爷孤立在上，这情况他如何知晓！”

两天来王承恩日夜不得休息，昨夜又通宵不曾合眼，头昏，疲惫，腹中饥饿，感到不能支持，于是他下了城墙，带着从人们骑马奔回家中。

王承恩的公馆在灯市大街附近的椿树胡同，公馆中有母亲、侄儿、侄媳和一群男女奴仆。吃过早饭以后，他向家人和从人们嘱咐了几句话，倒头便睡。后来他被叫醒，听了心腹从人的悄悄禀报，骇得脸色苍白。他匆匆梳洗之后，向母亲磕了三个头，哽咽说道：

“儿此刻要进宫去，今生不能再在娘面前尽孝了。但等局势稍定，您老人家带着一家人仍回天津居住，不必再留在北京城中。”

他母亲不知道出了何事，但是猜想到城破就在眼前，浑身战栗，流着泪说：

“我的儿，你快进宫去吧。自古尽忠不能尽孝。家务事我有安排，你快走吧！”

今日早晨，李自成命手下将士面对彰义门搭了一座巨大的黄色毡帐，端坐在毡帐前边，命秦晋二王坐在左右矮凳上，然后晓谕守城军民赶快打开城门投降。这件大事，竟无人向崇祯禀报。此刻听了王承恩的禀奏，崇祯浑身一震，登时脸色煞白，心头怦怦乱跳，乍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为着使自己稍微镇定，他从御案上端起一杯温茶，喝了一口。由于

手打颤，放下茶杯时杯底在御案上碰了一下，将温茶溅了出来。他愤怒地问道：

“闯贼的毡帐离彰义门有多远？”

“听说只有一里多远，不到两里。”

“城头上为何不放大炮？为何不放大炮？”

“奴婢并不在彰义门，详情不知。奴婢听到这一意外消息，赴快进宫向皇爷禀奏。”

“你速去彰义门，传朕严旨，所有大炮一齐对逆贼打去！快去！”

“听说城上不放炮，是怕伤了秦晋二王。”

“胡说！既然秦晋二王不能死社稷，降了逆贼，死也应该！你快去，亲自指挥，必使彰义门城头上众炮齐发，将逆贼及其首要文武贼伙打成肉酱！”

王承恩颤声说道：“皇爷，已经晚了！”

崇祯厉声问道：“怎么已经晚了？！”

王承恩说：“闯贼在彰义门外并没有停留多久。在奴婢得到消息时，闯贼早已回钓鱼台了。”

崇祯恨恨地叹一口气，顿脚说道：“想不到守城的内臣和军民竟如此不肯为国家效力，白白地放过闯贼！”

王承恩说道：“皇爷，城头上人心已变，大势十分不妙。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要想鼓舞守城人心，恐怕非立刻用银子厚赏不可。”

“唉，国库如洗，从哪儿筹措银子！”

崇祯没有主意，默默流泪。王承恩也知道确实国库如洗，跪地上不敢仰视，陪主子默默流泪。过了一阵，崇祯忽然生出一线希望，说：

“承恩，你速去传旨，传公、侯、伯都到朝阳门楼上会商救急之策，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倘若他们能率领家丁守城，再献出几万两银子作奖励士气之用，既是保国，也是保家。一旦国不能保，他们的富贵也就完了。你去，火速传旨，不可有误！”

王承恩心中明白，要公、侯、伯们为国家出钱出力，等于妄想，但又不能不遵旨去办，于是磕了个头，站起来说道：“奴婢遵旨！”赶快退出去了。

崇祯发呆地坐在御案旁边。他知道红衣大炮可以打到十里以外，一种炮弹可以将城墙打开缺口，另一种是开花弹，炸开来可以使一亩地范围内的人畜不死即伤。至于一般大炮，也可以打三四里远。他伤心地想："我大明三百年深仁厚泽，这些守城军民和内臣都受我大明养育之恩，为什么不对钓鱼台地方打炮？为什么不对坐在彰义门外的闯贼打炮？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他连呼三声"苍天"，猛然在御案上捶了一拳，震得茶杯子跳起来，溅湿了御案。随即他站了起来，在暖阁中狂乱走动。

乾清宫执事太监吴祥进来，大着胆子向皇帝躬身说道：

"启奏皇爷，王德化有要事要面奏陛下。"

"有什么事？城上情况如何？"

"回皇爷，城上的情况奴才不知。王德化有事要面奏皇爷。"

"王德化？"崇祯感到奇怪，又问道："你说是王德化么？他自来有事面奏，不需要别人传报，为什么不自己进来呀？"

吴祥回道："王德化登上丹墀以后，听说皇上正在生气，不敢贸然进来，所以叫奴婢来启禀皇爷。"

"叫他进来！"

王德化走进乾清宫时，两腿禁不住嗦嗦打颤。皇上的脾气他很清楚，他想着十有八成杜勋会立时被杀，他也会以带进叛监之罪连累被杀。在宣武门一时糊涂，相信了杜勋的花言巧语，如今后悔也迟了。

原来当李自成坐在彰义门外时，王德化仍在阜成门上。曹化淳转了一圈，也回到阜成门。他们因为眼见明朝大势已去，正考虑如何投降，所以得到禀报后，只是来到靠近西便门的内城转角处观看，却不下命令向城外开炮。后来他们看见李自成走后，有一个人从彰义门缒上城头，又听说是宣府监军太监杜勋进城。他们大为吃惊，立刻下城，带领一群随从骑马奔往宣武门等候。

杜勋一到彰义门城上，立刻被太监们围了起来，向他打听城外消息。他急于要进宫叩见皇帝，没有时间在城头多留，只对一个熟识的太监头儿小声说："你放心，不管谁坐天下，都不会不用内臣！"他向这个太监头儿借了一匹马，便奔往宣武门去。

杜勋在宣武门内看见了王德化和曹化淳，赶快跪下去叩头请安。王德化

又喜又惊，弯身拉他起来，叫着他的字说：

“子猷，看见你平安无恙，我很高兴。你，真胆大！你为何缒进城来，自己寻死？”

不等杜勋回答，曹化淳也说道：“前些日子，传闻你在宣化尽节，皇上特降天恩，追封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饬宣府地方官为你建忠烈祠，春秋致祭，又荫封你的侄儿为世袭锦衣千户。皇上英明，你竟敢缒进城来！给皇上知道了，不唯你活不成，你的一家人活不成，连许多缒你进城的人也都要受到连累，陪着你白送性命。你做事真是荒唐！”

杜勋也感到害怕，脸色灰白，但是他既然在大顺皇帝面前说出大话，而且已经进了内城，便只好硬着头皮，冒死进宫见皇帝。他在颤栗中向王德化和曹化淳深深一揖，请求说：

“两位老爷所言甚是。请屏退左右，愚晚有私话禀明。”

王德化将袍袖一挥，从人都退到十丈以外，谁也听不清三个权贵内臣如何商议，只见王德化和曹化淳表情沉重，有两次坚决摇头。后来王德化在迟疑中勉强点头，叹口气说：

“子猷，你平日喜欢押宝。这一宝倘若押不准，可就输惨啦！”他转向曹化淳说：“老曹，我带子猷进宫一趟，你到平则门等着。子猷从宫中出来，从平则门缒出城最为近便，不要再从彰义门缒城了。”

王德化一路走着，心中很不踏实，进宫后他叫杜勋在平台等候，自己鼓着勇气往乾清宫去见崇祯皇帝。当他进入东暖阁跪下时，崇祯一眼就看出来他的惊恐神色，厉声问道：

“王德化，你有何不好的消息禀奏？”

王德化俯伏地上，颤声回答：“回皇上，杜勋进宫来了……”

崇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大声问：“你说什么？说什么？”

“奴婢向皇上禀奏，杜勋进宫来了。”

“胡说！杜勋已经死了。你带进宫来的这个杜勋是鬼呀是人？是他的鬼魂进宫来了？”

“不是鬼魂。皇爷，是他本人进宫来了。”

在片刻中，崇祯惊吓得目瞪口呆，望着跪伏在他面前的王德化，不由得想起来近日宫中几次出现鬼魂的事，再也说不出话来。

大约二十天前，李自成破了宣府以后，他接到塘报，说监军太监杜勋同总兵官王承胤、巡抚朱之冯都被流贼捉到，慷慨不屈，骂贼尽节。尤其

是杜勋十分忠勇，手刃流贼多人，受伤被俘后，敌人劝其投降，杜勋骂不绝口，遂致见杀，死事最烈。虽然言官中有人上奏本，说杜勋已经降“贼”，所传尽节是虚，请将杜勋在京城中的弟弟和侄儿斩首，但崇祯绝不相信杜勋竟会辜负皇恩，降了“逆贼”，认为原塘报的消息是实在的。

如今猛听说杜勋确实已经进宫，有紧要事向他面奏，他怔了片刻，禁不住心中惊叫：“又一件咄咄怪事！”

停了一阵，他望着王德化问道：“王德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王德化胆怯地回答：“杜勋降贼是真，前传骂贼死节是虚。”

“你为何不早奏明？”

“奴婢原来也受蒙蔽，只以为杜勋已经为皇上尽节，不知他竟然降了逆贼。”

“他来见朕何事？”

王德化不敢说出实话，应付道：“他不肯向奴婢说明，只说这话十分重要，为解救皇上目前危难，他才冒死进城。”

“他如何进得城来？”

“他在城濠边叫城。起初城上以为是鬼魂出现，后来有认识他的内臣看清楚了，才相信他果然没死，就用绳子将他缒上来了。”

“是谁差他进城的？”

“听他说是李贼差他进城。”

崇祯气得脸色发青，说道：“该死的叛奴！去，命人将他抓起来，立刻斩首！”

王德化恳求说：“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见过他以后再斩不迟。至少可以从他口中知道一点闯贼的情况。不问就斩，连逆贼的一点情况也不知道了。”

崇祯犹豫片刻，觉得王德化的话也有道理。但是他绝不能容忍一个家奴叛变投敌，又引着敌人来围攻北京。他恨不得亲手将杜勋杀死，咬牙切齿地连声说道：“杀！杀！非杀不可！”想了片刻，决定问过杜勋以后再杀，绝不让杜勋活着出城。王德化问道：

“皇爷，要不要叫杜勋进来？”

“胡说！这乾清宫是朕十七年间敬天法祖，经营天下的庄严神圣地方，怎

么能叫这个该死的奴才进来？”

“杜勋正在平台候旨，可否就在平台召见？”

“不行！平台是朕平日‘御门听政’的地方，杜勋是该死的奴才，不配在平台受朕召见！”

“那么……皇爷，在什么地方召见好呀？”

崇祯沉吟片刻，记起来十年以前他曾经在乾清门审问并处死过一个犯罪的太监，于是向窗外问道：“吴祥在哪里？”

站在窗外的吴祥随即进来，跪到地上。崇祯吩咐吴祥作好一应准备，还要他差人去午门叫十名锦衣旗校来乾清门伺候。吴祥出去以后，崇祯恨恨地对王德化说：

“朕要在乾清门审问杜勋，你，你，你亲自去带他进来！”

王德化听见皇上两次使用“审问”二字，知道杜勋必死无疑，他自己也难逃罪责，心头怦怦狂跳，充满了恐慌和后悔。他在地上叩了一个响头，两腿不住打战，退出了乾清宫。在走下台阶时，因为心慌和两腿瘫软，几乎摔了一跤。

当杜勋到乾清门时，御案和御座已经摆好，太监们分两排肃立伺候。稍过片刻，十名锦衣旗校跑步赶到，分两排肃立阶下。这种异乎寻常的气氛简直使王德化和杜勋不能呼吸。又过了很长一阵，一个太监匆匆走出，说道：

“圣驾到！”

杜勋赶快跪下，以头伏地，不敢仰视。随即，崇祯在几名随驾太监的簇拥中出了乾清门，升了御座。一个长随太监跟在他后边，等他坐定以后，将捧来的一把宝剑从绣有“御用龙泉”四字的黄缎剑套中取出，恭敬地双手捧放在御案上。这是一柄据传是永乐皇帝用过的龙泉剑，漆成墨绿色的鲨鱼皮剑鞘上用金丝镶嵌着一条矫健的飞龙，用银丝镶嵌成朵朵白云，另外还用一些耀眼的小宝石、珊瑚、贝壳等镶嵌成日月星辰。据传永乐皇帝曾经用这把龙泉剑亲手斩过叛臣。前几年举行内操时，崇祯因慕成祖皇帝整军经武之风，命太监从内库中取出这把龙泉宝剑自己佩用，曾命人用这把宝剑在寿皇殿前斩过一个迟到的太监头儿以肃军纪。后来这把宝剑就挂在养德斋中的柱子上，据说有时在风雨雷电之夜会发出啸声。

此刻，一个长随太监将这把轻易不令人见的龙泉剑抽出了鞘放在御案上，加上崇祯皇帝的愤怒脸色，使乾清门外充满了恐怖气氛。

“杜勋，你知罪么？”崇祯开口问道，威严的声音中带着杀气。

杜勋连连叩头，颤栗说道：“奴婢死罪！奴婢死罪！恳皇爷开恩！”

崇祯恨恨地说：“朕命你到宣府监军，抵御逆贼东犯，原是把你作为心腹家臣，不想你竟然毫无良心，辜负皇恩，投降逆贼。你不能为朕尽节，却引贼东犯，罪不容诛，为什么敢来见朕？”

杜勋说道：“当时奴婢见宣府官兵都蜂拥出城，欢迎闯贼，喝禁无效，正要拔剑自刎，被手下人夺去宝剑，又被鼓噪将士挟制，强迫出城，面见李贼，使奴婢欲死不能。后来奴婢转念一想，既然军心已变，宣府已失，奴婢徒死无益，不如留下这条微命，缓急之际还可以为陛下出一点犬马之力，以报陛下豢养之恩。”

崇祯忽然产生一线幻想，冷笑一下，用略微平静的口气问道：“你已经降了闯贼，还能为朕做什么事情？”

“奴婢此次冒死进宫，就是要为陛下竭尽忠心，敬献犬马之力。”

崇祯心中惊异：莫非他能说出来使朕出城逃走的办法？随即问道：

“你究竟进宫何事，速速向朕奏明，不得隐瞒！”

杜勋叩头说：“奴婢死罪。说出来如皇爷认为不对，冒犯了天威，恳求皇爷想着这不是平常时候，暂缓雷霆之怒，饶恕奴婢万死之罪。奴婢敢在此时冒死进宫，毕竟是出自犬马忠心。”

“你说吧，只要有救朕之策，确实出自忠心，纵然说错了也不打紧。”

“目前京城绝不可守，皇上到底作何打算？”

“三天以前，吴三桂所率关宁铁骑已到山海关了，正在赶来北京勤王。逆贼屯兵于坚城之下，一旦关宁铁骑到来，逆贼必然溃逃，京城可万无一失。”

杜勋默然不语，伏在地上，等待崇祯继续问话。崇祯果然又接着问道：

“杜勋，李贼命你进城，究竟为了何事？”

杜勋知道崇祯色厉内荏，便带着恐吓和威胁的意图说道：“皇爷千古圣明，请听奴婢的逆耳忠言。李自成亲率二十万精兵进犯京师，尚有数十万人马在后接应。吴三桂虽有关宁边兵，号称精锐，但只有数万之众，远非闯贼对手。他如今闻知流贼已经包围北京，必然停留在山海关与永平之间观望徘徊，不敢冒险前来。奴婢听宋献策说，京师臣民盼望吴三桂的救兵只是望梅止渴。奴婢又听到贼中纷纷传说……”杜勋不敢直接说出，心惊胆战，咽下一口唾沫。

崇祯脸色大变，心中狂跳，怒目望着杜勋，厉声喝道：“什么传说！不要吞吞吐吐，快快奏明！”

“请恕奴婢死罪，奴婢方敢直说。”

“你说吧，快说实话！”

“贼中传说，宋献策在来京的路上卜了一卦，如今看来是有点儿应验了。”

“他卜的卦怎么说？怎么应验了？”

“卦上说，倘若十八日有微雨，十九日必定破城。倘若十八日是晴天，破城得稍迟数日。今日巳时左右，曾有微雨，奴婢暗中心惊，不觉望着城中悲叹。”

崇祯浑身打颤，拍案怒骂：“胡说！你是我家家奴，敢替逆贼做说客么？敢以此话来恐吓朕么？该死！该死的畜生！”

杜勋以头碰地，连说：“奴婢死罪！奴婢死罪！……”

崇祯忽然问道：“李贼叫你进宫来到底有何话说？”

杜勋横下心向崇祯奏道：“李自成进犯京城，但他同皇上无仇……”

“胡说，朕是万民之主，他是杀戮百姓的逆贼，何谓无仇！”

“以奴婢所知，李贼直至今天还是尊敬皇上，不说皇上一句坏话。他知道皇上也是圣君，国事都坏在朝廷上群臣不好，误了皇上，误了国家。倘若群臣得力，皇上不失为英明之主。李自成离开西安时，曾发布一张布告，沿路张贴，疆臣们和兵部一定奏报了皇上，那布告中就说得十分明白，皇上为何不信？”

李自成的北伐布告也就是檄文，虽然崇祯曾经见到，但是看了头两句就十分暴怒，立即投到地上，用脚乱踏，随即被乾清宫的太监拾起来，拿出去烧成灰烬，以后通政司衙门收到这一类能够触动“上怒”的文书再也不敢送进宫了。现在经杜勋一提醒，他马上问道：

“逆贼的布告中怎么说？”

“恳皇爷恕奴婢死罪，奴婢才敢实奏。”

“你只实奏，绝不罪你！”

杜勋的文化修养本来很低，李自成的“北伐檄文”中有一句典故他不懂，也记不清楚，只好随口胡诌，但有些话大致不差：

“奴婢记不很准，只记得有几句好像是这样写的：‘君甚英明，孤立而蒙蔽很多[5]；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还有许多话，奴婢记不清了。皇爷，连李自成的文告也称颂陛下英明，说政事腐败都因为臣下不

好。”

崇祯望着杜勋，沉默不语，一面想着李自成文告中这几句话的真正含义，一面生出了一些渺茫的幻想。过了片刻，他又向杜勋问道：

“杜勋，看来逆贼李自成虽然罪恶滔天，但良心尚未全泯。他叫你进宫见朕，究竟是何意思？”

杜勋抓住机会说道：“李自成因知朝政都是被文武群臣坏了，皇上并无失德，所以不忍心马上攻城，不肯使北京城中玉石俱焚……”

崇祯似乎猛然醒悟，问道：“他要‘清君侧’么？岂有此理！”

“皇爷，请恕奴婢直言。他不是要‘清君侧’，是要，是要……”

“是要什么？快说！”

“奴婢万死，实不敢说出口来。”

“快说！快说！一字不许隐瞒！”

杜勋连叩两个头，十分惶恐，冒着杀身之祸，吞吞吐吐地说道：

“皇爷天纵英明，烛照一切，奴婢照实把李、李、李自成的大逆不道的……意见说出，请皇爷不要震怒……李贼实是叫奴婢进宫来劝、劝说皇上……让出江山。他说，这是效法尧舜禅让之礼。他还说，只要皇上让出江山，他誓保城内官绅百姓平安，保皇上和宗室皇亲照旧安享荣华富贵。他将尊称皇上为……让皇帝，仍享帝王之福。他说……”

崇祯听到这里，将御案用力一拍，又猛力一推，几乎将御案推翻，随后突然站起，抓起横放在御案上的龙泉宝剑，登时有一道寒光在众人眼前闪烁。站在他两边和背后的太监们一个个面目失色，停止了呼吸。站立在阶下的十名锦衣旗校都以为杜勋替逆贼劝皇上让出江山，必斩无疑，立时紧张起来，紧紧地握住剑柄，准备随时登上台阶，将杜勋推出午门斩首。但皇上没有口谕，他们只能肃立等候，怒目注视伏在地上战栗叩头的杜勋。那恭立在御座背后，擎着黄伞的青年太监，担心杜勋身上暗藏兵器，可能会突然跃起，向皇上行刺，所以在刹那间按了伞柄机关，黄伞唰啦落下，伞柄上端露出来半尺长的锋利枪尖。

在众人屏息的片刻之间，王德化不敢迟误，赶快跪下，叩头说道：

“恳皇爷暂息圣怒！杜勋进宫来原是为要替陛下解救目前之危，实非帮逆贼劝陛下让出江山。请陛下命杜勋将话说完，再斩不迟。”

一团疑云扫过，崇祯将龙泉剑在御案上平着一拍，震得一支斑管狼毫朱笔从玛瑙笔架上猛然跳起，滚落案上。他厉声问道：

“杜勋，该死的奴才，你还有何话说？”

杜勋说：“皇爷！刚才说的那些效尧舜禅让天下的话，全是李贼一派胡言，奴婢当时就冒死反驳，使逆贼不得不改变主意，同意不再攻城，不再争大明江山，甘愿为圣明天子效力。”

崇祯大感意外，半信半疑，问道：“你如何劝逆贼改变主意？他又如何说不再争大明江山？”

杜勋说：“奴婢对李贼言讲，大明朝有万里江山，三百年基业，纵然你能破了北京，也不能亡了大明。江南必有宗室亲王兴师继统，以陪都为京师，用江南财富与人力，恢复中原；满洲人兵强马壮，久已虎视于关外，时时伺机南侵。大王……”

“什么大王！”

“奴婢死罪！奴婢是对闯贼说话，为要以理说服敌人，所以称他‘大王’。其实，奴婢对逆贼恨之入骨，恨不能吃他的肉，饮他的血！”

崇祯点头说：“你说下去吧。……王德化平身！”

王德化叩头起来，看见皇上脸上的怒容已减，心中略觉宽松，暗中骂道：

“好险！杜勋这小子真有一手！”

杜勋接着说：“奴婢对李贼说道，你纵能攻破北京，可是大明的臣民四海同愤，誓为皇上复仇，使你应付不暇。满洲人必然乘机进犯北京和畿辅，更可怕的是进占山西、山东两省，席卷中原。到那时你腹背受敌，反而顾南不能顾北，顾东不能顾西，到了那时，大王……”杜勋住口，重重地对自己左右掌嘴。

崇祯皱一下眉头，催促道：“说下去，快说下去。逆贼怎么说？”

杜勋又接着说：“他说他愿意拥戴皇上，拥戴大明。只要皇上肯让出一半江山给他，他愿意为皇上率领大军出关，征服辽东，平定国内。保皇上江山像铁打铜铸的一样坚固。”

崇祯片刻无言，默默地暗想：杜勋这话是真是假？哪有逆贼到此时还不想夺取江山？闯贼已经包围北京，岂有拥戴朝廷之理？显然这话不是出自李自成的真心！何况他要挟朕分给他一半江山，岂有此理！哼，这不过是来试试朕的口气罢了。但是他想从杜勋口中多知道一点敌人的情况，所以他没有动火，向站在一旁的王德化问道：

“王德化，你听杜勋这话可是真的？”

王德化赶快跪下，心头慌乱，不知如何回答。他晓得杜勋的这些话都是

漫天撒谎，欺哄皇上，但是他不能点破，使杜勋身首异处，也连累他自己惹出大祸。崇祯见王德化俯首跪地不语，便对杜勋怒冲冲地说道：

“你说的话全不可信！无非是对朕恫吓，欺朕身陷重围。你这个叛主逆奴，实实该死！……杀！”

王德化赶快提醒杜勋说：“杜勋，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以逆贼的话亵渎圣听，还不速速谢罪！”

杜勋明白必须赶快脱身，倘若再激怒皇上必将立刻被杀，于是他连叩两个头，说道：

“皇上天纵英明，烛照一切。李贼确实想逼皇上禅让江山，但经奴婢冒死相争，详陈利害，他也不能不略微动心，说只要皇上封他为王，世守秦晋，他愿意不进北京，率大军征剿辽东。但奴婢人微言轻，必须皇上钦差一二皇亲重臣，出城详议；议定之后，对天盟誓，并请皇上颁降明诏，宣谕四海，天下共闻。李贼本来定于今日申时攻城，后来为等候奴婢回话，决定暂缓攻城。李贼还说，他可以退兵二十里，以待盟誓。”

崇祯问：“他要申时攻城？”

“是的，皇爷。此刻已是未时。倘若奴婢在申时前不出城回话，李贼就下令攻城了。”

崇祯本来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又有十七年丰富的政治经验，像杜勋的话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如何能欺骗他？但是一则他此时心慌意乱，失去常态；二则此时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救命和保国的机会，他也不肯放过。李自成兵围京师，胁迫他封王裂土，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此刻作为缓兵之计，他以为只好同意，求得北京城在二三日内不被攻破，以等候吴三桂救兵来到。他望着杜勋思忖片刻，说道：

“你赶快出城去吧。必须使逆贼李自成上体朕心，不要攻城，能退兵二十里外更好。朕明日一早即钦差皇亲重臣携带手诏，出城去面议封王裂土及讨伐东虏之事。你速速出城！”

杜勋叩头说：“皇上圣明，京师臣民之福，国家之福。万岁，万万岁！”

崇祯立刻起身，回到乾清宫东暖阁中。此时过了午膳时候已经很久。尚膳监一个太监来到他面前跪下，恭问是否即用午膳。崇祯无意用膳，挥手使太监退出。他的心中充满了狐疑、愤懑和屈辱，眼泪滚落颊上。他很快清醒起来，明白杜勋说的那些话，只有李自成逼他禅让是真，其余的全是信口胡说，绝非李贼原意。他将吴祥叫到面前，恨恨地吩咐：

“你火速亲自带人到城上将杜勋抓回，在午门外乱棍打死！”

杜勋离开乾清门以后，同王德化赶快走出紫禁城，到长安右门外上马，

扬鞭疾驰，到阜成门下马，登上城头。曹化淳早在城楼等候，并且命人备好酒肴。杜勋已经很饿，坐下去饮了一杯长春露酒，正要吃菜，王德化提醒说：

“子猷，皇上秉性多疑善变，你赶快缒城走吧！”

杜勋一听，投箸而起，连声说：“是，是。宗主爷想得周到！”

王德化又叮咛说：“子猷，李王坐了天下，你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我同曹东主都已年近半百，早有退隐之心。今后要仰仗你多赐关照，方好安度余年。”

杜勋说：“李王十分仁义，请两位前辈完全放心。”

城头上的长绳子和竹筐子已经准备好了。杜勋要缒下城时，被一群熟识的太监围住，问长问短。杜勋对他们说：

“你们都不要害怕。李王进城，坐了江山，我们的富贵仍然照旧。”

有个别太监还拉住他问别的话。杜勋又说：“你们不必多问，有我杜勋在，你们就不会吃亏。”说了以后，同大家拱手告别，坐在竹筐中缒下城去。

杜勋出城后不到一个时辰，申时未过，守彰义门的太监和百姓将城门打开了，西便门也跟着打开了。几千大顺军整队进入外城，占领了各处十字路口和重要街道，其他外城诸门也都随着开了。

[1] 宗主爷——明朝太监们对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尊称。司礼监有秉笔太监数人，习惯上比为“内相”，而掌印太监比为宫内“首相”。

[2] 东主爷——太监们对东厂提督太监的尊称。

[3] 答应——太监中的一种名目。

[4] 门下出身——小太监进宫后，都要拜一年长太监为师。司礼监太监多出自较有学问、有地位的老太监门下。

[5] “君甚……很多”——李自成“北伐檄文”中的原句为：“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

第十章

杜勋缒出城后，同他的奴仆和随从太监们在离城一里远的地方相会，立刻被众人包围起来，纷纷向他问长问短。杜勋说：

“多承宗主王老爷亲自带领进宫，在乾清门叩见皇上，他在旁尽心照料，才使我逢凶化吉，平安回来。东主曹老爷命人在城楼上准备了酒肴，可是我没敢在城头多停，只喝了一杯酒就缒出城来。如今饿得肚子咕噜噜叫。”

手下人告诉他，在会城门的临时公馆早已备好了一桌酒席，请他先回去休息用膳。杜勋说道：

“胡说！本监钦奉新皇爷圣谕，进宫去劝崇祯皇爷让位，皇命在身，怎能先回自己的公馆！走，先到钓鱼台行宫去面奏新君，再回会城门休息用餐不迟！”

他先到钓鱼台行宫，在值房中先见了李双喜，要求叩见大顺皇爷。李双喜事情很忙，唤一传宣官进去片刻，出来说圣上正在同牛丞相议事，牛丞相叫他去见军师禀报详情，再由军师进宫转奏。杜勋原以为李自成必会立刻召见他面奏一切，现在听了传宣官的话，心头不觉一寒，只好赶快去晋见军师。

到了军师府，宋献策同刘宗敏、李岩正围着一张八仙桌商议事情。桌上摊着一张木版印的京师地图，几乎有半张桌面大。杜勋因刘宗敏和宋献策地位崇高，所以一进来就赶快跪下叩头。刘宗敏微微一笑，没有做声。宋献策欠身拱手，笑着说：

“请坐下说话，不必多礼。”

等杜勋在离八仙桌几尺远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后，宋献策问道：“你见到崇祯了么？”

杜勋起立回答：“回军师大人，鄙人已经见到崇祯了。”

“他肯让出江山么？”

“他还指望吴三桂赶来救驾，不肯让位。”

刘宗敏用鼻孔冷笑一声，说：“哼，白日做梦！他派的两个人送手诏给吴三桂，已在通州境内给我军抓到了。哼！不管他崇祯肯不肯让出江山，我们按时进北京！你进城的时候，我就对圣上说：目前大事已定，差杜勋去劝崇祯让江山么，其实是六指儿抓痒，多一道子！崇祯没杀你，你带着脑袋回来就好，赶快歇息去吧。”

杜勋原以为他冒死进城去劝崇祯让江山，不管成不成，必会受到大顺皇

爷和大臣们的赏识，没料到既未能进行宫向新主面奏，也未能得到刘宗敏温语褒奖，他的心头猛然凉了。他不肯死心，还想多谈一点他面劝崇祯的经过，但恰在这时，有位中军副将匆匆进来，禀报彰义门和西便门相继大开，大顺军步骑兵整队入城，两座城门内的居民夹道欢迎。刘宗敏、宋献策和李岩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刘宗敏快活地大声说道：

“军师！你算得真准，果然是十八日申时进入外城！”

李岩对于明朝历代宦官之祸深为痛恨，李自成北伐檄文中那句“宦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就是李岩建议加进去的。看着杜勋进来叩头行礼，坐下说话，李岩一直稳坐在太师椅上，穆然不动，直到这时，他才开口说话：

“杜监军，我们马上要进行宫去向圣上祝贺大军进入外城，接着还要商议许多大事。你很辛苦，请回去休息吧。等军师大人有了闲工夫，再约你来一趟，听你详谈入宫劝说崇祯的经过。今天，不必多谈了。”

杜勋看一眼刘、宋对他的淡漠神情，不敢再留，匆匆退出。他心情郁郁地走出军师府大门，立刻有随从太监迎上来问：

“监军老爷，提营刘将军和军师对您说了什么话？”

杜勋强装高兴，说道：“那还用问？他们很说了些称赞的话。军师本来要留我详细谈谈，因皇上宣他们立刻进行宫议事，我只好赶快告辞。”

杜勋的一个亲信太监说：“老爷，看来您在新朝中要做司礼监掌印太监已经十拿九稳了！”

杜勋辞出后，宋献策对刘宗敏笑着说：“捷轩，我们该进宫去向圣上贺喜了。”他看一眼手中的一张纸，接着说：“我们正好商议已毕。你的提营首总将军府还按原来商定的，驻在田皇亲宅。那里有两三百间房屋，比较宽绰，倘若不够用，同一条胡同中还有几处达官宅第，可以征用。”

刘宗敏要先回驻地一次，以便派遣执法将领，率兵进入外城巡逻。

宋献策趁身边没有别人，小声向李岩嘱咐道：

“林泉，你我多年知心，互相敬重，无话不谈。今日北京外城已破，破内城只是指顾间事。多年苦战，正为今日胜利。如今不仅主上十分高兴，满朝文武和全军将士莫不欢欣鼓舞。在西安出师之前，文臣中你我二人，武将中田玉峰，都主张持重，以巩固中原和与民图治为当务之急。然而皇上与捷轩锐意东征，而新近从龙之臣都打顺风旗，朝廷上下几乎全是赞同北伐幽燕之声。皇上对我们的意见颇不愿听。田玉峰随皇上起

义很早，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却听说他被召进宫中，当面受了责备，他也不再说话了。我一看情况不对，赶快劝你不要再说话。当时的情状，你还记得么？”

李岩轻轻点头：“弟当然记得。目前虽然我大军已来到北京，但是我们建议缓进之策，未必即非。”

宋献策说：“林泉！我们同皇上君臣之名分已定，有些事可谏则谏，不可谏则止。自古在朝廷上謇謇谔谔之士，虽怀无限忠心，难免不多言获罪，身蒙不测之祸。仁兄出身于宦门公子，读书好学，早登乡榜，被迫起义，实非得已；起义后，身在军中，犹不忘功成之后，急流勇退，归隐山林。此是足下比世俗高洁之处，然亦是足下不能与世俗和光同尘的弱点。今晚皇上正是大业将成、志得意满时候，在群臣一片颂扬声中，兄千万说话小心。”

李岩心中感谢宋献策的关照，轻轻叹一口气，说道：“身为大顺之臣，岂能不忠于大顺之事。皇上率二十万之众渡河北伐，中途又分散兵力，来北京只有六万之众，可谓孤军深入。倘有挫折，不堪设想。弟忠心为国，不能不心怀殷忧。这道理足下完全知道。比如下棋，往往看似胜棋，不小心一着失误，全盘皆输。弟自束发受书，略知忠臣立身事君之道，往往心所忧患，不忍不言。”

宋献策点点头，说道：

“林泉，你对国事怀着殷忧，这心情我很明白。但今晚在皇上面前，你必须说话谨慎。纵然是有利于国的意见，今晚不该说的也不要说，以免……噢，快进宫吧，迟了不好！”

当刘宗敏、牛、宋、李岩等进殿时，李自成正坐在临时设的宝座上。他吩咐他们坐下，说道：

“果然如献策所卜，如有微雨，十八日破外城，十九日黎明破内城。”

他忍不住放声大笑，接着又说：“自孤起义以来，至今已十六年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血流成河，果有今日！”

牛金星说道：“朱元璋于至正十二年起义，初为郭子兴亲兵，经十五年而身登九五，建立大明。我皇上自起义至去年进入西安，建立大顺，也是十五年，只欠举行登极大典耳。英雄提三尺剑定天下，何其相似？敢言皇上功业彪炳，必将远迈洪武！”

李自成谦逊地说：“孤出身农家，幼为牧童，长为驿卒，无德无能，得有今日，全靠你们众文武之力。孤现在找你们前来，不为别事，只商量明日如何进城，进了紫禁城住在什么宫中。捷轩，对明日进城的事，有何安排？”

刘宗敏说：“陛下，臣已告诉补之，明日破了内城，他必须亲自率领一千将士，尽快进入紫禁城中清宫。先派兵把守紫禁城四门，严禁出入，不许宫女和太监们逃散，严禁抢劫宫中财物，严禁火灾，更不许太监中有人暗藏兵器。各处宫殿，角角落落，要仔细清查。”李自成问道：“李强和双喜的三千御营亲军驻扎何处？”

“御营亲军驻扎在皇城以内。在李过清宫时，御营亲军除双喜率领五百将士扈驾之外，都由李强率领，紧随在李过部队的后边进城。以后吴汝义和双喜就率领五百亲军驻扎紫禁城内，担负警跸重任。为着使吴汝义熟悉紫禁城中情况，我命他随补之一起清宫。我想到的事儿就是这些，至于皇上明日由何处进城，居住何处宫殿，这是宰相和军师们的事，请陛下问问他们。”

李自成含笑点头，眼睛转向牛金星和正副军师。

牛金星恭敬地说道：“阴阳五行之理，臣不如献策。请陛下垂问军师。”

李自成转向宋献策：“献策，你快说吧。”

宋献策说道：“陛下，倘若如微臣所卜，明日五更破了内城，臣认为应于卯时二刻从钓鱼台鸣炮启驾，巳时三刻进紫禁城，午未之间在宫中受随驾来京的百官朝贺。”

李自成问：“我们骑马进皇城，需要两个时辰么？”

“是的，陛下。圣驾进北京，与进西安时情况不同，必须沿路警跸，仪仗前导，群臣扈从，缓辔徐行。而且，圣驾不是走阜成门进城，而是从德胜门进城，再由德胜门向南……”

李自成觉得奇怪：“为什么放着近路不走，要绕道走德胜门进城？”

“德胜门在北京城的乾方，乾为人君之象。陛下从乾方入城，方是大吉。《易经》上说得明白，启东与林泉必都记得。”他望一望牛金星和李岩，随即背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1] 此系孔圣人之言，皆言人君初得天下之事。所以微臣敬谨建议，请陛下绕道走德胜门入城为宜。”

李自成虽对宋献策的话半懂不懂，但这些话既然出自《易经》，又出自孔圣人，他就信之不疑，频频点头，转望牛金星，以含笑的眼色相问：

“你以为如何？”

牛金星赶快说道：“军师所言极是，请皇上即决定从德胜门进城。”

李自成又望着军师问道：“从德胜门进城之后，从何处进皇城最为近

便？”

宋献策说；“圣驾进德胜门后，先向西走不远，转上一条南北大街，正对阜成门是西四牌楼。过了西四牌楼，顺大街继续往南走，过了西单牌楼，便是西长安街。走完西长安街以后便到皇城的长安右门或称西长安门，共有三阙，俗称三座门。”

李自成截住问道：“从这里进皇城？”

“不，还得绕道。”

“八卦方位不利？”

“不是为的八卦方位。西三座门是一座偏门。皇上应由皇城的正门进去，南门才是正门。圣驾到了西三座门前边不远，从公生右门向南，过武功牌楼到了棋盘街，便到了大明门，这才是皇城南门。大明门有三阙，中门是御道，平时不开。此时中门大开，圣驾乘马走御道进入皇城.文武百官及御营亲军均在下马碑前下马，牵着马分从左右门进去。再过千步廊，就到承天门了。”

宋献策对京师地理如此清楚，对皇上进皇城的道路，如此了若指掌，使大家听了无不佩服。刘宗敏忘记是在皇上面前，在宋献策的肩膀上狠拍一掌，说道：

“你宋矮子果然不凡！”

宋献策说：“明日皇上进入北京，是我朝开国时一件大事，做军师的自然要细心筹划，力求万全。”

李自成面带春风，先表示称赞地点点头，又笑着说：

“孤于崇祯十四年春天进洛阳，十五年冬天进襄阳，去年十月进西安，都没有这么多的讲究，进去也就进去啦，还不是照样胜利？如今连进城门也要讲五行八卦，讲究趋吉避凶的事情越来越多啦。”

宋献策说：“从前陛下进洛阳，进襄阳，进西安，均在戎马倥偬之际，且在尚未建国改元之时。今日陛下已经建国大顺，改元永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所谓今非昔比。”

议定了明日圣驾从德胜门进城的大事之后，大家叩头退出。李自成唤住宋献策和李岩，说：

“昨日在昌平州，有人建议孤进紫禁城后住乾清宫，有人建议住文华殿。你们精通阴阳五行，孤到底住在什么宫殿为吉利，晚膳后再来御前商定。”

晚膳后不久，宋献策和李岩不曾休息就奉召进宫了。坐下以后，李自成先不问宋献策，亲切地呼着李岩的表字问道：

“林泉，明日就要进北京内城，你认为孤应居何处宫殿为宜？”

李岩恭敬地回答：“关于陛下应驻跸何宫，臣曾与宋军师私下议论过。宋军师的主张臣颇佩服，他的意见是陛下驻跸武英殿最好不过。”

李自成立刻转向军师：“武英殿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能住乾清宫？”

宋献策回答：“乾清宫为崇祯长年居住与处理国事之处，今日亡国，不论其在何处自尽，该宫都必为戾气所积，不作大的祓除，居之甚为不祥……”

“有人建议孤居住文华殿，你以为如何？”不待宋献策说完，李自成又问。

李岩奏道：“在昌平州御前会议时，有人建议，陛下以居住文华殿为最适宜。又说文华殿在皇极门之东，东华门之内。陛下驻跸文华殿正符合古语‘紫气东来’之谶。还说……”

李自成插了一句：“还说，文华殿离内阁很近。”

“‘紫气东来’说的是昔日老子因道不行于中国，骑青牛出函谷关西去。关令尹喜望见紫气自东西来，认为将有圣人来到。不久，果然老子来到了函谷关。如今陛下躬率义师，自西东征幽燕，故‘紫气东来’一语不是陛下祥瑞之谶，只有献策所献‘十八孩儿兑上坐’之谶方为陛下受命之符。”

李自成含笑点头：“对，对。你说下去，说下去！”

李岩接着说：“武英殿在皇极门之西，西华门之内，与文华殿遥遥相对，在紫禁城中居于兑方。陛下虽以北京为行在，不拟久留，但驻跸期间，也不应忘‘兑上坐’三字之谶。”

李自成大为高兴，说道：“多亏你们提醒，孤决定住在武英殿！”

李岩又说道：“臣等建议蒙陛下欣然同意，不胜欢忭鼓舞之至！趁此机会，臣欲就此事有所进言，望陛下俯听一二。”

“你说吧，不要顾虑。”

“臣不如献策深明五行八卦之理，但往年为科举考试，对《易经》也曾反复读过。文华殿在紫禁城中居于震方。《说卦》云：‘万物出于震。震，东方也。’震卦主东方，又为春天之卦，又主万物生长发育。总之是一片和悦景象……”

“这与今日的情况也颇相合。”

“不然，陛下。”李岩停了停，望一眼皇上的神色，接着说道，“臣请陛下恕罪，听臣冒昧直言。献策与臣，备位正副军师，参预帷幄，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故日常所虑者多，不能不常怀殷忧。许多文武大臣因见我皇上义旗东指，一路迎降，势如破竹，将唾手而克北京，取明朝江山如拾芥，上下欢腾，如醉春风。臣与献策，只怕粗心大意，变生不测。如今尚不是偃武修文时候，请陛下居住武英殿，除为了顺应‘兑上坐’之谶，也为了昭示群臣：得了北京，尚非天下太平之时。”

李自成心中一动，问道：“孤登极之后，也不愿再有恶战，也打算偃武修文，使天下早享太平之福。现在就剩一个吴三桂。他如不投降，就用兵征剿，不留肘腋之患。你们说是么？”

李岩回答说：“吴三桂在山海卫驻军，如今前进不能，退无所据，实际不足为虑。臣等以为目前可虑者不是吴三桂，而是满洲。我军初到北京，立脚未稳，万一东虏乘机入塞，而吴三桂与之勾结，必为大患，所以不能不小心防范。”

李自成自从“定鼎长安”以来，在心态上起了很大变化。他陶醉于辉煌的军事胜利，除歌颂胜利的话以外，不愿听不同的意见。那些新降的文臣，看出新圣上的喜好，都投其所好歌功颂德。现在听了李岩的话，李自成好似被浇了一股冷水。只是为着表示他虚怀纳谏，没有露出来不悦之色。他望望宋献策，明白宋和李有一样看法，于是勉强笑着说：

“你们是孤的亲信谋臣，历年来赞襄帷幄，果然不同于一班文臣。不过……”他沉吟片刻，接着说，“以孤想来，满洲人未必敢在此时南犯。”

宋献策赶快说道：“陛下英明，比臣等料事深远。愿闻陛下睿见，以释愚臣杞忧。”

李自成又微笑一下，胸有成竹地说：“崇祯朝政腐败，兵力空虚，遂使满洲鞑子几次入犯，攻破城寨，饱掠而归。目前我大军攻破北京，建立新朝。我军声威，谅满洲也会知道。以孤忖度，满洲人不足为虑。”

宋献策说道：“陛下睿谋宏远，烛照虏情，实非臣等所及。然臣等恐事出料外，不得不防，所以已命刘体纯不必等候进入北京，即率他所部人马由昌平直趋通州，立即刺探山海关与辽东军情，不可稍有疏忽。”

“很好，很好。这部署也深合孤意。”

李岩见皇上毕竟英明，肯听进言，赶快又说道：“陛下，我朝新建，同东虏必有一战，不可不尽早放在心中。以臣之愚见，从明日攻克北京之后，即应以不可胜之势，使敌人不敢来犯。”

李自成心中认为进北京后第一件大事是举行登极大典，昭告天下，传檄

江南。李岩的话不合他的心意，但是他没有流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含笑问道：

“如何使敌人不敢来犯？”

李岩回答说：“《孙子》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臣以为这‘修道而保法’一句话，言简意赅，深具至理，陛下应反复思之。”

“孤在商洛山中时，每日练兵之外，《孙子十三篇》也仔细读过多遍。你说的‘修道而保法’这一句，孤也记得。你此刻提到这句话是何意思？不妨明白说出，无庸忌讳。”

宋献策看出来皇上微露不悦之色，暗中用脚尖在李岩的脚上碰了一下，要他适可而止。但李岩不顾宋献策的暗示，向皇上说道：

“关于孙子的这句话，诸家注释，各有发挥。臣以为诗人杜牧的注解最得真谛。按照杜牧的注解，道就是仁义，就是仁政；法就是法制，既指治理国家的法制，也指军纪严明。所以臣唯望陛下不忘‘修道而保法’，便不必担忧东虏乘机入犯了。”

李自成问：“明日上午就要进北京内城，如何才是‘修道而保法’？请言其详。”

李岩凭着一片忠心，明知皇上不会听从，还是大胆地直言：“原来陛下早已决定，破城之后，将明朝勋戚与六品以上官员，除少数素有清廉之名的朝臣以外，全数逮捕，拷掠追赃，以济国用。皇上又念三军将士多年来追随陛下暴霜露，冒白刃，幸而不死，得有今日，所以决定城破之后，三军入城驻扎，与民同乐。当时臣与献策对此两项决定，都曾谏阻，区区忠言，未蒙皇上见纳。今日我大军即入北京内城。臣冒死再次进言，请陛下取消成命，以利国家，不使敌人有可乘之机。”

李自成沉默片刻，问道：“倘若孤取消成命，如何处置方好？”

“陛下是一国之君，遇有大事，俯听众议，断自宸衷。众多部队，何者进城警备弹压，何者在城外原地驻扎，候令进止，今晚陛下即可下一上谕，诸将遵谕而行，不得稍违。至于原议对勋戚大臣拷掠追赃之事，可在今晚或明日进城时传谕汝侯刘宗敏，暂缓执行，听候再议。”

宋献策已经从李自成的神色上看出来“圣心”不悦，正想再踢一下李岩的脚，而李岩却耐不住接着说道：

“臣愚，值此进入北京之际，唯以效忠陛下为念，故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国家开业奠基，成为千古楷模。陛下应记得汉高祖初克咸阳，听了樊哙与张良的进言，随即从咸阳退出，还军灞上，与父老‘约法三章’，就是约定了三件大事：杀人者死罪，犯伤人罪与盗窃罪的，都要依法治罪。除这三条之外，秦朝的一切旧法全部废除，所以沛公在关中深

受百姓爱戴。明日陛下进北京，当然与汉高祖入咸阳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刘邦尚未称帝，名义仅是沛公。今日陛下已是大顺皇帝，当然应驻跸于紫禁城内。但大军数万人都驻扎北京城内，军民混杂，臣窃以为非计。至于将明朝的勋戚大臣一齐逮捕，拷掠追赃，臣请缓行。首先在北京行宽仁之政，以收揽天下人心。俟大局安定之后，择勋戚大臣中罪恶昭著、万民痛恨的，惩治几个，其余降顺的一概不究。如此行事，不唯使北京安堵如常，而且使各地观望者望风归顺，也使敌对者无机可乘。”

“你还有什么建议？”

“还有一事，亦望陛下斟酌。”

“何事？”

“进入北京之后，如何赈济京师饥民，也望陛下斟酌决定。”

李自成向宋献策问道：“献策，林泉建议诸事，你以为如何？”

宋献策明白关于驻军城内与对大臣拷掠追赃都是在西安决定的，为刘宗敏和陕西将领所主张。李自成虽然英明，却十分倚信以刘宗敏为首的陕西将领，所以李岩今夜提出前两条建议，已经晚了，徒惹皇上心中不快。他必须为李岩缓和一下，于是婉转说道：

“陛下睿智过人，胸怀开朗，颇有唐太宗之风。林泉今晚直言建议，也是仰慕古人，欲效魏徵之骨鲠。君臣契合，先后辉映，必将成为千古美谈。陛下进北京后，对官民行宽仁之政，收揽人心，并将人马驻扎城外，一则有利于招降吴三桂，二则使东虏见我无隙可乘，不敢来犯。林泉的这两条建议，均是为国家着想，出自一片忠心。只是以上二事皇上在西安出师之前已与汝侯商定，亦为诸将之愿，早已宣布于众，临时不好收回成命。不妨在明日大军进入内城时，皇上重降圣旨，谕三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违者斩首。至于拷掠追赃之事，如何适可而止，先严后宽，由陛下斟酌情况而定。”

李自成点头说：“你的意见很好，由孤斟酌好啦。”

宋献策和李岩刚离开钓鱼台行宫，李自成将吴汝义和李双喜叫到面前，又命传宣官去叫天佑阁大学士牛金星立刻进宫。

丞相府的临时驻地距行宫不足一里。牛金星听到宣召就立即前来。由于各种原因，在李自成心上，牛金星的分量比宋献策要重一些，所以召见过宋献策和李岩之后，又立刻将牛金星召进行宫来。

李自成问道：“两位军师建议孤居住武英殿，以合《谶记》上‘十八孩儿

兑上坐’的话。先生以为如何？”

“陛下如何决定？”

“孤听了他们的面奏，觉得很有道理，已经同意。倘若你认为尚有不妥之处，不妨直言，还来得及重新商议。”

“他们的建议很好。陛下立即采纳，实为英明过人。”

李自成又问道：“对于清宫的事，你有什么意见？”

“清宫之事，凡臣能够想到的，献策与林泉必然都已想到。只有一事，臣要面奏陛下……”

牛金星话未说完，传宣官进来，跪在李自成的脚前奏道：

“启禀皇爷，汝侯刘宗敏前来见驾。”

“传他进来！”

刘宗敏并没有等待传禀，而是跟随在传宣官后边直往里走，脚步踏得砖地咚咚响。李自成刚说完“传他进来”一句话，他已经进来了。他来到李自成面前，叉手躬身，声音洪亮地说道：

“万岁！今晚我们都别想睡啦，准备明日一早进城！”

李自成心中猛然一喜，强装冷静地说道：“坐下。坐下说话。”

等刘宗敏坐下以后，他接着问道：“有什么新消息？”

“明早黎明时候，九门齐开。”

“军师府知道么？”

“军师府的消息灵通。我刚才得到禀报，献策那里自然也得到禀报了。”

“刚才献策和林泉在孤面前谈了很久。两位军师说，武英殿在紫禁城中的兑方，建议孤居住武英殿，孤已经同意了。”

“啊，也是，‘十八孩儿兑上坐’嘛！这建议也很重要，皇上当然同意。”

“他们还有三条建议。”

“哪三条？”

“在西安时，献策、林泉，还有玉峰，就对东征幽燕的大计持有异议。他们建议先经营中原、秦、晋和山东各处，两年后再向北京进兵。他们受到孤的责备，才不敢坚持暂缓东征之议。当时在御前会议上商定了进北

京的三件大事：一是进北京就筹备登极大典；二是逮捕明朝勋戚大臣，拷掠追赃，以济国用；三是体念将士们多年辛苦，决定驻军城内，休息半月，军民同乐。估计在半月之内，登极大典就能举行。当时献策和林泉因谏阻东征受了孤的责备，对破北京后休军城内和拷掠追赃两件事都无二话，但是他们心中并不赞同。今晚由林泉建议，献策赞同，一唱一和劝孤改变原议。他们建议：第一，将大军驻扎城外，只派少数人马入城，维护城内治安；第二，暂缓追赃，效法汉刘邦入咸阳后对父老的‘约法三章’；第三，向北京贫民开仓放赈。”

刘宗敏笑道：“他们的建议也是出于忠心，只是太书生气啦。启东，你说是么？”

牛金星虽然心中同意宋献策和李岩的建议，但是他深知李自成所依赖的是以刘宗敏为首的陕西武将，而急于东征幽燕以及破北京后休兵城内和逮捕明朝的勋戚大臣拷掠追赃，都是陕西武将们的主张，所以他只好说道：

“我皇上应天顺人，由西安出师，一路势如破竹，明日一早就进入北京内城。如此武功，实为千古少有。进入北京之后，赶快举行登极大典，以慰天下百姓之望，这是许多大事中最大的一件事。我大顺满朝文武，咸同此心。至于其他诸事，如大军是否应该暂驻北京城内休息，是否应该进北京就将明朝勋戚大臣逮捕追赃，非我大顺朝眼下立国的根本大计。凡事有经有权，献策与林泉所奏，也许是狃于刘邦入咸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故事，知经而不知权。此时陛下既要容臣工们各抒己见，也要断自宸衷。俗话说：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帝王为一国之主，在八卦为乾。国家大事，众说不一，断自宸衷，称为乾断，自古英明之主，莫不如此。”

刘宗敏顿时忘了是在皇上面前，不觉哈哈大笑，说道：

“你说得真好，不怪是大顺朝开国宰相！”

一个宣诏官进来，禀报说正副军师在宫门求见皇爷。李自成正在高兴，说道：

“快传他们进来！”

不过片刻，宋献策和李岩毕恭毕敬地躬身进来，在李自成面前行了叩头礼。李自成命他们坐下以后，随即十分高兴地问道：

“破了外城以后，守内城的太监和军民，跟着就人心瓦解，已经传出话来，明日五更打开城门迎降。这好消息你们都知道么？”

宋献策欠身答道：“臣等知道，也在臣等意料之中，所以已拟定了皇上入城节略，命军师府中司缮吏员誊抄数份，如今带来行宫。不知所拟是否妥当，请林泉取出，在御前恭读，请旨定夺。”

李岩从袖中取出一个简便的红绫文书匣，打开取出四份用恭楷缮写的红纸文件，题目是《圣驾入城节略》。他先将一份捧呈御案，再将一份给刘宗敏，一份给牛金星，自己留下一份，然后对皇上恭读节略。李自成面含微笑，频频点头，对两位军师说：

“你们的节略对入城诸事写得很清楚。仓促之间，难得你们计议得这么周到！”随即转向牛金星问道：“你以为如何？”

牛金星欠身回答：“臣忝居宰相之职，但对圣驾如何入城，一应诸事，尚未考虑如此周详。两位军师所拟节略，臣十分同意。然有一事，还请陛下与两位军师斟酌。”

“何事？”

“吴汝义将军的职衔，似与他的责权有所不符。”

宋献策说道：“丞相所虑极是。我朝因官制草创，颇为疏略。以前陛下称大元帅及新顺王时，吴汝义称中军制将军。去秋在西安建国，暂以秦王府为大顺皇宫，吴汝义统管宫禁之事，改称中军权将军，已觉不妥。今至北京，紫禁城内一切军政要务，头绪纷繁，都归吴汝义掌管，确应另定官职，便于施展才能。但臣等对历代职官志未曾考究，请陛下酌为钦定名称。”

李自成向牛金星问道：“启东，用何官名最好？”

牛金星捻须低头想了片刻，抬头回答说：“陛下，上古之世，设有宫正一官，专管宫内之事，见于《周礼》。秦汉以来，并无掌宫中庶事的专职官员，内廷与外廷政务交错，界限不明。到了明代，内廷事务完全由太监职掌，设置了严密的内官官制。陛下鉴于明代之弊，不再信用太监。目前吴汝义秉承皇上意旨总管行在宫内军政百务，此系我朝新创，可否暂称为宫内大臣，以待日后回长安再为确定？”

李自成点头同意，又问：“清宫的事，你还有什么建议？”

“臣请皇上命副军师李岩也带军师府若干官员和兵丁同吴汝义一起清宫。”

“为着何事？”

“清宫时有一件事必须副军师去为好。天启张皇后因不附和客魏奸党，深受国人敬重。她原籍杞县，与林泉是小同乡。她曾经身为国母，按道理她会自尽殉国。但是仓皇之际，也许自尽未成。清宫时林泉即到慈庆宫去，看张皇后是否已死。如她尚未自尽，可对她宣布大顺皇帝口谕，我朝将对她厚养终身。如她必欲自尽殉国，可派人护送她回到张皇亲府中，从容自尽。不管张皇后是否已死，将士们都不许到慈庆宫中滋扰。陛下，可以如此办么？”

“好，好，就照你的建议去办。”

时间已经过了四更。因为准备进城的事情很多，御前会议匆匆结束。

李自成虽然连日来鞍马劳累，但因为破城即在眼前，他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行宫御厨为他准备了夜宵点心，他随便吃了一点，便在亲兵护卫下登上了花园中的假山，向东方看了一阵。看到紫禁城方面并没有冒出火光，他心中产生了一串问题，默默问道：

“崇祯此刻在做什么？自尽了么？心腹太监帮助他在民间藏起来了么？他的众多宫眷今夜如何？……”

[1] “大哉乾元……”——《易经》乾卦的《彖辞》（彖，音tuàn）。《彖辞》是“十翼”之一。

崇祯皇帝之死

第十一章

杜勋走后，崇祯回到乾清宫的东暖阁，在龙椅上颓然坐下，恨恨地长叹一声，喃喃自语：

“连豢养的家奴也竟敢如此……”

他十分后悔刚才没有在乾清门将杜勋处死，以为背主投敌者戒。生了一阵闷气，他感到身体不能支撑，便回到养德斋，由宫女们服侍他躺到御榻上，勉强闭着眼睛休息。当只剩下魏清慧时，他睁开眼睛，轻轻吩咐：

“要是今日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够来到北京城外，你立刻将朕唤醒。”

魏清慧忍着哽咽答应了“遵旨”二字。

崇祯一入睡就被噩梦缠绕，后来他梦见自己是跪在奉先殿太祖高皇帝的神主前伤心痛哭。太祖爷“显圣”了。宫中藏有太祖的两种画像：一种脸孔胖胖的，神态和平而有福泽；另一种很丑，脸孔较长，下巴突出，是个猪像，同一般人很不一样。崇祯自幼听说那一轴类似猪脸的画像是按照洪武本人画的。现在向他“显圣”的就是这位长着一副猪脸、神态威严的老年皇帝。他浑身打颤，伏地叩头，哭着说：

“孙儿不肖，无福无德，不足以承继江山。流贼眼看就要破城，孙儿无面目见太祖皇爷在天之灵，已决定身殉社稷，以谢祖宗，以谢天下。”

洪武爷高坐在皇帝宝座上，长叹一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说道：“由检，你以身殉国有什么用？你应该逃出去，逃出去恢复你的祖宗江山。你还年轻，不应该白白地死在宫中！”

崇祯哭着问道：“请太祖皇爷明示，不肖孙儿如何能逃出北京？”

洪武爷沉吟说：“你总得想办法逃出北京，逃不走再自尽殉国。”

“如何逃得出去？”

崇祯俯地片刻，高皇帝没有回答。他大胆地抬起头来，但见高高的宝座上烟雾氤氲，“显圣”的容貌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灰色的、不住浮动的一团烟雾，从烟雾中传出来一声叹息。

崇祯忍不住放声痛哭。

魏清慧站在御榻旁边，连声呼唤：“皇爷！皇爷！……”

崇祯醒来，不清楚是自己哭醒，还是被人唤醒。他茫然睁开眼睛，看见魏宫人站在榻边，不觉脱口而出：

“朕梦见了太祖高皇帝！……”

魏宫人又叫道：“皇爷，大事不好，你赶快醒醒！”

崇祯猛然睁大眼睛，惊慌地问：“什么事？什么大事？……快奏！”

魏宫人声音打颤地说：“吴祥从平则门回来，他看见逆贼已经破了外城。外城城门大开，有几千步兵和骑兵从彰义门和西便门整队进城！”

崇祯登时面如土色，浑身战栗，从榻上忽地坐起，但是两脚从榻上落到朱漆脚踏板上，却穿不上靴子。魏宫人赶快跪下去，服侍他将绣着云龙的黄缎靴子穿好。崇祯问道：

“吴祥在哪里？在哪里？”

魏宫人浑身打颤，说道：“宫中规矩，任何人不准进入养德斋中奏事，所以吴祥此刻在乾清宫中恭候圣驾。”

崇祯又惊慌地问：“你听他说贼兵已经进了外城？”

“吴祥刚才慌慌张张回到宫中，要奴婢叫醒皇爷。因奴婢说皇爷十分困乏，刚刚蒙眬不久，他才告诉奴婢逆贼已经进了外城，大事不好，必须马上禀奏皇上。”

崇祯全听明白了，向魏宫人吩咐：

“叫吴祥在乾清宫等候，朕马上去听他面奏！”

他走进乾清宫的东暖阁，听吴祥禀奏。原来当吴祥奉旨到平则门上捉拿杜勋时，杜勋已经缒出了城。他正在城楼同王德化谈话，忽然有太监奔入，禀告王德化，大批贼兵进彰义门了，随后也从西便门进入外城了……

崇祯截住问道：“城门是怎么开的？”

“听说是守城的内臣和军民自己打开的。可恨成群的老百姓忘了我朝三百年天覆地载之恩，拥拥挤挤站在城门里迎接贼兵，有人还放了鞭炮。”

崇祯突然大哭：“天哪！我的二祖列宗！……”

吴祥升为乾清宫掌事太监已有数年，年年盼望着国运好转，不料竟然落到亡国地步，所以崇祯一哭，他也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哭了片刻，抬头劝道：“事已如此，请皇爷速想别法！”

崇祯哭着问：“王德化和曹化淳现在何处？”

吴祥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都已变心，而守彰义门的内臣头儿正是曹化淳的门下，但是他不敢说出实话，只好回答说：

“他们都在城上，督率众内臣和军民固守内城，不敢松懈。可是守城军民已无固志，内城破在眼前，请皇爷快想办法，不能指望王德化和曹化淳了。”

崇祯沉默片刻，又一次想起来太祖皇爷在他“显圣”时嘱咐的一句话：“你得想办法逃出北京。”可是他想不出好办法，向自己问道：

“难道等待着城破被杀，亡了祖宗江山？”

他忽然决定召集文武百官进宫来商议帮助他逃出北京之计，于是对吴祥说：

“你去传旨，午门上紧急鸣钟！”

崇祯曾经略习武艺，在煤山与寿皇殿 [1] 之间的空院中两次亲自主持过内操，此时他心情迷乱，竟然异想天开，要率一部分习过武艺的年轻内臣，再挑选几百名皇亲的年轻家丁，在今夜三更时候，突然开齐化门冲出，且战且逃，向山海关方向奔去，然后奔往南京。北京的内城尚未失去，他决定留下太子坐镇。文武百官除少数年轻有为的可以扈驾，随他逃往吴三桂军中之外，其余的都留下辅佐太子。皇后和妃嫔们能够带走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留在宫中，遵旨自尽。这决定使他感到伤心

和可怕，可是事到如今，不走这条路，又有什么办法？

从午门的城头上传来了紧急钟声。他认为，文武百官听见钟声会陆续赶来宫中，他将向惊慌失措的群臣宣布“亲征”的决定，还要宣布一通“亲征”手诏。于是他停止痛哭，坐在御案前边，在不断传来的钟声中草拟诏书。他一边拟稿，一边呜咽，不住流泪，将诏书稿子拟了撕毁，撕毁重拟。尽管事实是亡国已在眼前，仓皇出逃，生死难料，但是他要将措词写得冠冕堂皇，不但不能有损于皇帝身份，而且倘若逃不出去，这诏书传到后世也不能成为他的声名之玷，所以他几次易稿，总难满意。到钟声停止很久，崇祯才将诏书的稿子拟好。

崇祯刚刚抛下朱笔，王承恩进来了。崇祯早就盼望他赶快进宫，现在听见帘子响动，回头看见是他进来，立即问道：

“王承恩，贼兵已经进了外城，你可知道？”

“奴婢看见外城中满是贼兵，大概外城七门全开了。皇爷，既然外城已失，人无固志，这内城万不能守，望陛下速拿主意！”

“朝阳门会议如何？”

“启禀皇爷，皇亲勋臣害怕为守城捐助饷银，都不肯奉旨前来。来到朝阳门楼的只有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人来不齐，会议开不成，他们两位皇亲哭着回府。”

崇祯恨恨地说：“皇亲勋臣平日受国深恩，今日竟然如此，实在可恨！”

“皇上，不要再指望皇亲勋臣，要赶快另拿主意，不可迟误！”

“刚才午门上已经鸣钟，朕等着文武百官进宫，君臣共同商议。”

“午门上虽然鸣钟，然而事已至此，群臣不会来的。”

“朕要亲征，你看看朕刚才拟好的这通诏书！”

王承恩听皇上说出“亲征”二字，吃了一惊，赶快从皇上手中接过来诏书稿子，看了一遍，但见皇上在两张黄色笺纸上用朱笔写道：

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阽危，间不容发。不有挞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宫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

胙土之赏，绝不食言！

当王承恩阅读诏书时，崇祯焦急地从龙椅上突然站起，在暖阁中走来走去。片刻后向王承恩问道：

“你看完了？‘亲征’之计可行么？”

王承恩颤声说道：“陛下是千古英主，早应离京‘亲征’，可惜如今已经晚了！”

“晚了？！”

“是的，请恕奴婢死罪，已经晚了！……”

崇祯面如土色，又一次浑身颤栗，瞪目望着王承恩停了片刻，忽然问道：“难道你要朕坐守宫中，徒死于逆贼之手？”

“倘若三四天前，敌人尚在居庸关外，陛下决意行此出京‘亲征’之计，定可成功。眼下逆贼二十万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外城已破，只有飞鸟可以出城。陛下纵然是千古英主，无兵无将，如何能够出城‘亲征’？事到如今，奴婢只好直言，请恕奴婢死罪！”

听了王承恩的话，崇祯的头脑开始清醒，同时也失去了一股奇妙的求生力量，浑身蓦然瘫软，颓然跌坐在龙椅上，说不出一句话来。在恢复了理智的片刻中，他重新想起太祖高皇帝在他梦中“显圣”的事。太祖皇爷虽然嘱咐他应该逃出北京，可是当他询问如何逃出时，连问两次，太祖爷颇有戚容，都未回答……

王承恩又悲伤地说道：“皇爷，以奴婢估计，内城是守不住了。”

崇祯点点头，命王承恩将刚才放回到御案上的诏书稿子递给他。他把稿子撕得粉碎，投到地上，用平静的声调说道：

“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绝不再作他想，但恨群臣中无人从死耳！”

王承恩哽咽说：“奴婢愿意在地下服侍皇爷！”

崇祯定睛注视王承恩的饱含热泪的眼睛，点点头，禁不住伤心呜咽。

崇祯断定今夜或明日早晨，“贼兵”必破内城。他为要应付亡国巨变，晚膳虽然用得匆忙，却尽量吃饱，也命王承恩等大小内臣们各自饱餐一

顿。他已决定当敌兵进入内城时“以身殉国”。但是在用过晚膳以后，他坐在乾清宫的暖阁休息，忽然一股求生之欲又一次出现心头。他口谕王承恩，火速点齐三百名经过内操训练的太监来承天门外伺候。

王承恩猛然一惊，明白皇上的逃走之心未死。他立刻在崇祯脚前跪下，哽咽说道：

“皇爷，如今飞走路绝，断不能走出城门。与其以肉喂虎，不如死在宫中！”

崇祯听了王承恩的谏阻，觉得也有道理，三百名内臣护驾出城，实在太少了。然而他要拼死逃走的心思并未消失，对王承恩说道：

“你速去点齐三百名内臣，一律骑马，刀剑弓箭齐备，到承天门等候，不可误事。去吧！”

他转身走到御案旁边，来不及在龙椅上坐下，弯身提起朱笔，字体潦草地在一张黄纸上写出来一道手诏：

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速带家丁前来护驾。此谕！

写毕，命吴祥立即差一名长随，火速骑马将手诏送往新乐侯府，随即他颓然坐下，恨恨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朕志决矣！”

恰在这时，魏清慧前来给皇帝送茶。她刚才听见皇上命王承恩速点齐三百内臣护驾，准备逃出北京，明白皇上心思已乱，故有此糊涂决定，一出城门必被流贼活捉，或者顷刻被杀。现在又知道有一个长随太监去传旨召刘文炳和巩永固即刻进宫。她不知道皇上叫这两位皇亲进宫来为了何事，但是在心中默默地说：

“苍天！千万叫他们劝皇上拿定主意，不要出城！”

崇祯此时还在考虑着如何打开城门，冲杀出去。只要能逃出去，就不会亡国。但是他也想到，自己战死的可能十有八九，他必须另外想办法使太子能够不死，暂时藏在民间，以后辗转逃往南京，恢复大明江山。可是命谁来保护太子呢？他至今不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已经变心，在心慌意乱中，他吩咐：

“你速差内臣，去城上传旨，叫王德化和曹化淳火速进宫！”

下了这道口谕以后，他走出乾清宫，在丹墀上徘徊很久，等候表兄刘文炳和妹夫巩永固带着家丁前来。如今他对于死已经不再害怕，所以反觉得心中平静。他停住脚步，仰观天色。天上仍有薄云，月色不明。他想着这正是利于突围出走的夜色，出城的心意更为坚定。看见王承恩从西侧走上丹墀，他马上问道：

“三百名练过武艺的内臣到了么？”

王承恩躬身回答：“回皇爷，三百名内臣已经点齐，都遵旨在承天门外列队恭候。”

崇祯转身向乾清宫的东暖阁走去。当他跨进正殿门槛时，回头来对吴祥说道：

“命人去将朕的御马牵来一匹！”

“皇爷，今夜骑哪匹御马？”

崇祯略一思忖，为求吉利，回答说：“今夜骑吉良乘！”

他到暖阁中等候片刻，吴祥亲自进来禀报：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奉诏进宫，在乾清门恭候召见。崇祯轻声说；

“叫他们进来吧！”

刘文炳和巩永固在皇上面前叩了头，等候上谕。崇祯神色凄然，命他们平身，赐坐，然后说道：

“朕平日在诸皇亲中对你们二人最为器重，因限于祖宗制度，不许皇亲实授官职。今日国事不同平日，所以要破除旧制，召你们进宫来，委以重任。”

“请陛下明谕。”

崇祯接着说道：“逆贼进入外城的人数，想来还不会很多。朕打算出城‘亲征’，与贼决一死战，如荷祖宗之灵，逢凶化吉，杀出重围，国家事尚有可为。二卿速将家丁纠合起来，今夜随朕出城巷战如何？”

新乐侯刘文炳重新跪下，哽咽说道：“皇上！我朝祖宗制度极严，皇亲国戚不许多蓄家奴，更不许蓄养家丁。臣与驸马都尉两家，连男女老弱在内，合起来不过二三百个家奴，粗明武艺的更是寥寥无几。纵然挑选出四五十名年轻体壮奴仆，加上数百内臣，如何能够保护皇上出城？这些人从未经过阵仗。臣恐怕一出城门，他们就会惊慌四散，逃不及的便被杀或投降。”

崇祯出了一身冷汗，不知不觉地将右手攥紧又松开，听新乐侯接着说道：

“臣愿为陛下尽忠效命，不惧肝脑涂地，但恐陛下‘亲征’失利，臣死后将成为千古罪人。”

崇祯已经清醒，不觉长叹一声。他后悔自己一味想着破围出走，把天大的困难都不去想，甚至连“皇亲不许多蓄家奴”，更不许“豢养家丁”这两条“祖制”也忘了。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一大阵想入非非，实际就是张皇失措。他向驸马都尉悲声问道：

“巩永固，你有何意见？”

巩永固跪在地上哭着说道：“倘若皇上在半个月前离京，还不算迟。如今外城已破，内城陷于重围，四郊敌骑充斥，断难走出城门一步，望陛下三思！”

崇祯长叹一声，流着眼泪说道：“自古天子蒙尘，离开京城，艰难复国，并不少见，唐代即有两次。今日朕虽欲蒙尘而不可得了！天之待朕，何以如此之酷？……”说着，他忍不住放声痛哭。

两位年轻皇亲也伏地痛哭，声闻殿外。

哭过一阵，崇祯忽然说道：

“朕志决矣！”

刘文炳问：“陛下如何决定？”

“朕决定在宫中自尽，身殉社稷，再也不作他想！”

刘文炳哽咽说：“皇上殉社稷，臣将阖家殉皇上，绝不苟且偷生。”

崇祯想到了他的外祖母，心中一动，问：“瀛国夫人如何？”

提到祖母，刘文炳忍不住痛哭起来，边哭边说：“瀛国夫人今年整寿八十，不意遭此天崩地坼之变，许多话都不敢对她明说。自从孝纯皇太后[2]进宫以后，瀛国夫人因思女心切，不能见面，常常哭泣。后来知道陛下诞生，瀛国夫人才稍展愁眉。不久惊闻孝纯皇太后突然归天，瀛国夫人悲痛万分，又担心大祸临头，日夜忧愁。如此过了十年，陛下封为信王……”刘文炳忽然后悔，想到此是何时，为什么要说此闲话？于是他突然而止，伏地痛哭。

崇祯哽咽说：“你说下去，说下去。瀛国夫人年已八十，遇此亡国惨变，可以不必为国自尽。”

刘文炳接着说：“臣已与家人决定，今夜将瀛国夫人托付可靠之人，照料她安度余年。臣母及全家男女老幼，都要在贼兵进城之时，登楼自焚。臣有一妹嫁到武清侯家，出嫁一年夫死，今日臣母已差人将她接回，以便母女相守而死。”

崇祯含泪点头，随即看着巩永固问道："卿将如何厝置公主[3]灵柩？"

巩永固说："公主灵柩尚停在大厅正间，未曾殡葬。臣已命奴仆辈在大厅前后堆积柴草。一旦流贼入城，臣即率全家人进入大厅，命仆人点着柴草，死在公主灵柩周围。"

崇祯凄然问道："公主有五个儿女，年纪尚幼，如何能够使他们逃生？"

巩永固淌着泪说："公主的子女都是大明天子的外甥，绝不能令他们死于贼手。贼兵一旦进城，臣即将五个幼小子女绑在公主灵柩旁边，然后命家奴点火，与臣同死于公主之旁。"

崇祯又一阵心中刺疼，不禁以袖掩面，呜咽出声。

刘文炳说道："事已至此，请皇上不必悲伤，还请速作焚毁宫殿准备，到时候皇上偕宫眷慷慨赴火，以殉社稷，使千秋后世知皇上为英烈之主。"

崇祯对于自己如何身殉社稷和宫眷们如何尽节，心中已有主意，但现在不愿说出。他赞成两位皇亲全家自焚尽节，点点头说：

"好！不愧是皇家至亲！朕不负社稷，不负二祖列宗，卿等不负国恩，我君臣们将相见于地下……"

天上乌云更浓，月色更暗，不见星光。冷风吹过房檐，铁马叮咚。整个紫禁城笼罩着愁云惨雾。

刘文炳抬起头来说："皇上！事已至此，请恕臣直言，恕臣直言。"

崇祯猜想到他要说什么，说道："朕殉国之志已决，不再有出城之想，你有何话，赶快直说！"

"陛下！……万一，万一内城失守，皇上应当焚毁宗庙，焚毁三大殿，焚毁乾清宫。臣等望见宫中起火，知道皇上殉国，即跟着举家自焚，以报皇上厚恩。"

崇祯点点头说："卿等放心。朕非懦弱之主，绝不会落入逆贼之手。已经二更了，城破在即，卿等快回去吧！快出宫吧！"

两位皇亲叩头离开以后，崇祯在暖阁中又坐了一阵，默默地想着心事。如今剩下的心事只有三件：一是他自己如何自尽殉国。二是宫眷们如何发落，不能使他们落入"逆贼"之手，有辱国体。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使他的三个儿子逃出宫中，尤其是应该使太子活下去，以后好恢复江山。

忠心的吴祥，因在窗外听到二位皇亲向皇上建议在宫中举火自焚，皇上并没有说不同意。他想焚烧乾清宫和三大殿必须事先准备好许多干柴，到临时就来不及了。他走进暖阁，跪在崇祯面前，不敢直问准备干柴的事，只是问道：

“皇爷，事急了，有何吩咐？”

崇祯问道：“王承恩现在何处？”

“他在乾清门伺候。”

“王德化和曹化淳来了么？”

“奴婢差内臣飞马去城上传旨，叫他们速速进宫。找了几个地方，没有找到他们，请皇爷恕奴婢死罪，看来他们都躲起来了。”

崇祯恨恨将脚一顿，骂道：“该死！”又说：“牵御马伺候！告诉王承恩准备出宫！”

吴祥吓了一跳：如今出宫去要往何处？但是不敢多问，立刻叩头退出，照皇上的吩咐传旨。

崇祯走出乾清宫，对一个内臣吩咐：“将朕的三眼铳装好弹药！”然后由一个小答应提着宫灯，绕过乾清宫的东山墙，回到养德斋，颓然坐到龙椅上。魏清慧赶快跪到他面前，用战栗的低声说道：

“国家之有今日，不是皇上之过，都是群臣之罪。奴婢和乾清宫的众都人受皇爷深恩，绝不等待受辱。皇爷一旦在乾清宫中举火，奴婢等都愿赴火而死，以报皇恩！”

崇祯心中一动，想道：“莫非她窃听了朕与二位皇亲的密谈？”但是此刻即将亡国，他无心理会窃听的事，对魏清慧说道：

“为朕换一双旧的靴子！”

魏清慧赶快找来一双穿旧的靴子，跪下去替他换上。崇祯突然站起身来，又吩咐说：

“将朕的宝剑取来！”

魏清慧赶快取下挂在墙上的御用宝剑，用长袖拂去了剑鞘上的轻尘。她从来没有玩弄过刀剑，也不曾留意刀剑应挂在什么地方，心慌意乱中她站到皇上右边，将宝剑往丝绦上系，忽听皇上怒斥道：“左边！”她恍然明白，赶快转到皇帝的左侧，将宝剑牢牢地系在丝绦上。崇祯看了魏宫人一眼，看见她哭得红肿了的双眼和憔悴的面容，想着连宫人们也跟着遭殃，不禁心中一酸，悲伤地小声说道：“朕还要回来的！”随即大踏步往乾清宫前边走去。

王承恩在丹墀上恭候。他已经猜到皇上只是想在亡国前看一看北京情况，为防备城中突起变故，所以要多带内臣。崇祯向吴祥说道：

“乾清宫的内臣们留下，不要离宫。”

吴祥说：“皇上出宫，奴婢们理应扈从。”

崇祯点头示意吴祥趋前一步，小声说道：“朕还要回宫来的。乾清宫的内臣们一出去，宫女们不知情况，必然大乱；乾清宫一乱，各宫院都会跟着大乱。你留下，率领内臣们严守本宫，等朕回来。”

吴祥跪着说：“请恕奴婢死罪！要为乾清宫准备柴草么？”

崇祯迟疑片刻，在心中说道：“都是想着朕应该举火自焚，唉，只有魏清慧知道朕的噩梦！”他没有回答吴祥的话，对王承恩说道：

“我们走吧！”

御马吉良乘早已被牵在乾清门外等候。一个小太监搬来朱漆马凳。崇祯跨上七宝镂金雕鞍，一个长随太监替他牵马，绕过三大殿，又过了皇极门，在内金水河南边驻马，稍停片刻。他回头看了一阵，想着这一片祖宗留下的巍峨宫殿和雕栏玉砌，转眼间将不再是他的了，心中猛然感到刺痛，眼泪也夺眶而出。要放火烧毁么？他心中迟疑，下不了这样狠心，随即勒转马头，继续前行。

崇祯只有王承恩跟随，一个太监牵马，在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中从来没有如此走过夜路。他孤孤单单地走出午门，走过了两边朝房空荡荡和暗沉沉的院落，走出了端门，又到了大致同样的一进院落。不同的是，在端门和承天门之间虽然也有东西排房，但中间断了，建了两座大门，东边的通往太庙，西边的通往社稷坛。崇祯在马上忍不住向左右望望，想着自己辛辛苦苦经营天下十七年，朝乾夕惕，从没有怠于政事，竟然落到今日下场：宗庙不保，社稷失守！他又一次滚出眼泪，在心中连声悲呼：

“苍天！苍天！”

崇祯满怀凄怆，骑马出了承天门，过了金水桥，停顿片刻，泪眼四顾。三四百内臣牵着马，等候吩咐。王承恩向他问道：

“皇上，要往何处？”

崇祯叹息说：“往正阳门去！”

王承恩猛吃一惊，赶快谏道：“皇爷，正阳门绝不能开，圣驾绝不能出城一步！”

“朕不要出城。朕为一国之主，只想知道贼兵进入外城，如何放火，如何

杀戮朕的子民。你们随朕上城头看看！”

王承恩命三四百名太监立即上马，前后左右护驾，簇拥着崇祯穿过千步廊，走出大明门，来到棋盘街。前边就是关闭着的正阳门，瓮城外就是敌人，再往何处？王承恩望望皇上，等待吩咐。正在这当儿，守城的太监们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见棋盘街灯笼零乱，人马拥挤，以为是宫中出了变故，大为惊慌，向下喝问何事。下边答话后，城上听不清楚。守城的太监中有人声音紧张地大叫：

“放箭！放箭！赶快放箭！皇城里有变了，赶快放箭！”

又有人喊：“快放火器！把炮口转过来，往下开炮！”

在棋盘街上有人向城上大喊：“不许放箭！不许放炮！是提督王老爷到此，不是别人！”

城上人问：“什么？什么？到底是谁？”

王承恩勒马向前，仰头望着城上，用威严的声音说道：

“是我！我是钦命京营提督，司礼监的王老爷。是圣驾来到，不必惊慌！”

城头上一听说是圣驾来到，登时寂静。没有人敢探头下望，没有人再敢做声，只有从远处传来稀疏的柝声。

一天来，崇祯的精神状态是一会儿惊慌迷乱，一会儿视死如归，刚才他离开宫院和紫禁城，被深夜的冷风一吹，头脑已经清醒许多。此刻他立马棋盘街上，因城上要向下射箭打炮，心中猛然一惊，心态更加冷静了。停了片刻，他完全清醒过来，心中自问：“如此人心惊疑时候，朕为何要来这里？”他原是打算登上城头，看一眼外城情况。现在忽然明白，已经到了此时，内城即将不守，自己的命已不保，社稷已不保，他到城头上已经无济于事了。

“唉！”他心中叹息说，“眼下有多少紧急大事待朕处理，一刻也不能耽误！不能耽误！……回宫，赶快回宫！”

此时，三四百人马拥挤在棋盘街，十分混乱。王承恩到他的面前说：“请皇爷随奴婢来，从东边绕过去！事不宜迟！”崇祯随即跟着王承恩，在太监们的簇拥中由棋盘街向东转取道白家巷回宫。白家巷的南口连着东江米胡同的西口，有一座栅栏。在进入栅栏时，他忽然驻马，伤心地回头向正阳门城头望望，才望见城头上悬起来三只白灯笼。

原来事前规定，当“贼兵”向外城进攻紧急时，挂出一只白灯笼；开始攻入外城，挂出两只白灯笼；已经有大批人马进入外城，到了前门外大街，接近瓮城，立刻挂出三只白灯笼。现在崇祯望见这三只白灯笼，突

然瘫软在马鞍上，浑身冒出冷汗。他赶快用战栗的左手抱紧马鞍，而三眼铳从他的右手落到地上。替他牵马的太监弯身从地上拾起三眼铳，双手捧呈给他，但他摇摇头，不再要了。

出了白家巷，来到东长安街的大街上。王承恩向他问道："陛下还去何处？"

崇祯的神智更加混乱，漫然回答说："往朝阳门！"

向朝阳门方向走了一段路程，前面路北边出现了一座十分壮观的第宅，崇祯问道："这是何处？"

一个太监回答："启禀皇爷，此系成国公 [4] 府。"

崇祯说："叫成国公出来！"

三四百人停在成国公府门前的东西两座石牌坊之间，有一个太监下马，去叫成国公府的大门，里边有人问：

"是谁叫门？有何要事？"

太监回答："是钦命京营提督、司礼监王老爷有事拜见国公。"

门内声音："国公爷在金鱼胡同李侯爷府赴宴未回，请王老爷改日来吧！"

叫门的太监回来对王承恩说："内相老爷，今晚不会有谁设筵请客。朱国公一定在府。只是朱府的人害怕您是为捐助军饷事来，所以托词回绝。我告诉他说是圣驾到此好么？"

崇祯轻声说："见他也是无用，回宫去吧！"

在走往承天门的路上，崇祯对王承恩伤心地说道："从朱勇封国公，至今世袭了两百三十多年，与国家休戚相共，今夜竟然连朕身边的秉笔太监也不肯见，实实令人痛恨！"

快走到长安左门时，崇祯经过这一阵对自己的折腾，头脑完全清醒了。他在东长安街心暂时停下，告诉王承恩，传谕内臣们不必进宫，各自回家。太监们纷纷离开以后，崇祯身边只剩下王承恩、替他牵马的乾清宫的答应和一个王承恩的亲随太监。寂静的十里长街，突然间只剩下孤单单的君臣四人。崇祯对王承恩说：

"朕要回宫，你也回家去吧。"

王承恩说："奴婢昨日已经辞别了母亲。陛下殉社稷，奴婢殉主，义之正也，奴婢绝不会偷生人间！"

崇祯今天常常愤恨地思忖着一件事：前朝古代，帝王身殉社稷时，常有许多从死之臣，可恨他在亡国时候，竟没有一个忠义之臣进宫来随他殉国！他平日知道王承恩十分忠贞，此时听了王承恩的话，心中感动。他定睛看看王承恩，抑制着心中的汹涌感情，仍然不失他的皇帝身份，点点头说：

“很好，毕竟不忘朕豢养之恩，比许多读书出身的文臣强多了！”

[1] 寿皇殿——明代寿皇殿旧址在景山东北，清乾隆朝移建今址，正对景山中峰。

[2] 孝纯皇太后——崇祯的生母刘氏，入宫后封为淑女。当时崇祯的父亲尚是太子，她在太子的群妾中名位较低，并不受宠。不久，惹怒崇祯的父亲，受谴责而死，可能是自尽，在宫中保密。后来崇祯封为信王，她才被追封为妃。到崇祯即位，上尊谥为孝纯皇太后，其母受封为瀛国夫人。

[3] 公主——崇祯的同父异母妹，巩永固之妻。

[4] 成国公——朱勇是明成祖的开国功臣，封为成国公，永乐四年卒于军中。世袭至最后一代成国公名朱纯臣，甲申三月降李自成，随后被杀。

第十二章

到了乾清门外，崇祯下马，吩咐王承恩暂到司礼监值房休息，等候呼唤。他对于应该马上处理的几件事已经胸有成竹，踏着坚定的脚步走进乾清门。一个太监依照平日规矩，在门内高声传呼：“圣驾回宫！”立刻有许多太监和一群宫女跪在丹墀的一边接驾。

忽然一个太监来到他面前跪下，声音哆嗦地说道：

“启奏皇爷，请皇爷不要忧愁，奴婢有一计策可保皇爷平安。”

崇祯一看，原来是一个名叫张殷的小答应，平常做点粗活，从不敢在他面前说话。他感到奇怪：这个老实奴才会有什么妙计？于是他低下头来问道：

“张殷，别害怕，你有何妙计？”

张殷回答说：“皇爷，倘若贼兵进了内城，只管投降便没有事了。”

崇祯眼睛一瞪，将张殷狠踢一脚，踢得他仰坐地上，随即拔出宝剑，斜

砍下去，劈死了张殷。这是崇祯平生第一次亲手杀人，杀过之后，气犹未消，浑身战栗。众太监和宫女们都惊恐伏地。看见皇上依然盛怒，脚步沉重地走下丹墀，吴祥赶快追上去，跪在他面前问道：

“皇爷要往何处？”

“坤宁宫！”

大家听到皇上要去坤宁宫，一齐大惊，知道宫中的惨祸要开始了。吴祥赶快命一个太监奔往坤宁宫，启奏皇后准备接驾，同时取来两只宫灯，随着皇上走出日精门，从东长街向北走去。魏清慧也赶快拉着一个宫女，点着两只宫灯，从乾清宫的后角门出去，追上皇帝。

周后正在哭泣，听说皇帝驾到，赶快到院中接驾。

崇祯在偏殿的龙椅上坐下，对皇后说道：

“大势去了，国家亡在眼前。你是天下之母，应该死了。”

周后对于死，心中早已有了准备。她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表示明白。

崇祯命太监们分头去叫太子和永王、定王速来，又对皇后说道：

“事不宜迟。你是六宫之主，要为妃嫔们做个榜样，速回你的寝宫自缢吧！”

周后说道：“皇上，你不要催我，我绝不会辱你朱家国体。让我稍等片刻。公主们我不能见了，我临死要看一眼我的三个儿子！”

魏清慧和吴婉容等都已经进入偏殿。皇后说的话，每一个字都震击着她们的心灵。第一个不知谁哭出声来，跟着就全哭起来。周后本来还只是热泪奔流，竭力忍耐着。到了这时，她再也忍耐不住，放声痛哭。

崇祯也极悲痛，在一片哭声中，他又一次用袍袖擦了眼泪，对皇后说道：

“内城将破，你赶快去死吧。朕马上也要身殉社稷，我们夫妻相从于地下。”

周后突然忍住痛哭，从心中喷发出一句话：“皇上，是的，只看儿子们一眼，我马上就去死。可是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我嫁你十七年，对国事不敢说一句话，倘若你听了我一句话，何至今日！”

崇祯明白她说的是逃往南京的事，叹道：“原是诸臣误朕，如今悔恨已迟！”

崇祯又命一个宫女速速奔往慈庆宫："你启奏懿安皇后，朕和皇后都要身殉社稷。如今亡国大祸临头，请她也悬梁自尽，莫坏了祖宗的体面！"

这时，太子、永王和定王，都被召到了坤宁宫偏殿。周后一手拉着十五岁的太子，一手拉着十一岁的定王，不忍离开他们，哭得更痛。永王十三岁，生母田皇贵妃于一年半以前病逝。周后是他的嫡母，待他"视如己出"。皇后用拉过定王的手又拉了永王，撕裂心肝地放声大哭。崇祯催促皇后说：

"如今事已至此，哭也无用。你快自尽吧，不要再迟误了。"他又向一个宫女说："速去传旨催袁娘娘自尽，催长平公主自尽，都快死吧，不要耽误到贼人进来，坏了祖宗的国体。"

此时，从玄武门上传来了报时的鼓声和报刻的云板声，知道四更过了一半，离五更不远了。坤宁宫后边是御花园和钦安殿，再往后是玄武门。玄武门左右，紧靠着紫禁城里边的排房，俗称廊下家，住着一部分地位较低的太监。这时从廊下家传出来一声两声鸡啼，同云板声混在一起。

皇后听见鸡啼声，心中悲痛地想："唉，两个女儿再也不能见到了！"她放开太子和永王的手，毅然站起，向崇祯说道：

"皇上，妾先行一步，在阴间的路上等待圣驾！"

她用泪眼看一眼三个儿子，看一眼马上也要自尽殉国的皇上，深深地叹了口气。她两天两夜来寝食俱废，十分困乏，又加上脚缠得太小，穿着弓鞋，刚走两步，忽然打个趔趄。幸而吴婉容已经从地上站起，赶快将她扶住。

崇祯望着皇后走出偏殿，又一次满心悲痛，声音凄怆地对太子和二王吩咐：

"母后要同你们永别了。你们恭送母后回到寝宫，速速回来，朕有话说！"

五更将到，崇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想到马上还要在宫中杀人，他深感精力不够，吩咐宫女们："拿酒来！快拿酒来！"宫女们马上把酒拿来，只是仓皇中来不及准备下酒小菜。崇祯不能等待，厉声吩咐：

"斟酒！"

一个宫女用金杯满满地斟了一杯，放在长方形银盘中端来，摆到他的面前。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说道：

“斟酒！”

宫中酿造的御酒“长春露”虽然酒力不大，但是他一连饮了十来杯（他平生从来不曾如此猛饮），已经有了三分醉意。当他连连喝酒时，神态慷慨沉着，似乎对生已经忘怀。站在左右的宫女和太监们看到他这种异乎寻常的神气，都低下头去，不敢仰视，只怕他酒醉之后挥剑杀人。然而崇祯只是借酒浇愁，增加勇气。他停止再饮，向一个太监吩咐：

“传主儿来！”

宫中说的“主儿”就是太子。太子马上来到了偏殿，永王和定王也随着来到，跪在他的面前。太子哽咽说：

“回父皇，儿臣等已恭送母后回到寝宫了。”

“自尽了么？”

太子哭着回答：“母后马上就要自尽，宫女们正在为她准备。”

“好，好。身为皇后，理应身殉社稷。”

此时皇后确实已经镇定，等太子和二王哭着叩头离开，她叹了口气，命一个小太监在宫女们的帮助下，替她在寝宫的画梁上绑一白练，摆好踏脚的凳子。寝宫中和窗子外，站立众多宫女，屏息无声。吴婉容挥走了小太监，跪到皇后面前，低声说道：

“启奏娘娘，白练已经绑好了。”

皇后没有马上起身，轻声吩咐：“快拿针线来，要白丝线！”

很快，宫女们将针线拿来了。吴婉容接住针线，手指轻轻打颤，仰面问道：

“娘娘，要针线何用？”

原来周后今年才三十三岁，想到自己生得出众的貌美，浑身皮肤光洁嫩白，堪称“玉体”，担心贼人进宫后尸身会遭污辱，所以在上吊前命一个平日熟悉女红的宫女跪在地上用丝线将衣裙的开口缝牢。当这个宫女噙着眼泪缝死衣裙的时候，周后不是想着自己，而是牵挂着太子和二王。她想知道皇上如何安排三个儿子逃出宫去，努力听偏殿中有何动静。但是皇上说话的声音不高，使她没法听清。她又叹口气，望着跪在地上的宫女，颤声说道：

“你的手不要颤抖，赶快缝吧！”

那个宫女手颤抖得更加厉害，连着两次被针尖扎伤了手指。吴婉容看在眼里，接过来针线，一边流泪，一边飞针走线，很快将皇后的衣襟和裙

子缝死。皇后对吴婉容说："叫宫人们都来！"马上，三十多个宫女都跪在她的面前。她用袖头揩揩眼泪，说道：

"我是当今皇后，一国之母，理应随皇帝身殉社稷。你们无罪，可以不死。等到天明，你们就从玄武门逃出宫去。国家虽穷，这坤宁宫中的金银珠宝还是很多，你们可以随便携带珠宝出宫。吴婉容，你赶快扶我一把！"

她竭力要保持镇定，无奈浑身微颤，两腿瘫软，不能不倚靠吴婉容用力搀扶，缓慢前行。她一边向前走一边叹气，幽幽地自言自语：

"皇上啊！太子和永、定二王，再不送他们逃出宫去就晚啦！"

偏殿里，太子和永、定二王已经从地上站起来，立在父皇面前，等待面谕。崇祯忽然注意到三个儿子所穿的王袍和戴的王帽，吃了一惊，用责备的口气说：

"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是这副打扮！"随即他向站在偏殿内的一群宫女和太监看了一眼，说："还不赶快找旧衣帽给主儿换上！给二王换上！"

众人匆忙间找来了三套小太监穿旧了的衣服，由两个宫女替太子更换，另有宫女们替二王更换。崇祯嫌宫女们的动作太慢，自己用颤抖的双手替太子系衣带，一边系一边哽咽着嘱咐说：

"儿啊！你今夜还是太子，天明以后就是庶民百姓了。逃出宫去，流落民间，你要隐姓埋名，万不可露出太子身份。见到年纪老的人，你要称呼爷爷；见到中年人，你要称呼伯伯、叔叔，见到年岁与你相仿的人，你要称呼哥哥……我的儿啊，你要明白！你一出宫就是庶民百姓，就是无家可归的人，比有家可归的庶民还要可怜！你要千万小心，保住你一条性命！你父皇即将以身殉社稷。你母后已经先我去了……"

当崇祯亲自照料为太子换好衣帽时，永、定二王的衣帽也由宫女们换好了。在这生离死别的一刻，他拉着太子的手，还想嘱咐两句话，但是一阵悲痛，哽咽得说不出一个字，只有热泪奔流。

这时皇后已走到悬挂白练的地方。她最后用泪眼望一望忠心服侍她的宫女们。除吴婉容外，所有的宫女都跪在地上为皇后送行。周后由吴婉容搀扶，登上垫脚的红漆描金独凳，双手抓住了从画梁上垂下的白练，忽然想到临死不能同两个公主再见一面，恨恨地长叹一声。吴婉容问道：

"娘娘，还有什么话对奴婢吩咐？"

周后将头探进白练环中，脸色惨白，她双手抓紧白练，声音异常平静地对吴说道：

"我要走了。你去启奏皇上，说本宫已经领旨在寝宫自缢，先到黄泉去迎

接圣驾。”

周后说毕，将凳子一蹬，但未蹬动。吴婉容赶快将凳子移开，同时周后将两手一松，身体在空中摆动一下，不再动了。

崇祯听见从皇后的寝宫内外传来宫女和太监们的哭声，知道皇后已经自缢身亡，不觉涌出热泪，连声说：

“死得好，死得好。不愧是大明朝一国之母！”

崇祯不敢多耽搁时间，他吩咐钟粹宫的掌事太监赶快将太子和定王送往他们的外祖父嘉定侯周奎府中，又吩咐一个可靠的太监将永王送往田皇亲府中，传旨两家皇亲找地方使他的三个儿子暂时躲藏，以后出城南逃。吩咐以后，崇祯又对太子说道：

“儿啊，汝父经营天下十七年，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并无失德，不是亡国之君。皆朝中诸臣误我，误国……致有今日之祸。儿呀！你是太子，倘若不死，等你长大之后，你要恢复祖宗江山，为你的父母报仇。千言万语，只是一句话，我的儿啊！你要活下去！活下去！恢复江山！……”他痛哭两声，吩咐太监们带着太子和永、定二王赶快出宫。

他本来下旨：曾经被他召幸过的女子，不管有封号和没有封号的，都集中在钱选侍的宫中，等候召进坤宁宫中处置，也就是吩咐她们立刻自尽，不肯自尽的就由他亲手杀死。然而现在已经将近五更，公鸡开始纷纷地叫明了。崇祯不再叫宫眷们前来，他出了偏殿，转身往正殿走去。

吴婉容知道他要去看一眼皇后的尸首，赶快跑在前面，通知宫女们止哭，接驾。崇祯进了坤宁宫的西暖阁，看一看仍然悬在梁上的尸体，轻轻地点头说：“已经死讫了，先走了，好，好！”他立即回身退出，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出坤宁宫院的大门，向寿宁宫转去。一部分太监和宫女紧随在他身后，有人在心中惊叫：

“天哪，是去逼公主自尽！”

听见廊下家的鸡叫声愈来愈稠，崇祯心中很急，越走越快，几乎使背后的宫女和太监们追赶不上。

住在寿宁宫的长平公主今年十六岁，是崇祯的长女。当她小时，尽管崇祯日理万机，朝政揪心，还是经常抱她，逗她玩耍。她生得如花似玉，异常聪慧。去年已经为她选定了驸马，本应今年春天“下嫁”，只因国事日坏，不能举行。此刻崇祯要去看看爱女是否已经自尽，尸悬画梁……他的心中忽然万分酸痛。他想大哭，但哭不出声，在心中叫道：

“天啊，亡国灭族……人间竟有如此惨事！”

刚才坤宁宫中的一个宫女已奔来传旨，命长平公主自尽，但她不肯。现在忽然听说万岁驾到，她赶快带着众宫女奔到院中，跪下接驾。崇祯见公主仍然活着，又急又气，说道：

“女儿，你为何还没有死？”

公主牵着他的衣服哭道：“女儿……无罪！父皇啊……”

崇祯颤声说：“不要再说啦！你不幸生在皇家，就是有罪！”

长平公主正要再说话，崇祯的右手颤抖着挥剑砍去。她将身子一躲，没有砍中她的脖颈，砍中了左臂。她在极度恐怖中尖叫一声，倒在地上，昏迷过去。崇祯见公主没有死，重新举起宝剑，但是他的手臂颤抖得更凶，没有力气，心也软了，勉强将宝剑举起之后，却见费珍娥扑到公主身上，一边大哭一边叫道：

“皇爷，砍吧！砍吧！奴婢愿随公主同死！”

崇祯的手腕更软了，宝剑砍不下去，叹口气，转身走出，仓皇地前往袁妃居住的翊坤宫。崇祯走后，寿宁宫的掌事太监何新赶快从御药房找来止血的药，为公主上药和包扎伤口。公主仍在昏迷中。由于事出非常，何新和奶母陈嬷嬷都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恰在这时，吴婉容来了。

吴婉容看见公主虽被砍伤左臂，却因皇上手软无力，并未砍断骨头，更没有伤到致命地方。她将何新叫到寿宁宫的前庑下，小声问道：

“何公公，你打算如何救公主逃出宫去？”

“公主已经不省人事，倘若我送她出宫，她死在路上，我的罪万死莫赎。”

“不，何公公。公主的昏迷不醒是刚才极度惊惧所致，一定不会死去。你何不趁着天明以前，独自背公主出玄武门，逃往周皇亲府中？”

何新恍然明白，说道：“就这么办，好主意！”

费珍娥已经出来，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小声恳求说：“让我跟随去服侍公主行么？”

何新说：“不行！多一个人跟去就容易走漏消息！”

费宫人转求坤宁宫的管家婆：“婉容姐，我愿意舍命保公主，让我去么？”

“你留在宫中吧。让何公公背着公主悄悄逃走，就是你对公主的忠心。”

“可是我绝不受贼人之辱！”

“这我知道。还是前天我对你说的话，我们都要做清白的节烈女子，绝不受辱。一旦逆贼破了内城，你来坤宁宫找我，我们都跟魏清慧一起尽节，报答帝后深恩。”

当周后在坤宁宫自尽时，袁妃也毫不犹豫地遵旨自尽，不料因为她平日待下人比较宽厚，宫女们故意在画梁上替她绑一根半朽的丝绦。结果她尚未绝气，丝绦忽然断了，将她跌落地上，慢慢地复苏了。虽然她吩咐宫女们重新替她绑好绳子，扶她上吊，但宫女们都围着她哭，谁也不肯听话。崇祯进来，知道她因绳子忽断，自缢未死，对她砍了一剑，伤了臂膀。他没有再砍，顿顿脚，说了句“你自己死吧”，转身走了出去。

他奔到钱选侍的宫中。所有选侍、美人和尚没有名目的女子都遵旨集中在那里。当崇祯匆匆来到时，她们吓得面如土色，浑身颤抖着跪下接驾。崇祯命她们赶快自尽，不得迟误。她们一齐叩头，颤声回答：

“奴婢遵旨！”

几个女子向外退出时，有一个神情倔强的宫女，名叫李翠莲，禁不住恨恨地叹一口气，小声说道：

“奴婢遵旨尽节，只是死不瞑目！”

崇祯喝问：“回来！为什么死不瞑目？”

李翠莲返身来重新跪下，大胆地答道：“我承蒙陛下召幸，至今已有两年，不曾再见陛下，在陛下前尚不能自称‘臣妾’，仍是奴婢。因为未赐名分，父母也不能受恩。今日亡国，虽然理当殉节，但因为在宫中尚无名分，所以死不瞑目。”

崇祯受此顶撞，勃然大怒，只听唰啦一声，他将宝剑拔出半截，对跪在面前的宫女瞋目注视。这宫女却毫不畏惧，本来是俯伏地上，听到宝剑出鞘声，忽然将身子跪直，同时将脖颈伸直，低着头，屏住呼吸，只等头颅落地。崇祯是怎样回心转意，没人知晓，但见他将拔出来一半的宝剑又送回鞘中，伤心地轻声说道：

“你的命不好，十年前不幸选进末代宫中。如今大明亡国，你与别的宫女不同，因为曾经蒙朕‘召幸’，所以不可失身于贼。看你性子刚烈，朕不杀你，快自己从容悬梁自缢，留个全尸。去吧，越快越好！”

李翠莲走后，崇祯知道天已快明，不敢耽误，见有女子很不愿意尽节，他猛跺一脚，挥剑砍倒两个，不管她们死活，在一片哭声中离开，奔回乾清宫。在他身殉江山之前，还有一件最使他痛心而不能断然决定的事情，就是昭仁公主的问题。现在他下狠心了。

他有一个小女儿为皇后所生，今年虚岁六岁，长得十分好看，活泼可爱。他因为很喜爱这个小公主，叫奶母和几个宫女服侍小公主住在乾清宫的昭仁殿。因为公主年纪还小，没有封号，宫中都称她昭仁公主。

他匆匆回乾清宫去，一边走一边在心中说道：

“我的小女儿啊，不是父皇太残忍，是因为你是天生的金枝玉叶，不应该死于贼手，也不应该长大后流落民间！儿啊，你死到阴间休抱怨父皇对你不慈！”

崇祯进了日精门，不回正殿，直接登上昭仁殿的丹墀。小公主的奶母和宫女们正在一起流泪，等待大难降临，忽听说皇上驾到，一齐拥着小公主出来跪下接驾。小公主用十分可爱的稚嫩声音叫道：“父皇万岁！”她的话音刚落，崇祯一咬牙，手起剑落，小公主来不及哭喊一声，就倒在血泊中死了。

崇祯回到乾清宫东暖阁，回头吩咐：

“快快拿酒！传王承恩进来！”忽然听见昭仁殿一片哭声，他又吩咐：“酒送到宏德殿，王承恩也到宏德殿等候！”

崇祯吩咐之后，拉出素缎暗龙黄袍的前襟，将玉白色袍里朝上，平摊御案，提起朱笔，颤抖着，潦草歪斜地写出了以下遗言：

朕非庸暗之主，乃诸臣误国，致失江山。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敢终于正寝。贼来，宁毁朕尸，勿伤百姓！

崇祯在衣襟上写毕遗诏，抛下朱笔，听见城头上炮声忽止，猜想必定是守城的太监和军民已经打开城门投降。他回头对魏清慧看了看，说道：

“朕马上身殉社稷，你同都人们出宫逃命去吧！”

宏德殿在乾清宫正殿右边，同昭仁殿左右对称，形式相同。当崇祯匆匆地走进宏德殿时，王承恩已经在殿门外恭候，而一壶宫制琥珀色玉液春酒和一只金盏、四样下酒冷盘已经摆在临时搬来的方桌上。崇祯进来，往正中向南的椅子上猛然坐下，说道：“斟酒！”跟随他进来的魏清慧立刻拿起嵌金丝双龙银壶替他斟满金杯。他将挂在腰间的宝剑取下，铿然

一声，放到桌上，端起金杯，一饮而尽，说道："再斟！"随即向殿门口问道：

"王承恩呢？"

王承恩赶快进来，跪下回答："奴婢在此伺候！刚才奴婢已在殿门口跪接圣驾了。"

崇祯对王承恩看了看，想起来王承恩确实在殿门口接驾，只是他在忙乱中没有看清是谁。由于知道王承恩甘愿从死，使他安慰和感动。他向立在殿门口的太监们吩咐：

"替王承恩搬一把椅子来，拿个酒杯！"

吴祥和几个太监吃了一惊，心中说："皇上章法乱了！"但他们不敢耽误，立刻从偏殿的暖阁中搬出一把椅子，又找到一只宫中常用的粉彩草虫瓷酒杯。魏清慧立刻在瓷杯中斟满了酒。崇祯说道：

"王承恩，坐下！"

"奴婢不敢！"王承恩心中吃惊，叩头说。

"朕命你坐下，此系殊恩，以酬你的忠心。时间不多了，你快坐下！"

"皇上，祖宗定制，内臣不管在宫中有何职位，永远是皇上的家奴，断无赐坐之理。"

"此非平时，坐下！"

王承恩惶恐地叩头谢恩，然后站起，在崇祯对面的椅子上欠着身子坐下，不敢实坐。崇祯端起金杯，望着王承恩说：

"朕马上就要殉国，你要随朕前去。来，陪朕饮此一杯！"说毕，一饮而尽。

王承恩赶快跪在地上，双手微微打颤，捧着酒杯，说道：

"谢圣上鸿恩！"

他将杯中酒饮了一半，另一半浇在地上，又说道：

"启奏皇爷，城头上几处炮声忽然停止，必是守城人开门迎降。皇上既决定身殉社稷，不可迟误。即命内臣们搬运来引火的干柴如何？"

崇祯沉默不答，面露苦笑，以目示意魏清慧再替他斟满金杯。魏宫人知道崇祯平日很少饮酒，以为他是要借酒壮胆，怕他喝醉，斟满金杯后小声说道：

“皇爷，贼兵已经进城，请皇爷少饮一杯，免得误了大事。”

崇祯到了此时，又变得十分镇静，神情慷慨而又从容。事成定局，他已经既不怕死，也没有忧愁，所有的只是无穷的亡国遗恨。三天来他寝食俱废，生活在不停止的惊涛骇浪之中，又经过一整夜的折腾，亲历了宫廷惨祸，他需要多饮几杯，一则借酒浇一浇他的胸中遗恨，二则增加一点力量，使他更容易从容殉国。他认为，北京城大，敌人进城之后，也不会很快就进入皇宫，所以他饮了第三杯酒以后，对魏宫人说：

“再为朕满斟一杯！”

当魏宫人又斟酒时，王承恩第二次催促说：“皇爷，奴婢估计，贼兵正在向紫禁城奔来，大庖厨院中堆有许多干柴，该下旨准备在三大殿和乾清宫放火，再不下旨就来不及了！”

崇祯端起金杯不语，沉默片刻，深沉地叹一口气，将金杯放下。王承恩担心敌兵马上来到，又忍不住向崇祯问道：

“陛下，可否命内臣们赶快搬运木柴？”

他摇摇头，又一口将酒喝干，将金杯铿然放到桌上，大声说道：

“斟酒！再斟一杯！”

王承恩骇了一跳，说道：“皇上，奴婢侍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不幸到了今日，深怀亡国遗恨。可是皇上，您听，玄武门已打五更，再耽误就来不及焚毁宫殿了！”

几天来崇祯常想着一些国事上的重大失误。尤其近几天时时在心中痛恨的是，关于南迁的事，何等紧迫，满朝文臣竟各存私心，大臣反对，小臣不敢坚持，致有今日！还有，关于调吴三桂来京勤王的事，又是何等紧迫，朝廷上好些天议论不决，贻误军机，坐等流贼日夜东来，致有今日！

“斟酒！斟满！”他大声说，咬牙切齿。

魏清慧浑身打颤，赶快又斟满金杯。崇祯伸出右手中指，在金杯中蘸了一下，在案上写了一句话叫王承恩看，随即端起金杯一饮而尽。他在案上写的是：

“文臣每（们）个个可杀！”

看见这句话，王承恩和魏清慧都感到莫名其妙。尤其是王承恩，他断定敌兵正在向皇城奔来，再不赶快准备好引火之物就来不及了。他望着皇上说：

“陛下，乾清宫……”

崇祯冷静地说道：“不要担心，还来得及，来得及。”

“皇上，需要赶快准备……”

“朕早已反复思忖，拿定了主意。你等一等，随朕出宫。”他瞟了魏清慧一眼，“再斟一杯！替王承恩也斟一杯！……王承恩，饮过了这杯酒，你就随朕出宫！”

“可是皇爷，如今已无处可去，只有在宫中放火……”

“三大殿和乾清宫不用焚。”

“岂不是留以资敌！”

崇祯没心回答，饮下去最后一杯酒，命王承恩也饮下杯中酒，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动身。魏清慧赶快从桌上捧起宝剑，准备替皇上系在腰间。但崇祯明白这宝剑没有用了，轻轻一摆头，阻止了她。他对吴祥和魏清慧说了一句话：“你们赶快逃生吧，不需要伺候了。”他对王承恩说了句：“出玄武门！”随即从宏德殿出来了。

从乾清宫的宫院去玄武门，应该出日精门或月华门向北转，可是崇祯一直往前走，出了乾清门。站在乾清门前，回过头来，伤心地看了片刻，落下了热泪，在心中说：“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又向南看一眼建极殿的高大影子，叹了一声，心中说：“再也看不见了！”他忍耐着没有痛哭，因为已经没时间哭了。

到了此时，王承恩、吴祥等人才知道皇上无意焚毁乾清宫和三大殿，但是不明白什么原因，也不敢再问。吴祥和魏清慧率领乾清宫的全体太监和宫女送皇帝出乾清门。一个太监牵着太平 在乾清门外等候，另一个太监搬了马凳，还有四个太监用朱漆龙头短棒打着四只羊角宫灯侍候。崇祯上了御马，接了杏黄丝缰，挥手使牵马的和打灯笼的太监都不要跟随，只要王承恩跟在马后。他从乾清门外向东，到内左门向北转，向东一长街方向走去。

太监和宫女们一直跟随到内左门，跪下去叩头。吴祥和魏清慧等同时哽咽说道：

“奴婢们为皇爷送驾！”

永巷中的夜色仍然很浓。崇祯骑马向玄武门走去的影子很快消失在阴影中，看不见了，但还能听见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平日皇上晚间出乾清宫，总是乘步辇，华贵的灯笼成阵，由太监和宫女簇拥而行。魏清慧第一次看见皇上是这样出乾清宫，忍不住呜咽出声。她一呜咽，许多宫女和太监都跟着哭了。

天色更亮了。玄武门城楼上，报晓的鼓声停止，云板不响了。内城各门大开。大顺军开始从不同的地方整队入城，而李过和李岩等率领的清宫人马也从西长安街来了。

崇祯经过御花园时，一只黑色大鸟从古柏树上扑噜噜惊起，飞出紫禁城外。

守玄武门的太监已经逃散，只剩下两个人。他们看见皇上来了，赶快将门打开，跪在路边，低头不敢仰视。

崇祯出了玄武门，又走出北上门，过了石桥，越过一条冷清的大路，便进入万岁门，来到煤山的大院中。崇祯在西山脚下马，有一只夜间从鹿舍走出的梅花鹿从草中惊起，窜入密林。

崇祯下马以后，命王承恩在前带路，要顺小路上山顶看看。王承恩断定“流贼”正在向皇城前来，心中焦急，劝说道：“陛下，天色已经亮了，不敢多耽搁时间了。”崇祯没有说话，迈步前行。王承恩只好走在前面带路。

扔下的御马没有人管，七宝雕鞍未卸，肚带未松，镶金嵌玉的辔头依然，黄丝缰绳搭在鞍上，在山脚下慢吞吞地吃草，等待它的主人从原路回来。

王承恩引着崇祯从西山脚下，手分树枝，顺着坎坷的小路上山。自从崇祯末年国事日坏，皇帝和后妃们多时不来煤山，所以上山的道路失修，道旁荒草和杂树不少。崇祯的右脚被石头绊了一下，冷不防打个前栽，幸好抓住了在前边带路的王承恩，没有跌倒。经过这一踉跄，他今早不曾梳过的头发更散乱了，略微嫌松的右脚上的靴子失落了。继续走了几步，他感到脚底很疼痛，才明白临时换的一只旧靴子丢失了。但是他没有回头寻找，也没有告诉王承恩。他想，马上就要上吊殉国了，脚掌疼痛一阵算得什么！

煤山有五峰，峰各有亭。他们上到煤山的中间主峰，是煤山的最高处，也是全北京城的最高处。这里有一个不到两丈见方的平坦地方，上建一亭。崇祯站在亭外，先望一望紫禁城中的各处宫殿，想着这一大片从永乐年间建成，后经历代祖宗补建和重建的皇宫，真可谓琼楼玉宇，但从今日以后，再也不属于他的了。他深感愧对祖宗，一阵心如刀割，流出两行眼泪。他又纵目遥望，遍观了西城、东城和外城，想象着“贼兵”此时已经开始在各处抢劫、奸淫、杀人，不禁心中辛酸，叹口气说：

“唉，朕无力治理江山，徒苦了满城百姓！”

王承恩说道：“皇爷真是圣君，此时还念着满城百姓！”

崇祯又说：“自古亡国，国君身殉社稷，必有臣民从死。我朝三百年养士，深恩厚泽，难道只有你一个人不忘君恩，为朕尽节？”

“皇爷，奴婢敢言，遇此天崩地坼之祸，京师内外臣工以及忠义士民，一旦得知龙驭上宾，定有许多人为皇上尽节而死，岂止奴婢一内臣而已！”

崇祯心中稍觉安慰，忽然想到移居文信国祠中准备殉节的老臣李邦华，问道：“文丞相祠在什么地方？”

王承恩遥指东北方向说：“在那个方向，离国子监不远。皇爷，像文天祥那样甘愿杀身成仁的千秋忠臣，也莫能救宋朝之亡。自古国家兴亡，关乎气数，请皇上想开一点，还是赶快自尽为好，莫等贼兵来到身边！”

崇祯不答，转向东南方向望去，最早看见的是崇文门的巍峨箭楼，接着又看见古观象台。忽然，他看见崇文门内偏东的地方冒出了火光。他浑身猛然一震，从喉咙里“啊”了一声，定睛向火光望去。片刻之间，离那火光不远地方又冒出一股火光。两处火光迅速变成烈焰腾腾，照得东南方一大片云天通红。

王承恩也惊骇地望着火光，对崇祯说道：“皇爷，那烈火焚烧的正是新乐侯府和巩驸马府！一定是贼兵进崇文门后，先抢劫焚烧这两家皇亲！”

崇祯仍在看远处的火光和浓烟，颤声说：“烧得好，烧得好，真是忠臣！”

王承恩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说道：“皇上，愈在这时愈要镇静，方好从容殉国。说不定贼兵已经进承天门啦！”

崇祯想到这两家皇亲一定是等不到宫中举火，因为贼兵已经进了崇文门，自己先举火全家自焚。使他最痛心的是外祖母年已八十，竟遇到亡国之祸。限于朝廷礼制森严，外祖母虽然受封为瀛国夫人，却没进过宫来，而他也没有去看过瀛国夫人。如今新乐侯全家举火自焚，纵然外祖母能够不死于大火之中，以后只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将如何生活下去？

王承恩在他脚前跪下，焦急地恳求说：“皇上是英烈之主，慷慨殉国，事不宜迟。如要自缢，请即下旨，奴婢为皇爷准备。如今天已大亮，贼兵大概已进入紫禁城了！”

“你不要担心，朕绝不会落入贼手！”

“奴婢担心万一……”

“紫禁城中，千门万户，贼兵寻找不到朕躬，必然在宫中抢劫财物，奸污宫女，绝不会很快就来到此地。朕来到这个地方，正是为从容殉国……”

一阵沉闷的雷声从头上滚过，又刮起一阵寒风。崇祯转向南望，想看看贼兵如何在宫中抢劫和杀人。如在往日，此时已经是天色大亮，但今早因为低云沉沉，宫院内仍然很暗。他忽然把眼光凝望着乾清宫的方向，

在心中问道：

“内臣们自然都逃出宫了，那些宫女们可逃走了么？魏清慧可逃走了么？”一阵北风将冷雨吹到亭前，崇祯仰天长叹一声，忽然对王承恩哽咽说道：“啊啊，我明白了！怪道今天早晨的天色这么阴暗，冷风凄凄，又下了两阵小雨，原来是天地不忍见我大明亡国，惨然陨泣！”

王承恩从一些异常的人声中觉察出来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有很多人进入紫禁城，并且觉察出有许多人从玄武门仓皇逃出，有的向西奔去，也有的向东奔去。他焦急地向崇祯说道：

“贼兵已经有很多人进入大内，皇爷不可再迟误了！倘若圣衷已决定自缢殉国，此亭在煤山主峰，为京师最高处，可否就在这个亭子中自缢？”

崇祯没有回答。他此刻从站立的最高处向正南望去，不是对着坤宁宫、乾清宫和三大殿，而是对着紫禁城内的奉先殿和紫禁城外的太庙。他认为他失去了祖宗留下的江山，不应该对着祖宗的庙宇上吊。他已经选定了一个上吊的地方，但没有说出口来。

王承恩催促说：“皇上究竟在何处殉国，请速决定，莫再耽误！”

“好吧，不再耽误了。你跟随朕来，跟随朕来！”

从此时起，直到自缢，崇祯都表现得好像大梦初醒，态度异常从容。无用的愤懑控诉的话儿没有了，痛哭和呜咽没有了，叹息没有了，眼泪也没有了。

他带着王承恩离开煤山主峰，往东下山。又过了两个亭子，又走了大约三丈远，下山的路径断了。崇祯命王承恩走在前边，替他用双手分开树枝，往东山脚下走去。半路上，他的黄缎便帽被树枝挂落，头发也被挂乱。山脚下，有一棵古槐树，一棵小槐树，相距不远，正在发芽。两棵槐树周围，几尺以外，有许多杂树，还有去年的枯草混杂着今春的新草。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天气温和，崇祯曾偕后妃们来永寿殿 [1] 前边看牡丹。看过以后，周后同袁妃坐在寿皇殿吃茶闲话，他带着田妃来到煤山脚下闲步，发现了这个地方，喜欢这地方的幽静，对田妃说道：

“日后战乱平息，重见太平，朕将在此两株槐树中间建一个小亭，前边种几丛翠柳，万机之暇，偕汝来此亭下小憩，下棋弹琴，稍享太平无事乐趣！”

之后，这事情、这地方、这个心愿，一直牢记在他心中，所以今天他选择此处殉国。来到古槐树下边，他告诉王承恩可以在此处从容自尽，随即解下丝绦，叫王承恩替他绑在槐树枝上。王承恩正在寻找高低合适的横枝，崇祯忽然说：“向南的枝上就好！”崇祯只是因为向南的一个横枝

比较粗壮，只有一人多高，自缢较为方便，并没有别的意思。但他同王承恩都同时想到了“南柯梦”这个典故。王承恩的心中一动，不敢说出。崇祯惨然一笑，叹口气说：

“今日亡国，出自天意，非朕之罪。十七年惨淡经营，总想中兴。可是大明气数已尽，处处事与愿违，无法挽回。十七年的中兴之愿只是南柯一梦！”

王承恩听了这话，对皇帝深为同情，心中十分悲痛，但未做声，赶快从荒草中找来几块砖头垫脚，替皇帝将黄丝绦绑在向南的槐树枝上，又解下自己腰间的青丝绦，在旁边一棵小槐树枝上绑好另一个上吊的绳套。这时王承恩听见从玄武门城上和城下传来了嘈杂的人声，特别使他胆战心惊的是有陕西口音在北上门外大声查问崇祯逃往何处。王承恩不好明白催皇上赶快上吊，他向崇祯躬身问道：

“皇爷还有何吩咐？”

崇祯摇摇头，又一次惨然微笑：“没有事了。皇后在等着，朕该走了。”

说毕，他神情镇静地一转身走到古槐树旁，手扶树身，登上了垫脚的砖堆。他拉一拉横枝上的杏黄丝绦，觉得很牢，正要上吊，王承恩叫道：

“皇爷，请等一等，让奴婢为皇爷整理一下头发！”

“算了，让头发遮在面上好啦。朕无面目见二祖列宗于地下！”

崇祯索性使更多的长发披散脸上，随即将头插进丝绦环中，双脚用力蹬倒砖堆，抓着丝绦的双手松开，落了下来，悬挂着的身体猛一晃动，再也不动了。

王承恩看见皇上已经断气，向死尸跪下去叩了三个头，说道：“皇爷，请圣驾稍等片刻，容奴婢随驾前去！”他又面朝东方，给他的母亲叩了三个头，然后起身，在旁边不远的小槐树枝上自缢。

微雨停了。北风停了。鸟不鸣，树枝不动。煤山的大院中一如平日，十分寂静。忽然从玄武门外传来陕西口音，说西华门护城河中漂起来许多尸体，说不定崇祯也投水死了。

坤宁宫的吴婉容和乾清宫的魏清慧，在李自成破居庸关以后，就互相商定，一旦北京失守，帝、后殉国，她们就跟着尽节，绝不偷生苟活，受“贼”淫污。魏清慧在亡国前曾受到皇上恩宠。她心中明白，倘若国家不亡，她十拿九稳会受到“召幸”，得到封号。这一点朦胧的宠爱，更增加了她必死的决心。

昨夜，当崇祯骑马出午门以后，皇后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命吴婉容来乾清宫向魏清慧询问究竟。趁这次见面机会，吴婉容悄悄说道：

“清慧姐，外城已经失陷，这内城也没法守住，眼看会落入贼手。到那时候，魏姐呀，你可要替大家拿定主意啊！”

魏清慧紧紧地握住吴婉容的手，小声说道：“婉容，你说得很是。到了亡国时候，我们好几千都人姐妹，没有一点活路。都人与太监不同。太监们可以逃出宫去，有地方可以暂时寄身，没有受辱失节的事。都人姐妹都是十岁前选进宫中，从来没有再看见父母家人，在北京城中有什么亲戚和同乡，一概不知。她们留在宫中要受污辱，出宫去遇到坏人也是受辱，受辱还不如死。都人姐妹们一不幸托生成女儿身，二不幸选进宫中，三不幸遇到亡国惨祸……”她忽然说不下去，忍不住呜咽起来。

吴婉容不禁热泪奔流，颤声说道：“魏姐，你快说吧，皇后身边我不能离开太久。”

魏清慧接着说：“几天前我已经想好了。城破，皇上和皇后必殉社稷，我们大家一起为帝、后尽节，死在一起。各宫院都人姐妹，有志气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尽节，但不勉强，到时候你来找我好啦。还有，费珍娥也同我谈过尽节之事，你务必呼唤她一道来，我在乾清门外等候。”

经过昨夜这次谈话之后，两位宫女头儿再没有机会谈话。今日五更，崇祯皇帝从玄武门出宫以后，吴婉容果然只留下四个年纪较大的宫女守着皇后的尸体，其余全部坤宁宫的宫女都跟着她来到乾清门外，同跟在魏清慧身边的乾清宫宫女汇合。随即，费珍娥同寿宁宫的大部分宫女一起奔来了，钟粹宫、承乾宫的大部分宫女也都来了。翊坤宫因为袁皇贵妃没有死，宫女们不忍心离开主人，没有前来。有些宫院，平日同乾清宫、坤宁宫来往不多，消息闭塞，宫女们也多没有来。不到天亮，聚集在乾清门的宫女约有三百人。

忽然，魏清慧站到乾清门的台阶上向大家高声说道：

“都人姐妹们，我们受皇家豢养之恩，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身为女子，贞节不可失。西华门外护城河，河水又清又深，是我们很好的尽节处。贼兵快要进入紫禁城，有志气的姐妹都跟我来！”

魏清慧跳下台阶，左手拉着吴婉容，右手拉着费珍娥，从内右门的前边向南跑去。她准备带着大家从内右门前边向西，走出隆宗门，然后一直往南，再由武英殿红围墙与崇楼之间过一座金水桥，绕过武英门南边的金水河，奔出西华门。走这条路，纵然敌兵从午门进宫，也不会迎面相遇。

开始出发时，魏清慧紧紧地拉着吴婉容和费珍娥的手，但是因为同行的人多，情况很乱，魏清慧不得不时时停下来，招呼大家，以免有人掉队，有人走错了路。吴婉容因为是坤宁宫的宫女头儿，也不能不时时停

下来照顾大家。走出隆宗门一箭之地，刚出宝宁门不远，魏清慧就同吴婉容、费珍娥不再是手携手了。当她放开费宫人的手时，特别深情地叮咛一句：

“珍娥，我们都是受皇爷殊恩的人，投护城河的时候你跟我一道，在黄泉路上我们还手拉着手！”

所谓“受皇爷殊恩”这句话，在别的宫女中没人明白，费珍娥听了却心头一震。她跟在魏宫人背后继续向前走，走到中途，忽然在心中恨恨地说：

“我深受皇恩，无以报答，这样白白地投河自尽，我死不甘心！”

随后，她的脚步开始放慢了。有许多宫女越过了她。她继续随着大家向前走，但是心中更加迟疑，脚步更加慢了。转眼间，她同魏清慧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同吴婉容的距离也拉开了。

当大群宫女从武英门前金水河南边慌慌乱乱地奔过时，天色已经亮了。有十几个太监从归极门（右顺门）出来，一边向西华门逃跑一边向宫女们说：“你们快逃，贼兵已经进午门了！”宫女们听了这消息，许多人登时腿发软，有的人抓住松树走不动了。魏清慧又是呼唤，又是催促，带着大家往西华门继续跑。

守西华门的太监们已经逃光，从午门内逃来的十几个太监也冲出西华门，过石桥向西跑了。魏清慧和吴婉容都到了西华门外，站在那里等待大家。两三百宫女都来到了，但是没有看见费珍娥。略等片刻，魏清慧跑回西华门内，望着空荡荡的院落连叫三声“珍娥”，没人答应。

“清慧，不要再叫啦，再耽搁就误了大事！”

魏清慧一狠心，跟着吴婉容回头重新跑出西华门。她一边跑一边滚出了伤心和怨恨的眼泪，忍不住对吴婉容说道：

“真没想到，费珍娥竟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不念皇恩，甘愿失节于流贼之手！”

当她们回到西华门外时，那两三百宫女都在惊慌无计地等着她们，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已经不像从乾清门出发时那样怀着慷慨尽节、誓死无悔的决心。此时，从归极门传来了带着陕西口音的人语声，好像是“流贼”向遇到的太监大声询问宫中道路。魏清慧向吴婉容看了一眼，接着向宫女们高声叫道：

“姐妹们，贼兵已到跟前，有志气的跟我来！”

她奔到河边，纵身跳入水中。吴婉容第二个跳进水中。紧跟着，大约有三十多个宫女跳入水中，多是乾清宫和坤宁宫的人。但十之八九的宫女

不肯投水，在惊慌中各自逃命。其中大部分跑过石桥，向南长街和北长街乱跑。有的宫女依稀记得京城的什么地方住有同乡或亲戚，逢人问路，居民们才知道紫禁城已经失陷，皇上在黎明前逃出宫了。另外一部分宫女无处可去，只好退回西华门内，循原路奔回自己宫中，听天由命。

魏清慧和吴婉容等死后不久，李过率领的负责清宫的将士占领了整个紫禁城。

[1] 永寿殿——明代景山大院的北边有三座殿，西边是寿皇殿，中间是永寿殿，东边是观德殿。永寿殿前边有牡丹圃。

李自成在武英殿

第十三章

十八日夜晚，李自成几乎通宵未眠。四更以后，他提前用了早膳，坐在行宫正殿的暖阁中，等待关于内城情况的禀报。由于兴奋，他总在胡思乱想，忽而想到称“孤”和称“朕”的问题，不禁微笑了。

去年五月，他在襄阳杀了罗汝才，称新顺王。当时以牛金星为首的文臣们一致建议他自称为“孤”。他对称“孤”的事并不陌生，戏台上国王或是自称“孤”，或是自称“寡人”，都不称“我”。到西安以后，局面大不同了。从今年元旦起，建立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当时百官都向他三跪九叩，山呼万岁；同时文臣们又建议他自称为“朕”，以正视听。他一再表示谦让，答应到北京后改称为“朕”。今日就要进紫禁城了，也可以称“朕”了。想着不到两年，他从自称“我”到称“孤”，又到称“朕”，不禁心花怒放，静静地笑了一阵。

正在这时，李双喜掀帘进来，跪下说道：“启奏父皇，各城门已经大开！”

李自成蓦然站起，说道：“果如军师所卜！紫禁城内起火了么？”

“紫禁城方面没有起火。只看见内城东南角有两处火光。”

“啊，崇祯没有自焚！”李自成坐下又问，“你大哥的清宫人马出发了么？”

“已经出发，我子宜叔和副军师同他一起前去。”双喜抬头望一眼满脸春风的义父，又说道：“宋军师与牛丞相一会儿就来行宫，陪侍圣驾进

城。”

李自成轻轻点头，忽然对双喜笑着问道：

“朱元璋因为生活没有办法，到皇觉寺里当小和尚。后来皇觉寺也穷得没有饭吃，他到郭子兴的手下当兵。这故事你知道么？”

“儿臣听人们谈过朱洪武的‘小出身’，知道他的出家故事。”

“双喜！朱元璋从当兵开始，费了十五个年头，终于夺取天下。孤自起义至今，你说巧不巧？也恰是十五个年头！” 李自成志得意满，接着说道，“朱元璋身经百战，驱逐胡元，建立大明，功业远远超过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只可惜大明朝不到三百年，只有二百六十年就亡国了。我大顺朝绝不如此！”

“大顺朝当然是万世一统。”

“自古没有不亡之国；孤只愿大顺朝能享国四百年就够了。”他嘿嘿一笑，问道，“双喜，你还有事要禀奏么？”

“父皇，王长顺前来求见，叫他进来么？”

“长顺么？叫他进来吧。”

双喜叩头退出片刻，王长顺在院中将衣冠整理一下，脚步轻轻地进了暖阁，在李自成面前跪下叩头，说道：

“老马夫王长顺叩见圣驾！”

李自成微笑点头：“王长顺，你不能再称老马夫，你已经是大顺朝的牧马苑使了。你现在来见孤有何急事？”

“小臣为陛下喂马十几年，年年盼望着陛下大功告成，稳坐江山。今日圣驾进入北京城，小臣斗胆，向陛下有一恳求，万望陛下恩准！”

“你有什么恳求？是你的什么至亲好友想要一官半职么？”

“不是。倘若有那样事，小臣绝不敢向陛下面恳！”

“你到底有什么大事？”

“今日圣驾进入北京，还要进入紫禁城，这是我大顺朝一件天大的开国大事，请圣上念小臣是起义旧人，钦准小臣扈从圣驾入城，小臣将永世感戴！”

“已经有几批人马入城啦，你为什么不赶快先进城呀？”

“小臣不是急着要看北京城内的御街风光，那，早看晚看都是一样。小臣在几千里东征路上，连做梦也梦见北京士民如何夹道欢迎圣驾。这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小臣不愿错过！”

李自成不觉大笑：“这样小事，你告诉双喜一声得啦，何必经我钦准？我可没有忘记，你是跟随孤起义的旧人，十几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总是跟随在孤的马后！”

皇上说出不忘旧情的话，使老马夫眼泪夺眶而出，伏地叩头，然后说道：“话虽如此，但如今陛下已是皇上，不能不有皇家规矩，小臣怎敢不讲规矩！”

双喜又进来，向皇上启禀牛丞相和宋军师已经来到行宫，等候见驾。王长顺赶快又叩了一个头，起身退出。李自成随即走出暖阁，来到正厅，南面端坐等待。牛、宋恭敬地走进来，正要跪下叩头，李自成挥手阻止，问道：

“要启驾么？”

牛金星躬身说：“臣等正是来请皇上启驾。”

只听行宫大门外三声炮响，接着一阵鼓声。李自成由牛、宋左右陪侍，一群亲将扈从，走出行宫。在向外走时，他向宋献策问道：

“李过进去清宫，可找到崇祯的尸体么？”

宋献策低声回答：“李过两次飞马来报：周皇后已经自尽，崇祯不知下落。”

“难道在夜间逃走了么？”

“正在紫禁城各处寻找，吴汝义也派人在皇城内各处寻找。臣担心他昨夜从宫中逃出，藏在民间，等待机会逃出城去。此事关系重大，今日非找到他的下落不可。”

李自成心中一沉，用严厉的口气嘱咐：“如若他藏在民间，务必广贴布告：凡敢隐藏崇祯者全家斩首；如有献出崇祯的，可得万金之赏，还赏给高官厚禄！”

牛金星和宋献策同声回奏：“遵旨！”

李自成在一阵鼓乐声中从钓鱼台启驾了。走在最前边的是李双喜，他身后是军容整齐的二百骑兵，全是甘草黄高头大马。骑兵后边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侍卫武将，骑在马上，擎着一柄黄伞。黄伞左右是十名驾前侍卫武将和传宣官，都是仪表英俊，神情庄严。然后是李自成，穿一件绣着飞龙和潮水的淡青色箭袖绸袍，腰系杏黄丝绦，头戴宽檐白毡帽，帽顶

有高高的用金黄色丝线做成的帽缨，帽缨上边露出耀眼的金顶，帽前缀一块闪光的蓝宝石。黄伞、帽缨、袍上的绣龙，说明他已是帝王，而淡青色龙袍和帽前的蓝宝石，表示他是“水德应运”。为着要臣民明白他是从马上得天下，而江南尚待平定，所以事前议定，他今日以箭袖戎装入城。他本来就身材魁梧，今日骑在高大雄骏、换了崭新黄辔头、银嚼环的乌龙驹上，更显得威严和英挺。

骑马跟随在“圣驾”左右稍后一点的，是牛丞相和宋军师。跟在“圣驾”马后的是六政府尚书。然后是李自成特准随驾进城的一个小官，即老马夫王长顺。王长顺的背后是二百名扈驾骑兵。大顺将士一律蓝衣蓝帽，十分整齐。

李自成自城外缓辔徐行，望着洞开的阜成门、西直门，并不进城，而是继续往北，转过西北城角向东，来到德胜门外。守城门的大顺将士跪在大道两旁迎接。从瓮城门外的大街开始，到进城后的沿途大街，已经由军民匆匆地打扫干净，街两旁的香案也摆出来了。

李自成由大臣和兵将扈从，威武地走进德胜门。依照宋献策和牛金星拟定的入城仪注，皇上不乘法驾，不用卤簿，戎衣毡笠，骑马入城，而迎驾的文武官员骑在马上肃立街道两旁，不用俯伏街边。刘宗敏因为位居百官之首，所以单独立马前边，然后按照唐宋以来习惯，文东武西。而文臣是先按衙门次序，再按品级次序，骑马肃立在大街东边；武将则按权将军、制将军、威武将军、果毅将军、游击将军等官阶为序，骑马肃立在大街西边。看见李自成的黄伞来到眼前，刘宗敏赶快在马上抱拳躬身，声若洪钟地说道：

“臣刘宗敏，率领文武百官，恭迎圣驾！”

李自成轻声说：“卿率文武百官随驾进宫！”

刘宗敏又声音洪亮地说：“遵旨！”随即，刘宗敏勒马到了街心，随着圣驾前进。

李自成从文臣面前走过时，见了地位高的六政府尚书、侍郎，几乎忍不住拱手还礼，但忽然想起来皇帝不可向臣下还礼，他才仅仅用笑容回答群臣。

两行文臣武将之后，接着是三百多名跪在地上迎驾的人。李自成看见这一群人都是蟒袍玉带、冠服整齐，但同明朝的文官冠服似乎略有不同，最特别的是这些人的下巴和嘴唇上都是光光的，没有胡须。他正要向左右询问，忽见杜勋从地上抬起头来，声音琅琅地说道：

“奴婢臣杜勋启奏圣上：前朝司礼监内臣王德化恭率十二监二十四衙门大小掌事内臣，东厂提督臣曹化淳恭率东厂各级掌事内臣，另外有在大同、宣府、居庸关各地降顺之监军内臣，共三百一十二员，前来跪迎圣驾！”

李自成一听说都是明朝内臣，驻马问道：“谁是王德化？”

王德化抬起头来，惶恐地说：“臣是王德化。”

李自成又问：“你是明朝内臣之首，是崇祯的心腹。如今崇祯下落不明，你知道他逃在何处？”

“昨夜臣在阜成门，不在宫中。只听说宫中很乱，不知崇祯皇爷逃往何处。”

“崇祯逃出宫去，必有内臣相随。你知道是哪个内臣跟随在他身边？”

王德化回答：“司礼监秉笔太监共七人。有一人体弱多病，长期请假在家。六名秉笔太监有五人今日随臣来跪迎圣驾，只有一个王承恩近日常在崇祯皇爷身边，颇受宠信，今日未来迎接圣驾，听说天明前他跟随崇祯皇爷逃出宫了。”

李自成不再询问，说道：“启驾！新降顺的内臣们，有职掌的随在后边，无职掌的都回家去，听候发落！”

传宣官接着高声传呼：“启驾！”

李自成由文武百官和御营亲军前后扈从，进德胜门后一直向南走，然后从西单牌楼向东，转上西长安街。所经之处，异常肃静。沿街两旁，家家闭门，在门外摆一香案，案上有黄纸牌位，上写“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门头上贴有黄纸或红纸，上写“顺民”二字。

王长顺有幸跟随“圣驾”进城，心头十分激动，但是看到大街上关门闭户、冷冷清清的情景，又十分失望。他不由得想起崇祯十四年进洛阳时的往事来：

那时新年刚过，义军攻破洛阳。第二天他跟随闯王进城。老百姓在离城几里外的官路两旁迎接，有的提着开水，有的提着小米粥，有的燃放鞭炮。人们对闯王一点不害怕，常常拉着马缰，要他喝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再往前走。百姓向他控诉福王的无道，官兵的残害，地方官吏的暴虐。闯王一边同百姓招呼，一边滚着眼泪，还对父老们拱手还礼……

原来王长顺总在猜想，大顺皇帝进入北京时，那盛况一定比洛阳热闹十倍，鞭炮的纸花会在大街堆积半尺。他没有料到，闯王成了大顺皇帝，进北京竟是如此这般地冷冷清清，不许老百姓拦着马头欢迎，只能低着头跪在街边，而且多数人不敢出来。他知道这规矩叫作“警跸”。“到底是皇上啊，不再是李闯王啦，不能让老百姓随便揽住马头说话！”他又望一眼冷清的街道上家家门口摆着的香案，又在心中自言自语：“到底是北京城啊，看，老百姓多懂规矩！”

李自成正在西长安街上往东走，忽然下旨驻马。他从身旁一位护驾将领

手中要来一张雕弓，三支羽箭，轻声说：

“拔掉箭镞！”

侍卫亲将赶快拔掉箭镞，双手将箭捧呈到他面前。他不慌不忙，向背后连发三矢，说了几句话。立刻有一位宣诏官勒马出了队列，转眼间在街心将李自成的口谕编成了四言韵语，用铜钟般的洪亮声音，铿铿锵锵地向后宣布：

万岁有旨，

军民钦遵。

大兵入城，

四民勿惊。

家家开门，

照旧营生。

三军将士，

咸归军营。

骚扰百姓，

定斩不容！

李自成的“圣驾”继续前进，快要进入皇城了。王长顺心中无比兴奋：“多少日子就盼着有这一天！”不觉激动得热泪涌满双眼。

“圣驾”从长安右门外大约半里远的地方向南转，进公生右门，顺着皇城的红墙西边向前走，一直走到正阳门内向左转，到了大明门前面。正阳门和大明门之间是一个四方广场，俗称天街，又称棋盘街，是有闲的市民们赏月的好地方。

大明门的守门兵将原是明朝的锦衣旗校，今早起换成了大顺朝的御营亲军。他们一齐跪在地上迎驾，不敢抬头。李自成走过下马碑，在两个巨大的石狮子前边驻马，仰头观看，但见城门楼飞檐重脊，鸱吻高耸，十分壮观。城门三阙，中间有石刻匾额“大明门”，两边挂的对联是：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壮帝居。

李自成低声将对联念了一遍，又念了“臣解缙 [1] 奉敕恭书”的落款，不觉称赞说：“好大的气派！能够想出这样对联，不愧是有名的才子！”随即他向身边的牛金星问道：

“启东，解学士距今两百多年，这对联是他亲笔写的么？”

牛金星被这一突然的问题难住了，但他毕竟杂学知识丰富又熟悉明朝历史掌故，随即回答说：

“陛下颖悟过人，有此一问，实出愚臣意料之外。解学士大约于永乐十年左右下狱，死于狱中，妻子宗族充军辽东。成祖于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看来解学士并未来过北京。此联必是他奉旨为南京宫城门书写。解学士获罪后，对联必然也毁了。后来成祖晏驾，仁宗继位，知道解缙无罪，下诏将解缙妻子宗族自辽东放归。但仁宗在位不足一年；这对联应是在仁宗之后某一朝，命人仿解学士原迹，悬刻此处。臣读书甚少，只能作此猜想。”

李自成点点头：“这对联不要更换，门上的匾要换成‘大顺门’三个字。”

宋献策说：“这中间阙门，是皇帝御道，平日紧闭，现在特为陛下打开，请圣驾骑马从中间阙门进去。”

李自成从中间门洞向北望望，并不马上进去，又回头仰望正阳门的背面，只觉得无处不巍峨壮观，确实使他感到震惊，不禁在心中赞叹：

“果然是北京城！”随即又在心中说道，“孤虽然定都长安，但北京也是大顺的万世家业。从今以后，这里将有一位亲信大将驻守，孤也将经常来此巡幸！”想到将由谁驻北京时，他想到了李过，并想在不久以后将十分忠心可靠的罗虎升为制将军，封以勋爵，作为李过的副手。日后倘若李过率大军下江南，征四川，就命罗虎留守北京……

李自成骑马走进皇城以后，望着天下闻名的承天门愈走愈近。他早已听说的一对汉白玉华表，金水河桥上的白玉栏板，都已历历在目。承天门前边是神圣禁地，如今已属于他李自成所有，马上他就要骑马走进承天门了。从前，他在十万大军中率将士冲锋陷阵，心不惊，气不喘，镇静如常，而此刻的他竟十分激动，心禁不住怦怦地跳了几下……

按照皇家制度，李自成骑马从中间的白玉桥上走过去，只有李双喜负有保护圣驾之责，可以跟在李自成的马后步行过桥，但也得避开桥的中间，只能靠近桥的雕龙栏板走。

李自成过了金水桥，仰头端详承天门的敦实壮美，忽然想到，等举行登极大典之后，需命文臣为承天门拟一对联，写成二尺见方的黑漆楷书，衬着金色云龙底，悬挂在中阙门两旁……刚想到这里，宋献策来到他的马头旁边，躬身提醒：

“陛下，请箭射‘承天之门’，祓除明朝的不祥之气。”

李双喜赶快从背上取下劲弓，又从箭橐中取出一支雕翎箭，双手捧呈皇上。李自成使乌龙驹后退几步，举弓搭箭，只听弓弦一响，一箭射中“承天之门”牌上中间空处，恰在“天”字下边，“之”字上边。文武群臣和护驾亲军立刻欢呼：

“万岁！万万岁！”

李自成的箭射承天门，是宋献策在来北京的路上设计好的。牛金星曾当即表示赞成，并问李自成：

“陛下可记得‘武王克商’的故事？”

“记不清了。武王怎样？”

“周武王率诸侯之师到了商朝的都城朝歌，纣王已经登鹿台自焚而死。武王向鹿台连发三矢，然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那三矢也就是为了祓除不祥。”

“好，好，孤也要射一箭祓除不祥，然后进宫！”

如今，李自成已经射过了承天门，俨然以周武王的身份，骑马向皇宫走去。

到了午门前边，两边朝房，寂静无人，所有的门都关着。午门城楼的高大和壮观，大大地超过承天门。往日午门前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文武百官从来没有人在五凤楼前骑马，也没有纷乱的脚步声。然而今天这个地方的情形却大变了。

负责清宫和寻找崇祯下落的李过、李岩、吴汝义匆匆地走出午门，跪下接驾。李自成从他们的神情看出来他们没有找到崇祯，不免心头一沉：“难道是趁着混乱的时候逃出城了么？”然而他在众文武面前竭力不露声色，好像满不在乎，再一次仰望城楼，轻声说：“好，我们进紫禁城吧。”

宋献策赶快说：“且慢，还需要一个官员为陛下牵着御马方好。”

李自成微微一笑，说：“孤戎马半生，跋山涉水，什么样的险路都走过。如今走进这紫禁城中，还需一个人为孤牵马么？”

宋献策说：“臣何尝不知，乌龙驹是皇上骑惯的骏马，从未出过差池。臣所担心的是，如今一进午门，处处是上下台阶，处处是高大的宫殿，乌龙驹从来没有见过。一旦马惊，稍有闪失，便是不吉之兆。不如有官员为陛下牵马，以防乌龙驹进宫去有意外之惊。”

李自成同意了军师的建议，迟疑问道：“命谁为孤牵马？”

王长顺突然从一群侍卫的亲将中走出，快步走到李自成马头前边，跪到地上，激动得声音打颤地说：

“闯王……啊呀，我该死，该死！……皇上！小臣王长顺跟随陛下十五六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没有离开过陛下，也没有离开过乌龙驹。请陛下对你的老马夫恩赐一点面子，叫小臣为皇上牵马进宫！”

李自成微笑点头：“好吧，长顺，就由你牵马进宫！”

进了午门，李自成不觉为出现的巍峨宫殿感到震惊。他用马鞭向北一指，轻声问道：

“这就是金銮殿？”

引路的太监躬身回答：“回陛下，这是皇极门。过了皇极门才是皇极殿，俗称金銮殿。”

李自成“啊”了一声。

他在心中说：“一座皇极门竟然这么壮观！”他看了一眼王长顺，恰好老马夫的眼光正从皇极门转回来，同他的眼光遇到一起。王长顺的眼里充满惊奇，也充满热泪，小声说：“陛下，小臣果然看到今天！”李自成听见王长顺的低语，自己也有同感，但他避开了长顺的眼睛，回头向宋献策问道：

“到武英殿去么？”

“请陛下驾幸武英殿，百事吉祥。”

李自成由文武群臣扈从，经归极门往西，过了内金水河上的汉白玉桥，在武英门前下马。按事前议定，他要坐在武英殿的皇帝宝座上，在乐声中受群臣朝贺，才算是完成了今天的入城仪式。但因为崇祯下落不明，使李自成对于朝贺的事兴趣索然。在李自成同几位亲信大臣进入武英门后，文武群臣正在武英门外的台阶下恭候传宣，一位宣诏官来到武英门外，向大家高声说道：

“提营首总将军与天佑阁大学士口谕：奉圣旨，今日朝贺暂免，文官们各

回衙门办事，武将们各回驻地。明朝投降内臣，暂回各自家中，听候录用。明日黎明，但听午门钟声，新朝的文臣们，前来武英殿上朝，不得迟误！”

文武群臣立刻退过内金水河，从归极门出去。太监们都失去了原来的气焰，不敢与新朝的官员争道。他们退后一步，等群臣走出归极门后，才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离开。

最后从武英门外离开的是王长顺。过内金水桥时，他向西华门内扫了一眼，想再看一眼乌龙驹，但是没有看见。他往前走了几步，向守卫归极门的三位御营亲军询问乌龙驹在何处喂养。一位米脂口音的军官笑着说：

“王大伯，乌龙驹已经由掌牧官牵到御马监的马棚中了，跟崇祯的几匹御马在一起喂养，它不会受亏待的。你老不用操心啦。”

王长顺想到自己确实是多操心，笑了一笑，但心中不免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空虚和难过。

[1]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为明初有名的才子。洪武进士，永乐朝曾为侍读学士、翰林学士。

第十四章

进入武英殿，时光已近中午。李自成只将李岩和吴汝义留下，询问关于清宫的情况。

倘若在一年以前，李自成会留下李岩和吴汝义一起吃午饭，边吃饭边听他们讲说清宫的详细经过。但现在他是君，他们是臣，按礼制不能同桌吃饭；所以他对同进午膳只是闪了一下念头，说出来的却是这样一句话：

“坐下去，坐下去，说说你们清宫的情形吧。”他还不习惯用“禀奏”一词，而是要他们“说说”，口气上显得亲切。

李岩和吴汝义都没有坐，而是恭敬地站立在他面前。当吴汝义禀奏皇后在五更前已经自缢，停尸于坤宁宫中时，李自成轻声说道：

“其实皇后可以不死。倘若她不死，孤会以礼相待，将她优养终身。”稍停又说：“你问问太监们，宫内库房中一定有好的棺材，命宫女们将皇后装殓，要小心保护她的尸体！……那位皇贵妃呢？”

李岩回奏：“臣从坤宁宫出来即去翊坤宫，皇贵妃袁氏本来也在五更前奉

旨自尽……”

李自成问道：“是奉旨？”

吴汝义说：“听说是崇祯命她赶快自尽。她还没有断气，绳子忽然断了。她还要自尽，可是宫女们都围着她哭，没有人肯替她绑绳子，所以她没有死成。”

李岩问道：“陛下，对袁妃如何处置？”

李自成说：“崇祯的妃嫔们，凡是没有死的，娘家住在北京的，都送她们回娘家去，愿自尽的听便，不愿自尽的由我朝优养终身。天启的皇后你找到了么？”

“臣从翊坤宫出来后与子宜将军分手，他去长平公主宫中，臣去张皇后宫中。张皇后尚未死。臣站在慈庆宫正殿阶下，隔着帘子传了陛下口谕：如若她愿意活下去，我朝将以礼相待，优养终身；如愿意暂回张皇亲府中，臣将派兵丁护送她出宫。臣又说，皇后出宫，可以带四名宫女，两名太监，随身侍候。珠宝首饰可以由她斟酌携带出宫，以示我朝优遇。”

“她怎么说？”

“她说：‘本宫是天启皇帝的遗孀，崇祯皇帝的皇嫂，今日国亡，义无苟活之理。请将军派将士护送本宫到太康伯张皇亲府中，使本宫得以从容自尽，还可以辞别父母。今日我朝江山尚且不保，何用携带珠宝首饰！’”

“她遭此亡国惨祸，没有对你痛哭？”

“她的声音颇为镇静，只是略显苍哑，分明在臣到慈庆宫之前，她已经同宫女们哭了很久。”

李岩又将如何从宫中找到五顶轿子，派兵将皇后和随身服侍的宫女、太监护送到张皇亲府中，并在张府大门外插一令旗，严禁兵丁入内骚扰等经过讲了一遍。李自成听后，点头说道：

“办得好，办得好，张皇后知不知你也是杞县人？”

“回陛下，张皇后虽然亡国，但态度仍很高贵，不曾询问臣的姓名、籍贯。臣自己也未说出一字。”

吴汝义接着说了崇祯到寿宁宫砍伤长平公主，公主由太监何新背往周奎府上暂住以及崇祯在昭仁殿前一剑杀死六岁小公主的事。李自成说：

“崇祯也太狠心了！”

他又询问了宫中的其他情况，知道宫女的总数大约上万人，在西华门投

水自尽的有三十多人，逃散的约三百左右。李自成吩咐说：

“紫禁城中太监众多，有的逃散了，没有逃散的任其回家。宫女们一个不许出宫，要找到花名册，等候数日，按册点名，分赏给有功将士。多日来你们都很辛苦，快去休息用膳吧。”

李岩和吴汝义刚刚退出，李双喜进来了，跪在他面前问道：

“父皇，午膳准备好了，要用膳么？”

“是我们从长安带来的厨子准备的？”

“宫中御膳房的太监们没有逃走，儿臣命他们准备午膳。从长安带的几个厨子也进了御膳房。他们处处小心，各种荤素菜肴和点心，都先尝一尝，才许送上来。这是宋军师的嘱咐，以防御膳房的太监们怀有贰心。”

李双喜退出后过了一阵，午膳就在东暖阁摆好了。李自成面南坐下，看见山珍海味，荤素菜肴，摆满了一张大方桌，器皿精致，且有金碗银盘、镶金牙箸和碧玉酒杯，心中忽生反感，望一眼双喜，用责备的口气问道：

“为什么摆这样多的菜肴？”

双喜躬身说道：“御膳房管事太监说：崇祯的每日御膳费是三十四两几钱银子，每膳要准备几十样荤素菜肴，还有各种点心、小菜，这是皇家规矩，午膳时还要奏乐。”

李自成叹息一声，说道：“历代帝王，只有开国之主，生长戎马忧患之中，与士卒同甘共苦。以后继承江山之主，都是生长深宫，锦衣玉食，不辨五谷，不知百姓疾苦。孤对此深为痛恨！你传旨御膳房，以后不管午膳晚膳，只备几样菜就够了，外加辣椒汁一小碟。还有，金银器皿一概不用，玉杯也不许用！”

李自成话刚说完，御膳房的两个太监又捧来两个朱漆描金食盒，到了武英殿门外，由两个宫女接住。她们还没有捧进暖阁，被双喜看见，向她们使个眼色，同时一挥手。宫女们心中明白，赶快悄悄地退了出去。

李自成命宫女搬一把椅子放在他对面，然后命双喜陪他用膳。双喜不敢坐下。自成说：

“我命你坐你就坐。我同你既是君臣，也是父子。坐下！”

用膳的时候，李自成忽然问道：

“罗虎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是吧？”

“是的，他是属猪的。”

李自成含笑说：“不但北京城中有许多名门闺秀，单说这皇宫中也有几千宫女。罗虎是有功的将领，应该给他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为妻。这话，你要告诉你子宜叔知道。”

双喜高兴地说：“儿臣遵旨！”

用毕午膳，李自成回到西暖阁坐下。宫女们立刻按照宫中习惯，有人捧来漱口的温茶，有人捧来吐漱口水的银漱盂，跪到他面前。他虽然不习惯，但还是按照皇上的生活规矩做了，同时在心中叹道：

“皇帝的生活果然与百姓不同！”

李自成多天来不曾好生休息，需要躺下去睡一觉。他还没有说出来这个意思，只是轻轻地打了个哈欠，一个宫女就赶快在他面前躬身说道：

“请皇爷到寝宫御榻上休息，那儿已经准备好了。”

“寝宫在哪儿？”

“就在这武英殿背后的仁智殿。”

仁智殿比武英殿规模略小，宽大的御榻安放在西暖阁的里边一间，挂着黄缎绣龙床帐，铺着黄缎床单，上有黄缎绣龙被和绣龙枕头。紫檀木雕花高几上摆一个古铜狮子香炉，从口中微微地吐出轻烟，清幽的香气散满暖阁。

李自成由宫女引路，后边跟着双喜，从武英殿的西夹道步入后院，再进入仁智殿。当李自成来到时，宫女们都跪在丹墀上接驾，然后由刚才引路的两个宫女替他打起帘子，走进西暖阁内间。当他在龙椅上坐下后，立刻有一个宫女用银托盘捧来一盏热茶，虽然粉彩草虫的瓷盖尚未揭开，但是有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从茶盏中冒出，使他不由得口舌生津。

李自成向站在暖阁门内的双喜问道：“你在哪里休息？”

“回父皇，进城以前，军师询问了投降的太监，画了一张地图，指示二百名护驾将士分驻在西华门和归极门两处。今日进宫之后，军师看了武英殿共有七间，地方很大，吩咐儿臣住在武英门的一边，另一边为群臣等候召见的地方。”

“太监们住在何处？”

“军师说，这班没良心的奴婢，纵然降顺我朝，也有贰心，所以昨日对儿臣和子宜叔当面嘱咐，武英殿原有的太监和新增派的太监，夜间都住在归极门内六科廊的空房子内，黎明后才能进武英门，做洒扫的事，没事

时就在武英门内的厢房中上值，听候呼唤，不准他们走进皇上寝宫。”

“啊！……我们从长安带来的传宣官住在何处？”

“他们也住在武英门内的厢房中，也不能走进寝宫。”

双喜刚走，那两个引路的宫女又来到他面前，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问道：

“皇爷要到御榻上睡一阵么？”

李自成点点头。他刚取掉毡帽，立刻被一个宫女双手捧住，放到一个红漆描金大立柜中，他要脱掉箭袖战袍，那个年纪稍长的宫女立刻替他解掉丝绦，解开扣子，帮他脱掉袍子，叠起来放进立柜。李自成对她们的细心服侍感到很满意，随即颓然坐到床沿上，打算脱掉靴子。两个宫女不等他自己动手，立刻跪到地上，一人为他脱下一只。李自成从她们身上闻到了一股香气，含笑问道：

“你俩叫什么名字？”

年长的回答：“回皇爷，奴婢叫王瑞芬，她叫李香兰。”

李自成又问：“你们是乾清宫的？还是坤宁宫的？”

王瑞芬回答：“奴婢们是从别的宫中叫来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都人差不多都投水自尽了，没有投水的也都奔出西华门逃散了。”

李自成不再问话，在御榻上躺了下去。他正伸手拉黄缎绣龙被，王瑞芬带着一股醉人的芳香，敏捷地替他将被子拉开，盖到他身上。从绣龙被上散发出淡淡的李自成从来不曾闻过的奇妙香气，他望着王瑞芬问道：

“这被子薰的什么香？”

王瑞芬躬身回答：“回皇爷，今早进来清宫的吴将军挑选宫女们来侍候皇爷，因奴婢原在承乾宫中，多知些宫中礼节，吴将军就指定奴婢为皇爷身边众宫女的头儿，宫中俗称‘管家婆’。这御榻上一应被、褥、枕、帐各物，全是从内库中新取出的。这绣龙被在库中已经放了几年，奴婢领出后，放在薰笼上，用外国进贡的香料薰过，所以不是一般的香气。”

“外国进贡的什么香料？”

“相传这是大海中的一种龙，有时到海岛上晒太阳，口中的涎水流在石上，干了后发出异香，经久不灭。土人到岛上取来，制成香料，献给他们的国王。国王作为贡物，献给中国皇帝，所以这种香料就叫作龙涎香[1]。几年前，皇后赏赐一点给承乾宫的田娘娘，尚未用完。奴婢就是用龙涎香为皇爷薰的龙被。”

李自成点头，又看了这位宫女一眼，然后把眼睛闭上。今日初进皇宫，还没有受百官朝贺，他已经知道了做皇帝的尊贵。他想着日后的皇帝生活，含着满意的微笑进入梦乡。

申时过后，李自成被宫女叫醒。王瑞芬带着三个宫女跪地上替李自成穿好靴子，一个宫女用金盆捧来温水请他净面（宫中不用“洗脸”一词），另一个宫女用红漆描金龙凤托盘捧着一个蓝花御窑茶杯，盛着半杯温茶，请他漱口，另一个宫女跪在一边，用景泰蓝梅花托盘捧着一个白玉般的建瓷小漱盂，承接他吐出口的温茶。随后，宫女们又细心而敏捷地服侍他穿好袍子，戴好帽子。虽然李自成对宫女们这样的服侍感到繁琐，但是他并没吩咐免除，反而在很不习惯中舒舒服服地接受了。他在西安是占用秦王府为皇宫，一切草创，没有太监。如今在他看来，那些临时挑选的民女，虽有宫女之名，却是既不识字，也不懂皇家礼节，只能算暴发户家中的粗使丫鬟，没法同明朝的宫女相比。

王瑞芬向他启奏，刚才李双喜来过，因见皇上未醒，又回武英门值房等候。李自成听了，立刻离开寝宫，来到武英殿的西暖阁，随即将李双喜叫了进来。

“崇祯有下落么？”李自成向双喜问道。

双喜跪在地上回答：“启奏父皇，清宫将士们一直在皇城内各处寻找，布告也在全城张贴了，至今尚无消息。不过，太子和二王找到了。”

“找到了？怎么找到的？”

“他们都被太监们送到周皇亲府上，布告在各街道贴出不久，周皇亲和另一家皇亲都不敢隐藏，将他们献出来的。”

“现在何处？”

“现在看管在五凤楼上，子宜叔与林泉将军正在向太子询问宫中事情，等候父皇召见。”

“速将明朝太子和永、定二王带来见孤！”

过了一阵，李岩、吴汝义将太子和永、定二王带到了李自成面前。吴汝义叫太子等赶快跪下，但是太子倔强地不肯下跪。看见他不肯跪，他的弟弟们也不肯跪。李自成态度温和地对吴汝义说：

“不肯跪算了，不必勉强。”他又用文雅的口吻向太子问道：

“汝父为何亡国？”

太子自信必死，慷慨回答：“我父勤政爱民，发愤图治，本无失德，只因诸臣误国，所以失去江山。”

“你知道你父皇现在何处？”

“天明前我由内臣护送出宫，以后宫中事全然不知。”

“你不用害怕。你还在少年，非当国之主。明朝种种弊政，非你之过。孤每读史书，看见三代以后，一遇改朝换代，继世开国之主多不能以宽仁为怀，对前朝皇室家人宗党，唯恐不斩尽杀绝，连孩提都不放过。孤心中不以为然，有时掩卷长叹。孤要效法三代圣主，所以破西安、太原之后，对秦、晋二王及其家室宗亲，一个不杀，一体恩养。如今秦、晋二王都随孤前来幽州，你们可知道么？”

太子不知道李自成将北京改称幽州，也不知道李自成言语真假，低头不语。李岩知道李自成的这些话都是出自真心，对太子说道：

“殿下不必害怕，新皇上是尧舜之主，断无杀你之心。你应当感谢不杀之恩。”

李自成语气诚恳地接着说：“进军幽州之前，孤曾与大臣们讨论决定，倘若兵临城下之日，你父皇知道天命已改，愿意禅让，孤将待以殊礼，使他继续享受人间尊荣，优游岁月，对宫眷也一体保护。孤还宣布：大顺军进城之日，倘若崇祯帝已殉国，找到了太子和永、定二王，一不许杀害，二不许虐待。孤要对太子待以杞、宋之礼 [2] 。说明白吧，周成王封微子为宋公，孤将封你为宋王。至于你的两个弟弟，比你封爵降一级，一封永国公，一封定国公。此事孤早已决定，只等孤举行登极大典之后，就对你降敕封王，颁赐铁券，世袭罔替，与国同寿。”

吴汝义轻轻推了一下太子：“赶快跪下，向大顺皇上叩头谢恩！”

李岩也不无感动地说：“此系三代以下未有之仁，殿下赶快谢恩！”

太子仍然倔强不动，也不说“谢恩”二字。他的两个弟弟也照样学他。李岩担心太子和二王会惹怒大顺皇帝，目视太子。在窗外窃听的宫女们更担心本来可以不死的太子和二王会惹出杀身之祸，暗中焦急。吴汝义又一次催促太子谢恩，但太子依然不动。李自成看见倔强的太子眼眶中充满热泪，只是忍耐着不让眼泪流出。他对吴汝义恻然说道：

“算了，不必勉强他对孤谢恩。他的国家已亡，母后自尽殉国，父皇不知下落，应该心中悲痛，也应该怀恨于我，要他跪下去叩头谢恩他当然不肯。孤今得了天下，何计较这些小节！”

李岩的感情比吴汝义复杂，所以没等李自成将话说完，赶快跪下说道：

“陛下对胜朝如此宽仁，三代而后实属仅见。四海之内，前朝臣民必将闻

之感奋！”

李自成点头使李岩平身，对吴汝义接着说：“你派一队将士将太子和二王护送到刘宗敏处，妥加照顾。你再寻找几名东宫的旧太监，前去服侍。”

吴汝义躬身说道：“领旨！”便带着太子和二王出去了。

李自成急于想看看金銮殿，也想看看乾清宫和坤宁宫，但他想偕牛金星和宋献策一同看，便叫双喜去命宣诏官宣牛丞相和宋军师速来。

过不多久，牛、宋二人便来了。他们向李自成行了叩头礼后，李自成叫他们坐下，先向军师问道：

“有没有新消息？”

宋献策重新在李自成面前跪下，奏道：

“臣得到确实消息，吴三桂……”

李自成说：“献策平身，坐下说话。”

宋献策叩头起身，坐在椅子上，欠身奏道：“吴三桂的兵力不可轻视，他以山海关为后继，人马已有一部分进至永平、玉田与三河一带，对北京颇为不利。目前我朝文武群臣，莫不望陛下赶快举行登极大典，然而以臣愚见，登极典礼大事固须加紧筹备，招降吴三桂一事更为急迫，以免夜长梦多。”

李自成问：“吴三桂究竟有多少人马？”

宋献策说：“崇祯十四年八月，洪承畴在松山兵溃，吴三桂虽是八总兵之一，损失不轻，但他的老本儿留在宁远，并未受挫，所以仍能固守宁远。虏兵进至塔山，也不敢再向前进。眼下宁远兵驻扎在山海关及永平一带，犹如在北京户外驻军，陛下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孤问你，吴三桂究竟有多少人马？”

“吴三桂原是宁远总兵，步骑精兵约有三万，近来他改称关宁总兵，受封平西伯，山海关也归他管辖。守山海关的兵马素称精锐，少说有五六千战兵，所以关宁兵合起来有三万五千以上，加上驻在秦皇岛与关内附近各处之兵，总数在四万出头。关宁兵以骑兵最强，号称关宁铁骑。”

李自成听到宋献策的禀报，表面上不动声色，露着微笑，但心头猛然沉重，默然片刻，向牛金星问道：

“启东有何意见？”

牛金星欠身回答：“军师素重辽事，方才所议，颇中肯綮。以臣愚见，目

前对吴三桂以招其来降为上策。倘若吴三桂能够来北京参与皇上登极盛典或派人送来贺表，不仅可以为北方武将表率，亦可以为江北四镇榜样。望陛下速差人前去招降！”

李自成说：“倘若他肯投降，孤不吝高爵厚禄。你看他能投降么？”

牛金星胸有成竹，从容说道：“以臣愚见，吴三桂如今困居于山海与永平之间，进退失据，军需民食，咸失来源。他虽有三四万关宁精兵，势如游魂，此其不得不向陛下投降者一也。吴三桂之父吴襄，偕其母及其妻与子侄、仆婢等三十余口，于去年移居北京城内，现已成为我朝人质，此吴三桂不得不投降者二也。自崇祯十四年破了洛阳，三年来陛下身统数十万众，所向无敌，威震海内，今又轻易攻占北京。古人云‘先声夺人’，以陛下今日之神武威名，东虏未必敢来入犯，吴三桂孤立无助，此其不得不投降者三也。还有第四，崇祯十四年洪承畴所率援锦八总兵，其中白广恩、唐通二人已经投降，颇受礼遇。白广恩在我朝且已封伯。这些榜样，吴三桂看在眼里，岂有顽抗不降、自寻败亡之理？臣请陛下宽心，明日可命吴襄写一家书，钦差适当大员，带着陛下手谕与吴襄家书，并带着犒军银物，前往永平，面劝三桂速降。十日之内，定有佳音。”

李自成满意点头，又问：“差谁去较为合适？”

“臣认为唐通最为合适，请陛下圣衷斟酌。唐通是明朝北方的有名镇将，与吴三桂同时封伯，且资历老于三桂，作为劝降钦使，定必胜任。”

李自成点头同意，又转向宋献策问道：“军师意下如何？”

宋献策答道：“丞相所言极是。不过唐通毕竟是一介武夫。臣以为再差张若麒同行，文武搭档，有张有弛，遇事多有进退，较为适宜。”

李自成面带笑容，又连连点头，随即向李岩问道：

“林泉有何高见？”

李岩认为宋献策的担心也正是他的担心，对于牛金星的话并不同意，但在西安时他因谏阻过早东征已经深拂上意，加上宋献策经常对他提醒，劝他少说会令李自成和牛金星不愉快的话，所以他心中矛盾片刻，恭敬地站起来说：

“微臣原来也为东边的情况担忧，但听了丞相之言，也就略觉心宽。臣尚有若干刍荛之见，过几天后，俟陛下稍暇，再为奏陈。至于遣使一事，丞相与军师计虑周详，臣无他议矣。”

李自成急于要看看三大殿和乾清宫，便点头同意。正要起身，双喜神情兴奋地走进暖阁，跪到他面前，声音急促地说：

“启禀父皇，崇祯，崇祯……找到了！找到了！”

李自成不觉从椅子上跳起，大声问道：

“崇祯藏在何处？没有受到伤害？”

“是找到了崇祯的尸体。他已经上吊死了。”

李自成松了一口气，重新坐下，随即用轻松的口吻说道：

“这倒好处置了！……他是在何处自缢的？是怎样找到的？”

“父皇，刚才忽然补之差人来说，崇祯已经在煤山东山脚下上吊死了，尸首找到了。旁边一棵小树上还吊死一个没有胡子的中年汉子，好像是个太监。为怕尸首认不确实，如今将乾清宫的两个太监也叫去了。”

李自成望着牛、宋等问：“你们看，应当如何处置才好？”

牛金星欠身回答：“以臣愚见，崇祯尸体应在别处停放，不宜抬回乾清宫去。”

宋献策欠身说：“臣听说正对煤山的是寿皇殿，何妨命太监将殿门打开，略事打扫，将崇祯的尸体停放寿皇殿中，以备装殓。”

李自成点点头，又问：“用什么棺材装殓？穿什么衣服装殓？他和皇后都装殓之后，埋葬何处？”

牛金星回答：“自古以来，帝后的棺材称为梓宫，极其讲究，既不能在数日内备办，崇祯又是亡国之君，也用不着了。宫中为年老宫眷们存有较好的现成棺材，可以找出来装殓。崇祯可穿上常朝官服，皇后也穿上常朝礼服。如此处理，较为简便，也不失陛下对待亡国帝后之礼。”

“如何埋葬？”

宋献策回答：“崇祯既然亡国，也不必为他修筑山陵。可将田妃墓门扒开，将田妃棺材移至旁室，将崇祯帝、后的棺材放在正室，再将墓门封好，就算是我朝对亡国帝后以礼埋葬了。”

李自成又问：“林泉有何意见？”

李岩欠身回答：“丞相与军师所言，十分妥当，微臣但请陛下饬工政府连夜派工匠在东华门外搭一芦席灵棚，明日将崇祯帝后棺材放置灵棚之内，任胜朝旧臣前去‘哭临’[3] 致祭，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应去祭奠父母。还可以命僧道录司派僧道去灵棚前诵经，超度亡灵。七日之后，再送往昌平埋葬于田妃墓中。如此处置，更显出皇上对胜朝宽仁圣德。臣碌碌寡闻，不知所言当否。”

李自成高兴地说：“好，好！启东，这事情命工政府与礼政府共同去办。现在，都随孤去看看崇祯的尸体。”

他先站起来。牛、宋、李岩也都赶快站起来。李双喜率领十名卫士跟在后边。当走出武英门以后，他回头向双喜问道：

“吴汝义到哪儿去了？”

双喜趋前一步，躬身回答：“他得到禀报：我清宫人员在一眼枯井中找到了崇祯的长女长平公主……”

李自成蓦然一惊，问道：“不是听说长平公主昨夜被崇祯用剑砍伤，随即由太监背出宫去？”

双喜说：“是的呀，儿臣同子宜叔也觉奇怪。子宜叔骂了前来禀报的官员，他问不出一个头绪，赶快往寿宁宫去了。”

李自成望着大家说道：“怪事！真是怪事！走，我们看崇祯的尸体去！”

李自成率牛、宋等到了煤山的北上门口时，李过已匆忙来到万岁山门[4]接驾。

李自成问道：

“崇祯的尸体如何找到的？”

李过躬身回答：“方才有一太监看见崇祯的御马太平騶从煤山的大院中出来，左右张望，似乎想进玄武门，又不肯进，抬头叫了几声。臣得到禀报，立刻来到玄武门外，牵住御马打量，心中恍然明白，就将马牵进万岁山门，说道：‘御马，你带路吧，去寻找你的主人！’由御马在前引路，果然在一个很隐蔽的去处找到崇祯的尸首。”

李自成点点头说：“常言道，好马通人性，确实如此！如今崇祯的尸首放在哪里？”

李过说：“放在上吊的槐树下边，如何处置，等候陛下降旨。”

“引我们先去看看吧。”

崇祯和王承恩的尸体都放在煤山脚下的荒草地上，相距不到一丈远。李自成看看崇祯脸孔还很年轻，长发散乱，帽子已经失落，双目半闭，舌头略有吐露，脖颈下有一条被丝绦勒成的紫痕，一只靴子已经失去……李自成心中一动，不忍多看。此刻他没有胜利的喜悦，而是产生了很复杂的思想感情，竟然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在他和大臣们后边跟来的几个太监，此时都转到崇祯尸首的脚头，由一个显然地位较高的中年太监领头，向崇祯跪下，叩了三个头，而那领头的太监还禁不住小声呜咽，热泪奔流。李自成向太监们问道：

“你们里边有没有乾清宫的太监？”

那个领头的太监忍住呜咽，叩头说：“回圣上，奴婢是亡国的待罪内臣，原是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名叫吴祥。”

李自成将吴祥上下打量一眼，命他将崇祯的尸体停放在寿皇殿中，又说：

“孤看你不忘旧主，还是有良心的。你要在宫中找一好的棺材，将你的旧主小心装殓，好生守护。命乾清宫的宫女们来给崇祯梳头，更换衣服靴帽。”

李自成吩咐毕正要离开，跪在草地上的吴祥忽然说道：

“陛下，奴婢旧主崇祯皇爷临死前在衣襟上写了几句话，请陛下看看。”

李自成惊问：“写了什么话？”

吴祥说：“崇祯皇爷写遗诏时，只有管事宫人魏清慧站立在身边侍候，臣是听魏宫人说的。皇上不妨看一看他的衣襟里面。”

“你快翻开他的衣襟，让孤看一看他写的什么遗言！”

吴祥在荒草上膝行到崇祯腿边，翻开袍子前襟，果然有几句话歪歪斜斜地写在袍子里儿上。李自成和随侍身边的大臣们都赶快低头观看。因崇祯当时心慌手颤，字体潦草，李自成不能够完全认清，命吴祥赶快读出。吴祥一边读，大家一边看。念完以后，大家互相看看，在片刻间都没做声，但心中都想了许多问题。他们听了“贼来，宁毁朕尸，勿伤百姓”一句话，不能不受到震动。随后，李自成郁郁不乐地说道：

“自古至今，天下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历代都有，但是并不一样。崇祯虽然失了江山，但这是气数，是他遭逢的国运所致。古人说‘盖棺论定’，据孤看来，崇祯实非一般的亡国之君！”

牛、宋和李岩都没说话。他们因看了崇祯的衣襟遗言，都不免受了感动，而且也同意李自成的评论；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都没有发表意见。李自成望望草地上的另一具尸首，又看了吴祥一眼，问道：

“那个陪着崇祯上吊的太监是谁？你认得他么？”

“回圣上，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

“他也是一个对主子有忠心的人。他的尸首应该如何埋葬？”

“回皇爷，王承恩有家人在京城居住，可以命其家人将尸体领回，自行装殓殡葬。”

“既然王承恩有家人在京城居住，这事儿你就办了吧。”

“奴婢领旨！”

李自成带着牛、宋等大臣，沿着黄土磴道，登上煤山中峰。他站在峰顶，向南纵目，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到房屋鳞次栉比的南城和外城，从午门、端门、承天门、大明门、正阳门直到永定门，尽入眼底。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如今踏在他的脚下。辽、金、元、明四朝赫赫的皇都，如今踏在他的脚下。占领了北京就是灭亡了明朝，夺取了天下。十几年百战经营，如今才真正胜利了，大功告成了……李自成又是欣喜，又是惊叹，不自觉地发出一声：

“啊！”

[1] 龙诞香——抹香鲸生活于赤道附近的海洋中，其肠胃中有一种病态分泌物，呈结石状，漂浮水面，有时被风浪冲上海边，可以制成极名贵的香料，香气持久，名为龙涎香。

[2] 杞、宋之礼——周武王封夏朝的后代于杞（今河南杞县），成王封殷纣王的庶兄微子于宋（今河南商丘），使二者承夏殷之祧。

[3] 哭临——帝王死亡后，臣民举行的哀悼仪式。

[4] 万岁山门——即今之景山门，但已改建，其前边的北上门已于解放后拆除。

第十五章

自从李自成大军到了北京城下，费珍娥就不断暗想万一城破，她将如何尽节。她有三个必须死节的理由：第一，她把贞节看得同生命一样重要，绝不能活着受“逆贼”之辱；第二，她将忠君看做是“天经地义”；第三，她蒙皇上喜爱，曾被皇上突然搂进怀中，紧紧地放在膝上。倘若不是国事危急，她必被“召幸”，并蒙恩晋封，逐步封为妃。到那时，她的父母和一家人都将享不尽荣华富贵。尽管不久前，皇上将她赐给了公主，但并没有忘记她。她绝不能辜负皇恩！

今日五更，当她奔往乾清门时，对投水自尽的念头开始动摇。她不愿就这样死去，同时想到了公主。当两三百宫女跑出西华门，拥挤在护城河岸上后，她在混乱中忽然下定决心，迅速回头奔跑，一边跑一边在心中说：

“魏姐，吴姐，请你们等等我，我们在阴曹地府相会！”

在大顺军第一次清宫时，费宫人没有被发现。午膳后第二次清宫，一个寿宁宫的小太监露出口风，大顺军将士才从一个枯井中将她找到。

当她被捞上来时，腿脚已经冻僵，嘴唇发青，但她毫无畏惧之色，对着站在她面前的军官摆出来一种高傲的样子，说道：

“我是大明皇帝的长女，长平公主。既然亡国，不惧一死。你们不得对我无礼！”

这个军官见费珍娥容貌美丽，神态高贵，以为确是公主，立即差人去禀报吴汝义；跟着找来几个寿宁宫的宫女小心服侍，随即知道她并非公主。军官问她为什么藏在枯井，为什么要冒充公主。费珍娥不肯回答，只是冷冷地说：

“你的官卑，我不同你说话。倘若你的主子已经进宫，我可以对他当面说出真情。”

吴汝义来到时，费珍娥已在火盆边烤暖身子。她看了吴汝义的神气，猜到必是李自成手下的重要将领。她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跪也不拜，只是低头不语。吴汝义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官职，然后问道：

“你是什么人？”

“亡国宫人费珍娥。”

“你为何冒充公主？”

“为救公主，甘愿一死。”

“你长得像公主么？”

“有点像，但不全像。公主是金枝玉叶，何等高贵，别人纵然容貌相似，精神断难相同。”

“你抬起头来！”

费珍娥抬起头来。

吴汝义蓦然一惊，几乎不敢正视费珍娥光彩照人的脸孔。他将目光转向旁边两个跪着的宫女，心情很不平静，问道：

“你们不要害怕，都站起来。费宫人在你们公主身边掌管何事？”

一个年纪稍长的宫女回答：“她原在乾清宫伺候皇上。皇上因她书读得好，字也写得好，将她赐给公主，在公主身边伴读。”

“你是什么人？”

“我是寿宁宫的管事宫女刘翠兰。”

吴汝义又将费宫人浑身打量一遍，问道：

“你今年芳龄几岁？”他不自觉用了“芳龄”二字。

“我今年虚岁十七，比公主长了数月。”

吴汝义又对刘翠兰说：“你们好生照顾她赶快用饭，让她休息，不得疏忽！”

刘翠兰躬身回答：“谨遵钧命！”

吴汝义又忍不住向费珍娥望了一眼，转身走出，边走边在心里说：

“到底找到了，皇上一定会十分满意！”

刘翠兰将吴汝义送出宫院门外，回来后对费珍娥悄悄地说：

“珍娥妹妹，你命中注定是新朝贵人，我们寿宁宫的姐妹们都托了你的福，逢凶化吉。你一步登天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姐妹们，恳求新皇上早降天恩，放大家平安出宫，回到父母身边。”

费珍娥对宫中姐妹十分同情，但是她没有做声，只是在心中说道：

“哎，刘姐，我很快就会被逆贼们千刀万剐！”

吴汝义离开寿宁宫就赶快走出玄武门。他在万岁山门前遇见李自成带着几位大臣走出，就在路旁跪下奏道：

“启禀陛下，在寿宁宫枯井中捞出的不是公主，是一位美貌宫女。”

李自成问：“她为什么要冒充公主？”

“她不肯回答，说要见大顺皇上当面陈奏。”

“怪事！你为何不严加审问？”

吴汝义吞吞吐吐地说：“这，这个女子非同一般，既有美貌，也有文才，并且神态镇静，毫不害怕，不是用威逼可以屈服的。臣请陛下今晚万几之暇，务必召见她一次，当面一问，听她对陛下吐出真情。”

李自成摇摇头，微笑说：“秦王府和晋王府都有上千宫女，都是你点名处置。你不是刚进城的乡巴佬，没有见过世面。这个宫女真的有出众美貌？”

吴汝义说：“臣不敢有欺君的话。”

李自成又问：“这宫女叫什么名字？现年几岁？”

“她叫费珍娥，虚岁十七。”

李自成露出微笑，完全明白了吴汝义的用心，但是他不肯流露出急于召见的意思，先命吴汝义平身，然后淡淡地回答一句：

“今日初进北京，诸事繁忙，等闲的时候召见她吧。”

晚膳，御膳房仍然为李自成准备了各种荤素菜肴和点心，足有三四十样，仍然是比民间的正式宴席还要丰富。李自成皱一下眉头，向侍立一旁的王瑞芬问道：

“御膳房的头儿来了么？”

“回皇爷，他在殿外侍候。”

“叫他进来！”

御膳房的头儿是一个中年太监，还没有摸清新皇上的脾气，诚惶诚恐地进来，跪下去不敢抬头。李自成望望他，用温和的口气说道：

“孤深知民间疾苦，不愿看见皇宫中如此浪费。从明天起，每顿御膳，荤素八样就够了，另外加一碟辣椒汁。崇祯吃过羊肉汤烩馍和牛肉刀削面么？”

“回陛下，崇祯皇爷不曾吃过。”

“啊，你们大概也没有做过。孤从长安带来的御厨会做，明天叫他们做这两样陕西膳食，你们学学。”

“奴婢遵旨！”

晚膳以后，李自成回到武英殿西暖阁休息。吴汝义进来，叩了一个头，说道：

“启奏皇上，刚才牛丞相差人进宫，嘱咐臣转奏陛下，明日举行进北京后第一次早朝。因为武臣们多不熟悉朝仪，太早了容易乱了班次，他建议

辰时三刻举行，不知可否，请示圣裁。”

李自成问：“要奏乐么？”

“丞相说了，这是常朝，不必奏乐。但其他朝仪都要依照在长安制定的《大顺礼制》行事，以昭示我大顺朝开国体统。如今，礼政府的官员们正在忙着准备。”

李自成担心武将们确实不懂朝仪，会闹出笑话。他想了一下，说道：

“明日早朝，武将们忙于军事，可以不必前来，只要文臣们前来早朝就行了。”

“汝侯、亳侯也免朝么？”

“汝侯位居百官之前，亳侯任北京内城警卫重任，叫他们也来早朝吧。”

李自成吩咐以后，见吴汝义仍跪在地上不起来，心中奇怪，忽然想起那个美貌宫女的事，含笑问道：

“子宜，还有事要奏么？”

吴汝义抬起头来，面带笑容，奏道：“陛下今晚无事，是否可以召见那个姓费的宫女？”

李自成心中一动，用不大在意的神气说道：“知道了。”

吴汝义叩头退出。在李自成的重要将领中，吴汝义没有显著战功，但凭着他对李自成忠心耿耿，小心谨慎，而且在文武大臣中人缘很好，所以深得李自成和皇后高桂英的赏识，看成是难得的心腹之臣。今天他偶然看到了费珍娥，很希望这个美貌的宫女被皇上看中，受到宠幸。他明白，费珍娥开始大概只能封为贵人，或封为选侍，但只要生下一个太子，便会母以子贵，晋封为妃，再逐步晋封为贵妃、皇贵妃。等日后太子继承皇位，今日的费宫人就是来日的“圣母皇太后”[1]了。他吴汝义到了那时，纵然年已老迈，因受到“圣母”的眷顾，一家人的荣华富贵，也会十拿九稳。这样想着，他的脚步轻快，喜上眉梢，心头上舒展极了。

李自成在武英殿西暖阁又停了片刻。一个宫女捧来一杯香茶，躬身放在几上，揭开碗盖，柔声说道：

“请皇爷饮茶！”

李自成随便向茶碗上瞟了一眼。几乎同时，他也在献茶宫女的半边桃腮和云鬓上瞟了一眼，一股脂粉香使他心中一动。

宫女头儿王瑞芬来到他面前躬身说道：“皇爷劳累了一天，请到仁智殿寝

宫休息。”

李自成从龙椅上站了起来，但是他毕竟未脱离农民习惯，回头向茶碗看了一眼，觉得倒掉可惜，端起来饮了一口。王瑞芬恭敬地问道：

“皇爷喜欢饮这种茶么？”

李自成点点头，微微一笑。陕西不产茶，也不讲究饮茶，所以李自成对茶道毫无知识，但他为着保持皇帝身份，不肯多问。两个宫女提着两只宫灯引路，三四个宫女在后边跟随，他在花团锦簇和香风围绕中，离开武英殿往寝宫去了。

李自成在仁智殿西暖阁坐下以后，立刻有宫女又献上来一盏盖碗香茶。王瑞芬在红漆描金高几上的古铜博山炉中添了香，转身来到他面前柔声问道：

“皇爷，要洗脚么？”

李自成想起来已经三四天没有洗脚。虽然陕北人没有经常洗澡和洗脚的习惯，但毕竟也不舒服。他在王瑞芬丰满白嫩的脸上看了一眼，不期同王瑞芬明如秋水的眼睛遇到一起，使他心头又不免一动。他轻声说：

“拿洗脚水来！”

过了片刻，一个宫女端来一个很矮的紫檀木雕花方几，摆在李自成的脚前，跟着有一个宫女用镀金铜盆端来了热水，放在矮几上边，另一个跟着进来的宫女拿着干的白棉巾，站在背后。李自成用手一试，洗脚水温热适宜。他正要亲自脱靴子，两个宫女同时跪下，替他将靴子脱下，又替他脱掉白布袜子。李自成自己也闻见脚臭熏鼻。两个跪在地上的宫女赶快一个人替他洗一只臭脚。她们似乎并不嫌脏，白嫩的纤手动作虽轻，却洗得仔细，连藏在脚趾缝中的污垢全都洗净。洗净以后，脚盆立刻端走，将湿脚放在紫檀木小方几上。拿白棉巾的宫女立刻跪下，将湿脚擦干。另一个宫女取来了干净布袜，替李自成穿好袜子，又穿好靴子。然后，小方几从他的脚前拿走了，地上的脏袜子拿走了。李自成感到舒服，在心中叹息：

“做皇帝果然与百姓不同！”

他不明白什么原因，今晚坐在寝宫中，男女之事总不能离开心头，甚至王瑞芬在面前也使他心旌摇荡。王瑞芬并无美人之名，只是五官端正，皮肤白嫩，说话和举止温柔罢了。他对王瑞芬定睛端详片刻，使王瑞芬满脸绯红，心头怦怦乱跳，低下头去，以为新皇上的“恩宠”就要降到她身上了。她不唯十分害羞，而且害怕，局促不安，在心中对自己说：

“我的天，我不该点了那种香！”

原来在宫中有一种历代相传的秘制香料，即在名贵香料中加入“春药”，名叫“梦仙香”，需要时撒入香炉，同别的香一起慢慢燃烧。男女们闻了这种香气，会刺激房事之欲，女的还容易受孕。当年天启晏驾，崇祯当晚由信王府被迎进宫中，准备第二天继承皇位时，魏忠贤和客氏还没有受到惩治，他们阴谋使不满十七足岁的新皇帝一登极就贪恋女色，便命宫女在他休息的宫中点燃这种香。崇祯闻见香味，明白客、魏的不良用心，立刻命太监拿走香炉，吩咐以后永不许在他的寝宫中点燃这种香。在皇后和田、袁二妃的宫中，都有梦仙香。当崇祯去承乾宫、翊坤宫住宿时，两位贵妃的贴身宫女都会在寝宫中点燃这种香；但秉性端庄的周后凭着她同崇祯在信王府时的患难与共，不许点燃这种香，认为有损她的皇后身份。今晚王瑞芬故意将她从承乾宫带来的这种香末撒在博山炉中，果然使新皇帝春心大动，而她自己也有点迷迷糊糊，如同有了几分醉意。在片刻间，她恍惚想到可能今晚会蒙受“恩幸”，从此一步登天……

“王瑞芬！”

王瑞芬抬起头，娇声回答：“奴婢在听候皇爷吩咐。”

“王瑞芬，你今年几岁了？”

“奴婢虚岁二十。”王瑞芬胆怯地回答，无端替自己瞒了两岁。

“啊，看来像十八九岁。”

李自成又一次定睛看她。她羞怯地低下头，躲避开他的眼睛，这种羞怯更增加她的温柔和妩媚，也使他更为动情，几乎不能自持。但就在他要拉她的一只垂在身旁的白嫩小手，把她拉到怀里时，忽然转了念头，仿佛往日的李自成对他叫道：“你不能做一个放纵女色的皇帝！”他猛然清醒，正在波翻浪涌的感情突然落潮，本来准备伸出的右手不伸出了。略微沉默片刻，他向她问道：

“田娘娘已经去世快两年，你们承乾宫中的宫女为什么还不放出宫去？”

王瑞芬也忽然冷静下来，躬身回答：“崇祯皇爷不下旨，谁敢提一个字儿？虽说按照祖宗规矩，隔几年要放一次宫女，由父母择良婚配，可是成百上千的宫女都老在深宫，与家人永无再见之日。患了病就送到安乐堂，病死了就送到宫人斜。倘若奴婢不遇到改朝换代，不遇到新朝的圣明天子来到宫中，奴婢只能熬到老病死后给送往宫人斜去！”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声音哽咽，热泪奔流。

李自成心中感动，想到他已决定将宫女们分赏有功将校们的事，说道：

“所有已经成年的宫女，孤将全部放出宫去。此事，你不要对别人说出，以免引起宫女们众心浮动。”

王瑞芬立即跪下，颤声说道：“皇爷是英明圣君，千古少有。万岁！万岁！万万岁！”她连磕了三个头。

“你起来，孤不会叫你们众宫女一辈子深闭宫中！”

“万岁！万岁！万万岁！”王瑞芬又叩了三个头，从地上起来，用红袖擦着眼泪。

李自成想起吴汝义盛赞费珍娥的才貌出众，而且说费珍娥有话当面陈奏，于是对王瑞芬说：

“你差一个宫女去将费珍娥叫来，她有话不肯向吴将军明言，要向孤当面陈奏。”

王瑞芬猛然一怔，随即恭敬地说道：“奴婢领旨！”

就在这刹那之间，王瑞芬的心头空了。她回到厢房中，立刻遵旨派宫女去寿宁宫宣召费珍娥。宫女走后，她用温水净了面，洗去泪痕，对铜镜薄施脂粉，重新去皇上的寝宫侍候。想着新皇上一定会看中费珍娥，一刻钟前的满腔心愿化为虚幻，她在心中悲叹说：“唉，天不怨，地不怨，怨我福薄！”

费珍娥经过半天休息，进了饮食，又喝了参汤，到黄昏时精神完全恢复。听说崇祯皇上的尸体已经在万岁山脚下找到，她暗暗地流了眼泪。

当仁智殿的宫女前来口传圣旨时，按照规矩，费珍娥应该跪下听旨，但是她没有跪，走出来站在廊下，对前来传旨的宫女们说：

“我跟随姐姐们去吧。”

她正要动身，忽被比她年长的刘翠兰拉了一下，返回屋中。刘翠兰小声说：

“小费，你刚才不曾跪下听旨，已是不敬，怎么敢不再打扮一下就去到新皇上面前？不要任性，也不要倚恃才貌出众，是祸是福都要看这次见面。你有了福，众姐妹也跟着有了好处。来，快打开妆奁，施点脂粉。”

费珍娥噙着泪说：“算了，刘姐！国家已亡，帝后殉国，公主逃出去吉凶难料，乾清宫和坤宁宫众姐妹已经投河自尽，我有何心思打扮？我不愿拿自己的姿色献媚……”

她本来想说出“献媚李贼”四字，但怕被窗外听见，忽然住口，倔强地走了出去，对来传旨的四个宫女说：

“我们走吧！”

来到仁智殿，为着使自己镇定，她暗中将下唇狠咬一下。王瑞芬趋前一步迎接她，凑近她耳朵悄悄地叮咛一句：

“新皇上很仁慈，你莫害怕。你要成贵人了。”

费珍娥被带到李自成面前。虽然她胸怀仇恨，但是不能不双膝跪下，叩了一个头，俯首说道：

“寿宁宫奴婢费珍娥叩见新主！”

因为她进来时低着头，李自成没有看清楚她的脸孔，但是她高低适度的身材和大方的举止已经使他暗暗满意。如今听了她的说话，使他感到新鲜和有趣。近半年多来，明朝向他投降的文臣武将很多，都照例称他为“圣上”、“皇上”、“陛下”，而这个宫女却称他为“新主”，与众不同。他含笑问道：

“你称孤是新主，很有道理。孤问你，你可知道你的旧主已死，尸首已经寻到？你是否悲痛？”

“奴婢听说在煤山下寻到了崇祯皇上的尸体。皇上与皇后身殉社稷，珍娥身为旧朝宫女，并非草木，岂有不悲痛之理？”

李自成在心中点头，暗暗称赞，随即说道：“费宫人，你抬起头来！”

费珍娥大胆地抬起头来。她看见这个破了京城，逼死帝后的逆贼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面目狰狞，倒是高鼻浓眉、双目炯炯、英气逼人，除左眼下边有一个伤痕外，没有什么毛病。她又将头低了下去。

李自成看见费珍娥不但容貌极美，而且神情聪颖，还有一般美貌女子少有的刚强之气。他暗中决定，数日之后，一定将费珍娥纳为妃子，或者先封为才人、贵人或选侍，逐渐晋封为妃。至于王瑞芬，他也可以留在身边，与费珍娥同时受封，或者将王瑞芬赏赐罗虎，完成小罗虎的婚姻大事。他向费宫人问道：

“你要实话向孤奏明，为什么要冒充公主？”

费珍娥毫无畏惧地回答：“奴婢见公主左臂负了剑伤，晕倒在地，在一片混乱中由寿宁宫管事太监何新背出宫去，不知藏匿何处。为保护公主不受搜查，平安逃生，奴婢甘愿冒充公主，任凭杀戮。”

“好啊！你有一颗忠心，实为难得！”李自成打心眼儿里称赞费宫人，随即又问：“听吴汝义将军启奏，你有话不肯对他说出，必要见到孤当面陈奏，到底为的何事？”

“奴婢好似丧家之犬，生死任人，别的事都不关心，所关心的唯有公主一

人。奴婢今日得见将军……”

王瑞芬轻声说道；“不要叫错！”

费宫人的话被打断了。所有在暖阁中侍候的宫女们都骇了一跳，偷偷地看了看李自成的神色。李自成也感到诧异，转过头去看着王瑞芬，轻轻地打个问讯：

“啊？”

王瑞芬生怕费珍蛾在言词上触怒新君，向李自成躬身悦道：“费珍娥来到皇上面前，十分害怕，误称陛下为将军，实在该死，恳求皇上姑念她年幼无知，惊魂未定，偶然说错了话，不要震怒，让她将话奏完。”

李自成本来只觉诧异，并未生气，听了王瑞芬的话，轻轻点头，露出似有若无的笑意，用温和的口气对王瑞芳说道：

“叫费宫人不要害怕，抬起头来将话说完。”

“珍娥，你抬起头来，大胆地向陛下陈奏吧。坐在龙椅上的不是将军，是皇爷，是新皇上，是大顺皇帝！你要称皇上，称陛下！”王瑞芬看出李自成已经看中费珍娥，所以又加了一句，“万岁命你抬起头来说话，你赶快抬起头来！”

费珍娥这时也决定改变她刚才的对抗态度，好为殉国的皇帝和皇后报仇。她果然顺从地抬起头来，用悦耳的口音说道：

“奴婢要求亲见陛下陈奏，就是恳求一件事：不要追查公主下落，使她能够安然老死民间。这就是奴婢冒死求见陛下的心愿！”

李自成说道：“孤已听说，公主现藏在周皇亲府中。孤已下旨，保护公主，使她安心养伤。俟她身体痊愈，守孝期满，由礼政府主持，与原来选定的姓周的驸马完婚。孤将赐她庄园宅第，使她与驸马安享富贵。”

费珍娥伏地叩头，山呼万岁。原来她认为李自成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残流贼，听了李自成的话，她的成见开始发生变化，心中说：

“他在群盗中果然与众不同！”

李自成说道：“你的容貌出众，又肯舍身救主，孤甚喜欢。孤听说你在宫中有女秀才之称，更为难得。你在宫中都读了些什么书？”

“奴婢读完了《四书》、《列女传》，还读些古文和唐诗，启蒙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与民间私塾一样。”

“《五经》读过么？”

“只读完了《诗经》。”

李自成听到《诗经》，说道：“孤在长安，也聘请了一位有学问的邓夫人为皇后和公主讲授《毛诗》。三百首你能背么？”

“奴婢背过。”

“‘关关雎鸠’你喜欢读么？”

“这是《诗经·国风》的第一首，是讲后妃之德的，奴婢背得烂熟。”

“孤问你喜欢这首诗么？”

“奴婢虽然喜欢这首诗，但奴婢身为宫女，从不敢有后妃之想；诗中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与宫女们毫不相干。”

“为什么毫不相干？”

“宫女倘若不承蒙皇恩放出宫去，由父母择良婚配，纵然是‘窈窕淑女’，也只能老死宫中，这‘君子好逑’一句就是空话。”

李自成听了她的回答，觉得这宫女真是少有的聪颖有识，敢陈意见，大大不同于一般女子。他重新命费珍娥抬起头来，含笑端详她的美貌。他要收她为妃的念头更确定了。他的眼光几乎不能再离开她的脸孔，没话找话，又随便问道：

“你还喜欢背诵《诗经》中的哪些诗句？”

“回陛下，《诗经》中好的诗句很多，有时喜爱这几句，有时喜爱那几句，随一时心情而不同。”

“孤当面考试，你随意背诵几句。”

费珍娥脱口而出：“‘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李自成已被费宫人的容貌和文才所征服，根本没深思她为什么背诵这几句诗。他面带微笑，频频点头。费宫人也看出来李自成眼神中含有欲火。她被看得脸红，心慌，重新低下头去。

王瑞芬明白李自成已经看中了费珍娥，她没嫉妒，走到李自成背后，小声问道：“皇上，今晚要不要将费珍娥留在寝宫？”

李自成犹豫片刻，经过冷静一想，对王瑞芬轻轻摆一下头，又望着跪在地上的费宫人说：

“费宫人，你回寿宁宫去安心休养，每日读书临仿，不可荒废。数日之后，孤会召你再来。下去吧！”

“谢恩！”

这天夜间，李自成睡在御榻上，盖着用龙涎香熏过的黄缎绣龙被，久久地不能入睡。费珍娥的影子不断地浮现在他眼前，考虑着几天后将数千宫女分赐有功将校，他就将费珍娥纳为贵人。后来他又想起来西安的邓太妙。邓太妙今年二十三岁，在关中素有才女之称，颇有诗名，也有学问，他一见就十分满意，只是她是大名士文翔凤的遗孀，所以他只好以礼相待，聘请她为内廷教师，为他的皇后和公主讲书。他在心中拿费珍娥同邓太妙仔细比较，费珍峨显然比邓更美，更在妙龄；而邓不仅容貌可爱，也更懂世道人情，更为深沉，更有学问和才华。他想，如今只好选中费宫人了，可惜像邓太妙那样的女子再也遇不到了。

这天夜间，费珍娥也久久地不能入睡。她起初只打算用冒充公主的办法使公主免于被搜索出来，见了那位吴将军之后，她萌发了刺杀李自成为皇帝和皇后报仇的念头，所以她要求面见李自成。如今她知道自己的容貌已经被李自成看中，说不定数日之内，她刺杀李自成的时机就会到了。想到这里，她胸中充满了慷慨激情，好像一阵阵波涛汹涌。望着南窗上的微弱月色，她仿佛看见了崇祯皇帝。她在枕上悄悄地哽咽说道：

“皇爷！奴婢自幼在宫中读孔孟之书，略知忠孝之理，也知杀身成仁之义。我是大明的一个宫女，在乾清宫中，深蒙皇上殊恩。我决计刺杀逆贼，明知要遭到千刀万剐也不回头！”

[1] 圣母皇太后——太子如系妃嫔所生，按宗法制度，算是“庶出”。太子即位之后，其生母应尊为皇太后，在尊号上加“圣母”二字，以区别于“嫡母”皇太后。

第十六章

第二天举行早朝，李自成端然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在香烟氤氲中望着两三百大小朝臣毕恭毕敬地叩头，山呼万岁，心情十分激动。他望望跪着的文武百官，按照事先想好的腹稿，用竭力保持平静的声音说道：

“孤十世务农，只因朱姓朝廷无道，民不聊生，率众起义，身经百战，而有天下，万世鸿业，创建伊始。深望文武诸臣常思创业之艰难，和衷共济，兢兢业业，实心办事。孤有见闻不广与思虑不周之处，望诸位臣工知无不言，大胆陈奏。”

文臣之首的牛金星奏道：“陛下为英明创业之主，虚怀若谷，睿智天纵，有此圣谕，臣等敢不遵行，效忠尽心！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臣一齐叩头，山呼万岁。

随即一位鸿胪寺官员用琅琅的声音说道：“朝见礼毕，各位官员，有事即奏，无事退朝。奉圣旨，汝侯刘宗敏、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副军师李岩、六政府尚书留下，御前议事！”

在明朝，皇帝召见臣工，倘若赐座，就临时由该宫中的答应将放在墙边的矮椅子移到皇帝面前数尺以外。李自成还保持着在襄阳称新顺王以后的仪制规格。因今天早朝后要在武英殿东暖阁召对文武大臣，所以事先命太监们在御椅前摆好了两行椅子。李自成命大家坐下以后，首先说道：

“目前国家初建，百事草创，江南尚未平定，张献忠窃据川西，孤不宜在幽州行在久留。有些急于要处理的大事，要重新商议一下，火速进行不误。”

说到这里，李自成稍微停顿一下，然后望着牛金星问道：

“启东，登极日期，你们商定了么？”

牛金星站起来恭敬回答：“昨晚臣与两位军师及六政府堂上官特为皇上登极日期作了研究，一致建议登极愈快愈好，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后来宋军师择定四月初六日登极最宜；倘若四月初六过于仓促，可以改为四月初八。”

李自成微露不愉之色，转向军师：“啊？怎么四月初六还怕仓促？离现在可是十五天！”

宋献策站起来说：“原来没有估计到吴三桂会弃宁远入关勤王，所以设想登极之日期较今日所想者要快。如今知道吴三桂前锋人马到了永平和玉田一带，不得不看一看他的动静。牛丞相昨深夜召见吴襄，宣布了圣上

的德意。吴襄十分感恩图报，愿意劝其子来北京投降。三月下旬以内虽有大吉日子，但吴三桂来不及前来躬与盛典，所以择定四月初六日登极最为适宜。”

牛金星接着说：“臣已命文谕院臣代吴襄草一谕吴三桂家书，劝他即速投降。俟臣亲自修改后，再命吴襄亲笔誊抄一份，盖上私印。去山海关劳军与劝降之事，关系非轻，臣恳求陛下今日召见出使者，亲口嘱咐，以示陛下期望吴三桂即速来降之殷殷厚望；并遣使者尽携犒军巨款及吴襄家书启程，力争五六日内到达。假若仰荷陛下德威，谕降顺利，吴三桂随唐通前来，也须待四月初三四方能来到。陛下登极日期，定在四月初六日最好。”

李自成点点头，向刘宗敏问道：“捷轩，向大官们严刑追赃，以济军饷，充裕国库，为出师前既定方略，事不容缓。你打算何时开始？”

刘宗敏忘记起身，坐在椅子上回答：“臣决定从明天起开始逮捕明朝的皇亲勋臣和六品以上官员，先用夹棍夹死几个，打死几个，杀一杀他们的往日威风，出一出天下百姓的怨气。”

“孤登极后即回长安，此一追赃大事，必须在月底前做出眉目！”

“请皇上放心。这般不辨五谷的官吏们，平日养尊处优，细皮白肉，只要皮鞭一抽，夹棍一夹，十指拶紧，不要说叫他们献出来金银财宝，哼，连娇妻美妾和没有出阁的小姐也会献出！”

李自成满意地点头微笑，又向六政府官员们问道：“先生们对国事有何高见，望能畅所欲言，不吝赐教，孤必乐于采纳。”

六政府的大臣们纷纷起立，毕恭毕敬地说一些颂扬的话。对于拷掠追赃的严重失策，没人敢说一句谏阻的话，大家不仅害怕违背“圣意”，也害怕触怒刘宗敏。牛金星身为开国宰相，心中何尝同意，但对此不敢多言。宋献策和李岩曾经谏阻过这一决策，但是不唯无效，反而惹李自成不悦，如今自然缄口不言。李自成听了一堆颂扬的话，感到颂扬他“德比尧舜，功迈汤武”有点过分，但心中还是舒服。他含笑望着大家说：

“请先生们坐下说话。”

大家坐下以后，李自成想到了要将费珍娥纳为贵人的问题，但是话到口边不好说出，望着吴汝义问道：

“子宜，你有何事要奏？”

吴汝义站起来躬身说道：“臣在长安时候，亲奉皇后面谕，说陛下年将四十，尚无太子。来到北京之后，务必为陛下挑选一位如意妃子，早生龙子。皇后的这件心事，在我朝是件大事，她也叫红娘子转告林泉将军……”

宋献策欠身插言："皇后深为陛下膝下无子操心，此事臣亦知道。"

吴汝义接下去说："昨日见到长平公主身边的伴读宫女费珍娥，容貌甚美，又通文墨。臣今日得知，昨晚陛下召见了费宫人，圣心亦觉合意。既然如此，臣斗胆请求陛下，择日将费氏选为妃嫔，以慰皇后盼子之心。"

李自成听了吴汝义的话，正中心怀，同时也在心中称赞吴汝义近一年来留意向文臣们学习礼仪和言语，这几句话就说得十分得体，更增加他的高兴。然而他几乎未露笑容，用责备的口气轻声说：

"在长安出师前原有成议，进北京后将宫女分赐有功将校。眼下分赐宫女的事尚未着手，孤何能先选美女？"

牛金星看出来李自成的话并非真心，赶快说道："皇上先想到向有功将校分赐宫女，自然是明君用心，古今少有。然而以臣看来，分赐宫女只是几天以内的事，可由军师府与首总将军各派数名官员，共同办理。至于皇上挑选妃嫔，不妨先办。子宜将军所请，敬望圣上俯允。"

李自成望着刘宗敏问："捷轩以为如何？"

刘宗敏说："你是天子，一国之主，你不先选妃子，众将校谁敢领受皇上赏赐的宫女？吴汝义说的那个宫女，既然容貌很俊，又识文断字，皇上你就收在身边吧。进北京挑选一个美人算什么？自古以来，哪个当皇帝的不有他娘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难道咱大顺朝的开国皇帝是吃清斋的？"

李自成笑一笑，说道："今日御前会议要商讨的最紧迫的是军国大事，其余诸事不必在此多议。因为向众将校赏赐宫女的事归军师府处分，献策留下；林泉和子宜曾负清宫之任，也留下。其余文武大臣可以各回衙门办事。"

群臣从御前叩头退出以后，李自成慢慢说道：

"自古帝王百战经营，是为的收拾江山。将士们浴血苦战，是为的建立功勋，得到子女玉帛与封侯之赏。古今一理，没有例外。我大顺依赖将士之力，破了北京，灭了明朝，所以孤总在想着有功的将校要予以子女玉帛之惠。不然如何能鼓舞军心？分赏宫女的事，在长安已经决定，将士咸知，所以理应速办；纳妃之事孤以为不妨略缓。"

宋献策说："本月二十八日是一个利于婚配的好日子。如荷陛下钦准，臣拟于即日起命军师府的官员们开列应赏给宫女的将校名册，同时从宫中调阅适宜婚嫁的宫女名册，火速准备就绪，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完成分赏之事。因紫禁城中及西苑各处，宫院众多，每日洒扫诸事，不可无人。臣意暂时以两千宫女分赏将校，不知陛下以为如何？"

“如此甚好，一则各宫院不可无人经管，二则也不可赏得太滥。”

宋献策又说：“至于皇上选妃，理应在本月二十八日之前。紫禁城中为美貌女子荟萃之地，可充妃嫔之选的绝不止费珍娥一人。听副军师说，慈庆宫中就有一位姓窦的宫女，德容兼备，冠于群芳，堪膺陛下后宫之选。请陛下今日于万几之暇，召她前来，亲自一看。”

李自成没想到宫中还有比费珍娥更为出色的女子，始而吃惊，继而渴望亲眼一见。但是他表面上若无其事，似很随便地向李岩问道：

“林泉，你看窦氏如何？”

“陛下，这位窦氏在慈庆宫中是一位六品司仪局女官，平日无事，陪张皇后读书写字，下棋吟诗。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举止娴雅，温柔大方，美而不媚。”

“她叫什么名字？”

“她姓窦名美仪，娇美的美，仪表的仪，现年二十一岁。”

李自成转望宋献策：“此事应如何决定？”

宋献策说：“请皇上今晚将窦美仪召进寝宫，与费宫人作个比较，决自圣衷。”

李自成又问李岩：“林泉之意如何？”

李岩说：“今日非太平时期，也不是选取京师良家秀女，而是只从宫女中选择，可以不经礼部初选，只由皇上召见一次，即可决定，一切繁文缛节都可省了。”

李自成微笑点头，又问吴汝义：“如今有两个备选的人，你的意见如何？”

吴汝义回答说：“请陛下于今晚召窦美仪前来一见。如窦氏确实德容兼备，不妨将窦美仪与费珍娥同选为妃。”

“啊？”

“臣听说崇祯的田妃和袁妃就是同一天选进宫的。”

李自成微微一笑，不再说话了。

宋献策等退出后，李自成吩咐王瑞芬，要她差遣一个宫女去慈庆宫传旨，今晚将召见窦美仪。王瑞芬完全明白皇上的心思。她将服侍皇上的事向女伴们叮嘱几句，便亲自带着一个小宫女往慈庆宫去。

晚膳以后，唐通与张若麒奉召进宫。关于去山海关劝说吴三桂投降的事，唐通说他与吴家两代世交，而他与吴本人在松山作战时又共过患难，如今吴进退失据，军民数十万接济全断，他必能于四月初六日以前偕吴归命新朝，速来北京，躬与大顺新皇帝登极盛典。李自成听了非常高兴，说道：

“听将军此言，使孤释去了东顾之忧。倘若能偕吴三桂前来，是将军为本朝又立一不世之功！”

张若麒也唯唯连声，表示一定要全力以赴完成使命，不负皇上厚望。

两位钦差退出以后，李自成回到寝宫，立刻命王瑞芬差宫女去叫窦美仪。王瑞芬又在博山炉中添加了梦仙香。不过片刻，寝宫中异香氤氲，使李自成又像昨晚一样欲火燃烧，心旌摇荡。

慈庆宫的宫女与乾清宫、坤宁宫的宫人不一样，她们对崇祯和周后没感情，亡国之痛不是那么强烈，也没有人投河自尽。大家守在宫中，怀着悲哀与恐惧的心情，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窦美仪因为在懿安皇后身边，多年来只有她一个人可以陪侍皇后弹琴下棋，读书写字，花间联句，月下吟诗，所以知道皇后绝不肯将她放出宫去。她原来准备再陪伴皇后九年，到了三十岁，恳求娘娘恩准她在宫中做女道士，伴着黄卷青灯，虚度此生。不料大明朝突然亡国，更不料新皇帝竟然知道她容貌出众，今晚要“召幸”。她是在规矩森严的慈庆宫中长大，从来没有想过被“召幸”的事，所以进了武英门往里走，她感到两腿发软，心头狂跳。当走近仁智殿时，她觉得自己的心快提到喉咙眼儿了。

在仁智殿的丹墀上，她看见王瑞芬笑脸相迎，略觉放心。王瑞芬握着她的一只手，感到她的手稍发凉，赶快凑近她的耳根悄悄说道：

“别害怕，新皇上很仁慈的。”

王瑞芬单独带着窦美仪走进仁智殿的西暖阁，也就是李自成的临时寝宫。东西暖阁都是两间，召见窦美仪的地方是在外间。

走在前边的王瑞芬在离李自成七八尺远的地方站住，躬身说道：“启奏皇上，窦美仪奉旨来到！”随即她向旁闪开一步，让窦氏上前行礼。只听银铃声响，窦美仪用小步向前走了两步，跪下叩头，用紧张得打颤的声音说道：

“奴婢窦美仪，向皇上叩头！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不要怕，抬起头来！”李自成温和地说。

窦氏遵旨抬起头来。李自成突然一惊，定睛向窦氏脸上打量。奇怪，窦氏生长于深宫之中，这张脸他怎么会似曾见过呢？但他马上停止了胡思乱想，向窦氏含笑问道：

“听说你在张皇后身边每日读书写字，也会吟诗。孤要问你，大明有将近三百年的江山，为何亡国？”

窦美仪看见面前新皇帝的相貌并不凶恶，倒是浓眉大眼，隆准广额，而且说话时面带微笑。她不再恐惧，略一思忖，便用娇嫩悦耳的声音说道：

“奴婢深居宫中，对外事一概不知，宫中也不许打听。偶尔听懿安娘娘私下感叹：自万历皇爷以来，朝政一年坏于一年，到天启朝更加朝纲不振，民心思乱。古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古人又说：‘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崇祯皇帝不是个昏庸之主，终于失去江山，实因大明自万历以来，日益失去民心，而有今日之事。愿陛下时时以民心为重……”

李自成截断她的话，笑着说：“不意你深居宫中，还能明白这样道理，在女流中十分难得。你愿孤以民心为重，此话正合孤意，不过天下兴亡，还有一个气数。明朝气数已尽，非人力可以挽回。崇祯何尝不想励精图治，成为中兴之主？无奈天命已改，崇祯纵然拼命挣扎，无力回天。孤起兵至今，身经百战，艰苦备尝，救民水火，故所到之处，民心归服。还有一层，孤之得天下，名在图谶，天意早定。你在深宫之中，大概不知。孤以水德应运，且有‘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记。你相信五行盛衰之理么？”

窦美仪大胆地回答说：“奴婢当然相信。但是古人也说过：‘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陛下初到北京，甚望陛下与京师臣民约法三章，废除前朝苛政，使万民得沾新朝雨露之仁，心悦诚服。”

李自成想不到这个容貌俊美的女子竟然有这般见识，心中有点吃惊，直到此刻，他才忽然想起来，这个窦美仪很像在西安见到的邓太妙，不过要比邓太妙小一两岁！想到这里，他又看了窦美仪片刻，不仅满意窦氏的美貌，也满意窦氏的才学，不禁在心中暗想，假若将窦氏纳为妃子，定能给他难得的内助。他又想到，美貌、文才、识见聚于女子一身，自古少有，而今竟然由孤遇见，不枉孤亲来北京！他忍不住又打量窦氏，恰与窦氏目光相遇，又一次大为动心，转看王瑞芬一眼，几乎要说出来要窦美仪今夜留宿寝宫的话，然而他终于将快要冲出喉咙的这句话咽下去了。他用平常人的亲切口吻向窦氏问道：

“你生长深宫，不问外事，何以也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懿安娘娘喜读史鉴，命奴婢陪侍读书，遇有心得，或掩卷叹息，或与奴婢谈论几句。奴婢虽甚愚钝，但日久天长，也明白了一些道理。今晚在陛下面前大胆妄言，请恕奴婢死罪。”

“你说得好，说得好。懿安喜读史鉴？”

“她在天启朝身为正宫娘娘，受制于客、魏奸党，每日郁郁寡欢，唯以读书为事，尤喜读各种史鉴，以明历代治乱兴衰之理。常听年长的太监们说，天启末年，魏忠贤残害忠良，毒害清流，朝政更加昏暗。一天，天启皇爷来坤宁宫闲坐，问皇后在读何书。娘娘回答说：‘臣妾正在读《史记·赵高传》，皇上万几之暇，不妨一读。’天启皇爷知道她的用意，并不生气，稍坐一阵，默然而去。”

“啊，懿安原来是这样的一位皇后！”随即他望着王瑞芬吩咐：“赏赐窦美仪两样首饰，送她暂回慈庆宫去，等候再次召见！”

“遵旨！”

李自成路过太原、大同时，从晋王宫和代王宫中没收很多财物，大部分运回长安，一小部分带在身边。昨日李过和吴汝义清宫的时候，虽然尚未仔细抄没各宫财宝，但也抄到了一部分，其中有不少稀世珍宝。这些东西都将登入清册，分别装箱，运往长安。为着李自成赏赐需要，有一部分送来仁智殿。所有贵重东西，都分门别类，开列详细清单，暂时交王瑞芬掌管。

王瑞芬不敢怠慢，赶快取一张黄纸清单，双手放到御案上，用纤纤的右手食指指了指两个地方。李自成轻轻点头，王瑞芬捧着黄纸清单走了。

李自成想再看看窦氏的身材如何，轻声说：“窦美仪平身！”

窦美仪叩头起身，退立一边。李自成上下打量她的身材，然后又打量她的容貌。窦氏第一次被男人用异乎寻常的眼神细看，又一次两颊鲜红，羞怯地低下头去。她在心中暗自奇怪：这寝宫中点的是什么香？在慈庆宫中从来没有闻过！她又想道，新皇上刚才说要我暂回慈庆宫，这“暂回”二字是什么意思？

王瑞芬带着两个捧首饰盒的宫女重新出现，走到李自成身旁，轻柔地说：

“恩赏窦美仪的一对七宝镂花赤金镯，请陛下过目。”

李自成看了一眼，轻轻点头，又向窦美仪望去。可惜窦氏低着头，看不清她有何表情。王瑞芬将盛手镯的长方盘交给身边宫女，又从另一宫女手上接过一个朱漆描金梅花盘放在案上，打开另一个雕漆圆盒，小声说道：

“这是一只嵌猫儿眼的赤金戒指，请陛下过目。”

李自成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轻轻点头。

王瑞芬走到拜垫旁站定，两个宫女紧跟在她背后。她向窦美仪叫道：

“窦美仪跪下接赏！”

窦美仪俯地叩头，颤声叫道：“奴婢敬谢皇恩！”

“从今后你不要自称奴婢，你不再是宫女身份了！”新皇上忽然说道。

窦美仪心上一震，明白这两件首饰就是新皇上所赐的定情之物。王瑞芬也心中一喜，正要提醒窦美议叩头谢恩，忽然李双喜来到窗外奏道：

“儿臣有一事启奏父皇！”

李自成不禁愕然，向窗外问道：“何事？”

“张皇亲府中家人到军师府禀报：懿安皇后回到娘家后决意殉国，已经于今日晚膳前趁身边无人时自缢而亡。”

李自成沉默片刻，吩咐说：“命张国纪将懿安皇后好生装殓。俟局势平定之后，由我朝礼政府派官员将皇后棺材葬入天启陵中。”

“领旨！”

窦美仪听到懿安皇后已经自缢殉国，又是震惊，又是悲痛，但此时此地，她不敢放声痛哭，只能让眼泪往肚里奔流。

李自成已经看见了窦氏的泪眼，低声说道：“你们送窦美仪暂回慈庆宫去，两三天内等候恩诏。”

窦美仪忽而受到新皇帝恩宠，忽而又得悉懿安皇后已经自缢身亡，幸福与悲痛同步来到，一时心情迷乱，六神无主。当她从拜垫上站起时，不觉踉跄一步，腰身一闪，裙带上的小银铃和金步摇上的小金铃猛然间一阵叮咚。王瑞芬十分敏捷，迅速上前一步，将她扶住。

窦美仪站稳之后，向新皇帝拜了一拜，体态轻盈地向外转身。就在转身的时候，她回过头来向新皇帝看了一眼，想看清楚皇上左眼下是不是有伤疤。李自成在窦氏回眸一望的时候，又看见了她的美貌，看见了她的似乎含有泪光但仍然明如秋水的双目，不禁心中又是一动。他目送着窦美仪出了寝宫，从丹墀上传来金银小铃悦耳的响声。

王瑞芬送窦美仪走出武英门，含着温柔的微笑说：

“贤妹，我今晚还称呼你贤妹，以后就不敢这样称呼了。新皇上已经看中了你。皇上赏赐的首饰就是定情之物。”

窦美仪的脸颊红了，眼眶里忽然又一次浮出泪花，但是低着头没有说话。

李自成对费珍娥和窦美仪的才貌都十分满意，但他想使臣民知道他绝非淫乱贪色之辈，在选妃这事上要按照新拟定的《大顺礼制》去办。他命吴汝义将他的想法密谕牛金星。牛金星含笑点头，说道："此事好办，皇上的心思我明白了。"

他随即进宫，向李自成奏道：

"陛下所谕，原是平日选取妃嫔之礼，足见陛下志在开国垂统，为万世帝王楷模。然今日初到幽州，万几待理，朝廷最大急务为陛下举行登极大典，从今日起，文武臣分批在文华殿认真演礼，最后齐集皇极门演礼。除演礼之外，文臣们要在三、六、九日上表劝进，礼政府与文谕院臣僚们要赶拟群臣为皇上登极上的贺表，代皇上草拟郊天用的昭告天地表文、登极日昭告天下臣民诏书、大赦恩诏以及谕江南旧明文武官员招降诏书等等。目前距登极日期渐近，不可以选妃事分散臣民心志，然而行在后宫也不可无人主持，故应有一二妃嫔主持后宫诸事，亦是刻不容缓。以臣愚见，请陛下即日传旨，召窦氏或费氏住进寝宫，居妃嫔之位，主持后宫之事，宫中称为娘娘，但不行册封之礼。总之，应使举朝文武之心，行在万姓视听，咸集于新皇帝登极大典一事，其他均非目前要务。"

李自成频频点头，问道："窦氏与费氏均是才貌兼备，举止娴雅，非寻常女子可比。俟登极大典之后，总得行册封之礼，以正名号，是吧？"

金星说："历代帝王，选美人充实后宫，原是常事。其中许多女子是先蒙'召幸'，事后再赐封号。有的是生了皇子皇女之后，再加册封。有的原来名分甚低，后来因受了特殊恩宠或诞生皇子，逐次晋封。陛下为天下之主，对妃嫔册封迟早，均是雨露之恩。"

听了这话，李自成大为高兴，又一次对牛金星频频点头，在心中称赞说：

"处事有经有权，深合孤意，果然是宰相之才！"

当天晚上，李自成便"召幸"了窦美仪。从此就叫窦氏住在寝宫，宫女们和太监们都呼为窦娘娘，以妃嫔之礼相待。李自成多年中为经营天下而殚精竭虑，不贪女色，硬是将普通人的男女之情压制下去。如今采纳牛金星的意见，很简单地处理了选妃之事，使他十分愉快。他狂热地爱上窦美仪的出众才貌，几乎改变了多年来黎明即起的习惯。

自从窦美仪到他身边以后，他于阅览贺表和批阅各种文书之暇，又开始每日读《资治通鉴》。窦妃见他带来北京的是一部坊间刻本，便命宫女去慈庆宫将懿安皇后平日阅读的元刊本《资治通鉴》取来；同时将慈庆宫的一只白鹦鹉取来，将笼子挂在仁智殿的前檐下，晚上移至殿内。

北京南郊的丰台一带，特别是一个叫作草桥的地方，有十几家专门培养花木的花农，一代代传下来巧妙的养花技艺，可以将暮春才开的花卉提前在早春开放，或春天开放的花卉提前在冬天开放。花农们四时将鲜花送进城内，也卖给宫中。慈庆宫院内不但有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小暖房，由两个太监学习草桥花农的技艺，提早一两个月使张皇后看见鲜艳的碧桃、月季、玫瑰、芍药和牡丹。窦美仪差宫女前去传谕，命慈庆宫的养花太监将二十几盆正开放的名贵鲜花送到仁智殿来，然后又吩咐宫女们，有的摆在正殿，有的摆在东西暖阁。顿然间寝宫中处处是鲜花绿叶，充满花香。

李自成平生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生活环境，有时他望望鲜花，再望望窦妃，禁不住露出微笑。

白鹦鹉能背诵多首唐人的五七言绝句。每逢风清日暖，窦妃宫中无事，便逗引鹦鹉读诗，而李自成对此很感兴趣，往往侧首望着窦妃，含笑而听。

仁智殿的西暖阁作为大顺皇帝的寝宫，而东暖阁作为窦妃娘娘的寝宫。实际上，窦美仪每夜都住在西暖阁。东暖阁虽设有富丽的床帐，却不曾睡，只是用做梳妆打扮的地方。

今天是四月初三。窦美仪来到仁智殿，称为窦娘娘，已经十天了。上月二十八日遵照新皇上的圣旨，有两千多宫女被分赏大顺军的有功将校。因为宫女不能全走，不得不从皇亲、官宦、豪门府中征集了一部分丫鬟仆婢分赏将士。紫禁城中幸免于分赏的是慈庆宫、承乾宫和寿宁宫。寿宁宫是个小宫院，因为李自成想着费珍娥需要宫女们照料和陪伴，留下了全部宫女。慈庆宫和承乾宫，都是由于窦美仪和王瑞芬在李自成面前乞恩，得免此劫，并蒙皇恩特准，等北京局面太平以后，将这三座宫院中的宫女们全数放出宫去，与父母家人团聚，凭媒婚配。

像往日一样，今日当宫中树梢上的宿鸦开始啼叫，南窗上刚有点蒙蒙亮时，窦美仪悄悄地挣脱皇上的搂抱，轻轻地下床，轻轻地走往东暖阁。立刻有三四个宫女进来，服侍她梳洗打扮。打扮完毕，窦美仪见屋中没有别的宫女，望着王瑞芬轻轻叫道：

“瑞芬姐！”

王瑞芬一惊，立刻跪下，小声说：“奴婢不敢！请娘娘再不要这样叫我！”

窦氏微微一笑，拉她起来，悄声说道：“我有一句话想问你……”窦美仪脸色突然红了，将要问的话咽了下去。

王瑞芬悄声问道：“娘娘，这东暖阁中只有你我二人，不知要问何事？”

“我，我，我不好意思问你，可是又忍不住要问清楚。”

“娘娘，对宫中诸事，凡是不明白的尽管垂问，奴婢不敢隐瞒。”

窦美仪又忍了忍，终于问道：“你每晚在皇上寝宫中点的什么香？”

王瑞芬的脸红了，神秘地笑着问道：“娘娘可闻出来那香气不同于一般御香？”

“我生长于慈庆宫中，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奇怪的香气，闻了后扰乱……人心（她回避说‘春心’二字）。我不愿问你这是什么香，也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要你以后在晚上不用再点这种香了。新皇上还不到四十岁，春秋鼎盛，但愿他能够做一位开国英主，勤政爱民，孜孜求治，从谏如流，使百姓早登衽席。千万莫要一得天下便贪恋女色，误了国事。”

王瑞芬肃然动容，躬身说道：“娘娘所言极是，奴婢今后不再点那种香了。”

第十七章

自李自成驻跸武英殿宫院以后，竟没有再走出紫禁城看一看北京的市容，甚至连皇城内那宛如仙境的太液池、琼华岛，他都没有去游玩一次。做皇帝有皇帝的忙碌，何况他刚到北京！

许多琐碎问题，都得经李自成批准，才能执行。原来在西安时草拟的《大顺礼制》，如今作了充实，改称《大顺汇典》，必须经李自成逐条细阅，批准颁行。一些琐事如大明门改为大顺门，皇极殿改为天佑殿，乾清宫的匾额“敬天法祖”改为“勤政爱民”，等等，也都由礼政府拟就意见呈奏，经李自成批准，再由礼政府将善书文臣新写的匾额恭请皇上审阅同意，才能制匾悬挂。

大顺朝的文臣们在北京也未闲过。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筹备登极大典，还要按照《大顺汇典》加紧准备新的朝服朝冠。群臣每逢三、六、九日上表劝进，大家竞相在表文上下功夫，有人不惜以厚礼请京师四六名手[1]代笔，力求颂扬的话别出心裁，不落陈套。在北京新降的文臣，都庆幸自己被新朝录用，竞相将新官衔用馆阁体浓墨正楷书写在大红纸上，贴于门端。有的官员为着夤缘求进，递上门生帖子，拜牛金星为座师[2]。牛金星有时也乘坐八抬大轿出门拜客。前边是一对虎头牌，上边写着“回避”、“肃静”；然后是一对纱灯，上写“天佑阁”三字；然后是两行护轿的军士，简单的仪仗，四个衙役手执水火棍，两个衙役抬着檀香炉；然后是一个人骑在马上，擎着一柄蓝色伞盖；然后是四个贴身仆人，鲜衣骏马，其中一个拿着红锦拜帖……总之，俨然是太平宰相气派，好不威风！

刘宗敏驻节田皇亲府中，半条胡同都驻满了他的亲军护卫，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大门前有一根三丈六尺高的杉木旗杆，上悬一蓝绸大纛，旗

中心绣一正红“刘”字。大门外高高的青石台阶前有一对铁狮子，本是田府旧物，如今衬托着四名明盔亮甲的执枪守门武士，显得比往日更加神态威武。

田府共有数百间房屋，亭台楼阁，曲槛回廊，假山美池，无不应有尽有。田宏遇于崇祯十四年从江南买回来两个美貌名妓，一个姓陈，一个姓顾。田宏遇死后，姓陈的由吴三桂用一千两银子买去，已于去年春天到了宁远。姓顾的仍留在田府居住，已用私蓄赎身，只等运河通了，便要返回江南。刘宗敏进来后，她逃避不及，成了汝侯的手中“尤物”。三天前，汝侯听说被拷掠追赃的某一国公的儿媳年轻貌美，新近守寡，遂逼国公献出。这位美艳少妇亦颇受宠。

刘宗敏一进城就按原定计划，每天逮捕明朝的在京官吏，几天之内捕了六百多人，有皇亲、勋臣、朝中大臣，也有普通臣僚。原说只逮捕六品以上的官吏，但很快就打破这个限制。原说有清廉之名的大臣不加逮捕，但是这一条也被打破了。被拘捕的官吏大部分关押在田皇亲府的西偏院中，小部分关押在别的将领宅中，天天施用各种酷刑，进行追赃，不断有人在拷掠中惨叫而死。

当李自成和大臣们忙于各种事务时，大顺军的军纪迅速败坏，奸淫和抢劫的事不断发生，加上拷掠追赃，造成极大的恐怖和民愤，使不同阶层的北京人大失所望，认为大顺军果然是流贼本性未改。他们重新想念崇祯皇帝，盼望吴三桂赶快率关宁兵来“剿贼”复国。

在北京发生的重要情况，有些李自成不知道，有些不完全知道。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尽快举行登极大典。今日是四月初三，离大典日期只剩三天了。李自成要在武英殿召见部分文武大臣。他来到西暖阁龙椅上坐下后，对一个宫女轻声说：

“叫双喜将军进来！”

片刻过后，李双喜来到面前，跪下听旨。李自成问道：

“大臣们都来了么？”

双喜回答：“启禀父皇，昨日传谕的各位大臣都已在武英门恭候召见，只有宋军师和李公子尚未来到。另外，王长顺昨夜就进宫一趟，说他有重要事求见陛下，儿臣因父皇已经安歇，叫他今日再来。他今日早早地来了，一定要面见皇上。”

李自成眉头皱了一下：“叫他同丞相谈谈，不要见孤了。”

“父皇，儿臣已经说了。他执意非亲自见皇上面奏不行。他说……他说牛丞相如今要做太平宰相，他的话说给牛丞相也是白搭，牛丞相未必会如实转奏。”

李自成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叫他等候一阵，等召见群臣之后你带他来吧！”

过了一阵，宋献策和李岩来到武英门。文武群臣鱼贯进入武英殿的西暖阁，依次向李自成行叩头礼。有四个年轻的太监垂手躬立侍候。李自成吩咐大家坐下，但不是用“赐座”一词，而是用的“请坐”。太监们认为新皇帝到底是草头天子，不免心中暗笑。等群臣坐定之后，他们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武英殿。

李自成向群臣问道：“初六日登极的事，可已经准备就绪？”

牛金星站起来说：“文武臣工连日在文华殿演礼，已渐见熟悉。初六日陛下举行登极大典，已经宣示中外 [3] ，一应所需，如仪仗、法驾，圣上及百官朝服，均已备就。鸿胪寺人员不足，又从民间选取相貌富态与声音洪亮者二十人，日夜训练唱礼，以备急需。”

“登极大典在皇极殿举行，何用法驾？”

“陛下于皇极殿登极，受百官朝贺之后，接着就是行祈天之礼，故需要法驾卤簿。不但如此，初五日就得沿路用黄沙铺地，每一街口要备好松柏彩缎牌楼。从初五日夜就得用三千骑兵沿途警跸，禁绝行人。到初六一早，沿途家家关门闭户，门外摆好香案，任何人不许私自隔着门窗窥看。”

“祈天礼选在南郊何处？”

“臣与礼政府诸臣商议，拟请陛下在天坛圜丘上举行祈天之礼。天坛院内，在圜丘西边不足半里处，前朝为皇帝建有斋宫，有宫墙环绕，护以御沟。前朝皇帝如举行祭天祈年之礼，总是前一天就驻跸斋宫，沐浴斋戒。臣与礼政府诸臣商议，目前江南未定，江山草创，尚非平常时候，军国政务繁忙，皇上可以不必前一日去斋宫驻跸，只在仁智殿寝宫斋戒即可。”

李自成点头同意。他望着一位新降文臣、原任明朝少詹事 [4] 、新任大顺朝礼政府左侍郎杨观光，虚心地含笑问道：

“杨先生，祈天为何要斋戒，不茹荤，不饮酒，不近女色，不行刑？”

杨观光赶快俯地叩头，回答说：“为的是天人一气相感，欲其志气清明慈和，感格上天，故须如此。”

李自成对于杨观光的回答虽不十分了然，但是连声称好，命杨平身就坐。

因为知道登极大典的筹备工作进行顺利，李自成心情愉快，又向牛金星问道：

“孤要亲自看一看群臣演礼如何，先生可准备了么？”

牛金星跪下说：“臣不敢蒙陛下以‘先生’相呼。至于演礼之事，文臣们已经熟了，武臣们或有未熟的，再有一两次演习也就行了。臣昨夜与礼政府诸臣商议，拟恳请陛下于明日上午亲自观看演礼，不知可否俯允所请。”

“孤倒很想亲临观礼，只怕臣工们因孤在一旁观看，必会有的胆怯，有的心慌，容易出错。”

“这一层，微臣与礼政府诸臣业已商讨，明日系正式演礼，仪仗齐全，地点在皇极门前。拟请陛下于明日早膳后先去文华殿休息，巳时前由文华殿出来，驾幸会极门楼上，凭窗临观，演礼群臣不会知道。陪侍皇上身边的只有微臣、正副军师、礼政府尚书巩焴……”他忽然想到刘宗敏，停顿一下，接着说道：“汝侯刘总爷也不参加演礼，陪侍陛下身边。”

接着又谈起群臣写劝进表的事，李自成高兴地说：

“孤每一劝进表都浏览过了，不知你们最称赞的是哪些表文，不妨读几句让大家听听。”

文谕院大学士顾君恩说道：“臣记得有一劝进表中有这样句子：‘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这四句对仗工整，颂扬得体。”

李自成点头微笑，环视群臣，意气舒展。

顾君恩又说道：“新降臣前明长芦盐运使 [5] 王孙蕙的劝进表中有句云：‘燕地既归，宜统河山而受箓 [6] ；江南一下，当罗子女以承恩’。他写出如此颂扬文字，既表明忠心拥戴，亦足证才学优长。”

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已经受到王孙蕙的拜托，此刻看见皇上高兴，赶快起立说道：“像王孙蕙这样新降文臣，似应予以美缺，不知圣意如何？”

李自成说：“只要是真有才学，自然录用，吏政府可以斟酌拟定，奏孤知道。”

他又以愉快的眼光向群臣扫视一遍，当看见李岩和宋献策神色冷静，不似众人兴奋动容，他始而心中感到不快，继而想到他们刚才来得较迟，可能是新得到了什么不好的军情探报。他在心中问道：

“是不是他们已经得到探报，山海关方面有了变故？”

他表面上仍保持着愉快神色，心中却忽然凉了一半。莫非吴三桂抗拒不降，公然为敌？他吩咐群臣退下，尽心为明日的正式演礼和初六日的登极大典做准备，独将宋献策和李岩留下。当群臣叩头退出以后，他正要

向两位军师询问，忽然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从右边丹陛登上丹墀，同时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闪开！你再拦我，我会一拳将你这个胎毛未褪的传事官儿打倒在丹墀上！”

李自成大吃一惊，向外怒喝道：“什么人如此大胆，替我拿了！”

刚说完，李双喜抢先一步掀帘进来，跪在李自成面前说道：

“启禀父皇，王长顺有重要话恳求面奏！”

李自成尚未说话，只见王长顺满眶热泪，紧跟着双喜冲了进来。而同时年轻的传事官也并肩进来，因为身体便利，反而抢在王长顺前边跪到地上，连连叩头，声音战栗地说：

“启奏皇上，臣未能拦住牧马苑使王长顺闯入宫中，实实有罪！”

王长顺跟着说道：“臣为了面见圣上，大胆闯宫。请皇上容小臣将几天来憋在心里的话在皇上面前倒出来，然后听任皇上治小臣鲁莽闯宫、冒犯朝廷之罪。”

李自成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忍着一肚子愤怒说道：

“双喜，传事官，你们退下，没有你们的事了。”

李双喜和传事官叩头退出以后。李自成望着王长顺问道：

“你是孤起义时的旧人，有话不妨直说。你快说吧！”

“皇上！你如今孤立在上，对下面的情况全不知道！臣若今日不言，以后出了大祸，我就不是你的忠臣了！小臣没有读过书，可是小臣明白，自古忠臣不是那些在主上面前一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的人。前年九月十四日，臣因知黄河堤将会决口，带一个老河工到大元帅行辕恳求见你，从早晨等到晚上，见不到你。若是我能够见到大元帅，赶快派重兵保护河堤，九月十五日夜间就不会有明军将河堤掘开口子，叫洪水淹没开封，淹死几十万人，连我军因移营不及也淹死了很多人！……这都是从陕西带出来的精兵啊！有许多人我都认识！……”说到这里，王长顺放声痛哭。

李自成想到那驻扎在开封城北洼地的几千将士死得冤枉，也神色戚然，叹了一声，命王长顺坐下说话。宋献策和李岩平时就认为王长顺为人正派，敢说真话，此刻不由得交换了一个眼色，希望王长顺能说出来他们不便直说的军中情况。

“从开封水淹以后，”王长顺接着说，“我，我后悔死当时只靠双喜和吴汝义替我传禀，没有胆量闯入你的元帅军帐。我当时要是一横心闯进去，保全了繁华的东京汴梁，救了几十万人的命，纵然你大元帅砍掉我的脑

壳，也不过是碗大疤瘌，何况你不一定会砍掉我的脑壳！”

李自成忽然笑了，说道：“是的，孤绝不会怪罪你闯我的元帅大帐。这一次你大胆闯入宫门，闯入武英殿，必有极其重要的消息对孤面奏。是不是你听说吴三桂有领兵来犯的消息？”

“陛下！你到北京后十几天来已经大失民心，这比吴三桂那小子不肯投降更为要紧。吴三桂不投降，你可以派大军征讨，将他剿灭；民心不服，你不能将百姓剿灭。陛下，你如今孤立在上，北京城中的情况你全然不知，如同坐在鼓里！”

李自成不禁悚然：北京出了什么大事，为何群臣们要瞒着我呢？他想着王长顺是故意危言耸听，心中不免恼火，但他忍下去一口气，神色严峻地问道：

“凡是大事，文武大臣们随时进宫来向孤启奏，你为何说孤如同坐在鼓里？”

“陛下！小臣今天冒死也要向陛下说出实话！陛下可容臣实说么？”

“你实说吧，孤要效法唐太宗从谏如流。有什么话你大胆说出！”

王长顺问道：“大臣们有几个敢对你说实话的？”他转回头望着正副军师说：“请恕罪，我王长顺不是说你们两位，是说那些希图谋求高官厚禄，保全富贵的大臣。他们念的是一部升官经，只会说皇上听着心中舒服的话。皇上听了不高兴的话他们不说，能伤害文武同僚情面的话也不说。所以皇上不知道北京的真实情况，我才冒死罪前来闯宫！”

李自成的神色更加严峻，又向王长顺问道：

“长顺，你到底要对孤面奏何事？”

“请恕小臣死罪！我大顺军驻扎北京城内，到处抢劫，皇上可曾知道？”

“怎么说……到处抢劫？”

“是的，有时强借不还，有时说是征用，有时半夜闯入民宅，公然抢劫。这样事经常不断，皇上可曾知道？”

“你说的话可是真的？”

“倘若小臣说话不实，请皇上砍掉我的脑袋！”

李自成大为吃惊，但是还不敢相信，说道：“大军进城的第二天，巡逻队在前门外捉到几个在商店抢劫的兵士，汝侯刘爷当即下令将为首的小头目在十字街口斩首，将人头悬挂树上，怎么还有抢劫的事？”

“刘爷杀了人没过三天，抢劫的事情又有了，愈来愈多。大街小巷，军民混杂，住在一起，巡查不易，防不胜防。几万人马，好坏不齐，杀一个两个人顶得屁事！……北京是一个有钱地方，有几家没有现成的金银？没有现成的首饰和各种细软之物？官兵们都知道大军在北京不会久留。人们跟着皇上打天下，受了十几年苦，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见了白花花的银子格外发亮，谁肯白错过这个一失去就不会再来的好时机？陛下，我大顺军往日人人称道的好军纪就在这繁华的北京城中消失了！”

李自成开始相信王长顺的直言，出了一身冷汗，心中生气，转向宋献策和李岩说道：

“幸而王长顺今日大胆闯宫，向孤直言陈奏。军纪在十多天的日子里如此败坏，你们两位身为正副军师，必定知道，为何闭口不言？”

宋献策和李岩猜到皇上对他们会有此问，心中已有准备。他们不仅洞悉大顺军在城中的抢劫情况，而且更失人心的一件事王长顺尚未提到，就是奸淫妇女。他们曾经几次密商，但想不出挽救之策。李岩曾主张直率地奏明皇上，但被思虑周密的宋献策阻止了。此刻李自成突然一问，二人同时起立，宋献策先说：

“臣等早有所闻，只因皇上初到北京，万机待理，所以不曾向陛下据实奏闻。臣等曾找汝侯商量过如何整饬军律，汝侯也很同意。只是他天天忙于拷掠追赃，又要督促将领们演习皇上登极典礼，所以对整饬军律的事，不曾上紧去管。其实，除了抢劫，奸淫妇女的事也时有发生。北京是礼义之邦，奸淫比抢劫更失民心。”

李自成更为惊怒，马上问道：“还敢奸淫妇女？……该斩！该斩！”

王长顺说：“我大顺军才进北京的几天还好，五天以后，强奸妇女的事儿就有了。这样事儿，只要出了几桩，全城就惊慌了。到底强奸的案子有多少，很难说。虽然有些传闻是无根的谣言，但有些事千真万确。满京城哄传安福胡同一夜之间妇女投井和悬梁死了三百多人，经小臣一再访查，确实有一百多人。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幼女，被拉到城头上轮奸而死。皇上！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你的将士进北京后，又是抢劫，又是奸淫，把你的好名声都败坏啦。这样下去，你的江山如何能够坐稳？这北京可不是一个小地方，不是一个藏在山旮旯里的小村庄，不是伏牛山中的得胜寨。全国各处人们的眼睛都在望着北京。你能不能在全国得民心，在北京的名声十分要紧，是好是坏，马上就传到各地。在朝中，如今都对你讲歌功颂德的话，只有我这个老马夫对你直言！”

李自成在御案上猛捶一拳，又扫了宋献策和李岩一眼，马上又问道：

“进北京后军纪如此败坏，汝侯刘宗敏何以不管？难道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么？”

王长顺说：“刘爷也杀了几个人，可是只要军民住在一起，强奸的事儿就

没法禁止。常言道：‘出外当兵过三年，看见母猪赛貂蝉。’何况进了北京，咱们的将士……”

李自成说道：“孤想到了这一件事，所以催促在上月底挑出两千宫女，又从达官显宦的家奴中挑了上千妇女，分别赏赐有功将校。”

“陛下，你对有功将校赏赐美女，这用意小臣明白，可是陛下，你也有思虑不周的时候。咱大顺军来到北京的有六七万人，受到皇恩赏赐的只是少数。那得到美女的自然高兴，还有几万人没有得到美女，岂肯甘心？我的皇上，请饶恕小臣直言！从上月二十八日皇恩赏赐美女之后，奸淫良家妇女的事儿更多了！更多了！唉，崇祯十二年过年以后，我军被围困在商洛山中，李鸿恩是你的亲堂弟，强奸民女未遂，他的妈是你的五婶，年轻轻就守寡，只有这一个儿子。你为了军纪，硬是下狠心把鸿恩斩了。如今进了北京，得了江山，从前的好军纪却没有了，那一股拼死创业的劲头没有了。皇上，万一再遇到困难时，谁替你拼死卖命？鸿恩在商洛山中被斩时没有怨言，也没有哭，如今他的魂灵在黄泉下看见这种情形准会痛哭！我的陛下，我的皇上啊，十几年来，跟随你起义的成千上万的英烈鬼魂，看见咱大顺军今日情况，要不在阴间痛哭才怪哩！……”

王长顺不能再说下去，伏地呜咽。李自成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直言，心中很为震动。看见宋献策和李岩仍在肃立候旨，不敢落座，他用责备的口气说道：

“你们二位身任正副军师；我军近日军纪败坏，肆意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你们必定知道，为何不向孤直言？为何不拿出整顿军纪的办法？王长顺并非大顺朝中的文臣武将，只是一个跟我多年的老马夫，他就敢向孤直言！如若不是他平日怀着一颗忠心，今日闯进宫来，孤仍然被蒙在鼓里！”

正副军师立刻跪下。宋献策说道：“臣等几次欲直言陈奏，尚未得适当机会。今日王长顺闯宫直言，使臣等弥增惭愧。臣等昨日为整饬军纪事到田皇亲宅与汝侯面商，因汝侯才为奸情案斩了两个人，怒气未消，所以未作深谈就辞出了。”

“他杀了两个什么人？”

李岩说道：“如今军民混杂，强奸与通奸之事欲禁不止。加上种种缘由，遂使强奸与通奸之事，愈来愈多。臣等忝居军师之位，罪该万死。捷轩所杀的两个人尚非强奸，只是一对通奸男女！”

“杀的一对男女？”

宋献策接着说道：“昨日臣等到提营首总将军府，适逢一巡逻小队捆送来一对通奸男女和一名原告。汝侯还是往日的雷霆脾气，立即擂鼓升堂，审问案犯。那妇女年纪很轻。那原告男人又老又丑，显然他的妻子不是

原配，与丈夫并无夫妻恩情。捷轩问那妇女：‘你愿意随丈夫回家去么？’那妇女回答说：‘我不愿王头目单独为我而死，宁肯同王头目奔赴黄泉，也不愿再回丈夫身边！’捷轩又问小校：‘你还有什么话说？’小校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大声说道：‘有的将校，家中有妻有子，还蒙恩赏赐美女，我跟随闯王起义十年，至今二十八岁仍是一个光棍。我们虽是通奸，可是我愿意娶她，她愿意嫁我，两相情愿，要死死在一起。我们活着不能结为夫妻，到阴间结为夫妻！’汝侯为着军纪不可坏，一怒之下，将这一对男女杀了。”

李自成听了这个案子，心中引起一连串问题，但是没有时间向深处思考，向宋献策和李岩问道：

“目前情况，不可任其下去，两位军师有何善策？”

宋献策回答：“臣等今日进谒陛下，为着两件大事：一是要密奏满洲人的动静，二是要奏明北京近日情况。前一件尤为重要，不可不早为之备。”

李自成猛然一惊：“满鞑子有何动静？”

宋献策说：“此事须要密奏。”

李自成问：“是同吴三桂有勾结么？”

李岩赶快说道：“陛下，王长顺进宫来见陛下很不容易，他的直言陈奏，实属难得。请陛下听王长顺继续陈奏，等他陈奏完毕，臣与宋军师再向皇上密奏新得到的重要探报。”

李自成转向王长顺问道：“王长顺，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孤说？”

“皇上！小臣是一个追随陛下多年的马夫，斗大的字儿认识不到一牛车。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小臣只有一片忠心，所以冒死闯宫，直言面奏。如今话已吐出口了，请治小臣冒犯之罪。”

“我大顺军到北京后，多年的好军纪忽然败坏，你不进宫来直言陈谏，孤一点也不知道！孤一进紫禁城就不曾出去过。看来孤应该出去亲自看看，听听，不应该光听群臣颂扬的话，是吧？”

“皇上，请恕小臣再说几句直言，纵然你天天走出紫禁城，北京城内军民的真正情形，你也是看不见，听不到。”

“孤不聋不瞎，何至如此？”

“小臣虽不曾读圣贤书，对世道人心却看得多，有经验。攻破洛阳之前，陛下每到一地，因为你的军纪严明，仁义爱民，老百姓敢围到你的身边，把心里话说给你听。你的耳总是聪的，眼总是亮的。破洛阳之后，你成了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局面同以前大不相同了，能够到陛下身边

说话的只有那几十员有头脸的将领和亲信幕僚，从此后，小百姓不能随便见你了，士卒小校不能随便见你了，连我这个老马夫在紧急时候也不能见到你了！……小臣语言太直，请恕小臣死罪！”

“你说得很好，说下去，说下去，孤正要听你的直言！”

王长顺迟疑一下，接着说道：“去年春天到襄阳以后，陛下受众将拥戴，号称新顺王。从此局面又不同了，文臣武将们在你面前奏事都得跪下。十月间进了西安，陛下将秦王府的宫殿作为新顺朝的宫殿，每隔三日去灞桥观操，沿途百姓看见你的黄伞都远远避开，来不及避开的都跪在路边不敢抬头，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连正在啼哭的小娃儿听妈妈说：‘不许哭，皇上驾到！’也马上闭住嘴了。如今又进了北京城，不管是不是举行了登极大典，陛下就是当今皇帝，天下万民之主。陛下要出去一趟，从一早就开始静街，家家关门闭户，除门口摆设香案之外，门窗内不许有人窥看，不许有一点声音，深院中不许传出小孩哭声，不许有鸡鸭乱叫。街道两旁，五步一卒，十步一兵。皇上坐在三十六人抬的龙辇上，隔着亮纱，向前看，你只能看见几百名骑在马上的护驾亲军，接着是各种旌旗飘扬，伞、扇成对，随后是成对的金爪、钺、斧、朝天镫……再往后是一柄黄伞、四个随驾的宣诏官和八个骑马仗剑的武士。还有什么，小臣说不清楚。总之，你向前看——看不见一个百姓，向左右看——看不见一个百姓，回头向后看，你只能看见扈从的群臣和大队骑兵。从前你同穷百姓们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随便瞌闲话、叙家常的那种情景，再也不会有了！……”

李自成望着王长顺，不知说什么好。老马夫的直言使他又是突然吃惊，又是恍然明白，又是爽然若失，又是……各种心态几乎同时出现，使他一时间茫然理不出一个头绪。他又向王长顺问道：

“难道来到北京的大顺军全是一样，军纪都坏了不成？”

“不，皇上，自然也有好的。”

“哪些部队是比较好的？”

“陛下，小臣每日无事，带着四名亲兵，骑马各处走走看看，好在我的人缘熟，什么事都瞒不住我。据小臣看来，倒是有三支人马保有往日的军纪，没听说有抢劫和奸淫的事……”

“哪三支人马？”

“驻扎在皇城以内和守卫紫禁城的部队，军容整肃，纪律严明，可以说没有给皇上的脸上抹灰。咱副军师李公子从豫东带出来的一支人马，如今只有两千多人，在安定门内驻扎五百人，其余都驻扎安定门外和安定门一带的城头上，同百姓平买平卖，秋毫无犯，老百姓提起来赞不绝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

李自成露出来高兴的笑容，问道：“还有么？还有么？”

“还有，可不在北京城内。小臣也到了通州，看看运河，看看兵营，也到当地百姓家坐了坐。”

“那里驻扎的人马军纪如何？老百姓怎么议论？”

“哎呀，皇上，咱们的众多人马，很不一律！平日显不出多大分别，如今到了北京，都显出真容啦！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谁不爱钱？谁不爱女人？人都有七情六欲啊！……可是罗虎率领的三千人马驻扎在通州东边，就是与众不同！在他的军营中，禁止赌博，禁止游荡，全营每日老鸹叫就吹号起床，刻苦操练。罗虎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菜。他在操练之暇，读书写字，或请当地有名的举人秀才替他讲书，谦恭下士，人人称赞，说他日后准能成为一员名将。如今才二十一二岁就显出是大将之才。难得，难得，实在少有！陛下，咱大顺军中出了这样一个名将坯子，小臣心中高兴，也为陛下庆贺，可惜眼前只有这么一个！”他激动得滚出眼泪，又说道：“小臣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两位军师有重要军情禀奏，小臣退下。”

王长顺退出以后，李自成看看两位军师的神色，心中明白一定是他们得到了很不利于大顺的军情探报，问道：

“吴三桂那方面有什么新的消息？”

宋献策赶快回答：“自从攻破北京以后，臣即命刘体纯驻在通州，不惜金钱向山海关一带和长城以外派遣细作，打探吴三桂和辽东军情。今日五更，刘体纯亲自来军师府禀报一项极其重要的军情，臣等所担心的事果然来到眼前了。”

“什么事极其重要？是吴三桂敢公然与我大顺为敌么？”

“这是臣与副军师从出师东征以来最担心的大事，如今果然探出了准确消息。攻破太原后，林泉偶然在晋祠遇到一位奇人……”

“这位奇人……可是你们在太原时曾经对孤说的，那位洪承畴的得力谋士？”

“正是此人，名叫刘子政，洪承畴兵溃松山时他愤而削发为僧。林泉偶然在晋祠同他相遇，听他纵论天下大势，洞达时务，慷慨激昂。目前所发生的事，果然如其所料！”

“他料到吴三桂会抗拒不降？”

“吴三桂不过是癣疥之疾耳。”

“那么……”

李自成忽然沉吟不语。他不待细问已经觉察出眼前局势的严重性，脑海中像闪电般地想到了新的一次大战，想到了他可以依靠的几个将领和几支部队，特别是想到了罗虎，又从罗虎想到了费珍娥……自从窦美仪到了他的身边，深得他的宠爱。按照封建时代宫廷礼制，他本也可以将费珍娥同时选在身边，然而他不愿使窦氏与费氏各自心中不快，所以迟迟不作决定。如今想了想，突然一句话不觉脱口而出：

“就这么办，孤已决定了！”

宋献策和李岩不明白李自成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正等待皇上说明，李自成却不提心中决定的事，继续问道：

“什么重要军情？赶快详细奏明！刘二虎他怎么说？”

听了皇上询问，宋献策赶快站起来说：“刘体纯说，据细作探报，满洲人正在征召满、蒙、汉八旗人马，不日即将南犯。臣等窃以为，自万历季年以来，东虏兵势日强，明廷步步失算，遂使东虏成为中国之心腹大患，至今仍为我朝势不两立之劲敌……”

“你坐下说话，坐下说话，是劲敌么？”

“请陛下恕臣直言，满洲确实是我朝劲敌，万万不可轻视。”

李自成低头沉吟，心中说道：“没料到辽东一隅之地，东夷余种，竟然如此狂肆，敢在此时称兵入犯！”

宋献策看出来皇上对满洲抱轻视态度，坐下后又欠身说道：“陛下，崇祯一朝，满洲兵四次南犯，只有一次是从大同附近进犯，其余三次从三协[7]之地进入长城，威胁北京，深入冀南，横掠山东，然后从东协或中协出塞。虏兵每次入塞，都使崇祯无力应付，几乎动摇了明朝根本。如今我以数万人来到北京，远离关中，破北京后吴三桂屯兵山海城中，观望不降，而满洲强敌又已调集兵马，蠢蠢欲动。臣等忝备军师之职，实不敢高枕无忧。”

李自成想了片刻，仍不相信满洲人此时会向大顺朝进犯，说道：

“孤在西安时听说，去年八月，满洲的老憨突然病故，一个名叫多尔衮的九王，不使老憨的长子继承王位，硬是拥戴皇太极的六岁幼子继位，以便他摄政擅权。孤想这些消息都是真的，难道是谣传么？”

李岩说：“我朝在西安所得消息，原是来自北京，十分可靠。”

李自成又说：“以孤想来，满鞑子既然新有国丧，加上立君不以嫡以长，引起诸王内讧，朝局动荡，此时多尔衮大概不会离开沈阳，轻启战端。何况一个月前，据王良智禀报，满鞑子曾以小皇帝名义来信，要与我们‘并取中原，同享富贵’，说明他们并不敢轻易与我大顺为敌。”

李岩说道：“陛下，满洲人不懂中国建储之制，亦无世袭以嫡以长之礼。多尔衮既拥戴一个六岁幼童为君，名义已定，有不听命者即是叛逆，所以至今未闻沈阳有内乱或动荡情形。多尔衮如果亲自统兵前来，恰可使八旗兵从此归其掌握。倘能侥幸一逞，他就是继承老憨遗志，为满洲建立殊勋，不但其地位权势从此更无人能抗衡，而且他日后如想取江山于孤儿寡妇之手，也易如反掌。至于月前来信一事，可能正是对我方的试探。”

李自成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恍然明白：他一向没有把满洲方面的进犯放在心上，实不应该。十六年的战争生活使他养成了用战争解决困难的思想习惯。在这刹那之间，他的心思就转到如何打仗的问题上了。

宋献策见皇上默然无语，恭敬地欠身问道：“臣等碌碌，所奏未必有当，陛下圣意如何？”

李自成说：“你们两位所奏，使孤心中一亮。明日群臣在皇极门演礼的事照原议举行，初六日登极的事也照原议准备。东虏消息，一字不可泄露。等明日唐通与张若麒回来，看山海卫有何情况，再作计较。你们为何不将刘二虎带进宫来，向孤当面奏明？”

宋献策说：“刘体纯到通州之后，即派出许多细作进入山海关，又派遣塘报小队，进驻遵化、三河，一旦探到什么消息，即由塘马日夜驰报通州。刘体纯估计今日或今夜必有重要消息来到，所以他见了臣等之后，又赶快回通州去了。”

李自成问道：“吴三桂会不会投降东虏，在山海关称兵犯顺？他会么？”

宋献策说：“臣等所担心者正是此事，一二日内必可判断清楚。”

李岩接着说：“以微臣愚见，目前吴三桂正在骑墙观望，未必就投降满洲。倘若虏兵如往年那样，从中协或西协进入长城，在京郊与我决战，对吴三桂最有利者是不降我亦不降虏，坐收渔人之利。”

李自成说道：“吴三桂父母及全家三十余口均在北京，做了人质，他能够不顾父母的生死与我为敌么？”

宋献策回答：“人事复杂，有的人有时候出于某种想法，也会置父母生死于不顾。”

李岩补充说：“例如楚汉相争，在荥阳相持很久。项羽将刘邦的父亲放在一张高案上，使人告诉刘邦：‘你如今日不投降，我就要用大锅将你的老子煮了。’刘邦回答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的老子就是你的老子。你一定要煮我的老子，就请你分给我一杯肉汤。’依臣看来，倘若吴三桂想借助满洲之力，恢复明朝江山，使他可以建立千古勋业，以忠臣之名著于史册，而富贵传之子孙，则他会不顾父母和一家性命，抗拒不降。”

李自成点点头，神色沉重地说：“你们今日对孤所说的话，对任何人不要提起，以免朝野惊骇，打乱了登极大典。山海卫方面如有新的消息，我们马上决定对策。总之，孤意已决，对吴三桂绝不要养痈遗患！”

宋献策和李岩退出后，李自成继续坐在龙椅上，默默沉思。思想一转到局势的严重性，他马上就考虑到一个大胆的用兵方略：首先全力打败吴三桂，然后留下少数人马镇守山海关，大军星夜回师北京，进行休息补充，以逸待劳，在北京近郊与多尔衮进行决战。这样想着，他仿佛又一次立马高冈，指挥大战，眼前有万马奔腾，耳边有杀声震天……

四月初四这个重要日子，随着玄武门楼的沉重鼓声开始了。

昨夜，李自成因为心绪烦乱，第一次叫窦妃独宿仁智殿的东暖阁。这件事使宫女们深感诧异，也使窦美仪心中震惊。十天来她深蒙新皇上恩宠，使她无限地感恩戴德，将自己的一生幸福和父母一家的荣华富贵都寄托在大顺皇爷的宠爱上。她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女子。自从来到仁智殿，每夜，照例她枕着皇上的坚实粗壮的左胳膊，而皇上的右手常常反复不停地抚摩她的细嫩光滑的皮肤。皇上是从马上得天下，所谓“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右手掌被剑柄磨出了老趼。而被老趼触摸的感觉，是那样奇妙而舒服。但是今夜被她当作枕头的粗壮胳膊忽然没有了，抚摩她的那只生有老趼的大手也忽然没有了。她独自睡在空床上，辗转反侧，很难入睡。她暗暗在枕上流泪，也暗暗在心中叹息：人生真好比是南柯一梦！

尽管一夜失眠，头昏脑涨，但是她仍像往日一样，天不明就起床了。等皇上起来时，她已在宫女们的服侍下梳洗打扮完毕，正打算到西暖阁向皇上请安，王瑞芬脚步轻轻地掀帘进来，向她一拜，用银铃般的低声说道：

“奴婢恭候娘娘早安！”

窦美仪小声问道：“皇上昨夜睡得可好？”

“奴婢刚才问了在西暖阁值夜的宫人，据说皇上昨夜破了例，一夜睡眠不安，好像有重要心事，有时叹气。”

“是想到费珍娥么？”

“我看未必，娘娘的美貌不下于珍娥，皇上对娘娘恩眷正隆，绝不会将圣心移到珍娥身上。他必有重大国事操心，昨夜才如此烦恼。”

“马上就举行登极大典，除想念珍娥外，还有什么烦恼？”

“奴婢记得今日是珍娥的生日，娘娘向皇上请安时不妨请旨给费宫人赏赐什么生日礼物，也可以听听皇爷的口气。”

窦妃点点头，趁李自成去武英殿前拜天之前，她体态轻盈地走进西暖阁，向皇上行礼问安，顺便问道：

“听说今天是费珍娥的生日，臣妾恭请圣旨，要赏赐她什么东西？”

“啊，今日是她的生日，你同王瑞芬斟酌一下，赏赐她四色礼物，差宫女送去好啦。顺便传孤的口谕，今明两日之内，孤要召见。”

窦美仪不禁暗中一惊：“天哪，该来到的事儿果然来了！”

李自成拜天完毕，在武英殿西暖阁刚刚坐下，李双喜进来，跪下说道：“刚才从军师府来了一位官员，说张若麒与唐通昨夜二更时已经到了通州，休息一宿，今早可到北京。军师要儿臣请示陛下，今日何时召见二位钦差大人？”

“吴三桂是否有使者同来？”

“儿臣曾问军师府的官员，他说没有。”

“可曾带来吴三桂的投降表文或书信？”

“军师府的官员不知道，好像没有带回来降表。不过听说吴三桂已经答应投降，如今还在同关宁将领们不断磋商，务求在投降这事上众心一致，免遗后患，大概再耽搁两三日，必有专使将降表驰送到京。”

李自成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但这笑意很快消逝。他机警地想道，这分明是缓兵之计！随即对双喜说：

“辰时二刻，在文华殿召见唐、张二人，传谕牛丞相和两位军师，辰时正都到文华殿去。你还有什么事儿要奏？”

双喜说：“刘体纯于三更过后，叫开朝阳门，到了军师府，带来了重要军情。宋军师命他天明后赶快进宫，亲自向陛下面奏。他已经来了。”

“他现在何处？”

“吴汝义留他在五凤楼上候旨，命儿臣向陛下请旨，何时召见？”

“立刻召见！传他进宫！”

双喜退出后过了一阵，刘体纯进来了。等他叩头以后，皇上命宫女搬来一把椅子，命他坐下，又打量了一眼他的神色，问道：

“二虎，你今日进宫来定有十分紧要消息面奏，军师可知道么？”

“臣天不明就叫开了城门，先到军师府。军师披衣起床，听了臣禀报之后，用手在案上一拍，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命臣赶快进宫来向陛下面奏，臣不敢耽误就赶快来了。”

“吴三桂肯来投降么？”

“臣据细作禀报的各种迹象，断定吴三桂绝不会前来投降。他开始就打算据守山海关，等候满洲动静。近几天山海卫城中盛传沈阳在调集满、蒙、汉八旗兵马，准备南犯。吴三桂的守关将士，听说满洲人在调集兵马，无不喜形于色，所以吴三桂绝无意向我投降。”

“他要投降满洲么？”

“依臣看来，吴三桂目前也无心投降满洲。他大概想据守山海关，等满洲兵同我大顺军在北京近处厮杀得两败俱伤，然后乘机夺取北京，为崇祯帝后报仇，恢复大明江山，他就成了大明的复国忠臣。”

“啊！……还有什么事能证明他绝不投降，竟敢与我为敌？”

“山海卫城的东门就是山海关。为着防备辽东敌人，在东门外除有坚固的月城外，万历年间又修了一座东罗城，便于屯兵防敌。西门外到去年也修一座西罗城，尚未竣工。近来吴三桂下令军民日夜赶修，还新筑了几座炮台，安设了大炮。从永平和玉田两地撤回的精兵就屯在西罗城中。可见他是决定不降我朝，不惜与我一战。”

李自成明白同吴三桂的战争不可避免，必须在满洲人南犯之前，用大顺军在北京的全部兵力去打败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使东虏兵马受到牵制，不能专力在北京近处作战。他想了片刻，又向刘体纯问道：

“吴三桂究竟有多少兵力？”

“臣依据细作探报，大体估算，吴三桂在山海关大约有五万人马，步骑兵各占一半。”

“不是携带五十万百姓进关么？”

“虚称五十万，实际上有十几万人。曾经传闻吴三桂要从移民中抽征丁壮入伍，但是抽得不多，后来不抽了，大概是担心辽民刚刚入关，同本地人多有纠纷，处在兵荒马乱时候，不宜把丁壮抽走，所以吴三桂的人马还是五万之数，并未增加。”

李自成原来担心吴三桂会从进入关内的辽东百姓中再征召二三万丁壮入伍，如今放心了。他揭开茶碗盖，喝口香茶，忽然想起来一个重要问题，放下茶碗，赶快问道：

“吴三桂既然忠于明朝，不肯向我投降，他就应该率领三军为崇祯帝后发

丧，痛哭誓师，立刻兴兵复明，传檄远近才是，为什么不呢？”

“这是吴三桂的缓兵之计，等待时机。”

“等待什么时机？”

“他一则等待满洲方面的动静，二则要看一看北京与畿辅的人心向背。如今他不但知道满洲正在调动人马，还知道我大顺朝在北京和畿辅有些事……”

刘体纯说到这里把话停住，重新跪下，说道：

“皇上，吴三桂派遣了许多细作，有的到北京四郊，有的混进北京城内，将我大顺朝在北京的各种情况报告给他。纵然满洲兵暂不南犯，他也要兴兵与我为敌，因为他估计一旦起兵，畿辅各地定会有人响应，河南、山东等地也会有人响应。到那时，满洲兵定会乘机南犯。皇上，臣受陛下信任，今日局势，不能不大胆向陛下直言。皇上！来到北京以后，我大顺军威已经大不如前，民心不服，畿辅情势不稳，有些地方已经在蠢蠢欲动。千万不可大意！”

昨天听了宋献策的密奏之后，李自成对敌情已经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此刻听了刘体纯的密奏，更加感到震惊。他沉默片刻，命刘体纯坐下，又问道：

“吴三桂率五万人马进入关内，原指望由朝廷供应粮饷。如今明朝已亡，粮饷断绝，他如何能支持下去？”

“据微臣探知，他从宁远运来的军粮，足可以支持半年。”

“如何有这么多的军粮？”

“自从死守锦州的祖大寿投降满洲，宁远就成了明朝在关外必须守御的孤城。崇祯为要守住宁远，不管国家多么困难，都尽一切力量为宁远运送军粮。据臣差细作打听，军粮是由登莱下海，用海船运至觉华岛……”

“觉华岛在何处？”

“觉华岛在宁远城东数里外的海中。东虏曾想攻占觉华岛，断了宁远命脉，使宁远不攻自破。但因吴三桂派重兵驻守觉华岛和海岸，修筑许多炮台，东虏无机可乘。吴三桂奉旨放弃宁远，入关勤王，觉华岛上的军粮全数用海船运来，将一座空岛留给鞑子。”

“吴三桂的粮船现在何处？”

“从觉华岛来的几百只粮船暂时都泊在姜女庙附近海边。”

“姜女庙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山海关东边大约十里地方。相传孟姜女哭长城，死在海边，化为礁石。后人立了一座庙宇，称为姜女庙。”

“姜女庙那里可是驻有重兵？”

“姜女庙在山海关和长城东边，岸上只驻有少数守船步兵，并无重兵。”

李自成心中略一沉吟，忽然想到一旦大战开始，要是能设法焚毁吴三桂的粮船，就能迫使吴三桂不战而降。至于差何人前去姜女庙焚毁粮船……他想到了罗虎，他认为智勇兼备的罗虎是一位合适的将领，他的三千精兵也最可用，可是如何能绕过山海关呢？……

“二虎，关宁兵的士气如何？”李自成不再细想下去，转而又问。

“据细作禀报，当我大顺军攻破北京后，在起初那七八天内，关宁将士因闻我军数年来百战百胜的军威，而其自身处境又极为不利，所以士气十分低落。那时，在吴三桂军中确有人私下议论向大顺归顺的话，但后来忽然变了。近几天，关宁兵的士气很盛，日夜准备，决计同我一战。”

“为什么关宁兵的士气忽然又旺盛了？是吴三桂已经同满洲有了勾结么？”

“不是，毛病是出在我军方面，有些话微臣不敢直言。”

“为什么不敢直言？王长顺是个大忠臣，他昨日闯进宫来，把别人不敢对孤说的话都说了，是不是在北京和畿辅哄传我大顺军进北京后军纪很快败坏了，不断有抢劫富户和奸淫妇女的事？这些情况孤已知道。”

“还有一件大事，臣确实不敢直说。”

李自成面带微笑说：“你是孤的爱将，又身任侦察敌情重任，有什么话不可对孤直言？说吧，快说吧！”

“陛下，我军进北京后，抓了几百官吏勋戚，酷刑追赃，至今已经死了许多人。这件事很失人望。吴三桂一看这情形，不愿降了。山海关城中士绅，原来还在观望，如今都劝说吴三桂传檄远近，兴兵复明。人们都说……”

李自成端起茶碗，笑着说：“说下去，说下去。人们都说些什么？”

刘体纯又一次跪下去，说道：“请陛下听了后不要震怒，恕臣直言不讳。”

“二虎，快说吧，有什么不可直说的？”

“人们纷纷议论，自古夺得天下从来没有这样胡搞的。人们骂陛下虽然占了北京，终究是个流贼，是黄巢一流人物，不是坐天下的气象！”

李自成故意露出的笑容突然消失了，手中的茶碗砰一声落到御案上，茶水溅出。过了一阵，他叹一口气说道：

“逮捕在北京的六品以上官吏严刑追赃一事原是孤与捷轩在长安出兵前商定的一件大事，原想着国家草创不易，此举既可以解救国库空虚的燃眉之急，也可以使万民拍手称快。不料北京城和远近士民不唯不拍手称快，反而同我离心！在长安时，宋军师同李公子对这一重大决策都曾婉言谏阻，孤未听从，如今欲不拷掠追赃也晚了……你还有什么要禀报的？”

刘体纯迟疑片刻，又说道：“刚才陛下问关宁兵为什么七八天前士气低落，如今又忽然士气旺盛，其中道理，臣刚才说了一半，还有一半尚未说出。”

“你说出来吧，不要顾虑。”

“吴三桂原以为陛下真的率领二十万精兵来到北京，还有大军在后，所以一时十分害怕。随后他知道我大顺到北京的只有数万人，也无后续部队，他才敢于拒不投降，士气反而旺盛。如今他按兵不动，等待时机。要想迫使他投降，或是将他打败，攻占山海卫城，除非我军有更多兵力，同时出奇兵绕过山海关，焚毁他停泊在姜女庙附近的粮船……”

“啊，孤都明白了。你带来多少亲兵？”

“臣因是夜间赶来，带了三十名亲兵，以防不测。”

“你退下去吧。早膳后你赶快返回通州，继续打探敌军动静，愈快愈好。还有，你回通州后立刻传孤口谕，叫罗虎今日下午赶来北京，孤有要事召见。”

“遵旨！”

[1] 四六名手——擅写骈体文的名手。四六体即骈体文。

[2] 座师——每科乡试考中的举人和会试考中的进士，都以该科乡、会试的主考官为座师，终身执弟子礼，遇事互相关照。

[3] 中外——朝中、朝外，或称朝野。

[4] 詹事——掌管东宫庶政和辅导太子读书修养的衙门名叫詹事府。詹事府的主管称詹事，次官（副职）称少詹事。另外有左中允、右中允等官。

[5] 长芦盐运使——长芦镇在今河北省沧州市境内，明永乐初，设管理海盐专卖事务的都转运使于此，下设二十四个转运使。

[6] 受箓——“箓”是符命之书。从东汉以后，开国帝王都要伪造上天符命，以证明他的得天下是受上天册命，合理合法。李自成接受宋献策的《谶记》，也属于“受箓”之类。

[7] 三协——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任蓟镇总兵，将从山海至昌平东之石塘岭，沿长城一千余里划为三个防区，称为三协，每协设一副将。东协驻建昌营，中协驻三屯营，西协驻石匣。总兵驻蓟州。

招降失败

第十八章

吴三桂是三月十六日到的山海关，十九日到了永平府。因为有皇上手诏，催他火速赴京，所以他在山海关只停了半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十七日一早就率领三万步兵和骑兵，向北京前去。

从山海关到永平，本来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但是他走了两天，为的是北京的情况他不很清楚，害怕同李自成的人马突然接战。同时他也不愿一下子离山海关太远，万一战斗失败，会进退两难。

十九日下午，约莫申时，他到达永平城外；住下不久，立即获得一个重要消息，说唐通已于十六日在居庸关投降，北京三大营的人马也在昌平和北京之间的沙河不战自溃。现在勤王人马就只剩下他一支了，他有什么办法救援北京呢？

吴三桂正在焦急、忧心，忽然中军禀报：“总督大人从城里来了。”

明朝习惯，向来是重文轻武。可是如今形势不同了，一则吴三桂已经受封为伯爵，二则兵荒马乱，总督手中没有多少人马，倒要仰承吴三桂的力量，所以王永吉名为总督，实际地位却像是吴三桂的高级幕僚。他从山海关一天就赶回永平，竭力为关宁大军筹措粮秣，两天来忙碌不堪。同吴三桂见面不久，两个人就开始密谈。谈到北京局势，吴三桂说，唐通不战而降，使他感到不解。王永吉说：

“居庸关守不住，唐通投降，我是早有所料了。唐通手下只有三千人马，经不起谋士和部将劝说，不投降又有什么办法？如今只有忠臣义士，誓死为君为国，才能在危急时刻为皇上真正出力。”

他的话是鼓励吴三桂不要效法唐通。吴三桂一听就很明白，说：

“我吴三桂世受国恩，如今离开宁远，全部人马开进关内，宁远百姓也带来了一二十万。我上不能不尽忠报国，下不能对不住我的将士和百姓，唯有与流贼决一死战！”

他说得慷慨激昂，王永吉也颇受感动，抬起头来问道：

“伯爷，这闯贼挟二十万众前来，京城危在旦夕，不知伯爷有何上策，以救君父之难？”

“据我估计，李自成必攻西直门或德胜门，此时已经占据地利，以逸待劳。我军如何进击，只能临时再定，现在很难预谋。”

王永吉知道吴三桂心中毫无把握，就向他建议，将一部分人马驻在城外，与敌人对峙，一部分人马开进北京城中，协助守城，城内城外互相声援，较为稳妥。

吴三桂摇摇头说：“关宁人马只能在城外驻扎，恐怕不能进北京。”

王永吉说：“倘若闯贼攻西直门、德胜门或阜成门，将军何不从朝阳门或东直门进入北京？”

“唉，”吴三桂说，“皇上多疑啊！难道大人还不清楚？崇祯一二年，袁崇焕督师，去北京勤王，与满洲兵相持在朝阳门外，因为相持日久，疲惫不堪，请求皇上将他容纳进城。皇上疑心他要投敌献城，恰恰遇着有人说他暗与满洲勾结，于是皇上就将他逮捕下狱，后来杀掉了。家舅父当时带兵随袁督师勤王，只好带着自己的部下逃回辽东。这件事我常听家舅父和家父谈起，为袁督师鸣不平。今天难道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吗？再说，敌人既然围攻北京，通州地方谅已被流贼攻占。我担心他们以重兵驻扎通州，阻击关宁勤王之师。如果那样，战争就不会在北京城下进行，而是在通州运河岸上打，救北京就更难了。”

两人互相望望，不由得同时叹了口气。

尽管大军在吴三桂率领下，半夜起床，不到四更天就出发了，好像确实是在星夜勤王，可是出发以后，却按照平常的行军速度向北京走去。

二十日下午，大军到了玉田县。这里谣言甚多，都说李自成已于十九日早晨破了北京皇城。吴三桂和他的将领正在怀疑这谣言是否确实，跟着又有派往京城附近的细作跑了回来，说京城确已失陷，皇后自尽，皇上和太子没有下落。这使吴三桂感到非常突然和震惊。他知道京城守军单薄，人心已经离散，恐怕难以固守，但没料到这么快就失陷。他立刻下令部队停止前进，随即召集亲信将领和幕僚商议对策。

会议开始后，吴三桂眼含泪花，很痛苦地说道：“本镇没想到会成为亡国

之臣，此刻心中悲痛万分。如今我们进也不能，退也困难，究竟怎么好，请各位说说意见。”

一个总兵官先说道：“京城已经失陷，我们勤王已经没有用了，不知道皇上下落如何，也不知道老将军和府上家人平安与否。”

吴三桂说：“古人常说：国破家亡。如今我们遇上了。现在皇上生死不知，想来我的家庭也一定已经被流贼屠杀。老将军看来也会为大明尽节。”

说到这里，他滚出了眼泪，又连连叹息说：“国破家亡，国破家亡……”

吴三桂的亲信将领和幕僚们都被京城失守的消息震动得不知所措，谁也说不出好的主张。有人建议迅速退兵永平；有人主张退兵山海关；还有人主张干脆重回宁远，向满洲方面借兵，收复北京。但每一项建议提出，都立刻召来反对意见。因为永平和山海关都非长久立足之地，而重回宁远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在商量的过程中，大家还想到，李自成必然要派人前来劝降，不降就要派兵前来攻打。这些紧急问题在吴三桂心头猛烈盘旋，也在将领们和幕僚们的心头盘旋。过了一阵，吴三桂见大家实在拿不出来好的主张，他自己站了起来，说道：

“如今京城已破，皇后殉国，皇上和太子下落不明，我们……”

忽然间他哽咽起来，泪如泉涌。将领们也都跟着落泪，有的人纵然忍住泪水，也莫不悲伤低头。尽管在离开宁远的时候，吴三桂没有能够迅赴戎机，从山海关来的时候也是畏首畏尾，但是此刻那种几千年传下来的、自幼在他心灵中打下深深烙印的忠君思想突然盘踞心头，使他深深地感到亡国之痛。他流了一阵眼泪，又对将领们说：

“本镇奉旨勤王，恨不能立刻挥兵北京，与流贼决战，收复京师。可是，我们兵力有限，又无后援，数万将士的粮饷也成问题。方才各位所谈意见，都是出于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只是此事必须仔细斟酌行事，以求万全。”

将领们说：“全凭伯爷主张。”

吴三桂接着说：“敌兵势众，我们势单，不暂时退兵，自然不行。只是退到永平，不能御敌；退到山海关，也不能御敌。敌兵必然进兵追击，我们如何能够以孤军守孤城？”

众人听了吴三桂这几句话，都不觉点头。有人想到向北朝求援，可是不敢说出口来。大帐中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主帅脸上。

吴三桂接着说道：“皇上和太子都没有下落。据探报说，流贼进城时没有遇到抵抗，没有发生巷战，所以皇上和太子显然不会死于乱军之中。会不会他们在流贼进城之前逃出京城，藏入民间……”

将领和幕僚们纷纷点头，有些人在绝望的心头上产生了一丝希望。

停了片刻，吴三桂又说下去："倘若皇上和太子能够不死，变换衣服，在混乱中逃出京城；只要他们不被流贼找到，大明江山就不会完。如今江南半个中国完整无缺，财富充足，人马甚多，不会使闯贼南下得逞。畿辅、山东刚被贼兵占领，人心也还向着大明。只要皇上和太子有一个能逃出京城，全国就有了主心骨，不仅南方臣民将始终效命，营救圣驾，即畿辅、山东、河南各地豪杰，亦必纷纷起兵勤王，使流贼无喘息时刻。我们目前处境虽然很难，可是救国家救皇上就在此时；立不世之功，流芳万代，也在此时。"

听了这话，众人心中略觉振奋。有人站起来，焦急地向吴三桂说道：

"伯爷，事不宜迟，如何找到皇上和太子，找到之后，如何迎来军中，请伯爷训示。"

吴三桂随即命一个亲信中军，立即派细作密查暗访，赶快找到圣驾和太子的去向。他说，"据我猜想，皇上知道我军勤王，必从朝阳门或东直门逃出京城。由于城外到处都有闯贼的人和逻骑，只好藏身在什么地方。你派人只在这一带乡下暗访，说不定就在通州境内。"

中军说了一声"遵命"，退出大帐。

约莫二更时分，忽然探马禀报，崇祯皇上已于北京城破时吊死煤山；太子和永王、定王都被李自成找到了。吴三桂在精神上重新受到巨大打击，感到绝望。原来抱有的一丝幻想，现在破灭了。他不觉失声痛哭，随后把将领们重新叫来，连夜商量对策。

会上，有人建议立即为先帝、后发丧，传檄远近，号召京畿豪杰，共为先帝、后复仇，驱剿"流贼"，匡复明室。但是商议很久，吴三桂没有采纳。他比一般将领心中更清楚：倘若找到了崇祯和太子，自然可以号召天下，在他是忠君爱国的义举，而崇祯和太子也等于奇货可居。但现在崇祯已死，太子又落进李自成手中，凭他手中这一点兵力，匆匆忙忙为先帝、后发丧，传檄远近，其结果只会对他十分不利。

也有人大胆提出能不能借用满洲力量。吴三桂只是猛抬头看了看说话人，竟未置可否。倒是大家一致猜想，满洲可能会乘机进兵。如果满洲进兵，他们被夹在满洲兵和北京之间，应当怎么办呢？大家反复商量了一阵，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只决定暂时屯兵玉田，观望等候。同时多派细作，随时探听北京、沈阳两方面的动静。

三天过去了。北京城内消息传出不少。传得最盛的是拷掠追赃、奸淫、抢劫一类事，形容得十分可怕。每个消息都燃起吴三桂对大顺军新的仇

恨，常常咬牙切齿大骂：

“流贼果然不能成事！”

关于保定方面，他也知道，刘芳亮于三月十五日破了保定，沿途还破了一些州县。由于兵力分散，到处局势不稳，刘芳亮到保定之后，人马只有一两万人，没有力量增援北京。

另外，他还知道，大顺军派人去天津催粮，到处都遇到零星抵抗。京畿士民一天比一天不再害怕大顺军了。大家对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愈来愈不满，思念明朝的心也愈来愈深。

最使他震动的是来自关外的消息。他知道几天前满洲开始火速地将人马向沈阳集中，显然是准备南来。这既使他振奋，也使他有些担心。因为满洲的意图，他并不清楚。如果是想来争夺山海关，他将如何是好呢？

细作又从北京带来不少谣言和传闻。譬如说李自成根本没有当皇帝的命，他只要一坐皇帝的宝座，便立刻看见有一丈多高的人穿着白衣服在面前走动，使他感到阴森可怕。他也不能戴皇帝的冠冕，一戴上就头疼。还有谣传，说李自成进城后要在北京铸造永昌钱，结果失败了。用黄金铸造御玺，也铸造不成。这些都增加了吴三桂和将士们对李自成的蔑视。

吴三桂也曾派人去打探他北京家中的情况。可是胡同口有兵丁把守，不准闲杂人出进，所以他对父亲和一家人的情况一直搞不清楚。只有一点他明白：他们已经被软禁、被拘留了。他的脑际不觉浮现出父母双鬓斑白的影子。同时他也想到他的结发妻子。尽管最近几年他对她很冷淡，但毕竟是结发夫妻，她曾经替他生儿育女。还有许多亲属，也都跟父母在一起。想着所有这些亲人都将被杀害，他心中感到刺痛。就这样，他思前想后，揣摸着各种情况，有时暗暗地揩去眼泪，有时叹一口气，有时又忍不住咬咬牙说：

“一不做，二不休，如今只好与流贼周旋到底了。”

这天晚饭以后，吴三桂吩咐速速传知参将以上将领和重要文官，四更以后前来大帐议事。

会议开始后，吴三桂先把近几天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了一遍，然后说道：“我们人马虽然很能打仗，可是毕竟人数不多，不能前去北京，也不能留在这里。前去北京是孤军深入，而贼军以逸待劳，对我们显然不利。留在此地，贼兵来打，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容易受他包围。为今之计，只有迅速撤军，一部分撤到山海关，大部分撤到永平待命。”

一个将领问道：“是否准备在永平与流贼决一死战？”

吴三桂说：“临时再定。如果他全师而来永平，人马众多，我们可以再退

到山海关。”

又一个将领问道；“山海卫是一个小城，流贼哄传有二十万人，少说也有十几万，我们能否在山海卫城下作战，请大人再考虑。”

吴三桂冷冷一笑：“本镇自有良策。战争打起来，我们必胜，流贼必败。流贼一败，将不可收拾，那时北京就可以收复了。”

有人似乎明白了吴三桂的用兵方略，有人还不甚明白，互相交换眼色。吴三桂知道他们心中存疑，接着说道：

“我已经派人探知，北朝正在集中兵力。想来他们获知北京失陷，必会倾巢出动。倘若李自成来到山海关与我们决战，我们只要坚持数日，北朝人马将从某个长城缺口直捣北京。彼时北京城内空虚，李自成必定仓皇退兵。而西边既有清兵拦头痛击，东边又有我军追赶，流贼岂能不败？即使北朝不从长城缺口南下，而在长城以外驻扎，我们也可差人前去借兵。历史上向外人借兵的事并不少见。只要有北朝出兵，我们定可驱逐流贼，恢复明室。事后也不过以金银报答北朝罢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可立于不败之地，只等李自成前来自投罗网。”

将领和幕僚们听了吴三桂的用兵方略，都十分佩服，连声说：“好，好，这样我们准能打胜仗！”

当天五更以后，吴三桂将什么人退驻永平，什么人退守山海关都部署好了。命令一到，关宁人马立刻到处抢劫，奸淫妇女，放火烧毁村落。百姓在睡梦中惊醒，乱纷纷地往旷野中逃命。逃不及的，男的被杀死，女的被强奸。天明后，关宁兵退走了，玉田县剩下一座空城，只见四野到处都是火光和浓烟，哭声和咒骂……

第十九章

吴三桂退回永平后，将总督的两千多督标人马收为己有，自己又退回山海关。王永吉不愿做他的食客，率领数十亲信幕僚和家丁奴仆逃往天津。

听说唐通和张若麒前来招降的消息后，吴三桂派了亲信副将杨珅等驰赴数里外的红瓦店恭候，而他自己只在辕门外迎接。唐通和张若麒一到，立刻明白吴三桂有意降低对犒军钦使的接待规格。他们心中一凉，预感到此行将无功而返，不由得互相交换一个眼色。

吴三桂收下了犒军的金银和大批绸缎及其他什物，并设盛宴款待。席上唐通和张若麒几次谈到大顺皇上和牛丞相等期望吴三桂投降的殷切心情，吴三桂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明确回答；提到李自成时也只是尊称“李王”，不称皇上。杨珅在向两位犒军钦差敬酒时小声说道：

“我家伯爷今晚另外在内宅设私宴恭候，与两位大人密谈。”

散席之后，平西伯行辕为两位钦差安排了舒适的下榻地方，让他们好好休息。二更过后，吴三桂果然差人来请他们进他的内宅吃酒。

夜宴关防很严，吴三桂的亲信文武也只有杨珅等三个人参加。

吴三桂先说道：“李王差遣你们二位携重金前来犒军，希望我能投降。可是我受先帝厚恩，未能迅解京师之围，已自感罪孽深重，若再失节投降，将更难面对国人。”

唐通性格比较直爽，说道：“你执意不降，我们也无办法。只是说不定李王马上会亲率大军来攻山海关。这山海关我清楚，从外攻，坚不可摧；从内攻，很难固守。平西伯，你可做了打仗的万全准备么？”

吴三桂知道多尔衮正在准备率八旗精兵南下，打算从蓟州和密云一带进入长城，所以他认为只要能够推迟李自成前来进攻的时日，事情就会有变化，他就可以让清兵和大顺军在北京附近厮杀，自己“作壁上观”了。但是他不能将这种想法说出口来，只同杨珅交换了一个狡猾的微笑，然后向唐通说道：

“定西伯爷，你说得很是。山海卫这座城池，从里边攻，并不坚固。可是弟手中有几万关宁精兵，善于野战。倘若战事不能避免，战场不是在山海卫西城，而是在石河西岸。那里是平原旷野，利于野战。我军以逸待劳，在石河西岸迎敌。万一初战不利，可以退回西罗城。倘若敌人追过石河滩，架在西罗城上的红衣大炮和各种火器，正好发挥威力，在河滩上歼灭敌人。再说，李自成难道没有后顾之忧么？他能在石河西岸屯兵多久？”

他的最后两句问话让唐通和张若麒猜到清兵的动向。张若麒趁机问道：“平西伯爷，沈阳方面可有向中国进兵的消息？”

吴三桂赶快回答：“自从我奉旨进关以后，清兵占领宁远，不敢向关门进逼，双方相安无事。本辕所关心的是北京消息，不再派人打探沈阳动静。张大人，你在先朝以知兵著名，如今在新朝又受重任。你问我，我问谁？”

张若麒听吴三桂提起前朝的事，脸上微微发热，但是他更加断定吴三桂必定知道沈阳情况，随即又问：

“伯爷虽然不暇派人打探沈阳动静，但钧座世居辽东，对满洲情况远比内地官员熟悉。据麾下判断，满洲人会不会乘李王在北京立脚未稳，兴兵南下？”

吴三桂略微沉吟片刻，用很有把握的口气说道：“我世受明朝厚恩，不论清兵是否南犯，一旦时机来临，我都要恢复大明江山，为先帝复仇，其

他在所不计。为李王打算，他来山海卫找我的麻烦，对他十分不利。请你们劝他，最好不要远离北京。”

唐通和张若麒都听出来，吴三桂必定得到了清兵即将南下的探报。张若麒说：

“既然你不忘大明，执意不降，我们也不敢在此久留。你可否命帐下书记今夜给李王写封回……”

吴三桂笑着回答：“我不能同李王书信来往。”

张若麒问：“这是何故？”

“请你们想一想，我在书信中对李王如何称呼？我若称他陛下，岂不承认我向他称臣了？倘若我骂他是逆贼，岂不激怒了他？”

唐通比吴三桂大十来岁，在心中骂道：这小子真够狡猾！他又说道：“平西伯，既然我同张大人前来劝降无功，不敢在此久留，明日即启程回京复命……”

不待他说完，吴三桂即回答说：“两位大人风尘仆仆来此，务请休息三天，然后回京不迟。”

张若麒说：“李王令严，弟等劝降不成，绝不敢在此多留，明日一定启程。至于犒军的金银与绸缎等物，既已收入伯爷库中，则请务必赐一收据，以为凭证。”

吴三桂说：“犒军的金银和细软之物，我分文不要，你们二位仍旧带回北京，奉还李王好么？”

唐通一怔，随即哈哈大笑，笑过后说道：“平西伯，你要我同张大人死无葬身之地么？”

吴三桂赔笑说：“我们是松山患难之交，断无此意。”

唐通说：“纵然你无此意，但是你的麾下将士一听说犒军的金银细软被带回北京，岂不激起兵变，我们还能活着离开山海卫？”

吴三桂笑道：“你放心，我派遣五百骑兵护送犒军的金银细软平安出境，直送到百里之外。”

唐通趁着五分酒意，冷笑一声，说道：“平西伯，我也是从行伍中滚出来的，这玩艺儿我不外行！你派遣五百骑兵送我出境，路上来个兵变，声称是土匪或乱兵截路，图财劫杀，决没人替我与张大人申冤！”

“这话说得离题了。”杨珅赶快缓颊说，“其实你们两位大人来到之前，我们关宁将领曾经密商数次，始终不能决定一个最后方略。降顺李王呢？

大家毕竟多年吃大明俸禄，还有不忘故君之心。不降呢？我们数万人马只剩下这座孤城，以后困难很多。还有我家伯爷的父母和一家三十余口都在北京，原来是崇祯手中的人质，如今是李王手中的人质……”

唐通笑着说：“想反对李王也不容易，是不是？”

杨珅接着说：“还有，我军从宁远护送进关的眷属百姓，号称五十万，实际有二十多万，暂时分散安插在附近几县，根本没有安定；以后怎么办，我家伯爷不能不为这付沉重的担子操心。所以降与不降，不能不与众将商议。希望你们多留几天，我们还要认真密商。”

唐通说：“子玉，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我们奉命前来劝降，倘若贻误戎机，吃罪不起。”

吴三桂站起来向两位客人说道：“请两位大人随便再饮几杯，愚弟去内宅片刻，马上就来。”他拱拱手，往后院去了。临离席时，叫杨珅随他同去。

吴三桂同杨珅来到二门以内的签押房坐下。他小声说道：“子玉，你方才说的几句话很得体，目前还须给唐通们一点盼头。据今日所得沈阳探报，多尔衮将率领清兵南下，攻进长城。我们务必想个主意，将他们留下两三天。只要他们不回到北京，李贼就不会前来。一旦清兵南下，这整个局势就变了。一边是清兵，一边是大顺兵，让他们在北京附近二虎相斗。我们是大明平西伯的关宁兵，以恢复大明江山为号召，正是大好机会。你的点子多，如何让唐、张二位在这里停留两三天？”

杨珅答道：“从现在起，请钧座别再说绝不投降的话，只说这事十分重大，还得同麾下将领和幕僚认真商量，所以务请他们稍等两天。”

“这话，他们会相信么？”

杨珅笑道：“也许信，也许不信。所以，还要送点银子。”

吴三桂一向将杨珅当做心腹，不仅因为他忠心耿耿，也因他做事颇有心计。此刻听了杨珅的话，他频频点头，说道：

“往年，我们驻守宁远，京城去人，不管大官小官，都送点银子。对唐、张二位，似也不该例外。依你看，每人送他们多少？”

“据卑职看，每人送二十锭元宝，不能再少。”

“每人一千两？”

“每人一千两，今夜就送到酒席宴上。他们收下银子，我们就好说私话

了。”

“他们肯收下么？”

“他们会说推辞的话，可是心中高兴。俗话说‘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何况他们！”

“你怎么知道？”

“据我们的细作禀报，破北京以后，陕西将士驻在城内，勒索金银，抢劫奸淫。唐通的兵只能驻在远郊和昌平一带。原来在明朝就欠饷，如今在李王治下，也未发饷。不要说他的将士很穷，他自己也是穷得梆梆响。”

吴三桂笑着点头，说道：“老陕们在北京城大口吃肉，唐通的人马连肉汤也没有喝的。不亏，谁叫他抢先迎降，背叛崇祯皇帝！”

“张若麒更是穷得梆梆响，”杨珅接着说，“更巴不得有人送他银子救急。”

“他也很穷？”

杨珅笑着说：“伯爷，你怎么忘了？他一直是做京官的，没有放过外任。虽为四品郎中，却好比在青石板儿上过日子，全靠向那些新从外省进京的督抚等封疆大员打秋风过日子，平日无贪污机会，所以最需要银子使用。”

吴三桂哈哈大笑，爽快地说：“既然这样，我送他们每人两千两银子的‘程仪’；不必小手小脚！”

杨珅说道：“伯爷如此慷慨，我们的一盘棋就走活了！钧座，就这样办？”

“就这么办吧，反正银子是李贼送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俗话说的，拿他的拳头打他的眼窝。我要使唐通和张若麒明为闯王所用，暗归我用。唉，李自成造反造了十五六年，身边竟没有忠心耿耿的人员可用，竟派遣这两个降官儿前来。就这一点说，也看出他毕竟是个流贼，不是建立大业的气象！”

吴三桂立刻命一仆人到隔壁院中告诉行辕军需官，赶快取出四千两银子，每两千两用红绸子包为一包，亲自送来备用。

过了片刻，军需官同一个亲兵提着两包银子来，放在地上。吴三桂问道：

“每包两千两，没有错吧？”

“回伯爷，卑职共取八十锭元宝，分为两包，没错。”

杨珅是很有心计的人，忽然一个疑问闪过眼前。他赶快从一个红绸包中取出一锭元宝，看看底上铸的文字，吩咐说：

“这新元宝不能用，一律换成旧元宝，只要是成色十足的纹银就行。”

吴三桂一时不解何意，望着闪光的新元宝问道：

“难道这些元宝的成色不足？”

“不是，伯爷，这新元宝万不能用！”

“为什么？”

“伯爷，据密探禀报，流贼占了北京以后，搜刮的银子成千上万，铸成元宝，运回西安。我一看这是新元宝，心中就有些明白，再看元宝底上，铸有‘永昌元宝’四个字，就全明白了。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被李贼知道，不唯我们贿赂唐张的密计失败，他们也会被李贼杀掉。这可不是玩的！”

吴三桂恍然明白，向军需官说：“你赶快换成旧元宝吧，仍然分成两包，马上送到酒席宴前。”

“遵命！”

吴三桂面带微笑进来了，一边走一边连连拱手；就座以后，随即说道：

“失陪，失陪。因与子玉商议是否投降的事，失陪片刻，未曾劝酒。叨在松山战场的患难之交，务乞两位大人海涵。来，让我为二位斟杯热酒！”

唐通说：“酒已经够了，还是说正事吧。平西伯，我同张大人如何向李王回话？”

吴三桂也不勉强斟酒，按照同杨珅商量好的意思，说今日已经夜深，必须明日同手下重要文武官员再作商议，方好决定。

唐通说道：“平西伯，你也知道，我同张大人都不是陕西人，也不是李王的旧部。初次奉钦差前来为李王办理大事。我不知张大司马 [1] 怎么想的，我只怕劝降不成，又犯了贻误戎机的罪，正如俗话说的吃不了兜着走。我们停留一天两天，等候你与麾下重要文武商量定夺，不是不可以，可是得给我们一句囫囵话，让我们好回北京复命。月所仁兄，你是明白人，你说是么？”

吴三桂因见唐通的话几乎等于求情，点头笑着说：

“我只留你们住两天，一定给你们一句满意的囫囵话，请放心。”

张若麒已经对此行完全失望，望着半凉的酒杯，默然不语。杨珅正要说话，行辕军需官和一位文巡捕各捧一个沉甸甸的红绸包袱进来。杨珅因为客人面前杯盘罗列，赶快亲自拉了两把空椅子，每位客人的身边放了一把，吩咐将包袱放在空椅子上。两位客人已经心中明白，眼神一亮，各自望了身边的红绸包袱一眼，装出诧异神情，同时问道：

“这是什么？什么？”

杨珅打开一个红绸包袱，笑着说道：

“我家伯爷因二位大人风尘辛苦，前来犒军，敬奉菲薄，聊表心意。送每位大人程仪足元宝四十锭，万望笑纳。至于随来官兵，明日另有赏银。”

唐通和张若麒也想到吴三桂会送程仪，但是只想到每人大概送二三百两，至多五百两，完全不曾料到每人竟是两千两。这太出人意料了。他们吃惊，高兴，但又连声推辞。最后唐通将新斟满的酒一饮而尽，哈哈大笑，大声说道：

“这，这，这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叫我怎么说呢？平西伯，你有需要效劳之处，只管说，弟一定尽力去办！哈哈哈哈……”

张若麒虽然心中更为激动，但仍不失文官风雅，端起斟满的酒杯，先向吴三桂举举杯子，又向杨珅等举举杯子，说道：

“值此江山易主、国运更新之际，故人相逢，很不容易。承蒙厚贶，愧不敢当。既然却之不恭，只好恭敬拜领。俗话说，金帛表情谊，醇酒见人心。弟此时身在客中，只好借花献佛，敬请共同举杯，一饮而尽。请！请！”

大家愉快干杯之后，杨珅为两位贵宾斟满杯子，向客人说道：

“请二位大人放心。下官刚才已同我家伯爷商定，明日要与关宁重要文武密商投降大顺的事……”

唐通说：“子玉副总兵，我的老弟，请恕我是个武人，一向说话好比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家有千百口，主事在一人，明日你们开文武要员会议，投降大顺的决定权在平西伯手里，不在别人！”

吴三桂说：“唐大人说得是，明日我当然要拿出我自己的主张。”

杨珅又接着说：“明日不但要同关宁大军的文武要员密商，还要同本地的重要士绅密商。”

唐通说：“啊？还要同地方士绅密商？！”

“是的，唐大人。我家平西伯奉旨护送宁远十几万百姓进关，入关后分住在附近几县。大顺兵占据北京之后，近畿各州县并未归顺，关内地方并未背叛明朝。倘若我关宁将士不与地方士绅商量，一旦宣布投降，散居附近各处的入关百姓与将士家属岂不立刻遭殃？所以同地方士绅商议，必不可少。你说是么？”

唐通说道：“子玉，你想得很周到，但怕夜长梦多，误了大事。”

张若麒说：“唐大人，我们只好停留两三天了。”

杨珅说：“张大人说得是，如此大事，不可操之过急。好比蒸馍，气不圆，馍不熟嘛。”

唐通苦笑点头，但又心思一转，重新望着吴三桂说道：

“平西伯，我的仁兄大人，有一件事情你是大大地失策了！”

张若麒明白唐通的话何所指，在心中点头说：“好，好，这句话挑逗得好！武人不粗，粗中有细！从今晚起，我要对唐将军刮目相看！”

唐通接着说：“我已经说过，我是竹筒倒豆子，肚里藏不住话，对好朋友更是如此。请仁兄莫见怪。”

吴三桂问道：“不知唐大人所言何事？”

唐通说道：“去年的大局已经不好，明朝败亡之象已经明显。可是就在这时，你奉密诏进京述职。临离京时听说你将如夫人带回宁远，却将令尊老将军与令堂留在京城，岂不是大大失策？如今老将军落在李王手中，成为人质。万一不幸被杀，岂不是终身伤痛？世人将怎样说你？后人将怎样说你？岂不骂你是爱美人不爱父母？仁兄，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太失策了！”

吴三桂神色愁苦，叹一口气，小声问道：“家严与家母留在北京的内情你不知道？”

唐通装作不知，故意挑拨道：“我不在北京做官，怎能知道内情？我只知道如今许多人都以为你在北京没有骨肉之亲，才决计抗拒投降。你在北京府上的父母双亲，结发贤妻，全家三十余口，随时都会被屠杀。他们每日向东流泪，焚香祷告，只等你说一句投降的话。令尊老将军为着全家的老幼性命，才给你写那封劝降家书，你难道无动于衷？”

吴三桂不禁双目热泪盈眶，说道：“先帝秉性多疑，不善用人。松山兵溃之后，先帝对三桂不放心，下诏调家严偕全家移居京师，授以京营提督虚衔，实际把我父母与一家人作为人质。之后崇祯帝才放了心，降密旨召我进京述职，面陈防虏之策。别说当时我不能料到北京会落入李王之手，纵然我是神仙，能知后事，我也不敢将父母接回宁远。至于陈夫

人，不过是我新买到的一个妾。我身为边镇大帅，顺便将爱妾带回驻地，不要说朝廷不知，纵然知道也不会说话。定西伯仁兄大人，你我原是患难之交，没想到你对此情况竟不知道！”

张若麒赶快笑着说：“伯爷目前处境，既要为胜朝忠臣，又要为父母孝子，难矣哉！难矣哉！但请明日伯爷同麾下文武要员密商和战大计时，能够拿出主张，向李王奉表称臣，一盘残棋死棋都走活了。”

杨珅回答：“这样很好。明日密商大计时，请我家伯爷多作主张。”

次日天明时分，一名探马从宁远驰回，把消息全都探听清楚了。上午，吴三桂召开秘密的军事会议。大家知道清兵不日就要南下，对反对李自成更加有恃无恐。会议时有许多人慷慨激昂，挥舞拳头。

中午，吴三桂请二位钦差到二门内小书房密谈，说明他同麾下文武大员密商结果，誓忠大明，绝不投降。倘若流贼前来进犯，他决意率关宁将士决一死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不会给李自成写信，也不会给牛金星写信，因“邪正不同流，官贼无私交，这书子不好写”；但他会给父亲写封回书。另外，对于钦差携来的重金和绸缎之物，他已让手下人写好收据，可交钦差带回。最后他表示，他和唐通、张若麒在松山战役中曾风雨同舟，相信这一答复不会影响故人情谊。

唐通和张若麒虽已做了最坏打算，但这样的结果仍然使他们感到失望和吃惊。唐通问道：

“平西伯，你是不是得到了满洲兵即将南下的确实消息？”

“满洲方面，我一点消息没有。”

“既然如此，我们今日下午就启程，星夜赶回北京，向李王复命。”

吴三桂说：“二位公务在身，愚弟也不敢强留。本来应该设盛宴为你们饯行，不过一则为避免传到北京城对你们不利，二则为着还有些私话要谈，就在这书房中设便宴送行。因为贱内也要出来为你们斟酒，就算是家宴吧。”吴三桂的意思，绝不是对朋友夸耀他有一位美妾，而是按传统习惯，表示他不把二位老友当外人看待。

这时杨珅进来了，说：“都准备妥啦，开始吃酒吧。”

杨珅向门外一声吩咐，马上进来两个奴仆，将外间的八仙桌和椅子摆好。又过片刻，菜肴和热酒也端上来了。菜肴不多，但很精美。

唐通喝了一大杯热酒以后，直爽地问道：“平西伯，不管我们来劝降的结

果如何，那是公事；论私情，我们仍然是患难朋友。常言道，日久见人心。我是粗人，说话喜欢直言无隐。你虽然号称有精兵，可是据我估计，你顶多不过三万精兵，对不对？”

吴三桂笑而不答。

唐通又问：“你既只有三万人马，必是确知满洲人快要南下，你才敢与李王对抗。你说我猜得对么？”

吴三桂正要拿话敷衍，忽听院子里环佩叮咚，知道是陈夫人斟酒来了。

先进来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稍有姿色的丫头，后边进来的是容光照人的陈圆圆。刹那之间，不但满室生辉，而且带进一阵芳香。除吴三桂面带笑容，坐着不动之外，两位贵宾和杨珅都赶快起身。唐通趁此时机，认真地观看陈圆圆，不期与陈圆圆的目光相遇，竟然心中一动，不敢多看，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带着羡慕的心情暗暗惊叹：

“乖乖，吴平西真有艳福！”

陈圆圆从丫环手中接过酒壶，先给唐通斟酒，同时含着温柔甜蜜的微笑，用所谓吴侬软语说道：

“愿唐大人官运亨通，步步高升。”

唐通的眼光落在陈圆圆又白又嫩又小巧的手上，心中不觉叹道：“乖乖，这手是怎么长的！”也许是因为酒杯太满，也许是因为一时间心不在焉，唐通手中的酒杯晃动了一下，一些酒洒在桌上，余下的他一饮而尽，无端地哈哈大笑。

陈圆圆接着给张若麒斟酒，说出同样祝愿的话。然后给杨珅斟酒，说出一个“请”字。最后才给自己的丈夫斟酒。她给吴三桂斟酒时，不说一个字，只是从嘴角若有意若无意地绽开了一朵微笑，同时又向他传过来多情的秋波。

她不再说一句话，带着青春的容光、娴雅的风度、清淡的芬芳、婀娜的身影、环佩的叮咚声和甜甜的一丝微笑，从书房离开了。

唐通本来很关心满洲兵南下的消息，刚刚向吴三桂询问一句，正等待回答，不料陈圆圆进来斟酒，将对话打断。陈圆圆走后，唐通心思已乱，不再关心清兵南下问题，对吴三桂举起酒杯笑着说：

“月所兄，你真有艳福，也真聪明，令愚弟羡杀！幸而你去年一得到如花似玉的陈夫人，马上将她带回宁远。倘若将她留在北京，纵然她能得免一死，也必会被刘宗敏抢去，霸占为妾。”

张若麒感到唐通说这话很不得体。他马上接着说道：

“此言差矣。目前，平西伯的令尊吴老将军，令堂祖夫人，以及在北京的全家三十余口，已为李王看管，成为人质。陈夫人虽是江南名媛，但其重要地位怎能同父母相比，也不能同发妻曹夫人相比！”

唐通赶快说：“是，是。请恕我失言，失言。”

吴三桂并不在意，酒过一巡后，他缓缓说道：

“从昨天到今天，我对你们二位一再说我绝不投降，这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患难之交，我对真人不说假话。可是叨在知己，你们回到北京向李王禀报时，可否不要说得这么直截，尽量婉转一点？”

张若麒问：“你想要我们怎么说？”

“你们不要说我决无降意，只说我尚在犹豫不定，两天后我吴三桂会在给我父亲的回书中清楚说明。”

张若麒心想：啊，他只希望缓兵两天！清兵南下的日子近了！但他不点破这张纸，回答说：

“这很容易，我们就按伯爷的要求办吧。只是关于不肯向李王投降的事，伯爷打算在家书中如何措辞？口气上是否也要写得婉转一点？”

吴三桂说：“我正为此信的措辞作难。你想，既然忠孝不能两全，我绝不在信中同意投降。可是说我绝不投降，我父母的性命就难保……”

张若麒感叹说：“这封书子的措辞确实难，难！”

正在这时，吴三桂手下的一位偏裨将官进来，站在门外禀报：

“敬禀伯爵老爷，唐总兵大人的人马已经站好了队，我们派往护送的一百名骑兵也都站好了队，要不要马上启程？”

吴三桂与两位钦差互相看了一眼，随即吩咐一句：“马上启程”。

吴三桂送走两位使者以后，一方面作应战准备，一方面命两位文职幕僚代他拟一封家书稿。经他和杨珅及幕僚们反复商量，信中不但表示他绝不向李自成投降，而且痛责他父亲不能杀死李自成，为大明尽忠。他知道此信必会激起李自成大怒，战争将不可避免，所以他要做的另一重要准备，就是向清朝借兵。他召集部分亲信将领和幕僚，还约了本地的几位士绅，连夜开会，商议借兵的事。

吴三桂说道：“事到如今，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都誓做大明忠臣，为先皇帝复仇，为大明恢复江山。向清朝借兵，帮助我朝剿灭流贼，是一时

权宜之计。自古一国有难，向邻国求援，恢复社稷，例子不少。今日在座的各位文官和地方绅耆，都是饱读诗书，博古通今；武将虽然读书不多，可也听过戏文。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申包胥……”他怕自己记不清，望一眼正襟危坐、肃然恭听的本地最有名望的士绅，也是唯一的举人佘一元，问道：“那个为恢复楚国社稷，跑到秦国求救的，是叫申包胥么？”

佘举人恭敬回答：“是叫申包胥，这个有名的故事叫作‘申包胥哭秦廷’。还有……”

吴三桂问：“还有什么人？”

佘一元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出于敏感，也许是听到了什么传闻，忽然想到石敬瑭这个人物，但是他蓦然一惊，想到在目前的险恶局势中，偶一不小心，说出来一句错话就会遭杀身之祸，赶快改口说；

“方才恭闻伯爷深合大义之言，知关宁五万将士在伯爷忠义感召之下，兴师讨贼。山海卫与附近各州县士民，不论智愚，莫不人同此心，竭诚拥戴。后人书之史册，将称为‘关门举义’，传之久远。伯爷提到申包胥向秦国乞师，一元窃以为申包胥不能专美于前，伯爷向清朝借兵复国，亦今日之申包胥也。”

吴三桂点点头：“佘举人到底是有学问的人，说得极是。本爵决计向满洲借兵，也是效申包胥向秦国乞师。”他略停一停，为着消释本地士绅疑虑，接着说道：“我是向满洲借兵，绝不是投降满洲。满洲绝不会来山海卫，我也绝不会让满洲人往山海卫来。这一点，请各位士绅务必放心。”

一位士绅胆怯地问道：“请问钧座，满洲人将从何处进入长城，与我关宁大军合兵一处，并肩戮力，杀败流贼？”

吴三桂说道：“崇祯年间满洲人几次向内地进犯，都是从中协或西协选定一个地方，进入长城，威胁北京，深入内地，饱掠而归。这些事情，佘举人都是知道的，是吧？”

佘一元回答：“谨回钧座，一元因近几年留心时事，大致还能记得。满洲兵第一次入犯是在崇祯二年十一月间，满洲兵三路南犯，一路入大安口，一路入尤井口，又一路入马兰谷。这三个长城口子都在遵化县境。满洲兵第二次入犯是在崇祯十一年九月，一路从青山口进入长城，一路从墙子岭进入长城，都在密云县境。满洲第三次入犯是在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仍然是从密云县北边的墙子岭进入长城。以上三次大举南犯，都是从遵化和密云境内进入长城。”

吴三桂频频点头，望着大家说道：“好，好。佘举人不愧是山海卫的饱学之士，留心时事。据我们接到的确实探报，清兵已经从沈阳出动，人马众多，大大超过往年。这次统兵南下的是睿亲王多尔衮，他由辅政王改称摄政王，代幼主统摄军政大权。我们还探听到一个十分确实、十分重

要的消息，对我军在山海城讨伐流贼这件事……佘举人，你刚才说了四个字，怎么说的？”

“我说载之史册，将称为‘关门举义’，传之久远。”

“对，对。这一确实消息，已经是铁板钉钉，不再有变。满洲摄政王的进兵方略还同往年一样，对我山海军民的‘关门举义’十分有利。”吴三桂看见士绅们脸上还有不很明白的神气，又向大家说道：“摄政王已决定从中协、西协寻找一个口子进入中原 [2] ，先占据一座城池，作为屯兵之处，然后进剿流贼，攻破京师。”

他顿了顿，忽而提高声音道：“本爵誓死效忠明朝，与流贼不共戴天。”

在座的文武要员和地方士绅，一下都被吴三桂的忠孝之情打动。

“三桂虽然是一介武将，碌碌不学，”吴三桂接着说，“但是人非草木，岂无忠孝之心。自从流贼攻陷北京之后，三桂深怀亡国之痛，也痛感丧家之悲。我今日约请各位前来，为的明告各位二事：第一件，我决计率关宁将士与流贼一战，义无反顾。第二件……”

吴三桂环顾左右，见举座皆屏息敛声，静待下文，便接着说道：“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要借多尔衮的刀，砍李自成的脖子。今日就差遣得力将领，携带借兵书子，在路上迎见清朝摄政王，陈述我朝向清朝借兵复国之意。说明我这里诱敌深入，使中协与西协没有流贼防守，以便摄政王率领清朝大军顺利进入长城，使李贼顾首不能顾尾，前后同时苦战，陷于必败之势。只要一战杀败李贼，收复神州不难。”

士绅们认为平西伯的谋略合理，大家肃然恭听，轻轻点头。有一位绅士大胆地问道：

“请问伯爷，崇祯皇帝已经身殉社稷，万民饮恨。与清兵合力收复北京之后，如何恢复大明江山？”

吴三桂回答：“先皇帝虽然殉国，但太子与永、定二王尚在人间，太子理当继承皇位。”

“听说太子与二王，连同吴老将军一起都在李贼手中，山海绅民，对太子与二王，吴老将军与贵府全家上下，十分关心。不知钧座有何善策营救？”

“此事……我已另有筹划。但因属于军事机密，不宜泄露，请诸君不必多问。”

士绅们仍然心存狐疑，但不敢再问了。吴三桂接着说道：

“几天来山海卫城中谣言很多，士民纷纷外逃。我今日特烦劳诸位帮助我

安抚百姓，请大家不用惊慌，本爵将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流贼一旦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死无葬身之地。”

众士绅凛凛听谕，没人做声。会议在严肃的气氛中结束。

会议结束后，吴三桂将副将杨珅、游击将军郭云龙叫到书房，对他们又作了秘密嘱咐，命他们立刻带着给多尔衮的书信出发了。

[1] 大司马——明代官场习惯，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张若麒前来劝降，李自成授予他兵部尚书衔。

[2] 中原——明末满洲人习惯，将进入长城说成是进入中原。这一错误说法也影响到居住长城沿边的汉人。

决计东征

第二十章

今天是四月初四，离择定的大顺皇帝登极大典的日子只有两天了，所以定于巳时整在皇极门举行的是一次隆重的正式演礼，也是专供李自成亲临检阅的最后一次演礼，要做得像真的一样。文官必须一律蓝袍、方领、蓝帽、云朵补子，六品以上的在帽顶插一雉尾。武将也是一样，只是补子的图样与文官不同。锦衣力士举着皇帝的全部仪仗，从皇极门丹墀下分两行夹御道排列，一直排到内金水桥边，最后是一对毛色油光、金鞍玉辔的纯黄色高大御马。穿着彩衣的象奴从宣武门内象房中牵来六匹大象，守卫午门，以壮观瞻。午门有三个阙门，每一阙门分派两只大象，相向而立。不无遗憾的是，有一只大象正患眼疾，见风流泪，所以后来民间传言，大象为亡国哭泣。

初三日晚膳以后，吴汝义曾向李自成面奏，演礼的事已一切准备就绪。

“群臣渴望陛下于初六日举行登极大典，所以对明日皇极门演礼事莫不精神振奋，喜形于色。听说所有降臣都赶制了朝冠朝服，一时买不到合用的雉鸡翎，就向优人们借用。”

李自成微微一笑，问道：“孤命你差人去通州叫罗虎前来见孤，他何时来到？”

“他听说皇上要他留居北京数日，所以连夜将全营操练之事向将领们安排一下，明日上午必会尽早赶到。”

李自成略停片刻，又说：“你今日速在皇城外为罗虎寻找一宽大住宅，连夜打扫粉刷，务要焕然一新。家具陈设，都要有富贵气象。床上锦帐、被褥、枕头等物，一律崭新。你可命太监从内库中取出，宫中没有就到前门外铺子购买，务要丰富。”

“皇上为何……”

“罗虎自幼随孤起义，屡立战功。今日听说我大顺到北京以后，有许多营军纪败坏，失去人心，叫孤十分生气。倒是罗虎的五千人驻防通州，军纪严明，每日操练不停。还听说他在通州的诸多行事，颇有古名将之风。孤决定在这两天之内，就提前下敕书封罗虎为潼关伯。等孤登极之后，在此不多停留即驾返长安，经营江南，给罗虎三万人马镇守北京，作国家北方屏藩。所以你要从明朝公侯大官的府第中寻找一处大的宅院，暂供罗虎封伯后住家之用。”

“谨遵圣谕，臣马上就办理妥当。”

吴汝义满心高兴，因为他认为一则罗虎确实应该封伯；二则在罗虎封伯之后，他自己和一些有功将领当然也就跟着受封了。但他又感到奇怪：罗虎没有家眷，一个人在此，封伯何必要一处豪华住宅？何必要在几天之内就一切准备停当？

吴汝义退出以后，李自成继续批阅文书。有两件紧急的军情文书他必须赶快批复，一件是田见秀来的火急奏本，禀报说河南各地以及山东境内，虽然派去了地方官吏，但无重兵弹压，处处情况不稳，已经叛乱迭起，有随时崩解之势。另一件是刘芳亮从保定来的急奏，禀奏他占领了保定和真定之后，豫北三府与冀南三府人心未服，局势不稳，处处作乱，粮食征集困难。看了这两件奏本以后，李自成心情沉重，对自己暗暗说道：

“登极事要如期举行，赶快回到长安，腾出一只手平定叛乱，稳定大局，另一只手平定江南！”

忽然有轻微的环佩声和脚步声来到身边，同时一阵甜甜的芳香扑来。他忍不住回头一看，看见王瑞芬来到身边，不觉心中一动。王瑞芬躬身说道：

“启奏皇爷，已经二更过了，请回后宫安歇。”

王瑞芬的美貌和温柔悦耳的声音顿然减轻了李自成心头的沉重。他忽然想到已经有两夜不曾“召幸”窦妃，忍不住问道：

“窦妃可在东暖阁就寝了么？”

王瑞芬回答：“因皇爷尚未安歇，窦娘娘不敢就寝，正在东暖阁读书候旨。”

李自成立刻吩咐说："你去传谕窦妃，今晚到西暖阁住。孤要看几封紧要文书，过一阵就回寝宫安歇。"

"奴婢即去传谕！"

王瑞芬到仁智殿东暖阁向窦妃传下皇上口谕之后，窦妃命宫女们都去丹墀上等候，圣驾回来时立刻传禀。她又闻见寝宫中有一股令她春心动荡的奇异香气，趁着宫女们不在跟前，向王瑞芬悄悄问道：

"你怎么又在博山炉中加进了那种异香？"

王瑞芬含笑答道："奴婢但愿娘娘早生皇子，使大顺朝普天同庆。"

窦美仪从脸上红到粉颈，低下头去，没有说话，只是感激王瑞芬对她的一片好心，在心中说道：

"好瑞芬，只要我日后永保富贵，一定报答你的好心！"

这一夜，窦美仪重新在御榻上享受了皇上的浓情厚意。但是从皇上的一些漫不经心的细微动作中，从他的偶然停顿的耳边絮语中，她又感到他心事很重，异于往日。她不敢询问一句话，只是在心中问道：

"初六就将举行登极大典，难道还有什么大事使皇上心中不快？"

玄武门上响过五响报更的鼓声以后，窦美仪和李自成几乎同时从枕上醒来。

窦妃本应该立即起床，在皇上起身前回到东暖阁，梳妆打扮。然而经历了两夜的空榻独眠后，有一种什么力量不使她起身。四月的北京，五更仍有浓重的寒意，而仁智殿没有地炕，她侧卧在皇上的怀中感到温暖幸福。她将头枕在皇上的一只十分健壮的左胳膊上，同时感到皇上的另一只搂紧她的右胳膊并没有放松的意思。她忽然想到白居易的诗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不觉脸上绽开了一朵微笑。但李自成并没有觉察窦妃的心思。他正心情沉重地思虑着唐通和张若麒今日可能会带来什么消息。他想着，原来没料到的一次战争，恐怕不可避免；又想着进行大战会有许多困难，但不打又不行。因为正思虑着这些令他十分操心的军国大事，所以几乎将窦妃忘了。

忽然从武英殿传来云板两声，李自成和窦妃同时听到，不觉吃惊。李自成将窦美仪轻轻一推，向外边值班的宫女们问道：

"什么事，快去询问！"

窦美仪赶快下了御榻，随便披好衣服，向东暖阁走去。李自成也披衣下了御榻，又问道：

"王瑞芬在哪儿？什么事敲响云板？"

王瑞芬掀帘进来，向皇上说道：“奴婢来到！”随即趋前几步，双手呈上一个小封，又说：

“这是李双喜将军亲手交给奴婢的，请皇爷一阅。”

李自成匆匆拆开批一“密”字的小封，抽出一张用行楷书写的揭帖一看，忽然脸色一寒，跺了一脚，随即将揭帖重新叠好，装进小封，心中想道：

“在北京城中驻扎着数万大军，竟出了这样怪事！”

左右的宫女们不知道夜间出了什么大事，悄悄地交换眼色。李自成盥洗和穿好衣服后，将揭帖揣进怀中，大踏步往武英殿去。

窦美仪虽然不知道北京夜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宫女们已经告诉她皇上拆开一个密封后脸色不好，还在金砖 [1] 上跺了一脚。她想这密封中所奏必非小事，更非平安吉报。窦美仪已经铁了心要做大顺朝开国皇帝的一位贤妃，此刻她对着铜镜，望着宫女替她梳拢头发，想到近两日皇上似乎有什么心事，不觉在心中问道：

“我大顺朝的江山能坐稳么？”

李自成在武英殿丹墀上拜天之后，进入西暖阁，在龙椅上坐下，立刻将恭候在丹墀一角的双喜叫进来，命宫女们回避了。李自成向双喜问道：

“揭帖中所奏的两件事你可知道？”

“约在四更时候，从军师府来的一个官员到东华门递进密封揭帖。适逢儿臣巡视紫禁城中警跸情况，来到东华门内，遂问他知不知道揭帖所言何事。他说两件事他都知道，将事情的经过对儿臣说了。”

“杜勋是怎样被杀的？”

“昨夜一更多，杜勋从朋友处吃酒席回来。他骑着马，两个仆人打着灯笼。经过一个僻静地方，四无人家，一片树林，还有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庙。突然有几个人从树影中跳出，拦住马头，乱刀将杜勋砍死，又砍死了一个仆人，另一个仆人挨了一刀，拼命逃跑。刺客砍下杜勋的脑袋，挂在小庙前的树枝上，在小庙墙上写了一句话：‘为先皇帝诛叛奴’。杜勋的家人很快到军师府禀报此事。军师府派兵前往搜查凶手，早已没有踪迹。”

李自成默默想道：“没有料到，北京城的民心不忘明朝！”

李双喜见他没有做声，接着说道：“崇文门内向西拐，往江米巷去的墙壁上，我一支巡逻队在二更以后，看见有人在墙上贴出无头揭帖，说吴三桂不日将亲率十万精兵西来，剿除，剿除……”

“你只管明白地说！”

“那揭帖上说，剿除逆贼，恢复神京，为先帝后发丧，扶太子即位，重振大明江山。”

李自成问道：“什么人敢这样大胆？”

“巡逻队看见揭帖，糨糊还没有干，可是贴揭帖的人没看见。巡逻队当即撕下揭帖，去首总将军府禀报。刘爷下令，从附近住户抓了十来个男人，连夜拷问，没人招供。刘爷下令全部斩首，将首级悬挂在无头揭帖的地方。这些人正要被推往崇文门内十字路口行刑，恰好宋军师闻讯赶到，苦劝不要杀戮无辜，等天明后取保释放，以安京师民心。父皇，两件大事竟然如此凑巧，发生在同一个夜间！”

李自成是一个性格深沉的人，虽然他想得更多，却没有吐露一句，只叫宫女进来，吩咐传膳。

简单的早膳以后，李自成告诉窦妃，他要先去文华殿召见大臣，然后去左顺门楼上凭窗观看演礼。窦美仪温柔地含笑说道：

“可惜臣妾是个女子，要是生为男子，该有多好！”

李自成笑着问：“卿为何有这样想法？”

窦妃说：“皇上的登极大典乃千古盛事，臣妾备位后宫，既不能参预文臣之列，躬预盛典，跪拜山呼，连皇极门演礼的事也不能观看，所以才说出此言，恳陛下恕臣妾无知妄言之罪。”

“这好办，孤吩咐双喜，右顺门楼上不许兵丁上去，卿可率领宫女们在右顺门楼上观看演礼。只是，不要打开窗子，将窗纸戳破一些小洞就行了。”

窦美仪喜出望外，立时跪下说道：“感谢皇恩！如此臣妾与宫女们皆可以大饱眼福！”

午门上的第一次钟声响了，悠然传向远方。京城士民怀着不同的心情倾听钟声，许多人悄悄地议论着李王即将登极的大事，也议论着吴三桂发誓要为崇祯帝后复仇，恢复大明江山的事。从来就有一种奇怪现象，每次时局发生重大变化，民间的消息总比官方的消息来得又快又多。在昨夜崇文门内出现无头揭帖之前，就不断有关于吴三桂决心兴兵讨贼的谣言，而且在北京东郊也发现了无头揭帖，号召黎民百姓赶制白布孝巾，准备为崇祯帝后发丧。虽然发现的揭帖不多，但是通过庶民百姓的口，一传十，十传百，迅速地传遍京城，猛然间搅乱人心。

还有大顺军在北京城内强奸和抢劫的事也愈传愈多，真实消息和夸大的谣言混在一起。拷掠追赃和纵兵奸淫本来就是百姓的热门话题，如今每天都传出新的消息，传言什么侯、什么伯、什么大臣的家人到处张罗借贷，在已经交出若干万两金银之后，于某日被拷掠死了；某某文臣在朝中素有清直之名，也遭拷掠之苦，生命难保。关于安福胡同一夜之间妇女悬梁和投井而死三百七十余人的事，也依然满北京盛传不止。由于京城居民对大顺军的仇恨与日俱增，所以有关大顺军奸淫妇女的荒唐谣言愈传愈多，人们竟然都信以为真，并添枝加叶，争相传播。

江南漕运从去年冬天起就已经不通。供给京城的薪柴、燃煤和木炭，都是从西山来的，如今也不能再进城了。大顺军虽然严禁粮食和日用必需品涨价，但是明不涨暗涨，市场供应一天比一天紧缺。京城的平民百姓本来就习惯把李自成看成是流贼，而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立即废除明朝的各种苛政，没有宣布“与民更始”的重要新政，也没有像进入河南时一样，对贫苦小民开仓放赈，这就使大顺政权在中小官吏、士人、商人和下层贫民中也普遍失去人心。

北京士民前几天就都知道今天上午，大顺朝文武百官将在皇极门演礼。按常理说，从今日起到登极大典的三天内，正是举国狂欢、普天同庆的日子，然而今天的情况十分反常，北京城中的各色人等，不管贫富，心情都很沉重，冷眼旁观，等候着事态发展。当午门上的钟声散往五城各处时，人们都暗暗地摇头叹息，心中问道：

“这个李自成真能坐稳江山么？”

李自成在午门上敲响钟声的前一刻，已经由双喜率领二十名将士护驾，穿过右顺门和左顺门，来到文华殿了。

李自成启驾片刻后，窦美仪从仁智殿出来，也登上右顺门楼。她掩藏不住涌出内心的喜庆笑容，面对窗子坐下，而十来个宫女侍立在她的左右。

李自成已经在文华殿西暖阁的龙椅上坐下，神色沉重。

一个小太监用银托盘捧来盖碗香茶，放在御案上，轻轻地退了出去。随即吴汝义进来，跪下去叩了一个头，奏道：

“臣已遵旨为罗虎安排一座好的宅院。他很快就会到京，稍事休息后，臣即带他进宫陛见，听皇上重要面谕。”

李自成点点头，心中暗想：可惜像小罗虎这样的得力将领太少了！

“唐通和张若麒还没回来？”他问道。

“回陛下，唐通和张若麒已经回京。他们昨夜宿在通州，今日早晨赶回京城。”

“快传他们来见我。”

“刚才臣接到军师府禀报，说二位钦差正跟随两位军师从军师府骑马前来，稍候片刻就会到了。”

李双喜对今天的演礼非常感兴趣，带着四个小校，肃静地站立在左顺门的朱红门槛里边。只见他向身边一名小校吩咐了几句话，那小校立刻走下台阶，打算从金水河和午门之间穿过，奔往右顺门去传令。但是刚刚抬步，听到李双喜小声吩咐：“绕皇极门后边过去！”小校恍然明白，立刻退出左顺门，越过一道石桥从宫墙外边往北，奔往文昭阁 [2] 去了。

正在这时，刘宗敏和牛金星到了。李双喜带他们登上左顺门楼，凭窗坐下，当即有侍卫用朱漆托盘捧来了两杯香茶放在几上。刘宗敏回头说道：

“双喜儿，你不要在此看了，快回文华门值房去。皇上召见张若麒与唐通，有什么重要消息，你立刻前来禀报！”

李双喜恭敬地回答一个“是”字，下楼去了。

李自成正等着钦差来见，忽听见从皇极门前传来了连续三次响亮的鞭声，他心中一动，暗想道：“这是静鞭三响！”果然，停了片刻，又从皇极门前传来了鼓乐之声。李自成心中明白，群臣的隆重演礼开始了。直到此时，他仍然希望刘体纯昨天所面奏的山海关消息不十分确切；纵然吴三桂有不降之心，但经过张若麒与唐通力劝，总该有转念余地吧？

李双喜回到文华门不一会儿，宋献策和李岩带着张若麒与唐通也到了。他们很自然地停留在文华门内，也不敢大声说话，只是轻声叫双喜进去启奏皇上。李自成正盼着他们来到，对双喜说道：

“快叫他们进来！”

宋献策、李岩等在御前叩头以后，李自成命他们坐下，随即问道：

“二位前去山海关犒军劝降，结果如何？”

张若麒与唐通不约而同赶紧站立起来，按照归程中反复议好的措词，由张若麒向新主躬身回答：

“启奏陛下，臣与唐将军奉旨携巨款赴山海关犒军，宣布陛下德意，劝说吴三桂从速降顺。吴三桂颇为感激，确有愿降之意。但关宁将士，人数众多，也有人不愿投降，誓为明朝帝后复仇，不惜一战。遇到这种情况，吴三桂十分犹豫，希望陛下谅其苦衷，宽限数日，使他能与关宁将领从容商议。”

李自成一听，明白吴三桂想用缓兵之计，等候“东虏”大军南下，在心中

暗说：

“二虎的探报果然确实！”

他没有马上再问，而是想到了对山海关用兵的大事。就在他沉默无言的片刻之间，从皇极门前隐约传来了音乐声和鸿胪寺官的赞礼声，这更增加了他对吴三桂的恼恨。想了一想，他接着问道：

“吴三桂可知道孤将于四月初六日举行登极大典？”

唐通赶紧回答：“臣一到山海关即将皇上登极大典的日子告诉了他，希望他能亲率一部分文武官员来京，参预盛典。”

“他不肯前来？”

“是的，陛下。”

“也不肯派遣官员送来贺表？”

“是的。请陛下息怒。”

李自成又问道：“听说吴三桂加紧备战，督催军民日夜不停，将西罗城继续修筑，尚未完工，是不是决意对孤的义师负隅顽抗？”

张若麒与唐通被逼问得背上出汗，只好回答说是。此刻使他们唯一放心的是，他们同吴三桂谈的一些不利于李自成的私话，连吴三桂的左右将领都不知道，李自成纵然英明出众，也决无猜到之理。

李自成继续问道：“两位爱卿在山海卫，可听说满鞑子的动静么？”

张若麒答道：“臣在吴三桂军中，风闻沈阳多尔衮正在调集满蒙八旗人马，将有南犯举动。但东虏何时南犯，毫无所知。”

“吴三桂会不会投降满洲？”

唐通说：“臣与吴三桂都是前朝防备满洲大将，蒙受先帝特恩，同时封伯。只是臣知天命已改，大顺应运龙兴，故决计弃暗投明，出居庸关迎接义师。吴三桂世居辽东，对内地情况不明，所以至今对归诚陛下一事尚在举棋不定，这也情有可原。但说他投降满洲，实无此意。如今他父母和一家三十余口都在陛下手中，成为人质，怎能会投降满洲？”

“你们带去他父亲吴襄的家书，劝他投降大顺，情辞恳切。他没有给他父亲回一封书子？”

张若麒说：“臣离开山海关时，吴三桂对臣与唐将军说：二三日内将差遣专人将他的家书送来北京。”

李自成对张若麒与唐通的忠心原来就不相信，经过此刻一阵谈话，对他们更加疑心。李自成看见宋献策的眼色是希望停止询问，却忍不住又问一句：

“唐将军，吴三桂负隅顽抗的心已经显明，但孤仍不想对他用兵。你不妨直言，他可曾说出什么不肯投降的道理？”

“陛下英明，请恕臣未能完成钦命之罪。吴三桂不忘明朝，自然会有些非分之想。臣不敢面渎圣听，有些话臣已向宋军师详细禀报，请陛下询问军师可知。”

宋献策赶快站起身来，含着微笑说：“吴三桂不忘故君，向陛下有所恳求。虽然是想入非非，但也是事理之常，不足为怪，容臣随后详奏。二位钦差大人日夜奔驰，十分鞍马劳累，请陛下允许他们速回公馆休息，倘陛下另有垂询之事，明日再行召见。”

李自成明白军师的意思，随即改换了温和的颜色，向张若麒与唐通说道：

“二位爱卿连日旅途劳累，赶快休息去吧。”

张若麒与唐通都如释重负，赶快跪下叩头，恭敬退出。

李自成目送张若麒与唐通从文华殿退出以后，脸上强装的温和神色很快消失，望着宋献策和李岩问道：

“对吴三桂的事，你们有何看法？”

李岩望一望宋献策，跪下回答：“陛下，以臣愚见……”

“卿可平身，不妨坐下议事。”

李岩叩头起身，重新坐下，接着说道：“以臣愚见，吴三桂不肯投降，决意据山海关反抗我朝，事已显然。但是他自知人马有限，势孤力单，所以他既不肯上表投诚，也不敢公然为崇祯缟素发丧，传檄远近，称兵犯阙。他已经知道多尔衮在沈阳调集人马，将要大举南犯，所以他要拖延时日，等待满洲动静，坐收渔人之利。臣以为目前最可虑的不是吴三桂不投降，而是东虏趁我大顺朝在北京立脚未稳，大举南犯。满洲是我朝真正强敌，不可不认真对待。”

“卿言甚是。”李自成对李岩轻轻点头，立刻命李双喜叫刘宗敏和牛金星速来文华殿议事。

刘宗敏和牛金星坐在左顺门上，凭窗观看演礼。他们都是平生第一次观

看大朝会礼节，自然颇感新鲜。但是皇上迟迟未来，设在中间稍前的龙椅始终空着，使他们不由得一边观看，一边记挂着皇上召见张若麒与唐通的事。不过牛金星对形势比较乐观，认为吴三桂会投降大顺，所以他始终面露微笑，那神情，那风度，俨然是功成得意的太平宰相。刘宗敏则已考虑到同吴三桂作战的许多问题，因而神色严峻，心头上好像有战马奔腾。

与左顺门隔着皇极门和午门之间的宽大宫院，窦妃率领一群宫女悄悄地站在右顺门楼上观看演礼。右顺门的窗子紧闭，窦妃和宫女们都将窗纸戳破小孔，用一只眼睛向外观看。那从丹陛下边分两行排列到内金水桥的皇帝仪仗，首先映入眼帘，随即她们看到文武百官在细乐声中依照鸿胪鸣赞，御史纠仪，按部就班，又按品级大小，在丹墀上边站好。忽然，有四个文臣，身穿蓝色方领 [3] 云朵补子朝服，冠有雉尾，步步倒退而行，自皇极门东山墙外出现，引导一个由四个太监抬着的空步辇，转到皇极门前边，步辇落地。丹墀上和丹墀下两班乐声大作。当步辇出现时，鸿胪官高声鸣赞，百官在乐声中俯伏跪地，不敢抬头。随即那倒退而来的四个文臣和八个随侍的太监好像扈送着圣驾，进入殿内。百官依照鸿胪官的鸣赞，三跪九叩，山呼万岁。身边的一个宫女惊奇地向窦妃小声问道：

“娘娘，怎么那四个文臣步步倒退？”

窦妃说道：“这叫作御史导驾。真正大朝会，圣驾先到中极殿休息，然后有四位御史前去请驾出朝。圣驾秉圭 [4] 上辇，御史们走在辇前，步步后退而行，叫作导驾。”

演礼继续进行。窦妃却将视线移向正对面的左顺门楼上。使她感到奇怪的是，那御座始终空着。她已经命宫女问过在楼下伺候的武英殿太监，知道坐在御座左边的身材魁梧的武将是刘宗敏，右边的是丞相牛金星。到此刻，皇上还没有亲自观看演礼，此是何故？

又过了一阵，她看见分明是双喜将军来到左顺门楼上，向刘宗敏和牛金星说了一句什么话，两位文武大臣登时起身，随双喜下楼而去。窦美仪的脸色一寒，不觉在心中惊叫：

“天哪，一定是出了大事！”

她无心再观看演礼，便默默对王瑞芬一点头，率领宫女们下了右顺门楼，回仁智殿去。路上，她心中暗想：皇极门演礼这样的大事，文臣们怎可如此思虑不周，竟让太监们在鼓乐声中簇拥着空辇上朝，多不吉利！

[1] 金砖——故宫主要宫殿铺地的砖头，由特殊工艺制成，质地细腻、耐磨，呈灰黑色，俗称金砖。

[2] 文昭阁——俗称文楼，在皇极殿与皇极门之间，与西边的武成阁（俗称武楼）东西遥对。

[3] 方领——明代官服定制是圆领，大顺朝改为方领。

[4] 秉圭——圭，长条形，美玉制成，古代帝王或诸侯行礼时秉在手里。

第二十一章

刘宗敏问道："张若麒与唐通刚才如何向皇上回奏？"

李自成说："同二虎探得的情况一样，吴三桂不愿投降，决定顽抗。如今他没有公然为崇祯帝后发丧，也没有驰檄远近，公然表明与我为敌，只是意在缓兵，等待满洲动静。目前这种局势，两位军师看得很透。献策，说说你的看法。"

宋献策对刘宗敏和牛金星说道："按道理，吴三桂接到我皇谕降的书信与犒军钱物，应有一封谢表。他知道北京将于初六举行登极大典，纵然不亲自前来，也应差遣专使，恭捧贺表，随唐通来京。然而这两件应做的事他都没做，只是口头上嘱咐钦使，说他感激李王盛意，无意同李王为敌。至于降与不降，他推说他手下的文武要员连日会议，意见不一，使他不能够在顷刻中断然决定。他还说，他原是奉旨入关勤王，不料北京已失，崇祯皇帝殉国，全军痛心。他若断然降顺李王，恐怕辽东将士不服，所以他请求稍缓数日，容他与手下文武们继续商议。"

刘宗敏骂道："他妈的，这是缓兵之计，故意拖延时间！"

牛金星接着向皇上说道："请陛下恕臣料事不周之罪。臣以常理度之，吴三桂必降无疑，不意他凭恃山海孤城，竟敢拒降！"他转向宋献策和李岩说道："吴三桂没有差专使捧送降表来京，已是悖逆；竟然受到我皇犒军厚赐，也不回一封书子以表感谢，殊为无礼！"

刘宗敏问："吴三桂要投降满洲么？"

宋献策回答："他另有如意算盘。以愚见揣度，他目前还没有投降满洲之意。"

刘宗敏恨恨地说：“他妈的，他打的什么鬼算盘？”

宋献策说道：“吴三桂的如意算盘是，满兵进长城后，在北京近郊同我大顺军发生大战，而他在山海关按兵不动，养精蓄锐，坐收渔人之利。此为吴三桂之上策。退而求其次，他也不投降满洲人，只向满洲求援，借兵复国，为君父复仇。倘若此计得逞，虽然以后得以土地、岁币报答东虏，但他仍会得到一个明朝的复国功臣之名。当然这是中策。为吴三桂设想，最下策是投降满洲，不但以后永远受制东虏，且留下万世骂名。以愚见判断，吴三桂手中有数万精兵，不缺军粮，不到无路可走，他不会投降满洲。”

刘宗敏又问：“军师有何主张？”

宋献策淡淡一笑，说道：“我以为此时最可虑者不是吴三桂，而是东虏南犯，所以刚才已经劝谏皇上，对吴三桂暂示宽容，不必逼得过紧。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目前我国家草创，根基未固，东虏突然乘机南犯，其志绝不在小。去年老憨突然死去，多尔衮扶皇太极的六岁幼子继位，自为摄政。以献策愚见看来，多尔衮必将继承皇太极遗志，大举南犯。一则可以为恢复金朝盛世的局面打好根基，二则可以巩固他的摄政地位。所以我反复思考，目前我国家的真正强敌是多尔衮，不是吴三桂。”

刘宗敏和大顺朝的许多将领一样，多年来总在同明军作战，没有考虑过满洲人的问题，更不能理解在崇祯亡国之后，主要对手已变成了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朝廷。他转向李自成：

“陛下，你如何决定？”

李自成在初听到军师所奏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后，确实十分震怒，将御案一拍，骂道：“岂有此理！”但是他在盛怒之下能够自我控制，迅速地恢复冷静，思考了东征问题。此刻他的主意差不多已经定了，向正副军师问道：

“你们的意见如何？”

宋献策知道皇上的主意是出兵讨伐，站起来说：“微臣望陛下对吴三桂用兵之事慎重为上，只可容忍，施用羁縻之策。他不投降满洲，就是我朝之利。只要我们打败满洲来犯之兵，吴三桂定会来降。”

“林泉有何意见？”李自成又向李岩问道。

李岩回答说：“臣也望陛下慎重。”

李自成又问刘宗敏：“捷轩有何主张？”

刘宗敏望着宋献策问：“据你看来，目前吴三桂同满洲人有了勾结没

有？”

宋献策说：“据目前探报，吴三桂同满洲人尚无勾结。”

“既然这样，”刘宗敏说道，“我认为满洲人尚在沈阳，距我较远，也尚在调集兵马；可是吴三桂手中有数万精兵，占据山海卫，离我只有数百里路，可以说近在身边，实是我大顺朝心腹之患。据我判断，不出数日，吴三桂在山海卫准备就绪，必将传檄各地，声言为崇祯帝后复仇，以恢复明朝江山为号召。到那时，畿辅州县响应，到处纷纷起兵，与我为敌，南方各省也会跟着响应。所以我的意见是，乘满洲兵尚未南犯，先将吴三桂一战击溃。消灭了吴三桂，夺取了山海关，可以使满洲人不敢南犯，明朝的南方各将领闻之丧胆，畿辅各州县都不敢轻举妄动。此事不可拖延，谨防夜长梦多。对吴三桂用兵之事务要火速，要赶在满洲人来犯之前将他打败。”

李自成频频点头，又向牛金星问道：“牛先生有何主张？”

牛金星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今日之事，所系非轻，难于仓猝决定。请容臣与两位军师退下后仔细讨论，务求斟酌得当，然后奏闻。捷轩身经百战，胸富韬略，刚才所言，堪称宏论卓识，非臣所及。只是如必要用兵，也请侯爷回去与几位心腹大将一起密议，熟筹方略。俟文武重臣们分别讨论之后，再举行御前会议。陛下天纵英明，远非群臣所及，如此安危大计，总要断自圣衷。”

李自成向刘宗敏看了一眼，见宗敏也没有别的意见，随即说道：

“就这样吧，今日下午由捷轩同补之召集李友等几位将领一起商议，丞相和两位军师加上喻上猷、顾君恩一起详议，晚上一同来武英殿面奏。”

刘宗敏问道：“皇上，原来安排初六日举行登极大典，可是眼下应该火速部署军事，准备大军出征。事情千头万绪，哪有时间准备登极？”

李自成心中犹豫，转望军师。

宋献策说：“本来四月初六、初八、初十、十二，都是大吉大利的日子，所以择定初六登极。如今既然军情有变，不妨改为初八日登极。在这数日内，一边准备，一边等候吴三桂的消息。倘若吴三桂有了贺表，军情缓和，初八日登极大典如期举行，不再延期。”

李自成只怕来北京登极的大事吹了，心中犹豫，转望牛金星。

牛金星说：“军师所言，颇为妥帖。既然唐通等说吴三桂正在与他手下文武商议投降之事，两三日内应有结果，等一等消息也好。”

李自成说道：“孤同意改为初八日登极，可以由内阁传谕各衙门文武百官知道，只说演礼尚不很熟，不要提军情一字。”

众文武叩头退出以后，吴汝义随即进来，在御前跪下说道：

“启奏陛下，罗虎已经从通州来到，现同亲兵们在午门前朝房中休息，等候召见。”

“他来了好，好。你先安排他们用膳。午膳后，孤须稍事休息，准在未时一刻，你带罗虎到武英殿见我。”

吴汝义伏地叩头之后，正要退出，李自成又吩咐说：

“将金银宝物运回长安的事，你要火速准备，不可迟误。几日之内，一定得把运送金银的事准备停当！”

吴汝义乘机问道：“为何如此火急？”

李自成小声说：“恐怕免不了一场恶战，不可不预作准备。不过，这话不可泄露，你自己心中有数好啦。”

吴汝义不敢再问，心情忽然沉重，恭敬退出。

进北京以来，李自成从没有像今日上午这样心情郁闷和沉重。在由文华殿回武英殿的路上，他吩咐双喜，立刻差人去兵政府职方司将京东各府州县和山海卫一带的舆图取来，备他阅览。到了武英殿西暖阁刚刚坐下，王瑞芬体态轻盈地进来，跪在他面前奏道：

“启奏皇爷，娘娘说皇爷昨夜睡眠欠安，如今还不到午膳时刻，请圣驾回寝宫休息。”

李自成问道：“你们刚才可服侍娘娘在右顺门楼上观看百官演礼了么？”

王瑞芬抬起头来含笑回答：“蒙皇上圣恩特许，奴婢率宫女们服侍娘娘在右顺门楼上观看演礼。想着后天就要举行登极大典，举国欢腾，天下更新，娘娘和宫女们无不心花怒放，巴不得明日就是四月初六。”

李自成听了王瑞芬的话，想着局势的意外变化，想着她们还不知道登极大典已经改期为初八，连初八也有些渺茫，勉强含笑说道：

“你快告诉在殿外侍候的太监们，去传谕御膳房，午膳孤想吃羊肉烩饼。还有，午膳时命西安来的乐工奏乐。”

王瑞芬答应一声“遵旨”，正要叩头退出，李自成又说道：

“你差一宫女，去寿宁宫传谕费珍娥前来。”

王瑞芬心中一动，问道：“皇爷，是传费珍娥沐浴熏衣，好生打扮，晚膳后来寝宫？”

“命她午膳后到武英殿来。”

“午膳后么？”王瑞芬又问，怕自己听错时间。

“交未时以后前来。”

王瑞芬觉得奇怪，但是不敢再问，回到仁智殿寝宫，将皇上要在武英殿稍坐片刻以及命她去传谕费珍娥的事，都向窦妃奏明，然后往寿宁宫去了。

窦美仪从右顺门回来后，一直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她很想知道朝廷上到底出了什么大事，所以才命王瑞芬去武英殿请圣驾回后宫休息，以观动静。如今皇上要一个人在武英殿稍坐片刻，分明是心中烦闷，需要独自思虑大事。但是后天就要举行登极大典，有何事忽然使皇上心中烦恼？

过了一阵，王瑞芬从寿宁宫传旨回来，先到武英殿向皇上复命，然后回仁智殿寝宫向窦妃禀报。窦妃含笑问道：

“费珍娥接旨之后是不是十分高兴？”

“娘娘，费珍娥脸上看不出有一丝笑容。”

“你回来向陛下复命，陛下又说了什么话？”

“皇上正在用心看一本摊在御案上的舆图，只是‘哦’了一声，没有别的吩咐。旁边放着另一本舆图尚未打开。娘娘，眼下皇上正忙于准备登极，怎么有闲工夫查阅舆图？”

窦妃很觉诧异，但是她掩饰了心中的不安，淡淡地微笑说：

“皇上是天下之主。古人说，‘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他于百忙中查阅舆图，也是应有之事。……啊，我们只管说话，皇上用午膳的时候到了。”

李自成已经从西暖阁出来。大案上已经摆了二十几样荤素菜肴。丹墀上开始奏乐。今天由西安来的乐工奏乐，不但用了大锣大鼓、铙、钹、笛，还用了唢呐。演奏起来，乐声雄壮，高亢嘹亮，很像凯旋时在原野上奏的军乐。窦妃对这样的音乐很不习惯，尤其感到唢呐声刺耳。但是她装作很愿欣赏的神情，桃花色的面颊上挂着微笑。本来妃子服侍御膳，一般是立在身边，李自成特命她坐下陪膳。

“这鼓乐你喜欢听么？”

“臣妾生长于深宫之中，今日有幸听关中来的乐工演奏此乐，可以想象陛下百战雄风，所以十分爱听。”

“不知为何，孤今日忽然思念故乡，所以命西安来的乐工奏乐。”

“陛下大功告成，犹念念不忘故乡，这也是人之常情。汉高祖大功告成之后，回到故乡，大宴十日。一日他乘着酒兴，亲自击筑，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随即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此事千古传为美谈。陛下成功不忘故乡，正是英雄本色，也必会千古传为美谈。”

李自成想起去冬进西安及回米脂祭祖时的情景，笑着问道：“汉刘邦功成还乡，大会家乡父老兄弟，欢笑宴饮，为何会慷慨伤怀，流出热泪？”

“以臣妾想来，当时西汉国家草创，四夷未服，尤其北方的匈奴，兵势强大，威逼中国。刘邦深知创业艰难，守成也很不易，所以安不忘危，乐极忽悲，泣数行下，唱出了‘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诗句。”

“你解得好，解得好。给娘娘斟酒！”

李自成因窦妃讲起汉高祖《大风歌》的故事，登时就想起了满洲兵即将南犯的警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窦美仪从皇上的神色变化猜到可能是辽东有了重大军情。她突然明白了为何今日上午皇上未到左顺门楼上观看演礼，而刘宗敏和牛金星正观看演礼时匆匆离去。她不敢询问一字，只是在心中说道：

“天啊，可千万不要出重大事故！”

又上了几道菜，紧跟着端上来一个御用平锅。揭开平锅盖子，窦美仪和众宫女看见里边盛的东西，都觉新奇。李自成又一次面露笑容，轻声说道：

“这就是陕西的羊肉烩饼！”

宫女们盛了两小碗，放在皇上和窦妃面前。李自成一声吩咐，宫女们立刻为他换了一只大碗。窦美仪既嫌羊肉汤的气味太膻，也嫌那烙饼掰成的小块太硬。但是她装作很喜欢的样子，面带微笑，好像吃得很香。她猜想着皇上必是为什么事动了思乡之情。当快要用毕午膳时，她用温柔的声音试探着问道：

“陛下，臣妾愚昧无知，今日提起来汉高祖回故乡的事，引动了陛下的乡思，所以比往日多饮了几杯酒。请恕臣妾随口妄言之罪。”

“这不怪你，孤确实思念关中。”停顿一下，他不觉带着牢骚地说：“十个北京抵不上一个长安！”

窦美仪猛吃一惊，不明白皇上为何说出此话，但她不敢询问，反而故作理解的样子嫣然一笑，轻轻说道：

“陛下爱长安，定都长安，必将如唐太宗那样成为千古开国英主！”

午膳很快结束。李自成漱口以后，只留下王瑞芬和四个宫女侍候，回到西暖阁的里间，坐在龙椅上，轻轻对王瑞芬吩咐一句：

“传谕武英门内的传宣官，罗虎来到，立刻召见。你也去寿宁宫，传费珍娥来！”

罗虎在李自成脚前三尺远的地方跪下，将背诵了多遍的两句话琅琅说出：

“臣威武将军罗虎奉召进宫，参见陛下，祝陛下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自成含笑说道：“罗虎，又到你为孤建立大功的时候啦。孤想你已经二十一岁了……”

罗虎忽然听见门帘响动，同时看见皇上将未说完的话停住，向门口望去。他仍然恭敬地跪在地上，不敢回头，随即听见站在他背后的宫女向皇上说道：

“启奏皇爷，待选都人费珍娥已经来到，现在殿外候旨。”

“带她进来！”

罗虎赶快说道：“陛下有事召见宫人，臣请回避。”

“你不用回避，暂且平身，站在一旁等候。”

罗虎叩头遵命平身，退立一旁，不敢抬头。

片刻之间，罗虎听见一阵环佩叮咚之声随着清雅的香气，从外边进来。罗虎更加不敢抬头，只看见费宫人的红罗长裙和半遮在长裙下的绣鞋，但是他已经感到这位费宫人必有惊人之美。他头垂得更低了。

王瑞芬退到一旁，像鸿胪官赞礼一般，娇声说道：

“费珍娥向皇上行礼！”

费珍娥跪下，向皇上叩头行礼，略带紧张地柔声说道：

“奴婢费珍娥恭颂陛下万寿无疆！”

李自成含笑问道：“费珍娥，你知道孤今日召见你为了何事？”

“奴婢不知。”

“你抬起头来，听孤口谕。”

费珍娥遵命抬起头来，大胆地让李自成端详她的面容。李自成又一次为她的美貌吃惊，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心中说道：

“将她留下！留在身边！封她贵人！”

费珍娥迅速低下头，避开了李自成的炯炯目光。尽管她似乎看见了对方脸上那种不同寻常的神情和温和的微笑，但是没有改变她的刻骨仇恨，心中暗想：

“你得意吧，你贪恋女色吧，我岂是窦美仪之辈！我为皇上和皇后报仇的日子快到了，即使被剁成肉酱也不后悔！”

李自成向低着头的费宫人又望了一阵，转眼瞥见御案上摊开的山海卫一带的舆图，心情一变，瞟了罗虎一眼，对费珍娥说道：

“一二日内，孤对你将有重要谕旨，总望你今后不要忘孤的眷爱才好。”

费氏叩头：“恭谢皇恩！”

召见完毕，本应命被召见者退出，但李自成一则想多看看费珍娥，一则想着向山海卫出兵的事，竟忘了命费氏退出。

王瑞芬见皇上继续看费珍娥，在心中叹道：“又一个命中注定要在新皇上面前蒙恩受封的人！”她轻轻地走到李自成身边，悄悄地问：

“皇爷，请吩咐，要赏赐什么东西？”

李自成从复杂的情绪中突然醒来，对王瑞芬轻轻摇一下头，随即对费珍娥说道：

“你可以回寿宁宫了，两三天内，孤将有丰厚赏赐。”

王瑞芬提醒费珍娥：“谢恩！”

“谢恩！”费珍娥赶快说道，叩了一个头。

趁着起身时候，费珍娥又一次大胆地抬头向李自成看了一眼，也向旁边站立的青年将军的脸上扫了一眼，然后在环佩声中转身向外，体态婀娜地走出暖阁，而王瑞芬和随身服侍的宫女也跟着出暖阁了。

听见环佩声出了暖阁，乍然间李自成心中有一种惘然若失之感，但是他马上对自己说：“已经决定将她赏给罗虎了，纵然是天仙也不能留

下！”他从片刻的茫然中醒来，命窗外的宫女去向传宣官传旨，速叫吴汝义进宫，然后转望罗虎，亲切地轻轻叫道：

“小虎子！”

罗虎赶快到御前跪下，俯首听旨。

李自成问道：“孤今日召你进宫，你知道是为了何事？”

“臣不知道，请陛下明示，有错即改。”

李自成微微一笑，说道：“不是为你有错才召见你，是为你应该褒扬。孤听说你在通州，每日勤于练兵，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还听说你每日练兵之暇，读书写字，也常与当地文士往还，向他们虚心求教。你的这些情况，在目前大顺军将领中十分难得。孤听说后十分高兴，所以特召你进宫一见。”

罗虎感动地说：“臣自幼跟随陛下起义，所有练兵之事，整饬军律的事，都是遵照陛下往日教导，不敢忽忘。”

李自成含笑问道：“听说有次你的一哨人马移防，你下令必须将驻地屋内院外打扫干净，又将百姓家的水缸添满，方许离开，这件事深为百姓交口称道。小虎子，从前孤不曾教过你，咱们老八队可没有这样好，你是如何想到的？”

“陛下，臣去年进了西安，买到戚继光的《练兵纪实》和《纪效新书》，认真读了，悟出许多道理。臣在通州，又从老人们口中听到不少戚家军的故事。前人做过的事，走过的路，俺从前不知道，现在跟着学呗。”

李自成点点头，心中称赞：“真好！”随即又问道：“那替老百姓打扫清洁的事，也是跟戚继光学的？”

“这是跟岳飞学的。”

“跟岳飞学的？”

“臣在西安时，有一位读书人对臣讲岳武穆治军的故事。他说书上记载[1]，岳飞征讨群盗，夜宿什么市镇。第二天天色未明，将士们为主人打扫门庭，洗净碗盆，挑满水缸，然后开拔。这故事被臣记在心中，在通州有一哨移营时照样行事，果然老百姓因久受官兵骚扰之苦，对这次移营的事传为美谈。”

“什么书上写的？”

“臣不知道。”

李自成在心中叹道：“可惜我大顺军像小虎子这样的后生太少啦！”此

时，吴汝义不知皇上叫他何事，匆匆进来跪下。李自成命他平身，在一旁坐下，然后向罗虎含笑问道：

“你知道孤为何召你进宫？”

“臣不知道。在通州哄传吴三桂不肯投降，是不是又要打仗？”

“打仗的事今日不谈，孤今日召见你是为着你的婚事！”

罗虎脸色一红，低下头去，心中奇怪：“皇上为什么提到此事？”

李自成接着说：“你是孤的得力爱将，义属君臣，情同父子。你的父亲早死，母亲远在陕西。如今孤为你选择德容兼备女子，完成你的终身大事。小虎子，你意下如何？”

罗虎俯首不言，等候皇上继续说话。

李自成又说道：“孤方才召见的那个费宫人，才貌双全，在数千宫女中十分罕见。孤将她赐你为妻，就在这几天内为你成亲。今日叫你进宫，就是为着此事。孤刚才故意让你看见费宫人，可满意么？”

罗虎没有做声。李自成略感奇怪，转过头向吴汝义望了一眼。

吴汝义本来以为皇上很看重费珍娥，必会将费选在身边，没想到将她许配给罗虎为妻。皇上近一两天命他为罗虎赶快准备一处富丽堂皇的宅第，原来就为此事！他便对罗虎说道：

“罗虎，陛下恩赐你美女为妻，还不赶快叩头谢恩！”

罗虎继续沉默，想着那花白头发、从年轻就守寡、吃尽了苦难的母亲，不由得两眼充满热泪。

李自成以为罗虎是年轻害羞，不好意思说话，会心地微微一笑，又说道：

“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恰好我大顺军又进了北京，由孤主持为你完婚，正是时候。国恩家庆，双喜临门，何况孤念你在孤身边长大，自幼忠心耿耿，屡立战功，所以将宫中一位仙女般模样的美女赐你为妻。像这样如花美眷，世上少有。你心中可喜欢么？”

罗虎不怕皇上对他怪罪，大胆回奏：“请陛下恕罪，臣知道费宫人十分貌美，又有文才，只因臣为孝顺寡母着想，宁愿娶一个不美也不丑的农家女子为妻，也不要娶一个从皇宫中出身的天仙美女。”

李自成笑道：“常言道，女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费珍娥虽然有花容月貌，可是一嫁给你，便成了你家媳妇，如何敢不孝顺你的母亲？”

“陛下知道，臣家是几代佃户。臣母早年讨饭时，右腿被狼狗咬伤，走路一瘸一瘸，脸上还有一些麻子。自古儿不嫌娘丑，可是费宫人能尊敬臣母么？她肯行孝么？她肯洗衣做饭么？臣母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可不能让她受媳妇的白眼。这妻子臣不敢要！请陛下恕臣违命之罪！”

李自成听了罗虎的诚恳陈词不能不心中感动，但是转念一想，不觉大笑。

“小虎子，孤既钦赐婚配，这事岂不想到？你放心，孤定要使你母亲享福，使费宫人在你母亲前做一个孝顺媳妇！”他转望吴汝义：“子宜，孤命你为小虎子准备一处很好的公馆，一应陈设，都要讲究。你可准备得有了眉目？”

吴汝义站起来说：“为罗虎寻找的公馆已经就绪，是一处世袭侯府的新盖府第。各种陈设，都会在三四天内布置齐备。”

“你果然会办事儿！你今日赶快差人去寿宁宫问明费珍娥的生辰八字，再将罗虎的生辰八字，都告宋军师，由军师手下的官儿们替他们合一合八字，明日就换庚帖，择定拜堂吉日，越快越好。”说着，李自成又转向罗虎，“小虎子，你对母亲有如此孝心，实在可嘉。自古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所以真正的忠臣必是孝子，从你的身上可以证明。但你的担心可以不必。你立过许多大功。孤昨日在心中已经决定，提前封你为潼关伯，同时晋升你为制将军。在赐你封爵时，也封你母亲为相应品级的诰命夫人。你是新朝伯爷，你母亲是诰命夫人。费宫人纵然美如天仙，岂敢轻视婆母？”李自成忽然哈哈大笑，问道，“小虎子，你还怕新媳妇不肯孝顺贫穷的婆母吗？”

罗虎俯地叩头，哽咽说：“陛下想得如此周到，臣不敢再有顾虑。臣母如蒙诰封，臣纵然战死沙场，也难报皇恩于万一！”

李自成听罗虎说出“战死沙场”的话，微微觉得不吉，望着吴汝义说道：

“子宜，你带罗虎下去，速去准备一切！”

这天下午，关于是否应该对吴三桂用兵的事，分别在两个地方进行密商。一个是刘宗敏住的地方，统共不到十个人，都是制将军。李侔既是制将军，又是李岩的兄弟，在刘宗敏眼中是一位文武双全、较有分量的人物，自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另一个地方是在军师府的一座小院中。堂屋里坐着宋献策、李岩、牛金星和兵政府尚书喻上猷、文谕院掌院学士顾君恩。按照一般道理，文谕院与军事无关，顾君恩参预会议却是另有道理。在襄阳时，顾的“先占西安”之策，被李自成采纳了。在西安建立大顺朝时，李自成命喻上猷做兵

政府尚书，而没有用顾君恩。这是因为喻上猷在明朝做过兵科给事中和高级官吏，声望较高，而顾在明朝仅仅是一个生员，没有官职，同喻的资历和声望不能相比。另外李自成看出他生性浮躁，不宜做兵政府尚书；作为弥补，命他做文谕院掌院学士，特准他参预重要的军事密议。

当两个地方举行机密会议时，李自成自己也在不停地想着对策。他有时细看京东各州县和山海卫一带的地图，有时从御案边突然站起，在暖阁中走来走去，有时不自觉地从心中发出来无声的问话：

“立刻就东征么？趁东虏来犯之前就打败吴三桂么？……”

他正想差人分别去首总将军府和军师府询问会议结果，忽然双喜进来跪下，双手将一个密封的紧急文书呈上。李自成问道：

“是什么紧急文书？”

“回陛下，儿臣听说是吴三桂给军师府送来一封火急文书，宋军师和牛丞相看过以后，立刻命书记官抄一份转给汝侯，将原件密封，差一中军，送来宫中，嘱儿臣立即转呈御前。”

一听说是吴三桂从山海关来的紧急文书，李自成马上就想着是不是关于投降的事？是降还是不降？……他一边胡乱猜想，一边匆匆拆封。他从大封套中抽出来一个略小的封套，上边用恭楷书写：

敬请

宋军师大人阅后赐转

吴两环老将军大人钧启

大明关宁总兵平西伯行辕缄

李自成一看信封上所用的称谓就不禁动怒，但是还猜不到信的内容。他一边匆匆打开吴三桂给他父亲吴襄的家书，一边在心中说道：

“他仍自称大明平西伯，十分可恶。分明是已无投降之意，又给他父亲来封信，何意？”

他抽出吴三桂给他父亲的家书，看了一遍，气得脸色都变了，手指也微微打颤。他又将要紧的话重看一遍。虽然信中用了一些典故，他不能全懂，但基本意思是明白的：他要造反！他将书信向案上一抛，猛捶一

拳，脱口而出地骂了一句：

“可恶！胆敢如此不恭！”

李双喜猛吃一惊，抬起头来。李自成不等他开口说话，命他叫传宣官分头去叫正在商议军事机密的文武大臣火速进宫，都来御前议事。

“遵旨！”

李自成重新拿起吴三桂的书信，再看一遍。那信上写道：

不肖男三桂泣血再拜，谨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近日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附近卫所沦陷几尽。儿方尝胆卧薪，力图恢复，不意李贼猖獗，犯我神京。儿奉先皇密诏，弃地勤王。无奈先皇有弃地不弃民之严旨，儿只得携辽民数十万众入关，士民颠沛于道路，将士迟滞于荒原，使儿不能率轻骑星夜赶程，坐失戎机。儿窃思居庸天险，可为屏障，而京师藉天子威灵，朝野奋起，必可坚守待援。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迨儿进山海关时，贼已过居庸而南矣，良可痛心！

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万雉，何至一二日内便已失堕？儿欲卷甲赴阙，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窃意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缟素号恸，誓复不共戴天之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不料我父隐忍偷生，负君降贼，来书谆谆，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柔弱，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赫赫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李自成看毕，在心中对自己说：“不能再等待啦，马上出兵！趁东虏来犯之前……”

他转望御案，“砰”的一声，又在吴三桂的家书上捶了一拳。

[1] 书上记载——见于南宋周密所著《齐东野语》卷二十《岳武穆御军》条中。

第二十二章

文武大臣们在御前行了叩头礼后，李自成先向刘宗敏问道：

“捷轩，吴三桂的家书你看了么？”

“看了。书子中用了一些典故，我们众武将莫名其妙，经德齐将军讲解之后，我们全明白了。吴襄也是老粗，箩筐大字儿认识不到几马车。吴三桂这混蛋小子，他的这封家书，分明是送来给咱大顺朝廷看的，哪是给他老子写的！”

李自成又向宋献策问道：“军师府中商议如何？”

宋献策站起来说：“奉旨在军师府议事诸臣，正会议间，接到吴三桂差人送来的这封家书。大家传阅之后，莫不义愤填膺。然而因为是军国大事，所关非浅，尚未迅速就有定议。”

李自成神色严厉地问：“主要的是，你们对出兵讨伐有何看法？”

宋献策回答说：“顾君恩学士力主讨伐；喻上猷尚书也主张讨伐。然兹事体大，臣不免心存疑虑，希望断自宸衷。牛丞相认为皇上举行登极大典极为重要，倘再改期，将失天下臣民之望，亦暴露我大顺兵力不足，反助长吴三桂嚣张之气与远近各地不臣之心。”

李自成愤怒地问道：“难道不敢对吴三桂兴兵讨伐，就能压下去他的嚣张之气，消灭远近各地不臣之心么？”

宋献策明白皇上对讨伐吴三桂的事已有成见，且“圣心”十分恼火，不宜在此时犯颜直谏。他坐下不再说话。李自成将目光转向顾君恩说道：

“在襄京时，是卿建议孤先破西安。到西安后，又是卿主张赶快渡河北伐。孤两次都采纳了卿的建议，才有今日的成功。关于对吴三桂的处置，卿有何高明之见？”

顾君恩受了皇上褒奖，认为这又是立功的绝好机会，立即站起来说：

“陛下，臣对和战大计，已私心代陛下筹之熟矣。以臣愚见，吴三桂已决意与我为敌，不日必公然倡言举义，号召远近，誓为明朝复国，并为崇祯帝缟素发丧。如待那时派兵征剿，彼之战守准备已立于不败之地，而各地又纷纷响应，胜负之数非可逆料。故臣请陛下毅然决定，于登极大典之后，即日东征。以陛下百战百胜之声威，携我军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扫荡山海腹心之患，则各地意欲倡乱之人不敢蠢动，欲乘机南下之虏骑，亦必观望而止步。”

顾君恩的意见很投合李自成的心思，在心中说：“必须赶快东征，一战打

败吴三桂，夺取山海卫，不要养痈成患！”他又望着刘宗敏问道：

“捷轩，武将们有何主张？”

刘宗敏知道李侔主张持重，但他不予重视，坐着回答说：

“武将们都主张讨伐。兵贵神速，越快越好。”

李自成又望着李过问道：“补之，你意下如何？”

李过恭敬地站起来说：“臣以为迟战不如速战；拖延时日，于我不利。我军进驻北京以后，军纪已不如前。倘若赶快出师东征，全军同仇敌忾，军心可立刻振作。如果拖延下去，一月之后，我军暮气已深，想打一场恶战，恐怕晚了。至于登极大典，请恕侄臣死罪，不妨推迟一步。”

李自成听李过建议推迟登极大典，登时脸色一寒。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又向刘宗敏说道：

“捷轩，再详细说说你的主张，孤等着你一锤定音。”

刘宗敏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道：

“皇上，这一仗关乎胜败大局，非打不可。我军来到北京的精兵只有六万，连沿路投降的明兵，合起来七万多人。吴三桂有关宁精兵三万多，加上新近征调的丁壮，合起来有四万多人。假若我们将全部六万精兵派去讨伐，留下一万多人马戍卫北京，比吴三桂的关宁兵只多了一万多人。所以这是一次兵力相差不多的大战，也是一次苦战。可是我们必须赶快取胜，不能够屯兵于坚城之下。倘若战事拖延不决，一旦东虏南下，畿辅各地响应吴三桂，对我军将十分不利。何况，据刘二虎所得探报，吴三桂在海边囤积的粮草足可以支持半年以上，而我们最多只能携带十日之粮。所以这次讨伐吴三桂，一则是势在必行，二则是全力以赴，三则是必须一战将吴三桂打败。献策，你是军师，你说是么？”

宋献策十分犹豫。在皇上和刘宗敏、李过等都主张用兵的情况下，他不敢公然反对。不反对吧，又明知用兵不是上策。他站起来说道：

“对吴三桂用兵讨伐，义之正也，但臣仍主持重，多思而行。兵戎大事，有经有权，请不要立即决定……”

刘宗敏冷笑说：“献策，兵贵神速。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李自成又向牛金星问道：“启东，你平日满腹经纶，对此事必有远见卓识，何不说出你的主张？”

牛金星虽也主张慎重行事，但不敢说出不同意见。他恭敬地站起来答道：

“用兵打仗的事，臣不如军师，更不如汝侯。陛下睿智天纵，思虑渊深，诸臣万不及一。如此大事，请陛下不必问臣，断自圣衷可矣。”

李自成又转向刘宗敏：“捷轩，你还有什么话说？”

“陛下，此战必须拼死血战，方能取胜。臣请陛下御驾亲征，鼓舞士气，壮我军威。只要将士们看见陛下立马阵后督战，定能以一当十，锐不可当！”

李自成心情激动，点头说：“孤要亲自督战，亲自督战！”

刘宗敏又说道：“大军何时出征，请皇上此刻示知，至迟明日决定。”

李自成想了想，神色更加严重，慢慢说道：“军师原说四月十二日己巳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倘若万不得已，再改登极日期。出征就定在四月十二日。如今既然对山海用兵紧急，登极大典的事暂不提了，就决定在大军东征凯旋之后登极吧。好啦，大家退下去准备吧。”

从刘宗敏起，大家依次叩头，肃然退出。

“献策，林泉，”李自成向两位军师叫道，“孤还有话嘱咐！”

宋献策和李岩赶快回身恭立，等候上谕。

“你们回到军师府中，献策要为孤此次东征卜上一卦。”

“古人云：‘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既然陛下已决定东征，就不必卜了。”

“这次出师，与往日不同，不妨在出征前一卜休咎。你今晚卜一卦吧。”

晚膳以后，宋献策携着李岩的手走入他单独办公的签押房，小声说道：

“你我深蒙皇上知遇，值此国家根基未固之秋，风云巨变之日，不作犯颜直谏则不忠，尽力苦谏则惧祸，为臣之难，莫过此时。林泉兄何以教我？”

“兄平生精于数术，占卜如神，何不遵旨一卜？”

“弟平日遇事，重在以常理判断，不靠占卜。有时占卜，幸而一中，人们便竞相传说。有时也不中，不过人们不谈罢了。我从军事上分析利害，心中了然，所以不必乞灵于卜筮。”

“虽然如此，老兄仍须一卜，不然今晚用何话回奏皇上？”

宋献策想了一下，只好说：“是的，君命不可违，我就占一卦吧。”

他随即命仆人端来温水，净了手，焚了香，然后从锦囊中取出四十九根蓍草秆儿，放在擦得干干净净的八仙桌上。李岩见宋献策有点迟疑，向他看了一眼，猜到了他的担心，小声说道：

“请兄不必迟疑，也许会得一吉卦，改变你我思路，不用再谏阻东征，岂不甚佳？”

宋献策说：“兄言甚是。既然钦谕难违，只好不管吉凶，且看占卜结果如何！”

为着表示虔敬，他向桌上的蓍草拜了一拜，随即将四十九根蓍草秆儿分为两部分，再按照从西周以来三千年间的传统办法，将蓍草摆布一阵，忽然大惊，小声叫道：

“林泉，你看，得到一个凶卦！”

李岩惊问：“什么凶卦？”

“这是乾卦中的‘上九，亢龙有悔’，岂不是应了今日不该东征之事？”

李岩也是读过《周易》的，不觉说道：“果然是个凶卦！”

宋献策颓然坐下，叹口气说：“林泉，你记得这一卦的《系辞》么？”

李岩说：“弟少年时读《易经》，对孔子所作《易传》，反复背诵，至今不忘。《系辞》云：‘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请兄想一想，我大顺朝近来行事，何尝不是亢龙！……”

宋献策赶快作个手势，要李岩将声音尽量放小，免得室外有人听见。李岩摇摇头，接着说道：

“孔子在这几句后，紧接着用十分感慨的口气说道：‘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今日你我身居子房与陈平之位，不能谏阻皇上悬军东征之议，一旦受挫于坚城之下，东虏乘机由中协或西协进犯，截断我皇上回京之路，岂但‘亢龙有悔’！倘若我大顺不能在北京立脚，影响所及，将见河北、河南、山东各地变乱蜂起，举国骚乱，大局崩解之祸，不知‘伊于胡底’！”

宋献策轻轻点头，小声问道：“事急势迫，皇上东征之意已决，今晚召对，我们用何言进谏？”

“皇上亲率六万将士，孤军东征……”

“不是孤军，是悬军。”

“是的，是悬军东征，也等于是孤注一掷。此事乃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你我既为顺朝大臣，理当尽职尽忠，知无不言，方不负事君之道。”

“如何能克尽厥职，知无不言？”宋献策剪去烛花，注目望着李岩。

李岩沉吟片刻，重新抬起头来，口气坚定地说道：“依弟愚见，事至如今，只好将今晚之卦，不作隐瞒，面奏皇上。平时陛下十分重视仁兄占卜，倘若今晚听到卦爻辞之后，果然动心，你我即可乘机反复剖析，冒死苦谏，想来陛下可能回心转意，悬崖勒马。”

宋献策说：“难！难！据我看，此时谏阻东征，十分困难，反而可能惹皇上震怒，埋下你我日后之祸。”

当晚，他们奉召入宫。当走到文华殿宫院门前时，宋献策拉一下李岩的袍袖，小声嘱咐：

“今日召对，不同平日，犯颜直谏的话由我来说，兄只须帮衬一二句即可。”

李岩心中感激献策的关照，小声说：“请兄尽力苦谏吧！”

他们进入文华殿。磕头、赐座之后，李自成问道：

“你们回到军师府，为东征卜卦之事如何？”

宋献策和李岩恭敬起立，依照献策嘱咐，李岩低头不语。直到此刻，宋献策还在心中嘀咕：“要直言不讳么？”李自成又问道：

“献策，你到底卜了个什么卦？”

宋献策躬身答道：“陛下，请恕臣死罪！臣于晚饭后沐手焚香，请出蓍草，敬谨卜卦，竟得一个不甚吉利的卦，不敢冒渎圣听。”

李自成暗暗吃惊，又问道：“到底得的是什么卦？”

宋献策：“在乾卦中……”

“在乾卦中……什么卦？”

“上九，亢龙有悔。”

“《易经》……孤不曾读过。什么叫‘上九’？‘亢龙有悔’是什么意思？”

宋献策心中害怕，仍不敢直言这是凶卦，绕着弯子说道：

“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一部《周易》，卦理深奥，变化无穷。总而言之，不外阴阳搭配，相生相克，天地间万事万物，莫能逃易理之外。因为易理如此重要，所以孔圣人活到四十多岁时对弟子们感慨说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经》中讲的是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阴阳二气化为图像便是乾坤二卦，化为数字，便是单数为阳，偶数为阴。一、三、五、七、九是阳数，二、四、六、八是阴数。因为以数字代表阴阳变化，故卜筮亦称数术之学。微臣……”

李自成心急地说：“此刻不是讲书，孤要你说明白这一卦主何吉凶。既是凶卦，也须将凶卦的道理说个明白。快说！”

宋献策跪下说道：“请恕臣死罪！卦名‘上九’在乾卦中阳盛已到极限，正所谓到了‘物极则反’，是极运，不能再前进了。倘若再往前进，就要受挫，必将有悔。所以这一卦的爻辞是‘亢龙有悔’。《系辞》是孔子作的，解释此卦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今日陛下已得北京，仍要悬军东征，不顾困难，与此卦正合。臣心所忧，不敢不冒死直谏！”

李自成心中震惊，一时拿不定主意，随即向李岩问道：

“林泉，你对此卦有何解释？”

李岩已经跪在地上，回答说：“《易经》别的卦中也有‘亢龙有悔’，但不若乾卦中的‘上九，亢龙有悔’最为不吉。刚才献策所言，敬请陛下采纳，对东征事三思而行，以免有悔。”

李自成忽然疑心正副军师商量好假托占卜来谏阻东征，登时产生了一股反感。他沉默片刻，又神色严峻地向李岩问道：

“这卦就没有别的解释了？”

李岩说道：“《易经》卦辞十分简单，常人不易全懂。幸有孔圣人出，好学深思，勤奋读《易》，韦编三绝。他曾经说自己‘四十而不惑’，但过四十岁以后，他又对弟子们感慨地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到了晚年，他周游列国回来，专心为《周易》写出《十翼》，又称《易传》，以教后人。《系辞》包含在‘十翼’之内，十分重要……”

“孤要你解释‘亢龙有悔’！”

“是的，微臣正要解释。”李岩又叩了一个头，接着说道，“刚才献策所言，正是孔圣人的话。但《系辞》中另外还有几句话。‘上九，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几句《系辞》颇有深意。”

“这几句话与孤东征之事何干？”

“请陛下效唐太宗从谏如流，俯听臣愚昧之见。陛下虽然建国大顺，改元永昌，但尚未登九五之位……”

李自成截住说：“倘若不是吴三桂据山海卫不肯投降，孤在数日内即可举行登极大典！”

“微臣愿意冒死直言，苟利于国，不避斧钺之诛。孔子圣人，在‘贵而无位’之后，接着又说，‘高而无民’，更值深思，亦与今日我大顺情势吻合……”

“我大顺已占有南至长江，北至燕山的半个中国，江南亦不难传檄而定，怎么说孤目前的处境是‘高而无民’？”

“臣窃思，我朝虽然新占有数省之地，然而各地不暇治理，疮痍满目，人民未享复苏之乐，故虽有土地而未得民心，所以皇上是‘高而无民’。荀子议兵，首重得民，陛下今日真正之忧不在吴三桂抗拒我朝，不肯投降，而在处处民心未服。万一东征受挫，东虏乘之，兵连祸结，将以何策善后？请陛下三思！”

“你说孔子解释‘亢龙有悔’一卦的一段话，下边一句是什么？”

“下边一句话是‘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李自成摇摇头，说道：“这句话与我大顺朝的情况不合。孤于崇祯十三年入河南，得牛金星与你们二位，到襄京后得喻上猷、顾君恩与杨永裕等，都是人才。如今满朝济济，都是孤的辅弼之臣。不能说‘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啊！你们都是贤人，并没有身居下僚！”

“陛下圣明，延揽人才，才有我大顺朝于短期中六部咸备，济济多士。然而还应有众多地方大吏，府州县官，为陛下治理国土，恢复农桑，严惩奸宄，使百姓得享复苏之乐，四民咸有葵倾之心。必须如此，三年之后，方能足食足兵，国家根基稍固，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我朝处处尚在戎马倥偬之中，贤人避居山林，豪强伺机为乱，而派往河南、山东各地的州县官多系市井无赖之徒，仰赖陛下声威，徒手赴任，只知要粮要钱，要骡马，甚至要女人。百姓常闻‘随闯王不纳粮’之言，始而延颈以待，继而大失所望。所以《系辞》上说‘贤人在下位而无辅’，与目前贤人避世，不肯为陛下效力的情况，大致相合。也因此‘动而有悔也’。臣愚，直陈所见，恳乞恕罪！”

李自成虽然明白李岩说的多是实情，无奈自从他到了西安以后，天天听惯了歌功颂德的话，偶闻直言，总不顺耳。他沉默片刻，看看李岩，又看看宋献策，同时又想到今日午后的御前会议，说道：

“东征之计已定，拖延时日，绝非上策。你们不要再谏阻，徒乱孤心！”

宋献策一反平日的谨慎态度，慷慨说道：“臣碌碌江湖布衣，蒙恩侧身于帷幄之中，言听计从，待如腹心，故臣愿以赤忠报陛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臣纵观全局，衡之形势，证之卦理，窃以为，陛下东征则于陛下颇为不利，吴三桂如敢妄动则于吴三桂不利。为今之计，与其征吴，不如备虏。吴三桂虽有数万之众，但关外土地全失，从长远看，不足为患。东虏则不然。此一强敌，万不可等闲视之。东征山海，如同舍本而逐末。一旦虏骑南下，或扰我之后，或奔袭北京，则我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何以应付？处此国家安危决于庙算之日，臣忝居军师之位，焦心如焚，不能不冒死进言，恳乞俯听一二，免致‘亢龙有悔’。”

“孤不能一战而击破吴三桂么？”

“兵法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方是取胜之道。今吴三桂据守雄关，颇有准备，无懈可击，又加以逸待劳，倘若东征不利，岂不折我兵马，挫我军威？倘若东虏乘机南犯，我军远离北京，又无援兵，必败无疑。”

“孤只打算以速取胜，然后迅速回师，在北京郊外与东虏作战。”

“虏兵何时南犯，自何处进兵，是否与三桂已有勾结，凡此种种，我皆不知。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目前形势，我对虏情知之甚少，虏对我则知之较多……”

“为什么东虏对我知之较多？”

“往年曾闻东虏不仅派细作来北京探刺情况，还出重赏收买消息。我军到北京只有七万多人，每到一地，都没有设官理民，虽有疆土而不守，虽有人民而不附。凡此种种，东虏岂能不知？倘若虏骑入塞，彼为攻，我为守。兵法云：‘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长城以内，千里畿辅，平原旷野，地形非利于藏兵设伏，故守军非‘藏于九地之下’。而东虏士饱马腾，可随时来攻，驰骋于旷野之地，正所谓‘动于九天之上’。故目前战争之势，对我极为不利。我之大患，不在山海一隅之地与三桂数万孤军，而在全辽满洲八旗之师。臣今衡量形势，纵览天时、地利、人和，心怀殷忧，不能不冒死进言。请陛下罢东征之议，集全力应付满洲强敌。倘能一战挫其锐气，则吴三桂将可不战而胜。”

李自成心中更加彷徨，又问道：“既然满洲人尚在调集人马，趁其来犯之前，为使吴三桂不能与东虏勾结，先将他打败如何？”

正说着，双喜匆匆进来，跪下禀道：“启禀父皇，汝侯率领亳侯等几位大将，还有从通州赶来的刘体纯，有重要军国大事，来到文华门，请求立即召见。”

“叫他们马上进来！”

刘宗敏进来后，为要做武将表率，先在李自成面前叩头，李过等大将们

一齐叩头，肃然就座。宋献策和李岩看见刘宗敏的严峻神色，已知事情有变，同时在心中想道：

“完了！刚才的一番苦谏将付诸东流！”

李自成向众位亲信大将脸上扫了一眼，先向刘体纯问道：

“德洁，你在通州，又有何紧急探报？”

刘体纯重新跪下，奏道：“臣黄昏时在通州得到了才从山海卫回来的细作禀报，连日来吴三桂与部下文武商议，又召集山海卫地方绅士商议，决定兴兵复明，为崇祯复仇。又担心兵力不足，决定差人去沈阳向满洲借兵。”

“他要投降满洲么？”

“听说不是投降，是借兵。等吴三桂进了北京，收复明朝江山之后，割给满洲一些土地，每年给满洲人大批金银绸缎，像南宋对金朝那样。”

“他妈的，该死！”李自成不觉骂出一句粗话，又恼怒地对宋献策和李岩说：“吴三桂向满洲借兵，战争来到眼前，你们刚才还苦苦谏阻孤讨伐吴三桂，几乎误了大事！”

宋献策和李岩本来有许多话可以争辩，但李自成是皇帝，此时顶撞将有不测之祸。他们心中十分委屈，震惊失色，只好低下头去。刘宗敏向李自成说道：

“圣上不必生气！宋、李两军师都是忠臣，谏阻陛下东征也是出于一片忠心，只是他们的兵书读得太多，越读越顾虑多端，胆子越读越小了。咱们从在陕北起义以后，随时说打仗就打仗，碰上官军，你不打也不行，那就打呗。一不卜卦，二不查看兵书，三不看皇历选择吉日，四不慢慢商议。陛下常说：两军相遇勇者胜。又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起义后那么多年，是在刀刃上走过来的。那许多年呀，咱们不靠阴阳八卦，不讲金木水火土，尝尽艰难困苦，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全靠陛下对敌人敢打敢拼。陛下先称‘闯将’，后称‘闯王’，全靠一股闯劲！难道不是这样么？”

李自成频频点头，在心中说道：“东征之事，孤不再犹豫了！”

刘宗敏又说：“从今夜起，即作出师准备，一部分人马先移城外。各种辎重军需，也要连夜准备，两日内赶往通州，不得稍误。皇上御驾亲征，北京哪位大臣留守，哪位大将警卫，留下多少兵马，都得请皇上赶快决定。自今夜起，群臣凡有谏阻东征的，陛下一概不听，以示皇上已下决心。如此才能使三军同心，鼓舞士气！”

“你说得很是。”李自成点点头，又转向大家说，“如何调动人马，如何东

征，由提营首总将军全权处置。牛丞相和各衙门大臣，自然要留守北京。今夜孤就宣召牛丞相、六政府尚书侍郎等大臣进宫，面商留守诸事。”

刘宗敏问：“皇上，北京为陛下行在，必须有一大将率领一万人在此镇守，何人为宜？”

李自成遍观诸将，沉吟片刻，忽然说：“林泉文武双全，他留下来，率领一万人马镇守北京，李友、李侔与吴汝义为副。林泉，你以为如何？”

李岩赶快跪下说道：“臣碌碌庸才，荷蒙重任，不敢违命，纵然肝脑涂地，也要尽心努力，以报陛下，待陛下凯旋！”

“好，好。”李自成说，“你平身，坐下。献策，谏阻孤东征的话不用说了，要一战打败吴逆，你有何计？”

宋献策明知东征必败，今后大局难料，正应“亢龙有悔”之卦，心中震惊，手心暗暗出汗，但他毕竟有非凡之处，仍然思虑周密，神态镇静，起身奏道：

“山海卫地势险要，城池坚固，无法包围，也不能硬攻，必须出奇兵攻其要害，焚其粮草，使其军心瓦解，不战自溃。”

“能如此就好，请你快说！如何能攻其要害，使其不战自溃？”

“据我军小刘营细作探得确实，吴三桂经海上运来的大批粮秣辎重，只有一小部分运入山海城中，大部分仍在一百余艘海船上，停泊于姜女庙海边。姜女庙在山海关之东，相距十三里。如今海面风多，海船都泊于紧靠海岸可以避风之处，容易被我军出奇兵焚毁。倘若此计能行，吴三桂的数万关宁兵虽然号称强悍，必将军心自乱，人无固志，不需苦战，自然崩解。”

李自成眼睛一亮，想起上次召见刘体纯时，自己也曾想到过焚吴三桂粮船的事，连连点头说：“孤也想到过，可是……姜女庙在山海关之东，我军如何能够出奇兵奔袭姜女庙，焚毁粮船？”

“在山海关之北约三十多里处，有一地名曰九门口，又名一片石，是燕山山脉最东端的一座雄关，平日守军只有四五百人。我军可派五千骑兵，从抚宁县境内山间小路于半夜出其不意，袭占九门口，然后以五百人留守，四千五百骑兵沿小路前去焚烧粮船。从九门口到姜女庙是一条弦线，大约有四十里，没有山岭，利于骑兵奔驰。路过山海关外的欢喜岭时，可再留下三千人马，面向山海关布阵，火器弓弩在前，以防吴三桂的人马出关救粮。只派一千五百骑兵，携带硫磺等引火之物，飞驰姜女庙海边，使海船拔锚不及，放火烧船。烧船之后，迅速退回，与欢喜岭前的人马汇合，赶快退回九门口，退入长城以内，不可在山海关外恋战，徒伤兵力。”

刘宗敏忘记是在皇上面前，用力将大腿一拍，大声说道：

“妙计！妙计！果然是大顺皇帝驾下摇羽毛扇子的好军师，人间奇才！”

李自成满面含笑点头，向宗敏问道：“谁可以率领这一支人马建立奇功？”

宗敏说：“依我看，这一支奇兵最好交补之亲自率领。”

李自成微微摇头，转望军师。宋献策已经落座，略一思忖，欠身回答：

“补之是大将之才，在山海卫城边与关宁兵两阵相对，大军决战，非他不行。罗虎又勇敢，又机警，与士卒同甘共苦，亲如兄弟。命他率领这一支奇兵出九门口奔袭海边，火焚粮船，必能胜任，用不着补之前去！”

李自成在心中对宋献策大为称赞，他出的焚粮妙计，还有他选中的将领，都与自己不谋而合。但是他又想到，万一焚烧粮船之计受挫，就只能靠正面战场。所以心中很不轻松，又向军师问道：

“山海卫城池不大，可以围攻么？”

宋献策直截了当地回答：“对山海卫不能围攻，只能靠野战以决胜负。臣细察舆图，知我军从山海卫城池左右，均无法越过长城，将吴军包围。此系就地理形势而言。何况兵法上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今我军只比吴军多出一万余人，谈何包围，唯有决胜于野战耳！”

李自成心情沉重，又问道：“野战需要几天取胜？”

“野战只能打一天两天，不胜则退，不可恋战。在强敌之前，全师而归，即是胜利。”

李自成脸色一寒，心头猛然沉重。

李岩在心中赞道：“献策毕竟是忠直之臣，在此紧要关头，敢说实话！”

刘宗敏说道：“这次出征，皇上亲临阵地，我军将士望见黄伞，必将勇气百倍。为何不见胜利就赶快退兵？”

宋献策直率回答：“其一，屯兵于坚城之下，自来为兵家之大忌。其二，两军相交，都将全力以赴，伤亡必重。我军是悬军远征，别无人马应援，既不能胜，又不速退，危险殊甚；其三，自北京七百里远征，携带粮食甚少。当地人情不熟，不能‘因粮于敌’，岂能令三军空腹作战？其四，辽东情况不明，东虏何时发兵，何时南犯，从何处越过长城，我方全然不知。倘若东虏自中协、西协入塞，断我归路，与关宁兵对我前后夹击，我将无力应付。因想着以上四端，故愚意认为，倘若一战不能全胜，必须以火速退兵为上策。”

刘宗敏怫然变色，说道：“献策！你怎么光爱说泄气话？哼，咱们还没有出兵，你就想着从山海卫赶快退兵！”

“是的，侯爷！用兵之道，变化无常，为将者一见形势不利，不宜再战，便应全师退兵，以保三军之命，以后再战。倘若‘知进而不知退’，便是……取败之道。”宋献策本来想说出《易经》原话‘亢龙有悔’，但看见皇上脸色严峻，便改换说法，避开“龙”字。

李过笑道：“军师，你这话关乎大局，可不是说着玩的！”

宋献策勉强微笑着说：“补之，兵法中《谋攻篇》，不是只讲进攻，也讲‘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圣人著《易经》特立遁卦。遁是逃避之意，此卦就是讲究如何趋吉避凶，由逃避变为亨通，所以《易经》中说：‘遁之时义大矣哉！’”宋献策说到这里，看见皇上脸色缓和下来，也就不再说了。

李岩很明白献策的良苦用心，深为佩服，他站起来向皇上躬身奏道：

“陛下率大军东征之后，北京兵力空虚。倘若东虏自西协入犯，威逼北京，如之奈何？请陛下速下密诏，命刘芳亮仍然坐镇保定，但需抽调两万精兵，速来北京增援。有此增援之师，方能使北京安如磐石。”

李自成点头说：“此议很好。两位军师还有什么建议？”

李岩说道：“河南情况殊为可忧。请陛下火速密饬袁宗第自湖广抽调五万大军，由他亲自率领，驰赴河南，巩固中原。”

“湖广由谁镇守？”

宋献策回答：“目前左良玉虽然屯兵武昌，但是他从前年朱仙镇大败之后，暮气日深，他本人也身体多病，看来不会再有多大作为。白旺驻在德安，足可使左良玉不能向西一步。”

“那好，孤明日即飞敕袁宗第率五万人马离开湖广，驻军洛阳，镇守河南。”李自成向大家望了望，又说：“你们出宫吧，分头准备出兵东征。”

回到军师府，宋献策先轻轻叹一口气，神色愁闷，向李岩说道：

“仁兄借‘亢龙有悔’之卦，反复苦谏，未能挽回圣心。倘若东征失利而满洲人乘机而至，我朝根基未固，前途难料！”

李岩点头说：“弟也有同样担心。幸而兄随后以遁卦进言，似蒙圣上与首总将军重视，也算是亡羊补牢之计。”

“不然。大军鏖战，兵马混乱，往往想退出战场，全师而归，十分困难。我军最好不去山海，但我们已无力阻止了！”

第二十三章

四月初五清晨拜天以后，李自成下旨传宣几位文臣巳时过后去文华殿等候召对。随后独自来到武英殿暖阁中，边用膳边思虑东征的事。王瑞芬率领四个宫女，小心翼翼地在旁侍候。她看见李自成的右眼皮不住跳动。这本来是由于缺少睡眠，眼皮的末梢神经过于疲倦所致，然而在民间却有一句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崖。"王瑞芬认为皇上的右眼皮跳动是一个不吉之兆，由于知道窦娘娘深为国事忧愁，她决定不向娘娘禀报。

早膳以后，李自成继续坐在御案前沉思。他首先想到宋献策昨日所卜"亢龙有悔"的卦。虽然他已经拒绝了两位军师的谏阻，但是心里并不踏实。要他完全不相信宋献策的卜筮是不可能的。他也明白自己手中的兵力不足，也顾虑离关中太远，缓急之时不能得到人马增援……

他讨厌右眼皮不住地跳动，将右眼皮揉了一阵，然后在心中对自己说：

"按既定东征方略去行，切不可乱了章法！"

他刚刚自我告诫"不可乱了章法"，又马上传旨宣召吴汝义进宫。当吴汝义来到后，他低声问道：

"孤听说正阳门瓮城内的关帝庙十分灵验，香火很盛，你知道么？"

"臣知道。正阳门关帝庙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天下闻名。"

李自成点头说："关帝爷是蒲州人，同陕北仅一道黄河之隔。自来秦晋一家，我朝龙兴西北，艰难定邦，必有关帝爷暗中护佑。你须置备供物，代孤前去上香，默祝我朝……"他稍微停顿一下，不说出心中最关心的东征胜利这件事，而要吴汝义祝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吴汝义明白皇上的真正用心，赶快说道："臣要祝祷，请关帝爷在天默佑，此次皇上御驾东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好，你快去吧。"

吴汝义退出以后，李自成在武英殿的西暖阁中又闷闷地想了一阵，又揉了揉右眼皮，打个哈欠，便启驾往文华殿去了。

接到传旨时，宋献策和李岩正在签押房议事。传宣官走后，李岩叹了一声：

"近几个月来，弟常后悔不隐居山林，而今晚矣！"

“皇上是有为之主，吾兄何出此言？”

“皇上当然是有为之主，但弟自恨有心报主，无力回天，不知税驾 [1] 何处！”

宋献策心中一动，感到这是一句不吉利的话，但他也有一些同感，想了想，感慨地说：

“弟读《孙子兵法》，很注意《势篇》中所讲的一个道理。如今你我可以回想，皇上不顾你我多方谏言，占领河南、湖广之后，接着又到了西安，一直不肯在各地设官理民，使国家可攻可守，处于不败之地。朝廷不作此根本大计，一意马不停蹄，北伐幽燕，这不是一二人的意思，而是一个‘势’字。皇上如今不顾你我苦谏，决意东征，也是一个‘势’字。这个‘势’字，就是杜预所说的‘形势’二字。孙子讲究用兵任势，是取胜之道。我从‘势’字悟出，招致失败，往往也是一个‘势’字。目前你我无能为力，也是因为形势已成，非你我可以为力，徒唤奈何！”

当他们来到文华殿时，牛、顾、喻也已奉旨前来。这时李自成的右眼皮已经不再跳了，只是心思沉重，脸色阴暗。赐座后，李自成由于心中焦急，一反往日习惯，首先说道：

“孤今日召对诸位先生，是为了东征大计。昨日献策和林泉都苦口谏阻，孤不听从。孤明知这是一着险棋，可是不能不走。孤今日叫你们来，想在此安危所系的时候，再听听你们的意见。只要有好意见，只管直言！”

牛金星见皇上用眼神示意要先听他的建言，他欠身回答：

“时局突变，为臣始料不及，深愧辅弼之职。臣窃思，目前陛下将亲率大军东征，行在重地，兵力空虚，十分可忧。目前应一面出兵东征，一面安定行在人心，收拾天下舆情。”

“这话说得很好。要紧的是如何去做，你可想好了么？”

“臣窃思，虽然皇上东征在即，兵事倥偬，然仍须收揽天下人心，使北京士民咸知陛下龙兴西北，乃是尊圣右文之主。陛下初到长安，即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颇收关中士子之心。目前在行在举行科考，出征前已经来不及了。臣谨作两项建议，第一，陛下在出征之前，不妨亲临孔庙，举行祭孔之礼。第二个建议是大赦天下，废除‘三饷’，以示与民更始。这是原拟在登极诏书中宣布的，不妨目前就宣布，以收天下人心。”

大家都觉诧异，没想到牛丞相在此戎马纷乱之际，竟会建议此不急之务。李自成虽然神情如常，心中却也纳罕。他口气平静地含笑问道：

“祭孔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此时祭孔，有何题目？”

“题目是现成的。皇上祭孔是行的释菜之礼 [2] ，又称丁祭，名正言

顺。”

“可是每年丁祭是在二月和八月，如今已到四月了。”

“这是特殊情况，从天启到崇祯年间，因为朝政纷乱，皇帝很少举行丁祭。目前我皇上初到北京，二月已经早过，在百忙中初行丁祭，更可见陛下是右文之主，立国圣虑深远，天下臣民必将刮目相看。”

李自成不愿人们因袭成见，对他仍然以“流贼”相看，听了牛金星的建议不觉心动，问道：

“已决定十二日出师东征，还有祭孔的时间么？”

“有，有。今年四月上旬的丁卯日是在初十，圣驾可以于初十日上午去文庙行释菜礼，不会误了十二日出师东征。”

李自成略一思忖，说道：“你同礼政府大臣们商量着办吧。至于大赦天下，废除‘三饷’等事，还是放在登极诏书中宣示天下。你们把登极诏书准备好，等孤打败吴三桂回来再说吧。”他望望喻上猷和顾君恩：“你们还有何话说？”

喻上猷说道：“臣忝任圣朝本兵，时间未久，尚无丝毫微绩。陛下东征之后，丞相留守幽州。臣誓以忠勤，协助丞相，保幽州万无一失，以待陛下凯旋。”

李自成转向顾君恩，用眼神催他说话。

顾君恩说道：“陛下原定于四月初六登极，后改为初八登极，如今又以御驾东征之故，必须改期举行。”

“是啊，只好再改期了。”

“臣建议，今日由礼政府通谕臣民：陛下登极大典，改为四月十五日举行。”

李自成：“啊？那时孤已经启程三天了。”

“臣当然知道。请陛下俯纳臣的建议，今日由礼政府通告行在臣民，皇上改在十五日举行登极，此事必会有吴三桂的细作，星夜报到山海，迷惑敌人，此系古人所说的‘兵不厌诈’。”

李自成略一迟疑，随即点头说道：“你同牛丞相约同礼部大臣们商量着办吧。还有何话要奏？”

李岩认为这是欺骗全城臣民，正要说话，见宋献策向他使个眼色，便隐忍不言了。

“你们三位先退下去处理朝政吧。”李自成又转望两位军师：“你们留下，孤还与你们有事相商。”

牛、喻、顾叩头退出以后，李自成向宋献策问道：

“你昨日言用奇兵出九门口焚毁吴三桂的海边粮船，确是妙计。你想，此计定能成功么？”

“焚烧粮船，虽是一条好计，但未必就能成功。”

“何故不能？”

“孙子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要从世事瞬息变化上估计形势，兵法才能活用。就以吴三桂的几百艘粮船来说，据臣详细询问，始知起初泊在姜女坟附近的止锚湾，以避狂风。后因满洲兵跟踪而来，占领宁远与中、前所等地，粮船只得赶快拔锚，绕过姜女坟向南，改泊姜女庙海滩。十日之后，安知粮船不移到别处？比如说，吴三桂因战事迫近，命粮船改泊在老龙头和海神庙海边，我欲焚毁，不可得矣。再如，倘若吴三桂幕中有人，事先向九门口增强守备，凭着天险截杀我方奇兵，我方就不能越出长城一步。还有别的种种变化，非可预料。”说到这里，宋献策忽然决定再一次谏阻，于是他赶快离座，跪到皇上脚前，继续说道：

“所以臣以为用兵重在全盘谋划，知彼知己，不在某一妙计。这全盘谋划就是古人所说的‘庙算’。陛下天纵英明，熟读兵法，且有十余年统兵打仗阅历，在智谋上胜臣百倍。然悬军远征之事，却未见其可。微臣反复苦思，倘不尽言直谏，是对陛下不忠；倘因直谏获罪，只要利于国家，亦所甘心。陛下！今日召集诸将，罢东征之命，准备迎战真正强敌，实为上策！”

“吴三桂借他的一封家书，向孤挑战，倘不讨伐，必成大祸。捷轩已传令三军出征，军令如山。倘若临时变计，必会动摇军心，惹吴三桂对我轻视。他反而有恃无恐，在山海卫鼓舞士气，很快打出来‘讨贼复国’旗号。这道理是明摆着的，你不明白？”

“臣何尝不知？但是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望陛下从大处着眼，对吴三桂示以宽宏大量，以全力对付满洲，方不误‘庙算’决策！”

李自成神色严厉地说：“‘庙算’已经定了，东征之计不能更改，你不用说下去了！”

宋献策不敢再谏，只得叩头起身，重新坐下。在这次召对之前，他原来已经放弃苦谏，只打算提出一些受挫时如何补救的建议，只因临时出现了一线机会，他又作‘披肝沥胆’的进谏，结果又遭拒绝，并且使‘圣衷’大为不快。看见李岩想接着进谏，他用脚尖在李岩脚上踢了一下，阻止了李岩。

李自成沉默片刻，对两位军师说道：

“对东征一事，你们反复苦谏，全是出于忠心。孤虽未予采纳，也仍愿常听忠言。古人说，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比如，从西安出师以来，群臣都认为只要破了北京，举行登极大典，即可传檄江南，毋须恶战而四海归降。没想到吴三桂竟敢据山海卫弹丸孤城，负隅顽抗；又没想到满洲人新有国丧，皇族内争，竟然也要举兵南犯。孤面前并无别人，我君臣间有些话只有我们三人知道。孤现在要问，万一东征不利，你们二位有何补救之策？”

宋献策赶快站起来说：“臣有一个建议，御驾东征之时，将四个大有关系的人带在身边。”

“哪四个人？”

“明朝太子与永、定二王，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望陛下出征时将他们带在身边，妥加保护，善为优待。三代以后，每遇改朝换代之际，新兴之主往往将胜朝皇族之人，不分长幼，斩尽杀绝，不留后患。百姓不知实情，以为我朝对明朝也是如此，吴三桂也必以此为煽乱之借口。带着崇祯的三个儿子，特予优待，可使百姓得知实情，而吴三桂也失去煽乱借口。外边纷纷传言，说吴襄也被拷掠。如今将吴襄带在陛下身边，如有机会，可使吴襄与吴三桂的使者见面。”

李自成轻轻点头，又问：“带着他们还有什么用处？”

“带着他们，对吴三桂示以陛下并非欲战，随时希望化干戈为玉帛。”

李自成对和平不抱任何希望，勉强点头，又问：“还有何用？”

“倘若战事于我不利，则必须暂时退避，速回北京。兵法云：‘强而避之。’兵法重在活用。如果战场上于我不利，当避则避。遇到这样时候，在太子与二王身上，可以做许多文章。”

李自成又一次勉强点头，然后又问：

“你还有什么建议？”

“兵法云：‘兵贵胜，不贵久。’我军在山海卫坚城之下，倘若一战不胜，请陛下迅速退兵，不可恋战，受制于敌，更不可使多尔衮乘我不备，攻我之后。”

李自成不相信多尔衮会用兵如此神速，暗中想着宋献策未免将情况想得太坏，淡淡地回答说：

“等交战之后，看情况再说吧。林泉，你有何建议？”

李岩说道：“臣有两个建议，请陛下斟酌可否。第一，微臣以为，皇上御

驾东征，北京兵力空虚，首要在安定民心，布德施仁，停止对明臣酷刑追赃；其中有几位明臣素有清廉之名，尤应释放，以符舆情。第二，开仓放赈，救济百姓。”

“献策之意如何？”李自成问道。

宋献策赶快说：“目今暮春已尽，初夏方临，正是万物生长之季，但近来天象阴沉，北风扬沙，日色无光。望陛下体上天好生之德，多施宽仁之政。所逮数百明臣，有的已死，有的赃已追尽，有的原非贪赃弄权之人，在百姓中享有清正儒臣令誉。趁陛下东征之前，凡是被拘押追赃的明朝勋戚、文臣、巨商，该释放的释放，暂不释放的也应停刑，等候发落，以安北京人心。”

李自成点点头，说道：“近日天气阴霾，日色无光，确如你们所言。捷轩今日进宫奏事，孤就将你们的建议转告于他。至于放赈的事，目前大军供应困难，只好从缓，等东征回来时再议。”

从四月初七夜间开始，大顺军分批开拔，向通州城外集结。就在这戎马倥偬之际，罗虎偏偏受封为潼关伯，奉旨成亲，所以在大顺军重要将领中，他比别人更加忙碌。初八日上午，他已接到敕书、铜印，进宫向皇上谢恩。李自成勉励他在东征中再建奇功。罗虎从宫中出来，立刻驰回通州，为全营出征事进行安排。他向重要将领下达了准备出征的紧急军令，也宣示了皇上对他的口谕，包括对全营的褒奖。他说：

“听说吴三桂的关宁兵训练有素，又听说满洲也要南犯，该到我们出力报国的时候了。我只望大家努力，不负皇上所望，再建奇功！”

午饭以后，罗虎到每个驻兵地方巡视，对将士们说几句勉励的话，并说他定于十二日率领大家东征，为皇上效命疆场。巡视以后，他没有再回行辕，直接驰回北京。

罗虎刚进朝阳门，遇见中军游击马洪才骑马来迎，向他禀报：宋军师在军师府等候他立刻前去，有事面谕。罗虎不敢怠慢，径直向军师府策马奔去。在军师府辕门外约一箭之地，遇见宋献策骑马往首总将军府议事。他与宋军师立马街心，密谈片刻。马洪才立马几丈外侧耳细听，只听见罗虎小声回答：“是，是。末将不敢误事，初九日成亲，初十日早膳后就……”以下的话听不清楚了。

罗虎在街心听了军师面谕之后，回到伯爵公馆，不觉一惊。大门外新添了一座用松柏枝搭的牌楼，上有红缎横额，上书四个大字：“潼关伯府”。横额上边悬着用红缎做成的双“喜”字。牌坊左右挂着红缎喜庆对联，上边的金字是：

皇恩两降功臣府；

喜气全来伯爵家。

回府不久，传宣官前来传旨，叫罗虎立即到武英殿面见皇上。

在李自成面前叩头以后，李自成问了他的新公馆情况，然后含笑说道：

“小虎子，俗话说道：新婚好比小登科，是年轻人一生中的一大喜事。孤本来也想让你新婚后快乐三天，可是……”

李自成将话停住，打量罗虎脸上的神情。罗虎也抬起头来，等皇上将话说完。就在这时，他看清楚皇上的眼窝深陷，脸色发暗，于是他说：

“陛下，倘若军情紧急，小将愿意马上出征，等打了胜仗以后回来成亲不迟。”

李自成笑一笑，说：“不。不误你的成亲。孤本意叫你成亲时快乐三天，然后出征，可是如今看来，军情如火，你补之大哥明日就得率各营移驻通州，初十从通州启程，你捷轩叔是全军主帅，他十一日也得动身。等各营人马启程之后，孤定于十二日上午辰时启驾，率领扈卫亲军奔向永平。你呢，要成亲，也只好在十一日启程，追赶你的人马。孤已决定，你与费宫人于初九晚拜堂成亲，初十中午你还得宴请留守北京的文武官员。十一日黎明，你就该动身了。”

“小将遵旨！”

李自成有意将派他去姜女庙海边焚毁吴三桂粮船的计谋告诉他，使他心中有所准备，但是又怕他过早告诉亲信将校，泄露此计，所以稍微迟疑一下，改了话题，含笑说道：

“等打过这一仗，得胜回来，就派人将你母亲接来，你夫妻可以孝事慈母，永享天伦之乐。”

罗虎叩头：“感激陛下隆恩！”

李自成又说：“费宫人知书识礼，必能做一个孝顺媳妇。何况你母亲已经是诰命夫人，伯爵之母，身份大非往年！”他不觉微笑，得意他为罗虎择了佳偶，既美貌又知书识礼。

罗虎被皇上的几句话触动孝心，以头俯地，暗暗地滚出热泪。

李自成向帘外轻轻说道："叫王瑞芳！"

王瑞芬掀开黄缎软帘进来，迅速而轻盈地来到李自成面前，站在罗虎背后，等候吩咐。李自成问道：

"昨日你去寿宁宫向费宫人传旨，孤为她钦赐婚配，她可十分高兴？"

王瑞芬心中一惊，但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平常的神色，立刻含笑回答：

"回皇爷，奴婢向费珍娥宣旨之后，费珍娥伏地叩头，口呼万岁。"

"她说了什么话？"

"她很害羞，满脸通红，低头不语，但奴婢看出来她的心中十分高兴。寿宁宫阖宫上下，无不为珍娥庆贺。"

"孤赏赐费珍娥的金银和珠宝首饰，窦娘娘赏赐她的许多贵重东西，你可都送去了么？"

"奴婢带领四个宫女，分两次送去了。费珍娥叩头拜领，感谢皇恩，也感激窦娘娘的厚恩。"

李自成向王瑞芬含笑点头，说道："你很会办事，不愧是由贵妃调教出来的人。"

王瑞芬正在想着费珍娥一天来的异常表情，她感到有点奇怪，既不敢启禀窦妃，更不敢回明皇上。听了李自成的夸奖，她没有做声，只是在心中叹息：

"小费有此美满婚姻，竟然闷闷不乐，也不知感激皇恩，真是奇怪！"

"罗虎，"李自成说，"你下去吧。一应喜事准备，都有人替你安排，不用你操心。新婚后，为孤再建奇功！"

罗虎叩头，恭敬地走出了武英殿。想到明日就要奉旨成亲，娶一位如花似玉又性情贤淑的妻子，满心得意中又不免有点遗憾，在心中叹道：

"可惜母亲不能够来到北京！"

召见罗虎后，李自成在龙椅上略坐片刻，忽然又心绪不宁，站起来走到正殿门口，仰视天空，但见灰云布天，日光愁惨，冷风阵阵，不由得又想起来宋献策和李岩谏阻东征的话，也想起来他们建议的两件事，随即传谕李双喜立即率领一百名扈驾将校随他出宫，又回头对跟在身后的王瑞芬说：

"你传谕窦娘娘，她如今是后宫之主。费宫人出嫁之事，她要多操点心，务必使费珍娥事事满意才好！"

“皇上要驾往何处？”双喜问道。

“出东华门，去提营首总将军府！”

听罢王瑞芬的传谕，窦美仪说：

“啊，这就是了，我也在操着心呢。这是我们皇上第一次钦赐婚配，必须办得妥妥当当，不能有丝毫差错。昨日你去寿宁宫向小费传旨，她听后有何言语？可很高兴？”

王瑞芬心中一惊，正想着如何回禀，窦美仪又说：

“我只是想着小费有美貌又有文才，不同于一般宫女。原来她想着会选在皇上身边，众宫女也都有这样想法。我想知道，费珍娥是不是满意这门亲事。”

王瑞芬小声禀道：“奴婢不敢隐瞒，只好实说。奴婢前去寿宁宫传旨之后，费珍娥猛然一愣，跪在地上有一阵没有说话。奴婢连着催她两句：‘费珍娥赶快谢恩！’她才说道：‘谢恩！’娘娘，你说，岂不有些怪么？”

“其实不怪。她原来想着会选在皇上身边，所以乍然听到皇上将她赐给罗虎为妻，难免一怔，忘了谢恩。这本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你只是瞒着皇上好了。”

王瑞芬想着窦妃的话也有道理，甜甜地一笑，轻轻点头。

窦妃又问：“为她出嫁，皇上赏赐了许多东西，我也赏赐了许多东西，这些来自宫中的赏赐，作为一个姑娘的陪嫁之物，在庶民百姓之家，做梦也不能想到。她接到赏赐之物，可很高兴？”

“启禀娘娘，费珍娥接到赏赐，倒也依照宫中规矩，叩头谢恩。只是奴婢看她神色，似有沉重心思，不知何故。”

“这也是当然的。民间嫁女，都是由父母主持。珍娥七岁入宫，至今十年，不曾与父母见过一面，也不知父母死活，如今出嫁，自然会想到父母。她对你说了什么话么？”

“在第二次送去娘娘的赏赐时，她叩头谢了恩，我拉她起来。因见她似有心思，就对她悄悄说道：‘小费，皇上和窦娘娘赏赐你这么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赏赐名贵古玩，单是这些恩赏就值一个富裕的家当，你真有福！’奴婢没有料到，她竟然说出了一句很不吉利的话！”

“什么不吉利的话？”

“她说，‘瑞芬姐，这都是身外之物，对我无用！’”

窦美仪略微一想，随即释然，含笑说道：“小费说的也是实话。她的郎君是大顺朝开国功臣，荣封伯爵，前途无量，日后享不尽荣华富贵，岂靠今日陪嫁之物？”

王瑞芬不觉笑了，心中想道：“小费的心胸到底不同于寻常女子！”

窦美仪想了一下，吩咐王瑞芬说：“你现在去武英门值房中找一个传宣官速见吴将军，传我的话，说费宫人明日出嫁，断没有花轿从宫中抬出之理。要吴将军在东华门寻找一个可靠的太监之家，腾出好的房屋，最好是个独院，打扫干净，张灯结彩，一切都像北京城中官宦人家打发小姐出嫁的样儿。明日一早，由一群宫女太监护送费宫人到东华门布置的宅子中休息，要有兵丁护卫，所有陪嫁之物都要从宫中运去，交陪嫁的管事妇女清点一遍，造册登记，妥为保管。明日午前，鼓乐前导，将所有陪嫁之物，送往潼关伯府。这事不能耽误，你就去吧！”

“谨遵娘娘吩咐，奴婢此刻就去！”

“不，你等一等。”停了片刻，窦妃又说道：“告诉吴将军，明日上午，费宫人可在巳时以后出宫，不要出宫太早。”

“为何不让费珍娥在巳时以前出宫？”

“我怕费珍娥有什么心事，在新婚中不能夫妻欢乐相处，会使罗虎将军不能够愉快东征。今晚皇上回到寝宫，我要请皇上明日早膳之后，百忙之中，在武英殿召见珍娥一次，面谕她出嫁之后，即是功臣之妻，伯爵夫人，务要相夫立功，孝敬婆母，莫辜负皇上钦赐婚配，为她择一佳婿。”

王瑞芬感动地说：“娘娘真是对费珍娥关心备至，想得周到！”

王瑞芬走后，窦美仪站起来，走到檀木几前，观赏昨日永和宫养花太监献来的一盆矮桩、虬枝、正在开放的粉红碧桃；见青瓦花盆外是一个官窑青花套盆，套盆外刻着横书四个隶字：“国泰民安”。这触动了她的心事，不再欣赏碧桃了。她坐在椅上，轻轻地叹口气，忽然想到皇上到北京后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此刻出东华门，必是与刘宗敏密商紧急大事。她在心中说道：

“我大顺朝在北京立脚未稳，忽遇意外之变，正需要像罗虎这样的将领！”

[1] 税驾——意即脱身。

[2] 释菜之礼：古代读书人入学时以苹蘩之属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

第二十四章

今天是罗虎与费珍娥花烛吉日。

昨晚李自成听了窦妃的启奏，决定今日早膳后召见费珍娥，亲自嘱咐几句。

他向王瑞芬问道："费宫人还没来？"

"奴婢差了四个宫女去寿宁宫接她前来，恐怕快要到了。"

"你去请窦娘娘也来！"

王瑞芬立刻奔回寝宫，将窦妃接来。李自成命她在旁边的椅子坐下，含笑望了她一眼。

费珍娥由几个宫女陪伴，出了右顺门，向武英门外的金水桥走来。她一路猜想着李自成召见她时有何话说。她巴不得李自成临时后悔，将她留在身边，另外挑选一个宫女赐给罗虎。然而她又想这是不可能的，木已成舟，今天她就要同罗虎成亲了。走完了长长的青石甬路，费珍娥从右侧登上九级汉白玉台阶。等候在丹墀上的王瑞芬立刻迎上来，拉住她的手，满脸堆笑，说道：

"小费，恭贺你，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费珍娥没有做声，也没有笑容。她并不恨王瑞芬，只是在心中叹道：

"唉，好姐姐，亡国后我才知道咱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费珍娥在李自成面前大约三尺远的黄缎拜垫上跪下，叩了一个头；又偏转身子，向窦娘娘叩了一个头；又将身子转回，正对李自成，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她在心中暗暗想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你这个亡我明朝、逼我帝后自尽的万恶贼首，可恨你没有将我留在你的身边！

李自成含笑说道："费珍娥，今日你就要离开深宫，与孤的爱将、新封潼关伯罗虎将军拜堂成亲。罗虎才二十一岁，已是功勋卓著。他喜欢读书，文武兼备，治军有方，颇有古名将之风。日后必将勋业彪炳，不难有公侯之望。常言道'夫荣妻贵'，孤只望你能做他的贤内助，相夫立功，日后白首偕老，儿孙满堂，荫及后人，名垂青史。"李自成说完这几句话，见费珍娥没有做声，随即用眼色示意窦妃说话。

窦美仪说道："珍娥，皇上日理万机，且又东征在即，今日在你出嫁之

前，召你前来，谆谆面谕。一个宫人出嫁，蒙如此天恩圣眷，自古少有。你应该深体圣衷，相夫立功，上报皇恩。”

费珍娥仍不做声。两天来她风闻将要打仗，此刻知道李自成将要东征，猜到必定是吴三桂在山海关“倡义讨贼”，不禁心中一喜。

李自成向王瑞芬问道：“费珍娥的陪嫁之物，全都准备停当了么？”

王瑞芬跪下回道：“回皇上，吴汝义将军从寿宁宫和坤宁宫挑选了四个宫女，作为珍娥的陪嫁婢女。有一个年长的名叫李春兰，比较懂事，就命她做陪嫁婢女头儿。费珍娥的一切陪嫁之物，都交她亲手经管。她带着奴婢将珍娥的嫁妆看了一遍，拾掇得井井有条。有一只小小的皮箱，除装着珍娥常用的文房四宝，几本字帖，还有尺子、常用的小剪刀和裁剪衣服的一把雪亮的大剪刀。”她不觉莞尔一笑，加了一句：“真是陪嫁周全！”

李自成也觉有趣，笑着问道：“一把大剪刀？费珍娥，一出嫁就是伯爵夫人，剪裁衣服的事还用得着你自己动手？”

费珍娥心中一惊，但是镇静如常，按照准备好的话立刻回答：“奴婢生长深宫，幼学古训，知道女子不论贫富，都要讲三从四德，四德是：德、言、容、工。奴婢日后纵然是伯爵夫人，也不能不讲究‘女红’二字，所以随嫁什物中带了大小剪子两把。”

李自成听了这话，十分满意，含笑望望窦妃。窦美仪赶快对费珍娥说道：

“你果然知书明理，不辜负圣眷隆渥。你到潼关伯府，必能体贴夫君，孝顺婆母，多生贵子，福寿双全。”

李自成接了一句：“不久，等罗虎在东征中再立战功，孤对他另有封赏，也敕封你为诰命夫人。”

王瑞芬侍立一旁，赶快说道：“费珍娥谢恩，山呼！”

费珍娥叩头，但未山呼。

王瑞芬又提醒道：“山呼！”

费珍娥又未山呼，伏地不语。

窦美仪笑着向李自成小声说道：“因为是提到婚配之事，费珍娥有点害羞，只叩头，没有山呼。请陛下不要怪罪。”

李自成显得十分通情达理，轻轻一笑，又点一点头，向费珍娥说道：

“孤知道，你从七岁入宫之后，没有再见到父母家人一面。等罗虎东征凯

旋，差人到你的家乡，访查你的父母家人下落，接他们来北京，共享荣华富贵。”

王瑞芬在一旁说道：“费珍娥赶快谢恩！”

费珍娥按照宫中规矩，伏地叩头谢恩。她不觉浮出眼泪，在心中说：纵然父母仍在世上，今生也难再相见了！

费珍娥回到寿宁宫以后，稍作休息，就有吴汝义安排的一群太监将她的陪嫁之物，送往在北池子为她准备的一处地方。她将在那里乘坐花轿，吹吹打打地抬往婆家。

中午，费珍娥就在北池子的临时行馆中休息。厨师们为她安排了精致的午膳，但她吃得极少，仅仅要了一小碗莲子银耳汤喝下肚去。未时过后，开始由宫女们服侍，重新梳妆打扮，更换衣服，等待上轿。在这之前，她独自默坐，冷若冰霜，几乎没有同别人说过一句话。宫女们在深宫中没有见过结婚的事，此刻都不免感到新奇、有趣。一个年长的宫女悄悄地笑着说：

“珍娥真是不凡，逢着这么天大的喜事，竟然能冷静万分，不露出一丝笑容！”

另一个宫女说：“你真是瞎说。姑娘出嫁，谁不害羞？谁不拿出个不搭理人的架子？我小时听家乡有句俗话：‘你看她，怪得跟才来的一样！’新娘子才到婆家叫作‘才来的’，总是不露笑脸。”

服侍费珍娥梳洗打扮，费了许多时间。出宫时穿的衣服全都换了，新换了凤冠霞帔，百褶石榴裙，红缎弓底凤鞋。打扮完毕以后，左右宫女们忍不住小声称赞：“真像是天女下凡！”费珍娥向铜镜中看了看，也觉得镜中的人儿真美，但想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黄泉，心头一沉，眼光立刻从镜上移开。

申时二刻，大门外和院中鼓乐大作。一个年长的女仆用红缎蒙在费珍娥头上，在她身边说道：

“姑娘，请上轿！”

花轿经过的路上，一街两厢，男女老少，都站在门外观看，一边看一边窃窃私语。有的妇女称赞这位姓费的宫人八字生得好，在兵荒马乱中能够嫁一位新朝的年轻功臣，一出嫁就是伯爵夫人，一辈子享不尽荣华富贵。更多的妇女则在心中摇头，认为费宫人嫁给一个“流贼”头目，是一枝鲜花插在牛粪上，以后的日子难料。她们有这样想法并不奇怪。这是因为最近纷纷谣传，说吴三桂要兴兵前来，驱逐“流贼”，拥戴太子登

极；还有谣传，说郊外已经有人看见吴三桂的揭帖，传谕家家户户速制白帽，准备好当关宁讨贼兵来到时为大行皇帝服丧。

花轿在热闹的鼓乐声、震耳的鞭炮声、欢快的人声中来到了金鱼胡同东首的潼关伯府，抬进大门，抬进二门，抬过穿堂，然后落地。两个妇女立刻走来，从两边将轿门的红线扯断，掀开轿门，将新娘扶出。两个花枝招展的陪嫁宫女来到，接替那两个妇女搀扶新娘，走向通往第三进正院的一道门，门槛上放着一件马鞍，鞍上搭着红毡。旁边一个妇女说道："请新娘过鞍！"另一个妇女接着说道："岁岁平安！"费珍娥被左右搀扶着，跨过马鞍。她心中冷静，对自己说道：

"跨进鬼门关了！"

费珍娥被搀扶着从铺着红毡的甬路上往北走，走了一段路，才在天地桌前止步。院里有一班鼓乐正在演奏。当她停步以后，鼓乐停止了。接着，她在赞礼声中，机械地同新郎同拜天地，互相对拜。

伯爵府的正院是三进大院。第二进院落的北房是一座明三暗五、带有卷棚的宏伟建筑，进了摆设豪华的堂屋，左右都有两间套房，左手的里间套房就作为新婚洞房。

拜过天地之后，费珍娥在贺客拥挤中，由两个陪嫁宫女搀扶，离开天地桌，进入堂屋，立刻就有两三个妇女向她的红缎头巾上抛撒麸子和红枣，意思是祝她有福和早生贵子。她没有在堂屋停留，被搀扶着向前走，进入洞房。洞房中虽有舒服的椅子，但是按照民间风俗，她被搀扶着上了脚踏板，坐在床沿。接着罗虎走来，揭掉她的红缎头巾，又按照古老礼俗，一对新人行了合卺之礼。费珍娥脸上冷若冰霜，含着仇恨之意，但她当时脸色被脂粉掩盖，人们在热闹拥挤之中，匆匆忙忙地刚能看一眼她的容貌，便迅速被别人挤到旁边，所以谁也不曾觉察到她的脸色惨白。罗虎一则自己害羞，二则心中慌乱，所以饮交杯酒时并没有在新娘脸上多看一眼。随即罗虎退出内宅，往前院去照料宾客。费珍娥从床沿上下来，移坐在一把铺着红缎绣花椅垫的檀木椅子上，旁边是一张书桌，上放文房四宝。她心中一动，想到了新郎。刚才行合卺之礼，她第二次看见罗虎。她也认为罗虎长得很英俊，但可惜她自己的命不好，不幸遇到亡国，更不幸新郎是一个"流贼"头目！

晚膳时候，费珍娥本来什么也不想吃，总在想着今夜要死去的事。为着增加力气，她在女伴们服侍下吃了一小碗银耳汤，又吃了两块点心。漱口以后，她又坐下不动，只是暗暗将右手攥紧，松开，再攥紧，再松开……

她注意到桌子上放着的文房四宝相当讲究。她特别注意到一只刻竹笔筒中插着十来支中楷、小楷和大楷笔。其中有一支狼毫大楷已经用过，洗净了，倒插在笔筒中。她想起来王瑞芬曾说这位罗虎将军在练兵之余也喜欢读书和练字。看了这书桌上的文房四宝，她相信王瑞芬说的话都是

真的。她又想起来罗虎的英俊面孔，要在今夜刺杀罗虎的决心有点动摇了，不觉在心中问道：

“是夫婿呢还是仇人？”

她的眼光又落到那个刻工精美而不失山野之趣的旧笔筒上。寿宁宫中也有各种笔筒，有象牙的，有宜兴紫砂陶瓷的，有粉彩草虫官窑瓷的，有青花人物官窑瓷的，也有名家刻竹的。此刻她仔细观看罗虎桌上的笔筒，大感新鲜。原来这笔筒上用浮雕刀法刻着一头正在走着的水牛，牛背上有一牧童；忽然一阵风将斗笠吹去，牧童欠身伸臂去抓斗笠，但未抓到。笔筒的另一边刻了两句诗：

偶被熏风吹笠去；

牧童也有出头时。

费珍娥心中明白，这必是世家豪门旧物，被罗虎的部下抢劫到手，献给罗虎。忽又转念一想，罗虎是“贼首”李自成手下的重要头目，抢劫东西甚多，却独看重这一古朴的刻竹旧笔筒，大概他是牧童出身。她不由得想起来她的哥哥，也是牧童，如今不知死活。罗虎做牧童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跟着李自成作了“贼”，才有今日。想到这里，她要刺杀罗虎的念头突然动摇，暗中攥紧的右手松开了。但是过了片刻，她又想到为国尽忠的道理，想到身殉社稷的崇祯皇帝和皇后，想到魏清慧等几十个投水尽节的宫中姐妹，紧咬着牙，在心中说：

“不行！我如果苟活人世，如何对得起皇上、皇后和众多在西华门外投水而死的姐妹！”

二更时候，她知道前边的酒筵将散，忽然担心，她今夜要刺杀的是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虎将，而她自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万一刺杀不成，枉送了自己的性命。如何能够刺杀成功呢？她在心中嘀咕起来。

因为知道新郎就要回洞房，贴身丫环们赶快来侍候新娘卸妆，先取掉凤冠，又卸掉云肩霞帔，将弓底凤鞋换成了绣花便鞋。接着端来一盆温水，服侍她净了手脸，重新淡淡地施了脂粉。这时，那个年纪较长的李春兰忽然看出来她的脸色苍白，心中诧异，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不要害怕，女儿家谁都有这一遭儿。过了今晚，你就是伯爵夫人啦。”

费珍娥的脸红了。她为临死保持贞洁之身，按照想好的主意，悄悄说道：

“李姐，我的天癸来了。”

被称作李姐的姑娘不觉一惊，红着脸说：“今晚是入洞房的头一夜，真不凑巧！”停一停，她又小声说：“别怕，上床时你自己告诉新郎一声，他会明白的。”

费珍娥摇摇头：“我不好出口。”

李姐也为难，小声说：“我们四个都人都是没有出阁的姑娘，也说不出口……好啦，我告诉张嫂子，请她告诉新郎！”

李姐将那位被称作张嫂子的女仆拉到屋外，小声嘀咕几句。费珍娥听见张嫂子用含笑的口吻小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偏偏在好日子来天癸！新姑爷是员武将，正是二十出头年纪，等待入洞房如饥似渴，他看见新娘子又是如花似玉的美貌，干柴烈火，可想而知！可是偏遇着新娘子来了天癸，不宜房事，岂不令他生气？听说俺家乡也有过这样巧事，新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将新娘抱上床去……好吧，伯爷进来时，我不怕他恼火，大胆地告他知道。”

李姐满脸通红，心头怦怦乱跳，回到珍娥身边，吞吞吐吐地悄声说道：

“别怕，张嫂子会告诉新郎。”

李姐的话刚说完，忽听内宅门口有人高声报道：

“伯爵爷回到内宅！”

在屋中侍候的女仆们、丫环们一齐奔了出去，迎接伯爵。从东西厢房中也奔出一些女仆和丫环，都去天井中恭敬侍候。费珍娥心情紧张，暗暗地说：

“快到尽节的时候了！”

她听见天井中脚步声稠，有一个人的脚步很重，很乱。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禁心中狂跳，侧首向着房门。随即，众人都留在堂屋外边，只两个女仆用力从左右搀扶罗虎，四个陪嫁宫女在背后照料，将罗虎送进洞房。费珍娥恍然明白，刚才听到的沉重而零乱的脚步声，原来是罗虎在烂醉中被扶回内宅。在皇宫生活十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酩酊大醉的人，真是“流贼”习性未改！

罗虎本来不会喝酒，无奈今天前来向他祝贺的客人太多，有他的长辈和上司，也有众多的同辈将领。大家不断地向他劝酒。罗虎竭力推辞，只因酒量太小，喝得大醉。进了洞房，他只觉得天旋地转，没有看新娘一

眼，被两个女仆搀扶着踉跄走到床边，倒在床上便睡。女仆和宫女一阵忙乱，替罗虎脱掉帽子，解开腰间束的丝绦，并从丝绦上取下短剑，铿一声放到鸳帐外的高茶几上。然后，将他的靴子脱掉，又好不容易将他的蓝缎官袍脱掉，再将他的穿着内衣的魁梧身体在床上放好，盖上绣花红绫被。这一切，罗虎全然不知，真所谓烂醉如泥。

两个中年女仆都是从富家大户挑选来的，比较懂事。照料罗虎安歇之后，她们来到费珍娥面前，请她也上床安歇。费珍娥说道：

“你们，”她又望一望陪嫁宫女，“还有你们，都忙碌了一天，快去睡吧。我再坐一阵，不用你们侍候。”

那个姓张的女仆说：“回夫人，我们都是下人，夫人不睡，我们做奴仆的岂有先睡之理。我们已经商量好啦，今夜轮流坐在堂屋里值夜。伯爵爷何时酒醒，要茶要水，或是呕吐，我们随时侍候。”

费珍娥站起来，带她们来到外间，自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让她们站在面前，小声说道：

“这里说话可以不惊动伯爷。你们都听我吩咐，不用你们值夜，赶快都去睡吧。我喜欢清静，越是清静越好。”

张嫂子又赔笑说：“请夫人不要见怪。民间新婚，不管贫富，为着取个吉利，热热闹闹，都有众亲朋闹房的事。闹房之后，还有人守在窗外窃听床上动静，叫作听墙根儿。今日因夫人不许，已经没有了闹房的事，至于奴仆们听墙根儿，也是为花烛之夜助兴的古老风俗，请夫人就不要管了。”

张嫂子的话引起了费珍娥的十分重视，猛然醒悟，不觉在心中惊叫：“还有这样事情！”她略一沉思，小声问道：

“这内宅中有多少男女仆婢？”

张嫂子说：“回夫人，吴将军吩咐，这内宅中晚上只许丫环女仆居住，不许男仆在内，连伯爷的亲兵亲将在夜间也不许擅入内宅。”

“在内宅中的丫环和女仆共有多少？”

“连在内厨房的红案白案上的、管茶炉的、洗衣房的、做各种粗细活的，总共有三四十人。”

费珍娥转向那个叫李春兰的年长宫女，吩咐她从皮箱中取出来二百两银子，放在她身边的茶几上。她望了一眼，向张嫂子和李春兰说道：

“在北京城中我没有一个娘家亲人，你们同我，名为主仆，其实如同我的亲人。这银子，赏你们每人十两。还有一百四十两，你们替我分赏内宅

中众多仆婢，表表我的薄薄心意！”

张嫂子等两个女仆首先跪下，叩头谢赏，四个陪嫁宫女跟着也叩头谢赏。张嫂子谢了赏以后站起来说道：

“请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遵照夫人吩咐，将赏赐的事办好，然后领大家给夫人叩头谢恩。”

从远远的街巷中传来了打更声，恰是三更。

费珍娥说道：“此刻已经三更，不用叫大家前来谢赏，免得惊醒伯爷。我也要休息了。明天……”

大家忽然听见罗虎醒来，探身床边，向脚踏板上大口呕吐。两个女仆和四个陪嫁宫女赶快走进里间，有的人端来痰盂，有的人为罗虎轻轻捶背，有的人侍候罗虎漱口，有的人拿来湿手巾替他揩净嘴角，擦去床沿上呕吐的脏物，有的人侍候他重新在床上睡好，将他的头安放在绣花长枕头上。然后留下一个女仆和一个陪嫁的宫女清除呕吐在脚踏板和地上的秽物，其他人都回到外间。张嫂子向费珍娥说道：

“请夫人放心，伯爷呕吐了很多，这就好受了。让伯爷再安静地睡一阵，就会醒了。”

费珍娥没有做声，心中想道：他一醒来，我纵然立志为大明尽忠，不惜一死，也没有办法刺死他了！

罗虎刚才呕吐时，曾经半睁开醉眼，看见几个女人在床边侍候，误将一位年纪较小的陪嫁宫女当成了费珍娥，以为新娘也在身边服侍。他羞于向“新娘”多看，带着歉意，从嘴角流露一丝微笑。他实在太疲倦，太瞌睡，加之酒醉未醒，又倒在枕头上沉沉入睡。

当清除秽物的仆婢出去以后，费珍娥知道时间不能耽误，吩咐身边的全数仆婢们立刻退出，说道：

“张嫂子，李姐，你们去分赏银子吧。我也要休息了。将内宅的大门关好。院中务要肃静无声。我同伯爷是奉旨婚配，与民间喜事不同，不许有听墙根儿的陋习。倘若我听见院中有人走动，窗外有人窃听，明日我唯你们二人是问！”

张嫂子和李春兰二人，此刻才完全明白，费珍娥虽然只有十七岁，却说话干脆利落，一板一眼，相当厉害。她们同时连声回答：“是，是。”带着仆婢们恭敬退出。张嫂子怯怯地问道：

“夫人，这堂屋门？……”

费珍娥说：“我自己关门，快走吧！”

仆婢们走后，费珍娥亲自将堂屋门轻轻关好，闩上两道闩。她回到洞房，先向床上看了看，见罗虎仍在沉睡，便略微放了心，坐回她刚才坐的地方，等待院中人静。她忽而想到父母、哥哥、弟弟、妹妹，只觉一阵伤心：即使父母都还在世，也再不能同他们骨肉团圆了。她又想到二十天前身殉社稷的崇祯皇帝和皇后，右臂负了剑伤的公主，还有魏清慧和吴婉容等一大群投水自尽的宫人姐妹，近几个月来的种种往事，又历历出现眼前。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庭院中确已听不见一点人声。费珍娥从椅子上站起来，面如土色，浑身轻轻打颤，向床边走去。她原来在小箱中准备了一把裁衣用的大剪刀，现在不必用了。她从床头茶几上拿起来罗虎的短剑，将雪亮的短剑从鲨鱼皮鞘中抽出，转对罗虎站定。正要走向床边，忽听罗虎叫道："杀！杀！"费珍娥大惊，猛然退后两步，几乎跌倒，一大绺头发披散下来。过了片刻，罗虎没再说话，也没睁眼，只是发出轻微的鼾声。此时从胡同中传来了四更的锣声。费珍娥既害怕罗虎醒来，也害怕内宅中的仆婢醒来，认为绝不能再耽误了，可是临到动手杀人，她浑身颤栗得更加厉害，牙齿也不住打架。她一横心，将披散的头发放在嘴中，紧紧咬住，上了踏板，看准罗虎的喉咙猛力刺去，务要将喉咙割断。罗虎受刺，猛然睁开大眼，拼力挣扎，翘起上身，伸手欲捉刺客，无奈喉咙大半割断，鲜血和肺中余气全从伤口喷出。费珍娥怕他不死，迅速抽出短剑，拼力向他的胸口刺去。罗虎颓然倒下，鲜血又从胸前涌出。

费珍娥在迷乱中退回到窗前的方桌旁，放下血污的短剑，拿起一支狼毫笔，但是来不及磨墨，重新来到床边，将笔头蘸饱鲜血，潦潦草草地在洞房的白墙上写下七言二句：

本欲屠龙翻刺虎；

女儿有志报君王。

她将血笔放到桌上，此时从远处传来了第一声鸡鸣，而院中也有人走动了。她必须赶快自尽。可是她感到浑身瘫软，手臂颤栗，不可能用短剑自尽。她在迷乱中从茶几上抓起罗虎束腰的紫色丝绦，搬个矮凳，举起颤抖的双手，将丝绦在洞房门上的雕花横木上绑好绳套，在心中哽咽说道：

"魏姐，吴姐，珍娥来了！"

早膳后没过片刻，吴汝义来到武英殿西暖阁，向李自成禀奏了昨夜在潼关伯府发生的惨事。李自成震惊异常，刚刚端起来的茶杯不觉落到案上。他问道：

“罗虎的伯府中人员很多，内宅中也有奴仆成群，夜间出了这样大事，竟没有人听见动静？”

吴汝义将他已经了解的情况向李自成详细奏明，然后叹口气，加上一句：

“陛下，真没想到，罗虎这样一员虎将会死在费珍娥之手！也令人不敢猜想，费珍娥只有十七岁的小小年纪，竟能使内宅中三十多口丫环仆妇没有一个人稍有觉察！”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伯爵府内宅中的仆婢们直到天色大亮，听不见上房中有一点动静，觉着奇怪，隔着窗叫了几声，洞房中竟无回答，更觉奇怪。有人用舌尖舔破窗纸，看见罗虎死在床边。大家用刀拨开堂屋的两道门闩，进去一看，先看见费珍娥吊死在洞房的门楣上，后看见罗虎被刺死在床边，先割断喉咙，又在心窝刺了一刀。臣得到禀报，立刻飞马前去。汝侯刘爷和宋军师都离金鱼胡同较近，已经先在那里了。罗虎的亲兵亲将见主将被刺身亡，全体痛哭，要将费珍娥碎尸万段，祭奠罗虎。宋军师不许，说目前北京城人心浮动，对费珍娥应作宽大处置。因为东征事大，又很紧迫，宋军师随汝侯去首总将军府，商议罗虎驻扎在通州一营人马的善后事宜，叫臣进宫来向陛下禀奏。请陛下决定，罗虎与费珍娥的尸体如何处置？”

李自成想了片刻，说道：“将罗虎好好装殓，暂将棺木停在城外僧寺，等孤东征回来，运回陕西安葬。费珍娥也算是一个烈女，可将她的尸体送到西直门外宫人斜那个地方，焚化之后，将她的骨灰同魏宫人等人的骨灰埋在一起。”

“遵旨！”

由于发生了费珍娥刺死罗虎的事件，李自成开始明白，攻破北京和夺取崇祯的江山容易，但真正得到天下人心，并不容易。北京城破之后，有许多明朝较有声望的文臣自尽，不愿投降，也是明证。他知道近日来各地谣言纷纷，都说吴三桂不日要在山海卫起兵西来，将他赶出北京，拥立崇祯的太子登极，恢复大明。他也知道，北京和畿辅士民虽然表面上不敢反抗，暗中却等待着吴三桂西来，称吴三桂是明朝的大大忠臣。

这一天，他传谕丞相牛金星，取消了原定明日举行的“释菜”之礼。

又过了一天，刘宗敏和李过率大军离开北京，到了通州，而原在通州的驻军作为前锋，也在十一日拔营东征。当吴汝义向李自成禀奏，说罗营中将士纷纷用白布缝在帽子上为主将戴孝时，李自成不觉流出热泪，深深叹气，悔不该对罗虎钦赐婚配，落此下场。

十一日整天，李自成忙于准备御驾东征的事。到了晚上，他又将宋献策和李岩召进宫中。他向军师问道：

“你前几天说可以差罗虎率五千精兵出一片石，奔赴姜女庙海边，焚毁吴三桂的粮船。今日罗虎已死，此计仍可行么？”

“倘若吴三桂的粮船仍泊在姜女庙海边，此计当然可行。罗虎死后，陛下仍有智勇兼备、威望素著的青年虎将若双喜、张鼐数人，均不亚于罗虎。然而军情不定，用计不可胶柱鼓瑟。吴三桂粮船今日是否移动？十日后是否移动，均系不明实情之事。故奇计虽好，未必时时可用。”

宋、李辞出后，李自成不能不想到可能在山海卫城下受挫，影响大局；也不能不对满洲兵的可能南犯，感到担忧。他又将李友和吴汝义召进宫中，分别就如何保卫北京城和如何保卫紫禁城及中央各衙门的事，作了一番嘱咐。

他又向吴汝义说，“还有一件事，你记着办好。窦妃自七岁入宫，至今十多年未同父母见面。孤昨日已经答应，接她父母来京，使她同父母一见。孤出征之后，窦妃会将她父亲姓名、家乡地名，写在纸上，命宫女送给你，你务须办妥！”

“遵旨！”

就在这天夜间，北京城外到处张贴吴三桂的告示，说他不日将率领关宁铁骑来京，“驱逐闯贼，恢复神京，为先帝复仇”。很快，这消息传遍了京城。

十二日早膳以后，李自成由李强和双喜保驾，离京东征。

三声炮响，李自成启驾了。明朝的太子、永王、定王，还有吴襄，骑马跟在背后。太子和二王都用黑绸包着发髻，身穿暗绿绸袍，由将士抱着骑在马上。很多士民拥挤道旁，观看太子和二王，有不少老年人落下了眼泪。

多尔衮时代的开始

第二十五章

自从正月下旬以大清皇帝的名义送出给李自成的书信后，过了大半个月，使者才从陕西榆林返回。他带回的并非李自成的回书，而是那封致“西据明地之诸帅”的原信，里面附有榆林守将王良智的一纸短函，只说有关内容他已驰报征途中的大顺皇上，故将原信退还来使。这一不合惯例的答复方式颇出多尔衮意料，但他并不生气，而是立刻意识到李自成对于夺取明朝天下有着充分的自信，绝不允许别人染指，更不会与大清国“协谋同力，并取中原”。果然，三月三十日拂晓，多尔衮得到了新的探报，说是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天明时候攻破了北京城，崇祯帝不知下落。接到这封探报以后，多尔衮更加关注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各种行为。他立即下令兵部衙门，不惜重赏，加速打探关内的各种消息，同时不待天明就传唤范文程速来睿王府议事。

范文程来到后，多尔衮问道：

“你同洪承畴见面了么？”

范文程欠身回答：“臣尚未同洪承畴见面……”

范文程一句话没有说完，兵部衙门又送来一件紧急探报。多尔衮赶快拆开一看，立刻交给范文程，说道：

“明朝已经亡了。没想到崇祯会如此结局！”

多尔衮很想知道洪承畴对于北京失守和崇祯殉国有什么看法，嘱范文程快到洪承畴的公馆去一趟，吩咐说：

“我叫你去看看洪承畴，因为只有你最能了解他的心情，他也肯对你吐露心思。你去看了他以后再回你的公馆用早餐，去吧。”

洪承畴在四更时候接到兵部衙门第一次送来的紧急探报，便起了床，为北京的失陷心中震惊，再也没有睡意。过了半个更次，兵部又一封探报来了。他将密报匆匆看了一遍，又看一遍，跌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叹息一声。善于体贴主人心情的如玉从暖壶中倒了一杯热茶放在主人面前，轻声问道：

“崇祯皇帝死了？”

洪承畴没有做声，挥手使如玉离开身边。范文程走进二门的时候，如玉首先看见，在甬路边向范大人打千问安，然后走在前边，一边向主人禀报“范大人驾到”，一边打开猩红细毡镶边暖帘。范文程一边拱手一边说道：“洪大人，我来了！”话未落音，已经走进暖阁。他一眼就看出洪刚刚哭过，没有来得及将泪痕拭干。他回避看洪的眼睛，在客位坐下，说道：

“四更以前，睿亲王接到兵部衙门的第一封紧急探报，派人将我叫去，随便谈了北京的事，兵部的第二封紧急探报送到，睿王爷便命我来你这

里，看看你有何感想。”

洪承畴暗暗吃惊，后悔刚才没有来得及拭干眼泪，随即凄然一笑，说道：

“实不敢欺瞒老兄，刚才突然得悉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殉国，禁不住洒了几点眼泪。我毕竟同他有君臣旧情，也知他绝不是昏庸之主，十七年兢兢业业，竟落个身死国亡！你我好友，万恳不要向睿亲王说出真情，使愚弟因此受责。”

范文程笑道：“亨九老兄，你对睿王爷知之太浅！倘若他知道你为崇祯殉国洒泪，不但不会见责于你，反而会对你更为尊重。你自幼读孔孟之书，而崇祯生前待你不薄。十七载君臣之谊，今日忽闻北京被流贼攻破，崇祯自缢殉国，倘若不痛心陨涕，倒不是你洪亨九了。你说是么？”

洪承畴忽然站起，向范文程深深一揖，说道：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范兄！”

范文程握住洪承畴的手，哈哈大笑；随即告辞，在院中向洪承畴嘱咐说：

“明日是四月朔。文武百官齐集大政殿前会议，必是决定睿亲王率兵南征的大事。崇祯已死，我兄为剿灭流贼大展宏猷，既是为大清国的创业建立大功，也是为崇祯帝后报殉国大仇，机不可失！”

“正是，正是。弟虽碌碌，愿意粉身碎骨，为大清效犬马之劳，也为先帝报身殉社稷之仇。”

“好，好。兄此心可指天日，弟将告诉睿王爷知道。”

三月三十日下午，内秘书院奉两位辅政亲王口谕，因大军出师在即，定于四月初一上午辰时整，诸王、贝勒、贝子、全体文武臣僚齐集大政殿会议国事，不得有误。这口谕传出以后，满朝振奋，许多年轻的满洲贵族子弟兴奋得不能成寐。

然而在盛京的上层人物中，也不是人人心情振奋。至少有两个人的心情与众不同。首先是肃亲王豪格。他想到，这次多尔衮率师南征，必然又一次建立大功，不但会名留青史，而且日后权力更大，他的日子也会更不好过。还有一个问题，也影响豪格的心情。满洲人对于童年时是否出过痘，十分重视。如果童年时不曾出痘，成年以后以及中年，随时可能染上天花，轻则留下麻子，重则丧生。豪格不曾出过痘，所以曾经打算亲自见两位辅政王，说明他不宜出征，但被他的心腹们劝止，担心这样

一来反而会起疑心。知道明日上午将举行文武百官会议，他心中十分烦闷，晚膳时随便喝了几杯闷酒，骂了在身边服侍的仆人。躺到炕上以后，久久不能入睡。他的福晋同多尔衮的福晋是姊妹，长得相当美。因为他心中很恨多尔衮，今晚连自己年轻美貌的福晋也不肯搂到怀中。因为多尔衮身上有病，他在心里咒骂多尔衮早日病死。

盛京城中，另有一人的心情也很不安，那就是范文程。他身经朝廷中多次风云变幻、种种复杂斗争，养成三种基本态度：一是不介入爱新觉罗的皇室斗争；二是在满汉关系问题上力求保持客观、公正；三是看准了多尔衮在努尔哈赤子侄中是一位难得的杰出英才，必能为清国的未来做出一番大事，所以愿意多尔衮牢牢地专掌朝政。他预感到将有什么大事发生，觉得明天上午的会议不像是专为大军南征的事，可能牵涉到别的大事。难道是为着，为着……？

他忽觉心中一亮，脸色一沉，在喉咙中吃惊地说："又是一件大事，是睿亲王为出师准备的一着棋！"

四月初一日，盛京天色黎明，北风习习，颇有寒意。豪格尽管心中很不高兴，但是因为睿亲王治国令严，他只好在不断的鸡啼声中起床，在灯光下吃了早膳，穿戴整齐，腰间挂了心爱的腰刀，带着几个护卫和仆人，骑马往大清门走去。路上遇到一些满汉官员，都给他让路，还向他施礼请安。他看见重要街口都增派了上三旗的官兵，起初心中一动，随后想着今天是会商南征大事，理应防备敌人的细作刺探消息，临时戒严是应该的。他赞成睿亲王率领精兵南征，他所恼恨的是，多尔衮明明知道他没有出过痘，为什么非叫他随大军南征不可？倘若先皇帝在世，能够这样么？他又想到，去年八月间，先皇帝突然病故，他作为长子，本该继承皇位，可是多尔衮为了专制朝政，故意拥立幼主，凡是不同意的人都被他杀掉，他肃亲王也几乎遭了大祸。此刻想到这事，他不由得在心中恨恨地说：

"哼，反正你身上有病，久治不愈，不是个长寿之人！"

豪格来到大清门前边，大踏步走上台阶。他正要抬脚前进，忽被守门的巴牙喇章京拦住，恭敬地告诉他说：

"请王爷将腰刀留下。"

"啊？！"

"王爷，都是一样。四更时从睿王府传来口谕：今日不管亲王郡王、大小官员，进大清门一律不许携带兵器。兵器存放在大清门内，散朝以后交还。刚才礼亲王进来时，一听说辅政睿亲王有谕，他二话没说，就把带在身上二十多年的短剑解下来了。"

豪格听了这话，只好交出腰刀，但心中感到惊异，想着今天不是商议大军南征的事么？还有什么特别事故，他猜不出来，也没有料到大祸会落在他的头上。

大政殿又名笃恭殿、崇政殿，俗称金銮殿，距大清门约有百步之远。宽阔的御道两旁是十王亭。大政殿是一座八角亭形式的建筑，上边覆盖黄色琉璃瓦，下用绿琉璃瓦镶边。正北设有御座，但因为顺治尚在幼年，这围着黄漆栏杆的御座并不常用。御座前另设一张案子，为两位辅政王上朝时坐的地方。此刻因两位辅政王尚未来到，王公大臣和文武百官多数在大清门左右的朝房中休息等候。

豪格一进大清门就向左转，进入满洲语所谓“昂邦”一级的朝房。他首先注意到年高望尊的和硕礼亲王代善面带忧容，肃立等候，并不落座。因为礼亲王是他的伯父，后金建国之初为“四大贝勒”之首，豪格进来向他简单地行礼请安。随即他看见别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还看见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俗称“三顺王”都已经来了。因为礼亲王没有落座，别人也只好肃立不动。大家都猜到今天要出大事，但没人敢随便打听，只是一个个心中忐忑，脸色沉重，紧闭嘴唇。洪承畴同范文程站立在礼亲王背后，屏息等待。

过了一阵，一位内秘书院的章京进来，到礼亲王面前打个千儿，小声说道：

“启禀王爷，两位辅政王爷已经转过街口，快到大清门了。”

就在这刹那之间，站在礼亲王近处的豪格心中一动，朦胧地意识到可能会有不幸落到他的头上，会有没良心的人将他私下说的话向睿亲王告密。他的脸色突然一寒，心头怦怦地跳了几下。范文程因为早就觉察出今天的朝会会出现大的事故，所以总在暗中观察几个人的神色，此时忽见肃亲王神色略有异常，他原来的猜想证实了，在心里说道：

“啊，又出在皇室内部！”

又过片刻，一阵马蹄声来到大清门外停下。随即睿亲王在前，郑亲王在后，走进大清门，通过十王亭中间的宽阔御道，进了大政殿。虽然今天任何王公大臣都不准携带兵丁，但是，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左右簇拥着八个佩着刀剑的巴牙喇兵和四名王府护军。平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前来上朝，顶多带四个人。今天他们带了这么多人，使大家不能不感到惊异。豪格脸色突然大变，在心中说：

“不知是哪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出卖了我？”

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走进大政殿，在御座前所设的桌案后面落座。多尔衮

面带怒容，双目炯炯，令人望而生畏。济尔哈朗没有一点怒容，倒是面带愁容。他们坐定之后，跟随的护军和巴牙喇兵，有两人进入殿内，站立在两位辅政王背后，其余的站立殿门外左右两边。另外，专负责拱卫朝廷的巴牙喇兵今日也调来很多，都站在十王亭前边的御道两侧，戒备森严，使朝会气氛更加显得紧张。

当时，盛京的官制仍属于草创阶段，礼节也很简单。两位辅政王坐定以后，有内秘书院一位年轻汉人章京到左右朝房，引导王公大臣和满汉文武百官，来到大政殿。走在最前边的是和硕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他是亲王中年纪最长的人，今年整六十岁了。进入大政殿后，有一位站在睿亲王身边的章京大声说道：

“和硕礼亲王免礼，请即落座！”

代善在为他准备的一把铺着红垫子的椅子上坐下，是左边一排的第一位。他从十几岁起就跟着太祖努尔哈赤为统一满洲各部落、建立后金政权而战斗，屡立大功，所以在爱新觉罗皇室中得有今日的崇高地位。但他毕竟老了，经历的朝廷纷争也多了，只希望得保禄位，不愿多管别的事情。他早就知道多尔衮与豪格之间必有一斗，今日来到大清门时已经猜到将出大事，所以一句话不说，交出了腰刀。现在看见多尔衮处处戒备森严，心中更加明白。他昔日是“四大贝勒”之首，今天为年事最高的亲王，身为太祖爷的次子，看着太祖的子孙们如此明争暗斗，流血朝堂，他怎么办呢？……

别的人都随在代善之后，走进大政殿。当时的王、公、大臣对辅政王不行跪拜礼。他们按照品级分批，赶快趋向案前，利索地甩下马蹄袖头，左腿前屈，右腿后蹲，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头和上身略向前倾，齐声说道：“请两位辅政亲王大安！”他们都没有座位，首先是亲王一级的在两旁肃立，郡王、贝勒、贝子接着往下排。有封爵的人们分批打千儿请安之后，接着才是满汉三品以上文武大臣请安，站在第二排和第三排。

没有爵位的和三品以下文武官员都在大政殿外边分批请安，也分两行肃立。

多尔衮一脸杀气，向大政殿内外的满朝文武扫了一眼。当他望着豪格的时候，豪格不由得浑身一震，在心中骂道：“不知谁出卖了我，我将来要亲手将他杀死！”他偷觑一眼面带愁容、白须飘然的和硕礼亲王，希望礼亲王能为他说一句话，正想着，听见多尔衮开始说道：

“近几天，我朝不断接到从北京和山海关来的探报，北京的情况已经清楚了。三月十九日天明的时候，流贼破了北京。崇祯先逼着皇后自缢，随即他也自缢了。明朝亡了。探报还说，流贼进北京以后，二十万贼兵驻在城内，当然要奸淫妇女，一夜之间投井自缢的妇女就有数百人。流贼抓了皇亲、勋臣和六品以上官员，严刑拷打，逼索军饷，已经打死了许多人。吴三桂的父母也被李自成抓了起来，随即放了，以便招降吴三

桂。吴三桂原来有意投降流贼，后来知道了流贼进北京后的实际情况，不肯降了，在山海卫观望。我大清许多年来立志进入中原，建都北京，现在正是极为难遇的大好时机。就在近几天内，我要亲自率领满、蒙、汉十几万精兵，进入长城，攻占北京，剿灭流贼！这次出兵，一定要获得全胜！”

他停一停，又向肃立的满汉朝臣们扫了一眼，不期与豪格的眼光遇到一起。仅仅互相看了一下，豪格便将自己的眼睛回避开了。他忽然猜想，今日的朝会可能就是商议南征大事，并不是专门对付谁的，于是略微觉得心安。

多尔衮对于大军出征的事并没有兴奋之情，脸上冷冰冰的，接着说道：

“这次进兵中原，不是一时之计，要经过恶战，剿灭流贼，占领北京，占领中原，为大清在中国建立万世基业。我比郑亲王年轻十几岁，率军南征的事当然落在我的肩上。郑亲王德高望重，留在盛京，主持大清朝政，镇压叛乱，管理满、蒙和朝鲜等处，最为适宜。至于出兵的详细计划，一二日内将同大臣们详细商议。为着我大清朝出兵胜利，必须先消灭朝廷隐患。”他望着旁边的济尔哈朗说道：

“郑亲王，我大清朝的隐患，你跟我同样清楚，请你主持审问！”

大政殿内外的空气凝结了。豪格的心头猛然一沉，脸色一变，两腿微微打颤，在心里说道：

“果然是对我下手！”

郑亲王想到去年八月的争夺皇位之争，心中害怕，暗暗想道：“这是第二次要流血了！”他按照多尔衮的事先吩咐，叫了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有的站在殿内，有的站在殿外，一听到叫出自己的名字，无不面色如土，浑身战栗，到两位辅政王的案前跪下，不敢抬头。人们听见这几个人的名字，心中全明白了。许多人偷看豪格的神情，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豪格心中说道：“我要死了！死了！”虽然是济尔哈朗主持审问，但他心中明白，郑亲王是按照多尔衮的意见行事，是多尔衮决定杀他。他竭力保持镇静，但是两条小腿肚不能不微微打颤。

济尔哈朗先叫镶白旗固山额真（旗主）何洛会说出肃亲王在私下诽谤睿亲王和图谋不轨的事。何洛会慷慨揭发肃亲王有一次如何同他和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牛录章京罗硕谈话，诽谤睿亲王，挑拨是非。多尔衮问道：

“他怎么挑拨是非？”

何洛会说：“肃亲王对我们说，从前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都归附于我。现在他们忘恩负义，率领两旗归附和硕睿亲

王……可恶！”何洛会略微停顿一下，接着揭发：“肃亲王还几次对我们说：睿亲王经常患病，岂能永远担负辅政的重任！有能力的人既然归他收用，无能力的人我就收用，反正他不是长寿之人，我们等着瞧！”

多尔衮愤怒地向肃亲王看了一眼，在心中说道：“哼，你说我不会长寿，咒我快死，我偏要今天就将你处死！”

然而多尔衮的性格比较深沉，他要杀豪格的决定暂不流露，也不说出他自己通过收买肃亲王府的人所掌握的豪格的隐私谈话，又向何洛会问道：

“肃亲王还说过什么不满意朝廷的话？”

何洛会说：“请辅政王询问杨善！”

多尔衮转向杨善问道：“杨善，我知道你投靠了肃亲王，甘心做他的死党，同谋乱政，罪当处死。你照实招供，你对肃亲王还说了什么话？”

杨善猛然如雷轰顶，面色如土，说道：“请辅政王莫听何洛会乱咬。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多尔衮说：“好，杨善，你敢狡赖！何洛会，你说出来！”

何洛会本来不想再作多的揭发，但是事到如今，他害怕杨善一伙反过来咬他一口，不得不下了狠心，接着揭发：

“当肃亲王说了那句话以后……”

多尔衮认为礼亲王等都不能听明白，厉声问道：“你说明白！肃亲王说的哪一句话？”

“他说‘有能耐的人既然都被睿亲王收用了，剩下没有能耐的我当收用’。肃亲王说完这话以后，杨善跟着就说：‘帮助睿亲王收罗人才，全是图赖施用的诡计！我若亲眼看见他给千刀万剐处死，死也甘心！’”

“下边还有什么话？”

“下边，肃亲王说：‘你们受我的恩，应当为我效力。可以多留心图赖的动静，随时向我禀报。’杨善回答说：‘请王爷放心，我们一定要将图赖置之死地，出了事我们抵罪，与王爷无干。’杨善，你的话是不是这样说的？”

审问至此，人们断定杨善必死无疑，豪格也难以干净脱身，于是正如俗话说的墙倒众人推，纷纷揭发肃亲王的悖逆言行和他同某些人的私下来往，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捕风捉影，有些本来是鸡毛蒜皮的事，被提到阴谋乱国的高度加以解释。豪格听到有些揭发，身上出汗，想道：“完了！”另外有些不实的揭发使他既愤怒，又不敢辩论，只好紧紧地闭口无

言。在大政殿中揭发很久，豪格开始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愿细听。忽然，他想到了一件与揭发的罪状丝毫无关的闲事……

前些时，豪格曾让他的福晋以送东珠为名去睿王府看看，他的福晋坚绝不去。夜间在枕上谈起她不肯去睿王府的事，她才说上次去拜年，睿王爷不断看她，看得她不好意思，所以她不愿再去。

不过后来她还是去了，结果又被多尔衮看得不好意思。她回去就对丈夫悄悄说了。

很奇怪，在目前生死攸关的时候，豪格竟忽然想起来这件闲事，并且想着睿亲王可能将他处死，再霸占他的福晋……

多尔衮向济尔哈朗说道："郑亲王，大家揭发的事情很多，对有罪的人如何治罪？"

济尔哈朗昨夜已经拿定主意，回答说："两位辅政，以你为主，请你宣布如何处治。"

多尔衮向全体朝臣们大声说道："肃亲王豪格罪恶多端，另行公议如何处治。先摘去王帽，跪下等候！"

豪格浑身战栗，赶快跪下。他的王帽立刻被人摘去。

多尔衮接着说："俄莫克图、杨善、伊成格，这三个人依附肃亲王为乱，又不自首，立即斩首！"

几个巴牙喇兵立即将以上三人捆绑，推了出去。

多尔衮接着又说："罗硕，曾因他乱发诏谕，禁止他再与肃亲王来往。后来他又进出肃亲王府，私相计议。斩首！"

两名巴牙喇兵立刻将罗硕绑了，推出殿外。

另外，有两个官员被罚各打一百鞭子；将杨善和罗硕的家产没收，赏给图赖；将俄莫克图和伊成格的家产没收，赏给何洛会。现在，所有的人都等待睿亲王宣布对豪格的处分，整个大政殿内外都屏息了。多尔衮向大家问道：

"肃亲王罪恶多端，又是祸首，应当如何处治？"

紧张的屏息。

多尔衮向郑亲王问道："郑亲王，你说，应该如何处分？"

济尔哈朗只要说一句话，豪格的死罪就可以定了。然而昨夜多尔衮在郑亲王府密商的时候，郑亲王对于多尔衮要处死肃亲王的主张虽不明确反

对，也不表示同意，总是沉吟不语。此刻他更加犹豫。汉臣们不敢做声，满臣们也没有人慷慨陈词，都不主张将肃亲王立即斩首。在此关键时候，竟然连忠于睿亲王的何洛会和图赖二位大臣也有点踌躇了。

大政殿内外屏息无声。大家明白，睿亲王想趁着今天除掉肃亲王，使皇族亲王中不会再有人妨碍他专擅朝政。但不管怎么说，肃亲王是大行皇帝的长子，顺治皇帝的同父异母长兄，曾立过多次战功。如今若将他杀了，日后一旦朝局有变，不但睿亲王会被追究杀害肃亲王的罪责，凡是附和与怂恿睿亲王这样做的人也一个个难辞其咎。正在这时，奉命负责将杨善等斩首的巴牙喇章京带着四个兵丁，将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扔在大政殿前的阶下，然后进殿，向两位辅政王跪下禀道：

“启禀两位辅政亲王，罪臣杨善等均已斩讫。还要斩什么人，请吩咐！”

大政殿内外的朝臣们毛骨悚然，更加屏息无声。多尔衮看见百官屏息，郑亲王没有抬头，也不做声，他自己忽然拿不定主意了，悄悄向脸色沉重的礼亲王问道：

“对肃亲王如何处分？”

满汉大小文武官员，包括诸王、贝勒、贝子，都知道肃亲王的死活只在年高望重的礼亲王代善的一句话。代善表情严肃，对多尔衮说了一句话，声音极小，别人不能听清。随即多尔衮对满汉朝臣宣布：

“肃亲王是乱政祸首，罪恶多端，如何治罪，明日另行详议。巴牙喇兵，将肃亲王严加看管，不许他回到肃亲王府，不许他同人来往！”

大家敛声屏气地看着肃亲王被几个雄赳赳的巴牙喇兵带了出去。

“散朝！”多尔衮最后吩咐。

经过上午一阵血腥的政治风暴，多尔衮对豪格一派的斗争获得了重大胜利。现在剩下的大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是否趁此时将豪格杀掉。但是回到睿王府，头脑稍微冷静以后，他更加拿不定主意了。

他首先想到昨晚同郑亲王商量案子的情景。当他提到要处死豪格这个祸首时，提了两次，郑亲王都沉吟不语。接着他想到，今天上午在大政殿，他几次问大家应当如何处治豪格，也都没人做声。当他向礼亲王询问意见时，礼亲王悄声回答了一句话：

“他的罪大，不要匆忙斩他……明天再议吧。”

多尔衮想到了一个主意：请郑亲王进宫，向两宫皇太后请示，看如何发

落为好。他想，由于他拥立福临继承皇位，永福宫太后必不会反对他处死豪格，而清宁宫太后为了安定大清朝政，也不会反对他处死豪格。只要两宫太后不说反对的话，他就可以立刻将豪格处死，不留后患。

他将主意想好以后，便亲自到郑亲王府，请郑亲王在午膳之前就进宫向两宫太后请旨。济尔哈朗已经看出来满朝文武都无意处死豪格，都认为多尔衮做得太过火了。他自己也是同样心思，但是慑于多尔衮的威势，只好进宫。至于豪格的生死，只有在两宫太后前见机行事，听天由命了。

今天在大政殿发生的流血斗争，事前皇宫中丝毫不知。早膳以后，宫女们送皇上去三官庙上学，才有一个心腹宫女匆匆回宫，禀报说凤凰门外直到三官庙，沿路增添了许多巴牙喇官兵，戒备森严，不知何故。永福宫皇太后不觉大惊，赶快去向清宁宫太后询问。清宁宫太后说道：

“我刚才也听宫女禀报了，也觉得奇怪。我已经命凤凰门值班的章京去大政殿看一看，朝廷上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赶快回来禀报。”

永福宫太后最关心的是她的儿子，说道：“太后，三官庙离大政殿很近，我想将小皇上接回宫来，免得他受了惊吓，你看可以么？”

“也好，你就差一个宫女去吧。”

“就说是两宫太后的口谕？”

“可以。不过，先要叫那四位御前蒙师知道，要尊重他们。”

过了一阵，小皇上回宫来了。在凤凰门内一下了四人抬的小黄轿，他就急急地向清宁宫奔跑。随驾侍候的乳母和几个宫女怕他跌跤，紧紧在后跟着。永福宫皇太后听见声音，赶快从东暖阁中出来迎他。他按照习惯，先向亲生母亲行半跪礼，随即进到暖阁，向正宫太后请安。圣母皇太后忽然看见小皇上神色异常，噙着眼泪，赶快向跪在地上请安的乳母和宫女们问道：

“三官庙出了什么事情？”

乳母回答说：“接到两宫太后传谕，皇上正要回宫，刚刚在三官庙院子里准备坐进轿中，忽然从大政殿院中传来用鞭子打人声和惨痛的呼叫声。皇上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站在轿门口一听，脸色就变了……”

一个宫女接着启奏：“奴才等赶快说，请上轿回宫吧，不要怕，你是皇上，这事与你无干，快进轿吧，不用怕！”

圣母皇太后将福临揽在膝前，替他揩去两只眼角的余泪，然后说：

“玩去吧，下午再送你去学里写字读书。”

福临被宫女们带出去玩耍了。不过片刻，去询问消息的巴牙喇章京进来，跪禀了今日在大政殿发生的朝政大事。清宁宫皇太后毕竟嫁给大行皇帝已经三十年，经历过几次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这时能够处变不惊。听完以后，她挥手使值班章京退出，然后转向福临的母亲低声说道：

“睿亲王在出兵前杀了杨善等几位大臣，还要处死肃亲王，只是群臣没人附和，他才缓了一步。我看，不杀掉肃亲王他绝不甘心。肃亲王会不会被杀，只是明天的事。你我是两宫太后……”

忽然一位女官进来启奏：“启禀两位太后，和硕郑亲王在凤凰门请求接见，说他有要事面奏两位太后。”

清宁宫太后轻声说：“果然不出所料！……带他进来！”

两宫太后已经来不及进行商量，只是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永福宫太后已经在心中拿定了主意，但还没有对清宁宫太后说出，济尔哈朗已经走上台阶了。

济尔哈朗进来后向两位太后简单地行礼问安，神情有点紧张。清宁宫皇太后命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平常的口气问道：

“郑亲王今日进宫，有什么大事禀奏？”

济尔哈朗欠身说道：“今日上午，在大政殿出了一件大事，两宫太后可都知道？睿亲王正是为了此事，嘱咐臣进宫来向两位太后禀奏明白。应该对肃亲王如何治罪，请两位太后吩咐。”

清宁宫太后平静地说道：“今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不用郑亲王再禀奏啦。与肃亲王有牵连的几个官员，该杀的杀了，该打该罚的都处分了，至于要不要处死肃亲王，两位辅政王想听听我们两位太后的意见。我想，我们两位老少寡妇，自太宗皇帝去年八月初九日夜间突然归天以后……”

“请皇太后不必难过，慢慢地说。”郑亲王劝道，看出来皇太后绝不会同意处死肃亲王，他的心中有些踏实。

清宁宫太后接着说：“我是在太祖创业的时候，十五岁来到爱新觉罗家的，那时先皇帝还是四大贝勒中的四贝勒，离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天命十一年秋天，太祖归天，太宗皇帝继位，第二年改为天聪元年，我称为中宫大福晋。崇德改元，太宗废除汗号，南郊拜天，受满、蒙、汉与朝鲜各族臣民拥戴，焚香盟誓，称为大清皇帝，我也改称中宫皇后。三十年来，我亲眼看着太祖爷和太宗皇帝如何经历无数血战，草创江山，建立后金，又改称大清。辅政王呀，郑亲王呀，你也是快到五十岁的人了！当年的四大贝勒，如今只剩下礼亲王一人了！……”

郑亲王劝说道："这些事我全清楚，太后不要伤心，也不用再说了。今日只说肃亲王有罪的事……"

太后用袖头揩揩眼角，接着说道："你同睿亲王都是辅政王，如何处罚豪格的事，只同满朝文武大臣商议，不用问我们两宫太后。我们二人遵守太祖遗训，对朝廷大政，自来不闻不问，只在宫中抚育幼主。当年的四大贝勒，如今只有礼亲王还在人世，我记得他今年六十岁了。关于处死豪格的事，礼亲王怎么说呀？"

圣母皇太后在心中说："问得好，问得好。"

郑亲王说道："礼亲王在上午的会议上只是沉吟不决，所以睿亲王想知道两宫太后有什么主张。"

清宁宫皇太后忽然说道："豪格虽不是我生的儿子，可是他是先皇帝的长子，我是中宫皇后，他自来都称我母后。关于你们对他如何治罪，何必问我？我死后如何对太宗皇帝说话？"

济尔哈朗低头不语。

清宁宫太后又说："目前福临虽在幼年，可是几年之后，他会执掌朝政。豪格是他的同父异母长兄，都是太宗骨血。今日杀了豪格，几年之后，他会有什么想法？"

济尔哈朗虽然低头不语，但在心中点头。因为谈到幼主，他把眼光转向永福宫皇太后，表示他对圣母皇太后的尊重。

永福宫太后接着说道："今天在大政殿发生的大事，清宁宫皇太后已经听值班章京详细禀报，只是小皇上一字不知。小皇上是一个聪明孩子，他在三官庙院中听见大政殿前的呼叫声，回宫后脸色都白了，噙着两眼泪水。你们想想，杀掉肃亲王这样的大事，再过几年，他亲政以后会怎样看呢？"

济尔哈朗完全明白了两宫太后要保全肃亲王的意思，这和他自己的心思相合，便起身辞出，赶快向多尔衮复命去了。

年轻的圣母皇太后对清宁宫皇太后回答郑亲王的话满心佩服，她忽然情不自禁地依照娘家的称呼说道：

"姑妈，你不愧做了多年的中宫皇后，受臣民拥戴。刚才你对郑亲王说的话合情合理！"

清宁宫皇太后淡淡一笑，看见两个宫女进来侍候，她挥手使她们退出，悄悄说道：

"现在还不能说能保住豪格的命。据我看，睿亲王这个人，既是我大清再

一次开国创业的难得人才，也是一个心狠手辣……”

以下的话声音小得连圣母皇太后也听不清楚，但侄女还是明白了她的意思，频频点头，随即起身回永福宫了。

下午，小皇上又往三官庙上学去。沿途那些戒备森严的将士没有了，气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是小皇上心中不平静。他不断想着母后告诉他的事：上午杀了几个人，其中有立过战功的大臣。母亲还告诉他，豪格也可能会在今晚或明日被砍掉脑袋。这太可怕了。他当时听了几乎忍不住大哭起来。

下午第一课仍是写仿。但是他又想到他的长兄要给人砍掉脑袋，再也不能够静下心来，先滚出热泪，紧接着忽然撇撇嘴，向桌上抛掉毛笔，伏在仿纸上哭了起来。在桌边照料的御前蒙师和两个宫女一时慌了，赶快问皇上为何难过。小皇上虽然泣不成声，但人们仍然明白他是因为长兄肃亲王将被斩首而没有心思写仿。他最后用力说道：

“我要回宫！回宫！”

御前蒙师们赶快计议一下，只好在院中跪送小皇帝上轿回宫。

多尔衮首先知道两宫皇太后对肃亲王事件的态度，接着又知道小皇上为豪格事哭了一场。这天下午，他不能不改变态度。尽管他心狠手辣，大权在握，但是各种条件迫使他改变主意，于是肃亲王保住了性命。

第二天上午，多尔衮又在大政殿召集文武百官会商南征大计，会议开始时先宣布对豪格的处分决定。他说：

“肃亲王所犯罪恶多端，一时算不清楚，今日暂且将他释放，将他管辖的正蓝旗剥夺七个牛录的人，分给上三旗，再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随军出征，立功赎罪。”多尔衮对于两宫太后的态度和幼主为此事哭泣的事一字不提，避免国史院的史臣们写入实录。

王公大臣们心上的石头落地了，朝廷气氛变得十分活跃和振奋。散朝以后，各衙门的大小官员以及各旗的大小将领，迅即行动起来。

择定出师的吉利日子是四月初九日，出征前有许多大事需要以幼主的名义处理，所以午膳以后，多尔衮就派官员进宫，禀明睿亲王为即将统兵南征的事求见两宫太后。很快得到永福宫太后回话：

“清宁宫太后昨日偶感风寒，今日身体不适，正在服药。关于出征之事，辅政睿亲王可向永福宫皇太后详细回禀，不必晋见清宁宫皇太后了。”

下午一过未时，多尔衮来到永福宫，在圣母皇太后面前简单地行了礼。皇太后含着微笑，用眼睛示意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大概是因为睿亲王即将率师出征，为大清建立大业，所以年轻的皇太后显得特别高兴。她头发又多又黑，左右发髻上插着翡翠簪子，露在外边的一端有珍珠流苏。她本来就皮肤白嫩，明眸皓齿，配着这样的发式，加上一朵为丈夫戴孝的绢制白花，更在端庄里显出青春之美。多尔衮心中忽觉柔情荡漾，平时令满汉大臣望而生畏的英雄气概，竟然消失大半。

他向她谈了有关南征和留守的具体安排，接着说道：

“我为了大清的创业，也为了皇太后，誓忠辅幼主进北京为中国之主！”

“也是为我？他为什么这样说？”她不禁一阵轻轻心跳，略停片刻，又向多尔衮问道，“睿亲王，你还有什么事要向两宫太后陈奏？”

“臣已同大臣们议定，本月初九丙寅是出征吉日，祭过堂子后鸣炮启程。初八，即臣率大军启程的前一天，请皇上驾临大政殿上朝……”

皇太后含笑问道：“为什么事儿？”

多尔衮目不转睛地望着圣母皇太后，告她说：“臣这次率大军出征极为重要，非往日出兵伐明可比，需要皇上赐臣‘奉命大将军’名号。请皇上当着文武百官面赐臣一道敕书，一方银印。有了皇上所赐敕书、银印，臣就可以代天子行事。这是大军出征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好像古时候登坛拜将，所以请皇上于初八日上午辰时三刻，驾临大政殿上朝。臣虽是皇上叔父，也要向皇上三跪九叩谢恩。”

年轻的皇太后仿佛看见大政殿上这一十分有趣的场面，不觉笑了，用悦耳的低声问道：“这敕书和银印都准备好了么？”

“银印已经刻就。敕书也由主管的文臣们拟了稿子，到时候加盖皇帝王玺。还有一些该准备的事项，该由皇帝赏赐的什物，都已经由各主管衙门准备好了，请太后不必操心。”

多尔衮要禀报的大事都禀报完了，但是他没有马上告辞。趁着左右宫女都已回避，他又一次向她脸上望去，看见皇太后的脸颊忽然泛红。由于相距不过五尺远，多尔衮仿佛能听见她的心头狂跳。他在心中不无遗憾地说：

“你已经是皇太后啦。我只能扶持你的儿子在北京做中国皇帝，却不能同你结为夫妻。不过，再过几年，等到大清的江山打好了，我为大清立下了不朽功勋，只要你心中明白，让我称为‘皇父摄政王’也就够了！”

圣母皇太后的心头不再跳了，但是多尔衮看得她不好意思，使她不敢与

他四目相对。她的心理十分复杂。她原是太宗皇帝的永福宫庄妃，如今是顺治皇上的圣母皇太后，这些“命中注定”的情况使她不能有一点别的思想；然而她又不能不在心灵深处怀着对这位小叔子的一缕温情！为着要留住多尔衮多说一阵话，她柔声问道：

“睿亲王，这次你率师南征，关系重大，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两宫太后？”

多尔衮心中一亮，赶快说道：“自从臣与郑亲王共同辅政以来，在我国各种文书和谈话中，有时称我们为辅政王，有时称我们为摄政王，这是不懂汉人史书中摄政与辅政大有区别。臣马上要率大军进入中原，倘若名义不正，不但会误了大事，也会使汉人笑话，所以臣已经面谕草拟皇上敕书的大学士们，从此时起，臣是大清的摄政王，济尔哈朗是辅政王。以后，辅政王可以有一位二位，摄政王只有一人。摄政王虽在千里之外指挥战争，盛京和朝政大事也受他统治，由他尽摄政之责。济尔哈朗只是秉承摄政之命，尽留守之责，遇大事不能自作主张。此事是我国朝政的重大改变，趁此次进宫时机，向两宫太后禀明。”

圣母皇太后虽然依旧面带微笑，但那笑像花朵一样，忽然枯萎了。她是留心中国历史的女人，与一般没有汉族文化修养的满族王公大臣不同。她早已觉察出多尔衮专权的野心。此刻听了他的一番言语，她平日所预料的事果然出现。她懂得多尔衮走上摄政王这一步有多么严重：他可以成为周公，也可以成为王莽。圣母皇太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她没流露出一点儿会使多尔衮不高兴的表情，望着他说道：

“睿亲王改称摄政王，这对朝政有利，正合了我们两宫太后的心意。但愿你能够像周公辅成王那样，不仅成为一代开国功臣，也成为千古圣人。”

“请太后放心，臣一定效法周公！”

圣母皇太后虽然对多尔衮的话半信半疑，但是她装作完全相信，又一次含笑说道：

“你有这样忠心，何患不能成为周公。我将你这一句出自肺腑之言转告清宁宫太后知道，她一定满心欢喜。”

多尔衮说道：“臣誓志效法周公，永无二心，上对天地祖宗和两宫太后，下对全国臣民！”

他同皇太后互相望着，有一霎间的四目相对，都不回避。皇太后被他的忠言激动，晶莹的双眼中禁不住浮出泪光。片时过后，她略微侧过脸去，看着茶几上的一盆尚未凋谢的春梅，关心地问道：

“摄政王，你率大军从何处进入长城？”

“近据探报，流贼占据北京以后，沿长城各关口全不派兵把守。所以我大

清精兵还要同往年一样，从蓟州、密云一带找一个地方进入长城，或直攻北京，或在山海卫以西、北京以东，先攻占一座城池屯兵，再与流贼作战。可惜进长城道路险峻，不能携带红衣大炮，全凭步兵和骑兵与二十万流贼作战，困难不小。可是臣既然奉命出征，志在必胜，务期消灭流贼，迎皇上与两宫太后定都北京，次第占领江淮以北数省，恢复大金盛世的功业。请太后天天以教皇上读书学习为念，至于臣与将士们进长城以后如何行军作战，如何艰苦，请太后不必放在心上。”

圣母皇太后听了多尔衮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不觉在眼睛里浮出热泪，轻声叫道：“摄政王！……”她分明要说什么话，但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太后身份，什么话也没说出。她望着多尔衮，多尔衮望着她，又一次四目相对，竟然忘记回避。但是几秒钟之后，她忽然接着说道：

“摄政王出兵在即，国事很忙，你去处理军国大事吧。小皇上初八日到大政殿上朝，向你颁发敕印，这是一次大的礼仪，我会教他记住。”她微微一笑，加了一句：“他到底是个孩子！”

第二十六章

四月初七，多尔衮代表顺治皇帝，为出兵事到太庙祭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焚化祝文；接着又向大行皇帝（皇太极）焚化祝文。在这两道内容相同的祝文中，第一次正式称多尔衮为摄政。祝文中这样写道：“今又命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爰代眇躬，统大军前往伐明。”“眇躬”是顺治皇帝的自称。

初八上午，小皇帝福临一用过早膳，就由宫女们替他穿戴整齐，到清宁宫拜辞两位太后。圣母皇太后向她的姑母问道：

“皇太后，你有什么话嘱咐他？”

清宁宫皇太后对他说道：“今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你坐在宝座上，摄政王和大臣们向你行礼，你只不动，连一句话也不用说。该办的事儿，内院学士和礼部大臣都替你办好了。”

福临恭敬地听着，不敢做声。随即母亲拉着他的手，激动地含着眼泪，用略带哽咽的声音说：

“小皇上，我的娇儿，你已经七岁啦，好生学习坐朝的规矩，再过十年八年你就亲自治理国事啦。你坐在宝座上，不要想到玩耍，身子不要随便摇晃，腿也不要乱动。不管摄政王和大臣们如何在你面前行礼，你只望着他们，一动不动。你要记清：你是皇上！”

四个宫女带着小皇帝来到凤凰门内，刚刚坐进轿中，圣母皇太后又赶来，小声嘱咐说：

“你要赏赐摄政王敕书、银印，还要训话，你都不动，自有礼部大臣和别的官员替你去办。你只别忘了你是皇上，皇上！”

福临在心中想道：“做皇上真不好玩！”但是看见母亲的认真神气和蒙在眼珠上的模糊泪水，他不敢说出别的话，只在轿子里小声回答：

“我记住了！”

在大政殿的皇帝宝座上坐好以后，殿外开始奏乐。然后有一个文官赞礼，以多尔衮为首，满、蒙、汉文武群臣向他行了三跪九叩礼。乐止，赞礼官大声赞道：“平身！”

多尔衮刚刚站起身来，赞礼官又朗声说道：

“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跪下，恭受敕印！”

左边有一张桌子，上边蒙着红毡。一位官员站在桌子后边等候。大政殿内外，庄严肃穆。福临坐在宝座上，看着跪在地上的一群人，情绪有点紧张，心中问道：“这是干什么呀？”但是不等他想明白，忽然听见赞礼官大声赞道：

“皇帝陛下钦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敕印！……先赐敕书！”

一位礼部官员从班中走出，站在宝座前边，稍微偏离正中。另一位官员用双手从桌上端起一个盘子，上有用满、汉两种文字誊抄在黄纸上的敕书和一颗银印。赞礼官大声说道：“恭读皇帝敕书！”读敕书官员从盘中双手捧起汉文敕书，朗朗宣读。敕书较长，福临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他知道这个文书十分重要，只好规规矩矩地端坐在宝座上，装作用心听的样子。偏在此时，他要放屁，只好竭力忍耐，让憋的一股气慢慢地释放出来。

敕书快读完了。官员特别放大声音，庄严地读出下边几句：

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事大将军当如事朕。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庶祖考英灵，为之欣慰矣。尚其钦哉！

摄政王和随征诸王等齐声说道：“谨遵钦谕！”

赞礼官接着赞道：“钦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奉命大将军’银印！”

乐声又作，刚才宣读敕书的官员从盘子里拿起银印，捧在掌中，让多尔

衮看见，随即放回盘中，交给等候身边的一位睿王府官员，恭捧出大政殿。

赞礼官朗声赞道："平身！"多尔衮与诸王等人起立。忽然殿外乐声又起，赞礼官又赞："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今蒙钦赐敕印，实为不世荣幸，单独行三跪九叩头礼，感谢皇恩！"

多尔衮行完礼后，他和全体王公大臣仍然肃立不动。马上，有一位礼部官员宣布：皇上念摄政王出征在即，为国宣劳，另有隆重赏赐；随征诸王公大臣也各有不同赏赐。他宣布完后，转向皇帝宝座，躬身说道：

"请圣驾回宫休息！"

多尔衮回到睿王府，命仆人们准备香案。果然，没过多久，一群官员和巴牙喇兵将皇帝赏赐的东西送来了。东西很多，而最为重要的是一柄作为仪仗用的黄伞。黄色是皇帝衣服和器物的专用颜色。多尔衮从今天开始正式称为摄政王，轿子前边可以有一柄黄伞，这表明他虽非皇帝，却有了近似皇帝的身份。

礼部官员走后，立即有一批大臣前来贺喜。他们因知摄政王十分忙碌，稍谈一阵，便赶快辞出，但是范文程和洪承畴被留下了。摄政王带他们来到平日密商国事的地方，站着对他们说：

"我曾经说过，洪学士来到盛京不久，大概不到一个月的光景，我国潜伏在北京的细作，专门抄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书。太宗皇帝看过之后，为不扰乱洪学士你的心思，只让范学士看过，不许在朝中传扬，立刻存入密档。如今情况已变，可以让你看一看了。范学士，你说是么？"

范文程赶快回答："摄政王睿谋过人，非常人所及。请王爷写个手谕，臣与洪学士去国史院将此秘密文书取出。"

"不必了。前些日子，我已经派人去国史院取出来了。"

多尔衮从腰间取出钥匙，打开存放重要文书的朱漆描金立柜，取出已经拆过的封筒，上有"绝密"二字。他不直接交给洪承畴，而是交给范文程，对范文程说道：

"这在两年前是极其重要密件，过早泄露，一则会扰乱洪学士的心思，二则会在朝臣中引起一些无谓的议论。此时明朝已亡，这一文书也用不着作为秘密看待了。"

范文程将文书装进怀中，辞出睿亲王府。他知道摄政王将文书交给他的用意，出大门外上马的时候，他对洪承畴说：

"九老，这一封重要文书，请你带回尊寓一阅。弟此刻先回舍下一趟，吩咐家人们为弟准备出征行装。等一会儿再来尊寓，将文书收回，退回摄

政王府存档。”

“范大人，这文书中到底写的什么，如此重要？”

“你回到尊寓一看便知。其实，如今已经不重要了。”范文程拱手相别，回自己公馆去了。

四月初九日上午，摄政王多尔衮一声令下，放炮三响，声震大地，城内城外以及远郊近郊列队等候的大清步骑兵一齐启程。

多尔衮时代在炮声中开始了。此后近三百年间，整个中国的命运，也从这震天动地的炮声中开始了。

这是十几年来满洲军队向长城以内进兵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军序列和进入长城的路线都是计划好了的。摄政王带着一群文臣和朝鲜世子以及世子身边的陪臣，走在大军的中间略后。由于山海关没法通过，大军离开盛京后先向正西方向走，然后再向西南前进。

走了三天，在休息的时候，摄政王派一侍卫章京将范文程叫到面前，问道：

“那封密件，洪学士可看过了？”

“看过了。”

“有何动静？”

“据洪学士的仆人玉儿讲，洪学士当时捶胸顿足，痛哭失声。”

“啊？哭了？”

“是的，他没有想到会是崇祯给他写的祭文。不过，”范文程口气一转，“洪承畴一再嘱咐臣在王爷面前不要说出他读了崇祯的祭文忍不住流泪的……”

多尔衮哈哈笑了，说道：“我正是要他对崇祯不忘旧恩，好为我剿灭流贼效力。他平日满腹韬略，如今怎么没有什么建议？”

“他看摄政王每日率大军前进，又要处理朝政，所以不急着向王爷有所陈述。其实，他倒是有一些很好的意见。”

“他可以将好的意见写成禀启，我在晚上驻营休息的时候看，也可以在轿子里看。让他赶快将好意见写出来嘛。”

大军离开盛京的第五天，多尔衮到了辽河地方，接到洪承畴的一封禀启。禀启中最重要的几句话是建议加速进兵，不让李自成从北京逃回陕西。他说：

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富，以赏士卒，殊有益也。

四月十五日壬申，到了翁后地方。摄政王用过晚餐，正同范文程和洪承畴商议大军进入长城后如何向北京进攻并截断李自成的各处援兵等等问题，一位在辕门专管传事的官员进来，在多尔衮面前跪下，说道：

“启禀摄政王爷，明朝平西伯吴三桂派使者携带密书一封，从山海卫赶来，求见王爷。”

多尔衮大为吃惊，问道：“吴三桂派来的使者是什么人？”

“下官已经问过，一位是吴三桂手下的副将，姓杨名珅；一位是个游击，姓郭。都是宁远人。”

多尔衮拆开书信，凑近烛光，匆匆地看了一遍，转给范文程，心里说：“没想到，求上门来了！”他按捺着高兴的心情，向传事官员说道：

“对他们好生款待！他们随行的人有多少？”

“禀王爷，共有十人。下官已经吩咐下去，给他们安排四座帐篷，赶快预备酒饭。他们想明天就回去向平西伯复命，问摄政王何时可以接见他们。”

多尔衮一摆手，让传事官员下去。他粗通汉文，虽然还不能透彻理解书中的有些措词，但基本能明白吴三桂书中大意。吴三桂只是为报君父之仇，恢复明朝江山，来书借兵，并无投降之意，这使多尔衮心中略觉失望。等洪承畴将书子看完，他向两位内院学士问道：

“吴三桂派人前来借兵，我朝应如何回答？”

范文程说道：“臣以为摄政王不必急于召见吴三桂的使者，可由臣与洪学士先接见两位使者，问清关内情况，再由摄政王决定我大清进兵方略。一切决定之后，王爷再召见使者，给予回书。”

多尔衮点头说："好，就这么办。你们就在洪学士的帐中接见使者。"他微微一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哼，吴三桂有吴三桂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可不会听吴三桂的指挥！"

范文程和洪承畴都明白摄政王的心思，相视一笑，赶快辞出帐殿。

多尔衮在今夜就要决定战略的重大改变和行军路线，所以他命范文程和洪承畴去接见使者以后，立即传知驻扎在近处的诸王、贝勒、贝子、公、三品以上文武大臣，火速来摄政王帐殿，商议军务大计。约莫两顿饭的工夫，以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为首的王公大臣等二十余人，纷纷来到。他们刚刚在毡上坐下，范文程和洪承畴进来了。摄政王马上问道：

"你们同吴三桂的使者谈过话了？"

范文程答道："启禀摄政王爷，谈过了，情况也问清楚了。"

"李自成何时离开北京往东来？"

"本月十二日，流贼的人马开始从通州和北京出动，李自成本人于十三日出正阳门向山海卫来，把崇祯的太子和永王、定王带在身边，还带着吴三桂的父亲吴襄。"

多尔衮按捺住心头兴奋，环顾众臣，向大家问道：

"吴三桂借兵的信，你们都传阅了。大家有何意见？"

王公大臣们纷纷发言，各抒己见。多数人主张按照吴三桂的请求，大清精兵出李自成不意，从中协或西协进入长城，与清方原来的谋略相合。倘若李自成已经东征吴三桂，大清兵就可以从蓟州和密云一带截断李自成的后路，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同时分兵进攻北京。等一举击溃李自成，占据北京之后，再迫使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

多尔衮觉得大家都是按照原来在盛京时的决策说话，没有看出来战争局势的突然变化，于是向范文程问道：

"你有什么想法？"

"与吴三桂的两个使者谈过后，臣与洪学士又谈了片刻，我们都主张应该急速进兵山海关，不必从中协和西协进入长城。"

"啊？！"多尔衮赶快问，"你们怎么想的？"

"洪学士比我的想法高明，请他说出他的新主张。"

摄政王望着洪承畴问："我大清兵不再走蓟州、密云一带进入长城？"

洪承畴答道："现在李自成进犯山海，我大军应该从此转道向南，轻装前进，直趋山海。原来我们不知吴三桂有向我朝借兵之事，臣只想到第一步是如何进入长城；第二步是在山海与北京之间占据一坚固城池屯兵；第三步是击溃流贼，占领北京；第四步是招降吴三桂，迫使他献出山海关，打通关内关外的大道。如今军情变化，以臣愚见，请摄政王将原谋划的几步棋并为一步走。也就是说，将招降吴三桂，打通山海关，击溃李自成，并成一步棋走。王爷睿智过人，遇此意外良机，何必再像往年一样，走蓟州、密云一带的艰险小路，替吴三桂独战强敌，留着他坐山观虎斗？"

多尔衮不觉将两掌一拍，脱口说道："好，你说到了我的心上！"但马上又问一句："倘若吴三桂仍然忠于明朝，不肯投降，我军岂不被挡在山海关外？"

洪承畴已经胸中有数，立即回答说："依臣看来，吴三桂并非明朝的忠臣，只是借忠于明朝之名对我朝讨价还价耳。如摄政王在此时处置得当，使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我朝，可不费过多的唇舌。"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有心做明朝忠臣？"

"当流贼过大同东进的时候，崇祯既下旨叫他勤王，又命他不要舍弃宁远百姓，此系崇祯一大失策。但是当时吴三桂手下有四万精兵，他可以分出两万人护送百姓，亲率两万人疾驰入关，再从山海驻军中抽出三千精兵，日夜兼程，驰抵北京，代替太监和市民守城。倘能如此，一则北京必不能失，二则守居庸关与昌平的明军士气为之一振，不会开关迎贼。所以单就吴三桂借保护宁远百姓之名不肯迅赴危城，以救君父之难来看，能够算是忠臣么？"

多尔衮轻轻点头："说得好。再说下去！"

洪承畴接着说道："倘若吴三桂真是大明忠臣，当他知道崇祯殉国之后，应该立即三军缟素，一面为崇祯发丧，誓师讨贼，一面号召各地义师，会师燕京城下，义无反顾。然而臣问了杨珅，吴三桂一没有为崇祯痛哭发丧，二没有号召天下讨贼。可见他一直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私心要保存实力是真，空谈恢复明朝江山是假。臣建议王爷趁此良机，迅速向山海关进兵，迫使吴三桂向我投降，献出山海城。倘若我不迅速迫使吴三桂投降，一旦山海城被流贼攻占或吴三桂投降流贼，李自成留下少数人马据守山海，大军迅速回守北京，我军此次的进军目的就落空了。"

多尔衮惊问："吴三桂会投降李自成么？"

洪承畴回答："听杨珅说，李自成从北京率兵来山海卫讨伐吴三桂时，将崇祯的太子和另外两个皇子带在身边，将吴襄也带在身边，可见他对吴三桂准备了文武两手。所以倘若吴三桂经过一战，自知兵力不敌，再经太子诏谕，加上其父吴襄的劝说，投降李自成并非不可能。所以我大军去救吴三桂必须要快，若按原计划从蓟州、密云一带进入长城就来不及

了。”

多尔衮想了片刻，又问道：“李自成能够攻占山海城么？”

洪承畴略一思索，回答说：“吴三桂可以抵御李自成三日至五日，以后难说。”

多尔衮又略感吃惊，问道：“为什么吴三桂只能抵御三日至五日？”

洪承畴说：“李自成这次不仅是孤军东征，而且是悬军远征……”

“你说什么？”

“臣按照古人兵法所云，称李自成这一次是悬军远征。他的人马好比是悬在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必须一战取胜，败则不可收拾。因此之故，他必将驱赶将士死斗，不惜牺牲惨重，使吴三桂无力抵抗。”

“李贼从关内攻破山海城容易么？”

“比较容易。”

“为什么？”

“所谓山海关，是指山海城的东门而言。东门修建得十分坚固雄壮。门外又有瓮城。瓮城虽小，然而城墙高厚，与主城一样难攻。关门向东，而瓮城门偏向东南，所以攻关之敌纵然用红衣大炮也不能射中山海关门。瓮城之外，又修了一座东罗城，可以驻屯人马。而山海卫的西城墙又低又薄，城楼比较简陋。后人增修西罗城，只想着备而不用，草草从事。吴三桂如与流贼决战，必在石河两岸和石河滩上。一旦战败，贼兵乘机猛追，必随关宁败军一起进入西罗城；进入西罗城后，乘关宁兵惊魂未定，攻破卫城不难。故以臣愚见，请摄政王复书吴三桂，谕其投降我朝，同时我八旗兵从此转路向南，日夜兼程，直趋山海关。此为上策，请王爷斟酌！”

多尔衮将膝盖用力一拍，高兴地说：“好，就照你说的办！”

在摄政王黄色帐殿中参加会议的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等，听了洪承畴的建议和摄政王的决定，都感到情绪振奋，纷纷称赞。

洪承畴又接着说：“臣请摄政王今夜即给吴三桂写封回书，明日交杨珅与郭云龙带回。书中大意，首先申明我朝闻贼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所以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义无反顾，剿灭流贼，出民水火；第二层意思要写明吴三桂今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

多尔衮问道：“吴三桂已经率将士离开宁远，还要封以故土？”

范文程赶快解释：“洪学士思虑周密，这句话用意甚深，必能打动宁远将士之心。”

“啊？”摄政王向洪承畴看了一眼，“封到宁远？”

洪承畴说道：“臣闻吴三桂的亲信将领不仅在宁远一带有祖宗坟墓，还占了大量土地，交给佃户耕种。如今由摄政王答应封以故土，吴三桂手下众多亲信将领必更倾心归顺。”

摄政王恍然醒悟，心中称赞洪承畴果然不凡。他又问道：“要将吴三桂晋封藩王？”

洪承畴说：“王爷今日是摄政王，有权晋封藩王。不妨将吴三桂晋封藩王的话，先写在书子中，随后由盛京正式办好皇上敕书，火速送来。”

多尔衮马上向坐在帐殿中参加议事的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说道：

“今晚的会议到此为止，不再耽搁。你们各回驻地，传下军令：四更用餐，五更起营，直奔山海关……你们速回驻地去吧！”

多尔衮又吩咐两位官员连夜动身，转往锦州，命驻扎在该地的汉军旗将士，火速携带两尊红衣大炮赶往山海关。原来因为考虑到从蓟州和密云附近进长城，道路艰险，所以不曾携带红衣大炮。现在情况大变，红衣大炮用得上了。

众人退出帐殿以后，摄政王在两位随侍包衣的服侍下在柔软的、铺着貂皮褥子的地铺上就寝。但是他太兴奋了，因而久久地不能入睡。辗转反侧中，不自禁地想到马上来到的辉煌胜利，也想到年轻美貌的……

次日黎明，天色还不很亮，各营用过早餐，原野上号角不停，战马嘶鸣，旌旗飘扬，人马正准备启程。摄政王也已经用过早餐，站在他的战马旁边。过了片刻，杨珅和郭云龙被侍卫官员引至摄政王前。他们虽然是大明平西伯差遣来的使者，一个是明朝武将二品，一个是武将三品，但他们是奉命前来乞师，又慑于多尔衮的声威，到了多尔衮面前立即跪下，不敢抬头，齐声说道：

“参见王爷！”

多尔衮向年纪稍长的问道：“你们谁是明朝的副将杨珅？”

“末将就是。”

多尔衮将目光移向另一边：“你的名字？”

“末将是游击将军郭云龙。”

“啊，啊。”多尔衮微露笑容，接着说道，“你们送来的平西伯的紧急书信，昨晚我已经看了。我备了回书一封，正命汉文笔帖式在路上停驻时候抓紧誊写。大军今晚要在奔往山海关的路上一个叫西拉塔拉的地方休息，到时将盖好摄政王印玺的回书交给你们。你们可星夜兼程，奔回山海，向平西伯复命。”

杨珅虽然已经知道清朝大军今日要往山海关去，但听了摄政王的话仍然吃惊。他大胆地抬起头来，说道：

“摄政王爷！末将在山海卫动身时，我家伯爷面谕：说我关宁将士将坚守山海卫，对流贼迎头痛击，务请摄政王率大军从中协、西协——也就是从蓟州与密云一带进入长城，与我关宁兵对流贼前后夹击。山海城中的兵将已经够多……”

多尔衮沉下脸色，说道：“此是重要戎机，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本摄政王已经决定将平西伯晋爵藩王，关宁将校一律晋升一级。待消灭流贼之后，宁远将士仍然镇守宁远，原来所占土地仍归故主，眷属们免得随军迁徙之苦。至于从何处进入长城，本摄政王自有决定。昨夜本王已下令全军从此向山海关去，马上就启程了，你们随本营一道走吧。”

一位称作包衣牛录的官员捧来一包银子，送到杨珅和郭云龙面前，说道：

“你们带有十名护卫，这是摄政王爷赏赐的二百两银子，快谢恩赏！”

郭云龙双手将银子接住，大声说道：“谢摄政王爷恩赏！”

杨珅虽然心里还有疙瘩，但也跟着说了一句：“谢摄政王爷恩赏！”与郭云龙一起叩头，起身离去。此时，满、蒙、汉八旗兵的步骑各营，已经按照昨日的行军序列动身，原野上旌旗猎猎，十分威武雄壮。

多尔衮今日没有坐轿，而是骑马赶路。因为他昨晚睡眠很少，不久就在马蹄有节奏的嘚嘚声中半入睡了。

当天赶到西拉塔拉地方宿营。杨珅、郭云龙休息片刻，拿到密封的摄政王给吴三桂的回书，赶快登程，向山海关奔驰而去。

多尔衮休息到四更时候，指挥大军出发。为着抢在李自成之前到达山海城，他不顾身体不好，继续乘战马，路上很少休息。自从在翁后收到吴三桂的借兵书信后，他断然改变原来进兵方略，转向宁远和山海关前进，同时在复信中要吴三桂投降大清。这是一着险棋。万一吴三桂不肯投降，不仅贻误戎机，而且他在大清国的威望也会大大地受损。他一面赶路，一面为这一着棋的成败操心。

四月二十日下午，多尔衮到了连山。他下令大军继续赶路，到宁远城也不停留。大约酉时左右，他忽然接到禀报：有两位吴三桂的使者来了。他立马等候，吩咐说：

“快叫吴三桂的使者来见！也快传范、洪两位学士来我这里！”他随即从马上下来，心中暗问：“会不会是吴三桂不愿意开关投降，来书阻止我军前进？”

范文程和洪承畴先来到，恭立在多尔衮身后。随即两位吴三桂的使者也被带来了。两人一齐跪下磕头。多尔衮认识其中一位是郭云龙，问道：

“杨副将怎么没来？”

郭云龙回答：“李自成今日可到山海城下，所以我家伯爷留下杨珅协助他部署作战之事，命我同这位游击将军孙文焕前来恭呈书子。”

他边说边从怀中取出密书，双手呈上。一个随侍上前接住。多尔衮示意叫他先递给范文程，而后对两位使者说：

“你们先退下休息，稍等片刻，本摄政王有话面谕。”

两人退下以后，多尔衮回头看见范文程和洪承畴正在一起阅读密书。

“书子上说些什么？”多尔衮问道。

书子在洪承畴手中。他赶紧小声念道：“大明敕封平西伯兼关宁总兵官吴三桂致书于大清摄政王殿下……”

多尔衮略有不悦之色，说道：“念重要的话，念重要的话。到底他来书为了何事？”

洪承畴心中一震，知道摄政王对吴三桂在书信中仍旧称自己的明朝官衔不高兴，赶快说道：

“这下边的话十分重要。他已投降我朝，决定将山海关让出来，请我大军进关，剿灭流贼。臣的福建乡音太重，请范学士读给王爷听。”

范文程接过吴三桂的书信，清一下喉咙，字字清楚地低声读道：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尤其小也。

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

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

又，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军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下边还有几句不关紧要的话，范文程都不念了。摄政王十分高兴，马上将郭云龙和孙文焕叫来，命他们立即返回山海，向平西伯禀报：摄政王率大军过宁远不停，今晚到沙河略事休息，明日午后到达山海关外。大军驻扎欢喜岭下，他本人驻在威远堡，在威远堡等候吴三桂来见。

兵败山海关

第二十七章

杨珅和郭云龙出发后，吴三桂的心落下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腾出手来，加紧部署迎战李自成的战事。他一面部署在西罗城外与大顺军作殊死鏖战，一面将胜败前途寄托在满洲兵能够及时从中协或西协进入长城，抄大顺军的后路，使大顺腹背受敌。

部署完毕，吴三桂便下令在南郊演武厅搭起一座台子，召集部分关宁将士、高级幕僚以及佘一元等地方士绅，开一次誓师大会，振奋士气。台子上边设有香案，香案后设有一张供神的长形条几，上边供着用黄纸书写的大明皇帝的牌位，牌位前是香烟缭绕的黄铜香炉，香炉两旁点燃着茶杯粗的白色蜡烛。吴三桂在庄严的军乐声中率领文武要员与地方士绅，向崇祯皇帝的神主行三跪九叩头礼。直到此刻，吴三桂依旧相信自己是大明的忠臣，当他率领众人行礼时，大家都满怀凄怆，几乎下泪。

行礼以后，吴三桂慷慨陈词，说明他决计诱敌深入，在山海城外，痛歼流贼，救出太子，重建大明江山。接着，他讲到兵饷奇缺，不能让将士空腹杀贼，只好请地方士绅代为筹饷。他的口气中带有威胁意味，也很打动人心。

这时，吴三桂得到禀报：李自成的东征大军，离永平只有一天的路程了。由于杨珅和郭云龙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吴三桂又想到必须避免同李自成马上交战。他与几位谋士经过一阵密商，决定派遣七位地方士绅，赶快前往永平，迎接李自成，请大顺军暂时不要前进，等候平西伯差人前来议和。几位士绅明知这份差使不但徒劳，而且有性命危险，可是不能不去。他们赶快回到家中，与父母妻儿洒泪相别，骑上平西伯行辕为

他们准备的马匹，匆匆向永平出发。

午饭前，吴三桂登上西罗城巡视；又从城头往北走，察看一座小城，名叫北翼城。它的东城墙就是长城。吴三桂在城头站住，向北边观望一阵，对左右幕僚说道：

“北翼城十分重要，是什么人在此守城？”

一位参将回答：“守将名叫吴国忠，是一位千总，叫他来叩见钧座么？”

“不用了。”吴三桂转向举人佘一元问道，“这座小城很重要，也是当年戚继光主持修的？”

佘一元回答：“不，这座小城的时间近。崇祯十五年，杨嗣昌做山永巡抚，修筑北翼城和南翼城，没想到今天很有用了。”

吴三桂因为挂心向清朝借兵的消息，没有再看别处，就从山海关的左边下城，同幕僚们和佘举人分手，带着护卫们回公馆去了。

已经中午了。吴三桂进了内宅上房，看见爱妾陈圆圆正在神像前焚香许愿。明朝人最崇拜关公，尊为协天大帝。在平西伯的上房后墙正中间也悬挂着一轴关公画像，是从宁远带来的。陈圆圆正要跪下去磕头许愿。吴三桂问道：

“为什么人许愿？”

“流贼快要来到，这是伯爷进关后的第一次大战，愿关帝爷保佑伯爷在战场上兵锋无敌，旗开得胜，杀败流贼。”

“你也要祝愿满洲兵顺利地进入长城，与我军从东西夹击流贼。”

吴三桂刚说完这句话，忽听仆人禀报：杨副将与郭游击已经回来，等候传见。吴三桂蓦然一喜，回头大声说：

“快，请他们到小书房中！”

杨珅约莫三十四五岁年纪，原是白净面皮，眼睛有神，仪表堂堂；经过近几天日夜奔波，又怕受吴三桂的严责，面色发暗，消瘦了许多。

吴三桂看见杨副将的样子，吃了一惊，问道：“子玉，你见到多尔衮了么？”

“回禀伯爷，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满、蒙、汉八旗大军日夜兼程，直奔山海关来了。”

“啊？！奔往山海关来？不是从中协或西协进入长城？”

杨珅赶快从怀中取出多尔衮的回书，双手呈给主帅，说道：

“请钧座先看一看清朝摄政王的这封书子，卑职再面禀其他情况。”

吴三桂接过书信，抽出来展开一看，基本清楚了，在心中说道：“完了！完了！这可是俗话说的，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他原来梦想他能够代表明朝旧臣，与清兵合力打败流贼，恢复大明江山，万没想到，多尔衮乘机胁迫他投降清朝，抢先占据山海关，使他不但不能成申包胥流芳千古，反而成了勾引清兵进入中原的千古罪人。这么一想，他的手索索打颤，愤怒地向杨珅问道：

“我们原来探听确实，多尔衮决定按照往年惯例，率领八旗兵从中协和西协进入长城。我们写去借兵书信，也是这个主张，与他的想法一样。怎么突然变卦？你们见了他，当面怎么说的？你平日很会办事，也有心计，我将你看成心腹，怎么中了他的奸计？”

杨珅和郭云龙从椅子上站起来，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吴三桂明白这是狡诈的多尔衮见机变卦，要趁此机会夺取山海关，灭亡中国。他原来的好梦落空了，他父亲、住在北京的母亲和全家三十余口的性命难保了。他更明白自己身为亡国之臣，万事皆空，正如俗话所说：皮已经剥掉了，毛怎么能再生长？他深深地叹口气，落下眼泪，对杨珅和郭云龙说：

“事情如此结果，出我意外。但这事责任不在你们二位。我本来要留你们吃午饭，可是我此时心绪很乱，也很伤心，不留你们了。你们先回家休息，晚上到我这里用饭，我有事同你们商量。关于清兵要来山海的事，请暂守机密，对任何人不要泄露，以免士民惊骇，乱我军心。”

两位将领深谙平西伯的心境，心怀悲愤，向主帅拱手辞出。走出行辕大门时，有两三位平日厮熟的军官笑着迎上来，向他们先道辛苦，接着小声询问向清朝借兵结果。他们摆摆手，不肯回答。人们登时心头一沉，收起了脸上笑容，退后一步，让他们赶快走了。

杨珅与郭云龙走后，吴三桂将多尔衮的书信揣进怀里，去内宅用膳。陪他用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爱妾陈圆圆，一个是陈圆圆的养母陈太太。陈圆圆看见伯爵脸色烦恼，闷闷饮酒，使她对战事很不放心。她生长江南，从未经过战乱。在她的家乡，如今正是风光美好的时节。如古人说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又如古人说的，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自从嫁到北方，如今是第一次遇到战争，而且不是小战，是关乎吴平西和关宁军生死存亡的大战。但是照吴府一向规矩，军旅事不许女人们随便打听，所以她只能偷眼观察平西伯的神色，温柔殷勤地敬酒。眼看一顿午饭快吃毕了，她有点沉不住气了，又看见养母几次向她暗递眼色，于是胆怯地小声问道：

“杨副将今日从满洲回来，有何好的消息？”

吴三桂站了起来，从一个丫环手中接过一杯温茶漱漱口，望着陈圆圆说道：

“军旅事你不用打听，两日内你自会明白。如今看来，必能杀败流贼，收复北京。”

陈圆圆蓦然一喜，如花的脸颊上绽开笑容，用苏州口音的娇声说道：“妾祝贺伯爷将建立不世大功！”

吴三桂没有笑容，在心中叹了口气，停住脚步，向美貌的爱妾和陈太太嘱咐：

“吩咐小厨房，预备几样精致菜肴，晚饭我要在书房中宴请三位文武官员。”说毕，他就大踏步出去了。

吴三桂走进书房，在一个蒙着虎皮的躺椅上躺下去休息。局势的变化使他震惊，也使他不知所措。他本想闭目休息一阵，但是心乱如麻，忍不住重新掏出多尔衮的书信仔细观看。他心中骂道：“妈的，说什么代我报君父之仇，明明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逼我投降，灭我中国！”他从躺椅上一跃而起，在书房中来回走了片刻，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颓然坐下，深深地叹口长气。恰在此时，一个心腹丫环，双手捧着一个朱漆长方茶盘，上边放着细瓷工笔花鸟盖碗，送到平西伯老爷面前。主人漫不经心地自己揭开碗盖，又漫不经心地将碗盖放在茶盘上，端起茶碗喝了一口，突然将茶碗向砖地上用力一摔，摔得粉碎。丫环大吃一惊，双手猛一摇晃，碗盖落到地上，碎成几块。丫环顾不得收拾地上瓷片，扑通跪下，浑身战栗，哽咽说：

“奴婢倒的是一碗温茶，没想烫了老爷的嘴。”

住在隔壁小房间中随时等候呼唤的仆人王进财慌忙进来二话不说，弯身抢着拣拾地上的瓷片。吴三桂迅速冷静下来，对丫环说：

“我不是生你的气，同你毫不相干，不要害怕。翠莲，你走吧，见陈夫人不要说我在书房中生气。”

看着王进财将地上的碎瓷片收拾干净，吴三桂吩咐说：

“进财，你快去将宁参议请来，我有要事同他商量。你顺便告诉行辕二门和大门口的值勤官员，伯爷我下午有紧要公事，凡不是我特意召见的，一概不传。”

不过片刻，王进财将参议官宁致远带了进来。此人原是生员，乡试未中举，自认为走科举这条路不能致身青云，转而欲以军功图成，前几年由朋友荐入吴三桂幕中，很快便得到重用，倚为心腹。他参与了向满洲借

兵的秘密决策。

吴三桂先呼着他的表字问道："子静，杨副将与郭游击已经回来，你见到了么？"

"我听说他们在翁后地方遇到了多尔衮。他们借兵的结果如何？"

吴三桂没有回答，将多尔衮的回书交给宁致远，让他自己去看。

宁致远看了多尔衮的书信以后，脸色大变，一时说不出话来。

吴三桂问道："子静，你怎么不说话呀？"

宁致远抬起头来，恐惧地说道："鄙意以为，佘一元平日留心满洲情形，颇有见解。可以请他前来，共商对策。"

吴三桂沉吟说："会不会泄露消息过早，使山海百姓惊扰？"

"一二日内，李自成的十万流贼与多尔衮的数万清兵，将同时到达山海，局势万分紧迫。流贼从西边来，人尽皆知。清兵正从北边来，尚无人知。但是至迟明日上午，必须使士民知道，以免临时惊慌扰攘，影响对流贼作战。"

吴三桂认为这话有道理，说道："好，叫仆人请他速来！"

佘一元行礼坐下之后，仆人献茶退出。吴三桂将清朝大军直奔山海关的消息告诉了他，并将多尔衮的书子交给他亲自一看。佘一元看了一遍，头脑完全蒙了。不久前听吴三桂说将向清朝借兵，他虽然口头上说这是申包胥哭秦廷，心中却不由得想到石敬瑭。现在看了多尔衮的书信，恍然明白，多尔衮要趁机灭亡中国，收降吴三桂，绝不许扶崇祯太子登极，也绝不许再有一个石敬瑭！眼看清兵就要来到，三百年汉族江山，就要亡于一旦，佘一元既十分恐慌，又十分痛心，面色苍白，浑身打颤，落下眼泪，半天说不出话来。

吴三桂并不甘心背叛汉族，留下千古汉奸罪名。看见佘一元的悲愤表情，他不禁也落下热泪。他呼着佘一元的表字说道：

"占一仁兄，我今日请你前来，不是谈亡国之痛，是想请教你如何应付当前这种局面。大约再有两天，多尔衮就率领清兵来到，我如何应付好这个局面？"

佘一元说："我虽未入仕，但是两天后清兵进关，我就要遵令剃发，不能不为之痛哭。一元五岁入学读书，十岁前背完'四书'，接着就背诵《孝经》。《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所以汉人不剃发，不刮脸，以别于胡人。不幸生逢末世，竟连父母所遗尚不能保，岂不痛哉！”

吴三桂说：“如今国家尚不能保，遑论胡子头发！请问，你有没有好的主意，让多尔衮不占领山海关？”

佘一元长叹一声，说道：“事已至此，毫无善策。多尔衮这个人，心狠手辣。他决定要进山海关，打通清兵以后的南下大道。钧座若抗拒无力，反招大祸。”

“我原来想借清兵杀败流贼，从战场夺回太子，扶他登极。此梦今已落空。”

“满族人要占领北京，恢复金朝盛世局面，并非始于今日，而始于皇太极继位以后。努尔哈赤在位时，俘虏了汉人，有的杀掉，有的分给满族人家中为奴。皇太极继位后，俘虏的汉人一律不杀，已经被卖作奴隶的汉人都予释放，还其自由之身。凡是被拆散的家庭，令其团聚。所以天聪年间，辽东的满汉两族之间不再仇视，和平相处，各安生业。皇太极还招降了许多明朝叛兵叛将，尽量优待。像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部下泛海投降，皇太极都派人迎接，并且都封为王。到崇祯九年，也就是清太宗天聪十年，满洲内部政局稳定，人口大增，兵力强盛，开始有问鼎中原之志。今日见明朝已亡，李自成又绝非汉高祖、唐太宗一流人物，多尔衮岂能善罢甘休，坐失良机？这次清兵南下，其目的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如果一战杀败流贼，大概不出数月，清朝就会迁都北京，绝不再割据一隅。”

“多尔衮要在北京城建立清朝？”

“多尔衮这次率兵南下是继承皇太极的遗志。不管钧座是否派使者前去借兵，多尔衮都会乘李自成之乱率清兵南下。这道理就是，就是……”

佘一元一时想不起来用什么适当的话表达他的思想，不免打了顿儿。宁致远赶快说：

“朝代兴衰，关乎气数，非人事可以左右。”

佘一元毕竟读书较多，对宁致远说道：“不然，子静兄。欧阳修云：‘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我倒是更为相信人事。古人有言：‘势有所必至，理有所固然。’崇祯丙子，皇太极将后金国改称大清，废称汗号，改称皇帝，在沈阳南郊筑坛，祭告天地，受满、蒙、汉百官和朝鲜使臣朝贺。其入主中原之雄心已昭然若揭，而对这样大事，明朝大臣如在梦中。这次多尔衮之志在于灭亡中国，夺取山海关只是顺手牵羊。即使伯爷不派人前去借兵，多尔衮从蓟州、密云一带进入长城，仍然会杀败流贼，在北京建立清朝。伯爷借兵，只不过使多尔衮临时改变进兵之路，并不改变战争结局。”

吴三桂听到这里，向佘一元含泪问道：“照你说来，我吴某只能做亡国之臣？”

佘一元正要回答，王进财进来，向主人禀报：

“佘举人老爷府上有仆人来传话，为老太太看病的陈大夫已经请到，请佘老爷速回，与陈大夫斟酌脉方。”

佘一元赶快用袍袖擦干眼泪，起身告辞。吴三桂用手势使他稍留片刻，又挥手使仆人退出。他向佘一元探身说道：

“我知道占一仁兄是一位孝子，既然令堂老夫人玉体违和，我不敢强留。只是还有件事，尚需请教，说完以后，你就回府。”

“钧座有何事垂问？”

“大概两三天内，流贼与清兵会同时来到山海，如何对付为好？”

“常言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李贼攻破北京，逼死帝后，灭亡明朝，此是不共戴天之仇。且李贼进京之后，不改贼性，纵兵奸淫妇女，拷掠官绅索饷，弄得天怒人怨。钧座必须亲率将士，一战杀败流贼。而清朝之兴旺局面与明朝数年来的内乱与衰亡情况，恰恰相反。故今日形势，钧座只有联清剿贼一条路走，他非一元所知。”

佘一元正要拱手辞出，又忽然想起一句要紧的话，低声说道：

“多尔衮来到时，必然驻军欢喜岭或威远堡，等着你去朝见。请千万为全山海城的无辜百姓考虑，使之免遭屠戮之祸。”

吴三桂轻轻点头，叹一口气，与佘一元拱手相别。

同佘一元谈话之后，吴三桂不再幻想清兵还会退回沈阳。他向宁致远说道：

“子静，多尔衮乘我之危，逼我投降清朝，我实在不能甘心。但是权衡轻重，我认为宁可投降清朝，绝不投降流贼。你看怎样？”

“钧座所见甚是，甚是。事到如今，已无犹豫余地。望即速决定，今晚再给多尔衮写封书子，请他率大军星夜前来。我们在一二日内诱敌深入，与大清兵合力将流贼消灭在山海城下，收复北京。”

“‘太子未死，目前在李贼军中。倘若夺回太子，即拥戴太子登极，以系天下臣民之望。’这话是否写在信中？”

宁致远沉吟片刻，摇摇头说：“我看不提为好。多尔衮在来书中有消灭流贼之语，也说了为崇祯帝复仇的话，独不提恢复大明江山，他要使清朝建都北京之意甚明。况且多尔衮以大清摄政王的身份晋封钧座为平西王，你已经变成了大清的，大清的……”

“你直说吧，多尔衮使我变成了大清的降臣，也就是他多尔衮手下的降臣！”

“唉唉，事情就是这样。木已成舟，只好如此，只好如此。”

“我本来是大明崇祯皇帝敕封的平西伯，硬逼我留下千古汉奸骂名，我姓吴的死不甘心！”分明受到良心责备，吴三桂落下眼泪，又小声呼喊道，“我这个亡国之臣，对不起殉国的先皇帝，对不起落入贼手的太子！”

“伯爷，请千万不要这样想。伯爷欲效申包胥秦廷之哭，向清朝借兵并非投降。但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遇着个多尔衮确实厉害，后世会原谅你的苦衷。何况在明朝异姓不能封王，你充其量升到侯爵。如今你实际尚未向清朝投降，多尔衮就封你为王，同早投降的尚可喜、耿仲明等同样看待。伯爷，你一晋封为王，你的麾下文武旧部都将跟着提升，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吴三桂没有做声，暗想着宁致远的这番话也有道理，轻轻地叹一口气。

宁致远接着说道：“还有一件大事，也是一大难题，我想钧座定会想到。倘若投降清朝，这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伯爷，你不能不为携进关内的二十万宁远难民着想。倘若处理不善……”

吴三桂心中一动，赶快说：“你说下去，说下去。”

“按照多尔衮的书信，只要降顺清朝，等打过这一仗之后，宁远内迁难民，还可以回归故里，原有土地房舍，仍归故主，祖宗坟墓可以相守。这二十万辽民的天大困难，辽民与本地居民的利害纷争，随之冰释。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目前情况紧急，望钧座深味此言，当机立断，转祸为福。”

吴三桂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中走了一圈，脚步沉重地走回原位坐下，叹息一声，在心中忿忿地说道：“好啊，光棍不吃眼前亏，老子日后总会有出这口气的时候！”

吴三桂重新坐下后，吩咐宁致远立刻为他起草给多尔衮的第二封书信。信稿写成后，他又反复斟酌，修改一遍。虽然多尔衮在回书中已经封他为平西王，然而一则为了表示他的身份，二则一时不能扭转他仅存的一点民族感情，他用的仍是“大明平西伯”的名义，对于大清朝摄政王封他为王爵的事，也没有一句表示谢恩的话。

晚上，他在书房中设便宴为杨珅和郭云龙洗尘；当夜便派郭云龙偕另一位游击衔的将领孙文焕，往宁远的路上迎接多尔衮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吴三桂在行辕大厅中召集紧急会议，游击以上将领和高级幕僚全出席了。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文武官员们按品级肃立面前，恭听他讲话。他要将目前的局势向大家讲清楚。

他说："多尔衮原来打算从蓟州、密云之间进入长城，可是在翁后接到我的借兵书子以后，忽然改变主意，已经转向正南，直奔山海关来，估计后日可到。"

一位将领愤愤地说："这是乘人之危，想不费一枪一刀，占领梦想多年不能到手的山海关噢，什么帮助我朝！伯爷，你答应让清兵进关么？"

另一个人问："伯爷，太子在流贼军中。杀败流贼之后，夺回太子，满洲人同意我们扶太子登极么？"

又有人说："我家老将军在流贼军中，怎么办？"

吴三桂心中明白，满洲人绝不会留下太子的性命，也明白一旦同李自成刀兵相见，他的父亲、母亲和住在北京的全家人必遭屠戮，悲声说道：

"唉，我身为大将，既不能扶太子登极，也不能保父母性命，不忠不孝！"随即失声痛哭。

杨珅接着向大家说明在翁后遇见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以后的情况，还说多尔衮已经将平西伯晋封为平西王，平西王爷麾下文武官员都将相应提升，流散在关内的眷属都可以返回宁远，收回田地房屋，守着祖宗坟墓，安居乐业。听了杨珅对时局的补充介绍以后，大家的心情开始变了。

散会以后，各将领都赶快将局势的突然变化告诉自己的下属。关宁军只好接受这既成事实。因知道清兵即将来到，将要合力战败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仇，士气反而突然提高了。

宁致远奉吴三桂之命，约请地方士绅佘一元等，将清兵即将来到的消息传知百姓，不要惊慌。吴三桂另外派出二三百人清除威远堡土寨内外的荒草、榛莽、牛羊粪便，清理出一条干净道路，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清摄政王。

第二十八章

自崇祯十三年秋天进入河南以来，李自成每次出兵都是高高兴兴，认为胜利就在眼前，马到必然成功，而这次东征则与往日截然不同。他虽然

当众绝不露出一个字的真实想法，但内心十分沉重，对胜利毫无信心，常常想到可能会无功而返，想到会吃败仗，甚至想到会出现十分可怕的局面。他心中明白，东征的人马只有六万，而北京只有大约一万左右战斗力不强的人马守城。万一在山海卫战争失利，不但不能靠北京增援，而且连退回北京、固守待援也不容易。

他到通州时，离天黑尚早。他担心局势会有变化，命刘宗敏和李过率大军继续前进，自己率御营三千人马停留一晚，明日四更再继续赶路。驻下以后，他稍事休息，立刻命传事官员将宋献策叫来，商议他在马鞍上反复考虑的问题。他很动感情地向军师说道：

“献策，自崇祯二年起义，至今整整十六年了。这十六年中，孤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可是很少像今日出征这样心思沉重。你是我的心腹重臣，可知道这是为什么？”

宋献策回答：“臣虽甚愚，但圣心沉重，臣岂能不知？陛下出征之前，臣曾几次直言谏阻，也只为欲在关键时候，报圣眷于万一耳。今日既已东征，臣所考虑者，唯一旦战事不利，如何能使局势不至于不可收拾。”

李自成心头更加沉重，低声说道：

“献策，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么？我想，吴三桂顶多只有三万多人马。万一我们去山海卫作战不利，可以全师而退。当然，出师不利，会大损我军士气，也会大损孤的威望。孤的心头沉重，不过为此罢了。”

“不，陛下！臣所担心的不是三四万关宁人马，而是担心我军正与吴三桂相持于山海城下，东虏精锐之师已经来到北京近郊了。”

“会这样快？”

“长城自山海关至居庸关，绵亘一千余里。崇祯年间，东虏几次南犯，都是从蓟州、密云一带，找一个无兵防守的口子，自由进出。我大顺军虽然攻占燕京，却无兵防守长城。蓟州、密云两州县，何等重要，不但无兵驻防，连州县官也没有委派。一旦有警，无人禀报。我们如瞽如聋，必将措手不及。”

李自成不觉脊背上冒出汗来，只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皇帝身份，仍然保持着庄严冷静的神情。沉默片刻，他命人去传刘体纯速来，然后又向军师小声问道：

“万一东虏南下，你有何良策可以解救我大顺军的眼下危局？”

“陛下，目前我兵过少，所以吴三桂敢于拒降，满洲兵敢于南犯。臣忝为军师，实无根本良策。倘若与吴三桂接战，必须一战取胜，迫其降顺，否则应迅速退兵，以防满洲兵从蓟州、密云一带过来，使我腹背受敌。”

“我军同吴三桂接战之后，倘若一时不分胜负，如何退兵？”

“吴三桂只是我大顺朝的癣疥之疾，真正的强敌是满洲人，必须从山海卫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东虏。”

“孤有意调刘芳亮火速全师来防守燕京，你看如何？”

“臣也想过这一着棋，但不敢向陛下说出。”

“为什么？”

“刘芳亮所率偏师，原来不足二十万人；渡河入晋以后，凡是重要之处，不能不留兵驻守；由于兵力逐渐分散，到真定已成强弩之末。如果调他防守燕京，豫北、冀南、冀中各府州县，即将无兵弹压，处处叛乱，土地与人民均非我有。故刘芳亮手中的几万人马，不到万不得已，臣以为不要调动为好。”

李自成站立起来，在屋中低头彷徨，深深地叹一口气。

一名御前侍卫在帘外禀道：“启奏陛下，刘体纯奉旨来到！”

李自成回答：“叫他进来！”

刘体纯被引进来后，先向李自成叩头。李自成轻声说道：

“二虎，站起来吧。你处可有什么新消息？满洲兵有何动静？”

“回陛下，满洲兵消息，在山海城中传说不一。有人说满、蒙、汉八旗兵正在向沈阳集中，有人说八旗兵已经出动。近几年来，满洲人对关内的朝政大事，军旅部署，随时侦探很明，我们却对满洲的动静不很清楚。崇祯十几年中，东虏几次进入长城，事先明朝都没防备，就因为侦探不灵，等着挨打。何况我大顺朝一直在内地对明朝作战，没有将满洲放在心中；进入燕京以后，才明白我朝的真正强敌不是明朝，是满洲人。我们平日探听明朝的各种消息很容易，如今事到临头，探听满洲方面的消息十分困难……”

李自成明白刘体纯的困难，但仍叮嘱说：

“二虎，要继续多派细作打探吴三桂和满洲方面的各种动静，不怕多花银子。我是大小战争中滚出来的，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情况不明，两眼黢黑！”

刘体纯退出以后，李自成又叹了口气，对军师说：

“献策，这次东征之前，满朝文武，谏阻孤东征的只有你与李岩二人。看来你们的谏阻是有道理的。如今应该如何才好？”

宋献策心中一动，不敢急于回答，也不敢说出他的真实意见。李自成催促道：

“有话你不妨直说。今日是大军东征的第一天，离山海卫尚远；到两军交战时，你说出来就晚了。”

宋献策见皇上确有诚意询问他的意见，而这是他再一次谏阻东征的机会，如果放弃这个机会，必将留下终生悔恨。他抛开顾虑，恳切地对李自成说道：

“陛下！目前看来，满洲兵在何处，是否已经出动，打算从何处进犯幽燕，是否已与吴三桂勾结一起，种种实情，我朝全然不知。自古用兵，在出兵前十分重视‘庙算’。孙子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请恕臣死罪，容臣在大战前得尽忠言，以报陛下知遇之恩……”

“你说下去，说下去，有话直说不妨。”

宋献策继续说道：“数年来，陛下兵锋所至，无不克捷。往年兢兢业业之心渐少，听阿谀颂扬的话日多。从渡河入晋以来，陛下与左右之人，都以为天下已经到手，只等到燕京举行登极大典，就有了万里江山，江南各地可传檄而定。等到吴三桂绝不投降，才有讨伐之议；而直到此时，尚无人看出明朝亡后，能与我朝争天下的强敌不是吴三桂，而是东虏。正所谓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目前，因为我对敌人动静茫然不知，贸然孤军东征，所以就没有‘庙算’，正如古人所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李自成心中蓦然震动，且有点生气，将眼一瞪，而左眼下边的箭伤疤痕，这时就显得特别怕人。他没有大怒，用冷冷的口吻说道：

“今日是东征的第一天，你专说扫兴的话！”

宋献策立刻跪到地下，颤声说道：“臣死罪！死罪！”

李自成望着跪在地下的宋献策，没有再说什么责备的话，也没叫他平身。望着望着，他忽然看见，宋献策的两鬓上有了许多白发，下巴上也有一些白须，而三四年前，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崇祯十三年十月间宋献策来到军中，不但献上《谶记》，立了非凡大功，而且在重要谋略上，在帮助他进行大顺军的新建制上，都献出了心血，非一般文臣可及。他想了一想，用温和的口气说道：

“你说得有道理，也是出自忠心，快坐下，孤不会怪你。孤有重要话问你，快坐下吧。”

宋献策叩了个头，重新坐下。李自成紧皱双眉，小声问道：

“军师，你是孤的股肱之臣，几年来同心同德，共建大业。目前东征胜败，大业所系。你替孤拿个主意。”

宋献策看出来李自成心中彷徨，壮着胆子说道：“请陛下拿出壮士断腕决心，传旨停止东征，三万人马在通州准备迎敌，三万人马回燕京准备守城。”

李自成说道：“不行，此计孤不同意！”

宋献策不敢驳辩，胆怯地问道：“陛下有何睿见？”

李自成紧皱双眉，神情威严，小声说道：“献策！你想想，如今大军已经启程，天下臣民皆知，消息也已经传往长安，连吴三桂那方面也知道了。事已至此，不见敌而忽然退兵，自毁士气，自乱阵脚，自损声威，自古无此用兵之道，不仅见笑于今世，也将贻讥于后人。”

李自成停下来，沉思片刻后，下定了决心，说道：

“献策，东征之举不能中止，一中止即葬送了国家威望，破坏了全军士气。现在你用笔将孤的谕旨记下来，今夜就迅速发出，不可耽误。”

“遵旨！”

宋献策走到陈设笔砚的桌边，打开墨盒，膏好毛笔，摊开一张笺纸，回头望着李自成说道：

“请陛下谕示。”

李自成说：“你记清楚，第一件，燕京各城门严禁出入，不许官员外逃。第二件，将城中存放的红衣大炮，全交李岩迅速运到城上，安好炮位，检查弹药，擦净炮膛，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临时慌张……”

宋献策不觉说道：“是，是，非常重要！”

“啊，还有一件大事，孤几乎忘了。”

“请陛下谕示。”

“传谕留守长安的权将军泽侯田见秀：张献忠已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伪号，派重兵驻在广元，又派出一支人马进犯汉中。田见秀务必速派得力将领，剿灭进犯汉中一带的张献忠零股逆贼，夺取广元，并作好准备，俟孤回师长安以后，即派大军入川，扫荡献贼，不使其割据一方，为患将来。”

宋献策将记录恭述一遍，问道：“还有何谕示没有？”

李自成说：“没有别的紧急事啦。你回到随征军师府，将这几道谕旨办

妥，晚膳后送来，孤看过以后，即由你军师府连夜发出。”

宋献策马上回到随征军师府，将两位机要书记官叫到面前，从怀中取出皇上的口谕记录，命他们分别拟好谕旨稿子。宋献策将稿子仔细看过，改动几个字，然后命人赶快送进行宫去，请皇上亲自一阅。

崇祯十六年五月建立新顺政权后，因军政事务日繁，以新顺王名义发出的各种告示、命令，都是文臣拟稿，经他过目，由他用朱笔在稿子后边写一个草书“行”字，俗称“画行”。这文件就可以由分管的文臣用楷书誊抄，再请掌玺官加盖印玺，向外发出。到西安建立了大顺朝，制度更为严密，而李自成对“画行”也已经成了习惯。

李自成正要用晚膳，简单的、热腾腾的菜肴已经摆到桌上，军师府拟好的谕旨稿子送到了。李自成用朱笔画行之后，立刻交军师府来的官员带回。

为着明早四更就要出发，李自成必须赶快睡觉。然而他躺下以后，迟迟未能入睡。他今天在马上本来想了许多问题，经过同宋献策的深谈，心中更加清楚：此次东征吴三桂很是失计。如果一战不胜，满洲兵乘机来到，局势将不可收拾。后来他又想起来窦妃也曾对他婉言谏阻。当窦妃知道他决定要亲自东征的时候，胆怯地对他说道：

“皇上，北京重地，陛下不可离开，命一位大将代陛下东征不可以么？”

李自成没有马上说话，一则不愿助长妇女干政之渐，二则他有难言之苦，不能对窦妃明说。可恨的是，大顺军进入北京以后，很快贪恋女色，抢掠财物，士气颓丧。他听说一般将士认为，李王进北京为的是打天下，文武官员们为的是封官晋爵，他们下级将士为的是“子女玉帛”，自古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情况，不但他自己心中明白，宋献策和李岩二人也明白，还有他的侄儿李过也看得清楚。因为牵涉到刘宗敏，所以他们不肯明白说出。如今对着窦妃，李自成当然不肯明言。他只是轻轻叹口气，说了一句：

“目前情势，我必须御驾亲征，振作全军将士之气。不要几天，就可以胜利归来。”

出征那天，李自成用过早膳，正准备离开武英殿，窦妃跪下送行，神色黯然地说：

“从今日开始，臣妾每夜在武英殿丹墀上焚香拜天，祝愿皇上早日扫平逆贼，全胜归来。”

窦妃的神色使李自成感动，他拉她起来，对她说道：

“你不须为战事挂心，一切都会顺利。如今夜间，丹墀上风露很凉，容易使你……”

当时因御林军已经在东华门排好队伍，双喜进来催促皇上出宫，将李自成的话打断了。此刻因为不能入睡，窦妃的忧容又出现在他眼前。他轻轻叹了口气。

过了许久，窦妃的面影淡下去。罗虎忽然戎装整齐，腰挂长剑，恭立在他面前。他先是一喜，继而一惊，想起来罗虎已经在洞房中被刺身亡，惊骇地看着罗虎问道：

“小虎子，你……”

“是的，陛下，臣特来保驾东征。刚才臣已经拜见过军师，也见过了双喜哥，他们都高兴我能及时赶来。……陛下，请醒一醒，该用早膳了，快要启驾了。请醒一醒，陛下！”

李自成忽然看见罗虎的脖颈有一片血污，悲痛地叫道：

“罗虎！小虎子！……”

“不是小虎子。是我，陛下。”宋献策刚刚被李双喜带进来，站立在李自成的床前，“陛下，该启驾啦，今天要赶往密云！”

李自成醒了，耳边仿佛犹记得罗虎的声音：“陛下，请醒一醒！”他不禁感伤，赶快披衣起床，向军师问道：

“献策，昨日你很辛苦，睡眠如何？”

“臣深愧身为军师，有负陛下知遇之恩。”

“是为东征之事吗？”

“臣问心有愧，在床上难以成寐，不完全指陛下东征的事。”

“还有什么事使你睡不着觉？”

宋献策昨夜忽然想到不该同意派唐通和张若麒去山海犒军并劝说吴三桂投降。他非常后悔，后悔自己同牛金星号称李王的左辅右弼，几年来竟没有想到为李王物色和提拔一两个既懂军事，又善辞令的心腹能臣，关键时刻能够奉派出使，折冲于尊俎之间 [1] 。这不仅是宰相之失，也是军师之失！但这种后悔心情，他不能对皇上说出，恐怕会送了唐通和张若麒二人性命。唉，谁晓得他们见吴三桂以后说的什么话？搞的什么鬼？

吴三桂在山海卫南郊誓师的这一天，李自成到达了永平。这天晚上，他在临时驻地召集重要将领开会。由于明天黄昏前东征大军可以到达山海

西郊的石河西岸，再休息一夜，倘无意外变化，后天上午就要同吴三桂的关宁兵开始厮杀，所以今晚的会议特别重要。

开会的地方是在明朝蓟辽总督衙门的正堂。中间摆一方桌。李自成在方桌后面南而坐，椅背上搭有黄缎椅搭，表示他的皇上身份。因为椅子不够，只有军师宋献策和刘宗敏、李过两位权将军有椅子坐，其余从制将军以下大小将领二三百员，向李自成行过简单的拱手礼以后，整齐地坐到地上。李自成向军师轻轻点头，催他说话。宋献策站立起来，向大家说道：

“本军师奉皇上之命，将后天上午与吴三桂作战要领，告诉各位，务须重视。我说完以后，刘爷另有几句话要吩咐大家。然后各位赶快睡觉休息，明日四更用餐，五更以前出发。骑兵与火器营在前，赶在黄昏前到石河西岸扎营，如遇敌人阻拦或零股骚扰，即予痛击，确保大军在石河西岸三里以外扎营，休息一宿，后日上午进行鏖战。我军是孤军远征，皇上御驾前来，不能停留较久，必须在后日一战，将吴三桂的人马杀败，逼其投降。”

李自成提示一句：“你将山海卫的地理形势与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告诉大家。”

宋献策随即说明了山海卫的地理形势，特别说道：“关宁兵号称有五万之众，估计不会超过三万多人。只要在石河西岸将其战败，消灭其主要力量，迫其投降，我们这一仗就算大胜了。倘若能趁机先攻入西罗城，再攻入山海城，这一仗就算完完全全地大胜了。风闻满洲兵将要南下，是否已经动身，不得确实消息。按照往年惯例，满洲兵都是从蓟州、密云一带进入长城，倘若仍从这一带南犯，不但向西威逼北京，也可以截断我东征大军的后路，使我军腹背受敌，所以我请示陛下，命李友将军率领两千精兵留在永平守城，兼顾东西两面。总之，”宋献策稍微停顿一下，最后说道：“各位将领都是追随陛下多年，身经百战，为我大顺朝开国功臣。后日在石河西岸作战，关系重大，务望各位将领身先士卒，有进无退，再建奇功，不负陛下厚望！”

有人问道：“唐通将军率领他的人马随大军东征，今晚怎么没有见他？”

“唐将军另有重要派遣，已经从另外一条小路前去，所以今晚未来开会。”他转向李自成问道，“陛下有何面谕？”

李自成说：“关于后日的大战，你都说清楚了。请提营首总刘爷对大家说几句话，就各自休息吧。”

刘宗敏完全明白，这次作战与往日大不相同。首先，吴三桂的人马都是训练有素的“边兵”，非内地明军可比；其次，大顺军从占领北京至今，士气已大不如前；第三，吴三桂占据好的地势，既凭借山海城，又是以逸待劳；第四，有消息说，满洲兵即将南下。作为富有经验的大将，又肩负指挥战争的重任，他心头很沉重，脸如冷铁。现在他望着大家说

道：

“后日大战，关系重大，必须一战取胜。皇上立马高岗，指挥全局。我同各位将领亲冒炮火，蹈白刃，冲锋厮杀，有进无退。制将军以下的大小将领，凡有畏缩不前的，我就在阵上斩首，绝不宽恕！我的话完了，赶快休息！”

众将领纷纷退出。刘宗敏和李过也退出了。双喜和李强二人负责“行在”周围的警卫工作，都没有参加今晚的军事会议。这时双喜走了进来，说道：

“启禀父皇，从山海卫来了几位士绅求见，可以传他们进来么？”

李自成问道：“是谁差遣他们来的？”

“是吴三桂差遣来的。”

“快把降表呈上！”

“回父皇，他们没有带来降表。”

“不带吴三桂的降表，来做什么？”

“他们说，因来时十分匆忙，来不及写成降表。他们说，吴帅对他们说了，吴帅正在同众文武会议，决定投降，请李王不要逼得太紧，在永平暂停三日。三日之内，吴帅即率领亲信将领前来投降。”

“满洲兵现在何处？”

“儿臣反复追问，他们一口咬死，说吴三桂没有投降满洲；又说满洲方面的动静，他们丝毫不知。”

李自成转向军师问道：“献策，吴三桂忽然玩这一手，是何意思？”

宋献策冷冷一笑，说道：“必定吴三桂知道满洲兵将在两三天内进入长城，所以玩这一套缓兵之计。”

李自成点头说：“你说得很是，这是个很笨拙的缓兵之计。吴三桂在给他父亲的书子中已经把话说死，断不会突然又决定投降。如果因我大兵压境，真想投降，他自己不敢前来，至少可以差一二位得力将领和一二位心腹幕僚前来，不应差遣几位本地士绅前来。很显然，满洲兵在一二日内即会进入长城，所以我东征大军能够半路上耽误一天，对他就有好处。”

李自成向双喜吩咐：“来的人全部斩首，只留下一个仆人回去给吴三桂报信！”

宋献策赶快说："且慢！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吴三桂的亲信。他们是被逼着来的，杀了无益，反使百姓说陛下不仁。不如看管起来，一个不许跑掉。今晚让他们饱餐一顿，马匹喂好，明日五更让他们随御营东行。等打完一仗，再作处置。"

李自成对双喜说："就按照军师的话办，一个人不许跑掉。"

第二天是四月二十日，阳光明媚，天气和暖，将近六万的大顺军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分成几路，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军。中午略事休息打尖，继续前进。所过村镇，百姓逃避一空，甚至不闻鸡犬之声。李自成明白这情况十分不妙，至少说老百姓并不"归心"，更莫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不愿对任何人提起在路上所见情况，自己心中沉重，在旷野中策马前进。

黄昏以前，大顺军的骑兵先到了石河西岸。李自成的御营驻扎在石河西岸红瓦店西北大约三里远的一个高岗下边。趁着黄昏，他带着宋献策、刘宗敏、李过和几位重要将领，骑马视察明天的战场去了。

当李自成在石河西岸视察战场时，吴三桂也站在山海卫西城头上瞭望。他看见石河西岸南北十里，东西数里，处处是埋锅造饭的火光，知道大顺军确实远比关宁兵众多，明日的大战必将伏尸遍野，血流成河。然而，面对强敌，他已经胸有成竹，毫不害怕。看了一阵，他带一群文武亲信下城，骑马回平西伯行辕去了。

[1] 折冲于尊俎之间——折冲：指制服敌人。尊俎：古代的酒器和盛肉的祭器。折冲尊俎，指在会盟的酒宴上制胜对方。

第二十九章

四月二十日夜晚，对于李自成、多尔衮、吴三桂来说都极不寻常。

李自成把御营驻扎在距红瓦店约三里远的西北方。那里，紧靠一座小土岭脚下，有一座破败的山神庙。李自成的军帐就搭在山神庙旁，作战时他可以登上土岭高处观战。选择土岭观战，还因为这里有一个难得的地理条件：它通向红瓦店主战场的一面全是浅岗和旷野，便于李自成随时发出命令或派出人马增援；而正对面的石河滩却有一段大约两丈多高的峭壁，峭壁下是一湾清水小潭。这对观战的高岗和御营所在地具有保护作用。

由于见不到一个百姓，李自成无从询问山海城中的任何消息。远远望去，但见西罗城上灯笼很多，更远处，山海关城头上灯笼也不少。从西罗城中经常传出来雄壮的萧萧马鸣。

晚饭以后，李自成召集大小将领们前来大帐恭听上谕。他神色严厉，语气沉重，在扼要地分析形势之后，鼓励大家明日拼死一战。他说完之后，刘宗敏又将昨天在永平说过的话强调一遍。他说，“这次同吴三桂作战是一场恶战，务须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凡有畏缩不前的，立斩不赦！”

这时多尔衮率领南下大军，正向山海关迅速前进。

春夜天朗气清，月光明亮。大军在旷野上的脚步声、马蹄声，既显得军纪肃然，又显得威武雄壮。每隔一阵，就由跟从摄政王的巴牙喇兵中传出令来，又迅速向大军的前后由近及远传下去：

“摄政王爷令旨，全军将士凛遵！今日流贼到山海城外，明日将与大清朝新封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山海城下大战。我南征大军，务须不辞劳苦，明日赶到山海，建立大功！”

多尔衮骑在马上，向前展望他的南征大军，几乎望不到尽头；有时似乎尽了，但过了一道浅岗，很远处又出现了行军中的动荡灯火和马嘶。他想着明天的第一仗是赶不上了，但是后天，至迟是后天上午，他的八旗精兵，就可以与吴三桂的关宁兵合兵出战，一战杀溃流贼，乘胜猛追，占领北京。想到大清国不久就能摆脱偏居辽东的割据局面，定都北京，想到再过几个月，他就会将幼主福临和两宫皇太后迎来北京，住在明朝留下的紫禁城中，想到他为大清朝建立的不世功业，又想到年轻美貌的圣母皇太后，多尔衮感到像有一股舒适的春风吹满心头。他无意识地扬起玉柄马鞭向前一挥。跟随左右的官员误会了他的意思，马上向大军前后传谕：

“向前后传，摄政王爷令旨：大军加速前进，明日赶到山海城下，一战杀败流贼！”

队伍中众兵将齐声回应：“谨遵令旨！”

自从李自成的东征大军于今日下午酉时在石河西岸安营扎寨之后，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大顺旗帜，新搭起的帐篷，新点起的篝火，烧水煮饭的炊烟，此起彼伏战马的嘶鸣……这一切，似乎是提醒人们，大战不再是哄传的警讯，而是确确实实地来到了。山海城内士民，不管贫富，无不十分惊慌，认为大难临头。尽管吴三桂的关宁兵较能战斗，但士民们仍然担心万一关宁兵在石河西岸失利，李自成就会攻破山海孤城，城中百姓就会遭到惨祸。这天晚上，家家焚香许愿，求神灵保佑一城平安。

吴三桂因为确知多尔衮率满、蒙、汉约十万精兵正在向山海关急速赶来，所以心中十分沉着，他的将士们也很沉着，士气很旺。只有极少将

士对吴三桂投降满洲心怀不满。吴三桂对此有所察觉，但为安定军心，他只在暗中防范。

为了安定城内士民之心，他又将佘一元请来议事。佘一元施礼落座后，尚未说话，一阵马蹄声在辕门外停住，随即门官带着郭云龙和孙文焕大踏步走进来了。

吴三桂猛然一喜，问道："见到清朝摄政王了么？"

郭云龙赶快行礼，恭敬地回答："职将等在半路上遇到了摄政王，呈上伯爷书信，由范文程大人读给他听。洪大人也在旁边……"

"摄政王怎么说？"

"摄政王面谕职将立刻回山海关，向王爷禀报……"

"向什么人禀报？"

"向王爷——就是向你禀报。他认为你已经是大清朝敕封的平西王了，不再是明朝的平西伯。"

"啊！……你说下去！他要你回关来禀报什么？"

"他面谕职将，他统率的南下大军，过宁远时不停留，日夜兼程，准定在明日上午到达欢喜岭；他自己中午可到，临时驻节威远堡。后日一战，杀败贼兵，乘胜穷追，占领北京，进一步平定中原。"

"还有别的话么？"

"范大人对职将吩咐，摄政王军令森严，明日上午先头部队约五六万人，一定会到达欢喜岭，暂不进关。请王爷在收兵以后，一定要赶快率领城中官绅到威远堡叩谒摄政王，一则敬表欢迎之意，二则恭听摄政王面谕后日的作战方略。"

"大清兵暂不进关？"吴三桂赶快问道，不觉惊喜。

郭云龙说："是的，听范大人漏出口风，清兵暂驻欢喜岭一带休息，并不进城。后日大清兵在西郊战场上突然出现，会使流贼猝不及防，一战溃不成军。"

佘一元听到清兵暂不进城的话，面露喜色，不觉在心中说道：

"谢天谢地！"

郭云龙与孙文焕退出以后，吴三桂正要同佘一元谈话，忽然又一阵马蹄声到辕门外停下。少顷，杨珅快步进来，向吴三桂抱拳行礼，恭敬地说道：

“伯爷大人，刚才有二三百贼营骑兵，来到石河滩上，向西罗城守将喊话……”

“喊叫什么？”

“是陕西口音，十分洪亮。他们喊叫说，明朝的东宫太子坐在石河西岸，召平西伯吴将军前去一见，他有重要面谕，可避免两军屠杀。”

“你们怎么回答？”

“我们众将商量一阵，有人说可以派出四百骑兵，冲到西岸将东宫夺回。有人说怕中了李自成和宋矮子的诡计。大家商量一阵，不敢决定，推职将回行辕请示。”

吴三桂心中一动，问道：“倘若去四百骑兵，救不回东宫，李自成用大军将我兵包围，岂不要吃大亏，弄巧反成拙？”

杨珅说：“我军派出这四百骑兵，只声称是护送平西伯去面谒东宫。走到近处，分两路突然奔去，势如闪电，将太子夺回，不要恋战，立即返回。另派三百步兵，身穿白衣，埋伏河滩中间。敌兵倘若追来，一跃而起，火器与弓弩齐发，片刻间太子就到西罗城了。”

吴三桂听了以后，沉默不语。作为武将，他认为这一计虽说未必成功，但不妨一试。河滩中有伏兵接应，穿白衣服可以同月色混在一起。他内心也很愿意救出太子，但是一想到多尔衮率领的满洲大军正在向山海关赶来，不禁出了一身冷汗，随即向杨珅命令：

“你速去西罗城，命火器营向河滩放几炮，将乱呼叫的小股贼兵赶走！”

“伯爷，有东宫口谕……”

“速去，不要中计！”

杨珅恍然醒悟，二话没说，匆匆退出，在辕门外上了战马，疾驰而去。

吴三桂开始与佘一元商议安定城内人心的事……

今天是甲申年四月二十一日，是决定李自成命运的第一天，也是决定中国三百年历史命运的第一天。

昨夜从三更以后，直到五更，大顺军和关宁兵隔着石河滩互相打炮。凭着经验，李自成听出来对方的炮声威力很猛，每一声都能使大地震动，如雷声般向天边滚去，并在北边的燕山上发出回声。而大顺军由于是匆忙东征，较大的火器不便携带，所以炮的威力比敌军小得多了。更使李

自成担心的是，他听说吴三桂有几尊红衣大炮。他想，今天红衣大炮必会被安置在山海卫西城，对准宽阔而无遮掩的石河滩，使大顺军无法越过石河滩进攻西罗城。黎明时，他立马岗上，瞭望地形，心中说道：

“没想到，山海卫这个地方，只要有火器和足够的士兵守西罗城，从西边也不易攻破！”

大顺军全体将士在黎明时饱餐一顿。战马已经喂好。鼓声响起，驻扎在远处的将士迅速向石河西岸靠拢，集中在红瓦店周围。随后，西罗城中也鼓声大作，混杂着角声、人喊、马嘶。石河两岸顿时声音沸腾，空气紧张。

黎明时候，彻夜惊慌的老百姓看见通往平西伯行辕的各个路口在后半夜都用石头和砖头修了街垒，部署了守兵。守卫部队全副盔甲，除短兵器外，还有火器和弓箭。街垒旁边张贴着黄纸告示：

钦奉大清摄政睿亲王令旨：我朝敕封平西王行辕附近，为指挥军事重地，满蒙汉官兵人等经过，严禁滋扰喧哗，违者重惩！

大清敕封平西王府示

围观的百姓十分吃惊，不敢议论，只是互相递着眼色。有些上年纪人因为世居本城，一代代捍卫边疆，胡汉的敌我观念极深。他们原以为吴三桂仍然忠于明朝，忠于故君，现在才恍然明白：吴三桂不但已经降了满洲，而且被满洲封为王爵,原来对吴三桂的尊敬心情突然消失了。

天色已经大亮。关宁兵部署在石河东岸的有两万多人，步骑全有，掩映在稀疏的林木之中，西罗城中留下了一万多人，随时可以出战。山海卫城中只留有数千人，以备不虞。

山海关城头上原有两尊红衣大炮，吴三桂由宁远撤军时又运回一尊。前几天用沙袋在西城上修筑了炮台，使三尊大炮对着石河西岸。

吴三桂在亲兵亲将的护卫中出了西罗城，在稀疏林木中下马，将以杨珅为首的大约上百名重要将领召集到面前，大声说道：

“流贼李自成于上月十九日攻破北京，逼我崇祯皇帝与皇后双双自缢，身殉社稷。李贼认为我吴平西与关宁将士忠于大明，不忘旧主，是流贼的眼中钉，心上刺，所以他亲自率领进入北京的全部人马前来讨伐，昨日到了石河西岸……”

吴三桂稍停一停，向石河西岸望了一眼，接着说道：

“敌人倚仗人马众多，妄图一战取胜。我军偏要冷静沉着，凭借雄关坚城，稳扎稳打，今日只求挫败流贼锐气，不求全胜。今日下午，满洲大军就要来到欢喜岭，休息一夜，明日上午将与我关宁兵共同出战，一战取得全胜！”

杨珅忽然说道：“王爷，据我军侦察确实，李自成的老营驻扎在那个小岗下边，距此处不过五里，距北山口不到二里。我军安置在西城墙上的红衣大炮可同时开炮，即使不一定打死贼首，也必会使贼御营人马死伤一大片，锐气大挫。请王爷下令！”

吴三桂朝着杨珅遥指的小岗头看了片刻，问道：

“李贼就站在那里？”

“是的，那个头上有一柄黄伞的就是李贼。他的脚下，沿着岗坡，有一片茅庵草舍，还有很多大小军帐，就是他的御营。王爷，请下令开炮！”

一群站在吴三桂面前的将领纷纷提出同样要求。然而吴三桂很迟疑，不肯下令。他知道，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带来了，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也被带来了，都被看管在李自成的御营。现在倘若开了红衣大炮，不管是他的父亲中弹死伤，或是太子中弹死伤，他都会永世悔恨。而明日他可以联合清兵，一战将李自成杀得大败，到那时，他可以在阵上夺回他的父亲，也夺回太子和永、定二王。或者，李自成为想求和，于兵败逃跑时将他的父亲和太子送还给他，都有可能。

此时已交辰时。吴三桂对一个旗鼓官说：“传令擂鼓！”之后才对左右官员们说：

“这山海卫的西城是后来修筑的，城墙较薄，根基也不好，经不起大炮震动。城上的红衣大炮暂不放吧。”

突然，石河西岸，几个地方，同时战鼓如雷，大顺军的步骑兵部伍整齐，分从几个地方，呐喊着从稀疏的林木中冲出来，下了河岸，向东杀来。站立在西罗城外树木丛中的关宁精兵也突然鼓声震天，分从几个地方出动，阵容整齐，高喊“杀！杀！”向石河滩奔去，迎战大顺军。刘宗敏立马在红瓦店的石河西岸，怒目圆睁，一动不动。李过率领几千人马布阵在红瓦店北边。在红瓦店南边也有一支人马，人数不到五千。大顺军虽然有一部分人马在战鼓声和呐喊声中进到石河滩，但是不到河滩中间便停止前进，严阵以待，看来要在宽阔的石河滩与关宁兵进行决战。

吴三桂看见大顺军停止前进，三处阵地上合起来不到两万人马，骑兵较少。他害怕关宁兵会中计，率领身边的文武官员和一千余扈从亲兵骑马出小树林，站在石河岸上，一则可以鼓舞士气，二则便于他亲自指挥。近日他已口头晋封杨珅为总兵，只等不久后呈报大清朝正式任命。现在

率领两万步骑兵在战鼓声中呐喊前进的正是杨珅。吴三桂另将一万人马埋伏在西罗城内和城外的树林中，以备随时接应杨珅指挥的出战人马。

关宁兵在鼓声中逐渐来近，大顺军只是稍稍向前迎去，采取等待态势。大顺军不是怯敌，而是因为李自成和宋献策以及几位主要大将在昨日黄昏已经察看了地势，知道宽阔的石河滩上虽然只有涓涓细流，但满地尽是大大小小的乱石，不适于人马奔跑，而且河滩上既无一棵树木，也无一个土丘，人马极易被西罗城中的炮火杀伤。他们决定将关宁兵诱至石河西岸，分割包围。

吴三桂起初感到奇怪，担心杨珅进兵太猛，会在石河西岸中计。后来恍然明白，想到大顺军进入北京以后，军纪迅速败坏，士气低落，所以今日如此怯战。他马上给杨珅下令，向石河西岸进攻。中路兵马务要一鼓作气，攻占红瓦店，使刘宗敏不能在那里立脚。同时又派出五千精兵交给杨珅，命他越过河滩，猛攻李自成的御营，杀败李自成，乘机夺回吴老将军和崇祯太子。传令官立刻飞马奔去。

北边的战场，就在李自成的脚下。大顺军向东迎来，两军在河滩上逐渐接近。开始时双方用轻火器对射，接着用弓箭互射，都有伤亡。因为知道李自成立马在战场北端的浅岗上边，御营就在岗坡上，所以这是关宁兵的主攻方向。在河滩上迎战的是李过指挥的人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阵脚纹丝不乱。一旦前边有人在炮火中死伤倒地，后边立刻就有人填补上去，恢复严整阵容，继续作战。

李自成立马观战的浅岗东面，临着一段两三丈高的峭壁，峭壁下边是一泓潭水，水色深蓝。李过的人马是接着深潭的南岸布阵，南北有两三里范围，与红瓦店的阵地相接。大顺军为防备西城上施放红衣大炮，便只将一部分人马布置在石河滩上，一部分留在石河西岸，凭借树林、房舍和丘陵遮掩，形成纵深之势。大家明白，到了两军白刃厮杀时，敌我混在一起，就不怕城头上的红衣大炮了。

杨珅亲自率领的八千精兵，向李自成御营所在的高岗方向施放了一阵火器，又施放了一阵弓箭，之后就开始与李过的大顺军短兵相接。一阵砍杀之后，才发觉李过手下的将士非常顽强，而且训练有素，想冲破李过的阵地很不容易。接战不久，双方将士死伤枕藉。一条涓涓细流，很快变成了一条血河。此时，吴三桂已经进到石河滩中间。观察一阵，他忽然明白，不要说保护李自成御营的有数千精兵，想攻到浅岗上绝不可能，就是要越过李过防守的西岸阵地也不容易，会徒然损折人马。他恍然想到，传闻李自成有一位治兵较严的亲信大将，所率士兵战斗力强，不听见鸣锣收兵绝不后退，绰号叫作“一堵墙”，难道杨珅遇到的是“一堵墙”么？于是他派人飞马向杨珅传下命令：停止向前猛攻，只求稳住阵脚，到午时听到锣声退兵休息。

杨珅遵令停止猛攻，收敛人马，准备与李过两阵相持。但恰在此时，只见李过在马上将令旗连着挥动几下，河岸上鼓声大作，一支准备好的人

马猛冲而下，冲开杨珅的军阵，一分为二将之包围。杨珅见大势不好，身先士卒，挥剑狂呼，冲破包围，率手下人马猛冲猛打一阵，才使被分割的部队合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李过依靠兵将众多的优势，又将关宁兵分别包围，进行混战。吴三桂立刻派出三千人马奔出，接应杨珅，使杨珅率领伤残人员，且战且退。李过并不追赶，只是赶快一面整好阵形，一面将伤员抬送石河西岸……

当李过同来犯的关宁兵激烈交战时，乌龙驹力挣黄色丝缰，李自成的心都要从胸腔中跳出来了。尤其当吴三桂派出两千骑兵前来接应杨珅出围时，乌龙驹连喷鼻子，突然一声长嘶，刨动前蹄，愈加挣紧缰绳，而李自成也下意识地唰一声抽出花马剑，怒目环顾左右，意思是要亲自率御营将士下岗杀敌。立马他旁边的军师宋献策作个手势，将他阻止，也使全御营肃立不动。

杨珅退走后，红瓦店战场突然间鼓声大震，喊杀连天。李过赶紧引领远眺，只见红瓦店方面的关宁兵冲上了石河西岸，攻进街内。那地方原来作为主战场部署兵力，由刘宗敏亲自指挥，为什么刘宗敏竟然后退？李过顾不得再看战场，立即策马上岗，到了李自成面前。他看见还有三个陌生人牵着汗湿的战马，站在十丈以外。李自成正在关注红瓦店的情况，一边向南遥望一边向军师问道：

“献策，要派兵支援么？”

宋献策沉着回答：“请陛下放心，捷轩那里马上就有捷报了。”

李自成却不能放心，命双喜派人飞马前去红瓦店探明情况。宋献策赶快阻止，说道：

“不用派人前去。关宁兵马上就会逃出红瓦店，混战又要回到石河滩上。”

李自成将信将疑，问道：“真的？”

宋献策很有把握地说：“陛下放心。捷轩颇有智谋，今天要使关宁兵领教了。”宋献策的眼光转往东北方向，忽然对双喜说：“双喜，那是什么？”

双喜问：“军师指什么地方？”

“长城外边，是不是有几股灰色烟气？”

双喜望了望后回答：“有烟气。许是在欢喜岭上住的老百姓做午饭，从灶中冒出的烟气。”

“不是，不是！欢喜岭又名凄惶岭，西近长城，东接大海，是一个风口，没有村庄。况且只有零星居民，炊烟很小，绝看不见。现在有如此大的灰烟，可知威远堡与欢喜岭一带必有异常之事！”

李自成和大家都举头向东北方向望去。

就在这时，距山海关不足两里的北翼城上出现了两面白旗、三面白旗，正在用力挥动……

李强向御驾大声禀报："北翼城中有部队哗变，向我竖起白旗！"

李自成马上向李过吩咐："立刻派兵接应！"

李过回答："遵旨！臣立刻派三千人前去接应！"

宋献策说道："补之将军！不要派步兵。只派一支骑兵，飞驰前去。只要能得到北翼城，牵制吴三桂，我们就可倾全力攻破西罗城，威胁山海城！"

当李过吩咐一位将领点齐两千骑兵去接应北翼城时，细心的军师又大声嘱咐一句：

"小心山海城上的红衣大炮对你的骑兵迎头轰击！"

奉命去北翼城的将领立刻率领骑兵出发，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奔去。同时李自成和宋献策以及众将领看见吴三桂正慌忙离开石河滩，奔回西罗城。忽然双喜用惊喜的声音叫道：

"请父皇向南看，看红瓦店！"

大家看见，半个时辰前登上石河西岸，攻入红瓦店小街的众多关宁兵，中了埋伏，纷纷败退，溃不成军，只有一部分人马还能受将领节制，且战且退。多亏原有一半人马留在河滩，此时赶快上前接应，才救出溃散将士，阻止了大顺军的追杀。这一支关宁兵抛下许多死尸，退过河滩。刘宗敏看着他的部下将溃敌追到河滩中间便鸣金收兵，他自己带着部分亲兵，勒转马头，向御营缓辔驰来。

驻守北翼城的是原来驻扎山海关的守军，不是吴三桂从宁远带来的嫡系部队。首领姓吴，名叫国忠，是个千总，手下只有四百人。他获知吴三桂投降了满洲，激于民族义愤，趁着石河滩两边大战正酣，率部起义，挥动白旗，希望别的部队响应，也希望大顺军趁机全力进攻。没有料到驻扎在山海关的参将很快率兵杀来，吴国忠寡不敌众，所率部卒在城头上全部战死，抛尸城下；他本人则身负重伤，被生擒活捉。他们所插的几面白旗，被迅速拔掉，扔在城下。李过手下的两千骑兵尚未奔到，北翼城的举义已经失败，而西城墙上的红衣大炮拦头打来两炮，截断前进道路。率领这两千骑兵的果毅将军当机立断，立刻退兵。

石河西岸的两处激烈战斗停止了。双方的受伤将士大部分被各自抢走了，一小部分受伤士兵躺卧在乱石滩上，痛苦呻吟，没人去管。因为战事激烈，河滩上到处是血，乌紫一片，在圆石间汇流一起，再汇入浅得

仅能漫住马蹄的石河中，继续南流，流入渤海。

奇怪的是，这天上午，本来天朗气清，阳光明媚；快近中午时，变成了多云天气，大地昏暗，太阳显得苍白，周围还有“风圈”。

宋献策仰望苍茫白日，自言自语：“啊，太阳怎么起了风圈？”

李自成一边抬头仰视一边问道：“怎么回事？”

宋献策答道：“古人说：‘础润而雨，月晕而风。’其实日晕也是刮风的预兆。只是平时阳光较强，能看见太阳有风圈的时候不多。”

“主何吉凶？”李自成惊问。

“并不主何吉凶。但要防备大风中飞沙走石，旗折马惊。”

“你速卜一卦，看明日是什么风向。”

“不用卜卦，明日是东南风。”

“何以见得？”

“如今已入初夏季节，濒海一带，东南风最多，一般从海上刮来。倘若是挟着雷雨，可以刮一天两天。如今是旱天，可能只是阵风，刮一阵即可停止。”

李自成不做声了。沉思一会儿，他留下刘宗敏、宋献策和李过到御帐中同吃午饭，顺便商议御敌之策。大家一边谈话一边从岗头下来，跟随他向设立御帐的小村庄走去。宋献策走在最后，他要将整个山海卫西郊外的地理形势细看一遍，为明日的兵力布置作好准备。他的心头异常沉重，暗暗说道：

“大顺胜败，决于明日之战！”

满天的苍茫云雾已经消失，天气重又清朗，日晕也看不见了。

就在这时，一个念头“突”地跳进宋献策的脑海，使他全身猛然一颤：明天，会不会有满洲兵出现，会不会有满洲兵趁着东南风起，突然万骑奔出，冲入阵中，使我大顺兵无法抵御，溃不成军呢？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考虑，宋献策越想越责备自己粗心，有愧军师重任。早先，刘体纯已经派细作探明，吴三桂放弃宁远向山海关内撤退时，将停泊在觉华岛旁边的许多粮船，加上一些重火器和其他辎重，扬帆南来，泊在山海关附近姜女坟到海神庙一带；后来又将船上的粮食、辎重和重火器搬进山海城中。那么，如今会不会用这些空船，将满洲兵从海上运送到红瓦店右翼海边登陆呢？

而且，红瓦店的左侧也不安全，因为奉命在那里镇守九门口的唐通，根本就不足信任。他与吴三桂既有袍泽之谊，也是患难之交。既然吴三桂已向满洲借兵，而洪承畴又是他的故帅，谁知他会不会倒向敌人一边？万一他被招降，带领敌人走九门口山路，出北山南口，从左边围攻大顺军，并首先攻占大顺皇上立马观战的岗头，同时占领御营所在的小村庄，夺得太子、二王以及吴老将军……这样，数万悬军东征的大顺军就完全陷于包围，必将全军覆没！

想到这里，宋献策心中猛一恍然：日者君象也，刚才天地阴暗，日有风圈，不仅是明日刮风的预兆，也是敌方将从各路进兵，围困大顺皇帝之兆啊。

宋献策心中又是惊慌，又是惭愧，暗暗说道："明日万一皇上有失，我身为军师，罪不容诛！"

他知道皇上和刘宗敏等人已经进了御帐，正在等他，他赶快从岗上下来，踏着坎坷不平的小路向御帐走去。他一边匆匆往岗坡下走，一边考虑着明日有极大风险的两军决战。他一踮一踮地向岗坡下走去，忽见李双喜从御帐旁边出现，正在等他，不能不加快脚步。由于习惯，他又一次抬起头来，望望太阳，忽然看见，有一条又细、又直、又长的白云，从东向西，横过太阳中间。他大惊失色，不觉在心中连声惊叫：

"白虹贯日，白虹贯日！"

双喜不知道军师抬头向天上看什么，恭敬地叫道："军师，皇上在御帐等候呢！"

宋献策听见呼唤，又忍不住向那一条又细又长、横贯在太阳中间的白云望了一眼，再次在心中惊叫："果然是白虹贯日！"他赶快下岗，踉跄一步，几乎摔跤。

双喜叫道："军师小心，这路不平！"

宋献策走进御帐后，刘宗敏和李过正要分别禀报各自战场上的情况，李自成却不等他们说话，就让双喜赶快把唐通差来禀报紧急军情的军官带来。

军官进来，跪下叩头。李自成没有叫军官起来，更没有命他坐下，神色严重地问道：

"唐将军那里有什么情况？"

"谨向陛下禀奏：唐通将军奉陛下密谕，离开大军之后，率本部人马，走

长城内燕山小路，于前日黄昏袭占一片石，又叫作九门口。唐将军不敢耽误，连夜差人打探满洲消息。昨夜到今日黎明之前，几处打探消息的细作均已回来，情况已经探明：多尔衮率领的满洲兵今日就要来到，请陛下速作准备，不可大意。”

李自成心中一阵猛然狂跳。满洲兵竟往山海关方向来，而且来得这样快，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大声问道：

“满洲兵要进山海关？”

“是的。”

“有多少人马？”

“详细人数没有探明，只听说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出兵三分之二，汉八旗全部出动。”

李自成望着军师问道：“献策，你估计有多少人马？”

宋献策略一低头沉思，抬头回答说：“据臣所知，满洲一旗，足员是七千五百人，八旗征调三分之二，那就是说，满洲八旗出动了四万人。蒙古八旗人数不足，据臣估计，顶多出兵两万人。说汉军旗全部出动，这消息我不相信。近十余年来，东虏几次入犯，掳去人口很多，不再做奴隶，编入汉军八旗。东虏原是游牧部落，近三十年来定居辽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皇太极继位后更是如此。如今正是农忙季节，汉军旗必须多留青壮年男子搞好农耕，还要从事百工，这是满洲的立国根本，断不会使汉军全部南来。按臣的估计，此次多尔衮所率南来之兵，至多大约在十万左右，加上关宁兵四万，全部敌兵约在十三四万之谱。”

李自成听了军师的估计，心中感到可怕。不管如何估算，敌人在人数上比大顺的兵力强大，尤其可怕的是满洲兵和关宁兵都很精锐。他开始后悔这一次不听谏阻，悬军东征，犯了大错。他没有对宋献策说别的话，望着跪在地上的军官说道：

“你速回九门口，传孤的口谕：吴三桂投降满洲，勾引多尔衮率领满洲兵来犯，不出孤的所料。多尔衮来得很好，我大顺军正可以借此机会，将东虏与关宁兵一战击溃。你自己亲眼看见，今日上午，吴三桂凭借坚城，倾全力同我作战，两路人马都被我杀败，逃回城内。满洲兵来到以后，自然有一场恶战。但孤已有了准备，绝不使敌人得逞。你回去传孤的口谕，多差侦骑，继续察探满洲兵行军情况，一方面要派兵骚扰，一方面飞骑来报。”他转向双喜：“双喜，你带他下去，赏赐他们来的三个骑兵十两银子，安排他们赶快饱餐一顿，马匹喂点草料，送他们走吧。”

唐通差来的军官叩了一个头，随双喜退出大帐。

李自成在半个时辰前面对着岗坡下、石河边的两军鏖战，没有丝毫胆

怯，很想纵马奔进战场；而此刻听完唐通使者的军情禀报，竟然震惊失措，一时间不知如何应付。东征头一天，在通州驻下，他就害怕局势会有意外变化。没有料到，满洲兵果然来了，而且来得这样突然，今天就要到山海关了！

“献策，你原来担心多尔衮率领满洲兵从蓟州和密云一带进入长城，截断我军退路，使我腹背受敌。我们都没料到，多尔衮会从半路上直奔山海关来，使我们措手不及！你有何御敌良策？”

宋献策心中明白，按目前形势说，实无任何良策。但是他不敢说出这个话。为了缓和情绪，他轻轻叹口气，婉转地说道：

“此系天数，臣昨夜已经看见局势对我不利，不待今日唐通禀报。”

“昨夜？”

“臣夜间走出军帐，仰观天象，看见天狼星犯紫微垣，心中大惊。今日上午果有唐通差人来禀满洲兵来犯消息，岂是巧合？”

李自成心中更加沉重，又问：“今日，两军正在鏖战，胜败就在眼前。你好像并不重视，关宁兵十分强劲，忽然攻上西岸，攻入红瓦店，孤正想派兵驰援，你却说不必派人，捷轩快胜利了。果然，没过多久，关宁兵在红瓦店小街内中了埋伏，纷纷败退，捷轩除杀伤和俘虏了许多关宁兵之外，又从红瓦店杀了出来。补之这里，当时也是双方苦战，杀得天昏地暗，白日无光。……”

宋献策插了一句：“皇上说得很是，当时天昏地暗，白日无光。”

李自成本来不满意宋献策身为军师，没有专心注意当时战场情况，但是话到口边，忽然看见宋献策神色忧虑，显然不同平日，又想到刚才“天狼星犯紫微垣”的话，他本来想说的话不说了，改口问道：

“你看天象如何？”

“启奏陛下，臣看见白虹贯日。”

“白虹贯日？”

“是的，白虹贯日，对战争很不吉利。”

刘宗敏和李过虽然读书很少，但是都听说过这句古话，同时不觉心头一沉。刘宗敏抢先问道：

“献策，什么叫‘白虹贯日’？”

军师说：“鏖战正酣时候，忽然有一阵白日无光，天昏地暗。我趁此时，仰观天象，看见太阳周围有一风圈，后来又看见‘白虹贯日’。”

李过说道：“你们有些人专搞什么风候望气、奇门遁甲这些学问，我根本听不懂。你直白地说，什么是‘白虹贯日’？”

宋献策笑一笑说：“其实就是一道又细又长的白云从正中间横穿太阳，久久不散。此是凶兆，为古人所忌。今日我就看见了‘白虹贯日’，明日不可不倍加小心。”

李自成问：“‘白虹贯日’与日带风圈，这两种天象为何同时出现？”

“这是偶然凑在一起，但也不全是偶然。如果明日在战场上刮起一阵怪风，则须要十分注意。”

“何谓怪风？”

“突然而来，突然而止，故为怪风。”

李双喜已经将唐通差来禀事和请示的军官安置妥当，回到大帐。李自成又想起来一件事，向军师说：

“一个时辰之前，红瓦店和我们站立的岗坡下边，大战正酣，胜败决于呼吸之间。孤看见你都不在意，有时看着天上，有时遥望远方，望着长城以外。如今我才明白，你料到明日会有一阵从海上来的怪风。你不愧是大顺朝的开国军师，与别人所见不同！你关心长城外边的两三股烟气，双喜说是农村做午饭的炊烟，你坚决说不是，必有异常事故。现在看来，你说准了。长城外那两三股烟气，定与今日多尔衮来到有关。献策，你真是智虑过人！”

宋献策谦逊地欠身说道：“臣实庸才，致使……”他几乎要说“致使御驾率师东来，陷于进退两难之境”，然而他忽然醒悟，随即改口说道：

“凡是大军行动，必露出各种迹象可以判断。《孙子·行军篇》举出许多例子，言之甚明。但世上各种行军迹象，变化复杂，不胜列举，臣不过是时时事事都细心捕捉，不敢稍有粗心就是了。”

双喜忍不住问道：“军师，你怎么判断出长城外边那几处烟气不是炊烟？”

宋献策因为多尔衮率领满洲大军今日就要来到之事，心中震惊，也看出来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的神情都很沉重，便匆忙回答：

“欢喜岭西连燕山山脉，连通大海，是一个天然风口，又是关内外军事要道，故炊烟稀少。纵有小小炊烟，旋即在风中吹散。所以我猜到必是有人在清除杂草、榛莽，干枯的和湿的混在一起，点火燃烧，故有几堆黑烟腾起，久久地风吹不散，非是炊烟。”

刘宗敏问道：“情况紧急，你有何应敌之策？”

李自成也向宋献策问道：“多尔衮是今日下午率大军来到山海关外，我估计敌我大战是在明日上午。你有何应敌良策？”

宋献策说道：“陛下，我的意思是，多尔衮率满洲大军来到的消息，暂时不要泄露，以免影响军心。等我们下午商量好应敌良策之后，再使众将知道。”

“也好，也好，暂时不要泄露。”

李自成吩咐双喜，赶快准备开饭。他本来已经震惊无计，又想到宋献策说的昨夜观察到天狼星犯紫微垣，今日又看见“白虹贯日”这些可怕的天象，简直失去了战胜敌人的信心。他在心中向自己问道：

“是不是马上就退回北京？”

这意见他不敢说出口来，目视军师。宋献策仍在想着“白虹贯日”的大凶天象，很害怕李自成明日会死于大战之中。他不敢说出他的担心，但是他一时茫然无计，无言可答。

第三十章

多尔衮有时骑马，有时坐轿。坐轿，不仅是为着休息，而且是为着每天都有盛京朝廷的重要文书飞骑送到军中，请他裁决。他在大轿中看过之后，到一定时候，黄轿会在路旁的空地上停下，随即有王府包衣在轿前摆好椅案。多尔衮会叫来几位从征文臣，就每件文书如何批示作出面谕。

这天，重要的公事办完以后，忽然一位随侍章京到面前跪下禀报：

“启禀摄政王爷，吴三桂差一官员飞马前来，说有紧急军情禀报。”

“你赶快带他前来！”

过了片刻，一员武官被带到了多尔衮面前。来人姓李名豪，是名千总。

多尔衮威严地向他打量一眼，问道：

“吴三桂差你来有什么军情禀报？”

“今日早膳以后，得到确实探报，李自成于两天前密令唐通率领本部人马约四五千之众，离开大军，走燕山小路，先占领抚宁县城，又于前日夜间袭占九门口。平西王想着唐通占据九门口之后，既容易差细作探听我大清朝各种消息，也便于袭扰摄政王前往山海关的道路，所以特密令小臣速来向摄政王爷禀报。”

“啊，我知道了。你赶快回复平西王，唐通兵力很小，无足重视。但平西王差人前来禀报，足见对大清具有忠心。唐通倘若从九门口前来袭扰，我前进大军自然会立即派兵剿灭。至于山海卫西郊大敌，嘱咐平西王务加小心，不可使流贼得逞。明日本摄政王自有消灭流贼良策。你赶快回山海关去吧！”

“谨遵令旨！”

李豪叩头以后，随即退出御营禁地，飞身上马，向山海关疾驰而去。

多尔衮立刻命人向后边传谕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让他知道唐通已于前天夜间袭占九门口，要他小心。

为着早到山海关前，他下令御营赶到威远堡和欢喜岭后再进午膳。他因为快与李自成接战，心中异常兴奋。他不再坐轿，骑上战马，揽辔扬鞭，意气风发。他的右边几里处是苍茫雄伟的燕山山脉尽头处，险固的万里长城从高山顶上蜿蜒而下，有时跨临绝壁，惊险异常。左边离渤海较近。如今正是东南季风流行时候，风又刮起来了。海面上浪涛澎湃，拍击礁石，溅激着闪光浪花，涌上岸边。

将近中午时候，大出吴三桂意外的是，驻守北翼城的数百将士突然哗变，一面企图袭占关门，一面向李自成的大军挥动白旗。吴三桂立刻命令山海关上的精兵向北翼城进剿，同时下令从城上放红衣大炮，截断大顺军派出驰赴北翼城的一支骑兵之路。虽然北翼城的哗变被迅速扑灭，但是这件事对吴三桂精神上的震动很大，使他明白，他的投降满洲难免不引起汉人痛恨。可是事到如今，只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没有第二条路了。在今日的激战中，双方都没有投入全部兵力。吴三桂在两处战场上共阵亡三百多人，受了重伤不能回队的约两百多人，受了轻伤被救回的约四五百人。对于几万人马的关宁大军来说，这样的死伤不算严重，但是他想在混战中夺回父亲的计划落空。所以上午大战结束以后，吴三桂的心情很沉重。他知道既然他降了满洲，李自成更不会饶过他的父母和全家亲人；而且从今往后，世世代代，必将留下他有辱祖宗的汉奸骂名。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模糊念头：只要他不死，手中有了众多人马，总会有一天机缘凑合，他要反抗清朝，洗刷自己身上的汉奸臭名。

在北翼城愤而起义的四百多将士全部战死，只有为首的千总吴国忠因负伤倒地，被众人捉获，押到吴三桂面前。吴国忠尽管负伤，但是昂首直立，不肯下跪。吴三桂很想赦他不死，于是用温和的口气对他说道：

“吴国忠，你我虽非同乡，却是同姓同宗。俗话说得好：一个姓字掰不开，五百年前是一家。你不讲同宗之情，我可是很讲同宗之谊。谁叫我们都姓吴呢？”

“平西伯，你错了。我们并非同宗。我是姓武圣人的武字，你是姓口天吴的吴字。”

吴三桂一时茫然，又问道：“你在石河滩作战十分紧急时刻忽然哗变，是不是受部下胁持，并非你的本心？”

吴国忠慷慨回答：“不，你又错了！今日之事并非哗变，实为起义。不幸起义失败，别的不必多问，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与别人无干。砍头不过碗大疤瘌，何必再问！”

“我知道你虽然官职不高，但确实是一员将才，我实在不想杀你。你实说，你手下有人受了李自成的细作勾引，逼你造反，是不是？”

吴国忠对吴三桂冷笑一声，大声说道：“我的部下全是听我的命令起义，既没有人敢逼迫我，也没有人受大顺军的细作勾引。你赶快杀我，不要多言。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起义不成，我就含笑归阴！”

吴三桂还想放过他，又说道：“你只有四百多人，纵然能够夺占关门，也不能支持多久，岂不是自寻死亡？”

“倘若我能够夺得关门，凭恃城头炮火，就不能让满洲兵顺顺当当开过关来。你手下数万关宁将士全是汉人，愿意跟随你作汉奸的毕竟不多。我如果能够坚守一天，西郊有大顺军进攻，城内有关宁两军中的汉人将士起义，结局就未必属你说了算了。你自以为投降满洲，受封王爵，颇为得意，我看你是高兴得太早了！你不忠，不义，不孝，必留千古骂名。……现在我再索性对你直说，花名册上我的姓名并没写错。只是几天来我听说你投降了满洲，耻于和你同姓一个吴字！……快杀吧，快杀吧，我要为汉人留下来千秋正气！”

吴三桂害怕吴国忠的慷慨言词会影响军心，将脚一跺，命令立即将吴国忠乱刀砍死，抛尸西罗城外。

侍立左右的幕僚和将领们看见平西王脸色发白，一齐劝他回行辕休息。吴三桂没有听大家劝说，向躺着很多受伤将士的帐篷和小树林走去。他先看望帐篷中的伤员，再看树林中的伤员。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吴国忠在死前对他的当面责骂，大义凛然，一字字掷地有声，使他心中惭愧；今天只是同李自成初次交战，就死伤了一千多关宁精兵，全是“袍泽之亲”，其中有一半人抛尸河滩和红瓦店街上，使他心中悲痛。离开时候，他向跟在背后的杨珅小声吩咐几句话，杨珅随即用带着感情的语调大声宣布：

“平西王传令，今日受伤将士，一律记功，分别奖赏白银。阵亡将士，另行清查造册，对家属从优抚恤！”

满洲官兵先头部队一到欢喜岭，忍不住发出来一片欢呼，多年来想占领山海关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满洲两白旗的官兵最先来到，扎营在欢喜岭的南坡，直到海边，但遵照摄政王令旨，不许进东罗城，以表示满汉一家，绝不骚扰百姓。随后，满洲其他各旗的人马都来到了，挨次扎营在欢喜岭外。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都在后边，大约一二日内可以陆续赶到。

将近中午时候，多尔衮在前呼后拥中登上了欢喜岭，在威远堡的城门外下马。进帐殿以后，随即由亲信包衣用铜盆端来温水，伺候他净了手脸。紧接着又有一名包衣奉上装好的白铜锅、玛瑙嘴、紫檀木长杆的烟袋，等他将玛瑙嘴儿放进嘴中后，另一名包衣立刻替他将烟袋锅点着。这时一位随驾笔帖式官员进来，恭敬地向他打个千，小声禀报：

“平西王吴三桂差来两位官员求见，让他们此刻进殿，还是摄政王爷用过午膳后传见？”

“午膳不忙。立刻传见！”

先进来四员扈驾武士，站在多尔衮的身后。随即郭云龙和宁致远被引了进来，在多尔衮面前跪下。多尔衮气派很大，慢慢将玛瑙烟袋嘴儿从口边拿开，向郭云龙含笑问道：

“你前天在路上叩见过我，名叫郭云龙？”

郭云龙受宠若惊，回答说：“摄政王爷真是睿智过人，军前匆匆一见，竟能记得小将姓名！”

“他是何人？”

“叩禀摄政王爷，他是平西王身边幕僚，官职参议，文官六品，名叫宁致远。”

“平西王差你们来有何启奏？”

“吴平西知道摄政王爷已经驾到，特差遣臣等二人前来请示：他要率领文武官员和地方士绅前来叩头问安并恭听训话，不知何时方便？”

多尔衮暂不忙于作答，他将玛瑙烟袋嘴儿放在口中吧嗒一下，向旁望了一眼，立即有个随侍包衣走来，将白铜烟锅中熄灭的烟末点着。多尔衮再次噙着玛瑙烟袋嘴儿吧嗒两声，吐出灰烟，然后问道：

“平西王的关宁人马今日与流贼初次交战，情况如何？”

郭云龙回答：“微臣本来应该投身此次大战。只因平西王见臣连日鞍马奔波，十分疲累，叫臣今日上午留在城中，休息体力。宁致远参议一直侍立平西王身边，上午的战争实况看得最为清楚。他会向王爷详细禀奏。”

多尔衮慢悠悠地吸着烟袋，转望宁致远，轻声问道：

“你是文官，可曾亲自观战？”

宁致远恭敬回答：“因李贼攻破北京，逼得大明帝后自缢，身殉社稷，我关宁将士与流贼不共戴天，义愤填膺。尤其得知摄政王亲率八旗劲旅，今日可抵关门，誓将剿灭流贼，奠安宇内，解民倒悬。我关宁将士十分振奋，深感摄政王不计明清两国宿怨，不待申包胥作秦廷之哭，已经在盛京仗义兴师……”

多尔衮略有不耐，轻声说道：“简短直说吧。上午是两军初战，你是不是亲自观战？”

“臣一直立马吴平西身旁观战，直到大战停止，各自收兵。”

“双方伤亡如何？贼兵士气如何？”

宁致远如实禀报了上午战况，也禀报了北翼城小股部队在千总吴国忠煽

惑率领下哗变的事。多尔衮听了之后，轻轻点头，对郭云龙和宁致远吩咐说：

“你们回去禀报吴平西王，关宁将士用力杀贼，不负我的厚望。明日如何一战杀败流贼，我已经有通盘打算。我现在担心的是李自成知我亲率大军来到，趁夜间逃回北京。你们回去，告诉吴平西王，我们刚到山海关前休息，他们暂不必前来晋谒，只在城中恭候。我们这里用过午膳以后，范文程学士即去城内与平西王见面，传谕我的作战方略。你们去吧，要谨防李自成拔营逃走！”

郭云龙和宁致远叩头退出，一齐上马，奔回山海城内。

多尔衮不待用午膳，也无意休息，立刻走出帐殿，向南边走了几步，站立在一块露出地面的磐石上。一阵温暖的南风徐徐吹来，帐殿外的黄旗飘飘翻卷。他向山海关的巍峨城楼望了一阵，又观看周围雄伟的地理形势，一边轻轻点头，一边发出赞叹的“啊啊”声。

多尔衮又观看一阵，忽然明白，他脚下站立的这一道自西向东的土岗原是长城下边的岗岭的一个分支，只是在威远堡与长城之间被挖断，成了一道深沟，使敌军不可能利用威远堡进攻长城。他很佩服两百多年前修筑山海关的徐达，不觉在心中称赞：“有道理，有道理。”

他转身向洪承畴问道：“洪学士，这一道向东去通向海边的岗岭有人叫它欢喜岭，又有人叫它凄惶岭，你曾经驻军山海，到底叫什么岭？”

洪承畴趋前半步，恭敬回答：“从前由这里出关去辽东的，不是出兵打仗的人，便是有罪充军的人，很少能平安回来，所以大家习惯上将这道土岭叫作凄惶岭。有人认为不吉利，改称欢喜岭，指那些有幸能够从辽东回到关内的人说的。”

多尔衮哈哈大笑，满面春风，望着身边的满汉群臣说道：

“从今往后，满汉一家，关内外成了坦途，这土岭便只称为欢喜岭，不许再称凄惶岭了！”

满汉群臣纷纷回答：“是的，从此结束了关内外分裂之局，满汉臣民共享太平之福，山海关就没有用了。”

多尔衮下了磐石，走回御帐，便传旨开膳。因为是行军途中，午膳十分简单。一吃毕午膳，多尔衮便将范文程叫来，单独作了重要吩咐，要范即刻进关。

当范文程往山海关走去时，多尔衮传谕众文武臣僚来到御帐，部署他明

天的作战方略。他的话很简明扼要，说完之后，他又用沉吟口气向群臣问道：

“我想与吴三桂对天盟誓，使他永无二心，你们以为如何？”

有一位大臣感到吃惊，赶快问道：“摄政王爷可曾将这话告诉范文程学士？”

“范文程走时我已经有此想法，可是还没有拿定主意。眼下我已经拿定主意，要与吴三桂对天盟誓。”

“命什么官员与吴三桂对天盟誓？”

“不用别人。由我摄政王本人与吴三桂对天盟誓。只有这样，才能使吴三桂不敢背盟，永远忠于大清！”

多尔衮随即吩咐一位内院学士和能写满汉文字的两位章京，赶快准备好对天誓文，用黄纸缮写出来，并准备有关盟誓事项，不可耽误。

此时范文程已来到山海关的瓮城前边。平西王派来的两位武将和两位文职幕僚站在瓮城门外恭迎。范文程赶快跳下马来，他的随从们也立刻下马，随他趋前几步，与来迎接的官员们互相拱手施礼，略作寒暄，一起走进城门。

通过光线稍暗的瓮城门洞以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山海关前。从瓮城门到山海关门有十多丈远，如今是初夏的未初时候，阳光几乎是直射在瓮城以内。山海关门朝向正东，如今城门大开，只有一名下级军官带领四名兵丁在瓮城门内站岗，另有四十兵丁在山海关外站岗，一如平日。范文程抬头望见关门上汉白玉横额上刻着“山海关”三个颜体大字，不禁心中一动，暗暗说道，由于摄政王的谋略过人，从此满汉一家，雄关变成通途！

吴三桂的行辕距离山海关门不远。范文程本来就很细心和机警，今日进关，更是处处留心。他在鼓乐声中走进行辕大门时，尽管同欢迎的官员们谈着话，但还是注意到行辕大门左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长幅官衔，上写道：

大清国敕封平西王兼关宁兵总镇驻山海城中行辕

范文程一眼看出墨色很新，分明是为着迎接他才写成贴出来的，盖住了

原来的官衔。他此次来关内，奉摄政王密谕，要留心观察吴三桂是不是真心降清。现在他更相信吴三桂是真心投降了。

吴三桂虽已受封王爵，但对范文程丝毫不敢怠慢。他快步走出二门，降阶相迎。随后将范请进大厅，等仆人献茶之后，他赶快问道：

“摄政王差学士大人光临敝辕，有何重要训示？”

范文程略微欠身回答：“我大清奉命大将军、叔父摄政王连日征途劳累，需要休息，本打算在今晚召见吴王；但随后一想，认为吴王与关宁将士以及山海地方官绅，在贼寇猖狂犯境之日，共同一心一德，高举义旗，归顺大清，欢迎王师，此亦不世伟功，实堪嘉许；于是改变主意，立即命文程前来，传达令旨，要吴王即率山海卫文武官绅前去威远堡帐殿晋谒，恭聆训示。”

吴三桂赶快欠身说道：“是，是，应该听摄政王当面训示。只是目前武将们多在石河东岸阵地，防备逆贼进犯，大部分不能赶去威远堡中听训……”

范文程不等吴三桂将话说完，马上说道：“这我明白。殿下如今只须率领城中的武将和重要幕僚以及地方官绅，前往威远堡晋谒听训即可，凡在西罗城及石河东岸阵地上的大小将领一律不许擅离驻地，务要时刻监视敌人动静。另外，大清兵到山海关外的已有数万，将于今日黄昏以后至三更之间，分批整队进关，驻扎西罗城中和石河东岸，休息好以后，明日投入大战。另外，在西罗城中，请殿下挑选地势较高，也较宽敞的地方，作为摄政王的驻地。黄昏后要将这片大的场地清扫干净，二更以前会有一部分满洲官兵进来，为摄政王搭设帐殿，并为随来的文武官员搭设军帐、厨房、马棚等一应设施。满洲兵的上三旗也在三更之前进关，大部分驻扎西罗城外，明日投入决战，少部分驻在西罗城内，拱卫帐殿及朝臣居住禁地。吴王殿下，西罗城中可有这么合适地方？”

吴三桂不假思索，马上回答：“有，有！西罗城原是训练山海卫骑兵跑马射箭地方，土城较大，非东罗城濒海边可比。城中靠近西门有这么个高敞地方，为将领们检阅骑射的地方。今日上午，我就是立马这个高处，指挥战争。以我看来，摄政王的帐殿设在此处，最为适宜。”

“这地方所有贫民住房，一律拆除干净。如今这一处地方是大清摄政王驻跸禁地，不能留一个……”

说到这里，范文程突然停顿，思索另外一个字眼儿表达他的意思。机警的吴三桂马上猜到他要说的是“汉人”这个词儿，但因为不仅范文程原是汉人，如今新投降满洲的平西王和麾下数万将士也都是汉人，所以范文程话到口边时不由得打个纥顿。吴三桂心领神会，马上接着说道：

“我明白，在摄政王驻跸地方，不能有一个闲人。”

范文程点点头，立刻起身告辞，并嘱吴三桂即率领山海城中文武官员和士绅们去威远堡晋谒摄政王，面聆训谕。吴三桂恭送范文程在鼓乐声中离开辕门，又命原来在瓮城门外迎接范文程的四名文武官员恭送到瓮城门外。

吴三桂原以为范文程会在他的行辕中停留很久，不意范学士来去匆匆，不肯逗留，这做派不但与往日的大明朝廷使者不同，与不久前李自成派来的犒军使者唐通、张若麒二人也截然不同。他不由得在心中叹道：

“大清朝虽然建国不久，却是气象一新！”

吴三桂回到内宅，在一个女仆的伺候下梳了头，将又黑又多的长发按照汉人自古相传的旧习，在头顶挽成一个大髻，以便戴上帽子。

陈圆圆站在旁边观看。她知道大清朝的摄政王要召见吴王，为明日的大战作出重要训示。在她的思想中，吴三桂的宠爱就是她的幸福，吴三桂的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就是她的梦想。至于什么忠君爱国啦，民族气节啦，在她的思想中从来不沾边儿。她也明白，凡是良家妇女，应该讲究贞操，丈夫死后要为亡夫守节，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是这个世代相传的死道理与她陈圆圆无缘。当女仆为吴王梳好发髻时，陈圆圆在一旁禁不住赞叹：

“王爷的头发真好！”

吴三桂似乎没有听见爱妾的话，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管梳头的女仆从桌上打开镜奁，取出大的铜镜，双手抱着，请王爷看一看挽在头顶的发髻。趁这时候，陈圆圆赶快站到吴三桂身边，也从镜子中观看吴王新梳好的发髻和漂亮的三绺短须，同时观看她自己的像花朵一般的妩媚笑容。她将头尽量向丈夫的鬓边贴近，有意使丈夫闻到她脸上的脂粉香。

她想吴王会在镜子里看到她的笑脸，会像往日那样将她的纤腰轻轻搂一搂，接着再狠搂一下，笑着将她轻轻推开。然而今天却很奇怪，尽管梳头的女仆也连着称赞他的头发，镜中的吴三桂依然毫无笑容，脸色沉重，几乎要流出眼泪来。吴三桂想的是，如今这一头好发很快就要从前边剃去将近一半，留下后边的打成辫子，拖在后边或盘在头顶。千百年来，汉人一代代传下来的风俗习惯，马上就要改变。这是他照镜子时忽然伤心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自己降了满洲，勾引清兵进关，在汉人眼中成了民族罪人。同时想到父亲即将死在眼前，而在北京的母亲和全家三十余口几天后将被李自成全部杀光，他几乎要失声痛哭。

陈圆圆不懂得他的心情，吴三桂也不想多说。他马上要去威远堡晋谒大清摄政王，只能忍住悲痛，吩咐一句：

“快拿衣帽！”

范文程驰马回到威远堡中，向多尔衮禀明了与吴三桂等文武官员以及地方士绅见面的情形。多尔衮满意地微笑点头。

正说话间，有人传报吴三桂已经到了威远堡的东门，等候觐见。多尔衮望着重新聚集在帐殿中的人说道：

“内院大学士们留下，启心郎留下。叫吴三桂等一干人进来！”

一位满人官员和一位汉人官员到城门迎接吴三桂等人。吴三桂的随从奴仆和侍卫兵将都不许进入城门，他们身上的刀剑也都留在城门外边。从城门到帐殿，两行侍卫，戒备森严，整个威远堡中肃然无声。帐殿外边陈设着简单的仪仗。

吴三桂久经戎事，对此戒备，心中并不在乎。他原以为多尔衮会走出帐殿相迎，而他也将以军礼相见，也可能会叫他屈下右腿行旗人的请安礼。然而这一切都是瞎猜，当他率领重要将领和本地官绅走到离帐殿大约一丈远的时候，忽然有一满洲官员叫他们止步，随即有一个官员用汉语喝道：

“平西王与随来文武官员、士绅跪下！”

吴三桂一惊，但既到此时，也不敢迟疑，赶快跪到地下。他背后一群文武官员、士绅也立刻随他跪下，低下头去，十分惊骇，不敢出声。又有一个声音喝道：

“磕头，再磕头，三磕头，拜……平身。”

吴三桂等照着这喊声行了礼，然后从地上站起来。多尔衮用满洲语说了两句话，随即那位赞礼的汉人官员传摄政王谕，要他们进入帐殿，在地上跪下。刹那之间，吴三桂觉得不是滋味。他原来只在明朝皇上面前才下跪，而现在忽然要对一个满洲的摄政王跪着说话，从此后……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多尔衮向吴三桂询问了李自成的兵力及今日作战情况。吴三桂在回答时故意夸大了李自成的兵力，说李自成有二十万人马，看来不假。同时他也夸耀了关宁军的勇猛，说他的将士把“流贼”杀得“死伤遍地，河水都被堵塞”，只是因为“闯贼”令严，不下令收兵，无人敢后退一步，所以关宁将士也死伤了很多。

吴三桂一面跪着回答，一面偷看多尔衮的神色。只见多尔衮左手拿着旱烟袋，忘掉吸烟，只注意地听他说话，庄严的神色中含着温和的微笑，偶尔也轻轻地点头。看见多尔衮在微笑，吴三桂刚才因下跪而产生的压抑和惘然情绪顿时消失了。

多尔衮问了他许多话，包括李自成对他的劝降经过以及他如何答复等问题。他作了更加详细的回答，说明他一心报君父之仇，忍痛不顾父母和全家都在北京，毅然与“流贼”作战。因为自己兵力不够，所以才请求大清国派兵相助。

多尔衮笑着说：“目前不是要大清国帮你报君父之仇，你就是我们大清的人了，我们是一家人。你以后要忠于我们大清朝，做大清的忠臣。为此，我还要与你对天盟誓呢。”

吴三桂身上暗暗地出了汗，但也不敢说别的话。

多尔衮将熄灭的烟袋放下，向吴三桂和随来的官员士绅们望了一眼，又向跪在一旁的启心郎望了一眼。吴三桂等知道摄政王将有重要口谕，肃然跪着身子，低头恭听。多尔衮叫吴三桂等人向前跪。吴三桂等膝行向前，离开多尔衮只有三尺多远。

多尔衮说道：“你们汉人愿意为你们故主报仇，这是大义所在，本摄政王是很称赞你们的。我这次领兵前来，就是要成全你们为故主复仇这件美事。先帝在的时候，那些两国兴兵作战的事，如今都不要再说了，也不好再说了。只是你们要明白，往日我同你们虽是敌国，今日可是一家人了。我兵进关之后，若是动百姓一根草，一颗粮食，定要用军法处置，这一点务请你们放心。你等要分头晓谕军民，不要惊慌。”

下面跪着的人，有的连说：“喳！喳！”也有的用汉语说：“遵谕，谨遵王谕。”

多尔衮又说道：“大清国这次进兵关内，非往日可比。这次一为剿除流贼，替大明臣民报君父之仇；二要平定中原，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统一河山，从此关内关外不再有什么分别。各处明朝官吏，只要投顺大清，照旧任职。若有反抗的一定剿杀，绝不姑息。我这话已经出有晓谕，你们要张贴各处。”

吴三桂等又是一阵唯命是从的应答声。

多尔衮又接着说道：“我国不分满蒙汉，只要有大功的都可封为王，子孙长享富贵，这一点要比明朝好得多了。你吴三桂明白我大清应运隆兴，率众投顺，我要奏明皇上，封你吴三桂为平西王。你手下的文武官员，一体升赏。还有随你来的宁远士民，流落在此，我心中也很不忍。有愿回宁远本土的就叫他们回宁远本土去吧，各安生业，不要再背井离乡，丢掉了祖宗坟墓。回去后从此不再有颠沛流离之苦。吴三桂，你要将这话晓谕从宁远各处带来的士绅百姓。”

吴三桂心中感激，赶快说道：“谨遵王谕。至于封三桂为平西王，实在不敢。三桂但能消灭流贼，报君父之仇，于愿足矣！”

多尔衮说：“封你平西王，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禀明大清皇上，给你册

封。目前打仗要紧，你要努力作战，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在我国有很多你父子的亲戚故旧。你舅舅祖大寿一家人，还有姓祖的一门大小武将，都蒙我国恩养，受到重用。洪承畴、张存仁都是你的故人，也在我朝受到重用，今晚都在我的帐中，同你相见。”

说到这里，多尔衮把话停下，吴三桂乘机抬起头来，从汉大臣中看见了洪承畴和张存仁，他们也都在望他。张存仁原是他的父执一辈，松山、锦州失守之后，也曾写信劝他投顺清朝。

多尔衮又接着说：“我大清国待汉人有恩有义，从前孔有德、耿仲明等人被明朝打败，从海道逃走，投降我国，我们都封他们做了王，得到重用。不管是先降顺后降顺，我朝只问他是不是忠心降顺。凡是忠心降顺的，一体恩养重用。你回去要晓谕将士，今后忠心为我大清国效力，我大清国不会亏待了你们。”

吴三桂磕头表示感谢。

多尔衮命吴三桂等人坐在地上，又命人给他们端来了茶点。随即他向吴三桂询问明日应当如何打法。吴三桂不愿满洲兵进入山海关城，便建议他们分兵两路，从北水关、南水关进入长城。明日关宁兵由西罗城出兵，三路兵马一起越过石河，攻入敌阵。多尔衮含笑点头说：

“就照这样办吧。你先回去，命人打开南北水关，迎接我大兵进去，埋伏在关内休息。明日五更我要率领文武大臣进入关城，亲临西罗城指挥作战。你的将士要臂缠白布，好与流贼区别开来。军情紧迫，你们先回城内去吧。”

天色黎明时候，多尔衮开始带着内院大学士、满蒙汉王公大臣、朝鲜世子以及两三千护卫的精兵向山海关东门前去。这时吴三桂已率领关宁军将领和一城士绅在山海关东罗城恭候。

第三十一章

上午的激战结束后，李过和刘宗敏来到李自成面前，禀报各自阵地上的战斗详情。李过指挥的阵地就在土岗下边的石河边上，李自成看得一清二楚。至于红瓦店的胜利不是一个小胜利，所以刘宗敏禀报交战情况时很自然地带着激动情绪。李过在旁边也听得有味，频频点头，向军师问道：

“军师，你怎么知道刘爷是在用计，阻止皇上派兵增援？”

宋献策笑着说：“我深知刘爷善于用计，遥遥看见红瓦店的大顺军逃跑时没有崩溃之象，而是分股行动，慌乱中仍有秩序，故知关宁兵必堕入刘爷计中。”

刘宗敏哈哈大笑。一向比较严肃的李过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站在附近的李双喜和几员护卫亲将互相递着眼色，精神为之振奋。但当双喜偷看父皇脸上表情时，发现李自成远不像李过和刘宗敏那样高兴，只是稍露微笑，跟着就显得心情沉重，对宋献策、李过和刘宗敏三人说道：

“你们都跟我去大帐中吃午饭吧，一边吃饭一边商议大事。”

四样极其简单的菜端上来了，接着端上来的是粗面锅盔和杂面条。李自成已经饿了，开始大口吃起来。行军御膳房的领班厨师看见皇上吃这样的粗恶饮食，心中有点难过，跪下说道：

“启奏皇上，方圆十里以内的老百姓都逃光了，荤素菜全找不到，除非明天能够攻开山海城，否则两天后连这样的伙食也没有了。”

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此刻对攻破山海城毫无信心，而且都想到这战争凶多吉少。李自成很后悔自己料敌失误，不听宋献策和李岩的苦心谏阻，率人马离开燕京东征，陷于进退两难之境。他一边低头吃饭，一边在心中问道：

“怎么办？怎么办？”

饭后，李自成与刘宗敏等正要开始议事，双喜进来了，跪在地上说：

“启奏父皇，刘体纯有要事前来禀奏。”

“叫他进来！”

刘体纯快步躬身进帐。李过将自己的椅子向旁边一拉，使刘体纯能够正对着皇上跪下。李自成没有叫他平身，赶快问道：

“你是不是要禀报满洲兵已经到了山海关外的事？”

刘体纯本来不是为了禀报这件尽人皆知的消息，但因心中一慌，说道：

“是的皇上，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军队已经来到山海关城外了……”

“孤已经知道了，何用探报！”

刘体纯一顿，立刻转入正题：“听说吴三桂原来并无意投降满洲，在山海城中按兵不动，脚踩两家船。是投降大顺还是与大顺为敌，许多天不能决定……”

“可是孤差人劝他投降，又差人携带金银绸缎前去犒军，他竟然受了犒军金银，公然拒降，反而向满洲借兵，甘为汉奸败类！”

“实际情况，臣已探明，不敢直言启奏。”

“什么实际情况？你探听到的事只管说出不妨。快说吧，二虎！”

“据说，吴三桂因知崇祯已经自缢身死，明朝已经灭亡，加之他的父母和全家人都在北京，所以他一没有在军中为崇祯发丧，没有命将士臂缠白布，为崇祯戴孝，二没有宣誓……宣誓……讨……讨……”

李自成忍不住说道：“‘宣誓讨贼’！你是重复敌人的话，何必怕说出口？往下还有什么？”

“还有，三没有派一个人去同明朝在江淮各处的文臣武将联络，共商报仇复国大计。他在观望，也在等待。到我朝差遣唐通与张若麒前来山海犒军劝降时，事情已经迟了，吴三桂已经决定与我为敌。”

“为什么吴三桂下决心与我为敌？”

“启奏皇上，吴三桂久为边将，处在局势多变的争战之地，十分机警。他一面不断派细作侦探北京情况，一面也侦探沈阳满洲动静，消息十分灵通。”

“听说他起初也有意向我朝奉表投降，后来变卦了，到底是什么道理？”

刘体纯停了片刻，偷偷地望了刘宗敏一眼，下决心回奏说：“皇上！明日上午必有恶战。臣幸蒙皇上培养，明日定当勇猛向前拼死杀敌，以报皇恩。说不定明日臣出战后，将会陈尸石河滩上，马踏为泥，所以此刻纵然获罪，也要将埋在心中的一些话全倒出来！”

李自成也动了感情，轻声说：“二虎兄弟，你说吧，说吧！”

刘体纯又望了刘宗敏一眼，看见刘宗敏神色严厉，分明是不高兴他在皇上面前说得太多；然而他又看见军师神情淡然，分明是鼓励他向皇上大胆进言。他抬起头慷慨说道：

“启奏皇上，吴三桂起初确有降顺之意。可是他天天得到细作禀报，不但对北京的情况尽知，也知道各地方的许多情况。他下决心不降了！”

“为什么有此变化？”

“他知道我朝进入北京以后，抓了几百明朝六品以上文臣，酷刑拷打，向他们逼要银子，拿不出银子的拷打至死。这件事使吴三桂十分不满。他正在举棋不定，忽又得到细作禀报，说我们的总哨刘爷住在田皇亲公馆，听说田皇亲死后留下两位美妾，都是江南名妓。一个叫顾寿，在北京城破前跟着一个唱小生的戏子逃走了。刘爷一怒之下，杀了几个有牵连的戏子。还有一个叫陈圆圆的，比顾寿更美，被吴三桂买去，刘爷就派人将吴襄抓来，逼他献出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圆圆已经到了宁远。

刘爷不信，拷打吴襄。实际上……”

李自成说：“实际上我立刻下旨，叫刘爷将吴襄送回家去，对吴公馆妥加保护。吴三桂决计不降，还有别的原因么？”

“还有，还有，”刘体纯说了大顺军进城后抢劫百姓、奸淫妇女、未能开仓放赈以及士气低落等种种情况，“这些事，被吴三桂探听清楚，他怎肯降顺我朝？”

刘宗敏因为刘体纯所奏每一件重大失误都与他有关，脸色铁青，低头不语。

李自成心头很是沉重，叹口气说：

“孤原来以为，吴三桂只有一座孤城，看见我亲率大军来征，必然恐惧，所以将他老子和崇祯的三个儿子都带在军中，以备招降之用。没有料到，吴三桂竟会如此倔强！二虎，你说，吴三桂为什么如此倔强，有恃无恐？”

刘体纯说道：“吴三桂之所以敢与我朝为敌，一是他对我大顺军的种种腐败情况，十分清楚，认为我纵然夺取了明朝天下，也不是长久局面。二是他对满洲情况也十分清楚。多尔衮出兵时原打算从密云一带进入长城，不意吴三桂向他借兵，派去的使者同他在翁后相遇。多尔衮立刻决定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允许事平之后，让他的将士仍回宁远屯驻，用这句话收买吴三桂部下将士的心……”

李自成不由得又叹息一声。

宋献策认为刘体纯的话已经够了，向李自成说道：

“皇上，可以叫德洁将军平身了。他还没有用午饭，叫他快去用饭吧。午后密商明日决战大计，他熟悉敌我情形，可以命他参加。”

刘体纯退出之后，大帐内好一会儿鸦雀无声。忽然，刘宗敏心情沉重地说道：

“从去年十二月间我大军渡河北伐，我就任提营首总将军，代皇上指挥全军。攻破北京以后，皇上钦命我位居文武百官之首。我在皇上面前，说话最为算数，正如人们常说的：一言重于九鼎。可是我是打铁的出身，没有多读书，所以凭心而论，我为大顺立过战功，也做过错事，到今日后悔无及……”

李自成截断他的话说：“此刻要赶快决定如何用兵，其他事以后再谈。”

刘宗敏说：“皇上，我是个直性子人，该说的话不能憋在心里。刚才，二虎兄弟因看见局势十分险恶，在皇上面前痛痛快快地说出了平时揣在心

中不肯说出的话，有些事牵涉到我。其实，自从东征以来，我心中何尝不沉重，只是我没有说出罢了。比如进北京之后，拷掠追赃，这事我是主张最力的人。我出身很穷，起小学打铁。在商议我军破北京以后如何筹集军饷的时候，有人说，崇祯国库如洗，从宫中找不到多的银子，只好逼皇亲国戚和官僚们拿出银子，不拿银子就叫他们受点皮肉之苦。我因为平日最痛恨贪官污吏，所以对这个意见竭力赞成。皇上也因为我平素做事铁面无私，更不会贪污公款，所以就决定命我负责拷掠追赃的事……”

李自成说道：“几年来各地战乱加上水旱天灾，我大顺在长安新建国家，诸事急需用钱，无处筹措，所以才有在北京拷掠追赃的事。这事虽说挨了许多人的骂，可是很快拷掠到七千万两银子，运回长安，解救了我大顺朝的紧急需要。”

刘宗敏紧接着说：“皇上，最近几天，因为我大军所到之处，百姓逃避一空，粗细粮食，家畜家禽，什么也不留下，只差没有人往井中下毒。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吴三桂之所以仅凭山海卫一座孤城，就敢与我大顺为敌，是因为在他眼中，我们虽然进了北京，但仍然是流贼习气不改，并没有得天下的样儿。自古得天下的，都是时时处处抚恤庶民百姓，千方百计招降文官武将。可是我们进北京之后，却将六品以上官员抓起来，拷掠追赃，就不是收揽人心的办法……”

李自成被刘宗敏的这些话所感动，同时想到进北京后有许多错误的措施他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于是不让刘宗敏再说下去，赶快说道：

“捷轩，别的话暂时不谈。眼下只商议打仗的事……”

刘宗敏显然心情沉重，先向大家看了一眼，然后望着李自成说：

“进北京后一切措施失误，纵然皇上不加重责，我刘宗敏也不能不心中难过。今日刘二虎老弟有些责难与我有关，我不生气，只觉得十分惭愧。此刻，光吃后悔药无济于事，我说出两件应该火速办的事情吧！”

李自成赶快问：“你赶快说，哪两件事？”

“第一件，立刻拿出三百万两银子，交给副军师李岩，赈济北京城内和郊区贫民。”

李自成点头说：“孤同意。命李岩立刻办好放赈的事，新降顺的文臣们一个也不许插手。”

“第二件，”刘宗敏又说道，“火速密谕刘芳亮，将所部人马集合，星夜赶到北京城外，准备与敌兵决战。冀南各府州县纵然情况不稳，可以暂时不管；等大局稳定之后，再派兵剿抚不迟。还有，替皇上写一密谕，命驻守太原的陈永福火速移兵固关，太原只留下少数人马弹压，太原附近各州县情况不稳，暂不去管，防守山西的大门要紧。”

李自成明白刘宗敏把情况想得很坏，考虑到满洲兵在夺占北京之后，还会继续进兵，攻入山西。他默默点头，示意刘宗敏说下去。

刘宗敏看见李自成神色沉重，接着又说：

“请皇上不必过于担忧，我们多向坏处打算，会有好处。眼下，多尔衮已经率满蒙汉大军来到山海关外，不管我们愿不愿同敌人决战，今夜满洲兵都得进关，我们明日都得遇到一场苦战，所以要多向坏处想。”

李自成再次点头。刘宗敏随即向宋献策说道：

“军师，我刚才的这些建议，都是绝密的，也是十万火急的，请你自己写成紧急文书，称道是奉皇上紧急面谕，下盖你的印章，立即快马发出吧。”

宋献策觉得刘宗敏所考虑的事都很重要，看得较远，所以立即起身，坐到御帐一角的小桌旁边，一边研墨一边思考。因为事先考虑到皇上可能会有重要的密谕不能交文臣经手起稿、缮写，以免泄露，所以宋献策在会前准备了一件用牛皮制的护书，放在小桌上边。现在他将护书打开，取出军师府专用笺纸，按照刘宗敏的意思，很快将三份“上谕”的草稿写出。这种“上谕”，既不同于常见的皇帝诏书，也不同于官场中的八行书信，而是用质朴的大白话写的。李自成看了一遍，微微点头，推到刘宗敏面前。刘宗敏看过后，也点点头，说道：

“好吧，赶快派专人发出，不要耽误！”

当天下午参加密商明日应战方略的，除李自成外，有刘宗敏、宋献策、李过、谷英和刘体纯。因刘体纯尚未来到，刘宗敏和李过上午经过激烈战斗，十分疲累，坐在椅子上，头一歪便睡熟了。宋献策尽管十分疲劳，却是睡意全无。他悄悄离开御帐，一瘸一瘸地向岗头上走去。

李自成更没有一点倦意。他心中明白，关宁兵和满洲兵合起来超过大顺军两倍，而且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旺盛，又占地理优势。道理清清楚楚，明日大顺军决难取胜。他在心中自问：“怎么办？怎么办？”又过片刻，不见军师回来，他心中焦急，站起来向谷英看了一眼，谷英跟随他出了御帐。

李自成问道：“子杰，明日上午要决战，你看这一战如何破敌？”

谷英小声回答：“宋军师足智多谋。听说皇上离京东征之前，军师说过：皇上东去对皇上不利；三桂西来对三桂不利。军师如此苦谏，必有他的道理。目前局势险恶，陛下何不命军师在今日御前会议上畅所欲言，贡献良策？”

“你说得是，说得是。马上开御前会议，孤就要他献出妙计，以解今日之危。”

谷英说：“军师定有妙计。众将领私下常说宋军师胸藏三十六计，已经使用的不到一半。虽是笑话，但也可见军师的胸中智谋未尽其用。他苦苦谏阻陛下东征，也是他的智谋过人之处。马上开御前会议，请陛下命军师不必顾忌，直陈所见，趁东虏八旗人马尚未进入关门，我军应赶快采取趋吉避凶之策。”

李自成明白谷英不同意明日与敌人决战，有迅速退兵之意，心头增加沉重。他没有做声，同谷英走回御帐。

没过多久，刘体纯来了，宋献策也从岗头上回来了。刘宗敏和李过都被叫醒，只用手掌在脸上干抹一把，重新坐定。李自成向军师问道：

“献策，你刚才又到岗头上看了一阵，对明天如何布阵，可有新的想法？”

“陛下，依臣愚见，明天的决战，对我十分不利，能够避免最好。倘若不能避免，这北边二里以外的燕山山口，十分重要。就请陛下派一得力将领，率领两千将士，坚守山口，不许一骑进来，扰乱我军左翼战线和中军御营。”

“难道满洲兵会从一片石进来？”

“皇上，目前满洲军威甚盛，我方不可不谨防事出意外。像唐通这样人，万不可以信任。如今清兵势强，洪承畴与吴三桂难免不招诱他降顺满洲。所以从一片石来的燕山南口必须派兵防守。”

李自成点头说：“这意见很好。你还有什么别的好建议？”

宋献策为着大顺兴亡，已经想好了一个紧急建议，但不敢贸然说出，继续一面仔细思考，一面等待机会。刘宗敏忍不住问道：

“军师，红瓦店这地方是通向北京和天津的大道，也是通向永平的大道，明日必定是两军血战争夺之地。你看，我军应如何部署兵力？”

宋献策仍然不急于说出实话，沉吟片刻，忽然向李自成问道：

“皇上你看如何？”

李自成说道：“红瓦店必有一场血战，可惜无城可守，石河岸不是御敌……”

宋献策说：“石河西岸虽然无险可守，但是凭我大顺军将士忠勇，也可以杀得敌人尸如山积，血流成河。臣所担心的是敌人从海上过来……”

众人不觉吃惊，注目军师。李自成首先问道：

“敌人怎么从海上来？”

“多尔衮颇会用兵，臣猜想他必会利用停泊在海神庙附近的船只，运载一两千精兵过来。明日大战正酣时候，满洲兵只要有数百人从海上登岸，擂鼓呐喊，我在红瓦店纵然有两三万人马也会突然大乱，各自奔逃。何以如此？盖我军将士的军纪与士气已远非昔日可比，所以臣不胜忧虑！”

李自成也认为局势险恶，但不能不故作镇静，说道：

“这事不可不防。捷轩可派遣一千精兵，携带火器、弓弩，埋伏在海边的芦苇和荒草之中，待敌兵离船登岸时，火器与弓矢齐放，将敌击溃！”

宋献策明白临近他要说出实话的时候了，说实话可能蒙受皇上严责，不说实话大顺军可能有全军覆没之灾，皇上难保平安，应了“白虹贯日”的凶兆。他沉默着，心情十分紧张。

李过问道：“军师，你熟读兵法，足智多谋，处在今日，必有良策。我看你分明是有话要说，可是又不敢说，究竟是什么重要计策？”

宋献策面露苦笑，仍在考虑。

李自成也催促道：“你如有好的计策，今日不说，更待何时！你我之间，有何话不可直言？”

宋献策被李自成的诚意感动，决定直言。在他最后犹豫时刻，偏偏谷英等得不耐，露出嘲笑神气，紧逼一步说道：

“军师！大家都说你胸中藏有三十六计，何不都拿出来？”

“平日我胸中确有三十六计，目前尚存一计，至关紧要，但不敢贸然说出。”

李自成故作不懂，说道：“你只管说出不妨，是何妙计？”

因为局势紧急，大家纷纷催促。宋献策又犹豫片刻，只好说道：

“古人常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依献策愚见，应该在今夜一更以后，迅速撤退，万勿迟误，稍一迟误就失去退兵良机。”

御帐中鸦雀无声，等待着李自成对此计作出决断。

李自成一时茫然。他想，清兵尚未见到，便闻风仓皇逃跑，我大顺皇帝的威望将从此一落千丈！况且，士气本来不高，今夜不战而逃，明日多尔衮与吴三桂合力猛追，沿路无险可守，难免不全军瓦解……他反复想了一阵，先向李过和谷英问道：

“形势确实艰难，你们二位有何主张？”

谷英说：“我军的处境确很危险。刚听到军师说了一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也想，不如在大战之前，全师而退，保存元气，以利再战。自然，我军一退，军心先乱，敌人乘机猛追，可能会全军崩溃，所以目前我军，进不能，退也不易。虽说‘走为上计’，但是如何一个走法？还请皇上与军师决定。补之，你有何主张？”

李过说：“明日之战是决定生死存亡大战。是否进行决战，臣不敢妄作建议。倘若认为不能取胜，走为上策，臣主张皇上先走，刘爷指挥全军分批稳步撤退，臣愿意担任断后。除非我手下兵将全部死光，绝不许敌兵追犯御营！臣的话到此完了，是否迅速退兵，恳求皇上决断！”

宋献策清清喉咙，正要进一步说出退兵方案，忽见李双喜快步进帐，向皇上跪下说：

“启奏父皇……”

宋献策断定必有意外事故出现，将吐到口边的话咽了下去。

大家都将视线转向跪在地上的双喜。

“启奏父皇，”双喜接着刚才的话头说，“有三个骑马的人从西罗城中出来，走下河滩，正向这边走来。在后边骑白马的显然是一位军官，一前一后骑红马的都是随从。那走在前边的随从一边走一边挥着小的白旗。”

李自成向军师望了一眼，轻声问：“献策，你看，此是何意？”

宋献策对双喜说：“速去传令我军，不许放箭，不许打炮，只许那骑白马的军官来到石河西岸，让他坐下休息，不可对他无礼，别的事你不用多管，只不让他随便走动就行。”

双喜向皇上叩了个头，起身走出御帐。

宋献策随即起身，招呼刘体纯一起走出御帐，又将双喜叫到面前。因为已经是初夏时候，天气晴暖，又无劲风，所以御帐的帘子敞开着。大家看见宋献策用右手拄着一根藤木手杖，左手抬起来比画着，对刘体纯和双喜低声吩咐了一通。

宋献策回到帐中，在原处坐下，装作若无其事的口气说道：

“吴三桂必是看见战局对我不利，差人前来与我私下商议，交出他的父亲吴襄，释放他的母亲及一家三十余口，他在战场上让我半棋。”

李自成向军师问道：“这件事如何应付？”

刘宗敏立刻代军师回答：“不用回答，只将下书人斩了，将头颅交给他的

随从带回，这就是给吴三桂的回答！”

“我们先不谈此事，且看吴三桂的来书如何写法。”宋献策笑着说，“我们可以因计就计，求其对我有利。”

这时候，大约五十名御营将士，刀剑出鞘，闪着银光，走到御帐前边，肃立守卫；另有二十名将士走在后边。停下后一些人张弓搭箭，面向河滩上的小路，注目不发；一些人端起鸟铳，火绳已经点燃，正面对同一方向。李双喜匆匆将队伍检查一下，走进御帐，跪下说道：

“启奏父皇，儿臣遵照军师指示，调了一千名御营将士，从河岸起，沿着小路两旁，严密警卫，直达御帐周围，已经部署完毕。”

李自成知道军师吩咐如此部署警卫，无非是要使敌人看见我方军容严整，士气高昂。他挥手命双喜退出，随即向宋献策看了看，向刘宗敏问道：

“捷轩，看来你与军师的主张不同。军师偏重在‘走为上计’，你偏重在红瓦店与敌人拼力一战，先挫伤敌人气焰。你可是这个意思？”

刘宗敏说：“不，皇上，我实际上与军师主张相同，既主张拼力一战，也主张走为上计’。”

大家都觉诧异，一齐望着他：“啊？此话怎讲？”

刘宗敏正要将他的意见说清楚，刘体纯拿着吴三桂的书子进帐了。

刘体纯并没有将吴三桂的书子捧呈到李自成面前，而是躬身送到刘宗敏面前，说道：“请刘爷亲启！”

刘宗敏感到奇怪，将书子接到手中一看，果然信封中间的一行字写道：“刘捷轩将军勋启。”刘宗敏暂不拆封，问道：

“是不是为救他父亲的事？”

刘体纯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回答：“我问过来人，不仅为着救他父亲吴襄，也要救他的母亲和在北京的全家性命。”

“吴三桂怎么知道我的字叫作捷轩？”

“吴三桂的细作在北京到处都是，刘爷的表字岂能不知？”

“既是为着救他的父母和住在北京的全家亲人，为什么他的书子不是呈交我们皇上，写给我刘宗敏有啥用处？”

“不，刘爷，我问了下书的人，他是吴三桂的一个亲信。他说，谁都知道，你刘爷在我大顺朝位居文武百官之首，在我们皇上面前说话算数。

给你写这封书信，等于写给我们皇上。还有，他已经受封为清朝的平西王，如给我们皇上写书子，如何称呼，很不好办。称陛下，他不甘心，多尔衮会治他死罪。称将军，他怕触怒我们皇上，他的父母和全家人必会死得更快，死得更惨。吴三桂很有心计，这封书子写给你刘爷，正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刘宗敏将密封的大信封撕开，抽出里边的两张八行信笺，匆匆看完。尽管刘宗敏读书很少，但对主要意思还是一目了然。他对吴三桂信中的口气很不满意。但是他没有大骂，也没有说一句话，将他看过的书信放到李自成面前。人们看见他左颊上的几根黑毛随着肌肉的痉挛而动了几下。

李自成看了吴的书信以后，脸色沉重，暂不做声，将书信递给军师。吴三桂的来书虽是要求释放他的父亲到山海城中和保护他在北京的母亲与全家平安，但语气上好像他已经胜利在握，毫无乞怜之意。李自成虽然心中不快，但是空有愤恨，却无可奈何。趁宋献策与李过等传阅书信时，他向刘体纯问道：

“德洁，满洲兵是否已经进入关门？”

“臣也问过下书人，但此人遮遮掩掩，不肯吐出实话。据臣判断，已经有两万满洲兵来到山海，驻扎在欢喜岭一带休息，多尔衮的大营驻扎在威远堡中。满洲兵尚有数万在后，将于今明两日内陆续来到。”

“满洲兵尚未进关？”李自成蓦然问道。

“满洲兵日夜赶路，大概要在欢喜岭休息之后，今夜进关，明日参加大战。”

李自成向刘宗敏和李过等望了一眼，又转向军师问道：

“献策，对吴三桂的书子如何回答？”

“依臣愚见，回书中既不要以恶语相加，也不要绝了他搭救父母和一家人性命之心。至于如何措辞，待臣略作斟酌……”

李自成忽然说道：“孤有一个主意，说出来你们各位斟酌，马上决定。”

刘宗敏问：“皇上有何主意？”

“差一官员持一封简单回书，去山海城中与吴三桂当面商量。倘若吴三桂念大汉民族大义，拒绝满洲兵进入关门，我立即护送其父吴老将军今夜回山海城中，他在北京的母亲及全家大小不但一个不杀，还要受我大顺朝优礼相待，随后全部送来山海。崇祯的太子及永、定二王，也送到他那里，由他供养，使明朝各地臣民都知道他对故主崇祯的忠心。”

李过问道：“不怕他拥戴崇祯太子，以恢复明朝为名，号召远近，与我为敌？”

李自成没有回答李过，向军师问道：“献策，他会要崇祯的太子么？”

“皇上此计甚妙，但可惜满洲大军已到，吴三桂必不敢留下崇祯太子。不过，目前形势险恶，兵法云‘制敌而不制于敌’，我已无制敌之策，这一计不妨一试，不成功对我无损。俗话说，死马当做活马医。将此事写进刘爷给吴三桂的回书中？”

“写在回书中。只要吴三桂拒绝满洲兵今夜入关，我们立刻将他的父亲吴老将军与崇祯三个儿子护送到山海城中，并派去五千精兵协守关门，另外派两万精兵从别处出长城，袭击满洲兵的后路。我大顺朝论功行赏，我将立刻敕封吴平西为亲王，‘世袭罔替’。这封回书不叫随营文臣动笔，以免走漏消息，还是由军师在御帐中立刻写成为好。宗敏，你的大顺朝提营首总将军印章可在身边？”

刘宗敏点头说：“带在腰间。”

“那好，那就省事了。献策，你就写吧。啊，还要叫一位钦差大臣随同来的官员去山海城中。此人，此人……只有张若麒是吴三桂的故人，最为合适。军师，你看如何？”

宋献策问道：“这，这……给张若麒什么名义？”

李自成略一思索，说道：“大顺朝兵政府尚书衔实任东征御营总赞画。”

宋献策赶快离开御前，到御帐一角的小方桌边坐下，从一个木匣中取出素笺，开始磨墨。李自成命双喜立刻到张若麒帐中，向张若麒如此如此传谕。双喜不敢迟误，立刻去了。

张若麒明白大决战就在明天上午，他是新降顺大顺朝的文臣，手中无兵，必死于乱军之中。正在发愁，看见李双喜来到军帐前边，他大出意外，从地上一跃而起，出帐相迎。李双喜说：

“张大人，目前事情紧急，我是来传达上谕，说完就走，不进帐啦。”

“有何上谕？”张若麒惊问。

“吴三桂派人前来下书，这封重要书信是写给刘爷的，听说十分重要。此刻宋军师正在御帐中替刘爷写回书。皇上吩咐，请你辛苦一趟，随着吴三桂差来的下书人去山海城中一趟，将这封回书面交吴三桂。你去时可带一个贴身仆人，不用携带亲兵。你同仆人的马匹，立刻备好，说走就

走。御营事忙，我告辞了。请张大人现在就到御营一趟，皇上和军师一定会有重要话当面吩咐。”李双喜拱拱手，转身走了。

张若麒心中狂喜，暗想：“这是我的大幸！”他立刻吩咐贴身仆人赵忠将两匹马赶快备好等候。仆人问道：

“要到什么地方去？”

“此是机密，不许打听，也不许走漏风声！”

“换洗衣服都带上么？”

张若麒刚要点头表示同意，忽然又沉下脸来大声责备：“黄昏前就要赶回来向皇上复命，带什么换洗衣服！”

说这句话时他故意将声音提高，使站立在附近的亲兵们都能听见。他又向仆人大声吩咐：

“赵忠，快去备马！”

他回到帐中，拿出所有银两，旋又全部放回，只取出二十两，带在身上，然后整一整衣帽，大步向御帐走去。

当李双喜回到御帐时，宋献策已将回信的稿子写成。这书信全是用所谓“大白话”写成，只是遵照流行格式，写到对方时“抬头”，以示礼貌。稿子写好以后，他自己看了一遍，稍加修改，补了漏字，又用八行纸誊写一份，恭敬地呈送御览。李自成看过以后，推到宗敏面前。刘宗敏看过以后，连连点头，从怀中将印章盒子取出，交给军师在小桌上加盖印章，笑着说道：

“这封书信写得好，全是老老实实的大白话，我这个打铁的一看就懂。据我想，这封书子送去之后，不管他吴三桂如何决定，我们要自己决定用兵大计，以我为主！”

李自成问：“如何以我为主？是明日拼力决战还是‘走为上计’？”

刘宗敏正要说话，李双喜进来恭敬地向李自成问道：

“张若麒来了，叫他进来么？”

张若麒被双喜带进御帐。他跪下去向李自成叩了三个头，低着头恭候吩咐。李自成没有叫他平身，就命宋献策将写好的给吴三桂的回信递给他看。张若麒看完了信，抬起头说：

“陛下，军师替刘爷写的这封书信十分得体。常听说，吴对父母颇为孝顺，在关外将领中素有孝子之称。所以他此时虽然降了满洲，却又要救他父母。我朝乘满洲兵尚未进关，派遣一重要使者进入山海城中，申之

以民族大义，动之以父子亲情，或可使他暂时不令满虏大军进关。但如此大事，臣新近投降大顺，尚无纤功，人微言轻。现有最适当的人，堪胜此任，臣从旁相助可也。”

刘宗敏问：“谁最合适？”

张若麒吞吞吐吐说：“若麒不敢直言。”

李自成也忍不住问道：“快说，谁最合适？”

张若麒望着李自成大胆地说：“窃以为宋献策大人身为开国军师，名重海内，差他去最为合宜，臣可以随他同去，从旁协助。”

宋献策在心中骂道：“混蛋！你想赚老子的一条命献给满虏！”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忽见刘宗敏脸色一变，向张若麒骂道：

“胡说八道！军师怎么能离开皇上身边？何况吴三桂算什么东西，还用得着我们的宋军师去向他送信？”

张若麒赶快伏在地上，惊慌地说：“若麒失言，若麒失言！”

李自成不愿耽误时间，向张若麒说：“你起来吧，火速随吴三桂差来的下书人到山海卫去！速去速回！”

张若麒又向李自成叩了头，恭敬地退出御帐。

谷英向宋献策问道：“军师，你看他会回来么？”

宋献策说：“我看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李自成说：“他非战将，也非谋臣，不回来也于我无损，我们还是讨论作战大计吧。捷轩，献策，快说出你们的高见吧！”

刘宗敏说：“我没有多的意见，只有一个想法，请皇上今夜动身，速回北京；一面准备在北京城外同敌人作战，一面火速召集各路人马前来北京。至于山海关这面，我同补之留下，明日与敌死战，使敌人不能追赶皇上。”

李自成一时无言，正低头沉思时，忽然唐通派人来到。李自成立刻命他进帐，亲自询问。来者是唐通身边的一个中军游击。据他禀报，今日唐通派两千人马出一片石，恰恰遇到满洲兵攻来。双方发生血战，满洲人被杀退，可是唐通人马死伤也很重，如今正死守一片石关口，防备满洲兵第二次进攻。现在特派他来请求李自成派兵驰援。

李自成问道：“满洲兵到底来了多少？”

游击回答说：“小将只知道满洲兵实力甚强，来攻一片石的骑兵约有三千

之众，尚有后续部队，不知多少，正在查探。”

李自成说：“你立刻回去，要唐将军死守关口，不许满洲兵一人一骑进来。明日我即派大军驰援。”

来人退下以后，大家都认为唐通的禀报恐有不实之处。不过宋献策说道：

“唐通的禀报，虽有不实之处，但是可以证明，东虏人马已经来到无疑。这可是需要我们认真对付。”

李自成点点头，看见李过似有话说，就向他问道：“补之，你有何善策？”

李过说道：“刚才刘爷建议皇上立刻动身，驰回北京，这建议很好，请皇上务必采纳，不可耽误。如今不走，到明日混战之时，想平安退走，恐怕就迟了。”

李自成仍不能决定，又问宋献策。宋献策尚未回答，忽然从北京有十万火急文书来到。李自成亲自拆开文书，看了牛金星的密奏，知道北京情况十分不稳，城中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的说皇上在山海关已经打了败仗；有的说吴三桂的人已经潜入北京城中；有的说关宁兵的游骑出没在北京城外。现在北京正在将大炮运往城上，准备守城；城外的许多民宅要拆毁，等等。李自成将牛金星的密奏交给大家传阅。刘宗敏和李过乘机又劝说他火速返京，不可耽误。李过又用眼色催促宋献策说话。

宋献策抬起头说道：“依臣看来，我军单单对付关宁兵，取胜也不容易。纵然一时取胜，也不能攻破山海城，徒然死伤将士，折损士气。何况明日将有满洲兵与关宁兵合力对我，我军更难应付。所以今日大家请皇上速速回京，确是上策。”

李自成问道：“难道就没有第二个办法？”

宋献策说：“臣今日下午看了阵上情况，返回帐中，沐手焚香，筮了一卦，不敢泄露……”

李自成说：“此刻是我们君臣之间机密会议，不妨说出。”

宋献策先说他筮了一卦，得的是“坎下坤上”。

说罢卦辞以后，宋献策接着说道：“目前我军全师而退，为时已晚。平原旷野，大军一动，敌军铁骑追逐，我军无处立脚，容易溃不成军。目前之计，唯有请陛下率数千精骑，即刻动身，奔回北京，部署在北京城外决战。”说到这里，宋献策心中十分难过，因为他明白，所谓在北京城外决战，也是一个托辞，如今哪有力量同敌人决战呢？“我大军轮流与敌厮杀。如能取胜，也要于明日夜间速退。如不能取胜，混战一日，陛下已

经退到滦河以西，敌人追赶也追赶不及了。臣临危直言，死罪死罪。”

李自成心情十分沉重，仍然不能决定。李过等人又催他速走。李自成忽然说道：

“我绝不能走，原是我亲自决策率师东来，如今才遇强敌，不分胜负。我倘若在此时离开大军，单独回京，于情于理，都对不起数万将士。”

宋献策说：“可是我们原来没有估计到满洲兵来得这样快。”

李自成说：“正因为满洲兵突然来到，我更不能离开大军。明日临阵决战，有我在此，便能鼓舞士气，倘若我先走了，士气必会瓦解。”

李过说：“皇上只是秘密离开大军，将士们并不知道。”

李自成说：“不然。明日作战时候，将士们望不见我亲临战场，看不见我的黄盖，看不见我骑在乌龙驹上共进退，将士们必然明白我已经临危先走，士气岂有不瓦解之理？正因为满洲兵突然来到，我更应该留在此地，亲自鼓舞将士，打好这一仗，然后再决定如何退兵。倘若我自己不战而先走，造成大军瓦解，北京也万难立脚。北京不能立脚，中原各地必然纷纷叛乱，大局就不可收拾了。”

刘宗敏说：“今日与往年情况不同，今日不管行不行登极大典，你都是皇上了，一身系天下安危。我们在此地与敌人死战，纵然战死沙场，不会败坏大局。只要有皇上在，还可以坚守北京。即使不能坚守北京，还可以坚守山西、河南、关中，再图恢复。”

李自成说：“我绝不一个人先走。我不能让你们在此地与敌苦战，而我单独退回北京。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我。没有你们和数万将士，北京也不会固守。我们十几年来同生死，共患难，今日我如何临到危急时候一个人先走？自古以来，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同将士一起从血战中建立江山？汉高祖是这样，汉光武是这样，唐太宗是这样，就是明朝的朱洪武，何尝不是这样？我绝不一个人先走，你们不必再说了。如今只有大家想办法，如何打好明日这一仗。虽然满洲兵已经来到，可是我料想前队只有数千人，大队人马还远远在后。打了明天这一仗，在满洲大军来到之前，我们再决定是否退回北京。”

宋献策等还想劝说，李自成又说道：“我已经决定了，不必再言。各位速去部署明日作战之事，努力打好明日这一仗，不要为我一个人安危多想。”

众人见他神色严峻，不敢再说别话，怀着沉重的心情散去。

第三十二章

黄昏前大小将领们奉刘宗敏的紧急传谕，骑马来到御营所在的村庄。将领们恭听皇帝训话的地方也就是今天上午李自成立马观战的高岗。这个地方，后世就传说为李自成的“点将台”，流传至今。

李自成神色威严，面南站立。由于一则大决战在明日就要发生，二则从渡黄河东征以来，这是皇上第一次向将领训话，三则刘宗敏的炯炯目光中含有震慑众人的威严，所以岗坡的武将队列静极了，连往常不可避免的刀剑碰击声也未发出。一只失群的孤雁从南飞来，飞得不高，一边飞一边发出嘹亮的叫声，快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站立的地方，叫声突然停止，静悄悄地飞过岗头。

雁叫声停止后，刘宗敏用低声向众将发出命令：“向皇上行礼！”

因为是在野外，所以大家只是抱拳躬身，齐声说道：

“皇上万岁！”

刘宗敏接着说：“明日上午作战，是一次决定两军胜负的大战，我要代皇上统率全军，与将士们同心合力，杀败敌军。今夜鞑子兵大概有一部分从山海关进来，明日参加作战。我没有见过满洲兵，想来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人人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既不是三头六臂，也不是铜头铁额。我想，趁满洲兵的先头部队初来乍到，没有充分休息，我们先杀掉他们的锐气，也使吴三桂的关宁兵失去依靠。我大顺朝国家草创，立脚未稳，这一仗只能胜，不可败。明日打了一个大胜仗，我大顺朝就能够立定脚跟；倘若打了败仗，我大顺朝就很难立足了。所以明日作战，人人必须奋力杀敌。只要我军的鼓声不止，前边纵然有刀山火海，将士们也得拼命向前。我已经禀明皇上，明日作战时候，凡是畏惧不前的，制将军以下的将领，不管过去立过什么功，也不管追随皇上多久，立即在阵前斩首；制将军以上，凡是怯阵的，打过这一仗之后，也要按律治罪。至于我刘宗敏，只有两句话：只能做断头将军，不会做逃跑将军！”

刘宗敏的这一番讲话简单扼要，慷慨坚决，众将领听了都深为感奋。接着刘宗敏请皇上训话。李自成向众将望了一遍，随即对形势作了分析，激励大家明天奋勇杀敌。他重申刘宗敏宣布的纪律，说道：

“孤命令提营首总将军、汝侯刘宗敏代孤指挥明日大战。全体将领在鼓声中只许向前，勇猛杀敌，不许对敌畏怯，不许后退一步。倘有违犯军纪的，制将军以下的立即斩首，制将军以上的随后议处，绝不宽贷！孤的这几句话就是给汝侯的尚方宝剑。大家都听清了么？”

众将齐声回答：“听清了！”

李自成接着说：“今日上午，孤与宋军师一直立马这岗头上观战。明日上午仍要像今日一样，同宋军师立马高岗，亲自压阵，不挫败敌人的锐气，孤绝不离开这座岗头。望大家努力杀敌，英勇向前，不辜负孤的厚望！”

训话结束后，李自成同刘宗敏、宋献策、李过、谷英和刘体纯回归御帐。很快，简单的晚膳端上来了。由于心情沉重，大家都不说话。在沉默中用过晚膳以后，李自成解释了他下午的决定：

“捷轩和献策建议孤今日晚饭之后，火速驰回燕京。你们的用心，孤全明白，无非是为大顺国家着想，不愿孤留在战场。可是，你们的考虑并不周全。倘若孤今晚先走，必然要带走吴襄，带走崇祯的太子和永、定二王，还要带走随营文臣，所以没有一两千御营精兵保护不行。俗话说，连蠓虫飞过都有影，何况像御营撤退这样的大事，能够瞒住何人？目前已经军心不稳，一旦御营丢下大军，仓惶撤退，岂不引起全军惊骇，军心大乱？再说，明日上午，大战开始后，我军将士望不见孤立马岗头，看不见孤的一柄黄伞，岂不军心动摇？一旦军心动摇，如何迎击强敌？所以，你们只是考虑孤一个人的安危，没有全面考虑。”

刘宗敏和宋献策感到李自成说的话也有道理，而且口气坚决，就不再说别的话了。但是宋献策因曾看见“天狼星犯紫微垣”的不吉之兆，又曾看见“白虹贯日”的天象，不能不为皇帝的安危担心。他低着头想了一阵，抬起头来说道：

“臣眼下只有一个建议，请皇上务必采纳。”

“你有什么建议？”

“这次随驾扈从东征的只有两千将士。而跟随御营前来的有部分文臣，有崇祯的太子和二位皇子，还有吴襄。还要携带御用辎重。两千御营官兵实在不够。明日大战，至少要增加三千御营官兵，以应非常之需。罗虎原有三千人马，训练有素，军纪严整。罗虎被刺以后，这一支精兵暂归补之将军指挥。臣建议将罗虎的旧部改归御营，这样，扈驾的就有五千精锐官兵，遇有非常情况，御营可保安全。愚臣此一建议，敬恳皇上采纳。”

李过立刻表示赞成，刘宗敏也说很好。李自成问道：

“御营亲军原由李强和双喜统带，现在兵将众多，派谁统带？”

宋献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刘体纯将军最为合适！刘将军不唯武艺娴熟，忠心耿耿，而且十分机警。李强可协助体纯。至于双喜，还是紧随皇上身边保驾。”

李自成面露满意神情，当即表示同意。

月亮出来之前，多尔衮走出大帐，仰视天空，但见满天星斗，显然明日必将是好晴天。他不觉在心中说道：

“明日好天气，准能旗开得胜，一战杀败流贼！”

乍然起了一阵东南风，使长城外的初夏夜晚略微有些寒意。这寒意使多尔衮想到，美丽的圣母皇太后在大军出发两天以后，曾派人赶上，送给他一件貂皮坎肩，供他在征途上御寒之用。想到她的情意，又想到明日的必胜无疑，多尔衮不禁从心头到嘴角同时绽开了微笑。

准备今晚开进山海关、明日参加大战的有满洲的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其余人马以及从锦州运来的红衣大炮，尚在途中，今夜和明天可以陆续赶到。多尔衮相信，仅凭随同他今日来到的满洲精兵，加上吴三桂率领的关宁兵，明日也准可以杀得李自成溃不成军。

他估计各旗将士已经用过晚餐，立刻传下谕旨，命将士们赶快休息，三更进关，在西罗城的树林中搭好军帐，继续休息。明日五更以前，所有进关将士，要将马匹喂饱，将士们也要吃饱。如何出战杀敌，临时另有指示。多尔衮还说出了这样几句话：

“传谕各旗将领，从前，我大清与明朝是敌国，所以我大清兵每次南下，攻破城寨，俘虏男女人口，抢掠耕牛财物，都是合法的。这次我兵进入关内，每到一地，都是我大清国土，人民是我大清人民，所以严禁骚扰百姓，不许动一草一木。各地大小官吏，凡愿意投降的，照旧任职；以后犯法，绝不宽容。”

为着明日黎明进关，上午要亲自指挥大战，多尔衮在仆人的服侍下早早地就寝，很快就睡熟了。

但是，同是月明之夜，在石河西岸的大顺军御营驻地，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紧张之夜。晚膳以后，几位权将军一个个神情严肃，迅速离开御帐，各自召集属下的重要将领，下达明日作战的重要决定。

军师陪侍皇上从御帐走出来了。李双喜跟在李自成背后。

这时月亮已升得很高，还在继续上升。月光皎洁，如同白昼。

李自成登上岗头，看见驻扎西边数里远的大顺军尚在向石河西岸移营，人马杂沓，灯火零乱。他对于这情况很不满意。从前打仗，说走就走，十分迅速，哪像今天这样迟慢！他没有说话，目光向山海关和西罗城方向望去。

巍峨的山海关城楼连同末段长城，在岗头上都不能看见。倒是看见在西罗城中，常有灯笼晃动，还不时传来愤怒的马嘶。宋献策说：

“满洲骑兵已经有一部分先头部队来到西罗城了。多尔衮与大队人马大概

在三更以后进关。”

站在身后的双喜感到奇怪，恭敬地小声问道：“军师，你如何听出来是满洲骑兵到了西罗城中？”

宋献策解释说：“倘若都是吴三桂手下的关宁骑兵，两马相遇，可以发出高昂的欢快叫声，就是人们常说的萧萧长鸣。满洲的骑兵同吴三桂的骑兵到了一起，原不相识，气味不同。关宁骑兵中有的公马性情暴躁，为保护本队中的母马不被勾引，就发出愤怒的叫声。我们听见的就是吴三桂骑兵中一两匹公马的叫声。”

双喜听军师说得有趣，想笑一笑，但是看见军师表情严肃，毫无笑容，他的心情也马上变得沉重了。

已经三更时候了。宋献策因地上月色忽暗，赶快仰视天空，看见有一大片浮云正在向西飘去，遮住了月亮，而月亮带着风圈。他不觉脱口而出：

“陛下，明日作战时会有一阵怪风，对我不利！”

李自成蓦然一惊，抬头望见月亮的风圈，问道：“为何对我不利？”

“明日敌人从东边向我进攻，一阵大风从东向西刮，所以对我不利。”

“你怎么知道大风是从东向西刮？”

“如今已交初夏，东南季风流行，所以明日必是从东海上刮来的一阵狂风。另外，刚才遮住月亮的大片浮云向西飘去，也是明日要刮东风的先兆。”

“献策，依你看来，明日这一仗能取胜么？”

“臣不求明日取胜，只考虑明日在危急时陛下如何速回燕京，另作打算。”

说话之间，天上的一大片浮云已经过去，月晕消失，又是皓月疏星，清光如昼。李自成轻叹一声，说道：

“多尔衮此时大概要进山海关了，我们回帐中细谈吧。”

黎明时候，吴三桂将多尔衮迎进山海关。多尔衮在山海关城中没有停留，穿城而过，到了西罗城。在吴三桂陪同下，多尔衮登上城楼瞭望。他知道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等率领的人马如今是在西罗城南北两边约一二里处的密林中埋伏，心中感到对胜利十分有把握，回头对身边的范

文程说道：

“我大清国从来不进攻山海城。有两次我军进入山东一带，回头来都从山海关以西退出长城。这山海关从东边是攻不开的；纵然从西边来攻，由于左右都有长城，尽头处一直通到海边，所以也无法将城包围起来。我们不愿损伤多的将士，也就不愿在此拼命攻城。”

范文程说：“如果从北京来进攻，想包围山海城也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天津派大军乘船渡海，从东面包围山海城。”

多尔衮笑了一笑：“是的，可是流贼如何能养这么多船只来渡海呢？所以李自成孤军来这里作战，想破山海关，岂不是做梦？可见流贼毕竟是贼，毫无计虑。”

范文程说：“李自成确实手下无人。即令摄政王爷不来山海关，只用一部分人从古北口、青山口一带进入长城，截断燕京与山海关之间来往的路，李自成进不可能，退不可能，也必全军崩溃。”

多尔衮听了哈哈一笑：“流贼自陷绝境。今日一战成功，夺取燕京就不会再有大战了。吴三桂，你准备指挥作战去吧。”

当多尔衮站在西罗城楼瞭望战场的时候，大顺军将士们已经饱餐完毕，开始以红瓦店为中心，在石河西岸布阵。李自成带着军师，先到红瓦店，同刘宗敏谈了一下，又将李过叫来，问他们决定如何布阵。

刘宗敏说：“夜间探马从海边回来，说仿佛看见有很多灯火从东向西，可能是吴三桂运送一部分人马从秦皇岛登陆，从西岸过来，所以我们要分出两三千骑兵，驻扎在靠近海边两三里的高处。倘若海边有事，立即进剿；倘若红瓦店一带吃紧，就驰援红瓦店。”

李自成望望宋献策，说：“从此山到海边，到处部署兵力。兵分则力弱，这是兵家所忌，如何是好？”

宋献策说：“我也为此担心。但是看来胡人大队已经来到，不然宁海城那里不会整夜人喊马嘶。若是真的胡人大队来到，与关宁兵合力对我，敌众我寡，容易受敌包围，不如此布阵，怕也不行。”

李过小声说：“我担心唐通会投降敌人，所以不得不在二郎庙山脚下多部署了一千多步兵，以防唐通勾引敌兵从九门口过来。”

李自成心中暗想，如今情况不明，敌势甚强，尚未开战，已经受制于敌，差不多败局已定！但是势已至此，只有撑过今日，晚上退走。

他同宋献策回到老营，在离老营二里处的高岗上观望。看见关宁兵正从西罗城和宁海城向石河滩上前进，旌旗飘扬，部伍整齐。他想同宋献策谈一谈，但是看见宋献策也正在注目向敌人遥望，便不说话了。

这时多尔衮也在西罗城上观看大顺军的布阵。他觉得大顺军将人马从北山一直布到海边，兵力分散，更容易被他和吴三桂的人马从中间突破，逐个包围起来。他心中对于胜利更有把握了，特别是他分别埋伏在西罗城北边和南边的两万多精锐骑兵，李自成似乎丝毫也没有觉察。他相信就靠这两万多骑兵冲入敌阵，也可将敌人杀得一败涂地，说不定连李自成都很难逃脱。于是他下了西罗城，在一棵树下边将带兵的王、公、贝勒、贝子、固山额真等都召集到面前，对他们说：

“流贼李自成已经横行了很久，你们今日打仗不可轻敌。我看他的阵势，从北山到海边，兵力摆布太宽，首尾不能相顾。我军兵力不要分散。如此这般……”他用马鞭子指着，部署兵力：“关宁兵先出阵对敌，杀得敌人锐气挫败的时候，大清兵出动，必获大胜。你们用力破贼，大事就成功了，不要违背我的节制。”

他说完后，面前一片声地“喳！喳！”

太阳升高了，双方鼓声震地。但是天色昏黄，且有雾气。过了片刻，宋献策略微抬头，看见太阳越过山海城的西门城楼，仍然不很明亮，下边有红色云朵，上边有光芒。他想起来书上的四句话：“日出光芒，进退则凶；敌意提防，主将折殒！”心中大惊，正想再次劝李自成脱离战场，但是双方战鼓敲得更凶，声震大地，厮杀开始了。

吴三桂的关宁兵比昨天增加了很多，作战十分凶猛。大顺军因为今日这一仗关系重大，又有圣驾督战，也都拼死向前，毫不气馁。战场以红瓦店为中心，互有进退。李自成得到禀报：刘宗敏腿部中箭，仍在马上指挥。李过驰救红瓦店，被一支骑兵截住。大顺军已有很多将领死伤。吴三桂的人马虽也死伤很重，但倚仗人马多，仍不后退。

李自成害怕刘宗敏有失，纵身上马，抽出花马剑，向背后吩咐：

“李强速赴老营，李双喜率领三千骑兵，随我冲阵！”

宋献策猛一跳，抓紧乌龙驹的辔头，说：“陛下不要去，请在此稍等片刻。”

李双喜已经上马，大声说：“请陛下在此稍候，由我同二虎去杀败敌人。”

李自成看一眼双喜，点一下头。双喜和刘体纯赶紧率三千左右骑兵，驰

往红瓦店，冲入敌阵。敌人正在渐渐得手，忽然经此生力军猛冲猛杀，纷纷败阵。刘宗敏、李过指挥的大军，乘此机会与生力军汇在一起，呐喊着向敌人反攻，真正是以一当十，锐不可当！

刚把敌人赶过石河滩，忽然从海上刮起一阵狂风。这狂风起得那么猛，刮得那么凶，顿时天色昏暗，飞沙走石，日色无光，双方都不能够再进行作战，暂时收兵。鼓声也停止了，呐喊也停止了，马蹄声也停止了，只有狂风呼啸的声音。宋献策认为此风甚异，不可大意。他请李自成传令各营，严阵以待，小心风过后，敌人重来反扑。

过了大约一顿饭时候，大风渐小，慢慢停了。敌阵上大声鼓噪。宋献策听见他们除大喊“杀，杀”之外，还有许多人齐声呼叫：“哇！哇！”他知道这是满洲话的“杀”，不觉心中大惊；但“哇”与“杀”二音相近，又疑惑自己听错了。

风完全停了，关宁兵和清兵三次鼓噪以后，同时出动。李自成看见新出现的骑兵旗帜、帽子颜色与关宁兵不同，心中大惊。正在继续观望，忽然有一骑兵从红瓦店飞奔而来，向他禀报：

“鞑子兵来了，总哨请皇上速避！”

宋献策也惊慌地说：“果然是鞑子兵，请圣驾速走！”

这时石河西岸，大顺军被分割成多处，到处都发生了混战，几处大顺军的营垒已被敌人冲破，但混战并没有停止，也没有一处溃退。李自成对一个亲将说：

“火速向首总和李过将军传令，大军且战且退！”

亲将刚走，李自成一眼看见刘宗敏被敌人重重包围，而李过也在苦战，已经不能与刘宗敏会合一处，但仍挥剑狂砍，拼死向敌人反攻。

李双喜杀了回来，禀报说：刘体纯负伤。又有人来报：几位将领阵亡，谷英身负重伤。宋献策劝李自成速走。李自成知道战局已经不好挽回，对双喜说：

“双喜，你率领两千骑兵，去救出首总刘爷。”

双喜说：“圣驾左右需要骑兵保护，儿臣只要一千骑兵就行。”

说罢，双喜率领一千骑兵飞奔而去。

宋献策催促李自成速走。

李自成又向战场望一望，策马而去。

此时敌人好像已经注意到小岗上的动静，派了两千名骑兵追来。宋献策对李强说：

“你保护圣驾，赶快退走！”

他又吩咐左右将领说：“你们带着太子、永定二王、吴襄等人，跟我退走，不要让他们落入敌手。”

刘宗敏第二次受了伤，不能骑马，躺在士兵们从农家找来的长桌上指挥突围。尽管他流了很多血，身体衰弱，但仍然十分沉着，而且英勇。两千骑兵摆成方阵，保护着他，一面苦战，一面退走。双喜破围而入，请刘宗敏速退永平。刘宗敏已抬不起身来，在长桌上问道：

“圣驾可平安吗？”

双喜回答说：“圣驾平安，已经往永平去了。”

刘宗敏说：“好，好，那我就放心了。”他又向周围将领说：“赶快杀出去，保卫圣驾要紧！”

双喜带来的一千骑兵只剩下大约八百人。这是精锐的老营亲军，由他率领着在前开路，所向披靡。他们保护着刘宗敏脱离重围，且战且走，方阵始终不乱。敌人屡次冲击，破不了方阵，于是不再死追，转向别处杀去。

在混战中传达撤退的命令很不容易。分散在石河西岸的许多将领都不知道李自成有这道命令。大顺军军令素严，不奉令死不撤退。在众寡悬殊、败局已经定了的情况下，只见大顺军一团一团，一队一队，各自为战，拖住了大部分敌人，但是自己死伤很重。红瓦店附近二三里内，到处死尸纵横，血流成河。

在诸将中，李过平日军令特严，兵也最有训练，所以他周围同样死伤惨重，但是还保存下三四千骑兵，固守营垒。敌人几次呐喊着向他进攻，如同碰到一堵墙上。他拖住敌人大部分兵力，使他们不能全力进攻刘宗敏。后来看到刘宗敏突围走了，他才下令撤退。同时他明白撤退的命令达不到各处正在混战的部队，又下令鸣锣。

他刚刚开始撤退，双喜来了，大叫：“大哥速退！速往永平护驾！”

李过问：“双喜，圣驾走远了么？”

“大约有二十里路了。”

“好，赶快出水，赶往永平！”

李过在急忙中说出了“出水”二字，这是早已不用的黑话。双喜也不觉答了一句：

“快出水，到永平护驾要紧！”

他们合兵一处，杀出包围，打算与刘宗敏会合一处。但是已经看不见刘宗敏的去向。正走着，听见西北有一片杀声，正是刚才李自成立马观战的地方。双喜对李过说：“大哥，你快走，我去将那支被敌人围困的人马救出来！”

他身边只剩下五六百骑兵了，而敌人有两千多人。但他一心要救出将士，没有一点畏惧，呐喊一声，冲入敌骑包围的核心，才看见是李强被围。李强身边只剩下几十名骑兵，仍在左冲右突，拼死厮杀。他已经负伤，血流满面，力气渐渐不支，看见双喜来到，大声说道：

“双喜，要拖住敌人，使他们不能够追赶圣驾！”

双喜说：“强哥，圣驾已经走远了，你赶快随我出水！”

正在这时，李强背上又中了一刀，栽落马下。双喜率领着他的五百将士同敌人混战一阵，侥幸突围出来，人马死伤大半。走不多远，有一条深沟挡住去路。双喜回马再战，身边将士已剩下不到二十个骑兵。追他的是吴三桂的部队，已经知道他是李自成的养子李双喜，喊着要捉活的，像潮水般步步逼近。双喜已经箭无一支，剑锋也缺了，而且手臂中了一刀，流血不止。他望望身边将士，说道：

“我既不能再战，也不能给敌人捉去，你们赶快各自逃生吧！”

他又转向西方，说道：“父皇，儿今生不能再跟随父皇左右了。死后我的鬼魂仍将尽忠护驾！”随即挥剑自刎。

他的将士们眼看无路可去，纷纷自刎，从马上倒下。也有人拼死冲向敌人，乱砍一阵，被敌人乱刀杀死。关宁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烈的情景，无不为之惊骇。

大顺军只有跟随刘宗敏、李过二人退出的部队在路上没有溃散，其余数万将士除在石河西岸的混战中死伤了大部分之外，小部分在退却中被消灭了。敌人对溃散的大顺军追杀了二十多里地，天近黄昏，才不再追赶。

一更以后，下弦月出来了，照着石河西岸的战场，照着大顺军溃逃的路……

李自成带着崇祯的三个儿子、吴襄、明朝宗室秦王、晋王和其他藩王，在仅剩下的二千五百侍卫亲军的保护下，急驰半日，午夜以后，到达永平城内。李过是在四月二十三日天明时候赶到的。刘宗敏因伤重被人抬着走，于二十三日中午才来到。溃散的骑兵也都陆续逃到永平，和李自成、李过、刘宗敏等的人马合起来，大约两万左右，十分混乱、疲惫，不少人身上带着伤。

李自成驻下以后，不顾疲惫万分，立即给牛金星送去密谕，命他火速准备守城作战，并准备他回京后即行登极大典。他又命李过整顿人马，收容溃散；让负伤的将士在永平敷药裹创；派五百骑兵护送刘宗敏和重要的带伤将领于当日黄昏动身，先回北京。

李自成在永平住了两天，等候张若麒的回信，却是杳无音信，只听说吴三桂和清兵已经离开山海关，追赶前来。于是他在二十四日五更动身，命李过率一万骑兵断后，离开永平往北京退去。走了三十里路，到了范家庄这个地方，风闻吴三桂的追兵已经相离不远。他暂时停下，命人将吴襄带到面前。吴襄也正要求见他，看见他赶快跪下说：

“请皇上放我去到我儿子营中，我要他不再追赶，要他投降陛下，脱离满洲人。”

李自成冷冷一笑，说：“事到如今，留下你也没有用了。现在要借你的头，使吴三桂知道他不忠不孝，连一条狗都不如！”

随即命人杀掉吴襄，将头挂在一根高竿上。有人问他：崇祯的三个儿子，还有几个藩王，如何处置？李自成望一望宋献策，想听听他的意见。宋献策说：

“马上敌兵就要追来，我们带着他们，未必能带到北京。落入敌人之手，对我们十分不利。”

他的意思是要杀掉这些人，但没有明说。李自成略一踌躇，说道：

“把明朝太子和永王等带来。”

随即太子和永、定二王被带到李自成面前。三个孩子猜想李自成必然要杀掉他们，都吓得面无人色。李自成对他们说：

“自古亡国太子和皇子，没有不遭杀害的。可是我不愿杀害你们。你们年幼无知，深居宫中，国家大事，全然无干。我现在虽然一时兵败，也绝不杀害你们。现在每人给你们二十两银子。你们身边还有太监，各自逃生去吧！”

停一停，他又说：“你们要谨防被满洲人捉到。不管往什么地方逃都可以，只是要躲开满洲人。”

说了以后，他又吩咐身边一位将领：“明朝的几个藩王也每人给他们十两银子，叫他们随便逃往哪里，一个也不要杀害。”

说罢，他腾身上马，疾驰而去。

悲风为我从天来

第三十三章

大顺军两日夜奔走五百里，于二十六日早晨到了通州以西。望见北京城楼，大军暂停，随后一部分人马留在城外扎营；大部分人马从东直、朝阳二门入城。李自成率领少数人马，绕过东直门、安定门，特意由德胜门入城。牛金星事前接到通知，率领文武官员在德胜门内跪着迎接，但礼仪草草。

李自成仍然是出京时的装束，马前边仍然有一把黄伞，但是面色黧黑，满脸尘垢。乌龙驹显然过分疲劳，瘦骨棱棱。由于跑出一身大汗，黄尘落在湿润的毛上，使它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毛色黯然无光，两个眼角也堆着眼屎。

窦氏率领宫女们在宫外跪着接驾。她将李自成迎进寝宫，望见他一脸风尘，神情憔悴，明白皇上确实战败了。她同宫女们服侍李自成洗脸梳头，从头上篦下来许多虱子和虮子。窦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讨厌的小东西，不禁为皇上的戎马辛苦感到难过。李自成看见窦氏的神情，又看见宫女用大拇指、食指将篦下的虱子和虮子轻轻挤死，发出微小的响声，便对窦妃笑一笑，说：

“你嫌脏么？”

“皇爷从马上得天下，如此辛苦，臣妾万分感动，岂有嫌脏之理？”

“打仗行军的时候，常常连铠甲缝里都会生虱子虮子。”

“是的，书上说‘铠甲生虮虱’，妾虽然没有见过，也可以想到那种辛苦，但愿子孙万代永远不要忘记皇爷创业艰难。”

李自成听了窦氏的话，忽然想着他的江山不知能否坐定，传之子子孙孙，不觉叹了一口气。

窦氏说：“宫女们已经准备了温水，请皇爷沐浴更衣。”

李自成沐浴之后，只叫窦氏陪侍，另有两个宫女服侍，吃了简单的午

膳。

他疲倦已极，一嗽完口，就脱掉外边衣服，倒在御榻上睡觉。刚躺下去时，背褥和枕上的香气使他心旌摇动，看了看在榻前小心伺候的窦妃。窦妃看见他的眼神，赶快来到御榻边上坐下，同时放下一半帐门，怀着胆怯和含羞的心情，等候着李自成的一句话或一个暗示。李自成握着她的手，注目看她片刻，忽然想到山海关的惨败，将士的伤亡，心中一阵刺痛。又想到几天后就要退出北京，对眼前这一位美人如何安置……

窦氏不知道如何是好，随即看出他眼神的变化：刚才那种温存的爱怜突然消逝，换成了冷冰冰的眼神，而且他好像非常困倦。她明白自己该走了，于是强露微笑，轻轻抽出那一只刚才被皇上紧握着的手，离开御榻。遵照李自成平日不喜欢放帐子的习惯，把刚才放下的半边帐门重新挂起，不出一点声音，悄悄地走出去。不料李自成忽然半睁开眼睛，说道：

“记着，交申时将我叫醒。”

窦妃赶快回身，恭敬地回答：“遵旨，交申时将陛下叫醒。”

李自成很快地沉沉入睡。

他做了许多凶梦：梦见崇祯十三年入豫以前的流窜生活；梦见慧梅跪在面前哭泣；又梦见双喜满身血污站在面前。他惊问道：

“双喜，你负伤了？快去找老神仙包扎！”

“父皇，儿臣已经力竭自刎，不能再侍卫皇上了。如今皇上手下兵也少了，将也少了，千万不能在这北京作战，赶快走吧。”

说到这里，双喜忽然转身，一面哭着一面离去。李自成大惊，大声呼喊：

“双喜！双喜！”

他听见自己的喊声，一乍醒来，仿佛双喜浑身是血，依然站在面前。他睁大眼睛，这才看见是窦妃神色慌张地站在床前，向他叫道：

“皇爷，皇爷，皇爷醒醒。”

“睡得真香啊！”李自成完全醒了。他不愿让窦妃知道他做了凶梦，若无其事地伸个懒腰，随即问道：“交申时了么？”

“离申时还差二刻。”

李自成虎地坐起。窦妃劝他再稍睡片刻。他一边下床，一边说道：“孤有重要事马上要办，现在不是贪睡的时候。”

刚交申时，李自成来到武英殿东暖阁，传见等候在武英门内的牛金星、宋献策、李岩、李过。他吩咐大家都在面前坐下，说道：

“目前局势紧急，你们都不必讲礼，赶快商议事情吧。”

他又转向宋献策问道：“捷轩能够来吗？”

宋献策告诉他：刘宗敏虽然负伤，但今天必来议事。只是他不能骑马，坐轿子要比骑马稍慢。李自成马上要吴汝义传知东华门把门的亲军：刘宗敏不必在东华门下轿，轿子可以一直抬进武英门。

在等候刘宗敏时，李自成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向李过问道：“你从范家庄退走时，吴三桂派来的那六个行缓兵之计的士绅都杀了么？”

李过回答说：“杀了五个。有一个拼死逃脱。弟兄们射了几箭，有一箭射中，但没有射到要害，随即吴三桂的骑兵赶到，把那个人救走了。”

李自成回过头来向李岩问道：“京城情况如何？”

李岩说：“京城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臣已经作了守城准备。”

李自成又转望牛金星。牛金星说：“这几天来诸降臣也是各式各样都有。有的人等待皇上回京来登极；也有人原已把门上贴的官衔撕掉，今日知道皇上回京，又重新贴了上去。像光时亨，原来劝进时上过两次表章，十分热心。前天他也把门衔撕掉，躲了起来；今日又赶快回到家中，重新贴上门衔。”

李过说：“像这样怀有二心之臣，请皇上严加惩办。”

李自成摇摇头，说道：“如今是什么时候，不必管这许多了。”

宋献策禀报说：“刚才我接到探报，追兵大约两天内就会来到北京。或走或守，今日必须决定……”

他刚刚说到这里，刘宗敏来到，已经不能躬身行礼。李自成说：

“捷轩，不必行礼了，赶快坐下，商议大事要紧。”

刘宗敏坐下说：“敌人二三日内就要追到北京，皇上如何决定？”

李自成沉默不语。虽然他念念不忘登极大典，但是眼下即将退出北京，人心惶惶。文武百官，更是各有打算。将士们死伤惨重，哪有欢快的心情？想到这些，他不能不犹豫了。

一个太监跪在帘子外边奏道：“启禀皇爷，礼政府右侍郎杨观光、光禄寺卿李元鼎等偕六个詹翰与光禄寺臣工多人来到武英门，请求召见。”

李自成望着牛金星问道：

“这般新降之臣，这时候请求召见，见也不见？”

牛金星说：“大概是为劝进来的，足见诸臣一片忠心，拥戴至诚。”

李自成向外吩咐太监传旨：“诸臣不必觐见，可将奏书呈进，回到各自衙门候旨。”

随即他向宋献策等询问：“你们有何主张？”

宋献策、李岩都说应该迅速登极，不令天下失望。李自成又问李过，李过说道：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不登极会使天下臣民失望，各处弟兄灰心。何况事到如今，已经宣布在北京登极。不登极就退出北京，岂不是空来一趟，白白地逼死了崇祯，灭亡了明朝，结果替满洲人做了一件好事，落一个啥声名？”

李自成心中十分沉重，说道：“这样紧急，安能顾到登极？”

刘宗敏忍不住大声说：“若不在北京登极，正了大位，纵然想回到关中，也不可得了。”

他没有解释什么原因，但大家心中都明白，而且知道他这一句简单的话有多么重。

到这时李自成才不再犹豫，说道：“明日就登极好了，可以速速准备。”

牛金星说道：“皇上登极，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典礼。如明日在皇极殿举行，从皇极门到武英殿，至少需要派三百人连夜打扫。不仅地上，连门窗、柱子都得打扫。”

刘宗敏说：“今晚连夜派兵打扫。三百人不够，派四百人、五百人都可以。”

李自成暂时没有说话，心中充满了战败后的颓丧情绪。现在议论如何登极，并不能鼓舞起他欢快振奋的心情。

牛金星见他沉默不语，又说道：“请陛下圣裁，不可耽误。”

李自成只好说道：“不必再换地方了，就在武英殿登极吧。一切从简为好。”

牛金星仍然希望在皇极殿举行大典，但是他还没有说出，李自成又接着说道：

“军情火急，不能讲那么多的排场了。军师，明日登极是否吉利？”

宋献策最担心的是军事方面，只恐退出稍迟，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回答说：

“皇上登极，应天顺人，随时咸吉。请皇上明日登极，后日郊天，二十九日黎明即刻离开北京。释菜、临学之礼，可以暂时省去，俟到长安补行亦可。”

李过也担心满洲骑兵来得快，接着说道：“不管如何，后日夜间总要退出北京，不可耽误。二十九日清早必须全部走光。”

牛金星为准备登极的事，立即磕头辞出。

刘宗敏因为创伤痛苦，不能再坐下去，也告辞退出。

宋献策、李过、李岩留下来同李自成商议从北京撤退的事。正商议间，忽报谷可成来到宫门求见。李自成心中一喜，立即说道：

“速速传见。”

谷可成原来跟刘芳亮一道，作为北伐主力，越过太行山，到了怀庆府，又经过彰德府向北，破了保定。因为连接李自成密诏，这才同刘芳亮商量好，抽出一万骑兵、五千步兵，星夜往北京赶来。今日到了北京城外，驻兵广渠门外。

李自成询问了保定和蓟南各地情况，也询问了河南情况，知道处处都很不妙，心中十分担忧。他告诉谷可成：已经决定二十八日夜间退出北京，二十九日全部退走。等大军退过之后，谷可成的人马才能离开。在这之前，要随时准备同追兵作战。又商量了许多应急事项，几位文武大臣和谷可成才磕头辞出。

这时已经酉时过半。李自成心情十分灰暗。他想再看一看这座皇宫，看一看三大殿，于是走了出去。来到皇极门，看见巍峨的皇极殿和汉白玉的丹墀，心中叹息说：

“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他一边看一边向北走，一直走到乾清门。本来打算进乾清宫看一看，可是他精神恍惚，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他仿佛看见崇祯穿着白衣服，正在宝座前边走来走去。难道这是崇祯的鬼魂么？他心中害怕，想离开，

又想看个明白。正在继续张望，忽然一阵阴风吹过，浑身感到冷飕飕的，又似乎听见什么响声，于是他赶紧带着随从匆匆离开。

跟在身边的吴汝义问他："还到坤宁宫看一看么？"

他摇摇头，没有说话，出了乾清门，向西转到西长街的永巷中，向南拐去。崇祯亡国之前，这里每天晚上会有一些灯光，而现在却是一片昏黑，鬼气逼人，长巷看起来比往日更长了。

他一直走到右顺门，才返回到武英门外。这时已经有士兵和太监在打扫洗刷，并且搬来许多仪仗，准备明天陈设。他这才感到又回到了热气腾腾的世界。

回到寝宫后，窦妃来到他面前跪下，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出。她知道李自成后日夜间就要退出北京，奔回西安。她不知道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当然她很愿意随李自成往西安去，害怕皇上离开北京时会命她自尽。崇祯临死时，不是强迫皇后、天启娘娘、袁皇贵妃都自尽了么？她又想到，她应该有一个名分。有了名分，即使她死了，一二年后，胡人和吴三桂被打败，大顺朝仍然会对她追封，一家也有了荣耀。这一切复杂的思想，在她心中翻腾了许久。她终于强装笑容说道：

"明日皇上登极，文武百官在武英殿正殿朝贺之后，臣妾也要率领都人们在便殿朝贺，不知臣妾应该如何穿戴？"

李自成压根儿没有想到后宫朝贺的事，说道："你想怎么穿戴都可以，只要好看，不过分，就行。"

窦氏说："皇家规矩自然不能僭越，可是臣妾尚无名分，明日按什么品级穿戴，请皇上明白宣示，让臣妾遵旨而行，不敢乱了皇家礼制。"

李自成才想起宫妾中有各种名分，略微思考了一下，就说："你按照妃子穿戴朝贺好了。"

窦氏赶快跪下磕头谢恩。

李自成又问："可是妃子的新冠服如何准备得及？"

"尚衣局有每年新制的冠服，藏在库房中，请皇上传旨取出就可以了。"

李自成立刻传旨下去。随后拉着窦氏的手，仔细端详着她美丽的眼睛，看出她在温柔的微笑中隐藏着忧愁和悲伤，他自己也不禁心中难过，暗自说道：

"后天离开北京时，对她如何处置啊？"

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天气阴霾，日色无光。武英殿前的院子里很早就摆好了皇帝的全套仪仗，并由彩衣象奴牵来了六匹披红挂彩的大象，分立在金水桥外。两行锦衣卫士分立在丹陛下边。接着有两行锦衣旗校，手持着金瓜、钺斧、朝天蹬等等仪仗。最后是三匹仗马。本来仗马只有两匹，可是李自成想着乌龙驹为他驰骋疆场十几年，今天也应该让它看一看这个场面，所以命人将它披红挂彩，牵进武英殿院中，同两匹仗马立在一起。王长顺担心乌龙驹不守规矩，很早便穿着牧马苑使的六品文官朝服赶了来。果然，乌龙驹很不安静，不断地用蹄子刨动砖地，抬头嘶鸣，欺负旁边老实的仗马。别人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告诉了王长顺。王长顺叹一口气，亲自来到乌龙驹旁边，轻轻说道：

“你是管打仗的，不是管仪仗的。你没有看皇上登极大典的福分，我将你牵出去吧。”

他噙着眼泪，将乌龙驹牵出去，交给手下人，自己又回到院中等候。

武英门外的钟声响了三下，百官按照大顺朝的特别规定，武左文右，分两行来到，进入武英门，从锦衣旗校和锦衣力士中穿过，从东西两边登上了丹墀，在丹墀上按部就班，肃立等候。

百官中有一大半是新降的官员，而文臣中大约十有八成是北京的降臣。这群北京降臣本来不想前来，可是既然逃不出城门，又无处可躲，便不得不前来了。他们并不打算逃往西安，又明知吴三桂一到会大祸降身，因此一个个面色如土，惊魂不定，互相偷看，交换眼色。

一个太监走到丹墀一角，挥动三次长鞭，也就是静鞭。文武百官更加寂静无声。王长顺立在文官队中，忽然想到当年他赶牲口的时候，在旷野中也能把鞭子扯得这么响。正在胡思乱想，突然从武英门外的金水桥南边响了三声火铳，跟着鞭炮响起来，非常热闹。按道理说，静鞭响后，应该一点声音不许再有。可是现在这个特殊情况，却在李自成东征之前已经定下了。当时陕西籍的武将们希望在皇上登极时放三眼铳，放鞭炮。他们说：“乡下办喜事，都要有三眼铳，有鞭炮。皇上登极，应该更加威武，更加热闹，岂可不放三眼铳，不放鞭炮？”这当然不合朝仪。礼政府尚书巩焴只好求首相牛金星决定。牛金星不赞成，有次同刘宗敏一起进宫议事，便当面向皇上请示。李自成笑而不答，望望刘宗敏，刘宗敏说：

“前朝没有的，我们来个新兴吧。如今还在马上打天下，应该与太平时候不同。这一次要放三眼铳，要放‘万字头’的大鞭炮，下不为例好了。”

李自成笑着点点头。于是今天的登极大典就有了三眼铳和“万字头”的鞭炮，使宫中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鞭炮响过之后，有鸿胪寺官员进入武英殿，转到东暖阁，但没有进去。有一个宫女揭开黄缎绣龙门帘，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说道：

“恭请皇上起驾！”

李自成头戴平天冠，身穿黄缎绣龙袍，正端坐在御座上。长久以来，他就盼望着登极这一天；如今这一天来到了，却不是他所盼望的。他没有料到在山海关败得如此惨重。双喜、李强等几十员爱将，二三万追随他多年的偏将、校尉和士兵，都死在石河西岸和溃退的路上。刚才听见武英门外的鞭炮声，尽管那么热闹，他的心头却感到异常空虚和悲凉。

他默然地从御座上站起来，向正殿走去，耳边似乎又听见刘宗敏说的一句话：

“若不在北京登极，皇上想回到关中，也不可得了。”

他默默地进入正殿，在乐声中升入宝座。依照鸿胪寺官员的高声唱赞，文武百官在丹墀上向北跪下，行三跪九磕头礼。然后草草地由鸿胪寺官员恭读了由刘宗敏、牛金星领衔缮就的贺表，无非是称颂他的功德，说了一些空洞的祝贺的话。李自成并没有听进去。读完贺表之后，文武百官又一次向他磕头，山呼万岁。接着又读了皇上的敕谕，读罢又是百官叩拜，山呼万岁。

登极典礼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行过了，跟着是奏乐。他从宝座上下来，退回武英殿的东暖阁。群臣也从武英殿的丹墀上退下去。

鸿胪寺官员传呼：文武百官齐去承天门肃立等候。

承天门楼上设有御案御座，由锦衣旗校侍立御座两边，但李自成并没有亲自前来，仅仅在御案上设立黄缎牌位，上边用恭楷写道：

“大顺皇帝万岁！万万岁！”

大体上按照大赦天下颁诏的故事，行了仪式。诏书原文很长，是在李自成去山海关前拟好的，李自成也反复推敲过。首先说明朝政治如何坏，百姓如何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如何奉天命诛除无道，灭了明朝，建立大顺；又如何在群臣百姓一再敦劝下，即了皇帝位。接着就说他今后对明朝的苛捐赋税全部豁免；明朝官吏凡贪污的一定严惩，绝不宽恕；奉公守法的一体照旧录用；明朝宗室，只要投降的，都加保护。最后说道，在登极以前，除掉弑杀父母，大逆不道的，其他不论什么重罪，一律赦免，不再追究。但是颁诏之后，再有触犯王法的，绝不宽恕，等等。牛金星代皇上颁诏。诏书由鸿胪寺官员宣读以后，便放在一个盘子里边，盘子上有一个结头，用黄色绳系着从承天门上边放下去，便算完成了颁诏这件大事。然后跪在下边的文武群臣又是一阵山呼万岁。

承天门颁诏时，李自成正在武英殿偏殿中受窦妃和宫女、太监们的朝贺。然后他回到寝宫，在宫女们服侍下去掉了平天冠、龙袍、云头靴，换上便服，顿时觉得浑身轻松，比刚才这半日自在多了。他暗暗地想道：

“这就叫登极了么？打了十六七年的仗，死了无数的将士和百姓，就为的这件事么？”

李自成照例对窦妃有很多赏赐，对宫女、太监们也都有赏赐。尽管大家心中都是七上八下，各人都不知道以后如何，可是表面上都伪饰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

寝宫中只剩下窦妃时，李自成拉住她的手，勉强问道：

“明天夜间要退出北京，你全都知道了么？”

窦妃凄然点点头，胆怯地问道：“皇上，这宫中常用的东西，要赶快收拾一下么？”

李自成说道：“不用急，明天还有一天。我此刻心中事多，到明日我会吩咐。”

窦妃听了十分恐怖，猜想明天八成会赐她自尽。这时一个宫女进来启奏：

“御马寺牧马苑使王长顺在宫门外求见。”

李自成心中一烦。他想，退出北京的事，打仗的事，他都操不完的心，哪有时间同王长顺见面呢？于是他轻轻挥挥手，说：

“告诉王长顺，我很疲倦，正在休息。”

王长顺在武英门外得到皇上不见他的口谕，叹口气说：

“是的，皇上那么忙，又那么疲倦，我真不该这时候又来见他。”

然而他确实有话要说。他想的是，现在北京人对大顺军十分仇视，应该拿出一部分银子临走前散发给城中饥民。还有大顺将士抢了那么多妇女，带在路上如何作战？也应在退出北京之前，放这些妇女各自回家，不要带走。就这两个意见使他坐卧不安，跑来求见皇上。如今既然见不到，他只好叹口气离开。

当他过金水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太监正在扫去地上鞭炮的碎纸，空气中还有很浓的火药味，不觉心中叹道：

“登极大典已经过了，人都散了，皇上也快要退出北京了，那么热闹的鞭炮声再也听不见了，只剩下一地的碎纸和火药气味。唉，我这个老马夫，也算经历了胜，看见了败，今后兴许还会看见大顺国如何转败为胜。”

四月二十八日，军情更加紧急。李自成命牛金星代他去永定门内的圜丘行“郊天”礼。他自己忙于部署军事，不断地在武英殿分别召见重要将领，面授机宜。宋献策、李岩一直留在他身边，随时商议大计。

宋献策建议，第一步东守固关，北守大同，保护全晋，万一全晋不可守，从坏的方面想，第二步还可退保陕西。关中地方万万不可失去。要守关中，不仅要守潼关，还要北守榆林，南守商洛。而目前重要的是预先部署兵力。李岩认为晋豫二省都不能失去，万一三晋不守，河南万不可失。倘若失去河南，潼关、商洛也都难守。李自成最关心的还是山西，担心大同很不可靠。姜瓖和唐通是有关系的，跟吴三桂也是世交，如今唐通不知下落，很可能投降满洲了，既然如此，姜瓖也不会死守大同。倘若姜瓖在大同叛变，太原就危急了，榆林也困难了。

他们商量了一阵，简直想不出好的办法。后来李自成接受宋献策的建议，决定派李过率三千骑兵今夜出发，从居庸关外走宣化去大同，与姜瓖共同守大同和阳和一带。万一大同不稳，李过可以从偏关往西过河，或守榆林，或守延安，使敌人不能渡过黄河。商量定后，李自成留宋献策、李岩在宫中吃午饭。刚吃过午饭，李过来到。李自成命他立刻准备，赶往大同后，见机行事，谨防受姜瓖暗算。

李过说：“大同、阳和这方面，我自然要见机行事。我所担心的是太原。本来有陈永福驻守，姜瓖即使叛变，看来也不敢马上进攻。但是晋王宗室人口甚多，倘有人利用晋王宗室，起兵捣乱，倒是个祸害，不可不预先防备。”

李自成望一眼李岩，然后告诉李过：“前些日子已经命红娘子带着健妇营到了临汾，估计现在已到太原。晋王宗室不管老少，都由她们护送到长安安置，一个不要杀害，可也不能留在山西。”

李过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李自成随即命他们几个即刻出宫，分头料理退出北京的事，晚饭后再来宫中见面。又吩咐说：

“刘捷轩等将军伤势较重，不能骑马，不妨今日下午派兵护送，先离开北京。”

李自成回到寝宫，传窦妃来见。窦妃从昨天起已看出李自成无意带她西行，对自尽的事作了思想准备。她来到李自成面前跪下，冷静地问道：

“皇爷有何吩咐？”

李自成说：“兵荒马乱，你不用跟着朕受苦了，朕想将你留在北京，你看如何？”

“是死留还是活留？”

“自然是活着留你。”

“臣妾不怕艰难困苦，甘愿随皇上前往长安。”

李自成告她说，路上必有恶战，吉凶难料，不如留在北京，日后一定可以相见。窦妃伏在地上痛哭起来。李自成拉她，她不肯起来，对李自成一边哭，一边说，将她留在北京，她万无生理，如不得已，一定为皇上尽节，誓不受辱，只求皇上于天下太平之后……李自成截断她说：

“你不要想得那么坏，朕已经替你准备妥当。你只是在北京隐藏一些日子。等朕整顿人马，打败了吴三桂和满洲兵，北京仍然是朕的。纵然朕建都长安，北京也绝不会被敌人久占，朕会派人将你接往长安。你快去准备，二更时候出宫。在武英殿中服侍的宫女，每人给三十两银子，明早五更前逃生。你自己身边的宫女留下两个，每人给她们五十两银子。如果她们有家在北京附近，你可想办法给她们家人送信，家人愿意接走就让她们走。你另外再买两个丫头服侍你。可是这事情暂不要讲，免得泄露消息，你就不好隐藏了。”

窦妃哭得像泪人儿一样，还是不肯留在北京。李自成叹口气，心中如同刀割一般，说：

“朕也没有想到在山海关会打败仗。现在不得不暂时离开，重新整顿兵马，与胡人作战。你在北京不会太久，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朕必将胡人打败，接你前去长安。”

李自成又说了些安慰的话，窦妃才去准备。

李自成想在寝宫休息一阵，但是心绪十分不宁，坐不下来，只好到处走走。他又来到皇极殿。这时已近黄昏，皇极殿中没有人再去点蜡烛了，门也关得严严的。遵照他的旨意，前檐下已堆放了许多为放火准备的柴草。一些士兵背着柴草，正绕过皇极殿向后边送。他向一个头目问道：

“乾清宫和坤宁宫都准备了放火的柴草没有？”

“启奏万岁：正在准备，不会误事。”

在一群侍卫的保护下，李自成向文华殿方向走去。但是刚刚走到皇极门东边的门，他不想去了。正好吴汝义也在这时来到，跪下说：

“丞相、军师、李公子、谷可成求见，在午门候旨。”

李自成听了以后，索性回武英殿去，一面告诉吴汝义：“命他们在西暖阁同朕见面。”

牛金星等人来到武英殿西暖阁。匆匆行礼之后，李自成向他们问道：

“文臣不打仗，要早走为好，都安排了么？”

牛金星回答："陕西来京的文臣已经开始离京。北京新降诸臣，一则人数多，二则有的已经躲起来，现在我们又无力顾及，只好听其自便。"

李自成想了一想，又说道："城中秩序要稳定，不要乱，不许坏人趁火打劫，扰害士民。"

李岩说："目前城内城外，到处搜索骆驼骡马，强拉丁壮，也有白日抢劫银钱的，强奸妇女的，不断发生，禁止不住。"

李自成说："为何禁止不住？杀几个人不就禁住了？"

李岩说："我军正准备退出，不能再派出多的人沿街布哨，难免不有坏人趁火打劫。况且我军退出的时候也需要骆驼、骡、马、驴子，到底是我们的士兵，还是坏人，老百姓很难分辨得出。"

宋献策插言说："有许多人趁火打劫，也佯装是我们大顺军。"

李自成生气地说："这不就秩序乱了么？"

宋献策说："恐怕我军开始退出北京后，城中秩序会更加大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不管了。"

李自成也觉得无可奈何，心里想，当日进北京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结局？他又转向谷可成，说道：

"朕命军师传你来见，是要嘱咐你，必须等城中将士全部退完以后，你的人马才可离开广安门一带。倘若敌人追到，只可稍事抵御，不要恋战。敌势甚锐，人马也多，如今在固关以外，就指望你这一点家当了。"

谷可成问："倘若明日臣尚未走远，而吴三桂人马已到，可否截断卢沟桥，狠狠杀伤敌人前队，然后退走？"

李自成摇摇头，说："永定河水浅，骑兵可以涉水而过，卢沟桥不是险要可守之地。你切记我的话：要整军缓缓而退，不要轻易同敌人作战；到万不得已时只好决战，那是另外的话了。你赶快出城去吧。"

谷可成不再说话，叩头辞出。

李自成望望牛金星、宋献策、李岩三人，问道："朕退入山西以后，应当驻跸何处？是太原还是平阳？"

宋献策说："依臣看来，敌人如要夺取山西，必将三路进兵。"

李自成问："哪三路？"

宋献策说："一路由固关向西，虽然道路甚险，但比较而言是一条捷径。第二路是走大同，倘若姜瓖投降敌人，这一路就敞开了门户。还有一条

路，就是敌人沿畿辅南下，直到河南，过彰德、淇县、新乡，夺怀庆。怀庆十分重要。怀庆倘若失守，洛阳就危险了。敌人占领怀庆以后，还可越过太行山，进入上党。上党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上党失陷，全境动摇。所以陛下驻跸何地，要从敌人打算如何夺取山西来考虑。”

牛金星说：“按军师这一分析，臣以为驻跸平阳最为适宜。”

宋献策说：“是的，驻跸太原，偏于北；驻跸上党，偏于南。以平阳为行在，最为适中，向东可控制上党，向北可控制太原。况且平阳自古以来就是黄河重镇，平阳失守，则黄河也不可守，洛阳也会震动。”

李自成望望李岩，李岩也表示同意。李自成立刻说道：“启东，你今晚先出北京，星夜赶往平阳。六政府各衙门也都驻在平阳。平阳就作为行在。”

牛金星说：“请皇上也早一点退出北京。”

李自成说：“不必着急，等全军将士退走以后，朕再退出不迟。”

牛金星叩辞出宫后，李自成对宋献策、李岩说：

“退出北京后，你们都跟朕一道，随时商议。如今军师也可以出宫去，务必使各部人马部伍整肃，四更以前退干净。”

宋献策也出宫了。

李自成望着李岩说：“林泉，如今身边只有你一个人了。有一件事情，我在往山海关去时，曾经嘱咐过你。你办了没有？”

李岩恭敬地回答：“臣已经办了。”

李自成沉吟说：“没有想到大局变得如此之快。那一件事既然办了，眼下很有用处，只是不可不守机密。二更时候，你派一支最亲信的人马，不要太多，二十个人就差不多了，带领三乘民间用的青布小轿，前来武英殿院中。要派一个最可靠的军官，最好是你自己管事的家人前来。”

李岩心中明白，说道：“遵旨，请皇上放心。”他又问道：“不过恐怕日久仍会泄露出去，如何是好？”

李自成说：“日久之后，当然会泄露出去；但朕想只是十天八天的事情。她们再换一个地方好了。这么大一座北京城，千家万户，难道无处可藏？你去安排吧。”

晚膳草草用过，李自成心中极其混乱。这武英殿要不要放火烧毁呢？后来他想，留下这一座宫殿不烧吧。一面想着一面走出武英门，回过头来又望一望，昨天刚刚在这里举行登极大典，今天夜间就要退走了，如此匆匆，以后还能不能回来呢？他忽然又想还是应该把武英殿烧毁，正要

吩咐将士们去准备柴草，忽然又改变了主意，叹口气说：

“不烧吧，说不定几个月后朕会回来的，那时候还需要到这里来处理国家大事。不烧吧！”

二更时候，李岩派自己最亲信的二十个兵丁，由一位半老的官员带领，来到武英门外。李自成得到禀报，回到寝宫，对窦妃说：

“三乘小轿已经来到，停在武英门。你带着两个宫女上轿去吧，东西也由宫女们抬送出去。”

窦妃伏地叩头，痛哭起来。李自成心中也很难过，催着说：

“不要哭，不日我们就会相见的。”

窦妃知道不能耽搁时间，磕了一个头，由宫女扶着从地上起来，眼泪汪汪地又望了李自成一眼，说道：

“皇爷保重，臣妾去了。”

李自成点头说：“我送你上轿吧。”

窦妃一面哭，一面由宫女搀着上了小轿，另外两个心腹宫女也都上了小轿。当轿子抬起的时候，窦妃想从轿门向外看一看，可是轿子已经走动了，只听见她在轿子里边悲声说道：

“皇爷保重，皇爷保重。”

李自成在武英殿院中徘徊，等候着随时还有重要事情向他禀报请示。果然到三更时候，吴汝义送来了陈永福从太原来的十万火急塘报。塘报上说，山西情况很不稳，上党一带已经发生叛乱，大同的姜瓖也不可靠。许多地方原来投降的和躲起来的官吏士绅如今纷纷图谋叛变。塘报中又说，健妇营已经到了太原，由于现在兵力缺乏，护送晋王宗室去西安的事暂缓，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随即他又接到禀报，说是吴三桂的人马已经到了通州，正在休息，说不定明天一早会从通州启程，向北京进兵。

三更过后，宋献策同李岩一起进宫，催促李自成赶快出城。

李自成走出武英门，看见乌龙驹已经牵在金水桥外，他的亲军站满了桥外的空地。他跨上乌龙驹，一面回头吩咐：

“赶快放火！”

果然，当他来到皇极门时，回头一看，皇极殿下边的柴草已经点着，烈焰腾腾。他停下不动，站在皇极门继续观看。不过片刻，皇极殿的门窗以及房檐上的椽子全都点着了。同时后宫中也是火光通天，他知道乾清宫、坤宁宫也都已经放火，于是他向午门骑去。刚到午门，皇极门也放火了。他从午门骑向端门。朝房没有点火，可是午门城楼也开始放火了。火光照耀，一片通红。他出了承天门，承天门也放火了；出了大顺门，大顺门也放火了。而且城中许多地方都放火了。他在一二千亲军保护下，一直骑向广安门。到了广安门，他停下来，立马高处，回头一望，里城外城，许多地方，大火起来了，天上的云彩被大火映得通红。同时，他听见火光下边有许多人的哭声、叫声和奔跑声。他心中猛一沉重，忽然后悔起来：

“何必放火呢？”

第三十四章

四月二十八日申时，盛京城八门擂鼓，声震全城，连郊区的居民人等也惊动起来。原来是从山海关来了消息，知道打了个大大的胜仗，把李自成的人马打败了。庄妃闻讯，将福临抱起来，放在腿上，含着兴奋的眼泪，说道：

“孩子，你叔父睿亲王已经打败几十万流贼，进了山海关，不久就要攻克燕京了。进燕京以后，你就是中国的皇帝了。我的小皇上，你快要到燕京做皇帝了。”

“我不去燕坑。”

“不是燕坑，是燕京。”

“我不去。妈妈不去，我也不去。”

“你要去，一定要去，妈妈也要去。”

“还回来么？”

“只要到了燕京，消灭了流贼，你就是中国的皇上，住在燕京，不再回来了。”

“妈妈，你想去燕京么？”

“燕京地方好，宫殿好，比这里好得多。”

福临不再问什么，从庄妃腿上溜下来，跑到院中玩去了。

山海关大战之后，多尔衮统率的征服中原的大军陆续进入关内，连同吴三桂的关宁兵，一共有二十多万人。

吴三桂的关宁兵走在大军前面。一天晚上，崇祯太子带着一个太监前来寻访。吴三桂听了亲信中军的禀报，吃了一惊。怎么办呢？他知道，如果他不救，太子八成会死在乱军之中；或被清兵捉去，绝不可能活下去。他世受明朝皇恩，按良心应该搭救太子，可是他又害怕救不了太子，反而被多尔衮知道，说他怀有二心。他沉默片刻，下了决心，对中军悄悄地说：

“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己也救不了自己，哪有力量搭救太子，保他平安无事？可是我也不能把太子献给满洲人。你告诉太子，让他向别处逃生吧，不要在这里逗留了。”

中军刚刚转过身去，他又把他叫回来，自己继续低头寻思。要不要把太子献给多尔衮呢？既然投降了满洲人，无毒不丈夫，将太子献出，多尔衮会更加相信他。可是他又心中不忍，向中军问道：

“李自成兵败之后，为何不杀太子呢？”

中军向前走了一步，悄悄地说道：“李自成不但没有杀害太子，连永王、定王，还有宗室藩王一大群，全都没有杀害，命他们各自逃生。”

“这倒奇了，你可问过，李自成为什么不杀他们吗？”

“据太子告我说，李自成对他们说：‘胜败兵家常事，这是我同满洲人和吴三桂之间的战争，与你们无涉。不是你们勾引他们的。我杀你们很容易，可是像这样事情我不做，也用不着把你们带回关中。你们各自逃命去吧！’”

吴三桂心里翻腾了一下，想道，李自成尚且不杀太子，不杀永王、定王，我吴三桂毕竟世受国恩，崇祯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何必要杀太子呢？他又对中军说道：

“你让他们走吧，一定想办法让他们逃出这一带，嘱咐他们不要停留，赶快隐名埋姓，远走高飞，千万不要对别人露出口风，说他曾经来到我们军营。”

中军听了这几句嘱咐，感动得噙满两眶眼泪，轻轻回答一句“遵命”，转身便走。还没有走出军帐，又被吴三桂叫回来。中军猜到又要变卦，心中猛然凉了半截，回到吴三桂面前，肃立不动。吴三桂望望他，问道：

“是谁指引太子来到我们军中的？这么巧，竟会找到我的中军老营，你可问了没有？”

中军回答说：“太子离开李自成之后，同太监藏在一个村中，村中百姓都逃光了，只剩下一个老汉，原是私塾先生，因身上有病，没有逃走。太子求老汉把他藏起来。老汉认出来他不是一般的小孩子，就问他是不是太子。太子说了实话。老汉赶快把他们藏在红薯窖中。今天晚饭后，老汉打听到王爷驻扎的地方，就对太子说：‘目今到处都是胡人，殿下逃不出去的。幸好平西伯就驻在近处，明天五更还要继续追赶流贼，现在只有他能够救殿下。’太子说：‘吴三桂也投降了东虏，我怎么敢去见他？’老头子说：‘我看他投降东虏也是万不得已。大明朝廷对他有恩。殿下现在难中，他如果是懂事的人，会连夜保护殿下，离开胡兵，从此往南，拥戴殿下，恢复大明江山。全国臣民听说殿下还在人间，必然各处都举起义旗，殿下的性命就能保全，大明江山也不难恢复。可是，这是一步险棋啊！小民不敢做主，请殿下自己斟酌吧。’太子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就试试吧。万一吴三桂把我送给胡人，我也不怕，我父母都已殉国，我也应该随父母于地下。’这样老头子便找到我们一个巡逻的小校，交谈后觉得小校颇有思念旧主之情，就悄悄地把太子下落告知。这小校不敢做主，就向他的长官暗中禀明。长官就把太子和侍候他的太监带到中军老营，同我见面，我就赶快前来向王爷禀明。”

吴三桂本来正在思索，准备重新拿定主意，将太子献给多尔衮，听了中军这一番禀报，心中又一次翻腾。想着这个老汉并没有吃大明俸禄，尚且如此忠于故君，难道我就这样没有人性？这事可不能做呀！他又想到，尽管关宁兵在山海关投降了满人，可是手下将士并不完全同意，北翼城的叛乱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趁眼下太子有难，我再落井下石，将士们岂不要离心？……这样反复一想，他又一次拿定主意，对中军说：

“既然这样，你赶快送太子逃走吧。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不管谁，不准露出一丝口风。若有人露出来一丝口风，立刻杀掉！那一个老头子，你也要亲自去找他，嘱咐一番，万一他不很牢靠，也只好杀人灭口。你赶快去办，千万要机密！”

吴三桂休息到四更，继续率人马前进。路过范家庄时，他的父亲已经由仆人们找到一具棺材装殓了。他抚着棺材痛哭一阵，草草祭奠。留下一名家将和一百名亲兵，护送灵柩去山海关海宁城中停放。由于多尔衮催促进兵很急，他不敢在范家庄多停留，继续前进。走到玉田和通州之间时，遇到从北京逃出来的一名家人，知道他母亲以及一家主仆三四十口都在李自成退回北京的当天被斩了。他放声大哭，几乎栽下马来。但是这事情也在他意料之中，所以哭过之后他便吩咐一个中军副将率领三百将士，另外再派一名会办事的赞画，赶往北京去料理全家的后事。遵照多尔衮的令旨，吴三桂必须星夜追赶李自成。大军绕过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和广渠门，直奔卢沟桥。加上满蒙骑兵、汉军步骑兵，但见北京城外黄尘蔽天，马蹄动地，日夜不停地向真定方面追去。

自从李自成退出北京以后，明朝的一群投降李自成的官僚自动出来，以五城御史的名义维持秩序。城中到处以搜捕“余贼”为名，互相告讦。士民们都在盼望吴三桂大军速来，拥立太子登极。

四月三十日下午，忽然满城哄传关宁兵已经来到北京城外，并说吴三桂有牌谕要京城官民明日上午出朝阳门接驾。实际上谁也没看到牌谕，但是以讹传讹，好像千真万确是吴三桂护送太子返京，从此要恢复大明江山了。很多人喜极而悲，不觉哭了起来。大家纷纷地赶制白色头巾，准备好正式为先帝后戴孝。东城御史也赶紧派兵丁保护吴三桂的住宅。还有些士民相约，一起一起地到吴公馆为死了的吴家人焚化钱纸，点燃蜡烛，送去供香。

五月初一日，人们等了整整一天，没有等到盼望中的太子。初二日，天色刚刚明，朝阳门大开，官绅士民又纷纷拥出城去，一个个衣冠整齐，在五里外的路旁摆了香案。虽然早晨刮着冷风，天色阴沉，可是许多人心里倒是愉快的，因为太子毕竟还活在人间，马上就要登极了。只是在香案上不能写明大明字样，这是锦衣卫使和五城御史一再嘱咐的，这使欢迎的百姓心中又生出一个疑问：到底是不是太子回来呢？

锦衣卫使吴孟明已经死了，接任的是罗养性。如今东厂和锦衣卫的侦事机构已不存在，所以罗养性的消息也不灵通。他风闻吴三桂投降了满洲，但又听说太子确实在吴三桂营中。今天来北京的，既有大明太子，又有北朝诸王。罗养性曾在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受到拷掠，逼出了许多银子。他盼望太子回来恢复大明江山以后，仍叫他做锦衣卫使。但同时也作了退一步的打算：若是满洲人当了中原之主，他也要奉为主子，保住自己的前程，不再遭殃。所以他昨天就吩咐手下一班官员带领重新招集的锦衣旗校和兵丁，连夜将卤簿、龙辇都准备好。今天天色一明，他就亲自指挥将这些东西陈列在朝阳门内，然后他自己去朝阳门同官绅们站在一起迎驾。

多尔衮用罢早饭，离开通州的驻地，动身赴京城。在北京东郊迎接的官绅士民多数以为迎的是太子，于是大家伏地跪接，有的人落下眼泪，呜咽出声。但也有人听见前边奏的乐声中有海螺的声音，觉得不是大明的音乐，诧异之下，偷偷抬起头来，看见来人的装束和打的旗帜都不是明朝式样，不禁在心中惊问：“怪啦，这是怎么回事儿？吴平西伯尽管驻在山海关外，毕竟是大明的将军啊，怎么这服色不对？”再偷眼一打量，看得更清楚：原来这些新来到的将士和兵丁都刮了脸，剃了头，有的辫子露在外面。他们忽然在心中惊叫：“哎哟，我的天，这不是咱大明的人！”当多尔衮来到以后，大家不知他就是多尔衮，只看见他留着发辫，袖子是马蹄形的，威风凛凛。大家十分惊骇，惊骇得简直说不出话，只是仍然跪在地上叩头迎接。

多尔衮在马上没有说话，也不停止，一直来到朝阳门。他只叫一千护卫骑兵随他进城，其余人马留在城外，不许走进城门。朝阳门内陈列着皇帝的龙辇、卤簿，华美非凡，好不气派，这是多尔衮从来没有见过的，甚至想都不曾想到过。那在朝阳门内的众多官员跪地，请他上轿。他用很不熟练的汉语回答说：

“我不是皇帝，是摄政王，这皇帝的轿子我不能用。”

一位很懂谄媚之道的文官在地上直起身子说道：“周公不称王，也是南面受礼，不妨乘辇。”

多尔衮对中国历史已经知道不少，也懂得周公不称王的典故，说道：“我是来定天下的，不可不受你们众位的礼，好吧，我就乘辇吧！”

于是他下了马，乘上龙辇，仍然以摄政王的仪仗开道，不用卤簿，向皇城南门走去。罗养性赶快命锦衣旗校从捷径赶至紫禁城，将卤簿陈设在皇极门外。

多尔衮坐在三十六人抬的非常豪华的龙辇上，一路鼓乐前导，进了承天门、午门，一直来到皇极殿的丹墀上，在乐声中对天行了三跪九叩头的礼，然后换乘小辇，转往武英殿。一路上，到处是烈火焚烧后的惨淡景象，但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也到处都有明朝官员向他行跪拜礼。多尔衮心中充满骄傲，也充满胜利的喜悦。他果然进了北京，而且如此顺利，人们竟然用皇帝的龙辇来迎接他，马上他就要坐到武英殿的宝座上，接见明朝的旧臣啦！他的父兄一生都没有办到的事情，他办到了，从此大清朝就成了中国一个新的朝代，而这正是他睿亲王多尔衮的赫赫功劳！看，过去明朝的文武大臣，今天都跪在他面前，口呼“万岁”！当然他不应称“万岁”，以后要禁止。他进入武英殿，回头对跪在丹墀上的明朝文武百官吩咐了几句“各安职守，尽心效忠”的话后，就命大家退出。他也走到暖阁中暂时休息。

两天以后，北京的社会秩序渐渐地好了。多尔衮命几十支小队人马在街上巡逻，那些自命为五城御史的官吏也出来禁止告讦和诬陷，禁止抢劫。曾经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心开始安定下来。

李自成退出北京的那天夜间，二更时分，窦妃乘上一乘青布小轿离开武英殿宫院，从西华门出了紫禁城。轿子走得很快，转了许多弯，在一个冷清清的胡同里边停住。她在轿中听到轻轻的叩门声，随即后边两乘小轿里的宫女先出了轿子，来到前边揭开轿帘，将她扶出小轿。这时大门开了，有男女三人迎出大门，大家都没有说话。她的东西由两个抬轿士兵送进内院上房，然后这些士兵和那个军官都跪下向她行了礼，便又抬起三乘空轿在昏暗中离开了。

窦妃行前听说要把自己送到亲人处安顿，以为是李自成已经把她的父母接来北京，所以进到上房，她赶快跪下去，向两位长者磕头，叫了一声“爹，妈”，就哭了起来。那个女的赶紧拦住她，不让她行礼，说：

“娘娘，我们不是你父母，是你的舅舅和舅妈。我们天天在等着你的消息，今天到底看见娘娘了，亲眼看见了。”

窦妃继续哭泣，询问她的父母在哪里。舅舅告诉她，两年前她父母曾来北京打听过她的消息，只因宫中礼法森严，没有见到她又回家乡去了。现在已托人给他们带消息，要他们赶快进京。只是如今兵荒马乱，路途不宁，所以还没有来到。舅母接着说道：

“以后这上房就归你住了，随来的两位姑娘也同你住在上房。我同你舅舅住在西偏房里。”

窦妃说：“你们是我的长辈，我住西偏房吧！”

舅舅说：“那怎么行？尽管大顺皇帝退出北京，你还是贵人。大礼必须得讲。”

窦妃问道：“你们可是原来就住在这里？前边住的人家可靠不可靠？”

舅舅说：“我们原来是在离广渠门不远的一个小胡同住。你来北京之前，我就在那里行医。李王进北京后，向你问起家中有些什么人，你说有个舅父在京行医，只记得住在外城。李王就把这件事嘱咐了李公子。后来李公子的手下人找到了我，看见我住的房子很破，又是一个大杂院，乱糟糟的，这才安置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关照我不要说出有外甥女在宫中，只说我有一个亲生女儿就要来到，要住在这儿。也不要我说出曾在南城行医，只说在太医院中做事。就凭着这样安排，我们这屋里才像了样儿，就像住着个小京官一样。”

窦妃听了，恍然明白，在心中暗暗地感激大顺皇上。

舅父接着说：“那前边住的是河南陈留县人氏，姓陈名豫安，二十年前到北京，原是投亲靠友，没想到自己后来竟开了一个河南酒楼，在西单左近，生意很是兴隆。如今他儿子在酒楼管事。他自己每天在家。据他告我说，李公子有一同乡好友叫作陈子山的举人，是他的本家。这样，李公子就把为我找房子的事情托付了他。现在这一座大院里只有两家。陈豫安是十分谨慎的，同周围邻居都没有什么来往。听他说，左右几家邻居都是陕西人，同李王算是同乡，虽然没有什么来往，心里到底同李王亲近。”

舅母说道：“我们用了一个王嫂，也是乡亲，为人老成稳重，十分可靠。我已经告她说，对别人只说你是我们亲生女儿，不许泄露机密。”

窦妃说：“如今局势混乱，我已经是李王身边的人了，有一点风吹草动，

我自己活不成，舅舅舅母也很危险。到万不得已时，我宁可自己以身殉节，不使舅舅舅母受累。”

舅母说：“倘若万不得已，娘娘一旦为李王殉节，我们也绝不偷生，说起来一家三口……”她说不下去了。旁边两个宫女听了也一起流泪。

这一晚，大家几乎都不曾合眼。天明之后，二门上有敲门声。舅舅王义仁听见声音，赶快出去。片刻之后，回到上房，对窦妃说：

“大顺皇上已经在五更离京了。”

到了五月初三日，城中秩序渐渐恢复。多尔衮晓谕：凡是投降的，仍旧给官做，有功的还要重用，不许再借口搜捕“余贼”，杀戮抢劫。那些躲在乡下的官宦听到多尔衮的晓谕，都怀着七上八下的侥幸心情，陆续回到城中，希望被新朝录用。陈豫安赶快把这消息告诉王义仁，王义仁告诉了窦妃，并说那个自封的西城御史名叫光时亨。听到这个名字，窦妃心中一动，好像很熟悉，但她没有心情去细想，也就放过一边不问。到了五月初四日，忽然传说大清国的摄政王，下令全城男人都要剃发，剃得像满洲人一样，以后还要改换衣服，也要改得像满洲人一样。这改换衣服还没有什么，唯独剃发，使汉人大为震惊。陈豫安匆匆而来，站在院中同王义仁商量。王义仁说：

“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头发绝不能剃。你想，这头剃了一半，梳一条辫子，像猪尾巴一样，死了以后，怎么能见祖宗于地下？”

陈豫安叹息一声说：“义仁兄，倘若不剃头发，唯有自尽而已。我看，你老兄也不要死心眼儿，大家都剃，我们也剃。都说多尔衮下了狠心，曾说，不管什么汉人，哪怕小孩子，或七八十岁老头子，不剃头就是不愿拥戴大清。这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当他们在院中议论的时候，窦妃在屋中听得一清二楚，更加感到大祸临头。正在这时，又听见王义仁说：

“我自己想自尽十分容易，可是我的老伴，还有我的……女儿在这里，叫我死不瞑目啊！”

又挨过几天，到了五月十二日，追赶李自成的清兵和吴三桂的关宁兵已有大批人马返回北京。王义仁将新得到的战事消息告诉了窦妃。他说，在庆都打了一次大仗，李王的人马又吃了一个败仗，大将谷可成阵亡。吴三桂用谷可成等大顺将领首级在庆都祭奠了他的父母，然后又同清兵一起继续穷追。李自成在真定境内勒兵还战，亲自督阵，不幸中箭落马，差点被清兵捉到。幸而身边将士拼死相救……

刚说到这里，二门上有叩门声音。他赶快走出二门，窦妃只听他在前院与陈豫安小声嘀咕了一阵，心里想，一定又有什么不好的事儿。等舅父

回来后，只见他脸色沉重，紧闭嘴唇。她急于要知道李自成的情况，赶快问道：

“大顺皇上的吉凶如何？”

王义仁说：“大顺皇上伤势不重，晚上住在真定郊外，到半夜就起驾走了。清兵虽说打了大胜仗，可是也损伤不少人马，所以没有穷追，只有一两千人继续向井陉追赶，想趁机会夺取妇女、骡马、财物。大顺军因为战败，逃命要紧，果然沿路丢下很多妇女、财物。清兵为了夺取人财，眼睛都红了。没有想到在固关外边大约二十里处，忽然遇到埋伏，截杀一阵，清兵死伤过半，剩下的狼狈逃回。”

窦妃又问道：“你还听到些什么消息？”

王义仁摇摇头，表示没有别的消息，但是他不肯离开，分明还有话说。窦妃看在眼里，忍不住又问道：

“刚才你在二门外边，陈先生对你说的什么事情？”

舅舅深深叹了口气，回答说：“这消息我说出来，你可千万不要惊骇。”

“到底什么事情？”

“今天摄政王出了晓谕，东城、中城、西城这三城的住户，不论勋戚、官绅、士民，自今日未时起，统限于十日内迁走，所有房屋都腾出来供满洲兵居住；王侯深宅大院供满洲王、公、贝勒、贝子、固山额真们居住。你说这怎么好呢？往哪儿迁呢？”

窦妃脸色如土，低头不言，不知如何办好。

王义仁又说：“还有个消息更叫我害怕。”

窦妃问道：“还有什么消息，舅舅？”

王义仁说：“摄政王今天下了一个严厉晓谕，不许隐匿明朝的宫女及‘流贼’遗留的妇女。如有隐匿不报的，全家抄斩。听说这宫女和妇女都要赏赐满洲官兵。”

窦妃听了这话，浑身一颤，几乎站立不稳。两个宫女也感到绝望。哭了一阵，窦妃说道：

“我已经作好了死的打算，但望在死之前，能见到父母一面。请舅舅派人速去告我父母，催他们赶快进京。这两个随我出宫的宫女，请舅舅无论如何给她们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免遭胡人毒手。”

两个宫女说道：“娘娘自尽，我们也跟着自尽，宁死不能受胡人侮辱。”

王义仁说道：“你们都不要急，我马上去打听消息，或能在外城寻找一座宅子，赶紧搬去。我绝不能献出自己的外甥女。宁肯全家砍头，我们要死死在一起。”

舅母在神前烧香礼佛，然后又剪了一个纸人，作为吴三桂，在心口和身上钉了许多钉子，埋在后院粪坑边，恨恨地咒骂几句。回到屋中，看见窦妃和两个宫女仍在哭泣，她对她们说：

“唉，不用哭，天无绝人之路！”

多尔衮到北京以后，接连发出谕令：凡是投降的明朝官吏，一律照旧任职，立功的官升一级。这样，一些在野大臣，有的是同阉党有牵连的，有的是贪污犯罪的，有的是降过李自成、授了高官的，有的是因朝中门户之争而丢了官职的，不管什么人物，只要有人推荐，多尔衮就马上任命；有的人因为确有声望，则给予重要官职。像涿州的冯铨，因阉党的关系，废居家中，如今也做了内院大学士。满洲文臣中有不少人对此私下议论纷纷，但没有人敢公然说出。新降的汉人中倒有一个文臣，名叫柳寅东，现任顺天巡按御史。他出于对新主子的一片忠心，给多尔衮上了一封“启”，其中有几句很恳切的话：

近见升除各官，凡前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浊流不清，奸欺得售，非慎加选择之道，其为民害，不可胜言！……

一天，多尔衮在武英殿东暖阁召集满汉大学士等商议军国大事，满汉吏部尚书也参加了会议。多尔衮先问他们对柳寅东的建议有何意见。大臣中有人赞同，有人不肯说话。多尔衮就问洪承畴。洪承畴因为自己也推荐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冯铨，所以也不肯多说话，只说：

“柳寅东的建言不无道理，但此系非常之时，不能在用人上过于讲求‘正本清源’四字。近来范学士常同臣议论此事，都是同一个想法。”

多尔衮立刻转问范文程。范文程侃侃而谈，谈到目前用人要讲究对开国创业有没有帮助。他先从汉高祖谈起。汉高祖用人只讲究能帮他打天下，不讲小节。像陈平这样的人，有人在汉高祖面前说他的坏话，但汉高祖依然重用，得了大济。汉武帝用人也不讲究细行。曹操下数“令”征求治国人才，不论出身，也不顾小节。一代代讲下来，一直讲到朱元璋的用人之道。最后，范文程说：

“目前，我大清初进中原，天下未定，只要能帮助我大清平定天下，就不妨录用，有功者破格升赏。投降之后，如再犯法，严加治罪。”

多尔衮听了以后，连连点头，哈哈大笑，立即命笔帖式将这些话都记了下来，又命按照他的意思给柳寅东下一道谕示。这道摄政王谕有几句重要的话，足以表现清朝开国时的用人政策：

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

谈了用人政策之后，话题就转到重大决策上。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迁都北京的事。他现在也懂得一些汉族的说法，这叫作“定鼎燕京”或“定鼎中原”，以后真正的清朝就在中国开始了。现在要赶快将李自成临走时烧毁的宫殿修好，一时修不好的也要加紧准备，重新修建。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对付南京方面。他必须趁热打铁，派兵进取江南，绝不允许南京新立的朝廷站稳脚跟。他自从进关以来就宣扬清兵的宗旨是平定中原，统一四海；它的江山是得自“流寇”之手，而不是得自明朝之手；它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来的，所以明朝臣民包括各处藩王都不许再另立君主。他已经用摄政王的名义给南京的兵部尚书、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去了一封书信，现在正等待南方消息。

第三个重大问题是继续剿灭“流贼”。已经决定目前暂时休兵，到炎热过后，秋高马肥，再命英郡王阿济格从长城外向西进兵，先夺取榆林、米脂、延安，然后进攻西安；命豫郡王多铎远征江南。倘若李自成又召集人马，敢于同大清对抗，多铎的大军就暂缓向南，先从怀庆府南下，渡过黄河，进占洛阳、陕州、潼关，与阿济格两路配合，互相合力，一举把李自成彻底消灭。

大臣们叩头辞出后，多尔衮一个人留在东暖阁继续思考。在愉悦的心境中，他想到了女人。自从他下了严禁私藏宫女的命令以来，已经三天了，据禀报已经查到六七十个宫女，尚未完全查清。他听说李自成很宠爱一个姓窦的宫女，那宫女不但貌美，而且粗通文墨。李自成离京时并没有将她带走，为什么尚未查到？他心中不高兴地说：

“一定得赶快替我查到，送进宫来！”

第三十五章

五月初四日，李自成到了真定。他的伤势已开始好转，但不能骑马，亲兵们就用一把圈椅绑两根竿子，由四个人抬着他走。他的队伍很不整齐，几乎每十个将士中夹杂有两三个伤员。

李自成没有进城，在城外关帝庙中暂时休息。他心中一直压着疑虑，担心敌人继续追赶。大顺军在最近几天的战斗中损失很重。刘芳亮手下只剩了一千多人。李自成已经两次火急下令给陈永福，要他派兵出固关接应。但他知道陈永福自己必须镇守太原，到底能派多少人马出固关来迎，他心中毫无把握。

在关帝庙中匆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分析了敌兵情况。看来多尔衮已把几乎全部兵力都用在追赶大顺军上，要将他李自成一战消灭在从庆都到真定一带。幸而他退得快，并没有被困住。如今从真定往西去，道路崎岖，地势险恶，只要固关能够守住，多尔衮想将他消灭，看来已经办不到了。

正在议事，吴汝义进来禀报，说从前挖李自成祖坟的那个米脂知县边大绶已经在任丘家乡捉到，押来真定，现在关帝庙外等候处置，看是斩首还是凌迟处死？

李自成听了之后，好久没有说话。崇祯十五年秋天，当他得知祖坟被边大绶带人去一个一个挖开，将骨头抛撒在地上时，他曾恨得咬牙切齿，决定有朝一日，不但要将边大绶千刀万剐，而且要把他家族五服内的男女老幼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可是近来他的心情开始变了。当刘芳亮的人马占领冀中一带时，他下令将边大绶从任丘县捉来，但对其家人亲戚，一概不许加害。当时他想只将边大绶一个人斩首算了。可是今天边大绶捉来了，他的思想又变了。他想，当初边大绶在米脂掘其祖坟，也是各为其主。边大绶那时是明朝的知县，陕西总督汪乔年要他这样做，他不能不做。汪乔年也是得了崇祯的密旨才这样做。同时他又想到，杀一个边大绶，救不了当前局面；不杀，对于整个大局也没有什么坏处。特别是他还想到，在武英殿登极时，他曾向普天之下发布大赦诏书。诏书中说得明明白白：四月二十九日以前，一切罪犯，除非是杀害自己父母的，不管犯的什么罪，一律赦免。四月二十九日以后，如若再犯，必定依法严究。边大绶掘他祖坟的事发生在两年前，今天也可以不治罪了。

当他思考的时候，其他人不敢随便说话，后来牛金星因是宰相身份，不能不说话，便主张从严治罪。宋献策不肯多说，只说“请皇上决断，务必严惩”。李自成又沉吟片刻，说道：

“把他带往太原。不要杀他，路途上也不要苛待他。他犯罪在两年以前。到太原以后，如何处置，再作斟酌。”

说罢一挥手，吴汝义退了出去。李岩没有想到李自成在惨败之后竟然还记得大赦诏书中说的“既往不咎”的话。他连声说道：

“皇上英明，皇上英明。”

当天晚上，李自成驻跸获鹿境内。因担心敌兵会追来，天不明就动身走了。前往井陉的路上，山村小镇上的老百姓全都逃光了，所有的井也差不多都用土或石头填了起来。天气炎热，人马找不到水喝，连李自成也渴得不能忍受。许多士兵去掏井中的石头。宋献策也亲自去指挥士兵们掏井，他还怀着很大的担心，来研究井水里边是否被村民们撒了毒药。

终于找到了水。打了尖以后，继续赶路。李自成看到有许多将士没有带弓箭，便问身旁的亲将：

“怎么，这些人的弓箭到哪里去了？”

亲将告诉他，有些人的弓箭在打仗时失掉了，也有些人因退兵时退得匆忙，扔掉了。李自成大怒，立刻下令把丢掉弓箭逃回来的人一概砍去左手。这一道圣旨下了以后，不带弓箭的小头目和士兵纷纷被抓，砍去左手，号叫呼痛的声音到处可以听见。这种惩罚原是多年来的惯例，但是李自成竟然没有想到，这些人失去了左手，以后还怎么打仗呢？

这时又有紧急禀报，说已经有一支追兵过了获鹿，往西赶来。李自成一看士气如此不振，知道无法应战，只好催赶护卫他的亲兵加速前进，往固关赶路。同时命吴汝义带一部分人马断后。吴汝义带了一千多人来到后面，还没有在山路口部署就绪，忽然就有人奔逃起来，嚷着：“胡人来了！胡人来了！”于是许多人都跑散了。李自成非常生气，立即命抬圈椅的人停下来，下令将逃散的小校斩了两个，使军心略为安定，然后继续赶路。谁知刚走不远，后边又乱了起来，都嚷着“胡人快到了”。李自成从来没有败得这么惨，士气这么低落，可是毫无办法，只有催促亲军加速往固关快走。

正在这时，忽然得到禀报，说红娘子率领健妇营在井陉城外接驾。李自成猛然“啊”了一声，当下感到安慰。尽管健妇营平时不像男兵那样勇猛善战，但在目前情况下却是很有用的。过了不久，果然看见健妇营的将士在路旁接驾。红娘子同慧琼、慧剑等都在前边，向李自成躬身说道：

“健妇营前来接驾！请陛下速进井陉城中。倘若胡人追来，有健妇营在此截杀，万无一失。”

李自成让抬圈椅的亲兵暂且止步，笑着望望红娘子等人，连连点头说：“你来得好，来得好，就在此险要地势，杀退追兵。杀退之后，不要恋战，这井陉城也不用留人防守，你就赶快率全营退回固关，在固关休息。一定要保住固关不失，等我另派人马接替。”

红娘子在马上躬身叉手，大声说道：“遵旨！固关城请陛下放心，绝不会让胡人进来。”

李自成还是不放心，又把李岩叫来，对他说：“你现在手下兵也很少，你

先去固关等候，等红娘子退回固关，你帮助她固守，暂不要离开。眼下追兵很急，固关安危，只靠你们夫妇二人！以后如何，等候我的谕旨。”

李岩躬身答道：“谨遵圣谕！”

李自成于五月十七日过了固关，经平定州前往太原。牛金星、宋献策跟随前去。

满洲追兵接到多尔衮传谕：将李自成赶入山西以后，不必穷追，赶快班师回京，休息士马，以待后命。于是吴三桂等在阿济格、多铎的统率之下，占领真定之后，都没有再往前去。只有尚可喜的一个部将率领两三千人继续追赶。本来这位部将也接到了停止追赶的命令，但他一则怕李自成回师反攻，二则想夺取妇女财物，所以派五百骑兵继续向固关前进，结果在井陉附近遇到红娘子、李岩的伏兵，死伤了一半将士。而健妇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精锐的部队，也死伤了不少人，最可惜的是慧剑阵亡了。红娘子打退了追兵，打扫战场，将慧剑和其他阵亡健妇的尸体运回固关埋葬，大哭一场，就留在固关，等候皇上另作吩咐。

李岩在这里只停了一天，便接到李自成从平定州来的紧急手谕，催促他速赴太原。他不敢停留，别了红娘子，连夜动身，赶了九十里路，到了平定州。那时天色刚明，他来到驿舍里休息打尖，刚刚睡下不久，又被叫醒，要他接旨。他赶快跪下接旨，原来是李自成从寿阳境内又来了一封火急手谕，催他速赴太原行在，不可迟误。李岩心中吃惊，猜不到有什么事如此紧急。过了片刻，已经伤愈的刘体纯前来见他。刘体纯也猜不透皇上催李岩如此紧急，究为何事。李岩的人马已经困乏，刘体纯只好另外给他换马。他问刘体纯：“你为何不去太原？”

刘体纯小声说道：“从这里有小路，不走固关可以出太行山往北。我留在这里布置细作，打听从北京到真定一带敌人动静；还要派人去北京探明窦妃下落。皇上很后悔没有将窦妃带出北京，所以命我必须迅速探明，救窦妃出来。”

说到这里，刘体纯忽然猜测：“皇上叫你去太原，催得如此火急，莫非叫你想办法，救窦妃出京吗？”

自从多尔衮下令清查隐藏宫女和限令东、西、中三城居民迁出之后，三天过去了。窦妃感到自己断难幸免，随时怀揣一个“死”字。虽然限期是十天，但有许多住宅刚过三天就被满洲兵占领了，不管房主人一家死活，硬是赶走，甚至连家具什物也不许搬走一件。幸而陈豫安在北京熟人较多，在宣武门外找了一处宅子住了下来。陈豫安为忠于李公子兄弟所托，对王义仁一家悉心照顾，操了很多心，也担着很大风险。两家人仍住在一起，窦妃和舅父舅母住在后院，陈家住在前院。胡同十分僻静，很少有车马行走。恰好王妈的儿子也住在宣武门外，靠近琉璃厂一

个小胡同内，相距不远。王妈有时也去家中看看儿子，消息反而灵通多了。只要朝野有什么重要消息，陈豫安和王妈的儿子就会赶快告诉王义仁。王义仁日夜提心吊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脸上很快地消瘦下去，颧骨和鼻梁显得越发高了。多亏陈豫安尽心照顾，使他还不至于完全绝望。

一天下午，窦妃在睡午觉时做了一个凶梦，醒来后仍然惊魂不定，草草梳洗以后，坐在闺房的窗下写出了六首绝命诗，准备临危自尽时交给舅父，日后想办法献给大顺皇帝。年纪稍长的那个宫女端木清晖进来替她斟茶，看见压在镜奁下的素笺，凄然问道：

“娘娘，你又作诗了？”

窦妃只顾流泪，没有回答，将素笺推到端木清晖面前。端木清晖双手捧起来看了一遍。那六首诗写道：

深宫十载依孤凤，欲藉琴棋送此生。

不料身逢天地改，秦兵一夜满京城。

慈庆宫中尽哭声，仓皇国破悔偷生。

惊魂未定新承宠，挟泪春风入武英。

创业从来非易事，君王百战又东征。

焚香夜夜丹墀上，梦里频惊战鼓声。

忽报君王战败回，宫门接驾已魂摧。

那堪再见沧桑变，一寸宠恩一寸灰。

青围小轿离宫禁，暂落尘埃金玉身。

怀抱贞心宁惜死，黄泉有路总归秦。

抚事犹疑梦耶真，唯知街巷涨胡尘。

画梁难闭双红目，望断家乡骨肉亲。

端木清晖和窦妃年岁相同，大体上有相同的生活经历。最打动她心的是第六首的后二句，读完后忍不住掩面小声痛哭，久久不能抬头。

忽然听见舅舅在阶前干咳一声，窦妃和端木清晖赶快拭去眼泪。正在前边晾衣服的宫女，赶快擦干双手，替王义仁夫妇打开湘妃竹帘。舅舅、舅母进来以后，同窦妃东西对面而坐。

舅舅说道："娘娘，你的父母，又有了消息。"

窦妃赶快问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来到京城？"

舅舅说："本来前几天就应该来到，只因为追赶李王的满蒙大军正在班师回京，沿路兵马杂沓，又没有车子，所以耽搁了时间，今日得到别人捎来口信，说他们明后日准可来到京城。"

窦妃流出眼泪，只盼望早日能与父母相见。她哽咽说："早来一天还可以相见，来得晚了，谁晓得能不能见到？"

舅舅说："万事自有天定，你不要过于忧愁。"

舅母接着说："我已经同王妈商量好了，万一有了好歹，这位小姑娘可以同王妈逃出去，暂时藏在王妈家里，日后再向别处躲藏。只是端木姑娘长得这么俊，一举一动都不像平民小户人家样子，往什么地方躲藏，我同你舅舅正在想妥当主意。"

舅舅接着说："三河县老百姓因为不肯剃头，已经反起来了，摄政王害怕各地百姓都反起来，已经下令京城一带百姓暂不剃头。显然这只是暂时缓一缓，以后还是非剃不行的。那些投降胡人的文臣，已经都剃了头，有的还上了奏本，请求严令各处军民官绅剃头。你看，什么样无耻的人都有。"

刚说到这里，前院忽然传来一阵紧急的敲门声，大家吃了一惊，侧耳静听。窦妃知道情况不好，进到卧房，取出绝命诗，交给端木清晖藏在怀

中。原来她还想嘱咐几句话，但是来不及了，大门已经由陈豫安打开，一阵脚步声进了前院。窦妃含泪向端木看了一眼。端木轻轻点头，意思说："我知道了。"舅舅、舅母、王妈和另一宫女都是脸色如土，大家侧耳倾听陈豫安和来人在前院谈话。来人的口气带着威胁。陈豫安请那位气势威严的官老爷先到客房吃茶，随后来敲二门。王妈打算走去开门，舅舅已经先过去亲自开了二门，让陈豫安进来。二人站在天井中小声说话。窦妃和两个宫女在屋内听着，心中明白，脸色更加惨白。王妈先回到上房来，声音战栗地说道：

"我的天，果然是大劫临头！"

窦妃一听，赶快塞给那年轻宫女一包银子和一包首饰，对王妈说道：

"王妈，你带她从后门逃走吧。"

宫女跪下哭泣，不肯离开，在窦妃的催促下才随着王妈从后门逃走。

过了片刻，舅舅回来，对窦妃说道："事情已经被人知道了，不知怎么露出去的。如今有一个官员带了两乘小轿，一群兵丁，将大门围住。这官员现在就坐在前院陈豫安的客房里。他要进来，亲自带你上轿，把你们送到……"下边的话他说不下去，只是哭泣。

"舅舅不必再说了。我已经明白了。这来的官员可是汉人？"

"是汉人，据说原是一个出名的臭嘴乌鸦，姓光名时亨。"

窦妃心中一动，前些日子曾听舅舅说起自命为西城御史的，就是这个人，当时只觉得名字很熟，却一下子想不起来，现在忽然想起来了。窦妃说：

"哦，又是他，我正要当面同他见一见。要死死得清白，不能连累你们。请舅舅把他叫进内院，我隔着帘子问他一句。"

舅舅不肯去叫。窦妃又催促了一遍，王义仁只好两腿打战地走出二门。

过了片刻，果然有一官员带着一个仆人走进二门，来到上房前边台阶下站定。

窦妃先说道："你既然来要把我带走，不可对我无礼。我问你，是什么人要你来把我带走的？将我带走后，对我的舅舅、舅母如何处置？按你们摄政王的口谕，凡是隐藏前朝宫女的一律严加治罪，那么是否对我舅父、舅母也要严加治罪？对我们的邻居也要严加治罪？"

站在阶前的官员说道："摄政王因为宫女藏在京城的很多，老百姓一时不明白道理，不愿意献出来，所以又宽限了五日。在宽限日期之内，只要献出前朝宫女，一概不再追究，所以你的舅父、舅母和邻居们都可以不

受处分。至于你身边的两个姑娘，因为也是前朝宫女，必须同我们一起走。你务必放心，今后你少不了荣华富贵。你会一步登天，成为一位贵人。你成为贵人之后，还望遇事多多关照。我绝不会对你无礼。我已经向随来的官员、兵丁都说了，要对你处处尊重，以礼相待。”

窦妃问道：“你们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

官员说：“摄政王在宫中听说你容貌甚美，又通文墨，一心想把你找到，送进宫院。这也是他下令在全城搜索前朝宫女的一个原因。你一旦进宫，被摄政王看中，必受宠爱，你自己和你一家人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窦妃说道：“既然如此，你更应该小心谨慎，对我以礼相待。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官员说：“下官姓光，名时亨，在前朝是一位都给事中，如今升为吏部郎中。”

窦妃“哦”了一声，说：“我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清朝大大的功臣。”

光时亨一听，满脸通红，低头不语。

窦妃继续说：“今年二月间，当李王渡过黄河，攻陷临汾以后，大军继续往北来。那时满朝文武议论两件大事。一件是要不要将吴三桂调进关内，守卫北京。有人说应该调；有人说不应该调。皇上已经准备调，可是你以谏官身份上一奏本，反对调吴三桂救北京。是不是有这回事？”

光时亨说：“那时我认为祖宗尺寸土地不可失，所以反对调吴三桂进京。”

窦妃说：“而今如何？祖宗土地是不是没有失去？”

光时亨出了冷汗，没有回答。

窦妃又说道：“第二件事。当时朝廷有许多大臣请皇上赶快决定迁往南京。也有人反对，不让皇上离开北京。你也是反对最凶的一个。皇上看到这种情况，一时拿不定主意。有人见皇上拿不定主意，而大顺兵马越来越近，就提出另外一个建议，请求他差重臣将太子护送到南京去，以便北京一旦失守，太子就可在南京监国，大明江山还可继续。可是你又反对。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既反对皇上逃走，又反对把太子送走，断送大明朝的国脉！为的什么？”

光时亨说：“那时到处兵荒马乱，国家又没有钱，太子离开北京，万一路上遇到不测，我们当臣子的如何对得起皇上，对得起二祖列宗？”

窦妃冷冷一笑，说：“你说得倒好听！虽然我深居宫中，外边的事情不知

道。可是像这样大事，懿安皇后是知道的，她也十分焦急，巴不得崇祯皇上马上逃往南京，巴不得马上把太子送走。我是懿安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当时就听说在反对皇上南迁的群臣中有你这个光时亨老爷，反对得最厉害。可是后来呢？那些主张崇祯皇上南迁、主张把太子送走的人，大顺军进京后一个一个地慷慨殉节。而你呢？首先投降！你递的劝进表文是我在大顺皇上身边念给他听的。那些表文你还记得吗？”

光时亨低头不语，几乎要动怒。窦妃隔着帘子看见，立即说：“你不要动怒，我是要去见摄政王的。到那时只要我说一句话，你不要说官做不成，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现在不管你愿听不愿听，你都得老老实实地低下头听我把话说完。”

光时亨汗水流在脸上，确实不敢动怒，也不敢说一句无礼的话。

窦妃接着说：“你的劝进表文我还记得，我背几句你听听：‘幽燕既下，成帝业以驭世；江南底定，亲子女以承欢。’光时亨，这表文可是你写的？”

光时亨脸色通红，说道：“字句上不尽相同。”

窦妃说：“我可能记不准确，只能记得大意。我问你，这表文可是你写的么？”

光时亨点点头，说：“当时大家都劝进，我也跟着劝进，没想到李王没有天下之份，只是为大清扫清道路。”

窦妃愤怒地说：“什么‘为大清扫清道路’，还不是你们这批汉奸，把胡人引进关来，迎进了北京？我现在话已经说完，你出去在二门外等候，我要收拾一番，再命你把轿子抬进二门。我和身边两个姑娘都要在二门以内上轿。不让你们进来时，你们一个都不准进入二门，不然就是你对我无礼，摄政王不会饶你！”

光时亨连声说：“是，是，请你赶快收拾。”说完，带着仆人退了出去。

窦妃让舅舅把二门关起来。等舅舅回来后，她对他说道：“可惜我见不到爹妈了。我不能受胡人之辱。看来你们在限期以前把我献出，不会有罪。纵然有罪，也不会死。那几千两银子够你们和我父母过一辈子。”

舅舅和舅母一听此言，不由得痛哭起来。端木清晖也哭了起来。窦妃对端木说：

“你现在就从后门逃走。兵丁们都在前门把守，他们不晓得还有后门，看来他们对这一带不十分熟悉，你赶快逃走吧。”

端木清晖说：“我早已发誓：娘娘死，我也死。我就是现在逃走也逃不出他们的手心。我绝不受胡人之辱。”

窦妃请舅舅、舅母暂到西房等候，然后将上房门关了起来，取出一根丝绦，要端木搬一把椅子替她在梁上绑好。端木也下了必死的决心，尽管两手微微打颤，但还算镇定，没有推辞，也没有劝窦妃不要死，赶快把绳子绑好。窦妃从箱子里头取出来妃子的衣冠，要端木帮助她穿戴完毕，然后拿一面铜镜照了片刻。许多天来，她常常想到上吊的事，但每次想起来，既有很大的决心，也不免恐怖之感；如今真要上吊了，反而表现得十分镇定。她叹口气对端木说：

“尽节而死，留得一身清白，死而无憾，只恨不能见父母一面！”

她又拿起铜镜照一照，发现自己虽然近来消瘦了许多，而且脸色惨白，但是一双哭红了的大眼睛仍然很美。她想：啊，原来摄政王是听说我的美貌才这样到处找我！于是她微微一笑，抬起头对端木说：

“天下有多少读书有学问的，食朝廷俸禄的须眉男子，在此天崩地坼之际，倘若都能像我们两个弱女子这样有气节，国家何患无救！”

她向西南方跪下去，磕了三个头，哽咽说道：“皇上，臣妾今后不能再服侍陛下了！”

说毕，她镇静地站起来，要端木扶住她，先上了小凳子，再把头探进丝绦里边，双手抓住丝绦，回头对端木说：

“清晖妹妹，你不必随我自尽，赶快从后门逃走！”

端木跪下去哭着说：“娘娘先行一步，奴婢随后便来。”

窦妃不再说话，将凳子踢开，头挂在绳子上，双手放了下来。

端木随即对着她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哭了片刻，然后擦干脸上泪痕，走到西房门外，对王义仁说：

“请舅爷到前院告诉那个狗官，可以把轿子抬进来了。”

王义仁从西房出来，浑身打战，说：“娘娘梳妆好了吗？”

端木点点头，没有说话，只从怀中掏出窦妃的绝命诗，递给王义仁，说：“你把它藏好，事后再看。这后面有两句话，照着那话去办。”

说了以后，她匆匆回到上房。

王义仁走到二门外，告诉光时亨：“你们将轿子抬进内院，请娘娘上轿。”

端木回到上房，对悬挂在梁上的窦妃说道：“奴婢事情完了，你的绝命诗也交给舅爷了，他会转给大顺皇上的，你放心吧。”

随即她取出一把准备好的利剪。自尽之前，她又用手推了推窦妃的尸体，知道她已经完全断气。这时二门口传来了脚步声。她举起剪刀对准自己的喉咙猛然刺去，倒在窦妃的脚旁，鲜血奔流……

第三十六章

李自成在路上不敢耽误，经过平定州，一直来到太原。第二天黄昏，李岩也赶到了。当天夜间，在作为行宫的晋王府讨论固守山西的方略。

大家分析了当前形势。陈永福建议，差人密谕姜瓖前来太原议事，以观动静。如果姜瓖肯来，证明他心中无鬼，不会马上投降，也不会与李过为难。

宋献策摇摇头说："这事千万不要做。如今对姜瓖只能暗中防备，绝不要露出不信任的意思。如果现在召他前来议事，他害怕不敢前来，岂不是逼他速反？他抗旨不来，下一步如何处置？"

陈永福又说："既然如此，我们许多人都受了大顺的封爵，如今可否也封姜瓖一个伯爵，以笼络他的心？"

李自成轻轻摇头："如今我们连吃败仗，姜瓖如果有忠心，暂时不封他，他也会忠于大顺。如果他已决定投降满洲，封伯封侯都不能阻止他，反而显出我们没有办法。此事不妨等一等再说。"

经过商议，决定陈永福专守太原，将散在附近州县的人马都调回太原，各州县的治安由各州县官自理。李自成对陈永福说：

"我们相处时间不久，可是将军的忠义之心，我早有所闻，所以对将军特别倚重。如今国家有困难，望将军努力保卫太原，能够撑持多久就撑持多久。朕驻在平阳，作将军后援。只要关中人马过河东来，朕亲自率军驰救太原，望将军戮力杀敌，为国立功，名垂青史。"

陈永福躬身说道："臣从前守开封，与陛下为敌，使陛下精兵战将多有损伤，陛下亦曾在开封城下受了箭伤。后来陛下不念旧怨，对臣以礼相待，又封为文水伯。臣自投诚之时，已经对天发誓，此生此世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报答陛下知遇之恩。古人说：汉贼不两立。想当初杨令公同辽国打仗尽节，长享千秋美名，臣也愿意效法。倘若虏兵前来，固关不能守，雁门不能守，臣愿同将士们血战城头。只要臣不死，太原绝不会失守。"

他的话说得慷慨真诚，李自成、宋献策等都十分感动。陈永福当即叩辞，传令府州县人马向太原集合。

李自成等继续商量大计。据他们推测，满洲人首先要统一畿辅，进占山

东、山西，进兵河南，建立像金朝那样的局面。在此同时，江南也会很快建立朝廷。福王已先到南京，按伦序大概会成为南明小朝廷之主。将来的形势将是三分天下：满洲人在北边，南明在南边，大顺在西边。这样的结果是李自成所不甘心的，所以目前必须赶快下手，除山西之外，还要争夺河南。倘若河南失去，则关中难保，连三分天下也不能维持。

他们一直商量到天色将明的时候，才决定宋献策迅速赶回长安，征集大军，进援山西。等刘宗敏伤愈之后，让他率领二三十万精兵到怀庆、彰德，威胁畿南，使清军不能南下河南，也不能进攻山西。又叫宋献策另外安排人马去守固关，将红娘子的健妇营换回，开到平阳休息。

潼关几乎是关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守潼关刻不容缓。命谁去守潼关？商量的结果，只好传谕已回长安养伤的马世耀：伤好之后，速赴潼关，不奉旨不许擅离潼关一步。这么决定之后，李自成苦笑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如今我身边不要说大将没有了，就是双喜、李强这样在身边使唤的人也都死完了。”说完之后，刚才勉强露出的苦笑忽然消失，不觉流下眼泪。

牛金星、宋献策、李岩也都感慨万千。李岩直到现在还不晓得李自成催他赶快来太原有何重要事情。他发现李自成没有派他回河南的意思，就忍不住问道：

“陛下召臣速来太原，不知有何谕旨？”

李自成一直在考虑一件事，现在经李岩一问，就收起愁绪，抬起头说：

“过去我们只想到同明朝作战，经过山海关之战，才知道大敌乃是胡人。所以过了井陉之后，朕突然想到你从前说过的那位刘子政。既然他在辽东从军二十年，肯定深知满洲情形。三个月前，你说他离开晋祠回五台山了。朕想差你去五台山以厚礼相聘，请他来我朝做官，朕随时好向他咨询方略。”

李岩暗暗地感到为难。因为他晓得，刘子政虽然熟悉关外情况，但一向仇恨大顺。如今明朝亡了，崇祯帝后被逼殉国，刘子政的仇恨必然比原来更深，如何肯来大顺朝中做官？但他也不敢不去，恭敬地回答说：

“刘子政能否前来，现在不得而知。可否先命五台县令探明他是否仍在五台山，是否愿意前来我朝做官，然后再去礼聘，这样纵然他不肯来，皇上的威望也不会受损。”

李自成心里有点不快，沉吟片刻，说道：“刘子政一向以不能打败满洲为恨。如今满洲人进入北京，他应该与我们同仇敌忾，才是个道理。”

李岩说：“刘子政虽然仇恨满人，可是他是胜朝的遗民，他要忠于胜朝，未必肯下山来助我。况且如今我们接连兵败，他更不肯为我所用。”

李自成更加不悦，朝宋献策、牛金星望望，问他们有何主张。宋献策知道李岩不愿去，也明白刘子政不会应聘，就说道：

“可以先命人去五台山探明刘子政的下落，然后再去礼聘。如今最要紧的是征集人马，部署作战。至于刘子政，纵然了解虏情，恐怕也缓不济急。”

牛金星也是这么想的。另外他虽然没有问过，却猜到李自成不愿放李岩回河南，所以才差他去五台山礼聘刘子政，于是说道：

“军师回长安后，林泉留在皇上身边，随时运筹帷幄，也是很重要的。不如皇上先密谕五台县令，查明刘子政是否仍在山中，再作计较。”

李自成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对大家说道：

“这样吧，我在这里稍候数日，就要往平阳去。明日军师先回长安。今天大家暂去休息，有些事明天再议。”

第二天，宋献策带着少数随从匆匆上路，赶往长安。

李自成一夜没有睡好，各地来的消息都使他心情沉重。他在慌乱无计之余，深恨满朝文武在北京时只知劝他登极，却没有人向他提到满洲人兵力甚强，直到山海关决战时候，才突然知道满洲人比吴三桂的力量大得多，铸成大错，后悔已晚。如今回想起来，他对宋献策比对牛金星和李岩要看重一点，因为对东征之事，只有宋献策曾经苦劝他不要前去。按说，李岩是会看出这步棋走错了的，可是为什么他不像宋献策那样苦心劝阻呢？至于牛金星，当时正在主持筹备登极大典，每日事情很杂，没有劝阻也情有可原。李岩是不能原谅的。而且李岩自进北京以后，对很多事情都不多说话，谁知他心里怀着什么想法？但是他尽管这么怀疑李岩，表面上却神色不露。第二天御前议事时，他又对李岩说：

“朕身边没有一个真正明白关外情形的人，所以朕昨夜想了很久，还是派你去礼聘刘子政。望你不辞辛苦，走这一趟，速去速回。要带多少银钱，你自己告诉管事官员，为你准备，不要耽搁太久。”

李岩看见李自成神色十分严肃，从口气听出这事情已经无可更改，只好回答一声：“臣遵旨前往，请陛下不必焦虑。”

他出来以后立刻进行准备。同时有点害怕：万一请不来刘子政，皇上岂不要怪罪？

“皇上章法乱矣！”他在心中感慨。

李岩正要启程，忽然李自成又召他和牛金星立刻进宫。李自成说，刚才得到禀报：南京已经立福王为君，河南局势很乱，大顺在河南、山东兵马不多，各处新上任的州县官有的被杀，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捕送南京。李自成问他们，有何办法可以收拾中原乱局？李岩趁此机会提出来，他愿意与李侔驰回河南，收拾纷乱局面，但需要皇上派一支精兵给他。李自成心中生疑，他为什么不想别的办法，不派别的人前去，而非要同自己的兄弟回河南呢？又为什么这么急着回河南呢？是不是看我的大势已去，急于想离开我？于是他不动声色，又问道：

“卿回河南，有何办法，可以收拾中原局面？”

李岩觉得这是大好时机，就说道：“河南是微臣桑梓之邦，人地较熟，容易号召士民，共扶大顺，对抗夷狄。”

“可是南京立了福王，卿将如何对付？”

“南京立了新君，确实不易对付。请容臣驰回河南之后，相机行事。倘能缓和与南京的不共戴天之仇，共同抵御胡人，这是上策。等打败胡人之后，再与南京争夺中原。”

“恐怕与南京合起手来共御胡人，也不是那么容易。”

“事情确有困难，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事前一切都想得很顺，到时候未必就顺。”

李自成颇不高兴，想道，这不是嘲笑我去山海关时，起初想得容易，而最后吃了败仗吗？但是他竭力忍耐着，又问道：

“卿另外有何方略？”

“臣并无别的方略，只是想，第一要顺应人心。”

“何为顺应人心？”

“崇祯十三年，陛下初进河南，当时百姓苦难深重，如在水深火热之中。陛下顺应人心，剿兵安民，开仓放赈，三年免征，故所到之处，远近响应，望陛下之来如大旱之望云霓。后来陛下兵力强盛，横扫中原，南至湖广，攻城掠地，所向克捷。到这时候，百姓所殷殷期望者不是再乱下去，而是望陛下设官理民，恢复农桑，使百姓稍过温饱日子，此所谓人心望治。然而人心望治而终未获治，辜负了百姓殷望。由于没有顺应人心，所以目前一听说山海关我军受挫，便处处不稳。臣回河南之后，要顺应人心，就要首先抚辑流亡，兴利除弊，恢复农桑，使百姓有安居乐业之望，而不再受兵戎之苦。”

李自成点点头，问道：“还有何方略？”

“河南山寨大则数万人，占据许多州县；小则万余人，也占领一州一县。这些土寨，倘若投降胡人，是我之大患；如为南京所用，也是我们的大患。因此臣到河南之后，要不惜金钱，联络所有土寨，使他们不要与大顺为敌。倘能使他们投顺过来，则更为上着。还有，臣回河南之后，豫北一带自然要作些安排，更重要的是沿黄河千里，处处设防，使东虏不能过黄河，如此则河洛巩固，潼关可守。”

李自成又问道：“史可法率领四镇之兵，驻在江北一带。倘若南京小朝廷与胡人合起手来，共同对我，河南就危急了。倘若出了这种局面，卿有何善策？”

李岩想了一下，实在也想不出好的办法，便说道：“臣不能预先料就敌人走什么棋。倘若胡人和南京合力谋我，局面确实不易撑持。臣回河南之后，只能收拾民心，相机谋求方略，应付艰难局面”。

李自成点点头，不再问下去，但也没有表示可否。李岩催促道：“时机不可失。时机一失去，就不会再来。请皇上速速决断，臣好星夜驰回河南。”

李自成沉吟片刻，望着牛金星。牛金星深知这事情确实重大，在此危疑之际，他怎么能够轻易说话呢？他打量李自成的神色，看见李自成表情沉重，充满疑虑，他更不敢说话了。

正在这时，陈永福进宫求见。行礼之后，面奏榆次县士民叛乱，问李自成是否派兵前去攻城？李自成大吃一惊，问道：

“眼下胡人扰乱中华，这般官绅士民，有钱大户，为什么不看到我大顺朝正对胡人苦战，偏要跟我捣乱？”

陈永福说：“直到眼下，士民们还认为吴三桂是明朝的忠臣，只是向胡人借兵，志在恢复大明江山。”

牛金星插言说：“臣昨天看到一首诗，是傅山新近作的，传进太原城内。没想到连傅青主这样很有学问的人，也不明白满鞑子进关来是要灭亡中国。”

李自成说：“傅山，朕久闻其名。今年春天，朕来到太原，很想同他一见。他竟抗拒礼聘，离开家乡，躲藏到深山里去。他的诗怎么写的？”

“共是三首诗，要紧的是其中两句……”

“你只管说出来，不必顾忌。”

“这两句诗是：‘汉鼎尚应兴白水，唐京亦许用花门。’”

“什么意思？”

牛金星解释说："王莽篡了西汉，刘秀兄弟从他们家乡叫作白水乡的地方起兵，兴复了汉朝，后来成为东汉。这是傅山听到南京另立福王为主，就以汉光武比喻福王。唐朝西京长安，曾经被安史占据，后来向回纥借兵，'花门'就是指的回纥。说明傅山是把吴三桂向满洲借兵，看成是唐朝向回纥借兵一样。"

李自成不由得怒骂一句："放他娘的屁！"

陈永福又问道："榆次的事究竟如何处置？宜速不宜迟，迟则其他州县会闻风响应。"

李自成决断地说："立即派兵剿杀！"

李岩赶快跪下说："动用大兵剿杀，固然是一着应急的棋，但最好先派人去晓以大义，使他们开门投顺。如不得已，再用兵不迟。"

李自成摇摇头说："榆次人如此目中无朕，岂可不严厉惩治？这不是升平时候，该杀就杀！不能手软！"他转望陈永福说："你今日就派兵前去，限明日天明前攻破榆次县城，不得有误！"

第二天下午，陈永福那里来了塘报，说是榆次县已于天明时候攻克了。因为城内并没有来得及布置坚守，所以一阵炮火之后，将士们英勇地用云梯爬城，将城攻破。城内许多街巷，因见城破，都在房顶上竖起白旗，这样就避免了巷战，也避免了屠城，只杀死了一二百人，杀伤了二三百人。塘报里边自然不提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的事，可是李自成心中明白，陈永福是怀着一肚子怒火攻进城去的，绝不会不让士兵们奸淫抢掠，放火烧房，何况陈永福的人马都是来自河南，同山西人没有同乡之情。李自成想到榆次离太原只有六十里，如今却第一个遭到浩劫，心中不免难过。他有点失悔：假若听从李岩的建议，今天一面派兵前去，一面进行晓谕，也许只需要惩治几个为首滋事的人，就可以避免众多死伤……

他正在思索，忽然接到李过十万火急的密奏。原来李过在大同只停了一天，便继续向偏关奔去，要从黄甫川、府谷一带渡过黄河。他在密奏中言明：姜瓖十分不稳，请李自成火速派兵防守忻、代、雁门各地。

差不多就在同时，忻州牧也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密奏，说：

"忻州地方士民，因闻我大军在山海关失利，退出北京，又闻听太子已在北京登极，谣言纷纷，人心浮动。近日已有奸民暗中煽惑，昌言'复国'，密谋叛乱。请皇上速派重兵前来弹压，以遏乱萌。"

李自成看了奏本，脸色铁青，对于晋北局势十分担忧。与牛金星、李岩商量之后，只好命身边唯一的大将刘芳亮率一支骑兵增援代州，同时密谕忻州牧严加小心防范，如有不逞之徒制造事端，务必迅速严惩，扑灭乱源。另外又由牛金星密谕五台县县令，访查刘子政是否仍在五台山

中，如能找到，务必火速护送前来太原。

李自成在太原驻了七天，因为潞州、泽州一带情势不稳，必须火速赶往平阳坐镇。前站人马路过距离太原很近的太谷县时，不唯无人出城恭迎圣驾，反而关闭城门。李自成很容易攻破了这座弹丸小城，杀了许多人。接着路过祁县，不料祁县士民吸取了太谷的经验，不仅关闭城门，而且城头守御很严，坚绝不许他的人马入城，也不供应粮草。李自成越发大怒，又实在觉得奇怪。已经惩罚了榆次和太谷，如今是他御驾亲临，祁县士民怎么敢如此与他作对？他下令用大炮攻城，不要姑息。祁县的绅民用火器和弓箭对抗，守得相当顽强，连一些妇女也登上城头呐喊助战。大顺军将十几门大炮都用上了。士兵们也很忿恨，拼死用云梯爬城，不要一天时间就将小小的祁县城攻破了，杀人很多，街道上和宅子中到处是死尸。很多妇女被强奸了。许多房子被烧了。李自成恨恨地说：

“对这样无法无天的人，就应该用屠城的办法惩治他们，不能手软！”

攻破祁县以后，李自成得到禀报，说平遥、介休两地打算响应祁县的叛乱。李自成派兵到两个地方杀了一些人，查抄了一些大户，并抓来了一些丁壮百姓，编入军伍。快到平阳的路上，从晋北某地送来的十万火急奏报，又使他大吃一惊。原来姜瓖已经杀了大顺钦派协守大同和阳和的制将军柯天相；在大同境内找到一位明朝代王的远房宗室——一个不为人知的破落户子弟名叫朱鼎讃、自称枣强王的奉之为主，暂称监国，继承崇祯的皇统。另外，姜瓖又暗中给多尔衮写信，与胡人敷衍，而多尔衮正在压他投降。李自成看了密奏后半天无言，过了一阵才咬牙切齿地骂道：

“先从老子的脊梁上捅一刀子！”

离平阳还有三十里，李自成又接到刘芳亮密奏，说定襄士民受到姜瓖煽动，忽然据城背叛，竖起明朝旗帜。临近定襄的忻州也有人密谋响应，酝酿起事。刘芳亮已赶去平定了叛乱，但雁门和宁武都已经落入姜瓖之手，整个晋北到处人心浮动，十分危急。

同时也接到刘体纯从平定州来的密奏，说明朝的真定府知府邱茂华原来一直躲在山中，如今从山中出来，降了大清国。大清国将他升为井陉道，署理真定巡抚，驻节井陉城中。满洲这么安排，显然是要堵住大顺朝派人马出固关袭扰畿辅，也为满洲人从固关进攻山西作准备。

另外，刘体纯还禀报了一条不幸消息，据细作禀报，近几月在北京城哄传：多尔衮听说李王的窦娘娘十分貌美，又通文墨，遂下令满城搜查明

朝的宫女。窦娘娘不幸被御史光时亨查到，要献给多尔衮请功。窦娘娘临危不惧，当面痛骂了光时亨，然后穿戴妃子衣冠，悬梁自尽。

李自成对窦妃的殉节感到难过，心想："应该将她带出北京来才是！"

李自成到平阳府的这一天，六月上旬快过完了。他刚在行宫驻下，六政府的尚书和侍郎们便前来朝见。李自成刚询问了几句，忽然一批军情塘报纷纷来到。他还没有拆看，脸色已经变得沉重，向牛金星等重要文臣说：

"你们且去休息，晚膳后来行宫商议大事。"

大臣们默默地叩头辞出。在行宫大门外分手时，李岩小声对牛金星说：

"相爷，欲守关中，河南万不可失。皇上倘迟迟不能拿定主意，时机一失，不可再来。钧台为辅弼重臣，何不帮皇上拿定主意？"

牛金星叹口气说："林泉，近来局势险恶，一天不如一天。皇上因事事都不如意，常常对身边人无端发怒。你想回河南的话，缓说为佳。"

李岩因局势紧迫，对牛金星的回答在心中不以为然，但看牛金星不想再谈，也只好作揖相别。

晚上，在行宫召对群臣后，牛金星和李岩被留下。李自成将军情塘报和密奏，一古脑儿交给牛金星看。牛金星每看完一件就转给李岩，很快地都看完了。李自成先对李岩说：

"据五台县令的奏本，那位刘子政于四月中旬就离开了五台山。听一位和尚说，刘子政自言要去北京西郊卧佛寺挂单。那时崇祯早已亡国，北京四郊不平静，他去为了何事？奇怪！你想他到底往何处去了？"

李岩站起来恭敬地说："臣也猜不到他会往何处云游。去北京卧佛寺的事未必是真。既然找不到他，也就算了，陛下不必放在心上。"

李自成向牛、李两人问道："胡人新近这样举动，如何应付？陕西是我们的根本，看来局面也很不好。还有，张献忠进了四川，我们还得分兵防备广元、汉中一路，可是哪有兵啊？崇祯十四年倘若趁他兵败时将他除掉，倒少了今日的后顾之忧！"

牛金星说："满洲人现在分两路进兵：一路从山东进兵，已经到了临清以南；一路向冀南进兵。这向冀南的一路，说不定是要伺机进攻山西，关系十分重大。"

李自成又说："邱茂华驻在井陉，显然是要为进攻固关作好准备。此事如

何应付？”

李岩说道：“为今之计，井陉这方面，我们只有迅速派一支人马去占领，先发制人，才能够坚守固关，绝不可使邱茂华在井陉从容准备。”

李自成点点头说：“卿说得很好，朕立刻就派兵前去。另外，这密奏里边说，多尔衮派一个名叶臣的人，率人马到了冀南，看来还要进入豫北，说不定会进攻山西。你们有何善策？”

李岩说：“须要巩固豫北三府，不使胡人得手。尤其怀庆府最为重要。怀庆失则上党危矣。”

李自成点头说：“怀庆是很重要。如今无兵无将，如何是好啊！”

牛金星说：“如今只等关中能调集二三十万人马，战事便会有了转机。”

李岩又说：“目前潞、泽两府也在叛乱，因为离平阳较近，从这里派兵，迅速前去，不难扑灭，而且那里原来就有我们的驻军。”

李自成表示同意，说：“这点人马朕手下派出还不困难。可是你们看田玉峰来的这封密奏，说陕西本来就闹旱灾，近来征粮急迫，粮价腾贵，小麦每斗涨到二两四钱，大米二两六钱，从来不曾如此。已经有人吃人的情况。征兵征粮都十分困难，这倒使朕感到担忧。”

牛金星说：“关中是陛下桑梓之地，请陛下速速敕谕关中各地，酌减征粮，务使官绅庶民安心，不要惊慌。只说粮食将由河南各地源源运向关中，有擅自囤积粮食，高价出售者，一定依法严惩不贷。”

李自成叹口气说：“关中虽然是朕的家乡，目前要安定后路，不能不用严刑峻法惩治盗匪。这样吧，你们替朕拟一道敕谕，明日就可送到长安，上面一定要写明：有偷人一鸡者斩！另外要告诉田见秀，军粮虽然可以酌减，但应征之数必须火速催齐，不可缓慢误事。河南消息也不好，怎么办？”

李岩说：“是的，看来河南确实很乱。这塘报上说，清兵还没有过黄河，李际遇、刘凤起这批人都已经投降胡人；董学礼从徐州以东撤退回来，如今在商丘、砀山一带，也准备投降胡人。所以如果再不前去收拾……”

他的话刚说到这里，又来了一份紧急塘报，是从太原陈永福那里来的，说唐通已于前几天过了大同，逃到保德一带，一部分人到了府谷。李自成大为吃惊，说道：

“要是唐通投了胡人，榆林就危险了。”

刚说了这一句，忽然唐通从保德派人送来一封密奏。李自成立刻拆开来看。密奏上说，他担心胡人要进窥黄河，所以率领人马退到府谷、保

德，凭借黄河天险来屏蔽延安、榆林。李自成将他的密奏向案上一投，不觉骂了一句“他妈的”，随后对牛金星、李岩说：

“唐通和姜瓖二人勾结，如何是好？”

牛金星、李岩都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牛金星想着如今好像是一盘败棋，不管怎么走，都不能马上转败为胜。而对手的棋路反而越走越宽。唐通不过是一个卒子，可是如今已成了过河卒。如果吃不掉它，后果会很坏，想吃掉它，既没有车，又没有炮，也不在马蹄下边，谈何容易！

李自成说：“这样吧，一面给唐通下一道手谕，对他多加鼓励，装作不疑心他有投降满洲的打算。一面给高一功去一封密谕，要他严加防范。”

牛金星说：“圣上如此考虑，十分妥善。”

李自成又说：“河南的局面应该如何收拾？”

李岩站起来躬身说道：“崇祯十三年冬，陛下初入河南不久，微臣曾经建议：应该据河洛以争中原，据中原以争天下。数年来只顾打仗，未遑经营河南。机会已失，悔之何及！”

李自成心中一动，暗想：“指责朕的失策！”但是他没流露出愠怒神色，用平静的口气说：

“如今只说眼前吧！”

李岩接着说：“守河南即所以巩固关中，失河南则关中亦不可守。虽然目前河南叛乱迭起，形势急如燃眉，然而还不到无法挽救地步。东虏尚未南下，南京也没有重兵北来，所以局势尚可挽回。请陛下速将河南之事交付微臣，臣率人马星夜驰赴河南，相机处置，再晚就来不及了。”

李自成想道：如今人心涣散，许多人各为自己打算，另有图谋。离开北京后逃走了很多人，有的降了胡人。李岩一再提出来要回河南，莫非也是为自己打算？他望一望牛金星，用眼神向丞相征询意见。

牛金星沉吟一下，恭敬地说：“如今河南局面很乱，差林泉回去设法收拾乱局，未尝不可一试。但林泉若走，陛下左右又少一得力谋臣。此事干系重大，请皇上宸衷独断。”

李自成暂时沉默不语。他忽然想到李岩始终不曾同他一心，起义时就操心“功成身退”，归隐山林，这不是害怕我得江山后诛戮功臣？在洛阳命他主持放赈的事，他的手下人盛称他如何仁义，老百姓也都说“李公子救了我们的命”，反倒把他李闯王不提了。要不是宋献策及时忠告他，压下去这股邪气，他怀的“二心”可不是早就在众人前露了马脚！

李岩催问道：“情况甚急，陛下如何决断？”

李自成问："卿回河南，红娘子一同去么？"

"是的，陛下。如今战将难得，红娘子随臣回河南，缓急时颇可为国出力。况且她在豫东一带江湖上人缘很好，还可以联络民间义士，共抗虏兵。"

李自成在心里说：想得怪美，连老婆孩子一起带走！他忽然又想，宋献策献的《谶记》上说"十八子，主神器"，难道他认为这《谶记》是应在他的身上么？可恶！……

"请陛下不必犹豫，速速命臣动身！"李岩又催促一次，巴不得插翅膀飞回河南，收拾乱局。

李自成更加疑心，点头说："你下去同牛丞相商量商量，速写一奏本，详细说明回河南的处置方略。这两天我日夜不得休息，十分疲倦，你们都下去吧。等我看了你的详细奏本以后，再作决定。"

牛金星和李岩叩头退出以后，李自成在心中发出冷笑。

第三十七章

李岩手下的部队经过庆都之战只剩下六七百人。健妇营只从长安来了一部分，井陉一战死伤了二三百，如今不足五百人。红娘子从固关回来后，健妇营同李岩的残余部队都驻在平阳城南约十里远的一个地方。

李岩回到驻地，立刻将李侔找来，也将红娘子从后帐请出来，一起商议写奏本的事。李岩既十分高兴，又心思沉重，因为目前回河南去，困难确实很多很大。但是，如果他不回去肩此重任，还有谁能够为大顺挽救危局？

他们商量了好久，决定不顾一切，宁死也死在河南，为大顺巩固中原，不惜肝脑涂地。回去，没有兵当然不行，要向皇上请求多少兵呢？请求的兵太多，如今皇上也没有多的人马给他。请求的兵太少，回河南很难站稳脚步。他们又把李俊也找来，一起讨论。商量的结果，决定向皇上要两万精兵。因听说袁宗第将率五万精兵前来平阳，估计请两万精兵，皇上还可以答应，再多就不会答应了。

红娘子问道："你打算请皇上派哪一位大将同你一起往河南去？"

"大将不必要，一则皇上目前在平阳也没有得力的大将。袁宗第来后，皇上将另有派遣。何况，"他放低声音说，"最好不要有大将同我们一起去河南，免得做起事来掣肘。"

红娘子不放心地说："如今接连吃了败仗，人心惶惶，到处叛乱。这种时候，万一皇上对你兄弟多心，牛丞相又不肯竭力担保，岂不徒然惹祸？"

李岩说："不请兵，不去河南，国家亡了，我们也要为国尽节。与其那个时候白白地尽节而死，何如此时尽我们的力量为皇上收拾河南局面？"

红娘子说："倘若大顺国亡，我们自然都要为国尽节。与其被皇上疑心，死得不明不白，倒不如将来在两军阵上与敌人厮杀一番，死个明明白白。"

李岩望望红娘子，说："怎么你们妇道人家比我们男子汉还要疑心重？"

红娘子说："我看今日局势，人心不稳，难免不互相猜疑。倘若皇后在此，我可以先问问皇后的意思，事情就好办一些。如今皇后不在此地，宋军师也不在此地。牛丞相同你虽是乡试同年，他被下在狱中的时候，你为搭救他也出过力气。可是你两个这些年来貌合神离，到了危急关头，他能担保你吗？能在皇上面前替你认真说好话吗？"

李岩心中也猛一沉，琢磨片刻，说："事到如今，回头是不行的。几次请求皇上派我回河南，今日皇上面允了，牛丞相也赞同。我难道突然变卦，说自己不愿回河南了？那怎么敢呢？如今正如古人说的，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瞻前顾后，何能成事！只要我们自己问心无愧，赤胆忠心保大顺、保皇上，其他一切，在所不计。”

李侔同红娘子听了这话，觉得也只好如此了，于是大家继续讨论。红娘子又说：

“据我看来，如今不仅河南局面很危险，山西也是同样危险。倘若大顺失去山西，又失去河南，关中是没法守的。如今正是饿死人的荒年，加上兵源又枯竭，岂能对抗胡人？纵然能抗拒一时，日子久了，如何能够抗拒？”

李岩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担心的不仅是河南、山西；我还担心胡人派一支精兵，绕道从榆林塞外南下，进入长城，使榆林失去险要。到那时大顺顾此不能顾彼，顾南不能顾北，几面作战，如何是好？所以，巩固山西，确保河南，方能扭转这个困难局面。如果胡人只有一路从塞外向南进兵，那就容易对付。”

李侔叹口气说：“哥，你料的事情比我远得多，看来我们回河南去，只能尽人事以听天命。”

红娘子说：“万一大顺国亡，我们只好同归于尽，生为大顺之臣，死为大顺之鬼，如今走一步说一步吧。”

李俊半天没有说话，忽然愤愤地插言说：“回到河南，我们……”

李侔没有注意他说话，接着说道：“国亡与不亡，我们总要想法将死棋化为活棋。”

李俊愤愤地说：“皇上不听谏阻，一定要东征山海关，才吃了这个败仗。在北京也不听劝谏，做了许多失去人心的事。难道‘十八子，主神器’的话，不是指我大哥说的么？”

红娘子大惊，严厉地责备说：“子杰，你想死了？”

李岩也瞪了李俊一眼：“子杰，处此举国上下震惊危疑之际，一句话就可以遭灭族之祸，万万不得胡言！”

李侔也说：“万万不可想入非非！”

李俊低头不敢再说。李岩嘱咐他暗中准备，三日后皇上圣旨下来，便要驰回河南，李俊唯唯答应。李岩兄弟连夜商量好，将奏本写出，准备明天一早递进宫去。红娘子几乎彻夜未眠，是吉是凶，实在放不下心！

李自成因见大局愈来愈坏，决定退过黄河以西，驻在韩城。六政府已经

先过河去了。他自己继续留在平阳，等候袁宗第的五万人马和刘芳亮从晋北回来。

到了六月下旬，袁宗第的人马已经有一部分进入山西。一天，李自成正与牛金星议事，忽报刘芳亮回到平阳。李自成赶紧传他进宫。他禀报了晋北各州县的情况后，李自成问道：

“大同情况如何？”

“臣到了定襄，就听到消息，说姜瓖派人到北京投降胡人，可是胡人并不高兴，因为姜瓖在大同拥戴了一个什么枣强王，名叫朱鼎□。”

李自成鄙薄地一笑：“真有这个枣强王吗？”

刘芳亮说：“听说姜瓖的投降表文中说，为了维系地方秩序，拥立明宗室在大同建国，请多尔衮俯允。多尔衮回了一个批示，狠狠地责备他，不同意他拥立什么朱鼎□，还说这个枣强王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又说今天除了大清朝，不许任何人擅自称号建国。姜瓖受责备后，这个枣强王从此不知下落，有的说已经被他活埋了。姜瓖已经又向胡人送去降表，说他愿意为大清镇守大同。”

李自成骂了一句“混账东西”，随即对刘芳亮说：

“你下去休息吧，这几天我就要往韩城去，你的人马跟我一道过河。”

刘芳亮叩头辞出。

李自成望望牛金星，问道：“宋企郊的事情你知道吗？”

牛金星一听，心中害怕，躬身答道：“臣看了一些弹劾的奏本，知道他放了许多官，都是他的同乡，实在私心太重。”

“你看应该如何处置？”

“念他是从龙之臣，还没有别的大过，仅仅是照顾同乡，可以对他严加责备，或降级使用。”

李自成冷冷一笑：“不能这么轻饶他。朱元璋得天下之后，严惩贪污舞弊的官吏，这情况你比我更清楚。如今到处不稳，人各为私，宋企郊虽系长安从龙之臣，也不能不拿他立个规矩。”

随即他提起笔来下一道手谕，交给旁边一个侍臣，说：“立刻飞马传我的手谕：将宋企郊捉拿起来，下在狱中，等候发落！”

牛金星大吃一惊，前后胸猛然冒汗，低头不敢说话。

刚刚说毕，新任兵政府尚书张元第前来求见。张元第原是明朝的一个旧

官僚，因喻上猷已过黄河去韩城，现在用人又很急，所以李自成把他留在身边，给他一个兵政府尚书的职衔。李自成问他晋东南一带人马移动情况以及潞、泽二府人马部署情况，张元第一一作了回答。李自成点头同意。忽然他想到张元第是河北省人，就顺便问道：

“你原是明朝大常寺卿，归顺我朝，又做了大官。你的家人都在故乡，如今可都平安无事吗？”

张元第见皇上如此关怀他的全家，赶快跪下说道：“臣家乡的人都说臣做了‘贼官’，将臣的家产抄了，有些家人被打死了，也有人被赶出家乡，不知逃往何处。”

李自成问道：“你说什么？”

张元第重复说：“臣家乡的人都说臣做了‘贼官’……”

李自成突然将御案猛地一拍：“替我拿了！”

立刻进来两个侍卫，不由分说，将张元第绑起来，拖到院里去。李自成又加了一句：

“既然投顺了我朝，吃我的俸禄，做了大官，仍不死心，说什么你是做了‘贼官’，该杀该杀，推出去斩了！”

牛金星赶快跪下说道：“请陛下念他是无意间仓促说出，可以饶他一死。”

“他多年做明朝的官，一直把朕当成‘流贼’。如今虽然投顺，心中仍以为朕是‘贼’。他做朕的官也是出于不得已。像这样怀着二心的人，不杀终留后患。你不必救他。”他又向外边望一眼，“速斩！”

牛金星叩头起来，浑身战栗，觉得目前局面实在可怕。朱洪武为一句话半句话就杀人的斑斑史迹都涌上他的心头。他正想问一问皇上还有没有别的事情，李自成叫他坐下。他谢了座，侧身坐下，小腿仍在打战。李自成叹口气说：

“朕待人不薄。像宋企郊，朕给他吏政府尚书，官职很高。张元第，朕给他兵政府尚书，官职也很高。朕没有亏待他们。可是宋企郊竟敢在目前局面下营私舞弊，令朕生气。至于张元第这个人，骨子里一直认为朕是‘贼’，刚才虽是仓促之间脱口而出，可是倘若他平时心里没有这个想法，如何能脱口而出呢？所以非杀不可。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比朕杀的人多呀！有许多笑话，你比朕更清楚。连人家说‘光天化日之下’，他都认为是骂他当过和尚，头上没有头发。像这样糊涂的事情，朕绝不会做的，朕只杀有罪的人。”

牛金星站起来说：“是，陛下是英明之君，绝不会轻易杀人，况且治乱世

用重典，在目前也只好严惩有罪的人。”

李自成问道：“李岩兄弟要回河南，他们的奏本已经呈上来十多天了，朕一直没有批下去，也没有召见他们。可是马上朕就要过河往韩城去，这事情也该处分了。你说要不要让他兄弟带兵回河南去？”

牛金星害怕担责任，只说：“此事臣反复思虑，不敢作出决定。陛下圣明，还是请陛下宸断。”

“有许多事情，你可想过吗？”

“陛下所言何事？”

“宋献策献的《谶记》，你我都看过的。上面有一句话：‘十八子，主神器’。会不会李岩觉得他也姓李，现在要离开我，另有别图？你想过没有？”

牛金星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没有，含糊地说：“《谶记》上的话，不知李岩怎么想的。”

“你看他奏本上有这样几句话，”他拿起奏本，让牛金星到御案前看，“这奏本你看过，这几句话你还记得么？你看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牛金星害怕得很厉害，说：“这话看来还是陛下平日‘收拾民心’的意思。李岩往年也说过多次，如今还是那几句老话。”

李自成冷冷一笑，说：“你看，他说：‘臣等驰回河南之后，当宣布陛下德意，抚辑流亡，恢复农桑，严禁征派，整饬吏治，与民更始。’”说到这里，他又望着牛金星，“你对这些话有何看法？”

牛金星还是莫名其妙，说：“从这些话也看不出来与他平日说话有什么不同。”

李自成说：“如今他要回河南去，收买人心，还不显然么？”

牛金星已经看出来李自成对李岩兄弟十分疑心，更不敢说别的话了。他见李自成又一阵沉默不语，便站起来恭敬地问道：

“陛下预定后天就要起驾，往韩城驻跸。李岩兄弟要回河南的事，必须有一个明白批示。倘若不想使他们回河南去，也需要召见他们，当面晓谕明白。他近来十分焦急，也向臣询问过几次，臣只是要他稍候，不必焦急。陛下到底如何决定？”

李自成还是拿不定主意，说：“你先下去吧，也替朕想一想。朕自己也再斟酌斟酌。你下去吧。”

牛金星刚刚走出宫门，又被李自成派人叫回。他向牛金星重新问道：

“你敢担保李岩兄弟没有二心么？”

“臣与李岩兄弟，除朝政大事在皇上面前共同商议之外，并无私人来往。”

“朕不是害怕你们有私人来往。我问你，李岩在洛阳主持放赈的事，他手下人都对外宣扬，使饥民都以为是李公子救活了他们。你还记得吗？”

牛金星轻轻点头，心里想：“唉，李岩完了！”

李自成又问道：“他这奏本里头用了‘与民更始’四个字。这‘更始’二字怎么解释啊？”

牛金星说：“‘更始’就是重新开始，换一个办法来整饬吏治。”

李自成又问道：“先生过去替朕讲《资治通鉴》，朕还记得‘更始’是一个年号，是不是？”

牛金星没有想到李自成疑心这么大，赶快跪下说：“是的，当年南阳刘玄起兵讨莽，号为更始将军。后来攻长安，被拥立为帝，年号更始。刘玄被杀之后，因无谥号，只称为‘更始帝’。”

李自成冷冷一笑：“难道李岩也想来一次‘与民更始’么？”

牛金星听得出了冷汗，说：“皇上，李岩未必有此大胆，可是臣也不敢说他到底有什么心思。”

李自成说：“他现在要朕给他两万精兵，派他回河南收拾局面，难道不是想效法刘秀以司隶校尉巡视河北吗？”

牛金星不敢说话。

李自成又说道：“朕想起来了，李岩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你大概还会记得。”

“不知是哪两句？”

“‘神州陷溺凭谁救，我欲狂呼问彼苍’，你记得不记得？”

“臣尚记得，那是他从杞县起义往伏牛山路上作的一首诗中的两句。”

李自成冷冷一笑：“那时候朕已经来到河南，到处饥民响应，望风投顺，都称朕为‘救星’，可是李岩还说‘神州陷溺凭谁救，我欲狂呼问彼苍’，这是真正拥戴朕吗？”

牛金星不敢替李岩说话，连声说：“是，是，李岩那时候还没有见到皇上。”

李自成又问道："李岩只是请两万精兵，却不请朕派一员大将，同他一起去河南，这难道不令朕对他疑心吗？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呢？好，你不必回答，此事由朕决断好了，你下去吧！"

过了不到半个时辰，牛金星又被李自成叫进宫去。行礼之后，李自成也不命他坐下，就问道：

"朕风闻宋献策曾经在来到伏牛山之前同李岩谈过'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李岩暗露喜色。此事是真的么？还是一个谣传？"

牛金星没有听到过这个谣传，但见李自成既然说到这样事情，感到必杀李岩兄弟无疑，他更害怕了，说道：

"臣不曾听说。可是目前局面，失河南则关中失去屏藩，救河南又必须用李岩兄弟，用李岩兄弟又不知他们是否怀有二心。可惜军师不在这里，请陛下千万斟酌。微臣忝居相位，智虑短浅，又与李岩是乡试同年，河南同乡，理应避忌，实在不敢妄言要不要放李岩回河南去。"

李自成说道："不放李岩去，他又一再请求，朕不能置之不理。放他去，倘若他心怀异志怎么办？我看不如早日将他除掉，免留后患。"

牛金星大惊，赶快跪下，浑身颤栗，吃吃地说：

"请陛下务必三思而行。"

"你不必害怕，除李岩的事情，你只奉命而行，不必由你来替朕拿主意。朕意已决，你可暂时回避，但不要远离。朕马上召李岩兄弟进宫，当面问话。"

牛金星叩头，颤栗退出，暂时回避。传宣官向外传旨，宣召李岩、李侔兄弟二人进宫。

李岩兄弟进来，行了常朝礼，照例赐座，谢恩。李自成表面上神情特别温和，竭力隐藏着胸中的杀机。他先从刘子政的消息谈起，暗中察看李岩、李侔的神色。李岩推测刘子政可能去往江淮一带，不会前去北京，更不会投降多尔衮。

李自成说："目前时势纷乱，这事情也很难说。过些日子，倘若新的下落能够知道，我们还是要礼聘他前来共事。"

李岩说："皇上如此思贤若渴，令人感奋。"

"朕看了你兄弟的奏本，只是因为近来事忙，没有立即召见。你们的忠心和所陈回河南后的方略，令朕心中十分欣慰。"他轻轻微笑点头，随即又

问李岩，需要哪位大将一起前去。

李岩回答说："经过山海关之战，又经过庆都之战，皇上得力的武臣良将折损甚多。而今守晋守秦处处需人，颇有'安得猛士守四方'之叹，所以臣反复思维，只要两万精兵，不要一个大将。"

李自成笑着问："没有大将，光靠你们兄弟二位和红娘子岂不十分困难？"

"臣等回到河南之后，不拘资格，随时提拔将才，不患无可用之人。"

李自成微笑点头，心想：果然要离开我，独树一帜！于是说道：

"卿为朕目前困难着想，不要朕派大将同去，很好很好。以卿等声望，回到河南之后，自然会有英雄豪杰之士闻风响应，争来投效。卿等打算何时动身？"

"如蒙钦准，臣愿星夜前去，愈快愈好。大好时机，稍纵即逝。倘若待河南全部失去再收拾，将更费周折。"

"卿下去准备一下，明日即可动身，除卿兄弟原有人马之外，朕从平阳驻军中拨给你们一万精兵；你们带着朕的手谕，路过潞州府时，命潞州府守将拨给你们五千人马，路过怀庆府时再从怀庆带走五千，共凑够两万之数。"

李岩说："潞州府又称潞安，也就是古之上党郡，居高临下，战国以来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上党就有河东，失上党则河东不能防守。怀庆与上党相邻，即古之河内，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光武争天下，就是先据河内，而后渡河取洛阳。所以依臣愚见，这两地人马不可轻易调动。请陛下就在平阳人马中给臣凑足两万之数。"

"目前这两地尚无战事。军师已经在长安调集人马，不久会有大军出关，你可以放心前去。"李自成沉吟片刻，又生出不杀李岩的念头，打算将红娘子留下为质，问道："红娘子有小儿未离怀抱，是随你一起回河南，还是暂往长安居住？"

李岩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臣到河南，仰仗陛下威灵，但愿能赶在满洲人南下之前站稳脚步，使敌骑不能渡河而南。然而臣回河南，仓促之间身边也少得力的人。倘若皇上命臣妻红娘子同去河南，俾其能够于此困难时日得尽忠心，略效微力，也是臣的心愿。倘若陛下对彼另有差遣，留在长安也好。"

李自成下了狠心，点头说："命她跟你去吧。朕今日事忙，已命牛丞相今晚代朕为卿兄弟饯行。"

李岩、李侔赶快跪下叩头，说："微臣等实不敢当。"

李自成说：“为卿兄弟回河南后便于号召，朕要授卿安豫将军衔，赐上方剑一柄，便宜诛杀；德齐也晋封为权将军。一应敕书、印、剑，当于明日颁赐。”

李岩兄弟伏地叩头谢恩。他们退出不久，牛金星便被太监唤了进来。李自成的脸色严峻，说道：

“李岩兄弟奏本上只要两万精兵，不要大将。我当面问他，还是说不要大将。他们的用意很明白，朕就不再姑息了。”

牛金星问道：“陛下答应他们去河南么？”

李自成说：“朕已经允准了，今晚你代朕为他兄弟饯行。”

牛金星十分惶惑，望着李自成的严峻眼色，心中猜测，轻轻问道：“为他们兄弟饯行？”

李自成接着说：“你要预先埋伏甲士，在酒宴上宣布密旨，将他兄弟俩当场斩了，不留后患。斩后即来行宫复命。”

牛金星虽然早就看出来皇上对李岩兄弟有疑心，但绝没有料到这么快就要杀死他们，而且竟然要由他执行！真如同巨雷轰顶，牛金星登时脸色如土，出了一身热汗。但是他怕李自成对他也产生疑心，所以明知李岩兄弟未必有心背叛，却不敢大胆谏阻。他的声音微微打颤，用迟疑的口吻说道：

“陛下，李岩兄弟虽有异心，但是罪恶未彰，杀之无名，奈何？”

李自成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谋叛就是罪名，难道还不该杀？”

“谋叛虽然该杀，但是尚无实证。”

“还要等待他谋叛成功之后才杀他么？”

牛金星吞吞吐吐说：“我军新败，人心不固……”

“朕全明白！你是不敢下手还是不忍下手？”

牛金星赶快跪下，说道：“请陛下赐臣手谕。臣奉旨杀之，昭示中外，才是名正言顺。”

李自成立刻提笔写了一道手谕。牛金星双手捧接手谕，揣进怀中，然后问道：

“陛下，杀了李岩兄弟之后，红娘子必然心中不服，如何处置？”

“杀了李岩兄弟之后，你代朕差人前去传谕，说李岩兄弟谋逆，奉旨处

斩，红娘子无罪，皇上特降隆恩，不加连坐之罪。命她立即携带小儿与仆妇人等前来行宫，妥加保护。还要告她说，李岩兄弟虽然有罪被斩，他们手下的将士并不知情，概不株连。明日将派兵护送红娘子母子回长安居住。她是皇后义女，将对她恩养终身，将其小儿抚养成人。”

“倘若红娘子不肯奉诏……”

“她敢！”

“她是江湖响马出身，处此时候，知道丈夫被杀，可能不肯奉诏进宫。”

“你看着办吧，尽可能留下她母子性命，免得皇后伤心。”

“陛下，慧梅于前年自尽；慧英新近成了寡妇，必然在皇后身边日夜悲泣；慧剑又于井陉阵亡。如今只剩下红娘子是有用的女将，平日为皇上所喜爱。倘若红娘子不肯奉诏，率亲随将士逃走，臣将何以处之？”

“不奉诏即以叛逆论处。她敢逃走，即将她捉拿归案。你现在就代朕拟旨。只等你将李岩兄弟斩过之后，立即差官员去向红娘子宣读圣旨，看她敢不奉旨！”

牛金星心惊胆战，下去在另一个屋子里代李自成拟好圣旨，又回来恭敬地呈上御案。李自成看了一遍，盖上玉玺，递给牛金星，冷冷地嘱咐一句：

“今晚务须办好，朕等候你进宫复命！”

牛金星望一眼李自成铁青的面孔和充满杀机的眼神，叩头辞出。

黄昏时候，李岩兄弟满心高兴，一道骑马来到相府门前。有二位相府官员，已经在大门外等候，迎接他们进去，将他们的随身亲兵留在前院，然后进入第二进院落。从大门起每过一道门，便有侍卫数人躬身叉手，并有人高声向内传报。礼节十分隆重。

牛金星下阶相迎，和李岩互相施礼。牛金星一把抓住李岩的手，说道：

“林泉，你与德齐明日即驰回河南，收拾中原乱局。皇上期望甚殷，愿贤昆仲从此得展韬略，必建千秋宏业。”

李岩说：“我兄弟碌碌无能，数年来未建寸功，辜负上恩，深自惭愧。今去河南，仰赖皇上威灵和丞相庙算，岩兄弟得尽犬马之劳，只要有裨于国，死而无憾。”

进入上堂屋以后，重新施礼坐下。相府仆人献茶。牛金星问了李岩准备

情况以后，说道：

“皇上已命吴汝义从各营抽调一万精兵，步骑各半，今夜可以陆续开到城南，不误明日开拔。”

当下酒宴摆好，堂下奏乐。因为是李自成命牛金星代为设宴饯行，所以李岩兄弟入席之前，先跪下叩头谢恩。宴会上牛金星一面说些勖勉期望的话，一面心中七上八下。李岩兄弟毕竟是很有身份的人，叛逆的罪名也无佐证，而且同他并无冤仇，今晚由他将他们杀掉，人们会对他牛金星怎么看呢？他身为大顺丞相，国势突变，苦无善策。皇上又这么多疑，随便杀人，凡此都是亡国之象。万一大顺迅速灭亡，他将如何自处？今晚是李自成命他诛戮大臣，而被诛杀的恰恰是他的河南同乡，又是他的乡试同年，也是经他向皇上推荐的，这就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又想到，当李岩兄弟进宫时，皇上本可下旨将他们绑出杀掉，岂不干脆，为何假手于他牛金星呢？为何，为何……

他一面同李岩兄弟谈话，一面心中纷乱地想这想那，十分不安。后来他想，不杀李岩他也活不成，就冷静下来，命旁边的仆人斟上第三杯酒，向李岩兄弟举起杯子。李岩兄弟赶快恭敬地站起来，双手举杯。牛金星忽然收了笑容，说道：

“李岩、李侔听旨！”说完将酒杯摔到地上。

李岩兄弟大出意外，震惊失措，赶快放下酒杯，浑身颤栗地跪到地上，等候宣旨。此时一群武士手持刀剑，出现在他们背后。

牛金星手指也微微打颤，从怀中取出黄纸手谕，对着李岩兄弟宣读：

谕牛金星：李岩、李侔兄弟暗怀异图，罪证确凿，着即处死，以绝乱萌，而儆效尤。此谕！

李岩大呼：“天哪，天哪，臣李岩一片忠心……”

同时李侔也大呼：“冤枉！冤枉！”

牛金星厉声喝道：“还不替我绑了，立即斩首！”

李岩兄弟的二十名亲兵正在二门内东厢房中饮酒，也突然都被捉拿，推往偏院，乱刀砍死。

李俊的一个小校带着两名士兵在城中办事，路过相府大门外，看见李岩

兄弟的坐骑和另外二十匹战马，知道他们前来赴宴。忽然看见大门关闭，又听见宅院里有人大叫，随即声音寂然。小校知道必然有变，大惊失色，赶快出了城门，飞驰回营，向李俊禀报。李俊又飞驰来到红娘子帐中，报告消息。红娘子惊骇得说不出话来，简直不相信会有此事。李俊催她速作逃走准备，并说道：

“嫂子，我们都可以死，你不能死啊。你要带着侄儿，逃回河南，为大哥保存一点骨血。”

红娘子命红霞速作准备；李俊也下令将士们准备死战，保护红帅逃走。正在这时，忽报丞相府有官员来到，是一个官员带着四名亲兵，显然不是来捉拿红娘子的。这官员被迎进军帐，红娘子急忙问道：

“制将军李岩兄弟现在何处？”

那官员脸色严峻，没有回答，说道：“圣上有旨！”

红娘子赶快跪下。只听那官员宣读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以李岩、李侔兄弟欲乘国家困难，背叛朝廷，几次请兵，妄图回河南别树一帜，法所不容，已加诛戮。念红娘子虽系李岩之妻，实不知情，且系皇后义女，恩同骨肉，朕既不忍将其连坐治罪，亦不忍见其飘零江湖。红娘子平日深明大义，忠贞不贰，务须体念朕诛杀叛臣，消灭乱萌之苦心，即日移住行宫，避祸就福，母子保全。朕将差妥当官员护送汝母子返回长安，永远恩养，富贵终身。至于健妇营，虽曾屡建战功，然非军中正规建制，使开回长安，妥善处置。倘有煽惑军心、违抗圣旨者，杀无赦！钦此。

红娘子哭着按惯例说了声“谢恩”。那官员留下由牛金星代拟的上谕，出了军帐，同从人策马而去。红娘子伏地痛哭。三岁的小孩子也牵着她的衣服大哭。

全营将士痛哭。

李俊催红娘子火速逃走。红娘子不肯逃。她认为不能怪皇上，全是牛丞相进的谗言，致有此祸。她要去面见皇上，为李岩兄弟鸣冤。李俊和左右竭力劝她连夜带儿子逃走，到天明皇上不见她带儿子去行宫，怪罪她违抗圣旨，派兵前来捉拿，再要逃生就难了。

三更以后，红娘子将小儿子绑在背上上马逃走，红霞率一百多名亲信健

妇紧随其后。其余数百名健妇，一则认为皇上圣旨不应该违抗，二则有亲人在大顺军中，不肯随红娘子逃走。大家走出村外，哭着送行。李俊率领着仅剩的数百名豫东子弟兵断后。

这时，牛金星生怕红娘子抗旨逃走，李自成会怪罪于他。于是一狠心，传下捉拿红娘子的命令，已经准备好的两千精兵出动了。

太子案始末

第三十八章

工部衙门日夜赶工，已经将多尔衮处理政务的新址修理完毕。这新址就是明朝的南宫，是明英宗复辟之前居住的地方。今天下午多尔衮就要腾出武英殿，迁入南宫了。

如今已是九月中旬，从盛京迎来的顺治皇上明天将到达通州，两位皇太后和其他几位太妃一同来到。一切去通州接驾的事都准备好了。

这天午膳之后，汉译名字叫吴达海的刑部尚书前来向他启奏，说是查获了一名要犯，是两个月前从五台山来的和尚，原来法名不空，现改名大悲。他在京城内外托钵化缘，暗访崇祯太子和两个皇子，又联络江湖豪杰和以前从辽东回来住在家中的官兵，密谋一旦寻找到太子或皇子，便要保护他们逃往别处，拥戴为君，妄图号召军民，恢复明朝江山。

多尔衮问道："怎么查获这个和尚的？"

刑部尚书说："他间接联络的一个人，因为害怕，到顺天府衙门自首。顺天府就派人把他逮捕了。可是那个自首的人，对和尚的来历也不清楚，是别人找他联络，他自首的。"

"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吗？"

"已经拷问了一次，死不招供。此人甚为桀骜，问他的话，都不肯回答，目中无人。审问他的时候，也不肯下跪，拼着一死。"

"这案子范学士知道么？"

"范学士已经知道。"

"你下去吧，在狱中严加拷问，务要问出他的真实姓名，还要问他都联络哪些人，在朝中有没有联络什么人。"

随即范文程被叫进宫来。多尔衮向他问道："刑部狱中现押着一名叫大悲

的和尚，原名不空，你们内院学士中有人知道这个和尚吗？”

“内院汉大臣中，大家都纷纷议论此事，却无人知道这和尚是谁。臣想，纵然汉大臣中有人知道，为着避祸，也只会佯装不知，但不久必可水落石出。请王爷谕知刑部，对和尚不可拷问过急，更不可用刑。应在狱中优礼相待，迟早会明白究竟，说不定此人对我们大清会十分有用。”

“好生待他，他肯说出实话？”

“臣不仅想使他说出实话，查到崇祯太子和两个皇子下落，还想使他归我大清所用。王爷志在剪除流贼，平定江南，建大清一统江山，凡是有用之材，应尽量收归我用。”

“一个出家人，会有多大本领？”

“不然。明朝永乐皇帝驾下有一位佐命大臣名叫姚广孝的，为永乐定天下建立大功，原来也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安知这个大悲和尚不是道衍一流人物？只是所遇时势不同罢了。”

多尔衮欣然点头，赶快命人去刑部传谕，照范文程的意见办。范文程又说：“刚才臣命一个细心的笔帖式去刑部狱中看一看。据他回来禀报，大悲虽然年过花甲，可是双目炯炯有神，器宇不凡，绝非一般和尚可比。而且最可疑者，他自称出家多年，却至今并未受戒，头上没有疤痕，足见他不甘心终老空门，这出家必是有为而作。此人身世来历必须查明。”

多尔衮也说：“崇祯的三个儿子到如今一个也查不出下落，岂非怪事？”

范文程说：“正为此事，要好生优待大悲，更要防着他在狱中自尽。”

“他会自尽？”

“是，王爷，他怕在酷刑之下偶然失口，所以有可能自行灭口。”

“你自己去告诉刑部，谨防这个和尚在狱中自尽。”

“喳！”

“还有，此事严禁外传。自从我入关以来，凡明朝的宗室藩王，不管是李自成败逃时扔下的，还是自己上表降顺的，我朝一体宽大恩养，为的是能够查到崇祯的三个儿子。原来我疑心这三个孩子已经不在人世，或已经逃往南方；如今看来，必有一两个还在燕京城内外。从大悲这一案中，必可找到太子。”

满洲小皇帝福临一行，浩浩荡荡，于八月二十日自盛京起程，差不多用

了一个月时间，于今天上午来到了通州。

天色刚亮，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出朝阳门，往通州迎驾。

离开盛京一个月来，小福临一路上开了眼界，长了知识，胆子也大了许多。他明白很快就要进入燕京，进燕京便要做中国的大皇帝了。现在他已经在便殿中由宫女服侍，换好了上朝的衣冠，母亲将他叫到面前，小声嘱咐几句，特别用加重的口气对他说：

“你坐在宝座上，不管什么人向你磕头，你不要说一句话，身子不要动一动，看见可笑的事不要笑，要牢牢记住你现在是中国的大皇帝啦。”说到最后一句时，她不禁流出激动的热泪，连声音也打颤了。

福临记牢了母亲的嘱咐，同时打量了母亲的崭新装扮。发现她从头上到身上，全是绣花，珠宝耀眼。脸上还薄薄地搽了粉，浑身散发出香气，比平时更美。他嘴里不说话，心里赞叹说：

“妈妈真好看啊！”

一位御前大臣进来跪下，用满洲话说道：“请两位皇太后和皇上前往行殿行礼。”

小博尔济吉特氏望一眼姑母，回头向跪在地上的御前大臣微微点头。皇太后们正要同小皇帝前往行殿，不料小皇帝突然胆怯地小声说：“我要撒尿！”

小博尔济吉特氏不觉眉头一皱，问道：“不能够忍耐一下？”

小皇帝恳求说：“快憋不住了。”

小博尔济吉特氏想着摄政王率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正在等候，小福临又已穿戴整齐，偏偏又要撒尿，真不是时候！然而她不能在此时动怒，只好无可奈何地向身旁的宫女们使个眼色。立刻有两个宫女将小皇帝带入更衣的一座偏殿。

小博尔济吉特氏望着姑母说：“是的，在路上打尖时，福临喝了一碗茶。刚才到这里，宫女们忙着服侍他洗脸，更换朝服，把这事忘了。”

大博尔济吉特氏笑一笑，用蒙古话说道：“幸而他是个聪明孩子，趁早说出来，要不然坐在御座上受朝拜，一则坐不安稳，二则说不定还会尿湿了裤子。”

行殿外陈设着皇帝的仪仗。一老一少两位皇太后先行一步，由众女官和宫女簇拥着，在乐声中走进帐殿，升入宝座。接着，小皇帝福临在一群侍卫围绕中来到，在帐殿外停住，在乐声中对天行了三跪九叩头礼。他

果然没有害怕，也不慌张，凭着一个贴身侍臣的关照，依照鸿胪寺官员的赞礼声行礼。这次行礼因为是在关内，场面很大，所以他感觉新鲜，但是到底有多么重要，他却不曾去想。

福临在乐声中进入帐殿，被侍臣搀扶着绕过“金台”的正面，从西边登上铺着黄毡的矮梯，升入宝座。抬头望见广场上的王、公、大臣们和广场外的禁卫兵将，他感到新鲜，好看，有趣，不觉露出微笑。忽然听见赞礼官高呼：“奏乐！”乐声又起了。又一个赞礼官高呼：“摄政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率领诸王进殿！”他猛然一惊，一动不动，摆出一副肃穆庄重的神气。不知为什么，他看见多尔衮总不免有点害怕。尽管母亲一再告他说多亏摄政王的忠心拥戴，他才能继承皇位，可他老是对多尔衮缺少感情。

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进入行殿，先到两位皇太后面前行了三跪九叩头礼。小博尔济吉特氏一眼望去，觉得他比在盛京时更显得英俊，气色更好，器宇也更为不凡，不由心中暗暗赞赏。当多尔衮行礼毕，站起身来，同她的目光遇到一起时，她心头不觉一动，同时从嘴角泄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一双明亮而聪慧的大眼睛突然湿润，不知是由于对多尔衮的感激，还是这场面太使她心情激动？……她自己也不明白！

摄政王朝拜以后，当诸王公大臣分班向她行礼时，她虽然表情庄严，心思却再也不能专一，曾经一霎时听到行殿外的乐声，特别注意到吹海螺的声音没有了。她暗想这大概全用的是明朝皇家音乐，从此以后，奏乐时不会再吹海螺了……

多尔衮随即率领诸王公大臣来到福临面前，在乐声中行了三跪九叩头礼，然后都在行殿外排班肃立，继续奏乐。

第二天，即九月十九日未时，小皇帝、皇太后等以卤簿、鼓乐前导，都乘着三十六人抬的黄缎龙凤大轿，进了正阳门，又穿过棋盘街，来到大清门前。小博尔济吉特氏在沈阳时已经听说这一道城门几个月来变化的情形。起初叫作大明门，李自成进北京以后改称大顺门，如今又改称大清门。此刻她虽是匆匆走过，却看见匾额上果然一边用汉字、一边用满字写着“大清门”。

进了午门，随即落轿，换成四个人抬的步辇。小皇帝和她的母亲向左转，从右顺门往武英殿去。大博尔济吉特氏从午门内向右转，从左顺门去另外一座宫院。

用膳以后，小福临就急着要看皇宫，随即由宫女们服侍他跑出去了。小博尔济吉特氏也很想看看皇宫，但她装作不那么性急，先向身边侍候的汉人宫女问问宫中情况。问了以后，她才说：“我在盛京时候，人们从燕

京去盛京，也常向我说到紫禁城中的情况，说是宫殿多得很，还有御花园，还有什么什么宫，什么什么殿，我都记不住。还说这紫禁城外，有海子叫作金海的，一片大水，可以划船。水中间还有亭台楼阁，许多宫殿，还有假山……看起来光这一座紫禁城，”她说到这里就停住了，而内心里叹息说，“就比盛京城大得多！”

申末酉初时候，多尔衮进宫来了。小博尔济吉特氏称赞多尔衮率兵进关，杀败“流贼”，来到燕京，平定中原，建立了千秋功勋。说到这里，尽管她竭力想使自己口气平静，态度肃穆，然而不可能了。她心中洋溢着进入北京城的兴奋和对多尔衮的感激之情，不觉声音打颤，眼中充满泪花。多尔衮赶紧问候她一路辛苦，又称颂她进山海关以后，对如何传皇帝口谕，如何赏赐沿路迎驾官员，处置得十分得体。小博尔济吉特氏说：

“皇上太小，不懂世事，多赖几个护驾大臣在身旁随时替我出主意。不过自从你摄政王爷率兵入关，我也学会替国家大事操心，常常打听关内的战事。摄政王爷的重大谋略，我也知道一些。汉人的风俗礼节，我也渐渐地明白了。现在这江山全靠摄政王爷，以后摄政王爷就是大清朝的开国之人。后世怎么写我且不管，我同皇上母子俩是不会忘记摄政王爷这开国功劳的。”

随后多尔衮向她谈了皇上将在十月初一日登极的事。又谈到宫殿被李自成烧毁了很多，正在修复。有的工程浩大，如乾清宫，一时很难修复。皇太后和皇上暂时就住在这里。过些日子，皇上在这里住惯了，请皇太后搬到东路的慈庆宫住，那里院落较大，离御花园比较近些。明日上午辰时三刻，王公百官就要来武英殿朝见皇上。这是初次朝见，大小朝臣中多半是新降汉人。请太后今晚教导皇上，明日上朝时不能失仪。

接着，多尔衮又说了以后如何派满汉有学问的大臣辅导皇上读书的事，但就是不谈如何消灭“流贼”和平定江南的事。圣母皇太后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打仗的事情如今是怎么安排的？”

多尔衮说：“这是机密大事……”

小博尔济吉特氏向宫女和太监们使个眼色，他们立刻轻轻地退了出去。仁智殿东暖阁中再也没有一个人；暖阁之外也没有一个人。这时阁中静悄悄的，轻烟缭绕，芳香满室，沁人心脾。多尔衮望一望小博尔济吉特氏，恰好四目相遇。小博尔济吉特氏的脸颊不觉绯红。她赶快将眼睛避开，略微低头，下意识地将嘴唇轻咬一下。

多尔衮告她说：“已经命叶臣率兵进入山西，各府、州、县望风归顺，目前正在围攻太原，说不定三五日内就会有捷报到来。”

“可是镶红旗的那个叶臣？”

“正是他，镶红旗的一个佐领。多年来他打过许多胜仗，有些阅历，所以

这一次我派他去进攻山西。另外，要下江南，统一中国，必须先剿灭李自成这股流贼。如今我大清赖上天保佑……”

“也有九仙女保佑。”

“是呀，仰仗诸神保佑，祖宗的神灵保佑，如今进关还不到五个月，已经满盘胜棋！”

“谢天谢地！子孙万代都要感激你摄政王爷的开国大功！”

多尔衮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小博尔济吉特氏的称赞，更加意气风发，忍不住定睛望着小博尔济吉特氏，心中一动，不觉咽下去一股口水。他想着自己的福晋和几位侧福晋都没法同她相比。离开几个月，她养得更丰满红润，更加使他动心！他看见她放在膝上的双手，竟是那么柔软，那么嫩，那么小，他真想摸一摸！可是窗外廊檐下似乎有轻轻的脚步声，他没有伸出自己的手，向窗外低声而威严地说：

“奴才们回避远处！”

听到多尔衮吩咐奴才们回避远处，她吃了一惊：我的天，他想做什么？自从小福临继承皇位以后，多尔衮进宫来同她见面的次数多了。她早已觉察出多尔衮在她面前流露的秘密感情。实际上，她自己心中又何尝是一池冰水。她暗中想过许多遍，甚至有些永远不能告人的情思也曾进入梦中，使她在醒后感到迷离、恍惚、甜蜜、羞惭，不敢多想，却又排遣不去。她明白，她不该与多尔衮同岁，又是他的年轻寡嫂，这才惹出他的痴念。唉，怎么好呢？为着儿子的皇位，她不能得罪多尔衮，可是为着她处在圣母皇太后的地位，为着青史千秋名节，她绝不能同意多尔衮的痴念。万一他趁着这时候动手动脚……

她忽然用庄重的神色抬起头来，望着多尔衮问道：“摄政王爷，你下一步如何剿灭流贼？如何平定江南？可以告诉我知道么？”

多尔衮看见圣母皇太后的庄重神色，心中的情欲登时收敛了大半，回答说：

“很快就派兵遣将，剿灭陕西流贼不难。”

“等攻下太原之后，仍命叶臣进兵陕西？”小博尔济吉特氏又问，用意是使他不再生出邪念。

“不，他不是统帅之才。我很快就要命阿济格率吴三桂等大军从塞外向西进攻榆林、延安，再从北边进攻西安，平定陕西。如今山东差不多已经平定了。大军还没有进到河南，地方上明朝的官们，还有流贼设的官们已经纷纷准备向我朝投降。我本来决定命多铎带兵平定江南，只是近来李自成声言要派刘宗敏率三十万人马出潼关东来，与我朝作战，所以我暂缓去平定江南。倘若李自成确实还有点力量，我就不能不改变我的用

兵方略，命多铎往河南，从东边攻潼关，进兵西安。这样两路兵马，阿济格从北路，多铎从东路，不要多长时候，一定会把陕西平定。一旦攻下西安，消灭了李自成，阿济格就专力追剿李自成的余党，多铎就专力下江南。看来上天保佑，我大清朝统一全中国的大势已经定了！”

“我常常在神前为王爷祈祷，但愿王爷早日成功。”

“如今一切都很顺利，就是有一件事叫我放心不下。”

“什么事儿叫王爷放心不下？”

多尔衮谈到崇祯的太子和两个小王。倘若他们还留在民间，必然成为大清的后患。小博尔济吉特氏听了后，说道：

“既然这样，王爷务必多方面明察暗访，将崇祯太子和两个皇子的下落查个水落石出，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正是这话。我已经传谕各地，凡是明朝的亲王、郡王，只要自首投顺或是被我们找到的，都不许杀害，一体恩养起来。有献出太子的将给予重赏，有藏匿的就严加治罪。”

说罢，多尔衮起身告辞。从东华门到摄政王府的路上，他换乘了三十六人抬的黄色大轿，在轿上不断地胡思乱想，眼前总在浮动着圣母皇太后的眼神和笑容，耳畔好像又听到她的非常好听的说话声音。他有一个打算，至今还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准备在小福临登极大典之后，把自己的封号再变一变，而几天之后，他就要先向他的心腹、内院大学士们透露出来。他心中暗暗地说：“摄政，摄政，叔父摄政……皇父摄政……皇父……”

小顺治皇帝进入紫禁城的第二天，在武英殿宝座上受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群臣的朝贺。从此以后，宫里宫外都忙于他的登极大典。

皇帝登极的繁杂仪注、各种祝文、册文、诏书等等，一直到九月将尽的时候才完全定稿。九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官员上了一通表，内有这样几句话：

恭维皇帝陛下，上天眷佑，入定中原。今四海归心，万方仰化，伏望即登大宝，以慰臣民。

就在同一天，以大学士冯铨为首的一群新投降的汉大臣也要求福临“俯察民心，仰承天意，敬登大宝”。

顺治小皇帝单对摄政王的奏疏下了圣旨，写道：

览王奏，俱系忠君爱国，情意笃挚。恭率文武群臣，劝登大宝，尤见中外用心，共相拥戴。特允所请，定于十月初一日即位，用慰王等廓清敉宁之意。

当然，小顺治并不懂得这些中国话是什么意思，可满洲话他是能够大体清楚的，所以拟定的批示递进宫中，有人替他讲解后，照例用了玺，发出来，事情就算完了。

到了十月初一日，顺治在北京登极的这一幕戏进入高潮。天刚黎明，小皇帝出宫，卤簿前导，出了大清门。路上不停地奏乐。所有的街面都铺了黄沙，所有的门户都关闭起来了，只在临街的门前摆设香案，香案上放着牌位，上写着：“顺治皇帝万岁！万万岁！”也有的写着：“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

来到天坛，举行祭天。这是一套十分繁杂的礼仪，福临在宫中虽然演习了多次，总是记不清楚。起初演习的时候，他又害怕，又感到新鲜有趣，不时发笑。母亲严厉地责备他，他才不敢再笑。今天他被搀扶着上到那一座圆形的建筑物上，按照赞礼官的唱赞，忽而跪下，忽而叩头，忽而上香，忽而站起，忽而又脆，又起身，又叩头……连跪了四次，叩了四次头。接着还有什么献玉帛，献爵，他都在乐声中做了。那一个赞礼官说的话，他并不很清楚，好在身边还有个官，小声用满洲话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献爵的时候，他跪下去，从跪在左边的一个官员的手中接过来一个形状古怪的大酒杯，大概是金的，沉甸甸的，里边倒了半杯酒，他在迷乱中看不清楚，好像是琥珀色的。他用双手举一举，生怕把酒洒到地下，赶紧把爵交给跪在左边地上的那个官儿，替他放在案上。随后他听见赞礼官喊了一句话，又听不懂，另一个官儿小声向他说明白。他站起来跟着赞礼官来到读祝文的地方。乐声止了，小皇帝在青缎垫子上跪下，所有文武官员们都在他的背后跪下。有一个官员代他读了祭告天地的祝文。他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没有趣味，盼望赶快办完这件事，回宫玩耍。

读毕祭文，小皇帝又行了一跪一叩头礼，众文武官员也跟着行礼。赞礼官高声叫道：

“复位！”

小皇帝回到原处。乐声止了。他以为该回宫了，望一望左右大臣，正想问一句，没想到又有什么人高声叫道：“行亚献礼！”

于是将刚才献玉帛、献爵那些事从头又来了一遍。他心中说：“真没趣，该完了吧！”可是又有人高声叫道：“行终献礼！”

照例行了第三遍礼，小皇帝真是厌烦透了，幸好赞礼官叫出：“撤馔！”

于是执事官在乐声中将祭案上的供飨撤了下去。乐声暂止。赞礼官又叫了一声：“送神！”

于是送神的乐声由远而起，小皇帝按照赞礼官的引赞行了四跪四叩头礼，文武百官也随着行礼，乐声终于又止了。赞礼官又一声高叫，执事官将祝文、祭帛、各种祭物捧到燎所，小皇帝退到拜位的东边立定。当祝帛从他的面前捧过时，有一个侍臣用满洲话提醒他鞠躬，他便躬下身子。随着赞礼官的鸣赞，他由赞礼官引着在乐声中走到燎所，亲自看着焚烧祝帛，浇上一杯酒。赞礼官高声叫道：

“礼毕！”

赞礼官引导小皇帝走到更衣的地方，他暗中松了一口气，心里说：

“我的妈，可快完了，快回宫了！”

更衣的地方有四个宫女在等着他。一个从盛京带来的宫女向他跪下，用满洲话问他要不要小便。他很疲倦，被长时间复杂的、使他莫名其妙的礼仪弄得无情无绪，对这个宫女冷漠地摇摇头。

从黎明前起床，母亲就不要他喝一口茶水，两次拉着他的手，含着激动的眼泪，低声嘱咐他：

“福临，我的好孩子，我的小憨王，你从今日起就是全中国的大皇帝了，一定得在行礼时留心点，不要出了差错，让群臣在心中笑你。上次在通州，临去帐殿受摄政王和群臣朝拜时候，忽然想起撒尿，多不好啊！今日你出宫时把肚子空干净，从上辇到回宫，得半天时光。你要时时记着，你是中国万民之主，是咱大清朝在北京的开国皇帝啊！”

母亲眼中的泪光，脸上的严肃神情，以及她的微微打颤的声音，在福临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宫女小声问他要不要小解的时候，他虽然动了小便的念头，却摇摇头，决定忍耐着赶快乘辇回宫。

于是宫女们替他脱下专为祭祖穿戴的青色皇冠、龙袍、朝靴，换上一身黄色朝服，甚至连胸前的朝珠也换了。赞礼官引他到圜丘的南端，升入

御座，面向正南。当他更衣的时候，诸王公大臣都已下了圜丘，在南边的阶下侍立。赞礼官赞呼众臣排班。大学士刚林从东班走出，登上台阶，跪在正中，面向皇帝。学士詹霸从案上捧起皇帝的玉玺交给刚林。刚林捧起玉玺，声音琅琅地奏道：

“皇上已登大宝，文武群臣不胜欢忭！”

这是事先背熟的一句话，反正是应行的颂辞，也没有对皇上用满洲话作翻译。刚林将玉玺交给詹霸，詹霸捧放在案上。刚林起身退下。随即赞礼官赞呼百官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小皇帝起身。百官俯首躬身，等候皇上从他们面前走过。

小皇帝回到武英殿的后宫。圣母皇太后已经得到飞骑禀报，知道郊天大典举行得很顺利，一切行礼如仪，没有出差错。她非常高兴，赶快命宫女服侍小皇帝解了小溲，给他端来一杯酸奶酪、一盘点心。

过了一阵，福临又乘辇出了后宫，到皇极殿前面的丹墀上下辇，升入御座。原来随皇帝去圜丘祭告天地的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或骑马或坐轿，已经急匆匆地赶了回来，按照班次，在皇极门阶下肃立等候。当小皇帝来到时，大家都赶快跪下。等他升入御座之后，众人才站立起来。阶下三声静鞭响过后，首先是内院、都察院、鸿胪寺官员在阶上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赞礼官赞呼排班，众人在丹墀下边一起跪下。赞礼官赞呼读贺表，有一位鸿胪寺官员从阶东边的案子上捧起来诸王贺登极的表文，小心地捧到皇帝面前，朗声诵读。读毕贺表，诸王、百官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退回班中。又是静鞭三响，小皇帝乘辇还宫。

福临被大半日的繁杂礼仪拘束得不能自由，一回武英殿后院宫中，下了龙辇，又轻松，又快活，笑着，蹦着，往母亲面前跑去。他向太后问道：

“母后，这登极的事儿可完了么？”

小博尔济吉特氏笑着说：“你可是不耐烦了？还有大大的事儿在后头呢！”随即她收敛了笑容，用严肃的眼神望着儿子，又说：“打江山很不容易，你以为这天下就坐稳了？要学着操心！”

福临莫名其妙地注视着母后的眼睛，却不敢多问。

母后接着说：“崇祯的太子还没有找到，说不定就躲藏在北京城内。流贼李自成的兵力还不小，要消灭他也不容易，需要打几次恶仗。明朝在江南又立了一个皇帝，与我们北京的大清朝作对。儿呀，你太小，什么心也不会操！”

“母后，崇祯的太子在哪儿？比我大么？”

“他比你大，已经十六岁了。近几日顺天府捉拿到一个和尚，还没有问出详细口供，可是已经查出来他原名刘子政，特意从五台山来救崇祯太子的。这是一件大案，摄政王十分放心不下。好在已经捉到刘子政，这案子背后的真情实况，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

“母后，捉到崇祯太子要杀么？”

“唉，傻话！自古争天下都是一样，还能不杀？”

“这个来救崇祯太子的和尚也要杀么？”

小博尔济吉特氏无心回答，吩咐宫女们伺候皇上往御花园中玩耍。她一个人留在暖阁中，低头沉思，不觉在心中叹道：“崇祯亡国后，明朝的文武官员纷纷投我大清，想不到还有刘子政这样的忠臣！”

第三十九章

多尔衮知道了刘子政是洪承畴的故人，更加重视这个要犯。他传谕刑部衙门暂停审问，只希望刘子政能够投降。

转眼间到了十一月，北京已经下过一场雪，三海和御河都结了很厚的一层冰。小博尔济吉特氏已移居慈庆宫，将福临留在武英殿后院的仁智殿居住。也许由于她单独住一座大宫院的缘故吧，摄政王以各种借口来见她的次数更多了。一天，多尔衮进宫来谈些重要国事之后，她觉察出多尔衮仿佛有什么特别的心思欲说未说，于是她含着不自然的亲切微笑说道：

“叔父摄政王日夜操劳，皇上登极大典和封、赏的事都办得十分圆满，你也该稍稍休息几天啦！”

“我哪有那个福啊！如今国家才迁到燕京，正是开基建业的时候。单就用兵说，既要派大军剿灭流贼，又要征服江南，统一全国，样样事都得我这个做叔父的操心。若有一样事操持不当，算什么‘周公辅成王’？我日夜辛苦，既是为了报答文皇帝，也是为了保小皇上坐稳江山，再说我也要使你做圣母皇太后的对国事一百个放心，不辜负我这个叔父摄政王的封号。”

小博尔济吉特氏觉得这倒是很正经的议论，随即说道：“诸王和大臣们共同议定，加封你为叔父摄政王，我心中最为高兴。”

多尔衮忍一忍，抬起头来定睛向她望了一望，微微笑着说：“商议的时候，有人说，皇上幼小，虽是我的侄子，也同亲生儿子差不多……”

小博尔济吉特氏心中一动，敏感地觉察出多尔衮是有意拿话挑逗她，忽

地满脸通红，不觉低下头去。多尔衮也不敢再把下边的话说出来。过了一阵，圣母皇太后勉强恢复镇静，抬起头来问道：“崇祯的太子还没有查明下落？”

“刚才我进宫的时候，得到禀报说，崇祯的太子已经捉到了。”

小博尔济吉特氏赶快问：“是怎么捉到的？现在何处？”

“详情我也不很清楚，现在押在刑部，正在由满洲尚书同几个汉大臣审问实情。我马上就回摄政王府，亲自过问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处置？要不要封他一个王位？”

多尔衮冷冷一笑：“这要看对我们大清有利没利，等我审问了太子以后再作决定。”

多尔衮回到摄政王府，范文程已经和吴达海在王府朝房等候。关于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置，多尔衮早已胸有成竹，所以他首先向满洲尚书问道：“你刑部衙门捉到的那个少年，到底是什么人？”

吴达海恭敬地回答：“这少年确实是明朝太子。”

“他自己也说他是明朝太子吗？”

“是。他一到刑部衙门，就承认他是明朝太子，并不隐瞒。”

多尔衮稍觉奇怪，转向范文程，用眼睛直看着他。范文程躬身说道：

“臣听说此事之后，立刻命人将太子从刑部秘密地带到内院，由臣亲自讯问。看来确实是太子无疑。只是此事已经传扬出去，满京城街谈巷议，无不谈论此事。既然京城士民皆知此事，如何处置，也是一个难题，必须使京师臣民心服方好。”

多尔衮神色略微严厉地问道：“你怎么断定这少年真是明朝太子？”

范文程明白多尔衮是有意将这少年问成假太子，也听出来他口气中带有责备之意，但他还是大胆地解释说：“这少年自称名叫慈烺，皇后所生，亡国前居住在钟粹宫，说到亡国时候的事情，十分清楚，对崇祯临死前在坤宁宫的一些行事和说的一些话，记得都很详细。他还一面说，一面哭，哭得很悲痛。如果是旁人，断不会有这样的真情，也不会如此悲痛。何况深宫之事，不要说一般百姓人家，就是官宦之家的公子少爷也不会知道太子名讳是慈烺，住在钟粹宫。所以经臣审讯之后，觉得他确是崇祯太子无疑。”

多尔衮不满意地轻轻摇头，又问道：“既然他是真太子，为何不逃往别处，又回到燕京城内？”

“据他说，李自成去山海关的时候将他带在身边。李自成败退之后，也没有杀他，要他自己逃生。”

多尔衮心里一动：“李自成竟然不肯杀他！”

范文程接着说：“这时他身边还有一个太监服侍。这太监名叫李新，一直不肯离开，在乱军中带着他逃往吴三桂军中。原想见吴三桂，商量办法，后来遇见一个军官，不肯让他们去见吴三桂，也不肯说出自己姓名，劝他们赶快往别处逃生。这个李新后来离开了他，不知是死在乱军之中，还是逃往别处。太子无处可去，在附近辗转了一些日子，又回到燕京城内。”

多尔衮摇摇头，说道：“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哪儿不可逃生，偏要回到北京城中？”

范文程解释说：“倘若是庶民百姓的子弟，自然会远走高飞。可是他生在深宫，长在深宫，对宫外的事情一概不知，亡国之后也是一直被李自成恩养，同外界没有多的来往，所以从乱军中侥幸逃生后，辗转又回到燕京城中。也只有像他这样在深宫生长的少年，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多尔衮问道：“他回到燕京之后，如何生活？为何直到如今才泄露了真实情况，被抓到刑部衙门？”

吴达海说：“这个明朝太子隐瞒了姓名，在东华门外一个豆腐店中落脚，只说他是逃难少年，无家可归。豆腐店主人看他确是衣服破烂，就把他收留下来，帮助烧火。住了五天，豆腐店主人看他根本不会烧火，其他活儿也干不了，知道他不是寻常人家子弟，害怕惹祸，就送他到崇文门外一个尼庵中，只说他是无家可归的平民少年。庵中老尼姑也没有疑心，就留他住下来。过了半个月光景，原来在御花园中看管花木的太监常进节偶然来到尼庵烧香，认出了他是太子。”

“常进节既然在御花园中做事，为什么要到崇文门外尼庵中烧香呢？”

“自从李自成进了北京以后，常进节就逃回家中。他家在崇文门附近。”

多尔衮“哦”了一声，点点头：“说下去吧。”

吴达海继续说：“常进节同老尼姑妙静原是同乡，平时认识，也有来往。他秘密地告诉老尼：‘这是太子。’两个人商量了一天，想方设法将太子保护下来，但想不出可去的地方，尼庵又非久藏之处，于是决定将太子带到常进节家中暂时隐藏。后来因为他跑到周奎府上看望他的妹妹，被周奎的侄子周铎举报了。”

“啊。老尼姑和常进节都已逮捕归案了吗？”

“都逮捕了。连东华门外的豆腐店主人也抓了起来。这一干犯人都押在刑

部狱中，全已招供。”

多尔衮原来决定很快就将明太子暗中杀掉，不露痕迹，没有想到如今整个京城都已知道太子被捕之事，这就使他不能不重新考虑。加之他刚才听说，李自成兵败之后，不肯杀掉明朝太子，这使他心里不能不感到吃惊。倘若他贸然将太子杀掉，天下汉人谁不思君，岂不要骂他大清摄政王还不如一个“流贼”？他沉默片刻，决定不了如何处置才好。范文程和吴达海都看出来多尔衮心中犹豫，却不敢说话。过了一阵，多尔衮向范文程说道：

“这太子是真是假，你们不要光听这少年的话。倘若他假充太子，岂不瞒了你们？我朝恩养他，岂不让天下后世笑话？”

吴达海说：“看来他是崇祯太子不假。周皇后的家人是这样禀报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

多尔衮恨恨地望了吴达海一眼，向范文程问道：“洪承畴怎么说呢？”

“洪承畴说他常在封疆，从未见过太子，不知真假。”

“真假用不着他来辨明，我自有办法审问清楚。你可问过他：对这个假太子应该如何处置，才能够使天下臣民无话可说？”

范文程说：“臣不曾问过他的主张。”

吴达海不明白多尔衮的意思，又插嘴说：“王爷，太子不假。”

多尔衮说：“糊涂！”转向范文程又问：“你同洪承畴完全不曾谈过对这事的处置么？”

范文程说：“谈是谈过。他只是低头沉吟，又说：‘此事唯听叔父摄政王权衡利害，作出英明决断。’”

多尔衮立刻命人传洪承畴速来摄政王府。

范文程问道：“关于如何处置明太子的事，王爷要当面问洪承畴么？”

多尔衮摇摇头说：“我要用洪承畴办一件紧急的事，眼下是时候了。至于捉到的那个少年，必是妄图富贵，冒称明朝太子。我们一定得审问明白，昭示天下，不可上当受骗！”

范文程说：“臣等一定谨遵王谕，将这一冒称太子案问个水落石出。”

吴达海说：“可是……”

多尔衮说：“糊涂……范文程，你想，倘若是真太子，必然早已隐名埋姓，潜逃无踪，岂敢半年来逗留京城，还敢去周奎府上？定是假冒！”

吴达海争辩说："问成假冒太子之罪，当然容易，只怕普天下汉人不服，后人不服。"

多尔衮生气地说："这个太子只能是假的，断断不是真的，你糊涂什么？……这案子关系很大，我要亲自审讯。"

范文程和吴达海齐声说："喳，喳！"叩头准备退出。

多尔衮对吴达海很不满意，心中说："要平定中国，许多事非使用汉人不可。"然后他又说："你们暂时不要离开，要陪着我亲自问一问这个假冒太子的少年。"

随即他吩咐去刑部狱中将那个假冒太子的少年秘密地送来摄政王府，要用一乘小轿抬来，不许让街上人看见。吩咐之后，沉默片刻，他又问道："洪承畴来了么？"

下边回禀说："已经来了。"

多尔衮迫不及待地说："命他进来！"

洪承畴跪下叩头之后，多尔衮命他坐下，面带笑容，对他说："洪承畴，有一件不大的事，本来想缓一缓，再命你去办。可是现在假太子案已经摆在面前，那件事也就该早日了结了。你晓得我要命你办的事情么？"

洪承畴恭敬地站起来，回答说："臣不知道叔父摄政王要臣所办何事。"

多尔衮笑着说："还不是为的你那位朋友刘子政的事！如今该你设法劝说他降顺我朝，建功立业了。你看，现在就劝他投降，是时候么？"

洪承畴说："此人秉性倔强，肯不肯投降我朝，臣实在没有把握。但既然捉到很久，在刑部狱中受到优待，长此下去，也不是妥当办法。或者劝他投降；或者养他终身，不要杀掉。究竟如何处置，臣心中无数，请叔父摄政王爷明谕，臣当竭尽心思照办。"

多尔衮说："他一直不晓得你暗中对他十分关心。如今你可以当面同他谈谈话，劝他投顺我朝，免得一死。明朝已经亡了，他又几年来隐居五台山，称为方外之人，用不着替明朝尽节。再说我大清得天下，不是得之明朝，是得之流贼。我们来到中原，是替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从来得天下，还没有像我朝这样正大光明的。你好生劝他不要执迷不悟，赶快投降才是。"

洪承畴连声说："是，是。"

多尔衮又说："我要你三天之内办好此事，不可拖延太久。你下去吧。"

洪承畴叩头辞出。

这时明朝太子已被带到摄政王府。多尔衮同范文程、吴达海匆匆地商量片刻，随即命人将朱慈烺带进来。

朱慈烺一到摄政王府就下定一个决心："宁死不辱。"当他被带进大厅后，看见上边正中坐着一位满洲头子，猜想必是多尔衮了，于是作了一揖，站在离多尔衮前边约一丈远的地方，一言不发。旁边有人催他赶快跪下，他置之不理。连催三次，他仍然置之不理。多尔衮对旁边人说："让他坐下吧。"

于是有人拉了一把椅子，让朱慈烺坐下。范文程担任讯问，从头到尾将已经问过的话重新审问了一遍。当问到太子被捕的经过时，多尔衮忍耐不住，亲自问道："你住在常进节家中，本来隐藏得很机密，无人知晓，为什么要到周奎府上去？"

太子回答说："后来常进节告诉我，公主并没有死，仍在嘉定侯府中。我想到如今兄妹都在难中，很想同她见上一面。"

"那么你一个人就去了吗？谁送你去的？"

"一天黄昏，我叫常进节送我到嘉定侯府门前。我自己进去，对守门的家人说：我要见见公主。守门人不肯传报，问我系何人。我悄悄告他说：'我是前朝太子，公主的哥哥，特意前来见见公主，你们千万不要露了风声。'他们听了，赶快禀报周奎。周奎把我悄悄地引进内宅。周奎夫人是见过我的，出来同我相认，哭了起来。夫妇两个都跪下去，对我行了君臣之礼，然后引我见了公主。"

"公主认你是他的哥哥么？"

"我们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妹，岂有不认之理？我同公主相对痛哭。我将被闯贼带往山海关的情形以及后来辗转隐藏的经过，都对公主说了。公主说：'你千万要隐藏好，不可大意。嘉定侯府不是久留之地，你吃过饭就赶快走吧。'周奎留我吃了晚饭。我便在三更时候，看路上人稀，离开了嘉定侯府，回到常进节家中。过了几天，我又去看公主。公主见我身上衣服单薄，送给我一件旧的锦袍，悄悄地嘱咐我小心，不要再来了。我们又痛哭起来。我没有多留，赶快回到常进节家中。"

"听说你去了三次。后来为什么又去了？"

"我父母双双殉国，两个兄弟不知死活，看来都会死在乱军之中。如今只剩下我和公主兄妹两人，我实在很想再看看她，所以十九日那天，我忍耐不住，又去嘉定侯府看公主，在侯府中住了两天。到二十一日，也就是前天晚上，被周奎的侄儿周铎知道了。"说到这里，太子忽然愤激起来，眼中充满泪水，声音打颤，继续说道，"周铎只顾保他一家富贵，不想他家的富贵全靠我家赏赐。他竟然劝说周奎，将我献出。周奎不肯，

周铎就命仆人将我推出周府大门。我责备他不顾我朱家对他周家的洪恩，做此不忠不义之事。他就对我拳打脚踢，硬将我推到街上。我没有办法，只好赶快逃走。亡国太子，只能如此。我只想死了之后，上诉天帝，给他治罪。”

“你到了街上就被巡夜的兵丁捕获了吗？”

朱慈烺点点头，没有做声。

吴达海对多尔衮说道：“刑部当时已经接到周铎的禀报，派兵在周府左近等候，所以很快就将他捉拿到了。”

多尔衮对朱慈烺说：“我看你并非真的明朝太子。一定是有人给你出主意，叫你冒充太子，好得到我朝的恩养，享受终身富贵。你老实供出：是什么人给你出的主意？”

朱慈烺愤慨地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确是明朝太子。事到如今，或生或死，全在你们手中。你说真就是真，你说假就是假，我自己何必再辩！”

多尔衮无话可说，吩咐吴达海：“暂且将他下到刑部狱中，继续审讯。押下去吧。”

朱慈烺被带了下去。

多尔衮向范文程问道：“看来太子是假，如何处置才好？”

范文程说：“一定要处置得使天下心服。如今我们刚刚进入中原，处处都在作战，不可激起汉人的仇恨。明朝虽然无道，但毕竟坐了将近三百年的江山，崇祯也没有失德，人心不忘旧主。所以将太子养起来也好。纵然不将他养起来，也须使天下百姓知道太子是假冒，并非崇祯的儿子。”

多尔衮点点头：“好，须要多找证据，审问出太子是假冒才行。你们回去吧，让我再想一想。”

范文程、吴达海叩头辞出。多尔衮独自又坐了一阵，心里自问：杀呢，还是不杀？

刘子政从肮脏拥挤的大牢中被提出来，改换到单独的小牢房中关押后，生活颇受优待。他已经是出家之人，吃的是素食，而素食做得都很合口。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洪承畴的吩咐，只认为这是清朝有意对他特别优待，以便劝他降顺。他心中暗暗冷笑：你们看错人了！

前几天，小监狱中又来了一个人，约四十多岁，态度十分倔强，对一切

人都很冷漠，不肯多说一句话。他来之前，狱卒已经告诉刘子政，说此人是在太原附近抓到的，奉多尔衮令旨，将他押解来京。原想使他说出真实姓名，逼令投降。可是经过几次审讯，这人始终不吐一字。刑部疑惑他是前朝大官，也说不定是明朝宗室。后来几经查访，知道他是投降了李自成的举人，被任命为太原府府尹，协助陈永福守城。太原失守之后，相传他被清兵杀了，实际杀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并没有死，逃在榆次县乡间，又被清兵捉到。可是人家问他是不是李自成放的太原府尹韩某，他只是冷笑，闭目不答。现在暂时将他从大牢中提出来，押在小监狱中，等候发落。

他进来以后，刘子政对他打量片刻，看见他虽然受刑很重，但双目炯炯有神，器宇不凡，流露出宁死不屈的神情。这种气概使刘子政不觉肃然起敬。本来他觉得一个举人竟然“从贼”，心中十分轻视。现在改变了看法，想着自己不肯降清，这个姓韩的也不肯降清，说明很有骨气。他向新来的难友问道：

“先生尊姓？”

“无姓。”

“何名？”

“无名。”

刘子政叹口气说：“人非生于空桑[1]，既秉父母遗体，岂无姓名乎？”

“国亡家破，留姓名更有何用？”

刘子政更加肃然起敬，接着问道：“先生从何处来？”

“自中国来。”

刘子政不觉热泪盈眶，心中猛然酸痛。默然片刻，忍不住突然问道：

“太子的事，先生以为真假？”

“终归一死，何论真假？”

刘子政点点头，不再问话。

两天来，崇祯太子案轰动了京城，也传入刑部狱中。司狱长胡诚善原是明朝锦衣卫北镇抚司的狱吏，曾经看管过孙传庭。清朝不设锦衣卫，他就成了刑部的司狱长。他对刘子政很尊敬，关于太子的事，都向刘详细说明；外边如何议论，也随时告诉刘。刘子政心中非常焦急，很想同他的党羽们联系，设法救太子性命，可是他听说部分党羽已被抓到，下在顺天府狱中。另外还有个最亲密的同党，他又不敢随便托人传递消息。所以自从太子的事传到小监狱中，他日夜愁思，常常连饭也吃不下去，

心中自问道："怎么好呢？"

他又望了陌生人一眼，忽然，那人做出一个奇怪的举动。原来，这陌生人在榆次县境内被抓到以后，就强迫剃光了周围的头发，将头上护发的网巾也扔了。来到刑部大牢之后，又被狱中的剃头匠把周围新生长的须发剃得净光，露出来青色的鬓角。这时他睁开眼睛，望一望火盆，拾起来一小块熄灭的木炭，在被剃光的头皮上一笔一笔地画出来网巾的样子，然后重新将帽子戴好。

刘子政问道："先生身在囹圄，待死须臾，画此何意？"

"身为中国人，岂可束发不戴网巾？"

刘子政点点头，正要接着说话，胡诚善面带微笑走了进来，向刘子政拱手施礼，说道："刘先生，果不出我所料，你的案子有转机了。"

刘子政问："此话怎讲？"

胡诚善低声说："如今不瞒先生，台端初入狱时，原要问斩。不久上边传下话来，暗中将台端从大牢中提出，单独移押小牢，以示优待。后来风闻是内院大学士范大人和洪大人在摄政王面前替台端说了好话。只是上边严禁泄露消息，所以只是鄙人心中明白，不敢对台端言明。如今洪大人差府中亲信仆人送酒肴前来，岂不是要救先生出狱么？"

刘子政听了司狱长的话，冷冷一笑，说道：

"我知道了。洪府来的仆人何在？"

胡诚善走前一步，小声说道："洪府仆人，现在门外等候。鄙人深知先生秉性耿直，一身侠骨义胆，对前朝忠贞不贰。值此天崩地陷之秋，唯求杀身成仁，无意偷生苟活；非如我辈，庸庸碌碌，为着升斗微禄，蓄养妻子，谁坐天下就做谁的官职。听说先生在故乡尚有老母，年近九十。先生呀，你倘能不死，何不暂留人世，以待时机？""时机"两字，他说得非常轻微，显然别有深意，接着又把声音稍微放高一点，继续说道："对此我想了很久，所以嘱咐洪府家人在门外稍候，亲自来向先生通报。务望台端虚与敷衍，万万不可峻拒。先生，先生，事到如今，或生或死，决于此时！"

刘子政点点头说："请你唤洪府家人进来！"

司狱长向外一招手，一个狱卒引洪府家人走了进来。那家人捧着食盒，向刘子政屈膝行礼，说道：

"小人是洪府家人，奉主人之命，特来向刘老爷敬送酒肴，恭请老爷哂纳。家主人说……"

“莫慌。你家主人是谁？你说的什么洪府？”

“家主人原为前朝蓟辽总督，现为本朝内院大学士洪大人。家主人今天才知道老爷身陷刑部狱中，十分关心，正在设法相救，尽快保释老爷出狱。现特命小人先送来小菜数样，美酒一壶……”

“莫慌，莫慌。你说的这位洪大人可是福建的洪亨九名承畴的么？”

“正是我家主人，与老爷曾经同在辽东甘苦共尝，故旧情谊甚深。洪大人本说要亲来狱中探视，只因有重要公事要办，不能分身……”

刘子政突然冷笑，向胡诚善说：“太子有人假冒，洪总督也有人假冒。青天白日之下，成何世界！请替我赶出去！赶出去！”

司狱长说：“和尚，他的确是洪府家人，一点不假。”

刘子政说：“两年前洪大人已在沈阳绝食尽节，皇帝赐祭，万古流芳，人人钦仰。如今何处无耻之徒，借亨九之名送来酒肴，意欲污我清白。假的！假的！我绝不收下，也不同来人说话！”随即冷笑一声，闭起眼睛，更无一言。

胡诚善轻轻摇摇头，无可奈何，回头对洪府家人说：“和尚秉性固执，既然不肯迁就，你只好将酒肴带回，向洪大人如实回话。”

午后，一乘小轿来到狱中。胡诚善带着上午那个洪府家人进来，对刘子政说：“大学士洪大人请刘老爷去洪府叙话。”

立即进来两个狱卒，将和尚脚镣打开。和尚面带冷笑，一言不发，进入轿中。胡诚善在轿门边小声嘱咐：“请和尚随和一点，但求早日获释，从此遁迹深山，莫管人间是非。”

刘子政被抬到坐落在南锣鼓巷的洪府。大门仍是原来的样子，只是官衔已经改变，显得比前几年更要威风。小轿一直抬进仪门，进入二门落轿。刘子政被请出轿来，由一个仆人在前边引路，穿过一座月门，进入左边小院，来到洪承畴的书房。这小院，这书房，刘子政都记得清楚。几年前有几次，洪承畴曾在这里同他密谈，商量出关援救锦州之事。如今这里的假山依旧，亭台楼阁依旧，气氛可就大大地不同了。只见洪承畴穿着满人的马蹄袖衣服，戴着满人的帽子，脸上刮得光光的，等候在阶下。他先向刘子政拱手施礼，刘子政没有还礼，东张西望，旁若无人。洪承畴一把拉住他的袍袖，说道：“子政，别来无恙？”

刘子政仍不说话，对着洪承畴呆呆地望了片刻。洪承畴拉着他走进书房，请他坐下，又问道：“政翁，没想到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来人世沧

桑，恍若隔世。没想到今日能够在北京重晤，使承畴不胜感慨系之。幸而故人步履甚健，目光炯炯如昔，使承畴深感欣慰。”

刘子政东张西望，又对着洪承畴呆呆地望了一阵，仍不说话。洪承畴觉得奇怪，又说道：

“子政仁兄，今日见面，只是叙故人之情，不谈他事。请仁兄不必如此。倘仁兄心中有话要说，不妨开诚相见。”

刘子政说：“我难道是在洪府的书房中么？”

洪承畴笑着说：“子政，当我出关之前，曾在这里同你深谈数次。不幸当日你的忧虑，果然言中。”

刘子政说：“你是何人？难道我在做梦么？难道我是看见了鬼魂么？”

洪承畴想着刘子政身遭不幸，又在监狱里边受了折磨，可能神志有点失常，赶快勉强笑着说：“子政，你再仔细看一看。你既不是做梦，也不是看见鬼魂。坐在你面前的是你的故人洪承畴。”

刘子政大吃一惊：“哎呀！我看见了鬼魂，果然是看见了鬼魂！”

“子政，不是鬼魂，我就是洪承畴。”

“否！洪大人已经于崇祯十五年五月间在沈阳慷慨殉节，朝野尽知，岂能重回北京？”

洪承畴满脸通红，说道：“当时都哄传承畴为国尽节，承畴其实没死。后因时势变化，承畴又偷生下来，所以今天我又回到北京了。”

刘子政说：“不然，不然。洪大人确实尽节了，死在沈阳。”

“不，不，确实未死。我就是洪承畴。”

“不然！当日洪大人殉节之后，朝野同悼，皇上亲自撰写祭文。这祭文我可以从头背到尾，一字不漏。岂有皇上亲自祭奠忠臣，而忠臣仍然偷生人间之理？”

洪承畴勉强说：“惭愧，惭愧！学生不知道尚有此事，确实我并没有在沈阳尽节。”

“不然，不然，你是鬼魂。洪大人尽节了。当日明明皇上有祭文，祭文开始是这样说的：‘维大明崇祯十五年五月，皇帝遣官致祭于故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蓟辽总督洪承畴之灵前而告以文曰：呜呼！……’”

洪承畴实在听不下去，忽然站了起来，向帘外吩咐：“送客！”说罢，他离开刘子政，走到一边，背着手装着观看墙上字画，不再回望刘子政。

仆人已经进来，向刘子政躬身说道：“请老爷上轿。”刘子政忽然用悲愤的声音琅琅背诵祭文，一面背诵，一面走出书房。

在洪承畴同刘子政会面的第二天上午，在刑部大堂上，第二次审讯崇祯太子案。这一次的主审官是刑部山东司主事钱凤览，浙江绍兴人。因他素有精明干练之称，所以满洲尚书吴达海命他主审，一定要遵照摄政王的旨意，审出太子是假。

很多百姓听说又要审讯太子，都拥挤到刑部大门外。由于门禁很严，不能进去，但是百姓愈来愈多，驱赶不散，大家宁死也要知道太子的吉凶祸福。有少数人和把门的禁卒熟识，能够找机会溜进大门，越过仪门，远远地站到大堂对面。

吴达海坐在上边。钱凤览坐在他右边另一张桌子后面。给太子一把小椅，坐在钱凤览的对面。钱凤览先命将太子、常进节提上来，照例先问了姓名、年岁、籍贯，然后问道：“常进节，你怎么知道这少年是明朝太子？”

“我原是管御花园的太监，每年要看见太子多次，岂能不认识？”

“你既然认出他是太子，为什么不赶快献出，以求重赏，反将他藏在你家？”

“他虽是亡国太子，仍是我的主子，我不能卖主求荣。我明知隐藏太子会有大祸，可是……”

钱凤览表面严厉，心中酸痛，不等他将话说完，就说道：“提尼姑妙静问话！”

老尼被带上来，跪在阶下。她昨天已经受了刑，也像常进节一样戴着脚镣、手铐。

钱凤览问道：“妙静，当常进节告你说，这少年是太子以后，你对常太监是怎么说的？”“我听了常太监的话，吃了一惊，又害怕又难过，同常太监都流了泪，商量如何搭救太子要紧。”

“你是出家之人，朝代兴亡，干你何事？”

“如今这不是一般的朝代兴亡，老爷你何必多问？”

钱凤览心中一阵刺痛，几乎要滚出热泪。他想救老尼一条性命，不再问下去，厉声喝道：“带下去！”

立刻禁卒将尼姑和常进节都带下去，在院中等候发落。钱凤览又命将从

前服侍东宫的一群太监带上来，向他们喝问：

“你们都说实话，太子是真是假？”

东宫的旧太监一起跪在地下，说道：“这是真太子，丝毫不假。”

钱凤览又命人将明朝的晋王带上来。晋王正在阶下，被带上大堂后，给了他一把椅子，也在钱凤览面前坐下。钱凤览问道：

“前日刑部尚书大人问你，你说太子是假。我今日奉叔父摄政王殿下之命，重新审理此案。你要直说：到底这少年是太子不是？”

“他不是太子，是冒充的。”

钱凤览怒目望他，说道：“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太子？”

“我是明朝宗室，受封晋王，自然认识太子。这个少年是冒充的，并非真太子。”

太子听了这话，愤怒地站起来说：“晋王，你也是高皇帝的子孙，竟然如此昧尽天良！如此无耻！我是太子，你是晋王，你家封在太原，已经有十代了，你从来没有到过京城，更没有进过皇宫，怎么会认识我？你上欺二祖列宗在天之灵，下欺全国臣民，按照新朝主子的意思，诬我是冒充的太子。纵然你会受奖，难道就不怕冥谴么？你死后如何有面目见二祖列宗于地下？如何有面目见我朝大行皇帝于地下？你也是朱家子孙，竟然如此无耻！”

晋王被骂得满脸通红，连说：“你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

钱凤览大喝一声：“不准胡说！虽然我姓钱，不姓朱，可是我祖宗世受国恩，在朝为官，皇家规矩我也清楚。你家封在太原，称为晋王，你没有来过北京，人所共知。你有何道理，质证这个少年冒充太子？你过去可曾见过太子么？说！”

晋王自觉理亏，颤声说：“我不曾见过。”

“你可曾进过皇宫么？”

晋王越发被钱凤览的眼光和口气逼得胆战心惊，吞吞吐吐地说：“我不曾进过皇宫。”

钱凤览又追问一句：“你可曾来过北京？”

晋王低头说：“我不曾来过北京。”

钱凤览不再问他：“下去！”

晋王回到院中等候。

钱凤览说道：“将周铎带上来！”

周铎浑身打战，来到阶前跪下。

钱凤览声色俱厉地问道：“都说这少年是真太子，你为何说是假的？你将他从嘉定府赶出来，叫巡街的兵丁将他捕送刑部，又递上呈文，说他必是冒充太子。你再看一看，到底是真是假？”

周铎喃喃地颤声说：“这少年实在不是太子。”

钱凤览厉声呵斥：“周铎！你本是明朝皇亲，受过厚恩，如果不是皇帝赏赐，你周家如何有此富贵？今日若敢当面说假话，诬其太子为假，那就是丧尽天良，猪狗不如！”

这时已有更多的观看审讯的百姓涌进刑部衙门院中，蜂拥而上，对周铎拳打脚踢，打不到的就咬牙切齿地痛骂，或恨恨地向他吐唾沫。倘若不是兵丁们赶开众人，他准会死在地上。

在刑部院中和大门外的老百姓纷纷跪下叩头，恳求保护太子。一片呼声，加上哭声，声声感人心胸。满洲尚书怕发生意外，赶快命兵丁驱赶百姓。兵丁中很多都是汉人，不忍心将举在手中的棍棒打下，更不肯拔出刀剑。他们大部分都含着眼泪，对百姓大声吆喝着，推搡着，威胁着，也有低声劝百姓离开的；只有满洲来的旗人兵丁才真的对百姓使用棍棒和鞭子。

当小小的风波被兵丁弹压下去后，钱凤览亲自步行护送太子到刑部狱中，又命他的仆人从家中取来干净被褥给太子，并留下一个仆人在狱中服侍太子。太子对他说：“钱先生，请不要管我，不要为我的事连累了你。”

钱凤览说：“殿下，我不能叫举国人对我唾骂，叫后人对我唾骂！”

刑部衙门第二次审讯太子的情况立刻传到了刘子政耳中。

整整一夜，刘子政几乎不能入睡。他断定不要多久，太子会被满洲人杀掉，连保护太子和证明太子是真的官民人等都会被杀。他必须赶快告诉他的心腹朋友陈安邦，作孤注一掷，将太子从狱中劫走。陈安邦从前在辽东随张春做事，后来张春兵败被俘，他血战突围，辗转逃回关内，在京畿一带江湖上结交了许多侠士，其中还有武艺高强、善于飞檐走壁的人。如今陈安邦乔扮成道士，只有刘子政知道他秘密隐藏的地方。困难的是如何暗中通知陈安邦，而他自己也要在监狱中作好内应的准备。他

决定等明天司狱长胡诚善来时，试探一下，看能不能帮他秘密地传递信息。

次日早晨，刚吃过早饭，那位不肯说出姓名的囚犯正在用刘子政给他的一支破毛笔细心地画他的网巾。刘子政听到外面一阵吆喝，以为是太子和一干人犯又被押去过堂。他在心里说：要赶快试探司狱长，稍缓就来不及了。正在这时，胡诚善仓惶地进来，向刘子政和画网巾先生拱拱手，说道："事出突然，我来不及为你们二位治备薄酒送行。"

刘子政心中一惊，问道："是要从西门出去 [2] 么？"

胡诚善回答说："是的，和尚，有何事需要嘱咐？"

刘子政默然片刻，心里说："可惜来不及了！"

这时来押解他和画网巾先生的兵丁已经来到小监狱门外。一个军官带着四个兵丁进来，要立刻将刘子政和画网巾先生上绑。刘子政镇静地说：

"不要急，请稍等片刻，等这位先生将网巾画完，只剩下几笔了。"

军官说道："头就要砍掉了，还画的什么网巾哪？"

画网巾先生将剩下的几笔赶快画完，然后投笔于地，冷冷地回答：

"戴网巾是我中国三百年来士大夫之俗，头虽砍掉，也还是中国志士之头！"

刘子政将一个青色小布袋交给司狱长，嘱咐说："贫僧别无可留，只是入狱之后，得有闲暇，将历年所写诗词回想出来一半，加上入狱后所写数首，都放进这个袋中。贫僧半生戎马，拙于吟咏，诗词均不足登大雅之堂，仅仅是发于肺腑，尚非无病呻吟。先生如能替我保存，请即暂时收藏，为中国留下一分正气。倘若不便收藏，即请付之丙丁 [3] 。"

胡诚善赶快接住，纳入袖中。军官将二人带出囚室。随即他们被五花大绑，插上亡命旗，押出监狱院中。胡诚善直送出刑部监狱门外，拱手相别，落下眼泪。忽然一个狱吏来到他身边，向他小声禀报一句。他吃了一惊，立刻向大牢走去，在心中说道："提审得这么急，难道太子的冤案今日要了结么？天呀！天呀！"

忽然一阵冷风吹来，他不觉打个寒战。仰视天空，一天阴霾，白日无光。

[1] 空桑——相传伊尹生于空桑。空桑原是地名，但后人误解为空了的桑树。此处按误解的意思使用。

[2] 从西门出去——凡执行死刑的人，都走刑部监狱的西门出去。

[3] 付之丙丁——烧掉。“丙丁”于五行属火，为火的代称。

第四十章

仍然是昨天审讯的地方。今天传来的证人更多，新证人中有宫女，有内监，还有侍卫东宫的锦衣旗校十人。另有少数明朝旧臣，也在阶下等候作证。晋王朱求桂也来到阶下。

主审官仍然是钱凤览。尽管满洲尚书对他已经起了疑心，但多尔衮并不清楚他的情况，所以没有另外换人。

他先向太子详细询问东宫的各种琐事、礼仪，太子一一回答，十分清楚。钱凤览原是官宦世家出身，熟悉朝廷掌故，为了主审此案，又访问了一些知道宫中情形的旧官僚。本来他就认为太子是真的，今天将太子的回答同他所知道的宫中情况一一对勘，完全符合，这就更激发了他要拼死保护太子的决心。他将新传来的宫女和内监一一提上来，问他们太子是真是假。这些男女已经明白满洲人决意杀害太子，有些人为着保命，只好昧着良心说不是真的，但也有人说是真的。太子不屑于和他们驳辩，忽然看见阶下站着东宫的一个太监，便用手一指，对钱凤览说：

“这是太监杨玉，往常服侍我的，讯问他便知道了。”

杨玉猝不及防，在阶下躬身回答：“奴婢姓张，以前服侍你的并不是我。”

钱凤览在心中骂道：“混账！不是太子，你何必自称奴婢？”

但是他无暇对杨玉追问，赶快唤上来从前侍卫东宫的十名锦衣旗校并锦衣指挥李时，问道：

“你们说，他是真太子不是？”

李时和十名旧日锦衣旗校一起跪下，噙着眼泪同声回答：“这是真太子，一点不假，我们愿以生命担保。”

钱凤览心中十分感动，挥手使他们退下，大声说：“供词已经记录在案，不许翻供！”

李时等说道：“绝不翻供！”

晋王朱求桂站在阶下，仍旧咬定以前的供词，说这个少年他不认识，确非真太子。太子又驳辩他说：

“他虽是太祖皇爷之后，可是已经隔了十一代，封在太原，并未进过北京皇宫，如何能质证我不是太子？”

晋王说：“我在流贼军中见过太子，模样并不像你这样。太子已经死于乱军之中，绝不是你，你是假的。”

太子说：“在流贼军中，我们并没有拘押一处。去山海关路上也不在一起，没有说过话。你即便远远地望见我，不一定看得清楚。我是根本没有看见你。你因为贪生怕死，昧着良心，说我不是太子。就凭你这行径，岂配做太祖高皇帝的后代？昨夜我梦见大行皇帝，让我不要辱没列祖列宗，说道：‘你父皇已经身殉社稷，眼望着你能够苟且偷生，日后恢复江山。如今看来已经不可能。要死死个光明正大，不可污了你的太子身份。’朱求桂，你以为我怕死么？”

晋王一时无言辩白，满脸惭愧，低下头去。满洲尚书命将今日出证说太子是真的人全都下在狱中，停止审问。

摄政王多尔衮急于要将“假太子”定案，以便结束这个在汉人中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第二天上午，又在原处审讯此案。昨日的一干人证重新提到大堂。

又像昨日一样，钱凤览一个一个地问了姓常的太监、锦衣卫指挥李时和那十名在东宫侍卫的锦衣旗校。这些人都一口咬定太子是真。然后，钱凤览又问了其他一些人。有的仍然说太子是真；也有人为要保住性命，改了供词，吞吞吐吐地说太子是假。吴达海一看这样不行，就要钱凤览问旧日的东宫太监杨玉，因为杨玉昨日已经昧着良心，质证太子不真了。钱凤览命将杨玉提到面前，问道：“你是杨玉？”

“我是杨玉，一向在东宫服侍太子。”

“昨天你说太子是假，今日要说实话。太子究竟是真是假，你必须说清。倘有不实，定将严加治罪。”

杨玉忽然大声说：“钱老爷，昨天我说的不是真话，今日我要实说了。”

钱凤览说：“好，你实说吧。”

杨玉说：“太子是真，丝毫不假。”

他的声音很大，理直气壮，好像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堂上和堂下的人都大吃一惊；立在二门内外的士民们不禁小声叫好。有人说：“这倒是个有良心的太监。”还有人说：“像这样的人，死了也是有正气的硬骨头！”满洲尚书吴达海向杨玉恨恨地看了一眼，轻轻地骂了一句：“该杀！”

钱凤览继续问道：“杨玉，你昨日说太子是假，为何今日变供？是真是假，不得随便乱说。我再问你一句：太子究竟是真是假？”

杨玉抬起头来说道：“昨日我说太子是假，是一时贪生怕死，又听了别人劝说，实在是昧了天良。昨夜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应该不顾生死，说出实话，所以今日变供。太子是真太子，千真万确。纵然将我千刀万剐，绝不再变供。我很不明白：李自成进宫以后，尚且对太子优礼相加；纵然在山海关失败之后，仍不肯杀害太子，说这是朱家与李家争夺江山，太子年幼无辜，发给银两，放太子逃生。如今大清朝坐了江山，口口声声是为先帝崇祯皇爷报仇，为何一定要说太子是假？为什么说太子是真就要犯罪；说太子是假就要受赏？我杨玉是大明奴婢，多年在东宫服侍太子。我还有天良，明知我今日说太子是真，未必能救了太子，而我自己必死无疑。可是我宁肯粉身碎骨，也要证明太子是真的，以后绝不翻供。”

这话说得堂上堂下的人都很感动，连那些说太子是假的人也都低下头去，不敢再看杨玉。钱凤览心中称赞，频频点头。虽然昨夜有一刑部同僚奉范文程之命将摄政王的旨意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说话，表面上并不反对，但是他心中的主张却更坚决了。北京士民拥护太子的热潮给他大大的鼓舞。他决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绝不为威武所屈，不怕杀身之祸。今日要力争照实定案。他明知太子必死，但是他希望太子死得明白，他自己也死得清白。此刻听了杨玉的话，他带着微微打战的声音问道：“杨玉，你可知道，你今日的供词担了莫大干系么？”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不能昧了天良，把真的说成是假的。”

“你明日还会变供么？”

“皇天后土，我杨玉至死也不变供。”

吴达海立刻命将杨玉带下去，随即对钱凤览说：“你问那个少年，问明白他冒充太子是受何人指使，用心何在。”

钱凤览忍耐着心中的愤怒和不平，声音更加颤抖，向太子问道：“你，你，你的系何人？你冒充太子是受何人指使？用心何在？”

朱慈烺用鼻孔冷冷一笑：“我实是太子，你的新主子硬要说我是假，我何必多辩？亡国太子，是真也死，是假也死，辩又何用？”

说到这里，朱慈烺停下来想了一下，随即落下眼泪，大声说道：“为着千秋后世，我不应该糊涂死去。现在我再说一遍，你听清！”

钱凤览连连点头：“你说，你说。”

朱慈烺接着说道：“我的确是崇祯皇上长子，周后所生。长平公主是我的亲妹妹，也是皇后所生。李自成身为流贼，覆我社稷，逼死帝后，尚且不肯说我是假，以礼相待，不敢欺皇天后土。你们将我下到狱中，一定要说我是假，用意岂不明白？你们想一想，倘若我是假的，我何必去看公主？公主岂能认我，与我相视痛哭？只因周铎卖了我，才有今日。我

既落入你们手中，要杀就杀，何必再问真假？哼！我是一个亡国太子，难道还贪生求荣？不必多问了！”

满洲尚书听明白朱慈烺的话，觉得无话可以驳倒，只得命将一干人犯押回监狱，等候再审。

以后又审了几次。虽然吴达海用了各种威逼利诱的办法，想使太子朱慈烺承认他是假冒，也逼迫常进节、杨玉、李时和十名锦衣侍卫等人改变口供，但都没有做到。在这期间，京城士民人心激动，更加维护崇祯太子，都说太子是真。人们将对满洲人占领北京、入主中原、强迫剃发和搬迁的怨恨都转化为对太子的维护，有人给太子送衣服，送用品，送好吃的东西，不惜为此而遭受毒打，甚至被捕下狱。还有不少士民纷纷给刑部衙门递上呈文，或给摄政王上书，替太子鸣冤。他们甘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太子是真。这一情况使钱凤览更加像多数汉人一样，深感亡国之痛。他名义上给顺治皇帝实际上给多尔衮上书，力辩太子是真，建议大清朝对明朝太子优礼相待，以慰天下臣民之心。

多尔衮对于太子一案拖延不决，十分不满。有一天，他在摄政王府召集几位满汉文臣，密商如何进兵西安和下江南等军国大事，谈到了太子一案。他认为这样拖下去将更不好使京城士民诚心归服，于是他暂停商议各项军政大事，立刻命人将吴达海召到摄政王府。

多尔衮听吴达海禀报审问情况之后，心中恼火。没有想到山海关一战将李自成击败，燕京城不战而克，如今南下西进，节节顺利；竟然在审问崇祯太子一案时不能按他的心意尽快了结，真是岂有此理！他对吴达海痛加责备，限期结案，不许再拖。吴达海十分惶恐，跪在地下，用满洲话禀道：“钱凤览食我朝俸禄，可是心中不忘明朝，不肯按照王爷的意思审问。请王爷下谕，将钱凤览拿问，另派刑部官员协助审理此案，必可一审了结。”多尔衮打算同意吴达海的请求，但忽然想到，对这样的案子不可草率从事。钱凤览是明朝大臣之后，在江南一带还有不小的名声。将来大军下江南，说不定还要利用他祖先和他本人的一些名望和各种关系，招降江南的士大夫。想到这里，他暂不回答吴达海的话，向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和冯铨等人看了一眼，问道：

“你们看，如何审问才好？”

范文程明白，太子确是真的，不能随便问成假冒，所以这案子要想定案，必须特别慎重，不然明朝的臣民心中不服。于是他向多尔衮说道：“钱凤览的先人是明朝大臣，他自己原来也是崇祯的朝臣，虽然降了我朝，实际跟我朝不是一心。如今他看见燕京臣民都要维护崇祯太子，他也决意要保护太子。眼下若将钱凤览拿问，反而成全他忠臣之名。请摄政王爷三思而行。”

多尔衮问道："如何了结此案？"

范文程说道："明日继续审问，找几个新的证人，证明太子是假。"

冯铨接着说："内院大学士谢升，曾为太子讲书，同意作证。如今他的病已经痊愈，摄政王爷可命谢升明日在刑部堂上当众指出，这个少年自称崇祯太子确是假冒。依臣看来，以谢升的声望、地位，只要他指出太子是假，谁能不信？"

多尔衮点点头，同意冯铨的建议，又对吴达海说："你是刑部尚书，不能将案子赶快审问了结，我唯你是问！至于钱凤览这个人，既然降顺了我朝，受到我朝的恩养，就应该忠心为我朝做事。我看不必换别人帮你审问，你可以要他洗心革面，立功赎罪。倘若仍不听话，再拿问不迟。你就将我的意思，告他知道。"

冯铨又说道："只要有老臣谢升作证，就可以定案。"

刚林接着说："单有谢升作证，还未必使人心服，必须有几位崇祯的妃嫔作证，才好一审定案。"

张存仁说："崇祯的田妃早已死了。袁妃虽然也死了，但外间传说她还活着。何不找一妇女，假充袁妃，证明太子是假？"

刚林也说："纵然袁妃已死，亦可另找一端庄大方的美妇人，在审问时露一次面。天下士民谁知这袁妃是假？"

多尔衮说："就照你们的说法办吧。"

经过一番准备，又一次审讯开始了。照旧将一干人犯审问一遍，都没有新的口供。又问证人，只有晋王朱求桂一口咬定太子是假。太子骂他无耻，贪生求荣，不配做高皇帝的子孙。可是朱求桂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已经铁了心，说道：

"我是皇家的宗室，我知道太子今年过十六岁。两三年前有人在宫中见过太子，都说太子身材不高，也不够壮实。现在这个少年太高，也太壮实了。"

太子不作回答，只是冷笑。

晋王又说："人们都知道太子是很聪明的，自幼读书写仿，字写得很好。可是你在刑部狱中，有人叫你写字，你的字却写得并不好。"

太子仍不说话，只是冷笑。

晋王看见太子无言可答，就进一步说道：“你既是太子，竟然不知道崇祯皇爷的名讳。问你，你答不上来。有人给你笔，叫你写，你也写不出。岂有太子不知道皇爷名讳的？可见你是假的！”

听见晋王这么一说，朱慈烺忽然捶胸大恸，哭出声来：“这是什么话！岂有儿子能口中称父亲的名、手写父亲的名的？我幼读圣贤之书，深知圣贤之礼。我宁可死，中国之礼仪不可毁，不学你这种无父无君、寡廉鲜耻的人！”

晋王满脸通红，可是不肯就此罢休，又说道：“你在刑部狱中，有人问你一些宫内的事，你答不上来。前几天在堂上审问的时候，找来一些原在宫中的宫女、太监叫你认。你或说不认识，或说叫不出名字，可见你是假的，假的，休要冒充！”

太子又是一阵冷笑，不再说话。

满洲尚书向钱凤览问道：“钱主事，我看晋王说得很有道理。这少年无法回言，强作冷笑。我看这案子可以定了。”他又向堂下准备作证的降臣们问道：“晋王说的话很有道理，这少年是假太子无疑。你们有何话说？”

钱凤览忽然向吴达海大声说道：“万万不可听信晋王片面之词，草率定案。”

吴达海问道：“晋王所说的话怎么是片面之词？”

钱凤览说：“太子今日身处危地，生死之权完全操在朝廷。这些天，从供词来看，又据内监和锦衣侍卫作证来看，太子是真，并无可疑。他在狱中，悲愤痛哭，一言一行，绝无虚假之情，此皆人所共见。人在十三四岁以前，身材单弱幼小，待到十五六岁，顿然长高长壮，这情形比比皆是，有何奇怪？至于说太子的字写得不好，所以不是真太子，请想一想，东宫素来没有能书之名，何况他在宫中窗明几净，案头香烟缭绕，用的是斑管冬毫，写字何等舒适！到了狱中，无桌无椅，秃笔恶纸，加上心情烦乱，众人围观，虽善书者亦不能展其能，况十六岁之太子乎？太子自三月十九日以来颠沛流窜，惊魂未安。俗话说：三日不写手生。一时写得不好，有何奇怪？人在富贵时，平日所经之事，多不留意。试问今日坐在堂下的各位朝官，每次朝贺跪拜时，未听鸿胪寺官员之赞礼，谁能在仓猝之中将礼数记得清楚？太子在宫中时，未寒而衣，未饥而食，随侍者众，安能个个记得清楚？又安能尽呼其名？试问你们各位官员，你们各人衙门中的书吏、皂役有多少人？你们能够将他们的姓名、面貌都记得一清二楚么？”

吴达海神色严厉地说：“大臣小臣之中，指太子为假的人很多，敢证明太子是真的人很少。你不要偏袒这个假太子，为他处处争辩，将会后悔莫及。”

钱凤览说：“今日之事，对此亡国太子，大臣不认则小臣瞻顾；内员不认

则外员也只好钳口不言。然而天地祖宗不可欺，世间良心正气不可灭。下官受命审理此案，愿以一死争之。纵然为此而死，千秋是非自有公论在。”

二门内外拥挤的士民，听见钱凤览高声陈词，不禁纷纷点头，对那些贪生怕死、不敢说太子是真的人咬牙切齿。

太子朱慈烺听了钱凤览的慷慨陈词，当然比别人更加感动和钦佩。他正在不知道如何接着钱凤览的话往下说，忽然看见旧日的老臣、建极殿大学士谢升也默默地坐在作证的官员们中间，低头不敢看他。于是他心中产生了一线希望：倘若谢升能证明他是真太子，还有谁敢说他是冒充的呢？于是他突然向谢升叫道：“谢先生，你难道不认识我了？”

谢升身子一颤，不得已抬起头来，动作十分迟缓，显得老态龙钟，而且十分恐怖。他望着太子，不敢说话。太子又说道：

“从前谢先生为我讲书，我还记得清楚。有一次先生讲《论语·泰伯》中的几句话，讲得很好，后来我父皇知道了，十分高兴，当面夸奖了先生，赏赐彩缎四匹。先生还记得么？”

谢升满面通红，不敢回答，又低下头去，雪白的长须在胸前轻轻颤抖。

太子接着说：“你讲的几句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文章。’先生在讲这几句书时，要我日后继承江山之后，要做尧舜之君，使百姓得享太平之福。你还说老人击壤而歌的故事，先生可记得么？”

谢升的长胡子抖得更凶，嘴唇动了几动，但没有说出话来。随后他站起身来，朝太子躬身一揖，退到后边。

太子很为失望，说道：“你是前朝大臣，素有清望，身受国恩，如今竟然也不敢认我了！”

钱凤览望着谢升，用鼻孔冷笑一声，说道：“谢大人，老前辈，自从你万历三十三年中了进士，数十年间一直食朝廷厚禄，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今日老前辈既不敢证明太子是伪，又不敢说太子是真，天下人对老大人将如何评说？当太子说到你为他讲书时候，你心中惭愧，似觉无地自容，站起身来，躬身一揖，默然而退，可见明知道太子是真，只是贪生怕死，不敢说话。你已是垂暮之年，行将就木，纵然保命于一时，日后必受冥谴。鬼神明明，能不受冥谴乎？”

谢升听了这句话，浑身打颤，面色如土，深深地低下头去。

吴达海挥手使钱凤览不再说话，吩咐将宫中证人带上来。随即有三位妇女从刑部大堂的屏风后被带领出来。因为尊重他们都是前朝宫眷，在朱慈烺的前边摆了三把椅子，叫她们坐下。吴达海一一问了她们的姓氏和

她们在前朝宫中的名号，知道一个是崇祯皇帝的选侍，一个是贵人，一个是才人。吴达海问道：

“你们在宫中时候，可都看见过太子么？”

三个妇人齐声回答：“见过，见过。”

“他是不是崇祯的太子？”

“不是，他是假的。”

吴达海向朱慈烺问道：“她们都认识太子，说你不是太子。你的系何人？为何冒充太子？是受何人主使？”

朱慈烺愤然回答说：“我是真太子，她们究竟是什么人，你们自己明白。如此审讯，我何必再辩？”

吴达海说：“昨日审讯时候，我们请袁贵妃坐在后边，她说你是假的。”

朱慈烺冷笑，说：“袁贵妃早已死了，除非她的阴魂出现。”

吴达海说：“袁贵妃未死，现由我朝恩养。”

朱慈烺说：“袁贵妃在宫中自缢未死，被内臣送出宫院，随后在她父母家中从容自尽。贵妃是我庶母，倘若未死，何不请她来同我相见？”

满洲人本来准备了一位美貌大方的年轻夫人，坐在屏风后边，现在吴达海感到崇祯太子十分倔强，又兼钱凤览怀有二心，处处替太子说话，他便不敢让假的袁贵妃出堂作证，欺骗世人，只好宣布退堂，等候下次再审。

崇祯太子一案，未能依照多尔衮的心意从速了结，可是越拖下去，京城的人心越是不平。谢升在社会上受到舆论谴责，甚至妇女和小孩也都骂他年老无耻。有人夜间往他的公馆大门上涂抹大粪；还用阡纸贴在两扇大门上，诅咒他已经死了。他很少去内院办公，起初是称病请假，后来真的病势渐渐沉重，常常觉得头疼，晕眩，精神恍惚，夜间常有凶梦。有几次他梦见崇祯皇帝。崇祯严厉地斥责他两件事情辜负了国恩。第一件是当初朝廷秘密地同满洲议和时，谢升突然把事情泄露出去，破坏了和议，以致后来朝廷顾外不能顾内，顾内不能顾外，两面对敌，穷于应付，终于亡国。第二件是他不该在行将就木之年投降满洲人，而且明知太子是真，却不敢证实。只见崇祯越说越气，连连地拍着御案，大声说道：“该死！该死！”

谢升恐惧得浑身战栗，面无人色，伏地叩头，几乎要叩出血来，叫道：

“陛下！陛下！”

他的叫声被服侍他的丫头听见，赶快把他叫醒。谢升瞪着眼睛，望望旁边的丫头和灯光，开始清醒，叹了口气，明白了果然只是一场噩梦，在心中对自己说：

“我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当时商业最繁华的地方是在正阳门外一带。这一带的商人纷纷上书，请求释放太子，并且谴责谢升，说他辜负国恩，悖逆无道。宛平县平民杨时茂在呈文中弹劾谢升，措词尤为激烈。他声言甘愿以全家性命担保太子是真，请求朝廷对太子优礼相待，以慰天下臣民之心。北京内城平民杨博上书，同样以激切的语言论证太子是真，请求赶快释放。在朝廷上，汉人文臣也纷纷不平，每日上朝时在朝房中窃窃私议，共相惋叹，詈骂谢升无耻，必受“冥谴”。市井小民妇女不懂用“冥谴”一词，说得更为直白：

“咳，那些不忠不义的官员们，连谢升这老不死的在内，都是衣冠禽兽，猪狗不如，不得好死！”

这是北京被满洲人占领以后，掀起的一股强大的反清浪潮。特别是在一般平民中爆发的民族激情更为强烈。有人把事情看得较浅，认为不过是营救太子。有人看得深，认为只要太子不死，日后就有复国的希望。那班投降了清朝的汉人官员，除钱凤览从一开始就不顾死活要救太子之外，还有很多人在这一浪潮推动之下，更觉内心愧疚，也想站出来营救太子，其中有的人比较大胆一些，有的人仍然十分怕死，又怕丢掉富贵，不免瞻前顾后，措词委婉，留有余地。吏科给事中朱徽等几个人，风闻将草草结案，杀害太子，赶快连名上疏，辩论太子是真，认为这案子必须从容“研讯”，将真伪查清审明，昭示天下后世。他们在疏中写道：

今必从容研质，真伪自分。草草毕事，诚恐朝廷曰假而百姓疑，京师曰假而四方疑，一日曰假而后世疑。众口难防，信史可畏也。

钱凤览知道事情已经十分紧迫，又一次连夜草疏，营救太子，同时弹劾谢升。他明白上疏之后，十有九成会大祸临头，所以在奏疏缮就之后，他衣冠整齐，在祖宗的神主前叩了三个头。因为老母亲住在绍兴家乡，他又向南方叩了三个头，喃喃地悲声说：“儿不孝，有辱先人，不能死于国亡家破之时。今日一死，稍赎前愆，不能回家侍奉母亲了！”

左右站立的男女奴仆近些日子都被他的忠义之气所感动，此时明白他上疏之后必获重罪，也都噙着眼泪，不敢说话。

他的原配夫人随老太太住在绍兴，随他在京城的是一位爱妾，颇通文墨，擅写一笔《灵飞经》小楷，这时怀抱着不满三岁的男孩，突然跪到他面前，哽咽说道：

“老爷，妾在夜间，老爷凭几假寐的时候，偷看了奏稿。倘若将几句过于激切的话删去，使口气缓和一点，就可以免去杀身之祸。老爷你一夜未眠，实在太困倦了，请改动几句，由妾沐手焚香，替老爷重新缮清，递上去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老爷，改一改罢！”

钱凤览没有做声。

打更人从胡同中慢慢走过，刚打四更四点。今日是十二月初一，夜色特别黑暗，可是院子里已经有鸡声喔喔。爱妾见他不做声，一边呜咽，一边劝他说：“老爷，老太太年近八旬，远在家乡。倘若老爷被祸，她老人家如何禁受得了啊……老爷到了望五之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不满三岁。倘若老爷不幸……妾如何能活下去？这孩子如何能长大成人，不绝钱府禋祀？……老爷，你多想想，千万不要为了救太子，言语过激，惹出杀身灭门之祸……”

姨太太说不下去，痛哭起来。怀中的婴儿忽然惊醒，哇哇地大哭起来。男女奴仆们有的唏嘘，有的叹息，无不流泪。更声、鸡声、哭声、唏嘘声、叹气声混在一起。

钱凤览住在王府井附近，五更上朝，总是到长安左门下马碑前下马走过金水桥，从承天门的边门步行而入。这时他向黑沉沉的天井院中问道：“马备好了没有？”

黑暗中有仆人回答：“备好了，老爷。”

钱凤览含着眼泪对爱妾说：“倘若我不幸被杀，你等到路途平定之后，带着孩子和奴仆们回南方去，侍奉老太太，教子成人。我虽在九泉，也可以安心。”

他的爱妾仍然跪在地上，紧握着他的衣襟，哭得抬不起头。婴儿随母亲大哭。钱凤览将奏本放在匣中，揣入怀里，望一眼爱妾和娇儿，轻轻叹口气说：“无乱我心！”随即将脚一跺，大踏步向外走去。

多尔衮听了吴达海的禀奏，本来已对钱凤览十分生气，等到看罢钱凤览的奏本，就由生气变为痛恨，立即下旨将钱凤览和另外几个上本的官员下狱。只是由于近来特别忙碌，不得不暂时将这重大案子放在一边。

到了十二月初十日，多尔衮在武英殿召见群臣，并将钱凤览等在押的官员从刑部狱中提来，亲自问话。他的汉语官话虽然生硬，但比入关前已大有进步，所以他就用汉语官话审问，碰到有一个两个字说不好时，由站在旁边的大臣和启心郎替他提一提。多尔衮神色严厉，口气中带着愤怒，先说道：

“本叔父摄政王带兵入关，在山海关一战打败了流贼二十万，克服燕京，为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使百姓们安居乐业。如今我英亲王大军正在奔向榆林，豫亲王大军已从孟津过了黄河，要走洛阳、陕州、灵宝去攻潼关。这两支大军进兵十分顺利。另外还有一支大军，从山东南下，如今已到宿迁一带。这形势摆得明明白白：流贼扑灭就在眼前，下江南已成定局。我已经给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写了一封信，责备他们不应该另立君主，忘了我朝替他们报君父之仇的恩。我朝得天下是从流贼手中得的，不是从崇祯手里得的，名正言顺。现在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无名少年，也不知受何人指使，冒充是崇祯的太子，扰乱人心。我朝统一中国，大势已定，纵然太子是真，不过由我朝恩养终身，岂能接续已经灭亡的明朝江山？太子真假，如今已经明白了。晋王朱求桂原是明朝亲王，谢升原是明朝大臣，他们都说那少年不是太子。崇祯的宫眷，还有袁贵妃，也都说少年不是太子。这些证词都已经明明白白地记录在案。可是钱凤览竟然与奸民上下一气，咬定那少年是真太子。钱凤览当面指晋王是‘无君’，责备谢升不敢认太子，必受‘冥谴’。这些人都是逆臣乱民。那些乱民都已经逮捕下狱了，该杀的绝不轻饶！不杀一批人不能够镇住邪气！”

多尔衮说到这里，略为停一停，用杀气腾腾的眼光向群臣看看，又向钱凤览等上疏救太子的汉官们看了看，接着说道：“除太子以外，凡是说太子是真的太监、锦衣侍卫、尼姑，以及上本保太子的士民商人等等，今日统统斩首。钱凤览和赵开心等人本该同时斩首，姑念他们降顺我朝之后，别的罪没有犯过，我有心宽大为怀，只要他们知罪认罪，以后洗心革面，忠心不二，可以免死，仍旧录用，以观后效。你们大臣们认为他们该杀不该杀？”

群臣跪下，都为钱凤览、赵开心等人求情。多尔衮本来并不打算就杀钱凤览，至于赵开心等人奏本上的措辞原不像钱凤览那么激烈，所以也只是吓唬吓唬，无意杀他们。听了群臣的求情，他便向钱凤览问道：“钱凤览，倘若饶你不死，你还有什么话说？”

钱凤览毫不畏惧，说道：“臣奉命参预审讯，勘得太子是真。太子既然是真，应当早有着落，不应该再羁押狱中。”

多尔衮说：“着落不着落，与你何干？”

钱凤览不加考虑地说：“人各为其主耳！”

多尔衮听了这话，将案子一拍，喝道：“胡说！钱凤览，你投降后就是我

家的人，若说各为其主，就是还有二心。你如何在我朝做官，却为明朝尽力？”

钱凤览倔强地回答说：“今日之事，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太子存，我也存；太子亡，我亦亡。我意只救太子，哪管一心二心！”

多尔衮厉声喝道：“狂悖！今日将钱凤览同众犯人一起斩首！赵开心仍押刑部狱中，看其悔罪如何，另外处置。”

众人大惊，但没人敢再替钱凤览求救了。

当日正午，钱凤览被押往宣武门外刑场时，坐在囚车上，神色镇静如常。倒是一路上观看的老百姓填街塞巷，人人落泪。这日黄尘蔽天，白日无光，天气十分阴冷。钱凤览望望天空，望望街道两边拥挤观看的士民，心中说道：“唉！天地愁惨，万民悲哭，这就是今日世界！”

他随即感到坦然，又在心中对自己说道：“满洲人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以为是吴三桂拥立太子回京登极，到朝阳门外迎接。谁知不是太子，竟是满洲的摄政王。我一步走错，做了降臣。而今这一步走对了！从今而后，我无愧是中国的读书人，无愧是文贞 [1] 公的孙子！”

他继续被押着往刑场方向去，尽管脸色灰白，却竭力从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对死亡和对满洲人极度蔑视的微笑，在心中说：“死何足惜，留得正气在人间！”

他被押到刑场时，那二十六个因太子案而获罪的犯人已经斩讫。一大片尸体纵横，头颅散乱，凝血满地。恰在此时，一位官员飞马赶到，向监刑的官员说了几句话，随即宣读叔父摄政王的令旨：

“姑念钱凤览之祖钱象坤在崇祯初年曾为礼部尚书、内阁辅臣、武英殿大学士，为人骨鲠，颇负物望。着将该犯罪减一等，改为绞刑，以示我朝对前明大臣处处关怀照顾之恩义！”

随即监斩官命钱凤览跪下，向摄政王叩头谢恩。但是钱凤览没有理会，似乎又流露出一丝冷笑，转向监刑官说，他要拜别天、地、君、亲，随即跪下去，拜了天地，又向南拜了君、亲。这“君”显然是明朝新立的皇帝。从容拜过之后，他对监刑官说：“可以行刑了。”

行刑的吏、卒们都是刑部旧人，本来就人人怀着亡国之痛，又知道他的一身正气和死得可敬，竟然都不忍动手，对着他哭了起来。钱凤览催促他们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快点了事为佳。”

当他被绞死以后，在刑场四周围观的士民们一起哽咽落泪，有的人忍不住失声痛哭。

多尔衮为缓和汉人的怒气，暂时不杀太子，将太子转到太医院羁押，专派十名兵丁看守。赵开心等人罚俸三月，照常供职。

第二天，在刑部衙门处决二十六个人犯和钱凤览的告示旁边，顺天府衙门奉叔父摄政王的令旨，也出了一张告示，要“窝藏太子”的人家速速献出真太子，可以封给官爵，厚赏金银；倘若隐匿不报，定当严加治罪云云。士民们看了这张告示，都知道这是为杀害真太子作准备，个个摇头，心中不忿。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过了年节以后，北京和近畿的百姓又开始纷纷议论太子的事情，还出现了要救太子的无头揭帖。多尔衮正打算杀害太子，忽然患病多日的谢升死了。谢升在死之前更加精神失常，常常白日见鬼。临终的时候他连呼头疼，声音很惨，哀求说：“钱先生，请不要拘我太紧，我去，我去，我这就跟你去……”当夜就死了。满洲人十分迷信，多尔衮听到了这一消息，便把杀害太子的想法暂时放在一边。可是人人都知道这案子并未了结，人们在继续关心，在等待，也有人在暗中串连酝酿起兵，以武力救太子出狱……

[1] 文贞——钱的祖父死后被朝廷谥文贞。

第四十一章

今年是清朝建都北京的第二年，也就是顺治二年。从正月开始，清兵就不断取得辉煌胜利。多尔衮要统一整个中国的梦想，虽然尚未实现，但已经大踏步前进，距离伟大的成功不远了。

去年十一月间，豫亲王多铎率领的西征大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十二月十五日到达陕州，二十二日到了潼关城外二十里地方，立下营寨，等候后续部队和红衣大炮运来。

大顺军在去年九月间曾经派两万人马向清兵反攻，围攻黄河以北的战略要地怀庆府，结果把怀庆城门打开了。清兵死伤了几千人。后来清兵大军南下，这一支反攻部队又赶快撤退。李自成曾经决定由刘宗敏率领三十万人马出潼关进入豫北和畿南，使清兵不敢南下，但一时抽不出那么多粮饷和人马。不仅骑兵缺乏，步兵也很缺乏。从山海关作战以来，马匹损失很多，也曾派人去河套向蒙古族购买马匹，结果没有成功。还曾派少数部队到河南，希望号召当地百姓抵抗清军，可是如今百姓再也不听李自成的号召了。他们要活命，要养儿育女，不愿再去打仗。至于那些脚蹬两家船的地方武装，像李际遇这些人，在清兵还没有到达河南时，就已经暗中投降了。所以当清军到达潼关城下时，李自成只能集合起来不到二十万人的队伍，虚称六十万人马凭险抵抗。而清朝方面后来为了夸大战果，也说李自成用六十万人马守潼关，被清军一战击溃。实际上大顺是虚张声势，而大清是捕风捉影，都不肯说出实际数字。

刘宗敏在山海关战中受了重伤，如今伤势虽好，身体还是很虚弱。李自成因为操劳过度，又在真定受了箭伤，身体也不如往年，刚刚四十岁的人，两鬓已经生出许多白发。他同刘宗敏亲自在潼关指挥，可惜兵力枯竭，尤其可怕的是士气低落。当清兵红衣大炮运来之前，他也曾命刘芳亮等将领几次从潼关东南边董杜原一带向清兵进攻，可是每次只能派出很少人马，往往是几百人去进攻清营，结果总是失败而回。他实际没有力量在清兵大举进攻之前就向敌人反攻。如果当时人马较多，他可以派十几万人马从商州到河南，牵制清兵。但是像这样的战略，虽然人人都能想到，却非有人马不行。

当李自成和刘宗敏在潼关与清兵相持的时候，英亲王阿济格率领的一支满洲大军从塞外南下，进攻榆林。高一功事前已经有了准备，在榆林城外同清兵展开了顽强的防御战。阿济格又分出一支人马从榆林南下，经过米脂，进攻延安。李过守延安，人马不多，粮食很少，被围不久，城中粮食就断了。清兵用红衣大炮攻城。李过眼看无法坚守，从延安突围出来，不向南去，而是奔往榆林，协助高一功死守，企图拖住阿济格，不让他的人马前往西安。

李自成得到延安失守的急报，知道守潼关已经没有用了，赶快留下马世耀率七千人守潼关城，自己同刘宗敏带着其余十来万人奔回西安。三天之后，就放弃了西安，从蓝田走商洛向邓州、襄阳奔去。路上偏偏遇着大雪，老弱妇女在七盘岭向商洛去的大道上冻死病死了很多。情况十分不妙。

豫亲王多铎从董杜原到了潼关西南的金盆坡，使防守潼关城的马世耀不得不投降。但是他心中并不愿降，又派人给李自成送信，请李自成反攻，他作内应。可惜这密信被清兵截住，于是多铎就杀了马世耀，将他手下的七千将士也全部杀尽。

清兵占领了西安。高一功、李过得到消息，赶快放弃榆林，从陕西省西部南下，沿途收集大顺军驻防各地的零散人马，向汉中一带奔去。

多尔衮得到多铎占领西安的捷报以后，高兴万分。他命多铎率领人马赶快离开陕西，分路到商丘集合，然后南下平定江南。这是去年秋天原定的计划。至于追赶李自成的任务就交给阿济格去办。这时奉史可法之命到河南抵御清兵的高杰，已经在睢州被暗降清朝的许定国设计杀害。高杰所部约数万人向南溃退。扬州空虚。多铎的大军从商丘长驱南下，没有遇到抵抗。

四月间，北京的气候本来风沙较多，可是初十这天，没有刮风，天气晴朗，十分温和。多尔衮想到了年轻的圣母皇太后。他处理了重要的朝政之后，便离开摄政王府，乘步辇进宫。

他先到小皇帝福临读书的地方，看了看福临，向教书的文臣问了一些情况，然后就前往圣母皇太后住的慈庆宫去。

听见太监传禀："叔父摄政王驾到！"小博尔济吉特氏不禁有些心跳，迟疑一下，走出暖阁迎接。多尔衮向她行了简单的满洲请安礼。她面露微笑，略为还礼，便将摄政王让进暖阁坐下。

近来圣母皇太后选取了许多比较漂亮的满族姑娘，也有少数蒙古姑娘，通过学习宫中规矩、礼节，用作宫女，而将前朝的宫女分批遣散出宫。今天多尔衮来到小博尔济吉特氏的宫中，看见的宫女全照满洲习俗梳着两把头，穿着花盆式粉底鞋，身上是一色的满洲服装，珠翠耀眼，使他眼前气氛一新。献过茶以后，宫女们行了屈膝礼，悄悄地从暖阁退出。多尔衮向小博尔济吉特氏看了一眼，带着很不自然的微笑说道：

"我刚才问了皇上的读书情况，也看了他近来写的仿书。他很聪明，只是有点贪玩。"

年轻的皇太后抬起头来说："请叔父摄政王对他多加管教，务必使他多读中国圣贤的书，懂得治国理民的道理，做一个好皇帝，不负太宗皇帝和叔父摄政王将辛苦打下的江山交到他的手里。他每天来慈庆宫时，我也常常教导他，要他时时想着叔父摄政王不但扶他登极时很不容易；如今平定中原，日夜操劳，何尝容易！"

多尔衮听了小博尔济吉特氏这几句话，又看见她眼睛里似有泪光，心中不能不感动，回答说："眼看江南就要平定，李自成也就要消灭，今后治理这么大的一统江山可不容易。皇上不仅要读书，也要自幼学习骑马射箭，能文能武。以后八旗子弟都应该这样。"

小博尔济吉特氏含笑说道："皇上如今年幼，如何读书，如何学习骑马射箭，请你选派妥当的文武大臣，认真教他。你是叔父摄政王，同他的父亲差不多，等他长到十几岁，能够亲自治理国家的时候，你这位叔父摄政王才好休息。"

多尔衮没有注意皇太后后一句话的深意，笑着说："我是他的亲叔父。你说我同他的父亲差不多，许多王公大臣也都是这么看的。有的王公大臣在私下议论：等平定江南之后，我的尊号可以改一改，不必称叔父摄政王了。"

年轻的皇后心中一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叔父摄政王"的尊号还不够尊么？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高的尊号么？她的心怦怦乱跳。这跳不是平时与多尔衮单独相对时那种跳，而是惊骇、恐惧的心跳。噢，我的天！这么早他就不甘心做摄政王了！他要自己做皇帝，要篡位！她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她想，如若你要篡位，满洲八旗未必都心中服气。除非你先杀死我，我拼着一死，绝不答应！这么一想，她有了勇气，望着多尔衮用微微打颤的低声问道："王公大臣们打算将叔父摄政王的尊号改成什么呢？"

多尔衮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个人的欲望越来越高，曾经反复想过，等平定江南之后，他的尊号要改成“皇父摄政王”，但是王公大臣们还都不知道他的这一心思，他对小博尔济吉特氏也不敢贸然说出，只是笑一笑，说道：

“现在说出还早，等平定江南之后再说吧。到那时还得先请皇太后斟酌。”

小博尔济吉特氏又问道：“到底是什么尊号合适？”

多尔衮仍然不肯说出。他愈不肯说，年轻的皇太后愈是疑心。她决心套出他的实话，于是既庄重又不失妩媚地微微一笑，望着多尔衮的眼睛，小声问道：

“叔父摄政王，你到底打算改称什么尊号？”

多尔衮只好笑着回答：“到那时，改成‘皇父摄政王’，你看如何？”

小博尔济吉特氏一下子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上，心中狂跳，低下头去，半天不知如何回答。她不明白多尔衮想改称“皇父摄政王”是怀的什么鬼胎。别的尊号犹可，这“皇父”二字是可以随便用的？多尔衮要改皇父，岂不是要马上篡位么？他不但要篡位，连她这位年轻貌美的圣母皇太后也将公然成了他的妻子！自古以来，权奸篡国于孤儿寡妇之手，还没有一个人如此狠毒！可是，多尔衮要改变尊号也许不是为着篡位，谁知道他怎么想的？既然他自称皇父，岂不要同她住在一起？如果不是篡位，仍是摄政王，同她住在一起，她肯不肯呢？平日她对他并不是毫无情意，可是自古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事情，她怎好同意？唉，我的天，这太可怕！如今正在学习汉人礼法，这样不是让天下臣民耻笑吗？况且豪格他们能够答应么？岂不引起大乱，八旗中自相杀戮？再说福临已渐渐懂事，她知道福临近来对多尔衮已经暗中怀恨，日后懂事更多，他能够答应么？她又想，多尔衮称为“皇父”后，纵然暂时不篡位，以后随时要篡位还不容易？……这一切复杂的念头一古脑儿盘旋在她的心上。

多尔衮也觉得很尴尬，说道：“这事情以后再说吧。近来天气很好，西苑中百花盛开，圣母皇太后可以率领宫中妃嫔宫女们多去西苑赏花、散心，不必总是闷在紫禁城中。”

小博尔济吉特氏趁这个机会抬起头来说：“是的，我也常有这个打算，预备在西苑或者北海的琼岛上同大家快活一天，也请叔父摄政王带着你的福晋们一起来玩一天。不要多的礼节，算是一次家宴吧。”

多尔衮说道：“这样也好，请圣母皇太后定下日期，只要我的事情不太紧，一定率领摄政王府的福晋们前来侍候皇太后快活一天。”

“叔父摄政王日夜为国事操劳，也应该休息一天才是。”

多好的圣母皇太后！口气亲切，声音温柔，还有她的青春美貌，使他怎能不动心呢？他看见她分明还在因刚才的事儿困惑，分明她的呼吸仍然有点紧张，这情形格外地使他动心。

多尔衮不觉又咽下去一股口水，很不自然地笑着说道："刚才我说的改尊号的事，请皇太后不必放在心上。等以后平定了江南，统一了江山，再请太后斟酌。"

小博尔济吉特氏又一阵脸红，轻轻说道："千万不要再说了，传出去会使朝野震动，对叔父摄政王也有不便。"

多尔衮用别的话岔开了这个问题。他说，从南方传来消息，在南京又有一个崇祯的"太子"出现，闹得南京城中风风雨雨，有的说真，有的说假。他又说，左良玉声称要救那个南京的假"太子"，听说已经从武昌率兵东下了。

小博尔济吉特氏笑了一笑："哪来这么多真真假假的太子。如今在太医院中的那个少年，你究竟打算怎么处置？"

"我看也该处置了。最近有些地方在叛乱，都打着要救太子的旗号。"

小博尔济吉特氏又问道："近来京中有什么有趣的传闻没有？"

多尔衮知道她是故意找些题目把刚才那件事岔开，便说道："别的有趣消息倒也没有。只是李自成手下有一个女将，名叫红娘子，嫁给李岩为妻。李岩去年在山西被李自成杀害之后，这个红娘子逃走了。路上又遇着乡勇，杀得她只剩下一个女兵跟随，以后就没有下落了。我们平定山西以后，许多贼中情况都打听清楚了，唯独这个红娘子的下落不明。豫亲王多铎来了奏报，说河南有许多地方白莲教造反，传说以红娘子为首。可是我们又得到细作禀报，说她最后没有办法，也在太行山中自尽了。还说她准备逃回河南，在黄河边上遇到追兵，无法逃走，只好投河自尽。我看说她已经自尽的谣言未必确实，已下谕各地查明来报。太后，这倒是一件有趣的事儿。"

"不过是一位会武艺的女子，有什么趣？"

"会武艺的女子本来不算稀罕，可是听说这个红娘子长得极其标致，武艺也不一般，还有智谋，能够统兵打仗。我们去年追赶李自成的人马到了固关外边，也就是中了这个红娘子的埋伏，吃了她的亏，后来停止追赶。"

"可见得汉人中有本领的人还是不少。像这样的妇女，我们八旗里边，如今还没有一个。倘若将她找到，劝她投降，倒是很有用处。"

多尔衮笑着说："她年轻标致，投降之后，自然要重重地用她，可是谁晓得她在哪儿？"

“色鬼！”小博尔济吉特氏在心中骂了一句，又说道：“那就吩咐下边，务必查到她的下落好了。”

多尔衮又说了几句闲话，告辞出宫。

回到摄政王府，他得到禀报，知道又有一些地方老百姓为着太子闹事。还有一个紧急禀报，说远在凤阳一带，老百姓有几千人叛乱，也打着救太子的旗号。这消息使他非常吃惊。他将范文程叫来，商量了一下，立刻发出严厉的令旨，对各处为太子造反的士民赶快剿杀，不要使别的地方的乱民起来响应。然后他吩咐，就在今夜，将拘押在太医院中的崇祯太子秘密勒死。

果然到了第二天，即顺治二年四月十一日，传出消息，说崇祯太子在太医院中因病身亡。京城士民听到这个消息，人人怀疑，但是救太子的风声从此也就压下去了。

巨星陨落

第四十二章

大顺二年乙酉，也就是清顺治二年正月十三日这天，在大顺朝很短的历史中，是一个令人十分痛心的日子。它比李自成退出北京的日子更为不幸，更使李自成本人和他手下的忠臣义士永远难忘，直到他们离开人间的那一天。

头一天，即正月十二日，李自成要放弃长安，从蓝田走商州、武关，逃往湖广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原来秦王妃的正宫，现在改称坤宁宫。整个宫院中十分肃静。虽然不断有神色紧张的宫眷、宫女和侍臣进进出出，但是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宫女中有二十个人装束很别致，穿着蓝缎绣花紫羔皮斗篷，斗篷边沿处用猞猁皮镶着“出风”，头上戴着灰鼠里红缎面镶着兔毛“出风”的风帽。她们都只有十六七岁，是近几个月才从阵亡将士的女儿和妹妹中挑选进宫的。皇后高桂英原来的女亲兵和健妇营剩下的女官女兵，一则都到了出嫁年纪，皇后不愿再耽搁她们的青春，二则红娘子的事和慧剑的死都使她十分伤心，所以有父母的都遣散回家，没有父母的就由皇后替她们选择合适的将校婚配。新挑选的这二十个姑娘都跟着父兄学过武艺，娴于骑射，也比较机灵。

如今高桂英坐在坤宁宫正殿中，已经召见了一些人，正等候尚炯和王长顺进宫。还有内廷教师邓夫人，也快要来到。所有要由她带走的金银珍宝和必要的粮食，都已经收拾停当。为驮这些公家和私人东西的三百匹

骡子也都已齐备。她默默无言，不时深深地叹息一声。

尚炯和王长顺进来，向皇后行了叩见礼。皇后说道：

“你们坐下吧，我们虽是君臣，可是多年来患难相共，祸福同当，如今又要……你们可都准备好了？”

尚炯回答：“臣等已经准备停当，不知皇上什么时候起驾？听说要从蓝田出去，从七盘岭到商州，往湖广方面立脚。娘娘召唤臣等进宫，有何面谕？”

皇后说：“我叫你们进宫，有几句紧急话告诉你们。皇上面谕：你们二位今晚二更时候随我离开长安。长顺哪，有三百匹骡子，驮的东西十分要紧，有的是粮食，有的是贵重东西，交你来管。不论遇到什么风险，这三百匹骡子可不能丢掉啊！”

王长顺说：“小臣已经是过五十岁的人了，多次挂彩，如今一遇变天，就浑身疼痛，为何不派一位年轻能干的将士押运粮食和贵重东西？小臣不是害怕打仗，是力不从心哪！”

皇后伤心地说：“目前咱大顺朝的境况你也清楚，哪有人呀？我左思右想，只好将这副重担放到你肩上。”

王长顺问道：“娘娘从哪个方向走？”

皇后说：“皇上一再口谕，暂时不许我对任何人说出来去的方向。等离开长安之后，你们自然就明白了。”

尚炯问道：“娘娘今日以皇后之尊，离开京城，与往年情况大不相同，不知身边带多少人马？是哪几位得力将领护驾？”

皇后凄然一笑，说道：“为避免张扬，我带走的人马越少越好。已经商定：在长安一带的人马都跟皇上去，将领们也都跟皇上。我只留来亨扈从，随我去的少数骑兵也由来亨带领。”

王长顺说：“来亨？这怎么行啊？他虽然很有出息，到底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尚炯说：“叫王泗扈从娘娘如何？”

“不，王泗同左小姐结为夫妻。左良玉驻兵武昌，兵力不小。我们兵败，皇上不得已退往湖广，要尽量避免同左良玉兵戎相见。皇上将王泗夫妇带去，说不定会有用处。”

王长顺建议命张鼐夫妇率兵扈从。皇后摇摇头，说：“如今双喜死了，李强也死了，张鼐万不可离开皇上左右。张鼐随皇上一道，慧琼自然也要跟去。皇上的几位妃子，两位叔父和两家人，以及许多随皇上一起的老

营妇女和儿童，虽有男将率军保护，可是有慧琼这样一员女将帮助照料，也会使皇上少操一份心。只要皇上平安，咱们的大顺就不会亡。让能够作战的人都跟随皇上去吧。”

皇后说了这一番话，忍不住低下头，哽咽流泪。忽然宫女禀报，太平伯吴汝义奉旨来坤宁宫求见。皇后说：

“命他进来吧。”

吴汝义进来跪下，小声奏道：“皇上同刘爷离开潼关时，给马世耀留了七千精兵，嘱咐他死守潼关险要地方，拖住敌人，能够拖多久就拖多久，以便长安城中军民从容退出……”

皇后赶紧问道：“如今马世耀如何了？”

吴汝义心情过于紧张，声音有点打颤地接着说：“不料马世耀没有听从皇上的密谕，将潼关城外董杜原一带的守军全都撤了，敛兵城内，使满洲兵不战而占领了董杜原要地，一直到潼关西南的金盆坡，都驻了军。满洲的豫亲王多铎亲自驻在金盆坡上，居高临下，从西南边包围了潼关城。马世耀害怕敌人，所以才出此下策……”

皇后又问道：“如今潼关城怎样了？”

吴汝义说：“马世耀见孤城难守，就献出潼关城，投降了敌人。”

皇后恨恨地说道：“该死！忘恩负义的畜牲！马世耀现在何处？”

吴汝义说：“已经被满洲人杀了。”

皇后吃惊道：“啊？！投降之后又被杀了？”

“不但马世耀被敌人杀了，留给他的几千人马全都被敌人杀了，没有一点反抗。”

“为什么不反抗？几千人也可以杀开一条血路，逃回长安，为什么白白地就被杀光了呢？”

“皇后不知。马世耀投降之后，心中又觉得不甘，就写了一封密书派人送往长安来，半路被清兵抓到。原来是他求皇上率领大军反攻，他从潼关城中作内应。清兵见到这封密书，就在金盆坡以吃酒为名，请他前去，当场将他绑了起来，又命他将手下人马全部召集到金盆坡点名，不许携带武器。他的几千将士在金盆坡被包围，束手就擒，都被当天杀死。如今满洲大军已经向长安杀来，皇上决定于明天五更离开长安。他现在正在忙碌，命臣进宫来将情况禀奏皇后，请皇后务必在二更之前动身，不可稍有耽误。”

皇后问道：“子宜，皇上说他有重要话亲自嘱咐我，不知他何时回后宫

来？”

吴汝义说：“臣不知道。皇上正在部署退出长安的事，千头万绪，怕一时不能回来。”

皇后点点头，说道：“你退下去吧。”

原来高桂英还以为，几天之内，满洲兵不会过潼关前来长安。现在突然得到这个禀报，想从容退出长安的计划被打乱了。她不禁神色沉重，说道：

“事情越来越困难了！”

尚炯说道：“军情险恶，实在令人担忧。天已经开始下雪，北风刺骨，望娘娘路上多多保重。”

皇后说：“我自己不用担心，最叫人担心的是皇上自己携带大批老弱眷属，遇着这样的风雪天气，后有追兵，如何行军？过七盘岭路途险恶，风大天寒，如何是好？”

尚炯问道：“娘娘与皇上分路离开长安，将在何处何时会师？”

皇后回答：“倘若天不亡我大顺，事情顺利，逢凶化吉，预计几个月后在湖广会师。”

一个宫女进来禀报：“内廷教师邓夫人来到，等候传见。”

高桂英抬起头来说：“老神仙，长顺，咱们以后说吧！晚饭以后带着你们手下执事官员、亲兵、仆人速到紫禁城后门等候，随我离开京城。”

二人磕头辞出。高桂英随即向宫女们说：

“请邓夫人到偏殿谈话。”

高桂英走出坤宁宫正殿，忽然一阵冷风从宫院中刮过，檐际铜铃发出纷乱的叮咚声，同时鹅毛般大雪片猛扑到她脸上，她不由得自言自语说：

“偏遇着这样天气！”

一进偏殿，正在肃立恭候的女诗人邓太妙立即跪下接驾。她将邓太妙搀起，哽咽说：

“邓夫人，今晚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今晚只作一家人随便谈几句话，免了君臣之礼吧。”

邓太妙等高桂英面南坐下以后，又跪下叩头，说：

“正因为今晚君臣相别，所以臣妾必须行礼，不忘厚恩！”

“快点坐下，今晚时间无多，说几句话你就应该出宫了。明日你必须离开长安，已经准备好了么？”

邓太妙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臣妾已经准备停当，妾家文府也算是长安名门世家，并不缺少钱用。目今国家十分困难，蒙皇后陛下差人赏赐纹银千两，臣妾不敢不受，心中十分不安。今日臣妾接到赏赐的时候，已经望阙谢恩，现在来到皇后面前，容臣妾再一次叩谢皇恩。”说毕，她立刻重新来到皇后面前跪下，连连叩头，伏地呜咽。

皇后流下眼泪，说道：“你起来坐下吧，我还有要紧话对你嘱咐。”

女诗人站起来又拜了三拜，然后侧身归座，低头流泪不止。

皇后揩去眼泪，说道：“前年十月间我同皇上来到长安不久，礼聘夫人为内廷教师，转眼一年多了。我们君臣相处，如同家人。不幸国家有难，今日不得不同夫人分手，但愿一两年后国运转好，重回长安，我们重新相见。”

邓夫人站起来说：“前年蒙皇上和皇后特降恩礼，命臣妾供奉内廷，不唯使臣妾得保一身名节，且使臣妾每日出入宫禁，恭侍皇后与公主读书，得享无上宠荣。倘先夫文翔凤九泉有知，亦必含笑感激。不料吴三桂勾引胡人入关，致有今日之祸。然而自古国君蒙尘，重振中兴大业，史不绝书。胡人一时猖狂，正所谓‘蛮夷猾夏’，断无长久窃踞中国之理。请皇后陛下放心，今日暂别，后会有期。”

皇后叹口气说：“我也想胡人不会久占中原。夫人所说的话，都是前朝古代的正理，哪有胡人能够长久当令的？倘若赖天地之灵，将胡人赶出中原，不仅是我们大顺国之福，也是中国万民之福。”

停一停，皇后接着说下去：“咱从满鞑子兵从孟津过了黄河以后，百姓哄传，茂陵多次夜间鬼呼，震醒了附近村民。又传说接连数夜间霍去病墓前的石马身上都流了汗，那一匹践踏匈奴的石马流汗最多。夫人，这些谣言，你也都曾听说，还为此作了一首五言排律，传诵长安。无奈目前咱大顺国军大劫临头，纵然有汉武帝在地下发怒，霍去病在冥冥中亲自助战，暂时也不能打败胡人。”

邓太妙说道：“请娘娘宽心。以臣妾看来，不要多久，必然‘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请娘娘不必忧愁。”

“数日之内，胡人就会来到长安，必然奸掳烧杀。夫人素有才女之名，必须赶快逃出长安。不知夫人有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

“臣妾有一胞弟名邓少剡，在周至县乡下有一处庄田，不临官路，颇为僻静。臣妾日前自奉娘娘面谕之后，当即差家人前去，告诉邓少剡知道，作好准备。既然情况紧急，臣妾明日一早就离开长安。”

高桂英向宫女吩咐，速请公主和忠娘娘来送别师傅。随即兰芝和慧英进来。邓夫人要向她们行礼，皇后阻止，命她坐下，又命公主和忠王妃向她行一拜礼辞别，再一拜以谢师傅。邓太妙恭敬还礼，然后一手拉住兰芝，一手拉住慧英，相对垂泪。她想着慧英前年腊月与双喜小将爷拜堂成婚，不过半月，双喜随皇上出征，死在山海关，慧英就成了寡妇。虽然后来皇上追封双喜为忠王，封她为忠王妃，但她哭得死去活来，曾经要悬梁自缢，为夫尽节，幸而被宫女看见，没有死成。邓氏自己也是年轻守寡，更能理解慧英的痛苦心情，每次进宫来都要对慧英说些劝慰的话。此时执手相对，不禁满心酸痛，泪如泉涌。高桂英望着邓太妙和慧英的神情，心中完全明白，也不觉叹口长气。

正在这时，李自成命人前来传谕，晚膳以后，皇上和军师要来后宫，有要事商议。皇后心中奇怪：军师有何密计？只要皇上说一下还不行么？

晚膳过后不久，皇后由慧英和兰芝陪侍，在坤宁宫东暖阁等候皇上。宫女禀报说：“军师来到。”她赶紧带着慧英、兰芝从暖阁出来，在正殿坐下。

宋献策不免有点紧张，向她行了一叩头礼，就站立起来。皇后命军师坐下，打量一眼他的神色，问道：

“皇上为何还不回后宫来？”

宋献策站起来说：“皇上正忙着分别召见重要将领，面授方略，他命臣先来后宫，向皇后面奏一件十分机密事项。”

“你说吧。”

“今日情势与数年前完全不同。娘娘此去，身边兵微将寡。大约十多天后，才能有数万得力人马赶到娘娘身边。”

说着，宋献策从怀中取出一个封套，从里边抽出一张纸，摊在桌上。皇后一看，原来是一张草草画成的地图。宋献策指着地图，小声解释。原来地图上标出了许多地名。什么地方有什么将领，现在手头有多少人马，都写在上边。

宋献策说：“如今主要是靠一功和补之两位将军从榆林撤回的人马，另外从此往西往南，许多地方都还有驻防的人马。有些地方三千五千，有些地方一千两千，也有只剩下几百人的。我已经分头派人星夜传皇上密

旨，火速向两个地方收拢。一个地方，”说到这里，他用指头在图上指一指，“是皇后要去的地方。皇后到了这里，不要声张，不要当地文臣武将恭迎，秘密地住下来，等候补之和一功的大军来到。估计半月之后，人马可以有六七万。然后皇后从这一条路往这里走。到了这里，离汉中已经不远了。另外一批人马分散在洮州、天水各处，都会奉命到这里同娘娘的人马会合。如今贺珍驻守汉中，张敬轩派一支人马同他打了一仗。他把张敬轩的人马打跑了。皇后到了汉中，就把贺珍的人马也带在身边，把粮食多收集一些，然后就往湖广。千万要机密，不使胡人知道消息，也不要同张敬轩纠缠。到湖广同皇上会师是最紧要的一件事。”

皇后指着地图说：“从汉中、保康往湖广去，不是有王光恩兄弟在郧阳一带挡住了路么？除非把他们打败，否则如何能够同皇上会师？”

宋献策低声说：“臣正要说出这以后怎么走法。千万不能走郧阳这条路，不能同王光恩兄弟作战，那样一则会耽误时间，二则会损伤我们的人马。万一在郧阳一带纠缠起来，就会坏了大事。请皇后看，从这里有一条路，走太平县……”

皇后说：“张敬轩在玛瑙山吃过一次败仗，不是在太平县附近吗？”

宋献策点头说：“是的，这里是太平县，这里是玛瑙山。可是如今这里既没有明朝人马，也没有张敬轩的人马，请娘娘从这里进川，然后走这条线，到这，再到这，从这里出川，就到了湖广。”

“倘若我收集到了众多人马，按这条路走，到了湖广，与皇上在何处会师？”

“现在很难说定，反正是要在湖广某地。”

皇后心中一惊，又问：“皇上前去湖广到底能带去多少人马？”

“原来守潼关的不过十来万人，除了给马世耀留下数千，全都回到长安，加上长安守军，合起来大概有十二三万。”

皇后说：“从商州出武关，经过南阳府的内乡、邓州，再到襄阳府，入了湖广。这些府、州、县原是熟地方，从前百姓多么拥戴皇上，称他是救星、救命恩人。如今胡人入关，要灭亡中国，能不能沿途号召百姓，重新集合成一支大军？”

宋献策摇头说：“如今百姓离心，恐怕很难。”

“既然不能号召百姓，如何能在湖广立足？”

“目前赶快离开长安要紧，能否在湖广立住脚跟，到襄阳后看情况再说。”

“军师，今晚我同你君臣离别，各奔东西，再见很难，但望你继续给皇上尽忠竭力，做一名好军师。不管遇到千难万险，你不要离开皇上左右。”

宋献策流出热泪，声音打战地说：“除非臣死于敌人之手，绝不会离开皇上。”

“皇上从山海关战败，退出北京之后，有许多事做得不好，章法已经乱了。如今悔之已晚。倘若你们能够在湖广站住脚步，千万不能再走从前的老路，不能再做那种只打仗不管百姓的错事！”

“今后倘若能在湖广站住脚步，当然一定不再像以前那样。”

“我还要嘱咐一条：每逢皇上事不遂心，对臣下不能容忍时，你要多多直言苦谏。比如说吧，杀李岩太不应该……”

“当时臣已经回到长安，不在平阳。”

“是的，我知道你不在平阳，这件事丞相有很大责任。我同皇上谈了，皇上也说，李岩‘心怀二意’并无实证，对杀李岩也深深后悔。可是人只有一颗头颅，砍掉了也就完了。倘若李岩不死，今天说不定会得了他的力，他回河南会为皇上做许多事情。唉！最使我伤心的是红娘子下落不明。红娘子到底死了没有？没有人知道？”

“看来并没有死，也没有投降敌人。”

“唉，不管这些了。纵然红娘子不死，今生她会怀恨在心，说不定会遁入空门。再想看见她，永远也不会了。好，不再说闲话了，你快去回复皇上吧，我马上就要上路了。”

宋献策刚走，李来亨进来了，向皇后禀报说：

“离京的事全都准备停当，所有骡子都已经出城了。”

“老神仙、王长顺都到了么？”

“都已经到了，一切都遵照圣上的吩咐准备停当，只等娘娘起驾。”

皇后说：“好吧，你到厚载门稍候片刻，我等皇上来到以后，说几句话就动身出城。”

李来亨刚走片刻，贞吉门传呼：“接驾！”慧英和兰芝赶快走出，在坤宁宫正殿门外跪下。宫女们在地下跪了一片，两个宫女从左右揭起帘子，皇后站在正殿门内迎接。

往日李自成进到坤宁宫后照例在宝座上坐下，然后谈话。然而他此时无心多坐，对皇后说：

“你该动身啦！”

“是的，皇上，我该动身了。”

“你好像有话要对我说。”

“我本来有许多话要对皇上说，可是如今没有时间说了。现在请皇上吩咐吧，吩咐毕我好动身。”

看见皇后双眼含泪，眼圈哭得发红，李自成回避了皇后的眼睛，低下头去，小声说道：

“你这次同我分手，一定要行踪诡秘，瞒过敌人耳目。两个月后赶到湖广。那时候我在何处立脚，现在难料，不过我的行踪，你容易打听。倘若能够两军会师，我等着你的这一支人马。”

皇后说：“陛下，难道不可以据守荆襄……”

李自成沉默片刻，摇摇头说：“走着瞧吧，如今局势，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十分凶险哪！”

“唉，我都明白，怎么办呀？难道是束手无策？”

李自成低下头去，在皇后面前坐了片刻，然后走进东暖阁去。皇后看出来皇上有十分机密的话要对她说，跟随在他的背后。

李自成忽然站住，回头望着皇后的眼睛说：“我有话嘱咐你，你可要牢牢记住！”

“皇上，你说吧！”

“万一我立脚不住，不幸死了……”

“不，请不要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我只要收集到十万大军，一定拼命赶路，赶到湖广，找到皇上，使皇上转危为安。”

“不，你听我说，”李自成将一只手搭在皇后肩上，惨然地苦笑说，“我知道你会率十万大军救我，只是怕局面变化很快，你的援军赶不上了，想救我来不及了。”

“皇上，你难道要对我嘱咐的就是这句话么？”

“不，不要急，你听我说，记在心中。倘若我不幸殉国，你怎么办？”

“请皇上放心，倘若皇上不幸死了，我绝不一个人活下去。”皇后声音打颤，不觉痛哭。

“不，你不要死，千万不要死。”

“陛下，唉，自成呀！”皇后紧紧地抓住他的膀臂，靠在他的胸前啜泣一阵，然后抬起头来，用衣袖揩去热泪，注视着李自成的眼睛说，“我是你的结发妻子，正宫娘娘，是大顺国的国母。一旦国破家亡，皇上身殉社稷，难道我不为国为夫尽节，还要偷生苟活？我连崇祯的皇后也不如么？皇上，你不用再多说了。”

李自成有点发急了，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听着，记清！”

皇后停止呜咽，用泪眼注视着李自成神色严厉的双眼，静静等候，几乎连呼吸也停止了。

李自成叹口气说：“我不是担心你不肯尽节，是担心你得到我战死的消息以后，以死尽节，撂下你的千斤重担。我平日把你看成我的膀臂，所以才决定将我身后的一件大事，嘱托于你。你想想，我要嘱托你的是什么大事？”

“皇上，我猜不透你的心事。”

“可惜我们没有一个亲生儿子。”

皇后心中一惊，猜到了自成的心事，于是说道：“刘妃怀孕已经三个多月，太医们从脉象看，都说很像是个男胎。”

李自成说：“纵然刘妃能为我生个儿子，也没有用，那要到何年何月才能成人？”

“陛下……”

李自成接着说：“倘若我不幸死去，你是皇后，你就在军中召集文武，开一个御前会议，宣布我的遗诏，立补之为我的继子，继承皇位。可是我担心有几位像郝摇旗那样的大将，平时与补之不很融洽，未必肯忠心拥戴。有你在，我就放心。”

皇后哽咽问：“万一补之阵亡，如何是好？”

“扶来亨继承皇位。”

“来亨也不是补之的亲生儿子，众将领会拥戴他么？”

“十三家中一向重视养子，只要苗子正，不是亲骨血，有何要紧？你自己拿定主张，谁肯说不拥戴？”

停一停，李自成叹口气，接着说，“倘若我死了，你率兵到了湖广，孤军转战，四面皆敌，粮饷困难，兵无来源，要将这大顺国号延续下去，谈何容易！一切大计，你到时候同一功、补之商量决定吧。总之，你要活下去，不要为我殉节。自从满洲人进了北京，明朝的文臣武将、各地官吏豪绅，纷纷投降。不是满洲的人马众多，是汉奸替胡人增加了数倍兵力。你要率领将士们血战到底，在天地间留一股正气，为中国人立个榜样！”

皇后掩面痛哭，好一阵不能够抬起头来。经李自成催促之后，她终于秘密地率队动身了。

李自成将皇后送出厚载门。除皇后向他立着一拜之外，别人都跪在雪地上向他叩辞，并且流下了眼泪。他没有马上回宫，继续立在风雪中，目送这一小队人骑在马上的影子消失在风雪幽暗的长街上，心中一阵酸痛……

第四十三章

大顺军的主力部队已经陆续走了两天，李自成同田见秀却不急着走，为的是照料全军撤退和长安百姓们出城逃难。直到正月十六日，李自成知道满洲兵距长安还有两天路程，才率领数千亲军向蓝田方向出发。

他留下田见秀和大约一万人马殿后，晚他一天撤走。田见秀将他送过灞桥。李自成心情很乱，望着田见秀嘱咐说：

“玉峰，陕西父老都期待我坐稳江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在山海关战事失利，退出北京，又失去山西，我还想固守陕西，等待时机反攻。唉，不曾料到我们大顺的国运竟然如此不济：黄河不能守，潼关不能守，延安和榆林也不能守，如今连京城也丢给胡人！长安存的粮食，能够带走的都带了，余下的还有很多。怎么办呢？玉峰，你明天下午退出长安时，再带走一部分粮食；其余的，放火烧掉，不要留给敌人！……玉峰，这是一件大事！”

“臣遵旨！此是大事，绝不敢误！”

李自成又抬头向长安方向望一眼，勒转马头，将鞭一扬，在一大群扈从亲兵亲将的簇拥中往七盘岭方向奔去。

大顺军走蓝田向商州撤退。走过七盘岭时，因为山高路险，积雪很深，风大天寒，许多妇女和老弱没有马骑，有的冻死在山上，有的滚落悬崖。全军士气比退出长安时更坏了。有的将士因翻过七盘岭时失去了亲人，忍不住一边走一边哭泣，还说些怨天怨地的话。幸而牛金星和宋献策一直在部队中间，分派一些将领抽出上千匹骡马，专力救助那些特别困难的眷属，寻找在路上失散和失踪的人。李自成和他的七千名御营亲

军赶来后，全部下了战马，步行在山路上，用他们的马匹救助别人。李自成的行为，使将士和眷属都深受感动。他们说：

“自古以来，哪有这样好的皇上！”

下七盘岭以后，已经黄昏。李自成被吴汝义带进一个背风的小山村休息。御营亲军搭起了帐篷，燃起了火堆。宋献策和牛金星来了。皇上免去了君臣之礼，命他们陪着他烤火休息。退出长安已经三天，李自成第一次得到休息，脸色显得十分憔悴，眼眶深陷，一双眼睛也显得格外大了。

在关中和山西投顺的众多文臣，退出长安后都逃跑了。原在湖广投顺的顾君恩和喻上猷还留在军中。李自成知道后，命侍臣给两人各送去五百两银子，传谕他们好生休息，不必前来谢恩。他已意识到牛金星在有些事情上是有责任的，譬如对他的匆匆东征幽燕持怂恿态度，进北京后没有考虑到满洲兵的进关，在错杀李岩的事情上也没有谏阻。但此刻看见牛金星并未逃走，在艰难的行军路上帮他做了许多安定军心的工作，便将暗中抱怨的情绪抛在一边了。他望望十分辛苦的牛金星和宋献策，在心中叹息说：

“唉，如今大顺朝群臣星散，只剩下这两位股肱之臣！”

李自成很担心目前士气低落，不堪再战，倘若满洲兵从临潼转向南来，穷追不放，大顺军很可能一战即溃，前途不堪设想。他神色忧愁地向牛、宋问道：

“你们想想，满洲人必然知我带着人马向商州奔去，多铎会不会只派少数人马进长安，他亲率大军对我穷追不放？”

宋献策说：“请陛下放心，多铎最关心的是赶快进长安，绝不会向我穷追。”

“何以见得？”

“崇祯年间，满洲兵共有四次进入长城，每次都是攻城破寨，肆意掳掠，满载而归。可见夷狄之人，杀掳成性。今多铎知长安无兵防守，必将长驱攻占，尽掠子女玉帛。况长安为我大顺京城，攻占长安即是立了大功，可以向北京告捷。故臣以为，多铎必在西安一边休兵，一边饱掠，然后再议如何南追。”

牛金星也说：“军师之见甚是。再说，满洲兵作战日久，也需休息。七盘岭山路险恶，多铎害怕中计，必待雪化之后，探明我军行踪，方敢向我追赶。”

李自成略感松了口气，希望到了邓州、襄阳一带，休兵整顿一个月，就有在湖广立脚的机会了。想到目前的困难处境，他不觉叹道：

“倘若上天佑我，能够重振旗鼓，转败为胜，当不忘以前谋划之失！”

宋献策赶快说：“陛下圣明，能够明察前车之鉴，重振旗鼓不难。”

牛金星接着说：“臣忝为丞相，辅弼无方，致有今日国都不守，主上蒙尘，实在罪该万死。每次想到这里，臣心中惶恐惭愧，深觉无地自容。”

皇上说：“你这话不用说了。过去之失，都怪我谋虑不周，不听林泉的话，后悔已迟。今后只要我们君臣一心，共济时艰，大顺定不会亡。许多文臣，在朕一帆风顺时纷纷前来投顺，争先恐后。看见我连遭挫折，一个个溜走了。你们二人始终患难相随，忠心可感。日后国基稳固，我不会忘记今日之事！”

皇上情绪激动，不觉眼圈发红。牛、宋见此情形，也不禁低下头去，暗暗洒泪。

正如宋献策所料，清兵果然直驱长安，不曾向南追赶，所以大顺军在十分狼狈之后，能在商州城郊停下来休息数日。高皇后仍无一点音信，而田见秀率领一万人马赶到了。

李自成将商州城内的州衙门作为行宫，将州衙的大堂作为正殿。那天正在正殿中与群臣议事，田见秀来到，行了叩头礼后，他命田见秀坐下，问道：

“泽侯，你没有遇到满洲兵么？”

田见秀站起来回答：“启奏皇上，胡人于十八日下午进城，臣于上午从长安退出，约莫在巳时以前就全军过了灞桥，转向蓝田路上，所以不曾与胡人相遇。”

“噢，你是一直到十八日早晨才从长安退出的。可听到皇后的音信么？”

“一点儿没有听说。”

“长安城中可有人在背后谈论皇后的行踪么？”

“百姓中已有谣言，说皇后没有同陛下一道，是在十三日夜间单独往西去了。”

李自成心中一惊，不觉暗暗地说：“皇后险了！”随即又问道：

“留在长安的军粮你都烧光了么？”

“臣未烧光。”

李自成又一惊，问道：“为何不统统烧掉？”

田见秀分明在思想上早有准备，躬身回答：“为着长安城中的贫苦百姓，臣未遵旨烧粮，请治臣以该死之罪！”

李自成瞪大眼睛，怒视泽侯，说道：“你疯了？你说的什么？在这样干系重大的事情上你如何敢擅作主张，违背我离开长安时一再对你叮嘱的话？你是朕的心腹旧臣，长安事完全交你处分，十分信任于你，为什么竟敢如此大胆抗旨，将众多军粮留给敌人？你说！快说！”

田见秀赶快跪下，低头不语。自从李岩兄弟被杀之后，他已经从许多事情上看出大顺皇帝的暴躁多疑。但是他并不为自己分辩，只等对他从严治罪。李自成见他既不做声，也不惶恐，更加恼火，大声说道：

“你是怎么了？难道你铁了心抗旨到底，以为你同我共过多年患难，立过汗马功劳，国法可以不管你么？”

田见秀终于抬起头来。那久经风霜、在武将群中显得特别善良和敦厚的面孔上仍然保持着镇静，只是花白的胡须有点儿颤抖。宋献策已经猜到田见秀不肯烧粮食的原因，私下颇为同情。他决定一旦皇上要斩田见秀，他就赶快跪下求情，并使眼色要牛金星也替泽侯求情。他又悄悄地望了皇上一眼，看见皇上的脸色铁青，神情十分严峻，眼睛里充满忿怒，露出杀机。他的心凉了半截，轻轻用肘弯碰了牛金星一下。牛金星明白了他的意思，回给他一个同意的眼色。

全场人都意识到老将田见秀犯了大罪，马上会大祸临头，但是没有谁敢做声，都在屏息等候。作为行宫正殿的州衙大堂上好像密云不雨，显出可怕的肃静。

突然，李自成将“御案”一拍，厉声问道：“田见秀！你究竟为什么不肯遵旨行事，将军粮留给敌人？快说！我等你说清楚以后再将你斩首！”

田见秀又伏地叩头，然后回奏道：“臣明知不遵旨烧去军粮，罪无可逭，可是遵旨烧粮，臣心实在不忍。长安平民无力逃跑的尚有两三万人，另有一两万人只是逃出城外，无处可去，只在近郊躲避。当百姓听说我军都将撤走，不能带走的粮食将要放火烧掉，便在天色黎明时成群结队地来到粮仓外边，哀求将粮食分给百姓救命。臣亲自前往察看，劝谕百姓散去，说圣上有旨，这粮食必须烧掉，以免落入敌手。众百姓起初是跪在雪地上向臣哀求，继而向臣痛哭。臣见百姓们满面菜色，十分可怜，答应了他们的恳求。为怕众百姓在纷乱中踏伤老弱，又派了五百将士，维持秩序，按人按户发放粮食。到了前半晌，那躲避在近郊的百姓听到消息，也都回城了，请求发放粮食。直到满洲兵到了临潼，城中穷百姓仍在分粮。臣下令赶快放火，但老百姓拼死围着粮仓，不让放火。臣又一次骑马赶到，一面劝谕百姓，一面下令放火。可是老百姓有的堵住粮仓的院落大门，有的跪在地上，阻止臣和亲兵们不能向前，成百上千的老百姓，驱赶不散，求臣救命，哭声震天。百姓哭，臣也哭。可怜长安

和关中父老……”

田见秀忽然说不下去，热泪奔流。李自成没有做声，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伏地哀求的百姓影子，又仿佛听见了成百上千的百姓的震天哭声。他向群臣扫了一眼，看见大家都很感动，有的噙着眼泪。

“陕西是我们桑梓之地，”田见秀接着说，“我朝定都长安，却没有使长安和关中百姓享一天太平之福，所以臣对着饥饿百姓，不能不哭。后来，有十来个父老被推举出，向臣担保：当胡人过了灞桥往西，由老百姓自己放火，烧了粮仓，绝不使粮食落入敌人之手。臣无可奈何，便只好暂不烧粮，赶快将人马撤出长安。后来听说，胡人到了灞桥以后，派了一千精锐骑兵，疾驰入长安，杀了十几个正在放火的百姓，灭了火势。臣要奏明的事情原委，就是这样。臣违抗圣旨，未烧粮食，罪该万死。处此军心涣散、纪律懈怠时候，请皇上赶快杀臣，以振军律。臣来看皇上，明知罪重，纵然斩首，也将欢乐归阴，绝不求皇上降恩宽恕。”说毕，他从腰间取出来用黄缎包着的泽侯金印，膝行向前，将金印奉置“御案”，伏地等候发落。

李自成对如何处分田见秀，一时没了主意。虽然他深恨田见秀违旨，贻误军国大事，但是也理解田见秀当时面对着长安饥民的心情。他想借此机会，拿田见秀严厉治罪，作个榜样，整肃军纪，但是又觉得心中不忍，也看出来众文武都有救泽侯之意。他望望伏地待罪的老将和抛在桌上的金印，想了一下，厉声说道：

“田见秀竟敢以粮资敌……押下去，听候从严议罪！”

李自成在商州驻军数日，便率领十几万大顺军和随军眷属退到邓州。襄阳府尹牛佺亲自率领两千人马来到邓州接驾。因为邓州的灾情很大，无法供养大军，李自成便决定固守荆、襄，对抗清兵。他命刘宗敏率领大军退往襄阳，牛金星、喻上猷和顾君恩一同前去。他自己则留下两万人马，在邓州和内乡境内驻扎，既为防堵清兵进攻襄阳，也为着安定军心。

由于接连挫败，大顺军的士气愈来愈低落。从前，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自己没有灰心过，他手下的将士也没有人对他离心，而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使他非常思念那些在十几年中跟随他备尝艰苦、不幸死去的忠勇将士，特别是想起来那位舍身救他逃出虎口的王吉元。李自成派人在邓州寻找王吉元的母亲，希望再次周济这位老人一点银子。可是，吴汝义很快向他禀报：王吉元的母亲已经饿死了。

李自成问道：“上次我们路过邓州，给王吉元的老娘留下二十两银子，她怎么会饿死了？”

吴汝义说：“臣亲自到了王吉元的那个村庄，村里人死的死，逃的逃，已经空了。后来在邻村找到一个中年人，已饿得走了相，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告诉臣说，崇祯十六年春天，皇上在襄阳时候，下令邓州、南阳各地驻军和百姓垦荒，发给种子。老百姓一时有了太平之望。不料我军在秋天打败了孙传庭，全师进入陕西。河南明归大顺，实际无主。邓州一带更乱。王光恩又从均州来，攻破城池。兵荒、匪荒加天灾，乡下人不死即逃，田地荒了，村子空了。那二十两银子，说不定是被土匪抢去了。反正王吉元的老娘就在去年荒春上饿死了，连尸首也没人掩埋！”

李自成听了禀报，低下头去，半天没有说话。之后，他挥手使吴汝义退出，猛地站起，绕屋彷徨，深深叹气。

刘宗敏和袁宗第等离开邓州时，曾劝说李自成赦免田见秀；宋献策和牛金星也替田见秀说情。田见秀一直被软禁在李自成的御营中，等候发落。由于他平日待人宽厚，资格又老，所以虽然皇上说要从严治罪，御营的将士们却仍然待他很好。他自己分明将祸福置之度外，从不托人求情，也不上表申辩。他连战争的消息也不肯打听，有时在帐中焚香诵经，有时自己洗衣服，补衣服，完全素食，生活简单朴素得如同老僧。

到了二月下旬，军情渐紧，李自成这才决定离开邓州。动身的头一天晚上，大约二更时候，李自成传旨召见田见秀，只有军师一人侍坐。田见秀叩了头，跪在地上，等待发落。皇上吩咐：

“玉峰平身，坐下叙话！”

田见秀听见皇上的声音很平和，不带一丝怒意，并且像往年一样称呼他的表字，便明白皇上已经回心转意，不会再对他治罪了。他叩了个头，轻轻说出一声“谢恩！”站起来，在一把与军师相对的椅子上侧身坐下。李自成含着微笑，说道：

“玉峰，你虽然违旨，做了很大的错事，朕想着我们多年患难之交，你又是有功大将，朕不再处罚你了。还给你泽侯金印，仍命你带兵打仗。你有什么话要说么？”

田见秀立刻重新跪下，连叩了三个头，“谢陛下天恩高厚！然而臣实实有罪，完全不予处罚，反使臣心中不安！”

“玉峰，你快起来吧，别的不用说啦，起来，坐下叙话！”等田见秀重新侧身坐下，皇上接着说，“今夜召见你，不要多讲君臣之礼。自从朕称王称帝之后，朕再想像从前一样同老朋友促膝谈心，毫无隔阂，很难得了。今夜只有献策在面前，已命御膳房准备了酒菜，我们君臣小酌闲话吧。”

随即有御前近侍端来两张小方桌，放在皇上面前。摆上简单菜肴，斟上了邓州本城出产的黄酒，烫得滚热。皇上举杯。宋献策和田见秀站起来称谢，然后用嘴唇在杯沿上咂了一下。田见秀重新坐下后恭敬地问道：

“请问陛下，眼下皇后在什么地方？”

“皇后尚无一点音信。据细作禀报：满洲兵有几千骑兵过了渭河，占了咸阳，是不是已经派兵追赶皇后，尚不清楚。另外，有可靠消息：在长安的满洲兵大部分出潼关往东，一部分过商州往内乡来。朕同军师认为，这是分两路来追赶我们，使我们无法在湖北立足。因秦岭山上大雪融化，商洛道上泥泞难行，所以满洲兵大部分人马到洛阳，过龙门，经汝州往南阳来，这一条道路既好走，还可以防我奔入豫中和淮南一带。总之，眼下局势十分不妙，你与我明日同去襄阳，固守荆、襄。”

“明日就往襄阳？”

“明日一早便走。留下两万人守邓州，为襄阳屏藩。你的人马都在襄江南岸驻防，你回自己的部队去吧。”

田见秀说：“倘欲固守荆、襄，必须肃清郧、均之敌，使郧、襄连成一片，成首尾相应之势。不能夺取郧、均，则襄阳势孤，固守很难。陛下与军师对此如何筹划？”

李自成说：“捷轩已经于前天派兵去攻打均州，并不顺利。此时我军士气不振，不宜再受挫折。朕已命捷轩赶快从均州撤兵，只设法固守襄阳、樊城。玉峰，不料国运败坏至此，除固守荆、襄外，别无善策！”

田见秀自从前年冬天到长安以后，就一直怀着可能挫败的隐忧，但也没料到竟然败到如此地步，所以他只在心中叹气，无计替皇上分忧。李自成看出来田见秀的神色沉重，强作笑容说：

“你在退出长安时不听朕的嘱咐，没有将粮食烧掉，这事已过去了，不必再记在心上。朕听说你退出长安以后，你的左右将领担心朕将你治罪，劝你暂时将人马拉进终南山中，等朕的气消了以后，再来见朕。你不肯，说朕正需要人马，拱卫京城的人马比较精锐，你必须将这支人马交还给朕，不问你自己吉凶。单你这个忠心，朕还有什么话说？不能怪你不烧粮，只应怪朕自己不该将烧粮的事交付你办，你是个有菩萨心肠的人！”

宋献策想使空气轻松一些，也笑着说：“玉峰毕竟是陛下的忠臣，明知会受陛下治罪，还是赶快回来。”

田见秀向宋献策笑着说：“除了回到陛下身边，我能到哪儿去？现在还不是我躲到终南山当和尚的时候！”

李自成问：“你日后还要出家么？”

“崇祯十二年在兴山境内，有一天往白羊山寨张敬轩营中赴宴，半路上遇到一座古寺，停下来闲看风景，那时陛下已经答应臣日后出家了。”

“啊？”李自成愣了片刻，忽然笑道，“你还记得！”

“臣记得很清楚，日后出家也算是钦准出家。”

屋里的空气活泼了，李自成心上的愁云散去了。他又笑着问：

“你倘若日后出家，打算用什么法名？”

“臣表字玉峰，就自号玉和尚，不必另起法名。”

宋献策说：“玉和尚这三个字倒有趣，只是不像是佛门法号。”

李自成也说：“是的，不像和尚名字。”

田见秀说：“臣纵然能遂平生之愿，出家为僧，也不会忘记陛下。到那时，我索性自称钦准出家玉和尚。”

宋献策摇头说：“不妥，不妥。更不像和尚法名了。”

李自成哈哈大笑，随即说道：“不谈了，不谈了。我们君臣间谈笑风生，已经许久没有了。你们去休息吧，明日一早我们就要启程了。”

李自成到襄阳后，以襄王府为行宫，当日就召集最亲信的文武重臣开御前会议，讨论应付满洲兵南下之策。讨论半天，竟没有一个人能想出一条妙计。在没有办法之中，决定立刻差王泗夫妇携带一大批贵重礼物和李自成的一封书信，前往武昌，劝说左良玉与大顺联兵抗满。当天夜间李自成就宣召王泗夫妇进宫，将这紧急使命对他们说明，要他们连夜准备，明日一早动身。

左梦梅多年没有见到养父，得到这机会自然是喜出望外。王泗想着大顺军已经打了败仗，料想他此去未必能说动左良玉，也许不能够平安回来。但他是孩儿兵出身的将领，对大顺皇帝有无限忠心，宁肯死在左营也不会皱皱眉头。他没有流露对这一差事的担心，反而显出高兴的神色，对皇上奏道：

“臣妻左氏，一向思念养父之恩，不能归宁，常常梦见养父。陛下派臣夫妻前去武昌办事，臣夫妻必当尽忠效力，也将深感圣恩。”

皇上望着左梦梅说：“左小姐，你到了武昌，见了你的父帅和兄长梦庚将军，一定要代朕传言：如今胡人势强，朕与左帅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况且胡人志在灭我中国，并非只与朕一人为敌。胡人若打败了朕，下一个被消灭的就是左帅。当今急务是左帅与我联兵作战，共救中国。目前朕手下有三十多万精兵，皇后又招集了二十多万精兵正在日夜赶路前来，不日可到湖广会师。倘若左帅不以中国为重，一味与朕为仇，我大

顺军迫不得已，只好先取武昌，再回师与胡人决战。为着救我中国，先来个兄弟相斗，此是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朕绝不对左帅再动干戈。朕的苦心，你一定要记住，传给左帅知道！”

左梦梅回答说：“臣妾谨遵圣旨，不敢遗忘！”

第二天清早，天色刚亮，王泗来宫中辞行。李自成已经起床，对他小声嘱咐说：

“小四儿，你是跟随我长大的孩子，我才将这样差事交付于你。不管成功与否，你都要赶快想办法送回消息。还有，你到左营，须处处小心，一定要说我大顺虽然暂时战败，兵力仍很强大。去吧，盼望你平安回来！”

王泗同左梦梅携带许多贵重礼物，挑选了二百骑兵跟随，向武昌星夜赶路。李自成希望左良玉不要同他为敌，但又觉得毫无把握，在襄阳一面等待武昌消息，一面部署对抗从商州南来的满洲兵。奇怪的是，这一支从商州进入河南的满洲兵并不来追赶他，却从内乡境内往东，经南阳府城转向东北，向许昌方向去了。

到了三月初，又有一支满洲兵从商州进入内乡，人数很多，确实是来追赶他的。据几处探子禀报，才明白满洲朝廷去年秋天原来任命多铎为定远大将军，专征江南；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专征陕西。后来多尔衮因见大顺人马仍然众多，不可轻视，才临时改变进兵方略，命多铎暂缓南征，从孟津渡黄河进攻潼关和西安。如今多铎奉命将陕西交给了阿济格，全军分道出陕，自河南趋淮扬，从扬州下江南。阿济格则奉了摄政王的严命，要对他穷追不放，直到将他消灭。

面对着这非常严重的新情况，李自成同亲信文武们密商对付方略。大家认为必须保全退入湖广的兵力，绝不浪战，不死守一个地方与敌人硬拼，而应该将人马退到从承天到长江边上，随时可以退到长江以南。为着容易退往长江以南，必须在荆州、沙市驻扎重兵，一则牵制敌人，二则保护长江畅通。

李自成下令驻守邓州的人马迅速退过襄江，只留下两千人稍事抵抗，又起到滞迟敌人的作用。什么人退往荆州，什么人退往承天，都在这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大将中刘芳亮和袁宗第退往荆州，文臣中牛金星、喻上猷和牛佺同去，经营上游。李自成和刘宗敏率领大顺军主力退往鄂中，相机与左良玉联合或夺取武昌。当满洲兵占领邓州，继续向襄、樊进兵时，襄阳的撤退计划已经完成，只留下几千人守襄江南岸，掩护百姓出城，逃往南山。牛佺是襄阳府尹，最后退出，与牛金星从宜城一路退走。李自成也同牛金星一起最后退出。他回望襄阳城，又东望襄江岸，感到前途茫茫，无限心酸……

第四十四章

如今前有左军，后有清兵，只剩下荆州和承天两府是李自成暂时可以回旋的余地。

为着进行最后挣扎，李自成派遣郝摇旗、袁宗第和刘芳亮率领一部分人马由襄阳南去，占据荆州，经营上游。他同刘宗敏等率大军前往承天。他决定在目前情况下不同左良玉争夺武昌。倘若清兵越过襄阳穷追，就命荆州一带的人马出兵牵制，他同刘宗敏率领主力部队从沙市和仙桃镇一带渡过长江，进入湖南，使清兵与左军互相厮杀。为着荆州和夷陵形势重要，又命牛金星、牛佺父子将襄阳防务部署完毕之后，赶往荆州坐镇。李自成快到承天时，得到牛金星的飞马奏报，说他谨遵圣谕，已经过了宜城，等候牛佺一到，便一同奔往荆州。

李自成到达承天这一天，天气晴朗，十分暖和。在城郊附近，他看到许多盛开的李花、快开败的桃花和叫不出名字的杂花。各种鸟儿都在树林中歌唱。但他心情依然烦躁、灰暗，与南方的春景很不调和。

过了几天，李自成忽然改变主意，希望牛金星不再去荆州而到他的身边来，以便随时顾问，于是赶快派官员带领骑兵往宜城一路迎接；可是他们却没有迎到丞相，不知丞相父子何往。这官员从宜城又向襄阳探询，仍是踪迹全无。李自成得到禀报，心中大惊。从西安到襄阳，大顺的重要文臣，如宋企郊、张遴然等一二百人陆续逃走。如今倘若牛氏父子逃走，文武大臣就完全人心涣散，无法维系。李自成虽然十分气愤，但头脑还算冷静。他严令左右亲信不许外传这一消息，同时命刘体纯率领五百骑兵连夜奔往宜城和襄阳一带继续寻找丞相。

李自成在承天苦苦地等候了六七天，直到刘体纯回来，告诉他牛金星父子杳无踪影，他才断定他们是背叛他逃走了。他恨恨地骂道：

“身为丞相，背君潜逃，忘恩负义，抓到后绝不饶他！”

这时刘体纯跪在地上，刘宗敏、宋献策、顾君恩坐在下边，没有人敢说一句话。而宋献策和顾君恩更怕皇上疑心，几乎连呼吸也停止了。

李自成又问道：“二虎，你是个细心人。你想，奇怪不奇怪，牛金星身边有很多亲兵和仆人跟随，牛佺身为襄阳府尹，自然也有众多仆人和亲兵相随，加上他们的眷属、亲戚和门客，至少有二三百人，还携带着一大批金银细软，少说也需要十来匹骡子驮运，如何能逃走得神不知鬼不觉，没有留下来一点儿蛛丝马迹？”

“是的，陛下，在宜城境内，直到襄阳城外，臣都找遍了。处处向百姓打听，都说不知道牛丞相父子的行踪。”

“是不是他们暗回襄阳城内，投降了胡人？”

“襄阳留有我军的得力细作数人。臣派人进入襄阳城内询问，也说没有听说牛丞相投降的事。”

李自成叹口气，又问道：“可听说郧阳和均州方面有什么消息？”

“传说王光恩兄弟已经投降了胡人，看来是真。”

“胡人有什么动静？”

“胡人到襄阳的已经有两三万，后边还有很多后续部队。眼下他们正在征集粮草、船只，很快就要从水陆两路追赶我军。”

李自成对刘宗敏、宋献策、顾君恩三人说道：

“就赶快按原计划行动，不可耽误了。前天白旺见我，他很想我将他留在德安，与敌人周旋，牵制敌人。我同意了他的主意。今晚我军就要离开承天，水陆齐下，不作声张，使左良玉措手不及。捷轩，你率领这支大军，先到潜江与沔阳之间待命。君恩，你是承天人，又在沙市住过，对鄂中和荆江沿岸的地理熟悉，不要离开汝侯左右，以便随时策划。”

顾君恩虽然已经在心中另有打算，但是赶快回答说：“微臣遵旨，绝不离开汝侯左右。”

李自成接着说道：“江汉之间将是我们与胡人决战之地。荆州与夷陵，位居上游，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十分重要。牛金星逃走了，袁营、郝营必将军心动摇，叫我放心不下。我同军师即率少数骑兵星夜驰往荆州，亲自部署。可惜，皇后的一支大军，至今一点消息没有！”

宋献策说道：“近来迭经挫折，士气颓丧。请陛下向众将言明，今后进兵长江南岸，如左良玉不肯同心抗拒胡人，我军就要进占武昌，顺流东下，夺取南京为立足之地，然后出师两淮，收复北方。”

李自成说：“好，好，要这么说才好，可以大振士气。”

驻军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近来心情很坏，身体也常在病中。周围的人已有许多天看不见他的一丝笑容。

左良玉近来日夜操心的大事是要不要赶快率领大军往南京去除掉马、阮等人，废掉福王，扶新近来到南京的“皇太子”登极。其实这个“太子”是假冒的，真名叫王之明，但左良玉并不知道。现在他的谋士主要是监军御史黄澍，也就是开封被包围时主谋决黄河的那个推官。黄澍和左梦庚最近天天劝说他往南京去“清君侧”，已经将他说动了，可是这事情实在太大，他不能不再三斟酌。他心中明白，黄澍去了一次南京，在朝廷上

当面攻击马士英等人。马士英当时没敢把黄澍怎么样，随后却以弘光皇帝的名义下一圣旨，来武昌逮捕黄澍进京；结果被他保护起来，没被带走。现在黄澍已经同马、阮等人势不两立。他又知道儿子如今做了平贼将军，也想趁这机会做一番大事。他因身上有病，精力已衰，军中许多事不能不交给梦庚主持。他也作了准备，十天前已经将散在二三百里内外的人马暗暗调回武昌，能够征集的船只都征集来了，只须他一点头，二十多万大军就可以扬帆东下。

一天，左良玉得到探报，知道李自成大军已经到了承天，继续向东来，另一路大军要从荆州、荆门、夷陵一带顺长江东下。他并不害怕与迭遭溃败的李自成对阵，却担心万一李自成很快来到武昌，会拖住他的腿，使他不能迅速往南京去，误了他的大事。于是他命人将养女左梦梅传来谈话。

左良玉因为根本没把李自成放在眼里，所以当左梦梅同王泗来到武昌时，他同他们只匆匆见了一面，关于大顺军的情况连一句都懒得问，就命人将他们安顿在一座单独的住宅中。王泗多次求见，都被他拒绝。现在他忽然想到，到底李自成有何意图，他并不清楚。难道李自成以惨败之余，敢来同他争夺武昌么？不像。李自成不会这样糊涂。可是李自成为什么要往武昌来呢？王泗要说的事，会不会与此有关？他觉得奇怪，所以想问一问梦梅。

左梦梅自到武昌以后，养父对她照顾得很好。她愿意跟着养父，不愿再跟着李自成。可是丈夫王泗却执意要回李自成身边，绝不投降明朝，而据传她的哥哥左梦庚又起了除掉王泗的心思。这使她左右为难，提心吊胆。这会儿左良玉命养女在旁边坐下，把慈祥的目光投在她脸上，说道：

“如今国家局面，你也知道。我是明朝大将，先帝原封我宁南伯，亡国之前，又晋爵为宁南侯。我身受先帝厚恩，遭逢大变，无以为报。如今我驻兵武昌，既要操心南京的事，又要操心闯贼是否想图谋武昌的事，所以心中很乱。今天我叫你来，是要问你一些话。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叫你女婿同你一起来么？”

左梦梅从椅子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女儿不知道父亲大人有何垂问。”

左良玉说：“你是侯门之女，不同常人。你女婿在我众将眼中，仍然是闯贼手下的一个偏将，跟你的身份不同，门户不当。我几次想叫你夫妻一起来我身边，都因为他是闯贼的偏将，没有叫他前来。”

左梦梅明白了：这是要拆散他们夫妻。她滚着眼泪说道：“王泗小将虽然是闯王手下偏将，可是女儿已经同他结为夫妻，同命相依，生死难分，这是周公之礼，也是女儿命中注定，想大人同女儿一样明白。”

左良玉叹了一口气：“梦梅，你不要害怕。正因为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

你大哥和别的将领纷纷议论，我都不听啊！这话以后谈吧。我今天想要问你，你是要李贼，还是要你养父？”

左梦梅莫名其妙，怯怯地说道：“孩儿自幼跟着养父养母，如同亲生一般；与闯王并无丝毫亲故。大人是堂堂大明朝的大将，又拜封为宁南侯。孩儿的大哥做了平贼将军。难道孩儿不知道光荣体面？至于李自成，一年以来接连战败，现在已经没有坐江山的份儿了。他既不能得天下，以后就只能成为流贼。孩儿能够离开他那里，回到父亲膝前，这是托天之福，何等侥幸，岂能再回闯营中去？”

“可是你的女婿念念不忘闯营，总想回到闯王帐下，我不能让他带着你走。”

“他是从孩儿兵起就在闯字旗下，由孩儿兵提拔上来，成为果毅将军。常言道：吃纣王水土不说纣王无道，他当然要忠于闯王，这也是人之常情。既然父亲大人不愿他返回闯营，容女儿慢慢地苦劝他，留在这里，为大人效命疆场。请大人不要生他的气。”

左良玉听养女说话很得体，也并不虚假，不觉点点头，说道：“唉，本来么，女孩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总是命中注定，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要不私自逃走，我绝不许别人杀害他，你放心好了。我现在要问你一件事……”

左梦梅听了这话，感到放心，赶快问道：“父亲大人要问什么话？”

“目前李自成人马一路从承天向这里开来，一路准备从荆州向这里开来。他已经是败窜之寇，无处立足，难道他还敢来与我一战不成？你要说实话，梦梅！”

“女儿从邓州前来的时候，李闯王一再对女儿说，他绝不愿同大人作战，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只求大人同他联兵，共同对付满洲人。至于说他的人马正在向武昌开来，孩儿丝毫不知。倘有此事，一定是有新的变故，是不是满洲兵追得很紧，他无处可去，向这里靠拢，希望得到大人一臂之助？”

左良玉冷冷一笑：“我怎么能同他联兵？他能得到我什么帮助？我是贵为侯爵的明朝大将，他是一个逼死帝后的流贼，我同他只可以兵戎相见，不可能握手言欢。”

“这事情孩儿确实不懂得，请大人不要怪罪。”

“我不怪你。我只是问一问，到底李自成是什么意图？好，不跟你谈军国大事了，今日中午你就留在这里陪我吃饭吧。现在你先下去休息，我还有事情要传见几位重要官员。”

左梦梅退出不久，左良玉就将左梦庚、黄澍等叫到面前，又一次商议东

下南京的事。

“启禀大人，已经邀集诸营将领，对天盟誓，拥戴大人即日东下，去南京成就‘清君侧’的大事。”左梦庚偷眼看看父亲的神色，接着说：“太子如今在狱中受到非刑拷打。倘若去晚了几天，太子必死于狱中，大人将何以报大行皇帝天高地厚之恩？”

听了这话，左良玉不觉悲痛，拍案说道：“好，你们让我再想几天。要去，我就不顾一切，一定要办此大事，否则我就对不起先皇帝。”

第二天是他的生日。他因为国家丧乱，本不许部下为他祝寿，但经不住大家一再苦劝，只好勉强同意。他发出口谕：只许武官参将以上、文官六品以上前来贺寿吃酒，不许送礼，也不许向总督府和各地方衙门走漏消息。

赴宴的仍有二百多人。大家依次向左良玉行礼之后，按席就位。从各营中挑选的二十个营妓，打扮得花枝招展，唱了几支南北曲小令，又唱了一曲南吕宫散套，竟没有引起左良玉的兴趣。黄澍走到他身边，小声问道：

“请柳将军说一段《水浒》故事如何？”

左良玉正在想着刚才接到的探报，说李自成可能骚扰孝感，流窜鄂东，因而对柳麻子说书也不像往日一样感觉兴趣，心不在焉地轻轻摇头。

黄澍无奈，同左梦庚商量一下，令营妓唱一段最通俗、最有民间风趣的沔阳渔鼓。大厅中空气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笑容和低声笑语。除正在唱渔鼓词的姑娘外，营妓们殷勤斟酒，脚步轻盈，眼波流光，十分迷人。虽没有人敢放肆，但开始有点像祝寿的酒宴了。

当唱到最有趣的时候，左良玉又想到去南京的大事，心中猛然很烦，抬起头来咳嗽一声。立刻，唱渔鼓词的停下了。全体伺候饮酒的营妓都感到惊骇，交换眼色，不知所措。随即一位中军副将悄悄地向带头的营妓使个眼色，摆摆下巴。营妓们携带乐器，不声不响地退出节堂。

酒宴又继续片刻，筵席上很少说话，更无笑声。左梦庚同几位大将都向柳敬亭使眼色。柳麻子躬身走到左良玉身边，小声嘀咕几句。人们没有听清他说的什么话，只见左良玉微微一笑，轻轻点头，命左梦庚陪文武官员们开怀畅饮，随即起身走了。

左良玉单独住在节堂后面一个偏院里。这院子上房五间，由幕僚题了一个匾额，叫作“毋忘斋”。崇祯活着的时候，左良玉桀骜不驯，常常不听调遣。崇祯死后，左良玉却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怀念故君的感情。他曾经按礼制为大行皇帝服孝二十七天，跪在崇祯的灵位前放声痛哭，哀动三军。为着不忘先皇帝的大恩，不忘为先皇帝尽忠报仇，他请幕僚为他写了这三个字的匾额。

这天夜间他睡到床上，起初还在想着何时前往南京的事，后来就睡着了。黎明时候，他被叫醒来。左梦庚站在床前，向他禀报说：

“李自成大军过江了，前锋已经到了嘉鱼。”

左良玉吃了一惊，但表面上十分镇静，慢慢地问道：“李贼是从哪里渡江的？怎么会前锋已经到了嘉鱼？”

左梦庚说：“该贼是从簰洲镇渡江的。我们守镇人马不多。冷不防流贼从那里渡过长江，一路向嘉鱼前去，一路向咸宁前去。如今咸宁和蒲圻告紧。”

左良玉骂道：“他妈的，扰乱了老子的大计！”

左良玉的人马扬言有五十万，实际只有二十万，真正能够作战的将士不过十万。近几天来，左良玉以为大顺军主力已经从汉水北岸向东进兵，将要进攻孝感，游骑指向黄冈，另一支从黄陂窥测汉阳，却没有料到这两支人马只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刘宗敏亲自指挥一支人马，船只在后，骑兵在前，于三月十五日到了潜江与沔阳一带，秘密地进到沙湖，探明长江南岸防守松懈，遂于三月十八日派张鼐等人率领少数步骑兵突然乘船渡江，占领簰洲镇，又击溃了左良玉的部将马进忠和王允成分驻在金口附近的少数步兵。大顺军的人马并没有敢直接进攻武昌，而是分兵两路，一路占领嘉鱼，一路转向咸宁一带，好像要去占领岳阳。一时之间，局势突变，武昌和岳阳二地大为惊慌。

其实，大顺军渡江的只是先头部队，不过两三千人。原来并没有计划从这里渡江，因见簰洲镇左军空虚，就赶快乘机渡江，虚张声势，看一看左良玉的动静。实际上刘宗敏的大军和上千只大船运载的粮食辎重都还没有赶来，停留在汉江的岳口和仙桃镇一带，而一部分骑兵尚留在长江北岸，防备从襄阳出动的满洲兵追赶前来。这时李自成尚在荆州。刘宗敏立刻派飞骑前去禀报，请李自成迅速率领荆州、夷陵和荆门一带的人马沿长江东下，并力攻占武昌，免得清兵追来以后，上游的大顺军和仙桃镇、沔阳这一带的大顺军被截为两段。这完全是偶然的决策，不意造成了新形势，局面就按照这新形势向前发展。

左良玉的部将们都已经准备好往南京去“清君侧”，不愿意留在武昌同李自成作战。可是左良玉还不免有些忧虑，因为自古不论是“兵谏”或进行“废立”大事，倘若名不正，便成了千秋罪人，且有灭族之祸。从目前来说，必须有一些有声望的大臣来赞同他这一举动。如今跟他同住一城最有声望的大臣是湖广总督何腾蛟。倘若何腾蛟能赞同他的主张，一起到南京去，他将更加师出有名，更能号召天下。所以他一面对将领们表示同意往南京去“清君侧”，一面又打算派出一支人马去夺回簰洲镇，将咸宁和岳阳之间的这一支大顺军包围歼灭。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左梦庚

和黄澍。左梦庚和黄澍都大不以为然，说是那样必将分散兵力，而且会使南京有备，不如立刻动身。至于何腾蛟嘛，十分好办。他是文臣，手中无兵。如果同他商议，他必然反对；不如将他劫持上船，迫使他同往南京。左良玉仍然犹豫，摇摇头，挥手让他们退出，说道：

“你们让我再想一想，这样大事可要三思而行啊！”

黄澍同左梦庚又一次商议之后，伪造了一封“皇太子”在南京狱中写给左良玉的“密谕”。这是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写道：

皇太子手谕：宁南侯速来救我，迟则无及。

他们把这个伪造的“皇太子手谕”送到左良玉面前，说是皇太子在狱中收买了南京锦衣卫的人，秘密地送来武昌。左良玉毕竟是个武将，看了密谕，信以为真，不觉大恸，哭着说：

“不救皇太子，誓不为人！”

于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各营大将，齐集节堂。他抱病慷慨誓师，发布了讨伐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檄文，下了全师东去南京的命令。

湖广总督何腾蛟已经听说左良玉决定率全师东下，也看见了左良玉讨马、阮的檄文。他对此事极为反对，可叹自己手中无兵，没有力量阻止。他正在总督府中与亲信幕僚们商议如何应付，忽然间左良玉派官员前来请他去商议大事。他本来想去见左良玉，力阻左军前往南京，可是左右幕僚苦苦相劝，说是总督大人此去，必受左良玉胁迫，以后千秋功罪都说不清了。这么一提醒，他想着确是不能去，要死就死在总督府中，于是他回绝了左良玉的约请。

这已是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了。左良玉的人马开始在武昌城中大肆抢劫，奸淫，掳掠妇女上船，兵马也一队一队地陆续上船。驻在汉阳、汉口、江北各地的人马也都上了船。所掠的大船小船，将近一万只，几十里的江面上，到处是船，一队一队，旗帜不同。左良玉和他的亲将、幕僚们单独有几十条船，而左良玉的船最大，上悬帅旗。何腾蛟听手下人禀报这些情况以后，在总督府中顿脚叹息，连声呼叫：

“天哪！天哪！国家事到此地步，不亡何待？没想到既有流贼，又有胡

人，内外交迫，而宁南侯竟受左右小人愚弄，有此荒谬之举。天下事无法收拾矣！”

何腾蛟自知没有办法阻止左良玉东下，为使武昌城内的官绅百姓少受左兵之祸，就以总督的名义出了许多告示，命人张贴在城内的大街、重要路口、衙署的照壁和城门口，严禁乱兵烧、杀、淫、掠。然而尽管他是堂堂总督，告示却等于一张废纸，起不了一点作用。很多官绅士民，希望能够得到总督的庇护，扶老携幼，逃进总督衙门避难，将几个大院落和几百间房屋挤得满满的，到处堆满了包袱和手提箱子。何腾蛟等人们都逃进来以后，命手下人关闭了总督衙门的前后门，不许左兵进入。他自己衣冠整齐，坐在大堂上。他认为自己毕竟是封疆大臣，倘有乱兵进来，他可以以总督的身份禁止他们随便在总督衙门中杀人、放火、抢劫。

这时候情况愈来愈紧急。附近的街巷中到处都在抢劫，都在放火。乱兵们纷纷向总督衙门院中射箭。有一支箭“嘣”的一声落在何腾蛟面前的案上。他的左右大惊，劝他赶快进到别处。何腾蛟气愤已极，将生死置之度外，目光炯炯地瞪大眼睛，猛一顿足，冷冷一笑，说道：

“我身为封疆大吏，连我的总督衙门尚且不能保护，何处可以逃避？今日要死就死在这里，不用躲避！”

乱兵们来敲打前后门，差不多要破门而入。他严禁开门，说：

“派人去告诉左良玉，不许他的乱兵冲进总督衙门！”

可是他的手下人无法走出衙门。正在这时，乱兵从后院翻墙而入，自己将前后门打开。有一群乱兵拥到大堂前边进行抢劫。何腾蛟正要呵止，忽然有一将官从大门进来，直奔大堂，对他匆匆行礼，说道：

“末将奉宁南侯爷之命，请总督大人到船上一晤，有重大国事相商。”

何腾蛟说：“宁南侯今日这样做事，还有什么话同我商量？本部堂坚绝不去！”

末将说道：“大人不去南京，宁南侯爷并不勉强，只是想同大人见见面，说一句话就分手了。难道大人连说一句相别的话都不肯听吗？”

何腾蛟看见这将官和士兵一个个满脸凶气，知道不去恐怕不行。想道：去吧，见了宁南侯，当面力争吧。为着防备万一，他将总督印暗中交给一个心腹家奴，嘱咐了几句话，然后上轿而去。

他的轿子还没有走出总督府大门，府中各处已经开始遭劫，妇女们一片啼哭声和哀叫声。何腾蛟在轿中叹了一口气，毫无办法。他的一大群奴仆、家丁、亲信幕僚和属吏，或骑马，或步行，跟在轿子后面，一起往江边走去。

何腾蛟在汉阳门码头下轿，立刻被左梦庚、黄澍等一群文武迎到船上。这时月光很亮，船上纱灯高照。左良玉拱手立在船头，等他上船以后，互相施礼，步入官舱。

左良玉说道："总督大人，事前没有时间同大人商量。今日良玉为国事匆匆东下，请总督大人同我一起前去南京，路上随时请教。到了南京以后，更要一切听从大人主张，请大人万勿推辞。"

何腾蛟说："侯爷前去南京，声言要'清君侧'。但这样大事，请万万三思而行，不可鲁莽造次。千秋功罪，决于此时，岂能随便举动？"

左良玉说道："皇太子如今在南京狱中，生死就在眼前。良玉身为大将，蒙先皇帝隆恩，封为侯爵，镇守一方。太子存亡，良玉万难袖手不问。区区此心，想大人十分清楚。如今马、阮祸国，太子生命旦夕不保，良玉如何能够忍心不问？大人又如何能够忍心不问？所以良玉思忖再三，决定往南京去，清君侧，除奸臣，保护皇太子不被杀害。"

说这话的时候，左良玉非常激动，眼泪不觉滚到脸颊上。

何腾蛟说："南京盛传有太子从北京来到，朝臣与民间有人信以为真，有人认为是假。你我远在武昌，如何能知道底细？此事不可鲁莽，等事情清楚以后你再决定不迟。"

左良玉冷笑说："等到事情弄清，皇太子已经不在人世，再想救他就迟了。"

何腾蛟慷慨劝说："目前闯贼大军东来，已经过了长江，武昌、岳阳震动，此系燃眉之急。满洲人追在闯贼之后，不久也要来到武昌。如果侯爵率大军东下，武昌岂不白白地送给流贼？流贼目前已经是惊弓之鸟，惨败之余，绝非满洲人的对手。满洲人来到以后，将流贼或赶走，或消灭，之后就会以武昌为立足之地，东下九江，南去长沙。那样的话，国家最后一线生机也就完了。侯爷，你可曾深思熟虑？"

左良玉说："目前救太子、清君侧要紧。只要太子不死，奸臣清除，南京朝纲有了转机，消灭流贼，抗拒胡人，都有办法。南京混乱，乌烟瘴气，不唯不能消灭流贼，也不能抗拒胡人。本爵去南京之事已经决定，今晚三更就要开船，请大人不必再回总督衙门，就留在船上，一同东去，共行救国大事，本爵也好一路上随时请教。"

何腾蛟知道走不脱了，说道："既然如此，请侯爷另外给我一只大船，随在侯爵大船之后。若有事商量，我随时可以过来。"

左良玉想了一下，看见黄澍对他使眼色，就点头说："这样也好，我这大船上人多，也乱，另外给你一条大船，你的随从人员和仆人都跟你在一条船上。倘若一只大船不够，再给你几只大船也可。"

何腾蛟在心中决定，坚决以一死保全名节，单独要了一只大船，跟随在左良玉的一队大船之后。

三更时候，左良玉的大军，带着掳掠来的妇女和无数财物，一营一营地乘船东下。左良玉知道他的部下纪律很乱，担心将士们会冲犯了湖广总督，命人在何腾蛟的大船上竖起一面白绸大旗，上面用朱笔写着三个大字："制军何"。跟随何腾蛟的人原来就带着他的官衔纱灯，如今四盏很大的纱灯也悬在船头。左良玉又怕何腾蛟逃走，特命一个姓李的游击将军带了四名兵丁，上到何腾蛟的大船上，名为照料，实为守卫。何腾蛟自己的文武亲随，只有两个仆人同他上船，其余的都被他拒绝了。他的那些不能上船的文武亲随和奴仆家丁不忍见他独自往南京去，于是便从南岸陆行；一些高级幕僚只好仍回总督衙门另想办法。走在南岸的人们现在都骑着马，他们只要望见大船上那四盏写有总督官衔的纱灯，就感到放心。但是走了不远，天渐渐明了，江面上的晨雾起来了，只看见每条船上都有纱灯，官衔全被雾遮住了。又走了一段，雾气更大了，连船也看不清楚，只看见众多的纱灯在江面上向东而去，每盏纱灯只有一点昏黄的光。可是何腾蛟的亲随们仍不肯离开，打着何腾蛟的旗号，在南岸继续东行。

当何腾蛟的船将到阳逻的时候，雾气慢慢消散了，水面上虽然还飘动着薄雾，但是遮不断视线。何腾蛟走出船舱，站在船头，举目观望岸上形势，心中十分难过。大好河山，不久将落入胡人之手。三百年大明江山，从此没有一点挽回的希望了。他越想越难过，越痛恨左良玉和他周围的一班小人和无知将领，他们只知为自己争权夺利，全不为国家着想，不为中国万民着想。左良玉派来的那个游击李将军小心地跟在他背后，表面上是毕恭毕敬地伺候，暗中则防备他投江自尽。何腾蛟完全明白这位李将军的心思，越发装作闲看江上形势，还念了一句苏东坡的名句："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随即他回过身来，对李将军说道：

"你去把我外面披的一件衣服拿来，船头上风更凉了。"

李将军赶紧弯身走入官舱去取总督大人的衣服。而正在这时，何腾蛟恨恨地说道：

"哼，我是封疆重臣，岂能跟着你左宁南背叛朝廷，置国家存亡于不顾！"说罢，纵身跳入江中。

船夫惊慌大喊："救人！救人！总督大人投江了！"

当下就有两个船夫跳下江去救，但是春水方涨，水流湍急，加上江面上又起了风，风急浪涌，没有能将何腾蛟救上来。船上所有的人，包括何腾蛟的两个仆人都站在船头，望着薄雾笼罩的滔滔江流，有人呼喊，有人痛哭。那位守护何腾蛟的游击将军看见何腾蛟救不上来，知道左良玉必会杀他，说道："总督投江，我也不再活了！"随即跳入江中，很快滚入船底，没有再露出来。何腾蛟的两个仆人也要自尽，被船夫们死死地

抱住，拖进舱中。

左良玉很快得到禀报，不由得深深地叹息一声。何腾蛟跟他原是同仇敌忾的人，竟这样不同意他去“清君侧”，使他对前途增添了无限的烦恼和忧虑，登时倒在床上。他在心中乱想，前途是吉是凶？何腾蛟死了没有？还有救没有呢？于是他下令所有东去的船只，都随时留心漂浮下去的尸体，只要是漂浮下去的尸体，必须打捞起来，看是不是湖广总督……

第四十五章

就在左良玉为何腾蛟的投江而死深深叹息之时，何腾蛟正躺在一只小船上，昏昏沉沉地睡着。原来他投江以后，只在滚滚浊浪中漂流了十余里，便被一只打鱼的小船救了起来。渔夫把他抬进舱中，给他脱去一身湿衣服，又给他盖上棉被暖着。良久，在水中本已昏死过去的何腾蛟终于睁开了眼睛。他茫然四顾，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守护在他身边的渔夫身上，用眼神向渔夫发出询问。

渔夫见何腾蛟醒过来了，很高兴，抬手指点着远处岸上，告诉他那边有一座关帝庙，说是关帝爷救了他的性命。

何腾蛟微微颔首，两颗泪珠随即滚落下来。渔夫还想同他说什么，他却闭上眼睛，很快又昏睡过去了。

这一切，左良玉自然不会想到。而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何腾蛟投水不死，自谓是因忠诚而得神明佑护，于是改变以身殉国的初衷，乃从宁州转浏阳抵长沙，招集属下堵胤锡等痛哭盟誓，矢志坚守湖广。至顺治二年五月，何腾蛟受封为南明重臣，向南明隆武皇帝献招抚义军联手抗清计策，得钦准后亲自派人进行招抚，将李自成昔日之部将郝摇旗、袁宗第等均招至他的麾下。当然，这是后话。

原来，左良玉意欲胁迫何腾蛟同他一起到南京，本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他的“清君侧”之举增加号召力量，使他的这一举动更加名正言顺；二是万一押在南京狱中的北来太子果然非真，他就要走第二步棋，即速将楚世子立为皇帝。而若走到这一步，则更需要借助湖广总督的一臂之力。不料何腾蛟不唯拒不合作，甚而至于以投水自尽相抗议。这实在出乎左良玉意料之外。懊悔之余，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在路过九江的时候，能将驻节九江的江西总督袁继咸带往南京。袁继咸曾经做过郧阳巡抚，同他原是故人。就在最近，袁继咸还帮过他的忙——左良玉曾担心李自成的人马会从黄陂、孝感东进，去进攻蕲春一带，从而截断顺江而下之路，便向袁继咸告急。袁继咸果然派了一支人马从九江过江，进入黄梅、蕲春一带，面向黄冈布防，以抵御李自成可能东来的人马。想到这些，左良玉不觉微笑，心里说：故人就是故人，同袁继咸共商国是，谋求合作，恐怕要比劝说何腾蛟容易一些吧？

他哪里料到，就在他打着袁继咸的主意时，袁继咸却做着提防他的准备。比起何腾蛟来，袁继咸离南京要近一些，在南京朝廷里的熟人要多一些，关系也更密切一些，所以有些何腾蛟无法知道的朝中内幕，袁继咸却能知道。何腾蛟手头没有兵，只能受制于人；而袁继咸手中还有两三万可靠的人马在驻守九江，救左良玉之急派往黄梅、蕲春一带的人马，如今也都已经撤回。十天前，当袁继咸获悉李自成的人马从簰洲镇偷渡长江，武昌和岳阳吃紧时，他判断李自成一定会避重就轻，向南去夺取岳阳，占领长沙。于是他赶快准备离开九江，率全部人马去增援岳阳。正准备登舟的时候，忽然得到左良玉全军东下的消息，他只好改变主意，留在九江作守城打算，以防左良玉的人马占领九江，残害地方。

这时候左良玉还没有来到，从安庆到九江的江面上已经很乱，到处有流氓无赖假借左良玉之名往来抢劫，杀人越货。九江士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因惧怕遭遇屠城灾难，他们推举有名望的士绅前来谒见袁继咸，恳求他放弃守城打算。有人说："众寡不敌，战则必败。倘若激怒了宁南侯，祸不可测。"有人说："宁南侯救皇太子这题目也不谓不正，总督如果一味兵戎相向，将置先帝于何处？不如敛兵城中，相机行事。"有人说："制台素与宁南侯相善，何不等其到来之时，当面劝诫其禁止将士骚扰九江？"凡此种种，袁继咸一概拒不允诺，只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将人马部署在城外，而将诸将士家属移入城中。部署方定，左良玉到了。

这是四月初一日的下午，左良玉将船泊系于九江北岸，便立即派官员给袁继咸送去一封书信，说明他往南京救太子的用心。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

此系大事，亟须当面请教。仆意即为皇太子死，又何足报先帝隆恩于万一！

九江士民恐慌万分，再三请求袁继咸去船上同左良玉一见，免得一城尽遭洗劫。在士民坚请之下，袁继咸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他对前来求情的士民代表们说：

"好吧，就听你们的，我去走这一遭。然而没有用处的，日后你们不要说我不智就是了。"

翌日，袁继咸偕同一位幕僚到了左良玉船上，听左良玉谈了他为何往南京"清君侧"救太子的大道理。袁继咸见左良玉虽精神不振，面露病容，却依然态度傲慢，且有黄澍等人不离左右，便不愿深谈，只说：

"目前因侯爷大军到此，九江士民惊骇万状。恳请侯爷严禁士兵入城，保

此一方生灵才是。”

左良玉说：“各营将士临离武昌前已经对天盟誓，只有一颗忠心救皇太子，清除奸臣，奠安社稷，绝不骚扰百姓。我同制台大人原是旧交，在郧襄同过患难，又同因襄阳事受过重责。今日重新携手共事，须要仰仗制台大人鼎力相助。请放心，我已经传谕各营官兵，有动九江一草一木者，从严治罪。”

言毕，他向左右问道：“我的口谕，大小各营都传到了吗？”

负责传宣命令的中军总兵官躬身答：“回禀大帅，昨晚已经传谕各营凛遵，不得有违。”

平贼将军左梦庚也躬身补充一句：“今早儿又特别晓谕各营主将：军令如山，令出法随，大小将领务要认真听从爵帅严谕，任何人不得玩忽纪律，自取罪咎。”

左良玉又对袁继咸说：“大人可以放心了吧？明日一早，我亲自进城拜谒，再向大人请教。请令各镇参谒，我到时候好对他们讲几句话。”

第二天，即四月初三日，早饭过后不久，果然看见左良玉开始起锚移舟。袁继咸考虑到宁南侯进入城中将有许多不便，不得不赶紧迎到江边，就在船上与左良玉相见，他部下的各镇将也都单骑同往。诸将都到船上向左良玉参谒以后，左良玉从袖中取出来由黄澍伪造的太子密谕，强迫诸将为救出皇太子对天盟誓。九江诸将不觉一怔，齐齐望向总督，不知如何是好。就见袁继咸神色严峻地望着左良玉大声说道：

“密谕从何而来？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密谕从何而来？”

左良玉脸色一变，恼怒地说：“害太子的是奸臣马、阮之辈，与今上何干？老先生为何竟如此说！”

袁继咸望着左良玉手下的一群将领说道：“师以义动。诸公应当爱惜百姓。”

左良玉说：“我辈做大事，行不得小惠。”

袁继咸说：“继咸负罪深重，蒙先帝赦以不死，仍付以封疆重任，待罪浔阳。一城百姓生死，系于爵帅，我不能不为百姓请命。”

左良玉脸色严峻，叫人望而生畏。

袁继咸趁着左良玉沉思无言的机会，向诸将领讲明了国家目前面临的危亡情势。他说，满洲兵正在南下，南京势必不得已抽调防北的兵力去防西。一旦满洲国兵临长江，则大事去矣。又说，兵谏不是正道，应

改“檄”而为“疏”，以存君臣之体，听候圣旨处分……

左良玉想了一阵，改用缓和的口气说道：“我可以同制台大人约定，绝不破城。至于‘清君侧’之事，可以将‘檄’改为‘疏’，暂时驻军候旨。”

袁继咸随即同左良玉成宾礼而别。虽然左良玉答应他不破九江城，不骚扰百姓，但是他深知左良玉部下自来就是军纪很坏，而目前左良玉又受群小包围，身边无一个是敢说直话的正人君子，别看他名为统帅，实际上已驾驭不了他的乱糟糟的十几万大军。所以袁继咸决定还是守城。他在城上召集诸将训话，说：

“宁南侯欲行兵谏，借‘清君侧’之名，难说不是举兵为乱，我辈岂能为乱国之举？‘晋阳之甲，春秋所恶’，我已经劝说他易檄为疏，屯扎候旨。我自己也已经将宁南之事写成一疏驰奏朝廷，朝廷必有处分。故诸将宜坚守城池，以待后命。”

袁继咸有一部将名郝效忠者，已经暗中同左良玉勾结。恰巧因为两个士兵在城内抢劫被百姓杀死，郝效忠便借此起衅。袁继咸的另外一员部将张世勋原来就与左良玉的部将张国柱相好，在夜间暗暗将张国柱的城外士兵缒入城中纵火。袁继咸命人扑灭一处，别处又有火起。袁继咸明白张世勋不除，则乱不能定，便赶快手写密令一封给可靠的将领邓林奇，要他立刻遵手令便宜行事。谁知刚刚作好部署，张世勋和郝效忠已经率领亲兵趁夜半劈开城门，出城与左营人马相合。左兵则趁机混入城中，大肆杀掠。守城百姓不能辨识，完全无法自卫。袁继咸的其他将领害怕获罪，都陆续逃出城去，投到左良玉的麾下了。

左良玉一直在船上，因为病体衰弱，岸上和九江城中发生的事情他一概不知，都被周围的人们瞒住了。九江城内到处奸掳烧杀，到处有哭声叫声，早已经天翻地覆，而他的大船上却静悄悄的，没人敢大声说话。周围也森严肃静，只有昏暗的江水拍打着船边。后来，江岸上的远处有一些什么动静终于被他听见了，他又依稀觉得似有人马在移动，心中觉得奇怪，便轻轻咳嗽一声。一位值班的中军将领立刻走进船舱听令。左良玉问道：

“岸上为什么有人马移动？”

中军回答：“回爵帅，并没有大的移动，只是有一部分九江的人马出城，同我军驻扎在一起了。”

“啊？为什么他们要同我军驻扎在一起？”

“听说是他们想通了，愿意随我军去南京搭救太子。”

“啊？我已决定暂驻此地候旨……奇怪，此刻什么时候了？”

“刚打五更。”

“我们的人马有进城去的没有？”

“也有进城去的。”

“什么？我答应过江督袁大人，答应绝不破九江城。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人马有进城去的？”

“请大人放心，没有攻城破城，是里边的人自己将城门打开了。”

“我已经答应不许扰害城中百姓。”

“请大人放心，城中安堵如常，鸡犬不惊。”

“江督袁大人现在何处？”

“袁大人大概快来到了。”

“怎么，他快要来了？”

“是的。少帅大人怕出意外，已经命张应元镇台大人同监军御史黄大人骑马进城，请袁制台大人去了。”

“唉，他们瞒住我捣的什么鬼！……快去将少帅叫来，我要当面问个明白……黄御史这个人、这个人，都是他……”

袁继咸在总督署的院中望了一阵火光，回到签押房，对一名心腹家人和一位中年副将李士春嘱咐了后事，正准备悬梁自尽，忽报左营总兵张大人和监军御史黄大人来见。他没有做声，也不迎接，只是兀坐不动，闭目养神。张应元和黄澍进来，声称是奉宁南侯之命前来相请，请他赶快出城。袁继咸一脸冷笑，并不搭话。他的中军副将李士春忿怒地望着黄澍，忍不住说道：

“你们做得太过火了！我们制台大人见事不可为，十分痛心，正准备以身殉国，请你们不要再打扰他。”

黄澍原不想把事情闹崩，一则那样会受左良玉谴责，二则也会坏了“清君侧”的大事。所以，听了李士春的话，他不禁大惊失色，赶快向袁继咸深深一拜，带着哭腔说道：

“宁南侯本无异图，公若自尽，宁南侯将无以自处，是公以一死促成大乱，国家大事去矣！务恳大人三思。”

袁继咸仍无一语。李士春见状，将他的袍袖轻轻扯了一下，他随着李士春走进套间。李士春凑近他的耳朵悄声说道：

“请大人隐忍一时，到了前边路上，说不定王阳明的勋业，大人也可以做到。”

袁继咸心中一动，用疑问的眼神看一下李士春。随即从套间出来，对黄澍和张应元说：“好吧，我同你们出城。我要去当面责问宁南侯！”

左良玉听见岸上的声音越来越嘈杂，并且有火光照到船上，很生气。他明白，如今谁都不听他的话了。而如此目无纪律，要想完成救太子和“清君侧”的大事，恐怕没有指望了。他下了床，由仆人搀扶着走到船头。左梦庚和许多重要将领都已经来到他的船上。他不对他们说话，只顾拼着力气抬头向九江城的方向遥望，但见火光通天，而且隐隐约约地有哭声传来。他不禁浑身打颤，拍着大腿说：

“我、我、我对不起江督！对不起临侯[1]！……”

突然，他感到喉咙里冒出一股腥气，一弯腰，吐出来一大口鲜血。左右一时忙乱，都来抢救。他又连着吐出几口鲜血来，随即被扶回舱内，放到床上，立刻不省人事。

袁继咸同张应元、黄澍等来到江边，尚未下马，就听见从宁南侯的大船上传来一片哭声。大家惊骇，一时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少顷，黄澍向船上大声问道：

“什么事？什么事？”

大船上有一悲痛的声音回话：“侯爷归天啦！”

袁继咸的心不觉一沉，想到：宁南侯此时突然死去，左营二十万人马群龙无首，九江一城必将毁在这一群无人驾驭的乌合之众手中，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呀！

当左良玉的军队于三月二十三日突然从武昌撤走时，李自成正驻在荆州城外二十里地的一个临江小镇上。这时占领簰洲镇的消息还没有传来，他只知道满洲兵已经从襄阳出动，而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驻扎在武昌、汉阳和周围府县，拦住了他的去路。从前左良玉是他的手下败将，但如今形势大变，他反而怕左良玉了。他日夜忧思，想着左良玉兵多粮足，据守形胜之地，以逸待劳，使他无机可乘；而满洲兵从襄阳东来，气势汹汹，自己已无力招架。一天，他独自步入喻上猷卧帐中，想同喻上猷做些计议。喻上猷不在，却在铺上扔着几本兵书，还有一本书的封面已经破损。他随手捡起一看，是古人的诗集。顺手翻开，不意恰恰看到这样四句，十分刺目：

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

无枝可依。

他感到很不吉利，便将书愤然一掷，转身走了。近来他心中本已有无限苦恼，深悔许多失策，这首诗更使他想到了如今无处立足、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局面。越苦恼，越容易往不利的方面想，他甚至想到他的身死国灭也许就在眼前。当然，这种绝望心情，他绝对不能流露出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同谁在一起，他都做出一副十分镇静的样子。但是，从退出襄阳到现在这短短一段时间里，他的两鬓又新生出不少白发，这却难以瞒过文武近臣的眼睛。

忽然，刘宗敏从沙湖附近来了紧急密奏，说已乘左兵不备，命张鼐等占领了簰洲镇；随后又向咸宁、蒲圻之间游击，虚张声势，以观左兵动静。

李自成迅速赶往沙湖，同刘宗敏商量是否在不得已时大军渡过长江，以避免在江汉平原上与满洲兵作战。商议未定，就得细作禀报，说左兵将往南京去救崇祯的“皇太子”。正将信将疑，王泗暗中派出的人到了。来人先向李自成禀报了王泗夫妇被拘留的情况，然后又说王泗将军命他来向皇上当面禀奏左良玉要率全军前往南京“清君侧”的事情。李自成听罢，喜出望外。南京的情况他并不清楚，只听说立了福王，这个福王正是义军在洛阳杀掉的老福王的世子。据老百姓说，此人无德无能，只好女色。别的情况他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崇祯的“太子”怎么逃到南京去了。不过他已经管不了这许多，他只关心左良玉是否会把人马全部带走。不管怎样，他已下定决心，要夺取武昌，争取在武昌立住脚跟。

过了两三天，张鼐的人马在荆河口消灭了一支明朝守军。虽然那守军只有几百人，却就此打开了前往湖广的大门，而岳阳城就在荆河口附近。李自成得到禀报，心中想道：倘若左军并未全部撤离武昌，那么，满洲兵来到，大军不妨暂时先退到湖南。

就在他同刘宗敏、宋献策讨论这个问题时，又接到确实禀报：左良玉确已全军离开武昌，连驻在汉阳附近州县的人马也都撤空了。立刻，李自成决定：水陆大军即速向武昌、汉阳进发，昼夜兼程。同时又派出飞骑到荆门、荆州一带，命令袁宗第和刘芳亮、郝摇旗等率领那一带的大军分水陆东下，会师武昌。下达完这些命令之后，李自成又想到承天和德安两府都留有人马驻扎，而德安的人马最多。仅白旺手下就有三四万，都是精锐。加上各州、府、县的人马，大约有六七万。于是，李自成重新部署，只给白旺留下一两万人马，命他迅速从黄陂赶到汉阳，渡江占领武昌。余者都分入其他营中，北岸只留下几千人防守，目的只是牵制

清兵，使之不能迅速进兵。

李自成自己暂时驻在潜江和沔阳之间，指挥大军向武昌退却，并在江汉平原一带部署阻挡清兵的兵力。刘宗敏、田见秀等先他动身，分路向武昌开去。

清兵很快地到了承天，守承天的大顺军锐气全无，不过一次交战，便彻底失去了城池。一部分人马溃逃了，一部分投降了。清兵继续挥师东进，直指德安府。白旺留在德安的有一万多人，因不是白旺原来的精锐部队，又因没有白旺率领，当清兵来到时，只稍事抵抗，便作鸟兽散。

这时，李自成原驻江汉平原的近十万人马陆续到了武昌，分散在各处的人马也分头向汉阳、咸宁一带集中。而驻在荆州、荆门一带的一支大军因为怕清军从潜江、沔阳一带截断长江，所以也日以继夜，水陆并进，向武昌撤退。

因为左良玉的全师东下，李自成在近乎无望中产生了一丝希望——占领武昌，立定脚跟，以俟东山再起。为此，他急切地盼望着皇后的音信，盼望她在这个时候能够同李过和高一功率领二十万大军神兵天降，来到湖广，助他一臂之力。他在心中说：

“必须凭借龟山和长江天险，坚守武昌！唉，皇后，你眼下到了何处？”

[1] 临侯——袁继咸字季通，号临侯。

第四十六章

到武昌的第二天，李自成带着刘宗敏和宋献策，骑马登上蛇山，观察形势。洪山一带已经有许多旗帜，隐约地有军帐和马群。宋献策故意面带笑容，用马鞭指点着，一一说出这些小山和湖泊的名字与地势，然后说道：

“陛下请看，倘若满洲人从别处渡过长江，从陆上进攻武昌，那么这些大小山头便都是武昌城的天然屏障。只要鼓舞士气，加上指挥得当，凭借山上山下的坚固营垒，大东门和小东门就完全可以固守。陛下请看，从洪山往东，山势连绵不断，形势甚佳。正如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所写：‘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请陛下宽心，此地必可坚守。当然，上流的金口，下流的葛店等处，都需要派兵设防。”

李自成点点头：“走，我们到蛇山那头看看去。”

他们来到蛇山西头，下了马，站在濒临大江的黄鹄矶上。这里，龟山和

蛇山东西对峙，锁住大江，逼得江水向东北奔流如箭。阵风吹来，江涛拍打着突出江心的矶头，澎湃作声，银色浪花四处飞溅。

李自成素闻武昌的地理形势如何好，如何重要，今日亲上黄鹄矶，放眼一望，不能不为之惊叹：

“太好了！果然是山川险固，控扼南北！”

然而，他又立刻想到：要坚守此地，恐非易事啊！军粮已所剩无几，人马也无法补充。况且潼关那么险要尚不能守，何况此地？他想着这些不利情况，脸上不免流露出忧郁神色。

宋献策自然也有同样的忧虑，但是他总想促使李自成重新鼓起当年那种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精神，率领众将士在此地破釜沉舟一战，挫败敌人锐气。他知道倘若再败，就可能溃不成军，大顺朝就彻底完了，所以他尽量摆出一副从容的姿态，用同往日一样老谋深算的语气说道：

“陛下请看，这就是大别山，俗称龟山，又称鲁山……”

“鲁山？”

“相传三国时候鲁肃曾在此驻军，山半腰至今留有鲁肃墓，还有一座鲁肃庙，所以大别山又称鲁山。”

“原来如此。”

宋献策又进一步说明大别山扼守南北的形势：山下只有一条路，近处则小山和湖泊星罗棋布。守住了大别山，就截断了南北来往之路。大别山下自古就是战场，有些历史名将就败于大别山下……

说到这里，宋献策猛然停住，意识到“败于大别山下”一语有些不合时宜。他心虚地看看李自成，见李自成并没有什么特殊反应，他才稍稍放下心来。就在这时，李自成突然指着江心一个树木茂密的沙洲问道：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有名的鹦鹉洲。唐代诗人崔颢有两句诗云：‘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就是皇上所指的地方。倘若将一部分水师驻扎在鹦鹉洲上，就可以与大别山、蛇山的守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又指着汉阳城说道：“此城可是不算小，又夹在大别山和长江、汉水之间，地理形势很重要。”

宋献策忙说：“那是汉阳镇，辖属于汉阳县，汉阳县又辖属于汉阳府。汉阳府只辖两县，一是汉阳，一是汉川。只辖两县的府在全国十八行省中除此之外，别无二处。本来武昌府就可以管辖汉阳一带，而偏偏在汉阳又设一府，又偏偏下辖只有两县，其原因当是十分清楚的：只要汉阳府

能够守住大别山一带，就可以同武昌府夹江对峙，不需要有更多的属县。”

李自成点点头，对刘宗敏说道：

“可把袁宗第放在汉阳，让他驻守大别山。”

就在这时，刘芳亮从汉川派人前来禀报：德安府已于五日前失守，溃散的人马有一部分逃到黄冈、汉川一带，他已经收容了。可是顾君恩失踪了，派人四处寻找，杳无音信，估计是逃走了。

刘宗敏忍不住顿脚大骂：“这班人，真是无耻之极！我们顺风顺水的时候，他们都跑出来舔屁股溜沟子，自己说自己是什么‘从龙之臣’。一看局势不好，做官没指望了，又一个个脚底抹油——开溜，都是什么东西！”

从黄鹄矶回到行营，李自成得到刘体纯禀报：有细作从襄阳回来，说听王光恩部下传说，李过、高一功率领一支大军前来湖广，已经从安康进入四川，显然是打算从夔州一带出川。另有小股人马从四川和湖广两省交界处向南，好像是向巴东、秭归方向去。李自成顿时大感欣慰，对宋献策说道：

“果然有了消息！有了这消息，朕更要固守武昌，在这里与皇后的大军会师。”

话虽这样说，但李自成的心情依然十分复杂。一方面，他确实感到振奋；另一方面，他又不知道这支大军何时才能到来。他命刘体纯火速再去打探。真是望眼欲穿呀！他又让宋献策卜卦。连卜几次，结果总是说确有大军前来，但不能马上赶到，最快也要等一个丁日方能到达。什么丁日呢？看来四月间的丁日是来不了了；五月里倒是有三个丁日。宋献策掐着指头推算：上旬五月初六是丁未日，如果不能来，就得等待五月十六丁酉日；如果还不能来，就只好等五月二十六丁亥日，可是，那真是太迟了。按照李自成的愿望，皇后的大军至迟该在丁未日五月初六来到。即使这样，离现在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清兵来势凶猛，大顺军能不能在武昌坚守一个月呢？这么一想，李自成的决心就又动摇了。

袁宗第来到了。李自成命他将人马驻扎在汉阳大别山一带，随即向他询问情况。袁宗第禀报说，他的人马刚刚撤离荆门、荆州一带，清兵的先头部队不足一万人就到了。看样子他们是要先占领荆州、夷陵一带，然后再顺流东下。李自成又问起喻上猷，袁宗第才说喻上猷已经逃跑了。

“喻上猷说他是石首县人，在荆州一带乡亲故旧好友甚多，自请回乡号召士民，共保大顺，抵御胡人。借这个理由离开了我，一走就再没有音信。”

“他的眷属不是随在军中么？”

“事后才发现，他先已派人把眷属送回石首县乡下去了。”

李自成沉下脸来，不再说话。宋献策使眼色让袁宗第告退。当大帐中只剩下李自成和宋献策时，李自成忍不住长叹一声，拉住宋献策的手说道：

“献策，除你之外，重要的文臣都逃光了。武将们也离心离德，各为自己打算，一遇见敌人就逃命，就溃散。唉，不过两年，两年，献策，就这短短的两年呀……”

宋献策也不由得动了感情，颤着声音安慰李自成说：

“陛下不必为此事生气伤神，他们既不同心，走掉也好。只要我们能在此地固守一个月，待皇后大军一到，大局就有转机，重整江山不难。眼下最要紧的，是请陛下多想想如何鼓舞士气，如何固守武昌。只要在这里站稳脚跟，何患大臣不来？武将们自然也会同心同德，力保大顺。陛下半生戎马，身经百战，是英雄创业之主，何至于心境颓丧若此。”

李自成点头说：“卿言甚是，朕不应自己先心境颓丧，而应拿出往年在商洛山中的劲头来。”

停了片刻，他又小声问道：“献策，如今靠赏赐也不行了，可有什么办法能够鼓舞将士之气呢？”

“近一二日来，臣也在为此事操心。倘若此时能天降祥瑞……”

“国运至此，不会再有什么祥瑞了！”

“不！祥瑞何尝没有？只是陛下每日应付战事不暇，不曾留意罢了。”

第二天，为了鼓舞士气，李自成亲往汉阳劳军，而让刘宗敏代他赴洪山劳军。

船队到汉阳府城南门外的码头靠岸。袁宗第早已经率领一大群将领和新上任的汉阳府尹以及一些文职官吏在岸上恭迎。李自成骑着御马，在将士们的簇拥中进了汉阳府衙门。在后堂休息片刻之后，便在鼓乐声中来到大堂。如今没有鸿胪寺官员了，只好由吴汝义呼唤众将官分批朝见。行礼以后，宋献策宣布：

“皇上念将士们忠勇骁战，十分辛苦，今日御驾亲临劳军，特赏赐白银万两，彩缎千匹。”

将官们在袁宗第带领下一齐山呼：“谢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随后，李自成问了问汉阳的防守部署情况，就命令众将官各自回营，只留下袁宗第和另外少数几个高级将领以及汉阳府尹。一行人正要起身去大别山察看营垒，刘芳亮急匆匆地赶来了。他是前天到孝感一带部署军事，昨日夜间回到汉川，尚未及休息，就接到军师通知，要他今日来汉阳见驾。他向李自成行礼以后，李自成看他十分疲劳，且比往日瘦了许多，便问他道：

“有什么紧急军情么？”

刘芳亮快步走到李自成面前，低声说了一阵话。李自成连连点头，脸色阴沉地说道：

“明远，朕原想让你在此地好好休息休息，现在看来不行了。你还是赶快回去吧，部署军事要紧。你那里朕发去一万两银子、一万匹彩缎，你代朕犒劳将士们。朕这里没有别的事情了，你赶快回汉川去吧。”

刘芳亮又行了礼，退了出去。

李自成在众人簇拥之下，登临大别山。所到之处，都有将士们恭迎，气氛庄严肃穆。李自成表情非常冷漠，就连听到将士们呼喊“万岁”时，脸上也不露一丝笑容，也很少说话，只管闷着头朝前走。走到大别山西头，来到一座营垒前。营垒下边是一片湖水。宋献策告诉他：

“这地方叫作月湖。月湖岸上的那一处高地相传为春秋时伯牙弹琴之处，叫作琴台。”

李自成点点头，小声说道：

“守住这一带营垒要紧哪！”

从大别山下来之后，李自成没有再回汉阳城，而是在鼓乐声中上了船。船队快到江心时，他望见在江岸上恭送的官员们已经散去，不由得一阵惆怅涌上心头。他想：这大别山，这汉阳城，大概是没有机会再来了。

李自成回到武昌行宫，心中十分烦闷。他留下宋献策一起用了午膳，然后屏退左右，问道：

“献策，李过、高一功和皇后的人马至今尚在四川境内，远水救不了近火。清兵正从水陆两路追来，大约不日即会大兵压境。今日去汉阳劳军，自始至终，朕心里没有一刻轻松。据你看来，我军在武昌能够支持多久？倘若武昌失守，该退往何处？”

宋献策神色严重地说道：

“臣只考虑如何固守待援，没有想过要离开此地。”

李自成心中一震，微微颔首。

宋献策接着说道：“陛下，我大顺当前面对的敌人，除了满洲人和吴三桂之外，还有尚可喜和耿仲明等汉奸队伍，总计人马至少也在二十万以上。我军因为屡遭挫折，士气不振，害怕与敌作战。所以虽据地利，却不可倚恃。唯有陛下自己镇静，示将士以必守之心，方能望将士戮力同心，为陛下保住这一片立足之地。今日执皇帝威仪汉阳劳军，其目的正在于此。”

李自成点头微笑说：

“献策，你的话让朕想起来宋真宗驾幸澶州的故事，看来你是要学寇准呀！”

宋献策突然跪下去，以头触地，说道：

“请陛下恕臣死罪，使臣得进一言。”

李自成大为诧异，说道：

“献策，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快说，何必如此？”

见军师仍然跪在地上，李自成亲自去拉他，说道：

“因目前人心危疑，朕有时候就容易动怒，所以连你也不敢有话直说。可是我一向视你甚近，倚为心腹，你还有什么话不能直言呢？起来，快起来说话！”

“陛下，臣要冒死直言了。刚才陛下提到宋真宗驾幸澶州的故事，以其比陛下今日之去汉阳劳军。无奈以臣看来，陛下今日处境，不及宋真宗万分之一。由此一端，正可见出陛下仍在作不切实际的侥幸之想。万望陛下抛却一切他念，抱定在此与敌决一死战的决心。”

听罢此言，李自成不觉冒出一身冷汗，眼睛直直地望着军师。

宋献策流着眼泪说道：

“倘若陛下鼓舞士气，凭此地险要江山，拼死与敌一战，纵不能全胜，只要能稍稍挫敌锐气，局势便有转机。否则，逃离此地，去将安之？臣恐怕圣驾一离武昌，便会万众解体，一遇敌兵则诸营溃散，我君臣不知死所矣。臣请陛下立意固守，勿自心中动摇，举动失策！”

李自成说：“献策，你坐下，慢慢说，我听你的。”

宋献策重新叩头，起身，谢坐，接着说道：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主耶律隆绪同萧太后进兵澶州时，河北大部分土地和百姓仍属宋朝。甚至远至常山，也就是今之真定，也有宋朝的一支劲旅固守，使耶律隆绪只好避而不攻。耶律隆绪所率的南进之兵，看起

来兵势很强，实际是孤军深入。这是第一个古今形势迥异之处。澶州即今之开州，在黄河之北，距东京汴梁尚有一百五十里之遥。大河以南，西至巴蜀，南至琼崖，东至于海，幅员万里，莫非宋朝疆土。这是第二个古今情势迥异之处。宋真宗景德元年，距宋朝开国约四十余年，国家根基已经巩固，天下百姓都是大宋臣民。可是目前江南士民仍以明朝为正统，处处与我为敌。这是第三个古今情势迥异之处。情况如此险恶，实在别无退路。臣只怕陛下一旦失去武昌，就再也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了。”

李自成听着宋献策这番议论，觉得句句都合情理，可是并没有增加他在武昌死守的决心。他有许多理由断定武昌必不能守。只是身为皇上，他不能说出来就是了。

他不想多谈论这个问题，沉默了一阵，带着伤感的口气说道：

“献策，兵法上说：三军不可夺气。几年前在潼关南原大战，朕败得很惨，突出重围后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可是虽然战败，并没有‘夺气’，人人都争着重树我的‘闯’字大旗，不推倒大明江山誓不罢休。如今这股气是一点都没有了。虽说还有十多万将士，可是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遇敌一触即溃，不逃即降。献策，你要说实话——这难道不是天要亡我大顺么？”

“请皇上万勿作灰心之想。目前总得想尽一切办法鼓舞士气。只此一着，别无善策。”

“好，不谈这些了。现在敌人一天比一天逼近，朕想明天上午召集几位大将，商议一下迎敌之策。你去安排一下吧。”

“是。臣即遵旨安排明日的御前会议。望陛下此刻静心休息，不要过分忧愁。”

宋献策叩头辞出。刚走几步，又被唤回。李自成看着他，苦笑一下，说道：

“献策，朕有一句体己话，趁这时候嘱咐你，万不能泄露一字。”

“臣在恭听，请陛下指示。”

李自成犹豫了一下，小声说：

“献策呀，倘若你认为事不可为，无力回天，不妨私自离去。朕绝不生气，不会怪罪于你。你看如何？”

乍然间，宋献策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望见李自成沉重的脸色和含着泪光的眼睛，他不觉大惊，突然跪下，连连叩头，颤声说道：

“陛下何出此言！陛下何出此言！倘若陛下疑臣不忠，视臣如牛金星、顾君恩之辈，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陛下，陛下呀！”

李自成凄然微笑，上前把宋献策拉起来，说道：

“朕这话出自肺腑，出于朋友之情，绝无丝毫疑心。你快走吧，走吧，安排明日的会议去吧。朕要一个人坐在这里静一静。你去看看，说不定捷轩去洪山劳军已经回来了。”

宋献策重新叩头辞出，心中仍然惊疑不定。他脚步踉跄地走出大门，揩去鬓角上的热汗，心中暗暗说道：

“唉，皇上……方寸乱矣！”

刘宗敏从洪山回来，进行宫向李自成面禀了到各营劳军的经过，又密商一阵，然后回到自己的驻地。晚饭后，他十分疲倦，便默默地走进套间，脱衣躺下，闭上眼睛。他很想赶快入睡，但是想起李自成告诉他的军情，不觉忽地出了一身冷汗。又想着李自成对他说的几句不可告人的私话，心中更加烦恼。不住地胡思乱想，不觉已打了三更。刚要蒙眬入睡，中军忽然轻轻进来将他叫醒，禀报说：“军师前来，有要事相商。”

刘宗敏猛地一下坐起身，一面披衣下床，一面说道：

“快请军师，快请！”

刘宗敏将宋献策迎进套间，在灯下隔着茶几坐下，赶快问道：

“老宋，你半夜前来，是有什么紧急大事吗？”

宋献策小声说：“捷轩，强敌一天比一天逼近，圣上似乎已方寸无主，精神状态大非昔日可比。你身为大将军，代皇上统帅诸军，国家存亡，系于一身。明日皇上要召集御前会议，决定战守大计。你有何主张？”

“我今日劳军回来，听圣上说，你主张坚守武昌、汉阳，与敌一战，圣上对此很是忧虑。”

“是的，我看出来了。可是除了固守，还有什么法子好想？”

“老宋，我也认为应该在这儿固守啊！可是目前咱们的军心如此不稳，能守得住么？”

“守不住也得守。因为除了这里，我们再无处可去呀！”

“老宋，目前处境十分险恶，你我都很清楚，大小将领们也很清楚，圣上

心中更是清楚。敌人是轻装追赶，我们是携家带眷，顾打仗，还得顾妻儿老小。咱们剩下的将士，差不多都是陕西人。少数不是陕西的，也都是北方人。一到了南方，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不说，就连东西南北也分辨不出来。加上不服水土，得各种病——特别是拉肚子的不少。再说——他妈的，这里到处都是稻田、湖泊、河流，就没有干地，没有大路，脚下老是泥呀水的，夜间蚊子成堆，行军时蚊子打脸。到处筹粮困难，四面皆敌，莫说再打败仗了——老宋呀，单只说继续再往东南退兵，要不了多久也会人马溃散。皇上自己很忧愁，对我说出了很不应该说出的话。所以我从行宫出来，心中十分沉重。我是国家大将，你是军师，可怎么好呢？国家存亡，你我都担着担子啊！明日御前会议很要紧，你得想法劝皇上决计固守才好。”

宋献策用极小的声音询问：“捷轩，皇上说了什么话？是要你自己往别处去吗？”

刘宗敏摇摇头：“不是。我除了战死，为皇上尽忠沙场，能往哪儿去呢？”

“那么，皇上对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刘宗敏忍了一忍，终于说道：

“他说如今将士们不肯散去，是因为他还活着，可是迟早有一天会散去的。”

“皇上说出这话，也没有什么可怕。倘若你我处在他的地位，也同样会有此担忧。”

刘宗敏又忍耐片刻，接着叹一口气，悄声说：

“他说：‘我是大顺皇帝，不能投降敌人，敌人对我也非捉拿杀害不可。至于大小将领，只要离开我，愿降清，愿降明，都可以保住一条性命，保住妻子儿女。’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

“此话……”

宋献策没说下去，他想着皇上的话里分明有不得已时将自尽的意思。他又想到三年前的一天，皇上读《资治通鉴》，读到黄巢败亡后的情况时，曾经深为感慨，掩卷沉思良久。后来在闲谈中曾对他谈起：黄巢在狼虎谷自刎未死，被他的外甥林言斩首，又斩了他的兄弟和妻子七人，携首级向唐朝的武宁节度使时溥投降，中途被沙陀人夺去，连林言的首级也砍掉，一起献给时溥报功。李自成感慨地说：

“黄巢何曾料到，一旦失败，众叛亲离，连他自己的外甥也对他下毒手。自古英雄末路，实在可悲！”

宋献策从今天李自成对他和刘宗敏所说的话，联想到三年前皇上读《通鉴》时所发的感慨，心里更加明白事情的可怕，也更感到自己三更半夜前来叫醒汝侯的必要。他在心里说：

“要不赶快帮助皇上拿定主意，大事将不堪设想！”

刘宗敏见宋献策只吐出两个字便不再说下去，忍不住问道：

“老宋，据你看，咱们能不能凭着武昌、汉阳一带的地利，杀一杀敌人的威风？”

“我正是为着此事才半夜三更前来找你。恐怕我大顺朝的生死存亡，就看这一步棋了。”

“一年来步步失利，没有打过一次胜仗，连陕西老家也失去了，无处可以立足。到了今日，献策呀，人心已经散了，人们都害怕同敌人打仗，谁也不去想着如何固守武昌，打败敌人，只想着如何避敌，如何先走，如何保住性命和家小。你说，如何能够使人心振作起来？”

“目前最要紧的是鼓舞士气。有了士气，就可以凭险一战，挫敌锐气。哪怕是一次小胜，也可以略微恢复士气，然后才能积小胜为大胜。”

刘宗敏点头说：“眼下靠赏赐不顶用，何况我们也没有法子再弄到很多的银两。军师，你有什么法儿鼓舞士气？”

宋献策探身向前，刘宗敏也探身向前，两个人的头挨得极近，宋献策用极低的声音说出一计。刘宗敏听后沉默片刻，然后轻轻点头，又觉心中略微不安，不觉问道：

“老宋，你是军师，这事何必找我商量？”

“目前人心颓丧，遇事多疑，与往日全不相同，连圣上也不能免。别人怀疑不打紧，我怕圣上责我以欺君之罪。我死不足惜，大事从此更不可收拾，所以我想来想去，先来同你大将军汝侯爷说明，使侯爷知道我为君为国苦心，这一计方可有用。”

刘宗敏笑笑，说：“你是读书人，你当然知道，前朝古代众多的‘谶记’，有几个是真的？都说汉高祖斩白蛇起义，我就不相信那是真的。皇上不是糊涂人，一定会明白你的苦心。请放心，就这么办吧。”

近四更的时候，李自成又将宋献策和刘宗敏叫去，原来是孝感已经失守，刘芳亮停留在汉川到孝感一带，没有用了。他们商量之后，立刻派人命袁宗第到汉川接防，同时命刘芳亮火速将人马向黄冈撤去。一定要守住黄冈，免得敌人从黄冈截断长江，包围武昌。

第四十七章

第二天是四月二十日，大约辰时前一刻，便有几十名重要将领来到行宫，按等级分班，向李自成行礼之后，肃然坐下。

李自成尚未说话，宋献策忽然从班中出来，跪下说道：

“陛下，议事之前，微臣有重要陈奏。”

李自成吃了一惊，问道：“军师有何陈奏？”

宋献策说：“臣连日观望天象，占候望气，有一祥瑞，臣已经看了三天，今天不能不赶快奏闻。”

李自成心中一喜：“有何祥瑞？赶快说出！”

“每日天将明的时候，臣就出来，向天上仔细观看，都看见东方有一片紫气，冉冉上升，到武昌城上变为五色祥云，历久不散，直到太阳出了很高，才慢慢散去。今日臣又站在院中观看，果然是天降祥瑞，特向圣上禀明。这是圣上得天眷顾，必然转危为安，复兴大顺之象，臣不能不向陛下恭贺。万岁！万岁！万万岁！”

许多人都感到诧异，但又不能不相信，正不知是不是要跪下恭贺，忽然看见刘宗敏已经跪下，大家只好一起跪下。刘宗敏说：

“这确是天降祥瑞，是大顺复兴之兆，值得向皇上恭贺。”

他首先喊了一声“万岁”，众将领也就跟着一起山呼万岁，然后叩头起身。宋献策又跪下说道：

“既然天降祥瑞，请陛下立即将江夏县改为瑞符县，昭示军民。”

李自成一直面带笑容，静静地听着。

刘宗敏也催促道：“军师建议很是，可以将江夏县改为瑞符县。”

李自成点头说：“改就改吧，今日就改。”说完，正要讨论军事，忽报王泗在宫门求见。大家听了都觉吃惊。李自成立即召见。王泗进来，面目憔悴，衣服十分狼狈，跪下说道：

“小臣死罪，未能早日脱身。今日来见陛下，请皇上不要担忧，左良玉已经在九江船上病死，左军已经群龙无首，不攻自破了。”

李自成赶快说道：“王泗，你起来，有话坐下慢慢说。”

王泗继续说道：“左良玉死了以后，左军全由左梦庚统率，要下南京。南京方面派黄得功等将领扼守芜湖、荻港，使左军不能东下。如今左军暂

时停留在东流县境内的大江中。小臣自己乘着混乱，只身逃出左营，其间幸得柳麻子柳敬亭给了许多帮助。柳麻子告诉我：‘宁南侯死了，你看这大军乱糟糟的，说不定会投降胡人。我也正准备离开。你也走吧，我已经在平贼将军面前说了，不如放王泗将军回到闯营去，向闯营说明你无意再回武昌，也请他们不要东下。但左梦庚说，王泗可以走，就是不准他将我的妹妹带走。王泗将军，你看这事……’后来，柳麻子又给小臣想法弄了一支令箭，左梦庚睁只眼合只眼，小臣就一个人逃了出来。”

李自成问道：“左小姐现在何处？”

王泗说：“小臣已顾不得管她。生死有命，随她去吧。”

李自成又问道：“满洲人风闻要去南京，现在也不知到了哪里？”

王泗说：“听说满洲人由叫作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也就是进攻潼关的那一支人马，从商丘直奔扬州，大概现在已经在围攻扬州。如今扬州兵力单薄，一旦失陷，这一支满洲兵就会从镇江一带过长江，去取南京。”

李自成看见王泗十分劳累，又黑又瘦，说道：“你先下去休息吧，以后就留在朕的身边。”

王泗叩头退出以后，刘体纯来了。李自成立刻召见，问道：“今日各路消息如何？你速速奏闻，以便同大家议事。你也不要出去，就在此一起商议。”

刘体纯跪在地上说：“臣因为不断有火急军情，所以来迟了一步。昨夜后半夜得到探报：从陆路往东来的清兵，占领承天府以后，经过应城，占领了德安府，于前天夜间破了孝感。孝感守军溃散，一部分投降了。从襄江水路来的敌兵，已经过了沔阳，逼近蔡甸。从荆州长江下来的敌兵，沿路夺得船只很多，日夜不停地前进，昨天黄昏已经在金口登岸。”

李自成听后，恨恨地哼了一声，说道：“敌人如此猖狂，好像是入无人之境。你们大家商议，看有何策迎敌。”

大家互相望望。宋献策和刘宗敏主张固守汉阳和武昌，众将虽然没人敢表示不同意见，只是点头，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有信心。议论了很久，李自成决定按固守武昌和汉阳的主意部署军事。会议就这么在大家情绪不振中散了。

又过了一天，到四月二十一日，汉川和蔡甸同时失守，两地的大顺军一部分投降，一部分溃散，并未发生恶战。从金口来的敌人，很快攻破纸坊，然后从纸坊过来，进攻洪山。从汉川和蔡甸来的敌人，开始进攻大别山。袁宗第驻军大别山，决心死守。但因大别山外边的美娘山、扁担山等许多山头的营垒纷纷失陷，大有全军崩溃之势。袁宗第向李自成、刘宗敏接连告急，请求增援。正在这时，刘芳亮也从黄冈附近派人来告急，说敌人先头部队从黄陂、新洲过来，已经到了团风，似要攻占黄

冈，截断大顺军东去之路。李自成大惊失色。如果黄冈失守，敌人过江占领葛店，与洪山之敌会师，武昌也就不能守了。当天下午，李自成又得到禀报，知道敌人已经将红衣大炮运到洪山附近，准备对武昌大东门和小东门大举进攻。他立刻召集少数重要将领开御前会议。他自己提出来要赶快撤离武昌。因为形势所迫，刘宗敏和宋献策都不敢强作主张。

有人问道："南京既不能去，退到何处？"

李自成想了一下，说："南京不能去，就退到宣州、歙州一带，暂时立足，以后再说。"

大家没有话说，明知这不是上策，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

会议之后，李自成立刻下令，驻守汉阳和大别山的人马于二十三日撤回到武昌，并下令黄州守军坚守到二十六日，然后撤到长江南岸，与东下大军会师。驻守武昌城外的各营人马，只有白旺一营，除拨出去一部分外，尚有一万五千人，没有到过北方作战，未曾经过败仗，加上白旺在德安曾用心操练，如今比较整齐。李自成命他率领这一支人马先离武昌，前往兴国州，然后进驻江西，一边随时接应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东下大军，一边为下一步前往宣、歙开路。

二十三日下午，清兵探知李自成将要从武昌逃走，猛攻武昌城外营垒。大顺军已经很少火器，经不住清兵用红衣大炮进攻，又用精锐骑兵猛冲，洪山守军很快投降，武昌大小东门外的阵地也陆续失去。江夏县城失守了。

田见秀与郝摇旗率领残兵退守大东门外几座较小的山头。

李自成带着刘宗敏、宋献策立马蛇山头上观战。看见情势很急，担心倘若清兵向东攻陷青山矶和葛店，从武昌往东去的水路和陆路就都被截断了，于是说道：

"军师，敌人来势虽然很猛，可是人马并不很多，今天只是先锋人马来到。你同捷轩守城，朕亲自出城去将敌人杀退，夺回洪山。稍迟一步，敌人大军全到，将武昌重重包围，我军要退走就没有路了。"

刘宗敏知道清兵锐气很盛，李自成出城风险很大，大声说道："这是臣的事情，用不着皇上御驾亲征！"

李自成说："好，好，你能出城去代朕督战也好。"

他转望着宋献策说："军师，我们提前于今晚二更时候撤出武昌，立刻准备。"

宋献策说："船只不够，在汉阳一带的人马恐怕撤不完，奈何？"

李自成说：“事不宜迟，二更一定要出城。”

刘宗敏亲自率领三千人马出了大东门，命田见秀从小东门营垒中抽出两千人马出战。两支人马在战鼓声、呐喊声中向前杀去，在傅家坡夺回了两座营垒，继续向洪山前去。但是没有走多远，便同大股清军相遇，在洪山脚下展开了激战。大顺军的骑兵远不如敌人的骑兵强，火器也少，加上怯敌心重，刚一接仗，便纷纷后退。大顺军越是畏敌，清军越是攻得凶猛，傅家坡的两座营垒很快又失去了。幸而刘宗敏常常带着一群亲兵亲将赶到最危急的地方阻挡敌人，同时又斩了几个临阵后退的将领，才避免了全线崩溃。可是尽管刘宗敏拼死督阵，大顺军还是没有反攻能力，营垒一个接一个地失去，最后在郝摇旗接应之下，只得退到大东门和小东门一带死守。幸而天色渐晚，敌人暂时收兵休息，等候后继部队，准备明日将武昌城从陆路完全包围。

二更时候，大顺军水陆同时离开武昌，张鼐率领五千人马保护全营老小家口，几乎是日夜不停地东下，打算趁九江空虚，占领九江，船只由湖口进入鄱阳湖。李自成亲率步骑兵从陆路辙退。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够摆脱敌人的追击，在一个月内不被消灭。只要皇后率领的十几万大军及时来到湖广，进逼武昌，清兵对他就不能奈何了。有时他在马上望着东逃的部队，再望左边的滔滔大江，暗暗地发出长叹，在心中呼叫着：

“皇后，你现在何处？能够来得及助我一臂之力吗？”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约申末酉初时候，李自成到了富池口停下。沿路只经过几个小的战斗，但因为每次遇到敌军都有溃散的和投降的、被俘的，所以他大约只剩下三万人马，分散驻在富池口小街上和富水东西两岸。

富池口的老百姓一天前就闻风逃走，连锅碗水桶也没有留下。附近十几里以内的小村庄的百姓也全逃光，躲进深山、湖荡。往年在豫西和陕西一带，老百姓都明白李闯王是起义的英雄豪杰，做过很多得民心的好事。如今在大江以南，没有人对他同情，只说他是反叛朝廷的“流贼”，破了北京，逼死了皇帝和皇后。大顺军残部逃到富池口以后，遇到了平日不曾想到的困难。许多步兵的腿跑肿了，脚打泡了，有的还流着鲜血，实在没有力气再走了。李自成估计敌人需要一天以后才能赶到，便下令在这里驻下休息。

他的御营靠近江边，周围有七八百骑兵和步兵护卫，但是来不及修筑营垒和设立寨栅。有两只大船是准备李自成和妃嫔们乘坐的。在前边的大船上乘着刘妃和陈妃。因为刘妃已经怀孕且粗通文墨，又比较精明懂事，需要她率领官眷，因此逃到襄阳后已封为贵妃。另一只船为李自成布置了两间大舱，设有一张床、一张桌、一把藤椅、十来把凳子，可以

在舱里处理公务，召见将领。这只大船的后舱中乘着一位妃子，二位选侍，还载有从西安带出来的许多金银珠宝和各种贵重物品。另外有二十只大船载着皇帝的亲军，保护这两只大船。

宿营以后，刘宗敏和宋献策来到李自成大帐中坐了片刻。商议之后，他们决定在这里休兵两日。他们估计敌人的前锋大概尚在一百多里以外，大队人马更在后边，所以打算等敌人的前锋赶到，在此地打一仗，取一小胜，然后再走不迟。宋献策同刘宗敏从大帐中出来以后，骑马到几处营垒看了看。他们最不放心的是找不到一个百姓，得不到敌人的一点消息。宋献策叹口气说：

“我们一离开北方，就好像变成了聋子。”

李自成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实在困得要命，便在临时铺设的地铺上和衣躺下，将花马剑放在枕头旁边。一倒下去便沉沉入睡，但是他又仿佛觉得自己并没有睡，而是坐在大帐中一把椅子上纳闷，他对自己问道：

“难道大事已经完了么？”

突然，有一个人影，低着头，披散着头发，飘然而入，李自成吃了一惊，心中奇怪：为什么没人传禀？

那人影抬起头来。李自成认出来是李岩，不禁十分害怕，只觉脊背发凉。他用右手握紧剑柄，心中想道：这是李岩的鬼魂，趁我兵败，前来向我讨命的。

李岩跪下，向他恭敬地行礼，并不起身。李自成见李岩不像是怀有恶意，才稍稍觉得放心，问道：

“林泉，你从何处来？”

李岩回答：“臣是从平阳来的。牛丞相奉陛下密谕，将臣兄弟斩于平阳，陛下已经忘了么？”

李自成感到惭愧而且恐怖，说道：“那是朕一时错误，斩了你兄弟二人。你今日前来见朕，是不是向朕索命？”

“陛下差矣！自古忠臣蒙冤被杀，不计其数，可有谁向皇帝讨还过血债？臣只恨自己死得太早，不能效忠陛下于危难之际。”

“红娘子现在何处？”

“她在她能够存身的地方，臣亦不知。”

“林泉，你坐下说话，坐下说话。我朝兵败如此，不必再拘守什么君臣之礼了。唉，快有一年了吧，朕不曾听到你的忠言了。”

李岩叩头起身，接着说道：“当日倘若缓去北京，以巩固中原、秦晋、山东为急务，截断运河的漕运，使江南好财富不能接济北京，不过一二年，北京必将瓜熟蒂落。那时命一大将前去收拾北京残局，就可以了。朱洪武不是也不曾亲去北京，而是命徐达率军北伐，统一中国的么？”

李自成说：“你的这个好主意，朕记得好像在你去伏牛山得胜寨的路上写给朕的书信中就已经提出来了。”

“可惜，可惜陛下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将臣的忠言都忘记了。”

“朕去北京，过了大同以后，只有六万人马，实在是孤军远征，只能胜利，不能受挫，犯了兵家大忌。卿为什么当时不谏阻呢？”

李岩欠身回答：“自从崇祯十四年下半年开始，陛下兵马日多屡胜而骄，后来就听不进不合意的忠言了。进长安以后，陛下以为天下已经到了手中，更无人敢犯颜直谏。进兵北京途中，陛下与左右文武都在想着如何在北京登极，如何传檄江南。那时候微臣何敢妄言，阻挠大计！”

“林泉，你已经冤死了将近一年，游魂从三千里外奔来见朕，既不是前来索命，那么是不是要助朕脱离困境？”

李岩流下眼泪，说道：“皇上，已经晚了！”

李自成出了一身冷汗，问道：“已经晚了么？还是说已经完了？”

“是的，皇上，你听，敌人已经到了。”

李自成看见李岩的鬼影流着眼泪，深深叹息，从他的面前突然离开，突然消失。他随即被大声叫醒：

“皇上！皇上，敌人到了，赶快起来！”

第四十八章

清兵攻陷武昌、汉阳以后，只留下少数部队驻守，大队人马几乎是全力追赶李自成，中途并没有停下休息。只因李自成的侦探不明，才错误地判断清兵要一天之后才能追到富池口。其实当大顺军宿营时，清兵水陆并进，主力已经到了富池口附近。躲在近处山头上的老百姓，对于李自成宿营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认为李自成是倾覆了明朝、逼死了帝后的“流贼”，又认为清兵是来替明朝皇帝报仇的，所以将富池口一带的地理形势以及李自成御营驻扎的地点都告诉了清军。这样，阿济格就派一支精锐骑兵约两千人直接奔袭李自成的御营。其余人马分别从后赶去，攻击大顺军的各处宿营地。大顺将士们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幸而御营中的数百将士拼死保护皇上的御帐，同敌人展开了惨烈的混战。

尽管一批一批人死在冲杀之中，但是始终能够阻止敌人，不让他们冲进帐去。

李自成猛然睁开眼睛，听见一片纷乱的呼叫声、脚步声、马蹄声和兵器的碰击声。他本是和衣而卧，这时来不及询问情况，霍地从地铺上跃起，匆忙穿上鞋子，抓起宝剑，冲出御帐，看见前边正在进行混战。一个亲将牵着乌龙驹在帐外等候，大声催促：

“皇爷上马！”

李自成刚上马，敌人已经冲到身边。他匆忙中挥动宝剑，连杀死两个敌人，但已经被清兵包围。正在危急关头，王泗率领几十名骑兵冲进敌人中间，一阵猛刺猛砍，将敌人暂时杀退，保护他退到江边。他向左右问道：

“张鼐在哪里？”

“小张爷正在同敌人混战。”

这时江面上已经很乱，敌船从上游疾驶而下，一部分船只从北面包围过来，江上火把通明。炮声、人声、水声，乱作一团。李自成看见了他那两只御用的大船。船上的将士们正不断地向敌船射箭，施放火器。刘贵妃的大船开始向下游逃去。另一只大船不能走脱，一个选妃、两个选侍、十几个宫女拥立船头，向他呼喊：

“皇爷，皇爷……”

李自成立马江岸，大声命令选妃、选侍：“火速投江自尽！投江！投江！”

片刻之间，敌船已经来得很近。两位选侍纵身跃入江中。剩下一位选妃大哭，尚在迟疑，只听李自成在岸上厉声喝道：

“推下去！”

立刻有一位护船的将领将她推落水中。宫女和仆妇们也跟着纷纷投江，也有怕死的躲入舱中，但随即又出来，跟着跳入江中。许多船上的年轻妇女都投江自尽，一部分连同船只被敌人夺去。护船的将士多数战死，也有一部分投江自尽，一部分被俘虏了。向下游逃走的大约有二百只船，一面逃，一面有人站在船上同敌人对着射箭。有不少战士在对射中中箭落水。

李自成乘着江南岸和江面上到处混战，过了富池口，往东奔去。

逃出来的将士总共不到一万，追随在他的身边。他们几乎全是陕西延安府各县的人，有的跟随李自成起义十多年了。他们奔逃到江西境内的桑

家口，听不见追兵的喊杀声了。李自成下令在此地略作休息，赶快打尖喂马。逃出来的二三百只大船，也到了桑家口。李自成下了乌龙驹，在将士中走了一阵，不由得想起来楚霸王项羽的末路，在心中感慨地说：

“这剩下的几千人也是我的江东子弟兵啊！”

正在这时，吴汝义率领二三百骑兵狼狈奔来，下了马，跪在他的脚前就哭。李自成也很伤心，低声说：

“不要哭，不要这样，这样只能够动摇军心。子宜，起来说话。”

等吴汝义站起来后，他小声问道：“汝侯现在哪里？军师现在哪里？将领们都在哪里？”

“我先不说他们的下落，先说陛下真是侥幸逃出。多亏御营亲军从梦中惊醒，拼死抵抗，使敌兵没有能冲进御帐。随后张鼐赶到，拖住他们，不能追赶圣驾。真可怕！敌人对我们的宿营地完全清楚。”

“张鼐现在哪里？”

“张鼐陷于重围，不得脱身。慧琼本来在船上，因大船被清兵夺去，不得已上岸厮杀。看见张鼐被敌人围困，她勒马奔到我身边，对我说：‘子宜叔，快把你身边将士分给我二百，我去救小张爷杀出重围。’”

李自成感到鼻子发酸，小声问道：“以后呢？张鼐可救出来了？”

“慧琼身边原有一百多名男兵，还有十几名女兵。侯府中十来个年轻的女仆，也都手执兵器，跟在她的身边。臣立刻将身边的弟兄分给她二百多人。慧琼在马上将宝剑一挥，大声说道：‘弟兄们，姐妹们，随我去救小张爷杀出重围！’唉，皇上，我们的将士，我们的将士……”

吴汝义激动得大声呜咽，说不下去。李自成也忍不住流泪，哽咽说：

“我明白，我明白，我们的将士虽然士气已经低落，常常遇敌即溃，可是还有不少人是铁汉子，到艰难关头怀抱着赤胆忠心哪！”

吴汝义接着说：“慧琼带头拼死杀去，使胡人吃了一惊，回头来对这冲进来的一支救兵作战。张鼐乘此时机率领他的残兵杀开一条血路，脱身走了。”

“慧琼呢？”

“我见慧琼不能脱身，两次去救她，都被敌人挡住，白失了一二百弟兄。我只能望着慧琼挂了彩，左边脸上淌着鲜血，右手挥着宝剑砍杀。她不断地鼓励弟兄们拼死血战，声音都喊哑了。这些弟兄都是真正的好汉，十分英勇，不是被当场杀死，便是受了重伤倒下。慧琼且战且退，被敌人逼到江边，再也没有了退路。这时她身边还有三十多个男兵，七八个

女兵。她又挂了一处彩，几乎栽下马来。随即她又从马鞍上坐直身子，举着剑高声呼叫：‘姐妹们，宁死不能受辱！’唉，皇上，我眼睁睁看着那七八个姑娘一个一个纵身跳入长江。有一个姑娘临到江边时回过身来，将一柄短剑向一个敌兵掷去，掷伤了敌人，然后投水自尽。唉，皇上啊，真是了不起的烈女啊！”

“慧琼如何？”

“慧琼因为伤势太重，腿上又中了一箭，不能迅速下马。我看见她扬起鞭子，正准备跃马投江，不料那马也中了箭，将慧琼跌到地上，被一群清兵捉去了。那些男女将士，不是战死，便是投江，没有一个跪下投降。”

“好，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顶天立地的烈女啊！”李自成赞道，随即又问，“可知道汝侯和军师的下落？”

“汝侯刘爷和宋军师都被敌人捉去了。”

李自成大惊：“怎么？他们被捉去了？”

“是的，陛下，他们被俘了。”吴汝义又一次忍不住哭泣，然后接着说，“汝侯见御营被敌人偷袭，率领他身边的数百名将士来救，遇见军师，一起前来。还没有奔到御营，冷不防与大队敌人相遇，寡不敌众，受了包围。刘爷挥舞双刀，大声呼叫督战，在混战中马失前蹄，被敌人捉去。宋军师受伤落马，正要自刎，一群敌兵扑来将他捉去。天明以后，臣从富池口向东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从他们身边逃出来的小校，才知道他们二位被俘的事。”

李自成连连顿脚，绝望地长叹一声，不觉说道：“这是天意亡我，夺去我的左右膀臂！”

他忽然想起来他的皇帝金印和许多宝物、文书，尤其是崇祯十三年冬天宋献策献的《谶记》，都在仓皇奔出御帐时失去了。他不肯将这事告诉吴汝义，只是喃喃地低声自语：

“我没有料到，我没有料到……”

“请皇上不必忧心，打尖之后火速动身，赶到九江，收集溃散，还可以有几万人马，转到宣、歙一带再说。”

李自成没有做声，他原来就明白去宣、歙立足只是一句不得已鼓舞人心的空话，如今再说这句话就没有一点意思了。他在心中对自己说：“没有料到我也有黄巢的下场啊！”

正在打尖的时候，清兵水陆都追到了。大顺军整队不及，仓促应战。大部分溃散、死伤、投降。吴汝义率领一部分将士拼死抵抗，掩护李自成逃走。后来吴汝义杀出重围，无法同李自成会合，只好向另外一条路上

落荒而逃。

泊在江边的船只大部分被清兵夺得，连刘贵妃和陈妃所乘的那只大船和船上的宫女以及李自成携带的大批金银珠宝，都成为清军的战利品了。

四月二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奔到了离九江大约四十里的地方，身边残兵不过三千人，来到的大船仅二十余只。清兵又迅速地追到了，并且有一部分清兵的快船于黎明之前在前面登陆，截断李自成的去路。大顺军突然发现前后都是清兵，战鼓号角与喊杀之声震天动地，大部分不战自溃。李自成不再迟疑，对自己说：

“这地方就是我的瑕丘[1]，不可自误。”

他刚刚横着举起花马剑，准备往自己的喉咙砍去，突然王泗骑马冲到他身边，抓住他的右臂，使他的剑没有砍到自己脖子上。王泗大叫：

“皇上不可轻生！赶快随我突围！”

王泗带领一百多名将士在前开路，折向西南，落荒而走。李自成本来十分饥饿和疲惫，可是既然没有自刎成功，一种为生命搏斗的本能力量就奇迹般回到了他身上。他挥动花马剑，凡冲到他身边的敌人无不应声落马。他的神勇鼓起了跟随他突围的将士们的勇气，连他们所骑的疲惫的战马也都精神奋发。王泗一边在前边开路，一边大叫：

“大顺国的忠臣义士，愿意保驾的都跟我来！”

跟着突围的有一千多人。清兵继续穷追不舍。突围的人马不断死伤、逃散、被俘，最后只剩下五六百人。

王泗在混战中连受几处刀伤箭伤，终于阵亡了。

清兵已经将李自成赶到瑞昌城外。一边是瑞昌城，一边是龙开河。瑞昌城门紧闭。城楼上站满了守城百姓。李自成正在无路可走，突然从西北方树林中杀出一支人马。清兵被杀个措手不及，向后败退。这一支人马，为首的是白旺。白旺飞马奔到李自成面前，说道：

“请皇上随我去，不要在此地逗留。刚才被杀败的只是胡人的一支尖兵，大队胡军尚在后边。”

李自成问道：“你的将士如今在何处？还有多少人马？”

白旺说：“臣的一营将士并没有经过什么挫折，损失不大，仍然完整，士气也都管用。为着迎接皇上，人马大部分已经开进武宁境内。请陛下随臣前去，就先留在臣的营中，以后再作计较。”

李自成听了这话，略感欣慰，说道：“眼看着朕已经无路可去，你突然前来，好像从天上落下来一支人马，救了这一次危急。好吧，朕暂时留在你的军中，想办法收集溃散的人马，总可以收拢几万将士。”

白旺这一支人马有三四千人，保护着李自成，走了大约一天的路，在一个山村中停下来。李自成实在疲倦，就在这里睡了一觉。他不断地做凶梦，睡得十分不安宁，有时候醒了也是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是黄巢。黄巢在狼虎谷自尽不成，被外甥林言杀死的故事总是盘绕在他心头。他想过来，想过去，终于对白旺也起了疑心。白旺不是延安府一带的人，跟随他起义也晚。两三年来，白旺一直驻扎在德安府和承天府一带，很得民心。

其部下也多是湖广人，这是他不相信白旺的很重要原因。当离开承天时，白旺曾经苦苦谏阻，不愿意将他的数万人马退往武昌，而要在德安府或承天府一带同清兵作战。后来他下了严旨，又将白旺的人马分去大半，编入各营，白旺才不得不跟他一同退往武昌。他想，白旺对此难道不怀恨么？万一白旺投降满洲人，岂不会先将他杀死，或将他绑献胡人？他越想越怀疑，决定趁早离开白旺，寻找其他溃散的人马。

清兵又赶来了。白旺请李自成跟他一道继续向南退。李自成说：“白旺，你是忠臣，朕心中十分明白，可是朕不愿意再深入江西境内。咱们那么多的将领，那么多的弟兄，溃散成好几股，如今大概都流落在通山、通城一带，朕应该亲自去将他们收集起来。还有皇后的大军，正从川东往湖广来，说不定现在已经进入湖广境内。那里有将近二十万大军。这里朕倘能收集几万人马，往西去迎接皇后的大军，我们就能够在湖广一带站住脚了。你留在江西很好。如果江西湖南能连成一气，我们就可以暂时在南方立国。”

白旺劝阻说：“陛下，如今兴国、通山、通城、蒲圻各地，情况都不清楚。万一陛下遇着胡人，如何是好？虽说我们的大军溃散各地，可是谁晓得他们如今在哪里？”

“一定是在通山、通城、蒲圻一带。他们必然都在寻找朕的下落。朕去就可以将他们收集到一起。朕不去，他们各自为战，必然一个一个被敌人消灭。虽然朕跟你一起，暂时没有风险。但那么多人马无主，我心中何忍啊？”

“可是如今到处都在反对我大顺朝，不要说是胡人，就是有些大姓的乡勇也不可轻视。陛下带多的人马去，如今没有；带少的人马去，叫臣如何能够放心？请陛下千万不要前去，由臣护卫陛下，暂在江西休息一些日子，暗中查访那几位大将的去处。知道了他们的下落，再聚到一起就不难了。”

不管白旺如何劝说，李自成只是摇头，后来说道：“朕的主意已经拿定，你不要劝说了。朕明天早晨天不明就走，进入通山境以后再打听消息。”

白旺见李自成十分坚决，又说道：“如果陛下执意前往通山，臣不敢强留。目前臣身边只有五六千人，分一半给陛下，保陛下平安无事，找到我们的各营人马。”

李自成担心这些人都是湖广新兵，万一将他杀死，或将他献给胡人，岂不更糟糕么？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如今胡人正到处寻找朕的踪迹，跟朕的人多了，反而树大招风，不如这些人全留在你这里，你虚张声势，只说朕在你军中，你缓缓地向南退去，把敌人引向南方。朕只带身边这几百人不声不响地潜入通山，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我们的溃散人马。此系上策，你不要再说了。”

白旺说：“陛下，你的心事，臣完全明白。臣追随陛下五年了，难道陛下还不相信臣么？不管如何兵败，臣将以一死报陛下，决无二心。陛下如果不听劝告，万一遭遇不测，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后也无面目见我大顺朝众多将士！”

李自成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忠臣，只是朕今天身边的人越少越容易潜踪灭迹，人越少越平安无事。朕意已决，你千万不要再说了。”

白旺不敢再劝下去，就将李自成身边的几百将士，凡是武器不好的都换成好武器，在当天夜间四更时候，送李自成出发。当李自成已经走出很远后，白旺仍然站在高处，望着这一小队人马的影子，不禁大哭。天明以后，白旺又后悔了，于是他点了五百人马，亲自带着，去追赶李自成。不知道追了多远，他看见路边立了一块界石，知道已经进入通山县境。又追了数里，早晨的白雾渐渐地浓起来了，到处苍苍茫茫，树影山影分不清楚。忽然看见前边一个高坡上有一队人马，其中有一个高的影子，于是他一面率领着将士向前赶，一面喊着：

“皇上，皇上，白旺来了。皇上，等一等！”

可是等他追到近处，才看清这不是什么人马，而是两行小松树，其中有一棵比别的高一些罢了。他大为失望。又向前追了一二里路，雾更浓了，山路分歧。他带着人马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头，希望从这里能看见李自成那一小队人马的影子，结果什么也望不见，但见白雾茫茫，遮天蔽地。

当李自成进入通山境内这一天，阿济格乘船到了九江。他严令部队：倘李自成潜逃深山躲藏，务必分兵搜索，将李自成捉获，好向朝廷告捷。这时追赶李自成的将领很快得到细作禀报，便一面派大军逼迫白旺继续往南，一面派出几支小股部队进入通山以南的山中搜索李自成。

今天是乙酉年五月初一日。阿济格驻兵九江城内，正在听一位满洲大臣

禀报审问重要俘虏的情形。那大臣将用满汉文缮写的犯人花名单送到英亲王面前，先问对李自成的两个叔父如何处置。

阿济格问道："这两个都是什么样的人物？"

满洲大臣说："原来都是种田人，前年冬天李贼回乡祭祖，将他们带了出来，一个封为赵侯，一个封为襄南侯。这封为赵侯的同李自成的父亲是叔伯兄弟，那封为襄南侯的远了一支。"

"斩了！"

"王爷，在桑家口捉到李自成的一妻一妾，应如何处置？"

"长得很美么？"

"也只是中等姿色，加上多日风尘奔波，当然比不上江南美女。"

"带上来，我亲自审问。"

"还有刘宗敏和宋献策……"

"也带上来，由我亲自审问。"

过了片刻，刘贵妃和陈妃被带到英亲王面前。她们不肯向英亲王行礼，低头站在地下。阿济格借助一位启心郎的翻译问道：

"你们是李自成的福晋和侧福晋？"

刘贵妃不懂"福晋"是什么意思，猜到必是问她们是不是李自成的夫人和如夫人，便抬起头来毫无畏惧地回答说：

"我是大顺国的皇后高氏，她是陈妃。我们国亡当死，不许你对我们二人无礼。"

"你真是李自成的皇后么？"

"我正是大顺的正宫娘娘。"

阿济格又打量她们一眼，吩咐手下人给她们搬两把椅子，让她们在对面坐下。他只听说李自成的妻子姓高，但对高桂英的年龄、相貌以及生平行事完全不知。他害怕受骗，又问道：

"如今你被我捉到了，生和死都在我一句话。倘若你肯说出实话，供出你确是什么人，我会饶你不死。倘若冒充高氏，我将你千刀万剐，或将你的肚子剖开。你自己不怕死，难道不为你腹中的胎儿着想？"

刘贵妃听了这话，知道敌人并不清楚她的身份，更觉大胆，决心拼着被

敌人剖腹，或受千刀万剐之罪，也要哄住敌人，保护高皇后。于是她冷笑说道：

“皇后岂有假的？国家已亡，死节是分内的事，你不必再问，速速杀我就是了！”

阿济格向陈妃问道：“你是什么人？”

陈妃回答说：“我是大顺国的陈娘娘。”

“她是什么人？”

陈妃猛一怔，随即回答：“她是我家皇后。”

阿济格挥手说道：“带下去，全都斩了！”

接着刘宗敏和宋献策被带到阶下，先单独把刘宗敏带到堂上。英亲王的左右喝令他跪下。刘宗敏睁大炯炯双眼，冷冷地直望着阿济格的脸孔，嘴角露出来嘲讽的微笑，用鼻孔哼了一声，说道：

“我是大顺朝的大将，不幸兵败被擒，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岂能向胡人下跪？”

左右护卫又一起大声吆喝，命他速跪，声音震耳。刘宗敏继续挺立不动，只是冷笑。阿济格用手势阻止众人吆喝，向刘宗敏说道：

“李自成已经力尽势穷，逃往九宫山一带山中潜藏，我已命我大兵分路搜剿，数日内必可捉拿归案……”

阿济格刚说到这里，忽然接到吴三桂从兴国州来的一封紧急文书。他是在肃清了黄冈、汉阳一带的大顺军几股溃散人马之后，从武昌直奔兴国州的，没有参加富池口和桑家口两次战役。阿济格将书信拆开一看，前边满文，后边汉文，缮写得很清楚。他只将满文看了一遍，便交给旁边的大臣们，没说一句话。吴三桂已经被清朝封为平西王，食亲王俸禄，但是他在给阿济格的信中措辞十分谦恭。他首先对“大军”在桑家口又一次大捷，并俘获刘、宋等人，向和硕英亲王谨表祝贺。接着说他的父母和全家三十余口惨遭李自成和刘宗敏杀害，有不共戴天之仇，恳求将刘宗敏交给他，生祭他的父母神主，然后由他亲自将仇人凌迟处死。阿济格早已胸有成竹，继续向刘宗敏问道：

“我知道你在李自成下边，十分受人尊敬。我朝很需要你这样的人，倘若你投降我朝，必然受到朝廷重用，富贵荣华更不用说了。你肯投降么？”

“我刘宗敏自从随闯王起义那一天起，就没有想到日后会投降敌人之事。告诉你，我是铁匠出身，连我的骨头也是铁打成的。我是个铁打的汉子，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倘若你不识趣，再要劝我投降，我可就要破口

大骂了！”

阿济格没有生气，心中赞赏这样的铁汉子，挥手使兵丁将刘宗敏带走。

宋献策被带上来了。他用戴着手铐的两只手向阿济格拱一拱，昂然而立，等着问话。阿济格向他打量一眼，看见他个子虽矮，衣服破烂，带着斑斑血迹，却是面貌不俗，神态镇静，也不用怒目看他。这一切都给他印象很好。他问道：

“你是李自成的军师，被我捉到，想死还是想活呢？”

宋献策笑着说：“我被你捉到之前，当然想活。既然被你捉到，死活都不由我，何必相问？”

阿济格很满意他的回答，面露笑容，又问道：“你认为李自成是怎样一个人哪？”

“自古以来成则王侯败则贼，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明朝无道，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天启末年开始，豪杰并起，扰扰攘攘，大小头领，何止千百。有的旋起旋灭，有的依附旁人，不能自主。真正能独树一帜，百折不挠，民心所向，群雄归服，推倒明朝，建号称帝的，也只有李王一人而已。所以大顺虽亡，李王却不失其英雄本色。”

阿济格笑一笑说：“你原是江湖卖嘴的，确实很会说话。我们满洲人也喜欢看相算命，还喜欢萨满跳神。自然你这一行与萨满不同，你有学问，也比他们高贵。诸葛亮也是你们这一行的，我读过《三国演义》，很佩服孔明。他掐指一算，就知道吉凶祸福，能够借东风，摆八卦阵。你当然没有这些本领。你只会看星相，讲地理，观风望气，占卦看相，批八字，选择日子。有这些本领就够了，我们八旗人看重，给你官做，你肯投降么？”

宋献策更觉大胆了，从容回答：“多谢王爷看重，山人实不敢当。山人本是江湖布衣，无心功名富贵。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率兵进入河南，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劫富济贫，开仓放赈，诛除贪官，免征钱粮。山人为助闯王一臂之力，拯救中原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愿受礼聘，做他的军师。今日闯王已败，山人被俘，成为王爷阶下之囚，蒙王爷不杀之恩，实出山人望外，何敢再受圣朝官职？山人曾受闯王厚遇，不能为他尽节，已经内心有愧，请王爷万勿授山人官职，得全首领足矣！”

阿济格问道：“你想做什么？”

宋献策说道：“倘蒙不杀，恳王爷放山人仍回江湖，从此不问世事，常做闲云野鹤，于愿足矣！”

阿济格想了片刻，说道：“我可以不杀你，带你到燕京去，启奏摄政王，将你放了，可是你不能离开京城。再要生事，跟造反的人暗中来往，我

就救不了你了。”

“山人何敢再生事端。此生别无他望，能够卖卜长安，糊口足矣！”

阿济格向左右问道：“他不肯留在燕京，想住在西安摆卦摊么？”

启心郎赶快解释说：“禀王爷，他说的长安，就是指的燕京。”

阿济格笑着说：“汉人读书多了，说话总是拐着弯儿。好！将宋献策带下去吧，不要让他逃掉。”

坐在一旁的大臣又指着花名册问道：“李自成的养子、伪义侯张鼐妻一名，如何处置？”

“长得美不美？”

“不算很美，身负重伤。”

“斩！”

“伪蕲侯谷英妻一名，年约三十五六岁，腿上受伤，如何处置？”

“斩！”

“伪总兵左光先并一妻三子共五口，如何处置？”

“斩！”

“太原府故明朝晋王的两个妃子如何处置？”

“带回燕京。”

“王爷，伪汝侯刘宗敏，并一妻二媳，如何处置？”

“捉了两个儿媳，他的两个儿子呢？”

“或是阵上被杀，或是阵上逃走，没有捉到。”

阿济格沉吟片刻，说道：“刘宗敏嘛……”

大臣赶快说：“王爷，平西王那封书子……”

阿济格忽然决定，说：“刘宗敏虽是流贼头目，可也算一个英雄，不必斩首，用弓弦将他勒死得啦。至于他的一妻二媳，发给有功将领为奴，不用处死。”

“可是平西王说，刘宗敏逼死了他的故主崇祯帝后，杀死了他的全家三十余口，请王爷交给他生祭父母亡灵，然后由他亲自动手将刘宗敏千刀万

剐处死。”

“不管他！刘宗敏是明朝的死敌，不是我大清朝的死敌，用弓弦勒死也就够了。”

阿济格说了这话，左右大臣看见他从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不知是什么意思，也就不敢再提吴三桂的书信。

李自成打算从九宫山北麓穿过通山县境，再穿过通城县境，继而进入蒲圻县境，从而将追赶他的清兵远远地抛在身后。他想着，皇后的大军必已进入湖广，只要他到了蒲圻，就可以得到消息，就可以奔往皇后的军中，到那时他就得救了。

满怀着这样的希望，李自成进入了通山县境。不幸的是，通山的老百姓同其他地方一样，不是逃避，便是凭着山寨抗拒，使他这一支饥饿疲惫的队伍既得不到食物，也得不到一点消息。这天午后，李自成到了九宫山附近的一个山口，突然遭遇入山搜索的清兵。他的这支小部队立即四散逃命。逃不快的或被杀，或投降了。李自成身边只剩下二十多人，多是步兵。经过一座小山寨时，被乡勇拦住去路，放了几铳，一阵呐喊，这二十多人也各自作鸟兽散了。

李自成单人独骑，沿着一条河谷向另外一个方向逃去。不知逃了几里，他听见背后有人呼喊“搜山”，还有关外人的声音。正在无路可去，忽然看见右边山根处有一土洞，洞口外长满荒草。洞口两边有一些灌木，枝叶扶疏，有一个大蜘蛛利用两边的树枝，横着洞口上部，结了一张网。洞前是一条小河，他只好涉水来到对岸，赶快下马，牵着马走上河岸，扒开深草，躲进洞中。这才发现洞有两丈多深，十分潮湿，靠后边光线很暗。他靠着乌龙驹站着，倾听远处的动静，想着敌人也许会找到这里，他将在洞口抵抗敌人，或被敌人杀死，或最后自刎而死，不禁在心中感叹：

“我李自成一世英雄，竟有今日！”

一阵浓云布满天空，洞中变得更加昏暗。在通山一带，每年端阳前后，将进入黄梅雨季，忽晴忽雨，当地将这时节才开始多起来的雨水称为端阳水。李自成躲进洞中不久，便开始落起雨来，时小时大，还伴着不断的电闪雷鸣。

开始下雨时，李自成想着敌人不会来了，便在一块湿漉漉的石头上坐下休息。刚坐下，听见地下有一种微小的响动声，他本能地睁大眼睛，抓住剑柄，在昏暗中向地上寻找，忽然看见左边地上有一条大蛇正对他昂首凝视，目光闪闪，不时地吐着舌头。他“刷”一声抽出宝剑，猛剁下去，将大蛇剁为两段，又接连剁了两下，蛇身分为四段。他看了看，用

剑尖将断蛇挑向远处。他再向周围寻找一阵，没有看见蛇，唯有一只拳头大的癞蛤蟆，在附近地上慢慢地爬着。他平时很讨厌这种东西，但是他不怕它，不去管了。

雨继续下着。李自成暂时感到放心，不由得闭上眼睛，终于支持不住，身体一歪，靠在黄土洞的壁上睡着了。起初他睡不稳，不时惊醒，担心搜捕他的清兵来到。后来见雨不但不停，而且愈下愈大，还有大风，想着清兵绝不会来，便真的睡熟了。

乌龙驹十分饥饿。洞口就是青草，它很想去饱吃一顿，曾将头向前探去，并且移动前蹄。但是当它知道缰绳是缠在主人的左胳膊上后，它不愿惊醒主人，便忍着饥饿，不再动了。它望望主人，感到茫然和悲伤。

李自成梦见了刘宗敏，说："捷轩，我们从前也败过多次。再潜伏一个时期，竖旗起来，如何？"

"不行，皇上，如今你已经是皇上，再走回头路，不可能了。往日官府骂我们是流贼，可是那时比现在自由多了。"

"今后怎么好呢？"

"没有办法呀，臣只想着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死后做了鬼也是英雄，绝不会辜负皇上。皇上啊，你要小心，臣要杀敌去了。"

在一阵战鼓声中，刘宗敏拱拱手，策马而去。

李自成又梦见慧梅。当她出现在面前时，他吃惊地问道："你从何处来的？"

"女儿从皇后那里来。自从女儿死后，女儿的鬼魂从没有离开过皇后身边。"

"皇后现在何处？"

"皇后已经率领二十万大军从四川边境来到湖广，正在日夜赶路，来救皇上，几天内就会来到。父皇你要等着皇后啊！"

"慧梅，我将你许配袁时中，没想到袁时中背叛了我。你大义灭亲，帮助我除掉了这个奸贼，可是你也自尽了。我对此事十分后悔。慧梅，你怨恨我吗？"

"女儿只怪自己命苦，怎敢怨恨父皇！"

李自成叹口气说："从北京回到长安以后，追封双喜为忠王，也准备追封你为义烈公主，并要在长安城内为你建一座义烈公主祠，永受香火。不料局势日坏，为你追封和建祠的事就停下来了。倘若我能脱离目前危难，转败为胜，重返长安，我就赶紧命礼部办了这事，了我一番心愿。"

“唉，父皇，人世渺茫，女儿已经不作此想。敌人即来搜山，父皇千万小心。兰芝在等我回去，我要走了。”

“兰芝现在哪里？”

慧梅没有回答，叩头起身，在李自成的面前消失。

李自成吃了一惊，一乍醒来，看见洞外阳光耀眼，树上的绿叶已经干了，地上的草叶在上层的也干了。他明白已经晴了很久。这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月份。他走到洞口偷望，看见太阳离山头还远，从山头不太高这一点判断，想着大概是酉时以后了。忽然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有满洲话、关外话、山东话，他明白是敌人在搜山，心中说：“完了。”他暗中握紧剑柄，想着到不得已时在洞口战斗，或者自刎。

敌人已经从对岸来到河边，过了河，走上沙滩。李自成从暗处看得很清楚。他想着从岸边到洞口，荒草被他和乌龙驹踩倒了一大溜，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在洞口厮杀也不行，倘若受伤，来不及自刎，就会被捉。乌龙驹仿佛听见敌人愈来愈近。往日逢着将要厮杀的时候，它总是十分兴奋地昂着头，刨着前蹄，不由得萧萧长嘶，急于向前冲去，可是今天它没有动，只是侧耳倾听，没有发出声音。它已经进入老年，而且它也明白如今处境十分危险，倘不小心被敌人发现，它同它的主人就逃不走了。所以它忧虑地望望主人，听听外边，既不敢刨动前蹄，也不敢发出鸣声。敌人来到这边岸上，没有再向前进，只有说话声清晰地传过来。

“绝没有躲在这里，沙上一点马蹄印也没有。”

“是的啊，倘若上岸，必然会踏倒这里的草。可是草还是直愣愣的，不像有人走过。”

“你看，你看，那洞口还有蜘蛛网，那个大蜘蛛窝在网的中心，网没有破。要是李自成牵马进洞中，这网早就破了。”

好像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赶快往别处搜索，不要耽误时间。”

于是这一队清兵回头走了。李自成受了一场虚惊，却不明白何以敌人会看不见沙滩上的马蹄痕迹，看不见草倒了一溜，蛛网竟然会没有破。他没有深思这些道理，认为冥冥中有鬼神相救。想到梦见慧梅的事，更认为是慧梅的鬼魂在洞外救他。他心中感动，叹息说：

“果然是义烈公主啊！”

又过了一阵，人马声再也听不见了。他重新走到洞口，侧着耳朵向远处细听，同时用眼睛向洞外观察，无意中恍然明白，不觉在心中叫道：

“哦，原来如此，原来是天不亡我。”

他首先看见离洞口几步以外，原来有一只大蜘蛛，利用两边灌木枝，结了一张大网，被他和乌龙驹冲破了，如今这大蜘蛛又在阳光下把网修好了。被他和乌龙驹踏倒的一溜深草，先经雨淋，后经日晒，如今全都竖了起来，同原来一样。他又向河边望去，经过一阵大雨，马蹄和人足的痕迹也全都没有了。李自成明白了敌人不来搜查土洞的原因，轻轻叹息说：

“真险啊！”

他回头望望他的战马，想着乌龙驹在敌人来近时没有发出叫声，没有喷鼻子，没有刨蹄子，他不能不生出感激的心情。他抚摸着瘦骨突起的马背，在心中又叹息说：

“差不多二十年的老伙伴，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的危险处境啊！”

他决定先用剩下的豆料喂一喂它，夜间再将它牵到洞外，用青草喂饱。于是他退回洞内，解下装豆料的口袋，倒出一半在地上，约有二升。当他取口袋时，乌龙驹静静地注视着他，似乎眼角有些泪水。当他倒口袋时，乌龙驹迫不及待地探过头来，用鼻子向口袋闻，甚至用舌头舐他的手背。随后它俯下头去，猛吃起来。李自成望着它低头猛吃的情景，想着它是这么饿，只给它二升豆料，实在太少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不能不留下一点，以备救急之用啊！

李自成在石头上坐下去，考虑着如何逃走。洞里洞外十分寂静，似乎只有乌龙驹嚼豆瓣的声音。他很感慨，从前有那么多誓死效忠于他的文臣武将，而今没有了；曾经有那么多一眼望不到边的步兵和骑兵，而今没有了；从前在中原、陕西、山西，还有从襄阳到承天、荆州一带，都曾有成群结队的父老兄弟，敲着锣鼓，放着鞭炮，夹道欢迎，而今没有了。为什么转眼之间，唉，转眼之间哪，失败到这步田地。他又望一眼他的战马。它已经将地上的豆料吃光，用乞求的眼光望他，又舐舐他的手背。李自成明白它的心意，只好不理，不忍看它，故意闭起了眼睛。乌龙驹又轻咬着他的袖口拉一拉。李自成不忍心不理它，只好睁开眼睛，无可奈何地对战马摇一摇头。乌龙驹放开他的袖子，低下头去，一动不动。过了一阵，它看见主人蒙眬入睡了，而它很想到洞外去吃青草，那草真是茂盛，在雨后的阳光下分外鲜美。可是当它受不住引诱，刚刚试探着向洞外移动半步，就把主人惊醒了。原来李自成依旧把缰绳拴在自己的左胳膊上，缰绳一拉紧，他也机警地醒来，半睁开眼睛，向乌龙驹看一下，将左胳膊向里扯一扯，见战马很听话地回到身边，他又合上了眼睛。

这一阵又睡了多久，他不知道。等到他醒来的时候，洞内一片漆黑。他到洞口外向天空望望，因为周围有山，望不见月亮，他估计约莫有二更了。怎么办呢？他首先想到这一带地方处处皆山，只有曲曲折折的山路。白天他不看太阳就不知道东西南北。如今又是黑夜，不辨方向，路途不明，往哪儿逃走？万一误入山村，或者引起狗叫，或者被守夜的乡

勇发觉，岂不被捉？他想了一阵，打消了趁黑夜逃走的念头，决定让乌龙驹赶快吃饱。

他又听一听周围动静，随即将乌龙驹从洞中牵了出来。由于他已决定不再返回土洞，就冲破蜘蛛网，踏倒深草，全不管了。他先将乌龙驹拉到河边饮水，他自己也连续用双手捧起河水解渴。饮了马之后，他乘着星光，将马牵到附近的小山脚下，那里有一些林木掩蔽。他松一松马肚带，让马尽情吃草。他自己也十分饥饿，肠子里发出响声，但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什么可以充饥的山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掏出一把豆料，一点一点送进嘴里嚼烂，强咽下去。他一边嚼豆料，一边在心里想，假若他不死，有朝一日重建大顺江山，他永远不会忘记今日！随即他想到刘宗敏和宋献策，猜想着他们已经死了，不禁心中十分难过，滚出了热泪。他接着又想到皇后、李过和高一功，不知他们目前到了何处。他遥望着他认为是西方的星空，小声喃喃问道：

“皇后，你们如今在哪搭儿？能够在一两天内赶到么？……恐怕来不及啊，已经迟了，谁晓得我明日的吉凶如何？”

[1] 瑕丘——黄巢牺牲的地方，在山东兖州西。

第四十九章

五月初二清晨，天渐渐亮了。李自成按照太阳的方位辨认东西南北，决定避开昨天逃来的道路，先从另外一个方向逃出这个地方，然后再向西逃，希望能找到一部分溃散的人马。

太阳已经很高了，李自成骑上乌龙驹，沿着一条荒僻的小路走去。走了很久，来到一个地方，初进去时两边有山，口子并不很宽，越走里边越是宽广。他暗想，也许这条路走对了，没想到再往前走，竟然没有路。前边和左右都是较高的山，较陡的峭壁，找不到任何出口。而刚才进来的那个山口外，已经有人在说话，分明有人下地做活，还有互相呼唤的声音。再想从来时的路退回去，不可能了。在这焦急的时候，他忽然想到崇祯七年误入车厢峡的事，可那时是各家起义军共数万人在一起，而今天他是单人独骑。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出了一身大汗。

江南五月初的天气已经很热。李自成又热又渴，加上饥肠辘辘，感觉这时只要有两三个乡勇走来，他就对付不了啦。他一方面准备随时遇到不测，死在此地；一方面胡乱采摘一些山果，不管是酸的涩的苦的甜的，一股脑儿吃下肚子。

他已经没有弓箭。假若有的话，只要有几十支箭，缓急之际，百步内外，一箭射倒一个敌人，他就可以死里逃生。然而如今已经到了绝境，

他不觉轻轻叹息：

“这是天欲亡我！”

正在困难之际，他看见一个小水塘，四边都有荒草。他眼睛一亮，决定先下马饮了水再说。他牵着马走到水边，弯下身子，从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孔，又消瘦又黧黑，眼窝深陷，两鬓有许多白发。他用双手捧起塘中的水，连捧几次，喝下肚里，喉头感到了清凉，肠胃也感到了清凉。他又洗了洗脸，让头脑也散散热。

饮完水，正牵着马继续寻找出路，忽然听见有伐木的声音。他仔细寻去，看见有个人，正在砍一棵小树。他决定冒个险，去找这樵夫问路。樵夫也看见了他。他一直面带笑容，向樵夫招手，表示他并无一点恶意。他走到近处，要求樵夫替他引路，走出这个地方。樵夫并不完全懂他的话，似乎明白他的意思，又似乎不明白。而樵夫说的话，他也听不懂。他赶快从怀里掏出来一些碎银子，递到樵夫手里。樵夫看见银子，明白确是要自己帮助，便领着他，从一个根本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沿着一条很隐蔽的小路，走了出来。他连说了几声感激的话，又向樵夫拱手施礼，并且问刚才那地方叫什么名字。樵夫连说了几遍，他才恍然明白，哦，原来这地方叫葫芦套。多年来他纵横半个中国，遇到许多这样的地方，像口袋一样，都叫作葫芦套，而这个地方也叫作葫芦套。他念诵了几句“葫芦套，葫芦套”，想着将来一定要差人寻找这个地方，寻找这个好心的樵夫！

他继续骑马向前走去。又走了很久，眼看中午临近了。他走到一个小山头上，遥望南边，一座山十分高大。因为昨天才下过雨，有些地方还有忽浓忽淡的阴云，山的上半段完全被云雾遮住。他猜想这座高山正是九宫山。从小山头下去，又走了一段路，遇到一个地方，石头上刻着牛蹄子印，旁边一座小庙，中间供养着一个塑像，是一个年老的神仙，骑着一头水牛，旁边还有童子侍立。他想着这也许就是老子的像。这叫作什么地方？他没有人可以询问。恰好看见小庙的台子上，在香炉旁边放着一对杯珓 [1] ，是用稍微弯曲的竹根剖开做成的，刮磨得相当光滑。李自成便下马来向骑水牛的神仙拱手施礼，然后拿起杯珓向塑像的石板上掷了下去。只见一个仰着，一个俯着，这倒是一个好卦！他心中一喜，想着大概可以平安逃出了。

这地方是个路口，他不敢多停，又赶快上马继续往前走。腹中更觉饥饿了，由于饥饿，开始感到心慌，汗水顺着两边脸颊不住地流下来。正在无计，忽然前边来了一个老婆婆，挎着一只竹篮，显然是为山那边锄地的儿子送东西吃的。李自成赶快下马，截住老婆婆，面带微笑，向老婆婆要东西吃。老婆婆篮子里装着一种叫作“粑”的食物，仅够她儿子吃。她又听不懂李自成的话，只躲避着不肯让他夺去篮子。李自成说了许多好话，还学着本地人的叫法称她“娭毑”，老婆婆还是不肯给。李自成赶快从怀中摸出一块约有二三钱的碎银子塞给老婆婆。她起初很吃惊，不敢要银子。后见这个陌生人出于诚意，也实在饿得很可怜，就收下银

子，将篮里的粑全都给了他。她也不敢停留，提着空篮子回头就走。

李自成得了这些粑，十分高兴，赶快坐在树下，将粑吃完。他实在疲倦，看见近处并无行人，便靠在树身上暂时休息休息，没想到竟然蒙蒙眬眬地睡熟了。

当李自成从刚才那座小山上下来时，已经有人发现了他。一个名叫程九百的乡勇小头目，知道了这件事，就率领本村一群年轻力壮的乡勇，手执刀矛、棍棒、扁担和别的武器，追赶前来。由于山路曲折，林木遮蔽，李自成对乡勇的前来追捕，丝毫没有觉察。另外一个朱姓山寨，听到这个消息，也出来上百名乡勇，前来追赶。他们除手执兵器和扁担外，还拿着鸟铳一类的火器，这一带人将这种火器叫作拿铳。这两支乡勇将李自成包围在牛迹岭的山脚下，很快地向他逼近。李自成仍然在沉睡，并且做着一个梦。他似乎是在商洛山中，得到禀报，说他的夫人从崤函山中回来了，已经快到了。他赶快率领一群将士出去迎接。可是又不像是在商洛山中，而像是在长江南岸的一个陌生地方，皇后率领着大军来到。跟在皇后背后的有李过和高一功，还有女将红娘子和健妇营。他感到惊奇，向红娘子问道：

“你也来了？”

红娘子在马上躬身回答：“是，陛下，臣跟随皇后大军，星夜前来救驾。”

“朕风闻你在晋南什么地方自尽了，后来一直杳无消息，难道你没有死吗？”

红娘子含着泪说：“李公子兄弟尚蒙不白之冤哪，臣要等着见陛下，替他们兄弟辩明冤诬。怎能自尽？”

“他们的事朕已经明白了，你不用再提了，日后……”

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忽然皇后、李过、高一功、红娘子……所有的人马全没有了，跟在他身后的将士也同时消失了。仿佛是双喜猛拉他的胳膊，小声说：

“敌人来了！”

他猛然睁开双眼，环顾附近，果然看见有乡勇从两边小路和对面的山坡上向他逼近，而猛拉他胳膊的不是双喜，而是乌龙驹。李自成迅速地从地上一跃而起，迅速地从胳膊上解下丝缰，拔出花马剑，怒目向周围的敌人看了一看。乡勇们尽管知道他们面前只有一个人，却不敢马上逼近，为着壮自己的胆，他们大声呐喊着，同时开始点放鸟铳。李自成躲避着，牵马走进树林。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包围得严严实实，不容易冲出去了，就站在一棵松树下边，准备迎战。乡勇们从四面逼近。李自成睁开怒目，大喝一声：

“我看谁敢走近！”

姓程的乡勇头目，名叫程九百，平常以有勇力在这一带较有名气。他走在程姓乡勇前头，听见李自成的大喝，浑身一震，不敢向前。其余的乡勇们更不敢向前走近。

近来李自成常常想到，不得已时便赶快自尽，免得落入敌手。这时这个念头又在他心上一闪。但是他也明白，上吊已来不及了，自刎又怕万一死不了会轻易落在乡勇手中，献给满洲人。他随即下了决心，牵着战马，走出树林，准备骑上马，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但是他刚刚走到树林边，尽管乡勇们纷纷后退，却有朱姓乡勇的几杆鸟铳几乎同时点燃。李自成不幸受了重伤，栽到地上。

当李自成中弹倒下的时候，乌龙驹吓了一跳，低下头去，紧咬着李自成胸前的衣服，想帮助他站起来，赶快骑上它逃走。这时狂风大作，雨也下起来了，雷声也响了。乡勇们大喊大叫。乌龙驹又用力拉主人胸前衣襟。李自成懂得乌龙驹的心意，猛然用力坐起，咬着牙要挣扎着起身。但是他还没有站起来，看见一个大汉，就是那个乡勇小头目程九百，奔到他的身边。他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将花马剑向这个敌人砍去。不料用力过猛，受伤后手腕无力，宝剑未能握牢，飞出去很远，不知落在何处。当花马剑脱手的时候，一声炸雷在树梢响过，同时一道青色的闪电也从低处、从他的面前闪过。乡勇们被这雷声和闪电吓得猛然弯下身子，停止了呐喊。

闪电刚过，程九百已经一个箭步到了李自成面前，将红缨枪向李自成心口刺去。李自成这时已经坐稳了身子，背靠着一棵松树。在青年时代他跟教师学过“敬德夺槊”的绝技，但从来没有用过，这时见程九百的枪尖刺来，他几乎是本能地将上身一闪，右手十分敏捷地抓住了枪的前端，恰在红缨的后边，顺势一拉，程九百因为向前用力过猛，竟然踉跄地跌倒在李自成的腿边。李自成不顾受伤很重，突然用最后的力气跃起，按住了敌人，坐在敌人身上，赶快拔取腰间的短剑。但是他流血太多了，力气几乎用尽了，还得死死地按住程九百，因此一时间不能将短剑拔出。程九百平日在山民中是很有力气的人，这时竟然在泥地上无法翻身，大声呼救。他的兄弟程八百手持铁铲前来救他，猛一铲砍在李自成的头部。李自成顿时失去知觉，倒在地上。程九百从地上跃起，拔出腰刀，将李自成的头砍掉了。乌龙驹不能救它的主人逃走，但也没有自己逃走，一直留在附近。当李自成被砍下脑袋的时候，它不忍看，转过头，望着浓云密布的天空，听着一声声惊雷从天边滚过……程姓乡勇和朱姓乡勇都围了上来。程九百大声呼叫：

“都不准靠近！这贼是我杀的，贼人的东西，这马匹，谁都不能要，全是我的。谁要敢随便来拿，我程九百绝不答应！”

程姓乡勇都听他的话，自然没有人说一个“不”字。朱姓乡勇一向害怕程姓，虽然心中不服，认为这个“贼”是中了他们的鸟铳倒下去的，但是也

敢怒而不敢言。程九百将李自成的衣服、行囊全部驮在马鞍上，但找不到李自成的宝剑。林中的草并不深，却在草中追寻不得，这使乡勇们感到奇怪：这宝剑到哪儿去了？有人说："我看见宝剑化作一道闪光飞走了。"许多人附和："是的，是的，一道闪电把宝剑带走了。""不是带走了，就是变成了一道闪电。"

程九百不相信这样的事，但人们的话也提醒了他，赶快往树上望去，果然看见那一把宝剑砍在大树的枝上，没有掉落下来。程九百取下李自成的宝剑，牵着马，带着程姓的人返回寨去。朱姓的乡勇从另外一条路上纷纷议论着走了。

程九百和他的乡勇们回到寨内，将乌龙驹拴在大门外的树上，卸掉了马鞍、马蹬，带回家中，关起大门，只同自己一家人和少数最亲信的叔伯兄弟、乡勇小头目观看夺得的各种财物。他把所有这些东西，如宝剑、短剑、盔缨，还有一件龙袍、两块佩玉，装饰着金银的马鞍、鎏金马蹬，还有许多装在马褡里的小银块子清点了一下。银子没敢完全拿出来，只是摸了一摸，随手拿出来一小部分，分给几个亲信的人，告诫他们说：

"千万不能说出去！今天我杀死的这个人，绝不是个小头目，一定是大头目，大大的头目。你看这龙袍，装在马褡子里头，没有穿。这短剑的剑柄上镶嵌着宝石、金银。这绝不是一个凡人。还有这马蹬，这不是金子么？小头目怎么有金马蹬？还有龙头，哟，这龙头做得多精巧啊！龙嘴里嵌着两个珠子，你看，可以随便滚动，就是吐不出来。我的天哪，我们杀死了一个大大的人物！"

有人问："是不是李闯王？"

有人摇头："绝不是！李闯王绝不能单单一个人走路。"

有人说："那他是打了败仗啊！"

别人立刻反对说："像李闯王这样人，已经做了天子，纵然打了败仗，身边一定也有许多亲兵武将跟着，岂有一个人走路之理？昨天有人在李家铺打了败仗，后来只剩下二十来个人，又打散了，都说最后剩下一个人，骑着马逃走了。就是此人！就是此人！此人定是个大头目！可是绝不是李闯王本人。"

议论一阵之后，程九百要他的老婆和儿子将东西先收藏起来，然后他到大门外头去看马。

这时门外已围了很多人，都在看马，看马的辔头。一看这马确实高大，只是瘦了一些。看一看马口，觉得马有点老了。许多人指点着，说这马辔头实在装饰得好，有些地方是金花，有些地方是银花，正中间，挡着马前额的皮条上还有一块红宝石闪闪发光。程九百心中越发高兴。他已经发了很大的横财，又看见这镶着金银宝石的马辔头，少说也值几百两

银子。他决定赶快给马换一套辔头。在他父亲当家的时候，家中曾经养过一匹马，至今已经相隔二十多年了，但还保留着一副很旧的马辔头。他叫老婆赶快将旧辔头找出来。他小心地取掉乌龙驹的宝贵辔头。不料辔头刚刚卸掉，乌龙驹突然跳起来，又踢又咬，使程九百不敢近它的身边，别的人也赶快躲开，害怕被它踢伤咬伤。乌龙驹愤怒地喷着鼻子，像人一样用后腿直立起来，发出一阵凶猛的叫声，然后纵身一跃，四蹄腾空，飞驰而去。程九百和许多人在后边追赶，哪里追赶得上！但见这匹战马，遇着一丈多宽的山沟，并不绕道，一跃而过，往牛迹岭方向奔去。

这天下午，程九百带了几个人往牛迹岭寻找逃走的骏马，果然看见它在死去的主人面前兀立不动，也不吃草。程九百和他的亲信们小心地从不同方向朝骏马走近，尽量不惊动它。骏马高抬起头，缓缓地转动一双尖尖的小耳朵，身子依然不动。直到程九百等人距离它两三丈远的时候，有人看见它的眼角有泪。大家都伸着胳膊，正要一起向前去捉，它突然一跳，从人们的空隙中逃走了。它逃出几十丈外，停下来回转身，又是兀立不动，向着它主人的死尸凝望。有人赶到时，它又逃走一段路，然后又兀立回头凝望。程九百等人追了几程，没有办法捉住它，而天色已经黄昏，只好失望而回。

昨天中午，那位给儿子送粑的老婆婆回到村中不久，正在替儿子另外弄东西吃，儿子因不见她前去送粑，回家来了。母亲将遇到的事悄悄地告诉儿子，将银子也交给儿子。母子俩都觉得十分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对穷苦百姓这么好的人。他们猜想这人定是李闯王手下的一员将领，被胡人打败了，人马失散，单人独骑，死里逃生，路经牛迹岭，饿得可怜。这样想着，他们对这个被程九百杀死的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第二天清早，这个农民约着他的两个堂兄弟，挑着盖水缸用的薄石板，带着镢头、铁锹，来到李自成露天陈尸的地方。离很远就看见那匹从程九百手中逃掉的高大骏马，正在用口不停地衔着青草和石头，掩盖主人的尸首。当他们走近时，那马惊觉地逃走了。他们还发现原来死者的头颅和尸身不在一处，现在在一处了。他们平日只听说有义马救主的故事，如今见此情景，无不十分感动。他们在地上刨了一个坑，将李自成的尸身和头颅放进去，上盖石板，然后铲一些黄土和石头，将石板盖起来。他们不知道乌龙驹的名字，只称它为“义马”。当他们把死者草草埋葬完，以为他们所赞赏的“义马”仍在附近，到处寻找却再也看不见了。

李自成被杀的第三天，即五月初四日早晨，有一支李自成的余部，约一万多人，老百姓说有数万，不知从什么地方过来，突然进入空虚的通山县城。他们是来救李自成的，但是已经迟了。通山境内，清朝派来追赶、搜索李自成的人马已经退走，明朝的地方政权已经瓦解，所以大顺军在通山县城和四郊停留很久。他们只知道皇上被乡民杀死了，却由于牛迹岭一带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都逃光了，一时无处查询。他们在通山

驻了下来，但因为人地两生，语言不通，所以仍然查不到李自成被杀的地方和尸首所在。加上他们不能不到处搜索粮食，经常攻破山村山寨，进行惩罚和报复，常常杀人、奸淫、烧毁房屋。老百姓愈害怕，他们也愈不能得到消息。经过一两个月，终于没有找到大顺皇帝的尸体，也不知道谁是杀害皇上的罪魁祸首，只好退往湖南。

大顺军余部退走之后，通山来了清朝的知县，县境内基本上恢复了秩序。清朝任命一个叫佟岱的将领，汉军正蓝旗人，一直带领人马打到江西，奉命返回武昌，暂摄湖广总督。先是清朝负责追歼李自成的统帅、英亲王阿济格向朝廷奏报：李自成逃进九宫山，兵尽力穷，自缢身亡，但是没有找到尸首。后来多尔衮又听说李自成并没有死，逃在江西，随即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下旨切责。佟岱到任以后，下令通山知县，务须查实禀复，不得敷衍欺饰。知县先已听到传闻，随即亲自到小源口和牛迹岭一带查看，并将程九百叫到县城，面询经过详情，禀报军门。佟军门为奖赏程九百杀害李自成之功，任他为德安府经理之职，是掌管公文的正八品文官。这事完全出程九百意外，没想到杀死的那个人真是李自成，于是全村恭贺，连吃了两三天的酒宴，免不了在祠堂祭祖，然后就要走马上任了。这时他必须有一匹好马，不由得想到了李闯王的那匹骏马，决定寻找。

三四个月来，人们常常看见那匹高大的义马经常回到李自成的坟墓旁边，有人来到时就奔上山去。附近有一座比较高一点的山头，离坟墓大约有二三里远，人们常常看见这匹义马站在高高的山头上，向着山下坟墓凝望。有时望一阵，仰起头来，向着苍天，悲愤地萧萧长嘶。程九百带了几十个年轻小伙子上山捉马，奔波了两天，毫无办法，只好买一匹骡马，骑着上任。从此以后，当地百姓不但说闯王的这匹马是一匹义马，还说它是一匹神马，没有人再妄想去捉它了。那座山头附近，有一片枫树林。人们看见枫树叶在义马一次一次的长嘶声中红了，在夕阳中红得像一片血海。后来，枫树叶又在义马一次一次的长嘶声中变黄了，也干了，只在黄色中留下残红。天气冷了，山头上落雪了，义马仍然经常站在高山头上，向坟墓凝望，每次凝望后仍然仰起头来，对着长空，发出苍凉的悲鸣。每次悲鸣以后，就会有一阵寒风吹过，同时那带着残红的黄色枫树叶就“刷、刷”地落一阵。最后在它的叫声中，枫叶完全落光了。

就这样，在义马的悲鸣中枫叶又变绿了，又变红了，又变成带着残红的黄色了，一年一年这样下去了。又过了若干年，人们再也看不见义马的踪影，也听不见它的叫声。谁也不知道它是死了，还是到别处去了。直到几十年以后，这地方太平日久，人口增加，那一片枫树林被砍伐光了，山头上露出来很大的岩石，人们才发现，远远望去，那岩石很像是一匹雄壮的战马，在山头上兀立不动，凝望着李自成的坟墓。人们都说这是李闯王的战马变的，从此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义马岩”。

至于那把花马剑，程九百将它带到武昌，献给总督佟岱。过了几天，佟军门命人将宝剑送还给他，只留下别的礼物。程九百觉得奇怪。他想着

这确实是一柄少有的宝剑，虽不能说削铁如泥，可实在是锋利无比。他每次抽出宝剑，总觉有一道寒光逼人。他曾经用一缕马尾，对着剑锋一吹，马尾纷纷断落。像这样好的宝剑，人间稀有，军门大人为什么不肯留下？他始终不明何故，心中十分纳闷。到了德安府任上，他将这宝剑悬挂在帐子里边。在一个风雪之夜，灯光昏暗，火盆里的炭火发出微微的红光。他正要入睡，忽然这宝剑从鞘中跳出来三分之一长，同时发出啷啷的响声。他大为惊骇，大声将仆人叫来，替他将宝剑供在桌上，焚香一炷，暗暗祝告，请宝剑不要对他怨恨。他并且严禁仆人将这事泄露出去。这时他才明白，一定是这宝剑到了佟军门手中以后，曾经发出叫声，军门害怕，但又不愿张扬，所以才将宝剑送还给他了。

程九百死了以后，这宝剑被作为传家宝珍藏起来。可是有一次，在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又有一次，在闯王的祭日，这宝剑都从箱子里发出响声。一家人十分害怕，就采用民间迷信的办法，把狗血涂在宝剑上边，又用月经布擦了剑锋，以为这样就可以灭了宝剑的灵气。不料后来宝剑又叫了一次，于是这宝剑就被洗擦干净，当成神物，供奉起来。而这一件奇怪的事情，便在民间流传开了。

[1] 杯珓——占卜用具，用蚌壳、竹片或木片制成。

尾声

第五十章

康熙三年春天，离李自成之死已经十九个年头过去了。这是阳历四月的天气，高峻的茅庐山 [1] ，处处是苍翠的松树，悬崖上开着繁茂的杜鹃花。在山的最高处，有一片比较平坦的山坡，约三里长，一里半宽。原来就有一座山寨，不知是哪个朝代的流民修筑的，后来荒废了。近几年李来亨的人马来到兴山一带，派兵丁上来重新修复了寨墙，盖了一些房屋。山上有泉水，可以供几千人饮用。只是这里在军事上是个绝地，倘若被敌人截断唯一一条下山的路，就得困死山上。这一点李来亨十分清楚，他的祖母、如今仍被称为太后的高夫人心里也十分清楚。目前局势一天比一天坏，当年大顺的旧人，如今剩下的很少了，这些人今天都集中在茅庐山周围，要尽他们的力量同清兵战斗到底。

山顶有两座相距几十丈远的宅院。北边的一座比较高大，有围墙围绕，里边有一座三层高的鼓楼。南边的一座稍微小一点。对这两座宅院，将士们都有称呼。北边的一座，因为高夫人在里边居住，人们按习惯称之为慈庆宫，或者就叫作太后宫。南边的一座住着李来亨一家人，因为李

来亨被南明永历皇帝封为临国公，所以这座宅院就被称为国公府。过去好几年高夫人和李来亨都住在山下边叫作九莲坪的地方。那里比较宽阔，土地肥沃，将士们在那里耕种畜牧。李来亨作为夔东十三家之首，从那里与各方联系也比较方便。只是到了去年冬天，战事愈来愈不利，高夫人和李来亨的母亲黄夫人以及他的妻子为着防备清兵随时进攻，才退住茅庐山寨。凡是能够战斗的将士则都留在九莲坪和周围一些地方，把守险要。

在离慈庆宫前边不远处有一座简陋的石牌坊，上刻“贞义”二字。一则南明隆武帝曾敕封高夫人为“贞义夫人”，另则将士们也认为这两个字最能写出高夫人为人的风骨。

这天下午申时以后，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女将从外边回来。她目光有神，眉宇间英气勃勃，只是英气中掩不住多年来的风霜忧患和内心痛苦。她来到高夫人宫门前时，守卫的弟兄们对她躬身施礼。为首的向她插手说道：

“娘娘回来了。”

中年女将略一点头，没有说话，昂然走进宫门。第二道宫门是几个女兵守卫，也是恭敬地向她行礼。她问道：

“太后醒了么？”

一个女兵头目答道：“太后早已醒来了，正在同老神仙说话。”

中年女将微微点头，不愿走进二门，以免打断了高夫人和老神仙的谈话。她向东转去，从角门进入她住的院落，一面走一面在心中感叹。她知道老神仙的一番苦心，也知道高夫人要趁这个时候帮助老神仙写成他的书。可是如今清兵四面围得十分严密，说不定就要向茅庐山寨进攻，那么老神仙写的书如何能够送得出去？中年女将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自己的院落。因为她的丈夫曾被封为忠王，所以她就被人称为“忠娘娘”或“忠王妃”，而她居住的偏院便成了忠妃宫。

中年女将进入上房后，坐在椅子上，继续想着尚神仙同高夫人谈话的事。她没有看过尚神仙写的书，只听说七十多岁的他因为两眼昏花，字写得像枣子那么大。他经常同高夫人谈，同老弟兄们谈，把往年的许多大事都回想回想。忠王妃又在心中叹息说：

“唉！茅庐山已经临到最后的日月，我们大家都要战死，不会有一个人偷生苟活，尚神仙这几年的苦心会有用么？唉！”

在慈庆宫正房里，高夫人和尚神仙都在默默地想着往事。高夫人几次打量老神仙，心里怀着一种特别的亲近和尊敬。当年在临汾一带投军时，他还只四十出头。那时他是那样精神饱满，虽是医生，对骑马射箭竟也不外行。如今过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光，他的疏疏朗朗的白胡须垂在胸

前，眉毛也全白了，又粗又长，脸色像古铜镜一样。虽然脸上有很深的皱纹，还有老年人长的黑斑，手臂上青筋暴起，上面也有黑斑，可是他的牙齿还没有落，精神也很健旺。看起来如果不是战争到了面前，他会活到八十岁，九十岁，甚至上百岁。如今他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替大顺朝留下一部信史，对生死并不挂在心上。

又过了片刻，老神仙抬起头来，向高夫人说道："太后，当时商量同明朝合力灭虏，我因同玉峰他们在一起，没有跟太后一起，细微曲折之处，不太清楚。请太后再说一遍，我好把这一件大事记下来。"

"年深日久，细微曲折的地方，我也不能全记清了。只能一面想，一面说，说不周全，明天再说……"

高夫人正要说下去，一个宫女匆匆进来，跪下启禀道：

"国公府有一个打柴的老兵在山坡上被毒蛇咬伤，十分危险，派人来请尚太医前去救他。"

高夫人一听说是李来亨那里的砍柴老兵，就对尚神仙说："尚大哥，你赶快去吧。今日我没有别的事，你去救了那个老兵，回来我们继续谈吧。"

尚神仙匆匆走了出去。

高夫人因为午觉以后，头发蓬松，这时得空，便吩咐一个宫女来替她梳头，她自己拿着一个铜镜照看。六十岁的人了，两鬓和头上已有许多白发，人也确实老了。自从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这二十年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那是李自成死后不久，南明的何腾蛟正得到隆武皇帝的信任。他上一表章，主张将李过和高一功招抚过来，利用他们的兵力和清军作战。隆武采纳了他的建议，火速命何腾蛟相机行事。何腾蛟这才胆大起来，先派人送来许多慰劳的金银绸缎，传达招抚的意思，随后又派人前来试探。

这时大顺军也在徘徊观望。由于困难重重，李过一直没有继承皇位。忽然南明的使者来到，老营中立刻开会商议，大家争论得很凶。很多人坚决反对奉隆武帝为主。经过十八年战斗，辛辛苦苦创建了大顺国，如今光这一支就有二三十万人马，多是精兵，为什么要取消大顺国号呢？这样做对得起先皇帝李自成吗？对得起许多死去的将士吗？

李过心中也很矛盾。他想继承皇位，但也知道困难万端，所以在会上不肯轻易拿出主张。散会之后，他才同高一功秘密地商量一阵。高一功说：

“如今只能以太后说话为主，才是正理。你已过继给太后做儿子。看她做何主张，我们奉行懿旨，岂不妥当？”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高夫人帐中，将会议情况一五一十地作了禀奏。高夫人为着大顺朝的困境也在日夜操心。她思前想后了一番，忽然望着李过说：

“我看非下狠心不可了。如今不是为着我们大顺朝，而是为着中国；不是为着李家继承皇统，而是为着不让胡人在中国长坐江山。我们李家的事好说，全中国都被胡人统治，事情就大了。我这个太后说话，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我说出来，你们再议论议论。”

李过说：“请太后只管吩咐，儿子一定遵命行事。”

高夫人说：“既然这样，你们都不肯做主，我就做主了吧。”

高一功说：“请太后做主吧。”

高夫人忽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说道：

“我们都曾跟着先皇帝打江山，出入战场，并不害怕流血死亡。今日为大顺数十万人马着想，为我们中国汉人着想，我的主张是：可以忍痛取消大顺国号，奉南明隆武帝为主。可是他必须对胡人抵抗，不能投降；我们大顺军只能同他合起手来共同打胡人，不能跟着他投降胡人，这一点必须说清楚，不能有丝毫含混。其次，我们虽然奉他为主，可是这大顺三十万人马不能拆散，仍由你们二位统率。以后粮秣军饷，统由明朝按时间发来。倘若军饷来不了，我们就自己在驻地筹划，朝廷不能干涉。此外，我们虽然取消了大顺国号，奉隆武帝为主，可是我们先皇帝在大顺军中仍是先皇帝。”

高一功插嘴说：“太后也仍是太后。”

高夫人接着说：“我们的名义在大顺军中照旧，不许他们侮辱我们一句话，连一个字也不许侮辱。我们尊重他的朝廷，他也应该尊重我们原是大顺朝的人。倘若在文字上还是什么‘寇’啊‘贼’啊，我们立刻分手，这一点也必须讲清，不能有丝毫含混。补之，你是如何主张？”

李过说：“大敌当前，只好如此。可是太后说得对：我们的人马不能拆散，仍由我们自己统率。我们既要尽忠报国，又不能受别人掣肘，更不能投降胡人。”

高一功说：“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主意就算决定了。以后长沙几次派人来，往返磋商。何腾蛟又驰奏隆武帝，建议给高夫人下一道褒美的敕书，封她为贞义夫人。李过、高一功这一支人马称为忠贞营。李过由皇帝赐名李赤心。高一功多年来

以字行，现在也由皇帝赐名必正。

这一切都准备好后，便由湖北巡抚堵胤锡持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前来。李过、高一功整军相迎，部队军容整肃，十分壮观。现在既然奉明朝为主，一切迎接诏书的仪式自然都不能缺少。到了营中后，堵胤锡和高夫人之间又是一番礼仪，这也是事前商量定了的。高夫人对南明皇帝是臣，但在大顺军中仍是太后身份，堵胤锡虽是明朝巡抚，但来到大顺营中，还是向高夫人行了跪拜大礼。

按照事前拟定的条款，高夫人受封为贞义夫人，李过和高一功都封为侯爵。大顺军的这一支就称为忠贞营，受湖广总督何腾蛟的节制，从此就转战在湖南广西一带。由于鄂西四川边境一带还有许多大顺军的余部，便派刘体纯去那里联系各部。这也是高夫人的深谋远虑，为着将来万一在湖南广西一带受了挫折，忠贞营好有一个退路。

后来隆武帝被清兵打败、杀害了，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称为永历帝。忠贞营就奉永历帝为主，继续同清兵作战。但是南明的小朝廷实在不像话，门户倾轧，始终不断。许多人不思如何抗击清兵，而是争权夺利，纷争不休。永历帝也是个庸碌之材。李过郁郁不得志，病死在广西。高一功在朝中也受到许多人的排斥，一筹莫展，只得率领忠贞营，退回鄂西、夔东。不想路途上中了孙可望的埋伏，竟被包围起来。经过几天苦战，高一功阵亡了，许多将士阵亡了，幸而高夫人没有受伤，由李来亨死命保护，率领余下的一两万人，退回到秭归一带。这时，大顺军的旧部又陆续来到。郝摇旗来了，党守素、塌天保、袁宗第等都来了。那时在鄂西和四川东部，一共有十三个领袖，都愿意拥护永历皇帝，共同跟清兵作战，其实也是为了自求生存。这十三家中包括王光恩兄弟，还包括原在川北的摇黄一支人马。他们要尊奉一个头。当时刘体纯、郝摇旗等都已受封为国公，李来亨也被封为临国公。因为李来亨是李过的儿子，是李家的正支，高夫人又同他在一起，所以这十三家名义上就共推李来亨为首，实际上真正跟他一心一意抗击清兵的也只有大顺军的一些旧人。

转眼间离李自成死亡已将近十九年了。一年前局面变得险恶起来。永历皇帝逃到缅甸，被吴三桂捉回来，在昆明杀害。李定国也病死了。原来清兵分为几路，一路在东南对付郑成功和张煌言；另一路在西南对付永历帝和李定国。如今郑成功退到台湾，死了；张煌言也被捉到，在杭州杀害。东南平静了，西南也平静了，除台湾还由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占据之外，整个中国大陆都被清兵占了。于是清兵腾出手来专门向夔东十三家进攻。今年正月，袁宗第和郝摇旗在巴东境内被清兵打败，杀害了。刘体纯也打了败仗，全家自缢，死得十分壮烈。清兵动员了四川、山西、河南、湖北几省的军力，已把忠贞营层层包围。几个月前进攻兴山的清兵中了李来亨的埋伏，吃过一次败仗，于是改变办法，暂不进攻，四面围困，断绝了粮食来源……

往事实在太多了。高夫人因为尚神仙需要她讲说清楚，便在心里回想了

一遍。确实有些细微情节想不起来，可是大关节处历历如在目前。想着想着，她觉得心中酸痛，不免涌出热泪。正在继续回想，一个宫女进来启禀：

“太医回来了。”

高夫人同尚神仙重新谈起李自成死后忠贞营建立的一段情况。缅怀往事，他们都心中难过，想着大顺朝起来得也猛，失败得也惨。从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直到打入北京，他们是节节胜利。可是突然之间竟然败得那么迅速，不过半年时间，大顺军几乎瓦解了。这道理高夫人常常思索，尚神仙也常常思索。就在他写的这部书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谈到大顺朝兴衰变化的道理。如今听高夫人谈过往事之后，他不觉叹息，感慨地说道：

“太后，有些盛衰道理，千古如出一辙。欧阳修在《五代史》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人事处理得善与不善，比什么都关紧要。天道茫茫，并不可信。”

他们又谈到张献忠，高夫人说：

“当初并不是只有我们取消了大顺国号，奉南明皇帝为主。张敬轩死后，他的四个干儿子 [2] 为了对付满鞑子，也不得不取消大西国号，奉永历帝为主，只是比我们晚了几年。”

“说到张敬轩之死，有人说是中箭，有人说是自刎，还有人说是病死。到底怎么死的，可弄清楚了么？”

尚神仙的问题引起了高夫人的联想。她想到李自成究竟怎样死的？死在何处？一直都不清楚，不由得一阵心酸，但她没有流露出来，答道：

“张敬轩是隆武二年十一月死的。那时汉举和二虎正带兵沿川楚边境进入巫、巴。据他们当时得到的消息，敬轩在九月间就已率领大军屯驻在西充、盐亭交界处的凤凰山。他没有想到奉命扼守朝天关的刘进忠会跑去投降豪格，更没有想到这叛徒已经把清军引到凤凰山下。那天恰逢大雾，敬轩听说有鞑子迫近营寨，还不相信，只带了一个太监、七八个亲兵跑出来看，也不穿盔甲，只披了一件蟒袍。后来雾散了，刚刚看清敌人，刘进忠在对面已经把他指认出来。结果豪格手下一个叫雅布兰的射手一箭射中敬轩左胸，当时就过去了。唉，敬轩虽然自破凤阳皇陵以后就与我们分道扬镳，后来还曾兵戈相见，但毕竟也是一代英雄，就这么死了，可惜！可惜！至于说他自刎，又说他病死，那都是讹传！我不相信！”

“敬轩的确也是英雄，不过与咱们先皇帝相比，还是差一截。这些时为了

写书，我常在想，咱们大顺走过的几步错棋，敬轩差不多也都走过，而咱们走对了的棋，他却未必走过。譬如咱们未能按林泉主张的以宛、洛为根本，抚辑流亡，恢复农桑；他在四川三年也没有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到头来也不能站稳脚跟。咱们进北京后拷掠追赃；他在四川也一样，还杀了很多人，弄得民怨沸腾。至于咱们做对了的事，譬如崇祯十三年提出‘随闯王，不纳粮’、‘三年免征’一类举措，敬轩就提不出来。当然，这也同他身边那些文人有关。徐以显只会教他什么‘六字真言’；以显死了，那个汪兆麟更坏……”

“徐以显我是熟的，听说进四川前死在战场上，也算死得英勇。汪兆麟倒没见过，只听说他是敬轩的什么左丞相。”

“他原是桐城的一个秀才，崇祯十五年才投奔西营。我在武昌与他见过一面，当时只觉得他像个佞臣，没有想到后来他会那么受敬轩重用。而他给敬轩出的都是坏主意，包括多杀人，说什么要杀得‘千里赤地，万井无烟’，这不是疯了吗？难怪敬轩一死，四个干儿子就斩了汪兆麟。”

高夫人正想接着谈谈张献忠的四个干儿子，特别是想谈谈那个曾经伏击过忠贞营，又曾挟持永历帝、进攻李定国，最后投降了清朝的孙可望，忽然一个宫女进来禀报，说有一个中年尼姑，从九莲坪被护送上来，要拜见太后娘娘，现在宫门外等候。高夫人问：

“是近处的尼姑吗？你给她点散碎银子，让她走吧。”

“不是近处尼姑，是远路来的。”

“她一定要见我吗？”

“她一定要见见太后，说太后看见她就会认识的。”

高夫人觉得奇怪，对尚神仙说：“尚大哥，你先退避一下，我让她进来见一见。”

尚神仙立刻站起来，告辞退出。宫女们带着宝剑，站到高夫人两边。随即尼姑躬身走了进来。她竟然没有行佛家的双手合十礼，而是扑下去向高夫人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之后伏在地上呜咽哭泣。

高夫人问：“你从哪里来？”

尼姑伏在地上说：“方外人特从王屋山来叩见娘娘陛下。”

高夫人听了，心中起了疑问：这王屋山上没有认识的人哪，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见她呢？便说道：

“你抬起头来，让我看一看。”

尼姑仰起头来，眼泪纵横，呜咽不止。高夫人看着，似乎面熟，但记不

清了，问道：

“你到底是谁？”

尼姑哭着说：“我本名红霞，太后你怎么忘了？”

高夫人猛然一惊，再仔细看看，虽然相隔近二十年，可是这尼姑的眼睛、鼻子还是红霞的样子，只是脸上有许多皱纹，加之风尘仆仆，大大不似当年了。特别是头发已经剃光，穿着黑色僧衣，更不像当年的青年女将红霞了。高夫人不觉潸然泪下，说：

“红霞，你是红霞吗？”

“是的，娘娘，我就是红霞。”

“我不是做梦吧？”

“我确实是红霞，奉红娘子之命，特来寻找太后。”

高夫人心中又一动，忙问：“红娘子现在哪里？”

红霞哭着说：“自从李公子被杀以后，我们年年都在想念太后。在先皇帝和太后离开长安以前那半年时间中，我们几次要去寻找太后，寻找皇上，为李公子兄弟辩冤。”

高夫人赶快说：“辩冤的事不用提了。李公子兄弟被杀之后，先皇帝已经后悔了，明白杀得冤枉，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后来就派人打听你们的下落，始终得不到音讯。你们到底到哪里去了？怎么会在王屋山上？又削发当了尼姑？”

红霞说：“太后娘娘，说来话长，容我慢慢奏来吧。”说罢伏地痛哭，哽咽得不能出声。

高夫人流着眼泪说：“你等一等，等一等。忠娘娘也天天挂心着你们。我叫她来同你见面，一起听一听吧。”随即命一个宫女，赶快去请忠娘娘前来。

红霞抬起头来问：“忠娘娘是哪一位？”

高夫人说：“就是你慧英妹妹。闯王退回陕西境内后，追封双喜为忠王，你慧英妹妹就被称为忠王妃，大家又称她忠娘娘。她同双喜只做了几天夫妻，也没有留下遗腹子，守寡守到今天。我身边的姑娘没有一个有好的下场。”说罢又想起十九年前她率大军前来湖广时病死在途中的女儿兰芝，不禁痛哭不止。

这时忠王妃进了二门，红霞赶紧站起来迎接。等慧英走到面前，她双手合十，念了句：

“阿弥陀佛，可见到你啦！”

慧英一把拉住她，来不及仔细打量她的面孔，不觉痛哭失声。红霞也痛哭起来。哭了一阵，红霞刚刚坐下，尚神仙和王长顺听说了，不等传呼，也一起赶了来。红霞看见他两个，都是满头白发，胡须根根如银。而王长顺因为受伤次数太多，身体看起来比尚神仙要衰老得多，走路时右腿瘸得很厉害。大家又一阵伤心。稍微平静一点后，高夫人吩咐说：

“你们都坐下吧。没想到在目前这样局面下，红霞会来到这里，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红霞，清兵四面包围很严，方圆二百里内，出入的路都断了，你怎么会进到山寨的？”

红霞说：“我知道敌兵四面包围，可是我身上带有银子。有一些猎户和砍柴的、采药的，我给他们一些银子，他们就带我一段一段走别人不能走的路，走了进来。好在这二十年我住在王屋山，翻山越岭，腿脚练得很好。我又带了一把铁禅杖，即使遇着狼豺虎豹，也伤害不了我。”

高夫人点头说：“难得呀，红霞，你有这么一颗忠心，在这样艰险的时日，想办法来同我见面。现在且不说别的事情，你坐下去，把这些年来你同你们红帅如何生活，给我们好好说一说。你这次来为的何事？说了以后，你明天赶快走吧，免得迟了，你想走也走不掉了。”

红霞说道：“请太后听我启奏……”

大顺朝永昌元年七月下旬的一天，红霞随着红娘子于黄昏时候来到了王屋山下。冷飕飕的一阵秋风吹来，使她们的心情格外凄凉。红娘子背上的小儿已经死了，她们用刀挖了一个坑，将孩子埋在地下。去河南的念头已经打消了，可是到什么地方去呢？她们的心中茫然无主。时已黄昏，现在她们最要紧的是找一个安身之处度过今夜，明日再作计较。

她们在马上看见前边的树林子里依稀冒出来一股炊烟，想着必有人家，于是向着那地方走去。树林中露出几间破旧的茅屋草舍，看来是贫寒的猎户人家。听见马蹄声，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红娘子和红霞赶快下马向老人施礼。老人将她们打量一眼，问道：

“二位女将来到这里，有什么事？”

红娘子说道：“请老伯不要害怕，我们原是从这里路过。因为天色晚了，想在老伯这里投宿一晚，不知行不行？”

老汉说：“我这里地方虽窄，你们既没有别处可去，不妨在这里住上一宿。我家中有一老妻，双目失明。还有一个儿子。我们父子靠打猎为生，今天他带着野味到城里卖，路途很远，恐怕要到初更天才能回来。

你们把马拴在门口树上，先进来休息休息吧。”

红娘子和红霞随着老人走了进去。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听说来了投宿的人，又听出是女人声音，感到奇怪，搭腔问道：

“你们二位是从哪里来的？”

红娘子正要回答，老人对他的老伴说：“你不要随便打听。赶快烧点热水，让她们洗一洗，喝碗热茶。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只管做出来，让她们吃饱一点，明天好继续赶路。”

红霞说：“我们马袋子里头还带有一点干粮，拿出来做一做大家吃吧。”

老人说：“这也好。我们家里只有杂面和去年的红薯干，年成不好，和着野菜度日。你们既带有干粮，不妨取出。”

红霞赶快到马袋子里取出一些干粮交给老人。过了一阵，老婆婆将开水烧好，照山里人的习惯，往里放了一些树叶子，端来让客人喝。红娘子和红霞正渴得喉咙冒火，赶紧吹凉，喝下肚去。老头子乘这个时候饮了战马，又割了一些荒草堆在马的前面。

吃过晚饭以后，老汉将红娘子和红霞引到另一个屋中，地上已经铺了厚厚的干草，让她们今晚就在那里休息。老人说道：

“你们放心吧。几十里内没有乡勇，连大的村庄也没有，只要后边没有追兵来，你们可以安心睡觉，好生休息。”

红娘子听了这话，心中一动。拿出来一点散碎银子交给老汉，说道：

“老伯，我们没有别的报答，这些散碎银子给你留下吧。”

老汉起初不肯要，后来看这两位女将那么诚恳，也就收下了。说：“有了这银子，今年秋冬就饿不死了。”

说完之后，他忽然忍不住，悄声问道：“你们二位明天到底要往哪里去，不妨对我直说，这一带的情况我还算清楚。”

红霞望望红娘子，红娘子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将实情告诉老人。老人对红娘子说道：

“我看你这位年轻女将，大概就是红娘子，她是你的亲将。如今你们兵败之后，无路可走，是不是这样情形呢？”

红娘子吃了一惊，但看看老人，分明并无恶意，便说道：“实不瞒老伯，我正是红娘子，她是我的亲将，姓范。老伯如何知道我是红娘子呢？”

“这一两天到处哄传你们的事情，我昨天进城卖牛，都听说了。请你们放

心，我不会坑害你们。你们二位打算到何处去，不妨向我说明，我想办法为你们带路。”

“老伯愿意帮助我们，我实在说不尽的感激。说实话，我现在无处可去。原来还想去河南，现在这念头已经打消，只求找一个地方暂时安身，以后的事情慢慢计较。”

老人低头想了一下，默默点头，然后叹息一声，说道：“我有一个地方，不知你们二位愿不愿意前去？”

红娘子说：“只要能够存身就好，现在讲说不着挑瘦拣肥。”

老人说：“在王屋山上一个僻静地方，永乐年间修了一座尼庵。因为山路险峻，很少人去上香敬神。那庵中有一位老尼姑，名叫静修，时常下山化缘，路过我这里，就喝碗茶，歇歇腿脚。她看见我们家中有困难，也赈济一些银钱。这已经许多年了。据我看这静修倒是一个好人，你们倘若愿意，我明天就让儿子带你们去，到那里暂时避一避风险。山下人绝不会知道。”

红娘子听了，觉得这个地方倒是蛮好，她望望红霞，看出红霞很愿意去，便说道：

“老伯说的这个地方，只要可以存身，我们就去。”

“倘若你们要长留那里，恐怕得出家为尼。要是暂时住一住，就不需要出家。”

“要是长住，一定得削发为尼么？”

“倘若万一有人发现尼庵中住着两个妇女，又不是尼姑，传了开去，岂不是大祸临头？不要说你们不得了，尼庵恐怕也要惹出大祸。”

红娘子还未答言，红霞就说道：“红帅，事到如今，我愿意削发为尼，不知红帅可肯不肯？”

红娘子说：“丈夫已经死了，儿子也死了，不削发为尼，年轻轻的寡妇如何活在当世？既然红霞你有此心，我们就决定了吧。明天上得山去，到了尼庵，拜那位静修老尼为师，从此我们就出家了吧。”

这么商定以后，约莫一更多天，老汉的儿子回来了，同红娘子等见过之后，便说起城里的消息。说是到处都在纷传，清兵就要进攻，山西各地都在反对闯王。另外城里已经知道红娘子和红霞突围以后要奔往河南，如今通往河南的山口已经被乡兵截断，到处都在搜索。听到这样消息，老人更着急了，催促她们明天五更就动身上山。

第二天鸡叫时候，老汉老婆婆就先起来烧水做饭，然后让红娘子、红霞

和他们的儿子饱饱地吃了一顿。吃饭时，老人忽然问道：

“你们的战马如何处置？”

红娘子说：“战马留给老伯，你把它卖了也可以度日。”

老人摇摇头说：“这战马你们是没法带上山的，山上小路人走都十分困难。但是我也不能留下来卖掉，如果有人问我战马从何而来，你们的事情岂不败露？”

“那么，老伯，你看怎么办呢？”

“这战马可以由我赶到远处，放到深山里边，解开缰绳，让它们自己吃草去吧。如果遇着猛虎豹子，它们也许会被吃掉，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只好断了尘念，安心上山去吧。”

饭后，她们跟着老人和他的儿子离开了草舍，沿着树林中一条路向王屋山边走去。来到一个岔路口时，老人向她们作别，牵着两匹战马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红娘子和红霞望着战马的背影，马也回过头来望望她们，发出萧萧悲鸣。

年轻猎户带着她们继续往山上走去。猎人说：“那尼庵中老尼姑和她徒弟们也都会武功。平时在尼庵的小院中练习剑法、刀法、棍法；有时来到下边，在前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练习射箭。”

红娘子感到奇怪，问道：“出家人清净为本，怎么还要练武呢？”

猎人笑一笑说：“她们也要防身护体。住在深山里边，难免不遇着虎豹野猪。另外也怕坏人欺负她们。她们里边最年轻的只有十几岁。”

说着说着她们已经进了深山，道路越来越险峻了。这样的路她们还很少走过。有时几乎没有什么路，硬是攀缘着石头，攀缘着葛藤往上爬。倘若一步蹬空，就会粉身碎骨。但这猎户很有经验，在最危险的地方，他从腰间解开一条粗麻绳，帮助她们向上爬。这样几乎走了整整一天，黄昏时候才来到尼庵。离尼庵还很远，在很窄的山路上有一座柴门。那猎人十分熟悉，找了一根绳子拉了一下，听见铜铃“当啷当啷”响，声音传入山湾里边。尼庵就隐在那湾子里。这时一个年轻尼姑走了出来，她身边跟着两条大狗。她隔着柴门望望猎人，双手合十，问道：

“原来是施主，这两位是哪里来的？”

猎人赶快说：“她们是落难的人，前来投奔静修老师父。”

他们跟着尼姑进去，见了静修老尼姑。猎人没有说出红娘子和红霞的身份，只说她们是落难之人，前来投奔，也懂得一些武艺，不知老师父肯不肯收留？

老尼姑问："你爹怎么说？"

"俺爹说她们愿意在山上削发为尼，只要师父你肯收留。如不肯收留，就让她们稍住几天再投奔别处去。"

这天晚上，老尼姑就安排红娘子和红霞在斋堂里边安歇，猎人在山门旁耳房里边安歇。第二天早起吃过早斋，猎人告别下山去了。老尼姑把红娘子、红霞叫到面前，也不问她们身世，只问道：

"你们是愿意在这里修行，还是住几天另往别处？"

红娘子说："我们愿意在这里削发修行，拜师父为师。"

老尼姑说："你们就留下吧，就做我的徒弟，一起修行。"

红娘子和红霞赶紧跪下去对她磕头。随即有一个尼姑前来，剃去了她们的头发。这样她们就双双成了尼姑，在尼庵中住了下来。

过去她们结识过一些尼姑，对尼庵生活有些了解，所以现在随着大家学习诵经，倒也不十分困难。她们有时也同众尼姑在小院中练习武艺。她们的剑术刀法是那样精熟高超，使大家极为惊异；但师父静修不许徒弟们问长问短，大家也就不敢多打听。

红娘子看出老尼姑是个饱经世故的人，可是为什么不问一下来路就收下她们当徒弟呢？收下后也不问她们的姓名，只给她们起了两个法名，她的法名叫圆静，红霞的法名叫圆能。

这样过了十来天。每天晚上，别的尼姑都去斋堂就寝以后，红娘子总要继续在佛堂里对着黄卷青灯，低声诵经。师父也不干涉。

这一夜红娘子又在独自诵经，一直诵到三更。外边的风吹着山上的松林，澎湃作声。她忽然想到已经惨死的丈夫和三岁的儿子，不禁伏在案上呜咽起来，眼泪像山泉一样奔流。这时，有一只手在她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她机警地抬起头来，发现是静修老尼站在面前。她赶快站起来，一面擦眼泪，一面却不知说什么好。老尼姑望着她，说道：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这十来天我什么也不问你，是想让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好比一个人身上有了伤，让伤口慢慢地结痂，疼痛慢慢地止住。看来你的心还是忘不了尘世上的那些悲苦，你十分聪明，可是你的心并不专。你不要瞒我，你可是红娘子将军？"

红娘子赶快答道："不瞒师父，我正是红娘子，师父何以知道？"

"打从你上山那天起，我就一眼看出来你绝不是平凡之人。我虽然很少下山，但山下的事情大都知道。我还知道随同你来的是你的亲将红霞，原来姓范，同你是同乡。你说她是不是红霞？"

“不瞒师父，她就是红霞。别人都阵亡了，如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逃上山来。万般无奈，拜在师父脚下削发为尼。倘若师父害怕惹祸，我明天就带着红霞下山，绝不连累师父。”

老尼姑冷冷一笑，说道：“圆静，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

红娘子问：“师父，你是何人？”

老尼姑说：“你随我前来。”

说着，她拿起佛灯，在前面引路，来到后边一个静室。那里供奉着弥勒菩萨。打开菩萨身后的布幔，发现一道夹墙，轻轻一推，夹墙露出了一道小门。老尼姑说：

“你向里边看去。”

红娘子一看，那里边是一张桌子，上边放着盔甲宝剑，还有一部书，另外有一面旗帜，叠好了放在桌子的一端。红娘子十分奇怪，问道：

“师父，这是从哪里来的？为何藏在这里？”

老尼姑用手轻轻一拉，夹墙的门又关了起来，随即拉上布幔，将供奉着弥勒佛的佛案，紧贴着墙壁，恢复了原样。老尼姑说道：

“徒弟，我们还到前边说话，这个地方轻易不要进来。”

她们又走回红娘子诵经的地方，坐下后，老尼姑问道：

“你可听说永乐年间，山东有一个名叫唐赛儿的女英雄起义的故事么？”

红娘子说：“虽然我从前不读诗书，可是像唐赛儿造反的事，一代代口耳相传，徒弟江湖出身，岂能不知道呢？”

老尼姑说：“你刚才看见的盔甲宝剑，还有一卷‘天书’，一面旗帜，就是我们的祖师唐赛儿生前用过的东西。”

红娘子大为惊奇，问道：“这东西为何到了此地，由师父藏起来？”

老尼姑说：“我们的祖师唐赛儿起义以后，很快地占领了许多州县，可是那时候永乐皇帝兵马众多，把我们祖师打败了，抓到狱中。后来有徒弟劫狱，将她救出。第二次又被抓进监狱，徒弟们又一次把她救出。永乐皇帝大怒，立刻下了严旨，在山东、河南、畿辅各地查访我们祖师的行踪，都传说她削发为尼。永乐就下旨将这数省尼姑，除年纪老的和太小的，一起抓起来，一个一个盘查。尼姑被抓了成千上万，结果杳无踪影，这案子过了几年也就不了了之。他怎能想到，我们的祖师有许多忠心耿耿的弟子，将她暗暗地保护起来，送到王屋山上，选择了这个地方，大家捐舍银子，修建尼庵，从此我们祖师就住在这里，招收了几个

徒弟。又过了几年，山东的弟子们慢慢地把她的宝剑找到了，盔甲找到了，那一部‘天书’也找到了，当时用的旗帜也找到了几面。经过十来年，都暗暗地送到这里。我们的祖师就在这里礼佛修行，暗传‘白莲’，一代代传下来，到我已经是第十代了。我已是将近六十的人，虽说这庵里也有七八个徒弟，可是没有一个可以继承衣钵的，我常常为此操心。不想你和红霞来到庵里，想是天不绝我。倘若我圆寂了，你就主持这个尼庵吧，仍然念经修行，暗传白莲。这山下边那个猎户，也是我们同道的人。还有山东、畿辅、河南，很多地方都有我的信徒，只是他们都是好百姓，并没有出家。你在这里修行吧。过些日子，我会带你出去云游各地，同一些同道中人见一见。一旦我老得不能下山，就靠你来主持了，不知你肯不肯继承我的衣钵？”

红娘子立刻跪下，双手合十，低头说道：“只要师父看得起我，我愿意听从师父的吩咐，绝不会三心二意。”

老尼姑说：“这样就好办。今夜我对你说的话，在这尼庵中我也只对几个亲信的徒弟说明，平时就不必说了。”

红娘子又哭着说：“师父，我丈夫李公子和他兄弟被冤枉杀死，幸而我逃了出来。后来我小儿子又中箭死了。我本来可以自尽，但我没有自尽，为的是要向大顺皇上为李公子辩冤。听说现在皇上御驾还在山西，我想写一道奏本，辩明我丈夫兄弟的冤情，师父你看可行不可行？”

老尼姑说：“你丈夫和二公子被冤枉杀死，这事情我也听说了，是要辩冤。倘若你能写个奏本，我可以亲自替你送出去，想法递交给大顺皇帝。如今兵荒马乱，要写可得快一点。”

“我可以写，就怕词不达意。”

“这没关系。你只管写出来，我替你润色润色。今后你还要多多练习，一旦时候到了，能够提笔写出你要说的话。本来一般出家人，会不会写都无所谓，可是我们要时时想到祖师传下来的一件大事啊，这大事也就是……”

老尼姑说到这里，不肯再说下去，但红娘子默默点头，表示她已经明白了。

红霞将上边的经过，一面流泪，一面说给大家听。听的人也是不断地流泪，有时感动得抽咽起来。后来高夫人问道：

“怎么我没听先皇帝说起，收到你们的奏本？”

红霞说：“是的。老师父下山去十来天，又回到山上，说是大顺皇帝已经过了黄河。老师父一时无法找到，只好返回。可是我们并不死心，过了些日子，老师父决定往西安去将红娘子的奏本送给皇上。这一次红娘子命我随同老师父一起下山到了河南境内，从那里往南去，打算由孟津过

黄河，从洛阳一路进潼关。没有想到，等我们赶到黄河边上的时候，清兵已经过了黄河，我们的路走不通，只好又回到山上。可是我们一直不死心，总想要让我们皇上和太后都知道李公子兄弟死得冤枉。”

说到这里，红霞呜咽痛哭起来，高夫人也不免唏嘘流泪，说：

“红霞，你不用说了。你一来到，我就告你说，李公子兄弟冤枉被杀，不久先皇帝就深深地后悔了。这事情用不着再辩冤。你还是说说，你们后来又怎么办了呢？”

红霞说：“我们一直不死心。第二年春天，知道清兵打进西安，皇上到了湖广，清兵在后边追赶不放。到了秋天，风闻皇上已在湖广境内死去，可不知太后到哪里去了。有人说，太后已投入长江自尽。我们为着查清太后的生死下落，在顺治三年，下了王屋山，先到洛阳，后到西安，又沿着由商洛去湖广的那条路，一面云游化缘，一面打探太后的消息。后来从荆州到武昌又到九江，到处传说不一，有的说太后没有死，仍在人间，可不知逃往何处；有的说太后确实投江自尽；又听说有一支人马改成忠贞营，由高将爷和补之将爷率领，可能太后也在忠贞营里。可是这时忠贞营已经到了广西，路途不通，我们只好又退到王屋山。过了几年，我们又出来寻找，走了几个月，仍然得不到确切消息，只好又回到王屋山。直到去年，听说几省的清兵都往川东和洛阳一带调遣，要攻打大顺军的一支余部。我们想着太后是不是也在这里？于是派一个尼姑出来，到襄阳住了半个月，果然打听到，太后住在兴山茅庐山一带。我同红娘子决定下山，可是后来又说消息不一定确实。于是红娘子命令我这一次一定要找到太后，当面见到太后，才算确实。所以我就来了。”

高夫人哽咽说：“难得你们这一番忠心，实在叫我感动。你明天回去，回到王屋山，见了红娘子，把我的话告她说吧。”

红霞说：“请太后吩咐。”

高夫人说：“我知道她的忠心。叫她不必挂念我，好好念经修行。大顺朝早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在这里，只是为着一股正气，要同清兵作战到底，死也就死在这里，绝不偷生。你们好生修行，不必以我为念。”

红霞说：“太后，红娘子却不是这个意思。她叫我见到太后，立刻返回，然后同我一起前来，死保太后，直到战死。”

高夫人说：“这话不要说了，一则你们不容易来到，二则你们两个人来了，有什么用呢？千万不必来了。”

这天晚上，高夫人吩咐为红霞洗尘。山上已经很艰苦，也没有办法多置什么好菜，好在红霞如今吃素。吃饭的时候，大家尽可能避谈往事，免

得又伤心起来。饭后，红霞怕高夫人过于疲累，不敢久坐，就同慧英回到忠妃宫去。

这天晚上，两个人追叙往事，说说哭哭，哭哭说说，直到鸡叫时候，方才睡去。除谈她们个人的伤心往事外，红霞也顺便问到从前跟随闯王的一些老将的下落。听到最近死去的郝摇旗、袁宗第、刘体纯是那样坚贞不屈，同清兵奋战到最后，绝不投降，红霞满心肃然起敬。她们又谈到田见秀，慧英说：

“田将爷在一次战争中身带重伤，亲兵把他抬到山里一个百姓家中保护起来。后来伤势痊愈了，但他已经看破红尘，决定出家为僧。他的几个亲兵也都愿意出家。就这样他们剃了头发，变成僧人，云游了许多地方。后来到了湖南黔阳，看见有座古寺，风景很好，已经没有了和尚，他们就将古寺翻修一新，在那里住下来。老百姓因他们为人很好，常常周济别人，所以也喜欢他们在那里住下去。后来我们知道他没有死，还派人去看过他，希望他也到这里来。可是他身子已经很衰弱，骑马打仗的事，已经不行了。据他对别人说，他常常在夜间听到松涛之声，就想起来过去大军作战，心中平静不下去。可是他这一生只能遁入空门了。两三年前，听说他已经死在那里，徒弟们在他的尸骨上修了一个砖塔，因为他原来字‘玉峰’，出家后自称‘玉和尚’，这砖塔上就刻着‘玉和尚大师之墓’。”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高夫人亲自将红霞送到宫门外边。慧英将红霞送到下山的寨门外。两个人拉着手，不忍离别。经慧英催促几次，红霞才提着禅杖，往山下走去。慧英一直望着她的影子被参差树木遮住，才怅然返回宫中。

[1] 茅庐山——在湖北兴山境内，离兴山城大约70里路，地理形势十分险要。

[2] 四个干儿子——孙可望（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张献忠生前，他们都改姓张。

第五十一章

七月下旬，周围山寨差不多都被清兵攻破，只剩九莲坪附近仍在李来亨手中。倘若九莲坪被攻破，仅仅剩下茅庐山山头，地方小，粮食少，一围困就会饥饿而死，想重新打下山来根本不可能。这种地方在兵法上称为“绝地”。而不到万不得已，李来亨本人绝不上到茅庐山寨。他要在九莲坪一带同清兵进行决战。

清兵知道守军还有一些粮食，所以没有马上进攻；又过了十来天，到八月中旬，估计明军的粮食差不多吃完了，才开始大举进攻。

九莲坪前边面对清兵主攻的道路，有一道关口，地势较高，明军在那里修有炮台、箭楼，挖了壕沟，设置了鹿角。清军攻占这个关口，费了很大力气。双方都使用了炮火，大炮的声音震动大地，在群山中发出回声。可是清军的大炮多，人也吃得饱，又是步步为营，士气很高，所以两三天后差不多把李来亨的大炮、炮台都击毁了。

在炮战的暂时间歇中，夹着白刃交锋。清军仗着人多，向关口蜂拥而来。有两次当清兵攻到几十步以内的时候，明军的大炮突然又响起来，清军大批倒下。可是明军的火药渐渐少了，大炮也终于完全被炸毁。于是白刃战代替了炮战。

李来亨的将士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九莲坪中所有的马匹、耕牛、驴子都杀了，粮食也已吃完。尽管如此，他们的士气并不低落。每个人如今并不是为着夺取胜利而战，而只是抱着死一个人要换上十几个人的念头，拼死决战。他们互相鼓舞，战斗力始终很强。清兵几次进攻关口，他们都凭借着箭楼猛烈地射箭，妇女儿童也在一旁投掷石块。清兵尽管人多，还是一批一批地在鹿角和壕沟前面死伤，退了下去。这样，又经过整整一天的苦战，清兵才终于将鹿角烧毁，将壕沟填平，大队人马冲上了高坡。就在坡上，展开了白刃交锋，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死尸和重伤的将士在高坡前面堆积起来，清兵就踏着死尸和半死的人继续进攻，守关的弟兄也凭借着尸体放箭、投掷石头，将刚刚越过尸体的清兵杀死。双方的将士继续不断地倒下去，热血顺着不平的山坡向下奔流。又经过两天苦战，清兵才仗着人多夺取了关口。

当整个九莲坪大寨平定以后，清军检点俘虏，才发现抓到的人很少，而且大多数是身负重伤的人。他们又去寨外的树林中寻找，发现有许多妇女在树林里自缢死了。有一处悬崖，从崖上跳下去自尽的妇女就有几十人。还有一些十来岁的男孩，也是战斗到最后，随着母亲、嫂子一起跳下崖去。这种不屈的精神连清兵将士见了也不由得十分吃惊，心生敬佩。

当九莲坪被突破的时候，李来亨带着少数将士退上茅庐山。因为上山的道路只有一条，十分艰险，退去的人多了，一则路没法走，二则山上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几天。这情形将领们全都清楚。所以除李来亨本人和少

数亲兵亲将外，大家都决心死在九莲坪寨中，并不向山上退去。清兵在九莲坪寨中没有找到李来亨，知道他已经上了茅庐山。

在九莲坪休息了两天，清兵才开始向茅庐山进攻。这次进攻，参加的多是四川和本地调来的将士，惯于爬山。他们作了许多准备，随身带着铁抓钩，可以抓在石缝和树根上。抓钩上面系着绳子，只要牢牢地抓紧绳子，哪怕受了轻伤，也不会落下山去。他们还在膝盖上绑一块皮子，皮子上面有小的铁钉，这样可以跪着爬山。另外还专门制作了一种登山的鞋，鞋掌上也有很小的铁钉。事前清军就知道攻茅庐山不容易，所以这批将士是到登山时才出动的，让他们在最后一仗中出力。

明军方面对守茅庐山这最后阵地也做了些准备。在山坡上战斗，不可能有密集的敌人，自己也没法密集在一起。基本上是人自为战，各人在最险峻的地方，找一个能够存身之处，阻挡敌人上山。唯一的山路并不难守，因为随时都可挖断。有许多地方，只要有一两个人防守，敌人就很难攻上来。为了守茅庐山，他们制作了一批小弓小箭，箭只有普通箭一半那么长，箭头带有毒药。他们还准备了许多弹弓，在短距离作战中，弹弓十分方便，而且身上挂一个布袋，里面可装一二百泥丸。有些士兵平时就用惯弹弓，二十步以内几乎是百发百中。还有一些士兵善于投石，二十步以内几乎也是百发百中。最后他们还准备了一些小型火器，如鸟枪、短铳之类，里边装着铁砂，打出去便是一片。

由于茅庐山的防守极其坚强，清兵一连攻了五天，才逐渐接近山头。可是清兵的死伤十分惨重。进攻中，往往还没有看见明军，突然一块石头飞来就被打落悬崖。有时是突然中箭。还有些时候是刚刚在一处站稳，准备再往上爬，突然手上中了泥丸，手一松便跌落山下。有时个别清兵与守军碰到一起厮杀，不是清兵被杀死，便是清兵被守军抓住，一起滚下悬崖。所以尽管明军人数很少，却使清军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第五天黎明，才终于攻到山头附近。

这天阴云低沉，月色无光。清兵找不到最后登山的地方，暂时停顿下来，明朝将士也看不清敌人在哪里，双方就这样相持在离山头不远的地方，等待着天明。

整个夜晚，李来亨和高夫人都在寨墙上，他们已连着几天很少休息，至多在寨上靠着一块石头蒙眬片刻。他们明白，如今要使茅庐山多守一些时日，多杀伤一些敌人，不能光靠体力，因为将士已经十分疲累了，身体很衰弱。现在要靠他们同将士在一起，凭着一股正气、一颗忠心，同敌人死战到底。所以他们都不愿回寨中去休息。李来亨曾多次劝高夫人回去，可是她不肯。她知道将士们看见她在寨上。纵然她不说话，他们也会勇气百倍。

这天早晨，趁着战事稍微沉寂，李来亨对高夫人说道："奶奶，请你回慈庆宫一趟，孙儿有重要事向奶奶启禀。"

高夫人不知他有什么事，但发现周围将领都在望着自己，她想：“是的，说不定今日白天这寨就要被攻破，如今趁这个时候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说也好。”于是，她带着慧英和男女亲兵回到慈庆宫去。

过了片刻，李来亨率领着许多将领都来了。李来亨的养母也扶病来到。高夫人觉得奇怪：这难道是临死前特来诀别的么？她还没有说话，李来亨已在她面前跪下，说：

“奶奶，虽然你忘记了，可是将士们没有忘记：天明以后，正是你六十岁生日。将士们年年都为你祝寿，眼下虽在打仗，可是这六十大寿，将士们仍要为你祝贺。”

高夫人恍然想起：是的，天明以后正是她的六十寿辰。她感到一阵伤心，但是没有流露，反而笑了一笑，说：

“也好，每年都替我贺寿，这说明我们大顺军的旧部、明朝的兵将是有志气、有骨头的。在如此困难的时刻，该行的礼还要行，我就受你们一拜吧。”

于是男女分班，为高夫人磕头拜寿。正在这时，清兵又发起进攻，寨墙上和寨外边一片喊杀声和火器的响声。高夫人笑一笑说：

“往年拜寿，都奏着喜乐，如今我们的乐工都死在九莲坪山寨。你听这阵阵的喊杀声，战鼓声，还有鸟枪、短铳的响声，比往年的喜乐还要好听。好了，你们都磕过头了，寿拜完了，赶快到寨上同敌人厮杀去吧。现在到了最后关头，只要不是重伤的、重病的，都出战吧。”

慧英在旁边说：“钟楼上红灯已经挂了三个，请太后娘娘不用操心。”

大家肃静地退了出去。高夫人拉着走在最后的李过夫人的手说：“我们两个，虽是婆媳之情，可是年龄相仿，起义时就在一起，今日还在一起战死。我们上没有对不起先皇帝和许多死去的将士，下没有对不起子孙。我此刻心中很安。”

李过夫人说：“儿媳心中也是很安。”说罢向高夫人拜了一拜，回头走了。

高夫人抬头望望钟楼，果然在楼顶上悬挂着三盏红灯笼。这原是事先约定好的标记：敌人进攻山寨近处时，悬挂一个灯笼，休息的和正在干别的事的都要上寨；悬挂两个灯笼，轻伤的也要上寨；悬挂三个灯笼，妇女、儿童、老人，凡是能拿武器的全都上寨。这第三个灯笼是到不得已的时候才悬挂的。高夫人又到慈庆宫院中默默地察看，看见钟楼下边和慈庆宫主要房屋下边都按照她的吩咐堆了干草和干的树枝，放下心来，对慧英说：

“我们上寨去吧。”

“请太后不必上寨，由我上寨好了。”

“不，虽然我老了，可是有我在寨墙上，纵然战死，也不枉将士们一片忠心。走吧，不要耽误了时间。”

慈庆宫所有的男男女女，除几个留守宫中的之外，都随着高夫人走了出去。临出大门的时候，高夫人望了望拴在门边的两只心爱的狼狗。往日她离开宫门时，这两只狼狗总是摇着尾巴，亲切地望着她出去。可是今日它们没有摇动尾巴，只是静静地望着她，那眼中透出的光芒，是那么严肃，那么不安。高夫人问大门口一个年老的女仆：

“它们是不是饿了？”

“启禀太后娘娘，狼狗刚刚都喂饱了。”

高夫人没再说话，走出大门，回头望望宫院，心想：也许我会战死在寨墙上，这宫院回不来了。她想吩咐刚才那个女仆，万一她回不来，就放火把宫院烧毁。可是话到嘴边，还没有说出，忽见李来亨匆匆忙忙地走了回来，向她说道：

“请奶奶回宫去，婶娘也回宫去，孙儿有重要的话要给奶奶说。”

高夫人说：“就在这儿说不行么？”

李来亨说：“这是机密的话，需要对奶奶一个人说出。婶娘不能离开奶奶，也请进去吧。”

高夫人不明白他要说什么话，只得同着慧英又一起回到宫中。李来亨看见还有少数宫女留在那里，挥手让她们避开，然后跪下去说道：

“奶奶，不到万不得已，我有一句话不敢说出。刚才我上了寨墙，看见敌人进攻得很猛，我们的将士实在饥疲得没有力气了，只是为着一颗忠心，还在竭力抵挡。天已经亮了，孙儿的话说得晚了就没有用了，所以回来特向奶奶说出这句话，请奶奶答应，千万不能再耽误了。”

高夫人说：“寨守不住，敌人进来，也不过战死罢了，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

李来亨说：“孙儿战死，将士们战死，都是应该的，中国人要死得顶天立地，不能投降胡人。可是将士们都不愿奶奶你同我们一起战死。你年纪大了，半生戎马，立过大功，如今用不着同我们一起战死。这不是孙儿一个人的心，而是将士们都有此心，许多人都偷偷地问我有何主张。现在请奶奶不要上寨，赶快！”

高夫人说：“赶快什么？如今纵然想我不死，也无处可走。休得胡说了，我们一起赶快上寨吧！”

李来亨突然跪下，哽咽说："奶奶不要责备孙子。一年以来，孙子秘密地准备了一条退路。在慈庆宫后边，密林荒草之中，有一个山洞，那山洞很深，后来就偷偷地派石匠进去察看，有些地方路断了，命石匠重新凿通。这样，有时在山洞里头，有时在山洞外头，从石头缝中开出了一条小路。外面看去，全是密林荒草。这条路一直通下山去。我在那密林中派心腹人扮作猎户，以打猎为生，住在那里。这一切都是为奶奶准备的，请奶奶不要责备孙儿。如今就请奶奶赶快与婶娘带两三个亲信下山，那猎户是我们的心腹，备有金银，埋在地下。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奶奶送往远处，从此改名埋姓，安享余年。奶奶赶快走吧，稍迟就来不及了。"

高夫人乍一听，感到非常奇怪，没有想到一年多来李来亨居然瞒着她、瞒着周围的人作出这样的准备。她一时望着李来亨说不出话来，不知是责备好还是不责备好。这时外边杀声阵阵，眼看就要争夺寨墙，李来亨又说道：

"请奶奶不必犹豫，赶快逃走吧。其余的人，孙儿会带领他们同敌人血战到死的。请奶奶赶快逃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高夫人忽然向李来亨瞪了一眼，骂道："你这个不肖子孙，我没想到你会作出这样打算。虽然你是出自对我的一番孝心，可是你忘了大义。十九年前，当先皇帝死了以后，我听到这天塌地陷的消息，当时就哭昏过去了。后来我几次想自尽，终于没有自尽。我这个未亡人活在世上，为的什么呢？只为当时你爸爸和你高舅爷，谁统率大顺军都有困难。我如果自尽，大顺军很快也就完了，所以我没有自尽。等到你爸爸在广西病死，你高舅爷在半路上被孙可望设下伏兵杀死，这时我万念俱灰，又一次想到自尽。可是我没有自尽，因为想到你年纪轻轻，在大顺军中没有威望，我若一死，你怎么办呢？所以我率领着你们退到归州、兴山一带。因为我同你在一起，许多老将都来到这里。凭什么你能为十三家之首呢？还不是我给你竖的旗子？你虽是李家的螟蛉之子，但大家都把你看成是李家传下来的正脉。别说郝摇旗这些老将奉你为主，就是原来不在一起的王光兴等也都奉你为首。如今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死了，也有的投降了，只剩下我们这一支，打到今日也算对得起先皇帝，对得起明朝的隆武皇帝和永历皇帝，对得起我们中国千千万万有志气的人。现在你叫我一个人活下去，我已经六十岁了，又能活几年呢？我死后有何面目见你爷爷？有何面目见大顺朝死去的文臣武将？我没想到你会出这样的主意，你把奶奶置于何地？事到如今，别的话休要说了，赶快上寨，不许耽误。"

李来亨又说道："请奶奶不要固执，孙儿上寨，绝不再回头了。这是孙儿的最后一句话，请奶奶听从。"

高夫人把脚一跺，扬起手来准备打李来亨，但忽然看见李来亨的脸上已经负了伤，不忍打下去，滚下眼泪，说声"来亨"，说不下去了，转而望着慧英说："走，上寨吧，不要耽误。"大踏步向宫外走去。李来亨没有

办法，也赶快向宫外走去，迅速奔往寨墙。

这时候天已大明，慈庆宫的宫楼上，三盏红灯仍然亮着。云彩很浓，常常有很低的浓云奔流一般从面前过去，从半山腰过去，从石头寨墙上扫过去。而浓云里边，响着炮火的声音、喊杀的声音。

在高夫人和慧英奔往寨墙之后，从慈庆宫的后院中出来了两个老人。一个是尚神仙，一个是王长顺。他们各自抱着一个木头盒子，盒子外边包着铁皮。两人绕过一棵大树和一些石头，奔进后边密林之中，在一个地方搬开了一块石头，里边露出一个小小的山洞。他们将盒子放在洞的高处。老马夫说：

“我这里边装着一对先皇帝用过的马镫子。这是在西安的时候别人献上来的，原是秦王府中旧物，铜蹬子上边鎏着黄金，不知再过几百年会不会生锈？”

尚神仙说：“金子不会生锈，况且这个山洞又很干燥。我就担心我这箱子里的文稿，这是咱们大顺朝的历史。它不像黄金那么耐久，万一年代太久，受了潮湿，会烂了。要是几百年之后，它没有烂掉，有人将这山洞打开，传到后代，该有多好！让别人都知道我们大顺朝是怎么回事情，让我们的英雄豪杰和那些可歌可泣的事情传到人间，该有多好！”

王长顺说：“一定会传到人间。将来有人在这里开荒，种地，住家，这个山洞会有人找到的。说不定这稿子传到人间，会有人编成戏曲，编成唱本，到处演唱我们大顺朝动人的故事。”

两个老头相视而笑。他们又把大石头重新移过来，重新堵严。王长顺说：

“老神仙，我们也上寨吧。”

尚神仙拔出宝剑说：“我们也上寨去。”

这时寨墙上的喊杀声更紧密了，他们两个朝着喊杀声响起的地方奔去。

大约辰时刚过，清兵攻破了茅庐山寨，可是战斗并没有停止，明军在寨中继续抵抗。尽管他们又饥饿又疲乏，可是谁都不愿向清兵投降，也不愿白白地就被清兵杀死。清兵进寨之后就到处传呼：“投降的一律不杀！”可是明军没有人理会。到处都有零星的抵抗。在十字路口混战得更厉害，那是通往高夫人住宅的必经之路。许多明兵为了保护高夫人和她的慈庆宫，都往十字路口奔去。没有人出来指挥，也没有人发出号召，大家完全是自发地向那里奔跑，所以人愈聚愈多，在那里发生了出乎清兵意料的猛烈厮杀。有时清兵刚刚夺去路口，立刻又来了一群明兵，把清兵杀退。

高夫人和李来亨在清兵进寨后都退了下来，但他们并不一路。高夫人由

慧英等男女亲兵亲将保护着向慈庆宫退去，而李来亨还在组织人马反攻，希望将进寨的清兵赶出寨去。他原来已经受伤，现在又第二次负了伤。

高夫人退到离慈庆宫十几丈远的地方停住，回头观看十字路口的混战。这时尚神仙已经战死了。王长顺本来随在高夫人身后一起退下，这时他不说一句话，又返身奔回十字路口，投入混战，随即被两个清兵砍死，倒了下去。这经过高夫人看得清清楚楚，不禁小声叫道：

“好啊，长顺，老伙计啊！”

正在这时，有一百多清兵越过十字路口，向慈庆宫杀来，他们一面奔跑，一面大声呼喊：

“活捉贼妇高氏！高桂英快快投降！”

高夫人望了慧英一眼，从嘴角露出轻蔑的冷笑。慧英说：“请太后退进宫院。”又对众人说：“箭法好的随我留下，其余的保护太后进宫。”

然后她对留下的人说：“要沉着，不要惊慌，不到三十步以内，不许放箭。我们的箭不多了。”

十来个留下的男女亲兵都屏息静气，将箭搭在弦上，引满待发。他们一个个注视着敌人，尽管整夜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什么东西，但从脸上看不出一丝颓丧的神色。

慧英的脸上已被炮火的硝烟熏得黑一块白一块，臂上有一处箭伤，可是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有神。尽管白眼球布满了血丝，但那一脸愤怒和冷静的神气却没有被疲倦和劳累所掩盖。她的头发又浓又密，只是有一处被炮火烧去了一绺。绵甲也破了，两只袖子沾满了血迹。这时她向背后瞟一眼，看见高夫人已经退后了十来步，她放下心去。又望望敌人，等他们来到近处，她的箭“嗖”一声射了出去，走在前面的一个将官应声倒下。她连放了几箭，箭无虚发。她左右的兵将也同时放箭，眨眼之间，面前的敌人倒下去二十几个。敌人没想到这些妇女的箭法如此高明，大为惊骇，不敢贸然前进，也举起弓来，准备对射。

正当这时，李来亨和一群亲兵忽从旁边杀出，将清兵杀散。原来他正在十字路口冲杀，看见有一支清兵离开路口，追赶高夫人，便赶紧带着亲兵从另一个方向冲杀过来。将敌人杀散后，他奔到高夫人面前。高夫人一眼望去，发现他已大大地变了样子。左臂受了伤，左胳膊搭拉着，鲜血浸透了半个衣袖。头盔失落了。箭中在左颊上，自己拔了出来，伤口还在流血。可是事到如今，高夫人也顾不得叫他裹伤休息，只说道：

“你就同我在这里吧。”

李来亨说：“奶奶，我看见敌人追赶你，不敢继续恋战，特来保护奶奶。

再向奶奶说一句话，请奶奶听从。”

高夫人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李来亨说：“请奶奶赶快从后边山洞逃走，再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高夫人把眼睛一瞪，说：“休要再说一个字。如今是什么时候，你还说这话动摇军心！你要是我的孝顺孙子，就赶快回到你的国公府去，我也退回慈庆宫。这两座院子相距不远，可以互为犄角。我们要死守到最后一个人，上对得起先皇帝，对得起大明皇帝，下对得起死难的成千成万将士。快走，来亨，不许再说别的话。”

李来亨知道不能再劝高夫人，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说道：“奶奶，不肖孙儿没有力量保奶奶，我们在阴间相见吧。”说毕，从地上站起来，回身向他的住宅奔去。

混战的场面已经离开十字路口，很快向宫门逼近。由于清兵和明兵混在一起，慧英等人没法射箭，只好请高夫人火速回宫。高夫人刚刚要走，一股清兵已经奔到近处。慧英命人赶紧簇拥着高夫人退进宫门里边，她自己同少数亲兵在背后掩护。杀死了几个清兵，她们才退到宫门前边的高台阶上。

这时忽见一群明兵约一二百人正在向宫门奔来，后边有五六百清兵紧紧地追赶，有的甚至跑到明兵前边，显然是要夺取宫门。情形十分危急。慧英稍一犹豫，立即下令：

“赶紧退进宫门，该上院墙的上院墙，该上门楼的上门楼！”

霎时间，所有的人都出动了。连平时烧火的老头也拿着劈柴的斧头奔出来，烧菜的老妈子也拿起了剁肉的刀。那两只狼狗已被解开绳索，但绳子还抓在老妈子手里，正急得上蹿下跳。高夫人说：

“慧英，准备杀出去，一定要把那被追赶的弟兄们救回来。”

慧英把宝剑一举，对左右亲兵说：“随我来！”

她还没有跳下台阶，两条狼狗已经从她身旁突然蹿出，直奔清兵。它们是那样凶猛，逢人便咬。清兵正想乘乱夺取宫门，不料蹿出这么两只狗来，赶紧用刀剑砍杀。狼狗负伤后更加疯狂，乱蹿乱咬。等到清兵把狼狗杀死，明兵都已跑进宫门。慧英说声“放箭！”许多箭一起向着清兵射去，随即她们也退进宫院，将宫门关好，插上腰杠，顶了石头。

清兵马上将慈庆宫包围起来，从巳时到黄昏，他们轮番进攻。明兵在宫门楼和宫墙上对外射箭、施放火器。高夫人和慧英带着十几个女兵上了钟楼。那钟楼是按照箭楼的格式修筑的，一、二两层都有箭眼，三层只有一半墙壁，从上半段也可露出头来向外射箭。这时她们就在第三层楼

上向清兵射箭。居高临下，十分得手。清兵在宫院外边，死伤成堆。

直到黄昏，清兵才在火器和弓弩的掩护下，用云梯爬进了宫墙。随即在院墙里边发生白刃交锋。一部分守军退进内院，即高夫人居住的院子。他们关上二门，爬上房坡，利用慈庆宫的高房子同敌人搏斗。箭射完了，就用瓦片向下边打。

高夫人站在钟楼上，命一个女兵不断地敲钟。这样，可使国公府的将士和那继续战斗在林间野地的将士都明白她仍在慈庆宫中同敌人厮杀，既没有投降，也没有被消灭。

黄昏以后，天气更加阴沉，云层更浓了。波涛一般的云就在院墙下边起伏奔流，有时也从慈庆宫的屋顶掠过。敌人已经准备用炮火来攻打钟楼。一个清兵将领，身穿铁甲，头戴铁盔，跑到钟楼下面，扬头高喊：

“高桂英，投降不杀！”

高夫人问慧英：“你能不能一箭射中他的喉咙？”

慧英一摸袋中，已经没有箭了。就问谁身上还有箭？一个负伤的女兵吃力地爬到她的脚边，举起一支箭来。慧英将箭搭在弦上，趁着那军官抬头呼喊，一箭射去，只见那军官一声没响，仰面倒在地下。高夫人知道三层楼上的箭已射完，而楼下还放着一些箭，就命一个女兵赶紧去楼下取来。同时她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点火的时候，就命另一个女兵赶紧下去点火。

不一会儿，第一个女兵就把剩下的几十支箭取了上来。同时楼下的火也点着了，烈焰腾腾，从一楼直烧起来。守在内院的将士一看钟楼火起，也把存放在院中各处的柴草点燃起来。于是整个慈庆宫成了一片火海。院中火光通明。趁着火光，慧英一箭一箭地向敌人射去。大火很快燃烧到三楼，烟雾呛得人不能透气。可是就在火光和烟雾中，仍然有箭一支一支地从楼上射来。那钟声也继续响着，一直传到山寨外边。隐藏在树林和山洞中的明兵听见钟声，看见火光，纷纷地向着慈庆宫奔来，但多数都在路上被清兵截杀。

当慈庆宫火光起来的时候，李来亨的国公府也烧起一片大火。风，在夜空呼啸着。风助火势，越烧越旺。两座宅院的烟气在半空混到一起，两座宅院的大火烧得满天通红。就在这一片火光中，偶尔还有箭从钟楼上射下来，使清兵冷不防中箭倒下。就在这大火冲天的时候，钟楼上仍然有钟声响着，一直向远处传去……

四月间，红霞下了茅庐山，出了九莲坪，还是顺着来时的路途，走着十分险峻的小道，穿过密密的大森林，走出清兵封锁的地区。不料到达襄

阳城下时，却被守门的清兵抓获，认为她形迹可疑，投进狱中，整整坐了一个月监，几经审问，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才放出来。在女监中，她天天挂念着高夫人和慧英，也天天挂念着红娘子。出狱后，她一路化缘，从孟津过了黄河，终于回到王屋山上。

红娘子见她突然回来，真是喜出望外。听了她去茅庐山的经过后，红娘子忍不住小声痛哭。她们决心下山，去到高夫人身边。明知此行非死不可，但二十年的心思如今落到实处，纵然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于是红娘子赶紧将庵中的事情处理了一下，对她的大弟子嘱咐了一番话，就带着红霞下山了。

由于路途耽搁，常常有些路走不通，当她们来到襄阳县境时，茅庐山已被清兵围得水泄不通。又过了几天，听说清兵已经攻开茅庐山寨，高夫人和李来亨都已自焚身亡。她们受此突然打击，两人来到襄阳城外荒无人烟的地方，痛哭了一场。

往哪儿去呢？红娘子想了想，就带着红霞先来到宜昌，然后奔往沙市。明末清初的沙市已是一个很繁华的商埠。她们来到一个有名的尼庵住下。红娘子拿出银子，交给尼庵住持，同时告她说，自己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因为身体多病，自幼出家。另一尼姑原是她家丫头，陪着她一起出家。最近听说她的父母都在兵荒马乱中死去了。她请求尼庵住持，将沙市全城的男女僧众请来做三天法事，超度亡灵。

尼庵住持见她带有银子，又难得有这一番孝心，也很感动，就赶快张罗，将沙市城里城外所有的和尚尼姑请来做了三天法事，超度亡灵。红娘子和红霞也跟着大家一起念经。有时念着念着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别的僧尼见了都十分感动。

做过法事以后，她们在沙市又逗留了几天，便来到荆州、宜昌、当阳，很想转道上茅庐山看看。但怕的是那里仍有清兵，不但随身带的银子会被抢去，甚至自己也会受辱。于是她们先到襄阳、随县、宜城、郧阳一带云游。半年之后，局势安定了，她们才从当阳来到茅庐山。

她们一直上到山顶，来到俗称慈庆宫的地方，从灰烬里边找到一些尸骨，埋在山顶上。因听人们传说，高夫人和慧英是在钟楼自焚的，她们就把从钟楼遗址中找到的尸骨单另埋在一处。

那时已有少数百姓在山下种地，她们是雇了向导一同上山的。向导看见她们那样郑重其事地掩埋尸骨，心中感到奇怪，但也不便多问。又见她们在坟前念了经文，哭了一阵，方才下山。

从此，这里开始传说，有两个尼姑如此如此，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和来历。又过了些时候，当阳县知县也听说了，派兵捉拿两个尼姑，却早已无影无踪。

红娘子和红霞从此就在鄂西鄂北一带云游，后来又到过四川、到过汉中

一带，往北还去过南阳，一面云游，一面暗传白莲教。每年也回一趟王屋山，看看尼庵中情形，作些吩咐，但不久住。这样，她们在川陕鄂交界的许多府、州、县慢慢地播下了白莲教的种子。直到她们死去，这种子还在继续传播，生根发芽。

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上下，就在襄阳、宜城、随州一带，突然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紧接着，四川、陕西境内也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时正值清朝嘉庆初年，人们只知道起义蔓延数省，震动了全国，却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红娘子和红霞暗暗地传下了白莲教的种子。人们更不晓得，红娘子出家后，上承明朝初年的唐赛儿。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虽然已是好几代以后的徒弟，但她们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师。只是官府抓到她们的时候，不管如何审问，没有一个人吐出真情，为的是怕泄露了王屋山上尼庵的秘密。

后记

俞汝捷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姚雪垠先生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洋洋三百万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简；因为有所阙漏，所以需要补充。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部对《李自成》加以精简和补充的书。

精简的话题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那时姚老的态度是，出节本得由他本人动手，“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节”，但他抽不出时间。

1986年5月，中国作协在湖北黄冈举办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的宝文堂书店编辑吴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因为该书店曾出过由茅盾、周振甫、宋云彬等节编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引发姚老的兴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时间，于是请吴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来承担这一任务。我表示乐于做这件事，但我认为，节本应当是对全书的节写，因此只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齐后才能着手。这样事情就又搁下来。遗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脑软化症，未能完成全书，节写工作也就始终未能进行。直到前几年，姚老的儿子海天先生旧话重提，才将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在对原著加以精简的同时，将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补写出来，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个精补本。

下面对精简与补充工作分别略加说明。

我于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将口述录音的小说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时去图书馆帮他查阅相关史料。每周六下午，

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几个小时。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自然也会涉及有关节本问题。1986年黄冈会后，虽然节写工作并未进行，但每逢与姚老见面，仍会就此交换意见，在通信中也谈过相关话题。

我曾翻过宝文堂书店出版的节本《红楼梦》等书，发现茅公等采用的是整段整回删节的办法，大刀阔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这种办法，而是在保持章节完整的前提下，从语言、细节、情节入手，下比较细致的删节功夫；在删节的同时，将原著存在的若干瑕疵，如现代化痕迹以及情节的自相抵牾、细节的重复、史料的失察、诗词格律的失误、语病等一并予以解决。姚老完全赞同。他说，五卷出齐后，他本来就计划对全书通改一遍；通改中要解决的问题，节本中自然也要解决。他并希望我能把发现的各种问题做个记录，供他参考。他还把读者来信中有关小说语言方面的信件专门装一个资料袋，自己用毛笔写上“语言上值得参考的意见”，交我保存。

精补本对《李自成》原著的精简，采用的便是当年与姚老商定的办法。从单元和分章来看，精补本的精简部分与原著几乎完全一致，仅个别地方有将两章合为一章的情况，但从字数来看，却将原著从三百余万字压缩到了二百万字以内（电脑显示为一百九十万字）。这就是说，书的筋骨未动，但篇幅大大压缩了。删略的功夫全花在对语言、细节、情节逐字逐句的推敲上。

文风是姚老和我经常涉及的话题。我们都喜欢素朴、自然、简洁，不喜欢华艳、做作、堆砌。姚老不止一次书写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条幅，以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1977年夏他在沈阳谈创作体会时，又曾提出“劲拔”这一概念，并认为“劲拔”离不开简洁，还具体举例说，“的”字和“了”字便要慎用，用得过多会使文气变弱。1982年开始，拙著《小说二十四美》以专栏形式连载于《青年文学》。姚老读了其中《洗炼之美》一篇后，对我说：“司空图的‘洗炼’与我说的‘劲拔’有相通之处。你谈的契诃夫、海明威，对我也都有借鉴意义。”他还要我把拙文提到的《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一书借他一阅。

两年来在精简《李自成》原著时，我常会想起当年与姚老的谈话。譬如按他的标准，“的”字和“了”字在原著中就还有大量可删之处，仅这两个字被我删除的可能就有数百乃至千余个之多。

又如海明威在发明电报式短句的同时，曾将以往小说引号前后常出现的“他带着明显的愤怒重复了一遍”、“她鼓起勇气用忧郁的声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等等修饰一扫而光，使对话变得直截了当。而我在精简原著时，不但对引号内的对话予以删削、提炼，对引号外的“某某……说”也作了大幅度裁减。

细节描写素为姚老所重视。他总是说，要通过独特的生活细节写到人物性格的深处。但原著中也有细节雷同之处。还在以前替姚老整理小说录音时，我就对他说过，有两种细节要尽量减少，能避免更好。其一，姚

老本人易激动，爱哭；结果小说中的人物也都爱哭，一碰就流泪，哽咽。其二，小说中写两个人谈话，总要让边上的人（或太监宫女、或亲兵亲将、或丫环仆役等等）回避，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所谈的话十分机密；而真正善于保密的人，应当外松内紧，在别人毫不觉察的情况下进行密谈。姚老当时听了曾忍俊不禁。而精补本中，上述两种细节除必须保留的外，都被删除了。

关于情节的精简是与解决“现代化痕迹”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原著的“现代化”倾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年为防“棍子”而外加的说明性、议论性文字。如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只是极少数皇族、大太监、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尖锐对立，而国家机器也运转不灵……”这类非小说语言是不得已加在作品中的，有些甚至是编辑给加上的，精补本中自然都汰除了。二是融化在情节中的文字，也就是形象塑造问题。这里的删削就需要斟酌。

姚老知道外界对李自成等形象过于高大的非议。他的解释是，一、李自成的正面品质见诸当时的官方记载和野史，并非作者凭空杜撰。二、读者的感受是针对一、二卷来的，而一、二卷中李自成处于逆境，故优点较为突出。后三卷中，随着战争形势的改变，其缺点和局限会越来越暴露。这一自我辩护当然也有道理，但我认为，作为小说艺术，不论写人物的何种表现、何种特质，都有一个“适度”问题。托尔斯泰曾引用画家勃留洛夫的话说，“艺术是从‘稍微’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并进而发挥说，“只要稍微说得不够一点，稍微说得过分一点，稍微夸大一点，那就没有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别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什么是艺术？》）精补本对原著有关李自成、高夫人的情节作了大量删节，对红娘子、邵时信等的“忆苦”段落也力加删削，但也不是随便乱砍。既然《水浒传》可以歌颂水泊英雄，可以描写若干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缘由与经过，《李自成》当然也应该写出农民起义爆发的背景、某些人物参加起义的原因与过程，对人物的正面素质也无须刻意回避，只是一切应当“适度”。精补本致力于“稍微”处的推敲、把握，效果如何，则有待读者批评了。

精简情节的同时，我对原著中存在的叙述自相矛盾或失去照应、史料及历史常识问题、诗词格律的失误以及语病等也都作了修补。譬如原著第三卷《项城战役》中，写被困于火烧店的傅宗龙曾让中军速派人出去送信，可是翻过几页，却变成是傅宗龙曾自派仆人卢三出去送信。第四卷《甲申初春》中，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名义给李自成送出一信，却从此没有下文。《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第一次写“刘体纯差人来……禀报一项极其重要的军情”；翻过一页，却变成“因为这消息十分重要，又很机密，所以刘体纯亲自来……当面禀报”。第五卷《兵败山海关》中，北翼城的守将开始名叫“张勇”，后来名字变成“吴国忠”……

又如豪格（1609—1648）比多尔衮（1612—1651）大三岁，在原著第三卷《辽海崩溃》中却被误写成“小两岁”。“拔贡”作为“五贡”（五种贡

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始于清代；而第四卷《决计东征》中却说“顾君恩在明朝仅仅是一个拔贡”，第五卷《兵败山海关》中又说“宁致远原是拔贡出身”……

再如诗词格律方面，姚老作诗严格按平水韵押韵，却于平仄未暇细究。从第一卷的《西江月·告示》开始，到第五卷窦妃的《绝命诗》止，多首作品存在疏误。

此外原著还存在若干语病。如“群”、“些”与“们”不宜搭配，而各卷中“群臣们”、“这些龟儿子们”却十分常见……

在一部巨著中出现上述瑕疵毫不足怪。秦牧先生当年就说姚老写作时“忙碌得像个电话总机的话务员似的，偶尔顾此失彼，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这次认真重读、精简《李自成》过程中，常常引起我回忆、引发我自责的则是胡绳先生三十年前说的一段话。那时他与秦老一样，发现了第二卷中“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于是在给姚老的信中说：“这一类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助手，写这样一部大书，恐怕是难免的。我想，要有一个仔细的‘第一读者’，就可以帮助你发现和解决许多这类问题。”在胡老发出此信半年后，我开始担任姚老助手，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读者”。在近八年时间中，虽然我也“发现和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显然未能善尽职责。当现在又发现上述各种疏漏时，我觉得十分愧对姚老，更十分愧对读者。

《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清顺治二年（1645）农民起义的悲剧历程，同时在广阔的背景上再现明末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与精神风貌。姚老未能完成而如今由我补写的则是崇祯十五年（1642）冬至十六年（1643）冬的重要情节。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补写部分分为六个单元：《一败孙传庭》、《汝宁会师》、《襄水奔流》、《烟波江南》、《二败孙传庭》、《威加海内归故乡》。上世纪七十年代，姚老写过一份《〈李自成〉内容概要》。从《概要》看，其未完成的是计划中的第四卷。在上列六个单元中，有五个单元大致依照《概要》的构思进行补写，只是出于精补本追求洗炼的考虑，篇幅大大地简约了。

《概要》中未述及的是《烟波江南》。由于李自成农民军与明朝的战争都发生在长江以北，在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并无江南情节。直到第二卷出版后，姚老觉得在这一展现晚明社会生活的巨幅长卷中独缺江南，将会留下遗憾，于是设想通过尚炯去南方采购药材，补写一个单元。但他并无具体构思，只是从前人“杏花春雨江南”的词句想到单元标题可以定为《春雨江南》。我将标题改为《烟波江南》，则是因为所写故事的背景为夏季，不能再用“春雨”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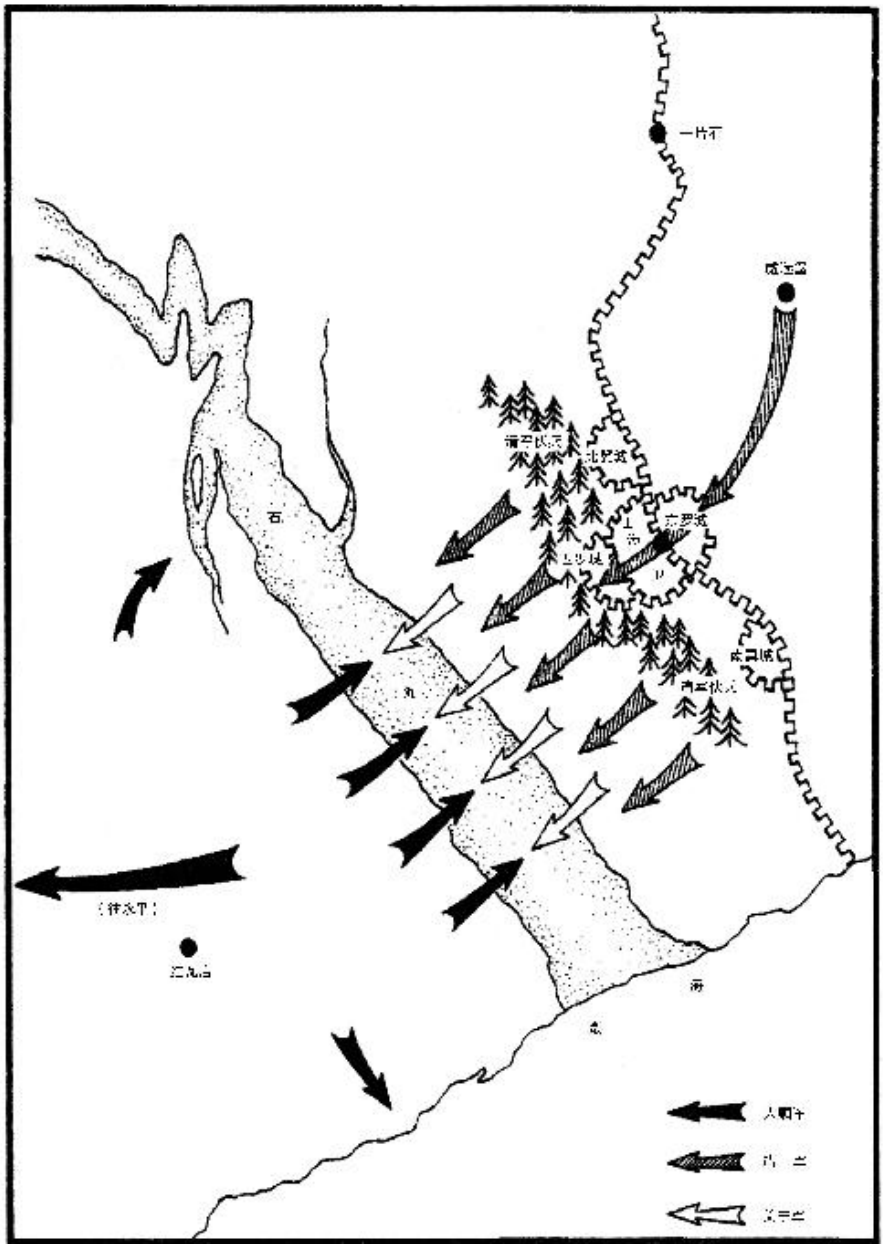
补写部分不是独立的小说，而是一个补缀。其叙事风格宜与原著保持一致。除首次出场者外，各个人物的气质、性格及其在不同场合的言行思维和情绪反应均须与原著中的“这一个”相统一，或有所发展。情节则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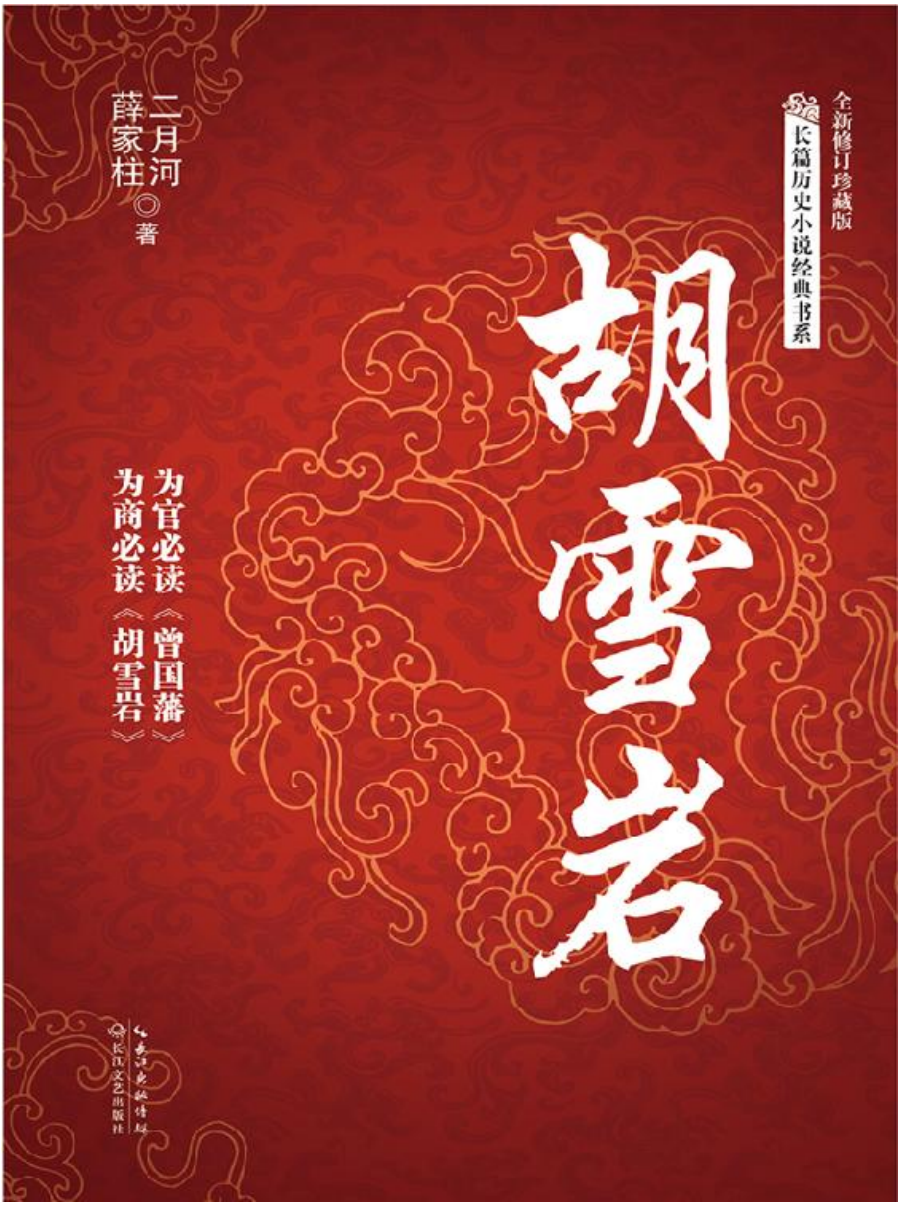
首尾连贯，前后照应，将断裂处加以连接，阙失处弥补起来。我是抱着临深履薄的心情来做这件事的，做得是否差强人意，也只能静候读者批评。

《李自成》原有五卷本和十卷本两种内容相同的原著，精补本则采用四部曲的框架。每部以一句五言杜诗作为书名，分别为：一、《天寒霜雪繁》；二、《闻说真龙种》；三、《长风驾高浪》；四、《风散入云悲》。体现的情节进程则为潜伏—转折—挺进—败亡。由于整个小说是以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扼走向发展、复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历程为主线，四部曲的结构就显得较为合理。至于引用杜诗，则是出于对逝者审美情趣的尊重：杜甫是姚老最钦崇的诗人，他写过短篇《草堂春秋》，有过写《杜甫传》的设想，在《李自成》单元标题中也曾用过杜诗（《悲风为我从天来》）。

本书蒙冯天瑜先生热情赐序，又承周勃、吴永平、姚海天、许建辉、徐晋、韩敏、刘保昌、鄢莉诸先生于读稿过程中或予奖饰，或予指谬，并此深致谢意！

山海关大战示意图





楔子

月黑风高，彤云密布，寥廓霜天显得分外孤寂、冷清。昏暗的夜幕似无边无际的穹庐，使这城阙参差的大清皇城更显得地阔、天低，殿宇巍峨、气氛肃穆。

紫禁城正阳门前，是一马平川的御道广场，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白日

这里清风雅静，夜晚则禁卫森严，偌大的广场上杳无人影，如远古的旷野一般寂静。但听得两旁钟楼的更鼓在声声回荡，在广场上发出久久沉重的回响……

一匹高头大马，正沿着御道急促地朝正阳门狂奔而来，错乱的马蹄声在岑寂的静夜里显得分外刺耳。骑在马上的人显然已酩酊大醉，对狂野的马完全失去了驾驭能力，只能听任它恣意奔跑……

只见他的身影东倒西歪，只是本能地紧紧抓住马缰，不让自己摔下马背。他身上的一袭绛红的披风被凛冽的北风吹扬开来，猎猎飘舞，犹如一道火焰划过暗黑的夜空。

后边，几名听差模样的青年在气喘吁吁地追赶，边赶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唤着："老爷……老爷……"

夜幕下的皇城，凤阁龙阙投射出幢幢阴影，高高的宫楼，近处依稀，远处则与暗云苍冥融为了一体。宫楼下，手持刀戟、盾牌的御林军，在暗沉沉的宫门前一字排开，如铜铸铁浇一般。

马蹄嘚嘚，黄骠马由远而近，那人马颠摇欹晃的暗影蓦地放大了！御林军头目高举起手，大声吆喝道："站住！来者何人？快下马！"

"停！快停下！"其他御林军也一齐齐呼。银亮的刀戟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在虚空中抖索着一片寒光。

来人毫不理睬，仍信马由缰，疯狂奔驰而来。

"老爷……停，停住！快勒住马缰……"后面的听差挥手喊叫道。但黄骠马仍然发疯般地奔到了正阳门前。

"乒乒乓乓……"刀戟交错高举，挡在门前，发出刺耳的撞击声……御林军头目冲上前去，伸出粗壮有力的手一把勒住了马缰。

黄骠马昂首长嘶，喷吐的鼻息化作团团白雾，与身上的汗味一阵阵扑人颜面。

"你是谁？敢在紫禁城撒野？好大的胆子！"御林军头目高声喝道。

马上的人蓄孔明须，东倒西歪，一副昏昏欲睡的老态，醉眼惺忪地不予回答。

御林军头目"咣啷"一声拔出佩刀，又喝问道："你是何方神圣？快说！"

对方此刻才似乎意识到这拦阻喝问与自己有关，但他舌头已大，说话含混："说……你说，还是我说？呃……"随后，他又打了个响亮的酒嗝。

御林军头目立即横眉立眼道："当然是你说，是我在问你哪！老东西！"

“你……你竟然问我是谁？好，好小子！你有种……去，去问慈禧去！”

闻言，御林军头目一声霹雳道：“什么？你好大胆！竟敢亵渎老佛爷的圣名。来人呀！快将他拿下！”

“喳……”御林军一齐上来，团团将黄骠马围住。那马又一次扬起前蹄长嘶，仿佛不服拦管。

“大人！请勿动手……”听差们一边急急奔跑过来，一边扬手呼喊。

一名管家模样的小伙子抢先跑到御林军头目面前，连连打躬作揖，口称死罪：“大人息怒！我家老爷喝醉了酒，请大人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你家老爷是何等样人？竟敢到紫禁城来放肆？也忒胆大包天了。”御林军头目伸手戟指，毫不容情。

管家赔着笑脸道：“我家老爷……嗨嗨，大人！我家老爷嘛……”

“那你看看，我是何等样人？”骑在马上的老爷大约清醒了一点，手臂一挥，那件绛红色披风飘然落地……

马上的人头戴正二品大红顶戴，身穿宝莲官袍，袍上正蟒、行蟒叠献，外罩黄马褂，只是他神情依旧混沌。

御林军一个个瞪大眼睛，不胜惊讶，那头目也不禁惊呼道：“啊……老佛爷赐的大红顶戴，还有特赐的黄马褂……”

“还有呢！你给我睁大眼睛瞅着。”马上的人费了老大的劲，从腰间解下一块金灿灿的腰牌，“啪”的一声掷到地上，居高临下睥睨着小头目。

御林军头目上前捡起一看，脸上马上变色：“啊？！……”

“瞧清楚了么，我能不能在紫禁城骑马？”醉鬼溜出杭州腔，他抬起手臂朝宫楼城阙一划拉，威风凛凛地傲视着偌大的紫禁城，挺直胸脯道，“哼！自三皇五帝到如今，可在紫禁城跑马的能有几人？你等也该打听打听……”

“小的该死！这是老佛爷亲赐的金牌，大人能骑马进出皇城。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大人恕罪……”御林军头目扑地跪倒，磕头如捣蒜。士兵们也识趣地悄悄退开，惹不起那就躲吧。

年轻管家上前，对御林军头目压低声音道：“我家老爷，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雪岩……”

“啊……胡光墉，胡雪岩大人……不就是富可敌国的杭州财神爷吗？听说连我们大清国的国库，还靠您的一半银钱呢！小的真是瞎了眼，瞎了眼！”御林军头目大惊失色，说着频频后退，怕惹麻烦。

胡雪岩见状大笑道：“哈哈哈，你这小子，还要不要将我抓起来？”

“不，不！请大人饶小的一条小命！小的多有冒犯，请大人宽谅小的无知。”御林军头目且说且退远了，一直退到看不见的暗影里，把骄横换成全身心的敬畏和尊崇。

见对方怯阵了，胡雪岩仰头大笑道：“你们这些坏蛋，还有紫禁城里这些坏蛋，其实我比你们更坏——触犯天条，背叛祖宗成法，效法西洋，无穷无尽追逐利润。我是个怪物，是个爱打拼的怪物！是个由小跑街打拼成‘红顶商人’的大清国最大的怪物！怪物，你们知道吗？哈哈哈……”他似乎还浸淫在醉乡中没有醒。

“啪”的猛抽一鞭，一骑绝尘而去，紫禁城回荡着胡雪岩搏击云天的笑声……

- 第一回 逢讨债怒气难平伸援手 救落水芳心不死弄轻舟
- 第二回 火驱寒有龄陋室说捐纳 人勤暖雪岩纸篓拣账单
- 第三回 死有梦火葬亡父西溪地 心皆迷瞎指职官城隍山
- 第四回 用心机送猫但求捐纳费 明大义赠佩为凑厚黑钱
- 第五回 寻嫁女月夜怆呼运河岸 违行规清早被逐开泰行
- 第六回 瞒开缺胡母挥鞭责浪子 谋实任大使让座遇故交
- 第七回 送密札盐大使改授粮台 看红灯扛包人竟成饿鬼
- 第八回 妓女院小杂役愧见坐办 天音房风流官喜逢侍人
- 第九回 办漕粮易地徒手借银票 救弱女扬帆怒目结亲情
- 第十回 闯公所解困游说尤掌舵 探秀园将错拜谒佘太君
- 第十一回 筠秀溪义理征服闹事者 床上镜春情惹恼多情人

- 第十二回 情与义两番缄劝王坐办 战还乱一船堵阻大运河
- 第十三回 谒钦差异水悲音行酒令 求靓女移花接木换男人
- 第十四回 得漕银借鸡生蛋让肥水 比算盘堆花剪彩兴钱庄
- 第十五回 乱纷纷借银存银讲诚信 甜蜜蜜亲妹嫁妹斗机心
- 第十六回 刹贪心略施小会收开泰 重信誉大展宏图益阜康
- 第十七回 净月庵兄弟俩喜还夙愿 湖州城花魁女早结珠胎
- 第十八回 悼亡堂贤婿初会怪二叔 益庆楼国人共指洋流氓
- 第十九回 购军火要挟汉斯得遂愿 问生丝访谈蚕农颇称心
- 第二十回 散定金麻子凶戾闹丝栈 梦雕舫二叔神奇疗烧伤
- 第二十一回 借快枪船舱偷情假小妹 图联手赌场暗阴庞二爷
- 第二十二回 庞家院安排高管问总管 上海滩聚合丝商斗洋商
- 第二十三回 苏绣行名花飞针绣极品 英租界领事低调谋生丝
- 第二十四回 探船班消息砥定生丝战 品螺蛳风味引出风流觞
- 第二十五回 松江畔有情人终成眷属 杭州城大贪官竟作流囚
- 第二十六回 上家法登徒子忍痛挨鞭 抗天灾胡雪岩临危受命
- 第二十七回 小包厢假话难为月下老 大围城重兵不禁俏娇娘
- 第二十八回 破杭州王有龄守城殒命 病留下胡雪岩痛友伤心

- 第二十九回 明诋毁忠义士当堂申辩 辨是非恪靖侯祭旗出征
- 第三十回 理善后药店择建大井巷 结同心小妹婚配上海滩
- 第三十一回 “八岁红”偷欢戏迷辱大佬 “元昌盛”恭服对手归阜康
- 第三十二回 当坐办巨商二度镇上海 任总督老帅全策复新疆
- 第三十三回 金銮殿起争执保海保塞 上海滩做手脚为钱为枪
- 第三十四回 做笼子洋无赖捏造奥尔 讨凭证皇近亲打点衙门
- 第三十五回 度假村洋经理近色丧胆 土城子左湘侯闻炮惊心
- 第三十六回 锦绣园三姨太花容失色 北京城众公卿冷面含威
- 第三十七回 连环套胡相公频施巧计 单打一宝二爷大逞威风
- 第三十八回 游杭州宝二爷春心漾漾 定北漠梁书办气息奄奄
- 第三十九回 辩朝堂雪岩走马紫禁城 憎机括芙蓉锁困红芸院
- 第四十回 游豪宅美人棋学士惊艳 吃年饭时尚装娘姨不屑
- 第四十一回 除夕夜小欢哥淫乱暴死 薄暮中大老板走私阴藏
- 第四十二回 抱着愧原状安抚秦少卿 生隔阂温言气坏尤小妹
- 第四十三回 办交涉官府讨了洋鬼子 压丝价内外夹击杭铁头
- 第四十四回 赶寿诞马蹄踏碎全福梦 陪总督机器留难离散心
- 第四十五回 郭皇亲推心置腹弹火气 左湘侯殚精竭虑小危机

- 第四十六回 招招狠毒阜康爆发挤兑 句句谎骗美女开展进攻
- 第四十七回 说公卿赶尽杀绝分巨富 奉圣旨追魂夺命役孤盆

第一回 逢讨债怒气难平伸援手 救落水芳心不死弄轻舟

隆冬，正是年关“大比”之期。

朔风怒号，大雪弥漫。街上人们行色匆匆，肩挑手提的都是年货。巷陌纵横的杭州清河坊，商气人气把飞雪作践得一塌糊涂。长长的青石板街面只有黑湿通连，绵延迤逶。密密匝匝的屋宇，在迷蒙混沌之中独持一份本原，独存一种灵秀，以其厚实、平明、普通，向不可一世的飞雪挑战。

“砰！……嘭！……”爆竹冲天而起，孩子们仰头拍手，雀跃欢呼。

井边，主妇们喜气洋洋洗刷着锅盆碗盘、鸡鸭鱼肉，一个个谈笑风生，俚语嘟哝。炒货店门口，大炒锅在“沙啦啦”地翻炒着花生、瓜子、山核桃一类干果，叫卖声在鼎沸的人声中显得特别悦耳，充满独特的杭州韵味：“快来呃……炒花生、瓜子、山核桃哟……”

“火热滚烫的粽子！乾隆万岁爷下江南尝过的甜粽、肉粽、红枣粽……”

“馄饨哟，燕皮馄饨能看见啥馅的哟……”

人丛中，穿行着一位英俊青年，长方脸，眉清目朗，白净面皮被朔风吹得红润。他腋下夹着一个账本，双手笼在棉衣袖子里，脚下生风地踮着碎步。即使行人拥塞，在等空子钻过去时，他也这么倒换两脚，作碎步状踮着。

“砰！”又是一声爆竹，他不由得抬起头驻足观望，露出几分孩子气。

“胡相公！”街边粽子摊老板叫住他，“这般急匆匆，讨账哪？”

“是哟，年关大比，抓紧跑街。”说完，他瞅个人缝欲走。

“吃个热粽子暖和暖和？”老板不放过任何一笔可能的生意。

“多谢了！我不饿……”他嘴里说着，已利索地跑开了。

青年名叫胡雪岩。几天前，一个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取了个大号——光墉。他是杭州城有名的“开泰钱庄”的跑街。跑街不坐店，不管兑银放款一类具体业务，但身份高于一般店员。他每天的活计就是跑市面，打探消息，发现、招揽客户，弄清储户详细情况，催讨欠债，登门送礼，应

对客户各类的不时之需等，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所谓“大比”，就是年关还债的比期临近，这个时段他的业务重在讨债。现在，他正赶往赖举人家中去催讨一笔旧账。

长街最冷清处，坐落着一幢老屋。这里人户渐稀，有街无市。当然，街也不过是当中嵌有一溜石板的土街，路面坑凹毁损，不利通行。老屋背后是一个抵近荒隈的臭水塘，一度茂盛的野苇、构树掩映着一街住户排进塘中的生活污水，发散着臭气。

老屋内四壁萧条，别无长物。纷纷扬扬的雪花，由寒风裹挟，从破窗子飘进。

门板床上铺着稻草，一具僵尸般瘦弱的身躯在抖颤个不停。脏污的枕头上，是一张形容枯槁、胡子拉碴的脸。深陷的眼窝里，一双昏花的老眼半开半闭。

床边，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讨债人，为首的正气势汹汹地逼问床上的老者：“人呢？你儿子王有龄在哪儿？”

老人用瘦骨嶙峋的手指着门外，无力说话，也说不清楚。

为首的气得喘了一口粗气，拉开的架势不由得垮塌下来：“肯定躲债去了！难怪老子来了好几趟了，都没人……”他正说着，从屋外传来响动。一个同伴拉了拉他的手肘，示意屋外有动静。讨债人立刻隐退，悄无声息。风雪肆虐，把讨债人奈何不得的老人逼出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喘，转不过气来。

后院围墙外，王有龄果真在听动静。这是位书生模样的青年年二十五六，生得剑眉星眼，儒雅中藏着英武之气。虽穷愁潦倒，不修边幅，却不显猥琐、卑微。他正看着已残破不堪、爬满藤蔓的围墙，墙外有一棵褪光叶片的大构树，枝柯张举，如同一把用秃了的扫把。

听得屋内没了响动，王有龄沿着构树爬上墙头。他提心吊胆地张望了一会，才轻轻跳下，蹑手蹑脚走到后窗朝里面望了一下，但见冷灶湫烟，黑魆魆了无生气。他担心父亲，于是便绕过墙角，放胆走进门来叫了声“爹——”

床上老人一见，着急地朝他摆手，声音嘶哑地说道：“出去……”

王有龄不解，反而冲到床边问道：“爹，您怎么啦？”这时，从两边的门后突然闪出了讨债人，气势汹汹地把他围住。

“啊？！……”

还没等王有龄反应过来，两个壮汉一人抓住了他的一条手臂，为首的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叫道：“好啊！王有龄，这下总算被我们逮到了！你躲得

过十五，躲不过三十吧？”

双方目光一阵对峙，王有龄终于败下阵来：“好吧，你们想怎么样？”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给你一点厉害看看不可！走，跟我们走！”为首的满嘴喷着唾沫星子。

“上哪儿？”王有龄一声惊问，杭州有人找黑道讨债，有把人弄残的。

“衙门！”

“走，快走！”其他讨债人也跟着起哄。

王有龄一甩手道：“我没犯罪，干吗上衙门？”

为首的嘿嘿一声怪笑：“你住我家老爷的房子，三年没付房租，就这么挺着白住吗？你借了高利贷，年年利滚利，可你分文未还。今儿个你再不给银子，只好请你上衙门去见官。”

“等我补了盐大使的缺，所有的欠债一并归还。可眼下实在没办法，我拿什么还？你们瞧，家当全在这儿，你看什么能抵债？”王有龄自知理亏。

“补缺？说梦话还要挑个好时辰呢！看你这熊样，天上能掉下金元宝给你？王有龄，你准备破罐子破摔是吧？那好！我们先收回房子，你和你老不死的爹走人！来！快动手——把他们轰出去！”为首的一看屋内，顺手抓过桌上一个茶壶甩出门外。其他人也把屋内旧桌椅烂板凳统统摔出门去。

胡雪岩走大街，过小巷，一溜小跑，本打算抄近路去赖举人家。在路过这家门口时，一口小铁锅蓦地从屋内飞了出来，差点砸到他身上。他听到屋内一片打砸吵嚷之声，好奇地走了进去。

王有龄正拉住为首的手求情：“大哥，好了吧，好了吧……你们是来讨债，又不是抄家……”

“我们就是要砸！砸一个稀巴烂！你才知道我们的厉害。”为首的却不依不饶，他狠狠地将王有龄推倒在地，“哼！不折你一条手臂、断你一条腿，就算是对你客气了！”

“大哥，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胡雪岩见状，连忙上前挺身拦住了为首的。

“滚开！要你管什么闲事？”为首的张牙舞爪欲再次扑向王有龄，见冒出个挡道的，原本就没好气，便顺手一巴掌将胡雪岩打倒在地。他下手忒重，胡雪岩嘴角被打出了血。

就在这时，门口又冲进一位少女，她手持一把木桨，叫了一声“雪岩

哥”，便几步冲到胡雪岩身边，把他扶了起来，随后扭身冲那群讨债者的道：“你们好狠心哟！干吗下手这样重？”

“不狠，能赶走这些穷叫花子吗？”为首的恶狠狠地说道。

“谁是穷叫花子？我，我是……”王有龄气得语无伦次。

为首的仿佛下决心要把他们赶走，对王有龄又打又踢，嘴里还道：“你就是穷叫花子！你们就是穷叫花子……”

王有龄忍无可忍，与他对打起来。胡雪岩恼恨此人心狠，前去帮忙，塞了他几记夹拳，打得为首的直叫“哎哟”。其他几位讨债人忙来助阵，少女抡起木桨，一阵横扫，招招着肉，呼呼生风。那些人吃不住劲，频频躲闪。

“反了，你们简直是反了！”为首的顿足喊叫。

一个讨债鬼被少女追赶，竟跳过去抓起床上的老人做抵挡。王有龄见状怒不可遏，大叫一声冲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又旋风般冲回来，一刀砍在为首的手臂上，顿时血流如注。

为首的哇哇大叫道：“哎哟！你倒抢先动刀动枪，对我们斩手断臂了。”

“啊！要杀人了，快抓他上衙门去……”其他逼债人一边喊叫，一边围了上来。

王有龄举着刀，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傻站着。少女在一旁提醒道：“快！还不快跑！”

王有龄这才猛醒，“咣啷”一声丢下刀，箭一般冲出门去。讨债人一齐追喊着跑了出去：“抓住他！快抓住他……”

王有龄跑得跌跌撞撞、上气不接下气。逼债人在后面紧追不舍，嚣乱的叫喊声在暮霭中滚动：“抓住他！别让他跑掉……”出于关心，胡雪岩和少女也追了上来，跑前的夹着账本，赶后的扛着木桨。

前面是一座高高的大石桥，如大地的胸乳挺拔孤出。跑近了一看，不过是一道石砌的陡坡，像隆腹般坦陈展开，两侧有石砌雕花栏杆，像产妇无力张举的两条小臂——这就是著名的新宫桥。

王有龄跑到这儿已是精疲力竭，他呆呆地站在桥头，一边干呕着，一边想着主意。他望着桥下，幽深流淌的河水不息地流过，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脸上却挂着泪痕：“新宫桥下东流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难道这世界再没有我王有龄的容身之地了吗？……”他的身体摇晃着，心把持不住，身体也把持不住。

见状，胡雪岩疯狂地朝这儿挥手，远远地便喊道：“别跳河！别寻短

见……”

“别跳，千万别跳河……”少女也跟着喊叫。

可王有龄已从桥头纵身跳了下去，激起一片亮亮的浪花，发出哗啦的响声。

“救人啊……有人跳河了！”有人冲上新宫桥高喊。

路人顿时大乱，一齐朝桥头拥来。杂沓的脚步，踩得积雪的路面飞溅起雪泥。桥上、河边已围着不少人，大家望着河中间，指手画脚。

黑黝黝的河水以它惯有的沉稳和力量激起一个个漩涡。水面上，一顶书生戴的瓜皮帽，在胡乱地划动、挣扎。

“不好了！要沉下去了。”

尽管桥上又跑来不少人，可大多数只是观望，很少有人行动。

河心，王有龄的头已看不见了。很快，露出水面的一只手也渐渐下沉。胡雪岩一身泥水赶到，二话没说就“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胡雪岩奋力向王有龄游去，但从游姿来看，他的水性并不佳。湍急的河水在他的挥打下发出喧嚣，望空跃起一片，又哗然落下。稍远，水流在刺骨的寒风中闪着幽幽冷光。向前直泻的水纹像道道流矢，嗖然不见；又像黑色巨蟒脊背上的黑鳞，倏然一闪即逝。冬天的大运河变得险象环生了，待胡雪岩游到出事地点，已不见王有龄的踪影。

胡雪岩大口喘息着，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睁大眼睛寻找。突然，他看见漩涡中露出一条发辫，便迅疾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一阵搏击，水花翻涌，就靠那条辫子，他把王有龄的半个身体带出了水面。王有龄已半昏迷，只是本能地乱划、乱抓。

他一定是太难受了！胡雪岩模模糊糊地想，他凑拢去想拉他一把，谁知王有龄出于求生本能，一把将他抱住，抱得紧紧的。

“哎哟！别抱我，我水性不好……”胡雪岩惊叫道。

但王有龄听觉视觉全失，只有生的意念主宰了他，使他搂抱得更紧了。拼命挣扎的胡雪岩已呛了好几口水，很快便失去游动的能力，被落水的王有龄拖向河底。

在桥上、岸上的人鼓涌、骚动、惊乍、痛惜的时候，一条小船溯着水流，从暮霭中闪了出来。

少女飞快地划动双桨，目光沉稳地扫着水面。她坐在船尾，微微伛着上身，双脚蹬在一道隔舱板上，纹丝不乱，那种沉着与她的年龄有着巨大

的反差。波动的水流中，现出时沉时浮的两个人，仍在不住地挣扎，少女急忙将小船向他们划去。胡雪岩见小船驶近，奋力将王有龄推向小船。少女一边叫着“雪岩哥，快上船”，一边伸过手来，将奄奄一息的王有龄拖上了船。

胡雪岩没了王有龄的搂抱就解脱了，他扳住船舷道：“我，我自己来……”话音未落，他纵身跃上船舷，但用力过猛，小船侧向一边。

“哎！当心！雪岩哥……”少女边喊边闪到另一边想稳住船，但已经晚了。船严重倾斜，把人全部倒进了河水中。白浪、黑泡、漩涡，泛着幽光的水波顷刻将落水者吞噬。围观的人又一次发出惊叫，紧张地凝视着河中。

暮霭渐浓，朔风更紧，飞雪稍停，夜寒陡起，围观者中有人打起了寒颤，有的早就在跺脚搓手取暖了。远远望去，那水性娴熟的少女最先冒出水面，她很快从水中捞起一个，挟着他的腰，划着水游向小船，一看她那个姿势，就知道她水性极佳。

“好！好啊……”岸上的人一齐鼓掌。

“你们知道她是谁？她就是草桥门外大名鼎鼎的螺蛳姑娘。”有人说。

“啊，她就是螺蛳姑娘呀？！”

河面上，螺蛳姑娘已把王有龄、胡雪岩先后推上了船，自己在船尾轻轻上船，操起了双桨。在人们的啧啧赞叹声中，小船消失在夜幕里。

小船傍靠哪儿，胡雪岩和螺蛳姑娘起了争执。螺蛳要在就近的中河边停靠，那里有个破庙，可以暂栖。可胡雪岩还在犹豫：“我家在元宝街，离这儿不远，还是你用船……送到我家中去吧。”

螺蛳姑娘一听就来气：“去你家？你那婆娘不把我生吞活剥才怪呢！”

胡雪岩歉疚地说：“螺蛳姑娘，是我对不起你，我违背了我们的誓约……可我也是没法子哟，我娘硬要把她塞进我的房里，这父母之命……”

螺蛳姑娘打断他的话：“别分辩了！我知道，你娘是嫌我穷，嫌我是个摸螺蛳的……少啰唆！就停在这儿，你快扶他上岸。”

胡雪岩去扶已失去知觉的王有龄，可他哪里扶得起，只得在螺蛳的帮助下把他背了起来，离船登岸。螺蛳姑娘从船舱拿出很大一个衣包，跟在后边。

河水把王有龄的肚子灌得胀鼓鼓的，他的脑袋无力地耷拉在胡雪岩胸前，积液不时从他的嘴角溢了出来，在胡雪岩胸前流淌。胡雪岩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把个王有龄驮进了破庙。他一弓身，王有龄便出溜在

地。胡雪岩一屁股坐了下去，身子往后一倒，四仰八叉睡在地上。只听螺蛳叫道：“你作死啊！这种时候你能睡吗？动着，你跟我不停动着，听见没有？”

破庙早已香火沉寂，凋敝破败，门扉倒地，墙角透风，是流浪人的栖宿之地。但佛龛前偶有香火，今晚就有几支红烛在寒风中抖抖索索，毕竟要过年了嘛。

“兄弟，醒醒，快醒醒……”胡雪岩把王有龄摆放在地，揉他、叫他老半天，他抬头对螺蛳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没救了？”

“没救了，你也跟我不停地动着，否则，不消一袋烟功夫，你身上就结冰了，你也就没救了。”螺蛳说罢，到雪地弄来一些枯枝，一棵死树，用叫花子铺床的稻草引火，就把一堆篝火烧了起来。

寒夜里，一个绝望的落水者最需要的是温暖，王有龄的脸色渐渐松弛，唇角也开始微微抽动。胡雪岩连忙将他身体侧转，拍打着他的背部，让他吐出积水。

螺蛳姑娘打开那个衣包，从里面取出两件女式大袍说道：“你们先把湿衣服换下，用这袍子将就一下，在火堆边烤烤身子，要不然会冻坏的。”

第二回 火驱寒有龄陋室说捐纳 人勤暖雪岩纸篓拣账单

火堆熊熊燃烧，金黄色的火光摇动着，使破庙里温暖了许多，就连那些阴郁的佛像，神情也显得开朗些了。胡雪岩和王有龄披着女式大袍，裸露着胸脯。王有龄已完全苏醒，只是无力地倚在庙墙上，眼睛微闭。

螺蛳姑娘到佛龛后面换上一套干衣服，她拿着湿衣出来，走到火堆边添柴拨火。

胡雪岩道：“你该早点换上干衣服。”

“那多不好，我一个人穿干衣服，你们俩却……”螺蛳说着，看了王有龄一眼。这位落水者已倚着墙根睡着了，摇曳的火光在他们脸上、身上投下一片不确定的暗红、绯红。

胡雪岩感激地说：“螺蛳姑娘，要不是你下河相救，我也差点同这位兄长一起喂了鱼。”

螺蛳姑娘仍生着气：“本来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实在是看到你危险才……”

闻言，胡雪岩嬉皮笑脸地凑拢过来压低声音道：“其实你只是嘴上说不想

见，可身影老粘着我。每次我收账经过中河边，总是看到你一边捞河蚌、摸螺蛳，一边用眼睛朝我甩吊钩。”说着，便轻轻捉住她一只手。

“呸！谁像你……山盟海誓说了千万遍，一夜之间说变就变！”螺蛳姑娘把他的手甩开。

“你，你可千万别怪我……我娘逼着，素娟又挺主动，我和她只有过一次，她就怀孕了。我没法子，只好匆匆忙忙同她成亲。可我心里一直想着的是你……”胡雪岩苦着脸，又把手探了过来。

“你不用再花言巧语了，我已伤透了心……”螺蛳姑娘又把他的手打开。胡雪岩猴过去，张开手臂想把她拥进怀里，螺蛳用力一把推开他。胡雪岩身子晃了晃，把王有龄惊醒了。他睁开双眼，凝视着他们俩，轻咳了几声。

螺蛳姑娘有点不好意思：“你……醒了？吐出脏水，舒服多了吧？”

“唔……其实你们不用救我……就让我随波而去，了此残生……”王有龄无力地点了点头。

胡雪岩把身子坐正了，肃然道：“兄长怎么说这种话？看你年纪轻轻，仪表不俗，肯定是个读书人，怎么会动起寻死的念头呢？”

王有龄挣扎着把身子坐正了：“唉，不是我想寻死……是死来寻我……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不都看到了？”

胡雪岩大约因干跑街阅人众多，天生就有看人识人的本领：“唔，看是看到了一点……你不是杭州人，也不是一般人家，过去肯定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

王有龄不想多谈他的家世，有意转移话题道：“唉！别提了……看你们这样亲亲热热，活着才叫有滋有味……你俩是青梅竹马吧？”

“青梅竹马？还龙梅天马呢，我们命中注定是生死冤家。他已经娶了老婆，马上就要当爹了……呸！快回你的家去吧，否则你老婆又要打着铜锣满街找老公了……”螺蛳姑娘满肚子懊恼，说着便风风火火地撤柴，踩火，逼他俩赶快把烘干的衣服换回去。王有龄这才发现，这位有些野气的少女有着惊人的美丽，不仅能干、聪慧，而且敢作敢为。

王有龄本待回家去，却禁不住胡雪岩的再三邀请，便随他来到元宝街，他拜见了胡母，迭口称谢。胡雪岩向娘禀报了事情经过。胡母青春丧偶，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虽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当下找衣服让两个晚辈换了，随后就忙着要去给菩萨上香。

胡宅是幢老屋，并不宽敞，是前堂后厅、一正三厢格局。地板望楼，槅扇雕窗，当年的匠作还算讲究。现在槛窗上流云百幅、彩蝶戏衣的凸雕

尚历历可数。只是岁月弥久，板壁房柱俱已发黑，凡有漆作的地方，不是漆光无存，就是被烟蔽尘封，早就失了昔日的精致光彩。客厅内摆着盆熊熊炭火，只是地板有了裂隙，寸来宽黑森森一段朽析，早有鼠辈走那里出入了。堂屋正中摆着高几香案，檀香木雕神龛里，供奉着一尊小型的观音大士瓷像。

胡母跪于蒲团上，向观音大士焚香祝祷："多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救我儿等平安出水……将来我儿有发迹的一天，一定重塑金身……"

但就是这么一幅老母礼佛的平常图景，也让王有龄感动得清泪涟涟："雪岩兄弟，令堂真是一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太。我自小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贤弟，你这真叫人羡慕呀……"

"是啊，我也从小死了父亲，是娘一手将我拉扯大的。"

胡母走了过来劝慰道："不知这位书生郎为何要投水自尽？有道是'船到桥头自会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一时一事想不通就……"

王有龄愧恧地笑了一笑："伯母教诲，在下一定谨记。不瞒伯母说，在下王有龄，福建人氏。父亲曾在云南曲靖任五品知府，后被当地豪绅诬陷，摘了顶子无颜回老家，才流落浙江。他用生平积蓄为我捐了个'盐大使'的虚衔，可我一直无钱补缺。近来更是断了生计，谋职无着。以致穷愁潦倒，方落到今天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

"啊……想不到兄长还是一位官老爷！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胡雪岩不禁肃然起敬，站起来欲行礼。

王有龄一把拉住他道："不要这样！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为好。要不是你，别人面前我绝不提说家世，以免惹人耻笑。其实，这种徒有其名的虚衔有什么用？还不如一件旧衣衫，换不回一文钱。"

胡雪岩偏要刨根问底，因为欠钱庄大宗银两的也有这等虚衔官老爷，架子还撑得老大呢，遂问道："既然你是盐大使，浙江沿海有那么多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一个实缺呢？"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补缺还得花一大笔钱哪！"王有龄苦笑着摇头，遂将这个称为"捐纳"的制度，给胡雪岩说了一个详细。

捐纳就是拿钱买官，历代皆有，只不过大清朝更盛行罢了。道光以来，跟英国接连两场战争，均以割地赔款告终。大清财政拮据，在"救穷"的各种办法中，捐纳成了首选。朝廷规定，捐纳大致可分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加级记录、捐分发、捐复等数种。要价最高为捐实官。京官自五品郎中、员外郎以下至未入流的兵马吏目，外官自四品的道员、知府到未入流的县仓大吏，数百种实职官缺按级标价，均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捐虚衔则按捐实官价格减半或六成。

本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已经足够吏治所需。但因国库空虚，军费浩繁，赔款甚巨，为筹措资金，朝廷便大肆卖官，致使社会上官多如鲫，并形成了庞大的候补官员队伍。捐官者十几年得不到一次差委，几十年不能署一缺的极多，王有龄便属这种情形。若想及早补到实缺怎么办？可以加捐分发，只要又一次出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立即分发，从拥堵的仕途冲开一条血路！

听完，胡雪岩讪笑道："吓，没想到捐官还这么难！"

胡母知道捐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宽解道："王老爷，人穷，志不可短，这是做人的道理，我也从小这样教导雪岩。他爹死得早，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不得不把他早早送进'开泰'钱庄当学徒，只指望他能学好，才有出头之日。先生，你说是不是？"

王有龄点头道："伯母说得极是！雪岩兄弟有您这样的慈母关爱和教诲，何愁没有锦绣前程。我王有龄今天得以重生，真不知道怎样报答你们才好。"

"区区小事老挂在嘴上念叨就不好了，雪岩不也是着螺蛳姑娘救过命么？"那母子俩皆抢着道。

正说着，客厅门口出现了胡妻素娟，她用托盘端来两碗酒氽蛋汤，正袅袅冒着热气。见有生人，她不敢冒失，立在门首道："娘，点心做好了。"

胡母上前接过托盘，把两碗点心放在他俩面前道："来，快把这老酒、姜汤、糖氽蛋趁热吃掉，驱驱寒气。"

"有龄兄，这就是贱内。"胡雪岩指了指素娟。

王有龄忙起身施礼："哦，有龄拜见夫人……"

素娟虽然相貌平平，却生得富泰丰腴，面皮白净，只是举止有些拘谨，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她蹲身给王有龄回礼，道了个万福。胡母倒是有些大家风范，让王有龄不必如此多礼，以后就把这儿当作他自己的家。说着，她再次把一碗蛋酒递到他手上。有道是渴时一滴如甘露，一碗蛋酒不值什么，却让身心都极狼狈的王有龄感动。临行，胡雪岩往他手中塞了几枚铜钿说："给老伯买份宵夜。"

天开亮口，胡雪岩已收拾齐整。走出家门，他一溜小跑出了元宝街那条深巷。天寒地冻，牛筋底布鞋避开那些结了薄冰的地方，步步踩着街石上那些粗糙拙劣的图案，或是铁钻凿出的石槽印儿上。他稳笃、疾迅地跑过巷口，跑过石桥，跑过一家又一家插门闭户的店铺、房宅。

店门还未开启，"开泰钱庄"几个镏金大字尚在熹微的晨光中若隐若现，胡雪岩就已经提着杭城那种最常见的小套篮，走供钱庄员工出入的一道

便门进了院子。

此时，钱庄账房的大伙计、胖子章水祥打床上坐起，正伸着懒腰。胡雪岩会在这时一手端着脸盆，一手提着小套篮进来问：“章大伙！您起来了？洗脸水已经备好，早点也给您买来了。”他放好脸盆、小套篮，跑到床边，拿起衣裤，服侍章水祥穿戴。

章水祥不过是个伙计头，虽心里舒服着，却真有些不好意思：“雪岩，你真勤快！一年三百六十天，你总是天蒙蒙亮就赶到店里，还这样周到侍候我，嗨，不说了不说了……”待章水祥落地，胡雪岩已拿起扫把扫起地来。

章水祥下床便拐到屋角，拿起鳖形陶质夜壶，一边撒尿一边犯荤：“雪岩，生平刚触到女人，晚上不胶在她身上？大清早怎么能起得来？嘿嘿！”

之后，章水祥开始洗脸，胡雪岩习惯地去拎尿壶：“唷！这么满呀，你昨夜又喝了不少酒吧……”

章水祥便回答哪个普通客户请他了；哪个老板轧头寸，请钱庄何掌柜附带叫上他了；何掌柜宴请哪位吏目、哪位师父让他陪酒了，然后铺派他当天的活计。

“尿壶你放着，等会儿让打杂的阿四去倒。你帮我把抽屉里的账簿拿出来，算一算，看看那个到底没补上上饶知府的老赖，一共欠我们多少钱。”

胡雪岩应了一声，重复了一遍，这是钱庄的规矩，也是胡雪岩当学徒时养成的习惯。章水祥则坐到账台上，悠闲地喝着豆浆、吃着包子，早点可是一天一变的。

胡雪岩则坐到一张小桌边，翻着账本，打着算盘：一笔好账，一手好字，一副好体魄。三年学徒，钱庄就整这三样，徒儿就操这三桩。胡雪岩手指在算盘上快速如飞，敲得算盘嘀嘀嗒嗒响成一片。

“三年多下来，那个老赖一共欠咱们三百五十四两银子。”胡雪岩算完后道。

“就那么一点，不会算错吧？”

胡雪岩这点自信还没有？毫不含糊道：“不会。”

“这个老赖，一直没补上饶知府的空缺，欠我们的账三年多了，我都让他弄糊涂了。按理说，客户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这些候补老爷最难伺候，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一旦他补上了官，我们还得求他们。唉！”章水祥一脸不高兴，放了呆账、死账，重则挨罚，轻则也要看老板

的脸色，说你把他的银子盘没了！

这又是一个等着当官补缺的！胡雪岩心内想这，嘴上却应和道：“是啊，我们是钱庄不是放高利贷的，不能乱来一通，什么手段都用上。”想起昨天那一幕，不由得自言自语道，“昨天那个王有龄，也真可怜……”

章水祥放下碗：“雪岩，今天你随我上门讨账去！临近年关，不能再让这个老赖赖过了年。今年再讨不回，我们只好自认晦气，吃倒账了。”

闻言，胡雪岩惊得声音都变了：“吃倒账？我们亏不是吃得太大了吗？”

“那有什么法子？只能自认晦气。”

胡雪岩跟着章水祥，挟着算盘、账簿，上门讨账。由于没走昨天那条路，胡雪岩暗自有些庆幸，心想：不知有龄兄家里怎么样了？今天又有讨债的上门吗？不看见好，看见了帮不上忙，让人心里难受。到了赖宅，自然是门庭冷落车马稀，几家近邻出来看热闹，议论纷纷：

“‘开泰’的章胖子上门逼债了，赖家又该倒霉了。”

“过年、过年，年关最难过。唉！这年头……”

青瓦上覆着积雪，粉垣上石灰剥落，黑底金字“赖府”宅牌，对开大门紧闭。胡雪岩前去敲门，敲了几下无人回应。

“再使劲敲！这老赖无钱去外地，只好成天躲在家里。”章水祥向胡雪岩挥手吆喝，他只得继续把两扇门拍得山响。少顷，门内有了响动：“谁呀，敲门什么事？”

章水祥正欲回答，胡雪岩朝他使个眼色，遂把嘴贴在门上，拿腔作态道：“我找赖老爷，江西上饶府送年货来了。”

半晌，门“咿呀”开启了一条缝，一双眼睛朝外打量着。胡雪岩一挤便推开了门：“是赖老爷吧？把门再开大些，年货在后头呢……”

门大开，露出一位猥琐潦倒的官老爷。年约四旬，面白无须，头戴一顶有了窟窿的青缎瓜皮帽，身穿一袭缀着补丁的富贵团花宁绸棉袍，脚着一双开花高拱棉鞋。他左右瞧瞧，一眼看到后边的章水祥，连忙要把门重新掩上。

胡雪岩用手把门抓住道：“且慢！赖老爷。”

“不！我不姓赖，你找错门了，我不认识你。”赖老爷连忙说着，就想关门，但门被胡雪岩抓牢了。

章水祥大步上前笑道：“没错！你不认识他，总认识我吧？”

不由分说，章水祥强行把门推开，对方只得无奈地松了手，低头耷脑将二人让进了客厅。

两人面对相坐，桌上一杯白开水。但见四壁萧条，别无长物。章水祥递过去债条问道："赖老爷，你瞧瞧！这是不是你亲笔写的？"

"没错，是我写的。"赖老爷接过匆匆扫了一眼。

章水祥疾言厉色道："三年前，你借我们钱庄这笔钱，言明一年内归还三百两银子和利息。现在三年过去了，你一文未还，我们每年来讨账，你总是东躲西藏、左推右赖，耍尽鬼把戏……"

赖老爷挺直身躯，有些强项模样："这字据是我写的，这钱也是我借的，我堂堂正正一介候补知府，怎么会做出欠账不还的无赖勾当呢？章胖子，你也太小看人了。"

"那好，你既然认账，那就把这三百两银子全部还来！"章水祥拍了拍借条。

"这账……我满心想还，等补上了'实缺'就把这宗欠债一笔了结。没想到这'补缺'的事儿一拖再拖，藩台衙门的上谕就是一直没有下来……"赖老爷口气稍软。

"借钱最讲究信用。赖老爷，你这笔欠账已整整三年了！如果每一个客户都像你，我们钱庄早就关门大吉了。你总得为我们想想办法吧。"章水祥说罢，把账簿往桌上一扣，掇过一张条凳，拦在客厅门口，表示自己打算"坐索"！

赖老爷一脸的懊丧："我实在是无法可想……我是读书人，身份名节是最要紧的！"

章水祥是老钱庄了，深谙欠债人那套把戏，冷然道："赖老爷，你这一套孔孟之道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可我们是开钱庄的，只认银子，不认空话，你只要把欠账还清，我们立马走人。否则，我们只好坐等了！再不行，让伙计把铺盖也搬来，在你家吃年夜饭。怎么样？"他双手往二郎腿上一搁，大有不给钱不走人之意。

一只瘦歪歪的灰猫，饿得"瞄瞄"直叫，绕着主人裤腿转个不停。赖老爷气得一脚将它踢开，胡雪岩有些不忍，抱起瘦猫放缓语气道："赖老爷，我们章大伙也是没法子啊！眼看年关临近，老板催逼得紧，他才亲自带着小的登门相扰，还求赖老爷成全。"

"你是……"赖老爷这才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

"小的胡雪岩，跟随章大伙跑街。"胡雪岩总是那么和婉。

赖老爷提过一只瓷茶壶，想往茶杯斟水，可壶是空的，他只得放下。他觉得这位小伙子说话还中听一点，但自己实在是没钱，便犯起横来了：“不管是你章大伙，还是小跑街，反正我已把话说尽，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不管二人重说轻说，做张做智，赖老爷只把双手笼在袖管里，死死咬住两个字：没钱！

回到开泰，章水祥气得把账本重重摔在桌上：“呸！从来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人！三年上门讨账，居然一毛不拔，真是世上少有、人间绝无。”

胡雪岩也叹息了一声：“大伙计，看来他真是穷得叮当响。”

“你怎么知道？”章水祥怒气冲冲，照规矩，三年追讨不回的账就要被挂名“死账”了。

“你们争吵时，我就里里外外、角角落落仔细看了一下，他家中确是一贫如洗，那么冷的天，床上只有一条破棉絮……”

“这也算是个候补知府！看来再讨再逼也是白花力气。唉，只能把这笔钱作为‘倒账’一笔勾销了……”章水祥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说罢，他就去见了何掌柜。

好在三年前这笔借款，正是何掌柜亲自关照要借给赖老爷的，掌柜的只能自认倒霉。章大伙回到账房，坐下来翻开账本，用毛笔蘸墨，在姓赖的名字上打了个大黑勾，然后，无可奈何地把借条揉皱成一个纸团，丢进了挂在壁上的大纸篓里。

胡雪岩昨日已得了些捐纳的道道，便规劝道：“章大伙，目前官场黑暗，时局纷乱，像赖老爷这样的人不少。我倒觉得在这种乱世，正是我们钱庄发财的好机会。只要这些老爷补上官，一定会提供钱庄一些业务，您说是不是？我们不该泄气，反而要有心去开辟这一笔笔财源。”

可章水祥对此事情绪不高，随便应付道：“好吧，我今天还有个应酬，你将这账房里外打扫一番，今天是腊月掸尘的日子。”

“您去吧，这儿有我呢。”

章水祥走了，胡雪岩拿过屋角长长的鸡毛掸帚，借了一张凳子搭脚，从屋梁一直掸到墙壁。掸到壁上那个菱形的大纸篓，上有“敬惜字纸”的字样。

胡雪岩若有所思，他将纸篓摘下，倒出所有的字纸，一张张查看。最后，他把赖老爷那张被揉成一团的借据在桌子上抹平，默默地塞进了衣袋。

第三回 死有梦火葬亡父西溪地 心皆迷瞎指职官城隍山

转眼已是清明。西湖碧波连天，轻舟画舫相续。三潭印月的倒影映在水中，被兰桡桡桨划成碎片。湖面生皱，碧水花心，晴波荡漾，难聚难分。六桥烟柳，风光旖旎。仕女弦歌，在堤上柳下尽皆把春怀敞了。

螺蛳荡着双桨，载着二人在西湖上漫游。王有龄立在船头，信口吟了一首《西湖诗》——

锦账开桃岸，兰桡系柳津。

鸟鸣为劝酒，花笑欲留人。

胡雪岩虽不精于此道，可到底身在景中，觉得这短短二十个字，把西湖风光、游人如狂的景色皆写到了。这位仁兄，也称得上是位才俊了。可惜命运对他不公，一身敝旧的青布长衫，下摆上还留着些污渍，真令斯文扫地，旁观者心寒！

移时，螺蛳姑娘把小船停泊在苏堤桥洞下的湖边，她在船尾架起小炭炉，开始烹炒螺蛳。胡雪岩展开那一张揉皱的借据说道："嗨！薄薄一纸借据，难倒一条英雄汉。你看……"

王有龄一看，感触良多："是啊，人有时就差一口气。我就是无钱到京城去补'实缺'，才落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穷得连年都不知怎么过了！"

"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我一定要想法拉你一把心里才好受。你定有出头之日。"胡雪岩认真地说。

"谢谢你的吉言，雪岩兄弟！"王有龄笑得有些凄凉。英雄末路，自己还说不上，但自己也是一个有胆有识、讲良心重操守的读书人。如今蹉跎杭州，蹇奄难进，能有他这样的知心朋友，不断为自己打气，摩拳擦掌地要帮自己一把，这不仅让王有龄感动，也给他干涸的心田注入了一股清泉，增添了他对未来的信心。这不，他俩又生着法儿拉自己来领略西湖春光，让莆风春水荡涤心中的渣滓，他觉得心里亮堂多了。

螺蛳姑娘端着一大盆炒好的螺蛳来到船头，招呼他俩道："来来来，吃酱爆螺蛳！我刚从河里捞起，魂灵儿都还没有散呢！再有钱的人家也吃不到我这样的美味！"

"好！有龄兄，我们一起来吃。"胡雪岩撮起一颗，用嘴"嗞"的一吸，便丢下螺壳，晃着脑袋吧嗒着说道，"啧啧，真是鲜美无比！"

王有龄也拿起一颗，学他样子塞到嘴里，但"嗞嗞"连吸几下，就是吸不

出来，他瞧了半天后道：“这就像我那盐大使的虚衔，再求不得，也绝不轻言放弃！”说罢，他将螺蛳整个丢进嘴里，咯啦、咯啦几下咬碎，再把碎壳吐出来摊在手心里嘟哝道，“诚难！然终入吾彀矣！”

见状，螺蛳姑娘笑道：“看我的！”她耍魔术一般，一手丢进一颗，“嗞”的一声，随即吐出空壳；另一手又丢进一颗，“嗞”的一声又吐出空壳。

“你这……哪是吃螺蛳，简直在耍把戏。”王有龄看得呆了。

“还有呢！……”螺蛳姑娘得意地说着，她又变戏法一般从船舱中取出一小坛酒，上面还蒙着红布。

“酒！哪儿来的？”胡雪岩问道。

“偷的。”

“偷来的我们不喝。”

“不是偷别人的，是偷我老爹的。他成天喝酒，把家都喝空了。喝醉了就骂人，还打我和弟弟……”

螺蛳的娘在生弟弟时患产后风死去，螺蛳姑娘很早就在为家计操劳了，又摊上这么个嗜酒如命的爹，那个家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但今天是邀有龄兄来西湖散散心，便不想提那些扫兴的事。胡雪岩赶紧把她的话头子截住，打开坛盖咂嘴道：“哟，还是一坛‘女儿红’呢！螺蛳姑娘，这是为你出嫁准备的吧？”

越俗女儿降世，必请人用糯米煮酒，拿大缸小坛严封，视家境而定。再将缸坛深埋地下或藏于窖内，待女儿长大出嫁，将酒取出，连同嫁妆一同抬往男家。此酒色泽暗红，清冽甘醇，芬芳无比，故称作“女儿红”。

哪知这句话又触动螺蛳姑娘的心事：“出嫁？谁会要我这个漂泊江湖、四海为家的小螺蛳？最多嘬一口，就把壳往河里一丢……”话没说完，她就用怨恨的眼神望着胡雪岩，那怨恨中又隐含着凄凉、无奈。

胡雪岩的心似被剜了一刀。一个正当豆蔻年华、又美丽动人的少女，注定了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那是多么的痛苦和绝望！胡雪岩的心因她的痛苦绝望在滴血，这个被剜的伤口是永难愈合的啊！更何况是自己辜负了姑娘，把本当比翼双飞的天空变成了绝域。他几乎毫无防范就跌入了一个温柔的陷阱，接受了替他安排的这场婚姻。他有何面目享受少女的这番殷勤？他怎能没事人一般去喝她降临人世时的封缸酒？亵渎她象征幸福的“女儿红”？胡雪岩的脸刹那间没了血色，他把“女儿红”的坛盖无声地复原，低头审视坛盖是否严丝合缝，拿手按住，将酒坛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用充满歉疚的眼神望着她。

“你怎么啦？倒酒啊……”螺蛳姑娘大声道。

“是我……对不起你……”胡雪岩的嗓音喑哑，眼睛泛潮。

“对得起对不起又怎的，你扯这些干什么？快倒酒……”螺蛳姑娘瞪了他一眼，“叭叭叭”在舱板上摆了三只广口粗瓷的小碗。

胡雪岩用一种乞怜的眼神看着她，嘴里迟疑道：“这酒还是……”

一语未了，螺蛳姑娘劈手把他按住酒坛的手拽开，一把抱过酒坛，语声、眼神都带着凌厉道：“你装什么多情的种子啊？这酒是特为王大哥从地下取出来的。王大哥流落杭州多年，只怕还从未品尝过这里的‘女儿红’……”

她满斟三碗酒，先自掇了一碗，冲王有龄道：“王大哥，我敬你……”说着，她仰头一饮而尽。见此情景，胡雪岩和王有龄都惊奇地看着她！

螺蛳姑娘放下碗道：“你们看什么啊？快喝呀！”

王有龄大呼道：“好酒量！你还是个酒中豪杰呢，螺蛳姑娘！”

“啧啧，想不到你这么能喝酒？”胡雪岩也咋舌道。

螺蛳姑娘又恢复了她的野性、爽利：“是呀，我也不知道自己酒量究竟有多大，反正从来没醉过。我在娘胎里就是酒鬼的种，生下没断奶，老爸就喂我酒……城隍山的范瞎子给我算过命，说我这辈子当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有龄受到感染，像上了战场一般道：“听君一席话，比酒更能消愁，多谢螺蛳姑娘，喝酒喝酒！”他一仰头把酒喝下，然后抹了抹嘴道，“我们三个人今日能一起在西湖相聚，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只有胡雪岩望着酒碗怔怔发呆，细细品味着“缘分”一词，心内道：“我跟螺蛳今世还能有‘缘分’么……”

接连几日暴雨，王有龄家的破屋无法栖身。这天下晚，他从茶馆收工回家，见院子里的枯枝、败叶、草皮飘浮在去无定向的积水里，慢悠悠打着旋，便急急推开破门，嘴里叫着爹。

见没有回应，他连忙冲到床边去探望父亲，同时点燃了小桌上那半截蜡烛。烛火摇曳，幽暗的光线照着一块铺着稻草的门板，上面是一床破棉絮。棉絮已经湿透，一条凌乱花白的细辫耷拉在床边。

“爹，您怎么啦？”王有龄发现父亲有些异常。

王父瘦骨嶙峋的手指向屋顶，嘴里哼着。原来，从屋瓦的缝隙中，滴滴答答的漏着雨水。

“爹，您为什么不找个东西来接漏呢？”

“屋里……已没有东西了……”王父声音喑哑。

王有龄仓皇四顾，确实没有盆罐什么的，东西都被那帮讨债的人给砸光了。只有屋角一把赭黄大油布伞，那帮人大约没有发现，王有龄就要去取。王父急了：“不，不要用这个……”

王有龄大不以为然：“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您还要宝贝般护着这把破伞！”

“不要用这伞来挡雨接漏……”王父挣扎着要坐起来，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作拦阻状。

王有龄不管，他径自打开了伞——桐油涂的伞面上写满密密麻麻的人名。这是王父在曲靖任上为百姓办成了几件事，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万民伞”。这是他为官一任留下的仅有的纪念，也因此开罪了当地一些富户豪绅。

“人都快要冻死、饿死了，这万民伞还能当饭吃、当被子盖？爹，你快醒醒吧！那么多大小官吏，那般刻薄地对待你、欺压你，你还留恋官场什么哟？”王有龄有些悲愤。

“负我的都是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老百姓可没有负我，这、这万民伞上可见民心。”王父依然固守着人生信条。他又喘了起来，这是宦海生涯中，唯一让他感动的东西了。

“民心，民心又有什么用？掌大权的还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要不，我这‘盐大使’空缺早就补上了。”王有龄愤懑地说。

“是啊！为父最大的憾事，是生前未见你功成名就、创家立业。但愿老天长眼，将来总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刚才、刚才我……梦见一位神仙，指点你去北方，北方才会有贵人相助……”

王有龄捉住父亲抖颤的手，把他捺到破絮下面。京师在北方，皇上在北方，当然贵人在北方，这样的事还要神仙指点？王有龄知道父亲出奇的固执，像哄小孩似的说道：“爹，您为儿子的前程操心，做梦都在给儿子找出路，但这只是个梦，千万别当真。”

“不，这梦肯定能成真……你要千方百计去北方，到京城去，补上个实缺，做个为百姓的好官……”王父喘息着抖抖索索从枕头下抽出一部手稿，无力地递给王有龄。

王有龄接过，封面上是隶书写的《宦海政要》。他许久都没有看到父亲堪称大家的隶书了！翻开这书，里面是一行行工整的小楷。王有龄动情地说：“父亲，您对孩儿的期望，孩儿会永记在心。要么不当官，要当官

就一定做父亲那样的人……”

王父欣慰地点了点头，随着一阵剧咳，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只得闭上双眼。

王有龄急忙去倒水，可桌上水罐里却没有水。再到小炭炉上去拿药罐，药罐里也倒不出药汁。

王父又一次睁开眼睛：“别忙了……为父马上……要去九泉之下见你娘了……孩儿，有朝一日，你可要把我的遗骨运回福建……与你娘合葬在一起……”

也许他想象到了那个辉煌的有朝一日，他焦黄的脸上漾起了笑纹，枯槁的眼瞳也有了一丝欣慰。他就保留着这笑、这欣慰，黯然告别了人世，无力的手猛地向下垂落。王有龄悲怆地叫了一声“父亲……”双膝跪了下去。

屋外的积水不知何时已越过了门槛，在霉潮发黑的泥地上逡移，漶漫开去。在这幢就要倾颓的老屋里，所有的洁净之处都被这横流的脏水浸渍污染，也有些轻薄浮浪之物，随着这汤汤浊污流活跃起来，以为找到归宿了……

没有挽幛，没有花圈，蹚进污水中的只有王有龄新结识的这两位朋友。螺蛳姑娘驾着小船，把王父送到杭州郊外的西溪湿地，在一个港汊交错的地方找到一片荒洲。这里野花杂驳，荒草萋萋，鸥鹭流连，狐鼬时窥。他们砍了很多小树，火化王父的尸体。王有龄披麻戴孝跪在火堆前，放声号啕：“爹！孩儿不孝，竟没有棺木将您老人家盛殓，运回家乡……”

螺蛳姑娘见王有龄这般伤心，不忍再看，转身跑到一棵大树下默默流泪。王有龄看到撑开在阳光下的万民伞，疯狂地冲过去，拿起来要投进火舌卷舒的大火中。胡雪岩见状连忙过来拦阻：“这‘万民伞’不能烧掉，有龄兄！”

“人都死了，这伞留着何用？父亲既然那么珍爱它，就让它伴着父亲一路同往黄泉吧……”王有龄嘶叫着推开胡雪岩，将大伞扔入火堆……

火舌跃动，很快吞噬了伞面……胡雪岩又一次伏地而拜：“也好，那就把它当作纸钱，烧给一位好官吧！”

“苍天哪……你为什么要让一位好官的结局如此凄凉呀……”王有龄悲愤地跪倒在地，仰天长啸。可回答他的，只有湿烟、乱鸦、白水、黑沼。化作黑蝶的纸灰，在迷离的荒草上空飞舞，迸碎，飘散无踪……

穿过复杂的港汊溪河，小船矣乃，送他们回家。王有龄坐在船头，双手抱着盛有遗骨的陶瓮，神情肃穆。胡雪岩想安慰朋友，可又无法开言，

只得默默地往河上撒着大把、大把纸钱，边撒边祈祷着："王老伯，一路走好，一路走好……"

小船驶出野河，就要拐进运河。螺蛳问道："准备在哪儿靠岸？"

胡雪岩给王有龄拿主意："有龄兄，现在只好把令尊的骨灰放到铁佛寺暂厝，等我们有了钱，一定把令尊的骨灰运回你福建老家，入土厚葬。"

"有钱，可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有钱？"王有龄不信地摇了摇头。

"总有那么一天的。那时，我不光要办钱庄、当铺、药店，还要开办义庄，免费施舍棺材和坟地，让那些死了的穷苦人全都入土为安。"胡雪岩第一次吐露了他的心声。

"贤弟，你好大的口气！足月只能拿到一吊多钱的小跑街，穷得连买顿烧饼油条都要掂量掂量呢，还想办什么大事业！"王有龄的语气终是免不了凄凉。

"会有那么一天的！有龄兄，有句话我早想问你了，可一直没说出口，不知该不该问？"胡雪岩十分自信。

王有龄神情悒郁地望着他道："我们如亲兄弟一般，有什么不能问的？问吧！"

胡雪岩一本正经道："我看你不是个没本领的人，你比我前程远大，将来肯定会做大官，何必一天到晚在茶馆里打发日子？"

王有龄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哎！你大白天说梦话吧？雪岩哥，安慰朋友也不要说这种九天大话。"螺蛳姑娘在后边取笑。

胡雪岩执拗地说："不，我有一本《麻衣神相》的书，对照着给有龄兄反反复复看过相。"

"那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看看相呢，你能否大富大贵？"螺蛳姑娘一脸坏笑地说。

"眼睛长在额角上，只能给别人看，不能给自己看……"胡雪岩做出江湖术士的样子，忽然转过头凝视着螺蛳姑娘说，"螺蛳，我看你将来准能当个阔太太、贵夫人！"

"什么？我一个摸螺蛳的……能当阔太太，贵夫人？螺蛳壳里做道场，只怕贵不起来吧……"此时，小船已经靠岸，螺蛳一边拾掇，一边道，"如果你们真想算命，明天我陪你们上城隍山，去找那个十有九灵的范瞎子……"

城隍山又名吴山，是杭州一著名去处。山上道观、寺庙林立，巫师、相士漫山都是。数不清的掌故和传说，簇拥着古薨飞檐，环绕着那些浓荫匝地的古树，借助怪石岩的精魂代代传承，吸引着无数香客、游人，以及虔诚的朝觐者。他们在无意间充当了相士、瞽盲的衣食父母，使这些民间祸福的预言家、天命人命的信使者蝇营狗苟，将现实和未来那些无尽的失望与希望连接起来。

这日得闲，螺蛳姑娘领着胡雪岩、王有龄走大井巷来到城隍山。他们一行穿过赶庙会的人群，走过“十二生肖石”，朝城隍庙走去。

一家又一家看相、测字摊，向他们一行吆喝，邀他们算命、看相。螺蛳姑娘轻声提醒：“别理睬他们，这些都是江湖骗子，说得天花乱坠，全是骗钱混饭吃的家伙。”

胡雪岩忽然觉得有些滑稽，还真算命来了？便问螺蛳道：“你就那么相信范瞎子，他真有那么准？”

“这瞎子阴阳无差、祸福有准，号称‘范半仙’！他又不知道我爹是酒鬼，却说我这前半辈子当与酒结下不解之缘，你说神不神？”螺蛳认真道。

胡雪岩趁机拉住她的手，关切地问道：“那么后半辈子呢？”

“后半辈子……他没有说。”

莫不是这个螺蛳姑娘故弄玄虚？王有龄心里虽这样想，嘴上却道：“真有这么神？那他肯轻易给我们算命吗？”

“别人不成，我行！他天天吃我送的螺蛳。”螺蛳姑娘不无得意。

三人来到城隍庙门口范瞎子的摊子前，只见一张油泥尘垢潴结的小方桌背后竖着一个油腻招幡，当中那个似八卦不是八卦的圆圈中，写着“算命”二字。范瞎子此时正伏案睡觉，肩膀抽动，似有鼾声。

“算命测字啦，道长。”胡雪岩生怕吓着他似的，但摊主毫无反应，仍埋头大睡。

螺蛳姑娘猛拍桌子大叫一声：“范瞎子！”

对方一惊，抬起头来，不住揉着眼睛：“喊什么哟，扰我清梦……”

“找你当然是算命、测字啦……你就别装睡了。”螺蛳姑娘咋唬着，也不知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范瞎子瞪着空洞洞的两只眼睛，像两扒粘稠的糖麻鸡屎糊住眼眶，正然道：“螺蛳丫头，你可别损人。我专门在这里恭候你们三位呢！”

“咦，你怎么知道有三位？范瞎子，你难道看见我们了？”螺蛳顿时便显

惊讶。

范瞎子点头得意道："不光看见，而且昨晚就梦见今天你们三个人要上山来。"

"嘿，你梦里眼睛就不瞎了？稀奇！"螺蛳姑娘笑了起来。

胡雪岩也着实感到惊奇，便道："哦？那你就给我们算个命吧，我把生辰八字告诉你。"

范瞎子一摆手道："不，不用了，我把你们的命全算好了。"

"哦，我的命怎么样？请你快说。"胡雪岩有些急切。

范瞎子摆了摆手："你稍等，官大、命大的先来。"

嘿，这是什么规矩？胡雪岩一句嘟哝还没出口，范瞎子突然用手指着王有龄道："是这位！"

"我？！……我官大、命大？你弄错了吧？"王有龄惊得连连后退。

"来！跟我进城隍庙去。"范瞎子向前一指，然后站起身来，摸到他的探路竿，领头朝庙里走去。

"干什么呀？"螺蛳不满地嘟哝。但范瞎子熟门熟路，已经进了大殿。

大殿难称崇峨耸峙，却也高大空阔，楹柱森然。殿内香烛氤氲，帷帐飘飘，善男信女们依序向城隍爷焚香祷告。胡雪岩一行来到高大的佛龛面前，仰望帐帷后的城隍爷，倒也庄严慈和，一副冲挹中平之相。

范瞎子向城隍爷一指道："上！那是你的位置，你可以去坐这个宝座。"

三个人面面相觑，不解何意，怎的能去坐城隍爷的宝座？范瞎子竟然催促道："去！你快去呀！"

王有龄连连惊退："不，不，你可别吓我……"

"你今天不坐，可迟早要坐。"范瞎子有些不屑。

王有龄望着城隍爷，竟然神木楞吞，有如这泥胎木偶了。螺蛳姑娘拉了拉范瞎子的衣服问道："那我呢？"

"我不是早给你算过啦！丫头。"

螺蛳姑娘娇嗔道："算是算过好几次，但没有一次作准。上个月，你说我一辈子只能河沟里混，这个还算不算数？"

“算数！你生就是螺蛳命！‘螺蛳壳里做道场，呼风唤雨做娘娘’。”范瞎子十分肯定。

螺蛳啐了一口道：“呸！娘娘？我才不信你瞎说呢……范瞎子，你昨天那样说，今天又这样说，是不是信口开河？”

“你要相信人的命是会变的，随时而变，随人而变。”范瞎子为自己狡辩。

“那你就算算我会怎么变？什么时候？什么人？”

“天机不可泄漏……”范瞎子竖起手指了指天，翻白着空洞眼说着，哼起“杭州道情”，准备扬长而去。

胡雪岩尚在怔怔望着城隍爷，这庙里供奉的神灵原有些掌故传说，因不甚留心，一时竟想不起。忽见范瞎子要离开，连忙将他喊住：“哎，哎！还有我，还有我呢！”

螺蛳姑娘也忙叫道：“范瞎子……”

哪知范瞎子理也不理，只顾自己走下山去。螺蛳姑娘快步追上去，一把抓住他道：“范瞎子！这位胡相公的命呢？怎么样？”

“他……”范瞎子支吾其词。

“对！还有我呢！请范半仙为我大开金口。”胡雪岩也赶了上来。

范瞎子一阵嗫嚅，摆了摆手道：“你的命……我不敢算。”

胡雪岩更加莫名其妙：“不敢算……为什么不敢？”

“你的命太大，我吃不消算，引人求吉不求凶，但记心头益不穷。”范瞎子说罢，回头就走。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胡雪岩更觉无趣。

螺蛳姑娘又追上去把他拉住道：“别走！范瞎子，是好是坏，你总得有句话。”

范瞎子挣不脱，走不掉，便无可奈何地说道：“一定要我讲，我不是金口，是臭嘴！先把丑话说在头里，胡相公可别生气。”

胡雪岩见他说得玄乎，表面坦然，心里还是有几分紧张：“再差的命也是命，我无所谓，说吧。”

“那我说了……”范瞎子摸了摸髭须。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三个人俱一言不发。

“这个命……怪得出奇，人间少有……前半生，龙蟠虎斗，难以看清……后半生嘛，只看到一个结局……”范瞎子慢条斯理说到这儿，又住嘴不说了。

见此情景，胡雪岩忍不住问道：“什么结局？”

“直说吗？”范瞎子又卖关子。

“直说！”胡雪岩和螺蛳异口同声道。

“妻离子散，不得好死。”范瞎子清清楚楚吐出这八个字。

闻言，王有龄大惑不解：“啊……这是什么意思？”

螺蛳姑娘则冲上前质问：“你，你这不是在咒人吗？范瞎子！”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嘛……”范瞎子缩着脖子，有些葸畏的样子。说完，他青竿乱点，掉头而去，山风吹得衣袂飘飞，那敝旧的老蓝布长衫，背上是一片白渍渍的盐花。

嘿嘿，妻离子散……胡雪岩本待来点儿自我调侃，忽然他瞅到一个熟悉的人影，虽然换了装，可还是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有些藏藏匿匿的举止，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让王有龄和螺蛳姑娘先回，说自己还有点事，随后便悄悄跟住了那个人。

那人绕过城隍庙，从庙右的火德祠去往后山。后山多生杂树，也有几株老枫柏及长松，皆有百年的历史，远望去森然一片。后山腰有一处圮毁的云居庵，曾经香火鼎盛，因此树林中多有路径通往山腰，那人走着偏南小径往云居庵方向去了。

胡雪岩闪身走了另一条小路，那一路绿荫掩映，林木幽深。他远远看见云居庵坍塌的断墙下立着一个妇人，穿一件水红缎掐腰窄袖衫，袖口、下褊皆镶着白亮亮的闪光缎净面花边，半寸来宽，甚是耀眼韵致。她腰间系一条髋线分明古铜色大翻波浪掩脚的绉纱裙，正翘首而望，脸上映着自林梢投下的天光，倒有几分妖娆动人。

少顷，小径上走来渔郎打扮的赖老爷，那女子叫了一声“表哥”便扑了上去，投进赖老爷怀里。这女子好生面熟！哦，想起来了，她是浙江藩司贵福老爷在外头包养的一个女子，名叫美姬便是。想不到穷得叮当响的赖老爷还有这等雅兴，欠一屁股债还有心情跑到吴山的密林中来会相好。胡雪岩心想：下次遇上他，一定要好好敲打敲打他……

第四回 用心机送猫但求捐纳费 明大义赠佩为凑厚黑钱

王有龄请胡雪岩喝茶，以表谢意。

杭城喝茶赶早，街上尚自晨雾迷蒙，茶馆里就已热气腾腾。茶友一边喝茶品茗，一边聊天，或是谈着生意。提着大茶壶的茶博士在茶桌之间来回穿梭，不住殷勤地给茶客们冲茶续水，每有走动，便大声吆喝。胡雪岩和王有龄坐在角落的一张茶桌上，一开话匣子，居然都是昨日范瞎子的算命之事。

“有龄兄，昨天听了范瞎子的话，我一夜没睡好觉。”

“你……信吗？”王有龄望着他。

胡雪岩沉吟道：“怎么说呢……半信半疑。”

“是吗？你信在哪里？疑在何处？”

胡雪岩指天画地，一下子就激动起来：“譬如我的命，他纯属一派胡言。说什么我前半生龙蟠虎斗，又说什么结局不得好死……我才不信呢！死也不相信。我偏要争这口气，一定要混出人样儿来，光宗耀祖，让他范瞎子看看！”

王有龄抬手止住了他，沉吟道：“雪岩，你别说……我倒觉得范瞎子的话虽属荒诞，但似乎暗藏玄机……”

“哦，你这样认为？”胡雪岩有些惊讶，随即安静下来，伸长脖子听他说话。

王有龄却不紧不慢，一板一眼道：“是哟……他叫我去坐城隍爷的交椅，这是什么意思？我苦思冥想了一夜，总也猜不透。”

“我想……大概说你将来可当城隍老爷吧。”胡雪岩嘴快，忍不住。

王有龄边想边道：“杭州的城隍老爷可是一位古人哪，他是明代的杭州知府周新。周新永乐初官拜监察御史，弹劾敢言，善断疑狱。后由云南按察使改任浙江按察使，外号‘冷面寒铁’。因得罪了锦衣卫，锦衣卫诬奏周新，成祖大怒，下令处死。他临刑大呼：‘生作直臣，死作直鬼！’事后成祖发现有冤情，遂封周新为浙江都城隍，立庙吴山。城隍庙的碑文里，详细载有此事。你说这玄不玄？更玄的是周新是由云南按察使调到杭州来当浙江按察使，我……不也是从云南来到杭州的吗？”

胡雪岩也击桌道：“嗨！巧，真是意外的巧合。有龄兄，不管算命的是真是假，你得赶紧上京城去补缺！这倒是正经事儿。”

“唉！我何尝不这样想，雪岩兄弟。长此下去，确实不是个办法。要是能

去北京走走门路，让朝廷给个一官半职，那境况就会大不一样了。”王有龄一听此话便长叹。

“你去京城，能补个多大的官呢？”

“这自然是看捐银的多少了。实缺中三百多个职位，采用哪种捐法，全都明码实价，一清二楚。捐纳收入是朝廷一大财源，年入库二百余万两。近年朝廷因度用日绌，更是大肆卖官，价码一降再降，以吸引更多有钱人。一个道员衔实缺，康熙时需一万八千两，现在降到万两左右，虚衔六千两就拿得下来。”王有龄对买卖顶子小有研究，“捐官也讲个运气，如果运气好，花点钱能够‘改捐’，做个知县、知府问题不大。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可出路就大不一样了。”

“哦？那你赶紧上京城呀！”胡雪岩有点兴奋。

“难哪……要补缺，腰里没钱不成。做生意要有本钱，做官也要有本钱，没本钱谈何容易？现在，我连去京城的盘缠都没有，更甭说其他开销。唉！想想自己都气短，还是算了吧。”王有龄一仰头，喝下了杯中剩茶。

胡雪岩沉吟道：“嗯，看来这官场……也和商场一样，要投大把大把的钱进去，才能赚上一票！还要敢冒风险！”

“对！甚至比商场更诡谲复杂、更风云变幻。”

胡雪岩沉默了，放下茶杯，开始嗑起小盆中的瓜子，许久之后他方问道：“你去京城，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嗯……五百两左右吧。”王有龄犹豫了一下。

五百两？！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啊！又是长时间的沉默，胡雪岩突然一拍桌子道：“我来帮你想办法！”

“什么？……你，你有什么办法？”王有龄大为惊讶。

这一拍惊动了四周，茶博士走了过来问道：“两位，要换一壶新茶吗？”

王有龄急忙摆手：“不用，不用！这茶还可以喝。”

茶博士姓秦，年纪略长于王有龄，阅人无数，当下揶揄道：“‘盐大使’，你这官名很咸，可是说话太淡。这茶淡如白开水，还怎么能喝？我知道你经常泡茶馆，非泡到打烊才肯走，可茶钱只付一次。”

胡雪岩听他话语刻薄，立刻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你不要这么势利看人，王大哥现在落魄，才到你这茶馆解闷消愁。有一天他飞黄腾达了，你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茶博士赶紧赔笑脸：“说句笑话，说句笑话，二位别介意。这样吧，我再

给你们泡一壶新茶，算我请客！赔个礼。”

“这还差不多，将来我胡雪岩有了钱，就让你当老板。”胡雪岩这才回嗔作喜。

茶博士呵呵大笑：“胡相公，那我就指望你了。”

“一言为定……”胡雪岩伸出小指头。

茶博士戏谑地用小指与他拉钩，朗声道：“这大家伙可是都看见了。”

胡雪岩把为王有龄“想办法”的话跟螺蛳一说，螺蛳大表赞同，还与他一起商量了许多弄钱攒银的办法。可是他回到家里跟妻子素娟一说，妻子便嗔他做梦。其时他们已有了一个女儿，眉眼神情都像胡雪岩，红通通的身子正渐渐变白，十分精灵可爱。谈不通，胡雪岩便待妻子夜间熟睡，起来翻箱倒柜，却搜罗了不过一吊多钱。

素娟从梦中惊醒，拿眼瞪着他道：“没见过你这么疯邪的！你也太仗义过头了。”

“你不是不知道，我爱交朋友。人生在世，没有几个知己，这辈子就算白过了。对朋友，你真心付出了，也一定会有回报。”胡雪岩还想说服妻子。

素娟一肚子苦水，靠胡雪岩那点薪酬，怎么养得活四张嘴？她跟婆婆每天替人缝补浆洗，又做些绣品去卖，才能弥补家用，可这日子还过得不舒坦！于是她极力反对：“回报？做生意，将本图利；赌博，押下赌注就想赢一票。可你借他五百两银子，能够偿还吗？万一补不上官，这么一大笔钱，不就打了水漂？”

胡雪岩耐着性子道：“不！这其实和做生意、赌博同一个道理，我是想在这件事上冒一次险。我们家八辈子没有一个做官的亲友。我从小读书太少，要想考个功名简直是白日做梦，现在，摆在眼前有王有龄这么一个朋友，离当官仅有一步之遥，要是真能帮他当上知县、知府，那我这辈子就有靠山了。”

“可你这赌注下得也太大了！”素娟叫了起来。

胡雪岩一副认真神情：“不大，不大！五百两银子能换来一生的锦绣前程，值！我准备搏一次！”

“那你自己找本钱去赌、去搏吧！我拿不出钱。”素娟跳下床，把柜门关拢，加上长锁，然后把钥匙藏进自己的胸衣里，然后转身又躺回到床上。

胡雪岩欲待发作，忽听“哇……”的一声，床上的女儿不知因何惊醒，哭

叫起来。素娟抱起她伸出一只脚，把床前的木盆刨了刨，抄了女儿一泡尿，又从胸衣下扯出肥白的奶头用力一挤，乳汁一喷好远。她把乳路弄顺了，才把乳头塞进女儿的嘴里。

过日子不容易……胡雪岩想着想着，披了件衣服出了卧房，上了元宝街，返身带上门。小巷深幽，空寂无人，黑灯瞎火，屋影幢幢。

忽然传来几声猫叫，一只小白猫从黑暗中窜了出来，亲热地绕着他的双脚“喵喵”地求助。胡雪岩情绪沮丧，一脚将它踢开。小白猫可怜地叫着，站在不远处，扭头用粲黄的眼睛瞧着他。胡雪岩立住，打量着这野猫，突然有了主意。

南阳巷口，一座幽静的小别墅掩映在大片迎春花中。金灿灿的迎春花经过剪枝修整，如同一方方绿拖呢上撒了好多金钱橘。一早，浙江藩台贵福照例上衙门公干。他是个业已发福的满人贵胄，卧蚕眉，猪肚脸，官服一穿，身架子便立时抖了起来。他包养的情妇美姬，风情万种地把他送出大门，伫立门首，手摇垒白丝绢与他作别。贵福坐上官轿，一路吆喝着出了巷子。

美姬目送官轿走远，立刻叫来婢女金子吩咐道：“你去池塘巷看看赖老爷，问问上饶那边的事儿有没有进展？如果他今天有空，就叫他过来喝茶。”

金子答应着一道烟地去了，美姬喜滋滋回身，她跨过门槛，发现门墙后忽地钻出一位青年，一张脸蛋漂亮的，一双眸子闪闪的，怀里抱着一只纯白小猫。一看这张漂亮脸蛋，美姬就知道是一个乖巧机灵、讨人喜欢的相公，便问道：“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有人让我给太太送只好猫来，以打发时光，让你多给赏钱。”胡雪岩抓了只野猫把它染白，送上门来。

“谁呀，没头没脑的……”美姬嘟哝着，把手伸进钱袋，拿眼盯着胡雪岩道，“这猫不值几个钱吧？”

“你给二十两吧。”胡雪岩张口要了个天价。

“二十两？连你这个人一起卖也不值二十两！”美姬惊得叫了起来。

胡雪岩抹了一把脸做了个怪相，嘻嘻笑道：“我就这么差吗？论年纪，我只有赖老爷一半，论长相，我更不会比赖老爷差，好歹我还有一个混饭吃的差使。我这般优秀，还给您贵太太送只猫来，连二十两都值不起，您是想让我去找贵福大人要啊？”

“看在你这张讨人喜欢的脸蛋上，我就给你二十两银子。”美姬是何等伶俐的女人，当下毫不犹豫，纤纤玉手一挥，进屋取了两个十两的小银锞子拍到他手上。

胡雪岩大喜过望，深深一揖：“谢谢贵太太，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搅你了！”

随后，他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螺蛳，与她一起分享。螺蛳约他在中河边果埠码头见面，她也要为王有龄尽一份绵薄之力。

河风习习，杨柳依依。胡雪岩和螺蛳坐在埠边的石条上，他详细地跟螺蛳谈着如何发现美姬和赖老爷有染，如何定计，如何上门送猫要钱，引得螺蛳发出阵阵恣肆的笑声，如银铃播脆、玉珰弄音。他还迫不及待地亮出那两个小银锞子说：“这是我给王大哥筹到的第一笔钱……”

说来正巧，素娟抱了一大堆衣物打附近一座小石桥匆匆走过。听到桥下熟悉的声音，立刻驻足止步，朝着声音方向望去，不禁骇然瞪大了双眼。桥下石条边，丈夫正接过螺蛳姑娘递过来的一个手巾包。

胡雪岩打开手巾包，里头是一些碎银，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着光芒。他好生惊诧，问道：“螺蛳姑娘，你哪儿来这么些银子？”

“这是我的私房钱。每天捞河蚌、摸螺蛳，到市集卖了钱，多数交给我爹，少数留在自己身边。与其把这些钱全让我爹泡到酒里，倒不如现在用它来帮帮王大哥，成全好事。”

胡雪岩沉吟道：“这些钱我劝你还是拿回去！螺蛳姑娘，这全是你的血汗哪！风里来，雨里去，好不容易积攒下一点私房钱，将来你还办大事呢！”

“大事？……不知道这要到何年何月呢。我命中注定的人在哪里？谁会看得起我这颗又穷、又苦的小螺蛳呢……”螺蛳神色黯然。

“螺蛳，我求求你，过去的事求你别再提了。说一千、道一万，全是我不好。你这样聪明能干、心肠又好的姑娘，人见人爱，怎么会没人要呢？我、我……”胡雪岩一听她说这话就心痛、发急，差不多要流泪了。他不再说话，只深情地凝望着她，脸上是难以言说的痛苦，心中是不可名状的悲哀。

唉，我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看到胡雪岩痛苦的神情，螺蛳又感到后悔了，她有意转移话题道：“你一定是在看这块玉吧？”她从脖子上取下一块玉佩，“这是我不久前从河里摸螺蛳摸到的，不知值不值钱？”

胡雪岩接过玉珮仔细打量起来，这是一块质地很纯的翠玉，绿得发蓝，蓝中见青。造型也很古朴，一头大一些，一头小一些，小的一头钻有一个圆孔。表面刻有相连的钩带花纹。懂玉的人都知道，越是年代久远的玉饰件，越是造型简单，纹饰简朴。

“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块玉没准能卖个大价钱……”胡雪岩半瓢水，指指点点给螺蛳解说，两个脑袋凑在一起，笑语喧哗。

后来，螺蛳亲手将玉佩给胡雪岩戴上，胡雪岩紧紧握住她的双手，不住摇动。

桥上的素娟再也看不下去了，她转过脸来，撩起腋下的手绢擦泪，差点哭出声来。远远地，王有龄沿着土路走来，素娟一见，急急抓起衣包，捂着脸朝桥下走去，很快没了身影。

胡雪岩回到家中，已是酉正时分，他洗漱后来到卧房，见素娟坐在床沿上不住拭泪，早已哭得皮泡眼肿。

“出了什么事？”胡雪岩哪知道斜阳、古桥上发生的事。

素娟不语，反而哭得更凶，胡雪岩有点慌神了：“你轻点声好不好，别惊动娘。有什么，当面锣对面鼓，不要变成一只闷葫芦，让人过元宵节（猜灯谜）！”

素娟顿时发作了，猛抬头问道：“谁是闷葫芦？你快老实说清楚！自己在外面做了亏心事，还要回到家来欺侮人。”

“我做什么亏心事啦？我又没有在外头烧杀抢掠、偷鸡摸狗。”胡雪岩有些莫名其妙。

素娟一把抓住他脖子上那根布带道：“你把藏在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拿出来就拿出来。”他伸手从领口里掏出玉佩，“不就是一块玉嘛。”

素娟的声音尖利、震响，如同一根雷公竹在火中传出爆响：“这不是普通的玉佩，是你们的定情之物！”

胡雪岩把一张脸拧得像麻花，干笑几声道：“定情？我和谁去定情？这辈子我只同你定过情。”

“你……和那个摸螺蛳的小丫头……”素娟脱口而出。

胡雪岩夸张地摊开双手道：“天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玉佩是螺蛳姑娘帮助王有龄进京的，她叫我到当铺去当一笔钱。这怎么是定情之物呢？要说定情，也是王有龄与螺蛳姑娘定情，你不能将红萝卜算到蜡烛的账上。”

“反正你们俩从小在河边，不清不白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娶了我，你们还藕断丝连，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连元宝街的人都知道……”

正吵嚷间，卧房门砰砰响了两声，传来胡母的声音：“你们怎么又吵上了呢？”

胡雪岩忙去开了卧房门，胡母没有进来，立在门首狠狠瞪了二人一

眼："家门和顺，虽饔餐不继，亦有余欢。似你们二人，遇事不通商量，有了过节，又不能互相宽宥忍让，定要针尖对麦芒地较量一番，便只落得个吵嚷，哪里和顺得起来？"

胡雪岩忙道："娘，我们省得了。"

素娟也只身来到卧房门口，做出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是我的不是，是我误会雪岩了。娘你回房歇息吧。"说罢，裣衽福了一福。

胡母一时也难断是非，不再多说什么，缓缓回房去了。这一夜，素娟便只扔给他一个脊背。胡雪岩轻悄悄抚着胸前那块玉，半睡半醒着，便觉得这夜很深长。

第二日，胡雪岩携玉去了"仁济"当铺。

高高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精明强干的瘦老头，正在咕嘟咕嘟抽水烟。

"当！"一只手伸进柜台小窗口。

瘦老头停止抽烟："当什么？"

"一块玉佩。"胡雪岩把那块晶莹古朴的玉佩放到了柜台上。

瘦老头接过一看，顿时双眼一亮，爱不释手地把玩这块玉佩，却又要职业性地掩饰住内心的喜悦。

"能当多少银子？"胡雪岩两眼晶光灼灼地盯着瘦老头。

"多少银子……你说这小小一块玉，能值多少银子。"瘦老头装出十分不屑。

"当个几十两不成问题吧？"胡雪岩不太懂行情。

"你倒想得好！几十两？给你一两、二两银子已经算开价很高的了。"瘦老头居高临下，眼睛根本不看人，只盯着那块玉。九行十八作的伙计，最把自己看作牛的就算当铺了。

胡雪岩大失所望："什么？一、二两银子……这又不是一块石头，是一块古玉！我请人鉴定过了，年代起码在秦、汉，甚至可能是商……"

瘦老头不轻不重不急不缓："倒是块古玉，年代嘛，说不准……可就是成色、品相不怎么好，还有一些瑕疵。你看，这里一个斑点，这里还有一个小缺口。"

"好吧，不用吹毛求疵了，当个五十两怎么样？"

"五十两？你好大的口气！小小一块玉佩，你想换回五十两银子？真是异

想天开！”瘦老头故意张大嘴巴。

“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小一块玉，价值连城的也不少见，我要当五十两，绝对不过分。”胡雪岩仍然坚持。

瘦老头面无表情：“那就给你五两银子。”

“五两？你把玉佩还我！我拿到别的当铺去！”胡雪岩把手伸进柜台。

“干什么？”瘦老头当然紧抓不放，到手的财宝还能让它跑掉？瘦老头展开如簧之舌，大吹“仁济”价格如何公道，典当如何关照客户，押当、赎当如何灵活、便利。看看胡雪岩开始动心，他又加了价码：“好吧，看你急需用钱，就当个十两！不能再高了……”

倘不是为了王有龄，胡雪岩是不会把玉佩送来当铺的。即使素娟吃醋，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把玉佩当作了二人的定情之物，他们相好一场的一个凭证，他脑海里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但为了王有龄的前程，也为自己的承诺，胡雪岩只得忍痛将玉佩当了十两银子。苍天保佑，但愿自己能及时赎当！黄金有价玉无价，螺蛳姑娘待他的那种情分，她帮助王有龄的那种情怀，是无法用银钱衡量的。

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日子像贼似的溜得飞快，并没有凑足多少银子，又一个捐纳之期看看就要临近了。胡雪岩又来到螺蛳送佩的河埠头，望着河水发呆。

关于银子，他是再也拿不出主意了。糟就糟在点起了王有龄进京的那把火，可自己却失信于人，别说五百两，现在连五十两都没有凑足。如果大地有缝，他一定走那地缝钻进去！

夕阳在河面投下一抹血红，开始带着凉意的秋风送来了螺蛳姑娘的小船，停在胡雪岩近边。螺蛳轻轻跳上埠头，立在他的身后。见他情绪低落，于是“嗨”了一声问道：“干什么呢，又在这儿发愣？”

“是你哟，吓了我一跳。”胡雪岩吃了一惊。

“看你这心事重重的样子，肯定在为王大哥的钱发愁是不是？愁，能愁出钱来吗？还是得让我来帮你。”

胡雪岩精神萎靡，如霜打了一般：“你来帮我？”

螺蛳姑娘颔首：“是。”

胡雪岩望着她道：“你，你不是已经把积蓄的私房钱全拿出来了吗，还外加一块玉佩，我上当铺只当了十两银子。”

“我知道，离五百两银子还差得远，现在，我给你再加上一些。”说着，她递过来一张银票，胡雪岩接过一看，顿时傻了眼。他转着圈把银票反

反复复看清楚了，“一百两！你，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惊讶、疑惧，使他的声音都变了。

螺蛳姑娘如没事人一般，却也不似平常那么热闹、喧阗：“这你就别问了，为了王大哥，为了你这片诚意，我也想多尽点力……反正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也没拿住人家的什么把柄去讹人家。”

胡雪岩一把拉住她的手问道：“那这钱究竟怎样来的？你多多少少总得给我透个底，否则，我也无法向王大哥交代。”

螺蛳的神情突然变得悒郁，低下头，仿佛在沉思默想，许久，她轻声道：“别问了，再追根究底我也不会告诉你……”

“那……”

“没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几天你就知道了。好了，我要走了，省得再给你家那个看见……”螺蛳很匆忙很坚决地打断了他的盘问，没等他做出反应，她就匆忙跳上小船，解了缆绳，一边忙乱着一边道，“她想再说闲话，也是不可能的了……”

胡雪岩没听清楚她解缆时说的这句话，抑或听见了他也没有细想。人生就是这样，越是紧要处，语言越是简要、模糊、短少，以致当时难以捉摸，事后无可回忆。想来该是多么辉煌、震撼的一刻，却像秋风中的一片落叶，轻悠无痕就从你眼前飘过去了。

胡雪岩送她至临水那一级石阶，朝她胡乱地挥了挥手：“那好，我就把这一百两银子转交给王大哥。什么时候，我陪他到草桥门外你的家来谢你。”

“不，不要，你们别上我家来！”螺蛳姑娘显得有些慌乱，“千万别来，听见了吗？”

“这为什么？借你的钱，道声谢、送个收条总应该吧？”胡雪岩不无错愕。

螺蛳姑娘执拗地说道：“不，你们无论如何不要来……即使来，也见不着我……”

胡雪岩一怔，螺蛳肯定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女儿家，她不回避点怎么可以？胡雪岩把她这句话作了别样的理解，他灵机一动，从手腕上取下一个藤手镯递了出去：“你这一百两银子，算是我向你借的，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还你。不过我一定要还！螺蛳姑娘，这个不值钱的藤手镯，不能算作押头，就作个凭据吧，好吗？这是我娘小时候就戴在我手上的，我把它看得很重、很重。”

此时，小船已切入水流，离开河岸了。螺蛳伸手接过藤镯道：“好吧，我

就收下，就作为我们从小到大的一场纪念吧。”她把藤镯戴到手上，似乎要亮给他看，朝他挥手道，“雪岩哥，再见了……”

“再见……螺蛳姑娘，你今天怎么啦，怎么说话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胡雪岩也挥了挥手，但螺蛳已经操起双桨，将小船驶远了。

夕阳已经沉坠，黄昏薄暮中的河面宛如琉璃，小舟轻快地在上面滑动。风姿绰约的螺蛳姑娘荡起双桨，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正要击水而去。他一边欣赏螺蛳迷人的身影，一边将手中的银票小心地放进衣袋。他无意中触到那张章胖子揉皱丢掉的借据，他掏出来久久地凝视着，动着心思：“我再去向那个姓赖的催讨三百两银子的欠账，如果苍天有眼，姓赖的有钱还债，加上螺蛳姑娘今天的这一百两，说不定王大哥还真的能去北京了！”

想到这，他精神抖擞地跑上河埠的一级级台阶，大声唱将起来要送一送螺蛳姑娘——

我与你月月红，寻欢作乐。

我与你夜夜合，休负良宵。

我与你老少年，休使他人含笑。

休为十姐妹，使我美人焦。

便做你使尽金钱也，情愿与你唱杨花同到老。

第五回 寻嫁女月夜怆呼运河岸 违行规清早被逐开泰行

真是吉人天相，那位赖老爷竟然补了上饶知府的实缺。一连数日，赖府贺客盈门，池塘巷里，车马喧阗。胡雪岩没有冒失登门，等了三天，终于让他逮着了一个机会！

这日午后，赖老爷和美姬在三潭印月的一处暖阁幽会，留下婢女金子在楼下望风。这座西湖中的绿岛，风光妖娆，绿意际天。林中鸟雀喧腾，水上鸳鸯浮游，岛上曲桥回廊，野径倒影翩翩。胡雪岩的出现，让金子吓了一大跳：“你、你想干什么？”

“今天与你家的二太太无关，我是来向赖知府讨一笔陈年老账的。”说着，胡雪岩就要往暖阁里闯。

金子伸手把他拦住：“嗳，嗳，你不能进去，不能上楼。”

“你是怕我撞破他们的好事？绝无此意，加个小插曲而已。”说着，胡雪

岩执意要向里闯。

金子再一次阻拦：“不行，你一定要找太尊老爷，等一会儿再说好吗？不要为难我。”

“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请你也体谅我好不好……”胡雪岩说罢，分开她的手大步朝里走去。金子怔了一怔，急急跟了上来。

暖阁楼上，彩绘辉煌，槛窗收湖光山色，帘栊集秋水长天。这里可以凭栏眺远，围桌品茗，也可暖榻小睡，轻雷骤雨。此时，正当清风徐来动帷帘，赖老爷和美姬正相搂相抱在卧榻上，叠股而坐，说着绵绵情话。

美姬撒娇道：“嗯，真想死你了……”

“我也一样，日思夜想，只恨自己时运不济。”赖老爷满面春风，贪婪地嗅着女人的芳泽。

美姬幸福地望着他道：“现在，你可是时来运转了……快把我带走吧，我实在讨厌那个北方侉子，一闻他那股子味儿就恶心……”

“好，好，我到上饶府安顿下来后，就来接你……”赖知府虚应道。

“真的？你不要甜言蜜语骗我呵……”美姬明眸一亮。

“一定，一定！我绝对不会……”赖知府信誓旦旦的话没说完，忽听得一阵楼梯响，两人急忙分开，赖老爷抻着绸衫，美姬理着鬓发，只见胡雪岩和金子一前一后进了暖阁。

没等主人责怪，金子便急扯白脸地解释道：“太太，是他……硬要闯上来。”

美姬一看又是胡雪岩，立刻沉下脸来，打鼻孔里喷出一股冷气：“你又想干什么？”

胡雪岩弓了弓身子道：“谢谢美姬太太成全！今天求您再帮我一次，让这位太尊大人痛痛快快还钱，把欠我们‘开泰’的旧债一笔了清。”

说到钱，这位即将履新的知府也认真起来了：“你？……哦，我记起来了，那笔陈年老账，不是听说已经一笔勾销了吗？”

“谁说的？”胡雪岩故作惊诧模样，把借据掏了出来，“看，账单还在我手上哪！”他把借据往他面前一扬，又拿眼哨了哨实际上很留心此事的美姬。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显得慷慨洒脱一些。

赖知府果然表态：“好，好……这笔钱，我绝不赖账，一定还！不过现在还没去上任，手头空空，等我到了上饶府以后，再派人专程送过来，这样总可以吧？”

胡雪岩嬉笑道：“太尊大人，别再打太极拳了，今非昔比，您现在已经鸟枪换炮了。摸摸胸口的一只只红包，还我这点小钱，绰绰有余了。”

赖知府见状，不得已把手伸进衣袋，挑了两张总额为三百五十两银子的银票给他，一脸嫌恶地挥手把他赶下楼……

胡雪岩赶往旧水塘老屋的时候，王有龄正木然地坐在小方桌前，双手托腮，目光定定地望着某一处。一灯如豆，王父归天的那架板床上方，古壁上用红纸写了一个神主牌位。一张条凳依墙竖立，端头搁一块木板，板上搁一只土陶碗，就是他祭奠亡父早晚烧香的地方。

胡雪岩进屋立在阴影里，还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有龄兄，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等了这么久。”

“说什么话，来就是好的，不管筹没筹到……”王有龄连忙起身，他从胡雪岩的眼神中看到了让人振奋的色彩，话也说不下去了。

“啪！”一只布包放在桌上，打开一看全是银子和银票。最催人泪下的是螺蛳多年攒积的那些散碎银子，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颗颗难以遏止的清泪。还有不多几个银锞子、小银元宝，亮铮铮、沉甸甸的。

泪水夺眶而出，在王有龄清瘦的面颊上涌流。他在亡父的灵位前扑通跪了下去，伏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把那一包银两、银票兜到王父的灵位前，神情肃穆道：“王伯父，您老人家的遗愿就要实现了！雪岩无德无能，只能做这点事，帮您儿子去买官，帮杭州百姓买一个好官。倘若您老人家九天有灵，就在冥冥之中保佑有龄兄如愿吧……”

王有龄听了他这番话，更是感佩不已，他站起身来，呜咽着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伸出双手，不住在胡雪岩肩头拍打着，百感交集。许久，他才拭去眼泪，突然问道：“螺蛳姑娘呢，怎么不见她来？”

“我也有好几天没见到她了。”这一语提醒了胡雪岩。

王有龄神情恺切：“走，我们去找她——她那一百两，肯定来历非凡，无论如何，我得当面谢她一声。”说罢，熄了油灯，两人相跟着出了老屋。

一轮明月升挂树梢，暗蓝的夜空，没有一丝云翳，反显出澄月流金，乾坤清朗。二人沿着运河堤，到草船门附近去打听。原来，胡雪岩也没去过螺蛳家，只是坐在岸上船上，听她指划过。

此时天已黑尽，他俩只能依着大致方向，沿路打听而来。但见茅檐棚户，星罗棋布，颓墉篷窗，怪影参差，路如盘陀，果然急切难寻。最后两人终于问明了，便朝一家破烂不堪的门户走去。路上恰遇一个小男孩，年纪不过十岁，腰系一个小鱼篓，正要出门。胡雪岩忙问道：“小兄弟，我向你打听一个人？”

“叫什么名字哟？你只要能报出名，草桥门外这一带的人，我小螺蛳没有一个不认识。”

胡雪岩一下子愣住了，摸了摸额头道：“名字，名字……倒一下子叫不出，只知道一个绰号。”

“没有名字怎么打听，狗也有个阿龙、阿虎的名字呢……她有什么绰号？”小男孩俨然大人口气。

“人家都叫她螺蛳姑娘……”胡雪岩脱口而出。

小男孩拍手道：“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问的就是我姐姐。”

“你姐姐？”胡雪岩见屋里黑灯瞎火，根本没人，有些不相信。

“我是她弟弟，所以我叫小螺蛳，你怎么会猜不出来？真笨！”

“对，我笨，真是笨！”胡雪岩拍着脑袋，恍然大悟。

“你姐在哪里，快带我们去见她。”王有龄十分高兴，忙插话问道。

小螺蛳愣了愣，很认真地打量了他们几眼，有些沮丧地说道：“我姐姐……她走了。”

“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胡雪岩一听，便急急地问道。

小螺蛳咬了咬嘴唇道：“不回来了，再也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干吗不回来了？”胡雪岩如闻霹雳，声音大了许多。

王有龄也道：“出门总要回家的，哪怕走上十天、半月……”

“我姐姐真的不回来了，她已卖给人家了。”

“什么？！”王有龄大吃一惊。

“啊——卖了？什么时候？……”胡雪岩更是如遭雷亟。

“有几天了吧，今天才走的。”小螺蛳有些语气幽幽的。

两人顿时慌了神，王有龄扎撒着两手，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小兄弟，你快说个明白！”

“我姐姐……叫我不要告诉人家。”可小螺蛳偏偏支吾起来。

“那你爹呢？总该在家吧？我们问他！”王有龄有些发急。

小螺蛳苦着脸道：“也不在，他拿了姐姐的卖身钱，去喝酒了。”

两个人面面相觑，这去又不知道去向，问又问不出个名堂，这可如何是好？胡雪岩情急之下，陡地一把抓住小螺蛳，声音一下子拔高了许多：“你姐姐到底卖给谁了？”

看到他这个样子，小螺蛳有些惊慌，脱口道：“卖给一个苏北的船老大，给他当老婆……”

胡雪岩喝问道：“什么时候走的？现在人在哪里，你知道吗？”

“是中午时候被带走的，带到卖鱼桥的漕船上去了……”小螺蛳为胡雪岩的陡变胆怯了，说话结巴起来。

“快！我们去卖鱼桥。”胡雪岩一拉王有龄就奔了出去。

夜幕下，大运河静静流淌，月光在河面撒下万点银鳞。卖鱼桥码头，是杭州一个重要去处。河上，桅墙林立，舻舳相连，最多是漕船。有的已装好漕粮，准备沿运河北上，有的还在连夜装船，人影摇摇。岸上商肆林立，货场毗连，酒楼旅栈，门首的红灯与水边红船上的灯火辉映，吃喝玩乐之徒，此时尽皆入港，正在兴头上。

“螺蛳姑娘……螺蛳姑娘……”胡雪岩和王有龄绕着黑魆魆的船阵叫喊着。长长的运河堤上，只有他们两人孤单凄清的身影。

此时，待发的漕船大多在用晚餐。甲板上、船舱里摆开饭桌，漕工们喝酒吃饭、划拳行令，享受一天难得的时光，谁会关心河堤上两个不相干者的喊叫？那艘苏北漕船离岸较远，喜气把夜色、月光、怆呼、红灯都阻隔在船舱之外。

一切都照船上的规矩。螺蛳被送进漕船上特设的舱房，由船老大请来的专人替她更衣，还绞去了脸上的汗毛，换上了大红吉服。等时辰一到，新郎把她牵上甲板，行过礼，她就是别人的婆娘了。

她并没有听到岸上的呼喊，就算听见又能怎么样呢？一百一十两银子，这是她自己标的身价，也是这个年近四旬的苏北船老大所能接受的价格。不仅仅是因为王大哥急需银两，自卖是她唯一能打的主意，更是因为她的伤心绝望！既然注定不能和相爱的人终生厮守，她何不爽兴把自己的青春、美貌、贞操交给一个不相干的男人，换它一大宗银两，并从此离开这个令她伤心欲绝的地方。在船工的哄闹声中，她被扭到船老大身边。螺蛳姑娘毫不忸怩，在桌上并排摆下三只空碗，起身拿手一指道：“来吧，给我斟酒，先干三大碗！”

螺蛳姑娘把每个细节都想到了：清醒着让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破坏、毁损，会很难受。要想无有痛苦，只有彻底沉醉！她当真把自己灌醉了，醉得如一摊烂泥。新郎抱起她，歪歪倒倒朝艄楼里走去……

月亮爬上了中天。精疲力竭的两个男人，望着昏昏沉沉的茫茫夜色，滔

滔流淌的运河水，明灭的船灯渔火，沉寂的樯桅舫艄，不胜惆怅。胡雪岩咬着嘴唇强忍着泪水道：“走了……就这么走了……”

“是啊，我连对她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她就随大运河而去了。雪岩兄弟，我王有龄如果有出头之日，一定要报答你和螺蛳姑娘的深情厚谊。”

“有龄兄，你这样说就见外了，我们早就情同兄弟、义如手足。如不嫌弃，今晚我们就在运河边正式结拜吧。”胡雪岩从堤坡上站起身来道。

王有龄朗声道：“早有此意啊！我今晚要见螺蛳姑娘是想我们三个人一起……不管怎么着，我们都要对这个小妹妹尽一点兄长之意啊！”

“这是命中注定的，依我看，不必焚香点烛，我们就对着苍天、明月发誓吧。”

两人并排跪倒在运河长堤上。碧天，明月如盘。月下，大河奔流。江天寂寂，玉露清清。两人对天盟誓：“苍天在上，运河作证，王有龄和胡雪岩相知相交、义结金兰、患难与共，生死同心，情义与天齐老，与日月共长……”

王有龄昨晚走了，他是以伙计的身份搭乘京杭运河上一艘便船前往京城的。一早，胡雪岩伺候了大伙章水祥倒掉夜壶，便拿起大扫把打扫庭院，却见架着双拐的武举人，一橐一囊进了院子。武举人是胡雪岩招揽的新客户，原在湖南任官，在与天地会作战时双腿受伤。胡雪岩多次登门，殷勤服侍，他才把朝廷定期发放的一份养廉银转移至“开泰”，成为钱庄的固定客户。胡雪岩见状赶紧上前搀扶，一叠串问候将他送到了柜台前。回到院里，账房里走出章水祥，说何掌柜让他马上去见。章大伙的声音有些生涩，目光也有些闪避，胡雪岩有些疑惑地问道：“哦，大清早掌柜找我有什么事？”

“你去了就知道了。”章大伙表情复杂，显然不愿多解释。

胡雪岩似乎预感到了什么，默默向里厢房走去。

何掌柜中等身材，精明干练，一脸凝重地看着这个小伙子进了掌柜房。房间本来不大，又搁了大八仙、太师椅。靠墙还摆了几把乌暗的沉楠雕花椅，此时显得甚是拥挤、沉郁。没有任何寒暄，也没有任何过渡，胡雪岩一进屋，何掌柜便指着桌子上的那张债据问道：“这三百多两银子，是不是你讨回来的？”

胡雪岩一看就明白了，坦然道：“是！老板。”

“讨回的钱，有没有入账？”何掌柜的目光，比他瓜皮帽上的琥珀帽正还要明亮。

“没有。”

“为什么不入账？”何掌柜陡地提高了声音，瞪大眼睛问道。

“老板，这笔款子店里早已把它打入‘死帐’，从账本上一笔勾销了。但我想如果能起死回生，把它讨回来，对店里也是一笔额外收入。”胡雪岩还想为自己做些辩解。

何掌柜揶揄道：“这么说，你是一心为钱庄？”

“是啊，我确实想着店里。否则何必为这一笔勾销的死账，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去催讨呢？”胡雪岩还抱着侥幸。

何掌柜点着脑袋，语含讥讽：“听说你为了这笔钱，动足了脑筋、使出了浑身解数是吧？”

“是的，不瞒您说，我是耍了一点小聪明。”

“你这小聪明不会是对我耍的吧？这笔意外之财也不会落入了你的腰包吧？”何掌柜站起身来质问道。

“怎么会呢！老板，我胡雪岩哪敢？我把钱追讨回来，理应归还店里。只是我把这笔钱暂时借给了朋友，将来由我负责归还。这些，我都跟章大伙说得一清二楚，并无一点含糊。”

何掌柜拉长着脸，目光凌厉：“话说得不错，银子由你归还，可我问你，这张债据你是从哪儿搞到手的？”

胡雪岩自知理屈，不由自主地耷拉下脑袋。

“你要说老实话！”

胡雪岩无法，只得毫无隐瞒地说了事情的经过。

这小子为了朋友，还真仗义！只是银两已着其朋友带走，三百两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一个小跑街拿什么还？想到这里，何掌柜敲击着桌子，声色俱厉道：“你违反店规，藏偷借据，诈讨赖大人，坏我声誉！尤其是你既将银两讨回，那就成了钱庄公款，你竟不经过我和章大伙的许可，自做主张，借给他人。这国有国法，店有店规，如果店里的人都像你这样擅自做主，那钱庄还能办下去吗？”

胡雪岩目光黯然地承认：“老板，我错了。”

“雪岩，令堂托人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当学徒。几年来，你跑街讨账，勤勉努力，我很喜爱你，曾想提拔你作为我的助手。可惜，这次你捅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我是爱莫能助啊，只好请你另行高就！店里再不能留你了……”何掌柜做出这个决定，内心也有几分难受，更有些惋惜——像他

这么聪明、敬业、勤快的伙计不多啊！

胡雪岩抬起头，怔怔地望着老板，还欲辩上几句，看到何掌柜踱着方步进了金库，知道这事已无法挽回，便不再说什么，垂首沮丧地离开。

这里的每张桌椅都是他细心擦拭过的，通往掌柜房的这条幽暗甬道，两边的墙顶，都让他拿竹竿绑上高粱帚，一帚一帚扫得纤尘不染。至于这个不规则的青砖墁地的院子，前排整个铺面，洒扫擦抹、清理摆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隔天的事。他以加倍的勤勉，表示对这份差使的珍惜。猛可里，差使丢了，饭碗砸了，他一手滴溜溜飞快的算盘功夫，他长于识人、琢磨人心思的本领，以及对客户的那种体贴、用心，现在全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经过“账房间”，章水祥正在里面拨拉着算盘珠子，见了他便叫道：“雪岩，你进来一下。”

胡雪岩似乎没听见，头也不回地依旧向前走去。

章水祥赶紧追了上来，一把抓住了他，脸上充满了歉意：“雪岩，你在生我的气吧？小老弟，我也是没有法子哟。这件事，如果你不让我知道，早就作为历年追不回的‘倒账’一笔勾销了。可是你既然告诉了我，我就不能对老板隐瞒不报，这是钱庄的规矩啊……”

胡雪岩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已被这个突然变故弄得晕头转向。章水祥还想宽慰他一番：“钱字金旁两个戈，为了这个金，就得动刀兵就得有个杀伐决断。钱庄毕竟不是我们开的，由不得性子来。我们都是吃老板的饭、拿他的钱……钱庄自有钱庄的规矩，何掌柜也是为了严明店规，‘挥泪斩马谡’……”

“我懂。”胡雪岩点了点头。

章水祥把一锭银子和一张银票交给他道：“老板嘱咐我把你的工钱和历年的红利全部结算清爽，还额外赏你一笔奖酬，奖励你这几年忠心耿耿为‘开泰’鞍前马后的操劳。拿着吧！离开‘开泰’，你还可以到别的钱庄去试试。”

“去其他钱庄？人家会要我吗？”胡雪岩依然呆呆地。

“你年纪轻轻，理财是一把好手。杭州很多钱庄都知道你。”章水祥又递给他一沓信封，“我为你准备了几封举荐信，你可以按信封上的名号去试试。”

见此，胡雪岩泪水涩涩朝章水祥鞠了一躬道：“章大伙，谢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开泰’的这段日子，你带着我跑街，教我算账，处处对我教导和指点，我这辈子会受用不浅……”

第六回 瞒开缺胡母挥鞭责浪子 谋实任大使让座遇故交

胡雪岩坚信这里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跑街嘛，跟别的钱庄打交道的机会也很多，他还认识几个老板，谋碗饭吃应该问题不大。回到家，胡雪岩见妻子正在堂屋门口的绣花架上一针一线地绣牡丹，他立在旁边看了一阵，默默把手中这一笔钱交给了妻子。

素娟一看，惊异地望着丈夫。跑街一年的薪酬是八两银子，再加上洗理费其他加薪，一个月也不过一吊多钱，今日仅这个带霜的小银锭就是五两纹银啊！胡雪岩不想自己被开缺的事让家人知道，故作轻松地解释道："历年的红利加奖酬。"

素娟闻言，喜不自胜："啊——这么多？！"

胡雪岩带点揶揄道："多，不好吗？每次你只会嫌少，不嫌多。"

素娟自觉有些尴尬，解释道："哪里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就担心你偷偷摸摸把家里的钱……"

"现在你还有什么担心的？王有龄去了北方，螺蛳姑娘也嫁给了苏北船老大，我还能把家里的钱拿去帮谁……娘呢？"胡雪岩不悦地打断了她的话。

"新近从湖南回来的武老爷想要一些寿品为他爹祝寿，娘送些花样去给武老爷挑选。武老爷的腿瘸了，是在战场上受的伤，听说广西那边正打仗呢！"素娟回应道。

胡雪岩连忙出门，果然在元宝街上接到母亲。进了家门，胡雪岩把母亲扶到木靠椅上坐下，替她揉肩捶背，带着愧意道："只怪孩儿无能，让娘这么大年纪还要操劳、奔波。将来我事业有成，一定要让娘颐养天年，好好享几天福。"

胡母听得眉眼含笑："你有这个心就好。娘并不希望你家财万贯，把娘供养起来。只要你能学好，有孝心，好生待老婆、孩子，娘这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素娟见丈夫又拿回银子又揣回银票，自是欢喜不迭，乘机讨好道："娘，雪岩今天拿回家里一大笔钱呢。"

"哦，那就去买点肉、买点鱼，全家好好团聚一下。"胡母也很高兴。

素娟连忙摘下壁上菜篮，答应着乐颠颠地去了。胡雪岩见状哭笑不得，感到实在是有苦无法诉说。他忽然想起螺蛳，如果她在，似今日这等苦一定会原原本本向她倾诉……

一连数日，胡雪岩跑了“金康”钱庄，掌柜的说：“恕本庄庙小，容不下你这尊菩萨！”接着，他又跑了“大利”、“富润”、“茂鑫”，全都没有结果。钱庄规矩甚严，一个在钱上犯了规矩的小伙计，是没有哪个钱庄愿用的。没奈何，胡雪岩只得改谋别业，米店、油坊、庄布、南广杂货，还有跑邮、缫丝、茶博士、各类作坊……可在杭州城里，早就觅饭碗难于登天了！

又见朔风、白雪，黑泥、银浆。长长的青石板街黑湿黑湿，瑷礓的铅云，惊慌飞过鸣噪的小燕雀，犹如一片射天射云的黑色弹丸。

胡雪岩神情沮丧，脚步蹒跚地经过元宝街、清河坊、新宫桥……居然站到王有龄曾经站过的位置，伫立桥头，目光散乱地望着水雾蒙蒙的中河。他觉得很累很累，那疲极中弥漫着无尽的悲哀和淡漠，缓缓地，一只无形的手，往他脸上轻轻覆盖了一层殓布，双眼无力地闭拢……

“咸豆儿——糖粥！”一声典型的杭州小贩吆喝，惊醒了胡雪岩的幻觉。他那双脚在桥栏边晃动了一下，差点滑入清波粼粼的中河！河中是一条破船在随波摇晃，船上并没有螺蛳姑娘。

我这是怎么啦？想就此了断吗？了断自己很容易啊，可你值吗？你年纪轻轻，一事无成，遭遇这么点挫折就心灰意冷，岂不是白打这世间走了一遭？

回到家中，胡雪岩疲惫得双脚拖不动，神木楞呑坐到椅子上，一句话也不想说。

素娟只道他“跑街”辛苦，放下手中的绣花绷道：“在外跑了一整天，肚子饿了吧？要不要盛一碗红枣糯米粥给你吃？”

“我不饿……哦，我在外头已经吃过了。”胡雪岩摇了摇头。

素娟讨了个没趣，拿起自己的绣样给胡雪岩看：“雪岩，你看我这几朵牡丹绣得好看吗？”

今天应该是钱庄发薪酬的日子啊！胡雪岩眼皮都没抬一下，只顾低头想自己的心思。素娟固执地将绣品探到他面前道：“你看看嘛，这是我为那位瘸腿的武举人绣的……”

胡雪岩厌烦地把她一推道：“你怎么这么烦哪！”

素娟被推得踉跄后退，差点跌倒，绣件也落到了地上，顿时发作起来：“你现在嫌我烦了？可我当初也是你们胡家三姑六婆、花花轿子抬进门来的，金家还有一份并不差的陪嫁，那时候你怎么就一点不烦？早知道你有那遂心遂愿不心烦的人，我就不往元宝街这个方向来……”

听了这话，一股无名火直拱他的脑门子，胡雪岩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

摔在地上，厉声喝道：“你给我住嘴——”

床上的孩子受到惊吓，哇哇地哭叫起来，素娟连忙到床边去拍哄孩子，眼泪便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胡母闻声推门进来：“怎么啦，素娟？”

“娘，没什么，是我不小心碰翻了茶杯。”胡雪岩赶紧掩饰，随即弯腰去拾地上的瓷杯碎片。

茶汤、茶叶溅到绣花绷上，胡母拾起绣花绷，撩起腋下的绢子擦着，缓缓道：“雪岩，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不要拿素娟出气，跟娘说好吗？”

“这几天他也不知中了什么邪，一回家就铁青着脸，动不动就火冒三丈。我和娘这样白天黑夜绣花缝衣，连让他看一眼都不高兴。”素娟乘机发作。

“雪岩，素娟嫁到我们家，也实在是难为她。有她这双巧手，现在我们一家四口，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唉，对了！你这个月的饷银发了吗？怎么没交给娘？”胡母数落儿子，拿眼睃着他。

素娟一肚子委屈，立刻把这个要紧事提了出来：“昨天我还问过他呢，招来他一阵无名火。”其实不怪素娟着急，实在是家里快要揭不开锅了。

这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胡雪岩支吾其词：“最近钱庄银根紧，这个月饷银要拖欠些日子，可能要拖到下个月一并发。”他把目光转向妻子，那眼神背后隐含着责备与种种复杂，“我不是和你打过招呼了吗？”

素娟神情讷讷着说不出话来，胡母却顿时生出怀疑，她打量着儿子道：“钱庄怎么会发不出饷银呢？雪岩，你不会有其他事吧？”

“娘，我能有什么事。”胡雪岩发出几声干涩的笑声，随后转身去拿扫帚，找撮箕，扫去那些碎瓷片，把一件恼心事暂时支吾过去。

第二天，胡母让素娟放一放手中的活计，去钱庄打探饷银的事。胡雪岩成亲的时候，那个章大伙带着两个伙计来喝过喜酒闹过洞房。

素娟去没有找到她熟识的胖子章水祥，便找一个伙计打听。那伙计口无遮拦，告诉她胡雪岩被“开泰”开缺好几个月了。还告诉了他被开缺的原因！犹如晴天霹雳，素娟努力把持住自己，才没被这个炸雷击倒。她哆嗦着嘴唇问：“三百多两银子，是我们当牛做马一辈子都还不清的一个大数目，他拿这个钱干什么了？”伙计说连你们家人都不清楚，我们外人哪得知道。素娟被这个打击弄得头脑昏昏，双腿沉得拖不动，在钱庄门口站了老半天，才弄清楚回家的路……

有道是祸不单行。素娟这里唬得走不动路，元宝街胡宅门口，一双又脏

又瘦的手使劲地拍打门扉。虚掩的门开了，胡母走了出来，肩上还搭着一绺一绺的五彩丝线。只见门外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人，头发蓬乱，醉眼蒙眬地问道：“这、这位大姐，找、找你打听个人。”几位街邻闲汉见状走了过来，觉得有趣。

“你说是什么人？”胡母甚是和婉。

“这，我可说不清楚……呃，只知道他，姓胡……家住元宝街……在什么钱庄里，当跑街……”

这分明就是找雪岩的嘛！胡母于是问道：“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那人瞪大眼睛，伸出一只手道：“要钱哪！他，他骗走了我一百两银子。”

胡母只当他说酒话，点首表示她听懂了。一位邻居笑着问：“你这样子，会有一百两银子被他骗走？”

“谁说没有？”醉鬼这下的反应倒快，接着又挥了挥手，一脸不屑的样子，“哦不，不是我，是我……女儿的银子被他骗走了。人家都叫她螺蛳姑娘你不知道？”

听到这名字，胡母有些警觉，放缓语气道：“你女儿的银子，怎么会被他骗走呢？”

“我女儿……是这个姓胡的相好，两人常常鬼混在一起……呃，结果把她出嫁的一百两卖身钱，全，全给了这个姓胡的浪荡子……你说混蛋不混蛋？呃！”

胡母只得告知家里没别人，等儿子回来，她一定问问清楚。哪知醉鬼一屁股坐到她脚下，说他要像钱庄那样“坐索”，今晚他就不回去了。未几，醉鬼又在门首嘤嘤地哭，说女儿一走就没了音讯，也不知是死是活。弄得胡母好生懊恼，搭理不是，不搭理不是，关门不是，不关门也不是，几个街坊好说歹说，连拉带拽，才好不容易把他请走。等素娟回来把去钱庄的情形一说，胡母不由得大怒，立刻在胡父的遗像前敬香，要动家法！

胡雪岩依照往常钱庄打烊时候回家。胡母便问：“你这是打哪儿回？”

胡雪岩不知底里，回答了一声“钱庄呀！”

一听这话，胡母便一声怒吼：“逆子，快去你爹面前跪下！”

“娘，你听我解释……”胡雪岩还想辩解。

“我不想听，快去给我跪下！你跪不跪？”

客厅墙上，挂着胡父的遗像。画像下，烛火熠熠，香烟袅袅。旁边，摆祭着一柄粗藤绕成如意结的藤鞭，漆成朱红。那胡雪岩走过去尚不及跪下，胡母拿过鞭子，劈头就是一下。胡雪岩怆然叫了一声“娘——”扑通跪倒在地。

胡母怒不可遏地说道：“你父亲在上面望着你，你媳妇在旁边看着你。今夜，为娘不得不动用家法，狠狠教训一下这个逆子！”

胡雪岩有口难辩，抬头望着鞭子，泪如雨下。

“你五岁死了父亲，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只希望你能有出头之日，重新光耀门庭……我好不容易将你抚养成人，又为你娶上一房媳妇，你却不思进取，在外边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还瞒着家里。”

胡雪岩伏地一拜，赶紧声辩：“娘，儿从小没忘记家训，忘记爹娘教诲！儿并不是有意要瞒家里……”

胡母厉声打断他的话：“你不守规矩被钱庄开缺了，还要瞒住不说，欺骗我们……”猛地又是一鞭。

疼啊！胡雪岩被这一鞭抽得差点跳起来，抖颤着身子大叫道：“娘，情形不全是这样……”

“你还敢狡辩！娘再问你，如今你已经成家，孩子也有了，你是不是还常跟那什么螺蛳姑娘在一起？”

胡雪岩一听，不由得神色大变，今天他就在大运河上找漕船，逐个打听螺蛳的下落。难道娘有耳报神？素娟怨恨地瞪着他附和道：“说哟！快告诉娘，你不是很会说的么？”

胡雪岩忍住痛道：“前一阵子我是和螺蛳姑娘有过来往，但不是你们想的那回事。”

“不是那样，是怎么样？”胡母追问。

“难道我亲眼目睹还能有错？”素娟气呼呼地把她看到的两人在埠头耳鬓厮磨、亲亲热热、赠戴玉佩的情形说了出来。

胡母闻听，更是怒火万丈，紧攥鞭子道：“我还问你，你是不是拿了螺蛳姑娘一百两银子？”

胡雪岩迟疑地承认道：“拿了……但也不是我拿，是她一定要送……”

“这可是人家的卖身钱哪！她爹都上门来讨债了……雪岩，你怎么能糊涂到这等地步？”胡母痛心疾首，越说越气，频频挥动鞭子，一鞭一鞭落到胡雪岩头上，他再不避让，含着泪水，忍痛让母亲打个痛快。

“六岁时，我动用过‘家法’，你哭着说再不淘气……打这以后，你成了懂事的孩子……没想到十多年后，我又要动用你爹留下的‘传家宝’，再一次教训你这个不孝之子……他爹，我对不起你啊……”胡母把脸转向胡父的画像，大声怆呼。突然，她挥打的鞭子停在了空中，那在黑暗中呼啸的鞭梢，像一条怪异的蜈蚣耷拉下来。胡母摇摇晃晃，素娟赶紧上前扶住道：“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藤鞭掉落在地上，胡母老泪纵横：“问他，银子都用到哪儿去了？”

胡雪岩也抱住母亲的腿，涕泪横流：“娘，为了帮助王有龄进京补官，我挪用钱庄勾销了的欠款，也收下了螺蛳姑娘的一百两银子。我走的是一招险棋，赌的这一把也不知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儿子行事忒胆大了些，让母亲担心，害娘和素娟受累，儿子心里十分不安。但儿子并不为这个举动后悔……咎由自取，延祸家人，儿子该打！娘，你再打吧……”

王有龄乘船北上，途中遇运河淤塞，只得舍舟登岸，改乘马车，辗转两个来月抵达天津。天津，在北京东南二百四十里。地当九河津要，路通各省舟车。南来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杂处，皇华使者之所衔命以出，贤士大夫之所报命而还者，亦必由于是，实水陆之通衢，为畿辅之门户也。

经内行指点，王有龄先打听消息。吏部今年掌管捐纳的是哪位章京？秉性如何？各省有多少个需补的实缺？实缺中，又有肥瘠之分。肥的让你盆满钵满，好处占全。瘠的也分个档次，譬如王有龄捐的这个盐大使，倘真的把你分发到舟山群岛海边上的盐场里去看盐库，除了喝海风，你还能有什么好处？

打听这类消息有固定去处，譬如鼓楼附近的“喜雨来”茶楼。“喜雨来”茶楼临街，市声喧闹。王有龄挑了靠窗的一张茶桌坐下，一边慢慢品茗，一边眺望楼窗外面的津门风光。

进入视野的是距茶楼不远的鼓楼，楼居津城中央，高三层，四面穿心，通四大街。这个四向皆通的穴道系用青砖砌成，据说是天津设卫时的建筑，始于明代，故斯楼又称古楼。砖穴上面悬挂大钟，晨昏各撞一百八杵，城门早晚启闭，以钟鸣为准。钟声洪亮，声闻十余里，钟楼东面额题“声闻于天”，倒也确切。北面有联——

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王有龄颇欣赏这副对联的平中见奇，正赏玩之间，旁边一张茶桌的争吵，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因是先到那个茶客坐的桌子，原是当地一位阔少爷长年包用的。现在，他带着一伙朋友来喝茶，上了楼，发现座位已被人占了，就怒气冲

天地兴师问罪起来。

茶客听他出言不逊，便反唇相讥道：“这儿并不是你的豪门府第！茶楼的位子人人可坐。谁早来，就归谁坐。”

是啊，茶寮酒肆，乃公众休闲聚晤之所，讲的就是个先来后到，岂有强霸专座之理？王有龄不禁颔首。哪知那阔少爷一声怪啸，把他宫缎夹袍的下摆一提，身子晃几晃，腆着胸脯道：“我这位子就不准别人坐，你给老子滚开！”

“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人，还有没有王法？”茶客问道，端坐不动。

“你去天津卫问问，老子就是这儿的理、这儿的法！你滚不滚开？”阔少爷说着，伸手就是一拳。哪知那茶客非等闲人物，一把截住他的拳头轻轻一推，阔少爷不提防，踉跄后退了好几步。

“好小子！本少爷得好好教训你，你才会知道咱天津卫的规矩。”阔少爷恼羞成怒，猛一挥手，“上！”四位同伙如狼似虎围住对方，伸拳捋臂准备动手。

茶客冷笑一声道：“反了！皇城边上，居然有你们这等恶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做什么的！”

王有龄对这位茶客的凛然甚是敬佩，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此人年纪和自己相仿，穿一袭月竹布长衫，天青洋布裤子，足蹬青缎暗花半腰靴。那靴底的样式引发了王有龄的兴趣，那靴底颇厚，但靴尖是一道上挑的弧线，使鞋略像秦淮河的画舫，实际上是加强了靴的厚度。这是云南一带的样式，再加上他的身量和南方口音，此人莫不是南方客？

双方正对峙着，茶博士赶了过来打躬作揖，劝双方休要伤了和气，然后对那位茶客道：“这位爷，请您多包涵，我另外再给爷安排一个雅座好不好？”说着，就把他往当中一张空桌上引。

那茶客道：“不靠窗咱不要，看不到天津卫的鼓楼。”

眼见三方都不得色，王有龄起身离座，上前冲茶客一揖，邀请道：“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好靠窗，何况饮茶以客少为贵，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我不求幽，你我求个胜妙如何？”

那茶客闻言大喜，立即起身：“聆教，聆教！先生请！”

二人坐下，互道名姓。茶客姓傅名晶，果然来自彩云之南。两人用云南话对了几句，不禁哈哈大笑。王有龄随即让茶博士换掉旧茶，用他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给傅晶重新沏上一杯。茶香人亲，二人越谈越投机，原来傅晶竟是一位京官的管家，因京官最近放了外任，他是随主人一道

往南边去的。王有龄心中一动，问道：“不知你家老爷尊姓大名，官拜何职？”

“我家老爷姓何，少年读书时就绝顶聪明，后来科举屡屡中榜，由秀才、举人，一直考中进士！入仕后更是青云直上，由翰林院编修直至户部侍郎。这次，朝廷外放他任江苏学政，顺道查办浙江一桩案子。”

王有龄的心不禁扑扑直跳，急切地问道：“你家老爷姓何？是不是云南曲靖人？”

傅晶沉吟道：“好像是的，我是老爷赴翰林院编修任，到昆明后才做了他的长随。不管怎么样，既是云南大同乡，你又来自浙江，回去我一定向老爷禀报，看看他能否同你见上一面。”

王有龄拱手致谢：“那就全仗您了。傅管家，请一定告诉你家老爷，先父曾在曲靖当过知府，我也在曲靖长大。”

当晚在小客栈里，王有龄哪里睡得着？一时想起少年读书时的情形，一时又想起父亲亡故，竟然只能在野地里焚化，不禁悲从中来。他翻来覆去，暗中一次次祷告，希望这位学政大人，就是少年时一起读书的何桂清！

真是苍天有眼！次日一大早，傅晶竟来小客栈等他。王有龄梳洗已毕，马车将他们载至一座花木扶疏的四合院。院内高墙、松柏、假山、鱼池，也不能一一细说。傅晶领着王有龄走仪门进院，沿着曲径走向主人下榻的馆舍，一路喋喋哓哓，为此番巧遇喜不自胜！

“这正是王大人说的，人生全靠一个‘缘’字！你和我家老爷真是‘有缘千里重相会’啊。老爷一听王大人的名字，连连说这是故人，故人啊！高兴得一夜都没睡好觉，一早就在等你了。”

“是啊，是啊！我同你家老爷是总角之交，关系非同一般。小时候同在一个塾馆发蒙，每天早晚同去同回，情同兄弟……昨天我只怕姓同人不同，心想哪有那么巧的事？所以一时不敢跟你说破。”王有龄也没想到真有这么巧。

“怪不得！怪不得！”傅晶点首连连。

来到后院一家门首，傅晶哗哗甩甩马蹄袖，肃立门边，提高嗓门唱报：“杭州候补盐大使王有龄老爷到！”

门帘一挑，何桂清从书房迎了出来。他微有发福，身穿白竹布对襟褂，大红撒管裤，履着朝靴，戴着便帽。他双手抓住王有龄双手，二人久久对望，彼此露出惊喜神色。王有龄想起他侍郎身份，退后一步：“卑职王有龄，拜见何侍郎大人。”

正欲按规矩拜下去，何桂清急忙趋步上前把他架住道：“有龄兄，千万别这样！相别十几年，天各一方，断了音讯，没想到咱们竟然在天津卫重逢了……来，坐，快坐！”

两人就座。傅晶端上茶水、瓜果，然后躬身退出。

何桂清兴奋地说道：“昨晚傅晶告诉了我，我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整整一夜，始终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王有龄也按捺不住道：“是啊，我也没想到好梦会成真。虽然相隔十几年，可往事历历在目！桂清兄，我和你一起在曲靖度过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同昨天一般。”

原来，何桂清是知府衙门门役的儿子，自小就与大他三岁的王有龄一起玩耍、嬉闹。后来王有龄进了塾馆，何桂清因家贫不能入塾，便在家中哭闹不休。王父听说后，资助他家银两，亲自送他到名儒蔡先生开办的塾馆读书，同王有龄一道出入。何桂清从小就聪颖过人，读书又用功，王父常在王有龄面前夸赞他：“桂清这孩子天分极高，将来必定是国家栋梁之材……”

何桂清赶紧道：“哎哟，我们光顾着叙旧，还未问尊大人福体是否康泰？”

听闻此言，王有龄一下子噎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见状，何桂清大惊道：“难道……他老人家……”

“已经归天了……”王有龄说到父亲遭人诬陷，从此厄运连年，父子俩在杭州贫穷潦倒，自己生不能赡养父母，死不能为父营葬，不禁大放悲声。

何桂清也止不住落泪：“不要太过悲伤了，有龄兄。令尊大人对我恩重如山，我竟连个知恩图报的机会都没有，这次去杭州，一定要到他老人家灵前去祭奠一番……”

中午用膳，王有龄说起此番来京的目的，何桂清道：“五百两银子够做什么，官场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吏部有人开恩，随便派你一个苦差滥事——派你到粤匪为害的冲难县去干个‘红巾’（板炭）大使，到时你不去也得去，岂不是自蹈死地？”

“那……那我可怎么办？”

“我昨夜替你想过了，现在正好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早也不行，迟也不行，真是巧得很。这次，我奉朝廷之命南巡，就是去调查浙江巡抚的案子。你先回去，带一封我给黄巡抚的密函，当面交给他。他定会给

你安排一个官职，这不比花银子到北京走门路更好吗？”何桂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王有龄大喜过望道：“好！这当然好！……只是，我听说这位巡抚大人是个贪财刻毒、翻脸不认人的人，他会买你的面子吗？”

何桂清笑道：“这黄巡抚和我是同年进士，交情不算差。这次，他肯定已经得到风声，我要去调查他侵吞朝廷漕粮、逼死前任藩司的案子。我只需在信中稍作暗示，让他对你关照一二，一定会说什么就是什么。”

王有龄以手加额道：“桂清兄，这下真应验了先父临死前的那个梦——只要我去北方，会有贵人相助。这贵人就是你哟！先父九泉之下若是有灵，也会感谢你的！”

“哪里哪里，比起令尊大人对我的大恩大德，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没有令尊大人的资助、提携，我何桂清哪会有今天……来！干杯！”

第七回 送密札盐大使改授粮台 看红灯扛包人竟成饿鬼

杭州，梅花碑巡抚衙门，王有龄只在父亲替他捐纳“盐大使”虚衔时来过一次。这次造访，他到底增加了些底气。哪知他正要进那道土沉坎高的森严大门时，一个衙役喝住了他，问他怎么不长眼睛，直朝衙门里闯。

王有龄忙道：“我要见黄中丞。”

“抚台大人是那么好见的吗？他请你了？”衙役拿眼上下打量着他。

“请倒没请。”

衙役冷笑道：“没请？那到大人请你时再来。滚开！”

王有龄现在不想随便就使散碎银子打点这些差狗子，遂凛然道：“我虽不请自来，可我给他送来京城最重要的信函和消息。”

“送信？那也要先通过管事房的高师爷。”衙役把胸脯一腆。

王有龄四顾道：“那高师爷在哪儿？”

“唔！在那儿。”衙役往门边的偏屋一指。

高师爷早就在窗里打量着此人。王有龄虽看不清高师爷长什么样，却上上下下、头头脸脸让他先端详个了够，他照例打点了一番，高师爷方问道：“你有何事？”

“烦请您通报中丞大人，就说在下带来京城何侍郎的一封密札，需面呈黄

大人。”王有龄不卑不亢道。

“请随我进去禀报。”

走出管事房，王有龄才看清高师爷同自己年纪差不多，身材精瘦干巴，那张脸如同一穗风干的老玉米。高师爷沿着一条能走车轿的青砖道来到府院的后花园。流水一酢，点缀着石桥亭阁；奇花异木，掩映着鱼池假山。苏浙园林精巧，官廨可见一斑！

黄巡抚养得臃肿不堪，从正面看像个葫芦，从侧面看像只放大的蝼蛄。浑如太极一张肥白脸，两撇吊梢眉，几茎细黄须，他正在用花剪摆弄莳花、盆景。

高师爷缓缓说道：“禀报大人，有人求见。”

黄巡抚一脸不悦道：“我不是早已同你说过，我最近身体不适，不理公事……”

高师爷赶紧道：“此人刚从京师来，带来何桂清何侍郎的一封密札。”

“什么？何桂清……”黄巡抚的眼睛顿时睁圆了。

“是。大人。”

黄巡抚连忙丢下花剪，叫高师爷把信拿过来，得知高师爷让来人在门口立等，黄巡抚顿时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混蛋！你知道何侍郎是谁吗？他就是朝廷派来密查浙江漕浪问题的！他送来密札……你这笨蛋！怎么可让何大人的信使在门外等呢？快，快请他进来……”

官至巡抚，京城里自然有些与他通消息的人，否则他怎么知道何侍郎此行的使命？少顷，高师爷领进王有龄。黄巡抚见他仪表不俗，神清气朗，忙把他迎进书斋，一番客套寒暄，他当即开了密札，眼睛一扫，便有些心惊冒汗。他干的那些事自己还能不知道？浙省密告他的信件，在京师部院里已经积得不少了！眼前此人不可慢待，虽说是个八品虚衔，但他朝廷有人，是个可以通天的角色。吏部用这些闲职暗中调查他，没有不查个底翻天的？想到这里，黄巡抚心中有些慌乱，额上不禁渗出了一层细汗。他拿眼角觑着王有龄道：“杭州真是藏龙卧虎之地，我竟然不知何大人的挚友近在咫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这么些年，老兄怎么不到我这儿走动走动呢？”

“中丞大人是一省的父母官，公务繁忙，小人怎敢轻易相扰？”王有龄起身抱拳拱了一拱，显得甚是诚恳的样子。

黄巡抚伸出双手把他按坐在学士椅上，显出十分真诚的样子：“哎，这你就见外了。既然你跟桂清兄如此亲近，那我们就是一家人，我理当青眼相待。有什么事你尽管直说！桂清兄与我同年，且关系非比一般，你托

他办的事，就由我代劳好了。”说罢，他目光直呆呆地看着王有龄，脸上堆着虚浮的笑——倘若这位盐大使无事相托，那他八成是领了明察暗访的使命了！

王有龄告知他捐盐大使虚衔八年了，尚未补得实缺。听了这话，黄巡抚不禁暗暗松了一口气道：“这有何难？何大人盛赞你‘胸有韬略，才堪大用’，为何不早来找我？要不然，早就办得妥妥帖帖的了。”

王有龄嘴上虽道“承蒙美意”，心里却想早来见你？你不叫手下将我乱棍打出就算客气了。

黄巡抚在书房踱了几个来回，打定主意要给王有龄一个粮台坐办的肥缺！一则自己的纰漏出在漕银上，将浙江粮台坐办的职务委给何侍郎推荐的人，正好显示自己的坦荡无私，令诬言自消。二则可以笼络王有龄，将来如果有机会，他们还可以联手做些事情“共谋其利”。于是，他遂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道：“这样吧，浙省盐场虽多，可真要当个盐大使，却是个苦差事。不如安排你在巡抚衙门当一名粮台坐办，虽不是正官，却已补了实缺。以后如果还有更好的机会，我再给你留意。”

大功告成，王有龄高兴得一揖到底：“谢中丞大人栽培。”

黄巡抚自然要有一番欲盖弥彰的表白：“由你来负责全省的漕浪、漕运，我就放心了。浙江是保障京师的漕运大省，在别人眼里，这中间肯定能捞到不少油水。有人甚至无中生有，攻讦我在其中做手脚……嘿嘿，希望桂清兄不要听信这些传闻才好。”

王有龄肃然道：“清者自清，廉者自廉！何大人奉旨访查，自然不会听信那些传闻，黄大人也不必介怀那些飞短流长。下官既蒙大人垂青，委以粮台之职，定当勤勉肠厉，恪尽职守，把浙省漕运办好。”

黄巡抚即命文案办理印绶、官服事宜，一面咨文呈报吏部备案。他把一只胖胖带涡儿的手搭在王有龄肩上，面露忧戚道：“浙江漕粮，原先都由京杭运河解运北京，故称漕运。可是京杭州运河历经数百年沧桑，久未疏浚，有几段严重淤阻，河道不通。现奉上谕改漕运为海运。江浙漕粮改由上海出口，用海船运至天津再转运北京。可洪杨之乱越闹越凶，湖南湖北等漕运大省再无漕粮发运，浙江漕运今后的担子重啊……”

原来，洪秀全、杨秀清去年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初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及至太平军杀出广西，纵横湖南境内，朝廷方调大兵围剿。谁知清军中称为悍将的那些人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不消数月，太平军就占领了武昌。之后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蔽江东下，于今年春上在南京建都。接着又主动出击，分兵北伐和西征……

乱世为官，而且是举足轻重的粮台官，久有大志的王有龄想来是有些作为吧。他在九如巷胡乱租了间房，买了几样旧家具，也算有了个家。厅堂正中，挂上父亲当年身穿官服的画像。画像之下，供着写有父亲名

讳、官职的神主牌。虽然简慢了一点，但与父亲病死的那幢破屋相比，完全是两个天地。王有龄点上三炷高香，跪拜如仪："父亲，有您老人家的指点护佑，孩儿这次北上，终于见到，久别的何桂清，补了实缺，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孩儿一定不忘您老人家的教诲，做一个好官。自今日起，我要重新奋发，干出一番事业。早日将您的遗骨运回家乡，入土为安。"他把藏香插进香炉里后，吩咐轿丁送他去元宝街。

官轿进了元宝街，登时引起轰动。一群孩子好奇地跟在轿子两边，竞逐竞走要看个究竟。轿丁不得不大声吆喝："让开！快让开！"

轿子停在冷清破败的胡家门前，轿丁打起轿帘，王有龄头戴瓦楞帽，身空石青片金云缎官袍，缀着鹭莺补服，下轿便直趋门首。屋内光线阴暗，空无一人。王有龄径直走了进去，四面环顾，感慨万千。

"家中有人吗？"王有龄大声道。

"谁呀？"厨房里，炊烟迷漫，烟囱久未清理，大概被什么杂物堵了，有些倒烟。胡母被呛得大声吭吭着，听到堂屋中似有响动，咳嗽着走了出来，头发上还沾着柴灰。

王有龄叫了声伯母，纳头便拜。

"你……是谁哟？"胡母吃了一惊。

王有龄抬头仰望着这位持家甚严的母亲道："胡伯母，你忘啦，我是王有龄。那次我不幸落水，是雪岩兄弟把我救到府上。伯母您为我生火驱寒，给了我人世间最大的温暖，此情此景，有龄终生难忘……"

"啊？是王相公啊！你穿了这身官服，我都不敢认了。快起来，起来！请坐！"胡母连忙拉过椅子，掸去椅上灰尘。

"胡伯母，没有雪岩兄弟的相救和你们一家的关爱，没有雪岩兄弟为我筹集进京的川资，我怎能补上实缺。现在，抚台大人让我担任浙省粮台坐办一职，有龄特来向雪岩兄弟和伯母谢恩！"王有龄感慨不已。

"王老爷，您总算有了这一天，老身真为你高兴！可雪岩他……"胡母悲喜交集，遂将雪岩坏了规矩、被"开泰"钱庄开缺、无有生计的情形说了一遍。胡母鞭笞教训后的第三天，胡雪岩就失了踪影，如今竟是死活不知了。

胡雪岩怎么会死呢？他一定还活着！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一个那么乐观、坚毅的人，一个为朋友那般舍得奉献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追求的。胡雪岩和螺蛳姑娘就像运河上的风，鼓起了他王有龄生命的风帆。王有龄给了胡母一封银子，让她先把家里的日子改善改善，他一定设法找回胡雪岩！王有龄心里明镜似的，这位兄弟一定是沿着运河往北去了……

凌空的木跳板越来越模糊，那黑湿，那遭到磨损的木纹，那踩踏其上的脚步，那欹晃、蹒跚的身影，都渐渐与黝黑的湖水交融，快要融作一处。跳板简直吃不住劲了，抖颤着，不时吻舔水面，作无言呐喊状。无情的湖水把跳板的弹力朝上反推，使每一双踩踏跳板的脚发飘。原本沉重不堪的双脚又不能不挪不动，于是，那一双双寒凉不均的脚便在虚飘中挪动着，一步步朝漕船走去。但那里并非彼岸，而是鬼门关！

尽管这只是胡雪岩刹那间的感觉，却分外强烈。百十斤重稻谷包压在他的脊背上，他喘息如牛，蠕动如蜗。

夜幕从长空中垂挂下来，带着雨意和太湖的水腥，如一张巨网。他就像一条卡在网眼里的鱼，在黑暗中乍腮抖尾地挣扎。蓦地，身后响起同行不甚耐烦的催促，明眼人从他的身姿和步态上一眼就瞧出他不是脚班出身。胡雪岩咬咬牙，下意识快挪了脚步。淋漓的汗水从鬓头额角渗出，顷刻满脸都汪着汗珠。最后一点热力从体内逸出，他终于走完了跳板，踏上了平实稳安的船头甲板。当他把麻袋卸到粮垛上，顺势拉长身板，透出那口余气的时候，他似乎听到了体内嘎崩了一下，那早已脱节的骨头架子瘫了下来。

“拿去。”一个工头模样的壮汉往他手心里拍了几枚铜板，这是他今天扛活的工钱。他一手攥着那几个大子，一手把作为搭掮用过的罩褂抻了抻，弄得熨帖，这才把缀满补丁的外衣穿上，下了漕船，朝着湖州城走去。

坏了规矩，遭了开缺，他在杭州已没法立足，只得沿着大运河，逢船打探，逢扉扣问，希图找个稳定的事干干。然而，时世艰难，百业不振，民生凋敝，人地生疏，哪会有人会看中他的活络伶俐，用得上他那一手嘀溜溜转的算盘？他只能以寻短工度日，靠做苦力活命。离杭州越来越远，不过，他到底没走出浙江地面，而是来到湖州——浙北这个富庶冲要之地。

湖州地处千顷太湖之南，是浙、苏、申、皖四地交通枢纽，浙江的门户，滨湖富贵温柔乡。东西苕溪由游蛇而变走蟒，在跃入太湖的最后一刻拥吻了湖州。受它优渥款待，双溪壮大了腰身，漶漫了湖岸，它腾挪翻滚的身躯把沃野黑土碾碎，在湖畔点缀着一个一个村落、荒隈。通往码头是一条官道，约莫走了半个时辰，不知过了多少村多少店，便进了湖州城。

万家灯火。一座座曲桥把城街分成一段一段，一段桥街一种风情，每段桥街又襟带着无数条小巷。那巷道有深有浅，有宽有窄，高墙粉垣、华屋店铺簇拥着一条条青石板道。阑珊的灯火，高挑的标着某某字号的大红灯笼，装点着街巷的夜空。青石板道上一片光怪陆离，它们就像深埋地下又遭到剥蚀的竹简，忠实地记录着一段段喧嚣的历史，却又什么也没有留下。胡雪岩避开高堂华屋、鳞次栉比的店铺，专走那些冷清的背街陋巷。他没钱住店。今天水米未沾，有好几次敲着竹筒、沿街叫卖“湖

州肉粽”、“千张包子”的小贩打他身边路过，他把手伸进衣袋，摸到那几个铜钿，打算买点吃的，哪怕是一个粽子打打饥荒。有一次，那老道的小贩甚至歇下了担子，拿起瓷碗、掏勺，准备伸向热腾腾的铜锅，只等胡雪岩把手从衣袋里拽出来。然而，胡雪岩把那几个铜板攥出了水，喉咙里咕咕吞咽了几声，最终还是把铜钱放回了口袋，打消了那个念头。

天空飘起了小雨，他又转悠到了一条陋巷。巷道深幽、清冷。石灰剥落的高墙伸向远方，越来越稀疏的灯火把他掷入无边的黑暗中。夜幕深沉，没有路人复杂的目光，疲惫已极的胡雪岩开始懈怠下来。他背靠高墙，仰起脸，目光迷茫地探向夜空，并微微张开嘴，让疏落的雨点滴进嘴里。那凉意渐渐浸入脑海，聚集成为一团晕晕乎乎的睡意。不知打哪儿传来渺茫的苏州评弹声，一个女人用吴侬软语不甚分明地唱着：

素馨棚下梳横髻，只为贪花不上头。

十月大禾未入米，问娘花浪几时收。

胡雪岩离开高墙，开始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去。他要走出深巷，再去寻找今夜的归宿。远远地，巷口灯火通明。青石板黑湿的幽光，小水洼里的渍雨，投射出大红灯笼的绚丽。那是投向苍冥的一派祥光，那是撒向积雨云的通天串珠。待走出深巷，他才发现这是一家妓院，院门上挂着“夜夜春”的牌匾。院门口，街面上，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叫嚷着招徕客人。

夜已深沉，这条通衢大街上，却依然灯火辉煌。行人如织，不仅店铺没有关张，看这情形，起码还有一两个时辰的闹腾。原来湖州竟是个城开不夜的销金窟，不幸的、难堪的也就他这个流落异乡的胡雪岩！

胡雪岩在街心站住，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妓院门，出气有些喘，脚下有些飘，身上有些冷，眼睛湿湿的分明有些雾。他忽然想起螺蛳姑娘，一百两银子把自己卖了！倘若她把自己卖在这种地方，岂不就是他的罪过？他看着眼前的牌匾和串珠灯笼开始晃动，路人和搔首弄姿的妓女摇晃起来，灯火楼台与夜空错位，他终于屋倾墙倒，一阵天旋地转，听见自己带着重重的响声栽倒在地上……

一乘专用彩轿出了深巷。轿首挑着一盏仿制的曲柄宫灯，灯罩上写着“芙蓉”的芳名。轿沿垂着流苏，轿杆上缠着醒目的红丝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官府征花囿酒，上门伺候过官人的妓女回“夜夜春”了。轿旁走着一个小姑娘，约莫十三四岁，穿着墨绿色的彩春裤，银蓝碎紫花夹衣外面，套着一件明丽合身的琵琶襟小紧身。轿夫是沾光被赏了花酒喝的，那脚步走得格外轻快。不提防小姑娘叫了一声，轿子便在街心戛然停住。芙蓉在轿里问道：“怎么啦，芍药？”

“路上倒着一个人。”芍药拿手一指。

“啊，是……死人吗？”芙蓉立即吩咐落轿，掀开轿帘走了出来。

果然是湖州名花，真真面若芙蓉，眉如翠羽，顾盼生辉的一对含情目，一钩一吊竟能摄人魂魄。她上穿宽大的九菇旋布包纽深色大褂，袖口上镶着洁白的长毛兔护手。最是大褂那个顿领，能像花托一样支起来，把她那还带着酒晕的粉脸像花苞一般半包裹起来。下面是一条藕合色曳地长裙，履着过山棱软面红油鹿皮小靴。

艳行的禁忌颇多，倘若路遇无名倒头尸掉头不顾，是很快要遭报应的。当下芙蓉忙趋身向前，想要看个明白。芍药把手探到胡雪岩的鼻孔下说道："还有气呢，芙蓉姐。"

"嗯，是还活着，那快把他扶回去吧。"芙蓉也弯腰俯身探看。

芙蓉本是湖州花魁，又是"夜夜春"的摇钱树，自然该有一个像模像样的住处。这是用槅扇隔开的一个套间，里间是典型的碧纱橱模样。雕花龙凤大床，锦茵伴暖；镂空青铜兽炉，瑞脑飘香。其他罗帷绣襦，玉挂鸳枕，也不能一一细说。外间敞些、乱些，兼作会客之用，凡家用之物，承欢之设，一应俱全。就连麻将、骰子、挑逗男人的春药、避孕熬药用的小炉、铜铛、瓦罐、纱滤也都不缺，摆放在该当的地方。

墙角一张刚刚收拾出来的暖榻上，躺着疲惫不堪的胡雪岩。芍药用汤匙给他喂莲子羹，胡雪岩贪婪地吞食着，双眼开始不住眨动，终于慢慢地睁了开来，眼角显然汪着湿光。

"芙蓉姐，他醒过来了。"芍药透着疲惫的声音惊喜道。

正在梳妆台前卸妆的芙蓉闻声款款走了过来，目光在他脸上、身上逡巡着，目光落到了胡雪岩那双手指修长、肌理细腻的手上："哦，看来他是又累又饿，才昏倒在路上。罪过啊！饿成这个样儿……"胡雪岩迎着她探究的、复杂的眼神，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芍药又给他喂了几块细巧点心。胡雪岩精神恢复得很快："多谢了，小姐……"他挣扎着欲坐起，"让我自个儿来吧，怎么能劳你们……"

芙蓉摆了摆手道："躺着，元气还没恢复呢，急什么？"

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芙蓉！芙蓉……"

芍药连忙放下碗，前去开门，胡雪岩赶紧坐起身来。门开了，"夜夜春"的老鸨走了进来，冲芙蓉道："罗老爷请你去他家赴堂会。"

"又要出台？"芙蓉顿时有些慵懒。

鸨母的目光在胡雪岩身上一扫道："对！罗老爷家马上派轿子来。"

芙蓉翘起兰花指，把椅子上的椅袱伸手抻了抻，缓缓落座在逍遥椅上道："我刚从刘千总家陪花酒回来，头晕乎乎没有一点力气。妈妈，你还

是让别的姐妹去吧……”

“可罗老爷指名要的，是你这个花魁啊……”鸨母稍稍提高了声音，可话在中途却顿住了，她知道这位花魁的脾气，勉强不得，便又道，“那好吧，你不肯去，那我就让秋菊去。”

“那真求之不得了，谢谢妈妈！”芙蓉乜眼一笑。

鸨母临出门，目光又在胡雪岩身上一扫，故作亲切地问道：“咦，他是谁哟？”

芙蓉带着点夸张地说道：“他呀——倒在巷口的一个……落难公子。”

落难公子谈不上，但肯定不是个干体力活的粗人。芍药忙给鸨母解释：“小姐见他可怜，才把他救到房内，费了好半天才苏醒过来。”

“既然进来了，有了好转就赶紧走人。这年头，要救要帮的人实在太多了，好人难做呵！芙蓉，我这可不是慈善院……”鸨母沉下脸来。

芙蓉变得正经起来：“你放心吧！妈妈，我心中有数。”鸨母这才转身离去。当她再看胡雪岩时，他已再次仰倒在暖榻上，两手舒泰地搁在小腹上，双眼微阖道：“谢谢小姐好心收留……”话没说完，便沉沉进入了梦乡。

芙蓉叹了口气，吩咐芍药一番，在他对面坐了下来，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倒卧街头的“无名尸”：气度模样都不差！当真是个落难公子？真有戏文里唱的那等事么？

此时，夜已深沉。小巷深处，更鼓声声，更夫还在履行职责，可路上已行人稀少。灯火渐暗，行人绝迹，终于等到鸨母出现：“姑娘们，夜深了，再不会有客人了，快进来吧。”姑娘们欢呼着一拥而进，两扇大门缓缓虚掩上，醒目的红灯依然在漆黑的夜空抖索着。“夜夜春”的串珠灯笼是湖州城的标志，夜来是不熄的。

第八回 妓女院小杂役愧见坐办 天音房风流官喜逢侍人

清晨，报晓的公鸡在湖州城上空啼出一片袅袅湿烟。水天苍茫处的大片朝霞落入湖中，一时像个际天匝地的大花篮，堆花簇锦，溢彩流光；一时又像个大染坊遭遇火劫，烧得青红紫绿，洇得一塌糊涂。

经不住芙蓉求情，又拿出五两银子请当街“地保”出面担保胡雪岩不是那等作奸犯科、逃匿流窜的坏种歹徒，鸨母才同意暂留胡雪岩在“夜夜春”干小杂役，先试试看，干不了就叫他走人！

胡雪岩起了个大早。当楼上楼下、天井里、走廊上到处摇动着梳洗打扮的妓女时，他已把天井里那个大石缸的水挑满。水取自苕溪，不算远，可那个大石缸要装二十多担水，就算两脚如飞，去去来来也得一个多时辰。当他把水注满，收拾起水桶扁担，急匆匆要离开院子时，陡地响起众妓女的鼓掌声、叫好声。

众妓女是有心替芙蓉捧场的，胡雪岩却没料到掌声是冲他而来。他低眉耷眼，继续走他的路。为何？原来大清早的，这些刚刚起床梳妆的妓女，不讲究。有披头散发敞胸露乳的，有披着中衣胡乱在腰间抹了条丝带的，有歪系着采春裤耷着抹胸的，还有边打呵欠边拾掇身上的，真是春光无限。胡雪岩生平头一遭进妓院，就轧到了这等群芳竞艳的场面，哪里还敢迟滞多看？随着掌声，半老徐娘的鸨母从楼下大厅姗然而出，眉眼含笑道：“吓！没想到你公子哥儿模样，做事却如此勤快利索。”

胡雪岩抹了抹额上的汗水，站定了说道：“不瞒妈妈说，我十二岁就到钱庄当小学徒，大清早扫地、挑水、倒夜壶是家常便饭。”

一个妓女凑过来取笑道：“那你也把我的尿壶倒掉吧，嘻嘻……”

另一个妓女接道：“他只会倒芙蓉姐的尿壶，怎么会倒你的呢？你没这种好福气。”

众妓女哄笑不已，有意向芙蓉取闹。芙蓉也毫不在乎，袅袅婷婷过来，继续向鸨母推介胡雪岩：“妈妈，胡相公还会算账，打得一手好算盘呢！”

“哦，那我倒要看看……”鸨母感到意外，当即吩咐小丫头从大厅里拿来一个账簿和一把大算盘，叫一个正在院子里梳妆的妓女让出石桌石凳，指点道，“胡相公，你将我这些客户欠下的风流债算一算，总共欠我们多少？你坐下算。从古至今，没有站着打算盘的。”

胡雪岩又恢复到原先神态，自信地往椅子上一坐，抓过了大算盘，噼里啪啦飞快算了起来。众妓女一齐围过来观看，称赞不已。

“啊，只见算盘不见手指，简直像风扫落叶……”

“真是神算子！啧啧……”

芙蓉则眉飞色舞道：“妈妈，我没有说错吧？”

果然有些本事，看来这芙蓉还是有些眼力的。可惜是个倒霉背运，要芙蓉出面求情在这妓院里给他找桩活干。也罢，他要真是个有钱公子，把芙蓉梳拢了，一时我再上哪儿去找芙蓉这样有才有貌的摇钱树去？鸨母看了她一眼，心中暗自欢喜。

胡雪岩很快将一本帐册算完，指着大算盘说：“一共欠……三千三百六十两银子。”

“啊？欠债这么多啊！这些臭男人，住姑娘身上爬，一个比一个猴急；可从品袋里掏钱，一个比一个抠门，也真是……”鸨母张大嘴巴骂道。

“讨债交给我吧！我原先在杭州钱庄里干的行当就是跑街，专门去催账讨债。”胡雪岩主动请战。

芙蓉趁热打铁道：“妈妈，他一个人可顶好几个人呢。你就留下他吧。留在这儿，总比让他到漕船上去干苦力好得多……”

众妓女也帮着劝说：“留下他吧！妈妈，留下他……”

这年头，一个龟奴的活也有人抢啊！鸨母看了看胡雪岩，再看了看芙蓉，她轻咳一声，脸上似笑非笑道：“你，心疼他了？……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头里！我可以留下他，但你是我们‘夜夜春’的摇钱树，你得照样给我坐台、出台，接客、陪宴……要不然，我就立即将他扫地出门……”

众妓女见鸨母应允，朝芙蓉挤眉弄眼，表示祝贺。芙蓉却不客气地说：“妈妈，你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绝？他留下来，同我一样会给你挣钱的……”

胡雪岩就这样留在了“夜夜春”。清晨挑水，白日烧水供应各房各楼层。傍晚掌灯以后，遇有品茶、听评弹一类摆阔的嫖客，还要负责给客人上茶，表演“掺汤”的技艺。有时，深夜还会被鸨母叫去“复流水（账）”，算月账。得空还要给妓女们跑腿，干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比如哪位妓女的生意有些冷清了，去给她的老相好送个信，让他来妓院邀一场“演出”绷一下面子。也有嫖客送了金银珠宝等首饰，妓女带疑，让胡雪岩把首饰拿到银楼、金号悄悄验证真伪。也有妓女迷信，托他在寺庙、道观偷寄个名、还个“养生”愿什么的，不一而足。

弹指过了数月，这日夜深，灯笼小轿晃颤着把芙蓉送回灯火阑珊的大院。胡雪岩从鸨母那儿算罢工月账下楼，芙蓉招手把他叫住，低声道：“今日背晦，去伺候湖州城中一个大户，那半殃老头正在我身上起腻，忽然就剧烈咳喘起来，大汗淋漓不止，从我身上滚将下去。我只得

大声叫喊，家人把他抬走。他的几房妻妾骂骂咧咧，说什么‘婊子进房，家破人亡’……许多难听的话。你速去替我打听一下，倘那富户死了，少不得要去奠亡跪灵，替他守孝一阵……”

下面的话没有说出来，胡雪岩知道一个正当红的花魁娘子，倘遇嫖客在寻欢作乐时暴毙，此女会被视作“大不祥”，传开是要影响生意的。遂详细问明地址，两脚如飞而去。

天亮前，胡雪岩赶回“夜夜春”。芙蓉房里，锦茵伴暖，红烛高烧——遇有不顺，于正子时在房内燃一对大红喜烛冲喜。她梳洗了，用颤丝网子把长发别成个偏分胖头，身上胡乱披了件阔大的白绉绸宽松衫，歪在床上等消息。

“没事，那半殃老头很快就缓过来了。”

“真的吗？”芙蓉高兴地跳下床，吩咐芍药赶早去弄些酒菜来，她要慰劳慰劳胡雪岩。不一会，一壶闻名遐迩的鸟程酒，几样精致小菜送到房中，有酱汁羊肉，荷包鱼肚，千张芹丝，长头鱼脍，真是色香味俱全。

芙蓉给两人斟上酒，问道：“你是怎么打探的？我进出都坐轿，只觉得是个深宅大院，称得上门禁森严呢！”

胡雪岩顿了顿，觉得没必要隐瞒，便说自己是钱庄跑街出身，识门径、观兴旺原属本行。他按照芙蓉提供的地址，找到那家宅邸，不用打听，深更半夜，也没法找人打听。只绕着那个深宅大院转了一圈，主人显见得是个做大生意的。又听院内并无议论、哭声传出，料想无事，便绕到前门，把叫板叩响。值夜的门子打开窗洞，问他有什么事。胡雪岩说：“夜夜春”芙蓉姑娘问老爷的情况怎样了？门子只能说大概没什么事。他一个看门的，哪能清楚里头发生的事情？胡雪岩就说：老爷是做大生意的，芙蓉姑娘是做别样生意的，她希望老爷丁点事没有，以免引起外界猜测，市面恐慌，招来对手的算计。芙蓉姑娘艳帜初张，需要一个好名声，更需要老爷这样的人多捧场。他让门子一定把话带到，就打回转了。

芙蓉脆笑道：“你真是善解人意，而且很会办事，平素一定大得家中那位的欢心……”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谈心。芙蓉说她的祖籍也是杭州，只是她从未见过西湖。她爷爷做药材生意来到湖州，打理出很大一家药店交父亲掌管。后来父亲死了，赌博成性的叔叔将她卖到这家妓院，她就再也不能自由地走出这道喧红绕翠的大门。她连饮两杯，又给自己斟满了。胡雪岩不由得发出感慨：“这真应了那两句唐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未必曾相识’……那晚，若不是姑娘仗义相救，我肯定就倒毙在这个巷口了。”

“这就叫缘分！伺候那些有钱人，我常常有意把自己灌得烂醉，离开时，不是迷神不醒，就是歪在轿子里打盹，偏那晚我很清醒，心里老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因此芍药一叫，我一个激灵就让‘住轿’了。换在以往，

我是梦也幽幽、早就轿也悠悠一晃就过去了，哪管什么死人活人。”

“是啊！”胡雪岩把由衷感激的目光，投向这位忽然觉得特别亲近的女子。什么叫缘分？缘分就是越走越近，就是某种感觉甚或奇怪的一闪念，推动两个并不相干的人邂逅相知。能为芙蓉姑娘做点儿什么，是他栖身“夜夜春”最大的心愿，这些表面风光的烟花女子，实际上是挺可怜的啊。但在以前，他把妓院看作是最肮脏最下作的地方，就在那个饿卧街头的夜晚，依稀记得自己最担心的，就是自卖的螺蛳姑娘被人转卖到这等地方，心中一急一痛，黑白无常的鬼手，就把他的灵魂钩拿出魂框子了。他给芙蓉斟个门杯，双手奉给她道：“领受了姑娘的慈悲菩萨心肠，见识了姑娘惜老怜贫、常常济困扶危的这颗心，雪岩不光铭感不尽，也有些自愧弗如。姑娘真是秀外慧中、集外美内美于一身，我们这些须眉浊物男人，在姑娘面前，哪能藏掖得那等尹和小来。今日借花献佛，我敬姑娘一杯！”

芙蓉并不推辞，一仰脖把酒喝干，拿眼斜着胡雪岩道：“看你生得白净斯文，一副读书人模样，咋生了张婊子嘴，学我那些姐妹们尽说些好听的？你这是近墨者黑吧？”

“岂敢岂敢？全系由衷之言，在女人面前，雪岩从不撒谎！”酒意上来了，胡雪岩两颊绯闻红，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如同掠鸟的翅膀，不断在芙蓉身上扑扇着。

芙蓉袅着腰肢走到他面前，伸出一个指头在他脑袋上一点：“以你这眼光……你倒说说看，我比你家中那位怎样？”

胡雪岩电灼般赶紧收回目光，神情也从阑珊的酒意里扑腾出来，垂下了脑袋。嗨，怪不得有人说酒是色媒人啰。

“说呀，你不是说你从不撒谎的么？”

胡雪岩惶乱地看她一眼，又把目光避开了，低声但很清晰地说：“不可同日而语。怎奈家母之命难违。我本来有个青梅竹马的意中人，你知道我有个意中人……”他欲言又止，不禁泫然。

芙蓉醉眼惺忪，带着几分挑逗道：“我比你那意中人又如何？”

胡雪岩赶紧道：“燕瘦环肥，各尽其美，你和她各有千秋，各有千秋。”

芙蓉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把酒杯一扔，一屁股坐到他腿上：“不管你怎样想……反正我喜欢上你……来吧！”她原本就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子，何况堕入青楼，当上花魁，便更加率性而为。

胡雪岩眼中身上都燃烧着欲火，身体却和灵魂作着推挡、搏击：“别、请别这样！我们还是坐下喝酒，喝酒。”

芙蓉大笑，浸涌着霞晕的脸几乎抵着了他的额角：“人家想请我这个花魁，都要花大价钱。今夜我有心与你共度，你怎么却变得像童男一般……呸！你们男人哟，全都假正经！”

胡雪岩哪里还能自持，赶紧道：“小姐，不是我假装正经，实在是……生怕对不起你对我的一片真心……”

芙蓉握住他脑后那条大辫子，用力往上提溜着。胡雪岩跟着她的手势，缓缓直起身来，双手紧紧抱住芙蓉柔软的腰肢，将她抱离了地面。芙蓉发出一串脆笑：“既是真心对真心，那就了却这段情……”

二人在龙凤大床上，一阵春点桃花、风欺杨柳，翻腰濡搅，极尽欢娱。却听鸨母在走廊上道：“今晚湖州知府在我们这里举行宴会，宴请杭州来的一位贵客，姑娘们需早早做些准备。”接着，便铺排调度，哪几个姑娘上演节目，哪几位花魁主陪，哪几个房里的丫头协助龟奴马仔布置会场、安备茶点果蔬。并下令今晚各房姑娘一律不接外客！

“夜夜春”一楼大厅里，呈品字型摆着三桌丰盛的酒席。大厅当空燃庭燎，酒席两侧摆着高有七层的烛山。烛山的最底层，绕着金花铜柱探出二十一个螭兽，每个螭兽的吻突和脊尾上，各燃着一根四分银烛，照耀得如同白昼。

湖州知府宴请浙省粮台坐办王有龄，邀湖州与漕粮有关的一班公干作陪。王有龄多少有些拘谨，簇新一身官服，领边袖口的石青妆锻，闪闪发光，自己都觉得有些耀眼。制帽朝带加身，又据了主座的位置，想不正襟危坐都不行。何况身边挨着名唤芙蓉的湖州名妓，正当妙龄，香气袭人，脸儿有说不尽的温柔，身段有千般的风流，对于尚无家室的王有龄来说，这是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对面，一张高方桌搭着浓艳的及地绣帷，知府招来的几位评弹艺人，正抱着琵琶三弦，咿咿呀呀地唱着。

诸般花絮演罢，湖州知府举杯站起来道：“今晚，我们有幸在这里宴请省粮台王有龄大人。王大人是黄中丞的红人，负有督查朝廷漕粮的重任。这次前来湖州，是黄大人对我们湖州的看重。现在，我代表湖州欢迎王大人的到来。来，我先敬王大人一杯！干！”

“我们敬王大人一杯！敬王大人！”众官员纷纷站起，举起酒杯附和。但见杯觥交错，但闻叮当之声。

芙蓉及时给王有龄空了的杯子里斟满酒。王有龄举杯，欲站立起来讲话，湖州知府和芙蓉一左一右拉他坐下：“坐！王大人，坐着说。”知府敲了敲桌子，朝喧哗的手下示意。芙蓉则娇媚地说：“随便一点嘛，王大人！”

王有龄的腿着芙蓉用手按住，只好坐而论道：“这次，我奉中丞大人之命来湖州催办漕粮。湖州乃‘鱼米之乡’，‘苏湖熟，天下足’，湖州的漕粮对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幸湖州府对此一贯重视，漕粮、漕运均已

准备停当，大小事体堪称周密细致。在此，下官代表中丞大人，向湖州府谨表谢意。这杯酒，我敬大家！干！”

“谢谢王大人！”众人纷纷起立，一同干杯。

“王大人过奖，过奖！”有王有龄这句话，湖州知府心中一块悬着的石头落地了。他用目光向芙蓉示意，要她再往王有龄杯中斟酒。粮台坐办是个肥缺，但王有龄是个新官，此行清廉自守，不事张扬，但对他殷勤客气一点总不会错。

芙蓉会意，立刻拿起酒壶，春风满面，声如娇莺似的说道：“王大人，湖州这酒可有些来历。早在秦始皇时候，湖州乌程酒就已闻名天下，吕不韦做生意那会儿，就拿这酒献给赵姬。到了唐明皇时期，湖州箬下春被列为全国五大名酒之一。箬下春就是乌程酒，乌程让下江人一念就成了‘乌整’，胡捣乱来，乱摘弹琴，改成箬下春就有诗意了，这才像个好酒的名字呢。”

“唔，这典故倒是听说过，记得李白、白乐天还有苏轼，都有过这箬下春酒的题咏。”王有龄似乎来了兴致。

“可不是吗？来来来，再品尝一下，看是不是像这些大文人所说的那样香醇有滋味。”芙蓉扔一串艳笑，给王有龄斟个满杯，让他一饮而尽，又自家跟他碰了一杯，轻轻摇着酒壶道，“喝了这箬下春，李白更舍不得放杯子了，写诗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来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杜甫老先生比他斯文些，说：‘数茎白发哪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酒助诗兴，王大人，你可不能停杯，有道是人好水也甜，湖州水好酒更甜，你说是不是？”

王有龄已有了酒意，喜形于色地望着芙蓉说：“不光酒甜，湖州姑娘的嘴也甜。”

“说得好！王大人说得好！”众人起哄拍手。

“王大人！芙蓉小姐可是我们湖州百里挑一的花魁哟，有‘红芙蓉’的美称。您可要好好陪她喝几杯，不要让她失望啊！”湖州知府说话也开始浪声浪气。

王有龄已是酒酣耳热：“好，好！可惜下官酒量有限，一连几杯下去，差不多已经醉了。”

“王大人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吧？哈哈……我看你与芙蓉小姐干脆来个交杯酒！怎么样？”湖州知府笑得有些得意忘形，频频朝大家使眼色。

王有龄尚有些书生气，连忙推托道：“不，不，哪能这样……”

在湖州知府的示意下，芙蓉斟了两杯酒。一杯放到王有龄手中，自己这

杯则高擎在手，套过王有龄的臂弯，将酒杯凑近红唇。众官员不住击桌起哄、叫喊不停：“喝，快喝！喝下交杯酒，感情才永久……”

芙蓉无所谓，仰头一口将酒喝下，王有龄则是跛姑娘穿裙子——扭了半天，终于在众人挟持下喝了这杯酒……众官员更加拍桌打凳、狂呼乱叫。王有龄喝急了点，呛得一阵大咳。芙蓉忙给他捶背，管事的大叫：“快上茶、快上茶。”胡雪岩进来斟茶，一眼看见芙蓉跟那官员亲昵模样，不觉低下了头。芙蓉也看到了胡雪岩，到底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胡雪岩用长嘴大茶壶表演斟茶绝技，距离每个客人背后三尺之遥将茶汤注入茶碗而滴水不溢——他主动向鸨母请战，并当场演示，博了个满堂彩。

可不知为什么，斟到王有龄的茶杯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手战栗地一抖，茶水注出杯外，溅到了王有龄的衣袖上。

王有龄突然遭烫，连连抖动衣袖，湖州知府也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幸亏芙蓉机灵地掏出手帕为王有龄揩擦，嘴中还问道：“烫着了么？不碍事吧？”

“小人该死！该死！”胡雪岩连忙道歉。

湖州知府恼怒地叫嚷起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倒是被烫的王有龄事宁人，摆手道：“只溅到一点点，不碍事。”

胡雪岩吓得鞠躬连连：“小人，对不住大人……”

王有龄听这声音熟悉，一望胡雪岩，顿时呆住了。

“啊？！……”胡雪岩这才认出眼前这位戴顶子的官员就是王有龄，“是你……”

四目相对，悲喜交集，长长的壶嘴无力地垂下，说不出是清是浊的茶水流到了地上。胡雪岩突然收起茶壶，返身朝门外冲去。王有龄激动万分地叫了声“雪岩——”撒腿追了出去。众人面面相觑，芙蓉也深感诧异——难道他们认识？！

泪水模糊了双眼，那辛酸和屈辱，不，还有比这更为复杂、深刻的东西让他酸楚！穿过正厅的回廊，穿过狭窄的弄堂——这是在妓院务工的龟奴、马仔规定走的路。身后，王有龄的叫喊声声传来。

此时，整幢走马楼里乱成一团，知府责命手下镇静，鸨母则领着众妓女在回廊、走道里边跑边询问打探发生了什么事？有好事者散布消息说“夜夜春”收留的一个小杂役，恋上湖州名妓“红芙蓉”，今晚掀翻酸江醋海，竟拿滚烫的茶水，烫伤知府从杭州请来的贵宾……

胡雪岩逃回后院，冲进茶水间。锅灶上，煮沸的开水正喷吐着热气，灶台上方氤氲着轻悠的水雾。“咣当”，他把大茶壶扔在灶台上，闪身冲到了灶台后面。望着熊熊的炉火，他的泪水涌了出来。老天！没想到在这样的地方和他重逢！这么说，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有龄兄已经跻身官场了！

“雪岩……”王有龄寻踪追来，边寻边喊。他冲进灶间，一眼看见灶上的大茶壶，立即转到了灶后大喊，“雪岩，这一下我终于找到你啦……你还不认我吗？”

胡雪岩从灶后的凳子上慢慢站了起来，抬起了头，怔怔地打量着王有龄，终于狂喊着朝王有龄扑了过去：“有龄兄……”两人紧紧拥在一起，抱头痛哭。

茶水房门口，挤满循踪而来的官员、妓女。望着眼前这一幕，他们进也不得，退也不是，只是面面相觑地悄声议论着，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夜色清明，三星高照。“夜夜春”的后院里，王有龄和胡雪岩边走边谈。

王有龄感慨良多：“雪岩老弟，我知道这一切全是因为我！为了济助我这五百两银子，你不惜担负起私挪钱庄借款的罪名，也蒙受家人的天大误解，以为你和螺蛳姑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在杭州，茶博士他们全告诉我了，其中的缘由只有我最知内情啊！雪岩，我不光要把那五百两银子连本带息全还给你，还要领你到‘开泰’钱庄去销账，洗刷你不清不白的恶名。”

“万万不可！有龄兄，你应该很清楚，这五百两不全是我的钱，内中还有螺蛳姑娘卖掉自己的一百两。我离开杭州，多少也有想打听到她踪迹的意思。再说，‘开泰’将我开缺并没有错。我是故意，‘开泰’照章办事，依的是钱庄的规矩。是我坏了‘开泰’的规矩，去找它洗刷我的恶名并无道理，也不符合我的初衷。”胡雪岩很坚决地摇了摇头。

“螺蛳姑娘那份情，我是拿多少银子也赎不回了。不知她现在何方何地，不知她知不知道有两个哥哥正在念叨她。”

王有龄眼睛发潮正说着，芙蓉寻了来，说在她的房里准备了夜宵：“寒气下来了，有什么话，可以上我屋里去谈。难道你们要说的全都得避开我？”

王有龄道：“哪里哪里，就凭姑娘收留雪岩之举，就十分难得，‘凭将眉语通心语，好把歌场换酒场’，我礼当去拜访这个留香窟。”

三个人回到芙蓉卧房，那里早已准备好一桌酒菜。芙蓉斟酒，王有龄连敬胡雪岩三杯。席间，王有龄又讲了胡雪岩与螺蛳姑娘倾力帮他及胡雪岩流落湖州的故事，听得芙蓉惊叹连连：“天下竟有这样的朋友！雪岩确

是江湖义侠，这样为朋友两肋插刀，不顾自身受天大冤屈。这说明，那天晚上我收留他没有错，绝对没错！……”

“哈哈哈，你的眼光也不亚于我啊……”王有龄仰身大笑。

“夜夜春”的大门口，虽然时交初鼓，仍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聚集着不少搔首弄姿的妓女：“客官，老爷，快进来玩玩吧！请哟……”

远远走来了一个背行囊的中年南方客，一双鹰眼十分警觉。他身后不远跟着一位低眉垂首的女孩子，包着色彩鲜艳的头帕，吊着直径足有三寸的银质大耳圈。灰地直条纹手织布罩褂，袖口是真丝刺绣连理攀枝花，外罩破背齐腰女式马甲。下面是一条蜡染褶裙，藏青色底子，点缀着几朵细碎的小红花。穿着一双结了白绒灯花的麻鞋，风尘仆仆。

一位妓女上前拦客道：“大哥，进去玩一玩吧？”

“玩，怎么个玩法？”中年客商故意问。

“怎么玩都可以哟，随便你，嘻嘻……”那妓女浪笑着。

“嘿，你们这种玩法我才不稀罕呢。要说女人，我身边就有一个。去，把你们老板叫来。”中年客商有些不屑。

正巧鸨母出来吩咐关门，一眼就看出那人是个人贩子，便抬了抬手道：“后面请。”鸨母把两人领进她的套房，掩嘴打了个呵欠，吩咐上茶。趁那姑娘接茶盅的当儿，迅速看了她一眼，然后便跟人贩子侃起了价格。

人贩子讨好地说：“妈妈，你开个价吧！嘻嘻，你是这方面的老行家。”

鸨母伸出了一个手指。

“一……一千两银子？”人贩子捉摸不透。

鸨母大喊道：“你想钱想疯了还是怎么的？一千两？……哼！一百两，给你的已经最高的价，不能再多了。”

人贩子叫喊起来：“你这是在买瘟猪肉啊？妈妈，……你看看，这是多好的绝色女子哇，还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呢……”

鸨母嘲讽道：“你不会说她是皇家的格格。”

人贩子走了过去，扳起那南方装束的少女的粉颊：“你瞧瞧！多苗条的身材，多细腻粉嫩的脸，多红的唇、多白的牙齿……还是个清水货呢！”

“清水货、浑水货，谁知道？说不定你是从哪个寨子里抢来或从路边捡来的……”鸨母似乎并不在意。

“天理良心！我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呢。还千里迢迢从云南专门送到你这儿。妈妈，你就再加一些吧。至少再加一百。”人贩子叫屈。

“好啦，好啦！别再啰唆。我再加五十两！你愿意，把人留下。不行，马上带走。老娘没精力同你讨价还价。”鸨母厌烦地说着，又张嘴打了个呵欠。

人贩子有些泄气：“你也真是……太煞手了！好吧、好吧，算我晦气，跑了这一趟赔本买卖……”

鸨母不屑地哼了一声，用艳行的生意经堵住了他的嘴：“你是不会赔的。这女子都二十出头了，出自蛮野之地，吹拉弹唱琴棋书画，一时间哪能调教出来？肉身有价艺无价，会冷会傲还要会嗲，只怕赔钱的是我呢。”说着，她吩咐丫头去叫胡相公胡雪岩。

原来，鸨母看中了胡雪岩和王大人的关系，有心巴结，强留他在“夜夜春”当家理财，账房的事就交给他了。少顷，胡雪岩进来，看那女子一眼，顿觉眼前一亮，没有多说，领人贩子到账房去取银子。

这里，鸨母才开始例行的“验货”，对女子盘问一番——

“你真是云南人？”

“是。”

“你不用害怕，照实说。叫什么名字？”

“梁冰玉？”

“凉——冰凉玉？”

“不，是梁—冰—玉！”

鸨母指着桌上的文房四宝：“写给我瞧瞧。”

梁冰玉走至桌前，提起笔，随手写下梁冰玉三个字。行书，功力深厚，兼有柳公权的风骨。

鸨母赞道：“哟呵！不错，写得一手好字……你真是官宦人官的千金小姐？会弹琴唱歌吗？”

梁冰玉平静地回答道：“不瞒妈妈说，小女子幼承家学渊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真的？那就弹一曲给我听听。”鸨母大喜，指指墙角那张古筝，一歪身子斜靠在卧榻上，摆出一副审考官的架势。

梁冰玉坐到琴桌的后边，先用纤纤玉手勾拨了几下琴弦，旋了旋音柱，把音调准，“叮咚，叮咚”试了试音后，便熟练地弹了起来。是古曲《凤求凰》，琴声如行云流水，天籁和声，把司马相如琴挑文君、隔墙问花花不语的深情、郁闷与急切，全都从指下流泻出来，化作东西苕溪，润沃了整个湖州。

鸨母喜不自禁，笑逐颜开道：“好，好，你能唱吗？唱——唱几句听听。”

《凤求凰》绕梁，变了调，琴声带着幽怨，悲凉，如诉如叹。但听梁冰玉唱道：

离别时，落红满地。到而今，北雁南飞，央宾鸿，有封书信烦你寄。他住在白云深山红树里，流水小桥望，向西，一派杨柳堤。紫竹苍松，斜对柴扉，那就是薄倖人的书斋内，那就是薄倖人的书斋内——

听到歌声、琴声，姐妹们闻声而来，挤在门中聆听，低声议论称赞。胡雪岩听得呆了，悄悄踅进门。见到桌上梁冰玉三个字，更加吃惊，他一把抓过那张纸，不动声色藏进口袋，立在暗影里，偷偷打量这位南地装束的女子，竟是这般美丽，这般清纯，简直玉洁冰清，不啻天人！

一曲唱罢，众姐妹热烈地鼓掌，把个陶醉其中的鸨母惊得从卧榻上跳了起来，没好气地挥赶道：“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做你们的生意去！”

众女无奈，只得散去。胡雪岩见缝插针，深情望着梁冰玉道：“唔，一看就知道小姐出身不俗，恐非普通人家。”

鸨母如获至宝，高兴道：“将来又是‘夜夜春’一棵摇钱树！绝不亚于芙蓉……”

“且慢——”胡雪岩连忙制止。

鸨母一看胡雪岩对梁冰玉的那种特异目光，顿时满脸堆笑道：“胡相公，你是不是对她有兴趣？”

胡雪岩坦率道：“秀色可餐！这样的女子……哪个男人能不动心？”

“好！我成全你，今晚就让你梳拢，享受初夜的艳福……”鸨母发出一串艳笑。

胡雪岩不动声色地问道：“那条件呢？”

鸨母老于世故地说道：“说什么条件哟！你已不是昨日的胡雪岩，有王大人这样的靠山，你何愁不时来运转，钱财官运滚滚来呢？……到那时，妈妈想巴结，恐怕还巴结不上呢！今夜，我有心讨好相公，难道你对这颗滚到嘴边的红果子不想先尝一口吗？”

“谢谢妈妈成全。”胡雪岩深沉地一笑。

第九回 办漕粮易地徒手借银票 救弱女扬帆怒目结亲情

“夜夜春”设有专供客人“开苞”的新房，这类房间通常选在此较幽僻、深邃的地方。这是因为被“开苞”的女子，有的事前寻死觅活、哭闹不休。也有的在行房时，嫖客不加体恤，被折腾得受不了甚至疼痛难忍，深夜起来要逃要跳窗户的。鸨母派马仔把梁冰玉送进开苞房，那里红烛高烧，锦被绣褥。胡雪岩随后跟了进来，梁冰玉本能地从床沿跳起，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怯生生地后退，如同一只无助的羔羊，用惊恐的眼睛盯着他。

胡雪岩见状诚恳地说道：“冰玉姑娘不必惊慌，我也是个光明磊落的男人，绝不会非礼胡来，看姑娘绝非寻常人家出身，雪岩今夜有幸结识佳人。”

梁冰玉见胡雪岩风度翩翩，神情缓和了一些，但仍双手抱拳前，随时做防护准备。

“姑娘请用茶。”胡雪岩从白瓷陶壶里倒了一杯茶水，放到八仙桌上，退得远远地。

梁冰玉缓缓趋近桌前，掇起茶杯，突然放声呜咽起来，最后竟伏在桌上，泣不成声。胡雪岩有些手忙脚乱，但仍伫立在远处问：“冰玉姑娘心中定有许多伤心之事，如果相信我的话，不妨说与我听听，若有能效力之处，雪岩定当鼎力相助。”

冰玉这才抬起头来，娇喘微微，泪眼婆娑地看着他。良久，才向这个陌生男人说出自己的家世。

梁冰玉本是云南大理白族人，出生在曲靖。父亲官至滇南藩台，膝下仅此一女，对她爱若掌上明珠。冰玉自幼无忧无虑，每日只知读书识字，学做女红，十多岁就已熟读四书五经，亲友都称她为“女才子”。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云南白族、回民起义，父亲生性耿介，得罪同僚，被人诬为勾结叛民，阴谋反抗朝廷。朝廷派御史赴滇南查了近一年，究竟查无实椐，只得以“失察”、“纵容”的罪名查抄梁家，梁父被发配到新疆伊犁，梁家所有女眷被卖到官家为奴。去年，梁冰玉又被那户人家卖给人贩子。女人在云南卖不出价，人贩子便把她带到了江南富庶之地湖州。

胡雪岩敬慕地说道：“冰玉小姐，我第一眼看见你便觉得气度不凡，仪态万千，你又如此精通琴棋书画，就知道准是大家闺秀！所以虽有爱怜之心，而绝不敢有冒犯之意。只是这‘夜夜春’蜂乱蝶狂，乃藏污纳垢之地，怎能容得下小姐清白之身呢？唉！……

“现在我已流落风尘，再讲这些妇道贞节又有什么用？反正谁都可以欺侮我这个弱女子。”梁冰玉也动了真情。

“冰玉小姐，不瞒你说，我也曾有过与你相似的落难经历。但比起你来，我的遭遇就算不了什么，所以对你更加充满敬慕了。”

梁冰玉“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胡少爷！你真是个大好人。”

“起来！起来，冰玉小姐，不必如此！”胡雪岩急忙上前相扶。

梁冰玉望着他说：“既然我与胡少爷有缘，那你今夜就救我出火坑。”

“今夜就救？如何救你？”

梁冰玉看看帘幕低垂的“新房”，毫无忸怩地说道：“……如果不嫌弃罪民弱女，今夜我愿以身相托……”

胡雪岩喟叹一声道：“小姐，你误会我了！你是个身份高贵的人……”

梁冰玉的语气冷得像冰道：“被卖几次，到了这种地方还谈什么高贵、卑贱？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迟早要失身，与其被人强暴，不如主动献给胡少爷……”

胡雪岩频频点头称是，那认真的神情让梁冰玉大惑不解。他压低声音问道：“我想失礼地问小姐一句，小姐真是处子之身？”

梁冰玉含羞地点头：“小女子不敢说谎……那个人贩子只想卖个好价钱，一路对我不敢轻易相犯，所以一个指头都没有碰我。”

“我有心要做个月老红娘，成就一桩迟到的婚姻！请冰玉小姐稍等，我去去就来。”胡雪岩叫了一声好便离开了“开苞”房，轻轻将房门反锁。梁冰玉不知底里，踱到梳妆台前，梳理了一下发辫，整理了一下服饰，心想一切听天由命吧！

不一会儿，胡雪岩领着王有龄进来，向冰玉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王有龄大哥，现居浙江省粮台坐办之职。因家遭变故，数年蹉跎，故而延误了婚姻……”

梁冰玉也直瞪瞪地看着王有龄，嘴唇不住抖动着，泪水潸潸而下。王有龄已认出眼前人是谁，他真是百感交集，两腮禁不住抽搐了几下，他努力克制自己问道：“你……不就是梁藩台的爱女冰玉小姐吗？”

“你是……王知府的公子……有龄……”梁冰玉也不敢肯定。

王有龄一听这声音便高喊道：“冰玉！”

“有龄……”梁冰玉也真情迸发，两双手紧紧相执在一起。

胡雪岩转着圈儿打量着他们，激动得语无伦次，从他嘴里一会儿蹦出“奇遇”，一会儿蹦出“缘分”，一会儿又蹦出“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一艘官船悠闲地在太湖水面上荡漾。烟水苍茫，碧波粼粼，清风徐来，湖面似有万幅湖绉绸在轻轻抖动。湖岸水畔，苍翠的芦苇随风起伏。青山如黛，远远近近，浓淡层叠。几只白鹭飞掠水面，渐渐消失在天际。

官船上，坐着王有龄和梁冰玉、胡雪岩和芙蓉。

梁冰玉心旷神怡地抚弄古琴，弹奏的仍是《凤求凰》。王有龄聆听着，似乎陶醉其中，又似乎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啊！真是如同在梦中一样……当年在云南曲靖，父辈是同僚好友，我和冰玉两家又紧紧相邻，仅是一墙之隔。每逢月夜，一听到冰玉弹奏《凤求凰》，真的想像《西厢记》里的张生那般跳墙过去，去同莺莺幽会。可就是没有机会当面表白，只能偷偷地在心中暗恋。”

“你真傻！我一个女儿家，夜夜弹奏《凤求凰》，一切不都在乐曲声中吗？”梁冰玉略带腼腆地一笑。

王有龄感叹道：“唉！真没想到命运之舟，把我们载到太湖畔来相会。”

“这是月下老人事先安排好的！不早不迟，一定要到今天的太湖边，才让你们花好月圆。”胡雪岩也是一阵大笑。

“冰玉昨夜能遇到胡少爷也算是三生有幸，昨夜若不是……”梁冰玉连连向胡雪岩行礼。

芙蓉插话道：“是啊，如若昨夜遇上一名蛮横的男子，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王有龄不禁大加赞叹：“雪岩兄弟乃英雄本色，一副侠义心肠，佩服！佩服！你是我和冰玉的再生恩人。没有你，哪有现在的我们！就不知你怎么会灵机一动，想到成全我俩这段姻缘？”

胡雪岩得意地说道：“这大约就是诗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我一听冰玉小姐口音与你相似，长相和气质又宛若同一个人，所以才灵光一闪……”

芙蓉剜了他一眼，笑谑道：“瞧瞧，这有多危险！羊羔已落入了虎口，居然活生生地吐了出来，未伤一根毫毛……”

王有龄拍了拍胡雪岩肩膀道：“这叫鲁男子坐怀不乱，真乃当代柳下惠也！难得！”

欢声笑语，伴着清越悠扬的琴声，在太湖上空回荡，映着水波涟涟。

用过午膳，王有龄与胡雪岩商议起漕粮大事。粮运涉及地方官的官声乃

至升迁，所以黄中丞催逼得很紧！前一年还为此逼死了藩司。王有龄此行，就是要尽快把浙江漕粮火速运往北京。

民以食为天，官以粮为要！漕粮乃是国家命脉，全国各地都设有粮台、仓廒、漕运船队，浙江是漕粮大省，仓储、漕运原本不难。问题是当前太平军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原由大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被拦腰截断，所以朝廷颁旨将河运改为海运。江浙漕粮，改由上海港启运，沿海北上，进渤海湾到天津卫，然后解送北京。

说得容易！从隋炀帝时起就时兴的漕运要改为海运，谈何容易？胡雪岩遂应王有龄之请，决定来粮台做个帮手，但他要先回一趟杭州，一为安顿家里，二为打探漕运情形。王有龄燕尔新婚，十分仓促，觉得很对不起冰玉，也急于要在杭州觅屋居住，与意中人共筑爱巢，便差手下心腹二人，先往杭州办理租房诸事。数日后，三人别过芙蓉，同赴杭州。

一到家中，胡雪岩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一声声叫着：“娘，浪子归家，不孝儿回来了。”壁角，垂挂着那根象征“家法”的红色如意结藤鞭。

胡母望着膝下的儿子，悲喜交集，感慨万千，骂也不是，打也不是。老人伸手把儿子拽了起来说道：“起来吧！回来就好，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她伤心地转过脸去，暗暗抹眼泪，忙到供奉的观音大士的像前，点起红烛，焚香还愿，口中念念有词。在一旁默默垂泪的素娟，也过来帮忙燃香点烛，跟在胡母的身后伏地跪拜。

胡雪岩打开行囊，将一大包银子、银票放在母亲和妻子面前。胡母被白晃晃的银子刺得睁不开眼睛，不禁心生疑惑，问道：“啊，这么多银子！……哪儿来的？你在外面这么些日子，不要干了见不得人的营生……”

“娘，您放心吧！儿既没有打家劫舍，也没有偷盗拐骗，这些钱都是孩儿在这条运河上流血流汗赚来的。中间的五百两银票，是王有龄兄长还给我的借款。”胡雪岩正然作色。他把这些银钱的用度作了安排，三百两交还给“开泰”，还有一百多两将来要还给螺蛳姑娘。

正说着，门口蹭过来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用陌生而惊恐的大眼睛乌溜溜望着胡雪岩，小手含在嘴里。素娟招手道：“荷花，快过来叫爹爹。”孩子听了，害怕地一下子扑进素娟的怀里。

“这是我的女儿？一眨眼能走路了？”胡雪岩高兴地一把抱过女儿，在小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将她高高举过头顶。小女儿“哇”的大哭起来，摇晃着小脚，胡雪岩和妻子相视大笑。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拿手按了按硬硬的衣袋，出了家门，穿过街巷，大步流星进了那个熟悉的石库门。

当铺高高的柜台上，坐着那个精瘦的老头。胡雪岩递上当票说道：“赎玉佩。”什么也比不上它重要，这是螺蛳姑娘留给他的惟一纪念了！

“什么玉佩？”那精瘦的老头装聋作哑，他接过当票，戴上老花铜镜仔细瞧着，瞧了老半天，才不紧不慢地问，“你真的要取走？”

胡雪岩不悦地说道：“那当然。‘有当有取，解人急需’，这是自古开当铺的规矩……”

老伙计只得把柜子的抽屉装模作样拉了一通，找出了那块玉佩，交还给胡雪岩，嘴里咕哝道：“这么一块破玉，当了十两银子，你捡大便宜喽。”

胡雪岩一听，火不打一处来：“你去骗三岁小孩吧。这古玉价值连城，情义千金，全杭州城拿钱也买不到的独一份！”说着，他无限爱怜地把玉珮挂到腰间，“我胡雪岩如果有发迹的一天，一定要把当铺开遍杭城内外、大江南北，真正‘有当有取，解人急需’，而不像你们乘人之危，赚取黑心钱。哼！”他一甩手，转身走出了当铺，往王有龄的新居而来。

王有龄的新居，自有手下预为挑选、装潢，果然有模有样。书房里，窗明几净，陈设雅致。出书房门数步，是一个凉阁，凉阁无门，三面立着高大的落地槛窗，阁内摆着一架实木硬榻，是夏秋午憩用的。距凉阁不远，辟有琴房。

胡雪岩要去“开泰”归还那三百两银子，王有龄坚持同往，并要穿上官服，摆一路官威，由他这个五品官去证明清白！胡雪岩摆手道：“清白个甚？我这儿自信是清白的。我过去光明磊落，现在同样冠冕堂皇。我去还钱，足以证明借钱救济朋友是真的，这不就洗清了我的冤屈？而且我还有一个新的打算，我们的漕粮海运，还要同他们合作呢。”

王有龄大为惊讶道：“什么？漕粮海运，去同‘开泰’钱庄合作？”

胡雪岩在桌上摆弄起杯盘、文房四宝来解释他的方案：“对！为这漕粮海运，我考虑了几天几夜。要把几十万漕粮从浙江运到上海。的确要兴师动众！要调集大批粮食、船只、漕工，要耗费掉不少人力、财力。有龄兄，我们能不能变个法子，不带一粒稻米去上海，照样能将浙江漕粮运往京城呢？”

“你这演的什么‘空城计’？不带一谷一米去，到上海如何变得出几十万斤粮食？我们又不会玩撒豆成兵的妖法。”王有龄闻言傻眼了。

“没有妖法，却有神符！”胡雪岩胸有成竹。

“神符？在哪里？”王有龄不解。

胡雪岩从怀里掏出一张钱票道：“钱庄的银票，这就是变化无穷的神符。”

“这……怎么变？”

以王有龄的阅历，确实是不懂这经营和金融中的奥妙，胡雪岩于是解释道：“我把过去的办法改换了一下，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到上海买米交差。反正米总是米，上头催的是粮食，到哪里都是一个样儿。缺多少稻米，就地补充多少，只要目的达到，这不就行了吗？”

“对！对！有道理！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一些。”王有龄闻言如梦方醒。

胡雪岩摊开一张带来的《两江图舆》，放在桌上指点道：“我们只要带上足够的银票，一路乘船到嘉兴、嘉善、松江、上海。只要在装船之前买足了稻米，交兑足够粮款，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多粮款银票从哪儿来？浙江藩司储备的只有漕粮，没有现金和银票。”王有龄又犯了疑惑。

“所以我们要和‘开泰’合作，利用他们的庄票到上海去兑现。”胡雪岩又一次亮了亮手中的银票。

王有龄沉吟地以手指叩桌道：“不过……从杭州不带一粒米稻去上海，实在是太冒险了！万一在上海买不到米，那岂不是猴子望月，急得双脚跳也没用。”

“这件事你别担心，我已反复打听过了，上海的漕粮集中在松江，最近还积压着不少。只要能在松江购买得到粮食，就能顺利装船‘海运’去北京。这样既安全，还能从两地的差价中……赚钱。”胡雪岩似乎胜算在握。

“雪岩兄弟，你这想法真是胆大包天哪……但此事万万不能走漏风声，否则是欺君之罪！”王有龄大为惊骇。

“对！不光有这一层，还有商业机密。运河经营漕粮的不在少数，风声一旦传出去，米商会立刻提价。差额太大，事情就难办了。”胡雪岩也十分慎重。

王有龄撒着双手问道：“难，难，头绪太多，环节太多，一个环节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雪岩，你这套办法怎么样啊？”

“老兄！只要把漕粮运到北京，解除朝廷燃眉之急，皇上就高兴！还管你用的是什么方法。”胡雪岩为他打气。

“此事我当禀告中丞大人……就是这一笔巨额粮款，藩司不知能否出得起？”王有龄仍然顾虑重重。

胡雪岩伸手在这位官兄的肩头按了按道：“别担心！即便藩台无法筹措这笔巨款，我也自有办法。”说罢，他小心地收起了《两江图舆》。

“你有办法？什么办法？”

“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你自然会知道。”胡雪岩故作神秘。

为免节外生枝，胡雪岩坚持一个人去“开泰”赔礼还债。坏了钱庄的规矩，自责自罪的话说过了，胡雪岩又依伙计之礼送给何掌柜一个红绫包着的银质寿桃，因为后天就是他的生日。这件小事，令何掌柜泪眼涩涩，好不感动。他把那张债据还给了胡雪岩，由衷地说道：“雪岩，这笔陈年老账，由于赖知府的拖‘赖’，也由于我的糊涂，把你也牵连了进去。现在真相大白，银钱两讫，这件事就此了结。这张单据就由你保管吧。”

胡雪岩一笑，拿过何掌柜点旱烟的打火石，把债据用火烧掉后才说明来意：“我已在浙江粮台王大人手下当差。最近，我们受抚台大人之命，将要到上海、松江一带去采购一批漕粮，通过‘海运’运往北京。由于路上不安全，我们不想带现金，想带钱庄的银票去上海。这笔业务，我想介绍给‘开泰’，不知掌柜的有没有兴趣？”

钱庄的要务是拥有足够的本金。而吸纳官银、沾上官府和国库的专用款项，是最有效的“融通”手段。一般钱庄哪儿去找这样的靠山？哪儿去寻这等盘活资金的“活水”？胡雪岩给“开泰”注入浙江漕银这样一股“活水”，何掌柜自然是大喜拍案：“太好了！这可是一笔大业务。胡老弟，你究竟没有忘记老东家呀！这样吧，你们所需的购粮款，我们‘开泰’可预先借贷，带上足够的银票，到上海‘大三元’钱庄去兑付。上海‘大三元’和我们‘开泰’有不少业务往来。你们粮台不必事先筹措资金，一切到事后结算，你看怎么样？”

这正是胡雪岩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他向王有龄所诩的“自有办法”。他笑嘻嘻地点着头道：“这当然好，可我们没有任何商家担保，就凭王大人省粮台坐办的官职和我的信誉，不知何掌柜放心否？”

何掌柜正思量对胡雪岩作些弥补，在开缺这件事上，自己确实做得过了点儿！于是他由衷地说道：“雪岩，你的人格就是担保！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你的为人。换了另一个人，这样可以扬眉吐气的机会岂肯轻易放过？而你居然愿意委屈自己，足见你居心仁厚，心胸豁达。我佩服你！”

章胖子与何掌柜交换了眼神，拍着胸脯道：“胡老弟，我可以陪你们去上海。需要什么我可一路代你们设法办成。沿途钱庄有不少我的朋友，业务上都有往来。上海‘大三元’的大伙，更是我宁波一起学生意的同门师弟。”

“好！此事就这样一言为定。”胡雪岩高兴地举起双手，与二人击掌。

临离开杭州前，胡雪岩又去了草桥门外螺蛳姑娘家，意外地撞上了螺蛳姑娘的弟弟小螺蛳，他衣不蔽体，又脏又臭。一年多不见，他依然精瘦干巴。据小螺蛳说，他爹日夜酒瓶不离手，大约在姐姐离家两个多月后，醉酒掉在运河里淹死了，几天以后，尸首才被人发现。他更没法在家里待下去，想沿着运河去找姐姐，又不知她去了哪里，只得靠捡破

烂、在河边捞虾摸螺蛳度日，后来竟沦为“五义帮”，专偷货船上的各种货物，他都有一个多月没进这个家门了。

思来想去，胡雪岩决定把小螺蛳带在身边。螺蛳姑娘是妻子素娟心目中的死敌，把死敌的兄弟留在家里，还要送他上学、学手艺，恐素娟不能见容！他给小螺蛳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打理了一番，又给他取了个大号叫罗家骥，将他带上了船。嘿，马靠雕鞍，人靠衣装，小螺蛳经过收拾，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马驹子！

傍晚，垂挂着“浙江粮台”旗纛的官船停泊在运河上的一个小镇上。船工拉下风帆，有几个船工已经收拾齐整，准备上岸去风流快活。船老板来到船头甲板，正欲开口，王有龄问道：“请问老板，像今日这样顺风顺水，几天可到上海？”

船主久经风浪，说最少也得十天。像今日这样，大后天可到嘉兴，再有七八天，就可以抵达松江，那离上海就不远了。

“坐船，人是舒服，就是太慢！待在船上太单调乏味。”王有龄心中有事。

船主便嘻嘻地笑道：“晚上船靠码头，王大人可以上岸喝花酒，寻花问柳，也可以把姑娘叫到船上来。嘻嘻……”

“这小镇的姑娘都是大嫂大妈，残花败柳，有什么玩头？只会倒胃口。”章胖子老马识途。众人放肆地浪笑起来，王有龄故作正经，咳嗽了几声。

“那就打麻将，这是船上最好的消遣。”船主赶紧转舵，说着吩咐船工将一张红漆方桌摆上船头，取来麻将牌。

“我不会，我得去督促罗家骥习字练算盘。”胡雪岩说罢后去了后舷。

船主也不勉强，冲章胖子一笑道：“你们先洗牌，我去叫掌舵的船老大来凑个数。”不一会，船头就响起哗啦哗啦的麻将声。

船尾，桅杆上垂下一盏马灯。罗家骥趴在一张小杌凳上，挺认真地复习胡雪岩今天教他的西湖诗，口中还念念有词：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

胡雪岩有点百无聊赖，目光散漫地望着岸上。

小镇的水陆码头，夜来分外热闹。光影耀耀，人影摇摇，叫卖声、邀客

声、戏曲声，声声盈耳。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姑娘在运河岸边踯躅。胡雪岩的目光不由得落到她的身上。夜幕渐沉，在灯火摇曳的背景下，姑娘的身影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胡雪岩看着看着，不禁失声叫道：“螺蛳……快！小螺蛳，看那边岸上，是不是你姐姐？”

“哪里？哪里？”小螺蛳东张西望。

胡雪岩用手一指道：“在码头上踱来走去的那个……”

“不是。我姐姐个子要比她高。”小螺蛳只看了一眼，胡雪岩脸上露出无限失望的神情。

罗家骥复习完了，一首诗会背也写完了，看看夜色已深，胡雪岩便和他回舱中歇息。黎明时分，官船启动，胡雪岩被船工的吆喊声惊醒，忙披衣起来。船头上的方城之战依然高潮迭起，王有龄赢了一把又一把，不知道是船老板在有意“放肥”，还误以为是自己手气好，一入粮台，何事不顺何日不旺？这时，两个船工押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来到船头报告，说有个河南逃荒女子躲到船上来了，她躲进了货舱，想白乘船去松江。

船主呵欠连天，有点懒心无肠道：“哦，那就按船家规矩，来个‘吊白鹅’吧……”

“好喽！”船工高兴地押着逃荒女向后舷走去。

来到船尾，两人将一根后桅杆斜向水面，桅杆上垂下一条水淋淋的缆绳。船工把逃荒女的双腿用缆绳捆住，身体倒垂。逃荒女舞动着两手不住挣扎：“放开俺！放开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俺，俺又没有犯罪……”

年龄大点的船工笑道：“谁叫你白乘船？白乘船就要当一回大白鹅。”

“大白鹅就是把衣服剥光，全身露白……”年龄小点的船工发出一声浪笑，说着就动手去剥她的衣服，“大家快来看喽，吊大白鹅啰……”

“不！俺不要！”逃荒女死命挣扎，紧紧护住自己衣服不放。

年龄大点的船工说：“算了！放她一马，就这样吊起放入水中吧。”他拉动了缆绳，逃荒女身子倒吊着被缓缓升到半空。

她不住挣扎着喊道：“救命啊！救命……”

此时，桅杆又转动了一个方向，把她朝河水中垂放下去。倒吊着的逃荒女头发垂下，顷刻贴近水面。船尾喧腾的白浪，在水面拖带出一条又长又宽的白练，白晃晃眩人眼。那些摇橹撑篙的船右佬大约司空见惯，看着姑娘的长发在雪浪中飘指，听着她惊骇尖利的叫声，有的无动于衷，有的竟一脸笑意，心安理得地欣赏着这一幕！

“住手！快住手……”胡雪岩一声断喝，大步从船头赶了过来。

两个船工一怔，缆绳在手中停住。

“太残忍了，快放下！”

船工神情讪讪地将逃荒女拉了上来，放到后舷甲板上。罗家骥闻讯赶来，连忙上前为逃荒女解开缆索，扶她坐了下来。逃荒女的长发搭拉在甲板上，淌着水。她把披在脸上的长发撩开，一边绞着发丝上的水，一边用眼神寻找救了她的人。罗家骥替她抻着衫子，抚弄着她臂上的勒痕，冲胡雪岩道：“胡大哥，她就是你昨晚说很像我姐的那个人。”

胡雪岩打量着她，她一副长脸，闪闪发光一双丹凤眼，长长斜入鬓角的吊梢眉。稍稍安定下来，透红的脸上便浸出桃晕。不光身量，那模样神情，果然像螺蛳姑娘！他心中一阵莫名惊喜，脱口道：“着实像你姐姐……”见姑娘狼狈的样子，胡雪岩又道：“这里不方便，也碍人家的事，我们找个地方说话。”

因船上货物堆挤。王有龄到职后又是首次外出公干，带了不少沿途打点的礼物，多系浙地土产、特产。两人只得把逃荒女带到底舱，找了个堆放杂物的地方，安顿她在那儿休息。船上是腥膻的纯阳世界，一个女孩儿家在货船上的确很不方便。地方狭窄，胡雪岩挤不进去，只得倚在船舱的门口。

“这位大哥，小女子俺不知咋样感谢你才好。”逃荒女一下子跪倒在地，不住地向胡雪岩磕头。

胡雪岩感叹道：“唉！别谢了，天下苦命人太多，理应互相帮忙……你小小年纪，怎么会从河南流落到浙江来？”

“甭提了，大哥！五年前黄河发大水，将俺村庄全冲掉了，俺爷、俺娘全死在洪水中……俺活不下去，跟着乡亲讨饭到江南，全是躲在船上一路逃过来……到了松江，被一位有钱的老太太收留。老太太腿脚不利索，俺就成了她的丫头。”逃荒女眼里含泪。

这姑娘的嘴挺能说，人也机灵，胡雪岩暗暗点头：“哦，给有钱的富太太当丫头不是很好吗？怎么又离开呢？”

“前些日子，俺上街替老太太买瓜果，被码头上一个船霸头抢走。这家伙一路想糟蹋俺，俺就踢、就咬、就逃！昨夜终于让俺逃出他的船……俺想搭船回松江，再去找那个好心的老太太，没料到被刚才那两船工发现了……幸亏大哥危难中相救……”逃荒女比划着，歪头打量着胡雪岩，那感激的微笑中透着率真和大胆。

胡雪岩同情地说道：“哦，原来是这样……刚好我们的船要路过松江，就搭我们的船走吧！再也不会有人欺侮你了，到了松江，我们帮你找那个

富太太，好吗？”

逃荒女满脸泪水地说道：“中！大哥，俺谢你了。”

她又要跪下去，胡雪岩把她拉住道：“你就和罗家骥一样，叫我胡大哥好了。你有名字吗？”

“有，俺叫巧珠。胡大哥，在船上俺可以帮助你们做事，洗衣、洗菜、烧饭、打杂，俺样样都会来。”

“那好。白天帮船上干活，晚上就跟罗家骥睡，你们可以结为姐弟。你长得还真像他的亲姐姐！”胡雪岩一听就高兴了，谁不喜欢能干勤快的女孩子？

“中！中……”巧珠连连点头，一把抱住罗家骥叫道，“俺的好弟弟！”

罗家骥也赶紧抱住她道：“巧珠姐姐……”

第十回 闯公所解困游说尤掌舵 探秀园将错拜谒佘太君

单调寂寞的官船上从此有了生气，添了笑声。早晨，迎着晨光，罗家骥在船头练武踢打。旁边放着大盆衣服，巧珠用吊桶从河中打水，轻捷利索地为大家洗衣。那俏丽轻盈，那利落中偶尔伴生的草率，都会让胡雪岩情不自禁地想起螺蛳姑娘。

偶尔，他会静静立在艄楼里，隔窗悄悄打量巧珠，聊解那种思念螺蛳的惆怅。更多的时候，他会教那凑在一起的姐弟俩读书写字。他用手指蘸着清水，在甲板上教她写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我吗？”巧珠打量着甲板上属于自己的那两个字，兴奋地叫喊着。

胡雪岩敲了她一下笑道：“这不是你，这是你的名字。”

巧珠很快学会了这两个字，于是满船写满了巧珠。接着，又满船写满胡雪岩。学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巧珠问道：“以后我要是想你了，就写这三个字，你能感觉到吗？”

胡雪岩一笑，有些凄凉地说：“名字又不是灵符，世界上也没有这种你一念叨对方就能感应的灵符！”

“我说有就有！”巧珠蛮横不讲理，继续满船写着胡雪岩，嘴有念念有词。

“雪岩老弟，这一趟你斩获不小啊，收下一个小师弟，又凭空掉下一个小

妹妹……回到杭州，大嫂的醋罐子不打翻才怪呢。”最熟悉胡雪岩的章胖子老爱拿这事打趣。

“有什么可吃醋的？巧珠这样像螺蛳姑娘，看着她就会想起青梅竹马的意中人，可以让雪岩望梅止渴。章胖子，我看你哟，不是对巧珠也情不自禁吗？一双贼眼老在她身上溜来溜去。”王有龄到底有些书生气。

章胖子赶紧辩解道：“我敢吗？巧珠的眼中只有胡哥哥，哪有胖哥哥，是吧，巧珠？”

巧珠装作没有听见，低着头不加回答，嘴角却漾出微笑。

船主也已走出底舱，说话打探道：“巧珠真是个勤快的姑娘，从早到晚，洗衣、烧饭，忙个不停。王大人，你们到了上海，如果不把巧珠带走，就把她留在我船上吧。”

胡雪岩闻言嘲讽道：“留在船上，你们再将她吊白鹅吗？”

船主忙摇手道：“此一时彼一时，巧珠现在是何等样人，谁还敢招惹她！”

这时，晒衣服的巧珠叫喊起来：“看！松江快到了……看那边，那就是松江的宝塔，我认得！”

松江乃苏南门户，水陆冲要之地。自上海开埠后，成了冒险家的乐园，松江这个古老的商埠更加繁华了。大凡洋货转运，无不走松江转埠，而洋商需要的土产国货，大者如棉、油、茶、丝，小者如生漆、药材、猪鬃、皮张，更微如川东桐油、商洛白蜡、雪峰锑钨、竟陵花伞，无不把松江作为一个大堆栈、大库房。因此，只要是国货，只要是生意，别的地方没有的，松江这个地方通通有！

上了码头，走在街上，但见两旁店铺招牌林立，行人熙熙攘攘。更有商人、贾客、推贩、掮夫，沿街叫嚷，门首招摇，仿佛这里的人，存心不让你听清楚一句话，认清楚一张面孔！受上海洋商影响，这里更有一桩怪，各类店铺极其注重招牌，也就是广告宣传。店家总是想方设法让店名和自家经营的商品醒目招摇，街面上到处立着旗幡，仿佛陈兵列阵一般。

王有龄换了便装，随同胡雪岩、章胖子，由巧珠姑娘领着，穿街走巷，浏览市容。他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街上的行人忽然分开，纷纷避到街道两侧的店铺檐下。前方一股人流，潮水般朝着路口涌来。这里是米市，空气中流走着稻米的味道，他们被人流裹挟到了一家米店门口。

一大群漕工！胡雪岩有过同他们打交道的经历。其中以中老年居多，手持扁担、扛棒，气势汹汹追赶着一个管事模样的人。

管事模样的人一边逃、一边叫喊道：“你们找我有啥用？再追再闹，也白花力气。”

“不找你找谁？工是你派的，钱是你发的。”众漕工七嘴八舌。扁担、杠棒随着漕工的手臂齐举，一起一落。有的漕工拉住管事的衣服，有的怒目叉腰，将他团团围住，“快派我们活！给我们钱！……”

一中年漕工说：“潘爷，你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苦力吧。已经三个月没发一分工钱了，老婆孩子饿得哇哇哭叫……”

管事的人没好气，满嘴喷着唾沫星子：“又不是我潘某坑害你们，成千上万漕粮堆在松江的仓廒里运不出去。你们没活干，漕运司也发不出饷，叫我小小的管事有什么办法？”

一青年漕工说：“潘爷，咱们有话在先，官逼民反，假如把小的们逼急了，只有砸门破仓，抢漕粮去换钱。”

“对！活不下去，只有抢，抢！走走走……”众漕工呼应着。

管事还有些胆量，往高处一站，训起话来：“你们有胆，就去砸去抢！没有王法了？漕粮是皇粮，触犯大清王法，你们都得一个个砍头！”正说着，一队绿营兵从附近路过，一个个手按腰刀，眼睛瞄着这帮漕工。呼嚷喧闹之声顿时停息，扁担、杠棒等慢慢放了下去。毕竟杠棒扁担敌不过刀枪，做工的容易被当兵的震慑住！

见此情形，谁还有心事逛街景。王有龄和胡雪岩站在米店门口的石阶上，便和米店老板交谈起来。王有龄问道：“松江怎么有这么多的漕工？”

老板解释说：“松江地处江浙两省交界，是运河、长江双料水陆码头。松江漕帮，也是最大的漕帮。因为长江三角洲所产粮食，大部分在松江集中，然后从大运河运走。”

“这我们知道。可最近不是听说朝廷要将河运改为海运吗？”胡雪岩有些疑惑。

“对！现在太平军把南京、镇江的口子卡住，河运只好彻底改为海运了。其实，在这之前，因大运河苏北、淮南段逐渐淤塞，松江的漕粮慢慢已运不出去了。只是外头不清楚这个情况，粮食还往松江运。漕帮呢，管粮食卸船，管粮食进仓，可做了工却拿不到钱，怎么能不闹事呢？”

闻言，胡雪岩眼前立刻一亮，问道：“老板，松江的漕粮存了不少吧？”

老板叹息道：“这，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一座座仓廪里的白米堆积如山，都快要发霉腐烂了。真可惜啊！”

“那粮价不就便宜了吗？”胡雪岩又问道。

听了这话，老板满腹牢骚：“那当然，粮价一个劲往下跌。你看，我店里这样上好的白米只卖过去的一半价钱，还没人要。唉！这年头，生意真没法儿做了。”

王有龄也听出了点苗头，顺口问道：“老板，恕我无礼动问一下，你们松江的米店、粮栈，都和漕帮有关吧？”

老板颔首道：“这还用问吗？米店、粮栈不是松江漕帮开设，就是同漕帮有关。否则还能在松江站住脚吗？”

胡雪岩压低声音道：“老板，向您请教一下：我们如要做大宗粮食买卖，是去找松江府粮台，还是找漕帮？”

“你只要找到一个人，一切都全在他身上。”老板竖起一个指头。

“谁？”

“尤珏，人称他尤老五。他是松江漕帮的首领，名震江湖！在松江、在上海，甚至千里运河上，只要一提松江漕帮，没有人不知道尤老五。”

“多谢老板指教，多谢了。”此时，两人才发现他们这一行人已经走散了。罗家骥肯定是陪巧珠去寻主人家了。章胖子呢，没准已在花街柳巷入港了。两人打听到漕帮会馆的所在，就立即回船准备。

稍懂点江湖“海底”的人都知道，漕帮会馆实际上是青帮设在码头上的一个公开机构。青帮是个组织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而漕运则是它衍生的载体和渊薮。

原来，元、明、清三代奠都北京，每年都要通过运河，从江南和豫、鲁等地运送大批稻粮进京，供应京师需要。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输运极其艰巨。沿途贪污、盗窃、鼠耗、匪劫愈演愈烈，往往要耗费十倍以上的粮食才能运一石粮食到京。康熙年间，清廷在苏皖两省交界的清江浦成立了漕运总管，将运河划分为一百二十八段半。各段有各段的名称，每段设码头官一人，官级由六品千总、五品守备到四品都司不等，世代相袭。时间一长，吃着皇粮、又不能互相统摄的码头官形同虚设，民间专司漕运的粮船却形成了船帮，势力强大。雍正初年，清廷改委翁雍、钱坚、潘清三大船帮帮头承办漕运。三人于雍正四年成立了“安清帮”，吸收了大量的船户、船工、纤夫及在码头上负责装卸的脚班参加，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订立了严格的帮规，实行一套颇为特殊的入帮仪式，以这等组织形式护卫粮船的航运。分段制改为分帮制，各段码头官只管输运不管粮食，而各帮主可以既管输运又管粮食的采购。因此，有些漕帮帮主，既是跟官府有着特殊关系的江湖人物，又是当地粮食业巨商。据米店老板说来，这尤老五恐怕就是这样一位角色！

两人准备了礼品、拜帖，王有龄袍带加身，正好章胖子探花回船，一行人迤逦往漕帮会馆而来。

屋宇轩昂的漕帮会馆，既像衙门，又像庙宇，气象森严。门前雄踞一对石狮，洞开的乌漆板门两侧，立着四个彪形大汉，头缠青布包帕，足有三寸宽的黑色松紧布腰带，在身体一侧的胯下垂出尺许，一律短打装束，叉腿抱臂，铜浇铁铸一般。

王有龄等来到门首，早有报事的出门来收了拜帖入内通报。不一会，报事的出门恭请："尤舵主请各位大厅见礼。"

进门是个海坝，青砖墁地。中间一路，用雨花石、瓷珠等嵌着一帆风顺、步步登云等吉祥图案。院子里花木扶疏，花廊、甬道穿行其间，显其幽深。会馆大厅仿衙门制式，门前有几级台阶。进门轩敞，是聚会、议事时下人跪拜、站立的地方。

尤老五得到通报，早已在台阶上等候。他的身材高大，乍一看还真有几分赳赳武夫的味道，但细瞧就不是了。他不仅精明，而且冷静，又有些儒雅的仁者之风。尤老五把大家领进大厅，照江湖上的规矩，这里兼作香堂。正中挂着刘、关、张三人画像。画像下是一个垂着大红黼黻的香案，案上红烛高烧，香烟缭绕。香案两旁，陈列着大刀、长矛诸般兵器，算得上是掌门人一副不出公所的卤簿仪仗。

由王有龄领着，三人给先烈义祖上了香，分宾主坐下，王有龄这才开口道："这次，浙江抚台特意委派下官前来松江谒见尤舵主，顺便捎来一些浙江土产，不成敬意。望尤五爷笑纳。"

不过是些绍兴酒、硖石灯、辑里云丝被、湖州鱼鲊之类。尤五让管事的收了，拱手称谢道："谢谢王大人盛意！浙江乃鱼米之乡，杭州更是人间天堂。我们松江漕帮，仰仗浙江粮台之处甚多。王大人今日光临鄙处，不知有何见教？"

王有龄拱手道："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天下漕帮是一家，我也就不说两家话。只因浙江粮台的官船停靠松江，见码头上情形极度混乱，泊靠甚难。上得岸来，又遇漕工聚众闹事，其势汹汹，绿营出动，形势有些不堪，故此有些担心。"

"王大人所见不差。不瞒大人说，这几个月来，太平军卡住南京、镇江，运河漕运中断，松江的漕粮无法转运出去，大量囤积此地，造成大批漕工停业。再加上工头从中克扣工饷，打骂漕工，从而激起漕工义愤，风潮不断……我们已几次受到松江知府衙门的申饬了。"尤五毫不掩饰。

"尤舵主！有没有比较妥善的方法来解决此事？如有可能，我们愿为舵主分忧。"王有龄表现出异常关切的样子。

"哦，能有什么良策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危机！请王大人不吝赐教。"

“赐教不敢，只不过有些想法，以见教于尤舵主。”王有龄客套着，随后他朝胡雪岩使了个眼色，示意由他来说。

胡雪岩会意，站起来侃侃而谈：“尤舵主，在下胡雪岩，原在杭州钱庄当过跑街，跑的就是各家商号，如何流通、如何交换、如何把生意做活，让死钱变出更多的活钱。依我之见，松江把这么多漕粮积压在仓廪，则成了死水一潭，腐烂、发臭……能不能采取变通办法，把这些囤积的漕粮，变成源源活水、哗哗银子……”

“怎么一个变通法，胡相公能否明说？”尤五有些疑惑。

“王大人这次率我们去上海，就是要购买十万斤粮食，完成朝廷下达的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很巧，我们路过松江，看见你们这儿漕粮积压如山。这不是天赐良机吗？王大人有心想在松江就地采购。这样，既可立即从上海运走，又可解决你们漕帮一时的困难，岂不两全其美？”

“这当然好！我甚至可以以优惠价格卖给你们。不过……”

“尤舵主有何疑虑？不妨直说。”王有龄善于察言观色。

尤五毫无掩饰道：“我之所以急于将囤积的漕粮出手，就是要换取现银发给漕帮兄弟救燃眉之急，不知你们……”

“我知道尤五爷的担心，无须过虑。”胡雪岩嘻嘻一笑，指着在一旁端坐的章胖子道，“这位是杭州‘开泰’钱庄的大伙计章水祥。王大人这次特地带他同行，就是为了随时随地结清粮款。”

“江浙两省都有我们‘开泰’的客户和业务关系。上海‘大三元’钱庄更与我们有大宗交易，双方银票可以互通互兑。所以我们即使身边不带一分现金，同样可在上海提取到成千上万两银子。”章胖子顺水推舟，借此炫耀。

“哦，真能这样吗？”尤五闻言有些兴奋。

王有龄拱手道：“尤舵主，下官以浙江粮台的信誉担保，只要你将松江的漕粮运到上海，我们立即将所有粮款付清，绝无拖宕迟延！”

“王大人，多谢你们关心，想方设法帮助我渡过难关，在下感激不尽！但你们也知道，国以粮为本，漕粮事关重大，你们属于浙江，我们属于江苏，万一朝廷要松江急送皇粮，我无法如数交解，那就是天大的死罪！甚至落个满门抄斩，尤某如何担当得起啊？”尤五的几句话就像淤塞了的运河，大厅内的气氛一下显得凝重起来。这是一座山，就看越不越得过去！

王有龄神色庄重，是提醒也是叮嘱道：“此事最多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我们暂时借调你们的漕粮，也仅是权宜之计，以后会悉数归还，绝不会

影响你们上缴朝廷的漕粮。”

胡雪岩到底更熟悉商场，微笑道：“我们路过松江，见这里漕粮积压严重，有心替尤掌舵分忧，毕竟漕运要仰仗漕帮的地方很多。再说，江苏大部沦陷，连省城南京都落入太平军之手，朝廷怎会向偏安一隅的小小松江征调漕粮呢？请尤掌舵三思。”

“事关重大，容在下细细斟酌。实在对不起！”说着，尤五端起了茶盅，表示送客。

“那我们先告辞了。”王有龄知趣地站起身。

门外的喽啰高喊：“送客——”

巧珠和家骥去了这许久，难道没找到那个富贵人家？大家正有些着急，却见家骥一跳一跳朝官船奔来——怎么就他一个，巧珠难道就这么不辞而别了？章胖子有些幸灾乐祸，心想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家骥回船，既不搭理大家，也顾不上吃饭，就把胡雪岩拉到一边，说巧珠姐姐有话，让他只对胡大哥一个人说。

原来，两人在松江城里苦寻大半天，都没能找到那老太太家。这是因为巧珠成天在老太太家干活，平时极少出门，那天走便门出园，出来就遭了拐骗，就更加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家骥提议既然是松江一个富贵人家，那就找上了点年纪的人打听，告知他们老太太的特征，老太太家里的特征。诸如老太太的腿脚不灵便，行走十分困难；她有个儿子是个大块头，好像是什么地方的管事，对老人十分孝顺，老太太家中的池塘很大，有一座月亮桥；站在院子里，可以望得见松江岸边那座塔。还有，大院便门外的那条路甚是偏僻，路那边有池塘有稻田还有桑林。

巧珠这么一说，立刻就有一位白髯飘飘的老者给他们引路，一路上如数家珍，讲了老太太好些典故。说他们要找的府第准是筠秀园，松江第一豪宅，里头住的是有着“江南佘太君”之称的尤老太太。松江漕帮，当年就是尤老太和她夫君创建的。后来，夫妻俩又修建了这座名重江南的筠秀园。晚年，她的丈夫叫仇家害死，她身藏利刃，瘸着一条腿找上仇家的门，见面就是一刀，然后到衙门自首投案。从此，“江南佘太君”名重江湖，提起她的名字，帮内帮外都要礼让三分。

巧珠抚掌道：“是咧是咧，外面那些大男人进了园，只要瞅到老太太，都要趴下给她磕头。”

老人说：“尤老太早不管事了，因为当年在帮会门派的械斗中折了一条腿，行动不便，早早便在这筠秀园内养老纳福。现在接她班的掌门人，是她的第五个儿子尤珏，外号尤老五。”

胡雪岩大喜过望，拿手拍着家骥的脑勺，频频道：“天意！这是天意！这尤老太太，倒是必须去见的一个人物……”说罢，他又想起巧珠，压低了

声音问：“巧珠就这么回了‘筠秀园’，连个招呼都不打？”

家骥发急道：“才没有呢，她在筠秀园外等我们。她让我给你传话，就给你一个人传话——你得带上礼物去求老太太，按照松江地方的规矩，起码两匹绸缎、一坛子‘女儿红’是少不了的。虽说老太太不在乎这点东西，可她也是老太太最小的干女儿，不能不讲礼数……”

“这种事还用得着她来教？就这么个话还要单独跟我传……”胡雪岩不以为然地打断了家骥的话，忽然，他打了个激灵——巧珠所说的礼数，显然指的别一层意思。这女子不错，尤其模样秉性，很像音容渺茫的螺蛳姑娘。只是自己已有家室，现在刚跟公事生意沾上点边，哪有余裕余力？就算要纳她为妾，也是以后的事。只是拜谒这位尤老太太，不仅必要，而且机不可失，刻不容缓！那就先这么着——按巧珠姑娘“钦点”的礼品准备吧！

两匹上好的杭州绸缎，一坛绍兴“女儿红”，十样细巧浙江糕点，用讲究的苏州礼盒着人抬着，红艳艳炫人眼目。守门人见了巧珠，并不多问，也不入内通报，听其自便。原来巧珠入园数年，原本乖巧伶俐，又经尤老太太调教，认作干女儿，身份非一般婢女可比。进得园来，果然如仙境一般，假山、池塘、花木、盆景、亭台。水榭、暖阁、花厅，搭配精巧，浑然天成，巧夺天工。尤其园内一脉清流，如飘带如绿琉璃，曲折撩人。清流上或用拱桥、台榭，两岸用水车、船坞、石径、轿厅等各样建筑，有作隔断、有作点缀，景物有藏有露，绿水有泻有滩。碧泓两边，广种翠竹，修条碧叶，风影皆清，果然不愧为筠秀园！胡雪岩置身竹下溪边，恍如梦中。有首小诗，不记得是何人所作，此刻偏想了起来：重门寂寂锁春风，携手前游似梦中；恰是粉墙低处见，鸭桃竹黑试花红。穿过一带花树掩映的曲廊。

巧珠指点道：“往这边走。”

“后花厅不是在北边吗？”胡雪岩指着前方有些遗憾。

巧珠解释说：“老太太念佛，一般日子都在佛堂度过，甚至见客都就便在佛堂旁的‘舍身寮’里。你记着啊，见了老太太我怎么拜你就怎么拜。”叮嘱罢，她便前去通报。

尤老太果真在“舍身寮”里接待他们。

所谓“舍身寮”，其实就是老太太一处打坐起卧、吃斋念佛的地方。本色槅扇，把绳床、瓦灶、拂尘、念珠隔在里间，外间布置成客厅模样。只不过把绣帷换成了经幡，兽炉变成了香鼎，贝叶用吴钩替代，瑞脑化为檀香。太师椅上，坐着一身素色的尤老太太，精神矍铄，目光锐利，椅边靠着一柄错金龙头铁如意黑色拐杖，据说这是她的防身武器。一见巧珠，老太太本能地想站起来：“巧珠，真的是你吗？”

巧珠一迭声叫着“老太太”，从门外扑了进去，跪倒在尤老太太面前，失

声痛哭起来。尤老太太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巧珠乌云般的秀发，捧起她的脸打量着：“我的儿，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日里夜里都想念着老太太。没见过漕帮还有那样的船古佬，想女人都想疯了。”巧珠哭着诉说了被骗经过。

“世风日下，这些年漕工中有些人越来越不像话。我叫老五查出那个船古佬，让你好好收拾收拾他。”尤老太太拉长了脸。

巧珠指着身后道：“幸亏遇上这位杭州的胡大哥，在运河上救下了我，我才能有机会回到松江，重新见到老祖宗。”

尤老太太这才把目光投向进来的胡雪岩和罗家骥。

“晚生胡雪岩，给老前辈请安！”胡雪岩话未毕，巧珠过来一把将他按倒在蒲团上，自己也掇过一个蒲团和他并排跪下，也不知道按的何方规矩，给尤老太太来了一个三跪六叩的大礼。

家骥让船工送上礼品，尤老太太一看，不禁笑逐颜开，朗声道：“快扶他们起来，扶他们起来！”

她叫丫鬟收下礼品，打量了胡雪岩一番，见他白净斯文，举止百伶百俐，招手叫过巧珠，十分难舍的样子：“女大不中留。你全心全意照料我，误了婚事，此番遭骗，坏事变成好事，我这心里总算落靠了。”说着，又把目光投向胡雪岩，称赞道，“好一个青年才俊！胡相公，你在危难中救下了巧珠，大有江湖侠义之风！将来巧珠跟着你，肯定有好日子过。”

胡雪岩知道对方误会了，但也只好将错就错了：“今后还得倚仗老前辈多多提携指点。”

像尤老太太这样深居简出的人，来客话多，也喜欢回忆旧事：“杭州是个好地方哪！我到过的次数都记不清了……你们的拱宸桥，跟我们漕帮有特殊渊源。‘青帮’的翁、钱、潘三位祖师爷，都是在拱宸桥发家的，所以你也是从‘祖师爷’那里来的人是吧？”

“是、是！我这次带巧珠来见老前辈，也是想与松江漕帮兄弟再续新缘。”胡雪岩赶紧点头。

尤老太太并不糊涂，拿眼瞅着他道：“你们今天远道而来，不知有何见教？天下漕帮是一家，咱们漕帮兄弟最讲义气，有什么事，你尽管对老身直说。”

胡雪岩毫不遮掩，将浙江粮台想找松江漕帮购粮，以及去漕帮会馆见尤老五之事说了个详细。老太太听着听着，竟然闭上了眼睛，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胡雪岩不知自己哪儿说溜了嘴，拿眼去看巧珠，巧珠

早就站到了老太太身后替她轻轻捶背，按摩穴位。良久，老太太才抬了抬手对丫鬟们道：“你们都下去吧。在后花厅安排个房间，要全套新，安顿巧珠和新姑爷。”

胡雪岩也示意家骥退下，垂首在老太太面前侍立着。老半天，尤老太太才睁开眼睛，声音缓而低沉：“尤五这样做，自有他的苦衷。”

据称，松江漕帮会馆，的确掌控着松江的粮食业。但漕帮购买粮食的本金，例由入会的会员共筹分摊，只不过尤家出的本金多一点，因此，有关粮食买卖，无论多寡，他都要找帮中的“会董”、俗称“三老四少”商量。但问题不在这儿，因运河淤塞，漕工失业、半失业者众多，人心浮动。偏偏占据金陵的太平军派人来找漕帮联络，让漕帮在松江起事，响应太平军。并派“间作”多人，在漕工中活动。而各国列强为保其在华利益，保护上海租界的安全，要求把松江、青浦一线划为中立区，让清政府和太平军都做出承诺，不在中立区交战，不把战火引向上海。上海租界，已派华商来漕帮会馆游说，力争松江划为中立区。而松江府却莫名其妙，一会儿说中立不中立，在粤匪长毛而不在于大清，一会儿又说中立与否，由圣意朝命传檄而定，松江岂可自专？此情之下，漕帮会馆行事能不多加小心，慎之又慎？

胡雪岩再三称谢，感谢尤老太太没把他当外人，换他处于尤五这种境况，一样难于抉择。官府的剑、太平军的刀、洋人的炸弹，都悬在头上的啊！

“不过，倘为松江地方着想，我们应该借助洋人这个意图，力争松江成为交战双方的中立区，以免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如今朝廷腐败，以致漕工失业，断了生计，如果他们揭竿起义，响应金陵，也不失为一项生计。但失业漕工之生计，并非松江百姓之生计；只要漕工肇乱，松江中立便势不可能。太平军兵指松江，战事难免。举事漕工或可分享战争的成果，可像巧珠这种松江百姓，像我这类过路商旅，未必就有好果子吃……”胡雪岩正说着，尤五匆匆来到“舍身寮”，乍见他不由得愣了一下。

尤老太太显然已打定主意，便问道：“胡相公不是外人，他是巧珠女婿，人家代浙江方面来买米，你因何不卖？”

尤五苦着脸道：“娘，孩儿有难言的苦衷。”

“你的苦衷娘知道。但做生意归做生意，他买你卖，各谋其利。现在人家拿钱买米，你扣住不卖，这道理满天下都讲不过去！”胡雪岩见尤老太太语气严厉，想替尤五打几句圆场，但尤老太太不听，自顾自说下去，“你是江湖中人，他是生意中人，遇事先要看照江湖的规矩、照生意场中规矩。今日是胡相公找你说粮食生意，看来是你说不过去。至于形势、至于大局，不是不看，把位置摆到正了，松江中立不中立这个心，你们操不了！”

“娘，我得到密报，有一伙漕工准备后天举事，松江的大局，眼见得没法收拾！”尤老五终于发急了。

尤老太太拿过龙头拐杖，巧珠搀她一把，稳稳地立了起来，她把拐杖一顿，目光如电道：“既如此，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处置这桩粮食买卖！”

尤五嗫嚅着，还在犹豫。胡雪岩嘴快，便插言道：“将浙江粮台所需十万石粮食连夜调运出仓，连夜装船，明日一早，扬帆启碇！抽准备起事漕工之一半或三停参加漕运，削其力，挫其锐，不足人手以普通漕工补充。告诉大家，漕粮到沪，落地转为海运，即兑现全部漕银。不知尤掌舵意下如何？”

“京师急需，连夜装船启运，漕粮到沪又有现银可兑，如此行事倒也不算是借口。”尤五用征询的眼神看着母亲。

胡雪岩、巧珠脸上，俱现出惊喜之色。尤老太太轻轻喟叹了一声道：“浙江、江苏是紧邻，松江与杭州休戚相关。五儿，胡相公虽是道外之人，却侠义心肠，懂得变通，这个朋友你一定要交！今后，你们就以兄弟相称吧……”

“对，对！老祖宗的主意太好了。”巧珠禁不住拍手。

胡雪岩见机便跪倒在尤老太太的膝前道：“那我就拜老前辈为干娘，同尤五哥结为兄弟！患难与共，生死同心！”

“好！我在娘面前发誓，我与雪岩兄弟义结金兰，情同手足，永不分离。”尤五也只得跪倒在地。

两人站起，用青帮的礼节互相行礼。青帮有个规矩，兴混不兴赖。有此一拜，以后到各码头，胡雪岩可以堂而皇之打青帮旗号，并自称是尤五爷的结拜弟兄，但不能对做过的事不承认，耍赖皮，必须好汉做事好汉当。

尤五办事精细，以京师急需粮食为由，下令着漕帮连夜装船。又叫来管家，吩咐派哪些粮船、派哪几个帮口的漕工赴沪，一一安排妥当。

第十一回 筠秀溪义理征服闹事者 床上镜春情惹恼多情人

晚饭后，尤五要去船码头亲自督促装船，胡雪岩本欲同往，怎奈尤老太太强留。尤五也十分热情：“你们怎么可以走呢！我们已结为兄弟，刚才如同一家人在一起用餐，老母亲是何等高兴！她老人家还分外喜欢巧珠，特地关照要你们在客房歇息。今后来松江，这儿就是你们的家。”

“一见面我就看出老太太是位明理之人。现在，她老人家还管漕帮的事吗？”胡雪岩眼中闪现着钦佩。

尤五感慨道：“早先她老人家不但管松江漕帮的事，还管江湖上的事。这几年老了，不太管了。但她老人家威严还在，谁都得服她！”

胡雪岩由衷地笑道：“‘佘太君’嘛，谁能不服？哈哈……”

这时，巧珠回来了，说老太太已回房歇息了。胡雪岩告知尤五，说松江知府今晚在“聚江珍”酒楼宴请王大人，已派家骥将漕帮会馆的安排去通传，还让尤五留意漕粮装运之事。尤五称谢，匆匆而去。

丫鬟把二人送进客房，顺手带上门。

这哪里是客房，分明是洞房。房内挂着花开富贵四盏仿琉璃宫灯，灯面是一色的西洋花卉，有红玫瑰、紫罗兰、金蔷薇、康乃馨。造型精巧，彩绘绝伦。其他红烛、绣被、鸳枕、瑞香，龙凤大床、流苏彩帐，无不具备。

“这是松江灯坊专门孝敬老太太的新花样宫灯，花色上仿照西洋，样式还是朱洪武时期金陵流行的南宫盏。只因近些年来，洋人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里带进来不少洋玩艺，国人趋之若鹜。民间作坊有仿制的，也有在传统工艺中夹进一些西洋的东西加以改造的，买的人还不少呢。”巧珠说着，她熄掉宫灯，只留一对镏金囍盏上的大红花烛。

收拾好床铺，巧珠从壶里斟了一杯茶，双手奉给胡雪岩，低声道：“喝杯茶，醒醒酒。”胡雪岩心内忖道：她倒是借老太太的口，把自己的心事敞明了。我为了这宗粮食生意，也顺水推了舟，只是我不能辜负了她！他嬉笑了一下，瞅着神态娇羞的巧珠道：“在老太太眼里，我们早已是夫妻了是不是？”

巧珠轻轻应了一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晚饭时，老太太又特意问我喜欢不喜欢你。”

“你怎么说？”

巧珠故作不悦地飞了他一眼道：“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回答。”

胡雪岩站起身，离她稍稍远了一点，声音中透着冷意：“难道你没想过，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巧珠吃了一惊，用失望的眼神瞅着胡雪岩道：“难道你……你不喜欢我？”

胡雪岩挥了挥手，在这刹那间他不知说什么好，可他天生又是个爱讲真话的人，想了想觉得不能不实话实说：“男人天生好色，就连孔老夫子也

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你又年轻又漂亮，在船上烧的那手菜，吃得让人舍不得放碗，我凭什么不喜欢你？我又没毛病！”

这是巧珠希望听到的表白，不过有些粗浅直白罢了：“那你为什么……”

“我已有妻室家小！还有个青梅竹马、刻骨铭心的意中人！”

听了这话，巧珠倒显得比较冷静，道：“我知道，小家骥把这些都告诉我了。”

胡雪岩“嚯”了一声道：“那你跟了我，就只能做妾，做小……不是说我胡某人不该娶小，我也是大清的男人。大清的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皇上甚至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做小我就不能只顾你一个，而且你还要听大太太的，委屈你了。”

“我本是个出身寒微的小女子，能跟你这种见义勇为、关心他人的男子，就已经知足了，还计较什么名分呢？”看来巧珠把一切都掂量过了。

“你早有这句话就好了……”胡雪岩笑了一声，便扑上去把她拦腰抱了起来，把嘴印到她的红唇上。

“蜡烛、蜡烛……”巧珠挣扎着低声道。

胡雪岩抱着她吹熄了蜡烛，二人在龙凤大床上滚作一团。正要宽衣解带，忽听房门重重响了一下，只听尤老太太问道：“睡了么？”

巧珠惊了一声，立刻跳下床给她开了门，搀她进屋。尤老太太拄着龙头拐杖，立在黑暗中，语气平缓却透着焦急：“我越想越睡不着。尤五为人忠厚，没有防范之心。漕帮连夜装船，把准备起事那帮漕工的计划打乱。万一他们狗急跳墙，避开松江码头来找老身的麻烦，有我在他们手中，尤五肯定服服帖帖，到那时不仅坏你们浙江粮台的事，更要坏我漕帮的大事啊！”

“那怎么办？”巧珠焦急地问道。

“你速去松江码头，叫尤五立刻派五百人前来把守筠秀园，防止有人劫持老身。”

闻言，巧珠正要动身，却被胡雪岩叫住了：“干娘，叫漕工不如请官兵，我去一趟松江府，叫他们派绿营兵出动，保准比漕工行动利落……”

“万万不可！”尤老太太的声音陡地变得尖锐，“漕工中有人来筠秀园闹事，派漕工来解围，终究是漕帮中事。去请官兵来解围，那就是我们解开衣怀给人看，自己出卖帮中兄弟，这种下作主意断不可为！”

巧珠答应着要走，又被尤老太太一把抓住，她指了指东侧便门，示意她从这里出园。巧珠好不敏捷，应了一声，快速地离去。

等巧珠走后，尤老太太又对胡雪岩道：“我们去找条船，夜游筠秀园，看老身料事如何？”

胡雪岩扶着老人出了后花厅，绕过一段带栏杆坐凳的曲廊来到溪边。流水淙淙，如琴声清韵。夜风吹过，竹海起伏，但听萧萧飒飒之声，如万马千军，在夜间衔枚疾走。他们上了一叶小船，待老太太扶杖坐定，胡雪岩才操起桡片，划开水面，黑暗中也不辨东西，只把眼睛盯住前方水域，划一程算一程。

兰舟在水上悠游不过一袋烟工夫，园内忽然传来喧闹声，几路火把循着园内大路小径，向后园驰去。大概在后花厅、佛堂、舍身寮都没有找到老太太，那些人开始四下乱窜，嘴里叫嚷着，像没头苍蝇一般。

尤老太太果然料事如神！而她遇事又这么从容镇定，非常人可比，看来是经磨历劫之人！胡雪岩在心中叹服。尤老太太似乎也不忍心他们久寻不着，便朗声道：“我在溪流上，你们是在寻老身么？”

灯笼、火把、羊角灯，又颠又跳一窝蜂朝着溪边拥来，把筠秀园内这段景致照耀得如同白昼。清流中闪烁着团团火光，像巨烛流火，像一条腾挪的火龙，又像一片蔓延开去的火烧云。竹筠茅舍、小亭、石桥，更如仙山琼阁，叠映重合，有的影影绰绰，有的变异怪诞。水里岸上，颇像一副六道轮回的往生图，看得胡雪岩心里发紧。

“我知道你们想做什么，也料到你们会铤而走险，自然作了防范。但我不怪你们！”胡雪岩赶紧把船稳住，听尤老太太如何说服这帮徒子徒孙，“有人想在松江举事，响应太平军，这样做或许能闯出一条生路。但你们想过没有，自金陵沦陷，朝廷派来的兵，江苏本省的绿营，全都在太湖、金陵之间，就算你们能冲出松江，也冲不出官兵的重围，这是自蹈死地。因此，我儿尤五不赞成你们贸然行事，置漕帮和你们家人的安危于不顾。而距松江不过百里之遥的上海，早已是洋人的天下。现在洋人提出要把松江、青浦一线划为中立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请大家听听这位来松江办理漕粮的胡相公高见……”

只要鼓捣漕粮，仰仗漕工的时候就多了！胡雪岩巴不得有个在众漕工面前露脸的机会，他清了清嗓子道：“松江如果成为朝廷和太平军交战的中立区，肯定是件大好事。松江中立，就成了上海的屏障，上海的繁荣，或多或少能带动松江的繁荣。中立了，松江地方得以安宁，商旅保持繁盛，百姓安居乐业，有何不好？谁要是不顾后果，一意孤行，把战火引到了松江，谁就是漕帮的公敌，松江的罪人！”

“洋人想把松江划为中立区，松江就能成为中立区？”有漕工问道。

“这件事恐怕谁也不敢打包票。不过，朝廷早已沦为洋人的朝廷，洋人这个要求对朝廷也非什么坏事，它干吗不给洋大人这个面子？至于太平军方面，恐怕一时也鞭长莫及。他们那个拜上帝会，拜的就是西方的菩萨，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也不会跟洋人撕破脸。松江中立的事，看来是

蛮有希望的。”胡雪岩道。

其他如浙江粮台拉扯了松江的漕粮、运送漕粮到沪何时可以拿到银两之类，胡雪岩均不厌其烦，一一作答。尤老太太见气氛缓和，便邀大家一同赏游筠秀园。一场风波，遂告平息。

尤五率千余人包围了自己的家，见园内无事，于天亮前悄悄撤围。胡雪岩和巧珠同他一道登上官船。混乱不堪的松江码头一夜之间模样大变，那些横七竖八、乱泊乱靠的船只全不见了踪影，只剩下浙江粮台一艘官船雄踞码头，十分醒目。

尤五扬手朝前方一指道：“王大人，你们要的十万斤漕粮，已全部装船停当。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扬帆起航，直奔上海！”

晨雾澹淡，朝阳铺出一条金灿灿的水道。前方，十几艘大漕船首尾相接，连成一条长龙。船上长号吹响，岸上大鼓擂动，无数白帆齐刷刷升起，如一道际天大幕，投射出一艘艘乘风破浪、驰向东方的舳舻的剪影。忽然，巧珠悄悄一拉胡雪岩的衣角，低声道：“王大人的颈脖上都留着胭脂、红唇印儿，快去叫他洗洗吧。”

钱塘县令袁翔甫寓居上海数年，作望江南词三十首，读来如向十里洋场采风问俗。其中两首，王有龄早已烂熟于心：

申江好，胜境说吴淞，晓日暮霞光灿灿，朝潮夕汐势汹汹，过客愿留踪。

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

但人家说好说歹，怎及自己耳闻目见？

这日，粮船到港，尤五领着王有龄一行，走黄浦江方向进入南市区。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华洋杂陈，服饰缤纷。他们迎面碰到不少洋人，有的西装革履，趾高气扬，有的放浪形骸，自在随便。也有的举止粗俗，形容猥琐。乍入洋场，众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

一对醉眼惺忪的洋人男女，互相搂抱着经过他们的身边。女的袒胸露背，穿得薄如蝉翼，曲线毕露，丰满的乳峰在夕照中耀人眼目。巧珠想看不敢看，心想女人能把就衣裳穿成这个模样，把自己的美尽显出来，也不枉在人世白走一遭了！

章水祥眼里放出钩来，笑道：“这洋妞，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哟？”

“那你上前去摸一摸就知道了。”胡雪岩打趣道。

王有龄提醒道：“小心！我们初次到大上海，不懂洋人规矩，被他们

的……什么巡捕抓了去，那可犯不着。”

尤五知道初到上海的人都如此，看西洋景嘛，就是稀奇不已的意思，遂笑道：“洋人除了黄头发、绿眼珠、说洋话、吃西餐，其他全和中国人差不多。也想发财、赚钱、享乐……洋妞也卖身，卖起来比中国女子还胆大放肆。你看！你看！”

刚好，那对西洋男女在告别，两人抱紧了，互相吻个不停。章水祥惊奇地张大嘴巴叫道：“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放肆！”

“这是洋人的礼节。如果洋妞与你见面或分别，你照样也可以得到她的香吻。”尤五笑了笑。

众皆啧啧称奇，议论个不停。几个人中，王有龄多沉默，胡雪岩好打听，章水祥喜欢一惊一乍。

“那也可以请洋妞喝花酒？”

尤五前导，且走且介绍道：“可以啊！只要出钱，喝洋妞花酒、睡洋妞，没有办不到的。如今这上海，就是个只讲金钱的花花世界。”

他们下榻在四明旅社。一幢高大的西洋建筑，房间里摆着沙发等西式家具，落地窗，圆顶帐。侍应生随叫随到，一色的瓜皮帽，玄青洋绉纱衫子处面，套着士林布对襟折袖大褂，眼睛一眨，就知道你想啥，那股伶俐巴结劲儿，非内地客栈那些店小二可比。

这里是闹市的中心，著名的“大三元”钱庄就在近旁，离码头也不远，吃饭坐车都很方便。大家感叹了一回，这才分头行事。

尤五与胡雪岩去拜访沙船帮。过去，漕粮由漕帮运送，运河是漕帮的天下，从事海运的沙船帮很少染指。现在，漕粮要从海上运走，就非得去求助沙船帮不可。

本来，漕帮走河道，沙船帮走海道，两个帮曾井水不犯河水，尤五在江湖上煊赫的名气，也非沙船帮老大顾某可比，他何必要跌这个面子去拜沙船帮这道门槛？经胡雪岩提醒点拨，大谈生意经和粮食的“门槛”经，尤五这才觉得自己不光要跌这个面子，而且必须结交沙船帮！

漕帮大势已去，分崩离析已无法避免，唯独松江漕帮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为什么？因为京师仍然需要粮食。如果松江、青浦能够成为交战双方的中立区，那么松江就成了漕粮海运的必经通道，而且是惟一的通道，松江漕帮不把沙船帮笼络周正岂不是犯傻？浙江是目前仍有漕运京师任务的省份，浙江粮台，势必成为松江粮业的大主顾。浙省这十万斤粮食要急运京师，为此，他也不得不去拜访沙船帮！倘以私情论，巧珠是老太太的干女儿，尤其胡雪岩曾陪伴老太太度过那个危险之夜，对于大孝子尤五来说，这可是一笔人情债！那点危险对江湖中人自然算不上

什么，可雪岩老弟是商人，是吃公事饭的官差，是当天才抵松江的一位过路客，临危能陪老太太一起面对群顽，并晓以大义，毫不畏惧，算起来也是一条好汉。因此，无论于公于私，此行势在必然。

王有龄自然关注漕粮海运之事，但照官场上的规矩，他得马上去拜访上海道，办理免征（粮食）落地捐、粮食报关等手续。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忙拉过二人，低声道："临离开杭州前，我去见过中丞大人，在黄大人那儿读到一份朝廷邸报。朝廷与英法等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早已捷足先登。几年前西国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间的航程比原来缩短了好些，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近来已在我国运营，不光经营内河航运，还想包揽沿海航运。度这情形，沙船帮也兴头不了几天了，漕帮的今天，就是沙船帮的明日啊。"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恐怕用不了多久，浙江漕粮再投上海，海运天津就要找什么'太古'、'怡和'的洋船来运了。沙船帮是上海的'坐地猫'，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尤兄，此行我们没什么可担忧的了。"胡雪岩不禁有些释然。

王有龄毕竟是负全责的人，神色不再那么严峻了，点头道："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章水祥要去"大三元"钱庄交涉。三路人马各备礼物，王有龄租了辆马车，另两路则叫漕工挑着礼品，多少有些张扬之意，分道而去。

旅馆里就剩下巧珠和少不更事的罗家骥。家骥哪耐得住寂寞，提议去逛商场。街上的商店那么多，商品五花八门，橱窗花花满眼，一定有看头。哪知巧珠神情淡淡地说道："有什么看头，正经西洋东西，你看也看不出个名堂，其他的，还不都是中国人鼓捣出来的，有什么稀奇？"

"那我们去黄浦江边看大洋船吧，有几层楼房那么高呢。巧珠姐，洋人可真厉害！大洋船用铁做的偏不沉，还能漂洋过河，装起货来就像一座座小山，我就是想不明白，铁沾了水怎么就不沉呢？"家骥又提议。

"再好也白搭，再好也是人家的东西。想不明白你还想它干什么！"巧珠的情绪明显有些腻歪。

罗家骥发现了巧珠的不自在，用一种夸张的神情睃着她道："你今天怎么了？怎么把我那醉鬼老爹的话都搬出来了？"

巧珠不禁吃了一惊，她知道家骥的爹是醉后失足落水淹死的，一个年轻女子，忽然说出一个老死者一样的话来，多少有些禁忌。便不悦地翻了他一眼道："你别瞎说！"

"三年前的清明，姐姐在船上看到胡大哥一家去郊外扫墓，杭州那地方的风气跟别处不一样，扫墓和踏青游玩是合在一起的。姐姐回到家，边做

饭边流泪，把眼睛都哭肿了。爹就拿醉眼瞪着她，说好端端的哭啥呢？姐姐抹眼泪，说我就是想不明白。爹就说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话——看着再好也白搭。再好也是人家的！想不明白你还想它干什么！”家骥解释道。

“我跟你爹不是一个意思！”巧珠没好气地说。

“我知道，你跟我姐也不一样啊，我姐看见胡大哥跟别人成了两口子；你却天天跟胡大哥一起，一看就像两口子。人家两口子去游西湖，我姐看到心里难受；你跟胡大哥从松江逛到上海了，吃的是一锅饭，坐的是一条船。我姐哭也没用想也白搭；你不用哭不用想，好日子就像苏州评弹一样……”家骥有点自作聪明。

“你作死啊！口无遮拦胡说些什么？”巧珠忽然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惊得家骥一个愣怔，用困惑的眼神看着她，心里寻思我说错什么了？

巧珠陡地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又朝他摆了摆手：“我想歇息了，你回房去吧。你一个人别乱跑，听见了吗。”她和衣朝床里躺着，听着家骥带上了门，听着他的脚步消失，忽然就有眼泪流了出来。

为什么流泪？那原因是模糊的，那理由是脆弱的。处于妙龄时期的女子，有时候就是爱流泪。说不清楚缘故，也没什么诱因。这要是让胡大哥、王大人他们看见，会很惊讶会很气恼的吧？巧珠用手背去擦眼泪，突然看见了自己，原来床里嵌着一面不亮但影像特别清晰的玻璃镜。镜里横陈着的女子身体有起有伏，她的青春和韵致简直无可挑剔。当她摆出各种姿势，在镜子里突出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时候，譬如脖子，胸脯、臀部和两条修长的腿时，它们无一不是特征分明，风韵十足的。

就是这种即兴的，偶然的自我欣赏，也足以让巧珠兴奋起来，甚至有些陶醉。她又一次仰面朝天，尽量摆平身体屏住呼吸，再一次看镜子里自己浑圆的乳峰，那流畅、完美的曲线。时间稍长，面对那两座一动不动的处女峰，她的心跳竟莫名其妙地加快了。突然，她的眼睛发潮，又一次开始湿润，眼泪没来由地流了出来。她觉得自己遭到冷落，在潜意识里，这种冷落和遗忘，从离开松江、第二次登上官船就开始了。最让她失落的是胡雪岩，筠秀园客房里的冲动，恍如电光石火，瞬间消失。上船以后，他和王大人的全部注意力似乎都放在尤五哥身上。胡雪岩始终未走近过她，即使有很好的机会——夜间就寝；即使她非常主动，胡雪岩都显得那么平静而有分寸，仿佛他俩根本就没有那层关系。就连尤五哥也对她冷淡了，不再经常“小妹”、“小妹”地唤她；他在船上换下的衣服，有时也交给了船工而没有都交给她……

她渴望成为妇人的骚动没有得到及时的呼应和满足，这使她讨厌上海。是上海的女人特别是上海滩的洋女人吸引了男人的目光，使他们感到刺激和新奇。她的光彩、她的魅力，一踏上上海滩就无形地减了几分……

用租界里流行的计时方法——两礼拜后，漕粮走上海启运。一切顺利，

大家欢天喜地。王有龄首战告捷，一定要在上海宴请大家一次，以慰劳绩："大清八大菜系，以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为基调。大家想吃京津菜，就上庆兴；苏菜自然是聚丰园，复兴园来自白下，正宗上海菜则以泰和为佳；兼有南北大味是鸿运、益庆二楼；想尝洋味，吃英法大菜就多了，什么杏花楼、同香楼、一品香、一家春、申园等等。想上哪儿，大家说。"

来上海后，王有龄请罢上海道，再请同知府，两个礼拜下来，把上海最知名的菜馆吃了个遍。大家争论半天，还是尤五一锤定音："这些菜馆名声大，价格也吓人，不如找家好点的海鲜馆，吃红烧鱼翅海参去，既饱口腹，也不那么过于破费。"于是大家去沪淞天吃海鲜。

王有龄轮番给大家敬酒，到尤五头上，尤五又一次从贴身衣袋里取出那张银票，发自内心地说了好些感激的话："十万斤粮食，就换成这么薄薄的一张，方便、稳当，让人开眼界。如果松江漕帮不散摊子，以后你们尽管来找，我一定把它调派得像你们浙江粮台一样。"说罢，他一口喝干杯中酒，拱手跟大家作别，"漕帮有很多兄弟就指望这笔漕银，好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海鲜再鲜再美，我尤五都难以下咽，就此跟大家告辞，我得先回松江去了。"王有龄、胡雪岩一直把他送出沪淞天酒楼，甚是难舍难分。

次日下午，"大三元"钱庄一位襄理，专程来请胡雪岩去钱庄用茶，聊表谢忱。

"大三元"系一幢中西合璧建筑，门口设着又宽又大的水门汀台阶。一左一右立着两个穿制服的侍应生。里面的设置乃至营业分类，都不同于杭州那些老式钱庄，而接近于新式外国银行。

襄理把他引进大户休息室，不光端茶照料的有专人，他的目光一扫，立刻就有人来领他去卫生间方便。胡雪岩内心暗暗感慨，将来自己若办钱庄，就要用"大三元"的章法，像"大三元"这样用人。

接下来与襄理闲聊，胡雪岩便格外用心。在钱业赫赫有名的"大三元"，为什么对他这个外省来的无名小卒这么客气？因为他代表浙江粮台，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官商。官商就不是那些小额客户可比了，他们存几个小钱，得几点微利；想多贷几两银子，钱庄对他们还不放心。官商经手的往往是大宗业务，而且用行话说属于"长线"，比如漕粮，怎么可能就这一回这一桩生意？

"浙省这批漕粮，出面的虽是'开泰'，但'大三元'应该很轻松地捞了一票。漕运改海运，浙江漕粮，以后落上海的时候可就多喽！"胡雪岩笑嘻嘻地说道，那容貌如同一束鲜花在人面前晃颤。

襄理早把胡雪岩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笑意写在脸上，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神如波光闪烁："漕运大省，在新老八大行中，粮食始终摆在首位。又是公事……何况胡先生本来就是'开泰'钱庄的人嘛，我们钱业的门道还

能瞒得过你？这是胡先生对‘大三元’生意上的照顾，我们不会忘记你。”说着，他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存折，一点不加掩饰地搁在他的面前，“这是‘大三元’专为胡先生开的户头，里面已有一定底金。胡先生到各地‘大三元’分号都可以取款、存钱。”

胡雪岩打开存折看了看，知道数不在少，客气道：“你们‘大三元’太客气了！不敢当，不敢当！”

“一点小意思，无非交个朋友，在沪杭之间架设一条长线嘛，嘿嘿……”

胡雪岩也耸身大笑道：“放长线钓大鱼！哈哈，你们‘大三元’这一手真高明。”

襄理半顶真半开玩笑地说：“将来……大鱼不要连钩子都咬断啊，哈哈哈！”

胡雪岩心里盘算了一下，十万漕粮的官价银，浙江藩司肯定还没有拨到“大三元”，但除了付给尤五的漕粮漕运银，他还有一笔重要开支要“大三元”预付，于是正色道：“我可不是开玩笑呵。李襄理，我想请你以‘浙江粮台’的名义，划两万两银子到福州去！算是这次漕粮交易中的一项开支。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汇给福州的什么人？”李襄理答得倒很干脆。

胡雪岩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让他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汇出银两。当然，或许连王有龄都不曾料到这是浙江巡抚黄大人福建老家的详址，收银人是黄中丞的老父亲。长线，这才是最有效的长线投资呢！

第十二回 情与义两番缄劝王坐办 战还乱一船堵阻大运河

王有龄依然沉浸在温柔乡中。

昨夜，海关请了科举出身的旅沪官员六七人齐集媚香楼，说是上海有名的妓女，其芳名多有人作了嵌名联，但仍有小宝、宝云等六七名花尚无正谱。所以特地把他们这些官场才俊请来，喜欢哪个芳名雅号，就撰一副嵌名联。联成才准与佳人见面，共度良宵。王有龄以第二的佳绩，夺得月香小姐，他写给月香的嵌名联是：眉月双钩描月妹，心香一瓣拜香君。这种玩法，新奇有趣，他忍不住要把这件雅事记载下来，遂挥笔写道：

上海冶游子弟，喜以楹帙赠校书，绿字蚕眠，戏集荃金之句缁毫麝溢，偶填苕玉之名，莺啼燕语之乡，清词织锦，灯红酒绿之会，绮思掳琼，是亦花园之雅情，欢场之韵事也。如赠才宝云：才子文章花吐艳，宝儿

情性玉同温；小宝云：小园花暖春骑蝶，宝镜菱青晓画蛾；玉琴云：玉珮兽从湘水解，琴樽还向海天留。凤云云：桐凤绿幺花十八，梨出红亚月初云；云福云：一朵彩云文杏护，三生浓福海棠消。诸联尽皆心斗角、清俊绝伦，虽寻遍香国中，亦味易数观也。

胡雪岩进来瞧见，带着揶揄道："有龄兄，你是不是有点乐不思蜀，把冰玉都抛到一边了？"

"嘿嘿，我哪像你哟，每夜有巧珠陪伴。出门在外，长夜寂寞，我也不过是被章胖子等人拖出去，逢场作戏而已。"王有龄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胡雪岩本不想就巧珠的事多说，但巧珠似不领情，神情悒闷，就连王有龄好像也不能理解他这番苦心，只得解释道："以我目前的条件，还不够格娶姨太太，至少住处就是一个问题，岂不委屈了人家巧珠姑娘？再说，不经老母同意，不说服家中那个妒妇，不光会闹个天翻地覆，巧珠进门能有好果子吃？所以，我始终没有沾巧珠的身，留人家一个清白，到时候就还有转圜的余地。她一个女孩儿家，想不到这一层，我是过来人，不能图一时快活。"

王有龄有些理解了，点头道："怪不得巧珠姑娘情绪低落，原来你没有沾她的身，给她一个定心丸吃。如今年月，像你这么好心的男人倒真不多了。"

"有龄兄，公事已尽职，私事也尽兴，现在我们该打道回府，去向中丞大人交差了。"胡雪岩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想，再待下去，你王有龄怕难以收拾了。

"对，对！这次回到杭州，我当向中丞大人禀报，一定竭力推荐你。"王有龄还是清醒的。

胡雪岩抽出"大三元"那张汇单的存根，递给王有龄道："你去见中丞大人时，顺便把这张单据交给他，请他查实一下。"

王有龄接过一看，吓了一跳！从"夜夜春"赎出冰玉，花了不过一百五十两。至于黄中丞的老家，老实说他并没有记住，便用困惑的眼神看定了胡雪岩。看来，这个初入官场的人，还没能把握官场，胡雪岩见此，便以实相告道："是以你的名义汇给中丞大人的老父亲的。"

"两万两银子？这……我可没有叫你办理此事哟。"王有龄有些愕然。

胡雪岩用手指堵嘴道："嘘——小点声，别让章胖子听见。这钱你是没吩咐过我，但中丞大人给了你'粮台坐办'的肥缺，你能不报答？"

"报答，当然要报答！但做得如此明显，是否会惹恼中丞大人？"王有龄还是有些担心。

“别担心！虽然我从没见过中丞大人，但听过对他的评价，也摸透了当官的性格。我完全可以断定，收到这张银票他不仅不会生气，还会夸奖你办事得力，处事有方。”胡雪岩用一种坚定的语气为王有龄打气。

“哦？你这么有把握？”

“百分之百！既然朝廷可以买官鬻爵，黄大人就是浙江的朝廷，上行下效而已。”胡雪岩的语气更加坚定。

王有龄有点醍醐灌顶的样子，轻轻拍着自己的脑袋道：“该死，该死！这个我怎么一点也没想到……雪岩，你倒是天生一个当官的脑子。今后在官场方面，我还得多多向你请教呢。”

胡雪岩似笑非笑道：“你不是想不到，而是满脑子被十里洋场的香水熏晕了。好，今晚你早点睡吧，我回房去了。”

王有龄唤住他道：“你再等一下，我还有事要找你商量呢。”

“还有什么事？”

“雪岩，过去我从不接触漕粮，不知内中底细。这次跑了一趟，发觉松江、上海的粮价比浙江便宜多了。”他把浙江各地的粮价报了一遍，拿此次的行情一对照，差价就出来了。

胡雪岩具体经办，行情了解得更透：“是啊，不是一般便宜，而是大大便宜。再加上这一次尤五哥为了平息漕工闹事，看在我们江湖义气这个份上，又忍痛以低价出售，这就更比往常便宜了二成到三成，所以我们大赚了一票！”

王有龄压低声音问道：“雪岩，我问你，这一进一出，我们可赚多少银子？”

胡雪岩也给他透底道：“这些，全在章大伙的账上。中丞大人是按照杭州的粮价核准这笔购粮款项。可我们付给松江漕帮的，是按尤五哥定的价。这一进一出，我估计，一趟能赚到三四万两银子。”

王有龄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怪不得谁都说粮台坐办是个肥缺，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值此多事之秋，战乱不断，且有旷日持久之势，粮价肯定上涨。谁做粮食生意，尤其是公事生意，肯定发财无疑！他不禁感叹道：“为王前驱，君子于役。看来只要肯经营，就能一夜暴富。”

“对！所以漕运改海运是难事，但并非坏事。同样，困难中也伏着商机。所以出发前，我在杭州就作过盘算，通过钱庄到上海松江购粮，不光可向朝廷交差，还可以从中得利。这句话我不是随便说的。”胡雪岩也附和着。

王有龄异常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高！你真有先见之明啊！雪岩，我佩服你料事如神、又佩服你甘冒风险。不过……章胖子不会从中假手吧？”

“不会。场面上，章大伙要上交‘开泰’应得的利润，其他全由我们三人平分，章大伙实际上获利最丰。再说，我跟章大伙这么多年，了解他的为人。别看他吃喝嫖赌、寻花问柳，什么毛病都有一点，但在金钱问题上，绝对遵守钱业规矩，绝不胡来。否则，在我假手呆账那件事上，他完全没有必要向何掌柜禀报，不说也绝对没有过错，可他还是对掌柜去说了。这就充分说明他的人品性格。”

闻言，王有龄抖了抖衣袖道：“外账平了，内账清了，是该打道回府了。”

船过松江，一行人受到尤五的盛情款待。从“大三元”拿到漕粮款，补发了拖欠的工饷，稳住了漕帮，也避免了内部的一次分裂。如今，太平军虽已攻占镇江、扬州。但清军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的拦阻，松江暂时无事。出松江地界就难保了，太平军已派兵东征，听说太湖周围已有成群结队的难民出现，浙江的安宁也被打破了。

出于礼节，胡雪岩与巧珠专程去筠秀园拜望了老太太。

“哎哟，去了一趟上海，巧珠，你真像是换了一个人。皮色更粉嫩了，衣衫更鲜艳时新了……年轻是个宝，仍需雨露浇啊！”尤老太太精神矍铄，见到他俩，掩饰不住的欢喜。

巧珠只能顺着竿爬——胡雪岩跟她明说了没有走近她的本意，人家一门心思是为她好，怕她受委屈，她还有什么说的？仍像以前那样道：“哪里哟干娘，这全是雪岩要我像上海洋婆子那样打扮，弄得我妖形怪状……”

“哪里，我看着怪好，怪赏心悦目的。”说着，尤老太太朝她招手，胡雪岩乘机从怀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首饰匣，悄悄递到巧珠手上，捅捅她的腰，指了指尤老太太。巧珠会意，打开首饰匣，一颗灿灿的宝石钻戒出现在大家面前，看那图案花纹，绝非国货。

“干娘，这是雪岩在上海特地为您买的印度红宝石钻戒。让我给您老人家戴上，试试合不合适。”说着，巧珠将红宝石钻戒戴到了尤老太太的手指上，“不知您老人家喜不喜欢？”

尤老太太伸着手指左看右看，笑道：“喜欢，喜欢！这么贵重的洋首饰戴到手上，我老婆子真是不敢当！雪岩，你把我也要打扮成洋婆子啦，哈哈……”欣赏一回，赞叹一回，又说雪岩这个干女婿胜过她那些儿女，儿女们谁想过送她一件洋玩艺来？抱怨过了，尤老太吩咐丫鬟去拿一对筠秀园绣花枕套来送给了巧珠。

丫鬟去了好半天，双手托着一个锦袱包裹交给老太太。尤老太太满面堆

笑道："如今这筠秀园里，我寻思就只这个还能拿得出手。"

巧珠打开锦袱一看，顿时两眼放光，不由得惊叫起来："真漂亮呀！"

这是苏绣中的极品，名为满地绣，即枕套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精心刺绣出来的。

"这样巧夺天工的绣品，如今已难得一见，一定是出自仙人的巧手。"胡雪岩发出由衷的赞叹。

尤老太太不无骄傲地打量着绣品道："它不是出自仙家，是我小女儿尤琳出嫁前的精心之作。琳琳现在上海开着一爿绣品行，专做皇家和海外贡品生意。"

"哦，我们不知道干娘还有这么一个小女儿，否则，这次在上海就该去见见她。"胡雪岩颇有些惊讶。

尤老太太兀自一叹道："她不愿见人，出嫁后就再没回过家门，连我都不想看见。"

临离开松江，尤五来船上送行。说过一路顺风之类的话，便拱手道："局势变化太快，江苏战事一吃紧，松江的粮食肯定也紧俏。这几日，米价一个劲儿飙升，一天一个价，不少米店已经抢购一空，有行无市了。"

"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多久吧？"王有龄担心自己看走了眼。

"谁知道呢，王大人，你们回到杭州请赶紧把十万漕粮运来松江，填补我的空缺。否则，万一朝廷急着向松江催要漕粮，我拿不出，岂不是罪责难逃？"

"好，我回到杭州，一定抓紧办理！"王有龄频频点头。

尤五连连称道："好！好！王大人真有君子之风，一诺千金！"

王有龄到底给自己安了退路："不过，当今这战云密布，社会动荡，漕粮能否早日运到松江，下官不敢担保。"

尤五大度地挥了挥手："这倒不怕，王大人如果担心人手不足，或者路上不安全，我可以派松江漕帮前来杭州协助……"

王有龄摆了摆手："这倒没有必要。反正下官尽力，尽力。"

果然世事难料，官船刚刚走出松江地界，一个叫风口的地方发生沉船事故，堵塞河道，过不去了。船主急忙派人前去打听，约一个时辰后，打听情况的人回来报告，说沉没的是一艘很排场很气派的官船，说是当地的天地会或太平军派出的间作干的。他们专门袭击官船，捉拿为首，掳掠贵重物资及武器，把粮油、煤炭、布匹、棉花等分给路人及当地百

姓，然后把船凿沉，阻碍交通。

船主道："我们是掉头改道，走别的水路，还是就地傍靠？等着前面的水道疏通，待后面的船只排泊多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王有龄下令改道，走运河支流。

途中，眼见得逃难的多了起来。有整个村庄男女老幼一起外逃的，也有一家一户举家迁移的。经打听，说是太平军占领了城池。可这也倒也没什么，太平军不掳不抢，借了东西还给你。商铺、肉案乃至钱庄，照常营你的业做你的事。最惨的是遭遇打仗，现在交手大刀、长矛反倒用得少了，开花炮"轰"的一声，木屋土楼就被揭了盖；还有后膛枪，子弹像飞蝗，坐在家里的人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等到双方直接交手厮杀起来，整个村庄连带田土就完了。不用说庄稼，还有口干净水喝就阿弥陀佛了。现在，各地的官兵都往江苏靠拢，说是要把太平军占据的镇江、扬州围起来，老百姓不逃往哪儿躲？

"这样下去，万一太平军向无锡、苏州乃至松江逼近，大兵压境，再加人心一乱，浙江这鱼米之乡顷刻就会土崩瓦解。"胡雪岩听了这些后忧心忡忡。

王有龄眉头打结，叹了口气道："是啊，杭州离南京并不远，太平军已向浙江逼近，中丞大人恐怕控制不住全省的局面。"

"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浙江的政局，而是另外一件事！"胡雪岩愁肠九结，不住地踱来踱去。

"什么事？"

"粮食啊！"胡雪岩提高了声调，他长时间眺望着河上、河下，"百姓流离，田地抛荒，粮食无收，由于战事影响，粮价肯定暴涨。'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人心势必大乱，到那时恐怕谁也控制不了浙江的局面。"

王有龄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这个浙江粮台刚坐稳，就要掀椅子啦？

"雪岩，我倒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雪岩，这次……我们可是帮了松江漕帮一个大忙，他们真该感谢我们。回到浙江，我们能不能不还松江漕帮的粮食？而还给他们钱……"王有龄的表情有些复杂。

"什么？不还粮食？"闻言，胡雪岩一怔，用严厉的眼神打量着这位好友。

王有龄点头道：“对！粮食留着，我们自己来做生意。你看行不行？”

“这怎么可以呢！”胡雪岩毫不犹豫地否定。

王有龄早已有了自己的想法，遂道：“你刚才不是预测粮价会暴涨吗？既然漕粮有钱可赚，与其叫别人赚，不如我们自己赚！你给尤五打个招呼，到时就不还他粮食了，大不了再多补他们一些钱。浙江库存的那批漕米，我们囤着，到时卖个大价钱。”

“那不行！”胡雪岩断然反对。

“为什么？”王有龄声音透着不悦。

“做官你不用心机不行！欺上瞒下，阿谀奉承，行贿受贿，乃至贪赃枉法，失格变节，只要能保住官位、有望升迁，你怎么做都不为过。”

王有龄听着这话大不入耳，嘬着牙花子道：“这我倒要领教了！”

胡雪岩瞅瞅有点不得色的王有龄，嬉笑道：“这话不用关起门来说——官场就这个现状。你自己就是花钱买的官，正经科考上了没用，这第一步就是走的邪路，你还能怎么正？你想正，你上头的官就会晾着你，你周围的官就会防着你。如果你觉得这粮台坐办的官做到顶了，不想再升迁了，你就先跟兄弟我打个招呼，我再设法去找第二个王有龄。”

话虽难听，却是实情。王有龄不吭声了。

看来得对这位儒生做些最基本的商场规则教育了，胡雪岩稍稍放缓了语气：“经商，面对各色人等；商场，直接跟平民百姓打交道，你得遵循商场上那些最正当也是最有效的法则！比如双方有利的法则；童叟无欺法则；诚信法则；以有通无法则等。经商，要有个好品格，做大商人大买卖，更要高品格。松江这十万斤漕粮，像你这么处置，绝不是江湖上的人所为。答应了松江漕帮的事，绝不能反悔，否则坏了江湖的规矩。常在江湖上走，讲的就是一个义气！言必有信，一诺千金，把友情看得很重，绝不干损害朋友的勾当。王兄，见利忘义，这种事我们可万万做不得哟！”

“哦……”王有龄沉吟着。

“虽说漕运渐衰，漕帮势力大不如从前；但地方运输、安全等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就说运河上沉掉的那艘船，漕帮不出面，谁去疏通它？同所有的人搞好关系，做生意就顺利；朋友少，路难行，朋友无，路不通！”胡雪岩又谈到生意场上的一个潜规则。

“官场经，商场经，看来各是一本经。为兄领教了！”王有龄若有所悟。

此时，船到一个名叫湖荡的小镇，因航道狭窄，船只众多，又一次发生

堵船。船主挠头，撑船混饭吃的人最怕的就是封港堵船，但又无可奈何，便派几名船工上岸，购些新鲜蔬菜、时令水果，再添置些大米，以备不时之需。

购物的船工回船，无意中谈到一条消息，前番沉没的那艘官船上，有一位朝廷派下来的钦差，是微服私访调查浙江漕粮的，幸亏他没穿官服，没用仪仗，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行商。否则，袭击官船的人就逮到了一条大鱼。钦差大人吃了这番惊吓，当即在湖荡另雇一艘船，连夜赶回苏州去了。王有龄一听，忙问道："听没听说这位钦差大人姓什么？"

船工只听说钦差姓何，其他都不知道。王有龄便决然道："船老板！那我们也去苏州。"

"去苏州？王大人，去苏州方向不对哟。"船主有些疑惑。

"王兄，我们去苏州干什么？"胡雪岩也感到意外。

"雪岩，与其在这运河上绕，还不如去苏州会一会何大人……"王有龄自有他的想法。

随后，除章水祥上岸，找便船回杭州复命外，其余的人都随往苏州。

第十三回 谒钦差异水悲音行酒令 求靓女移花接木换男人

在松江附近遇险的果然是何桂清。

本来，奉谕到地方调查专案的京官必须轻车简从，不事张扬。但此时的官场什么消息不走漏？地方什么花样玩不出来？

微服私访的何桂清，在苏州竟有专用的钦差行辕。园子不大，是典型的苏州园林。青砖墙连着一道不显眼的院门，门首是一条官道，进院门是个轿厅，能容纳三五十名轿夫坐谈闲扯。轿厅两端高树掩映，树下点缀着危石曲径。入园之路，曲径逶迤，鲜花惹眼，藤草趣杂，意绪盎然。主人会客、宴集的雅萃楼，便在这一园景致的拥簇之下，集赏景、娱情、吟咏、浅酌诸般风雅于一身。

小溪一路浅吟低唱，或清流白石之上，或小溅飞花叠泉，或龙脊小桥横跨，或盆、石、花、翠斜屹，装点细浪轻波，潺潺流入石洞。碧波聚水为潭，临雅萃楼一方为直岸，余系曲滨。高大的船厅，经修竹、碧杪、青藤、花树装点，与飞凤亭构成临水游廊。人行廊间，如入花中、画中、水中、云中。

雅萃楼是风致园的主要建筑，又是风竹园东端的隔断，它与错落有致、

别开生面的水石洞浑然一体。风竹园以竹为主，两端是行辕斋舍，青瓦粉墙，掩映在高高低低、重重簇簇的翠竹之中，几条幽深小巷，隐伏于防而不断、辟有灯窗的粉墙之下。其清雅古约，望之无不令人肃然。两端之间，有亭台、花坞，小桥流水。岸然危峙一尊晒经石，及香径露井，共同环护着幽中取幽的书斋。书斋一列，衔着抱厦。用精致的雕花槛窗，把一列分为数间，外面用抄手游廊联结。廊外翠竹依依，风送花香，一年四季，游廊皆呈绿色。抱厦三面稍开阔，依地建成花厅，四周长窗透空，最宜坐赏园内景致。

王有龄偕家骥一行四人，由傅晶领着，游赏至天黑掌灯时分，前面便传话过来，何大人在雅萃楼设宴为各位洗尘。因有女眷巧珠，侍卫、长随等一帮军牢快手尽皆回避，酒菜上齐，只留傅晶在旁斟酒伺候。何桂清布衣便帽，白袜云靴，首先举杯道："有龄兄，天津一见，想不到我们又在苏州重逢了。"

"二位的缘分，真是深如河海。"傅晶忍不住在旁插言。

"桂公，幸亏上次在天津见到你，我才有今天。您真是让我两世为人的大恩人哪。"王有龄由衷地说着，感激地瞥了一眼傅晶。傅晶有些惶恐地笑一笑，冲他点了点头。

何桂清多少有些矜持地说："哎，怎么能这样说呢，令尊才是我的大恩公！没有他，我这个云南小子怎会成为户部侍郎，常沐天恩？大概这就叫做生生相报，恩缘永续吧。"说着，他干了一杯。

王有龄陪了一杯，指着胡雪岩道："桂公，这位就是胡雪岩！为了筹齐我进京的五百两银子，他是绞尽脑汁、多方假手，称得上是为朋友赴汤蹈火的高士了！"

"哦，我早已从有龄兄的口中听说了，今天才有缘见面，我当敬你一杯！你与有龄素昧平生，却做出了侠肝义胆的壮举，令人钦敬！"何桂清这下才细细打量起胡雪岩。

胡雪岩赶紧道："惭愧！惭愧！没有何大人和有龄兄，同样也没有今天的我。何大人，我敬你一杯！"

胡雪岩与何桂清干罢，彼此举杯把杯底照了照，又叨请了傅晶一杯——倘无傅管家从中周旋，有龄与何大人岂不失之交臂？一圈下来，胡雪岩回头对巧珠道："你也来敬敬何大人！"

巧珠是见过阵仗的，举杯对何桂清道："民女巧珠敬何大人一杯！"

巧珠那穿着打扮，已令何桂清有些惊异。更见她面如芙蓉，唇若点丹，眉画远山，睛光流盼，不由得凝神多看了她几眼，询问道："这么说，这位该是同样有侠义心肠的螺蛳姑娘了？"

“不，我不是……”巧珠一下子变得异常尴尬。真是贵人多忘事，巧珠刚才明明已自报了家门！

为了不影响气氛，胡雪岩赶紧道：“巧珠，还不快给何大人行礼。”

巧珠站起来欠了欠身道：“何大人万福！”

“这不是螺蛳姑娘。真正的螺蛳姑娘不知去向何方了，我们一直未能找到她。”王有龄在一旁介绍，又指着罗家骥道，“这位倒是螺蛳姑娘的弟弟，现在跟我们在一起……”

何桂清“嗯嗯”地应着，明显心不在焉，他的目光不时瞟向巧珠，有些情不自禁。

桌上的人都注意到何桂清的反常，傅晶看在眼里，起身道：“今日没有外人，难得何大人这么有兴致，大家不必拘谨，理当放开酒量，一醉方休。”

闻言，何桂清似乎更来劲了，举起酒杯道：“傅管家起个酒令，把大家的酒兴撩起来！”

何桂清毕竟是翰林出身，就是闹酒也挑了个文绉绉的样式。傅晶心内叫苦，似巧珠这等刚被“纳吉”的女子所见世面不多，就算懂酒令怕也不大上得了台面。只是何大人既已发话，还是行个令助助酒兴吧，遂道：“正规行酒令，怕有的会有的不会，这样吧，把六样寻常物品的名字写进纸团，每人一样。击鼓传花，花在谁手上，谁就拈一个纸团，不管拈到什么，先且唱支曲儿。不拘唱什么，拣你最拿手的唱。再打开纸团，看纸团上是什么物事，就说两句跟此物有关的话，状物性也行，说用途也行，诗词歌赋也行，俗词俚语也行。这样，既不呆板，又还新奇有趣，可好？”

“六样物事一定要寻常常见的，要是一味撇古，或是专拣皇宫里头那些金贵稀罕的东西说，谁接得上来？”显然，巧珠是见过行酒令这种形式的。

傅晶见巧珠并不外道，自然高兴，道：“就你来说六样，我来做纸团。”说着，他就近找来了纸笔。

巧珠上下左右溜溜，凝神想了想，一口气说了六样东西：玉珮、丝绦、镜子、短笛、鼻烟壶、鬃刷，还真是最平常普通的物事。傅晶做好纸团，叫来一个马弁，打楼下掐了一枝艳红的夹竹桃，又让他把厅角那只梆子鼓搬到外面走廊上，听他的口令把鼓急急风敲起来。

头一个没能把花传出去的居然是王有龄，他打茶盘里拈了个纸团，起身唱道——

金风吹得梧桐落，对景伤情，怨奴的命儿薄。想当初惜玉怜香，与你同

欢乐，到如今暖被生寒，奴独自过，我想痴了心又待如何？自从你闪下了我，教奴度日如年实难过，止不住伤心泪儿暗暗落。

打开纸团一看，上写“玉珮”二字，王有龄信口念了两句诗——

裾下佩瑶环，满头间珠翠。

傅晶暗忖：此物倒也与他般配，就是这支《寄生草》忒不是景儿。

二次鼓声骤停，花在巧珠手上。喝了酒，那明艳脸庞更加艳若桃花，刚要开口唱，傅晶道：“先拈纸团，就当占个物相。”

巧珠一双眼睛睛光灿灿地在茶盘里逡巡了几个来回，犹犹豫豫拈了一个在手，又飞了对座的胡雪岩一眼，唱道——

牡丹花儿春富贵，麝兰香在绣帏。酒仙花吃得那醺醺醉，玉美人独自一个双垂泪。叫声海棠共腊梅，又不贪花，花郎多咱成双对？又不知多咱与他成双对？

内中除胡雪岩外，只有王有龄听出这曲中隐含的意味来，微笑着看了胡雪岩一眼，叫巧珠打开纸团看看。巧珠打开看时，上面写着“镜子”，众皆哄然称妙，几件物事，只有镜子是女人常用之物。巧珠稍作思考，念道——

南面而立，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

接下来是胡雪岩，张口便唱了一支《山坡羊》——

鹏博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事间关，景阁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

打开纸团看时，上写着“鼻烟壶”。座间只有何桂清携有此物，江南佳和之地，倒少这东西。胡雪岩偏知道的多，不假思索：作噫惊天非常物，于细微处见功夫。

如此这般，最后一个是何桂清，一脸酡颜，连脖子都着了些熟透的龙虾色，眼见得有了六七成的酒意。唱一支《蟾宫曲》，摇头晃脑，乜斜着眉眼直对着巧珠——

寄襄王雁字安排，山岫无心，蔽月多才。目极潇湘，家迷秦岭，梦到天台。浮碧汉、阴晴体态，逐西风，遣散情怀。卷又还开，去又还来，雨罢巫山，飞下阳台。

唱罢，他抖抖衣袖，拈起那个纸团，眯缝着眼睛去看那两个字，巧珠自然记得，说是“丝绦”。何桂清也称得上是满腹文章了，张口便来——

鹅黄骊白错悬兮，逸飞以护尚方。

他又摆了摆手，意犹未尽，红眼睛冲席上的人一扫道：“我还有一首‘席上偶得·集玉溪生句’，你们都把耳朵堵上，这是专给巧珠姑娘的：流莺舞蝶两相欺，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莫愁还是有愁时。哈哈哈……巧珠姑娘，听懂了吗……”

傅晶见他醉了，拿起酒壶装作斟酒，附在何桂清耳边道：“大人喝高了——”

哪知何桂清还在兴头上，大声嚷着“满上满上”！傅晶只得把大家的酒杯都斟满，给众人使眼色。大家七嘴八舌，说实在不能够再喝了。何桂清虽然意犹未尽，也只得作罢。傅晶送他回房休息，这里自有其他军弁收拾，安排他们在行辕内歇息不提。

夜深了，王有龄在斋舍的客房内读着凡行辕内能够搜寻到的朝廷邸报，有近期的，也有几年前的。边读边琢磨分析眼下的局势——朝廷发兵围攻镇江、扬州，太平军守得住么？倘守不住，它会分兵来经营浙江么？

正自徘徊，忽然响起轻轻地叩门声，王有龄问道：“谁呀？请进！”

推门进来的，竟是何桂清的管家傅晶，他笑道：“嗨嗨！王大人，你还没睡吧？恕小人前来打扰。”

王有龄热情地招呼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我还正想找你呢。你来得正好，坐，坐！”

“谢王大人，您坐！”说着，傅晶殷勤地为王有龄挪动学士椅，掇过茶盅自己并未落座。

王有龄倒有些不好意思，说道：“傅管家，你干吗一下子这样儿？我和你又不是主仆，我们是朋友嘛——”

“是，是！”傅晶点了点头。

王有龄只得起身拉他坐下，嘴里咕聒着一些旧事，随后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张百两银票递给傅晶道：“一点心意，以表谢忱。”

傅晶跳起身来道：“不，王大人，我今晚来找您，可不是来讨赏银。”

“这我知道。这是我早就想给你的，你拿去置几亩地，或安个家，不能老是这么孤单一人。”王有龄按他坐下。

傅晶又跳起身来：“王大人，这我更不能拿。拿了，等于您在骂我！”

王有龄又按他坐下道：“这话怎么说？知恩图报，人之常情，这无非表示我王某的一点心意而已。”

“王大人，如果您真要表示意思，帮我办好今晚这件事，那就是对我的最

大犒赏。”傅晶说着，站起身来，垂手在王有龄面前侍立着。

“说吧，什么事这样重大？”王有龄也不再客套拉扯。

傅晶不再彷徨了，从怀里掏出一张薛涛笺，双手递给王有龄，目光不再犹疑躲闪，而是满怀希冀地看定王有龄，仿佛他脸上有一艘满载的船，正待启碇扬帆，或是悠悠然正入港。

王有龄看那纸笺，是一首无题诗，诗前有一行未写完的字，可视为小跋：

宴罢思丽人倩影笑靥

无端余绪一丝丝，枨触停吟罢读时。

倩女孽缘偏遇妒，书生幻想易成痴。

泪多恐惹啼鹃笑，事隐难教飞蝶知。

偏欲忘卿忘不得，当窗红豆又相思。

王有龄读罢，不由得眉头打结，神色严峻，在客房里踱了起来。傅晶不安地搓着双手，跟在他身后道：“我在老爷身边伺候快十年了，各种女子见过很多，可从未见老爷对谁动过心。今晚，可能他多喝了一点酒，也可能真是对巧珠姑娘动了心，就一下子真情毕露了……”

“这么说，桂公对巧珠真是情有独钟？”王有龄内心十分复杂，随口问了一句。

话已经挑开了，傅晶也没什么忌讳了，遂说了何桂清的一些隐情。原来，他考中了进士后，京城的一个高官把嫁不出去的女儿硬塞给了他。这个北方女子不光人高马大，容貌丑陋，而且性格出奇凶悍，同这位彬彬儒雅的饱学之士格格不入。因此何桂清常常出京公干，也是为了躲避夫人的凶悍霸气。但他长年孤身一人，既没有温柔女子的体贴，也没有子女的天伦之乐，是人生一大憾事……”

“我明白！……今晚你来，是桂公的意思？”王有龄点了点头。

傅晶慌忙道：“不，不，这是小人自作主张，你千万别同老爷去说。”

“既然何大人对巧珠有意思，我王某定当尽力促成。”王有龄思考再三，下定决心。他让傅晶暂回斋舍，他得去找胡雪岩商议。

星月暗淡。夜鸟啾啾，草虫唧唧。

王有龄和胡雪岩沿着花间小径，夤夜长谈。

王有龄的意思很清楚，他也知道胡雪岩看重巧珠。但是，要干一番大事业，就不能老是沉醉在温柔乡里，遂道：“要想做官，朝廷中不能没有靠山。何桂清可说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我跟他还是总角之交，情义不同一般。这次，他又担任钦差大臣秘密到浙江查访，黄中丞见他也要矮上三分。今后，无论我们无论是做官或经商，不就是他一句话吗？如果他有一天能当上两江总督，有巧珠在他的枕边吹吹风，那我们还愁在浙江没有好日子过吗？雪岩，你就忍痛割爱吧……”

“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打一开始就觉得巧珠不属于我。她太像螺蛳姑娘，我不能亵渎她，不能玷污她的玉洁冰清……可是，她跟随我到上海、到苏州，难道就为了今天？她会怎么想？我们能不能考虑一下她的感受？”胡雪岩沉默了许久，声音高了起来，分明有些激愤。

“巧珠姑娘甘愿做你的姨太太，可见她爱你之深。你呢，薄命怜卿甘做妾，伤心恨我未成名——胡某人要是腰缠万贯、紫绂加身头戴珊瑚顶子，弄个三妻四妾五房八房有何不可？又何来亵渎、委屈于人？自古就没听说过被皇帝睡了的女人会觉得委屈觉得自己下贱。你出身寒门，非贵胄血统；初涉商界，无名望无地位获利不丰；加上读书不多，跻身仕途官场无望；这才觉得同一个丫鬟出身的女子匹配会唐突、糟蹋了她。你已经非常替她考虑了，像你这样的男子，在烟柳繁华的南方已经很少见了。”王有龄的声音，在黑暗中听去显得平静甚至有些冷漠。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巧珠对我一往情深，如果她不愿委身何大人怎么办？”胡雪岩沮丧得只差要坠泪了。

“这就看你如何去说服巧珠了。你是早有盘算要将巧珠作为一件奇货可居、价值无比的礼物送给何大人或是浙江巡抚黄大人。否则，男人谁不像偷嘴猫似的？就说我王有龄，梁冰玉也算是气质如兰、千娇百媚，可我一到上海，就受不了花花世界的诱惑，拜倒在那些名妓、洋妞的石榴裙下。你胡雪岩就因为早有用心，所以才保留了巧珠一个处子之身。只有这样，你奉献给大人的，才有可能是珍品，大人们得到的，才是洁净无瑕的尤物、仙姝。雪岩，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换了在杭州为官多年的黄巡抚，就不一定对巧珠姑娘着迷。黄巡抚为人不像何大人一样有品位，也不像何大人一样懂得知恩图报……”王有龄语调沉缓。

“别说了……”胡雪岩甩手打断了他的话，便陷入沉默。从理智方面说，他承认王有龄讲得有道理。但看到巧珠就使他想起音容渺茫的螺蛳姑娘！把年少貌美的巧珠送到一个她不爱的男人面前，就算她勉强答应，他也觉得自己像个拐卖妇女的人贩子。他在婚姻上的妥协，导致了螺蛳姑娘自毁式的“自卖”，那是他脊柱五至七节上长的一个痈疽，隐隐作痛却又无法医治！

王有龄又说了些什么，胡雪岩一句也没听进去。原来他们于无意中已来到巧珠下榻的房前，但见晓月照栊，花影缭乱，一排精致的雕花槛窗，

掩着寂寂一道绿没门，王有龄轻轻抚着他的肩头，沉沉道：“你不是情种，大丈夫要懂得舍弃！”又陪着他站了一会，方悄然而去。胡雪岩几番欲举手敲门，又把手放下了。巧珠应该不会像螺蛳姑娘那样吧？何桂清是何等人品？如此行事，会不会成为他心中又一个隐痛？倘把巧珠带回元宝街，素娟会有些什么举动……

天亮时分，巧珠开门出来，竟一脚踩到了坐在台阶上的一个人，差点跌倒，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哎哟！”

胡雪岩站起来，急忙扶住她。

“是你哟？怎么坐在台阶上？”

“我们进屋去，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说。“

重把银□剔亮，巧珠穿戴齐整，胡雪岩怔怔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有什么重要事，你快说啊！”

胡雪岩咬了咬嘴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有人看中你了，要留你在苏州，我们就此分手吧。”

“分什么手，我是你的人，你的姨太太！”巧珠叫了起来，她的声音尖利，带着愤怒。

“巧珠，我们两人从相识到相爱，或许一开始就注定只有分离的结局……”胡雪岩呆呆地说道。

“分离？为什么要分离？我不要分离……”

“何大人一见面就看中了你，要留你在身边。”

“那你不会回绝吗？”

胡雪岩咬紧嘴唇缓缓道：“这是无法回绝的。何大人是王有龄的大恩人，也关系到我的前程。他风流倜傥，年轻有为，官场前途无量。他有意将你金屋藏娇，你从此一步登天，跟着他可以穿金戴银，享尽荣华富贵！早晚间将你扶了正，你便是诰命二品夫人，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巧珠一看胡雪岩的决绝神态，不禁感到深深的绝望：“这么说，我和你就算走到头了？”

胡雪岩点了点头：“巧珠，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衷……只希望你将来在何大人的面前，能多为我说好话，就不负我们这段有缘无分的姻缘了……”

“要把我送给达官贵人，你早就存着这样的心思？”巧珠目光凌厉地睃着他，语气不再那么尖利恶泼了。绝望常常会让人冷静，恢复正常的思考

和判断。

“差不多。”胡雪岩又点了点头。

“打从官船上救下我，你就一直没有喜欢过我？”巧珠的声音益发平静。

“也差不多，你只是长得很像我一位青梅竹马的意中人……”

巧珠突然扑上去，“啪啪”给了他两耳光，再双手揪捽着他，又踢又撞，嘴里发出疯狂地骂詈声：“你在干娘面前装得那么像，你把我带离松江，带到上海……你太有心计了！可我是个大活人，不是一件什么物品……你们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呜……”她忽然放声大哭起来，捂着脸，扑倒在那架描金髹漆罩式大床上，身子剧烈起伏着，涕泪横流。

胡雪岩没有久留，站了一会，目光从她充满诱惑的颈窝和脊背匆匆滑过，转身离去。只在走出房门的刹那间，他抬起一只手，悄悄拭去了溢出眼角的泪水。

回到杭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府库存粮十万斤拨付给松江，连夜装船启运。王有龄修书一封，对尤五再三表示感谢。因浙江未直接受战事影响，此时粮价较一夕三惊的松江、青浦要便宜得多。胡雪岩探得明白，立即组织购进，并请尤五的漕帮专运，减少包雇船队、转埠运输、中途受阻等诸多麻烦。

这日，王有龄来巡抚衙门探问漕银之事。黄巡抚把他延入后堂，拿户部的部文给他看。说值此战事纷纭之际，浙江粮台频有漕粮入京，解决了京师的粮荒。皇上已颁旨下来，嘉奖浙江的“救急”之举。

王有龄赶紧声称道：“这一是中丞大人主政有方，倘不是大人提携，属下何来这等一展身手的机会？二是僚属胡雪岩等堪称‘能吏’，多谋善断，在湘、鄂、赣、皖、苏几断漕运的情况下，打通关节连番将大批粮食海运京师。”他着力将胡雪岩、尤五等推介了一番，并不贪功，这正是他做人的长处。

黄巡抚满面笑纹舒展，一只手久久抚着王有龄尚未厚腴起来的肩膀，着实夸奖了几句，正色道：“这份诏令，也替黄某挽回了名誉，那些散布黄某在漕粮上‘贪污’、‘中饱’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有龄贤弟，你不光是帮了我，简直是救了我啊！”

王有龄拱手连连道：“哪里哪里，大人自清，岂有龄之可救！芳规芳躅，皆善行之可嘉，是中丞大人惕励自警，何侍郎具实禀告，这才黄河澄清，真相大白。”

“我与何大人毕竟是同年的进士，在官场上本应互相提携、互相照应，否则孤掌难鸣啊。听说他在来浙江途中受阻，暂时羁留苏州，你们这次没去看看他？”黄巡抚发出一阵大笑。

“去了，河道受阻，途经苏州，当然要去拜见何大人。大恩必报，人之常情。何大人说因粤匪之乱，他奉上谕，暂时不来浙江察访了。”王有龄倒是坦然。

“近日已有邸报下来，何侍郎实授江苏学政。这就好了，杭州、苏州近在咫尺，黄某随时可向何学使移樽请教。”黄巡抚诡秘一笑。

“是哟！我也在何大人面前禀明中丞大人的雅量。何大人要我回到杭州向您面谢，对他的嘱托如此放在心上。”王有龄得体地奉承道。

黄巡抚把脸绷紧了，回复到往日惯常模样：“王大人办事得力，救急有功，户部这次拨付浙江的七十万两漕银就不入藩司了，悉数交浙江粮台专用。”

“谢谢大人！”王有龄高兴得只差要跳起来，他手中有这么大一笔资金可以调度，什么事不可办，什么生意不可做啊！

见黄巡抚已经把茶盅捧到手中，王有龄赶紧告退。黄巡抚一直把他送到门口，压低声音道：“贤弟汇到福州的两万两银票，家父已经收到，多谢王老弟代愚兄尽孝。”

王有龄也压低声音：“不瞒中丞大人，提醒我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又是你那位结拜弟兄胡雪岩？此人经商理财，倒也称得上是一位行家里手，为官为宦，更是一位怪才……”黄巡抚面露得意之色。

王有龄连连称是，他得赶紧把好消息告诉胡雪岩。

第十四回 得漕银借鸡生蛋让肥水 比算盘堆花剪彩兴钱庄

回到家，胡雪岩把一大堆从上海买回来的洋玩艺儿交给妻子。

小女儿捧着面包，吃得满嘴都是奶油，这也罢了。可那些“妖形怪状”的玻璃首饰，蕾丝胸罩，素娟怎能接受？就算有这种心思，在婆婆面前，她也不敢把它们穿戴起来呀。

“妈要是知道你花这么多的钱买这么些不着调的洋玩艺儿，不动你的鞭子才怪。”素娟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幸亏婆婆上余杭他姨家去了，否则，看见这么个给拉磨的牛呀驴呀戴的“眼罩子”，却要把它勒在胸脯上，老人家肯定拿剪子把它给绞了。

胡雪岩不以为然地晃动着二郎腿笑道：“见多了就不以为怪了，我在松

江……噢，认的那个干娘尤老太太，她就待见这些花板眼洋玩艺儿。”

正说着，王有龄派人来请他在茶馆相见，说有事商量。

素娟伺候他换了身湖绉绸裤褂，青缎小帽，上面缀了颗琥珀帽正。远远地，见到王有龄长衫便履，已占据靠窗的雅座，茶博士正殷勤伺候着。

见了面，两人也不寒暄，王有龄通报了户部七十万两漕银直拨浙江粮台的消息，喜形于色道：“你不是早就想办一家钱庄吗？这七十万两就可作为你独自创办一家钱庄的本金。我早已说过，与其让别人赚钱，不如我们自己赚！有道是肥水莫流外人田，一旦有了我们自己的钱庄，这一次次购粮的款项，就完全可由我们自己来掌控、周转，其中的好处就不必让‘开泰’、‘大三元’去得了，你说对不对？”

“当然，虽然目前因为打仗的关系，银价常常有涨有落。但只要眼光看准，兑进兑出，就两面好赚，办个钱庄还真是个好机会！”胡雪岩胸有成竹，两眼放光，跃跃欲试地搓着双手。

“那就这么定了！”王有龄高兴地站起身，习惯地要与胡雪岩击掌为定。

胡雪岩举起来的巴掌又收了回去，王有龄一只手拍不响。他看见胡雪岩的脑袋晃了几晃，便帽的顶结像一条大鱼的圆口喋唼水面，有顷，胡雪岩仰起脸道：“七十万作本金办家钱庄，光放贷、汇兑、银价涨落，就有大利可图。何况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对我来说是好上加好。可对你有龄兄来说，风险、玄机可就大了……”

“只要你雪岩老弟能赚，我这一头你可不必考虑！别忘了，我在江苏、浙江都有靠山。”王胡龄打断他的话说。

胡雪岩举手在虚空中按了按道：“此事，容我盘算盘算再作道理。”

哪知他回到家中屁股尚没有坐热，“开泰”何掌柜便下大红帖子邀他明日游西湖，说有要事相告。胡雪岩心内有些诧异：开泰几次谢他，都没有这般张扬，此番明说有“要事相告”，莫非为这大宗漕银之事？消息为何传得这么快？何掌柜又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难道“开泰”在巡抚衙门也安了眼线？有关银钱的消息，果真像古人说的“青蚨”一样，是生着翅膀到处飞的？若真如此，世间什么消息都是瞒不住的了！

傍晚时分，母亲从余杭姨家归来，身后跟着一个十六七岁的乡下姑娘，一只手臂上挽着一个包袱，一只手提着一口藤皮方箱。那一头乌云似的秀发两半分开，一左一右，垂髻尺许。她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闪闪的，嘴唇红嫣嫣的。尤其衣衫下那一对乳房，如同藏伏着一对大白兔不甚安分，鼓鼓颤颤就似要破衫而出，把胡雪岩心内的邪火一下子就煽起来了——素娟也有过十六七岁吧，怎么就没人家这副馋涎死人的样子？母亲的声音在他邪火忽悠的天灵盖上敲了一记：“这是你姨表妹山菊，来，快见过你表哥、表嫂。”

山菊怯怯地走上前来，羞羞答答地唤了声“表哥表嫂”，又把头低下了。

“你姨想让山菊就留在我身边，将来在杭州给她找一户好人家，你们当表哥表嫂的，要多留点心。”

“有人下大红帖子请我，表妹明天跟我游西湖去……”胡雪岩嘻嘻一笑，见妻子素娟又把脸拉下了，又干笑两声，“几年前，螺蛳姑娘驾小船载着我跟有龄兄游西湖，在孤山脚下，有龄兄说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我说你在笑话我？有龄说，这话可不是他说的，是明代大文人袁中郎说的。你瞧！见了好地方、好景致、好姑娘，就连古人也嫌家庭拖累。亏他写了出来，我就是有此心，也没这个胆，有这个胆……”

胡母“咄”的一声打断了他的宏论：“什么文人的混账话你也拿来学舌？才将赚了几两银子你就口无遮拦起来！我们是规矩人家，不作兴混账文人、混账古人那一套。”

胡雪岩收敛起笑容，恭肃立定，连连称是：“孩儿就是担心被人请上雕舳画舫，歌舞一兴，那些妖妖调调的妓女往腿上一坐，孩儿把持不住，所以才拉了表妹跟我作保镖，以示漂亮女人，胡某见得多了。”

次日一早，何掌柜租了一辆马车，将他们表兄妹送到西湖边上。因游湖人多，只得与另外几位赏游者合租了一艘雕舫。早有一个抱着琵琶、拨着三弦的歌吹班子在甲板上演奏起来，山菊眼迷那吹拉弹唱，看得如醉如痴。何掌柜挑了个凭窗的座位，未开口，先递上了一张银票：“雪岩，这次到上海海运漕粮，你照顾我们‘开泰’大大赚了一票，这点小意思，务请笑纳。”

胡雪岩把银票推了回去：“已经谢领了，何掌柜可不能把我当外人噢。”

何掌柜由衷地说：“话不能这么说，虽然你现在已不再是‘开泰’的伙计，今后‘开泰’还要多多仰仗你呢。”

胡雪岩连连点头道：“仰仗谈不上，何掌柜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雪岩，你现在出息了，已攀上王大人这株高枝。听说，王大人主办的粮台有近百万的漕粮银可以动用。闲搁着多可惜哟，何不存到我们‘开泰’钱庄来呢？我可以给你三分利的高息。”何掌柜这才切入正题。

“何掌柜的消息真灵通！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铁算盘’，脑筋动到漕粮银款上头来了。我告诉你吧，月息高低倒无所谓，但这笔钱是官银，随时要动用它来购买漕粮。倘随便挪作他用，或是误了京师漕粮大事，或是钱庄管理调度失灵，都是要吃官司的哟！”

何掌柜把银票一拍道：“这你可以放心！你们什么时候要用钱，就随时来

提款，要提取多少就多少。反正‘开泰’的底子你都知道。”

胡雪岩微笑着摇了摇头：“储户随到随时提取银子，这是钱庄的本分。浙江粮台这么大一笔漕银存放哪家钱庄并不是最重要的，我马上就能开办一家钱庄把业务做开。我最担心的，洪杨之乱已有数年，声势越来越大，这场战事对江浙的粮食市场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还有，何掌柜从何得到朝廷有大宗漕银拨付的消息？”

何掌柜压低声音道：“茶博士秦少卿，他曾是宁波钱业的一把好手。”

胡雪岩“哦”了一声道：“有关漕银的事，待我回去和王大人商量商量，再作计议。”

“那就拜托了！拜托了！”

何掌柜有些忐忑地回到钱庄，和章大伙密议如何抓住胡雪岩、王有龄这两条大鱼。嗨，这胡雪岩乘画舫游西湖还把个年轻漂亮的表妹带去，原先准备的用美色拉拢的招用不上了。别看胡雪岩年纪不大，其心深不可测，胃口也不小。

“王大人不会轻易把七十万漕银放给我们‘开泰’，胡雪岩更是精通此道，他会同意把这笔巨款放给我们？”章水祥说罢，连连摇头。

何掌柜反诘道：“可上次去上海购粮，他不是把这笔业务介绍给了我们？这说明他人虽离开，情义还在。”

“掌柜，这个你就不懂了。上次是公务急，胡雪岩和王有龄刚接手粮台，手头的漕银不多，就利用我们的老关系。这样一转手，就让他们自己也发了一笔财。现在胡雪岩有一定家底了，自己也在做粮食生意，能把这么一大笔漕银转移到我们‘开泰’钱庄来？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还是章水祥老于世故。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何掌柜百无聊赖地拨拉着算盘珠子。

章水祥摇了摇头：“除非老天开眼。”

老天没有开眼，胡雪岩却是睁着一只眼在睡觉！

王有龄初涉官场，立足未稳，把这么大一笔官银放在结拜兄弟的钱庄里会引人注目，没事也会生事。在浙省其他同僚眼中，王有龄是黄中丞的心腹，偏这位黄大人贪婪成性，官声不佳，王有龄要获得一个清廉公正的好形象，行事便不能不谨慎，尤其在银钱上头，还是远离些为好！而官兵同“粤匪”的这场战事，使长江中游数省漕运艰难，独浙江偏安一隅，水网密布，粮食生意及漕运定有着巨大空间。同时，又因百姓流离、人心惶乱，就银钱来说恐怕是存少提多。花在路上、花在吃用上、花在逃命上，总比存在钱庄里肥那些大佬要强。因此，胡雪岩决定，推

迟建立自己的钱庄，一心一意做粮食生意。他对王有龄道：“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向浙省藩司申报，把朝廷拨下的七十万漕银提取出来存在‘开泰’钱庄。单独开户，另立账册，这样我们就独立了，也自由了。别忘了，还有三分的月息呢，这可不是小数目啊，嘿嘿……”

“以钱生钱，到时再建立自己的钱庄。”王有龄心领神会。

胡雪岩诡秘一笑道：“我反复考虑过了。靠目前手中这点钱，本钱太少。直接动用漕银，目标又太大，会给你带来数不尽的麻烦。现在机会来了！放到‘开泰’去，就是‘借鸡生蛋’！朝廷的钱一分不少，个人又有好处。我要到各处去做粮食生意，也不必随身带着重重的官银，只要带一本薄薄的‘开泰’银票，反正到各地的‘开泰’分号都可支取。这不是一举数得吗？你呢，就稳稳做你的官吧……”

王有龄知道，胡雪岩把什么都设想到了，就连他的进身之阶，也给一级级一层层地大体设计好了。人的一生，能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是莫大的福分，可谓三生有幸啊！

接下来的几年，局势果然如胡雪岩所料想的那样，除了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县、青浦一带闹腾了一年多，从杭州到松江、上海基本上是平静的。漕运通畅，粮食生意当属暴利，不数年间，胡雪岩就拥有了一个雄厚的家底！

大白天，茶馆生意清淡，桌椅相吊，空无一人。

茶博士坐在柜台边上，无聊地拨弄算盘，拨得一片山响。胡雪岩就在这一片清脆的算盘声中走进店来，惊喜地鉴赏着茶博士的手艺，如听仙乐：“嗬！茶博士，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绝活。想当年，我胡雪岩在杭州钱业界也打得一手好算盘，同行送给了我一个‘神算子’的雅号。茶博士，我和你来比试一下，怎么样？”

“比就比吧！反正玩玩。”茶博士显得无所谓，他把手中的算盘推给了胡雪岩，自己心闲气定地在一旁坐下，跷起二郎腿。

“你没有算盘，怎么同我比？”胡雪岩更加惊奇。

茶博士自负地说：“你用算盘，我心算。”

“什么，心算？”胡雪岩抬起头，用惊异的目光看定他。

茶博士眨了眨眼道：“对！我心算比打算盘还快。”

“啊？你还有这么个本领？好，来吧。”胡雪岩微笑着说，从带来的布包里取出一本账册翻开，“这是我最近去浙南做粮食买卖的明细账。从这页开始，我们一起算，看看一共赚进了多少银子。”说完，他便坐到桌边，拉过算盘，准备开始算账。

茶博士站到胡雪岩身旁，双眼直盯着账册，双手抱胸，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

胡雪岩指下的算盘珠子如旋风般滚动，那声音让人想起金戈铁马、飒飒秋风，想起运粮漕船顶着疾雨劲风艰难行进。

茶博士的眼睛也在账目上不住扫描，目光如炬……

账册一页一页翻了过去，翻到最后一页，茶博士已离开桌边，转身去喝水了。

胡雪岩显然落后了，他把最后几笔账算完，仰身靠在椅子上问道："好了！你怎么样？"

"我早算完了。"茶博士没有转身。

"哦，一共多少？"胡雪岩有些惊讶。

"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银子。"

胡雪岩看了看算盘道："啊！果然是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绝了！真是绝了！我这个杭城的'神算子'居然败在你这个'心算王'的手下。茶博士，你真是奇才啊！"

茶博士伤感地说道："奇才、高手又有什么用？落得今天给人泡泡茶、扫扫地，成了一个茶博士。"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几年前——距我第一次上海之行没多久，你从哪儿得知朝廷已将七十万两漕银拨付浙江，并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开泰'何掌柜的？"

"我是从王大人的神情、只言片语中悟出来的，我是钱业出身，对这类消息特别敏感，王大人则是初入官场，不是那等喜怒不形于色的老官僚的做派。至于通报何掌柜，是受了'开泰'的委托，茶馆，是个消息来源最多最杂的地方……"茶博士并不隐讳。

胡雪岩一把抓住他的手道："少卿兄！你出头之日到了……"

"出头之日？"茶博士有点愣怔。

正在这时，王有龄走进茶馆，见状取笑道："嗬！你们在玩掰手腕游戏啊？"

"王大人来了，我给您泡茶。"茶博士连忙甩开手去取茶具，准备滚水。

王有龄问道："雪岩，今天你约我来，是不是谈钱庄的事？"

“是。”胡雪岩呷了口茶。

“资金筹集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这次，我又到温州去做了一趟大米生意，赚了一笔钱。这样，钱庄开张的十万两银子的底金已经凑齐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物色一个既要精通钱庄业务的理财高手、又要人品可靠的大伙计帮我打理钱庄的账目。这样，我才可以放心地把店里的业务交给他。这个人……”

“你是不是在动章胖子的脑筋？”王有龄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章胖子当然是一把好手，可我们钱业有一个规矩：不能挖别人墙脚。挖走了人，等于挖走业务、挖走钱！会为同行所不齿，我可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再说，‘开泰’何掌柜也绝不肯放走章胖子。”

“那你……既要找理财高手，又不能在同行里挖，这样的大伙计，杭城到哪儿去找？”王有龄做为难状。

“也真是应了那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现成的恰巧有一个。”胡雪岩一拍桌子，伸手向前一指，茶博士正拿着大茶壶向他们走来。

王有龄大惑不解道：“你是说……茶博士？”

“正是他！我留心他已经很久了，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别看茶博士现在窝窝囊囊，成天泡茶、扫地，当年可是宁波钱庄的一把好手啊！他也像我帮人做了一桩好事，坏了钱业规矩，遭到老板开缺。后来，连老婆也遭人勾走。”胡雪岩不再打机锋，在这个晴空朗朗的日子，他约王有龄来茶馆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哦，原来茶博士还有这样的来历？他这个人很和气、善良，没有势利眼，在我落难时对我很是同情、照顾。”王有龄不禁感慨。

“二位还要点什么？”茶博士已来到他们桌前。

“要人。”胡雪岩一笑。

茶博士不解道：“人？……什么人？”

胡雪岩拿手一指道：“要你！要宁波‘天字第一号’的理财高手，来帮我掌管钱庄！”

茶博士倒显得有些平静，缓缓替王有龄沏上茶，又给胡雪岩盅中续了一点水，习惯地拿布巾拭了拭桌子道：“胡相公，你在说梦话吧？开钱庄需要本钱，莫非你走了黑道发了横财不成？”

胡雪岩笑道：“不是发了横财，是贵人相助！”他与王有龄交换一下眼色。

王有龄道：“真的！雪岩要自己开钱庄了，正缺一把好手，请你去担任大伙！少卿兄，怎么样啊？”

秦少卿也是翻过跟斗的人，王、胡二位的发迹他是瞧在眼里，羡在心头。今日唐三藏过路，要将他从五行山下解救出来，心中如何不喜？遂正经看着两人道：“天上掉下这样一桩美差，我当然求之不得，怎么会不肯呢？”

“那就这么定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拴在一起，同舟共济。”

两双手紧紧相握在一起，王有龄把一只手压在上面，看看二人道：“浙江漕粮，又获部文嘉奖了。”

一连几天，胡雪岩都在秦少卿的陪同下，在杭州城里转悠，欲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址开办钱庄。

按照胡雪岩的想法，钱庄的店面一定要讲究。店面就是人的脸面，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所谓天大的面子，地大的本钱，门面不壮不华，怎能吸引储户？即使银库里剩银无几，店面也要显出内有雄兵百万的样子！

这天下午，他们终于选定一家转让的书画铺。地处一条古老大街的东段，不但门面轩敞，而且进深数丈，有扩充的余地。

钱庄的名字是王有龄取的，选“物阜民康”中的“阜康”二字。并由王有龄出面，请黄中丞题写“阜康钱庄”四个大字。黄是进士出身，他的字是拿得出手的。胡雪岩分派秦少卿和家骥往各处分送喜帖，一定要让钱庄开张的“堆花剪彩”办得隆重、气派，有看头！他自己则亲领一帮匠作师傅修房子、饰店面、封银库、种花草，以及购置用具、招收学徒，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秦少卿兴冲冲进来向胡雪岩禀报道：“胡相公，我已到城隍山上，找那个瞎子‘范铁嘴’卜过卦，定在中秋节前一天开张，你说好不好？”

“范瞎子信口开河，不一定准。”胡雪岩还记着以前范瞎子那些不着调的胡话。

秦少卿不知这个典故，还是坚持道：“不管准不准，反正借中秋佳节的光，沾一点瑞气。”

此时，送喜帖的罗家骥回来禀报：各处送花篮、贺仪都已通知到了，就是去藩司费了些周折。胡雪岩一听，脸色陡变道：“藩司怎么了？是不是藩台贵福老爷不肯送？”

“不是！是贵福老爷家中出了点事，她那个姨太太上吊自杀了。”

胡雪岩对这位贵福老爷的态度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与黄中丞的矛盾很深。而这位满人权贵对“阜康”开张作何姿态，对浙省官场颇有影响。据家骥打听到的消息，说贵福老爷外出公干，人家送了他一只缅甸玉镯。回来被大太太看到，先下手为强拿走了。没想到让姨太太知道了，吵死吵活地向他要。大太太不给，姨太太一气便上吊自杀，幸亏发现及时，藩台老爷只好另给她一笔钱，让她消气。

听了这些，胡雪岩发着感慨道：“嘿！这类官眷的是是非非，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从抚台到知县，谁家眷属不争风吃醋？有几家太太不偷鸡摸狗？清官难断家务事……”突然，他惊喜地一拍大腿，“有了！我有了一个绝妙主意……”

“什么好主意？”秦少卿、罗家骥均围了过来。

“你们把抚台、藩台、道台、总兵、参将……凡是浙省官员，他们的太太、姨太太都调查清爽，开列一个名单。”

“干什么哟，胡大哥？”罗家骥十分不解。

胡雪岩得意地挤了挤眼道：“搞清楚以后，秦少卿，你给这些太太、姨太太每人发一本存折，给她们每人先存上二十两银子，就算我们钱庄白送。”

“什么？我们钱庄尚未开张，一个存户没有，钱也分文未进，你却要先白白送出去几百两银子？”秦少卿有点傻眼了。

“对！你就照我说的办！”

秦少卿咕哝道：“东家，你也太大方了！为了筹备钱庄，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凑了十万两银子的本钱。这点底金在杭城只属中下水平，别人根本不买你的账。你还要这么慷慨，是不是……”

胡雪岩正色道：“正因为我不甘心做钱业的小老板，才要把场面做大！省里这些大官倘若能为我所用，可借风驶帆，壮大钱庄势力，谁还认为我‘阜康’钱庄本小利薄，不能做大生意呢？而钱庄先有了这批达官贵人作存户，面子足、台子大，一传二传开来，谁还怀疑我们‘阜康’钱庄的信誉呢？”

秦少卿毕竟是个灵变之人，马上应道：“那我马上去写空白存折。”

“还有，开张那天要把面子做足，场面撑大，让杭州人看看我胡雪岩的场面和派头。有面子才有银钱！人家看你银钱越多，就对你越信任。”胡雪岩又叫过罗家骥，低声叮嘱一番。

咸丰八年中秋前夕，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在杭州珠宝巷开张。墙上的喜幛，门前的花篮，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上上下下把个金字牌匾围在核心。“阜康钱庄”四个镏金大字，气势雄浑地俯瞰着珠宝巷攒动的人头，像越人崇拜而又喜欢瞻仰的傩面，总是在喜庆或者凶丧的集会中出现，让人心灵震撼。更兼爆竹阵阵，鼓乐齐鸣。在氤氲的烟气中，在飘飞的乐声中，浙江巡抚黄宗汉、浙江藩司贵福、浙江粮台王有龄、杭州总兵匡布等的贺仪、喜幛分外醒目，惹得围观的士民百姓把脖子都拉长了，把眼睛都瞪圆了，把嘴唇都撮僵了。

钱庄门前，高车驷马，冠盖如云。一顶顶红、绿拖呢轿子来到门前……吹打声中，接待人员不住通报来客的姓名、职务：

“粮台坐办王有龄王大人到——”

“官钱局总办鲁丛勘鲁大人到——”

“‘开泰’钱庄章水祥章大伙到——”

胡雪岩迎进迎出，一边跑一边作揖：“章大伙光临，有失远迎，不好意思。”

章胖子拱手连连：“恭喜！恭喜！”

“欢迎！章大伙。”秦少卿立即迎了上来。

章胖子大大咧咧道：“胡老板，像我章胖子这样现成的老黄牛你不要，却用了一匹秘而不宣的大‘黑马’，把我们何掌柜都弄到云里雾里啦！”

“我们小庙能请得动你这尊大菩萨？更何况何老板也绝对不肯放你离开‘开泰’哟。”胡雪岩打着哈哈。

章胖子一笑道：“毕竟你是‘开泰’的人，所以何掌柜今天特地派我送来‘堆花’，给你们托托底。”

笑声中，章胖子挥了挥手，四喜丸子似的团脸和富贵绸马褂上的团花相互辉映。他身后几个挑着礼匣的脚夫忙将礼匣打开，一个白银大元宝出现在众人面前，耀得人睁不开眼睛。

秦少卿连忙递上毛笔，让章胖子在来宾簿签上：“‘开泰’一万两。”

待章胖子念罢，秦少卿拖长声音吆喝：“‘开泰’——一万两！”

罗家骥应和：“‘开泰’——一万两……”

围观者不禁纷纷议论：“啊——一万两！光是‘开泰’就一万两……”

“你看！白花花的银子，已堆得像座小山了。”

其实，各钱庄这类“堆花”就是为了撑门面，诱惑市民。待开张典礼结束，钱庄送的贺仪都得退回去。所谓经营钱庄的十六字诀：揽存放款，外通内空；信实通商，一诺千金。“开泰”此举，就是十六字诀中的“外通”二字。今日，“阜康”钱庄的柜台上，堆满官制银锭，白花花耀眼，诚所谓“银龙玉山辉望眼，无人不道看花回”！观者议论：“打我从娘胎生下来，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银子。”

“嗨！金山银海，抵不上今天‘阜康’的柜台！”

几乎谁都没有想到，瘸腿的武举人也乘轿来到“阜康”，胡雪岩连忙上前搀扶，口称道：“武大人大驾光临，愧不敢当。”

武举人满脸堆笑道：“小胡，哦，不，不……现在该叫你胡老板了。以后，你不能再像在‘开泰’那样，对我扶进扶出了。”

“不！恰巧相反。不管是‘开泰’，还是‘阜康’，只要我胡雪岩在店里，一定一如既往来照顾您老人家。”胡雪岩指着罗家骥道，“万一我不在，就由这个小兄弟来照顾您。家骥，快来见过武大人。”

罗家骥闻声，连忙过来搀扶，打千问安：“今后，小的一定会像老板那样照顾好武大人。”

瘸举人大受感动，连声道好：“胡老板，今天是你‘阜康’钱庄的开张大吉！老夫一是来贺喜，二是把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全部改存在你的钱庄。我最相信你的为人，也信得过你开的钱庄。”说着，他从内袋取出数张别家钱庄的银票，“我存五万两！”

罗家骥高声吆喝：“武大人银票五万两……”

秦少卿重复一遍：“武大人银票五万两。”唱完，连忙入柜台，取一空白存折写下“五万两”，再盖上印章。

胡雪岩当真有些感动：“武大人，谢谢您的支持！这是今天最好的一笔贺礼啊。”

观者不禁感慨，也暗叹这“阜康”的实力是何等了得！

二十多个存折，每个底金二十两银子，除了杭州总兵的家眷不在身边，存折送给了师爷，其余的都送给了那些官贵的太太、姨太太。仅这笔巨大的开销，就使钱庄开张的首日出现亏损。秦少卿皱着眉头，对于胡雪岩“小姐、太太的私房钱”理论，他是不以为然的。

不料钱庄开办的第二天，浙江藩司就送来一纸户部公文，称朝廷饷银吃紧，新近发行了一种官票，要各地钱庄派销银两，以保官票能够上市流通。

秦少卿认为“阜康”钱庄刚开张，生意还没好好做，哪儿有钱？所以未予理睬。可胡雪岩让他按部文的要求办，该认购多少就认购多少，否则人家会以为“阜康”一开张就显得实力不足。更重要的是，朝廷的事他们都得踊跃，亏本的事也得干！这是经商之道。

秦少卿辩白道：“东家，我担心这种官票太多，现银不足，咱们钱庄不是要蒙受损失吗？这种乱世，朝廷已经在乱来了，对下面巧取豪夺。钱庄这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哪……”

“朝廷的事，你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以乱对乱，才能乱世出英雄！越是乱，就越有发财机会，今天亏损，明天或许就能赢利，这边月亮落下去，那边的太阳升起来，这是规律。”胡雪岩却很坚定。

第十五回 乱纷纷借银存银讲诚信 甜蜜蜜亲妹嫁妹斗机心

这天下午，秦少卿正低着头在柜台里算账，门外走进了花枝招展的、藩台贵福的姨太太美姬，后面跟着侍婢金子。

美姬打量着店面，声音极低极细：“这儿是新开张的‘阜康’钱庄吧？”

秦少卿是从她嘴唇的翕动判断出她的问话的。再看她挽个螺黛高耸的如意髻，错金盘锦的花边栏杆，把件宁绸大褂镶裹得紧紧地。下面是一条十三丝罗曳地裙，弓鞋款款，描眉打唇甚是得体。他连忙上去殷勤招呼：“是这里。太太，请坐——”随后便朝里面喊道，“家骥，备茶！”

“来了——”罗家骥很快从里边端出一盅盖碗茶，一看是美姬，忙躬身行礼，“太太，请用茶。”

美姬见茶具、茶盘簇新锃亮，店面伙计装簇一新，这才翘起兰花指，先揭起盅盖看了看，轻轻慢慢掠去浮沫，撮起嘴唇抿了一口，算是湿了唇边，认可了这茶叶茶汤，方从手中富贵牡丹缠枝花满地绣小锦袋里掏出一个存折问道：“这个……是你们钱庄的吧？”

秦少卿连连点头：“对对！不知太太是哪一位大人的宝眷？”

“藩司贵大人家。”金子这才自报家门。

秦少卿连忙点头哈腰道：“哦，原来是贵大人的太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万望多多包涵。”

美姬剜了他一眼道：“我们家从没在‘阜康’钱庄存过什么钱，别是弄错了吧？”

秦少卿赶紧道："没错！这原是我家胡老板的一点心意，二十两银子是送给夫人的一点见面礼，请勿见笑。"

闻言，美姬高兴起来，问道："哦？那我想问一下，这存折中的钱能不能提取？"

"当然能取，立马能取。如果存着，利息照算，等于太太又立了一个户头，太太如若看得起我们钱庄，有不急用的钱，尽管来存，利息优厚，取用方便。"秦少卿立马巧舌如簧。

美姬释然，笑着说："你们老板真是机灵！生意做到我们闺房里来了，真可怜他一片苦心。我这里正好有一笔钱不急着用，索性存到你们钱庄吧。"说着，她从锦包里掂出一张五百两银票，交给秦少卿。

"好！太太，存取自由，多少毋论，随到随办。"秦少卿高兴地说着，准备给她办理存钱的手续。

美姬又压低声音问道："除了钱……金银珠宝、首饰古玩，能否存入？"

"我们可以代为办理。"秦少卿立即大包大揽。

美姬从金子手中拿过一个布袋，从布袋里取出一个小包，打开来一看，全是金银珠宝、值钱的首饰。秦少卿见状，立即轻车熟路地说道："如果太太信任我们，鄙庄可派专人代你到这条珠宝街任何一家珠宝行去估价，折为银两。然后存入我们钱庄，你随时可以取用。"

"那就拜托你了，过几天我再来。"美姬高兴地朝在场的人扬扬手，带着婢女正准备出门。又一位太太也走进了"阜康"，与美姬打着招呼："啊，是美姬太太哟，怎么有空上这儿？"

美姬指着店面道："这家钱庄刚开张，对我们内眷很客气！我来存点闲钱和首饰，表示回谢。"

来者是杭州知府的大太太，无论是男人的职位还是她正妻的身份，都不能输给这个为妾的小贱人是不是？于是，她有意提高声音道："我也是啊！首饰这里也可以存的么？"

秦少卿没想到，钱庄开张不过一旬，官家女眷来存私房钱的人有这么多、数目这么大！少则几百两，多则成千上万两。而且一传十、十传百，那些没拿到存折的官太太，也来新开户头，并且各显神通，互相竞比，比谁富、看谁阔！

江东本富庶之地，殷实人家多，商户遍地。官眷这种暗地显富比阔，日子稍长又演变到商眷圈子里，她们也纷纷把贴已钱、私房钱、箱底钱存到了"阜康"。有道是"男人买箱子，女人管钥匙"，女眷多是当家理财的行家里手！在她们那里，钱庄经营的天地可大呢！

伙计帮那些太太们到珠宝铺估价折卖首饰，又引发了胡雪岩的当铺梦！这当铺与钱庄相关联，能把“死钱”变成活钱。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杭州、苏州一带的人纷纷逃往上海的租界。不少有钱人家带不走的古董、细软，都纷纷拿到当铺来低价典当，有的过期都不来赎取。当铺在这乱世，能发大财啊！不过，这只是他暗地里的盘算，暂时还没有把它付诸实施。

片片飘飞的落叶，仿佛归飞的乌鸦没能衔住的秋色，乱飞着让其滑落。夕阳的光芒，无力地拥着小山上那棵古树，渐渐也从那变得浓重静默的树冠上抽身，终于和开始萧疏的老树一起跌入杭城的夜色里。

藩台贵福满身疲惫、一脸懊丧地回到别馆，婢女金子赶紧端进了洗脸水，美姬为他宽衣解带、洗脸擦汗。见他神色有异，美姬问道：“老爷，今天又受了什么冤气？看你一脸懊丧的样子。”时运不济，官场争斗，贵福自有他们的难受处。禁不住美姬的软语温存，贵福才咬牙切齿地咒骂了一通黄宗汉，说出原委。

几年前，太平军占领南京，黄宗汉有个心腹临阵脱逃丢了官职，便冒险做起了粮食生意，大赚了一把。受黄中丞指使，贵福挪用藩司库银三万两，交给黄那位心腹做粮食生意，说好了赚的钱黄和他平分。谁知事与愿违，太平军北伐西征失利，回师经营赣、皖，长江漕运受阻。黄那位心腹不光大宗粮食被太平军扣留，他的身份也着人家查明，要砍他的头。心腹双膝一软，就投降了太平军，还是替人干军需、军械的事，据说闹得很欢势，发大财了。但那笔三万两银子的亏折，还挂在贵福的账上。最近，朝廷新委的钦差大臣已抵达前线，一面督师，一面派人着手整顿吏治，查处趁战乱为非作歹的满汉官员，部文中特别提到 “无能”与“腐败”的满员，要迅速“究办”。

“钦差来了怕什么，他黄宗汉也难逃干系！”美姬受贵福宠信，因此很多大事也能插言，帮他拿拿主意。

贵福软耷耷仰在椅子上，鼻孔里直出粗气，说姓黄的倒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手里捏着黄的把柄，足可以把黄某置于死地，但他俩算得上是一损俱损。眼下他就遇到一道难关，他吃不准该怎么做？如何越过这道难关？

“不会是让你上前线督师吧？”

贵福神色黯淡，拿眼瞥瞥美姬，又伸出一只手，按住金子富有弹性的丰臀，叹一口气道：“暂时还没到要我去送死这一步，但也只差一口气了。”他示意两个女人替他宽衣，“朝廷下旨，一切服从军事。我已被调往太湖前线，没准又是黄中丞在暗中捣鬼，表面上是保荐我去无锡的两江督军府担任藩司，其实是借刀杀人，将我推上太湖前线……前任藩司椿寿，就是因为没有理会他黄某人四万两银子的勒索，被他在糟粮解运的事件上狠狠整了一把，以致生路全失，自杀身亡。他虽说是抚台大

人，其实是个一心搜刮银子而不体恤下情的小人啊。”

美姬担心地问道：“那你有什么把柄被他捏在手中吗？”

“其他倒没什么……就是那笔做粮食生意的银两，我未能及时归还藩库。”

“那你想法赶紧补上哟。”美姬也有些急了。

贵福焦头烂额地摊了摊手道：“我一时上哪儿去筹这笔钱哪？唉！千里做官只为钱！交接时，这三万两银子的亏空如不设法补上，后患无穷，只怕我也要重蹈前任藩台椿寿的那条道……”

“补上，你就会没事吗？”美姬一边宽衣一边思考着对策。

贵福把金子揽进怀里道：“那当然。大凡升迁交接，前任亏空公款司空见惯。只要弥补及时，神不知鬼不觉，就会安然无恙，仍可落个‘廉洁清正’的好评。”

“那你快想法花钱消灾呀！”美姬叫道。

贵福看了她一眼，试探地问道：“你有这么多私房钱吗？就算借我。到了江苏以后，我一定设法还给你。”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不过……我可以帮你想个办法。”美姬分明有些犹疑地说道。

“什么办法？快说出来听听。”贵福闻言有些高兴。

“到‘阜康’钱庄，找胡老板借。”

贵福初始还高兴了一下，接着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三万两不是个小数目，有道是‘平素无来往，新春少拜年’，我跟姓胡的缺少交情，急难时候，他不会理我。”

“试试看吧！依我看，这种时候，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给你救急。你的那些狐群狗党，只会一哄而散，逃得远远的。”

“嗨，人倒霉，喝凉水塞牙，放屁砸伤脚后跟……”贵福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阜康’是我们惟一的希望，明天我陪你去找胡老板。”美姬倒是不失信心。

次日，贵福和美姬乘坐马车来到“阜康”钱庄。美姬说明来意，贵福并不管忌讳不忌讳，也不顾场合，又把黄宗汉骂了一通。胡雪岩也不着边际地劝慰了一番：“藩台大人荣升两江督军署要职，实为大喜事，今日贵人

临贱地，小号不胜荣幸之至。”

他让那夫妻俩小坐稍等，自己与秦少卿入密室商量。秦少卿为难地拨拉着算盘珠子：“东家，这种借贷用意不言自明。不早不迟，偏偏在钱庄开张不久的节骨眼上。再说，弥补官老爷亏空的银两，好比填无底洞，前任账册一清，后任完全可以不认账，到那时可就苦了我们钱庄。”

胡雪岩思忖着问道：“你担心贵福一走了之，不还这笔债？”

“东家，你我都是吃钱庄饭多年的人，这种例子还见得少吗？不少资金、实力有限的钱庄，在威逼之下替官老爷去填补亏空，结果落得个关门大吉。教训太多了！你借钱给这个离任藩台，人家远走高飞，你鞭长莫及，岂不是拿钱往水里打水漂？”

“你说的不无道理，但我听说贵福不是一个欠债不还、耍赖皮的人，他是个耿直的北方硬汉，只不过有些粗横。现在他要调任，不想将自己的把柄留在黄中丞手里，才来求我们救急。所以我决定冒一次险，再烧一回冷灶！”胡雪岩已有应允之意。

秦少卿却是苦口婆心地劝道：“东家，他人都要走了，你完全可以用本号‘创业未久，根基太薄’几句话应付过去。何况“阜康”现在账面上的头寸也不过四万两银子，如果给他三万两，那就所剩无几了。唉！你何必为这样一位凉茶主苦心调度呢？”

胡雪岩力图要说服这位门槛精。贵福其人在浙省官场上是个虎死不倒威的重要角色，能量、影响都很大。但这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又不能跟秦少卿明说，不管怎么着，他得保王有龄这杆旗啊！那就就生意说生意吧：“调度、调度，做生意讲究的就是调度。所谓‘调’，就是调得动；所谓‘度’，就是有预算。生意要做得活络，就是能巧妙地将银子调来调去。少卿，你就想法子调动一下头寸吧。”

“这样调度……别的钱庄可是从来不干的啊。”

“人家不干，我们干！这些日子‘阜康’不就这样干起来了吗？不光干人家所不愿干，甚至还要‘倒行逆施’、‘离经叛道’，钱庄的生意才能做得活、做得好，‘阜康’才能闯出大名气。秦大伙，就闯上一回吧！”胡雪岩态度坚决。

秦少卿勉强同意，突着嘴脸开出一张三万两的银票。

那贵福已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客厅中不安地走来走去。他硕壮浑圆的身躯似突然萎缩，平常挺直的腰板，今日变得佝偻，有些酸软乏力，甚至还有些隐隐约约的刺痛。他粗重的眉毛跳了跳，目光有些凶狠地落到了美姬身上道：“我跟姓胡的皮不沾胯，这种时候他躲还来不及呢，咱走吧！”

他俩刚要挪脚，胡雪岩大步流星进了客厅，将银票奉给他。贵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了看银票，又看了看胡雪岩带着微笑的脸问道：“你不怕我老贵跑回科尔沁去流哈喇子？”

“神仙也有作难的时候。”胡雪岩笑得静静的。

“好，胡老板，这下我才真正认识了你。”

“我听到传闻，黄宗汉题写‘阜康钱庄’的店名，你送给他四千两银子的润笔费，我说你拍马屁拍得挺高明啊，能拍出‘一字千金’的掌故来……”闻言，美姬发出“格格”的一串艳笑。

贵福的身板又挺直了，精气神又恢复了原状：“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啥，咱不耽搁胡老板了，走吧！”

胡雪岩把他们送上大街，贵福驻足看了看，忽然有些伤感道：“我一直在杭州为官，今日个就要离开杭城了，还真有些舍不得。胡相公，荒费你几个时辰，你陪我老贵逛逛！这些老街老巷，多少年来都叫仪仗官威一路吆喝着没进我这眼眶子……”

胡雪岩赶紧道：“愿意奉陪，愿意奉陪。”

钱庄里，秦少卿又处理了几桩零星业务，正两眼望天、眉头打皱，思谋着再从哪儿拉些头寸进来。忽见罗家骥一脸惊慌、两脚如飞进了店面，几步蹽到秦少卿身边道：“秦大伙，那个‘太上老’又出现了。”

秦少卿离开柜台，立在槅扇影里朝对面打望。对面有条小巷，一个绿营小官佐在巷口来回踱着，身穿托肩云褂，手按绿裤腰刀，足登软底战云靴，头戴瓦楞红缨帽。他来回走动，不时投给钱庄一瞥，那目光阴沉沉的，分明不怀好意。

秦少卿禁不住心内抖了一下。近半年太平军有一支人马杀入浙江，清兵四下里围追堵截，屡吃败仗。败兵劫掠商铺，奸淫掳杀到处发生，而大小钱庄则是他们劫掠的首选。

家骥说他还看见巷子里藏着几个军不军民不民的人，脚下好像还有些箱箱笼笼的，实在有些奇怪。

“情况不妙！家骥，快！快做好准备……”秦少卿脸上出现惊惶的神色，他急忙回到柜台，拉开抽屉，收拾银两、钱票、账簿，同时派人立即去找胡雪岩。

家骥刚出门就退了回来，急道：“不好！他朝我们店里走来了……”

小官佐已穿过街道，大步朝这边走来。秦少卿顿时脊背发寒，大颗冷汗顷刻从两鬓、前额滚落，瘦削的两颊阵阵抽动，更加手忙脚乱起来。

小官佐已出现在门口。抽屉“嘭”地关拢，长锁锁上，秦少卿脸色苍白，呆滞地望着清兵。

“谁是老板？”小官佐开口问道。

秦少卿急忙回道：“老，老板不在……有事请你明天来。”

“胡说！我明明看见他一早就进了店。”小官佐大喝一声，说着大步就要往里走。

罗家骥伸手阻拦，被他一把推开。秦少卿哆嗦着嘴唇，颤着两腿从柜台里边走出来，努力提高声音道：“大人！我是‘阜康’的大伙，掌管全店，有什么事可找我。”

小官佐执拗地说：“不！我就是要找你们老板！当面和他说。”腰间，那把战刀在威风凛凛地不住摇晃。

“那——我派人去找……”

秦少卿正说着，胡雪岩一步跨进店来，目光一扫，抱拳一拱道：“哎呀，大爷光临小店，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小官佐闻言，脸色稍缓，说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胡老板吧？我留意你已经好些天了。”

胡雪岩脸上掠过一阵惊惶，但还是克制住自己，笑脸相对道：“大人有何见教，请说。”

“能不能找个僻静地方？”小官佐拿眼四下一扫，稍稍放低了声音。

胡雪岩心上打鼓，两腿发软，心想难道乱兵“请财神”的灾难真落到自己头上了？他暗叹一声道：“小号刚刚开张……我和大爷后堂去谈，怎么样？”说着，就陪小官佐向后堂走去。

秦少卿紧张地对罗家骥咬耳朵：“这几天，杭州的清兵都要上前线，军心大乱……说不定，这个家伙要打东家的主意。你快去盯着点，千万别离开东家身边。”罗家骥点头，急忙跟了进去。

后堂虽不轩敞，尚属清静雅致。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其中有一幅王有龄的《西泠烟雨》，颇为醒目。尤其是画上梁冰玉的《西湖诗》云：平湖初涨绿如天，荒草无情不记年。犹有当时歌舞地，西泠烟雨丽人船。诗具韵味，字极工整秀丽，别有一番绮奇嫋柔之风。

也许是这诗情画意、清静雅致感染了小官佐，一进后堂，他便叫胡雪岩不必紧张，自报家门道：“我叫罗尚德，是绿营三营管带的副前锋。早就听说胡老板仗义救助王有龄大人的故事，只是无缘相识。现在，你们钱庄开张，我冒昧来访，有一事相求……”他正要说下去，见罗家骥端茶进

来，连忙煞住，脸色又恢复到原先模样。

胡雪岩对罗家骥道：“茶放下，你先出去，把门带上。我和罗大人有要事相商。”

罗家骥放下茶盅，很不放心地打量了罗尚德一番，这才退出去，拉上了门。

“罗大人，现在你说吧。我手下的人都很可靠，你尽管放心。”

罗尚德定了定神道：“好……胡老板，今晚我就要离开杭州上前线了，临行前有一事相托。”

胡雪岩不动声色地问道：“前线？能告诉我大概在什么地方么？”

罗尚德顾不上什么机密了，遂道：“太湖方向，上司命令我们要把太平军阻击在太湖之北。实际上，太湖之南的湖州城，太平军都进出好几遭了。现在谣诼纷传，人心惶惶，但无论如何，总是凶多吉少。”

胡雪岩劝慰道：“罗大人不要这样悲观，说不定吉人天相，老天会保佑你，平平安安活着回来。”

“恐怕难逃这一劫……”罗尚德摇了摇头。

胡雪岩料想他是要上前线的人，多半是钱财之类相托，摊上这么个外忧内患、动乱不已的时月，这些当兵的也不容易，遂道：“罗大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罗尚德这才交了底，他们一个乡出来当兵吃粮的四个人，数年中已结成生死弟兄。自他提拔当了这个小官以后，他们瞒着上司，把积攒下来的兵饷凑在一起做生意，总共赚了上万两银子，此外，还有弟兄们的几口箱子，里头装着衣物、大烟膏、辨别不清的古玩玉器。现在要上前线了，营里的管带让大家把手中的钱、财、物都交给他的小舅子保管，他们怎会上这种当？

闻言，胡雪岩大为惊喜道：“你是想把这些银两、衣箱存在我这里，是不是？”

“正是！”罗尚德点头，然后犹豫了一下问道，“胡老板，但我有一个请求，不知能不能办到？”

胡雪岩拱手道：“请说。”

“如果我们能活着回来，钱物会自己来取，利息一分钱不要。但如果战死，这一万两银子能否请你们钱庄帮我汇到家乡，转给我老母，再由我家中分发到四位弟兄家中？”

胡雪岩大喜过望道：“就这么一件小事？我们完全可以办到！包括那些衣箱，请罗大人放心！钱庄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储户的钱财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真能这样，那就太谢谢胡老板了。”罗尚德一揖到底，然后拉开门去叫巷子里那几个弟兄，正贴门偷听的罗家骥不防有这一招，一跤跌了进来，惹得伙计们一阵大笑。

不一会，几个兵士将几口木箱抬了进来，其中两口装着银两。除了少数成色十足的官锭，大多数是杭锭、杂银，甚至还有川银和五两一锭的汉钞。罗尚德抱歉地说道：“成色太杂了，还请见谅。”

胡雪岩大度地挥了挥道手：“按十足纯银计算，一万两凑个圆满！”然后给那两口装衣物的箱子加封上锡。

“胡老板，一切拜托了！末将就此告辞。”说罢，罗尚德转身欲走。

秦少卿大喊道：“等一等，我给你一个存单。”

罗尚德挥了挥手：“不必了。”

“那我给你写个凭证。”

“更不用了。胡老板，我是相信你的为人才把这些东西存入你的钱庄。万一我战死在沙场，存单、凭证又有何用？我又不会再来提取。别人来冒领，我想你们也不会给他是吧？”

胡雪岩神色庄重地说道：“是。但你总得告诉你府上地址，以便我们转送给您老母亲啊。”

“我倒忘了，那箱盖里面留有地址：金华府……东阳县，后山村……罗葛氏……”罗尚德苦笑了一下，已哽噎着说不下去。说完，他猛抬头，抱拳作别，大步而去。

罗尚德敢吃螃蟹，军中有不少人仿效，不顾长官的呵斥白眼，纷纷将手中的银两、贵重物品存进钱庄。秦少卿忙得脚不沾地，一一给这些上前线的士兵料理善后。

这天下晚，胡雪岩陪秦少卿喝了几盅黄酒，回到家中，天已黑定。酒后身子发躁，他搬了张竹躺椅到后院，伸开疲乏的四肢，舒坦地躺到那一团凉意上面，他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打量正在奔跑嬉戏的女儿荷花。

“荷花！到爹爹这儿来——荷花……”胡雪岩连唤几声，女儿不理不睬，只顾独自玩耍。

正往地上洒水的素娟看到这一幕，说道：“谁叫你长年在外！每天回到家，女儿早就睡熟。成天不见你的踪影，女儿当然不认识你了，还能同

你亲热吗？”

“前些日子钱庄开张，我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能顾得上这个家哟。今天跟少卿商议妥了，以后钱庄的值夜，就由他来监管。他也没个家，在外也是租房一个人住。”

素娟揶揄地笑道：“谢谢胡大老板开恩，赏给我们一个晚上。荷花，到你爹身边去亲热地叫上一声，亲他一下。”

荷花很不情愿地走了过来，轻轻地叫了声爹。

胡雪岩很高声地应了一声，一把将她搂住，吻了她一下：“我的乖女儿！”

“口水！喷得我满脸口水……”荷花不住用手背揩擦，咕哝道，“难闻死了。”随后跑出了后院。

素娟预想着夫妻间的这个夜晚，温情地看了丈夫一眼道：“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

夜凉如水。银蓝色的夜空，不再像刚黑定时那般幽渺，它正悄无声息地向大地俯靠，离人们愈来愈近，也逐渐变得明亮起来。那种透明和澄净是秋天特有的，尚没有露脸的月光先声夺人，连飘浮的云翳也被它吸摄了，羽化了。大地由混沌变得模糊，由模糊变得清晰。院子里的井台、太湖石，墙边几丛美人蕉，一片荒芜的兰草，西北角上那棵硕果累累的皂荚树，全都开始显现，有棱凸有皱褶，终于立体地进入人的眼帘了。

山菊从后院的小耳房里出来，一只手拎着一只大脚盆，另一侧的腋下挟着一只圆篾篮，里面塞满衣物，来到井台。她刚刚浴罢，秀发如瀑，胡乱地披覆身后。月白布无领窄袖衫，过膝雪萝花撒管睡裤，趿着杭城女子夏季特有的棋楸底便鞋，望去十分清新可人。

“表哥回来了？”这话既是招呼，也是问候，充满惊喜，满含欣悦。她放下脚盆，挑选着篾篮里的衣服扔进盆里，是仔细又讲究的分类洗涤。

“你们还有换下来的衣服吗，交给我吧？”山菊又问道。

“你先洗着，我还想歇歇。”胡雪岩坐正身子，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丰满的表妹，发现她成熟了，甚至有些熟透了的感觉。当她弯腰从井中汲水的时候，两座迸挺的乳峰紧紧挟着褐色的乳凹，从月白衫里凸现出大半，像两座银光闪烁的雪峰。她丰腴的脖子，像舍利塔顶上的装饰净瓶，在幽暗中和那对迸挺的乳峰发出一片炫目的光辉，诱引着胡雪岩走上井台。

“我来帮你打水——”怜香惜玉？见色起心？好色不淫？爱美之心？那身体和她摩擦碰撞，哪怕是极轻微短暂的，都令他的心一阵战栗。他突然

抓住表妹的一只手，轻轻唤了一声“山菊”。山菊顿时像一只温驯的小绵羊贴紧着表哥，任他爱抚，任这个男人去感受一个成熟女子的韵致与活力。

从耳房里，但也许就在后院忽然传来一声咳嗽，当他们惊恐回望的时候，素娟就立在檐下的暗影里，声音分明已经有些凛冽了：“你们干什么呢？洗澡水都凉了！”女人的防范是严密的，但处理这件事无疑又是很聪明的，看见了却装作没看见。

“表哥——帮我打水呢。”

胡雪岩没料到山菊的反应比他还快，心里暗暗快活着，胆粗气豪高声道：“我正要撮合表妹一桩婚事呢，说出来你也帮忙参考参考？”

“山菊花骨朵似的嫩得出水，你舍得呀？”素娟的声音含着讥讽，从声音就能推断出她的神情乃至内心。

“迟早她得嫁出去，了却娘一桩心事，也省得你不放心。”胡雪岩半真半假，巧妙地予以回击。

素娟醋得心绞痛，但对方转舵改了弦，她也不便纠缠，顺着他的口风道：“那你说说是哪户人家？小夫婿是谁？”

“就是账房先生秦大伙秦少卿。”胡雪岩放缓语气，看来他是早有盘算，绝非心血来潮。

素娟多少吃了一惊，问道：“他？……你说那个茶博士？”

“他现在可不是茶博士，而是“阜康”钱庄的大管家。如果再让他娶了山菊，我们就成了亲戚，那他就会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我做事。这样，我就可以把整个钱庄放心地交给他。这岂不是两全其美？”

山菊到底有些害羞，再说什么茶博士饭博士，她哪儿知道！她提起圆篮离开后院，又慢慢踅回小耳房，支棱起耳朵偷偷听表哥表嫂议论。

素娟倒是挺实诚，至少，她对茶博士的能耐还不十分了解，便有些疑惑道：“这个姓秦的表面看去倒还老实。就是年纪……怕要大山菊十来岁，听说还有过老婆……这样，山菊是不是太吃亏了？”

胡雪岩挥了挥手道：“我得去打理别的生意，钱庄一定要交与一个可靠之人。少卿在经营钱庄上是一把好手，为人就算有些毛病，山菊肯定能挟管住他。别老想着老牛吃嫩草爽口，自古老夫少妻，那老丈夫少有不患‘妻管严’的。再说，山菊嫁给一个‘天字第一号’的账房先生，也委屈不到哪里去。”

“谁能盘算过你？这事，你赶紧同娘去说吧。”素娟也由衷地松了一口

气，在这个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富有生气的院子里，她又去掉了一个看得见的隐患。

第十六回 刹贪心略施小会收开泰 重信誉大展宏图益阜康

淫雨霏霏。

却在细雨秋风中传来好消息，一是浙江粮台又获户部嘉奖，二是王有龄荣升湖州知府。

消息来得突然，想想看，王有龄由候补“盐大使”到从六品粮台坐办的实缺，不过三四年光景，就擢升为湖州地方官，不光王有龄感到突然，就连在暗中使劲的胡雪岩也觉得快了点。

浙江粮台坐办的职务由谁接替？这是一个陡然面临的难题。这是个肥缺，暗中打点、跑官、上下奔走行贿的大有人在。最终花落谁家？这场粮台之争内中谁是关键人物？现在还不知道。

天空亮了，阴云薄了，有一片云絮垂拂的蓝天，煞是精神地从云层中挣了出来，投给杭州城一片云开日出的秋光。因天边瑷礓的黑云映照，这晴光甚是耀眼，就连多日阴湿的街面，也能感受到秋阳的眷顾，当阳的地方，竟一点一点地开始泛白了。

胡雪岩腋下挟一把伞，月竹布衫上尚染着雨痕，一个人踽踽独行。他沉思的目光越过车水马龙的街道，穿过叠椽架屋的各类建筑，投向远方，投向王有龄即将掌控的湖州！

“雪岩老弟……”章胖子突然横在他面前，一只手举着伞，腋下还夹着厚厚的账簿，“我叫了你好几声，你那耳朵打蚊子去了？”

憔悴！胡雪岩定住神，不知为什么，笑容可掬、高大白胖的章水祥给他的第一眼感觉竟是这样的莫名其妙。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附近有家茶馆，章胖子邀他进去坐坐：“你好像心事重重的，还在为昨天的事不高兴？”章胖子开门见山，显见得是真诚相待。

胡雪岩当然为昨天的事气恼。原来，昨天是杭州钱业公会一年一度的年会，“阜康”首次受邀参加。不料去得会馆，平素一律长袍马褂的大小钱庄老板竟一个个头戴顶子，身穿花花绿绿的官服，足登皂底朝靴。嘿，都拿银子捐了官了！更可气的是年会有官职的才准坐，没官职的只能站，连他这个杭州城最有实力的钱庄老板也只有站着，看着官们“看座”干瞪眼。

“你咋不捐个顶子戴戴？你又不是出不起银子！”

“先前我还有些犹豫，我做生意，就是物生利、钱生钱，经过昨天这档事，‘阜康’要在各地建立分号，我没个虚衔就没有面子，连昨天这样的

小台面都上不了。那就买他一个，也弄个候补虚衔干干。”

两人一边说话，茶博士送上茶来。章胖子显然无意于茶，压低声音问道：“王大人新任湖州，按惯例，他得与接任粮台办理交接，结清所有往来账目。倘新粮台问起存在‘开泰’的七十万两漕银，当如何应对？”

胡雪岩不假思索道：“朝廷下拨的漕银存入钱庄包括‘开泰’无懈可击。按惯例，其中三十万两可长期入存，粮台不可能全部支取。其余四十万两则是随时提取，万不可挪作他用。这不是事先都说得清清楚楚、写进了契约的么？”

章水祥哎哎连声：“知道！知道有这惯例。可时局不稳，太平军李秀成部在浙江游走不定，闹得人心惶惶。时局不稳，逃难的人多，准备外逃的人也多，来钱庄借钱的人真是如过江之鲫，何掌柜放了不少高利贷，这王大人又不知何日成行？”

“早着呢，粮台坐办不到位，双方不能办理交接……”胡雪岩挥了挥手，突然有些警觉，问道，“‘开泰’日常存留的银两是多少？”

“这……都由何掌柜亲自调度，我也不十分清楚。哎唷！我肚子疼，要出恭！真不好意思。”章水祥说着，竟拿眼去看胡雪岩，仿佛要待他批准。

“那就快去吧。”胡雪岩似有所悟。

章水祥放下账簿，匆匆离去，胡雪岩的目光立刻落到这个账簿上：天津蓝布封皮，白霜霜薛涛纸，这是“开泰”的总账哪！胡雪岩犹豫了一下，速捷地打开账册，一页页飞快地浏览着——这可是钱庄的最高机密！天哪！“开泰”的底金已不足十万，不足十万哪！

听到响动，胡雪岩赶紧将账册放回原处，仰脸作沉思状。

章水祥回来，一边系着裤子，一边还在道歉。

胡雪岩故意咳嗽一声：“章大伙，你肚子不舒服，我也正好钱庄还有点事。我们改日再聚吧。”

胡雪岩两脚如飞赶到省粮台向王有龄禀报：“有龄兄，何掌柜滥放高利贷，‘开泰’的底银已不足十万，这是十分危险的事。”

“雪岩，将七十万两漕银放在‘开泰’，是你很高明的一着棋，既便于你动用，又可拿高利息，我们也不必担什么干系。现在何掌柜违约乱行，那要赶紧提取出来哟。”王有龄也感到事态严重。

“是啊！倘有大户来‘开泰’提取现金，一下便暴露了马脚！风声一旦传出，大家来挤兑提取银子，钱庄非倒闭不可。”

“那怎么办？这是漕银公款，如果出了问题，我罪责难逃！你也要受到牵

连。雪岩，你快想想办法。”

胡雪岩咬咬牙道：“何掌柜自蹈死地，但却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无毒不丈夫’，我们只有狠下杀手了！与其让别人去挤垮‘开泰’，不如我们自己来！这样，即使‘开泰’破产，它的债务、财务还是落在我们手中。我们要想办法让‘开泰’变成‘阜康’属下的一个钱庄。”

当天下午，两名公差模样的人手拿条札来到“开泰”钱庄，大声吆喝道：“掌柜呢？快找你们的掌柜！”

章水祥迎上来道：“有什么事，同我说吧。”

公差把手中的条札一扬道：“不行！你没看见王大人的条扎吗？请你们掌柜的出来说话。”

章水祥知道胡雪岩开始采取行动了！他匆匆进到里屋，找来了何掌柜。何掌柜意识到大事不好，抖抖索索地跑出来，一看公差递上来的条扎，顿时如五雷轰顶，当下身子就软了：“提取现银三十万两？！……”

“什么？三十万两？”章水祥也凑了上来。

何掌柜赶紧把哭脸当作笑脸道：“好！请二位先回，我们一定想法尽快将这笔现银解送到粮台。”

“要快！千万不能耽误公务。”

“不会！绝不会。”何掌柜连连点头。

公差刚走，他就一屁股跌坐在椅子里，两眼发直，呆呆望着屋顶上的卷棚。直到又有客户来要求借贷，他才如梦方醒，跳起身，恨恨地挖了那人一眼，道声“不放（贷）”，拔脚便出了钱庄，心急火燎地进了“阜康”。

“何大掌柜来了！什么风把你这尊菩萨吹进我们这个小庙来了。”秦少卿便迎了上来。

“我，我找你们的老板。”何掌柜急不择言。

“哎哟！何大掌柜平时不来，今天却来得很不凑巧，我们东家到余杭塘栖收账去了。”秦少卿故作姿态。其实，胡雪岩正在楼上观望，他能准确地知道何掌柜下步会做什么。

何掌柜有些失望地问道：“哦……不知你们‘阜康’能不能调一些‘头寸’给我们？”

“钱的事全由东家定夺，我不敢擅自做主，非常对不起！”秦少卿一推六二五。

闻言，何掌柜又马不停蹄、先后跑了“义公”“镒丰”“同利”共大小十余家钱庄，又特地拜访了钱业公会的会首，他要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哪家钱庄能周济得过来呢？没奈何，何掌柜只有硬着头皮来求见王有龄。

王有龄的算盘珠子多是由胡雪岩来拨动的，何况他对这位姓何的素无好感，因此打起了官腔：“何掌柜！这三十万两银子是用来购粮运往江北大营的。近来，朝廷与太平军战事激烈，苏浙两省，四处烽烟，耽误了军用，上司怪罪下来，是要掉脑袋的！你懂吗？”

“小人懂！小人懂！”何掌柜连连作揖。

王有龄又慢条斯理地说道：“既然懂，就赶紧将三十万两银子送来粮台！还磨蹭什么？”

“王大人！能否通融一下，推迟半个月……”何掌柜的额头已冒出冷汗。

王有龄厉声打断了他的话道：“当初有言在先，粮台所存漕银随时要派用场，随时要来提取，现在你们拿不出来，这不分明是在挪用公款、投机牟利么？”

何掌柜战战兢兢，哪里还敢吱声。王有龄不紧不慢，语调平和，再给“开泰”下了一道死令：“余下四十万两漕银，十天后也要取出，作为饷银解送到曾大帅的江南大营。到时若有半点延误，本官就将你解送到曾大帅那儿，由他处置！”

曾大帅外号“曾剃头”，他率湘军攻入太平军盘踞的江西时，杀人盈野，尸积如山。河上被浮尸塞满了，他的座船需兵勇把浮尸挑开才能缓缓移动。浙人唬孩子，就说“曾剃头带着湘骡子来了”。

何掌柜一听，不禁双腿发软，跪倒在地求道：“王大人，请宽容小人几日，王大人……”

但王有龄已站起身来，掇起茶盅，叫了一声“送客——”

“开泰”底金严重不足、濒临倒闭的消息仿佛长了翅膀，飞遍杭州城乡，引起储户的恐慌。不少储户拿着存单向“开泰”钱庄跑来，要求提取存银。一家钱庄如果出现“挤提”，那就标示着它已面临倒闭！知道点内情的小额储户的议论，更加速了它的崩溃。

“听说‘开泰’把底金全挪去放高利贷了，钱庄底子全空了。”

“是哟！听说亏空严重，面临倒闭。”

“快！快去把存银提出来，万一大户来提取现银，钱庄一关门，那我们的银子就全都泡汤了……”

“开泰”门前人头攒动，吆喝声、叫骂声、拍门打墙的声音直冲云霄。

巷子里，打探、挤提的人越来越多。钱庄的柜台前，聚集着开泰的店员，紧紧围绕着何掌柜。内中夹杂着一些小股东，是防止他逃跑或是仍然抱有一线希望的。何掌柜双手抱头伏在地上，泪如雨下。大门被“砰砰”地猛敲，两扇厚重的板门在剧烈摇晃。

章水祥用巧妙的方式给胡雪岩透了消息，早就预料会有这么一天。他冷冷瞅着何掌柜，冷着脸道：“开店的时辰早过了，掌柜，还是把大门打开吧。”

何掌柜魂精已失，神经质地一挥手道：“不能开！不能开！一开门，客户都来挤兑，那这两扇门还能关得上吗？我何某人还有活路吗？”

“掌柜，不开门也不是办法，您快去走走别的路子吧！”跑街小六子也是个机灵角色。

何掌柜捶胸顿足道：“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能走的路子也都走过了。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条路，让我命归黄泉，一了百了！”

“掌柜，你可别这样想！”

“千万别这样！”

众人七嘴八舌。

“掌柜，你自寻短见！那店怎么办？我们这些伙计怎么办？”章水祥心里是有道底线的，众人跟着附和！

也就在这时候，胡雪岩走“开泰”的那道便门进了钱庄，冲何掌柜道：“有什么事想不开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何掌柜一下跪倒在地，又一次涕泪横流：“雪岩老弟！你终于来啦，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落到这种地步……我去了塘栖几天，一回来听少卿说何掌柜来过了，就赶紧来了。”胡雪岩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雪岩，你来得真及时！再迟一步，‘开泰’就要关门大吉了。”章水祥已知道了结局。此时，大门被捶打得更厉害了，储户叫骂的声浪把柜台前的交谈都淹没了。

胡雪岩稳操胜算，代何掌柜发令道：“快开门吧！不开门，人家还真以为我们倒闭了。小六子，快去开。”小六子向大门走去，何掌柜用死鱼般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垂下了脑袋。

大门敞开，储户们纷纷涌进了钱庄。胡雪岩不慌不忙地迎上前去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开泰’是老招牌，信用从来不差！我胡雪岩就是

从‘开泰’出来的，你们难道也不信吗？”

一客户问道：“听说省粮台要提走全部存银，‘开泰’无法兑现，快要倒闭了。”

“对，对！钱庄要倒闭了，就瞒着我们这些小额户呢。”众客户一迭声附和道。

胡雪岩神态肃然道：“这是什么话？你们也知道，本人与省粮台的王大人是莫逆之交，帮他掌管漕粮海运事务。我怎么没听说过粮台要提漕银的事？”

众客户闻言面面相觑，气焰顿减。

“诸位！请勿听信谣言，扰乱人心。这可是要吃官司的呀！”

众人都不吭声了，了解胡雪岩为人的已开始散去。

胡雪岩装出一副轻松模样道：“你们别担心，还怕赖了你们的银子不成？即使‘开泰’暂时有困难，还有我胡雪岩的‘阜康’呢！‘阜康’总不会三天两天就倒闭吧？哈哈……”

门口、院子里的人总算安静下来，但还有一些人不肯散去，他们在观望等待，心想总是无风不起浪嘛！

这是胡雪岩的筹码！他与何掌柜进了“开泰”的后堂，留下章胖子在店面招呼。

何掌柜眼中露出希望的光，带着试探问道：“雪岩老弟，你能去说动王大人改变主意吗？”

“凭我们患难之交，我去说恐怕问题不大。不过……”胡雪岩自信道。

“不过什么？”何掌柜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钱’，你也知道王大人手头并不宽裕。掌柜若是愿意，不如趁机把‘开泰’的股份奉送一些给王大人。这样，王大人作为股东，‘开泰’也就成了他的钱庄，还能不大力通融吗？”

何掌柜肉疼地说道：“为免‘开泰’倒闭，此法确实高明！就不知送多少才合适？”

胡雪岩笑了笑，伸出了一个巴掌。

何掌柜失声道：“五十股？五万两银子？……那要占去我一半的本钱！我这个老板不就成了一名伙计了吗？”

胡雪岩倏地变了脸色，道：“何掌柜，你若是不愿意也不要紧。但得罪了王大人，万一他发起狠来，要提走全部存银，你能如数归还吗？七十万两银子，又不是说来就来的。再说，你与日本商人合伙订购一批洋油，船在南洋触礁沉没，血本无归，你着急了，大肆放贷攫取高额利息以弥补亏空。你挪用官银、违约经营已不可收拾，是做个体面的伙计，依然吃碗钱庄饭好呢，还是递交给‘曾剃头’去处置好？你自己心里掂量一下。要不，让章大伙向大家宣布‘开泰’倒闭，领教领教那些中小储户怎么收拾你……”

何掌柜面如死灰，双唇哆嗦着道：“我，愿意，奉送一半股份。”

“好汉不吃眼前亏，将来‘开泰’的生意做大了，你分得的红利或许不会比现在少。死罪难饶，活路难求哟！”胡雪岩展开了笑脸。

在交给王有龄纹银六千两，捐了一个候补道员虚衔的同时，胡雪岩又给黄中丞的老爹汇去两万两。果然火到猪头烂，他那个从六品候补道员顶戴、补服下发的同时，任命他为浙省粮台坐办的诏令也紧跟着到了。

只是在交接粮台公务的时候，王有龄指着贡院附近的几座仓廪说：“按惯例，这几个仓里的储粮由中丞大人指派专人管理，以备急用。我任粮台数年，一次没去查验过。”

胡雪岩嘿然一笑，指着王有龄补服上的白鹇道：“你在前面飞，我跟着你飞。若论官场，你跟黄中丞、何大人都是我的靠山。我一向认为，一个人以钱赚钱，还算不了本事，以人赚钱，才是真功夫！”说着，他将贵福写给他的一份函札交王有龄展看。

原来，贵福因祸得福！因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平定江西以后，并未按朝廷的意思整理江浙，而把作战的重点仍然放在安徽，尤其是安庆曾国藩志在必得，安庆一破，南京就危急了。贵福作为藩台，并未和两江督署行辕一道在硝烟战火满地的赣皖大地上颠沛流离，他被曾大人安排坐镇苏州，保障供给。

太平天国并不像传言中所说的只知“打仗杀人”，而是颇为注重商业贸易，鼓励正当生意。特别是出口贸易，如丝、茶两宗，太平天国占据南京五六年间，出口数均翻了一番。近年苏浙虽饱受战乱之苦，但丝、茶出口仍呈大幅上升趋势。打长江上去往上海的商船，除了粮食武器，守卡的太平军一律放行。

为感谢胡雪岩帮他渡过难关，贵福决定要找个名目请户部明令褒奖“阜康”，将来户部和浙江之间的官银往来委托“阜康”办理汇兑。浙江的额外“增收”，即支援皖、苏剿勘太平军的“协饷”（税），也委托“阜康”办理。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官银往来，也一概由“阜康”经手。

有这“三件礼物”（贵福函札中语），胡雪岩做什么生意还愁本钱？王有龄高兴地在他肩头一拍道：“你是官场、商场的行情都吃得准，下注必

中，称得上是吴越第一赌徒。”

“当官非我所愿，我也不是什么赌徒，我要做个‘商圣’。中国自古有孔圣、关圣，还有什么诗圣、茶圣，可经商不入流，我就做这个不入流的行当里的圣贤！”话虽非信誓旦旦，但他是认真的。

两人正说着，家骥打附近下船，忙跑过来行礼。王有龄见他头戴毡帽，肩挎蓝布包袱，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道：“咋这个样子？胡大哥派你什么差使了？”

原来，这是家骥化装成难民，上太湖前线了解舆情、商情和战况、转输等情形之后返回了。尤其是王有龄即将履职的湖州，他在湖州乡下住了近半个月，把那儿的情形都摸透了。走一吃二看三，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胡雪岩已经在酝酿太湖边上有什么大生意可做了！王有龄只有佩服的份儿。

谈到战事，太湖以北尤其激烈。杭州清兵左营被安排驻守无锡附近的要塞锡山，没几下就被太平军给夺走了。清军组织反扑，但太平军凭借洋枪洋炮，将手持腰刀长矛的绿营兵杀了个片甲不留，左营几乎全军覆没。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罗尚德的人？”胡雪岩不禁脱口而出问道。

“罗尚德？……有啊！他冲得最前，死得也最壮烈，连肚肠都被炸得流了出来……”家骥不假思索回道。

“啊？！……”胡雪岩惊呆了，他的眼眶湿了，打心里佩服那个外表有些粗、但实则精细的小官佐！

见状，王有龄感到有些奇怪，问道：“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吗，雪岩？”

“什么关系也没有，他仅仅是我们阜康的一个客户……”胡雪岩有些失落。

回到钱庄，胡雪岩吩咐秦少卿马上提出一万两银子，派专人送到金华罗尚德家中。

秦少卿为难地说：“东家，不久前为藩台大人筹齐了三万两银子，这几天，又陆陆续续调给‘开泰’五万多两，新开张的当铺又要本钱……东家，你一下子把摊子铺得那么大，处处都要银子托底，我们的银根也有些紧了。现在再要提出一万两，八个坛子七个盖，怎么盖得过来哟？”

“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才算会做生意。”

“钱庄开张不过小半年，坛子不多，盖也不多，很容易穿帮。东家，罗尚德那笔款子能不能再缓些日子？反正这个人也刚刚死在战场……”秦少卿

依然有些犹犹豫豫。

“不行！千方百计，你也要想办法，这一万两是他罗尚德的玩命钱，也是他家里的救命钱哪！”胡雪岩顿了顿，冲着家骥等在场的伙计训诫道，“罗尚德阵亡了，他没有取存单，别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一万两存银的事，死无对证，这笔钱等于白送给我们。可我们不能干这种昧良心的事！何况他在家乡有亲属，还有老母，他们得靠这笔用性命换来的钱活下去。我们要立即替他把银两提出来，加上利息，专程送去，这样才对得起良心！”

“东家，你说得对！我真是有点钱迷心窍了……我给东家看看最近的账本。”

秦少卿连忙拿过厚厚的大账本，胡雪岩神色严峻地说道：“不，我不要看！即使是找别家钱庄挪借，你也要按时把这一万两银子送出去！”

看来，这位表妹夫还有些见外，在大事上有时还会犯糊涂。他这一离杭，钱庄真还缺个拿主见的人。唉！

第十七回 净月庵兄弟俩喜还夙愿 湖州城花魁女早结珠胎

胡雪岩与王有龄同船抵达湖州的当晚，当地士绅在“西洞庭”酒楼举办盛大的欢迎酒宴。来的都是名商巨贾，一方人望。他们一个个伸长着脖子，做出一副恭谦模样，其实内心都急切想弄清这王知府到底是个何等样人？

王有龄端坐正中，春风满面。他身着天青云缎官袍，片金镶边；前后方襕上绣有行蟒各一。那披肩领和窄袖俱用天青妆缎制成，虽然这是最低档的蟒袍，但还是添人精神。众人一齐鼓掌，听他的“就职演说”。

“下官受朝廷委派，到湖州履新，承蒙各位举行如此盛大的欢迎酒会，下官不胜荣幸！借花献佛，用这杯酒向大家表示由衷的谢意。”王有龄先来了一番客套。

众人纷纷举杯，碰杯之声响成一片。

王有龄放下酒杯，朝大家扫了一眼后道：“湖州自春申君筑下菰城，迄今两千余年。唐代，湖北竟陵的陆羽高蹈下菰，撰写出《茶经》一书，被称为茶圣。唐中和年间，更有天竺高僧，赠我佛如来舍利子七颗，印度阿育王镀金铜虎面像一尊，在湖州筑舍利塔以藏之。因此，‘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八个字，湖州当之无愧！湖州是山水清运、景色秀美之城，回望太湖烟波浩渺，西倚天目竹海苍山，有道是‘苍山北峙，群山西迤，

双溪夹流，泓亭皎彻，山水映发，冲和修集’，别说下官牧守湖州，就是湖州一普通居民，也当人尽之责，身尽之力，共同卫护建设湖州！”

这一番话引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啧啧赞叹。王有龄出身书香世家，身边更有个书袋子梁冰玉，还能不清楚湖州这点历史掌故？接下来，王有龄宣布了他的施政纲领，要言为“澄清吏治，恢复农桑，发展商旅”。特别是发展商旅，它能让一个地方尽快地富庶繁荣起来。目今虽是多事之秋，湖州又靠近主战场，但太平天国不禁商旅，不截商船，不勒捐商人。而曾大人创湘军建江南大营，李大人创淮军建江北大营，全都指望发展商旅、增加流通以多征厘金捐税，解决“糈饷”问题。湖州一定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中兴商业！他记起首次来湖州购粮，轻轻松松就赚了大把银子，便道：“湖州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是我大清漕粮的主要集散之地，下官上次以粮台坐办身份来湖州，感觉湖州简直就是一只取之不竭的大米箩，不，一座大粮仓……”

一名蓄着山羊胡子的官员忍不住插嘴道：“知府大人，湖州不光是‘鱼米之乡’，更是‘丝绸之府’呢！”

王有龄颔首称赞道：“对！‘丝绸之府’下官也早有所闻，只是此前仅为漕粮而来，对湖州的丝绸少有接触。今后还得仰仗各位，多多指点。”

“山羊胡子”有些得意忘形道：“中国生丝的主要产地就是湖州，所以叫‘湖丝’。特别湖州辑里产的‘辑里丝’更是驰名中外。现在，洋商来华采购的都是湖州的白厂丝，上海那些专做蚕丝生意的洋人，三天两头就往湖州跑……”

“哦？！来得这么勤？”王有龄问道。坐在一旁胡雪岩也稍稍吃了一惊，竖起耳朵听这位有些饶舌的“山羊胡子”介绍。

“他们带着通事，直接到乡下到农户家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噢，这位是我们湖州的‘丝业大王’庞二爷，在上海生丝界一言九鼎，洋商对他也分外器重。丝业的事情，他全都知根知底。”

王有龄转向庞二爷，这是位年约六旬的胖子，吊梢眉，招风耳，两嘴角仿佛老是在使劲往上提，这使他原本方正的下巴显得僵硬、外凸。配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此人颇有些霸气！王有龄客套道：“哦？这位就是庞二爷？下官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失敬，失敬！”

“山羊胡子”又道：“庞二爷可是我们湖州‘四象’之首啊。”

“何谓‘四象’？” 王有龄有些不解。

“家产在五百万银子以上，称之为大象。湖州有四个大象，庞二爷则是大象中的大象！”“山羊胡子”说罢，还用手比划大象大的样子。

庞二爷骄矜地朝大家摆了摆手，几乎没理会王有龄：“谬传，谬传！其实

不是那么一回事。近两年湖州丝业很不景气，洋商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甚至雇请华人当买办、庄首，跑到乡下设庄收购蚕丝。而我们又不团结，商户竞相压价，甚至暗地里与洋商勾结。蚕农则不问华洋内外，谁给钱就把蚕丝卖给谁。蚕丝生意，华商这半壁河山都快保不住了。”

“地方官府，对此持何态度？”胡雪岩忍不住问道。

“官府敢对洋大人怎么样，连朝廷都不敢得罪洋人。”庞二爷冷笑一声。

“山头胡子”捻须喟叹道：“门户大开，这鬼子进门了就不那么好招呼喽！”

王有龄频频点头，作为官府有责任维护华商的利益，当即表态道：“好。待下官安顿下来，先配合粮台胡大人，将头一批前线急需的军粮运往镇江、扬州等地，再来拜会庞二爷。”

“对！我和知府大人一定到庞二爷的府上造访。”胡雪岩附和道。

庞二爷礼貌地拱了拱手：“庞某恭候知府大人和胡大人……”

吴越之地风气奢靡，酒宴之后，二位“新官”照例被送至“夜夜春”。

胡雪岩和王有龄故地重游，鸨母和其他妓女热情相陪，唯独不见芙蓉。那鸨母忙得屁颠屁颠，搽得猩红的嘴唇仿佛猴子屁股：“嗨！真是贵人运好！几年前，王老爷还只是个粮台坐办，现在一下子变为湖州知府，是我们的父母官了。胡老爷呢，上次还落难在我们小店，现在已经接替王大人的官位了。嗨！真是福星高照，财运亨通啰！”

胡雪岩多少带点调侃道：“妈妈，这大约就是戏文里唱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吧，我这个落难小子倒是真有了一官半职，但与我一度相好的芙蓉却不在这儿了。”

“是呀，芙蓉小姐到哪儿去了？”王有龄打探道。倘不是为陪伴胡雪岩来会芙蓉，他是不会来这个地方的。梁冰玉随他来了湖州，这里也是她的伤心之地。

鸨母叹息道：“唉！命苦啊……这也不能全怪芙蓉，只能怪她那个从不学好的纨绔叔叔，成天赌钱，不务正业，自己把偌大一份家产挥霍光了，还想在侄女儿身上打主意。他把芙蓉送到我这儿，提出要三万两银子作为卖身钱。这我怎么能出得起？出不起，那好，这不要脸的叔叔居然三天两日上门来讨，骂街要账……你说，这样的日子芙蓉还能过得下去吗？她一气之下就入了空门。”

“什么？”胡雪岩大吃一惊。

鸨母打着啧啧，说芙蓉去了银杏坞的“净月庵”，有不少浪荡公子追随而

去，“夜夜春”的生意也冷清了好些，可惜了这位花魁。

王有龄也感慨道：“真是红颜命薄……芙蓉大概也是有感于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才动了出家的念头。唉！一朵鲜花尚未枯萎，竟要在青灯古佛前消磨掉了，真是可惜哟！”

鸨母错会了他的意思，立刻如数家珍道：“哎哟王大人、胡大人，虽然少了芙蓉，我们还有更年轻貌美的牡丹、美菱，她们一样可以陪你们喝酒，伺候好两位大人……”说完，她打了个手势，两个新近夺魁的年轻妓女娉娉婷婷走了进来，给二人行礼纳福。

胡雪岩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道：“我乏了，就此告辞。”

王有龄也抖了抖衣袖起身，笑吟吟道：“桃花不比杭州女，洗却胭脂不耐看。芙蓉都遁入空门了，吾辈岂可流连于兹哉！”

净月庵例行的早课。

一尊观音大士弹指播撒净瓶水的圣像前，藏香袅袅，烛影嫋嫋。呢喃的诵经声，伴和着清脆的木鱼声，在堂中缭绕。堂顶没有望板遮挡，瓦风无影无形，把虚空中氤氲的烟气吸拔，溢出瓦缝，随山风飘走。尽管如此，檀香木雕观音，烛照不到的堂顶，简陋的几案香桌，两幅经幢，全都黑黢黢的，且全都无精打采，缺乏生气。

一位老尼领着一群小尼打坐蒲团之上，老尼一手敲着木鱼，一手捻着大佛珠。众小尼依序趺坐，闭目凝神，嘴中念念有词，手捋着佛珠，一粒又一粒。小尼面前，摆着早课必须修完的经文，旁边摆着专用的经篮。经文系小尼一字字手抄，边抄边记。早课念经，每念完一页，就将手抄的该页纸经揭起放入经篮中。经文念毕，纸经揭完。不识字的，就以同等数量的锡箔纸替代，所念经文，则只能师姐师太口传了。老尼督课，大抵就这些内容。

“又有人分心走神了！”老尼听出有一双手已停止捋动佛珠。她睁眼看去，又是那个新入庵的小尼，俗名刘秀云的。她坐在靠近堂门的地方，尚没有剃度，因此没穿僧衣，没戴毗卢帽，只是着了一袭青袍，僧不僧俗不俗，神情呆滞，一脸尘俗之相。

老尼微闭的双眼大睁，目光投向发呆的芙蓉，脸色愠怒。

“笃！笃！”她重重地敲了几下木鱼，提高了声音：“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也难离身……”

芙蓉一愣，立即回过神来，偷窥了老尼一眼，赶紧低下头去，嘴里念念有词，手中的佛珠也开始数动……但过了不一会，她又走神了。心灵一阵悸动，似乎有所预感，使她忐忑不安，如坐针毡，思绪也如那飘忽不定的香烟，不知有几缕在佛堂，有几缕走瓦缝飘向缘水青山。

“笃！”但听棒槌在木鱼上很响地敲了一下，掷于供桌之上，一抬头，见老尼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拂袖而去。

芙蓉知道是自己惹恼了老尼，急忙起身追出佛堂，在通往禅房的甬道里拦住了老尼，扑通跪了下去道：“师父在上，弟子刘秀云饱受人世磨难，看破红尘，已经大彻大悟，愿剃发修行，做个佛门弟子，请师父垂允。”

老尼回转头，双目紧闭，许久才长长吐出一口气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尘缘未了，凡心太重。佛门不收未受八戒之人。你还是回去多烧香火、广结善缘，重修来世吧！”

芙蓉急了，不住地叩头：“师父！求求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引渡弟子早日跳出苦海吧！弟子虽未受八戒，今日就愿削发为尼，剪断红尘俗念。”

老尼摇头道：“落了发，那就是皈依佛门，还俗无望了。”

“弟子已经了断夙缘凡心，潜心向佛，万望师父成全……”芙蓉说着，伏地不起。

众小尼一起拥进了甬道，纷纷替她求情：“师父，刘秀云一心出家，您就发发慈悲，为她剃度吧。”

老尼姑不语，许久才长出一口气，无奈地说：“好吧，金刀准备。”她一路叹息着回到佛堂，又看了芙蓉几眼。

两个小尼姑连忙净手，不一会就捧来一个铜盘，上面放着一把剃刀，另一个铜盘上，是净手的瓷钵和一条毛巾。

众小尼一起撞钟击鼓，敲响木鱼、铜磬，合掌诵佛：揭蒂揭蒂，婆罗揭蒂，婆罗萨揭蒂，菩提萨埵诃……

芙蓉解开云髻，长发垂腰，端庄地跪在圣相面前的蒲团上，一小尼替她围上蓝布。高烧的红烛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淌着天生的浊泪，仿佛菩萨在努力打量她那脸上所显现出来的圣洁和虔诚。老尼手持银刀，从额头剃了过去，细软的美发纷纷飘落下来，落到蓝布上。众小尼高声齐唱：“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也难离身……”

正在这时，一个小尼从外面匆忙跑了进来，嘴贴着老尼耳朵，轻声说着什么，老尼停住剃刀。诵经声变成杂乱的呢喃，众小尼把目光投向老尼，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芙蓉惊讶地抬起了头，睁开眼睛诧异地望着师父。老尼把手中的剃刀放回铜盘，道声“继续念经”，拔脚便出了佛堂。

山门外，尼庵前的空地上停放着两顶官轿。

胡雪岩、王有龄已经下轿，正在眺望山野风光。

青山翠坞，茂林修竹，空谷幽幽，溪水淙淙。随从向王有龄报告道：“知府大人，‘净月庵’的当家法师来了。”

老尼来到山门外，胡雪岩、王有龄连忙迎了上去。

老尼彬彬有礼，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不知知府大人光临小庵，贫尼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胡雪岩迫不及待地说明来意，老尼听罢，脸上毫无表情道：“本庵确有一个名唤芙蓉的烟花女子，但她已看破红尘，自愿皈依佛门，一心向佛了。”

“敢请师太向芙蓉姑娘通报一声，就说杭州胡雪岩——噢，我现在是浙省粮台坐办，前来接她出庵，请她重返尘世，一起居家过日子。”胡雪岩急了。

老尼躬身，双手合十举过头顶道：“善哉善哉，这些话，此前已有好些俗家子弟前来说过，甚至捶打山门，跪地求情，对天盟誓也有过，怎奈芙蓉姑娘已把这些风尘撇过，旧情俗念全抛，只恐兰心似铁，无法动摇了。”

胡雪岩急得抓耳挠腮，他最担心的就是芙蓉看破红尘，一心一意做尼姑！自己皆因几年中抢抓粮食生意，奠定资本基础，加上老母规范，妻子素娟的醋悍劲，又没把生意做到湖州来，故此冷落了芙蓉姑娘，但他还是不死心：“相烦师太去跟芙蓉姑娘说，我胡雪岩不是那等只图一夜快活的花心男子。何况我与她的感情不同一般，我落了难，穷愁潦倒昏死在大街上，她打那儿过路，救了我又看中了我才委身于我。师太您也是过来人，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人……”

老尼没料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把脸埋在胸前，双手合十长揖：“罪过罪过……”便低声喃喃地念起经来。

老弟情切，竟然胡言乱语起来！王有龄见势不妙，急中生智，冲老尼躬身施礼，朗声道：“胡大人太重旧情，词不达意，有污清听，请师太鉴谅。只是下官初到湖州，履职未久，闻听‘净月庵’栖隐深山，修身谨严，布化信众，广结善缘，声名远播，故此特来礼谒师太道孚，聆听道义。我与胡大人虽非佛门弟子，但也想来积些功德，作些布施，膜拜观音，为家人内子祈福，请师太垂允。”说罢，他给胡雪岩递了个眼色，不待老尼反应过来，便昂然而入。胡雪岩也抖了抖衣袖，扎撒着两手，紧跟着进了“净月庵”。

师太一睁眼，两位官爷已排闼而入。众小尼回避不及，赶紧各自打坐，有的背朝圣相，有的侧对山门，有的假装入了定，有的闭目塞听，矢志不见。芙蓉猛见胡雪岩官衣袍带，疑心自己看花了眼，再定睛细看，不

是冤家是谁？正不知如何是好，众小尼的诵经声高了起来。老尼一阵风进了佛堂，她尖锐的叫喊声压住了众小尼的诵经声：“两位大人要写功德了，快快笔墨伺候！”

众小尼立刻把桌子抬了过来，把笔墨端了过来。老尼捧出功德簿翻开，看定王有龄。胡雪岩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芙蓉还没有剃度。王有龄提起笔写道：署湖州知府王有龄捐银五十两。打从建庵，何曾见过这么慷慨的布施？老尼清癯的脸上，浮出两抹笑意：“知府大人如此慷慨，请大人题咏，随便题咏几句。”

王有龄略一思忖，题道——

黄金大地破悭贪，

聚米成丘粟若山。

万人团族如蜂蚁，

老尼功德自可量。

轮到胡雪岩时，他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信士胡雪岩捐银一百两”，老尼要他题咏，见到芙蓉，他哪有心思搦管吟诗？但众小尼面前，不能不应个景，便胡乱写了两句——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放下笔，他径直来到芙蓉面前，说了声我们走吧。

哪知芙蓉别过脸去，忽发恨声道：“我不走，我凭什么要跟你走？我是遁入空门的人，见识够了你们这帮男人。男人没几个好东西，要你的时候，亲你爱你‘心肝’、‘宝贝’地哄着你，玩够了，转过身就认不得你……”

“芙蓉，我不是那样的人，走，回家去我跟你解释。”说着，他伸手去拉她。

芙蓉恨恨地把他的手甩开道：“我没有家，我也不要家。我的家就在这儿，就是这个深山中的‘净月庵’……”

“善哉善哉，出家人不打诳语，你虽在庵中礼了几天佛，诵了几天经，但你未受本师剃度，也未取得法号，你还不是山门中人，不能久住‘净月庵’。”老尼此刻不得不改变身份了。

王有龄也笑着相劝道：“你本是个俗家弟子，尘缘未了，雪岩又对你一往情深，倘你要以‘净月庵’为家，不光辜负青春，也辜负了一段好姻缘，师太岂能留你！”

见此情形，老尼的底气更足了，她双手合十冲芙蓉道：“怪只怪你芙蓉姑娘在湖州名气太大，来了我们‘净月庵’，还有不少浪荡公子追踪而来，惊扰佛门清净之地。倘你继续留在庵里，难免招蜂引蝶，拨草寻香，败

坏佛门清誉。佛祖以慈悲为怀，今日既有人来接你还俗，就此别过了罢。”说着，她深深一揖。

“你我罪孽深重，是三生石上旧姻缘，这做尼姑的事是勉强得的么？”胡雪岩一拉芙蓉，她就势扎在胡雪岩怀里呜咽起来。

众小尼一见，赶紧垂下眼皮，双手合十，跟随师父，大声念起了“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夜，在四壁萧条的陋屋里，胡雪岩与芙蓉鸳梦重温，颠鸾倒凤。几番云雨，把两人都累得骨软筋酥，瘫作一处。

刚恢复点气力，芙蓉便用拳头擂着胡雪岩赤裸的胸脯道：“你这个死鬼！正当我看破红尘、准备剃发为尼的一刹那，你又怎么突然冒了出来，惊扰我这颗将死的心？”

胡雪岩痛惜地捧住她的脸颊，抚摸她额角上所剩不多的刘海：“这一头青丝剃去多可惜！你这样一个花容月貌的妙龄女子，遁入空门去当尼姑，简直是老天的罪过……”

“你一去三年没个音讯，还敢说是老天的罪过？”

胡雪岩不得不又发一遍誓，又作一次解释：“真的！芙蓉，我怎么能忘得掉你呢？只是回去之后，碍于难向母亲和妻子启口，直到今天我还没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打算在湖州购置一所别馆，你就在这边居住，这样可好？”

芙蓉把光滑的胴体伏到他身上，心神俱妙，嘴里道：“不好……又能怎样。不管怎么说，你得先跟我叔叔谈一谈，征得他的同意。”

“好多次听你提到这位叔叔，你同这位叔叔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关系？”胡雪岩温情地抚摸着她道。

“怎么说呢，对这位叔叔，我是既爱又恨，既非父亲，又胜过父亲。”芙蓉声音也是幽幽地。

原来，刘家祖上开着一家“敬德堂”药店，在太湖一带很有名气，方圆几百里之内的人家，大多到“敬德堂”来求医问药。到了她父亲这一辈，仍继承祖传衣钵，凡采购药材都要亲自出马，到产地去精挑细拣，购买货真价实的药材。不幸的是，刘父去四川买药途中，在长江溺水身亡。她母亲听到消息也伤心过度，一命呜呼。从此家道中落，那时秀云才四岁，是叔叔把她抚养成人。

“原来你是在叔叔家长大的，难怪你对叔叔感情非同一般。”

“我这个叔叔叫刘不才。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太不成才，是败家子。他从小

以世家子弟自居，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样样会玩，件件精通，是湖州远近驰名的浪荡公子。而且生性好赌，一局输赢往往成千上万，几年下来，他就把家产全败光了。为了抵债，他将我送进妓院。我这个叔叔虽然穷得叮当响，可心气很高，脾气也怪，就是不哭穷！一个月前，我的婶娘病死，他却一反常态，跑到‘夜夜春’开口要三万两银子，说我们刘家的女子，就是当婊子也是名妓。我来‘净月庵’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见，就连邻居送去的柴米油盐，也一概不收……”

胡雪岩一听，一骨碌坐起身来道：“不好！你叔叔逼你出家，觉得再无牵挂，他这是准备死了，恨到极限，想自己了断自己！”

“那，那怎么办？”

胡雪岩把芙蓉捺进被子里，温存地抱紧她道：“你别着急，我将设法尽快见到他。”

正说着，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胡雪岩本能地从床上坐起来问道：“谁哟？这么一大早就来吵扰人！”

敲门仍在继续，芙蓉只得披上衣服，很不情愿地前去开门。门一开，她脸上立即现出惊惶的神色：“平婶，发生了什么事？”

一阵呼啸的冷风送进一位中年妇女，她怀里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小男孩，脸烧得通红。平婶略有些尴尬道：“对不起！我不知道家中有客人……实在是孩子病得太厉害，他都烧了两天了。”

芙蓉慌慌张张从一个破柜子里拿出一个葫芦药瓶交给中年妇女道：“这是祖传的退烧秘丹，一吃下就会热退病除。平婶，你快带孩子走吧！”

“哎，我就走。”

胡雪岩撩起一件衣服穿上，坐起身来问道：“这是谁的孩子？让我看看。”

“别看了，赶紧让孩子回家吃药吧。”芙蓉急忙阻拦，欲把平婶和孩子推出门。

胡雪岩跳下床，拦住平婶，细细打量着尚在昏睡中的孩子。小男孩虽在发烧，满脸通红，神情倦怠，双眼紧闭，但天庭宽阔，面容端庄，显得非常可爱。

“有多大了？”

“两岁零两个月。”平婶答道，还偷偷看了芙蓉一眼。

芙蓉转身坐到床上，低头嘤嘤哭了起来。平婶赶紧抱着孩子离去，拉上了门。

胡雪岩来到芙蓉身边，抱肩抚慰道：“你怎么啦？芙蓉，这是谁的孩子？”

“我，我以后再告诉你，好吗？”

胡雪岩更紧地抱住她道：“不，我现在就想知道，这究竟是谁的孩子？哪怕是你和别人怀上的……”

“还能是谁的？当初，我是真心喜欢上了你，想跟你一起过上平常日子，就没喝妈妈每天逼我们喝的避孕药，你刚走，我就发现自己怀上了……”芙蓉哽噎着道。

“这，这么说……我们有儿子了？！……”胡雪岩惊呆了。

“怎么，你不相信？”

“相信，相信！我胡雪岩总算有儿子了……有儿子了！”胡雪岩大喜过望，站起来振臂欢呼，他又抱起芙蓉，又摇又晃。

芙蓉被他晃昏了头，气也消了，嘴里仍吐着怨艾：“怀了孩子，不能接客。妈妈舍不得放走我这棵摇钱树，就把我房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走了。孩子出世后，为了养活他，我只好又在‘夜夜春’……”

胡雪岩打断了他的话道：“好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胡雪岩的人，是儿子的母亲……芙蓉，这两年苦了你和儿子，这一切现在全由我来补偿！明天就去找一所像模像样的房子，先把你和儿子安顿在湖州。然后再去找你二叔，将你明媒正娶迎进门，我们正正经经过日子。”

第十八回 悼亡堂贤婿初会怪二叔 益庆楼国人共指洋流氓

两天以后，胡雪岩袍褂补服，头戴水晶顶瓦楞帽，坐着轿子，带着随从，径直前往刘不才家拜访。

轿子停在一座破旧的平房门口，胡雪岩下轿，左邻右舍好奇地打量这位来访的官员。

胡雪岩礼貌地向一位老人打探道：“请问老爹，刘不才先生是住这儿吧？”

“是这儿！住在里面第二进房子。”老人指着大门里边，顿了顿，他又好心地劝阻道，“这位老爷就别去碰钉子了，这刘二叔虽然穷得叮当响，可从不轻易求人，更不愿攀附官府，还喜欢骂人！很多来看望他的人，都被他骂了回去！”

胡雪岩道谢，转身对侍从说：“你先去通报一下，说胡雪岩专程拜访。”

“老爷，这姓刘的说不敢当，与老爷素昧平生，不敢请见。”侍从很快便从里面出来了。

“不要紧！我来吊唁他的亡妻，他总不能不见吧？”胡雪岩似乎早有预料，说着便吩咐随从抬着香烛纸马，举着祭品挽幛，执晚辈之礼，三步一叩，朝着这虽然破旧，但格局很大的院落深处走去。

空荡荡的大厅陈设着简单的灵位，破旧的供桌上，冷火湫烟。棺材旁边居然没有一个守灵的人，仅有的一盏长明灯也已油干。连“七七”都没到呐，就冷落至此？但侍从还是拉长调子高喊了一声：“浙江粮台胡雪岩大人前来吊唁——”喊罢，他上前摆上祭品，点起了一对白烛插到烛台上。还将一幅中间有“奠”字的很大蓝缎被面挂到墙壁上，落款是：堂侄婿胡雪岩泣奠亡婶。

胡雪岩走到灵位前，从侍从手里接过点燃的线香，伏地三拜之后，垂首肃立，然后往上一举，将线香插在香炉内。

此时，从麻布帘子后面走出一个中等身量、不修边幅的中年男子，问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你怎么可以随便前来吊孝，且自称侄婿？”

“在下胡雪岩，是芙蓉的新官人，今日前来吊唁堂婶，难道不应该？”细看这位不才叔五官分明，目光深邃，面白无髭，只不过落魄潦倒，早早便现出衰老来。

“芙蓉还在净月庵里，什么时候冒出你这么一个野汉子？”

胡雪岩躬身施礼道：“二叔，我和芙蓉三年前定情，昨夜我已把她从净月庵接出来完婚。明媒正娶，有湖州知府王有龄大人证婚。二叔，今后我就是你的堂侄女婿了。”

“荒唐！此事连我这个把她养育成人的二叔都不知道，你们怎可私自成亲？”

“二叔，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反正我已是芙蓉的夫君！这是见面礼，略表晚辈的一点心意。”胡雪岩不慌不忙从衣袋掏出一只信封，双手奉给刘不才。

刘不才一挥手道：“拿走！我从不无缘无故收受人家钱物。”

“不是钱财，也不是银票，是物归原主！请二叔笑纳！”说着，胡雪岩自己把信封打开，抽出信囊子给刘不才看。

“啊？！……”刘不才顿现一脸惊愕。原来里面是一沓“借据”、“当票”……上面已盖着“注销”、“作废”的印戳。

胡雪岩真诚地望着这位长辈道：“二叔，我已把您在当铺里的‘传家宝’赎回来了，除付清本息，又另外在‘阜康’湖州分号给您存了一千两银子，需要时可随便支取。”侍从这时也机灵地打开礼盒，从中取出一只布包，小心地放在桌子上。胡雪岩将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锦匣包装的古籍线装书。

“这，这怎么好意思？”刘不才这才真正地惊呆了。

“这是小辈的见面礼，二叔千万不必介怀。”

“我怎能不介怀呢？……这是先祖传下来的十大本医药全书《金匮要览》，俱是明代的宫廷秘方，治病救人颇有神效！世世代代全靠它兴家发迹，是我一时情急，急欲翻本，以两万两银子典给当铺……我把秀云推进火坑、卖给妓院，都凑不出这么一笔巨资来赎回刘氏的传家宝啊！胡公子，你、你受我一拜吧，呜呜……”刘不才放声大哭，抖抖索索就要跪拜下去。

胡雪岩赶紧将他扶住道：“皇天不负苦心人，今后二叔一定能用它来济世救人，立无量功德。”

刘不才羞愧得无地自容，将锦匣紧紧抱在怀里道：“刘家不幸，出了我这个不孝之子，不但不能振兴家业，反而败了这个家，真是愧对列祖列宗啊！”

“浪子回头金不换，二叔若从此戒赌，刘家何愁振兴无望？将来小婿愿出一笔钱，让二叔开一家大药店，配制秘方神药、灵剂仙丹，重振刘家威风。”

刘不才将信将疑地望着胡雪岩，不知说什么好，只有不住地点头。为赎回传家宝，他不惜将唯一的侄女卖到妓院，并坚信她会成为湖州名妓，从公子哥儿、达官贵人手上大把捞回赎当的巨资。但他内心又十分痛苦、矛盾，这才有种种怪行发生。不知这位贤侄婿看出来了没有？总之，他没有说破。

王有龄履新湖州，胡雪岩紧跟着创设了“阜康”湖州分号。

虽系新开张的钱庄，但因开办时有藩司六十万两银子铺底，贵福派来的贺客以两江督署的名义送了彩幛，还有发往松江、上海的漕粮，发往镇江、扬州等处军粮等十万两以上的大生意，一下子就把“阜康”湖州分号的架子撑起来了。加上湖州地方殷富，商户摊贩众多，故这钱庄的柜台前经常顾客如云，喧哗不绝，生意十分兴隆。

分号由罗家骥担任大伙，管领着十来位伙计开展业务，胡雪岩亲自坐镇。

冬阳澹淡，白晃晃耀眼却无甚威力。胡雪岩踌躇满志地坐在客堂的太师

椅上，漫不经意地翻阅着账册。年关逼近，大宗生意少有，但小额存储还是很兴旺的，仅实现往罗尚德家送银子的承诺，就引来不少官兵存银子……

一位风尘仆仆的顾客来到柜台前，四下里观望透了，才从贴衣内袋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伙计道："请将这些银票全部兑成现银。"

伙计接过银票一看，顿时一愣，忙将它交给罗家骥。

罗家骥一看，也一脸惊愕，但马上满脸堆笑道："请您稍等，小店需去银库提取。"

罗家骥将银票拿到客堂交给胡雪岩一看，六万两现银，这可不是小数目，遂问道："他一下要提取这多的白银，不知要做何用？"

罗家骥揣测道："看他行色匆匆、满脸风尘，再听他口音也与本地不同，提取这样大的数目，一定有大用场。"

胡雪岩略一思忖道："请他到客堂来，要热情接待。"

罗家骥出去不一会，就领着那位客人进了客堂。胡雪岩一声请，那人便坦然落座。罗家骥送来上等的碧螺春香茶，胡雪岩起身接了，按照江湖上见面"左三右四"的规矩：右手端起茶碗，四指并拢；左手三个指头按在茶杯盖子上。

对方见状，脸上一震，也同样做出"左三右四"的讯号。

胡雪岩将手中茶杯放到茶几上，行了个拱手礼道："请问这位兄弟如何称呼？"

那人不敢马虎，也连忙拱手回礼："在下姓姚，弟兄称我为姚老三。"

来头不小！照帮会规矩，排行老三专管银钱财务。胡雪岩心内大惊，便依照帮会的套路又问道："老大在哪一条河，撑的哪一艘船？"

姚老三知道遇上自家人了，一点也不遮掩道："在下是无锡'喜福会'大管家，掌管帮中钱财往来。这次专程来贵方宝地，乃是为了一桩急事。"

又借用了"混"这一招，胡雪岩抖着架子道："有什么要胡某效劳的，请讲！"

"在下之所以到湖州胡老板的'阜康'来兑现银两，一来是因为'阜康'在江浙一带信誉卓然，有口皆碑，值得信赖；二来，对胡老板的为人，江湖兄弟们也十分钦佩！"姚老三显然不是客套，他说这番话是由衷的。见胡雪岩老成持重的样子，他伸手在胡雪岩肩头按了按，又压低声音道，"兄弟在筠秀园临危不惧，只身卫护尤老夫人，就凭一张嘴压下了漕帮叛逆的事，在江湖上早已传得尽人皆知。就因为那事，老夫人把最宝贝的小女

儿都许配给你了！”

胡雪岩抱拳道：“惭愧惭愧，姚兄过奖了！胡某能有今天，全靠兄弟们的关爱。不过，银子多了惹人耳目，路上也不安全，太湖情形甚是复杂，姚兄何必一定要支取那么多银两呢？”

“不瞒胡老板说，这笔钱是分给帮中兄弟作安家费的，因此不敢耽搁，也不敢有丝毫闪失。”姚老三说了实话。

闻言，胡雪岩心中一震道：“安家费？……难道贵帮与人结下冤仇，要大开杀戒不成？”

“那倒不是，只因官兵盘查严密，咱们要替太平军护送一批军火从上海到金陵，途中难免要与官军血火相拼。所以这笔钱给‘敢死队’的弟兄作为安家费，说白了，就是个拿命开路、保护货物平安的镖。”姚老三摆了摆手。

“哦，原来是这样……”胡雪岩恍然大悟。

送走姚老三，胡雪岩脚不沾地进了知府衙门。王有龄立即放下公事，把他请入签押房。听罢胡雪岩通报的消息，王有龄不由得吃了一惊，怒道：“竟有这种事？这些帮会的人胆子也太大了！”

胡雪岩思忖道：“喜福会竟然答应替太平军护送军火，看来太平军出的价钱不低。这些江湖好汉从来不和朝廷一条心，谁出钱就给谁卖命。”

“若是让朝廷知道，那可是大逆之罪。雪岩，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曾大人？”王有龄有些惊恐。

“那样，我岂不是成了一个出卖朋友的小人？你呀，就当什么也不知道就行了。”胡雪岩顿了顿，把话说得更直白了，“帮会要在江湖生存，干得常是闯刀山、下火海的难事，挣的是刀头舔血的钱，这还不都是这个乱世逼的。”

“现在官兵和太平军对峙，在太湖边鏖战不已！朝廷谕旨要地方也建立乡团，加紧训练，保一方平安……”王有龄点头称是。

胡雪岩要打听的就是这件事，忙问道：“地方办团练有经费吗？”

“只要建立起乡团，训练和购买军火的经费可奏请朝廷，由户部直拨。事情也真巧！昨天抚台黄大人来函，拟拨款购置五百支毛瑟枪武装湖州乡团，防备太平军向浙江方向进犯。我正为此事犯愁呢！”

“组建乡团，我料定湖州府首当其冲；有大宗银两拨付，我料定黄大人会首选你我；官军与太平军进入混战阶段，曾大人首尾难顾，王兄，你赶紧成立乡团，我替你采购军火！”胡雪岩抚掌大笑道。

“什么？你有办法采购到军火？”王有龄十分惊诧。

“我寻思太平军长期走上海购买军火，必然依赖洋人，现今国内尚无军火生产、制造。军火买卖向来利润惊人！不仅要有相当财力，而且还要与官府有相当关系。不然，极有可能人财两空，甚至惹来杀身之祸。”

“你是说……你、你想做军火生意？”王有龄更吃惊了。

“对！与其让别人去做，不如将这笔生意夺回来我们自己做。”胡雪岩的声音高昂起来。

王有龄压低声音道：“你小点声。这事我可没把握，但你既然有兴趣，把军火采购交给你我也放心。不过，你要小心，如今兵荒马乱、世局动荡，做这生意更是要命的买卖。”

胡雪岩自信地说道：“有龄兄，这生意我是第一次做，也是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这个带不带？”

“梳子、镜子，路上有用的就行了。”

“雪岩，船上我是穿这件法兰绒厚风衣好，还是穿这件倭缎絮旗袍好？”

“都好，都带上……”

哪知芙蓉一听，竟将秋冬衣裳塞了满满的三口皮箱，胡雪岩赶紧限制道：“路上有个换穿的就行了。上海什么穿戴没得卖？到时去买嘛。”

芙蓉闹着要去，胡雪岩本不欲她抛头露面，怎奈芙蓉走了有龄兄的路子，得到了知府大人“恩准”，他只得答应带她去见见“洋广”。

这日船到松江，又特邀尤五这个“舵爷”出马。

到上海当晚，由漕帮出面邀请了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的华探长，各帮会、公所的头面人物，上海商会两位董事以及黄浦江上专事走私的几位著名“拿货”，聚宴益庆楼。果然菜罗珍馐，南北大味，酒列中西，泛北瓯红。此举的意图只有胡雪岩、尤五知道，他们是想打探最近有哪些人在做军火生意？跟谁做生意？方能摸清太平军那单军火生意的详情。

按朝廷规定，除了军机处、督府一级的衙门可与洋人做军火交易外，其他都是非法的，都要视同“走私”予以拿获，并严惩参与者。因此，要打听这路消息，还是江湖、帮会、包打听之流来得确切。

益庆楼傍近外白渡桥，集吃、住、娱乐为一体。宴罢，宾客纷纷告辞，胡雪岩立在酒楼门前的台阶上送客。尤五则往里去，原来有些客人余兴未减，打弹子的，喝晚茶的，楼上还有新近风靡的“逢叉叉”，红男绿女

搂着跳舞呢。尤五熟门熟路，为客人铺排指点。

胡雪岩送走客人，转身来寻尤五。益庆楼大包厢套小包厢，散花厅接雅座间，曲廊隐隐，玻璃门、弹簧门四处皆通。胡雪岩老半天才寻到尤五，他掩饰不住兴奋，声音压得低低地说道："雪岩，常言道'生意人人会做'，就看谁占先手。依我看，这笔军火生意怕是非你莫属了。"

胡雪岩谦虚地说道："哪里哪里，还得仰仗五哥大力帮忙！你在江湖上朋友多，对上海又熟悉，真是一呼百应。"

"帮忙不成问题，我们是什么关系？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上海滩的洋人不容易对付，有些洋鬼子狡猾得很哪！"

"我算定太平军虽然急欲买军火，但生意不会很快成交。精明的洋商深知这批军火的重要性，一定要借机哄抬价格，大敲竹杠！"胡雪岩颔首道。

"对！这是洋鬼子的惯用伎俩。"尤五怕这个精灵鬼小觑了洋人。

"还有，这批军火数量大，洋商也不可能备有现货，肯定要从国外运来。这样一来一回，想必又得耗上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正可以乘机半途得手。"胡雪岩又思索着道。

"嗨！你真是比洋鬼子还鬼，比人精还精啊！"尤五捶了一下胡雪岩的肩膀，两人不禁畅怀大笑。

此时，胡雪岩这才发现不见了芙蓉。今晚的宴会上，芙蓉不仅艳光四射，而且端庄、优雅，很替他长脸。宴罢，他以为芙蓉随五哥去看西洋景了，现在才发现没有，遂担心道："芙蓉不会出什么事吧？"

"赶快分头去找！"

芙蓉饮的酒虽不多，但偶一分神，便走岔了路！

离开宴会厅，在猩红的地毯上，有个人正款款走向回廊，看他怎生打扮：刺花短袜窄鞋帮，裤脚重重黑缎镶，装束双趺娇俏甚，行来绝似女儿妆。

这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抑或是个女扮男装？只是这身装束，却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奇穿法。芙蓉看着新奇，不觉跟着那人走，到了一个极幽静的所在。这里的回廊四通八达，地面是清一色红毡，墙面贴着西洋进口的墙纸。顺着回廊拐过去，几级红阶后又一个换步平台，连着三道直廊，眼瞅着那直廊连通着一道道回廊。芙蓉傻了眼，她不记得自己跟着那人拐了几道弯，踏过了几个换步平台？

斜刺里，从厕所走出了一个洋人。他满脸酒气，衣衫不整，只穿着一件西式背心，跌跌撞撞地一边走、一边扣着裤裆的纽扣，嘴里还哼着歌。

酒喝多了，他怎么都扣不上裤扣。在廊道里乱穿的芙蓉差点撞到这个洋人身上。看见洋人，她有一种本能的惊骇，忙避闪到一边。

洋人一眼看见缩在一旁的芙蓉，双目一亮大声道：“啊！中国美女……”

芙蓉惊恐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怪物”：高大的身架，分不清颜色的脸上毛发丛生，鹰钩鼻尖上红得发紫，像一颗熟透的桑葚就要落下来。

洋人揉了揉双眼，再定睛一看，说了句“Beautiful”，然后改用生硬的中文道：“你好美丽！能，陪陪我吗？”说着，他便张开手臂走向她。

“不，不……”芙蓉惊恐地退缩了几步，吓得转身就逃。那洋人哪肯罢休，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么刺激有趣的事，越发能撩起一个酒徒的邪劲，何况是一个在中国横行惯了的洋大人。

芙蓉哪里跑得过洋人，没几步就被洋人追上，被他一把抱住。

“救命！救命啊……”芙蓉拼命地挣扎，想从洋人怀抱里挣脱出来。有人躲闪开去，有人视而不见，这片回廊深邃的地方，本来就是供中外男人寻欢作乐的艳窟。但芙蓉的叫喊声，仍然惊动了不少人，大家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胡雪岩、尤五等人听到叫喊声后，在迷宫似的廊道里循声赶过来了。

那洋人见她呼喊，想用亲吻来盖住她的红唇——行动可以越过语言的障碍，这美丽的女人能懂！

芙蓉死命地用手挡住嘴巴，唔唔着叫不出来。胡雪岩一阵风似的跑了上来，一把将洋人掀开道：“你！你要干什么？”说着，他便用身子护住芙蓉。

洋人瞪着胡雪岩道：“她……美丽……是我先发现的。”

“放肆，你这个洋鬼子！”胡雪岩大为气愤，举拳欲揍。

洋人赶紧举起双拳，做好防御，嘴里咕哝着道：“你想决斗……吗？”

尤五此时也赶到了，见状大喊道：“住手！快住手……”

洋人瞪着绿眼珠，指了指芙蓉道：“我想跟她玩玩，我、给钱，这，关你们什么事？”

尤五大喝一声道：“洋鬼子！你不要在这里欺侮人！”

洋人听了，耸了耸肩膀道：“No！No！我没有……我只想，玩玩……中国女人。”

“你想玩她？这简直是无法无天！”胡雪岩更加气恼。

尤五指着芙蓉道：“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这位先生的……夫人！你懂吗？”

“那就通过决斗……决斗……”洋人十分蛮横。

这时，从廊道里赶过来一位青年绅士，身穿洋装，但却是中国人。他一把拉住洋人，用流利的英语问道：“吉伯特先生，你刚才还在喝酒，怎么现在跑到这儿打起架来了？”

吉伯特也用英语回答：“我上了一下厕所，发现了这位中国美女，无非想和她随便玩玩，不可以吗？”

青年绅士看了一眼芙蓉，也打量了一下吉伯特道：“不可以！吉伯特，瞧你这副模样，有失大英帝国的绅士风度，怎么可以对着女士这样……”他指了指吉伯特的裤裆。

吉伯特倒是有几分认真地说道：“我这方面的能力很强的，特别是同中国女人上床……”

“你这个流氓！”青年绅士突然用中文骂道。

吉伯特也用中文回击：“我喜欢中国女人，这难道不可以吗？”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青年绅士愤怒地挥舞着手臂。

此时，四周已围上来不少人，其中也有洋人，看看后便耸耸肩，走掉了。大家跟着那青年绅士怒吼起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郭！你是我的……翻译，雇员……你这样对我……我要，开除你！”吉伯特恼羞成怒。

青年绅士神色凛然道：“开除我可以，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尤五挺身向前冲吉伯特举了举拳头道：“对！洋鬼子，你再在这儿撒野，我就打断你的脊梁骨！”

“你敢！”吉伯特气焰嚣张。

尤五轻蔑地反问道：“你想试试我的拳头吗？”

吉伯特嗷嗷叫着，摆出西洋拳击架势，迅速打出一记“右钩拳”！尤五从容地闪避着，心想这样的花把式，也敢班门弄斧！虽然吉伯特的拳头如流星般朝尤五击来，但没等拳头上身，尤五便一把抓住吉伯特双手，狠狠一个“倒拔葱”，将他重重摔倒在地。

“好！好功夫……”四周看热闹的拍手叫好。

吉伯特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又摆好马步，抖动着双拳。尤五微笑着看定他，嘴角不经意地抖动了一下。吉伯特双拳出击，嘴里恶狠狠叫喊着，眼眶四周赤红赤红的像一头撞了邪的狼。尤五一眼就瞧出破绽，轻轻一记“扫堂腿”，吉伯特再次倒地，摔了一个嘴啃泥。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青年绅士朝尤五伸出手道：“认识一下，我叫郭庆春。”

第十九回 购军火要挟汉斯得遂愿 问生丝访谈蚕农颇称心

三个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郭庆春坦诚相告，说他在国外待了十多年，精通德语、英语、法语等，去年刚刚回国。他有爱新觉罗家的血统，是当今皇上得力的辅佐荣亲王的外甥，骊珠格格的儿子，郭庆春只是他的化名。十六岁那年，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多精彩，也可能是为了追求独立的人格、逃避皇亲国戚间的包办婚姻，还有不甘心过寂寞的宫廷生活，不满意宗人府安排的读书方式……现在看来，主要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他跟着德国领事馆一位武官汉斯去了柏林，开始了被皇族称为“浪荡生涯”的求学生活。他不光外表，就连性格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两年前，汉斯离开军队，跑到上海来做军火生意，他也随汉斯回国，当了英国怡和洋行的“华大班”（买办）。那位吉伯特想去湖州收购生丝，聘请他当临时雇员兼通司（翻译）。今晚，是上海丝业几位大佬在益庆楼宴请吉伯特，想了解国外对生丝的需求。

胡雪岩与尤五交换了一下惊喜的眼神，心想这次邂逅简直太奇特了，似乎冥冥之中，老天爷有意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军火、生丝两边同时展开”的想法，突然跃入胡雪岩的脑际，他欢喜地说道：“庆春兄出身如此高贵，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却降尊纾贵，来上海商界打拼，实是令人钦佩！在咱大清，这真是亘古奇闻啊！”

郭庆春谦和地笑了笑道：“在国外，皇亲国戚、总统之子自己找工作十分平常，我这也算是一点‘西风东渐’吧。”

“西风东渐、经商致富、平等博爱，好！这都是实打实的好纲常，咱大清要是能够把它们……不说了，庆春兄，我初到上海滩闯荡，单枪匹马，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才俊鼎力相助。希望我们能够联手打拼，共创一番事业。”胡雪岩咂摸着这个新名词。

“需要我做什么，胡兄就直说吧！庆春听您调遣。”郭庆春到底比较低

调。

“眼前有一笔军火生意，正要同洋商打交道，我对洋商知之甚少，又不懂洋话，无异盲人骑瞎马，只会乱转。庆春兄在国外多年，又在洋行担任通司，外国话讲得如此流利，同时深谙洋商底细，就陪我去洽谈这笔生意如何？”胡雪岩坦诚地将自己此行想“中途插一杠子”、夺这单军火生意的打算，和盘托出。

“我先找汉斯打听打听。”郭庆春一听就懂了。

次日，郭庆春便装来到“阜康”上海分号。富有特色的石库门，门楣上高挂着金字招牌。在出出进进的客户中，脑后还拖着一条假辫的郭庆春并不引人注目。他已经打听清楚，太平军确实向德国军火商汉斯订购了一批军火。因现货不足，汉斯正在向德国国内催运，约定在下月初交货。现在离预定的交货期还有二十多天时间，胡雪岩决定立即去见汉斯，他想只要货未交出，就有改变协议的希望！

有郭庆春从中牵线搭桥，这场原本要大费周折的“见面”变得十分简单。

第三天，一辆新式英国马车载着胡雪岩和郭庆春，驰向国际俱乐部。高大的爱奥尼式立柱，投射出浅灰色冷辉。巨大的券洞门里，辉煌的灯火把黄昏薄暮阻隔在门外。凉津津的大理石台阶上直立着两个身穿红外套、头戴白包布的黑人，像中国的“门神”。

胡雪岩猛一抬头看见满脸络腮胡子、凶神恶煞般的守门人，抢前上步想跟他们打个招呼，郭庆春一把拉住他，压低声音道：“他们是印度仆役，相当于门子，你不必与他们客气。”

胡雪岩会意，连忙昂首阔步，旁若无人朝券洞门走去，“啪哒”！两个“门神”猛地立正，朝他们敬礼！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西洋建筑的内部。那巨大的旋梯，那造型繁复、诡异的雕花钢窗，像一道道绿色的垂花门，引诱他步入幸福的伊甸园。枝型大吊灯，仿佛有人在他头顶上晃动着一个个鲜艳夺目的圈套，一不小心就会把人套进去……

一个高大丰满、金发碧眼的女人笑盈盈地迎了上来。胡雪岩望着她高耸的胸部、如雪的肌肤，竟然呆住了。

洋女人走上前，热情地搂住胡雪岩吻了一下，同时说道：“欢迎你！尊贵的客人。”

胡雪岩尴尬得满脸通红，他知道这是洋人见面的礼节，但轮到自己头上，还是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

洋女人“咯咯”地笑了起来，叽里咕噜讲了一通话。郭庆春拍了拍胡雪岩

的肩膀，在一旁提醒道：“她说，欢迎你！尊贵的客人。对于一位来自行省的政府官员，这种欢迎的仪式也许简单了一点，但很符合这次会晤的宗旨。”

哦！在洋人眼里，他多多少少还代表着一级官府。胡雪岩立即从窘境中解脱出来，抖擞起精神。一个高大的洋人已迈着仙鹤般的步子走了过来，郭庆春连忙为双方介绍：“这位是汉斯先生！这位是胡雪岩先生！”

汉斯伸出了手，用生硬的北京官话道：“欢迎！欢迎！”

胡雪岩连忙握住那只红赤红赤、大而有力的手道：“久仰！久仰！”

秘书小姐把他们领进一个事先预定的小包间，侍应生送上红茶，便退了出去。汉斯双手托腮，挺专注地倾听胡雪岩谈话，郭庆春用流利的德语为胡雪岩翻译……

明白了胡雪岩的意图，汉斯断然拒绝道：“不，我已和别人签约，不可失信。作为商人，应该讲究信用，我想这个道理胡先生应该明白。”

胡雪岩恢复了平日的镇定与自信，睿智地予以还击道：“我知道你和谁签了约。但我得告诉你，那是一伙与朝廷作对的人。”

汉斯翻了翻碧绿的眼珠，有些不屑地回答：“我是商人，商人只管做生意，而不问对方是谁。哪怕是魔鬼，只要我们之间的生意能够成交，我有利可图就行。我不管你们内部的事情。”

胡雪岩一看洋商如此强词夺理，不得不晓以利害道：“我相信汉斯先生应该知道五口通商条约，那可是外国政府同我们朝廷签订、保护外国商人在华利益的条约。现在，你和反对朝廷的人做军火生意，无疑是反对两国政府。你和他们签订的合约是不受保护的。”

汉斯哑口无言，郭庆春乘机进言道：“亲爱的汉斯先生，我们是朋友。我不得不提醒您，如果朝廷知道您与太平军之间的这笔军火交易，一定会派兵拦截。那时，您不但血本无归，还要受到追究，利弊如何？我相信您应该明白。”

汉斯一脸苦笑，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道：“只是枪支已从汉堡运来，而且很快就要运到上海，若是我中途毁约，将要蒙受巨大的损失！”

“汉斯先生，你不必担心！我可以代表浙江买下这批军火，并可适当提高价格。”胡雪岩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意。

“这正是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汉斯心下转忧为喜，脸上却不动声色。

“我们合作的前景广阔。大清需要的不仅仅是军火，西洋众多的先进玩艺儿我们都需要。大清地大物博，许多好东西也是你们想要得到的。”

“让我考虑考虑，反正货到上海还有些时间，不是吗？”汉斯又一次转动眼珠。

“汉斯先生，现在你不是要考虑，而是必须马上与我签下这份合约。否则，别怪我将此事告知官府，那后果只有你自己承担了。”胡雪岩步步进逼。

汉斯尽管老谋深算，也不得不屈从于这位奇怪的中国官员。当然，他也有他的如意算盘！

果然，五百支毛瑟枪、三万发子弹的合同当即签订，汉斯举起盛满葡萄酒的高脚酒杯，朗声道：“好！为我们合作成功，干杯！”

“干杯！”胡雪岩和郭庆春也把酒杯擎起。

玻璃杯叮叮当当相互碰击，满座笑声朗朗。此时，舞池的灯亮了，管风琴、萨克斯在架子鼓富有节奏的击打下，悠扬妙曼地响了起来。男女成双成对地牵手步入舞池，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舞来。秘书小姐丽妲不知何时换上了飘曳的长裙，高挺的乳房在绸衣下轻轻颤动。那精致又带着褶裥的蕾丝花边设计巧妙，让乳沟呈露，让饱满的乳峰在轻纱下抖索着一片炫目的白光。

丽妲朝胡雪岩俯下身子道：“胡老板，我能请你跳舞吗？”

“不，我不……我不会……”胡雪岩有点手足无措。

丽妲一把拉起他道：“不要紧，我会带你！”

“好！好啊——”汉斯鼓掌笑道。

这个突然袭击，连郭庆春也没有预料到，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丽妲把胡雪岩拖下舞池，拥着他随着音乐扭动……

汉斯打量着且舞且远的胡雪岩用德语问郭庆春道：“郭，听说他与湖州知府王有龄是好朋友，他的官职是用钱捐来的，对吧？”

“是。汉斯先生看来对这位胡先生很了解。”

汉斯自得地呷了一口酒道：“很了解谈不上，但我敢肯定他会对丽妲发生兴趣。”

此时，舞池的灯光渐暗，丽妲早把胸脯贴了上来，送给胡雪岩一个热吻。胡雪岩尚没反应过来，丽妲用猩红的唇压住了他的双唇，并把甜津津的舌头送进他的嘴里。胡雪岩只觉得一阵眩晕，顷刻便有点喘不过气来……

咖啡座边的汉斯看着这一幕，似乎漫不经意地换了一个话题：“郭，我想

与胡老板合伙做生丝买卖，不知有没有可能？”

“生丝买卖？”郭庆春有些疑惑地问道。

“对！湖州是生丝的主要产地，蚕丝又白又好！我们只要利用胡老板与王知府的关系，定有大利可图。”

刚与胡雪岩达成军火的交易，汉斯就提出生丝的合作，而且对胡、王的内情掌握得十分清楚，情报确实厉害。郭庆春内心有些嗟讶，他知道，因为军火生意属违法生意，汉斯来上海主要是开办丝行，专门收购中国生丝运到英国去销售。近年来，湖州的帮会联合起来抵制洋商直接收购，汉斯显然是想利用胡和王有龄的关系，去打压湖州那些反对直接收购的人。

“这就要看胡先生的兴趣了。”郭庆春的回答亦实亦虚。

少顷，胡雪岩从丽妲的“锦套”中突围出来。头一遭跟洋人打交道，这洋女人就这般主动、放得开，定有所图！他不想让洋人瞧不起，觉得中国商人眼皮子浅，这么容易就被肉弹击中！他克制了被丽妲挑逗起来的肉欲，回到咖啡座边。听汉斯谈到合伙做生丝的事，他心中不禁大喜，嘴里却道：“合伙做生丝有利可图，何乐不为！不过，我不懂生丝行情，有龄兄在湖州履新不久，待我回去跟他商量商量，再答复汉斯先生。”显然，他虽被弄得有些神魂颠倒，但并没丧失理智，没有“色”令智昏！

蚕丝在西洋极受欢迎，而且价格昂贵。虽然从四川到江浙都产蚕丝，但以杭嘉湖地区蚕丝的质量最优，“湖丝”作为中国丝的标志，在海外闻名遐迩……

胡雪岩偕同新搭档郭庆春连夜赶回湖州，向王有龄汇报了他的打算。

在湖州，当地上好的生丝时价每担不过二两银子。洋商把生丝出口到英伦三岛，生丝价格竟达十一两白银，利润惊人。生丝在国外的工厂加工成绸缎，销往世界各地，利润更是成倍增加。洋商通过买办、掮客直接到产地收购原料，就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据郭庆春打探到的消息，目前上海的出口贸易，以生丝为大宗，排在第一位。胡雪岩决计就从这里下手！他建议王有龄以知府名义，宴请湖州丝业霸主庞二爷及其他丝商，摸清生丝经营的底细，号召全体丝商联合起来，一起“吃盘子”——垄断生丝收购，把洋人挤出湖州。我们手上拥有生丝，这样就可以同洋商讨价还价、提高价码了……

王有龄是何等颖悟之人，当即表示全力支持胡雪岩在湖州开办一家丝行；以官府的名义号召蚕农卖爱国丝，抵制洋商；并立即发帖把湖州的丝商全请来，集合到旗下……

又在“西洞庭”设宴。王有龄、庞二爷居中，胡雪岩和芙蓉在一旁作陪。其他均是当地的丝业界人士。

王有龄先作开场白："上一次，你们为下官接风时谈到，湖州不光是鱼米之乡，还是丝绸之府。下官对此仅知皮毛，今晚特请庞二爷和各位湖州丝界巨贾一齐光临，就是专门向诸位讨教。"

"大人谦虚了，谦虚了。"这个开头，还真让丝商们有些受宠若惊。

庞二爷是领军人物，也不谦让，直言道："王大人，庞某在丝业打拼多年，个中确有不少苦衷，很想向您倾吐。可历任知府只知道收税，从不关心我们的死活。王大人是历任知府中第一个问我等经营情况的人，这杯酒，我代表大家敬知府大人！"

众丝商纷纷举杯附和："对！知府大人一到湖州就体恤民生，来，我们敬知府大人一杯！"

"哪里，哪里。"王有龄谦逊地与大家一一碰杯，询问名姓、丝号情形。

胡雪岩今日是双重身份，趁机道："机会难得！有关湖州丝业的情况，大家可以当面向知府大人禀报，有何难处，也可求助。"

于是，众人一致推举庞二爷作代表。庞二爷简单介绍了一下湖州丝业的经营情况，说到本地丝商遭到冷落、挤兑，便不可止遏地激愤起来——三四年前，上海的洋商、买办一概通过我们丝行在湖州收购生丝，然后装船运走。待把行情摸熟，他们便借口丝行收购质量不保、运输不畅、索价过高、拖欠蚕农银钿等理由，收买少数丝商、地痞无赖，直接进村庄、蚕农家收购生丝。他们资金雄厚，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雇的船多又快，堆积如山的茧子眨眼工夫就运到上海的厂子里，用缫丝机器打包。本地丝商哪有那么大的本金？哪有他们行动迅速敢吃"大盘子"？你还在两箩三担、挑挑拣拣，没头苍蝇似的满村庄乱转着，人家就放风说今年蚕茧收购停了——几年下来，本地的丝行纷纷倒闭。就连我这个所谓的"丝业大王"、"湖州四象"也陷入了困境。唉！……

"哦——原来如此……"王有龄深表同情。

胡雪岩问道："那我们湖州丝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跟洋人斗一斗？不是有丝业公会吗？"

庞二爷是丝业公会当仁不让的会长，解释道："丝业公会原本是个空架子，并不能起统摄丝行、号令丝业的作用。早先它还在收茧的时候挂个牌，统一规定行市价格；在捐税、调解业内纠纷等事情上出个头，整个'和合酒'什么的。可洋人和他们的狗腿子一来，丝价不是由市场而是凭他们喊的！他们直接收购只纳一道出口税，官府还要派兵保他们的安全。本地丝商要交纳'桑植捐'，收购生丝时要交'起花税'，运往上海，沿途要交逢百抽一的'厘金'，到上海内河码头要交'落地捐'，卖给洋行要征'口岸税'。真是'丝商盘死（丝），五二王（亡）之'，清国万税，其（七）八九死（十）。生意弄成这个样子，丝业公会也成了太湖水，寡淡寡淡没味道。我这个会长，就更没有精神头喽！"

什么兵荒马乱，地方不太平啦；蚕农眼皮浅，有奶就是娘啦；役吏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啦；丝商消息闭塞，根本就闹不清西洋外国生丝的行市啦……众丝商七嘴八舌，苦水刮了几大钵盂。

王有龄听进去了。这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声名显赫的湖州丝业几乎就要成洋人的事业了。作为地方官，他总要做成几件事。雪岩的起点高，他不做汉斯的生丝“代办”，他要做“湖丝”这个大品牌的代表！那么，他就从振兴湖州丝业入手，整顿地方，激活商贸，把湖州乃至太湖流域的丝商、丝农集合到的旗帜下，保护大清的利权！

方略既定，王有龄举杯道：“诸位发表了很多高见，使下官长了见识，对丝业有了一些了解。下官将和庞二爷等丝界领袖共同商讨如何重振湖州丝业，勿使菰城利权外溢。我提议，就为这个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目标，大家满饮此杯……”

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胡雪岩和郭庆春来到湖丝最著名的代表产地辑里乡。这里所产蚕丝就是闻名中外的“辑里丝”，据说，从一个丝头上拉出的丝，曾牵到七里开外不断，所以又名“七里丝”。它以丝身体重、根条细匀、光亮柔软、络工快、拉性强、练头高蜚声海外。这样的生丝作生产绸缎的原料，焉得不爽不美？“辑里丝”每百两可加工络成净丝九十三至九十六两，再除胶汁，经过毛坯练成丝线，可达七十五至八十两。这当真是织女从天宫的织机上悄悄垂下来的一根丝？难怪洋商要来湖州掠抢！

这里水网纵横，水道四通八达，虽值隆冬，满载货物的河舶子，灵便轻捷的小梭划，家用的乌篷船，以及舫舱状如官轿、专用来载人的平底舡，往来如织。从平畴上望去，像漂流的房屋或是移动的云团，却又不知去向何方。

田野上，成片的桑林，光秃秃的无条无叶，张举着不多的几个枝茬，那是入冬前精心剪裁过的。长不大的湖桑是杭嘉湖平原上的一绝，勤劳人家正在给桑树培土、施肥。河边、桥下，时见洗刷蚕簟、蚕架的女子，把笑声播撒在水面上。江南女子的秀丽，就摇漾在澄亮的波心里。

一连走访了几户人家，居然都不再种桑养蚕了。这几年来，一些蚕农被洋商直接收购坑苦了，他们用辛劳换来的茧花，没赶上洋商收购就成了旧丝，价钱被压得低低的，连本都收不回了。长此下去，谁还干这赔本的营生呢？

郭庆春摇头叹息，随口吟了两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勤劳尚凶饥？”这是宋代王安石的诗，题曰《郊行》，其前两句是：柔桑采尽绿阴稀，芦箔蚕成蜜茧肥。说的正是这采桑养蚕之事。

“情形太抵都看到了，现在是想能用什么办法把蚕农团拢来，同丝业公会的丝商联合起来，跟洋商较劲。”看到有蚕农、蚕事在忙碌，胡雪岩的心情好些了。苍天在上，这些人才是他们这些生丝经营者的衣食父母呐！

“王安石变法，励精图治，但最终并未给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本朝康乾几位先祖算是有大作为，到今日就看小小的湖州能不能创造出一点奇迹来。”郭庆春蹙眉沉思。

胡雪岩返身，郑重地看着他道：“光等待是不够的，你得‘躬行’，同大家一道与洋商一搏！”说话间，两人进了一处村庄。茅檐竹篱，土墙疏院，绿水人家绕，鸡鸣桑树颠。几位老农在晒太阳，有的还吸着旱烟，只有总不闲着的农妇，即使晒晒太阳，也要抓点什么活儿在手上：翻翻晾晒的干菜，糊糊纳鞋底的布壳。

两人走近一户人家，只见一对老年夫妇在院子里，胡雪岩走上前去问道：“大伯、大妈，在准备过年了吧？”

老爹吸着旱烟，闻言顿时便发开了牢骚：“过什么年哟！王小二过年，一年比一年难过啊！”

农村再穷困，农户们对城里来的客人还是客气的，老妇人一边唠叨诉苦，一边热情地端过竹椅子，让胡雪岩、郭庆春坐下。

老农递过了旱烟管，被两人婉谢。老妇人进屋掇出两碗茶，客气地说道：“城里来的先生，尝尝我们乡下的土茶。”

郭庆春一尝，咂咂嘴道：“这是什么茶啊？”

“青豆茶。在茶叶中加了一点湖州的烘青豆。”

“嗯，好喝！这烘青豆比咖啡豆强十倍呢！”郭庆春止不住啧啧称赞。

胡雪岩乘机打探道：“大伯、大妈，今年的蚕花不是发得很旺吗，怎么还难过呢？”

老爹“嗨”了一声道：“蚕花旺，可是丝商压价，卖不出几个钱来。唉！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养蚕呢！现在不但为过年发愁，就连明年买蚕种的钱都不知道在哪儿。”

“唉！一年到头，就靠养春蚕、秋蚕换一点钱。可这么一点卖丝的钱，再省吃俭用也用不到年尾哟。现在，连买年货的钱都没有呢。”老妇人也不住地摇头叹气。

郭庆春耐心地听他们倒罢苦水，问道：“听说你们每到过年，都向城里来的丝商借贷吗？”

“过年钱是可借可贷，但你这位城里的先生不知底细，这些借贷来的钱，明春是要用丝茧抵押的。这些丝商都是精明鬼，明年春天来收丝时，只要新丝，不要旧丝，而且收丝的时间短，就那么几天。现在，洋人在上海、松江都开起了缫丝厂，用机器缫出的丝又白又亮，比我们土法缫丝

不知快多少倍。瞧！我们的土纺车，只能搁到牛棚顶上去了。”

老爹说的是大实话，他家的杂物间里，邻家的牛棚顶上，都堆着手摇土纺车，上面积满了尘埃。这个被称为“丝绸之乡”的地方，苏轼诗中那种“村南村北响缫车”的情景已永远不再了！

郭庆春瞅瞅凝神聆听的胡雪岩，有意提高声音道：“湖州丝业公会的丝商决定效法洋商，在湖州‘阜康’钱庄存入大宗银钿。所有蚕农年前都可以去‘阜康’钱庄预支一定数量的银两，这叫定金，待明年春天养出蚕茧，再以生丝偿还。而且保证湖州丝业公会的丝价绝不会低于洋商，收购生丝的时间，也不会卡得那么紧，就看乡亲们相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商人！”

胡雪岩一愣，立刻回过神来，郭庆春已经给他开出处方，现在轮到他按方子抓药了。这个效法洋商的处方大有好处啊！蚕农有钱过年，丝商明春得丝，双方得利，两全其美！而以丝业公会相号召，既可以把丝商团结起来，聚集在公会的旗帜下，又可以把大小丝商的资金吸纳到‘阜康’，大放定金，吸引更多蚕农。这样，明年春天就能把生丝买卖的主动权抓在手里了……

“有这样的便宜事？湖州也有这样的丝商，敢放我们蚕农的‘定板’？” 老爹不由得眼睛一亮。

“有没有，老伯你去湖州城一看便知啊！”郭庆春笑道。“阜康丝行”今天已在“阜康”钱庄的对面搭了个架子，打出招牌。而郭庆春偏要拉他在丝号开张之日往乡下跑，体察民情桑情，他心里正有些犯嘀咕呢。现在好，庆春兄这位干过洋买办的人，用了一个“攻下保元”的金匮方，在秋冬藏伏之季修真保元、培基益气，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你们何不叫丝业公会往乡下发些告示，告知蚕农年前就可以去‘阜康’钱庄预支银两，过个好年，把劲攒足啊？”

“大伯说得好，我们回去就办。”胡雪岩笑呵呵地表态。

离开这户谷姓农家，两位新交心有灵犀，如此配合默契，还能有比这更让人欣悦的事吗？冬阳在河渠里反射出明晃晃的阳光，照在他们脸上，照在他们心里，让他们觉得辑里这地方就没有冬天！

“丝业公会的旗帜我们是打出去了，但不知湖州丝商愿不愿意聚到这面旗下？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手中的资金放到‘阜康’作预收生丝的定金？”郭庆春不无担忧。中国人一盘散沙，他是领教够了，何况是天性刁滑的商人，浅薄、短视是其通病。

“即使丝商不把资金存到‘阜康’，‘ 阜康’也不会短了银子。即使丝商不向蚕农预付定金，明春收购生丝，他们仍可以正常做生意，也可以与洋商打交道。但有一条，所有丝商都必须按照丝业公会统一规定的价格做买卖。否则，就以扰乱市场交官府治罪，有龄兄会全力支持我。”

郭庆春虽频频点头，但还是有些担忧道：“不过据我所知，每家丝农都有固定的老主顾，几年下来已建立了老关系。他们怕得罪老主顾，不一定肯改弦易张吧。”

“这没关系，就算他们有老主顾，可我们是给丝农救急啊！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是历朝历代农民的老病，他们已经不知道肉痛了。”

郭庆春对西洋经济是熟悉的，他替胡雪岩做了个小结：“既开丝行，又开钱庄。而钱庄在湖州大量吸纳现银，可就地购粮、买丝。再说王大人初到湖州，当然要征收钱粮，必将有大笔、大笔钱银解送省城。‘阜康’分号帮他代理汇兑，又可以移花接木。收到现银了，就地购粮、买丝，运到杭州后，再脱手变现，解交藩库。你已具备西洋巨商的经营条件：有自己的银行，商业与金融紧密结合。”

胡雪岩听得哈哈大笑：“我不懂你那些洋道道，也没你说的那么玄乎，我是歪打正着，倒行逆施，大清商界的一颗扫把星……”

第二十回 散定金麻子凶戾闹丝栈 梦雕舫二叔神奇疗烧伤

丝业公会的告示贴出，年关本就拥挤热闹的湖州城更加拥挤不堪了。新开张的“阜康丝行”门口，黑压压的人头攒动，议论、打探之声，声声盈耳。

“‘阜康丝行’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而且年前就开始订丝，马上付定金，让丝农们过个好年。”

“有这等好事？他究竟是怎么个章程？”

“他们现在先付三成定金，到了春天收货时，再付七成。”

“但万一有人到时不交生丝，耍赖皮，那他们怎么办？”

“所以先签合约，愿意者可马上到柜台签合约。到时双方如有违约，就送官府究办。”

“哦，这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不少举棋不定者，跑到柜台边去观望。那个叼着旱烟管的谷老爹也挤进了人群，朝柜台里不住张望。他一眼看到正在店里忙碌的胡雪岩和郭庆春，喊道：“嗨！你们……不就是来过我家的两位先生吗？”

“对！大伯，我们上过你家。”

“还喝过湖州风味的青豆茶。”郭庆春那口京腔，在湖州是有些惹眼的，他拿过一张印好的合同书，指着左下方说，“大伯，拿点定金去过个年、买些蚕种吧。你只要在这儿签个名就行。”

谷老爹瞧了瞧身后的人群道：“我不会写字，按个手印可以吗？”

乡下人谨慎，害怕上当，谷老爹回头，是在寻找有没有断文识字的熟人。胡雪岩看在眼里，他递过印泥给谷老爹，同时将几张盖有胡雪岩印章的空白合同交给人群传看道：“官凭文书私凭印，盖手印是个便宜办法。”

人群中果然有识字的，一字一顿、很张扬地把合同读给大家听了。

“‘阜康丝行’……‘阜康钱庄’……名字都一样，是同一个老板开的？”

“胡雪岩？！”

“你知道坐镇柜台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雪岩！我们湖州新知府的结拜兄弟。”

“啊，原来是他！”

谷老爹从对面拿了钱过来，挤到柜台前向胡雪岩、郭庆春表示感谢。胡雪岩仿佛变戏法似的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小小的白布口袋问道：“大伯，你认识蚕茧吧？亮一手让大家见识见识？”

“这太简单了，我养了四十年蚕了……”谷老爹嘿嘿一笑，他把手伸进口袋，随手抓出一把蚕茧，“这是杂叶茧子”，“这是苏北茧子”，什么太湖“南岸货”、“北岸货”，哪是湖桑地产蚕茧，哪是湖桑引种产的茧子……众人无不叹服。

胡雪岩响亮地拍了几下巴掌道：“大伯，我们丝行正缺少验货师，你就干脆到丝行来帮工。你对蚕丝这么熟悉，得帮我带几个验货的徒弟出来，到时验看蚕茧成色，分清档次，我会多给你工钱。”

谷老爹受宠若惊道：“我……我这下真是遇上财神爷了……”

就在这时，人群忽然一阵骚乱，有人叫喊着：“闪开！闪开……”只见一支队伍分开众人，来到丝行门前。领头的是一个粗悍凶猛的中年汉子，头戴青缎瓜皮小帽，蓝磅布棉袍外面套着一件绵羊毛滚边的元青布马甲。一对吊梢眉，一双鹞鹰眼，满脸麻子，粒粒充血，模样煞是狰狞丑陋。

“不好！尹麻子来了……”人们纷避，如见瘟神。

胡雪岩忙问：“尹麻子是谁？”

谷老爹压低声音道：“湖州青帮的头子。丝商要在湖州收购生丝，都必须通过尹麻子，否则，麻烦就大了！”

“哦，如此横行霸道？我倒要见识见识！”胡雪岩十分冷静。

一下工夫，大家都闪得远远的，生怕惹上祸水。胡雪岩、郭庆春神色自若地迎出门口，但见一根根棍棒、一把把刀剑，高举在头顶，一群乌合之众啸聚门前。胡雪岩毫不客气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尹麻子怪啸一声道：“什么人？我倒要问你是何方野种？到湖州来跑码头，也不先敬敬神、烧烧香，就占山为王，开起丝行来了。哼！好大的胆子啊！”

胡雪岩凛然道：“丝，人人可以收购；丝行，谁都可以开。皇天后土，大清的江山，谁能禁止百姓务农、经商？”

“在湖州就不允许！要进乡门，先拜土地。我就是湖州的土地神，你必须先经过我们湖州青帮同意，敬过神、烧过香，方才可以另立门户。”尹麻子蛮横地说道。

一个喽啰指着尹麻子道：“你知道他是谁吗？湖州青帮的掌门人，尹，尹德贵！”

“哦？原来你们也是青帮？”胡雪岩饶有兴趣，随即用“通草”（江湖黑话）发问道，“几路香进会？”

尹麻子一愣，本能地回答道：“二十三路香进会……什么，你也是青帮？‘坐的什么山，乘的什么船，山上什么堂，供的什么香’？说！快回答！”

“说！快回答！”众喽啰齐声叫喊附和。接着便用木棍、铁棒“呯呯！嘭嘭！”地捶击着地面，以示威武，以示催促。

胡雪岩知道青帮有“兴混不兴赖”的规矩，便想用混的一招，把这个小小的危机抵挡过去，便道：“‘坐的青龙山’，‘乘的顺风船’，‘山有忠义堂’，‘供的四海香’……尽管我懂江湖黑话，但实不相瞒，我不是青帮中人。”

“你不是青帮中人，在这逞什么能？”尹麻子一挥手，喝了声“咂”！便一棍挥去，将正中墙上挂的那块“开张大喜”的玻璃镜框打落在地，“咣啷”一声跌得粉碎。

众喽啰也嘭嘭打砸起来，把箩筐踢得满地乱滚。也有人以为那白布口袋里可以捡洋捞，翻开一看，竟是蚕茧，狠狠地摔在地。尹麻子举起桌上

那架算盘，猛地砸在地上，算盘散了架，珠子满地滚。他正要用木棍去砸玻璃橱窗，那只手突然被一只铁掌抓住，动弹不得。回头一看，是那个仪表堂堂的北方人抓住了他，怒道：“你……你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对！”郭庆春也怒不可遏，他一把夺过尹麻子手中的木棍，在膝盖上一磕，木棍断为两截。

尹麻子恼羞成怒，退到一边，抄手腆腹命令道：“黑金刚，上！摔他个嘴啃泥！”

魁梧无比的黑金刚冲到郭庆春身后一把将他抱住，想把他举起来。郭庆春用上了西洋的摔跤技巧，死死稳住，身子就像生了根一般。尽管众喽啰跳脚呐喊为黑金刚助威，黑金刚哼哧着却怎么也摔不倒郭庆春。于是木棍、铁棒，又嘭嘭击打着地面，闹得山响。郭庆春虚晃一招，故意卖个破绽，黑金刚立刻使劲，可不知怎么，郭庆春轻轻一下，就把他摔了个四脚朝天。尹麻子见状怒发冲冠，狂叫道：“兄弟们，砸！砸它个稀巴烂！”

众喽啰一齐挥棒、舞棍，围住丝行，无论门窗柜台、桌椅用具，砸将起来。

“砰——”一声巨响，一个喽啰头上的乌毡帽被打飞……

“啊？！……”全场发出惊呼，齐齐被枪声震住。

此时，一队衙役赶到，领头的是两名枪手，正举枪向尹麻子瞄准。衙役头领大喝一声道：“尹麻子！你好大胆子，竟敢打砸知府大人亲自批准开设的爱国丝行。”

“什么！……爱国丝行？……”尹麻子愣住了。

“少啰唣！跟我们走一趟。”头领推了他一把。众喽啰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一动也不敢动，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尹麻子被衙役带走。

尹麻子在湖州的名声很大，涉足旅栈、艳行、赌场，刘不才输掉的传家宝就是在尹麻子掌控的一家赌场里。最近几年，尹麻子又开始插足丝业。去年，有多位蚕农遭到他手下的威胁乃至毒打，也有丝商受到那些喽啰的刁难，向衙门指控尹麻子横行不法。王有龄亲自审案，将尹麻子重责二十大板，拘押三个月……但湖州城乡的治安状况并不见好转，丝行遭劫、桑林被毁事件时有发生。

天气开始转暖，蚕种孵化在即，但丝商集结在公会麾下与洋商一搏的倡议，似乎并未引起积极回应。庞二爷有自家的钱庄，而他预付给蚕农的定金似乎并不多。他认为公会这个松散的联盟，届时根本就经不住洋商一击！

傍晚，夕阳在湖面上抖索着片片银箔，几根闪闪的银针仿佛被一只只无形的手拿捏着，把成片的银箔和浩渺的湖波连缀在一起。不一会儿，轻悠的湖波便似承载不了银箔的分量，沉寂下来，抖索的银箔也消然沉入太湖深处。

两艘精巧的小雕舫无声地停泊在水面上，这是太湖一景——游湖饮酒吃湖鲜，夜来在湖上醉眠。今晚胡雪岩和芙蓉都喝多了，又是唱又是闹，两人还用越调表演了《山伯访友》。郭庆春悄悄让船老大又招来一艘小雕舫，把原船舫留给那小夫妻俩快活。胡雪岩看见了，抢过来拉他道："庆春兄见外了，三个人一起睡，你我兄弟还分什么彼此。"

郭庆春笑而不答，吩咐开船。他进了舫舱，拉开窗帘，走到窗口朝二人打手势，胡雪岩、芙蓉也在船上笑着招手，嬉闹一番。

夜深了，郭庆春除去假辫、长袍，身着一件西式马甲，躺在船舱的卧榻上，对着油灯看一份英文报纸。

船老大提着茶壶走进船舱，见他如此打扮，多少有些诧异，有意搭讪道："先生，你还没睡哪？看，对面船上的胡老板和太太早已熄灯睡觉了。"

郭庆春从舷窗望出去，胡雪岩的小雕舫已经熄了灯，静静地停泊在湖中央。夜色分外蒙眬，甚至有几分神秘。悄悄的下弦月，映出千顷幽波。湖面上的山岚岛影，让人心驰神飞，却又一丝儿不敢破坏它的恬静阒寂。郭庆春笑了笑道："胡老板今晚人逢喜事精神爽，多喝了几杯酒，当然要早些休息。可我已习惯熬夜，睡得很晚，睡觉前要看看书，才能睡得香。"说着，他拉上了窗帘。

船老大递上茶壶问道："先生睡觉前喝茶，会不会睡不着觉？"

"不会，晚上我还常常喝咖啡呢，那可比茶叶刺激，我都没有关系。"

"那你看书吧，有事招呼我就行。"船老大放下茶壶，小心地退了出去。

郭庆春看完报纸，暗叹一声。这是一份过时的英文报纸，国外有人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欢呼，认为大清就像一具封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样，一旦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就会立刻风化。那大清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是关起门来好呢，还是打开国门"师夷长技"好呢？没有答案，郭庆春不知不觉打了一个呵欠。他放下报纸，摸出胸袋中的银壳怀表，看了看，已经是零点了。他站了起来，伸伸懒腰，脱掉马甲，"扑"地吹灭了灯，睡到卧榻上。尽管睡不着，他还是努力闭上了眼睛。

突然，耳畔传来噼里啪啦的爆响声，声音越来越大，似乎就在近处。

"着火了！着火了……"隐隐传来了叫喊声。

郭庆春一下子蹦了起来，四顾船舱，没见任何火光。他忙冲出舱门，前后张望，原来是对面胡雪岩的雕舫着火了，火势已经越过舫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喧。

“不好！对面的船着火了！船老大！船老大……”

“先生，你有什么事？”船老大闻声从底舱内钻了出来。

“你看对面，胡老板的船起火了！”

船老大惊道：“啊！那怎么办？快想法子去救火啊。”

对面船上，大约也是刚从睡梦中惊醒的船老大端出一盆水，泼向船舱，嘴里呼救道：“来人哪！快来帮忙救火啊！”

郭庆春催促道：“船老大！赶紧把船划到对面去，帮助救火。”

“嗳，嗳……”船老大一边答应，一边手忙脚乱准备开船。他升起备用的船帆，可是今夜无风，雕舫纹丝不动。郭庆春冲到船尾去摇橹，他抓住橹柄，由于不谙技巧，用力过猛，差点跌入水中。

“我来！我来……”船老大连忙赶过来，接过船橹。船开始移动，向对面的雕舫划去，但速度很慢。

郭庆春急坏了，忍不住上去帮着摇橹，嘴里乱叫道：“快！快一些！用力划……”

“先生，你这样越帮越忙，船反而更慢，还是让我一个人划吧。”船老大没好气地制止道。

郭庆春站在船舷，急得抓耳挠腮，团团乱转。

对面船上的火越烧越大，火焰几乎吞没了整条船，那边的船老大已经不见了。芙蓉已从船舱冲出，衣衫不整地向这边呼救：“郭大哥，快！快来救救我们哪……”

“我来了！我来了……”郭庆春挥手回应，转身对船老大道，“快！尽量快……”说罢，他一个春燕穿杨，纵身跃入水中。有顷，郭庆春从黛色的波涛中探出头来，矫健地挥臂蹬腿，快速向着火船游去。

船上的火越烧越大。尽管芙蓉也在往舫舱里泼水，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熊熊的火焰像几条被激怒的火龙，原地盘旋、翻滚。道道火舌，在夜空中卷舒盈缩，时时变幻着狰狞可怖的面孔。哔哔剥剥的爆裂声，迸出一片一片火焰的鳞片，漫空飞舞，让人胆战心惊。

芙蓉的求救声已变成本能的哀号：“来人哪！救、命哪……”

郭庆春以最快的速度游近火船，芙蓉跌跌撞撞地扑了过来，拉了他一把。郭庆春耸身上了雕舫问道：“雪岩呢？”

“他喝醉了，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抱也抱不动……他肯定没命了，没有命了！呜呜……”芙蓉已经语无伦次。

“哭什么！我去救他！”郭庆春冲她一瞪眼，一眼瞥见甲板上有个麻袋。他一把抓过来，麻袋入水，湿淋淋顶到头上，没等芙蓉反应过来，他已一头冲进舫舱，冲进了火海中。

见状，芙蓉惊呼道：“郭大哥……”

对面那艘雕舫已驶近火船，船老大摇着橹，思谋着怎么靠拢才合适。

郭庆春背着胡雪岩从火焰里冲了出来，肩上、背上皆已着火。但胡雪岩仍然昏迷不醒，脑袋歪在郭庆春的肩膀上，虽然一只手臂上满是燎泡，他却连眼皮都没有颤动一下。

“快！快把船靠过来……”郭庆春急扯白脸地喊叫着。

“火这么大，怎么靠得拢？”船老大做为难状。

“你知道他是谁吗？快把人接过去！”

船老大不满地嘟哝着，慢慢将船靠拢，把长长的跳板架了过来，总算把两条船连接到一起。芙蓉在船老大的帮助下，摇摇摆摆、连奔带跳冲到了对面的船上。郭庆春试了一下，不行，跳板太薄，两人太重，才走出几步，跳板便严重向下弯曲。郭庆春背着胡雪岩，努力把脚步迈小、迈稳……没想到就在此时，胡雪岩在他背上突然苏醒，睁开眼睛，仓皇四顾。郭庆春急得大叫道：“别动！雪岩，千万别动……”但话未说完，胡雪岩猛地动了一下，郭庆春一个趔趄，身体失去平衡，两人一起掉入湖中……

在船老大的帮助下，胡雪岩很快被救了起来。郭庆春落水时，撞到一根沉埋水下的断桩上，右腿骨折。他身上的烧伤遭冷水浸激，伤势更重……

湖州府衙专门收拾了一间客房供郭庆春暂住，以示看重。现在，这里又临时作为病房，郭庆春平躺在床上，右腿绑着柳条夹板，高高地翘起在床架上。只是身上的烧伤当时遭冷水一激一浸，轻则伤处的机能恢复很慢，红肿化成一个个细小如珠的亮泡，疼痛难忍；重则那些燎泡当时正值高温之际，入水纷纷爆裂，碎裂的表皮被水冲走。露出的红肉夹杂着灼烧炭化的黑肉，失了表皮的约束，红肉外翻，不断肿胀发热。

因他顶着湿麻袋冲入火海，烧伤因此多集中在胸前、腋下，以及活动最多的两臂的外侧。这样，他就只能赤裸着上身，两条胳膊小心翼翼地平

放在身体的两侧却又要尽量张开，上身不能乱动下身只有左腿、臀部能动。也不知湖州那位疡医给他弄了些什么药，身上裸露的部位全都花花绿绿，再覆上一层黯黑色的油质，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如果不是那张脸，和他实在难以忍受发出的轻细的呻吟，你还以为是哪座古庙里的神灵被请到了这儿！

王有龄携梁冰玉前来探视，梁冰玉见状欲呕，使得素来注重自己形象的郭庆春好不郁闷，问在此照料的芙蓉道："我是不是像个怪物？"

一向温婉妩媚的芙蓉郑重其事道："冰玉姐可能闻不惯这药味，要不，她是有喜了。我怀着儿子的时候，也是对气味十分敏感。"

郭庆春于是说道："除芙蓉外，以后女人都不得入内，有伤大雅！"

胡雪岩身上也有几处轻微灼伤，他和芙蓉日夜在病房陪侍，见郭庆春伤势严重，便叫芙蓉去乡下请她二叔来。刘家不是有家传秘方么？内中肯定有治烧伤的。

郭庆春身子虽被"囚"了个严实，脑子可没闲着，便问胡雪岩道："真没想到那晚你会睡得那样死，连火神这么兴师动众，都喷不醒你这个胡大财神。内中难道没有一点缘故？"

"前天晚上，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会醉成那样，火烧不醒，水浇不醒，尔后突然醒来，发现不见了船老大……"胡雪岩做个怪相，显然，他已留意到这场火烧得蹊跷了！

郭庆春会心一笑道："倘我不来救你，你就永远沉浸在温柔乡中，倒是一个风流鬼。"

"我跟女人在一起向来很投入，初始我也疑心自己是不是太疯狂了一点。现在看来，船老大找不到了，衙门的捕快还在满世界找他呢。只是为了救我，将你折腾得这样，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受点伤倒不要紧，就是像犯人一样困在这床上动弹不得，真是比死都还难受。"郭庆春捶了捶床板。

"芙蓉已经到乡下请她的二叔去了，据说二叔医术十分高明，家中还藏有祖传的秘方……"胡雪岩赶紧好言相慰。

"如果不行，就把我送回上海，找德国医生动手术。"不过，郭庆春还是有点信心不足。

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胡雪岩高兴地说："这不，人来了。"

门外，走进芙蓉和她的叔叔刘不才。刘不才虽仍旧不修边幅，但双眼发亮，充满精气神。

芙蓉介绍道：“郭先生，这位就是我二叔……”

郭庆春笑道：“早听说刘先生的大名！久仰，久仰！”

刘不才哼了一声，剜了他一眼道：“鄙人刘不才，不学好的‘不’，无才的‘才’。恐怕不是大名，是臭名远扬吧！”

郭庆春知道遇上了怪人，赶紧不吱声了。刘不才解开郭庆春腿上的绷带，立即露出职业的认真。他仔细看罢伤口，便以极为娴熟的技巧，给他来了一番推拿。

“哎哟！哎唷……”郭庆春忍不住呻吟起来，他一边叫唤，一边心下暗骂：什么祖传秘方，把大痛弄成剧痛，弄得让人疼痛难忍了！

其实，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刘不才一番推拿，把他的经络之气弄活了，而骨折造成不通，使瞬间激活之气迅猛回窜，焉得不剧痛？刘不才又朝郭庆春扭曲变形的脸上挖了一眼，左手托住那条断腿的膝弯，右手轻握那只脚的脚踝，但见他把身子抖了一下，鼻孔里哼了一声道：“我已将你的踝骨复位，明天你就可以下地了。”

“骨头没断就好！如果伤筋断骨……”郭庆春突然高兴地发现右腿已经不痛了，并且能够活动了。

刘不才脸上依然没有笑容，道：“芙蓉，你再将这位先生的上身清洗一遍，我给他敷上药膏，静养十天，包管全好。”

芙蓉与胡雪岩欣喜地交换一下眼色，连忙去端来一盆水，加上些盐末，为郭庆春洗净伤口。刘不才从随身带来的小包里拿出一个古瓷瓶，从里倒出一些药粉，敷在伤口上。又给芙蓉留下了一些药粉，告知用敷之法，冲郭庆春道：“先生可把腿放下来，也不用去上海乞求于那些洋医。”

郭庆春觉得浑身舒泰，疼痛全消，忍不住赞叹道：“这下，像是重新活过来了……刘先生，你真是神医哪！”

“神医不敢当，良医倒还排得上。”

胡雪岩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说道：“二叔，你有如此精湛的医术，又有那么多家传秘方，我们来开一家药店如何？”

“开药店？”闻言，刘不才怔住了。

“对！本金由我来筹措，不劳二叔费心。”

“那就太好了！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我们刘家世代行医卖药，悬壶救民，光家传秘方就有厚厚十大册，可惜我大哥——芙蓉他爹，在四川采药落水，我又……嗜赌成性，眼巴巴地把一爿‘敬德堂’药号拱手送

给了别人……”刘不才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浪子回头金不换，二叔毕竟是明理之人。对了，二叔的赌技和医术相比，哪个更高明？”

“这……怎么说呢？半斤八两，两者差不多。”刘不才有些羞愧地看了看郭庆春。

胡雪岩也看了看郭庆春，意味深长地说道：“什么时候，我请二叔痛痛快快地赌一把。到时我出钱，看二叔的赌技到底有多高，好吗？”

郭庆春瞧着一脸不悦的芙蓉，嬉笑道：“这场豪赌，我看放在春蚕初出的时候比较好。”

“你们怎么又怂恿二叔去操赌博这种败家子艺？我二叔这心神刚刚安定下来，你们又闹鬼挑三窝四……”芙蓉摆了张嘴脸，恨恨地翻了他们一眼。

刘不才高举起一只手打断了芙蓉的话道：“内有玄机，你二叔听出来了。”

第二十一回 借快枪船舱偷情假小妹 图联手赌场暗阴庞二爷

夜深人静，室内只剩郭庆春和芙蓉两个人。

芙蓉把一碗点心端了过来道：“郭大哥，这是按我叔叔药膳方子配的‘八宝健身羹’， 你吃下去能壮骨补身、健脾滋阳，快趁热吃吧。”

“好，我自己来。”

郭庆春忙欲坐起，芙蓉伸手把他按住道：“不，你躺着，我来喂你。”

她将枕头垫在郭庆春的腰部，让他舒适地斜靠着，然后用汤匙，一匙一匙地喂到他的口中。

郭庆春不好意思地扭捏道：“芙蓉弟妹，要你这样，我真过意不去。”

芙蓉毫不在乎道：“是雪岩要我留下来专门服侍你的，你就别客气了。”

郭庆春感慨道：“雪岩有你这样的红粉知己，真是莫大的幸福啊。”

芙蓉突然有感于自己身世，不由得伤感起来：“知己有什么用？只能谈谈心、聊聊情而已。如果能终生厮守在一起，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呢！”

郭庆春安慰她道：“我知道你的心意，雪岩兄也详细向我谈起过你的身世

和处境。他不是不想把你作为二太太，可他也有难处，家里的老人家最讲礼教，有了大媳妇，就不主张纳妾……你也不用着急，我们一起慢慢想想办法，困难总会过去的。”

芙蓉泪眼汪汪望着郭庆春道：“谢谢你！郭大哥，你的心真好……”

郭庆春从芙蓉目光中突然读出些什么，连忙将眼睛避开。

沉默了一会儿，郭庆春打破那种渐渐蕴蓄起来的温馨和宁静，说道：“弟妹，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雪岩再三叮嘱，要我这些日子要照顾好你，你腿不能动，吃喝拉撒全由我服侍，好让你早日康复。”

“这怎么行！让你一个弱女子来照顾我这样一个男子汉，雪岩兄也太大男子主义了！”

对这位出身高贵的皇亲，芙蓉还有由衷的感激之情，忙道：“这又有什么呢？我们也是朋友啊。那天晚上，你不也是为了救我，才得罪那个洋鬼子吗？郭大哥，你就别见外了。只要你不嫌憎我是个烟花女子就行了……”

“怎么会呢……好吧，那我就漱洗一下，大家早点休息。”芙蓉到外边去倒来热水，轻柔地给郭庆春洗脸、洗脚。

夜深人静，烛影摇红，不知从何处，飘来若断若连的洞箫声。待芙蓉做完这一切，郭庆春下床弓身请芙蓉回房安歇：“我领了弟妹的情，享受了弟妹殷勤周到的服侍。现在弟妹该回去了。从明天起，弟妹就不用再来了，我快要痊愈了。”

泪水忽然从芙蓉的眼角溢出，她赶紧低下头，端着铜盆朝外走去，盆中的水晃荡着，洒到了地上。

火烧雕舫事件不久，又有人在胡雪岩的湖州住处故技重演，企图纵火烧毁胡宅，幸被巡夜团丁及时发现。现场遗留一个方形的“美孚”壶，未及开启。这个物事来自上海租界，美国人想在中国倾销“美孚”，特意制作了这种五公斤装的轻便铁皮壶，以利推广。据巡夜的团丁说，逃逸的纵火者中有一人颇像尹麻子的手下黑金刚。王有龄下令捉拿，但黑金刚仿佛有耳报神，在捕快到来之前就逃走了，一碗未吃完的米粉还在桌上冒着热气……

这日，所购五百支毛瑟枪从上海运到。按照合同规定，枪至湖州，由押运人员当面在太湖上试枪无误，再行交验。王有龄穿戴齐整，吩咐备轿。正要启程，刑名师爷“山羊胡子”手捧一封密札，两脚如飞而至，报称江苏学政何桂清大人携如夫人微服到了湖州，约王大人湖上相见，称有要事相商。

王有龄怎敢怠慢，一边派人去叫胡雪岩携芙蓉出迎，一边换了便装，待梁冰玉穿戴齐整，二人便分乘两顶绿呢官轿，也不带随从，往太湖码头而来。

王有龄来到码头，果见一艘官船，虽无仪牌旗旌，但船头上立着四五位便衣武士，戒备森严，一望便知。于是他登船与何桂清见过礼，少顷胡雪岩偕芙蓉也登船拜望，浙省在湖州官阶最高的两个人，就算是出城“郊迎”，见过礼了。

何桂清毕竟是风流学士，见两位故交带来两位丽人，忙唤巧珠与她们相见。那巧珠全然贵妇打扮，高髻云鬓，头戴银鼠皮昭君套，上面镶着两颗罕见的异色蜜蜡。身穿烂银蟠枝叶洋红花闪光缎掐腰袄，缀着荷兰长毛兔护手。下履软缎便鞋，系一条松萝锦及地裙，裙下一圈灰紫相间的松鼠皮镶边。真是端丽俏爽，别有风韵！

“解语花！真是三朵会说话的花！”何桂清哈哈大笑，吩咐不拘礼节，随兴就座。傅晶率两位军牢快手，在舫舱内又安放了一张小桌，摆上香茗蜜饯，时兴瓜果，又与王、胡二人厮见过了，退出舫外。

王有龄见何桂清神神秘秘，料想非为大事，他不会跨省越湖来到湖州，便道：“何大人跨湖而来，肯定并非‘我欲因之梦吴越’，不知有何要事，劳动大人仙趾，却又并不惊动地方。”

何桂清不再嘻哈，也不加客套，竖起两个指头道：“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来湖州为两桩大事。其一，闻听有龄为武装民团，竟购到五百支毛瑟枪，真是神通广大。但贤弟也知道，江苏自金陵被粤匪所占，苏州一直代行省府。日前据确切消息报告：粤匪李秀成部准备大肆侵犯江苏，苏州自然首当其冲。而朝廷已降钧旨，务必保全苏州。此来，是请贤弟一定将五百快枪让与愚兄。苏州有绿营驻防，只要拥有快枪，苏州总兵把军令状都立下了。而两江督署，江苏军政各处，听说我与有龄是故交，一致推举愚兄来湖州，效申包胥秦廷之哭，举燕赵韩唇齿之故，请有龄弟大义救吴。”

“武装湖州民团也是朝廷钧旨，而湖州又非苏省管辖，此事有龄怕不敢做主。”王有龄面有难色地推辞道。

何桂清嘿嘿几声脆笑，摇晃着脑袋道：“都说有龄居官谨慎，果然不假。别急，我就要说到其二了。愚兄此来，奉朝廷密旨，调查浙江巡抚黄宗汉‘贪污漕银、中饱私囊“操控捐纳、交通奸细’等情事。八年前，黄宗汉竭力包捐、为之上下奔走的一帮候补官员，内有三人竟系粤匪派出的奸细，他们后来都谋得知县、州判等等实缺，在各地作太平军的内应，为祸深重。京师有密旨到吴之事，我在信中只跟黄宗汉略提了提，有关五百支快枪，他就答应请湖州让苏州，‘太湖环周，应互为奥援’，这是黄巡抚给我的亲笔信，请贤弟一观。”说着，何桂清袖出一信交给王有龄。

黄巡抚在信中让王有龄忍痛割爱，并称江苏方面在价格上会比较“优

厚”，绝不致让湖州地方吃亏云云。有黄中丞担待，他为何不卖何桂清这个面子？

胡雪岩听得仔细，故意说道：“黄中丞官至巡抚，也算是朝廷要员，断不会明知捐官者是太平军奸细而为其奔走，他不过贪图些小利，顶多也就是个‘失察’之罪。何况‘铨叙’之责、委派官吏是吏部的事，我看他‘交通奸细’的罪名是站不住脚的。”

这黄宗汉的荣辱与他和王有龄大有关系。几年来，他们已把黄宗汉喂肥，倘若黄因罪丢官，另换一位巡抚，这饱狗去了又来饿狗，再将饿狗喂肥能少得了麻烦？

何桂清嘻嘻一笑，眯缝着眼睛，把脸凑拢了道：“所以，他黄宗汉头上的顶子是捏在我手上的。只是我何某为官不能亏心，兔死狐悲嘛。是贵福那一帮人，不断在背后告黄宗汉的状……哦，你脸上怎么啦？”何桂清是近视眼，趋近了才发现胡雪岩脸上搽有药膏及烧伤的痕迹。

那边巧珠把话接了过去，道：“胡相公遭遇大凶险，差点掉进太湖喂了鱼呢。”

人都是好面子的，迎着何桂清错愕的目光，王有龄有些轻描淡写地说了雕舫被焚的经过。他是地方首脑，狱中现押着帮会中一位老大，继“阜康丝行”被砸，好友又频频遇险，治安如此不佳，他脸上能挂得住？

但巧珠是存着一段心事的人，一边走过来要察看胡雪岩的伤，一边咋呼道：“既是帮会中有人捣乱，如何不着人来找我？我去请五哥或者干娘出面，这帮会中的事没有摆不平的！”此语甚合胡雪岩的心意：尹麻子、黑金刚的背后，无疑有看不见的黑手。现已开春，正值“春风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时节，倘帮会中人继续嚣张下去，他不能伸头，湖州蚕事也将大受影响。惜有龄兄把主要心思放在武装湖州民团上，以防范太平军再犯湖州，不明白如不迅速摆平湖州帮会势力，他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就烧不起来，往后就更打不开局面。

“好友的安全不保，湖州丝业的前景得不到保障，商业运营受阻，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愿望就要落空。平息湖州帮会势力已经刻不容缓，‘以夷治夷’是上策，武力弹压不可取。嫂夫人既然有这等优势，何不请她出马安定湖州。”说这话的是梁冰玉，显然，夫妻俩已就湖州地方的治安讨论过多次了。梁冰玉所说的，正是他想说的！胡雪岩只差拍手称快了。

芙蓉受过惊扰，自然主张“平息”“安定”，正说着，傅晶进来问道：“胡大人让‘西洞庭 ’酒楼送来一桌酒菜吗？”

胡雪岩笑道：“正是，何大人远道而来，坐镇楼船，不染纤尘，下官弄些酒菜为大人接风吧，洗尘就挨不上了。”

何桂清也哈哈大笑，指着王有龄道：“迎进奉出，应酬打点，我们这些科

举正途出身的人就是不如他们这些捐纳之官，能把诸事料理得妥妥帖帖。来来来，大家都坐过来，美酒佳肴，再来点儿什么助兴……”

傅晶将“西洞庭”送来的酒菜一一摆放，巧珠招呼大家入座。还是何桂清出了个题目：大家都受奔波劳碌之累，就以现在的住处为题，说个跟当地有关的笑话或典故。

抽签以胡雪岩为第一，他家住杭州，就讲了个与杭州有关的故事：相传北宋蒲传正做杭州知州，一天一位方士前来求见。方士已年过九十，但脸色却如幼儿一样红嫩。传正跟他交谈，顺便问他长寿的秘诀。方士答道：“这方法简单，也很易做，没有别的禁忌，只要断绝女色！”传正低头思索良久说：“要是这样的话，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什么意思！”

众人听了皆抚掌大笑，芙蓉也打趣道：“说的是你自己，你就是这样的。”

依座次轮到梁冰玉。她自称“湖州书史”，博闻强识，王有龄自叹弗如。她的故事绕了个弯子，说的是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泰山封禅，归途中访问隐者杨朴。这杨朴以诗、文闻天下，偏隐于村野。真宗知他长于吟诗作对，便让他当面试作。杨朴答称“不会”。真宗问：“那临行时有人写诗送给你吗？”杨朴说：“只有老妻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完，便把那打油诗念给真宗听：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吟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听闻后，真宗大笑不止，便放杨朴回家。也是宋朝元封二年，苏东坡在湖州知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被捕，要投往大牢。一家老幼好不凄惨，哭得死去活来。苏东坡拿不出话相劝，就对老妻说：“你怎么就不能像杨朴之妻那样，作诗为我送行呢？”

芙蓉敬了她一杯酒，评判道：“你总是不忘诗呀赋呀，讲的故事一点不好笑。”

何桂清点头笑道：“有龄敬畏小心，居官谨慎，怎会下御史大狱？太平军抓他还差不多。”

几个女眷是坐在一起的，巧珠居中，迫不及待起身道：“先前我说的去松江的事，你还没答应我呢！”

“你讲个与松江有关的笑话，如果好笑，我就放你去松江。”何桂清举杯一一相敬，已有了三分酒意。

巧珠粲然一笑道：“恐怕得胡大哥同去才行。当日是他带我离开了筠秀园，他是尤五哥的结拜兄弟，也是尤老太太的干儿子。”

“只要好笑，都依你！”何桂清终于发话，放这只金丝雀离开鸟笼扑棱一回。

梁冰玉不懂得外头那些花花草草的事，撺掇道：“此事宜早不宜迟，桑条爆绿，蚕宝宝已出世了。”

巧珠遂讲笑话，说的就是咸丰年间的事。松江有个科考进京的翰林丁文诚，圣上在圆明园召见他。因去得早了，太监便领他到一个小屋中等候。等了一阵子，他见茶几上摆着一碟子葡萄，一颗颗晶莹翠绿，很是诱人。当时是五月天气，外头还见不到如此新鲜的葡萄，丁文诚感到新奇，便随手取了一颗来品尝，味道果然鲜美。可是过了不一会儿，他感到脐下火热，裆内那物事暴长。丁文诚穿的是单衣，那活儿翘举怎好去见圣上？他只得假装腹痛，捂着肚子，弓着腰要内侍放他出去。内侍道：“你刚才还好好的。这样吧，你留个字条，省得疑心我们没有宣到。”丁文诚无法，只得写了一个字据：误吃一颗葡萄，下头蓬起老高，叩首万岁万岁，微臣怎生上朝！大家听了便是一阵哄笑。

外面“砰砰”两声枪响，傅晶进来报告，说押运枪支的人等不得，同衙门来的师爷、捕快在那里试枪了。何桂清仿佛吃了惊吓，重重放下酒杯，厉声道：“荒唐！枪声一响，不就明白告知世人这船上装有朝廷严禁的军火武器？湖州的治安状况原本复杂，叫他们连夜开船把军火转运苏州，并严加保护，防止有人截船。”

白日船行水上，那巧珠还须端着架子，摆出学政夫人的模样，与胡雪岩兄妹相称，仿佛兄长接远嫁的妹妹回家省亲。一到夜晚，她就悄悄溜进胡雪岩下榻的舱房，恨不得化在他的怀里。一对野鸳鸯，一个夙缘已久，如今搔了心窝奇痒；一个是采花高手，也算还了一笔积欠数年的风流旧债。不日船到松江，尤五接了，自是高兴得没有话说。

几年不见，尤老太太依然精神□烁，身体硬朗，只是依然把巧珠和胡雪岩当作夫妻，可见有些消息，尤五对她老人家瞒得严实。听二人说明来意，尤老太太陷入沉思之中。良久，叹息道：“世风日下，如今的帮会越来越少了正气，情形也更加复杂。湖州尹麻子等的作为，完全是‘下三烂’的作法，内中只怕有别的缘故。”

胡雪岩不得不佩服老人的睿智，颔首道：“湖州青帮不择手段的背后，坐着一位牛鼻子老大。但因我们在湖州的根基太浅，尤其与洋人斗法必须联合湖州全体丝商，包括江、浙各产丝地区的丝商。因此，在制服尹麻子一伙后，我们也不打算与那位老大撕破脸皮，而是要拿出诚意，真心与他合作。”

尤老太太冲胡雪岩赞许地点着头道：“你能有这种胸襟，与洋人斗法的把握就大得多。有道是：‘罔谈彼短，靡恃已长。信使可复，器欲难量。’与人合作，一定要多看人家的长处。松江苏杭，生丝产地很多，我也替你张罗张罗，号召他们响应。”说着，她从自己的脖子上取出一个小

饰物交给胡雪岩，说此物只要在帮会中人面前一亮，那些人定会有所表示。胡雪岩把它收好，再三称谢。

尤老太太招手让巧珠到她跟前，执手打量道：“看你这腰、臀，好像还没有生育的样子，不生孩子，可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女人。”

巧珠不提防尤老太太有这一问，顿时有些紧张，回头见胡雪岩一脸坏笑，假意嗔怨道：“我和他不常在一起，他家里还养着一房大太太呢。”

尤老太太嗔了她一声：“这种事怎么好怪男人，除非他那位大太太也从来不曾生养过。雪岩，你说是吧？”

胡雪岩赶紧低头回答：“我已有三女一子，倘巧珠能生个一男半女，更好。”

“瞧瞧，我说这种事不能怪男人吧。我手上正好有个仙方，是个云游的道士犯‘谋反’罪被判了‘监候斩’，那时，尤五他爹同他关在一起，我常常买通牢子去探监，就认识了。他见我面善，临刑前就把这个方子给了我，果然很灵验。”说罢，尤老太太让丫鬟取来一张伞纸笺，上面是老太太亲笔抄录的仙方：

蓁艽一两半　挂心一两半　杜仲一两半　防风一两半　厚朴一两半　附子（生）十钱　白茯苓十钱　白薇三钱　干姜三钱　沙参三钱　牛膝三钱　半夏三钱　人参五钱　细辛十二钱

以上十四味，并生研为细末，炼蜜为丸如赤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醋汤、米饮行下。未效更加丸数。已觉有孕便不可服。

送巧珠回苏州，二人以夫妻身份同住一舱。夜来胡雪岩把这个仙方又抄了一份，巧珠迫不及待，把赤裸的胸脯贴在他的后背上，取笑道：“你也学那个死囚犯，想在死后积点阴德吗？”

“我不是死囚，我看冰玉也是婚后数年未孕，这叫活着给儿孙积德。”胡雪岩调侃道。

巧珠打了他一下道：“你们这些男人，没有一个积德的，全都是缺德。你们把年轻漂亮的女人玩弄了还不够，还要让她们给你们生孩子、养孩子。可你们不想想，万一这当官的丢了官，经商的破了产，如果没有孩子，这失去倚靠的女人岂不是少了些拖累？还有那些孩子，不过是给人当牛做马吃猪狗食，女孩儿更是要供人糟蹋、玩弄……这还积德？你们的罪孽可大呢！”

这些半真半假、半是调侃半是怨懑的话，让胡雪岩感到惊奇。他揽过巧珠，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摇晃着脑袋道：“到底出自翰林学士身边，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可你一丝不挂，都显露在男人面前，每天心里都恨不得天快点黑下来，这是为什么？”

巧珠晃动着令人眩惑的身体，托着自己两只膨亨的乳房道：“我就这么一点资本，‘人生及时行乐耳’……”

不日船到苏州，临别，巧珠拉着胡雪岩的双手止不住潸然泪下：“这一别，以后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愿我没有让你生厌。”

不经意间，胡雪岩和巧珠就有了肌肤之亲。且与她的每次交欢，他都富有激情甚至疯狂。是因为她中州女子的健壮，和总是不断高涨的热情吗？是她同侍讲学士同床共枕，身上发生的那些细微变化吗？似乎都不是。说来惭愧，就因为巧珠颇似螺蛳姑娘，像那个仿佛在人间风化了蒸发了的昔日恋人。巧珠在交欢中的种种表现，弥补了他未曾领略的螺蛳姑娘的另一面，是他苦苦寻觅螺蛳姑娘不得、那种绝望中可怜的慰藉！何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只有他才深谙个中滋味。他紧紧执着巧珠的双手道：“怎么会呢？我会想你的……”

胡雪岩连夜赶回湖州进行安排，第二天，王有龄便下令提前释放了尹麻子。

时近中午，这座典型的江南集镇，街道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尹麻子在古街上大模大样地走着，不少人向他拱手问好。经过“舒莲记”菜馆，从里面走出一位店小二，恭敬地拦住这位青帮头脑道：“尹大爷！小的在这儿恭候多时了。”

尹麻子有些诧异，问道：“你有何贵干？”

店小二恭请道：“请你进店吃饭。”

“吃饭？谁请我？”

“大爷进去就知道了。”

尹麻子狐疑地前后张望了一下，走进店去。他小心地踩着一级一级木梯，跟随店小二上楼，停在一间包厢的门口。

“尹大爷，请吧！”

尹麻子稍作犹豫，猛地一把推开包厢门，目光一扫，窗边两个人转过身来，原来是胡雪岩和郭庆春。

“是你们？！……”尹麻子好生惊愕。

两人起身相迎，胡雪岩朗声笑道：“没想到吧？今日特为尹大哥洗尘，不便张扬，特意选了这个僻静的地方。”

尹麻子只得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胡雪岩为他斟了茶水，尹麻子一下子注意到胡雪岩“左三右四”的暗号：右手四个手指执壶，左手三个指头按在壶盖上。尹麻子连忙用“左三右四”的青帮暗号回答：右手四个手指把

帽子取下，放在胸前；左手三个指头按在帽檐上。

“左三右四，暗号对吧？”胡雪岩满脸堆笑，不像尹麻子警惕万分，脖子上的汗毛都似竖了起来！

“三子结拜？”尹麻子的声音有些干涩。

胡雪岩随即接过道：“义重桃园！”

“天下大乱？”

“英雄立志！”

“来客知书达礼，可会作诗？”尹麻子翻着眼珠，恶狠狠地问道。

胡雪岩态度从容地说道：“诗不会做，却会吟‘锦华山上一把香，五祖名儿四海扬，天下英雄齐结义，三山五岳定家邦’。”

尹麻子的脸上这才绽开笑容，钦佩地拱手作揖：“失敬，失敬！帮规如此，不得不防。请问胡老板，你到底是门外还是门内？”说着，他猛地将茶壶嘴对着茶杯把儿。

胡雪岩不慌不忙将茶壶杯对着茶壶嘴，然后从脖子上取下一个青玉神符，交给尹麻子道：“尹大哥，认识这个吗？”

“啊？”尹麻子接过一看，将青玉神符高举过头，接连朝天叩拜了三下，“这是我们青帮的神符，只有顶级掌门人才能持有。胡老板，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

“你认识松江尤老太太吗？”

尹麻子肃然起敬道：“那当然。天下青帮是一家，尤老太太可是我们青帮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绰号‘当代佘太君’。”

“这就是她老人家送给我的！我是他的干儿子。”说着，胡雪岩重新将这块“青玉神符”挂回自己脖子上。

“那……胡老板大概认识松江漕帮头领尤五大爷了？”尹麻子心底有些慌乱了。

胡雪岩淡然一笑道：“岂止认识，我们还是结拜兄弟呢。你打砸的‘阜康’丝行也有五哥的股份，这你没想到吧？”

“那……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不是说了，我认识你们青帮，但不是青帮的人……”胡雪岩摇了摇头，然后着重介绍了郭庆春及其家世，“阜康”钱庄的深厚背景，以及他

们来到湖州的打算，“我们也知道，尹大哥及手下一直和我们过不去，是受人指使，非出于本意。但要和实力极为雄厚、又掌控着出口大权的洋商斗，非联合湖州所有丝商不可，非集中所有丝商的人力、物力和智慧不可。所以我们一直不去惊动尹大哥背后的几位大哥。今天，就在尹大哥开设的‘天湖’赌场，我请湖州赌界第一高手刘不才和背后的头号大佬赌上一把，结果肯定是我输，而且会输得很惨。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过节，几年前，‘夜夜春’的名妓芙蓉没有应他的召而接受了我——自古嫦娥爱少年，也引起此公嫉恨，几番采用‘火攻’，也含有要毁她容貌的意思。这些都是过去了的事，今日一并跟他赔个礼。”

尹麻子坐立不安，简直有些无地自容道：“尹某有眼无珠，万望二位大爷海涵。”

当真这江湖上的深浅外人难以估摸，就这么一块值不上五两银子的青玉，就让尹麻子前后换了一个人似的，今天看去就顺眼多了。郭庆春心中感慨，他把身子倚在椅靠上，伸手轻轻在胸前腋下摩挲着，微笑道：“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不打不相识’。打了，相识了，今后也就成了朋友。”

“对，对！今后能跟着你们二位爷，是我的福分。”尹麻子说话间，酒菜上来，三个人坐在桌子三边，各执酒杯。

胡雪岩举杯敬酒道：“今儿我们请你来，是想跟你合作。我和庆春兄不可能常在湖州，杭州、上海还有大量业务。这里的‘阜康丝行’想全权交由你掌管。春天一到，就由你把湖州的生丝全都收购起来，绝不能轻易落到洋商手中。”

尹麻子受宠若惊，面露喜色道：“早听知府大人说了，胡大爷要在生丝上跟洋商赌一把，是想振兴湖州的民生，尹某能为胡大爷效力，真是莫大的荣幸！”

“我敬尹大哥一杯，吃完饭，我们去你的‘天湖’赌场看看。”胡雪岩乐呵呵地说。

“天湖”赌场的休息室里，四位牌友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罗家骥大口大口啜着莲子羹，庞二爷的搭档“山羊胡子”神情悒郁，不断拿手揪着自己的前额。他跟庞二爷已连输两局，手气很背。

“山羊胡子”本姓吉，也拿银子捐了一个候补知县衔。因久久未获实缺，又花银子才弄到湖州刑名师爷这个职位，正七品，是湖州呼风唤雨的人物。

刘不才一如既往的神情冷峻，默品着手中的这盅香茗。

庞二爷是输得起的人，一袋水烟抽罢，喉中的痰又被压了下去，神气又复清爽起来：“才翁的牌打得高明，牌品也好，真不愧是我们湖州‘赌

神’啊！两番较量，全败在你的手下，佩服，佩服！”

“二爷过奖，只不过是我今天手气好，牌风顺。回想这些年来，我哪次不是输给二爷，称得上是倾家荡产了。二爷，您岂是服输之人？”

庞二爷哈哈大笑道：“那倒也是，几十年来，我头顶财星高照，在牌桌上也是常胜将军。只是今非昔比，廉颇老矣。败兵之将，不能言勇。”

胡雪岩一行正好走了进来，接茬道：“庞二爷宝刀未老，雄风犹在！一定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庞二爷见尹麻子和他们在一起，心中顿时明白大半，今天这个牌局，胜负看来早就安排好了！他缓缓站起身来问候道：“好！胡老板，谢谢你的吉言，那我们就重开战局，再来一圈。”他挥挥袖子走出了休息室，众人也纷纷起立，重新进入牌室。

第三局接近尾声，刘不才反而显得焦虑不安，牌在手中“笃笃”地敲击桌子，眼睛不断瞟向胡雪岩，似在求助。胡雪岩神色不动，用手指了指那张“红中”。刘不才仿佛下定决心，重重地打出了那张牌。

“碰！”庞二爷喊道。

胡雪岩明明知道庞二爷手中是怎样一副牌，偏偏将他需要的一张牌丢了出来，庞二爷高兴地把牌一推，欢呼着：“和了……”

大家表情不同。刘不才一脸的不悦，拂袖而去。罗家骥用埋怨的语气道：“胡大哥，你怎么朝二爷的枪口上撞呢。”

“我看没有其他牌可打，只好打这一张……”胡雪岩为自己申辩。

桌上的筹码一齐飞到庞二爷面前，他志得意满，笑容可掬。胡雪岩冲庞二爷略一点头，笑得更加灿烂：“尹大哥，还不快替二爷清点筹码，让胡某也跟二爷一起高兴！”

庞二爷抚掌道：“高兴，着实高兴。胡大人能与老朽同喜，有胸襟，有气度！”

“这个结局，我想庞二爷还满意吧？”胡雪岩指着堆积如山的筹码问道。

庞二爷一脸庄重之色：“出乎意料。非常满意！”

胡雪岩轻轻吁了一口气道：“庞二爷是丝业泰斗。说到丝，古人并非专指蚕丝，还包括丝竹桐缦。从今以后，你我当‘偕我同志，相约类聚，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不知二爷意下如何？”

庞二爷高举起一只手，环顾人丛，与他击掌道：“一切听便！”

第二十二回 庞家院安排高管问总管 上海滩聚合丝商斗洋商

湖州丝业公会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生丝收购事宜。庞二爷和胡雪岩这次是真正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当日，各丝行发放的预购生丝银达十万余两，吉师爷受命宣传，并和尹麻子一道在城乡各处设卡，阻止蚕农卖茧给洋商……

郭庆春觉得湖州丝商掌控湖州生丝市场的氛围和合力已基本形成，决定先回上海，摸清今年生丝贸易的行情。临行，庞二爷为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皇家子弟设宴饯行，并委托他调查一个人——庞氏在上海的总管朱福年："不瞒二位，庞氏经过十几年奋斗，在上海打下的基础还算深厚，丝绸、粮食、茶叶、南北货、钱庄、房产，都有我们庞家的产业。朱福年具体只管庞氏的丝绸和钱庄。此人聪明能干，是一个相当有本领的管事。就因为太聪明了，做起了场外生意，拿我庞某的银子做起了朱家的买卖。只是我也还不清楚他到底走了多远，有关洋商到湖州乡下设庄直接向蚕农收购生丝，我也怀疑与他大有关系。这是我庞氏的最高机密，请小郭爷务必留心，他长于跟洋商打交道，应该属于你那圈中之人。"

庞二爷到底是庞二爷，这头大象中的大象，坐镇湖州，遥控上海，行事何等有决断！单委托庆春调查朱福年，就不是一般人的思维。怪不得尤老太太说"器欲难量"呢，这庞二爷不就是个"器欲难量"？ 胡雪岩心中好生惊讶。

"庆春兄，能得到庞二爷如此器重，今年湖州的生丝之战，决胜的把握就更大了。"

"局势尚未明朗，岂可轻易言胜？雪岩，你以民族大义为重，着手大局，老朽都深为佩服。但空有大志，顶多如一个守节的女人，遇有强暴无非一死而已。过一阵子，朱福年要回湖州向我报告生丝贸易方面的消息，我请你参加。"庞二爷咳嗽起来，胡雪岩要过去替他捶背，庞二爷朝他摆摆手，"我患哮喘多年，逢春必发，诸药无效。这是庞氏又一重大机密，我都告诉你们了。"

"谢二爷垂青。"

"领教领教！"

两位年轻人，发自内心地表示对这位前辈的钦敬之情，真是大开眼界。庞二爷在商场上打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怎么单单就偏爱这两个小子！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送别郭庆春的，还有一个火爆的春

天！

太湖岸边，绿柳拖烟；澄波影里，桃花红绽。碧云天中，鸟雀的呦嗾，叫绿了柔桑的垂条，把片片肥大的桑叶叫得油亮油亮。桑林中，汗珠闪烁。蚕妇蚕姑采摘桑叶，携篮挑筐，行走在田间的小路上。

蚕房里，满屋是一簟簟的银蚕，桑叶铺上去，蚕宝宝就沙沙噬食。稻草扎成的一座座小“山”，蚕儿上山，摇晃着脑袋吐丝，结成一颗颗银茧。河中，一筐筐、一船船的生丝向湖州城运来。河岸上，走着挑担卖丝的蚕农。水上岸上，飘荡着代代相传的吴歌——

姐儿窗下绣鸳鸯，薄福样郎君摇船出浜。姐看（子）郎君针搠（子）手，郎看（子）娇娘船也横……

家家丝行，门面光新，名色招贴，五花八门。蚕农争相卖丝、售茧给丝行，但见担飞筐动，算盘拨拉，银钱哗哗。“阜康丝行”更是门庭若市，四乡蚕农争着赶来投售。尹麻子坐镇柜台；谷老爹在验货、分级；刘不才算账付钱。厅堂中，堆起雪山般的生丝；库房里，装满白生生的银茧。

庞氏在太湖码头有专门的丝茧库房、专用船坞、缫丝厂。每到春天，湖畔设临时收购点。但庞氏不收生丝只收蚕茧，以保证生丝加工的质量。生丝出口，庞氏是一大品牌！

朱福年循例回湖州向庞二爷报告商情。他十六岁跟随庞二爷闯上海滩，弹指二十年过去，自谓头角峥嵘、历练到家。二爷的长子不过十六七岁，尚在读书，庞氏在上海的事业，迟早不得全部交他打理？上海专营、兼营湖丝的洋行有十多家，当他领着几家买办房的“庄首”在码头下了船，才知湖州今年收丝闹了这么大声势，那脸顿时拉了下来。他与“庄首”匆匆别过，立即进城赶往庞家大院。

庞家大院濒临苕溪。院子的西、北面环水，用青砖高墙隔开。但院北一段别有讲究，巍然高耸的青砖墙跨溪而筑，留下一个墙拱供舟船出入。因此，庞家后院就是一个小型精致的船码头。条石砌的驳岸，水砖铺的平台，驳岸上立着一个两侧开窗的风雨亭，青瓦扑顶，雕花槛窗。临溪一面槛窗下，又有一排栏杆坐凳，上撑一溜宽宽的雨檐，真是闲可垂钓，静可俯视清流、戏水濯足。这跨溪墙拱的拱下部分，一端修有夹墙，夹墙中有一道状似山形的铁栅，夜来把这铁栅滑出夹墙封锁水道，不用说船，怕连鱼都游不进来。几年前太平军攻克湖州，据说有个王就在庞府住过，一叠声称赞这个私家花园码头设计巧妙。

朱福年一手提着口小藤箱，一手撩起夹袍下摆，进了院子，径直奔向客厅。不承想客厅中还坐着个不相干的胡雪岩，庞二爷正在跟他高谈阔论。庞二爷给两人作了介绍，又断续着刚才的话题道：“胡老板，由于你左右斡旋、应对有方，我们湖州丝商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团结兴旺的景象了。这一次，真要让上海那些的洋商灰心丧气，等他们赶到湖州，我

们早已先下手为强，他们再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哈哈哈！”

胡雪岩谦逊地说道：“庞二爷，凡事起头难，有人领头，大家就跟着来了。专做洋庄的那些丝商心里何尝不想这样做？只是胆小，不敢动。现在我们想了一个风险不大的办法，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来，谁还会不高兴？”

“是啊，只是收购生丝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想办法赶紧售出去，将收购到的新丝运到上海，须尽快脱手，这样才能有赚，才不会将资金搁死……”庞二爷点头道。

“二爷的话真是行家的至理名言！我也在考虑如何将这批生丝赶紧运往上海，与上海的丝商联合起来，一起同洋商讨价还价。”

庞二爷爽朗地说道：“好！我认准了你这个朋友，完全信任你，我们一起来做。我控制着上海生丝的一半市场，你去上海，有权处理我在上海的生丝业务。如果你资金不足，也可以动用我在上海‘恒记’钱庄的资金。如果需要，我可以再拉一批长期存款的户头来，为你‘阜康’增添资本。”

“好！那我先谢谢二爷了。”胡雪岩拱手道。

闻言，朱福年的脸色一下变得异常难看。

胡雪岩发觉了他表情的变化，用亲切的口吻问道：“朱总管，今年上海生丝贸易方面有消息吗？”

朱福年拿眼角瞄着庞二爷道：“生丝交易的时候未到，国际生丝的行市是摸不到的。”

这大抵是实话，因为郭庆春的加急信上也是这么说的。二爷说得不假，这朱福年察言观色的本领不孬！胡雪岩深受庞二爷信赖，他一眼就瞧出来了。

“有几家专做生丝生意的老行，比如德国的森茂德，印度——实际上是英国人开的森切，以及英国TS、查理、波色等洋行公司，不会一点消息也没有吧？”胡雪岩又问道。

朱福年的眼皮子猛跳了几下，他知道，今年生丝出口方面的行情在庞二爷这儿，他已经不是独家了。

“欧洲已有几家订单到沪。”朱福年说罢，打开藤箱，取出一份由他整理的行情消息交给庞二爷。庞二爷以往收购生丝的决定，主要就是根据这些消息、加上他对生丝行情的预测做出来的。

庞二爷把“消息”拿在手上，并没有看，便问道：“福年，今年湖州的生丝生意，主要是我跟胡老板两家跟洋商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你要

配合胡老板，作好跟洋商较量的准备。”

“老爷、胡老板，湖州抢购、囤积新丝，想做垄断生意，我看出来了。如果生意做成又是按照我们的意愿，那是大赚一笔，而且替丝业出了一口恶气。但万一洋商各公司也联起手来，不买湖州的生丝怎么办？买而把价格压得低低的怎么办？毕竟生丝出口的主动权操在洋人手中，如果他们有意撇开湖州，改到别地开辟生丝市场，我们岂不因小失大？还有，万一洋人动用朝廷来压湖州，区区几位丝商又怎能抵得住？”朱福年提出他的担心。

“你的担心，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庞二爷伸手在朱福年肩头按了按说道，“福年，你也累了，先去客房歇息歇息。我呢，也要拜一拜‘燃灯道人’了。”

闻言，朱福年告退，留下藤箱。庞二爷一个接一个打开了呵欠，两臂做着扩展运动进了里间。里间是个用槅扇隔开的大烟房，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幔。一架红木大烟榻，榻上烟桌烟灯、锦茵靠垫、两用角枕一应俱全，原来庞二爷有一口大烟瘾。里头光线昏暗，早有一位丽妇在烟榻边等着。胡雪岩随二爷进了里间，立刻就想退出来，他闻不惯那股气味！

“我知道你不好这个，陪我躺下，我有话说。”

女人点亮烟灯，伺候庞二爷躺下，为他烧了个“五龙腾雾”的大烟泡，这才把庞二爷的烟瘾给压下去。胡雪岩侧着身子在他对面躺下，甚是无味，却又不得不陪。直到他把目光转移到那丽妇身上，看到她浑圆的臀部，看到她采春裤下绷圆了的大腿，心情这才安定下来。

庞二爷过足了烟瘾，喉中带着痰音道：“已经好几年了，我一直在物色一个可把上海生意放心委托的人，现在算遇到你了。”

“二爷，上海不是有朱福年这样能干的管事在全权代表你经营业务吗？”

“二爷我很小气的，尤其容不得不忠不义之人。你去上海，我要赋予你盘查‘恒记’银钱借贷、考查各处用人的大权，让朱福年服你管辖。”庞二爷郑重其事道。

“二爷让庆春当‘包打听’，现在又让我给您当‘巡捕’？”

庞二爷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马上宣布‘恒记’与‘阜康’联合。这样，你也就是他的老板，完全可以代表我行使职权。雪岩，你到上海以后迅速查清朱福年主管的账目，如发现他有图谋不轨的地方，要严惩不贷！”

“二爷，做贼总要落下痕迹，日子长不了。我到上海，暂时还不能惊动他，生丝生意还要靠他奔走打点呢。我先帮您整顿一下财务，暗中调查他一下。如果发现朱福年监守自盗，我会立即向您禀报。”胡雪岩又一次

显示出他的善于从全局着眼的意识。

“雪岩，看你这样年轻有为，老夫真羡慕啊。想当年我在上海也是气吞如虎、不可一世。现在我老了，精力不如当年了，只好拜托你了。”庞二爷感慨道。

胡雪岩拱手道：“谢谢二爷信任，雪岩一定不负重托。”

抵达上海的当晚，郭庆春领他去拜访上海商会会长、有“活宋江”之称的富豪白鼎钧。

白家庄园是典型的欧式风格，排列着锐刺的绿栅栏院子，总是紧紧关闭着的沉重大铁门。修剪得十分齐整的灌木丛，把碧茵般的草坪分割成若干个活动区域。洁净的水门汀路面一直铺到一幢华贵、典雅的洋楼面前，洋楼内外摆放着各种雕塑，繁琐、细腻、奢靡，是典型的洛可可风格。

仆人领着两人走进富丽堂皇的西式客厅，只有窗帘、桌椅上的饰物用的是中国丝绸。

“老爷，客人来了！”

上海商会白会长从环形楼梯走了下来，他须发皓白，但面色红润，步履稳健，笑迎道：“啊，庆春兄，你从浙江回来了？”

“回来了。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位贵客。”郭庆春介绍道，“这位是胡雪岩先生，我的新朋友，也是新东家。”

白会长和胡雪岩握手道：“幸会，幸会！胡老板是杭州名流，声名显赫，欢迎你光临寒舍。”

双方分宾主坐下，女仆送上茶来。

郭庆春简要说明来意，白会长听了之后矜持地说道：“我已听说了。胡老板想到上海大展宏图，可喜可贺！不过，大清的事情难办哪……人心不齐，如一盘散沙，往往出于私心而见利忘义。我虽说是上海总商会会长，但有些商人并不听我的话。”

胡雪岩听他有推辞之意，不再沉默：“对！我们与洋人做生意之所以总是吃亏，就在于人心不齐，又没有主心骨。白老前辈乃上海之名宿，你出面领头，势必应者云集，我胡雪岩就第一个响应。”

“岂敢，岂敢。听说胡老板这次来上海，要与上海丝商联合行动，统一价格、统一经销，让洋商按照我们定的价格购买。请问胡老板，你能控制得住整个生丝市场吗？洋商们会买你的账吗？上海毕竟不同于湖州啊。”白会长依然有些不愿意。

客厅里，落地大座钟“滴答，滴答”在响……

“不瞒白会长，这次我运到上海的生丝不多。我的‘阜康’钱庄也开张不久，并没有多少可以周转的资金，实力还不足以与洋商讨价还价。就算庞二爷把他上海的生丝业务全权委托给我，我也不过占到上海生丝市场的半数左右。但我就是想与上海的同行联合起来，控制生丝市场，与洋商较量一下。”胡雪岩对自己的实力还能没个掂量吗？

“白会长，现在正巧有一个好时机。上海的洋商为了推销军火，卖了不少武器给太平军，致使安徽、江西的清军惨败，连曾大人的座船都被太平军夺走了。此举令朝廷十分气愤，如果朝廷颁布一道禁令，不准洋商直接去蚕丝产地收购，对他们实行‘禁市’，那他们就只能老老实实向我们购买生丝了。”郭庆春帮着提醒道。

“唔，这倒是个办法。最近我听上海道台邝大人说，两江督抚已经上书朝廷，力主禁商而惩罚洋人，不准他们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白会长也好像想起了什么。

“只要官府能出面禁市，上海的生丝就会十分抢手。我们此时只需按兵不动，待时机成熟后再与洋人讨价还价。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控制上海生丝销售的绝对多数，这就需要商会出面号召。白会长，洋人践踏我大清已非一日，眼看白银哗哗流进他们的腰包，而我江浙桑农不知破产几千几万。凡我国人，如不奋起自救，难道还要等到亡国灭种这一天吗？白会长，你可是上海丝业界一言九鼎的大人物，请您出面登高一呼！”胡雪岩热血沸腾道。

白会长受到鼓舞，赞同道：“好！胡老板，我为你的雄心而感动，那我就出面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到商会来紧急商议。”

两天后，这个会议如期在上海商会会馆召开。会场是幢老房子，由一家戏院改装。半新门楼，椅子却是西式翻板排椅。白会长和其他几位副会长在主持席上就座，与会丝商三十余人。白会长介绍了湖州丝商敢为天下先，一心要向洋商讨回价格公道的勇敢之举，以及朝廷禁市的消息。号召上海丝商与湖州丝商联合行动，统一价格，统一销售。

“先生们，我们都是同行！生意上的共同敌人就是洋商。前几年我为生意上的事到过上海，感到大清商人在洋商面前有点抬不起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列为通商的港口之一，洋人就成了这儿的太上皇，我们成了他们的奴才，不敢说一个不字。大清是产丝之国，洋人要买的生丝是大清蚕农生产的，价格本应掌握在我们大清丝商的手中，我们为什么要听凭洋人摆布？”胡雪岩立即开始鼓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丝行老板们大声议论——

“胡老板说得好！洋人们太贪得无厌、欺人太甚了！”

“对！我们为什么要任人宰割？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洋商。上海就缺少胡老板这样一个领军人物。”

“白会长，你出面领我们一起同洋商抗争，你是元老。”

听了大家的议论，白会长一拍桌子大声道：“好！既然大家拥戴我，我就出来领头，与洋人斗法！我已与胡老板谈妥，沪浙两地联手，拧成一股绳来做这件事。”

欢呼者有，犹疑、畏惧者也有——

“与洋人斗法，可不是一件轻松事儿，弄不好，等于砸自己饭碗。”

“如果与洋人斗法翻了船，那损失谁来承担？这不是凭嘴巴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

“试倒可以试一试，就不知道具体办法怎么样？”

“做生意就怕心不齐，心齐了，办法当然有。有想脱货求现金的，第一，你与其卖给洋人，不如卖给我们；第二，你如果不想卖给我们，也不要卖给洋鬼子。囤着，等生丝价格上涨，商会下令再卖。也可以预支一部分银两，拿货单来抵押，包你将来能赚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钱。”胡雪岩立即拿出具体办法，让大家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要做到胡老板所说的这些并不难。因为洋人急于要生丝，而生丝又控制在我们手中。但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手中的生丝不抛出，资金就周转不灵，也就无法再找蚕农收购生丝。”

“是啊，我们对洋商进行生丝控制，洋商也会在资金方面控制我们。因为我们上海的商人大都向英国的汇丰银行、怡和洋行贷款，他们出于利益考虑，一定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无论怎么说，这一招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万一与洋人闹翻以后，日子何以为继啊？”

“跟洋人斗法，本人已下定决心，我会调度大笔资金来做生丝生意。我并不是要把生丝囤积起来，只希望大家不要把生丝卖给洋人，而是卖给我们，价格上绝不比洋人少一分。我要用全部力量跟洋人赌一把！”胡雪岩雄厚的资金实力此番发挥了作用。

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沉默，反响并不热烈。

朱福年在一旁冷笑，心想赌一把？万一这一次你看错行情，生丝囤积上三个月、半年，利息贴进去几万两，之后市禁一开，丝价暴跌，你抱着撅断的黄瓜去哭屌吧……

很快，报纸把上海丝商联合起来的消息送到了洋商的案头上。

洋商俱乐部，这幢屹立在黄浦江边的豪华建筑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华灯初上，这个五光十色的建筑物像个巨大的怪物俯瞰着上海，饥不择食地把一对对男女吞进它的肚子里。

入夜的西餐厅香气流溢，特别有情调。洋商们一边享用西餐，一边交流信息。偌大的餐厅里，小舞台上有西洋小乐队在演奏，丰腴的俄国歌女嗲声嗲气地演唱着。舞池里可任意翩翩起舞，不少洋人搂着中国的窈窕淑女，跳着伦巴或者慢狐步舞。

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怡和洋行的丝业总代理吉伯特丢下刀叉，破口大骂道："这些中国猪！竟然联合起来对付我们，他们忘记了我们的炮舰是如何轰开他们的国门的。"

"不要冲动！吉伯特。冲动只会升高血压，不会降低丝价。"坐在他对面的劳伦斯略带嘲讽地说。

吉伯特挑战地说道："那你这个英国领事馆二等秘书的头脑，该如何对付报纸上说的这些情况？"

劳伦斯指着报纸道："这些报纸，我们领事馆的人员全看过了，也进行了紧急磋商。我们正在考虑对策……"

"想出了什么对策，能否透露一些？"

劳伦斯持重地说道："目前还不成熟，但有一条基本原则，用中国的一句古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这是什么意思？"吉伯特闻言只得瞠目结舌。

自以为是的劳伦斯是不太瞧得起这位替人跑腿的英国同胞的，笑道："主动权在我们一方，他们是想卖丝来赚钱。如果卖不出好价钱，他们就要亏本，生丝就要变质。所以你这个怡和洋行总代理可以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的生丝坚决不收，即使他出低价也不收。其他的丝行、其他省份的丝你则大量收购，价格可适当提高，当场付清银两。"

"OK！这倒是个好办法。可这消息如何来散布？怎样能传到胡雪岩的耳朵中去？"吉伯特似乎懂了。

"在这关头，你要赶紧找到为英国办事的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现在，领事馆来自国内的压力也很大，缺乏足够的原料，国内那些工厂就不能正常运转。你对这个利害关系要足够重视，同时又不能让中国人知道。"

吉伯特频频点头，嘴里一个劲地"也斯"。

正在这时，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飘然而至，轻轻将一只手搭在吉伯特肩

上。这是个非常俏丽非常性感的中国妇人，蜂腰硕乳，肌肤雪白。垒得高巍的发髻，宛如罗黛，一双眼波流转的眼睛，黑漆闪亮。

“哈哈！我可在这儿找到你啦，吉伯特先生。”

吉伯特抬头问道：“你……你是谁？”

“我叫林翠翠！怎么？这么快就忘记我啦？半个月之前，我们还在龙华看桃花，度过难忘春宵……你还发誓下次要把我带回英国去。仅仅只有几天，你就把我抛到九天云外啦？还有，你付给我的英镑里混有假钞。”她掏出几张纸币，轻轻在吉伯特的脸上扑打着，脸上是鄙夷的甜笑。

劳伦斯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满脸严肃地说道：“吉伯特先生，你真丢脸！给她真英镑，笼络住这个女人，通过她一定可以找到能办事的中国人……”

第二十三回 苏绣行名花飞针绣极品 英租界领事低调谋生丝

还是在这个香气流溢、西乐飘逸的地方，脂粉的浓香和飘飞的衩裙不时从面前闪过。大厅角落的一张西餐桌边，坐着朱福年、吉伯特和林翠翠。三个人面前各摆着一份西餐，这只是一份普通西餐：生煎牛排，土豆色拉，意大利肉糕和一杯果汁。

吉伯特做东，今晚显得十分优雅。林翠翠吃得有滋有味，朱福年只能笨拙地模仿她，拿起刀叉往牛排上切割。林翠翠一看就笑了：“吃西餐，要右手拿刀，左手同时拿叉，切下牛肉往嘴里送。”她边讲边示范，轻轻几刀，牛排立即切开。朱福年竭力模仿，虽然有些发窘，却也并不慌乱。

吉伯特举杯邀请道：“来，朱先生，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能为吉伯特先生效劳，是我的荣幸。”朱福年举杯与他相碰。

“当务之急，是要把上海的生丝价格压低，希望朱老板能够配合我们。”

朱福年坦然道：“压低丝价？呵呵！生丝大部分掌握在我家老爷和胡雪岩手中，他们恐怕不会同意你们的条件。”

“你是庞氏在上海的大管事，在生丝行业中多施加影响嘛！事成之后，我一定重谢！”吉伯特诡谲一笑道。

“不，先别谢我，在价格上我实在帮不上忙。但我可以向吉伯特先生透露一些重要情况，我们‘恒记’丝行和钱庄人事上已作了重大变动，上海方面的业务全权委托胡雪岩处理，我已没有多少实权，只是个跑腿的角

色。”朱福年连忙摆手。

吉伯特耸了耸肩道：“非常遗憾，这个意外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失去了朱先生这样一位忠实的合伙人。”

朱福年倒显得很从容：“不，吉伯特先生，这么一来，我反而更加自由了，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合作。现在，我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供给你一个情报，‘恒记’的全部资金几乎都压在生丝上，周转不足，所以我们老板要与有官府做靠山的胡雪岩合作。这就势必影响到胡雪岩对生丝市场的控制，胡雪岩的资金并不雄厚，只要洋商们能坚持下去，必定可以逼迫他杀价脱手。”

“真的吗？密司脱朱！你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谢谢！”吉伯特惊呼道。

“那我先敬你们一杯酒，祝你们合作成功。”林翠翠是牵线人，对上海商界的情形极为熟悉，她随手抓了个朱福年，就有戏啦。

“干杯！”

吉伯特放下空杯笑道：“在商人眼里，什么都是生意。做生意就有利润，有利润就可提取佣金，如果这笔生意做成，我按惯例给你百分之五的佣金，怎么样？”

朱福年摆手道：“不，我不能从中拿佣金，否则在庞二爷面前不好交代。”

“那？就让美丽的林翠翠小姐做你的情人吧。”吉伯特夸张地耸耸肩，故意用戴有大钻戒的手指理了理头发。

林翠翠啐了他一口道：“吉伯特，你开什么玩笑！”

朱福年尴尬地笑道：“吉伯特先生，你的笑话讲得过火了……”

“不！我没有开玩笑。如果这笔生意成功，我来喝你们的喜酒，如果同意——”吉伯特却一本正经，脱下了手上的钻戒，用窥透一切的眼神看着朱福年，“这只南非钻戒，原是英国女王皇冠上的一颗宝石，现在送给你们作为你们定情信物，你们看怎么样？”

很快，他从朱福年有些躲闪的眼神中找到了答案，便拉过他一只手，把钻戒放进了他的手心。林翠翠双眼发亮地凝注着大钻戒，伸出葱根似的手指，让朱福年戴上。

吉伯特得意地一笑道：“我们必须拥有将复杂事物化为简单的能力！”

钱庄经理室里，胡雪岩和郭庆春正在商讨对策。

胡雪岩把吉伯特放出的消息通报给郭庆春，他有些奇怪，问道：“你从哪

儿听说的？”

“朱福年听来的。这几天，我叫他多去生丝市场跑跑，密切掌握洋商的动向，结果他探听到了这个消息。”

郭庆春有些沉重地说道：“洋人的消息好快啊！雪岩兄，这可对我们是致命一击！如果洋商真的从别的丝行、别的省份收购到生丝，哪怕能维持英国国内工厂一个月的生产，对老兄来说，后果也不敢想象啊。”

“是啊，事情这么快就出现僵局。收购生丝几乎占用‘阜康’的全部资金，如果坚持原价，万一不能成交，不光我们的本钱搁不起，而且生丝也会变质……更何况庞二爷那边也难以交代。倘若减价，委曲而不能求全，在上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一下会大打折扣。唉！难哪……”胡雪岩也意识到这一招的可怕。

“现在我们要分头迎战。你找王知府、江浙官场上所有的关系，让他们立即挹注银两到‘阜康’，稳住我们的阵脚。另请庞二爷出马，最好他能亲到上海来，一定保住庞氏在上海生丝市场这半壁江山，同时看住朱福年，稳住‘恒记’银根。”

“那你呢？”

“既然两江督抚给朝廷写过奏章，要求对洋人进行惩处，而朝廷并没有及时下达谕旨，我只有向大舅荣亲王发电，要他赶紧下达对洋商的禁令：不准自行收购生丝。这样，就能借朝廷名义，对洋人实行禁市了！”

“好！这才是一招杀棋！如果朝廷真能颁发上谕，那洋人只能乖乖就范了。”胡雪岩仿佛看到了曙光，又压低声音道，“我还有个主意，不知能不能试一下？”

“你说吧。”郭庆春知道他点子多。

“汉斯先生回欧洲考察市场，这次成了局外人。你和他的关系不是很好吗？记得他的ST公司过去常做生丝出口，你能不能让他发几封电报给你。欧洲有厂家订购生丝，数额巨大……我想洋人也不会是铁板一块，这样做于他不会有什么损害，但可以打乱吉伯特们的阵脚，造成压力……”

没等他说完，郭庆春挥了挥手道：“我懂了！可以试试，但我先要找到他。”

上海闹市区有一家专做出口的“苏绣行”，据说该行生产的都是极品，而且行里的女子个个漂亮。胡雪岩忙里偷闲，专程前往一观。果然名不虚传，店铺内外陈设的绣品五花八门，件件巧夺天工。

工作间里，轩窗高启。每个窗里都坐着一位苏州姑娘，心无旁骛地低头

绣着棚架上的绣品。胡雪岩一一看过去，在正中一个窗口一个妙龄少妇正在精心刺绣一朵硕大的牡丹花。那针法是典型的苏绣，什么平针、辫针、钉针、结针，反正胡雪岩说不上来。那牡丹颜色之鲜艳，花瓣之精致，层次之分明，纹蕊之细密，正印证了那句话——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胡雪岩忍不住赞叹道："真是巧夺天工！"

那少妇抬起头来，矜持而又不无羞涩地一笑道："客官过奖了。"

美人胚子！她不仅漂亮美丽，其端庄、典雅，也是胡雪岩不曾领略过的一种气质与风韵。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忽然加速了，愣了好一会才迸出一句话："这幅'牡丹'能不能卖给我？"

"这批绣品全是英国领事馆订制的，是献给英国王太后寿辰的礼品。客官如果需要同样的花样，我们可以为你加工。"少妇说罢，又埋首于她的工作。

胡雪岩舍不得离开，情不自禁地发着感慨："中国人的丝拿到英国工厂去织成绸缎，高价卖回来，又让你们绣上传统的刺绣，再出口去赚大钱……这，太不公平了！"

"这有什么法子？这次订货，来料和花样全是英国领事馆定的，我们不能作丝毫修改。所以，最近上海市面上的丝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洋人。我们'苏绣行'虽没有直接参与，也表示支持。"

胡雪岩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支持者，心下十分感动，问道："哦？多谢小姐！你知道是谁在发动这场联合行动吗？"

"听说是一位叫胡雪岩的杭州老板。"

"在下就是！"胡雪岩有些骄傲地提高了声音。

绣花女们闻声都抬起头来，用一种新奇的眼光看着他。那少妇起身离座惊问道："你？……你就是胡雪岩老板？"她的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敬意，显然也为这次邂逅感到高兴。

"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我叫尤琳。没想到胡老板这么年轻……就能使洋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连英国领事路金也大伤脑筋。"

"你认识英国领事？"胡雪岩有些惊讶。

"认识呀，他常上我们'苏绣行'订货。不瞒胡老板说，江海关每月一面的大清龙旗和各国国旗，都是在我这儿定制的，由我们刺绣。"

"那尤琳小姐能否引我去见见路金领事？"胡雪岩有点不顾一切。

尤琳有点犹豫：“这个呀？想见领事是要预约的。英国领事馆戒备森严，它从门岗到里头的工作人员，全都是外国人，清一色说英语……”

她正寻理由推辞，一位刚进门的老者便大声嚷嚷起来：“我说谁呢，雪岩，你的鼻子可真够灵的。”

“庞二爷，您老人家怎么来了？”胡雪岩抢过去，双手执住他的一只手，煞是惊喜。

“我估摸着该出马了。”庞二爷撚须一笑，意味深长。

“昨儿我跟庆春还谈到您。我都把给您的信写好了，没想到您今天就到了。”

“你怎么跑到苏绣行来了？见到这么多漂亮女子，动心了吧？”庞二爷哈哈笑着，开了句玩笑。随后他叫过尤琳，欲介绍两人认识。尤琳笑道：“我已经见过这位搅动上海滩的大人物了。”

“二爷认识尤小姐？”胡雪岩觉得奇怪。

“松江尤老太太的宝贝女儿，尤五的妹妹，她不认我我还得巴结她呢！尤琳，你哥给你捎了点土货，还有些地产丝线，你叫人把货卸了……”

“原来你就是五哥的小妹呀，他跟我多次提到过你。你娘对我更是青睐，我跟五哥义结金兰，就是尤老太太的提议……”胡雪岩惊喜莫名，但尤琳一低头就走开了，指挥伙计把大包小包从马车上卸了下来。

庞二爷给他递了个眼色，朗声道：“雪岩，我们去‘恒记’吧，我带来的人下船就去‘恒记’把它的所有的账目给封存了。”

货物卸完，两人上了马车，尤琳在门首相送，轻轻挥了挥手，再无多的言词客套。胡雪岩一头雾水，忙问庞二爷咋回事。

庞二爷摆了摆手说：“详情我也不太清楚，只听到些传言，尤老太太和她这个最小的女儿成了冤家，尤琳十八岁离开松江，十年没回过家。”接着，庞二爷话锋一转，便说出他的打算和安排，“朱福年最近和一位姓林的‘交际花’姘居，当然，这些烂事我也懒得管。但据可靠消息，‘恒记’库银所剩不多，朱福年的‘场外生意’挪走大量现银，万一出现亏空，造成储户‘挤提’，我们就被动了。雪岩，你是查账高手，把情况跟我弄弄清楚，我要开销他！”

“没问题，三天之内我给您一本清清楚楚的‘恒记’账。”

胡雪岩率“算手”三人，全封闭式清理“恒记”的账目。庞二爷则出面去游说那些信心不足的丝商，让他们务必按照商会的要求去做，支持胡雪岩这位丝业领军人物！

两天后的深夜，胡雪岩请朱福年到经理室。按照惯例，朱福年必须日夜在隔壁当值房等候，随时接受查账人员询问，调来那些有疑问的分账账本以便核对。朱福年心惊肉跳，有大祸临头之感，他已经眼窝深陷，颜面黯淡。

胡雪岩优哉游哉翻弄着账簿，桌上撂得高高的一叠账册，有不少都折了角，问题已基本清楚了。

“朱总管没料到二爷会在春末来上海查账吧？”

“胡大老板，你是理财高手！我在‘恒记’的年数久了，手续上难免有疏漏的地方，一切要请胡先生多多包涵！将来怎么个做账法，全听你胡先生吩咐，我一定照办。”朱福年一副乞怜相。

胡雪岩把账册推开，揉了揉眼睛道：“福年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庞二爷既然请我查看账目，我当然要对他有个交代。以前的账目同我关系不大，能应付得过去也就算了；以后我是‘恒记’的股东，账目同我关系重大，你要对我负责！你是管事，抓总的，我只要找你就是了。下面各处的账目，得由你去查，用不着我插手。”

朱福年一听，好像还有今后之意？似乎没有开销自己的意思，便抬起头看定胡雪岩含糊地应了一声。

“你经手的账，亏空很大，但全系挪用，尚不属贪污侵吞，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弥补亏空，把账面抹平，我看还有挽救的余地。”胡雪岩两眼锥子似地盯着朱福年，语气平缓但落点却很重，“朱总管是‘恒记’老人，知道庞氏的规矩。二爷也知道你搭上了洋人的跳，把上海有名的交际花娶到了家中，退路很宽。”

朱福年那张开始发福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庞二爷在湖州，基本上已被他用障眼法罩住，云里雾里看不清了。自打他跟这位胡相公搭上桥，他朱福年就像在玻璃房里耍把式，搔首挠尻什么小动作都瞒不住。照庞氏的规矩，像他这种大宗挪用公款的行为，轻则送官，重则二爷的江湖关系那么深，要收拾他还不容易？至于退路，他有吗？如果他朱福年离开庞氏，就没有了利用价值，洋人还会看重他？“胡先生言重了，福年如果离开庞氏，既无进路，也无退路，恐怕只有死路。”

胡雪岩开诚布公地说：“福年兄，你我相交的日子还浅，恐怕你还不太了解我的为人。我一向的宗旨是有饭大家吃，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不过做生意跟打仗一样，总要同心协力，人人肯拼命，才会成功。过去的都不必多说了，挖肉补疮，立即把‘恒记’的凼子填平！”

朱福年交待，他挪用“恒记”十多万两，以庞氏名义做南北货生意还算顺手，几年下来，赚了约有四五万两银子。现在愿将生意及所赚银两悉数交还庞氏，听候发落。他交出了店址、“场外经营”的全套班底。只是所赚银两存在英国渣打银行，存单没有带在身上。

“存单放在林翠翠手上吧？”胡雪岩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我没那么傻，胡先生，林翠翠分明是洋人安放在我身边的人，替他们弄消息情报的，随时都会飞……”朱福年另有一个忠心于他的女人和一个四岁的女儿，住在上海一个僻静幽深的弄堂里……

意外获得一笔进账，庞二爷对胡雪岩的查账成功，显得十分高兴：“好！你这员大将一出马，朱福年就束手就擒，不光整顿了‘恒记’，也稳住了庞氏，使生丝市场始终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中。”

“二爷，那你以后还准备继续用这个朱福年吗？”胡雪岩的问话是有讲究的。

庞二爷反问：“你看呢，你以为朱某人的本领到底如何？”

“本事是有的，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遇事颇冷静。二爷，‘饶人一条路，伤人一堵墙’，我们要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样，‘火烧藤甲兵’不足为奇，要烧得他服帖，死心塌地替你出力，才算本事。”胡雪岩建议道。

“好吧！你是我的合伙人，也是庞氏的老板，名正言顺来管事，不就可以收服朱福年了吗？”庞二爷同意了。

“恒记”银根吃紧的局面被克服，关键时刻，贵福往“阜康”注入了五十万两漕银，胡雪岩便吃进了从汉口、九江进入上海的生丝。白会长高兴不已，特来“阜康”走动，以示慰问：“胡老板确是慧眼独具，料事如神。这几天，上海的丝价大涨，生丝奇缺，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风潮，有多少抢多少！洋商们因国内工厂原料告急，连连电报催货，那些洋人因此绿眼珠急得快变成红眼珠了。”白会长毕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人，一番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白会长，你知道关键时刻是谁起的作用吗？”胡雪岩并不贪功。

白会长笑声朗朗道：“还不是朝廷对洋商下了禁令，这是对洋人的一个当头棒喝！看来两江督抚的奏折还是起了作用。”

“哪里哟，光靠两江督抚的奏折，朝廷要颁旨不知要到什么时候。节骨眼上，还是庆春兄给他的大舅发了急电，朝廷才这么快下达上谕。”胡雪岩笑道。

白会长点头称是道：“人亲骨头香嘛。庆春，荣亲王多次派人到上海要我们说服你，动员你回北京去，这件事我们也觉得难办，既是你的朋友，总不能将你绑架走吧，是不是？”

郭庆春倔犟地说道：“我为什么要回北京？在上海不是同你们合作得很好吗？”

“亲王是中枢人物，担心你在上海有失皇家体统。”白会长也不遮掩。

“我不知道大清有什么体统，现在就连最硬的弓也挡不住一颗小小的曳光弹。我经商，自食其力，跟雪岩当下手失了什么体统？”郭庆春简直口没遮拦。

闻言，白会长赶紧转移话题：“形势大有好转，胡老板，你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胡雪岩淡淡一笑道：“还不能乐观得过早，用洋人的话说：谁笑到最后，谁才能笑得最好。”

当晚，在尤琳的安排下，胡雪岩和英国领事路金作了一次秘密会晤。地点选在领事馆附近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厅。此处包厢高级，专供达官贵人秘密幽会。装潢也十分讲究，精致的壁毯，名贵的地毯，似乎把人陷在一种绒乎乎的氛围里。尤琳自学了英语和法语，让胡雪岩不带翻译。而且路金也会一些简单的汉语。

三个人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胡雪岩先来了一番客套：“今天，我有幸通过尤小姐劳领事大人屈尊光临，实在不敢当。”

路金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望了尤琳一眼客气道：“不，不！今天我不过以私人的身份，也很愿意见到胡雪岩先生。我虽然是英格兰人，但很乐意同中国人交朋友。尤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尤小姐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啰，哈哈哈！”

“领事先生，我一直想见到你，谈谈生丝贸易，但一直苦无机会。如果能早一点与领事先生认识，我想双方也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僵局。”胡雪岩继续客套着。

“对！胡老板，在此以前，也有不少英国丝商来找过我，希望我能出面与你谈判，双方能达成和解，所得利益均分。没想到尤小姐今天给予了我这样难得的机会。”事实上，路金已受到来自国内的严厉批评了，工厂因原料不足要停产了！

胡雪岩故作姿态道：“朝廷虽禁止丝茧运出上海，但我想这道禁令不会坚持太久。因为结果只会落得两败俱伤。你们买不到生丝，自然处境很窘迫；同样，我们的生丝市场也会萧条。我虽然是商人，这一点还是非常清楚的。”

“好吧！我去说服英国丝商，在价格方面做一些让步，尽量接近你们提出的价码。”路金显出外交官的风度。

“领事既然这样友好，我也去说服上海的同行，把原先的价格再作适当调整，好吗？”胡雪岩也十分高兴。

“好！既然这件事对双方有利，那胡老板能否从中转圜，把彼此不和睦的因素消除，让生丝贸易早日活跃起来？”

“胡某自然愿意效力，让官府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府。而你们再尽可能地考虑一下丝商和蚕农的利益，才能使上海市面重新热闹起来。”

“OK！如果能够这样，胡老板既是你们国家的有功之臣，又是我们洋人的朋友。”路金高兴地点头。

谈完这些事情后，三人愉快地吃完了晚饭，路金一直把他们送上马车。他握着尤琳的白皙纤秀的手，在竭力传递温情。在霍尔金大道璀璨的灯光照耀下，他眼里有幽蓝的火苗在闪烁。马车刚一启动，胡雪岩便有些愠怒地叫了起来：“以后别理这洋杂种，我看他对你没安好心！”

“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我看路金挺有绅士风度的。”尤琳温和地批评道。

“大清的好男人多的是，才貌双全的，富可敌国的，皇家血统的，满腹经纶的……你这驾爱情的香车，干吗一定要停在这片外国的狗尾巴花面前？”

“谁说我把车停在他面前了？”尤琳笑着问道。

胡雪岩被问住了，愣了愣，很是“路金味道”地挥了挥手道：“那就好。我以后一定帮你找个更好的！”

“你跟我哥一样，老是操些夹夜心，不着调，我叫你们操心了吗？我请你们帮助了吗？”尤琳说罢，赌气扭过脸去，把目光投向窗外，不理他。

胡雪岩兀自笑了，这倒也是，以他和尤琳的交往，还轮不到他操“冤枉”心！他突然发现，自己已对这位气质如兰、才华超凡的美人动心了。这位出身松江“筠秀园”的富家小姐有着一种特别动人的气质风韵，这种气质，是此前他所接触的那些女子所没有的。仅她在路金面前那种矜持、冷静，气度不凡又字字珠玑，全上海，不，全国都找不出几个！这么一想，胡雪岩不禁有些心花怒放，心想我也算是有福之人了，这么难遇的奇女子就在我眼前，而且为我办事为我奔波。倘这场生丝之战不获全胜，那真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这么多关心、支持自己的人……

马车经过洋商俱乐部，尤琳忽然一指窗外道：“瞧，朱总管……”

胡雪岩倚窗看去，只见朱福年一身洋装打扮，臂弯里挽着裸着双肩的林翠翠，正一橐一橐从大理石台阶上走下来。

“肯定是吉伯特召见他俩，我得去问问情况。尤小妹，我就不陪你了。”胡雪岩下了马车，急急朝两人背后抄去。

朱福年很坦然地向林翠翠作了介绍。林翠翠是第一次直面这位敢与洋人抗衡的人物，黑漆漆的长眉眉尖轻轻跳了几下，长睫毛一忽闪，乌亮亮的瞳仁顿时光灼灼逼人："早就听说胡先生大名……"她赤裸的手臂上笼着黑色网眼臂套，说着，按西方人的礼节把手伸了过来。

胡雪岩捉住那只手的指尖，在她的手背上轻轻吻了一下。

林翠翠收回手道："胡先生是守在这儿等消息的吧？"

胡雪岩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她那一袭黑色的晚礼服，心想比那些洋女人穿得打眼、恰到好处！他微笑着回道："也是也不是。"

林翠翠的眉尖又跳了一下，发几声脆笑道："什么叫也是也不是？"

"说不是，我是陪一位美女来逛逛十里洋场的夜景，乘车返回。说是，我就是从车窗里看见二位从'波罗馆'出来，一位艳光四射的美女吸引了我的眼球。"

"胡先生，没想到你还是一位非常罗曼蒂克的商人，敢在租界的大马路上追逐一个又一个美女，"林翠翠半真半假地说，"可是今晚带给你的消息并不妙啊！"

正好一辆出租马车停在他们面前，朱福年的嗓音低沉地说道："上车去说吧。"

原来，今晚吉伯特召见他们，称上海做生丝出口的外商今天下午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议决四条。第一，有关中国政府"禁市"，请各国领事出面交涉。第二，各公司所承接的国外生丝订单，全体一致办理退货，承担违约损失，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国方面负责。第三，少数实在不能退货的地方，交由第三国去组织生丝货源。目前，已初步决定交由日本国设在大清各地的"善堂"收购生丝，紧急运往上海，解决少数不能退货的难题。第四，坚决不接受大清丝商所提价格，迫使其中部分丝商彻底退出市场。

胡雪岩的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全体一致退货是最为狠毒的一招，对大清丝商来说，堪称致命！特别是对他这位鼓吹大规模"吃进"的丝业巨无霸，到时只有死路一条。破产不用说，还要连累王有龄、贵福等一大批人。朱福年面孔阴沉着还说了些什么，胡雪岩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只看见林翠翠笑得胸脯乱颤，手上的大钻戒在时明时暗的车厢里熠熠放光……

第二十四回 探船班消息砥定生丝战 品螺蛳风味引出风流觞

次日，上海大小报纸都登出了洋商紧急会议的消息。整个上午，得到消息的大清丝商像走马灯似的来到“阜康”钱庄，又各个像霜打了般离去。也有个别“吃进”生丝的主儿怒火满腔赖着不走，说话夹枪带棒，分明想给钱庄也抹点黑！

傍晚，庞二爷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在黄浦江边发现数名身穿和服、留着“天菩萨”的日本浪人，声称是受洋商之托，专门在码头上拦截外埠进申的货船，收购各地生丝。消息迅速蔓延，“争价格走向反面，走上绝路”的论调，像高烧时的呓语令人恐惧，又像女巫的咒语一样传遍了华洋两界……

白会长、庞二爷不约而同来到“阜康”，与胡雪岩商议如何收拾残局。

“雪岩，你就低个头，去找洋商，请求他们不要采取‘一致办理退货’的办法，这无异于断送上海这个生丝市场，无异于断绝大批蚕农和丝商的生计啊！”白会长有些痛心疾首，摇头叹气不已。

胡雪岩已经六神无主，抖动着两只手道：“我上哪儿去找洋商？找哪个洋商？洋商长于互通声气、团结一致是不假，但这种时候，这个节骨眼上，哪个洋大人敢代表九州万国的高鼻子、蓝眼睛表这种态？就表态也不起作用，顶多他代表本国，那个吉伯特他能代表英国……不，他连英国都代表不了！”

一语提醒了梦中人，郭庆春毕竟是在欧洲生活了十多年的人，说道：“洋商中有些人讲究运用商业策略甚至欺诈，喜欢运用报纸、广告等舆论形式施放烟幕，扰乱市场以收渔利。报上所载四条，太像官方文件；洋商采取行动，过于一致来得也太突然。依我看，把长于和洋商打交道的人集中起来商量商量，再分头行动，证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可靠程度。”

庞二爷击掌道：“庆春讲到的，正是我所疑惑的。‘一致办理退货’？老夫断断不相信它那个‘一致’。我准备反其道而行之，派一个可靠之人将上海仓库里的生丝连夜运一部分到湖州以减少损失，上海的租栈费娘希匹多贵哪！”

丝商中能与洋商直接打交道的也就郭庆春、朱福年，胡雪岩道：“叫尤琳也来帮我们拿拿主意吧。”

“尤琳是谁？”郭庆春问道。

“苏州河边一家‘苏绣行’的女老板，跟英国领事路金，恐非一般关系。”

庞二爷调侃道：“我们也放个风出去，让尤琳开一家专门做洋庄生意的丝绸进出口公司，直接同英国领事馆打交道，看看吉伯特他们作何反应。”

少顷，朱福年、尤琳乘马车赶到。郭庆春一见尤琳，心中惊为天人：如此国色天香，却不得识，今日邂逅，不知缘分如何？

尤琳显然还不知道洋商们议决四条的消息，听了大家的介绍，惊异道：“昨晚我还跟路金见过面，他没跟我提起洋商紧急会议的事呀，对了，胡先生当时不也在场吗？”

胡雪岩拿手摩挲着光光的额顶道：“我是在场，可我不懂英语，光见你们俩比比划划、眉来眼去。再说，洋商开会是在昨天下午，也许还来不及把议决的四条通报给路金领事。”

“这好办，我去找这位路金打听一下，一定能得到准确消息。”尤琳自信地说。

胡雪岩脸上这才有了点喜色，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打量尤琳一番问道：“你一个人去方便吗？我看那个路金对你没安好心，那双眼睛看你的时候放蓝光，只差要扑上来的样子。”

朱福年不由得暗暗嗟叹，怪不得胡雪岩敢跟洋人叫板，他背后有官府做靠山，身边既有郭庆春这样的“西洋通”，又有尤琳这样所向无敌的丽人，自然遇事不慌、临危不惧了。只是洋商“一致退货”这道坎，胡雪岩怕是过不去了，他在上海十多年，何曾见过大清商人、官府斗败了洋人？他正打肚皮官司，只听郭庆春道：“洋商‘一致退货’见诸报端，也有了公开行动，闹得沸沸扬扬。这种时候如果直接找洋人打听，难以得到确凿的实情，他们在这种时候，是空前团结、讲求口径一致的。别看他们在中国人面前颐指气使，但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毕竟是少数，他们需要某些绝对的‘一致’与‘团结’，以维护其共同利益。大家在找他们打听消息时，要动点心思，讲究策略。”

尤琳听了，心下不以为然。

大家分头行动，连庞二爷都带着伙计到外滩去寻那几个日本浪人。尤琳去到英国领事馆，费尽周折，直到下班时节才见到路金。尤琳说明来意，路金不假思索，称他已代表英国政府，接受驻沪英商的全部四条要求，并约定明天上午同大清上海道衙交涉：“作为大英帝国的外交官，在我们英国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我无权保持沉默，必须将英国商人的意见与义愤，及时通报给贵国政府……”

“外商一致退货，将给大清丝商带来多大的损失，将使上海的生丝市场萎缩甚至消失，路金先生你想过吗？”说着说着，有些发急的尤琳竟像在乞求于这位英国领事了。

路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道：“这是贵国政府、特别是丝商们造成的，我并不想看到这种结局，亲爱的尤小姐。”

“你应该劝阻那些英国商人，不要采取‘退货’措施。”

“我很愿意这么做，但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加以劝阻，但不能选择在这个时候；我会努力转达尤小姐的意见，但我只能一个一个去拜访。”

尤琳看着他不停翕动的红唇，从那里吐出一大堆好听的言辞，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只得悒悒不乐地告辞。

郭庆春先去了他曾工作过的怡和洋行买办房，一无所获，转而又来到太古洋行。这两家老资格的英国洋行主营航运，洋商们运货或者退货，不可能不在航班和船期上有所反应。

太古洋行矗立在黄浦江畔，是一幢高大的花岗石建筑。大片巍峨静穆的穹顶，在午后的阳光下有升腾有起伏，有阴沉有明耀，一年又一年，连汤汤江流里也存留着它无法驱遣的阴影……

太古洋行的业务室里，进门是一个高达丈余的大玻璃柜，柜里陈设着一艘巨轮模型，它是太古的标志“维多利亚”的浓缩微雕，琥珀色，在暗夜里能发出幽光，“一帆风顺”的理念在这里演绎到了极致。太古洋行的华大班刘桧申，在业务室里接待了郭庆春。两人是老相识，以前有过多次合作。

郭庆春单刀直入问道：“老兄在太古招揽客货承运，对英国商人的货运情况船期什么的应该清楚，对吧？”

刘桧申是上海滩的老买办了，笑道：“那是自然。郭贤弟想打听什么消息，直说无妨。”

“生丝出口，船只、航班、抵达港、吨位有何变异，我需要详细资料，特别是那个吉伯特，你知道那个英国流氓。”

刘桧申翻了一下案头的“航班船次”大簿子道：“有，有这回事，吉伯特先是订了两班轮船的中舱位……后来，航班临近，推说货还没有备齐，拖延到下两班，贴了我们四百两银子，作为误期的赔偿。”

郭庆春追问道：“那下两班在什么时候？”

“我这儿只有已发生情况的记载，预订货舱、货物名称等未发生事宜由洋大班掌握，老弟打听得这么详细干什么？”刘桧申摇了摇头。

“托你帮忙，自然不能瞒着你。最近我帮胡雪岩在做生丝生意，为了与吉伯特等洋商抗衡，我们上海的华商统一行动，一定要吉伯特按我们定的价格收购。可吉伯特僵着就是不肯让步，所以请你助一臂之力，摸清情况，逼他一下！”

“跟洋人抗衡，又是你郭老弟出面，这个忙我帮。”刘桧申出人意料地爽快。

郭庆春欣喜地说道：“多谢！多谢！今晚我在‘卡特琳’酒吧请你喝酒，顺便听你的消息。”

“这么急？”刘桧申惊讶道。

郭庆春拱手道：“现在已到关键时刻，华商中有许多人吃不住劲了，今天已有丝商把生丝往内地回运。我们需要你的消息作动力，拜托了！”

入夜，沙俄风情的“卡特琳”酒吧里，装潢滥俗的小舞台上，一群俄国女郎在表演乌克兰民间舞蹈，狂放又显得粗俗。一个肥胖不堪的女歌星唱着俄罗斯民歌，穿着超短裙，系着荷叶边白色围裙的女伺，穿梭于顾客之间，送上黑啤、干酪，俄国风味小点心。一个满身肥肉的女老板走到郭庆春的桌边，挑逗地用手绢甩了一下他道：“嗨！英俊的王子，要一个俄罗斯女郎陪你喝酒吗？俄罗斯姑娘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美女。你看，台上那几个舞女由你挑，看中了哪个，我就派她来陪你。”

郭庆春敷衍道：“我在等人。”

女老板刚走，一只满是黑毛的巨掌落在郭庆春的肩上。他扭头一看，眼前是一个棕熊般的俄罗斯人，浓眉毛，蓄着一把浅棕色大胡子，他就是俄国驻上海的领事索伦斯基。

郭庆春礼貌地问候道：“啊，索伦斯基先生……”

“郭先生，刚才你和老板娘的谈话我听到了。如果你真对我们俄罗斯姑娘有兴趣，我可以将我的女儿安娜介绍给你。我们都是皇族的后裔，这种结合，用你们的观点看，那真是门当户对，你说是吗？”

嗨，没想到这位领事开口就跟自己的女儿做媒，郭庆春只好苦笑道：“索伦斯基先生，你的女儿远在俄罗斯，我人都没见过，怎么能跟她‘结合’？”

“那很简单！我马上写信给她，让她赶快来中国。”索伦斯基只差要拥抱他了。

“也许不等你女儿到来，我已经洞房花烛了。对不起，我的朋友到了。”郭庆春东张西望，发现刘桧申正向这边走来，索伦斯基只得快快离去。

“庆春，让你久等了，费了点周折。”原来，刘桧申正查阅有关航班预订登记，怡和的大班匆匆赶来，将资料收捡上锁，并警告他不得将任何预订船情消息外泄！

刘桧申用手绢擦着汗道：“对中国人什么都是机密，吉伯特往后推延的两班船，一班在十天之后，还有一班是半个月。”

“也就是说，吉伯特没有退掉原订舱位。”

刘桧申肯定地说：“舱位他怎么会不要？当然要。”

“那就说明怡和洋行非买我们的丝不可，而且数天之内必定要找我们谈判。桧申兄，我代表丝商谢谢你！”郭庆春满意地说道。

“都是中国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这也算是我们的商务机密！”

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这时，“卡特琳”的女老板领着两个俄罗斯少女来到桌边，颤动的胸脯和笑容充满了挑逗：“现在，可以开始喝酒了吧？”

刘桧申指着少女问道：“老板娘，这两瓶是‘伏特加’还是‘威士忌’？”

“是开胃酒，再加俄罗斯甜点心，你们好好品尝吧。”话音未落，两个少女腿一抬便坐到了郭庆春、刘桧申的膝上，胳膊搂住了两人的脖子。

郭庆春电灼似的推开了那个姑娘，那姑娘有些莫名其妙，她不知道自己哪儿伺候不周得罪了这位尊贵的客人。而她那位同伴，已经含了一口酒，正嘴对嘴地哺给刘桧申。

郭庆春扔了几张卢布在茶几上，替刘桧申结了账，大步而去。

一个星期后，他们大获全胜。吉伯特终于向大清丝商举了白旗，他请朱福年转告胡雪岩，愿意就生丝价格及出口进行谈判……

湖州、杭州有生意急等他去打理。生丝之战的第一个回合，他净赚了约二十万两银子，留下郭庆春在上海继续“丝战”，自己打道回府。离沪前，他独自一人悄悄去了趟苏绣行。

行内一如往日的宁静。槛窗高启，姹紫嫣红；飞针走线，惑蝶迷蜂。一张张俏脸粉脸俯对绣品花架，那么凝神，那么专注，宛如一棵棵玉树、山茶，扎根在山阿原野，怒放于万花丛中。那些花鸟虫鱼、风光景物，全都吸附了江浙女子的精魂，聚结着吴越佳丽的灵气，得天地造化之功，秉华夏文明之精，那般鲜活、灵动、清激、超拔、卓尔、皎然、蕴气、蓄韵、流光、飞白、霓霞、舞风，不知真耶？幻耶？是红鬓绿鬟融进了花谱，不审锦攒绣簇上了新衣？是香腮粉脸也成绣像，还是针凿女红惑目炫神？在这幅花团锦簇、灿烂辉煌的图画里，尤琳是最美最动人的一朵牡丹花！

“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美不胜收啊！”胡雪岩不住地赞叹。

“是你呀，胡老板，”尤琳抬起头来，沉静一笑，又俯下脸去。

胡雪岩把一只薄薄的红包递到尤琳面前道：“请收下。”

尤琳觉得奇怪：“什么呀？”

“打开看看就知道。”

尤琳从红封里取出一张银票，上面醒目地写着“一万两”，她不解地望着

胡雪岩道：“这……这算什么？”

“酬金。这次我们生意成功，是靠你出马，请了英国领事这员大‘将’，这局棋才奠定胜局。”

“不，我不能收这样的重谢。”尤琳挺认真地说，“能为这场生丝之战出力，是我所愿，也是我的荣幸。”

胡雪岩只得改口道：“那……那就算我资助你发展事业吧。我想把你的‘苏绣行’办成专门对东洋、西洋进出口丝绸的工艺行。”

尤琳是何等聪慧的女子，她已从他那时而躲闪时而直刺的目光中读到了什么，报以淡淡一笑：“真的吗？”

“真的，对你我还能假吗？”胡雪岩认真得近乎庄严。

尤琳只得笑纳。

午后，她将一帧绣品送到英国领事馆。路金催了好几次，这是献给女王生日的礼物。不知是她的高雅华贵震慑了门口保安，还是路金领事打了招呼，总之这次把门的“红头阿三”向她行了举手礼，爽快地放行。

尤琳径直进入路金从不关门的办公室，他正佝偻着上身，两只手像螃蟹的跪足那样支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摇头晃脑地欣赏着一张地图。

“啊，尤小姐来了，请坐。”路金满面春风，幸而到来的是矜持的尤琳，如果是风骚的丽妲或交际花林翠翠，他没准会发一阵“春风癫”。

“我把您要献给女王的绣品拿来了。”尤琳打开锦袱，把绣品展开，盖在那张地图上。

“啊，太美了！这样鲜艳的牡丹，女王陛下看到，不知道会怎样喜欢，她一定会对这么精湛的刺绣艺术着迷的！”路金由衷地赞叹道。

“那我就太高兴了。”尤琳也满心欢喜，尽管这种称赞是意料之中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收拾绣品，无意中看到桌上的地图。

“这是什么？”

“地图，黄浦江外滩一带的地图。我们英租界准备在这里修筑一条大马路，取名南京路。”这是路金高兴的渊薮，他软硬兼施，恫吓加利诱，才使松江府那帮官员就范，这是他外交官生涯中又一次成功，堪称辉煌。

“南京路？这儿不是离县城很远吗？”

路金太想让这位美女分享他成功的喜悦，他比划着，觉得自己仿佛就是那位统率罗马军团的恺撒：“目前看起来是远了些，但马路一通，高楼大

厦一造，这里就会繁荣起来，成为侨民真正的乐土和伊甸园。就像地中海沿岸那些小渔村后来演变成大都市一样，这里的地价一定看涨，所以我们准备把南京路一带的地皮全买下来，再卖给英国侨民。”

“哦，我能不能买一些？”尤琳心中一动。

“你？那你想投下多少钱？”路金面带微笑，他以为是自己的游说起了作用。

“暂时先投一万两。”尤琳从衣袋子里掏出那张一万两银票，心想权当替胡雪岩作个长线投资吧。

路金一笑道：“密司尤不光绣丝绸，也想绣马路高楼了。”

尤琳用英语回答说她早就想作各种尝试了。

胡雪岩回湖州途经松江，尤五闻讯，亲自上船邀他上岸一聚。

晚霞绚烂，凉风徐徐。尤五陪着胡雪岩、罗家骥等一行，朝河边的“青藤酒馆”走来。

“雪岩现在是大老板了！在上海什么满汉全席、法国大菜大概都吃过，肯定把胃口吃腻了。今晚，我请你上这家小酒馆品尝品尝地方风味，全是河蚌、螺蛳、泥鳅、河鳗这些不入流的河鲜。”

“正是求之不得！三个月没吃家乡菜了，在上海每天饭菜端上来，我都会想起在杭州元宝街吃晚饭的情景。每当太阳落山，家家户户把小桌子往门口一放，一杯绍兴老酒，几条葱焖鲫鱼，再加一大碗酱爆螺蛳……那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胡雪岩好不高兴。

“是啊，我也好久没吃河蚌、螺蛳了。”罗家骥也有同感。

“青藤酒馆”名实不符。青瓦粉垣一幢老屋，屋外并无青藤攀爬，屋内也没有藤蔓之类的饰物。只有几个用槅扇隔开的包间，收拾得倒也齐整。他们在滨河的一个包间内坐下来，一边嗑着椒盐瓜子，一边继续闲谈，从窗口眺望着河上风光。

“听说你们在上海这一场生丝大战，激烈程度不亚于与太平军在太湖边的生死肉搏。嗨！老弟你越来越厉害了，跟洋人几度交锋，终于把他们全都打倒在地。我在松江听说后，暗暗替你捏了一把汗。”

胡雪岩感喟道：“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呢！当时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万一洋鬼子不肯让步，这笔买卖不能成交，大批生丝全部变质，我不光本钱赔光，刚建立起来的名声也将全都付之东流……要是那样，我就惨了！”

一时酒菜上齐，尤五举杯道：“生丝之战你出奇制胜，赢了洋鬼子！来

来，我祝贺你！我们干了这杯庆功酒。”

两人一饮而尽。

胡雪岩咂了咂嘴道：“这绍兴酒真好喝，比什么白兰地、威士忌、啤酒那些洋酒不知强多少。来，再来一杯！”

店小二忙过来给他们斟酒，一位专司上菜的姑娘端来了热腾腾的河蚌砂锅、酱爆螺蛳。尤五举起筷子布让道：“快尝尝这河蚌砂锅，据说要炖上整整一天呢！”

胡雪岩拈了一块，放进嘴咀嚼着，尚没下咽，便呼噜嗯吞地叫起好来：“嗯，好吃！又香又烂，真是鲜美无比。”

“还有这酱爆螺蛳，远近的食客齐聚这里就为了吃这道特色菜。‘宁吃青藤的螺，不吃宏翔的鹅’，就是这些人的顺口溜，可见这酱爆螺蛳的名气有多大！”

“哦，我来尝尝，看比不比得上当年螺蛳姑娘的手艺。”说完，胡雪岩便拈了一颗嘬了起来。

“螺蛳姑娘是谁？”尤五也放下酒杯，嘬起了螺蛳。

“我小时候的朋友。”他指指罗家骥，“他的姐姐。”

“相比如何？”尤五嘬着指头，饶有兴趣地问。

“毫不逊色……不对！”胡雪岩突然叫了一声，停止品味，竟然现出一副呆呆的模样。

“怎么了？吃到一颗臭螺蛳了？”尤五惊问道。

“简直不可想象……”胡雪岩似在自言自语，眼里突然闪过一道光，转头对罗家骥道，“家骥，这螺蛳的味道，像不像你姐烧的？”

“是呀！我也在纳闷，这种味道除了我姐姐，难道还有其他人会烧？”罗家骥也在回味。

胡雪岩猛地站起身来，径直朝后面的厨房走去。

“雪岩，你上哪儿去？是不是上茅厕……”

正好，上菜姑娘端了一盆松江鲈鱼出了厨房。胡雪岩想绕进去，姑娘拦阻道：“哎哎，里面是厨房，客人不能进去。”

胡雪岩凶巴巴地说道：“我为什么不能进？我偏要进去！”

“老板娘吩咐，任何客人不能进厨房。”那姑娘还想阻拦。

胡雪岩不理她的茬，以从未有过的无礼和蛮横将她一推，昂然进了厨房。

厨房里烟气弥漫，火光闪烁。锅碗瓢盆伴和着嗞啦嗞啦红油的喧闹，把厨娘和美食家连接在同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世界里。女老板一手持锅、一手拿铲，正在潜心做菜。只见珍馐美味在锅里翻飞，长柄铁铲在手中挥舞。胡雪岩没法辨别那个久违的身影，因为她系着长大的围裙，也没法看清她的脸，因为她头上戴着那种妖形怪状的厨娘帽。他凑拢了去，探头探脑地去看那双手，觑着那张脸。直到老板娘又完成一道菜，起锅，装盆，转身看见了他，刹那间愣住，变得怒气冲冲道：“你……怎么跑进厨房来了！”

“螺蛳，是你吗？真的是你吗？”胡雪岩一声喊，眼中含泪道，“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张开双臂将她抱住。

“走开！我在烧菜……”螺蛳姑娘本能地将他推开，语气却是少有的平静。就在这时，油锅“蓬”的腾起了一团火光。胡雪岩顿时慌了神，一边惊叫着“起火了”，一边掇起一盆洗菜水就去浇火。

“快闪开！”螺蛳姑娘用力将他一推，胡雪岩踉跄着接连退了好几步。她敏捷地取下帽子、桌布、毛巾等东西一股脑塞进油锅，将火扑灭。不等胡雪岩反应过来，她把炒锅从灶头取下，往案板上重重一丢，扭头从厨房后门冲了出去。

“螺蛳姑娘……螺蛳……”胡雪岩急赤白脸地叫着追了出来。

回答他的，只有暮霭柳林中一阵紧似一阵的鸣蝉。

第二十五回 松江畔有情人终成眷属 杭州城大贪官竟作流囚

螺蛳姑娘沿着河边小路一口气朝家中冲去，胡雪岩在后面穷追不舍，边追边喊：“等一等，螺蛳，你等等我……”

疾风抽走了发髻上的竹簪，危欹歪斜的高髻松解，化成一片流泻飘逸的黑色瀑布。河风拂拭着她脸上的油污，泪珠如河面上片片落帆。长发粘在脸上，她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呜咽着，跌跌撞撞冲进了一片柳荫。

“姐姐，姐姐……”罗家骥也跟在后面边追边喊。

一幢孤零零的小屋，白墙黑瓦，掩映在一片绿荫柳浪之中。久经岁月的木楼梯拥着一个小小的踏步平台，螺蛳姑娘冲上平台，进屋关门，上栓。

胡雪岩和罗家骥追上平台，眼前是一扇发黑的紧闭的门扉，两人不顾一切地敲门叫喊起来。

“开门，开门！螺蛳姑娘，你快开门呀！”

“姐姐，你快让我们进去。”

屋内，门上插着一条大门闩，但螺蛳姑娘还是用身体死死抵住了房门。她无声地啜泣着，满脸是泪和飘散的乱发。

“螺蛳姑娘，再怎么着，总得让我们见个面，说句话吧。”

“姐姐，自从你走了以后，爹就落水身亡。幸亏雪岩哥收留了我……你知道我有多少心里话要对你说吗？姐……”

螺蛳姑娘心软了，慢慢抽动门闩，但只抽了一半，她又狠心将门闩复原，她不能和胡雪岩再见面，见面就没法收拾！这是天意，这是命中注定的……

门外，胡雪岩还在嘭嘭地敲门：“螺蛳，看在过去我们相好一场，你快开门。”

“姐，你再不开门，别怪弟弟……”说着，罗家骥抬起腿就是两脚，把门踢开了。他冲进去一把抱住螺蛳，但只开口叫了一声“姐姐”，便号啕大哭起来。

螺蛳抱住弟弟，不住地抚看着那张脸，泪如雨下。胡雪岩进来，面对这感人一幕，也止不住抹泪……

有顷，姐弟俩相互揩去喜泪，家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别后的情形，就连他喜欢彩凤的事也毫无遮掩地吐露出来。螺蛳姑娘不出声，只用微笑的眼神看着已长成大小伙子的家骥，心中充满喜悦。胡雪岩也没有出声，只静静地坐在暗影里，打量着螺蛳姑娘，从上到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仿佛总也看不够。

家骥问起姐姐婚后的情形，一眼瞥见幽暗中胡雪岩那对晶光灼灼的眼睛，忽地一拍脑袋道："姐，你这里不会连个蜡烛台都没有吧？"

一句话提醒了螺蛳姑娘，她忙点亮了床头小柜上那支蜡烛。家骥嬉笑一声道："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五爷去！"说罢，他连蹦带跳地窜了出去，轻轻带上了房门。

罗家骥一走，两只手不约而同伸向那支红烛。胡雪岩先得到，他举起蜡烛，照着那张依然莹净的脸庞，那双泪眼盈盈的丹凤眼……

今来把住银□看，只恐相逢在梦中。

原来，自螺蛳以一百两银子的"身价"卖给那位船老大后，开初的一段日子还算平静。那个生性豪爽的苏北汉子待她不差，就是脾气急躁，喜欢喝酒，一喝醉就什么都不顾了。但打太平军东征，漕运中断，他们的生计便日渐艰难。谁知官军要围剿"发逆"，强行征用民船，身无分文的船老大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了，终于在一个隆冬的早晨浮尸在江面上。那时，螺蛳已经在这家小酒店帮佣了，老板让她上菜，在店堂里招徕客人。她嫌厨师的手艺太差，自动上灶当厨娘，生意顿时红火起来。去年，老板一家回了安庆，便将小店盘给了螺蛳。因为上这里喝酒的多是漕帮兄弟，生意还不坏。就是骚扰太多，一个单身女人，又正当盛年……

桌上的红烛发出轻微的响声，默无声息地倾听着她的叙述，淌着热泪……

"唉！没想到分别之后，你受了这么多苦。要知道我在天南海北地寻找你……"胡雪岩顿足连连，痛惜不已。

螺蛳感伤地低垂着粉颈，带着凄凉道："早见面，迟见面，又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都不是当年的人了……我是这小酒馆的厨娘，你是妻妾满堂的大财主。我今生今世不再指望什么，只求你把我唯一的小弟管教好，将来能成家立业就足够了。"她抬起头，用充满希冀的眼神看着胡雪岩，"雪岩，你能答应吗？"

"答应！完全答应……螺蛳，我还要把你娶到身边，跟着我闯荡世界……"胡雪岩冲动地一把攥住她的手，捧过她的脸，深情万分地打量着她明月般的脸庞。

螺蛳用力推挡，终于挣脱他的搂抱，跑了开去道："不，这不可能，不可

能了……”

“为什么不能？我今天找到了你，就再也不许你离开。”

“那怎么行？你……你赶快给我出去，赶快离开。”螺蛳提高了声调说。

“你能赶得走我吗？就是官府派一队捕快来也抓不走我。我胡雪岩今晚非与你同床共枕不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啊……”胡雪岩神情决然，他伸开双手朝她走去，螺蛳躲避，两人在这个小小的斗室里追逐着。

胡雪岩有点啼笑皆非道：“你又同我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吗？嗨！你应该知道，我不再是过去的小鹰，你再也逃不脱老鹰的爪子了……”

几轮追躲，螺蛳逃到床后，胡雪岩纵身跃上床，一把将她抱住，紧紧抓住她的两只手，燃烧的目光和被欲火烘烤的脸缓缓向她贴近，笑问道：“你还想逃吗？”

螺蛳说不出话，避开他挑逗的眼神，不一会又回过脸来，凝睇的双眸里有火光在闪烁。

胡雪岩举起了她腕上的藤镯问道：“你把它一直戴在手上？……这，不正说明你一直还爱着我！……”

螺蛳用一个无声的笑默认了，她轻轻撩起胡雪岩腰间的那块玉佩，轻轻用手指拂拭着，含着娇嗔道：“……我要你拿玉佩去资助有龄哥的呢，怎么挂在你腰上？”

胡雪岩讲了玉佩失而复得的往事，然后深情地说道：“这叫爱屋及乌，今晚我要加倍补偿，这辈子，你注定要跟着我去闯荡世界。”他动手去解她的衣带。

螺蛳半推半就，袭上头脸的燥热开始消退，身子渐渐变得绵软，眼神晶亮晶亮。胡雪岩调笑道：“要不要再转过脸去？”

“呸！你从小就不正经……”螺蛳啐了他一口，突然把身子一抬仰起脸庞，双手抱住他的脖子，狠狠用樱唇将他的嘴巴封住，同时闭紧了眼睛。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疯狂地胶合在一起……

与螺蛳重逢，胡雪岩自是欢天喜地。他雇了一艘专船，艄楼两侧贴着头大的烫金囍字，四周张挂着大朵红绸花，桅杆上一线相串挂着六个大红灯笼。他还另雇了一班鼓乐，每到一个码头，便吹打起来，一直送到湖州。螺蛳却面有忧憾之色，几番埋怨他不必这么招摇，不就是你多纳了一个妾么？

王有龄闻报，携梁冰玉亲到码头迎接，并在衙门后花厅设宴，庆祝胡雪

岩和螺蛳的团圆。

王有龄万般感慨道：“这真叫苍天不负有情人，螺蛳小妹，雪岩这般千呼万唤，总算感动了上苍，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可喜可贺。”

“不，如今他已是大富豪，大小太太已经够多了，何必还在乎我这个小螺蛳？我实在不愿意进入胡家大宅门，卷到漩涡中去……”螺蛳姑娘面对王有龄、梁冰玉，却有些惶惶不安。

胡雪岩闻言啧啧道：“你看你又来了！你和她们不同，我真的很需要你！”

螺蛳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下问道：“你需要我什么？”

“什么都需要！需要你的安慰、你的关心、还有你当家理财的能力……今天，王大哥和冰玉嫂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我今生爱螺蛳，至死不渝，我要让你成为我们胡家真正的女主人。”

螺蛳仍执拗地回绝道：“不，雪岩，你回杭州去，还是让我回松江吧。”

“雪岩老弟，那你就先让螺蛳小妹暂时住在我们这里吧。”看到这种状况，王有龄只得出面打圆场。

“什么？住在有龄哥这儿，那成什么样子？”螺蛳还是那么认真。

王有龄恳切地劝道：“螺蛳小妹，你就别见外了，没有你当年相救相助，哪有我今天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年除夕我就淹死在杭州新宫桥下的河里了……螺蛳小妹，你当年是用卖身钱济助我北上的呀，这种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螺蛳妹妹，你就别客气了。不要说雪岩对你爱得死去活来，连有龄也对你念念不忘。我们就当作亲姐妹一样吧，好吗？”梁冰玉也一旁劝说，然后紧搂着螺蛳，不住抚慰、相劝，螺蛳这才勉强落座。

“雪岩老弟，我们在湖州的日子不长了，可能马上就会回杭州。这样，我们两家又可在一起了。”王有龄呷了一口茶，面带喜色道。不日前他接到傅晶的一封密札，称何大人湖州购枪不久，就接到“进京面圣”的谕旨。行前，贵福托他交了一份奏折，参了浙江巡抚黄宗汉“贪赃枉法”的四条大罪。贵福这人虽没什么本事，却是“牛录”出身，与京中掌事亲王多有亲谊关系。据何大人说，黄宗汉官职难保。而浙江巡抚一职，何大人力荐他王有龄充任，而贵福对他和胡雪岩也“多有称赞”。加上他王有龄在粮台任上几次受部嘉奖，接黄宗汉巡抚印的，除了他还有谁？

胡雪岩乐不可支，举杯相庆道：“倘有龄兄执掌省印，我们的生意就更加如鱼得水了。”

正喝到兴头上，“山羊胡子”双手托着一封紧急文书，大步进了花厅。王有龄拆开看时，原来是有圣旨到，着湖州知府王有龄、浙江粮台坐办胡雪岩速赴杭州迎接钦差。两人哪敢迁延，连夜指派官船赶往杭州。

各处的一班官员早到了，浙江巡抚黄宗汉领衔，去船码头恭候钦差大驾。

正是秋老虎逞威的时候，骄阳如火。黄巡抚率领省垣大小官员，一个个衣冠袍带、红顶补服，按官职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又到中午，阳光白刺刺晃得人不敢眼张水面，河上没有片风拂来，柳枝儿纹丝不动。甭说一帮养尊处优惯了的官爷，连野狗都觅了阴凉处，把肚腹脖颈紧贴在地面，长长地吐出舌头散热。

黄巡抚脑满肠肥，身如黄桶，油汗未尽，又续粘汗。粘汗流得多了，连毛孔都塞住了，更加难受，心里止不住地焦躁。

“钦差大人的官船怎么现在还没到？会不会路上又碰上了堵船等意外情况？”咽干口焦，气短声涩，黄巡抚问话都有些喘了。

文案赶紧回道：“大人，属下已派人到前面的塘栖码头去探听消息了。”

“这天怎么这样热？毒日头就像头顶着一盆火……”黄巡抚仰头看天，从衣袖内掏出手帕，小心地拭着脸上脖子上的粘汗。

“中丞大人，实在热得不行，就升冠吧。”王有龄心中已有几分明白，因此给他这个建议。

黄巡抚白了他一眼，又正了正头上的红顶子道：“不行！万一钦差大人突然来到，衣冠不整成何体统？”

但有的官员实在受不了这般酷热，早已卸下红顶子，解开官袍，用帽子在扇风。黄巡抚见状大吼道：“你们成何体统！快穿上！穿……上……”他抬手戟指，一脸愠怒，目光凌厉地检视着每一位属官。突然，他口吐白沫，身体一软瘫，向后便倒。幸得文案师爷、王有龄等把他扶住，急喊道：“大人，你怎么啦？……”

黄巡抚双眼发直，嘴里不断涌出白沫，这是中暑症状，胡雪岩忙道：“快！快拿凉水来！最好到渔船上去讨个冰块。要快！”

师爷找附近的船家借了一只木盆，端来一盆河水，王有龄早把黄巡抚的红顶子除下。那师爷还要寻他的手帕，胡雪岩催促道：“大人是轻轻拭点水弄得醒的么？”遂端起木盆，“哗啦”全泼到黄巡抚的头上，然后他又把木盆递给师爷道，“再弄一盆来！”

众人也闹不懂这是个什么救法，看到黄巡抚肥头大耳一个脑袋，脸上沾着碎叶沙粒，衣领上满是水渍湿痕，模样好生狼狈，想笑又不敢笑。到

底师爷跟大人贴心，去了不一会儿，竟捧着一只荷叶包过来了，嘴中叫道：“冰来了，冰来了……”

胡雪岩接过，打开荷叶，里面有一些碎冰，他连忙将碎冰覆盖在黄巡抚脸上。大概是那凉意刺激，黄巡抚脸色转好，双眼也吃力地睁开问道：“钦差……大人……到了吗？”

“大人放心！还没到呢！”王有龄扶他坐起。

正在这时，一匹快马急速朝码头奔来，马背上的戈什哈隔老远就挥手叫喊起来，近到跟前，戈什哈跳下马背，单膝跪在黄巡抚面前道：“禀报大人！钦差大人已经到了！”

黄巡抚一把推开王有龄问道：“人呢，人在哪里？”

“在巡抚衙门。”

众官员大惊失色，一窝蜂散了，有的忙着上轿抢道，有的去寻自己的马车，没带车、马的官员要临时雇车雇轿。

巡抚衙门的大堂里，钦差何桂清早已高据公案等候。“朝廷特命钦差大臣”、“正二品侍郎何”的仪仗一字排开。公案一侧，直挺挺立着傅晶，手捧黄缎圣旨。两排手按腰刀的戈什哈，分列左右，其威严雄健，一看就知道是来自京师。大堂外的院坝里，巡抚衙门那班衙役依例也分列两旁，吆喝着以助官威。

黄巡抚在衙门外下轿，撩着官袍，跌跌撞撞从大门冲进，急匆匆进了大堂。后面跟着的众官员，模样免不得有些狼狈。

黄巡抚望阙而拜，口称“死罪”：“下官黄宗汉，不知钦差大臣已光临杭州，有失迎迓，罪该万死！请大人宽宥下官。”说罢，叩头连连。

何桂清起立道：“本钦差奉皇上圣旨，来查究浙江弊端……”

黄巡抚不禁大惊失色，木瞪瞪地看定何桂清。

何桂清走到公案前，接过傅晶奉上来的圣旨，徐徐展开，高叫了一声：“圣旨下！”

众官员顿时匍匐于地，不敢稍有动弹。

黄巡抚战战兢兢地说道：“臣黄宗汉听旨。”

“奉上谕：浙江巡抚黄宗汉，滥用职权，私吞漕银而反诬所属藩司，逼死道员麟桂。又其积年引荐之捐纳官吏，内藏粤匪实蓄之奸细三名，分发各地，署守冲要，为祸惨烈。其劣行昭彰，获罪于天，致使浙江鱼米之乡连年歉收，民怨沸盈。着革去浙江巡抚一职，发配云南，查抄家产，

变卖眷属以实府库。钦此。”

“罪臣领旨谢恩！吾皇万岁万万岁……”黄巡抚抖抖索索、口齿不清地回道。

何桂清打了个手势。两列戈什哈虎顾猱听，去往后院。随从摘去黄巡抚的顶子，脱下他的三品袍服。何桂清随即宣布由湖州知府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王有龄领旨谢恩。那黄巡抚还心存侥幸，在地上跪爬着蹭到何桂清脚下乞怜道：“钦差大人，看在同年份上，求您在皇上面前为罪官开脱几句吧……”

“同年不同道，我能以妄言开脱么？”何桂清一脸正经，拂袖而去。

衙役中立时走出二人，给黄巡抚上了枷，套上铁链，提溜到院中跪下。少顷，被查抄的私产一箱箱摆放到院子里，黄巡抚的眷属及丫鬟、僮仆等一干人押到。傅晶上前将战战兢兢的这群人按名单点验过了，丫鬟、僮仆尽行遣散。黄有妻妾四五人，尚在家中有三女一子，依旨押往附近的羁押店，标价变卖。其余已经单独成家立业的子女，依例再行处置。

一个生得标致的妇人，用手拽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扑倒在跪伏的黄巡抚面前，纳头便拜。那是四姨太和她的儿子，平素最得黄巡抚宠爱。女人哀哀哭着诉说着，指点儿子跟父亲告别，那黄巡抚早已是泪流满面。小男孩看见，从尘埃里爬起来，拿小手一点点替父亲拭去眼泪。不知那小男孩说了什么，黄巡抚竟然泪如泉涌，大声号啕起来。一时其他几位妻妾也围了上去，与黄巡抚抱头痛哭，没抱着头的，就抱住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木枷碍事。那小男孩好生伶俐，见枷口磨了父亲的脖子，想了想，当众脱下自己身上一件纺绸半长衫，赤着上身，将长衫展开，一点点塞进枷口，绕着黄巡抚脖子一圈，最后将两只衣袖一左右放进黄巡抚的手里抓牢。黄巡抚此时已是五内俱焚，将脸埋在娇儿的小衫子里，泣不成声。

让一家人作个告别——钦差大人也只能这样了！两个衙役不待吩咐，早已提来绳圈，走上前去斥赶众眷属。女人的哭声更高，身形、姿势更惨更加顾不上体面，抱住黄巡抚，哪里肯舍！

“起开！起开！你们这是要五马分尸么？”衙役将家眷一个个拖开，排成一列，用一个大绳圈约束着。出衙门经长街去“羁押店”，前面会有一个人鸣锣吆喝：罪官××的家眷住官店啰——这算是发布变卖信息，兼有“示众”之意。想做这个生意的，便可去官店点验“货物”，与衙役议价。胡雪岩见那男孩伶俐，模样也很清秀，想芙蓉一个人在一边居家过日子，身边有个小厮方便，平素他还可领着儿子玩耍。遂暗中叮嘱衙役将黄巡抚这个庶出之子留下，不得卖与别人。

巡抚府第，是官廨中第一去处，不像个衙门，倒像是典型的江南园林。假山、池塘、楼台、亭阁，石笋伴着古木，禽鸟栖于花荫。何桂清赞不绝口：“杭州乃人间天堂，这里更是瑶池仙境，诚所谓‘冶艳山川合，风

姿烟雨生。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一望烟光里，苍茫不可行。吾乡争道上，此地说湖心。’戏作一首，为有龄擢升浮一大觥！”

何桂清如此才情，自然博得一片赞叹。王有龄这才知道他原来是绕道西湖，把美景欣赏够了，才来宣读圣旨的，怪不得黄巡抚领着众人在接官码头扑了空。说笑间，一行人来到后花厅。

这里系内外两座花厅相连，当中仅用一道槅扇门隔开。轩敞一个平台，白石为基；楠木花厅，数楹亮柱，接连精致的雕花矮栏。外花厅里，早就摆列桌椅，以及瓜果、时新菱藕，原来如夫人巧珠在这里布置，又给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丫鬟献上茶来，大家品茗聊天。何桂清发着感慨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黄中丞身为一省巡抚，搜括的何止十万？”

王有龄兴奋地说道：“这次，要不是皇上命桂清兄为钦差大臣，来浙江明察暗访，恐怕还动不了他。”

“这也全靠你和胡雪岩啊。没有湖州、杭州等地的揭帖，没有胡雪岩提供的钱庄票据，当然，还有贵福他们的参奏，宫里也有了些变故，朝廷这才颁发上谕，处置了这个横行多年的巨贪。”

王有龄摇头叹息道：“还是雪岩机灵，发觉黄某只认钱不认人，就连着给他二万两、二万两、二万两……背后还给他取了个诨号：‘黄二万’！哈哈……”

闻言，梁冰玉、巧珠也跟着大笑不已，只是巧珠那笑里自是别有幽情。

何桂清望了巧珠一眼道：“胡雪岩人情练达，又能识大体、顾大局，上次要是没有他，我也得不到这颗人间巧珠也。”

巧珠过来拧了他一下道：“堂堂钦差大人，还要这样老不正经！冰玉姐，你说该罚不该罚？”

梁冰玉掩嘴一笑，并不作答。

何桂清嘻哈着说道：“不正经的是你！有龄，别看巧珠已是二品大员夫人，在家里照样在我面前撒娇……”

“你还要说？不给你重罚，你绝不会讨饶。”巧珠故意叫了起来，一下拧住他耳朵不放，疼得何桂清大声喊叫，连连讨饶。

之后，何桂清又转脸对胡雪岩道：“你跟那个什么螺、螺蛳姑娘重逢的事，响动挺大的啊，我在路上就听说了。”

胡雪岩苦笑了一下，这是他回到杭州最难面对的一个难题啊！这时，傅晶来报，说各处房间已清理出来，请王大人前往签收查验，请钦差大人

请往馆舍歇息。于是，王有龄夫妇往前院，傅晶领着何桂清去了馆舍。巧珠与胡雪岩落在后面，巧珠喂了一声道：“你稍等一下，我有话同你说。”

“什么事？”胡雪岩有些惊讶。

巧珠见见众人已经走散，一把拉住他的手，往花厅外一个角门里走去：“来！上这儿说。”

绕过角门，小院里有芭蕉掩映的一座亭阁，巧珠拉着胡雪岩，推开了小门，闪身进去，返身带上了门，一把将他抱住。

“巧珠，你……你这是怎么啦？”胡雪岩立即慌了神。

巧珠一脸娇媚，一腔嗔怨道：“好你个胡雪岩，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年你把我送给了何桂清，原来是为了和青梅竹马的老情人相会，你好狠心哟！”说着，她举起双手捶打着他的胸脯。

胡雪岩并不躲闪，低声道：“我不是狠心……我是怕你跟我做小，受委屈，才把你敬献给钦差大臣，让你去享福，不会落得像现在的螺蛳那样，连家门都进不了。”

闻言，巧珠的怨气稍稍平息：“再享福这心里也……雪岩，你是我真心爱上的男人啊，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有多么想你！”她又一把抱住他，勾住他的脖子，狂吻起来。

“不，不能这样，巧珠，现在你已是钦差夫人，不能这样……”胡雪岩不住地躲闪。

“我要你，要你……我们还像过去那样……”巧珠仍然抱吻他不放。

胡雪岩用力将她推开道：“不行，要是被人发觉，我就是死罪……”

他去拉门闩，但巧珠死死地抵住门闩道：“你死我陪你一块儿死……”

“听！有人来了……”胡雪岩一指院外，巧珠一怔，松开了手。

胡雪岩乘机拉开了门，冲了出去，当真有人在找他！罗家骥一脸惊慌，哆嗦着嘴唇道：“大太太一听说你又和我姐姐见面了，就大哭了一场……喝下一大碗盐卤自寻短见了……”

第二十六回 上家法登徒子忍痛挨鞭 抗天灾胡雪岩临危受命

“啊？我和你姐姐……她连杭州都不肯回，连家门都不肯进……”胡雪岩震惊不已。

罗家骥突着嘴脸道：“你是杭州名人，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你们从松江到湖州那么张扬，杭州有人认出了，有个漕工就住在元宝街，抢先把消息告诉了大太太。”

胡雪岩懊恼不已，他脚步踉跄，差点滑倒地上，幸亏罗家骥抓住了他。他突然发现，家骥已经长成个大小伙子了！

马蹄嘚嘚，风驰电掣的马车把两人送回了元宝街。胡府拥挤着不少人，进进出出，乱成一团。胡雪岩急步进屋，众人赶紧为他让出一条路。

走进卧房，胡雪岩直奔床前。床上躺着素娟，床边坐着胡母。表妹山菊正在忙碌，服侍表嫂喝着灌肠药水。

一张明式几案前，秦少卿伺候正在伏案开药方的“忠德堂”的老郎中。业已懂事的大女儿、小女儿看见胡雪岩，胆怯地轻声叫了一声：“爹爹……”便躲到一边抹开了眼泪。胡雪岩径直走向老母，轻轻唤了一声，胡母理也不理，气得扭转头去，直忒忒望着枕上的素娟。

素娟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尚处于半昏迷状态。她双眼红肿，满脸泪痕，嘴角还在溢出丝丝涎水。

秦少卿见胡雪岩尴尬异常，走过来拉他至窗边宽解道：“大先生，太太喝盐卤，幸亏发现得早，及时请来了郎中。现在已经灌了肠，不会有生命危险。”

胡雪岩那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人也变得活络了些，他走到郎中身边拱手道：“谢谢老先生相救。”说着，从腰中摸出一块碎银放到几案上。

“这是我为太太开的药方，煎服五帖，管保没事。”老郎中呈上药方，颇有意味地看了胡雪岩一眼道，“脉象已经稳定下来，心静为上，须静养些时日。好，老朽告辞了。”说完，他把纸笔墨匣收拾好，放进了药箧。

“秦大伙，代我送送老郎中。”

秦少卿提起药箧，送郎中出去。

胡母闻声，起身将老郎中送至门口谢道：“劳动了郎中先生，请走好。”

“留步，留步！”老郎中拱手告辞，随着秦少卿走了出去。

胡雪岩再上前向母亲请安，胡母把脸一沉喝道：“你跟我来！”

胡宅新建的佛堂，帷幄华丽，香烟缭绕。里间是家庙，供奉着历代祖先

的牌位。胡母跪伏在蒲团上，向观音大士焚香祷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多谢你救了我儿媳一命。老身今后当加倍行善积德，以谢菩萨大恩大德。”

胡雪岩只得跟在母亲身后焚香跪拜。拜毕，把香烟袅袅的棒香插入香炉。

胡母在一旁大喝道：“你到父亲的像前去跪下！”

“母亲……”

“快去跪下。”

胡雪岩只得走向佛堂的里间，正墙靠右的地方高挂着父亲的画像。旁边，悬挂着象征“家法”的那条如意红藤鞭。胡雪岩“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像下，心中叫苦不迭。

胡母摘下如意红藤鞭，不由分说，劈头盖脸一阵痛打。胡雪岩忍住疼痛，不躲闪、也不避让，一任母亲打个痛快。

一鞭、又一鞭……直到手疲心软，胡母才掷下红藤鞭，却止不住老泪纵横道：“孽子啊……你这个孽子！在外头眠花宿柳，交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闹得满城风雨，败坏了胡家门风，气得素娟喝盐卤自尽，也逼得为娘差点上吊。有了几个臭钱你就变得这样，这是为子为父为人的正道么？”

胡雪岩本不欲使母亲怄气，但螺蛳迄今不肯入住胡家，老母又当仁不让要家法从事，而发妻不管是出自醋意还是义愤仍在寻死觅活，他不同母亲“理论”一番，这个家就没法安定。家宅不宁，他行事还能手脚顺畅么？于是朗声道：“儿子知道这不是正道，但当今世道，儿子又实不知道什么才是正道。”

“这话怎么说？”胡母果然有些生气。

“我与螺蛳姑娘青梅竹马，本当有情人终成眷属，怎奈父母之命难违，娶了素娟，这且罢了。为了资助王有龄捐个‘实缺’，螺蛳把自己卖了一百两银子，四海漂泊。如今丈夫死去，青春守寡，我俩重逢，我又有能力将她娶进家门，这有什么不应该？没错，我是有些好色。身逢乱世，跻身商场，我耳濡目染，渐渐已分不清何为正何为不正。朝廷捐纳卖官是正还是不正？王有龄买个实缺正还是不正？螺蛳卖身为妇正还是不正？这个世道，实已正邪难分，黑白颠倒。我只有从那些年轻美貌的女子身上，才能感到美和良善，才能产生智慧和灵性，才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点力量有点血性的男人……”

“胡说！这倒成了你放荡的理由？”胡母厉声道。

胡雪岩不敢面对母亲的威严，俯首道：“儿子不是找理由，儿子只是觉得当今官场和商场上，实在少了有力量有血性的男人。既然母亲和素娟都不能见容于螺蛳，螺蛳也正担这个心，我就在外面找个地方暂时安顿她。不管怎样，儿子这次再不能放走螺蛳，放走一生追求的爱情和幸福！”

“你……”胡母手指着儿子站起身来，又颓然坐了下去：儿子着实是个好儿子，有孝心又有本事，关爱家人又急公好义，他跟螺蛳姑娘的情分，自己是知道的啊！于是叹息道，“暂时这样也好，你不能亏了螺蛳姑娘。”

之后，待素娟身体复原，情绪稍定，老太太又主动规劝儿媳，搬出了三从四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好些道理，又让素娟将心比心，想想那个“万分不值”吃尽苦头的螺蛳姑娘。

素娟一时间也不能不把她争强好胜之心冷淡下来，强撑笑脸道：“娘，您就别说了，媳妇明白。只怪儿媳肚子不争气，只生了三个女儿，未能给胡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现在，既然雪岩已向娘申诉无儿之苦，母亲也从小喜欢这个螺蛳姑娘，那就把她接进门来吧，不要住在外面，免得惹人议论……”

“我的儿，你有如此雅量，为娘的实在高兴。如今世道，男人有了出息，家中三妻四妾也不算稀奇。更何况料理家务这么多年，你也累了，动不动就病上十天半月的，是该有人来接替你了。螺蛳这孩子机灵能干，能里能外，有她，你可以少操很多心，她会帮助你处理许多繁杂事务。素娟，只要娘在，你永远是胡家门的老大！是雪岩明媒正娶的大太太……”胡母闻言，不免心下欢喜。

“娘……”素娟忍不住哭倒在胡母怀里。

只是尚来不及将螺蛳接进胡宅，胡雪岩就因杭州严重的粮荒，立即赶赴松江征粮……

旷日持久的天灾人祸，导致浙江此次罕见的粮荒！此时，洪杨之乱已逾十年。太平军中实力最强的李秀成锐意经营江、浙，与清军的战斗在两省各地展开。清军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与太平军对抗，或则麇集上海，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发动军事进攻；或则拼凑地主团练武装，进行骚扰、反抗；或则伪装归附，暗中联络，以图恢复。战事惨烈，局势复杂，谁个种田？就是收些粮食，也不够官军和太平军用的！

而前任巡抚黄宗汉，累向朝廷虚报浙省储粮情况，苏皖等地在浙征调粮食过多，导致浙江这个“鱼米之乡”的粮仓十有九空，无丝毫应急之力。而苍天偏挑这等地作怪，浙江持续三年干旱，丰沃的江浙大地几成赤地，大批饥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诚如查撤黄宗汉的“圣旨”所云：“其劣行昭彰，获罪于天，致使浙江鱼米之乡连年歉收，民怨沸盈。”倘灾情不是十分严重，刚刚发动一场宫廷政变、首度垂帘听政的慈禧皇太后，

会把“获罪于天”这样的苛责加诸一位巡抚？

入秋以来，浙地旱情更加严重，杭州郊外田畈无水，土地龟裂。干焦的禾苗变为荒草，稀稀拉拉。龙骨水车，搁浅在无水的渠沟里，主人已离开了村庄。田畴大路上，走着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幼。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无声倒地，妇人、孩子哭着扑上去搀扶，却已经无救。路边，时见倒地的人尸和隆起的一座座新坟。不少人披麻戴孝在新坟边哭号不已……

陪同王有龄从杭州郊外视察回城，胡雪岩决定立即成行。缺少马料，官廨中仅有的两匹马早已瘦弱不堪，王有龄只能步行送胡雪岩去船码头。粮荒，像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而战争的阴云，像遮天盖地的乌鸦，在他的头顶上盘旋叫号！

“上任伊始，就遭受如此深重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真弄得我一筹莫展。”

“是啊！整座杭州城人心惶惶、谣言纷纷。传说太平军已经占领苏州、湖州，又沿着太湖边的长兴、武康、安吉向杭州逼近。有钱人家都收拾细软，纷纷逃向上海租界。杭州的人走了一大半，有龄兄，你这位巡抚大人要赶紧增兵把守杭州才是啊。”胡雪岩也深深为之担心。

闻言，王有龄有些义愤道：“雪岩，你又不是不知道，绿营的精锐都已调往前线，留下的大多是老弱残兵。地方团练平时缺乏训练，武器又差，如何对付得了洋枪洋炮的太平军？李元度的军队在衢州，我千方百计想催他来，可援兵始终不到……”

胡雪岩叹息道：“唉！真担心杭州城迟早要落入太平军之手。”

“有什么办法呢！我身为巡抚，守土有责，自然不敢弃城而逃。最近朝廷又接连下几道圣旨，严令我督促浙江各地，整顿武备，修筑沟堑，要与新建立的淮军形成对太平军围攻之势。”

“这不过是纸上谈兵！太平军要解天京之危，转而南攻浙江、福建。李秀成率领十五万军队直逼杭州而来。杭城只有官兵一万多人，你不过一介书生，要你领兵迎战能征惯战的李秀成，岂不是以卵击石？”胡雪岩也有些激愤。

“天亡我也！恐怕杭城攻陷之时，也就是我王有龄归天之日。那时，我只得同杭州同归于尽了。”

两人正说着，只听脚步杂沓，不少人纷纷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快！快去砸米店、抢粮食去啊……”前边，“鸿昌米店”门前已聚集了不少人。米店的排门紧闭，无数双拳头捶着、砸着木门：“快开门！快开门……”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一队军牢快手抢上前来，欲往米店制止。王有龄举手打了个手势，用无奈的目光打量着前方，摇头叹息不已。

排门被冲开，“鸿昌米店”仅剩的少数几袋米一下被人戳破、割开，白米哗哗流出。疯狂的人们用手扒，用衣衫包，你争我夺，只差拼命。

“如此疯狂，人都简直变成了野兽了。下一步杀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叫我这个巡抚如何应付？拿什么应付？”

京杭大运河边，滔滔的运河水，在骄阳下闪闪发光。但是河面上的船舶稀少，显得空空荡荡。

“你看，这运河两岸有多少漕粮仓廪，一座座气势吓人，其实全是空的。”王有龄伸手向前方一指，用悲怆的声调道。他回过头，指着田野上的一座座坟包，“这些新添的坟墓里面埋的可是实实在在饿死的人。雪岩，我只能求助于你了，粮食事关杭城百姓性命，关系重大！你为人精明，交游又广，此事除了你，再无其他人可以帮我。”

但胡雪岩也有苦衷，浙江藩司没有多少银两给他买粮，这且罢了。攻占苏州的太平军郜王，分派人马与李秀成手下另一支合攻上海，战局难料，这粮食怕不那么好弄！湖州再次被太平军围困，芙蓉母子、螺蛳姑娘也生死不明。但他不能泄气，劝慰道：“有龄兄请放心，我与你相交十年，情同手足，危难之时求助于我，雪岩敢不从命。”此时运河相别，还真让胡雪岩有那么一点慷慨悲壮。

“这次我们在码头告别，可不像上一回啊。上次是为了我北上‘补缺’，成不成都属个人私事。这次，你可关系到浙江千百万人的生死存亡，而且一路兵荒马乱，雪岩，你可要多多保重啊。”王有龄动了感情。

“你也要多保重！”

王有龄又把目光投向远方道：“雪岩，你读过《史记》吧？也一定看过元曲《赵氏孤儿》的故事？”

胡雪岩点了点头：“当然知道。我娘特别喜欢这出戏，很小时候就带我到草桥门外去看徽班的演出。”

“我现在的处境就有点像《赵氏孤儿》这出戏！如果连城都守不住，不过一死而已。而派你到上海、松江购粮，就跟‘程婴立孤’一样难。你要做一个保全赵氏孤儿的程婴啊，雪岩！这是我的遗书，就交给你保管吧。”说着，王有龄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函。

胡雪岩大惊道：“遗书？有龄兄何必如此悲观？”

王有龄凛然道：“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杭州失守之日，就是我捐躯之时。到时请将这封遗书面呈皇上，以明孤臣孽子之心。”

“有龄兄，你千万要为浙江、为杭州的老百姓保重自己！雪岩此去少则半月，多则二十天，一定带着粮食回来。”胡雪岩泪眼涩涩。

“希望能这样，但万一杭州陷落，我只能与西子湖山共存亡。记得当年吴山上那个范瞎子说的话吗？可能要不幸言中了。我的发迹有如周新，结局也可能和周新一样。别了！雪岩，祝你此去逢凶化吉，上天垂佑……”

胡雪岩哽咽着道：“你一定要保重啊……”

罗家骥从一艘乌篷船里探出头来催促道：“胡大哥，再不走，今晚就出不了杭州城了。”

三天之后，太平军自余杭围攻杭州，李秀成亲自指挥战斗。安庆失守，天京没有了屏障，太平军拟将浙闽作为其未来的根据地，杭州，李秀成志在必得……

胡雪岩与罗家骥离开杭州不久，二人即分道扬镳。家骥去了湖州，一则了解粮食行情，一则打听两位嫂嫂下落。胡雪岩则直奔松江，他消息得到不少，情况却十分不妙！

在湖州，举人赵景贤率王有龄所创团练据城困守，与太平军对抗。但苏州团练徐佩瑗、候补道员李文炳率领的兵勇五六万人，则接受了太平军的招抚。徐被天国封为“抚天侯”，李则担任“江南文将帅”。太平军允许他们自行委派乡官，造册征粮。其他如常熟庞钟璐、无锡华翼纶、江阴王元昌、吴江费玉成等所把持的团练，或公开打出太平天国的旗号，或伪装归附太平军，情形极度混乱。甚至还有土匪、流氓组成的水上武装，名为“枪船”，袭击商旅、劫掠地方，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此情之下，征粮难上加难！尤五派出漕帮许多兄弟分赴各地打探粮食行情，眼瞅着半月过去，尤五才向他通报道：“松江乃漕粮集散转输之埠，历来愁粮食卖不出去，今番却被抢购一空，紧跟着也要闹粮荒。现在，漕帮打听到的唯一线索，就是苏州‘盛昌米行’还囤着上万石大米，早点动手，还有可能抢到手中。”

胡雪岩脸上这才有了点喜色，忙打听“盛昌”的老板是谁？管事是谁？此际人在何处？滞留苏州还是去了上海？一般来说，躲进上海租界的，多是长期与太平军为敌的人，滞留苏州的，或明或暗都与太平军有些关系。尤五告诉他，“盛昌”的老板张三官是个大财主，长期在乡下的庄园里逍遥快活，生意全部交给舅舅谭伯年打理。谭伯年精通业务，但为人刁钻刻薄，不太好打交道。

胡雪岩哪顾得了这些，立刻赶往苏州，与谭伯年见面。

昔日繁华雅致的苏州如今到处是太平军的旗号，到处是断壁残垣，到处可见慌兮兮、行色匆匆的男女。尚未入城，就有人告诉他，今天的太平军不比往日。太平军的老兵所剩无几，后入伙的各色人都有，军纪败坏，敲诈、侮辱妇女日有所闻；当官的只顾着捞钱、发财，也特别留心

各类生意，瞅机会插一手，能捞就捞上一把。

胡雪岩只身进了“盛昌”米店。那谭伯年四十出头，瘦高个，黑漆漆一双眯眯眼，黑亮亮一茎老鼠须。听胡雪岩自报家门，他竟带着几分揶揄道：“胡大人的胆子也忒大了些，一省粮台坐办，比知县的官阶还高，你就不怕太平军抓住你‘弹竹上青天’？”

“什么叫‘弹竹上青天’？”

“这是一种折磨人的方法：把弹性好的绿竹扳下来，斜面一刀砍断，几个士兵抬起要处置的人，用力戳在竹竿上，再把手一松，人就随直立的竹竿升到了空中，直到鲜血流尽，常常数日不断气。也有时间长了，秃鹫来把人眼珠啄去、肠子啄出来的。”

胡雪岩听得毛骨悚然，可不是吗？自己也太胆壮了点！于是说明来意，打出漕帮尤五、藩台贵福的旗号。原来，江苏三台衙门撤出了苏州，临时移住松江，那贵福还管着操练松江团练的事呢。

有这两位要人作伐，谭伯年不敢推托马虎，说：“两万余石大米现在吴中乡下囤着，既是杭州地方救急，胡大人可以买走。但有一条，要现银！”现今银票没用，一阵炮火下来，库银飞了，账簿烧了，一片钱庄就没了，拿着银票上哪儿兑钱去？且市面上所有交易买卖，现在无论大小，都得用现银！

这是个极大的难题。“阜康”在苏州虽有分庄，但此情之下，谁还会在银库里储存大宗银两，想招抢么？谭伯年这个要求不算过分！胡雪岩与他约定了半个月期限，谈妥价格后连夜返回松江，正好罗家骥领着螺蛳也到了松江。

原来，螺蛳一直住在湖州知府衙门。后来，赵举人和团练首脑都住进来，她还给他们做过拿手菜呢。芙蓉母子和叔叔刘不才，则在太平军围攻湖州之前躲到了乡下，想来应该无虞吧。

只是现银问题是个难解的结，把众人的心堵得慌。从苏北到浙中，凡太平军扫荡过的地方，各分庄所存现银都不多。别家钱庄实力远不如“阜康”，战争一来，歇业的多，倒闭的多，更遑论现银了。胡雪岩由螺蛳陪着，在“青藤酒家”附近的江边上走来走去，搜索枯肠回忆各钱庄的生意往来，现银储存情况。

深秋晚凉，黄叶飘零，江风给人带来阵阵寒意。几点暗红的渔火，因夜色迷茫，但或许是因今秋水浅的缘故，显得孤寂，既无火光的眩惑，更无倒影的摇曳，就连自然万物也被这场战争荼毒得似乎失了本性。亏得胡雪岩是个有心人，凭记忆，他认定“阜康”高邮分庄库存现银应在二十五万两以上，可以支付这批粮款！

但高邮离苏州路途遥远，胡雪岩准备亲自去提取这批银两的行动受阻，

螺蛳死活不放他出门："你太招摇了，甭说太平军想拿你，地方上那些歹徒、土匪，谁不想绑你的票？你不能去！"

螺蛳打定主意要让家骥走这一趟，二人争执不下，还是贵福解围道："这样吧胡老板，这位小老弟一个人去取二十五万两银子，着实不太让人放心。我派一小队绿营士兵扮作马夫、搬运工，沿途加以保护，你看如何？"

罗家骥自是摩拳擦掌，保证道："有兵丁保护这事还办不妥，我愿提人头来见！"

"你这颗人头加我这条命能值多少？杭州城几十万人，就指望这批粮食救命。有龄兄在杭州城头，只怕连眼睛都望穿了啊……"胡雪岩说着，不禁滴下泪来。

尤五受到感染，将手放在胡雪岩肩头按了按道："你放心让家骥去走一趟！万一遇到危险，沿途都可找漕帮弟兄帮忙。"他取下腰间的神牌递给罗家骥，"只要手持'神牌'，打出'左三右四'暗号，自会有人前来接头。到时，我再带些人去路上接应你们。"

胡雪岩这才不再坚持亲往，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贵福大人，五哥，危急关头，你们拔刀相助，我真是感激不尽哪！"

贵福挥了挥手道："胡老板怎能这样说呢，我来江苏之前，若不是你替我解了围，说不定就死在姓黄的手中了。知恩图报，这才是人之常情嘛。"

第二十七回 小包厢假话难为月下老 大围城重兵不禁俏娇娘

胡雪岩惦记着上海的生意，利用这难得的间隙，赴沪去会郭庆春。

因各国出面交涉，太平军没有进入上海，上海市面得以继续保持繁荣。

郭庆春在上海的生意还算顺利。今年因苏、浙两省大旱，秋季蚕丝的产出不佳。湖州尹麻子看准行情，利用他人手多，触角广的优势，大宗预定秋蚕。当赵举人率团练同围攻湖州的太平军对抗时，他又果断地在城外广辟收购点，并租用庞二爷设在太湖边上的仓库（庞二爷一般不做秋蚕生意）存放生丝。上海今年秋丝奇俏，这批湖州丝运到，自然价钱高，脱手快。其他军火生意、钱庄生意郭庆春也做了几宗，胡雪岩尚感欣慰。他在租界的一家酒楼里定了一个包厢，拉尤五作陪，同郭庆春小聚。

尤五是奉尤老太太之命，专程来上海探问尤琳的婚事的。

天黑时分，尤五与胡雪岩先到。从落地窗里，可以眺望黄浦江绚烂的灯火。江面上，慢吞吞飘移着的外国货轮，拖着巨大的烟幕。

尤五谈起了尤琳，说她打小就聪明、美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她被宠坏了，什么事都有主见。特别在婚姻上，不听父母之命，竟和一个染织工私奔。父亲循踪追到上海，她竟登报声明与家庭脱离关系。父亲气得病倒了，才被仇家寻隙杀害。这位名重江湖的人物，算是死在自己女儿手里。母亲也不愿再见到这个不孝女儿，直到前年妹夫死后，她与家里的关系才有些缓和。尤琳青春守寡，尤老太太免不得为她的婚事操心。

胡雪岩听后，坦率地表白道："五哥，说实话，在我不知道尤琳是令妹之前，不瞒你说，我确实对她产生过感情，并且动过要她做我在上海贤内助的念头。后来知道是你的小妹，我当然不能再存此念，也就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

尤五也推心置腹地说出自己的观点："雪岩，平心而论，你和七妹倒是非常般配。可你家中已是妻妾成群，关系难以处理。七妹心高气傲，绝对不肯甘居于别人之下，将来只怕要连累你受罪，说不定连我们兄弟之情都会受到影响。"

胡雪岩长叹一声，身子往后一仰道："罢了……今生无望，就待来世吧……唉！可能的事往往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却常常可能，这就叫做世事难料，但不知'天台谁为款刘晨'？所以，今晚我也特意请了尤琳。"

尤五也犯愁地说道："唉！按她的性格，恐怕很难再有合意之人。她甚至发誓即使这一辈子不再嫁，也绝不苟合。"

胡雪岩嘻嘻一笑道："所以，我心里早就想到另一个人。他和令妹绝对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

尤五急切地问道："谁？"

胡雪岩正然作色道："是我、也是你的兄弟，郭庆春。"

尤五吃惊道："郭庆春？人家是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我们这样的家庭？更何况七妹还是……"

"正因为庆春是个特立独行之人，才有可能跟尤琳走到一起。他可能不知道尤琳青春丧偶的事。"

尤五频频摇头，心里想就算这两人能走到一起，也未必是什么好事，顺治帝跟董鄂妃的故事民间流传已久，据说文人们喜欢说道的《石头记》就是影射这件事。庆春跟七妹虽不能与之相比，但也巴靠得上，雪岩这个月老恐怕做得不妥。

他正心上心下，尤琳走了进来。今晚她真是风华绝代，一袭八搭晕锦过膝旗袍，袖口镶着四寸宽盘银织锦花边，四道栏杆花边相镶，用了各种绣法。光那道盘银栏杆，就用了提花绣、堆垒绣，再加錾银、贴片订涡，果然静若月华，灿若朝霞。胡雪岩看得呆了，木愣愣坐在椅子上，竟忘了起身迎接。

尤琳倒是落落大方，走来春风满面地把一只牛皮纸大信封给了他。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胡雪岩抽出里面的东西一看，全是买地的契单，官印、拇指印红艳参差，黄伞纸、白浸纸张张齐整，胡雪岩疑惑地问道：“地契？……这是谁的？”

尤琳明眸一闪道：“你的。”

“怎么会是我的？”胡雪岩不解。

“对不起！胡老板，我自作主张，用你的一万两银票，通过路金买了外滩东段的地皮。谁知一个月后，洋人开始在南京路大兴土木，地皮就不断上涨！到现在已经涨了四五倍……”尤琳落座后解释道。

胡雪岩大惊：“什么？竟有这种好事？一万两银子几个月竟做出数万的生意！尤琳，你眼光如此卓识，大大超过了我，难得，难得！只是赠送你的银子，我怎么好意思收回呢？这片地产理应属于你。”

尤琳笑道：“不要你的我的了，就算我们合伙来做生意吧，我准备继续投资。雪岩，我们国人的做法常常是先开市，再修路；而洋人却是先修路，再开店。照目前上海滩的情况看，大马路、二马路一条条地修下去，将来地产的前途大为可观。”

胡雪岩大喜道：“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再投进一百万两银子，这生意一切由你做主，通过你和路金的关系，摸清洋人的计划。地皮能买进多少就全买下！洋人的路一开到那里，乖乖！肯定地价飞涨，寸土寸金！”

“听起来，你是准备做大地产商了？”

胡雪岩点头道：“对！胆大才能办大事，我就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尤琳，你这一手令我折服！这是我都想不到、做不到的大手笔！”

正说着，郭庆春翩然而至。他穿着一套手工织白底黑条纹粗棉布裤褂，履着黑色圆口千层底布鞋。上衣是对襟、布纽，衣袋里搭拉着一条金晃晃的表链。进门抱拳一拱，笑道：“诸位先到了。”

胡雪岩打趣道：“庆春兄一向西装革履，洋派新潮，今天穿得这样素朴，

抱拳一拱就算见面礼，是不是因为有尤小妹在场，你怕见面用西洋人的握手礼，尤小妹不伸手反给你脸色看？”

“尤小妹进英国领事馆稀松平常，恐怕不会拘泥于这样一个握手的礼节。”郭庆春说着朝尤琳伸出一只手，尤琳大方地伸手让他一握，大家落座，畅饮述怀。

几杯酒下肚，胡雪岩又提起地产生意的事，冲郭庆春道：“尤小妹虽然在高级社交场合应付裕如，但究竟只身一人，庆春兄常驻上海，也该关照关照她，常往绣行走动走动。”说罢，他又冲尤五使了个眼色，“五哥，别把你这个才貌双全的妹妹拘束得那么紧好不好？上海是个开放的地方，‘西风东渐’得紧，你该多给她——庆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噢——多留给她一点私人空间。”

尤五是条好汉，却不善应酬，憨笑道：“那是，那是，请庆春多关照。”

郭庆春淡淡一笑，举杯敬了大家的酒，看了一眼尤琳，略带点忸怩道：“我确曾忙里偷闲去过几次苏绣行，看见尤小姐那么专注地工作，苏绣行里那么安静，便害怕自己唐突，打扰了那里的宁静。‘似花似花非花，天香浸透奇葩。飞红嫦娥仙子，心香吴宫馆娃。是现实还是梦？呀，瑶池里刚刚失落了一幅画——’我常常觉得自己不该走进那幅画里，便只在橱窗外看一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胡雪岩夸张地鼓了几下掌说道：“好诗！我看庆春兄这种心境，本身就像诗一般！你是皇室贵胄，不走进那幅画里去，谁有资格走进那幅画里去？”

尤琳绝对不是心如古井，任水静井栏枯，听了胡雪岩的介绍，她不由得吃了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开放的贵胄混迹于上海滩！她缓缓起身，正然作色道：“胡老板，你们对我的身世大概并不了解。我虽然年轻，却已尝够了人生的甜酸苦辣。我虽出身松江豪门，但因为自小与一个染织工青梅竹马，违抗了父母之命，同他私奔到上海，开办了这家苏绣行。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夫君却染上风寒离去。我曾痛不欲生，整天以泪洗面，但考虑到苏绣行已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外销绣制品供不应求，才勉强把我和丈夫创办的事业维持下来。”

“但你不能总是孤身一个吧！”胡雪岩有些发急。

“不，我最近不想考虑这方面的问题，连路金不断向我献殷勤，要把我带到国外，我都再三婉拒了。”

“路金死了老婆，年纪又那么大了，这方面的情况庆春最清楚，庆春，你跟她说说。”

郭庆春惘然若失的样子，既像是介绍情况，又像是表白道：“路金有个女儿妮玛，还有俄国领事索伦斯基的女儿安娜，两位大概都很看重我这个

身份，都想把女儿许配给我。这两个姑娘都不差，但我不能卷入外国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去。妮玛很开放，她希望她的父亲跟尤小姐的关系能进一步发展……”

满面春风的尤琳变得冷冷地，她打断郭庆春的话道：“我跟路金只是普通朋友。”

郭庆春冲她礼貌地点了点头，压低声音道：“我最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围攻湖州的那支太平军不知打哪儿听说了我的身份，就挑了几个武功高手潜来上海想劫持我，拿我做挡箭牌去攻城或是找朝廷换些金银财宝。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离开租界。”

这两人分明有心，却又各自拿身份、名利来做幌子，遮头盖脸鬼打墙！看来，给一对有主见又有身份的男女做撮合，这差使不好当！胡雪岩心里大叹，但他还有事，得离开上海了。

罗家骥在高邮提取银两倒没费什么周折，但在返回途中却屡遭风险，差点丢了银子又丢命。他押着马车，沿着官道，日夜兼程。十几个化装成脚夫的兵士三三两两分开，车前车后，时远时近地相随。

行至太湖，前方突然出现一道卡子。路边有间小屋，官道上横着木栏杆，大家的神情顿时紧张起来。栏杆前站着几名戎装打扮、身持洋枪的太平军。赶马的兵丁低声问道：“罗掌柜的，怎么办？”

罗家骥见附近再无太平军的踪影，一挥手道：“冲卡！冲过去。”车上的绿营兵丁顿时精神抖擞，严阵以待。“驾！”马车夫扬起一鞭，狠狠抽下去，给徒步的兵丁发出信号。

辕马加快了速度，撒腿飞奔。马车上堆着南瓜、莲藕和几筐时鲜蔬菜，掩着几个装银两的大木箱，因银两数目太大，没法遮得严实！

“停下！停下，快停下——”太平军扬起手，全都拦在关卡前，七八条汉子，老少皆有。但马车没有减速，快速冲向关卡。

“再不停下，就开枪了！”一支支洋枪，齐刷刷举起。

“砰——”有人开了一枪，辕马扬起前蹄，发出惊叫。

“吁——”车夫赶紧勒缰，将马车停在了栏杆前。

一个小头目横眉竖眼走上前来喝道：“干什么的？”

“我们都是泥瓦匠人，前面镇上有人修房子，请我们去帮工。”罗家骥撒谎道。

“下来！全下车！”小头目挥手，其他太平军士兵便用洋枪驱赶，罗家骥等人只得全都下车，站在一旁。

“车上装的是什么？”小头目上车检查。

罗家骥不卑不亢道：“你没看见吗？只是些蔬菜、粮食、换洗衣裳。”

“里面不会装着炸药吧？”小头目拿过一只大南瓜，拍拍、听听，用力把瓜摔在地……瓜裂皮开，可见瓜瓤，这个季节的老南瓜，有韧轻，不容易摔碎。

随行的兵丁哄笑道：“有这样的炸药吗？”

罗家骥上前去将破裂的南瓜小心地抱起来放回马车道：“这下，总可以走了吧？”

他正要上车，小头目忽然瞥见瓜果蔬菜下面的木箱，又淡淡问了一句：“那下边是什么？”

“不是告诉你了吗？粮食、换洗衣裳，”说着，他摸出一把铜钿，塞给那小头目道，“做手艺的，这年月赚钱难哪。”

小头目接过铜钿，大大咧咧一挥手道：“你这么年轻就当了工头，够可以了。”栏杆慢慢移了开来，罗家骥和兵丁赶紧上车。但一个兵丁上车时，不小心露出了藏在腰间的短刀。

一个太平军见了惊呼道：“刀！他有刀！一定是清妖。”说着就要冲过去要抓那士兵，其他士兵立时警觉，有的操枪，有的冲上前去。罗家骥大喊一声“动手”，随即劈面一拳，将那个跑在前面的太平军士兵摔了个仰面朝天。

“驾……”马车夫一抖缰绳，连抽几鞭，马车冲出重围。其他士兵和守卡的太平军短兵相接，厮杀起来。

“快抓住！抓住他们……”太平军小头目在后边狂喊，举枪射击。露刀的兵丁被洋枪打中屁股，倒在车上。他正好倒在罗家骥身后，扑在那些瓜菜上，是他为罗家骥挡了子弹，救了他的小命。

马车发疯般向前狂奔，烟尘滚滚，枪声如豆。车上就剩下家骥和车夫，其他兵丁，不是战死，就是被俘。

胡雪岩在苏州城心急火燎又等了两天，才等到罗家骥的银子。谭伯年的嘴都笑歪了，两万多石粮食囤在乡下，带，带不走；吃，吃不下；多大个目标！卖呢，也只有胡雪岩这样的主儿这么爽快。两人连夜办了购粮手续，谭伯年把粮囤、粮仓一股脑交给了他，带着银两乘船远遁。胡雪岩经与尤五商量，决定先运两船粮食去杭州解围，余粮视情形或走大运河直往杭州，或绕道松江、上海，再往杭州。

胡雪岩偕螺蛳姐弟，押着两船粮食走江南运河，不日便抵达余杭境内，

杭州城被围已一月有余。太平军无数次攻城均未能得手，于是改攻为围，派兵守住西湖及湖西南高山溪谷路口，其余三面扎寨连营，日夜巡守，活活将一座杭州城困成孤城，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粮船不敢靠近。胡雪岩雇了一艘乌篷船，在运河上逡巡窥探，急切难以进城。一连两个晚上，螺蛳见他急得满嘴燎泡，寝食不安，终于开口道："下城口附近，水深河滩宽，水面空阔，连根芦柴都不长，太平军防守较松，从那儿潜水过去，可以进城。"

胡雪岩的嘴张了张，本想说谁有那么好的水性？何况天气冷下来了，就算有这么好的水性能潜过这么宽的水面，遇上巡逻的太平军怎么办？但螺蛳紧跟着又说道："只有我能潜水过去，我熟悉那一带水下情形，但我实在不愿意进你胡家的门。"

胡雪岩的嘴又张了张，他能让螺蛳自蹈死地么？自打两人重逢，仍是分多聚少，颠沛流离，他能放她进这个眼瞅着就要尸横遍野的死城？可不放她冒这个险，岂不是表明连自己都不想让她进胡家门？他哀叹一声道："身逢乱世，国难当头，老母、家人生死不知，好友还在苦苦支撑局面，我想援手一把却使不上劲。一条运河，一带高墙，就把生的希望全都隔绝在这片冷水荒隈……不说了，唉！什么都不要说了……"他捉住螺蛳的一只手，轻轻摩挲着，几颗清泪，顺着明显消瘦下来的脸颊，无声地滴落在她的手上。

回到运粮船上，天已熹明。船老大告诉他说，昨夜他们刚走，就来了一队太平军，为首的早就知道这是两艘粮船，他告知老板，这将破坏天国的围城大计，限他们三日之内移往别处，否则将以平价全部征购。

胡雪岩听了如遭当头棒喝，面如死灰，拖着疲惫的身躯进了后艄楼。螺蛳跟了进来，家骥给他端来洗脸水。胡雪岩机械地洗脸，心神散乱，一个劲地发愣。螺蛳夺过毛巾，绞干递给他道："男子汉大丈夫，遇事得有担待，这么蔫蔫乎乎、神木楞呑的像个啥！"

"我想不出办法，已经无计可施了！"

"刚刚我在乌篷船上说的呢？"

"什么？"胡雪岩木瞪瞪地看着她。晨光从高启的槅窗射进艄楼，照着她青润的长眉，红扑扑的脸庞，晶光亮灼的丹凤眼。胡雪岩心想，岁月怎么没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呢？

"现在只有我潜水过河，进城去，才能把情况弄个明白。"

胡雪岩把脸一沉道："我知道你想摆脱我，知道你不愿进胡家门，可你也犯不着用这种办法。"

"现在，我想进你们胡家走走，不行吗？"螺蛳咄咄逼人。

“笑话，这种时候放一个女人进杭州城，等于给那些饿红了眼的士兵送人肉去！不想进胡家门的儿媳妇，胡家的门现在就不朝她开。”胡雪岩说着，还跺了跺脚。

“别想得那么美了，你以为我真去胡家？我之所以急于要进杭城，是想给王大人出个主意。这边，运粮船假装走运河退往钱塘江，经过下城口，粮船猛冲向杭城那边的江滩搁浅，城里再派一支队伍抢粮。保证……”

“保证鸡飞蛋打、船毁人亡！”胡雪岩把话抢了过去，“什么船经得住炮轰？什么队伍逃得过洋枪？你以为打仗是我俩小时候过家家，你要抽我就抽我，要站远些就站远些啊？”

螺蛳没想到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主意，这么轻易就被否决了，依然大声道：“你胡家的情况就不需要知道？尤其老太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经不起这兵荒马乱。最好的办法是把全家老少接出城来，在附近躲上一阵子。我有个表舅，住在近郊的留下山区，去那儿不必出东南西北城门，只要翻过上天竺的山岭就能到。雪岩，别婆婆妈妈了，就这么决定了，啊？！”

深夜，螺蛳喝下一盅烈性烧酒，在下城口附近悄悄入水。她嘴含芦管，走水下潜往对岸。胡雪岩直挺挺跪在船头，举三炷高香，对天祷告。居然没遇到在运河上巡弋的“枪船”，真是万幸！螺蛳上岸，一闪就进了杭州城。

四周黑洞洞的，街巷死一般寂静。为了驱寒，螺蛳一路狂奔，一口气跑进了元宝街。黑魆魆的城头上，已升起一个青灰色的黎明。胡宅门前，一个耄耋老人坐在石门槛上、斜倚着门框，似乎睡着了。螺蛳俯首叫道：“老伯，天亮了，该起来了。”说着，她举手拍了几下板门。

见老人毫无反应，仍歪斜着身子，螺蛳略略提高了声音：“清晨天冷，你老人家睡在这门口，要得病的……”她突然发觉有异，伸手一触，便惊骇地把手缩回，老人也随之倒地。

“啊——死人……”

门丁老董闻声出来开了门，见到披头散发、浑身精湿的螺蛳，不禁吓了一跳，问道：“你、你……你是谁？”

螺蛳心有余悸地指着死尸道：“他死了。”

“他早死了，我问你是谁？”老董平静下来。

“我是胡雪岩的妻子，有消息要向婆母禀报，相烦老伯通报一声，就说螺蛳进城来了。”

“是你呀螺蛳，你这个样子，吓煞怕人……是我老眼昏花了。老太太……

螺蛳回家了，螺蛳回家啦！”老董好生惊喜。

此时天已大亮。每天早晨，胡家老老少少照例要向老太太请安，听到董伯报告，一齐来与螺蛳相见。胡母自儿子离杭，一直身体欠安，今见螺蛳姑娘来家，一把将她抱住，不禁泪如雨下道：“我的儿，委屈你了……”那病竟好了大半。又说螺蛳这名字也太俗了点，以后就叫罗四吧。于是罗四由大太太素娟领着，同众人一齐插烛似跪拜下去：“全家老少给老太太请安！”

“大家起来吧。”拜毕，老太太身边，立着大奶奶和大小两个孙女儿。

罗四不知内情，禀报道：“娘，这些天杭州城里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昨夜倒在元宝街的尸体我就看到四具。”

胡母吃了一惊道：“那赶紧叫王大人开仓赈粮哟。”

原来，外面饿死人的消息素娟母女是瞒着老太太的，因为胡家自己的存粮也不多，支撑不了多久了。今见罗四把这层纸戳破，素娟只得吐实道：“巡抚衙门、藩司早就拿不出粮食了，就等着雪岩从江苏运米来，如果三五日内没有粮食运到，全城饿死的人会更多……”

“啊？那赶紧把我们家的米先拿出来赈济饥民，活过眼前再说。等雪岩大批粮食运到，就有希望了。”老太太立即下令。

素娟是当家太太，担心道：“娘说得不错。但这种时候我们在家门口施粥，管保整条元宝街都挤满人，只怕连大门都会被挤坍呢。”

胡母叹了口气道：“娘也是受苦人出身，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救济穷人。咱胡家的人和全城的人一起饿着，那才是真正的行善积德，你照娘的吩咐去做就是。”

素娟应了一声“是”，领着丫鬟仆人，外出张罗。

罗四趁这个机会，将商定的计划报告婆母。如果雪岩他们探路成功，城中一些无辜百姓，就可走天竺岭撤出一部分……

中午时分，元宝街胡宅门前，老更夫敲响施粥的铜锣。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白米粥从里间抬出，搁在一块青石板上。刹那间，一只只饭碗伸了过来，呼嚷声盈耳塞巷。无数只碗“叮叮当当”相碰，董伯盛满粥的铜勺不知给谁好，大声道：“不要抢！不要抢……每个人都有，里头大灶上还熬着呢……”

老更夫尽管馋得直流口水，仍在帮助维持秩序：“抢什么呢？……粥还多着呢！胡老太太菩萨心肠，已叫罗四太太开仓赈济，给大家施粥。前边已领过的，请让给后面还饿着肚子的人……”

领到粥的饥民就在街边檐下，多半倚墙傍柱，狼吞虎咽起来。巷口，更多的人闻讯而来，整个街巷都挤满了人……

第二十八回 破杭州王有龄守城殒命 病留下胡雪岩痛友伤心

太平军即将发起总攻的消息接连传来，此时的巡抚衙门一改往日庄严肃穆的气氛，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所有的兵丁、衙役，全都上了城头。

西斜的太阳，白晃晃如同一个即将熔化的银饼。王有龄要去作例行的巡视，他已瘦得不成人形，宛若风都吹得倒。出了红漆斑驳的大门，他在门檐下倚柱小憩。一旁的传事房里，走出黄宗汉的师爷——他来收拾了一些私人用物，没想到撞见巡抚大人："是中丞大人呀，卑职来收拾了一些落在传事房里的用物，您要不要……"他装作要打开那个包袱的样子。

王有龄抬抬手道："不用了，你走吧。"

师爷欲行又止，骨碌着眼珠问道："大人还在等胡雪岩的粮食？"

王有龄用坚毅的眼神射了他一眼，师爷立即现出一脸的鄙屑道："中丞大人，您别等啦，什么都盼不到了，城外没有一船漕粮运来，危急时刻，让胡雪岩携四五万银子外出购粮，正好让他有了可乘之机，鲸吞公款，逃之夭夭……奸商就是奸商，他最初就是靠买卖粮食发家的，这杭州城里的人谁都清楚。"

王有龄朝师爷无力地摆了摆手，义正辞严替胡雪岩辨白道："不要凭空诬陷……这种时候，我们需要同舟共济。不错，胡雪岩是商人，最初确是靠粮食发家。但我了解他的为人，这时候他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还缺这四五万两银子？恰恰相反……"

"可我听说，不少官员要联名向朝廷控告胡雪岩，告他骗走购粮银，贻误军需，导致杭州危在旦夕……"

"杭州确实危在旦夕，告他有什么用呢？你们有何凭据……"王有龄神情激愤，说急了，他嗓眼里发出咝咝之声。他喘息着摇摇晃晃朝外走去，鬼使神差，他竟然又来到孤寂空旷的城隍庙！聆听着薄暮中传来的平安的梆声、铜锣声，他沿着石阶，一级一级，脚步沉重地走进了城隍庙的殿门：朋辈纷沓作新鬼，我身何惧赴阎罗！他仰望着城隍爷周新的坐像，心中默默作语："面对先贤，我王有龄羞愧无地！周大人，下官只有以死殉难，步你的后尘了……可是，将来谁也替我修一座庙呢？先贤尚有祠堂垒，后死若祭恐南柯！"

杭州城头。堞垛上、城道上，到处可见一摊摊黑色的血污。城头破损不堪，找不到一座完整的堞墙，也找不到一块不受炮火袭击的墙砖，更找不到一个有力量、不挂彩的士兵。战斗惨烈至极，饥饿夺走的生命更多。

沿着城楼的砖阶，走着两个凄清的人影，一步一步，好生艰难。守城将领持刀离开火堆，往城道口走来，喝问道："什么人？"

"周守备，是中丞大人来看望大家。"陪同王有龄的哨官回答道。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是士兵们在焚烧尸体。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城楼上战死和饿毙者的尸体不及掩埋，便采用就地焚化的办法。死者的遗骸不用收拾也不用装殓，入夜，老百姓送柴火上城楼。士兵们就在尸体旁把柴枝呈井字架起来，将尸体搁在一线相串的井字上，点上火。

"中丞大人，这么晚还来登城视察？太辛苦了。"周守备道。

王有龄振作精神，走到又一个火堆前说道："比起你们枕戈待旦、殊死苦战，我这点辛苦又算什么呢？"

城郭的箭楼后面，有弓箭手手持硬弓，警惕地望着前方敌人的营寨。黑黝黝的星空下，夜幕似无边无际的穹庐笼罩着荒野。荒野上，一座座篷帐，从里面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隐约可见的"李"字大旗下，不时走过巡夜的太平军。王有龄绝望而又无奈地凝望着城下，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凉。他早就六百里快马十万火急向朝廷奏报，并请四方来援。但各地为了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两江总督何桂清大人也处于太平军的包围之中，自顾不暇。督办四省军务曾国藩大帅正筹划与洪秀全作最后决战。只有左宗棠大人，正率领湘军子弟兵从江西、浙西赶来驰援。但恐怕也是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

但听太平军营地传来"呜呜"的苍凉号角，还有被晚风送上城楼的饭香菜香。士兵们纷纷站起身来，挤到堞垛口，无声地吸嗅着那久违的香味。

"这儿正当风口，别的城楼没有我们运气，他们那儿闻不到这香味。"

那个堞垛口的士兵越挤越多。王有龄知道，凡是能吃的，只要士兵能找到的，都吃了。什么野菜、草根、葛藤、野猫、老鼠……甚至蜈蚣、树枝上越冬的蜾都有人吃。从敌人的营寨里，夜风中送过来牛羊肉的香味，这意味着太平军就要开始总攻了！他在杭州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深夜，空荡荡街巷，寂无一人。元宝街巷口，走来了老更夫。

"笃笃——镗！"他不住地敲更，嘶哑地喊着："火烛小心！门户关好……"

老更夫远去，拐过巷角，进了另一条小巷。从一户人家的墙影里，猛地窜出一条人影，来到胡宅大门前。那是罗家骥，他四周看着，举手拍门叫道：“开门！董伯，快开门！”

“谁呀？”

“董伯，我是家骥！”

大门微微张开一条缝，露出董伯的大眼泡子，看清了是家骥，他开门放他进去。年荒时乱、战火弥漫的日子，连孩子睡觉都变得容易惊醒。

听说罗家骥回来了，大家都聚集到厅堂里，连老太太也让人伺候着起了床。大家都有一种劫后重逢的欢欣，特别是大女儿彩凤，更是对罗家骥特别关注，问个不停。

“我爹怎么样？身体好吗？”

“他很好。现在又有两船救急粮由尤五爷押运，走杭州湾运了进来，停在草桥门外的三郎庙。就差这么一点路，进不了杭州城。胡大哥叫全家跟我逃到里龙坞去，那儿有我家一个表舅。”

“对！我那位表舅是经营茶叶生意的，房子很大。躲到他那儿，比在城里安全，长毛一下子不会去深山冷岙。大太太，你看呢？”罗四表示支持。

“一切由娘决定吧。”素娟不敢拿主意。

胡母早就打定了主意，说：“既然雪岩有这个意思，就听他的吧。一家老小留在这儿，万一长毛攻进城来，杀人、放火、抢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唉！就是我们都走了，留下这么一座空荡荡的宅子，真让人放心不下。”

“娘，你们去，我不走。我会带人管好这个家的，你们尽管放心去里龙坞吧。”罗四立刻主动请缨。

“你不走？罗四，你一个妇道人家留在城里，叫娘如何放心得了？万一长毛和乱民冲进我们家里，岂不太危险了！”胡母显然有些担心。

“是呀！四太太留下太危险！”大家七嘴八舌。

“娘，这个家总得有人照看吧，与其留别人，还不如留下我。你们快走吧，不要担心我。”说着，罗四催促大家赶快收拾，赶在天亮前动身。

素娟颇为感动地说道：“要不，我留下！我是大太太，理应照管这个家。”

“不，大太太！那么大一家子人逃难到乡下，那边更需要你去打理，我这里只要大门紧闭就可以了。雪岩既然接纳了我，在这乱世凶年，我就要

担当起责任，把这个家管好，不让他操心。”

罗家骥有些发急道：“姐，你随大家逃去乡下，我留在这里对付长毛。反正我在高邮已经和长毛较量过了，不怕他们。”

彩凤也挤到奶奶跟前附和道：“我也留下来，陪着家骥哥哥。”

“我们也留下。”荷花、荷香也附和。

罗四坚决地拒绝了：“不！家骥，现在跑腿联络全靠你，你更要在这危难之时发挥作用，尽到责任。好了，别争来争去了，你们都快走吧！快走……”说着，她安排大家出门，点检还该带上些什么。

“妹妹，患难见人心……好吧，那就辛苦你了。娘，您看看还该带些什么，我替您收拾。”素娟动了真情。

胡母泪眼涩涩地拉着罗四的手道：“罗四，你上半辈子吃了不少苦，又黑天踩着尸体进的胡家门，这才几天，又要和我们分别了，你要好好保重自己哟！”

“您放心吧！娘，我们一定会在元宝街平安再相聚的……”此时此刻，罗四还有什么计较的！所有的话语此刻都是多余的。

长街空旷，万籁俱寂。城郭、房屋以及残存的生命全都消融在无边的黑暗中。只有启明星俯瞰着这座美丽而又垂死的古城，为这孤单又勇敢的女人暗暗嗟叹。

当天下午，胡家老少顺利抵达里龙坞。翡翠般的山谷，绿的山、绿的树、绿的路。最多的是茶树，乌登登的有如大团墨玉，洁白的茶子花，像细碎的残雪在墨玉上闪烁。叮咚的山泉在溪涧里流淌，像传说中的白蛇在绿肥山荫中出没。

胡雪岩和尤五站在半山腰的凉亭眺望山脚，心想翻过这座山，就进坞了。

曲折蜿蜒的山道上，罗家骥领着胡家老少援山而来。绿意把欣悦拓展了，新鲜把劳顿赶走了，彩凤干脆下了凉轿，跟着家骥一道爬山。两人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不一会就登上了山腰。

“爹……”彩凤一把抱住胡雪岩，脸上笑着，泪水却潸潸而下。

胡雪岩摸了摸她的头爱怜道：“你已长成大姑娘了……”

彩凤撒娇地说道：“爹！我早就是大姑娘了，只是你没放在心上。”

“对，对！是爹的不是。”胡雪岩抱歉地拉着彩凤去迎接母亲的凉轿，他一把扶住轿杆，双膝跪了下去，问安道：“娘，总算把你老人家接出来

了。太平军马上就要攻城了……”

一家人落脚里龙坞的第三个傍晚，太平军发起了总攻！炮声响起的时候，王有龄还在巡抚衙门，还没有开始例行的巡视。天已夕暮，高墙外火光冲天。迸闪的团团火光，捎带着一声接一声的怪啸爆炸开来。碎石泥块、败叶枯枝，漫空飞舞。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个夜晚，他不必再作巡视。王有龄随手拿起《宦海政要》，正襟危坐，读起书来。

炮声不知何时换成了密集的枪声，伴随着呐喊、厮杀。太平军潮水般冲进了城门，齐声喊杀……王有龄痛楚地闭上双眼……手中的《宦海政要》悄然落地。

“有龄……”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就在大堂。王有龄睁开眼睛，原来刚才只是幻觉，面前立着梁冰玉。

“有龄，刚才螺蛳派人送来了一袋米，说是胡雪岩已运来了两船粮食，就是进不了杭州城，要你多多为国保重。”

王有龄眼角忽然溢出泪水，他扶案站了起来：“雪岩就是雪岩，我早说过，他绝非危难之际携银逃脱之人……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我已无力回天……”

“有了米，我给你煮一锅大米饭吧。”梁冰玉平静如常地说道。

王有龄朝她无力地摆了摆手道：“留着，留着度饥荒……要煮，就煮点粥吧……”

梁冰玉刚走，师爷仓皇地跑了进来，手中抱着浙江巡抚的大印道：“不好了！中丞大人，太平军已攻进了杭州城，马队已从艮山门冲向巡抚衙门，这是巡抚大印。好了！卑职已为中丞大人管完最后一件事，告辞了，大人！”他单膝着地，递上了大印。

王有龄接过大印，仰天惨笑道：“谢谢你，师爷，你走吧，我……也该走了。”

“走？中丞大人准备到哪儿去避难？”刚跳起身的师爷又止步问道。

王有龄惨笑着说道：“到周新那儿。”

“周新是谁？他住在哪儿？”

王有龄伸手指了指外边：“城隍山……你快走吧，否则就走不脱了。”

外面，枪声、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王有龄的眼前又一次涌动着潮水般的太平军，他们荷枪挥刀，高声呐喊着，黄色的头巾下面，长发飘曳……

王有龄把袍服冠带整了整，望阙谢恩道：“我王有龄不负朝廷，只是负了杭州城内数十万忠义士民……”他从腰间抽出一根早已准备好的长长白绫，看了一眼，然后踩上椅子，把白绫朝屋梁甩了过去……

枪声逐渐稀疏下来，夜幕给巡抚衙门加添了更加浓重的阴影。长长的甬道上，响起梁冰玉的声音：“有龄，有龄，吃饭了……”

梁冰玉双手捧着一盆粥，挺小心地走进了厅堂。她环顾四周，双眼突然睁得大大的，脸上充满了恐惧之色。她看见了从梁上垂下来的两条裤腿，一只官靴落到地上，那只脚上穿着她亲手缝制的白袜。“砰！”她手上的粥盆落地，白粥四溢，似乎还冒着袅袅热气……

胡雪岩得到消息已是次日上午，没等探明情况的罗家骥把话说完他便双眼发直，突然迸发出一句“天亡我也……”嘴角鲜血溢出，当场晕厥过去。

胡雪岩一家临时寄居在表舅的茶坊里，虽然简陋，倒也轩敞。他这一倒地，全家顿时乱成一团。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客厅，摆放在他常坐的躺椅上。彩凤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爹、爹”，不住拍打着胡雪岩的身体，放声大哭。素娟慌了神，哆嗦着发白的嘴唇，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快！快去请郎中……”

罗家骥一时也乱了方寸，应道：“大太太，这乡村野岙，上哪儿去请郎中？”

素娟用尖厉的声音，发疯般嘶叫着：“去杭州请，花再多的钱，也要把郎中请来。”

罗家骥无奈地摊了摊手道：“大太太，现在杭州城里人死的死、逃的逃，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郎中、草医逃命都来不及，上哪儿找去？就算能够找到郎中，人家也绝对不肯来，人命总比钱要紧吧！”

尤五见胡雪岩牙关紧闭，面如死灰，气息微弱，掐他人中穴竟没有反应，情知是个危险征候。略一思忖，带着试探道：“弟妹，要找郎中……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可是他不在杭州，在湖州。”

“湖州？只要能治雪岩的病……反正湖州离这儿也不远，家骥，你赶快去雇一辆马车，连夜赶到湖州去。”素娟一下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罗家骥心里明镜似的，二话不说，立即准备启程。彩凤闻听，忙起身去里间取了一件棉斗篷，追了出去：“家骥哥！”

罗家骥站住，看着泪眼婆娑的彩凤，大步走到她身边，捏提着衣袖口，替她拭去脸上的眼泪。彩凤把斗篷递给他，叮嘱道：“路上小心！”

罗家骥突然有一种当家男人的感觉，他挥了挥手说声“知道了”，便大步

而去。

罗家骥常跟胡雪岩学到了一些精明、会盘算。在留下雇的马车跑不动了，他付给车老板空车返程的脚资，又在当地另雇一辆新车，歇马不歇人。仅花一夜多一点工夫，他就赶到了湖州，又用同样方法，将刘不才接到了里龙坞。

真是妙手回春！刘二叔立在卧榻前，静静看了他一袋烟工夫，当胸灸了三针，胡雪岩便眼皮霎动，有了知觉。他已晕厥两个昼夜，家人只道他回阳无望，要准备后事了。看他牙关有了松动，刘二叔提笔下了一个“奔豚汤”，上列甘草、川芎、当归各一钱，半夏二钱，黄苓一钱，生葛一钱半，芍药一钱，生姜二钱，甘李根白皮五钱，煎汤服用。

又是家骥在留下租了一匹马，四处拣药。可怜兵荒马乱，百路不通，狼烟处处，川芎、当归何方去寻？尤其这君药甘李根白皮，他是在杭州城太平军一个军医手中花重金才买到的。这剂“奔豚汤”下去，胡雪岩脸上才渐渐转了颜色，能够开口说话。

“谢二叔救了我一条命，我真像到阴曹地府转了一圈，寻思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尤五是见证人，不禁赞叹道：“二叔果真神妙，这般凶险症候，一针见效！尤五浅陋，百思不解此中奥妙！”

刘不才坐正身子，把皱皱巴巴的棉袄抻了抻，慢声道：“此不过平常征候。师曰：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其实，仲景师所指病因不全对，岂止惊恐，所有情志刺激，都能导致豚气病。盖情志所伤，损及心肝，急怒至痛，必起少腹，而心神不能自主，肝郁化热上冲，自然发作奔豚之气。‘奔豚汤’以甘李根白皮为主，合黄苓、葛根、生姜、半夏以泄热降逆，又以当归、川芎、芍药和营调肝，将息个半个月，定可痊愈。”

一会儿之后胡母和家人过来，千恩万谢，满脸喜泪。

刘不才起身谦礼道：“都是一家人，称谢就外道了。”

胡雪岩挣扎着要起来，胡母伸手把他按住道：“你又做什么？”

胡雪岩羞愧地说道：“娘，他就是芙蓉的叔叔……娘、素娟，我对不住你们！这几年我在湖州，养着芙蓉，还养了一个儿子。”

“别说了，雪岩，尤五和刘二叔全告诉我了。唉！只要人在乱世能平平安安地活下来，这些恩恩怨怨都放在一边吧。”胡母此时也顾不上生气了。

“娘，现在兵荒马乱，正需要大家互相照应。请您老人家发句话，就让芙蓉和叔叔搬来杭州和我们一起住下。下一步我想开一家药店，更少不了

二叔这样的行家里手。再说，你不是一直想孙子吗？现在一个鲜蹦活跳的孙子就要来到你的面前，就看您老人家要还是不要？”

胡母不知不觉就咧嘴笑了，故意看了看素娟问道：“素娟，你看呢？”

素娟心中仿佛打翻了五味瓶，脸上却带着笑道：“娘决定吧。既然有大，自然就有小。有了螺蛳太太，再来几个又有何妨？反正这件事我再也不会管了，只要家业兴旺，哪怕他妻妾成群、儿孙满堂我也不在乎。”

胡雪岩厚起脸皮笑道：“谢谢你……”

“我们大太太真是通情达理、豁达大度啊。家和万事兴！我们胡家真是大有希望了。”胡母乐呵呵地说。

将息了半个多月，胡雪岩的身体基本复原，尤五却要走了。

运到杭州的两船粮食，尤五打算就地销售。打太平军占领杭州，各地虽有大宗粮食运到，但因杭州城被困的时间长，灾情久，粮食的缺口依然大。只是这两船粮食着谭伯年狠拿了一把，进价很高，再加上转道上海，绕过杭州湾的运费，怎么卖也得亏空几万两银子……

也许是大病初愈的缘故，胡雪岩打了个趔趄：有龄殉难，尸骨未寒，我胡雪岩就在作亏本生意了？远处的山坡上，刘不才正领着罗家骥、彩凤在山林中采集草药。两位年轻人的欢笑嬉闹声，在溪谷层峦飘荡。

“雪岩兄弟，有龄之死，你受刺激太深，这一病可不轻哪！要多注意身体。”尤五关切地叮嘱着，让他留步不要再送。

“是呀！我与有龄兄相知相交十多年，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商场，几乎所有大事都是互相提携。如今他死于非命，我却依然苟活在人世，岂能不觉得分外悲伤？”胡雪岩由衷地感慨道。提起有龄之死，他不禁心中发紧，脚下发虚，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把粮食弄进杭州城，因此愧得慌，难受得心痛。

尤五十分体谅他的心情，却又拿不出更多的话语宽慰他，只是捉住了他的一只手，轻轻拍了拍。胡雪岩紧紧握住尤五的手道：“五哥，感谢你在我最困难时伸出了援手，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现在，有龄兄去世了。我下一步的路，还真不知怎样走呢？”

“雪岩，这十来年你飞黄腾达、财源滚滚，当然得益于王有龄大人。在这种乱世，没有一个可信任的靠山，你凭什么成事？根本不可能！”

“是啊，如今有龄兄一去，大树倒矣！我焉能不悲伤、不消沉？我再上哪儿去逢有龄兄这样的知己？”胡雪岩说不下去，不禁又一次坠下泪来。

“雪岩，你不能一蹶不振。你非等闲之辈，你有今日的成就，就在于你能

忍常人之不忍，做常人所不为。你今天已建立起如此庞大的基业，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怎能轻易让它付诸东流！”尤五又鼓励道。

胡雪岩激动地摇晃着尤五双手道：“五哥，谢谢你能真正地理解我……”

“朝廷已任命新的浙江巡抚，名叫左宗棠。听说他的湘军已到浙江、江西交界的广信、婺源一带，你应该抓住先机，上那边去找他。”

“左宗棠？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不知他是怎样一个官……”胡雪岩沉吟着。

第二十九回 明诋毁忠义士当堂申辩 辨是非恪靖侯祭旗出征

咸丰元年年底，在生意上频遭挫折，在“购粮”一事上又遭到诬陷攻讦的胡雪岩，携带一份厚礼——两船军粮、军需，从杭州湾驶入钱塘江之后，以商船模样分散开来，逆流负纤，溯江而上，不知不觉神秘消失。其时，太平军杭州守军中有一位“钱侯爷”钱桂仁，暗中盯住了胡雪岩，欲打他财产的主意。胡雪岩躲躲藏藏，动用各种关系，率商船走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兰溪江。路，越来越窄；滩，越来越多；山，越来越高。数月之中，船队终于进入林莽夹映的群山之中。这里层峦叠山献，古树深深，鸟啭猿啼，涧流清浅。商船没法再前进，胡雪岩领着罗家骥舍舟登岸，翻山越岭近百里，在江西广信境内，终于找到了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行辕。

军旗猎猎，帐篷座座，刀光闪闪，号角声声，果然威仪万千。左宗棠率湘军四万人驻守在这群山脚下，日日操练，丝毫没有进军浙境、与太平军交战的迹象。有人说他避敌锋芒；有人说他保存实力；更有人说他奉曾国藩之命不救苏、浙，俟其乱透，再一鼓荡平……

行辕临时设在一座关帝庙里，庙宇虽然破旧，但红墙黄瓦犹存，嵯峨的正殿，森严的两厢，四周古柏森森，旌旗林立。胡雪岩请军牌递进名刺，和罗家骥在庙前踯躅徘徊，表面上装出观赏四野风光的样子，不时指道一番远处的哪座山，近边哪棵树，以排遣内心的不安。

庙前停着一顶绿拖呢大轿。古庙照墙下，四块高脚红牌，写着左宗棠的赫赫官衔：“钦命督办浙江军务”、“头品顶戴闽浙部堂”、“兼署浙江巡抚”、“赏戴花翎”。

胡雪岩的目光久久停在这四块高脚红牌上，同属巡抚，左氏因军功，比王有龄显赫多了，手中握有兵权，权势更比王有龄大得多了！

“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胡雪岩也要戴上‘红顶子’，穿上‘黄马褂’，让一

个不懂打仗不懂做官的商人也风光一回！”他正在那儿心游万仞，一个戎装校尉出了庙门，正是那个管通报，递名刺的军牌。

胡雪岩忙迎上前去，用目光询问。校尉神情凛然道：“左大人不见！”

这是又一次了！胡雪岩简直是低声下气，现出几分乞怜相道：“这位将爷，我是浙江粮台坐办，官秩六品。左大人兼署浙江巡抚，以职位论，我有重要军情、舆情要向上峰禀报；以身份论，我是杭城一普通黎庶，左大人是浙省父母官，于理于情，他都该接受我们这些小民的晋谒。再说，我是竭诚潜心，远道而来，并代表浙境百姓，携军粮数千石，跨越数省，迂折千里，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才抵达两省交界的万山之中。所为者何？不就是为了慰劳含辛茹苦的众位将士，见一见左大人的风采，听一听大帅的教诲？胡某虽然学历不高，出身寒微，但亲历亲见长毛席卷浙境而来……”

“好啦好啦，左大人知道你胡雪岩。”军牌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道。

“左大人竟知道下官？”胡雪岩不禁喜出望外。

“去年左大人就率湘军一支奇兵，与佛郎西人编成混合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与长毛交战，先后收复浙江金华、绍兴等重镇。外界只道洋人厉害，岂知是左大人指挥谋划？你胡雪岩是浙省巨商，左大人能不知道？”

胡雪岩高兴地搓着手心，眉开眼笑道：“那他不见见下官？”

“浙江全省沦陷，所有职官原秩，一律须经审察，重新认定忠奸良莠。早有人告你胡雪岩卷银脱逃、‘奸商’、‘不法’，左大人不拿办你就算是客气的了。”军牌目光凌厉，陡然提高声音道。

如当头一棒，胡雪岩顿时身形矮了半截，哆嗦着嘴唇道：“这……这定是有人诬陷，我要找左大人申诉……”

但他没走出两步，那军牌一伸手便薅住了他的衣领，往回一逮，铁冷着脸道：“哪儿去？不见就是不见！左大人军令如山，绝不更改。快走吧。”说罢，将他一搡，手握刀鞘，返身进了大庙。罗家骥还想上去求恳，胡雪岩把他拉住，含悲忍垢，投给大庙恨恨的一瞥。

夕阳西下，晚霞残照，军营里响起了冗长浊闷的号角声。胡雪岩十分无奈，领着罗家骥怏怏走原路返回。

次年春天，左宗棠率湘军稳扎稳打，先断了杭州城的粮食和交通线，迫太平军无法据守。守将陈炳文动摇，惯于见风使舵的钱桂仁率部献城投降。陈炳文率余部两千余人，仓皇退守湖州。正在上海观望的胡雪岩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赶回杭州，专程去拜见曾是左宗棠同僚的武举人。

“雪岩，你回来了就好！经过这场大难，能侥幸活下来就是最大的福

气。”武举人因腿脚不灵便，这两年一直蜷缩家中，没少受人家的气。

“几年不见，举人公，你还好吧？”

武太太抢先答道：“雪岩，托你的福，‘阜康’两年来按月给我家送来利银，在最艰难的那几天，你家罗四太太还派人送来一袋米，真是好媳妇呀。有罗四给你当家，府上何愁不兴旺？”

此时，胡雪岩对左宗棠已有了较多了解。此人二十岁中举，一直在地方做方案、书办之类的小吏。直到四十岁，太平军攻进他的家乡湖南，才由好友胡林翼举荐，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府上当了个幕僚。因他对抵御太平军多所筹划，几年后，又因接济曾国藩军饷，助他收复武昌，得曾保荐，任他兵部郎中之职。度其出身，观其行止，必是一个有大作为的封疆大吏！胡雪岩看准这个“靠山”了。

“举人公，现在左大人率领湘军收复了杭州，我们又可以重建家园，过上好日子了。”

“是啊，这左季高当年在张大人府与我是同僚。他从小熟读经书，对舆地、兵略之书及各省通志特别感兴趣。对山川、关隘、驿道、疆域沿革、历代兵事等了然于胸，真是个难得的将才哟。”显然，武举人是由衷佩服这个人。当时的武举人，可是正五品的守备。

“这我早有所闻，对左大人也是仰慕已久。”

“等他在杭州安顿下来，我介绍你去同他见见面。”武举人自告奋勇。

“我早就赶到江西广信去求见过他，可左大人拒不接见……”胡雪岩把去春那一场不愉快详细告知武举人，并表达了自己急切拜谒之意。

“哦？你在江浙也是一位知名豪绅哟，他怎么不出来见一见呢？好吧，我给他写一封信，让你当面呈交，看他卖不卖我这个老同僚的面子？”武举人感到意外。

武夫人为他打气道：“左大人从湖南来，对胡老板可能不知情。我早听说左大人为人耿直，有湖南人的‘湘骡子’脾气，不了解的人，他常不给人家面子……”

武举人颔首道：“唔！是这样。我跟左季高、曾国藩都打过交道，论带兵打仗，忠恕耿直，曾国藩不如他。”

次日上午，胡雪岩便手持武举人的信札，来巡抚衙门拜谒左宗棠。传事的，竟然还是旧时那位高师爷。

左宗棠正在后厅阅看如山的案卷，师爷悄然进来轻轻叫了一声“中丞大人……”便乖觉地侍立一旁，不敢惊扰。

左宗棠仍埋头于案卷，敲着几案道：“你看！杭州这人间天堂，由于连年战乱，田地无人耕作，竟饿死百姓无数，好些地方已经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

“是呀是呀，依小人之见，大人首要解决的，是浙省数百万人吃饭的大事。全省的粮食，这两年都被太平军搜刮殆尽了。”这正是左宗棠要留任高师爷的原因，他了解本地情况。

左宗棠点头道：“正是，不要说老百姓，就是我带领的数万人马，吃饭也成了大问题。”

师爷踌躇着，小心斟酌着字眼道：“要说粮食……小的倒想起一个人来。”

“哦，是谁？”左宗棠猛抬头问道。

“胡雪岩。”

“他？当我还陈兵江西广信时，他就自称带着几船粮食来见我，我当时没有见他。”左宗棠颇觉意外。

师爷十分奇怪，问道：“大人为何不见？”

“他是巨商，‘无商不奸’！我听不少人说起过，王有龄危困之时，这个胡雪岩居然以去上海买粮为名，携大宗银两而逃，现在他又假惺惺来投，此等奸商，远之可矣！”

师爷得过胡雪岩不少好处，后来他又得知“购粮”一事真相，更兼这位左大人非那些寻常官宦可比，于是乍着胆子道：“此中似有曲折隐情，外人哪得其详？再说了，就算胡雪岩拿着银子跑了，现在叫他吐出来就是。总比那些反反复复的叛官降吏要强些。何况今天他拿着武举人的推荐信而来，大人不如先问个明白，然后再作计较不迟。”

左宗棠心中不禁“格登”一跳，高师爷此语，可谓切中肯綮！想那钱桂仁之流，可不正是这类见风使舵，毫无气节可言的“叛官降吏”？至于武举人，是自己在湘南当县吏时官职最高的一位朋友，曾率官兵征剿刚刚起事的太平军，被湘境“天地会”砍了右脚，死里逃生。武举人也算是一位故友，退役后久寓杭城，他应该知悉胡雪岩是何等样人？

左宗棠匆匆把信从头到尾浏览一遍后道：“啊？是我的老同僚恳切地推荐他前来见我，那就不妨升堂见他一见。”

师爷点头，赶紧外出通报。不一会，左宗棠便冠带齐整，威严冷峻地端坐在大堂之上。两排甲士，短刀长枪，铠甲银亮，分列两旁。那四块高脚红牌，端的醒目：“钦命督办浙江军务”、“头品顶戴闽浙部堂”、“兼署浙江巡抚”、“赏戴花翎”。

师爷高喊道："宣胡雪岩登堂进见……"

众甲士附和道："嗬——"

胡雪岩身着袍服，头戴绿玻璃顶子，忐忑不安地进了大堂，兜头便听到众甲士"嗬嗯——"的吆喝声，不禁头皮一炸，两脚发虚：这分明是个审案的架势！再看左宗棠，身穿花素缎镶领袖袍，外罩过膝长褂，缀着方形狮子补。花翎瓦楞帽下，一张马脸，两道刀眉，双目炯炯，正襟危坐于太师椅上。

胡雪岩强压心中不安，振作精神，撩起衣襟，跪倒在地道："浙江候补道胡雪岩参见大人。"

半晌不见回音，左宗棠目光犀利地审视着他。

胡雪岩额角冒汗并不敢抬头，匍匐在地。

许久，才听得冷冷一声："胡道台，本官闻名已久了。"

胡雪岩这才惴惴不安地抬起头道："此次左大人亲率湘军子弟大败太平军，收复杭州。大人建立了不世之功，下官特地前来道喜。"

一席话，使左宗棠马脸稍有松弛，但仍语含嘲讽、机带双敲道："国事不振，洪杨未灭，何喜之有？……不过，你倒有先见之明！难怪王中丞在世之日，称你为能员干吏。起来吧。"

胡雪岩站起来，朝四周打量了一下，桌边有一张茶几，茶几旁有一把空椅子。

胡雪岩撩起衣襟，又请了一个安道："左大人！雪岩不光是为大人道喜，还要来向大人表示感谢！两浙生灵水火倒悬，多亏大人解救。"

"不敢当。倒是我一来浙江，就常听人说起你，大家都叫你财神爷。"

胡雪岩忙欠身道："不敢！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不过小人于钱财一向集而不守，只要人家有急难，小人定当鼎力相助，所以大家叫我散财财神。"

左宗棠毫不隐讳地说道："但本官一到杭州，就接到好些禀帖，说你如何如何。人言未必尽属子虚乌有，我要严查。果真属实，本官不能不指名严参。"

"是！大人。如果雪岩有什么不法之事，大人指名严参，雪岩甘愿领罪。不过，雪岩自问还没有为非作歹，亦不敢营私舞弊。只为受王中丞知遇之恩，誓共生死，当时待人处事不避劳怨，得罪了人亦是有的。"胡雪岩一副恭敬服帖的样子。

“有没有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犹待本官深入考察。至于你说与王中丞誓共生死，这话就令人难以相信了。王中丞已经殉难，你到现在还不是好好的吗？”左宗棠仍不加掩饰。

“如果大人责备雪岩不能追随王中丞于地下，我没有话说。倘或以为殉忠、殉节，都有个名目，而殉友死得轻如鸿毛，为君子所不取。那么，雪岩我倒有几句话要辩白。”

“你倒说说看，当时是什么情形啊？”左宗棠单刀直入。

“那下官要先请教大人，当时杭州城仓廪空虚，粒米无存，大兵压境，人心惶惶，王中丞上任伊始，四处求救，眼睛里所流的不是泪水，而是血。盼的是什么？”

“自然是援军。”左宗棠凛然道。

“是啊，当时有王履谦驻守在绍兴，李元度驻军在衢州，王大人千方百计催他们来，望眼欲穿，始终不到。想向江苏的薛焕求援，又遭拒绝。这一来，杭州成为孤城，就不能不作坚守的打算。请问大人，危城坚守靠什么？”

“自然是粮食。”左宗棠不动声色。

胡雪岩遂将王有龄指派他外出买粮及经过情形备述一遍，说着说着，胡雪岩已是泪如雨下：“我溯江而上，跨越数省，想把这些高价粮食献给劳苦功高的湘军，可左大人又是坚拒不见。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重蹈此伤心之地，向大人复命。”

左宗棠一时语塞，无法回答。师爷和两排甲士俱望着他们，无不为之动容。直到胡雪岩止住哭声，左宗棠方缓缓问道：“你今天来交代公事，是那笔官银吗？当时领了多少？”

“当时仅领两万两银票。”说着，胡雪岩从杯里掏出一个红封袋，当面奉上，“这下，我可以告慰王中丞在天之灵了……左大人，下官告辞了。”说着，他朝左一揖，转身欲走。

左宗棠望着案上的银票，不觉霍地起立道：“来呀，给胡大人看座——不！胡道台，你急公好义，勤干有为！师爷，本官想请胡道台吃个便饭，你快去花厅准备。”

胡雪岩望上一揖道：“大人赏饭？雪岩敢不领受？但我请求先见见王中丞的遗孀嫂夫人梁氏。”

梁冰玉在王有龄死后，一直麻缟重孝，不出府衙后园，守着王有龄的灵柩，稍有逼迫，便以死相要挟。直到左宗棠进驻，将王有龄厚敛，她才肯见外人。

见过形销骨立的梁冰玉，胡雪岩来到花厅，一桌丰盛的酒宴摆在正中。

“胡大人，有你送来的一万石大米，不但杭州得救，肃清浙江全境太平军，我也胜算在握了。大人此举，出人意表，功德无量，要谢你的，不止我左某一个人，来来！我敬你一杯。”

“大人过奖了！雪岩不敢当。”胡雪岩这下舒心了。

“一万石米，时价要五六万两银子，我一时也拿不出。”他从怀里取出那只装有两万两银票的红封袋，“这样吧，你不如先把这笔钱拿回去，余数我们再商量，我可是空着双手进的杭州。”

“大人不必操心了，这一万石米完全由雪岩报效，分文不取。”胡雪岩从容地把红封推了回去。

“分文不取？……这，这未免太破费了……你有什么条件？不妨实说。”左宗棠一下呆住了。

“没有，毫无所图。我这样做，一为王中丞，二为杭州，三为左大人！”胡雪岩毫不讳言。

左宗棠大为感动，拱拱手说：“承情之至！人说胡雪岩忠义，我还不相信。今天总算见识了！本官马上启奏皇上，请朝廷褒奖。”

胡雪岩得体地回绝道：“大人奖掖，雪岩自然感激不尽。不过，说句不识抬举的话，雪岩报效这批米，绝不是图朝廷褒奖。我是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左宗棠击桌激赏，高声道：“好！好一个‘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大人不也是只知做事、从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人吗？照我看，刚好跟当前一位人物性情相反。”胡雪岩乘机巧妙地送了左宗棠一顶高帽子。

左宗教棠颇有兴趣地问道：“哦，是谁？”

“大人跟江苏李鸿章中丞正好相反，李中丞只会做官，大人既会做官，更会做事。”

“痛快！这总算是一句公道之论……”左宗棠不禁心花怒放，滔滔不绝地跟他谈起洋人的坚炮利舰，大清要强国御侮，须得“师夷长技”、“大兴洋务”。二人越说越投机，一顿午餐直吃到掌灯时分。左宗棠亲手为他斟个门杯，十分恺切，执手相托道：“目今浙省多半仍在长毛手中，我要带兵攻伐他们，无暇他顾！而杭州内外，饿殍遍地，死者枕藉，灾荒不断，战争的余痛，迁延难消。当务之急，是做好地方善后，不能我克复杭州，竟不如粤匪长毛统治这座死城之时！我想设立一个善后局，请胡贤弟当总办，如何？”

“是！于公于私，下官义不容辞，能为本乡本土尽几分力，乃雪岩的最大心愿。”胡雪岩慨然从命。

胡雪岩回到元宝街，已是人定时分。家中见他迟迟不归，十分担心，派家骥、董伯在路口相迎，将他扶下马车。胡雪岩已有了六成酒意，打着酒嗝道：“没事，水打烂木柴去了又转来！叫她们把脑壳都睡扁——”

夜色苍茫，灯影朦胧，长长的石板街，泛着青幽幽的冷光。春风掠过，带来一股又一股难闻的气息。胡雪岩突然停住脚步，示意二人安静，支棱着耳朵聆听着什么。

“笃笃——镗……”深巷里，远远传来了敲更声，“各家各户，门户关好！小心火烛……”

胡雪岩赞赏地点了点头，背着双手，缓缓朝巷口踱去。不一会，更夫敲着梆子，吆喊着出了深巷。胡雪岩冲他深深一揖道：“先生请慢走。”

更夫停下脚步，甚为惊讶地说道：“啊？胡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吗？”

胡雪岩庄重地问道：“哦，没事，我只是想问问你，你姓什么？”

“姓周。”

胡雪岩看了看家骥、董伯，又问道：“太平军占杭州那些日子，你仍天天敲更守夜？”

“唔。更夫不敲更，正像将士不打仗，那怎么行啊？”老周是个实笃、厚道之人，说话就是实在！

“难得！真难得！老周，我要感谢你！元宝街有你夜夜巡逻，我胡雪岩宅第才平安无事。你的梆声也使人感到踏实、定心啊。”

老周微笑了，他是个难开笑脸的人：“胡老板，这有什么呢？更夫就是期望家家平安，天天无灾啊。”

“你这般勤勉、实在！老周，你到我家来当管家好吗？我愿意出高薪聘用你！”

“你聘用我？”老周好生惊愕。

“对！”

更夫不信地问道：“胡老板，年轻力壮的、能说会道的小后生多的是，你为何看中我？”

胡雪岩踱着方步道：“用人不必求全，而做事务必求全，求精细。我看中

你，就是夜夜准时敲更这一点上！像你这种人尽心尽力，行事最负责任。连敲更、守夜这样枯燥、刻板之事你都能尽心尽力，其他的事就更不用说了。”

“胡老板，谢谢你看得起我这种下等人。”

胡雪岩一挥手道：“怎么能这样说呢？世界上很多事平常人也能做，就看你肯不肯做，是不是认真去做。能够这样做，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说好了，明天你就到我府上来。”

衙门是个老虎口，杀人如麻的左宗棠是个无底洞，众官吏的嘴能吐蛇信子，胡雪岩往里去，家人谁不担心？今见相公带醉归来，自是欢喜不尽。更听胡雪岩说左大人委以重任，两人相洽甚欢，大家更是高兴不已。

现在，胡府又多了一个芙蓉三太太，还从天上掉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孙子香官。丫鬟、僮仆也增加了好些。家事，自然是老奶奶做主。胡母也想一碗水端平，叮嘱道：“雪岩，素娟，娘希望你们以后可要对芙蓉和罗四太太格外温存和体贴一些，记住没有？”

这么一说，素娟忍不住妒意道：“娘，现在雪岩对螺蛳温存、体贴得还不够吗？再体贴下去，只能成天揣在心窝窝里了。”说着，她与芙蓉交换了一下眼色。

芙蓉刚进胡宅不久，拿眼去看胡雪岩。胡雪岩并不掩饰道：“二太太孤身一人在危难中坚守家园，抵挡了太平军和乱兵的多次骚扰，才保住了房屋和这份家业，我当然对她恭敬一些。”

“螺蛳再怎么，也不能和大太太比。”罗四依旧不卑不亢。

胡雪岩见气氛还不错，家里头安定，外面才清宁！乘机道：“不是我偏心，娘，还有一个人功劳也不小。”

“哦，谁？”

“家骥。”

“家骥？！他……”胡母有意卖了个关子。

“对！家骥从小跟着我走南闯北，为人厚道老实，办事干净利落。危难中，一直跟随在我身边，服侍我、照顾我。特别是冒着危险，从高邮‘阜康’分号抢出二十万两银子。没有这笔银子。根本买不到两万多石大米。家骥对我忠心耿耿，可谓护驾有功、护银有功。”

“爹，你生病的那些日子，也是家骥哥哥城里城外、奔来跑去，还带着我替爹爹采草药。家骥哥哥这人心肠可好呢！是世上难得的好心肠。”彩凤

在一旁也忍耐不住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一席话惹得众人笑个不停。彩凤一副认真的神气说道："你们笑什么啊？我说的是真话！家骥哥是好嘛。"

胡雪岩看出女儿的心事了，干脆把话挑明，打趣道："他比爹还好？彩凤，你那样喜欢家骥？"

"爹，你……"彩凤一下涨红了脸。

见状，胡母立即会意道："雪岩，那你就把家骥收为干儿子算了。"

胡雪岩一语道出心中想法："娘，我正有此意，想把家骥作为乘龙快婿，那不就是名正言顺的半个儿子吗？哈哈……"

"啊？！女婿……"下人无不惊喜。彩凤一听，羞得掉头跑了出去。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罗四太太瞟了一眼素娟、芙蓉，拦阻道。

素娟惶然看一眼老奶奶，又看了一眼罗四，提出异议："这件事……我看辈分也不合适！彩凤叫家骥是哥还是叔呢？没大没小，颠三倒四，不是乱了套吗？"

胡雪岩调侃道："女人常常把辈分搞乱，辈分不就是老祖宗立下的一个老规矩？老规矩也可以破一破嘛！既然我能收家骥为干儿子，招为女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看可以。家骥这孩子我喜欢，完全像小时候的雪岩，彩凤嫁给他肯定不会吃亏。这件事由我做主，就这么定下来了。成亲，则到家骥事业有成时再举行。"胡母哪有不偏儿子的？

胡雪岩抢先道："好！一切悉听母亲的裁定。"必须稳固罗四在家中的地位，后院才能安定下来。这老奶奶都发话了，众人也只得表示附和称"好"。

胡雪岩略施小计，便安定了后院，遂正然作色道："左大人着我负责善后，全权处理杭州战后事宜，我要赶紧设立赈济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并立即开设粥厂、善堂、义垫、医局，凡养生送死、赈灾抚穷之事，都要全力操办。家里的事，就不要我分心了，哎？！"

这日是王有龄冥寿，左宗棠与胡雪岩登门致祭。巡抚官邸正厅，迎门的照壁上挂着王有龄的画像。画像下面是一个白底斗方寿字，两支白蜡，一个藏香袅袅的蓝釉飞白兰纹香鼎前，供着猪头三牲。那梁冰玉一身重孝，由丫鬟扶着答谢，哭得泪人一般。见她摇摇欲倒的样子，胡雪岩忙让丫鬟扶她进了素帏，连捧寿的诔文都不敢读出声来，只默诵一遍，便在香案下化了。也不面辞，出了正厅，两颗心都沉甸甸的，分外觉得痛

楚、涩重，黯然神伤。

时值暮春，后院花花满眼，老树新枝蓊郁。艳阳高照，碧叶晶晶如鹰眼逼人。荷花池内，几枝尖角小荷，或高或低，凌波颀影。那绿攒碧簇的荷叶未及展开，如几个箭头，缭乱无所指。有鹃鹩之类，藏匿绿荫深处，声声啼叫得苦。胡雪岩领着左宗棠，在错落有致，无处不景的院落里随意徜徉，左宗棠忍不住感慨道："江浙人真是心灵手巧，连住家都建造得如此精致，住在这样的地方，能不舒适？"

胡雪岩试探地问道："左大人出征浙北之前，要不要搬来这巡抚府第？"

左宗棠摇首道："虽然属官及各衙门已催促多次，要我早日搬入。但这里是王中丞殉难之地，立马将王夫人迁出于情于理都不妥。反正我一生戎马倥偬，长期一个人在外，饮食起居也简单，有老仆照料就可以了，暂时不必栖身这深宅大院。"

"大人一向清廉自俭，'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不过……"胡雪岩欲言又止，拿不准一番话该说不该说。

"不过什么？你似乎有话要说。"左宗棠直视着他。

"是，就不知该说不该说？我怕出语唐突，冒犯了大人。"

左宗棠大度地一挥手道："即使说错，老夫也不计较。说吧！"

胡雪岩清了清嗓子，肃然道："我与王中丞是刎颈之交，情同手足。他与冰玉联姻，也是我作的媒人。他俩同是天涯沦落人，冰玉的父亲至今还发配在新疆。他们两相厮守不过数年，王中丞就为国献身，没留下骨血，只留下红颜薄命的冰玉一人……叫她孤身一个弱女子，如何打发未来漫长的岁月……"

左宗棠点首道："唔，王中丞夫妇的命运实堪同情。"

"因此，雪岩斗胆进言，左大人能否收留冰玉……作为烈士遗孀，多方加以抚慰。"

左宗棠不禁大吃一惊，脸孔陡地变色道："什么，什么？你意是要我将冰玉收下……收为小妾？"

"这是雪岩大胆……如果能这样，冰玉后半辈子也就有了依靠，王中丞在地下有知，也放心了。"胡雪岩说罢，暗暗吐了一口长气。

"荒唐！胡雪岩，你错看我了！人都以为当官的一贪钱，二贪色，每每以此去敲开缺口。可老夫生就'湘骡子'的脾气，对这两者均无兴趣。"左宗棠语气十分严厉。

胡雪岩再三赔礼解释道："大人的正派刚正，有口皆碑。雪岩这般提议，

完全不在于男女私情，而是一种心灵之交。冰玉总得有个倾吐肺腑之人，大人也需要一个伴读添香、伺奉栉沐的人。如果左大人对纳妾之事坚辞不受，就请将梁冰玉作为一名书办，或是抄手，甚至协理文案。冰玉精通文墨，胸含万汇，才堪大用，只有左大人收留她，雪岩才心下稍安，有龄兄九泉有知，也会……”说着，胡雪岩竟直挺挺跪下了。

左宗棠摇摇头，迟疑了半晌，口气终于变软下来：“此事……以后再说吧。当务之急，我要扫平浙境，你当速去赈济局履新，主持收养难民、招商开市等一系列大事……”

次日，左宗棠杀了三名太平军降将，祭旗出征。他兵分两路，直捣嘉兴、湖州。胡雪岩则一头扎进赈济之事中出不来……

第三十回 理善后药店择建大井巷 结同心小妹婚配上海滩

赈济局临时设在九如巷一私宅内。这里原是某县令在杭城购的一幢宅邸，正房之外，还有一列厢房和一个小花园。正房面街，交通便利。房屋尚在整修，胡雪岩便召集秦少卿、罗家骥、刘不才、周更夫等人投入行动。

胡雪岩道：“不吃饭要饿死人，首先要让饥肠辘辘的杭州老百姓吃上饭。这件事由家骥主管，雇请一批人，在杭城东南西北各开设十个粥厂，开锅施粥。”

“这件事不难。难的是饥民成千上万，一个个都饿得嗷嗷叫，恐怕日夜升火烧煮都来不及。”罗家骥熟悉情况，知道饥民实在是太多了。

“那也没有办法，先开起粥厂，施舍给前来乞讨的难民们。过些日子，等松江有大批粮食运到，再采用分粮赈济的办法，让他们自家去烧煮。”

但更着急的，是杭城内外现在到处死尸狼藉，臭气冲天，尽管已着手收尸入殓之事，刘不才却有着别样的担心：“尸骸太多，城外就近掩埋，深埋没有人手时间，埋浅了，野狗草狐扒坟，又一次将尸身暴露。万一出现瘟病时疫，你等把那些饥民救活了又待如何？”

胡雪岩道：“二叔有话请讲！”

刘不才不假思索：“尸首太多，已讲不得那么多的斯文仁义，换身新衣，施舍一副薄板棺材，我看统统都不要搞。找远离杭城的地方，挖深坑，埋大堆，厚土大塚，再做道场超度一番也就罢了。否则，引发瘟病，我们就收不胜收、救不胜救了！”

大灾之后常常伴随大疫！刘二叔的话点明要害，胡雪岩思索着道：“二叔

讲得很有道理，我也正在考虑此事。饿死倒毙之人太多，野狗到处撕吃死人，乌鸦遮黑了天空。用棺材盛殓实在来不及了，筑坟造墓更来不及！记得我们在留下山村避难时，无意间发现那儿有一个山谷深坑。我可以用银子将整个山坑买下，作为一个‘义冢’，把所有无主尸体全运到那儿去掩埋。二叔，你看怎么样？”

“好！这个主意好！这样一来，让尸体远离省城，又集中埋在一地。更重要的是防止瘟疫时病流行。”刘不才表示赞同。

“东家，我可以去动员杭城不少更夫。他们晚上敲更，白天事情不多，料想他们会乐于从事这种义举……”周更夫自有他的优势。

“那你就代我去组织他们，事后再一并犒赏。所有费用，全由少卿在‘阜康’开支。”

秦少卿赶紧又加入了这笔度支，列入预算。杭州“阜康”这几年能存活下来已属不易了。

周更夫又道：“还有，东家，现在杭城有不少人流离失所，在大街小巷流浪，要赶紧想办法！否则，他们就会去偷去抢！弄得街道不安定啊。”

胡雪岩轻轻叩击着桌子，深思了半晌道：“这样吧，我来开设一些难民局、善堂等慈善机构，收留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宿等起码生活条件。有可能回家的人，为他们解决旅费，让他们重返家园。还有，我早就打算开办几所义塾，延请塾师，让那些战争孤儿和家境贫寒的孩子去义塾读书……”

赈济如救火，不几日，城中好些空地上搭起芦席棚，架起大铁锅，日夜有人添柴烧火，烧煮着热腾腾的白米粥。施粥处排着长队，男女老幼捧着空碗，施粥另设专人，将一勺勺白米粥倒进空碗，终日不歇。

刘不才、周更夫指挥更夫、义工，奔向大街小巷。路上凡遇尸体，用芦席包裹抬上排子车运走，再于倒尸处撒上石灰消毒。三日后再将石灰清走，将街面用清水冲洗。一辆辆运尸车在郊外的山道上辘辘行进，运尸车队绵延出一里开外。临近深坑的那个坡上，守着一帮僧众，白日帮忙掩埋尸体，夜晚分班做道场诵经超度亡灵。

一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走进难民局、善堂，领取发给他们的衣服、被褥，然后到指定的地方暂栖。

“善人！胡大善人……”难民们以手加额称谢，有的泪水盈眶。

几所新开张的义塾，或借用破庙，或就便在难民局附近临时搭建。身如竹竿或形如虾米的塾师，摇头晃脑地教难童们读书识字。死气充盈的杭州城里，开始响起“天地玄黄”、“关关雎鸠”的诵书声。它像料峭春风，宣告一个严冬的结束；又如雄鸡啼唱，预示着一个青灰色的黎明！

但还是发现了瘟疫。刘不才带领义工收尸，发现一具尸体倒毙在一个石库门的门口。刘不才招呼道：“来！快把这尸体抬到巷口的马车上去。”两人一触尸体，尸体竟动了一下，还没断气，这种情形并不常见。刘不才想问问清楚，但倒在地上的老人开不得口，只抬起了一只无力的手，指向门内。

“怎么回事，刘先生？”义工不解地问。

“他还活着，大概……他不想死在外面也说不定，快将他背回屋里去。”

义工忙背起老人进屋。

这家的情形不算太差。堂屋里摆放高几、八仙桌，卧房里垂挂纱帐，卧榻前横陈着白木脚踏。只是屋内光线昏暗，弥漫着难闻的屎臭尿臊气味。里间大床上躺着一个老妇，旁边一张卧榻上躺着一个中年妇女，怀抱一个小男孩，全都奄奄一息。

背着老人的义工问道：“人放在哪儿？”老妇人说不出话，只无力地拍了拍大床的外半部。

义工将老人放到床上，刘不才赶紧为老人搭脉问道：“这病是什么时候起的？有些什么征候？”

老人、老妇人根本无力回答，只用呆滞的眼睛看着他。旁边那个卧榻上的妇人，勉强支撑着回答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几天，买了点青菜，烧了锅菜粥……一吃下，全家都不行了……发高烧，上吐下泻……公公最重，出门想去请郎中……唉！……”

话没说完，她便剧烈地呕吐起来。刘不才一看秽物，不禁大吃一惊，立即为她诊脉。同时注意到她身边的小男，烧得就跟火炭一般，身子下面，是一大片来不及拾掇的绿莹莹的稀屎。刘不才情知不妙，立即着人将石库门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出，然后一溜烟赶往赈济局禀报。

“雪岩，最不希望的事发生了！”

“什么事？”

“瘟病！”

“啊！瘟病？……”胡雪岩不禁大惊失色。

“是啊！刚才我在一户人家发现一家四口全染上‘断肠痧’，这是战乱、大灾害之后最易流行的瘟病。万一病魔肆虐，特别是时令已近夏天，瘟疫大规模传开，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这可怎么办？从小就听母亲说，过去老家乡下，大灾、战乱过后，常有瘟疫流行。为避免传染，只好把整个村庄隔绝起来，甚至把染上瘟病的

人活活烧死……”

“非到不得已，怎能用这种办法？我已试着用祖传的‘辟瘟丹’给他们一家老少服下，并再三嘱咐他们不要出门，以免传染别人。我急着赶来向你禀告，就是想在杭城开设医局，施舍给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的普通百姓。”

“好！二叔，开设医局、施舍药物之事就请你去一手张罗。”胡雪岩毫不犹豫地答应。

消息传出，浮尸收尽、刚刚有些平静的杭州城顿时炸了锅。特别是处在闹市中心的“德仁堂”药店，人们争先恐后赶来买驱瘟药。“德仁堂”是杭州老店，资金雄厚。醒目的大葫芦商标上：大书“医道仁术，济世救民”八个大字。此刻门首的大牌上，又添了“瘟疫流行，药石有灵”。店内，黑铮铮的柜台被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店员忙得满头大汗。

“我要！”

“给我……”

一双双伸向柜台的手，在虚空中争抢着、抓取着。一张张油纸，把一包包中草药折拢、打包，从梁上悬下的捆扎药包的细绳球，被拉得滴溜溜转动着。管事乘机将一块涨价的小牌挂了出去……

药价再贵，赈济局也不能不买啊！为阻止瘟疫流行，急需大量辟瘟药物，明知“德仁堂”药价奇高，刘不才也不得不忍痛找这家黑心店买下大宗药品！“德仁堂”的冯掌柜嘴都笑歪了：“本号是杭城数一数二的百年老店。不是自诩，胡老板要开设药局，不向本号采买药品，又能上何处？哈哈。”

“这么说，你们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恐怕不见得吧。据我所知，这附近的余杭、嘉兴、湖州、绍兴就有不少药店，有的年代比你们还老，生意比贵号也做得更大。”刘不才没好气地回道，心想我刘氏在湖州的药店及声望，也不是你杭州“德仁堂”可比的吧！倘雪岩有自己的药店，他要救死扶伤、助济穷人会便当得多，也要少花多少冤枉钱！

这样想着，刘二叔回到赈济局，打开那些进购的药材一看，顿时火冒三丈，一道烟来到“德仁堂”，叫出冯掌柜，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道：“既开药店，采办药材务必要真，所开的药价务必要低，那才叫悬壶济世！”

“你的意思是，我‘德仁堂’的药材、药价有问题？”冯掌柜也把脸拉长了。

刘不才打鼻孔里哼了一声，喷出一股冷气。

“你有何依据？”冯掌柜又问。

刘不才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药包，“啪”地拍在柜台上道：“你不否认这是贵号售出的药材吧？你看，这几味川芎、藿香、厚朴、茯苓……全都不是从四川、云贵、甘肃等正宗产地采购而来，且价格比平常日子涨了许多，甚至贵了近一倍。作为‘数一数二的百年老店’，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最近货源紧缺，价格上涨，你叫我们有什么办法？”冯掌柜强词夺理。

“冯掌柜！作为同行，我忠告一句，开药号的，一定要戒欺，一定要真不二价。否则名叫‘德仁堂’，这德在哪里，仁在何方？”

冯掌柜这才觉出眼前这位仁兄才是杏林高手、药界真神，脸上不禁红一阵白一阵，猛地一挥手道：“那你去奉告你们的胡老板，你们有本事，就自己开一家药店！”

“领教了，鄙人早有此意！”刘不才一阵大笑。

吴山顶上有城隍庙，三第观，西南有六居庵，历来为游览胜地，一年四季香客如云。故老相传，吴山还属于荒僻时，山顶上传着一吴姓青年，十八岁了，依然“身无寸缕”，当地人叫他吴正官。一天正官早起，拾得一枚银簪，重有二钱。便拿它作本，买些牛血，加上葱姜、薄荷煮了，卖给穷苦劳作之人。

自此经营五十余年，吴正官经营的当铺，从徽州抵河北，共有八十三家。这就是苏轼“一簪之资，可以致富”这个典故的由来。而吴山脚下大井巷，当真有一口深井，井水清冽甘甜，冬暖夏凉，久旱不枯，用之不竭。何况此水洁净，是配制膏药丸散最好的水源。

刘不才先在此搭建芦席棚子，赶制“辟瘟丹”，分发百姓以抗瘟防疫。不过小半年光景，光复后的杭州便逐渐安定下来。此时，战事在苏、浙继续。左宗棠率湘军先后收复了宁波、衢州、严州、金华等各州县，太平军据守的慈溪、奉化、余姚、绍兴等城也相继失去。

为挽救被围困的天京，江浙战场的太平军开始分路集结，陆续向外突围。一路约八万人，于二月初从溧阳、广德、宁国挺进到闽、赣边界地区。一路约二十万人，从浙江德清向西发展。一路约三万人，从丹阳经皖南向江西突围。清军虽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但基本上已将局面控制，浙江境内，已看不到成批武装的太平军。

安定下来的杭州，钱庄业务陡然兴旺。这是因为外面战事继续，流通不畅，市面物资匮乏，很多人便把不用的闲钱全都存入钱庄。胡雪岩一门心思投入赈济，很少过问钱庄业务，全赖秦少卿独力支撑，有这样的手下，胡雪岩能不感到欣慰？这日，他来钱庄查询朝廷拨付的抚恤银，因为浙江有像王有龄这样的阵亡官兵数万人。

秦少卿四顾无人，压低声音道：“东家，今天有一个神秘客人，想在‘阜

康’立一个户头。”

胡雪岩随口回答道：“那立一个就是了。”

“不过，存银数目比较大。”

“多少？”

“三万两纹银。”

胡雪岩饶有兴趣地看定秦少卿，两眼闪闪发光道：“一下子存入三万两确也不算小，他说了怎么个存法了吗？”

“他的存法也比较特别，想一存十年，十年后再取。”

“这倒不多见。他没说为什么要存十年。”胡雪岩也感到奇怪。

“他没说，可我猜测他是溃败的太平军，并且是个官佐……”秦少卿吃不准，倘这类人要存银，钱庄办理了是否犯忌？朝廷会不会追究？但这个户头若立下了，影响会很大。要知道，此中大有玄机。

太平天国后期，腐败已极，各级将领疯狂聚敛财物，不久前被左大人杀了祭旗的降将钱桂仁，就曾用黄金打造金狮、金凤各一对献给李秀成。而李秀成在天京有行宫，在苏州又建一个行宫，广蓄吴越美女，坐拥巨额财富。江南富庶，大半已转移到了他们手中！

胡雪岩略一思忖道：“照我看，官府不会追究。浙江谁是官府，左大人就是官府！他不知道参加太平军的人很多很多？且多系平头百姓，只要他们现在归顺了，官府就管不了那么多。法不责众，左大人清楚查抄追究太平军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秦少卿心有慧根，一点就亮，不禁欢喜道：“这么说，这个户可以立？”

“当然！你只要记住，钱庄是为客户，讲的是一个信用，其他的问题，那不是咱钱庄的事。”

秦少卿兴奋地说道：“有传闻说，那些被俘或躲在乡间农家的太平军将士，口袋里大都有不少钱，就是不敢带在身边，生怕充公；又担心露富，不敢存入钱庄。我们‘阜康’若敢于吸纳这些黑钱，定有大利可图。”

“为什么不敢？我们是钱庄，只要是银钱，不管是清兵、太平军，一概可以存取。银钱流通，这只会对社会有好处。”胡雪岩毫不犹豫。

秦少卿搔着头皮颇不好意思道：“大先生，我真服了你！嘿嘿，你这么一点拨，我心里就亮堂了！”正说着，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从马上跃下一位军牌，入内称左大人请胡总办过去，有要事相商。

左大人北征大获全胜，班师刚回到杭州。胡雪岩驱车来到巡抚衙门，左宗棠让他在书房稍等。不一会，他处理完军务，便径直来到书房，一边脱去官袍，一边道：“你胡雪岩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赈济局处理善后。短短几个月，迅速安定了杭城局面，赈济了灾民，控制住瘟疫，恢复了市容。现在，杭城社会安定，又呈现欣欣向荣之势，老弟真是功莫大焉！”

胡雪岩恭谦道：“中丞大人过誉了！雪岩仅仅是做了一个杭州人该做的份内事。”

左宗棠落座在太师椅上赞道：“军兴以来，杭州情形最惨！善后事宜，经纬万端，杭州又是恢复得最快最好。有你这样的人帮我的忙，浙江还愁不重振雄风？现在，军饷告急，请你来，就是要你为我筹饷。”

“军饷？”

“对！目前国库空虚已极，湘军子弟的军饷上谕由各省协助解决。但江南遭粤匪荼毒，为祸惨烈，各省协饷一下子跟不上。我即将率兵南征，扫荡太平军余孽，请胡大人帮忙救急，每月给我筹集二十万两饷银？”

胡雪岩不假思索道：“过去，承蒙王中丞看得起，委托‘阜康’钱庄代理藩库，眼下左大人急需的支出，雪岩总是尽力支持，多方筹措。至于筹饷之道，不外两个办法：第一办厘金，第二是劝捐。厘金之设，缘起于洪杨之乱，已弊端百出。劝捐一法，这些年捐得起的都捐过了，劝起来也很吃力。如今，我倒想到有一路人，他们捐得起，而且一定肯捐，我们不妨在这一路人头上打打主意。”

左宗棠沉吟着问道：“捐得起，又肯捐，那不太妙了吗！是哪一路人？”

“太平军！太平军在东南十几年，手头上捞了不少。现在要他们捐上几文，不是天经地义吗？”

“对，对！请你再说下去。”左宗棠恍然大悟。

“这十几年中，太平军中间有些人积了不少钱财，大都偷偷摸摸，十分隐秘。现在他们失败了，很多人当然要治罪。可是，虽然其罪不能赦，但人数太多，办不胜办，株连太多，又容易闹得扰攘不安，亦非战乱之后的休养生息之道。所以，最好的处置办法是网开一面，给其出路，只要他们愿意出钱，可以买个活命。”

“以钱买命？这倒是个办法。”左宗棠颇感兴趣。

“但这还不够。据我所知，罚得起的人很多。他们大多躲在洋人的租界里，倚仗洋人的势力，官府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们。如果晓以利害，许其‘捐纳’、‘买官’让他们舍出一笔钱，一换命二换顶戴，他们何乐不为？”

左宗棠笑道：“此话说得极是！此辈不甘寂寞，不但要爬起来做人，当然还想站出来做官！”

“正是，这种人要让他捐两笔钱，就算是‘罚捐’吧。这一笔是捐做人，一笔是捐做官。”

左宗棠高兴地一拍桌子，撚须大笑道：“那好！我马上向吏部去要几千张空白的捐照来，由你去物色对象。”

“松江方面，马上有一批粮食运到。我正好去一趟上海租界，手持这些空白顶子，向诸公鼓吹鼓吹，吆喝他们抢一顶去。”

左宗棠点头赞好，由衷道：“饷银之事就拜托你了。朝廷重用我左宗棠，闽浙军务由我统领，在这紧要关头，官兵千万不能发生‘闹饷’的事儿来！”

回到家中，果然尤五押着粮船到了。一见面，尤五便喜滋滋告诉他道：“雪岩，大喜呀，七妹要跟庆春结婚啦！

上海南京路两侧，由郭庆春指挥兴建的一家店铺、两处豪宅拔地而起。它夺人的气势、新颖的设计，中西合璧的装饰装潢，无不令人瞩目。店铺是租界外首家设计了停车场、灯饰广告的商店，还在建设阶段，请求招租、入住、购买、合股经营的就打破脑袋想往里挤，这是郭庆春的得意之笔。他与尤琳在这场合作中的争论、别扭、聚散离合，使他对这位“小孤孀”的感情与日俱增。待他弃置了所谓的“高贵”，尤琳也克服了矜持，他们打碎了传统的樊篱，再次燃起了爱情的火焰……

喜气盈盈的苏绣行里，依旧莺燕呢喃、姹紫嫣红。店面扩大了，橱窗更新了，尤琳游弋在花丛中，监督新招募的一批女工在刺绣。却见一名花店的小厮抱着一大捧鲜花，挺招摇地进了苏绣行，躬身问道：“请问哪位是尤小姐？”

“我就是。”尤琳优游地出了工作间。

小厮把大捧鲜花奉到她面前道：“尤小姐，这花是郭庆春先生订购的，要我们每天送九十九朵红玫瑰给你。请签收。”

尤琳到底不习惯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略有些羞涩道：“谢谢！我委实不敢当，今天我收下了，以后请你们不要再送来了。”

那小厮伶俐地恭维道：“这怎么可以？红玫瑰代表爱情，代表送花者由衷的祝福，我们接受了订货，必须每天守约。”

小厮走了，众女工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一阵欢笑。少顷，上海最著名的一家珠宝行派了一位青年店员，送来一个精致的礼品匣：“请问，哪一位是尤琳小姐？”

“我就是。”尤琳上前应道。

“这是郭庆春先生在我们珠宝行订购的手镯、项链、耳环、戒指，请尤小姐签收。”他打开红丝绒锦匣，请尤琳逐一过目、试戴。众绣女的目光艳羡地掠过尤琳雪一样白的脖子和纤纤玉指，那种细瓷、象牙般的精美，与闪闪夺目的首饰交相辉映。尤琳脸上罩着幸福的红晕，在送货单上签了字：“谢谢，再见！”

青年店员刚走，一辆老式英国马车开到店门口停下，从车里走出路金，后面跟着领事馆的二秘，手捧一只大匣子。

尤琳只得迎了上去道：“路金领事光临鄙店，我不胜荣幸，请进！”

路金和二秘进店，打量着正在埋头绣花的女工赞道：“尤小姐，你的事业越来起兴旺，生意也越来越兴隆了。”

尤琳客气道：“这要感谢领事为我提供不少机会，不过，这一批外销英国的绣花床罩，可能要推迟一些日子交货，请领事先生宽限。”

“最近，我们日日夜夜正忙着为我们老板绣婚衣、绣嫁妆，实在有些忙不过来呢。”一个机灵的绣女替尤琳解释。

“我知道，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尤小姐，你的婚纱不必准备，我受郭庆春先生之托，将婚纱送来了。”

二秘打开大礼匣，取出里面的衣服展开，这是一件白色蕾丝西洋婚纱，薄如蝉翼，轻如新丝。路金摆出行家的姿态欣赏道：“这是专为英国公主做的婚纱，全世界只有这样两件。大家看漂亮吗？”他拿起婚纱，在尤琳身上比划着。

“这简直就是仙女穿的衣服！”女工们鼓掌、喝彩，“漂亮，郭先生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行事就是不一样啊！”

“不，不，英国公主的婚纱穿到我的身上，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尤琳多少有些惶恐。

“蜜司尤，要知道，郭庆春先生可是皇家子弟，你嫁给了他，不就成了真正的公主了吗？你穿，最名副其实。”

尤琳娇羞地谢道：“那……真是谢谢领事先生了。”

路金真讲绅士风度，这位情场上的败将大度又得体，似乎已忘过去，挺真诚地说道：“密司尤，郭庆春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为英中贸易效力多年。我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我们永远是朋友。”他伸出了手，尤琳忙伸手相握。路金举起她那只手吻了一下，便退了出去。

两天后的夜晚，华懋饭店的豪华大厅里，大风琴和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

奏出了《婚礼进行曲》，郭庆春和尤琳的婚礼在这里举行。厅内摆满花篮，中外嘉宾云集，盛况空前。

除尤五、胡雪岩一方，还有皇家代表，新任上海道台邵友濂等一些朝廷官员，更有路金、汉斯、吉伯特等洋人。身穿燕尾服的司仪宣布："郭庆春先生、尤琳小姐婚礼现在开始！请双方主婚人，恭亲王代表、工部侍郎端政大人和尤五爷登台。"

在掌声、乐曲声中，尤五和端政前后登台，接着邵友濂也以证婚人的身份登台。

"现在，请新郎、新娘入场！"

在热烈的掌声和更加高昂的乐曲声中，郭庆春和尤琳手挽手步入大厅，他俩左右有男女傧相相伴。尤琳身后长长的婚纱，由两个提花的童子托住。

全场长时间为这对新婚佳人喝彩，证婚人邵友濂的致词极为简短："今日郭庆春先生、尤琳小姐喜结良缘，嘉宾云集、亲友同贺！我荣幸地作为证婚人，祝贺新婚佳人花好月圆、并蒂莲藕。惟愿生死同心，偕老白头，恩爱鸾俦，天长地久！"

接着，一对新人便按中国传统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再按西方礼仪，新郎新娘相互交换戒指。据司仪称，新郎给新娘的结婚戒指上镶着一颗巨大的"祖母绿"宝石，它是骊珠格格交给端政大人，专程从北京送至上海的。

宴会上，胡雪岩、尤五与邵友濂等相互见礼。端政只略坐了坐，便以"身体不适"退席。

此时的胡雪岩，早已是上海滩上闻人。其生意涉足丝茶、军火、粮食、机械、百货、进出口贸易、药材、典当、金融等诸多领域，无论是资本还是声望，均属大象中的大象。

而此时的上海也由县升格为道，由一个繁华畸零的小县城，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了！

"有缘，有缘！风闻胡大老板在上海租界多日，找长毛里头那些降官叛将'损纳'卖顶子，今日借庆春少爷和尤小姐的婚礼，有机会认识胡大老板和尤五爷，实在荣幸！"邵友濂话中有话。

胡雪岩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天子入疆问土地，来到上海怎能不拜访上海道台这个"土地爷"呢？赶紧道："道台大人客气了！雪岩乃一介商人，只合与商界人士打交道，怎敢因区区小事去惊动道台大人？"

"彼此彼此，其实大家都是为朝廷办事，何分你我？胡老板今后如果有什

么事，可直接找我，也可找这位江南制造局主办姜石林姜大人。”邵友濂故作姿态，指着桌子另一边的姜石林道。

江南制造局是宣称要“大兴洋务”的李鸿章新近设在上海的一家办事机构，姜石林是李鸿章的亲谊，年龄与胡雪岩相仿。胡雪岩赶紧上前施礼：“哦，原来这位就是姜石林姜总办大人，早闻大名，无缘结识，失敬！失敬！”

姜石林皮笑肉不笑道：“我早就知道胡老板从钱塘江杀入黄浦江，上海滩三分天下有其一，只是没有机会请教，也就不敢惊动。”

“哪里哪里，哈哈哈……”胡雪岩觉得这哈哈打得干瘪，空洞。当然，就连尤五也感觉得到庆春家里很不看好这桩婚姻，端政侍郎退席就是一个明证。

邵友濂毕竟是官场上的人，举杯道：“来来，干杯！干杯，为今后的合作干杯！”

大家遂笑着举杯相互祝酒！明里谈笑风生，实则风生水起……

第三十一回 “八岁红”偷欢戏迷辱大佬 “元昌盛”恭服对手归阜康

上海是“洋务运动”的渊薮，也是清朝“同治中兴”的集中体现。

先是曾国藩攻陷安庆后，设立“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并罗致了一批科技人才。而李鸿章率淮军到达上海后，为对抗太平军，接连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它就是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到同治初年，更派容闳前往美国采购机器运至上海，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天京，洋务派官员们已能腾出手来，先后在各地兴办了二十余家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同时开始着手训练新式海陆军。兴办工厂需要大批设备，上海成为洋机器的中转站，逐渐也就引进了机器工业……

湘军攻陷天京，左宗棠在福建境内将太平军余部全部歼灭，遂出任闽浙总督，坐镇福州。上海他一时插不进去，便思在东南沿海建立据点与李鸿章等抗衡。胡雪岩随他来到福州，并建言在福建兴建船厂、军械厂，在大兴洋务上，弄出些不同于曾、李的业绩来！此议正对左宗棠的心思：“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他指派胡雪岩总揽其事，不数年间便建起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

福州马尾罗星塔，这个昔日的渔村很快成为一个风格特异的海边集镇，这里依山傍水，海天空阔，雪浪层层，鸥飞点点。这日，胡雪岩陪同左宗棠来船厂视察生产情形。海边，渔船密集，桅杆如林。洪杨之乱彻底

平息，胡雪岩因在浙江筹粮、筹饷有功，被朝廷授为军政使，但他并不把这官阶品秩放在心上，倒是有些替左宗棠不平：若论功绩，左宗棠丝毫不亚于曾国藩，而曾国藩却自视过高，兄弟数人皆位高权重。左宗棠倒很大度道："记得你同我见面时就说'不会做官，只会做事'，我不也同你一样吗？哈哈哈……所以，我以'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为由，向朝廷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我和你到这福州马尾港来搞'洋务'，正好为国家做点实事。"

海风猎猎，吹卷起他们官服的袍角，左宗棠迈着稳健的步伐大步朝着码头走去。马尾港内，停泊着各式战船：老式箭楼船，新式铁甲船，小火轮式炮船……

左宗棠和胡雪岩踏上一艘老式箭楼船。他身后的旗杆上，沉甸甸的彩牙帅旗缓缓升起，两旁的新式铁甲船，呜呜……拉响了汽笛，并施放礼炮，"轰隆隆"的巨响，在海空回荡，惊飞一片水鸟。

几位水师将领陪着左宗棠、胡雪岩登上箭楼，一同视察马尾港形势。左宗棠充满豪情地说道："当年，大清实行'海禁'，是为了对付海外夷人和反清余党。现在，朝廷开放'海禁'，也是为了富国强兵。雪岩，马尾船厂汽笛不断，电光闪烁，不正表明我们新式造船业就将从这里艰难起步吗！"

胡雪岩看了看左宗棠兴奋道："是啊，这都是大兴洋务的功劳。没有洋务，我们永远都是小舢板大木船，永远无法与洋人的坚炮利舰抗衡，可是大兴洋务，师夷长技，是李鸿章、曾国藩手中的法宝，恕我直言，大人恐非他们的对手。"

左宗棠不服气地说道："谁说的？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福建通向海外的条件比河北、山东更为优越，我要把福建变作南方的洋务基地。"陪同的官员为左宗棠的情绪所感染，不禁摩拳擦掌，十分振奋。

胡雪岩不禁苦笑道："大人，我到福建这块宝地跑码头已有数年，还不知马尾港海水的深浅呢，万一在惊涛骇浪中翻船，海水可不那么好喝哟！"

左宗棠不以为然道："你怕什么？还有我这个闽浙总督呢！"

胡雪岩什么滔天大浪没见过，却为何担心在马尾港这个地方翻船？

原来，胡雪岩初只把马尾作为一个过路站，顺道把王有龄父子的遗骸归葬老家，心想着上海才是他的用武之地。不料几年下来，马尾港急慷繁荣，他与钱业打交道的机会增多，便思在马尾建立"阜康"钱庄分号。三日前，"阜康"钱庄马尾分号开张，虽然锣鼓爆竹喧天，还有福建特有的船舞、狮子助兴。店门口，摆满祝贺的花篮，正中"闽浙总督左宗棠"的花篮更是引人瞩目。但本地钱业公会的会长、"元昌盛"钱庄的老板卢俊辉，却故意不来参加"阜康"的堆花剪彩！

相隔一条小街，那边炮响喧天、人潮汹涌的时候，卢俊辉正和几个清客在元昌盛的茶座里品着“铁观音”功夫茶，聊着天。钱庄的营业厅里设茶座，供主客品茗、神侃，正是本地一大特色。

“‘阜康’分号开张，卢老板，你怎么不去捧场？”中年清客邝某问道。

“我干吗去？我去了，不是太抬举他们了吗？”卢俊辉骄狂地反问道。

“可你是我们马尾钱业公会的会长，大面子上也得装一装呀。”

卢俊辉冷笑一声道：“这个胡雪岩眼里哪有我这个会长？他走的是官场的路子，拍的是总督、总兵的马屁，钱业要靠实力说话，我为什么要用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

“这倒也是，这倒也是……”清客们惯于逢迎。

卢俊辉咬牙切齿地说道：“他到马尾来抢码头，简直就在我心窝上扎了一刀！我不光给他脸上过不去，还要拒收‘阜康’的银票，动摇他胡雪岩的信用，让他在马尾立足未稳就趴下！”

邝某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提醒道：“拒收‘阜康’银票？这恐怕不妥吧，钱业公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家钱庄发出的银票，不是可以相互兑现吗？”

“我是会长！成文的规定都可以修改，何况不成文的，哼！”卢俊辉却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清客们相互作咋舌状，不再吭声。

消息很快传到胡雪岩耳中，他立刻向钱庄的总账孔靖九讨教。孔靖九是本地人，熟悉当地情况，遂向胡雪岩讲述了“元昌盛”传奇般的历史。

“元昌盛”是马尾的老字号。第一代老板原是海盗头子，在海上抢略，在陆地开银号放印子钱。据说曾抢到一船银锭和珠宝，因此第二代最为鼎盛，也不再干海上营生。第三代龚振康花天酒地，日赌夜嫖，可惜膝下无子，仅一个女儿龚玉娇继承了他的衣钵，是为第四代。只是这龚玉娇对钱庄毫无兴趣，整日吃喝玩乐，把钱庄交给了她自己勾搭上的卢俊辉。这卢俊辉本是伙计出身，现在接任了会长，作威作福、飞扬跋扈，龚玉娇若问他的不是，他就翻脸吵闹，说老子大不了像你的祖上一样当海盗去！

胡雪岩听了笑呵呵地说道：“老孔，我简直在听你说大书哇。嗨！我倒有兴趣会会这位卢俊辉和他那漂亮的太太龚玉娇……”

可没等胡雪岩登门拜访，卢俊辉就出招要给“阜康”一个猫儿洗脸！事情是这样的——这日，有位武夷山茶商祁老板拿着一张银票要兑换五千两现银。那卢俊辉一看是“阜康”的银票，一声“不换”就把银票撂下了。祁老板一听便问道：“不换，为什么不换？”

“不换就是不换。”卢俊辉回身就走。

茶商急了，又问道：“不换总得讲个道理！是银票有假，是你们没现银，还是什么？”

卢俊辉腆着大肚腩道：“‘阜康’信用不佳，我们‘元昌盛’拒收。”

随后，祁老板怒气冲冲来找账房孔靖九讲理：“你们‘阜康’太不讲信用，竟开出不能兑现的空白银票！”

“什么？这绝不可能。”孔靖九大惊。

祁老板挥舞着手中银票道：“刚才我到别家钱庄去过了，人家就是不肯兑付现银。”

孔靖九接过一看，又道：“这怎么可能呢？不信你再去试试。”

祁老板哼一声，高声道：“我急于要银子采买南货赶回武夷山，你们分号新开张，我要找你们老板评评理。”

“我就是老板胡雪岩，有什么事，请到里面有话好好说。”胡雪岩闻声连忙赶了出来。

听祁老板说出原委，胡雪岩赶紧道歉：“真不好意思！是我们的银票给你添了麻烦，我们立即给你换！老孔，快拿出五千两新铸的足色官制银锭，按一分二的利息加倍奉送。”

孔靖九应声去办。

“你真爽快！胡老板……那‘元昌盛’的卢老板为何要这般行事？”祁老板深为胡雪岩这一举措感动。

胡雪岩轻描淡写道：“我们分号新开张，元昌盛老板可能不知内情。‘阜康’做生意，一贯主张与人为善、和气生财，从无挤兑同行、毁人信誉之事发生。”

孔靖九拿来光灿灿的官银，请祁老板验收。祁老板把银锭收进行囊道：“胡老板说得太好了！这才是经商的金玉良言。将来有机会，请胡老板到我武夷山茶庄来做客。”

“走好，走好！将来无论是你，或你的亲朋好友，欢迎光顾‘阜康’。如有任何差池，请直接找我胡雪岩。”胡雪岩殷勤地把祁老板一直送出店门。

孔靖九则气了个半死，叫道：“这卢俊辉这么无聊，背后敲了‘阜康’一记闷棍！”

胡雪岩见对方不顾钱业的基本法则乱来，点着脑袋道：“好，敲得好！给

我们敲了警钟。如果我们不知道卢俊辉暗中作梗，让消息传开去，那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挤兑风潮。钱庄即使有足够的银子应付挤兑，信用也会惨遭打击，永远爬不起来。”

“那我们怎么办，东家？”孔靖九是知道此中利害的。

“本来我想生意大家做，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吃肉来我喝汤，井水不犯河水，花花轿子人抬人。没想到这卢俊辉得饶人处不饶人，哼！那我胡雪岩也不是那么好欺侮的！”

“东家，既然卢俊辉胆敢在老虎头上拔毛，那就不必对他客气。”孔靖九清楚卢俊辉不会善罢甘休，不把“阜康”弄垮，他是不会收手的！

胡雪岩诡秘地一笑道：“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我会让他尝一颗开心果，不尝黄连果，嘻嘻……”

这晚，胡雪岩提出要去看一场潮州戏《西厢记》。华灯初上，孔靖九陪同胡雪岩来到马尾戏院。戏院显然是那种楼包院老式格局。四周是走马转角楼，当中一个海坝。看客不是排座，而是踞桌看戏，边看边喝功夫茶，嗑瓜子吃点心。四周华丽的彩楼，被分成一个一个包厢，是有钱人看戏的地方。

他俩磨磨蹭蹭，老半天不进戏院的检票口。一辆豪华马车一路铜铃响过，驰至戏院门口。把门的马仔、伺候的伙计、领头的戏院老板一窝蜂迎了上去，呼嚷逢迎。老板在车轿门前摆放脚踏，两个面容清秀的小伙子，一左一右，搀着一个半老徐娘下了马车。女人约莫三十岁年纪，乌鸦鸦一个流行的胖头发式，丰润嫣红一副唇，挑着圆嘟嘟两个脸腮，长眉入鬓，顾盼生辉，走起路来，一扭一扭摇曳生姿，她就是龚玉娇。

胡雪岩阅人无数，不禁沉吟：这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卢俊辉恃宠而骄不应该呀……

龚玉娇让人簇拥着上楼，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旁边两个使女各捧着茶壶、水果盘，后面两个小伙子，为她摇着羽毛扇。

孔靖九陪着胡雪岩进来，也坐到自己座位上，无疑，这是有意安排。龚玉娇主动含笑向胡雪岩点头招呼，胡雪岩也报以富有魅力的一笑。少顷锣鼓震响，弦奏宫商，戏便开场。

胡雪岩原本就听不懂潮州话，更何况是唱。好在《西厢记》的剧情谁都知道，待张生出场，把衫袖一抖，流目一盼，轻舒燕喉，一句甩腔，竟博得满场掌声。龚玉娇目不转睛地望着舞台上的张生，使劲地拍手，一副意痴情迷的样子。孔靖九指着舞台上的张生，向胡雪岩介绍道：“这是潮州戏著名的生角演员‘八岁红’，红透了全闽。”

“看来龚玉娇已对这小生迷到骨子里去了……”胡雪岩幸灾乐祸地说。

“八岁红”唱做俱佳，把个风流张生演得轻佻撩人。原来舞台上的《西厢记》与王实甫的《西厢记》有诸多不同，插科打诨多、打情骂俏多，淫词艳诗多。挑逗煽情的做派更是充斥全剧。待到张生莺莺入芙蓉账卧鸳鸯，戏伶把个锦帐弄得震颤不休，红娘一旁竟然介绍二人交欢姿势。张生把头探出芙蓉账，作喘息状，并拉过帐子擦拭脸上的汗水……

龚玉娇忍耐不住吩咐身后的小厮道：“快！快去送红包！”一个使女把一只红包交给了小厮，小厮飞快地冲出了包厢门。

胡雪岩轻拍椅子扶手，得意地说：“有了！……

孔靖九不解地望着他道：“东家，什么有了？”

“‘八岁红’有家室了么……有了也不打紧。”

戏将终场，胡雪岩在孔靖九的陪同下来到后台。化妆间门口，有一名壮汉挡驾：“哎，这里是更衣室，闲人免进。”

孔靖九很不高兴地推开他道：“谁是闲人？你没长眼吗？这位是总督大人手下的胡军政使！专程来赏‘八岁红’的。”

“八岁红”闻声，立刻起身，带着尚没有卸完的油彩问道：“谁找我？”

两人走到“八岁红”身边，孔靖九取出一锭银子，放在“八岁红”面前道：“这位是军政使胡雪岩大人，这二十两银子是他给‘老板’的一点小意思。”

“八岁红”连连作揖道：“久仰！久仰胡大人大名。这，您这只红包也太重了，小的不敢当。”

“不，我也不要你无功受禄，只是想请你去唱一次‘堂会’。”

“堂会，上哪儿去唱？”“八岁红”很是惊奇。

演艺圈中的大牌名角，少有不风流的。胡雪岩探得明白，莞尔道：“双人堂会！请你这个‘张生’私下去会一会‘崔莺莺’。”

“胡老板，这个……我不太懂。”“八岁红”更是惊愕。

胡雪岩笑呵呵道：“别急！没什么难的。你知道一个叫龚玉娇的戏迷吗？”

“八岁红”点头道：“知道。每次她都来给我捧场，送红包……还附有火辣辣的情诗，什么‘月来花满春不贱，便倾家产也心开’，什么‘迷香终日醉昏昏，团得新裙尽皱痕’，还约我上‘得月楼’别馆……”

胡雪岩调侃道：“瞧！人家对你这个‘张生’多痴情啊，可你为何要辜负她

的火热情肠？连这堵矮矮的墙头都不敢跳，真是‘银样镴枪头’啊！”

“我哪敢？胡老板，这龚玉娇可是马尾的名花，他男人又是钱业公会会长！有钱有势，一手能遮半边天。我如果稍有不慎，被他们抓住把柄，不要说在这码头待不下去，说不定连命都保不住呢！”

胡雪岩郑重其事，拿手按着他的肩头道：“不会。既然你知道龚玉娇一手能遮马尾半边天，她丈夫本是她囊中玩物。崔莺莺既然有意‘待月西厢下’，你也理应‘人约黄昏后’，无非是一夜欢情嘛，好聚好散……这是本大人的命令，一定把龚玉娇的心愿给我了了。”

在一位自称受过龚老板恩惠的“好事者”的安排下，龚玉娇在马尾最豪华的旅馆“得月楼”订了一个包间。包间布置得堂皇富丽，是最宜情人幽会的那种洞天福地。这里，可以倚窗眺望海湾景色。龚玉娇似梦非梦，似信非信，穿着性感的十三丝罗曳地长裙，绕着薄如蝉翼的乔琪纱。窗外，夜海茫茫，渔火点点。远处，造船厂的电焊弧光，在夜空中一闪一闪，砰砰、嘭嘭的机器声，伴着她的心跳时缓时急。她不时回头望着门口，脸上满是焦急期待的神色……

终于，包间门口出现了舞台上的‘张生’，面如敷粉，美目顾盼……她也变成了‘崔莺莺’，遍体馨香、淫情急忙地迎了上去。蓦地一阵海风吹开窗户，也吹开了房门。印度绸窗帘飘飞欲舞。她带来的一个小物件——化妆小圆镜、眉笔什么的，被海风拂落，发出清脆的响声。

龚玉娇的幻觉被惊碎，只得失望地掩上房门。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门口出现了一身光鲜的“八岁红”。洁白的阔袖纺绸大褂，洁白的西式筒裤，履着白色皮凉鞋，手摇一柄黑牙纸扇。龚玉娇这一惊非同小可，目光呆滞地说道：“啊——你！来了……这是戏，还是梦？……”她的嘴唇嚅动着，不相信这是真的。

“八岁红”潇洒地把褶扇一抖一收道：“不是戏，是真的。你不是约我来吗？”

“对，对！我终于等到你了……”龚玉娇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热颤，滚滚热浪自她的下体冲腾而起，她冲上去一把抱住了久久盼望的梦中情人，疯狂地吻着。

“慢，且慢……”“八岁红”不无尴尬，但女人已不顾一切地甩掉纱裙，揪捽他的衣裳，他戏剧般一个折腿后踢，将门踢上关拢。龚玉娇抱着他仰身倒在床上，鼻翕唇张早已欲火难禁……

次日，从“八岁红”嘴里，胡雪岩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商业机密——“元昌盛”最近的情况很不好，卢俊辉心思不在钱庄，成天胡作非为！现有的存银只有五十万两，却开出近百万两的银票，空头银票整整多出四十万两。

胡雪岩又送了“八岁红”一封银子，即刻来到“阜康”对孔靖九道：“好一个卢俊辉，竟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己不讲信誉发空头银票，反而来诬蔑我们‘阜康’！”

“卢俊辉胆子也真大！把赌注押在‘元昌盛’的信用上。倘若储户们知道底细，把全部银票拿到柜上去兑现，那‘元昌盛’就会立刻倒闭、破产！”

胡雪岩的眉弓骨上现出一个少见的川字，说道：“左大人在上给两宫的奏折中说要加强海防，‘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认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我们襄助左大人创建闽局，造船修船，是富国强国之举，我们一定要扫除障碍，在马尾站稳脚跟！”

他让孔靖九立即调集七十万头寸，把“元昌盛”的银票全部收购下来。这就等于扼住了卢俊辉的咽喉，需要时使把劲，就能叫他一命呜呼！但卢俊辉不知危险临近，见龚玉娇与“八岁红”频繁幽会，担心长此下去，二人日久生情，便以兴办一家赌场庆祝自己的三十寿诞为名，要把“元昌盛”的银两转走二十万作为赌场的本金。

龚玉娇当然不会同意。想想看，提走二十万，库存银子不过三十万，却有一百万两银票在别人手里，这有多险？万一有人挤兑，“元昌盛”立马完蛋！但现在的卢俊辉实际已把龚玉娇架空，她无非“河东狮吼”一通，卢俊辉大巴掌一抡提走二十万，赌场照开，生日场面更加奢侈、铺张……

这天一大早，“元昌盛”钱庄的排门一启开，便拥进一大批顾客。一张张银票，放到了柜台上，且都是大面额！

“提现！提现银！”

“好！请稍等。别急，一个个来！”

伙计们忙着收银票、打算盘、付银子……

钱柜里，银子急速少下去。钱柜搬空，又到固定存银的库房里去搬银子……

那卢俊辉还在悠闲地喝早茶，品味闽式早餐，伙计气急败坏地跑进来报告道：“老板，不好了！不知怎么回事，今天一大早，存户全都来提现银，而且都是数目很大的大主顾。”

“急什么？可能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大家都要用现钱，凑在一起了，才有这种偶然现象。再过一会儿，保准就没事了。”卢俊辉毫不在意。

但过了不一会，又一个伙计气急败坏地奔进来说道：“老板，门面快撑不住了……客户越来越多，可库银已经要搬空了，这、这可怎么办哪？”

卢俊辉这才跳起来，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忙道：“那……那赶紧向同行各家钱庄调一点头寸，请求他们支撑我‘元昌盛’一把，快，快去呀！”说完，他撂下杯子，惶然出了雕梁画栋的龚家院子，来到钱庄。只见门外黑压压满是挤提的客户，无数只手挥舞着手中银票……哄闹咒骂声交混一起，沸反盈天。

“想不到‘元昌盛’这样老牌钱庄，居然拿不出现银，天大的笑话！”

“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产，全被龚玉娇、卢俊辉这两个败家子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败光了。”

“不行！我们绝不能答应！要卢俊辉拿出现钱来，否则砸他的店、抄他的家产……”

人们更激愤，涌动着要冲进店去。

卢俊辉还做着美梦，拦阻道：“大家别吵别挤……我们正在调头寸，马上给你们兑现……”

接连赶回来的伙计向他报告，说没有哪家钱庄肯调头寸给“元昌盛”。

卢俊辉气得一拍柜台道：“他娘的！一到危急关头就只顾自己，不肯伸出援手，连我这个钱业公会会长，他们也不放在眼中了？……”

有人指着他骂，有人叫喊“往里冲”，卢俊辉一看场面支撑不下去了，狂喊道：“关门！快关门！”伙计们赶紧去上排门，顾客不让，推拉发展成斗殴，双方挥舞拳头，打成一片，一时场面大乱。

此时，龚玉娇由丫鬟簇拥着赶到钱庄，劈脸就给了卢俊辉一耳光：“你干的好事！”

卢俊辉一捋袖子准备还击，一眼瞥见她的身后跟着几个身挎绿裤腰刀的衙役，忙将伸出的手收回，啪啪掴了自己几个耳光道：“我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切愿听夫人裁度……”

就在这时，有人大喊道：“‘阜康’钱庄胡老板到……”

胡雪岩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个纷乱不堪的场面，明知故问道：“卢会长！贵店这么热闹，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什么狗屁会长？‘元昌盛’从此跟他没关系了。”龚玉娇说罢，转脸向胡雪岩道，“胡老板，求求您了，这时只有你才能救我……我情愿把‘元昌盛’抵押给你，你帮我兑付所有的银票，好吗？”

这是胡雪岩期盼的结局，他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唉！‘元昌盛’有危难，我这个同行总不能作壁上观吧。好吧，我以接收‘元昌盛’银票为条件，来接管你的钱庄铺面。”

龚玉娇借此解除了卢俊辉的所有职务，不久跟他彻底分手，将他赶出了龚府。

清除了卢俊辉，原来并不复杂的马尾市面秩序开始稳定，金融恢复正常。左宗棠自然高兴，他怎会不看好已属“十里洋场”的上海？遂与胡雪岩商议，想请他回上海，把南方“洋务运动”的规模、声势做大，争取更多的支持，尤其是朝廷方面的支持！

其时，福州船政局的格局已基本成型。铁厂已经开工生产毛铁。按照左宗棠与法国厂商日意格、德克卑的协议，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五年内由他们临造大小轮船十六艘。由二人主持的船政学堂也已开学，前学堂习法文，主要培养制造轮船的人才；后学堂习英文，主要培养驾驶轮船的人才。而福州这个地方到底偏了点儿，不利于胡雪岩这个商贾奇才的发挥。他不得不与这个艰难哺育的“宝贝儿”告别。

立在海栈桥上，脚下是翻滚不息的海浪，一叠一叠，白花花涌来涌过，溅起丈余高的浪花，发出阵阵碎裂声。昔日荒僻的海湾，如今矗立着高大的船坞、宽敞的厂房。厂房里，小山一般的机器日夜轰鸣，似乎永无倦意。船坞里，船体内部正在安放锅炉。一艘铁甲轮——从来都是洋人拥有洋人操纵的庞然大物，外部正在铆焊钢板。电焊的弧光，在蓝天白云、碧海雪浪的穹庐下显得那么耀眼。大清即将有自己制造的铁甲轮船了。胡雪岩眼中不禁有泪花闪烁，人到中年，去与来的历练增加，离愁别绪反倒多了起来。唉，马尾港，毕竟这是他人生旅途中一个风光的站点。这朵朵雪浪，正托拥着他拓建南疆的荣耀；点点飞鸥，正衔寄着大清船政达到的辉煌；悠悠白云，哪里会记得它曾多少次化为苍狗？

左宗棠和他有着同样的感佩，抄手踱了过来说道：“雪岩，你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决定你成为商场上的常胜将军。数年前你在上海买卖生丝与洋商斗法，不也显示出你的神通？现在我们已在福建站稳脚跟，下一步目标自然是上海。我想在上海专设一个采运局，委你当坐办，掌控闽浙，盘活市场，联络八方。”

胡雪岩不无担忧道：“左大人，上海如今可是李中堂的天下呀！”

左宗棠嗨了一声道：“按地舆讲，上海地处长江之南，一向属于南方，为什么要把它划归李少荃的势力范围？”

“李中堂的‘江南制造局’、‘江南转运局’，在沪经营多年，已经根深蒂固，上海官场一干人多属‘李党’。我们去钻上海这个刺巴老，怕他们掣肘啊！”

“怕什么？我左宗棠的性格也和你一样：不怕输，越难越敢碰！这就是不少人在背后骂我为‘湘骡子’的原因！只有敢斗，才能常胜。上海是沟通南北的要津，又是世界的窗口，洋商、洋行多集中于上海。我们想在南方搞洋务，不去占领上海怎么行？再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些基础，无论洋人或买办，都有你的不少朋友，上海的‘李党’，恐怕见你也要礼让三

分。哈哈……”左宗棠刚毅地说道。笑声在海空回荡，与栈桥下的海浪一起翻滚。

次日，由梁冰玉陪同，胡雪岩驱车去闽侯乡下，与早已归葬的王有龄告别。

长树森森，瞻天法地一座小山，山顶依稀可见奔腾的闽江。梁冰玉先在王有龄父母的坟前焚香化纸，摆列祭品，伏地跪拜。胡雪岩来到王有龄墓前，随从早把祭奠的供品摆放齐整，点燃香烛，在一旁侍立。

王有龄墓侧，立着梁冰玉的生圹，墓中埋有梁冰玉的衣物与一绺头发，只不过墓碑上的字为红色，是未亡人矢志守节的写照。胡雪岩亲手在梁冰玉的生圹前插上三炷香，之后，他来到王有龄墓前，跪拜如仪。

想起他们亲如兄弟、相互扶携的那些日子，胡雪岩止不住又一次潸然泪下：“有龄兄，你总算叶落归根、魂归故里了。朝廷也追赠你‘文贞’的谥号，入祀京师忠臣祠，着太常寺立传。嫂夫人梁氏在左大人身边充当书办，有了归宿，并修立生圹，与你生死相守。想你的心愿得以了却，我也可以安心了。”

梁冰玉无声来到先夫墓前，肃然道：“移灵归葬，向朝廷申奏，一切都系雪岩操办。有龄你地下有知，一定要记着感谢这位兄弟才是。”

“嫂子千万别这样说，我与有龄兄情同手足，做这点事还不应该吗？我还想在杭州吴山上也为他盖一座庙宇或者祠堂，现在虽然人天永隔，我和他的心始终是连在一起的。此生此世，哪还有人能有我与有龄那样的深情厚谊、心灵相通……”

胡雪岩正说着，只听随从大喝一声：“什么人？”便一左一右，朝坟树后扑去。那人见势不妙，蓦地从草丛中钻了出来，眉眼狞恶，手持一支西洋造毛瑟枪，抖抖索索举枪向他瞄准——卢俊辉！这头丧家之犬竟然跟踪到了这儿！

说时迟那时快，梁冰玉一甩手，将手中准备上给亡夫的三炷香朝卢俊辉撒去。卢俊辉发出一声惨叫，同时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但打偏了。子弹打在梁冰玉的生圹碑上，把大理石雕的云头崩掉了一小块。卢俊辉没来得及开第二枪，就被两个随从给制住，动弹不得。细看之时，有一支藏香已插入卢俊辉的左眼，那香头上还冒着袅袅青烟呢。

“没想到书办还有这一手！”一个随从钦敬地说。

“云南女子，多数当姑娘时要学点功夫。”

第三十二回 当坐办巨商二度镇上海 任总督老帅全策复

新疆

胡雪岩一到上海，就把秦少卿从杭州调来。左大人所谓的采运局是空手打巴掌，没有足够的银钱作本，采何运何？他让秦少卿担任上海“阜康”的总档手，经管全国的业务。

借鉴外国银行打破地域界限经营的理念，“阜康”老早就向全国各重要城市辐射，在多处高立分庄。同时与各地、各级官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吸纳大量的官银，把钱庄的“融通”做到了极致，就像外国的银行一样。而此时的大多数钱庄，均只有三、五万两银子的资本，在本埠小心翼翼地做着揽存、放贷的小额业务。把平头百姓从牙缝里攒积的三、五银两，聚集成十两、二十两借贷给小商铺、小业主做周转吃利息，似“阜康”这般做得大做得活络却是绝无仅有！

秦少卿将“阜康”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目前‘阜康’在全国设立了二十四个钱庄和银号分号，已在全国范围内组成一个金融网。特别让人高兴的是，北京的客户中不少是王公大臣，存款数量都很大，有恭亲王奕□，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等等……”

“这很重要！要紧紧抓住他们。这些皇亲国戚各有其关系网，可以为我们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我们给这些人提供一个转移钱财的地方，又可以通过与这些特殊储户的交往，获得朝廷大员支持。这样在北京办事，就方便多了。”胡雪岩一下子抓住了要害。

“是！什么时候我专门去北京一次，把那边的事儿安排妥当。”

胡雪岩点头，又关切地问道：“山菊从杭州接来了没有？有没有在上海租房子？你要舍得花钱，房子要住得宽敞一些，气魄一些，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我们‘阜康’的总档手。”

秦少卿告诉他家已安排妥当，房子是幢老屋，是一个盐商回老家去了，他以较便宜的价格盘了下来。现在山菊管理家务，雇了两个佣人。儿子没有带来上海，送到山菊母亲处抚养。

“什么时候你有空，想吃家乡菜，就上我那儿来吧，山菊也常提到你呢！”秦少卿发出了邀请。

“好的。有空我去看看山菊表妹。”

郭庆春进来，秦少卿知趣地退出。郭庆春的高兴难以言表，上海方面，这几年就靠他在指挥铺排：“雪岩兄，这下你又回到上海来了。”

“这次不是来做一趟生意就走，而是要把上海作为根据地。庆春兄，你还是来‘上海采运局’兼个差使，帮左大人办事吧。”

郭庆春知道左宗棠是有抱负的人，立即表示应允，同时催促他尽早和上

海洋人中那些头面人物见面。

当晚，在洋商俱乐部舞曲低回的舞池里，胡雪岩正经作了看客。舞池里，五光十色的灯光不断变幻着，一对对中西舞伴在翩翩起舞。茶座长桌边，坐着路金、汉斯、索伦斯基等洋人，郭庆春逐一向胡雪岩介绍。

胡雪岩和他们拱手相见道："都不用介绍了。上次军火和生丝买卖，和诸位一一打过交道，多承关照，胡某不胜感谢！"

几位洋人先后走进了舞池，一位胸脯高耸的金发女郎走到郭庆春面前，用生硬的中国话道："请！郭先生。"她就是路金的女儿玛妮。

郭庆春拿手向胡雪岩一指道："我有客人，玛妮小姐，你先请这位先生跳吧。"

"先生，请！"玛妮走到胡雪岩面前邀请道。

胡雪岩连忙摆手道："不，我不会。"

郭庆春正然作色道："你这样的大老板，今后又要和洋商打交道，不学会跳舞怎么行？其实跳舞很简单，一下舞池就能学会。你看，这中间有洋行大班，朝廷大员，个个都是此中高手。"

胡雪岩到底不习惯这种男女贴近的仪式，笑道："那我再看看，你和玛妮小姐先去跳吧。"

郭庆春不得不牵着玛妮的手进入舞池，随着音乐起舞。郭庆春的舞姿潇洒，玛妮不由得陶醉，少顷便把自己的胸、脸都贴了上去。胡雪岩有些羡慕地看着看着，脚下便不知不觉地轻轻动了起来。

"这不是胡老板吗？好久没见了！"林翠翠高高耸峙的如意髻，把她的粉脸衬得更加莹丽光艳，身材也拉得妙曼有致。她一袭晚装，在这种华贵、奢靡的氛围里，显得那么娴熟、恰到好处。在不断变幻的光波里，她就像一个从深水里浮上岸来的水妖，那双闪闪发光的眼睛，依然勾魂摄魄地微笑着。胡雪岩的目光，一下子就被这具奇异的发光体弄得眩惑迷离。

"胡老板，想请你跳个舞，肯赏脸吗？"

"我，我不会。"胡雪岩直忒忒望着林翠翠，那样子还真有点傻。

"我教你，半个小时包会。"她伸出一只裸露的玉臂，脑袋不经意地歪了一下。胡雪岩便似被一道祥光吸引，随着音乐，步入舞池，让迦摩天的导引使者引领着，亦步亦趋，渐入佳境。跳了没几下，他就慢慢合上了舞步。

"胡老板是天生舞林高手，一学就会。"林翠翠鼓励他，脚下却示范、引

导，丝毫不乱。

胡雪岩慢慢能抬起头来，再也不用担心踩林翠翠的脚了。两座浑圆的乳峰，努力向外挺突，膨亨而又富有张力地挤出一道褐色的乳沟，在五色光明灭的幻影里，像仙道吴筠笔下的双鹤，扑棱棱就要腾空而去。

“你，没跟那个朱福年在一起了？”

“你说的是哪年哪月的事，呵呵……”林翠翠目光一闪，飞了他一眼。

胡雪岩又恢复到那种莞尔神情，笑道：“跟人做情妇，总得讲个情字嘛。”

“我做‘钱妇’，很少想过要跟人做情妇，何况男人垂涎的是我的身体，喜欢的是我的姿色，他们自己不讲情不要情，倒是希望女人多情重情，我去上这种当？傻呀？”林翠翠说得这么直白，把男女间那点事看得这么透，这让胡雪岩有些匪夷所思。他弄不清上海的女人是不是都开放、薄情如这位“林妹妹”？倘都成了这样，做男人的危险可就大大增加了！男人追求女人的过程简单了，也就什么滋味都没有了！

“那今晚我要领教一下作为‘钱妇’的林妹妹了。”胡雪岩的目光很挑剔地打林翠翠如细瓷般精巧的肩胛、那富有挑逗性的褐色乳沟掠过。假如让这样的美色去跟各样男人“交际”，去攻克像路金一样的洋人，像庞二爷一样的商场宿将应该很容易吧？

“愿意奉陪，今晚我陪你玩个痛快。”林翠翠毫不忸怩。

舞会结束，胡雪岩就在洋商俱乐部开了一间房。林翠翠懂得伺候男人，她在床笫间的表现甚至超过妓女出身的芙蓉……

清晨，习惯性早起的胡雪岩醒来。帏幔低垂，偌大的西式床上，林翠翠尚在呼呼大睡。胡雪岩把她弄醒，抚弄着她道：“翠翠，你真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交际花！洋人这个称呼真妙！妙不可言，昨夜我充分领教了你的手段，你不光同朱福年交际，同我胡雪岩交际，更可以跟那些道貌岸然的洋人交际。”

林翠翠娇媚地回眸一笑道：“这不好吗？胡老板，我喜欢保持我的自由！今天喜欢谁就同谁交际，明天喜欢谁又同谁交际。何必如旧式女子，只跟定一个男人，甚至给人做姨太太，做小妾，受气受罪呢？”

“真是高论！这样，对男人也方便，在外一夜风流，天明笑吟吟分手，不必担心欠下情债，家里的人也不必觅恨寻愁点煤油！”胡雪岩大为欣赏。

林翠翠用尖尖玉指戳他的额角道：“难怪不少人说你是寻花问柳的高手！”

胡雪岩拖过床边椅子上的外套，从里掏出一张银票道：“高手，出的价也高哟！”

林翠翠拿到银票，眉开眼笑道：“要你这样破费，不会肉痛吧？”

“不会！我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就看你能不能办事？”胡雪岩现出几分庄重。

“什么事？”林翠翠饶有兴趣的样子。

“把耳朵贴过来！”

“干什么哟？”林翠翠撒娇地把她的粉脸贴了过来。

胡雪岩搂住她，凑近她的耳朵一阵低语。林翠翠会心地笑着，不住点头。

同治三年，新疆库车爆发反清武装斗争，乌鲁木齐、莎车、塔城、伊犁等地纷起响应，迅速扩及全疆。只是这些反清武装的领导权大多落入宗教上层分子之手，各个遂利用神权，拥兵割据，以排满、反汉、卫教为口号，煽动民族仇杀，相互攻伐，争战不已。

同治三年夏季，新疆塔什米力克的行政长官思的克，在当地人的支持下攻入喀什噶尔，遭到抵抗。思的克又久攻疏勒、英吉沙尔不下，便派金相印等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请求把匿居在浩罕的大和卓之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迎回新疆，以便利用他的旗号复辟被推翻的“叶尔羌汗国”。

浩罕国派军官阿古柏上尉，与布素鲁克纠集一批武装，于同治四年初侵入新疆南部。思的克虽然把布素鲁克迎入喀什，但对阿古柏的到来大为不满。后来阿古柏驱走思的克，先后攻占英吉沙尔、疏勒、叶尔羌等地，次年又吞并和田。同治六年夏，阿古柏又攻下阿克苏、库车等地，势力抵达库尔勒一带。时机一成熟，阿古柏干脆把布素鲁克逐出新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意即七城之国），自称“巴达尔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

与此同时，沙俄于同治四年迫使浩罕国臣服。同治六年，公然把新疆划入俄国版图，称为“东土尔克斯坦”，并与阿古柏政权勾结，企图侵占全疆。英国人也不甘落后，不仅派间谍在新疆活动，还通过其附庸土耳其苏丹与殖民地印度，派专使会晤阿古柏，送给他大批枪支武器……

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甘肃军务，实际上是要平定新疆之乱，解救边疆危机！可新疆的局面纷纭复杂，积重难返。陕甘总督只能遥领新疆，怎生解救这场危机？胡雪岩被左宗棠召回杭州，商议大事。

尽管胡雪岩不懂军事，但谁都知道，新疆乃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情形极度复杂、混乱；塞外苦寒，气候恶劣，人民贫困。就算有一支强劲的军队、充足的军需补给，用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左大人！塞外用兵可是一件苦差啊，大人为何要接下这件差使？”

左宗棠坚毅的眉宇间透着豪气，像年轻人一般挺直身躯道：“外敌侵逼在前，列强蠢动于后，大好河山，岂容狄夷践踏？男儿在世，就是要建功立业。为了社稷大业，我只能置一切于不顾了。”

胡雪岩攒眉道：“大人乃常胜将军，有您挂帅出征，何愁西北不平？不过，万里赴戎机，西出阳关无故人，关山迢递，天寒地冻，地广人稀，积乱日久，这个仗，只怕不好打啊！”

“是啊，此番出征不同于以往，沙漠征战，生死难卜。因此，我已在天目山定制了一口柳杉棺材，准备带着棺木出征了。”左宗棠喟叹了一声。

胡雪岩是个务实的人，深知平定大西北，非一朝一夕之事，左大人既把他从上海召回，声称“商议大计”，一定已有他的想法，遂问道：“大人不要过于感伤，吉人天佑，相信您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左宗棠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得那么坚毅，又那么平静，他指了指书案上那些堆积如山的典籍、册页，朗声道：“所幸我从小喜读舆地之书，对各省通志、《西域图志》尤感兴趣。对山川、关隘、驿道、疆域沿革、历代兵事，堪称了然于胸，雪岩，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他朝书房里间吩咐道，“冰玉，将当年林则徐大人留存下来的新疆资料拿来。”

梁冰玉应了一声，少顷，她捧着一叠装帧整齐的材料从书房出来，递给左宗棠。左宗棠翻开，里面的纸页甚杂，有毛边纸，有薛涛笺，甚至还有羊皮纸和黄草纸。左宗棠的神情陡地变得庄重，说道：“这是林大人发配到新疆后，实地踏勘的地形图、行军路线、作战方案等大批资料，以及沙俄在大清边境的动态。现在，总算落到我这个戍边大吏的手中。林大人临死前，还语重心长地叮嘱后人：‘他日如有人西定北疆，这些材料能派上用场，此生宿愿足矣！’惭愧啊！林大人对我们这些后辈如此厚望，我们如果不能平定西北，砥定新疆，有何脸面再见江东爷老，有何脸面再见九泉之下的林大人？”

胡雪岩见这位年过半百的大帅眼里的泪花，从他昂扬、奋厉的呐喊中汲取到了力量。这使他这个已届中年、且从未上过战场的商贾奇才，忽然有一种使命感：“大帅万里征程，砥定新疆，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么？”

左宗棠深邃的目光，定定地凝视着他，缓缓道：“不是效力，是效命！因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它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塞防之战，可能要打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胡雪岩的嘴张得大大的，“啊”了一声，不相信地看定左宗棠。但这显然

是“庙算”做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不是大帅的孟浪之语。

“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想请你做我的军需官，也只有你才有资格担任这场大战的军需官！我率领军队，烈马西风，黄沙百战，是一场战争；你办理军需，筹措经费，无疑是另一场不闻鸣镝金鼓、不见硝烟的战争！”

“那我……”胡雪岩想说什么，可脑袋里一片空白。关于这场战争，他委实说不出什么。但这位权倾朝野的戍边大帅对他这么看重，和他商议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着实让他感动。他的面前，就陈放着一位先贤身老伊犁、心怀天下的那颗赤子拳拳之心，飘舞着一面积淀着历史年轮的射天狼的大纛。他的骨子里，也流着林则徐的血啊！

“雪岩，我不要你急着表态。我要把它的严重性都告诉给你，给你考虑的时间……”

胡雪岩双手捧起那本“新疆册页”，神情是少有的端凝、肃穆：“大人请讲，雪岩自觉已受过大漠飞雪、狂风流沙的洗礼了！”

左宗棠用双手接过“新疆册页”，冲他赞赏地点了点头：“如此，老夫先代表林大人、代新疆受苦受难的百姓，向你致意了……”

二人遂又一次翻看着“册页”，商议起军国大事，左宗棠向他透露了一些朝廷机密——来自紫禁城的消息。以往几次大规模西征，基本上是徒劳无功，大西北依然未定，边患不已。此次西征的成败，首先是军需，关键是军需！

“然而，国库空虚，自道、咸以来，战争赔款难以计数。征剿长毛十多年，又把内力耗尽。此次西征，朝廷又下令由各省‘协饷’。但‘协饷’实则是一句空话，就算有些省能凑一些，也是日影西偏，不能应急。因此，军需之费，只能靠你这个总军需去筹。”

“大人，军需我可以去筹，就是不知朝廷对此次西征的决心如何？”胡雪岩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西北就让洋人这么割走，太后万万不会答应，所以平定西北，太后分外有决心。雪岩，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朝廷，而是军队。南方人，第一吃不惯麦食，第二不耐寒冷，所以我只拟带去三千湖南子弟，用来作战的大部队，我打算去西北招募。”

“大人，招募士兵，训练成军，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胡雪岩认同这样组建军队，只是生手不能打仗，何况要组建的是新式军队！

左宗棠断然道：“因此我说经营西域，非有十年之功！”

胡雪岩摇头道：“光训练一支会使枪炮的新式军队，得多少兵饷，多少武

器弹药？”

“你别急！我将仿效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在西北办屯垦、办工厂，富国利民，以达长治久安之效。就像在马尾办船厂一样，不能急功近利，只能稳步推进。”

“大帅要屯垦戍边，在大西北办工厂兴洋务，我也要作长期打算，筹备军需也当想到十年八年之后。哪怕找人借！”胡雪岩毕竟是经商出身。

“你当然要考虑向洋人借钱！”

“向洋人借债，这需要担保，江海关是最好的担保。但我担心的是向洋人借债，一定有人会大不以为然，一些多事的官员，更会群起而攻之。”胡雪岩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顾不得那么多了！雪岩，江海关是关税收入要害所在，总不能总让李少荃一手把持，你好好想想办法，从他们手中多挖一点‘协饷’来。”左宗棠毫无忌惮地说道。

“记得恭亲王曾在上给两宫的奏折里说中国断无借洋债先例，我担心朝廷不准借洋债，那李中堂就有推三阻四的托词了。”

“雪岩，办大事最要紧是拿主意，主意一拿定，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第一，洋人愿意借债是仰慕天朝，自愿助顺；第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正表示信赖，大清将来有力量还债。你想想，这是多么动听的言词。出征之前，我一定为你拿到这把尚方宝剑。”

“那就好！再过两天，正好是胡庆余药店竣工之期，赴京面圣之前，我想请大人光临小店，叨借威仪天光！赐丰开市之吉！”

左宗棠一反他从不参加商界“堆花”“剪彩”的惯例，十分爽快地应道：“好，宝号开张，我一定躬逢其盛！”

越二日，胡庆余堂正式开张。爆竹喧天，锣鼓动地，大井巷里，人气盈塞，喜气洋洋。胡雪岩朝珠补褂，恭敬如仪，在店门口迎迓宾客。有顷，只听得铜锣震响，军牌喝道之声传来，一乘八抬拖呢大轿在“肃静”“回避”牌的开道引导之下，徐徐进巷。胡雪岩忙迎上前去，打起轿帘迎接道：“大帅驾临，乃胡庆余堂之幸，也是大清药业之幸。”

左宗棠面带微笑道：“当年杭城发生瘟疫，胡庆余堂应运而生，救死扶伤，免费施药，厥功至伟。如今我要率军西征，深入西北不毛之地，军中用药，必得一处基地，源源不断供给前方，少我将士伤痛疾病之苦。胡庆余堂开张，何况是你雪岩执掌，老夫应该来看看。”

胡雪岩在前引导，左宗棠信步前行，到得店前，回望来路称赞道：“啊，真是好风水啊！背倚吴山，东向钱塘，大井巷乃进城必经之路，雪岩，

你真有眼光！”

胡雪岩抬手恭请：“大人，这儿请！”

左宗棠抬头观望药店大门称赞道：“这哪儿像店铺？倒像民居豪宅，有如高冠拂云，设计别出心裁，房屋建筑也不同寻常。前景可观，眼前景也可观，哈哈。”说着，他同众人一起走进水磨砖的大墙门，眼前是一道夹壁朱漆回廊。

廊壁挂满红木板联，但采光通风，俱尽其妙，使回廊曲院，既有曲径通幽之感，又能止能憩，有宾至如归之慨。

胡雪岩向左宗棠介绍道：“这是我请书法名家题写的膏丹丸散，各种药名。”

读到“人参杀人无数、大黄救命无功”，左宗棠大笑称赞：“妙！妙！这真是化俗为雅，变砥为高，不是招牌，胜似招牌。嗨！浙江真不愧为文明之地，开店经商也分外文心秀口，讲究内涵。哈哈哈。”

穿过曲廊院，迈进大而齐正的石库雕花门，眼前豁然开朗。店铺中堂是敞朗的花厅，雕栏画栋，金碧辉煌，两排红木柜台，分列左右，柜台后面是密密层层的药柜、药罐、瓷瓶，梁下垂挂着一盏盏重瓣花形大吊灯。

刘不才、罗家骥率领全体店员，分列柜台后面欢迎左宗棠的到来。胡雪岩介绍道：“这是本号的医药总监刘不才先生，出身医药世家，堪称药界奇才！上次平息瘟疫的‘辟瘟丹’就是由他研制，现在正为大人西征研制‘诸葛行军散’等几个古方。”

左宗棠向刘不才拱手道：“本官代浙江民众和西征将士感谢您了，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本乃医药界的天职啊……”

“是！大人。”刘不才低首说着，请左宗棠留下墨宝。

左宗棠笑着拒绝了：“我虽喜好舞文弄墨，但从不捣弄这些酬酢文字。今日参加宝号开张，已属破例了。雪岩，你是药店的掌门人，须对属下有所垂诫、约束，你倒是该题几个字才对。”

“雪岩才疏学浅，怎敢在大人面前班门……”胡雪岩赶紧推辞。

左宗棠一挥手，神情正肃道：“这里本非吟风弄月、显露才情的地方，这是你开的药店，需有你家的规矩，你家的章制，才能显出胡庆余堂不同于别家的地方。你写吧，请刘老先生陪我别处看看。”说着，由刘不才前导，进里头院子看伙计加工、炮制药材去了。

胡雪岩对店堂的伙计道：“我作为老板，以‘诚信为本’，要求药材选料要

真、要精，绝不允许以假代真、以次充好，坑害顾客。今天，我亲笔题写两块匾额，作为本店传世的‘规矩’，永志不忘。”

伙计连忙抬来长桌，拿来“文房四宝”。胡雪岩轻挽袖管，思考了一下，提笔写下“真不二价”、“戒欺”两个信条，赢得围观顾客一片掌声。罗家骥忙着工匠将两款题字做成牌匾，悬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天色黑定，胡雪岩将诸事张罗完毕，才回到家中。

第三十三回 金銮殿起争执保海保塞 上海滩做手脚为钱为枪

罗家骥和彩凤尚在罗四太太房中等他的示下，胡雪岩伸手揉着太阳穴对家骥道：“胡庆余堂规模忒大了，今后药材监制与督造由刘二叔总监，但全店的管理就全交给你了。我胡雪岩对谁都不偏心，即使亲戚家人，也量才而用。”

罗四太太深情地望着弟弟道：“家骥，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哟。”

彩凤弦外有音道：“爹，你相信家骥，可不知道他能不能管得起来呢。”

“谁说我管不起来？你们看好了！”罗家骥顶真地说，“二姨在背后咕哝，说我没什么资历，又没读多少书，怎么还管刘二叔了。可是……”

“小弟，医药方面的事你毕竟不懂，要多向刘二叔请教，可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罗四太太打断了兄弟的话，她清楚胡雪岩这个决定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也符合“量才而用”的一贯用人原则。

“刘二叔生性怪僻，爱摆老资格、发倔脾气，可做事顶真，精通医药，你要多尊重他，遇事多向他请教，不要让老人家有别的想法。”胡雪岩郑重叮嘱道。

“二叔更是你二太太的长辈，得罪了二叔，也是得罪了二太太，你要特别小心！”罗四也特别提醒。

罗家骥点头称是：“现在，我最担心的倒是‘德仁堂’处处抢生意、挖墙脚，在顾客中间散布流言。”

胡雪岩不屑地摆了摆手道：“我们光明正大做生意，不必怕他们竞争，胡庆余堂经营好了，流言不攻自破。我想过了，在三郎庙设一个‘义渡’，买两艘大型渡船，让隔江的顾客进城后，就直接到我们胡庆余堂买药。家骥，你明天就去办。”

“好。姐，我走了，你们早点休息吧。”罗家骥弓身告退。

“爹，四姨，我也走了。”彩凤问候之后，与家骥喜滋滋而去。

罗四太太服侍雪岩脱去官衣，斜躺到沉香榻上，又替他褪下官靴，换上一双便鞋。胡雪岩望着天花板，打了个长长的舒展道：“唉，真累哟！要做的事实在是太多……螺蛳，这祖居现在来看实在是太小了，如今内外家口、丫鬟仆妇挤得满满当当，得想办法扩建翻修。我想在宅屋西边再造一个大花园，要比苏州的园子还要造得精致。人有了钱干什么？还不是让全家人过上舒心日子，千万别亏待自己。”

这又是一个不让人称心的话题，罗四太太坐到卧榻边上，说起胡宅准备翻修征地的事。左邻右舍都好说，无非多花些银子。就是西北角那家剃头铺子死活都不搬，还扬言说有意要让我们的宅子缺个角，漏走风水，将来胡家一准破败。

胡雪岩气哼哼地说道：“他不肯卖也就罢了，怎么……哼，可恶！螺蛳，只好劳动你再多跑几趟，多费一点口舌，再多给他一点银子。今后，我要为左大人的西征筹款筹军需长驻上海，家中的事就更加顾不上，这一大摊子全撂给你了。母亲要你照顾，老大要你迁就，还有芙蓉、彩凤……”他动情地捉住她一只手，“我真对不住你哪……”

罗四早被这些家事弄得没有激情了，说道：“娘现在身体很好，大太太也不再计较了，我成天忙里忙外，也觉得日子过得很快。只是芙蓉二太太过不惯家居清闲日子，成天闲得无聊，心情很是郁闷。唉！我在旁边看着也为她难受……雪岩，你就把她带到上海去吧，她习惯那种宴游应酬的生活，守在家里实在是一种苦境。”

“带她去上海，我成天忙于生意，她更受不了。再说与洋人和商界巨头打交道，也非她所长，上次在上海，还差点出事……还是让她在家里多去看看戏、听听书的好。”胡雪岩很坚决地摇头，忽然想起黄宗汉那个庶出的儿子，便问，“那个欢儿怎么样，他可以陪二太太寻寻乐子嘛。”

“还说呢，那孩子让二太太给惯坏了，书也不肯读，成天就领着香官玩耍淘气，一点伶俐聪明都用到别处了。”

胡雪岩心中被隐隐地触动了什么，久久沉默着，两眼望天，呆呆地直发怔。见状，罗四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啦？”

胡雪岩起身，抻了抻揉皱了的白竹布对襟褂子，恨声道：“那不把咱们的香官给带坏了？不行，我得去训诫他几句，让他习好。他娘在嘉善乡下一个土财主家做偏房，不久前还悄悄托人带信来让他好好读书，起码也得学点手艺，黄宗汉怎么养这么个儿子？”说着，他气呼呼就要出屋去。

罗四太太把他拦住道：“你常年不在家，这会儿雷霆火爆地去问她跟前一个小厮的不是，岂不是明白告诉别人我在你跟前说了是非？”

胡雪岩把脸一沉道：“说了是非怎么样？只要说的是事实，我就得去教训

他！”

罗四太太撇撇嘴，把手一挥道：“你想去会二太太，就直截了当去会她好了，别找这种不好听的由头还拿我垫背。”

胡雪岩把迈出去的脚又收回来，讪笑道：“瞧你这个气生得，谁说我要去见她了？”说罢，回到沉香榻坐下。少顷，又去官袍里找到一份新收到的邸报，方看过一页，周更夫进来报告，说有个叫傅晶的人求见。

胡雪岩匆匆换上长袍马褂，来到前面客厅。傅晶已在厅中等待了，他一身敝旧的昌蓝大褂，肩头的补丁绽开。业已灰白的头发蓬乱，辫梢用一截麻绳挽着，两手黧黑，满面风尘。胡雪岩不禁吃了一惊，问道：“傅管家为何这般模样？”

“胡大人大概还不知道，我家老爷殁了——”说着，傅晶已是泪流满面。

原来，早在两江总督任上，何桂清就与时任督办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政见不和，其实，分歧也就是在对待太平军的问题上，一个力主要抚，一个力主要剿。后来，主剿的曾国藩占了上风。紧接着，苏州被太平军攻占，何桂清连个安定的行辕都没有，在有些人眼里，就更成了“丧家之犬”。当杭州被围，何桂清见本可以往救的江苏巡抚薛焕因碍于曾国藩的“提议”不敢用兵时，非常愤怒，便向夙对自己十分垂青的郑亲王端华，接连寄去几封羽书，指责曾国藩“心怀叵测”“意气用事”，批评薛焕竟然和外国“洋枪队”相勾结，声称与洋夷“犹可以信义笼络”，有伤天朝体统！但不久发生了“辛酉事变”，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因反对太后“垂帘听政”，载垣、端华等三人被处死，其余五人被革职治罪。一年后，何桂清被诬下狱。开始，傅晶还可以去看他，后来，他的罪愆越来越重，问题越扯越多，连傅晶也遭拘押，在刑部大牢关了半年之久。傅晶放出来后，才听说何桂清已瘐死狱中，也有的说他是熬不住刑，自己了断的。巧珠等内眷早如鸟兽散，不知去向。

胡雪岩听了，半晌吱声不得。想不到位高权重的何桂清，结局如此凄惨！

傅晶本想讨些盘缠回云南去，胡雪岩再三挽留，傅晶表示自己对经商实无兴趣，胡雪岩遂提议他去见左宗棠：“左大人即将率兵西征，你随侍左右，做个近卫兼管家是再合适不过了……”傅晶觉得这样也好，不日便随左宗棠登船，在锣鼓唢呐声中离开了杭州。

阴影幢幢，宫禁森严的太和门外，玉阶上立着一列厢房。槛窗轩敞，清雅绝尘，这是紫禁城中最不起眼的建筑，永远那般清风雅静，那般峭然特出，兀立在宫墙的暗影里。只是凡能涉足这列厢房的，无一不是大清朝的栋梁。此称朝房，是大臣晋见等候、小憩的地方。每当进殿之前，但见蟒袍迤迤，四爪龙游走云黼；补褂鲜鲜，禽兽毳出没青冥。一团团红缨、花翎闪闪发光，一串串朝珠、佩挂琅琅夺目。自然，重大事由临时统一意见发布紧急消息，是朝会前最常见的节目。今天的朝议，先行

聚议的全是满人中权握机枢的重要人物。

“这个左宗棠，上谕不是让他直接出关吗？怎么竟来了京师？”问这话的，是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他显得有几分儒雅，是满员中汉文最好的重臣之一。

回答他的，是脸上古板得近乎麻木、从不见笑容的户部尚书宝鋆大人：“平定西北的军需无着，这出戏只要开了场，就要一出一出经年累月地演下去，我猜左宗棠准是为这事而来。”宝鋆主管度支，大清光支付洋夷的战争赔款，就已把几十年后的关税收入权预交给了洋人，写进了条款。国库现在已经不能用“空虚”二字来形容，而要问“亏蚀”多少，这个虚靡已极的朝廷，能不能支撑到它把“亏蚀”还完的那一天还很难说呢。

文煜关注的，是这个手握重兵的汉员有没有“越礼”乃至“不轨”，加重语气道：“既然已有上谕‘军情紧急、先行出关，军需饷银容后筹措’，左宗棠为何还要径自来京？”

醇亲王奕□，他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因这层关系，得以执掌京师“神机营”，是实质上的首席“军机大臣”。他深知这位左湘侯奉旨“平定西北”，是接了块烙铁火炭，到底有些恻隐之心，便道：“这道‘先行出关’的上谕，哪里是皇上的意思。无非是有些人挟天子以令诸侯，怕左宗棠来京找麻烦。偏偏这左宗棠天生的湘骡子执拗性格，偏要来讨人嫌。”

“左宗棠动身之前，奏请面见两宫，太后不会不见。有关西征，太后特别是西太后也不会阻拦。”恭亲王奕□也道。他是直接扶助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定性人物，有“摄政王”之称，他做这种推测，还能有误？言下之意，左宗棠奏要军需饷银的事，也只能朝议时再看。

恰在这时，上朝的宫乐秦响，司礼太监的喊声一递一递地传了出来。众大臣一个个忙扶冠振衣，稳步走出朝房，由领班大臣领着，一线相串进了太和门，沿着乾清宫外殿坪，神情庄重地走向丹墀。

乾清宫内，巨大的红烛和座座烛山大放光明，有澹淡烟气向金顶氤氲，织成一片轻虚幽渺的轻雾，使得臣下不敢仰视的金銮殿更加气象森严。

“正大光明”匾下，龙椅上端坐着年少的同治皇帝。稍后是垂帘听政的东、西两宫太后。丹墀下，跪着三王五卿、各部大臣，红顶花翎在海蓝、石青冷色宫缎上，抖索着道道芒刺和点点珠光。山呼万岁后，众大臣起立按部就班。

慈禧太后展阅奏折道：“今有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启奏西征之事。以为洪杨之乱虽被剿灭，但西北边患未定，地方枭獍勾结外夷，兴兵犯境，荼毒生灵，为祸惨烈。今着左宗棠率兵西进，乘肃清洪杨之余威，一鼓荡平乱民夷狄，稳固大清江山，保我边境安宁。”

“太后圣明！”众臣齐声称赞。

左宗棠出列，伏阶奏道：“臣左宗棠启奏皇上、太后：微臣此次衔命西征，自当万死不辞！不平边患，誓不回朝。唯西北苦寒，黄沙漫漫，民生凋敝，生计艰难。西征之成败，将士之安危，全赖军需之按期必至，军饷之及时拨付，军械之威震敌胆，军衣之重暖御寒。此事重大，为西征之最。臣专此进京，觐见皇上和两宫太后，敢问军费浩繁，开支巨大，当何所筹措？”

众大臣面面相觑，少顷便窃窃私语起来。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没有参与议论，干巴巴的脸上现出大不以为然的神色。

“西征军费浩繁，大约需要多少？”慈禧太后问道。

左宗棠开口不得，就内心说，他还有开发西北、在陕甘大兴洋务的打算。而这场平乱之战，无论是军队的规模、装备及集训，还是打这场战争的时间、效果，暂时全都难以预料。因此，打与不打，朝议曾发生激烈争论，左宗棠生怕开支过于宠大会动摇太后的决心，于是带着几分含混道：“数万兵马的粮草、武器，集训之后西进，首度大约需要二百五十万两之巨！”

犹如冷水里倒进石灰，这个巨大的数字，立即激起强烈反应。有人大摇其头，有人说这个兵干脆不要出了。就连慈禧太后也沉默下来，惊讶收复新疆的军费竟如此浩繁！左宗棠拉长着脸，冷眼瞧着那些反对派。

李鸿章的老鼠眼睛发出冷锐的光，示意宝鋆出面。宝鋆于是出列奏道：“启奏皇上，洪杨之乱刚平，国力维艰。而大江南北连年灾荒，使得赋税锐减。西征所需二百五十万两白银，户部实在度支不出。”

李鸿章也出列附和：“启奏皇上，户部所奏属实。大战之后，元气未复，发兵西征，无异雪上加霜。是否待国力完全恢复之后，再行出兵西征……”

慈禧太后听了，忍不住打断李鸿章的话道：“西北历来为我大清江山，怎能容忍阿古柏之流侵占？西征毋庸置疑！至于粮饷军需一节，着户部、兵部商议筹措，不得有误！”

左宗棠再次出列奏道：“微臣深知军费筹措之难，除西征军自行屯垦之外，还求各省以协饷方式尽力筹办。臣已和南方沿海三省督抚商定，臣所在的福建，每月协济四万两；浙江每月协济两万两；广东与福建一样，每月四万两。其他如北洋、天津等处，尤其是上海的江海关，当由海关洋税款中抽拨部分，共同协饷西征。”

李鸿章可不想出这个钱，赶紧推脱道：“微臣所辖海关也不宽裕，时有捉襟见肘之虞。天津海关税收，实已用于筹建北洋舰队。上海的江海关，洋人也一再刁难，所以要江海关提供协饷，实难从命。”

“为西征军提供协饷，是天经地义之事！南洋各海关均大力支持，北洋海

关怎能坐视不管、一毛不拔？”左宗棠毫不退让。

此时风头大变，多数倾向左宗棠，因为太后已经表态了。慈禧今日确实不太喜欢李鸿章这态度，带着几分不满道：“此事不必再争，你李鸿章也无需推脱，当与上海道会同磋商，江海关能出多少协饷？从速奏明朝廷，不得有误。”

李鸿章不得不俯首称是，退到一边。

左宗棠却得理不让人，更加慷慨激昂道：“皇上，太后，西征军饷不能有半点差池，乃至稍有间断。倘别的省份一时青黄不接，有厘税可以调拨，有田赋可以支撑，最不济还有邻省可以通融。大西北远在万里之外，地瘠民穷，交通不便。冰天雪地之中，到时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李中堂乃国之栋梁、君之肱股，即使反对这次用兵，也当对戍边将士、边疆百姓有点恻隐之心……”

左宗棠的赤诚让两宫感动，他这番言词也让李鸿章之流噤口莫开。这场当庭辩论，遂在这种无果却又一边倒的气氛中收场告结！

军费、军费，兹事体大，莫此为大！胡雪岩为这事吃不香，睡不着，偶尔做梦，也是骑马乘车、或是追车赶马地在为筹措军费奔走……

一到上海，他就把郭庆春召到“阜康”，商议兵分两路，上海方面，先由郭庆春出面，向各国银行、洋行商借白银二百五十万两，让西征之事从速运转起来。

二百五十万两？凭你胡雪岩的面子向洋人借？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郭庆春，也把一双眼睛瞪得溜圆——这数目太大了，这样的事你也敢承担？！

胡雪岩不急不恼，笑嘻嘻跟他拍肩膀道：“平定洪杨之乱，左大人杀出了威风。平定新疆这场内乱外侮，反对者甚众，左大人执拗出兵，显然是要赌一把。趁两宫此刻支持出兵收复新疆，先把这个兵兴起来，战阵摆开来。往后，可就由不得朝廷由不得你我，只能由事，不能由人，必须把这场战打下去，直到取得胜利为止！”

“雪岩老弟，你是个商人，商人牟利——你钻进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干什么？左大人现在是陕甘总督，远隔万水千山，对你爱莫能助，你想过这些没有？”

“嘻……新疆不仅是你爱新觉罗家的，也是中国的，这左大人领着人去把它夺回来，咱不能跟着他去上阵厮杀，在旁边呐喊、助威一把，跑个腿、递把汗巾、送碗炒米总是应该的，责无旁贷嘛！再说了，自太平军被剿灭之后，大清元勋功臣，曾大帅高高在上，左大帅等而次之。倘西征事成，左帅必能封侯拜相，自然要与曾国藩平分秋色。况曾大帅体弱多病，左大帅精明强干，以后朝廷势必要赖左大帅来维持。左大帅树大

根深，我们的生意也会好做得多。何况西征这场经年累月之战，商机甚多，粮食被服、军火器械，买卖获利难以计数。总之，左帅的事我们不能不管，‘背靠大树好乘凉’，先得‘咬定青山不放松’啊！”胡雪岩说出一大通道理。

“一开口就是二百五十万两，洋人的钱那么好借？银行借钱，未借先要谈归还，这是贷款的首要原则。大清失地赔款太多，朝廷向来反对找外洋借款。我们找洋人商借，何时归还？由谁归还？用什么归还？利息怎么算？到时不能按期归还罚金算谁的……”

胡雪岩大笑说：“我不懂洋文，更不清楚外国银行那些事，你所说的这些，我一条也不能答复你。”他让郭庆春先去试探。至于借银子归还的事，于私，找胡雪岩，于公，找各省协饷——开张空头支票，画个烧饼让他瞧着。

此后一连数月，胡雪岩马不停蹄地跑了东南数省，催办、落实各省协饷的事，拿到不过七八万两银子。而郭庆春在上海，总算贴住了英国渣打银行。渣打上海分行的总裁，是著名的君子哈代。郭庆春常往沙逊大厦一间豪华会议室会见此公。

“二百五十万白银？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不错，正因为数目巨大，我才找你们这家国际著名的银行借贷。哈代先生，你不会不知道，如果此事成功，渣打银行将获取惊人的利润。”郭庆春平静地说。

“YES！我当然知道。但我更知道，万一到期……你们不能按时归还这笔巨款，那我们银行的损失——就不必由我说出口了。”哈代的猫眼颇有力度，也是他脸上最大的亮点。

“哈代先生是不相信我们大清？”

“NO！如果这二百五十万真是作为军饷，得由你们政府出面向我们交涉。否则，我们不能考虑。很抱歉郭先生，因为在此之前，大清还没有向外国直接借款的先例。”

郭庆春只能打马虎眼了，微笑道：“谈的成功，朝廷自然会做主。谈不成功，那就代表我自己，代表胡雪岩先生。哈代先生，你清楚谁出来做主是不重要的，只要借款有了眉目，自然会有人出来做主。”

哈代耸耸肩，突然两眼直呆呆地盯着郭庆春问道：“郭！胡雪岩先生在官场上的影响和势力究竟有多大？你能真实地告诉我吗？”

郭庆春的底气足些了：“完全可以！哈代先生。中国有句老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胡老板的钱财，足可以买下浙江半个省的地皮！他的‘阜康’钱庄，在全国有二十四家分号，北京的很多王公大臣，都把钱存入阜

康。还需要我进一步解释吗？”

哈代惊奇地张大嘴巴，耸耸肩膀道：“那请给我一点时间，我向国内方面报告这件事之后，再继续商谈。”

“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答复。”郭庆春依旧不卑不亢。

胡雪岩沮丧地回到上海，对郭庆春与哈代谈判的结果同样感到失望：“没有丝毫实质性的结果，这个英国佬似乎在同我们虚与周旋。”

“这就是英国人的绅士派头！哈代是英国世家子弟，听说还是什么伯爵。他既然代表渣打银行，就要对银行负责。下一轮的谈判，可能会更困难！牵涉到归还期限、利息高低等具体问题，洋人对这些丝毫不会马虎。我们要做长期的准备，同哈代在谈判桌上磨。”郭庆春倒觉得大有希望。

胡雪岩懊恼地说道：“早知借贷洋款如此麻烦，我胡雪岩才不肯如此低声下气去恳求洋人。可现在我已对左大帅作了承诺，也就没有后悔的余地。唉！既然不能打退堂鼓，庆春兄，我们只能全力以赴，确保筹款之事成功。”

遇到难题了，两人又在互相鼓励，为对方打气！郭庆春点头道：“是啊！毕竟是二百五十万两的大数目，我心中也没底。胡兄，一旦到时拖欠，还款成了泡影，我们俩可就不是倾家荡产的事了！”

第三十四回 做笼子洋无赖捏造奥尔 讨凭证皇近亲打点衙门

接到李鸿章的“加急电报”，姜石林急往上海道衙与邵友濂会商。电报说：“江南制造局，左宗棠已率湘军子弟三千人赴陕甘就任，图复新疆。西征军费，太后懿旨各省协饷解决，尤指名江海关须予援手力为筹措。着速与上海道商议，将局制快膛枪三千支、过山炮二十门、配置弹药即速发运兰州，以塞群嚣之口。”

邵友濂读罢电报，把他的第一感受用一种沉缓的语气道了出来：“左大帅到底犟赢了啊！”这意味着李鸿章全力加强北洋、逐步掌控军机的盘算受挫，有关军事，李鸿章在朝廷的影响力着实远不如左宗棠。

姜石林见邵友濂没了下文，有些发急道：“中堂大人着我与邵大人商议有关军费、枪炮诸事，不知邵大人有何见教？”

邵友濂拿着架子，踱着方步道：“西征及西征军费，李大人虽据理力争，但太后态度坚决，朝廷也没有比各省‘协饷’更好的办法。李大人出此下策，显然意在‘塞群嚣之口’……”

这等见解我还要听你的呀呀呜么？姜石林心里想着，打量着业已发福的邵友濂，带着几分诡谲道：“据下官所知，胡雪岩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之前，已向英国渣打银行提出借贷二百五十万两洋款。”

“什么？二百五十万两……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此事纯粹是胡雪岩同左宗棠的主意，我们得赶紧向朝廷启奏，奏明皇上！”邵友濂大吃一惊。

“向皇上启奏有什么用？朝廷正没有钱作为西征军饷，胡雪岩能代朝廷借到二百五十万洋款，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只会归功于他们。”

邵友濂烦躁地说：“过去，上海是李中堂的天下，也是我们的天下，现在，胡雪岩作为左宗棠亲信，把手从杭州伸进了上海，竟跨越商、政两界，这对我们是莫大的威胁，甚为可怕哟……”

姜石林见他半天商议不到正事上，只得明说了：“中堂大人着将局造枪炮即速发运兰州的事，我们作何处置？”

邵友濂不假思索地回道：“你马上找局库提货，向兰州运。”

“江南制造局的库房里存有多少枪炮，中堂大人能不知道吗？而电文明令要将枪炮即速发出‘以塞群嚣之口’，并指明要我与你商量。嗨——你呐……”姜石林眉头一皱，把苦脸谱这么一摆，才把个邵友濂从云里雾里下落到地面上来。

原来，江南制造总局虽为国内最大之兵工厂，经费也非常充足，但它上

有总督、巡抚监督，而主持局务的总办、会办下面，还有提调、委员、司事诸官。负责生产则另有一套人马，局有华、洋监督、总工程师、工程师、监工等；分局有领工、匠目、工匠、艺徒等。此外，还有一批挂名支薪、并未到差之人。因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经营管理极其腐败，故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经费之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非生产方面，实在是造枪不如买枪！加上生产之旧式前膛枪已经落后，正在改制林明敦式中针后膛枪。这原本不实的库房里，一下子哪能拿出三千支快枪来？李鸿章能把这个实情禀告西太后？光一个江南制造局，积年耗掉多少银两？所以，他要电令姜石林与邵友濂“商议”，暗示他们想别的办法！

“江南制造局理所当然要为西征军提供武器、弹药，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倘你们制造局一时制造不出来，就向洋人购买，赶紧买，经费由江海关以‘协饷’支付。姜大人，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哟！”邵友濂此时方颖悟过来。

“有好处，还能少得了提供‘协饷’的邵大人？！”姜石林这才谄眉而笑。

次晚，姜石林便在林翠翠陪同下，与吉伯特商谈这笔军火生意。吉伯特仍然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模样：“江南制造局？我知道！你们很多机器都是通过我们怡和洋行进口的。”

“所以今天又来找你哟！把生意介绍给你，高兴吗？”林翠翠的美目在灯光如昼的咖啡座里，依然烁烁生辉。

“这说明你不忘旧情啊！”吉伯特开了句玩笑。

“吉伯特先生，今天找你，是想请您帮我们进口一批枪炮，而且要快，越快越好。”姜石林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底全抖搂出来了。

“枪炮？你们局不是已经会制造了吗？”吉伯特问。

“我们局造的太慢、质量也差，不如进口的又快又好。”

“数量大吗？”吉伯特暗喜。

“大，这是提供给左宗棠西征军用的……”姜石林对外人毫无防范之心，立即报出武器数目、规格，拿出清单。

“哦，我知道。胡雪岩已经在找我们洋商商谈借款事宜。”吉伯特急急浏览了一遍清单，有点漫不经心地说。

“所以要快！赶紧把这批生意做成，不能让它落到胡雪岩手中。”姜石林一副猴急相。

吉伯特举手拧了个响指道：“OK！我认识一家专做生意的奥林公司，是

国际著名的军火商，总部设在伯明翰。你们需要的快枪、大炮、弹药，我拍个电报去，一定会按规定期限运到上海。”

姜石林如获至宝，他的眼前好像已经闪烁着纹银的毫光，耳畔响起银锭清脆的碰撞声。他毫不犹豫地就把清单交到了吉伯特手上，并代表江南制造局、上海道台以及北洋大臣李鸿章向这位洋商表示感谢。

吉伯特将清单撂在桌上道：“我一定为你们买到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式武器。不过，要想武器按时运到，先要把货款全部付清。”

“先付清货款？这我的上司恐怕不会同意。再说，也不符合军火交易的惯例，尤其是要把货款全部付清……”谈到钱，姜石林可就认真多了！

“姜大人是江南制造局总办，可多向李大人和上海道台要求！既然你们与胡雪岩在抢这笔生意，时间就是金钱。如果成功，我吉伯特不会亏待你们二位。但货款问题，请姜大人慎重考虑。”吉伯特说时，向林翠翠使了个眼色。

林翠翠会意，把姜石林的胳膊一挽道：“姜大人当然会考虑……”

吉伯特早就离开了怡和，自己开了家什么生意都做的吉记洋行。他的资金少，经营又不规范，接手这么大一单军火生意，当然要求姜石林预先付清货款。他手上有了钱，才能买到武器弹药再转交买方。

事有凑巧，当吉伯特正需要人手扮演一场好戏的时候，吉记洋行的写字间里走进一位瘸腿英国青年。他生着一张象牙般漂亮的小白脸，板栗色的长发拖垂在脑后，用一块脏兮兮的黑丝网胡乱系着。他身上那件詹氏粗毛呢外套油渍麻花，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脚穿一双破皮鞋，提着一口旧皮箱，上面贴满花花绿绿的行李票。

“您好，吉伯特！”

吉伯特从一大堆文件中抬起头问道：“你是？”

“我是伯尔！你忘记老朋友了？”瘸腿青年说。

“哦，记起来了，你常在利物浦咖啡馆的后门捡人家抽剩的雪茄。伯尔兄弟，你怎么会到上海来了？”吉伯特兴奋地叫了起来。

伯尔耸了耸肩膀道：“别提了！前几年一直在香港闯荡，什么事都干过。现在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有朋友就劝我到上海去碰碰运气吧，于是我就买了一张船票到上海来投奔你。”

“伯尔兄弟，我会帮助你。目前正好有一个机会，你来和我一起冒险吧。我帮你在上海成立奥林公司的办事处，马上开展业务。记住，奥林公司！现在你拿这钱去买一套漂亮的西装和一双皮鞋。”吉伯特心中一动，

突然有了主意，他递给伯尔几个银币。

“这……这是什么意思？”伯尔疑惑地打量着吉伯特。

吉伯特抬起两只手臂晃了晃道：“在上海滩，只认衣衫不认人。你要把自己打扮成英国的贵族、百万富翁，英国奥林公司的总代理……”

“我是奥林公司总代理？天啊！”伯尔大吃一惊，他滑稽地耸耸肩膀，接过银币，一踮一踮地离开了沙逊大厦。一个星期后，这个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骗子便跟吉伯特出现在万国商会俱乐部。

伯尔换上簇新的西装，锃亮的皮鞋，瘸得便有了几许贵族气。姜石林早已在此等候，忙站起身来招呼两个英国佬，他还带来一个翻译。吉伯特煞有介事地为双方做着介绍：“这位是英国皇家奥林公司的总代理伯尔先生。这位，是江南制造局总办姜石林先生。”

翻译做着介绍，双方握手寒暄，然后在长餐桌的两边分别坐了下来。吉伯特的身份一下子变为中介，他跟这批军火没有直接关系！

“姜石林先生，英国奥林公司的总代理伯尔先生已同意这笔军火贸易，并已照会伯明翰总部。只要付清货款，正式签约，第一批枪炮弹药马上可在利物浦装船，日夜兼程运来上海。这是合同的正、副本。”他从皮包里取出合同，递给姜石林。

这是中英文对照本，姜石林仔细看罢，不禁面有难色道：“吉伯特先生，伯尔先生，合同内容我没有异议。就是付款方式，上海道台邵大人坚持只付一半，还有一半，一定要待军火到达上海后，才全部结清。”

“只付一半？”吉伯特故作惊讶，没等翻译开口，他与伯尔交换了一下眼神问道，“这……伯尔先生，你的意见呢？”

伯尔用夸张的语气和动作故弄玄虚地说道：“本公司……向来是付清全部货款才发货。我和姜石林先生是初次打交道……”

吉伯特立即用手势制止了伯尔的“怀疑论”，称姜石林先生的信誉他可以担保。并向伯尔介绍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称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官办机器制造企业，并加给它许多溢美之词。

伯尔听得很认真，一直保持着那副优雅的姿势。待吉伯特说完了，他才站起身冲姜石林抱歉地一笑，鞠个躬，为自己方才语言唐突表示歉意。姜石林慌得立马也站起身来，一阵点头哈腰，连称“久仰久仰”。

伯尔于是表态：“既然吉伯特先生出面担保……那就先付一半吧。另外一半，船到上海，必须全部付清才予卸货，姜石林先生，你能保证吗？”

“我能保证。”姜石林点头。

“那就签约吧。”伯尔说罢，昂然落座，又恢复到那副高贵派头，率先在两份合同书上签下龙飞凤舞的英文名字。然后，吉伯特把两份合同拿过来摆放在姜石林面前，姜石林也在两份合同上签上自己的中文名字。接着，收拾自来水笔，收好各自的合同文本，但两个英国佬仍眼巴巴地望着姜石林。

姜石林这才记起，连忙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银票：“这是花旗银行的银票。”

吉伯特接过，看了一下，怀着狂喜的心情把银票交给伯尔，冲姜石林笑道：“任何遗忘都隐藏着故意不是吗？”

“OK！姜先生，明天还是这个时候，还在这里，我将把百分之五的佣金交付给你，怎么样？”伯尔满面笑容，拉长着上半身俯视着姜石林。

“谢谢！谢谢！”姜石林盼的就是这个百分之五。

吉伯特向男欧仆一招手，男欧仆端过来一瓶香槟酒和三只酒杯。吉伯特顺利闯关，喜形于色道：“让我们按惯例，用香槟酒祝贺我们首次合作成功！”

男欧仆将香槟酒瓶盖打开，“嗤”的一声，香槟酒喷出大量泡沫……

哈代称国内总行没有复电，因此，第二轮谈判无限期推迟。胡雪岩心里阴得没有一片蓝天，但仍强颜欢笑，在郭庆春的陪同下拜会上海总商会会长白鼎钧。

白鼎钧从旋转式楼梯步履稳健地走下来，他虽已皤然白头，但仍然面孔红润，笑声朗朗。

胡雪岩谈起西征借款之事，说危楼百尺，叠嶂千仞，前景黯淡，他几乎看不见什么希望，请他指点一二。

白鼎钧谦词一番，为他打气道：“我看希望还是有的，即使是冰川，也可以凿开一条道的。”

胡雪岩用一种渴慕的眼神看着这位老者，那是一种由衷讨教的眼神，像一个大孩子般又懂事又单纯。白鼎钧喜欢摆他的老资格，上海这地方的“海底”，不是所有外地人都能参透的！他在胡雪岩一只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沉思道：“两天前，我跟渣打银行哈代餐聚时，他主动同我谈起借款的事。因为在此之前，并无朝廷向洋人贷款的先例。二百五十万不是个小数目，但要解决新疆问题，哈代认为二百五十万是远远不够的。他怀疑这二百五十万是不是你胡老板的个人行为？我说胡雪岩现在是西征军‘上海采运局’总办，难道不就是代表政府在同你们洋人做生意吗？这二百五十万又是为西征军、陕甘总督筹办军费，就更是代表朝廷了。他还问庆春的确切身份，我也详细告之。”

胡雪岩若有所思道：“在我接触过的洋人中，哈代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再加上他喜好什么，有何弱点，我们也全然不了解。因此，借款谈判中，他就成了‘云中君’，抓不住。”

“哈……你想想，他一个英国佬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个什么？怎么可能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云中君’呢？”白鼎钧大笑不已。是哟，洋人也是人，不可能没有七情六欲，不可能是活在天上的那个“云中君”！

接下来由郭庆春夫妇出面，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个哈代。还别说，这位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总裁，是洋人中少见的规矩人。应酬不多，交际得体、礼貌，吃东西讲究但从不暴饮暴食，也很少喝酒，四十刚出头却几乎没有花边新闻。用一句难听的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哈代是个圆溜溜的光鲜蛋，没地方下叉子！

这日接到左大帅来信，已用他筹措的“协饷”银购置营地数处，在当地招募士兵万名开始集训。江南制造局发运兰州的枪炮收讫，但数量太少，且系旧式前膛枪，难以与叛军及阿古柏军队作战。他计划招募六万士兵，设马、步、辎重三军。并指派专人进行勘测，拟做些开发西北的事，并在信尾道：“急需大宗银两，望弟速为筹办。”

胡雪岩得信甚为焦急，大清早便跑到郭庆春家中找他商量。老远便见尤琳在园中练剑，腾挪翻覆，飒飒生风，心中不禁暗暗称羡：一干人中，就这对伉俪和欢鱼水，最有品位，两人均有事业追求，又相敬如宾，不从流俗。他绕过花径，便开口问道：“庆春呢？”

尤琳见他进园，早就把剑收了。听他这一问，便尽量放淡语气道：“昨天又接他舅舅一封电报，邵大人连夜派人送来，这一大早想是去道台衙门，约邵大人一道给他舅舅回电报去了。”

原来，电报是新兴事物，上海的电报由洋人掌管，只对官府，不对个人，因此郭庆春回封电报还得去找上海道台邵友濂。

“家里有什么事么？”胡雪岩又问道。

“也没什么急事。”见胡雪岩有些惊愕的样子，尤琳索性把话挑明了，“左不过还是那些事，他不该娶个汉人女子，而且还是个死过丈夫的小寡妇，违反祖制，大逆不道。更怕我怀上孩子。刚成亲那阵，他舅舅甚至来信让他即刻把婚事退掉，说是如果有了孩子，就益发不可收拾了……”

胡雪岩一脸错愕之色。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庆春兄这本经可不是一般的难念，他遭受的压力太大了，他那个家太特别了！

尤琳见他沉吟，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有时我真想撇下庆春躲得远远的，躲到一个谁也找不着的地方去，免得大家都烦恼……”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胡雪岩叫了起来，“你躲了，庆春兄肯定要去找

你，如果找不到你，那还有他的活路么？你知道他有多爱你？为了你，庆春舍弃了很多东西，成了这个社会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怪物！如果你再遗弃这个特立独行的贵胄，那真是要他的命了！七妹，你千万不要有这种躲开他的想法……”

“我不过说说罢了……”尤琳打断他的话说，暗暗叹了一口气，没想到自己漫不经意地一句话，引出胡雪岩这么多话。这些话都发自内心，出于对庆春的关切，流露出一种很深挚的兄弟之情。这让尤琳感动，同时也让她生出一些愧疚。平心而论，她没有做到像胡雪岩那样，那么在乎庆春的感受。她有一颗高傲的心，如同芬芳而又鲜艳的玫瑰，让人赏心悦目，却一不小心就扎你满手刺……

“大清早的，你有什么事么？”尤琳转换了话题问。

胡雪岩现出一脸愁云，说起左大帅来信要军需的事，倘渣打银行的借款不能很快到位，就要误西征的大事了。他早已愁肠九转，急得眼睛都发绿了！尤琳让他进屋去，就在这里用早餐，等庆春回来。

直到太阳把屋顶、冬青上的严霜全都晒没了，郭庆春方匆匆赶回。不过，他带回一则在电报局听到的传闻，哈代最敬佩上海的犹太富商哈同和他的中国夫人。他最大的消遣，就是去哈同的私家花园坐坐，同那夫妇俩一起喝咖啡。

胡雪岩眼睛一亮，想能不能设法通过哈同，促成哈代与我们进入第二轮谈判。只有通过接触，我们才能更多地了解这位英式君子，摸清他需要什么，他有些什么样的弱点。

郭庆春说他同哈同夫妇尚有一面之缘，可以试试。

针对哈代担心借款并非朝廷的举措而纯属胡雪岩的个人行为，胡雪岩提议他们去会一会那位上海道台邵友濂，他不是管着江海关？如果让邵友濂出具一份证明——江海关的关税，将来可用于偿还渣打的部分借款，不就表明官府是支持，至少是同意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吗？这江海关、上海道难道不是大清朝廷的机构？

郭庆春摩挲着他刮得光光的下巴疑惑道：“这上海道的级别是不是低了点儿？何况江海关素来由洋人把持，上海道管江海关仅挂个虚名儿，它出具的证明哈代会相信吗？”

“哈代既然讲规矩、讲原则，那我们就大姑娘裙上捉虱子——一则（褶）一则地来。太后懿旨，西征军费由各省协饷解决，我已把载有这道懿旨的朝廷邸报找出来，到时都可以拿给他哈代看。”胡雪岩的思路是——英国人办事很讲究程序，何况是著名的渣打银行，它一定要求过程的完备，细节的完美，加上又遇到哈代这么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得有针对性地准备许多文件，以繁琐对繁琐！

经过商量，决定由郭庆春出面，单独去会上海道邵友濂。邵友濂在道衙的客厅里会见了这位“胡雪岩特使”，场面、礼仪天衣无缝，毕竟是科举出身，懂得官场，打个阴笑便能揣摸出对方的来意。

郭庆春稍作寒暄，称左大人付札至，已收到江南制造局发运兰州的枪炮，内中少不了邵大人的功劳，说着，他抽出一张五百两银票递给邵友濂，说这是胡大人的一点小意思。

哪知邵友濂两眼瞪得溜圆，脖子挺直，声音尖利道：“这成何体统！这是要行贿么？”

郭庆春赶紧赔笑道：“邵大人言重了，胡转运使、姜总办都是为朝廷出力，为西征操心劳神，胡大人代表陕甘督署，向坐镇上海的两位枢要人物聊表薄意，怎能说是‘行贿’呢？”

邵友濂打鼻孔里喷出一股冷气道：“胡雪岩富甲天下，惯用这一套！用银子开路，拿‘阿堵’搭桥，能打通各种关系，能贿通各级权要。如今又把这一套用到我头上来了？下官虽位卑职微，却不敢稍懈为官之道，古人云：‘利关不破，得失惊之；名关不破，毁誉动之。’下官谨遵古训，绝不会为他这些鬼蜮伎俩所惑……”

郭庆春笑着打断他的话道：“都是为朝廷做事，邵大人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他不过一个小跑街的，从钱庄骗取五百两银子，打点王有龄上京城捐了个实缺……”邵友濂恶胡雪岩没把他放在眼里，嫉他在商场上、交际场上占尽先机，竟口无遮拦，滔滔不绝，历数胡雪岩一桩桩一件件的不是。

郭庆春只得冷冷打断他的侮骂道：“邵大人之言多有不实，恐村言传闻居多。”

邵友濂或许是嫉恨心太重，或许是要有意标榜自己，嘴角堆满白沫，眉眼透着狞恶道：“胡雪岩自恃有几个臭钱，淫逸放荡，往家里扒进多少女人？松江有家酒馆，胡雪岩听说厨娘长得漂亮，酒席中途竟然溜进厨房，抱住正在炒菜的女子，还不顾烟熏火燎，褪下裤子就要求欢……”

“住口！”郭庆春不禁勃然大怒，在书案上击一猛掌，厉声道，“这银子不要倒也罢了，犯不着无中生有、诬蔑攻讦人家胡雪岩！这五百两他本不想送你，是我看你们双方——一个为左宗棠夙兴夜寐，一个为李鸿章镇守上海这个销金窟。而左宗棠、李鸿章都是朝廷封疆大吏，都在为我爱新觉罗家肝脑涂地。是我让胡雪岩拿出银票五百两，摆出和解的姿态，以调和你们双方这种无谓之争。姓邵的，莫非你以为恭亲王发了几封让我退婚的电报，你就不把我这个皇室放在眼里了么？”

“下官不敢！下官不敢！”邵友濂吃了一惊。他编排胡雪岩的不是，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大财神有诸多可鄙的地方，自古无商不奸嘛！同时他还想

给这位皇室贵胄留下一个清正廉明的印象，因为朝野对李氏“贪逸”的攻击是很多的，没想到竟惹恼了这位王孙公子！郭庆春这一通呵斥，把邵友濂业已发福的脸吓得惨白，虚汗直冒，谁见过温文尔雅的郭庆春朝人吹胡子瞪眼睛？

郭庆春要的是上海道衙出具的证明，瞧瞧他这副党同伐异的德性，没有上谕，他会给你出具那样的证明？郭庆春挺胸凹肚地走近了，手指着邵友濂的脑袋道：“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孙子！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烂事！你以为你们给左宗棠发运了三千支快枪二十门过山炮就没事了？没完，事儿还多着呢……”

“是是是，下官不敢，下官照实禀告，江南局库房里实无枪炮，可李中堂来电催办。只好由姜石林出面，上海道衙用关税作为协饷，找洋商买了一批武器弹药发运兰州。中间，下官数次提醒过姜总办；生意上的事，不是凭身份，凭招牌就可轻信于人，对洋人，千万别掉以轻心。其他的事，下官委实不知道。”邵友濂一边磕磕绊绊地交待，一边用衣袖蹭掉了脸上的冷汗。

眼皮子底下的事，都让他们做了手脚，这班混账行事太可恶了！郭庆春心中一震，依然虎着脸道：“这批枪炮不出事也就罢了，倘有半点差池，我绝不轻饶！下面你再给我办一件事，笔墨侍候！”

邵友濂亲自动手，取来纸笔墨砚，眼巴巴看着郭庆春。郭庆春略一思忖：“我说，你写。‘太后懿旨：西征军费筹款着江海关分期逐年偿还。’写罢，盖上海道大印，我有急用。”

“这……”邵友濂握管踌躇，不敢下笔。

“邵大人又怎么了？”郭庆春用嘲弄的语气问。

邵友濂不敢看他，却又不能不申诉他不敢落笔的理由：“太后懿旨，西征军费，着各省协饷解决，江海关所提供的‘协饷’，历来是有定数的，此其一也。其二，这你是知道的，江海关素来为洋人所把持，其所收关锐仅提二成交上海道代收代付，怎能改作他用？其三，朝廷明令不得擅借洋款有损大清声威……”

“我说‘借’字了吗？我说过‘借洋款了’吗？”郭庆春咄咄逼人。

邵友濂又吃紧了：“没、没有。下官只不过陈明懿旨的原意罢了。”

“我能不知道太后懿旨的原意吗？你跟我咬文嚼字？没错，我正在找洋商借洋款，你是科道出身，难道看不出这是在跟洋人玩文字眼吗？‘西征军费筹款’，把借字改为‘筹’，这是不使你为难。跟洋人解释：这筹包括‘借’——找谁借不是借啊？能借到就算本事，就是面子！‘着江海关分期逐年偿还’那不是扯淡吗？兴你们被洋人哄，我们就不能哄一回洋人？你上海道就懂得同室操戈，连这点方便也不肯给我？告诉你，西征兹事

体大，误了军国大事，叫你项上人头不保！”郭庆春拉长着声音，抬起手来用力一挥，邵友濂仿佛听到“嚓”的一声，一阵哆嗦，脖子上感觉像有了一股凉气。他镇定了一下情绪，照郭庆春口授写毕，印上上海道大印。

郭庆春收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官方承诺，复将银票推至邵友濂面前：“休得驳我的面子。从今往后，你们双方就算是和解了。不然，我就派人告诉李鸿章，你是左宗棠派的卧底……”

第三十五回 度假村洋经理近色丧胆 土城子左湘侯闻炮惊心

在哈同夫妇的敦促下，依旧在沙逊大厦，他们和哈代开始了第二轮谈判。

郭庆春出示了上海道的证明，翻译把它拿给哈代过目。哈代立刻冲胡雪岩叫OK：“胡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英国在中国的不少生意都与你有关。而且你与朝廷的大官都有关系，我就把你当作是中国政府的代表。”

胡雪岩兴奋地说道：“哈代先生能理解这一点就好。如果通过这次借贷，英国在中国打开了金融市场，其利润是很可观的，比贸易会更赚钱！而且，我要坦白地告诉你，由于一场内乱，中国的财政十分困难，西征军费很可能全部要靠借款来解决，因此，远不止二百五十万。”

“那会是多少？”

“这应该是一个秘密。不过，我估计不会低于一千万甚至一千五百万两。”

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个巨大的数字引起了哈代的兴趣。按照惯例，所有的战争贷款，都是高息借贷，利润巨大。哈代把手中皮包打开，取出里面的文件说道：“那我们双方就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吧，包括贷款的数量、利息、偿还期限及方式，好吗？”

“关于这个，我们已拟就了一个‘合约书’，请哈代先生过目。”胡雪岩向郭庆春示意，他便从皮包中取出一份“合约书”，递给哈代。

通过翻译，哈代频频发问：“贷款总数为二百五十万两，第一期为一百五十万两，在三个月内付清。其余在一年内交付，这应该没有问题……偿还期限为十年，什么？十年？这太长了！偿还期限不应这么长。”

“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哈代先生。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已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计划十年，所以贷款的最后归还日期为第十年。十年中间我们已安

排了几次还款的时间，我们会严格遵守。”胡雪岩早有准备。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准备打上十年？”哈代挺认真的样子。

“这要问你们政府，还有俄罗斯。”郭庆春遏止不住愤怒地说，“新疆问题，由于英、俄介入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的政府要打，大清只有奉陪。”

哈代有点被侵犯的感觉，面带愠色道：“郭，你这样说显得不太友好，也缺乏依据，大英帝国在新疆似乎没有一兵一卒。”

“这正是我们还能坐下来讨论贷款的原因。否则，我要拧断那些侵略者的脖子。”

哈代急切地想知道下面的一条，于是回归谈判道：“那关于利息……合约书上似乎没有写清楚。”

胡雪岩会心地一笑道：“那是有意不写清楚。哈代先生，利息中间有一部分是你的回扣，这笔钱不见之于账面，您可以理解吧？”

“这个问题应该放到最后，现在讨论贷款的利息问题。”哈代点了点头。

双方在利息问题上又一次陷入僵局，哈代提出年息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一个异常苛刻的条件，胡雪岩大叫道：“这不是放高利贷、驴打滚吗？”他只能给百分之八的年息。双方拉锯，你来我去，最后僵在十八个点上。

哈代于是有意把这个话题岔开道：“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提出的担保措施，是各省和江海关的协饷，这有充分的保障吗？”

“协饷是朝廷明文规定的谕旨，相当于你们西方的法律，不久前已得到皇上和太后恩准。”胡雪岩出示了那份邸报。

“在大清，皇上的圣旨就是最高的权威！谁都不得违背。”郭庆春进一步向对方阐明。

哈代似乎仍有他的想法，突然站起来道：“好吧！我们第二轮谈判到此结束。我会向英国总行报告，相信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再见！”

离开沙逊大厦，置身在料峭春寒里，胡雪岩像一头受伤的狼，低声嗥叫道：“这哈代确实是一只狡猾的英国老狐狸！”

“再狡猾的狐狸看见肥羊也会流出口水，哈代跳过利息问题，依我看，这笔贷款很有希望。”

迎春花已全部绽开，黄灿灿的像电焊弧抖落的串串火花，租界里的女人，迫不及待地要展露她们捂了一冬的脚和胳膊，丝质半臂、女式坎肩和长裙下，白得耀眼的肌肤在晴光下闪烁。

“春暖花开了，塞北的严冬也要过去了。”郭庆春道。

“真担心哈代向英国总行的报告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左大帅可是望穿秋水，在等着我们的回音啊！”胡雪岩忧郁的目光，穿过不甚安分的晴空，投向漠北，投向塞外。在漫漫黄沙中，耷拉着的左字帅旗欹晃着。带刺的沙棘丛里，森森白骨，寂寞地伴随着被狂风吹聚的黄沙。

“想个什么办法，让这个很有城府的英国佬别那么小脚女人一样。”郭庆春打破沉默说。

胡雪岩叹了口气道：“我想过用女色，像对付中国官员那样。但请他喝花酒、嫖妓女，恐怕都不行。作为渣打银行中国地区的代表，他对这些风流勾当还是有所顾忌，万一让竞争对手知道，拿出去大做文章，恐怕会影响他的前途。还有，哈代对女人讲究品位，不知道林翠翠对不对他的口味？”

“试试吧，弄个生日舞会，把林翠翠推到他面前。”

“那就——让嫂夫人尤琳再过一次生日？”

于是，向来比较低调的郭庆春夫妇，向华洋两界盛情邀请，邀请各界名流参加尤琳女士的生日舞会。路金、汉斯、吉伯特等全都应邀而至。中外俊男靓女、名媛雅士，齐聚一堂。

随着音乐响起，舞会正式开始。红鬓绿鬟在摇曳的霓虹灯下翩翩起舞，裙裾与燕尾服拂起阵阵热雾香风。哈代坐在一张咖啡桌边，慢悠悠品着威士忌，他不时把目光投向舞池，怡然自得地摇晃着二郎腿。

“嗨！哈代先生，您好！”一位硕乳丰臀、凤眼迷人的性感女郎来到他面前。

哈代扭头一看，林翠翠？！他有些迷茫地问道：“你是……”

林翠翠嗔怪地说道：“不认识我啦？密司特哈代，那年在龙华看桃花……”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吉伯特的情人。”

林翠翠忸怩作态道：“说得多难听！我不是他的情人，我是大众情人，嘻……”

“好！大众情人好！请坐！林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独坐在这里？我陪哈代先生跳一曲吧！”林翠翠没有坐，她伸出手拉起了哈代。哈代礼貌地点了点头，拥着她进入舞池。

胡雪岩双目炯炯，内心颇为紧张地盯着哈代和林翠翠。当看到二人用英

语交谈，林翠翠不时笑倚在他肩头，哈代一脸灿烂的时候，胡雪岩回头对尤五说：“主角已慢慢入戏了。”

“我去安排一下。”尤五点了点头。

“吩咐弟兄们，手脚要干净利落，做得严丝密缝。”

尤五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悠然而去。

伴随着优美动人的华尔兹舞曲，一对对忘情男女闪过。哈代和林翠翠踩着舞点，已经如醉如痴。林翠翠的过人之处，就是能用不露声色的身体语言撩起男人的兴趣，一步步煽起他的情焰，使他欲罢不能。当她的粉腮上浸着红霞，一对波颤的乳峰兴奋地跳动不已的时候，哈代忍不住搂紧了林翠翠，一只手开始在她腰间不安分地游移。

林翠翠平静如常，含情的眸子晶亮地一闪，哈代便毫无顾忌地把她搂紧了。灯光暗了一下，舞曲恰到好处地换成了舒伯特的小夜曲。林翠翠小鸟依人般贴着哈代的肩头道：“我多喝了几杯，想休息了。”

“你想回家去？”

“不，今晚你愿意陪我吗？”

“今晚？就在这儿吗？”

林翠翠改用中国话道：“是啊，就在这儿。开个房间吧？”

“在这儿开房间，太引人注目。”哈代保持着清醒。

林翠半真半假道：“你这个胆小鬼！又想玩，又怕让人知道……”

“不，不是这个意思……郊区有一家很好的度假旅馆，我带你上那儿，两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尽情寻欢作乐……”哈代在她耳边低语。

马车把这对相倚相偎的男女送到郊区一家度假旅馆。车灯光照着幽静的欧式庭院、洋楼，当真是个迷香窟！哈代显然十分熟悉这儿，拥着林翠翠上了楼，欧仆已经为他们开了房间的门，不一会，送来一瓶洋酒和两只高脚玻璃杯。

林翠翠早已进入角色，发嗲道：“你可别喝醉了倒下就呼呼大睡！”

“那不可能，最后一杯美酒，我要尽情享受……”哈代难得地笑了起来。

林翠翠走到镜前，除去首饰，解散高高的发髻，长发纷披，准备就寝。

“啊……好美的一尊维纳斯！东方美女比我们欧洲姑娘更迷人，更有韵味……”哈代举杯赞叹，一口喝掉杯中红酒，激动地抱起她，丢到大床

上。

林翠翠娇媚地躺在床上，缓缓地脱去外衣、长裙，把衣裤、袜子，扔得满地都是。哈代伸出毛茸茸的手，抓住林翠翠一条白皙柔嫩的玉腿。林翠翠娇嗔地说道：“刚才陪你跳舞跳得腿都酸了，你帮我按摩按摩！”

哈代求之不得，捧起她的玉腿，又亲又摸，不一会便朝大腿上部拓展。

“干什么呀你……”林翠翠拉过床上的棉被，盖住半裸的身子，心里有些发急——怎么还不见动静？

哈代已欲火中烧，他脱去西装，解下领带搭在椅背上，再脱去衬衣，露出了黑黢黢的胸毛。林翠翠故意叫喊着：“啊！真像一头狗熊，好可怕！千万别过来。”

哈代夸张地举起双手，耸动腰臀作狗熊状一下就扑到她的身上道：“今晚我这头狗熊，就要把你这只小羊羔整个儿都吞下去……”

林翠翠猛地把他推开，用手指着窗户道：“慢！请把窗帘拉上。”

哈代只得爬起来去拉窗帘，当他再次扑上床去，疯狂拥吻着林翠翠，门“砰”的一下被踢开了，冲进来一盏红灯笼、两名大汉。

“谁？”哈代惊得翻身从床上坐起。

林翠翠连忙拉过被子盖住了身子。

那红灯笼缓缓往床上照去，晃来晃去，让房间里充满了迷幻色彩。

哈代气急败坏地质问道：“你们……怎么可以随便闯进私人房间？”

“外国赤佬！你强奸中国女子，我送你去见官！”一大汉怪笑。另一个汉子看到椅背上的领带，一把拿过来。两人把哈代按在床上，用领带绑住了他的双手。

“我没强奸！是她愿意……不！我不去……”哈代不住挣扎着。

那两人自称是天地会的人，当年随刘丽川在上海起事时，是英国洋枪队帮了官兵的忙，把他们的头领给打死了，今天，他们是来给头领报仇的。哈代拼死挣扎，三人不禁扭打起来。林翠翠趁此机会，光着身子推开窗户大喊“救命”。胡雪岩携一洋妓正好从花园路过，闻声抢上楼来，经过一番交涉，那两人同意权且把这笔帐记下，以后再发现哈代调戏女人，一定叫他当“太监”……

接下来的谈判异常顺利。胡雪岩把红纸包的领带往他手中一塞，哈代便在合同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天苍苍、野茫茫，一望无际的沙漠、山丘。一座接一座的帐篷，如一朵一朵巨大的蘑菇，无声地屹立在荒漠里。战旗猎猎，黄昏的号角在营帐里吹响。朔风吹卷起“左”字大旗，那是大漠荒原中，暮云苍冥下最亮丽的风景！中军大营内，左宗棠正在秉烛阅读兵书，不时对照着摊在桌上的地图。梁冰玉像西北女子那样穿着羊皮大氅，端着一盘点心悄悄进来禀道：“大帅！”

“哦，冰玉，天已黑定，你可以去休息了。”

“大帅晚餐尚未用，冰玉怎敢休息。这是小米粥，外加几只馍，大帅趁热吃吧。”梁冰玉把地图卷好，放进一个长长的胁巴树筒里。

“好。冰玉，你也一起吃吧。”左宗棠坐过来大口喝着小米粥，就着咸菜。

梁冰玉侍立在一旁道：“我已经吃过了。大帅，大西北毕竟不同江南，您不能这样戎马赴阴山，废寝忘食不顾休息。”

“这几年来，一直是你在照料我的起居饮食和公文书信，有你这样知书达礼的女书侍在我身旁，老夫真是省事不少。”左宗棠摆手示意她坐下。

“大帅如同慈父一般，我怎能不尽绵薄，把大帅照料好呢！”

左宗棠长叹一声道：“是啊，你同父亲分开近二十年了。这次进军新疆，一定要设法帮你寻到令尊，让你们父女早日团圆。”

梁冰玉凄楚地摇了摇头道：“家父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这大西北如此蛮荒，南方人很难习惯这儿的生活。”

“是啊！自从汉武帝元朔初年征西，直到今天几乎年年要出师，边患成了无穷之累。如今要我同当年的卫青、霍去病那样，平息西北叛乱，早日班师回京。老夫自当奋勇，但尤使我感动的是沿途民众相送的盛情。我当时口占了两首诗，冰玉，你替我写下来。”左宗棠不由得大发感慨。

“大帅请念。”梁冰玉忙铺开宣纸，研墨濡笔。

左宗棠踱着方步慢慢吟道——

清风两袖去朝天，

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

马前泪洒注如泉。

检点行囊一身轻，

长安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

事事堪持天日盟。

梁冰玉能写一手奔放而又俊逸的苏体。她的书法，配上左宗棠充满真情的诗篇，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了。

吟罢，左宗棠走过来看梁冰玉搦管挥毫，不住赞叹道："好字！好字！冰玉，你的苏体字写到家了，完全可列入历代女书家之榜。"

梁冰玉娇羞地说道："不是我的字写得好，而是大帅的诗感情真。'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令人感佩。"

"你这军中小丫也来一首，以助豪兴！"左宗棠兴致勃勃道。

"小女子不敢在大帅面前班门弄斧。"

左宗棠大手一挥道："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然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你随老夫万里征程，已属奇女子，定然胸境超越，何来班门弄斧之说？"

"新作都觉得未脱脂粉气，倒是当年有一首游西湖在舟中所作的中调，有龄称它'胸境超越'，拿出来或许不污大帅视听，是一首《木兰花慢》。"梁冰玉总是那么腼腆、含羞带怯的样子。

看斜阳一缕，刚送得，先帆归。正岸绕孤城，波回野渡，月暗闲堤。依稀是谁相忆？但轻魂如梦逐烟飞。赢得双双泪眼，从教浣尽罗衣。

左宗棠轻轻点播着脑袋道："这上片写帆归月暗，轻魂相忆，亲谊聚散匆匆，哪得让人不忆？"

梁冰玉道："我一到杭州，雪岩兄便雇雕舫，请我与有龄游西湖。写这首词时，雪岩在外为粮食奔命，杭城被围，有龄望眼欲穿，游西湖也是为探逃生之路。有龄当时是打算要强行把我送出杭城的。"

左宗棠叹息道："个中曲折，谁为体味得？词的下片呢，不至于太颓唐吧？"

江南几日又天涯，谁与寄相思？怅夜夜霜花，空林开遍，也只侬知。安排十分秋色，便芳菲总是别离时。惟有醉将醽条，任他柔橹轻移。

"好词！好词！身陷绝境，却纤毫不作绝望语，其情可嘉，其事可佩！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见其诗如见其人，此言不诬也！"左宗棠激赏道，抄着双手，在帐中走来走去，一脸昂奋兴悦之色。

正说着，傅晶大步走进帐中，笑问道：“大帅还没有休息？”

“正与冰玉谈诗，等着你呢。”

傅晶是前去侦察敌情的，前方三十里处有一座土城，是进入南疆的必经之路。目前有叛军约三千人据守土城，各种枪支一千余支。欲深入新疆，这个堡垒非攻克不可。

左宗棠随即下令道：“明日寅时造饭，步军左右营辰时出征，务于未时前完成对土城的包围！”

长长的沙丘路上，一面“左”字军旗在风中猎猎招展。大旗引领着逶迤的西征军。四个侍从抬着一口硕大的柳杉棺材，吃力地走在前边。傅晶骑着一匹黄骠马，往来奔走，传递消息。左宗棠白马银甲，头戴兜鍪，身披红黑二色斗篷，指挥作战。旁边一辆无厢马车，轼柱上张着桐油牛皮伞盖，梁冰玉端坐伞下，随侍左宗棠左右。

沙丘上一溜黄烟滚动，傅晶勒马停在左宗棠的面前说道：“禀大帅，前面就是土城，听说大军来到，叛军己将城门紧闭，准备死守。”

“冰玉，拿地图来。”左宗棠吩咐道。

冰玉从轼柱上的胁巴树筒里取出地图，摊在马车上。左宗棠看看图上的标记，不时举起望远镜与实地对照，对周围的参从人员道：“这土城早在汉朝就有了，是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不过它是‘一片孤城万仞山’，四周没有其他城池可为呼应，只要攻克这座孤城，就打开了入疆的大门。”

傅晶道：“大帅所言极是，四周数十里内，确实毫无人烟。”

“命令三军将士在城外安营扎寨，生火做饭。酉时发起总攻！务必一举攻克。”

傅晶从梁冰玉手中接过一面令旗，拍马而去。

入夜。土城外生起了一堆堆熊熊大火，火光映红了夜空。借助火光，依稀可见土城城楼，城上旌戟森然，敌人显然已做好迎战准备。

酉牌时分，靠近土城最近的那座无名小山下，一队骑马的侍卫紧紧护着左大帅，簇拥他检阅即将发起攻击的队伍，湘军将士排着整齐的方阵，挺着刀枪，扛着云梯，静静等候命令。

酉时已到，傅晶率侍卫拥着左宗棠登上小山。一张张青铜铸就的脸，在黄沙朔风中显得那么坚毅、刚强！

“湘娃子们——随我出战！”左宗棠举起长剑，振臂高呼。

“砰！”随着一声震天号炮，“嘟嘟”的号角吹了起来。

“冲啊！冲啊……”荒原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队伍如潮水般向土城拥去……

扛着云梯的敢死队冲在队伍最前面，眼看就要接近城墙，突然一阵锣声，城头上出现一排排弓箭手，雨点般的箭镞，朝攻城的清军射来。

敢死队中有人倒下，士兵中箭的惨叫声和土城上叛军的叫骂交织成一片。长长的云梯，在行进中突然被死神的手按住，直撇撇躺横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之上，就像倚天长剑被折成一截一截，让人刺目揪心！

“大炮轰击！洋枪队上前，掩护步军攻城——”左宗棠果断地下达命令。

炮弹呼啸着越过步军的头顶，拖带着刺耳的嘘嘘声。轰……巨大的爆炸声伴随着大团大团耀眼的火光，让人的耳朵、眼睛暂时都失却了作用。黑烟在迸闪着的血色火团中一冲而起，那么快意地弥散开来，迅疾地笼罩四野。手持长矛或者口衔短刀的步军士兵，借助大炮的掩护，无声地冲向前去，迅速而又有序地扛起横滞的云梯，开始又一轮的夺城之战。

然而，大炮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威力。开始，还有炮弹落在城头，或是在城墙上爆炸，红光，黑烟，夹杂着叛军的惊呼。但过了不一会，炮声便稀疏下来。小山上可以清晰地听到炮队指挥官的发令声。炮手们用力拉动炮拴，那矫健、敏捷的身姿看去让人振奋。

“轰……”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了，威力不大，根本打不到城墙。不仅是左宗棠，所有的参从官都看到了。左宗棠吼叫道：“娘买乖，你们会不会使洋炮？”

指挥官高喊道：“我们会！禀报大人，可是这洋炮不行……”

“胡扯！这是江南制造局专程送来的洋炮。再放！”

“预备——放！”指挥官再次重复。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排洋炮中竟有一门大炮自行爆炸。火光烟雾中，几个炮手被掀翻在地。更有甚者，有几发炮弹就在攻城步军中爆炸开来，肢体和木梯的碎片，在土城下纷飞，攻城步军的阵脚刹那间全乱了。趁着混乱，城头上也出现几门洋炮，炮口朝着小山头瞄准。傅晶大叫道：“不好！敌人要开炮了……”在炮弹尖锐、短促的呼啸声中，傅晶纵身朝左宗棠扑去。

“轰……”炮弹在小山上爆炸开来，不是一颗，是接连不断的排炮，弹着点很准，满山是落地开花炮迸闪的火光。巨大的烟柱，把左宗棠从马上掀了下来，他只觉得脸颊一热，伸手一摸，竟摸了一手的鲜血！

“大帅……”又一颗炮弹呼啸而来，傅晶展身把左宗棠压在身子下面。在一片撕天裂地的爆炸声中，传来参从们的惊呼声，传出白马受惊的嘶叫

声。碛石，飞沙，碎布片，骨渣肉屑，喷溅的鲜血，人马的断肢肌肤，雨点般落了下来。一个参从应声倒地，他的半边脸被弹片削去，鲜血和脑浆洒了傅晶一脸……

仓皇射击的快枪队的情形比炮队更糟。旧式前膛枪的瞄准性能差，打不准。好些枪管没几下就发红变形，拉枪栓上子弹竟把手上的皮肉烫焦……这哪里是洋枪快枪，简直就是鼓捣成枪形的打狗棍！

此时，城门大开，一队骑兵冲了出来，疯狂杀向攻城的步军，傅晶抱起满面血污的左宗棠道："大帅，下令撤吧！"

左宗棠无力地点了点头。傅晶叫住一个参从道："下令洋枪队集中火力，挡住敌人的骑兵。其余各队，立即撤回。"说罢，他架起左宗棠，在参从、侍卫的保护下撤出小山……

一弯冷月，挂在山岙的上空。暴风雨后的宁静，使沙丘更现出亘古的荒凉。士兵们在沙丘下休息，有的在包扎伤口。不远处，是那口柳杉棺材。冷霜般的月光，映着黑魆魆的棺木，使它更显得沉重、肃穆。

左宗棠斜躺在一个背风的沙窝里，梁冰玉用棉花蘸酒为他擦脸。他的眼皮一阵霎动，终于醒了过来。

"大帅，你终于醒过来了。"梁冰玉的声音含着兴奋。

"没事……"左宗棠苦笑着挣扎坐正了，手指着那口柳杉棺材道，"否则，真成了这小黑屋里名副其实的住户。冰玉，快把酒葫芦拿过来。"

梁冰玉把葫芦形酒瓶递到左宗棠唇边，服侍他喝了几口道："大帅，您太苦了……"酒汁洒到了他业已花白的胡须上，梁冰玉用手绢擦拭着，如是说。

"苦什么？我还能有酒喝呢，'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死不了！还要回去！回去找江南制造局那些混账东西算账，这群败类啊！"

第三十六回 锦绣园三姨太花容失色 北京城众公卿冷面含威

哪有什么"奥林公司"？人去屋空，连牌子都摘了。吉伯特呢，听说也回英国休假去了。

左宗棠一本奏上朝廷，有李鸿章曲为回护，姜石林仅丢掉"总办"一职，着"追回损失，以观后效"。

银子已经进了伯尔的口袋，自己的好处也得了，这个损失怕不那么好"追

回”！可胡雪岩、郭庆春之流正盯着自己，姜石林不得不摆出追的架势！

大热天的，连花坛里那些花呀草呀都给晒得蔫不拉叽的。热烘烘的空气里头，流走着垃圾的气味，其中以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气味最浓，也最能体现此期上海的特色。姜石林真担心自己也变成垃圾，倘江南局欺骗朝廷的事让太后知道，他中饱私囊、买旧枪烂炮应付西征的事受到追究，他不做垃圾谁做垃圾？姜石林坐在马车上，神情沮丧。他环顾马路四周，突然眼睛一亮，急忙喊叫起来：“快！快追上去！”

“追谁？哪里？”马车夫昏昏欲睡的样子。

“在那边，过马路那个英国佬！”姜石林指着后面道。

马路对面，正在行走的吉伯特显然看见了姜石林，连忙跳上一辆黄包车，拐进另一条马路。

“先生，你坐好！驾！……”马车夫朝辕马猛抽了一鞭，飞快追了上去。

人群熙攘的马路上，嘚嘚的马蹄，车夫飞奔的双脚展开了一场竞逐，两位盘着腿的人不断催促着“快快——”

“停车！停车……”一个印度巡捕吹着警笛、挥舞着警棍朝马车赶来。

在一个路口，斜刺里又冲出另外一个印度巡捕，拦住了黄包车。

马车被截住，印度巡捕要罚姜石林五十个先令（足足八钱二分银子）。姜石林擦着脸上的汗水道：“对不起！我，是在追赶这位吉伯特先生。”

吉伯特气咻咻地喝问道：“为什么要追我？在我们大英帝国的租界里，在大马路上，而且是这么热的天……”

“请吉伯特先生去上海道衙门向邵大人解释，为什么我们花了重金，却买回来一堆破枪烂炮？”

“是吗？我们也在找伯尔，找奥林公司交涉。不光要赔偿你们的损失，他还要赔偿我们怡和洋行、赔偿大英帝国的声誉。”吉伯特仿佛陡然想起来的样子。这说明那个瘸子伯尔和他的奥林公司一样，已经在上海蒸发了，想要他赔偿，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姜石林蔫蔫地回到家中，三姨太告诉他上海道邵大人派人带信来，说西征采运局强烈要求上海拘押姜石林。他负责采购、输运的旧枪烂炮造成西征首战失利、死伤近千人的巨大损失，官府应将他绳之以法。同时应查明枪、炮事件真相，为什么专门生产枪炮武器的江南机器制造局不向西征军提供自己生产的武器，而要花钱找洋人买上一批破枪烂炮……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姜石林决定离开上海，到外地躲上一阵再说。做出这个决定，姜石林凝望着三姨太，这位被邵友濂赞为“貌若天仙”的女

人。此刻，他颇为不舍地拉住她的一只手道：“我走之后，胡雪岩肯定派人甚或亲自上门，任他怎么啰唣，你要咬住两条：第一，不知我的去向；第二，我也是让人骗了。”

“那要是胡雪岩从洋人嘴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怎么办？”三姨太问。

“那个吉伯特也收了好处，伯尔特说已经跑回了英国，洋人受治外法权保护，胡雪岩不可能从洋人嘴里了解到什么。”

姜石林畏罪潜逃的消息传出，胡雪岩果然带着伙计来四马路姜邸打听详情。其时，三姨太正在姜家花园的林荫道下漫步。

姜家花园有几座漂亮的假山，有太湖石垒的，有溶洞石笋砌的，还有用水门汀精心制作的。假山用一条虎皮纹碎石路逶迤相连，路旁是一棵棵花树，春有玉兰，夏有夹竹桃，秋有红枫，冬有山茶。一年四季绿意盎然，花花满眼。

听到仆人通报，三姨太在钟乳石砌的假山前立定。那山的造型别致细腻，只可惜晶莹剔透的本色离开溶洞后便发黑暗淡，大失其韵。有水自山顶冲击而下，走洁溜的钟乳石面淙淙流过。那水波一闪一闪，使假山的皱褶、棱凸、奇峰峭石全都似在抖动，如同一幅巨型绢画遭遇穿堂入室的清风，伴着美人迟暮，纱窗倩影。

胡雪岩入得园来，绕过轿厅，跨过一道原木造型的低栏小桥，打一个绿意葱茏的藤廊里穿出来。探首一看，晶光闪烁的假山下，立着一个耀人眼目的丽妇，穿一条葱绫裙，裙下缀着洁白的巨弧蕾丝花边，绕着轻若云带的半臂。

“你？怎么会是你……”望着眼前这位三姨太，胡雪岩久久说不出话来，因为三姨太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的巧珠。

“巧珠，真的是你吗？”这个久违了的称呼，激起巧珠内心巨大的波澜，她含泪叫了一声“雪岩哥”，便双手捂着脸，转身朝着附近的假山洞内奔去。胡雪岩不假思索，快步追了进去。

往事，一幕幕闪电般打他脑海中掠过，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啊！

原来，姜石林与何桂清曾有师生之谊。何桂清被诬下狱之后，曾委托姜石林向曾国藩求情。何桂清“用兵不力，治军无能，以致两江久陷、生灵涂炭”，原本就是曾国藩叫人参奏的。曾国藩的答复只有四个字：爱莫能助。何桂清死后，巧珠就这样做了姜石林的三姨太。姜担任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办，巧珠便随他来了上海。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桂清是真心待我好，却落得那么一个凄惨的结局。现在，虽说跟姜石林到了上海，总觉得自己根无所依，飘飘荡荡不知寄身何处……”

胡雪岩替她拭去泪痕，劝慰道：“有我在上海，还有尤五哥、尤七妹、郭庆春他们都在上海，你就不是根无所依……”

巧珠用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睫毛上依然霑着泪珠，含笑道：“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姜石林不让我出门，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有钱爱追女人的大亨阔佬多，他还在我面前提到过你呢……”

两人说起别后情形，不由得勾起旧情，不住地拥吻起来。假山石洞并不深，却修得口小里大，稍有曲折，幽暗可通。故意弄得嶒崚的洞口，勾画出一片白晃晃的晴光，缀着青藤野草装点的蕾丝花边，宛如美人裸露的半拉雪脯。两人久别重逢，自然是激情燃烧，趁这个当口，巧珠带着几分柔昵道：“看在我的分上，你就放姜石林一马。”

胡雪岩很爽气地一笑道：“姜石林瘦狗一个，打他原本是要逼邵友濂多掏些协饷税出来。等把姜家花园几个假山玩遍，我就去会会姓邵的！”

越二日，胡雪岩与郭庆春拜会了上海道台邵友濂，要求发海捕文书将姜石林捉拿归案：“道台大人是朝廷命官，又是江南制造局的直管上司，岂能容忍姜某人损军误国、中饱渎职。”

邵友濂倒是冷静，端坐在太师椅上冷着脸道：“本道台已下令姜石林寻找英国奥林公司的伯尔，同时照会英租界工部局，要求担任中介的英国吉记公司负起担保之责任。”显然，邵友濂咬住了姜石林是“受骗”这一点，防止把事态扩大。

“西征事大，当务之急是要向国外购买大宗攻城作战利器，包括普浴斯后膛螺丝大炮，后膛七响洋枪，手掣式炸弹等，并火速运往西北，以打败受英、俄支持的阿古柏军队。”郭庆春不得不直入正题。

“邵大人，庆春兄已与德国军火商汉斯先生谈妥，可用最低廉价格购买最优质的德国新式武器，迅速运往边陲。”胡雪岩在一旁补充。

邵友濂的表情不阴不阳，故意提高音调道：“那好呀！既然胡老板和庆春少爷有办法，那就赶紧去向德国购买。军情十万火急，越早买到，越早送往新疆越好！”

“所以，我们来见道台大人，就是要落实购买军火的经费，江海关的协饷能否早日拨给我们？”胡雪岩神态肃然。

“你们不是已经向英国渣打银行贷款二百五十万两了吗？”邵友濂脸上笑得粲然，心里嫉妒得出血。

“那是西征军的军饷，已经解往西北，用来解决将士们的粮草、衣被等军需急用。要购买军火，还得仰仗江海关的协饷。”胡雪岩道。

“胡老板、庆春少爷，实话跟你们说吧。这西征军费着各省协饷解决，朝

廷并无定论，皇上也未曾正式颁旨。就算有定论，前番购买枪炮，已将江海关应支‘协饷’全部用光。‘协饷’是极其有限的，想要，只有等明年啦。”邵友濂顿时变了一副面孔。

“什么？……谁说朝廷并无定论？这是有人阳奉阴违，从中作梗！企图使西征功败垂成。”胡雪岩陡地拔高了声音。

“胡老板说这些有什么用？江海关的关税九成以上都被洋人拿走了，这西征军费的解决，只有找洋人借。你们去北京讨一道准借洋款的谕旨，方有解决西征军费的可能。”邵友濂做无奈状。

“那好，我就上京城去讨这道谕旨！”

为了讨到两宫准借洋款的懿旨，胡雪岩只身来到京城。

有道是“京城路，用钱铺，买官讨赏用钱赎”，胡雪岩深得个中三昧，下车伊始，便在前门中街“阜康”北京分号大宴京师达官贵人。他不仅“征花侑酒”——请了八大胡同的妓女，还在敬酒时往每位官员的手中塞了一个存折。钱能通神，这样他便探得许多内幕消息。

杭州同乡、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告诉他，说左宗棠本是大清的中兴之臣、办洋务的主将。但他那“蒸不熟，煮不烂”的倔脾气得罪了不少重臣，尤其他跟力主大兴“海防”的李鸿章唱起了对台戏，使原本在南方也主张“海防”的他，因西征又竭力主张“塞防”，失掉了许多支持者。闹得主管军机的恭亲王甚是为难，索性关照军机章京，把左公有关“塞防”的奏折暂压，留待以后再议。

江浙大同乡孙定庵则透给他一条过时的消息，说数年前荣亲王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购买商船，未获皇上批准，胡大财神此来，荣亲王算得一位“知音”。而多数朝臣因战争赔偿甚巨，对借洋款一事大不以为然……

胡雪岩自也有一点“杭铁头”脾气，此行发誓务必把准借洋款的上谕拿到手中！

一则因新疆形势发生变化，南疆已成阿古柏“七城之国”的天下。而沙俄自去年出兵占领穆扎尔特山，扼住了伊犁通往南疆的咽喉，今年更大举进犯伊犁，扬言“伊犁永归俄辖”。之后又四处扩张，占领了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

二则左大人在陕甘创建了一支六万余人的队伍，其治军、统军的气候已经形成，他大清军事统帅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替代！

三则洋款有借也好借。他已与多家外国公司谈妥，除武器、弹药，还拟进口全套最先进的毛呢纺织设备，利用西北丰富的羊毛资源，在落后的陕甘也推行“洋务”。消息传出，竟有数家公司、银行派人与他密洽……

胡雪岩马不停蹄，借醇亲王奕□在西郊检阅神机营之际，携银万两前往“慰问”。醇亲王当即表示，一定在皇上和太后面前力陈借贷洋款之必要，着各地从速把协饷解赴上海。他还拜访了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文煜表态“领会得”。他几次谒见宝鋆均吃了闭门羹，但探得宝大人有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他还有个弟弟宝森嗜赌如命……

这日，胡雪岩持厚礼来荣王府拜见荣亲王。

王府的森严，礼仪的繁缛，陈设的华丽，难以一一备述。满目琳琅、锦缨张垂的大客厅里，荣亲王面无表情，正襟危坐。他头戴一顶万丝生线海珠珠冠，穿一件米色葛纱袍，外罩石青葛纱窄袖褂，腰间束着缂丝版金带，履着皂底朝靴。

胡雪岩纳头便拜：“浙江候补道胡雪岩拜见荣亲王大人千岁千千岁。”

“起来吧。”荣亲王身子一动不动。

“谢王爷。”胡雪岩爬起来，双手奉上郭庆春的信。

荣亲王接过信，听胡雪岩说是“庆春兄托下官捎信给王爷”的话，眉头跳了一跳，随手把信扔到一边道：“请坐。”胡雪岩这才在下首安备好的椅子上仄着屁股坐下。

“说起这个外甥，真是我们家族一大心病。他自小桀骜不驯，家姐也对他无计可施。他出国留洋那么多年，也不回京来省亲尽孝，尽弃祖宗成法。最近，从小喜爱他的东太后归天，满想他能回京来尽尽忠臣孝子之礼，谁知他竟又一次拂逆她母亲旨意。我这个做舅舅的，实在不愿再提他。”

胡雪岩见荣亲王懊丧而又鄙夷的样子，不得不以实相告：“敢禀王爷，庆春自与松江女子尤琳成亲之后，生活堪称美满，脾性也改了许多。此次为左大帅西征借贷洋款，全系庆春奔走联络，功劳不小。”说着，他还以褒崇郭庆春为名，将必欲借洋款以复新疆兴西北的来意说了个痛快。

荣亲王始终不苟言笑，竟出人意料地问道：“这尤琳……是何等样人？竟使庆春如此痴迷。”

胡雪岩赶紧答道：“尤琳乃上海松江世家出身，虽非名门望族，也算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与庆春可谓郎才女貌，佳偶天成。”

“她知什么书？达什么礼？伊其相谑、私下成亲倒也罢了，为何婚后不回京来省亲拜姑嫜？不讲规矩到了这种地步，还讲什么‘知书达礼’？”荣亲王说着，站了起来，表示送客。

胡雪岩不由得脊背发凉，不得不知趣地表示告辞。没想到荣亲王竟倒背双手，送至槛门。胡雪岩回头见他跟了出来，忙道：“请王爷留步。”

荣亲王此时方缓然道：“所说借贷洋款一事，我当会同宝大人一起向皇上和太后启奏。只是，我听文煜大人说，你们‘阜康’的北京分号特别方便王公大臣，有这回事吗？”

有戏！胡雪岩心中窃喜，赶紧道：“确有其事，文大人等朝廷大臣在‘阜康’占有很大股份，王爷如有什么事，也可叫‘阜康’效劳。”说着，胡雪岩装作故意想起似的，从内袋里掏出一只锦套存折，双手呈上。

“这算什么？”荣亲王装作不解。

“回禀王爷，庆春兄是我‘阜康’的大股东，他和我早就有意想请您荣任名誉董事长，凭这个存折，您可到全国任何一家‘阜康’分号提取现金。”

荣亲王拿过存折，抽出折叠的内芯，展开看了一下，神情依然淡淡地说道：“多谢美意。可我是朝廷命官，贵为亲王，兼任钱庄名誉董事长并不合适，这个存折你拿回去吧。”

胡雪岩低声下气地求恳道：“名誉董事长担任不担任，下官不敢强求，可这存折京城里不少王公大臣都有，也请亲王暂时收下，用不用都没关系。”

荣亲王面孔陡地一冷，话中有话道：“厉害哪，胡老板，你财大气粗，国库都比不上你的殷富。连左湘侯向洋人借款也要你出面。难怪哟，似文煜那样的六部首辅也要把钱存到你的‘阜康’，这一招可把手捅进朝廷的心窝窝里了……”

这话的分量重，落点也重！豆大的汗珠，顿时从胡雪岩的脸上、脖子上了渗出，他有些战战兢兢地分辩道：“王爷言重了，小的不敢胆大妄为……只是想为朝廷分忧，为皇上和太后效力……”

“哈哈哈……我只是说句笑话！胡老板你可别放在心上……哈哈哈……”荣亲王突然仰天大笑，笑得胡雪岩心跳如鼓，汗流浃背。

一阵大风刮过庭院，树梢不住地摇晃……暗红的枣子和早黄的树叶飘落下来。落在地上的枣子在胡雪岩的左脚边跳跶着，小时候，他在树下捡过这种落地的枣子吃。果子不一定是好果子，但甚有趣味，那可是正宗不掺假的“拾趣”！

约莫又过了半个月，在西直门附近一家赌场，胡雪岩总算逮着了一个机会。

号称宝二爷的赌徒宝森输了个血本无归，取下腰间一块佩玉要押五百两银子。对方不干，两人便揪扯起来。就在这时，胡雪岩出现在赌台前，往他手中拍了一张千两银票。宝森便要将佩玉给他，胡雪岩举手把玉挡回道：“玉是有灵性的，揣着！哥就在这儿看你怎么个翻本赢钱。”

“够爷们！爽！”宝森朝他一递大拇指，继续赌下去，居然赢了个大满贯。打问胡雪岩名姓，大叫“有缘有缘”、“久仰久仰”，便厮熟起来。

胡雪岩在“杨聚泰”叫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宴请宝森，举杯道：“来，为你的‘通灵宝玉’干一杯！”

“开头，我还以为你是天上派来的神兵神将，哪知道是杭州有名的‘胡大财神’！嗨！你一下子就解了我的围，托你的福。”宝森高兴地与胡雪岩一连碰了三四盅。

“这有什么，宝二爷千万别放在心上。不是我胡某人多嘴，你这样高贵的身份，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胡雪岩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

宝森懊丧地一掷酒杯，满腹牢骚道：“嗨！甭提啦，都怪我那无情无义的大哥。他自己当上高官，主管全国钱粮度支，可就是不管兄弟的死活。我原本在直隶当了个候补知县，后来曾中堂调到直隶，我哥又不敢求他，把我推荐给四川总督吴棠。吴大人对我倒很重用，没想到他一瞪眼死了！继任的丁宝桢暗中耍了手腕，我只得回北京赋闲。大哥见我无所事事，老烦我、回避我，成天躲在书房里，鉴赏比命还值钱的唐、宋书画！胡大哥，你说有这样不讲亲情的兄长吗？把小弟看得比一张被虫蛀鼠咬的破画还不如，呸！”

宝鋆号称“冷脸冰心、油盐不进”，胡雪岩无意中得知他有这么个雅好，心中窃喜，嘴上道：“鉴赏书画这样的事咱不懂，但押宝、投壶、搓马吊，却是自小就见过。宝二爷既精于此道，何不去上海、杭州走动走动？或是在此二地开家赌场，会会各路高手？我有位岳丈，就是赌坛高手。”

哪知宝森一听竟当了真，业已朦胧的醉眼闪着憧憬的光道：“去南方逛逛，当然好啦！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能到上海、杭州一趟，那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咱们乾隆爷都曾六下江南呢！”

胡雪岩立即盛情邀请：“那我就请二爷到上海、杭州散散心，自在逍遥个一年半载。一切费用由我担负，你看怎么样？”

“叫胡老板破费，这怎么好……”宝森咧嘴大笑。

“没事，只要宝二爷肯赏脸，我在北京办完事，您就跟我下江南。”胡雪岩十分爽快，毫不含糊。

宝森一下子变得亲昵异常，紧跟着就套起了近乎：“胡大哥在北京办什么事？有啥要我效劳的尽管说，我不能光受恩不言报哟，那岂不太不仗义了！您说是不？”

胡雪岩摇头道：“没事，请你游江南就要你办事，那不是做生意了吗？我同宝二爷纯属友谊，绝无交易！”

每当黄昏人定，宝鋆都要在那张特制的学士椅上坐定，挺直上身，摆正双腿，将双手十指交叉搁放在业已发福的小腹上。然后屏声静气，两眼平视，直直朝对面望去。对面墙上，其时必定挂有一幅名贵的字画。书房上空，靠近画面的地方，定然燃明了两盏琉璃宫灯，将字屏画轴上的印鉴都照得丝毫毕现。满朝文武，谁都不知这个黄脸细目、绝少笑容的重臣还有这个嗜好，更不知道他在字画鉴赏方面还有一些独到的功夫。养鸽笼里有鸽子发出咕咕的叫声，有顷，门房传事的听差进了书房，低声道："大人，二爷来了。"

宝鋆一听就皱起眉头，黄灿灿的脸上立马冷如冰霜道："你回他，说我今儿个头疼，早睡了。"话音未落，宝森腆着胸腰大步而入，衣着是少见的光鲜，神情是少见的清朗。

"哥，你为什么总是头痛？难道我真那么讨你嫌吗？明儿个，小弟就去爹娘坟前一头撞死算了。"他乜斜着眉眼，夹枪带棒地说。

宝鋆没好气道："又胡说什么疯话？"他朝听差挥挥手，命他退下。

宝森还是那副眉眼，真假难辨地通报道："哥，小弟今后再也不来打扰你这位户部大人了。我要走了，今天特来向哥告别一声，否则还以为我死在何方，连尸体也找不到。"

"要走？去哪儿？"宝鋆略有些惊奇，他清楚这个弟弟没甚好言语。

"游江南，去上海、杭州玩上个一年半载。"宝森止不住得意，头和身子都晃了一下。

"这么长时间，钱从哪儿来？"宝鋆不由得警惕起来。

"有人请客，反正我不会向你借一分一厘。"

宝鋆站起身来，不放心地打量着宝森道："你不会以我的名义，去打扰地方吧？"

宝森一听，声音立刻高了起来："谁借你的光？与你毫不相干！是胡雪岩请我到上海、杭州看看，一切费用由他来出。"

宝鋆讥讽地"哦"了一声，目光又一次变得严厉起来，道："原来你交上财神了。胡雪岩可不是个简单人物，我给你提个醒，你可别胡乱答应人家什么，到时候给我添麻烦。"

"他会有事托我？你放心……"宝森举起一只手，手腕子动摇着，不以为然地朝他哥摆手。

宝鋆正颜道："谁知道。此人花样多得很！这一趟来北京，是专程替左宗棠筹借洋债的，说不定就会托你来跟我说情。"

“哥，你别把人看扁了，别以为人家都是来找你要钱的，胡雪岩可不是这种小人。我再三问过他有什么事要帮忙，他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你瞧瞧人家那硬气——哪像你手下那些势利小人，成天跟在你屁股后头，连你放屁都要阿谀奉承，只差称颂‘弘宣宝气’了。好，我不跟你啰嗦了，告辞！”宝森“嗨”了一声，抬脚就要走。

这事倒像是真的了！宝鋆把兄弟叫住，掏出鼻烟壶闻了闻，打出一个响亮的喷嚏之后打量着宝森问道：“什么时候走？”

“就在这几天吧。”宝森也把神情、脸色扶正了。

宝鋆点了点头，心想这胡雪岩捣的什么鬼？道声来人，尚书府的老管家进书房应了一声。宝鋆吩咐道：“到账房支二百两银子，给二老爷带走。”

“谢大哥！”宝森这话是由衷的。

“这一路该用钱就用，别丢人现眼，尽花胡雪岩的钱，让人家还真以为咱们宝家穷到了这般地步。”宝鋆走近兄弟，难得这么平心静气地说话。

宝森答应着出了书房，拿上银子，在听差仆僮一片“二爷您走好”的恭奉声中，昂然出了尚书府大门。正好一辆马车经过，宝森叫住，连正眼都不瞧跟出来的传事听差，便绝尘而去。

“有了钱就装阔，哼！什么玩意儿。”传事听差咕哝着正要转身回府，门丁交给他一只二尺余长，方高数寸，平底弧形匣盖，紫铜亮片镶边的木匣道：“这是有人送给老爷的。”

那宝鋆回到学士椅上，要续上被打扰了的养目，见传事听差进来，顺口问道：“二爷走了吗？这一下我耳根子可以清静个一年半载了……”

“二爷走了，大人。”

“这胡雪岩可帮了我一个大忙，他怎么却不要我帮忙呢？真是咄咄怪事。”宝鋆长舒了一口气，不解地咕哝着。

听差小心地禀报道：“大人，胡雪岩派人送了一份礼来。”

宝鋆一下子跳了起来，一眼瞥见听差手上的红木匣就叫道：“胡雪岩？我就说呢……送的什么礼？该不是为了借贷洋款用银子来收买我吧？不收，给我退回去！”

“不是银子！是一幅画。”听差呈上红木匣，他知道老爷喜欢这个，满脸谄媚地笑着，轻轻地解开包装的红绸带，打开红木匣，将里面发黄的画轴露出来。

宝鋆细长的眼睛顿时放出光芒，他身子立住，脖子拉长，少顷便朝着红

木匣奔了过来：“小心！我来。”他亲手取出画轴，慢慢展开画面。画面已有些破损，褶破痕迹清晰可辨。画的是人物，收藏者、鉴赏者风格各异的印鉴盖满画幅的左侧。

“什么？吴道子！……”宝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揉双眸，定睛凝视，没错，是吴道子！

“大人，要不要挂起来瞅瞅？”传事听差讨好地问。

宝鋆眉目舒展地说道：“是好画！必定要挂起来，才能品出味儿。”

听差将画挂起。宝鋆回到学士椅上，眯缝着双眼欣赏起来。论画，宝鋆颇信奉宋代郭若虚的观点，认为自古以来，敏慧妙悟、精通高绝，为世人所尊重的画家，也就东晋的顾恺之，南朝陆探徵，唐代被称为“南画之祖”的王维和被称为“百代画圣”的吴道子。这幅画正是吴道子的一幅“宫中仕女”，高髻云鬓，轻罗彩带，现半拉雪脯，一定是禁苑中收藏的稀世珍品！宝鋆看了又看，爱不释手道：“这画，可比银子还值钱啊……这个胡雪岩真鬼！怎么会想到……我这个嗜好……”遂转向传事听差问道，“胡雪岩有什么话留给门子吗？”

“来人只说宝大人为国辛劳，胡老板几次想上门请安，又怕大人公务繁忙，不敢冒昧前来。”

宝鋆撚须一笑道：“他不来比来还高明，他不说比说还厉害……好吧！我也不会辜负他之美意，将尽力成全。”

不几日朝房聚议，宝鋆便主动向荣亲王提起西征军费的事。

“左帅请借洋款一事，不知王爷作何决定？有向皇上、太后启奏过没有？”

“还没呢，本来早想启奏，因为这海防、塞防之争过于激烈，才不得不延缓一些日子。”荣亲王这就算定了调了！这些人都知道恭亲王的地位，正逐渐被荣亲王所取代。

醇亲王表态道：“现在情势已经明了，就不用再等了。左季高这么大年纪，在新疆也够他受的了，早日替他解决了吧，不要再缓了。”

“我也这么想。可宝大人一向主张‘西饷可缓，洋款不宜’，我如果过分热心支持左季高借洋款，不是有唱对台戏之嫌吗？我可不想被某些人抓把柄哟。”荣亲王笑道。

“两位王爷的旨意，下官领会了。既然情势已经明朗，也就不必再在朝廷上争议。荣王爷只要奏请皇上、太后同意，由户部知照各省以及各国公使也就是了。”宝鋆夹在中间显然有几分狼狈。

于是圣旨下，并无戏台子上那些“奉天承运”之类的话——

奉上谕：借用洋款，息银既重，各省关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此次姑念左宗棠筹办军务，事在垂成，准照所议办理。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商借洋款，至贻后果。钦此！

第三十七回 连环套胡相公频施巧计 单打一宝二爷大逞威风

一艘外国大客轮，乘风破浪航行在黄海上。这是从天津驶往上海的专船，由怡和公司经营。讨到准借洋款的谕旨，得意得似乎要飘了起来的胡雪岩就乘坐此轮返沪。

船舷上，三三两两的中西旅客在眺望夕阳下的海面。片片金瓯，被加剧涌逐的海浪撕成碎片，血色赤金在翻滚的海浪中闪烁。巨大的残阳，由明黄变成血红，它无际的光焰说收就收，说黯就黯。那血红的残阳顷刻被颠跳的海浪噬啮，终于整个儿沉没，就剩下了黑暗！

很意外，胡雪岩在客轮上遇见了索伦斯基父女。因伊犁问题中俄交涉数年，两国关系恶化，索伦斯基借口回国述职离开了上海，这一走就是四年。此番返沪，据索伦斯基说他已离开外交部，不再在沙俄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他现在经商，专做成套机器设备及军火生意。安娜在回国期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婚姻，丈夫是个海军军官，婚后在一次与日本海军的战斗中阵亡。三十岁的她至今还是孤身一人，于是又随父亲重返上海滩。

得意归得意，胡雪岩并没有忘乎所以，他敏感地意识到这父女俩有点躲着他！尤其是安娜，这跟当年那个一心想嫁给郭庆春、天真烂漫的妙龄女子判若两人。胡雪岩有心想破解这个谜，遂暗中开始留心这父女俩。

天色黑了下来，似乎无所事事的安娜进了客轮二楼尾部的赌场。赌场里供应各色洋酒，设有轮盘赌游戏机，供旅客在漫长旅途上消遣。宝森高高地坐在特设的赌座上，大呼小叫道：“快押！快押上……一夜就成大富翁，良机莫失哟。”

中外旅客押上红红绿绿的筹码，轮盘赌博机的圆盘飞速转动着，在庄家“开啰开啰”的吆喝声中，轮盘最后停往，停在宝森押的这堆筹码边。宝森情不自禁地欢呼道：“好——我赢了！”庄家用一把精致的小银耙把押在其他方位的筹码统统扒走，加倍付给宝森大把筹码。

宝二爷捧着这堆“钱”喜不自胜，抓一把筹码又押在另一个方位上。胡雪岩又递给宝森一大把筹码，示意他尽情地玩，然后无声地走到安娜身

边，亮出手中的一叠筹码问道：“想试试运气吗？”

“我的运气从来都不好。”安娜摇摇头，神情忧郁地说。

胡雪岩歪头打量着她问道：“那你是对赌场里的什么人发生了兴趣吗？”

安娜有些惊异地望着他，接着便坚决地摇了摇头：“不，没有。”

“你该不会对这位宝森二爷产生兴趣了吧？”胡雪岩轻轻笑了起来。

“胡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安娜用一口纯正的汉语道。

“你的眼神告诉了我！安娜小姐，你不会撒谎。”胡雪岩把手中的筹码朝着宝森的方向扔了出去，随后轻轻捉住了安娜一只手。

安娜的手指白皙修长，白得耀眼的手背上，淡蓝色的血管嵌在莹洁的皮肤下，猛看像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发丝。指甲上搽了丹蔻。他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道：“漂亮但又明显缺乏血色的一只手，如果这只手里握着太多的秘密，那它就只有漂亮而不可爱了。安娜小姐，我们能找个地方谈谈吗？”

安娜点了点头。他们很自然来到了海风吹拂的甲板上，这里没有赌场的喧闹和浊闷，也没有衣香鬓影和复杂的颜色各异的眼睛。胡雪岩背倚栏杆问道：“我可以把你感兴趣的这个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你：宝家系皇族近支，家中就剩兄弟俩，其兄以保守、稳健著称，掌管全国财政，是能直接能影响太后的人。宝森刚满三十岁，干过候补知县，除了是皇族近支，他什么也不是。索伦斯基先生曾鼓励你去追是皇族的郭庆春，现在又让你注意这个皇族近支的宝二爷，这是偶然吗？”

安娜终于鼓足勇气道：“这的确是我父亲的安排，但我对这个宝二爷毫无兴趣，我从不欣赏赌徒！”

“谢谢你对我说了实话。”胡雪岩抵近安娜，声音低如耳语，“告诉你父亲，我想知道俄国对新疆问题的政策；打算怎么处理与那个所谓的‘七城之国’的关系；驻伊犁俄军的人数及装备；俄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及具体目标，就算是我给你们提供宝家情况的交换，你听懂了吗？”

安娜惊呆了，她没料到胡雪岩这么敏锐，这么有心计，也可以这么说，父女俩大大低估了胡雪岩的爱国心。安娜认识胡雪岩快十年了，只知他是个头脑精明、出手阔绰的大商人。他收买、笼络那些权要，全是为了经商，做更大的生意。这次邂逅，他们一起乘坐这艘客轮不过两天，他父亲——一个职业情报官的面目和意图，在不经意间就被这位巨商给戳破了！奇怪！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安娜努力想看清对方，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只有那双眼睛在夜空中熠熠生辉。

“我不知道，胡先生，不知道我父亲会不会同意？”安娜平静地说。

“我能把你的这句话理解为是你的有意推托吗？”

“不可以。因为我和你一样，是无意中卷入这个很严肃甚至是很严重的事件中来的。”

“‘严重’这个词用得很妙，所以我必须站出来，我是商人，但我首先是一个大清的子民。基于我跟索伦斯基先生有过商务交往的历史，因此我选择了‘交换’这个词。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商务上的来往，而不要让事情‘严重’起来。”

“你真的这样想吗胡先生？”安娜的声音透着惊喜。

“信实通商，一诺千金。同时，作为商人，我也不想这件事横生枝节。”

“我们去喝点儿什么，好吗？”

“乐意奉陪。”

安娜挽着胡雪岩的手臂来到船尾餐厅，这里灯火通明，一支四人小乐队不间断地演奏着那些著名乐曲，加上用餐的多系外国人，餐厅里充满了异国情调。他们要了一瓶红葡萄酒，胡雪岩要了一份俄式炸去骨鲑鱼，土豆沙拉，安娜点了一份煎牛排、青豆泥、两个小甜点。小圆桌上，造型别致的仿古瓷瓶里插着一朵鲜艳的红玫瑰。他们面对面相坐，频频举杯。两人谈了很多自己的生活、上海、大清国的辫子和日本的少女。临分手时，安娜竟有些恋恋不舍地样子：“希望明天父亲同意和你见面晤谈。”

胡雪岩微笑着握着安娜的手道：“那接下来的旅程，会变得轻松有趣多了！”

次日上午，索伦斯基主动来找胡雪岩。此翁昨夜显然没有睡好，本来多皱的眼袋上面似乎又多了一道黑色皱纹。这个一向乐呵呵的前领事满脸严肃，首先申明女儿安娜跟“情报”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他利用女儿去打听一些消息，特别是跟那些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

胡雪岩提议让安娜也参与这次见面，没别的，因为安娜的中国话比她爹强一百倍。

“胡先生必须保证，如果将来问题‘严重’，她不可以有关，她对你们上海十分依恋才又来了，她不可以有关！”

胡雪岩老半天才闹懂索伦斯基这段拗口的话的意思，如果将来出现“严重”情况，都必须保证不涉及安娜，都与她无关！显然，这个俄国老毛子知道胡雪岩的神通。直到他郑重做出承诺，索伦斯基才把女儿叫来，权且充任翻译。

沙俄占领伊犁后，立即和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俄国则在“七城之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实际上把“七城之国”变成了它的附庸，向其提供了大批军火物资。阿古柏派亲信哈吉·托拉访问俄国，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并邀请他参加阅兵典礼，又送了一批新式武器。清政府虽多次派人在新疆、现在又改在北京与俄国驻华公使渥涅柯里谈判归还伊犁问题，但俄国绝不会归还。它将以伊犁为依托，拓展、占领整个北疆。有阿古柏在南疆挡着，俄国占领北疆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索伦斯基提供了驻伊俄军的部队番号、武器装备的详细情况。俄军、包括阿古柏的军队，不仅用上了便于荒漠作战的野炮，还配备了大口径加农炮，它一发炮弹重达二十七公斤。俄国士兵改用了新式步枪，一次可以连发七颗子弹。此外，还有斯宾塞喷火武器、大功率一米五爆破筒……

胡雪岩暗暗吃惊：难怪土城之战失利，叛军竟拥有如此先进的武器！而左帅屯垦戍边、加紧训练、绝不贸然出战的战略是何等高明啊！听他介绍，俄国的武器似乎比英、德的武器还要领先，而且更适合沙漠作战，何妨买些试试？胡雪岩绕了一个圈子，问索伦斯基听没听说过漕帮、青洪帮什么的？

索伦斯基连听中国话都这么痛苦不堪，哪能清楚江湖黑道的事？胡雪岩于是大谈了一通无孔不入的江湖黑道，三刀六眼的青洪帮，横贯南北的青皮水手，谲子、崴子的码头、山堂，把个他说得一愣一愣的。安娜听的脊背发凉，不断地问“这是真的吗？”

胡雪岩担心火候不到，现场表演了一番，说自己也算有一只脚踏在江湖这个圈子里，但因“海底”太深，谁也没法把江湖吃透，他实在担心索伦斯基先生的所作所为已被江湖掌握，在上海已安好“套子”等着他！

有道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索伦斯基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不好惹，顿时有些紧张，问道：“会有麻烦吗？”

“当然！恐怕还是大麻烦。”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索伦斯基问。

胡雪岩拿出一副作难的样子，用一只手揽住安娜的腰，把她往自己身边拢了拢，勉强笑道：“我充其量做个安娜的保护神，毕竟她是女流之辈，在租界也远没有你这个领事那么打眼。”

“胡先生既然提出这个麻烦的问题，肯定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索伦斯基可不傻，目光不经意地在他那只手上瞟了一眼，心里想这算什么条件？安娜早就改了姓了，这纯粹是你俩的私事，跟我这个当爹的有什么关系？

胡雪岩揽着安娜的腰走到索伦斯基面前，举起另一只手，在他肩头一拍道：“嗨，你可别把我追求安娜当作条件。你知道我跟江湖有些联系，那纯粹是为了生意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在江湖上没有根基，你懂吗……不是没有脚后跟站不稳，哎哎也有这个意思，安娜，你跟你爹解释。”

胡雪岩说他在江湖上并无根基，也不清楚其中黑幕。但他认识江湖上一两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有个叫尤五的，他妹妹就夺走了安娜前些年看准的一个目标——郭庆春，焉知这里面没有江湖黑幕？而尤五这类人重实际，不问你姓什么，就重你干什么！我介绍你跟他认识很容易，但你要想继续在上海滩待下去，就必须做两面人，拿出点实际的来，让尤五这类人看得见，摸得着！

“什么是两面人？是皇宫里那些去势的太监吗？中国语言太复杂了，中国人的思维太奇怪了，我永远弄不懂，为什么一个男人要去宫里做太监？”索伦斯基被胡雪岩绕得一头雾水。

“这个我也弄不懂。”胡雪岩希望他能拿出一点实打实砸的行动，把俄国最新式的武器卖一批给西征军！

那父女俩都吃了一惊，用发蓝的眼睛怔怔看着胡雪岩，胡雪岩没事人一般嗑着瓜子。

安娜急急打破了沉默道：“别开玩笑了！”

索伦斯基总算反应过来，急扯白脸地叫道：“把俄国的新式武器卖给中国军队去跟俄军交战，那我不是卖国吗？”

“你是商人，只管卖机器、武器，不管卖国。”胡雪岩微笑着回应。

“不可能！中俄关系现在这么僵，正在发生领土争端，俄国的新式武器不可能卖给中国！”索伦斯基走来走去神情恼怒地挥舞着拳头，像一头生气了的兰德累斯白公牛。

“但可以卖给英国，或者中国的近邻印度。”胡雪岩用微笑回答，并把征询的目光投给安娜，争取支持者。像这类通过第三国买卖武器的小技巧，谁不会玩？

索伦斯基总算明白过来了，陡地站定，挺直并不高大的身躯，扬起下颏，用略带嘲讽的眼神盯着胡雪岩，心里说：你绕了偌大一个圈，拉扯出那个的确是神秘莫测的江湖，原来是打俄国新式武器的主意！只是我索伦斯基并未被吓破胆，我不理睬你那个江湖，你能把我怎么办？嘿嘿！

“看来索伦斯基先生不想赚这个钱，不想跟我做这笔老大的军火生意？”胡雪岩依然微笑着说。

索伦斯基缓缓挺直着身躯，约略提高了声音道：“我很欣赏胡先生的爱国热忱和良苦用心，对于中国神秘莫测的江湖也表示敬畏，我一定会在商务上保持和胡先生的密切合作，除了俄国的新式武器，其他任何生意我都愿意跟您谈。”

胡雪岩嘻嘻一笑，模仿索伦斯基也耸了耸肩道：“那就先这样了，不过，眼下我只对你们俄国的新式武器感兴趣。”

此时已到午餐时间，胡雪岩预定了四份饭菜，两份西餐两份中餐，并让侍应生送到了船舱，准备为双方的合作小酌一杯。索伦斯基礼貌地告辞道：“胡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就不打扰了。”

他正要迈出舱门，宝森举止夸张地把门堵住了，他手中提着一口笨重的皮箱，冒冒失失地冲索伦斯基道：“你就是那个索伦斯基？别忙着走！这是你的皮箱吗？”生生把索伦斯基堵了回来。

宝森在舱房中间把皮箱放下，打开，尚未开口，索伦斯基就已咆哮起来：“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你居然把我的皮箱弄坏了，你这个混账猪猡……”他挥舞双拳朝宝森扑了过去，突然感觉腰间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抵住了。前扑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后退，咆哮化成了张口结舌，索伦斯基本能地举起了双手，定睛看去，宝森手里握着一支毛瑟枪——是他藏在皮箱里的防身武器。

索伦斯基此番是真的把眼睛气蓝了，他暴怒地骂了一句“猪猡……”哪知宝森“咔嗒”一声打开机头，手指搭在扳机上，枪口对准索伦斯基的胸膛。索伦斯基吓得浑身一阵哆嗦：“我是外国人，我是外国人……”一屁股跌坐在床沿上，动都不敢动。

“外国人了不起啊？老子还是皇上……他家的亲戚。毙了你，顶多到宗人府里关上三个月还要人侍候我……”宝森把枪机关上，咕哝着，“不看你是外国人，老子早敲掉你两颗门牙。这是什么？”他把毛瑟枪在索伦斯基眼皮下晃了晃。

“这是外国侨民防身用的武器。”索伦斯基中气不足，色厉内荏。

“皮箱里呢？”宝森一声暴吼。

“我抗议！你没有资格……”

“我是皇帝的亲戚，我没资格谁有资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服气是吧？行，那就撇开皇亲这层关系，鄙人是刑部大堂巡捕营二等捕快、世袭罔替正七品恩骑尉，老子管你个正着！你私藏发火武器，皮箱里藏着朝廷明令禁止的电报机，就凭这两条，我就可以拿你！”宝森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

“宝先生，请别忘了这是怡和公司的轮船，它是英国船，你是中国捕快，

你不能在这艘船上行使权力！”安娜振振有词，但她发现这位宝二爷不好惹，同时也预感到自己这条理由的糟糕。

果然，宝森一声怪笑道：“英国船？可它走的是大清的海你知不知道？你说海大还是船大？”他几步蹿到安娜面前，眼睛鼓得像算盘珠子，“你说的我在这艘船上不能行使权力？那我行使给你看看……”他旋风般冲到索伦斯基面前，指手画脚地叫喊起来。

索伦斯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觉得莫名其妙。别说是这两个外国佬，就连胡雪岩也闹不清他在叫嚷什么。原来宝森用的是满语！他嚷着嚷着，实然朝着索伦斯基劈面一拳，鲜血从他嘴里、鼻孔里直喷出来。没等索伦斯基反应过来，宝森抓住他一只胳膊用力一拧，索伦斯基嗷叫着立刻双膝着地，将那张痛苦扭曲的脸抵在膝盖上，周身一阵痉挛。

安娜欲上前制止，胡雪岩把她一拉，声音低沉而又坚决：“最好保持安静，这样才不会再有麻烦。难道你没有看到，连我对他都是毕恭毕敬，拿大把银子给他花？你在租界以外的地方撞到他的枪口上了，加上中俄两国交恶，边境陈兵、准备打仗，他没动刀动枪还真看在你是老外的分上！”接着，便给她讲了皇帝、紫禁城，皇亲国戚体系。

正巧两位穿制服的轮船保安走门口经过，宝森叫住他们，他们显然认识这位趾高气扬的皇亲，立正站定听他吩咐。宝森道：“这位自称来经商的索伦斯基先生，带有大清明令禁止的武器和电报机，有违律法。在我询问他的时候又拒绝回答，表现很不友好。我决定拘捕他。麻烦你们把他押回我的房间，本巡捕诚请轮船保安部对他加以审讯，弄清他去上海的意图。”

两个保安举手行礼，将索伦斯基押了出去。索伦斯基乖乖的，不作任何申辩，嗒然而去。宝森走到安娜面前，手指头差不多触着了她的鼻尖道：“你也是嫌疑犯，从现在起，最好跟我规矩点！如果姓索的问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不用下船，就跟我坐这条船回北京去，到京师再详加刑讯。姥姥的，我在这儿不能行使权力？哼！”说罢，拎起皮箱，斜安娜一眼走了出去。

安娜追到舱房门口叫了一声“宝森先生”，便缓缓退了回来。略作思索，她布满阴霾的脸上开始出现晴光道：“胡先生，我想父亲不会有事吧？”

“那要看索伦斯基先生是不是愿意配合，还要看宝森的心情。”

“依你看，最坏的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安娜对胡雪岩的轻松报以浅浅一笑。

“这很难说，安娜小姐。”胡雪岩微笑着看定她，显然，这个女人比她的父亲要明智得多，谁叫索伦斯基小觑大清国皇亲宝二爷呢？“但如果宝森向报界发表声明，怀疑索伦斯基先生是间谍，并且不许你们下船那也够糟糕的了。”

其实，索伦斯基是因为未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军队西征，在国内受到广泛的批评才被迫离开外交界的。改作情报工作并非他的自愿，是沙皇认为他久驻上海，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罢了。

“我将说服父亲，尽量使事情变得不那么糟糕！”

傍晚，安娜又来到胡雪岩下榻的舱房，邀请他共进晚餐。晚餐的气氛很好，她不知不觉把“您”的称呼换成了“你”。晚饭后餐厅举行舞会，当他牵着她的纤纤玉手步入舞池的时候，男人投给他一片艳羡的目光。特别是那些碧眼黄发的白人男子，恨不得把这个耀眼的纯白色尤物从这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国男人的怀里抢走。船上的女人太少，大海和轮船单调的背景，使漂亮的安娜成了一个瑰丽的发光体，耀眼地夺走了男人的眼球！

这是一个疯狂的夜晚。胡雪岩获得又一个堪称辉煌的胜利，安娜因为自己明智的选择而身心愉悦。他们一遍又一遍相互亲吻，疯狂地胶合在一起，谁也不放过谁，谁也不敢稍有懈怠……

上谕准借洋款而且仅限于西征，胡雪岩竟然把宝鋆的弟弟宝森接到上海，这让邵友濂如同看到邻居在自己的屁股后头捡到一颗又一颗金豆豆，怎么我觉着是屎人家捡着是金呢？他在萃丰楼定了一桌京津大菜，专门为宝森接风，并请郭庆春、胡雪岩作陪。

邵友濂举杯道：“今晚，一是为宝二爷接风，二是欢迎雪岩兄凯旋。雪岩兄此次不辱使命，仰沐天恩，终获谕旨准借洋款，如此上海的底气也就更足了，下官的胆气也就更壮了，将来江海关解付协饷，也就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了。”

几个月前你还龇牙咧嘴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嘞！胡雪岩心中骂着，嘴上却客套地说了一些欢迎宝二爷、感谢上海道之类的话，还有意压低声音道：“告诉邵大人一个小秘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秘密，宝大人还是刑部派出的秘密巡捕使，专门负责调查、侦讯有关朝廷安全的事。”说着，便把宝森在怡和海轮上如何拿获俄国间谍、迫使他同意向中方提供新式武器的经过备述了一遍，说完又起身举杯道，“宝二爷精思缜密，胆大心细，立此殊功，雪岩借花献佛，敬二爷一杯！”

宝森不是个糊涂蛋子，且大得胡雪岩恩惠，表示谦逊道：“此番立功，主要得胡大人策划、庙算之便，我不过协助胡大人行事而已，我们同饮此杯吧。”大家叫好，二人遂同时尽饮此杯。

郭庆春会意，故意沉着脸道：“贤弟此来，一定要把江南制造局欺瞒上方、购买大宗伪劣武器，造成西征首战失利的事情查个清楚，不能便宜了那些贿行贪利之人。”

朝堂之上，左、李之争李中堂渐占上风；有关兴办洋务、实体，弊端种种岂止江南制造局一家？“破枪爆炮”案在李鸿章一通臭骂之后，他老人

家早就于暗中平息。邵友濂自有应对之辞，起身道：“此事下官已奉李中堂垂训，将姜石林贪利渎职经过查明，待我向宝大人详细禀来……”于是将制造局无枪、姜石林被骗情形说个详细，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

郭庆春见邵友濂丢卒保车，正要开口，胡雪岩大度地一挥手道：“事情过去有年头了，石林兄贪图小利，上了洋人的当，行事不够谨慎而已，且已遭受撤职查办的处分，请宝二爷网开一面，就不要再追究姜石林了。”

胡雪岩要放姜石林一马，不光邵友濂，就连郭庆春也觉得纳罕莫解：倘借机将江南制造局经营、管理混乱的黑幕调查清楚，对权势日隆的李鸿章不啻当头一击……邵友濂瞟胡雪岩一眼，更将替宝森接风的用心发挥到极致，再次举杯道：“这次宝二爷能光临上海，下官深感荣幸！希望二爷在上海好好看看玩玩，有事但请吩咐。今后，上海仰仗宝大人和二爷的地方和时候还多呢。”

“今后你们有事要上北京找我哥，可先通过我。不久前我听我哥说，如今两江总督的位置空缺，有人提议让曾国荃担任，我哥不同意，说曾国荃嫌西北太苦，不肯去，如果再换富庶的两江给他，难以服众！朝廷以后用人就难了。”宝森当真就顺着竿子爬了起来。

邵友濂老于世故：“知道，知道！朝廷想让曾国荃去换回左宗棠，让左公担任军机大臣或两江总督。六十多的人了，尚在边境行军作战，也太苦了，应该让他退休养老了。”

快了！西征军准备大举进军新疆，阿古柏即将寿终正寝，就等我这批武器了！胡雪岩心想。

第三十八回 游杭州宝二爷春心漾漾 定北漠梁书办气息奄奄

胡雪岩一边陪宝森游逛、看西洋景，一边和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日本正金银行签订大宗借款合同，购买新式武器、弹药及军需装备，并源源不断运往西北，一时西征军军威大壮！同时，他又受左宗棠之托，遴选了数名外国纺织专家，由他带领，参观了洋人设在上海、松江的机器纺织厂，参与日本东棉公司在沪两家纱厂的筹建，并与外商洽定有关呢纺设备，准备在甘肃兰州的贺兰山下建厂，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见机器……

白娘子找许仙借伞的时节，胡雪岩陪宝森来游杭州。此行他还有一件事，就是挑选一些有经验的蚕农、稻农、菜农去西北传授养蚕、植稻、种菜的经验，在天苍野茫、风沙漠漠的塞上兴建起一片片“小江南”。

那宝森倒不托大，依照民间规矩来胡府拜望，在堂上见到胡母，口

称："晚辈宝森拜见胡老夫人！"

他欲下跪行礼，胡母连忙伸手来扶："不敢当！老身不敢当，宝二爷是皇家贵胄，别折杀我老太婆了。"

"这是祖传的玉如意，恭祝胡老夫人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宝森躬躬，献上带来的礼物。锦匣中是一柄青玉如意，胡雪岩在一旁接过，再三称谢。

移时，胡雪岩几房妻妾及女儿荷花、荷珠鱼贯而出，与宝森相见。

胡雪岩介绍道："这是贱内素娟、芙蓉、罗四。"

"二爷，万福！"大太太、芙蓉、螺蛳一齐施礼。

宝森不由得吃了一惊，那穿戴、那打扮，那裣衽行礼、环珮叮当，与宫闱内廷有多大差别？

胡雪岩继续介绍："这是女儿荷花、荷珠。"

"荷花、荷珠拜见宝二爷。"两位少女如玉树临风，蹲身纳礼。那声音如娇莺银铃，悦耳动听，宝森拿眼一瞟，眼珠便定在荷花身上不动了。原来江南女子原比别处女儿灵秀活佻。况值仲春，裘棉早褪，那荷花身穿乌波锦浪底银白卷花云十八镶窄袖大褂，系着一溜水泻百褶，身上该凸的凸了，该凹的凹到极致，体态风流，面如梨蕊，粉妆玉琢一个美人坯子，如何让人不痴？荷花羞得满脸通红，低垂了粉颈，不知所措。胡雪岩说道："你们进去吧。宝二爷，请去听雨轩喝茶。"

两个女儿听了，风摆弱柳一般回后院去了。那宝森拿目光送荷花至月洞门，半晌回不过神来。

听雨轩此时四面槛窗高启。轩内隔不多远，便将槅扇尽行撤去，使轩内与轩外回廊连成一体。晴光、绿意豁朗而入，花媒蝶使去去来来。

那宝森要到回廊上品茶。一张精致的花梨木雕矮几，两个蒲团。丫鬟送上茶点香茗，胡雪岩道："这是杭州最好的龙井茶，而清明之前采摘下的嫩芽，一叶一尖，状如'旗枪'，称明前茶，更是龙井中的极品，诚所谓'一尊斜日下，独为古人留'！"

宝森呷了一口，果然奇香，其爽无比，不由得称赞道："唔，好茶，好茶，真是玉液仙露！杭州真乃人间天堂，有这么好的茶，又有这么多仙女，我看胡老板的宝眷一个个美艳动人，真是福分不浅哪。"

"那宝二爷就到天堂寻一位仙女结为良缘呀。"胡雪岩心中不觉一动。

宝森故意叹了一口气道："我怕没这个福分。不瞒前辈，我宝森虽然三十出头，却从未婚娶。因小时候订了桩娃娃亲，孰料女方暴病身亡，算命

的说我命中克妻，不宜早婚。三十之后，方能成家。今年正好三十，是该考虑这件大事了……”

胡雪岩听话听音，不住点头称是。

这日游西湖，宝森又称赞荷花生得福相，体态风流。

夜来回到家中，胡雪岩径直来到楠木厅楼上，找大太太素娟商议此事。

素娟连忙端过参汤服侍他喝下，心疼地说：“看你累成这个样子！雪岩，这几年你可见老多了。”

“是啊，可有什么法子呢？人到了这一步，你想歇下来别人也不让。这几天陪宝二爷游西湖，他游兴那么高，我能冷落他吗？……素娟，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荷花不是在杭州物色不到门当户对的适合人家吗？就让宝二爷做我们的乘龙快婿如何？”

“什么？让荷花嫁给这个北方佬？年纪也相差一大截呢！”素娟大吃一惊。

“年纪有什么？年龄不是婚配的障碍……”胡雪岩拖长声音道。

“那……”素娟欲言又止。

胡雪岩瞧她那吞吞吐吐的样子，故作不悦地挥挥手：“有话你就说。”

素娟稳了稳神，斜胡雪岩一眼道：“我说出来你可不兴笑话我，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又跟外头少打交道……”

胡雪岩叹了口气道：“可别说，你们还真在这深宅大院里养‘熊’了，想到什么，你就直说吧！”

“听说北方人那方面特厉害，弄一回女人就要死一回，又不懂得体贴女人……当然我不是说宝二爷就是那样子。可荷花嫁到北边去生活能习惯吗？生活不习惯，又摊上个不知冷不知热的男人……再往后走，人老珠黄，男人那方面劲头不减，今日娶个七房，明天纳个八房，外头不知哪儿还养着个小妖精，那不是把咱女儿给坑了吗？”

胡雪岩似笑非笑看定她道：“你不是拐着弯说我吧？”

素娟勉强笑道：“并没有想到要说你，没想到说着说着就衬到你了。我们说有什么用，连老太太都管不了你。反正我是想开了，你娶八房也好，你娶十房凑足十二金钗也好，你在外头有人照顾着，怀里有捂的，灶上有煮的，我少操些心少淘些力有什么不好！”

胡雪岩抚掌笑道：“你能这么想就好。我胡雪岩富可敌国，就是仰赖天恩，仰赖皇帝老儿和他那帮臣下发了财，他们是我的太阿山，我是他们

脚下——奴才！不，满人才有资格自称奴才，我不过是微臣的微臣，下贱奸商一个！唯独在漂亮女人这一点上，我比他皇帝还自由，比他皇帝还不受挟制！”

“那就让荷花嫁给这个北方人？”这些话素娟不大听得懂，更不会劳神费力去思索，她是个没甚主见的女人。

胡雪岩又冗叹了一声道：“你别看不上眼，只怕高攀不上呢。宝家可是皇族近支，他哥哥是掌握全国钱财度支的大主管，是当今荣亲王的智囊。荷花嫁给了宝二爷，那才是真正跳进了龙门。到北京住进尚书府，我生意上有什么事，还可通过女儿去同宝大人说呢。”

“这件事问问女儿再说吧。”素娟仍兴致不高，她掩嘴打了个呵欠道，“困死了，睡吧。”

次日是杭州府柳大人陪宝森游九溪十八涧。利用这个间隙，胡雪岩到药店与刘不才、罗家骥议事。刘不才报称已赶制“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数千件发运兰州。最近，根据古方新研制的“立马回疔丹”“紫雪丹”，对治疗创伤、疮疔、镇惊通窍有特殊疗效。只是其中有几味原料药价钱昂贵，熬药的工具也需用金铲银锅，禁忌铜器、铁器。

胡雪岩毫不犹豫道：“只要西征需要，金铲银锅也立即购买，赶紧投入批量熬制。‘采办务真，修制务精’，这是我一贯提倡的原则。只要制出好药，就要不惜工本。”

“说到药材质量，我也不避讳，这次家骥亲自带人到东北采购人参，不光价格贵，而且质量也不如往年。还有，我们‘雪记’的‘全鹿丸’‘参茸丸’，外头好像也有些闲话。”刘不才还是那么难开笑脸，他转身从药柜里拿出一批人参交给胡雪岩验看。

罗家骥有些冲动地说道：“二叔您不知道，今年东北边境受战事影响，上山挖参的人大为减少，人参的价格一下暴涨。我好不容易东奔西走，尽量压价，才采购到这批正宗东北野山参。”

“家骥年轻气盛，说话不知轻重。二叔当着你我的面告知人参的事，也是对店负责，对你的爱护。你万里奔波去东北采购，正是为了药店好，为了让二叔能研制出金不换的好药，大家只要这么一想，心头的芥蒂不就一风吹走了吗？走，我们去鹿苑看看。”

胡庆余药店旁，有一个“鹿苑”，豢养着不少梅花鹿。时常有路人、顾客来此赏鹿，还有人向鹿群投食。胡雪岩、刘不才、罗家骥来到鹿苑，罗家骥介绍道：“‘鹿苑’里养了一批我从东北买回的梅花鹿，向顾客展示我们的‘全鹿丸’‘参茸丸’，全是用这些真鹿为药材制作的。”

“庆余堂的‘全鹿丸’‘参茸丸’全用这些真鹿为材质，你们相信吗？”胡雪岩转身向那些围观者问道。

有说相信的，也有半信半疑不吱声的，还有人道：“这怕是个花花招牌，做个表面样子。其实，‘全鹿丸’‘参茸丸’里哪有鹿茸、鹿血，只怕连根鹿毛都没有。”

胡雪岩撚须一笑道：“二叔，家骥，你们听听！戒假戒欺，一定得让顾客知情！为了让大家看看我庆余堂是不是用真鹿入药，以后宰鹿，先当抬鹿游街，鸣锣宣告，再当众宰杀。”

次日，杭州大街上，当真就出现这么一幕——“镗镗”两面大铜锣开道，后面四名壮汉抬着一个木架，上置梅花鹿，街道上一时人群熙攘，不少人闻风前来观看。拥拥簇簇，随着这锣声，抬鹿队伍来到西湖边一块空地上。屠夫当众宰鹿，放出的鹿血，用一洁净盆子盛接，刘不才当众投下其他药料，围观者顿时报以掌声。

胡雪岩趁热打铁，亲自执笔，在胡庆余堂立了一块“戒欺”匾，全文如下：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代取百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亦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

×年四月雪记主人跋。

光绪二年春天，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又获胡雪岩发运兰州全套新式武器装备的西征军兵分三路，进军新疆。西征军绕过阿古柏主力集结的南疆，直插北疆，一路势如破竹，仅大半年光景，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侵占了准噶尔西部的沙俄军队，由于受到陕甘守军的钳制，不敢贸然出动，只好眼睁睁看着左宗棠回师南疆，把阿古柏关起门来打！

此时，全军上下，无人不佩服左宗棠数年厉兵秣马，苦心孤诣要建造一支六万人的军队的战略。

胡天八月即飞雪，况值隆冬，这里更是地冻天寒。眼前，雪原冰川，茫无际涯，天上没有飞鸟的踪影，地上没有枯草的痕迹，除了呼啸的西北风，一切都陷于死寂。稍远，连绵不绝的冰山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不语。群山裹着厚厚的冰甲，瑟缩、战栗，惨白如带死容，仿佛生命已经冻结，僵冷的意识里只剩下空白，永远苍茫的空白。

梁冰玉在一片马嘶声中醒了过来，颠簸的马车已经停住，不，她感觉整个行进的队伍都停了下来。军马不安地打着响鼻，不时传出一两声嘶叫，有的士兵开始跺脚，那嚓嚓的响声似乎有传染性，顷刻便轰响成一片。偶尔，狂风会卷起车门上厚厚的棉布帘子，她可以看到用油布裹着的重炮、加农炮，有穿着厚棉袍的士兵在清扫油布上的积雪，还有士兵用探条捅枪管，防止雪花飞进枪管里去。又是一阵剧咳，天哪，她连门帘卷起透进车厢的这一点点风寒都已承受不了，难道真到了弱不禁风的

地步？

突然，一股腥味直冲喉间，梁冰玉忙使手绢接住。鲜血！殷红一团，沥沥拉拉沾在手绢上。她忙把手绢角折过来将鲜血盖住，死命捏在手中。千万不要让大帅看见，这个时候绝不能让他老人家分心！

军医说她患有“肺痿”之症，春季大军出征时已很严重。然而，这些年来左大帅已经习惯了她的照料，再说，只有跟随大军驰骋，才有可能找到流放的父亲啊！

现在，无论白天乘坐马车，还是夜晚在营帐里睡马车床，她都只能半躺半卧，如果倒下去，她的呼吸就上不来了……

看见了，左大帅骑在马上，对照地图，环顾四周，他的身后是辎重营。长长的马队，马背上驮着各式各样的军需物资。如果没有万里之外胡雪岩的调度奔波，大半年就想取得这么辉煌的成果是不可能的！梁冰玉很清楚，左大帅之所以犯兵家之忌，在风雪弥漫的天气中兵指库尔勒，是因为他得到密报，驻伊犁俄军统帅考夫曼悄悄派出一支队伍占领了苏约克山口极西、阿赖岭以南的多个据点，建立了沙俄军队与阿古柏七城之国的一条联系通道，还派出以普尔热瓦尔斯基为首的考察团和以库罗巴特金为代表的特别代表团赶到库尔勒，让库罗巴特金和阿古柏签订所谓“俄阿边界条约”：阿古柏承认俄军占领新疆的合理性，然后沙俄再逼大清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如果这个条约签订，今后的麻烦可大了！

“我们迷路了！”派出的探马及傅晶都这样报告。

“眼看就可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没想到在这片山隘里找不到通道。”左宗棠有些焦躁。

傅晶压低声音道：“大帅，我觉得这儿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自称‘黔首老人’所说的魔鬼谷。阿古柏正是利用这里迷魂阵一样的地形掩护他的大本营，我们只要找到进山之路，就能通过山隘，直扑他的老巢。”

“风雪太大，天寒地冻，命令士兵原地休息，生火造饭。探马再探！”

傅晶答应着去了，并告诉左宗棠附近就有个山洞，，他已安排侍卫在洞里生火了。

暴风雪在子夜时分停息。一轮明月出现在大漠之上，冰雪相衬，月亮显得特别大、特别亮。天高，野阔，山野寥廓，凄清奇寒，冰凌百丈。一顶顶帐篷如草原上的蘑菇，只有不时传来的号角之声，打破大漠旷古的宁静。

山洞里，左宗棠望着火焰在沉思。火光映着梁冰玉清瘦、苍白的脸颊，脸上已没有一丝活气。随着温度升高，梁冰玉慢慢睁开了眼睛。

“冰玉，你终于醒过来了。”一直守候在她身边的左宗棠，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梁冰玉无力地点头道：“大帅……只怕是回光返照了……”

“冰玉，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老夫会更加难受，我对不起你呀！冰玉，你一直随我征战，日夜辛勤地照顾我，帮我料理了那么事，可我对你的关怀太少了，太少啦……”说着，左宗棠不禁滴下泪来。

“大帅，你怎么哭了？大帅你不能这样……”看见左宗棠越哭越伤心，梁冰玉抖抖索索去掏手绢，猛想起自己的手绢不能用了，便努力投给老人一个温婉的笑，像哄孩子一般，“大帅，我给你念一首我的近作，你给评判评判，好吗？‘大帅龙驹掣电开，牙旗高拥白登台。前军未出飞狐道，已报先平虎穴回……”

诗没念完，她就无力地闭上了眼睛，那最后一句，是她阖眼徐徐吐出的，虽则气若游丝，仍然余音袅袅。

左宗棠握住她一只手，止不住老泪纵横：“冰玉，诗品如人品，你写的小诗越来越有丈夫气了。”看到她枯瘦的手指，清瘦、美丽的面颊上，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她的病显然已有时日了。左宗棠益发觉得心里难受：日理万机，却忽略了身边最近的人！他深邃的目光盯着大漠，盯着士兵，却很少落到这个气质如兰、才华卓绝的书侍身上。

就在这时，傅晶领着一个完全是哈萨克装扮的老人来到山洞。他裹着破羊皮，戴着破毡帽，一大把花白胡子，一张满是皱纹又黑又干的脸。

“禀报大帅，这就是那个把消息写在桦树皮上、托士兵转交给您的‘黔首老人’，他熟悉这一带地形，愿为我们带路。”

左宗棠谨慎地审视着这位老者问道：“哦，你是哪族人？”

“我是汉人，是二十多年前被流放到边陲的官员。左大帅，我在风雪边疆苦熬苦等了近三十年，终于盼到能为朝廷效力的一天了。”

也许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听到老人的声音，昏迷中的梁冰玉，突然睁开眼睛费力地寻找老人。

“哦，你是哪里人？姓甚名甚？”左宗棠问。

“我是云南大理人，姓梁，名璜……”

“父亲……”幽幽响起的喊声，那是梁冰玉竭尽全力的叫喊。

老人茫然四顾，才发现躺在羊毛毡子上的梁冰玉，左宗棠急切地俯下身子，手指着老人道：“他，就是你的父亲？”

“是，父亲……”梁冰玉无力地点头，两颗清亮的泪花，缓缓从她的眼角溢出，挂在她长长的睫毛上。

梁璜弯下腰，这才看清梁冰玉。“啊”了一声，不敢相认，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他久久地凝视着女儿。四目相对，五内俱焚，一别近三十年，人世多少沧桑。他被发配新疆时，冰玉还是个小姑娘，他只能从现实的冰玉身上，去寻找妻子的影子。直到梁冰玉的嘴唇嚅动着，再次叫他“父亲”，老人才狂喊着：“冰玉！我的女儿”一把抱住了她。

“父亲……我终于……找到你了……”梁冰玉含笑迸出最后一口气，头一歪，永远闭上了美丽的眼睛，死在遽然相见的父亲怀里。

那口多次被左宗棠用脚踢着、叫喊着“扔掉”的棺材，装敛了瘦削的梁冰玉。四匹马拉的马车，上面搁着这口棺材，跟随着行进的队伍，由梁璜引路，直捣阿古柏的“城堡”。

阿古柏的城堡修得十分坚固，军需物资充足。库罗巴特金率特别代表团刚赶到这儿，同病中的阿古柏接触，大清军队便旋踵而至。

梁璜流放库尔勒近三十年，收集了大量资料，对阿古柏城堡的情形更是了如指掌。他指向哪里，野炮、加农炮就把一颗颗炮弹撒向哪里，阵阵呼啸，片片火光，团团浓烟，直到把整个城堡摧毁！

库罗巴特金见势不妙，挟持阿古柏逃离城堡。左宗棠乘势挥师南下，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战告捷。阿古柏仓皇北逃，最后自杀身亡。英、俄立即扶植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在喀什称汗，继续与大清对抗。光绪三年冬天，左宗棠第六次率兵出征，一举攻克喀什，伯克胡里下令放火烧城，裹挟居民五千余人和大批牲畜向俄境逃窜。不久，另一路清军再次收复和田，处决了叛军首领金相印。至此，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左宗棠在表彰胡雪岩的功绩时，向朝廷报告说：“新疆底定，援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胡雪岩的功劳既与前方厮杀的将领没什么区别，那就应该给予奖赏！但同时，也有人在西太后面前密告胡雪岩“奸商谋利”、“病国蠹民”。朝廷不得不派工部侍郎端政赴上海调查。但端政一到上海，迎接他的，有同样也是皇亲的郭庆春和宝森；侍候他的，洋女人有安娜，交际花有林翠翠，富家姬丽有巧珠。待到胡雪岩公开出面，送他一台留声机和一块金表时，不光端政，连邵友濂的目光都直了。这等经不起诱惑的重臣来调查什么案子，那案子还能有个结果？

第三十九回 辩朝堂雪岩走马紫禁城 憎机括芙蓉锁困红芸院

气象森严的乾清宫，文武百官齐集金銮殿，共议朝政。“正大光明”匾下，须弥座上端坐着二度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

慈禧打开一份奏折问道：“据军机大臣左宗棠和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奏请《破格奖叙道员胡雪岩》折，历举其功劳九款之多，请给胡雪岩破格加官晋爵，不知众卿之意如何？”

李鸿章自恃汉臣中他跟西太后是走得最近的。约在半年前，他于坤宁宫晋见西太后，就曾进言——自洪杨乱后，国力十分空虚。现在西征军又连年征伐，军费开支实在浩大。据闻西征总军需官胡雪岩商借洋款达一千五百万两之巨，且属高息。借贷洋款打仗，终非长久之计。他以为新疆远离京师，毕竟遥远，实在久攻不克便理当放弃，而应集中财力、人力，加强东南海防。

他这番话，太后是认真听了的。思忖良久，太后信手拿起一分奏折，说左季高最近就有奏折呈来，一再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连日又传来最新捷报，清军二次收复和田，兵指伊犁，平定新疆已指日可待。李鸿章见西太后谈起平定新疆，并没有预期的那种亢奋、激动，语气甚是平淡，心中不禁大喜：历朝历代，面对外侮，主战派几曾讨到便宜？何况今日面对的俄罗斯、英吉利诸列强，谁不是坚炮利器、势不可当？左季高在大漠黄沙大肆抛撒银子，让老佛爷肉痛了吧？

李鸿章乍着胆子，直接攻击起左宗棠来——即使左季高平定了新疆，他尚有兴修水利，搞屯垦、开办毛纺厂、建设西北，发展塞外经济的长远中兴计划。他功名心重，要显出自己才是办洋务的“经济能臣”。这样下去可是没完没了啊！

这番话正投了西太后的心思，她把那封奏折往书案上一扔道：“左季高功名重于利禄，自恃战功辉煌，在朝廷说话不知轻重，不少重臣对他犯忌。这样吧，待新疆平定，即把他召回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就是了。”

这不，新疆的事还没完，赴俄特使曾纪泽还在跟俄国人谈判呢，左宗棠就被调离新疆。他苦心经营的“兰州织呢总局”总算正式开工生产，可由胡雪岩从德国进口的挖掘机，在泾原只开挖了一条二百里长的水渠，就因遇到石山，现在连机器带延聘的德国技师都晾在那鬼不生蛋的地方喽！

心中有喜，李鸿章出列，匍匐阶前奏道：“启禀太后，臣以为此议不妥。胡雪岩乃一介商人，唯利是图，既无武功，又无政绩。仅为西征军借贷洋款，购买军火担任采办。而且从中渔利达数百万两之巨。如朝廷破格奖叙，难以服众。”

左宗棠哪里忍耐得住，出列上前跪奏道：“启奏皇上、太后，李大人所言，纯属不实之词，且有诬陷之意。西征军万里赴戎机，艰难境遇苦不堪言，江南制造局送来的是劣质军火，江海关等协饷迟迟不至，数万名

将士命悬一线。此时此刻，全赖胡雪岩侠心义胆，及时解决军饷、军火、粮草，并送来药品、衣服，保我西征凯旋。此等功绩，与奋勇杀敌的英雄何异？破格奖叙绝不为过。至于对他的某些议论，朝廷派端政大员赴沪调查，已然水落石出，无容置喙。要追查的倒是军饷、军火中营私舞弊的朝廷官员。”

朝堂一片哗然。李鸿章狼狈不堪，后悔自己不该引火烧身：就给姓胡的一个虚衔怎么样呢！

荣亲王也出列，代为说话道：“胡雪岩虽为商人，几年来却义举不少。同治十年，胡雪岩就奉母亲胡金氏之命，以直省水灾较广，捐献棉衣一万五千件，并捐牛具、籽种、及纹银一万两。此外，办运浙江赈米，运送上海，装载赴津。”

“是啊，胡雪岩对御林军神机营一直热心赞助，去年更对大西北冻灾慷慨解囊。此等爱国爱民义举，朝廷务必要大力表彰，以使发扬光大，昭闻天下。”醇亲王也出列表示他的意见。

慈禧听了两位亲王之言，微微点头，她尤其不会忘记女人的功劳：“嗯，这也有胡雪岩母亲一份培植之功：忠孝教子，乐善好施，乃懿德风范。我之意，除破格奖赏胡雪岩之外，还要给他母亲‘正一品夫人’的封典。”

众人听了慈禧这么高的封赏，无不流露出惊讶之色。李鸿章更是不发一言，脸色难看。

奉旨钦差抵达杭州。元宝街胡宅黑漆大门敞开，让金晃晃阳光洒入。钦差大人手持圣旨，在阵阵鼓乐声中，走进早显通仄的胡氏厅堂。胡雪岩率全家齐刷刷跪倒在地，听钦差宣读圣旨——

内阁奉上谕：杭州道员胡雪岩，于平定洪、杨之乱、襄助西征军收复新疆、南方兴办洋务，尽皆亲躬鼓踊，宵旰劬劳，崇实输金而助大局，厥功至伟，实乃中兴功臣。特颁正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并准予骑马进出皇城。又承太后懿旨：赏胡太夫人‘正一品夫人’封典，以示德彰。钦此！

“胡雪岩接旨谢恩！祝吾皇万岁、万万岁！”胡雪岩俯身行叩拜之礼，全家也匍匐在地跪拜，“吾皇万岁、万万岁……”

胡老太太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逢有贺客，都要哓哓称谢皇恩浩荡：“这全赖苍天保佑、祖宗积德，才有这么一天哪！……雪岩他爹在九泉之下，也该含笑了……”

未几，胡雪岩又奉旨进京谢恩。太后老佛爷专为召见，听他念了谢恩表，又问了他一些生意上的事，遂传懿旨下去——胡雪岩乃商界奇男子，着仿鼎甲三名故事，开午门正中而出，走东长安街“御街夸官”，再赴礼部特设酒宴。

胡雪岩披红挂绿，头上是正二品大红顶戴，身穿黄马褂，骑着高头大马，从正阳门昂然而出。两排荷戟的御林军，肃然远立，目送胡雪岩堂堂正正从御道骑马出入。罗家骥等一行在前门外把他接住，簇拥护卫他经过长街赴礼部宴。行人纷纷朝他注目凝视，不胜惊讶。

经过“荣宝斋”，店里的伙计涌出店门来观看。那个卖吴道子画给胡雪岩的掌柜惊讶道：“这不就是胡雪岩吗？上次来买画还是个商人，现在却是身穿黄马褂的正二品大官了！”

“他还是户部尚书宝大人的亲家！”伙计在一旁提醒他。

“嗬！”众啧啧称赞、羡忌不已。

东来顺的一间雅座里，胡雪岩设宴招待前来致贺的大同乡侍进学士孙定庵，两人边喝边聊。孙定庵跷起大拇指称赞道：“雪岩兄，这次来京，受皇上、太后如此隆恩，官封二品，赏穿黄马褂，可在紫禁城跑马……数百年来，你是我们杭州人中的第一人哪！”

“这还不是孙大人和左大帅的提携栽培，否则雪岩哪有今日。雪岩感恩不尽！”胡雪岩还是十分清醒地。

孙定庵不好意思地笑道：“不，不！我是无功受禄，当之有愧。左大人对雪岩兄真可谓恩宠有加，多方关照。”

“是啊！左大人对我真是恩同父母，雪岩一辈子报答不了。不知最近他老人家精神可好？”

孙定庵迟疑地说道：“还好……只不过，有点过头了。”

胡雪岩听他话中有话，问道：“哦，是不是他老人家话太多了？”

“你我是知交，说给你听也不要紧。左大人自恃功高盖世，就目中无人，动不动就开口骂人。”

“哦，骂谁呢？”

孙定庵把手一摊无奈地说道：“谁都骂！骂的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骂李中堂，骂曾国荃，连已过世的曾中堂也骂！甚至骂得军机处几位元老都和他水火不相容。”

“这样下去，对左大帅可不利啊！”胡雪岩深感忧虑。

“是啊，不少人已经告到太后老佛爷那儿去了。太后与左大人的关系你也是知道的，雪岩兄，你得去劝劝他。”

“我去劝？”胡雪岩有些不自信。

“对！只有你才行。左大人现在谁都不放在眼里，谁都吃不消他。平定洪杨之后又平了新疆之乱，朝野称他为‘一代名臣’，洋人叫他为‘中国拿破仑’，太后也不得不对他礼让三分。但功高震主，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雪岩，现在只有你的话或许他还能听得进去，别人……”他举起一只手，横着晃了几晃。

“我去试试。我还没有谢过左大帅呢！”左大人威名日隆，名声、地位都到了高峰；他呢，于官于商不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后半生，与左大人可是连在一起的，这个靠山不能倒！无论是威权、名望，左大人都不能有半点闪失！

次日，他来到军机处，身穿官服，向左宗棠磕头请安。

“雪岩，不必多礼，快起来吧。”

二人分宾主坐下，戈什哈送上茶来。左宗棠笑声朗朗道：“雪岩，你这次进京受封，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这全是大人一手栽培！雪岩没齿难忘！大人，您最近身体可好？”

左宗棠大着嗓门道：“好倒是好，只是闷得慌！现在反倒怀念在战场上厮杀的那些日日夜夜了，还有我在兰州办的厂。听说你把那老大的德国机器运往西北费了不少力，动了不少脑筋……”

胡雪岩赶紧道：“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大人现在军机处统领着全国军务，怎么会闷得慌呢？”

“军机处空议兵备、战事，洋人又在那儿挑衅，有人又在密谋造反……处处觉得那几位军机老爷面目可憎！”

胡雪岩沉思片刻，乘机进言道：“大人，既然您觉得军机处憋气，何不另寻地方安身呢？”

“雪岩，只是……哪有地方适合我呢？”左宗棠眼睛一亮。

“眼前便有一处，就看大人愿不愿意！”

“何处？”左宗棠来劲了。

“两江总督！”两江地方殷富，又坐拥上海这个国际大港口，坐镇两江，大可办一些实事。因此胡雪岩这般建议。

“这个主意倒可考虑。两江总督很多人都在想，曾国荃、丁宝桢、李鸿章……”左宗棠点了点头。

“两江一直是朝廷重地。两江总督，向来要由威望显赫的重臣去主持，需要大人这样有魄力的人任督抚。这样才能整顿两江，大兴洋务，造福于

民！”

“那我就要和李合肥这个直隶总督分庭抗礼了。”

“雪岩就是这个意思！大人，如今李中堂权势遮天，并非因为他是直隶总督，而在于他藉办海防，建立北洋水师，大兴洋务。而大人在军机处位高权重，却是纸上谈兵。如果能主持两江，雪岩可以扶助大人兴办船厂、机械厂，到时候与李中堂南北鼎立，也不是什么难事。”胡雪岩站起身来大声道。

“好哇！雪岩，我听你的，到两江去，好好整治整治两江！也让京中那帮官老爷和李合肥看看！”左宗棠拍案叫道。

此时，西太后和掌管军机的荣亲王正为两江总督的人选作难。曾国荃同治三年攻下南京，旧部遍布两江，倒是适合。但他曾推托陕甘之任，害怕西北艰苦，訾议颇多。丁宝桢倒是头角峥嵘，毕竟资格、历练都差了些。现在左宗棠竟然毛遂自荐，要去就任两江，正合西太后的口味：左宗棠这个人，自恃有功，在朝中喋喋不休，不安于位，甚是讨厌！如今年过六十，也没有几年富贵了，就让他去吧。

胡雪岩回到杭州，他请园林大家尹芝先生设计的芝园，以及整修新建的楼宇业已竣工。原有的清雅堂七间已修缮一新，新建的和乐堂七间也已装修完毕。园内总共十六个院落，全都请名家题了匾额。胡雪岩穿堂入室，推门开扉，一一查看，不禁面露笑容。

看过堂、楼、厅、舍的内外，胡雪岩最后来到芝园，站在红木厅前的汉白玉平台上，眺望新建的鱼池、假山，一种境由我造、势由我开的雄阔胸襟不禁油然而生。

原来这假山甚有讲究，它就是西子湖畔第一名山飞来峰的小影。飞来峰，用大文人张岱的话说：“棱层剔透，嵌空玲珑，是米颠袖中一块奇石。使有石癖者见之，必具袍笏下拜，不敢以称谓简亵,只以石大呼之也。”

胡雪岩喜它如天外飞来，苍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神呼鬼泣，不足为其怪；秋火暮烟，不足为其色；颠书吴画，不足为其变幻诘曲。昔日他与王有龄游山，每遇一石，二人无不发狂大喊大叫。石上多异木，常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山间还有四五个石钟乳洞，窈窕通明，有如仙境，溜乳作花，若刻若镂。他把这个意思跟尹芝一说，尹芝道：这有何难，园林造艺，全在追求神韵，只要胸有丘壑，自可营造布置，假山叠石，穿隧筑洞，溜泻涉趣，石笋成峰，那就按你这个移飞来峰入芝园、观灵鹫景在几席间的思路来设计了。

果然，这假山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与飞来峰无异，真是“石意犹思动，跜势若撑。鬼工穿曲折，儿戏斫玲珑”！胡雪岩走假山溶洞穿行一遭，问道：“堆砌这些假山，花了多少银子？”

“足足八万多两。难怪人家说这假山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是拿铜钿堆起来的……”罗四有些不悦地说。

“就是这样的气派，这才和我的地位、身份相配。”胡雪岩得意地晃动身子。

罗四看了他一眼，带着恼怒道：“老爷，你那‘十二金钗’的红楼梦已实现了，现在你总可以收心了吧？最好把十二金钗全集中住到园东这两幢楼上来，再不要像穿花蝴蝶似的，东眠西食，没一刻儿空闲。你已经老了，比不得先前了。”

有关这个话题，胡雪岩已经脸皮忒厚，朗声道：“对。大丈夫行事做人，当收则收，能舍则舍，切忌拖泥带水，纠缠不清。否则，只会自误误人。现在，我把十二金钗分住十二楼。除了大太太住楠木厅，你住红木厅之外，其他姨太太一律搬到这两幢楼上去住，我这儿已拟了一张单子。”

胡雪岩从袖笼里取出一张名单，罗四接过，只见上面写着——红芸院之软香楼二姨太……碧梧院之秋声楼福建姨太太，绮红轩之听莺楼苏州姨太太……小扬州静绿轩之琴梦楼，大扬州红药山房宝香楼，湖州两姐妹钟灵院之冷翠、锦茵二楼，小秦淮竹影院之采芹楼，小上海瑶池馆之翡明楼。去年替西北招募蚕家、菜农时新娶的小越女，年方二十，貌若西施，最得胡雪岩宠爱，则住离书房最近的云粲轩之耶若楼。罗四心中嗟叹：雪岩当真不厚薄谁，就是他那通贪花爱花的美女理论真让人受不了！

来到红芸院，二人沿着髹漆一新的楼梯拾阶而上，打量着走进布置一新的姨太太卧室：新床、新家具，真个锦茵伴暖，香帏生春，中西合璧，秀毓幽深。最令人注目的是挂在屋角柱子上的“电话机”。罗四走过去，小心地拨弄了一下问道：“老爷，这是什么？我一直弄不明白。”

胡雪岩得意地笑道：“这叫‘德律风’，相当于国外最新式的电话机。这是仿洋人的法子，我叫德国技师特意安装的。这样，我即使在这正院楼上，想和哪一房通话都可以。要叫谁过来，她自然便来，不必让丫鬟跑来跑去。”

罗四把嘴一撇道：“哦，原来你用国外最先进的玩意儿来管束你的姨太太？”

“还有更先进的西洋机关呢！”胡雪岩更为得意，他带罗四来到门边、窗边。

罗四打量了半天没发现有什么机关，便问道：“机关在哪里？”

“这些门窗可以自动关闭！机关全控制在正院楼上我手里。”

罗四再三打量，怎么也看不出来。这需要用电池带动一架小型发电机，用电力来操纵的，她怎懂得这些新奇的洋玩艺呢？遂把头摇了摇道：“看不出内中奥妙。”

“到时你就知道了。”

罗四正然作色道：“雪岩，你不要光靠这些洋机关来管制，还是对各房雨露均匀一些，以免醋海掀波，要把人的心笼住，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日，各房各处均搬进了新居。

卧室流光溢彩、摆设极尽奢华。最高兴的是那些丫鬟、僮仆，住得宽敞了，卧具焕然一新。芍药喜滋滋道：“太太，搬到这新‘红芸’真好！你还是朝东朝南的大套间呢，连里边丫鬟住的也比原先的好多了。”

小欢儿更是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附和道：“是啊！太太，你这房间真和皇太后差不多了。”原来，黄宗汉那个庶出的儿子大欢儿不成器，让他伴香官读书怎么也不上劲，后来竟勾搭上胡府一个烧火丫头逃之夭夭。罗四见芙蓉耐不住寂寞，常去外头看戏、游赏，没个小男孩跑腿不方便，三年前，又给她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厮，取名小欢儿，虽不及大欢儿伶俐，却是各种耍玩艺儿都知晓一些。

此时小欢儿这么一提皇宫、皇太后，顿时引起芙蓉的郁闷愁思：“可不是，我也随着变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了……表面上，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其实是把人关在监牢里，寂寞地苦度日子。哼！还不如我在湖州烟花巷生活得自由自在呢，高兴陪谁就陪谁。”

小欢儿没轻没重地说道：“二太太，你现在也可以同样高兴陪谁就陪谁、高兴谁陪就谁陪呀！”

芍药瞪了欢儿一眼，转过来安慰芙蓉道：“太太，您想开一些吧。您有香官，胡家的长子，如今又进了县学，好日子在后头呢。太太若实在闲得无聊，我和欢儿可以琴棋书画日夜陪你玩，再无聊，就天天去书场听评弹。”

芙蓉叹了口气道：“好吧，那今晚再去听听评弹《珍珠塔》。欢儿，我吃过晚饭、换好衣服，你掌灯时分来接我。”

偏这晚胡雪岩要试他管制姨太太的新机关。他早早来到红木厅正院楼上，并拉上罗四凭窗眺望，尽赏芝园风景。

那罗四哪有他这种好心境，攒眉道：“老爷，有一句话一直在我心里盘旋，不知该不该对你说。”

“罗四，我们从小在一起厮混，有什么话不能说呢？说！”胡雪岩正手拍窗台，合着不知哪家丫鬟的哼唱，哼起了余杭小调。

“住进了这红木厅，我晚上反而睡不安枕了，醒里梦里，老是会想起范瞎子说的那些话。”

胡雪岩讪笑道：“吓！你还在琢磨范瞎子的信口开河吗？告诉你，算命测字，纯属游戏，可信也不可信。你千万别把它放在心里。”

罗四顶真道：“老爷，你能说范瞎子算的命没有道理吗？王大哥最后不真成了杭州的城隍爷……”

“那我呢？我的结局……会是‘妻离子散，不得好死’？你信吗？”胡雪岩的小山羊胡子一撅一撅，眼睛瞪得溜圆。

罗四轻声地说道：“我……有些信。现在，论财产你已是千万富翁，论官职也到了二品，但我担心有朝一日……”

“你担什么心呢？罗四！这全国几十家的钱庄、银号，几十家当铺；这几千万两的财产；还有这座豪门大宅和胡庆余堂药店……会顷刻之间衰败吗？不可能！绝不可能！十年、百年都败不掉！”胡雪岩有些咄咄逼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爷，我不能不担心盛极必衰之理……你现在是太奢侈、太冒尖了……”罗四紧抓住胡雪岩的衣袖劝道。

“是吗？”胡雪岩很浊重一问，陷入了沉思。

暮色渐浓。西天有彤云向太阳聚拢，晦暗笼罩了芝园，胡宅渐次亮起了大红灯笼。管家老周正督促家人们在各处明廊、暗弄点起灯笼，燃旺宫灯，吆喝着“小心火烛”。罗四又恐他过于费心劳神，悄声道：“不谈这些了，娘在百狮厅等我们去用晚餐呢，快走吧。”

胡雪岩腆着肚子，大将军一般挥手道：“罗四，你把我的话传到各房，掌灯以后全家一般不得外出。如有急事，一定要来同你打招呼，绝不允许擅自出入。”

罗四有些为难，诉苦道：“管人比管钱更难。各房人多、心眼多，管得了这一房，管不了那一房。其他各房都还说得过去，二太太毕竟经历不同，不太能安定得下来。还有，各房子女都长大了，外出娱乐、交际很多……你看，这二房的小厮欢儿……”

窗下，欢儿正匆匆经过，往“红芸”院方向走去。胡雪岩倘不经罗四提示，是认不出什么欢儿狗儿的，便问道：“欢儿，不是芙蓉收的养子吗？”

“这养子……也快要养进房了，日夜陪二太太游西湖、听评书……”罗四顿了顿，到底还是直说了。

“以后外出听书看戏，只许在白天，晚上决不许出去。”

罗四笑道：“现在二太太就要欢儿陪着去，我怎么能去拦她？”

“我自有办法！”他走到壁角，打开一扇小门，这是个小壁橱，里面有每个房间的开关，注明谁的房间。胡雪岩在“芙蓉”的开关上轻轻一扳，得意兮兮地说，“这下，就出不去了。”

“住在这芝园深宅大院里的你是管住了。外头呢，香官在县学，一个月要开销上百两银子，他这钱是怎么花的？”

胡雪岩没有吱声，又一次陷入沉思中。

却说芙蓉换好衣服，正准备出门。不料房门突然关上，差点碰到她的脸。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太太，快下楼来！”楼下隐隐传来欢儿的喊声。

“来了，来了！”芍药急忙奔到窗边，想朝外喊，但窗子也已关紧。

她用手拨弄，怎么也打不开，只看见欢儿在楼下天井里挥手呼喊。

“太太，窗子也关上了，怎么也打不开。”

“是谁将门窗关上的？”芙蓉不解地打量四周。

芍药也这里瞅瞅，那里看看，边看边对芙蓉道：“我听说掌灯以后，老七间、新七间各房都要关门、关窗，不能随便外出。这是老爷新立的规矩。”

“这一下真把我们当成囚犯了。哼！也真是……”芙蓉一语未了，室内的“德律风”铃声骤然响了起来，把她们吓了一大跳。老半天，才觉出声音来自贴挂墙柱上的那个洋玩艺。两人一前一后，小心翼翼朝“德律风”走去。铃声在继续，两双手伸去想拿又不敢……

“德律风”话筒里传出来“喀嚓嚓”的轻微声响，芙蓉终于拿起了听筒，里头传出胡雪岩的声音：“芙蓉，你到百狮楼来一下！”

“瞧，门开了，开了，咦，窗户也开了……”芍药突然惊喜地叫了起来。

第四十回 游豪宅美人棋学士惊艳 吃年饭时尚装娘姨不屑

乔迁入户、整肃内帏，延师设馆训诫下人，胡府这番忙乱刚告一段落，

京城又来一位高官，指名要看胡家这“江南第一宅院”！他是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胡雪岩不知他此来何意，却也乐得陪同他穿堂入室，参观一座座厅堂、花园。

两人来到宅第的主脑——崇峨高耸的“百狮楼”前，果然处处精巧、般般极致，无一不让人悦目赏心。

“听说‘百狮楼’的狮子是用一百个紫檀木雕成，用黄金做了眼睛，不论日夜，尽皆光彩四射，华丽无比。可是这样？”文煜捋着他的青须问道。

“实不相瞒，确实如此。”胡雪岩点头承认。

文煜楼上楼下赏玩了一周，随胡雪岩从“百狮楼”漫步入了“芝园”，感慨道：“过去，我一直以为京城皇亲国戚的房舍最为奢侈豪华，今日看了胡大财神的府第，那才真叫大手笔，艳压群芳。就是北京名气很大的恭王府搬到这儿来，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哈哈！”

“这倒也是。我修建这一座宅第，确是不惜工本，花了近二百万两银子，用的全是最好的材料。譬如这木料，有的还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木！除五开间正厅三进之外，又有红木厅、楠木厅、四面厅，另辟芝园，共建楼台、馆榭四十余处。另有曲廊、小桥、荷花池、牡丹台……你看这‘延碧堂’，又叫红木厅，全部用名贵的红木建筑。不瞒您说，连这楼前鱼池的池底都镶嵌着铜皮，以防漏水呢！”胡雪岩不无得意地介绍。

“哦，这么讲究？”文煜望着鱼池。鱼池碧波粼粼，几尾绚烂的荷包红鲤在开得嫣然的睡莲下优游。二人沿着小溪，拐过一座状如官轿的白石桥，迎面又是一个院落。顺着院外折廊，再上一座大假山，拾级到抵山顶，有复道连着影伶院。影伶院高过二层楼房，内里十分轩敞。原是胡雪岩想建一个戏班，让那些学戏的小戏子们练功用的，它仿的是洋人表演歌舞的练功房！那文煜踏进去便吃了一惊：只见一架十三层水法塔灯明晃晃地照在头顶，墙面嵌着无数面镜子，一气相连，直嵌到对面墙上，两边的镜子相互映照，从镜子里映出了很多个“文煜”，有些还怪模怪样。

文煜吓了一个倒退，惊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两边的大镜子相互映照，才照出这许多影子。”胡雪岩笑着解释。

“这……洋玩意儿，十分好看，但也有些可怕……”文煜一瞥，一身官服的他在镜子里端的像个怪物。

“这十三层水法塔灯，是从日本定做的，府里共有三十余架。这大玻璃镜也是来自横滨……”

文煜似乎害怕镜子里的自己，匆匆逃出了“影伶院”，沿着一道消失在绿荫中的云墙，穿过藤萝掩映的船亭，出了月洞门，但见一坞翠竹，数株

枫桧，掩着几尊怪石，及一座攒珠顶精致小亭。绕过竹坞，眼前巍然耸峙一座楼台：八角攒尖顶，翘角飞檐，如巨龙探海；繁复精构的斗栱雀替，彩绘辉煌，在高高探出的顶檐下钩心斗角、雄奇精妙。此楼下部用烧制的大号青砖筑墙，墙基上再立乌楠亮柱，最上面才是二层重檐八面顶，真是八面来风，万民景仰！那文煜随胡雪岩登上顶楼，探首看到一块匾额，上题“御风”二字，不觉点首道：“这个楼名取得好，登上斯楼，确有凌空御风，飘飘欲飞之感。”

顶楼原来四向皆空，除了几面透雕栏杆，数楹泥金露柱，既无墙面，也无幄帷，岂止八面来风？到得此处，耳边但听呼呼风响，身上衣衫胀鼓、袍角卷飞，俨然有“飞天御宇”之感。这里是杭城最高处，南面凤凰山，东面钱塘江，山作青螺，水作纨幅，一一尽收眼底。青螺、纨幅之间的楼宇、街道、旷野、泥径，稍远便似墨渍，尚有浓淡之分，再远，便似蝌蚪几粒出没渐逝于云水间。

“这里是杭城最高楼！登高望远，可算得一个去处？”

文煜点头道：“唔，有些北京景山味道。”

“文大人，登御风楼可是要题咏的哟！”

文煜看了胡雪岩一眼，摇手道：“吟诗作赋不是我的擅长。适才我倒是在留心檐顶，倘不是盖的黑色布瓦，那溜脊上的兽吻也不过是民间常用的螭蜍之类，我可要问你的‘僭制’，这御风楼，怕比紫禁城的五凤楼还要高呐！”

浏览至此，文煜已经累得够呛。他有大烟瘾，京城高官，多染此习。胡雪岩在园内设有专门的烟室烟榻，他备的鸦片是从印度进口的公班土，用人参汤调制烟膏。胡雪岩领他至一去处，小飞来峰背面，琪花瑶草掩映一座洁净平台，傍有一幢孤立小楼。楼上大间，设有红木烟榻，早有丫鬟在此侍候。胡雪岩自去小间吸了两袋水烟，坐下品茶。

两颗烟泡烧罢，文煜精神陡长，伸伸懒腰道：“真痛快！把连日旅途疲劳，一扫而空。”

“是吗？那就请文大人在这儿好好玩玩，多住上几天。”胡雪岩趁机邀请道。他一时还没弄清文煜此行的目的，京城高官中，文煜可是“阜康”最大的股东！

“在京城就听人说胡大财神的豪宅极其富丽堂皇！既有禁苑规模，又具西洋风姿。果然，百闻不如一见，确实比皇宫还考究！”文煜环顾四周，点头不已，“难怪朝廷大官、洋人商贾来杭州，都不愿住迎宾馆舍，而要住到您这座元宝街芝园来。”

“是呀！文大人，这人生一世图个什么？还不是图个活得舒坦、潇洒！只要赚的不是昧心钱，理所应当在衣食住行方面享受享受。文大人是刑部

尚书，现在有幸成为我们‘阜康’的大股东，‘阜康’赚了钱，您也能坐地分红，您说这又有什么不应当呢？”胡雪岩打着哈哈道。

文煜正是因此事而来，不得不暗示道：“话是不错，但官场是非太多，人言可畏，不得不多多收敛。再说，北方人不像你们南方人会过日子，住得豪华，穿得讲究，吃得也细巧，最懂得享受。更兼西风东渐就是从南边闹起来的，势必影响民风、国风啊！”

“我就是最受西风影响的一个，骨子里头……”胡雪岩递给文煜一个锦缎封套的存折，“文大人，这是你在‘阜康’的存折，除了本金，几年的红利也全在上头。请大人过目。”

文煜抽出内芯，展开一看，满脸笑容。

胡雪岩打量着他的表情，脸上掠过一丝轻蔑的冷笑。

文煜摇晃着二郎腿，有点装模作样地笑道：“我在贵号的存银有这么多吗？真是无功受禄，无功受禄！”

“哪里，哪里！文大人能把钱存入‘阜康’，是看得起我胡雪岩。现在文大人已是我们‘阜康’的大股东了，股份占到十分之一还要多。”

“这是胡老板对我的关照，惭愧！惭愧！”文煜乐不可支地摆了摆手。

“文大人，休息好了余兴一下怎么样，来一盘象棋如何？”

“好啊！上哪儿去下？”

“就在这儿。”胡雪岩朝楼下一指。

“行！拿棋盘过来。”文煜以为棋房设在楼下，拿脚准备下楼。

胡雪岩含笑不语，击掌三下。楼下大门徐徐打开，一队如花似玉的丫鬟缓缓走向平台，各个站定。

文煜感到眼花缭乱，揉揉眼睛细看，方看清平台地面上绘有大象棋盘。

丫鬟们扮作“活棋子”，身穿“将”、“士”、“相”、“马”……各色彩衣，走到各自固定的位置，供宾主对弈。那一群女子安位，一起纳福行礼，齐声道：“大人吉祥！”

“棋已摆好，文大人，你是红方，我执绿方，请吧！”胡雪岩像一位大将军。

文煜大开眼界道：“好一个别开生面之举！世上竟有这样的棋，这叫什么棋？”

“美人棋！既能下棋，又能观赏舞蹈，岂不是赏心乐事一桩？文大人，请！”

“好！那就来吧——炮横三，居中。”文煜兴奋地叫道。

平台上一个穿红衣、胸、背绣着圆形“炮”字的丫鬟，从原有位置，以舞蹈动作款款移到“米字格”顶部正中。

这女子身架倒高，只这身衣裙似不甚合体，舞蹈动作也不好看……胡雪岩顾不上细瞧，应招道：“这头一步好厉害！早听说文大人棋锋犀利，以善用‘当头炮’开局著称。那我只好用跳马来应对了……马跳四……”

一个穿绿衣、胸、背绣有圆形“马”字的丫鬟，从原有位置款款跳到“楚河边”的边界线上，舞蹈中还真有些马的韵味。

两名丫鬟端来燕窝银耳羹，让胡雪岩、文煜饮用。

“挺车！车上二……”文煜又叫道。

一个穿红衣、胸、背绣有圆形“车”字的丫鬟，从原有位置向上一步……

那个穿红衣的“炮”好生面熟！还朝别位上的女子挤眉弄眼？如此形貌、如此不庄重的女子，因何被家骥他们挑了来？一盘棋走到大半，胡雪岩才陡然认出被文煜当头架起的“炮”不是别人，乃是他的大公子香官！他戴了发套，描眉打唇化了浓妆，又穿上女孩儿服装忸怩作态，一时间怎生认得出来？待认将出来，胡雪岩已气得七窍生烟，只是当着文煜的面不便发作，于是局面急转直下！

文煜大喊道：“炮挺二，将！”

那个穿红衣、胸、背绣着圆形“炮”字的丫鬟猛地走到中轴线上方，“米字格”顶部正中刚好有个绿方“象”在作‘炮架’。胡雪岩观察了一下棋面，不得不搁了茶盅，道：“输了！再也无药可救了……文大人真不愧为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祭起当头炮来，火力威猛，步步进逼，很难让人逃出包围圈啊。”

文煜哈哈大笑，胡雪岩则陪以一串苦笑。一个丫鬟捧上一只银盘，盘里放着几封银子，跪着递给文煜。

“这是什么？”文煜惊讶道。

“这是胜者的奖金，请大人收下。”胡雪岩笑道。还有个内容他没敢开口，倘看中哪个“棋子”，今晚可留在身边侍候，但有他那个孽障儿子夹在里面，这话他怎么说得出口？

送走文煜，胡雪岩在“百狮楼”上暴跳如雷，叫喊着“把那个孽障给我叫来”。老半天，才有家人来报告说：“少爷半个时辰前骑马赶往县学去

了。”

“派人去追，他就是赶往金銮殿去了也跟我把他叫回来！”胡雪岩跺脚叫道，但赶来的却是芙蓉和她的婢女芍药。

“你要把他怎么样？你要把他怎么样？”芙蓉人还未到，声音先在百狮楼的甬道里震响起来。胡雪岩最恶夫妻间当众吵闹，待要回避，芙蓉已经追了上来，她螺黛偏倚，鬓鬓已乱，泪流满面，嗓间带着尖利道，“这孩子一落生就是个没爹的，就连香官这名字，也是‘夜夜春’的妈妈取的。幸亏你不忌讳，若是诗礼官宦人家，怎的就取这样香艳俗气名字？这且不说它！湖州一边儿住着那些年，你管过儿子多少？你跟我聚少离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在外头攒劲儿赚钱，可你在外头包养过多少女人？更何况你还有青梅竹马的旧情人，你想她，找她，念她，梦见她，明明在我们身上使劲，心里头‘肉’、‘乖乖’叫的是另一个女人……”

胡雪岩听芙蓉把这些话都嗖出来了，气得两手哆嗦着道：“你，你……不知羞耻，连夫妻间事也拿出来说道……”

芙蓉大约是豁出去了，但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如同地底深处竹根上的芽，憋闷许久，一遇阳春地暖，便破土而出，一窜老高。她带着恨声道：“这便是不好听的？还有更不好听的呢！胡雪岩，你忘了你在湖州落难的日子了么？”

只这一句，胡雪岩便心软了。原来，他最是讲究知恩图报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芙蓉确实于他有过大恩！他一眼瞥见丫鬟芍药和“百狮楼”侍候的使女、小子，都垂手立在甬道里听候，不敢上来，不由得大怒：“你们都守在这儿干什么？滚——都跟我滚下去！”

许多年来，谁见过胡雪岩发这么大火，众丫鬟、小子唬得心惊胆战，燕子般朝楼道口涌去。芍药本少来“百狮楼”，着他那一喝吓得一个急转身，不提防撞在一架玉屏风上。但听得豁啷一声，玉屏被她撞碎，紧接着，便是窸窸窣窣一片贝蜃散落，跳珠溅玉之声。

冲楼梯转角踏脚平台摆一张屏是有讲究的。公廨设镜，是为正衣冠，平心境之用；富家为屏，当为礼宾客、迎亲朋之物，此所谓“仪上为镜，礼宾为屏”。“百狮楼”所摆这架玉屏，是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大人家传一件古董，为“百狮楼”之兴专门贺敬的。胡雪岩急得大叫道：“这是宋代玉屏，临安小朝廷宫用之物！”

芍药早已面色如土，叩头连连：“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哪知芙蓉冷笑道：“别以为你们胡家遍地都是宝贝，先以前好的、真的是不少，后来你哄、他骗，打夹账吃回扣，进来多少假货？就瞒着你！没准这宫用之物就是个赝品。”

“你！”胡雪岩戟指着芙蓉，“此乃夏同善大人家传宝物，湖州庞二爷拿三

千两银子都不曾买走。他儿子又被选拔翰林，却愿意做我的门生，他家敬贺的礼品，哪会有赝品……”扭头见芍药还在伏地恸哭，不由斥赶道，“还不快滚？跟我滚下去！”

两个小厮上来，将跪哭不起的芍药强行拖走。胡雪岩抄手踱了几个来回，眼瞅着丫鬟、小子下了楼，方压着声音冲芙蓉道：“当着下人的面，你说话行事得有些个讲究，你是大户人家妻妾，我也算个二品顶戴，不同于当年在湖州……”他挥挥手没有再说下去。眼瞅着那堆跌散的贝贾珍珠，那碎落满地的玉屑玉片，就似同文煜下的那盘美人棋，是一副难以收拾的残局！他倒不是心疼这架玉屏风，一种不祥的预感，随着这架玉屏风的坍塌分崩陡地兜上胡雪岩心头。以往做生意，亏折遇险，跟洋人斗智斗力险象环生，他都不曾有过不祥之感。而今他的事业登上高峰，他在商界如日中天，文煜位如副宰相，他是光临胡宅地位最高之人，大喜连连却心生不祥，是自己杯弓蛇影？还是让香官这不肖之子给气糊涂了？

“你这些年有几天跟儿子在一起？见着了也就是一顿训斥、苛责，孩子们全都怕了你。这是香官怕你生气，临行时胡乱写的几句，你瞧瞧。”芙蓉也觉得自己今天有些失态，放缓语气，塞给他一张纸条。

胡雪岩拿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父台万勿生气

不肖承蒙不弃

书场商场情场

无意有意失意

昨天今天明天

没利攘利赢利

“不读书谈赢利，经商钱就那么好赚？终究是不读书之过！还女扮男装在婢女丫头堆里混，以后再遇此等情形，绝不轻饶！你要对他严加管教。”胡雪岩冗沉一叹，顿了顿又放缓语气，“打碎玉屏风那丫头，是你房里的吧？不定吓成什么样子了，也不必责罚她了，扣她一月零花钱，叫她以后小心就是。”

铜锣震响，喝道声声，加上“肃静”“回避”旗牌，把路人唬得股慄奔窜，犹恐避之不及。

文煜的八抬大轿出了元宝街，拐过一道弯，刚上望仙桥，不防斜刺里冲出一个中年汉子，样子有些疯疯癫癫，手举一张状纸，拦轿大喊：“我要告状——我要告状——”看他模样，头上疔癞溜疤，脸上眼屎巴拉，身上

破衣拉花，脚上油渍麻花。扈从竭力想把他推开，癞子仍死死拉住轿杠不放。

文煜发话问道：“问他状告何人？”

癞子狂喊道：“我告胡雪岩，告胡雪岩的状，胡雪岩想强占我的剃头铺子。”

“要告状，上钱塘知府衙门……”文煜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

接官厅码头，早有钱塘知府、江南制造局观察姜石林等一帮官员在此迎候。姜石林是专程陪文煜来杭州的。文煜着人搀扶下轿，与众人一揖，便径直朝官船走去，姜石林忙把他扶住，一路喁喁低声提醒着扶他上了船。

文煜坐定，对姜石林道：“此番我来杭州，一是对胡雪岩，因朝野非议太多，收到奏折不少，我身为刑部大员，必得实地调查一番。二是我采纳你的建议，悄悄买了‘阜康’不少股份。有人说胡雪岩好大喜功，实力不足，所以我要特地亲自来看一看。”

“大人看了胡雪岩的家底，印象如何？是不是如同学生所说？”

文煜点头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胡雪岩之财产确系半壁江山，富可敌国。这次来杭看了他的家底，使我放心不少。”

“大人，胡雪岩确是一尊商神，长袖善舞。背后有左宗棠这样的大靠山，现在又官拜二品，事业更如日中天！说他财产抵得上国库一半，实不为过，但正因为权势熏天，树敌过多，蛾眉善妒，树大招风，连小小杭州跟他作对的人也不少，都在背后诅咒他早日败落。”姜石林丢官落单几年，如今又浮了上来，不得不承认经商办厂兴洋务，无人能及胡雪岩，北洋系那些人，谁不想把他揍下去？

“是啊，不能再让他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了，否则有一天，我们这些人也要在他面前乖乖俯首称臣。听说他翻修故居，竟有一个小小剃头匠敢与他作对，这真不简单！你告诉杭州知府，暗中一定要支持到底！”

“杭州这地方，建房、造墓，非常讲究风水。风水不好，亿万家产也会败掉！现在胡雪岩宅邸独缺一只角，杭州人都说金银财宝都会从这个缺口流出去，胡雪岩败落的日子不远了。”姜石林连市井传闻、风言风语都用上了。

“胡雪岩即使钱庄、当铺、丝行等全部破产，光是府第和药店这两处房产就值几百万两银子……你叫杭州知府把那剃头癞子的状纸交给我，我带回京城，也算一份罪证。”文煜沉思后说道。

姜石林见文大人态度这么坚决，喜滋滋忙下船布置，并叮嘱杭州知府不

时给剃头癞子几个小钱使使，让他顶住！否则，他把那巴掌大一块地卖给别人，不还可以到得胡雪岩手上？这风水里头的玄妙，可别小瞧了！

“砰！嘭！”惊天动地的爆竹声在元宝街此起彼伏。一串串大红灯笼挂满胡府内外，新年的喜庆在酝酿与等待中或释放或绽放。“百狮楼”大厅内，十二房男女老少加山菊一家全都聚集在一起，吃年夜饭，欢度新春佳节。正中圆桌上，坐着胡雪岩、胡老太太、大太太及长房两个未出阁的女儿。

其他各房姨太太及子女，坐在两旁的圆桌上。内中二太太芙蓉的位置空缺，她的儿子香官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山菊那一桌，在她女儿幼锦的身上乱晃。胡老太太不大喜欢芙蓉，却偏爱这位油头粉面的长孙，她派人把香官叫到她身边，疼爱地拉着他的手：“香官，你不是长房，却是长孙，坐在奶奶身边。”

阿娇身边已添了一个儿子，新衣新帽，模样可爱，坐在老太太右首靠近的地方。

孩子们等不及，先自己吃喝了起来。

罗四指挥着仆人、丫鬟端盘子送菜，布让安排，忙个不停。

胡雪岩是一家之主，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地举杯道：“今天过年，我们合家团聚，欢度新春，真是福禄寿三星高照，三喜临门！我官封二品，皇上赏穿黄马褂，老奶奶被太后老佛爷诰命为正一品夫人，真是光宗耀祖、门庭生辉。现在，我率全家首先向老奶奶敬酒，祝她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众起立举杯欢呼，尤其是那些孩子大呼小叫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胡母笑得合不拢嘴巴，也颤巍巍举杯道：“祖宗积德，儿孙孝顺……好好，你们也要向你们父亲敬一杯酒啊！他长年在外操劳，今年好不容易同大家在一起吃年饭……”即使没有老夫人号召，谁会忘了敬这位劳苦功高的当家人？

大太太首先向胡雪岩敬酒，意味深长地一笑，只有短短的一言：“我敬夫君一杯！”

“我不在家时，辛苦你了，我敬你一杯！”胡雪岩道。

素娟由衷地说道：“要说辛苦，还是你那位能干的罗四太太。看，人家在大吃大喝，她还像走马灯一样忙个不停，你该向她敬杯酒。待会，我还要专门敬她。”

胡母感慨道：“罗四真是治家有方，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上上下下的人都佩服她。真是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哟。”

此时，胡雪岩才注意到芙蓉没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团年家宴，不由得有些火起，于是问香官道：“你娘怎么没有来吃年夜饭？”

“不……知道……”香官只顾吃喝，这一整天，他都陪着山菊表姑的女儿幼锦呢。

“她说身体有些不舒服，想睡会子……”素娟替芙蓉打圆场。

胡雪岩生气地一拍桌子道：“这，太不像话了！今晚全家吃团圆饭，她怎么可以不来？即使身体不舒服，礼节上也得周到一下，香官，你快去把你娘叫来。”

“算了吧爹，她抽上大烟了。那玩艺儿一上瘾，日月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年节。”香官嬉笑了一下。

胡雪岩生平最恨抽大烟，不禁厉声道：“什么？”

“雪岩！全家高高兴兴，你发什么火？”胡母示意他坐下，转头对贴身丫鬟道，“翠凤，去请二太太来吃年夜饭，就说是我叫她。”

翠凤答应一声，急忙往红芸院去了。香官代母亲敬了胡雪岩一杯酒。一时各房都来敬酒，气氛渐渐热闹起来。此时，山菊、秦少卿一家也过来给胡母、胡雪岩敬酒。

“祝大姨妈富贵安康、家族兴旺！祝大表哥事业有成，万事遂意！”夫妻俩说了好些“恭祝”、“感戴”的话，将女儿幼锦推上前来敬酒。

胡母早看见他们身后打扮奇特的这位俏女郎：盘着一个十分繁复考究的曲波纹凤尾头，偏分戴一顶绿茵茵詹士呢贝雷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法兰绒短装，又大又厚的兔毛领，起码一尺阔的喇叭袖。短装下面现出合体的倭缎旗袍，银灰底子排满一长一短亮闪闪的波斯菊花瓣，隐隐勒出丰臀的上半个轮廓。颜色倒像山菊一般粉嫩，只五官酷肖秦少卿，尖下颏，扫帚眉浓得菊青菊青仿佛染过。胡母心下不喜欢她这身装簇，嘴里道：“好一个洋气的上海小姐，你这么一打扮，我家荷香、荷秀只合做乡下姑娘了。”

山菊解释道：“上海的风气就这样，租界里时兴什么式样，租界外很快就风行起来，连贫家小户都赶趟，何况咱们这样人家。”

胡雪岩看儿子香官那神情像刚打鸣的公鸡，把翅子扑扇得呼啦呼啦正展雄。等着幼锦敬罢酒便问道：“幼锦在念洋学罢？”

“在法租界的圣约瑟学校，头两年学英格里西，后一年学做账、学做文员自便。她英格里西现在学到第二年了，职分上学什么，她自己挑吧。”秦少卿忽然心中一动，目光在幼锦、香官身上倏地一扫，心想若是这小辈人相互能瞧上，岂不是亲上加亲？便道，“大表哥是不是也让香官见识见

识上海的洋学堂，它跟杭州的县庠、书院究竟不一样。”

山菊笑道：“你别瞎出主意了，像大表哥这样人家，肯定让香官求个正经科举出身，他念哪门子洋学堂。”

山菊的话，正投合胡母的心意，老人颔首道：“他就有那个心，我也不会放香官走远，儿子终年不在身边，长孙也不放在身边孝敬娘亲？”老人信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儿子的生意做得再大，像风筝一样飞得再高，线轴子总要捏在爹娘手里。

“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胡雪岩频频点头。

这时，芙蓉在丫鬟芍药的陪同下来到大厅。众人一见，把目光避开，只当没看见。胡雪岩忙去寻罗四，让这两房给老母亲敬杯酒。老太太停止了跟儿孙们的谈笑，明显带着不悦道：“二太太，大家都等着给你敬酒拜年呢，你怎么来得这样晚？”

芙蓉情知自己失礼，急忙赔不是：“回老太太的话，芙蓉身子骨不太舒服，头痛得厉害，想多躺会儿。没想到一躺就躺过了头，真该死！”

“大年节的，什么该死不该死。行了，你也不必赔不是了，快见过众姐妹入席吧。”胡母更加不高兴了。

芙蓉忙一一行礼。此时，孩子们早按捺不住了，只听罗四宣布道：“大家吃过年夜饭，就到芝园去看烟花吧。今年特意买了很多新花样，‘步步高升’‘喜气盈门’‘吉庆有余’啥都有……”孩子们一阵欢呼，一窝蜂拥了出去。连香官、幼锦、荷香、荷秀都跑得不见了踪影。剩下的都是各门各户的当家人，一起围住胡老太太，重新安排席面，整酒开宴，过年嘛。

第四十一回 除夕夜小欢哥淫乱暴死 薄暮中大老板走私阴藏

这顿年夜饭，照规矩必吃到各寺庙响起新年的钟声方可撤席，这才叫年年有余、岁岁平安。

年饭后，还要陪老太太看焰火，出天行，给祖宗上香，给观音菩萨上供。老太太又有给孙男孙女金锞子、银元宝一类赏赐，以及丫鬟翠凤送给各房各处的蜜橘、福柑、吉祥点心，种种忙乱。只有芙蓉心里憋气，气鼓鼓回房道：“真没劲！同那么多人在一起，向大家一一赔笑脸，装出一副高兴样，有什么意思？不如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过年，反倒高兴！老爷不是说过年放假三天，掌灯以后，也不关闭门窗，各房可自由来往吗？”

小欢哥兴奋地附和：“老爷还宣布这三天里不分长幼尊卑，全家同乐！可

以大醉三天、大赌三天、大玩三天……嘻嘻！”

芙蓉让芍药到厨房去拿一坛酒、弄一些菜，要在自家房里大醉一场！

酒意加疲劳，胡雪岩高一脚低一脚，径直来到罗四的房间。罗四正歪在红木榻上喘气，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她一见胡雪岩，顿时强打起精神道：“你来得正好，府里的开支越来越大。为了过年，各房都要送压岁钱，都向账房支元宝，十几房竟领去五十几只大元宝。还有你买的那些古董，找人来看了，说是假货赝品颇不少。雪岩，我担心再这样下去，金山银山也会挖空。还有……”

“好了好了！大年三十，我不想听你报账。知道你辛苦，今晚我慰劳慰劳你。”胡雪岩不悦地打断了她的话。

“今晚我提不起精神，只想早点休息。你打‘德律风’给其他房，你喜欢哪个陪就挑哪个。我得洗头、洗澡，湘云，去提一大桶热水来，我要好好泡泡身子。”罗四毫不客气地回绝。湘云应了一声，赶紧外出张罗。

胡雪岩依然不改那副嬉皮笑脸的德性：“那我总不能与你同洗鸳鸯浴吧？我还是出去一下，到宅子四处走走看看，看她们各房如何过年。”

此时，在红木厅楼下的女厅里，香官的甜言蜜语早把幼锦灌得情意迷迷，身软眼疡。他的一只手，一粒粒解了她倭缎棉袍上的布纽，费力地伸了进去。不像棋女们里头就一个抹胸！幼锦铁紧的坎肩里头还有像口袋的装束兜住了两只乳房。他的手使劲也插不进去，只得隔着那装束，在她滚热的鸡头小乳上乱摸一气。一张嘴也拱过去，想寻幼锦的唇。

幼锦却把嘴拧开，只留了脸颊、脖子给他，微微喘息道：“表哥，你够了吧，你够了吧？”香官本想说“这是永远也不会够的”，棋女里头那两个长得最抢眼的，那才叫十足够了呢！但就在这时，廊庑下响起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很缓重的，一直响到女厅这边来。幼锦一急，身子赶紧一挣，那挤压下仍然感觉到的起伏酥软，那楚楚纤腰，顿时从他的抚玩下脱离。夜气如磐，女厅外的脚步和槛窗外斜织的焰火，都给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提了个醒。她急急扣好旗袍上的纽扣，摸一遍看它们是否系牢。把表哥拥抚她时脱去的短装又穿到身上。她在黑暗中把自己从头到臀理了一遍，确信自己是齐整的，听听脚步远去，拉开女厅门闪了出去。

出了红木厅，胡雪岩晃晃悠悠，在芝园里乱逛，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绕过飞来峰，边走边瞧缭乱飞上夜空的焰火。来到棋坪，穿过一座凉亭，他感到有些腹胀，想找个地方方便。遂拐入一条小路，向树丛边的假山走去，对着草丛，哧一泡热尿，止不住打了个寒噤。他提着裤子正要离开，忽然从假山洞里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胡雪岩担心小把戏们淘气，大年节的，出个什么事总不好，有意提高声音道：“谁？”

寂静。无人回答。他侧耳倾听，朝假山洞逼近几步，分明还窸窸窣窣之声，胡雪岩大声喝问：“这么晚了，谁还在这里？”

从洞里走出两个衣衫不整的男女，男的还在抖颤着系裤带，弄出声音。

“什么人？”胡雪岩喝问，噫，还真的出鬼了！

“阿金……阿珍……”两人跪倒在地。

“是你们？”胡雪岩拿眼愣着二人，顿时一股无名火窜了上来。

阿金连连叩头不止：“老爷，您饶了我们吧……才刚我们年夜饭多喝了点酒，做下了这桩错事，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老爷，求求您，放过我们这一回吧……”

胡雪岩竭力压制着怒火，半天不说话。

“老爷，饶我们一回吧……”阿珍哭了起来。

这种事若放了他们，以后罗四就更不好管了！他抬头看了看红光喜气笼罩的芝园，一个个大红灯笼仿佛跃上夜空就要发出巨响的霹雳。红红火火的胡家，绝不能让这些浮浪男女坏了彩头！他清了清被醇酒淹喑的嗓子道：“好吧，我就放你们一马，但你们不能再留在我这儿——不用再解释！……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找个好地方过你们的日子去。”说完，他转身就走。

阿金紧紧追了上来求道：“老爷，看在老太太的份上，别赶走我们。”

“我求您了，老爷，我不愿离开老爷、离开老奶奶、离开胡府……”阿珍哭得更响了。

“哭什么哭？！是你们自己作的孽！别让我再见到你们，给我快走！”

两人无奈，低着头，眼泪汪汪地走了。

晦气！呸——他原准备一个人回“百狮楼”。经过通向新七间的月洞门，遥看那边楼上楼下灯火辉煌，屋里屋外喜气萦回，便信步朝那个方向走去。

红芸院芙蓉的卧室里，芙蓉和小欢哥俱已喝醉，前仰后倒，醉眼乜邪，言语舛错。芍药犹恐让人看见不雅，急赶着收拾碗筷杯碟道：“不能再喝了！看你们都醉成什么样了？”

“不，我没有醉！”芙蓉步履摇晃，要过来把杯筷夺走，一个踉跄，双手支在小欢哥身上才没有摔倒。

小欢哥把往酒壶，醉眼迷蒙道：“我，我也还能喝……”

芍药一把抢过酒壶，放到大托盘上，连同残羹剩肴打算一起端走。

芙蓉站了起来，嘴里嘟哝着芍药的不是，没走出几步，便歪倒在床上，天一句地一句嘎着酒话。

欢哥仰身歪在椅背上，不住打着酒嗝。

芙蓉在床上呻吟着，揉着胸口道：“我全身火烧火燎，胸口闷得慌……哎唷！欢哥，你快来，给我揉搓揉搓。”

芍药拿手指头在小欢哥的额头上一戳道：“快去！我得把碗筷送到厨下去，顺便给太太弄碗醒酒汤来。你先给她剥个福橘，都什么时候了，天明得早赶着给老太太拜年请安去……”说罢，急匆匆下楼，往厨下去了。

这小欢哥也东倒西歪来到床边，口齿不清地问道：“太太，你、你不会自己揉、揉搓吗？”

“小杀才，你竟敢……不听吩咐……快过、过来。”芙蓉把外衣解开，露出里面半透明红绫抹胸。

小欢哥近已渐知人事。刚买进府来他还小，多半独守空房而又时常欲火难禁的芙蓉，免不了把他作为娈童，相互抚摸戏弄。也有把身体敏感部位交他抚弄吮吸以求一快的时候，即使旁人偶有撞见，也以为不过富家丽姬撩孩子家家开心，闲得无聊罢了。

小欢哥既已渐解男女之事，陡见女主人鼓绽膨亨的胸脯起伏波颤个不停，裸露的脖子、肩胛、胸乳无不白雪一般，却又迸出温香热息，尤其鬓发散乱，粉脸桃面在一片乱云下欹晃动摇，竟然头脑里乱哄哄空白一片，一时不知何处下手。

芙蓉的星眼觑开一条缝，见状抓过小欢哥的手，按到自己的胸脯上。一阵按压揉弄，小欢哥哪里按捺得住，把手探到抹胸下面，恣意玩弄起来。酒能乱性，看看女主人渐渐安静下来高高扬起下颌，把身体摆平放正，脖子拉得长长的，小欢哥把头俯了下去，或脸或唇，或摩擦或吮吻。芙蓉先以身子不动迎合，久之两张嘴渐渐靠近、靠近，终于四瓣红唇合在一处。

门被推开，走进了面带喜气的胡雪岩。看到这一幕，他呆住了。欢哥抬眼一看，见是主子，顿时傻眼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没等胡雪岩做出反应，他身子一缩跳下床，一溜烟冲出门去。

迷乱中的芙蓉含混地咕哝了一句，梦呓般地叫道：“来呀……”

“不要脸的东西，看看我是谁！”胡雪岩跳脚喝叫。

芙蓉这才发觉不对，睁开眼睛，浑身一阵机灵，一骨碌坐了起来。胡雪岩狠狠抽了她一巴掌道：“贱货，永远改不了当婊子的脾性！”便拿脚离开了红芸院。

他在芝园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无声蹀躞着。就在他外头轰轰烈烈、赫赫扬扬的时候，内里已开始烂了……一个花钱买来的小人毛秧子竟敢跟主母苟且，断不是一朝一夕蓄养出来的淫欲。一个满园宫灯、大红灯笼朗照的喜庆、吉祥日子里，阴悄悄的假山洞里、亮堂堂的卧榻之上尚且在上演着种种不堪，他声威显赫的胡氏集团，就那么安好、和谐？上下齐心？就没有啮噬基石的蛀虫？或是在阳光下毁花坏蕊的花心虫？

胡雪岩差不多惊出一身冷汗：首先，得安排儿子香官上洋学堂甚至出国学习、考察，去学习洋人的章法、本事！其次，要拿出一系列措施整肃集团内部，把方方面面调理清楚、规矩……

第二天，胡雪岩赶早给母亲拜了年，借机向老太太禀报了拟让香官去上海读洋学堂的打算，征得母亲同意。趁各房忙乱给老太太请安、拜年，他躲到罗四房中打算睡上一觉。跟罗四谈起要对丫头、小厮严加管束等事；各房开支，需按口数加以额定；园中各处维护、修缮，他把这些统一交给罗四审核，不能哪家想增间抱厦添个卷棚就任其所为。

窗外，艳阳高照。年前下过一场雪，桂花树上还积着一些细碎的残雪，无论是蓬雀飞动还是料峭春风，都能引发扑簌簌一阵雪粉纷飞，使经冬犹绿的桂花树叹息一回。胡雪岩哪里能睡得着？他干脆起床，由罗四服侍对着穿衣镜更衣。突然，湘云慌慌张张奔进房来，碰倒了一把椅子。

“湘云，什么事这么惊惊慌慌的？”罗四不无责备之意。

“不好了！老爷，太太，出大事了。”湘云连忙把椅子扶正。

“出了什么事？”

湘云一早是去给各房奶奶拜年的，穿得里外一新，头上还扎了一条蓝底白鸢萝丝巾，她脸上带些恐惧道：“二太太房里的欢哥死了！”

“欢哥死了？……怎么死的？”罗四吃惊道。

“不知道。七窍流血，死在后花园的假山洞里。”

罗四放下手中的红顶子，两脚忙忙，说话都有些颠倒了：“什么？……我去看看！老爷，你自己穿戴吧。”

“遇事不必惊慌，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胡雪岩倒很冷静。

罗四和湘云一前一后如飞而去。胡雪岩咬了咬嘴唇，掸掸红顶子上的灰尘，仍一丝不苟地穿衣戴帽。

待罗四赶到飞来峰下，假山洞前已围了不少人。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打探情形。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厮死在大年夜里总是一件蹊跷的事！老周指挥男仆把小欢哥从溶洞里抬了出来。身穿团花宁绸对襟棉袄，里头

是一件灰磅布夹袍。白色刺花洋袜，履着元青圆口布鞋。他的嘴角、鼻孔，留着或是殷红或是暗红的血痂，皆已凝固，看样子是中毒死的。老周向罗四介绍情况道：“昨晚年夜饭后，我还看到他跟芍药去厨下端菜，还特地要了点酒，好端端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死了？”

“去通知二太太了吗？”罗四自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秦少卿年年有守岁的习惯，到五更要与山菊来到屋外“出天行”，望东祷告，观天际五色云。因对罗四道：“山菊和一个小厮已经去通知了，四太太。”

这时，人们纷纷让开，胡雪岩穿戴齐整来到现场，沉郁的目光在欢哥身上一扫道：“人死了也没办法。老周，你就多花点钱，将这孩子厚葬了吧。”

“老爷！您要出门么？”老周应了个是。

“我要回访夏大人，你快去备轿，并带上土仪。”

“是！”老周急急地去了。

这时，芙蓉在芍药陪同下匆匆赶来。她衣衫不整，髻偏发乱，颜面发黯，眼圈一周乌暗，显见是通宵未眠。她分开众人，走到尸体前，拉过他一只手，号啕大哭道：“啊！欢儿……你走了，怎么走在我之前了，欢儿……”她扑到他的身上，不住摇晃着他僵硬的身体，形同怆呼，“你怎么死的，怎么死的？啊？”

“快将她带走！”胡雪岩面露不满。

“要报官，要官府派人来验尸啊，呜……”芍药前去扶她，但芙蓉不住挣扎。

胡雪岩朝几个小厮挥手道：“大年初一，哭天号地的，快把她拖走。”

芙蓉先还边哭边诉，见小厮来拖，竟撒起泼来，冲着胡雪岩大声喊叫道：“他怎么死的？你说！他是被谁害死的？是谁？”

胡雪岩没想到这女人竟嗖出这等混账言语，把脸一沉道：“你疯了？还不快回房去。”

芙蓉着小厮拖走，她扭动身躯，披散着乱发叫道：“我是疯了！疯了……哈哈哈……”狂笑着渐渐远去。

“马上派人去通知刘二叔，让他快来给二太太看病……”胡雪岩冲罗四说完，匆匆离去。

秦少卿暗暗叹了一口气，他看到飞来峰背阴处的残雪，像小瀑布般向下

滑落。苍翠绿乌的树冠，在粲朗的艳阳下，吐送着极轻极淡的湿烟。鸟儿啁啾，春意君临。早已春光浓郁的芝园，并不曾因一个小厮不明不白地死去而冷了新年，只是有了征兆了……

年后回到上海，胡雪岩就忙着部署生丝、粮食、茶叶、机器、军火等各项进出口生意，打听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变化，发布消息，并在新近开办的《申报》上反复登载胡庆余堂药品的种类、销价、服务宗旨……

午后，清风挟着春困正侵扰胡雪岩，郭庆春陪同去年新任的上海丝业公会屠会长来到胡公馆。稍作寒暄，屠会长便申明来意——公会会员有一家福华缫丝厂，见机器缫丝又快又好，利润可观，老板便耗巨资购买了上百部意大利缫丝车，还聘请意籍技术顾问进行指导。由于福华丝厂经营不善，再加上厂里那些女工——“湖丝阿姐”为了工钿常常闹事，工厂开工两年来连连亏折，现在已难以为继。他想请胡大财神帮助同仁解围，把这片缫丝厂盘下来，由胡氏经营，免使同胞破产。

胡雪岩为了保护丝农的利益，一向反对机器缫丝；今年又有集中财力做生丝“买空”生意的打算；加上摊子铺得大，手中头寸紧，便现出为难之色，打算推辞。禁不住屠会长苦求，加上郭庆春一旁大谈机器缫丝的好处，他愿意代为管理。福华连厂房、设备共投资十六万两，对折出售急需现银八万两。胡雪岩无奈，只得同意收购福华，全权委托郭庆春办理。郭庆春驾轻就熟很快便把手续办妥，兴冲冲上了秦少卿家来，让他开出一张提取八万现银的银票。

几年前，秦少卿盘下了退休把总周某的一处私宅。房是旧房，但楼上楼下间数很多，正对颇能生孩子的山菊的胃口。秦少卿最满意的是该宅有一个后花园，林木蓊郁，曲径通幽。花园有一道后门，连着一条冷僻的黑巷。秦少卿雇人在后门附近修了一间小木屋，铺上地板，并在房里摆了一张床、一些书籍，说是公事之余可以来木屋静静读些书。

这日掌灯时分，秦少卿开了花园后门，迎进兄弟秦四海，钻进小木屋密谈。

“这次去苏北，情况怎么样？”一进屋，秦少卿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舟山的盐运到北方，一下变为白花花银子，可值钱呢！这样一去一回，赚钱比任何买卖都合算。”秦四海是个江湖人物，甚不安分。因秦家在舟山一带盐场里干活的较多，秦四海便借打鱼之便，干些偷运偷贩私盐的勾当。有一次被海关守兵拿获，邵友濂打听得他是秦少卿的亲弟弟，便暗示姜石林出面担保。姜石林说他在两江地面上关系很多，私盐生意要做就做大点，何不利用秦少卿“阜康”总档手的便利，挪些银两出来，要赚就赚它一把？秦四海试着跟他哥一说，秦少卿竟满口应承。果然不上两三年工夫，秦四海就把盘子、场子都做大了！由于秦少卿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便利，这一趟他就获得了一万二千余两银子的暴利。这些银两，全都以秦少卿长子秦幼珊的名义，存在怡和大买办刘某所开设的钱庄

里，真个神不知鬼不觉。

“贩运私盐是杀头之罪，你务必要小心又小心，每个环节都不能出丁点儿差错！姜观察那里该打点的，每次分文不可少。”秦少卿的目光，在幽暗中如同晶冷的冰粒，盯着总有些满不在乎的秦四海，语气严厉。

秦四海应了一声，问道：“胡大善人还是像以往那般信任你么？”

“此公为人的确没有话说，对我一直深信不疑。不过，今年他突然让长子来上海读洋学堂，并不顾家人的反对，我总觉得此事不那么简单，内中或多或少隐藏着一些奥妙。好在你嫂子把两家联姻看得很重，一心要把幼锦嫁给他的儿子香官。香官好像也有那个意思，来我家很勤。我让你嫂子要抓紧胡太夫人……”

秦四海嘿嘿一阵笑道：“那是亲上加亲，遇事胡雪岩就会更加关照你了。”

秦少卿掏出一张五万两银票交给四海：“这是五万两银子，你去舟山盐场跑下一趟。抓紧点，早些把买船和打点各处关卡的本金收回，让这些银子早些回到‘阜康’的账上。”

秦四海收好银票，悄无声息地钻出小木屋，恰山菊领着郭庆春沿着小径往后园而来，一路指指点点，介绍小园香径。秦四海没料到会有这等不期之遇，把头一低，迈开大步急急出了后门，钻进黑巷。

这秦四海与秦少卿年纪相近，身姿、步态相仿，又值黄昏薄暮，不用说郭庆春，就连山菊也看走了眼，撵在后面追喊道：“黑灯瞎火你往哪里去？郭先生找你有事呢！”

秦少卿在屋里听到声音，甚是悠缓地抄手踱了出来，语声平静如常道：“那是我兄弟，打鱼度日，才将在我这里要了几两银子去了，自觉有些羞于见人。”说着，与郭庆春寒暄，拱手为礼。

郭庆春喜滋滋地将收购缫丝厂的消息告诉秦少卿道：“这次收购福华，多亏屠会长从中斡旋，才能以八万的低廉价格买了下来。对方只提了一个条件：银两要一次性付清。”

“八万两？这么大一笔款子，目前不能解付。”秦少卿反应却是出奇的冷淡。

“这……可胡老板已经向人夸口，手头虽然偏紧，但购厂用款，随要随提。”郭庆春颇有些意外。

秦少卿放缓语气道：“郭老板，这你就有所不知，按照钱庄的规矩，我怎么可以将大宗现银放在钱庄吃薄利，早已放出去生厚息。各处若有急用，必须提前打招呼，以便我调集头寸。这是老套路，雪公他是清楚

的。”

“这……这不是让我失信于人吗？”郭庆春懊恼地说道。他悻悻然离了秦家，急忙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胡雪岩。

胡雪岩连夜驱车到了尤公馆，进门便寒暄道：“听说七妹福体欠安，我特意来看看。”他带了些雪记出的鹿茸片，以及当归、阿胶之类，让总是闹病的尤琳好生补一补。

尤琳称谢，带着一些凄凉道：“什么参、茸，还有燕窝、熊掌，对我都没用……你好久没来尤公馆了，是不是十二金钗之外，又有目标了？”说罢，故意斜眼睥睨着他。

胡雪岩赶紧道：“最近忙着今年的生丝收购。既要与洋商谈判价格，又要说服本地的丝行联合行动，还要跟外省的丝商联络通气，真有点焦头烂额的味道。”

尤琳郑重提醒道：“胡大哥，有件事我不得不跟你提个醒，现在你成了红顶商人，兼顾官商两界，自然越来越忙。但俗话说树大招风，你无意中结下的冤家肯定不少，得小心背后有人向你放暗箭。”

“七妹发现什么异常了么？”胡雪岩高度警觉，耳朵都仿佛竖了起来。

尤琳又斜眼睥睨着他，郭庆春正在读一份英文报纸，瞧尤琳那神态，禁不住嘿嘿笑了起来。胡雪岩朝尤琳深深一揖道：“七妹，我最怕你这副眼神了。”

尤琳正色道：“看来你真的没想到，我指你的内部。听说你准备做生丝方面的大买卖，我担心你们胡氏在资金调度，人事安排缺乏活力……”

胡雪岩抚掌道：“我来就是找你们商量这个事。老实说，我早就想将所有的财务人员来个大轮换，交换一下位置，像麻将一样搓一圈。否则，一个人手中老是捏着这把老算盘，自然而然就会打起自己的‘小九九’。全部对调一下，你的算盘人家可以拨拉，人家的账目你也可以审计，就藏不住什么机关了。这样，万一有人从中作弊，就会全盘败露。”

“总管也对调吗？”尤琳问。

胡雪岩有些惊异地看着她道：“你指秦少卿吗？是不是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那倒没有，但这个位置很重要。”

胡雪岩坚决地说道：“不管有没有问题，既然实行新规则，要调，全部调！上海的总管和杭州的总管也来一个对调。”

“雪岩，你如果真能下决心这样做，那就能避开很多陷阱，不会被别人在

背后把你卖了！”

胡雪岩嬉笑着看看郭庆春，目光终于落到尤琳脸上，说道：“人员调动以后，我想请七妹带人把‘阜康’的账查一查，然后专职做我们胡氏财务方面的总监督。”

“那不成，尤琳的身体比你想象的要差，又还有苏绣行的打理，绝对不能揭胡氏财务总监督这个榜。”郭庆春抢先一口回绝。

尤琳笑道：“你怎么老是跳不出‘任人唯亲’的道道？财务不仅不是我的擅长，进胡氏也非我所愿。你是太后老佛爷倚重的财神爷，就不怕我这个老家始终不认可的‘贱妇’连累你？”

胡雪岩用戏剧里的腔调道：“妹妹说哪里话来？”

“雪岩你难得来家里一趟，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郭庆春似乎有些不高兴。

第四十二回 抱着愧原状安抚秦少卿 生隔阂温言气坏尤小妹

次日，胡雪岩招来秦少卿，宣布了这个人事调整的决定。秦少卿内心极为震惊，脸上却毫无表情道：“雪公，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胡雪岩十分坦然，语气和缓道：“你知道我办事向来想干就干，我早就有这个大调动计划，只是因为事情太多，迟迟拖着没有宣布。现在由你负责全国钱庄、当铺的人事总调动，上海财务方面的事，你暂时交给冯先生经营。”

秦少卿礼恭毕敬的样子，用早先打天下钱庄里的称谓称呼道：“大先生要把各处档手调动一下当然好。只是今年生丝收购日期临近，银钱进出业务一定繁忙。而人员大调动，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相互异动，这离任接任就需查账审计。这钱庄上的往来账，除了大先生你和我，别人怕也查不出个名堂，如此，会不会影响今年的生意？万一查出纰漏，或贪污，或挪用，或私下放贷吃息，公账私目，是一定要处理的。如此，会不会动摇胡氏的根基？都是在这把交椅上久坐的人，官场赌场，华洋两界，哪里会没一些关系？依着草鞋打了脚，砍个根蔸牵着藤，不好下手呀大先生！至于上海的钱庄、当铺，把总账交给冯先生，我不担什么责任了，这样好。只是我有点小小的担心，冯先生过于老实，不善应酬，就怕他在这个飞红绽绿的上海滩挠不开……”

一番话把个胡雪岩说得又犹豫起来，沉吟半晌，心下不得不承认秦少卿说得有理。但整肃内部，激活整个胡氏，又势在必行。问题是这“整肃”“激活”选择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选在准备又一次大举挑战洋商之年？为什么一定要在生丝大战的前夜来整、激？此种大规模的异动，有没有最佳时机？唉，难哪。

这日回到家中，秦少卿便有些心神不定。晚饭后，他手捧一杯茶，身子仰靠在藤椅上，眼神定定望着对过墙上，陷入深思。

墙上挂着女儿幼锦的大照片，穿着圣约瑟的校服。照相，这是上海近年最时髦最轰动的洋玩艺，幼锦一次又一次赶这种趟，是家中也是这个街区最新潮洋派的摩登女郎！

山菊注意到了丈夫的不安。沐浴罢了，把孩子们安顿了，过来问他道：“我看你吃晚饭到现在，一直心神不定，有什么事吗？”

秦少卿掩饰道：“没有，没什么事。”

“你有心事瞒不住我……还有你那个怕见人的兄弟，鬼鬼道道的，倘若正经，你干吗没跟我透一个字？你说老实话！”山菊戳他一指头，拿眼斜着他。

秦少卿犹豫半响，突然道：“山菊，我们要大祸临头了。”

“大祸临头？……你不要吓唬我，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会有什么祸？”山菊大惊。

秦少卿此时还真有些后悔，苦着脸道：“这祸是我自己一时财迷心窍闯下的，而且越闯越大。你知道的，买这座带花园的老宅，你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还有孩子们上学，光靠我的薪水，怎么支派得过来？于是我就利用手中这点职权，动用了‘阜康’的公款，日积月累，就越积越多了。”

“啊……那你赶紧把公款补回去，我去同雪岩哥说一说，认个错、赔个罪，他为人大度，会放过你的。”

秦少卿连连摆手：“不，不！你千万不要跟大先生去说，为了补这些亏空，我就和兄弟四海合伙做贩运私盐的生意，不光弥补亏空，还想攒积一点……”

“啊！贩私盐？那是犯王法的哟……过去我们那山岙是私盐贩子必经之路，常被官兵抓住，把头砍下挂在树上。”山菊惊骇地叫了起来。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今天大先生通知我，要将所有的钱庄档手来一次调动。我的位置只要一动，那些漏洞立马显现，所以我的职位不能调动，不交出全部账目，就不会暴露问题。”秦少卿甚是焦急，声音都带着哭腔。

“那你快快求求雪岩哥哟。”山菊也有些六神无主了。

“我求他有什么用？你去求他还差不多，你不是说他很喜欢你吗？”

“那是我年轻漂亮的时候……呸！这种下流主意你都敢出？”山菊又狠狠戳了秦少卿一指头。

秦少卿站起身来，一边叹着气，一边兜着圈子，他在女儿的照片前站定，扭头问山菊：“能不能在两个小辈人的关系上去说动大先生？万一我被查出，儿女亲家，他总得给我一碗饭吃。”

“有件事本不打算告诉你，怕你生气。”山菊“噢”了一声，说着就进卧室里间翻箱倒柜。老半天，拿出一个净面水红缎包袱，折叠有巴掌大。秦少卿莫名其妙，不知包袱里包了什么宝贝，眼睛瞪得溜圆。看山菊把包袱皮一层一层打开，里头竟包着一条带弹力的细洋纱短裤，洁白如雪，一看就是幼锦的用物。

山菊把那折叠齐整的亵裤展开，拿手指给他看，原来上面沾着好几点血迹，颜色鲜艳。有两点血痕上面似打过白蜡，灿若桃蕾，端的醒目。秦少卿用吃惊的眼神射山菊几眼，目光突然变得有些凶戾。

“这个礼拜天香官来家里就直接去了幼锦的房间。那日几个小的学校组织春游，都不在家中。我洗了几大盆衣服，把衣物在后园晾晒了才回到屋里，路过幼锦房间，见她坐在床上低声嘤嘤地哭，只是不见了香官。经过我再三盘问，幼锦方从床单下拿出这条亵裤，说香官今天一来就要跟她做那个事，开始她还搪塞，后来就禁不住便依了他。现在感觉惧怕，下头又有些痛，因此饮泣。我本待发作，但女儿已经吃了亏；去找香官理论，女儿又是依允了的。况且两家关系非比寻常，雪岩哥待我俩胜过手足同胞，怎好为这事对香官大张挞伐？总是自家闺门不紧，对女儿管教不严。思来想去，我骂了幼锦几句，到底这次处女红重要——吴越风俗，新婚之夜，新娘身子下面必垫一方白绫，留下处女红作为验证，娘家方有脸面。遂将留证幼锦破身的亵裤收藏，打算以后再作理论。”

山菊低声说了这些，秦少卿黑脸秋风一言不发，攒眉直脖子踱了好几个圈子，方停下脚步道：“你就拿这事去跟大先生说，就说我感觉受了欺负。你不知道，财务经管大换班，肯定是那个郭庆春的主意。他是国戚皇亲，现在我们拿老表加亲家这层关系去说事，大先生也许会改变主意。你去见他，最好是这么说……”

秦少卿摇着鹅毛扇，山菊夫唱妇随，次日，她胳膊上挎了个羽纱镶边的红锦袋，袅着开始生出赘肉的腰肢，径直来“阜康”的经理室见胡雪岩。

伙计上了茶，山菊让胡雪岩屏退左右，还踅到门口瞅瞅，方从红锦袋里取出水红缎包袱，拿出那条亵裤展示给胡雪岩看，同时讲了事情的经过。

胡雪岩看清楚了，亵裤上不光有殷殷血迹，还有男人的精斑，以及男女交欢以后泄物的痕迹，不禁顿足连连骂着“孽障，孽障！”

山菊又把秦少卿听说这事以后的气愤懊恼渲染一番：“女儿出这样的丑，他这个当爹的以后怎么有脸见人？两个小辈这层关系，双方父母显然知晓，但并未经过正式媒妁，倘日后发生变故怎么办？如果香官不要失了身的幼锦，幼锦还有活路么……”

胡雪岩赶紧道：“那不会的，那不会的！那个孽障他敢？少卿兄太多虑了，太多虑了……”

“少卿昨日回家，本为交账、调档手的事有些心烦。说家里女儿丢人现眼，你这个当娘的怎么管教女儿的？外头大先生不知听了谁的建议，要调档手，要把所有的财务经管来个互移互换。这如何使得？这不是要把大先生摸顺了的胡氏搞乱吗？光一个生丝买卖，要熟悉行情、套路怎么也得个小半年……”秦少卿反对调整的“理由”经山菊这么一哭诉，效果就大不一样了，胡雪岩的决心在哭声中动摇了！

山菊乘机“哭”大效果，说湖州自庞二爷作古，庞大公子由朱福年等辅佐；松江尤五病倒，漕运的事交他的大徒弟经管……跟这些人打交道，哪个生手能强过少卿？郭庆春跟洋人打交道，管进出口生意，少卿打理

财务，跟华商往来；二人是大先生的左右膀，这个格局怎么能变呢？

儿子的放荡行为，使胡雪岩深感有愧，尤其是愧对默无声响又很传统的秦少卿。少卿的忠心不二是不可怀疑的，倘这个时候挪动他“总档手”的位置，还真有点“欺负”人家的味道。讲究“人情味”的胡雪岩推翻了原先的决定，少卿的位置就不动了，使哭哭啼啼的表妹破涕为笑。同时派人专程赴杭州向胡母禀报，让香官和幼锦正式订婚……

胡雪岩想联合丝业同仁，共同做一次生丝“买空”，以应对洋商对中国丝业的步步紧逼。英国人不光在印度的孟买兴建机器缫丝厂，又在上海一连建了两家缫丝厂——大力收购生丝，伤农更甚……

丝业公会屠会长出面召开了上海丝行业主、丝商的会议。会上，胡雪岩讲了国际生丝贸易的形势，回顾了多年前，在白会长、庞二爷的领军下，丝商、丝农联合起来，与洋人斗法的历史。建议今年改各行分散收购为统一收购，统一集资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如此方能与拥有各种优势的洋商对抗，稳固依然为华商所控制的生丝市场。但胡雪岩的号召没有在丝商中引起什么反响，会场的气氛沉闷。也有几个丝行老板空洞地表示要跟洋人斗法。更有甚者说他拥有巨大的实力，就由他做个“买空”吧。

“此议系针对洋商一步步夺走生丝市场，绝无他意。统一收购、统一集资，所得利益也统一均沾，并非胡氏垄断生丝市场，利润一家独占！”胡雪岩赶忙解释。

然此时的上海商界，与多年前联合对抗洋人已有了很大不同。朝廷跟列强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无穷尽的割地赔款令人胆寒。洋人先进的技术及理念，层出不穷的各色新鲜玩艺，光电灯、电话、电唱机、电光照相等一系列带电的物件，就令人钦羡不已。洋人在中国享受一系列特权，经商享受种种优惠，让华商倍感压抑和郁闷。所有这些积淀在国人心里，让商人的腰伸不直，官人的腿伸不直。就拿左大人平定新疆来说吧，西征军在伊犁把俄国老毛子打得喊爹叫娘，可曾纪泽跟俄国人谈判，还是割让了伊犁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的大片领土；并允许沙俄在嘉峪关、吐鲁番两地派驻军队、购置土地；赔款也增至九百万卢布。赢家成了输家，输得好生无理！

丝商们离了会场，一反适才沉闷，个个言辞激烈：“胡雪岩自不量力，竟想独自一口蛇吞象，吞得下么？”

“胡雪岩背后有左湘侯做靠山，什么玩不转、掂不抻？”

“集资同购丝，我看还是抱旁观态度为好，先看一看朝廷和洋人的态度再说。”

“听说上海道的态度已经明朗，对胡雪岩这一举措不予支持，以免影响同洋商的关系，引起国际争端。”

尽管愿意和胡雪岩“集资同购丝”的同盟者不是很多，除了庞二爷的大公子庞廷礼等四五家，其余应者寥寥，但胡雪岩还是大批买进生丝，希图与洋商一搏！为了把生意做大，他多方筹措资金，包括找美国一家银行秘密贷银五十万两，包括推迟偿还日本正金银行的一笔贷款，包括向票号挪借……

只是江浙连年灾荒，生丝产量大减，据美国技师检测，生丝的质量也不如往年。入夏，胡雪岩套购生丝已稳操胜券。上海众多的丝商虽不愿同他“集资同购丝”，却也不敢跟他争夺生丝生意。胡雪岩早想着回杭州一趟，带上在套购生丝中特别卖力的秦少卿……

闲来无事，他在杭州城中转悠。清河街附近一条小巷，洁净斑驳的青石板，挤得似乎要跳出来的浙式老宅，一家一家逼仄却又塞得满满当当的店铺。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唉，许多年都没这么闲适、这么抵近地看普通人家过日子啦。突然，他看见了一位姑娘，不，是绝色，在一个小户人家的门口立着。那身材的袅娜纤巧、凸翘起伏胜过阿娇。那颜色的粉嫩莹洁，仿佛伸指就能弹破，却似幼锦。胡雪岩趋前几步，噘嘴探颈看得贪婪。那姑娘似有觉察，回过头，狠狠瞪他一眼，扭过身子去。那一嗔一瞪，眉眼神情，像煞年轻时的芙蓉。贪看美人，胡雪岩自恃脸皮老到家里去，迈着八字步，轻摇折扇，点头播脑慢悠悠踱个半圆圈，绕到女子正面看她。女子睃她一眼，一袅腰肢，扔给他一个背面。胡雪岩哼唧一笑，又摇动折扇，一边哼唱着躲长毛时学到的一支曲儿，一边又绕往姑娘的正面去：红蜻蜓，飞在绿杨枝上，蜘蛛儿一见了，就使网张，痴心痴意将他望。“蜘蛛，你休望我，这般圈套劝你少思量。费尽你的神思也，只是不上你的网。”

姑娘定定看他几眼，大约疑心这老家伙是个花痴，有病，这回没背过身去，只给他个侧面，却仰头去张檐下，看看结不结有波丝网。胡雪岩竟然趋拢去，相距不足一尺，拿眼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看人家，心里赞叹：好腰！好丰臀！好个鼓鼓绽绽就似要破衫而出的胸脯！姑娘哼了一声，掉过身子，胡雪岩又绕过去。姑娘不出声地骂他一句，还咬牙，又一甩丰臀。胡雪岩再要绕，姑娘一跺脚，冲进屋里去了。冲进屋里便不能看么？这里又不是什么禁地！胡雪岩拿脚就往那门框子都已黑裂的门里走去。宅子里有个小天井，一片天光罩着那个警惕回望的姑娘，端的是个尤物，从天上下到凡间的七仙女！胡雪岩跟进去，姑娘像躲避瘟疫一般，一闪便进了一道门，把门关上了。房间靠天井一方，有个能大扇支开的小方格木窗，胡雪岩脸贴窗眼一看，里面还宽敞，遂大声探问道：“家里有人吗？”

顿时就有一对中年夫妇战战兢兢着前来问有什么事？

胡雪岩说：“我要娶你家女儿，想就在这里成亲。你们连人连所有的物件都搬走，只留下姑娘。再买一房家具，举凡嫁妆、首饰、床铺，所有成亲一应之物，都拣杭州城里最好的，银子由我胡雪岩支付。”

刹那间便满院子折腾起来，一条清河街的人都来帮忙，秦少卿、老周、家骥、刘二叔也赶来支派、指挥。第二天晚上就送他入了洞房，共花去两万两银子，便宜！

胡雪岩让姑娘脱得一丝不挂躺到床上，手举一只松江仿古宫灯，照着她前后左右看了一回，又让她摆出各种姿势尽他观赏，笑道："你昨日那般不让我看，今日怎么就让我看了？我并不想要你，就只想看看！这些东西都属于你了，你找个好人家嫁人吧。"说罢，又喊秦少卿、老周、及左邻右舍来看。

正兴味十足观赏点评，有人推他："雪公，快醒醒……"原来他做了一个梦，睁眼一看，自己还在"阜康"后院的起坐间里，郭庆春立在楠木榻前伸手推他。他揉揉眼睛问道："尤琳的病好些么？"

"要变天了，瞧这天气闷得……"郭庆春用手帕擦着脖子脸上的汗水，指着窗外。

天气要阴不晴，没有一丝风。窗外，擦檐一棵中国槐，靠窗几丛美人蕉，今年新长的槐叶，鲜嫩翠亮挂在檐下，仿佛剪纸贴在玻璃上一样静止不动。美人蕉正开着，红如燃炭，也是那种一动不动的阴艳，在没有阳光的虚空中显得沉郁沮丧。浊闷的空气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一种粘沾粘沾的液体搽抹在人身上，将人的毛孔堵死，丁点气不透，那液体又始终不干，胶水也似，把人裹得都透不过气来。伙计端进来一盆井水，伺候胡雪岩擦了一把脸，人变得清爽一些了，心想庆春在这种鬼天气里到"阜康"来，肯定有什么事！

"雪公，最近一连串的迹象表时今年生丝市场的气候很不正常，正如这几天特别闷热，恐怕老天在酝酿着一场大雷雨。"原来郭庆春是为这事来的！

胡雪岩让伙计送进一台电风扇，让呼呼电扇驱散室内的闷热。他当然看重这位老搭档的意见，问道："你倒说说，有哪些不正常？"

郭庆春想了想道："照理说，你领头号召大家集资同购生丝，是大家赚钱，可在同业公会上，为何无人响应？会后，我找过几位洋行买办，都是做进出口的，他们有的推脱当前资金紧张，有的说已经改做别的生意，爱莫能助。有的直截了当地说同洋人斗法，风险太大！"

胡雪岩凝神思索半晌，语气沉郁道："鸦片烟把国人的身体和灵魂都麻痹了，商人是病国病民中的重症患者，不奇怪啊！"

"我怀疑内部有人往外通消息！"郭庆春加重语气道。

也许是胡雪岩见惯不惊，他竟轻轻放过了这条消息，问道："洋人方面，你和他们有过接触吗？"

这是郭庆春的职责之一，与洋商接触他同样有些不祥的预感，遂道：“我去找过，同样反常。过去他们见到我，都主动与我交谈，即使嬉笑怒骂，他们也毫不隐瞒自己观点。可现在，态度十分暧昧，不是退避三舍，就是虚与委蛇，缄口不吐真言。奇怪啊！……”

“路金应该跟我们有些交情，你让尤琳去找过路金吗？”

郭庆春拧着眉头道：“去找过几次，但见面也就一次。近年中英关系又趋紧张，英国人插手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云南问题，路金跟尤琳大谈了一通边境问题，生丝贸易简直就不在谈话之列。闹不清他是有意回避，还是诚如他所言，明年就退休了，要回国述职了。”

胡雪岩轻轻笑了笑道：“好些洋人都不相信你郭庆春就那么单纯，说你一定是朝廷派到上海来的，路金会不会也这么想，所以跟尤琳谈边境问题，扯海天宽。”

这倒是郭庆春没有想到的，他早就没把自己当作天璜贵胄。而恰恰相反，在西太后、还有他舅舅荣亲王眼里，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叛逆”。而尤琳的身体“欠安”，就包括这块心病，她是没被那个家族承认的“福晋”，更糟糕的是婚后多年不育，遍医无效，使她感到负疚，总认为是自己拖累了郭庆春。郭庆春则为尤琳的负疚感到不安甚至恼火，夫妻俩因此陷入一个“疚恼求全”的怪圈。

这个下午，尤琳让郭庆春来请胡雪岩上尤公馆，她有话要问他。郭庆春啧道：“这样天气，改个日子吧？”

尤琳道：“我憋了好久了。”

郭庆春把尤琳的意思带到了，仰起脸，望着已现陈旧的天花板道：“我们对洋人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他们称之为‘商业机密’的那些东西，简直就打听不到。而海外我们又缺少耳目，没有更多的消息来源，‘知己知彼’根本谈不上。上海呢，像我这样懂些洋道道的，被洋人封杀……形势不妙啊！”

忧心忡忡，岂能成事？胡雪岩用一种坚定的语气道：“不管洋鬼子耍什么花招，反正这次我跟他们干定了！”他走到窗前，发现天空已经暗了下来，从天边涌过来的乌云，在他们头顶迅速积聚，不知何时已凝聚成黯黑的云块了。

郭庆春来到胡雪岩身边，声音很低，但听得出是经过掂量的：“雪公，既然黑云压城，我看你还是见好就收吧！”

胡雪岩猛然回过头来，目光有些犀利：“不！我胡雪岩决定要做的事，绝不轻易改变。如果我中途变卦，那洋人们不是又会乘虚而入、卷土重来？不是更要对蚕农们疯狂抢购、恣意压价吗？”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独木难撑大厦，你一个人怎么能斗得过这么多洋商？”郭庆春显然想说服这位顽固的“大佬”。

“怎么是我一个人？不是还有庞氏、徐润、金嘉记？就算他们都临阵退却，我也要为国人争这口气，即使只剩胡氏一家，我也要跟洋商斗到底！你知道我筹措了多少银两？连股票连洋款接近两千万两，我要用它收购市面上所有生丝……”

“你把全部家底都用来收购生丝，那就等于把自己的手脚全都捆住，动弹不得了。”郭庆春惊讶地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太冒险了！雪岩，你这一大手笔会埋下无穷隐患，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不要小觑了洋商！”

胡雪岩挥了挥拳头道：“不！就这样定了。前无退路，后有追兵，我只能这样孤注一掷，成败也完全在此一举！”

天边掠过一道闪电，隐隐起了风。郭庆春等待着那声炸雷，神情悒郁，脸上心上都写满无奈。

“我们走吧！”胡雪岩吩咐备车，大步朝门外走去。但连郭庆春都没有想到，尤琳请胡雪岩上门，是要对他“大张挞伐”！

“听说你那财务主管总调动计划不实行了？”尤琳完全是审问的语气。客厅里开着电扇，但已显丰韵的尤琳怕风，在半裸的手臂上缠了一道纱丽。

“怎么会呢！”胡雪岩故作轻松道，“等今年生丝收购结束，除少卿外，各地钱庄、票号的财务主管全部对调。”

“那秦少卿为什么要除外？”尤琳用一种严厉的眼神看着他。

胡雪岩真的像受审一样站起来，满脸堆笑道：“这你们都知道，今年我要跟洋商打一场大仗，少卿这个总挡手一动，小则‘阜康’乱套，大则我的资金流通出现阻梗。你还别说，这几个月来生丝收购，还幸亏少卿在资金方面想千方设万法，尤其是调集各银号、钱庄的股票用于收购生丝，丝行老板高兴得很。这堆山似海的生丝才能尽归胡氏……”

“麻烦和问题就在这儿！中国这些企业发行的股票，什么开平矿务局、招商轮船局、大冶铁矿、江南机器制造局等等，眼下是涨了又涨，简直不可收拾。可这些个局、矿你又不是不知道，它们真有那么好的绩效？其股票真值得这么疯也似往上涨？万一遇个什么事端，股票持有者找钱庄兑换现银，形成挤提怎么办？此时找外国银行拆借，人家不借怎么办？秦少卿为渊驱鱼，就为满足你抢购生丝的胃口，这不是个高招，这是个损招啊！”向来温文尔雅的尤琳用一声尖利的叫喊打断了胡雪岩的话。

胡雪岩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讪笑道：“少卿如今跟我是儿女亲家，他怎么会害我呢？少卿跟你们也不一样。再说，调集各地股票的举措也是报

经我同意的，没你们说的那么大凶险吧？”

尤琳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不知是电扇风吹的，还是天顶上道道掠过的闪电作怪，她的额角发白，颊上却涌起阵阵潮红：“秦少卿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胡雪岩不假思索，大约也是亲不避疏吧，笑道：“秦少卿靠胡氏吃饭，没有退路啊；你们有苏绣行，有好几家矿局的股份。秦少卿出身寒微，一开始就跟着我干，你们世家豪门，天璜贵胄，是上次生丝贸易才上了我胡氏的贼船，能进能退啊。”

尤琳听了，又急又气，手指着胡雪岩，嘴唇哆嗦道：“你，你——竟存着这样的心……”话没说完，她身子一歪，昏死过去。

胡雪岩和郭庆春赶忙上去，扶住她的身体。

“尤琳！尤琳！”郭庆春使劲摇撼着她。

胡雪岩也声声叫着：“七妹，七妹……”

尤琳一口气喘了过来，睁开眼看看面前两个男人，又慢慢把眼合拢了。

“太太怎么了，怎么了？”仆人、丫鬟闻声围了过来。

“快！快去叫德国医生。”郭庆春对仆人吩咐道。

第四十三回 办交涉官府讨了洋鬼子 压丝价内外夹击杭铁头

一路铜铎响过。

一辆豪华英国马车停在上海道衙门前。车厢的门窗全都镶着铮亮的黄铜构件。车厢的四角是造型繁复的铜饰，黑色烤漆面板上的铜钉，在杲杲秋阳的照射下，有的呈现出高贵的本色，有的则黄灿耀目，夸张的芒刺明灭闪烁，使衙门前那对高大的石狮子不禁黯然失色。

路金下了马车，手握高筒礼帽的帽檐，迈着仙鹤步匆匆朝里走去。从门口到大堂，长而幽暗的通道两旁，排列着仪仗齐整的两路衙役，一递一递声声高喊：“英国领事拜见道台大人——”

邵友濂擢升刑部四品章京，继任上海道的赵清廉，瘦瘦的，眼神不好，因此看人时老拉长脖子，上身前探。此刻，他就用这个姿势抖着架子，立在会见厅前，迎迓这位英国领事。两人客套着共同步入会见厅，分宾主坐下。赵清廉拿腔拿调问道：“先生亲临本道，不知有何见教？”

通司把问话译了出来。路金站起身来，郑重其事的样子：“道台大人，今天我来上海道特为递送一份英国侨商的紧急照会，并转达本国政府的意见。”说着，他从侍从手上接过一份文件，双手递到赵清廉中。赵清廉让通司浏览照会标题：“哦，原来是有关收购生丝的照会……”

赵清廉侧耳听通司咕哝了一通，回到他的座位上，抬手示意，请路金继续。路金不像刚才那么严守外交礼仪了，但谈话却是严格的外交辞令：“生丝乃是五口通商后，促进英中贸易的一大项目。可是近年，中国商人对洋商采取不友好的抵制态度，甚至控制市场，囤积居奇，致使我大英帝国怡和、惠中等驻上海商行无法开展正常收购业务，造成国内有关原料供应严重不足、工厂生产瘫痪等一连串情况发生。对上海商界这种不友好的举动，我们已一再照会贵国政府，希望不要再继续下去。”

赵清廉知道这种谈话是要记录在案的，挺直身子，用他有些尖脆的嗓音道：“领事先生，对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几次发来的照会，本道已照例报送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申饬上海商会、上海丝业同业公会，整顿生丝市场，防止有关情事发生。所有办理情形，均已呈文回复贵国领事馆。”接着，他把所有几项回复文件的日期、文件名称一一念了出来，表明自己言之有据。

路金还能不知道中国官府的这些官样文章？继续道：“可遗憾的是，情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听说今年的生丝市场中国商人早就统一行动，采取了集中收购，不让外商有插足的机会。请问道台大人，有这回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是明显的敌视行为，我代表英国政府表示严重抗议！如果发生一切不良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对不起，本道不能接受你的抗议。本道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领事先生：政府绝没有这种态度，也从没授意于谁。这只不过是少数商人的自发行为，朝廷坚决不予支持。”赵清廉毫不客气道。

路金打量着对方问道：“道台先生这么肯定，这只是少数商人的自发行为？”

少数商人显然是指胡雪岩。他被清廷赐予二品顶戴，前年还受到中国最高当局西太后的接见，在英国人眼中，这大约相当于英国什么子爵、男爵的封号吧。而胡雪岩多年都曾代表中国政府从事商务活动，特别是西征大借款，中国政府严禁个人染指的军火贸易，同治末年他还与一批政府官员考察日本经济……加上近年英中外交摩擦不断，路金等人当然有理由怀疑上海生丝业对洋商的抵制是政府的意图了。

赵清廉哪有替国人争利的想法？他只求洋人不找上海道的麻烦，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不出任何程序、礼节、形式上的差错。今日既是这位英国领事上门抗议，他把此公的抗议挡回去便是大清外交上的又一胜利！遂道：“本道可以肯定，这是少数丝商、而且绝对是少数人的自发行为。”

路金获得这个确切的信息，不禁喜出望外，他又使出一通外交辞令，暗

示自己和赵道台缺少沟通交流，彼此之间难免产生一些误会。针对少数丝商的敌视行为，英国侨商可能将采取一些措施，争取收购渠道和经营环境的改善，以早日缓解生丝原料紧张的问题云云。

赵清廉立即示以大清国的公正与襟怀："欢迎路金领事和贵国侨商采取这种积极态度！贵国商人完全可以采取你们认为必要的一切商业手段，或抵制，或竞争，本国政府绝不加以任何干涉。"

路金得到满意的答复，兴高采烈地回到英国领事馆。

路金从不关锁的办公室里，吉伯特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吉伯特现在受雇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说得具体一点，受雇于该领事馆负责商业事务的马克先生。其实，上海生丝这种"天地一家春"局面，最着急的是马克和吉伯特，因为美国国内几家机器缫丝厂的规模非常大，而美国在上海又无租界。英国有跟上海商界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且已在印度开辟新的丝源，短期内丝厂尚无因原料短缺而致停产之虞。

一见路金，吉伯特便迎了上去，向他告急道："领事先生，胡雪岩垄断了上海的生丝市场，杭嘉湖一带的生丝尽归他一人所有。我们洋行再也收购不到生丝了，你要赶紧想办法哟！"

"吉伯特，我比你更焦急！"路金耸耸肩，他不大瞧得起这位同胞，但清楚他现在抱住了美国人的粗腿。路金指指案头的公文、函件、电报，故作紧张状态，"你看！国内告急的电报雪片一般飞来，不少丝绸工厂，因为没有原料，机器停转、工厂停工。我们大英帝国一向以丝绸名闻世界，现在丝绸外销大受影响。"

吉伯特赶紧出主意道："那就迅速通过外交手段，立即要上海道台出面，立即制止胡雪岩这种垄断市场、囤积居奇的霸道行径，逼他吐出生丝来！"

"早在今年生丝收购之前，我就拜会过上海道台，这位道台大人明确表示这并不是朝廷的决定，而是胡雪岩个人行为，我们完全可以用商业手段同他展开竞争。"路金是资深外交官，与胡雪岩、郭庆春尚存私谊，他有他的打算。

"可是，现在市面上生丝全被他一个人垄断，我们向他要，等于向狮子乞求食品，主动权全在于他，我们只能看他的脸色、随他高兴。"

两人正说着，电话铃响起，原来是美国领事打给他的，内容是上海的秋天仍这么炎热，生丝问题更令人恼火，路金先生在上海颇具影响力，能不能通过外交努力，打破现在这种僵持局面？路金想了想，冲电话那头的美国领事道："这样吧，凭我在上海多年的社会关系，看看能不能以私人名义与胡雪岩协商一次，把价格降低下来。"

路金约了两天，才把胡雪岩请到霞飞路一家颇具西洋风味的咖啡馆。留

声机里播放着轻柔的西洋乐曲，像沙沙絮絮的小南风，在幽静的密林中徐徐掠过。咖啡厅的气氛优雅、宁静。偶尔从咖啡桌间穿过的女侍，仿佛都是踮着脚在走路，悄无声息。女侍的装束，在胡雪岩看来有些怪怪的：头戴麦秸黄巴拿马草帽，上穿深色亚麻衬衣，下面是紧身长裤，紧得把腹股沟、屁股缝的轮廓线都勾勒出来。从后面看去，很像松江秋天的麻鸭，养得肥肥的圆肫屁股，凸撅凸撅慢悠慢悠从你面前走过。路金以老朋友的身份寒暄道："胡老板，今天本想多约几位中国朋友，来这里喝英国式的午茶。遗憾的是尤琳女士尚处在康复阶段，郭庆春先生要陪夫人去德国医院看病，所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领事先生，中国有句古话：'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今天约我，本意恐怕也不在于茶，而是在于丝，生丝吧？"胡雪岩也不回避。

路金朗笑道："胡老板真是绝顶聪明！你财大气粗，把市面上的生丝全买了下来，我想，你绝对不会想把它们作为艺术品，永远收藏在仓库里，而是要想法把它卖出去！是吧？"

"那当然！做生意的不把商品卖出去，那还叫商人吗？除非是疯子。但商人绝不会轻易售其货，而是要看合适的价格才肯出卖！那才是经商之道。"

"胡老板，我知道你与外国侨商在价格上已经相持很久了，这笔贸易始终没有谈定，这对双方都不利。作为朋友，我愿意为你们从中疏通一下，能否互相做些让步？从而取一个折中的价格。"路金摆出一副公正的样子，他的瓷牙和满头银丝，在灯光下抖索着银芒。一转眼，他们都老了。明年就要退休的路金似乎也短了许多锋芒，而多了一些慈祥。

胡雪岩问道："折中？怎么一个折中法？"

"正如西方诗人的一首诗：'你爱的是春天，我爱的是秋天，我们都后退一步，就相会在热烈的夏天。'胡老板，你也后退一步吧。"路金不作正面回答。

"领事先生，这'夏天'是多少钱？"胡雪岩一笑，倒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路金咧嘴笑了一下，但笑得并不自然："我听说你提出要一千五百万两银子，而吉伯特他们只肯出八百万两。我看就加价到一千万两吧，这是他们交给我的底线。"

"那就一千二百万两吧，再不能降低了，否则免谈！"胡雪岩毫不含糊地竖起了两个手指。

路金的脸上浮起一片苦涩而又无奈地笑："胡先生，中国有句古话：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想提醒一句，我所说的是侨商们能够接受的最低底线。"

"我也是。"胡雪岩慢悠悠呷着英国式红茶。

当晚，由马克召集一批洋商聚在洋商俱乐部紧急商议。路金通报了他跟胡雪岩会晤的情况：“我已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胡雪岩认准生丝是他发财的好机会，守住价格这道底线，想在财力和气势上完全盖过外商，坚决不肯让步。”

“这头中国猪！我真恨不得一刀宰了他。”吉伯特暴跳如雷。

“宰了他也拿不到生丝。难道我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对付这个胡雪岩了？”说这话的是美国一家代理商乔，他是一位亚裔美国人。

马克似乎盘算已久，美国人的办事风格不同于忸怩、慢悠悠的英国人，他们要粗率、直接得多：“办法倒有一个：以牙还牙！我们也采取联合抵制，不买胡雪岩手头的生丝，让他的生丝全都积压在仓库里，使他的资金周转不灵。”

众人纷纷嚷道：“对，对！这是个好办法！我们不买他的丝，坚决不买！不买！”

“那国内急需的原料怎么办？工厂在等着这批生丝呢。”吉伯特道。

“向印度等东南亚国家购买，哪怕比这儿贵，也向他们买。这样才能真正把胡雪岩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最终，让这个老是同外商作对的中国商人消失，甚至从这座城市消失！”

路金沉默着，以一种复杂的眼神瞥了马克一眼。他清楚这样做对胡雪岩意味着什么。在胡氏这架运转的貌似强大的机器上，会断链条的地方、会出现啮齿的地方太多了！

马克似乎瞧出了他那种微妙的心理，用揶揄的语气道：“我不像路金先生一样跟胡雪岩有交情，而胡氏内部已有人成为我们的最忠实的仆人。这个腐朽的王朝到处充满肮脏和腐败，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学会用鳄鱼开始腐烂的尸骸去喂蚂蚁和松鸦……”

马克这个恶毒的主意获得洋商的一致赞同，侍者打开一瓶香槟酒，往每个洋商杯中斟去。

冒着泡沫的玻璃杯互相碰击，表示出他们的共同的决心。

胡雪岩死死捏住手中的生丝与洋商对抗，逼他们把价格提起来。他满怀信心地坚守着这个用生命之丝结成的堡垒，在它耀人眼目的银光的映照下，熬过了一个漫长而又寡淡的冬天。终于熬到桑拳爆绿、新蚕吐丝，又一个生丝收购季节到来！

就他们几个打翻天印的毛猴子，不就把洋人镇住了吗？洋商有什么可怕，美国有几家丝织厂停产都几个月了。只要这个春天再坚持一下，中国丝商把新丝再抓牢在手中，不怕它洋大人不服降！

胡雪岩在大上海酒家特定一桌丰盛的酒席，拟请湖州、上海丝商的头面人物及上海官贵，商议再次集资收购生丝，控制市场主动权，逼洋人跳脚。

然而，春光乍暄，红灯生暗，大上海热烈的《喜洋洋》乐曲，仅迎来了屠会长、金老板等少数几人。就连庞大公子也去湖州扫墓未回，仅派朱福年作他的代表。朱福年抱拳一拱道："大少爷临行有言：丝坛的头把交椅，理应由胡老板担当，反正湖州有什么事我会鼎力相助。至于上海生丝界，全依仗屠会长了，您在丝业可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哪。"

屠会长倒还懂得谦让："哪里，哪里，我们商会的丝业公会只不过是个行业组织，同仁们可听可不听。只有上海道台才能代表朝廷发号施令，商人们不得不服从。"

"道台大人今晚答应光临，我们已派专人去迎请了。"胡雪岩对赵清廉尚有好感。

正说着，秦少卿从外面灰溜溜进来，报称江南制造局的姜观察大人派人来说三姨太流产了，他要陪她上医院，晚宴就失陪了。

有顷，郭庆春也很失落地从外面返回，胡雪岩连忙上前探问："赵大人呢？"

"道台大人说他实在事情太忙，无法赴宴，再三要我向胡老板表示歉意！"

胡雪岩如遭当头一棒，顿时呆住。其他人无不神色怃然，情知不妙。形势虽然不同于上次与洋商对决，人也经历沧桑巨变，分明有人心怀鬼胎。胡雪岩感伤地说："我想为国家民族做点事，可朝廷官员却如此对待我……"他强自镇定一挥手打哦，"开宴吧！不管他们来不来，不管人多我少，我们吃我们的。"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其他人也只得情绪不高地就座。

"撤掉几把椅子。"秦少卿赶紧吩咐酒店侍者。

胡雪岩因之病倒，但仅躺了两天又挣扎病体起床，准备赶赴杭州。因为再过几天，就是老母八十大寿。这是大事，他要好生操办一下。通房丫头雪嘶端进一碗中药，一匙一匙喂他喝下苦涩的药汁。雪嘶是在尤琳身边长大的，尤琳见她伶俐乖巧，送过来让她照料渐入老境的胡雪岩。雪嘶一边喂药一边道："老爷病倒几天，胡子都长了，要不要叫剃头师傅来修理一下？"

胡雪岩无力地摆了摆手道："胡子让它长吧，反正我已经老了，蓄须已是很正常的事。"

喂罢中药，雪嘶要扶他到院子里走走，挺郑重地递给他一根拐杖，说这

是罗四太太托专人捎给他的。这是桃木杖，四太太去杭州城隍山求道长挑选的树，又请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工匠精心制作。杖身是一条盘曲的龙，杖头是一枚精雕如意，用清漆髹制，仍透着桃木红鲜鲜纹路细密的本色。胡雪岩打量着桃木杖，心中猛地一动：桃是中华大地栽培最广的一种果木，小民黎庶得其果腹营养最多。春天，灼灼其华，最能引来黄鹂的鸣啭。到了秋天，累累的硕果收了，枯黄的桃叶落了，在它蓄芳待来年的时候，又从干涩的体内渍出桃胶，可以防虫，可以入药。在道家眼里，桃木制的剑是最有效的驱邪武器，而桃符则给人带来吉祥……

莫非真有心灵感应？他让这场无法抵御的飓风刮倒，罗四就给他送来了驱邪以助仙健的桃木杖！他手拄桃杖，眼前掠过他的青梅竹马，那个驾着小船，卖身助友的美丽女郎……

郭庆春拿着一叠报纸进来，他是特来送行的。雪嘶一边招呼，一边给郭庆春泡上茶，然后悄悄退了出去。

“雪公的病好些了么？”

胡雪岩是个虎死不倒威的人，总是那么精神矍铄，劲头十足，这一次可是元气大伤，他“嗨”一声道：“今天感觉好多了！怎么样，这几天外面有什么新情况？”

“这是今天早晨的报纸。”郭庆春神情阴郁，将手中的报纸递给他。胡雪岩草草翻阅这些中、西文报纸，只见一个个大标题——《湖雪岩与洋商斗法，新丝尽为夷人所买》《湖州庞氏与英商成交新丝万担》《金嘉记丝栈倒闭累及钱庄》……

胡雪岩极度懊恼，用手敲打着报纸，几乎要坠下泪来：“痛心啊！眼睁睁看着市面上新丝都被洋商恣意压价收购去了，我却无能为力。其他华商又不能齐心用事，官府无动于衷，庆春兄，我现在是真正感到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了。”

郭庆春叹了口气道：“我早就跟你说过，一个人力量再大，也斗不过整个社会，更何况你面对的是洋商。”

“我最大的失策是不该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生丝上，导致其他生意全不能做。一年下来，不仅胡氏整个被旧丝套住，也收购不了今年的新丝。洋人诚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最坏的人肯定是出在长袍马褂的同胞之中。”

正说着，秦少卿匆匆进来，见到郭庆春，他把话头打住。胡雪岩有些不悦道：“庆春不是外人！”

“‘金嘉记’丝栈参与去年集资同购丝行动，导致巨额亏损，已经倒闭。而它的倒闭，又影响到放款给它的四十多家钱庄。这个消息，对市面的影响太大了。胡氏去年收购生丝，把资金压死，如果不把仓库里堆山似海的旧丝抛出去，‘阜康’的头寸就调不过来了。钱庄里没有足够的现银，

万一发生挤兑，就要全面破产，局面无法收拾。”秦少卿道。

“洋商一致行动，不买胡氏生丝，现在我们想抛售旧丝，能够马上卖得出去吗？”胡雪岩也感到事态严重。

“我听朱福年说：有一个美国生丝代理商乔知道我们手头有货，只要价格合理，他有意全部收购。”秦少卿显然早就在留心这类行情。

胡雪岩攒眉踱了几个来回，问道：“他愿意出多少钱？”

“七百万两。”秦少卿声音低得像蚊子。

“什么？……一千万两我都没有卖，七百万两？休想！他休想……”胡雪岩顿足大叫。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感觉到这跳跶、叫号的绝望与空虚。他被联合起来的洋商彻底斗败了，他与少数几家丝商“集资同购丝”的爱国壮举反获其咎，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洋人还要在他受伤的躯体上再踹上几脚！这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但胡雪岩却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

秦少卿嗫嚅着，几次欲言又止，只把无助的目光悄悄投向郭庆春。郭庆春语气沉缓，却不容辩驳：“雪公，不要再意气用事了，还是冷静考虑一下利弊吧：大批旧丝，如果继续积压在仓库里，只会发霉、变质，越来越卖不出价钱，最后只能变成一堆垃圾。”

“大先生，庆公说的是贴心话，也是内行话，现在好歹还能卖回来几百万两银子。”秦少卿也乘势劝道。

“这些我全知道！可这样做，明明是趁火打劫，我要亏本整整八百两银子啊……”胡雪岩痛心疾首，连连捶打着椅子扶手和卧榻，歇斯底里的哭喊变成喃喃地哭诉，“我不能卖啊，不能卖啊，不能卖啊……”

雪嘶闻声奔了过来，几个人连搀扶带强迫，将狂躁不安的胡雪岩弄到躺椅上斜躺下来。秦少卿压低声音问道：“要不要去请医生？”

郭庆春很坚决地一挥手道：“不用！你马上去圣教学堂把长公子叫回来，让他陪同雪公一起回杭州。祖母的八十大寿，他怎么着也得给老奶奶磕个头行个礼。”

秦少卿答应着正要离去，胡雪岩陡地睁开眼睛，朝他举起一只手，用喑哑的声音道：“学习要紧，我一路上有雪嘶照应，倒也不用香官陪同。告诉他，奶奶是三月十五的生日，他是胡氏长孙，务于三月十五赶回杭州，给老祖母拜寿。还有我们这边的情形也一定不要让老人知道。”说着，泪水又无声地涌了出来，在他日渐清癯的面颊上流淌，滴落在衣襟上。

秦少卿有些感动，一直保持着那个恭谦的姿势，凝望着闭目养神的胡雪

岩。许久，被击倒的胡雪岩又缓缓站了起来，雪嘶递给他拐杖，他把那拐杖上雕刻的葭龙又看了看，便把它搁置一旁道：“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这应该不包括我胡雪岩吧……是的，它一定不属于我胡雪岩！吩咐下去，我回杭州为老母祝寿期间，上海事务委庆春兄全权代理，诸事就照他的意思办！”

胡雪岩坐镇老太太八十寿诞，由罗四总管，老周协助，再从胡庆余堂抽调罗家骥负责外勤，掌管府外事务。老太太可是太后老佛爷诰封的正一品夫人，胡雪岩又为她求得太后亲赐的“淑德彰闻”的寿匾，朝廷那些大员、高官，有不少都要来为老太太祝寿呢。

罗四在“百狮楼”向全体管事人员布置了寿诞安排：寿庆准备举行七天；寿堂在城外、城内共设七处，这样亲友可以就近拜寿，以免到时候全都拥挤到胡府上无法照应。元宝街搭三重门楼，请戏班分别在城外灵隐寺和元宝街演贺戏七日。庆余堂在寿庆期间免费施药万副，并附一个载有时令验方的小折子，到夏天，凡有折子的可到庆余堂领取双份避瘟药散……

三月十五福日前三天为贺诞，福日后三天为延诞。贺诞开始，胡府的僮仆、丫鬟，便穿上特制的庆寿礼服，男女上身皆着大红宁绸宝蓝福寿团花唐装，男仆下着机织洋布天津蓝撒管裤，女穿葱绫拖幅步摇裙，分布各处迎接前来拜寿的宾客。元宝街三重门楼，上面雕刻“王母瑶苑”“麻姑捧寿”“猴仙蟠桃”“万象更新”等精美图案，刻着江浙名人撰写的寿联。宝盖红帔、宫灯紫带，把门楼装点得光彩焕然。街道两旁，用各色鲜艳的丝绸、锦缎、壁挂、毡毯联成幢幡，上面张贴着“百年期颐”“松鹤遐龄”等四字吉语，如同绚烂的朝霞飘落长街。

是日，“百狮楼”大门厅正中上空，巨大的黄绸子巳正吉时徐徐落下，在惊天动地的锣鼓爆竹声中，“淑德彰闻”的黑底金字大匾，在翻滚弥漫的硝烟中逐渐显现。所有前来祝寿的人，先当在这匾额下行叩拜之礼。

按照预先的安排，上匾之后，胡老太太要给我佛如来上香，感谢他赐福赐寿，佛光永照！

灵隐寺内，香烟缭绕，悠长舒缓的钟磬铙钹之声，伴和着众僧直出胸臆的嘛呢诵经唱偈之声，迎来了胡府的女眷。

大轿在山门外石阶下停住，胡太夫人在侍女的搀扶下走下轿子，由十二位姬丽及其丫鬟侍女簇拥着，轻移莲步，一级一级走向山门。主持急忙从寺里迎出来，双手合十，在寺门前致礼迎候，将太夫人一行引领至大雄宝殿内。殿内两侧一人合抱的楹栓上，悬挂着专为老夫人大寿撰写的新联，道是：“罗汉神通菩萨慧，公侯福德将相才。”

殿内旗幡飘动，青烟袅袅。如来佛祖高坐莲台，妙相庄严地望着芸芸众生。胡老太太凝神须臾，一个小沙弥递上一炷香。她走近佛灯，亲手点燃檀香，然后虔诚地跪到莲花蒲团上，双手捧着燃烧的檀香，三叩如来

佛祖，喃喃细语祷告，神情庄重肃穆，众媳随礼如仪。

胡太夫人福日正诞这一天。云林寺特为笃信佛教的老太太搭建寿堂。这里挂满了名公巨卿、文人学士的贺联，正中，李鸿章、左宗棠的寿联格外引人注目。

胡太夫人凤冠霞帔，端坐正中，接受各方拜贺。

杭州府衙特派军牌快手前来维护，里间行拜有序，外间观者如堵，连议论都不敢高声。

“啊，这真是大清国头号商人母亲的寿礼！”

“真是平生少见！听说寿礼分作七处、举行七天，这是皇宫里才兴的规矩，胡雪岩真的可以和当今皇上比肩了。”突然，人头一阵攒动，传出“洋人，洋人”的惊叹声。众人赶紧让出一条路，让郭庆春陪着特别显眼的路金走向寿堂。

胡雪岩连忙迎了上去，拱手道：“啊！领事先生光临，不敢当，不敢当！”

路金彬彬有礼道：“我是专程前来向您的母亲拜寿的，祝她老人家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进了寿堂，他向胡母三鞠躬，并送了一份精美的英国瓷器作为贺礼。

“洋人拜寿，也是平生头一回看到！”

“当今接受过洋人拜寿的中国女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当朝慈禧太后，一个就是这胡老太太了！真是福分非浅啊。”

众儿媳中，只有芙蓉内心焦急：这个时候还没见到香官！你是长孙啊，这等大事失礼，将来怎么服众？！

第四十四回 赶寿诞马蹄踏碎全福梦 陪总督机器留难离散心

秦少卿找香官传达胡雪岩口信：务于三月十五赶回杭州，给祖母拜寿！这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然而，秦少卿却从这次传达中感觉出不妙！

他先是去圣教学堂，门役说这个公子哥儿根本不住学堂，在外头租了房间。秦少卿心中暗叫不妙，幼锦所在圣约瑟女子学堂，要求学生礼拜一至礼拜五必住学堂，倘幼锦也离开学堂斋舍，跑到外面去跟香官同居，却如何是好？秦少卿心急火燎赶到英租界圣约瑟，管斋舍的嬷嬷说幼锦

倒没有在外头住，但来找她的男孩子多，她经常外出，也有夜不归宿的时候，今天就不在斋舍里。秦少卿心中“格登”一跳，满世界去找幼锦。

好在那天幼锦回得早，听嬷嬷转述便请假回到家中。秦少卿一问，幼锦说胡香官现在很少来找她了。他在外头刚租房那阵，倒是来找过她，要邀她一起到外头住，她没有同意。打那以后，他渐渐就来得稀了，这一次两人怕有一个月没有谋面了。秦少卿这才意识到事情严重：这两个年轻人好似要分手，倘这场联姻失败，胡雪岩迟早要拿他开刀。这次他回杭州，诸事交郭庆春全权代理就是一个信号。秦少卿冲女儿喝叫道：“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不跟家里报说报说？你就等着他甩你的干鱼上坎？”

幼锦听了，止不住咿咿嘤嘤地哭了起来：“我能把他怎么样？你们不是不让我跟他单独在一起吗？他也正是那种人，只要跟前没人，他就想做那种事。我躲他……还不行吗？”

“行了行了……”秦少卿烦躁地冲女儿一挥手。这以后，父女俩四处托人打听，才总算扭住胡香官的行迹。

原来，近年有位日本来的妓女，艳帜初张，芳名鹊噪，加上蛮语侏离，又对汉语有着特别嗜好，便有文人为她取一中国名字三三，也叫珊珊，并写诗登在《申报》上为她吹——

绿窗私语絮喃喃，

格磔铭舟苦未谙。

安得鹦哥能解语，

替传密意叩三三。

残红落尽绿荫酣，

静掩文纱客思含。

我欲天台践佳约，

只愁芳径误三三。

香官花钱会了一次三三，果然体态风流，情趣高雅又言语不通，当真与交会中国女人不同，竟至有些着迷。秦少卿找到他时，香官正和几个浪荡青年，看三三身着黑色彩绣大丽花和服，挽着像蝶翅般展开的宫髻，足穿洁白的丝袜在草地上跳舞。此时，离胡太夫人的福日只差三天。香官一听，跳起脚来就走。他买了张内河航运的船票，是招商局购自马尾船厂的小火轮。从上海到嘉兴一段的航程还算顺利，自打进入江南运河，航道窄，往来船只多，河道又缺少疏浚，一路走走停停。船到余杭境内，天已黑尽，小火轮被迫停航，有乘客传言：轮船上的动力部分出

了毛病，着人检修，一两日内怕到不了杭州。明日就是老太太的正福日，过了正诞，远客就要告辞了。幼锦和她娘没等和他一道，先行来了杭州，此番自己又被她爹逮了个正着，倘这些人在老爹、老太夫人面前下蛆嚼舌根，他又误过拜寿正期，他爹不打他个一佛出世才怪！

那香官生性浮浪，并不打听明白，仗着自己对余杭地方熟悉，便独自下了船。记得自己游学三年的“范越书院”，虽在一道幽静的山谷里，却离运河并不远。谷里有一条小溪，常有农人划着不过水缸大的盆船，将自产的土味山货、蔬菜水果拿到运河上出售，来去不过两三个时辰。

香官朝那熟悉的山谷走去，田畈、山岱、早禾、村湾，全罩在粲朗的月色里。小树披一身薄如蝉翼的轻纱，如美人迟暮却又盼着君王临幸。青蛙在美人脚下起劲地聒噪，许是不甘寂寞，毕竟都来阳世走了一遭！成片的桑林，打高处望如黑靛般幽深神秘，走近一看，一棵一棵颇似骷髅架子，还攘臂举手不大安分。肥大的桑叶垂条，在月光下就如骷髅架子披挂的兽皮草帔，让人感到恐怖……

走近山谷香官才发觉自己走岔了。找人打听，说“范越书院”在北面越秀谷里，偏南了四五里地呢。不过不要紧，往东去不过三里就是官道，有旅栈还有马车店，顺着这道山谷走出去就是。

果然就有马车店，香官嫌马车颠得骨头痛，况且马车又慢，大天亮怕还进不了杭州城。此时夜深，皓月当空，平坦光溜的青石板路，在月光下投射出一种蟹青色冷辉，像抖开的长幅香云纱，自九天向下飘落，又轻盈又飘逸，这头搭着余杭，那头连着天堂。香官兴致陡增：今夜好月，风驰电掣，蹑景追飞；扬鞭跃马，无人不夸！他租了一匹快马，押了一张百两银票，打马而去……

一只毛色斑杂的野兔，短短的尾巴像巴掌般竖起来贴在屁股上。打黄昏出洞，它就在这片偌大的桑林里吃着嫩草，喝着从天上落下的露水。现在它吃得太饱了，精神十足，一边拿两只前爪擦拭着它的兔脸，一边就直立着两条后腿，把身子拔高。它窜出桑林，箭一般冲上青石板路，一匹高大健壮的儿马飞驰而来，那踏起火星的铁蹄差点踩着它的头，在这一刹那间，野兔奋身往上一纵，躲过了那一劫。受惊的儿马发出一声嘶叫，本能地抬起它的两条前腿及它的前半个身子，像野兔洗脸般后腿斜立——它做不到直立！这一立不打紧，骑在马背上的人弹丸般向前射去，那青年尚没能从爽悦的感觉中抽脱出来，只觉得蟹青色的石板路面蓦地张大，跳起来狠狠拍了他一下……

如果有人及时发现施救，香官或许不会殒命。儿马感觉轻松了，但仍往前冲出约一里地。它跟打它背上弹出去的人并不熟悉，因此没有回到他的身边，而是跑到路边的田坂上去啃食青草。

香官的死讯，是在寿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传到胡府的。胡太夫人看到孙子的尸体，不禁大放悲声道：“什么？这样粉团儿一般的长孙儿，就这样没

了……天哪！怎么能抢走我老太婆的长孙呢？是我活得太久了，是我抢了孙儿的命……”没哭上几声，她突然两眼翻白，身子向后便倒。

那边，芙蓉尚在抚尸号叫着：“还我儿子！还我香官！香官……”

胡太夫人一病不起，她没能熬过夏天，在洋商们举杯欢庆彻底斗败胡雪岩的欢呼声中，带着失去长孙的惨痛，带着种种不祥的预感，溘然殡天。胡府少不得又一番忙乱，接连两场丧事，把阖府老少都累得快趴下了。

早晨，壁角的自鸣钟“当当……”响了八下，胡雪岩一个激灵从梦中惊醒，伸了伸懒腰，慢慢坐了起来。窗外一片暄腾，阳光把桂花树的绿冠都照亮了。绿冠下部叶薄的地方，绿叶着阳光的芒刺穿透，变得明薄，带着一种少见的金红。鹂莺的鸣啭，就像夏日这架缫车缫出的新丝，绵绵不绝地流淌出来，又绕进了绿荫中。

“你总算醒了！昨晚我正和你商量丧事之后该答谢的名单，你就在躺椅上睡着了。”罗四来到他身边，关切地打量着他。

胡雪岩迎着她关切但又复杂的眼神道：“唉，罗四，我最近发觉自己老了，精力已大不如从前。”他按着腰起了床，罗四服侍他穿衣。

“我早看出来了，你最近太劳累，太伤神，有些人和事大概很不顺手，尽管你不和我说，我也从不过问，但我还是感觉到了。”罗四差不多把话挑明了，但胡雪岩仍然不想把日渐逼近的危机告诉她。天大的事，男人一个人兜着，一颗心装着，而不必让家人担忧！“是啊，一方面买卖越做越大，非得马不停蹄不可；另一方面洋场、官场这两把大钳子正向我夹击过来，如果双钳一合，能致人死命。我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能让钳子合拢，所以分外累！”

罗四不再说什么，服侍他梳洗。用过早餐，胡雪岩在芝园蹓达着，盘算过了“三七”，跪过超度亡灵的第三场法事，他得赶回上海，把今年的各项生意，抓牢在手里：生丝生意亏损近八百万两，得赶紧设法弥补。或许可以这样说：八百万两他还亏得起，但危机四伏的这个环境，他还真担心自己摆脱不了。他一边思索一边漫步，不知不觉出了芝园，步出元宝街，拐入大井巷，远远见胡庆余堂门口围着不少人。

胡雪岩走近去，分开众人一看，人圈里，一对父女跪在地上，女儿头上插着草标。

“他们这是干什么？”胡雪岩问。

“卖女儿，给他老妻治病，”旁边有人解释。

胡雪岩顿时不怿，目光冷冷瞥一眼庆余堂药店，高声道：“庆余堂近在咫尺，为什么不进去讨药？”

“不清楚。”围观者说。

胡雪岩径直走到老者面前，弯腰问道：“庆余堂柜台设有免费施药，你们为什么不去讨？非要卖女儿？”

伏地的父女俩抬起头，目光相碰，双方都愣住了。

“大先生……”那少女轻喊道。

胡雪岩想起了旧事，他曾亲手给这女孩子施过药，并送过银米去她家中。

“咦，你不是叫红玉吗？为什么又跪在门口？如果你爹病没好，可以再进店里去讨药！难道掌柜没按我的吩咐，施舍药物直到老人家病好为止？”

老人赶紧解释道：“不，上次承蒙老板慷慨施药，我的病已经全好了。但我的老妻咳嗽不止，至今仍躺在床上起不来……”

“那再去柜台拿药呀！为什么不去？”胡雪岩急切地打断了他的话。

红玉爹为难着嗫嚅道：“一来，不好意思总到柜上去讨；二来是……”

“二来是什么？”

红玉爹老大一阵吞吐，低声道：“要的药……柜上没有。”

“什么？我的庆余堂居然没有你要的药？那这金字招牌还怎么挂得下去？”胡雪岩大叫，他一把拉起红玉爹，“走！你跟我到店里去问一问。”

红玉爹挣扎着道：“不，这同店里无关……”

红玉走过来，把胡雪岩拉到一边，小声道：“大先生，你听我说哟！我娘的老病已经整整发了十几年，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咳得不行。前几天来了一个走方郎中，他开出一个药方，吃了三帖药大有好转。但要断根，他指明要大先生身上一味神药作为药引子。”

胡雪岩奇怪道：“哦，有这种事？我身上还有东西可以作药引子？那你说说看，是什么东西？”

红玉毕竟年少，也不懂得遮掩，便说是要你大先生头顶上十八根头发，包好了烧成灰，和药一起煎服。这样三帖下去，病就可以断根。闻所未闻！胡雪岩只觉得新奇，旁人听了不免议论纷纷：“竟有这样的怪药引子！毛发乃父母亲所赐，怎么能乱剪？特别像胡大先生这样有头脸的人。”

“而且是十八根，多不吉利！这么做要伤财气的哟，莫不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暗算胡大善人？”

红玉爹提高声音道：“所以我们不能再提这种无理要求。胡大先生是个大好人、大善人、活菩萨！免费施药治好了我的病，才保下我的一条老命，我们怎么能再剪你的头发呢？所以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了。”

“老哥说哪里话，我胡雪岩几十年蒙乡亲们厚爱，无以为报，就开了这家庆余堂，帮乡亲们做一些善事，这也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谈不上菩萨不菩萨。十八根头发算什么？无损于我胡雪岩毫厘。来！去店堂里借一把剪刀，红玉，你自己动手，不要说十八根，要多少你剪多少。”胡雪岩不禁为之深深感动。

红玉爹拦阻道：“大先生万万使不得哟！老婆子命贱，大先生你贵人贵体，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对得起江浙父老、杭城百姓哟……”

胡雪岩拉着红玉，来到药店前，朝伙计如此这般吩咐一番，伙计赶紧搬出凳子，找出剪刀。胡雪岩坐到凳上，微微低垂下头，解散大辫子。红玉手执银剪，紧张地一根、一根小心地剪下胡雪岩的头发。胡雪岩笑道：“红玉，你手别抖，嘿嘿，头发居然也能做药，稀奇！如果让街头卖唱的编成‘小热昏’来唱，那真是杭城一大新闻呢！”

胡雪岩没能等到老母“三七”之祭，就接到左宗棠的电报，让他立即赶往上海。

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赴上海视察政务、职司，以及转运局、船政局、制造厂的情况。胡雪岩与郭庆春精心策划，为左宗棠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为他做足了面子，左宗棠下榻静安寺行辕。刚一安顿下来，他便单独约见了胡雪岩，单刀直入问道：“雪岩，依你所见，我这次来上海，应该如何行事？”

胡雪岩翻来覆去，把该想的都滤过一遍，心中已有定见，省着字眼道：“雪岩不才，有句话要向大人请教。”

“雪岩，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左宗棠摆了摆手。

“不是客气，是这话可能不太中听。”胡雪岩果然就不客气起来。

“那就更要直说。”

胡雪岩压低声音道：“雪岩替大人想，上海的洋务早就掺杂进许多北洋的人，李中堂虽因母丧暂时在家丁忧，实际上仍在背后操纵。对此，不知大人可有觉察？”

左宗棠颔首道：“这正是我此次来上海的用意！”

胡雪岩知道左宗棠不太容易说服，有名的“犟骡子”嘛，遂从上海的官场说起：“以姜石林为代表的一帮人，背后是李鸿章；以赵清廉为代表的一帮地方官，其后台实际是军机大臣李鸿藻。两派人有矛盾又互相勾结，

使得上海官场盘根错节，牵藤扯蔓。大人此来，本想拨乱反正，好生清理一下沪上的门户，可上海的杂草灌木实在藩盛，不能一把火烧掉！”

左宗棠沉吟不语，良久方道：“你的意思，上海的情况已成顽症痼疾，不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制造局、转运局查办几个人就可以解决，是吗？”

“正是，此次大人赴沪，他们几乎人人自危，料定难逃一劫。如果大人把他们逼得太紧，肯定顽抗到底！而现如今的局势，尤其是在金融、贸易方面，需要的不是对抗和震撼，而是要大家携起手来，共渡难关！”胡雪岩显然站在更高的层面，希冀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停止争斗，和衷共济，共同逃脱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左宗棠并未意识到金融、贸易的情况有多严重，恰恰相反，他很看好这个局面：“现在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的股票大涨，招商股票面额原为一百两，现在快涨到二百两；开平也是一百两，现在已越二百两；湖州长乐铜矿的股票面额也是一百两，现已涨至一百五十余两，李合肥鼓捣的这两家公司，肥得像滚山猪一般，是名副其实的‘合肥’啰！”

胡雪岩不以为然道：”开平、招商经营得还算不错，但好到登峰造极、肥到如此程度，打死我也不相信！其他一些公司招股时，根本不将公司详情公告于市，难免有诈。就算公司、矿业办得成功，其股票这么涨也不由人不生疑，它们的绩效就这么好？再说那些个钱庄，资本多不过十万八万，甚至只有二万三万的，却拼命向外放款。本金不够，就找外国银行、山西票号借钱，借钱做放款。如果贸易兴盛，钱庄固可获得巨额利润，一旦市面不景气，行栈商号亏本倒闭，钱庄便血本无归；倘放出的款无法收回，洋行、票号、外国银行又抽资逼债，钱庄不死还能往哪里去？！目前这种股票疯涨、钱庄小死的情形，很可能是一场地震海啸的先兆，我胡雪岩、李鸿章都是半个身子浸在海水里的人，本该互相拉扯着点才是。硬要各自抱住各自的小舢板，就只能被海浪卷了去……”

左宗棠到底还不能接受胡雪岩这番理论，沉思好一阵转圜道：“此番来沪，我还有好多事要办。明天我们一起去江南制造局看看，我们相机行事吧。你这番好心，姜石林之流未必肯赏脸。”

次日，姜石林陪同左宗棠一行视察浦江船坞、江南机器制造局。那姜石林一颗心七上八下，夹杂着银丝的两鬓，冷汗涔涔，他不断以手帕拭之，不断暗中观察拉长着马脸的左宗棠，生怕他突然一声令下，跟在后面的军牌快手扑上来将他拿下。他干了很多烂糟事，江南制造局又在两江地盘上，堂堂两江总督要拿他一个小小观察岂不是易如反掌？

倒是胡雪岩一路指点江山，谈笑风生，不时停下脚步，问他几句什么。

视察枪炮厂，左宗棠拿眼一看，拆卸的炮架前和总装步枪的工人并不多，便立住脚回过头来问道：“姜观察，制造局的枪械、铁炮，质量有无长进啊？”

“卑职不敢自美。”姜石林脸色大变，左宗棠旧事重提，果然要拿他开刀了！

“自美？不怕，只要是真美。”左宗棠一脸的讥讽之色。

“卑职不才，制造局现在由伍大人担任总办，掌管全局。据我所知，近年制造局主要是修补枪械、保养武器，以备不时之需。”姜石林胆战心惊，只差要尿裤子了。

“以备不时之需？恐怕不尽然吧？”左宗棠目光霍霍，紧盯着姜石林问。大约土城之战损兵折将的惨状，又闪现在他的脑际里吧。

冷场。气氛尴尬。但听得海风吹得旌旗在猎猎作响，机器声更加震耳欲聋。胡雪岩连忙上前为之解释：“西征之后，各地并未大规模整顿武备，枪械需求不多，而制造局的设备，要生产高质量的枪械确有难处。”

“可我两江兵营里要一些枪，制造局不能造，那怎么办？”左宗棠此时方打出他的底牌。

胡雪岩一愣，赶紧做进一步说明：“可以向英、法、德购买，大人一旦做出决定，我会让他们立即找姜观察谈判。”

“姜观察，依你看，英、法、德三国枪械，哪一国比较好？”左宗棠似乎有意找碴。

“这个，这个胡老板是行家，就请他来经办好了。”姜石林又流汗了。

左宗棠恨恨一声冷笑道：“平定新疆，老夫委胡雪岩总理军需，有人告他‘越权专事，毫无军需常识’；有人告我‘所用非人，其中必有贪腐情事’，这会子你倒来抬举他了？”

姜石林两股战战道：“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胡雪岩倒是显得异常诚恳，说话也甚为得体：“当时军兴，保我边境大战，雪岩无非为左大人西征帮了一下忙。现在平和时期，一切需依规矩，军械采买，理应由制造局、转运局经手，这才名正言顺！”

左宗棠终于颔首道：“好吧！两江这笔军火，就委托给姜观察办理。所需银两，由你二人会同上海道商借洋款解决，借期三年，分期偿付。从今以后，你等务必克服门户之见，消除芥蒂，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论语》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你等谨记！明日我将会见上海各界，定会将这个意思示谕上海道知悉。倘能和合共处，既往就不究了！”

姜石林诺诺连声，庆幸真有天上掉馅饼之事！当晚，姜石林紧急晋见上海道赵清廉，将白天情形备述一遍。赵清廉也似有些出乎意料：“哦，连那么大一单军火生意都指派给你姜大人？”

姜石林抑制不住兴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买卖双方都是现成的，转运局只要从中间过过手，两下里的佣金就有了。我唯一的怀疑是这么好的事，胡雪岩为什么要让给我？"

赵清廉思谋半晌，轻轻晃动着脑袋道："见李中堂所主持之招商局、开平局、制造局股票疯长，如日中天，而胡氏因生丝亏得一塌糊涂，此情之下，一定是胡雪岩不想和我们结怨，所以特地送来这一头肥猪。"

姜石林喜悦地说道："这么说，我可以吃他一口了？"

赵清廉摇头道："不可，万万不可！"

"既然是肥猪，为什么不可以吃上一口？"

赵清廉阴冷地一笑，从衣袖里取出一封电报说道："这是李中堂大人拍发给我，着我转饬给你的。"

姜石林接过电报一看，李鸿章让他尽快搜集胡雪岩的罪证，找可靠官吏具本参奏。胡雪岩与洋商斗法，元气大伤，未在商场上彻底败阵，那就让他在官场上领教领教官贵们的厉害吧！电报结尾一句是："不惜一切代价，挤垮胡雪岩。"

"中堂大人已经找人在京城活动了，你不要被眼前的一点小利所迷惑！"赵清廉道。

姜石林把电报递了回来，有点扫兴道："为一个商人，有这个必要吗？中堂大人对左宗棠也没有花过这么大力气，为一个胡雪岩何必大动干戈？"

"要是左宗棠没有胡雪岩为他担任总军需，左湘侯还是左湘侯？新疆能成为大清一个行省吗？"赵清廉一语点明要害，见姜石林还在犹豫，赵清廉加重语气，"姜大人，我们一旦掀倒了胡雪岩，还愁没有十笔八笔这样的生意找上你？再说两江订购军火，付款定由上海道江海关，如果我扣压款子不发，洋人一定要去找担任中间人的胡雪岩要钱。到时候，几个方面在银子上挤他胡雪岩，看他这只大螃蟹还能横行到几时？"

丁忧的李中堂这一招，显然是针对左宗棠上海之行的，姜石林赶紧派可靠之人，秘密通知两位"眼线"，明晚在他家中相会。

阴影幢幢的姜公馆，病中的巧珠总觉得丈夫有事瞒着她。倘姜石林的人品好一点，他对胡雪岩没有那么刻毒的仇恨，巧珠的心态会平和一些，对丈夫也会多一点"随他去好了"。可是不，毕竟胡雪岩是她深爱过的男人，他俩藕断丝连，她对他牵肠挂肚。因这缘故，她对行事诡秘的姜石林便多了些注意，对他在外头干的那些事情她没法知情，但在姜公馆，绝不允许丈夫的行动逃脱她的眼睛！

天黑人定，丫鬟服侍她躺下。姜石林说是不打扰尚在病中的她，他一个

人在后院的书房里休息，今晚还将会见两位朋友。

花园里林木蓊郁，假山阴影幢幢，她在卧房里，什么也看不见。估摸着丫鬟仆人都睡下了，巧珠下床，套上绣花鞋，来到门口，悄悄拉开了房门，借着林木暗影的掩护，穿过前院，悄无声息地来到连接前后院的月洞门。她无力地倚在月洞门的洞壁上，朝书房方向望去。

书房里灯光通明，帘帷低垂。那里曾是丈夫跟那个交际花林翠翠幽会的地方，直到人老珠黄的林翠翠跟一个扬州富商做了姨太太离开上海。姜石林又接连买进两个丫头，据说先买进的那个宝福要被姜石林正式娶作四姨太了。巧珠没有犹豫，悄悄走近书房，贴耳潜听。书房里，朱福年交给姜石林一个小布包，包里装着他搜罗的一些证物：西征时胡雪岩购买军火的往来账，贵福打到“阜康”的漕粮银，胡雪岩让档手拿去收购生丝的手谕，安娜出具的购买俄式枪炮时，她亲手交给胡雪岩一笔佣金的证明，胡雪岩打点、交接、贿通各级权要的一份清单……

姜石林草草翻阅了一下，连声赞好。其实他知道，就算这些罪证是吉伯特卖给西征军的臭子弹臭炮弹，它也可以迷眼障目，堵住左宗棠、宝尚书等人的嘴。

朱福年直到今晚，方知姜石林埋在胡雪岩身边的又一个“眼线”是秦少卿，不禁有些惊讶：“你倒说说，你是怎样打开秦少卿这把大铁锁的？”

“这还用问吗？钱才是金钥匙。苏北有一家大商行，想做贩运私盐的大生意，我就把它介绍给秦少卿，让他同苏北进行‘场外交易’。”

“贩运私盐，听说要杀头的！”朱福年更加吃惊。

“能发大财，还怕犯法杀头？秦少卿是舟山人，有不少亲戚在盐场，贩运私盐轻车熟路，最能赚大钱。再说，这件事表面上不同‘阜康’发生关系，是由他弟弟出面。反正银子全掌握在秦少卿手里，他怎么调拨谁也管不着。”

朱福年真个嗟咨不已，他跟胡雪岩作对，是因为胡雪岩夺走了即将到手的他庞氏掌门人位置，而姜石林暗中扶植他开办了“福标钱庄”，不数年间，“福标”就在京师设立分庄，并发展为票号，近来“福标”的生意更红火得紧，光上海“福标”的庄票里，就有招商、江南的原值股票十多万两，可以想象“福标”往外放了多少款！

“按说胡雪岩对秦少卿不薄，两家还有亲戚关系，他怎么也对他姓胡的不忠？”朱福年用盅盖缓缓掠着茶盅里的浮沫问。

“嫉妒啊！别说是没什么家底的秦少卿，就是京城里那些商官，那些家财万贯的大佬权贵，也对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嫉妒得眼里出血，谁叫你那么的‘富’啊？”姜石林发出“哈哈”的一声脆笑，做了个拿刀砍的手势，结束了他自以为有见地的解释。

窗外的巧珠还想听下去，忽听得后花园里传来脚步声喧，原来秦少卿走便门入园，保镖正把他领向书房。巧珠见事不宜，忙隐身到附近一尊山石后面，见二人进了书房。少许那保镖出来，抱臂立在廊庑下守望着。

秦少卿现在对胡家简直充满仇怨：香官坠马而死，芙蓉要找他拼命；胡雪岩也指责他“你就没想到要派个人跟住香官？”郭庆春对“阜康”票号里出现了众多的股票心怀疑惧，老在那里危言耸听。女儿幼锦自香官死后，简直是破罐子破摔……他依然浓黑的扫帚眉跳了跳，脸上现出恶毒的神情：“胡雪岩的恶行数不胜数，拣近的说吧，胡府里头那个叫欢哥的小厮是怎么死的？不是他胡雪岩毒死的还能有谁？他年三十晚上把一对青年男女赶出胡府，不想那个叫阿珍的女子竟怀有身孕，她在外头生活无着，羞愤投水而死。她怀的谁的孩子？不是他胡雪岩的，还能不是他那个报应儿胡香官的？还有，他跑到上海滩，向那些太平军兜售顶子的时候，六千的道员衔他收一万两，一个九品的府库大使收到三千两，简直是强盗遇上打劫的……

几个人密谈至夜深，有保镖守望，巧珠在假山石后直呆到周身冰凉，腿脚酸麻，一动不敢动。好不容易等到姜石林送客出去，巧珠才一溜烟窜出书院，穿过月洞门。黑暗中但听到一声冷笑，姜石林已领着保镖、丫鬟堵在虎皮纹碎石路上：“跟我说说，谁派你做间作听壁脚的？今天晚上，爷倒是有兴趣听你吹枕头风……”

第四十五回 郭皇亲推心置腹弹火气 左湘侯殚精竭虑小危机

送左大人回江宁不数日，胡雪岩便接到姜石林送来禀帖。看着看着，他不停用手指揉着太阳穴，眉头越皱越深：“奇怪……这样一大笔油水送上门去，姜石林居然不要，竟把它一脚踢了回来。”

正好郭庆春也在“阜康”，忙戴上老花镜问道：“他在禀帖上怎么说？”

“他说他和洋商的交情没有我胡雪岩深，怕价格上谈不拢，还是我和汉斯去谈这笔生意，签这个购买枪炮的合同。”胡雪岩递过禀帖。

郭庆春看罢禀帖，沉吟道：“雪公，这个合同你怕不能签。”

“为什么？”

郭庆春缓然道：“我知道你是真心真意让姜石林做这笔生意，这里面的便宜姜石林不傻，他不会看不到，以他的为人更不会因为和你赌气，让到手的银子白白跑掉。他之所以拒绝，必有道理在里面。”

胡雪岩隐忧重重，一时间竟有些方寸大乱：“依你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

“这一定是出自李鸿章的旨意，他们现在突然把你送的人情原封不动退回，绝对不是和你客气。”结合目前沸沸扬扬的金融炒股，郭庆春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胡雪岩抖索着双手道：“庆春，你说的也差不多是我想到的。但是，这件事是左大人交办下来的！如果延误，我对不起左大人的信任啊。”

郭庆春实在忍耐不住，几近恼怒地叫喊起来：“雪岩，你一心想的是报恩，一心想的是义气，也不想想你自己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见胡雪岩还有些茫然、迷惑的样子，郭庆春扳着手指，一笔笔道来，“生丝生意巨额亏损，这是明账，且不说它。你还是个巨大的债户！雪岩，别忘了，西征还有许多借款未还。光绪三年，你为左大帅西征担保，向汇丰银行借款三百万两，为期七年，分十四期归还。光绪七年，你又为左大人担保，再向汇丰借款四百万两……雪岩，这些钱，无形之中就等于你自己借的一样，可以一笔笔全算在你的账上，往你的脖子上套上一个个沉重的枷锁！这些你想过吗？”

“这怎么是我借的呢？这谁都知道，朝廷户部也已明文规定：借款到期由江海关从各省汇来的协饷偿付。”胡雪岩叫屈道。

“可到现在，还有近一百万两欠债到期但并未付清。一旦各省协饷的关票到不了上海，或是到了上海有人故意扣住不付，中间随便哪个环节出一点差错，汇丰银行拿不到银子，就肯定会直接找你！雪岩，这简直是一张随时会落下来的催命符啊！”郭庆春一针见血。

胡雪岩意识到情况严重，一屁股落坐在学士椅上，长时间怔怔地一言不发。

“雪岩，你对左大人已经是竭尽全力、肝脑涂地了，如果再这样一味大包大揽，将来万一有什么差池，你如何能撑得住这个局面？”

胡雪岩长叹一声，沉默良久，方缓缓地说：“庆春兄，我胡雪岩一向光明磊落待人，现在，左大人重任在肩，着手振兴两江军事，我也只有勉力向前。至于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也不能去想它了。”

“赶快发电给你那位姻亲，让他发部文催促各省，速将协饷汇付江海关，以备急需。”

尽管户部尚书宝鋆此番给足了胡雪岩面子，频发部文催追各省，速征协响税解付江海关。然而，北方数省连续四年遭受大旱，赤地千里。大批难民流落江南，抢米抢粮，风潮迭起。南方近海，日本图谋台湾。法国军队自攻陷河内，刘永福率军与法军作战，但李鸿章之流仍在法军的威逼下，与其签订《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便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一面令侵越法军北犯，一面要挟清廷撤退在越南北部的

中国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南方各省一面推行洋务，一面整军备武，本来银子不够花，哪里有多的协饷解付江海关？就算有一点，赵清廉一伙还不趁机拿胡雪岩一把？

是年八月，沪市各种股票开始暴跌。五月还是每股二百一十两以上的开平股票，八月跌至一百二十两，而股市中人则愿意以一百一十五两或更低价格随意出让。到了十月，开平股票每股跌至七十两。汇丰银行一面停止对中国所有钱庄、票号放款、押借，一面催促胡雪岩偿还西征所剩欠账！

郭庆春见情况危急，忙商之于病情略有好转的尤琳，利用他俩和英国方面长期合作的关系，分头去见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总经理和英国领事路金，求他们暂缓逼债。

尤琳冗长一叹道："我有预感，这些洋人未必愿意援手他们憎恶的胡雪岩。"

"没有让他们援手，只不过是提醒他们，西征借债是大清朝廷而非胡雪岩个人。他们不能趁上海金融出现恐慌的时候，有意去打压一位中国商人！"郭庆春满脸严肃，他固执地认为，胡雪岩只要能度过这个危机，他就还能重振雄风，叱咤上海滩！

不经意间，林木的绿冠上有叶片被秋风摇落，姹紫嫣红的月季花忽然就瘦削下来，杲杲秋阳只在中午前后才显示出少许威力。尤琳道："秋过后还有严冬，就算洋人不落井下石，别人也未必肯放过他。"

郭庆春本挽着她手臂，这时，捉住她一只手道："实在不行，我只好回京城一趟，找我大舅帮忙。"

尤琳对那个家族心有余痛，更藏隐恨："他是当今摄政王，直到今天还不承认我这个外甥媳妇，会有心去关照雪岩哥么？"

郭庆春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道："他承不承认，同我们有何关系？我们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一个小时后，郭庆春已坐在英国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会客厅里，同总经理小哈代晤谈。小哈代像他哥哥一样彬彬有礼，听人谈话的时候，还把双手搁在桌子上，十指相交，显出一副很认真的神情。

"哈代先生，关于西征军这两笔借款的情况，你我都是当事人，应该最了解情况。这是大清官方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并不是胡雪岩私人借的债，他仅仅是作为担保人，所以最后一期的债务，也理应由大清政府归还，而不应该向胡雪岩个人催讨。"

小哈代点头，笑微微道："郭，亲爱的朋友！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当年手续上有一个漏洞，才造成了今天的遗留问题。"

“手续上会有什么问题？”郭庆春不禁一愣。

小哈代变得严肃了：“本来，这么大一笔借款，我们汇丰银行要请英国领事馆和中国官方打交道，以作保证，再由领事大人转达汇丰银行。这样的好处是：一旦汇丰银行收不回借款，可由英国政府直接向大清交涉。可是我们过分相信胡雪岩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誉，并未经过上海地方政府，就同意由他出面担保，这样，汇丰银行到时收不回最后借款，就必然要向胡雪岩本人催讨了，你说是不是呢？”

郭庆春一下子就抓住了对方的漏洞：“是啊，手续上的确出了点问题，胡雪岩大包大揽，结果给自己套上了绞索。不过，朝廷并没有表示不管，胡雪岩也正在向官方催促各省的协饷。所以，哈代先生，汇丰银行的最后一笔七十万两借款，能否再拖延一些时间归还？”

“NO！NO！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商界最信奉信用，最遵守合同。合同上条文怎么订，这就是法律！什么时候还款，就得按时归还。亲爱的郭，你担任了洋行多年买办，对这一条应该最清楚。何况上海道拒绝用江海关的协饷税支付汇丰借款，说他们‘寅吃卯粮’，无力支付。我请教了不少人，才总算弄清楚这个‘寅吃卯粮’……” 哈代坚决地摆了摆手。

不管郭庆春怎么磨，小哈代就是不答应。与此同时，尤琳也在英国领事馆吃了闭门羹，她在领事馆门口，就被那个印度巡捕拦住：“小姐！请站住。”

“我找领事先生……你不认识我啦？”尤琳笑问道。

“认识！尤小姐。可领事已经吩咐，任何华人都不得擅自进出，我看看领事在不在，请小姐稍等。”说着，巡捕进入岗亭，往楼上路金的办公室打电话。

路金显然清楚尤琳来干什么，不禁厌倦地挥手道：“你告诉她，我不在上海。”

巡捕转对在岗亭外踯躅的尤琳道：“对不起！尤琳小姐，领事先生不在上海。”

“什么？不在上海？”尤琳出乎意料。

“对！领事同女儿一起到青岛去了，他女儿来接他回国。”

“不想见我尽管说，不必找推托的理由……请你转告领事先生，以后再也不要来苏绣行找我，我也永远不想再见到他。”尤琳脸上现出伤心欲绝的神情，说罢，便转身离去。

蛰居松江的尤五来上海走动，胡雪岩请他喝茶。他们要了一间雅座，一边品茗一边闲聊。这家茶楼地近苏州河。从窗口可以看到被秋风澄净了

的河波，鸦艄乌篷，船无声地从水面滑过，像一些游弋的大鸟。两人聊着人事沧桑，商场兴歇，一转眼，他们都成了皤皤老叟。

“杭州那边，三丫头年底就要出嫁。可是上海这边，凡事都还没有一个眉目，无论如何脱不开身。唉！我真正感到分身乏术，自己的精神气力，确实不如从前了。”

“年纪大了这是难免的。过去我在江湖上，三两个小伙子一下难近我的身。现在，早起练练拳脚，有时一套练下来竟也气喘如牛了。”尤五免不得安慰几句。

“五哥多扎实的功底！不像我这个虚架子，经不住人家一记重拳……”胡雪岩感慨连连。突然他发现尤五走神，好像正在聆听隔壁那雅座上的谈话。

“哎，你听说没有，今天吴淞口外出事了。”

“什么事？是不是外国人又打炮了？”

“不是！是同当今上海滩的财神爷胡雪岩有关……”

胡雪岩一怔，拿眼睛去看尤五。尤五小声道：“我去隔壁打听打听？”说罢，轻手轻脚起身，出了雅间，来到隔壁茶室，一挑帘子走了进去。

几个江湖闲客正在喝茶，竟都识得尤五，纷纷让座招呼。

“哟，尤五爷来了！”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尤五也不谦让，拣个位子坐下。

“吴淞口外，今天大清早，出了一条大新闻！”还是先前那个粗嗓门大声道。

“什么新闻，说出来听听。”尤五装作漫不经心。

“两船私盐，昨天夜里遇上了大风浪，翻船沉没了。”粗嗓门压低声音说。

“贩运私盐？谁吃了豹子胆，竟然不顾王法？我在江湖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消息。”

一位操苏北口音的汉子道：“尤五爷是漕帮掌门人，千里漕运您一个人说了算！可贩运私盐，尽管历朝历代惩办极为凶厉，但只要有后台，照样有人铤而走险！”

“哦，那这个私盐的后台老板是谁？此人恐怕非同一般吧。”尤五有意引导他们。

粗嗓门把头凑拢来道：“尤五爷说对了！双方的后台都是当今商界巨头。苏北那方的买主，是洋务巨头盛宣怀的远亲，而上海的卖主，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

“这一定是传闻！苏北那方是不是盛宣怀的亲戚我不清楚，至于上海这方面，后台是胡雪岩，这绝对不可能！你们也知道，我和胡老板绝非一般关系，他如果私下在贩运私盐，能瞒得过我尤五吗？这件事，我可百分之百为胡老板担保！”尤五打断了他的话。

苏北口音撚须而笑道：“尤五爷，这你就不能打包票了，你能担保胡雪岩没贩私盐，可你能担保他手下的人也不干这勾当吗？”

“他手下的人……背地里要干这么大的买卖，此人的实力要非常了得！否则谁敢？”尤五果然就有些口涩口滞了，他不住摇头道，“我想来想去，料想不到这个人，你们莫是听错了？”

众闲客一齐把目光投向粗嗓门，粗嗓门似乎急了，忙说明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说的可是句句实话！上海方面的卖主叫秦四海，你们没听说过吧？他是我的把兄弟。可他只不过是个幌子，专门负责到舟山的盐场去采购。他背后的秘密卖主，才是真正的大老板！”

“这真正大老板是谁？”

“是他的亲哥哥——‘阜康’的总档手秦少卿。尤五爷你说说，胡雪岩手下有没有这个人？”

尤五不禁大惊失色，粗嗓门还告诉他，这两艘船的造价不菲，再加上采运的私盐，总价值少说也在三十万两银子以上。秦四海今天一早已被江海关口岸巡检司拿获，胡雪岩肯定被搭进去了！

尤五听了，哪里还能安坐，一阵风往隔壁茶座来。桌上的茶碗兀自冒着热气，胡雪岩已经走了……

万般无奈，胡雪岩不得不赶赴金陵，向左宗棠求救。马车把他送进石头城，送至两江总督府森严的大门前。业已老态龙钟的傅晶亲自前来，把他延入议事厅。左宗棠身着一袭酱色棉袍，足蹬皂底朝靴，叉开两腿，身子仰在一张虎皮椅上等着他。

胡雪岩见他一脸疲惫之色，不及行礼，便问道：“大人近来安好？”说着便要磕头下去。

左宗棠忙使双手架住，连道“免礼”。军士献上茶来，左宗棠抬手道：“有话请讲。”

“大人公务如此繁忙，雪岩却从上海赶来仓促求见，向大人讨教，实在事出无奈，望大人鉴谅！”胡雪岩仍不免客套几句。

左宗棠习惯地摆摆手："雪岩，你这就见外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怎可如此客套？现在，你那边情况究竟怎样，你从实告诉我。"

胡雪岩心情沉重，他把他遭受商场、官场、华洋两界夹击情形简述一遍，差点就要坠下泪来："大人，眼见大局不支了，我才赶来求救。目今上海滩上，洋商掌控金融、交通、输运、商业消息各种大权，停止放款借贷，坐观华商之败，坐等钱庄、股票之糜烂速朽。上海市场百业萧条，银根奇紧，大小生意，全以现钱购现货，日日如除夕交易。而汇丰逼我还西征借款，使我已陷入危局的'阜康'更加危如累卵，我感觉就要支撑不下去了！"

左宗棠听了，顿时显得焦灼不安，问道："那各省的协饷呢？朝廷批准的协饷究竟在哪里？雪岩，你有没有找过上海道？去催问过赵清廉？"

"去了，去过多次，可是赵清廉他们不但不施援手，反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其背后是李中堂在掌控，叫上海道卡住'协饷'不放……"胡雪岩泄气地摊手。

左宗棠猛地一挥手，一脸的憎恶之色："算了！对这个李家小儿，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了。"李鸿章是投降妥协派的代表，深受慈禧的器重，在与各国列强打交道时，完全是一副卖国贼嘴脸。左宗棠很讨厌这个人，却又投鼠忌器，很难与胡雪岩深谈其人其事，以免影衬太后老佛爷！他抄手踱了几个来回，"这样吧，我通过荣亲王向皇上告御状，或能解决危机，使你走出困境。"

"大人准备向朝廷启奏？"胡雪岩心中不由得一喜，仿佛看到了希望。

左宗棠点头道："对！只有这条路了。倘蒙皇恩浩荡，皇上下旨限时日将协饷税解付，除付完西征借款，私债尚可按折扣归还一些。再迟，则公私两负矣。"

胡雪岩歉疚地向左宗棠躬身作礼："为我如此惊动大人，实在于心不安！"

左宗棠恺切道："不安的应该是我！雪岩，你我有二十年交情，二十年哪！我一向感念你对我的至诚相助，使我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文臣武将。现在，你背上了沉重的黑锅，还不是为了我吗？洋人向你讨钱，其实在追讨我左宗棠所借的洋债！在这危急时刻，我自然要为你弥补善后，着力向朝廷申诉。否则，怎么对得起这二十年的友情呢？"

"谢大人……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有大人这席话，雪岩即使死了，也死而无憾矣！"胡雪岩正感动得唏嘘不已，傅晶忽急趋而入，说有圣旨到了！左宗棠一惊，急令更衣，由傅晶和两个军牌服侍穿戴齐整，冲胡雪岩道："你在金陵住上几天，看看六朝遗迹再走。"说罢，大步走了出去。胡雪岩坐立不安，又不敢到前面去打听，只得翻看几案上那些朝廷邸报打发时光。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傅晶带来消息，说法国军队陆路已打到越南北部，逼近中国，海军不时进入福建海域。只因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宝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惧怕法国武力，一味寻求妥协。李鸿章还甚至公然说："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争胜，未必各口皆守？"并免去主战派曾纪泽法国公使的职务，此举引起左大人、曾国荃大人及李鸿藻大人等强烈不满，有些御史也上书弹劾李鸿章"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上头这才接受李鸿藻的建议增兵西南，对法作战，并举荐唐炯任云南巡抚，徐延旭任广西巡抚，指挥越南战事。哪知唐、张两位庸才，指挥无能，对法作战连遭失败。于是主和派妥协论调重新抬头。现在，京师里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相持不下，太后有让左大人二度入主军机之意，降旨让他速拿战守之策，分析讨论局势，早定大计！

左大人国之栋梁，社稷重臣，朝廷里意见纷纭，局面这么复杂，够左大人伤神的了！面对强敌入侵，战场失利，自己的事再大，在国家大事面前，也不过小事一桩。何况左大人亲口许诺向朝廷启奏，刚才看邸报，李鸿章持投降论调固然可鄙，但他"兵单饷匮""海防空虚""百业凋敝""民困难苏"的话大抵还是实情。我也算是大清商界一个标志，于海防、塞防都有过奉献，左大人启奏，朝廷会有解救之法的……想到这里，胡雪岩朝傅晶一揖："左大人三军帅才，昊天肱股，自当以国事为重，请老管家转达雪岩感佩景仰之意，万望保重身体，则国家之幸，雪岩之幸。老管家您也善自珍重，雪岩这就告辞了。"

回到上海，他把金陵之行的情形向郭庆春备述一遍。郭庆春一听，双方既正为对法作战的大事争论"打结"，如何肯用心关注胡雪岩的难处？便动了去京师找大舅荣亲王的念头。又自己平日常表示讨厌这层关系及这个家族的诸多作法，恐胡雪岩拦阻，便决定悄悄成行，不辞而别，赴京后再电报联系。

这日午后，郭庆春与尤琳告别。百口难开，伊情难舍，郭庆春拉着尤琳发凉的手，看着她略有些苍白的面容，久久方道："左大人都为雪岩打抱不平，要通过荣亲王向皇上告御状，我能不分外尽心尽力去帮雪岩吗？现在左大人忙于军争国防大事，不能亲自去北京，我想来想去，还是由我赶到京城去，当面去恳求我那位大舅吧。"

尤琳早看出他的心事了，淡淡的一笑道："庆春，你不是说这辈子你最不情愿的事，就是回京城、回王府；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这位大舅荣亲王吗？"她跟胡雪岩想法相同，就担心庆春违心受委屈。

郭庆春叹了口气道："是的。但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为了解脱雪岩的困境，最不愿意的事也只好姑妄为之。因为，这是胡雪岩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条路！为朋友计，我只得舍弃一切、无所顾忌了。"

"那好吧，我就去给你收拾行装。"

但尤琳没有走掉，郭庆春把她拉住，拥入怀中，有些感伤地说道：“你也有白头发了？”

“岁月催人老嘛……”尤琳说。

郭庆春紧紧拥着她道：“尤琳，这次我去北京，成败难料、吉凶未卜……临行之前，我有几句话要向你交代。”

“回来不好说吗？你这是回家，去见你母亲和大舅，又不是生离死别上越南前线，何必如此悲壮缠绵……”尤琳故作轻松地一笑，戳了戳他的脑门，信口吟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尤琳，雪岩是我此行的目的，你却是我永恒的牵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庆春此生最大安慰，就是与你结为连理，相知相爱度过十几年最美好的岁月……如果我这次去京城，万一有什么不幸，你会永远想着我吗？”

尤琳伸手在他嘴上点了一下道：“住口！出门之际，不要讲这些童言无忌的话……庆春，你真是个傻瓜，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尤琳还能活在这世上吗？活着还有意义吗？”

郭庆春眼不眨地看着她，喃喃道：“是吗？真的吗……”

“这还能假？”尤琳语声轻柔却坚定，胜过所有的海誓山盟。

郭庆春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禁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第四十六回 招招狠毒阜康爆发挤兑 句句谎骗美女开展进攻

昨夜下了霰雪，早起天地蒙白，依然刮着阴悄悄的北风。

姜石林得到报告，说三姨太不见了，急着赶回家来。保镖说，大人去局里公干不久，三太太就起床在园子里溜达，当时没怎么在意，后来她就瞅机会冲出了大门，跳上一辆马车逃走了。保镖追赶了好一阵，没追上。

“不会是里应外合吧？”姜石林麻搭着脸，目光中透着凶戾。

保镖愣了愣道：“不大像。”正说着，明显已怀有身孕的丫鬟宝福拿来一封信，没想到竟是不识字的巧珠写的，就一句话：我到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姜石林仍不放心，让保镖速去打听一下，巧珠是不是投胡雪岩去了，又让宝福看看家中少了什么东西没有。正忙乱间，秦少卿顶着北风来到姜公馆，颜面灰暗，皮松眼肿。尽管头戴玄狐皮罗宋帽，身

穿恭喜发财印度绸皮袍，仍给人一副瑟瑟抖颤的样子。

姜石林原以为他会带来三姨太的消息，没料到秦少卿说："郭庆春回京找他舅舅荣亲王去了，昨晚他已抵京，连夜给胡雪岩拍发了电报。胡雪岩大概得这个消息鼓舞，今早派老冯率人来查阜康的账，他挪用大宗银两贩卖私盐、炒股票被套的事就要露馅了！"

姜石林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打量着秦少卿，有点漫不少经心地问道："你估摸上海'阜康'还有多少库存银？"

这是钱庄、银号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可外泄！秦少卿此来是想讨救兵的，如果上海道、江南局能拉他一把，把他在阜康的漏洞补上或大部分补上，胡雪岩就不会把他送官法办——在钱庄、银号纷纷濒危的情况下，稍有风吹草动，钱庄就会面临"挤提"，让你在一两日甚至数小时之内彻底倒闭！秦少卿吃准了这一点，因此敢斗胆来找姜石林，江南局这么大个摊子，补他个十几二十万两银子岂不是易如反掌？

但姜石林让他彻底绝望，他说江南局本来就是个空架子，它的股票跌得这么惨，若不是户部和北洋各处拿银子顶着，江南局早就完蛋了。而外国银行一律停止了向中国的公私"业主"放款，他也一样借贷无门，因此救不了他秦少卿！

"那你们就眼睁睁看着胡雪岩把我送进大牢？"秦少卿气呼呼地问，目光有些凌厉。

姜石林心中其实已经有了主意，在给胡雪岩一连串的致命打击中，秦少卿只不过是一颗棋子，因为此人在这场较量中现在已经不能起多大作用了！他满脸堆笑，故作亲昵地拉住他一只手拍了拍道："少翁稍安勿躁，且先回'阜康'，待我跟赵大人商量商量，想想办法，我一定派人来找你。"

秦少卿不知大祸临头，匆匆告辞而去。

姜石林急急来到上海道衙与赵清廉密议。称他因看着"阜康"的信誉好，底子厚，就让他的几个朋友以各自的名字替他存了近二十万两银子在"阜康"吃利息。现在，搞垮胡雪岩的机会终于到了：上海道即速派捕快公开抓捕秦少卿，罪名以参与买卖私盐也好，挪用"阜康"大宗银两也好，引发社会及储户对"阜康"的关注。然后，他找一些江湖上的人，拿着他手中的这些银票，到"阜康"吵闹，造成挤提的假象。"近二十万两银子，一下子全去提款，胡雪岩必然一时难以支付，到时再放出消息，只说'阜康'钱庄快要倒闭，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去挤兑。这样，还怕斗不垮胡雪岩吗？"

赵清廉骨碌着眼珠子，思忖道："胡雪岩在江浙经营多年，关系极广！到时只怕有人会借款于他，替他解围。"

姜石林得意地挤了挤眼睛道：“大人言之有理，所以我还有第二招！‘阜康’钱庄不是有一部分存银是上海官款吗？出现挤兑后，赵大人可以保护官款之名，封了‘阜康’，同时，又可奏明朝廷，说是胡雪岩私挪官款，这样一来，即便左宗棠出面来保胡雪岩也难了。至于第三招，‘阜康’危急，让汇丰银行也去凑热闹要债，那些小额客户哪能辨得真假……”

“好！这个连环计一出，胡雪岩必定无力回天！石林兄，你果真是平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啊！”赵清廉不禁拍手称妙。两人不禁耸肩大笑。

次日上午钱庄刚刚开门，有两个公差模样的人进店问道：“谁是秦少卿。”

秦少卿正与老冯闲话哪年的钱庄生意也没有今年凶险，闻声忙道：“我就是”。

那捕快头便问老冯道：“他就是‘阜康’钱庄的总档手、秦四海的哥哥秦少卿？”

老冯应了个“是”。

捕快头朝门外一招手，顿时拥进几个手提刑具的衙役，给秦少卿上了枷，套上铁链。

老冯吃了一惊，急问道：“他犯了什么事？”

捕快头说了句“不止一桩！”挥了挥手，衙役将秦少卿推出了大门。秦少卿被拿的刹那间心中一阵窃喜：想不到姜观察会用这样一招来救我！及至出了大门，看到门外众多的围观者，围观者中鬼鬼祟祟的一干人，他才陡然明白自己大祸临头了。他被人当枪使了！他把胡雪岩卖了，同时也彻底把自己卖了……

踩着秦少卿被官府拿捕的热窝，乘着越刮越猛的朔风，一位江湖黑龙会的头目进了“阜康”，往柜台上递上一张银票说：“给我兑现银！”

伙计接过银票一看，顿时傻了眼，这是一张五万两银票。他说了声“客官，请稍等。”连忙转身入内找到老冯。

老冯正安排伙计去给胡雪岩报信，他看到银票上这么大个数字一时方寸大乱，竟然冷汗直冒。他赶紧来到柜台，只见柜台外面直到街上，已经聚了不少人，或交头接耳，或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看到老冯从里间出来，有人轻声咳嗽一下，所有的眼睛全盯着这位“阜康”的临时总档手。

老冯一脸笑容地问道：“是哪位先生要提现银？”

“我！”

那声气那架势一看就不是善良之辈，老冯又问一句：“五万两都兑现银

吗？”

“那当然。快一点！老子已等了好久了。”那头目有意放高声，气势汹汹的样子。

“不知大爷提取这么多银子干什么用？”老冯依旧赔着笑脸。

头目冷着脸道：“家里死了人，取钱买棺材、办丧事。”

老冯想拖到胡雪岩赶来，打着哈哈，请头目里面坐：“大爷真会开玩笑！您这又何苦呢？钱存在我们‘阜康’，不光不会减少，只会生利息，搁在家里，反而……”

“啰嗦什么，叫你兑现，你就赶紧给我兑！”那头目拍柜台嚷了起来。

“这……我这是为大爷好……”

一语未了，那头目竖眉瞪眼道：“怎么？这样拖泥带水、推三阻四，是不是没有银子可兑？”

他突然扯着嗓门向人群大叫道：“大家快来看，‘阜康’没银子可兑，想赖账！”

“什么？没银子可兑？”外面人群一阵骚动，立刻有不少人拥到柜台边。

街上，过往行人开始驻足观看，“阜康”可是上海滩排在首位的大庄！老冯不得不振作起精神大声道：“谁说的，我们‘阜康’怎么会没银子可兑呢！真是笑话！”他扭头冲伙计，拖长声音喊道，“好嘞，兑银五万两！”

“兑银五万两……”

少顷，几个伙计轮番往复，用托盘打银库里端出大锭大锭雪花银，每二十个一堆，码在柜台上，白亮亮端的醒目！

五万两银子，不使脚夫就得用马车拉，这里头目正指挥手下磨磨蹭蹭大呼小叫，将一口口银箱抬上马车。又一辆马车徐徐停在阜康门前，一位身着羊皮坎肩，足蹬黑洋布高腰靴的汉子跳下车，扬扬手中的银票，高声道：“老板，兑现银！”

老冯接过他递上来的银票一看，又是一个三万两，他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神色惊慌。人群大哗，一阵骚乱。大额客户提现，阜康有了“挤提”的先兆了……

胡雪岩得到消息时，正在雪嘶的服侍下用早餐。但他没有惊慌，该来的总是要来，“阜康”在金融风潮迭起的上海滩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他早有应对的一招，取出一封事先写好的信，吩咐一个伙计火速送往道台衙门。赵清廉拖欠的还洋债的“协饷”五十万两，说好了这两日归

还，这五十万两到库，再大的挤兑风潮也能平息下去。他正要往外走，山菊哭哭啼啼来报秦少卿被捕的消息。胡雪岩心是明镜儿似的，皱着眉头，只得实话实说道：“少卿这是中招了。在人家眼里，也就是个兔死狗烹的事。兔死狗烹你懂吧？就是人家把他当狗——恐怕我救不了他，只有他暗中投靠的那些人，眼下或许还可以救他……”说罢，他上了马车，绝尘而去。

姜石林进了电报局罗马风格的大门。电报是李鸿章大兴洋务又一重要工程，现在，它开始由军事专用转为民用了。他尽管只是个小小的无正式职务的观察，但上海的官场上，谁敢怠慢中堂大人的小妹夫？戴金丝眼镜、穿西装的电报局经理陪同他进入电报局的机房。这里，刺耳的“滴滴，嗒嗒”声响成一片，一台台发报机整齐排列。

一个个年轻的话务员坐在发报机前，头戴耳机，一手熟练地揿打着电键、一手翻动电报稿，全神贯注，紧张工作。长长的电报纸从发报机上吐了出来……

姜石林在经理陪同下，打一个个电报员背后经过。

经理介绍道：“这是新到的一批德国产收发报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设备。”

“唔，唔！过去专函送北京都要十天半月，现在‘滴答、嘀答’几下，就发到京城了。这洋玩意，真了不起，了不起！”姜石林点头称赞，他随便停在一个电报员身后，拿起一张电文纸问道，“你们都是这样明码发报吗？”

“对！电文我们通过数字发给对方，对方电信局就按译电本再翻译成汉字。既快捷，又方便。”经理又给这位观察解释。

“重要的事、商业电文，也这样收发，不要泄露机密么？”姜石林略作担忧状。

“不怕。局外人并不知道电报的操作内幕，招进电报局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考核和保密教育。倘有泄露，是要进监狱、甚至杀头的。”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姜石林频频点头，突然，他的目光落到一张电报原稿上，随手拿了起来，只见上面写着——

汉口阜康分号：速调现银五万两。切切！胡雪岩 马日。

姜石林心跳加速，这正是他来视察电报局的目的啊！他笑着，假装若有所思，望天颔首，目光却心虚地四下一溜，见经理并未注意他，装作很随意地把电报稿丢回原处，又拿起下面一张：扬州、江阴、镇江、福州……全是胡雪岩发往各处催银的电报。目的达到，姜石林没有接受经理的挽留，驱车打道回府。

赵清廉于昨日偷偷躲进了姜公馆，他给左右留话——不管何人动问，就说老爷往金陵两江督署去了。不止胡雪岩，年关逼近，数十家钱庄告危，他已经不胜其扰，呸，我能屙金尿银么？他在姜石林的书斋里，读书吟诗，有宝福服侍，过得很是惬意。

“赵大人，赵大人，胡雪岩已经往各处发催银的电报了！”

赵清廉不禁大喜道：“啊，这说明胡雪岩这个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终于也有支撑不住的一天。”

“对，对！胡雪岩和洋商生丝大战亏了八百万，现在英国汇丰银行又催逼他还洋债！他纵然是富甲天下，也拿不出成千上万两银子，只好向各地分号紧急调运头寸。否则，上海‘阜康’的家底全掏空了，就撑不住门面。”姜石林颇为自己的聪明陶醉。

“胡雪岩，你的厄运终究到了。”赵清廉说罢，双手往后一抄，得意地一拧脖子。

“对！赵大人，商场就是战场，胡雪岩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李中堂来电要挤垮胡雪岩，就在此时！”姜石林的连环计已经产生效果了。

“还要再猛一些！把公家的大宗银项全拿去挤兑！心一定要狠、手绝不能软。”赵清廉连连拍着桌子。

“大人！我已让电报局发电报给各地，让储户到有‘阜康’分号的钱庄去挤兑！在大江南北掀起一个更大的挤兑风潮……”

“那就好！那他胡雪岩就垮得更快了。哈哈哈……”赵清廉拍桌子，把几张薛涛笺震落于地。

姜石林俯身拾起，见是一篇弹词《上了望江楼》：

上了望江楼儿把佳期望（打开了纱窗）。纵有那山清水秀，也免不了心内愁肠，（叫奴好凄凉）。想当初，誓海盟山在芙蓉帐（地久天长）。到而今，恩爱只在阳台上，（只落了梦想）。欲待要弹一回琵琶，它的声儿也是悲伤。（叫奴难当）。盼才郎，荷花开败桂花放，（又闻腊梅香）。最可恨，日月不把青春让，（错过好时光）。

果然好雅兴，怪不得一个进士出身能坐镇上海道！姜石林当真有些惭愧，身边这几个女子，姿色倒有几分，但吹拉弹唱、吟诗作对一个也不会。这时宝福送进晚餐，二人围炉而坐，小酌一杯。姜石林忽然想起一件事，那秦少卿秦四海兄弟，买卖私盐也有五六年光景，使的又是“阜康”的银子作本钱，私盐利高，应该攒积了不少银子。这些银子现在何处？倘胡雪岩查到去处，拿来抵挡阜康的“挤兑”，我们可就鸡飞蛋打了。赵清廉说秦四海颇有些江湖气，打死不说出银子的去处，如今拿了

秦少卿，他或许知道。遂叫姜石林去给衙门的班头送信，让他们今晚务必对秦少卿用刑，逼他把银子的去处吐出来。

姜石林打着酒嗝离了书院，让宝福伺候着加了件宁绸银鳞纹絮棉斗篷，出了后花园，兜头遇着个年轻女子。头戴绿色贝雷帽，身穿米黄织贡呢镶狐皮大氅，那大氅没上纽，露出一身铁锈红银梅锁枝倭缎唐装，生得面如满月，春生两靥，星眼流盼，樱唇红绽。她玉树临风立在虎皮纹碎石路上，开口一声问道："姜大人，赵道台可在你府上？"

姜石林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本想问"你是谁"，出口却成了："你怎么知道？"

女子黑漆漆的弯眉跳了跳道："租界巡捕房有我的熟人，赵道台的行踪可瞒不住洋人！"这女子只怕有些来历，能找到姜公馆本身，就说明她是个华洋两界都兜得开玩得转的人物！

姜石林不敢马虎，生怕自己遇上个江湖侠女什么的，忙道："赵大人的确在我府上。那些钱庄、票号的老板，纷纷要求官府出面，去求外国银行给华商放款，赵大人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只好到我这儿暂避几天……"

"我对你们这些事没有兴趣！"女子冷冷打断了他的话，拿眼四下一溜，再也不问，径直朝书房走去。

赵清廉捏着假嗓，正在哼唱《上了望江楼》，忽见书房走进一位粉妆玉琢的妙龄女子，便住了唱腔，脸上顿时笑得灿烂，问道："这个女子，莫不是走错了地方？"

"没有，我正是来找你赵大人的，"女子说。

赵清廉眉眼作笑状，嘴却因惊愕张成一个○形，又问道："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我叫秦幼锦，是你今天抓走的那个秦少卿的女儿……"作过简略介绍，秦幼锦道出深夜来谒赵大人的目的——放出秦少卿。

"秦少卿犯的是买卖私盐的案子，且数额巨大，这是个死罪；他又是胡雪岩'死党'，'阜康'的总档手嘛，胡是朝廷让'严密监视'的红顶商人，揭发、参奏他的人极多。秦少卿不仅不能放出来，眼下连见他一面也断不可能！"赵清廉叹息着摇头，做为难状。

秦幼锦走来走去，作惶乱不安状，确信室内再无旁人，她轻轻踱至赵清廉身后，将一只搽满丹蔻的手若即若离地搭在赵清廉肩上，声音低得有如耳语："赵大人，你谈谈条件吧！"

赵清廉脸上露出一丝阴笑："修寺将佛打点，烧钱贿嘱神明，哭来鬼也难躲，为恶天自不容，做的些天理难容之事，谈何条件？小姐请坐下说

话。”

秦幼锦见这一招不灵，走到赵清廉面前，扑通跪下，泪流满面道：“我爹天性忠厚笃诚，因受到他那个不走正道的兄弟秦四海唆使，一念之差，挪借了一些银两给他去走私海盐，我爹并未从中得获任何好处，请大人明察。至于所谓胡雪岩‘死党’，有道是‘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他替胡雪岩掌管钱庄、银号，没有不尽心尽责之理，就算有些挪用官银、包揽行市之事，也是受胡雪岩指使，哪里有他违抗的份？再说，他此前已有过揭发胡雪岩之举，当属幡然醒悟之列，怎么一下子就把他问成了‘死罪’？大人，拿秦少卿入狱，实在于情不合，于理不公哪！呜呜……”她匍匐在赵清廉脚下，双手抱住他一只脚，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起开，起开！哭也没用……人情似铁，官法如炉，这可是没奈何的事……”及至发现那条腿着人越抱越紧，那颗因恸哭而乱撞乱碰的脑袋，秀发纷披地沿着踝胫渐渐撞将上来，淡雅诱人的法国娇兰香水味儿，如同一方凉夏午憩用的拿帷锦衾，隔三岔五着瑞龙脑熏过，极轻极悄覆盖了腰以下部位。赵清廉不再嘴硬，一颗心也酥软下来。上身竭力往后仰靠，臀股却似生了根般动弹不得。他伸出双手去抚摸停留在裆下那一片乌云般的秀发，嘴里便有些不着调，“百善孝为先，难得小姐一片孝心……本官且消受消受……孝当竭力，非徒养身……”

幼锦与赵清廉春风一度的这个夜晚，秦少卿、秦四海兄弟在监狱里熬刑。天亮时分，秦四海实在不忍再听兄长的惨号声，终于吐实道：“贩卖私盐赚得约二十万两银子，有十二万存在朱福年开办的‘福标’钱庄里，余下八万买了股票。银票放在他一位相好手里，住处离他哥家不远；股票则交由表弟经营，表弟在已经倒闭的金嘉纪丝行做事，并为他买卖私盐打探消息……”

大清早，“阜康”钱庄的排门外已排起长队，大批储户等待兑换现银。并非谣言，有人估计，昨日光大户就至少从“阜康”提走约五十万两银子。有些银锭褶凹上还汪着银霜，它们是从未出库过的十足官银。这表明“阜康”已经在挖老底了！

面对挤提，胡雪岩一筹莫展。昨日下午，汇丰催债；上海道赵清廉隐身不见；秦少卿的被拿引发谣言蜂起；就算各地有银子运到，也远水救不了近火！

库里的存银，不到两个时辰就被挤兑一光。十时左右，胡雪岩接连接到几份电报：各地“阜康”，今日皆遭遇挤兑！

完了！胡雪岩一字一顿地下令道：“下排门，告诉外面‘阜康’歇业！”

次日《申报》报道：胡雪岩设在各地的钱庄、银号，因遭挤兑仅数小时全部歇业……

第四十七回 说公卿赶尽杀绝分巨富 奉圣旨追魂夺命役孤盆

早朝前，一向居官谨慎的文煜装作随意走动的样子，悠悠然踱至荣亲王面前，朝这位开始昏朽的老者点头致意。在确信这位亲王没犯迷糊后，文煜问道："闻听左湘侯有封紧急奏折送呈王爷，要您老人家向圣上启奏，可有此事？"

荣亲王看着他，"唔"了一声。

文煜又带着试探问道："王爷准备如何处置此事？"

两人目光对视良久，荣亲王并未能从他幽深的目光中找到明晰的答案，便从怀里掏出那封奏折道："左湘侯的奏本尚在我手里，我正拟今日奏明皇上和太后，从速解决最后一批洋款的归还问题。"

文煜四下瞅瞅，凑拢了，压低声音道："王爷，依下官愚见，此事不必匆忙启奏，不妨再等些日子。"

荣亲王毕竟已进入老迈之年，摇首道："恐不能再等。我看胡雪岩确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洋人不断催逼，上海道台又对李合肥言听计从。左湘侯为此大动肝火，若不是军情紧急，局势变化，这头湘骡子真要赶到北京来了！他托我奏明皇上，我怎敢拖宕迁延？"

"王爷听我说句实话吧。"文煜从左宗棠、李鸿章先后跟曾国藩当幕僚，从镇压洪杨粤匪起家，到后来左当闽浙总督，李当直隶总督；左兼南洋大臣，李兼北洋大臣；左氏立有不朽军功，李却总理万国事务（外交）方面多有劬劳说起，"这两位汉人大臣争功斗法由来已久！我们这些满员，在左、李党争中最好抱超然态度。这胡雪岩与左宗棠生死攸关，共为一体。但他毕竟只是左氏一只臂膀，抑或一根拐杖，我们何必要为这个暴发户张目，去得罪李中堂呢？我们和李中堂究竟要走得近些，诸多利益关系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分开。就算是观龙虎斗，左季高也比李少荃大了十多岁，已属西风残照啰！"

这位文大人琢磨人的功夫好生了得！荣亲王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但他还有一事不曾想得明白，遂道："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担心，胡雪岩万一垮了，你我不同样要受到影响？我们都是'阜康'的大股东，文大人的股份好像比我更大！倘胡雪岩破产，城门失火，岂不殃及池鱼？"

文煜成竹在胸，诡谲地一笑道："不！王爷，你想差了，只有胡雪岩破产，财产移交朝廷清算，算盘珠子由我等拨拉，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哦，此话怎讲？"荣亲王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下官执掌刑部，已收到不少的奏本和诉状。倘以国法论处，胡雪岩确有不少祸国蠹民的罪状，其财产完全可以没收、充公，这样，我们不是可以按股份折算其各类资财，把它们名正言顺地拿到手吗？”

荣亲王恍然大悟，频频点首道：“领教！领教！”

文煜恶狠狠地说道：“胡雪岩仗着自己是红顶商人，短短几年竟然富可敌国，而且谁都奈何他不得。荣王爷，现在是摘下他红顶子的时候了！”

荣亲王不再说话，听得西华门内静鞭三响、钟鼓齐鸣，说声“文大人请”，便率先朝里走去。

左宗棠远在福州，他委荣亲王代为启奏的“急密”奏本未能及时送达御前，又未当庭启奏，今日朝议，便没有这个话题了。

这日下朝，荣亲王见到了专程来京的外甥郭庆春。二十多年来他不朝宫苑，不省娘亲，还娶了个死了男人的女子为妻，在上海滩弄出诸多奇闻，惹得太后老佛爷生气。乍一见到这个混得两鬓斑白的不肖子孙，荣亲王便火不打一处来！他一屁股在虎皮褥子上坐下，就在接受郭庆春礼拜的瞬间打定主意，冷着脸道：“你总算回来看你母亲和大舅了。”

路上并不顺利，耽误了好些时间，郭庆春心急如焚道：“大舅，甥儿这次回来，除了看望母亲和大舅，还有一桩事情要恳求您帮忙。”

“是不是关于那个胡雪岩的事？”荣亲王心内更加恼怒。

“对！正是为胡雪岩的事找您老人家求助。”

“哦，你回京不是来尽孝心，却是为别人的事来找我疏通门路的？你……你还像爱新觉罗家的子孙吗？”荣亲王脱口而出。

郭庆春不得不作一番表白：“大舅，我不是爱新觉罗家的好子孙，但我却是大清国的好子民，时时处处以大清利益为重！大舅，现在你不也在协助皇上、掌管国家大事吗？”

“对！正因为我负有维护江山社稷之重任，所以不能徇私情，为你的朋友去开方便之门。”

郭庆春没料到这位执掌军机处的亲王会说出这等话来，胡雪岩在西征时立功，受到过老佛爷的嘉奖，举世皆知！他压下火气道：“我没要你徇私情，我只要你站在国之重臣的立场上解决一桩久拖未决的朝廷要事。胡雪岩并非一般商人，他为国家分忧，以个人财产作为担保，向洋人借巨款作军饷。现在洋人一再催讨，朝廷怎能不帮他偿还？”

“胡雪岩帮朝廷借洋款不假，可他从中渔利，大收佣金，予取予夺，中饱私囊也是事实！几年之间，他因巧取豪夺而暴发，财富几近国库的一

半。他在杭州建造的豪邸赛过皇家宫苑，娶十二房姨太太，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这难道不是贪赃枉法所得吗？”荣亲王已经忍无可忍。

郭庆春无奈地叹了一口恶气，但不能不为好朋友据理力争：“大舅，在经商和借洋款中，胡雪岩所获完全是他应得的报酬。他几年间暴富，完全是他经商有道！不能随意诬为贪赃枉法。这是有人出于嫉妒，横加在胡雪岩头上的罪名。大舅，有些交易，我就是中介和经手，可以为胡雪岩作证！”

荣亲王终于忍耐不住，大声咆哮起来：“放肆！你以为你就可以凌驾于王法之上吗？告诉你，刑部已收到大量奏折和诉状，胡雪岩之罪罄竹难书！你今后不能再和这个胡雪岩沆瀣一气了。已有不少材料揭帖，提到你为胡雪岩出谋划策、摇唇鼓舌，庆春，你把爱新觉罗家的名誉败光了，也将大舅的脸面丢尽了……”

“大舅，你也相信这种无中生有的诬告？你不相信甥儿的为人？”郭庆春激愤得有些难以自持。

“你从小生就叛逆性格，国外浪荡十几年，上海滩闯荡十几年，异行种种，怪论多多，我怎么敢相信你？”

郭庆春使劲捶打着自己的胸脯道：“大舅，甥儿这样对您披肝沥胆、反复诉说，您还不相信？要怎样才能证明甥儿的为人啊？”

这时，管家胆怯地走了进来，称车已备好，王爷前拟面圣的时辰就要到了。

荣亲王似乎已冷静下来，语气也和缓多了：“要我相信你？除非你马上发电报给那女人，就说太后老佛爷赐她自尽，让她自行了断。还有，你须立即回到京城，回到你母亲的身边，才能还你清白，其他一切都是空话！”

荣亲王转身朝着王府的仪门走去，几个贴身侍卫迎进来，立在路旁恭候着，荣亲王抬手一指郭庆春，朝侍卫吩咐道：“看住他！他既然回来了，就绝不能再放他回上海了。”

郭庆春欲追上去，胸口一阵刺痛，便本能地捂住了胸口，退了回来。

荣亲王、文煜等面圣，意在促使皇帝早些颁旨，要问胡雪岩的不是。迟了，或是他的钱庄、当铺歇业久了，资财着其他债主分光，他们可就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

郭庆春没想到这些王公大臣会这么卑劣，这个家族会对他这么无情，他的好朋友胡雪岩在危急时会这么无助！但他不能离开王府半步，那些戈什哈一刻也不松懈地守住了出入王府的各处通道。他只能在布置着假山，摆放着几大缸金鱼的王府花园里兜着圈子，仰天长啸，心中充满绝

望和怨恨。他不时走到玻璃缸前，打量着那些悠游的金鱼，觉得自己很可怜，自己实在还不如这些金鱼！哦，金鱼，我比你们可怜，尤琳更比我可怜！其花容月貌，何如金鱼之五彩斑斓；何如嬖鱼之玉瓯无澜。其聪慧灵秀，何如倭鱼之吐泡翕欢；其巧夺天工，何如娵隅之目瞽身憨；其忠贞矢志，何如嬖鱼之玉无。入夜，倚窗打望倦云半掩的天空，思念尤琳，他更加心如刀绞，遂提笔写了一首小词。笔未搁下，泪水已经洒到这堪称绝笔的《南乡子》上——

斜月半胧明，冻雨晴时泪未晴。倦倚龙涎温别语，愁听，鹦鹉催人说四更。

此恨拼今生，红豆无根要种不成。数编屏山多少路，青青，一片烟芜是去程。

次日上午，王府管家告诉他“阜康”歇业的消息。中午，荣王府长史官向他通报：奉王爷之命，已以郭庆春名义向尤琳发出电文：衔母命和尔断绝一切关系，卿当自便。

郭庆春欲哭无泪，久久默立，忽然听到大舅的声音，连忙冲了出去，荣亲王已经登上那乘双骖金顶马车。

郭庆春追了上去，狂喊：“大舅！你们这样不能容我吗？”

“这是圣意，你咎由自取。”荣亲王说罢，挥手下令车夫，“走吧。”

郭庆春满怀悲愤，仰天长啸：“天哪！这是爱新觉罗家族要把我逼上绝路啊……”他一低头，一头朝着一口大金鱼缸撞去！缸碎人倒，水流遍地，脑浆溅落在搁缸的山石上。

管家和戈什哈惊呼着拥了过来，只见郭庆春头破脑裂，双眼圆睁，静静仰望着这个冬阳惨淡的晴空，鲜血随着缸水无声地流淌。无数条金鱼在血水中挣扎，蹦跳……

此时乾清宫里，“正大光明”匾下，一场将胡雪岩赶尽杀绝的“朝议”已接近尾声。

须弥座上，已届冲龄的光绪将手中一份有关胡雪岩的奏折重重扔在御案上，打鼻孔里哼了一声，抄手踱了起来。

参奏一个红顶商人的本章如此之多，矛头集中指向一个连督、抚都不是的虚衔人物，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有人幕后操纵！光绪停止了踱步，冷冷射了一眼丹墀之下，顿时就有宝鋆出列，伏地奏道：“户部尚书，臣宝鋆启奏，道员胡雪岩侵取公私款项，臣请旨拿刑部治罪，以正国法，而挽颓风。”

宝鋆乃军机五大臣之一，在对法问题上，与主战的左宗棠、曾国荃等意

见尖锐对立，但在军机处内，又因他与胡雪岩的亲谊关系常受攻讦，所以要抢先做出姿态。

光绪不无惊异，宝鋆之弟乃胡氏之次婿，他早就听说了，遂故意放缓语气问道："胡雪岩不就是那个赐予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的富商吗？怎么一下又要拿他下牢，交刑部治罪？到底都参他些什么？你等向朕一一奏来。"

宝鋆忙道："皇上，经户部初步查核，胡雪岩经手公款数目巨大，由江海、江汉两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等经费就有七百万两之巨，各省协饷尚不在内……若任其亏空，不予严惩，年复一年，则国库公款将被奸商掏空，非杀一儆百不可。"

文煜也紧跟出列，加强声势道："皇上，胡雪岩出身市侩，一身兼官商之名，一手擎着红顶子，一手拿着账本子，遇事售奸贪之术，网聚公私款项，盈千累万之多。现突然将京城、上海、杭州、福州、两湖等地的'阜康'各字号全部关歇，闭门逃走，臣请立行拘捕，查封家产，追回损失，绝不可姑息。伏乞皇上恩准！"

有关胡雪岩，他是主奏，罗织罪名达六七款之多，如"贿通权要"、"勾结洋夷"、"贪污秽行"、"欺世盗名"之类，乞请圣上即速颁发谕旨，着地方州道追拿。其他人有奏胡雪岩"草菅人命"的，有奏他"僭制越礼"、"武断乡曲"的，不一而足。几位亲王和其他文武大员，闻奏议论纷纷。但醇亲王冲着文煜刚问上一句："你这个自命清流之大臣，不就是'阜康'的大股东之一吗？"荣亲王闻言便立刻贴了上去，以目示意，和他咕咕哝哝低声交谈起来。

光绪拿眼角扫着他这几位叔辈亲王，皱眉道："都参他贪赃枉法？"

"是。皇上圣明。"宝鋆、文煜忙忙伏阶应答。

光绪听着丹墀之下嘤嘤嗡嗡议论之声，半晌不见几位亲王出来说话，遂高声降下谕旨："拟旨！准户部、刑部所奏！现在'阜康'银号闭歇，胡雪岩着先行革职，严行追究。其所有房产店铺，一律查封，以防假手移转。此案务必彻查，尔后再据刑定罪。"

文煜、宝鋆叩首连连，口称"圣明"，心中暗喜。随着这道谕旨，凡有胡雪岩店铺资财的地方全都响起纷沓的脚步声，播摇着如狼似虎的公差的身影，一张张封条，贴到了"阜康钱庄"、"阜康典当"、"胡庆余堂·雪记"的门窗上……

这年，上海是个无雪的冬天。只有南下的朔风，又干又冷，在长街上肆虐。北风扬起黄浦江带腥味儿的水沫，倘此时走外滩经过，感觉有一挂挂柞刺在脸上抽打。路面上潴留的水渍，结成了洋白蜡似的冰碛，在呼啸的北风的抚弄下，终日不化。天气像始发于上海滩的这场金融风暴一样，越演越烈，越发凶戾，使很多人都没能熬过这个奇冷的冬天！

胡雪岩经营多年的钱庄、银号“不经日而肆闭”，引发了一场金融大地震！连信誉卓著、实力雄厚的“阜康”，又并未直接参与股票交易，尚且在几个小时内轰然坍塌，其他钱庄、银号，在储户的心目中还能支撑吗？

新一轮的疯狂挤兑，使上海南北市七十八家钱庄，到旧历年底剩下不到十家。“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其余商号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沪上巨商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乘大兴洋务之风创办的各类企业均遭受巨大损失，“相继歇业”。仅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江南制造局几家官股较充盈的企业侥幸存活下来。用小哈代事后发表在报纸上的文字说：“（1885年），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上海黄浦江沿岸空关的、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到处星散的夭折企业的界石……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才呱呱坠地就窒息而毙的企业的坟墓。”开平股票次年春跌至每股二十九两，招商股跌至三十四两，一般小企业的股票更变得一文不值。新兴的上海遭遇了开埠以来的首次重创！

金融危机像个可怕的幽灵，沿着几条主要商业路线蔓延，北至京津，南到广州，西达汉口！以下是《申报》的部分报道：

北京：京城自“阜康”、“福标”票庄倒闭后，市面固已竭蹶，不料上月十七至二十等日，各钱店又连倒十余家，市面日坏，银根日紧。

天津：天津银钱既少，银根又紧，自“阜康”之后，二九、三十日连闭钱铺两家，一时人心惶惶。

杭州：杭垣自“德馨”、“阜康”两巨庄停歇后，市面日紧一日，城中各业无处不紧，惟以现钱买现货，日日如除夕光景。

镇江：京口有某洋行及某钱庄均于月底先后倒闭，成本甚巨，素称殷实，顿如雪淌。

扬州：扬州自“怡源”倒歇后相继而倒者，就本城计大小共有十七家，近日“阜康”又倒矣。镇江与扬州仅隔一水耳，先后合计竟倒至六十八家之多，市面如此，令人不寒而栗。

汉口：先是“源兴顺”、“源兴永”、“诚意丰”三家倒闭，自阜康歇业，致使钱庄受累，数目锐减，由十年前四十家，减少至二十家。

……

“阜康”于十二月五号歇业。过了圣诞，路金准备回国，他去与尤琳告别。女仆开了尤公馆的栅子门，告诉他夫人很高兴领事先生来访。

路金迈着开始蹒跚的仙鹤步，兴冲冲进了客厅。

尤琳穿着洁白的婚纱端坐桌边，似乎在托腮沉思。路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那张脸，那莹雪般的脸庞，那黑漆漆的长眉，还有那个优雅的小憩的姿态，都令人回忆起那个艳光四射的公主般的新娘！便问道："尤，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吗？"

但尤琳毫无反应，她一动不动，神态是那么安详。

"你怎么了？尤琳……"

尤琳仍不回答，路金伸手去摸她额角，突然吃惊地把手缩回。他看见桌上有一只高脚酒杯，还有一只小小的玻璃瓶。他拿起小瓶一看，看到了英文"安眠药"的字样，瓶子已空。

路金连忙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带着感伤道："真的长眠了……尤琳，你去天国见郭庆春，也不忘穿着这件同英国公主一模一样的婚纱……"

姜石林接到文煜急电，赶往杭州的时候，胡雪岩已将罗四攒积下来的近二十万两纹银，送至"阜康"让那些储户兑现。亏谁，也不能亏客户！接着，他又用一纸休书，要遣散十二房妻妾。

文煜想把胡雪岩的宅邸和胡庆余堂这两块肥肉抢到手里，派姜石林来杭就是要和胡雪岩谈判。

哪知胡雪岩谈笑自若，慷慨爽快一如从前："姜观察，既然文大人派你作为他的全权代表，来和我谈判归还文大人在'阜康'的存款，我们都不必虚与周旋了。我从来不赖账，尽管道台赵大人还扣着五十万两洋债，我还是准备将全部的厂、店、房地产，作价二十万抵给文大人，你看如何？"

姜石林心内喜翻天，嘴上却道："可文大人在'阜康'的存钱并不止这个数。"

"这我知道。文大人在太后面前说是三十五万，可实际是五十二万连息在内。只是我这座宅第和庆余堂总价二百万都不止，文大人是刑部大臣，不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胡雪岩，更不会不知道如何处置真正贪得无厌、祸国殃民的皇亲国戚吧？"胡雪岩心中有底。

"那就依你。我们是不是去看看你这座江南名园。"姜石林态度一下变得软了下来。胡雪岩遂陪他走了一遭。

参观之后，姜石林赞不绝口道："啊，早就听文大人说雪岩兄的故居建造得比皇宫还富丽堂皇，现在亲眼所见，果然名不虚传。住在这样的豪宅里，真可谓洞天福地，胜过神仙过的日子哟。"

"老实告诉你吧，姜观察，我建造这片宅邸时，就耗去白银二百余万两。上次文大人来这儿小住，我知道他一眼就看中了这片豪宅这座名园，这

次，我就半送半卖，做个顺水人情吧。”胡雪岩撚须大笑。

人家破产遭变，竟然还是如此潇洒、俊逸。姜石林自惭形秽，忽然想起巧珠，厚着脸皮道：“雪岩兄，你在设计金钗十二楼时，真该把巧珠也考虑进去。她对你可是一往情深。现在，她人也不见了，你的红楼也要易主了，巧珠将来的归宿，尚不知是何处呢！”

“岂止十二金钗，最多时，我有三十六房妻妾。她们一一编号，我抽中谁就住谁家。至于巧珠你就不用操心了，她早在藕花洲理光寺的后山腰上修炼来世了。她在那儿沉塘，死前为我颂了三天经，烧了三天香。”胡雪岩又一次耸身大笑。

姜石林好生狼狈，催胡雪岩立下字据，早早回上海复命。

这年七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在“百狮楼”设了灵堂，率全家老少最后一次跪拜于左大人灵前。礼毕，胡雪岩和大太太端坐正中，各房妻妾默默环坐。胡雪岩肃然道：“你们不走不行了！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有聚也就有散，你们不要到时候让人家赶出去。我已将每一房都安排好了，银两也发放了，现在你们都走吧！”

没人响应。

“我已经将你们休了，全休了！素娟，你是老大，你先走。”

素娟站起身来，环顾众姐妹，目光最后落到胡雪岩脸上，曼声道：“好吧，老爷，你放心！既然你休了我，我肯定不会留下来。”

胡雪岩一把抓住她的手道：“谢谢你！毕竟你是老大，又是结发夫妻，明白我的苦心。”

大太太目光呆滞、脸无表情地一步一步向外走去。各姨太太见状，只得纷纷起身。

大太太突然回过头来，用平静的语气道：“等一等！我还有一些私房钱，每一房都有一份，等一下丫鬟会送过来……也不枉我们姐妹一场。”

没等众姐妹围上来说上一句感谢的话，素娟已掉头而去。各房姨太太执手相别，胡雪岩和罗四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与芝园作最后告别。

夕阳残照，西天一片辉煌。胡雪岩领着罗四，沿假山洞登上芝园最高处凌风阁。凭栏眺望，杭州城景色尽收眼底。落日余晖，给这座江南古城涂上一片血红。风很大，吹得他俩的衣袂飘飞。胡雪岩紧紧抓住罗四一只手，仿佛怕她被风吹走：“罗四，还记得城隍山上算命先生范瞎子说的话吗？”

“当然记得，只是我不敢向你提起，怕你生气。”罗四点了点头。

“是啊，开头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最后会落得‘妻离子散’的结局。我为此发过脾气，更为此抗争过！想改变这个命运，谁知道……”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已把心中的郁结吐了！

“这就是天意！雪岩，还是认命吧。”

“罗四，冥冥之中，很多东西是人力抵抗不了的，现在我认命了，认命了……唉！最后只剩你了，你不走吗？”胡雪岩拉着她的手望着她，止不住泪流满面。

罗四不回答，低头看手腕，那个青藤手镯还戴在她腕上，胡雪岩也下意识地撩起腰间的那块玉佩，深沉地凝视着它。

“无论如何，我要同你在一起！生生死死陪伴着你。”

二人执手相看，四目凝睇，有泪四行。

“老爷！老爷！”芍药急匆匆沿假山小径走上来。

“有什么事？”罗四依然不忘她的身份。

“四奶奶，老爷，二奶奶走了，到灵隐寺后的‘韬光庵’出家去了。”

罗四没有吱声，心想她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胡雪岩不由得发出感慨：“哦，这是芙蓉命中注定的！也是她生就的性格，要么灯红酒绿，要么青灯古佛……我对不起芙蓉！真懊悔不该将她从‘净月庵’接出来，让她再蒙受这一番劫难。”

“这是房门钥匙！二奶奶房里的东西全放着，一点也没带走。”芍药递上钥匙。

“那就给你！芍药，你全带走！”胡雪岩毫不吝啬。

“谢谢老爷、四太太！芍药无福消受，只能先走了……”芍药说罢，转身离去，这是她最后一次行使职权了。

“大先生！大先生……”这时，老周匆匆赶了过来。

“老周，干吗这样慌慌张张？”胡雪岩上前去扶了他一把，老周年迈，腿脚已有些不利索了。

“大奶奶自尽了！挂在扑凉台那边的望柱上，你们看……”

他们朝扑凉台方向望去，远远看见一个人影。纷披的长发把脸盖住，上穿鲜艳的宁绸大褂，盘金错锦的栏杆花边是那般耀眼。水红绫宽幅裙，裙脚镶着洁白的蕾丝花边。那一团浓艳挂在芝园的假山旁，映着斜阳，在风中僵直地晃动。

两人惊呆了，不敢看，不忍看，不相信这是事实。胡雪岩低声喃喃：“商海，商海，真是一头发财，一头棺材……我身为药号老板，却没有药石可以救自己、救家人啊……”

那轮火红的落日，正从西墙高高的屋顶沉没下去。

又临杭州！

这一次，文煜可是志得意满，手捧墨迹斑斑的上谕，身随杀气腾腾的亲兵，名为钦差大臣，实系接收大员。一到杭城，他就领着知府吴世荣，督同仁和、钱塘两县县令，一路铜锣震响，朝着杭州近郊迤逦而来。

远远便见一垣农家小屋，半显半隐在山阴树影之中。此地叫茅家埠，流水绕户，鹅鸭向湖，三五农舍，几段野绿，一派田园风光。官道上，袍服、朝靴，每步都似呼呼生风，每一步都显出大臣的威严。待拐上小路，顿时人喊马嘶，杂沓的脚步，沿田塍布成散兵线，一道烟扑向农家小屋，将它团团围住。

“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文大人到！”衙役高喊。

一脸威严的文煜手中捧着杏黄的圣旨，迈着方步，走进已卸掉门扇的小屋。破旧的瓦屋里，光线幽暗。四壁似乎挂着、依着挽联、吊幛、花圈，隐隐绰绰立着有一屋子来吊丧的人。文煜将手中的黄缎金龙圣旨展开，高声道：“圣旨下！罪臣胡雪岩接旨！”

黑洞洞屋内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幢幢阴影，不见天光。

“罪臣胡雪岩接旨……”文煜提高声音。

老半天，黑沉沉的小屋里才传出一个幽幽的声音：“罪臣胡雪岩已经死了……”

文煜不胜惊诧，那两个县令不禁哆嗦了一下，尽皆睁大眼睛向黑黝黝的屋内张望。光线强了些，有人把搁在地上的长明灯拨亮了。原来屋里除了挽幛、花圈，其余全是纸扎的“冥人”。被堆垒一处的桌椅板凳等家具无不粗笨，绝无细软贵重之物。答话的是罗四，一身孝服，跪在棺材旁，正给死者上香。

文煜失声问道：“什、什么时候死的？”

“三天之前，农历十一月初一。”

文煜蓦地便有些失落，动这么大的干戈，施威于一个死人有意思吗？借着暗淡的灯光，只见铜棺七尺，停放灵堂正中，白帷垂地，烛光摇曳，纸马金箔。棺材上，醒目地放着顶戴花翎，和折叠好的二品官服，以及黄马褂。烛光映照着红顶戴，文煜觉得刺眼，叫道：“来人！罪臣虽死，

照样将他顶子摘下带走！”

两个挎刀的兵丁进来，取下棺材盖上的顶戴、补服、黄马褂。

文煜将圣旨覆盖在铜棺上，目光霍霍盯着女人心想——高明呐！居然连吊唁都预先扎了纸人！

罗四伏地叩头，模仿着昔日的胡雪岩道：“未亡人罗四，代罪臣胡雪岩接旨谢恩！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文煜回转身，恶狠狠地说道：“回元宝街胡府，查封罪臣胡雪岩家产！”

“是！”众随从齐整威武地喊了一声。

罗四低头曼声道：“罪臣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早就无产可封了。”

文煜将罗四押回元宝街，各处察看一回。风光依旧，只是人去楼空，分外萧瑟。

“文大人！现在元宝街的园宅、胡庆余堂药铺全归到您的名下，您是这儿的主人，有何吩咐，就请直说吧。”

“这样吧，念及我与你们家大先生的友情，我把胡庆余堂全部厂、店、房地产作价二十万，与你们胡家后代共同经营。分出十八股的‘招牌股’红利，作为胡氏后人生活费。四太太，你看如何？”文煜拿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

罗四神情漠然道：“我们老爷人都走了……一切由大人做主吧。”

不经意间，文煜在罗四太太陪同下走进了棋厅。如今宾客绝迹，姬妾、丫鬟云散……文煜的脑海里，忽然闪现他和胡雪岩当年下美人棋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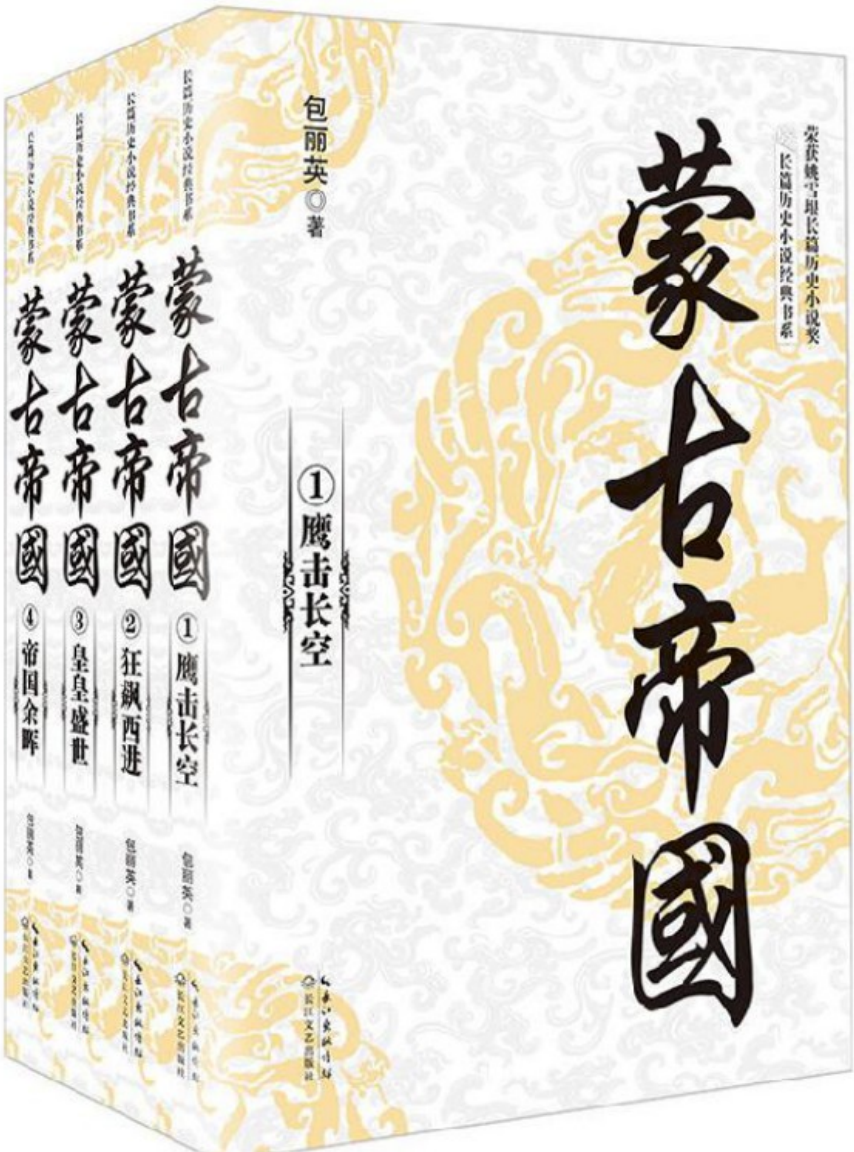
鹂啭莺鸣，笑语盈盈，窄衫云鬓，美女如云……

一声口令，荷衣纷纷，纤腰丰臀，杨柳舞新……

现在，空荡荡大厅里，人影渺然，但见萧萧冷风，拂动破帘、坏牖。他听到胡雪岩鬼魂般的声音：“文大人！你从我这儿得到的，价值何止二百万哟……现在，你虽然胜了我这一局棋，但世事茫茫，下一局失败的难保不是你啊！文大人……吴山沉沉，安得我雪岩再生，鼓舞全浙，以大开商务学堂而兴实业也……”

文煜感到一阵惶悚、惊恐，不禁仓皇四顾。忽听高墙外有个疯子在唱：“一条金线秤君心，无灭无增无重轻。”

文煜当然不知道，那是疯了的秦少卿在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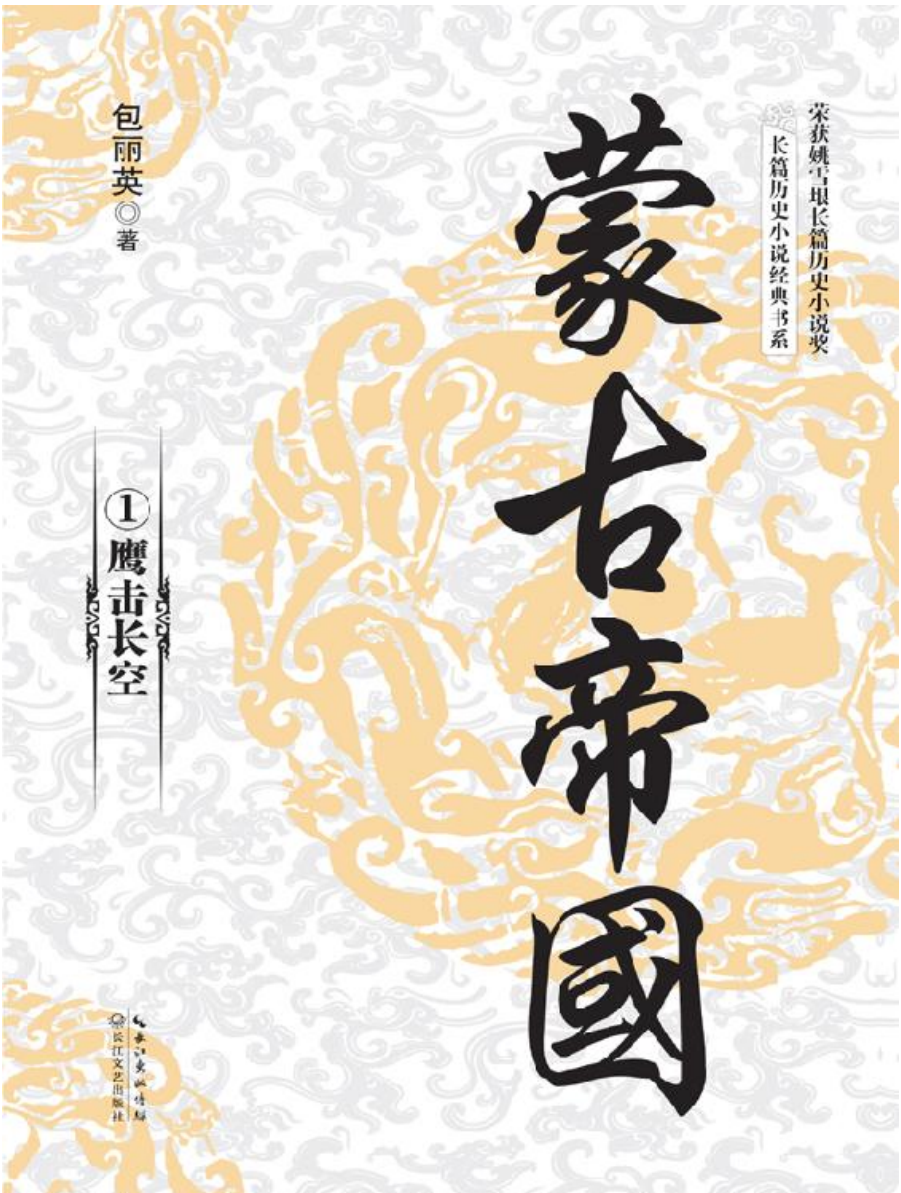
目录

蒙古帝国：①鹰击长空

蒙古帝国：②狂飙西进

蒙古帝国：③皇皇盛世

蒙古帝国：④帝国余晖



代序 烟花在星空绽放

十三世纪北方的草原部落在蒙古人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统一，与此前几个

世纪的分裂与纷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顺应了草原人渴盼统一强盛和安宁富足的要求，担当起这一使命的，正是元太祖成吉思汗。

草原的统一，使原本各自为战的马背民族，凝聚成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民族共同体，进而凭借这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的热忱与豪情，驰骋万里，横扫欧亚，从森林环绕的贝加尔湖到流水滔滔的印度河，从里海（位于欧亚交界线上的世界最大咸水湖）周围的大草原到古老中国的华北平原，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蒙古帝国。

这是一个横空出世、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以战争的手段消除了东起太平洋西到里海之间的人为疆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西方，与此同时，西方的织造品、药物、天文历法等也接踵传入中国……而所有的一切，与成吉思汗开创性的功绩密不可分。

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战场溘然长逝，他的儿孙如他所愿，接过了征服欧亚大陆的权杖，策马长行。1229年，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即位，1234年，金国灭亡。次年，窝阔台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同时确定由术赤之子拔都担任西征军统帅。这支向欧洲挺进的军队只有六万余人，却从1236年秋至1242年春相继征服了伏尔加河流域的重镇不里阿耳、钦察和南、北俄罗斯，并在里格尼茨（今波兰莱格尼察市）战役中击败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波德联军，进入波兰、匈牙利。接着，拔都亲率大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今地不详），西欧诸国在恐惧中束手无策。恰在这关键时刻，窝阔台汗病故，半个欧洲因为窝阔台汗的猝然离世被上帝拯救。消息传来，拔都当即收起长鞭，掉转马头，回到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阿斯特拉罕附近），建立了四大汗国中疆域最为辽阔（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俄罗斯，北达北极圈附近，南越高加索山）的金帐汗国。

赫赫战功从未令拔都得意忘形，在拔都的全力推举下，经历了诸多艰险和波折的蒙哥在鼓乐声中登上汗位。这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又一位有作为的蒙古大汗。他恢复了一度被破坏殆尽的帝国秩序，在短短九年的统治中，开拓疆域，增强国力，他派胞弟忽必烈征服云南，派另一个胞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建立伊利汗国。他身后，忽必烈登临汗位，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

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蒙古的四大汗国共同听命于元朝中央政府，元朝的版图东起大海，西达地中海沿岸，北涉极地附近（曾在此驻军七人），南至印度尼西亚。在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十三世纪，已知世界的版图只有欧亚非三洲，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亚洲4400万平方公里，非洲3020万平方公里，而事实是当时的非洲并未完全开发，只有埃及君主掌握着北非的一部分，疆域最广北达黎巴嫩，南及尼罗河第四大瀑布，面积也就200多万平方公里，因此，元王朝拥有的版图3500多万平方公里，占到中世纪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之多。

统一战争结束后，元王朝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国泰民安、经济强盛、科技发达、军事强大。当时的元大都，商贾云集，各国外交使节频繁往来，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元大都水路、陆路交通发达，货物堆积如山，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少有的太平盛世。

忽必烈在八十岁高龄也是元帝国最强盛时离开人世，之后，帝国迅速衰落。

然而，蒙古人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那一刻，并不意味着帝国影响的消弭。在其后几百年中，蒙古人依然充当着世界历史的主角。蒙古四大汗国中，除窝阔台汗国早早并入察合台汗国之外，金帐汗国在内乱中依然统治着俄罗斯和中亚部分国家的广阔领土，持续着它二百六十余年的命脉；伊利汗国的汗权从成吉思汗的直系落入旁系之手，国势日渐衰微；察合台汗国则发生分裂，东汗国统治着今新疆之地，在习惯上仍被外国人称为中国，西汗国占据着河中地区，在中亚与金帐汗国彼此攻讦。此外还有退到长城之外的北元政权。帖木儿就于乱世之中出生在西察合台汗国的碣石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

帖木儿的五世祖与成吉思汗有着共同的祖父，可以说，直到死亡，帖木儿都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

是的，帖木儿一生崇拜成吉思汗。他站在中亚和西亚的土地上遥望中国和欧洲，向世界宣称：我，就是成吉思汗。从来没有人否认，他的一生至少有一点与成吉思汗相同，那就是，他像成吉思汗一样，在征战中生，在征战中死，终生不离马背。

这位在名字前被冠以“跛子”二字的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即使少年时代一度成为绿林好汉，带着他的人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及至最终向朝廷投降，他却能做到非比寻常的慷慨，也从未有过一些自卑与消沉。所有的经历都被他当成磨炼，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征服世界的人。

帖木儿梦寐以求娶一位真正的蒙古公主。当他遇上这样的女人，他主动入赘，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婿。这于他而言是一次换血的过程，他征战的动力由此源源不断。这个不可思议的人，驰骋于中亚、波斯、印度、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西亚等地之间，他的帝国衰亡很快，可影响尚能久存。他使欧洲人感受到超过成吉思汗的压力，四分五裂的波斯与俄罗斯依赖他而重新统一……他为欧洲人开辟了经波斯而赴中国、印度的陆路通道，用帖必力思的市场代替了巴格达的国际市场。

他冷酷无情、英勇善战、善于治理，他是否真成了第二个成吉思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蒙古帝国的余焰引燃了一束绚烂的烟花，而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所借助的正是原来蒙古四大汗国的力量。

他在东征途中溘然长逝。他的帝国在几十年后分崩离析。一百年后，又一束烟花引燃，最后的辉煌被他的六世嫡孙巴布尔继承下来，在印度次大陆，巴布尔建立了一个转承中世纪印度与近代印度的重要帝国——莫

卧儿帝国。

莫卧儿帝国统治南亚次大陆的时间长达三百多年（1526年—1857年），经十七代君主。印度文明自此像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源远流长。巴布尔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黄金家族”的血统使巴布尔得以称帝，而不必像他的六世祖那样终生只能称王。其实，莫卧儿一词只是蒙古一词的突厥语音变，巴布尔将他的国家命名为“蒙古帝国”。

从成吉思汗到巴布尔，蒙古民族活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土地，几度创造过极致的辉煌，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犹如烟花绚丽绽放。而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人，我所希望做到的，只是将那些瞬间的灿烂永远定格在书页之上。

-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
- 第二章 月圆有缺时
- 第三章 凋零的“薰衣草”
- 第四章 阳光与阴霾
- 第五章 我心相随
- 第六章 雄风·烈马·号角
- 第七章 合兰真大战
- 第八章 祺儿的心事
- 第九章 青 锋 剑
- 第十章 撒满珍珠的草原
- 第十一章 陈兵居庸关
- 第十二章 攻陷中都

- 第十三章 喋血城垣
- 第十四章 梦里故国
- 第十五章 神鹰曲，鹰之旅
- 第十六章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

壹

不儿罕山，草原人心中的圣山。

滋润着蒙古草原的三条著名的河流：克鲁伦河、斡难河、图拉河就发源于此，但是一一七九年的一个夏日它却从早到晚一直为铅色的阴云笼罩着，从而多了几分沉闷，也多了几分神秘。

夜色渐浓时，一轮皎洁的明月终于冲出了凝滞的云层。

沉闷的暮霭霎时变得清朗了许多，若浓若淡的月色开始漫不经心地洒在草地、河流和蒙古包上，漫不经心地勾勒出一幅静谧的夜景。突然，在轻纱般的昏暗中出现了两个游动的身影，他们脚步轻灵，穿行于错落各处的蒙古包之间时，竟然没有惊动那些听觉灵敏的牧羊犬。待来到近前，但见二人黄冠羽衣，装束奇特，却原来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中原道士。此时，极度的干渴使他们的脸色显得憔悴，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放慢脚步。两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位中年道士，只见他胸前斜挂两柄长剑，瘦削的脸上一双眼眸精光四射，虽然身处昏暗却也凛然生威。更奇的是，他的背上居然还背着一个熟睡的孩子。年轻的那一个身材适中，面目清奇，气质雍贵倒更像一位世家子弟，只是他虽然身无负重，仍只能勉强跟上中年道士。

他们直奔克鲁伦河而来。中年道士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他轻轻吐出一个字，年轻道士立刻听出——水。

“还有一个人。”睡醒的孩子说。

孩子说得没错，克鲁伦河畔真的有一个人。此刻，那人正盘膝端坐在草地上，好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在静夜里出现这样一个人原本已经让人有些惊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月光居然一点点在他身上汇集起来，直至在他的周身罩上了一层淡橘色的闪烁不定的光环。年轻道士急忙垂下眼睑，以为自己窥到了天地灵光，一颗心怦怦乱跳起来。

当他重新抬起头时，光环已然消失，只有一个凝然不动的魁伟背影如岩石般矗立，显现出一种恒定和气势。

孩子挣了一下，从年长的道士身后滑落下来，随手摘下一个盛水的钵盂，然后向河边飞跑过去。他很渴，可是此时吸引他的并不是克鲁伦河清澈的河水，而是那个奇怪的“雕像”。他在河边蹲下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雕像”，许久，他用畏兀儿（即高昌回鹘，今维吾尔）语轻声问：“你是人吗？”

“雕像”动了动。孩子看到了一张无法形容却终生不能忘怀的脸，幼小的心灵升起了一种天真的崇拜。“你是人吗？”他继续问，这回用的是契丹语。

“雕像”，不，应该说是一位很年轻的牧人，微笑了。他听不懂孩子的话，不过看得出孩子是赶过远路的。他走向孩子，从孩子手中接过钵盂，舀了满满一钵水。“喝吧。”他的表情在说。孩子没有急着喝水，而是回头向他的同伴招手：“师父，师兄，快来啊。”

牧人回头注视着两位外乡人。年轻道士以为一定会在他的眼中看到“你们是谁”这样的疑问，但是没有，他以一种可以容纳一切的神情注视着他们。即使他面容柔和，也掩饰不住他目光的深邃和华灼。

被称作师父的中年道士以痛饮来催促两位徒弟不要耽搁。他们在水袋里灌满了水，又要上路了。孩子向那位奇特的牧人招着手，也不管他是否能听懂，执著地说道：“除了我师父、师兄，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般的人。别忘了我们，我叫瑞奇峰，西辽人，他们是我的师父青松道长和师兄石抹重辰。等我长大了，说不定会来找你。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牧人依然微笑着，他并不知道孩子在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一种期待的眼神。他缓慢地举起手，向孩子挥了挥。

三个外乡人像来时一样匆匆离去了。当月光下明镜一般的克鲁伦河隐没在无际的黑暗中时，中年道士蓦然回首，一张因久历风霜而变得冷肃的脸骤然发生了某些微妙的改变。多年前，他偶然经过草原时曾应蒙古部的忽图赤大汗之邀参加过一个孩子隆重的入篮仪式。此刻，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他不由得喃喃自语，声音低沉却充满敬畏：“传说十多年前，漠北草原出现了一个手握赤血块出生的孩子，难道是他？”

是的，是他，他就是后来以成吉思汗的威名震惊世界的那个人，但此刻，他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铁木真。

贰

两匹白马沿着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迤逦而行，空阔的草原一直没有见到人家，年少的骑手开始焦躁起来：“大哥，还要走多久才能到啊？”

“别勒古台，你累了？”铁木真心不在焉地问。

“不累，我急。我想快点看到新嫂嫂，不知她长得美不美？”

铁木真的心中蓦然掠过一丝奇怪的不安。他倒不担心成人后的孛儿帖是否美丽，他所担心的是，九年的时间是否已让一切物是人非。

毕竟，九年绝不是很短的时光。

九年前，也速该巴特（巴特：贵族称号，英雄之意）带着长子铁木真，到素以美女如云闻名于草原各部的弘吉剌部求亲。途中，铁木真射下一只鹰隼，碰巧被弘吉剌部贵族德薛禅（薛禅：贵族称号，智者之意）看到，铁木真的天生神力和精准箭术令德薛禅刮目相看。经过一番攀谈，德薛禅了解了也速该的来意，因他久慕也速该威名，又钟爱铁木真俊朗聪慧，遂一力邀请也速该父子到自己的营地稍事休息。本来，在弘吉剌部，德薛禅就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为了欢迎也速该父子，他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并要夫人朔坛和爱女孛儿帖前来作陪。十岁的孛儿帖，梳着整齐的发辫，穿着一件粉颜色的蒙古袍，看起来就像盛开在草原上的一朵娇小艳丽的鲜花。童心无忌，两个孩子很快便相熟了，一起跑到外面玩耍。德薛禅见两个孩子亲密友爱，与众不同，便主动提出愿将爱女许给铁木真。也速该原本早存此心，当即欣然应允。亲事既定，按照蒙古风俗，铁木真需要暂时在岳父家生活一段时间，也速该于是独自返回。没想到就在返回途中，也速该被世代为仇的塔塔尔人毒害。从此，失去庇护的孤儿寡母遭到部众的无情离弃，在草原上过着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

父亲去世那一年，铁木真只有九岁，他的二弟合撒尔七岁，异母弟别勒古台六岁，四弟合赤温五岁，五弟帖木格三岁，还有一个妹妹尚在襁褓之中……

“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铁木真收回飞远的思绪，沉思地看着弟弟，“应该先找个人问问情况。”

“哪里有人！连个羊腿都没看见。咦，那边真还过来了一个人。”

铁木真顺着别勒古台手指的方向望去。

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在草原上狂奔，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不好！铁木真心中暗惊。“别勒古台，你待在这里别动。”他一边叮嘱一边催动了坐骑。没容别勒古台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铁木真已向黑马迎去。就在马头相错的瞬间，铁木真双脚离镫，以一种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向后滑落，接着又在原处拧过身来，从一侧稳稳地扣住了惊马的口环。整个动作如兔起鹘落，一气呵成，别勒古台看得眼花缭乱。

惊马“突突”打着响鼻，四蹄腾动，似要摆脱突来的控制。铁木真借着冲力向前滑动了几步后，便稳稳地定在了地上，任凭惊马如何挣扎，他都纹丝不动。几番较量，惊马终于温驯地垂下了头，心甘情愿地服输了。

铁木真松开马嚼子，长长地吁了口气。直到这时，他才看清马背上坐着

一位少女。

“姑娘，没事了。”他爱怜地拍了拍马脖子。

少女好似呆了一般，一双眼睛直直地注视着前方，面白如纸。

“姑娘，没事了，下来走动走动吧。”

少女这回听懂了。强烈的惊悸与后怕，令她眼前一黑，栽下马去。铁木真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她：“别勒古台，酒。”

灌了几口酒，少女的脸上现出血色，慢慢睁开了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抱着她的铁木真的脸。“我怎么了？”她懵懵懂懂地问。

“你的马惊了。现在，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头晕、恶心，我……”少女猛然意识到自己还躺在一位陌生男人的怀里，不由红了脸，强挣着站起身来。

铁木真牵过少女的马，那马一副做错事的样子，胆怯地垂着头。

“上来吧，我可以送你一程。”

“不，不！”少女满脸张皇，“这马我说什么也不骑了，我走着回去。”

铁木真又是好笑又是怜惜地打量了少女几眼，有那么片刻，他暗自惊诧于少女的清丽：“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叫玉苏，家在前面不远。大哥你呢，你是过路还是找人？”

“找人。”

“可以告诉我你找谁吗？或许我认识。”

“德薛禅。”

“你找孛儿帖姐姐的阿爸呀——太巧了！这样吧，你跟我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哦，你……你知道孛儿帖？”

“在我们弘吉剌部，有几个人不知道孛儿帖姐姐呢？大哥，你就别多问了，我保证给你个惊喜。”

玉苏仍旧不敢单独骑马，铁木真急着赶路，只好让她坐在自己的马前。天近晌午时，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里人很多，你来我往的，显然人们正在为一场即将举行的婚礼忙碌着。玉苏跟主人打了招呼，好客的主人

暂且将远道来的客人安置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坐。不多时，一位身着素色衣衫的姑娘亲自为铁木真兄弟送上了马奶酒。

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铁木真不觉呆住了。他看到了谁？为什么他的心跳会加快嘴里会发苦？他并不认识这位姑娘，他记忆中的小女孩纤秀妩媚，长着一张可爱的脸颊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而这位姑娘，身段苗条灵巧，乌黑的、拱形的眉毛，精心盘起的秀发，衬着象牙般洁白细腻的皮肤。长圆形的脸上，鼻峰端正挺立，唇形无可挑剔。尤其让人见之难忘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很明亮，炯炯有神，仿佛缀在天幕上的启明星，眼波虽温柔，却偏偏显得聪慧无比。这个姑娘的出现，就像秋月黯淡了星光，像春泉冷落了群芳……她究竟是谁？但愿她不是孛儿帖——但愿她就是孛儿帖！

姑娘的目光也滑过一丝惊疑。是什么促使她一定要走近些看看他的脸，是那支骤然拨响在她心间的“神鹰曲”，还是年少时就已熟悉的等待和梦想？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从自己第一眼看到他起，就想走近好好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的目光……

“孛儿帖，你在这里做什么？”一个声音突兀地响起，姑娘似乎想离去了，又转过身来想看看铁木真的反应。铁木真早已站起，目光中仿佛燃烧着两团火焰。喧嚣的人群归于寂静，孛儿帖的眼中渐渐盈满了泪水，一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就在她红润的双唇间颤动。

“孛儿帖！”铁木真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温和地说，“我正准备去看望先生。”

多么熟识的称呼！九年来朝思暮想，长生天真的给她送来了他，孛儿帖再也顾不上众目睽睽，任凭泪水滚滚落下：“铁木真……”

好一张精致优雅、不染风霜的脸！强烈的欣喜过后，铁木真才恍然意识到这九年他与孛儿帖的生活，好似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孛儿帖，没想到吧，我这样来了。”他心平气和地示意自己简朴甚至称得上寒酸的衣着。

孛儿帖全不在意：“你来了就好，只要是你来了就好。”

“孛儿帖，他就是铁木真吗？”一位衣着与气度都与众不同的青年分开人群，似有不恭地问。

孛儿帖含笑点头：“铁木真，你还记得越图吗，迭克首领的侄儿？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玩过。今天就是他的妹子出嫁，越图请我来帮忙。”

铁木真猛然想起，友好地向越图伸出手。越图却视而不见，只对孛儿帖说：“额吉让我来找你，妹妹要重新盘一下头。”

“我知道了。”孛儿帖急忙看了铁木真一眼。莫名其妙地受到如此冷遇，

铁木真居然泰然处之，孛儿帖的内心升起一种真切的敬意。九年等待，但愿长生天不负她的痴情，给她一个值得她爱的男子汉。“婚礼一结束，我就带你回家。玉苏，你也过来帮个忙。”

“好的，姐姐。”玉苏使劲眨回眼神中的惆怅，转向铁木真调皮地笑道：“我说带你见个人，见对了吧？”

叁

重新站在德薛禅华阔的大帐前，铁木真的内心可谓五味杂陈。得到通报的德薛禅和夫人朔坛匆匆迎出帐外。不知为什么，孛儿帖却留在帐中没再出来。

“岳父、岳母。”铁木真大礼参拜，别勒古台也跟着跪在大哥的身后。

德薛禅急忙搀起兄弟俩，一手一个，注目端详。如果说，九年前德薛禅曾为铁木真感到过吃惊，那么此次的惊奇则更胜上次。艰难和挫折不仅未能磨去他的锐气，反倒为他平添了许多坚韧和成熟，德薛禅欣赏的正是这样的男子汉。

亲人团聚，自有说不尽的悲喜，道不完的思念。朔坛夫人拉过铁木真的手，真是看也看不够，问也问不完：“我的孩子，这些年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你的额吉、弟弟、妹妹，他们都还好吗？”

“都好。您不必太牵挂。”

“怎么能不牵挂呢！我猜也猜得出来，这些年你们全家一定吃了不少苦，而且，我知道，最苦最累的一定是你的额吉月伦。要说月伦，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弘吉剌部那可是最美的姑娘，她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哪个小伙子要是被她看上一眼，一宿都会睡不着觉。没想到她还这么坚强！失去了丈夫有力的臂膀，她仍将你们一个个培养成今天的男子汉。你看看你，还有你身边这个漂亮的小伙子——听孛儿帖说，他叫别勒古台——光看见你们俩，就知道你们的额吉有多了不起。平心而论，作为女人，我恐怕连月伦的一半都比不上！对了，孩子，我怎么听说，你还遭到过泰亦赤惕部塔尔忽台的追杀呢？”

“是。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一家好心的牧民救了我。”

“塔尔忽台可是你阿爸的堂弟啊，他居然做得出这种事情，长生天一定会惩罚他的！只可惜这些年，你岳父一直打探不到你们的消息，要不，他早将你们接来了，你们也就不用遭这么多罪。”

“没关系，都过去了。再说，苦难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

“可……”

德薛禅含笑打断了夫人的话：“好了，夫人，闲话稍后再叙，我们还是先说正事吧。我刚才在心里盘算过了，三天后是个黄道吉日，我们不如给铁木真和孛儿帖把婚事办了吧，你觉得如何？”

“行。是该早点给他们完婚了，这样一来，也可了了我们做父母的心愿。”

“可是……”

“怎么？你觉得时间不合适吗？”

“不，不！岳父、岳母，铁木真惭愧，并不曾带来聘礼。”

“这是小事，你无须放在心上。当年你阿爸留下过聘礼。”

父亲留下过两匹从马，但那实在算不上真正的聘礼。

看铁木真不能释怀的样子，德薛禅的语气变得恳切起来：“你若实在过意不去，今后就用你矢志不渝的爱和一个统一了的蒙古土地作为给孛儿帖的聘礼吧。能够成为孛儿帖丈夫的人，应该具备包容天地万物的心胸，这才是最重要的。”

铁木真抬头注视岳父，没有誓言，唯神情肃穆而坚定。

夜幕垂落，星月如画。铁木真独自伫立在河边，深深呼吸着凉爽的水气。这一刻，他很难理清缠绕心头的万千思绪。岳父一家的态度既在预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可他不能不将内心深沉的情爱放在一边，恢复一种理性的思考：让孛儿帖一副柔嫩的肩膀去帮他承担生活的重担，他真的会心安理得吗？明天，是否应该将一切实情坦诚相告，给孛儿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起风了，水波初兴，恰似他起伏不定的心潮。铁木真没有听到脚步声，却听到一声温柔的微责：“天凉了……你就这样站着。”

“你还没睡？”铁木真急忙循声望去，静夜中，孛儿帖双眸如星。

“我看见你出来，就来寻你。我在你身后站了许久，猜着你的心事。”

“我的心事……你猜到了什么？”

“你一定在担心，怕我吃不了苦，所以，你准备将一切都告诉我，让我按照自己的心愿做出选择。”

铁木真惊讶地望着孛儿帖，意外使他半晌无言。

孛儿帖恬淡地笑了，语气中流露出不可更改的决心：“即使漂泊不定、缺衣少食的生活，也不会让我改变初衷。记得小时候每当阿爸给我们讲完故事，你总是要我为你弹唱那支《神鹰曲》，你说你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神鹰一样自由翱翔。现在你长大了，马背就是你的翅膀，而我，会用我的一生为你弹唱。”

“孛儿帖，你……你说的当真？”

“当真。铁木真，我不想瞒你，在我等你的这些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等待的铁木真是个很平庸、很普通的男人，我还会嫁给他吗？我一直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你昨天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到答案其实早存于我的心灵深处。经历了挫折和磨难之后，如果你还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能证明一件事：坚韧、机智和顽强，一个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再加上敏锐的头脑、宽广的心胸，天下还有什么事可以让他畏缩不前？苦难是试金石，在苦难面前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勇士，一种是懦夫。”

“孛儿帖，”铁木真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将心爱的姑娘揽在怀中，“有你这句话，我铁木真也不枉此生了。”

孛儿帖温柔地摇摇头：“得与你相伴，我将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安排给我的一切，既不奢求，也不抱怨。我很明白，你不会只属于我，或者只属于任何其他的女人，你属于马背，属于草原。等有一天你跨上战马时，让长生天为我作证：我的爱会成为你的盔甲，你的利剑！”

铁木真更紧地拥住了孛儿帖，体内似有万马奔腾。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良缘，命运化身为美丽聪慧的孛儿帖，对他九年备尝艰辛的生活予以厚报。人生若此，夫复何求？

一水月影，尽被夜风拂皱，繁星如眼，静静地、温情地俯视着如此相知相惜的一对爱侣。

肆

婚礼如期举行。

草原上的婚礼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即订婚、献哈达、喝许亲酒、送彩礼、敬酒取名、拜天娶亲，是为“六礼”，行过“六礼”后才能迎娶新娘。

拜天娶亲前，女方家的亲友傧相常常要出许多题目百般刁难新郎，这既是为了增加婚礼的喜庆气氛，也是为考验新郎的智慧，所以新郎必须做好过文关、武关的准备。

铁木真倒没有太多的担心，有玉苏的父亲呼日查伯颜做他的首席傧相，

他对过“文关”信心十足。伯颜原本还想承担铁木真的全部聘礼，以报答铁木真对女儿玉苏的救命之恩，却被德薛禅婉言谢绝。伯颜早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尤擅祝颂竞唱，几个时辰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铁木真终于被簇拥着走到一座新起的五彩帐前。孛儿帖就在帐中，铁木真多么想快些看到那张让他魂牵梦萦的笑脸。

“且慢！”一个青年武士伸手拦住了铁木真，冰冷的话语里极尽挑战之意，“你还有三关未过，难道就想摘走我们弘吉剌部的月亮？”

铁木真显然早有预料，不慌不忙地笑道：“请越图公子出题。”

“你说，什么最能显示草原男儿的本领？”

“驯马、摔跤、射箭。”

“好，你来看，那边的马桩上拴着一匹野马，或许还是一匹疯马，我手上有一把弯刀，你是要驯服它，还是要杀死它，随你。”

铁木真顺着越图手指的方向望去，一匹鬃毛蓬乱、双目贯血的黄骠马四蹄被结实的牛皮绳拴在地桩之上，却仍然野性不减，愤怒地挣扎，这让人纳闷当初它是如何被人捉住的。铁木真略一思索，从越图手中接过弯刀，向野马走去。人们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野马看见有人走近，野性发作得更厉害了，它的脖颈随着铁木真的走动灵活地转动着，嘴里威胁性地发出阵阵低鸣。铁木真围着它走了几圈，眼中流露出欣赏的神情。突然，他抽出弯刀割断了拴着野马的绳索，就在最后一道绳索断裂的同时，他已经敏捷地跃上了马背。立刻，野马像箭一般冲了出去，转眼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一个时辰过去了，天色渐晚，仍不见铁木真的踪影。不少人都坐不住了，越图也有些后悔，生怕铁木真有个三长两短。正在焦急时，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上之人是呼日查伯颜的小儿子布林，他边跑边兴奋地大喊：“铁木真回来了，铁木真回来了！”

果不其然，不多时，只见一匹无鞍马驮着一位勇士慢悠悠地走来，人们在短暂的惊愕之后，不觉爆发出山涛般的叫好声。是啊，二十多位各部勇士也未能制服的野马，此刻在铁木真的坐下仿佛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鹿。

铁木真径直来到越图的面前，跳下马背，平静地问道：“还有什么？”

越图注视着铁木真，目光里已少了几分妒意，多了几分敬重。他拍拍手，立刻，一个黑黑壮壮的、犹如半截铁塔似的大汉推开人群站到越图的面前，瓮声瓮气地问：“主人，你要我同谁摔跤？”

越图以目示意铁木真。

“是你吗？”他转身望着铁木真，铁扇一样的大手随意地在铁木真的肩头上拍了一下。

重击之下带来的钝痛，使铁木真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眉头，他明白，对付这样一个“铁砣”，只可智取，不能力敌。

“铁木真，不论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将他摔倒，就算你赢。”

人群自动让开一块空地，屏息注视着一场即将开始的恶斗。铁木真却不急于出击，而是站在几米开外从上到下打量着黑大汉，若有所思。忽然，他向黑大汉走去。黑大汉以为他要有所行动，急忙站稳身形，做出了迎战的姿势。哪承想铁木真没有发动攻击，他只是俯在黑大汉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就见黑大汉的脸色变了，双臂随之抬起。说时迟，那时快，人们尚未反应过来，铁木真却闪电般地托住了黑大汉的腋下，手臂一拧，黑大汉只觉半边身子一阵酸麻，脚下不由得打了个趔趄。铁木真不失时机地顺势一拉一推，黑大汉竟觉有千钧之力加在身上，再也站立不住，重重摔在地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包括越图在内。从来没有人摔倒过黑大汉，铁木真竟在一招之内“解决”了他，这究竟是神助还是天意？越图再也顾不得体面，从地上一把揪住黑大汉的衣领，怒道：“你……你……这是何故？”

黑大汉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惧，好半天才讷讷回道：“他说：‘你的主人不该对我不限条件，这对你很不利，因为我不会跟你硬拼。我会找你的弱点打，你有两处需要格外注意，一处是你的眼睛，另一处我待会儿告诉你。我要出招了，小心！’”

越图回头望着铁木真，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他与孛儿帖青梅竹马一同长大，尽管他明知道孛儿帖已经许配给铁木真，也知道这些年孛儿帖从未忘情于铁木真，可他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一份痴念，希望有一天能证明他比铁木真强。但现在，他突然发现铁木真实在不是比他强一星半点，铁木真不仅轻而易举就打败了他，而且还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越图公子，第三题呢？”

越图犹豫了片刻，一时也说不出该让铁木真射什么，蓦然，他瞥见了天上的一轮明月，在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支配下，他脱口而出：“你能把天上的月亮射下来吗？”

人群哗然。铁木真似乎也愣住了。

迭克首领实在看不下去了。侄儿设“三关”为难铁木真倒也罢了，怎么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呢？他正欲出面干涉，一个清脆而又镇定的声音在沉寂中响起：“铁木真，看着我！”

人们循声望去。不知何时，孛儿帖出现在新帐前，她已脱去新娘装，换

上了她与铁木真初见时的那身素淡的衣衫，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她的手中还握着一面精致的手镜。只有铁木真立刻明白了她的心意。在众人的疑惑中，只见孛儿帖不慌不忙地将手镜噙在口中，镜面斜上，映出一轮明月。

面对心上人期许的目光，铁木真缓缓摘下弓箭。

“不！不要射！我认输！”越图大叫。

铁木真没有理会越图，他的心里、眼里只有月光下那个不惜以生命为他做靶的女人。他明白这一箭他必须射出，因为孛儿帖要他全始全终；他也明白这一箭有多难射出，因为无论角度还是力度，只要有一点掌握不准，就会伤了他深爱的人。

弓，在他手上慢慢拉圆……

所有的声音忽然都消失了，朔坛夫人刚要站起，却被德薛禅伸手按住了。时间仿佛凝滞了，在众人漫长的凝视中，只见铁木真松开了手。

手镜应声而碎。孛儿帖傲然挺立，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了出来，她却不去擦拭，只是看着铁木真，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短暂的惊愕过后，越图第一个冲向铁木真，其他人也跟着冲向铁木真，他们将铁木真抬起，欢呼着抛向空中……

伍

桑沽尔溪边竖起了一座洁白的毡帐，铁木真迎回了自己美丽的新娘。

送亲的人开始陆续返回了，玉苏却执意留了下来。她告诉孛儿帖——来之前她已经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她要陪伴孛儿帖，回报铁木真对她的救命之恩。

靠着岳父的鼎力相助，一些过去曾经追随过也速该巴特，后来被迫离去的旧部重又聚集在铁木真周围。作为全部计划的第一步，铁木真派合撒尔去请他的挚友博尔术。一年前，他因家中八匹白马被盗，得博尔术相助，夺回失马，此后，两个人结成莫逆之交。

常言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而今阔别一年，竟恍若隔世。与博尔术拥抱相见时，铁木真最深的感受莫过于此了。时间的推移，无限地延伸了朋友间的情谊，他感到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博尔术的帮助，纵使他现在依然一无所有，心中却仿佛装着万马千军。

铁木真和博尔术反复商议了他们的下步行动，达成的共识是，以他们目前的处境，要想立足草原，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坚强的靠山。然而，谁比

较合适呢？草原上实力最雄厚的当属克烈部王汗，但王汗未必肯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人。

这个话题一直持续到饭后的闲聊。月伦夫人听两个年轻人一再提到王汗，忍不住插话道：“若说起王汗，与我家倒也有些渊源，他曾与你阿爸结拜过，他们是安答（结义兄弟）。”

“您仔细说说。”铁木真顿觉精神一振。“安答”是一种神圣的关系，但是为何以前从未听母亲提起？

月伦夫人将手中赶制的衣服放在膝上，微微眯起眼睛，脸上显出回忆的神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会儿，你还不到两岁，有一天，王汗带了几个随从来到我们的营地，一副很狼狈的样子，请求你阿爸出兵助他夺回汗位。说起来，这也是王汗自己造的孽，当年为争夺汗位，他杀死了自己的好几位弟兄，他的叔父忍无可忍，才从乃蛮借来军队出其不意地将他赶下汗位。他四处借兵碰壁，不得已前来求助你阿爸。你阿爸原本性情豪侠仗义，又一向视扶危济困为己任，听了他的哭诉，当即发兵跟他去了。汗位被顺利地夺了回来，他就在黑林与你阿爸结为安答。后来，他的儿子桑昆出生了，他又将你认作义子，说是要你给他儿子做兄长。”

“既然如此，您一定很了解王汗的为人了，为什么这些年来您从未打算寻求他的帮助呢？”

“儿子，王汗不是那种知恩图报、胸襟广阔之人，他为人贪吝自私，耳软心活，你若不设法打动他的心，单凭你父亲的旧情，他未必肯真的对你施以援手，所以，儿子，额吉劝你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您的意思是……”

“你想，克烈部雄踞草原多年，实力数一数二，我们没有的他们有，我们有的他们更多得数不清，你能拿出什么作为觐见之礼呢？”

铁木真认真思索着母亲的话。他虽然承认母亲的劝告不无道理，但他并不想因此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办法可以想，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只要不被困难束住手脚，孜孜以求，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帐中出现了片刻的沉寂。

孛儿帖最先舒展开了微蹙的秀眉，平静地说道：“我有办法了。”

“哦？快说，让我们听听。”铁木真急切地催促妻子。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件貂皮战袍了吗？这是我们目前所能拿出的最贵重的礼物了。把它献给王汗，他必定喜欢。”

笑影扬上了铁木真的眉梢，如释重负中既有欣慰，亦有歉疚。

月伦夫人深情地注视着儿媳。

一个女人，为了她心爱的丈夫，往往可以不惜一切。月伦夫人看得出，孛儿帖不是个寻常的女子，她有头脑，有远见，懂得怎样做才是对丈夫最好的爱。貂皮战袍是她亲手缝制的嫁妆，原本是她执著情爱的明证，但她宁愿献出来，为她的丈夫铺开一条成功之路。

半生含辛茹苦，月伦夫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充满信心。从容、坚定、敏慧，孛儿帖简直是她青春时的延续。她坚信，铁木真能得孛儿帖为妻，不只是他个人的幸运，更是整个孛儿只斤家族的幸运。

陆

王汗的黑林老营位于图拉河畔，沿途景致秀丽迷人，不过，铁木真无心欣赏风景，他只想快些谒见王汗。

进入王汗大营前，为慎重起见，铁木真派博尔术先行求见王汗，禀明来意，不久他得到回答：欢迎安答的儿子。为示诚意，王汗还派儿子桑昆亲到营外相迎。

桑昆坐在马上，以一种阔主人打量穷亲戚的神情倨傲地注视着铁木真一行，即使铁木真在博尔术的引见下向他行礼时，他也只是轻蔑地微哼一声，再无任何表示。

铁木真对桑昆明显的无礼视而不见，依旧平静坦然。一股难捺的怒火蓦然冲出桑昆的心底，这让他始料不及。他没想到，自己这堂堂草原第一大部的太子，居然会对一个不值一哂的无名小卒无端地充满了惊惧与戒备。

铁木真回身请出夫人孛儿帖。

桑昆怔怔注视着向他亭亭下拜的孛儿帖，一时间只觉心旌摇动，情难自抑。他的身边从来不乏美女，但这个女人却是独一无二的，她拥有水做的身姿，雪绘的容颜，云给的飘逸，月赐的明慧。很早很早以前他就听旅人和信使谈论过这个草原第一美人，没想到她远比人们所能描述的还要高贵，还要迷人。

孛儿帖半晌不见桑昆回话，微微有些尴尬，铁木真会意地走到妻子身边，握住了她的手。他们站在一起，仿佛天地间最和谐的一道风景。桑昆的眼睛像被什么狠狠刺了一下，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从马上傲慢地欠了欠身，随即请铁木真一行入营。

黑林王汗的营地戒备森严。路上，铁木真关切地询问王汗的近况，桑昆心不在焉地敷衍着，然后，他们便沉默了，直到王汗的大帐前，两人再没说一句话。

铁木真将博尔术和妻子留在帐外，自己先行觐见王汗。桑昆将他引到王汗座前，铁木真以大礼参拜，态度既谦恭又从容。

“起来吧。你就是铁木真，也速该安答的儿子？”王汗居高临下地问。

“正是儿臣。”

王汗目不转睛地端详了铁木真良久：“像，像！你的脸盘尤其像我那安答。来，坐下吧，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听说你还带来了我的儿媳，怎未见她？”

“她和博尔术候在帐外，不知父汗是否传唤？”

“嗨，哪来这么多虚礼！合勒黑，你代本汗去迎他们一下。”为显示对铁木真的恩宠，他吩咐汗廷老臣、元帅合勒黑。

“喳。”合勒黑躬身而退。

王汗指指桑昆：“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吧？”

铁木真看看桑昆，桑昆始终一脸不屑的样子。

“是，我与太子认识了。”铁木真恭敬地回答。

合勒黑不多时请入孛儿帖和博尔术。

孛儿帖款款向王汗下拜。王汗忘乎所以地凝视着风姿绰约的孛儿帖，一时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帐中突然出现了微妙的寂静。

孛儿帖镇定地从博尔术手中取过貂皮战袍，交给铁木真。铁木真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献给王汗：“父汗，这件貂皮战袍是您的儿媳亲手缝制的，虽然粗陋，却是我夫妇的一片孝心，请您收下。”

王汗勉强回过神，接过貂皮战袍，双手在上面轻轻摩挲着。黑色的貂毛，柔软温暖，没有一丝杂色，的确是上等皮货。王汗心里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铁木真，宴席就要摆上，你和孛儿帖今日须陪为父痛饮几杯。”

“喳！”

是日，酒宴尽欢而散。

王汗的态度远比铁木真设想的要好，尽管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可感情拉近了不少。让人不安的只有桑昆，桑昆傲慢敌意的目光似乎隐在一片暗影中，时时闪露着难于捉摸的内涵。铁木真有种预感，这个瘦削沉默的青年，将成为他们克烈之行的最大障碍。

王汗留铁木真夫妇在克烈部小住几日，铁木真同意了。按照铁木真原来的设想，他很想趁便考察一下克烈的军队编制及训练情况，怎奈桑昆处处设防、横加拦阻，为避免节外生枝，铁木真只好遗憾地放弃了这个打算。这是整个做客期间最让铁木真扫兴的事实：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善与桑昆的关系，桑昆似乎是他天生的敌人——并且可能成为永远的敌人。

辞行的日子终于到了。在铁木真逗留克烈的十余天里，王汗与他朝夕相处，情同父子。王汗虽然为人悭吝，却尚有识人之能。短短的相处，他已看出，铁木真心胸宽广，抱负远大，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今离别在即，为了笼络这个年轻人，同时也是念及也速该巴特昔日的恩义，王汗当面许下重诺："铁木真，我的义子，我将帮你收拢离散的旧部，恢复祖宗的基业。你既称我为父，我自会对得起你。"

铁木真深深施礼，内心充满了感激。

桑昆奉命送铁木真出营，一路上，两人依旧默默无语。及至营外，铁木真勒住坐骑，客气地说道："太子请回，后会有期。"

桑昆也不回答，摆摆手，目光中依然凝固着冰冷的戒备。

铁木真毫不介意，拨马离去。

目送着铁木真远去的背影，桑昆内心五味俱全。他有一种预感，他的父汗正将一只猛虎放归山林，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他与父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复杂的矛盾，说明白点就是那种既无法相容、又无法分离的矛盾。父汗对他缺乏应有的信任，他是克烈汗位唯一的汗位继承人，可从血腥屠杀中夺得汗位的父汗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有人觊觎汗位，即使对他这个独生儿子也不例外。如果说这些矛盾还算潜在的话，铁木真的出现，则完全是个危险的信号了。铁木真不会久居人下，他早晚会成为克烈部最危险的敌人，可惜，父汗不仅执迷不悟，相反还陶醉于铁木真的殷勤，若非有所顾虑，他早就设法对铁木真下手了。铁木真不除，克烈部恐怕终受其害，他无论如何得想个办法，以绝后患……

铁木真，咱们走着瞧！

取得了强大的克烈部的支持，铁木真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一些善于洞察其他部族动向的勇士纷至沓来，其中就有铁木真少年时代的挚友和恩人朝伦。

当年，也速该巴特不幸遇害后，他的堂弟兼安答塔尔忽台毫不犹豫地带走了原属也速该的所有部落，抛下孤儿寡母要他们在草原上自生自灭。这尚且不论，后来，当塔尔忽台发现月伦母子不但战胜了最初的困境而且正在赢得人们的同情时，又萌生杀机，亲自带领军队追杀铁木真。危急时刻，是朝伦一家冒着生命危险将铁木真救下。

与朝伦同一时间到来的，还有铁木真儿时的玩伴哲列莫。这两人日后都成了铁木真帐下的著名将领。

秋末，草地返黄，四野萧瑟。乞颜部做着越冬的准备。袅袅淡淡的炊烟里已透出几分寒气，桑沽尔溪宛如一条长长的丝带，平缓地流过草原。河水清幽，光色如幻，夕阳拉长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斜斜地、清晰地起伏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

若不是专注地思考着一些问题，铁木真不会注意不到妻子眉目间闪现的幸福神采，那样，他或许就知道今天对妻子来说是个多么不同寻常的日子。

嫁给铁木真半年有余，孛儿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早些怀上孩子。从王汗营地回来不久，她就有了一种感觉。今儿下午，她独自去请教莫日根大夫，不料莫日根大夫出诊未归，他的侄儿小莫日根大夫给她做了诊断，结果证实她的感觉完全正确。

这可是她与铁木真的第一个孩子。

她真想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丈夫，可看到丈夫若有所思的样子，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反正有的是时间，她何不将这甜蜜的喜悦悄悄延长一宿。

就这一宿。然而……

草原像个广阔的舞台，经常交替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悲喜剧，而且多数事先毫无征兆。

凌晨，一阵隐隐的、急促的马蹄声将铁木真惊醒，他翻身下地，将耳朵紧贴在地面上，警觉地倾听着、判断着。

忽然，他一跃而起，推醒还在熟睡的妻子，转身冲出门外。

有人偷袭！

博尔术正向他飞马驰来，两匹战马穿梭于蒙古包之间，刺耳的哨声惊动

了营中所有的人。迎战已不可能，敌人有备而来，仓促的迎战势必导致全军覆没。既没时间弄清来者是谁，也没时间弄清对方人数多少，铁木真指挥部众向不儿罕山撤退。

月伦夫人在纷乱的人群中四处呼唤、寻找着孛儿帖，合撒尔焦急异常，劝说母亲先走，他来接应大嫂。然而，合撒尔从营前到营后来回跑了几遍也未见到大嫂的身影。他以为大嫂一定夹在人群中先行撤走了，便回头协助大哥指挥军队且战且退。仗着道路熟悉，乞颜军队勉强甩开了穷追不舍的敌人，退守山中并迅速封锁了进山的通道。

敌人被阻在山外，寸步难进。

直到将部众安置完毕，铁木真才想起去看望家人。

亲人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默然迎视着他，他们中间，唯独没有孛儿帖。

铁木真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他猛地掉转马头。此刻，支配他的只有一个信念：拼死也要救出心爱的妻子。一双有力的手紧紧攥住了他的马缰。

“您冷静些！您这样下去只能白白送死！”

铁木真根本听不进去，他狂怒地向试图劝阻他的博尔术咆哮：“你怎么敢阻拦我？给我滚开！”

博尔术毫不退让。由于焦急和激动，他严厉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我们没有带出来的，全都让敌人掳走了，不是你一个人有仇有恨，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他们，看看他们！你身为一部首领，怎能为一己之私就去盲目拼命？你这样做非但救不出孛儿帖夫人，还会葬送你自己的生命，甚至是整个部落的命运。纵然你不惜命，可如此不负责任地抛下你的亲人朋友，抛下所有信任你追随你的部众，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吗？冒险是天大的愚蠢，你若是个敢于面对失败、面对灾难的男子汉，就一定要冷静，再冷静！”

铁木真被博尔术的一番话说得稍稍清醒了一些，但是他的心仍有一种要炸裂的感觉，他发疯般地挥刀向近前的一棵树干狠狠砍去。博尔术伫立原地，无可奈何地注视着他的首领。他比任何人都理解铁木真此时的感受，那不单是失去爱妻的痛苦，更有连一个柔弱的女人都保护不住的耻辱。

铁木真长久没有回头。人们只能从他握着刀柄的手的痉挛中，明白他在用多大的毅力控制着自己。一匹快骑冲到博尔术面前，马上是朝伦，他望着铁木真的背影，压低声音报告：“已经查明，前来偷袭的是篾儿乞部，他们声称为报旧仇而来。”

博尔术意外地皱起眉头，他还以为是塔尔忽台的泰亦赤惕部，没想到是

篾儿乞部。他们所说的“旧仇”又指什么？

“额吉。”合撒尔一声惊叫，一把搀住脸色惨白、摇晃欲倒的母亲。

报应啊报应，长生天，你报应我也罢了，为什么要报应我那贤惠无辜的儿媳！

“额吉，”铁木真上前握住母亲冰凉的双手，“您一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泪水滴落在儿子的手上。往事如烟啊，那时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她是篾儿乞人赤列都的未婚妻，在和赤列都回乡成亲的路上，被也速该一眼相中，然后又被也速该抢走。此后数月，也速该寸步不离地守在她的身边，百般温存体贴。渐渐地，她为这火样的热情和深沉的挚爱征服了。旧日的创痛平复之后，她爱上了也速该，甚于她当初爱赤列都。也速该毕竟是出类拔萃、受人景仰的勇士，她倾慕他，如同小鸟倾慕翱翔九天的雄鹰……

赤列都，今生无缘，我欠你的，来生也无法偿还，我非水性杨花的女人，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只是，你们为什么不将仇恨放下，还要挑起新的仇恨？

听着母亲低缓的追述，铁木真明白了纠缠于上辈间的恩恩怨怨。他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被抢来的女人，原本应该恨，却偏偏找到了无悔的爱情，这难道也是长生天的安排？

然而，他不是赤列都。

他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女人，决不会放弃属于自己的一切。

呆立一旁的别勒古台突然迸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他将头深深埋进月伦夫人的怀中，竭力吞咽着自己的哭声。帖木伦哭了。合赤温、帖木格哭了。合撒尔费力地忍住泪水，将痛悔埋在心底，将仇恨燃起。

铁木真却恢复了镇静。

现在还不到流泪的时候，为夺回孛儿帖和被敌人掳去的部众，他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冷静而清醒的头脑。现在尚不知道敌人会将他们围困多久，要做的事情很多，他必须像过去一样有条不紊地指挥全部的行动，他必须等待，等待可以将悲愤尽情宣泄的那一天。

一群人在巍巍不儿罕山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不料第二天事态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敌人全部撤走了。铁木真怕中圈套，急忙派合撒尔、朝伦、哲列莫分率三队人马先后出山试探，他们全都确证了敌人撤退的消息。一丝轻蔑的冷笑掠过了铁木真的唇角，一个不能善始善终的军队必定会在某一天断送自己，他们既然给了他机会，就等着他挥向他们的复

仇之剑吧。

只是孛儿帖，你到底如何了？

捌

孛儿帖带着玉苏来到马厩时，马厩里的马已经全被放走了。机灵的玉苏忙去赶来一辆牛车，让孛儿帖坐了进去，她亲自赶着，向不儿罕山撤退。可是，牛车还是太慢，她们很快被篾儿乞士兵追上了，眼见躲闪不过，玉苏索性将牛车停在路上。

“喂，你是谁？你这牛车里装些什么？”

“我是铁木真首领家的女奴，昨天帮人去剪羊毛，怕误主人的事，赶了一宿今早才赶回来。这里出了什么事？怎么到处乱哄哄的？我想找个人问问吧，可是所有的人都跑得跟有野狼在后面追着似的。对了，你们是谁？我好像以前没见过你们。”玉苏一副天真娇憨的样子，有板有眼地说道。

“你当然不认识我们了，乖妹子，你要觉着乱，就好好在这里等着我们回来。你不是想知道我们是谁吗？待会儿哥儿们挨个让你知道我们是谁。”敌士兵不辨真伪，嬉笑着挑逗了王苏，策马而过。

玉苏暂时松了口气，四下寻找着合适的藏身地，想等事态稍稍平息后再做打算。她发现不远处有一片密林，便赶着牛车向那里走去。一队人马沿林边向他们这里驰来，为首的是个神情冷峻的中年将军。玉苏心中一阵紧张，中年将军怀疑地扫视着玉苏和牛车，催马来到玉苏面前。

“车里是什么？”他用鞭尖指指牛车。

“羊……羊毛。”

中年将军冷冷地瞟了玉苏一眼，他的眼神令玉苏不寒而栗：“羊毛？打开！”

“你们要干什么？”玉苏用身体拼命护住牛车，极度的紧张使她忘却了恐惧。

“杀了她！”中年将军轻描淡写地下令。

“慢着！玉苏，打开车门！”车中传出了一个平静的声音。

不是玉苏，而是那位中年将军亲自拉开了车门，顿时，他惊得向后倒退了一步。车中端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人，此时，她目视前方，宛如一尊美丽的雕像，没有恐惧和悲伤，只有冷肃和泰然。

短暂的惊愕过后，中年将军立刻断定，这个姿艳色绝的女人只能是铁木真的妻子——素有“草原美人”之称的孛儿帖，也即他们此次偷袭的主要目标。半晌，他喃喃说道，语气里有讥讽也有感慨：“好贵重的‘羊毛’！”

孛儿帖充耳不闻，只伸出手来，轻轻为玉苏拭去泪水。

孛儿帖被捕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脱黑堂的耳中，这位篾儿乞的大首领禁不住喜出望外。考虑到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再对不儿罕山围困下去也占不到更多便宜，第二天一早，他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胜利者们带着掠夺来的财富，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归程。

“那小娘儿们呢？”脱黑堂策马赶上了走在前面的那位不苟言笑的中年将军。

“谁？”

“还有谁？孛儿帖啊。”

“我让人先把她押走了。”

“说说看，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你是木头啊！我在问你，孛儿帖美不美？我曾听人说，那小娘们儿娇嫩得很，肤如凝脂、美若天仙，你既见了，一定知道传言不虚？”

“不知道。”中年将军面无表情，目不斜视。

脱黑堂并不生气，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老二，这回总算没白来，怎么着也算替你报了一半的旧仇。老子债儿子还，可惜没把月伦一起夺回来。二十年的宿怨一朝得报，你也该舒一口这憋了多年的闷气了吧？”

中年将军依然无语。

高兴？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值得他高兴？

二十年前，他不是没有享受过爱情带给他的无尽欢愉，他曾那样痴迷地爱过月伦，他原想能伴着她安安静静地度过一生，岂料命运毫不容情地捉弄了他。

的确，月伦是看到也速该等人来者不善，才催促他只身逃走的，而他人虽逃走，心却丢在了与月伦分手的路上，带回去的不过是具躯壳。最初的十年，他孑然一身孤零零地生活着，再没有一个女人能够走进他的心，他只想有朝一日还能重新夺回月伦，还能继续拥有她。然而，当也

速该死于塔塔尔人手中后，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月伦早已不再属于他！一个女人，不畏惧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不畏惧风险迭出的恶劣环境，坚定顽强、无怨无悔地抚养教育她的儿女，决不能仅仅归结于母爱，其间必然包含着一个妻子对丈夫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爱情。他无可挽回地输给了已故的也速该。

他弄不明白，他前生究竟做了什么孽，长生天才会如此惩罚他、折磨他？

对于这次的胜利，他丝毫没有快意。他之所以同意出兵，是因为月伦被夺之事，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成为整个部落的共同耻辱，为了部族的荣誉，他们必须雪耻。可是，他们足足等了二十年。

二十年！

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喜剧”，难道他们还能笑得出来吗？

玖

胜利使整个篾儿乞部沸腾了。

脱黑堂决定当着所有部众的面将孛儿帖许配给他两位亲兄弟中的一个，他要以此来加重铁木真的耻辱。

孛儿帖在篾儿乞人的狂歌乱舞中被推进人群，立刻，惊叹声和怪叫声四起。人们目不转睛、无所顾忌地欣赏着孛儿帖的美丽，无论那目光是充满了淫邪还是别的什么，莫不包含着由衷的艳羡。

孛儿帖浑然不觉。

她静静伫立在脱黑堂面前，既不挣扎，也不惊慌。

脱黑堂突然放弃了要尽情羞辱这个草原美人的打算，几乎称得上和颜悦色地说：“孛儿帖夫人，你长了这样一副高贵的相貌，早该过上皇后一样的生活，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啧啧……连本王看了都觉不忍。本王一向心慈，今儿成全你，让你与本王的亲弟成婚。以后，绫罗绸缎、华帐美食任你享用，强似你跟着铁木真那穷小子吃苦，你以为如何？”

孛儿帖微微垂下头，手，下意识地抚在小腹上，在静默中做着最后的抉择。

她不惧死。为了比生命更珍贵的家族荣誉，为了对铁木真忠贞不渝的爱情，她宁愿选择一死。问题的关键在于，她肚里已经有了铁木真的骨血，她是否有权利将这个小生命一同带走？这毕竟是她与铁木真的第一个孩子，铁木真还蒙在鼓里。她好悔那天没有将实情告诉他，她怎知灾

难的降临只在一夜之间？或许，她应该把孩子生下来交还给丈夫，可如果那样，未来的日子里不知将要忍受多少误解和屈辱，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承受……

生？

死？

孛儿帖将目光短暂地投向了遥远的天际。

铁木真，原谅我。为了你，为了我肚里的孩子，我必须选择活下去。铁木真，你了解我现在的处境吗？你明白我此刻的痛苦吗？我坚信你会来，总有一天你会来，也许到那时，我能向你证明的只有我一颗清白的心。可是，只要我能亲手还给你我们的孩子，我所忍受的一切耻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考虑清楚了没有，孛儿帖夫人？”脱黑堂继续追问。

孛儿帖收回目光，平静地点点头。

“同意了？”脱黑堂反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孛儿帖酸楚地一笑，极淡极淡。

脱黑堂急忙瞅了瞅二弟赤列都。赤列都端坐一旁，好似冰冷的石头，对眼前的一切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奈，脱黑堂将目光转向了他最小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赤勒格尔。

三兄弟中，数赤勒格尔最丑陋、最窝囊、最没出息。

“赤勒格尔，就让孛儿帖做你帐子里的女人吧。”

人群中再一次掀起不小的骚动。赤勒格尔做梦也没想到这样的美事会落在他的头上，一时大张着嘴，愣住了，那样子，活像一只刚刚跳出池塘的呆蛤蟆。

狂乱的人群中，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自始至终在观察着、分析着孛儿帖，这个人就是赤列都。

从第一眼见到孛儿帖起，赤列都就知道她绝不是一般的女人。她使他一次又一次想起月伦，凭着他对月伦的了解，他敢说不论月伦最终是否为也速该所征服，她最初肯定反抗过。孛儿帖却连一点反抗的企图都没有，面对如此厄运，她以出奇的冷静默默承受了，倘若不是具备一种超常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甚至男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样的女人又岂是赤勒格尔或是他或是其他人所能消受的，这样的女人，永远只属于她所爱的男人……

“赤勒格尔，你还愣着做什么，快把你的女人带走吧。”脱黑堂不耐烦地向三弟下了命令。

孛儿帖最后望了一眼不儿罕山灰色的轮廓。

铁木真，快点来！我和孩子在等你！

拾

赤勒格尔做梦也没想到今生今世能娶孛儿帖为妻，甚至在有过那一次之后，他仍然不敢相信她已成了他帐中的女人。他只知道，在他的一生里，还从来不曾对哪个女人如此痴迷如此爱恋，唯独对她，他恨不能为她做任何事，哪怕只为换回她一丝浅浅的微笑。他从不敢奢求太多，对他而言，他只要每天都能够看见她、陪伴她，为她尽一点心意，就已觉得是莫大的幸福了。

自那次之后，孛儿帖夜里都罩着厚厚的铠甲入睡，任何一点响动都会使她惊醒过来，惊惧地望着睡在另一头的赤勒格尔。为了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产下腹中的骨肉，她权衡再三，不得不违心地献出一次清白，她决不能再做任何对不起铁木真的事了。

好在，赤勒格尔从来不曾勉强过她。

共同的生活，使孛儿帖开始了解赤勒格尔的为人，他懦弱、善良，恰恰是因为遇上了这样的好人，她才免受更深的屈辱。她虽不爱他，却从心里感激他、可怜他。

盛夏来临，即使宽大的衣袍也开始遮不住孛儿帖隆起的腹部了，她每日深居简出，悄悄为即将出生的婴儿准备着衣物。

赤勒格尔并不是没注意到孛儿帖身体方面的某些变化，可他一时又弄不清变化在哪里，这不能怨他粗心，只能说他缺乏经验，直到一天，他偶然发现了孛儿帖的秘密。

那天，他被人拉去喝酒，回来时孛儿帖已恬然入睡。借着酒意，他萌生了好好看她一眼的冲动，他被这冲动带到她的床前。

这次，孛儿帖没有醒。

在酥油灯朦胧的光影中，孛儿帖的唇角挂着一丝忧郁的笑意。赤勒格尔痴痴地凝视着这个令他神魂颠倒的女人，真想——忽然，他的视线被枕边稍稍露出一角的一样小东西吸引住了，出于好奇，他轻轻将它抽出。

原来是一只绣着精巧图案的小鞋。

赤勒格尔再愚钝，到了此刻，也明白了那隆起腹部的原因所在。

孛儿帖在一阵发狂的摇晃中惊醒过来，她急忙坐了起来，诧异地望着他：“你怎么了？你要做什么？”

赤勒格尔将小鞋举在眼前，声音颤抖地质问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了孩子你也不肯告诉我，难道，我真的就那么让你讨厌吗？”

“不，他不是……”孛儿帖说不下去了，泪水一下涌出了眼眶。赤勒格尔，你怎会实心到丝毫不怀疑孩子的来历呢。

“你哭了？你怎么哭了？你不要哭，都怨我不好，我不该对你发脾气，其实我是太意外，太高兴了！其实……”

“不要说了，求求你，不要再说了！”孛儿帖用手堵住了耳朵，少见地失去了自制力。即使那一次被迫失身，也不曾让她体味过这般撕心裂肺的痛苦，因为从赤勒格尔欣喜若狂的表情里，她第一次对即将出世的孩子那不可预知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不期然地，她又想起赤列都，想起赤勒格尔给她讲过的关于赤列都与婆婆月伦之间那段不解的恩怨，想起赤列都那座因为拒绝接受女人而显得凄静冷清、杂乱无章的帐子。她原以为，即使在有情有义的男人当中，像赤列都那样爱得痴情爱得专注的男人也算绝无仅有，岂知赤勒格尔同样善良得近乎痴愚。她不明白，命运为什么总要在出人意料的时候捉弄某些人——某些好人。

第二章 月圆有缺时

壹

铁木真从来没想过，让失去的永远失去。

还是桑沽尔溪边那座白帐，不同的是没了心爱的人相伴，孤独和痛悔变成了漫长的煎熬，沉默中，铁木真积聚着复仇的力量。

博尔术的克烈之行没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对此，铁木真早在预料之中，他并不急于求成。篾儿乞部雄踞草原多年，部众骁勇善战。王汗的克烈部虽称草原第一大部，与篾儿乞部相比确也不占绝对优势，加上王汗早年曾吃过他们的亏，自然不可能一点不怀忌惮之心。倘若没有十成把握，别说王汗不会轻易同意出兵，他铁木真也不会冒这种风险。这只不过是他的第一步棋，他要让王汗想起自己许下的诺言。另外，他在克烈撒下了种子，这些种子迟早会生根开花。他还要走第二步棋，即设法与札答阑部的年轻首领札木合取得联系，形成三部联兵的格局。札木合是童年时与他两次结义的安答，多年之后，他虽不太了解此人的为人，

但了解札木合目前拥有的实力，更了解札木合也曾遭到篾儿乞人掳掠凌辱的事实。这些仇恨，想必王汗和札木合都不会淡忘，但因他们惧怕篾儿乞人的勇悍，才忍气吞声至今。假如现在有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联合起来，合两部，不，三部之力，报仇雪耻，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必定会发生改变。乞颜的新仇是根线，联起克烈、札答阑两部的旧恨，消灭篾儿乞，对三方都有益无害。王汗和札木合他们得到财富、奴隶、草场、牛羊、兵源，既消灭了宿敌，又壮大了实力，何乐而不为？只要他们两部都同意出兵，就能保证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毁约。不过，铁木真也清楚地看到，这两步棋中还有这样一个关键，那就是必须攻克桑昆这座顽垒，只有这样，三部联兵的计划才能顺利地实施。

然而，桑昆这座顽垒实在太难攻克了，铁木真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总算使他不再从中作梗。

从桑昆坚决反对用兵篾儿乞之初，铁木真即数次派人秘密进入黑林，向桑昆的几个亲信和宠姬赠送了大量财物。这些人得到好处之后，自然不遗余力地劝说桑昆，于是桑昆的耳边每天都充斥着关于篾儿乞的议论，日复一日，篾儿乞丰富的兵源、草场、奴隶对他产生的诱惑，逐渐压倒了他对铁木真根深蒂固的厌恶以及幸灾乐祸的心理。他慢慢想通了，既然帮助铁木真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尽管桑昆想通的这段时间实在太长了，铁木真却很有耐心，这三年的时光里，他的军队从区区的二百人变成了八千人。

夏末秋初，王汗派人来请铁木真赴黑林一会。铁木真早在意料之中，当即分派二将朝伦、哲列莫守护老营，自己则带二弟合撒尔、三弟别勒古台和博尔术前往赴约。

从第一次带着新婚妻子到黑林老营谒见王汗，一晃又是三年多，比起那时，今天的铁木真更让人刮目相看：果毅、沉着、成熟、无畏，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士之王、“草原之鹰”。

铁木真见礼毕，王汗温和地说：“我的儿子，那日为父曾答应过你，帮你重聚离散的部众，做你坚强的后盾。自你遭逢不幸，为父心里着实不安，皆因篾儿乞势力强大，为父不能不稳妥备战。如今，大事已成，你且安心等待，札木合首领一到，我们即共商出征事宜。”

“谢父汗。”铁木真由衷地说。接着，他又转向桑昆，“谢太子。”桑昆冷哼一声，未置一词。

铁木真并不介意，只与王汗叙些别后情况。宴席刚刚摆上，侍卫来报：“王汗，太子，札木合首领已到营外。”

“哦？”王汗没想到札木合来得这样快，急忙吩咐，“桑昆，你和铁木真代为父去迎一下札木合首领。”

“喳。”铁木真、桑昆同声答应，但个中内容不尽相同。

桑昆有意安排了隆重的场面欢迎札木合，欲借这种强烈的对比表明他对札木合的重视和对铁木真的不屑。铁木真根本无暇品味桑昆的用心，他的注意力全在札木合身上，急切地想看看这十三年札木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两队人马越离越近。

在迎面而来的风尘仆仆的数十骑中，有一位身材中等、体态匀称的年轻武士格外抢眼，铁木真几乎一见之下便“认”出了他。尽管童年时代的札木合脸色并非这样苍白，鼻峰并非这样挺立，目光也并非这样咄咄逼人，但铁木真熟悉他的做派，熟悉他那一贯华丽的衣着和常常出现在他脸上混合着简慢与谦恭的若有所思的表情。

“札木合首领，久违了。”桑昆抢先一步与札木合拥抱见礼。

札木合同样热情洋溢：“桑昆太子，你也好吧？”随即，他将审视的目光转向铁木真，半晌，才客气地笑道：“如果小弟没认错，你一定是铁木真义兄吧？”

“是我，安答……”铁木真欲言又止，他天生不善客套，再说，札木合表现出来的生分也让他有些尴尬。

桑昆生怕他们两人谈个没完没了，急忙催促道：“札木合首领，我父汗还在恭候大驾，不如我们边走边谈。”

“好。太子，请。义兄，请！”

“请。”

三人并辔而行。一路上，札木合主动与铁木真谈些童年往事，倒也随意融洽。但有谁可以预知未来？令铁木真和札木合两人都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相会，竟从此拉开了蒙古草原长达数十年的统一与分裂的战争序幕。

而且，还将铁木真一步步推向了成功的巅峰。

此时，各部重要将领均已齐集王汗的大帐。王汗居中高坐，威严庄重，很有一代草原霸主的风范。这种场合，王汗为尊，大家自然都等着他先开口了。

王汗当仁不让：“今日召集诸位前来，是为确定出征前的一些细节，如起兵时间、人数、集结地点、行军路线、统一指挥等等，都要一一落实才好。篾儿乞人素以勇武刚猛著称，又据地势之险，实是我三部的强劲对手，因此，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王汗说完，大帐之中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桑昆暗暗向元帅合勒黑使了个眼色，合勒黑会意，起身说道：“各位首领、将军：联兵大计既已确定，何时出征乃首要问题。如今正值夏末秋初，暑热未消，战马不耐长途奔袭，况立即出兵时间紧迫，准备仓促，反于我军不利。依在下愚见，不如等准备充分后再行战事，诸位以为如何？”

“但不知合勒黑元帅所谓‘准备充分’需要多长时间？”札木合问道。

“一边吊驯马匹，一边备战，一个月足矣。”

“噢……”札木合沉吟着。

“莫非札木合首领认为不妥？”

“兵贵神速，多一天就多增加一分危险，但合勒黑元帅所虑未尝没有道理……那么就以一个月为限吧，否则，一旦篾儿乞做好迎战准备，后果不堪设想，我方徒增无谓伤亡不说，只怕还会功亏一篑。”说到这里，札木合略微停顿了一下，见大家都深以为然，才继续说道，“此外，我还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说出来仅供王汗、义兄和诸位将军参考。出征日期既定，出兵人数也应该明确一下，我意王汗发兵两万，我部发兵两万，义兄酌情发兵，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保证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至于集结地点，可选在离篾儿乞最近的不勒豁峡谷，会合后，我们将兵马分做两部：一部担负正面攻打任务；另一部选择合适地点进行偷袭。因敌人所据乃易守难攻之地，若不先乱其阵脚，恐难遽破。负责正面进攻的部队主要是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待偷袭成功后，里应外合，一举达到全歼的目的，因此，这次大战成败的关键在于偷袭能否顺利实施。至于，何时、何地、何种方式的偷袭才是最有效的，需要我们多花费些时日进行研究，在座诸位有何高见，不妨一一提出来，大家共同商议。”

札木合的安排井井有条，体现了他过人的谋略和难得的清醒，连王汗也不能不对这位年轻首领刮目相看。

札木合目视铁木真，铁木真含笑点头，以示钦敬和赞许。

“铁木真义子，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王汗以长者的口吻相询。

“没有。只有一个请求：将偷袭任务交与我部，一个月后，我一定给诸位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札木合首领，你意如何？”

“我信得过义兄。”

作战方案基本确定，剩下最后一项议题：谁做联军统帅？

札木合首推王汗。

王汗辞道：“此次出征，干系重大，本汗已决定将我部两万兵马交由桑昆指挥，本汗愿随军出征，为诸位助战。桑昆还像一只第一次去独自觅食的猎鹰，尚不具备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和能力，所以联军统帅无须将他考虑在内。依本汗之见，札木合首领才德服众，是联军统帅的最佳人选。”

札木合起身欲辞，合勒黑劝道：“札木合首领，联军号令统一，指挥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大家目标一致，并不在帅位谁属，你何必固辞呢？”

铁木真也说：“我乞颜部愿为安答马前卒，听任驱策。”

至此，札木合不好再固执己见，慨然应允：“承蒙王汗、义兄，还有诸位看得起，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不过，我有言在先，我既为帅，大战期间一切攻守进退须听我调度，否则，诸位现在就另请高明。”

“札木合首领，我们都是言而有信之人，你放心好了。”王汗委婉地说道。

“好！既然如此，请桑昆太子、铁木真安答做好准备，一个月后，按我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集结，统一行动，违约者，军法处置！”

贰

篾儿乞人没有想到，他们的酣梦就要被战鼓敲碎，被鲜血染红。

仿佛大地在脚下发出猛烈的震颤，沉睡的篾儿乞人被惊醒了，哀号声、奔跑声、将领催促士兵的叱骂声交织在一起，伴随着第一线曙光刺破天际。

一个惊慌失措的士兵来不及报告便一头闯入赤勒格尔的寝帐：“三……三王爷，不好了，乞颜部打……打进来了。”

正在戴头盔的赤勒格尔手略微一停，扭头紧紧盯着孛儿帖，目光流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

孛儿帖一时怔怔无语。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来到，她却恍若梦中。

“额吉，额吉。”

孩子的呼唤同时将赤勒格尔和孛儿帖拉回到现实中，孛儿帖奔向孩子。

“额吉。”孩子伸出小手，惊慌地扑进母亲的怀抱。

赤勒格尔一动不动地逼视妻子，眼神异常可怖，孛儿帖不由抱紧儿子，一步步向后退去。

“额吉，我怕。”孩子被父亲的神态吓坏了，将小脸埋在母亲的肩头。

赤勒格尔的心好似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下，他一言未发，转身便走。

玉苏惦记夫人，刚刚跑到门边，赤勒格尔一把将她推入帐中。

门，重重地关闭了。

玉苏脸色苍白，方寸皆乱：“夫人，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逃走，显然已不可能。况且外面箭矢横飞、刀枪乱舞，带着孩子恐生意外，还不如留下来静观其变……

时间不容孛儿帖多做思考，六七个如狼似虎的士兵闯入帐中，恶狠狠地抓住了她和玉苏。玉苏拼命挣扎，被一个士兵一拳击昏在地。

“你们！玉苏——”

“拖出去！把这丫头扔到外面的牛车上。夫人，你最好乖乖地跟着我们走，否则，休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你们要把玉苏怎么样？”

“她？生死由命。夫人，请吧，最好别让我们费事。”

孛儿帖向门外走去。她知道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为了孩子，这样或许更明智些。

从惊恐万状、四散逃命的人流中可以感觉出来战争的酷烈程度，孛儿帖抱着孩子坐在封闭的牛车中，心里依旧悬挂着生死未卜的玉苏。

她不知道，全身披挂的赤勒格尔悄然出现在牛车后面。

因疏于防备而招来今日之祸，脱黑堂三兄弟悔之莫及。

铁木真指挥的偷袭部队顺利渡过勤勒豁河，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听说赤列都战死，脱黑堂下落不明，赤勒格尔权衡再三，决定沿敌人偷袭的勤勒豁河逆向而行，这样，反可以出其不意。

孛儿帖的一颗心跳得很乱很急。

外面的情形到底如何了？到处是嘈杂混乱的声音，间或夹杂着几声悲惨的哀鸣，孛儿帖断定自己正在逃难的人流中，但她想不出赤勒格尔的士兵要将他们母子带到哪里。

儿子术赤在她的怀中恬然入睡。

渐渐地，一切纷杂的声音离她越来越远，孛儿帖情知有异，刚想掀开帘角看个究竟，帘子却被人粗鲁地打了下来。

许久，牛车终于叽叽嘎嘎地停住了。

她没注意牛车是何时离开人群的，不过她很清楚，她正处于一种无法控制的险境中。

一个士兵打开车门，简短地命令："下车！"

赤勒格尔出现在车门口，面容冷峻地注视着孛儿帖。

孛儿帖顺从地跳下车。她环视四周，发现在这片远离喧嚣的茫茫原野中，赤勒格尔可以做任何事。

如果她死了，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将儿子还给他的生身父亲。

赤勒格尔的目光定定地落在了孩子身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袭上孛儿帖的心头，她下意识地搂紧了儿子。

"就在这里，你决定吧，要铁木真，还是要儿子？"赤勒格尔的声音嘶哑冷酷，一只手始终按在腰间的剑柄上。

孛儿帖的声音被堵在了心里。

又该她选择了吗？

当初，她选择过一次。但这回，她不能选择也无从选择。

赤勒格尔从孛儿帖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他凄凉而决绝地一笑："好，好！我成全你！但你必须留下我的儿子！"

"不！"孛儿帖脱口而出，"他不是你的儿子。术赤不是你的儿子！"

赤勒格尔的脸倏然变得狰狞可怖："贱人！住口！念在你我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我本想放你一条生路，岂料你竟说出这种话来，就休怨我无情无义了。儿子，我非带走不可，我宁愿让他与我死在一处。贱人，你受死吧！"

面对赤勒格尔高高举起的宝剑，孛儿帖反而平静了下来。她凝视着儿子可爱的小脸，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剑身映出赤勒格尔扭曲变形的五官，但他高举宝剑的手却迟迟落不下去。毕竟，他仍然深爱着面前这个女人，又如何狠得下心结束她的生命？

犹豫良久，赤勒格尔的手臂颓然垂下，他将宝剑送回鞘中，长长地叹了口气。

一旁的侍卫早已忍耐不住了：“三王爷，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要不要把夫人一起带走，留她做个人质也好。”

“胡说！”赤勒格尔喝道，向孛儿帖逼去，“把儿子给我，给我！”

孛儿帖左躲右闪，母性的本能给她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赤勒格尔几番努力都是徒劳。术赤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见此情景，站在孛儿帖身后的侍卫委实着急了，举刀向孛儿帖砍来。赤勒格尔大惊失色，再想阻拦已不可能，他猛地推开孛儿帖母子，刀，深深地砍入了他的肩头。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就在大家一愣神的工夫，篾儿乞士兵纷纷中箭落马，一匹快骑冲到孛儿帖身边，其余数骑则将受伤的赤勒格尔团团围住。

“夫人，您受惊了。”一位身着戎装的将军翻身下马，向孛儿帖恭敬地深施一礼。

孛儿帖直到此时才看清来者是谁，不由热泪盈眶：“博尔术，是你？铁木真呢？铁木真他在哪里？”

“首领一直在到处找您。您别急，我这就带您去见他。”

博尔术又看看赤勒格尔。他被两名侍卫挟持着，一动不能动。“带他一起走。”

“不，不要。等一等。”孛儿帖心疼地注视着赤勒格尔变得蜡黄的脸色和染血的衣袍，她对他虽无夫妻之情，却充满了深切的感激。何况，他还为救她而受了伤。“博尔术，你有没有带止血药？”

“带了，夫人。”

孛儿帖放下儿子，慢慢走近赤勒格尔：“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不必了。”赤勒格尔有气无力地说。他承受不住孛儿帖的目光，那里面分明有团火，在熔化他的心。

“别动。你恨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孛儿帖温存地说，仔细地为赤勒格尔上好药，又帮他穿上衣服。

“你呢，你又是为什么？”赤勒格尔轻轻叹道。

“你是个好人，我们母子欠你的情太多。”她回视博尔术，严肃而又果决，“放了他。此事我见铁木真后自会对他言明。”

“喳。”博尔术恭顺地回答。事实上，他已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弄糊涂了。

谁也没想到，术赤突然喊着“阿爸，阿爸”向赤勒格尔跑来，孛儿帖回身一把抱住了他。

孩子稚嫩的声音在众人的耳中不啻一声炸雷，博尔术一下倒退数步，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不眨眼地盯着孛儿帖。当然，他并非没有发现夫人怀中的孩子，他只不过无暇思考，他为找到夫人而欣喜若狂，一心只想快些将她送到首领身边，可……他从头到脚都冷得刺骨，健硕的肌体也因此产生了轻微的震颤，尽管他深知夫人是无辜的，可他仍旧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样的事实：首领在失而复得的同时必须承受新的打击。

孛儿帖将孩子的小脸贴在了自己的脸上。

博尔术古怪的眼神对她是个强烈的刺激，她感到自己的意志正在趋于崩溃。假如——这是完全可能的，铁木真也不相信孩子清白的血统，那么这个可怜的孩子未来的命运岂不太过悲惨？当初，她是为了孩子才选择活下来，可孩子却要为她的选择付出数不尽的屈辱和代价，如今回头再看，她那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不是太简单太自私了？身为母亲，不能给孩子应得幸福，她将何以面对一颗幼小无辜的心灵？

只有赤勒格尔在最初的一愣之后清醒过来，疯了般向孛儿帖扑来，两个士兵死命抓住他的双臂，他一边挣扎，一边嘶喊：“给我儿子，还我儿子！”

孛儿帖强迫自己恢复了理智的思考。她问自己，她有权利剥夺赤勒格尔赖以生存的唯一的精神支柱吗？她让这个懦弱而又善良的好人已经失去得够多了，为什么还要碾碎他最后的一点希望，将他逼向绝望的深渊？她做不到，良心也不允许她这样做。

“赤勒格尔，你听我说，”她含泪开口了，“你走吧。你完全没有必要为一个不爱你但是感激你的女人伤心难过，把她从你的生命中割除，你会过得更好。你对我们母子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我明白，你爱术赤，甚于你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了他，你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只要有我在，术赤会得到很好的生活，你难道不愿看到术赤体体面面地长大成人吗？你仔细想想，你还能给他什么？”

赤勒格尔被触动了。

是啊，除了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又能给儿子带来什么？孛儿帖说的没错，为了儿子，他确实应该远远地走开，永远地走开……

“好，我走！”赤勒格尔紧紧咬住牙关，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

孛儿帖强忍泪水，转过身：“博尔术，你务必安全送走他。”

“喳。”

赤勒格尔充满留恋地最后深深望了一眼儿子，跳上坐骑，扬鞭离去，再未回头。

“阿爸。”术赤向赤勒格尔的背影张开小手。

孛儿帖再也忍不住满腹辛酸，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叁

一切在铁木真的视线中都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身边，奔跑逃难的人流络绎不绝，他却伫立在自己凄冷的心境中，好似化作了没有生命的雕像。

难道他注定要失去孛儿帖吗？那么他苦心经营数年备战又有什么意义？

失去她的日子里，他才倍感她的可贵。这世上的女人很多，却再不会有孛儿帖，不会有谁令他如此刻骨铭心。人生得一美女相伴并非难事，难的是得一红颜知己，孛儿帖就是他今生难求的红颜知己。

九年漫长的相思，半年幸福恩爱的生活，接着就是三年多孤寂的等待，他之所以能够忍耐下来不正是为了重新拥有她吗？可此时，他满怀希望的呼唤变成了痛苦焦灼的嘶吼，心上人熟稔的身影却仍然飘渺难觅。

孛儿帖，孛儿帖……

长生天真的要让他接受这种惩罚吗？

负责保护铁木真的侍卫中突然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随后铁木真听到一声细细的啜泣和呼唤：“铁木真……”

他不敢相信地垂下头。

“铁木真！”又一声呼唤与其说是悲切，不如说是焦急。

他慌忙擦掉眼中的泪滴。

只看到一只纤细的手牵住他的马缰，看到……

孛儿帖？空气瞬间凝固了。

直到那只手颤抖着、温柔地触在他的手背上，铁木真才回过神来。

“孛儿帖！”他大叫一声，跳下马将爱妻紧紧拥入怀中。

孛儿帖依偎在丈夫温暖宽阔的怀抱中，所有的思念、爱恋、羞辱、伤痛全都化作无声的清泪滚滚而下。

止不住的泪水止不住的情啊……

铁木真捧住妻子的脸，温柔地为她擦拭着泪水："孛儿帖，别哭，别哭，让我好好看看你。"

孛儿帖的泪水反而流得更快了。

铁木真更紧地搂住妻子。还是让她尽情地哭吧，这三年多来，谁知她忍受了多少屈辱，度过了怎样艰难的时光。

不过，还有一件事——"朝伦，速去通知王汗和札木合首领，就说我已找到夫人，即刻前去会合。记住，尽量阻止他们杀戮太多。"他仍然拥住妻子，"孛儿帖，我们走吧，他们会在脱黑堂的大帐等我们。"

"等等，铁木真。"孛儿帖离开他的怀抱，从站在不远处的一名士兵怀中接过孩子。

"额吉。"孩子由于困倦，声音变得含混不清了。

铁木真看着孛儿帖怀抱孩子向他走来，心冷得像冬夜。

这可是他从未设想过的结果。

"铁木真，"孛儿帖想将孩子递给丈夫，"他是你的……"她顿住了。月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丈夫脸上阴沉厌弃的表情。

术赤惊慌地将脸埋在了母亲的肩头。

"铁木真，你听我说，他是你的儿子，我是为了他才……对了，有个人可以证明我说的一切，小莫日根大夫现在在哪里？"

小莫日根大夫是莫日根大夫的侄儿，孛儿帖怀孕时就是他给做的诊断。

"那年，就是篾儿乞人偷袭我部那天，小莫日根大夫就失踪了。"

孛儿帖的脑袋"嗡嗡"作响，脸色惨白如雪。

失踪了？小莫日根大夫失踪了？那么谁还能证明她所说的一切？铁木真一定会以为她是为了保住孩子才刻意说谎。

但是，术赤真的是她深爱的丈夫的骨血，她曾为他而坚强地活下来，今后，她仍要为他坚强地活下去。

她是母亲。

“孛儿帖，你怎么了？”

没有一句解释和抱怨，孛儿帖抱着孩子转身欲走。

“孛儿帖，你要去哪儿？”铁木真惊讶地上前，抓住妻子的肩头。

孛儿帖冷然面对丈夫，将全部忧伤深埋心底。

铁木真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丝微笑。是啊，他有什么权利埋怨多灾多难的妻子？倘若不是他的疏忽，这场悲剧原本不该落在妻子身上。是他的无能才造成了妻子的不幸。“孛儿帖，我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我一人之错。我……”

“不，铁木真，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那个孛儿帖了，我有了他。”孛儿帖爱怜地轻吻着孩子，“你要明白这一点。”

“我只明白，我没保护好你，我愧对你……和……”铁木真几乎是挣扎着才说出最后几个字，“和儿……儿子。”

孛儿贴心如刀绞，却无法辩白。

“孛儿帖。”铁木真将妻儿一同揽入怀中。不！说什么他也不能再失去她了！绝对不能，永远不能！

重逢的喜悦瞬间荡然无存，一样沉重的东西死死压在年轻的铁木真的心头，那是一种无法排遣的郁闷和失落，那是一种他不肯承认也不肯正视的伤心和嫉妒。他很想相信妻子所说的一切，他并不想变得如此狭隘，可他就是克制不住满腹的猜疑。他可以自欺欺人地说，妻子在篾儿乞的生活他看不到，可孩子的出现却明白无误地让他看到了自己深藏于内心的耻辱。

“首领，夫人。”

铁木真辨出博尔术的声音，将询问的目光落在了昏昏欲睡的孩子身上。

“孛儿帖，我们走吧。”

孛儿帖轻摇着儿子：“术赤，乖，别睡，额吉带你骑马，我们回去再睡好吗？”

被叫醒的小家伙使劲揉揉眼睛，茫然地环顾四周：“额吉，我们要去哪儿？阿爸呢？”

这一句天真的问话，仿佛一把利剑扎在孛儿帖心头，她再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这孩子的一生将被笼罩上难以消除的阴云，他将在痛苦中长大成人。

“额吉，你怎么哭了？是我惹你生气了吗？”术赤的小脸上沾满了母亲的泪水，惊慌地抱着母亲的脖子问。

铁木真再也无法忍受。他翻身跃上马背扬鞭而去，借以宣泄内心的愤懑和痛苦。

夜色更加沉寂。

博尔术惶惶不安地看着这种场面，无能为力。

片刻，远去的马蹄声又迫近了。已克制住情绪的铁木真转了回来，他跳下马，走近妻子，温情地说道：“孛儿帖，我们快点，父汗他们大概要等急了。”

孛儿帖终究不是一般的女人，此时此刻，她纵有万般委屈，仍然还是揩去了泪水，将孩子放在马上。

“孛儿帖，你带孩子骑马不方便，让我来吧。”铁木真抓住马的缰绳，说道。

一个奇怪的念头蓦然闪过孛儿帖的脑海，她脱口而出：“不！不可以！”

铁木真愣了愣，旋即明白了妻子为什么如此抗拒，不由苦笑了：“难道你以为我会把他……”

“不是的，不是的。”孛儿帖急忙说。她感到内疚，说什么她也不该那样想丈夫，那样的怀疑哪怕连一闪念也不应该。

铁木真从妻子怀中接过孩子，催开了坐骑。

或许是苍茫的夜色使孩子产生了寻求保护的愿望，或许是父子天性，术赤将头紧紧倚靠在父亲怀中，两只小手轻轻地环抱住了父亲的手腕。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异样感情漫上铁木真的心头，那既不是恨，也不是爱，而是难以解释的辛酸和满足。

月儿将柔和的光辉洒在夜幕中的草原，洒在几个匆匆赶路人的身上。

王汗和札木合接到铁木真的口信后，果然分头撤兵，回到脱黑堂的大帐等候铁木真和孛儿帖的到来。

从孛儿帖踏入大帐的一刹那，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铁木真也是直到此时方才觉察出妻子的一些改变。

头发有些蓬松、衣衫有些散乱的孛儿帖在众人眼里愈发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丽，灾难非但没能夺去她仪态万方的姿容，反倒为她平添了另一种成熟的神韵。她实在不像是个遭受过掳掠的女人。

孛儿帖先以儿媳之礼拜谢了王汗的解救之恩。王汗双手相搀，内心别有一番滋味：“儿媳，你受委屈了。”

孛儿帖眼圈微微一红。

“儿媳，你放心，父汗保证今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王汗慈爱地说，回身指指札木合，“你还不认识札木合首领吧？他是铁木真的安答。”

孛儿帖不止一次听丈夫提起“札木合”这个名字，出于尊重，她向札木合深施一礼：“谢札木合首领相助之恩。”

札木合一边还礼，一边机械地作答：“不敢，不敢，嫂夫人……”

孛儿帖惊讶地望着他。

她还从未见过这般看似空洞实则蕴藏着太多内容的眼神，不知为什么，这眼神竟让她有些不寒而栗。

札木合用矜持的外表遮掩着内心的阵阵灼痛之感。

他早设想过铁木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重新得到的女人绝不可能是一般的女人，却仍然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与众不同与摄人心魂。经历了童年丧父的磨难之后，长生天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铁木真——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最好的女人……可他呢？他有什么？他不能不问自己，帮助铁木真赢得这场战争，他究竟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额吉！”博尔术抱着孩子走进帐子。孩子小声唤道，要找母亲。

众人一愣。孛儿帖坦然地接过孩子。

铁木真不经意地瞟了孩子一眼，那孩子也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眼神中似乎有些惊怕。

铁木真不由得愣了一下。好漂亮的孩子啊！一头柔软的乌发，浓密的、微微向上卷曲着的长睫毛，粉白的小脸，精致的嘴唇和鼻翼，一如生他的母亲，父亲的血脉却仿佛在他身上中断了。假若这可爱的孩子真是自己的……

铁木真不敢再想下去，他怕他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相反的那个答案。

“别勒古台，你送大嫂回去休息。孛儿帖，你不用担心玉苏，她很好，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她了。”铁木真温情地对妻子说。

别勒古台从大嫂怀中抱过小侄儿出去了，孛儿帖落落大方地向尚未醒过味来的王汗和札木合施礼告退，随着别勒古台走出帐外。铁木真站在敞开的帐门前一直目送着孩子离去，不知为什么，当孩子的身影终于消失

不见时，他忽觉内心茫然若失。

肆

按照惯例，第二天，三部主将再次集会，商量如何分配篾儿乞部众和财产。铁木真主动将自己应得的那份战利品全部分赠给王汗和札木合，以答谢他们的相助之恩，结果，集会开得皆大欢喜。

会后，三部徐徐撤军。铁木真在途中与王汗、札木合分手，回到了蒙古主营。月伦夫人重又见到心爱的儿媳，喜悦之情无以言表，对术赤更是格外钟爱。不仅如此，她还将玉苏认作义女，亲自做主让她嫁给了博尔术。

战后，铁木真的力量继续壮大。

第二年秋天，孛儿帖为丈夫生下了次子察合台。孩子刚满周岁时，札木合向铁木真发出了合营的邀请，铁木真权衡利弊，终于决定接受邀请，举部迁往札木合驻扎的豁尔豁纳黑川营地。

迁营很顺利，豁尔豁纳黑川处处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不过，札木合与铁木真热烈拥抱时，首先注意到的还是他这位义兄今非昔比的实力。

日暮低垂，持续了一天的酒宴已近尾声，劳碌的人们开始各自散去。

凝腊拖着僵直的双腿慢慢走着，整整一个白天她都在挤牛奶，这会儿累得每迈一步都觉得吃力。正当她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时，一阵“嘚嘚”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凝腊不由惊喜地回过头，等待着正飞马向她驰来的骑手。

渐渐看清了，马上是一位青年，独特的骑姿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傲岸与激情，然而，他的表情却与他的年龄极不协调，甚至称得上有些古怪。公平地说，假如他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不是深藏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不是凝固着过多的严厉和阴郁的话，他还是相当英俊嘞。

青年在凝腊身边勒住了坐骑：“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上来吧！”他的语气很冷，像料峭的春日。

凝腊嫣然一笑，顺从地让青年将她拉到马上，看得出，她早已习惯了青年这种生硬的态度。

“你好像很累。”即使表示关切，青年的语气也是平淡的。

凝腊将脸靠在他的背上，懒懒地说：“你刚回来，也难怪你不知道，今天

是札木合首领与乞颜部的铁木真首领正式合营的日子，大家都忙了一天。”

“噢……”青年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随后，凝腊忽然感到他的身体一下绷紧了，“你说谁？铁木真？”

“是啊。”

“那么，你见到铁木真本人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你听他说过些什么话没有？”青年居然一反常态地连连追问。

凝腊虽然意外，回答时却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惊奇：“我只远远地看了他一眼，哪里听到他说什么！不过，我倒是感觉他蛮威风的。”

“札木合首领待他如何？”

“他们很亲热——好像很亲热。”

青年微微皱起眉头，沉默了。

此后，直到一座亮着灯火的帐篷前停下来，他再没说一句话。凝腊轻盈地跳下马背，抬头望着他：“木华黎，你不进来吗？”

“不了。”叫作木华黎的青年淡淡应着，已经催开了坐骑。

“明天，札木合首领要与铁木真首领举行正式的结拜仪式，一定很热闹。”目送着木华黎离去，凝腊在他身后补充了一句。

木华黎住的地方离凝腊家不远。当年木华黎的父亲古温将军在世时，凝腊的父亲温都是他家的老总管。古温将军去世后，木华黎被札木合罚做了奴隶。此后，许多故交亲友为避嫌疑再不敢登门来往，只有温都一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照料昔日小主人的重任，成为木华黎在艰辛孤独的日子里最知心、最亲近的人。但即便如此，木华黎依旧很少向他们敞开心扉。他与他们的距离，不是什么主人与奴仆间的距离，而是出于一种不愿袒露内心隐秘的考虑。父亲的惨死，使原本孤高傲世的木华黎一下成熟了许多，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求得生存，他不得不将内心紧紧封闭。何况迄今为止，他还不曾遇上一个人可以开启他的心灵，可以让他以生死相随，无怨无悔。

狭窄的空间、简陋的衣食……木华黎早就能坦然面对命运的变迁和非人的待遇。表面上看，他除了放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草原各部的动向。他分析过，目前草原上实力最雄厚的仍属克烈、乃蛮、札答阑、塔塔尔、泰亦赤惕等部落联盟，然而，纵观这些部落联盟，皆因缺少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英主，终究承担不起一统草原的重任。

正当他怀才不遇、彷徨无计之时，铁木真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且不说这位年轻首领出生时的种种传说和诸多磨难，单是他短短数年就能迅速崛起的成就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他的出现令木华黎仿佛在重重迷雾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他还不能完全确定。

对于这次合营，木华黎觉得无非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铁木真时时处处受到札木合的掣肘而难有发展的机会，最后只能自生自灭；二是铁木真能够充分利用孛儿只斤家族高贵血统的号召力以及自身非凡的胆略游刃于札答阑这块藏龙卧虎之地，最终在不动声色中赢得人心。至于结果如何，恐怕只能取决于铁木真个人的才能、魄力和眼光了。

当然，还有天意！

合营，是铁木真的机会，也是他木华黎的机会，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尽早与铁木真见上一面。

清晨，木华黎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他刚跨出帐门，就见凝腊急匆匆地向他跑来："木华黎，我要去札木合首领那里帮忙，我们一起走好吗？"

木华黎未及回答，一匹快骑向他疾驰而来，马上人远远便喊："木华黎，札木合首领让我通知你，今天你不用去放马了，带队去黑川狩猎。"

"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要参加宴会的呀。"凝腊愤愤不平地叫起来。

"这与我无关，我是来传话的。"

"知道了。"木华黎面无表情地回答，传话的人好像巴不得听到他这句话，立刻掉转马头，扬鞭而去。

"这不是成心嘛！"凝腊气恼地跺着脚，"别人都可以参加宴会，好好热闹一下，为什么偏就你不能？"

"不要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凝腊，你先走吧，我还要准备一下。"

"那……你自己小心。"凝腊无可奈何地叮嘱着，走了。

木华黎返回帐子，略略做了准备，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张羊皮地图铺在桌上，认真地研究起来。这是一张草原形势图，他足足用了三年时间才将它绘制完成。现在，他划去了篾儿乞的图示——一只体态笨重的棕熊，准备在札答阑的图示旁填上乞颜部——他已想好要用展翅欲飞的雄鹰作为乞颜部的图示。

虽然不能参加宴会，不能马上见到铁木真，他并不觉得特别遗憾。札木合偏偏选在这种时候派他去黑川狩猎，无非是为了支开他，不让他有机会与铁木真碰面，这也从侧面表明了札木合与铁木真的关系没有表面上那么融洽，札木合对铁木真还是有所防范的，而一个让札木合时刻防范

的人，想必绝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良久，木华黎收起地图，眼中闪过一道莫测高深的光芒。

伍

铁木真与札木合的结拜安答仪式格外庄严隆重。这是他们第三次结为安答，也标志着两部正式结盟的开始。

祭天完毕，铁木真解下镶满金片的腰带系在札木合腰间，札木合亦以装饰着宝石的腰带回赠。在整个结拜仪式中，互赠腰带是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环。因为腰带在草原人心目中意味着个人自由，除非在敬天地时或赠与心心相印的朋友，否则决不轻易解下。

札木合伸手从案几上拿起酒壶，斟了满满一杯酒："义兄，我敬你。"

铁木真并不推辞。他注视着与他有着共同的祖先并自童年起就与他结下深厚情谊的札木合，发自肺腑地说道："安答，为兄也敬你一杯，愿你我兄弟从此患难与共，永不相弃。"

札木合饮毕，与铁木真会心大笑。

方才谨严的气氛一扫而尽，乐声悠扬，美酒醇厚，参加结拜仪式的人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地位坐在相应的位置上，尽情品尝美食佳酿。

时间在愉悦的气氛中不知不觉溜走。夜幕垂落时，外面忽然喧闹起来。

在点燃的堆堆篝火边，皮鼓被狂热地敲响，火不思的琴弦似要拨断，这是一处自由的天地，没有尊卑，不分贵贱，两部百姓围聚在篝火旁，翩翩起舞，纵情歌唱。

月色渐浓，铁木真和札木合相偕来到欢乐的人群中。此时，鼓点已不那么急促，火不思欢快的尾音中笛声悠悠响起，一个年轻女孩的出现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

她的舞姿是那样轻盈，像原野奔跃的小鹿；她的歌喉是那样婉转，像花丛啁啾的百灵；她的眼神是那样纯洁，像灵动莹润的水晶；她穿着纯白的衣衫，系着红红的腰带，又仿佛飞落人间的仙鹤。

"这姑娘是谁？"铁木真低声问身边的札木合。

"凝腊，一个女奴。怎么，义兄对她有兴趣？"

"她真是与众不同。"

札木合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义兄若中意于她，弟愿将她作为礼物赠与义兄。”

铁木真含笑摇头：“安答误会了，为兄只是欣赏她的清纯而已，哪里有什么非分之想？”

“莫不是怕嫂夫人见怪？”

“就算是吧。总之，此事权当玩笑。”

札木合不以为然：“义兄，你还像小时一样，凡事都太过认真。好，弟以后自不会操这份闲心。”

“安答……”

札木合摆摆手：“义兄不必解释。我们三次结义，终不成我还信不过你吗？”

“他们回来了！”不知是谁惊喜地大喊一声，立刻，人群中产生了不小的骚动。凝腊也随着人群向外跑去，经过铁木真身边时，她略微停了停，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铁木真颇觉意外地向她点点头。

凝腊飞快地离去了。

“是打猎的人回来了。”札木合向铁木真解释了一句，随后挽起他的手臂，“累了吧，义兄，我们进帐休息吧。”

“也好。”

百余人的打猎队伍满载而归，成为当天的英雄，男女老少簇拥着扬扬得意的猎手们，凝腊被挡在人墙外，怎么也看不到木华黎，急得差点哭出来。正无奈间，一只手按在了她的肩上。

“木华黎？”

“结束了吗？”

“没有。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快点。”

将近篝火边，木华黎放慢了脚步，凝腊也看到，铁木真和札木合早已不在那里了。

木华黎远远地望了一眼札木合的大帐，眼里闪过一丝淡淡的失望。

“他怎么走了？”凝腊喃喃自语。

“结束得真快！”木华黎收回目光，淡淡地、不动声色地说。

陆

合营并未给两部人们的生活带来太多的影响。

自合营以来，铁木真与札木合经常同榻而眠，同桌而食，感情日渐亲密。这样的日子转眼月余，一天，札木合正与铁木真商议军队训练诸事，侍卫进来报告，说札木合的同父异母弟弟纠察尔回来了。

札木合急忙要他进来。

铁木真正欲起身，被札木合伸手按住了：“自家兄弟，何必多礼！”

纠察尔旁若无人地进入帐内。

“哥。”他粗声粗气地算是打了个招呼，大剌剌地一屁股坐在桌边。

“纠察尔，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义兄铁木真，这段时间你一直不曾回来，还没有见过他呢。”

纠察尔斜眼瞟了瞟铁木真，没说话，伸手取过一只大碗给自己斟满酒。

铁木真向他点点头，淡然一笑。

纠察尔只顾端起酒碗“咕噜咕噜”猛灌一气。

铁木真简直不敢想象，这个纠察尔会是札木合的亲弟弟。他们兄弟之间的差别何其之大！札木合精明强干，心性玲珑，纠察尔却这样粗陋不堪，他俩无论从外形还是内在气质上都相去甚远。

札木合对纠察尔的无礼颇觉难堪，若不是碍于铁木真在场，他真想将他轰出帐去。他们这一对异母兄弟素来感情不睦，平时，纠察尔在他自己的营地也很少回来，兄弟二人早已达成了互不干涉的默契。

合营之初，札木合曾派人通知纠察尔，但纠察尔一直没回来。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札木合也不希望纠察尔回来，他早就担心会出现今天这种令人尴尬的场面。

“纠察尔，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札木合强压怒火，讪讪地问。

“不欢迎？”

“瞧你说的话！你既然来了，就不要急着回去了，正好义兄也在，我们几个不如多盘桓几日。”

纠察尔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铁木真也说：“确实，我还想请纠察尔兄弟到我的营地做客呢。”

纠察尔冷冷地瞟了铁木真一眼：“你的营地？你的营地是吗？”他似嘲弄又似轻蔑地加重了“你”字的语气。

“纠察尔！”札木合喝道，脸色骤然一变。

铁木真息事宁人地微微一笑：“纠察尔兄弟想必对我有什么误会？我们两部合营一处，实力不是更强了吗？”

“义兄不要理他，他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札木合怕铁木真下不了台，急忙圆场。

“没什么，自家兄弟，我不会介意的。”

“好，痛快！”纠察尔抓起酒壶，为自己和铁木真倒了两碗酒，“难得铁木真是个痛快人，鄙人敬你一碗。”

看着他们俩干杯，札木合暗暗地吁出一口气。

纠察尔大笑着将酒碗掷在一边：“铁木真首领，鄙人老早听说合不勒大汗传下过两柄削铁如泥、吹发断丝的宝剑，分别唤作金星剑和银鹰剑，但不知有何来历？现在是否传到首领手中？”

纠察尔的这个问题提得十分突兀，铁木真略一思索，认真地回道：“是在我的手中，不过很可惜，只剩下其中一柄金星剑了。当年，我高祖合不勒被推举为蒙古各部联盟的大汗，即将登基之时，曾请西域匠人为他打造两柄宝剑。开炉之夜，高祖梦见一只银鹰噙金星落入炉中，恰在这时，忽听一声轰然巨响，我高祖惊醒过来，正是剑炉开封的良时。高祖来到开炉现场，双剑同出，一柄月华下隐显金星，一柄阳光下隐显银鹰，因此被高祖称作金星剑和银鹰剑。后来，这两柄剑随我高祖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在草原上也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高祖去世后，将汗位传给了他的堂弟俺巴该，却将这两柄剑传给了他那力能拔山的四儿子，也就是我的叔祖忽图赤汗。俺巴该汗为塔塔尔人及金人设下许亲骗局阴谋害死后，部众一致推举我叔祖做了大汗，这之后，我叔祖先后率兵与塔塔尔人打了十二次仗，皆因塔塔尔人得到金国的支持而打了个平手。第十三次，他将金星剑和银鹰剑授予我父也速该巴特，命我父率兵出征塔塔尔，我父用这两柄剑生擒了塔塔部的大首领铁木真兀格，始获全胜，并为我取名铁木真以示纪念。不久，我叔祖病逝，我父继承了他的汗位，却令人费解地自行废去汗号。到了我九岁那年，父亲带我远到弘吉剌我额吉的族里求亲，临行前将金星剑交与我额吉收藏，他只带了银鹰剑上路，不幸的是，他在独自返乡途中为塔塔尔人毒害，塔塔尔人又因忌惮我父神勇，将银鹰剑以熔铅灌死，此后我们便将银鹰剑与父亲一同埋葬了。”

“如此说来，使用过金星剑和银鹰剑的都是蒙古部鼎鼎有名的大英雄了？首领是否带着金星剑，可否借我一看？”

铁木真伸手摘下佩剑。

纠察尔接剑在手，掂了掂分量，又以行家的眼光审视片刻，随即拔剑出鞘，一道华光顷刻闪过，晃了一下他的眼睛。“好剑！”纠察尔脱口赞道，手随声动，竟迅疾地将手中宝剑对准铁木真的咽喉直刺过来。离铁木真的咽喉处不及一分时，又将剑收住。

一切都在短短的瞬间完成。

札木合惊得面如土色。

铁木真却始终一动未动，甚至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纠察尔！你，你……”札木合勃然大怒。

铁木真反赞道：“进于未防之际，控于难收之时，纠察尔兄弟当真功夫了得。”

“义兄，这……”

“安答无须动怒，纠察尔兄弟决无恶意，只不过试试为兄的胆量而已。”

纠察尔将宝剑推回鞘中，冷笑一声，用力拍到铁木真面前：“算你有种！明人不做暗事，我此来不为别的，专为领教一下铁木真首领的刀剑功夫。怎么样，敢不敢跟我出去一较高低？”

札木合气急败坏地吼道：“纠察尔，你太过分了！”

纠察尔瞪圆了眼睛，咆哮着：“轮不到你来教训我！铁木真，我明人不说暗话，你若胜得了我手中的弯刀，证明你有资格待在豁尔豁纳黑川，否则，我请你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少在我面前丢人现眼！”

面对纠察尔的无礼和挑战，铁木真平静如初：“早闻纠察尔兄弟有扳牛之力，登枝之轻，确也想讨教一二。”

“好，请！”纠察尔率先站起，手向门外一指。

札木合知道自己再也无力阻止这场争斗了。

柒

在帐外的空地上，纠察尔仗剑以待。

札木合跟在铁木真的后面，不放心地叮咛：“大家还是点到为止吧。”

铁木真微微一笑，纠察尔却轻蔑地撇了撇嘴，冷哼一声。

周围不知何时开始围上一圈人，而且越聚越多。

铁木真握剑在手，轻松地弹了弹剑锋。

纠察尔陡然出招，拔刀向铁木真刺来，身形快如闪电，与其笨重的身躯极不相称。

但纠察尔虽快，铁木真更快，几乎没看见他怎么动作便架住了纠察尔的刀。那剑沉如千钧，压得纠察尔喘不过气来，纠察尔用足气力，竟不能向前移动分毫，于是急忙撤刀，两个人重又战到了一处。

一时间，刀来剑往，似疾风夹裹的雪片，又似九天飞离的寒星，这一番游龙斗狠，委实让围观者大开了眼界。

纠察尔的刀法素以快疾稳狠著称，在札答阑鲜有对手，但与铁木真相比仍然稍逊一筹。札木合心里如同明镜一般：抢攻者心浮气躁，势难久持，可惜纠察尔自己还蒙在鼓里。

即使外行也能看得出来，铁木真从一开始便采取了守势，他若非要给安答的弟弟一个面子，就是为了引逗纠察尔使出浑身解数，并不急于取胜。纠察尔久战无功，索性使出杀招，刀刀直逼铁木真的要害。铁木真闪转封挡，身轻如燕，臂展如猿，逐一化解着对方的进攻。

看看纠察尔招数用尽，铁木真不失时机地反守为攻。纠察尔疲于招架，步法渐乱，不知不觉被铁木真逼到了死角，再无转身余地。铁木真知他败局已定，急忙撤剑，退出几步开外：“纠察尔兄弟，承让了。”

纠察尔背倚毡帐，面红耳赤，羞莫能言。

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嘈杂的议论声，札木合上前，冷冷相劝：“纠察尔，你若不忙，就不要回营了。”

纠察尔一言不发，来到拴马处，赌气离去了。

铁木真正觉心里过意不去，札木合笑着挽住他的手臂，边走边说：“随他去吧！让他也知道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省得他总是恣意妄为、目空一切。改天，我再带他去拜望义兄，当面谢罪。”

禁不住札木合再三挽留，铁木真直到下午才告辞回营，途经兀鲁兀营地时，正遇兀鲁兀部首领主尔台和忙兀部首领惠勒答尔在帐外草地上下棋闲谈，看见他，他们十分热情地邀他进帐小叙。

当时，札木合所掌握的大小部落达数十个之多，而主尔台的兀鲁兀部和

惠勒答尔的忙兀部堪称这个庞大部落联盟的精华和支柱，札木合得以稳居盟主宝座，与这两位首领的拥戴密不可分。

此外，主尔台、惠勒答尔与铁木真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他们同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大英雄孛端察尔的后人，主尔台年长铁木真一岁，在辈分上是他的叔父，惠勒答尔则是铁木真的同年兄弟。铁木真一向敬重他二人勇武忠义，早存一份结交之心。

三人回帐分宾主落座，惠勒答尔迫不及待地问道："铁木真首领师承何人？一手好剑使得真可谓神鬼莫测。"

铁木真不料有此一问，颇觉意外地笑笑："哪里有什么师父啊！小时候，和弟弟们一处狩猎，看虎豹相搏、鹿鹤嬉戏，自己琢磨的。"

主尔台伸出大拇指："了不起，了不起！首领天赋，果真非常人能及。今晨我与惠勒答尔路过札木合首领的营地，正见你与纠察尔比试，你后来使出的剑路看似不守章法，实则占尽先机，所以这半天我和惠勒答尔一直在猜测你的师父是谁——原来却是自己！"

铁木真这才恍然大悟："怎未见你们？"

"我们没过去。"惠勒答尔笑道，"纠察尔为人傲狠，武艺高强，自出道以来，还只败在两个人的手下，一个就是首领你。"

"另一个呢？"

"木华黎。"

"木华黎？他又是怎样一个人？"

"在札答阑有两句话这样评价他：没有木华黎驯不服的烈马，没有木华黎射不中的鹰隼。不知你是否听说过？"

铁木真遗憾地摇摇头："如此说来，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勇士了？"

"岂止是勇士！应该说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奇才才对。"主尔台接过话头，由衷称赞。

"这倒怪了，既有这样的奇人异士，我怎么从未听札木合安答提起过。"

"这个么……"惠勒答尔与主尔台对视一眼，神情变得谨慎起来，"我们也不能确知详情。木华黎是古温将军的独子，札答阑有今日威势，是古温将军追随札木合首领的父亲、已故的宝力台首领一手创建的。宝力台首领死后，又是古温将军将年幼的札木合推上了盟主的宝座，谁知最后，古温将军死得十分蹊跷，也十分悲惨。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即使在那时，当事人对所发生的一切也都讳莫如深，如今事过境迁，别人自然更无法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恩怨纠葛了。"

铁木真无意探究别人的隐私，适时地扭转了话题：“不知这位木华黎家住哪里？”

“莫非首领有意结识他？”惠勒答尔意味深长地注视着铁木真。

铁木真默认了。

“在札答阑部与亦乞列思部之间，你找一个人，他是古温将军家昔日的总管，名叫温都。古温将军去世后，是这位义仆将木华黎接到身边细心照料的。”

“你对他的情况这样了解，想必与他很熟吧？”

惠勒答尔摇头笑了：“哪里。其实我与木华黎没有任何交往，木华黎生性孤傲冷僻，一般人想要接近他也难。我告诉你的这些，大多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这个人如同一个谜，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可以解开谜底，若首领对他有兴趣，不妨试试，或许能够成功。”

“此话怎讲？”

“这是我与叔父的秘密。”惠勒答尔向主尔台递了个眼色，狡黠地笑了。

铁木真的好奇心越发地被激发起来了。

第三章 凋零的“薰衣草”

壹

一天，趁营中无事，铁木真不通知任何人，托了猎鹰海冬青，独自一人向黑川方向驰去。一人一马已经踏上进入黑川的林间小道了，突然，一直乖乖停落在他肩头上的海冬青凌空飞起，盘旋数周后又“嘎嘎”叫着向前飞去。铁木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策马紧紧相随。

尚有数箭之地，铁木真便明白了海冬青惊飞的原因。原来是一位驯手在追赶一匹埋头疯跑的野马，从他手持套马杆的骑姿来看，他正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与角度以便一套即中。

驯马常被视作勇者的游戏，极具刺激性和挑战性，铁木真顿觉精神一振，勒马静观那人身手如何。

几乎转眼间，驯手追到野马近前，果断地将手一扬，套马杆分毫不差正中目标，铁木真暗赞一声，继续注目观看。

那野马虽被套住，却不肯服输，又蹦又跳，奋力挣扎。就在双方角力万分紧张之时，发生了一桩意外，驯手的套马杆突然折断，驯手仰面朝天向后摔去。

铁木真大吃一惊，正欲上前相助，却又目瞪口呆地停住了。只见驯手非但没有摔下，相反，他借着落势钩镫换脚，将一只脚钩在马镫之上，紧贴于马肚一侧，仍对野马穷追不舍，及近野马，驯手抛下了半截套马杆，将身一纵，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它的背上。

野马身上突添重负，凶性大发，长嘶一声，前蹄凌跃，马身几近竖直。然而，任凭它怎样奔跑跳跃，驯手岿然不动，如此几番较量，野马终于精疲力竭，打着响鼻，无奈地低头认输了。

驯手此刻也是一身热汗，他跳下马背，心满意足地拍拍马脖子。那马回过头，亲热地舔了舔他的手，显得异常温驯。

“这位壮士，好身手！”铁木真脱口赞道，催马向驯手走过来。驯手循声回头。刹那间，他觉得浑身血液好似停止了流动。难道会是他吗？

他敢确定自己此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可偏偏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他吧？一定是他吧？

铁木真显然更吃惊，驯手的年纪之轻大出他的意外。

“您……”

“在下铁木真。请问壮士大名，属哪一部族？”

果然是他—— 想见而不得见的铁木真。

“我叫木华黎，主尔勤人氏。”驯手腼腆地回答，全无平日的冷肃。

木华黎！

他真的就是惠勒答尔口中的那个木华黎吗？

仅仅在几天前，铁木真才听到木华黎这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名字。正因这个名字太过响亮，使他无论如何不曾设想过木华黎会如此年轻。说真的，倘若不是他刚才亲眼所见，任谁说他也很难相信一个驯手在套马杆折断之后，还能有惊无险，相当漂亮地驯服了野马。尤其是木华黎借着落势钩镫换脚的那一瞬，让铁木真对木华黎那超乎寻常的敏捷、胆气和应变能力叹为观止。仅此一招，亦足以证明主尔台、惠勒答尔的推崇绝非虚谬……

铁木真压下心中的赞叹，稍稍走近些，用一种鉴赏的目光端详着面前的野马。

这是一匹体格壮硕、雄骏无比的宝马，遍体通黑，毛色乌亮胜如闪缎，除马蹄外全身上下绝无一丝杂色。而它的奇特之处也在于，它全身乌黑，四蹄却纯白如雪，好似刚刚踏雪而行。

踏雪而行……踏雪神驹？居然是踏雪神驹！

踏雪神驹堪称马中极品，通常生长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矫捷机警，性烈如火，常人见都难见，更别提驯养了。当年，铁木真的叔祖忽图赤汗曾得到过一匹，此后便如绝种一般，踪迹难觅。不意今日在此处识得宝马，铁木真一时简直喜出望外。

“好一匹烈马！”他不知赞马还是赞人。

木华黎微然一笑，一语双关：“个性越烈的马，一旦被驯服，就越能成为驯者的伙伴。铁木真首领，您若喜欢这匹踏雪神驹，不妨将它留在身边。”

铁木真看看木华黎，脸上既无惊奇之色，更无推辞之意。“那我愧领了。”他喜悦地说，坦率质朴，一如心境。

很久，木华黎没有这般心动的感觉了。原来这世上最令人心折的永远莫过于男子汉那毫无矫饰、坦荡如砥的襟怀。一个真诚的人又怎会拒绝真诚的馈赠呢？何况还是惺惺相惜的英雄。

铁木真伸手从腰间摘下宝剑：“木华黎，我们一见如故，这柄剑请你一定要收下，权做个纪念。”

木华黎接剑在手，立刻辨出：“这不是那对在草原上久负盛名的金星银鹰剑中的金星剑吗？我不能……”

铁木真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难道一柄剑比人更重要？你不必推辞，此剑正合你用！对了，我还想问你，你既是主尔勤人氏，因何又到了札答阑部？”

“此事一言难尽，里面纠缠着两辈人的恩恩怨怨，首领若有兴趣，改日我一定细细讲给您听。”

铁木真点点头，不再追问，拉着木华黎坐在草地上。两个人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随意地攀谈起来。

因与木华黎相谈甚洽，铁木真返回营地时已近黄昏，他顾不得吃饭，急切地唤出妻子，非要她去欣赏一下他新得的宝马良骥。

孛儿帖对马不在行，不过，单看丈夫那副得意的样子，她也知道这匹马有些来历：“这马是你驯的吗？它的样子可够凶的。”

“你还没见过它真正凶的时候呢。不瞒你说，就是我驯这马，也需费许多

功夫。”

“听你说话的语气，这马是别人送你的了？”

“不错。你猜猜看，会不会是一个有漂亮女儿的老头儿？”

“那我可要恭喜你了：既得马，又得人。”

“真的，你不吃醋？”

夫妻俩正彼此逗趣，博尔术来了。看到他，铁木真十分高兴：“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这匹马如何。”

博尔术双目微闪，脱口而出：“踏雪神驹！”

铁木真赞赏地看着他：“好眼力！”

“您从哪儿得来的？”

铁木真并不相瞒，将他目睹木华黎驯马以及由此与木华黎相识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博尔术。

“木华黎……”博尔术念着这个名字，脸上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你好像知道什么？”

“我听忽必来谈起过他。”

“忽必来？”铁木真的脑海里迅速浮现出一个形象：结实的骨架，忠厚的外貌，一脸络腮胡子与朝伦堪称伯仲。“我想起来了，你说的忽必来是隶属巴鲁剌思部的一位年轻将领，对吧？”

“对，是他。”

“他怎么说？”

“他所说绝非一家之言，不少人都这样认为：木华黎是位胆识兼备的文武奇才，可惜为人孤傲冷漠，不易接近。”

铁木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木华黎给他的印象完全不同，非但不孤傲、冷漠，相反处处表现出一种天性的爽快和坦诚。

铁木真一生嗜才如命，而且慧眼独具，与木华黎的接触虽然短暂，却足以让他认定木华黎有天纵之才，比起人们的赞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令人费解的倒是惠勒答尔闪烁其词地提到木华黎与札木合之间的恩怨纠葛。博尔术好似看透了铁木真内心的疑惑，他一语道破天机，让铁木真

大吃一惊。

“忽必来还说，木华黎与札木合首领有杀父之仇。”

原来如此！

“首领，下一步您有何打算？”博尔术饶有意味地问道。

铁木真会心一笑，不置一词。

贰

五月的一天，铁木真正在帐中与博尔术推敲着近期军队训练所要采用的几种队形变换时，帐门被撞开了，别勒古台惊慌的表情和变了调的声音一同出现在帐中：“大哥，不好了，术赤出事了！”

“他怎么了？”铁木真霍然站起，颜更色变。

“他被惊马踏伤了，一直昏迷不醒。”

“什么！”铁木真如遭雷击，急忙奔出大帐，策马如飞而去。

此刻，在术赤的帐中，莫日根大夫正在全神贯注地给术赤处理着身上的几处踏伤，其中最严重的一处在左胸上，马蹄在这里留下了致命的一击。

当大夫终于满脸疲惫地停下来时，铁木真竟什么都不敢问了。

莫日根回视铁木真：“首领，你派个人随我回去配药，另外派人在附近给我备一张空帐，这些日子我不能离开公子左右。”

“好，别勒古台，博尔术，你们速去安排。”

“喳。”

莫日根正欲出帐，铁木真唤住了他：“大夫，请您实话告诉我，术赤他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

莫日根直视着铁木真汗水涔涔的脸，坦率地回道：“孩子太小了。但愿他能逃过这场劫难。”

“您……您一定要想法救活他啊。”

“我会尽力的。”

当帐中只剩下铁木真一个人时，他再也控制不住揪心的懊悔，颓然跌坐

在儿子身边。假如可能，他宁愿代儿子去承受这场意外的灾难。这种感觉，他过去从未有过。此前，儿子与他并不亲近，他也从来没有在意过儿子，可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永远失去这个孩子时，他才发现，他的内心是在意他的，很在意很在意，他在意他的成长，在意他的倔强，在意他的一切。

似乎过了很久，又似乎只有短短的片刻，别勒古台和博尔术满头大汗地回来了，他们的身后还跟着玉苏。

“大哥，一切都安排好了，额吉正在照顾大嫂，我没敢惊动她。”

“你大嫂……也好，此事切莫让她知道。”

“我懂。大哥，要不……一会儿你别去了。”

不去怎么能行？

按照定好的时间，还有不到半个时辰札木合就要带着隶属札答阑联盟的十几位部落首领前来观看乞颜的军队训练，而他这个统帅怎能不到场？可儿子……他忧虑地注视着儿子青紫的小脸，好不容易才狠下心肠：“大夫，玉苏，术赤就劳你们多费心了，训练一完，我一定尽快赶回。”

他率先走出帐门，再没敢回头。

乞颜的军队训练一向一丝不苟，这与上至统帅下至各部将领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有着密切的关系。精明的札木合不得不承认，铁木真带兵的确很有一套。他此行的目的，本就是借机探一探安答的真正实力。

除了个别几个人，没有人觉察到铁木真的不安。铁木真根本不敢去想生命垂危的孩子。或许正应了祸不单行这句老话，不容他稍稍缓解一下焦灼的心情，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首领，夫人……夫人情况不好，老夫人让你赶快回去！”

铁木真屹立不动，脸色早就变得铁青。

将士们不知发生了何事，纷纷停下来，队形有些散乱了。札木合驱马上前，正欲说些什么，铁木真厉声喝道：“继续练！”这一声并非很大，却透着一股震慑人心的威严和力量。

将士们无条件地服从了，操练继续进行。

此情此景，不唯乞颜将士，即便那些前来观看训练的人也不能不为这位年轻首领坚定如铁的意志所折服。

报信的士兵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铁木真始终没问一句妻子的情况，不是不想，而是怕知道实情后再难自持。

还有儿子……铁木真只觉得时间好似停滞了一般，紧紧咬着的嘴唇已然现出几个血印。太阳为什么还不落山？太阳为什么还不落山！

原谅我吧，孛儿帖，我无法为私事而放弃训练，没有铁的纪律就带不出铁打的军队。你一定要挺住，求你了，无论如何要挺住——等我回去。

札木合含义复杂的目光落在了铁木真挺直的脊背上。

这个人难道是铁石心肠吗？如果换了孛儿帖是他的女人，他宁可失去世间的一切，也会在她需要的时候赶回到她的身旁……

孛儿帖的情形的确越来越糟了。意外的早产导致难产，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在剧烈的痛楚中让她心胆俱裂的是爱子的伤势。帐内，接生婆满头大汗，几乎陷入绝望；帐外，所有的人都束手无策，唯有揪成一团的心在祈盼着奇迹的出现。

谁也没注意天色渐渐昏暗下来。

几近晕厥的孛儿帖仿佛听到了一声急切的、熟悉的、也是最亲爱的呼唤，这呼唤立刻灌注于她的体内，与此同时，一匹毛色乌亮的黑马像旋风般卷入人们的视线。就在铁木真的双脚落地的瞬间，帐中蓦然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啼哭。

月伦夫人一把拉住儿子的胳膊，热泪盈眶："长生天保佑孛儿帖！长生天保佑我的术赤！"

筋疲力尽的接生婆乐颠颠从帐中走出："是位漂亮的小姐——老夫人，您有福啊。咦！铁木真首领，您真的回来了？夫人要您进去。夫人的身体太虚弱了，您一定不能让她分心劳神，她可是刚刚从鬼门关转回来的……"

接生婆絮絮叨叨的声音被掩上的帐门截断了，铁木真几步趋于床前，温存而又内疚地注视着爱妻没有一丝血色的脸。

"铁木真，术赤如何了？"孛儿帖从枕边抬起头，艰难地问。

"他……你别担心。"

"我要去看他。"

铁木真急忙按住挣扎欲起的妻子："你不能动！术赤有我照料。"

泪水顺着孛儿帖的面颊滚滚而下："可怜的孩子，他怎么会被野马踏伤呢？这个时候，他该多么需要额吉在身边啊……"

"我会守在儿子身边的，我会一步不离地守着他的，孛儿帖，你要相信我。"

走近儿子的寝帐时，铁木真突然感到心跳得很急，他急忙抓住门框，让自己定了定神，才轻轻推开帐门。

莫日根大夫正在给孩子换药，铁木真本能地察看了一下他的表情。

还好，从大夫略略舒展的双眉间，铁木真恍若看到了一线希望。可是再看儿子依然昏迷不醒，刚刚松弛了一点的心便又紧紧地揪了起来："大夫，我儿子怎么还未苏醒？他到底要不要紧？"

大夫眯起双眼注视了铁木真片刻，答非所问地说："有时候，小孩子的生命力真是惊人的顽强。"

"您是说……"

"不能大意。公子需要绝对的安静，所以我一直没让人来探望他。他只需要一个能让他产生安全感的人待在身边，这对他来说比药物更重要。"

"我会的。还有什么？"

大夫俯身抚摩了一下孩子的额头："如果不出现异常情况，公子可能很快苏醒。我必须回去另外配些药来。我走后，劳你费心看着点炉子上的药引。"

大夫的话音刚落，术赤的小嘴竟真的蠕动起来，接着发出了一个微弱的呓语："额吉……"

铁木真一下坐到床边，抓住了儿子冰冷的小手："术赤。"

"额吉，"昏迷中的术赤断断续续地说道，"为什么……他……不喜欢我？"这恐怕就是这个敏感聪慧的孩子在神志不清时才肯道出的心底最深刻的隐痛。

铁木真好像被蝎子猛地蜇了一下，一时只觉心痛难忍。迄今为止，术赤尚未开口叫过他一声阿爸，他没想到，一个五岁孩童的倔强竟会如此深地刺痛他。他不知是证明还是忏悔地自语："术赤，我的儿子，阿爸没有不喜欢你。"

大夫双目微微濡湿，转身悄然离去了。铁木真无意中流露的父爱让这位草原名医既为之感动，又为之难过，直到此刻，他才开始明白，铁木真也许永远说不清自己内心深处爱与恨的分量孰轻孰重，但终究否认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术赤在他的生命中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铁木真百感交集的目光久久凝注在儿子清俊的脸上，他还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渐渐地，他的眼皮越来越沉了。

朦胧中，一只手轻轻扯着他的衣袖，他被惊醒了。

儿子！原来是儿子醒了！一阵狂喜霎时攥住了铁木真的心。

术赤的眼睛在瘦削苍白的脸颊上显得更深更大了，他无力地伸出小手，向父亲身后指了指。

炉子上的药罐正“吱吱”向外冒着泡。铁木真一跃而起，顾不上垫东西，空手将药罐端了下来，烫得好一阵甩手。

术赤一直都在看着他，当他回到床边坐下时，术赤小心地捧起他的手，放在嘴边轻轻地吹了吹。

铁木真顿觉两眼发潮，忙掩饰地笑道：“术赤，还疼吗？”

术赤的脸仍然半青半白，连呼吸都很吃力，可他还是坚强地摇了摇头。

“你哪里有不舒服，一定要告诉阿爸。”铁木真自然而然地说出“阿爸”二字，并未觉得有任何异样。

“阿爸——”孩子惊异地重复着，脸上慢慢绽开了甜甜的、满足的笑容。

真够难为他，伤得这么重还能笑得出来，要知道，他毕竟还只是个五岁的孩子啊。铁木真若非用全部意志克制着内心的冲动，真想将虚弱的儿子紧紧搂在怀中。

在一片悠长的静谧中，父子俩的心彼此贴得很近很近。

叁

许多年前，豁尔豁纳黑川深处的一棵苍翠的柏树下，一位夫人长眠于此。许多年后，当年人们为寄托哀思而栽下的幼树已蔚然成林，可怀念之情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稍有褪减。

都说世间风云变幻诸事难料，其实世间最复杂最难测的还是人的心、人的情。

木华黎牵着马慢慢走着。今天是他的生母雪尼叶夫人的忌日，他特地来祭奠他的母亲。远远地，他便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那是他母亲生前所喜爱的薰衣草的味道，因此，他知道那个人——札木合先他而来了。一对冤家，每年的同一时间都要相会在同一地点，这岂止令人尴尬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平心而论，母亲的容颜木华黎还不如札木合记得清楚，他只能从人们的回忆中，从父亲一生相守的眷爱中了解到母亲的才貌人品。自母亲去世后，父亲每年都要带继母和他来这里。札木合也来，而且总比他们来得早些，甚至在札木合杀死他的父亲之后，仍然不忘来祭奠他的母亲。唯

一不同的是，他与札木合之间永远不会再有往日的情谊。

木华黎站在札木合身后不远的地方。

札木合没带侍卫。木华黎的手慢慢地伸向了腰间的宝剑。

在冷漠的表情掩盖下，内心却在苦苦挣扎。

感情在问他：杀了他吗？杀了他为屈死的父亲报仇？

理智却在回答：父亲终究是误杀纠察尔的母亲在前，并且死于纠察尔而不是札木合的刀下，就算他早怀疑这一切都是札木合精心策划的阴谋，仍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复仇计划。何况，他确信父亲不会赞同他这样做。父亲对宝力台首领、对札答阑至死不渝的忠诚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处世原则，札木合毕竟一身系着札答阑部落联盟的荣辱安危，杀他容易，却很可能因此将稍稍安定的草原迅速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而这才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木华黎慢慢松开了握剑的手。

多行不义必自毙！

时间会澄清一切。

“你怎么还不动手？我等你动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札木合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安闲而轻蔑地说。

“为什么？”

“今天是最好的时机，除了今天，你恐怕再也找不到杀我的机会。”

“我不需要机会，我也不想杀你。”

“假如你弄清了你父亲的真正死因，你还会这样想吗？你知不知道，你和你父亲一样，都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弱点，就是凡事但求问心无愧。而这世上又有多少事可以真正求个问心无愧？”

“那么你呢？你不杀我，难道就不怕为自己留下祸根？”

札木合的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你连这个都猜不出来？看来我实在高估了你的智慧，你还是问问她吧。”他闪过身，用手指着雪尼叶夫人的墓穴，“为什么我年年要来这里？因为这里躺着我生平最怀念的女人。我从来不是那种愿为别人恩情所累的人，但她的养育之恩我非报不可。如果你身上不是流着她的血，你以为我会冒险让你活在世间？何况，你父亲临终前恳求我放过他的妻儿，我念他忠直一世，不忍拒绝。”

“你既然念我父亲忠直一世，为什么还要杀他？”

“他不死，我札木合怎么能做札答阑真正的主人？他不死，谁又能保证他不会第二次带走我的部众，另立门户？我知道，另立门户并不是他的意思，可是只要他还活着，那些拥护他的部众就难保不会心存异心。他是我内心深处噩梦的根源，有他活在世上一日，我就一日不得安宁。”

“我总算明白了你没有斩草除根的真正原因。只要我不死，你用卑鄙手段虐杀我父亲的阴谋就不会昭然于世，我父亲的死就永远只能是场误会。对吗？”

札木合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是又如何”的表情。他几乎是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等待木华黎拔出剑来，可木华黎已在瞬间将悲愤抹尽，平静得像块岩石。

札木合笑了：“我早知道你不会杀我。你和你父亲一样至死也不会扔掉你们所谓的‘忠诚’。好了，你不拔剑，我可要走了。”他近乎戏弄地踱过木华黎的身边，木华黎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

意外地，札木合的目光被木华黎腰间的宝剑吸引了。“金星剑？”他惊诧地停住了脚步，“这么说，你见过铁木真了？”

沉默。

札木合回身逼视着木华黎：“木华黎，少跟铁木真来往，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札木合大笑起来：“木华黎，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定在想，我岂能主宰你的思想、你的灵魂、你的选择？可你别忘了，你的恩人温都夫妇，还有你的那位心上人凝腊，他们的生死可都在你手上握着呢。不，应该说是在我的手中，在我的手中握着呢！”大笑变成了狂笑，“你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所以，你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乖乖地听我的话，否则，到时死的不会只有你一个人。”

札木合撇下木华黎，阵阵狂笑着，扬长而去。

木华黎的脸倏然变得惨白。如果可以，他真想将札木合碎尸万段！

肆

合营的第二个冬季，豁尔豁纳黑川的忽勒山附近爆发了大规模的狼患，山下各部防范无益，人畜多有伤亡，损失惨重。铁木真十分关注此事，欲与安答联手除害。可不知札木合怎么想的，每次见他都避而不谈。

一场暴风雪过后，忽勒山附近的牧户开始从夹裹着雪花的凛冽的寒风里

嗅出了死亡的味道，他们不得已派人求助于札木合。札木合经过一番筹划，召来了木华黎。

木华黎走入札木合的大帐时，札木合正背对着帐门烤火，听到脚步声，头也没回。

“你找我来什么事？”木华黎的语气里透出淡淡的疑惑。

“最近狼患成灾，我思防范无益，不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猎杀，永绝后患。你在这方面一向经验丰富，我打算派你带人前去。”

“行，我去准备。”

札木合这才回过头来，别有深意地审视着木华黎。

木华黎平静地迎住了札木合的目光。

蓦地，札木合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挥挥手：“没事了，你去吧。我让扎西配合你的行动。”

扎西是札木合的心腹，木华黎虽讨厌此人，却也无由反对。

忽勒山的狼群越来越肆无忌惮，木华黎针对狼群习性，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制订了猎杀方案。这个方案称得上天衣无缝，当木华黎率领狩猎队伍进入忽勒山时，群狼的命运似乎就被注定了。

然而，世事变幻，人们可以主宰狼的命运，却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

不出木华黎所料，狼群按照他的“指挥”，乖乖地进入了事先设置好的包围圈，被弓箭手团团包围，只待木华黎一声令下，就会被聚而歼之。谁承想，木华黎尚未发令，就见自己这边突然一阵大乱，接着，扎西带领手下人纷纷跳上马背，争先恐后地逃之夭夭了。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瞬间足以决定一切。

转眼的工夫，木华黎便只身处于群狼的攻击之中。

木华黎将“九连环”握在手中时，心里异常冷静和清醒。“九连环”原本是忽图赤汗赠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留给他的，迄今为止，他还不曾试过它的威力。而今，面对咄咄逼近的死神，他既不抱生还的希望，也不放弃最后一搏的努力。

近了，近了，更近了……

木华黎稳稳地射出“九连环”，霎时，九只跑在最前面的狼挣扎了一会儿，便一个个伸头展足，倒地不动了。

后面的狼受到震慑，行动变得谨慎了许多。但凡狼，都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习性，“同伴”的死更激起了它们复仇的野性，它们略作停顿后，如同商量好一般自动分做两队：一队从两翼包抄；一队仍从正面向木华黎直扑过来。此时，除了拼死一战，木华黎已无路可退，他扔下“九连环”，抽出金星剑，集中起全部意念，慢慢向左侧一棵枯立的树桩后退去。

白雪皑皑的忽勒山谷里，就要开始一场人与兽、生与死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杀。

木华黎濒临绝境，反而勇气倍增，他将平生所学所练全都凝聚在剑尖，利用树桩做掩护，机敏地与群狼周旋着。随着群狼不断受伤或倒毙，他索性将身体暴露出来，剑走如风，零落星星血雨。

狼群攻击的速度明显迟缓犹疑起来。

形势转而对木华黎有利了。

恰在这时，一支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冷箭射中了木华黎的肩头。剧痛之下，他手中的金星剑几乎落地，他急忙将剑交在左手。剩下的几只狼似乎看出了什么，一反方才的畏惧萎靡之势，重又向木华黎发动了凶恶的攻势。木华黎正要举剑，忽觉心口阵阵恶堵，半边身体都开始酸麻肿胀。他立刻明白，自己中了毒箭。他将身子斜斜地靠在树桩上，剑，无力地垂到了地上，在他逐渐模糊的视线里充斥着一道道灼亮的、穷凶极恶的绿光，接着便是一片漆黑……

木华黎悠悠转醒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年轻武士似曾相识、沉稳亲切的脸庞。

“你终于醒了。”那张一直俯视着他的武士脸上露出欣悦的笑容。

“我……”木华黎试着发出了一点声音，“我的剑……”他用力说出。

武士急忙取过金星剑和九连环放在他的手边：“金星剑，九连环，一样不缺，你尽管放心。你中了毒箭，可惜我们带来的药物不全，只能暂时为你控制箭毒。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快下山，你一定要坚持住。”

木华黎的眼中迅速闪过一道若有所悟的光亮，他已经猜出武士是谁了。

博尔术。

作为铁木真最亲信的将领，博尔术的大名以及他的为人做派在整个札答阑部都可谓家喻户晓。

“是你救了我？”

博尔术微微一笑，耐心地做着解释：“我们奉铁木真首领之命到忽勒山铲

除狼害，听山下的牧民说你已带人先行入山了，我们便随后追来。还好，多亏我们来得及时，赶上了射杀最后几只野狼。你不是带人上山的吗？怎么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你肩上的毒箭……究竟是谁要暗算你？”

木华黎痛苦地闭了闭眼睛，没做回答。

博尔术不再追问，也没有必要追问。他清楚一切问题的答案，询问无非是为了进一步证实。

而木华黎的反应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实。

当时的情景多么惨烈啊！它使博尔术终其一生从未忘过那横亘于山谷中的野狼群尸，那凌乱的雪地上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以及血人一样昏迷不醒的木华黎。他无法不钦佩、不仰慕木华黎的神勇！他深知，如果当时木华黎不是中了毒箭，一定会创造手刃群狼、死里逃生的奇迹。

不！木华黎已经创造了奇迹！

当死神以群狼的面目出现时，除了木华黎，恐怕再无第二个人可以与之斗到最后并且战胜它。

入夜，木华黎的伤势突然出现了恶化的迹象。

当木华黎再次苏醒时，已是四天之后了。

他觉得自己是被帐外的说话声惊醒的。这时他身上依然虚软无力，神志却异常清醒。他倾听着帐外的对话。

“你不用太担心了！大夫说他已经脱离了危险，现在昏睡不醒只是为了恢复体力的需要。他遭的罪太大了。”

这声音为何如此熟悉？好像听过一千遍一万遍，其实只是第二次。难道自己在做梦吗？那个人，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明白，可我还是……还是放心不下。”是凝腊的声音。一定是那个人将凝腊接来的。

“傻丫头，相信我，我有种感觉，今天他一定会醒过来。不如你先去休息一下，我在这里守着。”

“不！还是您去吧，您都熬了四天没合眼了。刚才大夫临走时还交待，让您睡一睡，否则，就算您是个铁人也会被拖垮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这一次如果没有您，木华黎他……”

但凝腊的声音显然被什么截断了。

不一会儿，铁木真走入帐子。当他看到木华黎睁开的眼睛时，脸上露出

了惊喜交集的笑容。

“你……你终于醒过来了，感觉好些了吗？”他边说边快步走到木华黎近前。

木华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只觉喉咙一阵哽咽：“您……我没事了。”木华黎挣扎欲起，铁木真伸手按住了他：“别起来，你还不能动。”

木华黎紧紧握住了那只温暖的手，正要说什么，凝腊捧着膏药从外面走了进来：“铁木真首领，大夫说……木华黎，你真的……”她哽住了，泪水随即夺眶而出。

铁木真含笑看着她，伸手接过药贴：“我来吧。”

凝腊有些害羞地抹了把泪水：“那……我去给你们俩炖些野鸡汤来补补。”

多亏救治的及时，瘀毒已基本散尽，铁木真细心地用盐水为木华黎清洗着肩头的伤口，然后又为他敷上膏药。他做这一切十分熟练与自然，这些天来，他何止一次做着同样的事情。对待木华黎，他就像一个真心溺爱兄弟的大哥，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他的满心疼惜。

蓦地，木华黎侧过脸去，泪水从他微闭的双目中无声地渗了出来。

铁木真理解地保持着沉默。

很难说得清，铁木真对这个比他最小的兄弟还要年轻的青年怀有怎样的钦敬与渴慕之情！从第一次见他驯马时起，他便立誓要将他拢入左右，及至发现木华黎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他，他才意识到其中或许有什么难言之隐。为此，他始终不曾勉强过木华黎，他情愿等到最合适的时机。

他是在木华黎病情恶化的第二天凌晨带着莫日根大夫赶到忽勒部的。忽勒部与忽勒山同名，是受野狼侵害最严重的部落之一。木华黎只身勇斗群狼的事迹传开后，忽勒部的百姓几乎将他奉若神明，他们主动腾出几座最好的帐子给猎狼勇士们暂住，同时为木华黎疗伤提供了一切方便。

在木华黎昏迷的四天中，铁木真始终寸步不离地守在木华黎身边，不辞辛苦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他的所作所为，对他而言只是出于求才若渴以及忠实于友谊的天性，不想却深深地打动了忽勒部的老老少少，甚而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草原人心目中的明主地位。

而这，却是铁木真从未意识到的结果。

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个结果在不久的将来，便开始发挥出超乎想象的作用。

伍

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可以催化感情，有的时候它可以冷却感情，有的时候它又可以改变感情：由恨到爱，由爱到恨，爱恨纠葛，恩怨莫辨。

铁木真对札木合的友情一如既往，依然看重他与安答的这种联盟关系，但事实上，有许多东西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铁木真非凡的能力，札木合从一开始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原想借合营将乞颜部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而达到控制铁木真本人的目的，岂料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与他当初的计划背道而驰，以至于他现在无法不问自己一个问题：与铁木真合营，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举行春祭那一天，隆重的仪式过后，人们在黑川忽勒山山崖上聚会歌舞，铁木真很偶然地坐在了一棵粗壮遒劲的松树下。当时，并没有人想到这一偶然的事件会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春祭结束不久，一个传闻便围绕着铁木真坐过的松树不胫而走，一时间，所有的人都在私下议论这个传闻，对铁木真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原来，铁木真饮宴处的松树，正是多年前忽图赤大汗宣布就职的所在，于是传闻说，这预示着长生天选中铁木真做全蒙古部落的大汗。

对于这个传闻，铁木真本人持审慎的态度。一方面，他深知这个传闻的分量；另一方面，他又本能地担心这个传闻会给他和札木合的联盟带来负面影响。果不出他所料，自此，札木合与他的关系便越来越冷淡和疏远了。

那么，又是谁制造了这个传闻，他的目的何在呢？

“是你吧？”博尔术在峡谷见到刚刚练完剑的木华黎时，第一句话就问。

木华黎正背对着博尔术从树上解下马缰绳，听到发问，回过头，坦然地一笑：“难道我做错了吗？”

博尔术略一沉吟：“当然不是。尽管这种传闻势必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帮助铁木真首领赢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另一种是导致他与札木合首领的关系走向破裂。但无论如何，‘天意’不可不用，天意可以左右人心，人心才是立业根本。”

木华黎欣慰地注视着博尔术：“我的心意，只有将军最了解。不过，将军又是如何猜到的呢？”

博尔术淡然一笑，算作回答。

木华黎却立刻读出这微笑中“舍你其谁”的敬意。

他的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惺惺相惜的热潮。

博尔术和木华黎并肩向谷外走去。沉思片刻，博尔术突然问道：“此传闻一起，札木合首领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不可能不充满戒惧。依你所见，照这样下去，这个联盟还能维持多久？”

“恐怕不会太久。札木合生性多疑，无容人之量，铁木真首领声威日隆，对他来说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何况，合营后铁木真首领的所作所为应该已经让他意识到，合营是他在决策上的一个最大失误。”

“说句心里话，合营再维持下去我也放心不下。不久前的那一次围猎，有人想要暗算铁木真首领，若不是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救了首领，后果不堪设想。而刺客的身份到现在也没有查清楚，救了首领的人也不知是谁。有的时候，越是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越容易遭到宵小之辈的暗算。”

木华黎深以为然。其实，那天正是他尾随狩猎的队伍进入了黑林，并在危急时救了铁木真一命。他能猜测出刺客的身份，不过，他不会告诉博尔术。

博尔术注视着木华黎：“我还想听听你的分析，你觉得，倘若他们真的分手，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铁木真首领的力量会得到成倍的壮大，而且少了札木合的掣肘，正宜大展宏图。”木华黎边说边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地图，就近将它铺在博尔术面前的石头上。“将军你来看，这是我绘制的草原形势图，这里是札答阑，这里是克烈，这里是乃蛮……”他的手随着讲解在图上圈点着，“铁木真首领与札木合分手后，必然要回这里——桑沽尔溪。桑沽尔溪地势开阔，水草丰美，是大部落首选的聚居之地。此后，考虑到克烈、札答阑、乞颜三大部落联盟彼此间利害关系一致，暂时会相安无事，由此作保证，铁木真首领便可先图谋四周分散部落，或伐或降，一举达到稳固后方以及壮大力量的目的；次图塔塔尔部，一洗数代积怨；再图泰亦赤惕部，解决所有敌对力量；最后直取乃蛮部。到那时，数百年来四分五裂的草原将重新归于一统，而且还将出现一位具有雄才伟略的共主。”木华黎由于信心十足，声音显得高昂而振奋，博尔术怀着敬佩的心情注视着这个才智非凡的青年，既为他的情绪所感染，也为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

“那么札答阑和克烈部呢？”

“当草原上出现一个众望所归的新政权时，札答阑联盟很可能最先四分五裂。即使如此，札木合的个人力量仍不容忽视。札答阑联盟的精华和支柱说到底是主尔台的兀鲁兀部和惠勒答尔的忙兀部，这二人禀性忠义，只要他们不离开札答阑，札木合的根基就不会被彻底摧毁。至于克烈部，因为有桑昆从中作梗，很可能出现时敌时友、亦敌亦友的局面。形势发展虽难完全预料，有一点可以肯定，草原终将归于一统，而担此大

任者非铁木真首领莫属。”

博尔术不再说什么，只是伸出手，与木华黎紧紧相握。这一相握，奠定了他们终生不渝的友情。

终于，木华黎收起地图：“这张地图是我用了三年时间绘制而成，图中标明了各大部落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和活动范围内的主要河流、湖泊、山脉。请你代我将它转交给铁木真首领，将来铁木真首领一定派得上用场。”

博尔术郑重地接了过来：“不只是这张图，我更希望我们两人能很快聚首于铁木真首领麾下。”他意味深长地说。

陆

孟春季节，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要迁徙到水草更加丰美的新牧地。经过一天的跋涉，庞大的迁徙队伍越过忽勒山来到平地，准备就地宿营。其时，正值皓月当空，迁徙队伍以部落为单位，一辆辆牛车、马车驮着拆卸下来的帐篷以及老弱妇幼，吱吱呀呀地走在前面，军队则在后面督赶着畜群。

札木合与铁木真并辔而行。一路上，札木合很少开口，夜色中，铁木真虽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心里装着很重的心事。

行至平地时，札木合勒马回望着被甩在身后的忽勒山那黑色的轮廓，若有所思地说道：“义兄，小弟尝闻老辈人讲，靠山扎营，对牧马者有利；靠水扎营，对牧羊者有利。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铁木真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问住了，好半晌无言以对。札木合似乎也不指望得到他的回答，他只深深地望了正在发愣的安答一眼，便独自催开了坐骑。

札木合的一番隐晦曲折的话语和突兀离去的举动在铁木真的心中蒙上了一层不安的疑云，他勒马伫立，思虑良久，仍猜不透札木合此番言行的真实用意。

“铁木真，你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一辆双人马车在铁木真身边停了下来，车上坐着月伦夫人和孛儿帖。见儿子一个人立在路上，一副默默出神的样子，月伦夫人不由关切地询问。

铁木真急忙趋前请教：“额吉，是这样。方才札木合与儿同行时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靠山扎营，对牧马者有利；靠水扎营，对牧羊者有利。这话，儿百思不得其解，额吉可知其中深意？”

月伦夫人思索片刻，亦感莫名其妙，她问身边的儿媳："孛儿帖，你可明白？"

"儿媳明白。"孛儿帖胸有成竹地微微一笑，"都说札木合安答心胸狭窄，反复无常，如今看来果不其然。他已经开始对我们感到厌烦了。牧马者依山，牧羊者临水，本不该同路的，札木合不过借此暗示：不是同路人，最好分开过，这样对大家都好些。"

铁木真无法不信服妻子这番入情入理的推断，因为他深知以札木合的精明，决不会心血来潮说出这样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来，其中必然大有文章。而种种迹象也表明，妻子的解释无疑是对札木合最近一段反常表现的最好注解了。

分开过，大家都好些。没想到，这就是他们三次结义的结局。

铁木真的内心不无感慨。他略一沉思，果断地下令本部停止驻营，兼夜而行。并且，为防不测，他命朝伦、哲列莫、合撒尔、别勒古台分率一千精骑断后，并叮咛四将，若非对方主动侵犯，尽量避免与任何一方交手。

乞颜部借着夜色的掩护，从岔道离开了准备宿营的札答阑各部，兼夜向桑沽尔溪方向撤去。

夜色茫茫的草原上，难以准确判明方向，只能凭着感觉一味前行。巧的是，泰亦赤惕联盟的一部恰在乞颜部行进的线路上安下营寨，这会儿忽见如此一支庞大的队伍从天而降，该部部众还以为遇到了哪个敌对部落前来截营，于是丢下所有牲畜、辎重和一座座空帐仓皇逃走了。

乞颜部不战而胜，意外地获得了许多"战利品"。其中最让铁木真高兴的是他在对方空营中拾到一个年幼的孩子，他将孩子献给了母亲，作为母亲的第二个养子。此前，在攻打篾儿乞部时，他也拾到过一个孩子，是月伦夫人的第一个养子，唤作曲出，而这第二个养子，月伦夫人为他起名阔阔出。

天光放亮时，铁木真始令本部就地稍事休息，这时他们已行至斡难河上游的乞沐尔合溪。整整一个晚上，铁木真都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人在远远地尾随着他们，由于不辨虚实，他命令后卫部队继续严阵以待。

他的担心显然多余了。来的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新盟友。

原来，铁木真与札木合星夜分手的消息传开之后，在一些原属札答阑联盟的部落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部落首领中，有的早在合营时就已暗中倾向铁木真，有的则是在反复权衡利弊后确信铁木真远比札木合更适合领导他们去夺取新的奴隶和土地。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打算，他们的选择及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别看这些部落单个的力量或许不值一提，一旦合起来就足以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了。

在所有归顺的部落首领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豁尔赤。豁尔赤既是拥有较强实力的巴阿邻部首领，同时也是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萨满教主。那个年月的草原，除了克烈部、乃蛮部信奉基督教外，其余各部均以信奉萨满教为主，萨满教主在议会中常常拥有很高的权利，有许多事情倘若没有萨满教主的参与，就无法正常进行。另外，从血缘关系上来讲，铁木真和札木合只属于概念上的父系远祖，豁尔赤与札木合却有着一脉相承的母系血统，但此次他仍然弃札木合于不顾，不仅带来了巴阿邻部作为觐见之礼，并且当众宣称：他亲眼看见一只独角青牛顶翻了札木合的车帐，大叫“还吾角来”！同时，另有一只白色犍牛驮来了铁木真，大叫“奉天命送汝主来统治四方”！他甚至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他为什么宁愿离开他的亲族兄弟札木合来投奔铁木真的根本原因，一切皆是“天意使然”。

笃信长生天的朴素而虔诚的草原人，是不可能怀疑一个可以自由来往于天地间，并能直接与天交流思想的教主的话的，所以他们当即接受了这个神秘的预言，并暗自庆幸自己选对了主人。

天近晌午，又一大批追随者来到乞沐尔合溪。其中就有巴鲁剌思部的年轻将领忽必来，博尔术的堂弟斡歌连，哲列莫的亲弟速不台。这三人其后都成为铁木真的亲信将领，其中尤以速不台功勋卓著，不但远征欧洲，而且一家出了三代名将，在蒙古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忽必来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勾起了铁木真对木华黎的思慕和渴念，事实已然证明了木华黎不久前的推断：与札木合分手后，他的力量将得到成倍的壮大。言犹在耳，何以相会无期？

鉴于乞沐尔合溪地势狭窄，容不下这许多部落，铁木真决定按原计划迁至桑沽尔溪。他暂时成了这个松散联盟的共主，根据豁尔赤“请”来的天意，来年白月才是推举新主的吉时。而这段时日，确也有助于每个人都好好掂量一下心目中理想的大汗人选。

在所有的外人眼中，铁木真似乎正为一种崭新的局面所鼓舞，只有孛儿帖清楚隐藏于丈夫内心深处迫不得已的苦衷。铁木真一生重情守义，与札木合的关系不能全始全终是他最大的遗憾。哪怕未来札木合成为他真正的对手和敌人，他依然牢牢记得札木合给予过他的帮助和友情。她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丈夫始终看不清他与札木合并非一路人，甚至两年共同的生活也没能使他认清札木合虚伪险诈的真实面目？ 莫非，这就是那些心胸坦荡、知恩图报的男子汉所共有的致命弱点？

风暴迭起的草原，总算获得了暂时的休憩和宁静。

第四章 阳光与阴霾

壹

随着新年的到来，推举一位名副其实的新汗来领导这支庞杂的部落联盟已成为当务之急。每个人都在心目中反复思索比较着大汗的合适人选，经过一遍遍筛选，人们不约而同地倾向于这样一个人：他年轻果敢，具有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他恩威并施，具有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他血统高贵，公正贤明，才智超人……

他就是铁木真——孛儿只斤家族优秀的子孙。

甚至那些实力与铁木真不相上下的亲族及部落首领也这样认为：一旦成为这个仓促间形成的不稳定联盟的大汗，就需要面对草原上诸多虎视眈眈的敌对部落，倘若没有足够的智慧和魄力支撑局面，无异于将自身置于悬崖边缘，稍有不慎，势必族败人亡。纵观各部首领，唯有铁木真堪当此任。再说，当初若非对铁木真的卓越才能充满信心，他们这些人又怎会抛下札木合，追随铁木真一走了之呢？

铁木真是谨慎的。召开忽里勒台（议会）时，他近乎谦恭地一一奉请三叔答里台、族叔阿勒坛、堂兄忽察尔以及其他各部首领接受大汗的称号，他们都委婉地拒绝了。议到最后，铁木真众望所归，被推上了大汗的宝座。

桑沽尔溪会盟，标志着铁木真的事业有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折，同时也标志着以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蒙古部有了一个新的共主。

登基之日，气氛极其庄严。人们将铁木真抬上九匹白马拉着的洁白的车帐，军队列于四周，放眼望去，唯见兵甲辉天、气势雄浑。

豁尔赤这时又开始扮演他的独特角色。他虔诚地与长生天交换着心灵的语言，接受和领悟着神的旨意。大约半个时辰，他从天上回到了人间，睁开那双智慧的双目，威严地扫视着所有等待天恩垂赐的子民，他的声音同样空灵彻透且玄机无限，像琴弦上拖颤的尾音，将每个字都清晰地吐入人们的心扉。“长生天晓谕蒙古部忠实的信徒们：铁木真将成为你们永远的主人，特奉上尊号‘成吉思汗’！”

他的话音方落，人群中立刻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也许真是天意使然，恰在这时，数十只五色瑞鸟翩翩飞来，它们一边轻柔地啼鸣着，那声音好像是“成吉思……成吉思”，一边在铁木真头上盘旋，如此数周后，方才徐徐向远处飞去。

这一奇异景观，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屏息凝神，敬畏莫名。至此，谁还能怀疑铁木真登上汗位不是天意使然？人群中再次爆发出响彻寰宇的欢呼声，一双双眼睛热泪交流，仿佛从这位年轻的大汗身上看到了草原统一的前景和希望。

所有人齐齐跪在铁木真面前，发出了这一刻心底最真诚的誓言："你是草原生就的英雄，你是天神垂青的后代！我们愿做你忠实的臣仆，为你冲锋陷阵，挡住横飞的箭矢；为你冲锋陷阵，取来仇人的首级；为你冲锋陷阵，献上美女和骏马。他日若背此誓，甘愿接受长生天的惩罚！"

铁木真庄重地说道："诸位请起！今我为蒙古大汗，若果如诸位所言，平定天下后，天下也将由我与诸位共享！"

人们不约而同地望向年轻的大汗。

阳光在他的身上罩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他端坐华光中，双目如电，不怒自威，那一派绝代风采恰如天神一般。

没有一个人起身，人们再次顶礼膜拜！

一一八九年，这是蒙古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从这一年的这一天起，不满二十七岁的铁木真变成了成吉思汗。

一一八九年，也同样值得铁木真家族永远纪念，因为日后的蒙古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就出生在他父汗登基的那一刻。

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于个人或许只意味着称谓的改变，于蒙古草原而言，却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端。

成吉思汗登上汗位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他组织了一支完全听命和效忠于他个人的怯薛军（亲军），怯薛军将领全部由他熟知的才能突出、忠心耿耿的兄弟、朋友担任，怯薛军的核心则是以"箭筒士"、"带刀士"、"远箭者"、"近箭者"等命名的，相当于中原御林军的五支近卫军，成吉思汗将它们分别交由二弟合撒尔、朝伦以及斡歌连、速不台、忽必来指挥。然后，他又委派三弟别勒古台掌管后勤，四弟合赤温掌管狩猎，幼弟帖木格掌管殿军……总之在一切要害部门都安排了他的亲信。最后，他任命博尔术、哲列莫做怯薛军之首，他充满感情地对他俩说："当我除了影子没有朋友的时候，你们成为影子安慰了我的孤独；当我除了马尾没有长鞭的时候，你们成为长鞭护卫了我的安宁，是你们在我最困难时最先追随了我，我无以为报，就请你们二人做怯薛军之首吧。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信任。"

成吉思汗深知在这种不会太牢固的联盟中站稳脚跟绝非易事，他从一开始便对那些与他个人实力旗鼓相当的部落首领采取了不动声色的笼络和限制手段。这也是他比其他部落首领高明之处，即不是仅靠草原的自然法则和朴素的忠诚观念来维系一个联盟，而是建立了一套不容违背的法

律秩序，将各部用铁的手腕统归麾下。适我者生，逆我者亡，除此，别无选择。

当然，成吉思汗并没有忘记将他被推举为汗的消息报告给他的义父——克烈部的王汗。应该说，王汗在黑林得知这一消息时心里还是十分满意和高兴的，他非常爽快地对蒙古部的两名使者表示，蒙古部不该长期群龙无首，铁木真人品出众，才略过人，正是最合适的大汗人选。

王汗的态度无疑对巩固成吉思汗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较棘手的是札木合，成吉思汗并不指望他的汗位能够得到安答的认可，但作为与安答主动和解的第一步，他又不能不将他称汗的消息据实以告。

札木合在他阔大的营帐里冷漠地接待了两位蒙古使者。

得知铁木真已被推举为蒙古新汗，札木合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他自然不会为他的安答高兴，然而，他的一腔怨怒和嫉恨一时又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借口。

是的，如果可能，他只需要一个借口。

贰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一九二年，成吉思汗开始踏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这一年，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大战拉开了序幕（因对敌双方各自集结了十三个部落的兵力而得名。大战在有着相同族缘的两大蒙古阵营间展开，是一场硬碰硬的大厮杀）。札答阑联盟与蒙古联盟终致兵戎相见，表面上看似乎缘起于纠察尔的被杀，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纠察尔的被杀恰好给了札木合出兵的借口。

纠察尔的营地与蒙古属部之一的赤那思部相邻。赤那思部昔日曾归附于札木合，后又追随了铁木真。其首领捏鲁台精心饲养了几十匹百里挑一的骏马，准备新年来临时献给成吉思汗。纠察尔一直觊觎着这些好马，一日趁赤那思人疏于防备，亲自带人潜入捏鲁台的牧场，盗走了这些宝马良骥。负责看管马匹的士兵发现了这一盗窃行为，一边追赶，一边射箭，其中一箭恰好射入纠察尔的咽喉。纠察尔吭都没来得及吭出一声便翻身跌落马下，他的手下大惊失色，慌慌张张地弃了抢来的马匹，将纠察尔抱在马上，直奔黑林主营向札木合报信。札木合在大帐见到弟弟的尸体，悲愤交集，指天发誓要为弟弟报仇。随后，他调集三万大军，杀气腾腾，直扑蒙古主营而来。

成吉思汗处变不惊，沉着地命令各部做好迎战准备，同时派博尔术、朝伦率一支怯薛军护送老营百姓及辎重财产先行退守不儿罕山，并封住所有入山隘口。之后，他亲率大军在斡难河畔迎住了汹汹而至的札木合。

札木合指挥的三万军队中，拥有全草原最精锐的两支部队，即主尔台的兀鲁兀部和惠勒答尔的忙兀部。这两部人马皆筛选自幼娴熟弓马的勇士，每逢转战，阵法森严，从容不迫，即令成吉思汗的怯薛军也只能与其战个平手。况且，成吉思汗素爱主尔台和惠勒答尔的忠实品性以及杰出才干，从未放弃将二人收归己用的决心。为避免两败俱伤，他从大战伊始就作了保存实力、暂避其锋的打算。

他在等待时机。

蒙古部的伤亡不断增加，成吉思汗手持镔铁枪冲杀于敌阵，仍在苦苦坚持。他必须给博尔术、朝伦足够的时间。蓦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当即甩掉了身边的敌人，向那个身影冲去。

木华黎！

分营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的好兄弟，竟会相逢在拼杀酷烈的战场。

他的胸中燃起一团无名的怒火。这或许就是他个性中最大的特点抑或是弱点：他可以谅解敌人的残酷，却不能容忍朋友的背叛。

当发现对手换上了成吉思汗时，木华黎手中的金星剑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成吉思汗本来已经刺出一枪，见木华黎毫无闪避招架之意，匆忙中强行卸力变招，结果枪尖斜着划过了木华黎的肩头。“你！”成吉思汗也不知心里是痛还是怒，握枪的手沁出了一层汗水，“你为什么不自卫？不反抗？”他怒喝。

木华黎将身不由己却无可辩白的痛苦强压心底，唯有洞悉一切的目光轻轻地落在成吉思汗的脸上，那目光仿佛在说：您没有伤到我，不用担心。

成吉思汗一怔。片刻，愤怒化作了隐忧，借二马错镫之机，成吉思汗沉沉地说道：“但愿我没有看错你！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敌！”

估摸时机成熟，成吉思汗向离他不远的合撒尔做了个手势。合撒尔了然于胸，立刻指挥怯薛军向札答阑一部发起猛攻，该部猝不及防，首尾不能相顾，潮水般向后退去。成吉思汗要的就是这个。他不等敌人重新组织反扑，迅速向哲列捏峡谷退去。成吉思汗的怯薛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是很强的，即使在混战中也能很快领会指挥者的意图，这点其他各部均望尘莫及，因此成吉思汗仍命合撒尔、速不台、忽必来率怯薛军断后，待人马全部撤入峡谷后凭险封山。

反应过来的札木合率领大军追至峡谷，几次督促攻山，终因伤亡太大退了出来。眼见攻山无望，札木合派人向山中喊话，声称只要成吉思汗肯交出杀害纠察尔的凶手，他愿与安答重修旧好。成吉思汗给他的回答是：“草原盗贼，人人皆可得而杀之，纠察尔之死，纯属咎由自取。”札木合无奈，三天后下令撤出不儿罕山。

这一仗，以札木合的大获全胜告终。

然而，札木合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

叁

班师途中，札木合将全部怨恨都发泄到了那些曾经追随过他此次却不幸做了俘虏的赤那思族人身上，他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知道背叛他札木合的下场。他命人支起七十口大锅，烧满七十锅开水，准备将赤那思战俘统统煮死。

木华黎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及至明白札木合要采取如此愚蠢的报复行为时，再也顾不得素日与札木合的不睦，竭力加以劝阻。札木合却充耳不闻，只冷冷质问："你与铁木真交战，为何束手等死？莫非事到如今你还想保住铁木真的这些属民？你别忘了，就是他们射死了纠察尔，我一定要为纠察尔报仇！至于你，你的账等我回营后再一笔笔与你清算。"

木华黎绝望地沉默了。

札木合不愿意再理他，他席地而坐，一边啜饮着美酒，一边欣赏着战俘被扔到锅里时痛苦挣扎的样子。

当时的惨景连动手去扔俘虏的士兵都恐怖地闭上了眼睛。札木合却无动于衷，似乎那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才更能助添他的酒兴。

木华黎明白，札木合彻底完了！与此同时，他内心深处所残存的最后一点对札答阑联盟——不是对札木合，而是对他父亲追随宝力台首领辛苦创建的事业的忠诚，终于随着锅下熊熊燃烧的烈火化作了灰烬。

一股怪异的味道直冲鼻孔，令木华黎阵阵作呕，他强撑着回过头，却发现不知何时主尔台、惠勒答尔已站在他的身后。他们默然注视着眼前的惨状，脸色苍白得如同两块没有生命的石头。木华黎理解那苍白背后是怎样刻骨铭心的悲愤和憎恶。

当最后一名俘虏被扔到锅里，札木合命人带上了赤那思部首领捏鲁台，他打量了捏鲁台良久，笑眯眯地问道："捏鲁台，看到没有，这就是你们背叛我的下场，你现在不觉得后悔吗？"

捏鲁台的眼中闪烁着泪光，那里面有不忍、有伤惋、有愤怒，唯独没有恐惧和乞饶："我为什么要后悔？札木合，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末日，为什么还要后悔？"

札木合大怒："你说什么！"

“你不懂是吗？好，我来告诉你。我和你曾经是朋友，是那种从小一起长大胜如兄弟的朋友，假如不是因为一件事，我恐怕这一生都不会想到要弃你而去。你是否记得，那还是合营时，有一次你、铁木真首领、我，我们三个人赛马，目标是忽勒山下。铁木真首领一马当先，将我们两个人甩在了后面，他本来已经胜利在望了，却不料恰恰这时他的马前冲过了一个孩子。他急忙勒住坐骑，就在他停下的一刻，你从后面赶了上来，你的马那么快，若不是铁木真首领眼疾手快地从你的马蹄下将那孩子勾上了马背，你就要踏着那孩子过去了。你赢了。在我们预定的地点，你得意扬扬地对铁木真首领说：妇人之仁，是要误事的。铁木真首领却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说：我小时候经历过许多磨难，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些将我从马蹄下勾上马背的人。我不想否认，我就是从那一刻起决定了我自己应该追随的主人。今天，你又赢了，可事实上，你像上一次一样输给了铁木真首领。用不了多久，你自己也会看到自己的失败！我无所后悔，只有遗憾，遗憾的是我再不能追随于铁木真首领身边，为他牵马坠镫，为他冲锋陷阵。可是札木合，我在地下等着你，我敢肯定，你死的时候会很悲惨，至少你的内心会很悲惨！”

札木合怒极，摔掉酒杯，咆哮着：“拉下去！拉下去！割了他的舌头，挖出他的眼睛，还有他的心！”

捏鲁台仰天长笑，笑声酣畅淋漓。

杀了捏鲁台还嫌不够解恨，札木合又亲自砍下他的头，拴于马尾之后，扬鞭凯旋了。

确定札木合撤军的消息，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徐徐撤出不儿罕山。他刚刚回到主营，便接到探马快报：兀鲁兀首领主尔台和忙兀首领惠勒答尔举众来投。

成吉思汗欣喜若狂，连盔甲也来不及换下，急忙摆下排场，亲自出营迎接。三位英雄今日方是龙虎际会，那份相知，那份渴慕，将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三人这时结成的生死相从的关系，经受了未来最严峻岁月的考验，不但没有解体，反而更加牢固了。

主尔台似乎想解释什么，成吉思汗笑着制止了他：“叔父、兄弟，请随我入营一叙。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你们二位可得陪我一醉方休。”

三人携手正欲举步，快骑又报：“有一位将军求见大汗。”

话音甫落，一个满身血迹满脸风尘的年轻武士，抢步上前，缓缓跪倒在成吉思汗面前：“大汗。”

成吉思汗好似呆住一般，俯视了他半晌，才猛然清醒过来，“木华黎？木华黎！真的是你！你怎么……”他将木华黎拉了起来，下意识地轻抚着他曾被他刺过一枪的肩头，“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

这最后一句话里似乎隐含有些许怨责。木华黎怎能不理解成吉思汗此刻的心境？那也是他自己此刻的心境。他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良久，成吉思汗平静下来的目光重又落在木华黎血迹斑斑的衣袍上，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不敢问又不能不问："对了，凝腊姑娘呢？温都一家不曾随你同来吗？"

木华黎神情骤变。

从他苍白的脸色上，从他倏然黯淡的眼神中，成吉思汗已猜测出不幸已经发生了。

肆

两部分营那一天，札木合的一番模棱两可的话的确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而是早有预谋，因为此前他便将温都一家软禁了。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召来木华黎，坦言相告："我念雪尼叶夫人对我有过养育之恩，一直对你网开一面，可我深知你心向何人。我不能杀你，又不能放你，能够留住你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住你的恩人一家。总之，只要你不乱来，我不会把温都他们怎么样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你都将难辞其咎。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

木华黎怒极无言。面对札木合，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样无能。他可以只身对付穷凶极恶的狼群，却处处落败于阴险狡诈的札木合。札木合每一步棋似乎都能走在他的前面。为了寻机救出恩人一家，他不得不放弃了离开札答阑部的打算。

"十三翼"大战前夕，木华黎接到了出征命令，同时意外地被允许与凝腊见上一面。

在遭到囚禁的漫长的三年中，凝腊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在牵挂着她深爱的人。可是当木华黎走进始终处于严密监守的帐子时，凝腊却倔强地不肯回头向他望上一眼，她只声声责问："你为什么还没走？你为什么还留在札答阑？难道你真的甘心听任札木合的摆布去与铁木真首领为敌吗？"

木华黎的内心充满了深沉的愧疚和悔恨，他本该及早提防札木合会来这一手，可惜他太大意、太大意了。

"木华黎，我要你马上离开这里！如果你还念着我阿爸、额吉对你的照顾，如果你还念着我们从小一处长大的情分，你现在就去找铁木真首领，他才是你应该用生命保护的人。你别忘了，在忽勒山是谁一口口为你吮出了肩上的箭毒，是谁把你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那些天我亲眼看着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即便是最亲的兄弟也未必能这样做。三年前你没

跟他走已经对不起他了，我不要你一错再错亏欠他一生。”

木华黎走近凝腊，从后面将她环在自己的双臂中。在他的生命里，还是第一次如此袒露对这个善良女孩的挚爱。他俯在她的耳边，柔声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带阿爸、额吉去找成吉思汗的。在我们成亲的时候，就请成吉思汗为我们主婚。”

“成吉思汗？”凝腊喃喃道。

“是的，他现在已经被推举为蒙古部的成吉思汗了，将来，他还会成为全草原的成吉思汗。”

凝腊回视木华黎，泪水簌簌而下：“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这一生注定是要与他连在一起的。可是，我也绝不能丢下你们全家一走了之。再给我些时间，我相信我一定能设法救出你和阿爸、额吉的。”

凝腊使劲摇了摇头：“我懂你的心意，可你也该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事是不能两全的。临来时阿爸特意要我嘱咐你一句话：义分大小，记住舍小义取大义。”

木华黎不再说话，只是更紧地搂住了凝腊。他明白，在温都一家和成吉思汗之间，他根本无从选择。

为了彻底断绝木华黎的后顾之忧，温都夫妇趁着札木合离营出征监视放松之际，带着女儿逃出了一直关押他们的帐子。可惜，他们的行踪很快被负责看守他们的士兵发现了，温都夫妇拼死护着女儿逃出营外，夫妇俩却双双倒在了追兵的乱箭之下。

凝腊强忍满腹悲伤，马不停蹄地一路追到哲列捏峡谷外。她来时，正好目睹了札木合的残暴行径，也看到了木华黎全部的绝望。

班师途中，凝腊悄悄找到了木华黎。得知温都夫妇已惨遭杀害，木华黎悲愤交集，当即决定带凝腊先行离开军营，尔后俟机投奔成吉思汗。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不曾瞒过札木合的眼睛。

其实，札木合早就看到了凝腊。他之所以不动声色，只是为了等木华黎离开军营后再动手将他除去。他对负责截杀这对情侣的心腹家将扎西交待，见到木华黎后，不必废话，乱箭射死！

在扎西事先张好的“网”中，木华黎带着凝腊左冲右突，怎奈箭飞如雨，防不胜防，眼看就要杀出重围，一支利箭穿透了凝腊的胸膛，木华黎为了救护凝腊，腿上亦中一箭，他抱着凝腊跌落马下。

扎西一摆手，手下人立刻停止了射箭，唯将二人团团围定。

扎西的脸上露出了冷酷得意的狞笑。他不急，他有足够的时间消遣这对身处绝境的恋人，他要让他们尝够生离死别的滋味。

他恨木华黎。

他永远忘不了少年木华黎将他这位札答阑最有名的摔跤手一次次摔倒在地的耻辱。他真后悔那次在忽勒山猎狼时没有一箭射中木华黎的心脏，从而给了他死里逃生的机会。但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不会再失手了。

他也恨凝腊。

这个像水晶一样纯洁的女奴，有着一颗高贵的心。在木华黎被贬为牧马奴之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回了他派人送去的衣物珠宝，像拒绝一条狗一样轻蔑地拒绝了他的求婚。从那时起他便知道，只有木华黎和凝腊的死才能一消他心头之恨，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木华黎紧紧拥抱着心爱的姑娘。他既知无路可退，反而平静异常。周遭的世界在他眼中都缩而为生命垂危的恋人，他明白自己将与她死在一起，心中不再有永诀的悲怆，只有略带伤感的幸福和满足。

凝腊久久凝视着木华黎，一刻也不愿稍离深情的目光，他们就那样默默对望，脸上挂着一生相许的笑容。片刻，凝腊伸出手，轻抚着木华黎的脸颊，歉意地说道："对不起，都怨我连累了你。"

"该说对不起的那个人是我，是我害了你们全家！不过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木华黎将凝腊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温柔地笑道，"我只有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过去一直没有好好待你。原谅我！"

凝腊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她知道死神在临近，可她很快乐。"你别这么说。其实你一直待我很好，我摸得着你的心，它很软，很热。"

"凝腊……"

"我也有一件遗憾的事情……"

"什么？"

"不能让铁木真首领为我们主婚了。"

木华黎低下头："来生吧。"

凝腊感到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她有些冷，也有点喘息："木华黎。"

"嗯。"

"你可以……"

“什么？”

“抱紧我，亲亲我吗？”

泪水潸然而下。木华黎俯下身，紧紧抱着心爱的姑娘，在她的双唇上深深吻了下去。

凝腊用尽最后的气力断断续续地说道：“答应我，不要放弃生还的希望。宁可拼死，也不能等死——不，我不想你死，我要你活下去，为了我你得好好活下去。你答应我，你答应我——”

木华黎心碎地点着头。凝腊慢慢地合上了满含眷恋的双眼，头无力地垂向木华黎的肘弯。

扎西仰天狂笑，笑声尖厉、刺耳：“木华黎，该轮到你上路了！”

木华黎连头也没抬。他并不在意扎西说些什么，他的心很空很静，他的灵魂，他的一切都已随凝腊而去。

扎西的手臂高高抬起，只要一落下——

这时，仿佛有一股黑色飓风从眼前卷过，一道闪电般的亮光旋转了一圈，接着，所有的弓箭都于顷刻间被削落在地。

黑风白光骤止。扎西和他的人双手空空坐于马上，呆若木鸡。

一袭黑色的斗篷，一柄华光烁烁的宝剑，一张年轻刚毅的面孔。

难道会是他吗？

他有魔法吗？

他是人？是神？

是人又如何具有这般匪夷所思的身手？他一定不是人，他一定是长生天派来拯救木华黎的神明。

神明岂容凡人作对！

扎西的脸因恐怖而变形。不等那比剑还要锋利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他的身上，他飞快地拨转马头，落荒而逃。当木华黎终于惊觉地抬起头时，才发现偌大的草原上只剩下他、死去的凝腊和一位陌生的青年。

伍

在斡难河边，木华黎亲手埋葬了恋人。

那位陌生的青年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除了帮他疗伤，什么话也不曾问过。

不幸使木华黎学会了承受苦难。如今，他知道自己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也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他抚平内心的创痛。

青年的疗伤药非同一般，木华黎的腿很快便活动如初了。他虽然不善于表达，可对于他的恩人，他总不能连姓名也不问问吧？

他拜谢青年的救命之恩。

青年爽朗地制止了他："你说话了，我就放心了。我原本看你这样闷着，还担心你会想不开呢。我听那些追杀你的人叫你木华黎，你是蒙古人吗？"

"是的。恩人……"

"快别这么称呼。我们一见如故，你就叫我瑞奇峰吧。我是西辽契丹族人，现随我师兄定居于大金都城。"

"你是要回西辽吗？"

"不，西辽早就没有我的家了。记得当年我遭到追杀的情形与你今天的遭遇十分相似，只不过追随我、拼死保护我的是我瑞家的忠仆，而且，那天若非我师父青松道长和师兄碰巧路过救了我，我恐怕此刻也不会站在这里与你畅谈了。"

"那么你来这里……"

"也许是天意吧。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回草原一趟，想再见见他。"

"他？是谁？"

"我不知道。那一年我只有六岁，师父和师兄救了我返回中都时路过草原，我见到了一个人，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人，当时我对他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会来找他。可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说不定他只是存于我内心的一个幻影……"

"但你还是来了。"

"这份执着有点傻气对吗？"

"却因此救了我。"

瑞奇峰注视着木华黎，不由会心一笑。他欣赏木华黎的敏锐。

“你有这样的一身好本领，生逢乱世，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木华黎认真地说。

瑞奇峰摇头苦笑：“自从我家遭遇惨变，我对官场险恶至今心有余悸。想我瑞家煊赫一时，姑姑还入宫做了皇上的宠妃，谁知一夕之间祸从天降，姑姑被赐死宫中，瑞家大小二百余口只逃出我一人。旦夕祸福，非我所能承受，不如仗剑走天涯，不求荣华富贵，但求逍遥自在。”

木华黎心有同感，一时间倒很羡慕瑞奇峰的生活方式。

“你呢？作何打算？”

“我要去找一个人。无论荣辱成败，我这一生注定是要与他连在一起，为他而战，为他而死。”

瑞奇峰多少有些惊讶地望着木华黎，片刻，豁然一笑：“我原以为你和我一样，在经历了这许多苦难和折磨之后，一定心灰意冷，没想到你依然有勇气面对现实。我很佩服你，真心的。”

“确切地说，支配我的不是勇气，而是信念和感情。我所爱的姑娘以及她的父母都是为了助我去找他，才不惜以生命来换取我的自由。你恐怕还理解不了这种信念和感情，因为你理解不了草原上的人们是多么渴望安宁、幸福的生活，多么渴望在蓝天白云下自由放牧着他们的羊群而不必担心有一天醒来会失去一切。所以，当他们终于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看到这个人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千百年来的梦想，这种信念和感情就会凝聚起来，并最终使脚下这片土地凝聚起来，成为不可征服的力量。”

“他是谁？”

木华黎正要回答，忽见眼前如万千雪片夹裹而来，带着突兀的杀机和凌厉的攻势。

这一剑木华黎本来闪无可闪，避无可避，可他偏偏闪过了，避过了，不但闪过了，避过了，还以快得无法想象的速度拧身落在了瑞奇峰的身后。

瑞奇峰收起宝剑，剑归鞘中。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落败的沮丧，相反只有油然而生的钦服：“我不必问他是谁，因为我已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我知道，无论将来我身在何处，都会为结识了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请多保重，后会有期。”

“但愿你也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后会有期。”

陆

“十三翼”大战戏剧性地落下了帷幕。札木合虽然胜利了，却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与之相反，成吉思汗的个人威信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力量也日益壮大起来。而这一切，促使成吉思汗开始考虑要向杀害他父亲的仇部塔塔尔复仇了。

秋季日益逼近，天气渐渐凉爽起来，成吉思汗选定吉日，决定征伐塔塔尔。出征前，他任命木华黎为大军元帅，同时严申军纪：战时攻守，听从各部长官指挥。进攻失利时，退出重围，待集结整顿完毕，重新组织进攻，退而不前者，斩！进攻顺利，要奋力追杀逃敌，因争抢敌人遗弃财物擅停追击者，斩！战斗结束后，所有战利品充公，按军功大小统一分配，私抢私分战利品者，斩！

大军在途中，一位老者将一个孤儿献给成吉思汗。这少年浓眉大眼，鼻直口方，显得格外精神。老者介绍说少年名叫博罗忽，今年十五岁，善使一根齐眉铁棒，并说他“拴着是只忠心护主的良犬，放出是只独自觅食的猎鹰”。成吉思汗更加心喜，要少年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这个孩子同篾儿乞部的曲出、泰亦赤惕部的阔阔出以及后来的塔塔尔部的喜吉忽一道，成为月伦夫人的四个养子，亦成为蒙古名将。喜吉忽于蒙古立国之后，由于铁面无私、公正贤明而被委以大断事官之职。

百年仇怨，终须了结。蒙古部对塔塔尔部的复仇战争，注定是场灭种灭族之战。深知自己命运的塔塔尔人抱定了拼死一战的决心，抵抗异常激烈。这使素以行动神速、攻击凌厉著称的合撒尔军苦战一天，仍然无法冲开敌人严整的阵地。

天公似乎也不肯作美，入夜时分，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双方不得不暂且罢兵回营。

第二天，暴雨转为连绵细雨。在草原上，这种阴雨天气还比较少见。成吉思汗在自己的中路军大帐召集了由各部首领及主要将帅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议大军下一步行动。

奉命返回的合撒尔首先向大家扼要介绍了昨日战事，并请示元帅木华黎：“今日是否增调兵马，再行强攻？”

木华黎胸有成竹：“不急，暂且按兵不动。”

合撒尔不解。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木华黎的身上，只见这位年轻的蒙军大元帅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成吉思汗，轻抚腰间宝剑。片刻，将剑锋拉出一半，又推入鞘中，如此三番，成吉思汗含笑点头，目露称许之意：“元帅自去用计，攻守诸事不必请示。”

“谢大汗。”

目送木华黎离去，众人面面相觑，不明就里。只有博尔术、哲列莫知君臣用计，思虑片刻，方有所悟，不由感佩万分。

塔塔尔人在雨中等候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没见蒙军方面有任何动静。他们既不敢就此撤回——怕敌人随后掩杀，又不敢贸然进攻——怕遭到敌人冲伏。好不容易捱到天黑，撤回营中刚想吃口饭喘喘气，前营忽然大乱，巡哨来报：蒙军偷袭。

塔塔尔人不得不重新整队迎战。

蒙军似乎有意同塔塔尔人开起了玩笑，一旦塔塔尔人杀出营外，小股蒙军便迅疾消逝在迷蒙的夜色中了。

一夜之间，蒙军几次三番，忽进忽退，扰得塔塔尔人饭不得吃，觉不得睡。

塔塔尔部三位首领都塔惕、阿鲁赤、察干急忙聚在一起，共议对敌之策。依察干之意，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派兵袭扰蒙军营地。都塔惕却不同意，他担心如此一来正中成吉思汗诱敌深入或调虎离山之计。毕竟蒙军兵力强盛，塔塔尔军死守犹难保全，主动出击只怕败得更快。

阿鲁赤深表忧虑："我军本来处于守势，现在打又打不得，耗又耗不起，难道真要坐以待毙吗？"

都塔惕摇摇头："贤弟少安毋躁。且看成吉思汗到底要下哪步棋，总会有办法应付的。"话虽这么说，其实心里也没底。

派出骚扰塔塔尔营地的小股蒙军分别由成吉思汗的义弟曲出、博罗忽和大太子术赤率领，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第四天凌晨回帅帐复命。 博尔术、速不台、忽必来、朝伦四人也在帅帐，正与木华黎一同研究敌情。

三员小将见过元帅缴令，木华黎问术赤："敌人方面反应如何？"

"不似开始时疲于应付，估计他们已想到应对之策。"

"很好。"

"很好？难道我们不是要采用'疲劳战法'吗？"

"你以为呢？"木华黎并不急于说明，他想给术赤一个思考的机会。

"我觉得……'疲劳战'恐难起到置敌于死地的作用。"

木华黎最喜欢术赤的地方，就在于这孩子凡事肯动脑筋，勤于思索。他毫不怀疑，随着实战经验的逐步积累，术赤完全可能成为一名独当一面

的优秀将领："所以嘛，究竟采取哪种战法，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好了，你们三个现在都回去休息吧，你们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我给你们记头功一件。"

术赤三人遵命离去。木华黎转向速不台、忽必来微微一笑："速不台将军，忽必来将军，今夜就看你们二位的了。"

"元帅瞧好吧。"忽必来拍拍胸脯，大声保证。

白天，依然很平静地过去了。匆匆吃过晚饭后，塔塔尔部的三位首领齐集在都塔惕的大帐，静等蒙军前来偷营。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蒙军方面迟迟没有动静。三位首领相对长坐，弄不清成吉思汗又要搞什么鬼名堂。正在心焦时，大约三更时分，营外隐隐传来喊杀之声，察干最先舒展开紧皱的双眉，笑容满面地举杯提议："二位哥哥，大功告成！这些天让铁木真把我们折腾苦了，也该轮到我们出出这口恶气了。就凭这点雕虫小技，还想将我们玩于股掌之上？呸！来，干杯！干杯！"

阿鲁赤举杯，同察干一饮而尽。都塔惕不知为何心里总感觉有些怪异，慢慢啜着酒，脸上全无喜色。

酒过三巡，帐外忽然传来喧哗之声，都塔惕立刻站起身。尚未走至门边，一个满身是血的士兵摔入帐内。

察干一个箭步冲上前，劈手揪住那个士兵的衣领，喝道："快说，我们把他们围住了多少？有没有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你说啊，你！"

那士兵大口喘着气，好不容易才回出话来，"围……全围住了。是……是我们被……他们围住了，杀……杀了个片……甲不……留。"

"什么！"察干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你再说一遍！"

都塔惕急忙拉开察干，端过一杯酒，让那士兵喝了下去："别急，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为了对付小股蒙军的骚扰，都塔惕和阿鲁赤、察干商议后，派出精骑一支埋伏在营外蒙军必经之地，单等蒙军来钻布好的"口袋"。塔塔尔将士忍着彻骨的疾风冷雨直等到近三更天，才听到远处传来战马疾驰的杂沓之声，并且由远及近，渐渐进入包围圈内。塔塔尔将士急忙燃起火把，将阵地照得通明。就在他们举弓待射之时，自己这边的人竟纷纷中箭落马。一旦意识到包围人反遭对方合围夹击，塔塔尔伏兵顿时阵脚大乱，人马相拥，自相践踏，不消一顿饭的工夫，千余人的队伍即被消灭殆尽，只逃出十数号人，还个个着伤挂彩……

说到这里，那个侥幸逃脱性命的士兵已泣不成声。

察干一把夺过都塔惕手中的酒杯，狠狠砸在地上，两眼似要喷出火

来："他娘的！铁木真，又让你把老子耍了！"回身一脚将那士兵蹬了个跟头，"滚！"

不等他说第二遍，那士兵一抹身忙不迭地滚了。

都塔惕试图宽慰察干："贤弟息怒，贤弟息怒！切莫乱了自家阵脚。我们初次与铁木真交手，不摸他的底细，才会让他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贤弟何必……"

察干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说的句句都是废话！阿鲁赤，我们走！妈的，今日见仗，我非跟铁木真拼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柒

不知是不是老天爷自己也感到不耐烦的缘故，时断时续下了四天的雨终于停了。这几日受尽愚弄、吃尽苦头的塔塔尔军队早早亮出队形，只望能与蒙军决一死战。然而，任凭塔塔尔将士如何叫骂，蒙营方面始终一片沉寂。这使与蒙军对峙的塔塔尔人既精疲力竭，又心烦意乱。察干在阵前跳脚大骂："这他妈打的哪门子仗！这他妈打的哪门子仗！铁木真，你若是女人生的，就给我滚出来！"

依着察干的主意，早就向蒙营发起强攻了，可都塔惕担心这样一来正中成吉思汗的圈套，坚决反对。争到最后，都塔惕勉强说服了察干。

天近黄昏时，塔塔尔军正欲收兵回营，蒙营方面忽然鼓号喧天，一直避而不战的蒙军潮水般杀出辕门。

双方再次以一马平川的答阑捏为战场，展开了殊死搏杀。已经连续数日不曾吃顿安心饭、睡个安稳觉的塔塔尔人难以抵挡蒙军的凌厉攻势，不出半个时辰，便显出溃败迹象。不仅如此，首领察干中箭身亡，阿鲁赤身负重伤。蒙军不失时机地向塔塔尔营地发起了最后攻击。力不能敌的塔塔尔人伏尸遍野，血流成河，不到中午，战斗即告结束。都塔惕被一支冷箭射中胸膛，幸为他的侍卫冒死相救，才从营后仓皇逃走。阿鲁赤不愿做蒙军俘虏，在帐中自刎身亡。

蒙古军乘胜占领了塔塔尔营地，将俘虏以及老弱妇孺尽数驱至营前空地，等候发落。

下午，成吉思汗带着博尔术经过塔塔尔人的集中地点时，所有这些失去了亲人和家园的幸存者们毫无顾忌地向他们投以憎恶和仇恨的目光。成吉思汗无动于衷，博尔术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不知为什么，每逢这种场合总会让他不寒而栗。

无意中，成吉思汗看到了一个傲然挺立的少女。少女仰望着天空，唇角

凝固着淡淡的凄凉。当他从她身边经过时，她匆匆瞥了他一眼，这一眼足以令他怦然心动。直到走出很远，少女凄艳动人的身影依然挥之不去，好似熏风阵阵，轻轻地拂弄着他的心田。

夜半时分，成吉思汗从合撒尔的营地返回自己的大帐，竟意外地发现白天偶遇的那位少女此时正候在他的帐中。

成吉思汗愣了片刻，问："你是谁？在这里做什么？"

少女垂着头冷冰冰地回道："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一个叫博尔术的让我在这里等你。你要把我怎么样？"

"哦……"成吉思汗这才恍悟博尔术从合撒尔那里借故辞宴的苦心，不觉自嘲地轻笑了一下。这个博尔术，当真什么心思也休想瞒过他。他走近少女，双手扳住她的肩头："你抬起头，让我看看你有多倔。"

少女抬头直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终于看清了她的容貌：尖尖的下巴使她显得有些冷漠，肤色算不上白皙却很健康，唇角微微向上翘着，既调皮又放肆，倒逗引得人想亲近一下。她的眉毛不很长，直直的，看上去很精神，瞳仁则是栗子色的，有点忧伤的味道……

渐渐地，少女的脸上绽出了松弛的笑容。原以为她面对的会是怎样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位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男子汉。

"你终于肯笑了？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的样子更好看。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耶珊，十七岁。"

"你说话总是这么硬邦邦的，像颗砸不开的山胡桃？"

"我是个孤儿。如果我不学会保护自己，岂非任人糟蹋？"

成吉思汗出神地凝视着耶珊明艳的脸庞，暗想，人说草原有两个盛产"美女"的地方，一个在弘吉剌，一个在塔塔尔，原来确实不假。

耶珊大胆地迎住成吉思汗的目光："我很美，是吗？"

"是的。"

"你有夫人吗？"

"有。"

"她叫什么名字？她也很美吗？"

"她叫孛儿帖。她曾被人喻为弘吉剌的月亮。"

“你打算拿我怎么样？”

“你说呢？”

“如果你娶了我，你夫人会怎么对我？”

“你希望她怎么对你？”

“如果她嫉妒我，我会忍耐；如果她虐待我，我会逃走。”

“你放心，她既不会嫉妒你，也不会虐待你。她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女人。”

“真的吗？我不信。”

“信不信以后再说。我看，还是让我先砸开你这颗山胡桃吧。”

耶珊尖叫一声，又羞又慌地试图躲避，却被成吉思汗拦腰抱起……

清晨，耶珊被一束刺眼的光亮惊醒过来。成吉思汗魁梧的身形出现在门口，显然，他刚从外面回来。

耶珊坐起慢慢穿着衣服。从那双不肯片刻离开的满含赞赏的目光里，她知道自己裸露的身段有多迷人。她挽起一头黑发，娇嗔地瞥了成吉思汗一眼：“干吗这样看我！难道一宿还没看够？”

成吉思汗笑着坐在她身旁：“你当真很漂亮。”

耶珊眼珠一转，不以为然地说：“亏你还是一位大汗，竟这般眼浅！见了我已是如此，倘若见了我姐姐，还不知会如何呢！”

“难道你姐姐长得比你还好看？”

“我岂能与姐姐相比！姐姐是月亮，哦，就像你那位夫人一样。我只是月亮边上的一颗星星——甚至连星星也够不上，最多算个山胡桃而已。”

“她现在何处？”

“你派人去找她啊。我想姐夫凶多吉少，姐姐一定是躲到了哪里。”

“你姐姐成亲了？”

“她和姐夫成亲快一年了，不过还没孩子。”

“如果我找到了你姐姐，你作何打算？”

“我情愿将今日之位让与她，从此为奴为仆，侍候你与姐姐。”

“果真？”

耶珊跪倒在成吉思汗面前：“若有半句谎言，让耶珊不得好死！”

成吉思汗慌忙伸手拉起了她：“你又何苦起这种重誓！好吧，我答应你，这就派人去找你姐姐。念在你们姐妹情深的分上，即使你姐姐不漂亮，我也一定设法找到她还给你。她叫什么名字？”

“耶遂。我敢发誓她不会让你失望。”

成吉思汗是守信之人，立刻派斡歌连带一队侍卫前去寻找耶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掘地三尺般的搜寻，斡歌连等人终于在营后的一片林中找到了藏匿于此的耶遂。他们如获至宝，立刻将她送往主营。

耶遂抱定必死的决心走入成吉思汗的大帐，没想到前来迎接她的竟是她日思夜想的妹妹。姐妹相见，不由抱头痛哭。

服侍姐姐梳洗更衣后，耶珊毫无隐瞒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成吉思汗收为妃子以及如何请求成吉思汗相助寻找姐姐的经过。

耶遂开始还愣愣听着。听到最后，忍不住愤然作色：“你这不要脸的死妮子！自己嫁给仇人不说，还将亲姐姐牵扯进来。你当真不觉得害臊吗？”

耶珊既不辩解，也不生气，只用娇憨的笑脸淡化着姐姐心头的怒气。

“死丫头，你怎么不说话？”

耶珊拉过耶遂的手，温存地说道：“姐姐，你是妹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们从小相依为命一同长大，你想妹妹焉有害你之理？”

耶遂的怨怒消失了。她轻轻叹口气，伸手拂去飘在妹妹脸上的几根青丝：“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可姐姐毕竟是有夫之妇。就算你姐夫已经阵亡，我又怎能嫁与仇敌？”

“姐姐，你别总是‘仇敌仇敌’的，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这两日我常听一位老人家说古，确实也长了不少见识。他对我说，他曾是个走南闯北的铁匠，他的祖父也是一个走南闯北的铁匠。那个时候，与咱们临近的金国还比较强盛，为了加强对草原的控制，一直奉行一种叫作‘灭丁’的政策，就是把抓到的草原上的男人都杀掉，把女人和孩子掳去中原做奴隶。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样的情景是多么悲惨！后来，蒙古部的合不勒大汗联合各部奋起反抗，打退了金军的多次进攻，金国皇帝才收敛起来，再不敢轻易派军队凌虐草原。老人家说，草原若想强大，只有走向联合，最理想莫过于结束持续数百年来你征我伐的局面，所有的草原人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其实每个草原人都向往统一，向往和平，但这要

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就像一个女人临产时经历的那种痛楚，问题是痛苦的代价是值得的。我觉得他的话未尝没有道理，姐姐，你觉得呢？”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倒觉得你在强词夺理，想替他辩解而已。”

“我究竟是不是替他辩解，姐姐与他相处后自会得出结论。先前，他派人去寻姐姐时，我已向他言明，只要找到姐姐，情愿将今日之位让出。姐姐，你切不可因偏见辜负妹妹的一片苦心！”

“这我倒不明白了，你既然认为他好，为何舍得让与我？”

“从小到大，姐姐总喜欢把最好的留给妹妹，现在该轮到妹妹把最好的让与姐姐了。这是我还姐姐的，希望姐姐能够珍惜。”

“你真的就认定他是最好的？”

“当然，除了他还有谁呢！姐姐，你简直想象不出他是个多有魅力的男人。”

“呸！这样的话亏你也说得出口，真不害臊！”

“害臊什么，我又没瞎说。”

耶遂还想再给妹妹泼泼冷水，忽听门外侍卫通报，大汗回来了。

耶遂起身欲躲，被耶珊一把拉住，耶遂挣脱不开，气得骂道：“放手，你这死妮子，快放手！”

耶珊笑道：“成吉思汗又不是魔鬼，你躲他做什么？”

姐妹俩正在拉扯纠缠间，成吉思汗大踏步地走了进来。耶遂不由自主地回头向他望了一眼，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个人都触电般地呆住了。

成吉思汗在想，原以为耶珊已经是万里挑一的美人了，没想到姐姐比起妹妹来还要标致，难怪耶珊会对她的姐姐那般自信……

耶遂在想，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哪个女人不梦想有这样的郎君？只可惜……

耶珊乘机抽身走了。

成吉思汗走近耶遂，伸出有力的膀臂将她揽入怀中。耶遂想挣脱，怎奈芳心乱跳，两颊生火，浑身一点力气没有。她抬起双眼，正遇上成吉思汗爱意浓浓、欲有所求的目光，情急中，不由可怜巴巴地叫起来：“不可以的。奴是有夫之妇啊。”

成吉思汗稍稍松开手，愣了片刻，笑了：“也就是你敢在这样的时候对我

说出这样的话——与你妹妹相比，你倒更像一匹没上嚼子的烈马！好吧，我且不勉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心甘情愿地做我的女人。现在，陪我喝几杯酒总可以吧？”

耶遂不由自主地顺从了。此刻，她情愿看到他的愤怒而非他的笑容。因为她或许不会屈服于他的愤怒，却无法不屈服于他的笑容。

捌

成吉思汗召集军前会议，商议如何处置塔塔尔部众，商议的结果，是将妇女、儿童、工匠留下，其余一律处死。会议结束，为了庆祝胜利，成吉思汗决定在他的用二十二头牛拉着的斡耳朵（意即宫帐）里举行宴会，犒赏各部首领及重要将领。

成吉思汗举起金杯。顿时，喧闹的斡耳朵归于沉静，人们凝神听他讲话。

成吉思汗将第一杯酒赐给弟弟别勒古台。这一次战斗，别勒古台一箭射死塔塔尔首领察干，立下首功，成吉思汗夸赞他：铜铸的头，锥利的舌，钢铁的心，钉坚的齿。

别勒古台洋洋自得，饮尽杯中酒，大摇大摆地退下。

第二杯酒，成吉思汗赐给指挥这次战斗的元帅木华黎，夸赞他：助我做正当之事，止我做错谬之事，我才有今日成功。

第三杯酒，成吉思汗敬所有立功的将领，他深情地说道：“你们在明亮的白天，像雄狼一样深沉心细。你们在黑暗的夜晚，像乌鸦一样坚忍不拔。你们忠心护主，为我把顽石撞碎，将崖子冲破，把磐石击烂，将深水横断。我感谢你们。”

三杯酒饮毕，两个乐师熟练地调了调琴弦，音乐随之响起，一扫方才严肃的气氛。

音乐稍停，进入表演说书的环节。在胡日的伴奏下，乐师绘声绘色地唱起了多年前成吉思汗的异母兄弟别勒古台与蒙古主尔勤部著名大力士不里孛阔比试摔跤，不里孛阔最终不敌而死的往事。开始，说书人极力渲染不里孛阔的力大无比，用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众人听得津津有味。

别勒古台从座位站了起来，不等说书人往下说，借口出去方便，摇摇晃晃离开了宫帐。术赤见三叔醉意已深，放心不下，悄悄跟出帐外。

此刻，别勒古台确有七八分醉意。他在夜色中站了一会儿，走下车帐，

准备返回自己的营地。

无论过去多少年，别勒古台绝不愿意想起不里孛阔。他知道，作为汗兄一心想要铲除的亲族和政敌，不里孛阔注定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不里孛阔与他摔跤只不过是个局，当时，不里孛阔因惧怕成吉思汗，不敢拿出十分的本领与他对抗，甚至佯装倒地求败，成吉思汗却在不动声色间示意他将不里孛阔置于死地。从那一刻起，他成了草原人公认的英雄，然而，他的内心没有丝毫荣耀，如果说那件事还曾给他留下过什么印象的话，就只有不里孛阔圆睁着的、死不瞑目的眼睛。

别勒古台方便完，靠在树干上昏昏欲睡。这时，他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细心细气地问他："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塔塔尔人呢？"

别勒古台随口答道："全杀掉。哎，你是谁？"

问话的人飞快地离去，并未留下只言片语。术赤从大帐出来，恰好看到这一幕，但没有听到两个人的对话。他吩咐叔父的侍卫将马牵来，准备送叔父回去休息。别勒古台对术赤素来百依百顺，两人上马，别勒古台边走边口齿不清地炫耀着他的功劳，术赤偶尔应和一两句。到了帐门口，秋夜的冷风袭来，别勒古台的头脑清醒了不少，他问术赤："你看到刚才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人了吗？"

术赤回答："看到了。他是谁？我正奇怪，怎么我一来，他就走了。"

别勒古台打了个寒战："他……我……"

术赤突然明白了："不好！三叔，你速带军队看紧塔塔尔人，我去通知父汗。"

术赤打马飞奔，却还是落在了一名传令兵的后面，他推开门，正听到最后几句话："太突然了，他们杀了我们的士兵，抢了武器，退到了后面的林子……"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成吉思汗大为吃惊，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转过了一个念头：塔塔尔人的异动想必是有人走漏了会上的决定。他命各部将领做好战斗准备，将领们随他向帐外走去。在门边，成吉思汗看到儿子术赤木然伫立在夜色中，帐中透出的光线将他的脸照得异常苍白。

蒙古军队面对的是为儿子可以付出生命的母亲，为兄弟不惜洒尽热血的姐妹，这一场始料不及的战斗让蒙古军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凌晨，他们才将塔塔尔部众的叛乱重新平定。成吉思汗久久伫立在阵亡将士的身边，只觉痛心疾首。

这一切原本不该发生，为何偏偏发生了？

众将簇拥着成吉思汗回到大帐。成吉思汗居中高坐，脸色阴郁愤恨，几

乎没有一个人敢迎视他那双杀机毕现的眼睛。他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只有别勒古台的位置上空无一人：“别勒古台呢？”他厉声问，声音近乎咆哮。

众人不知不觉地打了个哆嗦。

木华黎急忙回道：“三王爷受了重伤，臣已派人将他送回营帐接受诊治。”

“受伤了？要紧吗？”

“还不清楚。”

“也罢。既如此，除他之外，其他人都到齐了。现在，我要问问你们大家，昨晚宴会进行当中，在座的人几乎每个都出去过，那么，是谁将会上的决定泄露给了塔塔尔人？”

人们不安地垂头不语，成吉思汗与儿子术赤四目相对。方才那张失去血色的脸飞快地掠过脑际，一种不祥的预感霎时抓住了做父亲的心。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太了解儿子了，术赤从来不是一个喜欢信口开河的人，他只是预感儿子将要承担什么——承担什么呢？不会是……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片刻，术赤走到大帐中间，缓缓跪下了：“是我，父汗。”

人们全都愣住了，甚至连有着思想准备的成吉思汗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机械地问，声音无力、犹豫：“是你？你如何走露了消息？”

“父汗不必多问。总之是儿臣口风不严，泄露机密，才酿成如此惨祸，儿臣情愿以死谢罪。”

成吉思汗的心在滴血。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定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此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阿勒坛（成吉思汗的叔祖忽图赤大汗的幼子）与忽察尔（成吉思汗的亲伯父捏坤之子，其时捏坤已病逝）彼此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幸灾乐祸的眼神。

身为成吉思汗的族叔和堂兄，他们多年前之所以离开札木合选择追随羽翼尚未丰满的成吉思汗，是因为他们觉得以成吉思汗的才略远比札木合更适合领导他们攫取权势和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自己想错了，成吉思汗是个天生的领袖不假，问题在于，他并不是他们需要的领袖。

他们怀念昔日在贵族会议上拥有与汗平等的权力，而成吉思汗却从被拥

立为汗开始即着手改变传统的部落联盟联合议事制度，逐步形成一种不同于克烈联盟、乃蛮联盟以及札答阑联盟的唯汗权独尊、由汗本人统一指挥军队和决定军政大计的政权体系。在这个政权体系中，他们已沦为成吉思汗的附庸。

他们不甘心沦落到现在的处境，只是暂时还没有规划好未来的出路。正是受这种敌意的心境支配，他们此时此刻很想看到成吉思汗如何处置术赤。他们知道，成吉思汗为整肃军纪，不可能不杀术赤，然而，杀死一个身世有疑的孩子，又势必引起人们的猜测，以为他是借机除之。无论怎么做，都会贻人话柄。

术赤凝视着父亲，神情中没有丝毫的愧疚，只有令人惊骇的坦荡和宁静。他用眼神催促父亲，成吉思汗却无法做出决定。即将远去的是他的儿子啊，是他得不到的儿子，是他不能失去的儿子，纵然军纪如铁，他又怎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

术赤的眼睛里分明掠过一丝焦虑，他站起来，背转身。成吉思汗的心颤抖着，在极端痛苦的抉择中，他挥挥手："推下去，斩！"

木华黎、博尔术跪下了，合撒尔、主尔台、惠勒答尔跪下了，接着，除了阿勒坛和忽察尔之外，所有人都跪下了。木华黎苦苦哀求："大汗，念在大太子对塔塔尔一战立下不少战功的分上，请您允许他将功折罪，饶他一死吧。"

"饶了大太子吧。"主尔台、惠勒答尔也说。

"大汗……"

"你们，不必多言！"成吉思汗将脸转向一边，含悲忍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成吉思汗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扯着他袍襟的木华黎分明感到一种绝望的颤抖正在传给自己，内心充溢着深沉的悲悯。素以刚毅坚强著称的成吉思汗，面对死亡都不曾皱过眉头，这一次，他何以让人觉得有点陌生？还有术赤，与他朝夕相处的木华黎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孩子深不可测的才华与潜力，难道长生天真的忍心夺走这年仅十四岁的生命？

正当人们悬着的心如同落入冰窖中时，押送术赤的士兵风风火火地回来了一个。成吉思汗浑身一震，想问什么，喉咙却似被堵住一样，什么也没问出来。

士兵喘息着："三……三王爷不准行刑，他说，大太子是无辜的，泄露消息的人是他！"

"别勒古台？他人在哪里？"成吉思汗惊怒交集。

士兵胆怯地回道：“在……在外面，他昏过去了。”

成吉思汗带领众将匆匆来到行刑处。术赤身上的绑绳尚未解开，正跪在别勒古台身边，忧虑地俯视着身上血迹斑斑的三叔。别勒古台依然昏迷不醒，莫日根大夫匆匆赶来，成吉思汗命他速为别勒古台诊治，过了一会儿，别勒古台吐出一口血，苏醒过来。

“你感觉怎么样？”

别勒古台看看术赤，又看看成吉思汗，声音微弱却清晰：“放了术赤！是我酒后走漏风声，与术赤无关！你杀了我吧。”

“三叔……”

“术赤，你记住，三叔不要你顶罪，三叔只要你活着。”

成吉思汗何尝不知道，术赤根本不会泄密。可当时他又能怎么样？一个是儿子，一个是兄弟，哪个不是骨肉连心？所以术赤一主动承认，他也只好将错就错了。问题是，现在真相大白，他真的要将重伤的别勒古台治罪吗？

成吉思汗的矛盾瞒不过众人的眼睛，主儿台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大汗，我以为，别勒古台在攻打塔塔尔人时受伤，已是长生天代大汗惩治了他。罪无二罚，还望大汗体察天意，不可再行降罪。”

答里台也说：“是啊，大汗，别勒古台生死有命，请大汗交付天意吧。”答里台是也速该巴特的亲弟弟，他当然不想看着一个侄儿被另一个侄儿处斩。

莫日根大夫到了此时也听出了事情的原委，他毫不犹豫地对成吉思汗说：“大汗，您想怎么处置三王爷，老夫无权过问。但现在三王爷是我的病人，在我为他治疗前，任何人不许动他。”

木华黎等人巴不得事情这样解决。趁着成吉思汗还在犹豫，合撒尔向别勒古台的侍卫做了个手势，聪明的侍卫会意，立刻赶来一辆宽辋马车。惠勒答尔帮大夫和侍卫将别勒古台抬到车上，别勒古台一边挣扎，一边喊着：“别管我，让我去死吧。”挣扎牵动了伤口，他又昏了过去。

目送马车走远，木华黎挥刀挑断了术赤身上的绑绳。术赤抚摩着绑得发麻的双臂，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

成吉思汗异样地看了儿子一眼，转身走了。木华黎拍了拍术赤的肩头，努努嘴，术赤反应过来，急忙跟着父亲来到大帐，一进门，术赤远远就跪下了。

成吉思汗背对儿子默立着，术赤看不到他的脸，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嗫嚅着："父汗，对不起，我……我知道您一定还在生儿臣的气，可……可当时事出无奈，为救三叔，儿臣只得……"

成吉思汗打断了儿子的话："别说了，你起来，过来。"

术赤听话地走到父亲面前。经过这番生死离别的考验，父子二人都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成吉思汗长久地轻抚着儿子的肩头，终于，泪水潸然而下："除了感谢长生天，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以为要失去你了，没想到长生天又把你还给了我。"

在最初的一瞬间，术赤以为自己看错了。从小到大，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流泪，父亲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像岩石一样坚强无畏的男子汉。

然而，此时的父亲的确在流泪，而且，父亲的眼泪还是为他而流！在那心灵完全相通的一刻，术赤再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此生能做成吉思汗的儿子，他纵死无怨。

术赤垂下了头。

父亲的眼泪，全部流进了他的心里。

耶珊在门外目睹了这情景交融的一幕，悄悄退去了。

她之所以会来这里，是因为她放心不下，或者说是因为只有她知道那个套出了别勒古台的实话又转告给塔塔尔部众的人是谁。昨晚，她亲眼看见姐姐换上男装溜出了成吉思汗的大帐，之后便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她明白这是姐姐欠了成吉思汗还了塔塔尔部众的。还了的，已然了却，欠了的，恐怕需要她们姐妹用一生来还。

成吉思汗准备对出征塔塔尔部的将士论功行赏，他命速不台、博罗忽打扫战场，清理财物。下午，他与侍卫们打了几场马球，刚刚回到大帐坐下，速不台、博罗忽求见，成吉思汗让他们进来，笑眯眯地问道："都清点完了？"

"基本上完了，只是……"速不台欲言又止。

博罗忽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道："怕什么！你不说我说。阿勒坛、答里台、忽察尔三位首领拒不交出他们缴获的财物，我们与他们理论，被忽察尔首领撵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心中腾起一股怒火。这几个自以为是的亲族首领！他们仗着当年将他推上汗位有功，一向飞扬跋扈，骄横贪婪，他早就想拿他们开刀，杀一儆百。这一次，或许正是个机会……

博罗忽见成吉思汗沉吟不语，以为他难下决心，愈发气愤："汗兄，你倒

管是不管，你若不管，我这就去告诉大家把财物都抢着分了。”

速不台急忙推了博罗忽一下。任他是成吉思汗的义弟，也不能对成吉思汗这般放肆。成吉思汗并不介意，取出錾金令箭，交给博罗忽：“瞧你这急性子！我何尝说过不管。不过，你们只需将三位首领私藏的财物没收也就罢了，切不可伤害他三人性命。”

“留下他们，早晚是个祸害！”博罗忽硬邦邦地撂下这句话，走了。

慑于成吉思汗的威严，博罗忽更以武力相逼，三位首领不得不乖乖交出私自藏匿的全部财物。然而，博罗忽说得没错，在三位首领特别是阿勒坛、忽察尔心中埋藏的仇恨，如同一只蛰伏的猎豹，正在等待给予它的猎物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后来，在“合兰真”大战前夕，三位首领在札木合的挑唆下离开成吉思汗投奔了克烈部，他们的离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成吉思汗与王汗的力量对比。

第五章 我心相随

壹

塔塔尔部既平，成吉思汗决意联合王汗的克烈部，乘胜出兵西部强敌乃蛮。王汗欣然接受了约请。想当年，王汗的叔父就是从乃蛮借来军队才将他赶下汗位，那之后他仓皇出逃，四处碰壁，尝尽了冷眼和屈辱。后来，若非也速该巴特仗义相助，他还不知身在何方。回想起那时的狼狈，他怎能不想报仇雪恨！

经过认真商议，王汗和成吉思汗决定放弃塔阳汗不打，先攻打塔阳之兄不亦鲁黑。乃蛮先汗必勒格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不亦鲁黑和塔阳同室操戈，其结果是，塔阳在元帅可克薛的支持下夺得了汗位和大部分部众，不亦鲁黑则被赶到了贫瘠的山区。因此，这种先弱后强、先外后内的安排是明智的，成吉思汗一向反对贸然深入敌人腹地打无把握之仗。何况此次进攻乃蛮，与其说是军事决战，不如说是军事试探。

不亦鲁黑的军队实力远逊于塔阳汗，面对两支劲旅，他自知不敌，索性主动放弃营地，逃入阿尔泰山山区。为确保周全，他一边派人向塔阳汗求援，一边命手下勇将也迪士断后。

联军方面担任先锋的是蒙军元帅木华黎。他深知，敌人熟悉地形，一旦遁入山中，联军再想取胜，势必难上加难，因此急派博罗忽率轻骑一支沿路追击，并给了博罗忽八字将令：穷追不舍，急攻猛打！

博罗忽兼夜而行，终于在阿尔泰山山麓追上了奉命断后的乃蛮将领也迪士。双方只经一仗，博罗忽便将也迪士走马生擒，乃蛮断后部队大部分非死即伤，余者拼命逃入山中，正好给博罗忽做了向导。

阿尔泰山山势陡峭，层峦叠嶂，山中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博罗忽牢记将令，不做任何停留，一直追到科士力巴失湖畔。黎明时分，乃蛮营前一支轻骑犹如从天而降，许多乃蛮将士睡梦中便做了无头之鬼。到处是刀光剑影，不亦鲁黑更加慌了手脚，率残部仓皇而逃。

待成吉思汗和王汗分率两部人马进入阿尔泰山山区时，博罗忽已押解着从乃蛮部缴获的战利品及俘虏与联军会合了。

联军对乃蛮一仗进行得如此顺利，固然得益于主帅木华黎对敌情的准确判断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同时与博罗忽的英勇善战密不可分。通过这次战斗，博罗忽声威大振，“孤胆英雄”的美名传遍整个草原。

按照原定计划，联军在阿尔泰山附近稍事休整后，徐徐踏上归程。

王汗异常振奋。他兵不血刃、毫发未损便报了一半大仇，还获得丰厚的战利品，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多得意了。

不出几日，联军来到拜达里格河河谷，一支大军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为首正是乃蛮元帅可克薛。

可克薛奉塔阳汗之命，从乃蛮本部发兵驰援不亦鲁黑。孰料不亦鲁黑畏敌如虎，不着一兵不战自退不说，还被克、蒙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个落花流水，本人也逃得不知去向。可克薛只好改变战术，利用地形熟悉，抄小路抢先占领了拜达里格河河谷这个交通要道，以期与联军决一雌雄。

可克薛曾与王汗交过手，丝毫不把王汗放在眼里。他只对威名远扬的成吉思汗感兴趣，一心想会会这位蒙古大汗，乘机探探蒙古部的虚实。无奈此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约定明晨厮杀。

王汗、成吉思汗各自扎下营盘，营中燃起堆堆篝火。蒙营除了派出巡哨轮流值勤外，很快沉入一片寂静中。克烈方面却迎来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某座帐子昏暗的灯光下，一张苍白阴郁的脸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原来又是阴魂不散的札木合。

“十三翼”大战后，札木合的命运同成吉思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吉思汗的事业蒸蒸日上，他却捉襟见肘、举步维艰，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激起了他对旧日安答最深刻的嫉恨。他的心从未平静过，他的眼睛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安答的动向，从每一个“缝隙”中寻找机会。他很清楚，现在的他单凭自身的力量已失去了与安答抗衡的可能，那么，他何不借助一切反对成吉思汗的力量，有时甚至是其盟友之力呢？

此番征伐乃蛮，札木合一直秘密随行。一路上，他没少和桑昆商议如何借乃蛮人之手不露痕迹地将成吉思汗置于死地，如今，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终于来了，桑昆带着札木合匆匆赶到王汗的营帐。

对于札木合的出现，王汗显然十分惊讶。尤其见札木合一脸严肃的样子，令他心生狐疑，急忙询问缘由。

札木合煞有介事地说道："王汗，我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成吉思汗已与可克薛达成秘密协议，您的处境很危险。"

札木合话音刚落，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年轻大臣忍不住叱道："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

札木合并不动怒，他认识大胆质问他的青年是王汗的顾问镇海。镇海出身畏兀儿贵族，学识渊博，堪称王汗手下胆识兼备的干才。

王汗同样不能置信。他与义子刚刚还在并肩战斗，明天仍将继续并肩战斗，铁木真怎能这么快就与乃蛮部结成联盟呢？不可能，这是札木合危言耸听！

札木合从王汗的眼中看出了一丝疑惑，益发将表情和语调都调整得恰到好处："王汗啊，且不说我获得的情报千真万确，就是您老自己用心想想，也不难发现铁木真的许多破绽，只可惜您被他所谓的忠诚、孝敬蒙住了眼睛，一时看不清他虚伪狡诈的真实面目罢了。"

"哼！本汗倒要听你说说看他有哪些破绽？"

"既然王汗允许我说，我便拣紧要的说。我可不可以先向王汗请教一个问题：方今草原，实力最强的属哪几部？"

"当然是我克烈、乃蛮和蒙古部了。"

"蒙古部为何会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部一跃而成今日的草原强部呢？其中原因无须我多说想必您也清楚。这些年来，铁木真通过不断征伐，已将草原东部据为己有，那么您是否相信，作为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部落之主，他会对您所据有的草原中部土地以及图拉河畔丰美的草场毫不动心？"

"本汗还是不信，除非你能拿出证据来。"

"可克薛难道还算不得最好的人证？"

"可克薛？"

"对。"

"怎么说？"

“王汗，您不妨换个角度考虑一下，为什么我的安答铁木真在轻取不亦鲁黑后不去乘胜攻打塔阳汗，却一再坚持退兵？还有，为什么可克薛会提前在拜达里格河河谷设下伏兵？铁木真为什么一见可克薛便力主休战，又是谁将营盘紧靠可克薛扎下？将这种种疑点联系起来，您不觉得您的义子早有预谋吗？我最尊敬的王汗，只怕明晨当您一觉醒来，面对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军。”

王汗不断用手捋着胡须，脸上露出犹疑不定的神情。听札木合这么一说，他也开始觉得义子的所作所为颇有些令人费解。莫非……

镇海见王汗沉吟不已，忙道：“王汗，你千万不可……”

“住嘴！这里轮不上你讲话！”桑昆恶狠狠地打断了镇海的话。

“依你之见，我们该怎么办？”王汗问，显然他已被札木合说服了。

“无妨，趁他们双方尚未觉察，我们可以让将士们每人燃起一堆篝火，制造出我部已就地扎营的假相，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战场。”

“这……好吧。”

札木合的唇角不觉掠过一丝得意的冷笑。铁木真啊铁木真，等你明天醒来发现你的盟友已将你独自抛给了强敌，你的脸上该是怎样一副表情呢？

贰

凌晨，成吉思汗刚刚起床，便听到帐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博尔术不及通报，推门而入：“大汗。”

怎么回事？成吉思汗用目光迎住了博尔术。

博尔术尽量将语气放缓：“大汗，王汗的营地……空了。”

“什么？”成吉思汗简直无法置信，“木华黎呢？”

“木华黎担心发生意外，正在安顿各部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

“哦……”成吉思汗多少放下心来，“我们同去看看。”

成吉思汗和博尔术来到营后，向王汗的大营放眼望去。只见那里一片死寂，几堆尚未熄灭的篝火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毫无疑问，王汗确实将他独自甩给了敌人。渐渐地，成吉思汗的身边围上了一群高级将领，不多时，木华黎也匆匆赶来了。

“乃蛮那边有什么动静？”

“很安静，安静得有点反常。”

“你的意思是……”

木华黎微微点头，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成吉思汗。

“好，通知各部，即刻撤回撒阿里草原。合撒尔，你留下负责监视乃蛮军的动静，记住，切不可贸然与之冲突，待探明情况后，见机撤回撒阿里草原与我会合，我会派人接应你。”

“喳。”

尽管蒙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他们的撤退却异常顺利，根本没有遇到伏击或追击，事实上，他们连乃蛮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便从杭爱山另一侧撤回了撒阿里草原。数日前，联军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攻打不亦鲁黑的。

现在，成吉思汗可以静下心来想想王汗这次很不光彩的背叛行径了。其实这个疑问在整个撤退过程中都一直萦绕于他的脑海，只不过他苦苦思索仍不得其解罢了。

没有道理啊，他和王汗一直合作愉快，王汗怎能说变就变呢？

众将知道成吉思汗的心里很不痛快。话又说回来，他们哪个人不是恨得牙根痒痒？王汗莫名其妙地将他们甩给了敌人，若不是事态的发展对他们出奇地有利，天晓得他们还能不能双脚踩在眼前这片绿草地上呢？

第二天，合撒尔也撤回了撒阿里草原，他带给汗兄一个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消息：乃蛮军队早就离开了营地。

成吉思汗毅然下令在撒阿里草原驻营，他凭经验已经预感到王汗将凶多吉少。

可克薛不愧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仅从观察克烈、蒙古两部扎下的营盘，便对两部的军事实力得出了一个大致的结论。克烈军队人数多于蒙军，但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以及士气高昂等方面却远逊于蒙军，他断定，次日开战，蒙军才是他们真正的、强劲的对手。

正当可克薛苦思对策时，巡哨来报，克烈部不知何故弃营而逃。

可克薛精神为之一振。

不论王汗遽然逃走的真正原因何在，这个意外出现的态势显然对乃蛮方面极为有利。至于是要等到明日清晨单独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开战，还是追击令人鄙视的王汗，可克薛觉得没有必要为此大伤脑筋。事实明摆

着，一个被蒙在鼓里但全军严阵以待，“四狗”（指哲列莫、速不台、忽必来、哲别）,“四弟”（指合撒尔、别勒古台、合赤温、帖木格），“四义弟”（指曲出、阔阔出、博罗忽、喜吉忽），“四子”（指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一个自作聪明却疏于防备，哪个难攻哪个易取，一目了然。而且他相信，一旦王汗遭到伏击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也断不会出手相救一个阴谋背叛他的“盟友”。

可克薛采取了与王汗相同的方式离开了营地。这样他既可以不使王汗觉察，也不会惊动成吉思汗。应该说，熟悉地形的乃蛮军比克烈军占尽优势，他们抢先一步占领了克烈军撤回黑林老营的必经山口。

王汗自以为此举万无一失，防备很松懈。倒是札木合不敢掉以轻心，即将通过杭爱山山口时，他多了个心眼，先派小股骑兵探探虚实，结果这小股骑兵被乃蛮军队用弓箭挡了回来。

札木合情知不妙，王汗和桑昆也吓得没了主意。再说克烈军也不同于蒙古军，危急时刻，他们缺乏那种坚不可摧、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勇气。札木合几次想组织军队突围，均以失败告终。

王汗身临死地，方才悔之莫及。他又想起义子。当然，向义子求援确实难以启齿，即使义子见死不救，他也无话可说，问题是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更为妥当的办法。

而此时占据高地的乃蛮军正绕下山隘，准备对他们形成合围之势。王汗看准了这唯一的有利时机，也不同儿子、札木合商议，传来镇海，要他速与武艺高强的亦图坚设法杀出重围，向成吉思汗求援。亦图坚是王汗的贴身侍卫，武艺高强，在克烈部无人可望其项背。待一切安排完毕，他才派人将他的决定告诉了桑昆和札木合。

桑昆、札木合嘿然冷笑，相顾无言。

镇海颇有头脑，他和亦图坚乘乱混出一片狼藉的战场后，并没有回原来的驻营地寻找成吉思汗，而是沿着杭爱山一路追下去，几乎紧跟着合撒尔来到撒阿里草原。

成吉思汗在他宽敞的营帐里接见了镇海和亦图坚，镇海急切又不无羞惭地叙述了王汗目前面临的险境以及请求。成吉思汗认真听完他的话，关切地问道：“我父汗还有其他要求吗？”

“王汗希望由‘四杰’亲自领兵相救。”（“四杰”：指博尔术、木华黎、朝伦、博罗忽四人）。

没等成吉思汗开口，早已义愤填膺的博罗忽使劲一跺脚，怒道：“这叫什么事！我才不去！他死了活该！”

“你给我住口！”成吉思汗厉声喝止了他，转出桌案，扶起镇海和亦图

坚，“时间紧迫来不及款待二位了。王汗安危为重，待救出王汗，我再亲自拜谢镇海先生对我儿教诲之恩。当然，还有亦图坚将军相助我夺回夫人之功。”

镇海投效王汗还不足两年。数月前，由于打猎偶遇，他结识了成吉思汗的三太子窝阔台。聪明好学的窝阔台敬重镇海的学识修养，愿拜镇海为师，镇海欣然收下了这个弟子。只是他没想到成吉思汗也知此事。

成吉思汗转向四将：“博尔术、木华黎、朝伦、博罗忽听令：我命你四人率怯薛军八千火速驰援王汗，救不出王汗，我唯你四人是问！”

“喳！”四将接令。博罗忽虽不情愿，终究不敢抗命。

成吉思汗亲将四将送出营外，该交待的他都已交待，相信四将不会有辱使命。

此刻，王汗的处境确已岌岌可危了。

可克薛正待全歼克烈部，不料自己军中陡然大乱。“成吉思汗派援军来了”、“‘四杰’来了”的呼声传遍了整个战场，乃蛮军陷入恐慌之中，克烈军则因看到了希望，一反方才的悲观萎靡之势，锐气大增。

可克薛再也无法控制局面，不由仰天长叹：他居然错看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不仅派来了援军，而且来得如此神速！

一个刚刚被出卖后还肯尽弃前嫌赴人急难的人，该有怎样一种广阔的胸怀？该有怎样一种恢宏的气度？

可克薛被迫挥令撤退。

王汗的家眷陆续被朝伦、博罗忽找到救出，谁知其中偏偏少了一个关键人物：察如尔。王汗膝下只有桑昆和察如尔这一对儿女，察如尔是王汗和汗妃的命根子，如今不见了女儿，汗妃顿时急得像疯了一样，非要立刻找到女儿，否则她也不想活了。正当这里乱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时，一匹快马疾驰而来，马上端坐着一位盔甲鲜明的小将，小将的身后还坐着一个女孩。

“额吉。”看看近前，女孩跳下马背，一头扑进母亲的怀抱。

汗妃连连吻着失而复得的心肝宝贝，脸上又是泪又是笑：“女儿，乖女儿，你可把额吉吓死了。”

察如尔回头指指自己的救命恩人：“额吉，是术赤太子救了我。”

术赤也跳下战马。一身戎装，使他显得越发俊秀威武。

汗妃还没有顾上向术赤表示谢意，朝伦和博罗忽已经一边一个拉住了术赤的手："你怎么会来这里？"

术赤淡淡一笑。

出征那天，术赤并没有随部队出发，而是奉命去接从弘吉剌部押送铁器返回的舅父按陈。按陈是孛儿帖夫人的幼弟，比术赤年长两岁。德薛禅中年得子，对他自是钟爱异常。塔塔尔之战后，成吉思汗派人接来了岳父全家，此后，按陈在姐夫麾下成长为一名智勇兼备的年轻将领。

走在路上，术赤左思右想，无论如何放心不下父亲。这么多年，从他还是个年幼的孩子起，父亲出征时总会将他带在身边，而他也习惯了在第一时间内确知父亲平安的消息。如今战事未卜，他根本做不到若无其事。矛盾良久，他毅然做出决定：安排手下人代他接应舅父，自己则单枪匹马地前去追赶父亲的大军。

对于自己不遵汗命，他情愿事后被父亲责罚。

联军与乃蛮一仗进行得异常顺利，术赤追到撒阿里草原时，正遇上"四杰"驰援王汗，他便悄悄尾随而至，加入了随后的战斗。

按照术赤的本意，乃蛮军一撤退，他就该悄悄返回蒙古本营，可没想到他被一件意外的事情羁绊住了。

原来，王汗父子的家眷一直是被分开看守的。负责看守察如尔的乃蛮士兵是个色胆包天的主儿，他见察如尔娇小年华已出落得楚楚动人，不由动了邪念。乃蛮军溃败时，他乘乱将察如尔装入袋中，从营后仓皇出逃。

巧就巧在术赤怕被自己人发现，也从营后离开战场。术赤马快，行不多时发现前面有个人正慌慌张张地催马而行，看服色像是乃蛮人，他不由冲他高喝一声，那个人更慌了，丢了袋子便落荒而逃。

术赤也不去追赶，径直来到袋子前。

袋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他用刀割开袋口，当他看到袋子里装的竟是口里塞着布条、全身上绑的察如尔时不由大吃一惊。

按说，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临此大祸，吓都能吓个半死，岂料察如尔自始至终镇定异常，甚至当术赤为她包扎腿上不知何时挂出的伤口时她也一声没吭。她目光闪闪地注视着术赤低垂的脸庞。十一岁的小女孩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情，但这面容却自此根植于她的心灵深处，并在她日后情窦初开时主宰了她最甜蜜最温馨的梦。

术赤告别众人，独自踏上归程。察如尔目送他催开坐骑，心中终究有些难舍。蓦然，她想起什么，飞快地跳到一辆马车上，吹起了那支她不止

一次听术赤吹过的“神鹰曲”。深情悠扬的旋律中，术赤惊喜地回过头，向临风吹笛的小女孩使劲挥了挥手。

成吉思汗在撒阿里草原的营外亲自出迎王汗，他对王汗说的第一句话是：“父汗，您受惊了。”

王汗悔愧难当，一把抓住成吉思汗的手，老泪纵横，哽咽难语。

成吉思汗将王汗父子及其家眷请到自己的营帐，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好像他们是他特意请来的贵客，而非刚刚为他所救的盟友。席间，王汗不无羞惭地叙述了札木合挑拨他父子离开成吉思汗的经过，成吉思汗释然了。札木合的口才，足以将死人说话，何况是欺骗王汗这种耳软心活的人呢？王汗上当不足为奇。

王汗愧疚地注视着义子，半晌才小心翼翼地问：“铁木真，你再一次救了为父，为父该怎么谢你呢？”

成吉思汗急忙道：“父汗说哪里话？当年若不是父汗慷慨相助，我铁木真焉有今日一切？父汗恩德在前，铁木真相报在后，父汗无须总挂在心上。相信经此一事，我与父汗都能引以为戒。”

“你放心，为父再不会轻信他人挑唆了。”王汗发誓般地说。

酒过三巡，王汗推杯，轻轻地叹了口气。

“您怎么了，父汗？”

“铁木真，你……你能答应父汗一件事吗？”

“您说。”

“你也知道，我虽有子如同无后，我都不敢设想自己身后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是否能够保住。如果你真不嫌为父老朽，请你在我活着时应允作为我的长子守好图拉河吧。从今往后，你就是桑昆的亲兄长。”

成吉思汗一惊。尚未回答，桑昆已愤然离座，拂袖而去。

王汗面露惨色。

成吉思汗平静地为王汗斟满酒，笑着岔开了话题。

成吉思汗将击败可克薛得到的战利品全部赠送王汗，王汗返回黑林前，与成吉思汗再度郑重盟誓：远离谗言，相知不疑；生死与共，相守不弃！王汗带着这个誓言走了，成吉思汗衷心地希望这一次他们的盟誓不会再落空。

叁

生活如常。

只有术赤按照父母的心愿，从弘吉剌部娶回了达兰。达兰是迭克首领的侄儿越图的长女。越图曾经在铁木真和孛儿帖成亲时，出三题与铁木真赌赛，结果三赌皆输，反与铁木真结为安答。结拜仪式上，越图郑重地对铁木真说，我若有女，我子若有女，愿与孛儿只斤家世代结亲。成吉思汗一直记着越图这句话，所以为长子求娶达兰。达兰温柔贤惠，小两口婚后倒也恩爱和顺，相敬如宾。

一日，术赤闲坐无事，独自一人偷偷溜出去打猎。

他将马放出很远，一直搜寻着合适的打猎地点。突然，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胸部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迫使他挣扎着从马背滑到草地上。渐渐地，疼痛变得迟钝了，与此同时，他却感觉心口憋闷欲裂，四肢和大脑的血液似要流空一般，他咬紧牙关，努力想挺过去，终究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

仿佛在黑暗中跋涉了许久，当术赤终于被一束光线惊醒过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饱经沧桑的中年猎人的脸。术赤凝视着他，觉得奇怪，这张应该很陌生偏偏又似曾相识的面孔，居然会在他心中牵起万般的亲切和莫名的温暖。

“小伙子，你感觉好些了吗？”

术赤费力地点了点头。

“你叫……”

“我叫……乌格。”他随口编了个名字。

等术赤活动自如时，已与恩人变得很亲切很随便了。这许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远离了纠缠着他的一切痛苦烦恼，他真想永远永远这样待下去，可是，母亲会如何呢？年轻的妻子会如何呢？还有他……他该不会因此把草原翻个底儿朝天吧？

术赤的矛盾瞒不过中年猎人的眼睛。尽管只有短短数日的相处，中年猎人已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萍水相逢的小伙子。他常常使他想起自己的儿子，那个应该也是十八岁，应该也是这样挺拔这样帅气的儿子。或许，他也认识他的儿子？他不是蒙古部的人吗？他可不可以向他打听一下儿子的消息？不！他不能！他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会去影响儿子的生活，他恐怕只能带着这心灵深处的秘密独自走完一生。令他惊奇的是，术赤也谨慎地对蒙古部的一切保持着沉默，甚至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人。从这点上看，他确实像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人……

术赤要走了，中年猎人默默地为他牵来一直精心喂养着的“草上飞”。临上马前，术赤忍不住与恩人拥抱了一下，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少有的情感外露。

“大叔，我一定会来看望你的。”催开坐骑时，术赤在心里庄重地允诺。

肆

一夜暴雨似乎也没能驱散凝结在空气中的暑闷。这天，术赤独自一人正在帐中挥汗如雨，侍卫来报，外面有位客人求见。术赤心中一动，忙随侍卫来到帐外。

果然，来者正是他念念不忘的救命恩人。令人不解的是有些时日不见，恩人何以显得那么憔悴，那么清瘦？

“大叔，”术赤又惊又喜地迎了上去，“真的是您！”

客人久久地注视着他。在他的凝望下，术赤蓦然觉得有一些紧张和慌乱：“您……您请进！”他掩饰地闪过身，将客人让至帐中，“对不起，我去看望过您，您……我……”

客人好似没有听见术赤期期艾艾的解释，他只顾环视着术赤那阔大的帐子，脸上流露出一种恍惚的、怅惘的神情。

“大叔，您怎么了？”

客人的目光这才落在术赤的脸上：“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术赤一愣，旋即明白过来，尴尬地笑了：“对不起，那天，我随口编了个名字，是不想引来太多的麻烦，并非存心骗您。”

“如果你不编那样的名字该有多好……”客人喃喃着，似有无限隐痛。

术赤没有听清：“您说什么？”

“没什么。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大叔，”术赤开始意识到客人反常了，“您为什么这样说？”

客人已然背转身，强忍着满腹悲伤和留恋：“孩子，我必须走了，你多保重。”

“术赤。”帐外传来了孛儿帖的声音。

“我额吉来了。正好，她一直都想亲自谢谢您呢。”术赤的脸上露出了喜

悦的笑容，客人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术赤在门口迎住母亲：“额吉，您快来见见救我的大叔。”

“哦，是吗？你的恩人来了？”孛儿帖微笑着向站在帐中的客人走去。她当然得好好谢谢儿子的恩人。

客人抬起低垂的眼帘，恰与孛儿帖四目相对。

仅仅瞬间，孛儿帖脸上血色全失，摇晃欲倒。

术赤一把抱住骤然昏厥的母亲：“额吉，额吉，您怎么了？大叔，快来帮我一下，我额吉她怎么了？”

两个人忙乱地将孛儿帖放在床上。术赤无意中扭头望了客人一眼，却发现客人正百感交集地凝视着母亲。他恍然意识到什么，差点窒息：“您……您到底是谁？”

客人被术赤的喝问唤回了理智。“拿酒来！”他威严地命令。

术赤身不由己地服从了。

孛儿帖被酒呛得咳嗽了几声，慢慢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那个正俯视着自己的男人时，似又回到往日的噩梦中，不觉惊恐地、求助地唤出：“铁木真……”

客人的心如同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他转身向门外走去。

术赤抓住了母亲的双手：“额吉，他是谁？您快告诉我。”

孛儿帖痛苦地注视着儿子。

术赤全明白了。

“术赤，你去哪儿？”母亲焦灼的呼唤止住了儿子的脚步，仅仅片刻。

“额吉，您拦不住我。无论如何，这一次我一定要问个明白。”

得到侍卫通报的成吉思汗匆匆赶到儿子的营帐。孛儿帖一见丈夫，扑过去抓住他的手臂，失声痛哭起来。

“孛儿帖，发生什么事了？儿子呢？”

“儿子去追他了。他来了。铁木真，你一定要把儿子追回来啊。”

“他？哪个他？”

“赤……赤勒格尔……”

“什么！”成吉思汗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快，跟我来！”

伍

术赤拼命追赶着赤勒格尔。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救命恩人竟是为自己的一生抹上了浓重阴影的那个人，但此时驱使他一定要追上赤勒格尔的动机，却既不是为了爱，也不是为了恨，而是要将一切都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

终于隐隐看到了赤勒格尔的身影。

赤勒格尔独立在月光下，思绪依然停留在方才与孛儿帖邂逅的那一幕上。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他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孛儿帖一面。十六年的时间并不短暂，他对她的爱依然如故。孛儿帖毕竟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啊，可是，她望着他的眼神……她呼唤着那个对她来说永远刻骨铭心的名字，就像他们刚刚成亲的那一夜，她嘤嘤低泣时呼唤的那样，就像她每一次在梦中呼唤的那样。他实在无法忍受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冲开了门外侍卫的阻挡，跃马狂奔在黄昏笼罩下的草原。

直到月挂中天，他才渐渐平静下来。他不由想到了术赤，想到了这件事可能会对那个孩子产生的影响，他不能不为自己的轻率行为后悔了。他勒住坐骑，等待着术赤。他知道术赤一定会来。

马蹄声由远及近，术赤在赤勒格尔的身后跳下坐骑。赤勒格尔回过头。澄明的夜色中，他们相对而立，几乎看得清彼此脸上的表情。

赤勒格尔率先打破了沉默，语气中满含着真切的父爱：“我知道你有许多话想问我。十六年了，我一直都在克制自己，不想影响你的生活，可……我牵挂了太久，我放心不下。孩子，不管你是否能够理解，你始终是我此生最爱的人，除了你，我的生命中已不剩什么了。你是我忍受下来的唯一的理由，我希望活着时能亲眼看到你幸福。”

术赤近乎麻木地倾听着赤勒格尔的表白，第一次想到自己或许真的是赤勒格尔的儿子。不！说“第一次想到”是不确切的，事实上，这十多年来，一直纠缠他、折磨他，让他沮丧消沉的不正是这个念头吗？应该说“第一次认定”才对，他第一次认定自己的血管里真的流淌着篾儿乞人的血。

术赤疲乏地靠在马上，脸上浮现出一丝奇怪的笑容。赤勒格尔不眨眼地望着他，心头阵阵发凉：“你怎么不说话？”

“您呢？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不告诉我？”

“那时你说你叫乌格。”

“后来……您又如何知道了？”

“你走后，我一直惦记着不知你的病要紧不要紧。有一天，我来看望你，记得那天你刚率部狩猎归来，许多人簇拥着你，我混在人群中，终于弄清了你究竟是谁。可当时我还没有想好该如何与你相见，所以我离开了。我甚至都不清楚自己那一刻是高兴还是难过，我……”赤勒格尔说不下去了。

“但您还是来看我了。”

“我怕再不来，以后永远没有机会来了。”

术赤一震。他早就觉察到赤勒格尔非同一般的虚弱。

“他对你好吗？你快乐吗？幸福吗？”

有一次察合台冲他发火，说，真不知父汗怎么搞的，对你比对哪个亲生儿子都好。亲生儿子？亲生儿子……察合台是有权利这么说的，而且他现在再想起这句话来，也远不像过去那么觉得刺心。

许许多多曾被忽略掉的往事都在瞬间激活，术赤恍然明白，原来父亲那满含疑虑的父爱才是他生命中的一切。此时此刻，他只是有点迷惑地想起了一件事：他的四位义叔，他们一个是篾儿乞人，一个是泰亦赤惕人，一个是主尔勤人，一个是塔塔尔人，他们或许每个人都与父亲有着族亡家败的仇恨，可是他们中又有哪个人曾经想到过向父亲报仇呢？或许这就是被绑在战车上的草原的现状，血缘成了祭神的供品，亲情在马蹄下哭泣，还有冥冥中的无数冤魂……

“术赤？”

“嗯？”术赤温和地应道。

“你为什么不肯回答我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起，就已经感觉出你生活得并不快乐。难道他对你不好吗？”

察合台说，对你比对哪个亲生儿子都好。可是父亲，如果我是你的亲生儿子，我情愿你对我不要这么好。

寂静中，赤勒格尔和术赤同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

术赤上前一把抓住赤勒格尔，焦急地催促：“您快走！”

赤勒格尔惨然一笑：“无所谓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术赤的额头上浸出了汗水，他猛地跪倒在赤勒格尔的面前：“我求您了，您一定要走！您曾经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您因为我而遭擒

获，如果您坚持不肯走，我只能，我——”术赤一伸手从腰间抽出宝剑，架在了脖子上。

“不，不！快放下！术赤，你不能乱来！我走，我走！”赤勒格尔手忙脚乱地抱住了术赤的胳膊。

“快！”术赤使劲推了赤勒格尔一把。

但是，太晚了。无数火把从四面缩紧，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火圈。

术赤无计可施。汗水不断地沿着他的额角流下，他只剩下一个念头，倘若赤勒格尔不能逃脱一死，他也不会独活于世。

赤勒格尔站在术赤身边，以一种超然的冷静欣赏着成吉思汗训练有素的骑兵。很快，包围圈在离他们十多米处停止了收缩，所有火把高举，照得中心亮如白昼。火光中，一匹神骏啼声“嘚嘚”地踱进圈内，马上端坐着成吉思汗。

术赤依然紧握着宝剑，奈何控制不住双膝的颤抖。

赤勒格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成吉思汗。

素未谋面，然而并不陌生。他是从孛儿帖痴情的爱恋中认识这个人的。当成吉思汗的全貌映入他的眼帘时，他突然心平气和起来。他早知道铁木真是唯一的，现在他更知道成吉思汗是草原唯一的，孛儿帖能有这样的丈夫，也不枉此生了。

成吉思汗望着不知所措的儿子，跳下马，一步一步向他走来。

术赤却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缩着，手中的剑不知不觉掉在了地上。

“放……放了他。”他艰涩地说。

成吉思汗不由看了看赤勒格尔，奇怪的是，他居然一点也恨不起他来。对于这个蹂躏过妻子又保护过妻子的人，他根本不想把他怎么样，重要的是儿子。

“可以，我听你的。你呢？你该如何？”

术赤显然没料到父汗会这样回答，他的目光迷茫地掠过父汗和赤勒格尔。

他还从未这样清楚地意识到父汗与赤勒格尔之间的差别。

他们两个人，一个拥有权力、地位、荣誉，拥有忠诚的将士、美慧的贤妻，优秀的子弟，另一个除了他之外一无所有。而比这更现实的是，他们中一个完全占据了他的思想、灵魂、感情和理智，所以，他只能给另

一个他的生命。

“我走！”术赤痛苦地做出了抉择。

成吉思汗的脸倏然变得像石头一样冷酷，一样无情。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就是他养了、爱了十六年的儿子给他的回答。

是的，他爱了十六年的儿子。如果说他以前没有意识到，是由于他执拗的回避，现在他却从内心深处突如其来的暴躁和妒忌中体会到了这一点。凡属于他的一切，他焉能轻言放弃？

赤勒格尔反而不觉得意外。术赤太善良了，善良到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弱者——毕竟在术赤的眼中，他赤勒格尔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弱者。可他是不会让术赤同他一起走的，他分明从成吉思汗的眼中看到了一线杀机，这位意志如铁的蒙古大汗，需要的永远是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归属，他即便杀了儿子，也绝不会让儿子离开他半步。

就在这微妙的、连彼此心跳都能听得见的沉寂中，一个女人望月而跪，发出了自怨自责、痛不欲生的嘶喊：“长生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的孩子？你惩罚我吧，我才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哪！”

“额吉！”术赤冲到母亲面前，跪着抱住了她，“您不要这样——不能这样！”

母子紧紧相拥，他们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成吉思汗僵硬的表情缓和下来，他看了赤勒格尔一眼，打算让他走。但他的话卡在了喉咙里。

赤勒格尔，他怎么了？

赤勒格尔大睁着双眼，呆滞地盯视着前方，他的眼前晃动着无数的太阳，有一个太阳钻入他的脑中，开始灼烧，他的头随之胀大，胀大……就要爆裂……

“咕咚”一声闷响使术赤回过头来。“大叔，”他离开母亲，飞快地跑到赤勒格尔身边，从地上抱起了他，“您怎么了？您怎么了？”

经过了死亡来临前一阵最痛苦的挣扎，赤勒格尔现在平静了。他慈祥地望着术赤，似要将他的形象整个地刻入心底：“孩子，我要走了。你别难过，我知道自己随时会有这一天，才冒险来看你最后一眼。能死在你的面前，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不……”

“答应我，”赤勒格尔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好好……活着。”

“我答应您，我什么都答应您。大叔，不，阿爸，我爱您！您听见了吗？我真的很爱您！”术赤的泪水不断地滴落在赤勒格尔的脸上、手上。

赤勒格尔的眼中闪过一道明亮的光芒，“你……终于肯叫我阿爸了，谢谢……你，我可以……安……安心地……走了……”他的头无力地滑向术赤的臂弯。

“阿爸！”术赤摇晃着赤勒格尔的身体，绝望地呼唤。

没有回答。赤勒格尔再也不可能回答他了。术赤将赤勒格尔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脸上，无声地哭了。

正欲趋前安慰儿子的孛儿帖蓦然感到丈夫的手痉挛般地抓住了她的肩头，她没有去看丈夫，她清楚地知道，这对亲生父子间恐怕终生难以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和隔阂了。

陆

在孛儿罕山下一块僻静的所在，术赤亲手埋葬了赤勒格尔。

如果说过去术赤曾一度为赤勒格尔带给他的不幸而憎恶他，那么，随着赤勒格尔的逝去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代之而来的是无法排解的空虚。真正的爱必定令人刻骨铭心，拥有时或不觉得，失去后才倍感它的可贵。

清风徐徐，一点点吹开了凝滞多时的闷热。术赤抬头望了望阴云密布的天空，看来，长生天将替他流下他流不出的泪。

风渐渐大起来，“劈劈啪啪”的雨点砸落下来，越来越急促。术赤却没有一点躲避的意思，他很想让雨水将自己淋个透，冲涤一下郁结在心头的忧伤……似乎有什么东西为他遮住了雨水，他正想看看怎么回事，耳边蓦然听到极轻极轻的“啊”的一声，接着，一样东西落下来挡住了他的视线。

与此同时，一声巨雷在耳边炸响。

术赤一把扯掉蒙在他头上的东西，这时才真正看清眼前惊人的一幕：父亲正与一个蒙面刺客激烈地格斗着，那刺客剑术高明，丝毫不在父亲之下。他有心上前助战，又怕误伤了父亲，一时间急得冷汗直流。

冷不防被人暗算，成吉思汗最初的确有些手足无措，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两个人相持良久，刺客越战越心焦，最后索性把心一横，借着成吉思汗微微倾身前冲的瞬间，非但没有避让就要刺入胸口的利剑，反而挺剑向前，使了个同归于尽的招数。

这一招果真令人防不胜防，无论成吉思汗撤剑与否，似乎都只有死路一

条了。术赤下意识地闭住了眼睛。

只听到一声金属撞击的刺耳的响声，似乎什么东西扎到了树干上。

成吉思汗顺势挑掉了刺客蒙脸的黑巾，暴露在他面前的是一张被雨水冲打得发白的陌生面孔。

眼见行刺未果，刺客凶狠地瞪了成吉思汗一眼，转身向山中跑去。成吉思汗也不追赶，只是从树上拔下刺客的剑，向刺客遁逃的方向掷去。“别忘了，来取你的剑。”他随着手上的动作高喝。

术赤睁开眼睛时，看到父亲已经走到他的面前，正笑眯眯地将随身宝剑收入鞘中。

方才那一瞬间袭上心头的像死亡一样冰冷的恐惧感尚未完全从术赤眼中消失，他可以忍受一切痛苦，除了那寒彻心骨的绝望。

“术赤，你怎么了？”成吉思汗被儿子的表情吓到了。

术赤努力稳住心神：“没事。您没有受伤吧？”

“我很好，别担心。”

“可是，您怎么会来这里？斡歌连他们呢？”

“唔……”成吉思汗一时语塞。他很难承认他独自一人随后跟来是因为担心儿子做出傻事，他更难承认儿子的那一声“阿爸”令他心绪久久难平，耿耿于怀。“我——看到了你，让他们回去了。”他支吾着。

“那个刺客是什么人？会不会是札木合派来的？”

“不可能！札木合不是那种人！他或许有时不那么光明正大，但还不至于卑鄙到雇用刺客的地步。我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会动用军队与我决一雌雄的。”

术赤颇为意外地注视着父汗突然变得激动的脸。他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父汗的内心竟依然隐藏着对札木合的友情。或许连父汗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吧？

第六章 雄风·烈马·号角

壹

一二○一年秋季，战争再一次循踪而至。而操纵这一切的幕后之手，又是能言善辩的草原纵横家札木合。

“十三翼”大战后的近十年间，蒙古高原逐步形成了几大力量相对集中的军事集团，一个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新兴的蒙古部，一个是以王汗为首的克烈部，一个是余威犹存的乃蛮部，再一个就是正在走向联合的、集中了除三大集团之外的几乎所有部落的庞大的军事联盟。这个军事联盟的形成，是以对成吉思汗的共同仇恨或恐惧做心理基础，由札木合一手缔结而成的。

札木合这些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游说成功地将所有对成吉思汗怀有仇恨或者担心成吉思汗的势力不断扩张终有一天会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大小十一个部落的力量联成了一体，集结起十数万大军，摆开了同成吉思汗决一死战的阵势。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整个草原都将被推入血腥的战火之中。

战前，新联盟的首领在鄂尔浑河举行了重要集会，目的是要推举一位指挥战争的共同的领袖。最有资格成为这个新联盟大汗的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札木合；另一个则是泰亦赤惕部的塔尔忽台。

篾儿乞部、塔塔尔部虽然曾经都是草原大部，但它们一再受到蒙古部的重创，元气未复，其首领脱黑堂、都塔惕无意出这个风头。乃蛮部的不亦鲁黑不曾带来自己的全部力量，加之实力不够，也不想与札木合、塔尔忽台竞争汗位宝座。至于其他像弘吉剌、斡亦赤惕这样的小部，首领更无力无心承担这份重责，因此，大家从一开始便有心在札木合和塔尔忽台二人中任择其一。

泰亦赤惕部可以说是历次战争唯一没有受过直接损失的部落，实力最为雄厚，这使一部分人看好塔尔忽台。而札木合有着与成吉思汗对敌的丰富经验，他本人又对成吉思汗恨之入骨，所以多数人更倾向于他。

出人意料的是，会议伊始，塔尔忽台率先提议推举札木合为古儿汗。塔尔忽台不争，别人哪里还有什么异议？于是，十位首领共同簇拥着札木合向设在帐外白色毡毯上的宝座走去，将札木合抬上宝座，跪拜于新大汗的脚下。

札木合望着他们，又望了一眼耀眼的太阳，一张汗涔涔的脸上不觉露出一丝大功告成的惬意。盟誓前，他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感谢各部首领推举我为古儿汗，其实我宁愿只做一消灭铁木真的先锋足矣。铁木真的存在，早已成为整个草原的灾难，为了不被他各个击破，各部只有联合起来，与他作一生死较量。此战至关重要，胜则可保我与诸位昔日的尊荣，败则我们永无立足之地。愿长生天保佑我们一战成功，杀了铁木真！”

“杀了铁木真！杀了铁木真！”十一位首领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以草原上最古老的方式进行了盟誓。他们以刀斫木，以足踢岸，只见方才还庄严肃穆的会场瞬间变得尘土飞扬，一片混乱。

札木合的演说颇有些意味深长。可能他早已预料到，与成吉思汗一战无论胜败与否，他这个“古儿汗”都当不长久。对于这样一种一锤子的买卖，他只要能够战胜成吉思汗，情愿将形同虚设的“古儿汗”抛入鄂尔浑河中。

盟誓并且祭旗后，札木合率领大军沿鄂尔浑河顺流而上，与成吉思汗、王汗的联军先后来到阔亦田地区扎营。

当第一线曙光划破天际时，两边的战鼓爆豆般地响起。蒙军亮出队形前，元帅木华黎特意召来忽必来、朝伦、斡歌连、速不台四将，命他们轮流看住成吉思汗，勿使他冲杀于敌阵之中，亲冒矢石之险。四将领命而去。

札木合挥动令旗，指挥军马一同杀出。转眼间，双方混战一处，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战斗正酣时，一团黑云由东南向阔亦田方向徐徐飘来，南风骤起，不出半个时辰，乌云密布，暴雨倾盆，风向正对着进攻一方的蒙、克联军。联军将士被风雨冲得睁不开眼睛，进攻速度明显减慢，相反，对方因获天助，士气大振，向联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克烈军首先溃退。蒙军纵然顽强，终究架不住人力与自然的双重袭击，阵脚渐乱，败迹渐显。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成吉思汗突然出现在队伍的最前列，从旗手手中夺过白色鹰旗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那英勇绝伦的身姿，那大无畏的气魄令士气正旺的对手也为之胆寒。

受到成吉思汗的鼓舞和感召，有些紊乱的队形开始稳住了，忠诚的将士们随着他们的大汗杀返敌阵，好似全然忘却了扑面而来的风雨，只有那高高飘扬的鹰旗在激励着他们：坚持！坚持！

鲜血被雨水冲走了，联军面对无所畏惧的蒙古铁骑，竟然寸步难移。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在人们头顶炸响，雷声过后，奇迹出现了：风势突然逆转，更加狂烈的暴风雨反向札木合的联军袭来。札木合的联军不防有变，潮水般向后退去，混乱中不断有人跌落幽深的山涧。札木合顿足捶胸，悲愤莫名。为什么连天也要帮着成吉思汗？为什么？

为——什——么？

贰

札木合联军兵败如山倒。

桑昆建议分头行动，由他追杀札木合，成吉思汗追杀塔尔忽台。

成吉思汗焉能不晓得桑昆那副花花肠子。以札木合的为人，势必会乘其盟友溃败逃散之机大肆抢掠各部财产部众，追杀他无疑可独得厚利。塔尔忽台则不同。塔尔忽台最后来到战场，未见仗而先逃，实力完好无损，追上他势必有一场硬仗。不过，桑昆的提议倒也正合成吉思汗的心意，他是不会放过给塔尔忽台致命一击的机会的。

克烈、蒙古两部分头行动了。克烈军去追杀向鄂尔浑河下游逃窜的札木合。蒙军则兵分三路，由成吉思汗自率一路沿斡难河追杀塔尔忽台。

在斡难河对岸，蒙古部追上了塔尔忽台的军队。又是一场酷烈的厮杀。一直躲在后面观战的塔尔忽台心里十分焦急，他清楚，虽然他的军队暂时未有落败之势，但时间长了，终究不是气贯长虹的蒙军对手。

一个年轻将领的身影闪了一下。塔尔忽台认出是只尔豁阿台。只尔豁阿台素有“合撒尔第二”的美称，在泰亦赤惕部是第一流的神射手。此时他向一个人举起了手中弓箭，他瞄准的不是别人，正是跃马阵中的成吉思汗。

一支箭带着风声不偏不倚正中成吉思汗的脖颈。

狂喜差点让塔尔忽台窒息，他感谢长生天赐给他的良机，期待着那一刻的出现：成吉思汗跌倒马下，蒙军军心大乱……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成吉思汗在马上稍稍晃了一下，便奇迹般地坐稳了。他伸手拔下脖上的利箭，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鲜血顺着他脖颈滴落在铠甲上，血流如注，很快染红了灰色的战袍。

当时队伍已然打乱，除紧随于成吉思汗身边的哲列莫外，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受了伤。

太阳衔山时，双方将士鸣金收兵，约定明晨再战。哲列莫寸步不离地守在成吉思汗身边。成吉思汗的脸色惨白如雪，他在哲列莫和众侍卫的保护下刚走到自己的临时营帐，便昏倒在门前。

哲列莫强自镇静，他为大汗细心地查看了伤口，见没有伤到致命处，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他吩咐侍卫去准备烙铁，自己则俯身为成吉思汗吮去脖上瘀血。瘀血除尽后，他按草原古老的方式用灼烧的烙铁封住了成吉思汗的伤口。

火光映照在成吉思汗苍白的脸上。

哲列莫凝视着这张脸，心中百感交集。作为孛儿只斤家族的“孛斡勒”（家养奴隶），他从铁木真出生起就被父亲献给了小主人。后来，由于他年纪尚幼，父亲带他到汪古部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得知铁木真与

孛儿帖夫人成亲的消息，他才从汪古部辗转来到铁木真的身边。从那以后，铁木真将他置于左右，给予了他绝对的信任和尊重……即使抛开私人情谊不讲，他也实在不敢想象，万一这个人有个好歹，他们会怎样？草原会怎样？毕竟，在每个蒙古将士的心中，在许许多多草原人的心中，成吉思汗的名字早已意味着一统草原的希望。

不知过了多久，成吉思汗失血干裂的嘴唇翕动着，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声音。哲列莫忙将耳朵附在他嘴上，勉强辨出一个字："渴……"

哲列莫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他起身去寻马奶。不巧的是为了追击敌人，他们将所有的辎重军需留给了后卫部队，每个人只带了一点清水和肉干。他不再犹豫，叮咛侍卫守好营帐，出营去寻马奶。在一棵树下，他脱去衣服，只穿一条短裤，悄悄潜入抵营而宿的泰亦赤惕营地。还好，在营边一座空帐前他发现了一个被丢弃的奶桶，桶壁和桶底尚残留着不少凝固的马奶，他如获至宝地拎起奶桶，飞快回到本营。

成吉思汗仍处于昏迷之中。哲列莫用清水调匀了马奶，倒在碗里，一口一口地喂着他的大汗。这一夜对他来说是如此漫长难熬，天蒙蒙亮时，成吉思汗呻吟了一声，慢慢睁开了眼睛。

"大汗，您醒了？"哲列莫惊喜交集。

眼前的迷雾一点点消失了，首先映入成吉思汗眼帘的是哲列莫疲倦的脸容和嘴上暗红色的血印。

"大汗，再喝点马奶吧。"哲列莫端过早已备好的马奶，扶起成吉思汗。

两碗马奶喝下去，成吉思汗觉得心里不再那么灼烧了，他疑惑地望望哲列莫："你受伤了吗？"

"没有。"

"你的嘴……这血……"

"哦。"哲列莫恍然大悟，"我担心大汗箭伤有毒，为大汗吮去了瘀血，可能嘴上没擦干净。"

成吉思汗注视着地上黑泥一样的斑斑血污，感动地握住了哲列莫的双手："我们营中没有马奶啊，你从哪里得来的？"

"泰亦赤惕营地。"哲列莫简述了他弄到马奶的经过。

成吉思汗微微叹口气："你太冒险了。如果你被抓住，让敌人知道了我受伤昏迷的消息，我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危险。"

“不妨事。我已虑到这一层，所以在进入泰亦赤惕营地前先将衣服脱去。万一他们抓到我，我就说因我违抗了军令，您为惩罚我，将我剥光了衣服关起来，我不甘受辱，才悄悄逃出蒙营。只要骗过他们，我便可以寻机返回了。”

哲列莫的细心深得成吉思汗的赞赏，他更紧地握住了哲列莫的手：“你总不惜以生命来保护我。这二十多年来，你追随在我的身边，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失败，也不曾让你改变初衷。你，还有博尔术、木华黎，还有那么多的将士，对我来说犹如车之辕轴，体之臂膀，我有时甚至不知该如何酬答你们对我的这份忠心。”

“您别这么说，更不能这么想。您刚出生时，阿爸把我献给了您，从那时起，我的一切就已属于您了。”

“不……”成吉思汗喃喃着，似乎想说什么，又哽住了，他急忙将头扭在一边。哲列莫无言地注视着他，眼眶也微微泛红了。

良久，成吉思汗努力克制住油然而生的温情，以他特有的敏锐问：“你找马奶时，没发现敌营有人吗？”

“没有。敌营很沉寂。”

“沉寂？”成吉思汗的眼中闪出了思索的光芒。

哲列莫也顿悟到敌情的异样。当时他将全部心思都扑在大汗身上，未加留意。

成吉思汗与哲列莫用眼神告诉对方自己的判断：敌人跑了。

叁

千真万确，泰亦赤惕的营地确已空无一人。

昨天夜里，塔尔忽台收兵回营后一直坐卧不宁。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一些零散的可怕的镜头：高举的战旗，逆转的风雨，成吉思汗中箭后屹立不倒的身姿……他急召部将商议对策，结果大家一致要求暂避蒙军锋芒，待回老营再作打算。塔尔忽台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即传令连夜拔营。

成吉思汗从榻上撑起了身体。由于牵动了伤口引起了剧痛，他下意识地咬住了嘴唇，一张因失血过多而变得蜡黄的脸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大汗！”哲列莫知道成吉思汗急于追赶逃跑的敌人。

成吉思汗似对哲列莫说，又似自语：“敌人不会逃得太远！从他们只将空

奶桶抛下的情况看，他们必定带有繁重的辎重，只要我们派轻骑前去，定能追上他们。”

“由我去就可以了，您不能……”

“没事，我没事，你跟我来。”

成吉思汗刚刚踏出帐门，便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博尔术在歼灭篾儿乞部引军回营途中，正遇仓皇逃遁的泰亦赤惕部，双方经过一场厮杀，塔尔忽台力不能敌，丢下大部分辎重和部众，只带些残兵败将逃回老营。目前，博尔术正押解着篾、泰两部的俘虏及财产向斡难河方向赶来。接着，木华黎处也传来喜讯：他和术赤顺利完成截杀札木合的任务，正在回营途中。

捷报频传，全军将士欢呼雀跃，整个军营洋溢着喜庆和欢乐的气氛。

当天，成吉思汗命令就地宿营，等待木华黎前来会合。

第二天，博尔术、木华黎先后率部返回，三路人马在斡难河畔顺利会师。众将闻知大汗中箭受伤，皆赶到成吉思汗帐内探视慰问。成吉思汗正与众人言谈甚欢，这时，侍卫来报，帐外有位老者求见。

成吉思汗在众将的陪同下来到帐外。尽管二十四年的时光已将黑发催白，成吉思汗仍然一眼认出来者正是他少年时代的救命恩人、朝伦的父亲锁尔罕。

他急忙抢步上前，大礼参拜：“铁木真拜见恩人。”

锁尔罕忙不迭地搀起他：“不可，不可！大汗莫要折杀我锁尔罕啊。”

成吉思汗握住了老人的双手：“老人家，您身体可好？”

“好。托大汗的福，硬朗得很。”老人笑眯眯地回答，眼睛里已是泪光闪闪。年少的铁木真曾发誓要报答他们全家的救命之恩，而他此次举家来投，却绝非要图什么报答。他思念阔别已久的儿子朝伦，何况泰亦赤惕已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时光如流水，最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铁木真的的确确变成了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一眼看到老人身后站着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将军，他以为青年是老人的什么人，便微笑着问道：“这位是……”

锁尔罕急忙介绍起来：“他叫只尔豁阿台，是泰亦赤惕部有名的勇士和神箭手。他特意请求同我一起来拜见大汗，想从此在大汗帐前效力。”

说到这里，老人推了推只尔豁阿台，要他拜见成吉思汗。只尔豁阿台纹丝不动。他的沉默似乎意味着一种思索，一种抉择。

“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成吉思汗温和地问。说真的，才看一眼他就喜欢上了这个不卑不亢、目光如炬的青年。

“有。”只尔豁阿台昂起头，坦率地回道，“我必须告诉您，那日两军阵前，将您射伤的那个人就是我。”

“哗——”仿佛听到一声号令，成吉思汗的侍卫抽出兵器，将只尔豁阿台团团围定。只尔豁阿台泰然自若地环顾着他们，嘴角噙着一丝冷笑。

成吉思汗摆摆手，侍卫们不情愿地退至一边。成吉思汗向只尔豁阿台走近一步，不紧不慢地问道：“你既射伤了我，为何又来投奔我？”

“我对大汗的威名素有耳闻，尤其在不久前的大战中，我亲眼看见了大汗一往无前的雄姿，更从心里敬仰您坚强如铁的意志。在战场上，我们是敌人，我为主尽忠，并不认为有什么错。对于那一箭，我至今不后悔。”只尔豁阿台平静地回答着成吉思汗的问话，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你既有‘神箭手’之称，为何那一箭射偏了？”

“不是我射偏了，是长生天在护着您。我的箭离弦的瞬间，您恰好偏了一下头，否则……您又怎么可能站在这里？”

只尔豁阿台的话激起了不少将士的反感，但成吉思汗依旧不动声色。“那么，你又为何不继续为主尽忠了？你难道不知道一个人应该全始全终吗？”

“那是指对值得的人。骏马需要好骑手！对于我家主公，我尽忠已毕，该为自己寻条出路了。”

“什么叫‘尽忠已毕’？”

“这点您可以问问博尔术将军。若非我引兵拼死挡住了将军的追兵，塔尔忽台首领如何能够顺利脱险？”

“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你改变了追随塔尔忽台的初衷呢？”

“他不是我理想中的明主。当初选择了他我已经错了，我不想一错再错。”

“谁又是你理想中的明主？”

“您！”

“何以见得？”

“从您平素的所作所为，从您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风范，从您手下将士视死如归的豪情和号令如一的军威，我认定您才是值得我终生追随的明

主。”

只尔豁阿台的一番话渐渐消除了蒙军将士的敌意，他们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年轻的敌将了。

成吉思汗再一次试探：“你就不怕我报那一箭之仇吗？”

“我考虑过。大汗如若杀了我，不过是污了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倘若大汗饶我不死，今后我将为您横断白水，踏碎黑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成吉思汗从心底里认可了只尔豁阿台——不是为他的一番豪言壮语，而是为他襟怀坦荡的男子汉气概。他向众人说道：“身为敌人，难免希望隐瞒自己的敌对行为，他却能据实以告。这样的人是可以做任何人的朋友的。只尔豁阿台，从今往后，你就做我的伴当留在我身边吧。”

直到这一刻，只尔豁阿台那凛然挺立的身躯才像被火熔化一样，跪伏在成吉思汗的脚下。成吉思汗伸手将他扶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只尔豁阿台，为纪念我们的相识，我想给你改个名字，你意如何？”

“请大汗赐名。”

“我们一箭之交做朋友，你以后就叫‘哲别’吧。”

“谢大汗。”

“哲别”乃“箭”之意，从此，这位名为“利箭”的将领在成吉思汗麾下，东征西伐，横扫敌阵，所向无敌，成为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常胜将军，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征服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

肆

成吉思汗与恩人一家重新聚首，又收了哲别这员勇将，可谓双喜临门。他将军中诸事完全委以木华黎，自己则专门设宴款待锁尔罕。宴会结束时，一个侍卫向成吉思汗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元帅因他受伤之故，要治斡歌连、朝伦、忽必来、速不台死罪。成吉思汗这一惊非同小可，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赶往帅帐。

斡歌连、朝伦、忽必来、速不台皆已上绑，站在帐中，垂头不语。

木华黎怒不可遏：“还记得大战前本帅如何交待你们的吗？本帅千叮咛万嘱咐要你们守好大汗，不可让他亲临敌阵。你们呢？竟敢将本帅的话置若罔闻，致使大汗涉险受伤。本帅倒要问问：我杀你们，你们冤是不冤？”

四将面面相觑，纵有万般委屈也是说不出口的。

成吉思汗大步流星地推门而入：“元帅，刀下留人！”

木华黎心想，我就怕你不来呢，你倒来得及时。

“大汗，”木华黎转出桌案，“您可是要为他四人求情。”

“正是。”

“您是主，我不敢违命。但他四人违犯军令，我若不能秉公而断，恐日后军令不畅，难以服众。大汗若顾念私谊，一力维护，我只有请大汗收回帅印，另选贤能。从此，我再不过问军中之事。”

这一下，还真把成吉思汗难住了。

一方面，他完全理解木华黎全力维护军令的苦心，另一方面，他却一万个舍不得杀掉他的这几员虎将。别说他们根本无罪，就算有罪，他也得设法为他们开脱啊。

“元帅，元帅……元帅且说说他们到底身犯何罪，非杀不可？”

“身为臣下，致使主公亲身涉险，已属失职，还令主公伤及体肤，更是罪在不赦。我身为一军之首，倘若事先考虑不周，没做交待，那么罪在我一人，我绝不敢有所推诿。然而我在战前三令五申，命他四人护好大汗，他四人又可曾做到？请问大汗，他四人该杀不该杀？”

“唉，元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事真也怨不得他们几个。都怪我一时性急，无端惹出这场祸事，实在与他四人无关。我保证今后绝不再犯，望元帅看我面上，饶了他们这一次吧。”

木华黎哪里是真的要杀四将！他不过借此逼成吉思汗做出不再冒险的承诺。如今见目的达到，乐得顺水推舟：“既然大汗求情——也罢，且饶他们这一回。”

四将齐齐跪倒在地：“谢元帅不斩之恩。”

木华黎命人除去四将绑绳，缓缓说道：“你们不必谢我，是大汗为你们求情。望你们谨记今日之事。”

“喳！”

成吉思汗不觉暗暗松口气：“元帅可安排好回军事宜？”

“全部安排妥当。”

“如此……大家各自回营准备吧。”

俟众将离去，木华黎向成吉思汗详细汇报了截杀札木合的经过。

原来，早在札木合所率盟军溃败，桑昆提出分头追击时，成吉思汗便料到桑昆的目的无非是为多抢些辎重财物而已。只要札木合肯留下东西，桑昆断不会为难于他。为此成吉思汗才兵分三路，派木华黎在鄂尔浑下游截杀札木合。

果不出所料，札木合与桑昆只经一仗，便知趣地丢下了所有辎重。桑昆心满意足，不但不去追赶，反而催促王汗率克烈大军先行返回黑林。王汗却坚持要与成吉思汗会合后同行，桑昆恼怒，便率领自己的董亦合惕部先行离去了。

札木合侥幸摆脱了克烈军队的追击，之后一路向东，急于返回老营，哪承想到半路还埋伏着一支奇兵。

札木合一见木华黎，顿时大惊失色。面对杀父仇人兼昔日旧主，木华黎倒是显得心平气和："札木合首领，我奉成吉思汗之命，在此恭候多时。自分营以来，大汗一直都在挂怀首领，希望首领能够与他捐弃前嫌，共谋大业。"

札木合并不搭言，拍马上前，挥刀就砍。对木华黎来说，札木合远非他的对手，无奈成吉思汗事先有令，不可伤害札木合性命，因此他多是躲闪封挡，不敢随意进招。

在后观战的术赤见主帅战得艰难，立刻挥动令旗，指挥将士一同杀出。

札木合本已心力交瘁，稍一疏忽，被木华黎一剑刺在马胯上。那马痛得"吸溜"一声怪叫，将札木合掀翻在地，负痛而走。

木华黎正待生擒札木合，一个少年的剑如同雪片一样向他裹来，木华黎只得放弃札木合，专心地对付少年神出鬼没的剑招了。

少年边战边冲札木合喊："快上马！"

札木合醒悟过来，急忙跳上从马，少年怕他上前助战，又喊道："您先走，让我来挡住他们！"

札木合拨马跳入河中，向对岸游去。他手下将士也纷纷跃入河中，术赤引军追到河边，向河中敌人举起弓箭。少年见势不妙，虚晃一招，拨马便走。木华黎伫立河边，眼望着札木合游上对岸，命士兵向他喊话：奉大汗之命，不伤首领性命。望首领好自为之！

听完木华黎的汇报，成吉思汗十分满意。他之所以要选择以德报怨，无非是想再给札木合一个机会。他与札木合之间有着太多的恩怨纠葛，他们如同一场赌赛的双方，都想看到谁是最后的胜者。

沉思片刻，成吉思汗有点好奇地问："那少年骑士究竟是什么人？他的武艺真的比札木合安答还要略胜一筹吗？"

“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至今仍有些疑惑，从那少年容貌举止还有声音判断，应该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札木合倒是有一独女名唤祺儿，莫非是她？如果是祺儿，我倒知道她的箭法精准，绝无虚发。若非如此，两年前她怎么可能救了拖雷呢？”

“祺儿还曾救过四太子么？”

“是啊。拖雷出生后，额吉格外钟爱这个小孙子，就带在身边亲自抚养。有一天，塔尔忽台的一个手下趁我行猎未归，假扮成一个流浪的草原骑士来到额吉的帐中。善良的额吉，可怜这个穷困潦倒的人，亲自去安排饭食。没想到，他竟乘机劫持了拖雷。营外，他正要对拖雷下手，幸亏祺儿及时发现并且救了拖雷。在她护送拖雷回营的途中，我也引军返回了。那是我多年后再一次见到祺儿，她长大了，长得更漂亮了，是我见过的草原上最漂亮的女孩子。只可惜，我与她的父亲却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原来是这样。”

“是啊，她是拖雷的恩人。不过，我还不知道她会使剑。”

“她的剑路我觉着熟悉，很像瑞奇峰的风格。”

“这就更奇了。瑞奇峰不是早离开草原了吗，何时又收此女为徒？”

君臣猜测不出，却不知此事真与瑞奇峰有关。

伍

十一年前，偶救了木华黎的瑞奇峰离开草原回到金都，与师父青松道长会面。不久，师兄石抹重辰旧伤复发，下肢瘫痪，瑞奇峰便前往沧州协助师兄打理那里的布行生意。

沧州“宜春”布行，原是河北最大的一家布行，也是契丹贵族石抹家族的产业之一。因石抹家族一向以习武为重，传到石抹重辰手上时，布行生意已是明日黄花，一落千丈。偏瑞奇峰在生意场上也是个奇才，接手布行不久，便接连做了几笔大买卖，这样一来，布行生意不但蒸蒸日上，而且大大超过了往日的繁荣。

四年前，重辰之子明安一举夺取武状元，在大将军术虎高琪手下为将，仕途并不顺利。重辰心里清楚，让儿子回来打点生意那决无可能，儿子对做生意一向深恶痛绝，因此立下遗嘱，将布行划归瑞奇峰名下。瑞奇峰如何肯受！最终只答应暂替师侄明安料理家业，一旦明安回来，他将

完璧归赵。

不久，石抹重辰一病不起，明安匆匆赶回为父料理丧事，临行，他当着石抹家族百十余号人公开宣布：布行及一切石抹家族的产业从此姓“瑞”，与他石抹明安再无任何瓜葛。他恳切地对瑞奇峰说：“师叔，侄儿此生注定要投身军旅，纵死不会回头。倘若师叔不肯接受石抹家族产业，它必定成为侄儿心头的负累，使侄儿始终觉得愧对先祖。家父遗愿也是如此。万望师叔成全侄儿，让侄儿从此可以了无牵挂，专心仕途，或能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师侄发自肺腑的恳请颇令瑞奇峰为难。石抹明安却不容他犹豫下去，果断地立下字据，“逼”着他在上面签了字，自此，“宜春”布行及石抹家的产业便正式划归在瑞奇峰的名下。石抹明安如同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一身轻松地告辞师叔回野狐岭驻防。

瑞奇峰性本豪侠，更兼为人仗义疏财，古道热肠，因此江南塞北，三教九流都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河北名医刘仲禄。

刘仲禄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夫人美貌贤惠，夫妻俩你恩我爱，小日子过得十分和美。岂料一夕间祸从天降，刘妻在前往寺庙进香途中被当朝权贵完颜谔诺勒的侄儿完颜畅看中，诱逼失身，刘妻不甘受辱，自杀身亡。刘仲禄悲愤之下，欲行刺完颜畅，失手被擒，危急时，多亏瑞奇峰出手相救，刘仲禄才得以暂脱虎口。

刘仲禄惨遭家破人亡之祸，又被州府画影图形，全国通缉，急需一安全住处隐匿身迹。瑞奇峰想到他在蒙古的朋友木华黎，建议刘仲禄暂到蒙古避祸，刘仲禄欣然应允。两个人靠了石抹明安暗中相助，顺利逃出边境，来到长城脚下的汪古部。

一路行来，二人方知木华黎的声威在草原早已是如日中天。

瑞奇峰高兴之余并不觉得意外。他早料到，木华黎倘若得逢其主，必能成为一代名将。让他感到意外和激动不已的是，他居然见到了从他六岁时起便念念不忘并牵起他草原情结的那个人——成吉思汗。

其时，莫日根大夫年七十有二无疾而终，成吉思汗遂以年轻的刘仲禄顶替莫日根大夫的位而置于左右。瑞奇峰在蒙古本部逗留数日，因惦念沧州的生意，向木华黎和刘仲禄告辞，并依依拜别成吉思汗，准备返回。

遇见祺儿完全在无意之中。

那天，祺儿像往常一样在豁尔豁纳黑川练剑。精于剑术的瑞奇峰立刻被少女的一招一式吸引住了，只为这个潜能无限的少女，瑞奇峰毅然推迟了行期。

适逢“阔亦田”大战前夕。当札木合游说各部归来，祺儿的功夫早已一日

千里，不在其父之下了。

陆

蒙、克联军满载而归，连战马的脚步似也轻快了许多。为了加强与克烈部的联盟，成吉思汗向王汗提出，愿将爱女华容许给桑昆独子撒图，并为长子术赤求娶王汗幼女察如尔。王汗觉得这笔买卖划算，先自应承下来。回到老营后，王汗召来儿子，将与成吉思汗议定之事细细告之，谁承想，话未讲完，桑昆勃然变色："不行！我不同意！与铁木真结亲？我看父汗您真是老糊涂了！"

"与铁木真结亲难道还辱没你不成？"

"他铁木真算什么东西！一个吃野菜树根长大的穷小子，也配让他的女儿来我家做未来的皇后？父汗您别忘了，您可是有着金国所封的'王'号!这样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您还居然沾沾自喜，不是糊涂又是什么！"

"好，好！我糊涂！我来问你，这个家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我妹妹我管不着，我儿子当然由我做主！我这就遣使退婚。"

"你……"王汗气得胡须直抖，指着儿子，半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桑昆根本不理他，拂袖而去。

出了父汗的大帐，桑昆在门外转了一圈，顿时有了主意。他派侍卫去传镇海。镇海不知太子传他所为何事，急忙跟随侍卫来到桑昆的营帐。

桑昆并不急于开口。他一边玩弄着一只精致的玉杯，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镇海，镇海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坐也不是，走也不是。

半晌，桑昆冷冷地开口了："你不是一向与铁木真很熟吗？现在我就派你作为我的使者到蒙古部走上一趟，捎几句话给他。我想，凭你的面子，一定会把此事办妥的。"见镇海对他不怀好意的讥讽无动于衷，桑昆多少有些懊恼，略一停顿，他一五一十地将他与父汗之间的争吵告诉了镇海，尤其刻意强调了自己之所以不同意与铁木真结亲的理由。他要镇海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铁木真。

镇海呆若木鸡。他非常清楚，桑昆这样做，无疑会堵死克烈部与蒙古部的友好之门，甚至还可能使两部反目成仇。这对风雨飘摇的克烈部来说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他同时也深知，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桑昆是不可能听进任何忠言的，既然总要有人去承担这个使命，不如自己去。身为克烈之臣，纵然深知桑昆此举愚蠢至极，他也无由推拒。

镇海不带任何随从，只身来到成吉思汗的主营，求见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似乎有所预料。从镇海不同以往的脸色，他敏锐地洞察了镇海矛盾的心情：“桑昆有什么话要你转告我，你直说无妨。”

镇海横下一条心，将桑昆派他来的使命和盘托出，当他讲完最后一个字，已是冷汗长流。

“嘭！”不亚于晴天一声霹雳，许多人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镇海更加没有勇气正视盛怒中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砸在桌上的手微微颤抖着，狂怒使他脸色铁青。桑昆的污辱严重地刺伤了他的自尊，他想到王汗，第一次明白，他为酬答王汗昔日恩义所做的一切忍让和努力，换来的不过是变本加厉的仇视和轻侮。

镇海还是头一次见到成吉思汗的另一面，一个摆脱了伪装、真正富于人情味的一面，而不是他素常见惯的喜怒不形于色的那张面孔，不知为什么，这反倒让他感到亲切。他所做的都是为臣者应该做的，此刻，他突然觉得很轻松，他不再欠王汗父子什么了，就像成吉思汗早就不再欠王汗什么了一样，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自由了。

博尔术趋步上前，低声劝解：“大汗息怒。大局为重，请大汗将那些闲言碎语权当耳旁之风。来日方长，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成吉思汗听着博尔术不便明言的劝说，渐渐冷静下来。他命察合台速去传窝阔台来见镇海，然后，他向镇海笑道：“我有其他事务缠身，不能亲自陪你了，你切勿多心。我命窝阔台代行迎送诸事，一来让他历练历练，二来亦为你师生小聚。”

镇海在为成吉思汗惊人的自制力感叹的同时，哪里还有心情参加饮宴。他只想见窝阔台一面，尽快回返：“大汗是否有话要我带给桑昆太子？”

成吉思汗的神情骤然变得冷肃：“告诉桑昆，他可以不顾两部盟好，我却不能不念王汗旧恩——望他好自为之！”

镇海听着成吉思汗简单却寓意无穷的话语，心情更加沉重。他为桑昆羞惭，也为王汗悲哀，怎奈他无能为力。只有一点他敢肯定：克烈、蒙古两部的决裂必定为时不远。

第七章 合兰真大战

壹

“阔亦田”大战失败后，善于审时度势的札木合将对抗成吉思汗的希望重

新寄托在王汗父子身上。

缺口从桑昆身上打开易如反掌。虽然两个人在战场上有过对立，然此一时彼一时，札木合的才智和对成吉思汗的极端憎恨始终都为桑昆所需要。以此为基础，战后两个人一拍即合地恢复了秘密交往。与此同时，札木合说服了阿勒坛三人归附王汗。

桑昆的狂妄直接导致了蒙古与克烈两部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札木合看准的恰恰是这一点。冬天刚过，札木合应桑昆之邀，将营地迁至克烈附近。这一新动态，对蒙古、克烈日渐冷淡的关系来说犹如雪上加霜。

为欢迎札木合的到来，桑昆特意带独子撒图拜访了札木合全家。在札木合的家中，桑昆父子第一次见到了祺儿。事后，桑昆这样向札木合夫妇表述了他当时的感受："草原美人我也见了不少，远的不说，单我自己的妹妹和堂妹都称得上数一数二的美人了，可她们与祺儿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将来还不知会有多少男人要为祺儿神魂颠倒嘞。"

桑昆此话可算说得一点不差。首先，他自己的儿子撒图就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祺儿。撒图长得不像父亲那么瘦削，也不像父亲那么阴冷。他长得有几分像舅舅家族的人，眉清目秀。他从小养尊处优，备受他祖父王汗和父母的宠爱，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但他对祺儿是真心的。从他第一眼见到祺儿起，便将所有的女人都置之脑后，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娶祺儿为妻，用一生好好待她。

每一个青春少女对男子的爱慕都会异常敏感，祺儿一旦觉察到撒图的异样感情后就尽可能地远远避开他。她对撒图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厌恶，换句话说，撒图的一片痴情在她心里产生不了任何回应。

两边的父母都注意到了这对年轻人间的微妙关系。桑昆自然持赞许态度，他认为儿子若能娶祺儿为妻，那将不只是儿子的造化，更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荣耀。札木合则另有考虑。女儿愿嫁撒图那固然好，倘若女儿不愿意，以她倔强的个性，只怕还会破坏两家目前这种良好关系。顾虑及此，他反而感到忧心忡忡。

当撒图的追求越来越公开和明朗后，札木合打算试探一下女儿的真实心意。谁知他刚硬着头皮问了一句："祺儿，你与撒图相处得好吗？"

祺儿立刻不耐烦地将他顶了回去："您问这做什么？"

札木合多少有些尴尬，不得不另做解释："阿爸以为你们是好朋友，随便问问。"

祺儿双眉微扬，冷若冰霜："我不想有朋友，也不需要朋友。"

札木合于是知趣地放弃了这次谈话。

其实，祺儿的心灵深处何尝没有一个幻影。

一个令她荡气回肠、似爱若恨的幻影。她忘不了“阔亦田”大战战场上那个迎着扑面而来的暴风雨、高举着白色鹰旗一往无前的英姿，少女的崇拜由此变得执着而不可理喻。

可是，他的对手却是她的父亲。或者说他偏偏是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敌！而她，永远是札木合的女儿。札木合的女儿又怎会天真地将崇拜泛滥成爱情？

无愧于天地之间，他是这样的男人。可天意弄人，她和这样的男人注定不会有交集。

一腔柔情，万种幽怨，为他，他可知晓？

贰

成吉思汗是个闲不住的人。漫长的冬季打猎不失为一种诱人的消遣方式，几场大雪后，成吉思汗技痒难耐，瞒了孛儿帖，偷偷带着斡歌连和几十名侍卫前往不尔罕山。经过术赤的帐子时，他命斡歌连去唤术赤。

术赤不知何事，披着衣服出来了。“父汗。”他惊讶地望着神情愉快的父亲。

“术赤，达兰回来了吗？”

“还没有。”

达兰前些日子去另一个营地看望她的表姐和表姐夫了，因为下雪阻隔，不得已推辞了回家的时间。

“想不想一起出去打猎？”

术赤正觉无聊，对这个提议求之不得：“好，我进去准备一下。”

“把你的那只海冬青也带上。”

由于雪厚，打猎进行得十分顺利。看看天色将晚，术赤担心会出危险，坚持罢手，成吉思汗依了他，放走了幸存的猎物。

行至山下林中的一片开阔地带时，斡歌连一眼看到前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他催马上前，近了才看清原来是一位衣衫褴褛、须发皆白的老者昏倒在地。他急忙下马将老者扶了起来，往他嘴里灌了几口酒。过了一会儿，老者慢慢苏醒过来。

“你……你是谁？”他看着斡歌连，有些惊慌地问。

“我叫斡歌连。你从哪里来？属哪一部？”

“我是汪古人，不久前因得罪了我家少爷，被老夫人撵了出来，流浪至此……”老者不停地咳嗽，艰难地回答。

斡歌连心生怜悯：“既然如此，你不妨先跟我回蒙古部再做打算。”

“蒙古部……”老者喃喃着，抬起昏花的老眼看着已至近前的一行人，“那个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的人可是你的主人？”

“他是我们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真的是成吉思汗吗？能见到成吉思汗，我老汉何其有幸！”老者说着急切地向前跪行几步，匍匐在成吉思汗马下，连连磕头。

成吉思汗心中不忍，正欲下马，被术赤拦住了：“我来，父汗，让他骑我的从马好了。”

术赤从地上搀起老者。当他的手触到老者的手背上时，不觉暗暗一惊。就在他稍作犹豫的瞬间，老者已闪电般地将他的手臂拧在身后，伸手扼住了他的喉咙。

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包括成吉思汗本人。

一批身着黑衣的弓箭手从四周隐身的树后向成吉思汗和他的侍卫们逼近，成吉思汗虑及儿子的安危，终究不敢轻举妄动。

老者仰天狂笑起来：“铁木真，这一次，我料你插翅难逃了。”他的手上猛一用力，一口鲜血顺着术赤的嘴角流下来。“小子，你很聪明，我知道你一碰到我的手就发现那不是一双老人的手，可惜你的反应还不够机敏。我原本最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可现在我不得不先送你到地下去等你父汗了。”

“住手！不许伤害我儿子！你不就是想杀我吗？你先放了我儿子，我会照你说的做的。”

“既然如此，很好，命你的人把武器都扔了，否则——”他的手上又要加力。

“好，好，我答应你，你不要乱来！”成吉思汗率先扔掉了随身宝剑，斡歌连和侍卫们也纷纷将武器掷于马下。

成吉思汗的手中只剩下马鞭。他玩弄着马鞭，平静地问道：“你究竟是谁？我与你到底有何冤仇？”

“我是谁？”老者伸手摘去伪装——原来是那个在赤勒格尔的坟前行刺过他的蒙面人。“明人不做暗事，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谁。我叫月忽难，是汪古部人。二十年前，我娶了篾儿乞部赤勒格尔的胞妹为妻。那一年，你还记得吗？就是你借兵攻打篾儿乞部的那一年，我的妻子回娘家探望她的亲人，没想到……可怜她还怀着身孕……我却连她的尸首都没找到。上回在赤勒格尔的坟前我没能杀了你，这一次我决不会再失手了。”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八年，你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想起找我报仇？”

“这是我的事！我让你多活了十八年，你该感谢我才对！”

月忽难虽深爱妻子，但奉亲至孝，两年前老母病故，他才着手准备报仇。这段情由，他自不会说与成吉思汗。

“那么，你又如何知道我今天会出来打猎？会走这条路？”

“铁木真，你以为你是个普通人吗？成吉思汗，蒙古部的成吉思汗，我如果不潜心研究你的性格为人、生活习惯、行踪规律，难道，我能杀得了你吗？”

成吉思汗笑了：“难为你还是个有心人。术赤，父汗改变主意了，不想坐以待毙。你自己小心。”说着，他向空中抽响一鞭。

月忽难不觉一愣。一直停落在术赤马上的海冬青仿佛得到命令，凌空而起，“呱呱”叫着向月忽难头顶扑来。月忽难出于本能抬手去挡，术赤何等机敏，不失时机地反手架住月忽难的臂膀，将他掼翻在地。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侍卫们齐齐遁身于马肚之下，从地上拾起弓箭。那些黑衣人尚未反应过来，便纷纷中箭倒地，非死即伤。

月忽难想不到成吉思汗有这一手，又被术赤和斡歌连双双制住，唯闭目等死。

成吉思汗下马，缓缓向月忽难踱来。“放开他。”他平静地命令。

术赤和斡歌连不敢违命，退至一边。

月忽难惊奇地注视着成吉思汗，一跃而起：“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想和你谈谈。”

“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

“有。你和我有共同之处。你一再逼杀我，是为了给你的爱妻报仇，我当年借克烈、札答阑两部之力，是为了夺回我的夫人，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值得我们去为她拼命的女人。当然你的妻子也算死在我的手上，对此我不赖账。但作为个人来讲，我仍希望化解与你的这段仇恨。”

月忽难听得呆了。他没想过世间还有如成吉思汗一般襟怀坦白、豪气干云的男子汉，他纵然心如铁石，也不能不为之所动。

“你不妨再冷静想想，如果到时你还想寻我报仇，我随时奉陪。”

成吉思汗说完，牵过马，带着术赤、斡歌连和众侍卫飞驰而去。只留下月忽难呆立原处，恍若置身梦中。

月忽难是汪古人不假，但他远不是一位普通人，事实上，他是汪古部最有权势的太傅。

十余年的仇恨，两年精心的筹划，没想到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可是，他的仇恨之火却在成吉思汗平静的表白中熄灭了，除了不能释怀对爱妻的怀念，他挣脱了痛苦的桎梏。两年之后，当他做出脱离乃蛮部，与蒙古部结盟的决定时，他依旧清楚地记得成吉思汗是如何临危不乱，扭转不利局面的。能将自己的失败归于猎鹰突然的袭击吗？不！绝非如此！当时他的一愣只不过短短的瞬间，可是就这瞬间决定了一切。成吉思汗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机会，这种惊人的应变能力正是他远不能及并油然而生敬意的真正原因。

拥有超凡的能力并深得人心，成吉思汗才是草原归于一统的希望，这是长生天的选择，他怎能逆天而行！

叁

春季来临，成吉思汗将营地迁回更靠近克鲁伦河源头的不儿吉岸。按照早已定好的日子，他将为次子察合台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四个嫡子中，长子术赤已于两年前迎娶弘吉剌部越图之女达兰为妻，这个儿媳是成吉思汗亲自为长子选定的。对于次子的婚事，成吉思汗则交由孛儿帖安排，娶的亦是功臣之女。大婚在即，蒙古各属部的首领及百姓也纷纷赶回主营，一时间主营宝盖如云，热闹非凡。

撒图开始本不愿随祖汗到蒙古部参加婚礼，后来不知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不但要去，而且还催着祖汗早点带他前往。

札木合和桑昆在黑林外为爷孙俩送行，返回时，札木合婉拒了桑昆的邀请，推说家中有事，独自回营。其实，他是心中有事。他在忧心如焚地想着他的女儿。

祺儿，这个他在世上唯一的亲骨肉，在与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后，不告而别了。

一切皆缘于他那个罪恶的计划。

用“罪恶”这个词并不夸张。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计划一定会使禀性正直的女儿反感，可他没料到女儿的内心深处居然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感情。

不！——女儿给他的回答是如此干脆。

他原本担心撒图一味任性，不肯随王汗到蒙古部配合演出一场“好戏”的序幕，想让女儿去劝劝撒图。他深知撒图对女儿的痴情一片，对女儿的话一定言听计从。可女儿何等聪明，居然一下洞察了他的用心。

“为什么？”她不解不悦地问，“您不觉得这样做太卑鄙了吗？”

“你在说你阿爸卑鄙？”

“我不想那样说您。可您做的事您自己清楚。”

“好，好！这就是我女儿说的话——我这十几年算是白养了你。”

父亲的话深深地刺伤了祺儿，她泪眼蒙眬地望着父亲，绝不退让：“阿爸，如果您养我只是为了把我当工具，您还不如杀了我。”

他冷静下来，琢磨着该如何说服女儿。

“阿爸，您为什么那么憎恨成吉思汗呢？”祺儿的内心冲突了许久，终于问出这个久藏在心的疑虑。

一种积郁已久的隐痛从心底溢出，面对女儿的质问，札木合产生了一吐衷曲的冲动：“也罢，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憎恨他。铁木真之所以能走上成功之路，一个靠了王汗，另一个就是靠了我。我与他是童年两次结义的好友，那时的他只不过是个居无定所的穷小子，我却是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部落联盟的继承人。但我喜欢同他在一起，我没有朋友，也不喜欢别人，可他不同，他是我童年时代唯一的朋友。此后不久，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当我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时，他正通过王汗向我提出联兵请求，希望我与王汗能助他夺回他的被篾儿乞人掳去的新婚夫人。

“当时，对于联兵，我有自己的打算。王汗不能轻易得罪，这是其一；篾儿乞部丰富的兵源和肥沃的草场强烈地吸引着我。不靠联合，单凭我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向这个草原强部开战，这是其二；再有，就是一点点好奇，昔日的安答如今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呢？这些年，我曾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事隔十年之后，我想亲自求证一下这些传闻的可信程度。

“我们在黑林相会。我必须承认，从见他第一眼起，我便理解了桑昆对他的防范和戒惧。尤其是联军大败篾儿乞部后，他及时阻止我和王汗继续追击逃敌，我更加意识到他的头脑冷静清醒得可怕。我原以为，对于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他置于掌握之中。我选择了合营。万没想到，合营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于不动声色中争取了人心，并使

原本强大的札答阑联盟因为我们的分道扬镳而趋于四分五裂。长年的征战，我与他之间已经到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地步，只要能够消灭他，我会不择手段。

“人生际遇，如风中败叶，归于何处，难以预料。如今的草原，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打败他了，能够打败他的只有他自身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他的重情守义。这是一步险棋，走好了，他将死无葬身之地，走不好，整个草原早晚是他一人之天下。祺儿，阿爸这一次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我不明白，您已经争取到蒙古三个有实力的大部投奔了王汗，您和王汗的力量强似成吉思汗许多倍，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与他决战呢？”

札木合不由苦笑了：“傻女儿，阿爸给你打个比方吧：克烈、乃蛮如同一头行走在沙漠中的疲惫不堪的老骆驼，有的不过是个吓人的大个头。蒙古却似一匹生龙活虎的千里马，看起来没有骆驼的个大，却能将骆驼拖垮拖死。阿爸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您又怎么肯定成吉思汗一定会上您的当呢？”

“我与他朝夕相处非一日两日，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个性为人。对敌人，他称得上良谋在胸，应付裕如；对朋友，他却少有戒备。王汗是他的恩人，只要王汗出面，他不会起疑心的。阿爸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肯不肯帮阿爸？”

祺儿痛苦地摇着头，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亲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魔鬼！

札木合锐利地注视着女儿：“你不想让他死，对吗？”

对！祺儿在心里痛苦地嘶喊。

如果他死了，草原上是否还有如他一般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果他死了，天地间是否还有只为他一人而逆转的风雨……

“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我？”

“阿爸，”祺儿慢慢跪在了父亲的脚下，“女儿可以为了您上战场去与他拼杀，但女儿永远不会做您玩弄阴谋的帮凶！”

“放肆！”札木合勃然大怒，伸出手狠狠甩了女儿一个耳光，“滚！你给我滚出去！”

祺儿哭着跑了。

此后，札木合再没见到女儿。正好撒图也来看望祺儿，札木合倒是不动声色，推说祺儿去看望她师父了。撒图立刻像失了魂魄一般，无精打采地圈马欲回，札木合叫住了他：“撒图，伯父问你一句话，你要据实回答

我。你对祺儿是真心的吗？”

“您为什么这样问？”

“回答我。”

“是的。我这一生只爱祺儿一人。”

札木合犹豫片刻。要他承认女儿心中的偶像竟是她父亲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一时真还有些难以启齿。

“伯父，您……是否有话要说？”撒图不解地催促。

札木合的语气倏然冷了下来：“伯父再问你，祺儿对你如何？”

撒图被触到痛处，难堪地沉默了。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一片痴情就是换不回祺儿的一颗芳心？

札木合貌似惋惜实则冷酷地拍了拍撒图的肩头：“伯父是很看重你的，一直想帮你。伯父知道，祺儿她接受不了你，是因为她心中另有其人。”

“谁？”撒图似被烙铁烫了一下，顿时妒火中烧。

“这个么……伯父只能这样告诉你，不杀了成吉思汗，你永远得不到祺儿，不论是她的人，还是她的心。”札木合几乎咬着牙说。承认这一点，让他很痛苦。

无须再多一个字，热恋中的男子同样具有超乎寻常的领悟力。

肆

对王汗能带爱孙来参加儿子的婚礼，成吉思汗既觉意外，又觉欣喜。婚礼结束后，他特意设家宴款待王汗爷孙。

在家宴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二公主华容。

年方十五岁的华容星眼修眉，亭亭玉立，撒图得承认，假如他不是先见到祺儿，这一刻他很可能为华容动心。

然而，谁也无法同祺儿相比！

祺儿冰姿玉容，美轮美奂，在整个草原独一无二。

想到祺儿，撒图怨毒的目光不觉扫过成吉思汗那张棱角分明、魅力十足的脸，他不能不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承认，这张象征着力量、象征

着成熟的脸的确更容易令女孩子倾心。接着，他又想，别说他不会娶华容，就算他真的娶了华容，他也会慢慢地将她折磨至死，好让她的父亲也品味品味失去所爱的滋味……

转眼间，王汗爷孙在蒙古部逗留了十天有余。撒图在祖汗面前从不掩饰他对华容的倾慕，王汗更恼儿子桑昆无端破坏了一桩绝好的亲事。

临行，成吉思汗赠给王汗一套制作精美、造型别致的金杯，王汗爱不释手。感于义子诚意，王汗再次重申了他与义子的父子之盟。

回到本部的王汗情绪比过去有了很大好转。令他不解的是，桑昆对成吉思汗的态度也发生了某些改变，至少不再像过去那样反感。时至仲夏，桑昆居然主动向父汗提出了与蒙古部联姻的建议。

王汗大为意外。当初正是由于桑昆的竭力反对，才使两桩亲事化作泡影，而今桑昆旧话重提，连做父亲的也难免不起疑心。

桑昆的解释倒是很诚恳："过去，我的确对铁木真成见很深。但现在情形有所不同。撒图从蒙古部做客回来后，经常向我提起华容，看他那意思，对华容用情颇深。现如今我也想通了，两部结亲，孩子愿意，我妹妹愿意，父汗您也愿意，我又何苦固执己见，横加阻拦？不如邀成吉思汗来喝许亲酒，定个日子将两桩亲事一起办了。"

王汗没有理由不相信儿子的真诚，当即欣然应允。如果这位糊涂的父亲看到儿子转身离去时脸上的狞笑，一定会不寒而栗。

毒蛇换了身上的花纹，还是毒蛇。

王汗仍派镇海出使蒙古，其用意一目了然——成吉思汗信任镇海。

镇海初接使命时心里也犯了好一阵嘀咕，可禁不住王汗父子的信誓旦旦，信以为真。或许，这就是所有善良者的通病，总以好的一面来揣度他人的心机。

成吉思汗依然亲切地接见了镇海。镇海婉转讲述了王汗的求亲之意，成吉思汗颇觉意外，半晌无语。

镇海面露愧色，急切地解释道："大汗请勿怀疑王汗诚心。临行，王汗特意嘱咐我转告大汗，他已年近古稀，按理说早该将克烈大位传给桑昆，皆因桑昆心胸狭窄，不堪大位，不得已他才以老朽之躯支撑至今。他此生唯一可以相信和依赖的人只有您——他的义子了，倘若他活着时能够亲眼看到克烈与蒙古永结盟好，他死也安心。"

成吉思汗的表情有些松动，义父这些话说得句句动情，不由他不信。

木华黎、博尔术彼此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色。他们真怕成吉思汗会失口

答应什么。

“这一次，桑昆怎么说？”成吉思汗问。

“桑昆太子更多的还是为他儿子打算。撒图喜欢二公主。”

“如此……父汗之意是我要去克烈喝许亲酒吗？”

“是的。”

“也好，我——”

“大汗，”木华黎抢过话头，“事关两部结亲大事，须从长计议。”

“将军莫非怀疑王汗诚意？”镇海不以为然。

“不，我只怀疑桑昆，或者说我只怀疑札木合。他这个人为达到目的，往往无计不用其绝。”

镇海一愣。想到札木合，他即使想向蒙古君臣保证王汗父子绝无恶意，也说不出口了。

成吉思汗看看木华黎，又看看镇海，豪爽地摆摆手：“这和札木合有什么关系！不就是喝个许亲酒嘛，既然王汗诚心相邀，我去就是。”

“大汗，您……”木华黎倏然变色。

“不必多言！我坚信王汗无害我之心。王汗之约，我不能不赴。博尔术，你负责备办礼物，三日后我将动身前往克烈。”

“喳。”博尔术不敢不应。

镇海却只注意到木华黎忧烦的眼色。

木华黎、博尔术奉命将镇海送出主营。目送着镇海远去，木华黎叹了口气。

良久，博尔术关切地问：“你有什么打算？”

木华黎心绪复杂地收回目光：“难哪。”

“我了解你此刻的感受，只可惜我们无能为力。大汗从来一言九鼎，他既已经失口答应，就绝不会出尔反尔——除非我们能够拿到确凿的证据。问题是时间如此之短，我们根本不可能拿到证据。札木合将一切都算准了。”

“我最难受的是大汗太重旧情。其实，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何尝不是悲

剧。”

“要不要通知其他各部首领？”

“远的恐怕来不及了……通知他们事处危急时可见机行事。”

“你做决定吧。无论你想怎么做，我都无条件地支持你。”

“我的想法还不成熟。”木华黎心情沉重地圈回马匹。

两个朋友默默并马而行。

许久，木华黎似乎下定了决心：“你说，是你留下还是我留下？”

“什么？”博尔术一时没反应过来，琢磨了片刻，恍然大悟，“还是你留下吧，这么大个部落，只有交在你手里，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并非如此。我们二人必须有一个留下来保护老营百姓。将来，我们要将老营完整地交给大汗。”

“其他呢？”

“此去克烈，会经过蒙力克的晃豁坛部。蒙力克是大汗的老家人，他说话大汗多半会听的。交待好斡歌连，务必让大汗在晃豁坛部稍作停留。克烈始终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这次未尝不是个机会。只是让大汗亲身去冒这种危险，实在是我们这些做臣下的无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记得还在大汗和札木合合营时，有一次我与大汗谈及王汗的为人，曾设想过将来克烈部与我部的关系发展。我问大汗，倘若有朝一日王汗成为敌人，我们该怎么办？大汗一直没有回答我的这个问题。那时我便清楚他很难向王汗下手的。对他而言，王汗永远是他的恩人。”

“任何阴谋只要化解得当，不愁不能转败为胜。回去后召集各部主要将领再细细研究一下对策，这一次，看来我们真的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镇海是否能助我们一臂之力？”

“不可能！他回营之日，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之时。”

伍

茫茫绿野中，天显得格外高，地显得格外阔，行走在这高天阔地间的一行人显得分外渺小。经过几天的行程，成吉思汗等人来到一个营地。穿行于其间时，成吉思汗想起这是晃豁坛部。斡歌连坚持要到蒙力克家中

稍事休息，成吉思汗同意了。

听说成吉思汗到来，蒙力克又惊又喜，忙不迭迎出帐外。成吉思汗与他寒暄了几句。当讲到自己此行的目的时，蒙力克神色骤变，连连摆着手，急得语不成句："不可，不可，万万不可！"

"叔父认为有何不妥吗？"

"大汗，您怎能轻信桑昆的鬼话呢？而且，王汗是什么样的人，无须老奴多说您也清楚，他若有一点主见，又怎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札木合、桑昆牵着鼻子走？"

"但这一次……"

"大汗，您听我说，当年俺巴该大汗就是因为轻信了塔塔尔人的许亲诺言，亲送女儿前往成亲时才被塔塔尔人捕获，最终在金国受尽酷刑而死。临终前，俺巴该大汗叹息着说，我蒙古人吃亏就吃在单纯轻信上，希望我的子孙后代再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大汗，我担心您今天正在走上俺巴该大汗的老路啊。"

成吉思汗认真地思索着老家人的话，一贯的冷静开始在他头脑里占了上风。他得承认，在处理与克烈部结亲这件事上，他的确过于感情用事了。他一直往好处想，毕竟好处是他的希望。如今，老家人提到俺巴该汗之死却不能不让他有所警悟："叔父，您觉得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蒙力克胸有成竹："大汗既已失言应允，自然不好轻易毁约。依老奴之见，不如派两名使者前往克烈，代大汗去喝许亲酒。若王汗问起，可推说大汗途中中暑，暂时不便前往，等身体复原后再去与之相会。如此，我们便可在晃豁坛部静观其变。倘若克烈许亲是实，大汗再亲去赴宴不迟。倘若其中有诈，大汗也不致濒临险境无力自救。"

成吉思汗思虑片刻，终于同意了蒙力克的建议。探知成吉思汗突然滞留于晃豁坛部，桑昆担心计策败露，一边扣住了使者，一边请来札木合商议对策。札木合思虑片刻，与桑昆定下一计。

王汗从早晨起就眼巴巴地盼着义子到来，听说桑昆来了，满以为成吉思汗也到了，急传儿子入见，喜滋滋地问："铁木真来了吗？"

桑昆冷笑一声："你在问你的义子吗？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

"我刚得到一个情报，铁木真已与乃蛮部的塔阳汗达成秘密协议，决定乘前来克烈赴宴之机，里应外合，一举消灭克烈。你居然还在盼他。"

"儿啊，你究竟又受了谁的挑唆？你忘了上回也是你说铁木真与塔阳汗有

勾结，逼着为父弃他而去。结果呢？若不是他不念旧恶，慷慨相救，恐怕我们父子二人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此一时彼一时，我有确凿证据。来呀，带上来。”

一个陌生的黑瘦汉子被推了上来，从他的服饰来看，确是乃蛮人无疑。

“此人就是乃蛮派来与铁木真联络的信使。该着铁木真的阴谋败露，此人贪赶夜路，误入我部营地，被札木合的手下捕获。他倒有点小聪明，想装成哑巴蒙混过去，幸亏札木合略施小计，灌醉了他，他藏不住，才都招了。父汗，你若不信，可以当面审他，不就真相大白了？”

桑昆振振有词，王汗却无心审问。他挥手命人带出“乃蛮信使”，以一种劝导的口吻对儿子说：“你千万莫信这些无稽之谈！这不是乃蛮部使的离间计，就是札木合设好的圈套。你不妨细想想，从我们提亲到铁木真许亲，时间如此短暂，就算铁木真真的有心同乃蛮部勾结，也来不及啊。”

桑昆一惊。他和札木合设下此计时的确忽略了“时间”这个重要因素。万没想到平素昏聩糊涂的老父亲，竟也有如此清醒敏锐的时候。

正当桑昆无计可施之时，札木合推门走了进来：“王汗，这个问题由我来给您解答如何？”

“怎么又是你？”王汗厌恶地望着札木合。

“我是特为王汗而来。”

“想让本汗再上你的当吗？”

“既然王汗对我成见如此之深，告辞了。”

桑昆伸手拦住札木合，怒道：“你听札木合首领把话说完好不好？”

札木合不动声色地劝道：“太子无须动怒。太子一定忘了将铁木真滞留晃豁坛部未来赴宴的消息也告诉王汗吧？”

“你说什么！札木合，你最好把话给本汗说清楚再走。”

札木合慢慢转过身：“我原本正为此事而来。王汗您总以为您最了解铁木真的为人，事实上，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此话怎讲？”

“铁木真重旧情、守信义不假，但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还有一点，不容人忽视的一点，他同时还是个自尊要强、爱憎分明的人。他这种人，在你未伤害到他的自尊的时候，他可能比任何人都宽宏大度。当你一旦伤害到他的自尊，他同样会念念于心，至死不忘。

“上次桑昆太子拒婚，确实说了些羞辱他的话，他之所以隐忍下来，是因为有许多部落陆续归附了您，他根本没有力量与克烈抗衡。想必正是在这种欲战不能、欲罢不甘的情况下，他才萌生了与乃蛮联手的念头。

“王汗您别忘了，他这人一向是很善于借他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说到底，塔阳汗只是个昏懦的贪婪小人，可克薛好大喜功，为了夺取黑林这块令人垂涎的宝地，他们自然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为求一战成功，塔阳汗甚至遣使通知他哥哥不亦鲁黑发兵相助。巧就巧在不亦鲁黑在‘阔亦田’大战期间与我结下深厚的私交，他本人又对成吉思汗恨之入骨，便将此事暗中通报于我。我接受了上次与可克薛交战时因偏听误信导致王汗您濒临险境的教训，在未拿到确凿证据前，没有惊动您与太子，只是一直暗中留意乃蛮部与蒙古部间的交往。也是天助克烈，在铁木真同意或者说假装同意与克烈结亲后，我的手下抓获了您刚才见到的那个乃蛮信使。

“王汗，成吉思汗的确是准备前来赴宴的，如果不是他得到消息说乃蛮信使可能已落入我的手中，他不会裹足不前。如今，他滞留于晃豁坛部，无非是证实一下他获得的消息是否准确罢了。”

王汗动摇了。他本不愿相信，奈何札木合言之凿凿……

“父汗，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犹豫不决。”桑昆不满地瞪着王汗。

“你们打算怎样？”

“先下手为强！乘成吉思汗尚在犹豫观望之时，派精锐部队包围晃豁坛部，随后倾营而出，与蒙古部决一死战。”札木合从容地做出安排。

“这……这如何使得！我克烈全凭铁木真的扶助才有今日！我们受了他数不尽的好处，再与他开战，岂不要遭报应？”

桑昆越听越气：“好，好！”他怨毒地望着父亲，咬牙切齿，“现在他给你送最大的一份好处来了——好叫你家破人亡！”说完，他怒气冲天地转身便走。

札木合摇头苦笑，也跟上了他。

眼看儿子就要跨出帐门，王汗叫住了他：“你干什么去？”

桑昆暴跳如雷：“我去等死——总可以了吧！”

王汗的内心剧烈地冲突着。终于，他向儿子低头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求惹出祸事来不要连累我才好。”

桑昆目视札木合。后者脸上露出一丝大功告成的笑容。

陆

一直焦灼地等待消息的成吉思汗没想到等来的是两位牧民的示警。事出紧急，他命令随行人员丢掉一切“负累”——他带来许多彩礼和嫁妆原本要献与王汗——星夜兼程返回本营。蒙力克毅然舍弃了家园，带领本部人马护驾随行。

然而，晃豁坛部离克烈部毕竟太近了，加上华容的中暑又大大迟缓了行进速度，第三天中午刚过，他们便能看到追兵的马蹄扬起的尘土了。

成吉思汗料知难以走脱，反将生死置之度处。他指着前面的山冈大声对蒙力克说：“叔父，前面的山冈正可抵挡敌人一阵。你带华容先走，找到木华黎后，让他按我临行的交待行事。”

蒙力克如何肯同意：“不成！大汗，您带公主快走！我们即使拼上性命也要保护您离开险地。”

华容哭了起来：“我不走！我死也不离开父汗！”

争论未了时，成吉思汗和手下百余骑已冲上山冈。他们勒住坐骑，成吉思汗转向蒙力克，语气近乎恳求：“叔父，华容她还小，我不想让她落在敌人手里。我能放心托付的人只有你了。”

蒙力克不由落下泪来：“大汗，您保重，老奴告辞！”

华容如何肯依！她紧紧拉住父汗的衣袖：“我不走，我不离开您！”

成吉思汗正想让蒙力克强行带走华容，术赤催马上前，指着山下一片隐约可见的茂密的树林说：“父汗，那里一定是红柳林。不如我们退守林中，或许还有办法脱身——就算抵抗，也要比这里强。”

成吉思汗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望去，是红柳林没错：“好，我们走！”

红柳林已近在咫尺，而追兵的马蹄声也清晰可闻了。正在这时，从红柳林中冲出一彪人马，径向他们扑来。腹背受敌，他们显已无路可退。

成吉思汗镇定地环视了一下紧紧将他围在中间，欲作生死一搏的将士们，最后将若怜若悔的目光投向女儿。他知道儿子无论如何都是会与他同生共死的，只可惜了花朵一样的女儿。在这场许亲骗局中，她其实就是被他亲手献上祭坛的一个美丽的祭品。

将士们等待着成吉思汗的命令。面对死亡，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可敬的无畏。他们只存一念：为大汗，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由于红柳林方向意外地出现了伏兵，克烈追兵也放慢了速度，继而完全停了下来。愈益逼近，从红柳林来的军队中骤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在这千万个声音中，成吉思汗准确地分辨出一个他最熟悉的声音：博尔术！他永远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好兄弟！一股热浪霎时冲开了他的心扉，那一刻他只觉激情奔涌，难以自抑。

两支队伍终于会合了。博尔术一马当先，冲到成吉思汗面前："大汗！"他激动地唤了一声，哽住了。

"汗兄！大汗！"别勒古台、帖木格、主尔台、惠勒答尔紧紧跟上。

成吉思汗欣慰地望着他这些忠勇无畏的将士们，他们，永远是他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此时，克烈追兵已相距不远，最多不超过五里。

敌人迟迟未动。

显然对方一时无法摸清对面蒙军的底细。

所有的喧嚣近乎停止，偶尔战马的嘶鸣似要划破长空。

成吉思汗在冷静地分析和判断。追兵不敢贸然进攻，证明追兵只是小股精骑；追兵对峙不退，证明其后援部队将很快赶到。老营是不能回去了，以札木合的精明，必然会抢先分兵老营。为今之计，只能在查明王汗和札木合的兵力部署后，打场硬仗，在气势上先压倒敌人，使其产生忌惮之心，然后乘夜撤退。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不将行踪暴露给敌人，同时保证撤退后敌人不敢继续追击。

形势显然对蒙古部不利，最不利的是敌我双方众寡悬殊。蒙军秉承成吉思汗"少而精"的原则建军，对军队人数一直严格加以控制，即使像后来西征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军队人数也未超过十五万。由此，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创造了众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但有一样，这样的胜利多以局部优势为前提，或以出其不意为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的。

早在木华黎识破了克烈部设下的许亲骗局后，便采取了如下几种应急措施：蒙古主营内外来得及调动的军队只有一万一千人，其中五千人是主尔台、惠勒答尔的军队，六千人是成吉思汗的怯薛军，此外还有忠于成吉思汗的几十个大小部落的一万余军队不及调动。木华黎可以说是将所有能调集的军队都派出接应和保护成吉思汗了。他自己则率一千怯薛军保护老营百姓和财产退守不儿罕山，只将一座空营甩给敌人。同时传命其余各部事处紧急时可佯作投降，保存实力，来日再图他举。相反，克烈方面兵力充足，又有三部归附，即使分兵各部，至少也能派出六万左右的军队。人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硬拼，木华黎坚信成吉思汗一定会理解他的苦心安排。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出半个时辰，王汗大军果然赶了上来。一场标志着成吉思汗创业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大战迫在眉睫，因这次决战的地点在红柳林附近的合兰真地区，史称"合兰真大战"。

柒

听说成吉思汗援军已经赶到，王汗先自有些胆怯，他问札木合：“你屡次与我义子交战，应当知道他军中谁最善战？”

札木合回道：“除了他的怯薛军外，兀鲁兀、忙兀二部称得上蒙古联盟的精华。这两部的将士全部选拔自幼娴熟弓马者，每逢转战，进退有序，从容不迫。他们将是我们的劲敌。”

王汗沉吟片刻，又说：“难道他们比我的只尔斤勇士还更胜一筹吗？我欲派元帅合勒黑率领只尔斤部作先锋，交与你指挥，你看如何？”

札木合嘴里说着：“王汗信任，敢不从命”，心里却异常失望。他没想到王汗如此懦弱无能，尤其是看到克烈各部萎靡不振的士气，他更加丧失了信心。本来，他把一举击溃蒙古部，彻底消灭成吉思汗的希望全都押在了这次决战上，现在，他分明感到此前的希望正在化为泡影。军队人数占绝对优势又如何？统帅的昏聩和贪生怕死，注定了这将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斗。

成吉思汗立于阵前，密切关注着对方的动静。只尔斤部发起进攻时，他回头与主尔台商议：“叔父，只尔斤部在克烈联盟中素以勇猛善战著称，只要战胜他们，余者皆不足惧。我欲遣叔父打头阵，叔父可有应对之策？”

主尔台尚未回答，惠勒答尔抢先说道：“硬拼而已！我愿做先锋，教训教训王汗这个忘恩负义的老小子！倘若我遇到不测，我的家小就托大汗您照料了。”

主尔台也说：“我愿与惠勒答尔同为先锋，不破敌军，决不回来见您！”

兀鲁兀、忙兀二部不愧为英勇善战的两支劲旅，只尔斤部接连发起了几次进攻，均为二部击退。王汗又派亦图坚率他的千人护卫队助战，亦被主尔台、惠勒答尔击败。桑昆没想到己方在占尽优势的情形下连连失利，心里焦急，也不同父汗商量，匆忙指挥他的董亦合惕部迎了上去。

董亦合惕部将士眼见只尔斤部、王汗的千人护卫队都不是蒙古二部的对手，料知上去也非蒙军对手，是以越战越慌，越打越乱。桑昆稍不留神，被主尔台一箭射中面颊，多亏亦图坚奋力将他救走。主尔台、惠勒答尔和成吉思汗的怯薛军乘胜掩杀过来，双方混战一处，王汗早躲到了远离战场的地方。

星月躲进了云层，整整厮杀了一天，双方都疲惫不堪，各自鸣金收兵。成吉思汗按照预定计划，一刻不停地向东南方向撤去。他的心里绝不轻松，这一战，他还无法确知他的队伍究竟损失有多大。

直到黎明时分，成吉思汗才传令部队就地宿营，他不顾日战夜行的疲劳，亲自点视了军队。

常言道：灭敌一千，自损八百。蒙古大军虽说大获全胜，自身减员也十分严重，差不多达到一半之多。所剩的不足五千人中，也多数带伤。更令成吉思汗震惊的是，勇将惠勒答尔亦头部中箭，伤情严重。

成吉思汗惦记惠勒答尔的伤势，来到忙兀军中。刘仲禄告诉他，惠勒答尔已脱离危险，只要今后不过度劳累或进行剧烈活动，当不致危及生命。成吉思汗的心总算稍稍放下了一些。他坐在伤后沉沉入睡的惠勒答尔身边，思索着部队的将来。

主尔台也来探望惠勒答尔。君臣会在一处，认真商议着下一步的行动。成吉思汗主张向弘吉剌方向撤退，以便尽可能在捕鱼儿湖附近休整一番。主尔台同意，并提出由他亲自劝降弘吉剌部迭克首领。

数日兼程，蒙古大军来到弘吉剌部附近。按照原定计划，成吉思汗命主尔台带领军队先行一步，劝说迭克首领归降。

弘吉剌素以美貌娇艳的女子来换取自身的和平，与各部均无深仇大恨。只要有可能，成吉思汗并不想对该部动之以武。

主尔台将部队留在营外，只身入营求见迭克。迭克虽说数次与成吉思汗对敌，却多是迫于形势，非真正对成吉思汗有仇。蒙古大军压境，他正惶恐不已，听说主尔台不带一兵一卒来见，焉肯怠慢，急忙亲自接出营外。主尔台直截了当地讲明来意，迭克感于成吉思汗至诚，当即起誓归降，并委派越图全权处理一切。

一对青年时代的好友，又是儿女亲家，情谊自然非同寻常。越图尤其欣赏今日的成吉思汗。二十多年前，他已预感到铁木真将有今日之威势。他并不认为蒙军因暂避克烈锋芒选择东撤就会从此一蹶不振，相反，他坚信这世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击垮成吉思汗，除非死亡。

蒙军在水草丰美、风景秀丽的捕鱼儿湖休整了三天，越图不时派呼日查伯颜的幼子布林送来足够的食物。其时呼日查伯颜已经去世，布林继承了家业，为帮助成吉思汗，他可说倾尽了全力。越图和布林的精心照顾使蒙军很快消除了疲乏，重又变得生机勃勃。三天后，蒙军离开了弘吉剌部，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发。

为了便于狩猎和行动方便，成吉思汗将部队分做两部：一部由主尔台率领；一部由他亲自率领，两支人马保持互相策动的方式齐头并进。成吉思汗的目的是，随着他的“失踪”，解除了心腹之患的克烈联盟势必会逐步走上摩擦与内讧频起的自行瓦解之路。到时，就是他该永久解决克烈问题的时候了。

成吉思汗自率一部人马沿途打猎。惠勒答尔不听成吉思汗劝阻，执意参

加狩猎，结果引起金疮崩裂。刘仲禄全力救治，但是仍旧无法挽回惠勒答尔的生命。临终前的惠勒答尔头脑异常清醒，他握着成吉思汗的手，不无感慨地说："在札答阑部您与札木合首领合营时，我确实对大汗一见如故，只可惜那时我的做人原则不允许我弃札木合去投奔您。直到札木合做出水煮俘虏的不义之举，我才下定决心将我的一生从此与您连在一起。鹰旗不倒，大汗的事业长存。"

成吉思汗忍痛将惠勒答尔葬于行军途中。

杯杯苦酒渗入泥土。成吉思汗对苍天起誓：别了，好兄弟！我会一生一世照料好你的家人，胜利的日子，我一定让你安息在故乡的土地。

捌

继续向前，蒙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最糟糕的是部队开始断水。一连几天，他们都行进在光秃秃的山间，当到达巴勒诸纳海子时，将士们都欣喜若狂。但巴勒诸纳海子已徒有虚名，最多也只能从即将干涸的湖底污泥中勉强舀取一点浑浊的泥水而已，即便如此，对于又饥又渴的蒙古将士来讲，已经心满意足了。

成吉思汗坐在干裂的湖岸上，怀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心情望着正在痛饮泥水的将士们。尽管处境如此艰难，这些人仍在无怨无悔地追随着他，一个人倘若拥有了这样一份无畏的忠诚，也不枉创业奋斗一场。

一个士兵细心地从湖中舀取了一小罐泥水，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毫不犹豫地接过，大口大口喝了起来。所有的声音都在刹那间消失，将士们从湖边抬起头来，默默地注视着成吉思汗痛饮的身姿。

成吉思汗亦感受到了这种异样，他环顾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将士们，眼圈慢慢红了。他高举着水罐，缓缓跪了下去，虔诚起誓："我与诸位患难与共，你们的忠诚，我将刻骨铭心。成功之日，我当与诸位共享富贵，永不相弃！若背此言，就让我像这巴勒诸纳海子的浑浊泥水遭世人唾弃！"

将士们不约而同地跪拜在成吉思汗的脚下，眼中闪烁着感动的泪水，信念更加坚定不可动摇。巴勒诸纳海子即将干涸的湖水，将蒙古君臣将士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同饮了巴勒诸纳泥水的将士日后被称作"巴勒诸纳功臣"。成吉思汗当时处境的艰难，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多年前王汗父子避祸走国的往事。几年前，王汗父子遭到了乃蛮军队的偷袭，仓皇中逃到西辽。当时许多人主张趁机将王汗的克烈部据为己有，成吉思汗却丝毫没有这种打算。他首先派人四处打探王汗父子的下落，设法将狼狈不堪的父子二人接到自己

营地，之后出兵赶走乃蛮人，将克烈老营完整地交还给了王汗父子。不仅如此，他还将征伐塔塔尔部所得全部赠给王汗，助其很快恢复了大部的元气。

试想，如果成吉思汗未曾在王汗父子数次遇险时出手相救，他或许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艰辛备尝的境地，倘若如此，他或许也就只能作为蒙古部的成吉思汗了此一生，而不会成为震撼世界的一代伟人！世上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征服者的心胸原可以包容天、包容地。

成吉思汗决定在巴勒诸纳海子休息一天。事有凑巧，畏兀儿商人阿三准备到金国做生意，也路过此地。他听仆人说起成吉思汗的事，起意要会会这位在蒙古高原颇富传奇色彩的大汗。

他径直求见成吉思汗，表明来意，成吉思汗很高兴地接待了他。

刚一见面，阿三便被成吉思汗鲜明的个性深深吸引了。他眼中的这位蒙古大汗，温和中隐含着犀利，谦虚中隐含着睿智，朴实中隐含着刚毅，而挥洒谈吐间，他有时又像孩童一样充满了好奇。同他在一起，人们不会感到太多的拘谨，只会感到由衷的喜爱和崇敬。

成吉思汗与阿三愉快地闲谈着，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在阿三讲述中，花剌子模的富足和发达引起了成吉思汗浓厚的兴趣，他问了许多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他还向阿三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等有一天草原平定了，他一定会与花剌子模缔结友好经商条约。这样，东西方商人来往经商就会得到保护。阿三连连点头，十分佩服他的远见。

阿三告辞时，成吉思汗亲切地对他说："以后在我家中，无论你何时来，都是最受欢迎的朋友。"

回到宿营地，仆人们纷纷围上来，询问主人对成吉思汗的印象。阿三淡淡一笑，避而不答，只吩咐他们清点羊群，明日全部赠与蒙古将士，他们返回家乡。仆人们最初以为听错了，继而又以为主人受到了成吉思汗的胁迫，及至看到主人一脸喜色，又以为他同成吉思汗谈妥了生意。但不管他们怎么想，仍遵命行事。

阿三将带来的一千多只羊全部献给了成吉思汗。在短暂的意外之后，成吉思汗愉快地接受这份无异于雪中送炭的馈赠。他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阿三却从他柔和的微笑中领受了他铭感五内的谢意。

成吉思汗与阿三依依惜别，阿三默默祈祷：真主啊，保佑他此去平安吧！

第八章 祺儿的心事

壹

瑞奇峰自接手“宜春布行”后，一直住在石抹重辰的府上。由于生意早就步入了正轨，他只需坐镇指挥，大事小情自有手下一干人等料理，于是他起意回蒙古草原一趟，一来再给刘仲禄送些他所需要的“雪域红花”，二来看望徒弟祺儿。

瑞奇峰办事向来雷厉风行，主意既定，不出半日便将一切安排妥当。出发前，他去拜访一位朋友。这个朋友不久前去草原做了一趟皮货生意，昨日刚刚返回。

黄昏时，瑞奇峰回到府上。刚进大门，管家来报，有一位少年公子等了他很久，说要拜会他。瑞奇峰回说不见。方才他从朋友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将信将疑之间，心情烦闷异常。他让管家告诉那位公子他明晨要外出办事，今日概不会客，无论公事私事，都等他回来再说。

管家去不多久又回来了。“老爷，那公子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说您若不肯见他，他就一直等到明早您动身为止。”

瑞奇峰顿时面露不悦之色。若换了往常，他纵或不愿会客，也断不至动如此肝火——全是那个坏消息破坏了他的情绪。

什么人敢如此放肆？他倒要见识见识。

会客厅中一位少年正悠闲自在地欣赏着墙上几幅出自名家之手的山水画，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

“公子，我家老爷来了，你有什么事快说吧。”

少年恍若没有听见，依然背手欣赏着契丹族画家的《回猎图》。

“这位公子，你不是说要见我家老爷吗？”管家不耐烦地提高了声音。

少年慢慢回过头，淡淡一笑。

“你……”瑞奇峰不由一愣。怎么眼前这个美少年竟似在哪里见过？

“我……我怎么了？”少年玩笑般地问。

“你找我何事？”

“没事。”

“没事？胡闹！管家，送客！”瑞奇峰转身欲走。

“且慢！瑞师父，难道这就是您的待客之道吗？”

“师父”一称点醒了瑞奇峰。他蓦然回过头，细细端详着少年：那黑玉一样细细弯弯的眉毛，那覆盖着浓密睫毛的眼睛，那柔软红润的嘴唇，还有笑时便会露出的洁白如贝的牙齿……“祺儿？”他一时简直分不出自己是惊是喜，是梦是醒。

“师父！”祺儿鼻子一酸，慌忙掩饰地笑道，“徒儿拜见师父。”

“免礼，祺儿。可是，你怎么会……唔……你一定还没有吃饭吧？走，我们到外面边吃边谈。”

“师父莫急，徒儿理应先见过师娘。”

瑞奇峰颇觉尴尬。

瑞奇峰这些年走南闯北，或仗剑以行，或忙于生意，从不以女色为意，年过三十尚未婚娶。保媒者虽络绎不绝，瑞奇峰均不为所动，众人不知他做何打算，慢慢倒把一副热心肠冷却了。他笑笑，摆摆手：“不必，将来吧。”

“将来？”

“等将来为师将你师娘娶进家门，你再拜见不迟。”

祺儿十分不好意思：“对不起，师父。”

瑞奇峰豁然一笑：“有什么对不起的！祺儿，你先告诉师父，你怎么会来这里？你阿爸知道你来找我吗？”

祺儿低下头。她还没学会撒谎，可对出走的原因，她又实在难以启齿。

瑞奇峰好一阵后怕。他真不敢想象，倘或祺儿出点意外，他该如何自处？从祺儿十二岁那年成为他的徒弟起，他便对她寄予了深厚的希望和深切的感情。他这一生，再不可能收第二个徒弟了。

“祺儿，你让为师说你什么才好！你实在太胆大妄为了！你……”

祺儿见师父动了怒，急忙娇笑道：“师父，我饿了。您能不能吃完饭再训我？”

如花的笑脸熄灭了瑞奇峰因后怕而产生的怨气，他不眨眼地望着祺儿，仿佛第一次发现，祺儿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

祺儿学艺四年，他始终将她当成一个聪明绝顶的可造之才，直到此刻才恍然意识到她是个姑娘，而且还是这样一个艳光四射、倾城倾国的美丽姑娘，将来还不知会有多少男子为她神魂颠倒、挂肚牵肠了……

“师父，您怎么了？”

瑞奇峰猛然醒悟，忽觉脸上热辣辣的。为掩饰自己的失态，他率先向门外走去：“走吧，师父带你去吃饭，吃完饭也好有精神训你。”

心，莫名地激跳着，跳得瑞奇峰几乎脚步不稳。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许多年来，他为何第一次有了这种把握不住自己的感觉？莫非他真的失去了理智？当年收祺儿为徒时，他的确没料到，有一天祺儿会在他平静的内心激起阵阵涟漪，会如此强烈地叩开他封闭多年的情感闸门。

“师父，您还在生我的气吗？”当师徒二人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后，祺儿小心翼翼地询问。她对师父一路的沉默百思不得其解。

瑞奇峰急忙稳住心神，有意避而不答：“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偷偷跑了出来？”

“我想师父了嘛。”

明知这不过是句托辞，瑞奇峰仍有一种微醉的感觉，脸上亦不由泛起点点红晕。

“你不想告诉师父，师父也不勉强你。师父打算明天动身去趟北面，你跟师父一道回去吧。”

祺儿避开了师父的注视，不知为何，脸色蓦然变得有些苍白：“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那儿？”

“师父答应过你刘师父，再弄些‘雪域红花’给他送去。他给成吉思汗的大太子配药，需要这味药材。”

祺儿碰翻了杯子。

“祺儿？”

祺儿手忙脚乱地收拾着桌子，跑堂的小二过来帮她把一切安放如初。

“师父，我真笨。”祺儿尴尬地笑道。

“祺儿，你抬起头，看着师父。”

祺儿吓了一跳，匆匆抬头瞥了师父一眼，又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你告诉师父，是不是那边出事了？师父提到那个人时，你好像很紧

张。”

“那个人？哪个人？”祺儿喃喃反问，却掩不住一腔痛苦。

瑞奇峰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看来，蒙古草原最近发生的一场变故是真的了！他本来还不太相信，现在却信了。毕竟，与成吉思汗相对的一方，或者说玩弄阴谋的一方是祺儿的生身父亲啊。

只是他依然无法接受。

他不相信一个那么有作为的草原英杰会因为一场阴谋而销声匿迹。

他更不相信一个像木华黎那样天姿英纵、智计百出的人物会允许阴谋在他面前得逞。

也许，他真的需要回草原一趟，无论结果好坏，他都应该去证实一下？

在这种种揪心的忧虑后面，只有一个事实还令他感到欣慰，幸好祺儿与她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否则，他收祺儿为徒，终难免有为虎作伥之感。

“祺儿，跟师父一同回去好吗？”

“不！”祺儿坚决地摇摇头。

不！千万不要告诉我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不相信自己能够承受。倘若他真的死在了我父亲的阴谋中，这世间就没有了让我苟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即使是死，我也要祈求长生天饶恕我父亲的罪恶当然还有我自己的罪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父亲设下的陷阱不出手相救是我的罪恶，无怨无悔地爱上父亲的仇人更是我的罪恶……

“为什么？”

“师父，请您不要勉强我。”

“我走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去中都看看。”

瑞奇峰犹豫了。四年来虽非朝夕相处，他却了解祺儿倔强的个性。他实在不放心将祺儿独自留在金地。倘若祺儿再有个三长两短，他岂不要追悔终生？思来想去，莫如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派个人先去草原探听一下消息：“也罢。既然你不肯回家，为师在中都正好有笔生意，可陪你同去中都。”

“您……不去那儿了？”

“另派人吧。为师总不能扔下你一走了之。”

祺儿歉疚地注视着师父。她分明从师父的眼中看到忧虑和烦闷，心一下缩紧了。

难道师父还知道些别的什么？

难道他——真的出事了？

贰

成吉思汗近一年的“失踪”，果真使王汗等人放松了警惕。札木合又与阿勒坛、忽察尔策划阴谋，被王汗发现，抢先下手将阿勒坛和忽察尔擒杀，札木合仓皇出逃。至此，克烈联盟分崩离析。然而王汗父子并未因此警醒。就在他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之际，成吉思汗率领大军突然包围了黑林老营。与此同时，原属蒙古的各部人马包括答里台得知成吉思汗领兵返回，亦纷纷赶来助阵，一时间，蒙古部军威大振。

克烈军队仓促应战，王汗、桑昆情知必败无疑，率先从山后夺路而逃。扼守后山要隘的是帖木格，因成吉思汗事先有令，帖木格毫不犹豫地让开道路，放走了王汗父子。

撒图说什么也不肯随祖汗、父亲逃命，他与元帅合勒黑、王汗的侍卫长亦图坚合兵一处，欲作生死一搏。克烈各部经过三天三夜的抵抗，渐渐不支。元帅合勒黑倒毙于朝伦的刀下，撒图和亦图坚中流矢身亡。克烈余部尽皆放下武器。

王汗之弟札合敢布的归降更将胜利的喜悦推向了高潮。

成吉思汗感于王汗旧恩以及札合敢布昔日助他夺回爱妻之功，对他采取了格外优待的政策，不仅允许他继续拥有过去的领地和部众，而且特意设宴款待了他的全家。

跟在札合敢布身后的家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小女儿。这个女孩只有十五六岁，长着一张聪明非凡的面孔和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

女孩坐在父亲身边，好奇地扫视着帐中一班少年将军。无意中，她的目光与一个少年略显局促的目光相接了，她立刻凭感觉“认”出了他是谁。她早听说过，在成吉思汗的四位太子中，属四太子拖雷的相貌最酷似其父。

酒宴的气氛渐浓时，女孩突然起身向居中高坐的成吉思汗和夫人孛儿帖走去。孛儿帖一直注视着她，双目中闪射出思索和慈柔的光辉：“好姑

娘，你叫苏如是吗？你一定有什么事？”

苏如深施一礼：“是。我想献上一曲为大汗和皇后助兴。”

音乐声戛然而止。乐师送上火不思，苏如微微一笑，熟练地调了调琴弦。霎时，一支凄凉哀怨的乐曲于手指颤动间流淌出来，仿佛将人们带到了月冷霜寒的夜晚，一位姑娘临风而立，似在怀念逝去的家园，又似在述说命运的不公和自己的无助……

札合敢布面色惨白如纸。他万没想到他的女儿会在这种欢乐的场合弹奏这样一支悲凉幽怨的乐曲，这会让成吉思汗怎么想怎么看他父女呢？还有一个人不安地扭动了一下身体，那就是拖雷。不知为什么，他很怕父汗会责备这位颇有胆量的姑娘。

在曲后的一片寂静和短暂的惊奇后，孛儿帖的脸上露出了恬淡的微笑：“好姑娘，谢谢你提醒了我，有些事情我确实疏忽了，我很抱歉。”

苏如不胜惊异地注视着孛儿帖，简直不敢相信世上还有如她一般聪明的女人。

“夫人，您真让我吃惊。”她发自肺腑地赞道。

“好姑娘，你更让我吃惊，胆识、心计，再加善良美好的愿望，它让你的智慧闪光。告诉我，她还说了些什么？”

“她说，鸟儿可以展翅的每一刻都是幸福的，因为有蓝天、大地为之庇护。愿大汗和皇后就是那蓝天和大地。”

“不是每只鸟儿都会在暴风雨中折断翅膀，雨过天晴后它仍能自由自在地翱翔。我保证，一定会让她实现她的心愿。”

“谢谢，谢谢您。”苏如合起双手，慢慢退回自己的位上。她终于帮察如尔姐姐办成了一件事，心里格外舒畅。

帐中所有其他人，包括成吉思汗在内，却始终没有琢磨透苏如与孛儿帖这番对话的真正含义。

乐声又起，帐中气氛重又变得轻松欢快起来。成吉思汗看到札合敢布，不可避免地勾起了对王汗的挂念，也不知王汗他逃到了哪里，是死是活？

叁

不久，探马送来确切消息，王汗在乃蛮境内惨遭杀害，成吉思汗当即以为王汗报仇为名，兵发乃蛮部。

面对蒙古铁骑大举压境，乃蛮元帅可克薛与太子忽出鲁克却因为乃蛮方面应该诱敌深入还是主动出击发生了激烈争执，而塔阳汗摇摆不定，致使乃蛮军队坐失良机，全军覆没。激烈的战斗中，塔阳汗和可克薛死在两军阵前，只有忽出鲁克侥幸突出重围。乃蛮，这个昔日的草原强部，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至此，成吉思汗终于扫清了统一蒙古草原的最大障碍。

乌坠兔升，合撒尔的营帐灯火通明。

胜利后，合撒尔一直留在乃蛮部外围。成吉思汗交给他一项重要的使命，如今，他已很好地完成了汗兄的重托。

整个大帐中，只有两个人。

坐于主位的是合撒尔。他穿着只在最隆重的场合下才会穿的丝绒礼袍，双目炯炯，恭敬认真地询问着，倾听着。

客座上，同样神采奕奕、毫无倦怠的是位丰神俊异的长者：塔塔通阿。

作为有胆有识、博学多才的畏兀儿族学者，塔塔通阿个性中的淡泊明志与大展宏图的理想构成了他一生的矛盾。他的旷世奇才为乃蛮先汗必勒格所赏识，必勒格汗将他罗致麾下，封他为国师兼掌玺大臣，放心地委以重任。

乃蛮在必勒格汗的治理下成为一富足强盛、雄踞草原的大部落，其间莫不包含着塔塔通阿的智慧和心血。只可惜好景不长，必勒格汗去世后，继位者塔阳汗懦弱无能，可克薛大权独揽，国事日非。塔塔通阿处处受到排挤，不得已告病还家。

若不是塔阳汗准备向蒙古宣战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他或许再不会涉身官场。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他早已心灰意冷。必勒格汗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究不忍坐视乃蛮面临的危险，他力图阻止塔阳汗做出愚蠢的决定，然而……乃蛮终难逃脱覆灭的厄运，塔塔通阿痛定思痛，决定去找出逃在外的忽出鲁克太子，将国玺交给他，以助他重新召集溃散的乃蛮旧部。

他没能走出多远。戒备森严的蒙古士兵捕获了他，并将他解往合撒尔的营帐。他自料必死无疑——他对这位蒙古王爷的威名素有耳闻——内心反而格外平静。他清楚地记得合撒尔的第一句话是：“你真的是乃蛮太傅塔塔通阿吗？”

他承认了。合撒尔的脸上顿时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哪里有一点传说中的凶神恶煞的样子：“太好了，塔塔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先生请稍候，待我更衣后再来与先生相见，我正有许多问题想向先生请教呢。”

蒙古王爷显而易见的尊崇打动了塔塔通阿的心，他不厌其烦地回答着合

撒尔的提问，头一次意识到，许多人心目中这个尚未完全开化的民族，竟然有着如此强烈的求知欲。后来，合撒尔不无好奇地问起玉玺的用途，塔塔通阿一丝不苟地讲解着，讲完，他蘸水在桌上写了几个字，合撒尔不解地问他写了些什么，他回答："日月明鉴。"

"日月明鉴……是畏兀儿文吗？"

"是的。"

"难怪汗兄总说，待平定了草原，我们也要创立自己的文字。"合撒尔捧视着手上的玉玺，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真的吗？成吉思汗会这样说？

塔塔通阿在合撒尔的营地滞留了几天，成吉思汗派来了他的特使镇海。镇海以弟子礼拜见了塔塔通阿。也许是同民族间总会有的连带情感吧，他们一见如故。

处理完公务的合撒尔亲自护送塔塔通阿去会见汗兄。

塔塔通阿在蒙古君臣恭敬的迎视中被引至成吉思汗面前。他没有施礼，抬头镇定地注视着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不失客气地相让："先生，请坐。"

塔塔通阿没动。

"我很清楚塔塔先生在想些什么。不过，我有话得说在头里，先生倘若想请求隐退，我可坚决不准！除此，一切都可商量。"成吉思汗说完，爽朗地笑起来，笑声袒露出发自内心的真诚。

塔塔通阿大为震惊。他曾从合撒尔的身上约略看到了这位蒙古大汗的影子，却依然没想到他是这样的。

敏锐、朴实、随意、坦荡……这完全是一种他过去从未遇见的性格。

二十多年的坎坷经历，他原本不想再出仕为官，如今，面对一双洞察秋毫的眼睛，他的决心被轻而易举地摧毁了。

"先生，请坐。"成吉思汗再次催请。

塔塔通阿坐下了，睿智的双目中依旧闪现出浅浅的忧伤。成吉思汗并无虚套，倒是很直接、很急切地向这位德才兼备的学者讨教起有关创立蒙古文字的具体事宜了。对此，塔塔通阿胸有成竹："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专用的或通用的语言，但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能不说是种欠缺。文字可以新造，亦可以脱胎于其他民族现有的文字。长城以南通用的汉字其内涵博大精深，惜与蒙古语言习惯相去甚远，很难借用。只有畏兀儿

语与蒙古语相近，不如借用畏兀儿语字母，创立蒙古文字。”

“好！就依先生所言！先生还须助我立白纸青册，暂用畏兀儿文记载国事。”

“是，谨遵大汗之命。”塔塔通阿诚恳地应道，并未表露出内心的惊奇和对这位蒙古大汗远见卓识的敬佩。

“我命镇海协助于你。塔塔先生，我现在正式拜你为蒙古国师。你不仅要帮助我创立文字、制定国策，还要担负起教授我以及众将臣的儿孙们学习语言文字的重责。等有一天草原归于一统，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文字颁布自己的法律，那些全凭口述心记的日子该永远成为过去了。”成吉思汗果决地说，唯眼中依然盛满了温暖的笑意。

塔塔通阿深深地注视着他。他终于开始明白是什么力量铸就了这位蒙古大汗辉煌的成功，那绝不仅仅是鼎盛的武功，更是出类拔萃的政治远见。

肆

乃蛮平定，成吉思汗开始着手追击各部残余力量。据情报称：脱黑堂父子、塔尔忽台、不亦鲁黑、忽出鲁克等人已在草原边陲再次集结起来，准备做最后的顽抗。蒙古大军进驻撒阿里草原，只待秋季马肥时，一举完成统一草原的大业。

篾儿乞属部之一的兀洼思部在逃跑途中离弃了脱黑堂，单独驻营于塔儿河附近。

兀洼思部首领塔尔兀森曾跟随脱黑堂参与了一切反对成吉思汗的战斗，乃蛮兵败后，他意识到再与成吉思汗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遂产生了投降的念头。可他深知成吉思汗对篾儿乞人恨之入骨，未必肯原谅和接纳他，不由终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

塔尔兀森有一女忽兰，年方十八岁，面容殊丽，风华绝代，是篾儿乞首屈一指的美人，也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忽兰不忍见父亲终日忧烦，一定要父亲讲出心事，塔尔兀森无奈，只好将满腹心事和盘托出。

忽兰静静听着。塔尔兀森讲完，长长地叹了口气。忽兰却眨眨眼睛，胸有成竹：“父王不必发愁。不就是要成吉思汗接纳我们吗？这有何难！”

塔尔兀森双眼一亮，急切地问：“女儿有何妙计？”

“哪里是妙计，笨办法而已。不过女儿自信可以百发百中。”

“说来听听。”

“父王只需将女儿作为两部结盟的信物献给成吉思汗，何愁不能如愿以偿。”

塔尔兀森当即泄了气：“我当什么好办法！原来是让我卖女求荣。”

“父王，您别说的这么难听嘛。这件事……”忽兰顿了顿，脸上一红，“是女儿自愿，不干父王事。”

“你真的想嫁给他？”

“父王，您不妨冷静想想，您与成吉思汗交手胜算几何？倘若父王兵败，女儿又如何能够幸免？再说，当今草原，除了成吉思汗，又有谁配娶女儿呢？”

“可……”

“父王，您还有别的什么顾虑吗？”

“倘若他令你失望呢？他毕竟与你年岁相差悬殊。”

“即使失望，女儿也认了。只要女儿一身能换得父王和部落的安宁尊荣，女儿别无他求。您就别再这样瞻前顾后的了。”

“唉，问题是父王觉得心里不舒服。”

“父王！”

“罢！罢！女大不中留，就依你！”

忽兰笑了。

父女俩商议后，由塔尔兀森带上换了男装的女儿，亲往求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接受博尔术的劝告，在他的临时行帐接见了塔尔兀森。他带着一丝鄙夷听罢塔尔兀森陈明缘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对篾儿乞人的成见和仇恨使他无法相信塔尔兀森的归降诚意。不仅如此，他还对塔尔兀森献女求和的做法有些迷惑和厌恶。塔尔兀森说完，他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当我是酒色之徒吗？”

塔尔兀森顿时吓得脸色发白。

博尔术趋前低声解劝：“大汗息怒。塔尔兀森岂有轻辱大汗之意？既然他自愿献女求和，大汗不如传其女忽兰亲验视之。无论留否，都望大汗念在塔尔兀森主动归降的分儿上，善待他父女二人。”

成吉思汗一生，与博尔术最为投契，凡博尔术所奏，很少不加采纳。他命塔尔兀森起身，赐座，并传忽兰入见。

忽兰款款行于群臣惊羡的目光中。好一个芳兰竟体、娉娉婷婷的女儿，如同一轮明月骤然升起在帐中。

“忽兰参见大汗。”忽兰停在成吉思汗案前，跪地施礼。

没有回答。成吉思汗恍若中了魔法般，只顾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忽兰。

所有的女子都在忽兰面前黯然失色，甚至耶遂。

一抹红晕浮在忽兰白玉一般的脸上，她再次启奏：“忽兰参见大汗。”那声音，益发如柳莺娇啼，千回百转。

博尔术急忙咳嗽一声。

成吉思汗这才醒悟过来。“请起。”他温声说道。

塔尔兀森将成吉思汗的神态尽收眼底，心中暗喜。果然，成吉思汗不再追究塔尔兀森多年与他为敌之罪，命塔尔兀森前去招降他留在塔儿河附近的部众。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第一次得到了关于桑昆的消息。

那一日，桑昆与父汗离散，逃到西夏地界，靠劫掠为生，后被当地居民驱逐。他又逃到畏兀儿地界，仍靠劫掠为生，当地人对他恨之入骨，设计捕获了他，并将他绑在树上，鞭打致死。恰好镇海回乡探亲路过，一眼认出了他，奈何救之不及。镇海安葬了桑昆，回来后将此事向成吉思汗如实做了汇报。他讲完后，成吉思汗与他相对默然，许久未置一词。他们在为桑昆惋叹，昔日强大的克烈太子，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

伍

由于忽兰的得宠，塔尔兀森得以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和部众。不知是篾儿乞人的血管里天生流动着不肯安分的血液，还是塔尔兀森不能满足现有的一切，一日，当成吉思汗围猎离开时，他率领部众抢夺了蒙古部的辎重，反叛而去。他们退回塔儿河附近，依山据险，立营扎寨，准备顽抗。

成吉思汗惊闻变故，立刻罢猎，并派曲出、朝伦领兵征剿。临行前，二将请示对塔尔兀森的处置，成吉思汗稍一沉默，从紧咬的牙关里迸出了一个冷酷的字眼：杀！

二将衔命而去。

成吉思汗回到寝帐，正焦急等候他到来的忽兰哭着为父王求情。

成吉思汗一言不发地俯视着跪在他脚下的忽兰，毫不为之所动。

他不能饶恕！

为了忽兰，他已经对塔尔兀森做了最大的克制和让步。忽兰不会理解他沉埋的仇恨，不会理解他的痛苦，如果他再原谅，他就更加无法面对另外一个女人，一个被篾儿乞人无情蹂躏过的女人。

忽兰，你知道她的苦难有多深重？

你知道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为我们夫妻和父子留下的阴影有多深重？

他的心在说：恨我吧，忽兰，我只能让你恨我。

是的！是的！是的！

忽兰悲痛欲绝。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成吉思汗虽然爱她至深，却从未真正原谅过她的父亲、她的部落，篾儿乞在丈夫心里永远是不可饶恕的。父王啊，您是多么宠爱您的女儿，可女儿连留住您的生命也做不到……不！女儿宁愿去死，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您死在心爱人的手上。

忽兰不再哭泣哀求，她站了起来，眼中闪现出倔强的光芒。“大汗，忽兰是篾儿乞人的女儿，忽兰愿与父王同命。”她平静地说完，转身走了。

成吉思汗的心不由抖动了一下。不，他不能失去她，他真心实意地爱她，爱她胜过一切。“好吧，我派快骑去赦免你父王，你若不放心，可以一起去。”他干涩地说，那声音仿佛不是他的。

忽兰蓦然止步。泪水像两条小溪流淌在她的脸上，她知道他的爱已成为她生命中的全部。

忽兰随成吉思汗派出的快骑赶到塔儿河时，叛乱已顺利平定。塔尔兀森死于乱箭之下。她再也承受不住内心的震骇和悲痛，栽落在马下。

她病倒了。

恍惚间她感到丈夫日夜守候着她。经过几天几夜的昏睡，她逐渐恢复了神志。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丈夫充满怜爱和疲惫的脸容，她好不容易才哭出了声。

成吉思汗将她抱在怀中，她感到一丝安慰。如今，除了这个坚实温暖的怀抱还属于她，她已一无所有。

帐门被轻轻推开了，耶珊捧着药碗走入帐中。看到忽兰苏醒过来，她的脸上绽出了欣悦的笑容。

忽兰有些惊诧地望着她。成吉思汗也在温柔地注视着耶珊，目光中满含

着爱意。这些天，多亏耶珊一直不知疲倦地帮他照料忽兰，她的善良和美德，使成吉思汗看到了一颗值得珍重的纯洁高贵的心。

陆

短暂的夏季一过，成吉思汗亲提大军直扑叶迷失河畔，追剿在那里集结的各敌部残余力量。

蒙军晌午时分刚刚到达，对方便已亮出队阵。但元帅木华黎恍若未见，下令全军在距敌营五里外扎下营寨，对敌人的挑战置之不理。

敌军亦不敢轻举妄动，苦苦站了一下午，日近黄昏时方才收兵回营。蒙军方面仍然不见动静。

其时，正值秋初，暑热未消。晚饭后，木华黎命军需官发给各部将士一人一袭厚实的皮衣及一双皮靴。众将士正自挥汗如雨，手捧皮衣皮靴，面面相觑，哑然失笑。一些多嘴的士兵彼此相戏：想是元帅怕我们热不出痱子来，要为我们焐汗吧？

木华黎尽闻将士议论，一笑置之。

夜幕垂落，西北风由弱转强，气温陡降，午夜时分，竟纷纷扬扬下起大雪来，将士们方才醒悟元帅发皮衣皮靴的用意，无不暗服元帅的神机妙算。

原来，木华黎因见近日西北风不断，断定会有降温大雪天气，提前做好了准备。

后半夜，风雪越来越大，木华黎和博尔术手执防风灯顶雪巡视防务。来到成吉思汗车帐前，正在执勤的博罗忽、朝伦回说大汗刚刚睡下。不巧一阵狂风吹来，卷起车帐四角，四将不约而同，急忙各自执住车帐一角，以免冷风灌入，影响大汗休息。

这一夜，四将守在车帐四周，竟夜未移寸步。天色微明时，风息雪停，成吉思汗醒来步出车帐，见四将犹如冰雕雪塑，雪深没及双膝，顿觉喉头一紧，百感交集。他命四将回帐休息，四将却请命率五千将士弃马潜踪，一举袭破敌人各营。

敌人不防天气陡变，一个个冻得正缩在帐中发抖。岂料蒙军前来偷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死伤无数。脱黑堂、不亦鲁黑、塔尔忽台先后阵亡，忽出鲁克仓皇出逃，先是逃到西夏，后逃到畏兀儿境内，被畏兀儿国王巴尔术驱逐，只好逃向西辽。蒙军不费吹灰之力，将这最后一股残余力量尽数歼灭。之后，清理战利品，押送俘虏，班师回到了碧草畅茂、繁花似锦的美丽故乡。

婉嫣又见到了她想念的祖汗。婉嫣是术赤和达兰的长女，也是成吉思汗孙辈中的第一人，因此自幼深得她祖汗的宠爱。成吉思汗将她抱在怀里，她调皮地揪了几下祖汗的胡子，然后附在祖汗耳边小声说："祖汗，我好想您。"

成吉思汗不无得意地大笑起来，向孛儿帖说道："听到没有，夫人，还是有人想我的嘛。"

"瞧你得意的。"孛儿帖爱嗔地望着祖孙二人。

"小宝贝，祖汗带你去看礼物。"

"不忙。"小姑娘一本正经地摆摆手，那副稚气的严肃样把孛儿帖也逗笑了。

"请问孙女有何吩咐？"成吉思汗忍笑问。

"祖汗，我要您先带我学骑马。"

"为什么要学骑马？"

"学会骑马才能跟祖汗去打仗啊。"

"小姑娘家干吗要打仗？"

"我要保护祖汗。上回祖汗打仗受了伤，父王跟额吉提起来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心里可难过呢。有我在身边，祖汗就不会受伤了。"

成吉思汗一怔，直望着孛儿帖。后者的眼眶慢慢红了。

孙女天真纯挚的爱，儿子深藏不露的孝，同样默默温暖着成吉思汗那颗久历战火后日趋坚强和冷静的心。

"祖汗，快点呀！"婉嫣又去揪祖汗的胡子，成吉思汗乐呵呵地抱起了她："好，好！祖汗这就带你去骑马。"

从此，人们每天晚饭后，都能看到祖孙二人披着晚霞，纵情驰骋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耶遂偶尔也会向孛儿帖淡淡抱怨：何曾见过他对自己的儿女这般用心过。这倒是实话，成吉思汗对儿女们虽不乏父爱，却无暇顾及。婉嫣则大大不同，这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几乎占据了她祖汗所有的空闲时间。

第九章 青 锋 剑

壹

休憩的一年很快过去了。

一二○六年作为蒙古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来到了草原。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成吉思汗凭借武力使草原上持续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成为过去，除了几个无关大碍的弱小部落尚未归附外，整个草原正在归于一统。成吉思汗不再是某个联盟的首领，而是整个草原唯一的、真正的主人。

祖祖辈辈饱尝战祸之苦的蒙古百姓，如今终于获得了统一和安宁。他们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也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伴着火不思悠扬的旋律，成吉思汗与他的同伴们创业的艰辛在草原上到处传唱。

按照草原自然法，即位大典前，还须举行一次忽里勒台，以在形式上使新汗的登基经过民主选举的程序。结果，忽里勒台召开后，与会的各部首领、贵族众口一词，汗位非成吉思汗莫属！萨满教教主豁尔术更以神的旨意宣称：成吉思汗应为万世之主。

天从未这样蓝，水从未这样清，成吉思汗被虔诚的将臣百姓抬上了纯白的宝座，万众顶礼膜拜。人们的眼中噙满了泪花。四分五裂、征战杀伐的草原真正得到了统一，一个一盘散沙似的民族终于开始统一在一面旗帜下。

成吉思汗注视着他的将臣，他的百姓。是他们的忠诚铸就了他今天的成功。他不会忘记巴勒诸纳海子苦涩的泥水，更不会忘记每次身临绝境时的生死相随。从二十二岁那年，为救孛儿帖而卷入战争，他从此马不停蹄地奋斗了整整二十二年。在马背上，他缔造了一个国家，在马背上，他还将走完自己辉煌的一生。

尽情地欢乐吧，我的百姓。没有你们，就永远不会有铁木真，更不会有成吉思汗，黄金虽然珍贵，却比不过你们一颗忠诚的心！

多年的痛苦经验使成吉思汗深知，必须建立起严格的制度，才能使散漫惯的蒙古百姓成为一个服从指挥、无坚不摧的整体。随着蒙古草原的统一，实行“分户制”已成为必然。“分户制”的核心是设立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层层负责，层层控制，以此达到军政令统一和汗权集中的目的。

成吉思汗共分封了八十七个千户长，并进一步强化了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怯薛军制度。同时，封博尔术、木华黎为左右万户长，萨满教教主豁尔术为中路万户长，统领泰加森林百姓（但不掌兵权）。

怯薛军编制为一万人，完全从贵族或平民子弟中选拔出类拔萃者充任。它平素担负值勤和保护大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责，战时随大汗出征，是

由大汗直接指挥的装备最先进的军队。同是千户长，怯薛军的千户长无论职权还是待遇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千户长。成吉思汗将怯薛军交与合撒尔、哲列莫、朝伦、忽必来、哲别、速不台、斡歌连、博罗忽、曲出、阔阔出指挥，木华黎、博尔术负责全面军务。

分封完毕，镇海宣布了“大札萨”，也即蒙古的第一部成文法。成吉思汗任命年轻的义弟喜吉忽担任蒙古第一任大断事官。“大札萨”的内容十分细致详尽，对各种不同的犯罪都制定有相应的处罚标准。

蒙古草原的统一，从根本上标志着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成吉思汗在立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则有效地巩固了这个在马背上建立的帝国。

成吉思汗生于草原，长于草原，草原人所特有的豪爽奔放的个性使他不像中原皇帝那样去刻意追求帝王之威。除了指挥战争和处理政务时人们能够看到一个成熟老练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外，他更喜欢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事实上，将臣百姓们热爱他的大部分原因正基于此。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随意操起球杆，就可以到任何一个正在打马球的球队，兴致勃勃地同将士们赛在一处；也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盘膝坐在普通百姓的家中，随便聊着天，任他们的孩子在他身边追打嬉闹；更很少有皇帝像他那样，终生不离马背，无论酒色，还是享乐，都严格地加以节制，绝不过度。无与伦比的自制力是他性格中最鲜明的特点，他的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可有一点谁也无法否认：他是草原铸就的天才！

贰

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却使金廷感到了比严冬更为寒冷的忧虑。金国一些早期的降将谋臣汇聚在成吉思汗温暖宽阔的金帐，这些人，或是由于对金朝廷失去信心，或是由于得罪了权贵，或是由于希望到异域大展宏图，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成吉思汗对他们都一概待以上宾。何况他们中间确实不乏才俊之士。通过他们，成吉思汗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了金国的政治、军事、风土人情……武运的强盛，足以促使成吉思汗将目光转向这个邻邦大国。

金国是蒙古人寝食难忘的仇敌。如果说俺巴该大汗的惨死还只能算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仇的话，三年一次的灭绝人性的“减丁”政策则是根植于整个民族心灵深处的仇恨了。蒙古民族是单纯和不懂得虚伪的民族，他们只知道：是恩人，为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是仇人，复仇之火将代代相继。

金降将谋臣对蒙金世仇洞若观火。他们从进入朔北宫廷起，就一再怂恿成吉思汗率先伐金。木华黎曾向成吉思汗献计：先图西夏，后图金，再

图宋，循序渐进，终有成功之日。这与其说是木华黎个人的主张，不如说是成吉思汗对金战事的既定方针。蒙古骑兵，长于在辽阔无际的草原作战，对攻坚战尚无经验。金与西夏都是定居国家，金强夏弱。从战术上考虑，首先挑选一个稍弱的对手来打，对练兵和积累经验都大有裨益；从战略上考虑，西夏北部与蒙古接壤，若先攻金，一旦西夏一支偏师北上，进入蒙古腹地，蒙军就可能腹背受敌，首尾难顾。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事元戎，成吉思汗深知大战中确保后方的安全何等重要。只有先征服西夏，剪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才能为全力攻金提供保证，这也是成吉思汗对那些攻金之议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所在。

西夏位于金国之西，始祖拓跋思恭，因唐末入援唐朝，以功封夏国公，赐姓李。传至元昊，自立为帝，定都兴庆。金朝兴国后，西夏开始走向衰落。李仁孝嗣位时，国内发生动乱，幸得金世宗发兵相助，李仁孝才得以坐稳皇位，此后西夏便充当了金国藩属。李仁孝逝后，子纯祐继位，不久李仁孝堂弟李安全篡位，国势更衰。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拿西夏试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其实，同西夏交手，对蒙军来说并非第一次。

一二○四年蒙古征服乃蛮后，乃蛮太子忽出鲁克穿越西夏国境遁去，成吉思汗以西夏纵容仇敌为名，派素以行动果毅迅捷著称的速不台领兵攻打西夏。速不台速战速决，首先攻下西夏边城力吉里寨，进而占领落思城。惊慌失措的李安全派兵据守各个要塞，以阻止蒙军继续前进，速不台却好似故意同夏军开起了玩笑，只做几次佯攻后，便像来时一样闪电般地撤回了大本营。

那时，进攻西夏的时机尚不成熟，现在呢？

一二○七年秋，成吉思汗率领大军，第二次兵进西夏。速不台、哲别率领的先头部队偷袭兀剌海得手后，成吉思汗以此为据点，派兵四处出击。

夏主李安全调集全国兵马，或据守要塞，或沿途堵截，然蒙军逢强则退，并不死战。西夏君臣摸不准成吉思汗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攻不敢强攻，退不敢轻退，只忙了个筋疲力尽。

成吉思汗稳坐兀剌海边城，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部署着蒙军的每一步行动。他听取各路将领的汇报，成功的或失利的，然后制订出新的作战方案。在成吉思汗神出鬼没的战术前，西夏军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蒙军似乎总能寻找到西夏军的薄弱之处，常常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这些地方。

五个多月的交战，西夏军疲于奔命，李安全寝食难安。蒙军自身亦因马瘦粮尽，不堪再战，于是一夜间悄无声息地撤回了蒙古本土。

李安全暂时可以松口气了，成吉思汗则更是感到满意。他的实地侦察的

目的不折不扣地得到了实现，大举攻夏已成必然。

蒙古大军行至鱼儿泺时，探马来报，金国使臣团请求拜见蒙古大汗，宣读金帝圣旨。成吉思汗当即下令停止行军，于天幕旷野之间，端坐马背之上，宣来了金国使臣团。这大概是金使臣生平从未见过的接见仪式吧，苍天为帐，大地为毯，车帐军马，无边无际，成吉思汗在盔甲鲜明、威风凛凛的蒙军将士簇拥下，注目迎视着金使的到来。

金使早已心虚胆怯，无奈还得硬着头皮上前。

本来，直到今天为止，蒙古依旧算金国藩属，所以先帝驾崩，新帝继位，循例要通知各属国。令金使头疼的是，他们不知是该先宣读圣旨，还是该先拜见那个“野蛮人”的皇上。

成吉思汗不动声色。一番踌躇后，金使躬身参见了蒙古大汗，然后捧出圣旨，准备宣读。成吉思汗依然端坐于马背上，丝毫没有接旨之意，金使张不开口了。作为藩属国首领，毕竟在名义上还算金帝之臣，臣接圣旨，理应跪拜才对。不得已，金使婉转陈词：新帝宣诏，理应以最高礼节跪接。

成吉思汗淡淡一笑：“新帝何人？”

“卫王已登大宝。”

“允济？”成吉思汗向南转过身去，金使还以为他要施礼，谁知他向南唾道：“我当什么英才贤俊，却原来是他这个庸懦无能的贵少。我和允济有过交往，他也配做皇帝？向他跪拜，我还怕辱没了自己的双膝！”

成吉思汗说完，策马北去，再未回头，直把金国使臣团晾于旷野之上，惶惶不已，呆若木鸡。

一切都在成吉思汗的计划之内，这不过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

成吉思汗很快将方才那令人不快的一幕抛开了，金使却愁眉不展地踏上了归程。

该如何向皇上禀报蒙古大汗的不恭呢？实话实说，皇上定然迁怒于他们，不实话实说，又编不出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可皇宫不能不回，皇上不能不见，出使的结果还不能不汇报，纵使使臣满腹珠玑，巧舌如簧，此时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了。

果然，允济皇帝恼羞成怒。铁木真的污辱显而易见，气愤至极的新帝重重惩罚了给他带回坏消息的使臣，将他们统统投进监狱。最后还是瘸腿元帅胡沙虎献上一计，说铁木真虽言语不恭，毕竟是大金属臣，不如乘其前来缴纳岁贡之际将其捕杀，永绝后患，以此方才稍稍平息了允济心头的震怒。

若说允济与成吉思汗结下仇怨，还不是始于今日，此前，他已与成吉思汗打过两次很不愉快的交道。

第一次是三年前。允济到净州接受蒙古岁贡，成吉思汗对他少有恭敬，全不以上国使臣待之。他怀恨在心，回来禀明章宗，奏请出兵北伐。其时，金宋局部战争时起时落，章宗无暇兼顾北方，遂对允济的建议置之不理。

第二次是一年前。是年，成吉思汗刚刚君临蒙古，允济奉章宗皇帝之命前往蒙古，名为催贡，实为探听虚实。

成吉思汗用武力统一蒙古各部后，威名远播，邻近各国无不惊悚，章宗皇帝尤其忧心忡忡。许多年前，老元帅完颜襄曾私下对他谈过：王汗老朽，不足为惧，蒙古铁木真却是人中龙凤，来日可畏。莫非真让老元帅不幸而言中了？为此，章宗派卫王允济（章宗无嗣，将允济收为继子，加封卫王，有意立为太子）出使蒙古，一探究竟。

成吉思汗对允济不冷不热，允济窝窝囊囊住了十多天，越发仇根深种。

最让允济难堪的是他应邀参加在不儿罕山举行的大围猎。事有凑巧，一只野猪突然挣脱重围，向允济冲来。允济在宫中早不习弓箭，当时吓得手足冰凉，寸步难移，危急时，还亏木华黎一箭射死野猪，救了他的驾。过后，成吉思汗只简单地说了句：你若会使弓箭，何至受此惊吓！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回国之后，他再次向章宗请求出兵蒙古，以报受辱之仇，章宗皇帝仍不予理睬。这件事使允济对章宗怀恨在心，导致他一年后在证实章宗妃生子后毒杀章宗，自立为帝。他却不知，章宗不同意出兵，是因为金国已不具备对蒙古用兵的能力。

如今，旧恨未消，又结新怨，允济恨不能手刃铁木真，以解心头之恨。

成吉思汗撒在金国的情报网，很快将金帝准备乘他进贡之际诱捕杀害他的阴谋送至金顶大帐，成吉思汗以此为由正式与金国断交。

允济皇帝被不断传入的有关蒙古部的各类消息弄得六神无主，几经思虑，颁下一纸荒唐诏书：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传说漠北之事，违令者，严惩不贷！

诏书一下，皇上耳根果然清净了不少。谁知，偏有个不识好歹的长城镇守使哈朱买一日派人呈上奏折，言明塞外蒙古正在加紧铸造武器，演兵习武，似有大战之势，圣上不可不防。允济闻报，又气又急，以哈朱买擅传边事罪将个直言敢谏的大将投入监狱。金廷内部的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成吉思汗对金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了若指掌。从西夏撤军后，为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他着手建立了他的第一支“铁车军”，也即中世纪第一支炮兵部队。铁车上装有可以连发、射程远以及见物起火的机控箭。成吉

思汗将“铁车军”交与他手下最长于运动战的大将速不台指挥。

此后的战争中，这些铁车不断加以改造，攻击力不断加强，为成吉思汗日后征服城郭国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叁

生活中常常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札木合大概永远设想不到他的结局会是这样。

成吉思汗同样设想不到。他原以为自己再也不可能见到他这位昔日的安答了，没想到一日忽然接到曲出派人送来的消息：札木合已被捉获，请示如何处置？

当时成吉思汗正在金帐之上与众将商议军情，听完汇报，半晌没言声。

众人亦多感慨。塔塔通阿见成吉思汗只顾发愣，忙上前提醒：“大汗，义王爷还在等您答复。”

成吉思汗微微皱起眉头：“怎么……哦……传曲出速解札木合来见。”

“喳！”传令兵离去了。不出一个时辰，札木合被带入帐中，成吉思汗居中端坐，表情肃穆地望着他。

札木合垂首而立，全身上绑，衣衫褴褛，潦倒不堪。

良久，成吉思汗无声地叹了口气：“札木合安答，这是怎么回事？”

札木合缓缓抬起头。四目相对，成吉思汗蓦觉五味俱全。

眼前的这张脸曾是他多么熟悉的啊。在它上面，写过友情，写过仇恨，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死亡般的冷漠。

“原因很简单，有人把我当成礼物献给了你。他们正在帐外等候你的封赏呢。”札木合淡淡地说，不无揶揄之意。

成吉思汗向曲出点点头，曲出会意，命人带上四位家将打扮的人，那几位也是个个鹑衣百结，风霜满面。

“你们是什么人？”成吉思汗问。

“回大汗，我们是札木合的家将。”其中一个看似伶牙俐齿的家将回答。

成吉思汗注目端详了他片刻，惊讶地问：“你是扎西？”

“正是小人。”扎西磕头如捣蒜。

“你们如何到了这里？”

“大汗，且容小人细细禀告。”

札木合离弃王汗后，率领一干随从先到了乃蛮部，成为塔阳汗的座上宾。乃蛮不敌蒙古强攻，一战而败，札木合仅带领数十名贴身家将逃往西辽。西辽直鲁古皇初时倒也收留了他，随着成吉思汗武运的强盛，直鲁古皇担心继续留下他会危及国家安全，遂婉转下了逐客令。

札木合不得已离开西辽。在饱尝风餐露宿、历经流离跋涉之苦后，追随札木合的只剩下区区四个人了，就这四个人也早心存异志。

一日，札木合在沙漠边缘猎到一只野驴。他让家将架火烧烤猎物，自己坐在一旁，吹起了许多年不曾吹过的羌笛。笛声凄怨。笛声中，女儿可爱的面容浮现在脑海，泪水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突然，他的脖子被绳索牢牢套住了，几乎使他窒息，随之，全身都被捆绑结实。他看到四位家将凶相毕露的狰狞面孔，心里明镜一般。他没有丝毫挣扎的企图，只是望着不远处还架在火上的野味长叹一声。

四个家将丝毫不想掩饰对旧主的厌弃，他们津津有味地分享完喷香的驴肉，押着札木合前往蒙古主营……

成吉思汗面无表情地听着扎西的讲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次，他的目光掠过札木合消瘦憔悴的面孔。

“讲完了？”扎西话音一落，他问。

他平和的态度使扎西受到鼓励，扎西益发急于表白自己的忠心：“小的四人久慕大汗光明磊落，宽仁大度，不似本主狡诈残忍，反复无常，早存弃暗投明之心。也是天助我等，将大汗的仇人擒获，此皆赖大汗威德。”

成吉思汗依然很平静：“你们主人素日待你们可好？”

扎西不料有此一问，张口结舌。

“说呀！”成吉思汗没有提高音量，唯语气严厉了许多。

扎西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好……可……”

“行了！你们既有弃暗投明之心，为何不更早前来？”

“小人等深知本主与大汗有不共戴天之仇，若能擒住他来献大汗，岂不更能表明我四人的一片忠心。”

成吉思汗突然一改平静，目光冷冽，脸现憎恶之色：“我再问你们，如果

我与你们的主人换个位置，你们又会如何待我？”

“这……这……”

“我实说吧，如果你们不是擒住你家主人来投，我纵或不用你们，也决不会杀你们。现在，我且容不得你们！来人，将他们推出去！”

凄厉的哀求声渐渐远去，帐中重新归于寂静。成吉思汗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札木合面前，札木合望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赞赏的笑容。

成吉思汗伸手接过斡歌连递上的弯刀，亲自为札木合割开捆绑的绳索。札木合一边活动着麻木的双臂，一边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多谢大汗，我已被绑许多时日了。”

只此一句，成吉思汗顿生恻隐：“安答请入座叙谈。”

“不可。我乃大汗死敌，今为阶下囚，岂能再受宾朋之礼？若大汗真的顾念往日情义，请尽早赐我一死，除此，我别无所求。”

“安答何出此言？”

“大汗若不杀我，与大汗实有百害而无一利。我败在大汗手下，是败在草原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下，总算为我自己留下些许体面。苟且偷生之心，从被家奴出卖时起就已荡然无存。我与你争斗了近二十年，现在才明白长生天为何会选择你！得人心者得天下，强权与民心较量的结果，长生天选择了草原的共主。而我，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我曾经奋斗过，尽管我失败了，但败在你的手下，我虽败犹荣。”

成吉思汗宽容地笑了：“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事我不愿总放在心上。安答连日疲乏，不如先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

札木合欲言又止，不觉无声地叹了口气。

目送侍卫带出札木合，成吉思汗扫视着帐中众将臣，略显疲乏地问：“你们说说看该如何处置札木合？木华黎，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木华黎起身，直率地回道：“大汗，札木合不可留！如今征伐大计已定，正宜对内整饬军务，对外清除一切后顾隐忧。札木合乃一世枭雄，蒙古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安民心。札木合只凭如簧巧舌，就一次次将整个草原推入战火，无数冤魂的亲人只知札木合为罪魁。大汗切不可为一己私谊而负千万民心。”

成吉思汗默然听着，终究下不了决心：“博尔术，你说呢？”

博尔术犹豫片刻，起身谨慎地回道：“大汗，依臣之见，札木合虽罪在不赦，然他终究是草原英杰，莫如将其生死交与天定，天留则留，天杀则杀，如此，既可上达天意，又可下服民心。”

“好！就依博尔术所奏，明日我将亲自祭天问卜。”

一旦走上会神的法台，豁尔赤就不再是那个和蔼风趣的普通人了，他的周身似乎都被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是啊，他可以自由来往于天地之间，亲聆神的教诲，然后将它布达于人间，他是神的使者，每一个最庄严、最神圣的场合，他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在笃信长生天的草原人的心目中，一个通天巫的言行无不代表着长生天的意志。

豁尔赤在等待长生天的明示。凝固的只有心情。

太阳没有停步，但谁也无暇感受它沉缓的移动。

从日薄西山到繁星点点，人们虔诚地等待着通天巫归来。

起风了。盘腿坐在法台下的成吉思汗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的大氅。

谁也不知道等待的时间会有多久。

终于，闭目入定的豁尔赤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蓦然睁开双眼。

所有的人不觉精神一振，紧张地抬头仰视着刚刚从天上返回人间的通天巫，无限敬畏与期盼都流露于不安的静默中。

豁尔赤开口了，声音玄净清朗，与往日不同的是，这一刻如同带着秋夜的寒气：“我给你们带回了神的传谕。神责备我说：一只独角青牛顶翻了札木合的车帐，大叫‘还吾角来’！同时，另有一只白色犍牛驮来了铁木真，大叫‘奉天命送汝主来统治四方’！神的启示，你难道忘记了？札木合已经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他该回到天上来。明日日落时分，就是札木合归天之时。”

通天巫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在渐渐吞没一切的黑暗中，成吉思汗保持着原有的坐姿一动不动。

豁尔赤什么时候走的，他全然不知，他只是默然坐着，坐着……

众人谁也不敢动。木华黎碰碰博尔术，博尔术会意，试着唤道：“大汗。”

“唔……”成吉思汗的声音竟十分温和，“你们都回去吧。”

“您呢？”

“我不急，略待一会儿。”

众人闻命，纷纷离去，只有博尔术、斡歌连和众侍卫留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晨曦涂上了遥远的天际，将夜色中混为一体的草原和天空划开了鲜明的界限。可以看清成吉思汗的脸了，奇怪的是这张脸上并没有什

么特别强烈的感情。

“大汗，天亮了。”博尔术也不知自己怎会冒出这么一句。

成吉思汗向他笑笑：“是啊，该回去了。”

博尔术欲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已经站起，独自走了，再无一句话。

博尔术与斡歌连彼此对望，难掩满目犹疑。

肆

成吉思汗径直来到关押札木合的帐子。

札木合被惊醒了。帐中的光线足以让他看清成吉思汗脸上每一个一闪即逝的表情，他立刻明白了成吉思汗会在这个时间来看望他的原因。

死？他想到这个字眼。感情之弦没有被拨动。

酒席摆上了，很简单，一只烤全羊，一坛马奶酒，成吉思汗与札木合相对而坐。

札木合为自己和成吉思汗斟满酒：“你来送我？”

成吉思汗心绪复杂地点点头。

“安答，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长生天不会留我的。长生天若还肯眷顾我，又岂会让我一败涂地？死，对我来说也算一种解脱。”

成吉思汗沉默着。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哦，今天，日落时分。”

札木合拿杯的手停了一瞬，转而又笑了：“是吗？这么说，快了。落日，日落，倒是个好时刻。”

“札木合安答，你还有什么话、什么事要交待吗？”

“如果可能，照顾我的女儿吧，她是我在世间唯一的牵挂。祺儿有一身好武艺——我怕就怕她知道我的死讯后会来寻安答报仇，你要小心在意。当然，如果她还是执迷不悟，就任由安答处置吧。”

“我正想问安答，安答离开克烈部时，祺儿没有随行吗？”

札木合沉重地摇摇头：“五年前，祺儿就离家出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我猜她多半去寻她师父了，可我又不知道她师父究竟何许人，身在何处。这些年，我行踪不定，祺儿即使回来，恐怕也很难找到我。”

成吉思汗显然有些意外：“可是，祺儿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她还不是为了你……”札木合差点就要说出祺儿出走的真实原因，然而话到嘴边又被他及时拦了回去。即便到了这一刻，他仍旧不愿面对祺儿是为这个人才愤然离家的事实，他是他的敌人啊，却也是女儿芳心暗许的人，长生天真的对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略一停顿，将涌到嘴边的话变成了：“你……你无法理解的原因……”

成吉思汗点点头，并不深问，其实此时他愿意答应札木合的任何请求：“不管怎样，安答放心，我一定会代你照顾好她的。”

“有你这句话，我死也瞑目了。安答，我还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死后，把我葬在我出生的豁尔豁纳黑川。安睡在故乡的土地，我将永远为你和你的儿孙祈福。”

札木合要按照处死贵族的古老方式被处决——不出血的死。 信奉长生天的蒙古人认为，灵魂是存于血液中的，只要死时血液不流出，灵魂就可不朽。

成吉思汗高高端坐于车帐之上，观看整个行刑过程。这也是札木合最后的心愿：如果你能亲眼看着我像真正的草原战士那样去迎接死神，我将死得其所。

鼓手。战马。

全身绑缚被置于布袋中的札木合仰躺于一低洼处。稍待片刻，鼓声响起后，十几匹战马要鱼贯而过，第一匹战马必须踏断受刑人的颈骨，以尽量减少受刑人临死前所遭受的痛苦。

都在等待。气氛沉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太阳一点点接近地平线，成吉思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

落下了，只剩半轮金光。成吉思汗收回目光，威严地下令行刑。

鼓声震响，十八匹战马驰向目标。急促的鼓点声中，童年札木合清脆的声音执拗地回响在成吉思汗的耳畔：这次你赢了，下次看我的……

鼓声戛然而止，成吉思汗微微一震。

负责行刑的朝伦上前报告："札木合死了。"

死了？成吉思汗点点头。

"厚葬札木合！"他缓步走下车帐，接过斡歌连递上的马缰，扬鞭离去。

天色逐渐暗淡下来，木华黎来到札木合身边，命人解开袋子，俯身凝视着他。没有血。札木合安详的脸上露出些许痛苦，定是那致命的一击让他一时难以忍受……

"札木合首领，我奉大汗之命送你回豁尔豁纳黑川。"木华黎喃喃自语，拉过掀开的布袋，重新盖住了札木合苍白的脸。

伍

"快点，拖雷！"苏如回头向拖雷嫣然一笑，狠狠抽了一下胯下的坐骑，"你父汗一定快到了，他不是说要带我们去打猎吗？"

"好嘞。"拖雷欢快地应着，紧紧地跟上了苏如。

苏如是昨天才到蒙古主营的。自从两年前为欢迎札合敢布举行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苏如，拖雷的一颗心便暗暗为少女倾倒了。他的心思当然瞒不过母亲，而孛儿帖也早就相中了冰雪聪明的苏如，因此，这段亲事便在成吉思汗二次攻打西夏前议定了。

这次，苏如随大哥来拜见成吉思汗，献上了五百匹西域骏马。

拖雷的帐子就在前面不远，苏如眼尖，一眼看到有个身着黄色衣衫的女子正侧身立于帐前，仿佛在等什么人。苏如猛地勒住坐骑。

"怎么了，苏如？"一心都扑在苏如身上的拖雷惊诧地问。

"好像是她。"苏如喃喃自语。

"你在说谁？"

"你的救命恩人——你的祺儿姐姐。"拖雷曾给苏如讲过祺儿救他的往事，因此，苏如才这样说。

拖雷顺着苏如手指的方向望去，注目端详了片刻："真的是祺儿姐姐吗？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见过她了，有点认不出了。她在等谁呢？"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拖雷听话地催开坐骑，向黄衣女子驰去。

听到马蹄声，黄衣女子慢慢转过身来。拖雷望着她，惊呆了。

往日令人眩目的美丽依然如故，但面前的这张脸分明消瘦了许多，秀目周围也布满了淡淡的晕黑，苍白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果真是祺儿姐姐！姐姐，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祺儿没有回答，目光掠过紧随拖雷身后的苏如，眼神似乎在问：是你？

苏如以淡淡一笑作为回答。

“祺儿姐姐，你来找人吗？”拖雷不抱希望地又问。

“不，我路过，来看看你。”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拖雷回头望去，脸上不觉露出欣喜的笑容。“巧了，是我父汗。我父汗一直派人寻找你的下落，祺儿姐姐，你跟我一起去见我父汗吧。”他边说边催开坐骑。祺儿拍马紧紧跟上。

苏如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越来越近。成吉思汗也看到了儿子和跟在儿子身边的黄衣女子，他只当是儿子的朋友，并未在意。拖雷刚唤一声“父汗”，一匹快马已掠过他的身边，恍若一股黄风飓风从马上卷起，转眼间，卷至成吉思汗面前。

祺儿的身手简直快若闪电，在人们尚未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前，一把锃亮的短刀已架在成吉思汗的脖子上。“下来！”她厉声喝道。

成吉思汗镇定地服从了。

“我看你们哪个敢动！”祺儿斜睨着欲上前相助的众侍卫。

成吉思汗用目光禁止他们轻举妄动。“姑娘，你是谁？我和你有什么冤仇吗？”他心平气和地问。

祺儿的双眸中闪射出痛苦的光芒：“我是谁？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只需知道我要杀你就足够了。”

如梦初醒的拖雷“扑通”跪倒在地，痛苦中饱含着深深的悔恨：“祺儿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利用我？”

祺儿！原来是祺儿！成吉思汗的心中骤起狂澜。

空气仿佛凝固一般。寂静中，祺儿的目光与成吉思汗的目光相遇了。

惊讶、怜惜、温情、愧疚……所有的感情都凝结在那目光里，其中，唯独没有恨，没有怨。祺儿的心颤抖了，握着刀的手也随之颤抖起来。

“祺儿姐姐，不要啊！父债子还，就让拖雷替父汗去死吧。拖雷这条命本来就是姐姐给的，任凭姐姐处置。只求姐姐千万不要伤害我父汗。”

祺儿的心因痛苦而扭曲着。她逼视着成吉思汗：“你为什么非要杀我阿爸？他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你说！你说啊！”

成吉思汗无言以对，只微微合上双目：“祺儿，你动手吧。”

祺儿更紧地攥紧了刀把。

杀他？

不杀他？

让他这样去死公平吗？

那迎着暴风雨、高举鹰旗傲然挺进的身姿顽固地袭扰着她的思维，动摇着她的决心，可……她这个不孝女能为阿爸所做的事或许只有这么多了。

谁让当初她是为了他才与阿爸反目，才负气离家出走的呢？

或者说，谁让她是札木合的女儿呢？

原谅我！虽然我会为阿爸报仇，可我绝不会让你孤孤单单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你死后，我会陪你……

祺儿的眼中倏然闪过一道决绝的亮光——

“祺儿，你怎么还不动手？”一个女子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正安然站在马前的苏如脸上。

“苏如，你！”拖雷又惊又怒。

苏如浑若不觉：“祺儿，你杀了他吧。杀了他，你就可以了却自己所有的痛苦了，而且，你还不必看到这样一种结果：草原会因为他的死重新四分五裂，草原上的人们会因为他的死重新过上征战杀伐、混乱不堪的生活，战火又将吞噬千万无辜的生命。假如这一切与你无关，你为何还不动手？”

刚刚垒起的决心坍塌了。苏如的话好似一记重锤震醒了祺儿的混沌。

是啊，苏如说的没错，杀了他，她确实可以了却内心所有的爱恨情仇，同时也将成为草原上的千古罪人。

孰轻孰重？

何去何从？

几滴温热的液体滴落在祺儿的手上。

血？

他的血？

我真的杀了他吗？

不……祺儿稀里糊涂地松开了握刀的手。

血从成吉思汗的颈部不断涌出，他俯下身，缓缓拾起刀子。

“祺儿，”他凝视着安答的女儿，声音里饱含着父爱的温情和真诚的忏悔，“我对不起你阿爸，对不起你。”

祺儿跪倒在地，失声恸哭。

此时此刻，她已清楚地意识到，她根本杀不了他。她连看到他的血都感觉心痛难忍，又怎么可能对他下死手呢？少女时代初萌的深情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淡漠，相反他已成为刻在她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牵念。爱与恨原本没有太鲜明的界限，一旦做出了选择，爱与恨之间只剩下执着。

她真没用！看来她终究只能做她阿爸的不孝女了。

“祺儿，你阿爸临终时将你托付给了我，我也真的很想照顾你。可现在我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是啊，杀父之仇换了谁能轻易忘记呢？祺儿，我与你阿爸先友后敌，有些事，在我们是情非得已，你恐怕永远理解不了。我只想告诉你，无论将来你对我做什么，我都不会怨你。”

祺儿感到一只温厚的手掌颤抖着轻抚在她的头发上，她一时产生了一种欲望，想要扑进那个坚实的怀抱，痛痛快快地哭个够，哭出所有的怨和痛。

然而，她最终所做的，却是跌跌撞撞地跑过他的身边，头也不回地扬鞭而去了。

呼唤哽在成吉思汗的喉咙中，他目送着祺儿远去的背影，满腔怜悯都化作沉重的负疚。

陆

汗营有一群与婉嫣、南图赣（察合台的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都是功臣或贵族的儿孙后辈，这些孩子除每天一起嬉戏玩耍外，还要一起学习蒙古文。早在成吉思汗立国之前，塔塔通阿就奉命创立了蒙古文，此后，作为一个整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蒙古民族才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文字。然而受当时条件所限，能够接受教育的还只限于贵族及其后代，尤其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对习武的重视远远重于修文。

实事求是地说，塔塔通阿、镇海这些才德兼备的知识分子在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大多数蒙古人心目中的地位都是极其崇高的。文明的力量不可抗拒，向往文明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原动力，成吉思汗本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无疑是这一向往的最直接体现。不识字的马上皇帝终生保持了对塔塔通阿、镇海以及后来的耶律楚材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友谊，这也算得上蒙古民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前后最值得称道的一段佳话了。

也许是男孩子的天性，南图赣很少缠着祖汗、奶奶，更多的时候是同小伙伴们在一起。婉嫣则不同，她与奶奶形影不离，好似奶奶的影子。宠爱不等于娇惯，孛儿帖像管束自己其他儿女那样严格管束着心爱的孙女。

黄昏时，草地上，人们常常会看到奶奶牵着孙女的手悠然散步。奶奶总是饶有兴味地倾听小孙女说东说西，对孙女来说，能得到奶奶的夸奖就是最大乐事。既清柔娇慧，又豁达明理，长大后的婉嫣有着奶奶一样优雅的风度，成为这个黄金家族又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大约是信服妻子教育儿孙的能力，成吉思汗对孙女从来百依百顺，加上公务繁忙，祖汗和孙女相聚的时刻自然就显得格外短暂和宝贵了。

孙女被儿媳达兰接回家中之前，成吉思汗曾答应她天暖和了带她去钓鱼，他一生守信，即使对孩子亦不肯轻易失约，随着春天接近尾声，他开始考虑兑现诺言了。

夏日临近，部队训练近乎停止，成吉思汗选了个晴好的日子，带着斡歌连等为数不多的侍卫出发了（他并不知道木华黎已暗中安排了军队沿途保护他）。自蒙古统一，草原昔日的混乱局面一去不返，百姓们开始产生了比较真实的安全感。

进入黑林营地后，为给孙女一个意外惊喜，成吉思汗嘱咐军中巡哨不可走露风声，并将一干侍卫留在营外，独自悠闲地向儿子的营帐踱去。 微风丝丝拂面，赶走了一些空气中的暑气。离术赤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正在玩着捉迷藏游戏，童稚的笑声不时传入耳中，成吉思汗的脸上不觉露出一丝欣悦的笑容。

近了。他看见一个被蒙住双眼的小男孩正笨手笨脚地在高高的草丛中摸索，其余的孩子不断引逗着他。突然，成吉思汗听到了婉嫣的声音：在这儿呢，斡尔多。

原来是斡尔多！成吉思汗一眼看到背对着他亭亭站立在花间的孙女。斡尔多顺声向婉嫣站着的方向摸来，婉嫣非但不避，还主动向弟弟伸出了手。斡尔多一把抓住她，高兴地扯下了眼罩。

“姐。”斡尔多唤了一声，又顿住了。他突然看到了成吉思汗。

婉嫣满心疑惑地顺着斡尔多的目光望去，也愣住了。

成吉思汗笑容满面地望着她：“我的小姑娘，不准备让祖汗亲亲吗？”

“祖汗！”婉嫣好不容易呼唤出声，飞跑着投入了祖汗张开的怀抱。

成吉思汗爱抚地亲了亲孙女的额头。婉嫣牵着祖汗，向两个弟弟招招手：“斡尔多、拔都，你们都过来，这是祖汗呀。”

斡尔多看看祖汗，又看看拔都，不由自主地向前挪动了几步。拔都却倔强地站在原地，瞪视着祖汗。

成吉思汗注视着孙子，多少有些感慨。转眼又有两年多没见过这两个孩子了，他们的变化可真不小。

“斡尔多、拔都，你们快叫祖汗呀！”婉嫣催促道。

“祖汗。”斡尔多望着慈爱的祖汗，怯怯地唤道。拔都反而垂下了头。

孩子们慢慢地将成吉思汗围住了，显然他们都知道婉嫣的祖汗是谁。其中有个胆大的男孩问道：“大汗，您能到我家做客吗？”

“到我家！到我家！”孩子们七嘴八舌地争抢起来。

成吉思汗愉快地望着他们：“这样吧，明天我带你们去钓鱼，如何？”

孩子们顿时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

“祖汗，咱们回去吧。”婉嫣只怕祖汗累，体贴地建议。

成吉思汗笑眯眯地点点头。

“大汗，您刚才说的当真？”还是那个胆大的男孩不放心地盯问。

“咱们一言为定！”成吉思汗郑重地允诺。

孩子们这才满意地各自散去。

拔都转身跑了。婉嫣叫了几声没叫住他，有点抱歉地望着祖汗。

成吉思汗微微一笑。拔都还真是个蛮有个性的孩子。

拔都一口气跑回母亲的帐子。在门口，他与父王撞了个满怀，若不是父王眼疾手快抓住他，差一点就摔个仰面朝天。“疯跑什么！谁在追你？”术赤皱起眉头，低声呵斥。

拔都不语。

“是不是和斡尔多打架了？”达兰放下缝制一半的衣服，温柔地问。

拔都仍不语。

术赤又是生气又是奇怪：“你哑巴了吗？斡尔多和婉嫣呢？”

拔都瞟了父王一眼，大声回道：“同祖汗在一起。”

“你说什么？”术赤以为自己听错了。

拔都不满地提高了嗓门：“婉嫣和斡尔多都同祖汗在一起。”

“你祖汗来了？”达兰又惊又喜。

“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你们怎么问个没完没了！”若换了平常，儿子敢这样放肆，术赤少不了会教训他一顿，可这次，他根本没注意儿子近乎顽劣的不敬。

“瞧你，还愣着做什么，赶快去接父汗啊！”达兰走到丈夫身边，嗔怪着催促。

术赤这才醒悟过来，急忙走出帐子。

远远地，便看见父汗牵着小姐弟的手，正向这边走来。那小姐弟一左一右伴着他，像要迎风飞起。

术赤略一踌躇，不知是否该迎上去。

成吉思汗以一种特别的温情注视着儿子。

达兰见丈夫呆立着不动，急忙趋前接住了父汗：“您来怎么不事先通知我们？也好让我们有个准备。”

“准备什么！我一向很随便。”成吉思汗一边不以为意地说着，一边步入帐中。拔都早不见了踪影，想必是方才趁大家没注意悄悄溜走了。

忙乱了一阵，达兰奉上奶茶。术赤一旁相陪，表情依然十分生硬。

“父汗，您来有事？”他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没事就不能来？”成吉思汗故意反问，术赤顿时哑口无言。

达兰带着婉嫣和斡尔多小姐弟俩去为成吉思汗准备住处了，帐中只剩下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一时间，默默相对的父子二人似乎谁也找不到话说。

片刻，术赤试着打破了沉默：“父汗……”

“嗯？”

“真的没事吗？”

“没事。我答应过小姑娘天暖和了带她去钓鱼，我怕再不来要失信了。”

就为这事？术赤觉得不可思议。为了对一个小女孩的承诺，不惜鞍马劳顿之辛苦，或许这正是父汗最可敬、最可贵、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吧？

“术赤，我给你带来一匹西域宝马，由斡歌连照看着，明日你去骑来吧。”

“马？先不说马。您的侍卫呢？怎未见斡歌连他们？”

“我让他们在营外候着。”

“您怎么可以不带侍卫入营？”术赤冲口而出。担心听起来倒像抱怨。

成吉思汗淡然一笑：“我儿子的营地还不安全吗？”

“话不能这么说，您不比一般人，凡事总该小心才是。这要万一……”他顿住。

成吉思汗深切地注视着儿子。

察如尔得到消息，和达兰一起来看望成吉思汗。脚跟脚，婉嫣和斡尔多也跑进帐子。术赤问达兰：“拔都呢？”

“我和姐姐去叫他，他不肯来。”斡尔多怯怯地解释着。

“什么！”术赤脸一沉，“这孩子太不像话了！达兰，你过去看看。”

达兰欲走，成吉思汗笑道：“不用，达兰。待会儿我自去看他。”

达兰只觉脸上火辣辣的：“父汗，您真会说笑。拔都这孩子太任性，都怪我平素管教不严。”

“并非如此。我看拔都蛮有个性……再说赶了几天的路，我也想早些休息了。走吧，婉嫣、斡尔多，陪祖汗去找拔都。”

“父汗……”

“好了，你们不必多说，难得一聚，让我随意吧。”

小拔都仰面躺在地毯上，大睁着双眼发呆。

满脑子都是祖汗的音容笑貌。幼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了，他只能从别人的描述中勾勒出祖汗的形象，今日一见，才知祖汗是这样高大威武，比起他见过的任何人都更令他崇拜。他有这样一个令人自豪的祖汗却不认得，难怪他要感到满腹委屈呢！

察觉到有人走近身边，他以为是父王，索性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及至看到出现在他眼上方的是祖汗那张慈爱的脸时，他一骨碌爬了起来。

“拔都，怎么临阵脱逃了？”成吉思汗含笑问。 拔都望着祖汗，有点忸怩不安。

“走吧，去祖汗那里，婉嫣和斡尔多都在等你。”

“祖汗，带我和斡尔多去打一次猎，好吗？”

“行，祖汗答应你。”成吉思汗注视着孙子，感兴趣地问，“告诉祖汗，你将来想做什么？”

“像祖汗一样，做个让人敬仰的大英雄，到许许多多地方，建立许许多多功勋。”拔都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地回答。

孙儿小小年纪，出语不凡，成吉思汗惊讶之余，深感欣慰。

若干年后，拔都率领蒙古远征军一举征服了欧洲，建立了统治欧洲长达数百年的金帐汗国，他本人也成为蒙古历史功勋卓著、彪炳千古的军事统帅。更为难得的是，拔都居功不自傲，在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病逝，皇后脱哥列那弄权以及贵由汗病逝造成蒙古政局动荡的关键时刻，独具慧眼，以其崇高的威信和坦荡的襟怀，力荐拖雷的长子蒙哥登上汗位，为最终大一统的元朝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

成吉思汗有孙若此，当是长生天的格外垂赐！

术赤几次走出帐子。

父汗的帐中灯火闪烁，孩子们的笑闹声隐隐可闻。记得小时候他不止一次羡慕过弟弟妹妹可以自由自在地守在父亲身边，如今长生天又将这种幸运赐给了他的儿女，唯独他，永远都只能遥望。

对你比对哪个亲生儿子都好，察合台的话总会这样猝不及防地重击在他滴血的心头，他真弄不懂，长生天何以只对他一个人如此不公平？

天色微明，玩了一宿的三个孩子总算沉沉睡去，成吉思汗没有丝毫睡意，他蹑手蹑脚地踱出帐外。

天空中遮着一层薄薄的云雾，清晨凉爽的微风是临夏赠给草原的厚礼……那是什么？帐子周围何以一下出现那么多篮子？

他满怀疑惑地走过去，又感慨万千地站住了。

蘑菇、鲜鱼、奶酪、肉干……莫非这就是那些孩子的父母及附近的牧民送给他的礼物？成吉思汗一生，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被深深地打动了。怎能不感动呢？试问这世间究竟有多少东西能比一颗颗质朴真诚的心更为珍贵，更值得珍惜？

“父汗，”不知何时术赤悄悄来到父汗身后，目光落在那些篮子上，“这是……”他愣愣地问道，旋即明白过来。

此时此刻，即使他生性冷漠，也不能不为之肃然。他再次强烈地感受到草原上的人们对父汗所怀有的那种敬仰之情。最质朴的恰恰是最真诚的，这些不知名的人们献上的是自己那颗忠诚的心。“父汗，我是不是……”

“收下吧，你先代我备下酒席，待傍晚我带孩子们钓鱼回来，我们一起请附近的牧民来做客。”

“好的。”术赤遵命，并不多言。

父子俩并肩走了几步。

“术赤，婉嫣的笛子吹得很不错。”这安静的、不受打扰的时刻，成吉思汗很想能跟儿子说些什么。

当然。她为了能快点学会吹笛子，嘴唇都吹肿了，为的就是在与祖汗见面的时候能够听到祖汗的夸赞。她是那么在意祖汗的夸赞……

成吉思汗站住，看看儿子。

术赤，我的儿子啊，你为什么总是不喜欢说话呢？你知不知道，你的沉默有时真让人受不了。

父子俩各怀心事，静静相对而立。术赤好几次想起个话头，可是犹豫再三，每一次又都咽了回去。

成吉思汗在儿子的营地住了三天，这是他作为祖汗和普通人度过的三天。他带一群孩子去钓了鱼，打了猎，还请附近的牧民做了客，当他要返回大营时，而对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生出许多留恋。

送行的人人山人海，三个孩子牵着祖汗的衣襟，舍不得放他走。术赤反倒很冷落地站在一旁，默默注视着父汗与众人话别。一个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究竟算好事还是坏事？

在父汗耀眼的光环中，他的身世犹如见不得人的阴影，只为这阴影，他更不能不远离父亲的光环。

父亲，父亲，假如您不身为大汗，我们之间又将如何呢？

成吉思汗的视线最后落回到儿子脸上，仅仅片刻，没有一句话，他毅然跨上坐骑，扬鞭离去。

三个孩子已然哭得天昏地暗。

术赤转身走了。

第十章 撒满珍珠的草原

壹

蒙古备战的一年，也是乃蛮太子忽出鲁克在西辽国青云直上的一年。

首先，他做了辽皇的乘龙快婿；其次，他被委以元帅之职，正式接掌了西辽兵权。

辽皇直鲁古做梦也没想到，他一手提拔，完全信任的爱婿正将一双不肯安分的手伸向了他的皇位。

忽出鲁克一边继续召集逃窜到西辽境内的乃蛮及篾儿乞残部，一边派心腹暗中前往花剌子模与其君主沙（花剌子模称君主为“沙”）暗中接洽。不仅如此，他还以储备军需为名，说服辽皇下旨，对各附庸国加倍征收贡物，尤其是对畏兀儿。

西辽派驻各附庸国的行政长官被称作“少监”，这些少监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在畏兀儿，上至国王巴尔术，下至普通百姓都对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少监”恨之入骨。忍耐总是有限度的，蒙古的崛起，促使巴尔术将目光转向了这支新兴的力量。从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口中，巴尔术略微了解了一些成吉思汗的为人，也了解到这位蒙古皇帝对畏兀儿文明的向往。正当他还有所彷徨观望时，忽出鲁克做了西辽国的驸马。忽出鲁克永远忘不了畏兀儿国王巴尔术几年前将他逐出国境的仇恨，昔日不予接纳的仇恨要畏兀儿的百姓们以苛刻异常、繁重异常的赋税来偿还了。巴尔术深知，这只不过是个开始，倘若一味忍让，接下来将是变本加厉的盘剥。摆在畏兀儿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铤而走险。

是夜，巴尔术亲自引兵包围了少监府，少监伏诛，巴尔术正式宣布脱离

西辽统治。同时，为防西辽忽出鲁克出兵报复，巴尔术一边加强边防，一面备办厚礼，派使臣前往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请降表亦由巴尔术亲自起草，他在盛赞成吉思汗的鼎盛武功后，写道：陛下威名，臣素有所闻，渴慕之情胜如旱天望雨。倘蒙陛下不弃，许做藩属，臣愿为陛下第五子而效力驾前……

巴尔术这个名字，对成吉思汗来说早就不陌生了。他不止一次听塔塔通阿说过，西辽强盛时出兵征服了畏兀儿，此后畏兀儿一直充当西辽的附庸。西辽由盛而衰的几十年，正是畏兀儿由衰而盛的几十年。经过几代有作为的君主的努力，畏兀儿已成为丝绸之路北线的真正主人。对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带来了畏兀儿经济的繁荣，如今的巴尔术，更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君……

塔塔通阿的介绍言犹在耳，丝绸之路北线的主人竟意外地向他表示了臣服，成吉思汗如何能不陶醉于这份殷殷盛情中？

在接待畏兀儿使臣的宴会上，成吉思汗与使臣谈了许多。他坦率地说：他一直很向往畏兀儿这个素有果园之称的美丽富饶的国家，向往它悠久的历史。他还告诉使臣，蒙古新创立的文字甚至也是脱胎于畏兀儿文……

成吉思汗朴实平易的态度使畏兀儿使臣深受感动，他们不能不拿西辽的“少监”同这位威名远播的蒙古大汗做一番比较。

酒宴尽欢而散，塔塔通阿亲自将两位畏兀儿使臣送回住处。或许是同民族间割不断的情感在起作用，塔塔通阿与两位使臣一见如故。这一宿，他们促膝长谈，通宵达旦。两位使臣从塔塔通阿的口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成吉思汗的珍闻轶事，更记住了他对成吉思汗的一句恰如其分的评价。塔塔通阿说，成吉思汗是这样一种人，当你面对他，无暇顾及其他。天光放亮时，考虑到成吉思汗必有召见，塔塔通阿匆匆来到金顶大帐。果然，永远不知疲倦为何物的蒙古大汗正在等候他。君臣二人商议罢回赠巴尔术的礼物后，成吉思汗亲切地对塔塔通阿说：“我的塔塔，看你的眼睛就知你昨夜一宿没睡。不如陪我出去走走，也好提提神。”塔塔通阿欣然应允。

深秋的草原，芳草的气息幽淡宜人，苍穹高远，白云悠悠，快活的牧人和懒洋洋啃着青草的羊群构成一幅游动的画面。

成吉思汗与塔塔通阿信马由缰，边走边谈。

“塔塔，除了我们刚才商议好的回礼外，我还想赠给巴尔术一份特殊的礼物。你猜猜看，是什么？”一直在询问有关畏兀儿丰饶物产和民俗风情并且听得津津有味的成吉思汗突然离开了话题，狡黠地看着塔塔通阿，问道。

塔塔通阿想了好一会儿，摇摇头。

成吉思汗并不急于说明：“塔塔，我料你猜不到，回去我说给你听。”

君臣遛了会儿马，转回金帐，还未坐下，塔塔通阿便急切地问：“大汗，到底是什么礼物？”

成吉思汗慢腾腾地吐出两个字：华歆。

塔塔通阿微微一愣，脸上随即露出了惊喜的笑容：“我相信，这份珍贵的礼物一定会让巴尔术更加感念大汗的知遇之恩。”

畏兀儿使臣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行前，他们应邀来到孛儿帖夫人的寝帐，这里，有夫人为巴尔术的家眷们另外准备的一份厚礼。

塔塔通阿依然作陪。孛儿帖夫人落落大方的谈吐和风度颇令三个男人闲散舒适，谈话不受任何拘束。不多时，华歆公主也来了，她好奇瞟了使臣几眼，问道：“额吉，您唤女儿来何事？”

孛儿帖满含抚爱地注视着女儿：“华歆，这两位客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见你父汗的，你不打算送件礼物给他们吗？”

“什么样的礼物？”华歆不解地问。

“最好送一件你最喜欢的、也最能表达你诚意的礼物。”

“哦……好吧。”华歆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外，使臣的目光尚未从门边收回。

明眸如星，笑语如莺——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儿原来就是畏兀儿民歌中反复咏唱和赞美的少女。

塔塔通阿紧紧注视着使臣的表情，心中暗喜。

华歆去不多时又兴高采烈地回来了，手中还捧着一个精致考究、色泽艳丽的瓷娃娃：“这件礼物是我四哥从别处得来送我的，本来有一对，可我不能把四哥送给我的礼物全都送人啊。这个给你们，另一个我自己留着。”

好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她的坦率倒颇似其父。

畏兀儿使臣心满意足地辞别了孛儿帖夫人和华歆公主，由塔塔通阿陪同着回到住处。一进门，塔塔通阿便开门见山地说道：“你们刚才看到的是华歆公主，大汗有心将她作为社稷信物赠与巴尔术国王，请贵使代为转奏。”

二位使臣开始有些惊讶，继而心花怒放。难道说，他们还能设想出有比这更完满的出使结果吗？

贰

畏兀儿的臣服，应该算蒙古立国后对外政策的胜利。随着所有内乱的相继平定，新兴的蒙古国开始积聚起向金国复仇的人力、财力、物力。百年仇怨即将终结，马背帝国做好了复仇的一切准备。

一二○九年的春天带着未退的峭寒来到蒙古高原。

这一年，月伦夫人病逝，安详地走完了她令人肃然起敬的一生。

经过整整一年的备战，蒙古拉开了大举攻夏的帷幕。如果说前两次还属于武力侦察，这一次则要征服它了。

蒙古大军再一次穿越茫茫戈壁。几袋肉粉就是士兵的全部口粮。将自然风干的牛肉制成肉松，然后装入羊膀胱中，这样保存的肉松经数年不会腐败变质，行军途中，如果不及下马，饿了抓出一把，就着水吃下去就能充饥，这使蒙军成为世界上唯一一支不需要任何后勤保障的军队。不需要后勤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便有效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蒙古军队之能够所向无敌，与此有很大关系。

穿越戈壁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是缺水。尽管再三严令节水，整体的缺水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人需要水，马需要水，将士们舔着干裂的嘴唇，幻想着能够美美地痛饮一顿——哪怕为之付出生命也心甘情愿。不过，蒙军此次进军的情形已大为不同，缺水的困扰主要发生在前一次。那次，成吉思汗命令部队在长草的地方就地挖掘，挖到一米多深时，清澈的地下水便汩汩而出，当时的情景着实激动人心，忘乎所以的将士们将他们的大汗抬起来，欢呼着一次又一次抛向空中……

西夏国主李安全得知蒙古大举进兵的消息，急忙向兀剌海城派出重兵，数日后，木华黎率领的先头部队出现在兀剌海城下。

奉命守城的西夏名将高令公率众将登上城头，见城下敌军人数不多，且经过长途跋涉后已是人困马乏，不觉心中大喜，匆忙下得城来，亲提大军杀出城外，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蒙军先头部队，挫挫蒙军的锐气。 蒙军刚刚下马支起篷帐，就见夏军气势汹汹杀奔而来。木华黎全无惊惧之意，直等夏军逼近，方才命士兵击鼓还击。刹那间，训练有素的蒙军敏捷地跃上马背，成扇形向夏军包抄过去，与此同时，万箭齐发，夏军纷纷落马，阵脚大乱。

木华黎不给高令公任何喘息之机，拍马跃入敌阵，截住高令公，仅仅几个回合，便将高令公走马生擒。

主帅落败，夏军了无斗志，掉头就逃，蒙军乘胜追杀。夏军逃到城下，守城将领见蒙军“咬”得太紧，不敢开门，值此生死关头，城外夏军索性

弃械归降。

高令公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太傅西壁讹答守城不力，不出半日，兀剌海城即告陷落，西壁讹答亦被木华黎生擒。

一日之内，木华黎走马破城，连擒西夏两员大将，其勇谋才略始为夏、金君臣所识。随后，木华黎率领大军进驻兀剌海城，等候与主力部队会合。

外围既失，唯克夷门可守，它是西夏首都兴庆府的最后一道屏障。

李安全火速召见大都督嵬名令公。嵬名令公英勇善战，在西夏将领中首屈一指，李安全此举，可以说是将守住克夷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他身上。

克夷门位于贺兰山间，两边山势陡峭，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达天门，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嵬名令公对守住克夷门信心十足，点将出发前，他当面向李安全立下誓言：守不住克夷门，当以死谢罪。

克夷门，鬼门关。西夏十万大军陈兵于此，成吉思汗被迫勒住了战马。

个头矮小、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素无挂掌之习，显得登山无力，加上蒙军惯于野战，尚缺乏攻城经验，因此足有月余，蒙古大军奈何克夷门不得。 攻夏之战就要这样落下帷幕吗？成吉思汗在帐中徘徊。战马必须挂掌才能在山路行走，此外还需要一种实用的武器……火炮，对了，火炮，聪明的南人早已发明了这种用以攻城的具有很强威慑力的武器，何不用来一试呢？

成吉思汗急召木华黎和博尔术。

工匠们在士兵的帮助下日夜赶工，一个月后，半数以上的战马都挂上了铁掌并开始接受训练，正对着克夷门城楼的高地上也出现了两尊经过改进后性能更加优越的火炮。此前，成吉思汗已数次亲临前线勘察地形，最后为他的秘密武器选定了现在的位置。

没有挂掌的战马不能参加战斗，成吉思汗并不介意。只要他的“秘密武器”能够发挥作用，有一半的兵力足矣。

嵬名令公虽成功地将蒙军堵在关外长达两个月之久，仍不敢存有侥幸之心。近些日子，他见蒙军的进攻不似初时急迫，反而摸不清成吉思汗作何打算，只隐隐有种预感：蒙军屡受挫折不思后退，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进攻。

清晨，阳光驱散了罩在山头的最后一丝雾气，目标清晰地显现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门楼上影影绰绰移动的身影。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成吉思汗一声令下。

西夏守军尚被蒙在鼓里。两声巨响过后，门楼轰然坍塌……

炮声隆隆……硝烟尚未散尽，蒙军已至近前。西夏军惊魂未定，难以抵挡，克夷门不出两个时辰便告失守。

嵬名令公还想做最后挣扎，指挥大军边打边退。打得顺手的蒙军越战越勇，日衔山嘴时，嵬名令公被勇将朝伦生擒，押至成吉思汗面前。

成吉思汗为朝伦记了头功，然后亲手为嵬名令公解缚。

嵬名令公原本立而不跪，只求速死，这时见成吉思汗如此相待，反而没了主意。成吉思汗和颜悦色地说道："将军，何不坐下叙谈。"

嵬名令公不语，昂然不动。

成吉思汗坦率地说道："将军大名，我在蒙古多有耳闻，我敬将军一世豪杰，并不想难为与你。"

嵬名令公微愣："你……什么意思？"

"我希望将军能够归降于我，我必倾心相待，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怎么可能？"

"我也想到这一层。那么，或走或留请将军自酌。"

嵬名令公沉默片刻，喟然长叹："蝼蚁尚且惜命，何况人乎？某生为西夏臣，不能尽忠死节，已无颜再见国主百姓，数十年宦海沉浮，更使人心灰意冷。若蒙恩释，某愿寻一僻静所在，了却残生。"

成吉思汗略一沉吟："也罢，将军请便。"

嵬名令公沉吟片刻，转身走了。成吉思汗目送着他，似有惋惜之意。

叁

蒙军在克夷门稍作休整后，成吉思汗留下义弟喜吉忽守关,自己亲提大军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 兴庆府是一座设防十分坚固的城市，易守难攻。其时，蒙军既缺乏必备的攻城器械，又缺乏足够的攻城经验，因而强攻半月，依然只能望城兴叹，寸步难移。

成吉思汗毫不气馁。

面对强攻不下的兴庆府，成吉思汗将目光投向了从兴庆府西南流过，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黄河。

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河时，全军将士无不为之摄魂夺魄。如今，成吉思汗试图借助它的威力了。

数万西夏百姓被驱赶来充当役工，在黄河东岸和兴庆府之间掘开一条河道，以迫使黄河改道。成吉思汗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但西夏君臣除了眼睁睁地等待那灾难性时刻的到来之外，均束手无策。

工程完成，成吉思汗下令掘堤。立刻，改道的黄河水以不可阻挡之势灌向兴庆府，一天、两天……兴庆府犹如漂在黄河上的巨舟，处境岌岌可危。

由于引水工程缺少科学设计，新筑的长堤经多日浸泡，突然决堤，河水倒灌入蒙军营地。兴庆水退，危险自解，成吉思汗试图引灌黄河水以达到占领兴庆府的计划至此宣告失败。同时，西夏方面也无力再战。

兴庆府是座商业城市，战争阻断了它与外界的商业往来，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兴庆府如同重症缠身的病人，再也无力恢复它昔日的元气了。

蒙军退到高处，毁堤堵水，在决口处重筑堤坝，这才解了自身之危。成吉思汗审时度势，决意退兵。他派使者转呈了他的口谕：西夏充当蒙古的藩属国，闲时进贡，战时出征。为了保住皇位和国土，李安全痛苦地答应了成吉思汗提出的所有条件。

数日后，夏主李安全向成吉思汗献上了大量贡品，并将亲生女儿中最美丽的一个作为社稷贡品献给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此女端庄秀丽、温柔贤淑，将她赐给二子察合台作为正室夫人。其时，察合台的发妻于年前不幸病故，察合台枕边犹虚。

待一切安排妥当，成吉思汗遵守盟约徐徐退出了西夏国境。

肆

回师途中，成吉思汗接到探马送来的情报：乃蛮逃亡太子忽出鲁克勾结花剌子模沙王的军队，以武力逼迫辽皇禅位，自己做了皇帝。这个消息使成吉思汗不得不加紧西南边境的军防，以防西辽一旦出兵将直接威胁到蒙古本土的安全。但他深知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他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屏障，让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实现他的下一个征服计划。

但是，哪里去找这样的屏障呢？

在西辽过去的附庸中，有两位突厥首领。他们一位是统治着谢米列奇耶地区的哈赤鲁国王阿尔思阑，一位是统治着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国王布扎尔。两国皆与畏兀儿国邻近，多年来一直和平相处。两年前畏兀儿国王巴尔术杀掉西辽少监归附蒙古的消息传出后对两位国王震动很大，而西辽方面由来已久的横征暴敛也使两位国王忍无可忍，何去何从，阿尔思阑、布扎尔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成吉思汗帮助他们下了最后的决心。

一二一一年四月，成吉思汗的手下大将忽必来率领的一支蒙古骑兵突然出现在谢米列奇耶北部。

阿尔思阑未做任何抵抗，反而大开城门，将忽必来迎入城中。随后，忽必来在阿尔思阑的引见下同布扎尔会了面，布扎尔当即起誓归降，并派长子速格纳黑代表他同阿尔思阑一起前往蒙古谒见成吉思汗。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畏兀儿国王巴尔术已在前往蒙古的路上。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巴尔术终于决定亲往蒙古觐见成吉思汗并向华歆公主求婚了。他从箱子上取下那个色彩鲜艳的小瓷人，嘴角不觉溢出一丝深情的微笑。如果她发现小瓷人是在我的手里，还不知会怎样惊奇呢？

让巴尔术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受到成吉思汗如此隆重的欢迎。

千人侍卫林立两旁，仗旗搭出一条长廊。鼓号声中，塔塔通阿引着巴尔术缓缓步入成吉思汗的金顶大帐。巴尔术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华阔、如此气派的宫帐！帐中能容纳数百人，四周帐壁挂有色彩协调、图案清晰的织毯，给整个大帐营造出一种华丽庄重的氛围，四根包金大柱则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

行过觐见之礼，巴尔术被让至贵宾之位。

“巴尔术国王，你一路辛苦了。我已为你安排好住处，离我的金顶大帐不远。我久闻你的大名，正有许多问题想要向你请教呢。”

这就是那个使各部、各国闻风丧胆的蒙古大汗吗？他是多么平易近人，多么坦诚质朴啊……巴尔术注视成吉思汗，一边谦虚着，一边默默想着。

成吉思汗为巴尔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他并不想掩饰他喜悦的心情，得到了巴尔术的归附，无疑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北线。不要以为成吉思汗是游牧民族的大汗，就不会重视这类事情，事实上，有关东西贸易在他心目中始终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才会在日后的征服行动中，采用中原的驿站制度，沿途设置驿站来保护客商的安全。当然，不仅如此，巴尔术本人也令他喜爱。巴尔术还很年轻，但作为一国之主，他有着超越常人的睿智干练，他平实地回答着自己的问话，全无矫

饰和夸张，有的恰恰是自己所喜爱的坦诚。有巴尔术做他的女婿，是蒙古之幸。

而巴尔术则完全理解了为什么塔塔通阿会说，成吉思汗是这样一种人——在他面前，你无暇顾及其他。这位蒙古大汗的身上的确有一种极其特别的东西，使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吸引。

成吉思汗在大战前夕接见了巴尔术，并选择春天向谢米列奇耶派兵，无非是想以武力威慑阿尔思阑和布扎尔，使他们不致充当西辽的战箭而威胁到蒙古本土的安全。

忽出鲁克对蒙古根深蒂固的仇恨不能不让成吉思汗格外慎重。他暂时还顾不上对付忽出鲁克，但他必须确保大本营的安全。忽必来不费一刀一枪收复了哈赤鲁、阿力麻里两城，使成吉思汗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随着周边国家的相继归附，他可以集中精力专心对付百年仇敌——金国了。

不出成吉思汗所料，在巴尔术到达汗营后的第四天，阿尔思阑、速格纳黑也来到了成吉思汗的金顶大帐。

阿尔思阑、速格纳黑礼毕，成吉思汗赐座。巴尔术惊讶地站起身，因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他们三人相对着发了好一阵子呆。成吉思汗欣慰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老相识了，一定很高兴在我这里相会吧？"

"大汗，您简直让我们大吃一惊了。"巴尔术含笑回道。

一开始，阿尔思阑、速格纳黑对巴尔术居然敢用这种随意亲热的语气对成吉思汗说话很惊讶，但是不久，他们也受这种坦率随和的气氛影响，变得无拘无束起来。是夜，宾主尽欢而散。

大宴三天，接下来是"那达幕"大会，成吉思汗请三位贵客随意参加："你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在我这里，凡事不必拘礼。"

巴尔术渴望见到华歆公主，成吉思汗好似猜知了他的心意，于是开赛前向贵客献酒的女郎便是大汗的女儿华歆。

年方十七岁的华歆公主比巴尔术所能想象的还要端庄秀丽。大概已得知巴尔术不久后将成为她的夫婿，华歆在向巴尔术敬酒时脸上不觉腾起了两朵娇羞的红云。 献酒毕，华歆施礼退下。巴尔术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的身影，直到她消失在人群中，才惆怅地收回目光。

成吉思汗没太注意巴尔术的情绪变化，只顾专心地注视着场内。

参加赛马的骑手已然各就各位，速格纳黑也在其中。成吉思汗扭头问阿尔思阑："速格纳黑今年多大了？"

“十八岁了。他是布扎尔的长子，也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这小伙子很招人喜欢。”

“是啊，速格纳黑公子既聪明又风趣，骑马、射箭、摔跤样样皆精，将来肯定会成为大汗帐下的一员虎将。”

成吉思汗含笑点头。

信炮响了，数百名骑士开始了激烈角逐。成吉思汗注意观察着速格纳黑的骑姿。“是个好骑手。”他向阿尔思阑赞道。

巴尔术无心观看比赛，心里只惦着华歆。可他又不好意思托辞离开，正心神不定间，蓦然瞥见塔塔通阿被一群孩子簇拥着向赛场一侧走去，其中就有华歆。他顾不得再矜持下去，向成吉思汗说道：“大汗，臣……”

成吉思汗笑视巴尔术。

“臣想离开一下。”他鼓起勇气说。

“哎，我不是早说过，你们随意嘛。”

阿尔思阑目送巴尔术走远，脸上浮出一丝心领神会的微笑。成吉思汗依旧专心致志地看着赛马场内。

比赛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冠军之争应该只在始终保持着齐头并进的速格纳黑和察合台之间。

速格纳黑和察合台所乘皆是追风逐电的宝马，他们个人的骑技也不相上下。成吉思汗暗暗希望速格纳黑能够战胜察合台——察合台已连续几年在大赛上夺魁，成吉思汗担心他会因此滋生骄意。

事与愿违，速格纳黑仅以半步之遥落败于察合台。

速格纳黑催马来见成吉思汗，满脸不服气的样子：“他还参加哪项比赛？他参加哪个我参加哪个，我非和他比比看。”

速格纳黑倔强的样子颇令成吉思汗喜爱，他回答：“你说刚才那个人吗？他参加所有项目的比赛。待会儿你可以跟他比试摔跤。”

“他叫什么名字？”

“察合台。”

速格纳黑不认识察合台是有原因的。察合台直至赛前才从驻地赶回主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中，在欢迎宴会上露过面的只有窝阔台和拖雷二人。

“速格纳黑，你去摔跤赛场就可以见到察合台，我和阿尔思阑待会儿亲去为你助威。怎么样，有没有信心赢他？”

“有……”回答有些勉强。

成吉思汗锐利地望望青年：“没有一试前不能想到输。”他温和而又果决地说。

“是。”速格纳黑肃然。

伍

速格纳黑尚且不知察合台何许人，当他最终奋力将察合台摔倒在地接受成吉思汗的祝贺时十分得意地对察合台说：“我们一比一了。”察合台从地上爬起，苦笑不迭。让父汗看到他这副狼狈样，真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

成吉思汗欣慰地打量着身材匀称健壮，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速格纳黑，从斡歌连手中接过早已准备好的錾金马刀，亲自为他佩挂在身上。

速格纳黑谢恩，随即，注意到什么：“他呢？”显然，他发现察合台不见了。

“你还想找察合台继续比试吗？”成吉思汗含笑问。

“比赛有的是机会，我想跟他交个朋友。”

“你可以去射箭场地寻他。”

阿尔思阑一直不离成吉思汗左右，这使成吉思汗很高兴。他们俩最谈得来。其实成吉思汗早知道巴尔术去了哪里，而速格纳黑又在年轻好动的年龄，正如他对阿尔思阑所说，让巴尔术、速格纳黑陪咱们两个“老家伙”，未免太难为他们了。

将女儿华歆许配给巴尔术时，成吉思汗还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但巴尔术给华歆的聘礼是个美丽富饶、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便足够了。

成吉思汗首先是蒙古大汗，其次才是父亲。他希望女儿幸福，然而一切必须以保证蒙古国的利益为前提。

巴尔术让他感到放心。虽然只有短短的接触，但他坚信自己的眼力。

当阿尔思阑得知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二太子时，不由萌生了想见见大太子术赤的愿望。如今，四位太子中只有术赤他还没有见过。

他尽量用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问：“大汗，因何未见大太子？”

成吉思汗稍稍一愣，神态随之起了些微妙的变化：“怎么？”

“臣久闻大汗有四位太子，个个足智多谋，能征善战，臣早想一睹四位太子风采。莫非大太子未回汗营？”

“他也是刚回来，我想他一定与拖雷在一起。”

阿尔思阑不好再追问下去。

“陪我随便走走，如何？”

“臣愿奉陪。”

说是随便走走，但阿尔思阑很快发现成吉思汗着意寻找着什么人。不用问，他在找儿子术赤。

即便是阿尔思阑也听说过有关术赤身世之谜的传言以及他与他父汗之间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严格说起来，术赤比其父更具让人探究的欲望。他年纪轻轻却战功显赫；他是个优秀的统帅，却性情阴郁、落落寡欢；他为他父汗的事业东拼西杀，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凡此种种，都为他的一生笼罩了一层悲剧性的神秘色彩，而且据传这位大太子长得极为俊秀……

成吉思汗的脸上忽然显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阿尔思阑，跟我来吧。”他轻松地说，向一人群聚集处走去。

他停在一位青年身后。青年回头看见是他，脸上刚刚露出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阿尔思阑抓紧时间向场内张望了一眼，只见四太子拖雷正同一位体格健壮的摔跤手扭战在一起。

“术赤，你来见见阿尔思阑国王。”

术赤顺从地向阿尔思阑深施一礼：“见过阿尔思阑国王。”

阿尔思阑急忙还礼。四目相对时，阿尔思阑微觉尴尬，他发现他实在想不出来该对这位太子说些什么。

术赤同样无话可说。

正在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阿尔思阑和术赤一同向场内望去，获得胜利的拖雷笑容满面地挤出了人群。

人们发现了成吉思汗，立即将他团团围起。“大汗，您与四太子赛一场

吧。”不知是谁提议。拖雷显然被吓了一跳，忙不迭地向大哥身后躲去。

他怎会是父汗的对手呢？成吉思汗的摔跤史上还没有过失败的纪录。

拖雷越躲，人们起哄得越起劲。他们可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

“大哥，你上。”拖雷转而怂恿术赤。谁也不曾见过术赤在公开场合与他人比试，做弟弟的早存一份心，想看看大哥的能力。

成吉思汗以一种特别的目光注视着两个儿子，似赞许，又似鼓励。

稍一犹豫，术赤默然向前跨上一步。

这就是说，他准备迎战父汗了。

可能是出乎意料的缘故吧，喧嚣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人们自动腾出一块场地。

一抹不易觉察的微笑掠过成吉思汗的唇角，在全神贯注研究他们父子二人的阿尔思阑的眼中，这微笑其实充满了真正的温情和慈爱，如同寒冷的空气里阳光闪耀，使人倍觉其温暖和可贵。

术赤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没做任何准备便向父汗发起了进攻。

他的攻势虽然凌厉，但给人以仓促之感。

只有成吉思汗明白，术赤的进攻意识十分稳健和清醒。父子相持良久，成吉思汗竟未发现儿子的一个破绽，术赤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滴水不漏。假如他此刻是场外的一名旁观者，观看术赤的比赛无疑是种莫大的享受。

场外众人也一反常态，鸦雀无声。说真的，这是他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扣人心弦、最紧张激烈的摔跤比赛了，除此之外，成吉思汗与长子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也让他们不好随便倾向于哪一方。

摔跤场上无父子，只有对手。

成吉思汗从容应战，却头一次不是那么信心十足，术赤是他几十年来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

术赤也从未比得像今天这样艰难。他并不计较输赢，输给成吉思汗似乎天经地义，但他不会轻易认输，而是想将平生所学所练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人的一生不可能总能体会到这种棋逢对手的酣畅淋漓。

一次， 两次……成吉思汗无数次地化解了术赤危险的进攻，最终没能躲过他一个突如其来的下绊，仰面朝天摔在地上。

术赤下意识地单膝跪地，伸手去扶父亲。

在那短而又短的瞬间，术赤仿佛找到了只属于他和父亲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弥足珍贵，因为父亲是那样深情地握住了他伸出来的手，是那样深情地凝望着他，眼中虽然没有笑容，但有……爱。

欢呼声骤起，术赤的目光急遽地离开了父汗。

为什么？为什么连这短暂的幸福都不属于他？

成吉思汗已站起身，拍了拍手。虽然成吉思汗被儿子摔倒了，但在人们心目中他还是他们英勇无畏的大汗。拖雷兴高采烈地拍了拍大哥的肩头，那神态比他自己夺了第一还要兴奋、还要激动。

不管承认不承认，不少人都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这位性情孤僻的大太子了。 阿尔思阑正想向术赤道贺，却为他落寞的表情大吃一惊：哪里有半点胜利的喜悦，术赤完全像个局外人，如果说整场比赛在他内心还留下什么感触的话，那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阿尔思阑，想不想陪我去看看射箭比赛？”成吉思汗一脸笑容，与他的儿子恰成鲜明对比。阿尔思阑简直有些糊涂了，他们父子俩到底谁赢了？

不过，做父亲的喜悦恰恰应该在于他输给了自己的儿子，何况还是这样的一个让他心里无法不在意、无法不关心的儿子。

“啊……好。”

“你们俩呢？”成吉思汗看着拖雷，阿尔思阑却明显感到他在问术赤。果然拖雷望着术赤没作回答。

“我们随后就到。”术赤淡淡地托辞相拒。

“三艺”比赛，因参加人数太多，分成几个赛区。成吉思汗本身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又有阿尔思阑相陪，自然不肯安静地坐在金帐中。他随意走动，傍晚，阿尔思阑感到坚持不住了，成吉思汗依然精神抖擞。他那种似乎使不完的精力真让阿尔思阑羡慕不已。

阿尔思阑亲眼看到了蒙古百姓是怎样热爱、怎样拥戴他们的大汗。成吉思汗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那里掀起欢乐的浪潮，人们欢迎他跟随他。同时这位大汗又是细心的，他发现阿尔思阑倦怠的脸色后邀他一同返回金帐。“小伙子们今晚是不会睡觉了，我们可得休息了。”

不用说蒙古之行在巴尔术、阿尔思阑、速格纳黑的心中各自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自始至终都感到愉快，纯朴好客的蒙古人已成了他们的朋友。

陆

远离成吉思汗的军营，出现了两个素昧平生却又一见如故的人。他们中一个三十多岁，另一个已五十出头。有人认识他们，年轻的那个叫瑞奇峰，年长的那个正是成吉思汗避难于巴勒诸纳海子时以一千多只羊无偿奉送的畏兀儿商人阿三。

紧随瑞奇峰身边的还有一位黑纱遮面、体态窈窕的年轻女子。人们即使无法看清她的容颜，依然能够猜测到面纱下的她有着惊人的艳丽。

他们偶然相逢，短暂相聚，很快又要各奔东西。阿三要去蒙古拜望成吉思汗，这是他多年夙愿，瑞奇峰则要返回河北沧州。别时，瑞奇峰特意邀请阿三到他帐中小坐。这一次，瑞夫人素面相见。

瑞奇峰有些礼物托阿三转呈成吉思汗。当着阿三的面，他将早已备办好的礼物按照礼单所列内容一样一样向阿三做了交待，礼单上的项目计有：一对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两只莹润无瑕的玉如意，一套成色十足、工艺精湛的纯金酒具，一副制作精良的金马鞍和一柄削铁如泥的波斯刀。礼单已经足够诱人，但实际的物品则更令阿三大开眼界，叹为观止。纵然阿三自诩见多识广，此前却也从未见过堪与瑞奇峰手上这对夜明珠相媲美的宝石。瑞奇峰夫妇真是出手阔绰，他们的礼物，任何一件都价值连城。

阿三正惊叹时，瑞奇峰又捧出一只红木小匣："这一件是内子的礼物。其他尚不重要，唯这件望尊兄务必亲手献与成吉思汗。"

阿三为瑞奇峰庄重的语态所打动，双手接过木匣。奇怪的是，木匣很轻，好像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阿三有点疑惑，但转瞬即逝，他郑重地说："放心吧，你托我办的事，我自会尽心竭力。"

瑞奇峰亲将阿三送上驼道。当他回到自己的帐子时，妻子正静静地等候着他。

"他走了？"

"走了。"

"过些天，阿三就可以与他相见了。没想到，阿三与他之间还有过这样一段往事，仔细想想，他最艰难的时候，也正是我离开家的那段日子。"

"是啊，真正的艰难，仲禄对我讲过。可是，哪怕身处绝境依然还是有那么多将士无怨无悔地追随着他，甚至连阿三，这个来自昔格纳黑的异国人，也在与他一席长谈之后，愿意为他倾其所有。"

“阿三至情至性，他们的性格本来就有相通之处。”

“对，他的确是这样的人，让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

“嗯。”

“我们也该起程了。你在想什么，祺儿？”他望着默默出神的妻子。

“我在想，他收到我们的礼物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会感到由衷的欣慰，真的，就像我一样。你终于肯忘记过去了。祺儿，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对不起，奇峰，这两年让你为我操了不少心。我……”

“祺儿，”瑞奇峰深情地望着心爱的妻子，温柔地责备道，“别再说傻话了。其实，瑞奇峰能娶你为妻，已是老天对我的格外垂赐。今生有你，夫复何求？”

“奇峰……”

“祺儿，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务，我们一同去拜访他如何？”

“不！不！我不想见他！心结已解，解开的是父辈的恩怨。至于我，我只想远离他，远离战争。”

瑞奇峰不再坚持，只用深情的拥吻表达了他对妻子无尽的挚爱。

初识祺儿，她还是个年方十二岁的女孩子，那时自己教她练剑哪里有什么非分之想？直到那一年女扮男装的她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才第一次为之怦然心动，这才明白多年来自己一直不肯娶妻，苦苦等待的是这样一位女子。即便如此，在其后相处的半年中，他依然恪守师礼，没有任何逾规之举。若非祺儿不辞而别，他恐怕只能将这份倾慕永远深埋心底。

祺儿回蒙古寻父的三年，也是他四处寻找祺儿的三年。一次次失之交臂，一次次忧心失望，他再也无法欺骗自己：祺儿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至爱。

札木合被捕及至被杀的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预感到祺儿会去寻成吉思汗报仇，便匆匆赶往汗营。可惜他还是晚了一步——幸好没铸成什么大错。报仇不成的祺儿精神几近崩溃。为了祺儿，他暂停了手上的所有生意带着祺儿做了趟西域之行。异域风光、沿途景致，渐渐治愈了祺儿心头的创伤。不知不觉中，师徒间的感情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时光飞逝而过，伤口慢慢地在愈合，祺儿的脸上渐有笑容。札木合死去的两周年，他陪着祺儿回到了豁尔豁纳黑川，在札木合的墓前，他们意

外地看到一个身材挺拔匀称的青年正在以庄重的子侄礼祭拜死者。

当青年转身来，他和祺儿都愣住了，竟是拖雷。

拖雷见到他们两个人又惊又喜，他告诉祺儿，这两年，一直是他代父汗来祭拜札木合首领的。他父汗说，无论札木合做过什么，都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草原英杰，真英雄永远值得敬重。

分手时，拖雷诚挚地对祺儿说："如果知道你平安无事，我父汗还不知会有多高兴呢。祺儿姐姐，无论你是否原谅我父汗，都请你相信，自你走后，我父汗无时无刻不在牵挂、惦记着你。"

这次相见改变了祺儿。离开豁尔豁纳黑川那天，她问瑞奇峰："过去的一切好像一场噩梦，现在，我想重新开始生活，你能帮我吗？"

回答不言而喻。从那以后，瑞奇峰如愿与心爱的姑娘长相厮守了……

柒

阿三出人意料的拜谒显然给成吉思汗带来了极大的愉悦。阿三在成吉思汗面前，既无任何骄得之色，也无任何谄媚之态。当年在巴勒诸纳海子，也可以说正是阿三这种不卑不亢的禀性引起了成吉思汗强烈的共鸣。

交谈间，成吉思汗不觉回忆起他与阿三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时我走投无路，情状很是狼狈，是吗？"

阿三微笑："大汗，磨难有时可不是坏事啊。"

"你说的没错。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对我说：磨难是试金石。对于这一点，我体会最深的还得说是在巴勒诸纳海子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回那里看上一眼？那里的湖水是否已经彻底干了呢？"

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珍藏着对往事的回忆，怀旧之心人皆有之。成吉思汗忘不了所有帮助过他，尤其是在他处境艰危时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的人。阿三第一次见到他时便对此深有感触。在外人的心目中，蒙古民族或许愚昧、无知、野蛮，然而正是在那些所谓愚昧、无知、野蛮的心灵里深藏着许多可贵的品性：真诚、淳朴、善良、恩怨分明……蒙古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民族。

阿三经商多年，来往于亚洲各地，看够了尔虞我诈，名利角逐。而来自蒙古高原的这种粗犷、豪放的民风，却使他倍感清新、倍感亲切。

阿三献上礼物，成吉思汗含笑收下了。

“大汗，还有一个我来蒙古途中结识的朋友托我给您带来一份厚礼。”

成吉思汗有点意外：“是吗？是谁？”

“他叫瑞奇峰。”

“瑞奇峰啊……他是我的老相识了。”

阿三将瑞奇峰的礼物逐一呈给了成吉思汗，最后才捧出那只小巧精致、做工讲究的红木小匣，郑重地放在成吉思汗面前：“这件礼物是瑞夫人托我带给大汗的，应该是件贵重的礼物。”

成吉思汗捧着小匣认真地端详了片刻：“瑞夫人？这会是什么呢？”他似问阿三，又似问自己。

“大汗，”侍立一旁的图华放心不了，“还是交给臣来打开它吧。”

图华是契丹贵族耶律阿海的弟弟。几年前，允济皇帝继位时曾向成吉思汗派出了一个使臣团，耶律阿海恰在其中。那一次短短的接触，使耶律阿海不由自主地倾倒于成吉思汗的姿貌谈吐、气度风采，归国后不久，他便暗访蒙古，向成吉思汗袒露了归降诚意。成吉思汗欣赏他的胆识才华，当即欣然允纳。

彼时耶律阿海未带家眷，还须返回山西大同。行前，成吉思汗亲自设宴款待耶律阿海。席间，他故意问阿海：“我曾听人说：不带家眷，必是诈降。将军有何凭证令我相信你是真心归附？”

耶律阿海认真地回答：“臣子年幼，尚在襁褓之中。臣愿以亲弟为质。”

成吉思汗大笑：“阿海，我如何会怀疑你的诚意呢？方才所言，不过戏言罢了。”

然而，耶律阿海却是个办事认真、恪守信义之人。回去后不久，果然带着弟弟图华再访蒙古。成吉思汗感于阿海至诚天性，将图华留做宿卫。宿卫在蒙军中地位最高，享有种种特权，通常只有那些人品、武艺、体能、才貌俱佳的功臣宿将子弟才能入选。成吉思汗将图华置于身边，表明了他对耶律阿海的信任。只有一点成吉思汗很纳闷：“阿海，你为何不将家眷都带来，就此留在我的身边？”

阿海回答：“臣不愿无功受禄。臣暂且留在金营，或对大汗更为有利。反正臣已是大汗之臣，不在这一日两日。”

阿海在蒙古汗营只住两日，随即返回金营。这些年，图华跟随在成吉思汗身边，君臣朝夕相处，成吉思汗对图华的能力才华以及品性为人十分认可，已与木华黎商议，待攻金开始之时，就让图华到木华黎手下做一名独当一面的将领。

对于图华的担忧，成吉思汗只摆摆手。“不用，我自己来。”他说着轻轻转动旋钮，只半圈，木匣的盖便打开了。

图华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

匣中的红绸被一层层掀开，成吉思汗的脸上急剧地变幻出几种表情：不解、猜测、惊讶，最后则是完完全全的领悟和兴奋。

阿三也看清了匣中之物：一只旧损的铁鸣镝。

从成吉思汗不同寻常的反应中，阿三意识到这只铁鸣镝所具有的价值——当然不是指它本身，它的本身可能一钱不值。

“阿三，你能不能给我形容一下，瑞夫人究竟是个怎样的……”成吉思汗顿住。大概由于心情激动，他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了。

阿三明白他的意思。他略一思索，诚实地答道：“对于瑞夫人，我恐怕只能说，凡是见过她的人，必定终生忘不了初见她的刹那——无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成吉思汗不再追问。他发现在匣底还垫着一条白色的、系着蝴蝶结的丝绢，伸手轻轻一拉，蝴蝶结打开了，立刻，他陷入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心绪中。

阿三悄悄退出了金顶大帐。

成吉思汗缓步踱到帐壁前，取下一只绣花的箭袋。

箭袋里装有为数不多的几件纪念物，如他童年时与札木合互赠的髀子和鸣镝，在豁尔豁纳黑川行猎时救了他的两支白色木杆箭，乞扬临终前特意为他雕琢的玉马，这些东西孛尔帖全都留心为他收藏着。

他从箭袋里倒出鸣镝，将两只鸣镝一并握在掌心。札木合安答，鸣镝已成双，你可以放心了。不知为什么，自从你回到豁尔豁纳黑川后我常常会想起你。在我的生命中，你一直扮演着两种角色：将战火一次次引向我的是你，成全我实现夙愿的也是你。你亦敌亦友，由友而敌，由敌而友。时至今日，祺儿终于理解了纠缠于你我之间的恩恩怨怨，我们百年之后相见也可了无遗憾了。

阿三在蒙古汗营逗留了十余天，见多识广如今成了他聊以自慰的长处，否则，他就很难应付成吉思汗那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了。成吉思汗问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花剌子模，阿三就出生在那里。成吉思汗对那个穆斯林国家深感兴趣，他告诉阿三，蒙古与花剌子模毗邻，将来完全可以建立贸易关系，互通有无。至于信仰的不同，应该不会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凡是在他统治的领土，任何宗教信仰都将受到尊重和保护。

阿三唯独对伊斯兰教讲述甚少。他想的是，倘若花剌子模有一天真的同蒙古建立了通商条约，他一定会请几位深谙本教教义、准确掌握教义精髓的同胞给成吉思汗做一番详尽介绍。

愉快的时光一晃而过。阿三与朋友有约，向成吉思汗辞行。成吉思汗笑挽他的双手："阿三，你是我的客人，想必知道蒙古人是好客的。难道我会让你这样走吗？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你跟我同去看看如何？"

阿三不便拒绝。看过礼物后他却沉默了，成吉思汗以不止十倍的回赠作为报答，反令他深感不安。

成吉思汗亲切地注视着阿三："莫非我忘记了什么，不能令你满意？你不妨直说，我会设法备齐的。"

阿三急忙摇头表示不是。

成吉思汗爽朗地笑了："你是我的朋友，不妨有话直说。"

阿三抬头望着成吉思汗："大汗，不知为什么这份厚礼让我觉得您以后不想再见我了。"

成吉思汗不觉一惊。

"在我的家乡有种习俗，两个朋友，如果其中一个送给另一个一份礼物，另一个倘若回礼，就只能回以价值等同或略低一些的礼物，如果回以价值高出许多的礼物，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友谊就此终结了。"

"竟有这种习俗，我怎从未听说过！"

阿三微笑道："大汗，恕阿三不能受此厚礼！阿三能接受的，只有您的心意。"

"既如此……好吧，我不勉强你。"

行前，成吉思汗嘱咐阿三如果还能与瑞奇峰夫妇相见，就请转告他们：他将随时欢迎他们回来。他告诉阿三，瑞夫人其实就是他的安答札木合的女儿，札木合临终前将女儿托付给他，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尽到照料之责。如今她有了一个美满的归宿，他从心里为她高兴，也希望她能回来看看。

阿三频频点头。他与成吉思汗相约，最多不过一年，他们还会再次相聚。

第十一章 陈兵居庸关

壹

现在，有关金国各个隘口、地形、城防，将帅个性、品德、才能以及军队组成、宫廷内幕等各个方面的情报，通过成吉思汗派往金国的密探源源不断地送回汗营。

工匠们辛勤地劳作。一批批新式的、实用的武器被制作出来，只待不久之后在新的战场发挥威力。

出征的日子往往意味着生离死别。永无征伐、宁静安谧的生活在每个草原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种奢求。母亲们虔诚地为儿子祈祷，妻子们忧伤地为丈夫准备行装，草原陷入了浸满泪水的忙碌中。

成吉思汗来到不儿罕山，祈求无所不能的战神保佑他旗开得胜。三日后他下山点将，新的征程开始了。

蒙古对金大举用兵，引起了允济皇帝的极度恐慌，原先因“擅传边事”而获罪的哈朱买被放了出来，派往蒙古议和。成吉思汗的答复很明确：“昔日，先主俺巴该大汗曾遭金帝虐杀。这且不论，金自立国起，即对蒙古实行所谓的‘灭丁’政策，每隔三年向蒙古用兵一次，大肆杀戮凌虐我蒙古人，甚至连三岁的孩童也不放过。这个仇恨，我不会忘，每一个蒙古人都不会忘。我为复血海深仇而来，决不会半途而废。告诉允济，以战对战，不要再抱任何幻想。我不灭金，誓不罢休！”

哈朱买见成吉思汗态度坚决，毫无商量余地，只得灰溜溜地回去向允济皇帝复命。

骁勇善战的蒙古铁骑在他们钢铁般的统帅率领下继续前进。

蒙古此次攻金，采取了兵分三路，分进合击的战术。中路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左路军由神箭合撒尔率领，右路军则由三位太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同率领。成吉思汗又派木华黎、哲别先行袭破乌沙堡。兵不在多而在精，成吉思汗深谙其中奥妙。他的军队是号令如一，能够以一当十的铁军。

木华黎、哲别率先越过金界壕，来到乌沙堡前。允济皇帝派朝中著名大将胡沙虎率领十万人马驻扎乌沙堡，摆出了同蒙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敌众我寡，这是木华黎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

胡沙虎也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他坚信凭借经过重新修固后的乌沙堡，一定可以将蒙古军队挡于堡外。

一比十，木华黎率领的先头部队人数只有乌沙堡守军人数的十分之一。

当天，蒙军在离乌沙堡二十里外下营。元帅大帐灯火通明，木华黎与哲别反复研究着攻取乌沙堡的方案。入夜，一个身影闪入帅帐。来人从怀中取出一张绘制详细的乌沙堡地形图，木华黎展开一看，只见图上位于乌沙堡西北角的乌月营被红笔重重地画了个圈。

胡沙虎还在堡中严阵以待，却不料哲别已乘夜色掩护，率领一支精骑绕道而行，走马奔袭位于乌沙堡西北的乌月营。乌月营是金军粮秣囤积之地，木华黎料定一旦乌月营失守，乌沙堡守军势必军心大乱。

胡沙虎见蒙军在阵前安营，以为蒙军长途跋涉，不堪劳累，索性放心地坐在帅府与美人调笑。酒过三巡，忽闻乌月营起火，他急忙推开酒席美人，披挂整齐来到府外。只见西北方向火光映天，情知增援无及。几乎同时，蒙军在木华黎的指挥下，向乌沙堡发起了进攻。木华黎一马当先，接近乌沙堡时，他举弓搭箭，霎时，万箭齐发，金兵纷纷栽落堡墙下。

胡沙虎催马来到城门，守军将士正潮水般向后溃退。胡沙虎试图稳住军心，然而，兵败如山倒，只顾逃命的金兵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胡沙虎又怒又悔。他没想到蒙军会放着乌沙堡不打，转而先攻乌月营。他尤其想不通蒙军何以对乌沙堡的地形以及兵力部署如此熟悉？数月间的心血转眼化作尘烟，那些设计精良的暗器装置居然连小试神威的机会都没能得到。

蒙军强行袭破乌沙堡，胡沙虎还想硬拼，无奈力不从心，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逃之夭夭。木华黎也不派人追赶，鸣金收兵，等待着与成吉思汗会合，以便兵进野狐岭。

贰

野狐岭素有隔天之说，险峰林立，易守难攻。攻下野狐岭，也即敲开了通向金国的大门。无论金国还是蒙古，对野狐岭一战都极为重视。允济皇帝命御守使术虎高琪率四十万大军进驻野狐岭。这四十万大军也是金国百万军队的精华所在，可见允济帝为保住这个险关要隘下了多大的赌注。

半个月后，蒙军徐徐开到野狐岭岭北驻扎，准备强攻。

术虎高琪倚仗着兵力雄厚和地势险要，踌躇满志。大权独揽的胡沙虎不是败了吗？关键时刻，才能显出谁是大金的栋梁。术虎高琪独坐行帐，认真思索着明日对蒙一战。他觉得，既然他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不妨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法，改变一下乌沙堡金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他通知各军做好准备。众将刚刚衔命离去，士兵来报：石抹明安求见。

术虎高琪微微皱起眉头。石抹明安？他来做什么？嫌他碍事派他去押送粮草，他这么快就押送回来了吗？

术虎高琪挥挥手：“传。”

石抹明安无疑是术虎高琪手下最优秀的将领，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深受全军将士拥戴。碍于此，术虎高琪对他无可奈何，唯忌惮之心与日俱增。

石抹明安径入帐内：“元帅，末将缴令。”

“如何回来的这么快？粮草押送回来了？”

“是。末将知大战在即，星夜兼程赶了回来。”

术虎高琪转转眼珠：“既如此，你一路辛苦，下去休息吧。”

“末将不觉辛苦。末将听闻元帅下令各军明日出岭与蒙军决一死战？”

“敌寡我众，有何不可？”

“元帅三思。蒙军自袭破乌沙堡后，一路势如破竹，气势正盛。我军人数虽众，然久不经仗，畏敌如虎，倘若贸然强攻，一旦首战失利，只怕会一败涂地。依末将之见，不如按兵不动，俟蒙军强攻，再凭地势之险，以逸待劳，将其击退。这样，我军士气必借此恢复。对我军而言，最缺少的无非是决胜的勇气，只要能摒弃惧敌之心，野狐岭将成为真正的天险……”

石抹明安话未说完，术虎高琪已面露不悦：“蒙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我军皆为精锐，主动出击，正可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就不信，凭我四十万大军，淹也能淹死他们，岂有不胜之理？”

“元帅有所不知，蒙军将士自幼娴熟弓马，长于原野作战。主动出击，恐我军难以穿过他们的箭墙。”

“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你畏敌如虎……好吧，你且留下守关，你的军队交由本帅亲自指挥。本帅倒要让你看看我如何将成吉思汗赶回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石抹明安冷笑。

术虎高琪要夺他的兵权由来已久。无奈将帅有别，为大金社稷着想，他也只好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了。

术虎高琪不容石抹明安争辩，摆摆手：“本帅心意已决，你下去吧。”

石抹明安转身走出行帐。

叁

术虎高琪出了口胸中闷气，多少感觉舒畅了一些，但转眼间他又想起什么……不行！不妥！万一石抹明安对他怀恨在心，暗中断了他的退路，他岂不要腹背受敌？怎么办？与其如此，莫如……“成全”他“以身殉国”罢。“速去请监军大人，就说本帅找他来有要事相商。”他吩咐帐外听用的士兵。

石抹明安回到自己的营帐，心绪异常烦乱。大敌当前，他却失去了兵权。术虎高琪嫉贤妒能，他们将帅间的积怨由来已久，他只是没想到术虎高琪会选择这样的时机采用这样的方式向他下手。可叹他弃文就武，非但不能博个封妻荫子，到头来反为奸佞所害，才不得施，志不得展，怎不令他心灰意冷？思前想后，倒不如解甲归田，回返辽东老家，至少图个安闲自在。

童华上前奉茶。他是石抹明安的书童，石抹明安从军后，他一直随侍在石抹明安身边。“将军，您连日鞍马劳顿，喝口热茶早些歇了吧。”

石抹明安勉强笑笑，接过碗：“你怎还没睡？”

“我在等将军。您去见元帅，结果如何？”

石抹明安的心事重被勾起。良久，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将他与术虎高琪之间发生的不快简要地向童华讲述了一遍。

童华大惊失色：“他真的对您下手了？这可怎么办？将军，您得提防着点儿啊。”

“这种事，从来都是防不胜防啊。”石抹明安苦笑。

正当主仆二人猜测术虎高琪不会就此罢休时，士兵奉命来传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心中已有准备：“童华，如我遭遇不测，你速回返沧州，禀明瑞师叔，请他代为照料老夫人、夫人和公子。”

“是……”童华点点头，难过地望着主人。

石抹明安不及多言，匆忙来到术虎高琪的帅帐。

元帅术虎高琪，监军完颜鄂诺勒正在等他。

术虎高琪的脸上带出些许笑意：“石抹将军，本帅与监军商议，为示我军军威，明日欲派你到岭北下战书。你意如何？”

“哦……”石抹明安不知术虎高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动声色地问

道，“战书是否现在交与末将？”

“不必！你口述即可。以你的口才，还怕说不明白嘛。”

“末将该如何说？”

“你这样告诉成吉思汗……”术虎高琪将他与完颜鄂诺勒事先商议好充满挑战和露骨污辱的所谓“战书”向石抹明安口述了一遍，“你可记清楚了？”

“末将记清楚了。”

“你来复述一遍。”

“是。”石抹明安一字不落地复述着“战书”，心中异常明白，这是让他去送死。

“好！过耳不忘，石抹将军果然记忆力惊人。你放心去吧，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将军只要战书下到，即是首功一件。”完颜鄂诺勒插进话来，石抹明安飞快地瞟了一眼他那张虚伪的胖脸。

“元帅、大人，若无其他事，末将告辞了。”

童华担着心事，上前迎接石抹明安：“将军，怎么样……”

“童华，我明日去岭北蒙营下战书，这一去恐怕不能活着回来。你须乘今夜悄悄离开野狐岭。你是我唯一可以托付后事的人，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切记。”

“将军，术虎高琪欺人太甚，将军不如乘机降了蒙古算了。”

“胡说！我是大金臣子，岂可临阵降敌？”

“将军错了，我们是契丹人，我们只不过是大金的奴隶。”

“无论怎样，为人臣者，为主尽忠，也算死得其所。”

“将军，童华自小陪在你身边，虽然书读得不好，还明白‘良臣择主而事’的道理。您为了这么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为了这么个嫉贤妒能的元帅，值得‘尽忠’吗？”

“休得多言！我意已决，你只须按我吩咐行事。”

童华沉默了。

“童华，你跟随我多年，我如何不知你的一片忠心？我毕竟是员武将，临阵降敌，将来让我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一切

但凭天意。”

“将军……”童华落泪了，“您的书读得太多了。”

肆

石抹明安顺利通过蒙军几道防线，来到了木华黎的大营。

木华黎以礼相待。

“我要见成吉思汗。”石抹明安直截了当地说。

“石抹将军稍候，我已派人通知大汗。俟汗营侍卫到达，他们会引将军觐见大汗。”

石抹明安稍稍安下心，饶有兴趣地观察起木华黎来。

木华黎是成吉思汗麾下最杰出的大将之一。自他在乌沙堡以少胜多，大败胡沙虎后，威名远播整个金廷，朝野为之震惊。此刻他微微含笑，态度谦恭，使人很难将他同那个连战连胜、威风凛凛的蒙军大元帅联系在一 起。

“石抹将军不必心急，我估计再过一会儿，大汗的侍卫就会到来。将军请用茶。”

石抹明安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明主昌，必得忠臣良将相佐。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了这句话。木华黎的举止风范无不给人以精明干练又朴实无华之感，这一点与胡沙虎、术虎高琪等人截然不同，他虽是敌人，却令人钦敬。

不多时，汗使图华来到木华黎的大营。木华黎一直将石抹明安送出营外：“将军请。”石抹明安很想对木华黎说句表示感谢的话，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只好一言不发。

图华陪伴着石抹明安来到了成吉思汗的中军大帐。

这里显得泰然宁静，丝毫没有大战临头的感觉，偶尔还能听到愉悦的笑声和音乐声。难道蒙军就是这样来打仗的吗？

斡歌连亲将石抹明安迎了进去。“大汗一直在等你。”他不失客气地说。

透过帐中朦胧的光亮，石抹明安看到居中高坐的成吉思汗，他似乎正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石抹明安急忙上前见礼。

“将军不必多礼，请坐。”成吉思汗温和地笑了。他的声音低沉雄浑，具有一种荡人心魄的力量。

石抹明安未动。

“我还不知将军来意。”成吉思汗依然和蔼地说。

石抹明安费力地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最终发现这是徒劳的。别人客客气气地对你说话，你却要指着他的鼻子将他痛骂一顿，任谁都觉得难以启齿。

成吉思汗并不催促，耐心地等待着。

石抹明安感觉自己这辈子从未像今天这样尴尬。

“末将奉命来向大汗下战书。”除了豁出去，他实在无计可施。

成吉思汗淡然一笑：“你要口述吗？请吧。”

石抹明安呆板地复述着术虎高琪的“战书”，那赤裸裸的污辱使帐中众将脸色骤变。

“就这些吗？”俟石抹明安话音一落，成吉思汗平静地问，脸上依然挂着适度的微笑。

石抹明安意外地点点头。

真是，难道他没有听懂我在说些什么吗？我倒宁愿他杀了我……

“何时开战？”

“这——”石抹明安顿觉无地自容。他这个下战书的，竟然不知何时开战。

“我明白了。将军回去转告术虎高琪，他不下战书，我还要下战书呢。”

“是。”石抹明安躬身而退。

石抹明安前脚刚出帐门，里面便似炸了窝。别勒古台嚷得最凶：“汗兄，这小子把我们骂了个够，你怎么一声不响就让他走了？”

“是啊，大汗。术虎高琪摆明了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我们为何还要如此忍气吞声，示弱于敌？”

不少人随声附和。一时间，议论声、抱怨声四起。成吉思汗平静地听着，良久才冷冷地瞟了一眼气得面红耳赤的别勒古台。

别勒古台没有看见。曲出暗暗推了推他，他抬起头，正遇上汗兄严厉的目光，不觉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成吉思汗不说别人，单训兄弟：“别勒古台，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改改你那沾火就着的脾气？你不妨用脑子想想，术虎高琪为何要派石抹明安来下那样的战书？不就是想借我的手杀掉石抹明安，好为他除去心腹之患吗？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石抹明安还是瑞奇峰的师侄。我倒很感谢石抹明安带给了我一个相当重要的情报。”

众人不解，成吉思汗从容说道：“金军久不经战事，今又将帅失和，穿越野狐岭，指日可待。”

别勒古台垂下头，看样子他是服了。

成吉思汗反面露忧色。

石抹明安不避刀俎，忠勇可嘉。之所以没有挽留他，是明知他必不肯降。怕只怕他此去凶多吉少，术虎高琪岂能轻易放过他？

伍

石抹明安比成吉思汗更清楚自己回去的命运。

死在蒙古人的刀下倒还罢了，死在术虎高琪的手里，势必还要背上通蒙叛国的罪名，一生清誉，也将付之东流。

那个蒙古人的皇上……石抹明安一想到成吉思汗，就觉得心口发堵。术虎高琪怎会是他的对手？从他身上，石抹明安看到的是蒙军必胜的信心和力量。 谒见成吉思汗，在石抹明安好似潭水一样平静的内心中卷起了层层波澜，他带着一丝恐惧，无可奈何地听任那曾经支撑过他整个生命的忠诚的支柱慢慢倾斜——它该不会彻底坍塌吧？

石抹明安仍经木华黎的驻地返回岭南。见天色已晚，木华黎善意地留他小住一宿：“石抹将军，如今两军对峙，你即使匆匆赶回，军士不明真相，也不敢放你入营。不如等天明再回不迟。”

石抹明安细思木华黎说得有理，迟疑片刻，终于同意留宿蒙营。木华黎吩咐摆上酒宴，两个人相对小酌。

蒙古元帅坦率直爽的态度很快消除了石抹明安的戒备心理，两个人谈攻守之道、布阵之法，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作为敌方统帅，木华黎的才华令熟读兵书的石抹明安心折。他勤奋、谦逊、聪明过人，尤其善于总结实战经验，原以为蒙古人愚陋，没想到竟有木华黎这样的英贤之士，蒙军有此将才，焉能不胜？

木华黎甚至知道《孙子兵法》，并且结合实战，对这部兵法有着更深层次、更为全面的理解。注意到石抹明安不可思议的神情，木华黎微笑着解释："这部兵法最先是太傅塔塔通阿介绍给我的。后来，国师粘合重山——他原是女真贵族，因不满朝廷腐败，投到我国——将兵法抄录下来，一段段讲给我听。你也知道，我蒙古原无文字，记录祖先家世，全凭口述心记，直到大汗征服乃蛮，才由太傅创立了蒙文。我无法与将军相比，几十年戎马倥偬，倒成了重武轻文的借口。像将军这样文武兼修，我实在羡慕得很。"

石抹明安被木华黎语气中流露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求深深打动了。他向木华黎谈起他的父母先生，谈起他初到中都求学时的种种趣事。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向他人袒露心声，而这个人居然是敌人。后来他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了成吉思汗身上。

"他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人！能够在他麾下效力，应当是件很幸运的事。"石抹明安深有感触地说。

木华黎含笑点头："你与他只见一面，竟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你还没有到过草原呢，在那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他对草原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会告诉你关于他的故事，从中你自会品出许多东西。"

"你呢？你是如何辅佐成吉思汗的？"

"我嘛，说来话长。我认识他时还很年轻。"木华黎的脸上露出一丝回忆往事的悠然，"不知将军是否听说过札木合这个人？"

"哦，没有。"

"札木合曾是大汗的安答，后来成为大汗的死敌。当时我不过是札木合治下的一个地位卑下的牧马奴而已。"

石抹明安猛地放下酒杯。显然"牧马奴"一词强烈地震动了他。

木华黎仿佛没有注意到石抹明安的失态，深情地讲述了他与成吉思汗相遇相识相逢相随的经过。

石抹明安听得呆了。

原来如此！

木华黎，蒙军中这位最优秀的军事统帅，原来出身并不高贵。成吉思汗任人唯贤，这也许正是他取得辉煌成功的前提。石抹明安丝毫没有瞧不起木华黎之念，相反他更加敬佩木华黎坦荡的襟怀。

讲完自己的经历，木华黎继续问道："将军是否听说过哲别其人？"

"当然。哲别将军的大名在我军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哲别原是蒙古敌部泰亦赤惕的一名普通将领，在一次大战中，他一箭射中大汗的脖颈，差一点将大汗置于死地。战斗结束后，哲别——当时他叫只尔豁阿台，投降了大汗。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就是射伤大汗的人，大汗欣赏他的坦诚和勇气，对他不但未予追究，还放心地将他置于左右，‘哲别’这个名字就是大汗为了纪念他们一箭相交而起。大汗果然没有看错人，哲别从此真的成了大汗麾下的一支‘利箭’，也成了我蒙古草原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

听到这里，石抹明安击节叫好。用人不疑，历来为世人所称道，而弃私怨重用曾经的敌人，则更加难能可贵。明安由衷赞道：“这样的胸怀，古今几人？成吉思汗此举，堪与齐桓公媲美。”

木华黎深以为然。他听粘合重山讲过春秋时期齐桓公不计个人私怨任用贤相管仲终成霸业的故事。

明安又想起一件事来：“请问成吉思汗膝下几子？”

“嫡子四人，庶子二人。四位太子皆能征善战，智慧超群，他们是我蒙古的希望和未来。”

“如此说来，大汗的事业后继有人。将军你呢，膝下几子？”

“只有一子，名唤宝鲁。”

他俩就这样喝着谈着，不知不觉天光放亮，石抹明安推杯告辞。

木华黎亲自将他送出营外。

陆

石抹明安策马疾驰，赶回岭南金军驻地，术虎高琪传他入见。

军帐中，各部将领云集。术虎高琪居中高坐，面沉似水。石抹明安刚刚踏入帐中，他便厉声喝道：“来呀！给我拿下！”

转眼间，石抹明安被捆绑结实。众将面面相觑，大惊失色。

“推下去！斩！”

石抹明安急声辩道：“且慢！元帅，但不知末将身犯何罪，罪该当死？还望元帅说个明白，也好让末将死而无怨。”

“你私通蒙营，论律当斩。”

“元帅有何证据？”

“我问你，你出使蒙古，竟夜不归，这不是私通蒙营又是什么？”

“元帅可曾让末将直接向成吉思汗口述战书？”

“是又如何？”

“那么元帅就该明白末将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天黑前赶回关内。”

“天黑你一样可以回来，为何非要留宿蒙营？”

“元帅曾有严令，日落后任何人不得入关，须待天明放行，难道末将可以例外吗？”

“强词夺理！好，本帅再问你，你是按本帅与监军大人口述向成吉思汗下的战书吗？”

“一字不差。”

“既如此，成吉思汗怎会放你回来？”

石抹明安冷笑：“听元帅之意，是明知末将有去无回了？”

术虎高琪语塞，不觉恼羞成怒：“谁跟你逞口舌之能？推出去！”

石抹明安毫无畏惧：“末将死不足惜。可叹成吉思汗非但不究末将污辱之罪，反将末将礼送出营，是明知我军将帅不和。大敌当前，望元帅好自为之，莫要一味滥杀无辜，致使军心动荡。”

术虎高琪气得七窍生烟：“推出去！斩！斩！”

术虎高琪手下将领多与石抹明安交厚，素知石抹明安秉性忠直，即便与元帅不和，也决不会私通蒙营，因而齐齐跪倒，为石抹明安求情：“元帅容禀：说石抹将军私通蒙营，实无确凿证据。大敌当前，先斩大将，乃不祥之兆，或许正中成吉思汗奸计也未可知。倘若造成我军将士人人自危，这仗还怎么打？”

众将苦求，完颜鄂诺勒见众怒难犯，索性顺水推舟：“元帅，我觉得大家所说也不无道理。依我看，莫如将石抹明安押入死牢，待我军获胜后再细细审理定罪不迟。”

术虎高琪暗恨完颜鄂诺勒。我们一起定下此计，你倒会做好人！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无奈说道：“既然众位将军和监军大人都为石抹明安求情，本帅暂且留他一条性命便是。来呀，将石抹明安打入死牢，容后裁决。”

当天下午，蒙军向野狐岭发起了第一次强攻。

金军凭借地形优势，击退了蒙军进攻，自身也付出巨大伤亡。成吉思汗的军队毕竟是在战争中磨练出来的号令如一、无坚不摧的整体，战斗力极强，不似金军久不经战事，缺乏御敌决心。

第二天，蒙军引军再战。元帅木华黎一马当先，连发三箭射中敌方三名将领，金军大恐，术虎高琪亲临前线指挥，方才稳住军心。

第三天、第四天……

整整一个月，蒙军三路大军不分昼夜，轮番发起强攻，金军伤亡惨重，渐成溃败之势。乘金军喘息未定，成吉思汗亲临战场，采用敲山震虎的战术指挥三路大军将金军悉数围困于峡谷之内。蒙金两军的这场大厮杀以成吉思汗的全胜告终。金军精锐多半折于此役，术虎高琪仅带十二万残兵败将退守抚州。

术虎高琪撤退前并未忘记将石抹明安押入囚车一并带走。看来他是准备将石抹明安做个替罪羊，以便日后在皇帝面前开脱他在野狐岭战败的罪责。

野狐岭既破，金国门户洞开。蒙军乘胜追击，又将术虎高琪从抚州赶到宣平。宣平城防坚固，蒙军首攻未下，术虎高琪稍稍松了口气。

术虎高琪与完颜鄂诺勒商议，蒙古势盛，不如私下许以好处，劝成吉思汗罢兵。即使议和不成，来来往往也需一些时日，如此一来，正可借机重整旗鼓。但派谁为使好呢？完颜鄂诺勒提出石抹明安。

术虎高琪连连摇头："不成，不成。石抹明安与本帅有仇，万一他此去投降蒙古，成吉思汗岂不如虎添翼？"

"石抹明安与成吉思汗有过一面之缘，想必比其他人更容易递得进去话。何况他口才惊人，胆气不凡，除了他恐再无人堪当此任。至于我们，只须扣住他的家小，还怕他会一去不回？"

"石抹明安家眷皆在辽东，我怕我们鞭长莫及。"

"无妨。我们可遣使密奏皇上，请他下旨从速缉拿石抹明安家小。石抹明安是聪明人，只要他的家人在我们手上，他断不会轻举妄动。"

"试试也成。"术虎高琪把握不大地皱了皱眉头。

石抹明安被押进帅府。木枷倒是除去了，脚上仍戴着沉重的镣铐。他明显消瘦了，憔悴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完颜鄂诺勒的脸上堆起殷勤的笑容："石抹将军，你受委屈了。来人，给石抹将军打开镣铐。"

"监军大人，此乃何意？"镣铐打开后，石抹明安不动声色地问。

“石抹将军，我和元帅商议，欲派你前往蒙营说服成吉思汗，劝其退兵。将军意下如何？”

石抹明安说不出心里是何滋味。蒙军历时一个月便拿下野狐岭，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亲临前线指挥，但是想也能想象得出面对蒙军强大的攻势，金军是如何惊慌失措。战前他曾设想只要屯兵固守，一定可以将蒙军拦阻于岭外，事到如今他才明白自己太低估了蒙军的英勇善战和大金所谓精锐部队的胆怯畏敌。倘若真依了术虎高琪主动出击，只怕失败会来得更快。

“石抹将军，你意下如何啊？”完颜鄂诺勒继续催问。

“下战书的是我，议和的也是我，大人，你说我会‘意下如何’？”

“此一时，彼一时，将军何必囿于俗礼？将军的爱妻、老母和幼子皆在家中望眼欲穿，将军就不想早日凯旋与他们团聚吗？”

石抹明安脸色陡变。他紧紧攥住拳头，恨不能将那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胖脸打个粉碎。完颜鄂诺勒下意识地侧侧身体，避开了石抹明安愤怒的目光。

石抹明安刚刚腾起的怒火转瞬又熄灭了。谁叫我是大金臣。他无可奈何地想。尽管这个概念在他头脑里越来越模糊不清，终究没有完全消失。“也罢，末将到了那里该如何说？”

“只要能劝动成吉思汗退兵，尽可许以倾国之富。”

“是。”

石抹明安步履沉重地二进蒙营，这一次他感觉比第一次来下战书更要难堪。

木华黎闻报亲自出迎，石抹明安羞愧难当：“我要立刻拜见大汗。”

“我派侍卫送你。”

成吉思汗的大帐中一片静默。成吉思汗无言地等待着，眼中流露出淡淡的疑惑。

“我奉元帅之命……”石抹明安说了半句话。他原想说我奉元帅之命来同大汗议和，可话到嘴边又觉不妥，说劝大汗撤兵嘛，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石抹明安素以能言善辩闻名于金，哪承想两次出使蒙古，竟一次比一次尴尬。

“将军有话，但讲无妨。”成吉思汗敏锐地洞悉了石抹明安内心的矛盾，越发和颜悦色。

石抹明安无奈，换了个方式：“金与蒙古有仇不假，可也对大汗有恩。先帝在世时曾视大汗为大金亲信，委以重任。大汗想必没有忘记当年我国与您首次合作剿灭塔塔尔部后，先帝封您为‘北方都招讨’，授命您号令漠北百姓吧？先帝待您不薄，而今您跃马长城，无异于以下犯上。我大金虽称不上固若金汤，然据潼关、黄河之险，也非擅长野战的蒙军所能遽破。何况您孤军深入，两边军队又众寡悬殊，随着战事的深入，您遇到的抵抗势必日趋激烈，一旦有所闪失，只怕大汗您难以全身而退，务请大汗三思。”

成吉思汗沉思地望着石抹明安，什么也没说。

石抹明安抬头，正遇上成吉思汗犀利的目光。短暂的对视中，石抹明安只觉脊背与汗湿的内衣粘在了一起。

寂静悠长。

石抹明安的神经开始承受不住成吉思汗的沉默给他造成的压力。

“大汗……”他试着叫了一声，结果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将军不必说了，我知道将军要说什么，而且知道，”成吉思汗平静地打断了明安的话头，“将军忠勇令人敬佩。”

这是由衷的赞佩，石抹明安的内心却一阵酸楚。忠勇？他喃喃重复，苦笑不迭：“大汗何出此言？”

“数日前，将军不避刀俎来下那样的战书，我已尽知将军为人。说句心里话，我十分欣赏你的胆气才智，非常希望你能留在我的身边。”

石抹明安不可思议地注视着成吉思汗，他想说点什么，嗓子却似被堵住一般，半晌发不出声来。

“石抹将军，我久闻你的大名，知你禀性忠直，文武兼才。你两进蒙营，与我也算有缘。只是我与你相识至今，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别人要你说的，现在，你能不能对我说一句你自己心里的话：你对我究竟如何看？”

石抹明安一震，回答立刻涌到嘴边。

你是出身草原的英雄！你的天资英识，你的伟略雄才，你的识人之能，你的光明磊落，无不令人钦敬，只可惜——你是敌人。

“末将不敢妄言，请大汗不要难为末将。”石抹明安言不由衷地说。

“我绝非要难为你，我只不过想让你留下来——假如你认为值得。”

“大汗是要末将投降？”石抹明安感到心中有样什么东西崩溃了、坍塌

了，是什么呢？

“也可以这么说吧。将军即便回去，术虎高琪也不会放过你。金帝昏庸暴虐，我素有耳闻，我为复蒙金世仇而来，决不会半途而废。宣平不过一座弹丸小城，指日可下，我只担心将军连与城池共存亡的机会都没有。”

石抹明安心扉洞开。他抬起头，久久直视着成吉思汗的眼睛。

这是一双能够洞悉他的内心，使他无法抗拒其诱惑力的眼睛。

成吉思汗继续说道：“如果将军只是担忧家人，我即刻派人暗取你的家眷，将军以为如何？”

“末将的家眷皆在辽阳。”石抹明安顺着成吉思汗的思路自然地回答。这就是说，他终于决定归降了。

“你将信件或信物交给我，我定将你的家眷完好无损地交还于你。”成吉思汗自信地微笑着，他的自信也感染了石抹明安。

“是。”石抹明安恭敬地应道。

术虎高琪、完颜鄂诺勒还在城中眼巴巴地盼望着石抹明安的消息，不料等到的却是蒙军的强攻。金军抵挡不住，弃城而逃，只留下遍地横尸和一座残破的城池。

术虎高琪回到中都向允济皇帝请罪时，将所有战败的责任都推到了石抹明安身上，总算得到了皇上的宽恕。允济气得咬牙切齿，要拿石抹明安的家眷泄愤，但令到辽阳时，石抹明安已在蒙营与家人团聚了。

成吉思汗封石抹明安为蒙军千户长，待哲别攻取居庸关后，又将他升至万户长。君臣相互信任，直到成吉思汗生命终结。

柒

蒙军在野狐岭大败金军精锐。但总的来说，由于蒙军缺少有效的攻城器械，又缺乏攻城经验，进展并非很大，即便像宣平这样设防较差的弹丸小城也须花费相当的气力才能攻取。

然而成吉思汗毫不气馁。他顽强地、不屈不挠地战斗，一步步逼向中都。

畏兀儿国王巴尔术带着厚礼前往蒙古迎娶华歆公主，孛儿帖夫人亲自主持了女儿的婚礼。听到女儿出嫁的消息时，成吉思汗正在马背上。除了默默祝福女儿一声，他来不及有更多的表示。对他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下一个军事目标。

蒙古军顽强不屈的战斗，换来了一二一二年的决定性胜利。七月，蒙军首克金国军事重镇宣化。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分兵拖雷攻取位于宣化东南的保安城。拖雷率军强攻，身先士卒，第一个登上浸血的城头。三日后，拖雷与父汗会合，众将为拖雷请功，成吉思汗却说："勇猛固然可贵，但勇猛不等于莽撞，既能战胜敌人又能保全自己的将领才是一名合格的将领。"

接下来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是怀来。

守城金兵士气低落，贪生怕死，蒙军尚未杀到怀来城下，金军已弃城而走。至此，金帝国赖以维持的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居庸关。

居庸关不单设有重兵把守，还布有百里铁蒺藜。成吉思汗率大军驻扎在居庸关外，接连十数日按兵不动，只派出几支探马侦察周围地形，其中一支探马军就由金降将耶律阿海率领。

耶律阿海正式降于蒙军攻克乌沙堡后。

成吉思汗大举攻金伊始，耶律阿海随胡沙虎驻守乌沙堡。木华黎、哲别能够很快袭破这座军事要塞，与耶律阿海暗中派人送出乌沙堡的地形图有很大关系。之后，耶律阿海便正式归附蒙古了。

阿海、图华两兄弟相会于蒙营，阿海听图华给他讲了一件事。原来，阿海初以兄弟为质之时，确实有不少蒙古将领对他的归降诚意表示怀疑，担心阿海兄弟别有所图，更担心将图华留做宿卫太过冒险。成吉思汗却丝毫不为所动，自始至终表现出对耶律阿海兄弟的绝对信任……

作为原金军将领，耶律阿海对居庸关的地形相当熟稔，知道急切间蒙军不能得手。何况现在关外还布有百里铁蒺藜，蒙古骑兵也施展不开。他不由想起当年自己驻守居庸关时曾无意中发现过一条只能勉强容一人通过的山路，恰从关外直通关内，如今看来真是天赐的一条灭敌之路。

然而，在千山环抱、古木参天的峡谷中寻找到一条隐秘的小路谈何容易？连续十几天的寻找居然一无所获。耶律阿海并不甘心，决定再去试试。他也不带士兵，独自一人来到山中，凭着记忆在山间细细搜索。从日出到日落，耶律阿海滴水未进，不免又累又渴。他登上一块山石，四下张望着，竭力回忆着当初发现小径的情形。蓦然，他的目光仿佛被什么吸引住了，那条他苦寻不见的小径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耶律阿海欣喜若狂，急忙做好记号，匆匆返回成吉思汗的大帐。

成吉思汗和众将正在等他。看到他满手满脸都是划痕，成吉思汗十分惊讶："阿海，你这是怎么了？你去了哪里？我从上午就没见到你。我差点派人四处寻你——幸亏图华告诉我不用。"

耶律阿海微笑："臣有重要发现禀明大汗。"他将找到小径之事简单地叙述了几句，然后主动请缨，"臣请求带三千人徒步从小径接近关隘。明日

凌晨出发，入夜当至关下埋伏起来。天明时大汗从正面发起进攻，臣即从后面杀出，打他个措手不及。如此，至少可增加我军的获胜筹码。”

成吉思汗深赞耶律阿海的细致，也完全同意他所献间道而行、接近关隘的计策，不过对于正面进攻，他另有安排。他叮嘱耶律阿海：“你在关外埋伏起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什么时候金军出关，你才可从后面杀入关中。切记。”

君臣商议完毕，各自依计行事。

蒙军在关外整整半月按兵不动。金军不明蒙军意图，倚仗关固隘险，骄意日滋。

十余天后的一个清晨，哲别首次引军攻打居庸关，因不明道路，战马踩上铁蒺藜，士兵纷纷落马，哲别不得不下令后撤。关内守将见蒙军受挫后不战自退，心中大喜，当即引兵出关追杀。

金军利用地形熟悉，很快追上蒙军，两军厮杀一场，蒙军不敌，沿途丢下许多牙帐兵器，瘦马盔缨，金军益发追得兴起。

大约追出五十里，哲别不退了。只见他勒马回枪，英姿飒爽，与方才判若两人。在他身后，刚刚还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的蒙军也转眼变成了另一副模样。他们转身杀回敌阵，勇猛异常。成吉思汗率领的大军也在这时掩杀过来，金军情知中计，掉头就逃，因慌不择路，有相当一部分金军误入自己布下的铁蒺藜阵，人马相踏，死伤无数。另一部分金军则“引”着蒙军顺利来到居庸关下，惊魂稍定，却见关上遍插蒙古战旗，耶律阿海已抢先占领关隘。

此时，关上箭下如雨，身后追兵迫近，金军进退无路，抵抗骤然激烈。木华黎急命士兵喊话：“投降者生，抵抗者死！”此举果然奏效，金军大部分停止抵抗，弃械归降。

居庸关之战是蒙古攻金以来对敌策略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前蒙军一直奉行斩尽杀绝的政策，致使金将士除拼死抵抗外别无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蒙军胜利的步伐。居庸关大战后，蒙军对降敌采取了相应的优待政策，从而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

木华黎头脑冷静，善于适应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战争。尽管这时的蒙古君臣对城市经济还没有多少概念，但随着战事的一步步深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体会到与城郭国家作战与统一草原时所进行的战争间的显著差别，那不只是战略战术上的转变，更需要从政治经济上加以改变和适应。

现在，蒙军进入广袤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了。成吉思汗将营帐设在龙虎台，距龙虎台六十里屹立着金帝国的首都中都城——童年时即在脑中刻下深深印记的那个神话般的世界已近在眼前……

捌

在中路军斩将搴旗、大获全胜的同时，另两支蒙古大军也是捷报频传：皇弟合撒尔所率左路军顺利攻下了中都东北方向的要塞古北口。三位太子所率右路军攻克西京大同。正在这时，金国宫廷中又发生了一场血腥政变，允济皇帝被权臣胡沙虎毒死，胡沙虎另立章宗的亲弟弟完颜珣为帝，史称宣宗，改元贞佑。胡沙虎自封为监国大元帅，总揽军政大权，皇上不过一摆设而已。

允济被贬为庶人，草草埋葬了事。

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金帝国，防御能力虽未完全消失，但士兵无心作战，将领唯求自保，江山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孤舟，已掌握不住自己的航向了。

从一二一三年秋到一二一四春，蒙军相继攻陷了金国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城池，尚有中都、真定等十一城未下。八月，蒙军再次逼近中都城，胡沙虎试图凭借永定河阻挡住蒙古大军的进攻。他命百姓拆除永定河架桥，征调中都城内所有火器和火炮封住了岸口，并命术虎高琪为后援，随时准备从一侧劫杀可能败退的蒙军。

胡沙虎的计划是周详的。

成吉思汗指挥大部队连人带马跃入水中，准备抢渡永定河。胡沙虎看准时机，下令放炮，蒙军遭到炮击，马匹惊散，弥漫的硝烟中，蒙军将士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曾经清澈幽明的永定河。

成吉思汗的先头部队遭此沉重打击，大军被迫撤退。胡沙虎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有秩序地退出了火力范围，担负劫杀任务的术虎高琪仍迟迟不见动静。术虎高琪的贻误战机，使蒙军在中都会战失利后保证了主力部队没有遭受重创。

那么术虎高琪究竟为何按兵不动呢？

原来他是想等胡沙虎与成吉思汗拼个两败俱伤。

胡沙虎大权独揽，早引起了术虎高琪的强烈不满。他巴不得胡沙虎多出点差错，当然最好死在蒙军马蹄之下。他既抱定了这个态度，焉肯对胡沙虎唯命是从？再说他也未料到胡沙虎会如此顺利！他直磨到第二天凌晨才领兵出城，行不多远，发现蒙军大部队正向他这个方向而来，吓得当即又缩回城内。

无论胡沙虎还是术虎高琪都未料到，成吉思汗第一次抢渡永定河失败后，与博尔术定下了绕道夜渡的计划。胡沙虎将火炮都集中在河浅水缓

之处，蒙军要想渡河，必须避开这里。为避免打草惊蛇，哲别率精骑一支，借夜色掩护，从另一侧水流湍急处接近永定河。那是真正的强行军，蒙军必须在天亮前抢渡永定河。

胡沙虎对面，蒙军似乎仍试图抢渡。一俟蒙军接近岸边，胡沙虎就命令放炮，蒙军即撤回。夜幕降临后，胡沙虎担心蒙军乘夜过河，隔不多久，便向对岸和河心狂轰一番。成吉思汗稳坐中路军大帐，和博尔术一边下棋，一边侧耳倾听着流矢飞啸的声音，十分惬意。“这声音比术赤吹的笛子声还要好听。”他笑谑道。

博尔术忍俊不禁：“哪里能比！”

“博尔术，陪我下个通宵如何？我们和胡沙虎一起熬夜。”

“只怕胡沙虎早就睡了。”博尔术小声提醒他的大汗，一脸笑容。

胡沙虎果然睡得很安稳。殊不料就在他睡梦之中，蒙军的另一部已于黎明前到达永定河的另一侧，在湍急的河面上强行搭起浮桥，直向他杀来。

当胡沙虎从睡梦中惊醒，他的永定河防线已被冲得四分五裂，金军只剩被动挨打的分儿了。他侥幸杀出重围，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中都。这位瘸腿将军气得连帅府也不回，径直闯到金銮殿上，看见术虎高琪，二话不说，挥剑便砍。术虎高琪吓得慌忙躲到宣宗身后，宣宗用身体护住了他：“元帅息怒，元帅息怒！二位爱卿乃朕之左膀右臂，缺一不可。无论术虎高琪有何过错，都望元帅看在朕的分儿上，饶过他这一次吧。”

宣宗苦苦哀求，胡沙虎手中的宝剑垂了下来。到底有君臣之别，胡沙虎再怎么总揽朝纲，也不好过于放肆。无奈，他强压怒火，冷冷地盯着术虎高琪：“蒙军已至城下，明日你出城迎战，胜可赎罪，败了嘛，我杀你个二罪归一！”说完，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根本不将宣宗放在眼里。

术虎高琪自觉理亏，直到胡沙虎离去才敢从宣宗身后出来。他回头偷觑皇上，只见宣宗脸色苍白地斜坐龙椅，呆若木鸡。

“皇上……”

“爱卿明日务要奋力杀敌，败了，恐朕不好再保你。”

“是。”术虎高琪躬身退出。

宣宗力保术虎高琪，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他在霸州为王时，并未奢望过自己会与皇位有份，及至真的做了皇上，不料仅仅是个傀儡而已。自登基以来，胡沙虎对他呼来唤去，全没将他放在眼里。个中滋味，一言难尽。纵观满朝文武，只有术虎高琪的势力与胡沙虎不相上下，倘若术虎高琪死了，他的处境可想而知。所以，他必须力保术虎高琪。

术虎高琪不敢违抗帅令，第二天率禁军出城，与蒙军激战于桑干河畔。成吉思汗不听部下劝阻，亲身冲杀于敌阵之中。他英勇绝伦的姿影，只看得术虎高琪两眼发直。难怪蒙军百战百胜，大汗身先士卒，士气焉能不盛？倘若大金国主有他一半，不，哪怕只是站在城头督战，我军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快。

术虎高琪对大战失去信心，他已在考虑失败后的退路。胡沙虎不会放过他的，与其送上项上头颅，不如先下手为强！

术虎高琪暗暗拿定了主意。下午，术虎高琪败回城中，也不去见皇上，径直引兵包围了元帅府。

胡沙虎惊闻变故，知道来者不善，慌忙推开美人，准备从后院翻墙逃走。也怪他时运不济，就在他要翻墙时，衣襟被松枝挂住，加上伤腿不便，让术虎高琪的士兵追上乱剑斩杀，割下头颅。

次日五更时分，术虎高琪带着胡沙虎的人头上殿叩见皇上，累数胡沙虎罪状，并声称自己是为社稷而杀逆贼。宣宗开始还吓得心惊胆战，面色如土，及至明白胡沙虎已死，不但对术虎高琪未加责备，反而面露喜色。

胡沙虎始终是宣宗的心腹之患，何况，胡沙虎确实有弑君之罪，术虎高琪杀他，也算他罪有应得。宣宗当即在金殿之上宣布胡沙虎罪行，并张榜天下，同时任命术虎高琪为元帅，固守中都。

胡沙虎被杀的消息不出午时便传遍蒙营。各军主要将领齐集成吉思汗的大帐，准备商议下一步行动。

大部分将领主张乘胜攻下中都城，但成吉思汗不为所动。他耐心地分析了现在攻打中都的利弊优劣，最后决定：继续挥师南进。

会议结束后，石抹明安与木华黎结伴回营，他深有感触地对木华黎说：“大汗之谋，即使春秋白起再生，只怕也会甘拜下风。”

木华黎点点头，然后笑了。

木华黎与石抹明安友情甚笃，经过近三年的并肩作战，他们更加心心相印。

玖

蒙古大军依然兵分三路，继续挥戈南下，沿途势若破竹，所过城郭皆攻掠而下。

一连数日，成吉思汗都对中都城围而不打，除每日必带数十骑围绕城

郭，侦察地形外，再无其他动静。

宣宗摸不透成吉思汗的真实意图，愁眉不展，茶饭不思。早朝议事时，大元帅术虎高琪认为蒙古南下刚返，必定人困马乏，如今屯兵城外，按兵不动，或为养精蓄锐，或是另有图谋，不如引军杀出，与蒙军决一胜负。

宣宗哪里敢同意！他生怕中了成吉思汗调虎离山之计，坚持固守城池，静观其变。

正当中都城内君臣惶恐不安时，蒙古使臣带来了成吉思汗的劝降诏书。诏书由成吉思汗口述，内容只有几句话：汝之国土，黄河以北尽归我所有，汝所据唯中都耳。天意亡汝，然我念故旧，不忍过分迫汝。汝当作何表示以消弭我军将士之心头仇恨？宣宗不敢立刻答复，好言劝使臣下去休息，他与群臣商议后再作决定。

蒙古使臣离开后，群臣围绕成吉思汗的劝降诏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无非是两种倾向：战或和。

主战派以术虎高琪为首。他慷慨激昂地表明了主战的决心："蒙古春季马瘦，将士自南而返，多不服水土，据传军中正在流行瘟疫。如今，成吉思汗突然主动议和，想来传言非虚。蒙军不堪再战，我军却以逸待劳，纵无十分把握，亦有十分士气。不如与其决战，倘或一战成功，也可一劳永逸。"

右丞相完颜承晖表示反对："元帅此言差矣。想我军将士，多居诸路，纵使战胜，也会思念父母妻儿哗变而去；倘若战败，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依臣之见，不如权且同意与蒙古议和。待蒙古退兵，方可从容收复失地，重整旗鼓，以备再战。"

完颜承晖所虑确是实情。金朝廷为守住中都，尽驱城外强壮男子充军守城，而将其亲人留于城外。若决战，只怕将士虑及城外亲人安危，不肯真心卖力；若兵败，或再产生哗变，大金江山更是岌岌可危。

争来争去，终是主和派占了上风，甚至一向对术虎高琪言听计从的宣宗也坚决反对同蒙古决战。术虎高琪见自己被孤立起来，不再言语，心里想的却是，议和就议和，反正与我丝毫无损。我身为主帅，倘若公然主和，必为世人不耻。今我主战，世人皆知我非贪生怕死之辈，只不过朝中主和派的势力占了上风罢了，正好全了我的声名。倘若真依了我的主张去与蒙军决战，那成吉思汗和木华黎岂是容易对付之人？侥幸胜了倒还好说，败则本人威风丧尽，到时再被政敌抓住把柄，只怕费尽千辛万苦方才到手的功名利禄也会付诸东流。一旦如此，所为何苦？

宣宗见群臣再无异议，当即派完颜承晖随蒙使觐见成吉思汗，商谈议和条件。

成吉思汗接待完颜承晖的礼节虽然隆重，但提出的条件相当苛刻：金国必须充当蒙古附庸；废金帝帝号，退为河南王；平时进贡，战时出征。

完颜承晖表示同意转告国主。成吉思汗又说："我闻汝主有女，何不遣来侍奉？"

游牧民族进攻定居国家时，定居国家以女和亲多有先例，所以完颜承晖依然答应。成吉思汗派石抹明安送完颜承晖出营。昔日同殿之臣，现在一个为兴盛的帝国效劳，一个为失败的国家奔波，犹如一出悲喜剧的上演谢幕，两个人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俟完颜承晖离去，成吉思汗对左右说："我观完颜承晖不愧为忠义之士，只可惜失于软弱。国势强盛时以其治理国家，必为贤臣良相；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以其为相则难以支撑局面，收拾残局。"

宣宗完全接受了成吉思汗提出的条件，当即备办贡品：黄金、白银、丝绸等等不一而足，又将已故的先帝允济之女歧国公主冒充己女一并献与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依约退兵。完颜承晖亲将他送出居庸关外。回首关内，完颜承晖感受不到春意盎然，只有破碎的河山历历在目，他止不住潸然泪下，情难自已。

拾

蒙军夜晚下营后，成吉思汗想起去看看他的"战利品"：歧国公主。

歧国公主年方十五岁，高高的额头下一双圆圆的眼睛，算不上十分标致，却显得异常聪颖。她见到成吉思汗，竟无惊惧羞怯之意，跪倒施礼，落落大方。成吉思汗觉得她挺有趣，赐座后问道："你是河南王的女儿？"

歧国公主边倒茶边平静地回道："先父名讳允济。"

"允济？"成吉思汗大吃一惊，"我要的是河南王的女儿。"

"皇上焉肯将亲生女儿献与大汗。"歧国公主冷冷地回道。

成吉思汗沉吟片刻："允济？不管怎么说，我与他有过数面之缘，也算故人。"停了停，他又说，"你放心，看在允济的分儿上，我定会善待于你。"说罢想走。

"大汗。"歧国公主唤住了他，"臣妾恳请大汗做主。"

"哦，什么？"

“臣妾此生最恨两个人，一个是胡沙虎，另一个就是当今圣上完颜珣。胡沙虎既死，臣妾杀父仇人已得报应，但完颜珣还活着。完颜珣身为大金国主，却是个见利忘义的奸诈小人。想当年，他在霸州为王时，父皇待他不薄，岂知他登基后全不念父皇在世之时对他的种种恩义，反与胡沙虎沆瀣一气，将父皇贬为庶人，草草埋葬了事。这且不论，如今又将臣妾冒充己女送与大汗。臣妾既到蒙古，只望大汗有朝一日杀完颜珣为臣妾报仇。大汗若不应允，臣妾有死而已。”

成吉思汗被个性倔强的歧国公主吸引了：“你这样说，就不怕故国灭亡？”

“臣妾只不过是一闺中弱质，只知有生身父母，不知有他。倘若臣妾生为男儿，定当入朝斩杀奸佞，匡扶社稷；上马挥戈阵中，击退犯敌。”

成吉思汗真没想到，这样一个纤弱女孩，竟有如此心胸志气，不免心生敬意：“说得好！不愧是大金公主，果然不同平凡女儿！”

歧国公主脸微微一红，侧过头去，含羞默然。正巧拖雷有事求见父汗，成吉思汗要他进帐回话。拖雷看到歧国公主，略一踌躇，成吉思汗招手让他过来坐下。

歧国公主奉上清茶。拖雷也不抬头，接过放在案几之上。歧国公主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拖雷俊秀英锐、神采奕奕的脸上，眼波流转间，传递着内心的惊羡。

拖雷向父汗请示了几句军中事务，便欲起身告辞。成吉思汗笑道：“我正要你陪我一起走走。公主，你一路劳累，早些休息吧。”

歧国公主亲将父子俩送到门外。直到拖雷远去，她仍呆呆地望着拖雷高大匀称的背影发呆，一抹红晕不知不觉飞上她的脸颊。她暗想，若能嫁得如此郎君，确也不枉此生了。

成吉思汗只不过找个借口。既然不打算纳歧国公主为妃，再留下来当然多有不便。歧国公主是个聪慧的少女，莫如返回蒙古本土后再与夫人商定她的终身。成吉思汗回到爱妃忽兰的寝帐。摇曳的灯光下，忽兰越发显得妩媚动人了。看见成吉思汗回来，她又惊又喜：“是您，大汗？我当您不会来了。”

“为什么？”成吉思汗笑。

“您不是纳新妃子了吗？”

“我何时说过要纳她为妃了？我不过借此羞辱完颜珣罢了。结果你猜他送来的是谁的女儿？”

“忽兰不知。”

“允济之女歧国公主。我观完颜珣身为大国君主，终究是个反复无常、狡诈奸猾之辈，不足为信。倒是这位公主，谈吐不凡，聪慧无比，我正考虑该将她许与何人？”

“听大汗这样夸赞她，忽兰倒想马上见见她了。”

“明天吧。忽兰，刚才拖雷去看我，歧国公主好似对他颇有好感。”

“那是当然。我们拖雷聪明俊秀，相貌堂堂，哪个少女见了能不倾心？问题是拖雷对苏如情有独钟，只怕此事还有障碍。”

“那就将她赐给功臣后代？”

“不可不可。歧国公主既然对拖雷有情，又是大国公主，您再将她赐给他人，岂不害了她一生。”

“算了，算了，这也不行，那也不成，我是管不了了。这种事，一向都由夫人做主，就让夫人去处理好了。”

忽兰忍不住笑出了声。

第十二章 攻陷中都

壹

经过近两年的征战，成吉思汗带回蒙古本土的是赫赫战功和丰厚的战利品。然而，征服者的征服欲不会有尽头，他仍在等待时机。

歧国公主，按照她本人的心愿，由孛儿帖夫人亲自做主许给了拖雷。苏如非但不计较，反与多才多艺的歧国公主相处如姐妹。完全可以这样说，拖雷正因得此二位贤妻相助，才在日后为他的儿子们铺开了成功之路。

蒙古大军获得了战后短暂、充足的休憩。

八月金秋，草原上处处繁花似锦，美不胜收。速格纳黑遵父命从阿力麻里前来蒙古拜见成吉思汗，并送来大量新鲜瓜果。漠北之地，瓜果罕见，成吉思汗除取用部分外，其余全部赐给子侄功臣。

四年后重返蒙古，速格纳黑遇到了他此生最爱的女子：婉嫣。

年方十五岁的婉嫣娉婷袅娜，亭亭玉立，加上天生的优雅风度，使她看起来完全像个大姑娘了。她不再像儿时那样喜欢缠着祖汗，更多的时候愿意待在奶奶身边帮她处理一些琐事，渐渐地，孛儿帖夫人已经离不开这个不可多得的帮手了。

婉嫣是成吉思汗家族众多明丽女儿中一颗放射着璀璨异彩的明珠。她既有奶奶的睿智，又有苏如的沉稳。不出征的时候，成吉思汗喜欢每天抽出一些时间陪婉嫣说说话，祖孙俩的感情依然十分亲密。有一次成吉思汗甚至对孛儿帖夫人说，婉嫣如果是个男孩子就好了。如果婉嫣是个男孩子，我就将江山交在她的手中。

速格纳黑在汗营人缘极好，包括婉嫣在内，都与他相处融洽。只有一个人对他充满了敌意，这就是察合台的长子南图赣。

南图赣从小与婉嫣一起在祖父身边长大，对南图赣来说，婉嫣并非他的堂姐，而是他的朋友。他讨厌速格纳黑对婉嫣的过分殷勤，小孩子的感情往往异乎寻常地强烈，南图赣的无礼有时甚至连成吉思汗也看不过去。为此事，成吉思汗没少训斥爱孙，其结果是南图赣更加憎恨速格纳黑。

速格纳黑能够见到婉嫣的机会并非很多。每一次不期而遇，都会令他欣喜若狂。婉嫣是速格纳黑心中的女神，能够让她快乐，或者看到她快乐就是他最大的心愿。每一次相遇，无论见面的时间是短是长，凡婉嫣问

到的问题，他都一定设法做出至少令他自己满意的答复。甚至婉嫣没问的，他东拉西扯也都说了。以致南图赣给他的评价是，好像就他一个人长着嘴。

讨好别人的心思往往很难捉摸，被讨好的人即使偶尔也会感到腻烦，内心深处依然会隐藏着对这个人的怜惜。特别是在青年男女之间，那种复杂微妙的情感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草原人并非只重视父亲的血缘，唯独对成吉思汗另当别论。他是草原人心目中的偶像，草原人对他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样，术赤的血统之疑就成为不可忽视的缺陷。

婉嫣是细心也是明智的。了解了缠绕父亲一生的阴影后，她在最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内心的彷徨和失落，泰然处之了。尽管身上流动着的不是成吉思汗的血不免让人遗憾，但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爱，就像她爱祖汗也为祖汗所爱一样。至于纠缠于父亲和祖汗之间的恩恩怨怨，那完全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她不想让它带给自己太多的影响。站在一个与双方都有很深关系的旁观者的角度，她自有结论：爱与恨原本没有什么明显界限，它们常常搅在一起，令人真伪莫辨。

对待情感婉嫣是理智和清醒的，她对速格纳黑的热情也一直保持着距离。而速格纳黑对婉嫣的痴迷，几乎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婉嫣要回家住上几日，照顾生病的额吉，速格纳黑也非要跟去“看看老图拉河”。他的态度既诚恳又坚决，婉嫣被他磨得心软，只好答应下来。可是，青年男女一同上路终究有些不便，婉嫣想让弟弟南图赣作陪，不料南图赣一口回绝了。

南图赣的顽劣态度大出婉嫣意外。此前，姐弟俩的感情一直十分亲昵，胜似一母同胞。自从速格纳黑进入婉嫣的生活，南图赣便明显与她疏远了。婉嫣原以为这不过是南图赣耍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才知道，十一岁的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

行前，婉嫣来到奶奶的寝帐，发现祖汗不在，有点失望。“我祖汗呢？”她有些不高兴地问。

孛儿帖慈祥地一笑：“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奶奶，我祖汗呢？他不是说要在这里等我回来吗？”

“生你祖汗的气了？那你仔细想想，有什么事会重要到能让他对他的宝贝孙女失约呢？”

婉嫣抬起头，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又要打仗了？”

孛儿帖默认了。

“那我怎么办？”

“什么？”孛儿帖一时没明白孙女的意思。

“我怕等我从家里回来，祖汗已经走了。”

“你待会儿就去见祖汗，算是同他告别。回家后好好侍候你额吉，不用急着回来——懂吗？”

“我听您的。”婉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奶奶，“奶奶，祖汗出征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常常会怎么想？”

孛儿帖微微一愣，没作回答。

“祖汗如今已年过半百，为什么每一次非要亲征呢？连年征战，他连真正放松休息的机会都得不到，有时我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

孛儿帖笑了：“你祖汗常说：他生在马背，长在马背，将来的归宿也必然在马背。”

“我真恨自己是女孩子，不能跟在祖汗身边照顾他，保护他。”

“我的宝贝，其实，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

“我像不像奶奶年轻时候？”

“不像。奶奶年轻时候哪有你那么多复杂的想法！”

“其实我最不像奶奶的地方是我不会有奶奶的幸运。”

“幸运？”

“只有奶奶一个人会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遇上祖汗那样的男子汉，而且还能与他生死相伴，荣辱与共。”婉嫣坦率地说。

孛儿帖专注地盯着孙女美丽明亮的眼睛。孙女坦然地微笑着，毫无羞赧之态。她不禁爱宠地吻了吻孙女光滑白净的额头：“我的宝贝，告诉奶奶，那个叫速格纳黑的小伙子是不是喜欢上了你？”

“如果奶奶也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吧。”

“你呢？你喜欢他吗？”

“我不讨厌他。奶奶，我们不谈这个话题好吗？”

“好。说真的，眼看着我的宝贝从那么个小不点长成了大姑娘，才感到时间过得飞快。也许用不了多久，等嫣儿出了嫁，想起回来看看奶奶的时

候，奶奶已经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孛儿帖若有所思地喟叹。

婉嫣凝视着奶奶。为儿孙操心了一辈子，岁月已悄悄染白了她曾经乌黑的鬓发，时光如流，将印记清晰地刻上了奶奶曾经光洁美丽的脸颊。婉嫣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奶奶的一生，都像她小时见过的一个背着大包袱走在沙漠中的老妪，当她终于踏上草地想要休息一下时，却累得再也站不起来了。

婉嫣的鼻子猛地酸了：“奶奶，我去金帐等祖汗，待会儿我和他一起回来。”说完，又自言自语，“怎么又要打仗了呢？”

贰

蒙古撤军，并未让宣宗感到真正的安宁。中都离蒙古毕竟太近了，即使中都坚固的城墙也无法阻挡来自北方的战马蹄音。恐惧变成了夜夜纠缠不休的噩梦，噩梦中只有一个念头从酝酿到成熟：迁都。

一日，宣宗以中都物质匮乏、国库空虚为由与群臣商议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事宜，他理所应当地认为，汴京据黄河之险，一定能够阻止蒙古大军的前进。不料，此议一出，群臣多数表示反对。

右丞相完颜承晖首先陈明了迁都的弊端：“前者，蒙古主动缔结和约，皆因中都城防坚固，难以攻取，才不得不罢兵回师。如今，遽议迁都，一者会为蒙古再次大举兴兵造成口实，二者还会大大削弱我军的防御力量。届时军民惊扰，中都势必危在旦夕。臣恳请万岁立废迁都之议。”

左丞相单徒镒近日常常吐血，卧病在床，闻听皇上有意迁都，急忙来到金殿，泣血陈词：“万岁，迁都无异于逃跑，将使朝廷威信丧尽。中都有万岁坐镇一天，军民心有所托，必会拼死保卫。老臣以为，自蒙古撤军，失陷城池多有收复，万岁正宜励精图治，重振国威。倘若迁都，岂不令朝臣百姓寒心！”

宣宗这个人挺有意思，平时耳软心活，毫无主见，偏这次横下一条心，百劝不理：“丞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虽迁都，仍命太子守忠坐镇中都，与朕亲住何异？况且迁都汴京，暂避蒙古兵锋，又据黄河之险，实乃万无一失之举。汴京即为国都，国都不失，则我大金根基不倒。”

宣宗就差没说，中都我不要了。单徒镒还想进谏，宣宗却不容他开口：“朕意已决，卿毋多言！朕命完颜承晖为都元帅，穆延尽忠为副帅，共同辅佐太子守卫中都，其余随朕择日迁往汴京。”

说完，一甩龙袖，扬长而去。

单徒镒跪地疾呼：“万岁，容老臣再进一言。”

宣宗假装没听见，径直退返后宫。单徒镒急怒攻心，一口鲜血喷射而出，晕倒在丹墀之上。

大殿之上一阵忙乱。完颜承晖命人将单徒镒送回府中，当晚，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便含恨而去。

宣宗怕百官再行劝谏，索性每日停止临朝视事，躲在后宫闭门不出。

不出群臣所料，迁都计划果然在中都百姓中引起了极度恐慌和对朝廷的彻底失望，刚刚平稳的局势重又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时隔不久，金举众迁都的消息通过成吉思汗的快马传骑送到蒙古本营。

成吉思汗闻讯愤然作色："金既与我议和，为何又要南迁？看来完颜珣当初的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为的是拖延时间重整旗鼓，继续与我为敌。我倒要先发制人，看他阴谋如何得逞？"当即传令众将到金帐议事，准备出征。

成吉思汗不愧是一个善于选择时机、头脑清醒冷静的天才统帅。过去不攻中都，是因为中都城防坚固，军民同心，倘若倾入大量人力物力攻城，终究得不偿失。如今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宣宗迁都，势必造成中都城防空虚，人心紊乱，此时再攻中都，则会事半功倍。

众将一致赞同立即出兵，新的大战就在眼前。

诸事议毕，成吉思汗走出大帐，婉嫣拍马迎上了他："祖汗。"

看见孙女，成吉思汗猛然想起："婉嫣，你不是明天就走吗？"

"是。我在等祖汗说会儿话。"

祖孙二人并辔而行。

"祖汗，您千万多保重。"婉嫣不无忧虑。

"你都知道了？"

"我刚从奶奶那里来。"

成吉思汗略觉不安。每次出征，都难免要经过一段折磨人的时光。成吉思汗最怕的就是亲人们默默为他准备行装的日子，好似他就会一去不返。"知道也好。回去好好照顾你额吉，不用惦记祖汗。"

婉嫣没敢回答。她避开了祖汗慈爱的注视，泪水已然溢满眼眶。

"婉嫣，祖汗……"

"我懂，祖汗，没有人可以让您掉转马头。我不会劝您什么，我只想要您

答应我一个请求。”

“你说吧。”

“如果没有您为我主婚，我永远不会出嫁。”

“祖汗答应你。嫣儿，你放心吧，祖汗很安全。”

“那您上回还受了伤呢。”

婉嫣指的是在怀来战斗中，成吉思汗被流矢击伤左臂的事。可能忽兰告诉孛儿帖时被婉嫣得知了。

“祖汗向你保证再不轻易涉险好不好？你也知道祖汗的脾气，祖汗说过的话从来都是会兑现的。”

婉嫣拭去眼泪，从马上默默伸过手掌。

祖孙二人击掌为誓。

长生天，求你保佑我的祖汗吧！婉嫣情愿减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求你再不要让祖汗受到伤害……

叁

蒙古大军再次穿越长城。

石抹明安率蒙军主力陈兵中都城下，完颜承晖亲自在城头督战。蒙军连续强攻数日，均无功而退。

成吉思汗命木华黎领兵攻打辽东、辽西，从四面包围中都，断其粮道，围城打援，终将中都城逼成了汪洋中的一座孤岛。再说宣宗自到汴京第二天，就开始后悔未令太子守忠南迁。在这件事上，他又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固执，置众臣苦苦相劝于不顾，坚持派出了一名特使从速前往中都宣太子回汴京议事。

太子守忠本是个养尊处优的角色，寻欢作乐还算行家里手，行军打仗无异于赶鸭子上架。自蒙军包围中都，他吓得连宫门也不敢出了。但不管太子勇敢也罢，怯懦也好，有他坐镇中都，守城将士的心中尚有些许寄托。岂知宣宗连这点寄托也无心留下。

太子听说父皇召他南归，喜从天降，匆匆将宫中一应细软珍玩搜罗一空，连夜打开后城门逃之夭夭，临走前对完颜承晖和穆延尽忠连句表示安慰的话都没说。宣宗的这种做法，令主帅完颜承晖内心苦不堪言，穆延尽忠则完全心灰意冷。

蒙军攻城甚急，急切间虽不能下，中都的守备力量却日渐削弱。成吉思汗成竹在胸。他安慰因久攻不下而产生焦躁情绪的个别将领："守城者最忌消耗战。对于他们，粮秣得不到供给，兵员得不到补充。中原部队的局限性始终在于一旦卡住其粮道，就如同卡住其咽喉。况又经过隆冬，除向新都求援，我料完颜承晖别无良策。"

成吉思汗的自信不能说没有道理。完颜承晖在旷日持久的围攻中遇到了他无法克服的几个难题：一是城中储粮消耗殆尽；二是守城将士死伤惨重，兵员得不到补充；三是穆延尽忠无心军务，每与议事，必以言语支吾。完颜承晖开始考虑向新都求援。

金使赴南，潜出中都，成吉思汗了若指掌。他暗令放走金使，随后派石抹明安在汴京通往中都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截击援军。

转眼，蒙军围攻中都城已近半年，完颜承晖最害怕的情况出现了：城中断粮。派去求援的使臣出城月余杳无音信，穆延尽忠私下向心腹抱怨："皇上倒是想的周到，到汴京还没坐稳龙椅就惦记着接走太子，对我们的死活却不闻不问。如今中都被围得像个铁桶，完颜承晖又倔又愚，再这么拼下去，只怕我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城中断粮，百官无事可做，各自忙于寻找生路。只有一个人，面对生死考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镇定。他，只是完颜承晖手下一名有职无权的年轻文官，蓄着垂至胸前的美髯，以致后来无论何时成吉思汗都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昵称他为"长胡子"。他就是其后在蒙古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代名相耶律楚材。

出身名门的耶律楚材，是辽东丹王突欲的第八代嫡孙。其父耶律履六十岁时方得此子，既感慨又欣喜地为新生儿取名"楚材"。取"楚地有材，晋实用之"之意，将辽国比作楚，将金国比作晋，父亲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够在金廷大展宏图。

楚材三岁时，严厉而慈爱的父亲去世，熟读诗书，深具文化修养的母亲将他抚养成人。耶律楚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才名渐播于金邦。其时章宗在位，闻耶律楚材之名特意召见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得知他是已故侍郎耶律履的三儿子，章宗十分高兴，鉴于耶律履之位早由其长子善才继承，章宗格外拔擢任用，将耶律楚材补为左右司员外郎。这一年是金章宗泰和六年，耶律楚材年方十七岁。也正是这一年，成吉思汗成了全蒙古民族的大汗。

耶律楚材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术数、律历，多才多艺且风华正茂。只可惜日渐衰落的金廷无法给他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怀才不遇的失落感迫使他投向佛门，拜在了京都名僧万松长老的门下。

然而，参禅打坐并不能完全泯灭耶律楚材内心的宏伟抱负，他仍然渴望以一生所学，济世安民。

宣宗南迁，耶律楚材的两个哥哥善才、辨才都伴驾随行，只有耶律楚材被完颜承晖留下来辅以国政。奈何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中都渐被蒙古逼入绝境，局势已不是个别贤臣良将所能挽回。

绝望的情绪笼罩了朝野上下。耶律楚材每日以书本消磨时光，掀动书页，低声吟诵，毫无动摇颓唐之意，与惊惶失措的同僚恰成鲜明对比。

完颜承晖仍在城中望眼欲穿地盼着援军的到来，却不知援军根本来不了了。

原来，宣宗接到完颜承晖的求援密报后，当即派御使中丞李英率十万大军火速增援中都。救兵如救火！宣宗于此千钧一发之际派出了嗜酒如命的李英，真可谓昏聩至极。

李英贪酒，几乎到了没有酒就什么也做不成的地步。援军一路之上行动异常迟缓。那李英更是每日泡在酒缸中。好不容易到了霸州，早已候在这里的石抹明安指挥伏兵四面杀出，金军一触即溃，李英也在半醉半醒中做了酒鬼。侥幸杀出重围的金兵仓皇逃回汴京。石抹明安并不派兵追赶，只命人割下李英首级，回师向成吉思汗复命。

成吉思汗派人携带李英首级和劝降诏书来到城下，要守军将领转呈主帅完颜承晖。劝降书中写道：中都乃人间天堂，若毁于战火之中，实为天大憾事。望完颜丞相审时度势，顺应民意，献城来降，仍不失王侯之位，且有大功于中都百姓。而今援军主帅李英已死，中都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已成孤城一座，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倘若元帅终究执迷不悟，难免玉石俱焚，城毁人亡。

完颜承晖就拿着这封信和李英的首级召集众将议事。听说援军被阻，诸将面面相觑，黯然无语。完颜承晖连连追问，众将仍旧装聋作哑，呆若泥塑。

完颜承晖无奈说道：“本帅誓与城池共存亡，以报皇上托国之恩。穆延将军，你意如何？”

穆延尽忠正色答道：“某断不会屈膝北侍。”

“如此甚好。将军有何打算？”完颜承晖不抱希望地试探。

“依某之见，我军只能寻机突围，除此别无良策。中都不过一死城耳，人才是至关重要的。”

“你想逃跑？”

穆延尽忠毫不相让：“莫不成元帅有把握保得城垣不破？”

“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生为人臣，岂可惧死贪生！”

穆延尽忠咽下了差点脱口而出的更为刻毒的话：你死也是白死。只是哂然冷笑。

“诸君有愿与本帅共赴国难者，请随本帅到城头督战。”完颜承晖说完，诸将仍如庙里的泥菩萨一般，不复一言。

穆延尽忠以挑衅的目光睨视着完颜承晖，脸上闪现出讥嘲的冷笑。

完颜承晖如同掉入了冰窟，一颗心从内到外都冷透了。大难临头，诸将不思尽忠报国，只知明哲保身，中都焉有保全之理？罢，罢，罢！人各有志，难以相强。人生在世，生者何欢？死亦何惧？

完颜承晖神思恍惚地回到丞相府，换上朝服，独自巡视城中防务。

断粮数日，将士们将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极度的饥饿使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完颜承晖没有走完一圈便回到府邸，他已是心力交瘁、欲哭无声了。

入夜，借着昏淡的烛光，完颜承晖奋笔疾书。

在呈给皇上的奏折中，完颜承晖详述了中都半年多来的守备情况。在奏折的后半部分，他一一列举了术虎高琪弄权误国的罪行，恳请皇上以中都城破为鉴，从此举贤任能，卧薪尝胆，重振大金国威。最后，他向皇上谢罪，说自己没能守住中都，有负皇上重托，失职之罪，万死莫赎。

写完一生中的最后一本奏折，完颜承晖传来心腹家将，嘱他设法将奏折转呈皇上。家将含泪拜辞而去。

完颜承晖黯然辞别家庙，回到书房。这位忠耿一生的大金贤臣最终选择了服毒自尽的道路。

次日凌晨，蒙古大军在石抹明安的率领下强行攻破城池。穆延尽忠将宫中宝物搜罗一尽，放火烧了宫殿，从城后出逃。

至此，中都彻底陷落。

部分蒙将鉴于中都军民固守，以致耗费了诸多人力物力，建议屠城，以示惩戒，石抹明安及时阻止了这一野蛮行径。他说：“国以民为本，国无民取其国有何意义？况且杀戮无罪者，只能增强对方抵抗的决心。似此短视之举，绝非大汗本意。”

石抹明安的话很快传到了正在独石口避暑的成吉思汗耳中。成吉思汗对石抹明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原则的行为尤为嘉许，传旨以明安所言作为蒙军日后的攻城方略及安民准则。

肆

宣宗在汴京得知中都城陷落的消息后痛哭了一场，然后在大殿之上追封完颜承晖为尚书令，广平郡王，谥忠肃，但对其心血凝成的奏折却置之不理，对临阵脱逃的穆延尽忠也未做任何处置。

败者痛哭，胜者未必欢笑，成吉思汗在独石口听说中都陷落的消息后反应十分冷淡。大战前的所有兴奋在胜利后都荡然无存，成吉思汗一生似乎都在刻意追求成功而非享受成功。不久，成吉思汗在桓州行宫接见宋金名家，访得耶律楚材的贤名也在此时。后来，西征前夕，成吉思汗终于得偿所愿，将耶律楚材罗致蒙古宫廷。

对金的战斗实践，令成吉思汗切实感受到要想赢得中原战争的胜利，就必须采用中原战法。组织一支步兵和炮兵部队已势在必行，成吉思汗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爱将木华黎和石抹明安。

蒙古大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南推进。一支由木华黎率领，强攻真定，真定守将武仙不敌，献城投降。另一支由石抹明安率领，包围了张柔驻守的紫荆关。

金对蒙古战事的多次失利使金军将士畏敌如虎，张柔亲临前线指挥亦不能挽回败局。无奈之下，张柔只好带领残兵败将从关后夺路而逃。

石抹明安一举抢占紫荆关，分派少将军宝鲁追击张柔。

张柔一口气逃到狼牙岭下，回顾随行将士，所剩寥寥。正思虑该往何处去，宝鲁已领兵追了上来，张柔只好勒马迎战。

宝鲁还不满十八岁，是木华黎的独子。木华黎自夫人逝后再未续娶，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征伐大业上。宝鲁自幼接受了父亲最严格的训练，俨然又是一个年轻时的木华黎。

张柔并未将宝鲁放在眼里，战不多时，发现宝鲁极难应付，于是拨马便走，宝鲁紧追不舍。

闻听宝鲁马近，张柔蓦然拧身，使出了张家枪的绝招“回马枪”。哪知不见宝鲁，张柔不觉一愣。就在张柔分神的瞬间，宝鲁已从马肚一侧敏捷地跃上了张柔的马背，将张柔掼于马下。

跟随宝鲁的士兵眼疾手快地将张柔捆绑了个结实。张柔抬眼望去，只见宝鲁端坐于他的马上，正得意地向他微笑。

主帅被擒，余者纷纷弃械归降。

张柔被押至石抹明安主营。一路所见，旌旗辉映，刀枪林立，军容十分整肃。张柔暗想，石抹明安能以金降将身份统帅蒙古大军，可见其深受

重用。

宝鲁先入帅府复命，石抹明安大喜。“少将军不愧将门虎子！本帅为你记首功一件。”俟宝鲁离去，他命人带上张柔。

张柔昂然立于帅案前，全无惧色。

石抹明安微微一笑：“张元帅，你既落入我手，为何不跪地乞饶？本帅或可放你一条生路。”

张柔顿时大怒：“你是帅，某也是帅，因何跪你？难道张某怕死不成！”

石抹明安见张柔如此刚毅，心内敬服，急忙走出帅案，亲自为张柔解开绑绳：“适才只为试探元帅性情，言语冒犯处，还望元帅海涵！实话说，末将久闻元帅大名，只可惜有心结纳，无缘识荆，今日得见，方慰平生渴念。”

张柔本是吃软不吃硬的汉子，见石抹明安如此虚怀若谷，反而没了主意。

“张元帅，请上座。”石抹明安的态度益发谦恭。

张柔犹犹豫豫地坐下了，石抹明安方回原位就座。

“元帅，末将有几句肺腑之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石抹元帅但讲无妨，张某洗耳恭听。”

“张元帅，你我昔日同殿称臣，一片忠心，苍天可鉴。然末将终归蒙古，个中原因，却绝非留恋富贵，贪生怕死。当今圣上昏庸无道，奸臣把持朝纲，对外不思复国大计，对内容不下忠臣良将。右丞相完颜承晖尽忠死节，临阵脱逃的穆延尽忠却原职未动。如此军令不明，赏罚不分，何以外拒强敌，内安民心？更有内部倾轧，令人防不胜防。漠北成吉思汗，以十万控弦之士，犹如秋风扫落叶，几陷黄河以北所有州郡。金帝虽据黄河天险，终难久持。蒙军虽粗莽，却难得君正臣贤，想你我凛凛一躯，生逢乱世，当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方不负平生之志。元帅细思，末将所言有无道理？”

张柔听石抹明安句句切中要害，又想起恩帅当年遭奸臣构陷，无端冤死，不免心动，情不自禁点头称是。

石抹明安见张柔叹息不语，屏退左右，传命摆上酒宴，两个人对座长谈。

石抹明安的口才在金军中首屈一指，一番话讲来如同从张柔心窝里掏出一般，张柔听得十分入神。

酒过三巡，张柔突然想起什么：“石抹元帅，方才擒我小将，请问叫什么名字？”

“宝鲁。他是主帅木华黎膝下独子。”

“难怪！这位公子实在了得。张某自幼习武，从未失手，不料竟败在公子手下。”张柔就把他与宝鲁交战的情形细述一遍，忍不住大笑起来。石抹明安听了，更加敬重张柔坦荡爽直的性格。

“蒙古儿童，从会走路起就会骑马，大汗军队，人人都有骑射本领。即便不出征，他们也演兵习武，常年不间断。我听士兵说，每逢训练，大汗与士兵同穿粗衣，共食陋食。统帅如此，将士焉能不奋发向上？想当初末将两进蒙营，处境异常尴尬。归降虽为情势所迫，末将之心其实早为大汗倾倒了。”

张柔若有所思。

石抹明安为张柔斟满酒：“末将初入蒙营之时，曾与木元帅有过一次倾心长谈。张元帅可知君臣同心，互信不疑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张柔回答不出。

“末将知道这个也是在归降之后。那种可为之生为之死的心愿，确实发自内心深处，从此再无半点反悔。”

“明安兄，”张柔不知不觉地改变了称呼，“早闻兄铁嘴钢牙，无人能及，今日才知名不虚传。”

石抹明安笑道：“虽然如此，末将两次出使蒙古，却是理屈词穷啊。”

两个人相谈正欢，忽闻木华黎已至关下，石抹明安急忙出席，将木华黎接入帅堂。木华黎见到张柔十分高兴，宾主落座，木华黎对张柔十分敬重，言谈中决无丝毫以势压人之意。张柔万般无奈，表示愿降，木华黎大喜，当即派人禀明大汗。

正好宝鲁也来参见父帅。张柔称赞公子机智勇武，木华黎却令宝鲁拜张柔为师，学习领兵为帅之道。

中都陷落当天，拖雷的夫人苏如在军中生下次子忽必烈。孙儿的出生为成吉思汗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孩子满月时，成吉思汗在桓州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入篮仪式。倘若这时月伦夫人还活着，一定会说：又是一个小铁木真！

在桓州逗留期间，苏如要丈夫多方延聘中原名儒进府，待以师礼。苏如不愧是一个有头脑有远见的奇女子，她比她丈夫更清楚，她的儿子们若想成为中原的皇帝，就必须接受中原的文化教育。

对此，歧国公主深以为然，全力协助。歧国公主后来也生有一子，取名末哥，英贤仅次于忽必烈，是忽必烈的忠实拥护者。

拖雷将苏如之请上奏父汗，成吉思汗大为赞赏，坦言儿媳见识胜过儿子。

出于对孙儿的钟爱，成吉思汗还特意请了金国几位有名的相士为婴儿相面，结果众口一词，皆言婴儿相貌主大富大贵，日后金、宋将在此儿手中平定。成吉思汗闻听，更加欣喜，命人好生看顾孙儿。

张柔恰在这时来到喜气洋洋的成吉思汗行营，觐见这位让石抹明安钦服万分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行猎刚返，在金帐前迎住张柔。张柔正欲大礼参拜，被成吉思汗伸手拦住了："张元帅不必多礼。在草原，没有中原诸多礼仪，我也不习惯别人三跪九叩。你是我的客人，不妨随便点吧。"

我的天！石抹明安说这位大汗朴实得惊人，若非亲眼所见，谁又能想象得出他就是那个用兵如神、所向披靡的蒙古大汗。

成吉思汗对年轻的张柔极为赏识，委任他为河北军都元帅，汉军万户长，并授以虎符，许其关键时刻可调动蒙军。张柔感激涕零，欣然拜受。

在桓州小住数日，张柔拜辞。临别时，张柔对成吉思汗虔诚起誓："臣蒙大汗知遇之恩，当肝脑涂地以报。从今以后，臣将一生追随大汗，冲锋陷阵，万死不辞!"

成吉思汗扶起张柔："有将军作我的臂膀，乃我万千之幸。"他欣慰地说道。

伍

对金战事告一段落。

蒙古大军回返本土，只留少量部队协助归降的金军将领继续肃清黄河以北的金残余力量。蒙古对金进行战争伊始仍带有草原战争的深深烙印，随着对金战事的不断深入，改变旧的战略战术已势在必行。

石抹明安、张柔等金国降将对自己辖地的有效治理为成吉思汗提供了一种模式。统治发达的中原国家必须采用适合中原的方法，笼络和重用一批出身中原的才能出众的将领不但可行，而且必要。蒙军人数太少，不可能分兵占领每座城市，从而给敌人留下各个击破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允许一些豪绅军阀拥兵自重无疑要明智得多。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宣誓效忠。

此时，木华黎麾下既有像石抹明安、萧也先这样的契丹族将领，也有像寅答虎这样的女真族将领，更有像郭宝玉、史天倪、史天泽、石天应、张柔、武仙这样的汉族将领，可谓猛将如云，人才济济。这是其中一个有利的方面，另一个有利的方面是，金廷已完全失去了对辽东的控制权。

耶律留哥在隆安自立为辽王，女真贵族蒲鲜万奴在辽阳建立了“东夏国”，并遣长子迪格入质汗廷，如此一来，辽东至少在名义上掌握在成吉思汗手中。再加上木华黎在征南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杰出才能已使他在金降将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因此，成吉思汗北归时，便放心地将继续攻金的指挥大权交到了他的手里。

成吉思汗又回到了风光秀丽的克鲁伦河畔，放松了在战争中绷紧的神经。

亲人们欢欣愉悦的笑容令他沉醉，故乡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令他留恋，他暂时忘却了气势磅礴的长城、黄河，忘却了巍峨庄严的宫殿、庙宇，而仿佛只有眼前的粼粼水波、幽幽绿色。

成吉思汗于众多孙辈儿女中，尤其钟爱婉嫣、南图赣、拔都和忽必烈。宠爱婉嫣、南图赣是由于这两个孩子自幼在他膝下长大；宠爱拔都是由于这孩子胸怀大志，与他相像；宠爱忽必烈则是由于长生天的启示——相士们皆言，此子日后成就的事业将超过他的祖父。

十六岁的婉嫣始终是她祖汗的最爱，是蒙古帝国的宝中之宝。然而，孙女毕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再深的爱也不能耽误孩子的终身大事。成吉思汗决定先办完遣使回访花剌子模这件紧要之事后，就与子、媳商议一下孙女的婚事。

成吉思汗曾在中都附近接见了来自花剌子模的三位商人，他一直希望能同中亚那个富裕美丽的国家建立和平通商关系，为此，这次回到蒙古本土，他立即从定居于蒙古高原的花剌子模商人中精心筛选出三个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带给摩诃末·沙一份厚礼和一封和平坦率的信。

办妥这件事后，成吉思汗派人火速召回长子和儿媳。

如此着急地商量婉嫣的婚事，同阿力麻里国王布扎尔派人来为他的爱子速格纳黑向成吉思汗求婚有关。使臣说，如蒙恩准，来年春天布扎尔夫妇将偕子亲来谒见成吉思汗。

术赤和达兰表示愿意听从父汗安排，成吉思汗反而有些举棋不定。

几天前，孛儿帖曾试探过孙女的心意，孙女当时没作任何表示。看来此事还须儿媳亲自出面，毕竟母女间可以无话不谈。

陪父汗和母后吃过午饭，术赤独自返回他在汗营的住处。他牵着马，慢

慢地走在柔软的草地上，心里产生了一种少有的闲适和惬意。

一阵女孩子们清脆悦耳的笑声使他循声望去。这时，他看见了走在人群中的女儿。身材修长的婉嫣即使是在花团锦簇的少女们围聚下也格外引人注目。她穿着一件白色印有暗花的前开襟长夹袍，收紧的腰身衬托出苗条健美的体态，步履轻盈得似要迎风飞起。鹅蛋形的脸上，一双顾盼神飞的眼睛充满了自信。

做父亲的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如此长久地注视着自己的亲骨肉，他不胜惊异地发现：女儿越长越美了。

婉嫣也看到了父亲。她离开同伴，向父亲走来。

“父王。”她在离父亲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彬彬有礼地向父亲打了个招呼。

术赤点点头，稍稍有点难堪。他很想对女儿说几句表示关切的话，可又不知从何说起。长年的情感封闭，使他无法改变外在的孤僻冷漠。

婉嫣依然保持着她的礼貌：“我额吉在奶奶那里吗？”

“在。拔都和斡尔多也在。听你奶奶说，你去华容姑姑那里了？”术赤温和地说。

“嗯。”女儿想最好能说另外一番话，可脱口而出的依然是短得不能再短的一句。

“嫣儿，阿力麻里……很远，以后，你凡事……要自己小心……”面对即将远嫁的女儿，术赤身不由己地表现出沉埋心底的父爱。女儿感觉到了，但多年的感情隔阂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我懂。我走了，父王。”婉嫣淡然一笑，经过父亲身边，离去了。术赤带着几分伤感、几分留恋目送着女儿。

成吉思汗获得萧也先密报，锦州守将张鲸公开叛蒙，自立门户。成吉思汗不得不派木华黎前往平叛。要知道，木华黎两天前才刚刚返回蒙古主营，连稍事休息的时间都还没有得到。

木华黎率三万大军出发，成吉思汗亲自将他送出营外。望着这员爱将神采奕奕的眼睛和日渐消瘦的脸庞，成吉思汗的心头涌上了深深的歉意。

“大汗不必忧虑，张鲸逆天行事，不足为惧！如今降蒙金将人心不稳，除掉张鲸，正可杀一儆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鲸之叛绝非坏事。大汗请稳坐汗廷，静候佳音。”

成吉思汗紧紧握住木华黎的双手：“中原有你坐镇，我自然可以高枕无忧。只是这样一来，你未免太过操劳，我总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

“不妨事，臣会注意。”木华黎深情地说。

一个月后，捷报传来，木华黎与辽王耶律留哥、蒙古监军萧也先合力剿灭张鲸兄弟。成吉思汗对耶律留哥和萧也先恩赏备至，他特别传命萧也先坐镇锦州，原张鲸辖地尽归萧也先治下。正如木华黎所言，平定张鲸之乱，金降将人心始定。

木华黎率兵继续南下，对金战事远未结束。

耶律留哥派使者觐见成吉思汗，表明他不久将亲赴汗廷拜谒大汗，以慰平生渴念。本来归降诸侯必须遣子弟为质，如蒲鲜万奴，自立为王后即遣长子迪格入质。耶律留哥因战事频繁，加上长子薛暗尚且年幼，才拖延至今。令他深为感动的是，成吉思汗并未因此对他产生丝毫怀疑。

陆

婉嫣的婚事几经商议确定下来。第二年春天，成吉思汗在汗营接见了前来迎亲的布扎尔夫妇。与布扎尔夫妇同行的还有阿尔思阑。阿尔思阑一来与布扎尔交厚，二来想念成吉思汗，借机一同来了。不约而同地，畏兀儿国王巴尔术也偕妻子华歆回蒙古省亲。一时间，金帐内宾客如云，老友新朋久别重聚，那份欣喜自不必细表。

布扎尔与成吉思汗一见如故。装扮一新的婉嫣出来拜见公婆，好个亭亭玉人，布扎尔夫妇心里极其满意。速格纳黑原本性格开朗，爱说爱闹，但这次来因为是要做新郎，反而拘谨了许多。

成吉思汗一旦决定的事绝不反悔。他满足了布扎尔夫妇尽快迎娶新嫁妇的愿望。婚礼定于九日后。 凌乱的帐篷中，侍女们正忙于将婉嫣需要带走的东西装入箱中，婉嫣则站在门前发呆。

这里曾是她住了十七年的可爱的家。在织毯回绕的空间，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着一切，就像一个自由自在的女王。过不了多久，她就要成为别人房中的小妇人了，等待她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平心而论，对于将要成为她丈夫的速格纳黑，她并非完全没有感情，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嫁给他便意味着从此远离故乡、远离她的祖汗和奶奶……

侍女正欲将一个银圈驼铃装入箱中，婉嫣叫住了她：“给我吧。”

银圈驼铃是她四岁那年祖汗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许多年来，她始终珍爱如初。一个侍女从帐外走了进来，手里还捧着一个精致的墨绿色绒面小盒。她俯在婉嫣的耳边笑嘻嘻地说了几句什么，将小盒放在她的手上。

婉嫣急忙走出帐外。“夫人，请进。”她不失恭敬地将布扎尔夫人让入帐中。

“里面很乱，让您见笑了。”婉嫣腼腆地说，尊婆母上坐，亲手奉茶。

布扎尔夫人是个性情刚强的女人，处事果断，雷厉风行，布扎尔对她又敬又怕，差不多唯夫人之命是从。速格纳黑是夫人唯一的儿子，也是布扎尔的长子，夫妇俩一直对他寄予了厚望。

第一次拜谒成吉思汗，布扎尔夫人建议让儿子去，为的是让儿子出去走走，长长见识。结果儿子回来后大谈自己在蒙古参加“那达慕”的所见所闻，显然那时婉嫣尚未走入儿子的生活。

第二次是在四年后果蔬熟透的季节。布扎尔与夫人商议，漠北少有新鲜瓜果，不如派儿子送去，也可聊表敬意。儿子这一去在蒙古逗留了很长时间。时值蒙军二次南下，做父母的还以为儿子已随大军出发。布扎尔夫人终究放心不下，派了个家人前去打探儿子的消息，不想儿子竟跟随家人回来了。儿子告诉他们他确实想随大汗出征，但大汗不允，还严令他立刻返家。成吉思汗的善意显而易见，布扎尔夫妇深受感动。

尽管儿子百般遮掩，细心的母亲仍然发现儿子此次回来不同以往，总显得魂不守舍。禁不住母亲的再三追问，儿子向母亲倾诉了衷曲。得知儿子爱上的姑娘是成吉思汗的掌上明珠，布扎尔夫人不能不有所踌躇。迎娶娇惯成性、目中无人的蒙古公主，婆媳之间会不会不好相处？儿子却安慰母亲，婉嫣温柔沉静、善解人意，将来断不会让她为难。他担心的倒是婉嫣不会接受他的这份感情，如果此生没有婉嫣相伴，生命将毫无意义。天下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她暗暗思忖，为了儿子，只要能忍的她都可以忍。

在金帐初见婉嫣的刹那，雍容、端庄的公主给未来公婆留下的印象出奇的好。看公主的做派风度，无论如何不像那种飞扬跋扈的少女。布扎尔夫人这才决定大婚前再探探儿媳的为人情性。

侍女们知趣地悄悄退去了，帐中只剩下布扎尔夫人和婉嫣。布扎尔夫人上前拉住婉嫣的双手，细细地端详着她，婉嫣被她看得有点不知所措，急忙垂下了头。

“公主，打开你的礼物看看。”布扎尔夫人含笑说。

婉嫣顺从地打开小盒。小盒里是一只镶嵌着祖母绿的名贵钻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真漂亮！”婉嫣惊讶地赞道。

“这是我娘家的祖传之宝。速格纳黑出生后，我就一直准备着把它送给我未来的儿媳——当然有个条件，必须是我能接受的儿媳。”

婉嫣睁大了眼睛，不解地问：“速格纳黑有夫人啊，怎么她们不能让您接受吗？”

“并非如此。我是说我这个人脾气急躁，常使媳妇们敬而远之，我虽试图

加以改变，却收效甚微。也许是我的要求太高太不切实际了吧。我的速格纳黑将来是要承继王位的，我始终认为，我心目中的儿媳应该是能够帮助我儿子治理好国家的女人。”

“可您为什么要将它送给我呢？”

“你不一样。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未见过速格纳黑对谁这样一往情深。作为母亲，我相信儿子的眼力。”

婉嫣略一沉思，合上小盒，重新递还到布扎尔夫人手中：“我现在才明白这只戒指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不能接受。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到时您能真心实意地将它戴在我的手上，我将觉得荣幸无比。”

婉嫣的回答令布扎尔夫人十分满意：“我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婉嫣无数次下决心离家前不流泪，可是分别的那一刻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她冲动地扑进奶奶的怀抱，哭了。

孛儿帖夫人竭力忍着泪水，哄劝着心爱的孙女：“傻孩子，别哭！你不是答应过奶奶要高高兴兴地上路嘛。”

婉嫣强忍惜别的忧伤，来到祖汗面前，跪行大礼。

成吉思汗俯身拉起孙女。真快呀！两年前与孙女赌誓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今天孙女却要远嫁他乡了。他的鼻子蓦然有些发酸，脸上依然带着笑：“嫣儿，再和祖汗订个誓约。”他小声说。

“什么？您说。”婉嫣哽咽地问。

“明年葡萄熟了，给祖汗送来。”

婉嫣伸出手，祖孙俩三击掌，婉嫣含泪展开笑颜：“祖汗，您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任何时候都不许您冒险，为了我，为了我们大家。”

“祖汗答应你。”成吉思汗郑重地允诺。

婉嫣来到达兰身边，亲昵地抱住了她：“额吉，多保重。”

达兰流泪点头：“女儿，你要争气。”

婉嫣抬起头，深深地凝望着她所有的亲人。最后，她来到南图赣面前。

比起两年前那个顽皮任性的小男孩，十三岁的少年显得成熟了许多。他

像大人一样安慰着姐姐：“婉嫣，别哭，我会骑马去看你的。”

南图赣对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始终直呼其名，婉嫣永远是他最好的朋友。

婉嫣注视着她挚爱的亲人们，一步步向后退去，直至车前。速格纳黑体贴地扶妻子上车，察合台冲着他喊：“你这小子，一定要照顾好婉嫣呀。”

“放心吧。”速格纳黑大声保证。白帐马车载着新嫁娘远去了。成吉思汗同阿尔思阑、布扎尔话别。他特意叮嘱布扎尔，尽量少出猎，阿力麻里与西辽接界，要时刻提防忽出鲁克挟怨报复。 布扎尔感谢成吉思汗的关心，但对忽出鲁克可能对他不利的提醒却并未放在心上。

柒

成吉思汗的使者带回了沙王同意与蒙古缔结通商协定的文书。成吉思汗喜悦异常，立即着手组建一支由四百五十名商人组成的庞大商队。此时此刻，他哪里能够想到，他对通商条约的重视和信守，换来的竟会是无耻的背叛呢？

蒙古商人兀忽讷作为成吉思汗的私人代表，抵达花剌子模后将进一步同沙王洽谈有关设立中原式驿站制度，保护商旅人身安全和旅途畅通等事宜。同发达的伊斯兰教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在成吉思汗的心中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他为此付出了真诚的努力。

耶律留哥恰在这时带着儿子薛暗来到蒙古汗营，成吉思汗设宴为父子二人接风。席间，他唤来薛暗，执手端详了好一阵。薛暗形貌昳丽，白净温雅，令他心中十分喜爱。“你今年多大了？”他温声问。

“十七岁了。”薛暗回答。

“这么年轻……”他轻轻喟叹。随即，他吩咐斡歌连去将他的波斯刀取来，亲自为年轻人挂在腰间，“这是我的见面礼，收下吧。”

“谢大汗。”

耶律留哥插话道：“大汗，臣此行是想将薛暗留在您的身边。一来令他秉承教诲，二来也好替臣服侍您。”

成吉思汗当然明白耶律留哥的真实用意，他诚恳地说道：“我很喜欢薛暗，也希望他经常到汗营做客，不过，你该明白我是信任你的。”

不等父亲说什么，薛暗已跪倒在地：“大汗，您是不是不同意留下小臣？即便如此，小臣心意已决，断不会随父王回返辽东。”

成吉思汗被薛暗坚决的语态逗笑了，他俯身拉起薛暗：“你这孩子！你不懂，留在我这里，将来是要吃很多苦头的。”

“小臣不怕！这么说，您同意留下小臣了？”

“好吧。”成吉思汗含笑点头，“我相信蒙古草原的太阳会晒黑你的皮肤，让你长得更健壮。”

“谢大汗。”薛暗响亮的回答，心满意足地坐回到父亲身旁。

一抹微笑掠过耶律留哥的唇角，他明白，这是儿子自己的选择。儿子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雏鹰，深沉的父爱应该成为他的蓝天，而不是他的羁绊。

成吉思汗对耶律留哥说：“王弟请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薛暗的。”

简短的话语，足以暖透三冬。为这样重情守义的君主效命，纵然捐躯沙场，又有何憾！耶律留哥默默地想到。

薛暗不久就开始明白成吉思汗所说的“苦”是指什么了，尤其是当他投入艰苦的训练之中，就更加理解了“苦”的含义。不过，他很快乐，除了珍视荣誉，他还在汗营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迪格。

渐渐熟悉的两个年轻人整天厮守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他们都是作为人质和成吉思汗的侍卫留在汗营的，他们都开朗乐观，对生活充满自信。不同的是，迪格是因为自幼与父亲不和才被父亲送往汗营，好在迪格并不在意。“我从小就没爱过父亲。我的家在大汗身边，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要愉快得多。”他对薛暗说。

薛暗则完全不同。他自小深受父亲宠爱，生母虽然早逝，继母姚里夫人贤明仁慈，对他视若己出，他不仅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还有唾手可得的前程。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蒙古呢？其实大汗对你父王很信任，他完全不必留你为质。”

“我不是为父王才要求留下的。我第一眼看到大汗，就被他彻底征服了，别说为他做侍卫，就是为他牧马牧羊我也心甘。”薛暗由衷地说。

“我的感觉和你一样。”薛暗微微笑了，“假如大汗是我的父亲，我想我就不会无视他的感情了。”

庞大的蒙古商队顺利到达了边城讹答剌。这个商队的四百五十头骆驼载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黄金、白银、丝绸、织锦、海狸皮、貂皮、瓷器、茶叶等等不一而足。讹答剌城城主亦纳勒是摩诃末·沙的母亲——王太后图儿堪的亲侄儿。许多年来，沙王与其野心勃勃、擅弄权术的母后

之间一直明争暗斗。

亦纳勒是个凶残成性、无信无义的小人。当他获知蒙古商队携带着大量价值不菲的商品时，贪婪之心顿起。他一边扣住商队，一边向沙王报告，诬陷商队是成吉思汗派来的奸细。沙王因为自己派到蒙古的商队就担负着搜集情报的使命，对亦纳勒的凭空捏造深信不疑。他命亦纳勒将商队逐出国境，并决定就此事向成吉思汗提出抗议。

利令智昏的亦纳勒走得更远。他并未驱逐商队，而是将四百五十名无辜的商人全都变成了他的刀下之鬼。只有一个为商队照看骆驼的佣人侥幸逃脱了虐杀，凄凄惶惶地踏上了回返蒙古的艰难归程。

亦纳勒心满意足了。贪婪的瞳仁里塞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他简直欣喜若狂。不过，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还是很“慷慨”地将这笔飞来横财一分为三，另两份分赠给沙王和他的姑母。

唯一的幸存者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回到了成吉思汗的营地。听完他的哭诉，成吉思汗握着刀柄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滚滚热泪洒落在他的胸前。愤怒和痛苦好似一柄双刃剑，就要刺穿他的五脏六腑。

怎能料到，他诚心诚意地同那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交往，换来的竟是如此结局！国家与国家间的往来，难道不需要光明正大、恪守盟约吗？可如今，维护了双方贸易协定的人是他——一个游牧民族的领袖。而那个所谓的西方大国的统治者却干出了巧取豪夺、杀人越货的无耻勾当！

兀忽讷的誓言犹在耳边，商人们喜悦的笑脸清晰如昨，但他们已做了他乡含冤莫白的鬼魂。走上高高的不儿罕山，他向长生天祈祷，保佑我去征服那些卑鄙无耻的刽子手吧！单纯的蒙古人宁可面对死亡，也不会忍受污辱。

尽管义愤填膺，在成吉思汗身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冷静和克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再次派出使者，向沙王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交出杀人凶手，要么备战。

使者团由三名花剌子模人组成，他们是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本·巴合赤和他的两个助手。无论怎样，成吉思汗必须在自己这方面做到仁至义尽，无可指责。

三位使者刚刚离去，喜吉忽从汪古部匆匆返回，带给成吉思汗一个同样令人震惊的消息：近期金国各地正盛传木华黎已在中都自立为靖南国王，并公开声称由成吉思汗统治北方，他统治南方。成吉思汗闻报，沉默良久，命喜吉忽火速召回木华黎。

夏末，蒙古使者巴合赤机智地绕过讹答剌边城，直趋沙王宫廷，递交了成吉思汗的书面通牒。

通牒的语气已经算相当克制的了："王之前与我有约，一定会遵守两国贸易协议，保证两国商旅安全。今王公然背约，实有违大国君主之应有信誉。倘若讹答剌边将残杀四百五十名商人之举果非王命，请将凶手解来我处，听凭处置，则我仍愿与王和平共处。否则，即请备战！"

巴合赤的父亲曾入仕苏丹塔哈失王朝，算得上沙王的臣民。巴合赤本人则效力于蒙古宫廷。

接到成吉思汗的书面通牒，沙王自觉理亏，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也接受了亦纳勒的馈赠，拿人家的手短，另一方面是由于亦纳勒绝非普通将领可比。亦纳勒不仅是拥有相当实力的边城守将，专擅一方，而且只效忠于他的母后图儿堪，他根本控制不了这支势力。左思右想之下，沙王只得抵赖："汝主通商是假，欲刺探我国情报是实，本王焉能令汝主得逞！"

巴合赤冷冷地盯着沙王："大王说话要有真凭实据。商队刚至边城就被杀了个一干二净，大王又是凭哪些迹象断定他们不是来进行贸易，而是来搜集情报呢？"

"本王深知汝主早存觊觎我富饶国土之心，焉能不打着通商的幌子，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大王既有先见之明，为何还要与吾主签订贸易协定？"

"这……"

"即便商队真的担负有特殊使命，您也完全可以在他们到达边城前就令其返回，为何非要诱入城中，斩尽杀绝？"

"他们不是商人！他们是奸细！奸细！"沙王暴跳如雷，大叫大嚷。

巴合赤怒目而视："您非要强词夺理，本人也无话可说。看来大王是执意不肯交出杀人凶手了？那好，就如吾主所言，请大王备战吧。"

"我花剌子模兵多将广，难道本王怕那个无知的蒙古人不成！"

"假如我不是出生在花剌子模，就不会为我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个愚蠢而狂妄的君王感到痛心了。"巴合赤心情沉重地说。

沙王气急败坏："你竟敢羞辱本王！你不想活了吗？"

"与其亲眼看到花剌子模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化作废墟，倒不如死在你的刀下。如此，既可全我对圣主成吉思汗之忠，亦可全我对祖国花剌子模之爱。"巴合赤突然心平气和起来。他镇定地看了看他的两个助手，算是最后诀别。

沙王从座上一蹦而起："来呀！把他给我剁碎！剁碎！剁碎！"

护殿武士一拥而上，数柄利刃同时穿透了巴合赤的身体。巴合赤摇摇晃晃地面向东方跪倒，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了出来："大汗……"他低弱地唤道，倒在了地上。

"他死了。"护殿武士报告。

"拖出去！喂狗！"

目睹惨状的两名副使明知争也无益，索性忍悲不复一言。沙王命人将他们俩的胡须烧掉，又将他们俩打得遍体鳞伤，出了这口恶气后，才将他们俩赶出花剌子模。

对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来说，烧掉胡须是对他们人格的莫大污辱。两名无辜的使者历尽艰辛回到蒙古本营时，眼睛里都已生出蛆来。成吉思汗洒酒祭奠了巴合赤的亡灵，发誓，一定要消灭摩诃末·沙，为死去的四百五十名冤魂，为忠心可鉴的巴合赤报仇雪恨。昔日良好的愿望化作了升腾在心头的熊熊怒火，这怒火随即点燃了蒙古全军，怀着无情的愤怒，他们要对那个西方大国宣战了。

捌

大战在即，据守一方的各部主要将领匆匆返回蒙古本营，蒙古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在成吉思汗的金顶大帐召开。

木华黎奉诏而返。君臣久别重逢，成吉思汗正想向木华黎询问一下中原战事，喜吉忽却截住了汗兄的话头，直言不讳地要求木华黎先向大家解释一件事情：即他是何时、何地、如何自立为靖南国王的？

闻听此言，帐中众将无不为之心惊，原本嘈杂的大帐内霎时归于寂静。

石抹明安与耶律阿海面面相觑，紧张万分。

木华黎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地站起："义王爷，这话从何说起！"

成吉思汗摆摆手，示意二人归座："何须解释！此等雕虫小技，如何瞒得过我去！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此乃自古为君者的通病。完颜珣满以为藉此离间计就能为他们除去心腹之患，可惜他错估了我对木华黎的信任。也好，我就让他遂遂心愿，来呀！"他向斡歌连示意。

斡歌连呈上蒙古国旗：九斿白旗。

"金土不是盛传木华黎已经自立为国王了吗？好，我今天就正式封木华黎为蒙古太师，靖南国王！"

他将九斿白旗交给木华黎，充满深情地交待："太行以北，我自经略；太

行以南，由卿治理。”又环顾诸将，“木华黎以建此旗为号，如见之，应视我已亲临。”信任之重，由此名言可知。

此时此刻，不唯木华黎感激涕零，在座众将无不动容。

西征大计既定，成吉思汗又对跟随他多年的老将进行了封赏，同时改编了军队。一时间全军上下同仇乱忾，众志成城。

会议结束后，成吉思汗回到爱妃耶遂的寝帐。

已经确定由忽兰伴驾，战前的准备工作永远繁琐而紧张。耶遂久久地、心绪复杂地凝望着她深爱的男人，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声忧伤的叹息：“大汗，您难道就不能让太子们代您出征吗？”

成吉思汗的眼神倏然黯淡了。

假如能够，他或许会同意。但他怎能放心得下？他的儿子们可不像他和几个兄弟那样亲密无间，相互信赖……这也正是他最大的心病…… “耶遂，我生于马背，大概也会死于马背。我命中注定是个不能享清闲的人。”良久，他故作轻松地说。

“大汗，此次远征需越过千山万水，不知何日才能归还。天地之间凡有生命之物都不能得以长生，倘或大汗似大树般伟岸的身躯骤然倾倒，大汗的臣民百姓又该交与何人治理？大汗的四个儿子皆人中龙凤，他们之中又有谁能够接替汗位？臣妾所奏其实正是大汗的兄弟将臣所思所想，还请大汗恕臣妾斗胆直言。”

成吉思汗心潮难平，深深地注视着耶遂忧郁的双眸，感慨道：“无论夫人还是博尔术、木华黎都从未对我提起此事，若非你提醒，我差不多要忘记——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确定嗣位人选可以说是成吉思汗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他从术赤想到拖雷，又从拖雷想到术赤，终究拿不定主意。 还是与儿子们共同来商讨这个问题吧。万般无奈中，成吉思汗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四位太子被召到金顶大帐。帐中只有成吉思汗、博尔术、木华黎和喜吉忽。估计到父汗召他们前来必有要事相商，兄弟四人全都默不作声。

成吉思汗含义复杂的目光轮流扫过儿子们的脸，唯独没敢在术赤脸上做任何停留。

片刻，他斟酌着开了口：“我召你们兄弟四人都来，是想就确立汗位继承人一事听听你们自己的意见。”

除了术赤，其余三兄弟都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成吉思汗注视着术赤：“术赤，你是我的长子，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术赤沉默以对。

察合台急了，抢先说道：“父汗问术赤，莫不是欲立他为储君吗？”他略作停顿，有意加重了语气，“他连自己的身世都不清不白，让我们怎么听命于他！”

术赤久已压抑的屈辱终于爆发了，他猛地朝察合台的脸上挥出一掌。察合台猝不及防，趔趄着向后退了几步。术赤转身欲走，被木华黎拉住了胳膊。察合台站稳身形，正欲还手，亦被喜吉忽拉住了胳膊。

成吉思汗默默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加阻止，凄然无语。

博尔术忍不住责备察合台：“二太子，你太过分了！你这样信口开河，就不怕伤了你额吉的心吗？你尚未出生之时，正是整个草原纷争不断、杀伐混乱之时，你如何能体会得到你额吉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你额吉更值得敬重的女人吗？为了大汗的事业，为了你们兄弟的成长，她付出的何止是精力和心血？而你，还要用这样怀疑的言辞来伤害她，你于心何安！”

察合台羞惭地垂下了头：“我哪里是在说额吉的不是……”

“好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他反感地瞟了术赤一眼，算是道歉。

术赤淡淡一笑，眼神中一片空虚冷寂。

察合台转向成吉思汗：“父汗，诸兄弟中，以术赤与我为长，愿并行效力于父汗驾前。儿臣以为，三弟窝阔台智慧超群，心机深沉，是继承汗位的最佳人选。”

成吉思汗缓缓问术赤：“你意如何？”

“我同意。”

“你呢？”成吉思汗又问窝阔台。

窝阔台万没想到汗位会落在他的头上，正惊讶万分间，忽听父汗问他，慌忙回道：“儿臣自当尽心竭力，不负父汗重托。”

“拖雷，你可有意见？”

拖雷摇摇头，爽快地说道：“儿臣愿追随三哥身边，警其所睡，言其所忘，做其应声之随从，策马之长鞭。”

成吉思汗依次征询了儿子们的意见，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既然如此，储君一事就这么定了。你们也无须并行效力于我的面前，天高地阔，我将令你们各守封地，各治一方。”

“喳！”

成吉思汗摆摆手，四兄弟规规矩矩地施礼退下。目送着他们走出帐外，成吉思汗不由颓然长叹一声。

博尔术竭力解劝：“大汗，储君已定，您该高兴才对。”

“我这样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你们三个不妨说说看。”

“三太子处事练达，宽厚仁慈，一向深得臣民拥戴，确是继承汗位的最佳人选。”博尔术诚恳地回答。

“可我心里怎么一点底都没有？我管不了身后之事啊。”

博尔术、木华黎、喜吉忽彼此相顾，黯然无语。

“由他们去吧。我感觉做父亲比做大汗还难。”

木华黎要走了，成吉思汗亲自送他。

征服金国的重担就要全部压在这员爱将的身上。金帝国的根基虽已被动摇，彻底摧毁它却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成吉思汗所能留给木华黎的，只有三万蒙军和部分乞军、汉军以及以汉军为基础的黑军，没有任何后援，一切全凭木华黎个人的勇气和智慧了。至于他自己，不久后则要策马扬鞭，远征万里。今日一别，便是关山远隔，前途叵测，是否还能相见，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一种伤感和依依惜别的情绪默默缠绕着一对君臣挚友。营外，木华黎拦住成吉思汗：“大汗不必再往前送了，臣就此拜别。”

成吉思汗执住他的双手：“木华黎，待我远征归来，你一定要陪我回豁尔豁纳黑川看看，我常常想念那里。看来我确实是老了，越来越容易怀旧，越来越留恋昔日的朋友。”

“臣遵命。”

“有你坐镇南方，我自可高枕无忧。然战事繁复，你须注意身体，不可太过操劳。”

“臣无妨。倒是大汗自己千万要保重玉体。”木华黎竭力隐忍着泛上心头的阵阵酸楚。

君臣二人并非第一次别离，为何独有此次这般令人心碎？依然是终生相忆的温暖，依然是百感交集的留恋，不同的是这一次平添了永诀的无限悲怆。假如此生此世再不能相见，但愿此时此刻永无尽头……

“大汗，臣……走了，您回去吧。”片刻，他果决地说。

成吉思汗慢慢松开双手："我在这里目送你。"

木华黎最后一次跪行大礼，然后飞身跃上马背，扬鞭远去……

第十三章 喋血城垣

壹

伴随着冬天第一场大雪的来临，婉嫣顺利地产下了她的头生子。阿力麻里城变成了银色的世界。地上处处积满了厚厚的绒软的"棉絮"，雪地里那些出来觅食的动物行动不如往日灵便，布扎尔不觉触动了他克制已久的打猎的欲望，招呼了几个随从打猎去了。

婴儿在摇篮里恬然入睡。布扎尔夫人正与儿媳婉嫣一同挑选着花样，速格纳黑走了进来："阿妈，我刚接到父王的口信，他说他出城打猎去了，天黑前一定赶回。"

布扎尔夫人大吃一惊："他走了多久了？"

"大约有半个时辰吧。"

婉嫣手里的花样滑到了枕边："阿妈，赶快让速格纳黑速带五百名兵丁前去接应父王，同时传命各军加强城垣守备，以防万一。"

布扎尔夫人恢复了她素常的冷静，完全采纳了儿媳的建议。

速格纳黑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父王以往狩猎全都平安无事，总不至于这次就……他急忙走出屋外。

婉嫣迅速穿好外罩。

"嫣儿，你不能去！你还在坐月子，这样会生病的。"

"我不放心速格纳黑，他遇事容易冲动。阿妈，您还是让我跟他一起去吧，路上万一发生什么事，我们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布扎尔夫人犹豫片刻："也好。嫣儿，你要多加小心。"

速格纳黑和异母弟古克率五百名兵丁整装待发，忽见婉嫣飞马而至，忍不住责备道："你来做什么！快回去，小心冻着！"

婉嫣不及解释："别多说了，我们快走！"

坐骑在厚厚的雪中无法快行，婉嫣心急如焚。

公公开始时打猎还总在阿力麻里城池附近，后来便逐渐深入到西辽国境内，以致他每次出猎都要兴师动众一番。半年前他也像今天这样只带了数十名侍卫出去打猎，虽侥幸平安归来，余忧尚在。此后经婆婆反复劝说，他总算半年没有出猎，可是这次……

前方蓦然出现了一个晃动的黑点，速格纳黑拍马迎上。越来越近，他一眼认出马上的“血人”是父王身边的侍卫，心里顿时布满了不祥的疑云。他急速上前，将奄奄一息的侍卫抱下马鞍。古克递上一壶酒，给侍卫灌了几口，侍卫悠悠转醒，只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西辽……偷袭……王爷遇……难……”便停止了呼吸。

速格纳黑霍然站起，目眦欲裂：“父王，我不为你报仇，誓不为人！弟兄们，跟我走！”

婉嫣敏捷地将马横在速格纳黑的马前：“不能去！你知道敌人出动了多少兵力吗？”

“再多我也不怕！我跟他们拼了！你给我闪开！”

“速格纳黑，你冷静点！你这样冲动根本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赶快回城，与阿妈商议对敌之策。”

“我只要为我父王报仇！你若再不让开，休怨我无情！”速格纳黑眼珠子都红了，冲着婉嫣嘶声咆哮。

婉嫣毫无退避之意。她仿佛听到西辽军催近的马蹄声和强劲的战鼓之音，倘若速格纳黑一味执迷不悟，岂止他们这五百来人，整个阿力麻里城都将陷入险境。

速格纳黑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挥起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在婉嫣的身上，婉嫣在马上摇晃了一下，遂又挺直了身体。速格纳黑绕过她，带着兵丁飞驰而去。

婉嫣从身后摘下弓箭，沉稳地瞄准了速格纳黑……

弦声响处，速格纳黑的坐骑应声倒地，它的主人被甩到了几米开外的雪地里。 古克和众兵丁再次勒住坐骑，无所适从地望着一时动弹不得的速格纳黑和端坐于马上的公主。

“古克，把你大哥绑在从马上，跟我回城！”婉嫣的目光如霜似电，凛然而威严，令人不敢直视。古克和兵丁们被震慑住了，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了她的命令。

婉嫣的担心绝非多余。坐镇边城的西辽守将在偷袭布扎尔及其随从得手

后，立即调集大军向阿力麻里城扑来。

阿力麻里的城门已紧紧关闭。闻听噩耗，布扎尔夫人哀恸不已，婉嫣竭力劝慰婆婆："阿妈，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可现在还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西辽忽出鲁克一向将父王视作眼中钉，此事一定早有预谋。据儿媳分析，他们得手后必会乘乱攻打阿力麻里城，当务之急是让速格纳黑即刻出城，向蒙古我祖汗处求援。我与阿妈坚守城池，援军到来之日，就是我们为父王报仇雪恨之时。"

布扎尔夫人忍泪点头："速格纳黑呢？"

"哦！"婉嫣惊叫一声，急忙跑出屋外。

速格纳黑仍然仰面朝天地被绑在马上，已经快要冻僵了。古克和兵丁们围在他的周围，任凭他如何狂呼怒吼，也没人敢去松绑。

古克最先看到婉嫣，唤了一声："大嫂。"

婉嫣瞟了速格纳黑一眼："把他放下来。"

古克上前，利索地割断绑绳，将速格纳黑搀到马下。速格纳黑到了此时真是猴吃辣椒干瞪眼，气得都不知该骂些什么好了。

"阿妈叫你。"婉嫣简短地对丈夫说。速格纳黑一跺脚，走了。婉嫣向古克低声交待了几句什么，古克领命。

布扎尔夫人正自垂泪，看到儿子进来，越发抑制不住满腔痛苦。速格纳黑眼圈一红，咬紧牙关，沉默不语。半晌，布扎尔夫人哽咽着吩咐儿子："你马上带人出城，到蒙古汗营向成吉思汗求援。"

"我留下，让别人去。"

"不行！"婉嫣推门而入，"你去路上还可随机应变，阿妈和我也能放心。阿力麻里城池坚固，军队和百姓对西辽人恨之入骨，短期内守住城池当不成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消灭忽出鲁克为父王报仇。你到蒙古后，千万要我祖汗立刻发兵。我已为你做好安排，你无须惦记阿妈和我。切记，路上不可停留，速去速回。"

"儿子，你听婉嫣安排，快走！"

"好吧。阿妈、婉嫣……保重！"

速格纳黑刚刚离开，西辽大军便陈兵阿力麻里城下。其实，忽出鲁克早想将布扎尔、阿尔思阑置于死地，以惩处他们的"背叛"行为。奈何当时他初登皇位，政权不稳，尚不敢轻举妄动。经过数年残酷镇压和铲除异己，到了一二一八年,也即他登基的七年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把握将那些原属西辽后归附蒙古的国家一一消灭了。为此，他将实施报

复的第一个目标确定为与西辽临界的阿力麻里城。

进攻阿力麻里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阿力麻里国王布扎尔嗜猎成癖，狩猎之时又常常深入西辽境内。果然，他等到了机会，粗心大意、疏于防范的布扎尔轻易地落入了早已为他张开的网。按忽出鲁克的如意算盘，无非是想利用布扎尔的骤亡在阿力麻里臣民中造成的混乱，一举拿下阿力麻里城。但他万万没想到，阿力麻里军民被国王的无辜惨死激怒了，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尊严。

在这种同仇敌忾的顽强抵抗下，西辽方面发起的第一次进攻以失败告终。稍事休整，西辽军又向阿力麻里城发起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第三次强攻……

婉嫣身着银盔银甲，与将士们一起坚守在城头。她的英勇和无畏极大地鼓舞着将士们抵御强敌的信心。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上了战场。妇女和孩子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他们的军队输送箭弩饭食，护理伤员。战斗进行得异常酷烈，西辽军队连续十余天不断地攻城，双方伤亡都极其惨重。然而，阿力麻里军民始终未后退一步。

西辽发起的二十余次进攻均遭击退后，这才发现他们实在低估了阿力麻里的守卫力量。辽将最后也丧失了信心，下令撤出战斗，在城外不远处扎下营盘，准备请求增援。

这是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半个月。此间，婉嫣一直在城头督战，几乎没有合眼。只有在战斗停止的间隙，她才回到婆婆的身边。

速格纳黑的其他几房姬妾及弟媳、妹妹全都等候在这里。一见婉嫣，她们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如果说过去有过嫉妒，有过怨恨，那么此刻早已荡然无存，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婉嫣几乎成了她们精神上的支柱和寄托。

婉嫣恬静地向她们微微一笑，从她的脸上，丝毫看不到绝望，甚至看不到紧张。布扎尔夫人拉住儿媳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问道：“城外有什么动静？”

“他们在城下驻营。久攻不下，我想他们一定会请求增援。”

“援军倒不可怕，怕的是……”

“阿妈也怕他们增加攻城器械？倘若我们能将敌营现有的火炮和投石机夺过来，就完全可以坚持到我祖汗派来援军。”

“你有把握？”

“敌人这些日子连续攻城，已疲惫不堪。我想乘今夜偷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你的身体可吃得消？”

“我没事。阿妈放心。”

入夜，五百名士兵吃饱喝足，一律换上大刀长矛，等待出发命令。不多时，婉嫣来到他们中间，扫了一眼站在队伍最前列的古克，问：“准备好了吗？”

“好了！”回答铿锵有力。

婉嫣满意地笑了：“好！随我来！”

阿力麻里城门大开，包了草叶的马蹄了无声息，一队人马迅疾地向辽军宿营地悄行潜进。

辽军营地一片沉寂。疲惫的辽军哨兵也在打盹。婉嫣带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辽军前哨，随即攻入主营。

辽军没料到阿力麻里将士敢来偷营，许多人在睡梦之中便做了刀下之鬼。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辽军仓促间根本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只觉阿力麻里军队无处不在。辽军将领惊慌之下，顾不上指挥，夺路而逃。

士兵们见主帅跑了，更加无心恋战，纷纷四散逃命。当第一道曙光划破天际，婉嫣和她的将士们已经带着缴获的火炮和投石机凯旋了。

战斗进行得如此顺利，取得的战果又如此辉煌，阿力麻里军民简直欣喜若狂。他们欢呼着将自己的英雄迎入城内。

婉嫣离开人群，独自向自己的住处走去。古克放心不下，悄悄尾随过来，婉嫣回头看见了他，眼前突然一黑，昏倒在地。

“婉嫣！”古克冲过来，从地上抱起婉嫣，一边嘶声喊人去请大夫，一边将婉嫣抱入屋中。

眼前的这张脸苍白憔悴，怀中的这个躯体柔软无力，在那些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他是不是早已忘记了这个年轻的女子是他的大嫂？她是刚强美丽的姑娘、坚定无畏的战士、智勇双全的统帅，也是他可敬的战友，心灵的支柱。怀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古克将生命中全部的深情都凝成一吻深深印在了婉嫣的双唇。

他不后悔自己爱上了这样的女子。哪怕她永远不会知晓——他也不会让她知晓——他依然会用整个生命来爱她。

从此以后，他将带着这秘密走完一生。但他无怨无悔。

婉嫣的肩头中了敌人一刀，鲜血从伤口汩汩而出，转眼间染红了半个身体。古克紧紧握着她的双手，心痛如绞。他在心中不断重复着：婉嫣，你不能死！不能死……

大夫匆匆赶来了，要古克回避。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煎熬，婉嫣苏醒过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婆婆那张满含着怜惜和钟爱的脸。

“阿妈……”婉嫣虚弱地叫了一声。

“孩子，”布扎尔夫人喜极而泣，“你醒了……”

“阿妈，敌人呢？”

“撤退了。”

婉嫣的目光中闪出淡淡的疑惑，却从婆婆含泪的笑颜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胜利使他们赢得了比生命还宝贵的时间！

贰

成吉思汗在金顶大帐接见了速格纳黑，当即派素以行动敏捷神速著称的哲别军前去驰援阿力麻里，同时征服西辽，消灭忽出鲁克。

忽出鲁克可以说一直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心病。这位乃蛮太子于一二一一年篡夺了西辽皇位，当时，正值蒙古部大举攻金，成吉思汗无法分兵西辽。但深谋远虑的成吉思汗对这个肘腋之患却自始至终都不曾忘记。

忽出鲁克登基后不仅强迫信奉伊斯兰教的臣民改信佛教，还对所有反对者大开杀戒，对农民加紧盘剥。他的所作所为，加速臣民的离心离德，这些，成吉思汗通过派往西辽的密探都了若指掌。随着西征的准备工作接近尾声，西辽已成为蒙古通往那个穆斯林世界的最大障碍。事实上，只有消灭西辽，才能确保蒙军孤军深入后的本土安全。基于上述原因，即便没有布扎尔被杀一事，征伐西辽也如在弦之箭，只不过布扎尔的死促使成吉思汗提前采取了行动罢了。

哲别军是蒙古军队的精华之一，哲别本身又是身经百战、声威显赫的著名将领，派出他，成吉思汗坚信万无一失。

阿力麻里军民热忱地欢迎蒙军的到来。哲别在速格纳黑和古克的陪同下巡视城垣一周，方才真正体会到阿力麻里保卫战何等艰苦，何等酷烈！烧焦的残垣断壁，渗入泥土的斑斑血迹，无不在叙说着一个个悲壮的故事。阿力麻里人不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他们的国家，还击退了数倍于己的强敌，他们的勇气，当令天地动容。哲别正欲下城，一个银盔银甲

的年轻战士走到他的面前，俏皮地向他笑着。

哲别愣了半天。

“将军，你认不出我了吗？”战士亲昵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哲别这才认出了：“公主？”

速格纳黑在一旁愧疚地注视着妻子那张明显消瘦憔悴的脸颊，想起自己神志狂乱时抽在妻子身上的那一鞭，实在没有勇气上前。

“将军，你见过我阿妈了吗？”

“见过了。夫人说，你在城堡上。”

“我放心不下，过来看看。将军，我祖汗、奶奶身体都好吗？他们有没有托你带什么话给我？”

哲别的鼻子猛然酸了。婉嫣天然流露的女儿情态让他既感动也难过。从布扎尔夫人的讲述中，他了解到婉嫣的智谋和毅力，即使像他这样久经沙场的军人也不能不为之叹服。婉嫣不过是个才十八岁的姑娘，但她所表现出来的统率全军的天赋多么像她祖汗啊！将士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她，百姓们无所保留地拥戴她，从她的身上，哲别看到的是成吉思汗般倾倒人心的力量……

“将军，你想什么呢？”婉嫣望着陷入沉思中的哲别，不解地问。

哲别醒悟过来，忙笑道：“你祖汗、奶奶身体都很好，你大可放心。他们都很想念你。”

我更想他们啊！婉嫣无声地叹了口气，咽回了想说的话。

“公主，我们边走边谈好吗？”

“好啊。”婉嫣笑眯眯地表示同意，依然挽着哲别的胳膊，一路上与他谈笑风生。她自始至终未向速格纳黑望上一眼。

哲别也觉察到其间异样，回头看看闷闷不乐、双眉紧锁的速格纳黑，又看看恬静温雅、娇俏妩媚的公主，猜不透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古克没再跟过来。他一动不动地俯视着城下，脸色异常苍白。

婉嫣走了几步，回头奇怪地问：“古克，你不来吗？”

古克摆摆手，脸上挂着笑容，心中却是阵阵酸楚。

婉嫣以为他还有别的事情，就不再勉强他。

“公主，你脸色很不好，是不是这些日子太过劳累？”布扎尔夫人因婉嫣再三恳求，没有将她受伤之事告诉哲别。

“可能有点吧。”婉嫣微笑。

停了停，哲别说：“公主，你祖汗若知道你这么勇敢，一定很高兴。”

“不对，将军说得不对。”婉嫣温柔地反驳。

哲别不解地望着她。

“他一定很得意！”婉嫣甜甜地笑了。

晚宴后，婉嫣坚持送哲别回去休息。不知为什么，看到妻子在哲别面前那种随便和亲热的样子，速格纳黑的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尽管明知这不过是妻子思念故乡思念亲人的真情流露，他仍然无法容忍别人占据妻子过多的时间。

爱多了便成了心的负担，嫉妒从来都是渴念的最好证明。

婉嫣回到屋中时，速格纳黑正在等她。

夫妻别后重聚，婉嫣的目光里多了几分冷淡。速格纳黑不知是心痛还是自责地注视着心爱的妻子，一时间，夫妻俩谁也没有话说。

婉嫣坐回到床上，消瘦的脸上显出一种遮掩不住的虚弱和疲惫。速格纳黑上前握住她的双手，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婉嫣，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对，你怎么罚我都行，只是千万不要不理我！”

婉嫣仍然不语。

速格纳黑真急了：“婉嫣，婉嫣，你到底要我怎样做才肯原谅我？你不肯是吗？好，好！我——”情急之下，他“呛啷”一声抽出宝剑。

婉嫣吓坏了，慌忙抓住了他的手腕，“你要干什么！快把剑放下！”

“只要你能消气，我死又何妨！”

“哪个真生你的气啦——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你罢了。”婉嫣嗔怪地拉起丈夫，“你呀，怎么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

“我不要听你道歉，我只想……要你抱抱我。”

速格纳黑听话地紧挨着妻子坐下，抱住了她。

婉嫣轻微地呻吟了一声："别碰我的肩膀，好痛。"

"你受伤了？"速格纳黑惊骇地问。

"让他们挑了一刀。"

"什么！"速格纳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在哪里？快让我看看，还要不要紧？"

"瞧你紧张的样子——没事了。"

速格纳黑将妻子揽在怀中，痛得心仿佛都抽紧了。婉嫣的脸上却露出了可爱的笑容。这些日子，她一直都很惦念丈夫。忽然，速格纳黑注意到了什么，捧起了婉嫣的手："祖母绿钻戒？"

婉嫣嫣然一笑，将头靠在速格纳黑的肩上。

"我早知道，总有一天阿妈会将祖母绿钻戒送给你。"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就是知道！"

"速格纳黑，你听我说，你今天刚回来，不如去别处歇了吧。你不在的这些日子，她们都很想你。"

"我哪儿也不去！婉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为别人考虑？"

"我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奶奶用她的行动教会我一个道理：宽容和爱才是维护一个家族和睦的根本。"

"对不起，我不去。因为——我只想你！"

"我很累，很困……"

"我不会做什么的。我会一直这样抱着你，看着你。"

婉嫣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羞涩而又幸福的笑容，她枕在速格纳黑温暖结实的臂弯中，很快便沉沉睡去……

蒙古骑兵在阿力麻里从容地恢复着马的体力。

哲别通过提审西辽战俘，了解到忽出鲁克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并据此制订出初步的行动方案。

不要染指宗教！

这是任何一个聪明的统治者都必须首先考虑的，可惜忽出鲁克不懂。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哲别明白他该怎么做。

春暖花开时，哲别率领一万蒙军祭旗出征，速格纳黑亦率一万人马配合他的行动。拗不过婉嫣百般恳求，哲别勉强同意带她随行。

两路大军沿伊犁河顺流而下，通过平原，进入七河流域。在蒙古大军征战的其他地方，人们像惧怕天降灾星一样惧怕他们。在西辽，受尽忽出鲁克凌辱的百姓们却将蒙军的到来视为他们的节日。

西辽国都虎思斡耳朵的居民们首先向蒙军打开了大门。这座花园般美丽的城市令蒙军将士为之陶醉。哲别果断地下令取消所有限制伊斯兰教活动的禁令，宣布所有宗教活动都将受到保护，并严令部队不许抢掠城市，违者定斩不赦。军纪森严的蒙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的命令，从而大大加速了行军速度。

蒙军几乎不动一刀一枪便逼近了西辽夏都喀什噶尔。

忽出鲁克没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抵抗。他本人惊惶失措，对他恨之入骨的西辽军民当然更不肯为他流血牺牲。不出半日，喀什噶尔即告陷落，忽出鲁克伏诛。哲别谨记大汗的教诲，以宽容和谦逊的态度安抚了西辽百姓，并委认了当地居民可以信赖的官员。随后，他不取任何财宝，仅仅征用了一千匹白口栗色的优质战马，作为征服西辽的纪念献给他崇敬的大汗。

叁

成吉思汗召集了西征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参加的人中还有西夏使臣阿夏敢布和南宋使臣赵珙。会后，大摆筵席，成吉思汗的后妃们也都在座。

西夏自一二一二年李安全去世，宗室李遵頊继位，大权便旁落在阿夏敢布的手中。

阿夏敢布的座位紧靠着忽兰，他正给忽兰讲一件趣事，忽兰听得十分入神。

成吉思汗突然问阿夏敢布：“汝主李安全在世时，曾允作我之左右手随我出征，而今西征在即，你国准备派多少军队出征呢？”

阿夏敢布不慌不忙地给忽兰讲完最后几句话，抬头看了看成吉思汗，不无轻蔑地说：“如果你的军队不够用，你还配称大汗吗？”

成吉思汗勃然大怒。金帐中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仅仅片刻，成吉思汗又克制住了自己的怒气。

出言不逊、背信弃义的西夏人总有一天会自食恶果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征伐大计不容更改，绝不能为西夏而打乱既定的作战计划。必须忍耐，忍耐到可以彻底清算的那一天。

成吉思汗冷峻地注视着阿夏敢布。在他灼人的目光下，阿夏敢布移开了视线。

“明白你一意孤行的后果吗？待我凯旋之日，就是西夏亡国之时——你须牢牢记住我今日所说的话。”成吉思汗悠然说道，那平静的语气却让阿夏敢布毛骨悚然。

成吉思汗不再理会阿夏敢布，他看着在一旁小酌的赵珙，含笑问道：“昨日打马球，贵使因何不一起来玩？”

赵珙愣了片刻，推托说：“大汗未有召请，臣不敢随便前来。”

“贵使既来我国，就如同一家人一样，凡有宴会、竞技、围猎，诸事一同参加即可，何必每次都非派人去请呢？”说罢，以赵珙打马球无故缺席为由，罚他六大碗马奶酒，赵珙喝得酩酊大醉。成吉思汗看他不胜酒力的样子，忍不住大笑，命人扶他下去休息。

数日后，赵珙辞别成吉思汗回返临安（今杭州），成吉思汗叮嘱护送他的官员：“好好照看这位使者，在风景优美的城市，要让他多停留五六日，美酒佳肴，任他随意取用，务必让他心情愉快。”

为了确定出征日期，成吉思汗让耶律楚材做了占卜，结果是：明年出征为宜。

冬季来临，成吉思汗命弟弟帖木格守卫蒙古本土，代行大汗之责。又命心腹爱将哲列莫、朝伦、忽必来率二万人坐镇金蒙边界，一来监视西夏的行动，保卫本土安全；二来作为木华黎的后援。之后，他亲率十二万大军进驻七河地区。

哈赤鲁国王阿尔思阑、畏兀儿国王巴尔术、阿力麻里新国王速格纳黑各率二万军队前来助战。只有西夏方面始终没有动静，成吉思汗拿定了来日算账的主意。

部队在七河地区集中休整。

只要看看出征前的准备工作，就知道成吉思汗及其手下将士对待西征的态度了。除了传统的攻城器械云梯、沙袋、投石器、投火器之外，还增加了南方和西域的火炮；另两千名能工巧匠随队出发，以便随时制造武器和其他器械。此外还有军医、神职人员以及具有管理经验的行政长官组成的特殊队伍。准备工作可谓巨细无遗。

六月，战马养得膘肥马壮，成吉思汗下令出征，不料风云突变，竟下起

鹅毛大雪。如此炎热的月份里下雪，岂非咄咄怪事！成吉思汗急召耶律楚材占卜，耶律楚材胸有成竹地说：“花剌子模背信弃义，逆天行事，天深罪之。此乃我军克敌制胜的好兆头。”

听了耶律楚材的话，成吉思汗打消疑虑，当日祭旗出征。

肆

蒙古大军浩浩荡荡地穿越了高原地带。这些地方，山下绿草茵茵，泉水淙淙，山上冰砌玉琢，滴水成冰俨然两个世界。成吉思汗命将士切冰开道。由于空气稀薄，不少坐骑和人都得了“肺充血”。然而，在他们意志如铁的统帅的率领下，蒙军一路马不停蹄，不屈不挠地前进，最终来到广袤无垠的草原，花剌子模已近在眼前了。

得知蒙军大举西征的消息，沙王急忙召集了军事会议。

花剌子模的军队人数远多于蒙军，这是沙王有恃无恐的本钱，除此之外，他对蒙军一无所知。为了对付这支长途奔袭的蒙军，谋臣们为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分兵防守各要塞、拒蒙军于门外；二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沙王左思右想采取了第一种方案。

殊不知，这一选择是花剌子模走向灾难的开始。沙王随后将军队部署于锡尔河一带及东部长长的边界线上，其结果造成了自己兵力的分散。他根本弄不清蒙军会从哪里发起进攻，也弄不清对方攻击力量强弱。与之相反，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这个庞大而松散的国家机构却了解得相当透彻。他知道这个国家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缺少民族意识，加上地方官员各据实力，很难做到军令、政令的完全统一。

成吉思汗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率领，攻打讹答剌城。讹答剌城主正是那位杀害蒙古商人的元凶亦纳勒。第二路由术赤率领向西北进发，攻打毡的城。第三路则由他本人和四太子拖雷率领，向东北进发，直趋不花剌，以切断花剌子模新都与旧都之间的联系。

讹答剌分有外城和内城，城池坚固，粮秣储备丰富。亦纳勒拥兵四万，相比之下，蒙军方面只有五千人，加上巴尔术所率两万将士，在人数上仍远逊于对方。鉴于这种情况，察合台、窝阔台、巴尔术三人商议后，决定先对讹答剌城实施炮击，以初步摧毁讹答剌城的防御工事。

畏兀儿军队也是一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军队，他们与蒙军的配合十分默契。但亦纳勒拼死守护城池的信心和决心也决不逊于攻击一方，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围攻长达五个月之久。

五个月后，讹答剌城弹尽粮绝，亦纳勒被察合台走马生擒。成吉思汗终于得到残杀蒙古商人的元凶了。他按草原上处罚贪婪之徒的方式，以水

银灌注亦纳勒的双耳，看着他受尽折磨而死。然后，他取酒洒向大地，祈祷冤死的四百五十个冤魂早日瞑目安息。

术赤率领的第二路人马只有五千人，他们沿锡尔河左岸出发，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忽毡城下。

忽毡城城主是素有“铁王”之称的帖木尔灭里。他是花剌子模最著名的勇士，也是不得志的沙王长子札兰丁的挚友。整个西征期间，灭里和札兰丁的英雄事迹在花剌子模人和蒙古人中广为流传。

“铁王”的的确确是位意志如铁、坚强不屈的战士。当蒙军攻到忽毡城下，因见该城无险可据，灭里引兵退守锡尔河中的一座小岛，与蒙军隔河对峙。后蒙军填河进攻，灭里力不能支暗令乘夜突围。

早有防备的蒙军在锡尔河下游以铁链拦截灭里的船队，两岸箭飞如蝗，灭里令士兵强行击断铁链，继续前行。

船队一帆风顺，行至毡的城附近，忽闻哨响连绵，无数船只在河中排开，恰如拦河大坝。船上蒙军向灭里的船队猛射不已，“铁王”的船队遭此拦截，自相冲撞，中箭、溺水者无数。

但灭里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将领，面临生死关头，他果断地命令将士弃舟登岸，夺路逃命。蒙军一路骑马追击，灭里身边的士兵越打越少。

灭里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最后来到旧都玉龙杰赤。在那里，他与挚友札兰丁王子会合，从此他们并肩作战，再未分离。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率领的中路军也在行动，兵锋直指不花剌。

不打新都撒马尔罕、旧都玉龙杰赤，而直取位于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是成吉思汗用兵的高妙之处。分兵攻取锡尔河一线的重要城镇，是为将来攻取首都撒马尔罕预先扫平障碍，而以主力部队直捣不花剌，则从根本上切断了新旧两都的联系，防止二者首尾呼应，彼此救援。

在战争初期，分兵出击，清除外围障碍，再在决战阶段迅速合拢军队，对某个战略要点形成重兵包围，这种战术，在成吉思汗一生中曾被反复使用，而且屡试不爽。

不花剌是花剌子模最繁荣富庶的城市之一，由城堡、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城堡不是建于内城中，而是建于内城外，城内建有许多清真寺，纺织业十分发达。

蒙军攻克不花剌城是在一二二○年二月。之后，蒙古大军很快离开了不花剌，向东南约有五天路程的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挺进。

远离蒙古本土的蒙军必须不断地从当地征集市民和农民补充兵员，以担

任运输、造作等辅助工作或在攻城时充当先锋。三月，撒马尔罕守军请降。成吉思汗从撒马尔罕分兵五万，交给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指挥，去攻取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临行，成吉思汗一再叮咛三个儿子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尤其语重心长地告诫术赤："你是我的长子，无论如何，一定要给弟弟们起到表率作用。"

术赤没有言声。父亲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都深深地刺伤了他——难道有不和就必然是我的责任吗？

成吉思汗疏忽了，他只当术赤不说话是表示默许。

晚上，成吉思汗留下他的四个儿子共进晚餐。窝阔台、拖雷对两个哥哥间的矛盾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气氛活跃不起来。术赤若有所思地凝望着面前的杯盘，察合台则皱着眉头厌恶地望着他。

人的感情常常复杂得连自己也琢磨不透。察合台憎恶术赤的缘由仅仅是因为术赤不一定是父汗的儿子吗？不是。性格不合吗？有点，但还不至于到水火不容的地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形如陌路呢？其实，连察合台自己也弄不清楚。

桩桩往事回旋于脑际，面前这张依然清俊的面容曾给过他多少难堪的刺激？术赤做任何事情都出类拔萃，让他和弟弟们相形见绌，无法逾越。有时他安慰自己说术赤与他毫不相干，可一转眼又倍感术赤给自己造成的无形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光的推移，这种压力日重一日，他的恨也在与日俱增。

成吉思汗没料到饭桌上的气氛会是这样。术赤的表情令他琢磨不透，他不知是悲哀还是惊恐地预感到，术赤正在离他远去，最终留给他的，只剩一个追不回的背影，一段抹不平的牵念。

似乎心有所感。恰在这时，术赤抬头看了他父汗一眼，黑黑的、明亮的眼中倏忽闪过一丝忧伤的笑容。

成吉思汗顿觉心如刀绞。

究竟有谁能理解做父亲的苦衷？他老了。尽管死亡的暗影还只是偶然袭上心头，他毕竟还是意识到了年龄与死亡的距离。他一生厮杀，征服过无数敌人，却有两样东西始终征服不了：一个是死神，一个是心头的爱恋。

他爱妻儿兄弟、爱朋友将士、爱围猎、爱马也爱酒色，能够超越这些的人无疑是圣人，而他此生注定只能做个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草原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西征的路上，再也回不到他眷恋的故乡，可只要跨上战马，他决不回头。唯一的愿望是在他死前能看到儿子们亲密无间彼此相处，将他所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可惜，他恐怕看不到了，永远也看不到了。

成吉思汗想起了一个故事。伴着这个故事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一幅辛酸温馨的画面：幼小的孩子们围在勤劳的母亲身边，床头一盏昏暗的蜡烛为小小的帐子增加了些许静谧。母亲借着烛光一边缝补着衣衫，一边娓娓动听地给他们兄弟几个讲述着千头蛇和千尾蛇的故事。冬天来了，千头蛇和千尾蛇都想找个地方御寒，这时，千头蛇的每个头都朝不同的地方用力，结果哪个头也带不动身体，最终被活活冻死在野外；另一条千尾蛇却在一个头的带领下，顺利地爬进洞，躲过了严冬。母亲讲这个故事是在他们兄弟折箭为誓后，从那时起，他们兄弟间就更加心心相印、亲密无间了。

时过境迁，术赤四兄弟早已不同于他们兄弟那时了。或许只有患难与共中产生的情谊才更持久、更牢固？何况当时的处境也要求他们兄弟必须团结，不团结那就意味着自掘坟墓。成吉思汗再次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想起他的母亲，倘若没有他深明大义、睿智慈爱的母亲的教诲，何来他的今天，何来他的儿子们的今天？如果说他还发自肺腑地敬爱过某个女人的话，那也只有他的母亲了。

成吉思汗的家庭小聚出现了有趣的场面，每个人都只顾清理着面前的饭食，尽量不弄出任何响动，同时尽量不第一个吃完。拖雷原想跟大哥说几句话，看到大家都默不作声，也吓得不敢言语了。这顿饭四兄弟真觉得长得没了尽头。

成吉思汗放下饭碗后微微笑道："怎么你们几个今天都哑巴了？是不是这顿饭不合你们的口味？"

术赤抬头正视父亲，其余三兄弟相顾而笑。

"术赤，你有话要对父汗说？"成吉思汗敏锐地觉察到术赤其实整个晚上都试图对他说些什么。

术赤略一犹豫："嗯。"

"说吧。"

"我想单独跟您谈谈。"

"哦？也好。"

察合台三兄弟知趣地起身告辞了，偌大的屋中只留下成吉思汗和他的长子。

成吉思汗舒适地靠在椅背上，探询地注视着儿子。

术赤正襟危坐："父汗，儿臣想……"

"术赤，"成吉思汗不高兴地打断了儿子的话头，"这里没旁人，你能不能

随便点。”

“哦。”术赤像故意气父亲似的，愈发毕恭毕敬。

成吉思汗无可奈何：“你接着说。”

“父汗，攻打花剌子模以来，您不觉得我们杀人太多了吗？”

成吉思汗愣愣地望着儿子。这是问他还是谴责他？

“在不抵抗的情况下，我一般都会饶敌人一命的。”他心平气和地说。

“儿臣明白。但有些城市的守军尽管有过敌对行为，倘若投降还是应该饶命的。”成吉思汗知道儿子指的是撒马尔罕守将脱盖罕及其所率突厥雇佣军全部被杀之事。

“突厥是支持摩诃末·沙的。我对突厥雇佣军采取了斩尽杀绝的策略，无非是为了给突厥国王一个警告，阻止他再向花剌子模提供帮助。”成吉思汗不慌不忙地解释。

“这样做太残忍了。”

“战争不能心慈手软。”

术赤换了方式：“我们的部队洗劫城市，杀人放火，马蹄过处，满目疮痍。我们守着这样的废墟又有什么用处？保护它难道不比摧毁它更具价值，更有意义吗？”

“术赤，你这样觉得？”成吉思汗惊讶地反问。心里想的却是，蒙军的兵力不足以分兵占据各个城市。倘若不能给这些城市以致命打击，只怕疯狂的反扑就会为时不远。

“是的。”术赤直率地回道。

“我要考虑你的建议。你说留下阿里火者管理昔格纳黑城，效果如何？”

“城市恢复了平静，敌对情绪有所缓和。”

“可惜阿三……”

“阿三之死，儿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阿三出生在昔格纳黑，希望家乡免受战火，主动请求进城谕降，结果……”

“我清楚这个。术赤，不久你们要去攻打玉龙杰赤，那里以后将是你的封地，你好自为之吧。”

术赤站起，深深地注视着父亲：“儿臣以为会同您发生争吵。”他诚实地

说。

“我料到了。那是你希望的结果，对吗？”成吉思汗宽容狡黠地笑了。

术赤垂下头：“近来儿臣常常在想，如果儿臣起来反对您，会不会尚未动手就身首异处呢？”他说完这句话，恭敬地施礼退下。

成吉思汗呆靠在椅背上，费力地琢磨着儿子话中的深意。

术赤走到门边又停住了。他回过头，长久地凝视着父亲，眼神中满是凄楚、留恋、诀别和刻骨铭心的挚爱。

成吉思汗偶一抬头，见儿子神情有异，急忙问：“术赤，你怎么了？你还有话说？”

术赤缓慢地、一字一顿地说道：“父汗，您以后尽量少出猎，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战争结束后，您一定要回到克鲁伦河畔。”

成吉思汗又是一愣。没等他再说什么，术赤已经离去了。

一直忍耐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一颗心痛得无处安放又无处躲藏，术赤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了马厩前。

他抱住了爱马的脖子。这匹马是父亲西征前赐给他的，也是哲别从西辽征用的一千匹白口栗色战马中最优秀的一匹。无论什么东西，父亲从来都会把最好的一个留给他，从来如此。而他，需要的却只是一个清白无瑕的身世。

从小到大，无论受到多少委屈，他都会默默地咽进肚子。唯有此时，他再也无法掩藏满腹悲伤，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与父亲从此再不会相见。

对不起，对不起！父亲，请原谅我的不孝！可是，无论将来我身在何处，纵然是死，都请你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会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爱你……

伍

向玉龙杰赤派出军队后，成吉思汗又召来速不台、哲别，命令他们率领两万人马，继续追击摩诃末·沙，务要将他生擒活捉。他叮嘱两员将领，此去穷追不舍，沿途不得耽搁。所过城市，若投降，则穿城而过，不得杀戮居民，不得劫掠财物；若遇抵抗，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或消灭之或警告之，总之，一切都要服从于追击沙王的大目标。

此时，沙王听说不花剌、撒马尔罕相继陷落，大惊之下，决定采纳朝臣

建议，退到呼罗珊地区的大城你沙不尔。札兰丁试图劝告父亲留下组织反击，无奈沙王去意已决。作为沙王的长子，正直的札兰丁对父亲的懦弱和自私十分反感，而沙王也不喜欢他的这个倔强的王位继承人，父子俩矛盾冲突的结果是沙王剥夺了札兰丁的继承权，改立他一向钟爱的小儿子斡沙黑沙为新储君。

札兰丁虽有心报国，怎奈手中没有兵权，如今即位无望，他倒无所谓，只求父亲能将兵权交给他，他愿渡过阿姆河，与蒙军决一死战。

沙王不肯改变主意，亦不肯交出兵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再次踏上了新的逃亡之路。

假如沙王不是过于怯懦和固执，大概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逼得走投无路。他在雷什特城逗留期间，花剌子模各省行政长官纷纷向他表示愿为他提供十几万军队，助他击败蒙军，收复失地。其实，倘若能充分把握这十多万有生力量，扭转局势也绝非没有可能。毕竟蒙军孤军深入，没有后援，除了英勇善战外，其他各个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只可惜，早被吓得六神无主的沙王根本无心作战，尚未等到部队集结完毕，便又踏上了他那遥远的、没有明确目的地的逃亡之旅。

如同一场有趣的追踪游戏，亡者没命逃跑，追踪者拼命追击，双方都不甘示弱，最后都累得筋疲力尽。原本一直追随保护沙王的部分随从见他如此惧怕蒙古人，愤愤不已，私下离开他去寻找王子札兰丁，沙王的追随者更加寥寥。

沙王逃到儿子斡沙黑沙驻守的城市哥疾宁。斡沙黑沙掌握着三万军队。这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三万人对付分散成小部队行动的蒙军依然绰绰有余，但沙王再次放弃了。

如此贪生怕死，恐怕连真主也懒得再眷顾他。

得知蒙军已接近里海，与他相距不过几十里，沙王想也没想便逃出哥疾宁，乘船到里海中一座小岛避难。

蒙军追到里海岸边，万箭齐发，奈何已舟去人远，唯见天海两茫茫。沙王好似一场大围猎中被驱赶的猎物，侥幸从越缩越紧的包围圈觅到缝隙，仓皇逃入洞中。至此，一场惊心动魄的追击战随着沙王的成功逃逸而暂时落下了帷幕。

蒙古主力部队在怯失绿洲度过了炎热的夏季。秋季来临时，战马渐渐恢复了体力，成吉思汗一边着手征服呼罗珊地区，一边等待着来自玉龙杰赤的消息。

陆

旧都玉龙杰赤是个著名的商业中心和商队驿站。多年来，太后图儿堪一直经营着该城。沙王逃往里海时曾派使者劝其母后一同逃命，结果被图儿堪骂了个狗血淋头，轰了回去。

蒙军很快包围了玉龙杰赤，图儿堪太后下令死守。这个决定赢得了所有忠于花剌子模的军民的支持。

术赤所率的第一路人马率先来到玉龙杰赤城下。

即使从城外，也能看出这座美丽城市的精致轮廓。不久它将成为他封地的一部分，术赤在城外巡视时看到和想到了这个。

年年征战不息，看厌了战火和鲜血，如能在这样宁静美丽的城市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此生也不虚度了。从西征开始，术赤便意识到生命不会长久，因而也更加憎恶那些惨无人道的屠杀。但愿父亲能够接受他的劝谏，但愿玉龙杰赤能够免于战祸之苦。

术赤在察合台、窝阔台赶来相会前先向玉龙杰赤派出了使者，表达了自己保护该城的诚挚心愿。他对图儿堪太后说，成吉思汗已将玉龙杰赤作为他的封地，他希望它完整无损、美丽如初。他还说，他会尽最大努力与该城军民和平相处，共建城市的繁荣。他在致意图儿堪太后时直言不讳地说明是沙王的鲁莽和无耻才将花剌子模推入了战争的深渊，他希望或者说请求太后顾全大局，不要为一己之私而使玉龙杰赤毁于战火。

城中一些著名的法官和神职人员主张接受术赤的和平建议。但掌握军队的图儿堪太后坚决反对，她下令，凡敢妄言投降者，格杀勿论！主和派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情势下，噤莫敢言。图儿堪太后不乏野心和勇气。不过，她比别人更清楚，玉龙杰赤早晚会陷落，因此，她已在运筹出逃。

术赤仍不死心。城郊数日后被蒙军攻占，术赤命人妥善管理花园及所有建筑，不许抢劫烧杀，他想以此来证明他的诚意。此时，虽然图儿堪太后已逃往马三德兰，札兰丁和灭里却来到城中，他们是更坚决的主战派。札兰丁的铁血性格人尽皆知，和平解决的希望渺茫。术赤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劝说城内军队停止抵抗，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未组织任何强攻。而城内的主战派将他的这种“软攻”当成怯懦，益发趾高气扬。

十天后，察合台、窝阔台率领部队赶来与术赤会合。兄弟俩巡视玉龙杰赤城垣一周，不明白术赤为什么不攻打城池。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军队不够用？”察合台冷冷地问。

见面就是讥讽、争吵，术赤厌烦透了。

“你若觉得没把握，让我的军队先上，你退后观战。”察合台明显是在指责术赤贪生怕死。

术赤神情异样地盯着二弟。察合台怒目相视："你这些天都做什么去了？我还以为你早打到了阿姆河边。"

阿姆河横穿玉龙杰赤，将该城一分为二。

术赤注视玉龙杰赤高高的城墙，苦思对策。

察合台被他的沉默彻底激怒了："术赤，父汗命我们三人限期攻下玉龙杰赤，你想承担贻误战机的全部后果吗？"

"不，察合台。"术赤突然说。

察合台一时倒愣住了。

"玉龙杰赤是个花园般的城市，毁于战火未免太可惜了。"术赤深沉地说，并不看察合台。

"我知道，父汗已将玉龙杰赤许为你的封地。"

术赤难过地垂下了眼睛。

真的就没法谈拢了吗？兄弟间有时还不如路人。

"大哥，你是不是派人进城谕降了？"窝阔台怕两个哥哥越说越僵，急忙插进话来。

"派了。"

"毫无结果，对吧？拒不同意，对吧？你还想接着派，对吧？"察合台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连珠炮似的追问。

窝阔台惊愕地望着二哥，半晌竟想不起自己还要再问些什么了。

术赤感到有股甜腥的东西涌上了嗓子眼，他强使自己将它咽了回去。胸口开始感到阵阵剧痛，且伴有阵阵晕眩和恶心，他强撑着端坐马鞍，既不回头也不说话。

"术赤，"察合台的声音极其刺耳，"你到底要不要攻打玉龙杰赤？"

术赤决定向察合台让步。既然图儿堪太后准备顽抗到底，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恐怕换不回完整的玉龙杰赤。"察合台，你莫急，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战法。"他心平气和地说。此时，嗓子里那股黏液憋得他脸色有点发白。

"大哥，你哪里不舒服吗？"窝阔台担忧地问。

术赤的脸上浮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我没事。走吧，到我的营帐。"他

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说完，掉转马头，率先走了。

察合台、窝阔台对望一眼，也策马紧随。

成吉思汗让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掌军队，不是出于三军统帅的考虑，而是出于做父亲的考虑。术赤与察合台历来不和，做父亲的希望通过围攻玉龙杰赤，消除兄弟俩由来已久的隔阂。岂料他的这番苦心非但于事无补，还大大耽搁了玉龙杰赤陷落的时间。

三兄弟商议既定，五万大军立即行动。转眼间，一切准备就绪，壕沟被填平，城墙被砸开缺口，蒙军蜂拥入城。

玉龙杰赤可说是蒙军西征以来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城池之一，城破后战斗仍未停止，每条街道都需要经过艰苦的厮杀和争夺才能控制，巷战和肉搏战空前激烈，每座房屋都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察合台考虑到暗箭难防，遂命士兵找来石油，挨户逐屋地焚烧。术赤闻讯急忙赶来阻止，但为时已晚，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城市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兄弟间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

术赤任察合台去烧，自己率领大军先行来到阿姆河边。对岸，就是玉龙杰赤的另一半，札兰丁就在那里督战。

术赤兄弟间的不和使玉龙杰赤得以苟延残喘。

术赤再次派使者到对岸谕降，对方依然置之不理。术赤遂派三千精兵过桥强攻，不料，敌人突然杀出城门，将蒙军团团围在当中，术赤增援不及，三千将士的鲜血染红了阿姆河河水。

敌军关闭城门，士气大振。 察合台和窝阔台赶来与术赤会合，眼前的惨景令他们惊骇不已。

察合台气急败坏地向术赤怒吼：“你为什么擅自进兵？为什么不等等我们？你……嗨！”

术赤心痛如绞，无言以对。由于他的疏忽，三千弟兄转眼做了他乡冤魂。内疚与自责强烈地折磨着他，他已经够受的了，察合台还要恶语相加。察合台没错，错的是他，但假如他们兄弟间能够彼此理解，彼此协作，又何至酿此奇祸？

“冒险。纯粹是冒险。”察合台痛心地喃喃。

鲜红的血迹被波浪冲淡了，人生萧瑟，不过一个荒唐的梦。术赤黯然。

主帅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手下将士的士气，纪律日渐松弛，蒙军失去它往日的攻击力，一向精明果断的窝阔台对此束手无策。

第十四章 梦里故国

壹

沙王在里海的孤岛上，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天做五次祈祷，听人讲解古兰经，他发誓，如果真主肯原谅他，他愿振作精神，光复故国。小岛像漂在海上的孤舟，他不知道他的归宿在何方。苍茫的大海之滨，曾有过他欣欣向荣的美丽国家，而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他忍受着难言的愧悔和寂寞，被世人渐渐淡忘。

在惊悸与疲惫侵蚀下，沙王患上了肋膜炎。小岛上没人能挽救他的生命，他自知生命不会长久，急忙派人召回长子札兰丁。札兰丁，这个他最不中意的儿子，如今竟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和希望。或许只有这个儿子，才能赶走那些可恶的入侵者，实现他复国的梦想。

眼中闪着悔恨的泪光，沙王将宝剑佩挂在儿子的身上，临终前，他有点欣慰：他终于将国家传给了儿子，尽管是个残缺不全的国家。

札兰丁独自伫立在父亲的墓前，任冬天的冷雨浸透肌肤。没有任何誓言，他要用行动来证明他的决心。

札兰丁潜出小岛，来到玉龙杰赤，到这里方知他的祖母已然出逃。

图儿堪太后逃跑前，从狱中提出了历次战争中的俘虏及人犯，除留下牙那儿王子充当向导外，余者尽数杀死，尸体抛入阿姆河中。阿姆河河水又泛红波，翻卷着一个女人的罪恶。到达牙那儿后，太后下令杀掉可怜的牙那儿王子，她及其追随者们躲进了马三德兰山中的伊拉鲁城堡中。

玉龙杰赤仍剩有六万守军，其中多半是突厥人。他们中的部分人拒绝同太后一直出逃，同时也不愿听命于潜回城中的花剌子模新国王札兰丁的指挥。但也有人支持札兰丁，札兰丁暂且留在城中指挥战斗，此时灭里也来到他的身边，他的力量得到壮大。他与灭里商议，万一城池不守，他们将退守哥疾宁。

自王子札兰丁继承父位，掌握军权后，始将花剌子模的抵抗运动推向高潮。蒙军虽攻陷了花剌子模大部分的城池，却未及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真正彻底地征服它是在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手上完成的。

正在里海附近屯养兵马的哲别和速不台很快获悉了太后图儿堪躲入马三德兰的准确情报，当即挥军直扑马三德兰，将伊拉鲁城堡团团围困。数日强攻，城内守军坚持不住，弃械投降。太后及其王室成员均被生俘，哲别、速不台将他们一并解往成吉思汗处。

术赤三兄弟对玉龙杰赤实施包围已经整整七个月了，七个月中，战事毫

无进展。术赤和察合台的意见得不到统一，将士们只能望河兴叹。

成吉思汗如何不知围攻玉龙杰赤失利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开始他还寄希望于术赤和察合台尝到苦头后能主动改善关系，默契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愿望破灭了，代之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震怒。他们，他的儿子们，太令他失望了。他毅然决定由窝阔台担任最高统帅，术赤、察合台交出兵权，共同听命于窝阔台。

三兄弟不敢违命。

窝阔台不愧为头脑清醒冷静的主帅之选。过去他手中无权，对两个哥哥所有的调停都近乎于和稀泥，如今他大权在握，就必须用铁的手腕使他们完全听从于他的指挥。毕竟战争不是儿戏。

蒙军无疑是一支军纪严明、上下一心的军队，主帅间的不和虽造成了一度的纪律松懈，但一经窝阔台严厉治军，就又恢复了往日的锐气。数日后，蒙军攻入玉龙杰赤的另一半城池。战斗并未停止，每座房屋、每条巷道都是战场，战斗激烈到了寸土必争的程度。经过七个昼夜的巷战和肉搏战，守军和居民被逼至最后三个区，再也没有能力抵抗攻势越发凌厉、意志更加顽强的蒙军。

迫不得已，他们推举了一位叫哈牙惕的警长前去和术赤谈判。哈牙惕警长说："我们已经领教了大王的怒火和威严，还望大王网开一面，饶恕我们这些活着的并且愿意归顺大王的人。"

术赤指着城中遍地的横尸怒不可遏："你们的抵抗使我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领教了怒火和威严的人是我而不是你，你叫我怎么宽恕！"

然而，术赤还是接受了城内军民的请降，并且恪守了饶命不杀的诺言。

打扫完战场，术赤突然心生一计。他唤来爱子拔都，附耳交待几句，拔都满脸狐疑，领命而去。

察合台、窝阔台正在商议回军事宜，忽闻侍卫来报，拔都正带人搬运库中战利品，二人大吃一惊，急忙赶往存放战利品的库房。

果然，拔都正在指挥装车。

"住手！你在做什么！"察合台的眼中似要喷出火来。

士兵被震住，停下来望着拔都。拔都不慌不忙地走到二位叔叔跟前。

他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第三代将领。西征开始时，他还只有十六岁，却凭借机智勇敢屡立战功，成为蒙军中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年轻将领，深受他的祖汗和父亲的器重……

"二叔……"拔都刚开口，察合台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奉谁的命

令私自抢夺战利品？”

“二叔、三叔，侄儿并不曾抢。侄儿不是派人去通知二位叔父了吗？父王说，攻打玉龙杰赤将士死亡惨重，理应取些战利品做抚恤之用。父王命我只取其中一份，其余部分，交由二位叔父处理。”拔都振振有词地回答。

察合台愣了愣。术赤这是搞的什么鬼名堂！不过，既然术赤开了头……

窝阔台正觉此事有些蹊跷，察合台却不容他分说，急忙命士兵赶来几辆马车，也将“他们的那部分”战利品运了回去。 至此，兄弟三人将他们进攻玉龙杰赤的所得瓜分得干干净净。

拔都回府向父王复命。

术赤一脸倦容地听完汇报，嘴角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你怎么了，拔都？”见儿子一直神态惴惴，术赤忍不住问。

“我怕……”拔都嗫嚅着。

“怕？”

“是啊，父王，我祖汗三令五申不许私抢私分战利品，我怕我们这样做，会惹他老人家生气……再说，父王，我们值得为这么点东西就违抗汗令吗？这让我们以后还怎么去见祖汗？”拔都鼓足勇气直抒己见。

术赤心中一痛。见你祖汗？只怕永远不会见了。

“拔都，你误会了，父王决非要将战利品取为己用。攻取玉龙杰赤时伤亡太大，特别是那三千弟兄，父王理应对他们的亲人做些补偿。再者，巴尔术国王过几日就要返回畏兀儿，也需备下路上所用。”

那也用不着私取财物啊。拔都暗想，不敢争辩，转身走了。

目送儿子离去，术赤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他虚弱地歪在椅上。

父汗，您现在在做什么？您的身体还好吗？您知不知道当我决定永远不再见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会如此想您？

贰

成吉思汗对三个儿子围攻玉龙杰赤时行动迟缓本来就有所不满，现在又听说他们擅自分掉了进攻玉龙杰赤的所有战利品，更为震怒。难道连他的儿子们也敢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吗？ 察合台、窝阔台回到塔里寒等待父汗赐见，斡歌连进去通报，不多时出来说：“大汗不见，命你们回去。”

传话的人说得温和，谁知父汗是怎样震怒？兄弟二人犹如兜头一盆冷水，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看他们那样，斡歌连很是同情，压低声音劝道：“二位太子还是先回去吧。大汗正在气头上，等他的气消了，一定会召见你们。”

察合台、窝阔台无计可施，只好返回住处。

第二天，第三天，成吉思汗都以同样的话将他们挡了回去。

这一下，兄弟俩真正尝到了坐卧不宁、茶饭不思的滋味。正好拖雷连战告捷，也班师回到塔里寒拜见父汗，看到两个哥哥垂头丧气地站在父汗的大帐外，很是奇怪：“你们多会儿回来的？大哥没回来吗？你们怎么不进去？”

对于拖雷一连串的发问，窝阔台苦笑不迭，察合台恨恨不语。

不多时，斡歌连出来了：“四太子，大汗命你进去回话。”

拖雷不及多言，匆匆来到帐中。成吉思汗让他坐下，约略问了几句征战的情况。拖雷骇然注视着父亲倦怠憔悴的脸色。

沉默良久，成吉思汗方又缓缓开言：“你休息一两日，代为父去送一下巴尔术和华歆，他们就要一同回返蒙古。”

拖雷遵命。

又是一阵沉默。成吉思汗挥挥手，拖雷急忙告退了。

他刚走出帐门，察合台和窝阔台便迎住了他。“拖雷，父汗说起我们了吗？”窝阔台小心翼翼地问。

拖雷心情沉重地摇摇头：“没有，父汗没说几句话。他的脸色很不好，我担心他是病了。说真的，过去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疲乏消沉。”

察合台心中难受至极，狠狠捶着脑袋。窝阔台只顾低头看着鞋尖。

父汗哪里是病了！分明是我们这些鬼迷心窍的不肖子令他失望……

“对了，大哥呢？他为什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

“少提术赤！他这个该死的——我怎会这么没脑子，轻而易举就上了他的当！”察合台怒火中烧、愀然作色。

这番突如其来的发泄更让拖雷摸不着头脑。三兄弟正没奈何，博尔术、喜吉忽从前营巡视归来，听说大汗三天不接见两个儿子，同意为他们说情。

成吉思汗强打精神宣二将入见。博尔术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大汗，从那双他所熟悉的眼睛中，他看到的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父亲的悲哀。

“大汗，臣闻我大军攻克玉龙杰赤，将士无不欢欣鼓舞。太子们征战有功，虽说触犯军纪，毕竟已知悔改，还望大汗给他们个改过的机会。”

成吉思汗一生，很少违拗博尔术的请求。这不只是由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更因博尔术从未向他求过私情，他不能允许自己拒绝一个高尚坦荡的胸怀：“好吧，我且依你。”他向斡歌连示意。

斡歌连脚步轻快地来到帐外：“二位太子，请进。”

拖雷跟在两位哥哥身后又折回父汗的大帐。成吉思汗余怒未息，狠狠将两个儿子训斥了一顿。察合台、窝阔台垂首默立，愧悔交加，赧颜无地。

俟成吉思汗话音一落，喜吉忽急忙解劝道：“汗兄，太子们来此学习征战，犹如雏鹰之翅，可扶不可折。还望汗兄稍息雷霆之怒，饶过太子们无心之失。而今我方身处敌国，征战频起，尚需太子们领兵前去征讨，汗兄不宜过分挫其锐气。昔日之过，当以为戒，相信太子们不致重犯。”

喜吉忽的劝说，使成吉思汗心中的怒火完全熄灭了，他的脸色缓和下来，语重心长地告诫三个儿子：“切记，‘贪’乃万恶之源。你们可下去细思己过。”

兄弟三人大气不敢出地退出帐外，拖雷擦擦头上的汗，笑道：“我够倒霉的，陪你们挨骂不说，还出了这一身的汗。”

察合台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谁让你的好奇心那么强！我的天，父汗要是再不消气，非把我骂晕过去不可。”

他夸张的样子逗笑了窝阔台和拖雷。

“二哥，说真的，大哥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察合台白了拖雷一眼：“你就知道惦记术赤！他当然不会回来。他诓我们分了财物，然后躲起来看我们的热闹——好戏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窝阔台阻止二哥：“不怨大哥，要怨只能怨我们自己见财起意。父汗教训的没错，‘贪’的确是万恶之源。”

察合台仍不服气：“反正若不是术赤，我断不会生出此念。”

拖雷总算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里更加惦记术赤。正好父汗派他去为巴尔术送行，他顾不得休息，草草准备一番，便直奔玉龙杰赤。

叁

玉龙杰赤。术赤兄弟送别巴尔术夫妇。

目送着一行人远去，化作天际游云，圈马回返时，拖雷微微喟叹：“不知何时我们才能返回？”

术赤无语。母亲悲伤的面容蓦然浮现在脑海，他急忙按捺住涌上心头的哀愁。他再也不会回去了，他已经没有根，没有家了。

“大哥，你知道吗？军中现在思乡厌战的情绪很普遍，很严重，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告诉父汗。”

术赤依然无语。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拖雷有点不快地望着术赤。怎么大哥越来越让人感到陌生了？过去他可不是这样啊。

“你要我说什么？难道父汗还需要别人来提醒吗？”术赤狠狠一夹马肚，率先走了。

玉龙杰赤正在修缮中，看得出，术赤对这座古老的城池倾注了很多心血。参观完这个著名的商都，拖雷忍不住玩笑道：“看你在玉龙杰赤这样大兴土木，就觉得你好像要永远住在这里不回去了。”

术赤心头刺痛，默不作声。

拖雷又问：“大哥，你不打算回塔里寒一趟吗？”

“回塔里寒？为什么？”术赤心不在焉地反问。

拖雷讶然注视着情冷如冰的术赤，欲言又止：“父汗……”

术赤好似没有注意到拖雷在说些什么，他端坐于马背之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天际处绚烂的晚霞。

“大哥，你在看什么？”

“太阳要落了……无论多么光辉的生命也一样会黯淡，会消失……”术赤若有所思地自语。

父汗就是那夕阳吗？倘若如此，还是让我先“沉落”到山的那一边吧，这样，我依然可以接住夕阳的光辉……这样，父汗这轮太阳就会永远在我的头上闪烁……

拖雷微愣。

术赤回头审视着弟弟：“你刚才说什么？”

“我？我刚才说什么？”拖雷被问懵了，满脸困惑。

“你说父汗……”

拖雷恍然。父汗的愤怒重新浮现在脑海，他很想解开萦绕于心头的一些疑问，尽管此前他并不想问。“大哥，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句没头没脑的诘问，术赤完全明白它的意思。

然而，他无言以对。

“那天，就是你设下圈套诱使察合台、窝阔台分掉了玉龙杰赤所有战利品的那天，我头一次感到父汗老了。我指的不是肌体，是心。是心，你懂吗？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不止一次问自己，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术赤紧紧攥着马缰。

拖雷的声调很平静，平静得近乎呆板。

为什么？为了试试身为储君的窝阔台的定力；为了让跟在父汗身边的他们吃了苦头后能够接受教训，不致再犯同样的错误；为了……为了长痛不如短痛，父亲再不要记挂我这个不孝子……

沉默笼罩了兄弟二人。

良久，拖雷无声地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会回答我。明天，我得回塔里寒了。想必你也没有什么话需要带给父汗，你自己多保重吧。”

同胞兄弟如此客气，术赤明白他已失去了最后一份值得珍重的情感，一时竟觉百感交集。

拖雷，拖雷，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拔都奉命送拖雷出城。叔侄感情一向亲密，拔都试图挽留四叔：“您就不能多待几天吗？姑姑、姑父刚刚离开，侄儿还没抽出空陪您到处看看呢。”

“以后吧。对了，拔都，你父王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大好？”

犹豫片刻。

“四叔别担心，父王他……无甚大碍。”拔都违心地回道。他不能不佩服父王的精细，父王居然料到四叔会这样问他。

“那就好，那就好。”拖雷同样言不由衷。

叔侄并辔而行。拔都心情沉重，欲言又止。最近，父王的健康每况愈下，经常咯血，拔都很想将真实情况告诉四叔。可是，如果四叔知道了父王的近况，祖汗就会知道，父亲一再叮咛他们兄弟，绝不可以让祖汗担心。

“拔都，有机会去看看祖汗，祖汗很想念你们。”

“侄儿会的。侄儿也很想他老人家。四叔，请代父王和我问候祖汗。”

叔侄黯然相对。有时，分别即永别。战争缩短了生与死的距离，却又无限地拉长了分与聚的距离。

肆

一二二一年夏，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来到战略高地巴米安城北部的山区避暑，准备从那里继续向南挺进。

速格纳黑所率二万阿力麻里将士与成吉思汗的“怯薛军”紧紧相随。在遣巴尔术返回畏兀儿后，成吉思汗又相继遣阿力麻里、哈赤鲁两支军队回返。哈赤鲁国王阿尔思阑近来水土不服，腹泻难愈，只好接受成吉思汗的劝告，在夏初与成吉思汗话别。速格纳黑却无论如何不肯从命。自扈从西征以来，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赢得了荣誉，他早就决定坚持到最后的凯旋。

婉嫣当然更不愿意先行东返。她只有留在祖汗身边，才能稍稍放下悬着的心。

但凡得空，婉嫣必到祖汗的营中探望祖汗。对祖孙俩来说，能够亲亲热热地说会儿话，逗弄逗弄出生在花剌子模，正在牙牙学语的婉嫣的次子，已经算莫大的享受了。

山中凉风习习，满目幽绿，大队人马在这里扎营。南图赣征得祖汗同意，赶到阿力麻里宿营地看望婉嫣。战事频繁，姐弟能够见面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

南图赣今年十七岁了，皮肤晒得黑黑的，一举一动都像一只敏捷的山豹。由于自小与婉嫣一处长大，他与婉嫣最亲，彼此鲜有拘谨。

凭着印象很快找到婉嫣的寝帐，南图赣蹑手蹑脚地推开了门，想给婉嫣一个惊喜。帐中只有婉嫣一个人，她正背对着门，弯腰从箱里翻找着什么东西。南图赣不出声地走到她的身后，伸手蒙住了她的眼睛。

只听一声尖叫，南图赣的双手猛地被甩开了。定睛望去，哪里是婉嫣？分明是位陌生的少女。

只是那背影何其相似…… 南图赣惊呆了。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少女捂着发红的面颊，又羞又怒。

“我……我……”南图赣赧颜无地，舌头也好似短了一截。

“你快说！你再不说，我要喊人了。”

“别！别！千万别……姑娘，我是来找人的，我不是故意的。”南图赣边说边向后退去，“我这就走，我马上走。”

“你找谁？”

“我找婉嫣。对不起，姑娘，对不起……”慌乱中，南图赣绊在了门槛上，仰面朝天摔到地上。

少女捂着嘴笑了，笑得极为开心。

南图赣爬起来，落荒而逃。

有了这次教训，南图赣再不敢造次，打听清楚了，才敲开婉嫣的帐子。帐中除了婉嫣、速格纳黑外，还有一个素未谋面的青年。

婉嫣惊喜万分地让进弟弟：“南图赣，你来得真巧。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你姐夫的二弟古克，他今天刚到。”

月前，布扎尔夫人派次子古克率一千阿力麻里将士前来接回孙子，同时向成吉思汗献上四百匹骏马。

南图赣腼腆地向古克致意，古克不容分说将他拉至身边坐下：“你就是南图赣？常听大哥、大嫂说起你，没想到你小子长得这么精神。”

古克的亲热使感情不习惯外露的南图赣十分尴尬。“孩子呢？”他环视着帐中，掩饰地问姐姐。

“在你二嫂嫂那里睡着呢。”

古克拍了拍南图赣的肩头：“小子，我带来两匹烈马，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去瞧瞧？你若驯得服，我送一匹给你。我说，小子，都是自家人，你随便点儿好不好？”

南图赣哭笑不得。听古克说话的语气，就像他俩已经认识多少年了。

婉嫣取过酒壶，为三个男人斟满酒：“你们先聊着，我去把弟妹和妹妹都接来，再弄只烤肥羊。今晚，我们全家人好好聚聚。”

哪里有古克，哪里就不会有冷清的时候。古克天生闲不住，连说话也不

肯安安静静地坐着说，不时走来走去，或者拍上南图赣一巴掌。南图赣心里直发怵，每当古克走近他，他全身的神经都会随之绷紧。

速格纳黑冲弟弟使了半天眼色，古克都丝毫没有察觉，依然是老样子。最后速格纳黑实在忍不住了："古克，你就不能坐着说话？"

南图赣暗笑。

比起古克来，速格纳黑算是稳重多了。不过，南图赣倒很喜欢古克。古克对南图赣也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尽管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说。

速格纳黑在南图赣面前很少开口，他甚至比南图赣更拘束。他始终弄不明白南图赣为什么对他的成见根深蒂固？

婉嫣去不多久，和另外两位年轻女子一同回来了。大帐里刹那间仿佛盛开了三朵娇艳的鲜花。

南图赣呆望着他刚刚见过的那位少女。少女瞟了他一眼，忍不住一笑，南图赣慌忙移开视线，惭愧极了。

"南图赣，你来。"南图赣乖乖走到婉嫣面前。

"这是你二嫂嫂。这是依芙……你们俩同岁，姐还真不知道你们俩谁大呢……你就叫她依芙吧。"

南图赣没敢看依芙。想起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幕，他就不好意思。

古克说到做到，吃过饭后，拉着南图赣去看他带来的两匹未经驯服的烈马。依芙好奇，非要跟着他们一同去看驯马。

南图赣一眼看中了两匹马中通身雪白的那匹，不消一顿饭的工夫，便将它驯得服服帖帖。他的敏捷与机智令古克、依芙钦佩不已。

小住数日后，南图赣要回自己的军队了，婉嫣让古克和依芙去送他，兄妹俩一直将他送出营外。

两个一见如故的青年依依话别，互道珍重。最后，南图赣来到依芙面前，"依芙，以后有机会，跟婉嫣一起来玩吧。"

"我会的。"依芙突觉心中依恋难舍，急忙垂下了头。

南图赣亦有同感，注视着依芙呆了半晌，满腹知心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古克原本谙熟男女之情，眼见两个人如此，心中已知八九。但因南图赣生性古板、腼腆，又不便借机打趣。

南图赣竭力克制住油然而生的柔情，最后深深地望了一眼依芙：“攻下巴米安，我再来看你们。”

“你多保重。”依芙殷殷叮咛。

南图赣点头，飞身跃上马背。

依芙目送着他远去的身影，泪水渐渐盈满了眼眶。 古克凑近妹妹小声说：“难怪这回你非要跟我一起来花刺子模——原来是因为你知道有人等你。”

“呸！”依芙红了脸，啐道，“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就你什么都懂。”

古克得意地笑笑：“那当然。这方面我经验最丰富，大哥不是还跟我学了几手才……”说到这里，他蓦然顿住，脸色微微变了。

依芙不理他，催马离去。古克目送着她，自言自语：依芙，你是幸福的。毕竟，在你开始爱的时候，遇到的是自己所爱的人……

你是如此，我呢？

伍

在山中度过了炎热的夏季，成吉思汗挥军南下，直取巴米安城堡。

巴米安城堡高高屹立在查理戈尔戈拉高地上。城内守军凭借险要的地势，决心与蒙军血战到底。

城上飞箭似蝗，流矢如雨，蒙军被阻在城下。

蒙军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南图赣和速格纳黑在组织第二次进攻时看到了对方，也仅仅来得及对了下目光而已。 速格纳黑指挥士兵迅速抢占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箭矢呼啸着从他耳边掠过，几十架投石机和火炮很快安放好了。

突然，速格纳黑听到一声尖利的呼喊：“快——闪——开——”

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瞬间。

速格纳黑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见一个年轻战士挺身挡在了他的面前。接着，战士身体晃了几晃，栽到马下。

速格纳黑如同被惊呆一般，任箭雨零落四周，一动不动。

“小王爷，小王爷……”南图赣的侍卫从地上抱起小主人，将他横放在马

鞍上，迅速驰向后方安全地带。速格纳黑猛地清醒过来，发疯般地随后追去。

箭，从后面穿透了南图赣的胸膛。他被侍卫轻轻抱下来，放在地上。速格纳黑扑跪在他的身旁，紧紧握着他的双手，不知是惊是愧是悲是痛。

南图赣缓缓睁开眼，无力地笑了：“姐夫……一直没叫过你姐夫，对不起。过去，我总恨你抢走了我最爱的姐姐，可后来……我不恨你了，我早不恨你了。好好保护婉嫣，好好……爱她……”

“南图赣，”速格纳黑的泪水涌上嗓子，声音哽住了，“都怨我……”

“不……祖汗来了……”南图赣看到了闻讯赶来的祖汗，眼中蓦然闪过一道喜悦的光芒。

“南图赣，你要紧吗？”成吉思汗抱住孙子，细细审视着他的伤口，不祥紧紧攥住了他的心，“快去请大夫！”

“祖汗，”南图赣焦急地扯住了他的衣袖，“不用了，来不及了……祖汗，看着我，别离开我。”

“南图赣，祖汗不离开你。”

南图赣面色如纸。“祖汗，别难过。我……”他声息越来越微弱，“祖汗……保重……”话未说完，头便无力地滑向了成吉思汗的臂弯。

“南图赣！”成吉思汗将孙儿紧紧搂在怀中，痛不欲生地嘶喊着。

许久，他慢慢放下孙儿，回望着高高的巴米安城，充血的瞳仁里喷射出吞没一切的怒火。

“给我——杀！一个也不要放过！”他伸手摘去头盔，狠狠摔在地上。

“杀！”他亲负矢石，指挥部队将所有的弩炮、投石机、投火器和火炮对准了巴米安的城墙。

“杀！”受他的怒气感染，蒙军将士将满腔仇恨都集中在巴米安守军身上。

不出半天，巴米安城即被攻克。蒙军将士登上云梯，争先恐后拥入城内，开始执行成吉思汗的命令：杀掉所有的人和动物，摧毁所有的房屋建筑——不取一人一物，不留一瓦一土！

巴米安城在成吉思汗的痛苦中化作了废墟。

成吉思汗伫立于城外，注视着城内熊熊燃烧的大火，取而代之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空虚。

孙子走了，任他有天大的能力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孙子，他最心爱的孙子，就这样走了。他还那么年轻，往日绕膝依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他竟匆匆地走了。这一切都怨谁？怨谁？

南图赣被葬在城外的松林中。成吉思汗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好像心爱的孙子还活着，正迈着矫捷的步伐向他走来。“祖汗，祖汗”，耳边依然萦绕着孙子的呼唤，他无法相信那竟是最后的声音……察合台尚且不知这个噩耗，他另有使命尚未归来，到时，他该如何对儿子讲明？

博尔术匆匆来到成吉思汗身边。“大汗，您要节哀。”这是他此时此刻唯一能想出的话语了。

成吉思汗拼命抑制着内心的灼痛：“博尔术，你通知各军将领，暂不要将南图赣的死讯传播出去，察合台那里……待时机合适，我自对他言明。”

“喳。”博尔术领命，黯然退下。

速格纳黑不顾一切地冲到成吉思汗面前，扑跪在地，悲伤中充满了深切的自责：“祖汗，都怨我！都怨我！南图赣如果不是为了救我，又怎么会……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他自怨自艾。

成吉思汗俯身将他拉起，艰涩地说道：“速格纳黑，你要好好安慰婉嫣，这个打击对她太大了……”

“祖汗……”

“孩子，别忘了南图赣。”

只此一句，成吉思汗再也说不下去。他缓慢地转身走了，速格纳黑泪眼蒙眬地注视着他骤然间变得佝偻的身躯，内心愈觉空虚迷茫。

天近傍晚，成吉思汗步履沉重地来到安葬爱孙的山谷。

天上没有一丝风，夕阳留下最后一抹红，浮云片片，片片哀愁。成吉思汗突然停住脚步，他看见新起的墓前伫立着一个少女。

少女双手蒙着脸，肩头剧烈地颤动着。无声的悲咽往往比撕心裂肺的哭声更令人心碎，成吉思汗不由双目濡湿。

大概是他弄出了什么响动惊觉了少女，她惊慌地回过头来，看见是他，才轻轻松了口气。

她的眼睛红红的，面颊上挂着尚未擦干的泪水。她的脸上尚且带着几分稚气，与南图赣的年龄相仿，一身银灰色的短袍，梳得整整齐齐的发辫搭在腰际，显然，她还是个尚未出嫁的姑娘。

“姑娘，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你也认识南图赣吗？”成吉思汗轻声问，

声音中充满了暮年的苍凉。

“我……我叫依芙。”少女低声回答，然后转过头，回视着南图赣沉睡的地方，“我是南图赣的好朋友，他答应过我攻下巴米安就来看望我，可是，他食言了。不过我不怨他，我可以来看他啊。”

依芙……成吉思汗默念，好像听说过。“我是南图赣的祖汗。”

“我知道——我猜到了。”

“姑娘，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南图赣的，能告诉我吗？”

泪水无声地流过少女的面颊。“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很短。那天他去看望大嫂，只有那么一次，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会记得我……”

成吉思汗若有所悟：“你是速格纳黑的妹妹？”

少女点点头：“过几天，我就要回阿力麻里了。我知道等我走了之后，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好孩子，有的人虽然见不到了，却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南图赣从小到大都是个脾气古怪的孩子，见了女孩子很腼腆……”成吉思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但少女完全理解。

她坚强地抹去泪水：“祖汗，请允许我叫您一声祖汗行吗？把您的剑借我用用。”

成吉思汗微微一愣，解下宝剑递在她的手中。

少女回剑割下青丝，将它装入随身带来的香袋中。她凝视着香袋。南图赣，让它陪伴着你，让我的心陪伴着你，这样，你就不会太寂寞了。

她用宝剑挖开坑，将香袋埋了进去。

成吉思汗无言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老泪纵横。

少女祈祷完，抬起头来，温柔地请求：“祖汗，送我回营好吗？”

“好的，孩子，祖汗送你。”

月光如霜，洒在携手相随的一老一少的身上。

陆

察合台三兄弟完成任务，回到了父汗身边。一连几天，每说到南图赣，

成吉思汗都托辞南图赣另有使命，搪塞了过去，察合台也就不疑有他。但此事终究瞒得了一时，瞒不过一世，几天后，成吉思汗找了个机会留下三个儿子与他同桌进餐。

席间，成吉思汗的脸色十分阴沉，三个儿子心中惶恐，谁也不敢做声。四个人沉闷地吃着饭，过了好久，成吉思汗抬起头，锐利的目光扫过儿子们的脸，似伤感又似责备："你们现在一个个手握兵权，越来越不把为父放在眼里了。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就再也指挥不动你们了。"

这番话说得兄弟三人莫名其妙。察合台见父汗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突然想起攻打玉龙杰赤时他们三兄弟私自瓜分财物一事，那件事的确是他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他慌忙离座跪倒在地："父汗，前次分抢战利品之事，儿臣早已知错，决不会重犯。还望父汗相信儿臣。"

成吉思汗冷冷地哼了一声："那是小事。不过，小中见大，你们敢公然违抗我的命令，分明是觉得我已老朽不配指挥你们。"

窝阔台、拖雷都坐不住了。

父汗既然说"你们"，显然也包括他们俩。兄弟二人正欲起身，成吉思汗不易觉察地对他们俩摇摇头。窝阔台已知南图赣战死之事，他恍然悟到父汗的真实用意，急忙拉住拖雷，兄弟俩呆坐不动。

察合台犹如芒刺在背，又急又愧："儿臣死也不敢违抗您的任何命令！儿臣若有半句谎言，情愿死在……"

"胡说！住口！"成吉思汗怒道。

察合台吓得不敢再往下说了，心中却是委屈至极。如果这个时候他可以将自己的心掏出来给父亲看，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来的。

成吉思汗默默俯视着儿子，努力克制着翻滚的心潮。过了好一会儿，他将语气放得缓和了一些："你当真再不会违抗我的命令吗？"

"儿臣对天起誓。"

"如果我让你做件事呢——"

"儿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如果我让你做的事很难呢？"

"无论有多难，儿臣也会唯父汗之命是从。"

窝阔台兄弟再不忍心看虔诚起誓的哥哥，更不忍心看强作欢颜的父汗。

"既然如此，好了，你起来吧。"

察合台听父汗说话的语气已毫无怪他之意，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快了一些，他谢过父亲，这才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成吉思汗示意拖雷给他二哥斟酒。察合台端起酒杯，成吉思汗看着他说道："我告诉你，南图赣已战死，你休得悲伤哭泣，乱我……我……我军心！"

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杯中酒泼出了大半。

有那么片刻，察合台的大脑中一片空白。后来他清醒过来，见父汗正盯着他，下意识地将杯中残余的酒喝干了。握着酒杯的手不住地颤动着，由于拼命克制自己，身体也随之轻轻颤抖起来。"儿臣遵命。"他近乎机械地说。

成吉思汗急忙移开视线。只有在避开儿子目光的刹那，他的脸上才流露出内心深切的怜悯："如此，我也可放心了。"

世上大概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场面：察合台紧紧攥着空酒杯，似乎放开它，他的精神就会崩溃……

"父汗，南图赣……怎么死的？"

成吉思汗低沉缓慢地叙述了南图赣战死的经过，他最后说："南图赣是个好孩子，他很英勇。"

察合台的脑海中蓦然浮现出巴米安冒着青烟的废墟和废墟中的死寂——其实，父汗的痛苦比他更深更重！

"父汗，"察合台低声说，"儿臣可否先告退一会儿？"

成吉思汗点头。

一踏出帐门，察合台的泪水便止不住夺眶而出。他在帐外空地稍站片刻，当他重新返回父汗的大帐时，除眼眶微红外，神态异常安详。见儿子已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成吉思汗无声地叹了气。

柒

札兰丁出现在哥疾宁的消息多少冲淡了一些数日来一直笼罩在中路军大帐中的愁云惨雾。

札兰丁在哥疾宁纠集了一支约有七万人的庞大骑兵，又派"铁王"灭里驻守附近山区各个要塞。成吉思汗闻讯后，当即派义弟喜吉忽率四万人先行赶往哥疾宁。

昏聩无能的沙王却生了札兰丁这么个勇武刚强、百折不回的好儿子。自札兰丁继承父位以来，成吉思汗才在花剌子模遇上了强劲的对手。

札兰丁在哥疾宁城掌握的七万骑兵，半数以上是突厥雇佣军，其余则是阿富汗土著兵。札兰丁虽成功地将他们拢至麾下，但对能否长期维持现状心里丝毫没底。有种人可共享乐，不可共患难；有种人正相反，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这两种人都不能长久，札兰丁深知这一点。

对于成吉思汗，札兰丁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一方面，他恨不能手刃这个将他美丽的国家置于恐怖深渊的恶魔；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佩服这位蒙古大汗的用兵如神。他明白，若想重新振作起士气，只能靠胜利。

侦知蒙军先头部队正向哥疾宁方向进发，札兰丁在八鲁湾摆下战场。

经过一整天的厮杀，双方未分胜负。夜晚鸣金收兵，喜吉忽因己方人数明显处于劣势，大部队又接续不上，内心忧虑，反复思考后，设下一计。

翌日天明，双方军队亮出队形。札兰丁手下将领忽见蒙军密密麻麻，比昨日多出一倍，以为蒙军后援已到，不免心虚，建议退回城堡，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札兰丁用心观察对方营阵，心知有异，喝令言退者斩。全军严阵以待。

喜吉忽指挥部队冲击札兰丁军左翼，被左翼用箭射退。札兰丁见蒙军人数虽众，进攻反而拖沓不力，料知喜吉忽的所谓“援军”，不过是些草扎的假人，借以虚张声势而已。

蒙军向札兰丁军营地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待蒙军迫近，札兰丁命士兵吹响号角，札兰丁军潮水般地冲杀过来，迅速将蒙军分割包围了。喜吉忽情知疑兵计已破，己方伤亡惨重，急命突围。他以军旗为号，强行杀开一条血路。

札兰丁率部紧追不舍。

溃败中，又有部分蒙军将士坠入沟涧，被生俘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一番追杀，直追到金乌西斜，札兰丁方勒住战马，指挥大军押着俘虏凯旋了。

西征以来，八鲁湾之役是蒙军打的唯一一次败仗，喜吉忽仅带少数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出了八鲁湾。

成吉思汗率主力正在途中，喜吉忽径直来到汗兄马前，跪请战败之罪。

成吉思汗不动声色地命他起来：“你直到今天都只习惯于胜利，殊不知战争瞬息万变，因常胜滋生骄意，必以败北告终，你须牢牢吸取此次教

训。”

成吉思汗仅仅说了这么多，其实内心焦灼万分。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吃败仗本身，而在于这次失败会使将士们士气低落。此外，札兰丁的胜利还会使花剌子模许多被逼降的城市重新举起反旗。成吉思汗不及驻营，亲率大军向哥疾宁昼夜疾进。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将士们都没有下马做饭的时间，只能在马上嚼些肉干充饥，在马上打个盹解乏。

经过八鲁湾战场时，成吉思汗要喜吉忽讲讲当时两军对垒的情况。喜吉忽不敢隐瞒，如实禀报，成吉思汗闻言责备他不善于选择有利地形作战，并给将领们讲解了如何根据敌人布阵而选择地形。他指出：喜吉忽在两军有过厮杀而胜负未分的情况下使用疑兵计，已是示弱于敌。既用疑兵计，便应考虑周全，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所谓进可攻，是要进攻时不会被敌人分割包围；退可守，是计破后又可从容退却。用计之初却不预先察看地形，不按有利地势布阵，可谓错上加错，焉能不败？

喜吉忽和众将受教，心悦诚服。

蒙军一路来到哥疾宁城下，见城中毫无动静，方知札兰丁已弃城而去。

札兰丁既然大获全胜，为什么还要弃城不守呢？成吉思汗大惑不解，原来在这几日里札兰丁的部队接连发生了几个变故。

与形同一个整体的蒙军相比，札兰丁最缺少的就是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他，并对他忠心不二的军队。

在特殊情况下纠集起来的联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分崩离析。八鲁湾之役无疑是振奋花剌子模民心士气的一场大胜仗，可这场胜利竟意外导致了哥疾宁联军的分裂。

札兰丁率大军凯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置蒙军俘虏。就对敌人残忍冷酷而言，札兰丁比起成吉思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命士兵当着他的面将铁钉钉入俘虏耳中，听着俘虏痛苦的惨叫，他和手下将领哈哈大笑，引以为乐。经此折磨，俘虏尽数奄奄一息，于是札兰丁传命摆上酒席，一边纵情欢歌，一边“请”俘虏饮刀，直至次日天明，一场闹剧才告结束。

第二天札兰丁大军在哥疾宁城中休息一天，无事。

事情坏就坏在第三天分配战利品上。

札兰丁得到其中大部分，众人尚无异议。岂料突厥军将领额明和阿富汗土著军将领阿格剌黑为争夺一匹罕见的黑骏马起了争执，两人直打到札

兰丁面前。札兰丁根本未放在心上，只略略解劝几句，便对此事不闻不问了。

殊不知许多不起眼的小事往往会埋下祸根。

马最后被额明夺走了，札兰丁又未能及时给阿格剌黑以应有的补偿，这使阿格剌黑羞恼之余萌生了异心。

札兰丁是有过机会的，却让机会轻易地从指缝中溜走了。从这事上也能看出，札兰丁不乏勇气，也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可是缺少成吉思汗那种高瞻远瞩的政治素质和宽广诚信的心胸，而且为人太过贪吝。他一次次败给成吉思汗，说到底，绝不仅仅是客观因素使然，他个人的局限性也是关键因素。

阿格剌黑当夜率领本军弃城而去。接着，另一位突厥军将领也率本部不辞而别。就这样，五万大军（在与喜吉忽的战斗中，联军损失两万余人）在一夜之间走掉了大半，留下来的额明见好好的一支军队突然四分五裂，情绪悲观，也无心跟着札兰丁走下去了。不过，他还算讲义气，离去之前，向札兰丁说明了一声。札兰丁至此方悔处事不当，无奈，命灭里引军与他会合，向申河方向撤退。

成吉思汗料知札兰丁除了退往印度再无其他退路，遂率领大军紧紧追赶，数日后果然在申河岸边追上了札兰丁。札兰丁万万没料到蒙军来得如此神速，渡河已来不及，只得依岸匆忙摆开战场。

时值凌晨。成吉思汗将军队分做数列，以偃月阵形将札兰丁和灭里团团围定。札兰丁仍将队伍分作两翼，左翼由灭里率领，右翼由他亲自指挥。

喜吉忽急于将功折过，不等成吉思汗下令，一马当先跃入左翼阵中，寻到“铁王”灭里厮杀起来。

灭里不愧为花剌子模数一数二的勇士，与喜吉忽战了个棋逢对手。蒙军报仇心切，越战越勇，左翼不久被冲个七零八落。灭里眼见败局已定，心中着慌，稍一不慎，被喜吉忽一枪刺中胛骨，幸好有盔甲保护，伤得不算太深。

札兰丁眼见灭里渐渐不支，有心助他，边打边向他靠近。这边曲出觑得准确，赶上前拦腰给了“铁王”一刀，“铁王”不及躲闪，惨叫一声，栽于马下。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向札兰丁喊道：“大王，快走！只要你活着，花剌子模就有希望……”

挚友的阵亡使札兰丁悲愤交集。蒙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成吉思汗意欲活捉札兰丁，禁止放箭，札兰丁奋勇抵抗，一直坚持到中午。

身边的人不断死去，札兰丁本人被逼到河岸。下面是两丈多深的陡峭崖

壁。正在这时，札兰丁突然看到了跃马敌阵的成吉思汗，好似一尊天神，更好似一个恶魔。札兰丁撇下了身边的敌人，挺枪向成吉思汗冲去。成吉思汗勒马横刀，准备迎战，进攻中的蒙军因这小小的意外而稍有停顿。

札兰丁要的就是这个，当即虚晃一枪，敏捷地换上从马，手执军旗，直奔岸崖，连人带马跃入河中，泅水逃生。

蒙军追到岸边，欲向河中放箭，成吉思汗却迟迟没有下令。札兰丁登上对岸后，还示威性地向成吉思汗挥挥手中大旗，成吉思汗则感慨万端地目送他纵马远去。

成吉思汗指着札兰丁远去的背影，对围到身边的三个儿子说："我之所以放札兰丁一条生路，是因其虽败犹荣，不失为军人表率。为父者，若有如此英勇果敢之子，当是莫大幸事。札兰丁值得你们学习。花剌子模只因有了札兰丁，才不愧为'勇者的中心'。"

第十五章 神鹰曲，鹰之旅

壹

在八鲁湾度过了夏季，秋天，成吉思汗率部准备返回河中地区。这期间，饱受鞍马劳顿和思乡之苦的忽兰妃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令成吉思汗悲痛不已。成吉思汗亲将爱妃沉入了冰河河底。征服者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许许多多更为宝贵的东西，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并未因此有所动摇。

与呼罗珊地区相比，河中地区所受的毁坏是比较轻的。经过不花剌时，城中保存尚好、庄严肃穆的清真寺激起了成吉思汗了解这片伊斯兰教土地以及城市经济的兴趣。

马哈木和他的儿子麻速忽主动承担起这一任务。

马哈木是成吉思汗的朋友，也是最先代表蒙古方面出使花剌子模的三名使者之一。他是个商人，同时谙熟城市管理。他的儿子麻速忽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精通法律、经济以及行政事务。

蒙军攻占玉龙杰赤后，马哈木见到了他的儿子。父子俩留下来，协助术赤在废墟上重建旧都。听说成吉思汗已返回河中地区，麻速忽便以学者固有的执着和道义，希望阻止这位蒙古大汗继续摧毁城市文明。

成吉思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接下来的许多天，成吉思汗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学习马哈木父子为他讲解的课程，诸如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利用税收获得大量财富，如何发展商业、手工业，确保经济的繁荣带来国库的充实等等。麻速忽甚至不加掩饰地将蒙军一味劫掠比作杀鸡取蛋，指出这无疑是种短期、短视、自取灭亡的行为。对于他的直率，成吉思汗非但不以为忤，还深表赞赏。授课完毕，成吉思汗当即聘请了麻速忽在蒙古宫廷担任要职，配合蒙古委任的行政官员管理河中地区。

从不了解和摧残定居国家的经济文化到自觉自愿地适应和接受这种经济文化的影响，马哈木父子不能不暗叹于成吉思汗的文化潜质和求知欲。

麻速忽走马上任前，成吉思汗设宴款待了马哈木父子。数日来只有这次谈话摆脱了事务性的教与学，转入家常问答。

成吉思汗问起玉龙杰赤的复建情况，麻速忽对大太子为此付出的种种努力赞不绝口。成吉思汗于是又问术赤是否经常督促所有复建工程，麻速忽回答："大太子一般不来，不，基本上不来。但拔都小王爷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小王爷谦逊好学，英明果断，在玉龙杰赤很受尊重。"

成吉思汗怀着爷爷所特有的喜悦倾听着麻速忽对孙子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他更关心儿子的近况："大太子近来身体如何？"

马哈木还没想好怎样回答，麻速忽已经回道："大太子只召见过我们一次，询问工程进展的情况。不过，据小王爷说，自进驻玉龙杰赤以来，大太子的精神和心情都比以前好了许多。"

成吉思汗好似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不觉皱起眉头。术赤到底想干什么？难道儿子真的想要反对他？就因为他"杀人太多"了？

见成吉思汗的脸色蓦然有些阴沉，马哈木惴惴不安。他在蒙古居住多年，对流传于草原的种种传言素有耳闻。"大汗，大太子的笛子吹得堪称一绝，麻速忽只听过一次，至今念念不忘。"他竭力想用别的话题打断成吉思汗的思路。

这招果然见效。成吉思汗的脸上微露惊异："你们也听过？"

"那日臣父子随小王爷前去拜望大太子，听到大太子房中传出笛声，没敢立刻进去，一直站在门外听完。事后小王爷告诉我们，大太子最喜欢也总吹这支曲子。"

"什么曲子？"

"好像叫《神鹰曲》。"

"哦……"成吉思汗的神情豁然开朗，"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这支曲子的旋律，可惜连我也难得听到他吹笛子——你们算是很有耳福了。对了，你

们是否急于返回玉龙杰赤？”

“如果大汗没有其他事，臣等准备这几日就动身。”

“那好，我的孙女婉嫣正要回家探亲，我打算让她与你们同行。”

婉嫣来到祖汗的大帐。

自忽兰妃病逝，她几乎每天都来探望祖汗。往日亲昵欢快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爷孙俩的谈话都必须极其小心才能避开对忽兰和南图赣的回忆。望着祖汗日渐憔悴苍老的面容，婉嫣倍觉凄楚。

“祖汗，我和速格纳黑商量好了，等这次我们从玉龙杰赤探亲回来，就准备搬来与您同住。”

“嫣儿，祖汗如何不知你和速格纳黑的一片孝心？可是，速格纳黑毕竟是一军统帅，他如何能离开自己的军队？”

“他打算将军队交给古克指挥。其实，古克很有指挥才能，也熟稔军中事务，将军权交给他，祖汗大可担心。”

“你说古克吗？”

“对，他是速格纳黑的弟弟。古克还没有见过祖汗呢，在他接掌军队之前，我想让祖汗见见他。”

“祖汗知道古克是速格纳黑的弟弟。祖汗是突然想起了依芙姑娘，想必她此时已经回到了阿力麻里。”

“依芙是个好女孩，美丽、善良、痴情。如果南图赣还活着，她和南图赣应该是很好的一对，只可惜……”婉嫣说不下去了。

成吉思汗黯然神伤。

婉嫣见自己不经意地又戳破了那在祖汗和她的心中都难以愈合的创痛，十分不安：“祖汗，我这次回家，您有话要交待父王吗？”

“如果可能，让你父王回来一趟吧。一晃，祖汗已经两年多没见到他了。不瞒你说，祖汗……真的很想他。”

婉嫣急忙垂下眼睛，强忍住满眶泪水。坚强自尊的祖汗说出这样的话来绝非易事，倘若不是无可遏制的思念，祖汗必定永远不会对她说的。

“您放心，我一定要父王回来看你。”她低声说，其实说什么她自己也没听清。

果然，成吉思汗没注意：“嫣儿，到玉龙杰赤后不用急着回来，好不容易

回去一趟，多陪陪你父王、额吉。”

“我听您的，祖汗。”婉嫣控制不住地扑进祖汗的怀中，难过地注视着祖汗，“我真希望自己永远长不大，祖汗也永远不会老。”

成吉思汗温情地轻抚着孙女的肩头，笑了：“傻孩子，哪里能够……”

贰

婉嫣怎么也没想到她与父王的见面会如此痛苦，她实在无法原谅父亲的绝情。

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达兰高兴地为女儿、女婿张罗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开始时的气氛还算融洽，不愉快是由于婉嫣提出要父母兄弟回去看看祖汗引起的。拔都最先表示赞同，他早就想见祖汗了。

然而，那个最关键的人物始终默不作声。

婉嫣想起临行前祖汗对她说的话，对父亲的冷漠愈觉伤心。她痛切地问：“父王，您到底回不回去？”

术赤摇摇头，淡然地说：“为父尚有一些琐事未了，等以后吧。”

“您已经两年多没见祖汗了，是否知道祖汗现在如何了？”

术赤一怔，抬头直望着女儿。从那双美若星辰的眸子中，他看到的是一种深深的伤感和失望。

“您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问到祖汗，您……您……”婉嫣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索性直说了，“您太冷酷无情了！”

“婉嫣！”达兰惊慌地望着丈夫失去血色的脸，忍不住怒斥女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父王讲话！”

婉嫣泪眼婆娑：“您要我怎样做？我想做个好女儿的，可……可我做不到。额吉，女儿不孝，您就权当从没生过我这个女儿吧。也许这样，我们彼此还可以少些牵挂……”

达兰的眼中落下泪来：“女儿，不是这样。额吉……”

拔都拦住母亲的话头，冷冷地：“额吉，您无权要求姐姐什么——姐姐何曾属于过这个家？”

婉嫣深切地望着弟弟，毫无怨责。

胸怀大志、英姿勃发的弟弟是可以令她这个姐姐自豪的，倘若不是想到祖汗的失望，她断不会如此让大家扫兴。

目光触到额吉哀伤的面容，她的心软了。可父王的无情仍然强烈地刺痛了她，思前想后，她慢慢站了起来，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对不起，额吉，女儿真的很抱歉。女儿还需收拾一下东西，先告辞了。”

“不！”达兰一把抱住女儿，“不……女儿，额吉不会让你走的。”

拔都还想说什么，被父王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速格纳黑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出人意料的一幕，如坐针毡。所有人当中，只有察如尔镇定如常，或者说，只有察如尔能理智地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平心而论，察如尔一直十分喜欢和看重婉嫣。婉嫣温婉而又刚强，被迫说出绝情的话也是出于对父亲强烈的不满。其实拔都说的没错，婉嫣早就不属于这个家了，她属于她所深爱的祖汗、奶奶。对父母她更多是一种血缘之爱，远不及对祖汗和奶奶那种发自肺腑的敬爱。倒是做父母的割舍不下对亲生骨肉的眷爱，丈夫的内心深处也是极其钟爱这个女儿的……可惜，婉嫣虽聪明，偏偏不能领会这个。

酒宴不欢而散。

回到卧房，婉嫣平静地收拾着刚刚打开的包裹。速格纳黑想埋怨她几句，又不忍心，靠在门边愁容满面。

“你怎么了？”婉嫣回头见丈夫神情有异，不由惊讶地问。

“婉嫣，我们真的明天就走吗？”

“刚才的一切你也看到了，你觉得我还能再待下去吗？”

“也许我不该问，父王为什么执意不肯去见祖汗呢？”

“也许因为他不是……算了，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不想原谅他。”

速格纳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达兰放心不下女儿，几乎一宿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天方麻麻亮，她便派了一个女仆去请女儿、女婿。

婉嫣不愿见父王，犹豫着问：“他不在吗？”

“他？你是说王爷？王爷昨天下午就去了军营，现在还没回来。”

“哦……既如此，我们走吧。”

“公主，不是奴婢多嘴，你怎么也该称呼一声‘父王’啊。”

婉嫣默然无语。

“你有两年多没见过你父王了吧？你就没觉察出他哪里有变化？”

婉嫣一怔。确实，她也觉察出父王神思倦怠、憔悴异常，可……

女仆言尽于此，不愿多说，拉起她的手：“公主、姑爷，请随我来吧。夫人放心不下，还在等你们呢。”

望着母亲眼角细碎的皱纹，婉嫣不胜愧疚。母女间血肉相连的情感，又是什么可以割断的呢？“额吉，对不起……”

“不，女儿！”达兰将女儿紧紧搂在怀中，“你始终都是额吉的好女儿，额吉能理解你的心情。”

婉嫣将脸贴在母亲的脸上，梦幻般地喃喃着：“额吉，等仗打完了，女儿一定接您到阿力麻里住上一段。女儿长这么大，还没跟您一起睡过呢。有时女儿做梦都想，睡在额吉怀中是一种怎样的感觉？额吉的怀中一定很软、很暖……”

达兰早已落下泪来：“你真的要走吗？多待几天都不成吗？”

婉嫣稍一迟疑：“额吉，非是女儿固执，自汗妃去世，祖汗身边连个贴心的人都没有，祖汗年事已高，女儿委实放心不下。”

达兰再通情达理，终究难舍女儿离去。朝思暮想的团聚，难道就只有这短短一日？

门外响起了“腾腾”的脚步声，拔都推门匆匆而入。看到姐姐、姐夫都在，他的脸上顿时浮现出放心的、孩子气的笑容。“姐姐、姐夫。”他亲亲热热地向速格纳黑伸出手，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速格纳黑以同样的热情握住了拔都的手。

“姐姐，父王已决定由我代他去看望祖汗。他还准备了三千匹战马要献给祖汗，等一切准备完毕，我与你们同行。姐夫，待会儿我陪你到处走走、看看，你和姐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千万别急着就走。”

速格纳黑避而不答：“我还没顾上问——怎未见斡尔多？”

“父王派他清除玉龙杰赤外围的敌对力量。我和他争了半天，最后父王决定让他去。唉，待在玉龙杰赤太没劲儿了，成天跟泥瓦木石打交道，我都快会盖房子了——真无聊！不过，祖汗让父王分兵一万增援速不台和哲别将军，父王决定派我去。这次见祖汗，就是为了听祖汗面授机宜。”

速不台、哲别在马三德兰擒获太后图儿堪后，奉汗命长途追击已遁入钦察草原的篾儿乞残部，二将的战马踏入罗斯境内。经过一年多的征战，

军队减员严重，不得已，二将遣使向成吉思汗询问是否撤军，成吉思汗却令术赤分兵一万北上增援，术赤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拔都。

速格纳黑不觉一笑。拔都其实是和父王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达兰正欲再劝女儿，察如尔从门外走了进来。

“额吉。”婉嫣迎过去。

察如尔细心地察看着婉嫣的脸色。“怎么？还没改变主意？”她温存地问。

婉嫣不语。

“你父王——”

“额吉休要提她！”婉嫣尖利地打断了她的话头。

察如尔毫不介意地微笑着。

“额吉，女儿出言无状，还望额吉谅解。”

“额吉不怨你。不过额吉不能不说，你对你父王误解太深。”

“误解？”婉嫣冷笑，“究竟是我误解了他？还是他误解了祖汗？他身为人子，不尽子孝；身为人臣，不遵臣礼。祖汗数次召见他，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诿不至。他若非冷面冷心，又岂能不知祖汗所受创痛之深？一切都是他行事在前，何来女儿误解于他？”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察如尔依然气定神闲。

“果有其二，额吉不妨讲来。”婉嫣的礼貌中隐含着对其父的不恭。

“你可知你父王为何昨天连夜赶往军营？”

“女儿不知。”

“你父王自进驻玉龙杰赤以来，所征赋税除用于城市复建之外，其余全部用来陆续征集了三千匹骏马，那是他的心血。若不是听说你要回来，他原本打算择日派拔都送去。他的一片苦心，又岂是单纯的‘忠’、‘孝’可表？因你坚持要走，他又连夜赶往军营，亲自安排打点一切。嫣儿啊，你哪里知道，以你父王目前的身体状况，如此奔波劳累只能让他的情形更糟。”

婉嫣怔住。她很想问问父王的病情，但想起临行前祖汗的嘱托，狠着心肠一言未发。

察如尔充满理解地凝视着婉嫣。

婉嫣没有说出的话全在目光中了：这并不妨碍父王去见祖汗一面啊。

是的，丈夫不愿让父汗看到病魔缠身的他确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根本没有勇气面对父汗。因为一旦重新面对父汗，他与过去告别、平静地度过余生的信念就会被击得粉碎，而他也就再也不可能远离往昔的痛苦和战争的阴影了。日复一日的伤害使他将自己的心包在了冰冷坚硬的外壳之下，在那外壳之下折磨着他的却是无尽的爱与思念。

嫣儿，你是个得天独厚的宠儿，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夫家都备受尊崇，你如何能了解在猜疑、白眼、轻蔑和嘲弄的环境中生活了大半生的你父王的苦衷呢？

“嫣儿，”达兰含泪拉住女儿的手，“等一会儿你父王回来了，你去他那里同他平心静气地谈谈好吗？”

婉嫣固执地摇摇头：“女儿同他还有什么可谈的吗？不过女儿走之前，确实有句话要转告他。”

达兰、察如尔无可奈何地对视一眼。明知不说出实情，根本无法说服婉嫣，可若真的说出实情，婉嫣就一定能够理解吗？

婉嫣勉强在娘家住了五六天。她对父王形同路人的冷漠使团聚失去了应有的气氛，人人心中都十分尴尬。

当拔都将一切安排停当，婉嫣毅然决定辞行了。

行前，她单独去会父王。

术赤长久地、深深地凝视着他的亲骨肉。他已预感到此别即永别，他多想将女儿留在身边，陪他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他这一生诸多缺憾，唯有一点永生无憾，那就是他有了婉嫣这个女儿和斡尔多、拔都、别儿哥、昔班这几个儿子。只可惜，女儿不但不知他深埋的父爱，还要含恨而去。

“嫣儿，你……坐吧。”术赤尽量将语气放得平淡。

“不必。我来只是要告诉您一句话，是祖汗要我告诉您的。他说：他很想您。”婉嫣说完，转身欲走。

“等等。”仿佛大地在脚下震颤，术赤紧紧抓住了座椅扶手。

婉嫣停下来。

“嫣儿，你祖汗……你祖汗真的……你能不能回过头来，阿爸这样跟你说

话很不舒服。”

“您能不能回河中一趟，去看看祖汗？”

“嫣儿，阿爸……确有苦衷……”

“不要再说了！您说的话我一句也不信！我只知道您对祖汗所做之事乃世上最残忍之事。我……我真恨您！”

“嫣儿，你听阿爸说……”

“婉嫣无父！婉嫣只有一个疼她爱她教她信她的祖汗。”泪水顺着婉嫣的面颊滚滚而下，她走了出去，终究没有回头。

术赤心碎地目送着女儿。

叁

一二二三年春季来临，瘟疫开始得到控制，可人马劳顿，思乡的愁绪笼罩了整个军营。耶律楚材力劝成吉思汗东返蒙古本土。一来军中将士思乡厌战，二来耶律楚材认为西征已告一段落，现在更重要的是南图中原，以便最后统一中国。

成吉思汗没有接受耶律楚材的劝告。不除掉札兰丁，将是后患无穷。大军向印度方向挺进，不料行军途中博尔术一病不起。

博尔术始终不像木华黎、速不台、哲别等人那样率领大军东征西讨，声威显赫。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协助成吉思汗处理军中细微事务，表现出极大的牺牲和忍耐精神。他的忠诚和劳苦，只有成吉思汗最能理解。繁琐而重要的后勤事务湮没了他的军事才能，但他从无怨言。

成吉思汗信任博尔术有如信任自己。他还从没有想过世上有哪种力量能将他们分开，然而西征路上的过度操劳使博尔术染上了致命的疾病，病倒后他就再也没能起来。

博尔术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土地，成吉思汗的心比沙漠更孤寂更冷清。

申河已不远，灼热的空气仿佛能将一切烤焦。进入印度境内时已是夏季，将士们挥汗如雨，喉咙干裂，难耐酷暑。大军经过铁门关时，忽然被一只形状、毛色都十分怪异的动物拦住了去路。那怪物横在道边，咄咄如出人声，然后飞快地跑远了。

闻听出现如此怪事，喜吉忽急忙向成吉思汗做了汇报。成吉思汗将信将疑：“你是否亲眼所见？它是什么模样？”

“全身绿色，形状似鹿，长有马尾，头上有角。”其实这些都是那些声称目睹怪兽的将士们给喜吉忽形容的。

成吉思汗很纳闷：“‘长胡子’，你可知道这是什么怪物？”

耶律楚材胸有成竹地回禀：“臣见史书上有记载，此兽名曰‘角端’，是种瑞兽，素喜和平，憎恶杀戮。据传它日行一万八千里，通晓诸国语言。臣想它此时出现，一定是上天派它来劝谏大汗。大汗乃天之骄子，当以天下苍生为念，切勿再造杀孽。如此，上天幸甚，百姓幸甚！”

成吉思汗略一沉思，又问喜吉忽：“你不是说它还说了话吗？它说了些什么？”

喜吉忽飞快地瞟了耶律楚材一眼。

耶律楚材以袖遮面，嘴唇微动。大概也是心有灵犀，喜吉忽干脆地回答：“它说：‘汝主早还’。”

耶律楚材暗暗松了口气。

“果真？”成吉思汗仍似不信。

“或许臣弟未听清，大汗不妨再问问其他将士。”

将士们巴不得早日离开这个大火炉，无不赞同“汝主早还”一说，成吉思汗不再犹豫，即日颁诏回师。全军上下欢呼雀跃。

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成吉思汗在巴格兰度夏。这时又传来令他更为震惊和痛苦的消息：木华黎病逝。

刚刚承受了博尔术离去的打击，又永远失去了爱将木华黎，成吉思汗只觉愁肠百结，心如刀割。中原有木华黎坐镇，他才可以高枕无忧，木华黎的才智谋略以及忠诚是他信心的源泉。而今，木华黎病逝，成吉思汗敏感地意识到中原大地又将风浪迭起。

成吉思汗命木华黎的独子宝鲁接替父位，继续完成对金国的征服。

一二二三年的夏季，蒙古大军在忽阑巴失草原度过。为摆脱内心的苦闷，成吉思汗纵马围猎，却更加怀念昔日的朋友。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身心俱衰。

拖雷始终陪伴在父汗身边。

察合台、窝阔台冬季在不花剌附近驻营，每周派人给父汗送来五十担猎物以示孝心，现在他们也来到忽阑巴失与父汗团聚。唯有天伦之乐还能为成吉思汗的晚年生活增加些欢乐。

只是术赤再未露面。自攻打玉龙杰赤以来，已经有三年成吉思汗没见过儿子了。听说儿子正在垂河下游的草原，他命儿子将猎物驱至忽阑巴失附近。

对术赤来说，这无疑是他会见父亲的最后机会。然而与其让父亲看到病势日沉、只不过在拖延时日的他，还不如不见。

他下定这个决心绝非那么容易。从内心深处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父亲的思念也在与日俱增，有时甚至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可他仍然不能去见父亲，而是派刚刚回到玉龙杰赤的长子斡尔多去执行父亲的命令，这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尽孝。

成吉思汗很失望。他询问起儿子的近况，斡尔多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做了回答。听说儿子还是旧病复发，成吉思汗十分忧虑。斡尔多见状，只好用谎言安慰祖汗："已经请大夫给父王看过了，吃了几服药，最近已见好转。不过，大夫一再叮嘱父王要安心静养，不可大动。"

成吉思汗将信将疑，狩猎兴趣锐减："也罢，你下去吧，去你四叔那里，让他为你安排好住处。"

斡尔多施礼退下。

成吉思汗回到帐中，烦躁不安地来回踱着步。他不敢肯定儿子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以生病做借口拒绝与他见面。从攻打玉龙杰赤至今，他数次召见，儿子皆推诿不至。按说怀疑儿子是不应该的，可儿子最后一次说的话总是萦绕耳畔：如若儿臣起来反对您，只怕尚未动手便身首异处。当时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说儿子那边的传话一会儿说他身体不适不能太过活动，一会儿又说他的病不要紧，那么儿子的病究竟要不要紧？儿子的绝情，深深地刺伤了成吉思汗做父亲的心。成吉思汗忽然想到儿子可能是在为储君一事不满，但是儿子自己也应该清楚，他的身世之疑以及阴郁的性格都决定了他不是继承汗位的合适人选，正是为了弥补对他的亏欠，做父亲的才格外为他选择好了封地，好让他从此远离猜忌、白眼，自由自在地生活。这番苦心，儿子可曾理解？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个自尊心和占有欲都极强的人，绝不放弃视为己有的一切是他性格中最为鲜明显著的特点。当初不计一切代价夺回孛儿帖夫人为此，现在怀疑儿子亦为此。术赤是他的儿子，他宁愿亲手杀掉他，也决不允许儿子背叛他。

肆

一二二五年春，蒙古大军回到克鲁伦河畔的大本营。

长达七年的征战之后，军队将在他们的故乡进行彻底的放松和休整。面

对绿草新生的草地，成吉思汗的内心茫然若失。母亲死后，曾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一块再未填补过的空白，后来又是忽兰、博尔术、木华黎，还有他的爱孙以及许许多多他所熟识的将士相继离去，那块空白也在不断扩大，他常常有种独自行走在沙漠中的孤寂感，需要平静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和迫切。

自从回到漠北草原，成吉思汗更加怀念留在花剌子模的长子术赤。他遣使前去召术赤——他都说不清自己这是第几次试图召见儿子了——自一二二○年夏天至今，已经整整五年父子不曾见面，在思念加剧的同时，怀疑也在加剧。

派往玉龙杰赤的使者很快返回了，说大太子身体欠安，难以赴命。

成吉思汗既失望又恼怒，心情更加郁闷。数日后，从术赤封地来了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急切地接见了他。“你可知大太子近况？”他开门见山地问。

不知此人是想安慰成吉思汗，还是另有目的，他恭恭敬敬地回道：“大太子身体安好，奴才回来前，还见他与部将纵情围猎，大汗只管放心。”

成吉思汗脸色骤变。什么身体不好，原来术赤一直都在骗他！

“你下去吧。”他对那人说，那人忙不迭地告退了。

成吉思汗一脚踢翻了桌案。“术赤这个疯子！我要亲手杀了他！”他怒吼。诸将大惊失色，他们过去从未见过他如此狂乱和丧失理智。

“传令察合台、窝阔台，调集所有军队，随我出发。拖雷，你点齐‘怯薛军’，即刻复命。”

“喳。”拖雷答应着，却迟疑未动。

“怎么，现在连你也敢违抗我的命令吗？”成吉思汗愤怒地逼视着儿子，拖雷吓得转身就走。

众人心中暗暗叫苦，可谁也不敢上前相劝。耶律楚材刚刚叫了声“大汗”，成吉思汗便打断了他的话：“我意已决！尔等不必多言，速做准备。”

众人哪敢违命，诺诺而退。

当帐中只剩下成吉思汗一人时，他伸手抽出寒光闪闪的宝剑，内心燃烧起熊熊怒火。他要让儿子在这怒火里化作灰烬，连同他自己的心。

窝阔台恰在二哥帐中闲谈，传令官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二太子……啊，三太子，您也在，正好。大汗命令你们即刻点齐本军，随他出征。”

窝阔台吃了一惊：“出征？”

察合台也是大惑不解：“征哪里？怎么事先一点信也没有。”

“征……征术赤太子。”传令官由于心情太紧张，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地。

察合台和窝阔台面面相觑，都以为他们听错了：“你说征谁？”

“术……术赤……太子。”

窝阔台首先恢复了镇静：“别急，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样……”传令官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

察合台勃然大怒：“这是哪个混蛋造的谣！把他给我抓回来，看我怎么把他剁成七八十段！”

这回轮到窝阔台为二哥一反常态的表现吃惊了：“二哥，我得回去准备一下。”

“难道连你也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察合台怒视着三弟。

“当然不信！问题在于父汗正在气头上，我们不能抗旨不遵，火上浇油。路上，我们再相机行事不迟。”

窝阔台说完，与传令官一道匆匆离去。察合台依旧怒气难消：“造谣！造谣！这世上当真什么混账都有！”

蒙古大军以最快的速度集结完毕，出征前的祈祷、祭旗等仪式一概免除，成吉思汗立率三万大军出发。

大军刚出主营，从前队飞出一骑：“大汗，拔都小王爷求见。”

“不见！”成吉思汗粗暴地挥挥手。

“等等，你说谁？”他又叫住转身欲走的士兵。

“拔都小王爷。”

“拔都？他来做什么？”恐惧和不祥突然攥住了成吉思汗的心，“带他速来见我。”

拔都未到成吉思汗近前便翻身下马，向前奔上几步，扑跪在地：“祖汗，我父王他……他……病逝了。”他的声音颤抖着，似要竭力抑制住内心的剧痛。

没有任何声音。

数万大军屏息凝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成吉思汗的脸上，那是张了无生气的木然的脸。

成吉思汗保持着不变的姿势端坐于马上，似乎在凝视着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看见，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过了许久，拖雷实在忍耐不住了，催马来到父亲身边："父汗……"

成吉思汗微微动了动。他看儿子那种空虚、陌生的眼神刺得拖雷心中直发抖，但拖雷不能回避，颤抖着说："回军吧……"

"回军！"成吉思汗恢复了理智，单调、机械地下了命令。

拖雷伸手扶起拔都，叔侄二人黯然相对，唯有忧戚的目光传递着彼此的痛苦。

部队进入主营后由拖雷代传汗命，各自解散归位。成吉思汗催动坐骑，漫无目的地走着。拖雷放心不下，悄悄尾随其后，直将父亲护送到一座空帐大哥每次回营都住在这里。

成吉思汗下马，径直走到门前。在门口，他略微停了一停，以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我要单独待会儿，明白吗？"

"明白。"拖雷不敢不应。

门，在成吉思汗身后关住了——一关就是三天。

三天中，成吉思汗未进任何饮食，也未走出空帐半步。

拖雷守在门边，侍卫们守在门边，任谁也不敢擅闯帐中。

拖雷已顾不上为兄长的病故而悲伤，他只想弄清父汗到底如何了。

"四太子。"耶律楚材匆匆而来。

"楚材，你来了，"拖雷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怎么办？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臣刚去见过夫人，夫人说，不要打扰大汗，且等等再说。"

"等？还能再等吗？已经三天了。"

"公主回来了。"

"嫣儿？"

“夫人说，还是让公主去见大汗吧。”

“嫣儿在哪里？”

“稍后便到。”

婉嫣起初并不知道父王去世的消息，她和丈夫速格纳黑昨天才回到汗营。闻听噩耗，她既为父王难过，也为祖汗担忧，倘若不是奶奶劝止，她早就来看望祖汗了。

拖雷正与耶律楚材说着话，婉嫣独自骑马来了。她穿着黑色的孝服，苍白的脸上只有一双秀目流露出内心深深的哀伤。

“四叔。”她翻身下马，走向拖雷。

拖雷伤感地轻抚着她的肩头。

“四叔，祖汗要紧吗？”

拖雷摇了摇头。

“这样不行。让我进去吧。”

婉嫣用力推开了那扇紧闭着的沉重的门，径直向她的祖汗走去。

成吉思汗面向里盘膝坐在帐中的一块毡毯之上，双手放在膝头，一动不动。婉嫣悄悄跪在祖汗身侧，轻唤：“祖汗……”

许久，成吉思汗缓缓回视着孙女忧郁的面容：“嫣儿，是你？”

“是我，我回来了，祖汗。”她忧伤地说，泪水顺着面颊簌簌而下。祖汗仿佛骤然间苍老了十岁，蜡黄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祖汗，您已经这样子待了三天了。”

“三天了吗？”成吉思汗喃喃自语，“我是在向他忏悔，他病了，我不去派人照料他，还怀疑他要谋反……”

“祖汗、祖汗，求您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婉嫣扑在祖汗怀中，失声痛哭起来。

成吉思汗下意识地轻轻抱住孙女柔软温热的身体，老泪纵横：“嫣儿，现在只有你能让我感到，我还活着。”

对成吉思汗来说，长子术赤的死，带走了他全部的爱与欢乐，他现在仅仅是一位大汗，除了尚且清醒、睿智的头脑和日渐衰老的躯体外，他已一无所有。

其实，他早就明白自己生平最爱的人就是长子术赤，只是他的骄傲阻挡了他向这种感情低头。术赤，他那孤僻冷漠的儿子，他是多么善良又是多么聪明啊！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到，术赤是他的儿子，他的！恰恰是由于不肯原谅儿子在篾儿乞部度过的那三年，恰恰是由于不肯原谅儿子当着他的面称呼另一个人‘阿爸’，他对儿子封锁了所有真实的情感。唯有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个充满嫉妒的愚蠢的父亲。晚了，全晚了，儿子再也听不到他的悔恨和乞求，他一生从未向任何人低头，却会毫不犹豫地向儿子低头的——只要儿子能重新回到他的身边。

尽管三天未进任何饮食，成吉思汗仍然没有任何食欲。婉嫣苦苦哀求，成吉思汗却问她：“拔都走了吗？”

“没有，他想见见祖汗。”

“让他来吧。嫣儿，你陪他一起来。”

婉嫣为祖汗端来了奶食、炒米，并为祖汗和弟弟斟上了酒。

拔都不敢看祖汗，更不敢率先打破笼罩在帐中的压抑和沉寂，他的心很沉很沉。年轻的拔都崇拜祖汗，但不了解祖汗。热爱父亲，但也不了解父亲。临终时父亲叮嘱他永远不要与三位叔叔的后代争夺汗位，他才稍稍明白了隐藏在父亲内心深处的自卑。父亲最后一次吹起那支熟悉的乐曲——“神鹰曲”，永远合上双眼的刹那，滚动在父亲双唇上的是整个心灵的深情——“父汗”，那也是父亲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拔都，”成吉思汗的嗓音沙哑，“你怎么不吃点东西？”

拔都慌张地抓起酒杯：“孙儿吃……喝。”

“你父王对王位做出什么安排？”

“父王让孙儿接替他的位置，还要孙儿聆听祖汗的意见。”

“斡尔多为长，他可有异议？”

“是斡尔多力荐孙儿继承父位的。”

成吉思汗似乎放了心：“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他温和地说。

拔都蓦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冲动：问清楚，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

“祖汗，我父王到底是不是您的儿子？！”不经意地，这句话便冲口而出了，刚一说完，又追悔莫及。

成吉思汗注视着孙儿。良久，他缓慢地、低沉地说道：“他是！他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儿子呢？他是这世上唯一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的人！”

拔都忍了又忍的痛苦终究化作两行清泪："祖汗，这是我父王让我交给您的。"拔都捧出那支陪伴了父亲一生的长笛，递在祖汗眼前。

成吉思汗小心翼翼地接过长笛，久久地凝视着它。仿佛又回到篾儿乞营地，三岁的术赤惊讶地望着他。从那时起，儿子那张清秀可爱的小脸连同那清澈纯洁的眼神就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了。

"你父王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

"父王说他这一生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在花剌子模几次放弃了与您相见的机会，等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再看您一眼时，已经不能够了。他还要孙儿告诉祖汗，今生能做您的儿子，他死而无憾！"

成吉思汗将笛子更紧地攥在手中，似要攥住儿子那已然飘逝的灵魂。

伍

拔都要返回玉龙杰赤了，婉嫣则暂时留下来，照料祖汗的饮食起居。姐弟话别，拔都告诉姐姐，父王病重那会儿时常跟母亲提起她。他虽不肯明说，可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特别想念不在跟前的爱女。

"为什么不派人来叫我回去呢？"婉嫣含泪问。

"父王不让。他怕回来路途遥远，万一你再出个差错，他岂不是爱女反害女？姐，你过去可能觉得父王为人冷酷，其实父王内心里藏着太多的苦痛。他病重昏迷那会儿，一直念着你的名字……"

婉嫣掩面低泣："我一直都在误解父王！我太任性，太不孝！"

"姐，等我回去将一切安排妥当，就派人来接你和姐夫。"拔都抬起衣袖，笨拙地为姐姐擦拭着脸上的泪水，"姐，相信我，我一定会像祖汗那样开疆拓土，建立一番了不起的功业。我要让祖汗，让九泉之下的父王，也让你，为我而感到自豪。"

婉嫣深情地凝视着弟弟："姐姐当然相信你，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为你而感到自豪！"

送走了拔都，婉嫣特意到察合台的营地看望二叔，察合台亲切地接待了她。"嫣儿，你来是不是有话问二叔？"察合台屏退左右，直截了当地问。

婉嫣惊讶地默认了。

"问二叔为什么一直都在憎恶你父王？"

“是……是的，二叔，您怎么……”

“二叔猜到了。好吧，让二叔从头讲给你听。能不遮不掩地向你说说压在二叔心底这么多年的话，对二叔来讲也是一种解脱。”

“您说吧，二叔，我听着呢。”

“我为什么恨你父王，究其原因，只有一句话：我嫉妒他！”

“这怎么可能！我父王什么都比不上您，您怎么会嫉妒他呢？”

“你错了，嫣儿，是二叔什么都比不上你父王。二叔只比他多一样东西，那就是清白无瑕的身世。”

察合台略一停顿，当他接着说下去的时候，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绪中了：“我比术赤小四岁。也许孩子的心是最敏感的，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便发现，只要有他在场，就会完全吸引父汗的注意。偏偏他悟性又极高，学什么是什么，刀马弓箭样样精通。他的出众无形中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渐渐地我开始恨他。但假如不是父汗的缘故，我想我还不至于那么仇视他。

“男孩子的天性是要崇拜父亲的，特别是我有成吉思汗这样的父亲。当然，父汗也爱我，爱我的弟弟、妹妹，他只是缺少时间。可他对术赤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无论怎样繁忙，他都不会停止对术赤的关注，有了好马好刀好弓好箭，他首先想到的无一例外都是术赤。作为父亲，他这种过分的偏心激起了我对术赤最深刻的忌恨，谁让我是紧接着他之后出生呢？我总当他的面说他是篾儿乞人的后代，甚至不顾及会伤害母亲的感情，我知道唯其如此，才是对他最好的报复。”

婉嫣听得呆了：“在侄女的印象中，祖汗和父王的关系很疏远啊。”

“那是由于你父王的缘故。他太自卑，回避所有人的爱，尤其是你祖汗的爱。自卑使他一生落落寡欢，甚至直到死。感到自己不配得到所爱人的爱时，唯一的出路只有逃避，你父王对你祖汗所抱的就是这种态度。”

“二叔您呢？您真的从来没把我父王当成您的亲兄弟吗？”

“这话看怎么说。我们毕竟是一母同胞，我虽一味伤害他，心中对他并非无情。或许我只能说，纵然我恨他，仍否认不了他是我亲兄长的事实。”

“二叔，谢谢您对我说出了您与我父王之间的恩怨纠葛。其实我早该明白，您对我始终像父亲一样关怀、爱护，就决不会对我父王无情。”

察合台慈爱地注视着婉嫣：“你不恨二叔，二叔已经很知足了。嫣儿，你是不是打算回趟玉龙杰赤？”

“是的。我真的很想向父王说声‘对不起’，可我又放心不下祖汗。”

“嫣儿，祖汗也一定希望你代他去向你父王说些什么。你放心地去吧，祖汗这里有我们呢。”

第十六章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壹

长年对金作战的经验使成吉思汗深知，蒙古若想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就必须牢牢掌握其临界地域——西夏，如此，倘遇动乱，则成夹击之势，而不致反受其累。

西夏初降时，其主李安全曾允诺一旦遇有战事，将作为蒙古左右手共同出征。可当蒙古准备西征时，西夏丞相阿夏敢布非但拒绝发兵，还口吐狂言。当时，为了西征大业，成吉思汗默默隐忍了，只说："待我凯旋之时，就是西夏亡国之时。"

成吉思汗是个具有顽强意志的人，他绝不会逆来顺受，更不会自食其言。但他不顾长年征战和年事已高带来的疲乏，再次策马河西的真正原因却在于：为了彻底征服金国，就必须首先消灭西夏。

早在一二一六年，金叛将蒲鲜万奴在辽东之地建立了一个带有割据性质的国家，对外以"东夏"称之。西夏公开叛蒙后，西夏、东夏、金便形成联合抗蒙的态势。拿西夏、东夏开刀，是保证全力攻金的前提。

既定的作战方案不容更改，召开忽里勒台讨论出征人数、时间、装备时却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几乎从一开始，与会之人便无一例外反对成吉思汗御驾亲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西夏曾是手下败将，何劳大汗亲征？大汗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由三位太子代为出征即可，亲征万万使不得。

大会开了整整一天，毫无结果，成吉思汗本人和众将臣谁也不肯向对方做出让步，最后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夜色渐浓，弥漫于空气中的青草气息令人迷醉。走到孛儿帖的寝帐前，成吉思汗停下脚步，慈爱地看了看寸步不离他的迪格和薛暗。这两个年轻人，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迪格，你不想回辽东看望你阿爸吗？"

迪格摇摇头，认真地问道："大汗，臣父已叛，您为什么不杀微臣？"

成吉思汗微微一笑："你侍候我多年，从无过错，我如何下得去手？你父虽以你为人质，但我仍不想将他的过错算在你的头上。"

迪格用脚尖踢了踢脚下的青草："大汗，臣非为自己洗脱，但臣与那个人确实毫无瓜葛。很奇怪，他虽是臣的生父，却更像一个陌生人。"

成吉思汗不无悲悯地拍了拍迪格的肩头。

迪格、薛暗请成吉思汗早些安歇，成吉思汗顺从地走进夫人的寝帐。

迪格、薛暗默默立于帐外。迪格小声说：“大汗此次出征会不会凶多吉少？我怎么总有一种不祥之感。”

“别胡说！”薛暗狠狠地瞪了迪格一眼，却掩不住语气中强烈的不安。

夜色苍茫，两个年轻人心中同样一片夜暗……

孛儿帖夫人是唯一没劝成吉思汗放弃亲征打算的人。也许，这是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几十年风雨相伴，荣辱与共，她比任何人都知道丈夫需要什么和怎样帮助他去实现心愿。岁月早已夺去了她昔日如花似玉的容颜和青春的肌体，却夺不走她优雅华贵的风姿和睿智清醒的头脑，她永远是丈夫最可信赖的知己。

成吉思汗走进寝帐，孛儿帖立刻迎上了他。夫妻相对而立，孛儿帖淡淡笑了：“我知道你要来。会议没有结果吧？”

成吉思汗无可奈何地叹道：“同意出征，但不同意我亲征。”

“他们不放心，这是他们的一片忠诚。”

“我知道。你怎么看？”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阻止你跨上战马。从我嫁给你那天起，我就对自己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全力协助你。”

“你是这样的！近来，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母亲，没有你，铁木真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成吉思汗！你依然会成为成吉思汗。是长生天选择了你，也是长生天一直在帮着你，你永远是天之骄子。”

“孛儿帖，”成吉思汗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妻子的双手，沉思着问，“你说，我该如何说服他们呢？”

“先得说服合撒尔和别勒古台。此事必定要费些周折，我可从旁协助你。孩子们都随你去吧，不用留下他们。”

“好的。孛儿帖，你说在我身后，儿子们能相安无事吗？”

孛儿帖注视着忧心忡忡的丈夫，不忍心骗他：“儿子们彼此间尚有骨肉亲情，可是再深的感情也抵不住皇权的诱惑。铁木真，不要再去考虑以后的事，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将来能够记住你的，不会是那些你为他们打下天下尽享其成的后代子孙们，而是那些最普通、最无名无势的百姓。”

妻子精辟的见解折服了成吉思汗，长久以来萦绕于他心头的忧云淡薄了许多，他的脸上重新浮出开朗的笑容：“你说得对，孛儿帖。我还有一件事想了许久都想不明白，你来帮我解解看。”

“是什么？”

“我在花剌子模派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前去攻打玉龙杰赤时，术赤对我说了两句很奇怪的话，他说：如果他密谋反对我，肯定还未动手就会身首异处。然后又说，要我少打猎，多保重，将来一定要回到克鲁伦我的汗营。我怎么也不能把他这两句话联系起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孛儿帖没有立刻回答。丈夫提及术赤，不可避免地勾起了她深藏于心底的痛苦。良久，她方才低缓地说，仿佛怕惊醒已然长眠的爱子：“术赤这个傻孩子，连表达自己对父亲洞察力的钦佩，也要用这种奇怪的方式。”

成吉思汗苦笑了：“洞察力？我这也算有洞察力吗？”

成吉思汗重又忆起他最后一次与儿子相处的情景，直到此时才悟出儿子那凄伤的目光是在向他诀别，可当时，他竟忽略了……

成吉思汗接受了孛儿帖夫人的建议，首先说服了几个弟弟和子侄。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孛儿帖夫人的帮助。再度召开忽里勒台时，虽然仍遇到不少阻力，最终大家还是勉强通过了成吉思汗御驾亲征的决定。

耶遂请求伴驾。耶珊病故时，成吉思汗正在忽阑巴失草原驻营，没能见爱妃最后一面。耶遂宁愿忍受征途劳累，也不愿在家中提心吊胆等待消息。

蒙古大军出征，多选择秋天。秋天战马肥壮，机动性强。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久将发兵西夏。金帝仍不肯放弃求和的企图，再次派使臣来到蒙古汗营，成吉思汗仍以金帝放弃潼关为和谈条件。金使见蒙古大军明显有出征迹象，吓得一日未留，匆忙返回向金帝复命。

帖木格仍率两万将士坐镇蒙古本土，以筹战马之需，余者皆随成吉思汗出发。只剩几天了，即使像成吉思汗这种意志如铁、果决刚毅的人，也难免生出几缕眷恋愁丝。唯独面对结发之妻，他才没有丝毫隐瞒：这次出征，或许我再也不能活着回来……

贰

察合台带着他新收的义子拜见了母亲，之后，兴冲冲地邀请父亲去打马球。成吉思汗不忍令儿子扫兴，同意了。

都是些察合台精心挑选的年轻士兵，父亲和儿子依然分立两方。不过引

人注目的是成吉思汗一方有一个十四五岁、满脸稚气的少年。最初大家对少年都没太在意，双方猛拼猛抢，决不因成吉思汗在场而稍有逊让。人们明白，成吉思汗讨厌虚伪，虽然他年事已高，身体已不像以前那样灵活矫捷，但仍旧深谋远虑，不容欺瞒。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少年能准确无误地领会成吉思汗的每一个意图，抢球、攻球的技巧首屈一指，即使成吉思汗也不能不为之惊叹。

对于打马球这类竞技活动，成吉思汗从来都是全力以赴。夕阳西斜时，比赛才告结束，成吉思汗一方大获全胜。士兵们或兴高采烈，或垂头丧气，陆续散开。只有少年遵照察合台的吩咐留了下来。

直到此时，成吉思汗才有机会将少年端详了个仔细：黑白分明、清澈有神的眼睛，端正挺直的鼻梁，圆圆的孩子气的脸型……怎么看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莫非是哪位将领的孩子？

少年在他的注视下越发显得局促不安，只顾埋头理着马鬃。成吉思汗温和地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你阿爸是谁？"

少年紧张地回答："我……我阿爸不在军营。我……叫瑞阳，刚来。"

成吉思汗见孩子又慌又乱，笑了："别怕，别怕。我看你的马球打得很好，是从小学得吗？"

"是的，是我阿爸教的。"

"瑞阳……瑞阳，你今年多大了？莫不是来汗营找人？"

"我今年十五岁了。额吉说，如果大汗肯留下我，就让我跟在您身边侍候您。我还会相马、驯马，哪怕给您牵马坠镫也行。"

他一口气说完，成吉思汗却越听越糊涂了："等等，等等，你先说清楚，你额吉又是谁？我认得她吗？"

"额吉说，许多年前您与我外祖父是……安答。"

成吉思汗大惊："你额吉名字叫祺儿？"

"是。"

千想万想，也没想过札木合的外孙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该不是在做梦吧？"你额吉……还对你说了什么？"

"额吉说我长大了，够做士兵的资格了，让我独自出来闯闯。正好义父……二太子到兀剌海城巡城，父亲就带我去见了他，义父喜欢我，将我认做义子。后来，我跟义父回到汗营，义父又带我去见了奶奶……"

"这么说，你到我的营地也有几天了？"

“两天。”

难怪要安排打马球，原来如此。“你住哪里？”

“我住在义父的营地。义父给我安排的住处。”

“你阿爸和额吉还在沧州吗？你家中兄弟几人？”

“他们行踪不定，我出来前，我们在兴庆府住了半年多，现在，他们可能去了西域。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你额吉怎舍得让你去打仗？”

“额吉原本很讨厌战争的。可是不久前刘仲禄刘叔叔有信给阿爸，看过信后，阿爸和额吉就决定让我来侍候大汗了。额吉说，她和阿爸虽然不能亲自在您身边照顾您，可是有我代替他们，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成吉思汗半晌无语。札木合安答有个多么聪慧善良的女儿啊。祺儿憎恨战争是情有可原的，战争曾使她家破人亡，使她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不管能举出多少种理由，也否认不了札木合是死在他铁木真手上的事实，但祺儿不仅原谅了他，如今还将儿子送到了他的身边。

瑞阳偷眼打量着这位他久已闻名的蒙古大汗，落日的余晖为他罩上了一层柔和的光环，使他看起来越发像个威风凛凛的天神……

瑞阳突然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

那天，父亲收到了仲禄叔叔的一封信。父亲有个习惯，如果在哪里落脚时间超过三个月，他都会设法通知仲禄叔叔。他们俩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通过仲禄叔叔，父亲可以随时知道汗营的情况。

那天仲禄叔叔托人带给父亲的信似乎格外长，因为父亲看了好久，越看脸色越沉重。他从小就爱听父亲讲成吉思汗的故事，得知仲禄叔叔有信来，他猜测仲禄叔叔一定会告诉父亲关于汗营的新消息，所以就匆匆忙忙地跑来父亲和母亲的房间。

一开始，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注意到他。

父亲看完信，默默地交给母亲。母亲看着看着，脸色开始变得苍白，父亲走上前，怜惜地将母亲拥在怀中。

虽然年龄还小，可瑞阳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竟有一种浑身冰凉的感觉，他以为信中的消息一定是个噩耗。

好一会儿，他听母亲说：“大太子……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

“是很大，超乎想象。仲禄说，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该怎么办才好？”母亲抬头望着父亲，眼中渐渐盈满了泪水，“我真的很担心他，万一……”

“不会的，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要不，我们去趟蒙古吧，去见见他，他一定也很惦记我们。这么多年了，他还一次没有见过我们的孩子呢。”

“可是……可是看到他，会让我想起阿爸的死，我……”

父亲思索片刻：“如果不能回去，何不让瑞阳代替我们留在他的身边？瑞阳十五岁了，又有一身好武艺，在他身边，正可以保护他。当然，我知道他也会想方设法保护好瑞阳的，瑞阳是我们的孩子，他决不会轻易让瑞阳涉险。这点你不用担心。”

“是，我并不为这件事担心。但瑞阳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身边，不知道他是否愿意？”

“我愿意。”瑞阳一步跨进屋中。父亲和母亲看到他，急忙分开了。

“你早来了吗？”父亲问。

“刚来一会儿。”瑞阳聪明地回答。然后他跑到母亲面前，抓住了母亲的手，“额吉，让我去吧，让我替您和我阿爸去照顾他、保护他。以前听阿爸给我讲他的故事，我就想见他了，能见他真好！求您了，求您同意我去吧。”

母亲被儿子急切的神情所打动，美丽、忧伤的脸上不觉闪过一丝笑意。真是的，不管过去多少年，他就有这等魅力，如同丈夫曾经说过的，让所有喜欢他、爱着他的人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为他付出生命。

“你真的不怕吃苦吗？甚至还可能遇到危险。你的确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是！”瑞阳认真严肃地回答。

“那么，好吧。”

由于他等不及要出发，父亲又从信中得知二太子察合台近日要到兀剌海巡城，于是第二天便带他离开了兴庆府……

瑞阳正在胡思乱想，忽听成吉思汗问他：“今晚你别回营了，我亲自给你安排个住处可好？”

“好。”瑞阳急急忙忙地回答。

成吉思汗慈爱地看着他：“好孩子，你跟我用不着这么见外。以后，我会

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孙子好生看顾的。你在我这里玩上几天，出征时我再派人把你送回去。”

瑞阳愣住了：“您不肯收留我吗？我是来随您出征的。”

“孩子，你不懂，战争不是儿戏，万一你有个闪失，我该如何向你的父母交待？你能来看我，我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去打仗万万不成。”

瑞阳一急，顾不得多想，滚下马背，就势跪了下去。

成吉思汗也跳下马：“孩子，你起来。”

“不！您说把我当成您的孙子，又不要我，还撵我走，您是大汗，怎么能骗我一个小孩子呢！”瑞阳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何曾骗你！我是为你好。”

“如果您真的为我好，就证明给我看——让我跟在您身边。”

成吉思汗无奈，从地上拉起瑞阳：“小家伙，你还挺有主意——也罢，我就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您说。”

“第一，从今天起你一步不准离开我的视线；第二，两军对阵时你绝对不许上阵杀敌；第三，如果我在前营指挥，你必须留在后营。”

瑞阳犹豫半晌：“如果这样，我还怎么侍候您保护您呢？”

成吉思汗笑了。

瑞阳很单纯，全然不像他的外祖父。他与札木合相识时札木合只有十岁，那时札木合就已表现出过人的机敏、主见和胆识……“你既跟在我身边，还愁没有机会侍候和保护我吗？孩子，你父母向你讲起过你外祖父的事吗？”

“没有，他们从来不提。我只听到过一些传闻。”

“传闻不足为信。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如我更有资格评论他。他是个英雄！真正的英雄！尽管他最终失败了，我仍然很敬佩他，很怀念他！”

瑞阳点点头：“我信您说的。”

夜风拂面，一老一少并辔而行，谈得十分惬意。见到瑞奇峰夫妇的儿子，札木合的外孙，在成吉思汗趋于淡漠的心境里，引起了许多若苦若甜的回忆。近二十年过去了，成吉思汗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札木合的音容笑貌，这不仅因为札木合确曾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还因为札木合

是他统一草原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先友后敌的奇特境遇，早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叁

一二二五年秋，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进逼西夏，翻越贺兰山来到阿儿不合地区时已是冬季。眼前出现了荒凉的空地，山间森林覆盖，常有野驴出没其中。成吉思汗一生酷爱围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勃发的兴致，要将士从林中将野驴赶至空地。他奔腾驰跃，箭无虚发，赢得阵阵喝彩。

不期然地，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另一幅画面：成群成群的野驴从垂河下游被驱到忽阑巴失草原，那原本是正在垂河附近养病的长子所尽的最后一次孝心……就在他走神的一刹那间，一头野驴从他的赤兔马前横穿而过。赤兔马受惊，猛然昂头扬蹄。成吉思汗不及防备，勒不住马缰，竟被掀坠在地上。

斡歌连和迪格慌忙上前扶起他，成吉思汗的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众人顾不得围猎，纷纷围拢过来，猎场中的野驴乘机四散逃命了。

斡歌连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成吉思汗回到车帐，耶遂见状大惊，服侍他躺下后，忙命斡歌连去请刘仲禄。

帐外，将士们默默伫立，脸上尽皆笼罩着惶恐和不安的阴云。

刘仲禄、耶律楚材闻讯匆匆赶来。成吉思汗尽量轻松地从枕上抬起头向他俩示意，额头上、鼻尖上已渗出细细密密的汗珠。

刘仲禄仔细为成吉思汗做了检查。耶律楚材觉察到，刘仲禄忧虑的表情在逐渐加重。耶律楚材本人亦精通医理，知道大汗此次受伤不同以往。

“怎么样？”成吉思汗平静地询问。

刘仲禄不敢隐瞒：“大汗坐骨摔伤，恐震动内脏，需要静养。”

“要紧吗？”

“不容易痊愈，除非能保证绝对的安静和有规律的治疗。”刘仲禄回话时的语气多少带点迟疑，一旦打起仗来，他说的两条根本无法做到。

果然，成吉思汗未置可否。

由于成吉思汗意外受伤，蒙军暂时驻营于阿儿不合地区。刘仲禄很快配了药来，成吉思汗吃过后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刘仲禄、耶律楚材悄悄离开成吉思汗的车帐，来到一棵树下站定。

“刘兄，大汗伤势究竟有无危险？”

刘仲禄只是摇头：“大汗上了年纪，上了年纪……”

耶律楚材再也不能保持镇静：“莫非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刘仲禄一拳砸在树干上：“我只恨自己没有回天之力。”

耶律楚材愣住了。刘仲禄的医术尽得中医、蒙医之妙，在当时来讲无人能望其项背，连他都束手无策，可见……

“刘兄，倘若撤军静养呢？”

“那样可能延续三至五年，甚至更长。但我了解大汗，他这一生，从未掉转马头。”

刘仲禄自那一年避祸来到蒙古草原，转眼已在成吉思汗身边度过二十余年，他与成吉思汗名为君臣，实则早与大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假如能够，他宁愿以身相代。

耶律楚材目视刘仲禄，所有的忧虑都在目光中传递。

成吉思汗的车帐中，耶遂衣不解带，不知疲倦地服侍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呼吸很不均匀，耶遂探探他的头，有点烫，她急忙拧来一块湿毛巾敷在他的头上，暗淡的灯光下他的脸显得异常憔悴，耶遂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

说不清何时就深深爱上了他。为了忽兰的得宠，她产生过幽怨。可无论哪次冷言冷语，他都不急不怒，对她尖酸刻薄的言辞总报以无奈的、宽厚的微笑。忽兰死了，老天啊，可不要再夺去他的生命。不如让她去替他。将士们需要他，蒙古千千万万的百姓需要他，如果能让她替他去承受这场灾难，她即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一宿也不知怎么熬过来的，天光放亮时，耶遂走出车帐，想让斡歌连去请刘仲禄。她刚推开门，又愣愣地站住了。所有重要将领都齐集在车帐前的空地上，身上凝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显然他们已经这样站了很久。

耶遂不觉热泪盈眶。

“汗妃，我汗兄如何了？”合撒尔、别勒古台上前，低声问。

“大汗昨夜热度不退，神志不宁。”耶遂走下马车，忧郁地回答。

不安像水波掠过，一起一伏。

“汗兄是否醒来？”

“他临天明才稍稍睡稳。刘御医，你先跟我进来吧。”

“喳！”

刘仲禄随耶遂走入帐中，悄悄坐在成吉思汗身边。不多时，成吉思汗醒了，全身酸痛。“仲禄，你来了？”他有气无力地问。

刘仲禄为成吉思汗做了诊治。服过药后，成吉思汗感觉精神稍稍好了些：“我心里好受了许多，不妨事了。耶遂，你让斡歌连去传众将。”

众将听传，立刻入见。成吉思汗倚在床上，奇怪地笑道：“你们来得可真快！”仅仅一夜，他的脸色灰暗了许多，众将彼此交换着忧虑的眼色。

成吉思汗若无其事地招呼众将坐下：“大军在阿儿不合驻营无益，不如继续前进，你们以为如何？”

已凭战功升为千户长的图华首先表示反对：“大汗，臣以为，西夏乃定居国家，筑城为营，断不会轻易弃城而去。不如先行回师，待大汗身体康复，再做讨伐不迟。”

图华的建议赢得了众将的一致赞同，成吉思汗却不为所动。他一生征战，从未掉转马头：“倘若突然回师，西夏必以为我军怯懦，不敢与之一战。依我之见，且按兵不动，派使者去探李德旺口气。若他有悔改之意，并能付诸行动，我倒可以考虑班师。若他还似先前出言不逊，我必不轻饶。”

成吉思汗遂派图华出使西夏。

夏神宗李遵顼于一二二二年病逝，其子李德旺继位，史称献宗，大权仍然旁落在阿夏敢布手中。懦弱无能的神宗留给儿子的是一个更加残破的烂摊子。

图华来到兴庆府大殿之上，向献宗转达了成吉思汗的最后通牒：昔日，汝先帝李安全在世之日，曾与我有约，一旦遇有战事，西夏将做我之左右手出征。我据前约，西征时曾要求汝发兵相助，汝不但自食其言，还公然污辱于我。我为西征大业，暂且忍让，但那时我已说过，我凯旋之日，就是西夏亡国之时。如今我已凯旋，西夏根基焉存？

献宗听了这番咄咄逼人的质问，吓得急忙辩解道：“孤王何曾说过污辱大汗和蒙古军队的话，孤王——”

阿夏敢布站了出来，挡在献宗面前。图华自然认得他，两个人怒目相视。

阿夏敢布轻蔑地冷笑：“昔日不恭之语，皆出自本人之口，因何诘责我主？你告诉成吉思汗，他若想要营地、帐房、驮物，可到贺兰山找我；

他若想要黄金、白银，可到兴庆府和凉州来取所需——只要他能打败我！”

图华听了这番狂言，并不多话，转身离去。

献宗瘫坐在龙椅上，张口结舌，深恨阿夏敢布多事。

图华转述了阿夏敢布的挑衅言辞，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指天为证：“西夏敢如此蔑视我和我的军队，如何还能退兵？即使是死，我也要给西夏以应有的惩罚！”于是不顾高烧和伤痛，不听劝阻，指挥军队继续前进。

合撒尔竭力劝说汗兄留在阿儿不合养伤，由他领兵征伐阿夏敢布。成吉思汗屏退众人，平静地对合撒尔倾吐衷曲：“我戎马一生，竟自落马，已是不祥。即使退兵静养，恐怕也难痊愈。我料死期已近，指望死前能目睹兴庆陷落，方不负我创业一场。阿夏敢布大权在握，狂傲至极，断不肯软语服输，我不忍过分忤逆众人好意，才派图华前去斡旋，为的是你们不再阻我前进。合撒尔，不要太替为兄担忧，在攻破兴庆前，我不会死的，与其在克鲁伦河畔安安静静地死去，不如在战场上了此一生。你从小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你知道，我生来是个不会享受的人。”

汗兄所言，句句都似刀尖剜在合撒尔的心口。他强忍悲伤，握住哥哥的手，深情地允诺：“臣弟明白了，决不会再劝你退兵。”

成吉思汗微笑点头，兄弟二人更加心心相印。

蒙军到达贺兰山与阿夏敢布相遇时，已是一二二六年春天。

阿夏敢布沿贺兰山摆下战场，意欲乘蒙军远道奔袭、人马疲惫之际，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面对汹汹而至的夏军，成吉思汗十分镇定。他命军队四下散开，待夏军逼近，以弓箭相迎。一时间，夏军中箭者不计其数，余者仓皇后退。

阿夏敢布见首战失利，亲临指挥，组织第二次强攻。

阿夏敢布以逸待劳，原也占尽优势。只可惜他的对手是成吉思汗，是蒙军，不是那种久不见阵仗的乌合之众。倘阿夏敢布凭险固守，或许还能多坚持几日，无奈他太不了解蒙军的实力和特点。蒙军久经沙场，纪律严明，即使经过长途跋涉，也能做到令行禁止，忙而不乱，也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力。面对这样的强敌，固守犹难自保，何况还像阿夏敢布一样自投罗网？

夏军的第二次进攻来势更猛，成吉思汗仍以前法相对，命将士散得更开，渐对夏军形成半包围之势。夏军抵挡不住蒙军的利箭强弩，又被击溃。

阿夏敢布见制人不成，反受人制，不敢再发动第三次进攻，意欲收兵。成吉思汗焉能容他退守本营，当即挥令大军从三面杀出。这一场殊死拼杀，直将夏军杀得横尸遍野。可叹阿夏敢布数年备战，竟落了个落荒而逃。

也是他时运不济，刚刚脱离了战场，又被一位不着盔甲的少年拦住了去路。

阿夏敢布急于逃命，并不将对面的孩子放在眼里，挥刀就砍。少年不慌不忙，举枪相格。几个回合下来，阿夏敢布见少年枪法精奇，再不敢大意。

别看阿夏敢布是西夏名将，还真不是少年对手。加上刀短枪长，阿夏敢布无论如何占不到便宜，慢慢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他眼珠一转，立刻有了主意："小娃娃，你使枪，老夫使刀，太不公平。敢不敢让老夫换枪或是你换刀？"说完他挺后悔，忘了说蒙话，也不知小孩是否能听懂？

少年却完全听懂了："小爷还使不惯枪呢，就依你使刀。"少年边说边扔掉手中长枪。还没等他拔出刀来，阿夏敢布冷不防挥刀朝他拦腰砍来，少年猝不及防，急忙平趴在马鞍之上。

真险！刀锋擦着少年的鼻尖过去，总算没伤着。

阿夏敢布自悔失手，不敢相持，夺路又逃。

少年情知上当，恨恨不已："好你个老混蛋！看小爷怎么收拾你！"他拨转马头，向阿夏敢布追去。两匹战马一前一后，离战场越来越远。

阿夏敢布见少年不肯放过他，暗中收刀归鞘，取下背弓，蓦然回身射出一箭。少年瞅得真切，一边闪身躲过，一边手疾眼快地抓住箭尾。

阿夏敢布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

少年用牙咬住刀背，顺手将箭搭在弓上，喝道："还给你！"不过他射的是马而不是人。

阿夏敢布的坐骑负痛，蹦起老高，将主人摔出几米远，落荒而去。阿夏敢布躺在地上，半晌动弹不得，少年催马来到他面前，阿夏敢布无计可施，闭目等死。

过了一会儿仍不见动静，他睁开眼，只见少年端坐马背，笑道："老混蛋，你还没死吗？"

阿夏敢布恼羞成怒："小娃娃，你怎还不动手？连杀人的胆量都没有，你还上什么战场？"

少年依然笑容可掬："小爷偏不杀你！你不是要跟小爷比试刀法吗？小爷等你呢。快起来，别躺在地上装相。"

阿夏敢布费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小娃娃，你是什么人？老夫看你不像军中人。"

"不用你管！废话少说，来吧。"

"老夫无马，还怎么战？"

"好。"少年立刻跳下马。阿夏敢布转转眼珠，又在打主意。

少年初出茅庐，终不似阿夏敢布老奸巨猾，说步战就步战，丝毫不疑有他。阿夏敢布则不然，与少年斗了几个回合，发现少年刀法比枪法更加了得，遂边打边向少年的坐骑靠去。

看看离马已近，阿夏敢布蓦然挺身向前，似要险中取胜，少年吓得急忙撤刀。阿夏敢布也是看准了少年一心要生擒他不肯下死手，故而才有此铤而走险之举。果然，少年上当了，阿夏敢布飞快地跃上少年的黄骠马，用力一夹马肚，黄骠马四蹄生风，驮着他飞驰而去。

少年清醒过来，气得连连跺脚："老东西！老混蛋！小爷看你跑得了！"他将手指含在口中，长长地打了个唿哨。

听到主人的呼唤，黄骠马猛然掉过身，朝主人奔来，差点将阿夏敢布掀翻在地。阿夏敢布吓得紧紧抱住马脖，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

黄骠马径直跑回到主人面前，仰天长嘶一声，马身几乎垂直。阿夏敢布再也坐不住马鞍，被重重甩落地上。

阿夏敢布昏了过去。

接连上了阿夏敢布两次当，少年变得谨慎了许多。他等了一会儿，不见阿夏敢布动弹，确信阿夏敢布真的摔昏了，才上前将他捆绑了个结实。此时天色渐晚，少年正琢磨着该如何将阿夏敢布弄回汗帐，突见远处飞来几骑。少年不辨敌友，慌忙张弓以待。

"瑞阳，瑞阳，是你吗？"

哦，是迪格的声音。瑞阳高兴地扔掉弓箭，大叫："迪格，迪格。"

迪格一马当先，冲到瑞阳面前，抱怨道："你这孩子，搞什么鬼！大汗都急坏了！"

瑞阳指指地上："我把老混蛋抓住了。"

迪格一眼认出阿夏敢布，忍不住夸奖了瑞阳一句："有你的！"

阿夏敢布悠悠转醒，看看周围的人，不觉长长地叹了口气。

“仗打完了吗？”瑞阳天真地问。

“早打完了。收兵回营，大汗到处找不到你，急得大发脾气。后来听人说看见你去追阿夏敢布了，大汗这才命我们速来寻你。对了，瑞阳，你怎么认得阿夏敢布？”

“四年前，我随父母到兴庆府游玩，阿夏敢布看中了我阿爸带来的一匹骏马，想用重金买下，我阿爸送给了他。作为回报，他邀请我们全家到他府上小住，被我阿爸婉言谢绝了。而且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兴庆府。所以，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原来是这样。不管怎么说，你以后再不可冒如此风险！大汗正在病中，你若再出个什么差错，岂不要了大汗的命？”

瑞阳懊悔地垂下头。迪格喜爱地揉了揉他的脑袋，伸手将他拉到自己的马上：“好了，好了，既然没事，你也就不用自责了。”

阿夏敢布暂时被押到一座空帐里看守起来，迪格带着瑞阳径直回到成吉思汗的中军大帐。

所有重要将领都聚集在这里。瑞阳欢欢喜喜跑到成吉思汗面前，正欲见礼，被成吉思汗拉到跟前：“你这孩子！你可把我吓坏了！我听说你把阿夏敢布生擒活捉了！”

瑞阳点头：“祖汗，您不知道，阿夏敢布老骗我，费了不少的事儿呢。”瑞阳就将他两次受骗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众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成吉思汗尤其高兴。瑞阳立了大功，这本身比阿夏敢布落入手中还令他欣喜：“好吧，孩子，这一次我且给你记大功一件。你记住，从今往后，再不许你冒险，你若不听话，我把你送回蒙古去。”

瑞阳乖乖应道：“孙儿不敢了。”

自成吉思汗受伤，众将但凡有时间，都要到大汗的行帐小坐。这在过去是不曾有的。共同的忧虑，使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多陪陪他们的大汗。成吉思汗理解众人的好意，拳拳忠心，怎能不令他感动？

刘仲禄更是倾尽全力。然而，希望越来越渺茫。他只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做不到中止战争。成吉思汗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不会延续太久，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尽早消灭西夏。

阿夏敢布被押到成吉思汗面前。明知必死无疑，阿夏敢布昂首屹立，全无惧色。成吉思汗一向欣赏那些有气节、有胆量的人，即使这个人属于

敌对一方。对阿夏敢布的憎恶不知不觉消失了，成吉思汗挥挥手，命将阿夏敢布推出，就地斩首。只是不知阿夏敢布临死前，是否后悔过由于自己的狂妄和背盟，为成吉思汗消灭西夏造成了口实？

肆

蒙古大军沿弱水河谷行进，三月，来到黑水城下。黑水城是进入西夏的门户，献宗在此处设有重兵。成吉思汗亲自指挥攻城。他跨上赤兔马，出现在阵前。病痛使他双颊深陷，容色灰暗，唯神态威严、目光犀利如故。统帅无与伦比的意志是将士们信心的源泉，蒙军全身心地投入了战斗，不出一天，黑水城即被攻下。

在黑水城仅仅休息一天，蒙军继续溯弱水河谷而上，沿途攻占了肃州、甘州。

肃州、甘州俱下后，蒙军对待定居国家的政策也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蒙古君臣就如何管理甘、肃二州展开讨论，当时，不少将领建议将庄稼放火烧掉，以灰作肥，将平原变作新的牧场。成吉思汗也觉未尝不可。正在这时，耶律楚材挺身而出了。迄今为止，人们还是头一次看到他那样激动和愤怒，连成吉思汗也暗暗为之吃惊。耶律楚材据理力争，指责诸将的建议太过野蛮和愚蠢。他细细地算了一笔账：保留占领区肥沃的土地和勤劳智慧的百姓，通过征收赋税，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向农民征收土地税，向商人征收酒税、盐税、铁税，甚至还可以征收水产税和山林资源税，这样一年便可获利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绸缎，四十万斤谷物，如此巨大的财富来源，怎么能说定居国家的城池毫无用处，甚至要将其夷为平地呢？

耶律楚材的见解是不少人不曾听过，更不用说想过的了。从游牧文化及思维方式向定居文化及思维方式的转变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耶律楚材所列举的数字是诱人的，既然有如此好的办法可以获利，大家也就不再持有异议。

成吉思汗是位头脑清醒冷静的君主。作为游牧民族的领袖，在他还未真正懂得如何管理定居国家前，他采取过简单过激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明的建议无动于衷。他当即要耶律楚材据此拟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自此，耶律楚材也在自己的位置上迈出了艰难的、成功的第一步。

甘、肃二州陷落已是一二二六年夏季，为避暑，蒙军准备兵发浑垂山。

成吉思汗将大军分作三路。

他和幼子拖雷、义子察罕率领主力部队继续完成对西夏国的征服；察合

台以及特意从山东战场赶回看望他的庶长子珠日查（耶珊生）领兵赴辽东征剿蒲鲜万奴；窝阔台和庶幼子阔列坚（忽兰生）则进入金腹地配合宝鲁攻克汴京。

又一次分别，父亲和儿子的心中都有种永别的预感。

昔日，成吉思汗曾对长子术赤说过，希望在他临终时，儿子们都能守在他的身边，自爱子病逝，他不复再存此念。

耶律楚材拟好计划，匆匆来到成吉思汗的行帐，见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和义子察罕都在，自悔来得不是时候。他将他的计划简明扼要地向成吉思汗做了汇报，便欲告辞，成吉思汗留住了他："别急着就走，和我的儿子们坐坐。"

窝阔台起身，将耶律楚材拉在身旁坐下。

成吉思汗问："你的计划很好，但不知多久才能见效？"

"一年。一年可初见成效。"耶律楚材信心十足地回答。

"好。如见成效，也可令众人心服口服。"成吉思汗舒心地说。

耶律楚材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无言地注视着他。

窝阔台诚恳地望着耶律楚材："楚材，我们生于蒙古，长于蒙古，以同一种模式来获得生存资本，难免会有许多局限性。对我们来讲，观念上的彻底改变尚需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因此，我们离不开你的指点和帮助。"

耶律楚材慌忙答道："三太子，您别这么说。为臣者，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成吉思汗满意地大笑："'长胡子'，你也不用谦虚。我听说你和窝阔台一向最为投契，他将来是要继承汗位的，希望你能一如既往辅佐他。"

"臣蒙大汗知遇之恩，焉能不殚精竭虑，为国尽忠？臣拜辞。"

耶律楚材退出，轻轻掩上门，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依依惜别的父子兄弟。

儿子们不敢正视他们的父汗，沉重的、莫名的怅惘使人黯然神伤。成吉思汗的精神显得不错。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的儿子们，说实在的，要不是为他死后可能发生的汗位之争忧心忡忡，他的几个儿子倒是足以令他自豪的。孛尔帖为他生了四个出类拔萃的虎子，庶出的两个儿子珠日查和阔列坚也都在征战中崭露头角，还有义子察罕，他们都英勇善战且各有所长……

阔列坚殷勤地为父汗和哥哥们斟满酒。明天，他就要随三哥出征金国。同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他却没有任何地位，所有的功名都需要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他还不到十八岁，从一名普通士兵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全凭立下的赫赫战功。他知道父汗钟爱他，要求同样严格，他喜欢凭真本事去赢得一切，包括人们的敬重。

成吉思汗喝了一口酒，看着察合台，认真地叮嘱："你既认瑞阳为义子，将来切莫亏待他。这孩子太单纯，你，还有你们哥几个，无论如何要代我看顾好他。说真的，我已经愧对札木合安答和祺儿了，再不能愧对一个小孩子，你们明白吗？"

察合台急忙回答："父汗放心。瑞阳是个好孩子，儿臣打心眼儿里钟爱他。这些天，他一直缠着儿臣要随征'东夏'，依儿臣之见，不如就带他去辽东，然后再遣他回蒙古押送战马，这样，也好暗中通知额吉将他留下。"

"这个主意不错，但愿瑞阳能听你的话。"成吉思汗稍稍放下了心。该托付的他都已托付，只要儿子们同心协力，相信他所辛苦创建的事业就不致半途而废。六兄弟不敢让病中的父亲太过劳神，恋恋不舍地告退，成吉思汗目送他们离去，悄悄叹了口气。明天，或许就是永别。

夏日晴空，不见浮云，被晒暖的空气沸沸扬扬，似有万般焦灼。察合台兄弟将率大军出发，成吉思汗亲将他们送出营外。

如今，成吉思汗身边只剩拖雷和察罕。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习惯，拖雷通常不离父汗左右。察合台、窝阔台、珠日查、阔列坚忍泪拜别父汗，满心凄凉，无限留恋，却不知从何说起。

成吉思汗上前扶起儿子们，慈爱地叮咛："去吧，不用记挂我。"

"请父汗保重！待攻陷兴庆，我们回来看望您。"

目睹病重的父亲与儿子们生离死别的情景，许多将士揪心地背过脸去。瑞阳最后一个来到成吉思汗面前，仰着脸，深情地保证："祖汗，等消灭了'东夏'，我就回来陪您，陪您围猎，陪您打马球。"

成吉思汗心中一酸，捧起瑞阳稚气的脸，凝视久久："好孩子，我等你回来。"他微笑着说，不无伤感。

察合台兄弟狠狠心，扬鞭策马，各踏征程。成吉思汗平静地目送着他们，神情渐渐变得庄严肃穆。这一刻，人们看到的是三军统帅，而非父亲。

伍

成吉思汗开始倾心关注中原战事。

木华黎在世时的确是蒙古宫廷在中原的中流砥柱。他曾有效地将金降将统帅到自己的麾下，当他于一二二三年四月病逝解州后，那些惯于见风使舵的金降将便开始心猿意马，各自想着自己的退路。宝鲁虽然继承了父亲的靖南国王之位，但尚未建立显赫的战功，因而也就谈不上树立起绝对的权威，这使早就心存异志的武仙等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武仙欲叛，唯恐真定守将史天倪碍事，便设计将他骗到府上，威逼利诱，史天倪不为所动，武仙萌生杀机，将史天倪杀害于府中。

史天泽与史天倪手足情深，知兄惨死，史天泽心痛如捣，指天发誓："大哥，我若不杀武仙为你报仇，誓不为人！"

史天泽料到武仙得手，必然领兵攻打真定，一番权衡利弊，他决定暂且退守永安城，相机行事。永安城守将董俊点齐本城人马，接进史天泽，二人准备死守。

武仙不动刀兵便收复真定，所属大小州镇尽皆归降，一时声威大震。宋叛将李全亦在中山大寨集结兵马，与武仙遥相呼应。

蒙古都元帅张柔此时正镇守中山，他得知李全占据中山大寨，当即引兵来攻。李全不敌，忙派部将向武仙求援。武仙一面派左大将葛铁枪前往救援，一面引兵攻打史天泽和董俊据守的永安城。

数日强攻，史天泽、董俊拼死抵抗，永安城固若金汤。武仙久攻不下，加之惦记李全的安危，不免心气浮躁。史天泽见武仙的攻势开始松懈，与董俊商议，由董俊率一支人马突然杀出城门。武仙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史天泽随后杀出，武仙不敌，败回真定。

史天泽、董俊乘胜追击，袭破真定南门，武仙只得退守西山鼓城。

李全从中山大寨仓皇溃逃之时，幸亏葛铁枪及时赶到，挡住张柔追兵，李全才捡了一条性命，逃入新乐山中。

张柔情知李全除向武仙求援外别无他计，遂将人马分作两部：一部佯攻新乐山；一部设伏于援军必经之处。武仙闻听李全告急，忙派高阳守将吕正会合葛铁枪率一万人马赶赴新乐山，结果途中正中张柔埋伏。

张柔掩军杀出，吕正、葛铁枪不是对手，夺路而逃。张柔单人独骑追赶吕正，吕正见张柔迫近，冷不防向张柔面门射出一箭。张柔觑得准确，将头一侧，用牙咬住箭矢，吐出一口血水，连眼也没眨一下，反将箭搭在弓上，向吕正回敬过去。吕正心慌，只顾逃命，岂料左肩中箭，被张柔走马生擒。

此时，葛铁枪已被张柔家将张伯祥擒杀。张伯祥前来接应张柔，见主人受伤，忙请大夫为他疗伤。张柔却谈笑风生，毫不在意。

略作休息，张柔心生一计，命军卒换上衣服，打着武仙旗号，浩浩荡荡开赴新乐山。此时李全被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忽见武仙援军赶到，也不辨真伪，将“援军”放入关中。“援军”与张柔里应外合，夺了新乐山。

李全见势不妙，换上士兵号衣，投奔了驻守在鼓城的武仙。

得知连损两员大将，又被张柔赚了新乐山，武仙恶气难咽，立刻带领鼓城主力，杀奔满城。张柔正回满城驻营，见武仙一路奔袭而来，当即引兵于城外迎敌。张柔部下，皆英勇善战，武仙、李全只招架几个回合，各自纷纷逃命。武仙不敢进入鼓城，担心重蹈真定覆辙，只从城下穿过。张柔暂且不去追赶武仙，而是命众将士将鼓城团团围住，他口口声声传唤鼓城守将上城与他对话。

鼓城守将得知主帅武仙败逃，不得已登上城楼，与张柔相见。

张柔好言相劝：“你主武仙，降而复叛，无异于以卵击石。蒙古数年用兵，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你若识时务，献城乞降，我保你不失将位。如若不降，城破之日，休怪张某没有给你指明生路。”

鼓城守将本无斗志，听张柔这般劝告，觉得句句在理，同意献出城池。张柔得了鼓城，一鼓作气，继续追击武仙。正好史天泽收复真定所属各州郡，与武仙败军撞了个正着，两下夹攻，武仙只带少数残兵败将逃入双门寨。

宝鲁率部赶到时，史天泽、张柔、董俊已合力收复了真定、中山、新乐山、西山鼓城等重要城关，基本平定了河北与山东两地的叛乱。宝鲁对史天倪之死深表哀悼，因无法寻回尸骨，只好拨出银两抚恤史天倪家小，同时上奏成吉思汗为众将请功。

宝鲁曾遵从父命拜张柔为师，继承王位以来，一如既往地对张柔执弟子之礼。张柔等人见他位尊不骄，谦恭聪颖，智勇兼备，反从心底生出几分敬重。尤其张柔，比别人更希望宝鲁能真正继承父业，取得其父一样的战功和威望。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宋朝理宗皇帝拜左将军彭义斌为讨北军都元帅，攻入山东，连下数郡，颇具声势。李全被蒙军打败，走投无路，只好投入彭义斌麾下。他是宋朝叛将，故此举要冒很大风险。彭义斌正在用人之际，不仅同意接收李全，还答应为他上奏皇帝，尽免其罪，官复原职。自收编李全军马，两家兵合一处，彭义斌更加胆壮，遂引军包围了东平府。

东平府守将严实，见城中兵微将寡，忙修书一封，命心腹家将暗出后城门，求见国王宝鲁。宝鲁正率大军南下，预备收复山东失陷各州郡，接到严实书信后，迅速做出相应安排：派成吉思汗的庶长子珠日查率三万

大军驻守西山山谷，又命史天泽率本部人马为其后援，他自己则挥师攻打李全。

原来严实在信中写道：宋将彭义斌人多势众，卑职难以固守永平。倘国王能从速发兵来援，卑职自有守城候援之法；倘因路途所阻，援军无法及时赶到，请允许卑职假降彭义斌，待取得信任，他必命卑职协助他攻取真定，届时国王只需设伏于西山，卑职与国王里应外合，可望一战成功。上述二计，国王任择其一，卑职静候国王裁断。宝鲁采用了后计，故有上述安排。

彭义斌包围东平府，攻打甚急，严实死守，见宝鲁不发救兵，知他已采用后计，忙修书一封，射出城外。彭义斌接信，喜上眉梢。严实信中乞降，但要求彭义斌必须保全他及手下将士的生命安全。彭义斌立刻复信，劝严实不必犹疑，待大功告成，少不得让严实加官晋爵。

严实大开城门迎进彭义斌，两个人携手同行，严实笑道："元帅如此相逼，末将可是深受其苦啊。"

彭义斌也笑了起来："将军弃暗投明，可喜可贺！从今往后，愿将军与我同心协力，共御强敌。功成之日，何愁圣上不重用将军。"

严实将彭义斌迎进帅府，屏退左右，推心置腹地对彭义斌说道："不瞒元帅，末将降蒙实为情势所迫，乃不得已而为之。今观蒙古，自木华黎死后，兵力大有松懈之状。末将早有心归附大国，怎奈末将昔日供职金廷，后又降蒙，恐宋帝不能见容。若非元帅力保，末将安敢轻举妄动？"

彭义斌不以为然："将军多虑了。将军威名，圣上素有耳闻。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圣上求贤若渴，断不会埋没将军之才。彭某日后还须仰仗将军之力。"

严实吩咐设宴，尊彭义斌上座，宾主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彭义斌在东平休整数日，欲与严实共伐真定，严实正中下怀，满口答应说："末将既降，一切愿听元帅调遣。"

即日起兵，杀奔真定，彭义斌顺顺当当地落入了珠日查的包围圈。严实反戈一击，令彭义斌的处境犹如雪上加霜。

彭义斌情知上当，夺路而逃，被珠日查走马生擒。严实爱惜彭义斌将才，苦口婆心劝他归降。彭义斌深恨严实设计败他，大骂严实奸诈，严实一笑："自古兵不厌诈，你我各为其主，只得如此，还望元帅海涵。"

严实再三晓以利害，彭义斌最后不再言语。正好史天泽也来相会，见机与严实共劝彭义斌，彭义斌表示愿意考虑。严实命人摆上酒席，他与史天泽将彭义斌奉为上宾，彭义斌终于归降。

数日后，彭义斌悄悄遁逃，被珠日查擒获，推到严实、史天泽面前。彭义斌立而不跪，严实并不相强："彭元帅，你既归降，为何又要逃走？"他和颜悦色地问。

彭义斌冷笑："某生为大宋臣，岂可贰心事主！"

严实明知多说无益，命人将彭义斌推出斩首。彭义斌昂首而出，全无惧色，严实颇觉惋惜，向珠日查询问："少将军如何料到彭义斌非真心降我？"

珠日查回答："是史将军命我监视彭义斌行止。将军言：彭义斌自视才高，违心而降，恐怕有诈。如他遁去，擒他来见。"

严实目视史天泽，史天泽微微一笑："在下深知严将军爱重彭义斌将才。可惜以彭义斌性情，绝难为我所用。因彭义斌乃少将军手下败将，所以仍请少将军相助。"

"史将军观人知心，谋虑深远，严某自愧不如！"

严实对史天泽深施一礼，史天泽急忙双手相搀："将军过奖，在下实不敢当。"

二人相视大笑，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

珠日查告辞出去，严实赞道："这位少将军好气度！好人才！但不知他是出自哪位名将之后？"

史天泽依然微笑："将军一定想不到，他是……"史天泽附耳低语。

严实大惊："此事当真？"

"千真万确。"史天泽说，"成吉思汗共有六子，嫡出四子，庶出二子，皆人中龙凤。蒙古习俗与我中原不同，虽同为汗子，庶出却无高位，所有功名富贵全凭个人奋斗方能取得。少将军十四岁投身军旅，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如今在宝鲁国王手下升任将军，全凭所立战功。这也正是少将军令人起敬之处。"

"成吉思汗教子有方，难怪帝业稳固。听说大汗征西已返，我对其人钦慕已久，很想早日谒见大汗。"

"待一切安排妥当，我愿陪将军同往。"

宋帝惊悉彭义斌兵败被杀，忧惧交加。原本设想乘蒙古发生内乱之际全力收复河朔诸地，现在企图落空，不得不缩紧兵力，加强边界防卫，静观其变。被彭义斌夺取的山东数州镇重又回到蒙军手中，尽归严实管辖。

再说宝鲁兵进益都，李全被围，兵困马乏，城中断粮，李全不得不白衣出降。因李全反复无常，诸将请求诛杀其人，永绝后患。宝鲁不允，他劝说众人：“杀一人易，然山东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今李全已降，如若诛之，徒失人望。”不仅不杀李全，还委任他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此举果然深得人心。山东各郡未降诸侯见宝鲁如此对待归降者，纷纷来投，且后期鲜有复叛之人。

自此，山东局势基本平稳。

半个月后，成吉思汗在蒙古汗营接见史天泽、严实，鉴于二将平叛有功，特别拔擢，当面授予二将“国公”称号，二将权势更盛以往。

成吉思汗对金腹地目前的战局无甚大忧，对宝鲁继承父位以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满意。他对四太子拖雷说：“宝鲁与其父用兵各有所长。木华黎擅用硬兵，攻城略地，速战速决。宝鲁擅用软兵，巩固占领城池，笼络归降诸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宝鲁虽年轻，不弱其父。”

陆

暑夏在清凉的浑垂山度过，新的战事伴随秋天来临。

倒霉的夏献宗李德旺继承父位不足四载，便被蒙军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总揽朝纲的阿夏敢布一战败北，蒙军又以破竹之势接连过关斩将，眼见西夏灭亡为时不远，献宗忧惧交集，一病不起。临终前，他将皇位传给侄儿李□，史称夏末帝，同时命人去请早已退隐的西夏老将嵬名令公。

献宗在如此危急的关头想起老令公，证明西夏已是朝内空虚，残局不可收拾了。老令公一生忠耿，国难当头，无从退避，遂以七旬老迈之身，重掌西夏帅印。

蒙军继续东进，拖雷领兵攻克西凉府，成吉思汗移师城中。

此时，蒙古其余几路大军也是捷报频传。二太子察合台顺利剿灭“东夏”，蒲鲜万奴兵败被捉，性如烈火的察合台等不得请示父汗，立将蒲鲜万奴推出斩首。与此同时，窝阔台与宝鲁同心协力，经西安府逼近汴京，沿途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汴京凭借黄河天险，虽难遽破，金帝却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与蒙古方面议和。

九月，为迎接辽东王妃姚里夫人，成吉思汗派义子察罕去征应理。

辽王耶律留哥于一二二○年病逝，其时长子薛暗扈从成吉思汗西征，余子尚且年幼。不得已，姚里夫人征得代行大汗职权的五王爷帖木格的许

可，取得摄政资格。贤明刚正的姚里夫人执政近七年，不仅稳定了辽东局势，而且辽东安定富足更胜其夫统治时期。听说蒙军兵发西夏，为谒见成吉思汗，姚里夫人携三子一孙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从辽东来到西凉府，被成吉思汗以蒙古最高礼节款待。

宴会上，成吉思汗亲自为姚里夫人把盏。这无论对谁都是一种绝对的殊荣。他感慨地对姚里夫人说："这里可是连雄鹰也难飞到的地方，夫人来得何其不易！"

姚里夫人诚恳地禀明来意："臣妾夫君病故时，长子薛暗不在身边，余子尚且年幼，臣妾勉为其难，代行夫君之责。如今善哥兄弟长大成人，臣妾带他们同来，一则希望能将他们留在大汗身边朝夕奉教，二则希望薛暗能随臣妾回返辽东，继承父位。此乃臣妾所请，亦为故去夫君之请。"

成吉思汗闻言，看看薛暗。薛暗正紧张地望着他，眼神里含有许多难言之语。如若换了往常，成吉思汗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姚里夫人的请求，然而今非昔比，病中的成吉思汗越来越恋旧，实在舍不得九年来朝夕相伴的薛暗离开他。他用商量的口吻委婉地对姚里夫人说："薛暗随我多年，已与蒙古人无异。西征时，他英勇善战，大太子被困合迷城，是他率千人赴援，负伤不退，方解得合迷之围。攻打不花剌时，他被流矢击中，仍旧率先登城。以薛暗之功，已获'巴特'称号。依我之见，不如让善哥继承父位，薛暗仍旧留在我的身边。"

姚里夫人离座跪倒，近乎哀求："大汗容禀：薛暗乃夫君元配所生，其余数子皆臣妾亲生。况且薛暗为长，如立善哥，臣妾怕要愧对亡夫在天之灵。"

成吉思汗感于姚里夫人贤良至诚，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

薛暗深知母亲好意，又不愿依命回返辽东，内心深处矛盾至极。成吉思汗看他愁眉不展的样子，强笑劝慰："昔日你父为示忠诚，以你为质，送来我处。然我视你父为我之兄弟，视你为我之爱子。为你贤德善良的母亲，我看你还是以辽东江山为重。只是回到辽东之后，你要勤于政事，不可懒散放纵，辜负我和你母亲的厚望。"

薛暗跪地拜受，碍于众目睽睽，忍回了眼中泪水。

成吉思汗转向姚里夫人："薛暗侍于我前，从无过错。你全家忠心耿耿，令我高枕无忧。夫人不必再留善哥兄弟，我愿你们阖家团聚，共治辽东。"

姚里夫人如何肯依，坚持留下三子，只带薛暗和孙子回返。薛暗也说："臣不能随侍大汗身边，如有兄弟代劳，还可稍慰悬思，万望大汗同意臣母所请。"

成吉思汗无奈，只好应允。

酒宴至夜方散，薛暗奉命送母亲及兄弟回驿站安歇。

姚里夫人在灯下细细端详着长子，泪水不由潸然而下。

薛暗自幼丧母，是姚里夫人一手将他带大，钟爱之情胜过亲儿。离别九年，慈母之心无时无刻不在把爱子牵挂。

薛暗心中同样悲喜交集。父亲故去，作为长子，他理应回去祭奠亡灵，添坟扫墓，让母亲颐养天年，这些都是他应该做到的。可此时让他离开成吉思汗，那种割裂之痛实难承受。

善哥腼腆地拥抱了哥哥一下，他用这个举动表达了对哥哥的思念。薛暗扶住弟弟的双肩，深情地注视着他。他离家时善哥还是个孩子，如今已经长成帅小伙了。真正的感情无论何时都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趋于淡漠。薛暗过去因不能回返辽东，便将长子送到母亲身边，聊慰母亲思子之念。一别数年，儿子已经不认得他了，只是偎在奶奶的身边，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他。

薛暗蹲下身，将儿子拉入怀中。他问母亲："辽东大政现委与何人？"

"耶的元帅。大家都盼着你回去，你父王临终留下遗嘱，也是要你接替王位。"

薛暗很想告诉母亲，他对王位毫无兴趣。在成吉思汗身边，他已经爱上了蒙古族粗犷豪放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再习惯那些古板的礼仪。可想到母亲千里迢迢来请求成吉思汗放他回去，他又不忍心说出口。况且大汗既然已经做出决定，就决不会更改，他早像其他的蒙古人一样，从不违抗大汗的任何命令。

姚里夫人怎能不知晓爱子此时复杂的心境，她温声相劝："你追随大汗多年，舍不得离开他，母亲都能理解。这样吧，你先回辽东看看，等你真正坐稳王位，再回来探望大汗不迟。"

薛暗两眼发涩，急忙垂下头。

那时，大汗仍健在吗？大汗自己总说，他大限将至，每分每秒对他来说都珍贵无比。母亲肯定没有发现大汗是抱病为她举行了宴会，是啊，大汗表现得那么正常，天知道这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

安顿母亲和弟弟们睡下，薛暗匆匆返回营地，今天本该他和迪格执勤。

看到他，迪格倒不惊讶："你来做什么？有我一个人足够了。"

薛暗不语。说真的，他舍不得离开大汗，也舍不得离开迪格。这九年来，他与迪格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而今分别在即，他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迪格并未流露出丝毫留恋之意，他反而笑着对薛暗说："快去快

回。我给你算了日期，明年春天你准回来。”

迪格天性乐观，不知忧愁，这正是薛暗与他朋友多年最喜欢他、最羡慕他的地方。就像此时，他虽然明知迪格是安慰之言，但不知为什么，听到迪格这样说，他的心里还真的宽解了许多。

姚里夫人在西凉府住了数日，向成吉思汗辞行。成吉思汗按照蒙古人崇尚“九”的习俗，以九匹骏马、九块金砖、九疋丝绢和九盒珠宝相赠。另外，他又命人牵来一匹伊犁宝马连同一柄银鞘剑一并赠与薛暗。

薛暗心情沉重地踏上了归程。不久，察罕不负重托，领兵攻下应理，蒙军乘胜进攻西夏重镇灵州。

柒

灵州战役是场硬仗。这场战役，从一二二六年十一月打到十二月，历时一个月，说明了灵州守军抵抗的激烈。

一旦灵州这个离西夏首都兴庆府只有三十公里的重镇陷落，蒙军也就打到了兴庆府的家门口。为一举击溃西夏主力，迫使西夏再无力组织任何有效抵抗，成吉思汗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术。

夏末帝得知灵州被困，危在旦夕，急派老将军嵬名令公率五十营前去救援。此一役可谓关乎全局，西夏若胜，尚能保住半壁江山；若败，则是亡国前奏。是以双方都不敢掉以轻心。

成吉思汗只命少数兵马继续围困灵州，不给城中以喘息之机。他自己则亲提大军，在布满池塘的平原上迎住了嵬名令公。

老对手相遇，一场硬仗就在眼前。

狭路相逢勇者胜。战争当中，有些情况下需要以智取胜，有些情况下则要凭实力和勇气。成吉思汗和嵬名令公都熟悉对方的战法，都不会轻易上对方的当，用计显然多余，而且也无成功的可能，这时最能发挥作用的就只有双方的士气和平时的训练。主帅抱着必胜的信念，将士们以死相拼，战斗的激烈，使日月为之失色。

西夏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成吉思汗不顾手下将士劝阻，亲临正在厮杀的战场。转眼已是第四天，蒙军的损失惊人，差不多达到十分之一，在成吉思汗所指挥的历次大战中，唯以此次伤亡最为惨重。

西夏方面的伤亡则是蒙军的十倍还多。蒙军将士见大汗亲自冲杀于敌阵之中，无不大惊失色，唯恐他有个闪失。成吉思汗全然不知，病魔在这位刚强的马背皇帝面前惭愧地躲开了，蒙军越战越勇，夏军败迹渐显。

冬天太阳落得早，成吉思汗命士兵击鼓，不许收兵。夏军原本缺乏蒙军那种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体力和毅力，加上整整一天滴水粒米未进，体力不支，伤亡更加惨重。黎明时分，嵬名令公被察罕生俘，余者尽皆请降。

来不及打扫战场，蒙军回师灵州城下。城中守军得知援军战败，军心涣散，蒙军一鼓作气拿下灵州。

此时，西夏首都兴庆府就在黄河对岸。

蒙军移师灵州，众将只顾搜罗珠宝金银。成吉思汗让耶律楚材自取所需，耶律楚材立刻带人去抢救出不少汉文典籍，又在一处废弃物中发现了几车大黄药材，如获至宝，也一并运回府上。众人见耶律楚材只搜集些别人不要的东西，皆不以为然，只有成吉思汗父子深敬耶律楚材洁身自好。

成吉思汗升坐帅帐，命人带上老令公嵬名。十七年不见，嵬名须发皆白，瘦骨嶙峋，成吉思汗不觉动了恻隐之心。

迪格为嵬名除去绑绳，成吉思汗赐座，嵬名令公微微叹息，从命坐下。

四目相对，老令公敏锐地觉察到成吉思汗病势不轻。从容自若的神情，掩不住灰暗消瘦的容色，可是昨天还见他亲身冲杀于阵前，勇武绝伦。

成吉思汗微微一笑："我与老将军一别十七载，今日重逢，也算有缘。我念故旧之情，必然不会难为于你，你可还有其他要求？"

嵬名令公微闭双目，沉默不语。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当初不顾年老体衰，慨然复出，只为撑起大厦于将倾，谁知天不遂愿，一败至此。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亡国之臣，何颜苟活？有死而已！

"嵬名将军，我敬你忠义无双，决定再放你一条生路，你可以走了。"

嵬名令公蓦然睁开眼，注视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双目炯炯，疲倦的脸上挂着一丝宽容的微笑。即使是敌人，嵬名令公也仰慕成吉思汗的为人。罢了，罢了！西夏灭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与其做亡国之臣，不如全一世名节。嵬名令公默然站起，转身走出大殿，表情肃穆而严正。

目送嵬名令公离去，成吉思汗吩咐设宴犒赏众将。

仅仅片刻，迪格匆忙入报："大汗，嵬名令公……死了。"

成吉思汗好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紧盯着迪格。迪格在他锐利的目光注视下，不知怎么竟从心底升起一股凉气："他……乘人不备，一头撞在了门外的石狮座上，臣等猝不及防……"

成吉思汗急忙离座，由迪格引着，来到府外。

嵬名令公仰面躺在石狮下，额角上流出的鲜血在地上凝成一片。他双目微闭，似有些许留恋，唯脸色异常严峻。

成吉思汗的目光落到了那块发黑的血土上，忽然产生了一种作呕的感觉。我这是怎么了？他想。

“父汗。”拖雷匆忙来到父汗身边，不放心地问。父汗的脸色十分难看。

成吉思汗的胃里翻腾得更厉害了，半晌才勉强说了句：“厚葬嵬名！”

“嗯。父汗，我还是先送您回去吧。”

成吉思汗转身就走。再呆下去，他恐怕真的要忍不住了。

成吉思汗没有参加酒宴。

许多年来，他第一次没同大家共庆胜利。虽然酒食丰盛，歌舞齐备，一如往昔，然众人索然无味，默坐一会儿后，便各自散去了。成吉思汗是蒙古将士的主心骨，只要有他在，就意味着团结和胜利，人们不敢想象一旦他去了情形会是怎样？在蒙古君臣的心目中，成吉思汗根本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捌

耶律楚材收集的大黄，不久发挥了作用。 蒙军行至盐石川时，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不少将士患上了严重的传染病。耶律楚材命人用大黄熬汤，给生病的将士服下，治愈者不计其数。这回，连那些平素不大看得起他的功臣宿将也无不心悦诚服。

成吉思汗始终对耶律楚材的才能和人品充满信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将：“此前，楚材收集书籍和大黄时，汝等皆觉不可思议。殊不知，书籍乃喻世长智之本，大黄则为今日救人之用。远见与财富相比，孰轻孰重，汝等应深为自省。将来继承汗位者，若以楚材为相，必成治世之君。”

或许是由于成吉思汗生病的缘故，耶律楚材过去对他的许多看法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感情的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敬仰和谅解成吉思汗那一面了，这是最主要的变化。成吉思汗的意志恒心和雄才伟略足以令世人敬仰，尽管他发起的战争制造了太多的流血和牺牲。成吉思汗是创造历史的人物，无论后人怎样评论他，他仍旧是创造历史的人物。耶律楚材在他的身边以顾问的身份度过了九年，虽未真正发挥作用，所得的信任之重确是自始至终，与众不同的。

成吉思汗忙于打天下，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接受有益的建议并付诸行

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称得上从谏如流。特别是在成吉思汗病后，耶律楚材经常陪伴在他左右，对他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第一次明白了是什么将以前的铁木真变成了今天的成吉思汗。他用极盛的武功创造和成就了一个民族，他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蒙古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不朽英雄。

一场大雪接连下了两天，雪厚处足有一尺。薛暗独自站在廊下，看着儿子在雪地里连蹦带跳，快乐得像只小鸟，脸上不由浮出一抹笑意。雪天是孩子们的世界，儿子已吵闹着要去跟小伙伴们堆雪人了。蒙古下雪的日子好像不如辽东多……不知大汗现在是否仍在征战途中？

薛暗只顾默默出神，丝毫没听到母亲走近他的脚步声，直到听见母亲说话，他才急忙回过头来。

母亲问："暗，你站在这里想什么呢？"

薛暗上前搀住母亲："您起来了？"

姚里夫人细细看着儿子的脸："暗，你回来多少日子了？"

"有三四个月了。"

"是不是还想着回去？"

薛暗欲言又止。

"其实我早已看出，你人在这里，心却不在。你若真想回去就回去吧。"

薛暗心里十分难受，不得不对母亲说了实话："母亲，您别生儿子的气。过去儿子没敢说，可现在儿子觉得不能再瞒您。儿子跟您回来时，大汗病得正重，这一次，只怕他……很难长久。"

姚里夫人吃了一惊："你怎么不早说？"

"儿子怕那样说了，像在诅咒大汗。"

"既如此，你的确应该回去。"

"母亲，家中您多受累。儿子到西夏，就让善哥他们几个回来，善哥常在母亲身边秉承教诲，依我看可以成就辽东大业。"

"这么说，你决意留在蒙古？"

"是，母亲。儿子受成吉思汗深恩，无以为报，况且儿子也确实习惯了军旅生活。母亲，儿非不孝，只是儿子在那边更能施展抱负。"

"不用说了，我不会拦你，但你应该明白你父亲的苦心。"

“儿子当然明白。”

“你打算何时动身？”

“如果母亲不反对，儿子想明天就走。待平定西夏，儿子再回辽东探望您。”

“这么着急？”

“是，儿子担心大汗，想赶快回到他的身边。”

“也罢，就依你。我这就命人为你备办礼物。”

“谢谢母亲。”

薛暗将目光移向了辽阔的天空。大汗，您现在究竟如何了？

玖

蒙古大军渡过湍急的黄河，准备攻取西夏首都兴庆府。成吉思汗再次表现出他的深谋远虑，过河后他并未直接去攻兴庆府，而是只派少数部队监视其城，他自己则亲提大军向西挺进，以彻底切断西夏军的退路，形成对兴庆府的大包围之势。

部队星夜兼程。

数万将士，无边无际，车帐如云，遮天蔽日。

大军正中，是由九匹战马拉着的一座洁白宽阔的车帐。帐中，成吉思汗正在闭目养神，自攻下灵州，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精力大不如前。

过去，他从没有追忆往昔的习惯，只有在病后，他才有了沉思默想的时间。而今再回顾自己的一生，总觉如梦似幻，唯独谈不上什么遗憾。

从很小的时候起，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征伐杀戮。父亲去世后家道的骤然衰落，使他意识到实力的重要。实力从此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深明大义的母亲教育他要自尊自强，他做到了，而且凭借高贵血统的号召力和自身不懈的努力，他获得了成功——非比寻常的成功。

迎娶孛儿帖时，岳父说，用统一的蒙古草原作为给孛儿帖的聘礼，消灭克烈部那年他把聘礼交给了岳父。无数次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磨难，使他日趋成熟和坚定。草原群雄被他一一剪除，西夏、金、花剌子模向他俯首称臣，鲜血白骨本应看惯，可为什么仍然不能泯灭他内心的挚爱深情？他爱妻子儿女，爱兄弟朋友。合赤温，他第一个失去的亲兄弟，他是多么善良敦厚；札木合，他们三次结义，先友后敌，他们之间多少恩

怨，都随蒙古草原的统一化作刻骨铭心的追忆；还有“四杰”，还有忽兰和术赤……死，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做人难免留恋生，死是解脱也是休息，在故乡他热爱的不儿罕山长眠，倾听松涛浅语低吟，未尝不是一种乐趣。

生命易逝，如同朝露，只要生而无憾，死又何惧？但此时此刻，他确实很想博尔术、木华黎，很想在远征钦察时病故的爱将哲别和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牺牲的义弟博罗忽，他们曾为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也想他的孙子南图赣，他还那么年轻，如花似锦的年龄，却永远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他更想他的术赤，术赤是他痛苦和快乐的根源，从来如此。夫人说得很对，他根本不能指望他那些衣金衣、就美食的后代记住他，身后之事，虑之无益，虑之无及……

大军正在途中，忽报薛暗求见，成吉思汗又惊又喜，急忙传他入见。他问薛暗：“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薛暗跪禀：“臣回辽东，日夜挂念大汗，寝食难安。再说辽东之地近几年经臣母苦心经营，所任官吏皆忠诚贤能，十分太平富足，臣每日无所事事，极想早日回到大汗身边。臣父虽有遗命，要臣继承王位，然臣对王位毫无兴趣。来前臣已禀明母亲，由善哥接替父位，从此臣就留在大汗身边。”

“你有此心，我深感欣慰。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我看你风尘仆仆的样子，想必也累了。一会儿我让迪格给你预备酒饭，我亲自为你接风。”

薛暗与迪格会意地对对眼神：“臣一点也不累，臣想先见见善哥几人。另外，臣听说我军正要攻打德顺，臣愿请缨，望大汗恩准。”

迪格也说：“臣愿与薛暗共领先锋。”

成吉思汗欣然应允：“好吧，我拨‘怯薛军’归你俩指挥。”

蒙军围困德顺，在此坚守的节度使马肩龙急忙修书往京城求援。三天后，马肩龙终因待援不至，城破身亡，死时身中数箭。

成吉思汗因迪格、薛暗战功卓著，命他二人协助三王爷别勒古台指挥军队。薛暗在劝说弟弟们回返辽东时遇到了点小麻烦，他们谁也不肯回去。最后，薛暗好说歹说总算劝动善哥踏上了回返辽东之旅。

四月末，蒙古大军包围兴庆府。

如今的兴庆府已成孤城一座，守军犹如瓮中之鳖，成吉思汗对夏末帝采取了逼和兼用的手段，并未认真组织强攻。

六月，成吉思汗因体力不支，接受刘仲禄和耶律楚材的建议，到六盘山养病，此后，他再未直接指挥任何战斗。不久，金求和使者来到六盘

山，成吉思汗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吩咐代为接待的斡歌连要待之以礼。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极度厌倦战事。金使献上的礼物中有一盘光彩夺目、堪称极品的珍珠，斡歌连奉命献给耶遂。耶遂捧着玉盘木然呆立，如今，比这盘珍珠珍贵千万倍的是她丈夫的生命。

成吉思汗唤爱妃过来，笑道："好漂亮的珍珠，"他从中拣出一颗最大的，"这颗缀在你孛哈（帽子）上，一定与你很相称。"

耶遂接过来，放回盘中，然后打开帐门走出去。她注视着围聚在车帐周围的护帐武士，将一盘珍珠尽皆倾撒在车帐前的草地上："这些属于你们了。回去后送给你们的母亲、妻子、姐妹。"

"你这是……"

耶遂慢慢走回来，跪在成吉思汗身边，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大汗，珍珠对臣妾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有一天，臣妾再不用装扮自己，留下这些珍珠又能用来做什么呢？臣妾早已想好了，您活在世上一日，臣妾陪您一日，如果您……臣妾自会为自己安排好一切。"

"不可以……"

"臣妾心意已决。臣妾一生，只为一人而活。"

"耶遂啊，你怎会这样傻！"

"直到今天，您才知道臣妾傻吗？"

成吉思汗感动地将爱妃拥在怀中。

七月，成吉思汗下六盘山到清水县。

兴庆府守军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夏末帝升殿议事，都找不到几个大臣。成吉思汗遣义子察罕入城谕降，夏末帝还想拖延，支支吾吾，既不说降，也不说不降，察罕并不多言，冷笑而归，即日向兴庆府发起猛攻。

兴庆府如同发生了强烈地震，求和之议遍于朝野。夏末帝独到宗庙，痛哭了一场，决定请降，但请求成吉思汗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备办礼物。

成吉思汗慨然应允。

个别将领担心夏末帝在耍花招，成吉思汗却不以为然："他无非想拖延时间，不过，降与不降已由不得他了。"

数日后，拖雷奉命从兴庆府赶回清水县，天色微明时他走入父汗的行帐，静静坐在父汗身边。

成吉思汗只有在睡梦中，脸上才会显露出伤病为他带来的痛苦，他一生刚强，哪怕走到生命的尽头，也不会有所改变。

耶遂早被长久的忧伤弄得麻木了，只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一闪一闪的灯光。看她那样，拖雷愈觉黯然神伤。

成吉思汗翻动了一下身体，肌骨的剧痛使他额角渗出了豆大的汗滴。他试图睁开眼，可眼前白蒙蒙的一片，后来他看到一张脸正俯视着他，恍惚间，他觉得好似术赤那张忧郁俊秀的脸庞。

倔强的术赤终于肯来看望他了吗？他就要走了，他是多么想他啊！那张脸很快又隐去了，他猛然醒悟，术赤早已不在人世，如同五脏六腑被人掏空，他急切地、痛楚地呼唤出声："术赤……"

"父汗——"拖雷急忙握住了父亲的手。

成吉思汗清醒过来："术赤……噢，拖雷，你回来多久了？"

"儿臣刚到。"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成吉思汗反复权衡和考虑了汗位继承问题，他最后做出决定："拖雷，我召你来是有要事向你交待。我的时间不多了，察合台、窝阔台都在金地，即使赶回，恐怕也见不到我最后一面。拖雷，你须答应我：好好辅佐窝阔台，切勿萌生异志。我为你们兄弟建立起来的大帝国，自国之中央达四方边极，皆有一年行程，你们若想保其不致分裂，唯有兄弟同心。你可明白？"

"父汗，您只管放心，儿臣绝不有违当初誓言。"

成吉思汗长久地注视着儿子："还有一事。我常听楚材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倘后辈子孙不肖，势难久据如此庞大之国土。三河之地乃我蒙古民族起源发祥之地，必须勤加治理，以为退路。我将汗位传给你三哥，是因为他为人宽厚，有人君风度，同时又不乏机变权谋，比你更适合统治中原百姓。你为守灶幼子，将来要继承为父的绝大部分军队和遗产，与你三哥相比，你继承的是我蒙古国的实权。

"我做如此安排也是迫不得已。治理我蒙古本土，不仅需要精明和耐心，更需要实力。你在诸兄弟之中威信最高，我只有将蒙古本土交给你，才能放心而去。你自幼随我出征，深谙攻取退守之道，演兵布阵之法，在军事上颇得为父心传。然你心地太过善良，不精算计，少有城府，我不能不为你忧虑。从今往后，除行军作战你自决断，军国家事须多与苏如、歧国商议。苏如、歧国虽为女流，却聪慧练达，冷静清醒，实有你不能相比之心机。为父苦心，你可尽知？"

"儿臣明白。"拖雷将父亲的手紧紧贴在脸上，一颗心好似被撕成了碎片。

“等窝阔台接替汗位，你转告他，楚材乃天赐我家的治国奇才，我一直重视他却未重用他，皆因他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多为治国之本，而非征服之道。以他打天下，必有欠缺，以他治天下，天下大治。”

“喳！”

“我观众孙辈中，以忽必烈、拔都最为优秀。忽必烈聪明伶俐，生有福相，将来必有一番作为，你要代我好生将养于他。拔都是我家的千里驹，以他杰出的才干，日后获得的成功将不逊于我今日之威势。我蒙古视武力重于一切，拔都必定借此威信日隆。所幸拔都志大才高却少有名利之心，乃一坦荡君子。你须告诫蒙哥、忽必烈兄弟几人，要懂得尊重他，以他为荣。我相信将来某一天，他必定会对你的儿子们有所帮助。”

拖雷强忍内心剧痛，点了点头。

“为父一生征战，只有一件憾事，就是汴京至今未下。我想金精兵屯于潼关，南据险山，北限黄河，难以遽破，从此进兵，势难取胜。莫如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定许我，由此进兵唐、邓，直捣汴京。届时金急，必征屯于潼关之精兵，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为时已晚，即便援军赶到，也必然人困马乏，力不能战。如此破汴京易如反掌。”

六年后，拖雷启用此计，金由是而亡。所以，征服金国的胜利虽是在成吉思汗逝世之后才取得，但严格说起来，这个胜利应该是这位天骄一生中所取得的最后的胜利。

“父汗。”拖雷跪在父汗身边，已是悲极无泪。

“莫伤心，儿子。来，拖雷，耶遂，扶我出去，我想再骑一次马。”

耶遂、拖雷扶着成吉思汗来到赤兔马前，他无限留恋地拍了拍马脖子，没用任何人帮助便翻身跃上马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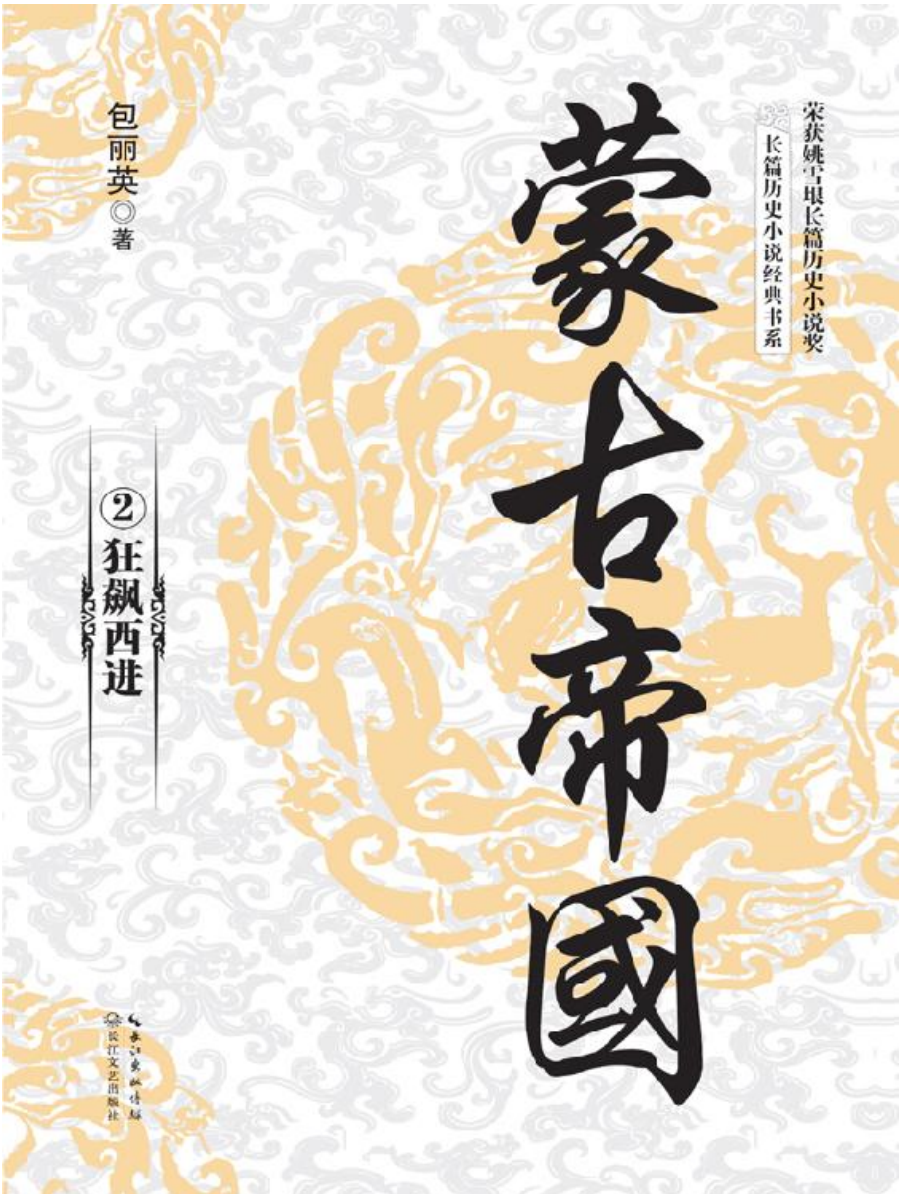
赤兔马长嘶一声。

将士们渐渐围聚过来，十个、百个、万个……一个人跪了下去，所有的人都跪了下去，眼里闪现着悲伤的泪花。

晚霞映红了天际，逶迤在眼前的，是红的山，红的地，还有那漫天飘落的红色尘埃……

一阵火不思如泣如诉的旋律飘然而至，又是那支“神鹰曲”。神鹰曲，鹰之旅，在浑然一体的苍天下，群峰间，数只苍鹰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成吉思汗端坐马上，凝重如山……



- 第一章 蒙古高原的风暴
- 第二章 幽兰，为你一生绽放
- 第三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 第四章 伽勒伽河之战
- 第五章 巧计避祸殃
- 第六章 人算·天算·胜算
- 第七章 最毒妇人心
- 第八章 斡罗斯烽火
- 第九章 燃烧的多瑙河
- 第十章 谁 主 沉 浮
- 第十一章 汗 位 之 争
- 第十二章 雄 视 欧 亚

第一章 蒙古高原的风暴

壹

一二二○年。花剌子模忽毡城。

灭里，这个在花剌子模素有“铁王”之称的勇将，正抄着手注视着西坠的斜阳和彤云拖开的巨大的阴影，一动不动。他已经这个样子站了很久，蒙古军刚刚停止了连日来对忽毡城的攻打，而如今的忽毡城就像重症缠身的病人，只剩下无助的挣扎和随时可能停止的呼吸了。灭里遣走了众将，就一直站在城头上凝望着西方。

天际处，云层间夹杂的亮橘色渐渐变化成一抹柔和的粉蓝，夕阳呈现着最后的华彩。闪缎般的锡尔河泛着点点珠光，仿佛一双双悲悯的眼睛与夕阳在对接中融为一体。这是锡尔河的黄昏，宁静、美丽、忧伤。

终于，暮霭沉落，夕阳毫不容情地将水面上燃烧的火焰收起，一条疲惫的长龙乖乖卧在了夜色中，悠缓、静谧，等待黑夜睡去，等待黎明来

临。

灭里稍稍换了一下姿势。

他在想什么？此时吗？如果此时他必须思考。将来吗？如果还有将来。从国王摩诃末·沙的表弟亦讷勒用卑劣的手段残杀了蒙古派往花剌子模进行贸易的四百五十名商人起，战争的阴影就已经笼罩了花剌子模的天空。而当傲慢的沙王愚蠢地拒绝了成吉思汗要求交出杀人凶手的最后通牒，花剌子模就已经开始为战争做着准备。然而，谁能想到蒙古人来得如此之快！原本一年的行程，蒙古人只用了三个月就杀到了花剌子模的边城下，接着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河中，切断了花剌子模新、旧两都间的联系。此时，花剌子模的君臣才真正领教了蒙古军强大的战斗力和统帅成吉思汗用兵的高妙。面对蒙古军凌厉的攻势，花剌子模一国上下显得束手无策。沙王拒绝了王子札兰丁和灭里的建议，把军队部署在锡尔河沿线及东部边界，结果因兵力分散，被蒙古军瞅准机会各个击破。

前方消息不断传来，蒙古其他三路大军已分别攻取讹答剌城、毡的城和不花剌。杀害蒙古四百五十名商人的元凶亦讷勒亦已伏诛。沙王出逃，不知所踪。王子札兰丁虽有心与蒙古军一决胜负，奈何手上没有兵权，只能暂时坐镇新都撒马尔罕。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一再影响着忽毡城守军的士气，灭里只能凭借强有力的铁腕才能保证军队不致很快分崩离析。

忽毡城无险可据，灭里赖以支撑的优势是自己的军队四倍于敌。城下这支蒙古军由术赤——成吉思汗的大太子率领，只有区区五千人，却沿途攻占了锡尔河左岸的几乎所有城镇。

身经百战的灭里实在想不通，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造就了这样一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军队？他对任何事情一向不具备细微的分析能力，但这不妨碍他做出正确的判断：蒙古军尚未攻下忽毡城，然而，忽毡城的喘息早已湮没在蒙古军密集的炮声中了。灭里要为他的军队尽快找到一条出路。

空气中处处弥漫着焦木的味道，灭里实在不想呼吸着呛人的空气坐以待毙。他在黄昏来临前通知下去，要各部将领做好准备，入夜后全部撤到锡尔河中的小岛上。灭里坚信，在箭矢射不到的小岛他必定可以多坚持一段时日，甚至可能将术赤的军队消耗殆尽。倘能如此，那将彻底改变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甚至还能鼓舞士气，为全面的反击提供一次难得的机会。

拔都第一章蒙古高原的风暴灭里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报告将军，一部准备就绪！”

“报告将军，二部集结完毕！”

……

方才离开的将领们纷纷聚回灭里的身边，灭里转身扫视环立他的身后等待命令的部下，内心蓦然涌起一阵混杂着无可奈何的愤怒。数日前，这一张张脸庞还透着无比的自信，现在，自信荡然无存，只剩下溺水后的惊恐。

“走吧，先跟我去看看敌人的动静。”灭里强压住愤怒的心潮，淡淡地、面无表情地说道。

城下蒙古军的营地燃起堆堆篝火，远远地可望见蒙古军正在用饭。这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借夜色掩护，从城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退守锡尔河中的小岛上。

“通知下去，立刻行动！”

“是！”将领们衔令而去。

夜色渐浓，后城门悄然开启，近万人的队伍在灭里的率领下鱼贯穿过城门，向锡尔河方向移动。这两天，在蒙古军的强攻下，忽毡城的守军几乎损失殆尽，只剩下不到万人，还多数带着伤。

闪烁的星光下，锡尔河显得格外幽静而亲切。

整整两天，灭里他们能够闻到的除了血腥气就只有焦煳气，如今远离了战场，即使是水草略带酸腐的气味闻起来也不亚于刚刚启封的美酒。但是灭里的队伍根本无暇停下来深吸一口气，他们尽可能快地向河岸靠近，岸边停着几十艘战船，只要来回运送十趟，一万将士就可以全部退守小岛。

突然，一声战马的嘶鸣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接着，岸边仿佛腾起一片宽阔的火云，火云一点点地散开来，在灭里逐渐适应了光亮的眼中还原成一个个高举的火把。是蒙古人。

队伍立刻产生了骚动。灭里的心一瞬间被痛恨和沮丧击中，但又很快恢复了镇定。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火光里他无法判断蒙古军到底来了多少，不过有一点他很清楚，昨天蒙古军的强攻被击退后，自身损失应当不小；何况，术赤不可能派出所有的军队来岸边埋伏，那样目标太大，收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不要慌！他们的人没多少！我们冲过去，就可以将他们踏为齑粉！”灭里提高嗓门向周围的将士喝道。他的话被迅速地传了下去，骚动渐渐平息了许多。将士们各自握紧了手中的武器，随时准备与蒙古军做生死一搏。

火把将岸边照得亮如白昼，二十多匹战马鱼贯而出，迅即向两边散开，

一匹雄骏的白马出现在灭里面前，马上端坐着一位盔甲鲜明的年轻将军，最多不超过二十岁。笔直挺拔的鼻峰，棱角分明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无一不显示着某种独特的力量。

灭里与年轻人相视着，对峙着。

年轻人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灭里将军，我敬重你是一位英雄，希望你能放下武器。只要将军肯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不失王侯地位。”他通过翻译向灭里喊话。

灭里轻蔑地哼了一声：“你是谁？”

“他是我们的拔都小王爷。”翻译回答，然后附耳对拔都说了几句什么。

“灭里将军，我父王早料到你会从城后逃遁，早已经在此布下天罗地网，你是插翅难飞了！我敬重将军勇武，不忍过分相迫，也希望将军为手下的弟兄想想，不要执迷不悟。”拔都气定神闲地温声相劝。

几个月来，随着术赤率军一路过关斩将，拔都以其勇敢机智早已蜚声花剌子模，有关他的故事灭里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不过，拔都的年轻实在大出灭里的意料，拔都所表现出来的从容平和更让灭里感到不可思议。既然不能全身而退，灭里并不愿同拔都多说废话，将手一挥，率先向拔都冲去。这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拔都迅速掉转马头，蒙古军纷纷掷下火把，潮水般地向两边退去。火把引燃了事先堆放在岸边的干柴，停靠在岸边的几十艘战船也着起火来，顷刻间将灭里和手下将士置于火光照射之下。灭里不明白拔都想要耍什么诡计，正疑惑间，他身后的队伍已然大乱，不断有将士中箭落马，灭里这才明白拔都为什么要避开与他正面交锋，正如他所估计的那样，拔都所率不过一千人，倘若硬拼，势必不是灭里的对手。所以，拔都采取了以长制短的战术，利用蒙古骑兵灵活机动、长于弓箭的特点，力图以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胜利。

更糟糕的是，灭里并不能确知蒙古军究竟来了多少人。找蒙古军拼杀吧，蒙古军躲在暗处，他自己的队伍又乱成了一锅粥，首尾不能相顾。灭里恨声不绝，无奈，只好指挥军队抢出火海，泅水向河中小岛逃去。灭里的军队经过这番射杀，剩下不足五千人，拔都也无意追赶，只下令原地待命。

清晨，沉重的夜幕被剪开一条缝隙，术赤率领军队在岸边扎下营盘。“铁王”灭里是蒙古军此次西征以来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之一，术赤明白，如果不能将这支力量尽数歼灭，将会后患无穷。

小岛离河岸太远，箭矢、弩炮都发挥不了作用，术赤勒马岸边，苦思对策。

拔都、斡尔多、别儿哥静静来到父亲身边，一同眺望着河中的小岛。斡

尔多是术赤的长子，比拔都大一岁，别儿哥只有十四岁，他们却以其勇武、机智、顽强享誉西征军中。术赤对他的儿子们一向深感骄傲，尤其是次子拔都。从某种方面来说，拔都更像他的祖父成吉思汗，而不像术赤本人，倒是斡尔多在性格上随他的地方要很多。或许出于内心深处的对父汗的崇拜，术赤对拔都的期望最高，要求也最严。他希望拔都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优秀的统帅，而拔都也确实不负所望，西征以来，连战克捷，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威信。

拔都的目光落在父亲的脸上。术赤的脸容苍白、倦怠，连年的征战严重损害着他的健康，有的时候，他甚至希望自己长睡不醒。

“父王，您不舒服？”拔都担忧地问。

术赤指着河中的小岛：“拔都，你想到办法没有？”他不愿意在这种时候谈论任何与自己的健康有关的话题。灭里是花剌子模的一面旗帜，他绝不能让这面旗帜永远地高高飘扬。

“困住他们，不怕他们不行动！”别儿哥抢先回答。

术赤看了一眼儿子那张晒得黝黑的、依然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不易觉察地微微摇了摇头。

“不行！”拔都断然否定了弟弟的想法。

“为什么？祖汗不也经常要围城打援的吗？”

“在这里，我们也无援可打。来见父王前我向忽毡城的居民了解过这座小岛的情况，他们证实，这座小岛是个名副其实的宝岛，岛上动植物种类繁多、丰富，不要说一千人，就是五千人的队伍守上一两个月也不成问题。灭里守得起，我们围不起，为今之计，只有设法尽快将灭里逼出小岛。”

“都怨你！本来昨晚我可以一箭射死那家伙，你偏拦着不让射，这下给我们自己找下麻烦了吧。”别儿哥一想起昨晚的事，就一肚子的怨气。

术赤瞟了儿子一眼。拔都的神态一如既往，坦然、宁静，对于弟弟的责难，他只报以宽和的一笑。术赤暗暗感到欣慰，拔都的确越来越成熟了。

斡尔多狠狠瞪了别儿哥一眼。别儿哥立刻醒悟过来，急忙缄口不言。他倒不是有意在父王面前告状，只是少年的率性使然。还好，父王对二哥毫无怨责。

“说说你的想法。”

“填河！”拔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父亲，简洁地答道，语气中没有丝毫犹

疑。

“填河？”斡尔多、别儿哥异口同声地问，都觉得拔都这个主意未免太异想天开。术赤的眼中却闪过思索的光芒。

“对。从这里就可以开始。我了解过，这一段水流平缓，填河应该不成问题。随着我们一步步接近小岛，我们的弓箭、弩炮就可以发挥作用，并对灭里产生威慑。灭里当然明白，一旦小岛与陆地接近，意味着他的灭顶之灾就要到来，这样，即使他想守下去也不可能了。只要他一离开小岛，我们就有机会将这支力量聚而歼之。”

术赤点点头：“也罢，这未尝不是个办法，可以一试。”

“那么，我去安排？”

“好！让斡尔多协助你。不过，灭里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一定能想出办法来阻挡你填河，你想好对策了吗？”

“嗯。我想向祖汗求援，请他老人家多增派些人手过来。填河速度越快，我们的主动性越大。”

“父王，就派我去向祖汗求援吧，我想见祖汗。”别儿哥探过身子，急切地接过话头。

术赤用微笑表示了默许。

拔都扳住弟弟双肩：“见到祖汗，代我和斡尔多问好。剿灭花剌子模后，我们一起去看望他。”

看到儿子们如此想念他们的祖汗，术赤蓦然觉得有些伤感，这与他内心的渴望竟不谋而合。

多年来，他与父亲关系疏远——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是这种刻意的疏远并没有对他的儿子们产生丝毫影响。无论斡尔多、拔都还是别儿哥、昔班，他们无不崇敬祖汗，对祖汗怀有真挚的亲近与热爱之情。尤其是拔都，这孩子从小的时候起，无论做什么，似乎都会将祖汗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也不难理解，世界上只有一个成吉思汗，而这个伟大的人还是他们的祖父，他们怎么可能不为之骄傲？

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假如他不是有着那样的身世，他一定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到天意的恩宠。然而……

为了摆脱这突如其来的伤感，他扭头望着如丝带般飘逝而去的锡尔河，再没有说什么。

绚丽的朝霞倒映在锡尔河上，河心仿佛盛开了一朵朵火红的花。想着生命如朝霞般易逝，术赤竟莫名地流下泪来。

灭里发现蒙古军驱使当地居民运石填河，立刻召集手下众将商议对策，一位将领献上一计：造十二艘大船，每日分派士兵乘船到岸边向填河的蒙古军和居民放箭。灭里采纳了他的建议。

两千名将士一起动手，很快十二艘大船造成了。为了对付蒙古军的善射，灭里请一位工匠出身的将领设计出一种既可遮挡住对方箭矢，却不影响己方放箭的活动式挡板。岛上树林多得是，这种挡板选取了质地细密而坚硬的木材，可有效抵挡蒙古军的利箭。之后，灭里将队伍分成五队，轮流乘船向填河的人群放箭，只要填河不停止，放箭就不得停止。

这一招果然见效。被蒙古军驱赶来填河的居民见十二艘大船一字排开，密密麻麻的箭雨落在他们的身上和四周时，当即四散奔逃。拔都调来一批弓箭手与灭里的船队对射，船上士兵竖起挡板，蒙古军的箭矢只射中了挡板，许多还落在船舱中，倒为灭里免费赠送了不少箭矢。拔都无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填河。

一连三天，灭里如法炮制，使得蒙古军填河的速度异常缓慢。斡尔多问拔都是否要等待祖汗的援军到来后再做打算，拔都却嘱咐他多寻些火棉和燃油备用，斡尔多当即出去安排。

翌日凌晨，数十个投石机经过一番伪装被置于岸边，五十名精心挑选出的神射手藏身于投石机后。蒙古军驱使当地居民继续填河，灭里的船队准时出现了，这一次由灭里亲自指挥。也许是连续的胜利让灭里滋生了轻敌的思想，他丝毫没有注意岸边有些什么变化。船队开始向岸边射箭，填河的人群四下逃散，此时，投石机立刻向船队投射出浸满燃油的木段，木段准确地落在船舱内，灭里心知不妙，正欲下令撤退，船舱内的油木已被包裹着火棉的箭矢引燃。一时间，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许多将士身上也着了火，惊慌失措地跳入水中。灭里泅水上岸，眼睁睁地看着十二艘战船在火海中尽数化为灰烬，二百名将士只逃回不到四十人。灭里自悔大意，却悔之晚矣。

成吉思汗派来两万蒙古军和五万花剌子模俘虏增援拔都，填河速度大大加快。灭里无计可施，急忙命令将士连夜赶造船只，趁夜突围。

早有防备的拔都在锡尔河下游以铁链拦截灭里的船队，还在两岸遍布弓箭手，一时间河面上箭飞如蝗，灭里令将士强行斫断铁链，使得船队顺利通过。眼看着脱离险境，灭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得意地回顾将士，笑道：“蒙古军不过如此！成吉思汗的大太子不过如此！术赤如果真有帅才，就应当在河面结船为坝，那时，别说我们区区千人，就是有数万人也插翅难飞。”

灭里顺水行舟，行至毡的城附近，忽闻哨响连绵，急忙赶到船头察看，只见数百艘船只在河中排开，恰如拦河大坝。当中一艘大船的船头上，拔都抄手屹立，静静地望着越来越近的灭里和他的船队。

“灭里将军，我还是那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将军如肯投降，我拔都和

父王一定待将军如上宾！”

“呸！废话少说！拔都，如果你是真神，就不要藏头露尾。你敢跟我比试刀剑吗？就算死在你的手下，我也毫无怨言！”

拔都不无惋惜地摇了摇头。

“灭里将军，难道你始终不明白自己败在了哪里？莽汉角力，智者用谋。你就是因为自恃勇武，才使得自己的将士越打越少。既然我数次给你机会你仍旧执迷不悟，就不要怪怨我无情了。”拔都丝毫不理会灭里的怒吼，转身跳下旁边的小船离开了。蒙古军的射手分成两排，轮番向灭里的船队猛射不停。灭里暗暗叫苦，看来他的确小瞧了术赤，也小瞧了拔都。

“铁王”灭里的船队遭此拦截，自相冲撞，溺水者、中箭者不计其数，但灭里毕竟是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将领，生死一线间，果断命令将士弃舟登岸，夺马逃命。灭里的队伍这一番损失格外惨重，竟只剩下不到百人，还尽数带伤。

拔都派别儿哥追杀灭里。到达克齐尔库姆沙漠边缘时，被追杀的人早已人困马乏，灭里吩咐随行将士稍事休息，吃点东西。

带有从马的别儿哥和蒙古军却习惯于连续作战，灭里的人刚刚下马，别儿哥已追至近前。灭里无力抵挡，在手下将士的拼死掩护下，单人独骑闯进了达克齐尔库姆沙漠。

别儿哥见这一次又没捉到灭里，气得直跺脚，若非侍卫苦苦相劝，他差点追进沙漠。侍卫担心他地形不熟，反受其害，费了一番唇舌总算说动他先行撤回向拔都缴令。

贰

一二二○年三月，在蒙古军凌厉的攻势下，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陷落。成吉思汗从撒马尔罕分兵五万，交由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共同指挥，攻打旧都玉龙杰赤。成吉思汗的这番安排也确实有他的苦心。

术赤出生在成吉思汗创业之初的最艰难阶段。在一次战争中，成吉思汗的新婚妻子孛儿帖遭到世代为敌的篾儿乞部的掳掠，当成吉思汗集全部落之力举兵将妻子救回时，孛儿帖已经生下了术赤。从此，术赤的身世之谜就成了他一生的悬疑，尽管成吉思汗本人从未介意过，但那些亲族勋将却不同，包括次子察合台在内，经常对术赤流露出不加遮掩的蔑视。

此番出征花剌子模前，为了确定汗位继承问题，察合台更对术赤出言不逊，甚至公然暗示术赤是野种，不配继承汗位。术赤愤怒至极，若非侍卫拉开，兄弟俩差点在父汗面前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当时未加阻止，内心深处却异常痛苦。虽然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了由性情稳重、富于权谋的三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术赤与察合台之间的嫌隙仍是成吉思汗最大的一块心病。派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共掌兵权，严格来说并非出于三军统帅的考虑，而是出于父亲的考虑，成吉思汗希望通过三人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能够使术赤、察合台兄弟捐弃前嫌，重归于好。

兄弟三人各回本部。拔都征得父亲同意，在撒马尔罕多留一日。他要陪陪祖汗。成吉思汗见孙子特意来看望他，格外高兴，吩咐司厨去准备一壶马奶酒和两盘冷羊肉来。战争期间，成吉思汗的饮食一向比较简单，今天，他不想任何人打搅，只想与心爱的孙子无拘无束地好好谈谈。

拔都施礼见过祖汗，然后仍像往常一样，坐在祖汗身边，鲜有拘束。

“拔都，你来得正好，我差不多有三个月没见到你了。我听说你这一路上的表现蛮不错嘛，昔格纳黑城、毡的城、忽毡城都是你领兵攻下的。我一直听着你的捷报，还有点担心，怕你因此骄傲起来呢——不过，看你现在的样子，我的担心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拔都笑了，笑容天真而直率。

成吉思汗深切地注视着孙子年轻英俊的面孔。这张面孔有几分像他的父亲，也有几分像他的四叔。在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和两个庶子当中，长子术赤最像他的母亲孛儿帖，容貌俊秀，四子拖雷则像成吉思汗本人。孙子中，除了拖雷的四儿子忽必烈与他的祖汗好似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形容气质极为酷似外，就只有拔都与祖汗有许多神似之处。拔都似乎将每个人的优点都继承了下来，这使他形成了既端庄又英武，既聪颖又温和的独特魅力。当然，成吉思汗钟爱拔都，不仅仅因为这些原因，他最欣赏的还是拔都在长年征战中磨炼出来的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

司厨很快送上了醇香的马奶酒和两盘冷羊肉。拔都先为祖汗斟满一杯，又为自己倒上。

“祖汗，我敬您！”

成吉思汗笑着饮尽杯中的马奶酒。

“祖汗，我有个请求，您能答应我吗？”拔都一边为祖汗斟第二杯酒，一边笑嘻嘻地看着祖汗。

“说来听听。”

“我想攻下玉龙杰赤后就留在您身边。我习惯跟您在一起，这样，无论做什么，都会感到心里有主心骨。”

“原来是为这？我当什么事！离不开鹰巢的雄鹰可是永远飞不上蓝天，你们长大了就要自己飞。事实已经证明你飞得很不错，还能飞得更高更远。再说，我知道你父王那里也离不开你，玉龙杰赤以后将成为你父王封地的一部分，他从小身体不太好，你要帮他治理好他的封地。”

拔都稍稍沉默了片刻，领受了祖汗的嘱托。

“你父王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服药？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问他，他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这些当儿子的常在他身边，一定要照顾好他。唉，我的六个儿子中，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父王。”

拔都心中一酸，忙掩饰地喝着杯中的马奶酒。谁说祖汗只是个纵横捭阖、驰骋万里的马背英雄？对儿孙，他同样不乏细致温柔的心肠。

“祖汗，您别太担心，我会照顾好父王的。倒是您，您年岁到底大了，不比从前，别总是亲身上阵冲杀。您不觉得，现在正该是您放手让我们这些雏鹰自己去飞的时候了。”拔都控制住感伤的情绪，得体地劝慰着祖汗。

成吉思汗用刀割下一块蹄筋，放在拔都的盘中。

“我当然希望你们个个都能成为搏击长空的雄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这只老鹰就没用了。多吃点，我记得你从小就爱吃蹄筋。有一次为了争吃我给你们切的蹄筋，你、斡尔多、南图赣，你们三个差点打起来。后来，你提出摔跤，谁赢了谁吃，结果你赢了，可你还是把蹄筋让给南图赣吃了。那年你才六岁，我一直没问你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最后你又不吃蹄筋了呢？”

拔都眨眨眼睛，回忆着童年的趣事，不觉露出愉快的笑容。

“这件事祖汗还记得？祖汗不说，我差不多要忘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赢了才不吃蹄筋的吧！南图赣比我小，他才只有五岁嘛。”南图赣是察合台的长子，拔都从小和南图赣一起长大，不像两个人的父亲关系那么冷落，拔都与南图赣倒始终相处融洽。

“你的确从小就有些特别。也是在你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你和那些与你年纪相仿的孩子们，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说要做将军，有的说要做琴师，有的说要做富人……五花八门的回答我记不全了，只有你说，你要挎弓箭，骑宝马，到许许多多地方，建立许许多多功勋。从那时起，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孙们能够有个人将我的事业发扬光大，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你。”

“可惜孙儿做得还远远不够。”

“你可以的。只要持之以恒，你可以的。”

“是，祖汗。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我相信你。我吃好了，你要不要陪祖汗打马球？”

“祖汗和我想到一块儿了。今晚，我想给祖汗值宿。”

“明天你就要出征玉龙杰赤，该好好回去睡上一觉。或者，你不想回营地就跟祖汗一起睡吧。”

“太好啦！反正让孙儿今晚陪着您就行。”

“小东西！走吧，打马球去，看看祖汗的宝刀老没老！”

拔都一直陪祖汗打马球到傍晚时分，他所在的球队输了，心情却格外愉快。对于这种游戏或者竞技，拔都从不计较输赢，尤其和祖汗在一起，他只希望哄得祖汗开心就好。像所有的蒙古人一样，拔都深深地爱戴和崇拜着祖汗，这种爱戴和崇拜甚至逾越了骨肉亲情。

祖孙二人站在宫殿前欣赏着撒马尔罕的夜景。垂落的天幕里，硝烟散尽，空气像雨丝一般滑润，点点冷星和明月洁净得近乎透明。一种久违的、只有身在草原才会有的空旷感觉漫过拔都的心头，他微微合上眼睛，让思乡的情绪一丝一缕地飘散在清凉的夜风中。

拔都睁开眼睛时，看到祖汗正在看他。

“想家了吧？”成吉思汗轻声问孙子。

拔都点点头，又摇摇头：“您在想什么？”

成吉思汗确实也在思索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与攻打玉龙杰赤有关。不知为什么，让三个儿子共同执掌兵权，他的心里真的一点也没底，他很想听听孙子的看法。

“拔都，我听说攻下昔纳格黑城后你父王委任了当地的一位行政长官继续管理该城，效果很好，这是真的吗？”

“是。城中的敌对情绪有所缓和，城市也恢复了平静。父王总说，应该对被征服的城市加以安抚，城市管理以人为本，不应该滥行杀戮，否则，当城市变成废墟，我们守着这样的废墟就会使征服失去意义。”

“你呢？你的看法如何？”

“我觉得凡事都应该一分为二地对待。我们的军队人数太少，对于大规模的暴乱如果不能镇压下去，疯狂的反扑就会为时不远。何况，花剌子模许多城市的军队由雇佣军组成，对于这些雇佣军绝不能心慈手软。严厉的惩戒是必要的，这样，就可以使提供雇佣军的国家有所收敛。总之一句话，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服从‘胜利’这个前提。”

成吉思汗欣慰地笑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年轻的孙子竟有这样不凡的见识。长子术赤自幼向往跨宝马、臂名鹰的悠闲生活，拔都则不同，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心胸、抱负和敏锐简直就是成吉思汗自己。

“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说祖汗派你父王，你二叔、三叔共同执掌兵权，攻打玉龙杰赤，是不是有欠考虑？”

拔都似乎没料到祖汗这样问他，愣了半晌，没作回答。

“怎么啦？你直言无妨。”

“是……”

“是？是什么？”

“是……是欠妥。”

“为什么？”

“二叔与父王隔阂很……嗯，有隔阂。玉龙杰赤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城池，如果不能做到军令统一，上下一心，只怕很难攻打下来……”拔都到底心直口快，将内心的顾虑和盘托出。

成吉思汗的脸色阴沉下来，望着无边无际的星空沉默了。

拔都再不敢说什么，他甚至有点后悔自己口无遮拦。自西征以来，他与祖汗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祖汗日渐苍老的面容让他心中隐隐作痛。祖汗一生厮杀，在任何艰险面前都没有退缩没有皱过眉头，偏偏对儿孙间的争端束手无策。当然有祖汗在一日，他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就不容动摇，即便如此，他仍无法确保儿孙们的和睦相处。对祖汗而言，做父亲的无奈恐怕更胜于做大汗的操劳吧？

“祖汗，您……我……”拔都不安地嗫嚅着。

成吉思汗醒悟过来，无声地叹了口气。

“不瞒你说，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可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孙儿理解。”

“你真的能够理解？”

“是。即使不能如祖汗所愿，但经过这一番并肩作战，父王和二叔终究会从中体悟到一些东西的，这就是祖汗的良苦用心。”

“没想到最理解我的，不是我的儿子们，而是你，拔都。总之，但愿他们不负我的重托。”

拔都适时地岔开了话题，只与祖汗谈些自己的童年趣事，成吉思汗的情绪好转了一些。祖孙俩回到大殿，彻夜长谈，直至天明。拔都虽一夜不曾合眼，却依然神采焕发，他浑身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令成吉思汗羡慕不已。

天刚泛白，拔都正欲向祖汗辞行，侍卫来报：苏如夫人派人送来两套丝绒战袍和两双马靴。成吉思汗传见来人，原来是镇海之子阿都合。镇海出身畏兀儿贵族，学识渊博，深受成吉思汗宠信，蒙古立国后，被封为丞相。阿都合乃镇海幼子，年方十二，长相中有明显的中亚人特点，高鼻深目，肤色白皙。他自幼跟随苏如夫人，被苏如夫人调教得伶牙俐齿，聪明乖巧。

“阿都合，你家夫人要你带什么话过来？”

“启禀大汗，临来夫人特别交待，这两套衣靴，绣白云太阳的一套是敬献给大汗的，绣雄鹰骏马的一套是给拔都小王爷的。夫人还说，她中午要亲自来请大汗去品尝鹿脯和酸奶羹，恳请大汗务必赏光。可惜小王爷马上就要出征，她不及送小王爷了，请小王爷代问大太子好。”

术赤的夫人察如尔与拖雷的夫人苏如是感情胜如同胞的堂姐妹，拔都自幼在察如尔身边长大。大概由于这种双重的亲缘关系，术赤的儿女们与拖雷的儿女们始终保持着十分亲近的来往。在成吉思汗的众位儿媳中，苏如一向深得成吉思汗和皇后孛儿帖的宠爱。这位出身高贵的女子，贤淑温婉，处事练达，公正睿智。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拖雷将来要继承父亲遗产的绝大部分，说真的，如果不是赏识苏如的远见和头脑，成吉思汗对自己身后将偌大的家业交到拖雷手中还真有点放心不下呢。

“你家夫人如何知道拔都在我这里？”

“夫人猜测的。夫人说出征在即，小王爷一定会来向大汗辞行，这是小王爷多年的习惯。”

成吉思汗与拔都相视而笑。

“四婶果然细心。阿都合，替我谢谢四婶，等攻下玉龙杰赤，我一定来看望她和四叔。”

“喳。”阿都合恭敬地施礼退出。

“祖汗，”拔都转向祖汗，“孙儿告辞了。”

“你不同祖汗一起吃早饭了吗？”

“来不及了。祖汗，胜利后我再来看望您。征战频繁，您一定要保重。”

“没关系的。拔都，切记不可贪功冒进，能够战胜敌人又能保全自己的将

领才是一位合格的将领。”

“孙儿谨记。祖汗，四婶送来的衣靴我暂时放在您这里，等祖汗为我们庆功的时候我再穿上它。”

“也好。去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叁

术赤父子率领的第一路人马率先来到玉龙杰赤城下。

忽毡城失守后，灭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撒马尔罕，与王子札兰丁会合。成吉思汗用计攻破撒马尔罕，札兰丁和灭里退守旧都玉龙杰赤。三个月前，花剌子模君主摩诃末·沙病逝于里海的一座孤岛，临终之际将王位传给了长子札兰丁。札兰丁，这个沙王最不中意的儿子，如今却成了他唯一的寄托。札兰丁在凄风苦雨中安葬了父亲，他默默发誓，一定要用生命捍卫国家的尊严。

沙王留给札兰丁的，已经是一个残破的国家，而比这更为严酷的事实是，札兰丁所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松散、政权分立的政治联合体。沙王在国势强盛时征服了周边的诸多小国家，成为各国公认的国主，却并未做到以铁的手腕将这个政治联合体变成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整体。

当蒙古军以闪电般的速度攻打到花剌子模的家门口时，松散联盟的种种弊端就暴露出来。札兰丁从里海孤岛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玉龙杰赤，准备借助祖母的力量抵御入侵者。沙王的母亲图儿堪太后原本坐镇玉龙杰赤，但当术赤引兵攻下城郊时，图儿堪太后逃到了马三德兰。这个情况札兰丁并不知晓，他来到玉龙杰赤后才知道祖母已经出逃。他决定坚守玉龙杰赤，但城内的法官和神职人员却试图联合军队杀掉他。幸好城内另有支持札兰丁的力量，经过一番清算和镇压，玉龙杰赤的军民才勉强接受了札兰丁的领导，算是认可了他的王位继承人身份。

札兰丁十分清楚，玉龙杰赤已是花剌子模最后的精神象征，一旦陷落，剩下的就只有满目疮痍和对故国的惋叹了。

在玉龙杰赤这座著名的商业都城中，云集着世界各地前来经商的商人，将玉龙杰赤作为驿站的商旅，以及喜欢冒险的旅行家们。战争爆发前，许多商人、旅行家匆匆地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可仍有一部分不相信战争爆发的人留了下来。战争爆发后，他们想走也走不成了，札兰丁担心他们中间有敌方奸细，强行将他们赶到了阿姆河沿岸最边上的一座城堡里，并派了士兵严加看守，不允许任何人走出城堡。

撒马尔罕的陷落使札兰丁和灭里对能否长久坚守玉龙杰赤失去了信心，札兰丁和灭里反复商议过，一旦守不住玉龙杰赤，他们将退向哪里？灭

里建议退到印度，印度的酷热是习惯了严寒的蒙古人所不能承受的，而花剌子模地域广阔，蒙古军兵微将寡，不可能分兵占领每座城池，俟蒙古人撤军，他们就可以从容收复失地。札兰丁同意他的建议。不过，札兰丁只将印度当成他的最后退路，因为在哥疾宁，他相信还能集结起支持他的力量。

术赤首先向玉龙杰赤派出使者，传达了他的口谕。他说：玉龙杰赤日后将成为他的封地的一部分，他希望它完好无损、美丽如初。他还说，他会尽最大努力与玉龙杰赤军民以及札兰丁和睦相处，共建城市的繁荣。札兰丁不为所动。城中一些著名的法官和神职人员主张接受术赤的和平建议，结果他们中的为首者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牢。同时，札兰丁还扣押了两名蒙古使者。

札兰丁派人去请灭里，商议如何处置蒙古使者和回复术赤，灭里主张不予理睬，札兰丁却在思考着一个杀一儆百的方式。

灭里专注地等待着札兰丁示下。他太了解札兰丁的铁血性格，与他的父亲摩诃末相比，札兰丁从不怯懦，但有些刚愎自用，凡他认准的事情，任何人的劝告都只能是徒费唇舌。

札兰丁的眼中蓦然漾起了奇特的笑意，这使他严肃的表情生动起来，他附耳对灭里低语了几句，灭里看起来犹豫了一下。

“你去安排吧。”札兰丁几乎是惬意地伸了个懒腰，“我看这回谁还敢叫嚣着讲和！”

“不过……”

“你担心什么？”

“不能太过偏激。国王现在最缺少的就是一支直接听命于您的军队，尽管城中的军队支持您，可其中的雇佣军多为得益而战，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分崩离析，我们不可不防。给主张讲和的请愿者一个警告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领导者加以惩戒也就够了，涉及范围一定要小。”

札兰丁略一思索：“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会儿你把那两个蒙古使者和我们抓起来的请愿代表一起带到广场去，我自有安排。”

灭里退下。

日落前，札兰丁来到广场。广场靠北的正中，铺着一块白底儿蓝边嫩黄大格的羊毛地毯，地毯前摆放着一张长条几案，上面有各式精致的点心、时新的水果。札兰丁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命灭里带上被扣押的蒙古使者和抓起来的请愿代表。

札兰丁的“惩罚”可谓别具一格，他亲自选了这次请愿的两位主要组织者

和一名蒙古使者，让他们站在他的面前。他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开始往杯中倒酒，他的动作很慢很慢，紫红色晶莹透明的液体一点点填满酒杯，他的脸上挂满了悠闲的笑容。突然，他重重地将酒壶摔在桌上，十二名早已准备好的彪形武士上前，将三名待宰的“羔羊”踢翻在地，手脚按住；另有两名武士取出“刑具”——一把长约十公分的铁钉——扔在地上，然后拾起来，将它们一枚枚钉入“羔羊”的耳中。听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惨叫，札兰丁哈哈大笑，似乎这样的“节目”才有助于提起他的兴致。

围观的众人无不吓得脸色煞白，直到太阳落山，这场闹剧才宣告结束。三名“羔羊”尽数毙命，札兰丁命人将他们拖下去扔出城外，又将另一名蒙古使者割下一只耳朵放回去报信。见已经取得了预料中的威慑效果，札兰丁就释放了其余被关押的请愿代表，当然这些人离去前必须跪在他的面前宣誓效忠。

札兰丁心满意足地站起身，在侍卫的簇拥下扬长而去。他没去注意一名年轻的警长眼中闪射着仇恨的怒火，也没有看到好些将领默默地垂下头，遮掩起不满和疑虑。

术赤依然不肯放弃和平的努力。他命人妥善管理城郊的花园和建筑，希望以此证明他的诚意。札兰丁将术赤这种“和为贵”的策略当成了优柔寡断，越发不予理睬。灭里则不同，他与术赤交过手，深知成吉思汗的这位大太子心思缜密、勇谋兼备，因此丝毫不敢大意，每日坚持巡视城池，加固工事。

不久，察合台、窝阔台兄弟率领三万人马与术赤会合。察合台见双方根本没有交战的迹象，既惊奇又愤怒。

“你居然有心在这里欣赏玉龙杰赤的美丽轮廓，我原以为你至少打到了阿姆河边。”

阿姆河横穿玉龙杰赤，将玉龙杰赤分成了前后两座城池。

术赤默不作声。拔都对二叔的这种态度十分反感，忍怒解释道：“玉龙杰赤城防坚固，如果强攻，难免毁于战火。父王想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

“白日做梦！”察合台不耐烦地打断了拔都的话头，“你们知不知道坐镇玉龙杰赤的主帅是谁？”

“知道。”拔都的声音听起来倒是心平气和，“正因为和平解决的方式十分渺茫，才要商量具体的战法。”

“这也需要商量么？玉龙杰赤城墙再坚固，用火炮或者投火机也可以先摧毁他们的城防工事，这两天的风向、风力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不行！”术赤断然否定了察合台的建议，不过，他丝毫没有提高嗓门。

窝阔台忙插话问道：“依大哥的意思……”

“你们来看，”术赤指着前面，“城下的壕沟很深，如果不填平它，我们的军队就过不去，无论如何，得先将壕沟填平。”

察合台脸上的肌肉跳动了一下，嘴角牵出两道讥讽的笑纹。

“当然，敌人不会看着我们填沟，他们一定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我们用投石机牵制他们，先初步摧毁城防工事。”拔都看着二叔，不慌不忙地插了一句。

“用投石机？请问石头在哪里？”

“难道二叔没看见东边的桑树林？刚才父王正在同我商议，将桑树锯成几段，当石头使用不成问题。”

察合台无言以对。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知道除了使用火器，这倒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好，就这么办！”窝阔台思索片刻，率先表示赞同。

“我也同意。”察合台见窝阔台、拔都都在看他，爽快地表明了态度。

术赤直到这时才掉转马头。察合台、窝阔台顿时吃了一惊，他们发现术赤两颊深陷，一脸倦容，好似刚刚大病一场。

“大哥，你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窝阔台注视着术赤，不无忧虑地询问着。四兄弟中，术赤的身体一向不好，可也从未见过他如此憔悴。

察合台嘴张了张，想说点什么，终究没说出口。他从小就不喜欢术赤，也从来不想掩饰自己的反感，然而此时此刻，他竟产生了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怜悯。

“我没事。走吧，到我的军帐，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再商议一下。”术赤说着已然催马离开了。

窝阔台急忙跟上术赤，察合台却有意落在了后面。拔都估计二叔可能有话问他，便松开缰绳，与二叔并辔而行。

“怎么回事？”察合台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

“这几天，父王咳嗽得比往常厉害，昨晚又是一夜没睡。”拔都回答得有些勉强。他本想告诉二叔父王这几天吐了两次血，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如果他告诉二叔，这话势必传到祖汗耳中，而这恰恰是父王所不希

望的。

“请大夫看过了吗？”察合台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语气里不经意地流露出内心的关切。

“看过了。”拔都对二叔产生了有些陌生的亲近之感。由于父王与二叔的关系冷落，拔都对二叔也一向关系疏远，唯独这一刻，天生的骨肉亲情到底战胜了往昔的刻薄和狭隘。

“别大意了。”察合台简短地嘱咐了一句，催马去追术赤、窝阔台，拔都紧紧相随。

玉龙杰赤是蒙古军西征以来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城池之一。一连七天，蒙古军一边担土填埋壕沟，一边向城墙轰击不止。城墙被打开了十几个缺口，但在札兰丁和灭里的亲自督战下，蒙古军的许多次进攻都被击退了。担任先锋的拔都焦急异常，他建议使用火炮，想借助火炮的威力进一步摧毁玉龙杰赤的所有工事。术赤执意不允，拔都无可奈何。

察合台渐渐失去了耐心，兄弟间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结果，察合台率领自己指挥的两万将士分营而居。窝阔台的手下只有一万人，对于两位兄长的不和，他只觉得左右为难，不知道到底该帮着谁才对。

主帅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蒙古军的士气，眼见花刺子模将士在对面的城墙上耀武扬威，拔都只能望城兴叹，寸步难进。

夜幕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降临，数得见的几颗星星疏朗地点缀在天空，其余的躲进了厚厚的云层。玉龙杰赤的城墙上游动着点点火光，看样子是守军将士在巡城。拔都心绪烦乱，怎么也睡不着，披衣踱出帐外。正巧，协助拔都攻城的斡尔多也睡不着，兄弟俩在帐外相遇。

“大哥。”拔都唤了一声，便沉默了。

“拔都，你也睡不着吗？这天够闷的，恐怕要下雨。”

拔都没接话。夜色中，斡尔多无法看清拔都脸上的表情。“我们一起走走好吗？”他上前拍了拍拔都的肩头。

兄弟俩并肩而行。

“拔都，你想到破城的办法没有？在撒马尔罕，祖汗佯败，退到城外十五里扎营，札兰丁逞强出战，结果中了祖汗的埋伏，全军覆没。这一次，他和灭里绝不会轻易上当了，除了坚守城池，他们别无选择。唉！如果可以借助火炮的威力就好了，对于玉龙杰赤，既然不能智取，就只有强攻。问题是这样坚固的城池，如果不首先摧毁它的城墙和工事，单凭将士们一次次强行登城，伤亡太大，真是得不偿失。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二叔和父王的意见仍然得不到统一，真让人无所适从。也不知道祖

汗是否了解我们这里的状况？”斡尔多一口气说着，这都是在他心里憋闷了许久的话。

拔都望着前方，依然默默无语。不知不觉地，兄弟俩已经走出很长的一段路了，斡尔多看到左边绵延闪烁的篝火，知道就快到二叔察合台的营地了。拔都一路的沉默让斡尔多很不习惯，他正试图让拔都说些什么，拔都突然“嘘”了一声，抓紧了他的胳膊。

斡尔多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了？”他压低声音问。

“你看到那里了吗？好像……我们过去看看。”

斡尔多注目望去，这才发现远处晃动着点点火光，正缓慢地向他们这边——确切地说，向察合台的营地方向移来。寂静的夜里，还能隐约听到“咯咯吱吱”的奇怪的声音。拔都走得很快，脚步落地几乎听不到声响，斡尔多只能勉强跟上他。

终于，对面的人发现了他们。所有的火光和声音都停了下来，一名士兵催开坐骑向他们驶来。“谁？”低低的声音里透出些许警惕。

“拔都。”拔都镇定地回答。

一片嘈杂的嗡嗡声响起，犹如一阵起伏的波涛，随即又平复下去。借着火把的光亮，拔都看到队伍中闪出一匹黑马，一位少年跳下马背，抢上几步，来到拔都和斡尔多跟前。

“原来是小王爷！兀良合台见过小王爷！”

“兀良合台？怎么会是你？”拔都和斡尔多又惊又喜，上前一边一个执住兀良合台的双手。兀良合台是蒙古八大名将之一速不台的长子，同他的父亲一样，兀良合台自幼随父征战，从无败绩，因而赢得了只有他父亲速不台和另一位名将哲别赢得过的“常胜将军”的美誉。拔都对这位比自己还小四岁的少年格外敬重，两人虽接触不多，彼此间却惺惺相惜，极为投契。按照拔都的估计，原本以为兀良合台此时应该正同速不台、哲别二将在里海附近，完成对其附近城池的征服，谁承想竟在这里相逢。

兀良合台的脸上滑过丝丝疑云，转瞬即逝。“大汗派我协助四太子攻取呼罗珊地区。半个月前，我们刚刚拿下奈撒城，目前正在奈撒城驻军。”

“速不台将军和哲别将军呢？仍在里海吗？”

“不在。沙王在里海的孤岛上病死之后，我父亲和哲别将军就离开了那里，一路转战，陆续攻下了许多城池，包括马三德兰，还生俘了图儿堪太后。如今，他们已奉大汗之命前去追击逃到钦察草原的篾儿乞残部。”

“是么？”拔都向兀良合台的身后望去，若有所思。

“前些时候，二太子派人送来口信，说要从四太子军中选几十门火炮，并且要最好的。四太子估计玉龙杰赤三月末下，一定是因为我们攻城力量不够，所以亲自选了八十门经过改进后性能更加优越的西域火炮，派我兼程送来。还好，二太子限时限刻，我们总算如期赶到。”兀良合台对察合台提出的必须在晚上将火炮运到的要求早觉蹊跷，这会儿发现拔都毫不知情，越发证实了他的猜疑。兀良合台知道自己应该对此三缄其口，然而，对友情的忠诚使他无法对拔都保密。

拔都沉吟着。

看来，二叔终于决定单独采取行动了。这些火炮一定会在今晚被安置在合适的地点，明晨，明晨就可以看到它们发挥威力了……虑及此，拔都更紧地握了握兀良合台的手。

“既然二叔还在等你们，你赶紧去向他缴令吧。等拿下玉龙杰赤，我们再叙别后之情。”

“好吧。我走了，小王爷，告辞！”

“保重！”

车队迤逦前行，借着火把的光亮，拔都目送着兀良合台一行渐渐远去。

“我们怎么办？”当最后的一点火光也被无尽的黑暗吞噬时，斡尔多不无忧虑地问。

“怎么办？”拔都沉浸在自己的心情中，一时没明白斡尔多问话的意思。他仰望夜空，答非所问，“你说得对，明天恐怕真的有雨。”

“拔都！”

斡尔多的声音里透着焦虑，拔都反而笑了。

“你在问我们怎么办吗？当然是回去睡觉啦。”

“可是……你不打算……对父王……”斡尔多说话突然有些吞吞吐吐。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碰巧出来，就什么都不曾看到了，不是吗？”拔都揽住了斡尔多的肩膀，“走吧，我真的困了。”

“你……我不懂你的意思。”

“对于誓死保卫玉龙杰赤的札兰丁和灭里来说，不显示出我军强大的战斗力就换不回完整的玉龙杰赤，既然换不回完整的玉龙杰赤，破坏它又何妨？城市破坏了还可以重建，人死了却不能复生。不管二叔是不是这样想的，他所做的却是我拔都想做而不能做的，所以，我们何苦要自欺欺人地去破坏他的计划？”

拔都的语气像在说一样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斡尔多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他犹豫着，慢慢地跟上了拔都轻松的脚步。

一道耀眼的闪电蓦然划过遥远的天际，在瞬间点燃了铅色重叠的云层，也点燃了玉龙杰赤那冰冷阴森的城垛。沉闷的雷声隐隐可闻，像困兽的喘息，又像山谷的回音。凉风如丝，飘在脸上，竟似带着些许水气。还是那两三颗星，硬从一层层云堆后挤出身体，冷冷地俯视着阿姆河苍白的倦容。像父亲一样苍白的倦容。斡尔多停了片刻，迷离的目光追逐着不远处依稀可辨、若明若暗的篝火，一颗心渐渐沉入无尽的黑暗中。

山豹一般敏捷的拔都。

棉絮一般的闷热。

不知为什么，拔都模糊的背影看起来有些陌生。斡尔多惶惑地揉了揉眼睛。

第二章 幽兰，为你一生绽放

壹

“你们是蒙古人吗？”

“不，国王陛下，我们从中国来。”

“中国吗？那个古老、美丽、神秘的东方？”

“是的，国王陛下。”

“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花剌子模？”

“我们是旅行家，国王陛下，对于我们，探险猎奇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你们都到过哪里？”

“许多地方。我们到过西藏、印度、钦察草原，我们还到过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国家。”

“战争开始前，你们为什么没有离开花剌子模？”

“是这样，国王陛下，我们一家在玉龙杰赤逗留期间，我的儿子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热病，我虽竭尽全力，仍然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我的儿媳受

不了这个打击，病倒了，我们无法立刻离开这里。后来，您是知道的，我们想走也走不成了。”

“听说你医术高明，在玉龙杰赤治好了许多人的病。”

“很惭愧，国王陛下，虽然如此，我对自己儿子的病却无能为力。”

“这点我理解，没有万能的医生。你的回回话讲得很流利。”

“是的，国王陛下。我已经是第二次来到花刺子模了，这一次在玉龙杰赤逗留的时间很长，足以让我学会使用这里的语言。”

“你喜欢我们的国家吗？”

“非常喜欢。花刺子模是个美丽的国度。”

“可惜，她正在遭受践踏。”

“是的，国王陛下。”

“这个年轻姑娘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助手。”

“她也会看病吗？”

“略知一二。”

“在玉龙杰赤，许多人都很喜欢你。你叫……”

“我叫沈合，国王陛下。我的女儿叫沈清雅。”

“沈清雅，沈清雅。我不懂你们国家的语言，不过这个名字读起来一点也不拗口。你的女儿穿着我们当地的服装，一块白纱遮住了她的脸，只露出一双像星星般明亮的眼睛，虽然我看不到她的脸，可她的眼睛会笑会说话。”

“谢谢国王陛下的夸奖。”

“我相信你们啦。来吧，你上前来，帮我看看我的病。”

“遵命，国王陛下。是右腿吗？”

“是啊。从昨天开始，这右腿先是疼，后来就没什么感觉啦。”

“我来给国王陛下把把脉吧。唔……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是风邪之症，幸喜湿寒侵入时间不长，我可以为陛下针灸治疗。”

“听说你有一根神奇的银针。”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精粹。”

“是的，我从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上看到过，不过当时真的难以置信。你觉得我的腿需要多久才能够恢复正常？”

“至少也要三十天。这三十天，我会寸步不离陛下左右，随时为陛下治疗。我只有一个请求。”

“你说。”

“我的儿媳有病，两个孙女还小，希望陛下恩准，能让清雅每天回去照料她们。另外，我配好的一些药放在城堡中，也需要清雅回到城堡去取。”

“可以。灭里，去将我的马车备好，这些天专供沈姑娘使用。”

“谢谢国王陛下。清雅会赶车，有了马车，她就方便多了。”

“是吗？你的女儿很能干啊。说真的，我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病情，免得给那些心怀叵测的阴谋者以可乘之机。灭里，你去将我的令牌取来，一并交给沈姑娘。这三十天内，无论沈姑娘到哪里，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当然，沈合大夫，等到我的病好了，令牌和马车我还是要收回的。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我只能让你们暂时待在城堡里。”

“一切听凭陛下安排。”

“很好。沈合大夫，现在，你是不是该为我治疗了？”

“是的，国王陛下。清雅，把针灸盒给我放在床头。你现在就回城堡，将我配制的活血丹取来，明天一早给国王陛下服用。记住，紫色瓷瓶里装的，要七丸；黑色瓷瓶里装的，要十四丸。另外，告诉你嫂嫂，我暂时不回城堡了，要她别担心，照顾好孩子。”

“是的，父亲。”

这是札兰丁和灭里第一次听到清雅说话，轻柔、圆润，犹若天籁之音。札兰丁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知那面纱之后的容颜该是怎样的？一定像她的眼睛和声音一般摄人心魄吧？

在灭里的指引下，清雅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夜色更加沉寂，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为撕裂的天幕吹入丝丝微风，一点点驱散着凝结的闷热。清雅使劲吸了一口迎面扑来的爽净空气，沿着青方石铺成的狭长的街道打马飞奔，一时间，木轮轧过的辚辚声回响在空旷的四周。

马车并没有直接驶回城堡。在那个阴森的古城堡里囚闭了太久，清雅如同一只冲破了牢笼的鸟儿，只想自由自在地飞翔。她突发奇想，既然离天亮还有段时间，何不用札兰丁的令牌出城，到阿姆河边呼吸呼吸久违的水草气息？

阿姆河在夜色的笼罩下静静流去。清雅将马车停靠在岸边，将鞋脱在车上，撩起裙裾，沿着河滩慢慢地走着。据说两天前蒙古军已经攻破了玉龙杰赤前城，两岸不断游动的火光说明对峙的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战争是令人恐怖的，只要战争一结束，她一定和父亲、嫂嫂、小侄女迅速地离开这里，她再也不要听到让她心惊肉跳的炮声了。

只顾想着心事，不妨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清雅向前摔去。她站起身抖抖湿漉漉的衣摆，忍不住笑起来。突然，笑声被卡在了喉咙里，清雅瞪大眼睛，愕然注视着朦胧的月色下一个暗灰色的形体。

胸口依然很疼，有点钝钝的感觉，却不似开始那样憋闷欲裂。一忽儿跌落在硕大的云堆里，头顶上的星星、月亮触手可及……一忽儿置身于围猎场，一只斑斓猛虎冲过来，胯下坐骑受了惊，将他掀翻在地，猛虎扑过来压在他的身上，压得他差一点窒息……恍惚间，又好似在沙漠中追赶着灭里，灭里回过头来向他一笑，扬手一箭，箭直直地射中了他的心脏。他大叫一声，试图睁开眼，却感觉到一双柔软潮湿的手覆在他的眼皮上，于是又沉沉睡去。所有的梦境都支离破碎，只有一张面孔，一个声音总在梦里出现，然而，拔都总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要到哪里。他分明看见祖汗和父王，看见斡尔多、别儿哥，可他就是追不上他们。

他的视线是模糊的，稍微动一下，胸口和脚踝就会剧烈地疼痛。他想睁开眼，最后总是徒劳地放弃，昏昏沉沉地开始经历另一个幻境。有时他想这样也好，能与那张温婉清丽的面容相伴，他情愿永远不要醒来。有时他本能地希望抓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时他会握到一双手，在他尚且模糊的记忆中，这双手小小的、软软的、湿湿的，很像是妹妹薇萱的一双手。薇萱小的时候，他抱着她教她骑马，她总让他将她的手连同马缰一起握紧。他恍然记起，薇萱还是个小姑娘呢，他看到的脸妩媚、成熟，绝不是薇萱那张瓷娃娃一样精致的脸。他还看到过另一张脸，有些散乱的眼神，一样陌生，一样亲切，她们一起构成了他梦境的一部分。

漫长的梦境，无止境的梦境，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决心醒来，他一次次努力，眼皮变得有千斤重，他告诫自己，只要睁开眼，他就可以摆脱所有的这些梦魇了。他艰难地、一点一点向上抬着眼皮，一道刺眼的光线像针一样扎入他的眼底，尽管伴随着全身的一阵剧痛，他的心中却敞亮了许多。

“你终于醒了……”停留在半是清醒半是混沌的思维里，拔都果真看到了让他依恋着的面容，听到了他听过无数遍却偏偏捕捉不到的声音。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意志重又回到他的身上。

“你……”他试着发出一点声音。

“你能说话了吗？太好了！”出现在他视线里的是一张美丽的面孔，这美丽属于一个年轻的姑娘，此时，由于惊喜，她一下握住了他的手。

拔都有些惊奇地望着姑娘含笑的眼睛。

“你是……我……”

“你还不能多说话。我在河边发现了你，当时你的胸口中了箭。你已经昏迷了七天七夜，我一直担心救不醒你了呢。”姑娘兴奋地说着，她的话拔都听起来却有些断断续续。

拔都想问些什么，一阵疲倦袭来，他的双眼不由自主地合上了。不过，这一次有所不同，他不再需要同梦魇对抗，而是进入虚弱的昏睡状态了。

他再一次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窗台和桌子上的一盏油灯闪着暗淡的光芒，将屋子照得昏黄一片。屋子四周摆满了各式大格子木架，木架上放置着许多粮食和酒坛。拔都到过许多地方，也见过中原人用来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但像这样的房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接着，他注意到自己只穿着一件宽大的内衣睡在靠墙的地上，身下铺着厚厚的干草和一床半新的被褥，倒也很舒适。那位姑娘不在屋中，他努力挣扎着坐起来，汗水立刻浸透了全身。

“你怎么可以乱动？快躺下！”拔都吃惊地看着姑娘一手举着一盏油灯，一手还提着一个像篮子似的东西，正沿着嘎吱作响的木梯一步步走下来，从姑娘身后微微开启的门缝里一道灼目的光线射进屋中。刚才他竟没发现屋里还有这么个梯子，这个屋子当真很奇特，他究竟在哪里？

姑娘将油灯放在桌上，俯身看着拔都。她的头发湿漉漉的，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气味。她的一身装束拔都看着眼熟，好像中原女子的衣着打扮。

“我感觉好多了，想起来走走。”拔都喃喃着。

姑娘伸手探了探拔都的额头，又观察了一番他的脸色，终于点了点头。“你的确好多了，不过暂时你还不能活动。来，我扶你坐起来，你得先吃点东西。”她从篮子里端出一碗煨得烂熟的肉粥，用嘴轻轻吹拂着，将羹匙递给拔都，“人是铁饭是钢。身体受了重伤，又是七天七夜水米未进，不吃点东西怎么行？”

拔都早就闻到诱人的饭香，几乎是抢过碗，贪婪地吞吃起来。姑娘看他那样，又是心疼又是好笑：“慢点，别着急。开始这几天啊，你还真不能吃得太饱。”

无意间，拔都的脚用了下劲，脚踝立刻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他的脸变

得蜡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他也忍着一声不吭。

“你一定有铁打的意志吧，在地狱门口走了一遭，除了你，恐怕谁也做不到一声不吭，甚至在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我也难得听到你的呻吟。”姑娘不知心疼还是赞赏地说道。

拔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姑娘的裙裾间飘起一缕花草的幽香，这是拔都在昏睡的时候就熟悉的香味。

“我的脚……”

“骨折。我给你接上了，可是我的手法不行。我父亲一时半会儿又回不来，真是急死人了。”

“你父亲……”

“他在为札兰丁国王治病，住在国王的城堡里。”

“哦？”

“你不用担心，在父亲心里，只有健康人和病人，没有敌人和朋友。再说，你也不是坏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我现在在哪里？”

“这里是玉龙杰赤城中紧靠阿姆河的一座城堡。”

“嗯，是你救了我？”

“碰巧而已，也是你命不该绝。”

“你父亲是个大夫？”

“他是旅行家，也行医救人。看你一身盔甲，你一定是蒙古人，我只好把你藏在地下室里，免得被别人发现。你左胸中了箭，幸好没伤到心脏。”拔都恍然意识到姑娘说着一口流利标准的蒙古语。

“你是蒙古人吗？”

姑娘笑着摇摇头。

“你会说我们的话？”

“我家住在大理国（元朝建立后始称云南）。我从小跟着父亲游历了许多国家，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好些国家的语言。”

“你真了不起！”

“是吗？你也很了不起啊，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顽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你的顽强救了你。好啦，就说到这里吧，你该闭上眼睛歇一会儿了。改天如果我觉得自己喜欢你，会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现在我要去给札兰丁国王送药了。”

姑娘说着，从桌上取过油灯，脚步轻盈地转身离去。

“姑娘！”拔都再次唤住了她。

姑娘手扶着木梯回过头，含笑注视着拔都。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叫沈清雅。你就叫我清雅吧。”

清雅走了。拔都独自静静地回忆着他中箭后发生的一切，可他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那些不连贯的梦境。后来，他的思绪自然而然地回到他和斡尔多发现二叔运来火炮的那个晚上……

目送着兀良合台和运送火炮的车队拐进二叔的营地，拔都伏身从地上揪起一根小草，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等着斡尔多从后面赶上来。

此时的心情与刚同斡尔多出来时完全不同。那会儿，想到对玉龙杰赤的围攻毫无进展，想到祖汗的焦虑和不满，他的心情格外沉重。应该说，他自始至终就不赞同父王寻求稳妥的战法。他同灭里交过手，深知灭里刚强不屈的性格，在这种情况下，父王的“软攻”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玉龙杰赤丰富的物藏也使围困没有任何意义，旷日持久的围攻势必徒增进攻一方的伤亡，拔都实在想早日拿下玉龙杰赤，向祖汗报告胜利的消息。

他知道斡尔多的顾虑在哪里，可是战争无常规，为了胜利，有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就算父王与二叔的想法不同，那又能怎么样呢？对于已经成为事实的现实，父王想必会不加深究地接受吧？他不在乎父王的责备，只要能拿下玉龙杰赤，他真的不在乎来自父王的任何责罚。何况，他相信父王，以父王对祖汗事业的忠诚，即使有一天知道了儿子们向他隐瞒了火炮的事情，也一定会原谅他的儿子的。宽厚、稳重、没有任何野心，在这一点上，斡尔多与父王最为相似，所以，对于今晚的一切，只要他不提及，斡尔多一定会为他守口如瓶的。

斡尔多慢慢地走着。他的心里很不踏实，可又想不出反驳拔都的理由。斡尔多只比拔都大一岁，而拔都从小就显示出不同于他的主见和抱负，随着年龄的增长，拔都在许多战役中广有建树，从而赢得了祖汗和父王的倚重和偏爱，也赢得了斡尔多的尊敬——甚至超过了一个哥哥应该有的尊敬。因为这个缘故，斡尔多很少与拔都发生争执。可这一次不同，这场关乎父王与二叔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拔都竟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二叔一边，这不能不让斡尔多感到奇怪。当他在黑夜中感受到嘴里咀嚼着

草根的拔都的平静时，他又有些释然了，不管他怎么想都不重要了，对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他都必须站在拔都一边维护他。谁让他是拔都的大哥呢？或者反过来说，谁让拔都是他最引以为荣的弟弟呢？

“大哥，好清爽的一阵凉风，你感觉到了吗？”

“你好像希望下雨？”斡尔多心不在焉地问。

“是啊。如果下雨，不会影响火炮发挥威力，却能帮助我们控制住火势。当然，这个想法有点天真，说不定二叔还会使用燃油弹呢。我了解二叔的个性，如果玉龙杰赤守军负隅顽抗，他完全有可能将玉龙杰赤的每片屋瓦都掀翻起来消灭他的敌人，到时谁也拦不住他！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能拿下玉龙杰赤，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说着，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大哥，我想今晚我一定能睡个好觉，明早，我要和二叔的炮声一起醒来。”

拔都开玩笑似的说着。看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斡尔多不由得苦笑了。你能睡个好觉，我这一宿恐怕要睡不着了。斡尔多暗想。

拔都说得没错，他真的是让隆隆的炮声给惊醒的。

他和斡尔多来到军中，不久，术赤也带着侍卫和别儿哥匆匆赶到了。蒙古军方面担任先锋的是拔都和南图赣，察合台将火炮全都安放在南图赣的大营中。拔都已命令部队做好登城的准备，他看着玉龙杰赤在炮火中战栗，炮弹呼啸而过的声音夹杂着战马的嘶鸣不绝于耳，巨大的轰击声震耳欲聋。

术赤端坐马上注视着城上的动静，城墙慢慢被炸开缺口，不断有守军将士翻落在城下。他回头望了望正围在他身边的三个儿子，斡尔多心虚地避开了他的视线，拔都和别儿哥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尤其是别儿哥，手舞足蹈，跃跃欲试，看他的样子，只要一声令下，他一定会第一个登上玉龙杰赤城墙。

“拔都。”

“嗯？”拔都应了一声，有点疑惑地回视父王。

“你二叔何时运来的火炮？”

“应该是昨天夜里吧。”拔都镇定地回答。他所说未尝不是实情，察合台的确是昨晚才将火炮运到的。

这个老二！术赤在心里慨叹，不知是怨是赞。

“军队做好准备了吗？”

“好了。我在等南图赣行动。父王你放心，我不会让南图赣比我先登上玉

龙杰赤的城墙的。”

术赤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没想到，看似沉稳老练的儿子竟有孩子一般的好胜心。只有斡尔多见父王毫无怨责之意，暗暗地松了口气。

来自南图赣营阵中的炮声渐渐变得稀落了。拔都凝视父王，术赤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对方的动静，片刻，向拔都点了点头。拔都抽出宝剑，挥令军队潮水般地向玉龙杰赤掩杀过去。这个时机术赤抓得十分准确，几乎同时，南图赣营阵中的炮声彻底停止下来，南图赣的军队也跟在后面杀出。前城只剩下残垣断壁，在强大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守城将士不堪再战，大部分退守后城，来不及撤退的则分散到了各个民宅。

考虑到暗箭难防，察合台命士兵运来燃油，正欲放火焚烧民房，术赤闻讯赶到，厉声喝止了要点火的士兵。察合台大怒，与术赤争吵起来。窝阔台担心两位哥哥越吵越僵，急忙命刚刚参战的长子贵由率一万将士挨门逐户地清除负隅顽抗的玉龙杰赤守军，其余则乘胜攻打玉龙杰赤后城。

此时，札兰丁、灭里已退守后城督战，后城以宽阔的阿姆河作为屏障，河面上只有一座浮桥可以通过。察合台不愿同术赤协同作战，故意磨磨蹭蹭拖延时间，术赤只好率本部将士先行来到阿姆河畔。

对岸就是玉龙杰赤的另一半。在前城彻底陷落前，札兰丁和灭里将主力部队完好无损地撤到了后城，因此后城的守备力量绝不亚于前城。而且，隔着宽阔的河面，炮火难以发挥威力，这使攻打后城比攻打前城更加困难。

术赤依然先派使者入城谕降，札兰丁给他的回答是在城头上高高挑起了使者的人头。术赤悲愤交加，当即派拔都率三千骑兵过桥攻城。眼看着三千骑兵冲到城下，城头上突然万箭齐发，蒙古军将士纷纷落马。拔都情知无法取胜，急命军队撤退，这时，城门大开，灭里全身披挂引军杀出。双方在浮桥之上展开搏杀，蒙古军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站立不稳，转眼已大部阵亡。灭里截住了拔都，一对老对手还是第一次面对面交手。两人的机敏矫捷原本不相上下，拔都逐渐适应了浮桥的摇晃，反而比灭里更占了先机。就在拔都越战越勇时，城头飞来的一支冷箭正中拔都的左胸，拔都踉跄着向桥栏退去，灭里大喜，逼近拔都，意欲生擒。

拔都全身如同虚脱一般，但还是集中起最后全部的意志，在灭里的手伸向他肩膀的瞬间，仰面翻入了波涛滚滚的阿姆河。灭里抓了空，伏在栏杆上，不无遗憾地看着拔都被河水冲卷着，冲卷着，转眼不见了踪影。

术赤增援不及，三千将士的鲜血染红了阿姆河。玉龙杰赤的城头奏起了凯歌，灭里示威性地向蒙古军挥挥战旗，从容地退回城中。

不知过了多久，几个雨珠落在河中，溅起了泡沫一样圆圆的水涡，接着，雨珠越来越大，越来越疾，最终连成了细密的雨线。桥上、河边的

血迹被雨水冲刷着，渐渐消失了痕迹，死亡以一种凝固的姿态展现着曾经的鲜活。生与死，生因为死而被衬托出沉重，死因为生而被赋予了悲壮。

雨幕毫不留情地覆盖了所有生者与死者的雕像，一样苍白，一样无奈。随后赶来的察合台和窝阔台完全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察合台既痛且怒，责备的话刚到嘴边，被窝阔台及时拦住了。察合台蓦然察觉到有些异样，他望着术赤始终一动不动的背影，望着正在拭泪的斡尔多、别儿哥，一阵莫名的恐惧袭来，他几乎不敢再问什么。许久，许久，术赤回过头来，被雨水冲刷着的脸上惨白如雪，目光里却闪烁着平静的光芒，平静到令人联想起死亡。

“不要告诉父汗。暂时不要告诉父汗。”他耳语般地轻轻说。

别儿哥使劲跺着脚，哭出了声。斡尔多用拳头死死堵住了嘴，强行压回了涌向喉咙的悲咽。察合台、窝阔台茫然点着头。察合台的心里异常难受。他是与术赤不和，可他从心里爱惜拔都的才能；他也知道拔都在父汗心目中的位置，如果父汗知道了这个噩耗，还不知要承受怎样的打击。拔都还这么年轻，真就这么……

术赤空洞的眼神穿过了雨幕，越过了城墙，停留在了遥远的天际，似乎对眼前的一切都视而不见，突然，一口鲜血从他的口中喷射而出，他身子一歪，直直跌落在马下。察合台、窝阔台大吃一惊，上前抱起术赤，心中不胜悲悯，泪水混着雨水流了下来。

贰

中箭后的许多事情对拔都而言都只剩下空白，唯有清雅和这间地下室是真实的。清雅居然与札兰丁相识，她的父亲又在给札兰丁治病，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救他呢？莫非确如她所说，在行医的人眼里，没有敌人和朋友，只有健康人和病人吗？

清雅像一个谜，引起了拔都的好奇。不过，这恐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伤后康复的孤寂中，清雅早已成为他心灵深处的慰藉。他熟悉也依赖着清雅的声音和身影，当远离了她的声音和身影，他突然感到彷徨无助，而过去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清雅不很像他在草原上见过的那些姑娘，尽管她开朗豪爽、热情奔放，她的气质依然是他所不熟悉的，奇怪的是，他竟从心里钦慕和喜欢这种气质。说实在的，除了四婶苏如夫人，他想不出还有哪个女人可以与清雅相比。或许妹妹薇萱长大了可以，不过，薇萱还只是个小姑娘呢，自西征起，他已经三年没见到薇萱了。

时间在焦急的等待中变得漫长无比，拔都想合上眼再睡一会儿，却怎么

也睡不着。胸口和脚踝的疼痛有增无减，弄得他烦躁不已。他惦记着前方的战事，而在这个阴森的地下室里，他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他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痊愈，何时才能离开玉龙杰赤。清雅的父亲在给札兰丁治病，这么说，札兰丁病了？待会儿清雅送药回来，一定要向她问个究竟。

拔都暂时只能靠胡思乱想来打发难熬的时光，其实他也一直都在倾听着通向地下室的那扇门开启的声音。清雅怎么还不回来？该不是送药的途中发生了意外？不会，不会，他一定多虑了，清雅这样聪明伶俐的姑娘，一定不会有事的。

地下室里难辨日月，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下来。终于听到“吱呀”一声，拔都的心禁不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是清雅吗？

烛光映照出一个苗条的形体，轻盈地向下移来。在这一瞬间，拔都蓦然发现自己的激动竟然是因为思念。

伴着缕缕花香和另一种熟悉的香气，清雅将手中的提篮放在一旁，坐下来，举着烛台细细观察着拔都的脸色。她的目光最后与拔都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从那里面，她看到了一种无法言喻的神采。

“怎么了？”

拔都摇摇头，竭力掩饰着异样的心神。

“我扶你起来。换完药吃点东西，你一定饿了吧？”

清雅不说，拔都还没觉得怎样，清雅一说，拔都立刻觉得双腿发软。他知道篮子里是什么了，难怪刚才他觉得那种香气很熟悉。

拔都几乎等不得换完药，抓起一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只觉得这一辈子都不曾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清雅坐在拔都身边，从陶罐中倒出一碗温热的鸡汤，一边用小勺搅着，一边笑吟吟地看着拔都贪馋的吃相，目光中流露出母性的温柔。

“别急，慢一点，先喝点鸡汤。你刚开始吃饭，不能吃得太饱，也不能吃油腻大的。我给你煲了一罐鸡汤，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小心烫啊。”

拔都充耳不闻。不过，当他风卷残云般打扫完所有的汤汤水水后，发现自己真的只有半饱。他不无遗憾地盯着空盘空罐，舔了舔嘴唇。

“我吃的什么？”他突然问。

“什么？噢，你是说馒头吧。我亲自蒸的，草原上很少吃到是吗？在中原，家家户户都吃这个。”

“明天我还吃它行吗？”

“可以啊，这个地下室里不缺的就是粮食。明天，我给你做面条和烙饼。我还能弄到鸡肉和牛羊肉，都是札兰丁国王赏赐的。你要开始补充营养了。”

“札兰丁……他得了什么病？”

“也不算什么大病，只是右腿受了些风寒，行动不便，现在基本好了。父亲一直在王宫里为他诊治，他呢，时不时赐给我们一些吃的、穿的。否则，哪里有肉给你吃呀。对了，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

“拔都。”

“你的名字听起来很耳熟，在草原上，一定有不少人叫这样的名字吧？三年前，我和父亲、哥嫂游历草原时结识了一位夫人，很高贵，很仁慈，就是她让我对草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哦，她叫……”

“大家都称她苏如夫人。你听说过她吗？”

“唔，是四婶。”

“你的四婶吗？”

“是。她是我四叔的夫人，也是我母亲的堂妹。”

清雅没再说什么，惟目光里多了几分亲近和知心。

拔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清雅。在暗淡的灯光下，清雅的肤色看起来并非特别白皙，却呈现出一种健康红润的光泽。她的眼睛黑亮有神，眉毛不是特别长，却直直的在眉尖微微上挑，配上浓密的睫毛和挺直秀气的鼻峰，使她的一张瓜子脸显得聪明而又富于情趣。她的嘴似乎大了一些，却大得可爱，嘴唇红润，笑时便露出珍珠一般整齐洁白的牙齿。

也许是拔都的目光太专注太入神，清雅稍稍迷离地垂下眼睑，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欢乐。过去，她见过太多恋慕的眼神，却没有一次令她这样心慌意乱。

那一天，她在阿姆河边发现了他时，上天似乎就在冥冥中注定了什么。她用温热的淡盐水擦拭过他每一寸滚烫的肌肤，她感受到他的强壮和无助。他躺在那里，像一个熟睡的婴孩，无论怎样痛苦都不发出一声呻吟。她真的不希望他死去，她还从未见过像他一样坚强的男人，她要他活下来，哪怕为此付出一切她也心甘情愿。她成功了，他的体热终于退了下来，她又开始焦急地等待他苏醒，她坚信他会醒来，她一次次设想过他醒来后会说的第一句话，她渴望着与他交流。

所有的这一切的确都有些奇怪，对于这个她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生命，

她实在有着太多太多的不舍。她喜欢他看着自己时的眼神，无论其中充满了疑问，充满了赞赏还是别的什么，他的眼神总让她想起在岩缝中伸展着枝叶的常青藤，想起拍击着礁石的阵阵海涛，而这些在她的心目中一向代表着不屈和力量。

他的强壮……她的脑海里飞快地闪现出呈现在她面前的男人气十足的肌体，脸上悄悄飞上了两朵红晕。

闲适的沉默包围了拔都和清雅，这一刻，他们宁愿就这样沉默下去。门，被缓慢地推开了，一个女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前。清雅看到她，立刻走上楼梯拉着她的手回到拔都身边。

“孩子们睡了？”清雅柔声问。

女子点点头，一双眼睛却望着拔都。

这个女子的年龄比清雅大不了多少，头发和衣服都很整洁，只是眼神有一些特别，里面蓄满了忧伤和茫然。尽管如此，拔都仍然觉得很亲切，这张面孔也曾是他梦境中的一部分。

“这是我嫂嫂，你昏迷不醒那会儿，是她一直帮我照料你。”

拔都感激地注视着女子。“谢谢你，沈夫人。”他由衷地说。

女子腼腆地摇摇头。她扭头问了清雅一句什么，清雅依然柔声做了回答。女子的脸上露出了放心的浅笑，她望了拔都一会儿，说了几句话，便转身出去了。不过，她说些什么，拔都听不懂。

“我嫂嫂能听懂你们那里的话，但是说不太好。她知道你的伤不要紧了，很高兴。她要你好好养伤，别太心急。”

“是吗？我能感觉到她的好意，可惜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你对她真好。”

“她值得我们对她好。她是个贤惠的妻子，孝顺的儿媳，就是太柔弱了，哥哥病逝后，她就垮了。”

拔都暗暗吃了一惊。

清雅的眼里闪起一片泪花。拔都感到两滴泪珠滚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他的手已握住清雅放在膝头的双手。

清雅轻轻地抽出双手，抹了把泪水。

“都过去了。”她喃喃地说，“明天，你可以适当地活动活动了。天不早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是么？现在是晚上了么？”

“是啊。”

拔都想劝清雅早点休息，又舍不得让她走，心里矛盾着，半晌没有吭声。清雅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笑道：“你伤重那会儿，我一直都陪着你，现在你还不能动，恐怕我还得再陪你几天。”

“真的？”拔都兴奋地问。

“看你，这会儿又像个孩子啦。我睡在楼梯那边的屋角，你晚上有什么事就叫我。无论什么事，你都不用不好意思。”

拔都觉得清雅的话里别有深意，想了想，才明白她指什么，不由尴尬地轻咳了一声。

清雅笑起来，笑得很开心。

“好啦，我真的要去睡觉了。记住叫我。”

清雅为油灯添满了油，回到自己的铺上。拔都合上眼睛，静静倾听着昏暗中传来的均匀的呼吸。

良久，清雅轻声问：“睡着了吗？”

“没有。”

“我们说会儿话吧。”

“好。”

清雅深思片刻。

“我给你讲个故事。”

“清雅。”拔都很突兀地叫道。

“怎么？”

“过来好吗？你扶我坐起来，我想坐一会儿。”

清雅抱着被子顺从地走过来，将被子垫在拔都的背后，让他坐得更舒服些。她坐在拔都身边，慢悠悠地讲起一个并不遥远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叫做完颜沈合的少年，同他的父母、四个哥哥一起游览了长城，这成为他日后酷爱旅游的开始。完颜家族，本是豪门显姓，沈合的父亲在朝廷权倾一时，四个哥哥长大后亦陆续入仕宫

廷，唯有沈合对仕途毫无兴趣，成日沉湎于游山玩水，百劝不听。父亲见最小的儿子如此不可救药，一怒之下将他撵出家门，听任他为所欲为。

沈合既聪明又有眼光，这些年他将每次离开家前母亲偷偷塞给他的银两都拿去做了一些小生意，如此一来，在多年游历之后，他不仅没有坐吃山空，还在京城一家信誉最好的钱庄里有了一笔积蓄。撵出家门对他而言意味着一种解脱，从此，他游历的地方更多也更远了。

当时，正是金章宗在位。

这位皇帝十分宠爱李元妃。元妃得宠前，沈合的父亲因鄙视李氏出身卑微，公开反对金章宗纳李氏为妃。李元妃对此怀恨在心，遂勾结奸臣胥持国捏造罪名将沈合父亲下狱，之后又以叛国之罪将沈合一家满门抄斩。其时，沈合正在外游历，得以幸免。噩耗传来，沈合不敢再回京城，跟着一个商队到了大理国，从此以沈合为名。

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沈合打击是巨大的，此后他一直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了大理时，他所带盘缠已所剩无几。正当他为此一筹莫展时，竟误打误撞地到了一家有名的医馆当了学徒。这家医馆的掌柜是位名副其实的药王，被当地人视为活神仙。药王膝下只有一女，系药王六九之年所得，爱若珍宝。这年，药王年逾古稀，正专意物色一位可以继承其衣钵的徒弟。他见沈合聪明颖悟，吃苦耐劳，且为人憨厚朴实，十分喜欢，每逢出诊都带着沈合。沈合也确有天分，遇什么学什么，学什么会什么，很快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名气，药王欣然将沈合收为关门弟子，并将独生爱女许配给沈合。

药王寿尽八十无疾而终，临终前将医馆传给沈合。大安元年（一二〇九年）六月，继章宗后为帝的卫绍王永济赐死李元妃，诛杀胥持国，同时下诏恢复了沈合父兄的爵位及官职。沈合闻讯，与妻子商议后决定暂时关闭医馆，回返京城取回自己寄存在钱庄的金银珠宝。此时，沈合膝下已有一双龙凤儿女，年方九岁。沈夫人的母亲家族中但凡女子成婚，所生多为双胞胎，在当地极为罕见。

沈合带着一家人回到京城，暂时住下来。一年后，沈夫人病故，沈合伤悼之余，无心再回大理，开始带着小兄妹周游天下。沈合医术精湛，沿途多有行医救人之举，闲暇时也教小兄妹读书识字，倒也乐在其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小兄妹一天天长大。十七岁那年，哥哥在游历中与一位契丹姑娘结为秦晋之好，次年生下一女。这位沈少夫人贤惠、温柔，对丈夫百依百顺，对公公也极尽孝道。婚后不久，她随公公、丈夫一同踏上旅途。一日途经蒙古草原，正遇大雪，沈少夫人又腹痛行将分娩，幸为苏如夫人发现并将他们一家接到自己的帐中百般照应。孩子百天后，一家继续西行，辗转来到了玉龙杰赤。也是凑巧，刚在驿站住下，就遇到了一位腹胀如鼓正在四处求医的青年，沈合施以银针，喂以草

药，青年一个时辰之内呕吐数次，腹胀之症自然消失。青年为感谢沈合救命之恩，坚持邀请沈合一家住进了他在城堡中的空宅里……

清雅没再讲下去，任拔都握着她的一只手，将头轻轻地、舒适地靠在拔都的肩上。她这样做时很自然，甚至连她自己都没去留意。拔都已经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思索片刻，意犹未尽地追问了一句："沈合大夫救治好的那个青年叫什么名字？"

"哈牙惕。他本人是玉龙杰赤的警长，他的家庭很有背景。你恐怕不知道，他的哥哥是这城中最著名的法官，蒙古军围攻玉龙杰赤前，他的哥哥因为主张与蒙古人和谈，被札兰丁国王处死了，当时死得很惨，是用铁钉钉入耳朵中折磨死的。哈牙惕为此十分仇恨札兰丁国王，一心想着报仇。不过，国王毕竟是国王，报仇谈何容易！我父亲一直劝他要冷静。"

"那么，札兰丁如何还能对他放心得下？"

"不清楚，也许因为他善于隐藏自己吧。"

"沈合大夫为札兰丁治病也是他推荐的吗？"

"不一定，没听他说起过。自从来到玉龙杰赤，父亲为不少人治过病，其中有一个是札兰丁国王的侄女婿，患的也是风痹之症，或许札兰丁国王从他侄女婿那里听说的也未可知。"

"哈牙惕经常来看你们吗？"

"前城陷落后来得少了。札兰丁国王加强了军备，他也被派去巡城了。"

"他肯把自己心底的秘密告诉你们，可见他对你们很信任。"

"朋友之间应该彼此信任，不是吗？"其实，清雅早就听出了问话人的真实用意，心里亦羞亦喜。其实，她和哈牙惕真的只是朋友，但此刻怀着少女特有的矜持，她情愿纵容拔都的不安和猜疑。

拔都沉默了。他感觉自己这样追根究底很不礼貌，可是，对于另一个男人比他更早地成为清雅的朋友，他有一丝不甘，也有一丝妒忌。

暗淡的光线下，清雅双眸如星，注视着一跳一跳的灯芯。她的发丝飘在拔都的脸上，有些痒。拔都侧过脸，久久注视着她，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动使他忍不住在她光洁如玉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清雅懒懒地微笑着，神思恍惚，似乎在想着别的事情。

拔都的胸口开始疼痛起来，他强忍着，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清雅立刻觉察到了："你坐得太久了，该躺一会儿。"

"我没事。"

“我不走开，就坐在这里陪你。你不能太累，知道吗？”

“好吧。”

“现在轮到你给我讲故事了。”

“我……不会讲故事，讲我自己好么？”

清雅的脸上掠过一抹红晕。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拔都躺回铺上，微微合起双眼，重又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其中有趣事，也有许多难忘的事情，甚至包括父亲与祖汗之间爱恨莫辨的情感纠葛，他也一并讲给清雅听。在二十多年的生命中，除了四婶苏如夫人，他实在记不得自己对哪个人有这么多的心里话想说，何况听他倾诉衷曲的人还是位年轻的姑娘。一定是长生天对他的眷顾，才让他在危难的日子里遇到清雅。

清雅静静地听着，静静地微笑。终于，拔都在清雅温柔的注视中沉沉睡去。

叁

直到能在清雅的帮助下走出地下室，拔都仍旧没有见过清雅的父亲。近一段日子，城中的伤员很多，清雅的父亲被札兰丁留在了宫中。蒙古军对玉龙杰赤后城的攻打毫无进展，拔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内心也充满了忧虑。他的伤势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好转，他既渴望着赶快离开玉龙杰赤，回到自己的军队，又希望与清雅相处的时光无限延长，让他多待一天，再多待一天。

清雅也开始思索如何将拔都安全送离玉龙杰赤。现在，她不用再去给札兰丁送药，马车和令牌都被收回了，札兰丁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绝不轻易相信任何人，包括他的大夫。没有了马车和令牌，清雅就必须另想他法，她想到哈牙惕，可是哈牙惕已经有两个月没来城堡看望她和她的一家人了，莫非哈牙惕出了什么意外？否则为什么两个月都没来呢？

拔都白天仍然待在地下室里，只有在晚上他才会和清雅一起到院子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每当这时，他和清雅就坐在屋后的麦垛上，一边尽览着夏夜美丽的星空，一边低低说着话。与清雅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很快乐，拔都怎么也听不够清雅讲起她到许多国家的见闻，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骑着马，到清雅说过的这些国家好好地走走、看看。

哈牙惕托人带来口信，他结束了两个月的巡城，明天会来看望清雅。清雅很兴奋，有了哈牙惕的帮助，她或许就可以找到送拔都出城的办法了。拔都的内心别有一番滋味，他宁愿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

酉戌交时突然下起阵雨。通往地下室的门开着，清雅依偎在拔都的怀中静静听着忽远忽近的雷声。烛光下，她眼波如水，流动着思索的光辉。

拔都侧过头深切地凝视着她。“在想什么？”许久，他问。

清雅的手在拔都的手掌中伸展，又握紧，握紧，又伸展，却没有回答。一缕幽香弥散开来，拔都将嘴附在清雅的耳边，梦呓般地低语：“你一定是花仙吧？要不你的身上怎么总有一种草原上的花香？我真想永远与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能吗？”清雅淡然一笑，眉目间游移着一丝忧伤的暗影。

“为什么不能？清雅，跟我一起走吧，我会照顾好你和你的全家。”

“你不想做你祖汗那样的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啦？”

“想啊。可这并不妨碍我与你在一起。”

“不，拔都。你听我说，我天生是一篷流浪的帆，父亲这只飘泊的船离不开流浪的帆，他不可能安顿下来，我也不忍心让他独自飘泊。我只有一件事想要托付给你，你肯答应我吗？”

“你说。”

“玉龙杰赤一旦陷落，请你将我的嫂嫂和两个侄女送到苏如夫人身边。嫂嫂太柔弱了，我不想让她和孩子们再陪着我和父亲到处流浪，她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家。可是除了苏如夫人，我真的想不起还有谁可以帮助照顾她们了。我走过许多国家，见过许多不同的女人，只有苏如夫人让我难忘，她的聪明、仁慈、高贵和母爱是她的财富，也是她身边所有人的财富，我想，她曾收留过我们一家，她也一定会再次接纳嫂嫂。何况草原还有你！这是我唯一的牵挂了，你会答应我的，对吗？”

“当然。”

“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我最喜欢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其实，在我的生命里，你是我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人。尽管我的父亲是女真人，尽管我父亲的国家最终可能被你们的军队征服，我仍然愿意为你做一切事情。可我们的缘分恐怕只剩下这么不多的几天了，当缘分尽时，就让所有的情爱随风而去。当你走出这座城堡，回到你父亲和祖汗的身边，就把我当成一个虚幻的梦封存在你的记忆中，不要轻易去开启去触碰。我只想成为你的一个美丽的、秘密的梦，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

拔都竭力抑制着痛惜难舍的心潮，良久无语。他还一时无法完全理解清雅话中的深意，他只明白一点，清雅爱他却不会选择与他长相厮守。第一次见清雅就能感到她的与众不同，她身上有那么一种坚强的气质让他

敬重，对于她，他永远不可能勉强她去做任何事情，或者说，为了她，他必须选择割舍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

清雅的唇角溢出一丝笑意，她举起拔都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将依恋和漫过心头的忧伤一并化作温柔流淌在她与拔都之间。拔都的手很温暖、很有力，像每一次爱抚着她时一样。她情不自禁地重又回想起为他疗伤的那段日子，他强健的肌体在她眼中一览无遗。她是不是从那时起就知道自己终将属于他？哪怕只是短暂的，他也会占据她一生的记忆？

清雅侧过脸，轻抚着拔都宽阔的额头，像母亲一样呢喃着："睡吧。明天恐怕有许多事情要做。"

拔都温顺地闭上了眼睛。烛光在眼睑上跳跃出无数火星，他的心很疼，比起许多日子前身体的疼痛更令他难以忍受，他下意识地将呻吟咽回胸中。

似乎只合了一下眼，拔都便被一阵激切的争执声惊醒了。

清雅不在身边。地下室的门半掩着，拔都走上楼梯，通过半掩的门他看到清雅就站在厨房里正向一位全身戎装的男人解释着什么。他知道这个男人一定是哈牙惕，便在台阶上坐了下来。清雅说过，他不能出去。

哈牙惕的脸色忽而显得青白，忽而又涨得紫红。拔都听不懂他和清雅说些什么，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能理解另一个男人的愤怒，那原本是爱与嫉妒交织而成的愤怒。突然，清雅冲到门外呕吐起来，哈牙惕急忙跟了出去。当他们重新返回厨房时，清雅的眉宇间闪动着反常的欢乐，而哈牙惕的语气已然沉缓平静了许多，谈到最后，他们甚至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

哈牙惕没有跟拔都见面便匆匆离去了。清雅回到地下室，在拔都身边坐下来，久久凝望着他。拔都也望着她。

"什么都不问吗？"

拔都摇头："你病了吗？怎么会吐？"

"那不是病，你不用担心。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替我照顾好我的嫂嫂和侄女。"

"一定。"

"我们相处的日子太短太短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再选择流浪。"

拔都钳住了清雅的手："什么时候？"

"明天。哈牙惕答应设法送你出城。"

拔都沉默着。他无法将自己的痛苦和留恋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清雅是个倔强的女子，他不想也不能再用任何挽留的话来折磨她了。

清雅依然深深凝望着拔都。“谢谢你。”她突然说，眼神里闪烁着反常的骄傲，与方才拔都从她脸上看到的欢乐一样，发自内心，无所顾忌。

“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只是得到了你的爱，离开了你后我一定倍感孤独，思念会让我憔悴不堪。可是，我现在不再觉得伤心，你的爱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与爱相守，我的一生将何其富有。”

拔都有点听得呆了，愣愣地望着清雅，心里被痛苦纠缠着，使他一时无法理清纷乱的思绪。

“拔都……”

“嗯？”

“跟我去看看嫂嫂和孩子们吧。我跟嫂嫂说了我的打算，看得出，她很愿意这样。哥哥去世后她再没有笑过，可在我提到苏如夫人时她竟然笑了，可见她有多么喜欢苏如夫人！安顿好嫂嫂和侄女，战争结束后我就可以和父亲无牵无挂地到欧洲去旅行了。也许我们还会到埃及去，我好想亲眼看看那些金字塔，这是我的一个梦。等到父亲老了，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就回大理去，大理是我的家，也是我的根，母亲的灵魂安息在那里，我命运的风筝永远都牵挽在母亲的手心里。”

“不去看我吗？”

“到了那时，我一定变得又老又丑了，不会再是你曾经爱过的沈清雅。我才不要去打扰你的生活，就让现在的我永远留在你的记忆中吧，就让你记忆中的清雅永远像今天一样年轻、美丽。”

“清雅！”

“嘘，别说，什么也别再说。为了我们的相遇，让我们对上天永远怀有一颗感恩之心吧。明天，我想看你微笑着离去。”

对不起，清雅，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拔都默然。

第三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壹

哈牙惕信守承诺。深夜，他带着一身玉龙杰赤居民日常的装束来接拔都。离别在即，一对情侣却来不及沉浸在惜别之中。拔都硬起心肠随哈牙惕向门外走去，清雅站在门前目送着他。夜色中，拔都看不到她的表情，却能感受到她的沉静，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绞着，绞得鲜血淋漓。在门边，他最后留恋地望了清雅一眼，接着关上了沉重的院门。

清雅的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她的手轻轻地抚向小腹。“拔都，谢谢你。”她在心里说。

我真傻，为什么一定要让你把我忘记呢？我好想你永远永远记着我。我不想在你身边老去，与其如此，不如让你永远记着这一刻的清雅。爱，因为别离而根植于心灵深处，我永远是你的，正如你永远是我的。在回忆中，在睡梦中，让我被你结实的双臂环绕，让我亲吻你宽阔的胸膛，让你的体温留在我的每一寸肌肤之上。今生能与你相爱相遇，即使短暂，我也无怨无悔。

许久，清雅回过头，见嫂子正站在她的身后。清雅走向她，她们抱在一起，都哭了。

哈牙惕虽然事先做了打点，出城堡时仍然出了一点麻烦。一名刚刚换上岗的将领不肯放拔都出城，哈牙惕花了两块金子才总算将拔都带出了城堡。按照哈牙惕原来的打算，是想弄条船，这样就可以从清雅发现拔都的地方悄悄地将拔都载到前城。然而最近札兰丁加强了沿岸巡查，居民个人手中的船只尽数被军队征用，从水路离开后城根本不可能。无奈，哈牙惕只好重金买通了他在巡城时结识的一位将领，通过此人从中斡旋，先将拔都带出城堡。至于拔都的真实身份，哈牙惕当然不可能据实以告，谎称是位困在城堡中的富商，愿花大价钱脱身返乡。

哈牙惕一直将拔都送到了城外一条崎岖的山路上，不知是不是因为语言不通，哈牙惕对拔都表示的谢意无动于衷。当哈牙惕确信他们已进入蒙、花双方在玉龙杰赤这场拉锯战中的交界地带时，将一个水壶和一袋干粮塞在拔都手中，生硬地做了个让他继续往前走的手势，便掉头离去了。拔都毫不犹豫地顺着哈牙惕手指的方向走去，他知道自己正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心中寄希望于在路上遇到自己的军队。他整整走了五天，路上看不到一户人家，水和干粮早就用尽了，拔都仍不停地向前走着，直到再也走不动为止。阳光照在他干裂的嘴唇和被焦渴、饥饿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脸上，在意识行将消逝的瞬间，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美丽的、

可爱的身影。

“清雅。”他温柔地唤道，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拔都感到一滴水落在了嘴唇上，他立刻贪婪地吮吸起来。水滴越来越疾，越来越大，过了好一会儿，拔都意识到是在下雨，他恢复了一些力气，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在迷蒙的雨幕中，他无法辨清方向，只能凭着感觉一味向前走去。

“什么人？”

一声断喝使拔都愣怔了一下，接着他醒悟过来：这可是他久违的最熟悉也最亲切的语言。他费力地抬起头，一小队骑兵横在他的眼前。他觉得那一道道审视的目光里有警惕更有惊讶。是啊，一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流浪者冒雨行进在大雨中，脸上的污泥和着雨水流成一道道小沟，这已经够让人不解了，何况他还敢独自接近军营。

骑兵？这么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

他在一个个雨毡后竭力辨认着被雨水冲刷过的面孔。突然，他看到了一张少年的脸，沉稳、优雅、细长的眼睛里闪现着智慧的光芒，方方的下巴很有力度，于不经意间显示出不容动摇的意志。这是一张独一无二的、从童年时代起就让相士们不断惊叹的面孔。

一时间，拔都感到自己的喉咙哽住了。“蒙哥……”

少年稍一犹豫，翻身跃下马背，走近端详着这个竟然对他直呼其名的“流浪者”。

“拔都哥！”

一阵昏眩向拔都袭来，蒙哥急忙用自己的双臂扶住了拔都。“拔都哥，真的是你吗？你还活着！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蒙哥激动地连声说道，一反素日的缄默。

拔都想笑一下，头却沉沉地垂向蒙哥的臂弯。

长时间的跋涉，拔都终于享受到一次最充足的睡眠，他梦到了清雅，醒来时，发现四婶苏如夫人正细心地为他拭去脸上的泥泞。

拔都从小就很依恋四婶。苏如夫人天性聪慧，处事练达，对丈夫、子女和她所珍视的人极尽关爱，使人与她相处如沐春风。她是拔都在这世上唯一可以倾吐心事的人——当然现在还有清雅——因为这个缘故，拔都一直都尊敬她，而且觉得没有一个女人可以与她相比——除了清雅。

看到拔都醒了，苏如夫人的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拔都翻身坐起：“四婶，我睡了多久？”

“整整一天一夜。昨天，蒙哥把你送回这里时，我和你四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玉龙杰赤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你已经……祖汗为此几天几夜难以成眠。这些日子你都在哪里？蒙哥说他刚认出你，你就昏睡过去了。你一定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吧？”

“我没事，就是渴坏了。”

“是啊，你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嚷着渴，喝了不少的水，才睡得安稳了。你的箭伤还要紧吗？听你父王说，你是中箭落水的。”

“早不碍事了。是玉龙杰赤的一位姑娘救了我，这个姑娘或许四婶还认识呢。”

“是吗？她叫什么名字？”

“沈清雅。”

“沈清雅？让我想想。嗯，我想起来了。两年前，我是见过一位名叫沈清雅的汉地姑娘，当时，她的嫂子行将分娩，碰巧我遇到了，就把他们一家安顿下来。那天下着大雪，清雅的嫂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为她起名‘雪雪’。清雅和她的嫂子都长得很漂亮，尤其清雅，不仅人漂亮，身上还总散发一种淡淡的清香，好闻极了。孩子刚过了百天，他们就走了。没想到他们会到玉龙杰赤，更没想到恰恰是他们救了你。哦，上帝！感谢你，贤明的、仁慈的、万能的主！”苏如夫人将双手相握，放在胸前，虔诚地喃喃着。苏如夫人自幼信仰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蒙古亦拥有相当一部分信徒），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

“清雅还托我请求四婶，战争结束后，帮她照顾她的嫂子和两个侄女。清雅的哥哥在玉龙杰赤患热病去世了，她的嫂嫂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身体越来越不好。清雅和她父亲还想到欧洲去，只能拜托四婶帮助照顾她们母女三人。四婶，您一定不会拒绝吧？”

“当然不会。这可太好了，四婶没有生个女孩，一直很遗憾。现在能抱抱两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四婶简直开心极了。主啊，请你一定要保佑这两个孩子，保佑清雅全家平安吧。”

拔都望着虔诚地祈求着救世主的四婶，蓦然觉得两眼发潮。他怕被四婶看破心事，装出四下张望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不见蒙哥？”

“他昨天已经去向祖汗报信了。想必祖汗和你父王很快就能得知你平安归来的消息。”

“我四叔呢？”

“要攻打你沙不尔，他去做些安排。”

“我也去。”

“不可以。你还是先去看祖汗要紧，你四叔把他的坐骑乌龙驹也留给了你，他知道祖汗得知消息后一定急于见到你。”

“好吧。其实侄儿也想快些见到祖汗。”

成吉思汗在他的金顶大帐紧紧拥抱着心爱的孙子。从实施对玉龙杰赤的包围至今差不多有七个月了，成吉思汗明显憔悴了许多。身心俱疲的感觉不完全来自于对前方战事不间断的思虑和谋划，更产生于对孙子的牵挂和想念。此时，拥抱着失而复得的孙子，他像所有的爷爷一样，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激动。

拔都的内心同样充满了对祖汗的思念。义无反顾地离开清雅，舍弃爱情，也正是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

待激动的心情稍稍平复，成吉思汗拉着孙子坐在自己身边，现在，他要与孙子商议那件让他一直感到困惑、无奈和愤怒的事情了。

玉龙杰赤前城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攻下，而对玉龙杰赤后城的攻打至今仍毫无进展，成吉思汗当然知道战事失利的原因在哪里。一开始，他还寄希望于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兄弟三人受挫后能够尽弃前嫌，同舟共济，然而，他们的表现除了让他失望外，还是失望，他的儿子们的确太令他失望了。只有孙子的死里逃生是他最大的快慰，现在，他终于可以与孙子商议这件棘手的事情了。

拔都的想法果真与祖汗不谋而合：重新确立主帅，将兵权归于一人。临阵换帅常常是迫不得已，拔都毫不犹疑地提出由三叔窝阔台统领兵权，父王和二叔共同听命于三叔指挥。成吉思汗完全采纳了孙子的建议，考虑到拔都要求立刻返回战场，成吉思汗派蒙哥护送拔都，同时宣布了敕命。

一路上，蒙哥依然少言寡语，不过看得出来，他从心里为拔都的平安归来而感到欣慰。拔都一向很喜欢四叔的几个儿子，尤其是蒙哥。蒙哥是苏如夫人的长子，性情颇有几分像母亲，自幼勤勉多思、深沉严谨。小的时候，蒙哥与别儿哥比赛摔跤，先输三局，再比，反连赢两局，眼看要再比，蒙哥却以胜两局负三局认输了。事后，拔都悄悄问他为何能先输而后赢？蒙哥回答：别儿哥性急莽动，胜则轻敌，败则浮躁，此皆临赛大忌。拔都又问：为何不再比？蒙哥回答：别儿哥视荣誉如生命，这样的人，值得敬重，岂可为输赢而失兄弟情谊！从那以后，拔都便对年方十岁的蒙哥刮目相看。

一行人晓行夜宿来到设在玉龙杰赤前城的蒙营。术赤、察合台不敢违命，当即交出军权。术赤与爱子重逢，内心喜悦无以言表，甚至察合台

冷峻的脸上也闪现出丝丝温暖的笑意。

术赤与察合台由来已久的矛盾因拔都的归来而被暂时搁置一边，窝阔台不失时机地设宴为拔都洗尘。酒宴之上，窝阔台委婉地表明了他希望二位兄长重归于好的愿望，术赤神态平和，主动向察合台举起酒杯，察合台爽快地表示愿意尊重父汗的安排，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惟令是从。

窝阔台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拔都的一颗心也终于放下了。

拔都向三叔汇报了玉龙杰赤后城混乱的状况。以一些法官、神职人员为代表的主和派始终没有放弃和谈的努力，札兰丁的高压政策已引起许多市民的不满，只有军队拥护札兰丁，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与市民的关系日趋紧张。拔都认为，只要蒙古军不停止发动攻击，玉龙杰赤后城指日可下。窝阔台担忧隔着阿姆河蒙古军的炮火无法发挥威力，拔都胸有成竹，向三叔献上一计：即刻命工匠建造十余艘大型战船，战船之间以铁链相连，将火炮置于战船之上，运送至河心，就可解决火炮射程不够的问题。窝阔台略一思索，认为此法可行，当即嘱咐拔都、蒙哥二人共同监造战船。

过去的七个月中，由于术赤、察合台对于如何攻城意见得不到统一，蒙古军一度无所适从，纪律松懈，如今经过窝阔台的严格整军，很快恢复了往日的锐气。战船造好后，窝阔台下令对玉龙杰赤后城实施不间断的炮击。终于，城墙被炸开了许多豁口，蒙古军从这些豁口杀入城内。接下来的短兵相接更加激烈，每座房屋、每条巷道都是战场，几乎到了寸土必争的地步。整整七天，昼夜不停地巷战和肉搏战，不肯投降的守军残余被迫退至最后三个区，再也没有力量抵抗蒙古军的攻击了。

无奈，他们推举哈牙惕前去向术赤谈判。哈牙惕带着一名翻译来见术赤，提出了投降的请求："我们已经领教了大王的怒火和威严，请大王网开一面，饶恕我们这些活着的、愿意归顺大王的人。"

术赤指着城中的遍地横尸怒不可遏："你们的抵抗使我军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领教了怒火和威严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即使我想宽恕，恐怕也无法平抑我军将士的仇恨和愤怒。"

谈判陷入了僵局。正巧拔都有事来见父王，看到哈牙惕，他有点惊讶。当他问清哈牙惕的来意后，向父王低语几句，术赤的表情缓和下来："好吧，我接受你们的投降，而且会恪守饶命不杀的诺言。"

哈牙惕略一施礼，转身退去。拔都主动将哈牙惕送出军营，对于他的恩人，他始终怀有感激之情。即将分别时，拔都问道："清雅……"

哈牙惕回头望望拔都，神情中依然凝固着严峻和冷漠。

“你想知道什么？”

“清雅是否还在城中？她和家人都还好吧？札兰丁有没有难为他们一家？她给我留下过什么话吗？”拔都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这些都是他最关心的，事实上，自从离开清雅，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

“札兰丁国王撤离后城前，带走了清雅和她的父亲。清雅临走前告诉我，她已托付你照顾她的嫂子和侄女。我把她们暂时安置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城中平静下来，你可以跟我去接回她们。”说到这里，哈牙惕明显踌躇了一下，“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清雅已经怀了你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会同意将你送出城堡。清雅是个勇敢的女人，我佩服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所以，我不需要你来感谢我。”

拔都震惊地听完哈牙惕呆板的陈述，一时间百感交集。他恍然忆起清雅眉目间闪动的骄傲，忆起清雅对他说的从此不再孤寂的话语——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有了他们的孩子。现在，札兰丁带走了清雅，清雅会如何呢？她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那么……”

“清雅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她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到许许多多地方，建立许许多多功勋，成为一个像你祖汗一样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这是她的希望，也是她的骄傲。”

拔都的胸中充溢着深沉的悲伤，也翻滚着相知的热浪。对于用这种方式与他永诀的清雅，他除了像她期望的那样勇往直前，也似乎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他无愧于她的爱恋与付出。

哈牙惕背向拔都而立，片刻，举步离去。他一直喜欢着清雅，清雅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使他愿意为之生，为之死。他明白，他和清雅之间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清雅尊重他、喜爱他如朋友、如兄长，但他在清雅的眼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起拔都时的神采。她是拔都的，这种从身体到心灵的归属感最终打动了他，也使他克服了偏见和厌恶。在他与清雅的争论中，他平静下来，他放下了妒忌是因为敬服一个女人对爱的执着和勇气，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决定为了清雅而冒生命危险将拔都护送出城，然而，他永远不需要拔都来领情。

贰

玉龙杰赤平静了。

察合台、窝阔台引兵离开了玉龙杰赤，哈牙惕被委以新一任的地方行政长官。拔都亲自接回了清雅的嫂嫂和侄女，并按照约定将她们送到苏如

夫人身边。由于术赤兄弟三人在围攻玉龙杰赤的战斗中行动迟缓，贻误军机，成吉思汗无意为他们庆功，他只在自己的大帐中款待了拔都、南图赣和蒙哥三位孙子。

这是拔都最后一次见到南图赣，堂兄弟的感情依然像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拔都返回玉龙杰赤一年后，得到了南图赣阵亡的消息。战报接连传来：札兰丁和灭里在哥疾宁纠集了七万骑兵，被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击败，灭里饮剑而亡，札兰丁独自渡过申河（今印度河），只身逃往印度。蒙古大军继续完成对花剌子模境内的征服，与此同时，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立刻分兵一万，援助正深入斡罗斯（今俄罗斯）境内追击宿敌的速不台、哲别二将。

篾儿乞残部可谓成吉思汗个人的仇敌。当年，新婚的孛儿帖夫人遭到篾儿乞部的掳掠，在敌营生下了术赤，并因此造成了成吉思汗与长子之间无法消除的隔阂，这件事对于自尊心和占有欲都无与伦比的成吉思汗来说，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隐痛。所以当篾儿乞部屡次遭到重创、被迫遁入钦察草原后，成吉思汗仍无意放过他们。如今，哲别、速不台二将孤军深入外高加索和欧洲地区已近两年，成吉思汗担心他们兵力不足，遂派术赤增援二将。术赤并非不想执行父命，怎奈他自攻克玉龙杰赤以来，一直缠绵病榻，不得已委派拔都代行军权。

蒙哥和兀良合台闻讯主动向成吉思汗请缨，愿随拔都一同出征。

行前，拔都与父亲话别。术赤叮嘱拔都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绝不可以被胜利冲昏头脑，更不可以轻动冒进。

他给儿子讲述了一段往事：

成吉思汗刚刚君临蒙古草原时，尚有世代居于泰加森林的诸部落不肯归降。其中尤以图马惕部的女首领莎娜塔最为顽固，成吉思汗遂将征服图马惕部的任务交给了义弟同时也是蒙古“四杰”之一的博罗忽。

博罗忽身经百战，英勇无敌，如何能将莎娜塔这样的年轻女子放在心上。他急于消灭图马惕人，对敌方情况未做任何了解，贸然指挥大军向图马惕部发起强攻。莎娜塔却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将博罗忽引入一条崎岖的小路，待博罗忽完全进入了她的包围圈，她便指挥军队从四面杀出，将蒙古军团团困于林中。蒙古军长于原野作战，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只觉四面受阻，纵有十八般武艺也施展不开，加上莎娜塔广布陷阱与地网，不断有人落入其间。经过一个多时辰的血战，只有不到半数的蒙古军拼死杀出重围，其余全部罹难，其中就包括素有“孤胆英雄”之称的博罗忽。

博罗忽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成吉思汗在汗营得知义弟阵亡的消息悲愤异常，当即就要御驾亲征为义弟报仇。众将竭力劝阻，木华黎建议由术赤和曲出率领的北路军二征图

马惕。其时，术赤和义叔曲出已降伏除图马惕外的所有森林部落，正在班师途中。成吉思汗强压怒火，传话二人：“博罗忽败于轻敌。你们需谨慎行事，不可重蹈博罗忽覆辙。”

二人闻命，立刻掉转马头，挥师西进。术赤谨记父汗教诲，在充分了解了博罗忽失败的原因以及图马惕的地形情况后，与曲出定下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之计，终于击败图马惕人并将莎娜塔生擒。

北路军返回主营后，成吉思汗单独召见了儿子术赤。术赤献上了博罗忽的遗物：金刀，那还是多年前博罗忽在一次射箭比赛中夺魁后成吉思汗亲手挂在他腰间的。成吉思汗的目光一触到金刀，便像被火烫着一般闭上了眼睛。从小到大，术赤还很少看到父亲这般动情，这般难以自持。

成吉思汗详细地询问了术赤出征森林部落的情况，虽然欣慰，却也心情沉重。也许是博罗忽突然的亡故让他联想到什么，他充满忧伤地对术赤说道：“你们兄弟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能看到你和你的弟弟们个个都在我的眼前。”

术赤讲到这里，声音轻轻颤抖起来，他急忙收住话头，不再说下去。

那个时候，他心里想的却是：不，父汗，我不愿送你，我宁愿在我孤凄的坟头，得到你一杯思儿的苦酒……

拔都深切地注视着父亲微微泛红的眼眶，他懂得父亲极力隐忍的伤感。

许久，术赤收回目光，与儿子四目相对。他的脸色重又变得平静温和。

“拔都。”

“什么？”

“为父也曾经差点失去你。也就是那一刻，为父才开始体会到当年你祖汗的心情。”

拔都轻轻地握住了父亲的手：“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战胜敌人，活着回来。”

“还有，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尊敬速不台和哲别二人，遇事多与他们商量。他们是你祖汗麾下最优秀的将领，也是我蒙古的常胜将军。在军事指挥上，他们可以说颇得你祖汗真传。”

“儿子明白。请您也务必保重身体，凯旋之日，我陪您一起去看望祖汗。”

术赤点头微笑，心却像被撕裂一般痛苦难忍。他是不会再见父亲了，就让他尚且健康的形象，永远留在父亲的心中吧……

诚如成吉思汗所料，哲别、速不台二将所率两万将士由于长达两年的远征带来的损耗，只剩下区区一万人。正当二将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有所忧虑时，拔都引军赶到，两支蒙古军会师于斡罗斯南部草原。

远在异域，见到自己的战友，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许多将士紧紧拥抱在一起，眼中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哲别、速不台亲将拔都、蒙哥、兀良合台接入军帐，吩咐设宴。

拔都被尊无奈坐于上座。一位年轻战士为拔都斟满了醇香的马奶酒。拔都正口渴得厉害，端起碗一饮而尽。年轻战士立刻又为他斟满了一杯，乌黑的眼睛里露出一丝丝笑意。拔都本想再喝，见年轻战士正盯着他看，反而不好意思起来，随手将酒碗搁置一边。

“兰容，你是不是也太偏心了点儿，只顾让拔都哥喝酒。我和兀良合台早就渴了。”蒙哥难得地开了个玩笑。

“是啊，兰容，赶紧给我和小王爷倒酒吧。莫不成我们这么大的两个人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兀良合台也笑眯眯地插了一句，然后又说，“兰容，你的这身军装倒是挺合体，就是衬得你太白净太漂亮了。”

年轻战士回身狠狠瞪了他俩一眼。

拔都醒悟过来，端详了年轻战士片刻，笑了。

“真是兰容啊！四年没见，长大了。还别说，兰容穿上这身衣服，比蒙哥和兀良合台还威风。”

兰容脸微微一红，哲别笑着吩咐女儿：“兰容，别傻站着，快去给蒙哥小王爷和兀良合台斟酒。”

“哦。”兰容不情愿地答应一声，依次为蒙哥、速不台、父亲和兀良合台斟了酒，便出去了。

拔都与速不台、哲别谈起别后各自的情况。二将最关心花剌子模目前的战局，拔都便将玉龙杰赤陷落，札兰丁在哥疾宁纠集反抗力量，欲与祖汗对抗之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二人，甚至包括父王与二叔之间发生的争端他也没有隐瞒。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们这支军队远离主力，深入钦察草原孤军奋战，速不台和哲别不能不惦记成吉思汗的安危。对于他们而言，只要大汗仍然健在，他们就能无惧于任何危险，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任何时候，大汗都不会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何况大汗的智谋，也是他们信心的源泉……

哲别关切地问起大太子术赤的身体情况。拔都不愿撒谎，回说父亲自攻

下玉龙杰赤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因此没有直接参与后期的战事。

哲别与术赤同一年出生，他在阔亦田大战结束后投奔成吉思汗之初，曾被编入术赤军中。那时候，术赤对他十分欣赏，极力拔擢，使他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并在征战中崭露头角。

知遇之恩，哲别始终铭记在心。

正聊着，酒宴摆了上来。所有重要将领齐集大帐中，速不台、哲别仍将拔都、蒙哥兄弟让在首席，众人为庆祝重逢开怀畅饮。

酒至半酣，兰容怀抱火不思，在四个侍女的陪伴下来到大帐。

好像月光映进了眼帘，通明的灯火为之暗淡。兰容已经换了装束，一袭月白色的长夹袍，一顶银白色的罟罟冠，映出山丹花的容颜，这就是兰容这一刻在拔都、蒙哥和兀良合台眼中的形象。

兰容面对拔都坐下，娴熟地调了调火不思的琴弦。

一支熟悉的旋律在素净的手指和古铜色的琴弦之间飘出，回荡在大帐里，似小山涓流，似沙堤风露，时而低回流走，时而惊云裂帛。《哦，我的萨西塔》，那首在草原上广为流传的情歌。

酒宴上的气氛变得浓烈了，拔都的内心却充溢着无法排解的痛苦。他又在思念清雅，追忆着那两情相悦的时光。“我的萨西塔”，是勇敢的牧人心中的女神，而清雅就是他的萨西塔，是他用一生追寻的爱情和梦想。

最后一段由高亢渐趋深沉和缓，勇敢的牧人找到了他的萨西塔，萨西塔正坐在天使湖旁梳理着她乌黑的长发，她的眼睛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在执着的爱情面前，莽古思（魔鬼）的魔力消失了，萨西塔从镜子般明亮的湖面上惊喜地看到了正向她飞马驰来的那个人，看到了追寻着她的足迹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终于在天使湖与她重逢的勇敢的牧人。她站起身，长发垂落在腰际，朝霞在她的脸上映出了夺目的艳丽，鸟儿为她唱起了动听的歌，她张开双臂，飞快地跑上前去迎接她坚贞的爱人……

颤动的尾音中，乐声戛然而止。短暂的沉寂之后，拔都带头鼓起掌来，立刻，掌声四起。

勇敢的牧人找到了他的萨西塔，他和清雅是否还有重逢之日？

“再弹一遍吧，兰容。我有个好主意，不如让兰容边弹火不思，边和拔都小王爷合唱这首《哦，我的萨西塔》，大家说好不好？”等掌声稍息，兀良合台意犹未尽地大声提议，果然，他的提议赢得了满堂喝彩。

“不行，不行，我哪里……”拔都想推托，但当目光触到兰容正满怀渴望注视着他的双眸时，不由得改变了主意。

“这首歌太长，我真的不太会唱。不如我和兰容合唱一首《初秋的草原》吧，怎么样？”

“好，就《初秋的草原》。”

拔都走下座位，来到兰容身边，兰容仰头望着他，嫣然一笑。

绿草和鲜花在马蹄下向前延伸

阳光洒在草原上

河洄路转，草长莺飞

杜鹃啼鸣，百灵歌唱

初秋的草原

灿烂辉煌

像姑娘思念的心

金色的旋律

在微风中回响

柔缓起伏的绿色

海浪般铺向远方

细密的草茎

相伴我的姑娘

乳白色的蒙古包

升腾起缕缕炊烟

常入梦乡

姑娘用一往情深

熬制着洁白的奶浆

花丛草尖的秋蝶

飞舞着弯弯曲曲的欢畅

七彩的鲜花

依然飘着淡淡的幽香

我初秋的草原哟

粗壮的莶草微露枯黄

那亘古不变的牧歌般的宁静，

仿佛姑娘思念的眼眸

深深眷恋

甜蜜忧伤

拔都的嗓音浑厚低沉，配合着兰容的甜润婉转，竟然恰到好处，使人沉醉其中，欲罢不能。一曲终了，大帐里重新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兀良合台还想让拔都和兰容再唱一首歌，这时，一名传令兵匆匆走入大帐，附在哲别耳边低语了几句，哲别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我知道了，去吧。”

大帐中的喧哗霎时消失了。拔都情知有异，俟传令兵离去，问道：“哲别将军，发生什么事啦？”

“我们派到谷儿只王国的使者被杀害了。”

“谷儿只王国？”

“是的。我们的目标是钦察人，因为他们的首领收留了我们的敌人。我和速不台原想从罗南草原绕过外高加索向钦察人索要篾儿乞残部，可是格奥尔基三世在首都第比利斯以南摆下了战场。为避免与谷儿只开战，我和速不台派出了使者，没想到，他竟杀害了我们的使者。”

拔都沉吟着，蒙哥插进话来：“谷儿只王国国力强盛，国民信奉基督教，而且他们的主要兵种也是骑兵，与我们相比，无论在人数和气势上都占优势。”

“小王爷如何知晓？”

“我在祖汗那里看到过这个国家的情报。”

哲别连连点头。拔都暗自佩服蒙哥的博闻强记。

“既然如此，将军有何对策？”

“请拔都小王爷示下。”

“将军何必客气！临来前，父王一再嘱咐我，一切听从哲别、速不台二位将军调遣。而今生死攸关，还请二位将军自在用计。”

“谢小王爷。我意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我明白了，格奥尔基三世自恃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一定不会将我们这两万骑兵放在眼里。骄兵必败，先挫挫他们的锐气。”

“正是。”

“好，我愿为先锋，听将军调遣。”

“还有我！我和拔都哥同为先锋。”

“还有我！我愿与二位小王爷同为先锋。”

哲别、速不台欣慰的目光落在了三张英姿勃勃的脸上，速不台向哲别点了点头，哲别快步走到拔都刚才坐过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拔都、蒙哥、兀良合台听令！”

“喳！”

“蒙哥做右翼，兀良合台做左翼，我和速不台统领中军迎敌。拔都率三千将士于侧后隐蔽。格奥尔基三世如果发动进攻，用箭墙将他们挡回去，绝不能让谷儿只骑兵冲破我们的阵地。一旦格奥尔基三世败退，拔都负责截断他们的退路，聚而歼之。”

“喳！”

三人衔命退去。兰容趁父亲没注意，和侍女悄悄离开了大帐。

蒙古骑兵和谷儿只骑兵在罗南草原摆下了战场。骄横的格奥尔基三世丝毫未将长途奔袭的蒙古军放在眼里，指挥三万骑兵向蒙古军阵地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当谷儿只骑兵进入射程内时，蒙古军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谷儿只骑兵纷纷落马，后面的见势不妙，掉头逃走，蒙古军并不追赶。

格奥尔基三世仗着人多势众，稍事整军后向蒙古军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谷儿只骑兵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有几次蒙古军的左、右翼同时出现了一些骚动，但被蒙哥、兀良合台顽强地挡了回去。如此数番，直

至黄昏时分，谷儿只骑兵仍然无法冲开蒙古军的箭墙。

整整一天水米未进，谷儿只骑兵不堪再战，格奥尔基三世下令撤回城中。拔都怎肯容他全身而退，指挥三千骑兵从侧后杀出。蒙古军的作战风格一向是疾如闪电、气势如虹，而谷儿只骑兵士气已低落且猝不及防，不消一顿饭的工夫便被拔都军冲得七零八落。拔都挥刀杀入阵中，恰巧与戴着王冠的格奥尔基三世马头相向。格奥尔基三世在侍卫的保护下且战且退，拔都意欲将他生擒，拍马冲向格奥尔基。格奥尔基的侍卫都是些精心挑选、武艺高强、反应敏捷的年轻武士，他们见拔都来势凶猛，立刻有几名侍卫将国王挡在安全处，其余的抢前围住拔都，与拔都混战一处。拔都以一敌四，全无惧色。一时间刀来剑往，拔都非但不见有落败之势，倒是越战越勇。

格奥尔基三世看得心惊胆战，思虑片刻，暗暗向一个箭法精准的侍卫挥了挥手。侍卫会意，从背后摘下弓箭，悄悄地瞄准了拔都。弦，在侍卫手中慢慢拉满，拉满，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侍卫的身体突然向后仰去，跌落马下。格奥尔基三世惊愕地俯视侍卫，只见侍卫圆睁着一双眼睛，咽喉处赫然插着一支最多只有三寸长短、状如燕尾的竹镖，已经死了。他再也顾不得尊严，拨马夺路奔逃。正围战拔都的四名侍卫不防有变，稍一愣神的工夫，两名已做了拔都的刀下之鬼，另两名见势不妙，弃了拔都，仓皇逃去。拔都一眼看见死于竹镖的侍卫的尸体，脚钩着马镫伏身拔下竹镖，想了想，已明白了格奥尔基突然逃遁的原因。他当即挥令大军紧紧追赶，格奥尔基三世仅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退守首都第比利斯。

拔都与前来接应的蒙哥、兀良合台会合，陈兵第比利斯城下。

兀良合台问及拔都与格奥尔基三世交战的经过，拔都取出竹镖，笑道：“多亏这支竹镖救了我，否则我大概早做冤死鬼了。”

兀良合台惊讶地看着竹镖：“这镖从哪里发现的？”

“估计是格奥尔基的侍卫想暗算我，被人一镖正中咽喉。”

“这不是兰容的燕尾镖吗？没想到才两年没见，这丫头的镖已经使得这么好了。”

“兰容？你确定是兰容吗？”

“小王爷有所不知，这燕尾镖原是我阿爸和哲别将军攻打沧州时结识的一位异人所制。这位异人在我阿爸身边待了一年，将燕尾镖传授给我，然后就四处云游去了。三年前，大汗决定出征花剌子模，兰容随哲别将军一同出征，非缠着我教她使用燕尾镖不可，我被她缠不过，随便给她说了说怎么用，又给了她五六支镖，只当哄哄她就算了。两年前，她和我阿爸、哲别将军一同远征钦察部，没想到她还真把燕尾镖练成了。”

“嗯……”拔都沉吟着，难怪刚才一错眼的工夫，他觉得有一张面孔极其熟稔。想必兰容一直都在暗中保护着他吧。

“对了，拔都哥，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哲别将军和速不台将军要你、我还有兀良合台到大帐议事。”

“哦，好。”

哲别和速不台在大帐等着拔都三人。哈马丹方面传来的消息，先前归降的哈马丹军民杀掉了蒙古方面委任的波斯长官，起而复叛。对此，哲别和速不台不能坐视不理，他们想听听拔都的意见。

拔都也赞同先取哈马丹，他提出分兵一万，由他、蒙哥和兀良合台率领攻打哈马丹。哲别率五千人佯攻第比利斯城，速不台则率五千人驻扎罗南草原，一来可为两军后援；二来可以避免格奥尔基三世出兵援救哈马丹，从而造成对蒙古军的夹击。

哲别、速不台欣然采纳了拔都的建议。

拔都、蒙哥、兀良合台当即引军直扑哈马丹，哈马丹军民自知没有退路，万众一心，奋力抵抗蒙古军的进攻。然而，蒙古军毕竟拥有最先进的攻城器械，也不乏攻城经验和顽强的作战精神，数日后，在他们凌厉的攻势下，哈马丹军民被迫再次请降。这一次，拔都与蒙哥商议，审慎地选择了一位既为哈马丹军民所拥戴，又不希望继续与蒙古军为敌的当地名流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之后，拔都迅速回师与哲别、速不台会合了。

蒙古军对第比利斯城的数次攻打都无功而返，渐渐滋长了格奥尔基三世的轻敌情绪。格奥尔基三世对兵败罗南草原刚开始还怀有某种忌惮之心，可是，他自恃兵力雄厚、城池坚固，又看到蒙古军攻打第比利斯城时显得束手无策，便开始考虑如何击败蒙古军，洗刷曾经战败的耻辱。

蒙古军对第比利斯城发动了第十二次进攻。与前十一次一样，他们对第比利斯高大、坚固的城墙仍旧显得无能为力。格奥尔基三世从城墙上看到蒙古军撤退时的凌乱队形，心中暗喜，当即传令大开城门，亲率三万军队追击。谷儿只骑兵横扫敌阵，蒙古军一触即溃，左、右两翼首先溃败，中军也难以久持，在哲别的指挥下穿过罗南草原一直向山区撤去。格奥尔基三世率大军穷追不舍，一直将蒙古军追到一处山谷。当谷儿只追兵全部进入山谷后，突然山谷一侧杀声震天，一支伏兵斜刺冲出，为首的将军正是拔都。格奥尔基三世这才发现中计。

与此同时，刚才还在溃逃的蒙古军迅速止步，掉转马头，杀返敌阵。谷儿只骑兵中了埋伏，腹背受敌，惊惶失措。经过一场血战，两万精骑被歼，其余请降。格奥尔基三世被拔都走马生擒。战斗结束后，拔都亲手为格奥尔基三世解去绑绳，仍然尊以国王之礼。格奥尔基三世万般无奈，终于表示愿意归附，并同意蒙古军借城而过。

叁

蒙古军稍事休整，从外高加索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欧洲。

在草原上生活惯了的蒙古人，在中原和花剌子模这样的地方作战，总难免有身处异域之感。这里却一如他们的家乡，绿草茵茵，鲜花似锦，草香、花香交织在一起，令人迷醉。

由于地形不熟，蒙古军进入了“坟墓”边缘：由高加索人、阿谢人、钦察人共同组成的联军伏击圈。

联军接连发起了几次进攻，均被蒙古军顽强击退。在联军最后一次进攻中，蒙古军第一次使用了“一窝蜂箭”。这是一种新式武器，经过匠人反复改进，一次能发射数十支特制的箭羽，杀伤力极强。此次，拔都奉命增援哲别、速不台二将，成吉思汗特意要他带上，危急时可作防御之用。但考虑到“一窝蜂箭”的箭羽制作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不到万不得已拔都并不想使用。面对“一窝蜂箭”的强大威力，联军方面显然一时被震慑住了，恰巧日落天暗，双方暂且收兵，哲别、速不台和所有重要将领一同回到大帐。

哲别的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忧虑。这是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人们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到的。

速不台默然摆弄着手上的空杯。一时间，谁也没有心情开口，大帐里弥漫着不安和沉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兀良合台先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嘿”了一声，一拳砸在桌子上：“我们太大意了，竟然中了敌人的埋伏！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跟他们打消耗，我们可打不起。”

没有人回答他。

“幸亏天很快黑下来，帮了我们的忙，否则，我们今天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很难保证。明天天亮后，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不是吗？”

依然没有人回答他。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蒙哥小王爷，你倒是说句话呀！”

蒙哥抬眼望着他，嘴角居然噙着一丝镇静的笑意。这种镇静很快感染了兀良合台，他紧张的心情稍稍松弛下来。

“别慌！我们先听听拔都哥的想法。”

拔都望着蒙哥，他似乎从蒙哥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这一刻，他对他的

这位堂弟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要知道，蒙哥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面对险境却表现出如此的沉着和老练，实属不易。

“拔都小王爷，你想到办法了吗？”

拔都点点头，又微微摇了摇头。

“又点头，又摇头，小王爷究竟什么意思？”

“兀良合台，你莫急，拔都哥的意思我懂。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如果祖汗碰到了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他会——”

“各个击破！”拔都、蒙哥、兀良合台异口同声。

“是的，祖汗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这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生路。但是祖汗会选择谁呢？”

“只有钦察部。”蒙哥沉静地回答。

“先打钦察部？”兀良合台问。

“不是，而是要让钦察部不战而退，这样，剩下的两部一定会自乱阵脚。”

“蒙哥小王爷，你为什么这样认为？钦察部收留了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他们怎么肯不战而退？”

“严格来说，钦察部与我们族源相同，游牧习俗也相同。当年，斡罗斯境内的各公国对钦察部的劫掠行为深恶痛绝，意欲联合将其铲除，但钦察部的首领抢先一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其中一位大公，以此换得了容身之处。钦察部现在的这位首领叫迦迪延，他骁勇善战，可惜有些刚愎自用，而且生性贪婪。”

“如此说来，小王爷一定知道迦迪延为什么收留篾儿乞部？”

“联姻。与钦察部当年如出一辙。”

“你如何知道得这么详细？”

“我自幼在祖汗身边长大，常常得以聆听祖汗的教诲。祖汗常说，要想击败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耳濡目染，我对送达汗廷的各类情报以及可能搜集到的介绍世界各地的图书资料都比较留心。不过，我的这些纸上谈兵说到底只能给哲别、速不台二位将军和拔都哥做个参考罢了。”

哲别、速不台一直静听着三个年轻人的议论，作战思路也在他们的议论

中更加明晰了。年轻的一代将领正在迅速成长、成熟，这是最令哲别、速不台欣慰的地方。在并肩作战的这段日子里，拔都的沉稳、蒙哥的机智、兀良合台的勇敢可谓各有所长，相得益彰。

将领们低声交谈着，大帐里响起一片“嗡嗡”声。哲别、速不台专心地察看着地图，终于，哲别指在一处，速不台会意地点了点头。

哲别抬眼扫视着大帐，所有的目光立刻集中在他的脸上。

“我刚才和速不台将军商议了一下，目前，能让钦察部主动撤离的确是上上之计。自从深入钦察草原，我们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可派人将这些战利品赠送给钦察部迦迪延首领，只要他答应撤军。另外，我和速不台将军已经想好应变之策，一旦钦察部不同意撤军，执意与我为敌，我们在明天早晨开战时就必须全力攻打阿谢人的阵地。从今天交战的情况来看，在三支军队中阿谢军实力较弱，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然后向伏尔加河下游方向撤退，只有这样，我们恐怕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这样决定。现在我们来商量商量派谁去游说迦迪延首领。”

大帐中出现了短暂的静默。接着，兀良合台急切的声音和拔都沉静的声音同时响起：“我去！”

哲别显然有些意外，探询地望着速不台。

“不行！”速不台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为什么？阿爸，你是担心我完成不了任务吗？就算钦察部是龙潭虎穴，也不见得就能奈何得了我。”

“并非如此。速不台将军只不过担心一旦迦迪延知道了我们的真实身份，会拿我们做筹码，到时我们的军队就会投鼠忌器，反而要缩手缩脚。是这样吗？速不台将军。”

“对。”

“但不知将军反过来想过没有，正因为危险，才更有成功的把握。蒙哥不是说迦迪延既勇敢又刚愎自用吗，这样的人，必定崇尚勇气，而我们示之以勇，就能先在气势上压倒他们。迦迪延未必不会想到‘筹码’的问题，他也明知我们会首先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敢去，证明我们早有应对之策。如此，又可以在实力上迷惑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是，迦迪延是个贪财的人，一个贪财的人，如果让他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就能获得他经过多少场战争也未必能获得的财宝，这样的买卖该具有怎样的诱惑力！倘若失去了这次机会，即便联军打败我们，他最多也只能获得其中三分之一的战利品，战与撤，哪一种对他和钦察部更合算，想必他最后一定可以算清楚。权衡种种利弊，这个使者，我最适合担当。”

“不行。”

“将军还顾虑什么？”

“万一……”

“万一拔都哥出了什么事，将军无法向我祖汗交待，是吗？”

蒙哥与拔都对了对眼神。蒙哥已经完全理解了拔都的想法，尽管他同样担心拔都的安全，但是，作为弟弟，他必须尊重拔都的任何决定，并且协助他达成他的心愿。

速不台沉默着。

“拔都哥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相信他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能力说服迦迪延首领。说真的，既然我们对联军一战原本就是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冒这个险呢？”

“即使要冒险也应该由我去。阿爸、哲别将军，你们不要再犹豫了，我这就出发。”兀良合台站了起来。

“不可以！好兄弟，我懂你的好意，不过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都要去会会迦迪延。哲别将军、速不台将军，我只有一个请求，万一发生了意外，请你们一定不要因为顾忌我的安危而改变既定的作战方案，成败在此一举。你们只需牢记，祖汗还在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哲别与速不台面面相觑。从拔都平静的神态中他们可以看出他如铁的意志。

终于，哲别下了决心：“兀良合台，你将礼物送到钦察部营外，然后留在那里，等待接应小王爷。我将亲自挑选十名武艺高强的侍卫陪小王爷一同入营，迫不得已时设法劫持迦迪延，以为退身之计。”

“喳！”兀良合台虽不情愿，也只能勉强接受了将令。

“事不宜迟，我也准备准备。”

“拔都哥，等一等。”蒙哥离开座位，走近拔都。拔都深情地拍了拍堂弟的肩头，他很清楚，蒙哥在由谁去做使者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参与争执，是因为他深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对迦迪延而言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威信和说服力，所以才没有去表白自己的无畏。蒙哥的确是在祖汗身边秉承教诲的，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他总能明智地予以分析和判断。而这一点，即令拔都也不能不为之叹服。

“蒙哥，你有话说？”

“也没什么。我们会做好一切应变的准备，总之，你要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

蒙哥做了个手势，忙哥撒急忙走到他身边。忙哥撒自幼跟随四太子拖雷，能骑善射，力大无穷，保护主人时像马和狗一样忠诚和警觉，深受拖雷的宠信。此次蒙哥远征钦察部，拖雷特意将忙哥撒赐给儿子，这样，忙哥撒就成了蒙哥的亲随。

“让忙哥撒跟你一起去吧，他可是个好伴当。”

“好，就让忙哥撒跟我一起去。忙哥撒，我们走吧。”

“喳！”

拔都、兀良合台很快做好了准备。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除了担任警戒的巡哨的火把，只有地上的篝火与天上的繁星遥相辉映。哲别、速不台将拔都、兀良合台送出大营，该交待的都交待了，哲别、速不台唯有暗暗祈求长生天保佑拔都化解危机，平安归来。

厚重的夜幕渐渐吞没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场将要进行的交易。

钦察部的首领迦迪延原本无意与蒙古军派来的使者相见，然而，蒙古军方面呈上的礼单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礼单上几乎罗列了蒙古军远征以来历次战斗所获得的战利品中的大部分，都是奇珍异宝。这且不论，更让迦迪延惊讶不已的是，蒙古军的使者竟是成吉思汗的孙儿、大名鼎鼎的拔都。

在一种奇怪的心理支配下，迦迪延同意会见拔都。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拔都只能带一名副使入见。

迦迪延的大帐戒备森严，武艺高强的侍卫环帐而立，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一个进入大帐的人。拔都施礼毕，向迦迪延呈上了一盒均匀无瑕、晶莹剔透的极品珍珠和一柄削铁如泥的南国宝剑，宝剑的剑鞘上镶嵌着红、绿宝石和红丝、黄丝、青丝玛瑙，形成了山峰和烟松的图案。不说别的，单这两样礼物，就让迦迪延大开了眼界。

拔都始终注意着迦迪延的表情。

迦迪延将礼物玩赏良久，方抬头端详着拔都。朦胧中，拔都的脸容极其坦率平和。在对哈马丹王国以及谷儿只王国的历次战斗中，拔都、哲别、速不台这些勇士的名字早已传遍钦察草原。没想到现在拔都竟会自己送上门来！这究竟是由于这位年轻人自恃有武力强盛的蒙古大军做其后盾，还是因为他太看重勇士的荣誉，乃至不惜以身涉险？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迦迪延仍不能不为拔都的勇气所震慑。

“你，要什么？”思索良久，迦迪延瞥了拔都一眼，审慎地开了腔，声音生硬得像块岩石。不及拔都回答，他就移开目光，开始来回挥动着宝

剑。这的确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迦迪延暗想。

“请你撤兵！”

拔都的回答如此简洁，迦迪延的手一顿，将剑尖指向拔都的方向，笑了：“为什么？”

“这对我们双方有利。你可以兵不血刃得到全部战利品，我们也可以腾出手来收拾那些阿谢人和高加索人，他们才是我们的敌人。”

“对我而言，蒙古人才是敌人。”

“我们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族源，我们最终会殊途同归，站在一起。而他们不同，他们和我们、和你们都不是同路人，暂时的联盟注定成不了永远的朋友，宗教信仰和族源的差异是你无法忽视，也是你无法抹平的。”

“即便如此，可只要抓住你，我一样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你得不到。你应该清楚，蒙古人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真正要服从的人只有成吉思汗。如果你抓住我作为要挟，你将一无所获。另外，成吉思汗有许多儿子和孙子，所以，与胜利相比，生命并非最重要的，否则哲别、速不台他们也不会冒险同意我来见你。更何况，我相信迦迪延首领对勇敢和荣誉的尊崇，小人之举恐首领不愿为也不屑为之。”

“你的这些话说服不了我。我才不去管有没有永远的朋友，我只要知道暂时的敌人是谁就行了。再说，做一次小人又何妨！不瞒你，我还真想领教领教蒙古军的战斗力，据说很强，是吗？”

“那么等待你的将是惩罚和悲惨。花剌子模已经臣服，想来你不会不清楚他们君主引火烧身的缘由吧。”

“知道又如何？难道迦迪延怕你们不成！来呀——”

帐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一个穿着白色内衣、披散着头发的小女孩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大帐。当她看到居中而坐的迦迪延时，便张开小手向迦迪延跑去。突然，她的脚被卷起的地毯绊了一下，身体向前扑去，拔都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

迦迪延的脸霎时变得惨白。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大帐中的武士也惊呆了。

小女孩抬头望着拔都。她长着一头栗色的卷发和一双黑蓝色的眼睛，鼓鼓的小脸异常白皙。大概是因为惊奇，她睁着一双亮亮的眼睛直望着拔都，脸上不经意地露出了一对可爱的笑靥。

“你是谁？”她天真地问。

“冰姬，快过来！”

小女孩却依然盯着拔都。

“阿爸，他们是谁？我没有见过他们，是吗？”

迦迪延感到自己简直要疯了，连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冰姬，快过来！你听到没有？到阿爸这边来！”

拔都的心头微微一震，他已经知道小女孩是迦迪延的什么人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迦迪延的女儿就在他的面前……

拔都伸出手去，迦迪延的心停止了跳动。

第四章 伽勒伽河之战

壹

拔都抚摸着小女孩美丽的卷发，温声回答：“我们是你阿爸的客人，我叫拔都。你阿爸在叫你，快过去吧。”

“好的，我就去。”小女孩乖巧地回答着，蹦蹦跳跳地跑到了迦迪延的身边。迦迪延一把将她揽在怀里，他坚实的双臂居然在微微颤抖。

小女孩惊讶地望着父亲：“阿爸，你怎么啦？”

迦迪延嘴张了张，好不容易才回答：“没事，阿爸没事。冰姬，你怎么不睡觉？你阿妈呢？”

“你今天不是让大夫给阿妈开了一剂安神的药吗？阿妈服了药，睡得很好。我睡不着，看到大帐的灯亮着，我想你在这里，就来了。”

迦迪延长长地嘘了口气。

小女孩将嘴附在迦迪延的耳边，悄声说道：“阿爸，那边那位大哥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还有那位大姐姐，你看她长得多好看！”

迦迪延这才打量起拔都身边的翻译兼副使来。这之前，他的视线一次也没有在“他”的身上停留过。他不能不惊诧于女儿的眼力，这或许就是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所特有的敏锐吧。

“阿爸，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哦，他们嘛，阿爸正有事情与他们商谈。你是小孩儿，不应该在这里听的，回去睡觉好吗？”

“是秘密吗？”

“是的。”

“那好吧，我先回去睡觉了。你也快点过来。”

“好的。忽滩，送小公主回去。”忽滩是迦迪延的心腹爱将，迦迪延对他十分信任，胜如手足同胞。

忽滩应声欲抱小女孩，小女孩却使劲挣脱了他的手臂，飞快地跑向拔都的身边。“我要去睡觉啦。明天，我可以找你来玩吗？”她仰望着拔都，充满期待地问。

“明天恐怕不行。以后吧，好吗？”

“那么说好了，你一定要来找我啊。”

“好。一言为定。”拔都爱抚地拍了拍小女孩的脑袋。小女孩心满意足地笑了，让忽滩牵着她的手，离开了大帐。

大帐中恢复了耐人寻味的寂静。

迦迪延探询的目光不断地扫过拔都和他的“副使”。刚才那一刻，他真的被吓坏了，女儿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在这世上最珍爱的一切。他知道，一旦拔都劫持了女儿，他恐怕只有无条件地同意拔都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拔都并没有这样做，从这点来看，这位年轻的蒙古将军倒还算得上光明磊落。下一步，他该如何回复拔都？撤军吧，将来无法向阿谢人和高加索人交待；不撤军吧，又难免要与武功鼎盛、所向披靡的蒙古人交战，弄不好还会拼个两败俱伤。唉，他究竟该怎么做，才能确保钦察部的利益不受损害？

拔都静静地等待着。尽管内心焦急异常，他的神情里却透出几许闲适。

忽滩匆匆返回了大帐。他瞟了拔都一眼，走到迦迪延身边，向他低低耳语了几句，迦迪延点着头，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忽滩再次离开了大帐。大约一刻钟的工夫，他端着一个雕刻着图案的红漆木托盘回到大帐中。托盘上放着两个光润洁白的细瓷酒杯，里面盛着葡萄酒，或者说是像葡萄酒的液体，若明若暗的烛光投射在酒杯中，不怀好意地闪动着血蓝色的光芒。

迦迪延与忽滩相视而笑。迦迪延做了个手势。

忽滩端着托盘走近拔都和他的“副使”——兰容。迦迪延缓缓说道：“按照我们钦察人的规矩，一切交由万能的天来决定。这两杯酒一杯有毒，一杯没有毒。你可以任选一杯，如果你喝过后能活着走出大帐，迦迪延将兑现承诺，罢兵离开战场。当然你们现在有两个人，也罢，迦迪延允许你们中能够活下来的那一个走出大帐，迦迪延仍愿兑现诺言。”

拔都注视着迦迪延：“果真？”

“迦迪延说话从来一言九鼎。”

“好！既然是钦察部的规矩，我愿将生死交给万能的长生天。”

拔都微笑着望了兰容一眼，所有的嘱托都在目光里刹那间交流了。他伸手欲取酒杯，就在这一瞬间，兰容突然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将两杯酒同时抢在手中，一饮而尽。她的敏捷让拔都大吃一惊，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兰容！”

烛火在兰容的眼中轻松跳起了死亡的舞蹈，她的胸口有些闷，却并无特别的剧痛之感。脑海中的空白处正在不断地扩大，侵蚀着她的思维，她知道在她说完要说的话前不能让意识完全消失，她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望着烛光后居中而坐、正吃惊地张着嘴的迦迪延。

“活着人的走出大帐。”她一字一顿地说。她的嘴唇干涩，唾液粘在了舌头上，使她每说一个字都分外艰难。即使可以察觉到生命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她的视线仍然不肯离开迦迪延。终于，她看到迦迪延点头了，很缓慢、很肯定的样子。接着，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她的身体倒向拔都的怀抱。

“兰容！”

拔都撕心裂肺的呼唤在兰容的耳边变得遥远了，她的视线越来越模糊，拔都的面容却在她记忆深处被无限地放大，除了这张脸，她的四周只有正在蚕食和吞噬一切的黑暗。黑暗的尽头，她明白了自己的情爱所系，那竟是许多年前第一次相见就已铭刻心头的少女的柔情。

“带我……回家。”她挣扎着说，声音微弱得近乎耳语。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了，她伸出手，摸索着拔都的脸，拔都立刻握住了她的手。她感到他的手格外地温暖有力，心满意足地叹口气，闭上了眼睛。

“我带你回家！”这是她能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恍若吹过草尖的风，在她残存的记忆深处摇曳着，然后慢慢地消逝在远方。

大帐中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拔都俯身抱起兰容，向帐门外走去。没有人阻拦，迦迪延和忽滩还愣愣地看着他们。许久，迦迪延想起什么，向

忽滩使了个眼色，忽滩立刻跟了出去。

“请等等！拔都将军，我们的……”

拔都站住了，沉默片刻，平淡的声音里透出些许艰涩：“你说礼物吗？你派人跟我们的忙哥撒将军去取好了。按约定，剩余的一半我们将在钦察部撤军后派人奉上。”

“好。有请忙哥撒将军带路。”

忙哥撒惊愕地望着拔都怀中的兰容：“小王爷，她……她怎么了？”

“我要带她回营。去执行你的任务吧。”

“喳！”

忽滩的脸上蓦然闪过一丝诡谲的阴笑。

一直悬着心的哲别、速不台、兀良合台和蒙哥终于盼到了拔都平安归来。

拔都顾不得向他们解释什么，一边吩咐侍卫去传军中大夫，一边在众人的簇拥下将兰容送回大帐。不多时，大夫匆匆赶到了，为兰容把了脉。拔都焦虑地注视着大夫的表情。

“怎么样？”

“小姐的脉象虽然微弱，却还平稳，当无大碍。不过——”

“不过什么？”

“小姐这样昏睡，我考虑是服了什么药物所致。”

“不是中毒吗？”

“没有中毒的迹象。小王爷为何这样问？”

直到这时，拔都才将他与迦迪延谈判时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给大家听。讲到迦迪延的要求和兰容奋不顾身地抢过两杯酒一饮而尽时，他的双目微微濡湿，声音也哽住了。

哲别在女儿身边坐下来，深情地握住了女儿的手。

“哲别将军，我……”

哲别微笑着阻止了拔都的自责：“别说了，小王爷。兰容这么做是对的。别说此事有惊无险，纵使兰容真的有性命之忧，只要此去能说动迦迪延

罢兵，保证小王爷安然无恙，她就不愧是我哲别的女儿。”

“大夫，你能肯定兰容确实没有中毒吗？”速不台仍旧不放心地追问。

“能。”大夫肯定地回答，“小姐没有一点中毒的症状。”

“既然不是毒酒，迦迪延究竟耍的什么鬼把戏？难道他只是要试试小王爷的胆量如何？”

“不！那两杯酒中，一杯的确是有毒的。”蒙哥若有所思地插进话来。

刹那间，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蒙哥的脸上。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是小时候额吉讲给我听的。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爱上了一位小伙子，姑娘的父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为了不让姑娘跟小伙子见面，他将姑娘软禁在城堡里。姑娘不肯屈服，以绝食向父亲抗争。她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眼见她生命不保，父亲只好将她放了出来，还让人叫来了小伙子。当着他们两人的面，父亲命人端来两杯酒，他对小伙子说，这两杯酒中，一杯有毒，一杯没毒，如果小伙子侥幸喝到了没有毒的酒，他就允许小伙子娶他的女儿；如果小伙子喝到了有毒的酒，那是天意让这对年轻人分开。为了心上人，小伙子同意用生命来做最后一搏。然而，在他还没有选择好要喝哪一杯酒时，姑娘抢先将两杯酒全都喝下了。原来她认为两杯酒中都有毒，小伙子无论喝哪一杯都难逃一死，既然如此，不如让她去死。她希望小伙子能够活下来，今后还有机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结果，姑娘并没有死。她的父亲为了防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先在一杯酒中放了毒药，在另一杯酒中却放了毒药的解药。姑娘将两杯酒一起喝下时，已经将其中一杯的毒性解除了。到了这一刻，姑娘的父亲终于被两个年轻人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同意了他们的婚事。额吉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巴比伦王国。从那以后，古巴比伦王国的人们每当为某件事难以做出抉择时，常常会采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做出决断。没想到钦察人居然也会采用这种方式。幸亏兰容将两杯酒都喝下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大夫首先舒展开微蹙的眉头：“这就清楚了，毒药和解药相互发生作用，导致了小姐的昏睡。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不出一个时辰，小姐就会苏醒。现在还是让她好好睡一会儿，大家都先请离开吧。”

“我想留下来陪着兰容，可以吗？我不会影响她的。”

“哦？好吧。小姐醒过来后，记住给她多喝些水。”

“我知道了。哲别将军，外面的事就交给你和速不台将军了。一定要注意观察钦察部的动静。”

“明白。你放心吧，小王爷。”

大帐中现在只剩下拔都和兰容。拔都在兰容身边坐下来，长久地凝视着兰容沉睡的面容。

他想起耶律楚材帐中的一幅画。耶律楚材，这位深受祖汗敬重的契丹族贵族，是位纯粹的学者和优秀的政治家，也是拔都的老师。耶律楚材的身上，曾经的游牧民族的豪放只余下淡淡的影子。

契丹族入主了中原，又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挤出中原，耶律楚材却在中原接受了影响着他一生的文化教育。他崇尚以儒治国，以佛治身，即使当他最终成为成吉思汗的高级幕僚，他依然用执着的仁爱精神试图影响成吉思汗和蒙古铁骑。与此同时，耶律楚材酷爱文化艺术，无论蒙古人到了哪里，他首先要保护的除了百姓，就是书籍和各个民族的艺术珍品。

当时，蒙古军刚刚攻下河中地区，拔都去看望耶律楚材，在他的帐中看到了这幅画——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耶律楚材抢救出来的一位伊斯兰民间画家的杰作——画作的名字就叫“睡”。

应该说，拔都第一次被震撼是因为这幅画的色彩极其绚丽：深蓝色的天幕，仙境般的风光，海滩与贝壳映衬着羽毛斑斓炫目的水鸟，海浪拍打着黑色的礁石，翻卷起银色的浪花。礁石的中央，一位少女正在沉睡。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长发从一侧拢过脖颈，披散在丰满的胸脯和纤细的腰肢上，一袭金色的羽衣，闪耀着火焰般的光芒。有一团火焰照亮了她的脸，那是一张象牙般细腻洁净、栩栩如生的脸，粉红的嘴微微张开着，密密的睫毛覆住了眼睛，在海浪和水鸟的欢鸣中，她竟睡得那般恬静安然。这动与静，这灿烂与淡雅，竟在浪漫灵动的氛围中实现了惊人的协调。

艺术的感染力是无限的，拔都在被打动的同时，渐渐理解了为什么耶律楚材会那样不遗余力地保护文化艺术。正如耶律楚材所说，艺术是文明的一部分，欣赏它们是解读文明的开始。

在奉命出征玉龙杰赤前夕，耶律楚材将这幅画送给了他。他明白耶律楚材的心意，他无非是希望在新的征服地自己能迅速地适应新的文明。

画中少女的眼睛是否也像兰容的眼睛那样幽深那样纯洁呢？在他的想象中，兰容与画中熟睡的少女融为了一体。等到结束这次远征有了合适的机会，他一定要将这幅画送给兰容。

生死与共的情谊是不容亵渎的，只是，他又该如何酬答这份深情？

“拔都……”

兰容微弱的低语将拔都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他立刻温柔地回应道：“我在这儿。你醒了吗？兰容。”

兰容睁开眼睛，一脸惊奇地注视着拔都，她的眼神竟让拔都有些心酸。

“兰容，你怎么样啦？哪里不舒服吗？”

“我这是在哪里？”

“在我们的营地。”

“这么说……酒里……你果真平安吗？”

“我很好。我们都没事了。”

“迦迪延答应我们的条件了吗？原来他只不过要试探试探我们！还好，我们总算通过了他的考验。”

“兰容，你为什么那么傻！倘若你出了意外，让我要负疚一辈子吗？”

“我没关系的。只要你平安无事，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答应我，以后不可以这样。”

“你先答应我，保重自己。”

“我答应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兰容，我去倒水给你喝。”

兰容顺从地听任拔都忙前忙后地照顾她。这一刻对她来讲弥足珍贵，她想，如果有一天她必须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她仍然可以带着这段回忆慢慢地老去，慢慢地走向生命的最后归宿。

哦，不，不对，她现在就想到死是不是为时尚早？她毕竟才只有十九岁啊，可是，她的内心却突然有了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尤其是经历了这场生离死别之后，她惟愿永远不要醒来。她知道终究会有那么一天，她，一个藏着爱却要带着躯壳嫁给别人的女人，再也无法去品味去感受这样的心醉和心碎。

兰容的眼中渐渐蓄满了泪水。

“兰容，你怎么啦？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不是。我只是……只是……有些想家了。”

拔都微微笑了，在兰容身边坐下来，体贴地拢住了她的双手：“等歼灭了篾儿乞人，我们就回家。”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嗯，回去。我想念祖汗，我想与他待上一段时间再返回父王的封地。路途这么遥远，以后想见都会很难了。”

兰容的眼神黯淡下来。是啊，拔都还要回到大太子术赤的封地，果真如此，今后的日子里留给她的或许只有无穷无尽的思念了。

帐外隐隐传来了刀剑撞击的声音，夹杂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天窗里透出一丝光亮，拔都专注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去看看吧。”兰容推推拔都的手。

“不用，我陪着你。有什么事儿，他们会来通知我的。”

“别担心我，我这里没事，真的。”

拔都稍稍犹豫了一下：“好吧，等击退了阿谢人和高加索人，我再来看你。你这会儿身体还很虚弱，千万不可以随便出去，知道吗？”

兰容轻轻“嗯”了一声：“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

“你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军中大夫匆匆走进大帐：“小王爷，哲别将军请您过去。小姐这里由我来照顾。”

“我正要去。钦察部有什么动静？”

“他们撤离了营地。”

贰

钦察部不告而别，在其盟友军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蒙古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态势，向阿谢、高加索二部营地发动了攻击。军心不稳的阿谢和高加索军队一触即溃，仓皇逃回本营。蒙古军并不斩尽杀绝，而是按照既定计划，派出轻骑，押送礼物，在斡罗斯边境追上了乘夜撤离的钦察部。

迦迪延见拔都果真如约送上了另一半礼物，内心十分喜悦。两下相见，拔都与迦迪延简单客套了几句，便提出了再度合作：迦迪延交出受其庇护的篾儿乞人，蒙古军则将此次战胜阿谢军队和高加索军队的所有战利品一并赠送迦迪延。迦迪延一听蒙古军又要他交出篾儿乞残部，勃然大怒，痛斥拔都无信无义。

拔都微微笑道："首领此言差矣。篾儿乞人原本就是我军长途奔袭的主要目标，岂可轻易放弃！但我军绝不想与迦迪延首领为敌。我可以保证，只要迦迪延首领交出篾儿乞人，我军绝不难为首领以及您的亲眷。只是，篾儿乞人与我蒙古人仇深似海，不能将其歼灭，我们就无法向我祖汗交待。迦迪延首领，您是识大体的人，我们之间又曾有过一次愉快的合作，相信这一次您一定还会选择继续与我们合作。其实，您又何苦为了那些反复无常的篾儿乞人，而与我蒙古军为敌，乃至玉石俱焚呢？"

"呸！好小子，你还敢教训老夫！好，我迦迪延今天就告诉你，你不要得寸进尺！交出篾儿乞人，你今生休想！"

拔都依然微笑着注视着迦迪延："那么，对不起，我只好得罪了。"

迦迪延抽刀在手，不容分说砍向拔都："好小子，先吃我一刀！"

拔都敏捷地躲过了迦迪延的马刀，拨马回归本阵。速不台、哲别、兀良合台、蒙哥当即挥令蒙古军分四路冲入钦察军。两军展开了激战，蒙古军直捣中路，越战越勇，迦迪延不敌，被迫逃入斡罗斯境内。

迦迪延被迫派人向女婿求援。

当时的斡罗斯境内被众多公国割据。多年前，迦迪延将亲生女儿中最美丽的一个许配给了这些公国中势力最强大的哈里克斯大公。看在姻亲的分儿上，哈里克斯大公召集各公国大公商议抵御蒙古军队一事，大公们争论不休，但哈里克斯认为，钦察人虽与斡罗斯各公国为敌，可如今大敌当前，如果将钦察人推向蒙古人，只会壮大蒙古人的力量，而那时，斡罗斯各公国势必在本国国土上抗击蒙古人。为今之计，不如在钦察草原与蒙古人决战，将他们挡在国门之外。

哈里克斯说服了部分大公，很快集结起三个公国的力量：基辅、契尔尼戈夫、加利西亚共八万大军，出兵钦察草原。

哲别、速不台无心与斡罗斯各公国的军队为敌，遂向三公国分别派出了十名使者，表示他们没有任何进犯斡罗斯的意图，只是奉命追击仇敌篾儿乞人以及包庇了篾儿乞人的钦察人，他们希望三位大公不要轻信钦察人的挑拨，倒不如与蒙古人联合，趁机除掉为害斡罗斯多年的钦察人。

尽管使者使尽浑身解数，一再晓以利害，三国大公丝毫不为所动，不仅如此，他们还杀掉了八名使者，并将另两名使者打得遍体鳞伤放了回去。哲别、速不台怒不可遏。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斡罗斯大公对蒙使非杀即辱，看来不打是不行了。曾几何时，沙王就是因为无故杀害使者而引火烧身，不想今天斡罗斯联军又重蹈覆辙。

历史上著名的伽勒伽河（即卡尔卡河，北顿涅茨河支流，汇入顿河）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三个公国出兵八万，迦迪延出兵两万，共十万人。十万对两万，决战双方的兵力可谓众寡悬殊。速不台和哲别连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确定了初步的作战方案。次日，拔都、兀良合台率领的蒙古前锋部队首先向联军做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战斗中，兀良合台肩上中了敌人的冷箭，拔都也自知不敌，急忙下令撤退。迦迪延急于报仇，不等与其他公国军队会齐，与女婿哈里克斯一起指挥部队率先渡过第聂伯河，一路对蒙古军穷追不舍。速不台、哲别且战且退，同时派出拔都、兀良合台、蒙哥各率一千人沿途不断袭扰敌军，同时又不正面交锋，而是故意示弱于敌，以期骄纵敌人。

联军大将朱利将军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他见数日来蒙古军退而不乱，便劝说哈里克斯和迦迪延小心从事。他说："从这几日追击，蒙古军始终进退有度来看，这是一支士兵训练有素、主帅有勇有谋的军队，他们虽然人数远远少于我军，却可能是我们的强敌，大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哈里克斯不以为然，回以哈哈大笑。朱利见无法说服哈里克斯和迦迪延，仰天长叹道："竖子不足与谋。想我朱利南征北战多年，还没有见过这样骑术谙熟、射技惊人的军队，只怕我们这数万人迟早要折在蒙古军的手中。"

哈里克斯充耳不闻，依旧挥令大军继续追击蒙古军。

整整九天，双方马不停蹄。迦迪延和哈里克斯所率军队将其他两公国的军队越甩越远，当他们在伽勒伽河畔追上蒙古军时，已然筋疲力尽了。

这一天正是一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哈里克斯和迦迪延商议后分成南北两路大军沿伽勒伽河畔安营扎寨，哲别派拔都率六千骑兵伪装进攻钦察阵地，不久又佯退，迦迪延不辨真伪，率北路军抢先渡过伽勒伽河，却正好投入了蒙古军布下的罗网中。哲别、速不台派拔都、兀良合台、蒙哥统率一万人充当右翼，直冲钦察军营阵，二将则率左翼部队切断了钦察军的后路。钦察军哪里抵挡得住蒙古军的凌厉攻势，全线溃退。哈里克斯急派南路军增援，却被溃败中的钦察军将战斗队形冲得七零八落，哲别、速不台乘势渡过伽勒伽河攻打斡罗斯联军各部，大获全胜。迦迪延率领残兵败将退回了钦察草原自己的主营地。

是役，斡罗斯联军损兵七万余人，有七十位贵族阵亡，在蒙古军强大的攻势下，斡罗斯联军的大公被迫请降。

哲别、速不台原也无意与斡罗斯各公国为敌。大公既降，他们率领大军沿伽勒伽河顺流而下，取道进至康里部。康里部首领举部来战，兵败后投降。考虑到远征军已经教训了钦察部，歼灭了篾儿乞人，圆满完成了成吉思汗交给他们的任务，二将萌生了回师的念头。长期远离主力孤军作战，孤立无援的忧虑弥漫于整个军营，远征的疲劳及思乡厌战的情绪甚至影响到哲别、速不台本人。可是在没有接到成吉思汗回师的命令前，二将以及拔都等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也有些茫然。

一二二四年，成吉思汗自河中班师，并召哲别、速不台二将率军东归。不久，信差到达，传令远征军班师，全军闻讯一片欢腾。速不台长长地吐了口气，即便胜利也未让他如此舒畅。

“总算可以回去了。”他轻松地对哲别说。

哲别微微笑了一下，脸色十分难看。

“哲别，你怎么……”速不台上前握住哲别的手，又急忙缩了回来。哲别的手心像烧红的烙铁一般滚烫。

“近日常觉身上不适，或许生了病。”哲别轻描淡写地说。

速不台急请随军大夫为哲别诊治，大军开始缓缓班师。

哲别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一日重似一日。兰容忧心如焚，每日端汤喂药，服侍父亲于病榻前。速不台、拔都、兀良合台、蒙哥天天都来看望哲别，尤其速不台，唯恐哲别有个好歹。多年的并肩战斗，哲别、速不台二人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彼此信赖，心心相印，正是靠了他们的默契配合，才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奇迹。速不台甚至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征战，哲别你真的就不想再看看魂牵梦绕的蒙古草原了吗？

哲别病入膏肓，唯头脑依旧清醒。一次从昏睡中醒来，他拉住正坐在他的身边忧虑地俯视着他的速不台，平静地最后一次吐露心曲：“速不台，我恐怕看不到故乡的草地了。来时没觉得这段路如此漫长，回去却觉得它没了尽头。其实，我多想再看一眼草原，再上不儿罕山狩一次猎。我更想念大汗。二十三年了，我时刻不曾忘记从我手中射出的那罪恶的一箭，每当想起，我都会追悔莫及。”

当年，哲别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阔亦田大战中，一箭射中成吉思汗的脖颈，致使成吉思汗陷入危险，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当战斗结束后，哲别却投降了成吉思汗。他并没有隐瞒自己就是射伤成吉思汗的人，正是因为他的坦诚，成吉思汗非但没做任何计较，反而将他置于左右，委以重任。为了回报成吉思汗的知遇之恩，哲别从此南征北战、东伐西讨，马不停蹄地奋斗了二十三年，创造了众多的军事奇迹，他本人亦成为蒙古历史上名垂千古的常胜将军。

“那时各为其主，大汗何曾计较过你的过失？他始终很信任你。”

“我知道。大汗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我却再不能有所回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此后不能在他麾下效力了。”

“不！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你只要安心养病，一定会康复的。”速不台再也掩不住满腔痛苦，揪心地背过脸去。

拔都、兀良合台、蒙哥也来看望哲别，这一天他们陪了哲别很久。夜深了，哲别屏退众人，他还有些话想单独对拔都和兰容说。

拔都握住了哲别伸向他的手，这只手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滚烫了，倒是汗涔涔、凉津津的，那张病倒后就一直显得灰暗的脸上也呈现出反常的红润和生气，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攥住了拔都的心，使他甚至无法强作欢颜。

“小王爷……”

“是，我在。”

“兰容……”

“阿爸……”

“小王爷，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您说。”

“我只有兰容这一个女儿，我想请你替我照看好她。”

“我会的。一定。”

“不，阿爸，我不要听您这么说，不要！”

“女儿，不要打断阿爸，让阿爸把话说完。小王爷，你是我唯一想到和希望托付兰容的人。让她做你的妹妹吧，照顾她，行吗？等她出嫁的时候，请小王爷作为她娘家的哥哥送她出嫁。”

拔都与兰容默默对望，兰容哭得红肿的眼中闪现出点点充满着深沉眷恋的泪光。

“请您放心，从今以后兰容就是我的妹妹。”拔都更紧地握住哲别的手，庄重地许诺。

哲别的脸上浮出一丝欣慰的笑意，他久久凝视着女儿。兰容的一颗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抽打着，那种独自面对死亡无助的感觉又出现了。她知道父亲这么做，既是为了她，也是为了最后一次报答大汗对他父女的恩德。可是，这一刻她宁愿父亲永远不要再说下去了。

“听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四年前，窝阔台三太子在一次酒宴上向大汗提出，希望能将兰容许配给他的爱子阔出，大汗同意了，还说到时他会亲自为兰容和阔出小王爷主持婚礼。这是大汗和三太子的格外恩典，我哲别当真无以为报。这些年来，我一直征战在外，又遇上兰容的额吉病故，否则，他们的婚事或许早该办了。遗憾的是，我恐怕看不到大汗为我的兰容主婚了。我希望小王爷你能代我完成这个心愿，代我将兰容送

上白帐牛车。”

“好！”

哲别似乎累了，慢慢合上了眼睛。拔都和兰容守候在哲别的身边，这天，哲别终究没能再看一眼他深深眷恋的蒙古草原。

入殓那天，全军悲悼哭泣。哲别戎马一生，以他的智慧、谦逊和勇敢赢得了全军将士的尊敬与爱戴，奈何他过早逝去，徒为生者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夏季，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在额尔齐斯河畔驻营，等待哲别、速不台二将的归来。夏往秋至，爽爽清风，悠悠白云，都在等待欢迎远征归来的勇士。成吉思汗早早候在行帐前，翘首期盼着阔别三年的远征将士，期盼着他的“猎鹰”、他的“利箭”。

远征军徐徐开进营地，主营沸腾了。拥抱、欢笑、泪水，说不尽的离别思念，道不完的重逢喜悦。成吉思汗受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越发焦急地用目光搜寻着那两个他所熟悉的身影。

是速不台吗？骑着黑骏马，英姿焕发，正催马向他飞驰而来。是速不台！成吉思汗拍马迎了上去，马头相撞时，两人同时跳下马背。

“大汗……”不等速不台见礼，成吉思汗已与风尘仆仆的爱将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大汗，”待激动的情绪稍稍平复，速不台百感交集地凝视着已见苍老的大汗，如梦似醒，“您身体还好吗？”

“好。好。速不台，哲别呢？你们俩怎么没在一起？”

速不台隐忍的悲哀再也掩藏不住：“哲别他……他……”

如同骤然掉入冰窟，成吉思汗由于内心的剧痛而显得麻木了。喧闹的军营骤然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哲别的灵柩在环绕的人群中被缓缓推动。成吉思汗热泪盈眶。这就是哲别吗？他才只有四十二岁，真的就这么匆匆而去？甚至还来不及看一眼故乡的草原？成吉思汗扶棺痛哭，所有的将士都跪伏于地，环绕着哲别的灵车，悲戚声四起。

许久，成吉思汗强忍住痛苦问道：“哲别是不是阵亡？”

“不。”速不台流着泪回答，“战神永远垂青他，他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哲别被埋葬在额尔齐斯河河畔。额尔齐斯河河水忧伤地拍打着河岸，似为将星早殒而伤悼不已。成吉思汗亲自洒酒祭奠英灵。杯杯苦酒渗入泥土，为哲别，为博尔术，为木华黎，为他的孙子、女婿，为忽兰，为所

有那些倒在了征途上的将士们。时光如水岁月无情，西征缩短生离死别的距离，假如没有思念没有情谊，便不会这般悲伤这般叹息。

大军休息几日，徐徐东返。拔都遣军队先回玉龙杰赤向父王报告远征的消息，他自己则随着祖汗回返蒙古主营。或许是预感到此次一别他将很难再见到祖汗，拔都格外珍惜在祖汗身边的日子。成吉思汗也舍不得孙子离去。自从攻打玉龙杰赤开始，成吉思汗就再没有见到过长子术赤，因此，能与爱孙朝夕相处，对年事已高、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前的成吉思汗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慰藉。

回师途中，成吉思汗单独召见了老将速不台。速不台向成吉思汗汇报了他们远征钦察草原及斡罗斯各公国的详细经过。哲别、速不台的远征可谓硕果累累，在近三年的转战里，他们扫荡了高加索山脉南北，征服十四国，破城七十余座，行程五千余公里，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不仅如此，当成吉思汗得知两位孙子拔都、蒙哥，年轻的将领兀良合台都在远征中表现出色，他心里不由既宽慰又自得。

事实上，速不台带回的关于欧洲各国的情报远比胜利本身更为重要，此次远征为十年后拔都征服欧洲开了先河。

叁

大军缓缓开入原西辽境内，成吉思汗决定择日款待所有战功卓著的将领、重臣以及他们的亲眷。这时，拖雷之子，成吉思汗的两个孙子忽必烈、旭烈兀奉孛儿帖夫人之命前来相迎。

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苏如夫人亲生。拖雷膝下有子十人，蒙哥为诸兄弟之长，忽必烈排行老四，旭烈兀排行老六，阿里不哥排行老七。

与母亲教子有方有关，苏如夫人为拖雷所生的四个儿子长大后都很有作为。蒙哥是继窝阔台汗、贵由汗之后蒙古历史上最有成就的第四代大汗，他为人深沉严谨，不喜宴乐，一生宵衣旰食，好学不辍，是当时有名的数学家。他第一个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并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及至继承汗位，凡有起草公文之类，事必躬亲，算得上成吉思汗家族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位大汗。

忽必烈是元朝开国君主，在他手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建立了繁荣昌盛、版图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旭烈兀则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利汗国的开创者。阿里不哥英勇善战，屡建奇勋，深受父亲拖雷和长兄蒙哥的倚重。多年后，在蒙哥病逝钓鱼台、汗位犹虚的情况下，阿里不哥依靠许多贵族的拥戴，起兵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兄弟拥兵对垒四年，最终阿里不哥败北。但与其说阿里不哥败给了忽必烈，不如说蒙古习惯法败给了早已形成体系的汉法。治理汉地是使用汉法还是使用蒙古习惯法是交

织于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三兄弟全部争端中最本质的原因。忽必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最终也就承担起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责。

九岁的忽必烈有着早慧儿童所特有聪颖、机敏，弟弟旭烈兀比他小两岁，也是十分俊秀活泼，成吉思汗看到两个爱孙如此可意，不由笑逐颜开。晚年的成吉思汗弥感天伦之乐的可贵。

两个孩子有模有样地给祖汗见过礼，又见过父王拖雷和哥哥拔都，便缠绕在祖汗身边，丝毫不觉生分。成吉思汗张开双臂，将两个孙子抱在怀中，他先问忽必烈："告诉祖汗，你喜欢做什么？"

"围猎。"

"围猎啊……旭烈兀，你呢？"

"我和四哥一样。"

"好好，祖汗过几天就带你们俩参加围猎。"

忽必烈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不眨眼地注视着祖汗慈爱、威严的脸庞，成吉思汗察觉到了，含笑问："你还记得祖汗吗？"

忽必烈使劲点了点头。

"祖汗出征的时候，你和旭烈兀还是两个小不点儿呢。旭烈兀刚刚两岁，转眼间你们已经长这么大了。"

忽必烈抱住祖汗的脖子，俯在他的耳边悄声说："我做梦梦见过祖汗，骑着高头大马，像天神……不，比天神还要威风！"

"哦？真的吗？"成吉思汗开怀大笑。

旭烈兀急了："祖汗，四哥跟你说什么呢？"

究竟有多久了，没有听到过父汗这般酣畅的笑声？在一旁默默注视着父汗愉悦的笑脸，拖雷的心却在隐隐作痛。博尔术、木华黎、哲别的相继病逝，给父汗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了，那以后只感到父汗日渐憔悴，往日总是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脸上时常显露出疲惫和茫然。也许母亲正是为此才派来了忽必烈和旭烈兀这两个孩子？无忧无虑的童真笑脸永远是人们忘却忧烦的良药……

根本来不及品味骨肉团聚的快乐，拖雷用他的全部身心关注着父汗。他很清楚将来他的儿子们绝不会像他爱父汗一样爱他的，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像他一样拥有成吉思汗这样的父亲。

拔都看到四叔拖雷惆怅的眼神，他完全明白四叔此刻的心情，因为那也是他自己的心情。

“拖雷，孩子们大老远来了，你也不说上几句话？”成吉思汗突然冲儿子说道。显然，儿子的沉默让他感到难以理解。

拖雷像被看穿心事似的有些慌乱：“嗯……嗯，奶奶身体好吗？”

“好。”回答的是忽必烈，停了停，他又补充了一句，“大家都很好。”

得！这下四叔拖雷要问的第二句话也被挡了回去，拔都想笑，却终究化作一声叹息从嘴边滑落心底。

“既然要组织围猎，儿臣是不是出去安排一下？”

“也罢，你去吧。”

拔都站起身：“孙儿也去？”

“你不用。咱们爷儿四个好好在一起聊聊，聚聚。”

“好。”

父亲不在，两个孩子更加无拘无束，他们开始缠着拔都要他讲远征钦察草原的事情，拔都见祖汗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就真的给两个孩子讲起了他亲历的几场战争。午宴摆上时，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成吉思汗也听得很认真。拔都讲完，忽必烈掰着手指头说道：“追击战、伏击战、围城战、运动战、歼灭战，还有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这些都是祖汗经常使用的战略战术，想不到速不台、哲别二位将军和拔都哥也全都用到了。等我长大做了将军，我也要用这些方法去战胜敌人。”

“你说什么？”拔都有点吃惊。

“我说的不对吗？摩诃末·沙就是死于速不台将军和哲别将军的追击战中。远征军战胜谷儿只的十字军，用了伏击战术。迫降哈马丹，又用了围城攻坚的战术。拔都哥说服钦察部不战而退，才将钦察、阿谢、高加索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至于伽勒伽河会战，则是我们在运动战中歼灭了敌人。”

拔都怎么也没想到年幼的堂弟居然有着如此心胸、头脑、颖悟和天分，他对远征斡罗斯的总结一语中的，这实在不像一个孩子所能达到的智慧。如果不是忽必烈就在他的面前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

成吉思汗同样惊奇不已。孙儿忽必烈出生在金中都陷落的那一天，当年，相士皆云此儿生有福相，日后将平定天下。莫非，这就是长生天给他的启示？

为了爱孙，成吉思汗特意举行了大规模的围猎。

初次参加围猎的儿童要由长者揩拭油脂于中指，以示祝福。成吉思汗亲自为两个孙子举行了这样的仪式。孩子们柔软的手指停留在他们祖汗已经粗糙的手掌中，生命将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还有希望……

忽必烈、旭烈兀按捺不住勃发的兴致，催开坐骑，跃跃欲试。猎物被圈赶到一处，成吉思汗带着两个孙子先行进入狩猎圈，将士们紧紧相随。两个孩子一心要在祖汗面前显露本事，专心致志，举弓待发。忽必烈首先射中一只雪兔，旭烈兀随之射中一只瞪羚，众将一起喝彩。雪兔、瞪羚皆善跑善跳之物，可见兄弟俩已谙熟弓马之道。

围猎进行到最后，照例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出面为幸存的动物求生。成吉思汗不直接回答，而是问身边的忽必烈是否准请？忽必烈不假思索地回答："准。不可竭泽而渔，还宜网开一面。"

成吉思汗闻言欣然准奏。

耶律楚材正在拔都身边，听到忽必烈的回答，不由向拔都赞道："皇孙小小年纪，出语不凡，将来或可成就大业。"

拔都点头，深以为然。

蒙古大军东返后，术赤留在了花剌子模自己的封地，成吉思汗数次派人召见，术赤皆推病不至，成吉思汗异常失望，幸好有爱孙拔都陪伴身边，术赤又派儿子斡尔多、别儿哥和女儿薇萱前来拜见祖汗，如此，方稍解成吉思汗心头悬思。

薇萱是当年术赤率军攻打太原时收养的孤女，自幼聪明乖巧，深得术赤夫妇钟爱，视若己出。薇萱比拔都小八岁，与拔都感情最为亲密。五年未见，拔都蓦然发现，长成少女的薇萱越发出落得千娇百媚，如花似玉，若不是在祖汗的大帐相见，拔都差点都不敢相认。兄妹四人陪祖汗吃过午饭，斡尔多和别儿哥急着找蒙哥和兀良合台打马球，拔都便带薇萱到三叔窝阔台的营地看望兰容。

自父亲病逝，兰容一直郁郁寡欢。成吉思汗怜惜兰容孤苦无依，又是三子窝阔台未过门的儿媳，遂让窝阔台担负起照顾之责。拔都受哲别临终托付，将兰容认作妹妹，然而，为了不在阔出和兰容之间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拔都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自己过多地介入兰容的生活之中。何况他也相信，以阔出对兰容的钟情，一定会照顾好兰容。

不出拔都所料，阔出果然与兰容在一起。拔都与二叔察合台、三叔窝阔台的儿子们始终不像他与四叔拖雷的儿子们那样亲密。这中间固然有性格方面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受父辈影响。对于父亲的身世之疑，以及父亲多年来承受的猜忌白眼，拔都的内心难免也蒙有一层淡淡的阴影。特别是每每虑及包括二叔在内的许多人对父亲表现出的不公正，拔都便会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无奈和不平。

西征前为确立汗位继承人，父亲与二叔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当时，为了不让身为长子的父亲成为合法的汗位继承人，二叔甚至公然污辱父亲是篾儿乞人的野种。性情隐忍而平和的父亲生平第一次动手打人，而且打的还是自己的弟弟。事后，为了缓和兄弟间的矛盾，也为了未来的征伐大业，祖汗毅然决定确立三叔为嗣。这或许是一次明智的选择，却在父亲的心中造成了永久的伤害，同时也让拔都明白了父亲深藏了大半生的痛苦和自卑。

父辈间的隔阂不可能不影响到孩子们，不过对于敦厚善良的阔出，拔都还是打心眼里喜爱的。何况，阔出毕竟是兰容未来的丈夫，就凭这一点，也能得到拔都的尊重。

拔都意外来访，兰容喜出望外。四人在帐外相见，阔出抢先上前施礼，神情中流露出些许腼腆。阔出的脸容酷似窝阔台，性格上也继承了其父的大度和宽厚，窝阔台一向对他格外钟爱。经年未见的堂兄弟，彼此间都有些陌生，拔都与阔出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示意薇萱见过阔出和兰容。阔出惊喜地向薇萱颔首致意，兰容则拉过薇萱的手，出神地凝视了良久，幽幽叹道："长了许多了。小的时候像个精致的瓷娃娃，如今大了，越发漂亮了。我真嫉妒死你了。"

薇萱撒娇地与兰容拥抱："姐姐才是我们草原上真正的大美人，我更羡慕姐姐呢。我说的对吧，二哥？"

兰容心绪复杂地望了拔都一眼，又急忙移开了视线。

比起数月前，兰容的脸色稍稍有了些光泽和红润，然而，她的双眸中依然凝结着深深的哀愁。四目相对的瞬间，拔都的心也隐隐作痛。对于这个曾用生命保护过他的女子，他甚至不知如何才能不辜负她？他只能祈求长生天多多眷顾兰容，赐给她更多的平安、宁静、幸福。

"姐姐，我和哥哥有件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临来前拔都哥哥特意嘱咐信使要我们带来的。"薇萱突然想起什么，从马背上取过一个精心装裱的画轴，小心翼翼地在兰容面前展开来。

"这幅画的名字叫《睡》，哥哥说，姐姐就是画里的少女。"

兰容的脸上泛起了浅浅的红晕，她的思绪重被拉回钦察草原的日日夜夜，那时她与拔都并肩战斗，同生共死……

一阵杂沓的马蹄声传来，由远及近，四个人循声望去。

"大哥？"阔出的声音里透出些许疑问和惊讶。

拔都也认出了贵由。贵由的衣着一丝不苟，如同这位皇子的为人，严谨得近乎刻板。说来也怪，在成吉思汗的孙子当中，唯独拔都与贵由无论从性格、气质还是为人处事上完全不同。

阔出向前迎了几步。贵由大概已经看见了他们，径直向他们这边驰来，身后几位侍卫紧紧相随。

阔出与贵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贵由是窝阔台的长子，阔出则是窝阔台的三子。窝阔台对贵由始终不甚钟爱，因为这个缘故，贵由对阔出又妒又恨，只是由于阔出的一再忍让，兄弟俩的矛盾才勉强没有进一步激化。

“大哥，你要去打猎吗？”俟贵由在几步之外勒住坐骑，阔出过去为他牵住马缰，不失客气地问。

贵由瞟了拔都一眼，眼神中闪露出内心的倨傲与淡漠。然而，当他将目光转向薇萱时，竟似被什么东西击中一般，原本冷峻的脸上先是现出惊羡与渴慕，随即布满了红潮。

薇萱帮兰容收好画轴。她并不认得贵由，所以贵由的异样也就丝毫不在她的心上。她唯一的印象是贵由太瘦了，脸上的线条也太过凌厉，一点不像她的拔都哥。倒是兰容很得体地向贵由施了半礼，贵由的嘴角僵硬地牵动了一下，算是答礼。贵由的表情多少有些尴尬，他原本希望找个借口来看望兰容，没想到阔出又在这里，这让他不仅感到别扭而且心生憎恶。

贵由、阔出、兰容自幼一起长大，情窦初开的时候，贵由和阔出都悄悄喜欢着温柔可人的兰容。身为长子，贵由深知父王最钟爱比他小几岁的三弟，所以，他从来不去和三弟争一切东西，包括女人。然而，在父王的荫庇下，他却一次次落败于三弟。在兰容成为三弟未婚妻的那一刻，他暗暗发誓，只要长生天还能赐给他机会，哪怕只有一次，他也要报复，不择手段地报复。

他听到阔出说了句什么，却没往心里去，直到阔出又说了一遍，他才应付似的“唔”了一声。阔出神情奇怪地望着他，半晌，他终于反应过来阔出是在邀请他回帐中小坐。

“薇萱，过来见过三叔的长子，你应该叫他贵由哥。”

拔都招招手。薇萱听话地走过来，一双顾盼神飞的大眼睛调皮地睃着贵由。她清澈的眼波让贵由感到一阵慌乱，这是贵由过去从来不曾产生过的感觉。

“薇萱见过贵由哥。”

“不必，不必。我只是路过，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先走了。”贵由言不由衷地说着，眼睛的余光迅速地掠过薇萱。此时此刻，他特别希望拔都或者阔出能够挽留他，哪怕只是出于客套。当这个愿望落空后，他只好悻悻然地翻身跃上马背，连句告辞的话也没说便猝然离去。拔都、阔出莫名其妙地对视一眼，又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贵由就是这样，让人

无法捉摸。其实拔都和阔出哪里知道贵由内心的想法，若非碍于已经说出口的话，加上对拔都和阔出根深蒂固的成见，贵由这一次真的很想留下。

四人回到帐中，兰容、阔出尊拔都上坐。蒙古大军回师途中，窝阔台曾与父汗商议过想将兰容与阔出的婚事办了，然而兰容坚持要为父亲守孝三年后再谈婚论嫁。考虑到她态度坚决，又是出于对父亲的一片孝心，窝阔台与成吉思汗不忍过分违拗，只得按照她的心愿将婚事向后推了。

帐中靠里的桌上摆着已剩残局的棋盘，显然拔都、薇萱来之前阔出和兰容正在对弈。拔都问道："阔出，你能比过兰容吗？"

阔出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兰容让着我时，可以的。"

拔都起身踱到棋盘前，看了片刻："这么说，这边是你的棋子？"

"是的。"

"我看，不如你们把这盘棋下完吧。"

"我已经没有招了，正准备认输呢。拔都哥，你来怎么样？"

"不瞒你说，我也是兰容的手下败将。"

兄弟俩相视而笑，原先的拘谨一扫而光。

几位侍女进来，很麻利地在桌上摆满了各式精致的茶点、奶食品和一壶醇香的马奶酒。拔都蓦然想起他在花剌子模吃过的清雅亲手为他做的馒头、烙饼，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一转眼，他整整五年不曾得到过清雅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清雅是否已离开花剌子模去了欧洲？还有清雅腹中的孩子，会是男还是女……远征军从斡罗斯撤军与主力部队会合后，拔都一直留在四叔的营地，每天都能见到四婶苏如夫人，见到清雅的嫂子和两个侄女。他很庆幸清雅选择了四婶托付她的嫂子和侄女，在四婶的精心照料下，不仅两个孩子——修眉和雪雪越长越讨人喜欢，清雅的嫂子也从身心两方面恢复了健康……

"拔都哥，这次远征收获一定很大吧？"阔出一边为拔都斟酒，一边关切地询问。

拔都急忙收住飘远的思绪："很大。这得归功于速不台将军和哲别将军指挥得当，否则，孤军深入，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阔出、薇萱急忙看了兰容一眼。拔都意识到也已晚了，暗悔自己不该又触及兰容内心的创痛。

帐中的气氛变得稍稍压抑了一些。拔都有意不去看兰容，很自然地提起另一个话头："祖汗的一生，似乎一直创造着奇迹，统一蒙古各部时如

此，西征时如此，对斡罗斯的远征亦如此。但若不是大举西征，金国的灭顶之灾就在眼前，是沙王给了金国的皇帝一线喘息之机。现在大军东返，唯一的遗憾是留下了札兰丁这个后患。”

“我一直想不明白祖汗在申河追上札兰丁时，明明可以将札兰丁一箭射死在申河中，为什么反倒放了他一条生路？”

“英雄之间，总难免惺惺相惜。札兰丁虽然是反抗祖汗最坚决的人，他的勇猛无畏却可以成为军人的楷模，恐怕正因为这个缘故，祖汗才毅然放他遁去。这件事，换了你、我就不会有祖汗的这种气度了。不过，札兰丁一日不除，势必会为将来的军事行动埋下隐患。”

“我观札兰丁为人行事虽有蛮兵之能，勇猛异常，却无统将之才，亦无人君之度。承大位不知谨慎从事，临战阵缺乏先见之明，这样的人，得不到百姓的真心拥护，即便可以得逞一时，终难长久。何况，札兰丁本性骄奢，为人悭吝，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怎似大汗有度量、能容众、敬天地、重信义？如果将大汗的人格魅力与札兰丁的致命弱点稍做对比，高下立判，正因为如此，札兰丁空占着天时、地利、人和，仍然屡战屡败，最后还落了个逃亡他国。所以我想，札兰丁就算会卷土重来，也不足为惧。”

兰容平静地插进话来，阔出和薇萱惊奇地望着她。薇萱半是惊讶半是钦佩，阔出则完全出乎意外。这些话他过去从来没听兰容说过，他万没想到看似娇弱的兰容竟有这样的头脑与心胸，他以前对兰容的了解实在太少太少了。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不免感到懊悔，又有些自责。他暗暗地想，他真的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新认识兰容，如果做不到这点，他又怎么可能真正走进心爱人的内心？拔都却丝毫不觉得惊奇。在斡罗斯的一年里，他与兰容朝夕相处，深知兰容秉承了其父过人的智慧。只可惜她是个女子，在草原上，一个女子，无论她有多么优秀，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兰容反而不能像清雅那样，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知为什么，自从兰容从他手中夺过那两杯毒酒后，他每当想到清雅，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兰容，而想起兰容，脑海里又会立刻浮现出清雅的身影。对于这两个几乎同时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子，他甚至辨别不清哪一个恩重，哪一个情深。

帐中出现了片刻的沉寂。薇萱轻轻地叹了口气。

拔都不觉笑了：“小孩子家，你叹什么气？”

“我是在可惜兰容姐怎么是个女孩子，如果她是男孩子，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将军。你说呢，阔出哥哥？”

阔出连连点头，望着兰容的目光里除了不变的爱恋，又多了几分称羡。

兰容向阔出报以勉强的一笑。倘若同样的眼神出自拔都，她一定会觉得很甜蜜，可是对阔出，她从来不想也不愿打开心扉。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对阔出很不公平，阔出的深厚情谊在她的心海中激不起任何涟漪。与阔出在一起，她只有宁静的快乐，却感受不到任何激情。也许天地间的一切情缘自有定数？让有情的无缘，有缘的无情？

拔都的神态变得庄重起来，在斡罗斯他已习惯与兰容探讨此类问题，兰容思维的细致敏锐往往对他大有裨益。

“兰容说得对。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可以大意，札兰丁一旦复辟成功，毕竟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无法预料的麻烦。我想，对花剌子模境内的征服既然已告一段落，下一步祖汗一定会集中精力对付百年世仇——金国。若不是父王的身体大不如前，我真想留在祖汗身边，参加日后的军事行动。对中原的战事与对斡罗斯、钦察有很大不同，按照祖汗‘先攻夏，后伐金，再图宋’的战略方针，下一步，祖汗恐怕会将剑锋首先指向先降后叛且背信弃义的西夏人。值得欣慰的是，祖汗创业的几十年中，从最初的统一战争，到为了适应对西夏、金、花剌子模战事的需要，军队兵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从单纯的骑兵作战模式逐渐发展到以骑兵为主，签兵、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甚至水兵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立体模式，这样组织起的进攻的确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立体进攻固然重要，但若不同时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空有齐全的兵种恐怕也无济于事。我常听父亲赞叹大汗对于战机的把握和用兵的高妙，在实战中，或纵深突破，或迂回包围，或诱敌伏击，无不运用自如。即便是在攻坚战中，大汗也会因地制宜地采用攻心、火攻、水攻、坑攻、诈术、围城打援、弃难就易、声东击西等战术，绝不墨守成规，所以，大汗才能在统一蒙古、攻夏、攻金、西征的过程中创造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父亲每每谈起，都感佩不已，并以此作为自己指挥军队的准则。”

“是啊，它也将是我的准则。阔出，你身边将来会有一位了不起的参谋，别辜负了兰容。”

“我会的，请你放心。”

阔出正视拔都，严肃地回答。拔都蓦然想起自己在哲别病榻前许下的诺言，在为兰容庆幸的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凄凉。

兰容的脸上掠过一抹不易觉察的阴影，方才的谈兴一扫而光。

稍一沉默，阔出问道：“拔都哥，你不准备留下来吗？”

“恐怕不能了。父王他……”

“父王一直病着，他也很希望二哥早些回去，他好像有许多事许多话想向二哥交待。”薇萱插话道。

兰容紧紧注视着拔都，拔都温存地笑道：“兰容，我会找机会来看望你的，你放心，你出嫁的时候，哥一定亲自来送你。”

兰容凄然无语。这时，帐外传来一个娇脆的声音：“兰容姐，我可以进来吗？”

兰容闻言立刻起身，迎出帐外。拔都无意中瞟了阔出一眼，却见阔出的神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眉宇间似乎流露出某种疑惑和厌烦。拔都正有些奇怪，兰容挽着一位女子的手走进帐内。

“哟，兰容姐这里有客人啊？阔出小王爷，你也在？”女子看见帐中的三个人，落落大方地笑道。

阔出正襟危坐，对于女子热情的问候，只回以冷漠的颔首。

拔都、薇萱出于礼貌，向女子微微一笑。这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姑娘，与兰容小巧精致的脸容不同，她脸盘圆圆的、大大的，无论眼睛、鼻子还是嘴都与她的脸型很相配，看起来显得热情外露，而且，她虽不似兰容清秀端庄，妖娆的体态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风流。

“海迷失，请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拔都小王爷，这位是薇萱公主。”

“原来是拔都小王爷和薇萱公主！”海迷失有点夸张地惊呼一声，随即将手中的篮子放在桌上，向拔都和薇萱行了个屈膝礼。礼毕，她不等兰容再次相让便坐在阔出身边，一双灵活的眼睛无所顾忌地在拔都脸上转来转去。

拔都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好搭讪着笑道：“海迷失姑娘是哪部人？”

“斡亦赤惕部。我阿爸是斡亦赤惕部的首领，我是他的幼女。当年，术赤大太子统率北路军征伐森林部落，我阿爸身为森林各部之首，因敬慕大太子为人，遂与大太子相约为兄弟，主动充当北路军前锋，说降森林各部。这段往事，不知拔都小王爷是否听说过？”

“听说过。原来是忽图合首领之女，失敬了。”

“没什么，我不介意的。哎呀，光顾了说话，忘了我带来的东西了。兰容姐，这篮子里是我亲自做的点心，大家一起尝尝如何？”

海迷失的手艺堪称一绝，随着她端出一碟碟色形各异、酥香诱人的点心，大家一边品尝，一边赞叹不已——除了阔出。自从海迷失进入帐来，阔出就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大家渐渐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常，只有海迷失浑然不觉，依旧谈笑风生。

不知不觉中，帐中的光线暗淡下来。斡尔多、别儿哥、蒙哥、兀良合台打完马球也来看望兰容，兰容那座不大的帐子一下变得热闹非凡。阔出原本想走，见堂兄弟们好不容易欢聚一堂，也就打消了离开的念头。海迷失帮助兰容得体地照应着大家，她欢快的情绪使大家都受到感染，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兀良合台只在薇萱很小的时候见过她，如今见到长大后的薇萱，简直惊为天人，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他这个人素常不拘小节，任何时候总爱开个玩笑，可是这会儿因为心里担了份不便明言的心事，反而拘束了许多。

阔出只想着兰容，看到兰容终于展露出真正愉悦的笑容，他居然有些感激起海迷失来。

阔出对海迷失的戒备是有原因的。海迷失与贵由的生母乃马真关系十分密切，乃马真有一次甚至要忽图合应允将海迷失许配给她的儿子贵由。乃马真既是窝阔台的六夫人，也是一位性情强悍、敢作敢为的女人，为此，窝阔台对她一向让着几分。这些年来，由于阔出母亲的得宠，乃马真十分嫉恨他们母子，背地里对他们母子没少加以轻辱，偏偏阔出的母亲生性软弱，对所有的委屈一概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有几次，阔出很想告诉父王真相，然而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孝顺的阔出只好将愤怒压在心底，尽量避免与乃马真以及贵由发生不快。这且不论，阔出最终了解海迷失是个怎样的女子还是在与她朝夕相处之后。

整个西征期间，阔出奉命率领一支蒙古军配合父王行动，这支蒙古军恰好由忽图合的原斡亦赤惕部组成。由于这个缘故，阔出与忽图合的爱女海迷失日渐熟识起来。对于热情如火的海迷失，阔出虽不怀男女爱恋之情，却也十分喜欢。直到他很偶然地发现，海迷失之所以放弃了贵由而主动接近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是窝阔台最心爱的儿子，将来有可能成为父王的继承人，因此，嫁给他便意味着可以成为蒙古的皇后。海迷失的心计让他觉得可怕。从那以后，他明显地对海迷失变得冷若冰霜，甚至时常避之唯恐不及。

远征军回返后，他深爱的姑娘回到了他身边，他想不明白海迷失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兰容的朋友，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海迷失要接近兰容？有几次，他曾想提醒兰容，可是每一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兰容刚刚经受了失去父亲的打击，他实在不忍心再为兰容增加一点点烦恼了。

侍女进来点起了油灯，兰容这才意识到天已不早，急忙吩咐下去准备晚饭。侍女刚刚离去，帐外突然传来了一个浑厚的声音：“这里好热闹啊！你们的聚会可不可以让我这老头子也参加进来呢？”

大家循声向帐门口望去，不由都愣住了。

兰容第一个反应过来，她站起身，脸上露出笑容，一双美如晨星的秀目中闪现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第五章 巧计避祸殃

壹

拔都时常在想，祖汗与众不同之处，是否就在于他即使身为帝王也无法改变的那种典型的草原人性格呢？

那晚在兰容的帐中，祖汗同他们一帮年轻人一起说笑、做游戏，他发自内心真实的快乐哪里有一点处理军政庶务时的威严？特别是对兰容，祖汗表现出万般关切，这种慈爱的流露连他们这些亲孙子也不能不为之感动。这或许就是一个人的两面性吧？对敌人，他冷酷无情；对亲人、朋友、功臣宿将，他却柔情似水。如果说，大战中的祖汗令人崇拜，日常生活中的祖汗则让人热爱。

辞别祖汗的时候，他的心里真的很难过，哪怕此时回想起来，他依然有着种种不舍和心痛。如果不是因为担心父亲，他倒真的很想留在祖汗身边。而祖汗也同样担心他的长子，所以叮嘱他们兄弟几个到家后一定要尽快给他捎个准信回来。

自从辞别祖汗踏上归途，拔都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亲人相聚时的桩桩幕幕。对于即将远离蒙古本土戍守封地的他，这一切都将是弥足珍贵的回忆。

祖汗的笑容里分明多了几许沧桑，永无止境的征伐之路将生变成了对死的祭奠，将爱变成了对恨的诠释。依然雍容华贵的四婶苏如鬓角也有了银丝，让人联想到岁月的无情。快乐是属于在帐外嬉戏的旭烈兀、阿里不哥、修眉、雪雪这些孩子们的，而不属于任何一颗久历战争后被磨得粗砺的心。海迷失跳着欢快的挤奶舞，兰容为她抚琴，阔出爱恋的目光绝不肯从兰容脸上稍离。这该是祖汗的金顶大帐中最温馨的一幕了吧？但愿幸福从此与兰容相伴，而他也就可以慢慢放下对兰容的牵挂和不舍。蒙哥背诵着祖汗制定的《大札撒》作为宴会的开场，他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使人肃然起敬。同样的少言寡语，蒙哥与贵由相比又有太多的不同，蒙哥的身上谦逊睿智、沉明决断兼而有之，贵由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不可理喻的唯我独尊。从长远考虑，拔都觉得祖汗本应该选择四叔拖雷作为他的汗位继承人，因为四叔的确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尤其是蒙哥。

别儿哥在马上昏昏欲睡，斡尔多又热又渴，不住地喝水，就连小百灵似的薇萱也在路上中了暑，吃了一服药后在马车中睡着了。漫长的旅途是孤寂的，加上拔都惦记着不知近况如何的父王，恨不能一步跨回家中。天近傍晚时，一行人上了山路，炎热的暑闷终于被山风吹散。别儿哥和

斡尔多都有了一些精神，拔都掀开车帐，唤醒了薇萱，要她下来走走。

薇萱的头不疼了，又开始变得活泼起来。她拉着马缰，与别儿哥边走边开始斗嘴，斡尔多和拔都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丝毫不加阻止。别儿哥一向笨嘴拙舌，哪里说得过伶牙俐齿的薇萱，不一会儿被薇萱说得张口结舌，只剩下生气的分儿了。

拔都看别儿哥满脸涨得通红，不觉好笑地劝道："薇萱，你就饶过你三哥这一次吧。他哪次不是甘拜下风！"

别儿哥不服气地撇了撇嘴："女孩子家，又凶又刁，嘴还这么厉害，只怕将来连个婆家都找不到。"

薇萱轻轻哼了一声："那岂不更好！我还不想嫁人呢。"

"别！你不嫁人怎么办？莫不成要缠着二哥一辈子？"

"对，我就要缠着二哥一辈子。你眼红怎么着？"

"你得问二哥愿意不愿意？"

"你愿意的。是吧，二哥？"

拔都微笑："哪有做哥哥的嫌弃自己妹妹的道理，何况是薇萱这么聪明漂亮的妹妹！不过，话又说回来，二哥还是非常想将你体体面面地嫁出去。你有了好的归宿，二哥才能真正地放心啊。"

"怎么样？一厢情愿了吧？喂，听三哥的，你嫁给贵由哥算了。你没发现他很喜欢你吗？这些日子，他总找借口来看望我们，傻子也知道他是来看你的。就他盯着你看时的那种眼神呀，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些……有些肉麻。"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他那么瘦，我不喜欢两颊没肉的男人。"

"瘦归瘦，他可是三叔的长子，三叔是祖汗的继承人，说不定哪天他也能做大汗呢。你不想做回皇后吗？"

"我才不稀罕。他虽是长子，做大汗也不见得就能轮到他！谁都知道三叔最宠爱阔出哥哥了，我看啊，兰容姐才有做皇后的命。"

"你没有吗？如果没有，不如嫁给兀良合台。凭我的直觉，这小子大概第一眼见到你就迷上了你，要不他怎么跟贵由哥一样时不时找个借口来我们的营地？而且一见你，脸也红了，舌头也短了。要我说，不当皇后，当个将军夫人也不错嘛。你这么刁蛮任性，嫁个忠厚老实的丈夫，一定对你言听计从。"

薇萱用目光狠狠剜了别儿哥一眼，破天荒地没反驳。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

薇萱仍不理他。

拔都端详着薇萱莹润无瑕的脸颊，目光中流露出内心的关切。

斡尔多有些惊讶：“这些都是真的吗，薇萱？我和拔都这些日子一直都陪着祖汗，回营地回得少，没去注意这些细节。想不到别儿哥平素大大咧咧的，居然也有这么心细的时候。”

薇萱很留意地观察着拔都的表情。

稍停，拔都问：“是这样吗？”

薇萱犹豫了一下，诚实地回答道：“他们的确来过几次。三哥没说，我也没想那么多。二哥，你……”

“告诉二哥，你喜欢兀良合台吗？”

“我也说不清。”

“说不清吗？证明还是喜欢了。薇萱，二哥觉得，你的眼光果然不错。如果与贵由相比，二哥的确更希望你选择兀良合台。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不仅有着与他父亲一样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而且对朋友、对感情忠贞不贰。如果你选择了他，二哥就可以放心地把你托付给他了。”

薇萱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微弱的惆怅：“这些是二哥的真心话吗？”

“当然了。二哥再糊涂，也不会拿你的终身大事当儿戏呀。”

“不过……”

“不过什么？是不是兀良合台还没有向你表白？”

“瞧二哥说的，我和兀良合台相处的时间又不长，他怎么会向我表白呢？就算他表白了，我也不一定就会接受啊。那样子，岂不是太快了？二哥，你总不会那么急着把我嫁出去吧？”

“急倒不急。二哥只是担心……”

“担心？”

“算了，不说了。如果兀良合台不敢提亲，我会亲自找他说的。”

薇萱沉默了片刻：“不说我的事了。二哥，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兰容姐姐没有许配给阔出哥哥，你会娶她给我做嫂嫂吗？”

拔都显然没料到薇萱这样问，愣了一会儿，才笑道：“哪有这样的‘假如’啊，一切都是天意。”

“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别可惜了。你放心，二哥一定会给你把嫂子娶回家门的。”

“那就娶兰容姐姐那样既娴静又聪明，还对二哥一往情深的，不要娶像海迷失那样的。”

别儿哥惊讶地问：“为什么？我觉得海迷失蛮好的嘛，又热情又大方，还多才多艺。二哥娶了她有什么不好？”

“你光知道看谁的脸蛋长得漂亮，谁的腰肢柔美，你怎么能看出好歹来。”

“你厉害！那你说，你看出什么好歹来了？”

“你难道没有注意，那天在宴会上，海迷失其实是故意将酒洒在二哥衣服上的。用这种方式接近二哥，亏她想得出来。”

“我的天！就算海迷失是故意的，那又能说明什么？”

“说明她这个人很有心计。你们难道都没觉得，那天她来兰容姐姐的帐子，阔出哥对她的态度十分反常吗？当时我就在想，阔出哥应该是她的猎取目标，因为阔出哥将来是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可是，后来她怎么突然又算计上了二哥，我就十分纳闷啦。”

“你凭什么这样说？”

“直觉。”

“好，就算你说得都对，我倒想问你了，爱慕二哥也有错吗？”

“二哥的梦想是成为祖汗那样的人，这并不容易。所以，二哥要想成功，就必须娶一位贤淑但不缺少智慧的女人做妻子，只有这样，二哥才能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奇怪，娶了海迷失难道就不能心无旁骛了？”

“是。”

“二哥，你说，薇萱这小丫头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

拔都只笑不答。

海迷失将酒洒在他的衣襟上时，他从海迷失为他擦拭酒液的手的力度

上，的确感受到一种暧昧的暗示。不过，当时他无暇品味海迷失的用心，他在注意倾听着祖汗与速不台这些老臣的交谈。他知道很快又要有新的军事行动，这一次祖汗要彻底征服西夏。

都说女人的心是最细的，现在他信了。在他的印象中，薇萱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没想到她却以女人的直觉和敏锐洞悉了一些他原本没注意的事情。平心而论，他并不讨厌海迷失，甚至还很喜欢她开朗大方的、无拘无束的性格，但仅此而已。对海迷失，他绝无丝毫的非分之想。他倾心所爱的女人始终是清雅。这个给过他青春欢爱的女子，也以一种绝代风姿牢牢占据着他的内心，使他深深陷溺，如醉如痴。这大概就是清雅吧，留给他一个倚门而望的身影，却用这身影牢牢牵住了他回视的目光，直至一生一世。

说说笑笑间，夜色渐浓，一行人刚好下了山路。山下是荒凉的戈壁草原，拔都决定就地过夜。随行的侍卫们忙着搭建帐篷，支起灶火，准备宿营。拔都带着薇萱重新登上山路，站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向四周眺望，他要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否安全。当他将目光移向东方时，突然看到一束耀眼的白光划破半个天空，迅速地向西沉去，转瞬便消逝得无影无踪。

薇萱惊讶地喊了起来：“二哥，你看，那是什么？”

拔都由于震惊，没有立刻回答。

他看到过完全一样的景象，那是同清雅在一起时。清雅告诉过他：每当天上有一颗流星坠落，地上就会有一位巨人离开尘世。难道……

不！

“快！薇萱，我们下山！”拔都拉了一下薇萱，急急忙忙地向山下走去。他走得飞快，薇萱简直跟不上他。

“二哥，到底出了什么事？”薇萱惶急的、气喘吁吁的声音里透着前所未有的恐惧。

拔都一句话不说。何况，他确实也说不清，为什么方才那一刻，他的心脏竟似被什么东西狠狠击打了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刹那间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仿佛听到远方传来了一个苍凉的声音，在冥冥中向他召唤，召唤他快点，再快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服从。

侍卫们已经架起行军锅。拔都几步跨到自己的坐骑前，翻身跃上马背。

“大哥，带上两匹从马，立即出发，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回玉龙杰赤！别儿哥，你和其他人随后跟上来，记住，一定要照顾好薇萱，他们这些人的安全就都交给你了。”

“二哥，出了什么事？”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可我需要马上见到父王。我和大哥先行一步，一切都拜托你啦。回到玉龙杰赤，我派人接应你们。路上，千万不要逞强好胜，不要轻易与花刺子模人发生冲突。明白吧？”

“哦，明白。”别儿哥疑疑惑惑地应了一声。不容他再问什么，拔都和斡尔多已经一前一后跃马融入了苍茫的夜色。

拔都的预感在父王的病榻前得到了印证。

分别近两年，拔都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父王的病体，不料再见时，父王正悄然走向生命的尽头。

弟弟昔班忧伤地守候在父王的身旁，看到两位哥哥回来了，他站起来，扑进斡尔多的怀中，低声抽泣起来。

斡尔多心里乱糟糟的，无暇叙说别离之情。拔都几步抢到床前，焦虑地俯视着昏睡中的父王。酥油灯一闪一闪地映照在父王蜡黄的脸上，奇怪的是，这张脸容此刻竟显得异常安详。

仿佛感觉到儿子的气息，术赤倏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眼。当他终于确信是拔都和斡尔多回来了时，脸上不觉露出一丝慈爱的微笑。“拔都，你们回来了？”他稍稍合了合眼睛，似乎要积攒一些力气。

“是的，父王。”拔都坐下来，握住了父王伸出毯外的一只手。

“好，回来就好！我一直在等你们。”

拔都心痛欲裂，想说什么，又哽在了喉中。

“拔都，你瘦了。远征顺利吧？”

“很顺利。我们征服了许多城堡。”

“你祖汗……他身体还好吗？”

“祖汗依然硬朗，只是比起五年前苍老了一些。”

术赤微微叹了口气：“父王真想他啊！是啊，五年了，父王已经整整五年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了。”

“那么……”

“在花刺子模，父王本该去看望他老人家的，可是……这也许是一种变相的报复吧，没想到最后被报复的却是父王自己。”

“父王？”

“一个人，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不断地想着他竟然再也看不到他此生最牵挂的人一眼，哪怕只有一眼，这该是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憾恨哪！而这，就是父王此刻的最真实的心境。”

“您别这么说！您千万要振作起来，等您的病好一些，我就护送您去看望祖汗。临回的时候，祖汗还一再嘱咐，希望您尽快回到蒙古本土，他有许多话想对您说。”

术赤的脸上掠过一抹忧伤的笑容：“是吗？只怕我这个不孝子又要让他老人家失望了。拔都……哦，斡尔多，你也坐下，坐近些，父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俩商量。”

机灵的昔班立刻给大哥搬来了一把椅子，斡尔多就在拔都身边坐了下来，轻抚着父王肿胀的胳膊。

“斡尔多、拔都，诸子之中，以你二人为长，父王是想就王位的继承问题听听你俩的意见。”

斡尔多与拔都惊讶地对视一眼。拔都刚说一句：“这个何须商量……”

斡尔多已抢过了话头：“父王，依儿臣之见，二弟拔都自幼心怀大志、深沉自重、处事敏决，而且，诸兄弟中唯有二弟深谙祖汗兵略，每逢大战，常能根据对方的国情、民情、敌情、战情，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因此，自从征以来，百战百胜，这一点，实在是儿臣所不能相比。儿臣自忖，儿臣虽为长子，然个性优柔寡断，远不如二弟在将士臣民中更具威信。倘若父王将这偌大的汗国交给儿臣治理，只怕会葬送祖汗和无数将士辛苦创建的事业。儿臣恳请父王将王位传于二弟，儿臣愿辅佐二弟，尽心竭力，成就一番伟业。儿臣此心，苍天可鉴！”

“大哥！”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我决心已定！父王，就请将王位传于拔都，儿臣恳请父王立刻传谕。”

术赤凝视着斡尔多，深感欣慰。他有这样的儿子们，即使他身赴天国，又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呢？的确，从长远考虑，他更倾向于将王位传于次子拔都，因为拔都处事仁明，遇下有恩，才智出众，战功卓著，但斡尔多毕竟是他的长子，如果斡尔多觊觎王位，贸然将王位传于拔都，只怕将来要发生兄弟阋墙的悲剧，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好在他了解自己的长子，斡尔多自幼与拔都手足情深，对拔都的出类拔萃的天分充满了钦敬，他坚信斡尔多一定会推举拔都，果然不出所料，他可以安心了。

“好吧，就依你所请。你代为父传众人入见。”

“喳！”

贰

术赤强撑起病体，举行了简单的传位仪式。然后，他屏退众人，只留下拔都一人。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向拔都交待。

这一个晚上以及接下来的一天，拔都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虽然心中充溢着永诀的悲怆，拔都却更加了解埋藏在父亲心灵深处的悲哀与幸福，了解了父亲坎坷而又充实的人生历程。

天色渐暗时，术赤重新陷入昏睡，拔都久久凝视着父亲，又是一夜不曾合眼。不知何时，阳光穿过天窗投下了一束光亮，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突然，殿门被打开了，别儿哥和薇萱出现在门前。

“父王！”薇萱扑到父王面前，摇晃着父王的肩头，哭了起来。

斡尔多与昔班也进来了。别儿哥呆呆地站在拔都的身后，拼命吞咽着内心的哀伤。

许久，术赤再次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的心智一时陷入混沌状态，视力也更加模糊了。

“拔都……”他喃喃地唤道。

“父王，薇萱和别儿哥回来了。”拔都忍住悲伤应了一声。

术赤轻抚着女儿妩媚的脸庞，嘴角露出一丝慈爱的微笑：“是我的薇萱吗？真的是我的小开心果吗？”

“父王，是我。”

“你在哭吗？不要哭，不要哭，父王这会儿感觉好多了。”

“父王！”别儿哥跪倒在父王的病榻前。

“别儿哥，我的儿子，你也回来了？儿子，为父已将王位传给你的二哥，从今以后，你要尽心竭力辅佐你二哥，切不可萌生异志。”

“我会的！父王，我会好好辅佐二哥的！”

“这就好。拔都，父王死后，就将父王葬在封地，不要送回蒙古本土了。就让五年前的父王永远留在祖汗的记忆中吧。”

“儿臣……谨遵父命。”

“还有，拔都，将来，切不可争夺蒙古国的汗位。”

“您放心，父王。”

“善待你的兄弟，照顾好薇萱。”

“我会的，父王。我会的，您放心吧。”

术赤无限留恋地凝望着他的孩子们。渐渐地，他的眼睑似乎有千钧般沉重，他开始揽不住越飘越远的神思。终于，他放弃了。在生命留存的最后一刻，他仿佛看到父汗正向他走来。他的脸上浮出一丝思念的微笑，“父汗……”他柔情地轻轻呼唤，这也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两颗晶莹的泪珠从他紧闭的眼角滚落下来。

“父王，父王，您怎么了？您为什么不说话了？您答应过我，等我从蒙古草原回来后，要带我去打猎的啊。难道您忘了吗？求您了，您跟我说句话好吗？我好害怕……”薇萱依然用手摩挲着父亲苍白的、冰凉的脸颊，似乎还想唤醒父亲。斡尔多强忍悲痛拉了妹妹一下，随即跪了下来。拔都、别儿哥、昔班一起跪在他的身后，啜泣声迅速地连成了一片。薇萱呆呆地望着父亲安详的面容，终于明白了什么，她紧紧抱住父亲的遗体，迸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父王，您醒醒啊，您难道真的不管薇萱了吗？父王！父王！”

许久许久，斡尔多强使自己止住悲泣，面对几位弟弟，沉沉地吩咐道：“别儿哥，昔班，你俩去请众位母妃来见父王最后一面，父王的后事还需与她们商议后再行操办。拔都，你速速准备，过几天抓紧时间返回蒙古草原，一来将父王病故的消息通知祖汗，二来就王位继承一事聆听祖汗的教诲。薇萱，好妹妹，不要再哭了，你……你就帮大哥给父王擦擦……身子吧。”

遵照斡尔多的安排，父王入殓后，拔都带着数百名侍卫日夜兼程重返蒙古本土。成吉思汗骤然得知爱子病逝的消息，精神上遭受到巨大的打击，这之后的三天，他一直将自己独自关在帐中，对任何人不予接见。

拖雷和苏如夫人闻讯带着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前来探望拔都。成吉思汗的四子当中，拖雷与大哥术赤情谊最深厚，不承想花剌子模一别，竟是天人永诀。拔都见过四叔、四婶和堂弟们，却是相顾无言。这一刻，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了，每个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寄托着对死者的哀思。

拔都像四叔一样，内心对祖汗充满了深刻的担忧，但无论是谁，都不敢贸然打扰成吉思汗。

三天后，成吉思汗强打精神召见了孙子，询问儿子临终前对王位做出的安排，得知已由拔都继承父位，他在痛苦之余，稍感宽慰。

术赤的封地远在花剌子模和钦察草原一带，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那些被震慑而降的城市就可能起而复叛。何况花剌子模旧主札兰丁已逃往印度，这位性格坚强的铁血国王断然不会放弃复辟的梦想。可以这样说，札兰丁一日不除，蒙古在新的征服地势必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艰险。术赤诸子尽管各有所长，但综合各方面的条件，拔都的确是最合适的王位继承人人选。

成吉思汗神思倦怠，形容憔悴，仿佛骤然间衰老了十岁。看到父亲的病逝对祖汗的打击如此之大，拔都心里十分难过。草草吃过午饭，成吉思汗推说累了，要独自待一会儿，大家不敢违拗，遵命离去。正巧速不台父子也来看望拔都，在帐门外遇见，拔都遂邀请速不台父子同到四叔的营地小聚。

父汗不在跟前，拖雷详细问起大哥病逝前后的情形，众人皆嗟叹不已。一路上，苏如夫人以她特有的慈祥柔声宽慰着拔都，拔都忧伤的心情稍稍有所缓解。

为了转移拔都的注意力，拖雷约略问了问札兰丁的情况。

札兰丁自逃往印度，召集起旧部大约四千余人，印度王担心札兰丁的势力扩张对他的统治不利，决定向札兰丁用兵。札兰丁提前得到情报，与诸将商议后渡过申河，回到花剌子模，以图恢复祖业。

在花剌子模，札兰丁又兼并了其弟的两万余军队，加上许多被蒙古征服的城市和军队起而复叛，札兰丁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因为不想立刻与蒙古军正面交锋，札兰丁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先征服阿拉伯诸地，继而谋征谷儿只王国。拔都因父王病逝，成吉思汗的用兵重心南移，只得暂时收紧兵力，以随时抗击札兰丁的蚕食。至于最终永久性地解决问题，他觉得还得再一次对花剌子模大举用兵，消灭札兰丁，铲除后患。

拔都在四叔的营地小住了几日。他放心不下祖汗，每天一大早都会骑马去主营看望祖汗，下午才返回四叔的营地。成吉思汗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准备吊唁之事也就只能往后推了。

转眼四年过去，清雅的两个侄女修眉和雪雪已经一个六岁，一个五岁了。小姐妹长得眉目如画，颇得几分她们姑姑的灵秀模样。每天上午，她们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旭烈兀、阿里不哥一起念书习字。闲暇时候，几个孩子喜欢到野外玩耍，两张小脸蛋晒黑了许多，像两匹健壮的小马驹。

蒙古征金战争开始后，中原许多有识之士接踵来到漠北，希望在异域大展宏图。对于他们，成吉思汗一律待若上宾。他们中的某些人，被拖雷和苏如夫人延聘至四太子府，教习他们的孩子学习文化。苏如夫人自己亲生的四个儿子中，蒙哥、忽必烈最好学，旭烈兀、阿里不哥却很贪玩，于是，修眉和雪雪这对小姐妹便有了一个重要任务：督促旭烈兀、阿里不哥学习，否则，她们将拒绝与他俩一起玩耍。苏如夫人的这个办

法很灵，旭烈兀、阿里不哥顽皮归顽皮，偏偏很买小姐妹的账，每天总要乖乖地把功课做好，才敢出去玩耍。

修眉、雪雪与拔都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只要拔都不忙，她们就会缠着拔都带她们骑马。与她们相伴，总能让拔都回想起他在玉龙杰赤的那间地下室里养伤的日日夜夜，时光的流逝从未让拔都忘却过他心爱的姑娘，相反，对于清雅的怀念，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兀良合台留下来一直陪伴着朋友。拔都原以为兀良合台会向他问起薇萱，不料兀良合台只字不提。对此，拔都一来心情欠佳，二来猜不透兀良合台的真实想法，也就没有贸然相问。

前来看望拔都的人络绎不绝，不过，当贵由突然出现在拔都的面前时，拔都着实吃了一惊。

贵由嗫嚅着向拔都表示了慰问，拔都礼貌地做了答谢。直觉告诉他，贵由的来意绝非如此简单。果然，稍稍寒暄了一会儿后，贵由沉默下来，瘦削的脸上露出紧张思索的神情。

拔都注视着他，耐心地等待着下文。

贵由似乎下了决心，涨红了脸说道："拔都，也许这种时候我不该谈到这个话题，可是我们兄弟难得相聚，如果现在我不说，只怕以后更没有机会说了。请你原谅我的唐突。"

"没关系，你说吧。"

"我喜欢薇萱。"贵由一反常态，直截了当。

拔都似乎并不吃惊。

"我听说，前些时候你成了亲。我还没有来得及恭喜你。"

"海迷失是母亲为我定下的妻子，我喜欢的是薇萱。我想，海迷失应该不是什么障碍。"

"当然不是。贵由，你知道，薇萱虽然是我父亲收养的女儿，但我一直都拿她当自己的亲妹妹。父亲临终前还一再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薇萱。对于她的终身大事，我这个做哥哥的的确没有权利干涉。这样吧，回去后，我会将你的心意转达给她，至于她愿意嫁给谁，我们还是尊重她自己的选择。"

"也好。我静候佳音。"

贵由再没什么话说，起身告辞了。在帐门口，他们与兀良合台打了个照面，兀良合台急忙上前见礼，贵由却只用鼻子"哼"了一声便跨上马鞍，扬鞭而去。他傲慢的举止令拔都十分不快。

“他还是那样，一点没有长进。”

兀良合台若无其事地笑了：“随他去吧。嗨，小王爷，他来做什么？”

“向薇萱提亲。”

兀良合台脸色倏然变了。拔都注意观察着他的表情。

良久，兀良合台才勉强笑道：“是么？”

“是的。不过，我知道薇萱心里喜欢的是别人，薇萱不愿意，我是不会把薇萱嫁给他的。”

“可如果你拒绝了他，他会恨你一辈子的。”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能拿薇萱的终身大事做交易。兀良合台，我想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回答我：我们一起待了好些天了，你一个字不提薇萱，你当真一点都不惦记她吗？”

“不，不是。我不想在你遭逢这么大的不幸时还用儿女私情烦你。何况，薇萱是那样高贵的一个女孩子，能与她做朋友我已经很知足了，哪里还能再存非分之想？”

拔都伸手用力地按住了兀良合台的肩头，目光中闪现出丝丝暖意。兀良合台看得懂他的目光，那是责任感和忠实于友谊的天性流露，哪怕会为此得罪未来的大汗长子也在所不惜。

怀着无可名状的复杂感情，兀良合台回以轻轻一握。

叁

成吉思汗选中孙子阔出代表他前往玉龙杰赤吊唁大太子术赤。阔出与拔都相约同行。阔出走后，成吉思汗将兰容接到了蒙古主营住了几个月。今天，兰容送别了要去花剌子模迎娶薇萱的兀良合台，回到自己的营地。

日近黄昏，兰容点起酥油灯，屏退了侍女，安静地做着针线。这是一双灰黑色的战靴，兰容想在阔出回来前做好它，等阔出回来就可以穿了。说也奇怪，阔出在身边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现在他远在万里之遥，她倒真有些惦记他了。

帐门“哗啦”响了一下，兰容以为是风，并未在意。

帐门“哗啦哗啦”地响得更厉害了，好像有人在使劲推门，兰容将靴子放在箱盖上，问道：“是谁？”

“贵由。让我进去。”门外的声音含糊不清。

兰容刚刚打开帐门，贵由便踉踉跄跄地跌进门来。

兰容吃了一惊，急忙将贵由扶起，让他坐在一把圈椅上。贵由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脸几乎成了紫青色，浑身上下散发着浓烈的酒气。兰容见他喝成了这样，忙去倒了碗水来，放在贵由的面前。贵由正感口渴，端起大碗猛喝了一气，一半顺着脖颈洒在了衣襟上。

兰容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地拿过水碗，正欲离开，贵由欠起身子，一把抓住了她的两只手。

碗，掉在地上碎了。

“你做什么？放手！”兰容猝不及防，又惊又怒，一边试图摆脱贵由，一边怒喝道。可是，贵由的力气实在太大，兰容怎么也挣不开，反而被贵由拉到了身上，差点跌坐在他的怀中。

“你怎么能这样！你再不放手我要喊人了。”

“喊……人？你……你喊，让……人……看……看看，阔……出的……未婚妻，跟……谁在……一起。”

兰容好不容易抽出一只手来，狠狠地扇在贵由的脸上。

贵由愣了愣，好似蒙了一般，放开手，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望着兰容。兰容本来一肚子怒气，看到他这样，又有些心软了。

“看你醉成了什么样子！你等着，我去叫人，送你回去。”

“不，你别走！”贵由重新拉住了兰容，“你告……诉我，你们，你们所有的人是不是都讨厌我？”

听到贵由如此悲切的问话，兰容一时倒不知该如何回答了。许多年前，她、贵由、阔出一同长大，那时她就不太喜欢贵由，总觉得贵由对人对事斤斤计较，不像阔出雍容大度，处处谦让，所以更多的时候她宁愿与阔出相处。现在，她已经是阔出的未婚妻，再有一年，她的守孝期满，就要同阔出成亲了。她小心地恪守着这个婚约，尽管她并不快乐。可是，对于贵由，她又能说什么呢？天性的善良使她不忍心伤害任何人。

“是不是？”

“没有。贵由，你放开我的手，听我说。”

“我不！我不！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从小，你就喜欢阔出。长大了，你喜欢谁，我心里清楚。他把薇萱嫁给了兀良合台。他宁可把薇萱嫁给兀良合台也不肯嫁给我。你知道吗？”

贵由不但不肯放开兰容，反而抱得更紧了。他的口齿不清，语无伦次。兰容开始还有些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最后一句却听懂了。原来是为了薇萱！阔出在托信使捎回的信中说，贵由派人向薇萱求婚遭到了拔都的拒绝，非但如此，拔都反而遣使请求成吉思汗将薇萱许配给兀良合台，成吉思汗不知道贵由向薇萱求婚一事，加上他对兀良合台十分器重，遂对拔都的请求欣然应允。今天，兀良合台辞别了成吉思汗去娶亲，隆重正式的婚礼将在一对新人返回后举行。贵由大概是为这件事心里不痛快，才喝得酩酊大醉。

“拔都，我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你等着吧，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贵由不断地喊叫着。兰容冷冷地望着他，心里却对拔都的命运和前途产生了隐隐的忧虑。她深知贵由的情性，贵由是个睚眦必报的男人，身为未来大汗的长子，拔都今天得罪了他，很可能就为自己的明天埋下了祸患。

“兰容，我知道，你喜欢的是拔都，不是阔出，当然，更不是我！”贵由瞪着蒙眬的醉眼盯着兰容，脸上露出了不阴不阳的笑容。手，随着话音向兰容柔软的乳峰探去。

兰容用力挣脱了贵由的束缚。她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贵由公然的羞辱让她像吞吃了苍蝇一般感到恶心。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你醉了，我去叫人，送你回去！”

贵由失神地看着兰容向门口走去。突然，他一跃而起，从后面将兰容拦腰抱起，扔到了床上。兰容奋力挣扎着，贵由用手掐住了她的脖颈。

“我喜欢你！我一直喜欢你！你难道不知道吗？今天，我一定要得到你！”贵由神经质地大笑起来，笑声里充满了不顾一切的疯狂。

“放开我！你这个浑蛋！”

“我浑蛋，我就是浑蛋！怎么样？不要动，否则我杀了你。拔都让我痛苦，我要让他更痛苦。还有阔出，这个傻子把你当成他的命根子，我今天先杀了你，看看他怎么做他的新郎。”

“杀吧！如果你不杀我，我一定会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全都告诉大汗。”

“告诉大汗？我让你告！我让你告！”贵由的野性被激发了，由来已久的爱而不得、失落妒忌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对兰容的仇恨。他的手掐得更紧了。他的脸在兰容的眼中不断变形、变形，终于，兰容的眼前出现了白茫茫的一片，神思飘离的瞬间，她仿佛看到了父亲。

兰容怀着对长天生的感激，放松了全身。

贵由感到了异样。他的手一下松开了，呆若木鸡地望着一动不动的兰容。

发泄完了仇恨，就只剩下空虚。

贵由的酒完全醒了。

我杀了她！我会死！我会因此而死的！贵由迟钝地想着，奇怪的是，他并不很害怕，也没有太多的惊慌。

童年时代的兰容，拖着两个小辫，穿着一身合体漂亮的蒙古袍和一双头尖尖的绣着图案的靴子，那是贵由第一次见到兰容，尽管他还是个孩子，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慌乱和喜爱。

但是兰容的眼睛总在对着阔出微笑。

现在，这双盈若秋水般的眼睛闭上了。贵由想到阔出会因此疯狂，拔都会因此自责终生，心里居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快感。是他杀了兰容，而他，心甘情愿地陪着兰容去死。

或许只有这一刻，他恍然意识到自己始终都在爱着兰容。

之所以钟情薇萱，不过是对兰容的爱的延伸。

贵由从靴中抽出了一把锃亮的匕首，镇定地在越来越暗淡的油灯下晃了晃。是的，就用这把匕首。

一阵冷风灌入，贵由浑身打了个寒战。他回过头，发现帐门半开着，心想一定是兰容见他醉得厉害，没顾上关门。这时，一个可笑的念头掠过脑海，他觉得还是应该先把门关上，既然要死嘛，他应该躺在兰容的身边，在做完他想做的事时，他不想让人过早地发现他们。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向门口挪去，他的一切行动都像是幽灵，甚至连思维也像。在门前，他伸出推门的手停在了半空，他看到静夜中一双眼睛闪着怒火，正冷酷地逼视着他。

他与这双眼睛对峙着，终于，他颓然垂下手臂，退回到帐中。

海迷失随着他走入帐中，随手关上了帐门。

“你来做什么？”他丧气地问。

海迷失没有回答，快步走到失去知觉的兰容面前。

“你把她怎么啦？”

“我杀了她。”

“你？杀她？为什么？”

“不知道。”

“你手里拿着匕首要做什么？”

“偿命。”

“为兰容？”

“是。反正我也活不成了。”

海迷失轻蔑地看着贵由：“你不会死的。我也不会让你死。”她伸出细长冰冷的手指侮慢地捏了一下兰容的脸颊，这张脸细腻得让海迷失妒忌。兰容的脸依然温热，海迷失的手指还能感觉出她微弱的鼻息。谢天谢地，幸亏兰容只是一时昏厥过去，否则……尽管她说了不能让贵由死，然而想到成吉思汗一定会追查兰容的真正死因，到时，她又怎么可能保住贵由的命？弄不好还会连累到她。她刚才那么说只不过是因为她打心里讨厌贵由惊慌失措的样子，更不允许贵由为了兰容的死而自杀。

贵由一下子蹲在地上，抱住了脑袋。匕首不知不觉地滑落在脚边，他却没有力气重新拾起。他不想看海迷失，他甚至有点恨海迷失。当初，他娶海迷失为妻只是因为他那位性格刚强的母亲要他这么做，而海迷失妖娆的身姿也的确能够挑逗起他的情欲，可他心里想着的是薇萱，是兰容。现在，他同时失去了薇萱和兰容，海迷失的一句话又让他失去了死的勇气，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只有我能救你！”

海迷失更加镇定，语气里还流露出一丝丝轻蔑。贵由抹了把汗湿的脖颈。谁能救得了他？兰容是哲别唯一的女儿，是成吉思汗心坎里的明珠，现在他杀了兰容，成吉思汗不把他五马分尸恐怕就算是顾念着祖孙之情了。

“只有我能救你！”

海迷失又重复说了这句话，贵由怀着一丝疑惑抬头窥视着海迷失。说真的，同床共枕半年有余，他居然一点也琢磨不透这个女人。在床上，她让他销魂，一旦下了床，她就让他无法靠近。

海迷失的眼中闪烁着奇特的光芒，贵由像被灼了一下，慌忙避开了视线。他咕哝了一句：“你怎么救我？”

“兰容没死。”

“什么！”贵由突然挺直了身子，急切地就要向兰容扑去。海迷失用身体挡住了他。

“你不能过去。”

“兰容真的没死？”

“没有。但你还是要死。”

“你……你什么意思？”

“如果兰容将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你的祖汗，你一样要死。”

贵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海迷失说得对，如果兰容将一切告诉祖汗，他只有死路一条。但现在，他已经不想死了。他失神地望着海迷失。这个女人，她多镇静啊，她真的心里有数？

“你怎么救我？”

“待会儿她醒了，你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海迷失的话音甫落，兰容微微咳嗽了一声。海迷失认真地审视着她，突然，她迅速拉着贵由跪了下去。

兰容剧烈地咳嗽起来，一点点、一点点睁开了眼睛。她挣扎着抬起头，一眼看到贵由和海迷失正跪在她的床前。贵由低着头不敢看她，海迷失的眼中却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她的脑海中一片迷茫，一时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脖颈上的一阵剧痛传来，她才回想起方才发生的一切。

“你们……”她的嗓音沙哑，每吐一个字都异常艰难。

“姐姐，你醒了？你真的醒了？刚才，刚才可真的吓死我啦。”海迷失激动地扑上去握住了兰容的手。

“你……”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进来时，贵由他正要……我吓坏了，硬是从他手里夺过了匕首。可无论我问他什么，他都一言不发。姐姐，你们到底怎么了？你脖子上的瘀痕……是他做的吗？”

兰容一言不发。

“真的是他……怎么会是这样？他曾经那么真心地爱过姐姐。”

兰容无语。

“姐姐，本来我来看你，是想告诉你我怀孕了，想让你为我高兴，没想到他竟然……他做了对不起姐姐的事，他该死，可是，他毕竟是我肚里孩子的父亲，我不能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与其这样，不如让我……”海迷失看到了地上的匕首，一下子取在手中。

“别！你不要这样！会伤了孩子！贵由快拦住她，千万不要伤了孩子！”兰容焦急地欲起身，却头一晕重又跌倒在床上。

贵由慌乱之下，用力抓住了海迷失的手腕。海迷失倔强地扭动着身体，试图挣开贵由。兰容担心地看着她。

“不要管我！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怎么有脸面对兰容姐，面对大汗和父王！”

“海迷失，你不要这样乱挣乱动！你放心，今天的事我绝不告诉任何人。我不会让你的孩子没有阿爸的。”

海迷失泪眼蒙眬地望着兰容：“姐姐，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怎么可能骗你。”

“姐姐，你真是太好了。你太善良、太仁慈了。贵由，姐姐她宽恕了你，你快给姐姐磕个头，说声对不起！”

贵由果然向着兰容磕了三个头，兰容厌恶地闪避了一下身体。

“姐姐，我知道阔出这几天就要从花剌子模回来了，他回来后看到姐姐受到这样的伤害，心里一定很难过。到时候，我真担心他会恨贵由……”

“不会的。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妥当。好了，海迷失，我不大舒服，你先带着贵由回去吧。我想休息了。”

“行，姐姐，我听你的。可是，姐姐你也答应我，不可以做什么傻事。你和阔出就快成亲了，我一直盼望着能做你的伴娘。”

兰容苦笑了一声：“回去吧。”

海迷失从地上扯起贵由：“那，姐姐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明天，我再来看你。”

贵由像木偶一样任由海迷失摆布。他的心境很复杂，既厌恶海迷失用这种方式摆脱了困境，又不得不感谢她巧妙地救了自己。他没想到海迷失竟然比他更了解兰容。以兰容的善良，用肚里尚未出世的孩子来打动她，的确比任何言辞都要奏效。不过，海迷失真的怀孕了吗？他怎么一点都没有觉察出？也许他真的对海迷失亏欠太多了，毕竟夫妻一场，这一次又是海迷失凭借她高超的演技救了他，无论如何，将来他得对海迷失更好些。再说，海迷失的确是个应变力很强的女人，如果他仍然不想放弃他的雄伟抱负，作为妻子的她，其头脑和心计对他来讲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贵由歉疚的表情海迷失视若无睹。不是因为她无法原谅贵由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她根本不在意贵由。她怀孕已经有五个月了，但她一直没

有告诉贵由。其实，怀不怀孕她倒不在乎，她在乎的只是怀孕这件事本身。对于一个蒙古女人来讲，能否生下儿子将直接关系到她未来的身份地位，所以，她必须要一个或者几个儿子。

有一次她怀着一种冷漠的心境想到，如果这个孩子是她和阔出的，她会不会感到快乐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不会。她的确喜欢过阔出，因为阔出是窝阔台最钟爱的儿子，而窝阔台又是未来的蒙古大汗。

仅此而已。

她也欣赏过拔都的敢作敢为，但她自知不可能把握住拔都这样的男人，千思万虑之下，她终于决定将这两个男人统统抛开。她嫁给贵由时稍微有一点伤感，这份伤感来自于对兰容的嫉恨。尽管兰容天生丽质，却不似她风情万种，荡人心魄。她从十几岁起就了解自己对男人所具有的魅力。她为此沾沾自喜，直到遇见兰容。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她真正看重的男人都钟爱着平淡无奇的兰容？心里越是憎恶，她越让自己表现出非凡的热情。她要看看，她一定要看看，她无数次算计，甚至强迫自己嫁给贵由，最后她一定要看看谁能做蒙古帝国的皇后？

尔鲁教主断定她有皇后命，但不能嫁给阔出。对于笃信萨满教的她来说，这位有着异于常人之能的年轻教主的话，是她行为的准则和为之奋斗的动力，只要能达到目的，她不惜一切。

只顾想着心事，一不留神，海迷失的一只脚踩在了勒勒车轧出的沟坎中，身体向前倾去。贵由眼疾手快地一把抱住她。海迷失第一次在贵由的眼中看到了温情，作为回应，她巧妙地将冷漠的心境掩藏在妩媚的眼波之后。

她知道，她开始赢得贵由。

然而，贵由能像她所期望的那样去赢得天下吗？

第六章 人算·天算·胜算

壹

在玉龙杰赤，拔都依然关注着祖汗直接指挥的征服西夏的战争。

信使频繁往来于成吉思汗以及四位太子的封地，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消息。成吉思汗建立的驿站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来自中央的命令可以迅速传达到蒙古帝国统治的亚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又可以将四面八方的政治、军事动向以最高的效率汇集到成吉思汗的行营。

战报不断传来，有喜有忧。

一二二五年秋，成吉思汗祭旗后出征西夏。

西夏初降时，其国主李安全曾允诺一旦遇有战事，西夏将作为蒙古国的左右手共同出征。然而当蒙古准备西征之际，西夏方面非但拒绝发兵，还出言不逊。当时，为了西征大业，成吉思汗默默地隐忍了，只说："待我握金勒凯旋，必亲提大军惩处背信弃义的西夏。"

成吉思汗是个具有顽强意志和强烈自尊心的人，他绝不会逆来顺受，更不会自食其言。但他不顾长年征战和年事已高带来的疲乏，再次策马河西的真正原因在于：为了彻底征服金国，就必须首先消灭西夏。

早在一二一六年，金叛将蒲鲜万奴在辽东之地建立了一个带有割据性质的国家政权，对外以"东夏"称之。西夏公开叛蒙后，西夏、东夏、金便形成联合抗蒙的态势。拿西夏、东夏开刀，是保证全力攻金的前提。

一二二五年冬，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来到阿儿不合地区。眼前出现了荒凉的空地，山间森林覆盖，常有野驴出没其中。成吉思汗一生酷爱围猎，见此情景，按捺不住勃发的兴致，要将士从林中将野驴赶至空地。他奔腾驰跃，箭发中的，赢得阵阵喝彩。这时，一头野驴从他的赤兔马前横穿而过，赤兔马受惊，猛然昂头扬蹄。成吉思汗不及防备，勒不住马缰，竟被掀落在地上。

蒙古军到达贺兰山与西夏军队相遇时，已是一二二六年春天。

西夏军提前沿贺兰山摆下战场，意欲乘蒙古军远道奔袭、人马疲惫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

面对来势汹汹的西夏军，成吉思汗镇定如常。他命军队四下散开，待敌军逼近，以弓箭相迎。一时间，西夏军中箭者不计其数，余者仓皇后退。

西夏军首战失利，但很快组织起第二波强攻。

西夏军以逸待劳，原也占尽优势。只可惜他的对手是成吉思汗，是蒙古军，不是那种久不经战阵的乌合之众。倘西夏军凭险固守，或许还能多坚持几日，无奈他们的统帅太不了解蒙古军的实力和特点。蒙古军久经沙场，纪律严明，即使经过长途跋涉，也能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战斗力，还能做到令行禁止，忙而不乱。面对这样的强敌，固守犹难自保，何况还像西夏军一样自投罗网？

西夏军的第二次进攻来势更猛，成吉思汗仍以前法相对，命将士散得更开，渐对西夏军形成半包围之势。西夏军抵挡不住蒙古军的利箭强弩，又被击溃。

西夏军见制人不成，反受人制，不敢发动第三次进攻，意欲收兵。成吉思汗哪容他们全身退守本营，挥令大军从三面杀出。这一场殊死拼杀，直将西夏军杀得横尸遍野。

一二二六年夏季，甘、肃二州陷落。为避暑，蒙古军兵发浑垂山。

成吉思汗将大军分作三路。他和拖雷率领主力继续征服西夏；察合台领兵赴辽东征剿蒲鲜万奴；窝阔台进入金腹地攻取金首都汴京。

蒙古军继续东进，拖雷领兵攻克西凉府，成吉思汗移师城中。

此时，蒙古其余几路大军也是捷报频传。二太子察合台顺利剿灭“东夏”，蒲鲜万奴兵败被捉，性如烈火的察合台等不得请示父汗，立将他推出斩首。与此同时，窝阔台经西安府逼近汴京，沿途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汴京凭借黄河天险，虽难遽破，金帝却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与蒙古方面议和。

一二二六年十二月，西夏重镇灵州陷落。一二二七年四月末，蒙古大军包围西夏首都兴庆府。

六月，成吉思汗因体力不支到六盘山养病。

拔都接到六月的战报已是一个多月之后。头一天的夜里，他梦到祖汗骑着赤兔马在不儿罕山游猎。突然，一群五彩斑斓的瑞鸟“啾啾”鸣叫着，向成吉思汗飞来，它们围绕着成吉思汗上下翻飞，渐渐地飞舞成一只硕大的仙鹤。仙鹤翩翩起舞，成吉思汗的周身开始闪射出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拔都睁大眼睛看着祖汗。这时，他的耳边传来悠扬的乐声，有那么片刻，他的眼前被金光罩住了，什么也看不到，当光芒一点一点消失后，仙鹤不见了，祖汗也不见了。拔都大声呼唤着祖汗，惊醒过来。他望了望窗外透出的光亮，回想着孤零零茫然站立的赤兔马，心里如同被掏空一般难受。

斡尔多最先拿到战报，早早来到拔都的寝帐。自从征服花剌子模，拔都的临时驻跸地仍在玉龙杰赤。拔都请大哥坐下，不及起床便向大哥讲起他刚才的梦境。他讲得很细，不肯漏掉任何细枝末节。讲毕，兄弟二人面面相觑，心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良久，斡尔多勉强笑道：“战报说祖汗在六盘山养病，也许……”斡尔多本想说也许祖汗已经好多了，可是他天性不善遮掩，内心深处一阵阵涌动的惶惶不安的心潮让他不由自主把话咽了回去。

拔都不敢再看斡尔多，也不敢再想。

斡尔多强打起精神：“你……”

拔都打断了他的话，“大哥，我想去看望祖汗。”

“去六盘山吗？”

“是。”

“如果想去，就让别儿哥陪你去吧。”

“别儿哥得留下来。他和札兰丁数次交手，对札兰丁的战法很熟。现在，好多被我们征服的城市都在蠢蠢欲动，有他配合大哥指挥军队，大哥可高枕无忧。当然，我知道，札兰丁暂时不会有大的动作，不过，我们还是要加倍谨慎，防患于未然。”

“也好，那就让昔班跟你去吧。他跟我说过好多次，想让我给他找个回蒙古本土的差使，哪怕做信使都行。”

“是吗？他的这种心境倒与我不谋而合。蒙古本土永远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根，而在这里，总难免有一种身处异乡的孤独感。记得父亲去世那年我回了一趟蒙古，一晃两年过去了。两年中唯一的变化是薇萱和兰容都出嫁了。我想，这次回去，等见过祖汗之后，我一定设法去看望一下薇萱和兰容。兰容在信上说，她与阔出成婚是从祖汗的大帐中出的嫁，我曾答应过哲别将军要亲自将她送上白帐牛车，却因为花剌子模发生叛乱，不及赶回，食言了。兰容倒是很体谅我，一直有信来，这一点薇萱可不如兰容，一年多了，她居然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们。”

“兀良合台不是经常有信来吗？说薇萱头胎生了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他还请你给孩子起名，你给孩子起名‘诺敏’，你忘了吗？”

“哪里能忘。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埋怨薇萱，只不过有些想她了。这丫头从小就喜欢跟在我的身后，二哥二哥地叫着，非缠着我跟她玩。那个时候真够烦她！现在有一年多没听到她的声音，反倒觉得缺点什么了。”

“是啊。我知道你性子急，既然要出发，我去做些准备吧。”

“把前不久起儿漫王国进贡的那对紫晶日月杯带上。祖汗一定喜欢。”

“好的。”斡尔多答应着，心头微微颤了颤。

拔都的眼睛里流露出同样的隐忧。

为祖汗准备的礼物，祖汗还能用得上吗？

拔都在途中与信使相遇。

一二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就在拔都梦到祖汗的第二天，成吉思汗在六盘山的行宫溘然长逝。

祖汗的病故，使拔都在悲痛之余，敏锐地预感到，蒙古国内围绕着汗位之争，将掀起新的波澜。

成吉思汗生前，曾将蒙古军占领地区分封给诸子，作为世袭的封地：长子术赤拥有里海与花剌子模之地；次子察合台的封地东起畏兀儿（今维吾尔）及海押立，西抵阿姆河两岸；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在叶密河流域一带；四子拖雷的封地，则承袭了蒙古本土。此外，成吉思汗逝世时，将自己掌管的十二万五千户的兵力，十万一千户留给了幼子拖雷，其余的分给察合台、窝阔台及众位兄弟。这样一来，窝阔台继承了汗位，拖雷则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实权。

按照蒙古习惯法，后汗即位，仍需经过忽里勒台大会的选举，只有在这种贵族议事会上得到认可，大汗的继立才具有合法性。本来，蒙古军第一次西征前，成吉思汗已经指定窝阔台为他的合法继承人，可是更多的贵族和将领心中却暗暗倾向于秉承了其父遗风的拖雷。在这种情况下，加之西夏刚刚臣服，对金的战事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诸王、贵族、功臣勋将便相约，待时机合适再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以便最终确立大汗人选。

拔都参加完祖汗的葬礼当天就发起了高烧。高烧数日不退，拔都吃不下任何东西，消瘦了不少。大夫说这是连日奔波加上伤心过度所致。苏如夫人放心不下，派蒙哥将拔都接到自己的帐中精心治疗、调养。

拔都的病刚刚有了起色，耶律楚材专程来拜访拔都。

对于这位祖汗一生信任的贤臣来意，拔都心里十分清楚。

两年多未见，耶律楚材依旧风度儒雅，飘然出世，只是比起那时来，鬓角多了丝丝白发，脸上也增添了倦意沧桑。拔都孩提时代与耶律楚材有过师生之谊，对他敬重异常。而耶律楚材对拔都，也一向坦诚相见。即使后来拔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乃至继承父亲的王位，仍对耶律楚材执弟子礼。这一次，若非生病耽误，他一定早去拜访耶律楚材了。

两人相见，耶律楚材请拔都屏退众人。然后，他坐下来，以一种率性执拗的态度与拔都促膝长谈了整整一个晚上。

事后回想起来，谈话的内容始终围绕着汗位这个主题进行，这应该是最敏感的话题，拔都却无意回避。更有意思的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多是耶律楚材提问，拔都回答。就如当年拔都给耶律楚材做学生时，经常都是拔都提问，耶律楚材不厌其烦地予以回答。

拔都清楚地记得，在说了几句客套话后，耶律楚材开门见山地问：大汗生前已确立三太子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作为长子系的代表人物，是否心甘情愿地奉窝阔台为主？

拔都诚实地回答：祖汗有他自己的考虑。不过，我个人认为，三叔窝阔台有一些地方确实不及四叔拖雷。

耶律楚材问：哪几个方面？请小王爷直言相告。

拔都答：我说三点吧。一是胆略不如；二是军事指挥才能不如；三是自制力不如。我四叔自幼跟随祖汗身边，受教最多，也秉承了祖汗过人的智慧和胆识。他不仅在一次次大战中树立起自己崇高的威信，而且对于酒色都有严格的节制。这些方面，我三叔要差些。

耶律楚材问：那么，你觉得你三叔有哪些优点？

拔都答：三叔为人宽容、谨慎、公正、谦让，善于处理兄弟子侄间的矛盾，同时不缺乏对祖汗事业的忠诚和敏锐清醒的头脑。

耶律楚材问：你认为统治如此庞大的国土，更需要的是杰出的军事素养还是灵活的政治头脑？

拔都答：二者兼备，缺一不可。老师不是常常说，马上可以打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如今的蒙古帝国，万象更新，征服与治理并存，更需要一位兼具军事家和政治家素质的领导人，如祖汗一般。

耶律楚材问：如果让你推举，你更倾向于谁？

拔都答：我四叔拖雷。这是从长远考虑。四叔个人能力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四叔有几个出类拔萃的好儿子，他们是我蒙古帝国的未来。

耶律楚材沉默了片刻，接着问：一旦忽里勒台大会遵从成吉思汗的愿望，正式确立窝阔台三太子为继承人，你是否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拔都答：对。

耶律楚材问：以你的影响力，你难道不担心此举可能引起汗位更大的纷争？

拔都答：人心所向，岂是个人所能左右？我虽更倾向于由四叔继承汗位，但我会信守盟约，全心全意地维护蒙古国的团结。

耶律楚材问：倘若四太子对汗位无所觊觎，你将如何？

拔都答：尊重四叔的心愿，全力辅佐新汗。

天亮时，耶律楚材离去了，带着信任，也带着一丝焦虑。拔都骑马一直将耶律楚材送出营外，他明白，在三叔没有登上汗位之前，这位对蒙古国、对三叔忠心耿耿的贤臣，绝不会放弃任何努力。

拔都没有向四叔提起耶律楚材来访一事。不久，借着叔侄单独相处的机会，拔都直言不讳地问及四叔对三叔将要继承汗位的看法。拖雷明确表示，他曾在父汗面前立下誓言，全力辅佐三哥，他永远不会自食其言。何况，他心里十分清楚，无论他还是窝阔台，身边都自有一群忠贞不贰的拥护者，倘若为了争夺汗位而兄弟相残，只会加速蒙古帝国的分崩离

析，令父汗艰苦创建的事业毁于一旦。

拔都终于理解了四叔对权力的淡泊和一切以蒙古帝国利益为先的良苦用心，他决定暂时留下来，协助四叔收复被金国重新占领的山西平阳、太原诸城，清除金国外围的抵抗力量。

拔都与蒙哥、兀良合台再度合作。此时，攻打甘肃大昌原的一支八千人的蒙古军，为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率四百骑兵所破，大昌原落入陈和尚之手。大昌原一战乃蒙金战争近二十年金国所没有的第一次大胜利，捷报传来，满朝振奋，金军士气大振。拖雷闻讯异常震怒，传命拔都、蒙哥、兀良合台立刻兵进甘肃，夺回大昌原。担任先锋的拔都仔细研究了敌情，派出快骑请求四叔收回成命，暂避其锋，仍按原计划攻取平阳、太原诸城。与此同时，蒙哥派出的使者也向父亲呈上了内容相同的敌情分析。通盘考虑后，拖雷一贯的冷静占了上风，决定由拔都、蒙哥、兀良合台率左翼，阔端、阔出兄弟率右翼，协力攻取平阳、太原诸城。

一个月之后，左、右两翼如期在太原会师。

拔都与兰容难得有机会小聚了数日。

兰容与阔出成婚不久，阔出便奉命出征金地，夺回被金军占领的雁门关。阔出新婚燕尔，不舍得与兰容分离，遂将她带到了前线。蒙古军对雁门关数攻不下，阔出苦思对策不得，兰容献地道计：趁夜色掩护，全军一起动手，连夜挖出一条地道接近城下，然后用烈性火药炸开城门。阔出依计，城门破时，引军强攻，一战得手。但金守军仍凭借关内一些要塞顽强抵抗，兰容担心蒙古军伤亡太重，忙派人召集城中妇女和老人，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这些人大多同意帮助蒙古军劝说自己的亲人。此举果然奏效，次日清晨，守军尽数归降。阔出接受了兰容的劝告，与已降金军和睦相处，雁门关很快恢复了安定和秩序，变成了蒙古军的铜墙铁壁。

雁门关之战，使阔出对兰容的才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成吉思汗病逝六盘山，面对依然处心积虑要夺回雁门关的金军，阔出返回蒙古奔丧前，将帅印交给了兰容，由她坐镇雁门关。然而正是这个决定带给了阔出无穷的悔恨。由于不间断的紧张和操劳，兰容在没有太多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小产了，而且，由于血流不止，兰容陷入昏迷之中，随军大夫束手无策。在这生死一线的紧急关头，幸得一位正旅居雁门关的女神医救治，才保住了兰容的性命。当兰容稍稍恢复后，女神医不无遗憾地告诉兰容，她的子宫受到感染，以后再也没有可能怀孕了。

对一个蒙古女人来讲，这个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兰容却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保持着缄默。她无法忘记那一天，阔出匆匆从蒙古主营返回，从病床上抱起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她看到阔出眼中的脆弱、惊慌、揪心与无助，那像孩童般单纯的眷恋，使她必须

站起来，与这个男人一同承受这苦难。是的，她曾数次与死神交臂而过，现在她不能再辜负阔出，辜负这个爱她胜过爱自己生命的男人。

久别重逢，拔都情不自禁地以长兄的礼节拥抱了兰容。兰容的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却在转瞬间代之以恬淡的微笑。拔都不无担忧地凝视着她，大病初愈的兰容，脸色仍透着几分苍白。

兰容请拔都坐下来。一个年方三四岁的小男孩在兰容身边依绕嬉戏，即使拔都在场，孩子也并不畏怯。看得出，兰容对这个孩子异常钟爱。

孩子叫失烈门，是阔出的长子，窝阔台的爱孙。孩子的母亲是阔出的长妻。阔出的这一次婚姻中丝毫不存在爱情，只是为了成全政治目的。好在阔出天性忠厚善良，他虽不爱孩子的母亲，却给予了她足够的尊重。得知兰容流产并且不能再孕后，窝阔台出于怜惜，做主将失烈门送给兰容抚养。失烈门的母亲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一则她已有了第二个儿子；二则她自知在公公与丈夫的心目中，她的地位永远无法与兰容相比，她是个聪明女人，宁愿选择与兰容和睦相处。

童真无异于一剂良药，自从失烈门来到身边，兰容的目光里就多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温和与安宁。看到此情此景，拔都不由想起了那句在草原上广为流传的谚语：是什么让女人美丽？是母爱；是什么让女人坚强？还是母爱。

贰

自从有了失烈门，兰容一向洁净的住所显得凌乱了一些，但也温馨了许多。拔都与兰容依然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他们谈到共同惦念的至亲好友，谈到钦察草原的日日夜夜。后来，他们谈起薇萱的出嫁，兰容蓦然感到脖颈处剧烈地跳痛了一下，她下意识地用手轻抚着脖颈，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阔出一向话不多，只偶尔插上几句，多在品茶和倾听。每当与拔都在一起，阔出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淡淡的失落感。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嫉妒，而是一种自愧弗如的心理在作祟。三人正谈着，阔端抽暇来看望三弟和弟媳，蒙哥、兀良合台处理完军中事务也来看望兰容。几个年轻人重新聚在一处，回忆起几年前在兰容帐中的小聚，不免生出诸多感慨。

这次，蒙哥带来了弟弟忽必烈。这个十四岁的少年，阔面大耳，眉目清俊，举止落落大方，谈吐机敏得体，举手投足间酷似祖父成吉思汗。看到他，拔都不仅想起了五年前他与弟弟旭烈兀到原西辽境内迎接祖汗的情形，那时，拔都就曾为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远见和才智惊叹不已。

如今，看到已经长成少年的堂弟，有着与祖父如此酷似的形容，拔都的心中更是对他产生了许多亲近之感。

拔都知道，这些年，在四婶苏如夫人和歧国公主力主下，四叔拖雷陆续延聘和网罗了一批德才兼备、学识超群的中原大儒进入四太子府，专门教习蒙哥兄弟学习各类社会和自然知识。这些人多为宋金时期的一代宗师。在这些人的着意熏陶和潜移默化下，蒙哥和忽必烈两兄弟渐渐脱尽了蒙古人重武轻文的遗风，他们两个，一个终生酷爱钻研数学和律法，孜孜不倦，造诣颇深。一个喜欢与人探讨历代帝王的成败得失，往往语发中的，被钟爱他的祖父称作“少而有大志，乃我家千里驹”。尽管如此，同样儒雅好学的兄弟二人，其内在气质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蒙哥示之以人更多的还是蒙古人的特质，既崇尚科学，又崇尚武力，甚至对于每一场战争也像他所钟爱的数学一样，精益求精。忽必烈则表现得舒闲懒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深沉的个性使他小小年纪就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兰容很喜欢忽必烈，趁着给忽必烈斟茶的间隙，柔声问道：“我听你大哥说，你最近正在研究元好问的诗词，是吗？”

“不仅是诗词，还有他正在编纂的金国君臣的遗言往行。收获很大。元好问不愧是金国的文坛盟主，实在了不起！”

“我也听人们传说，他七岁就获神童之称，古文、诗词造诣很高。”

“对，他的散文结构严密，众体皆学；他的诗和词苍凉沉郁，风格刚劲，反对柔靡雕琢，崇尚天然与纯真，颇有北方诗人的特色。不仅如此，他还兼通九数天元之学，是个文、理兼通的奇才。”

“文、理兼通吗？如此说来，他与蒙哥有些相像喽？”

蒙哥急忙摆手：“我哪里能与元好问相比！没有可比性，没有可比性。”

“志向不同嘛，环境也不同。如果你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不是生在蒙古，一定也是个大学问家。”兰容坚持道。

蒙哥倒觉得有些羞惭。忽必烈像个大人一样喟叹道：“只可惜这样一个人才，不肯为我蒙古所用。”

“人各有志，岂能强求！”

“兰容姐，你也了解元好问吗？”

“了解谈不上。不过嘛，我和他的一个朋友认识。”

“真的？是谁？”

“猜猜看。”兰容卖起了关子。

“你怎么会认识元好问的朋友？是梦到的吧？”拔都开了个玩笑。

“是他的家仆吗？”阔端问。

“亲戚。一定是亲戚。”兀良合台肯定地说。

兰容只笑不语。

“兰容姐，你快告诉我吧，到底是谁？你有没有见过元好问本人呢？”忽必烈情急之下，摇着兰容的手催促道。

兰容轻轻地刮了一下忽必烈的鼻子：“看你急的！好吧，就告诉你，我啊，一次也没有见过元好问本人，但我的手中真还有元好问的东西。”

“真的吗？是什么？”

“他的亲笔题扇啊。”

“你怎么会有他的亲笔题扇？是买到的吗？”

“真是个小傻瓜，难道还有得到元好问真迹的人肯轻易出卖的吗？那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啊。”

“快说说，你是如何得到的？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会儿带在你身边吗？”阔出有些惊讶，连连追问道。

“是啊，兰容姐，你先让我们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题扇。”蒙哥也急于见识一下。

兰容笑着，变戏法似的从忽必烈的身后取出一个雕琢着花纹的精致扇盒。打开来，里面是一把绸面折扇。

“就是这个吗？”忽必烈崇敬地将折扇取在手中，小心地打开。端庄的、墨绿色的绸面上，题着一首七言绝句。诗后有元好问的宝印。

“题的什么？”拔都不认得上面的字，好奇地问。兀良合台只用眼睛匆匆瞟了一眼扇面，丝毫不感兴趣。

“我来念念：随营木佛贱干柴，大乐编钟满市排。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忽必烈慢慢地念着，有些字他认起来也稍稍吃力。

“什么意思？”阔出问。

忽必烈眯起眼睛，深思了片刻：“我想，这首诗说的应该是宋靖康二年宋徽宗、宋钦宗及满朝文武大臣，后宫歌女，赵氏宗室，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典册文书，仪仗法物，被金军押送着凯旋的情景吧。读着这首诗，仿佛可以听得到亡国之君在屈辱的旅途上，伴和着北风悲咽哭泣，偶尔传来金军的吆喝声和戈戟撞击发出的丁当声，令人心惊。触目所及，前途茫茫，无星无月，只有苍凉一片。寥寥数笔，竟如此传神，不

愧是大家手笔。”

众人听着，不甚了了，只有蒙哥和兰容脸上露出赞许的微笑。

“是这样的，送我扇子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她手上有两把元好问的题扇，一把墨绿色绸面的，给了我。另一把粉蓝色纸面的，她自己留下了。”

“你还记得上面题着什么诗句吗？”

“我只记住一句：雁雁相送过河来。还是强记住的。”

“我知道了。这是元好问的《续小娘歌》中的第五首，全诗是这样的：雁雁相送过河来，人歌人唱雁声哀。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描写的仍是南人北渡的忧愁。”

“说得一点没错。忽必烈，你这小孩子真是勤勉多思啊。”

“兰容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是吗？是啊，我怎么忘了，我们的忽必烈的确长大了。”兰容笑着说，收起折扇，放入扇盒，递给忽必烈，“我把它送给你。”

“可是……”

“这些文人的东西，我不太懂。我想，应该把它送给相宜的人。既然你这么喜欢元好问，就收下吧，或许将来用得上。”

忽必烈兴奋得脸都红了：“真的吗？”

“当然。当初送我扇子的人是因为身边没有更好的东西给我留做纪念，才把扇子送给我的。其实即使没有扇子，我也不会忘记她的。”

“那我……就谢谢姐姐啦。”忽必烈双手珍惜地接过扇盒，细细把玩良久，方才将扇盒藏入怀中。这或许就是冥冥中的机缘，后来，忽必烈果然与元好问相识相惜，元好问虽始终不肯北赴漠北草原为官，却将中原许多有识之士推荐给了忽必烈，其中就有他的挚友、忽必烈的谋臣张德辉。

“兰容，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朋友是谁？我们认识他吗？”阔出终于问到了他最关心的问题。想到妻子有一个连他也不知道的好朋友，他的心里真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妒忌。

“她是个大夫。”

“噢，你说的就是在雁门关救了你的那位女神医吧？”

“是她。她也曾给元好问的夫人和女儿治过病，所以元好问为了感谢她，

特意题了两把扇子送给她。”

“扇子的来历原来是这样。这位女神医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每次你提起她的时候总有几分神秘？”

“她本来就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她的脸上总是遮着一块灰黑色的面纱，看不清她的脸。她的体态很美，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像位仙子。她的身上还有一种特别好闻的气味，一缕一缕的，像花香，又像草香，又什么都不太像。总之，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不会忘记她那特别的美。”

拔都不觉将杯盖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你怎么啦，拔都哥？”兰容惊讶地望着神色突变的拔都。

拔都显然方寸大乱，只顾呆呆地盯着兰容，眼神中满是迷离、忧伤。

“拔都哥，你怎么啦？”兰容吓坏了，焦急地问。

拔都闭了闭眼，强使自己恢复了理智。

“你说的……那位女神医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姓沈。”

“姓沈？姓沈……她的身边是否还带着孩子？”

“我没有见过。阔出从蒙古主营回来的前一天，她来向我告辞，说她要离开雁门关了。临行时，我以玉镯相赠，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只要了我常用的一枚象牙顶针。她却把扇子留给了我，说是让我将来送给我身边喜欢元好问的人。她还说，值得我送扇的人，一定不是个平凡的人。”

“她有没有说她要去哪里？”

“杭州和苏州，然后是福州。拔都哥，你认识沈大夫，是吗？”

“我……”拔都心乱如麻，欲言又止。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拔都失神的脸上。

清雅，清雅，为什么你总像一阵风，从我的面前吹过，就消逝在我无法追寻的远方？难道你此生真的不再与我相见了吗？

一二二九年春，蒙古帝国诸王、贵族和功臣勋将从汗国的各个地方齐集客鲁伦河河畔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斡耳朵意指行宫）。术赤诸子斡尔多、别儿哥自里海之北，察合台率诸子诸孙自伊犁河流域，窝阔台率诸子自叶密立河畔来会。汗位悬虚达一年半之久，一直由拖雷监国。现在，推举新的大汗已迫在眉睫。

会前，拔都奉命去迎接刚从封地返回的二叔察合台。转眼又有一年多拔都不曾与二叔会面了。参加完成吉思汗的葬礼，察合台就回到了自己的封地，没有参加其后的征金战争。

看到久别的二叔，拔都内心油然而生的敬重使昔日的隔阂变得微不足道。察合台同样如此。

在成吉思汗诸子中，察合台素以刚勇善战、执法严峻著称，而且，他依然保持着昔日豪爽、直率的禀性。拔都与二叔聊起一些西征的趣闻，心情十分愉快，察合台突然想起什么，笑眯眯地问道："那次你在玉龙杰赤受伤，是谁救了你？你对你祖汗也没说起过，我猜想是不是一位姑娘？"

拔都笑了，不置可否。

"还不说吗？看样子二叔猜对了。要不，你小子怎么这么多年不肯娶亲，是不是因为忘不掉她呢？不过，总不成亲也不是个办法啊，这样吧，小子，哪天二叔邀请你去我那儿做客，不是二叔吹牛，我们那里的姑娘一个赛一个水灵，你随便挑一个，二叔为你主婚。"

拔都依然笑着应承："行，一切听从二叔的安排。对了，二叔，我听说您在自己的封地制定了一套条理分明的法令，颁布后严格执行，您治下的臣民秩序井然，短短一年就收到了秩序恢复、诸城大治的奇效。而且，凡来往于中原与西域的商人、旅客，只要接近您的军队，在任何一段道路上都无需保镖和卫士，所以人们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头顶黄金器皿的妇女可以不用担心害怕地单独行走。'您对封地的治理，也会给我提供值得借鉴的模式，侄儿的确很需要去您那里看一看，多学点东西。"

"你真这么想吗？好，小子，你这么说二叔信，也爱听。说句实在话，别看二叔从小不服气你父王，不过有一样东西二叔始终比不上他，那就是他有你这样的儿子。我想，即使我的南图赣活着，也比不上你的心计和胆识。"

"别这么说，二叔。我和南图赣从小一起长大，他不仅是我的兄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只可惜……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很怀念他。"

"是吗？有你这句话，南图赣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拔都不希望二叔继续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岔开谈起了别的话题。然而有一个最敏感的话题他们稍稍触及便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话题就是关系着蒙古国前途命运的汗位之选。叔侄二人的心中其实萦绕着相同的疑虑和不安，他们无法想象，在即将召开的忽里勒台大会上，究竟会出现怎样难以控制的复杂局面？

斡尔多、别儿哥是最后两位到会的术赤家族的亲王，选汗大会定在三天后举行。

叁

出人意料的是，大会一开始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根本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大断事官宣读了成吉思汗的诏命后，窝阔台起身逊谢，再三引避，他的言辞平和，甚或是恳切。

“虽有父汗遗命，然我蒙古传统，幼子继承父亲遗产，主其家帐。大那颜（拖雷监国后，国人皆以‘大那颜’呼之，以示崇敬）是父汗幼子，又长年跟随在父汗身边，比诸兄更多地得到了父汗的言传身教，威名远播边陲。何况，长兄术赤虽逝，我上犹有二兄察合台，他襄助汗业，功不可没。兄弟皆在侧，窝阔台何敢恬登汗位？”

窝阔台居然如此开场的确出乎在座众人的意料，当他说完后，惊讶的人们或面面相觑，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其他人探询的目光。隐隐的不安像飘动在风中的雨丝，游来荡去，大帐里沉寂得只能间或听到一两声轻微的咳嗽声和将茶杯放回桌上的碰撞声。

静默与抉择中，拔都沉思的目光飞快地掠过耶律楚材的脸。耶律楚材脸色淡定，肃然凝视着面前的杯盘。

以退为进，哪怕真的与汗位失之交臂也可以获得应有尊荣，这大概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智慧吧？

如果一开始三叔就抱着志在必得的心理，恐怕在座的有三分之二的人会明确表示拥护四叔，而到那时，只怕三叔失去的不只是汗位。然而，这个小小的计策奏效了，即使内心仍然倾向于四叔，人们终究不能不考虑成吉思汗的遗命。毕竟对于版图日益扩大的蒙古帝国而言，更需要一位公正大度、有自知之明的君主，亦如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

拖雷最先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看着窝阔台，平静地说道：“我曾在父汗面前立下誓言，愿奉三哥为汗。请三哥不要犹疑，我当全力辅佐三哥，绝无二心。”

“是啊，是啊，我赞同四弟的话。”察合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或许是急于剖白对父汗遗命的忠诚，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和焦灼，“西征前是我首先提议父汗立三弟为储君，我怎么可能为了觊觎汗位而自食其言呢？当年，父汗正是从全局考虑，觉得三弟比我们几个人更适合于统治这辽阔的版图，才既没有遵从自古相传的幼子守灶的旧习，也没有从术赤和我之中选择未来的接班人。父汗的深谋远虑在座的众人恐怕谁也不会提出质疑。既然是父汗的决定，就请三弟不要谦让，在得到忽里勒台大会的正式确定后，从速登临汗位。汗位悬虚已有一年半之久，不能再无休止地耽搁下去。窝阔台，我只想以兄长的身份请你牢牢记住一点，你、我、拖雷，还有已经离开人世的大哥术赤，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儿子，

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该成为大汗，而是这个成为大汗的人必须有足够的智慧不让父汗开创的事业半途而废，除此之外，你所有的顾虑都应该抛诸脑后。”

“可是……”窝阔台还想推辞，察合台却不容他说下去。他面对众人，举起了自己的右手，“请支持窝阔台的人，举起你们的右手。”

拖雷第一个举起手来。

接着是耶律楚材，蒙哥，不里，最后，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大帐中响起一片既轻松又有几分无奈的喧杂。

术赤长逝，察合台自然成为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中年纪最长的一个，他本人又自幼扈从其父，东征西伐，屡建奇功，因此，他此时的地位是崇高的，也是举足轻重的，他在关键时刻一言九鼎坚持父汗的遗命，加上拖雷的再三逊让，使许多尚且徘徊观望的王公贵族，也心甘情愿地将窝阔台推上汗位。

察合台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望着耶律楚材，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说道：“楚材，你来推算一下，哪一天是登基的吉日？”

“臣早已算过，正在今日，此时。”耶律楚材恭敬地回道。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举行完大典再行欢宴。诸位以为如何？”

自然，无人表示反对。窝阔台家族的人个个喜形于色。

耶律楚材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察合台面前，深施一礼。

“楚材，你有话说？”

“二太子，请恕臣冒昧。”

“不妨，请讲。”

“臣以为，君大如天，届时大典，请二太子屈尊降贵，带头行跪拜之礼。”

察合台似乎有些意外，一时没有回答。

蒙古习俗，自古以来，兄不跪弟。

对于这个显然过分的要求，有些人交头接耳，有些人愤然作色。耶律楚材却无忧无惧，双眼直视着察合台，目光中虽有恳求，更多的是坦荡和信任。窝阔台正欲上前阻止，察合台伸手拍了拍耶律楚材肩头，赞赏地笑道：“多亏你提醒，理应如此。为什么我们的大汗就不能享有宋、金皇帝至高无上的尊荣？三弟是当之无愧的天命之主，跪他，就是跪天。从

今往后，我们的确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在宋金宫廷早已约定俗成的礼仪，以此来完善帝国的秩序。楚材，这是一件大事，就交由你来完成吧。”

“臣当殚精竭虑，不负二太子所托。”

耶律楚材朗朗答应着，一身轻松地向自己的座位上走去。经过拔都身边时，他微微停了停，捋了捋一蓬长长的美髯。拔都太熟悉他的这个动作了，每当耶律楚材感到如释重负时，都会梳理一下他所珍爱的长胡子。是啊，五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和煎熬，终于换来了功德圆满，如果换做拔都自己，也会为之振奋。耶律楚材的忠诚，日月可鉴。

窝阔台的表情凝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察合台轻轻催促道：“三弟，该祭天地祖宗，准备登基了。”

“不忙，二哥！”

“怎么？”

“我有一句话必须在即位前当众讲明。否则，我心不安。”

“哦？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二哥，四弟，你们一定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将要西征前，父汗当着我们几个兄弟的面确立我为汗位继承人时，我曾对父汗说过什么？”

察合台挠挠头，一时想不起来他说过什么，倒是拖雷记得很清楚：“是不是三哥对父汗说，怕你自己将来子孙不肖，会辜负父汗和诸臣百姓的信任？”

“对，对，我也想起来了，你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三弟你旧话重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的我还是同样的忧虑。我担心我的子孙不肖，会辜负兄弟们和所有在座诸位的重托，所以这个汗位由谁继承我还想请大家从长计议。没有谁的生命可保长久，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人世，而我的子孙当中又没有人拥有君临天下的雄才伟略，我担心我今天的登基反而会害了他们。为人君，理应无愧于天下苍生，为人父，却难免有自己的私心。”

“三弟，不是我说你，你想得未免太多了。你膝下子孙也有数十人，难道其中就没有一二个人君之选吗？如果你还是顾虑重重，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当面立下誓言，这样你就可以相信我们了吧。”察合台转向众人，目光炯炯，“来，你们像我一样起誓吧。”

“凭着长生天的意愿我们起誓：愿奉窝阔台为君！只要窝阔台系一脉尚存，誓不奉他系后王为君。如有违背，愿遭天谴！”

“凭着长生天的意愿我们起誓：愿奉窝阔台为君！只要窝阔台系一脉尚

存，誓不奉他系后王为君。如有违背，愿遭天谴！”

以拖雷为首的众人，随着察合台的誓言一字一句地重复着，声音虔诚、整齐、响亮。只有一个人始终冷眼观察着所发生的一切，内心充满了莫名的厌恶和忧虑。

这个人就是拔都。

有时候，清醒也是一种痛苦。

拔都一直都在想，三叔这样欲擒故纵，会不会就是为了赌一赌此时此刻的结果呢？

这是耶律楚材胸有成竹的谋断，还是三叔莫测高深的心机呢？

当年，祖汗灭国四十，拓地万里，建立的蒙古帝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联合体。祖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武功盖世，身边谋臣济济，战将如云，手中又直接掌握着万余名“制轻重之势”的护卫军，威望不可动摇。尽管如此，在祖汗病逝后，由于境内被征服的民族众多，各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以及各自社会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辉煌一时的蒙古帝国其实也有许多离心离德的隐患。

大概二叔和三叔，包括四叔在内，都已意识到同样的危机，所以只能用兄弟间的团结来维系蒙古帝国的统一。即使他们明知道所有东西终将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仍然在为之努力。

他们的努力是悲壮的。

然而，悲壮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吗？

不是的。

最好的努力应该是尽可能为帝国选择一位谋断深远、睿智公允、万众仰服的贤明之主，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帝国变成家族的产业。

三叔的做法，恰恰选择了后者。

窝阔台听到了他希望听到的诺言，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一副开朗的笑容。他在察合台、拖雷等人的簇拥下，举步向成吉思汗的御座走去。拔都紧随在二叔的身后，与蒙哥同行。拔都扭头看了一眼若有所思的蒙哥，发现蒙哥似乎也在看他，即使在四目相对的短短瞬间，拔都也能看懂蒙哥的内心。

的确，他们是堂兄弟，更是知己。

贵由恶毒的目光在阔出容光焕发的脸上扫来扫去，这就是二叔他们都错了的缘由。

窝阔台顺利登上汗位，察合台居功甚伟，接连几天宴会上，他都喝得酩酊大醉。一日，趁着酒醉，他非要同窝阔台打赌赛马，窝阔台笑着同意了。兄弟二人说定了比赛的终点，察合台要拔都、蒙哥二人一个在终点，一个在起点，分别做个见证，窝阔台一一随他安排。

察合台的马疾驰如风，行至一半时，他便将窝阔台甩到了后面。当窝阔台跃下马背时，察合台正坐在地上，已经喝了一皮囊的水。看到窝阔台，他自鸣得意地戏谑道："大汗该磨磨马镫了。"

窝阔台一笑置之。

他只把这场比赛当成小小的游戏而已。回去的路上，见二哥的醉意更浓了，窝阔台放心不下，要拔都送二叔回去。当晚，拔都就宿在二叔的营帐。

夜里，拔都被一阵响动惊醒。他拨亮了油灯，见二叔正坐在床边发呆。

"怎么了？二叔。"拔都奇怪地问道。

察合台使劲地皱着眉头，像是在努力回想着什么事情。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叫大夫？"

"没事，我没事。拔都，今天下午，我是不是同大汗赛马了？"

"是啊。怎么您忘了？"

"我还超过大汗了？"

"有一箭之地。您还开玩笑说让大汗磨磨马镫呢。"

察合台狠狠一拍脑门："太不应该了，太不应该了。"

"有什么不妥吗？"

"你想，我是大汗的哥哥，大汗刚刚登上汗位，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的所作所为呢。所以，我怎么能够与大汗打赌还胜过他呢？这实在是一件大不敬的行为。如果别人也学我，对大汗无礼起来，岂不是我之过？明天，你要陪我到大汗那里，我要当面向他请罪，请他治我的罪。"

"不用吧？"拔都觉得二叔未免有些小题大做。

"必须如此。中原讲究君臣有别，我蒙古建国二十三年，既要保持自身勇武粗犷的特色，也该借鉴一切对治理国家有益的经验。新汗初立，威信的建立需要我这个哥哥来助他一臂之力。"

拔都答应着，不禁有些哑然失笑，又深受感动。没想到一向性如烈火、

刚正不阿的二叔，竟也有如此细致的时候。

察合台说到做到，第二天天刚刚亮，他便来到窝阔台汗的大帐，向大汗请罪。窝阔台哪里肯同意："二哥，你在说什么啊？就这么一桩小事，值得为它介意吗？"

察合台执拗地坚持道："这不是小事情，这关系到我蒙古帝国的威严。如果今天大汗不治我的罪，明天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人对大汗无礼，久而久之，大汗颜面何在？请大汗不必顾及兄弟情分，错就是错，错了就该受罚。臣恳请大汗降罪。"

窝阔台犹豫片刻，勉强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罚你进献九匹骏马赎罪吧。"

"喳。"

察合台再次表现出他的雷厉风行。不仅于次日向窝阔台进献了九匹骏马，还在文武百官面前举行了隆重的臣服之礼。拔都直到此时方才真正明白了二叔的良苦用心，二叔这种不以尊长自居，勇于责己的行动震惊了朝野，自此以后，王公贵族对新汗俯首帖耳，自觉地选择了顺从之道。察合台的所作所为，在极大程度上帮助窝阔台树立了绝对权威。

第七章 最毒妇人心

壹

窝阔台召开了登基后的第一次忽里勒台大会。

会上窝阔台认为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是扩建和改革驿站；二是完成父汗遗愿，大举攻金，征服金国。

驿站制度始于成吉思汗时代，用以通达边情，布告号令。然而，由于版图的扩大，战线的拉长，原来的驿站已经不能适应如今的需要。使臣往来，路远行迟，常常因此延误中央命令的迅速传达。

窝阔台一一征询了察合台、拖雷、拔都对改建帝国驿站的意见。

察合台、拖雷皆表示赞同。察合台说："改建驿站一事，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我当然完全支持。回去后，我就着手进行驿站改建。从封地之首设立驿站，东迎大汗所置驿站，拔都自他的封地之首设置，西迎我所置驿站。这样，我们就能建立起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大干道。"

窝阔台看了看拔都："拔都，你以为如何？"

"二叔说得有理。扩建和改革驿站是大工程，每一个细节，比如驿站的路线、地点、编制、设施、纪律、负责人等等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都不能忽略。因此，我有些不成熟的想法，想说出来供大汗、二叔、四叔参考。"

"你有什么想法但讲无妨。"

"首先，大汗可否颁布一道圣旨，通令全国各千户遵照大汗的要求，每年一群羊出二岁羯羊一只，一百只羊出一岁羊一只。出骡马，设马夫。派遣马夫、司库、司粮。其次，对于勘定的驿站地点和各千户能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大汗的圣旨，必须派出得力的大臣亲自监督和掌管。然后，驿站创置后，每一站相应设置驿马二十匹，马夫二十名。驿马、汤羊、乳马、挽牛、驮车等都必须有相应的定数，不可随意更改。对于分派到的任务，完成者予以褒奖。阳奉阴违、偷工减料者，倘若缺少一条短绳，当割去此人的半片嘴唇；如果缺少车辐，当割去此人的半边鼻子。只有赏罚分明，才能确保没有人敢公然违抗大汗的命令。"

"还有吗？"

"为使大汗或诸王的急使畅行无阻，便于办理重要事务，还须从诸王处派出一些急使坐镇驿站，用于联络。一旦驿站制度健全完善，势必增强和

畅通统帅部与欧洲、西亚、中亚、南宋、高丽等各条战线的通信联络，及时地了解作战情况以及送递作战命令。所以，把上述所有细节问题都考虑周全了，即使不能立刻要求面面俱到，也能对随时出现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并找到应对之策。”

窝阔台欣慰于拔都的远见：“拔都，你的所思所想与我可谓不谋而合。你所提的每一条建议，我都会详加斟酌，完善并确定后颁布实施。在座的诸位还有什么补充？不妨提出来，我会一并加以考虑。”

察合台的次子贝达尔补充了一条建议：各千户出户站和马夫后，要确保户站和马夫的供给，这样道路畅通，沿途就可以不再惊扰百姓。窝阔台认为有理，让负责文书的官员一并记下了。

大家讨论了一会儿，基本都赞同拔都和贝达尔的意见，窝阔台大喜，当即分派了负责勘察的官员，限时出发。然后，他请大家休息一会儿，喝喝茶，或者出去轻松一下，随后继续讨论出兵金国的有关事宜。

自从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大举攻金，至一二一五年几陷金国三分之二州郡，一举灭亡金国似乎易如反掌，只在须臾间。然而，正当金国岌岌可危时，蒙古与花剌子模之间爆发了战争。这桩意外，使得金国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蒙古倾力西征的七年间，原本正是金国展开反攻的大好时机。金宣宗却坐失良机，不思收复失地，反而忙于同邻国西夏、南宋大动干戈，意欲将金蒙战争的损失转嫁到这两个国家。他这种战略决策上的错误，直接帮助蒙古留在金地的少量部队不仅未被各个击破，还站稳了脚跟。至金宣宗病危，传位于太子完颜守绪（一二二三年即位，史称金哀宗），金国土地只剩下东西狭长两千余里的疆域，是原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此后，金哀宗紧缩兵力，以精兵二十万死守潼关、洛阳、汴京等军事重镇。

战争的话题似乎总是严肃一些的，汗帐中的气氛不再似方才热烈，相反，倒是显得沉闷了几分。

窝阔台命拖雷宣读了成吉思汗的遗嘱：

金屯兵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联宋灭金”是成吉思汗临终时提出的对金作战的总体方略，这在蒙古国的决策层并非秘密。窝阔台之所以要拖雷先宣读这份遗诏，无非是要表明他继承父志的决心。既然总体的作战方针已经确定，需要商量的就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开始施行的问题。

窝阔台决定由他亲率大军伐金，拖雷率蒙哥及诸将随行并担任先锋，察

合台和拔都出兵相助。

拔都的目光与二叔在沉思中相遇。

忽里勒台大会结束后，察合台将返回封地，坐镇中亚，以确保蒙古国的后方安全。不过，为了支持伐金大业，他决定分兵一支，留下能征善战的次子贝达尔，由他统率军队，全力配合窝阔台汗。

别儿哥热切地盯着二哥的脸。他早已跃跃欲试，希望能够像贝达尔一样，在中原战场上大显神威。拔都明白弟弟的心思，默默筹划着这件事，有一阵子没有表态。

拖雷从蒙哥手里接过地图，专注地研究起来。众将领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从哪里开始进攻之事，大家争执不下，辩论的声音渐渐分成了几派，声浪开始一浪高过一浪。

拔都静静地倾听着，似乎忘了自己正在思考的事情。

直到拖雷抬起头，蒙哥做了个手势，大帐中才安静下来。

“大汗，二哥，拔都，你们来看这里，这条进攻线路。”拖雷将地图平铺在窝阔台的面前，他的手指缓慢地从地图上滑过，在每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都着力点一点。窝阔台思索着，脸上流露出赞同的神情。

片刻，窝阔台用眼神征询了一下察合台和拔都的看法，尤其是拔都。拔都的沉默让窝阔台多少有些疑惑和担忧。

察合台依然快人快语：“从这条路线进攻，应该是最容易实现我们假道于宋的意图。完颜守绪即位后，一改其父将主力转向南宋、西夏，企图扩大疆土，以便在战争失败后逃往南方立国的国策，集中一切力量储备河防，确保河南，巩固秦陇，争取时间恢复实力。为此，他对外与宋、夏和好，多次遣信使周旋其间；对内强兵利器，大胆起用抗蒙将领，广征各路义士，在重要州郡、可守之地集中民粮牲畜，加修城堡工事，以利坚守。不能不说完颜守绪是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对付他，的确需要多动动脑筋。”

窝阔台点了点头，“是啊，金在大昌原一战取得大捷后，陈和尚的忠孝军已经成为金军的一杆旗帜，它对金军士气的鼓舞作用，我们的确不可低估。近来，我时常在想，父汗密授的遗策中，最首要的用兵规则就是不能过早地暴露我们的意图和行踪。为隐蔽大军南征，必须首先夺取秦、晋，尔后假道于宋，从金国侧背进攻，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对汴京实施围攻，逼迫金帝出降。在这一点上，大那颜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既然要隐蔽行踪，不妨采取一些伪装措施。我意以汉军就近进攻卫州（今河南汲县），威胁金都，策应主力进攻晋、陕。当然，这只是其中

的第一步。”蒙哥插进一句，此时，他对父亲和伯父的想法已了然于胸。

“让我想想……是个声东击西的好计策。那么，第二步、第三步呢？或许还有第四步，第五步，说来我听听。”

“攻取卫州后，可以派人前往金国议和，以麻痹金帝的斗志。金国集中精兵二十万，并力守河南，保潼关，而对陕西关中，仅以一部兵力予以防备，这正是金国的软肋。为彻底夺取秦晋之地，可命原在陕南作战的军队袭击潼关，攻取蓝田关，打乱金军的部署。这是第二步。待这一步完成后，为保障先锋部队顺利渡过黄河，进军陕西，可命主力屯兵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以积极行动牵制潼关金兵。说到底，我们的目的仍是以己之长，克彼之短，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而是要在我军擅长的野战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蒙哥所献之计显然正中窝阔台下怀，窝阔台频频点着头，内心深处却滑过一丝惆怅。当年，年少的蒙哥正是凭借着他的聪慧而获得窝阔台的钟爱，被窝阔台收为养子。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蒙哥越来越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窝阔台在深深感到欣慰和为蒙哥骄傲的同时，却无法遏制另一种感情的滋生，即使他不肯正视，那就是：防范和戒备。

如果蒙哥是他的亲生儿子，或者是他最钟爱的三儿子阔出在继承了他的宽宏和谨慎之外，还兼备着蒙哥的过人智慧，那他将成为世上最幸福的父亲。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他甚至觉得，长生天真的对四弟拖雷很偏爱。

老将速不台忍不住向蒙哥伸了一下大拇指。对老将军而言，这是他难得一用的赞赏表示。

贵由将脖子往后缩了缩，没来由地对速不台产生了一丝怨恨。

别弄错了，蒙哥算什么！我才是大汗的嫡亲长子！

窝阔台仍然希望听听拔都的意见。

“大汗，我和别儿哥愿听从大汗调遣。”拔都简洁地说。听说可以留下来，别儿哥顿时喜形于色。

“封地的事呢？”

“暂时由斡尔多代劳。”

窝阔台考虑了片刻：“你和昔班留下来，别儿哥随斡尔多回到封地。别儿哥英勇善战，有他坐镇钦察草原，对新的征服地将产生威慑作用。”

“大汗……”

“别儿哥，我了解你求战的心情，不过，现在正是非常时期，斡罗斯、钦

察、不里阿耳等国尚未完全臣服，随时有可能起而复叛。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治理好你父亲的封地，我为你记头功一件。”

别儿哥沮丧至极，却又不能违抗命令。

拔都轻抚着弟弟的肩头，别儿哥犟了一会儿，终究回以一握。战争无常，从此关山万里，还不知何时才能相聚！别儿哥不想因为一时的赌气，而换回日后无穷的悔恨。

其时，金国迁都汴京近二十年，其赖以立国者，惟潼关、黄河二险。窝阔台深知，若兵出宝鸡，攻入汉中，一月之内可直捣唐、邓，届时，大事可成。联宋灭金，在此一举。窝阔台决定三路大军齐发。右路军由大那颜拖雷率三万精骑经凤翔入宝鸡，沿汉江而下，迂回唐邓，直逼汴京。这三万精骑中，就包括拔都的一万军队和贝达尔的一万军队。中路军由他本人亲率主力，先拔河中府，强渡孟津，进逼汴京。左路军则由原驻河北、山东的蒙汉军编成，从济南出发，向汴京东侧挺进。

见大家均无异议，窝阔台取令箭在手，命拖雷、拔都、贝达尔率本部先行出发，渡荒漠，越阴山，取山西，进入陕西境内，分兵攻打凤翔、宝鸡等金国战略据点。命贵由配合速不台父子攻打小潼关。

众人领命而去。

贵由回到海迷失的寝帐，犹自生着闷气。海迷失有点厌恶地瞟了一眼贵由那张一生气就会发黄的脸，淡淡地问道：“怎么啦？”

贵由将父汗命他协助速不台父子攻打小潼关之事原原本本地讲给海迷失听。他真的想不明白，他身为汗子，父汗非但不让他独当一面，还要让他听命于速不台，这岂不是故意让他难堪？

“老三呢？”海迷失最关心的仍是阔出、兰容。

“当然随父汗主力行动。父汗还当着大家的面夸奖兰容，说她有其父遗风，是个难得的将帅之才。”

“是么？这么重要的军事会议父汗也让兰容参加了？”

“参加了。父汗还很欣赏她的建议，都采纳了。”

海迷失顿了顿，将头一昂：“这次，我陪你一同出征。”

“你？”贵由刚想说你去能做什么，见海迷失乜斜着眼睛，眼角挂着讥诮的笑意，急忙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你不是讨厌速不台父子嘛，我跟在你身边，说不定能找到机会将他们父子俩一起除去。”

贵由浑身一震，顿生寒意——人心莫测啊。他抬眼惊惧地直望着海迷失。

可是，海迷失已经将头别了过去。

事实上，人世间最阴险的，莫过于被女人的嫉妒心吞噬的灵魂。

贰

不几日，拖雷率领三万大军祭旗出征。

金帝守绪得知蒙古军大举进攻，急召丞相完颜合达、定远大将军完颜陈和尚商议对策。完颜合达建议将忠孝军调往河南，加强京城外围防御，同时遣使赴南宋，约请出兵，共同抵抗蒙古军。陈和尚却主张将蒙古军阻于渭河之北，以十五万对三万的绝对优势兵力，将蒙古军一举全歼。完颜合达、陈和尚争执不下，守绪无奈采纳了完颜合达的建议。

拖雷派拔都攻打凤翔，派贝达尔绕过凤翔，夺取凤翔西南的军事重镇宝鸡，派蒙哥进至宋境内，与宋帝商议借道事宜。拔都、贝达尔进展顺利，而奉命攻取小潼关的速不台父子却遇到了麻烦。速不台攻破小潼关后，与贵由相约，由他和兀良合台率部深入金军防线，纵深骚扰，贵由在小潼关引军接应。贵由满口答应下来。岂料，速不台父子在朱阳遭到金军围攻，向贵由求援，贵由非但拒不发兵相助，反而弃了小潼关，使速不台父子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兀良合台只得护着父帅拼死突围，被金军一路追击，在倒谷口遇到薇萱公主率领的一支神箭队接应才算脱险。神箭队虽说只有百余人，但全部是百发百中的神箭手。金军吃了百余箭后，慑于蒙古箭雨的威力，这才弃甲曳兵，退回小潼关。

速不台自青年时代追随成吉思汗，历经无数次大小战役，从无败绩，小潼关一役是他最惨重的失败。望着逃出来的不到四分之一的将士，速不台捶胸顿足，老泪纵横。兀良合台恨透了贵由，依他的脾气，就要直诉窝阔台汗，向大汗讨个公道。速不台却不允许，他情愿一人承担所有战败的责任。不久，圣旨到军中，命速不台率所余兵马扈从拖雷南征，对于小潼关战败一事，却只字未提。

速不台领旨谢恩，自责更深。

兀良合台却是喜出望外，又可以和拔都并辔而战了，一念及此，积压心头已久的阴霾一扫而尽。

拔都亲自在五十里外的抵阳桥迎接速不台父子。直到这时，速不台父子方才得知，贵由撤兵后，海迷失先去见了乃马真皇后，按照她与贵由事先的商议，将战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速不台恃功自傲，不听劝阻、贪功冒进，乃马真皇后不辨真伪，照样向丈夫说了一遍。窝阔台汗听信谗

言，勃然大怒，决心追究速不台之罪。他派出快骑与拖雷商议，拖雷当时尚不了解小潼关一战的真实情况，但他爱惜速不台乃两朝老臣，智勇无双，遂婉言劝说大汗：胜败乃兵家常事，宜令速不台父子立功自救。窝阔台这才息怒，不再追究战败之责。

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拔都为何了解得如此清楚，拔都没有细说，速不台父子也没有深问。但有一点速不台父子确信，宫廷内部的事情，只有宫廷内部的人才可能知道。事实正是如此。窝阔台汗态度的转变，不仅仅因为他听从了拖雷的劝告，念及速不台父子的无数战功，不愿意轻动功臣；更因为阔出、兰容领兵攻取小潼关后，兰容派快骑及时呈上了由她亲自起草的战报。战报的部分内容取自对敌人战俘的审讯。窝阔台看毕方才了解了速不台父子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是如何向纵深挺进，又如何以少数兵力连克数城，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战报的末尾，兰容毫不隐讳地断言，速不台父子虽败犹荣，事出有因。

窝阔台差点错杀大将，对长子贵由更加恼怒。但这件事毕竟涉及六皇后乃马真和儿媳海迷失，思前想后，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这件事情绝口不再提起。

拔都也是在接到兰容的来信后，才了解到小潼关一战的真相，当时，他几乎被惊出一身冷汗。

为确保蒙古军队东进中无后顾之忧，拖雷分兵两路，命速不台率东路，兀良合台率西路，顺路扫荡四川北部的宋军。九月至十一月，速不台父子连克宋军，破城池一百四十余座，四川北部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此时，蒙哥遣往宋廷商议借道一事的使者，于途中被宋将擒杀，蒙哥闻讯，怒斥宋廷言而无信，约拔都夹击兴元府。兄弟联手，兴元府一触即溃，主帅弃城而逃，军民死伤无数。宋帝这才惊慌起来，匆忙拒绝了金国共同抗蒙的要求，同意与蒙古重修旧好。

拖雷借道于宋，指挥三万骑兵向邓州挺进，他们面对的将是金国最精锐的步骑兵。一二三一年十二月，蒙古军仅用四天时间便全部渡过了汉江，准备攻打邓州城。

完颜合达率诸军入邓州，陈和尚率忠孝军，武仙尽发本部军马，张惠率步军随行。这几支军马加上其他调集到的军队，共计十五万人，其兵力是蒙古军的五倍，而他们的将领都有着多年的对蒙作战经验。

蒙哥侦知完颜合达在禹山前后设有重兵，准备凭借地势之险伏击蒙古军。拖雷接到了蒙哥的情报，当即决定大军不发，只派拔都率小股轻骑避开金军正面，迂回山后，向金军发起进攻。

金军不得不战，两军短兵相接。陈和尚督军力战，拔都退走，再战，再退，又战，又退，如此三番，蒙古军始终不与金军正面交锋，而自禹山退出十五里，扎营于汉江对岸的枣树林中。

拔都命令部队马不卸鞍，白昼作食，不使林外听到声响，暗中却时时窥视金军动态，以寻找有利战机。

陈和尚突然失去了蒙古军的踪迹，急忙派出侦察部队寻找，同时将近期战况禀明主帅。

第四天，金军巡逻队回报蒙古军动向，还带回了十个蒙古士兵。这十个蒙古士兵，一个个敝衣瘦马，形状异常凄惨。他们向陈和尚泣述了拔都为避金军锋芒，一日数迁，使他们不胜其苦的情形，请求陈和尚收留他们。陈和尚心生怜悯，命人给他们换上新衣，亲自设宴款待他们。

席间，陈和尚问起蒙古军行止，十个蒙古士兵竞相回话，陈和尚与获取的情报对照，发现他们所说都是实情，终于放心地将他们收留于营内。

第三天夜晚，十个蒙古士兵突然夺取金军马匹，悄然离去。陈和尚这才知道他中了拔都的诈降之计。这十个蒙古士兵其实正是拔都派出的细作，探明了金军的兵力部署和辎重等情报后立刻离营而去。陈和尚大为懊丧，为了防止不测，加上粮草告罄，他只得率部回邓州城补充军粮。

陈和尚率领金军刚刚行至枣树林，遭到蒙古军的袭击，金军猝不及防，仓促迎战。交战中，拔都仅以百骑夺取金军辎重，陈和尚不得已重新退守邓州城。拔都乘夜追至邓州城，在城外驻扎下来，等待与主帅会合。不久，拖雷领兵赶到，两下合兵，全力攻打邓州城。

邓州城城防坚固，蒙古军连攻三日不克。拖雷考虑到攻打邓州城代价太大，不如放弃围攻，除留下一部牵制邓州城的金军外，其余大部兵分六路，绕过邓州城，向金首都汴京方向进发。这六部人马分别由他本人、拔都、蒙哥、速不台、兀良合台和忙哥撒率领，沿途横扫各州郡，切断邓州与汴京的联系。

拔都攻取南阳诸城后，进展神速，兵至沙河北，等待与其余数军会合。

此时，镇守邓州城的完颜合达与诸将商议，既然蒙古军北上，坚守邓州城已失去意义，为防蒙古军乘虚奔袭京城，不如放弃邓州，赴京救援。

金十五万大军分路而行，沿途不断遭到蒙古军伏击。拔都率五千人诱敌，不与硬战，当金军扎下营盘时，却来袭扰，一日几次三番，搅得金军不得休息饮食，疲惫至极。

陈和尚向主帅建议到钧州城中整军，完颜合达也想早些摆脱如影随形的蒙古军，立即吩咐全军拔营。拔都命军队伐木设障，尽力迟滞金军。陈和尚身先士卒，拔树开道，好不容易夺得一条去路。

眼见离钧州城只有三十五里地了，天公好似也不作美，傍晚时分，下起了连绵细雨，至夜深气温骤降，大雪簌簌而落，金军不能前进，就地扎营。蒙古军却似拖不垮的铁军，连夜袭击了陈和尚的营地，陈和尚损失

数百人，气得嗷嗷直叫，恨不能生啖拔都之肉。

完颜合达在中军帐急召陈和尚、武仙、张惠等主要将领商议御敌之策。摇曳的灯光下，完颜合达愁眉不展，似有重重心事。

陈和尚性急，率先问道："主帅召我们来有什么事？"

完颜合达拿起桌上的圣旨出示给众将，原来是蒙古军逼近京城，金帝命合达速率军马赴京。

"说得容易！就这个样子走路，好似乌龟爬行，何年何月才能到得京城！"武仙不耐烦地发了句牢骚。

"是啊。这个拔都实在难缠，我手下的将士已经三天水米不沾牙了，如果不想出办法来对付他，只怕我们这些人都得被他在途中拖死。"张惠也随声附和。

陈和尚白了他俩一眼："现在来抱怨顶个屁用！依我说，蒙古军的人数不到我军的五分之一，我们索性边打边走，强行开出一条路来。"

"要是能打早打了。他们的骑兵但凡出击，一向快如闪电，进退自如，就凭你，逮得住他们的影子吗？"武仙冷冷地顶了他一句，"这个拔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我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打了二十年的仗，对于他们的战法，比你了解得更清楚。"

陈和尚轻蔑地瞟了武仙一眼："我看你是打败仗打怕了。"

"你！"

"好啦，好啦，争这些没用！我们还是研究一下作战方案。"完颜合达用手指敲着桌子，打断了他俩的争吵。

陈和尚干脆地说道："打是唯一的出路。我来打头阵！"

完颜合达不胜拔都日夜骚扰，也有意一决雌雄，故蹙目凝视武仙等人，大家只好点头称是。

翌日，蒙古数路大军全部会齐，拖雷三言两语交待了每个将领的任务。蒙古军依然如前，边打边退，渐次退至离钧州只有十余里的三峰山东北和西南。三峰山地处金国的后方，防御力量相对薄弱。战区北部是伏牛山东段，地形平缓，利于骑兵运动。金军分兵袭击东北和西南，蒙古军又退到三峰山东侧。完颜合达命万余骑兵，冲击蒙古军战阵，拖雷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不觉间将金军全部引进三峰山。金军久战疲劳，在山中又遇大雪，金军将士僵立雪中，手足冰麻，刀剑竟不能举，急忙就地生火宿营。这一夜，军中怨声盈耳。

次日，完颜合达带领诸将巡视阵地，发现他们已被蒙古军团团围困在三

峰山上，若想突围，将士畏惧蒙古军弓箭，必不肯争先，完颜合达与诸将相顾无言，一筹莫展。

转眼，金军受困已过三天，粮草早已告罄。有时，隐隐闻到蒙古军烤肉的香气，饥饿难当的金军将士唯有叹息。完颜合达知道再这样下去，军队中很可能哗变，决心强行突围。

拖雷好像猜知了完颜合达的心意，次日一早，让开去钧州的一条路，放金军北上，却派拔都和蒙哥设伏于道路两边。完颜合达明知有诈，但到此时，与其等死，不如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不承想，金军久困多时，恨不得立刻离开这生死之地，将士竞相争路，一时间，人马相踏，乱作一团。

拔都、蒙哥适时出击，金军全线崩溃，势如崩山。张惠等先后战死，武仙率三十骑逃入林中，败走密县，自此销声匿迹。完颜合达、陈和尚率数百骑拼死逃入钧州城。不久，钧州城被蒙古军攻破，完颜合达阵亡。陈和尚在战事稍停后，从隐蔽处欲逃出城外，被蒙古士兵俘获，拔都与蒙哥屡劝其投降无效，推出斩首。至此，金军十五万精锐被消灭殆尽，抗蒙名将多折于此役，金国失去了它赖以维持的最后一支生力军。金帝在汴京得知败讯，涕泪滂沱，如丧考妣。

数日后，窝阔台亲临拖雷兵营，犒赏全军将士。

拔都原想参加接下来的围攻汴京的战斗，但是花剌子模战局有变，札兰丁卷土重来。窝阔台汗决定让拔都和昔班带领本部人马速返封地，先稳定住封地局势，待攻灭金国，再行大举征伐。

窝阔台亲自设宴为拔都饯行。拖雷亲将拔都和昔班送出钧州城，挥别的那一刻，他们并没有想到，此别即永诀。

叁

尔鲁紧张地将两只手扭来扭去，汗水顺着额角不停地滴落，连靴子里的一双脚似乎都浸在水里。可是，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他是被海迷失秘密召来最后敲定那桩事的，其实这也是近一段日子以来他与海迷失反复商议过，只有到了今天才准备付诸实施的一件要命的事情。显然，海迷失早有准备，当他悄悄潜入海迷失的寝帐时，帐中只有海迷失一人在等他。

此刻，透过朦胧的薄暗，海迷失正合目端坐。她保持这个坐姿已经有一些时候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尔鲁总觉得海迷失从左眼经过鼻梁到右颊隐隐游动着一道生硬的纹路，将她的脸一分为二，看起来既滑稽又可怖。她到底要怎么样啊？大那颜拖雷天黑前恐怕就要回到汗营，如果她还不做出决定，他们只能放弃这唯一的机会了。

尔鲁不耐烦地掐了掐自己的耳朵。他妈的，女人就是女人，当初一起定计的时候，她比谁都坚决，事到临头，她莫非要打退堂鼓？倘若如此，这种女人他今后一定得离远些，免得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累他大教主做不成，反落个身首异处。

太阳落下去了吗？这帐里怎么越来越暗了？尔鲁正想起身，海迷失蓦然睁开了眼睛，眼中闪动的亮光竟让尔鲁打了个哆嗦。

“怎么了？你害怕了？”海迷失起身走到尔鲁面前，俯视着他额头上一下子沁出的密密麻麻的汗珠，轻蔑地问。

“怕？鬼才不怕！”

“好没出息，亏你还是个男人！”

“这种事，弄不好就要人头落地，不怕那是假的。”

“行，我的大教主，你可以害怕，不过，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事你做一半也是死，为何不做下去？或许还能为自己争取一条生路。大那颜始终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当年，成吉思汗留下遗命，要他的三儿子、我的公公窝阔台继承汗位，可大家都清楚，多数人的心里还向着大那颜。若不是这位大那颜谨守承诺，我公公能不能登上汗位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呢。如今，他领兵将金帝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特别是钧州三峰山一役，他以少胜多，大破金军十五万步精兵，金国精锐及名将几乎尽折于此役，他的威信更是直追成吉思汗。不是已经有人在私下议论了吗？说他是成吉思汗再生。他若活着，只怕我们谁都活不好。所以嘛，总得有人要冒这个险。至少大那颜死了，能确保汗位不会落入拖雷手中，假以时日，未必贵由就与汗位无缘。”

“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连大汗……”

“不可造次！你堂堂大主教的符水，一下喝死两个成吉思汗的儿子，你恐怕不是要人头落地，而是要被五马分尸了吧？”

“那么，我该……该……”

“慌什么！刚才我一直在推敲我们的计划，看看哪里还有破绽。这样，你帮我再从头理一遍，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喳。”

“我的公公什么都好，可惜是个酒鬼。你精通医理，的确可以肯定，他最近出现的什么胸闷、心悸、多梦以及这样那样好似鬼魅缠身的症状，都是因为不断酗酒而致？”

“当然。”

“所以你顺势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他相信，仅仅三峰山一役就死了十几万人，难免会有冤魂索命？”

“对。”

“他也深信不疑？”

“是的。”

“你出来后直接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然后我们一起商定了这个‘李代桃僵’之计，这件事绝没有第三人知道？”

“没有，我确定。”

“好，如此看来，只要事情谨严，大计可成。近来，你给大汗喝的符水虽然不会致命，但也不会让他的病情好转，所以，大汗自以为来日无多，才着急从前线召回大那颜，准备交待后事。我还有两件事问你，你觉得大那颜肯为大汗去喝你念过咒的符水吗？倘若大那颜真的喝了符水，你又有什么办法让大汗的病很快好起来，从而让他相信你的符水和谶言的灵验呢？”

“大汗除了服用我的符水外，同时也在服用一些调理身体的丹药。这段时间，若不是我用符水控制着，他的病早该好啦。到时，我只需给他换成白水，他的病自然一日好似一日。至于大那颜肯不肯喝我用来驱逐鬼神的符水，那我就没把握了，这得看天意。”

“大那颜生性忠厚，又与大汗手足情深，替大汗喝一碗赎罪的符水，想必一定心甘情愿吧？不过，万一他不肯，我们也有办法。就让大汗再病上个三五个月罢，到时，我们就对大汗说，大那颜对他哪有半点兄弟情谊，大那颜心里一定巴不得大汗一病不起，好让他取而代之。大汗对大那颜未必就不存忌惮之心，又见大那颜对他的情分不过如此，必然心生隔阂，日渐冷落。而我们，只要在这把火里适时地添添油，何愁没有除去大那颜的机会。”

“妙，妙！‘李代桃僵’之计不成，我们就给他来个‘一石双鸟’之计。反正大汗嗜酒，保不准哪天病入膏肓，不治身亡。贵由王爷身为大汗长子，顺理成章继承汗位，到那时，您可就是万人敬仰的皇后了。”

尔鲁越说越高兴，不由得手舞足蹈，唾沫星子四溅。海迷失白了他一眼，冷冷一笑：“你想得未免太简单了。我倒不希望大汗早死，不要说他早就有意立老三阔出为嗣子，就算他这会儿已经立了阔出为嗣子，他死后阔出也未见得就能顺利即位，更何况我们这位与人没有任何恩义、连自己亲生父亲对他也不甚钟爱的爷呢？你千万不要忘了，在外边，有一位手握重兵、战功卓著的拔都，在我们眼前，还有一位公认博学多才、深沉睿智的蒙哥呢！若要我说，这些个王公贵族，大部分心里恐怕拥护他们更甚于拥护阔出。阔出尚且不能与他们竞争，我们的这位爷连这种

梦都休想做完整。”

尔鲁顿时泄了气：“既然如此，我们岂不是空忙一场！”

“事在人为，你急什么！你不是给阔出看过相吗？你跟我说他耳廓内敛，眉有横骨，虽富而不扶，必主短命。若不是听了你的，当初我也不至于匆匆忙忙改变主意嫁给贵由。”

“那是。我还看出你有皇后相呢，应验之时，你当如何谢我？”

“你想我说多少遍呢？”海迷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急忙正色嘱道，“你该去大汗那里了。这会儿，只怕大那颜已经到了，你去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倘若需要你时，便是天助你我，切莫坐失良机。另外，无论大那颜是否喝下符水，你都一定要镇静，切莫露出马脚。”

“性命攸关的事，我知道该如何做。问题是……”尔鲁微微蹙起眉头，欲言又止。

“怎么？”

“我要讨你一句准话，如果大那颜死了，一旦大汗也殡天，你如何能确保贵由登上汗位？”

“举帝国之富，收买人心。”海迷失干脆地回答。

尔鲁似乎下了决心，不再多问，转身离去。

海迷失一直目视着尔鲁探头探脑地溜出大帐，这才慢慢地坐下来，用手狠命揉着闷疼的太阳穴。此时，她感到浑身如虚脱一般，一股股冷汗瞬间打湿了她苍白的面颊，浸湿了她的全身。

长生天保佑我！如果事情败露，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她开始不断地祈祷着，接着变成了哀告，然后迸出了咒怨，最后沉默不语。良久，她抬起头来，眼中闪动着奇怪的光芒，在越来越浓重的暮色中，犹如来自地狱的两道寒光。

拔都在他的封地得知噩耗时，刚刚结束对出使蒙古归来的使者团的款待。随着征服地局势的稳定，拔都开始派遣花剌子模河中地区以西的诸国小王到蒙古朝觐窝阔台汗。窝阔台兴致勃勃地在首都哈剌和林接见了这些首次来朝的人，并委托使者团对拔都致以问候和赞赏。

当年，成吉思汗在第一次西征结束后，将新的征服地，即畏兀儿（今维吾尔）、原西辽诸国、花剌子模辖地、斡罗斯诸公国一分为三，封给了他的三个儿子，这些封地后来成为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的雏形。而后，拖雷之子旭烈兀于一二五八年征服波斯，一二六四年被忽必烈册封为伊利汗国。这样，就形成了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四大汗国，

它们共同听命于中央政府。

四大汗国中，术赤及其后人先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大片地区，待到拔都统帅诸王长子第二次西征，辖地扩大，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南从高加索，北括斡罗斯，定都于萨莱城。察合台及其后人领有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路（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建都阿里麻里（今新疆霍城县西北）。窝阔台及其后人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建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旭烈兀及其后人领有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至高加索，南抵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建都于大不力士，其后成为元朝沟通亚洲与欧洲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之一。不过，伊利汗国经数汗后被成吉思汗的旁系取而代之，后又被帖木儿王吞并。帖木儿的五世祖忽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堂弟，他们有同一个祖父，帖木儿在重新统一东西察合台汗国、并入伊利汗国及钦察汗国部分领土的基础上建立了帖木儿王帝国，帝国强盛时据有约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领土。一个世纪后，帖木儿王帝国被金帐汗国昔班（昔班系术赤第六子，拔都之弟）的后代昔班尼汗灭亡，帖木儿王的六世孙巴布尔却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立国三百三十一年，经十七代君主，于十九世纪中叶在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灭亡，自此，在欧亚大陆上纵横驰骋了六百余年的蒙古人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

三峰山战役结束后，拔都奉命回到封地，继续开疆扩土。其间，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国王札兰丁召集旧部，与蒙古军展开了长达六年的拉锯战。一二三一年八月，札兰丁兵败逃入山中，在劫掠随后逃入的库尔德人时被俘并遭其杀害。札兰丁既死，拔都迅速稳定了封地的秩序，开始考虑彻底征服斡罗斯诸地。然而此时即传来了拖雷的死讯。

拖雷的葬礼将在蒙古诸王到达后按照大汗的规格举行。

四叔突然病故让拔都深深地为之震惊，并感受到生命无常。

在拔都的内心深处，除了祖父和父亲，四叔是他最亲近、最敬佩的人。四叔在三峰山毕其功于一役，挫其锋，折其锐，离灭亡金国仅一箭之遥，拔都常常以此为动力，发誓有朝一日也像祖汗和四叔那样成为一代天骄。记得四年前，拔都回蒙古参加选汗大会时与四叔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四叔说，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父汗的遗愿，联宋灭金。不料，金国尚未完全征服，四叔却先走完了年仅四十三岁的一生，遗恨在天。

拔都将国中诸事交付斡尔多和别儿哥，自己带着弟弟昔班和前来报信的阿都合策马同行。阿都合早不是西征时的那个孩子了，他长得挺拔英俊，举止高贵，言谈庄重。这许多年来，阿都合一直随侍苏如夫人和蒙哥，已经从血液里将自己融入了主人一家的生活。他忠实地爱着主人家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苏如夫人，他像爱亲生母亲一样爱她，敬重她，不惜为她牺牲生命。

这一次，阿都合是苏如夫人亲自挑选派往拔都封地的。

大那颜拖雷的死对阿都合的打击不亚于拖雷家族的任何人。他的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疑问：那一天，他随大那颜返回蒙古本土时，大那颜还十分健朗，生气勃勃，谈笑风生，怎么会在见过窝阔台汗后就病倒了，而且仅仅过了三天便不治而亡？还有苏如夫人奇怪的态度。她在窝阔台汗亲自赶来看望她时，神色十分平静，只是反复强调，她和她的儿子们像大那颜一样热爱着蒙古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位子民，这就意味着他们同样热爱这一切的代表：大汗本人。听了她的话，窝阔台汗突然泪流满面，情难自已……

压抑的心情让旅途变得沉闷。昔班见二哥和阿都合都不肯多说什么，自己也不敢多嘴。昔班对四叔病故的感触不如二哥那么强烈，他倒是为此行又能见到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忽必烈而暗暗兴奋。在四叔的四个嫡子中，昔班一向与少有大志、深得祖汗嘉许的忽必烈感情甚笃。

两团巨大的阴影曳地而起，急速西移，秃鹰尖利的叫声让人格外心悸。拔都略问了问四叔去世前后的情形，阿都合的回答稍稍带着犹豫。拔都对尔鲁产生了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萨哈木呢？”

萨哈木是位德高望重的萨满教教主，成吉思汗生前对他十分宠信。此人与拖雷的私交也十分密切。

“萨哈木这些年游历于草原，为那些贫苦的牧民施医治病，基本不大管教中之事，所以，海迷失夫人就向大汗推举了尔鲁。这个尔鲁倒也有些特异之处，我就亲眼看到过他赤身裸足坐于冰面之上，脸色红润不变，而身下雾气腾绕，犹如驾云。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大汗任命他为新的教主，接替了原来萨哈木的位置。不过，这个人阴阴的，很让人讨厌。”

拔都眉头微蹙，没再问什么。

阿都合犹豫良久，到底还是将内心的疑虑向拔都和盘托出……

苏如夫人见到拔都时，泪水潸然而下。拔都强忍着内心的悲伤，简短地安慰了四婶几句。蒙哥和弟弟们都闻讯赶来看望堂兄，兄弟几个刚坐下说了几句话，耶律楚材带来了窝阔台汗的口谕。

按照苏如夫人的请求，窝阔台汗传谕，拖雷的遗体将由老教主萨哈木亲自护送，往起辇谷安葬。

拔都与耶律楚材久别重逢，以拥抱礼相见。

耶律楚材又施礼见过苏如夫人和蒙哥兄弟。苏如夫人请耶律楚材坐下，亲手奉茶，耶律楚材既惶恐又感动，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拔都细细打量着耶律楚材。他见耶律楚材容色憔悴，比起三年前苍老了

许多，心中暗暗忧虑，委婉地劝道：“老师一定要保重身体，不可太过操劳。”

耶律楚材苦笑：“我倒没什么。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大汗嗜酒，于国于己，实有百害而无一利。”

“大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常酗酒的？”

“近两年的事情。严格来说，是在三峰山战役之后。宋使来朝，献给大汗几十车窖藏多年的桂花美酒，从那以后，大汗就喝酒喝上了瘾。恕我直言，在这一点上，大汗的自制力的确不如先汗。”

“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我想，首先应该让大汗认识到酗酒的危害，只有这样，大汗才有可能戒掉酒瘾。”苏如夫人沉思着说道。

“是啊，我也这么想。夫人，您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让我想想……有个办法可以一试。这样吧，你回去告诉大汗，就说我有事想同他商量，请他务必来我家中一趟。”

“我就去。”

“我也陪您去。我先来了四叔家里，还没有去觐见大汗呢。”

“好的，你随我来。大汗也希望见到你呢。”

与三叔一别两年多，再见三叔时，拔都简直大吃一惊。

这……这真的就是那个曾经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蒙古大汗吗？

一张灰白的、浮肿的脸，一双混浊的、没有一点神采的眼睛，如果是在路上相遇，拔都一定会以为自己认错了人。

拔都大礼拜见三叔，窝阔台只倦怠地向他挥挥手，要他起身，竟一句也没问封地的情况。听耶律楚材说苏如夫人要见他，窝阔台当即带着耶律楚材、拔都乘车来到大那颜的帐幕。他们刚一进门，就看见一口里里外外都长满了绿斑，使人看后忍不住作呕的铁缸摆在大帐的一侧。

苏如夫人带着儿子们恭迎大汗。

“这是什么？”

“回大汗：这是一个酒缸。大那颜生前曾在这个酒缸存放了许多美酒，埋在地下，准备过些时日再取出饮用。据说酒经过窖藏后味道会更加醇厚。昨天，我突然想起了这缸酒，就让蒙哥他们几个挖了出来，想献给大汗。可是，大汗您看到了，这就是他们挖出来的酒缸。”

“唔……”窝阔台慢慢抠起一片缸上暴起的铁皮，若有所思。

“大汗，人乃血肉之躯，难道会比钢铁更坚硬吗？”苏如夫人从一侧观察着窝阔台的表情，婉转地问道。

窝阔台望了一眼苏如，那双他所熟悉的聪慧的眼睛里满含着期待。

“唔……我明白了。”

“大汗，请保重！您是蒙古国的希望所在，请您珍惜您的国家，您的臣民！”苏如恳切地劝说着窝阔台。

拔都、耶律楚材、蒙哥兄弟一起跪倒在窝阔台面前，窝阔台一一搀起他们，然后握住苏如的双手，轻轻地拍了拍。

“谢谢你，苏如，谢谢你们大家的良苦用心。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酒的危害竟有如此之大。现在，我也该警醒了。”

“父汗曾经说过，酒少饮安神，多饮则伤身。所以，他老人家一生对酒色都十分有节制。”

“是啊，在这点上，我的确不像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不过，我会牢记这个酒缸，否则，我也愧对大那颜在天之灵。”

苏如夫人点了点头。

窝阔台果真一言九鼎，自此不再酗酒。他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在户外活动上，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锐气与朝气。

拖雷病逝于一二三三年十月。这一年的二月，拖雷领兵攻克了金都汴京。由于此前金哀宗已逃往蔡州，拖雷在肃清了汴京外围的军事力量后，先后攻克了洛阳等城，与宋军并力进攻蔡州。

拖雷的葬礼刚刚结束，窝阔台汗以加强攻金力量为由，将原拖雷属部一千户划归次子阔端统辖，此举，立刻在拖雷家族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窝阔台的决定，包括拔都在内。难道真如人们传言的那样，窝阔台汗要有计划地削弱拖雷系的力量吗？

只有一个人如同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保持着她一贯的冷静，这个人，就是拖雷系的核心人物：苏如夫人。

她安详地接待并送走了大汗的使者。他们交谈的时候，拔都一直都待在四婶的身边。拔都不得不承认，他这位四婶的内心，就仿佛一泓清泉，你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却永远掌握不住水流的方向。

蒙哥来见母亲。他虽不像几个弟弟那么愤愤不平，但显然情绪低落。

苏如夫人要儿子坐下。

“额吉，怎么谈的？”

“明天，阔端来接收他们。”

“您同意了？”

“同意了。”

“为什么？”

“儿子，你觉得额吉这样做不妥吗？”

蒙哥沉默了片刻：“我想向大汗问个究竟。”

“不可以，儿子。你自幼读了许多书，应该知道这样两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你，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大汗的子民，大汗有权决定我们的一切。对使者，我也是这样说的。”

“可我就是想不通。父王刚刚去世，大汗竟然不顾念手足之情。”

“如果大汗不顾念手足之情，被拨走的远不止一千户。”

“额吉，你想过没有，如果祖汗留给父亲的遗产都被这样瓜分掉，我们将来还怎么在草原立足？”

“一个人的腿上长了毒疮，你担心要被大夫挖去一块肉，最后，你被迫失去了整条腿。与其如此，不如我们自己用刀先将毒疮剜去。”

蒙哥愣愣地望着母亲。

拔都的脑海中闪过了一道亮光，他已经醒悟到四婶的良苦用心。

这个毒疮应该就是窝阔台汗的心病：拖雷家族的强盛势力对大汗而言，永远都是潜在的威胁。

的确，有的时候，小不忍则乱大谋。

阔端并没有在第二天前来接收他的新部众。许多天过去了，他才在父汗的一再催问下勉强起身，来到苏如夫人的寝帐。而且，他丝毫没有人们想象中的理直气壮，倒显得神态惴惴。

苏如夫人热情地接待了阔端。她早将诸事安排妥当，只等着阔端来交接。阔端什么都不问，收了名册就要离开，苏如夫人留住了他，请他一起用晚餐。席间，还送给他一双她亲手缝制的皮靴。

这一晚，阔端一直陶醉在一种温馨的气氛中。他是那样羡慕蒙哥兄弟，羡慕他们有这样一位聪慧、善良的母亲。

阔端将苏如夫人的态度如实地禀明了父汗。这些，窝阔台也听使者说起过。他终于相信了拖雷家族的忠诚，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不该不听耶律楚材的劝告，而听信某些人的谗言，做出了谋夺拖雷家族利益的蠢事。

他召见了苏如夫人。

苏如夫人一如既往，对他充满了真挚的感情。想起苏如劝他戒酒的苦心，想到拖雷死后苏如的忠贞，他的眼圈红了，他不是用语言，而是在心底发誓，他一定要替拖雷保护好他的家人。

蒙哥也开始理解他的母亲。

一个女人，凭着她的深谋远虑与平和大度，安全地度过了一场危机，保住了她的家人和家族。

不久，捷报传来，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

这一天是一二三四年的二月九日。

第八章 斡罗斯烽火

壹

至一二三五年，窝阔台遵照父汗的遗诏，已基本完成了开拓疆土的重任。

在中亚，蒙古军消灭了以花剌子模札兰丁为首的残余复辟势力后，继续向谷儿只等地进军；在东方，降服了高丽，完成了联宋灭金的计划，使蒙古汗国东、南两面得以基本安定。

然而喜中有忧。

在此期间，原本降服的钦察、斡罗斯、不里阿耳等国却趁着蒙古兵势稍弱，起而复叛，对蒙古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根据拔都的战报，窝阔台汗审时度势，决定派遣十万大军远征欧洲，史称蒙古军第二次西征，也称拔都西征。

由于路途遥远，任务艰巨，为确保最强的战斗力，定策西征军为“长子远征军”，由四系诸王的军队组成，各军统帅皆为诸王的长子长孙。因拔都是术赤王位的继承人，又曾领兵远征斡罗斯，因此，窝阔台任命他为西

征军最高统帅，前敌总指挥，而老将速不台为副统帅，协助拔都主持全面军务。

同时，根据需要，将战斗序列一分为四：第一军是属于术赤系的拔都军，拔都自任主帅，斡尔多、别儿哥、昔班率军从之。第二军是属于察合台系的不里军，不里为主帅，其叔贝达尔率军从之。不里是察合台的长孙，察合台对他十分钟爱，亲自将孙儿抚养成人。第三军是属于窝阔台系的贵由军，贵由为主帅。第四军是属于拖雷系的蒙哥军，蒙哥为主帅。

一二三六年秋，西征军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集结完毕，拔都召开首次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速不台认为应首先分兵进攻不里阿耳和钦察，以排除两翼之障碍，而后才能集中全力进攻斡罗斯。拔都采纳了速不台的建议。作战会议上，拔都仍请速不台详述作战计划，诸王并无异议，决定兵分两路，由速不台率不里军攻打不里阿耳，蒙哥率本军和贵由军攻打钦察部。

将贵由军和不里军分开，是蒙哥与拔都密商后所献之计。

贵由素与不里交厚，此二人飞扬跋扈、桀骜不驯，拔都对他们深感头痛。蒙哥却觉得，不里作战勇敢尚可利用，此外，不里的叔叔贝达尔是个难得的将才，其人心思缜密，每逢行军打仗无不殚精竭虑，只要虚心结纳，不难引为知己。至于贵由、蒙哥曾为窝阔台汗养子，与贵由一同长大，对贵由刻板矫情、好大喜功的毛病一清二楚。临出发前，窝阔台汗特意召见蒙哥和贵由，叮嘱贵由行军打仗多与蒙哥商议。贵由对于父亲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对蒙哥也存几分相让之心。蒙哥自觉可以掌握贵由，因此主动提出让贵由与他配合，扬其长，避其短，这样一来，既可以保证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又可以减少诸多来自内部的阻力。

当然，蒙哥此举更多的还是为拔都考虑。贵由对拔都极端嫉恨，蒙哥担心贵由会出于报复之心，破坏拔都的安排。

不里阿耳军的实力弱于钦察部。很早以前，不里阿耳就分为东西二部，东部为伏尔加不里阿耳，在五世纪末分出一部，西渡第聂伯河而立国，即今之波兰。余者西接斡罗斯，南邻钦察，为斡罗斯东面屏障。钦察乃突厥种游牧部落，据有马尼赤低地、黑海低地、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下游肥沃地区，数千里平川，以游牧为生，不立城邑，与东罗马帝国、匈牙利、斡罗斯、不里阿耳、康里诸国为邻，为斡罗斯南部屏障。钦察兵种皆骑兵，长于运动战，算得上蒙古军的对手。

作战方案既定，两路蒙古大军在速不台和蒙哥的指挥下分兵挺进不里阿耳、钦察诸部。不久，捷报传来，速不台军数战迫降不里阿耳人，拔都率主力进驻其首都不里阿耳城。另一路大军在蒙哥的率领下步步为营，经数月基本肃清钦察部外围力量，将军队集结在伏尔加河东岸，预备渡河。此时，已是次年春季，拔都决定重拳出击，从不里阿耳转攻钦察。

伏尔加河西岸，钦察主力严阵以待。蒙哥命军队大量宰杀牛羊，剥下整张皮，吹气后结成皮筏，再用木杆制成桨。又组织了两千人的先锋部队，配备一百只船，每人携带鞍具、行装和能喂三天的马料，乘马用缰绳连结起来在船后跟进游渡。待一切准备就绪，蒙哥陪同拔都视察了阵地。

一匹快骑飞驰而来，原来是窝阔台汗的信使。信使除了带来大汗对诸王将领的嘉勉令外，还带来一封兰容写给拔都的书信。

前不久，蒙古中原战场的中路军统帅阔出病逝于京湖前线。拔都在远征途中闻知噩耗，无法亲往吊唁，只能派出使者代表西征军的诸王将领分别向大汗和阔出的诸夫人表示慰问。与此同时，他给兰容写了一封书信，委婉地向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女子表达了沉埋在心底的情意。他希望兰容等他——也许一年，也许两年——初步平定钦察和斡罗斯后，他会向大汗提亲，请大汗允许他娶兰容为妻。这些日子以来，尽管战事繁忙，他仍然盼望着兰容的答复。

此刻，信就在拔都的手中，拔都却蓦然觉得这封信很沉重，很沉重。当他慢慢地将信封撕开时，竟不小心将里面的信也撕去了一角。

兰容的笔体依然清秀端庄，不见丝毫凌乱。

拔都哥：

前方战事如何？哥哥一切安好？

来信查收，知拔都哥心意，竟恍如隔世。

夜晚，伏案而书，想到从此后与你将是咫尺天涯，不觉寸心如捣，几次搁笔，最终决定据实以告。

想兰容身为女子，何其不幸！幼年，或许是每个女孩子应该在母亲身边撒娇的年龄，我却从不记得生母模样，只有父亲含辛茹苦，将我抚养成人。原想能与父亲相依为命，不料，父亲在西征途中又弃我而去。

回到蒙古草原，祖汗怜我孤苦，将我收留帐前，百般呵护，但我的内心却眷恋着一个永远不可能共度一生的男人，不得已去践行另一个并非我所愿的婚约。

渐渐地，我学会让自己心若止水。

因为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所遇到的是一个多么宽厚、多么善良的男人。

我想，这就是长生天后来加在我身上的报应：阔出是爱我如命和值得我倾心去爱的男人，然而，在他可以与我朝夕相伴的时候，我却让岁月蹉跎而过，从来没有试着去用心珍惜。

我无法忘记，在最后的时刻，阔出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睛里流露着我所熟悉的执着和柔情。他对我说：兰容，不能陪你了，对不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了，我真的觉得不甘心。如果长生天能给我们九十年，而不是九年，我一样会每一天都认认真真地爱你。替我活下去，以后，你的痛苦和快乐就是我的痛苦和快乐，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我在天上看到的。假如有一天你有了自己的归宿，也请你在心里留一处位置，否则，我会感到孤独。

爱到生死难忘，就是阔出，就是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带着我对爱的迟悟，被埋入我的内心深处。

从墓地归来，面对空空的大帐，我第一次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不祥的女人？大汗召见了我，他希望我亲自来抚养失烈门，我拒绝了。我告诉大汗，我爱失烈门如同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是不要让他跟着我，我是个不祥的女人，会害了他的。让他同大汗一起生活，大汗的福气会让他禄寿绵绵。大汗同意了，因为我用一个最简单的理由说服了他。

真的，我是一个不祥的女人。

拔都哥，我已经连累了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再去连累你呢？

不要为我感到内疚，你的爱如同阳光，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暖，但是绝不能据为己有。

问一句不该问的话，拔都哥的内心一定也珍藏过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吧？虽然这个女人离你很远，但她仍然是你此生的最爱。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偶然提起一个姓沈的女大夫时，拔都哥，你的那种拼命隐忍却又无法遮掩的哀愁让我终于有机会看懂了你的情爱所系。

爱，有时的确很奇妙。

《睡》陪伴着我，对往事的回忆陪伴着我，我想，这些足够了。

可以让我在远离你的地方默默地为你祝福，是我的幸运。如果有来生，仍愿与你相遇相知。有一天当我离去时，《睡》将随我一起化作青烟，那时，对你的祝福将会镌刻进我的灵魂之中。

即使这灵魂有一天也会变得苍白。

哥哥，为了我，为了所有挚爱你的人，保重。

妹兰容于哈剌和林

拔都将信反复读了两遍，默然。

“兰容姐说些什么？”蒙哥关切地问。

拔都将信递给蒙哥，蒙哥匆匆地扫视着，然后将信还给拔都。

片刻，蒙哥似说给拔都，又似自言自语：“唉，真的想不明白，兰容姐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如此命苦呢！”

拔都无言以对。

“你打算怎么样？”

“除了尊重她的选择，我还能做些什么？”

蒙哥无声地叹了口气。

“好啦，先不说这个啦。”拔都将信细心地叠好，连信封一起放进搭在马背上的褡裢中，“明天，造好的木船够用吗？”

“没问题，够用。木船载先头部队先过，军马随船跟进。如果不出意外，后续部队将在三天内全部渡河完毕。钦察部原本与我们相同，善于野战，如果他们利用熟悉地形与我们周旋，我们恐怕还真的拿他们没办法。迦迪延却选择了阵地战，这是他自寻死路。”

“虽然如此，我在想，明天，我们的先头部队向西岸靠近时，他们一定会用箭阻挡我们，这一点不可不防。”

“第一批渡河的人我选的都是百里挑一的神箭手，船头我还让工匠们设计了固定盾牌，与钦察人对射我们占绝对优势。”

“很好。交待将士们，一旦船只碰到西岸砂底，要立刻弃船去抓游过来的战马，乘马对敌人实施突击。如此，必定可攻破敌人第一道阵地。倘若敌人遁入第二道阵地，先不忙追击，只做佯攻，待掩护后续部队全部过了河，再拼力攻打不迟。对钦察部，成败在此一举！”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请统帅等我的好消息。”

“要注意安全！”

“我会的，放心。”

拔都的目光穿过夜幕，投向河岸的对面，那里依旧人影憧憧。明天，就是生死一战，迦迪延未必可以睡得安稳吧？

蒙哥与拔都并肩而立，似乎可以感觉一种无以言喻的沉重从拔都的心里传向他的心里。

我是一个不祥的女人……

怎么会这样？

只剩下最后一滴酒了，慢悠悠地、慢悠悠地，滴进了杯中。

迦迪延愁绪满肠，在临时搭建的小草棚中，他使劲地晃着手里的铁皮壶，一边咒骂着一边忿忿地将它扔了出去。

铁皮壶砸在了草棚子的门上，发出“咣当”一声响。随着响声，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迦迪延一时竟没有认出来者是谁。

酒入愁肠，一向海量的迦迪延居然醉了。

往事恍若烟云，不知何时蒸发成一股股灼热的气流，将迦迪延拖入其中。迦迪延根本不想挣扎，任由气流将他旋上旋下，卷来卷去。恍惚间，他想起了与蒙古军激战的一幕幕，想起了女儿冰姬。

蒙古大军一开始对不里阿耳实施围攻，迦迪延就派人将爱女送到了斡罗斯她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那里。诚如迦迪延所料，短短十数日，不里阿耳战败而降，蒙古军遂全力转攻钦察部。迦迪延沿河岸拒敌，原以为可以支撑一段时日，岂料拔都、蒙哥丝毫不给他喘息之机，不等斡罗斯援兵赶到，便强行渡河，攻破了营寨。他手下的六万将士，大部或歼或降，只有他和忽滩率领不到两万人向西逃窜，躲在了伏尔加河西岸的密林之中，暂时避开了蒙古军的锋芒。

自从躲入密林深处，迦迪延也曾试着振作起精神，好好思考一下钦察部的命运和下一步的行动，然而，大脑却仿佛生锈一般，已经失去运转的能力。万般无奈中，他想起突围前自己顺手藏在珠宝箱里的一壶果酒，顿时如获至宝，借故支走了夫人娜塔佳，独自痛饮起来。

“首领。”来人俯身拣起酒壶，放到鼻子上闻了闻，脸上露出一丝轻蔑，随手将酒壶扔到了门外。

眼前的迷雾消散了一些，迦迪延认出了来人。“忽滩，是你吗？”

“是我，首领。你醉了。”

“我没醉。你为什么扔掉我的酒壶？”

“首领，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想请你过去一同享用。”

“我不去，除非你把我的酒壶拣回来。”迦迪延突然像小孩子一样耍起了脾气，忽滩快步走到了他身边。

“好的，好的。走吧，首领。”

忽滩近乎从地上拎起了迦迪延，把他架到了自己的胳膊上。迦迪延浑身软得像一摊烂泥，踉跄着被忽滩拖出了草棚。

忽滩也住在草棚里，住得与迦迪延不远。迦迪延刚刚走到草棚子前，就闻到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什么？”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我打了些野味，请首领过来喝一杯。”

自从退到密林里，迦迪延就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更别提还能有肉吃。尽管醉意蒙眬，他的精神却为之一振，迫不及待地推门走了进去。

忽滩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盆炖好的羊肉。迦迪延一点不客气，跌坐在桌前，抓起一根肉骨头，狼吞虎咽地撕啃起来。

忽滩笑眯眯地看着他，为他斟满了一碗酒。

居然是上好的葡萄酒。

迦迪延捧起酒碗，一口气喝了底朝天。然后，他咂吧咂吧嘴，伸手去抓一块从骨头上脱落下来的肥油。

迦迪延贪婪地吮吸着手上的油脂，目光偶尔掠过了忽滩的脸，突然觉得有些异样，吸食的动作停了下来。

有什么地方不对呢？

迦迪延费力地眨眨眼。忽滩依然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对了，就是笑容。自从蒙古西征军进攻钦察部以来，迦迪延就没在忽滩的脸上看见过一丝笑容。

“你……”

“多吃点，我陪你。这羊肉炖得很香啊。”

“林子里有羊？”

“有羊。有酒。”

“哪里？”

“你再喝一碗酒，我告诉你。”

迦迪延不由自主地接过酒碗，一饮而尽。

“哪里？在哪里？”

“林子里肯定有野味了。不过，酒嘛，是我的人从林外带回来的。”

“林外？”

“对呀。首领，这可是你的不对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被蒙古军包围了吗？”

“你说什么？”迦迪延浑身一震，酒立刻醒了一半。

“就在我的人从林外取回酒时，蒙古人已经包围我们的藏身之处。现在大约有一个时辰了吧，我们完了。”

“你……开玩笑？”

“不！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你骗人！如果……为什么……”迦迪延想怒吼，偏偏嗓子里挤出的话来既嘶哑又无力。

“你是想说，如果蒙古人真的包围了我们的林子，为什么没有发起进攻？因为我不让。我让他们给我两个时辰准备。”

“你……不让？”

“是啊，我想做些准备。”

“准备？”迦迪延好像完全糊涂了，睁着通红的眼睛呆望着忽滩。

“你我主仆一场，无论如何，我总得尽尽心，给你送行一下吧？”忽滩将头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迦迪延渐渐地明白了什么，手向腰间伸去。

然而，他的手握了个空。一向片刻不离身的宝刀只剩下刀鞘还挂在身上。

“怎么，要用刀吗？这肉炖得很烂，应该嚼得动吧？看来，你真的老了，牙也不好用了。”忽滩继续无所顾忌地嘲笑着迦迪延。

“你想干什么？”

“蒙古军袭破我们的营寨时，我就建议你投降，然后从长计议。你偏不肯。事到如今，我们这两万人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不能眼看着你再把我们这些跟随你多年的弟兄们一个个都葬送掉，所以我就瞒着你跟蒙古人商量好了，只要我投降，他们就遵守诺言，饶命不杀。”

“卑鄙！你这个卑鄙小人！”

“除了你，不会有谁认为我卑鄙的。我委曲求全，救了弟兄们，他们感谢我还来不及呢。不过，你说得倒也没错，我是卑鄙。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一直受你的牵制，早想有朝一日取你而代之。”

“你要杀了我？”

“不杀了你，我如何做钦察部的首领。”

“只可惜我瞎了眼，一直拿你当兄弟。”

“你一定后悔没早听你那位娜塔佳夫人的劝告，对我留个心眼吧？晚了，晚了，女人的话有时还是可信的。”

“混账！我现在就杀了你！”迦迪延一跃而起，向忽滩扑去。愤怒令他爆发了巨大的力量，他的双手已经伸向了忽滩的脖子，动作却突然出现了定格，身体僵立在原处，脸上现出一丝迷惑的表情。

一柄弯刀赫然插在他的胸口。

忽滩的手握着刀柄，嘴角噙着一丝冷笑。

“我本来不想这么快就杀你，我还有些话没对你讲完呢。不过，既然你急着去死，我也无话可说了。你放心，我会代替你成为钦察部的新首领，为弟兄们争取一条活路的。”

忽滩狞笑着，将弯刀往里一送。迦迪延闷哼一声，软软地瘫倒在地。

忽滩俯视着迦迪延。迦迪延大睁着双眼，已经死了。这样死去，他一定心有不甘，否则他又怎会死不瞑目？

门外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动。

忽滩警觉地走到门边，推门向外看了看。然而，什么也没有，只有冷风穿过丛林，发出一阵阵怪异的啸声。

忽滩骂了一句，返回里面。

迦迪延的尸体横陈，忽滩琢磨着该如何处置他。突然，他想起什么，将迦迪延的尸体拖到草棚的后面，扔进一个废弃已久的陷坑中。然后，他抽出腰刀，急匆匆地向迦迪延的住处奔去。

迦迪延的草棚里空无一人。他放心不下，走出棚子，四下搜寻了一番，仍然不见要找的人。这时，他看到娜塔佳夫人身边的一个侍女从另一条小道向草棚走来，他急忙闪进棚子，耐着性子等待着。

侍女推开吱嘎作响的木门，一个冰冷的、坚硬的东西抵住了她的脖子。她想叫，声音却被忽滩恐怖的眼神堵回了嗓子眼里。

“将……将军，您……您要……做什么？”

“我问你，夫人呢？”

“夫……夫人？”

“你有没有看见夫人？”

“没，没看见。”

“你不是总陪着夫人吗？你从哪来？”

“夫人……让……让我采些蘑……菇，给首领熬汤。”

忽滩这才注意到，侍女的臂弯中挎着个篮子，里面果然装着半篮蘑菇。他一把推开了侍女，侍女趔趄了几步，倒在地上。

“将军……您……”她仰视着忽滩，脸色煞白。

“如果见到夫人，告诉她，首领在我那里。”

“啊……好，好的……”

忽滩收起腰刀，摔门而去。

他妈的，这个臭女人！她居然还有闲心给她的死鬼丈夫熬什么蘑菇汤，也好，就让迦迪延去地下喝吧！

“咚！咚！咚！”三声号炮响起，这是蒙古人与忽滩约定的信号。只剩下半个时辰了，半个时辰后，忽滩必须率部出降，否则，蒙古人就要对林子里的两万钦察将士发起进攻了。

忽滩忽然笑了，笑容比哭还难看。

迦迪延大概到死也不知道，蒙古人怎么会这么快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接踵而至。蒙古人是他忽滩引来的。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忽滩派人去与蒙古人联络时，就将他们的行踪暴露给了蒙古人。

这些日子以来，兵败后一蹶不振的迦迪延像一只丧失了行动能力的困兽，甚至失去了垂死挣扎的勇气，每天躲在他栖身的小草棚中，对任何事都不关心、不过问，除了娜塔佳夫人，任何人都不接见。

而这恰恰给了忽滩取而代之的机会。

短短的时间里，忽滩利用将士们不肯坐以待毙的心理，积极活动，争取到了多数将领的支持。倒是娜塔佳夫人以女人特有的、敏锐的直觉觉察到忽滩的异举，她一再劝告迦迪延要小心提防忽滩，迦迪延却不肯听。

为了以防万一，忽滩在约定的投降之日对迦迪延下了毒手。

迦迪延不会再妨碍他什么了，可是，没能连同娜塔佳夫人一并除去，忽滩终究有些不甘心。

这个女人到底躲到了哪里？

没有时间了，要做的事还很多。他得告诉大家，迦迪延因为不愿意投降蒙古人所以自杀了。即使有人怀疑，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军，大家也只能先将所有的疑问埋在心里。唯一需要瞒住的是拔都。之所以不带着迦迪延的尸体去邀功，是因为他深知拔都的为人。这位嫉恶如仇的西征军统帅，如果知道是他杀害了自己的主子，一定会怀疑到他投降的诚意。

这才是最要命的。

至于投降蒙古人以后该怎么做，他已经有所筹划。

贰

蒙古军对钦察军队的接收很顺利。拔都听说迦迪延已经自杀，深觉惋惜，拨出一些银两来要忽滩将其厚葬。忽滩诺诺而退。拔都却没有注意到，忽滩在转身的瞬间，眼中闪过怎样得意的狞笑。

西征军在林外稍事休整，拔都命忽滩前去攻打钦察东北部伏尔加河沿岸的几个尚未投降的小部落，彻底平定里海和高加索以北的广大地区，清除蒙古西征军进攻斡罗斯的全部屏障。这些部落没有多少战斗力，不需要大动干戈，拔都便将征服任务交给了同样能征善战的钦察军。

忽滩巴不得赶紧远离蒙古军，欣然领命。

蒙哥对忽滩放心不下。拔都劝道：“当年，我们的祖汗刚刚创业之时，他自己的亲叔叔、族叔和堂兄都曾率部追随于他，后来这三个人为了战利品分配之事与祖汗发生了矛盾。面对他们随时可能离去的危险，祖汗泰然处之。祖汗认为，唯有同心同德，才能共举大业，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忠诚才最值得珍惜。后来，这三个人果然叛离，祖汗仍然没有派兵追击他们。变生肘腋，乃兵家大忌，如果心怀二意，还不如早一些让他们远离。”

蒙哥理解了拔都的谋略。

蒙古军经过休整，准备向斡罗斯挺进。

连续两个白天，拔都、蒙哥兄弟都在忙于安置那些被驱至林外的钦察百姓。这天，天近傍晚，拔都请速不台、蒙哥、贝达尔等人来到他的大帐，共同研究斡罗斯的地理现状和敌情，确定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蒙哥呈上了他精心整理的关于斡罗斯的情报。情报共两页，分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内容都言简意赅。这正是蒙哥的特点。

第一部分，先介绍了斡罗斯的地理特征：斡罗斯地理环境恶劣，公国众多，造成各公国疆域偏小，东、南以不里阿耳、钦察为界，西接波兰，西南与匈牙利为邻，北为白海。境内一般地势低平，北部积雪消融季节，淖沼泥湿，路途险阻，大部队运动受限。但在冬季河川封冻后，畅通无阻。

第二部分，蒙哥特别做了说明：斡罗斯境内城堡均为木建，对于炮石轰击，抗力甚小，且易燃火。

第三部分，介绍了斡罗斯的国情：蒙古军第一次西征到第二次西征，其间足足间隔了十四年。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即一二二三年至一二二四年，哲别、速不台、拔都在伽勒伽河大会战中打败了斡罗斯、钦察联军，当时，斡罗斯举国震动，其境内各城镇基本处于敌到乞降的状态。幸而蒙古军未进占斡罗斯全境，加之斡罗斯军队只是丧师于境外，境内未被骚动。俟蒙古军东返后，斡罗斯内讧如故，诸部之间彼此构怒，自相攻伐，不能相辅，根本没有利用这十四年来认真备战。因此，蒙哥断言：今日的斡罗斯并不比十四年前的斡罗斯更具备战斗力。这句话，他特别用红笔做了标注。

第四部分，是关于斡罗斯军队的概况：斡罗斯马匹强壮，负荷大，但驰骋较慢，远不及蒙古马轻捷矫健、行动敏速。斡罗斯各公国军队，只习惯利用战阵拒敌。在作战方法上，侧重剑击。在战术思想上，对弓箭炮石虽采用，但主张专守防御，不善于包围、迂回、突击等机动战法。

蒙哥向各军统帅提供这样一份情报的意图显而易见，自古以来，轻敌冒进乃兵家大忌，畏敌如虎更不可取，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知己知彼，在于统帅正确的决策和将士们默契的配合。

拔都要大家针对这份情报说说各自的看法。其实，从内心深处来讲，他更希望听听贵由的分析。自西征以来，贵由始终都处于被动地执行所有作战命令的状态，或者消极地配合蒙哥的军事行动。他的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暧昧态度，不能不让拔都感到深切的忧虑。

贝达尔性急，抢先说道：“既然斡罗斯境内城堡多为木建，何不用火攻，烧它个片木不存！”

速不台捋着胡须，颔首表示赞同。

别儿哥问蒙哥：“先从哪里入手？”

“当然是从北向南推进。依我的意思，先拿下梁赞城，再攻打莫斯科。”

“和我想的一样。统帅，把梁赞城交给我吧！由我来打头一仗！”别儿哥

兴奋地请战。

“贵由，你呢？你怎么看？”拔都看了看贵由，问。

贵由冷冷地瞟了拔都一眼：“如果你这位统帅只能依靠别人来帮你拿主意，你是不是该主动让贤了？”

贵由如此回话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家都愣住了。贵由恍若未见，依然一脸不屑的样子，拂袖而去。

过了好一会儿，别儿哥最先醒悟过来，抽出佩刀，就要去追赶贵由。拔都一把拉住了他：“你要干什么？”

别儿哥气得脸色铁青：“这个浑蛋！浑蛋！他凭什么污辱人！我这就去跟他比比看，如果他胜了我手中的刀，或者是杀了我，我服他是个好汉！如果他只是溜嘴的匹夫，我认得他，我手里的刀可不认得他。”

“休要胡来！”

“二哥，你竟然连这样的污辱也能忍得下？你……你真不像是祖汗的孙子。你快放开我！放手！”

“别儿哥，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无论贵由怎么说怎么做，我都不能因为他几句偏狭和过激的话就乱了方寸，影响既定的作战方案。现在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拿下斡罗斯全境，你懂吗？”

“可是……”

“别儿哥，少安毋躁！一切听从统帅的安排！”蒙哥强压着对贵由的厌恶，徐徐劝道。

拔都环视着众将，除不里多少显得有些不安外，人们的脸上皆流露出忿忿不平的神色。也许别儿哥说得对，祖汗是从来不受辱的，蒙古人是从来不受辱的，但为了大局，只能将万丈怒火化作云淡风轻。

“蒙哥听令！”

“喳！”

“你率一支侦察部队先行出发，沿途负责勘察地形、道路、河流、山脉，准确地将其绘成地图，向我呈报！”

“喳！”

“速不台！”

速不台向前跨上一步：“末将听令！”

“我将主力一分为二，你率其中一支主力随蒙哥之后向梁赞城进发。沿途如遇斡罗斯军队骚扰或抵抗，坚决予以消灭！在没有到达梁赞城前，要留心捕捉敌情，封锁消息，尽量隐蔽军队的行踪。”

“喳！”

“斡尔多！”

“在！”

“你负责畅通统帅部与各军之间的通信联络，确保后勤部队的给养供应。这一点事关重大，切不可掉以轻心！”

“明白。我已下令征用了五千多匹骆驼、两千匹驽马，专门用来运输帐篷、毛毡、铜锅、面粉、饲料、干肉、食盐、油脂等物资。另外还有每个骑兵换乘的两到三匹战马，运送武器的车队，都已经备好，将随军队一起跟进，不会影响统帅的行动。”

“好！别儿哥！”

“统帅，我愿与速不台将军同为先锋！”

“好吧。但一切须听从老将军将令！”

“放心好了，我又不是贵由！”

拔都瞟了别儿哥一眼，别儿哥仍是一脸怒容。

“贝达尔、不里！”

“在！”

“你们，还有贵由，随本帅一同行动。你们可下去稍做准备，明晨蒙哥先行出发。余者，随时听调！”

“喳！”众人应着，一起退下。

目视着众将接令离去，拔都稍稍活动了一下筋骨。此时，他已将贵由引起的不快彻底置之脑后。

昔班匆匆走了进来：“二哥。”

“怎么？”

“我带人安置钦察百姓，在林中发现了一个妇人，冻得昏死过去了。我让人把她救了出来，你说该怎么办？”

“是么？人在哪里？”

“我的帐子。”

“哦，带我去看看。”

拔都随着昔班来到他的帐中。被救出的妇人平躺在地铺上，脸色乌青，气息微弱。昔班的侍女伊琳正在照看她。伊琳年方十五岁，胆子一向很大，她正慢慢地帮妇人揉搓着手、脸。看到拔都进来，她起身让开了地方。

拔都俯身看了妇人一眼，顾不得多想，让昔班和伊琳赶紧去铲了一袋雪送进……他跪在地上，用刀割开妇人的皮靴和衣服，费力地帮她褪去与脚冻在一起的靴子和身上的衣袍，只留下一身内衣。

昔班和伊琳将雪袋子放在拔都脚边。

“昔班，你去我的帐子取防冻膏和野猪油来。伊琳，你照我的样子，帮我用雪搓她的脸、耳朵和手，搓手可以用些力，搓脸和耳朵一定要轻缓。我来给她搓脚。冻成这个样，还不知道这双脚能不能保住。”

“好的。”昔班应着，飞快地出了帐子。伊琳捧起一捧雪，开始为妇人揉搓起来，她的动作居然很娴熟。

拔都一边用雪来回搓着妇人的脚，一边惊讶地问道：“做得很好。你从哪里学来的？”

“有一次我哥哥的脚冻伤了，回来后他自己就是这么治的，结果一点没留下残疾。”伊琳在手上哈了口气，又捧起了一捧雪。

“你哥哥编在谁的部队？”

“他原来是大那颜的宿卫长，后来，大那颜让他跟了蒙哥小王爷。”

“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忙哥撒。”

“原来是忙哥撒啊。那你怎么会跟了昔班？”

“我会绣香袋，昔班王爷喜欢得不得了。这次，蒙哥王爷参加西征，就把我带来伺候昔班王爷了。您不知道吗？”

拔都隐隐想起，昔班的确给他提过这件事，但他一心只顾考虑西征军面临的战局，根本没往心里去，过后也就忘记了。

伊琳用力搓着，不多时，便累得满脸通红，鼻子上浸出了汗珠，说话也

呼呼带喘了。拔都看着她，微微一笑，正好昔班取来了冻伤膏，拔都就让伊琳歇一会儿。雪不够了，昔班和伊琳又去取了一袋雪来，拔都不厌其烦地用雪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妇人每一处冻伤的地方，特别是两只脚。

昔班想给他帮忙，拔都担心昔班手劲太大，会搓伤妇人受过冻的肌肤，不肯用他。伊琳歇了过来，又帮着拔都给妇人按摩。渐渐地，妇人的四肢变得温热起来，胸脯的起伏也有了力量。

拔都用手试了试妇人肌肤的弹性，终于松了口气。

“可以用冻伤膏了。”

“噢。”昔班打开了药盒，挑起一点黑色的药膏，就要往妇人的脚上抹。

伊琳急忙抢过药盒：“不是这样的，你看，得这样。”她将药膏挑在手心，用两只手搓匀后方才涂在妇人冻伤的地方。她的一举一动格外灵活，拔都和昔班暗想，别看忙哥撒五大三粗的，却真有一位巧慧的妹妹。

涂好了药膏，又搽上一层野猪油，拔都要伊琳去抱来一床毛毯来给妇人盖上，然后嘱咐伊琳隔一段时光给妇人喂几口温热的水，晚上擦去旧药膏，再重新涂一次新的药膏，以后每天早、中、晚各用一次。交待完这些事，拔都惦记明天一早就要出发的蒙哥，先行离去了。

按照预定的计划，拔都与蒙哥、斡尔多、速不台以梯形队阵向北斡罗斯推进。

数日后的一个傍晚，拔都吩咐下营。

伊琳领着一位妇人来见拔都。妇人不到四十岁的模样，眉眼周正，腰身依然很苗条。大概是伊琳帮她打扮的，她穿着一身灰蓝色的蒙古袍，戴着一顶形状像花瓶一样的罟罟冠。在伊琳的指引下，她拜见了拔都，神态虽稍稍有些拘谨，举手投足间却显示出一种不寻常的从容和优雅。

“王爷，这位是哑姨。”

“谁？”

“就是我们从林子里救出来的那位妇人啊，难道您忘了吗？王爷，您的冻伤膏真是神了！你看哑姨，她一点疤痕，一点残疾都没落下。只可惜她不会说话。”伊琳还在天真烂漫的年龄，即使面对拔都，也丝毫不觉得敬畏，说起话来就像竹筒倒豆子，劈劈啪啪，干干脆脆。

拔都注意地看着妇人。

妇人局促不安地垂下了头。

“哦……”拔都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伊琳帮了他一把：“哑姨听我说是您救了她，一定要来当面拜谢您。她的耳朵没毛病的，您说什么，她都听得懂。”

拔都有点尴尬地一笑：“没什么，没什么要说的。伊琳，她才好些，你留心照顾她。知道吗？”

“我会的。我已经认了哑姨给我做姨娘，处了这段日子，我差不多能跟哑姨用手势交谈了。”

“是么？这就好，这就好。伊琳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你们先回去吧。我还要出去巡视一下军营。”

“行！那我们走了。王爷，哑姨说，以后她想来帮您做些帐子里的事，希望您不要嫌弃。”

拔都吓了一跳，急忙摇了摇手：“不用！不是嫌弃，真的不用！”

伊琳一笑，拉着哑姨出去了。

尽管说了“不用”，自此后，只要大军下营，哑姨一定会来拔都的大帐，帮他将一切都收拾安顿得井井有条。有时，哑姨还会亲自下厨，做上几样可口的点心，熬好茶，放在桌上便离去了。一开始，拔都真还有些不习惯，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再说，大战日益逼近，需要拔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战事的关注上，对于身边的琐事，只好随遇而安了。

梁赞城与不里阿耳、钦察相界。其城主在蒙古西征军尚未攻下不里阿耳和钦察前，就征集了城中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入伍，除此之外还加强和巩固了城防设施，做好了与蒙古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梁赞城四周被高土墙环绕，土墙外侧栽满了一层巨大的木桩，木桩表面泼水成冰，冰坡光滑，根本无法攀援。城堡的内墙是用巨大的柞木围成的木防栅，城内碉楼林立，岗哨密布，并储备有大量粮食物资，实为易守难攻之城。

速不台遇到了冰坡攀援不上的困难，首攻受挫。

第二天，速不台没有立刻指挥攻城，而是命令军队沿梁赞城四周筑起了一道长围，以断绝城内守军的退路。

长围筑好，拔都率领的主力与速不台会合了。

速不台向拔都详细汇报了梁赞城的守备情况。这些，拔都在行军途中就已接到过蒙哥的战报，并为此做了相应的部署。

拔都在速不台的陪同下，与贝达尔、贵由、别儿哥、不里等人骑马巡视

了梁赞城一周。当拔都看到依梁赞城的正门向左右依次排开的碉楼暗堡最为集中时，心里不由暗生一计。

回到帅帐，斡尔多带着一位中年汉子来见拔都。

在拔都自己指挥的军队当中，有一支完全由各类技艺精湛的匠人所组成的特殊部队，人数达到千人之多。平素，拔都除赐给他们一定的生活用品外，还允许他们靠手艺赚取和积攒钱财。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死去，拔都都会予以厚葬，同时将新的人员补充到队伍中。一旦遇到战事，拔都就将他们集中起来，随大部队转战，专门负责各类攻城器械的制作。

中年汉子是一位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西域匠人，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他就追随了大太子术赤。十多年间，术赤父子将他从一名普通的匠人提升为千户长，他知恩图报，在术赤逝后，对拔都忠心耿耿。

拔都递给中年汉子一张图纸，上面画着木楼的图样。中年汉子仔仔细细研究了好一会儿，问道："统帅要木楼何用？"

"置放弩石机，直接制约城上守军，燃毁城中木制建筑。"

"如此，木楼须与城墙等高。另外，还须按比例从下向上增加几根横木，使木楼的承载力更强。"

"是这个意思。这张图只是我的初步构想，具体的设计还得劳你完成。我要五十个这样的木楼，每个木楼上可以放置两个弩石机，我再给你多派些人手，你估算一下，需要多少时间可以完成？"

"七天。"

"那么，现在云梯造得如何了？"

"按统帅规定的数额，已经制完。我还命人制作了一批雪橇，可将其他攻城器械很快运送过来。"

"很好。你的确是个有心人，当年父王没有看错你！"

"大太子没有看错小人，小人也没有跟错主子。"

拔都绕下帅案，轻轻拍了拍中年汉子的肩头："看你的啦。有什么事，你与我大哥商议，需要多少人，多少银两，都由我大哥备齐。等木楼建起之后，我一定第一个登上木楼，为我的炮手们助威。"

"喳！"

拔都传令宗王别儿哥、昔班、贝达尔、贵由、不里，大将忙哥撒、阿都合等人，要他们在七天中，每日轮流对梁赞城发起佯攻，遇梁赞城守军

抵抗激烈，立刻撤下。众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不便深问，答应着，领命而退。

转眼七天一晃而过。

七天中，蒙古军进进退退，对如何拿下梁赞城显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梁赞城守军见蒙古军的攻城力量不过如此，对蒙古军的战斗力不由产生了怀疑，轻敌的情绪在不知不觉中滋生着，甚至包括城主本人，也不像开始那样每日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了。

拔都的目的达到了。

第八天夜里，梁赞城下，五十个木楼一字排开，每个木楼上都配备着六名炮手和两台经过精心改进的弩炮。木楼的两侧分别置有六个用于运送石块和火药罐的空心筐，每个空心筐通过几个滑轮可在楼顶、楼底很容易地滑上滑下，使石块和火药罐能够被源源不断地输送上来。

黎明前的黑暗像黑纱一样浮动着，卷舒着，木楼像沉默的巨人，在最后的黑暗中等待着发出呐喊。

拔都沉缓地登上了正对着城门的一座木楼。

梁赞城的城墙上晃动着守军的身影，影影绰绰，拔都稍稍观察了片刻，向屏息以待的炮手做了个手势。

巨大的石块带着可怕的呼啸声落在了城门左边的碉楼上，砸开了巨大的豁口。接着，一百台弩石机一起向梁赞城发射着巨石和火药罐。由于是平射，巨石和火药罐可以很容易地躲开城外木桩的阻拦，准确地射落在城头的碉楼暗堡和守军的身上。火药罐在木栅栏和建筑物上碎裂，喷射出股股火焰，引起冲天大火。火起后，城内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此时，梁赞城的守军在蒙古军炮火的连续轰击之下根本无法组织抵抗，速不台不失时机地挥令大军攻城。无数云梯被竖在城墙上，一个安装着轮子用巨大原木制城的槌子不停地撞击着城门，蒙古军从城上、城下同时发起进攻，很快冲开了梁赞城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梁赞城守军被迫退到第二道防线意欲顽抗，拔都依然以弩石机开道，整整七天的肉搏战后，蒙古军终于攻下梁赞城。

梁赞城城主战死。拔都决定乘胜攻打莫斯科城。

莫斯科城建城虽有百年，但城墙及房屋俱为木制，守备也不完善。蒙古军只用了五天便攻下该城。此时，已是一二三八年春天。

梁赞、莫斯科二城俱下，全军正在兴高采烈，这时却接到探子密报：钦察部首领忽滩领兵攻下钦察周边诸部后，集结起原钦察旧部四万帐逃到

匈牙利边境，得到匈牙利别剌四世的接纳。

拔都为自己的疏忽悔之不及，急忙具书向窝阔台汗请罪。他却不知道，有两份密报比他的请罪书更早一步送达。这两份密报，一份是贵由弹劾拔都的奏折，一份是蒙哥亲自起草的长达万言的战报。在战报中，蒙哥详细向窝阔台汗汇报了蒙古军征服不里阿耳、钦察、梁赞、莫斯科等部及城池的全过程，却没有一句话为拔都开脱。

不久，急使赶到前线，宣读了窝阔台汗的圣旨：鉴于拔都指挥有方，西征军战果显著，不究拔都对钦察部首领忽滩失察之过。拔都继续担任西征军统帅，责成早日平定斡罗斯全境。

拔都面向东方，叩谢大汗对他的信任和恩宠。

贵由的脸色却变得异常难看。

叁

为荡平北斡罗斯全境，拔都在他的军帐召开了一次临时性的作战会议，要求千户长以上诸将全部参加。会上，拔都决定兵分三路，从东、西、中路全线进攻，然后转向西南会合。

按照拔都的作战部署，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转战万里，攻克数十城，于一二四○年夏末如期会师于伏尔加河下游，避暑休兵。

夏末的天气依然显得酷热异常，尤其中午，拔都常常吃过午饭就到林中的小溪边纳凉。哑姨一如既往地每天早晨帮拔都收拾帐子和做些小吃。对于哑姨的好意，拔都十分感激。

哑姨会做一种鲜果汁，头一天深藏在地窖中，第二天取出来饮用酸甜怡人，清凉爽口。拔都喝了几回觉着不错，便让哑姨和伊琳午饭后送一桶到林中，同时派人去邀请速不台、蒙哥，一来他想让他们都品尝品尝哑姨的手艺；二来也是有一些事情需要与他们商议。

速不台、蒙哥准时赶到，三人见面，十分高兴。

蒙哥习惯于随身带着地图。溪边，三个人索性敞开衣襟，一边品尝着可口的果汁，一边围着地图席地而坐，研究起南斡罗斯的形势来。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三个人的想法完全一致：攻打南斡罗斯，必先攻取基辅。

基辅曾为南斡罗斯都城近三百年，后政治中心北移，基辅仍保持着数百年大都市的泱泱气势。不仅如此，基辅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位于第聂伯河中游西岸，国民利用第伯聂河、黑海与东罗马帝国通商贸易，

国力十分强盛。

事实上，对于南斡罗斯诸公国而言，基辅不啻于它的心脏，一旦击中心脏，其他公国的抵抗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哑姨正在给蒙哥添果汁，一滴果汁溅在蒙哥的手背上。

蒙哥抬眼望望哑姨。只见哑姨的脸上迅速地闪过一丝焦虑、一丝不安，转眼又平静如初。

“速不台、蒙哥，你们看这里……”拔都的手在基辅外围的几个重要城镇上圈了个圈。

蒙哥打断了他的话：“伊琳，你的眼睛怎么闭上了？”

伊琳揉揉眼，困倦地呢喃：“是么？”

“看你都困成什么样了，真是小孩子觉多。不如你和这位……这位夫人先回去休息吧，这里不用你们伺候了。”

伊琳看了看拔都，拔都点点头。伊琳高兴地拉着哑姨离去了。

“拔都哥，这个哑妇人是钦察人吗？”

“是啊。”

“她在你帐里吗？”

“不。她和伊琳在一起，是昔班帐里的。伊琳认她做了姨娘，大家就都随伊琳管她叫哑姨。”拔都简单地讲述了哑姨被救的经过。

“那么，她是先天就哑，还是因为那次冻伤造成的？”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蒙哥兄弟，你怎么对她的事这么感兴趣？”

“哦……也没什么。我觉得她不像个女侍。”

“不过她做事蛮勤快的。”

“好啦，先不说她啦。拔都哥，你接着刚才的话说。”

“好吧。你们来看地图，我有个想法，如果我们想顺利拿下基辅，必先扫清外围，而后攻取中心。你们以为如何？”

速不台将他的大巴掌重重地拍在地图上，说了句粗话：“娘的，就这么着！清理外围的这几仗就交给我吧，保准打他们个哭爹叫娘。”

蒙哥笑了：“速不台将军还是这么的老当益壮。”

“谁说我老了？”速不台嘴里虽然不服气地反驳着，却掩不住眉目间骄傲和欣慰的神情。他追随成吉思汗四十年，是最受成吉思汗倚重的爱将之一，现在，已过花甲之年的他愿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献出来，献给窝阔台汗，献给拔都和蒙哥，惟有如此，当那天来临之时，他才能够无愧地去天上与成吉思汗相聚。

拔都赞同速不台的想法：“我正是此意。一旦基辅周边诸城皆下，蒙哥兄弟，我想仍由你率军先行，负责侦察敌情和地形。”

“明白！”

“好，明日与诸王共议后，就劳速不台将军择日出征。”

“不必择日！议定就出征！”

“我让别儿哥配合你。”

“行。”

速不台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帅，又有别儿哥这员虎将相辅，不到一月，连下基辅周边三城，之后兵进顿河，切断了基辅的旁援。

深秋，蒙哥经过侦察，发现第聂伯河河防甚严，且河水尚未结冰封冻，大军无法渡河。立马河东，基辅城池隐隐在望。蒙哥派出使者招降，坐镇城中的哈里克斯大公杀掉使者，拒不投降。

贵由率军先到，听说使者被害，就要强行渡河，攻打基辅。蒙哥不允，堂兄弟为此争论起来。贵由百劝不听，蒙哥见自己实在无法说服贵由，只得同意先派小股部队做一次试探性进攻。

贵由派一支五百人的小部队趁着夜色掩护悄悄渡河，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船近岸边时忽然从岸上射出无数支燃烧的火箭来，船上的蒙古士兵纷纷落水。负责偷袭的将领情知不妙，急忙下令后撤。对岸的敌军也不追赶，幸亏如此，五百将士总算逃回大半。

蒙哥一个字也未责备贵由，甚至对此事提也未提，只忙着对阵亡将士的后事做了安顿。蒙哥太了解贵由的情性，他深知，如果他责备贵由，贵由就会反过来埋怨他不该只派五百人渡河偷袭，这样争执下去的结果，就是造成更多的人因为他们兄弟的不和再做他乡含冤莫白的鬼魂。

贵由知道对岸的基辅军队防守甚严，终于不再固执己见。他与蒙哥兵合一处，等待与拔都率领的主力会合。

南斡罗斯的这个冬天似乎来得迟些。蒙古军与基辅军隔岸对峙，双方谁也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任何攻势。终于，像拔都久已盼望的那样，在一夜凛冽的寒风之后，第聂伯河的河面上结上了一层薄冰。

之后的几天，气温开始连续下降，河面终于完全封冻。

随着河面的封冻，天堑变成了一马平川。

拔都下令攻打基辅。

斡尔多指挥后勤部队驾驶着雪橇，将攻城器械运往前沿阵地。贵由主动要求担任先锋，拔都不好反对，安排蒙哥为之后援。

哈里克斯大公早已撤回守河将士，增筑了城防。他还安排好强弓毒矢，秣马以待。当贵由指挥首攻部队逼近壕外时，哈里克斯大公令弓箭手齐放毒箭，蒙古军几次进攻都被射退。

贵由首战失利，心中焦躁，命部队稍事休整，再次攻城。这一次，蒙古军越过城壕，靠近了城墙，哈里克斯大公命守军从城上投掷巨石，蒙古军死伤达到千余人，贵由被迫下令退兵。

次日，贵由组织敢死队登城，又被击溃。

第三日、第四日，基辅城如同一尊无法击垮的巨人，仍雄视着曾经马踏欧亚的蒙古铁骑，而蒙古军方面，死伤已达到四千多人。

贵由心急如焚，望城兴叹。

如此急于拿下基辅城，完全出于贵由的私心。

对于这次远征欧洲，贵由原以为父汗无论如何都会以他为统帅。因为于情，他是大汗的长子，而这支西征军又叫长子远征军；于理，他自认为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绝不输于拔都、蒙哥。

岂料，父汗却毫不犹豫地任用了拔都，这不能不令他大失所望。不满使他在整个西征过程中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从不主动争先。唯独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争取担任先锋，其中的原因在于不久前他收到海迷失的一封密信。

阔出病故后，窝阔台汗将爱孙失烈门接到身边抚养。对于大汗的意图，诸王贵族心知肚明，却不以为然。失烈门年幼，没有足够的威信可以驾驭王公贵族、功臣宿将，这样，身为大汗长子的贵由便重新具有了问鼎汗位的希望。六皇后乃马真正在暗中活动，广泛地收买人心，而海迷失利用萨满教教主尔鲁的影响，也配合婆婆，积极地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海迷失代表婆婆授意贵由，无论如何要在欧洲战场上显立战功，也只有凭借战功，贵由才能树立起大汗长子的威望，增加争夺汗位的筹码。

没想到，基辅城竟是一块如此难啃的骨头！

蒙哥在贵由的陪同下巡视了基辅城郊，知道基辅城确实易守难攻，苦苦思索之下，他想出一计。而贵由到了此时，也只能同意蒙哥的计谋。蒙哥一面派急使向统帅拔都请求增援，一面与贵由率部急速撤退。

基辅城中，哈里克斯大公看到蒙古军突然无功而退，急忙下了城墙，率部穷追。双方在第聂伯河畔展开激战，打了个棋逢对手。哈里克斯大公见相持下去对己方不利，挥令撤退。蒙古军并不追赶，只在原地待命。

第三天，拔都亲提大军赶到。既与主力会合，贵由、蒙哥重新指挥大军攻城。

基辅军队拼死据守，不料城中突然火起并且城门大开，蒙古军从城门杀入城内，哈里克斯大公被迫退守城堡。

这正是蒙哥向贵由所献之计：趁哈里克斯大公出城追击蒙古军之际，命一部分士兵化装成协助基辅军守城的钦察士兵模样，混入城中待命。一旦蒙古军对基辅发动进攻，立刻大开城门，以为内应。

蒙哥的计策获得了成功，基辅城轻易地落入蒙古军手中。

哈里克斯大公在城堡中率残部死战，被拔都从木楼上发一箭射中头部，侍卫们急忙将他抬回府中。哈里克斯的神志尚且清醒，绝望的目光在围绕着他的几十个姬妾中搜寻着，却没有发现他希望看到的那张面孔。

当年，钦察部首领迦迪延将自己的爱女西娃嫁与哈里克斯为妻。一开始，哈里克斯对容貌美丽的西娃十分宠爱，后来，哈里克斯发现西娃有一种奇怪的洁癖。婚后的几年西娃还能勉强加以克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娃的这种洁癖发展到只要哈里克斯一碰她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她的脸上就会显出极度痛苦的神情。这种神情不可能不伤害到一个男人的自尊，哈里克斯厌恶之余，对西娃也就冷淡了许多。

哈里克斯万万没想到，西娃居然还有一位美貌更胜于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从冰姬出现在哈里克斯面前的那一刻，哈里克斯便被这个像冰山雪莲一样冷艳的年轻姑娘迷住了。

可是，冰姬少言寡语，从来不笑，她的沉静好似一座冰峰。

也许不是同一个母亲又自幼分离的缘故，西娃和冰姬之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本来，冰姬是投奔西娃而来的，西娃却从不邀请冰姬到她的帐中做客，也不让冰姬与她住得太近。哈里克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照顾冰姬的责任，当然这种义不容辞里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他对妻妹的倾心。

钦察部兵败，迦迪延自杀的消息传到基辅后，哈里克斯原本担心冰姬会痛哭。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无论冰姬还是西娃，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都相当的淡漠。

淡漠的眼神如此相似，相似的淡漠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西娃的眼睛里是对亲情的麻木。

冰姬的眼睛里是对命运的预知。

可惜，哈里克斯看不懂。

蒙古大军横扫北斡罗斯时，冰姬劝说哈里克斯早做防备。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一向喜欢自己做衣服穿的西娃，裁剪衣服时不小心让剪刀划破了手指。本来，手指破了就破了，谁也不会当回事，西娃却因为过度的紧张和伤口感染后拒绝就医，被这么一桩不起眼的小事枉送了性命。

西娃死在妹妹的怀中。永诀的那一刻，她不再拒绝别人的怀抱。

甚至第一次，她向妹妹露出了浅浅的笑容。她的笑容宛如丽日晴空，灿烂得没有一丝忧愁。

哈里克斯有些伤感。不管怎么说，他的确爱过这个女人。冰姬却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安葬姐姐时，她突然对哈里克斯说："我一直想，西娃姐姐一定早就在盼望着这一天吧。"

哈里克斯张着嘴，呆呆地望着冰姬。

迦迪延的两个美丽的女儿，哪一个都让哈里克斯琢磨不透。

第九章 燃烧的多瑙河

壹

蒙古人很快打到了基辅城下，冰姬以一种让男人汗颜的无畏投入到一场场酷烈的保卫战中，直到哈里克斯自己被蒙古人的箭射中，冰姬仍然还在最前线，与蒙古人做着殊死搏斗。

或许冰姬会死吧？如果她死了，在地下，哈里克斯一定会向她郑重其事地求婚，这可是活着时哈里克斯唯一未能实现的心愿。

不过，冰姬会同意吗？会吗？为什么她自始至终都不肯对他，或者对任何人笑一下，哪怕转瞬即逝都不可能？

就当她会吧，反正他们都要死了。死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

哈里克斯长长地叹了气，冰姬冷漠的蓝黑色的眸子一点点碎裂成夜幕中眨动的星星，哈里克斯合目而逝。

一颗巨石坠落在大公府的院内，人们惊慌失措，四下逃散。

哈里克斯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他的床上。生前，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为他收尸的，会是一位蒙古人的统帅。

大公府暂时做了一回统帅府。清除最后的抵抗力量，着实让蒙古将士费了一番周折。到处都是巷战，到处都是凝固的血和横七竖八的尸体，差不多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蒙古人才在一双双强压着仇恨的眸子中捡拾起城市的平静。

一位年轻的将领被忙哥撒反绑着双手，几乎是被推到了拔都的桌案前。拔都示意忙哥撒放开他。

年轻将领向拔都怒目而视。他的脸上、衣服上、手上到处都是血污，根本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但是他的一双眼睛，仿佛黎明的第一线曙光照射到的海水，黑蓝黑蓝的，深邃而又神秘。

拔都笑了。他像他的祖汗一样，对那些有气节的人，哪怕是敌人，也怀有一种由衷的崇敬。

“怎么，你还不打算投降吗？”他温和地问。

年轻将领叽里咕噜地冒出一大串话来，拔都没问翻译他说什么，事实上，他完全能猜得出他说了些什么。

拔都抽出腰间的弯刀，亲自为年轻将领挑开了绑绳。

年轻将领怔怔望着他。

“你走吧。”拔都回手将弯刀重新插回鞘中，依然温和地说。

年轻将领显出一脸轻蔑：“你们蒙古人，对于敢于抵抗的敌人，不是格杀勿论吗？”他用生硬而清晰的蒙古语说。

拔都大为惊奇：“你会讲我们的语言？”

年轻将领不答。

“一般来说，是的。不过，蒙古人敬重英雄。”

年轻将领这才认真地看了拔都一眼。带着憎恨，却憎恨不起来。也许正如拔都所言，惺惺相惜是酷烈的战争中最难得的温情。

何况，眼前的这张英俊刚毅的面孔竟如此熟悉，熟悉得好似在哪里见

过。

走吗？

可是，他能去哪里？

基辅城已经被蒙古人占领，整个南斡罗斯很快就会同北斡罗斯一样成为蒙古人的土地，天下之大，哪里还有他的容身之处？

他犹豫着，转身向门外走去。在门边，他又站住了。

拔都注视着他的背影。

“如果我留下来呢？”半晌，他朗声问。

“欢迎。”

“我给你养马吧。”

“嗯……”

“怎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叫我狄米。”

“这么说，狄米不是你的真名？”

“不是。”

“我的养马倌，都由我的侍卫兼任。”

“是么？我就做你的侍卫。不过，你信得过我吗？”

“当然。说真的，我的确希望你能留下。”

“为什么？”

“为了我刚才说过的原因，你是我见过的最英勇顽强的战士之一。”

“可惜……”

“战败不是你的责任，只不过你们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我让昔班带你下去，安排个住处。你也该换件衣服，把脸洗干净。”

“我想先去看看你的那些骏马。”

“好吧。昔班，你带他去。然后通知诸王，等到速不台将军、别儿哥赶来相会，我就在基辅城中大宴三军。”

“喳！”

年轻将领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

狄米对养马还真是在行，不出两个时辰，就与拔都饲养在马厩里的几十匹战马处熟了。拔都自己的马匹虽然不多，但都是万里挑一的宝马良骥。其中有一匹白马近两三日就要产崽，狄米对它照顾得格外上心。

傍晚，狄米遛完马回到住处，远远地看到两个人站在自己的帐子前，走近了，他认出女孩子是伊琳，伊琳是昔班的侍女，他在昔班的帐幕里见过。另一个人，高大魁梧，怀中抱着一大堆东西，遮得他的脸都看不清了。

狄米惊讶地望着他们。

伊琳看到他，倒是长长地舒了口气：“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你再不回来，我哥该累死了。本来我们想把东西给你放到帐子里，可是你不在，我们就没敢进去。你的脾气那么古怪，别再惹你不高兴。”伊琳依然是孩子情性，快人快语，狄米倒被她的直言不讳逗得脸上闪过些许笑意。

“你哥？”

“我哥叫忙哥撒，是蒙哥小王爷的侍卫长，被我抓差来给你送东西。你先别问那么多了，赶紧让我们进去吧。”

狄米打开帐门，摸索着点亮油灯，伊琳帮着哥哥将东西放在帐子里头，狄米这才看清，原来是一整套簇新的被、褥、毛毯、枕头、盥洗用具等生活用品。

“这是……”

“统帅让我给你送来的。他说，你还有别的什么需要，尽管告诉他，他一定会设法为你备齐。”

“统帅？”

“是啊。”

狄米的嘴角掠过一抹冷笑：“你们大汗对他的侍卫都是这么体贴照顾的吗？”若无其事的言辞中却隐含着轻蔑和不恭。

“统帅对手下将士一向很好。不过，统帅对你倒是格外的体贴照顾，我想，这一定是因为统帅很欣赏你吧？他一直说，你是个英雄。”伊琳没有听出狄米话里的讥讽，倒是很认真地回答了他的问话。

狄米心中猛然一跳，他不知道自己的脸色是不是变了，急忙侧过身，对伊琳的话做了个不置可否的表情。

“好啦，东西送到了，任务完成了。哥，咱们走吧，统帅一定还在等着我回话呢。狄米，你也早些休息，别太辛苦了，这也是统帅要我转告你的。”

忙哥撒点点头，伸出蒲扇一样的大手在狄米的肩膀上拍了拍，狄米疼得一缩身子。“小兄弟，我们走了。改天我带你去跟我的那些弟兄们喝酒。你别总一个人闷着，多交些朋友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狄米哭笑不得。这兄妹二人的性格倒是如出一辙，不过，他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讨厌他们。

不，非但不讨厌，相反，他倒开始喜欢他们了。

俟忙哥撒兄妹离去，狄米简单收拾收拾，躺下了。然而置身于温暖舒适、散发着好闻气味的被褥中，他却失眠了。

他想起父亲和母亲，泪水一滴滴滴落下来，慢慢地打湿了枕头。后来，拔都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庞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努力回想着自己曾在哪里见过他，可他实在想不起来，只好放弃了。

那张脸……是仇人的脸吧？

就这样想着仇人，至少他不会感到那么孤独。

做了拔都的侍卫，狄米能够见到拔都的机会却不是很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马厩里，对于照顾拔都的爱马，他倒是乐此不疲。

第三天的晚上，白马产下了一只小马驹，狄米爱得不得了，整整一宿，不眠不休地照顾着“母子”俩，直到确定“母子”平安，他才捶着酸痛的肩膀和腰肢从“产房”里钻了出来。

当他直起身时，他不由愣住了。

拔都站在“产房”外，正向他微微笑着。

在最初的刹那，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你……”

“累了吧？”拔都柔声问。他的笑容好……亲切。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了一会儿。他们说，你还在里面。”

“哦，你放心，它们都很好。”

拔都点点头：“狄米。”

“什么？”

“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庆祝。我让他们在你的帐子里备了早餐，你可以陪我喝一杯吗？”

“早晨就喝酒？”

“只是葡萄酒而已。走吧。”

狄米觉得自己应该拒绝，可他并不想拒绝。这种心不由己的感觉让他很无奈。

早餐居然很丰盛，有煎蛋、煎肠、面包、手把肉、炒米、果子、奶皮、白奶油、酸奶、牛奶、奶茶，还有葡萄酒……林林总总地摆了一桌子。狄米请拔都坐下来，为他和自己斟上葡萄酒。

“就我们两人吗？”

“是。”

“这么丰盛的早餐只有两个人享用，太浪费了。”

“我想单独和你吃顿早饭。”

“为什么？”

拔都没回答。狄米抬起头，正遇上拔都凝视的目光，那目光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让他的心情不由一阵凌乱。

两人喝了第一杯酒，便闷声不响地吃了一会儿饭。后来，还是拔都打破了沉寂：“狄米，你给小马驹起名字了吗？”

“起了。我叫它‘乌格’（蒙古语，‘话’之意）。”

“什么？”

“‘乌格’。很重要的意思，每个人不是都得说吗？”

“又是‘乌格’啊……”拔都喃喃着，似有无限感慨。

“怎么了？”

“我想起了一桩往事，是父亲讲给我的。那时候，正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两天，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他与祖汗之间的事情。桩桩件件，他都记在

心里。当时，他是那样思念祖汗，却又无法再与祖汗相见，回忆是他寄托思念与爱的唯一方式。我隐隐有种感觉，在父亲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一定是希望有个人知道，这世上恐怕再不会有如祖汗和他一样将彼此视作生命的父子。”

狄米被拔都忧伤的语气打动了，同时对“乌格”这个名字也产生了许多好奇，这种好奇压倒了他对拔都的戒备：“可以……可以讲给我听吗？”

拔都望着他，片刻，点了点头。

术赤出生在篾儿乞部。三岁之前，他一直以为篾儿乞部的三王爷赤勒格尔就是他的父亲。后来，他回到了生父身边，但是他与赤勒格尔的缘分并未结束。一次，他因旧病复发昏倒在林中，是赤勒格尔救了他，当赤勒格尔询问他的名字时，他随口编了一个名字：“乌格”。

差不多一年之后，赤勒格尔在探望术赤的时候病逝了。

又过了四年，蒙古与乃蛮的战争结束，成吉思汗至此在占据中部草原后又荡平西部草原。但那些屡次遭受成吉思汗军事打击的敌对部落首领却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在草原边陲集结起来，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在这些部落中，就有篾儿乞部的脱黑堂和忽都父子。

短暂的夏季一过，为一举完成草原统一大业，成吉思汗亲提大军直扑叶迷失河畔，追剿在那里集结的各敌部残余力量。这一场战事进行得异常顺利，除乃蛮部的忽出鲁克、斡亦赤惕部的忽图合、篾儿乞部的忽都带领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遁走外，其余首领在此役中尽数身亡。

就是这逃出罗网的三个人命运也各不相同。忽出鲁克后来逃往西辽，做了辽皇的乘龙快婿；忽图合投降了成吉思汗，与神箭合撒尔联姻；忽都则逃到了钦察草原，将容貌出众的侄女嫁与迦迪延，以此换来了容身之处。

忽都虽然逃脱，他的小儿子乌格却做了蒙古军的俘虏，被押到术赤的军帐，等候术赤的发落。

不知是出于对乌格年轻机敏的怜惜，还是出于乌格与他“同名”——多年前，术赤为赤勒格尔所救时顺口胡编的名字就叫“乌格”——的惊喜，术赤对乌格一见如故。他招呼乌格坐在身边，问了些鞍马弓箭之事，乌格对答如流，术赤对他更加赏识，决定予以留用。

其后一段日子的朝夕相处，术赤与乌格之间建立起真挚的友情。为报答术赤的知遇之恩，乌格表示只要成吉思汗不计前嫌，他愿去劝说父兄以及篾儿乞残余力量投降。术赤十分高兴，但考虑到父亲此前已明令脱黑堂父子及其儿孙杀无赦，他打算先征得父亲的同意。

战后庆祝胜利的宴会给了术赤一个机会。

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术赤趁着父亲高兴，向父亲提出了赦免乌格的请求。成吉思汗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不等儿子把话说完，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可以！你身为一方主帅，为什么非要违抗军令呢？”

成吉思汗前所未有的愤怒使原本喜气洋洋的大帐霎时归于沉寂。

术赤愣住了。他原以为父亲会理智地处理这件事，没想到父亲对篾儿乞人的仇恨竟是如此根深蒂固。

可让乌格这样去死，他实在不甘心。

“父汗，您冷静点。脱黑堂已经死了，乌格还只是个孩子，他才只有十七岁。您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你不必多言。忽都的儿子非死不可！当然，我不阻止你去送他。”成吉思汗的语调反而低沉下来，惟目光中流露着无情的杀机。

“如果我拒不执行呢？”被逼到死角的术赤奋力反抗着。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乌格已在我的营地。”

“什么！”术赤的嘴唇一下变得灰白，“您……您居然……您不觉得自己这样做太卑鄙了吗？”

成吉思汗一时语塞。他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他卑鄙。过去，外人都知道他与长子间关系微妙，但将矛盾这样公然暴露于众人面前，这还是头一遭。一切都是因为乌格——忽都的儿子。

术赤的心好似要炸开般难受。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忍受这种痛苦，如果父亲不能相信他，那么这样的父子关系该是怎样令人悲哀！原来想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了，术赤愤然离席。

“术赤，你……”眼看着儿子就要跨出帐门，成吉思汗的决心动摇了。他想着儿子的恳求，打算让步，或者干脆放弃原则。

“您还要说什么？”术赤冷冷回视父汗，“您是不是觉得我出生在篾儿乞部，也应该跟脱黑堂一块儿去死呢？”

“你！”成吉思汗怒极，下意识地攥紧了酒杯。突然，酒杯在他的手中碎裂了，鲜血从他的手心里一滴滴滴落在桌子上。

术赤看到了父亲的血，突然觉得自己的手心里传来一阵剧痛，这剧痛转眼又从他的手心传遍了他的全身。

父亲，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可您不该这样对待乌格。就因为他是篾

儿乞人，他就“罪无可赎”了吗？

术赤转身离去了。

成吉思汗命令继续开宴。刘仲禄想给他先包扎一下伤口，被他粗暴地拒绝了。

众人面面相觑，索然无味。即使武士们献上了豪放遒劲的马刀舞，大帐中也依旧毫无喜气。

“大汗……”博尔术趋前，成吉思汗知道他想说什么。

“去吧，看住术赤，不要让他乱来。”

术赤打听到关押乌格的地方。帐外，守备森严，乌格戴着沉重的木枷，低头坐在角落里。

术赤强忍一腔痛苦，快步走到他的身边。

乌格惊醒似的抬起头，看见术赤，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大太子，你来送我？”

“乌格，是我害了你！我本该让你早早离开，远远离开。既然我不能救你，就不该留下你。”

乌格却很平静：“你别太自责，这不是你的错！谁让我是忽都的儿子呢？有些仇恨是化解不了的。说真的，大太子，就算你放我走，结果也不会比现在这样更好。从我出生起，就随祖父、父亲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枕着盔甲睡觉，甚至连喝的酒里都有一股血腥味儿。我早厌烦了，厌烦透了。为这个，父亲没少骂我是胆小鬼，说我不配做他的儿子。”

“其实我和你一样，我的剑下不知倒下过多少人，可我一见到血，仍有一种要作呕的感觉。”

“所以我们成了朋友。大太子，听我说，不要难过，刚才我睡着了，睡得很踏实。我想，死对我来说真的不算是一件坏事。人活百年，终有一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死前结识一位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乌格，对不起，没想到杀死我好朋友的人竟是我父亲。”

“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吧。大太子，我愿意你送我。”

“我送你。也许很快，也许几十年，我们总会相见。”

“我不希望很快。大太子，你要保重。几十年的时间不算长，我们就以几十年为期，再续今日的友情。”

“我答应你。”

宴会结束后，乌格被处死了。术赤表现得很平静，只有了解他的人才能看出他眼中时时闪现的茫然的光芒，才知道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术赤始终不肯原谅他的父亲。除了军事会议，他借故推掉了一切可能与父亲见面的机会……

拔都的故事讲完了。

当拔都提到忽都的名字时，狄米的脸色变幻不定，但是后来，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成吉思汗和术赤这一对父子吸引了，他更关心术赤是否能对父亲打开心结。

“后来呢？”拔都话音一落，他急切地问。

“后来？”拔都一时没明白过来。

“是啊，后来。术赤，哦，对不起，你父亲最后原谅成吉思汗了吗？”

“怎么说呢？除非父亲从此再也见不到祖汗。否则，只要祖汗对父亲表现出一点点父爱，他就会从心里原谅祖汗的一切过错。过去如此，在父亲的一生都是如此，他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赤勒格尔呢？你父亲的内心怎样看待他？”

“在赤勒格尔临终的时候，父亲曾唤他‘阿爸’，赤勒格尔是怀着欣慰的心情离开人世的。不能否认父亲对赤勒格尔有感情，但那是感激、怜悯、内疚与悲悼之情，它们构成了父亲爱的全部内容。然而，他只愿意作为成吉思汗的儿子活着。心有所属，爱有所属，这是父亲无法摆脱的宿命。再说乌格之死，其实后来父亲也明白，如果他与祖汗之间多些了解，多些体谅，乌格原本是可以不死的，恰恰是他心里的阴影最终将乌格推上了死亡之路。”

“但你祖汗为什么那么仇恨篾儿乞人？是因为他的妻子曾被篾儿乞人掳掠吗？”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祖汗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妻子遭受掳掠的确是他难以忘怀的耻辱。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

“为了父亲。”

“术赤太子？”

“对。说真的，祖汗与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一直很微妙，也很复杂，父亲活着的时候，对祖汗总是若即若离，这使父亲于祖汗而言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而祖汗一生都是想拥有父亲这个儿子的，正因为无法如愿，正因为心中藏着深刻的遗憾，他才会如此仇恨篾儿乞人。”

狄米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怎么？”

“因为仇恨，就要对篾儿乞人斩尽杀绝吗？”

“不是的。对于放下武器的篾儿乞人，祖汗都是饶命不杀的。祖汗的义弟是篾儿乞人，受到祖汗重用的将领，包括我的军队里，也有不少篾儿乞人，他们对祖汗、对伯汗、对我忠心耿耿。但是对于顽抗者，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从长远来说还是出于确保本土安全的考虑。”

狄米突然对这个话题有些厌烦。

“你呢？”

“嗯？”

“我是说你的心里就没有阴影吗？”

“什么阴影？”

“你能确信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吗？”

拔都爽朗地笑了：“不必确信，我从来就没有别的念头。想到我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是一件像呼吸一样自然，像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一样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连一闪念的怀疑都不曾有过。”

狄米注视着拔都。他不想骗自己，他喜欢这个人坦率、开朗的性格。

稍一犹豫：“那么，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讲给我听呢？”

拔都一愣，神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片刻，他嗫嚅着：“也许……也许……是因为‘乌格’这个名字吧？”

看到他的脸上不自觉地现出赧颜，狄米的心头又是一阵迷乱。

贰

五天后，速不台与别儿哥率领大军从顿河附近返回。

拔都将饮宴处定在了哈里克斯的大公府。

一切都已准备妥当，酒宴即将开始，除了贵由和不里二王尚未到场，其余诸王和重要将领皆齐集宽敞的大公府大厅。

速不台、蒙哥、贝达尔等人共尊拔都上坐。拔都心怀坦荡，不善客套，推辞不过也就坐了。蒙哥一面派人去催请贵由、不里，一面亲手执盏，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献给拔都："拔都哥，这杯酒我敬你。斡罗斯、钦察、不里阿耳皆已降服，你居功至伟。"

拔都急忙起身，推辞道："我岂敢贪功。这都是老将军速不台和各王兄弟的功劳，是西征将士浴血奋战的结果。"

"虽然如此，王爷身为全军统帅，理应代全体将士受这一杯酒。"忙哥撒起身劝道。

"是啊，请统帅先饮过此杯，我们的宴席也好开始。"年过六旬却威风不减当年的速不台也笑眯眯地劝道。说实在的，这段日子以来，战事进展顺利，老将军的心中十分欣慰。

"好吧。"拔都不再推辞，接酒一饮而尽。

速不台也敬一杯："请统帅再饮一杯。"

拔都依然领受了。当他放下酒杯时，发现贵由、不里不知何时站在门口，贵由瘦削的脸上涨满了红潮，不里的眼睛里却喷射着怒火。

拔都的心头悸动了一下，神情慢慢变得严肃起来。

蒙哥敏感地循着拔都的目光向门口望去。"贵由、不里，你们来晚了。站着做什么？快过来吧。不里，你是晚辈，理应向统帅敬杯酒。"蒙哥感觉到不里的敌意，赶忙故作轻松地打圆场，言语平和却不容抗拒。

贵由、不里一言不发地走到拔都的桌案前。蒙哥倒了杯酒，递给不里，不里缩手不肯接，贵由反倒接了过去。拔都慢慢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突然，贵由一扬手，将一杯酒全都泼洒在了拔都的脸上。

拔都猝不及防，一时有些愣住了。

大厅中欢快的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不安的骚动传遍了大厅的每一个角落，一位年轻的侍卫下意识地攥紧了腰刀，他就是狄米。

狄米强忍怒火，上前为拔都擦拭着酒液。贵由喝道："滚！"

狄米不为所动。

拔都向狄米微笑道："你下去吧，没关系的。"

狄米不情愿地退到一旁。

拔都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无法解读的表情，不过，转瞬即逝。

拔都的从容进一步刺激了贵由敏感的神经，他犹如一头暴怒的野兽，一脚踹开桌案，劈手揪住拔都的衣领。他的手劲过大，拔都竟被他拽起，向前趔趄了几步，方才勉强站住身形。

“你要做什么？”

“把你先喝的两杯酒吐出来！”

“哦？”

“吐出来！”

“你的愤恨仅仅是因为我比你先饮了两杯酒？”

“你难道忘了我是窝阔台汗的长子吗？你敢心安理得地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我早就该教训教训你！”

“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恐怕未必如此吧。贵由，你为什么会这样愤怒，我非常清楚。”

“浑蛋！住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这么放肆？你这个长胡子的妇人！瘸腿的匹夫！”

“贵由叔说得对。这仗是你一个人打的吗？凭什么你独占功劳？你真的以为我们服你不成？你……我……”不里本是个干柴性子，又一向与贵由交厚，见贵由已经动了手，他的嘴笨，想说什么说不出口，不觉暴跳如雷，扯下背上的弓向拔都挥去。蒙哥离三人最近，眼疾手快地挡了一下，不里的弓只在拔都的脸上划过浅浅的一道痕迹。

“好啦！你们闹够了没有！贵由，松开你的手！你这样对我们的哥哥拉拉扯扯，乱发脾气，成何体统！不里，把弓放下！”

刚才，一切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不仅其他人，蒙哥一时也懵住了。眼见不里又要对拔都动手，蒙哥方才清醒过来，上前一步，一把夺过不里手里的硬弓，狠狠地掷在了地上。

“你！”

别儿哥正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被斡尔多伸手拉住了。别儿哥的眼中喷射着怒火，贝达尔的脸色同样不好看，他是为自己侄儿的行为感到羞耻。

然而，面对如此污辱，拔都自始至终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冷静和沉默。

“蒙哥，不关你的事！让我教训教训这个妄自尊大的匹夫！他也太不把你我兄弟放在眼里了。他真的认为西征的功劳都是他自己的吗？”贵由愤然说道。

“拔都哥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倒是你们，贵由、不里，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真让我为你们感到丢脸。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不过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拔都不仅是我们的兄长，更是西征军名副其实的统帅，你们的做法已经完全违背了祖汗制定的大札撒。你们的无理取闹，只会让将士们寒心。我想，你们大概也不希望大汗了解这件事的始末吧？”

贵由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声音比刚才更加嘶哑：“你想用父汗来压我们吗？蒙哥？”

“对于违背大札撒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贵由，不里，我真心地希望你们能向统帅道歉。”

“荒唐！教训一个不懂规矩的人，居然要道歉？”

“其实，真正不懂规矩的人是你们！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们立刻向统帅道歉，我可以看在兄弟叔侄的情分上不将今天的事禀明大汗。如果你们依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为了维护统帅和西征军的威严，我只能将你们的行为如实上禀，一切听凭大汗裁夺。”

“这么说，你要跟我作对到底了？”

“是又如何？”

面对蒙哥的愤怒，贵由和不里竟不免有些心虚理亏。说也奇怪，贵由并不把声威显赫的拔都放在眼里，他也从来不曾忘记薇萱出嫁时他发过的誓言。但是蒙哥不同。蒙哥自幼生长在祖汗身边，秉承祖汗的言传身教，形成了特殊的威仪，即使窝阔台汗本人对蒙哥也是优渥有加、言听计从。然而在这样的场合下，让一个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堂弟当众斥责，贵由实在放不下面子来。思前想后，只得愤而离开。不里平静下来，犹豫再三，终究向拔都认了错。

拔都以他特有的宽容原谅了不里。

仿佛不经意间，拔都与蒙哥的目光交汇在一起。速不台看到他们相视一笑，这是心心相印的友情，与血缘无关。

蒙哥言出必行，宴席结束后即派弟弟旭烈兀将宴席上发生的冲突原原本本地禀报给大汗窝阔台。窝阔台正为西征军进展神速而喜悦，没想到听闻自己的长子生出如此事端，不由勃然大怒，当即传命使者随旭烈兀赴西征军传他的口谕：贵由立刻回到军中，向拔都认错，否则将流放边远，永不叙用。

使者还给贵由带来了一封海迷失的密信，这是在海迷失得知使者将要动身时匆忙间草就的。密信措辞严厉，告诫贵由小不忍则乱大谋。信中还借乃马真皇后的话说，阔出病故后，窝阔台汗有意将年幼的爱孙失烈门确立为接班人，贵由必须抓紧机会，再立战功，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被大汗彻底遗弃的人。贵由一向对母亲言听计从，再则迫于父汗的压力，不得不重返西征军中，向拔都认罪。

一场风波暂时归于平静。

拔都当即起营兵分三路，继续向西挺进。途中，拔都的战马突然失蹄，将拔都摔在马下，所幸路上积雪重重，拔都无甚大碍。

蒙哥闻讯赶来，亲自检查了战马，终于在马蹄中找到一颗细小尖利的铁钉。蒙哥分析后认为，这枚铁钉显然被麻醉剂浸过，然后钉在了马蹄上。一开始，战马不觉疼痛，行走如常，随着药力消失，战马渐渐不堪其痛，才将主人甩在马下。

那么，究竟是谁做了手脚呢？

蒙哥的脑海里闪过狄米的身影。

狄米是个既细心又负责的养马倌，自归降后，他将拔都的战马一匹匹都养得膘肥体壮，其中就包括拔都最常骑的两匹战马。拔都对于狄米的信任确实异于常人，许多事情他都会直接交待给狄米，正是这个缘故，拔都出发前要骑哪一匹战马只有狄米最清楚。如果说做手脚，狄米的嫌疑最大。

不久，狄米被带到拔都和蒙哥的面前。

狄米很镇定，迎着蒙哥质问的目光。

“一定是你做的吧。”蒙哥开门见山地问。

狄米看了看拔都，拔都的目光里闪动着含义莫辨的光芒，似乎是不愿意相信，又似乎是不愿意让狄米承认。

“是。”狄米干脆地回答。他的干脆让蒙哥和拔都都不免感到意外，他们迅速地对视了一眼。

“为什么？”蒙哥问。

狄米挑衅地望着他，嘴角掠过一抹冷笑。

拔都虽不意外，内心深处却是五味杂陈。

“可是，你为什么不逃走？”良久，拔都平静地问。

“啊？”

“你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为什么要留下不走呢？”

狄米可能没料到拔都会这样问他，不由愣住了。

是啊，为什么？

莫非……我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打算？

微妙的寂静笼罩了大厅中的三个人，蒙哥是若有所思，拔都和狄米则因各怀心事，一时间都没有话说。

许久，还是拔都最先打破了沉默：“现在，你的心里是否好受了一些？”

“好受？”

“你一定是想明白了，才会出此下策。”

如果我能将一切都想明白，那我一定会让你的战马在战场上失蹄。狄米默默地想着。就是因为有太多事情我无法想明白，才想将这一切早点结束。否则，只怕我再也无法对你动手。

从天窗射进来的光线照在了狄米那张毫无瑕疵的脸上，他睁着一双黑蓝色的眼睛，坦然地凝望着拔都。

蓦然，拔都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深切的痛苦。

“你，真的就那么想让我死？”

“不！”回答来得如此之快，狄米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个字已经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几乎是懊悔地狠狠咬住了嘴唇。

蒙哥早已觉察出拔都与狄米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他默默地在椅子上坐下来，不动声色地听着拔都与狄米的对话。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死。”

“为什么？”

“又是为什么！也罢，我告诉你：当初我之所以选择投降，就是为了有机会可以杀掉你，为我的父母亲报仇。虽然我没有达到目的，不过，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我可以去地下见他们了。”

“你的父母，可以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你没有必要知道。”

“既然你如此仇恨我，无法原谅，你就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你不杀我？”

拔都慢慢地走近狄米。他离他那样近，久久地凝视着他，狄米甚至可以感受到他温暖的气息。这使他想起“乌格”出生那天他们独处时的情景。那天，他们俩居然像朋友一样倾心长谈，无拘无束。

“你不杀我？”狄米再一次徒劳地问。

拔都转过头，痛苦地挥了挥手：“来人，带他出去。”

“等一等！告诉我原因。”

“我不知道……”拔都喃喃道。

“我知道！”一个声音传入帐中，不啻一声平地惊雷。

拔都、狄米、蒙哥一起循声望去。

“哑姨？”

“阿妈！”

“阿妈……阿妈，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狄米挣脱开兵士，扑进了哑姨的怀抱。

“不是，冰姬。不是，我的女儿。这不是梦！真的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让阿妈好好看看你！”

望着相拥而泣的一对母女，拔都和蒙哥都觉得不可思议，愕然呆立在一旁。

“阿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拔都王爷救了我。”

“这怎么可能！”

“是真的，女儿。拔都王爷救了我，还收留了我。他不是你的仇人。这几年来，阿妈活着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你。”

“可是，他是杀害阿爸的凶手。”

“不！你阿爸是被忽滩杀死的。”

“忽滩？”

“是，阿妈亲眼看到他杀害了你的父亲，可惜那时，阿妈已经什么都挽回不了了。为了不被忽滩灭口，阿妈东躲西藏，不慎掉进了深沟。如果不是拔都王爷和他的士兵救了我，阿妈恐怕现在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是，他侵占了我们的家园，阿妈你难道真的不恨他吗？”

“女儿，我们篾儿乞人与蒙古人世代为仇，这样的结局是注定的。”

蒙哥恍然大悟：“你是娜塔佳夫人？”

“是的，我就是迦迪延的妻子，这个孩子是我和他的女儿，冰姬。”

此时，拔都也不再感到意外：“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冰姬的父亲死后，我万念俱灰，若不是惦记尚在基辅的冰姬，我又怎会苦苦挣扎着活下去？每当我想起往事，我不想再说什么，我只想默默地等着我女儿的消息。”

“阿妈！”

“孩子，我的好女儿。我们终于团聚了，再也不能分开了。”

“是的。阿妈，我们一起走吧。”

“你想好去哪里了吗？”

冰姬欲言又止。是啊，她们能去哪里呢？

拔都定定地望着狄米，不，冰姬，许多年前的那一幕他记忆犹新，那时的孩子已经长成了如此美丽的女子，他从见到她起就希望她能留下来。可是，他不知道，冰姬，倔强的冰姬，她会留下来吗？

蒙哥将拔都的神情完全看在眼里，心思稍稍一转，走下案台，向娜塔佳夫人使了个眼色。

娜塔佳夫人会意：“女儿，阿妈去向伊琳告个别，她是一个很好的孩子，阿妈不能一声不响地就离去。你在这里等阿妈回来。”

“请等一等，娜塔佳夫人，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蒙哥似很随意地说了一句，陪着娜塔佳向帐外走去。

他摆了摆手，侍卫随他悄然退出。

大帐中只剩下冰姬和拔都了。

拔都与冰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在他灼热目光的注视下，冰姬的脸上不觉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

犹豫了许久，拔都终于嗫嚅着吐露出心底的秘密。

“冰姬，当你还叫狄米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你……那一年，在你父亲的大帐中，你大概只有三岁吧，我第一次见到你。我至今还记得你那可爱的样子：黑蓝黑蓝的眼睛，栗色的卷发，像一个碰不得的瓷娃娃。一转眼，十八年过去了，瓷娃娃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我，仿佛在梦中一样。”

冰姬的记忆之门同样被打开了，她也终于明白了那种由来已久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究竟源自何处。

“你，知道我是女子？”

“一个让男人汗颜的女子。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可……”

“我想留下你，我就是想将你留在身边，想看着你，这是我过去对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感觉。”

“我留下来是为了杀你。”

“最终你没有。你知道落在雪地里我会很安全。”

冰姬低下了头，扪心自问：究竟为什么不想杀他？她不是要给父母亲报仇的吗？难道……难道她的心里真的早就产生了别样的感情？

那天在宴会上，她作为他的侍卫目睹了他被自己的堂弟和侄儿羞辱，当时她真恨不得亲手杀死贵由和不里。她本来应该为他的一再忍让而感到不值，当时却偏偏只觉得心痛。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或许更早，在她决定留下来伺机刺杀他的那一刻，她其实就已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着一个致命的错误。

她的感情在部族灭亡的仇恨和对他的景仰中饱受折磨，几乎快让她发疯，她强忍着，直到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分不清爱与恨的界限时，才义无反顾地要了结这一切。

他摔在了雪地上，很厚很厚的雪，这是她为父母，为部族所能做的，也是他应该得到的。她不管这算不算自欺欺人，反正当她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报了仇后，内心第一次恢复了坦然和宁静。

她等待着，很执著，也很急切。她还想见他最后一面。

她渴望他能给她一个结局，可他依旧还很宽容。他的眼神分明告诉她，

他永远不会伤害她。而她，是否也应该宽容呢？

拔都握住了冰姬的双手，冰姬挣了一下，没有挣脱掉。拔都厚厚的手掌很温暖，冰姬情愿永远被他这样握着。

“你……”

“冰姬，忘掉仇恨，留下来吧。”

“我……”

“答应我，做我的妻子。”

“不！”冰姬突然涨红了脸。

拔都情难自已地将冰姬紧紧搂在怀中，低下头，将深深的吻印在了冰姬湿润的双唇上。这是他少有的激情外露。爱，似乎在这一刻凝固了一切，也化解了一切。

冰姬仿佛一只受惊的小鹿，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

“答应我，好吗？”

“好！”仿佛不经意志的许可，回答便冲口而出。

拔都稍稍松开了冰姬，笨拙地为她拭去泪水。“你在流泪？”

“是的。我原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你。”

“为什么这样想？”

“你亲口说的，要我走。”

“小傻瓜！即便你走了，我还是要去寻你回来。”

“真的吗？”

“我何曾骗过你。我不会真的让你离开我的，对你，我有太多的不舍。”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你三岁的时候。”

冰姬破涕为笑。

“走吧，小傻瓜，我们这就去征求你母亲的同意。”

“不用了，娜塔佳夫人正准备为你们祝福呢。拔都哥，我已代你向她提过

亲了。”不知何时，蒙哥出现在帐门口，微笑着说道。

拔都柔情地望着冰姬。

“这样的神仙眷属，连长生天也一定会保佑你们。拔都哥，等我们平定了斡罗斯全境，就按照我们蒙古人的习俗，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筵吧。刚才我还在跟娜塔佳夫人商议这件事。冰姬姑娘的身上，一半流着我们蒙古人的血，她的勇敢顽强也与我们蒙古人无异，而且，她是这样美丽，她能做你的夫人，真是天作之合。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大婚的一切就都交由我来安排吧。”

“谢谢你，蒙哥。”

蒙哥的脸上露出了开朗的笑容。西征以来，这是最让他畅快的一件事。他要立刻写信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相信母亲也会为拔都祝福的。

娜塔佳夫人走进大帐，冰姬扑进了她的怀中。母亲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秀发上，但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

随着斡罗斯各公国的相继臣服，地处中欧的波兰、匈牙利首当其冲地成为蒙古西征军的下一个军事目标。

迦迪延遇害身亡后，忽滩攫取了钦察部的首领之位。他假意归顺了蒙古人，暗中却率部四万逃至匈牙利境内。匈牙利别剌四世意欲借助这支力量对抗来势汹汹的蒙古军，欣然同意接纳钦察人，他与忽滩相约，钦察人改奉基督教，别剌四世则亲赴边地，迎接忽滩，厚礼款待。遗憾的是，钦察人恶习难改，入境之时，掳掠奸淫，无恶不作，引起了匈牙利百姓的憎恶，由此也产生了对别剌四世的不满。

匈牙利国境三面环山，险扼四塞，地势极佳。首都在多瑙河畔，分为东西两部，河东为佩斯特，筑有离宫，乃别剌四世驻地；河西为布达（二城今合为匈牙利共和国首都布达佩斯）。

不仅如此，匈牙利还与波兰唇齿相依，两国联姻，利害一致。

冰姬与拔都成亲之夜，曾泣请拔都出兵匈牙利，征伐忽滩，为死去的父亲迦迪延报仇，拔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但拔都做出这个决定却并非出于儿女私情。在征服斡罗斯的过程中，拔都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如不击破欧洲中部的敌对力量，蒙古军对斡罗斯的占领就有如芒刺在背，随时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正是为了服从大的战略需要，拔都才决定乘胜用兵中欧，彻底扫除威胁。

拔都与蒙哥、贵由、不里等人以及老将速不台一起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一年前的宴会风波，拔都记忆犹新。虽然蒙哥仗义执言，先迫使不里认错，后又将贵由的无状禀报了大汗窝阔台，窝阔台也遣使对长子做了严厉的训诫，并责令他返回军中公开向拔都认错。然而，表面的和解

却孕育更深刻的嫉恨，拔都心里很清楚，他绝不能放心地依赖与他貌合神离的贵由和不里。

会上，拔都决定，先由蒙哥率一支部队进入波兰，搜集情报，等春天来临，再兵分两路，同时进攻波兰、匈牙利。

蒙哥的情报一份接着一份送达帅营，详细地叙述了波兰的地形和军队概况。在冬雪融化之时，拔都当即遣贝达尔率五万将士进攻波兰，他与速不台率七万蒙古军进击匈牙利。

拔都首先遣使向匈牙利王别剌四世劝降。别剌四世不愿归附，令军队誓死扼守喀尔陌阡山各隘口。

拔都以别儿哥为先锋，迅速突破隘口，长驱直入，势如破竹。

布达城中，别剌四世正在举行军事会议，闻知败讯忙遣将领速回军中，整军向佩斯特城聚集。同时送信给钦察首领忽滩，约他共同抗击蒙古人。之后，别剌四世将家眷送往奥地利边境，自己则坐镇布达城对岸的佩斯特城中，准备等诸军会齐后，与蒙古军决战。

拔都一马当先，攻至佩斯特城下，见城防坚固，想诱敌出击。蒙古军不断向别剌四世挑战，别剌四世只管坐等援军，避不出战。

驻守佩斯特城的将领大多忍耐不住，要求出城与蒙古军一决雌雄，大主教玉果邻也向别剌四世请战，别剌四世一概不予理睬。玉果邻鄙视别剌四世的怯懦，擅自率少数部队出城与蒙古军作战。蒙古军佯装败退，越过一片沼泽地，玉果邻不知是计，趁势穷追不舍，结果匈牙利士兵身披重甲，陷入泥泞之中，进退不得。这时，蒙古军万箭齐发，匈牙利军流血漂橹，玉果邻仅带四人逃回城中。

别剌四世倒没有埋怨玉果邻擅自行动，玉果邻却深恨别剌四世不予增援，导致兵败，愤然回到府中。

不久，忽滩率钦察援军赶到。玉果邻一向不信任钦察人，便遣家仆四处放出风声，说蒙古人中多钦察人，如果不杀忽滩，恐为内变。别剌四世耳软心活，真的将忽滩投入狱中，忽滩被活活折磨致死。这样一来，别剌四世不仅失去了一支熟悉蒙古军的战斗力量，而且还增添了许多纷扰。忽滩死讯一传出，城内争杀钦察人，钦察人奋起还击，大肆掳掠后逃入保加利亚境内。

四月初，贝达尔在波兰战场里格尼志一役中全歼波德联军，为拔都攻打佩斯特城解除了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各路援军会集佩斯城，约四十万人。别剌四世有恃无恐，挥军出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赛育河之战。

敌众我寡，拔都不战自退，选好地势，先营于赛育河河东。赛育河两岸，河东多沼泽，地险易守；河西却地势开阔，站在对岸高处可一览无遗。

不久，别剌四世进至河西，扎下营来。别剌四世与诸将视察了战场，见附近有一座石桥，担心蒙古军在此处渡河，遂派出三千精兵坚守。

匈牙利大军就在河西环车为营，悬盾于上，俨如堡垒。拔都不敢轻举妄动，派蒙哥再率小股部队临岸侦察。蒙哥还报，对岸结营虽严，防备却很松垮，有懈可击。

拔都疑虑顿消，决定乘夜进攻。他派昔班率军夺桥，不里从下游潜行渡河，迂回到匈牙利军队侧后发起突袭。

昔班在河岸设置了七个投石机，对石桥守军一番轰击，匈牙利军被迫后撤。昔班迅速占领了石桥，拔都指挥主力骑兵飞奔过桥，攻击匈牙利军，但匈牙利军兵多势众，寸步必争，双方僵持不下。

次日黎明，不里迂回至预定地点。只听三声炮响，拔都与不里从正面与侧后同时向匈牙利营地发起进攻。匈牙利军全营慌作一团，玉果邻率兵出战，大败而还，其余诸将出战，均负伤而归，如此三番，别剌四世心中惊恐，失去了力战必胜的信心。

两军战至中午，匈牙利军营变生肘腋，一部士兵出营逃命，蒙古将士乘机杀入营地，用刀斩断绳索，掀翻营盘。匈牙利士兵见逃走无望，誓死抵抗，人数愈见愈多，拔都忙下令开围纵容。匈牙利军将士见有路可逃，争相逃命，但因结帐过密，帐绳阻挠，许多人纷纷跌倒，成了蒙古军的俘虏。

别剌四世闻知大主教玉果邻阵亡，吓得赶紧换上士兵衣服，杂于众人之间，从蒙古军围攻漏缺处单人独骑向奥地利方向遁去。在那里，他与自己的家眷团聚，后隐居于一座海岛。

蒙古将士趁势追击溃逃匈牙利军，匈牙利军弃甲曳兵，疲惫至极，多于溃逃路上被各个歼灭；部分慌不择路，陷入沼泽之中。赛育河之战，蒙古军大获全胜。

大将忙哥撒打扫战场时，缴获匈牙利国王玉玺，献给拔都。拔都不取，请贵由转交窝阔台汗。

短短九个月，拔都完成了对波兰、匈牙利两国的征服，准备继续挥戈西进。消息传到欧洲各国，引起了极大的惊恐和震动。因为当时欧洲各国均势单力薄，还没有一支军队可以抵挡住蒙古军的进攻。英国巴力门议会做出决议，不允许船舶出海捕鱼，以防蒙古军乘虚而入。

拔都将西征军暂时集结于赛育河畔休整。对已被征服的波兰与匈牙利两

国，拔都指定了原王族之后出任国王，继续治理本国。

冬季，拔都派速不台和蒙哥率两支军马渡过多瑙河，继续向西扫荡。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

正当各国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窝阔台汗驾崩的凶讯传到蒙古西征军中，拔都当即下令东返。窝阔台汗的逝世拯救了欧洲。

拔都派斡尔多、昔班随贵由、蒙哥等东返蒙古草原，参加窝阔台汗的葬礼。他则来到伏尔加河畔风光优美的萨莱城，定都于此，正式建立了后来统治欧洲长达二百六十二年的金帐汗国。

叁

四川，兀良合台军营。

吃晚饭前，兀良合台、薇萱公主召来女儿诺敏，准备与她商议一件事情。三年前，正当拔都在西征战场大显神威、屡建奇功之时，诺敏的弟弟，年方十三岁的阿术代表父母回蒙古草原探望窝阔台汗，在苏如夫人的营地见到了忽必烈。忽必烈喜爱这个孩子的聪慧与机智，意欲将他留在身边亲自照拂、培养，遂写信征求兀良合台的意见，兀良合台欣然应允。

诺敏的弟弟阿术与她的年龄只相差一两岁，姐弟俩形影不离，感情十分亲密。如今弟弟不能回来，诺敏难免感到孤寂，一日溜出军营游玩，不料在山中被毒蛇咬伤。情急之下，诺敏大声呼救，幸好一位青年正在山中打猎，被她的呼救声引到身边，当时，诺敏的意识尚且清醒，青年看了一下她的伤势，急忙背起她，一路奔跑着回到自己在山下的家中。

路上，诺敏陷入昏迷之中。青年的母亲是位精通医术的女大夫，她为诺敏解了蛇毒。诺敏苏醒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父亲和母亲疼爱的脸。由于昏睡，诺敏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晓，她只记得是一个小伙子来到她身边，将她背在背上……她的记忆到此为止，如今死里逃生，她急于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父亲告诉她，他已派人去请了。

第二天，父亲真的将她的救命恩人带到她的面前。直到这时，诺敏才知道青年的名叫齐尼兰萨。齐尼兰萨长着高高的个头，眉眼乌黑俊秀，看着很精神也很帅气。为报答齐尼兰萨和他母亲对女儿的救命之恩，兀良合台想将齐尼兰萨全家都接到自己的军营，却被齐尼兰萨婉言谢绝了。不过，应兀良合台之请，齐尼兰萨在军营待了几天，当诺敏完全康复后，他回到了母亲身边。

齐尼兰萨与母亲和孪生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叫百灵，姐弟两人的个性都很独立。诺敏病好后经常去齐尼兰萨家里玩耍，很快与他们全家处熟

了，她的天真与善良赢得了女大夫的喜爱。后来，女大夫病倒了，兀良合台和薇萱公主倾尽全力，多方请人医治，诺敏更是不辞辛苦地与齐尼兰萨和百灵一道服侍在她的病榻前。然而所有的人回天乏力，女大夫病势日沉，终于不治。她去世后，齐尼兰萨按照她临终前的嘱托，做了诺敏的侍卫。他的姐姐百灵，则独自留在家中。

应该说，齐尼兰萨是个踏实可靠的侍卫，人也极其聪明和勤奋，兀良合台教他骑马、射箭、摔跤，他一学就会，尤其他的箭法，没用多久在整个军中无人能及。兀良合台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也知道女儿对他芳心暗许，可齐尼兰萨的想法不好琢磨，他对诺敏尽心尽责，却始终不曾接受她的感情。

兀良合台和薇萱及女儿诺敏商量的事情，是想让女儿代他们远赴萨莱城，看望拔都汗和冰姬皇后。薇萱与几位哥哥分别数年，十分想念他们。半年前，窝阔台汗病逝，薇萱与丈夫回蒙古奔丧，见到了大哥斡尔多和弟弟昔班，却没有见到二哥拔都，得知二哥已定都萨莱城，薇萱那时就有省亲的念头。

由于战事需要，兀良合台不久回到四川驻防，斡尔多、昔班则为来年推选新汗之故，暂时留在蒙古草原。四川是蒙宋势力角逐的前沿阵地，蒙古又因窝阔台汗病逝局势不稳，薇萱不敢离开军营，与丈夫商议后，决定派女儿诺敏代他们前往萨莱。诺敏只在小时候见过舅舅，对舅舅的记忆早已模糊，但舅舅是一位除成吉思汗外最令她崇敬的英雄，萨莱又是一座遥远的有着异国情调的都城，如果不是因为齐尼兰萨，她未尝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做这一趟远行。她的心情十分矛盾，推说要做些准备，闷闷不乐地来到营后齐尼兰萨经常练习射箭的地方。

齐尼兰萨果然在这里。他刚将一支箭搭在弓上，看到诺敏，有些奇怪，急忙放下弓箭，走到她的面前。

诺敏的脸色不同寻常，齐尼兰萨有点担心，问道：“你怎么了？”

“齐尼……”诺敏只唤了这一声，便哽住了。她眼泪汪汪地望着齐尼兰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齐尼兰萨的声音里一反常态地透出几分焦急。平常，他与诺敏很少交谈，即使交谈，语调里也听不出任何感情。

“齐尼，我舍不得离开你。如果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回不来，你会不会把我忘了，娶了别的女孩子？”

齐尼兰萨难得地笑了一下：“我能娶哪个女孩子？除了你，我的身边还有别的女孩子吗？”

“怎么没有？你也瞒不过我去。”

“好啦，别瞎想了。你要去哪里？”

“很远的地方。”

“很远吗？既然很远，你阿爸和额吉怎么舍得让你去？”

“就是他们让我去的，是去我舅舅那里。”

齐尼兰萨好似没听懂：“你舅舅那里？那是哪里？”

“萨莱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它是金帐汗国的首都。阿爸和额吉想让我代他们去看望我拔都舅舅。我要跟……”

诺敏只顾往下说着，却没有注意到齐尼兰萨震惊的表情，当她提到拔都这个名字时，齐尼兰萨再也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你说的拔都，可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军的统帅拔都汗？”

“当然了。难道除了他还有别人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额吉是拔都汗的妹妹，那我舅舅肯定是拔都汗了。”

“这么说，你要去的地方是拔都汗那里？”

“是啊。”

“你跟谁去？什么时候动身？”

“很快就会动身。选汗大会结束后，我与斡尔多舅舅、昔班舅舅同行。就是这次时间安排得太紧，恐怕见不到苏如奶奶了。”

“苏如夫人？”

“她是蒙哥王爷和忽必烈王爷的额吉。我跟你说过的，我弟弟阿术现在就随侍在忽必烈舅舅身边。”

“如果是去萨莱，我也要去。”

诺敏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我陪你去。”

诺敏愣愣地望着齐尼兰萨。

“怎么？”

“我没想到……”

“这样不好吗？”

“你能去，我当然最高兴了。可是，那么远的地方，你会陪我一起去，我真的有些意外。”

“不用意外，我说真的！”

诺敏兴奋地抓住了齐尼兰萨的胳膊，笑逐颜开：“我可不可以当作这是因为你舍不得离开我呢？”

齐尼兰萨望着诺敏泪痕斑斑的笑脸，第一次对这个既可爱又痴情的女孩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心动。此前，他纯粹是为了兑现对母亲的承诺才同意给诺敏做侍卫的。他和百灵商议过，他只做三年侍卫，算是报答兀良合台夫妇千方百计为母亲治病以及诺敏尽心服侍母亲的恩德。三年的期限一满，他就向兀良合台辞行，然后和百灵前往萨莱，毕竟那里才是他们姐弟向往的地方。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既然诺敏也要去萨莱，他至少不用为到时该如何离开她而为难了。

事实上，想到他的离去会让诺敏伤心难过，他终究有些不忍。

“不管你以前对我多么冷淡，你心里还是在意我的，我说得没错吧？”诺敏不依不饶地追问着，她一定要听到齐尼兰萨的回答。

齐尼兰萨只笑不语。

“说呀，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齐尼兰萨任诺敏抓着自己的胳膊，好笑地注视着她。有那么一会儿，他不知想什么想得有些出神。他的心情的确很愉快，因为他知道，不远的将来他和百灵就能见到那个人了，而这件事远比世间任何其他事都重要。他掏出一块手帕，递给诺敏，故作严肃地说道：“看你，又哭又笑的。你千万别想多了，我是你的侍卫，当然你到哪里我都得陪着你保护你了。”

诺敏却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她只是觉得这一切都太过圆满了，圆满得让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突然，她想起一件事来：“你走了，百灵姐怎么办？”

“她当然也去。”

诺敏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齐尼兰萨又强调了一句：“百灵也跟我们一起去。”

“萨莱太远了，你确定她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吗？”

“当然确定。萨莱是她最向往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个……”齐尼兰萨刚才说得太快，这会儿倒有些支支吾吾了。

诺敏不解地望着齐尼兰萨。

齐尼兰萨顿了顿，费力地寻找着合适的表述方式：“她不是……不是喜欢旅游嘛，萨莱城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呢。”

“百灵姐也能去，我就放心了，要不你一定会牵挂她的。我原本还为要离开你犯愁呢，现在不用愁了。天哪，太好了，这个结果简直好得超乎我的想象。我们这就去见我父帅，说你要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不急吧？我看不如先把这个消息告诉百灵。”

“不嘛，一定要先跟我父帅说。”

“为什么？”

“我怕你会改变主意。跟我父帅说了，你就没法变卦了。”

“你呀……也罢，就听你的，先去见你父帅吧。你觉得，你父帅会同意吗？”

“他呀，肯定求之不得。”

萨莱城。

拔都密切关注着选汗大会的结果，他知道诸王将从窝阔台汗的后人中选择一人继任汗位。尽管在他内心深处，明知道无论年纪尚轻的失烈门，还是身为大汗长子的贵由，都绝对不是合适的嗣位人选。然而，囿于当年在窝阔台汗面前许下的誓言，他一时也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只得静观其变。

不出拔都所料，王公贵族多数不服窝阔台汗指定的接班人失烈门，又有乃马真皇后从中作梗，选汗大会没取得任何结果。诸王决定暂时由乃马真皇后监国，等到来年再次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斡尔多和昔班于次年夏秋之际回到了萨莱城。与他们同行的，还有诺敏以及百灵、齐尼兰萨姐弟。

斡尔多吩咐诺敏先去拜见舅舅和舅妈，他让诺敏告诉拔都，他和昔班安排好晚上的宴席后大家在宴会上见面。斡尔多这样做，既是想让诺敏先与冰姬皇后熟悉熟悉，同时，也是为了给二弟拔都一个惊喜。

齐尼兰萨陪着诺敏来到汗宫。

趁着拔都一心都在外甥女身上，齐尼兰萨悄然退出宫外。他在宫门前站

立了好一会儿，借以抚平像波涛一样起伏不定的心潮。如果此时有人看到他，一定会看出他异样的脸色。他并非没有设想过与那个人见面的情景，也无数次告诫自己一定要镇定要平静，可是方才那一刻，他第一眼看到那个人时，却蓦然发现自己之前的所有准备都派不上用场，他的眼窝酸涩，脸颊滚烫，一颗心跳得好似要蹦出喉咙。如果不是那个人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说不定会真的失态。

幸好他还有机会避开，还有机会整理好自己的表情。

年方十七的诺敏长得小巧玲珑，粉嫩精致，犹如江南少女一般清秀可人。她的性格活泼开朗，简单透明，而她的母亲薇萱公主在她这个年龄，在丈夫军中已是独当一面的女将军了。

诺敏丝毫不知道认生，见过礼后，她就跑到拔都和冰姬面前，坐在了他们俩的中间。

冰姬喜爱地拉过诺敏的手。诺敏稍稍侧过头，盯了冰姬片刻，粲然一笑："皇后舅妈，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冰姬笑了，捏了捏诺敏的鼻子："你也蛮漂亮啊！"

"真的吗？可我觉得我的脑门太大了。还有，皇后舅妈的眼睛像宝石一样，亮亮的，能照见我的影。我就不行了，眼睛有点小，而且也不像舅妈的那么有神。我说的对吧，舅舅？"

拔都只是笑，却不回答。

"你可真会奉承人！这么甜的小嘴，随谁呢？"

"肯定不是随我阿爸，他的嘴可笨呢。我弟弟阿术也没随他，额吉说，阿术像舅舅，将来肯定有出息。"

"好多年没见过阿术了，他应该长大不少了吧？"

"嗯，他已经十六岁了。这些年，他经常随我阿爸和额吉出征，连阿爸都说他脑子特别好用。而且，你们别看他年龄小，他可是打过好多胜仗呢。"诺敏用心介绍着弟弟，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拔都感叹道："速不台老将军家，已是一门两代军事奇才，如今后继有人，真乃我蒙古之幸。"

诺敏此时尚且不知道，母亲薇萱公主在她离开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个孩子怀上的有些意外，她也为此受了不少罪。次年，孩子出生，兀良合台中年得女，喜不自胜，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儿爱若至宝，他给女儿起名清风，但凡有空，就会抱着她逗她玩耍，还说要把她培养成女将军。而对于诺敏和阿术，他似乎从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薇萱公主偶尔

也会抱怨他的偏心，他却全当耳旁风，乐在其中。后来，清风与忽必烈的儿子们相识，并最终成为王妃。当然这是后话。

冰姬柔声问："这一次，怎不让阿术跟你一起来？"

"他现在做了忽必烈王爷的宿卫。因为王爷喜欢我弟弟，阿爸就让弟弟跟随在王爷身边秉承教诲。"

"忽必烈又是……"

"他是我四叔拖雷的四儿子，也是蒙哥的胞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他们都是我四婶苏如夫人所生，蒙哥你是熟悉的，我四婶教子有方，她这四个儿子可都不是等闲之辈。"

"对，我阿爸和额吉也跟舅舅说的一样。不过，在所有的王爷中，我阿爸最欣赏的还是忽必烈王爷，他说忽必烈王爷是人中龙凤。"

"听你这么说，我倒想见见他了。"

"会有机会的。"拔都握了一下冰姬的手。

"对了，舅舅，舅妈，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们，这次我来，阿爸和额吉还让我给你们带了许多礼物呢，每一件都是额吉千挑万选出来的。"

"你阿爸、额吉真是费心了。谢谢他们，也谢谢你。"

"诺敏，告诉舅舅，你阿爸、额吉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驻跸于四川？"

"是啊。大汗爷爷病逝后，我们和阔端王爷回蒙古老家待了半年，后来，阿爸和额吉就又回四川了。"

一二三四年正月，蒙宋联军攻下蔡州，金国灭亡，蒙宋朝廷按约定平分河南诸地，陈蔡以北属蒙古，陈蔡以南属南宋。之后，蒙宋各自撤军。

蒙古军的撤离，让南宋君臣感到有机可乘。一部分朝臣向宋帝（即宋理宗）建议，既然蒙古北撤，汴京、洛阳一带防守势必空虚，不如乘机收复三京（汴京、洛阳、商丘），扩大地盘和势力。大部分朝臣表示反对，担心与蒙古轻开战端，会招来灭国之祸。宋帝则一意用兵。

由于蒙古方面没有防备，南宋军队很快攻下汴京和洛阳。窝阔台汗在蒙古得知南宋入据河南之事，当即派大军夺回二城。洛阳宋军一触即溃，逃跑途中士兵落入洛水溺亡者无数。汴京无粮，屡催朝廷运粮接济却日久不至，蒙古军决黄河水灌城，宋军多被淹溺，被迫突出重围。至此，南宋意欲收复三京的企图全部落空，不得不缩紧兵力，转攻为守。

但在窝阔台汗一朝，蒙古帝国的铁蹄始终踏向西方，对南宋只有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窝阔台汗去世后，蒙古内部忙于汗位之争，更加顾不得灭

亡宋朝，统一全国，这些都在客观上给宋朝加强军备，控扼险阻，阻止蒙古军南下创造了先决条件。

四川战区的主帅是窝阔台汗次子阔端。阔端以兀良合台为先锋，经过多年战争，逐渐在蜀地建立了扼控四川的战略基地。窝阔台汗病逝后，兀良合台回蒙古吊唁，半年后重返四川。这些情况，拔都通过来往于汗国之间的战报都有所了解，他只想知道他所惦念的亲人的近况。

“你们在蒙古住了半年，都在谁的营地？”

“奶奶啊。苏如奶奶。”

“这么说，你一定常见到修眉和雪雪姐姐了？”

“嗯。舅舅，这些年你一直都在打仗，一定不知道，修眉姐姐嫁给了旭烈兀王爷，他们的孩子都有两岁了。他们俩过得可幸福呢，毕竟从小一处长大，修眉姐姐把旭烈兀王爷的脾气拿得准准的。雪雪姐姐就没有修眉姐姐幸运了。我听奶奶说，雪雪姐姐一开始本来被许配给萨哈木教主的儿子，可是他们两人还没来得及成亲呢，萨哈木教主的儿子就在与南宋的汴京一战中阵亡了。噩耗传来，雪雪姐姐跟奶奶说，她要一辈子待在奶奶身边侍候她。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贵由王爷的儿子忽察喜欢上了雪雪姐姐，非要娶她。海迷失舅妈就托乃马真皇后向苏如奶奶提亲。乃马真皇后提了好多次，贵由王爷也亲自找过奶奶。奶奶实在没办法了，问起雪雪姐姐的意愿，雪雪姐姐不想让奶奶为难，只好同意了。不过，忽察现在年龄还小，明年才能完婚。雪雪姐姐每每跟我们说起这件事，都说好笑得很，忽察哪里是要娶妻子，分明是要娶个保姆回家照顾他。”

冰姬听诺敏一会儿工夫冒出一串名字来，三言两语的还把事情说得挺明白，忍不住笑了：“这孩子，不光嘴甜，口齿也真够伶俐。”

拔都笑着点头。

“苏如奶奶也好吧？”

“好。拖雷爷爷去世得早，部族里大事小情都得等着她拿主意，连大汗爷爷也很尊敬她，常常找她商量许多大事呢。现在，蒙哥王爷回来了，奶奶就把掌管部族的权力交给了他。有一次，我听阿爸和额吉谈起奶奶，说奶奶是这世上最有心胸和智慧的女人。”

冰姬不止一次听拔都讲起过苏如夫人，虽然从未谋面，心里却十分钦敬。这会儿听诺敏说起，更有一种认同感。

冰姬看了看窗外天光，转身向拔都说道：“大汗，你和诺敏先聊着，我过去看看孩子。要是孩子醒了，我带他过来。”

“太好啦。是弟弟还是妹妹？多大了？”

“是你的弟弟。就快过周岁生日了。”冰姬爱宠地拍拍诺敏的脸，起身走了。

拔都突然想起跟诺敏一起来的小伙子：“刚才那个小伙子是……”

“他叫齐尼兰萨，是我的侍卫。”诺敏爽快地回答。

“他也在你阿爸的军中？”

“嗯。他是我阿爸三年前驻守四川时收留帐下的。那时我嫌军营里太闷，有一天瞒着阿爸和额吉到山里玩耍，结果被毒蛇咬伤了，幸亏齐尼兰萨路过救了我。阿爸很欣赏他，就把他留在了军营。齐尼兰萨话不多，武功特别好。阿爸教他骑马、射箭、摔跤，还说他在这些方面简直是个奇才，一点就通。阿爸回蒙古吊唁时，留下齐尼兰萨协助镇守四川，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去蒙古。后来，阿爸准备派我来看望舅舅、舅妈，他听说后，请求阿爸要一同前来。阿爸对我放心不下，本来早有这个意思，就同意了。”

“他的家人呢？留在四川了吗？”

“在四川的时候，他的额吉就去世了。他还有个姐姐，也跟我们一起来了。不过，她不肯到宫里来，暂时住在驿馆里。她说，等我们安顿下来，就让齐尼兰萨出去打听打听，看能不能在城中租一所或买一所房子住，哪怕小点，也算有了自己的家了。”

“这么说，她和齐尼兰萨准备在萨莱城定居了？”

“这我没想过。齐尼兰萨和他的姐姐做什么事都有些古怪，不过，他们人真的非常好。”

“他们的阿爸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他们也从来不提。”

“是吗？你呢？准备在舅舅这里待多久？”

“阿爸和额吉的意思是想让我在萨莱城多待一段时间，留在您身边替他们照顾您。不过……”

“不过什么？”

“我不知道齐尼兰萨愿意在萨莱待多久……”诺敏心思单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了。

拔都认真地俯视着诺敏：“你喜欢齐尼兰萨？”

“他总把我当小孩子，一点也不在意我。”诺敏叹口气，转而又笑了，“管

他呢，反正我会缠着他的。缠他一辈子，看他怎么办？”

拔都被诺敏坚决的语气逗笑了：“是吗？舅舅倒是得好好留意一下这个年轻人了，你既然来了舅舅这里，婚姻大事还得舅舅给你把关，如果齐尼兰萨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舅舅可以为你做这个主啊。”

“真的吗？舅舅您说话可算数？”

“当然算数。既然这个齐尼兰萨早晚要做我的外甥女婿，就不是什么外人啦，不如我派人去帮他姐姐在城里找个住处吧。”

“哦，算啦，我想他们俩不会接受的。不过，等百灵姐住下了，我可以带您去她那里玩棋，百灵姐的棋下得可好呢。”

“姐姐叫百灵？”

“嗯。很好听，是吧？”

“是啊，很好听。就这么着吧，为了我的宝贝外甥女，多会儿用得上我的时候，我一定屈尊一回了。”

“谢谢舅舅。”

第十章 谁 主 沉 浮

壹

拔都从来都是个一言九鼎之人。虽然汗国诸事繁杂，牵扯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但听说百灵果真在城外买了一处房子住下，他还是抽出空来跟诺敏去了百灵的小屋探访。

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冰姬。倒不是有意相瞒，而是觉得没有必要。近一段时间的相处，他对齐尼兰萨颇有好感，也默许了他作为未来外甥女婿的身份，既然有了这层关系，他很想尽自己所能为齐尼兰萨的姐姐提供一些帮助，这在他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至于下棋，只不过是个借口。

百灵的小屋没有上锁，拔都和诺敏推门而入，发现屋内空无一人。诺敏走到门边，探头向门外喊道："姐姐，百灵姐，你在哪儿啊？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然后回头向拔都笑道，"说不定又有谁把百灵姐请去做客了，您别看百灵姐来的时间短，在这里，大家可是都很喜欢她呢。舅舅您稍等，我去找找看。"

拔都没有回答。一向粗心的诺敏并没有注意到舅舅急剧变幻的脸色。

屋内萦绕着一缕若有似无的幽香，拔都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好似一个遥远的但永远刻骨铭心的旧景突然重现，他完全被一种奇妙的感觉击中了。

不知何时，一位年轻的姑娘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前，她的双颊绯红，黑黑的眸子闪闪发亮。

拔都惊愕地望着她。

在最初的一瞬间，拔都以为自己重又回到了玉龙杰赤的那个城堡，回到了那间他珍藏在记忆深处的地下室。当他从无尽的黑暗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地下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美丽的身影正一步一步走下木梯……

"就是这里了。"伊琳指着最西端的一间小房子，悄声说。

冰姬与拔都成亲时，昔班出于对二嫂的尊敬，将机灵、勤快的伊琳送到了二嫂身边，此后，伊琳就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着冰姬和娜塔佳夫人。这些年来，娜塔佳夫人视伊琳如亲女，冰姬待她也像亲姐妹一样。不久前，伊琳听到了一个传言，她将这个传言偷偷地告诉了冰姬。这会儿，她正带着冰姬探访那位传言中的神秘人物。

木制的门是古铜色的，刚刷过油漆不久。冰姬的心古怪地跳动了一下，随即定下神来，几步走到门前。她刚要敲门，突然又想到什么，稍一犹豫，快速地伸手握住了屋门把手。小屋的门根本没有上锁，冰姬只轻轻一转，门便悄无声息地打开了。

这是一间典型的斡罗斯风格的小木屋，空间不大，但因为里面陈设简单，丝毫不显得凌乱，反倒觉得简洁明快。小屋的左边整齐地摆放着一张小木桌和几把靠背椅，看起来像新购置的，右边并排放着两个二十公分高的支架，架上摆着一个纹理自然、漆着桐油的长形木箱。屋后靠里的地方有一张很窄的小木床，床角溜墙放着棋桌和两个鼓凳，想来是小屋的主人与人对弈所用。小屋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却洁净得一尘不染。更奇妙的是，一踏入屋中，一阵幽淡的香气便扑鼻而来，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然而，这又绝非花草的香气，冰姬很快便想起了传言，而这也正是她今天到这里来的原因。

冰姬怀着敌意环视了小屋一周，之后才将目光落在床上一位衣着简朴的年轻女子身上。此时，女子正专心致志地做着针线，丝毫没有发觉有人走进屋来。冰姬被女子手中的物什吸引住了，那是一顶宽檐尖顶的便帽，便帽的用料很讲究，是那种经过精心加工的细毡，式样也很别致，颜色则是很漂亮的褐色，上面还有几道米色的细纹。这该是一顶男人的帽子吧？莫非是为他缝制的？冰姬这样想着，心里重新被酸涩和愤懑塞满了。

为了引起女子的注意，伊琳在门上敲了几下。

女子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冰姬和伊琳，脸上滑过一丝不悦，但转瞬即逝，好像冰姬主仆的到来是世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你们……”

“还不见过皇后！”伊琳看不惯女子仍然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大声地做了通报。

“皇后？”

冰姬摆了摆手，伊琳不情愿地住了口。

女子站起身来：“你们来这里是要见我吗？”

冰姬尚未回答，伊琳抢先说道：“对，我们就是要见识见识你这位花……花妖。”

“花妖？”女子哑然失笑，“我叫百灵。”

“我管你什么‘百灵’不‘百灵’！这是我们的冰姬皇后，你难道从未听说过吗？为什么还不见礼？”

“冰姬皇后我当然听说过，不过，我真的不清楚你们的来意。如果你们只是想看看我，那么你们已经看到了。如果你们是有话想对我说，就请说吧。”百灵不卑不亢地回道。

“你！”伊琳愤怒至极，一时语塞。

冰姬冷冷地注视着百灵，百灵莫名其妙地感到有点不安。

空气一点点凝结起来，在尴尬的静默中，百灵缓缓起身，去搬了把椅子，放在冰姬的身后。

“你知道我，是吗？”

“我不敢确定。”

“为什么？”

“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胆敢冒充皇后。可是，如果是尊贵的皇后，又为什么肯屈尊驾临我这间陋室？”

“比我更尊贵的人也曾来过这里。”

“您是说……”

“是的。我听说了所有的传言。”

百灵沉默了片刻：“或许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

“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允许这些传言继续存在。”

“您要如何？”

“请你离开！”少顷，冰姬一字一顿地说，每一个字都异常用力。

“离开？”

“对，离开萨莱城。”

“为什么？”

“你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而且，我想不明白，即使您身为皇后，也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只要你同意离开就好。”

“我不需要钱。我喜欢待在这里。”

“你不要逼我。”

“是您在逼我。”

“你太……你难道不明白，只要我不让你住在萨莱城，萨莱城就不会有你的容身之所。”

“这个我当然相信。不过，皇后，我还是想请您告诉我，您执意要撵我走，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我的丈夫。”

“大汗？哦……我懂了。”

“你懂了？”冰姬疑惑地反问。

“是的。皇后，恕我直言，大汗他可是蒙古人，在蒙古草原，一个有能力的男人可以娶很多妻子，相信大汗也不例外。而您贵为皇后，应该有义务为大汗安排好这一切。”

“这是我和大汗的家事，怎么做，我自有分寸，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说三道四。即使大汗真的要纳妃子，我也不会让你这种身份不明的人……”冰姬发现自己说溜了口，急忙拦住话头。

百灵讶然望着冰姬，一时只觉得啼笑皆非。

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痛苦，冰姬白皙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微微翘起，俏丽耐看的鼻尖也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粉红，蓝黑色的双眸仿佛藏于高山之巅的两泓湖水，容纳着蓝天的洁净和深邃，在寂静中碧波荡漾。百灵从来不曾怀有这样的心情端详过任何其他的姑娘，她突然发现，她其实一点也不讨厌冰姬，相反倒是有些尊敬和喜爱她了。毕竟，冰姬深深爱着的男人，也是她百灵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啊！

“您很爱大汗，是吗？”

“他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唯一的爱。”

“许多年前，有一个女人也曾这样……像您一样爱过一个男人，然而后来她却选择了离开。爱与爱多么不同。”

“你在说谁？”

“您不认识。”

“也许我很自私，可我情愿自私。”

“为了爱，即使自私也值得赞赏吧。”

“你说什么？”

“没什么。皇后，莫非您真的听说了什么对大汗不利的传言？”

“这个……倒是没有。”

“那么？”

“百灵姑娘，我当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是蒙古人吗？”

“一半是。”

“嗯？”

“像您一样，听说您的母亲是蒙古篾儿乞人。皇后，大汗是个心胸坦荡的人，他从来不曾做过有负于您的事。我与大汗的关系真的与您想象的不一样，您即使不能相信我，也请您一定要相信大汗。”

“相信大汗？”

“您是他在世间最珍惜的女人，难道您的心会对此有所怀疑吗？”

“没有。”

冰姬注视着百灵，脸色变得和缓了许多。

“皇后，现在在您的眼中，我还像个花妖吗？”

“或许更像一位美丽的花仙吧。我想这应该就是大汗格外钟爱你，喜欢来这里的原因吧。”

“虽然如此，却与私情无关。大汗对我而言，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冰姬怔怔望着百灵，百灵的目光纯洁坦荡，这绝不是一个心中有愧的女人的目光，难道真的是她误解了这个女子？

伊琳对皇后和百灵的对话越听越糊涂了，她尤其感到奇怪的是，皇后原本是来兴师问罪的呀，怎么越谈倒越心平气和了？莫非这个叫百灵的姑娘真的是花妖不成？否则她哪来这么大的妖法呀？

“百灵，水滚了。”门外有人吆喝了一声。

百灵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我怎么忘了。皇后，您稍待，一会儿我给您沏杯茶，茶叶是我从中国的福建带来的，您尝尝味道如何。”百灵边说边走了出去，裙裾飘动间，一缕幽淡的清香重新弥散开来。这绝不是衣服的熏香，也不是什么香囊之类的东西散发出的香味，冰姬甚至觉得这种香气不是来自人间。伊琳走到门前，警觉地向外张望着，冰姬坐着没

动，她丝毫不想借故告辞，对于这个谜一样的姑娘，她真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已经超越了当初的猜忌。

不多时，百灵拎着茶壶进来了，她将茶壶放在小木桌上，又到箱子里取出茶托和茶杯来。这是一套价值不菲的茶具。茶壶被烧制成王冠的形状，上面的彩绘色泽艳丽，锦鸡与远山闲云相配的图案凹凸有致，栩栩如生。茶托是庄重的紫蓝色，衬着四只平底圆口的茶杯，茶杯细白如玉，杯口绘有两窄一宽三道紫蓝色条纹，与茶托格外协调。

百灵在茶壶里冲入茶叶，顿时，阵阵茶香弥散开来，有点像冰姬刚进门时闻到的清香，又不尽相同。百灵将茶杯用热茶先冲洗了一遍，然后用另一只茶杯反复冲着茶，直到茶汤的颜色呈现嫩绿色，才将第一杯茶恭恭敬敬地献给冰姬。一杯“青山绿水”足以诱人了，更为奇妙的是，烧制在杯底的羽衣飞天还好像随着袅袅升腾的水雾一点点浮出水面，反弹着琵琶，衣袂飘飘，美妙绝伦。冰姬和伊琳都看得呆了，她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精湛的技艺，即使冰姬这些年随着丈夫远征各地，见多了世上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但像这样堪称杰作的瓷器还是头一次见到。

百灵将冰姬不胜惊羡的神情看在眼里，淡然一笑：“这套茶具是我家的家传之物，素常不大使用的。皇后请尝尝这茶合口么？我倒是一向很偏爱这种茶的味道。那一年，我和弟弟离开武夷山时，特意上山去采的，当地人管它叫作武夷云雾，我用特殊的方法保存到现在，口感依然馥郁芬芳。可惜一路辗转，所剩不多了，我也舍不得再喝，只用它来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你还有个弟弟？”

“是。我们是孪生姐弟。”

“怎未见他？”

“他在公主驾前当差，十天半月回不来了。”

“哪位公主？”

“诺敏公主。我们就是和她一起来到萨莱城的。”

“让我想想……诺敏是八月份回来省亲的，不久正赶上大汗选拔宿卫，诺敏身边的一位小伙子箭法出众，被大汗一眼看中，留作宿卫后补，暂时仍随行诺敏左右。你说的可是这位小伙子？”

“是。通过诺敏，我们才认识了大汗。”

“我明白了。可你为什么要一个人住在这里？”

“我这个人闲散惯了，最不耐烦宫里的繁文缛节。一个人住在这里，自由自在。”

“是吗？咦！怎么不见了？”冰姬吃惊地探看着茶杯，透过碧绿清亮的茶水，刚才还在雾气中翩翩起舞的仙女重又沉落在杯底。

“哦，皇后有所不知，这个飞天只在热气升腾时才会浮现出来。刚才，我们光顾了说话，热气散尽了，飞天也就沉下去了。”

“飞天？好美的名字！”

“在西域敦煌，有一座莫高窟，那里的壁画都是根据佛经故事创造出来的，其中的飞天是我最钟爱的形象。”

“你还去过哪些地方？”

“我从生下来，就随母亲和外祖父游历了许多国家和城市。直到外祖父去世，母亲才带着我和弟弟回到母亲的出生地大理。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我们又去了四川。当时，母亲已染病在身，我们借住在母亲朋友的家中，与兀良合台将军的军营相隔不远。不久，我弟弟认识了诺敏公主，此后诺敏公主和她的父母一直很关照我们全家。母亲病重期间，兀良合台将军和薇萱公主也给了母亲最大的帮助，可她的病情发展太快，所有的大夫都束手无策。母亲……”百灵顿了顿，想到母亲的病逝，她的痛苦依然如故，“母亲临终时留下遗言，希望弟弟和我能够报答公主全家的恩德，所以弟弟做了诺敏公主的侍卫，一直跟随在公主身边。”

“你的母亲也是位奇女子啊。你父亲呢？”

“我没见过父亲。不过，我知道我的父亲足以令我和弟弟自豪，因为母亲眷恋了他一生，从未改变，从未忘怀。”

“有这样一位母亲，难怪你会与众不同。”

“您过奖了。皇后，请用茶。”

冰姬轻呷了一口茶水，果然是好茶，微苦而后甜，回味直透五脏六腑。

“怎么样？”

“很好。你也喝啊。”

“唉。”百灵答应着，这才为自己和伊琳各斟了一盏茶，“皇后，等一会儿您走的时候，我想把这套茶具送给您。母亲去世时把这套茶具留给了我，可我却难得再找个人和我一起品茶了，今天我原本准备再冲一次茶就收藏起来。真是机缘巧合，我就把它送给有缘人吧。说起来，这套茶具是产于北宋年间的上等官窑瓷器，千金难求，正合您和大汗使用。”

“这如何行？万万不可！”

“我真心送给您，请您不要推辞。要么，您就当我是在贿赂您。说真的，能贿赂一位高贵的皇后，百灵何其有幸！”百灵说着，忍不住笑起来，她一脸调皮的样子，让冰姬也有些忍俊不禁。直到此时，冰姬似乎才稍稍明白了丈夫喜欢百灵的原因，百灵的开朗、机智、淳朴的个性确令人甘之若饴。原本她是怀着满腹猜忌来到这里，可是这一刻，当所有的疑虑都成为过眼云烟，冰姬反而产生了一种隐秘的希冀，希望百灵能够成为她的朋友。是啊，虽然贵为皇后，她身边最缺少的恰恰是一位可以无所顾忌、一吐衷曲的闺中密友。

伊琳莽撞地插了一句：“你把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皇后，不会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吧？”

百灵一笑，机敏地回答：“当然有了。”伊琳不觉瞪大了眼睛，冰姬的脸上却露出早知答案的默契。“说起来嘛，目的只有一个，贵重的东西也需要高贵的人来使用，这样才物有所值。”

冰姬站起身来：“百灵，谢谢你的话，你的茶。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你的礼物就等下次大汗来时帮我带回去吧。”

“这么说，您相信我了？”

“其实，相信不相信你都已经不重要了，你是个好姑娘，配得上大汗对你的喜爱。”

“您也配得上大汗对您的情有独钟。”

“情有独钟吗？”

“是。

“谢谢。”

“皇后，希望以后能经常见到您。”

“如果你愿意，可以到宫中去找我，我将随时欢迎你。”

“我会的。”

贰

湛蓝的天幕下，草原不断地向前延伸，无休无止，无边无际。丝丝缕缕的白云映衬着被雨水洗过的天空，却将深邃隐在澄净之后。一条银亮的小河随意地伸展着柔美的曲线，任一群羽毛浅灰的水鸟在碧波中觅食嬉

戏。羊群优雅地点缀在草丛之间，懒洋洋地啃着青草。

被青草环绕着的天使湖，庄静如处子，绝不因任何旅者的脚步而稍稍改变她的深沉，即使你从湖中掬起一捧水，不经意地拨动了水弦，她也只是优雅地漾起波纹，之后将波纹送走，重又柔柔地注视着你有点起伏不定的眼睛、鼻子和嘴唇。

站在湖边，猛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心胸也为之豁达起来，草原是美丽的，天使湖是美丽的，可以包容一切的无私的爱是美丽的。

百灵用力伸展着腰肢。

耶律恪痴痴地凝望着她。

耶律恪是乃马真皇后派到萨莱城游说拔都的。几年来，拔都都没有去参加忽里勒台大会，这种消极抵制的态度，造成了汗位悬虚已近五年。五年间，乃马真皇后摄政，迷恋巫术，信用佞人，硬将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一代贤相耶律楚材被乃马真皇后无故罢免，忧愤而死。许多重臣心灰意冷，不问朝政，国事日非。

拔都身在萨莱城，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蒙古本土的政局。对于因汗位悬虚和皇后监国带来的弊端，他的内心非常清楚，也十分焦虑。然而，将国家交给贵由，他的确不甘心，更不放心。贵由狭隘、自私，绝非汗位的合适人选。

耶律恪来到萨莱城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中，他一直都在与拔都密谈，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劝说拔都放弃他的坚持。

耶律恪告诉拔都，乃马真皇后这次之所以如此着急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与她近来身体欠安有关。这些年，乃马真举帝国之富，广泛笼络人心，几乎说服了所有王公贵族，要他们支持贵由。但是，如果没有拔都的首肯，这些人也不敢轻易表态或有所举动。第二次西征的赫赫战功使拔都个人的威望已达到无人敢望其项背的程度，许多人宁可得罪贵由，也不愿得罪拔都。如果拔都不同意，或者说不默许贵由嗣位，蒙古帝国四分五裂的危机，就不再是一种倾向，而随时可能爆发。

耶律恪有着如他父亲耶律楚材一样清醒、敏锐的头脑。父亲含恨而逝后，他更加看淡了名利和地位。但他深爱着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蒙古草原，他真的不希望这个如日东升、朝气蓬勃的国家因为汗位之争而衰落。这正是他肯接受乃马真皇后的派遣，来萨莱城做一名说客的原因所在。而比这更重要的原因是，萨莱城还有一位他日思夜想的姑娘。

说服拔都并不容易，不过，耶律恪还是成功了。拔都考虑了三天，终于向耶律恪说道：“你代我问候新汗。”

耶律恪必须尽快返回蒙古本土，将这个消息告知乃马真皇后。临走前他

抽出一点时间，来向百灵辞行。

百灵侧身拔下一根细草，放在嘴里慢慢嚼着。她对耶律恪似乎无话可说，而耶律恪却是一肚子的思念不知从何说起。自从二人偶然相识，时间和距离都不曾让他忘情于这个与众不同的姑娘。

百灵望着天使湖，避开了耶律恪温柔的注视。

“百灵？”耶律恪终于打破了沉默。

“嗯。”百灵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没……有。哦，不，齐尼兰萨和诺敏就快成婚了，你能参加他们的婚礼吗？”

“我当然想。可惜……”

百灵的眼神黯淡了一下，她不能让他知道，她是多么希望他留下来——永远留下来。

“我明白。你也是身不由己。”

耶律恪岔开了话题：“齐尼兰萨做了拔都汗的侍卫？”

“新近补的。”

“他好像比以前瘦了一些，不过更精神、更快活了。”

“是啊，他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

耶律恪和百灵又沉默了。一阵清风拂过，天使湖涟漪微起。天使湖边上盖着几间造型迥异、各具特点的凉厅，凉厅前铺着砂石小路，彼此相通，颇有几分江南气息。诺敏给耶律恪介绍过，这些都是百灵的创意。天蓝湖碧的时候，拔都汗、冰姬皇后和百灵就会在这里对弈。而且，原本这也不叫天使湖，是百灵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拔都汗就将它正式命名为天使湖了。

“百灵。”

百灵回头看着耶律恪，耶律恪看得到她的微笑，却看不到她的悲伤。

“你说。”

“等我办完这件事，我能不能回来找你？”

“找我？”

“是，找你……向你求婚？”

百灵的脸突然变得苍白。

“百灵，你……或许，你在这里已经有了心上人？”耶律恪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忐忑不安地小声问道。

百灵噙住泪水，急忙扭过头，望着天使湖那边的草地。

耶律恪明白了。理智与内心的失落、凄凉激烈搏斗着，使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当他重新开口说话时，语气倒是一如既往的平和。

“请原谅，我不该太唐突。”

“对不起。”

“你很爱他，对吗？”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能离开他。”

“我很羡慕他。”

“耶律恪……”

“什么？”

“忘了我吧。”

耶律恪低头不语。

百灵的泪水悄然滴落在天使湖边。

那天，当她听说耶律恪来了时，她悄悄地哭了一夜。她知道，这一次，她再也无法回避那个终将令她和耶律恪痛苦的话题。是啊，她怎能不伤心不难过？毕竟，她要放弃的是她原本准备相守一生的爱情。

耶律恪，并非你所想象的那样，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其实是我的父亲。拔都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和齐尼兰萨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同他在一起，我们都不可能再离开他，离开萨莱城了。

所以，我只能拒绝你。原谅我吧，耶律恪，我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一生将你都装在心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祝福你，耶律恪！

耶律恪的嘴角颤动着，牵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在相识的那些日子里，他自认为他看得懂百灵的内心，现在从头回想，他才恍然记起，事实上他和百灵从没有向对方表白过什么。他的自信在物是人非中支离破碎。他并不怨百灵，对他而言，百灵永远是一位纯洁美好的姑娘。

祝你幸福，百灵！

忽里勒台大会后，贵由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汗的宝座（这一年是一二四六年）。拔都还是没有亲临大会，只派来了一位能够代表他本人的使者。

贵由暂时忍下了这一口气。他并不感谢拔都的让步，相反，他绝不会忘记，假如不是因拔都的反对，他绝不会花了五年才坐上他梦寐以求的汗位，这个汗位曾经那么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作为施政的第一步，贵由首先起用了那些被他母亲乃马真无故罢免的老臣。为此，贵由还和意见严重分歧的母亲发生了争吵，不过，最后乃马真还是让步了。

不管怎么说，蒙古现在的主人是她的儿子。

这件事大大提高了贵由的威信，却影响了乃马真的健康。不久，乃马真要求回到窝阔台汗国的都城叶密立颐养天年，后来就在那里病故。

最心满意足的应该是海迷失。

海迷失在贵由继立的过程中用尽了心机，被贵由立为皇后。

尔鲁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海迷失邀请在哈剌和林的所有宗王家眷到她的宫帐祝贺，她为她们准备了宴会，同时名正言顺地收取贺礼。

苏如夫人带着儿媳们稍后来到海迷失的宫帐。即使对苏如夫人，海迷失也丝毫不想掩饰她的倨傲。

苏如夫人却安之若素。

修眉看不惯海迷失盛气凌人的样子，借口去找雪雪，离开了宫帐。她和雪雪一同返回时，除了兰容，其他被邀请的人都到了。

兰容身体不适，没来参加宴会。

海迷失很不满，要雪雪再去一趟，务必将兰容请来。雪雪初时不肯，看到苏如夫人正沉静地望着她，这才勉强去了。

许久，兰容才在雪雪的搀扶下来到海迷失的宫帐。她的脸颊蜡黄，额头

上浸出细密的冷汗。苏如夫人上前拉住她的手，关切地问道：“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肚子有些痛，一会儿就没事了。”兰容的声音虚弱而沙哑。

“让大夫看过了吗？”

“老毛病了，不用看。”

“有病可耽误不得。正好萨哈木昨天回来了，待会儿传他过来给你看看。”

“好啦，四婶，让我们的病美人先坐下吧。喝口热茶，或许肚子就不疼了。”海迷失讥诮地说道。

苏如夫人仿佛没有听见：“修眉，你去请萨哈木过来。”

“真的不用。四婶，我这会儿疼得不打紧了，不要耽误了宴会。”

海迷失冷冷地哼一声：“如果不是等你，早就开始啦。”

兰容吃惊地望着海迷失。这个眉目间挂着恶意的女人，难道就是那个曾经兰容姐长兰容姐短的海迷失吗？她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苏如夫人拉着兰容坐在自己身边，修眉立刻倒了一杯滚烫的茶放在兰容的面前。

兰容正欲端起茶杯，腹中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她急忙紧紧捂住了肚子，转瞬间已是大汗淋漓。

苏如夫人不再犹豫，立刻传来侍卫，要他们马上套车将兰容送到萨哈木的帐中诊治。她亲自相陪。兰容是她最珍爱的孩子，与担忧兰容的病情相比，海迷失的愤怒丝毫不在她的心上。

其他的女眷原本就不愿意参加海迷失借以炫耀的宴会，这会儿见苏如夫人、修眉、兰容都走了，她们乘机告辞，一场宴会不了了之。

海迷失以为兰容故意给她难堪，望着空荡荡的大帐，气得一把将桌上的酒盏、菜肴全都扫落在地上。

她恨兰容，但她更恨苏如夫人。

苏如夫人在蒙古臣民中所具有的威望，是她，甚至是她的婆婆乃马真皇后都永远无法企及的。这个女人像一座山横亘在她的眼前，让她无法逾越，又不能不怀有深刻的忌惮。她希望随着贵由汗位的稳固，她总有一天能够想到一个万全之策，像除掉大那颜拖雷那样，将眼中钉苏如夫人一并除去。

当然，这并不容易，要冒很大的风险，还需要她认真谋划。

不过，这件事目前还未到时机。与苏如夫人相比，她首先要对付的是兰容。

幸亏萨哈木救治及时，兰容的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这是当年流产留下的虚症，这些年，因为久治不愈，落下了严重的病根。兰容虽然感激苏如夫人的好意，但海迷失在宴会上的态度是个危险的信号，她不愿意给苏如夫人带来麻烦，执意回到了自己的帐子。雪雪和修眉轮流照顾着她。尤其是雪雪，这位倔强善良的姑娘，实在看不惯婆婆海迷失的所作所为。

过了一些日子，海迷失也假意来探望兰容，她见雪雪正在帐中服侍兰容，十分不满，呵斥道："雪雪，你怎么不待在自己的帐里？病人需要静养，难道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雪雪懒得理她，没有回答。

"雪雪，你先回去吧，我和你额吉说会儿话。"兰容温存地说。

雪雪扶着兰容坐了起来，在她身后垫了个枕头，将一杯热好的牛奶放在她的手里，这才离去。

海迷失向雪雪的背影啐了一口："瞧一瞧，这就是我们那位贤惠的四婶教出来的，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

兰容心生厌恶，呷了一口热奶。

见帐内没有别人，海迷失自己拣了个凳子坐在兰容的床前："你怎么样了？肚子还很痛吗？"她的语气虽热切，却不怀好意。

"好多了，就是身上还软，使不上劲。"

"你一定是心里不痛快才生病的吧？"

"什么？"兰容一时没听懂。

"如果阔出不死，皇后的位置本来应该是你的。"

兰容惊讶地望着海迷失。

过了一会儿，她语气淡淡地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怎么，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吗？"海迷失眼睛睁得大大的，故意装出吃惊的样子，"阔出死了，对你的打击一定很大吧？"

"阔出是我的丈夫，对于他的早逝，我当然感到难过，也备受打击。可

是，如今我心里已经平和了许多，毕竟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

海迷失冷冷一笑：“兰容，你知不知道，我一向最讨厌你用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跟我说话。”

“我有吗？”

海迷失自顾自地说下去：“其实，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很久了，我一直很痛苦。你懂得这种痛苦吗？我总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不必再忍下去？你告诉我，什么时候？”

“原来，你一直都在恨我。”兰容轻缓地说道。她还是第一次看清了海迷失是个怎样的女人，不过，自从阔出死后，再也没有能让她感到惊奇的了。

“当然。我干吗要瞒你！你一直都在跟我抢，抢阔出，抢贵由，抢成吉思汗的宠爱，抢窝阔台汗的信任……可那又能怎么样？阔出早早死了，你做了寡妇。贵由是我的，是我造就了他，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你有什么！你膝下连一儿半女都没有，你不觉得自己活得很失败吗？”

兰容感到一阵眩晕，急忙闭了一下眼睛。

“我说到你的痛处了吧？”

兰容稳了稳心神，平静地望着海迷失：“莫非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要跟我说这些的吗？”

“是。”

“我从来就不知道，你也爱过阔出。”

“爱他？”海迷失笑了起来，声音尖利而生硬，“你真的以为我爱他？我爱的只是离他很近的权力。谁让他是窝阔台汗最心爱的儿子呢？只可惜他天生短命，否则，我又怎么会嫁给贵由！”

“你怎么知道贵由一定会继立大汗之位？”

“他是大汗的长子，又是乃马真皇后的儿子，他有机会。就算这是一场赌博，我也要赌下去，事实证明，我赌赢了。”

“赌赢又如何？”

“有赢就有输，我赢了，说明你输了。”

“那么，你今天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吗？”

“对。”

“我曾经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那是你有眼无珠，你很蠢。”

兰容望着海迷失，微蹙眉头，轻声地叹了口气。

“你一定是想说什么。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在想，你的悲剧就在于你可以爱，却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爱吗？我倒不知道这世上有谁值得我去爱他？”

“所以你的心才会变得如此冷酷，你脸上的线条才会变得如此严厉，因为你感受不到爱，也就无法感受到幸福。”

“你说什么？”

“你可以走了。”

“你在撵我吗？”

“算是吧。”

“别忘了，我是当今皇后。”

“还是一位心机深藏的女人。”

兰容再不愿跟海迷失多说什么，她微微合上眼睛。虽然看清了海迷失的真实面目，但她的心情却很平静。

海迷失可以感受到这种平静。挫败感让她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她瞪着兰容，瞪了好一会儿，然后，愤然起身。

看着海迷失的身影消失在帐外，兰容剧烈地咳嗽起来。

叁

雪雪离开兰容的帐子，径直返回自己的住处。在帐门前，她与刚刚打完马球回来的忽察撞了个正着。

“怎么啦，夫人？”忽察见雪雪一脸怒气，慌忙问道。

雪雪冷漠地瞟了一眼忽察，没有立刻回答。忽察比雪雪小好几岁，但忽察从情窦初开时就迷恋雪雪，这种迷恋在他与雪雪成婚四年后依然有增无减，所以，他特别怕惹雪雪生气。

“到底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找他算账！”

雪雪白了他一眼：“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敢把她怎么样！”

“我倒不信了。这草原上还有我忽察‘不敢把他怎样’的人！你说吧，是谁？”

“是你母后。你敢再说一遍找她算账吗？”

忽察立刻蔫了。

“不敢了吧？哼！”

“雪，我母后怎么惹你不高兴啦？”忽察赶忙软下口气，说道。

“你是没看到她那副飞扬跋扈的样子。她干吗总欺负兰容婶婶？看兰容婶婶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兰容婶婶已经够可怜的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又生着病，她就不能对兰容婶婶好些吗？”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有一次母后和父汗吵架，我听他们的意思，父汗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兰容婶婶。”

“蒙古有她这样的皇后，真是不幸。也不怨大家都不喜欢她，心里对她不服气，自从她当了皇后，我就没见她做过什么正事。不是罢这个的官，要那个的命，就是成天跟尔鲁混在一起，鼓捣些什么喝了可以长寿的符水。我看你父汗不喝还好，越喝身体越虚弱……”

忽察吓坏了，一把堵住了雪雪的嘴。他的眼睛迅速地四下溜了一遍，见周围没有人，这才稍稍定了定心神：“我的心肝，你不要命了吗？你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快回帐去，这些话可乱说不得，小心让人听了去，告诉母后。”

“怕什么！她最好让你把我休了，我立刻就回苏如夫人身边。再大不了，一条命给她。我死都不怕，还怕她听见不成。”

“你不怕我怕。她要真把你休了，我怎么办？再说，我可不能让你被她杀死，我舍不得。”

“少说这些没用的！你若真舍不得我，以后就收收心，别每天就知道疯玩傻乐。你已经二十一岁，是个成年人了，也该学着如何处理处理政务什么的，别总让我瞧不起你。”

“行，听你的。我都听你的还不成吗？雪，别生气了，如果我的毛病都改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呗。”

“什么呀？”

忽察拉着雪雪的手，撒娇般地往她身上腻：“你看，你姐修眉都生了三个孩子了，你也给我生个孩子好不好？”

雪雪真是无语了。天哪，这是她丈夫吗？他倒像是她的儿子。

“如果你答应我，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忽察欲言又止：“算了，你不知道也好。”

“讨厌！你不愿意说我还不愿意听呢。”

“你跟我回帐里，我再告诉你。不过，我的姑奶奶，这是件绝对机密的事，你听了可千万不要说给别人啊。”

雪雪不理他，扭身进了帐子。

忽察紧紧跟在她的身后，小心地关上了帐门。“雪，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确实透着点古怪，父汗说，他要组织第三次西征，征服整个欧洲。”

雪雪不再耍脾气说话，她敏锐地望着忽察。如此大规模的征战，为何不提前通知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呢？这岂是一件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事情！

忽察说得对，这件事情的确透着古怪。

晚上，雪雪睡得一点也不踏实，天快亮的时候，她梦到兰容吐血，猛然惊醒过来。

忽察睡得像一头猪，呼噜打得震天响。雪雪蹑手蹑脚地下了床，她决定先去看望兰容，梦里的情景记忆犹新，她实在放心不下。

兰容的一个贴身侍女正倚立在帐门前，见她走近，立刻为她打开了帐门。

帐中空无一人，雪雪感到十分奇怪，环顾了毡帐一周，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突然，她的脑中电光一闪，这个帐中少了一样兰容最珍视的宝贝，就是那幅名画——《睡》，其他的陈设依然如故。

“兰容夫人呢？”

侍女流着泪指了指桌上。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苏如夫人亲启，字体娟秀，分明是兰容笔迹。

“到底出了什么事？”

“夫人走了。”

“走了？去哪里？”

“不知道。夫人没有说，她只说，她要去她该去的地方。”

“该去的地方是哪里？”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雪雪夫人，我好害怕。”

“别怕。告诉我，兰容夫人再没有交代你什么吗？”

“她说你一定会来的，让我等着你。她还说，等我见了你后，就把信交给你，然后跟你去见苏如夫人，苏如夫人一定会照顾好我的。”侍女语无伦次地哭述着，显然，兰容的突然离开让她完全乱了方寸。

雪雪眉头微蹙：“好了，别哭了。来，告诉我，昨天从海迷失皇后来之后到兰容夫人离开的这一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想想。昨天，海迷失皇后来这里看望夫人，您一走开，她就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夫人没回什么，我感觉夫人也不是特别在意。晚上我正侍候夫人就寝，夫人说她心里闷得慌，要到帐外站一站。我不放心，跟着夫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夫人呕吐起来，外面天很黑，我没看到夫人吐的是什么。等夫人回到帐中，我发现夫人的嘴唇上都是血迹，才知道夫人吐了血。我吓坏了，就要去找大夫，夫人说什么也不让我，她跟我说，她的病，找大夫没有用的，她自己知道。她让我给她倒杯水来，然后就坐下来写信。写好了信，她穿戴整齐，把画从帐壁取下来，和一些衣物首饰打在一个包裹里。她对我说，她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一年四季天都是蓝蓝的，水都是清清的，她只有去那里静养，病才能好，等她的病好了，她再来看望我们。我问她那是哪里？她说，很远。说完，她到马厩牵马，然后向我挥了挥手，就走了。”

雪雪的脑子里乱乱的，追问道：“你看见夫人朝哪个方向去了？”

侍女向西一指。

“你跟我去见苏如夫人，带上信。”

苏如夫人得知兰容突然出走，也是吃惊不小。她急忙展开信笺，信的内容一目了然：一幅图，两行字。图中画的是一座山，山上有树，山顶有湖，寥寥数笔，极有神韵。图下是一行字：去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不要为我的离去担心，我会珍惜自己的。兰容。

苏如夫人凝神深思着。

“额吉，怎么办？”修眉担忧地问。

“要不要派人找她？”雪雪也问。

“试试吧。先去哲别将军的墓地，如果她不在那里，就把这件事通知拔都汗。”

“您说拔都汗，我想起一件事来。昨天，忽察告诉我，大汗正准备进行第三次西征，他还让我千万保密。”

“第三次西征？”

“是啊。我也觉得这件事有点离奇。”

“不对头！阿都合，你进来。”

阿都合应声而入。

苏如夫人简短地向阿都合交待道：“你准备一下，今夜秘密离开，火速前往萨莱城。记住，你此行须十分谨慎，尽量不要让驿站的人认出你。你走之前，我让蒙哥把金牌给你，这样你一路上就可以畅通无阻了。到了萨莱城，见到拔都汗，你就把贵由汗准备西征的事告诉他。兰容的这封信，你也一并交给他，然后，你速速返回。我会告诉别人我派你去寻找兰容，现在的事还没到特别紧急的地步，不会有人起太大的疑心。”

“喳！”

“长生天保佑！但愿贵由汗不要做出同室操戈的蠢事，否则，那将是我们蒙古国的灾难！”

海迷失第二天就得知了兰容出走之事。一开始，她以为这件事与苏如夫人有关，后来发现苏如夫人也正派人四处寻找兰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贵由听雪雪说兰容离开的前一天海迷失曾去探望过她，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海迷失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兰容才放弃了阔出遗下的家业，抱病出走。

海迷失向贵由提议赶紧接收原阔出属下的部众，贵由没好气地回道：“这件事急什么！还是先找回兰容要紧。她不止是阔出的遗孀，还是我父汗生前最信任的人。如果别人怀疑是我们将她排挤走了，一定会小瞧我们的，说我们连个女人都容不下。”

海迷失的眉毛立刻竖了起来：“你在指责我吗？”

“你还是给我省点心吧，凡事别太过分了。”

“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难道你忘了你是怎么当上大汗的？这才多久，你就翻脸无情了？好，好！我知道了，你大概对你那位弟媳还是旧情难忘吧？寻了她回来，这个皇后位子你要给她去坐，对吧？”海迷失指着贵由的鼻子，又哭又骂，唾沫星子四溅。

贵由十分反感，铁青着脸拂袖而去，他走到门前站了站，抛下了一句

话：“不可理喻！”

海迷失见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更气得发疯，顺手操起一个青瓷花瓶，向门口扔去。这个名贵的青瓷花瓶，还是不久前宋帝派使臣出使蒙古时，作为礼物进贡的。

阿勒赤带刚刚走进帐中，见有个东西向他砸来，急忙双手接住。这个阿勒赤带是贵由和海迷失身边的红人。

“怎么啦，皇后？”阿勒赤带爱不释手地玩赏着花瓶。花瓶质地细腻，白间夹蓝，花纹均匀，绝对是瓷器中的极品。

“你来得正好。”海迷失不想告诉阿勒赤带她与贵由发生争吵之事，招了招手，示意阿勒赤带走近些。

阿勒赤带赶忙将花瓶放回了原处。

“皇后有何吩咐？”

“你一会儿出发，去找一个人。”

“谁？”

“兰容。”

“阔出妃，她怎么啦？”

“她不见了。”

“不见了？她能去哪里？”

“我担心她已经知道了大汗准备西征的计划。刚才我本来想提醒大汗，他却不肯听我说。如果兰容把消息告诉了拔都，拔都一定会起疑心的，这对大汗不利。”

“我说呢。刚才我来时，与大汗打了个照面，他气冲冲的，跟我一句话没说就骑马走了。”

“先不管他。你安排一些人手，从四个方向去追兰容。你带人向西去，沿驿站一直走，到拔都的地界再返回。我想，如果兰容是去找拔都，她一个女人，再怎么也不可能比你的马快。重要的是，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绝不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去。”

“好。追上她怎么办？带回来？”

海迷失的眼睛里倏然闪过一道凶光：“好蠢！带她回来做什么！把她就地解决掉，别人问起，就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阿勒赤带吓了一跳："她可是阔出王爷的宠妃。"

"阔出？阔出早就剩下一把骨头了。"

"万一追不到呢？"

"那就探听一下拔都的动静，回来报我！"

"喳。"阿勒赤带躬身而退，心中却想，但愿不要让他追到兰容，如果有一天让拔都汗知道了兰容的死因，那他可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到时候，别说海迷失皇后，就是大汗本人也保不住他。

而且，他们也未必会保他。

第十一章 汗 位 之 争

壹

拔都在萨莱城接到了苏如夫人的密信，得知兰容突然出走和贵由汗密谋西征的消息，他的心中充满忧虑。他告诉阿都合，他会派人寻找兰容，一旦有消息，他一定尽快通知苏如夫人。

阿都合不敢停留，仅仅在萨莱城住了一日，第二天便杂在商队中返回蒙古本土。拔都吩咐贴身侍卫整装易服，快马加鞭向东奔去，一路仔细探听消息。对于贵由汗密谋西征一事，他并不急于采取行动，而是密切关注着蒙古本土的动向。

对于麾下只有区区四万蒙古骑兵，却统治着东到额尔齐斯河，西至波兰、匈牙利的广阔领土的拔都，贵由绝对不敢掉以轻心。这也正是贵由仇视拔都的原因所在。

在贵由的印玺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奉天帝命而为一切人类之皇帝。"这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贵由的天命观。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支比他更强悍的力量存在，为此，他必须剪除拔都。

寒暑易节，一晃而过。

一二四八年初，登上汗位第三个年头的贵由汗，借口窝阔台汗国的世袭领地受到威胁，举大军西进。祭旗出征那天，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大作，代表贵由汗的大纛被吹落在地。贵由心中忐忑不安，海迷失就在军阵前请尔鲁卜了一卦，结果尔鲁解释卦象大吉。海迷失又列出当年成吉

思汗西征时就曾出现过六月下雪十二月打雷诸如此类的怪异天气，仍一举征服了花剌子模的旧事，贵由这才打消了疑虑，继续领兵西进。

不久，贵由的大军进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的阿拉套山中。

拔都很快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派出弟弟别儿哥和昔班在七河地区陈兵以待。

一场冲突一触即发。

按照贵由的打算，只想在阿拉套地区休息一天，可是到了下午，贵由突然发起了高烧。军中大夫给贵由号了脉，开了处方。贵由服过蒙药，按照大夫的嘱咐，在军帐中静养。

忽察和脑忽兄弟前来探望父汗，见父汗刚刚入睡，失望地回去了。

脑忽闲着无聊，约忽察打一会儿马球。忽察想起雪雪的劝告，怕雪雪知道了又要埋怨他，就拒绝了。脑忽十分生气，独自骑马走了。雪雪向忽察问起父汗的病情，忽察说父汗睡着了，雪雪放心不下，亲自熬了一碗参汤，端到贵由汗的大帐。

这次出征，贵由没有让海迷失随行，也没带其他妃子。心地善良的雪雪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照料他生活起居的重责。

兰容离去后，贵由与海迷失的感情日益恶化，经常争吵不休，令他厌烦至极，连带地对其他妃子也失去了兴趣。他名正言顺地派出许多支人马寻找兰容，结果却是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最初，他曾怀疑兰容去了金帐汗国，后来知道拔都也在寻找兰容，才明白兰容根本没去那里。那么兰容究竟能去哪里呢？因为失去，贵由终于明白他从来不曾忘情于兰容。他少年时有过许多的梦想，成为一名大汗曾是他最大的梦，他实现了；兰容是他的另一个埋藏得最深的梦，却真的永远成了一个梦。

出征前，海迷失问他是否需要她伴驾，他一口回绝了。海迷失笑笑作罢，看样子巴不得这样。为了给自己少惹些麻烦，他决定哪个妃子也不带，免得等他出征回来又给海迷失造成口实。

贵由只小睡了一会儿，做了几个稀奇古怪的梦。他醒来一眼看见雪雪正担忧地俯视着他，强打起精神笑道：“雪雪，你来了。”

“我给您熬了碗参汤，您起来喝些吧。”

“噢。”

贵由觉得心口堵，勉强喝了两口汤，再也喝不下去了。他的目光落在用红绳子拴在壁帐上的一个状似葫芦、色泽莹润的玛瑙瓶子上，那里面装着尔鲁为他出征配制的药丸。临行前尔鲁一再嘱咐他，精神不济时可服

用一丸提神，但切不可多服。一路行来，他已服过多次，每次都有种脱胎换骨般的轻松。他现在对这种药的依赖越来越大，也越服越上瘾。看到玛瑙瓶子只剩下一支，他倒有些担心剩下的药丸不足以让他支撑到战争的结束。或许，他该派个人回去，让尔鲁再多制些同样的药丸出来？尽管尔鲁说过配制这些药丸的原料十分难得，他也不管，他偏不信天底下还有什么是他这位大汗所得不到的。尔鲁必须再多给他配些药丸送来。

“您……”雪雪见贵由汗的眼神有些恍惚，不由关切地问道，“不想喝了吗？您要什么？”

贵由指了指药瓶。

“是这个吗？”雪雪将玛瑙瓶取了下来。

贵由接过药瓶，急切地倒了两丸，含在嘴里。前些日子，一丸药的药力对他不起作用了，他只得增加到了两丸。

他等着，什么反应都没有，额头渗出密密的汗珠来。

“父汗，您怎么啦？我去叫大夫……”

“别。”贵由止住雪雪，又倒了两丸放在嘴里。很快，他感到四肢百骸的血脉都畅通了，这真是一种如仙似醉的感觉。

他满意地嘘了口气：“我没事了，雪雪，你回去吧。”

雪雪见贵由灰暗的脸色泛起了些许红润，精神状态也好了许多，不由暗暗称奇。这到底是种什么药呢？为什么这么神奇？

“您想吃些什么？我去准备。”

“不用。这会儿我困了，如果我想吃什么，会叫阿勒赤带去弄。雪雪，一路行军，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吧。”

“好。”雪雪顺从地正欲退下。

“雪雪。”

“什么？”

“告诉阿勒赤带，让他守着帐子，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我要好好地睡一觉。”

“好。”

次日一早，忽察在雪雪的催促下，约上脑忽一起来看望父汗。贵由刚刚

起床，正由阿勒赤带服侍着用早饭。天将亮的时候，他被胸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弄醒了，吃过尔鲁的药后，这才好了许多。

只不过这一次，他一下吃了六丸。

贵由原想派阿勒赤带火速返回，向尔鲁索药，阿勒赤带放心不下大汗，建议由他另派几名亲信回去。这会儿，贵由见忽察兄弟进来，示意阿勒赤带先行回避。

忽察和脑忽一边一个坐在父汗身边。

贵由看着两个少不更事的儿子，心里一阵难过。说真的，忽察和脑忽虽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却始终不甚钟爱他们。当然，他也知道，他的儿子们对他同样敬而远之。

大帐中出现了令人尴尬的静默。父子三人都在搜肠刮肚找着合适的话说。

雪雪端着一盘贵由平素最爱吃的咸炸面圈，来到大帐。看见她，父子三人都不由自主地暗暗松了口气。

雪雪注意到贵由汗的脸发红，一双眼睛亮得异乎寻常，敏感地意识到贵由汗又服用了那种药。

“父汗，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点心，您要不要吃些？”

“难为你了，雪雪。”

雪雪倒来奶茶，忽察给她让开了自己坐的位置。

雪雪开始并不喜欢父汗，尤其讨厌海迷失皇后。自从父汗生病，雪雪对他的态度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也许，她第一次意识到，父汗也是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贵由不忍拂逆雪雪的一片孝心，拿起一个面圈，慢慢地送到嘴里。他暗想，苏如夫人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女人，不仅培养出四个出类拔萃的儿子，还教育出修眉和雪雪这样聪慧懂事的女孩。

一种熟悉的欲望如暗流涌动，贵由发现自己对那药的需求越来越大，而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奶茶在嘴里变得苦涩，难以下咽。贵由用意志与欲望对抗着，他必须延长服药的间隔时间，否则，那一瓶药会很快被他用完，到那时，如果尔鲁还没有配制出新的药来，他只能停止他的征服计划了。

随军大夫来了，给贵由号脉检查。贵由的脉象很是奇怪，好似从山崖一泻而下的河流，汹涌澎湃，泥石俱下。

贵由格外注意大夫的表情，问道：“怎么样？”

大夫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急得满脸是汗。

“你如实说，我不降罪。”

“大汗，恕臣直言，您是不是还服用着其他药物？”

贵由看了一眼枕边的玛瑙药瓶：“是的。”

“千万不能再服了。大汗的脉象，看似强健，实则危险。臣这就下去给大汗配药来，为大汗调养调养。臣告退。”

贵由越来越感到不适了，骨节酸痛，周身如被烈火灼烧一般。他急于支开儿子和儿媳：“雪雪，你去问问大夫配些什么药，能不能加些帮助消化的？忽察、脑忽，你们两个人也不用待在这里陪着我，人多我反觉精神不爽。”

忽察、脑忽顿觉松了口气，躬身而退。雪雪扶着贵由躺下，为他掖好被角，这才离去。

当大帐中只剩下贵由一人时，他颤抖的手伸向了枕边的药瓶……

大概是药丸的作用，贵由这一觉睡了很长时间，他彻底醒过来已是深夜。大帐中点着一盏酥油灯，光线十分暗淡，为了不影响他的睡眠，侍卫和侍女们都悄悄地守候在大帐之外。

贵由似乎看到，昏暗的灯影后好像坐着一个人。

他顾不得多想，伸手去摸药瓶。

人影悄无声息地移近贵由。

他慢慢适应了光线，视力变得清晰起来。在那个摇摆不定的人影上，他辨认出一张熟悉的面孔。

一时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那张熟悉的面孔静静地俯视着他。

“你？”他张大了嘴。

“大汗。”

“怎么会是你？”

“很意外是吗？”

“这……这不可能。”

“我惦记你，过来看看你。”

“真的是你吗？”

“是我。”

“我曾派人到处找你，都没有找到。”

“我住在阿拉套的山间，我爱这里的宁静。”

“不！不可能！”

“大汗，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可是，真的是你吗，兰容？”

“是我。”

“你怎么会来？”

“我听说大汗的军队正好驻扎在阿拉套。近在咫尺，我很想再见你一面。”

贵由凝望着兰容，他不能确定自己是醒着还是在睡梦中。

灯光下，兰容的一张脸简直美得不可思议。

“你还活着？”

“是的。”

“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想念你。”贵由喃喃自语。

兰容微微一笑，并没有靠得太近。

“兰容……”

“大汗，听我一句劝。”

“你想说什么？”

“不要轻启战端。否则，你会成为蒙古国的罪人。”

“你还要替拔都着想？是拔都派你来的吗？”

“不！我替蒙古百姓求你。如果你不罢兵，长生天也会惩罚你的。”

“你不懂。你何曾懂得真正的我！”

“我懂。你想成为千古一帝，超越祖汗和父汗。你从小就有这样的雄心，只可惜，你真的做错了。”

“我做错了吗？”

“是的，你错了。”

“兰容，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讨厌我？”

“瞧你说的什么话，我从来不曾讨厌过你。只不过，你与阔出不同，你的性格有些古怪，不容易让人接近。”

“你仍然爱着阔出？”

“一生一世。”

贵由的心中泛起一阵酸涩。

“那么，拔都呢？”

“他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你原本深爱着他，不是吗？”

“阔出出现后，我的爱给了阔出。虽然如此，拔都始终是我愿意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为他祝福的人。”

贵由心如刀绞，本能地去取药瓶。

兰容先将药瓶取在手中。贵由看见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副金手镯，手镯的上面嵌着一颗罕见的、红色的宝石。

“这是什么？”兰容倒了一颗药丸出来，用舌头舔了舔。

“药。”

“谁给你配的？尔鲁吗？”

“是的。”

“大汗，你不能再吃这种药了，吃多了只会对你有害。”

“是吗？不过我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

兰容的脸上露出了些许惋惜，她想了想，将药瓶还给了贵由：“大汗，我言尽于此，该走了。请你保重，也请你尽快收兵回营，汗国还有许多事

情等着你去处理。”

“不，你不要走，你不能走！你还有许多话想对你说。”贵由一把抓住兰容的手腕，兰容怜悯地看了他一眼，挣脱了他的束缚，飘然而去。

金镯上的红色宝石却留在了贵由右手的手心里。

贵由全身颤抖着，急忙倒了一把药丸放进口中。他感到从眼睛、鼻子、嘴到脖颈到四肢百骸都开始升腾起一团火焰。被焚烧的感觉原来如此痛苦！

这是梦，这一定是梦。他对自己说，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右手的手心中，真的握着一粒红色的宝石。鲜红鲜红的宝石，像一滴血。

他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射而出。

药瓶滑落在地，药丸滚落出来。

清晨，阿勒赤带走进帐子，看到满地是红色的药丸。他几步抢到贵由的床前，发现贵由仰面躺在床上，被面、枕边到处都溅满了暗色的血污，人，已经没有了气息。

贵由的右手却始终紧紧地攥着。

父汗突然病故，使忽察和脑忽兄弟彻底乱了方寸。幸亏雪雪和阿勒赤带两人还能勉强保持镇定，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暂时秘不发丧，立刻撤军，由忽察和脑忽兄弟扶棺返回哈剌和林。

贵由军突然撤走，引起了别儿哥和昔班的怀疑，他们担心有诈，一直等到确切的消息传来，才徐徐撤回本土。

海迷失骤闻噩耗，居然不动声色。她一面安排将贵由的灵柩送往窝阔台汗国的首都叶密立安葬，一面派出使臣将讣告送往各地。为了争取到蒙古贵族中最有权势的人的同情，海迷失遣特使去见苏如夫人和拔都汗，向他们通报了贵由病故的消息。

苏如夫人请使臣带回一件丝绸衣服和一顶华贵的罟罟冠，以示对贵由的哀悼和对海迷失的慰问之忱。拔都原本心胸广阔，如今逝者已矣，他与贵由之间的一切恩怨也就烟消云散。他派弟弟昔班替他参加了贵由汗的葬礼。临行前他要昔班转告海迷失，要她一如既往，与大臣们共同治理朝政，照拂一切庶务。不仅如此，拔都担心海迷失骤然临朝，无力担当重任，还特地吩咐那些幼辈宗亲们做她的辅弼，一直到忽里勒台大会选出新的大汗为止。

海迷失在瞬间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体会着当年她的婆婆乃马真临朝时那

种颐指气使的快意。

她的眼睛里重又出现了那种掩饰不住、扬扬得意的神情，而全然忘却了丈夫刚刚故去的痛苦。

她甚至忘了，当太阳升起时，就是新的一天。

贰

拔都勒马回视齐尼兰萨，嘴角溢出一丝闲适的笑意。

齐尼兰萨的额头、鼻尖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涨得通红的脸上像孩子一样流露出内心的畅快。自从两年前成为拔都的贴身侍卫，齐尼兰萨早已习惯了与拔都朝夕相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为设置的障碍消失殆尽，齐尼兰萨已从心里认可了他与拔都之间的血脉联系。尽管他也许此生都不会与父亲相认，但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会为自己是拔都的儿子而对蒙古人崇敬的长生天心存感激。

秋天的天使湖，犹如一位神秘的少女，随心所欲地展现着如梦似幻的色彩。清晨，湖水若蓝若绿，水面上升腾着淡淡的雾气，将灵动的水纹隐藏在轻纱之后。中午，湖水完全变成了蓝宝石的颜色，闪闪发亮，纯净得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而当夕阳西下，湖面就不再蓝得那么一成不变，那么惹人心醉，深沉的温柔开始被火样的热情取代，波光粼粼，忽而橘绿，忽而金粉，忽而朱蓝，忽而墨紫。直到夜幕降临，她才尽敛光华，将全身都紧紧裹在蓝黑的袍子里，悠然自得地仰望着满天繁星。

天使湖的三面被起伏的丘陵和茂密的原始森林环绕。湖心有一座小岛，摇橹而至，岛上奇花异石，俯拾即是；林荫小道，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在湖心岛的最高处，修建着一处八角四柱亭，名曰“揽风”。亭中有石桌石凳，坐在亭上，观四周景致，美不胜收；听林涛阵阵，暑意顿消。小岛的码头设在朝向萨莱城的一面，这一面连接着辽阔的草原，近几年湖边陆续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和卵石小道，间或点缀着几座蓝色的、白色的蒙古包，错落有致，丝毫不受雕琢之累，倒是增加了不少情趣。天使湖原本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天然湖泊，偶尔被喜爱四处游玩的百灵发现，此后，拔都吩咐匠人精心改造，渐渐成为今天的模样。

也许这也应该算百灵的功劳。

拔都和别儿哥约好了在这里见面。别儿哥鞍马劳顿，拔都想让他放松一下，命人将宴席设在了湖心岛。

“累了吧？”见齐尼兰萨催马走近，拔都问道。

“不累。”

“看你，出了这么多的汗。”

“我尽力了，可还是输给了您。”

拔都用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年轻人。其实，他知道齐尼兰萨是故意落在后面的，就像当年他与祖汗打马球，故意让自己输给祖汗一样。

因为与输赢相比，能让自己爱着的人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与贵由之间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情谊，而兄弟间的相知相惜，却存乎于他与蒙哥之间。

贵由在阿拉套山区暴病身亡，使蒙古帝国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在新汗尚未选出之前，苏如夫人和拔都都默许由皇后海迷失暂且摄政。遗憾的是，海迷失丝毫不具备她婆婆乃马真太后的魄力，完全辜负了人们对她的信任。在不过一年的摄政期间，她大部分时间都单独与萨满教的巫师们在一起，从不认真治理国家。她的两个儿子忽察和脑忽则建立了自己的府邸，与母后对抗。如此一来，蒙古帝国就出现了异常混乱的情况，一个地方有三个统治者，弄得群臣和百姓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指令。

在这种毫无法度的情况下，王公贵族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生意，各地的达官显宦结党营私。也有一些贤明的大臣向海迷失皇后进言，希望她以社稷为重，扶正祛邪，海迷失皇后却一律屏而不纳。她的一意孤行，将强大的蒙古帝国渐渐拖入了灾难的深渊。

所有这些情况，通过往来于各个汗国之间的使臣、旅者之口，不断传入拔都的耳中。拔都的内心十分不安，他感到自己绝不能再坐视不理了。此时，他正罹患足疾，行动不便，遂以兄长的身份，派别儿哥出使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蒙古本土，要求全体宗王和贵族到他的驻地来，以便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新的大汗。日前，别儿哥捎回口信，确定在今天中午返回。

拔都和齐尼兰萨将马牵进马厩，然后步行向码头走去。齐尼兰萨知道父亲的内心并不轻松，蒙古帝国的政局错综复杂，牵扯着父亲很大的精力，而且正在影响着父亲的健康。

的确，正如拔都猜到的那样，刚才齐尼兰萨与拔都赛马，是有意落在后面的，他只想做些什么，哪怕能换来父亲片刻的欢愉。

一只小船正等在码头。齐尼兰萨先跳上小船，将手伸给父亲。当父亲握住他的手时，他看到父亲的眼中闪过欣慰的光芒。

湖心岛上炊烟袅袅，百灵正忙着和侍女们一齐炖肉、烤肉，别儿哥平素最喜欢吃百灵做的炖羊肉和烤鹿肉，今天，百灵给他准备了不少。拔都和齐尼兰萨还没有上岸，就已经闻见阵阵诱人的香气了。

“百灵的手艺实在好，别儿哥一定又该乐得合不拢嘴了。”拔都轻叹着向齐尼兰萨说，齐尼兰萨微微一笑。

别儿哥果然守时，恰在中午时分赶到了湖心岛。这时，百灵的羊肉刚刚炖好，鹿肉也烤得恰到好处。

别儿哥食欲大开，风卷残云般一会儿就吃了一盘羊肉和一盘鹿肉，这才满意地抹抹嘴：“我就说嘛，走到哪里吃什么，也比不上吃咱们百灵做的炖羊肉和烤鹿肉。这些天我在路上就想，等我回去，一定要美美地大吃特吃一顿。咦，你们怎么都不吃？百灵你笑什么？”

“王爷，你忘了喝酒啦。以前，你都是先喝酒，后吃肉的。”

“乱了，乱了。我糊涂了。”别儿哥承认道，众人都笑了起来。

“还是我们的湖心岛，景好，肉更好。百灵，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你真的像一只给人带来快乐的百灵鸟。”

“王爷的嘴什么时候变甜了？”百灵戏谑地笑道，避而不答。

别儿哥接过百灵递给他的酒碗，一饮而尽。

“百灵，我能不能问问你，你到底从哪儿来？”

“王爷真是明知故问，我不是跟诺敏公主一起来的吗？”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怎么总觉着你和齐尼兰萨身上有些特别的地方，嗯，是奇特。”

“哪里奇特了？”

“怎么说呢，不像草原人吧。”

“我和齐尼兰萨在中原生活的时间要长些。难道因为这样，王爷就不喜欢百灵了吗？”

“哪里是不喜欢，是更喜欢才对。百灵，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你，就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倒觉得你很像是我们一个失散已久的亲人。”

百灵慌忙看了父亲一眼，表情有些紧张。

拔都体贴地将话题岔开了：“别儿哥，说说你出使的情况吧。”

“唉，不提也罢，挺气人的。”

“是么？海迷失皇后怎么说？”

“海迷失那女人居然说，蒙古国的根本在斡难河和克鲁伦河，我们为什么要到钦察草原去开忽里勒台大会呢？”别儿哥十分讨厌海迷失，从不称“皇后”，一开口就是“那女人”。

“其他的人呢？”

“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不过，苏如夫人完全赞成。她跟我说，她年龄大了，来不了啦，否则，她真想来看看钦察草原的美丽风光。同样都是女人，海迷失与四婶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百灵，这叫什么来着？”

“不可同日而语。”

“对，就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些反对的人，我谅他们最后也不敢不来。即使他们本人不来，也会派来使者。”

“二哥，这里只有你、我、百灵、齐尼兰萨，大家都是自己人，我有话不妨直说了。这次出使本土，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我感觉那些王公贵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你还是服气的。你是长支子孙，两次西征，战功显赫，如果让大家公平地推举，我看好多人更倾向你，没准这回汗位非你莫属。”

“别这么说，也不要这么想。你知道，我对汗位毫无兴趣。”

“为什么？”

“你难道不记得父王临终前是如何叮嘱我们的吗？他说，让我们永远不要与三位叔叔的后人争夺汗位。他不希望我们陷入权力之争。其实，即使没有父王的临终嘱托，我对汗位也不会怀有觊觎之心。”

“你要这么说，我倒觉得当年祖汗将汗位传给三叔是有失公允的，于情于理，汗位都应该是父王的。”

“怎么说？”

“父王生前，为祖汗的事业东拼西杀，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有这种资格。更何况，父王又是祖汗长子，为什么就不该继承汗位？”

“汗位不一定要传给战功显赫的人，而是要传给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你能说祖汗选择三叔选择错了吗？”

别儿哥一时语塞：“反正……”

“别儿哥，父王从未因祖汗将汗位传给三叔而觉得委屈，他一生最爱戴最崇敬的人始终都是祖汗，否则，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也不会那样殷切地嘱咐我们。这点我想你应该像我一样清楚。”

“我也没有觊觎过汗位。可是，你有这个能力。只要你愿意，凭着你的威望，这个汗位对你来说绝非遥不可及。”

“不，我并没有你所说的那种能力。别儿哥，你还不完全了解我，我或许可以统治这块横跨欧亚的广袤土地，却没有统治中原百姓的信心。那里的百姓需要一个像三叔窝阔台汗那样宽仁睿智的人做他们的皇帝。”

“这么说，你决定要放弃？”

“当然。”

别儿哥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不再存有这样的想法。”

“谢谢你。”

“谢什么！谁让你是我二哥呢。”

齐尼兰萨瞟了百灵一眼，百灵正深情地凝望着父亲，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一个没有权利欲和野心的父亲，多好。

“二哥，对于汗位的人选，你认为谁最合适？”

拔都深思片刻，将目光投向蔚蓝的湖面。“黑夜能掩盖花朵的颜色，却不能掩盖花朵的芬芳；有些人深藏不露，却是蛰伏的蛟龙。我心中有数。”

蒙哥带着忽必烈和旭烈兀日夜兼程赶到拔都的驻地。

数年不见，拔都与蒙哥亲切拥抱。蒙哥深沉的气度没有丝毫改变，风尘仆仆的脸上，双目炯炯有神。看到他，郁结在拔都心中已久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他明白，他的眼光绝不会出错。

跟在蒙哥身后向拔都见礼的忽必烈和旭烈兀，无论在外形还是气质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旭烈兀是一位典型的武将，黄黄的皮肤，短短的胡须，头发在两耳后梳成辫子，戴着尖顶的毡帽，一只耳朵上挂着一颗蓝宝石耳环，腰上束着一条粗粗加工过的鹿皮皮带——那是他出征花剌子模的战利品，上面嵌满了各式各样的珍珠、玛瑙和翡翠，十分名贵。忽必烈衣着朴素，气度非凡——他不仅在相貌和气质上都很好地重现了成吉思汗的风采，而且在以征伐为能事的草原人中，他是一位罕见的慎思明辨的人，拥有着健全的常识，善于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善于权衡利弊，这就使他尽管外表和为人看起来极其谦和，却仍然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斡尔多、别儿哥、昔班也从各自的领地赶来与蒙哥兄弟见面，拔都请大家一起回到宫中。

冰姬皇后、百灵和诺敏公主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宴席。三个美丽的女人，像三座最明亮的灯盏，让每一个男人都为之赏心悦目。

忽必烈还带来了阿术，诺敏和弟弟久别重逢，兴奋得热泪盈眶。她向众人告辞，拉着弟弟的手去看望她的孩子。

拔都郑重其事地向冰姬和百灵介绍了蒙哥兄弟。百灵目光闪闪，似乎格外注意忽必烈。这倒不完全是由于忽必烈出众的气质，更主要是因为他的手中握着一柄扇子，墨绿色的绸面，庄重素朴。如果百灵没有猜错，那上面应该题写着元好问的那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当年，母亲告诉过她，她有两柄元好问亲自题写的折扇，一柄在雁门关时送给了朋友。母亲希望有一天，如果百灵回到蒙古，就将另一柄扇子送给持有其中一柄扇子的人。

冰姬也很注意忽必烈。她第一次听诺敏讲起她父亲兀良合台给予忽必烈的评价时，就对蒙哥的这位弟弟充满好奇。此时，她觉得兀良合台的确拥有一双慧眼，这位王子的确是“人中龙凤”。

拔都首先问候了苏如夫人。许久没见四婶，他的心中十分想念。蒙哥告诉拔都他母亲一切都好，却隐去了母亲视力一日不如一日的事实。这一方面当然是不想让拔都牵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心里也不愿正视这个残酷的事实。

拔都又问起海迷失皇后，旭烈兀撇撇嘴，回道：“还是老样子！”

“大汗，请客人们入座吧？”冰姬提醒拔都。

拔都一拍脑门，朗朗笑道：“是啊，快坐，快坐！明天，我带你们去看白桦林，去看天使湖，去伏尔加河荡舟。我们兄弟久别重逢，你们一定要在我这里玩个痛快。我们一起等着那些人的到来！”

蒙哥与拔都会意地对了对眼神。许多年后，他们依然心意相通。

叁

在拔都最初倡议召开这次忽里勒台大会时，的确遭到了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中某些人的坚决反对，但随着苏如夫人——这位在蒙古帝国最具威望的实力人物——派出了蒙哥兄弟后，他们反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不得不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

不久，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陆续到达。

拔都将会址选在了天山西麓的伊塞克湖畔。

正值盛夏，伊塞克湖两岸却是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拔都将选汗大会的

会址选在这里的确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希望风尘仆仆的诸王、贵族们在会议间歇时，能够饱览这个中亚“热海”的秀丽风光。他相信，湖边草地上盛开的鲜花，成群的野鸭、飞翔的天鹅和触目可及的异国情调，一定会让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在紧张之余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

依湖边次第搭建的蒙古包，以其素雅的色调，与天上或卷或舒的云朵、地上洁白如雪的羊群浑然一体，勾勒出伊塞克湖静谧的图景。珍珠般撒落在草原上的蒙古包，犹如众星拱月，环绕着一座可以容纳数百人、蓝白相间的崭新大帐，这就是推举新汗的会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将在这里推举蒙古帝国的新汗，决定蒙古帝国的未来和命运。

手握重兵、威震八方的拔都，凭借其长支子孙的身份以及三个汗国中领土最广阔的金帐汗国大汗的资格，召开这样一个重要会议，本身有其合理性与权威性，因此，大多数王公贵族还是愿意服从拔都的安排的。最后，连海迷失本人慑于拔都的威望，也派出了自己的特使阿勒赤带。只有脑忽和忽察在动身去见拔都的半路上折回，他们觉得，无论如何，拔都会在他们当中选择一个嗣位，因为在贵由汗的亲生儿子中，只有他俩最有资格继承父位。

大会在祭拜了成吉思汗后正式举行。

偌大的蒙古大帐中，拔都坐在主人的位置上，其他王公贵族按照各自关系的亲疏远近选择座位，形成了一个个有趣的小团体。

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主动与蒙哥兄弟坐在一起。在窝阔台系诸王中，除去病故的阔出，就只有阔端始终同蒙哥兄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与自己的亲兄弟感情疏远，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苏如夫人的感念。

身为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因生母的地位不如父亲的其他后妃，加之母亲早逝，从小备受兄弟们的歧视、排挤，在家中和父亲的心中都没有多少地位，更别提能与三弟阔出或大哥贵由一争长短。但阔端是个心胸宽阔、头脑敏锐的王子，有着令人惊叹的行政管理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当他渐渐长大后，父亲看到了他的潜能，便放手让他独当一面。

当年，他的父亲窝阔台汗在拖雷大那颜病逝后，为了进一步削弱拖雷系的实力，将原拖雷系的部分属民划到他的属下。他奉命去接收新部众时，苏如夫人晏然自若地接待了他。那一刻，面对苏如夫人那双聪慧的、仿佛能够洞察一切的眼睛，他不由自主地为父汗的做法道歉。苏如夫人微笑着，态度坚决地告诉他：蒙古帝国是属于窝阔台汗的，拖雷家族的每一个人也是属于窝阔台汗的，既然都是大汗的子民，大汗就有权利支配他们的归属。不仅如此，苏如夫人还谆谆告诫将要离去的部众，要他们服从大汗的安排，继续效忠新的主人。由于苏如夫人的宽容和理解，阔端对新部众的接收十分顺利。这之后，在阔端的心灵深处，对苏如夫人的崇敬渐渐演变成了对母亲的眷恋，自幼丧母的阔端，崇敬的是

一个女人博大的胸襟，眷念的是他失去已久的母爱。

会场的气氛隐隐有些压抑，人们既然无法琢磨透他人的心思，就只能尽量先掩藏起自己的内心。

拔都提议大家先饮三杯法兰西葡萄酒。第一杯，祝愿蒙古帝国繁荣昌盛。第二杯，祭奠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第三杯，预祝新一任蒙古大汗顺利产生。三杯酒后，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了许多，开始品尝摆放在长桌上的各色甘醇的果酒、葡萄酒、马奶酒和品种繁多、色泽诱人的中亚果蔬，拘谨被打破，交头接耳的嗡嗡声迅速蔓延，像无数只蜜蜂被关进了石瓮中。

别儿哥带着齐尼兰萨走到帐门前，守住了帐门的两边。

人们注意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慢慢停止了交谈。

拔都从容地扫视着众人，做了个手势，示意开始。

阿勒赤带首先站起身来。他是海迷失皇后的特使，在这样的场合，他本人就代表着正在摄政的皇后。

“我代表海迷失皇后感谢拔都汗为了蒙古帝国的未来而倡议的这次忽里勒台大会。我希望在座诸位都不要淡忘当年各位立下的誓言：只要窝阔台系一脉尚存，将不奉他系为主。如今，虽然贵由汗病逝，他的子孙尚在，窝阔台汗的子孙尚在，他们中的贤明者应当成为我们新的国主。”

“就是贵由汗那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吗？一个成天与萨满教的巫师混在一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个体弱多病，只知与妃子风花雪月，再就是胡乱挥霍。如果阿勒赤带特使指的是这兄弟俩，我倒宁愿学学我们的老教主萨哈木，归隐山林喽。”

“是啊。自从海迷失皇后摄政以来，她与她的两个儿子各有各的府邸，政令往往朝令夕改，弄得各级官吏无所适从，好端端的一个国家，硬让他们三个治理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如果还要选择他们中的一个为新汗，我看咱们的国家真的没什么希望了。”

反驳的声音首先出自成吉思汗几位兄弟的后王们。随后，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附和的讥笑声。

阿勒赤带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不一会儿，他朗声道：“我所说的并不是脑忽和忽察这两位小王爷，我说的是窝阔台汗生前最钟爱的失烈门王爷。在座的诸位哪个不知道，当年窝阔台汗曾将失烈门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现在，由失烈门来继承汗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

阿勒赤带果然十分聪明。他在来伊塞克湖之前曾与海迷失反复磋商过会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和海迷失都清楚，脑忽和忽察虽为汗子，但

平素所作所为一向不得人心，他们被确立为汗位继承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确保汗位不落入术赤系或拖雷系，除了要笼络好察合台系诸王外，只有推举失烈门作为窝阔台系的人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一旦失烈门嗣位，海迷失自信仍旧可以操纵这位年轻、缺少主见的王爷。

果然，阿勒赤带说完这一番话，许多人都沉默下来。

在这难堪的、微妙的寂静中，一个陌生的声音从容不迫地响起，有些人一时竟没辨别出讲话的人是谁。

“那么，当年又是谁先破坏了窝阔台汗的遗嘱呢？”声音里没有丝毫嘲弄的意味，倒是充满了平静的说理。

阿勒赤带顿时无言以对。

众目睽睽之下，忽必烈镇定地走到了大帐中央，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乃马真皇后和贵由汗本人。”

像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水面激起涟漪，转而又归于平静。

忽必烈继续说道，声音不疾不徐：“按照窝阔台汗的生前意愿，贵由并不具备继承大汗之位的先决条件，否则他身为大汗的长子，大汗不会轻易地将他早早摒弃在汗位继承人之外。然而，当汗位悬虚达五年之久，乃马真皇后的摄政又造成了许多弊端，为了尽快消除蒙古国的混乱局面，在胸怀社稷的拔都汗的默许下，贵由终于战胜了失烈门，登上了至尊宝座。五年哪，我们中的许多人仅仅是为了遵守对窝阔台汗立下的誓言，才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生龙活虎的蒙古帝国一步步被拖入背离秩序的灾难的深渊。贵由汗即位后，虽然也做了一些努力，重新起用了被他母亲乃马真皇太后无端罢免的宰辅大臣，恢复了窝阔台汗在世时的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但他的行为仍然处处受到皇太后的掣肘，以至于在位仅三年便抑郁而终。我的确没有资格猜度当年窝阔台汗将汗位约定在窝阔台系的初衷，也不想评论这种约定的对与错。我只是想提醒在座的诸位，当年，成吉思汗确立汗位完全是从大局考虑，希望蒙古帝国千秋万代。他并没选择长子，也没有选择自己最偏怜的幼子，而是将汗位传给了素以宽宏之量、忠恕之心而称颂于各族百姓的三子窝阔台。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选择使他创立的事业得以发扬光大。窝阔台汗在位的十三年间，蒙古版图空前扩大，从贝加尔湖至扬子江，从日本海至亚得里亚海，窝阔台汗用他的智慧维护了我们这个新兴民族的团结和繁荣。然而，从窝阔台汗去世后出现的贵由和失烈门的汗位之争，到乃马真太后和海迷失皇后的相继临朝摄政，这十年间的蒙古政局如何，即使我不多言，想必在座的诸位也是有目共睹的。可见，一切都应了贤相耶律楚材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换句话就是，今日的蒙古国乃蒙古人共同的家园，只有成吉思汗的才德兼备的

子孙才有资格成为接班人。所以，为了祖宗的事业，蒙古的未来，我们难道不应该摒弃成见，让我们之中最有能力、最有智慧的人成为草原的共主，去领导我们开拓更伟大的事业吗？”

这一番慷慨陈词显然意犹未尽，在阿勒赤带愤怒的沉默中，忽必烈得体地深施一礼，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忽必烈话中的道理显而易见，许多人暗自点头。

蛰居潜邸，韬光养晦，终日以结交各民族尤其是汉民族中的饱学贤能之人为乐事，以关心国计民生为己任，这一切都使忽必烈显得不同凡响，也使他有别于他的众多堂兄弟。此刻，这位年轻王爷不急不缓的辩驳，丝丝入扣的分析，似乎拨开了一些人心中的迷雾，也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成吉思汗的众多儿孙中，只有忽必烈从神形两方面再现了他祖父的绝世风采。面对忽必烈，如同面对年轻时代的成吉思汗，这在许多功臣勋将心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许多亲切的联想，温暖的信任。

哪怕忽必烈并不是成吉思汗！

阿勒赤带心急如焚。他暗暗埋怨脑忽、忽察、失烈门不来参加大会，使窝阔台系显得势单力孤，又埋怨与拔都一向不睦的不里一言不发，让个从不引人注目的忽必烈占尽先机。埋怨归埋怨，他也很清楚，即使那三位自以为是的王爷真的到场，也不见得就能和衷共济。一旦脑忽、忽察、失烈门为汗位发生争吵，只怕更会令人齿冷。

蒙哥向忙哥撒使了个眼色，忙哥撒心领神会，扯起他特有的大嗓门嚷嚷起来：“忽必烈王爷说得对，我们是该为我们的蒙古帝国选择一位英明的共主。我有个提议，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拔都汗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推举他为汗，恐怕没有人会提出异议。我说得对吗？”他的声音真够大的，他身边的几位王爷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

“对！说得对！我们同意推举拔都汗。”在场的王公贵族中多一半人立刻表示赞同，并向拔都举起了酒杯。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就已暗暗属意于拔都，忙哥撒的提议正合他们的心愿。

“让我们为拔都汗的健康干杯！”蒙哥率先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祝拔都汗健康！”阔端积极响应。

大帐中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尚且心有不甘外，其余的人都喜形于色。

阿勒赤带向不里投去求助的一瞥。

不里假装没有看见。他很清楚今天的拔都无论从威望上还是拥有的实力上都无人可以望其项背，这样的结果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何况，不里尚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自祖汗察合台去世，察合台一系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察合台汗国的实力也远远不及金帐汗国以及控制着蒙古帝国命脉的拖雷家族。当年，在西征时，不里、贵由与拔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事后，虽然蒙哥瞒下了不里的无状，却仍为窝阔台汗察知。出征波兰、匈牙利之前，窝阔台汗在褫夺了贵由的属部作为惩戒之后，想要降罪不里，多亏拔都不计前嫌，以不里年轻不懂事、作战勇敢为由说服了窝阔台汗，仍将不里留在军中，从而为不里挽回了面子。这件事使不里一直欠着拔都一个人情。尽管此时他并不情愿将拔都推上汗位，但事实上他也无由反对。此外，他打心眼里瞧不起忽察、脑忽、失烈门这三个毛头小子，海迷失又是个利欲熏心的女人，与其让这些人登上汗位，将好好的蒙古帝国搞得乌七八糟，还不如将社稷交给拔都……

阿勒赤带见自己得不到任何支持，急得抓耳挠腮，额头上也冒出了颗颗豆大的汗珠。

拔都瞟了他一眼，从容地挥挥手，洪亮的富有穿透力的声音霎时压住了大帐中轻微的喧哗。

“我感谢诸位对我的信任，不过，我并不适合出任蒙古大汗。我认为，可以成为蒙古大汗的人，务必要具备一种品质，那就是大智慧，大气度，像我的祖汗成吉思汗那样，不仅要具备杰出的军事才能，更要具备高瞻远瞩、纵横捭阖的政治家素质。不瞒诸位，从我倡议召开这个忽里勒台大会开始，我一直都在认真考虑这件事，现在，我想提出一个人选。”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见大家都在或紧张或焦急地等待下文，他便从容不迫地说了下去：“这个人常年跟随在成吉思汗身边，耳闻目睹过成吉思汗的札撒和诏令，这样的经验使他具备了一个大汗所必需的禀赋和才能。非但如此，他还见过世上的善恶，尝过一切事情的甘苦，不止一次地统率军队到各地作战。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统帅，才智出众，在窝阔台汗、将领和战士的心中，都受到了最充分的尊重。这个人就是蒙哥。按照蒙古人的习惯，父亲的家业是由幼子继承的，而蒙哥正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的儿子。可以说，蒙哥具备了登临大统的全部先决条件。为今之计，要重振蒙古帝国的声威，大汗之位非蒙哥莫属！”

也许是出乎意料，大帐中重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沉寂。

这样的沉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过了很久，也许仅仅是片刻，蒙哥站了起来，所有的目光刹那间都汇聚在了他的身上。

蒙哥镇定地说道：“如果拔都汗不肯继承汗位，又有谁可以安然坐在这个

位置上呢？我的资历和战功都无法同拔都汗相比，虽然拔都汗推举我，我却不敢担此大任。”

“蒙哥兄弟，你何必自谦呢？你的能力如何，是不是可以当此大任，每个人心里都有数。拔都汗推举你为汗，必然有他推举你为汗的道理。何况，我个人也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斡尔多沉稳地劝说着蒙哥。

“是啊，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你就不要固辞了，不要冷了我们这些人信任你的心。”阔端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怀着真诚的喜悦直抒己见。

贝达尔也说：“蒙哥兄弟，西征途中我们哥俩一直在一起，算得上出生入死的战友了，那时候，征钦察，平斡罗斯，你指挥的几场大仗让我心服口服。况且，当时若没有你顾全大局，西征军很有可能会因为个别人的不拘管束最后无功而返，就凭这个，我也服你。”

蒙哥还想推辞，拔都却不容他再说什么，站起身，面向众人说道：“如果大家同意我的提议，就请鼓掌通过吧。”

既然拔都无意汗位，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都有人如此拥戴蒙哥，蒙哥的才识胆略又向为众人所知，大家也就不再表示反对，于是，掌声伴着欢呼声同时响起，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不里实在坐不住了，俟大帐中众人热烈的情绪稍稍缓和下来，他站起身冷冷地责问道：“帝位当属窝阔台系。拔都汗，我想请问你，你有什么权利将汗位擅自决定转让给他人？”

拔都淡然一笑：“对此，刚才我已经做过说明。我之所以拥立蒙哥，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考虑到要统率领土如此广袤的蒙古帝国，绝不是贵由汗遗下的那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所能担当得了的，包括失烈门在内，都不具备这样的深谋远虑，只有蒙哥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

“你们公然违背窝阔台汗的遗命，将汗位转让给他人，你们这些人是要受到长生天的惩罚的。”阿勒赤带声嘶力竭地吼道。

“请你说得明确些，什么叫作‘转让’给他人，阿勒赤带特使？难道蒙哥不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吗？在成吉思汗的子孙中，你能找到比蒙哥更得成吉思汗的赞许、信任、器重和喜爱的人吗？如果连蒙哥都不具备继承汗位的资格，汗位只能属于根本不具备继承汗位资格的脑忽、忽察、失烈门，那么，我请问你，你想将我蒙古帝国引向何方？你这样苦苦坚持，到底是何居心？”拔都瞥了一眼面红耳赤的阿勒赤带，心平气和地问。

“你一定要说脑忽、忽察、失烈门都没有资格，那么窝阔台家族就没有别人了吗？阔端王爷是窝阔台汗的次子，他的才能不下于蒙哥，为什么他不能成为汗位继承人？”

阔端的脸上浮出了一丝苦笑：“承蒙阿勒赤带特使这时候想起了我。倘若

我猜得不错，在此之前，恐怕特使一次也不曾想过我吧？对，我是窝阔台汗的次子不假，不过，我尚有自知之明，自认不具备领导一个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智慧，以前不具备，现在同样不具备。至于我的才能，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及蒙哥兄弟的一半，我也会为之感到自豪。”

阿勒赤带怒极，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反驳。

不里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贝达尔叔叔，你难道忘了当年察合台汗是怎样忠于窝阔台汗的吗？他与窝阔台汗情深义重，一生惟大汗马首是瞻。我们都是他的儿孙，怎么能违背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爱父亲和对国家忠诚并不矛盾。当年，父亲之所以用生命维护窝阔台汗，绝不单纯出于手足之情，更多是因为窝阔台汗代表着国家。我倒觉得，我需要向父亲学习的，是他终其一生，从不贪逐权位。我虽是一个只会打仗的粗人，对于是非还能看得清楚，正因为我是察合台汗的儿子，我才不会为自己的决定后悔，更不会自食其言！”

不里无奈地望了阿勒赤带一眼，他用目光告诉阿勒赤带，他已经对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

阿勒赤带愤然离席。刚至帐门前，齐尼兰萨用长剑挡住了他的去路。

阿勒赤带没料到有人敢阻挡他，愀然作色：“你！你要做什么！”

“没有拔都汗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会场！”齐尼兰萨不卑不亢、面无表情地说道。

“混账！我是海迷失皇后的特使，你个小小的侍卫官，竟敢阻挡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抱歉，在这里，我们只听从拔都汗的旨令。如果你坚持离开，必须留下一样东西。”

“什么？”

“项上人头。”

阿勒赤带怒气冲天，猛地向齐尼兰萨挥出一拳，这一拳正中齐尼兰萨的脸颊，齐尼兰萨的脸顿时肿了起来，一股血水顺着嘴角汩汩而下。大帐中响起了一片“嘘”声，齐尼兰萨却一动未动，依然仗剑而立，目光如炬似电。

阿勒赤带回过头，正欲指责拔都，却发现众人都用一种鄙视的眼神注视着他，到了嘴边的话不得不强咽了回去。他想离开大帐，看年轻卫士的样子，只怕他一意孤行，拔都真的要拿他杀一儆百。若回座位上，他又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思前想后，倒有些进退两难了。

别儿哥强压怒火，走过来拍了拍阿勒赤带的肩头。阿勒赤带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草原上谁都知道，别儿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阿勒赤带怕他比怕拔都尤甚。“行了，阿勒赤带，别再耍小孩子脾气。如果你想方便一下，我让齐尼兰萨带你去。”他近乎嘲弄地说。

“不必了！我等会议结束再去！”阿勒赤带气哼哼地应了一句，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座位上。

不管心里怀有怎样的想法，这一段小小的插曲却让众人明白了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接下来的讨论很顺利，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次年春天将在客鲁伦河畔再次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以便在各系诸王都到场的情况下正式确认伊塞克湖协议，风风光光地将蒙哥拥上汗位。拔都看着与会王公贵族纷纷立下协约，包括不里和阿勒赤带都被迫认可了伊塞克湖协议，这才沉缓、清晰地向别儿哥、齐尼兰萨嘱咐道：“别儿哥，宴会就要开始了，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与大家一起开怀畅饮你面前的美酒吧，你要为了蒙哥多喝几杯。齐尼兰萨，大帐的安全就交给你了。等到会议结束，别儿哥和昔班还要负责将我们未来的大汗蒙哥安全地送回他的营地。”

“喳！”

拔都看着蒙哥，举起了酒杯。蒙哥的脸色始终很严肃，这与拔都自己的心情倒是不谋而合。拔都很清楚，虽然有着他的热心拥戴，蒙哥的即位仍会碰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但是拔都决不放弃。蒙哥是他心目中唯一可以领导蒙古帝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大汗人选，为了确保蒙哥登上汗位，哪怕到时被迫动用武力，他也会在所不惜。

冰姬皇后拍拍手，一群经过精心挑选的钦察舞女鱼贯而入。

酒宴开始了。

鲜花与美酒相伴，伊塞克湖美丽的风光让人们沉醉。数日后，参加会议的人们陆续返回驻地。拔都与蒙哥兄弟依依惜别。

为确保蒙哥的安全，拔都派别儿哥和昔班率领军队一直将蒙哥兄弟护送到哈剌和林附近，以便来年在全体宗王的参加下，体面地将蒙哥拥上大汗的宝座。对拖雷家族而言，能与汗位结缘固然是件喜事，而忽必烈也多了另外一种惊喜：在他即将动身的早晨，他发现自己的皮囊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柄粉蓝色纸面的折扇，上面题写着元好问的那首《续小娘歌》。这可是他向往已久的宝贝，莫非是长生天赐给他的吗？

直到蒙哥一行返回，海迷失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立刻派出使者去见拔都说：“我们不同意选举窝阔台系以外的大汗，伊塞克湖协议是一个无效协议。”拔都一笑置之，不予理会。

然而，与拔都和蒙哥的事先预料相同，虽然诸王立下协约，蒙哥的即位

仍然遇到了不少阻力。海迷失皇后的从中作梗，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中某些人的坚决抵制，都让原本美好的前景蒙上了前所未有的阴霾。

海迷失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联合察合台系宗王不里等人不断派人质问拔都，他们的理由无非还是："帝位应当属于窝阔台系，你怎能擅自决定转给他人？"对于质问，拔都仍以他在伊塞克湖忽里勒台大会上说过的话相对："我已有言在先，绝不能收回。我之所以拥立蒙哥，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考虑到要统率领土如此广袤的蒙古帝国，不是贵由汗遗下的那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所能担当得了的，只有蒙哥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

这一年在争吵中度过，忽里勒台大会未能如期召开。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一年。蒙古各宗王之间仍然没能达成协议，拔都多次催促开会，仍无法确定会议日期。

难道，伊塞克湖协议真的终将成为一纸空文吗？

第十二章 雄 视 欧 亚

壹

"额吉，我们怎么办？"蒙哥的内心虽然焦急，语调却很沉稳。忽必烈警觉地走到门前，向帐外张望了一番，这才小心地拉好了帐门。旭烈兀、阿里不哥从座位上挺直了身体，不约而同地盯着母亲。

苏如夫人用洁白的丝绢拭去嘴角的茶渍，望着她的儿子们微微一笑，她镇定的情绪很快感染了蒙哥，蒙哥的心里松弛了一些。

蒙哥面对母亲坐下来："额吉，我和弟弟们获得的各方面的消息都证实，以海迷失为首的窝阔台系、以不里为首的察合台系诸王正在积极活动，试图将脑忽、忽察或失烈门推上汗位。再不济，至少也得将汗位留在窝阔台系手中。海迷失的做法与当年乃马真太后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举帝国之富，收买人心。虽然今非昔比，诸王们对这三个人并不看好，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脑忽、忽察毕竟是贵由汗的亲生儿子，失烈门又是先汗窝阔台在世时亲自指定的汗位继承人。目前，除术赤系外，其他各系诸王的态度大都模棱两可，彼此间争论不休。原定四月份召开的选汗大会，转眼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仍旧无法举行。现在的形势可谓瞬息万变，额吉，我所担心的是，虽然有拔都汗的鼎力支持，只怕阻力仍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是啊，额吉，如果大哥这次不能顺利即位，我们的处境就会变得很危险。当务之急，是必须保证大哥如期即位。"忽必烈插话道，眉头紧锁。

苏如夫人将丝绢折叠起来，细心地放在案几一角，这才慢声细语地问道：“忽必烈，贝达尔和阔端那边怎么说？”

“贝达尔西征时曾与我大哥并肩作战，阔端又感念额吉当年不计较窝阔台汗将父王的属民赐给他一事，这两个人都明确表示不会改变他们在伊塞克湖大会上的誓约，愿意拥戴我大哥成为蒙古新汗。不过，阔端毕竟是失烈门的亲叔叔，贵由汗的亲弟弟，看得出他心里确有许多为难之处。”

“不奇怪！他们的态度与我预想的一样，这说明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并非铁板一块。既然诸王中最具声望和实力的拔都汗都不觊觎大汗之位，察合台系诸王自然更与汗位无分，现在又有贝达尔从中协助，说服察合台系大部分诸王站在我们一边应该不成问题。如此一来，海迷失也就孤掌难鸣了。”

“问题在于，其他各系诸王都在观望之中，该如何说服他们，让他们支持我大哥登基呢？”

苏如夫人稍稍深思了片刻，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

“也许……”

“额吉您说。”

“没有太好的办法，为今之计，只能将一段往事公之于众。”

“什么样的往事？”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异口同声地问道。

苏如夫人忧伤地叹了口气，眼圈微微红了：“那是一桩埋在额吉心里已经十八年的往事啊，也是额吉心里最深刻的痛，如果不是为了今天，额吉永远不想再对任何人提起。”

“额吉，是不是与我父王的死有关？”蒙哥敏锐地问，神情异常严肃。

“你如何晓得的？”苏如夫人惊讶地望着儿子。

“额吉莫要再问。我只想知道，我父王当年究竟是怎么病故的？为什么那么突然？”

“你父王……喝了尔鲁的符水。”

“尔鲁的符水！我一直都在疑惑，为什么父王从前线急着赶回来看望卧病在床的大汗时身体还很健康，从大汗处出来后就病倒了，而病重的大汗却不药而愈。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蹊跷，想不到真实情况竟是如此。是大汗设计的吗？”

“不！儿子，不！应该不是。”苏如夫人用丝绢擦了擦眼睛，语气中饱含着深深的忧伤。“那天，你父王从大汗宫帐回来时脸色就十分难看，侍卫

长想给他请大夫，他说什么都不让。他告诉侍卫长：他不是生病，而是中了毒，符水里有毒。他从前线一回来没顾上回家就去探望大汗，当时，大汗病得正重，在病榻上将国事完全委托于他。他们正在交谈，尔鲁进来了，你父王看见尔鲁好像有话要对他说，就跟着尔鲁出去了。在大汗旁边的帐子中，尔鲁很严肃地告诉你父王，他请示过神了，神晓谕他说，大汗这次生病是因为一生杀戮太重，为此，长生天认为他应该赎罪，早早归去。你父王觉得自己杀戮更重，情愿以身相代，接受长生天的惩罚。他和尔鲁回到大汗身边，将尔鲁的话告诉了大汗，大汗很感动，但无论如何不要你父王用生命来交换他的生命。你父王执意要以一己之身承受一切，尔鲁就让你父王喝下了他念过咒的符水，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大汗康复。你父王喝下符水后又与大汗谈了很久，直到大汗睡去他才回到住处。这一躺下，他就再没能起来。他让侍卫长转告额吉先有个心理准备，他说，这一次即使不是为了成全他与大汗的手足之情，就算仅仅是为了成吉思汗所开创的事业，为了蒙古国的安定和团结着想，他迟早必须也必然选择死亡。因为只有他死了，才能确保不会发生兄弟阋墙的悲剧，才能不给那些阴谋者以可乘之机。他要额吉一定答应他一件事，就是不要将他死亡的真实原因告诉你们兄弟几个。你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你们一定要忠心地辅佐窝阔台汗，不管怎么说，窝阔台汗毕竟算得上是一代名君。当年你们的祖汗选择他成为蒙古帝国新的大汗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权衡的，而事实也证明，窝阔台汗没有辜负你们祖汗对他的信任和倚重。为了成吉思汗未竟的事业，你们，还包括额吉在内都必须放下个人恩怨，将目光看得更远，将心胸放得更开阔。额吉答应了他。额吉怎么可能不答应他呢？有谁能拒绝这样高尚的请求？以后的事情你们都清楚，由于你们父王的死，你们得到了窝阔台汗始终如一的保护，尽管其间窝阔台汗听信他人的挑拨，也做出过试图削减拖雷系实力的举动，但总的来说，他对你们兄弟几个的关爱和信任，在许多方面不亚于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额吉也是许多年后才彻底地理解了你们父王的苦心，他用自己的死维系了一个新兴的民族，让它不要那么快走向四分五裂。”

“可是，您的心何曾停止过思念？父王去世后我无数次地看到您在偷偷地流泪。额吉，您知道吗，您那双曾让多少人得到过温暖和慰藉的眼睛，现在已经视物不清了，尽管您在竭力掩饰，尽管我和弟弟们一直装作看不出来，可您知道吗，这样做只能让我们心里更加难受！”

“额吉不告诉你们是不想让你们太过为我担心。没什么的，真的没什么。额吉从十六岁起就跟随在你们的祖汗和父王身边，马蹄所到之处，都留下过额吉的目光，额吉已经很知足了。额吉也许有一天会看不见一切，可额吉的心很亮，在额吉的心里不会有阴影和黑暗，而且，无论你们身在何处，额吉都不会停止对你们的牵挂。”

“额吉，我……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请您受儿子一拜！”

蒙哥跪倒在母亲脚下，眼里闪耀着晶莹的泪光。忽必烈、旭烈兀也跪在了大哥的身后。只有阿里不哥挺立不动，他的眼里喷射出仇恨的怒火。

突然，他转身欲走，蒙哥头也不回地喝住了他：“你要干什么？”

“我去杀了尔鲁！”

“你现在杀尔鲁只能授人以柄，难道你想让我们的父王白白地牺牲吗？”

“我就是不想让父王死得这么不明不白，才让尔鲁讲明白当初是谁指使他杀害父王的。我要给父王报仇！”

“你说得对，肯定有人在指使尔鲁，否则他绝对没有这个胆量。至于这个人是谁，父王当年一再嘱托过母亲不要追究。父王这么做无非是为了维护蒙古帝国的长治久安，现在正值多事之秋，我们绝不能因为个人恩怨将父王不惜以生命来维护的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阿里不哥，我们都是父亲的儿子，你问问忽必烈，问问旭烈兀，我们哪一个人不想给父王报仇？可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向你保证，尔鲁一定会死，而且这一天为期不远！”

“是啊。阿里不哥，你要听大哥的话，凡事三思而后行，千万不可莽撞行事。”忽必烈起身拉住阿里不哥的手，阿里不哥虽不情愿，还是跟着忽必烈跪下了。

“都起来吧，孩子们！”苏如夫人用她仅存的一点点视力温情地注视她的孩子们，兄弟四人听话地站了起来。

蒙哥已经明白了母亲的意图。

忽必烈也明白了母亲的意图。

让真相公之于众，但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即当年父王是为了替窝阔台汗接受长生天的惩罚，而喝下有毒的符水。父王对窝阔台汗的手足之情以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可能不引起王公贵族和黎民百姓的同情与崇敬。至于对众望所归的大那颜下了如此毒手的那位幕后指使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不光彩的行径足以让人们对窝阔台系产生疑虑和不满，转而寄希望于大那颜的儿子们可以重振祖业。隐忍了十八年的真相，在此时公开，不亚如一桶引爆的火药，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心所向。这是母亲的心计，是母亲用泪水和心血为她的儿子们铺设的通向汗位的最后一条捷径。

那么，该选择谁来担当这样的使命呢？

蒙哥和忽必烈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归隐已久。他曾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并在窝阔台汗的登基大典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同时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夫，一位怜贫惜苦的长者，因为这个缘故，即使在他主动要求归隐之后，许多草原人依然对他奉若神明、礼敬有加。

他就是尔鲁之前的教主萨哈木，拖雷生前的挚友。

即使在拖雷病故之后，苏如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依然与萨哈木保持着非常亲密的联系。

“额吉，让我去吧。”忽必烈说。

“我去。”蒙哥平静地说。

苏如夫人摇了摇头：“不，你们兄弟谁去也不合适。让修眉带着孩子们去吧，谁都知道，老萨哈木喜爱修眉像喜爱自己的亲孙女，修眉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他，谁也不会起疑心的。”

蒙哥和忽必烈怀着无以名状的心情凝望着母亲，母亲竟然替他们兄弟设计好了一切。其实，这许多年来，他们兄弟哪一次不是仰仗着母亲的心计、智慧和无畏才躲过了无数明刀暗箭？作为拖雷系的灵魂人物，母亲正是凭借她的忍耐，她的号召力，才确保了拖雷系没有被蚕食、被分化，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母亲，就没有他们兄弟几个以及拖雷系的现在和未来。

“我去叫修眉来。”旭烈兀起身离去。

苏如夫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夹杂着欣慰和辛酸的笑意。她完全料得到一旦拖雷的死因被众贵族及百姓得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效果所产生的作用将远远超过海迷失的那些财宝。

在静默中，蒙哥与忽必烈彼此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蒙哥恍若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让拖雷系取窝阔台系而代之，这大概才是母亲珍藏多年的对父王最刻骨铭心的承诺。

“阿里不哥，暂时要忍耐，懂吗？”苏如夫人柔和地叮嘱。

阿里不哥点头答应了。这一次，他没有再犯犟。

“夫人，别儿哥王爷到了。”侍卫的话音尚未落地，别儿哥已经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帐门口，他的身后紧跟着齐尼兰萨。

别儿哥还是老样子，不等蒙哥带着两个弟弟上前见礼便亮起嗓门大声嚷嚷起来：“四婶，蒙哥，我来了。我这次是带着军队来的，拔都汗派我和齐尼兰萨来保护你们的安全，他说，无论如何要确保忽里勒台大会顺利召开，确保四婶全家尤其是蒙哥的安全。拔都汗还交代，在此期间，我如何行动都听从四婶的调遣。”他拉过齐尼兰萨的手，介绍道：“这个精神头十足的小伙子叫齐尼兰萨，是拔都汗身边最得力、武艺最好的宿卫，蒙哥见过的，拔都汗专门派他来贴身保护蒙哥。”

苏如表示感谢。

“谢什么！四婶，拔都汗的脚疾又犯了，这次不能亲自来，不过，他已经派信使将他的口谕带给所有需要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王公贵族，让他们务必如期举行会议，不得再做无谓的拖延。拔都汗的口谕中有这么一句话：凡是违反成吉思汗大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谁都知道，他这个人一向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接到他口谕的人不可能不好好掂量掂量。四婶您就放心吧，蒙哥这次一定可以顺利即位。唔，四婶，能不能给我熬些奶茶喝，我的嗓子干得都冒烟了。”

苏如夫人笑了，蒙哥兄弟也笑起来。

齐尼兰萨却只顾呆呆地望着苏如夫人，一时间只觉百感交集。

她真的就是母亲一生不曾忘怀的那位夫人吗？尽管年轻与美貌不复当初，仁慈高贵的容颜却依然如旧。望着她的笑容，齐尼兰萨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还有舅妈和两个表姐，这一次回到蒙古，一定可以见见她们吧？即使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哪怕能与她们说上几句话，也多少可以慰藉内心深处对母亲的怀念了……

蒙哥的目光无意中落在齐尼兰萨俊秀的脸上，他吃惊地发现，齐尼兰萨的侧影竟与拔都那般酷似。

这是怎么回事？奇怪！

贰

晨曦剪开天幕的一角，用变幻不定的色彩涂抹着伏尔加河粼粼的水波，起伏的河面由墨黑到暗灰到橘粉到血红，色彩与色彩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倒是常常随着光影的交错混杂在一起。日出的壮丽是秋天赠送给伏尔加河最美的礼物，拔都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心情欣赏这样的景致了。

百灵悄然伫立在父亲身边。今天，是她邀请父亲来看日出的。她知道，自从贵由汗驾崩以来，父亲难得有片刻的轻松。为了蒙古帝国的将来，他将自己变成了一柄随时准备征战的刀。如今，蒙哥汗凭借父亲的支持和自己的智慧终于稳定了蒙古政局，父亲欣慰之余，却感到从所未有的疲累，人也一下苍老憔悴了许多。父亲的变化令百灵心痛和心碎。

昨天傍晚，百灵收到了齐尼兰萨托信使带回的家信，信用汉文写成。尽管能说好几个国家的语言，百灵和齐尼兰萨最擅长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方块字。齐尼兰萨的这封信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叙述了蒙哥汗登基后发生在蒙古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这场政变几乎成功。如果成功，历史将被改写。

百灵将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通过齐尼兰萨细致的描述，她似乎看到

了信中的每一个人。这些人里，有些仅仅是名字为她所熟知，有些她却素不相识。但他们的命运却一样牵动着她，让她身不由己地跟着齐尼兰萨一同去经历，去感受。

信是这样写的：

百灵，见信如人。

自回到蒙古草原，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

如父亲所愿，忽里勒台大会在我和别儿哥叔叔到达后的一个月内如期召开。其间，我听到了一桩令人震惊的传闻，即当年拖雷大那颜是喝了教主尔鲁的符水，替窝阔台汗去死的。这个传闻真实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不过它产生的作用却出乎意料的巨大，它促使原本许多犹豫观望的王公贵族都迅速转变了态度，非常积极地前来赴会。所以，当诸王贵族们第一次集会时，除了海迷失皇后和少数的窝阔台系诸王外，其他的人都参加了大会。

鉴于窝阔台家族的抵制态度，为了促使海迷失皇后和她的两个儿子脑忽、忽察尽快前来参加大会，苏如夫人和其他先期到会的诸王商议，给他们送去了一封措辞温和的信，信上说："成吉思汗家族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会齐，忽里勒台大会因你们拖延至今，再没有耽搁的必要了。如果你们有和解和团结的愿望，请尽快出席忽里勒台大会，庶几朝政可以一致处理，猜忌、携贰可以从速消除。"

信送去后，海迷失皇后大概感觉到再拖延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只得让她的两个儿子启程，她自己却拒不前来。而脑忽、忽察以及其他几位窝阔台系的王爷虽然已经动身，途中依旧磨磨蹭蹭。眼看约定的时间已过，与会人员只好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将蒙哥汗拥上汗位。

蒙哥汗的即位与一年多前在伊塞克湖畔举行的那次选汗大会相比，少了许多掣肘，大家承认既定的事实，众口一词：汗位非蒙哥莫属！就这样，蒙哥体面地成为蒙古帝国的新一任大汗。

你是否还记得那一次，伊塞克湖选汗大会上的情形，你作为冰姬皇后的侍女也在会上。父亲让别儿哥叔叔和我持剑分别站在帐门的两边，并严令凡是敢因为不满擅自离会或故意挑起事端者格杀勿论！反正我是记忆犹新。伊塞克湖原本清爽的空气与大帐中紧张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互不相让，当时剑拔弩张的情形很久之后依然常入我的梦中。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崇高的威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有着种种分歧，最终大家还是接受了父亲的提议，同意蒙哥为汗位继承人。

然而这一次完全不同。蒙哥汗的即位过程虽然顺利，但其后发生的事情却称得上凶险万分了。

为蒙哥汗的即位大典做着准备的同时，一场阴谋也在悄悄地酝酿之中。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窝阔台系诸王迫于形势，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服从我们父亲的安排和忽里勒台大会决议，并动身前往参加蒙哥汗的即位大典，暗中，他们却不想就这样失去他们的天堂。在海迷失太后的唆使下，她的儿子脑忽和另一个窝阔台的孙子失烈门，带着军队和装满武器的大车，向蒙哥汗的大帐逼近。他们是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蒙哥汗，然后将他废黜掉。

你简直无法想象，当脑忽、失烈门等人磨刀霍霍，准备向蒙哥汗的新政权杀来的时候，蒙哥汗还被蒙在鼓里。如果不是他的一位鹰夫为寻找走失的白骆驼，很偶然地发现了这个罪恶的阴谋，恐怕庆祝蒙哥汗登基的喜庆宴会就要被鲜血染红，而我们这些人也会因此身首异处。

幸而苍天不佑阴谋者，脑忽和失烈门等人到底败露了。蒙哥汗的确是父亲一再赞许过的那种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险，他竟然于谈笑间就将脑忽、失烈门置于了他的掌握之中。脑忽、失烈门原本还竭力为他们的不轨行为狡辩，但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俯首认罪。据说，蒙古立国至今，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因此，蒙哥汗想宽大为怀，不予追究。但别儿哥叔叔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这次迁就他们，无异于姑息养奸，只有进行严厉的审判，才可以做到惩前毖后、杀一儆百。蒙哥汗权衡再三，终于采纳了别儿哥叔叔和其他许多将领的这一意见。

审判时我也在场。蒙哥汗将宗王和将领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就脑忽等谋反的事谈谈各自的看法。人们意见相左，争执不下，只有一位大臣始终默默不发一言。蒙哥汗很奇怪，征询他的意见，他推辞不过，讲了下面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当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了世界许多地区，在他打算进军印度时，他的部下纷纷要求独立，他束手无策，遂派人向贤明智慧的亚里士多德请教，询问该如何制服这些专横跋扈、不听钤束的将领。亚里士多德并未回答，只是将使者带入花园中，让他把根深叶茂的大树拔掉，在原来的地方栽上小树。亚历山大大帝从这件事上悟出了玄机，下令处死那些飞扬跋扈的部下，而让他们的儿子统率父亲遗下的军队。从此令行禁止，没有人敢抗命不遵。”不瞒你说，他的故事我听得稀里糊涂，蒙哥汗的脸上却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翌日的审判大会上，蒙哥汗下令将那些唆使宗王叛乱的将领们全部处死，共有七十七人引颈就戮。脑忽和失烈门遭到贬降，跟随忽必烈王爷出征南方。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蒙哥汗不想就此放过真正的幕后策划人。他让我担当了这个使者，向海迷失皇后和她的另一个儿子忽察转述他的口谕：“倘若你们没有跟这些人共同策划阴谋，没有赞同或帮助他们，那么你们该到朝廷来讲明一切，这对你们的前程至关重要。”海迷失皇后当即“赏”了我两个耳光，命侍卫用棍棒把我撵了出去。这且不论，她还站在帐门外的草地上指手画脚，又哭又叫，说“你们所有的宗王曾经立过誓言，大汗之位永远属于窝阔台家族，别人不得觊觎，不得染指。为何现在又食言自肥呢？”当年，我们跟随母亲、外祖父周游世界各地，也曾见过很厉

害、很泼辣的女人，但没有一个可以与海迷失皇后相比。因为她绝不是单纯的泼妇，她通身散发着一种让人恐惧的杀气。你没有看到她当时那双血红的眼睛，我想，如果她带着刀子，一定会先杀了我吧。

从海迷失皇后这里碰了钉子，我只好又来到忽察王爷的住所。忽察王爷一样对我或者说对我的使命充满了反感。他一定认为，蒙哥汗传讯他，是对他莫大的羞辱。开始，他根本不肯见我，可是他身边一位年轻美丽的妃子却私下里召见了我。她很随便地跟我交谈起来，我一眼就看到了她脖子上挂着的形如飞鱼的护身符。

百灵，是飞鱼护身符！

那是外祖父家的家传之宝啊，外祖父曾将其中的一个给了舅舅家的两个女儿，另一个给了我和你。我突然意识到她一定就是母亲多次给我们讲过的舅舅家的那两个女儿之一，心里一阵激动，脱口问道："你叫沈修眉吗？"她很惊奇地看着我，若有所思地回答："我叫沈雪雪，修眉是我的姐姐，她是旭烈兀王爷的夫人。"然后她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姐姐的名字？"我差一点告诉她我是谁，但我想起我们对母亲的允诺，只好说：我听说的。人们一直都在传言，苏如夫人教养出来的两位姑娘，犹如落在我们草原上的两颗最明亮的星星，所有的王公贵族都希望能将她们迎回自己的帐中。然而，她们长大成人后，一个嫁给了苏如夫人的儿子旭烈兀，一个嫁给了忽察。

我这么一说，她有点困惑地笑了笑，也就不再追问了。她对蒙哥汗即位前后发生的事情问得很细，最后她明确地告诉我，蒙哥汗的即位乃天意。忽察王爷如果执迷不悟，很有可能将整个帝国推入战争的深渊，她一定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她让我稍等一些时候，她将亲去劝说王爷同我回返蒙古宫廷。而我，这一刻无论她说什么，我都只是机械地点头称是。我心里就想着一件事，她是我的姐姐，是除了父亲和你之外与我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而且，她长得真有些像她的姑姑，我们的母亲！不仅外貌像，她的气质，我该怎么形容才对呢？或者说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娴雅高贵吧，也一如为我们操劳了一生的母亲。

雪雪姐姐是怎么劝说她丈夫的我不得而知，忽察出来后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却是事实。他热情地款待了我，雪雪姐姐也在一旁作陪。第二天，忽察便动身与我一同去觐见蒙哥汗，同行的当然还有雪雪姐姐，她要去看望苏如夫人和舅妈，当然此去还能姐妹团聚。血缘关系的力量真是奇妙，雪雪姐姐与我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心灵的契合，有了雪雪姐姐相伴，旅途不再孤寂和艰辛，我们很快回到汗廷。

忽察主动向蒙哥汗请罪，承认自己确曾对大汗的使者和大汗本人不敬，但他实实在在没有参与脑忽和失烈门的叛乱。至于他没有参加叛乱的原因，他坦言是因为他娶了雪雪妃子后，对自己以前放荡不羁的荒唐行为深感后悔，渐渐地就与脑忽和自己的母亲疏远了。当脑忽决定暗杀新任大汗时，根本就在瞒着他。蒙哥汗听了他的话，笑着问我："你在中国住

过，一定知道中国有句俗话是怎么说的？”我回答大汗：“妻贤夫祸少。”“对，妻贤夫祸少！”蒙哥汗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他爽朗的笑声让我明白，他彻底相信了忽察的清白。雪雪姐姐的明智，帮助忽察躲过了这场无妄之灾。

蒙哥汗虽然大度，对于反对者却绝不心慈手软。他听说海迷失皇后拒绝来朝见他，还暗讽他篡夺了本应属于窝阔台系的汗位，顿时勃然大怒，命忙哥撒协助我立刻前往海迷失的驻地羁押这位做过皇后并摄政过的女人。忙哥撒既是蒙哥汗的亲信将领，又是一位武勇之夫，我算领教了他火暴的脾性。他一到海迷失皇后的帐前，不容分说就让士兵将皇后绑了起来。我不敢阻止他。我知道，即便我阻止，他也不会听我话，他的背后，站着的毕竟是性情沉毅、敢作敢为的蒙哥汗。

海迷失皇后的双手被缝在皮囊中，就这样被一路带回蒙哥汗的大帐。与她同时被押回接受审讯的还有失烈门的母亲。蒙哥汗仍派忙哥撒审讯海迷失皇后，同时让我和另一位史官作文字记录，我用汉语，另一位史官用蒙语。忙哥撒的审讯真让人瞠目结舌，他居然命人剥去海迷失皇后的衣服，让她赤身裸体地站在自己的面前。海迷失皇后愤怒地大喊：“我的身体只能袒露在已去世的贵由汗面前，你怎能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出丑。”我和史官都看不下去，假装看着我们自己面前的纸和笔。

忙哥撒根本无动于衷，厉声开始了他的审讯。在桩桩事实面前，海迷失皇后不得已承认了她鼓动儿子脑忽阴谋叛乱的事实。忙哥撒得到了海迷失皇后的口供后，也不去请示蒙哥汗，直接命人用一张大毡将海迷失皇后和失烈门的母亲一并裹起来，投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河里。可怜一位曾经左右过蒙古政局的女人，竟落得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海迷失皇后死后的第二天，人们在尔鲁自己的帐中发现他神秘地死去。他背靠在帐中角落里，身体站立不倒，身上无一处伤痕，也不像中毒身亡。他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那表情用“恐怖”、用“悔恨”，用任何字眼都无法准确描述，却让所有第一眼看到这种表情的人都从心底里感到“毛骨悚然”！

尔鲁究竟是怎么死的？更多的人都在猜测是由于他恶贯满盈，人不报天报，而我也有些相信这样的说法。

但愿吧。

随着阴谋者被一一剪除，蒙古政局趋于稳定。蒙哥汗留我在汗廷效力。本来，我应该答应他，我的身上毕竟流着父亲的血，为这个朝气蓬勃的新政权效力也是我天经地义的责任。可我犹豫了片刻，告诉他，暂时不行，我还有两件事要办。一件事是先回趟四川，祭拜我的母亲；第二件事是回到萨莱城亲口求得拔都汗的允诺。蒙哥汗以他特有的宽宏大度答应下来，只是叮嘱我要早去早回。

也许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母亲让我们回到父亲身边，帮助他、

保护他却不要与他相认的深意。她是怕我们卷入血腥的、惨无人道的权力之争中啊，她希望我们的一生都过得宁静、坦荡、祥和。母亲是对的。我们的外祖父出身女真皇族，而他的全家除了外祖父之外不正是因为出身高贵，具有号召力而成为政敌的眼中钉，乃至最终被满门抄斩吗？如今，我又亲身经历了蒙哥汗镇压政敌的全部过程，我看着那么多人在我面前引颈就戮，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厌恶，说不出的恐惧。这远不像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战场上，你面对的是敌人，这里，你面对的是同胞。

我开始怀念我们与母亲、外祖父度过的那些优游山林的日子，不过，我清楚，我无法逃避被注定的命运。换言之，我是蒙古人的儿子，所以，不管我多么犹豫，唯一能做仍是听从蒙哥汗的调遣，为他而战，为他而死。

我打算从四川回来后就去看望父亲和你。父亲年逾半百，我感觉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人也苍老了许多。离开他的这段日子我越来越克制不住与他相认的冲动。我真的好想叫他一声父亲。

父亲，但绝不是父汗。他永远不是我们的父汗，而只是将他的骨、他的肉、他的血液做成了我与你的父亲。

我想，我此时开始领悟母亲的真正用意，她是希望我们永远不要为权力迷失了善良的本性，她不让我们相认的只是父亲的权力，而不是父亲本身。百灵，我知道你会赞同我，有的时候，当你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你的眼神告诉我，父女割不断的情感在你的心中，是比语言更刻骨铭心的依恋。所以，在我回来之前，你与父亲是否相认，以何种方式相认，都由你斟酌而定。

我抓紧时间给你写这封信，诺敏正在安排收拾行装，两个孩子已经等不及要出发了。

对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差点忘记告诉你。

在我给你写信的几天前，我专程去看望了耶律恪。他还住在他家的老房子中，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偌大的家中只有他孤身一人，显得十分空阔凄凉。耶律丞相这所房子的建筑风格、式样都与他当年隐居于中都西山时的居所完全相同。大厅里并排挂着耶律丞相在新居落成后题写的两首绝句，很能反映出耶律丞相当时的喜悦心情。如今，耶律恪将它们都重新装裱过了，又增添了几分新意。这两首绝句一首是《题新居壁》：“旧隐西山五亩居，和林新院典弄同，此斋唤醒当年梦，白昼谁知是梦中”。另一首是《喜和林新居落成》：“登年凭轼我怡颜，饱看和林一带山。新构幽斋堪偃息，不闲闲处得闲闲”。我把这两首诗都记下了抄给你，我知道你一定喜欢。

我和耶律恪聊了许多，心中在想，如果不是因为耶律恪的父亲在遭受乃马真皇后的贬谪之后抑郁而终，使他从此无意于仕途，他完全可能成为

像他父亲一样了不起的政治家和一代名相。他也像他的父亲那样清廉自守，品德高洁。他的家中，除了几件简陋的摆设就只有书柜上一排一排的书。交谈中我得知他至今尚未成亲，然后，他就有些默默出神，眼神流露的茫然是你与他分别时我曾看到过的。我怕他不愿让我察觉到他的失态，就起身去翻看他的藏书。不经意的，我发现了和其他书籍一起摆放在书格里的他的画稿，这些画稿他都整整齐齐地装订成册。

当我打开画稿时，我简直惊呆了，画稿上的每一页都是你！从河面吹来的风拂动着你的长发；穿着一身猎装骑在马上的你英姿飒爽；盯着棋盘的你面容宁静安谧……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眼睛酸酸的，只得闭了好一会儿眼睛才继续翻看下去。当我抬起头时，耶律恪正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脸涨得通红，大概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

我同样很尴尬，将画稿还给他时半晌无语。

百灵，你是否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一种男人会把爱情当成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信，这一刻我却信了。

那一年，你为了不离开父亲身边狠心地拒绝了耶律恪，这许多年来他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和牵挂着你。只不过与许多男人不同的是，这些思念和牵挂都被他默默地埋在了心底。

百灵，等我从四川回来后，我将邀请耶律恪和我同行，希望到时你能珍惜这段迟到的姻缘。我知道你其实始终都在深爱着耶律恪，只不过因为你觉得对父亲而言你是唯一的，对耶律恪而言女人却不是唯一的，你才忍痛选择了放弃。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对耶律恪而言你同样是唯一的，那么你还会再次放弃吗？

别让我失望，别让父亲失望，有父亲，还有我、诺敏的祝福，做新娘时的百灵一定美得超凡脱俗。

别不赘言，见面再述。

蒙哥元年春

齐尼兰萨于汗营

叁

太阳终于完全跃出了地平线，在起伏的河面上跳跃的万道霞光敛去了诱人的色彩，渐渐变得透明。日出的瞬间，因为灿烂，所以短暂。草尖上、木屋脊，所有残留的阴影都被一扫而尽，新的一天开始了。

百灵恋恋不舍地从河面上收回目光，这才发现父亲正慈爱地注视着她，她亦回以温柔的微笑。

“真美！”

“以前也看日出吗？”

“常看。每到一个新的国家，母亲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和齐尼兰萨去看日出。她说，日出之美就在于你每次所看到的日出和日出时的绚丽留给你的震撼都不尽相同。”

“你终于肯对我提起你的母亲了？”

“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记得三十年前，一位我深深爱着的姑娘告诉我，她天生是一篷流浪的帆，她的父亲是一只漂泊的船，船不可能安顿下来，帆就不会让船独自漂泊。这许多年来，我常常在想，她一定也看过许多国家的日出吧！”

“是的，一定。她叫什么名字？”

“清雅。沈清雅。”

“就是那一次，她选择了离开您，是吗？”

“她想去欧洲旅游，想到埃及去看金字塔。这是她的梦，然后她会回到大理去，因为她母亲的灵魂就安息在那里。”

百灵的眼中蓦然溢出了泪水，她慌忙扭过头，望着河面上出现的第一只小船正孤独地摇来摆去。

“您所爱着的人是不是就像那只小船呢？”良久，她自言自语。

“不。从这里你看不到船上装着什么，听不到摇橹的船夫或许正在快乐地吹着口哨。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明白，为什么那一天清雅会对我说，如果她只是得到了我的爱，离开了我后她一定倍感孤独，思念会让她憔悴。可是，当爱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与爱相守，她的一生将何其富有。可惜我当时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我的心被爱与苦涩塞得满满的，一点儿也看不懂她眼中闪烁着的幸福的神采。她并不强求我明白。她坐下来，拉着我的手，坚决地说，我们的缘分只剩下不多的几天了，当缘分尽时，就让所有的情爱随风而去。一旦我走出这座城堡，回到我父亲和祖汗身边，就把她当作一个虚幻的梦封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要轻易去开启去回忆。她只想成为我的一个美丽的、秘密的梦，除此之外，她别无所求。”

“她说的每一句话，您都记得这么清楚？如果她知道这一切，该有多么开

心！不，她知道，我相信她一定知道。否则……”

“否则，她就不会吹着快乐的口哨，摇着橹穿过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把她最珍贵的一切都卸在了萨莱城。”

“您……原来您早就知道……”

“傻孩子！清雅她告诉过我啊，她母亲的家族有一种特异，凡这个家族的女孩结婚生子，多为孪生。何况，这世上能有几个人的相貌与她那般相像，能有哪个女孩子有她那种奇异的体香！”

百灵激动地望着父亲，任凭泪水滚滚落下。“可您从来没有追问过我们什么。”

“我已经得到了清雅的恩惠，又何必去在意称谓的改变。尊荣往往与猜忌相伴，清雅那样聪明，岂能不虑及到这一层。”

百灵泪眼婆娑地望着父亲：“我懂了。”

“说说。”

“难怪母亲会眷恋您一生。因为您——值得。”

“是吗？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动听的褒奖。”

百灵知道父亲在跟她逗趣，破涕而笑了。

伏尔加河中的船只渐渐多了起来，船工的号子隐隐可闻。百灵突然想起她与耶律恪初次相遇的情景。

那天，她、齐尼兰萨和诺敏正在琼华岛游赏，见一位书生行吟于长桥之上，如痴如醉，旁若无人。书生布衣麻履，葛巾束发，看样子是位家境贫寒的学子。诺敏调皮，紧随书生之后，学他缓步慢行，或敛首深思，或仰头长吟，齐尼兰萨和百灵远远地躲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书生竟全无知觉。

诺敏正学得兴起，不料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惊叫一声，身子向桥栏倾去。书生被惊觉，愕然看着诺敏头上的金簪滑落，掉入水中。接着，令人万万没料到的是，书生看了满脸懊悔的诺敏一眼，竟一个猛子扎入水中。等齐尼兰萨和百灵急忙赶到时，书生已从水中摸到了金簪，笑着抛向诺敏。

这一桩意外使百灵三人，尤其是齐尼兰萨对书生刮目相看，亦成为四人相识的肇端。此后，因为彼此志趣相投，四个年轻人相偕游玩了中都著名的八景：琼岛春阴、玉泉垂虹、太液秋波、居庸叠翠、蓟门飞雨、西山积雪、芦沟晓月、金台夕照，尽情饱览松桧苍蔚、芰荷卷舒，流连歌声戛玉、暗影流香。快乐的时光总嫌短暂。不久，诺敏的父亲兀良合台

奉诏要回蒙古草原，诺敏随行，齐尼兰萨和百灵则需回返四川。耶律恪便在玉泉为百灵、齐尼兰萨、诺敏饯行。玉泉位于宛平县西北三十里，山有石洞三个，甘泉涌出，色如素练，山上建有芙蓉殿，曾为金章宗避暑之处。玉泉垂虹，乃中都八景之一，虽因战乱失于修葺，亭台楼榭多有破败，天然美景依旧。

耶律恪专择芙蓉殿后一平整山石，自备酒菜，与挚友把酒言欢。临别之际，百灵三人方才得知耶律恪竟然是蒙古名相耶律楚材之子……

“孩子，想什么呢？”见女儿默默出神，拔都关切地问。

百灵急忙收回思绪，淡然一笑：“想一个人。”

“是耶律恪吧？”

百灵惊异：“您如何知道？”

“知女莫如父嘛。齐尼兰萨有封信来，信中只说了一件事，就是希望不久的将来我可以为你和耶律恪主婚。”

“是这样啊。”

“孩子，陪我沿河边走一走。”

百灵伸手搀住父亲，顺从地走在父亲身边。拔都的脚疾未愈，行走显得有些艰难。

父女俩边走边谈。他们的话题随意变换着，从耶律恪到蒙古贤相耶律楚材，从乃马真皇后抑沮贤良，到海迷失蠹国乱政，从蒙古帝国经历的十年政局不稳，到蒙哥铁血丹心、澄清玉宇……百灵比任何人都要了解父亲内心的喜悦。两年有余的时光，她亲眼看着父亲为了窝阔台系和拖雷系的皇位之争食不甘味，夜不成眠，如今大局已定，父亲终于卸下了思虑的巨石。毕竟，在父亲的心目中，只有蒙哥汗才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一代君主……

拔都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百灵也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父女俩无拘无束地闲聊着，想到什么说什么。一个人说的时候，另一个就会认真地倾听。这些年来，百灵与父亲还难得有这样亲密的时刻。

前面出现一个坎沟，百灵的手稍稍勾紧了父亲的肘弯。“小心点，父亲！”她很自然地说道。

拔都蓦然驻足，回望着女儿美丽明净的双眸。由于激动和欣喜，他连眼角的褶皱里都焕发出奕奕的神采。

“你叫我什么？”

百灵深情地回道：“父亲！其实在我心里，我已经无数次地这样叫过您了。还替齐尼兰萨。他说，您永远是我们的父亲，而不是我们的父汗。”

“我懂，这也是你们母亲的愿望。我真的很高兴，能做你们的父亲，而不是做你们的父汗。”

“谢谢您，父亲。母亲爱了您一生，我们同样爱您。”

“孩子，能给我讲讲你们的母亲吗？这些年你们都去了哪里？为何又从大理到了四川？”

百灵深情地点了点头。

“从我记事起，我和齐尼兰萨就在马车上或者挑夫的竹筐里颠簸。等我们稍大一些，外祖父和母亲开始教我们认字，哪怕是在旅途中，只要有一点点闲暇，母亲都会督促我们读书、写字。没有纸和笔，母亲就让我们用棍子在地上写。齐尼兰萨是个小调皮，常常偷懒，这时，母亲就会说，我们长大了，总要回到父亲的身边，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才学，她就不会让我们去见父亲，因为我们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她不想让父亲为我们感到失望。听她讲父亲的故事，我和齐尼兰萨永远听不厌。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齐尼兰萨看着日出无忧无虑地长大。旅途艰辛然而快乐，当然有时也难免遇到危险。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刚到匈牙利的首都，正赶上蒙古大军要进攻匈牙利，匈牙利人就把我们当作奸细抓了起来。幸亏母亲遇到一位熟人，这个人与别剌四世很熟悉，他亲自向别剌四世说情，别剌四世才特旨放了我们。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支蒙古军的统帅是您。母亲一心一意考虑我和齐尼兰萨的安全，决定暂时先回大理。在返回的途中，外祖父病逝了。按照他的遗愿，我们将他的骨灰洒在了回来时经过的第一条小溪中。本来，母亲原打算在大理安定下来，然而不久，她听说一支蒙古军正在四川作战，这支蒙古军的主帅是您的堂弟、窝阔台汗的次子阔端，主将是您的挚友兀良合台将军，便决定带我们去四川成都投靠外祖父的一位朋友。后来我们才知道，母亲当时已经发现自己患了病，她精通医理，感觉这次生病不同以往，很可能因此一病不起，才想尽快将我们送回您的身边。齐尼兰萨特别想参加兀良合台将军的军队，母亲怕他出危险，无论如何不肯同意。事有凑巧，兀良合台将军的人攻陷成都后，大量伤病员需要治疗，而当地大夫人手不够，将军的手下便找到了母亲。这时，齐尼兰萨与诺敏也相识了。经诺敏介绍，齐尼兰萨得到兀良合台将军的器重，让他做了诺敏的侍卫。母亲放下了心，病却一日重似一日，临终前她一再叮嘱我们，要我们到钦察草原找您，但不许我们与您相认。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关心您、保护您。窝阔台汗病逝后，将军安排齐尼兰萨护送诺敏到您的封地省亲。我们一路辗转，终于回到了您的身边。以后的事情您都清楚了。自从与您朝夕相处，我和齐尼兰萨越来越尊敬和喜欢您，若不是为了信守对母亲的承诺，我们可能早就与您相认了。也许母亲真正担心的只是一旦我们的血统得到认可，就有可能卷入残酷的权力之争，她希望我们尽可能地远离无谓的纷争，而不是真的不要齐尼兰萨

和我认祖归宗。我和齐尼兰萨经过了这么多年才开始领悟她的真实用意，事实上我们对权力地位也从未产生过任何奢望，所以，我们现在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叫您一声父亲了。”

拔都的双目微微濡湿了，他拍着百灵搭在他臂弯上的手，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我的女儿，你知道吗？当我还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时，我的命运就被注定了。可是，我的一生却因为遇到你们的母亲更加多姿多彩。你们的母亲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对权力不屑一顾，却希望她所爱的人顶天立地。”

他和女儿相依相偎，继续向前走去，语气渐渐变得激昂，掷地有声：“这三十年来，我不曾有一刻忘记过清雅，有许多事我都是在为她而做。现在，我想，我做到了。我，拔都，一个蒙古人，站在伏尔加河畔遥望蒙古草原，祈愿蒙古民族永远昌盛。我的身后，不仅屹立着金帐汗国，更屹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这，永远是我力量的源泉！”

百灵扭头凝望着父亲，目光中闪射出骄傲的神采。

即便这一刻她不会知道她父亲所建立的金帐汗国此后将傲立于欧洲长达二百六十二年，并最终悄然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但她知道这个与她一起迎接日出的人是她的亲生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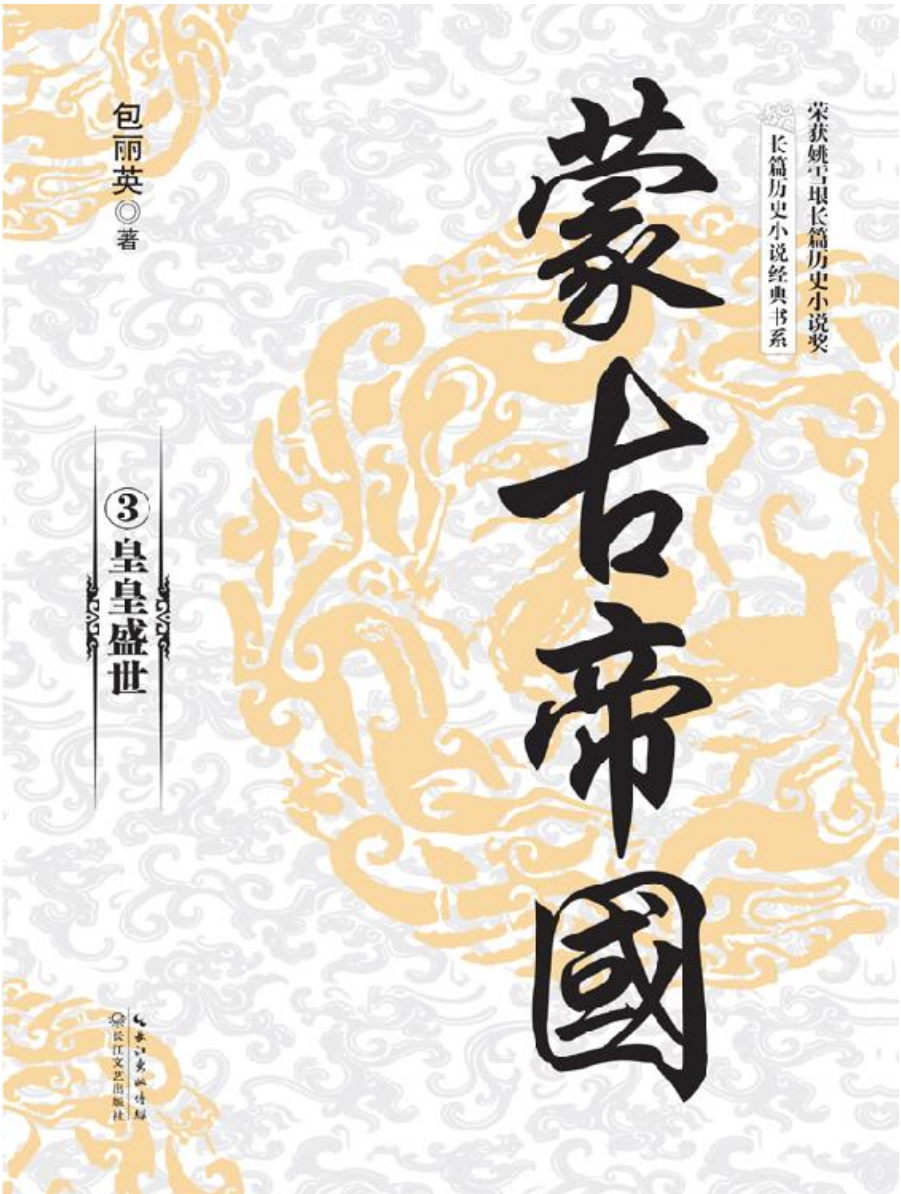
而这，就已经足够了。

狂飙西进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215

214



- 第一章 冲出地平线
- 第二章 大理烟云洱海雾
- 第三章 风雨飘摇的金莲川幕府

- 第四章 血战钓鱼城
- 第五章 兄弟阋于墙
- 第六章 首鼠两端的李璮
- 第七章 真金崭露头角
- 第八章 义利之争
- 第九章 皇室风云
- 第十章 拉开统一战争的序幕
- 第十一章 一江挽歌东流去
- 第十二章 垂死挣扎
- 第十三章 大厦将倾
- 第十四章 零丁洋里叹零丁
- 第十五章 圣朝崛起在东方
- 第十六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 第十七章 大元风雨
- 第十八章 天人永隔
- 第十九章 永远的中国

第一章 冲出地平线

壹

一二五二年六月，蒙古。

这天掌灯时分，蒙古都城哈剌和林西南的万安宫内灯火通明。

此时正值仲夏，炎热异常，但听宫外蛙叫蝉鸣，此起彼伏。忽必烈解开袍领，用一块丝织手帕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分北、西、西南三路夹击，宋地可破。”他左手执一烛台，在摊开的一张地图前对蒙哥汗说，“汗兄，灭宋一直是先祖、先父的遗愿。依臣弟之见，灭宋须循序渐进，应先从其西面的吐蕃（今西藏）和西南的大理（今云南）入手，然后从北、西、西南三个方向对宋进行夹攻。如今，吐蕃初定，接下来我们就该挥师大理。”忽必烈说着，右掌重重地击在大理的标志上。

蒙哥汗俯视着地图，没有立刻说话。他用指尖掐了掐眉宇，这是他在思考时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忽必烈凝望着长兄低垂的面容，从小的时候起，这张棱角分明的脸在他的心目中就代表着智慧与决断，对于比自己年长八岁的长兄，忽必烈一直怀有一种类似于对父亲的敬重。

片刻，蒙哥汗点头表示赞同：“对——对。”他抬起头，发现忽必烈正在看他，不由微微笑了。

作为蒙古的第四任大汗，他生平最大的理想就是实现前三任大汗，尤其是伯父窝阔台汗的遗愿，继续完成对宋的征服大业。此刻，他就是在与胞弟商议这件事情。听忽必烈说出自己的内心所想，他显得很高兴：“忽必烈，你的分析正合我意。我召你来，正是为了下定攻宋的决心。宋廷尽管腐败无能，但毕竟地大物博，兵多城固，再加上儒家忠君思想根植民心，这一切都不容我们掉以轻心。”

忽必烈颔首静听。

“自宋朝偏安以来，国势日衰，正是我们用兵的大好时机。因此，我命你率部借道吐蕃，先下大理诸国，从而完成对宋的夹击包围。”

忽必烈拱身道：“臣弟遵旨。”

蒙哥汗亲自斟了一杯奶茶，放在忽必烈的手边，笑道：“现在就你我二人，你不必拘礼，坐着叙话吧。说说看，你还有什么打算？”

忽必烈正觉得有些口渴，坐下来，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奶茶，面对兄

长，侃侃而谈：“汗兄，这段时日我一直苦思攻宋事宜，确有一些忧虑。我在想，自窝阔台汗末年至今，我们对宋多有用兵却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究其原因，与我们的水军尚且无法与宋抗衡有关。宋军仅在襄阳以舟师横截汉水，就使我军勒马不前。另外，前些日子我曾多次派人前去打探，探得宋军在光州、黄州、蕲州、安丰间的大别山一带设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山寨，又设四川安抚制置使驻守四川，并令诸州择险要之地构筑山城，屯兵聚粮，扼守要道，一旦遇有战事，一呼而百应。因此，为今之计，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势在必行。另外，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讨论的，既然对于宋军的正面进攻很难奏效，就得另出奇兵。”

烛光跳了一下，发出噼噼剥剥的声响，一股红色的烛油由上而下流在高脚烛台上。忽必烈放下茶杯，起身观赏着根雕花几上一个精美的塔松盆景，蒙哥汗则走到他身边，坐在束腰凳上引逗着八哥取乐。“说下去，很有意思。”蒙哥汗握紧一个一人多高、装有圆形青铜底座的鸟架，向前移了移。

忽必烈在翘头案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又道：“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尽快拿下大理，并最后解决吐蕃问题。”

蒙哥汗抬起头，右手食指轻轻勾了一下八哥的长喙：“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秋末到来之际，还是明年春天？”

忽必烈站起身来：“那太晚了。我意现在就走。”

蒙哥汗怔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笑了笑：“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臣忽必烈随时听候蒙哥汗的调遣！”忽必烈一脸严肃，胸有成竹。

“鬼精灵，”蒙哥汗温和地笑了，语气中却不无赞赏之意，“这样说来，你早就有所准备喽！难怪额吉老说你‘思大有为’。”

“作为大汗的臣子，理当效力！”

蒙哥汗坐回案前，正色道：“忽必烈亲王听旨!我命你三日以内率精兵十万往征大理，不得有误。钦此。”

忽必烈双膝跪倒在地：“臣忽必烈领旨。”

蒙哥汗俯身望着忽必烈，神情严肃：“我将这样的重任交给你，你一定要慎而又慎。”

“遵命！”

“平身吧。一会儿，你先去看望额吉，这两天就留在她身边照顾她。记住，千万不要让她老人家太过为你担心了。”

“是，我这就过去。”

忽必烈抬起头，与蒙哥汗四目相对，兄弟俩的目光里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内心深切的忧虑。

作为拖雷家族的灵魂人物，苏如夫人在丈夫英年早逝、窝阔台汗对拖雷家族不能完全放心的艰难岁月中，以隐忍的心胸、敏锐的头脑确保了拖雷家族的完整，并在金帐汗拔都的帮助下，实现了汗权从窝阔台家族向拖雷家族的转移。但是多年的劳累使她染上了致命的疾病，她在双目失明后，一直缠绵病榻。

这几日，忽必烈尽心服侍在母亲床前，出征的日子已经确定，明天他就要出征大理，他不知道这一别是否还能与母亲相见。

苏如夫人强撑病体，双手抚摩着忽必烈瘦削的脸庞，不觉老泪纵横："四儿啊，南方汉地河汊密布，气候炎热，此去须处处提防，少染温热疾病。咳——咳——咳——"她的声音渐渐微弱，侍女递过去一块白色丝帕，忽必烈接过来在母亲的嘴角上轻轻一揩，只见洁白的丝帕立刻洇红了一片。

"四儿，我的口里怎么咸糊糊的，是不是有血啊？"苏如夫人语调很轻地问。

"没有，只是一块痰液。"忽必烈掩饰着揪心的痛苦，眼里却已溢满了泪水，"额吉，孩儿明日将出征大理，您老人家有什么吩咐的，请尽管训谕。"

苏如夫人脸色越发苍白，只好重新躺回到床上。过了一会儿，她语音沙哑地说："四儿，你从小为人心机深沉，也有统帅军队之能，这一点额吉非常放心，我只担心你此去汉地会滥杀无辜。你要答应额吉，千万不可虐待俘虏，更不允许杀害放下武器之人。"

忽必烈跪在母亲的床前，聆听着这位聪明而善良的老人的教诲，鼻子一酸，一串清泪顺鼻翼而下，滴落在地毯上："额吉请放心，您的话孩儿一定会牢牢铭记在心。"

"嗯，这就好。好了，四儿，起来吧，到额吉身边坐坐。"说完，她转头吩咐身边的侍卫，"去把我的孩子们全部叫到帐前，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侍卫领命而退。不一会儿蒙哥、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先后来到帐幕。五兄弟中，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皆苏如夫人亲生，末哥虽庶出，却也是在苏如夫人膝下长成。

"孩子们，往前站。"苏如夫人披衣坐在床榻上。此刻，她的脸上挂满了真心知足的微笑。

"你们兄弟几个虽然不是一母同胞，但我都把你们看作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爱你们，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完成你们祖父和父亲建立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的夙愿。”

苏如夫人面对站在床前的五个孩子，挨个用手抚摩一遍，苍老的脸上露出无限留恋。

她又将阿里不哥拉到身边：“你这孩子打小就任性、固执，哥哥弟弟们都让着你，这样下去可不行。”

“知道了，母亲。”阿里不哥沉声答道。

“来，儿子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苏如夫人一手拉着蒙哥汗，一手拉着阿里不哥，轻缓地讲起来，“你们的祖父成吉思汗在创业之初，有一次引军归来后把儿子们叫进营帐。他先从箭筒中抽出一支箭交给你们的大伯：‘术赤，你把它折断吧。’那支箭被你们大伯毫不费力地折断了。接着，你们祖汗又给了他两支、三支、四支……也都被折断了。但当箭的数量增加到十支时，不仅你们大伯，还有你们二伯、三伯和你们父亲谁也无法掰断它。成吉思汗命令军中最有名的大力士和勇士们都来试试，结果，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法折断这十支箭。这时，你们祖汗说话了：‘看到了吧？你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任何人都不能战胜你们，你们将长久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她说到这里，从侍女手中接过一碗马奶，轻轻地吹了吹，喝了几口，“我的话你们听懂没有？”

“听懂了！”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苏如夫人用丝帕揩揩嘴角：“我有些乏了，你们都回到各自的帐殿里去吧。忽必烈，你此去大理，把我身边的许国祯大夫也带着吧。我听说大理那地方湿热非常，瘴气甚重，你带着他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额吉一片慈爱之心，孩儿心领，但许大夫我就不带了。此时此刻，额吉比我更需要他的照顾。军中有许多不错的蒙汉大夫，有他们照料，孩儿不会有事，额吉但请宽心即是。额吉，如没有别的事，孩儿先告退了，明天出发前，孩儿再来看望您，向您拜辞。”忽必烈双目濡湿，已经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了。

兄弟五人依次施礼而退，苏如夫人执着地“目送”着他们一一离去。尽管她已失明多年，儿子们的身影却永远印在她的心中。

贰

九月，凉风乍起，峰岭绵亘、曲折险峻的六盘山已一片凉意。

自成吉思汗时起，六盘山便成为蒙古军队的屯兵之地。这里草肥水美，

蒙古军暑热时来此放养战马，秋凉马肥后起兵而去，已成惯例。忽必烈自离京城，率兵到此已有月余，眼见各部战马已膘壮肚圆，这几天正合计着择日发兵大理一事。

忽必烈的营帐依山麓南坡平缓处搭建，帐外，一万余顶毡帐分散各处，错落有致，远远望去，蔚为壮观。

这时，一队快马奔行在山间的小径上，朝着插着九斿白旗和“帅”字旗的忽必烈的营帐疾驰而来。马上之人风尘仆仆，显然这一路行程不短。眼见来到帅帐近前，其中两人跳下马来，快步走向大帐。

帐内，忽必烈坐在案前，正听他的心腹幕僚姚枢和子聪和尚为他讲解《孙子兵法》。

来人走进大帐，跪地禀道：“启禀大王，蒙哥汗命你暂停出征，即刻返回哈剌和林。此事十万火急。”说完，双手呈上一封信札。

忽必烈展开信札，匆匆阅读起来：

皇弟忽必烈亲王听谕：

母后沉疴不愈，自你出征后病势日沉，已于乙巳日（1252年8月28日）酉时崩于寝宫，臣弟接旨后立即返回奔丧。大军征战大理之事，可先遣使招降。切切。

大蒙古国蒙哥汗

壬子年七月丙午日（8月29日）于万安宫

忽必烈读完圣谕，如五雷轰顶，顿时失声恸哭……

姚枢从信使口中得知原来是太后驾崩，担心他哭伤身体，忙趋前劝慰道：“人死不能复生，还请亲王节哀。回想苏如夫人光辉灿烂的一生，委实令人哀婉之至。不若即刻遣使复报蒙哥汗，我们明日寅时启程，兼行回返哈剌和林。军队暂且交由兀良合台将军率领，留驻六盘山，并按大汗吩咐遣使谕降，亲王以为如何？”

“就按先生说的办吧，我已乱了方寸，一切但凭先生安排。”忽必烈强忍着痛苦说。

姚枢与子聪和尚对视一眼，子聪和尚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如此，一应祭奠之事容臣等筹办。今日是八月初一癸丑日，初二动身，估计有七八天就可抵达哈剌和林。亲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今日新月之夜，传令全军将士释服祭拜。你们都下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俟姚枢、子聪离去，忽必烈铺开一张宣纸，将全部思念与哀伤倾注笔端，撰写了一篇饱含母子之情的祭文：

祭圣母太后文

继年月日，儿忽必烈谨以清酌遮羞之奠，祭于圣母太后之灵：

阿拉伯诗云：如果女人都像她，女人就胜过了男人。

嗟嗟母后，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吾又何嗟！人之生世，似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维？凡物人生，不愿为材，栖樽青黄，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大放厥词，富贵无能，磨灭谁纪？母之自著，表表愈伟。不喜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母之文思，而不用世，乃令子孙，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嗟嗟母后，今也则亡。临终之音，一何琅琅！遍告诸嗣，以寄哀思，不鄙谓余，亦托以死。今凡亲情，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母托？非我知母，母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母永归，无复来期，设祭灵前，矢心以辞。呜呼哀哉！

儿忽必烈叩祭

壬子年八月癸丑日（1252年9月6日）

写完最后一个字，忽必烈已是泣不成声。

是夜，在忽必烈帅帐的东侧搭起一座可容纳千余人的灵帐。在一块巨大的白绫上，用蒙古文墨书一“奠”字。祭坛中央供奉着苏如的灵位。灵位两侧依次摆放着香炉一、牛二、羊三、马、酒醴、红织金币及裹绢各三匹。

灵位前，兀良合台偕萨满巫师，据地为坎，焚火“烧饭”（祭祀），马肉、马骨发出“剥剥”的爆裂声。萨满巫师口念祝语，盛赞苏如夫人辉煌业绩以祭焉。

萨满巫师祝祈已毕，忽必烈率众将士跪拜灵前，口诵祭文，凄凄切切，苍山为之泣噎，碧树为之落泪，气氛訇然。

叁

七天以后，忽必烈率他的幕僚赶回哈剌和林。这天午后晴空万里，万安宫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忽必烈双膝跪在藏青色的地毯上，脱掉帽子，将腰带搭在肩上，向蒙哥汗行九叩拜大礼。

“你回来啦？”蒙哥眼中布满了哀伤，情绪显得很低落，“母后身体原本就虚弱，又偶感风寒，病势日沉，终致溘然长逝。许国祯说，母后是积劳成疾、心力衰竭而崩。”

“母后何时出殡，望汗兄训谕。”忽必烈依然跪拜不起，一则为面见汗兄，二则为寄托对母亲的哀思。

“起来吧！”蒙哥汗指指身边的一把扶手椅，“你一路鞍马劳顿，且坐下谈话。”

忽必烈却不肯起来：“汗兄，我想先去看望额吉。”

蒙哥汗点点头：“也罢，你去吧。这几天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额吉操办丧事，别的容后再议。”

忽必烈默默望着他，凄然无语。

苏如夫人的帐幕内点燃了无数盏酥油灯，大帐中灯火通明，香烟缭绕，袅袅的薄烟一丝一缕慢慢升腾，向四周弥散开来，恍如女主人高尚的灵魂亦随着缥缈的烟雾，渐渐消散于天宇之间。

一棵两人合抱的香木被匠人从中一分为二，挖空树心。苏如夫人安详地静卧其中，一身素色的绫罗，几件高雅的金玉首饰，肤如凝脂，唇若含红仿佛静静熟睡一般，一如生时的温润、淡定和从容。

“太后苏如夫人仙逝西归，往驾启行！”执事官朗声宣布，声音中蕴含着些许沉重，“盖棺——”

九匹西域骏马载着锢以三道金箍的香木棺缓缓驶向墓地，送葬人潮逶迤其后，首尾相接绵延十数里。

肯特山下，一处林木茂密的空地上，深深地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坑穴。坑内，一顶白色的帐幕门扉洞开。苏如夫人的棺木就被安放在帐幕的正中央，棺木前放着一张长条案，案上摆满了牛肉、马肉、羊肉和马湩（即马奶酒）、马乳等各色供品。此外，给苏如夫人陪葬的还有九匹母马和它们的小马驹，以及九匹鞍具齐全的白色骏马。太后苏如夫人生前用过的金银器皿、珠宝首饰亦随她埋入墓穴。

下葬完毕，墓坑随即被填平，一万匹马践踏九遍，然后将原先连根揭起的草皮重新覆盖在上面，地貌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两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边各立有一柄长矛，一根指头粗的牛毛绳索系在矛尖上。绳索上缀满各色各样粗麻布的布条，长长的送葬队伍和马匹默默地穿过绳索和两堆篝火，顺着来路返回。两名萨满巫婆，在火堆两边洒水和背诵咒语。

这是一种蒙古萨满式的净化方式，它既为死者祈祷，也为生者祝福。

不久，忽必烈率领送葬队伍回到哈剌和林，他还有一些事情要与兄长商议。之后，他将与幕僚返回六盘山，视对大理各部的谕降情况，做出战或和的决定。

不过，他很清楚，不经过战争，蒙古国无法彻底平定大理。

万安宫，蒙哥汗默默等候着忽必烈。

忽必烈施礼见过蒙哥汗，扼要向兄长禀报了兵发六盘山诸事，特别提到他遣使邀请萨迦派新任教主八思巴为萨班舍利塔举行开光仪式一事。

原来，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军事、政事之后，年轻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新任教主。为了加强对吐蕃地区的控制，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到金莲川一会。在金莲川，忽必烈与八思巴一见如故。忽必烈欣喜之余，赐给八思巴一百蒙古马军，并与之结为施主与福田。

但是，作为萨迦派唯一的传宗接代者，八思巴还必须尽快返回川藏地区，接受比丘戒，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吐蕃地区众多教民的认可。

忽必烈返回哈剌和林前，八思巴转来了致蒙哥汗的书信。信中，他感谢蒙哥汗对萨迦派在吐蕃宗主地位的承认，并愿积极遵照蒙哥之命，全力协助蒙古在吐蕃括户（人口普查）和安抚藏区人心。

“这么说，八思巴已离开了凉州？据我得知，吐蕃地区的括户工作搞得很有起色。说真的，我们还得感谢这位小佛爷呢。”蒙哥汗说。

“的确如此。这是他离开凉州时送来的两封函件。”忽必烈呈上八思巴的信札。

蒙哥汗拆开信札读了起来，读罢，脸上露出几分欣喜的笑容。他将其中一句“现今皇帝安居广，犹以当前事物铭记于心，下诏对僧人、方士等敬神者一概免除兵差，使之安居乐业，并命萨迦派管理所有执事和众僧，此乃皇帝恩德，佛子当铭记于心……”反复读了两遍，不觉轻声说道：“知我者，八思巴也。”

对蒙哥汗而言，吐蕃的归附，的确让他放下了悬虑已久的心事。

蒙哥汗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并扩大了封邑分封制范围，除在漠南汉地、中原、吐蕃都按人口征税外，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也陆续开始了这项工作。而在蒙哥汗的施政纲领中，吐蕃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地区之一。他根据吐蕃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派大将以武力征讨吐蕃未降之部，另一方面与各教派直接接触，加强联合，确定归属关系，以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将吐蕃完全纳入

蒙古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吐蕃的括户，蒙哥汗授权给了八思巴去做。八思巴领旨后不敢懈怠，他明白萨迦派虽然眼下与蒙哥汗保持着正常的主属关系，但稍有不慎便可能前功尽弃。因为萨迦派并非唯一与蒙古保持密切关系的教派，蒙哥汗同时还与噶当派、噶举派等宗教领袖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所以，在这次括户中他不遗余力，他知道，蒙哥汗时刻都在注视着他的所作所为。

蒙哥汗将信札放在条案上："忽必烈，你认为八思巴在吐蕃能有多大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年，能有多大影响力呢？"

忽必烈起身答道："不可估量！我们决不能因为他年轻而轻视他的才能。就目前的形势而论，在吐蕃地区实现政教合一，非他莫属。"忽必烈字斟句酌地说出自己对八思巴的评价。

蒙哥汗沉吟片刻，说道："难得八思巴一片苦心！忽必烈，你的选择是对的。这个年轻人忠心可鉴，将来定会成为帝国的有用之才。"

就普查户口的形式而言，蒙哥汗对吐蕃的经营确有其独到之处。他不是由萨迦派代理上报户口清册，而是直接派遣政府官员赴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地界。至于委派萨迦派代表协同前往，只是为了便于尽快熟悉当地情况，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于形式上承认了萨迦派的宗主地位，减少藏民区不必要的惊慌和混乱。正因为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吐蕃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第一手资料，才为他全方位经营吐蕃奠定了基础。

"政教合一，以教统政，以政养教，政教一体是为国策，汗兄以为如何？"忽必烈打破了宫中一时出现的沉寂，将自己思虑已久的想法直陈出来。

"很好。对于这个问题，我与你的想法颇有相似之处，这次借祭母之机召你回来，正是有一个对策需要征询你的意见。"蒙哥汗一边打量着眼前的吐蕃地图，一边沉思地说道："我以为，分封诸王，应当同时兼顾蒙古的分封制度与藏区各教派林立的现实，使分封诸王能够与藏区各教派结成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是。"忽必烈点头表示赞同。

蒙哥汗站起身，在帐殿里踱来踱去："忽必烈，对于此事我还有一个筹算，你看是否值得商榷。你、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还有其他兄弟分别与吐蕃其他教派结成施主与福田，我则与各教派都保持经常的接触，每半年听一次你们的禀报。这样，恐怕更有利于我们对吐蕃的掌控，确保各教派都不敢轻易萌生异心。你以为如何？"

"如此甚好。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内委派镇守官管理政务和税收，这样不仅有利于吐蕃的统一，而且可以促使吐蕃的教令、军令、政令完全统一到

蒙古汗国之中。吐蕃局势既然基本平稳，下一步的要务仍是征服大理。臣弟想明日返回六盘山，然后途经川藏地区兵发大理。”

“你一路辛苦，不妨多休息几天。”

“凯旋之时，臣弟再与汗兄倾心长谈。”

忽必烈以征伐大业为重，第二日便辞别蒙哥汗回返六盘山。辽阔的草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百灵、山雀啼鸣；成群的海冬青舒展雄健的翅膀在天空翱翔，有时，随着驯鹰师的口哨声，翩翩降落在骏马的鞍鞒上……

肆

癸丑年（1253年）忽必烈受京兆份地（今陕西西安），忙于筑府屯田。同年八月，兵进临洮（今甘肃），遣使赴大理劝降未果，于是决定兴兵讨伐。与此同时，八思巴欲南下追随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停下来，这时，他从来往客商口中得知伍由巴大师已经去世。

对吐蕃括户完成后，蒙哥汗正式按各教派的势力范围将吐蕃分封给诸王，诸王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与各教派直接建立了关系。这种做法打破了过去蒙古王室处理吐蕃事务都要经过萨迦派法主同意的惯例，严重动摇了萨迦派的特殊地位。这一改变使八思巴清醒地认识到，萨迦派若想保住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宗主地位，就非得找到一位拖雷系的、权势过人的王爷当靠山不可，于是，八思巴自然而然地想到两年前结识于六盘山的聪明睿智的亲王忽必烈，便中途折返，与正在征伐大理途中的忽必烈相遇于川藏地区，并随忽必烈继续南下，九月抵达忒剌（今四川松潘）。由此，便有了“世祖皇帝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王府”这样的八思巴自此追随忽必烈的历史性会晤。

那天，令八思巴和忽必烈永生难忘。

草原上，牧马和牛群正悠然觅食着青草，洁白的羊群，在如织毯般的草地上游动着，放牧归来的牧民悠远的歌声融入青山碧水之间……如此浓郁的草原景致，似乎更能勾起八思巴和忽必烈的无尽遐思。

仪仗林立，八思巴骑马穿行。宫帐前，忽必烈命士兵手捧洁白的哈达恭候侍立。这是忽必烈专为八思巴准备的最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行至近前，八思巴翻身下马，双手接过哈达，疾步趋向站在帐前翘首等待的忽必烈，两人亲切拥抱，互致问候，场面异常真挚、热烈、感人。

忽必烈的幕僚与亲厚将领全在帐外迎候，忽必烈确实给予了八思巴极高的礼遇。作为一位目光敏锐、头脑清醒的蒙古亲王，忽必烈深知八思巴的这次觐见有着怎样非比寻常的意义。如果说两年前八思巴觐见忽必烈

还有受命而往的意思，那么这一次则是年轻的法主反复思考后做出的决定。历史让忽必烈与八思巴选择了彼此，也让他们在日后的交往中渐渐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需要，并因对彼此的信任、欣赏而结下终生不渝的深情厚谊。

二人携手回到宫帐落座。

“两年了，本王已有两年不曾与上师见面！”忽必烈激动地说。

“是啊，一别两年，亲王风采依旧！”

“藏区形势是否安稳？”

“安稳，亲王无须挂怀。察必王妃、真金王子身体可好？”

“他们都很好，感谢上师挂念。两年苦修，更觉上师佛法精进。”

八思巴回道：“亲王谬赞，佛子当精益求精。”

忽必烈眯起眼睛，含笑望着年轻英俊、气宇不凡的八思巴，缓缓问道：“上师一定还记得我们初次会晤的情景吧？”

“当然记得。”八思巴深情地回答，“应该说，我们的会晤绝不是偶然的，是命运和机缘将我们连在了一起，这就是佛的意志。”

“是啊，其实第一个和吐蕃发生政治联系的是窝阔台汗的皇子阔端。此事说来话长，上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愿听亲王赐教。”

“说起来，皇子阔端后来经营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诸地，与当时的蒙宋关系有很大关系。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正月间，也即蒙古与宋合兵消灭金朝之后,蒙古和宋之间已经有过兵戎相见。当时，蒙古大军攻下金朝都城汴京（今开封），按照蒙古与宋所订盟约，蔡州（今河南汝南）以南归宋，蔡州以北归蒙古。于是，蒙古大军北还，只留下大将速不台镇守河南。”忽必烈轻啜一口香甜的酥油茶，继续回忆道：“岂知蒙古大军刚刚北还，宋淮东制置使赵葵就建议朝廷乘蒙古撤军之机，出兵收复中原。宋帝利令智昏，采纳了这一建议，他一面命赵葵率军六万攻取汴京，一面派人西攻洛阳。速不台率军一举击退了宋军的两路进攻，使宋帝乘机收复汴京、归德、洛阳‘三京’的计划全盘落空。”

“莫非正是由于这次战争，才成为蒙古决心征伐宋的导火索？”

忽必烈摆弄着手中精美的茶碗：“也可以说是世事无常！蒙宋双方兵戎相见的结果是第二年七月，窝阔台汗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决定出兵伐宋。于是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向宋发动了全面攻势。”

“据我所知，当时金虽灭亡，尚有秦、巩二十余州未下，且有原金巩昌府总帅汪世显据地自守。”

“巩昌乃兵家必争之地，巩昌不下，必将对蒙古大军南下攻宋构成莫大威胁。为此，窝阔台汗才决定派皇子阔端出征秦、巩。当时大军压境，潮流不可逆转，阔端遣使招降了汪世显，随之挥军攻入甘肃会宁、定西、兰州等地，接着回师攻下洛阳。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八月，阔端率汪世显等出大散关，令炮手为先锋，破宕昌，残阶州，攻文州，城破之后，招徕吐蕃十族，恩威并施，赐以银符。甘肃临潭、迭州等地的吐蕃部落，闻讯相继归顺了蒙古，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蒙古王室方与吐蕃上层有了正式的官方接触，并委任吐蕃部落头人官职，令其管辖地方事务。”

八思巴忆起自己在阔端王府看到的记载着这段史实的公务文书，隐隐有些懊丧。

征服与被征服，或许都是历史的必然？

忽必烈用右手食指在一幅摊开的地图上圈点着，语气中充满了豪迈的气概：“吐蕃的北面，早在成吉思汗降伏畏兀儿（今维吾尔）、灭西夏之时，就已与蒙古直接交界了。除了东南的大理至今尚未归顺外，可以说吐蕃已完全处于蒙古的战略包围之中。即使吐蕃不愿归降，也已经没有主宰自身命运的机会了。我这样说，上师认同吗？”

八思巴脸上一阵抽搐，面色尴尬。

忽必烈微笑着岔开话题：“你们吐蕃曾出现过哪些雄才伟略之人，能不能请上师赐教一二？”

八思巴略一沉思，答道：“我们吐蕃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当是法主祖孙三人。”

“哦？请上师说来听听？”

“松赞干布，素以正直严明、智慧深远著称，始译佛经，创制藏文，是为观世音菩萨化身。他曾结好唐朝，娶文成公主为妻，此后派藏族子弟赴中华求学，同时诚邀汉族各类工匠、僧侣、医药卜算之士入藏，通过加强汉藏两地文化、经济、宗教、学术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了藏区的迅速发展，国势日益强盛；赤松坚赞，吐蕃王朝的鼎盛之主，曾占领安西四镇，河西、陇右之地尽在其辖，一度攻入长安、成都。遣使印度迎请菩提萨埵，建桑耶寺，成立僧团，培养通译，遍译佛经典籍。晚年致力于唐蕃和好，是为文殊菩萨化身；赤热巴金，在位时唐蕃和盟，在拉萨大昭寺前立唐蕃会盟碑，永志汉藏友好团结。开设译场，集中人力物力译经，统一译名，藏文由此而趋规范化。崇佛之至，僧人任王朝高官，主持朝政，故而招致反佛大臣暗杀，吐蕃王朝即陷崩溃瓦解之深渊。是为金刚手菩萨化身。”

“王者之谋，莫过于此。”忽必烈见八思巴对答如流，欣悦之余，谈兴愈浓，“那么吐蕃地区以学识功德论何人为尊？”

八思巴呷了一口青稞酒，心中默念，这醇香的青稞美酒，即是文成公主教授中原文化之滥觞。

“若以学识功德论自然是以法主萨迦班智达为尊。”

“上师曾追随萨班法主多年，想必从他那里学得不少佛经大义？”

八思巴除佛学之外，史学造诣也相当深厚，这一方面与他在凉州期间萨迦班智达对他的悉心教诲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自己的潜心修持。此刻听到忽必烈这样问他，不觉想起两年前他与忽必烈初次会晤时忽必烈也曾问过类似的问题，回答不由脱口而出：“法主学识功德犹如大海，我所学到的只不过是一掬之水。”

一席长谈，忽必烈与八思巴都觉受益匪浅。最为可贵的是，八思巴既表达了萨迦派的学识功德具有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又表现出自己谦逊朴实的优良品格。忽必烈不由得从心底认可了这位吐蕃青年。

伍

中午时分，子聪和尚、姚枢等一干文臣武将应召来到帐殿。宿卫禀报：午宴安顿便宜，请王爷及贵客入席！

在这偏远之地，忽必烈命王府御膳房准备了一桌极尽豪奢的筵席。

御膳房官员可谓挖空心思，不仅将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煎炒烹炸，弄得色香味俱全，甚至还弄来鹿、獐、山鸡、天鹅、野兔、土拨鼠等野味，最难得还是那些深海鱼贝，在这藏边之地更是难得一见，还有各色的四时菜蔬瓜果，红红绿绿，莫不鲜嫩欲滴。

至于酒，什么马奶酒、青稞酒、葡萄酒、果酒、米酒、粮食白酒……更是罗尽珍品，应有尽有。考虑到子聪和尚和八思巴不饮酒，忽必烈还特地命人为他们准备了几种果汁。

如此铺排，皆为欢迎来自藏区的上师八思巴，同时也为犒劳多年征战，不惮辛苦的将臣们。

八思巴拿起一双筷子，赞叹道：“这简直就是一桌艺术品，令人不忍去毁坏它。”

子聪微笑：“这些可都是王爷带在身边一直舍不得享用的珍馐，料定有贵客来，不想就是上师。”

“来，让我们为王爷和上师的健康及知己重逢干杯！”姚枢率先端起面前的酒杯，双手作揖恭祝。

忽必烈神采奕奕，轻舒须髯，笑逐颜开：“不如说，为我们蒙、汉、藏等各族永结同好、亲善和睦干杯！”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将杯底亮给大家，畅声大笑起来。

众人起身齐声道：“谢王爷鸿恩！祝王爷万寿无疆！”各自干了杯中酒，方才落座。

忽必烈夹起一块芙蓉果脯放在八思巴的盘子里，不无歉意地解释：“上师慢用。征伐大事在身，未能很好款待上师，尚乞见谅。待将来返回汉地，本王再用纯粹的宫廷御膳招待上师吧。”

“唔——”八思巴一边品尝着芙蓉果脯，一边奇怪地问，“听王爷话意，宫廷御膳难道比现在这桌筵席还要奢华吗？”

忽必烈笑而不答，又往八思巴的盘子里夹了一块素烧山芋：“你尝尝这个。厨师的手艺不错，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

他用毛巾擦了擦嘴角，环顾了一下追随自己左右的文臣武将：“你们也随意享用吧。这阵子都在行军打仗，饥饱无定，大家受苦了。”

“愿为王爷效犬马之劳！”众人深受感动，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今天哪来的这么多客套话？是不是因为上师在座，让你们拘谨了？”忽必烈转头对八思巴笑道，“这些人虽为我臣属，却与我惯熟，平素插科打诨，鲜有拘礼。依我说，咱们今天索性开怀一饮，大家海阔天空，驰骋想象，畅谈一回佛经典故如何？”

众人轰然应是。

“如此甚妙。但不知子聪先生可有兴趣？”八思巴亦兴致勃勃，侧头望向了子聪先生。

“当然。王命不可违，况贫僧正有一些疑惑想向上师讨教呢，还望上师不吝赐教。”

“不敢！子聪先生何必自谦！”八思巴微微一笑，“倒是我想请教先生，据说佛陀释迦牟尼幼年时曾经按照传统接受过印度婆罗门教的严格教育，可有这么回事？”

子聪知八思巴有意考他，于是放下筷箸，沉稳地答道：“佛陀是一千七百年前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国君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贤者’之意。他幼年时的确接受过婆罗门教的教育，但成年后便与婆罗门教渐行渐远。据传他于二十九岁时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

侍者又端上烧雁、攒熊掌，并在每个人的桌前放上一小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野鸡羹，只在子聪和八思巴面前各放了一碗莲子羹，二人自幼出家，笃守戒规——“斋居蔬食，终日淡然”。

忽必烈端起斟满马奶酒的酒杯：“来，来，让我们为子聪和上师这两位汉藏名僧今日能在这里切磋佛法干杯！三杯之后，你们不妨尽兴攀谈，本王和在座各位先生和将军们洗耳恭听。”

众人应和地饮尽了杯中酒。放下杯盏，八思巴顾不上谦让，迫不及待地向子聪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当时印度宗教界里，风行禅定和苦行的修持方法，意在获得神秘的宗教经验，达到所谓‘非想非非想’之定境，认为此即为解脱境界。子聪先生是否也这样认为？”

“佛陀释迦牟尼先从数论派修习禅定，据说已达高深之定境，却仍不能认为已得解脱。”子聪跟随海云法师习法多年，掌握着博大精深的佛学经典，此刻全都派上了用场。“后来，他又改从苦行外道禁欲苦修六年，更觉无益。尽管这些说法难免有故意贬低婆罗门教和外道之意，但在当时印度那种宗教环境下，佛陀释迦牟尼曾尝试过这一宗教修持方法是完全可能的。直到他三十五岁时，有一次坐于菩提树下苦思解脱之道。经过七天七夜冥思苦想，方自觉大彻大悟，成就‘无上正觉’。”

“这就是说，他发现了宇宙人生之奥秘，找到了解救众生脱离苦海之途径。”八思巴插言。

“是的，一点不错。”子聪的语气渐渐转入沉厚，“此后四十余年，他把悟到的道理到处宣传，争取信众，形成教义，组成僧迦教团，建立了佛教世界。应该说，他的创教传道活动进行得相当成功，因为他拥有众多的信徒，其中既有国君、贵族和富商大贾，也有奴隶、乞丐之类下层百姓。”

侍者递上一块毛巾，子聪擦了擦额上的汗珠，亲自往八思巴盘中夹了一箸烤土豆片。

“二位高僧，今日论法到此为止。”忽必烈见武官们已经听得兴味索然，不觉含笑打断了八思巴与子聪间的佛法切磋，提议道，“上师、子聪、姚枢，等吃过筵席，你们三人不如陪本王去领略一番松潘草原迷人的风光，享受享受秋日的高远和宁静。”说着他举起酒杯，朗朗一笑,“下面的佛法大义，还是留着以后再作讨论吧。”

子聪与八思巴意犹未尽，彼此相视，心底皆生惺惺相惜之意。

“谨遵王爷之命！”大帐中觥筹交错，笑语重起，一扫方才的沉闷。

第二章 大理烟云洱海雾

壹

在忽必烈的大营盘桓了短短的两日，八思巴又要返回吐蕃了。忽必烈亲自为他送行，两人在帐外的草地上依依话别。

突然，一匹快马疾驰而至，马上使臣高声唱喝道：“亲王忽必烈、上师八思巴听旨！”

在蒙古国，一名或两名来自汗廷的使臣有权逮捕或处死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因为汗廷派来的使臣执行的往往是蒙古大汗的令旨，所有的人，无论官居何位，地位多么显赫，都须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如有丝毫违抗，就被视为抗命不尊，轻者丢官褫爵，重者就地处死，而其家属父母或从军或降为庶民。

二人急忙跪地领旨，蒙哥汗一朝已将汗廷圣旨由宣纸改为黄锦缎。

圣旨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而成：

统辖一切的长生苍天之命，仁慈、威严的天子成吉思汗宣谕。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蒙哥汗皇帝圣旨：

晓谕藏传佛教上师八思巴，经改革两域赋税大会之讨论通过，为维系国家机构之正常运转，命汝速往吐蕃地方摊派兵差，收取贡赋。

牛儿年九月于万安宫

忽必烈将圣旨交给八思巴，八思巴勉强接了过来，脸色十分阴郁。

蒙古汗廷使臣返回之后，忽必烈凝视着沉默不语的八思巴，说：“上师有什么话但讲不妨，本王或许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八思巴郁闷的心情稍有缓解，但仍然声音低沉：“吐蕃地狭民贫，山多地少，百姓生活极其贫困，如若硬行摊派兵差，收取贡赋，恐于安定不利。倘若诸多教派上层人物一抗命，势必兵戎相见，到那时孰胜孰负，实难料定。这是我所忧虑，亲王以为如何？”

“上师的苦心，本王能够理会。还望上师能暂忍一时之委屈，以大局为重。”忽必烈口中宽慰着八思巴，其实内心亦焦虑重重。他对蒙哥左右的一些近臣诸如阿兰答儿、刘太平等人热衷于聚财、敛财的行径实在是太了解了。有此宵小常在身边蛊惑，蒙哥汗决策时自难免考虑欠妥，顾此失彼。

“洞入佛门，四大皆空，传播教义，普度众生。我这一生除了继承萨迦班智达的遗志，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上师切莫作如此灰心之说。佛讲究因缘，世俗讲究机缘，还望上师放宽心怀，一切随缘！来吧，本王陪你出营。”

两人并肩而行，一时默默无语。忽然，忽必烈问道：“据说萨班法主曾经给吐蕃各地的僧侣领袖们写过一封公开信，上师还记得它的内容吗？”

八思巴素有“神童”之誉，更有过目不忘之超凡本领，加之他长期跟随在萨班身边，对这信的内容自然是耳熟能详、记忆犹新，当即脱口诵道：

吉祥！致礼（上师）护法文殊菩萨！

具祥萨迦班智达致书与卫、藏、阿里善知识施主大德：

余为弘扬佛法，体念众生，更兼顾操蕃语之众，来蒙古地方。召余前来之大施主极为欣悦曰：“八思巴兄弟如此年幼，能偕从人一道携来，吾已深思矣。”

……

八思巴声情并茂地吟诵着这封一千八百余言的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内心感慨万端。

忽必烈虽然对此信早有耳闻，却是头一次完整地听到这封信的原文。他认为此信无疑是见证吐蕃统一于蒙古帝国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萨班以六十六岁高龄拖着病弱之躯携二侄远赴凉州，既是为了弘扬佛法，体念众生，也是为了顾及操蕃语之众的命运和前途。

在信中，萨班用大量事实陈说了天下大势，阐述了“归者昌，逆者亡”的道理，说畏兀儿因归顺蒙古才“未遭涂炭而昌盛逾前，人畜由彼等自理，库吏、别乞均由彼等自任之”。相反，“金国、西夏、阻卜等地未亡之前虽已派有蒙古使者，然（彼等）不遵功令，终遭覆亡，逃遁无门，仍需俯首归降”等等，劝告吐蕃各地方僧俗势力顺应历史潮流，诚心归附，绝不可存任何侥幸心理，以致轻举妄动。

信中，萨班还向藏区各僧俗势力郑重宣布：一、阔端已委派萨迦派管理吐蕃，封授萨班的金字、银字使者为镇守官。二、遵令归顺，各地官员可继续任用。三、蒙古官员将同萨迦官员共同进藏，各地僧俗首领要善待金字使者，多奉贡品。

严格地说，这封公开信对蒙藏关系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蒙藏之间政治关系的正式形成和确立，而且为蒙古统治吐蕃以及后来吐蕃归顺元朝中央政权，加入到强大的元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细雨微风，遂化干戈为玉帛。法主忧国忧民，佛眼佛心，宁不令人钦敬。”忽必烈甩着长长的袍袖欣慰地说。

“这也是经过法主长期的努力、精心的准备和苦心经营的结果!”八思巴补充了一句。

“因此，蒙古与吐蕃之间绝不可轻启战端，让萨迦班智达的心血化为泡影。本王一定全力劝止大汗，请大汗收回成命。”

“如此，亲王功德无量。”

“上师，我还有个请求，不知你肯否答应？”

“亲王请尽管吩咐。”

“我想让你按佛教仪式为我灌顶。”

“这个……恐您不能遵守法誓，况此次又无精通翻译者，不如日后再说。”八思巴郑重地回答。

“须守何种法誓？”

“灌顶之后，上师坐上首，以身体礼拜，悉听上师首语，不违上师意愿。”

忽必烈很干脆地回答：“这个做不到。”

“且待我下次拜会，再与亲王商议此事。”

“也罢！”

“亲王请留步，八思巴拜别。亲王保重！”

“你也珍重！”

回到大帐，忽必烈仍在想着这个问题，他召来子聪和尚商议，子聪苦思良久，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坐上首。皇子、驸马、官员、百姓聚会时，恐不能震慑，由王坐上首。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项因上师心慈，难却别人之请，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必过问。”

忽必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如此甚好。眼下，我还有更重要的南征大理计划需要实施，军务在身，灌顶之事不如等凯旋六盘山时再召八思巴商议。”

“是。”

“侍卫，传众将入见。”

“遵命！”

贰

忽必烈率十万蒙古铁骑在苍茫的薄雾中出松潘沿岷江南下，金戈铁马，迤逦绵延二十余里。

几天之后，中路军在忽必烈的指挥下，强行渡过大渡河，行经两千余里的山谷隘路，终于胜利抵达金沙江畔。

日落之前，忽必烈将营帐安扎在金沙江沿岸。通红的晚霞将两边的天际和宽阔的江面染得一片橘红。

忽必烈与姚枢、子聪和尚、廉希宪等人站在帐殿前，望着滔滔东逝的金沙江水，指着江对面问：“我们的前方可是会川都督的驻军之所？”

姚枢放下地图：“是。据报，会川都督听信了几名骄横的文职官员蛊惑，决意拼死抵抗。”

“西路军进展如何？”忽必烈接着问道。

“兀良合台将军所部进展神速。”姚枢站在忽必烈的身后答道，“当年，也就是乃马真后称制四年（1244年），蒙古军为攻击宋的四川，曾派兀良合台、汪世显率领一支军队从丽江地区进攻大理国，以图绕道大理以达川南，对宋实行南北夹击，然而，大理国大将高禾率军迎战于九河地区，兀良合台苦战数日，最后不敌而退。多年来，兀良合台对此耻辱耿耿于怀，全军上下铆足了劲要报仇雪恨。”

“哦……后来呢？廉孟子，”忽必烈望了望正注目凝视着天际处绚烂霞光的廉希宪，有意点了他的将，“你不妨说说看。”

廉希宪虽是畏兀儿（今维吾尔）人，却自幼生长在汉地，习学汉文化，善骑射，后入忽必烈王府为“怯薛”。因他对《孟子》有独到见解，每与人论，必引《孟子》，忽必烈便以“廉孟子”呼之。

“是，殿下。三年之后，宋为示好大理，特派使者携重礼前往吊唁大理的阵亡将士，以表同心。宋与大理素来交好，经此一役，二者过往更密，特别是前不久大理相国高祥还杀了我们派去的招降使者。我担心如果宋与大理联手，我们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廉希宪审慎地道出了内心的隐忧。

廉希宪讲完，大家一时都陷入了沉默。唯有涛声阵阵，掩盖了短暂出现的宁静。

片刻，忽必烈遥指金沙江南岸，声音坚定而洪亮：“命兀良合台由晏当继续南下，东路军三万余人由白蛮境挺进。中路军渡过金沙江进破满陀城，三路大军在明年一月合围大理国首都紫城！”

“是！”

忽必烈回视众人：“速传令中军，明日黎明用饭，拂晓渡江！”

“是!”

“大理国相国高祥杀害我方招降使者，早引起全军将士复仇之情。殿下应当考虑下达止杀令，晓谕全军。”姚枢提醒道。

“对！姚先生所言极是。请殿下传令裂帛书旗，止杀抚民。”子聪、廉希宪深以为然。

“好！就这么办。传令下去，裂帛为旗，上书‘止杀’，晓谕全军将士，唯全力捕杀高祥！”忽必烈强压心头怒火，发出了进攻大理国前的又一道令旨。

这是蒙哥汗三年（1253年）十月下旬的一个午后时刻。

中路军在忽必烈的指挥下，乘坐木筏革囊五日内全部渡过金沙江。会川都督闻听蒙古大军已至，早将初时的豪言壮语抛至脑后，未及一战，仓皇南逃。

摩些蛮（今纳西族先民）酋长木阿良闻听蒙古军秋毫无犯，不愿与之为敌，于大理国众位酋长中率先迎降。忽必烈感其诚意，遂在江边大设筵席，款待木阿良及其随从。

“殿下真乃天下仁义之师，裂帛为誓、止杀屠城，如此军旅，士气高昂，纪律严明，何愁敌人不望风披靡、俯首称臣。”年过五旬的木阿良见过忽必烈，随即伸出一双厚实的大手，与忽必烈紧紧相握，语气中透出欣赏。

“阿良首领过誉了，本王不敢当。”忽必烈笑着将木阿良引入座席，慢慢地说道，“为了招降大理国主，本王曾两次派出使者与其和谈。头一次是从甘肃派出的，因为道路不熟没能成功；第二次，使者到了大理，却被大理国丞相杀害了……”忽必烈微微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您最终征服了我，也必将征服大理全境。因为在大理这片土地上，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权，但会为自己选择值得追随的主人。”

“阿良首领，你的话我会牢记。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预祝我们的友谊长存。”

“难道再不为别的吗？”一个清脆的、略带古氐羌语音的声音从跟随在木

阿良身后的一群少女中响起，说话的女孩脸上蒙着一层薄纱，忽必烈看不清她的脸，有点惊讶。以前，他还从未见过哪个女孩子竟如此大胆。

女孩翩然转到近前，以摩些蛮妇女之礼见过忽必烈。忽必烈注目望去，只见她身披半身颜色绯红、质地细腻的旃服，云鬓高耸，发髻上缀满了珍珠、琥珀、琵琶以及金、银、贝等头饰，玲珑剔透、光彩卓然。她摘下面纱，脸上随即旋出了一对调皮的笑靥。

这笑靥忽必烈再熟悉不过了。

“是你？”

“是，罗凤拜见殿下。”

忽必烈一时忘情，不容罗凤见礼，伸手扶住了罗凤的双臂。

“你怎么……”

“怎么不跟你说一声就走了，是吗？”罗凤依然笑语如花。

说起忽必烈与罗凤的相识，倒还真有几分戏剧色彩。那是一个月前，忽必烈率领大军途经松潘草原，偶尔起兴到玉翠山麓的黄龙镇游玩，竟机缘巧合地救了一位因偷吃供品差点被村民祭神的少女。少女告诉忽必烈，她叫罗凤，是大理国摩些山寨木阿良的女儿，她原本是来黄龙镇寻找朋友，可朋友已嫁往外地，她又不愿借宿陌生人家，无意中发现黄龙山上有座水神庙，就准备住上一宿，不料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罗凤天真无邪，开朗调皮，忽必烈十分喜欢她，此后一直将她带在身边。但当蒙古大军陈兵金沙江畔时，罗凤却在一个夜晚不辞而别……

见女儿言语无忌，阿良酋长多少有些歉意：“凤儿！唉，殿下，小女罗凤从小被她母亲宠坏了，不懂礼数，殿下莫怪。”

“没事，没事。”忽必烈说着，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握住了罗凤的双手，不免尴尬，急忙松开了。

罗凤却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她走到父亲身边坐下来，一双美丽的丹凤眼只顾睃着忽必烈。在她笑意盈盈的目光笼罩下，忽必烈竟然有些心慌起来，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感觉。

木阿良笑道：“我与夫人商议，作为与殿下盟好之证，愿将小女罗凤送与殿下帐中服侍左右。不知殿下肯否笑纳？”

如同被人看穿心思般，忽必烈脸上顿时一热。他稳稳心神，用商议的语气说道：“此番远征大理，山高水险，罗凤还是个小姑娘，若她随军出征，恐发生不测，还请酋长暂且留在身边为妥。”

“殿下也太小瞧我摩些蛮女子了，前些天，我一人射杀一头猛虎，那大虫翻了两个跟头，便倒地毙命。”罗凤伸出右臂，举起了拳头。

“这是真的吗？”忽必烈将信将疑，他的确喜欢罗凤开朗活泼的性格，但要他相信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可以只身射杀凶恶的猛虎，他还是难以接受，“你是怎么射杀的，可以讲给本王听吗？”

罗凤轻抖绯色披毡，全无羞赧之色。“当然可以，波罗（意老虎）惊了我的马，还对我张牙舞爪。我拈弓搭箭，瞅准这畜生的血盆大口射了个正着。那支利箭不偏不倚，正中波罗的上颚，从脑门儿穿出。”罗凤招了招手，一名随从手捧一张色彩斑斓的老虎皮，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这张老虎皮送与殿下作见面礼吧。”

忽必烈接过虎皮，道：“了不起！想不到你个小丫头箭法如此了得，让人钦佩。不过这征战之事，艰辛异常，我担心你会受不了。”

“难道说殿下嫌弃我貌丑不愿接纳不成？若果然如此，殿下何不明言？”罗凤不改率真情性，直言追问。

忽必烈凝视着罗凤那双含情脉脉的双眸，又是一阵心神激荡。“并非如此！如果小丫头确实受得了军旅之苦，本王就带你同行也无妨。”

“谢殿下！”罗凤扮了个鬼脸，笑了起来。开心的笑声犹如一只只矫捷的春燕，飞进了江边的柳林。顷刻间，柳林里荡出美妙的吹葫芦笙和柳叶的声音，声韵之中，皆寄情言。

忽必烈为嘉奖木阿良归附之功，除保留了木阿良的摩些蛮酋长之位外，还将自己随军所带乐队的一半乐师及乐器、乐谱赏赐与他。

忽必烈与罗凤两情相悦，离开摩些山寨前正式纳罗凤为王妃。婚后，罗凤随忽必烈出征，一路上多建战功，深得忽必烈钟爱。一年后的九月九日（1254年10月24日），罗凤为忽必烈生下一子，忽必烈极为高兴。

孩子满月那一天，蔚蓝色的洱海上空白鹤竞飞、彩蝶曼舞。忽必烈出于对摩些蛮风俗的尊重，欣然与罗凤一道，将满月的儿子放入一只插满鲜花扎着彩带的竹篮中，徐徐推入碧波荡漾的洱海，不多时，竹篮便向湖心缓缓漂去……

大理全境归附蒙古帝国后，忽必烈将罗凤带回了开平府。在开平府，罗凤生下了她与忽必烈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眼睛乌亮、美丽非凡的女孩儿，因她在忽必烈的女儿中排行第九，家人都喜欢叫她“九儿”。就在第二年，九儿的哥哥因病早夭，罗凤痛失爱子，五内如摧，加上她在大理时为救忽必烈曾受过重伤，此番伤心过度引发旧疾，数月后竟随爱子而去。临终之际，她将女儿托付给一直待她亲厚的察必王妃。察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罗凤的请求，自此将襁褓中的九儿接到身边亲自抚养，宠爱有加。九儿直到出嫁前夕，始终都以为察必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至元七

年八月，九儿嫁给高丽王子王愖。这些都是后话。

十一月，忽必烈率兵至白蛮境内，白蛮首领款服，忽必烈遂挥师进军大理龙首关。

大理国是白蛮（今白族先民）所建立的地方政权。立国之初，开国君主段思平接受了南诏时期郑、赵、杨三个短暂政权覆亡的经验，推行了一系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改革措施：废除农奴制，实行封建分封制。他兑现了领导农奴起义时的诺言，对洱海地区的农奴，实行了减粮一年，免除徭役三年的轻徭薄赋政策，解放奴隶，恢复生产，国势日盛。但是大理国传到段兴智这辈，已然国势衰颓，国主孱弱，大权旁落在高祥、高和兄弟手中。

蒙古大军陈兵大理龙首关，忽必烈再次向大理国遣使招降，高祥不为所动，杀使者凭险据守。忽必烈悲愤交集，挥令大军一鼓作气攻破龙首关，大理门户洞开。蒙军乘势向大理紫城发起进攻，高祥兄弟难抵其锋，只得弃城而逃。蒙军顺利占领大理紫城后，忽必烈令姚枢再次裂帛为旗，严申止杀令，并公布于大理街衢。与此同时，兀良合台率领的西路军也来到大理紫城，与忽必烈会合。

蒙军稍事休整。忽必烈命兀良合台引军追击高祥兄弟。兀良合台不负使命，一路穷追猛打，终于在姚川将高祥兄弟擒杀。

其后，忽必烈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继续完成对大理诸部的征服，并设置宣抚使，对大理各族各界进行抚治。是年春，兀良合台挥兵攻破昆明，俘虏了大理国主段兴智。忽必烈闻捷甚喜，诏令兀良合台乘胜进攻黔西及川西南等地，并派人护送段兴智觐见。

至此，蒙古历时两年的对大理的征服战争宣告结束。而大理国，这个由白蛮族建立，从后晋天福三年（838年）起，传二十二位国主，计三百余年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亦告覆灭。

叁

大理紫城，方圆四五里。街市人流熙攘。

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及诸多药物应有尽有；锦、缯、豹皮、文书及各种奇巧之物琳琅满目；其中尤以甲胄、象皮甲胄、大理刀、精制披毡最为名贵，一向为王室贡品。

忽必烈兴之所至，带着罗凤漫步游览街市，一队侍卫悄然相随身后。他与罗凤谈笑风生，一边观赏货物，一边不住地向与他擦肩而过的百姓点头致意。罗凤轻车熟路，带他来到街角一家专门经营象皮甲胄和大理刀的店铺，铺面相当气派，二人走了进去，店主见过罗凤，立刻满脸堆笑

地迎了上来。

“公主驾临，小店蓬荜生辉，不知公主欲求何物？鄙店经营皆为宫廷贡品。”

罗凤指了指挂在墙壁上的一柄宝剑：“就拿那个看一下吧。”

罗凤又对忽必烈耳语几句。老板当即操着流利的汉语奉承道：“公主果真是识货的行家，一眼就看出此刀与众不同。不瞒公主，此乃名贵的大理刀，古称‘郁刀’，名贵程度可谓闻名遐迩。”

说到这里，老板上下打量了忽必烈一番，他见忽必烈有点心动，稍显疑惑的语气里越发带出几分神秘：“这位客官，我说句大话您别不信，此刀就是与‘铎肖’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传‘铎肖’柄部饰金，犀利无比，所指无不洞也，是南诏王臣出征时必携之物。但比起大理刀来，两者却是各有千秋。大理刀锻造方法从来秘不示人，但有一个关窍我偷偷说与你知，那就是打造它时要用毒药、虫、鱼等入刀，淬火时却用白马之血，故而刀成后削铁如泥，破人肌肤不消半个时辰即死。怎么样，客官，要买一柄吗？”

此时，忽必烈已被店主说得心旌荡漾，他微笑地看着店主道：“听你这样一说，这大理刀果然是非同寻常了。只是，为何要用白马血淬火呢？”

“白马乃天驹，其血之纯胜过天下所有之水。故而以白马血淬火，可令刀质纯正，刀锋锐利。此外，用白马血浸过后，刀便也沾了白马的灵性，可保主人有神灵护佑，禳灾避邪，吉星高照。”

“刀是成了宝刀，那白马岂不是废了？为宝刀而伤宝马，此事总是不太周全。”

店主哈哈一笑：“哦，看来客官一定是个爱马之人了。不过，这一点请客官放心，那白马只不过在腿部放一点血取用，事后用我们本地特制的刀创药一抹，立刻安好如初，驰骋个千里也是无妨。”这店主倒也真是口齿伶俐，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不由人不动心。

忽必烈笑着说：“如此说来，这大理刀，还有大理白马我是非买不可了？”

老板闻听忽必烈还要买大理马，喜出望外，连忙道：“我看这位客官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定不是等闲之人。凡人服不了刀马甲胄之命——不如这样吧，我这里有祖传的宝剑一柄，名贵的白马一匹，朝贡的象甲一副，一并都卖给客官如何？”

“但不知名实是否相符？”

“一看客官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有公主在，本店怎敢相欺？咱先看看货，

再作价不迟。”

“也罢，一切悉听尊便。只要货好，价钱好商量。”

“好，痛快！”老板喜形于色，吩咐身边的伙计道，“你去告诉夫人，要她速将咱家那柄祖传的‘浪川剑’取来，献与这位客官。”

伙计领命而去。不多时，一位身着白蛮族妇女传统服饰的女子飘然而至，那个伙计紧随其后，双手托着一个古朴雅致的漆盒。

老板娘先瞟了忽必烈一眼，随即做了个手势。伙计小心翼翼地将漆盒打开，躬身退至一旁。

忽必烈近前，从漆盒中取出“浪川剑”，托在手中，凝神端详起来。

看来，这就是他久闻其名、朝夕思求的南诏时期著名的“浪川剑”了。据史书记载，浪川剑原产三浪诏故地。其锻造方法是：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窑炼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铎肖、郁刀及浪剑，都是南诏王给唐王朝的贡品，唐皇李世民就曾拥有过一柄名贵犀利的浪川剑。

“好，就是它！老板开个价吧。”忽必烈在剑刃上吹了口气。

“看客官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又是公主的朋友……罢，罢，罢，若是别人，万两黄金也不卖，此剑算我赠送，大理刀、白马及象甲，赤金千两如何？”

“成交！”

肆

五华楼，矗立于苍山玉局峰下。

这是南诏后朝的著名建筑，坐落于紫城城南，始建于南诏王天启十七年（856年），为南诏及大理时期著名的迎宾馆，专门为接待当时西南各族首领而建。楼为方形，周长七八百丈，高约十丈，楼上可住万人，楼下竖有十几丈高的旗杆。

五华楼按佛经教义的“七级浮屠”重楼设计，十余万工匠历时两年完工。因采用了先进的脚手架法营造，故而工期比传统的推土法缩短了五年。

南诏早期的首府设在太和城。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攻略成都，大败。南诏王惧吐蕃迁怒，遂将首府由太和城迁往紫城。此后紫城经南诏中后期、长和、天兴、义宁至大理，一直是诸朝地方政权的首府，前后凡470余年。

选择紫城为首府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因它“西依苍山之险，东扶洱水之扼”，以苍山洱海为天然屏障，城西城东不需建筑城墙，只需筑造南北两道城墙即可。

紫城除了华丽的南诏王宫室和官员的住宅外，还在五华楼引天然的溪水作护城河。

这一日，五华楼一楼大厅，忽必烈端坐于一张大理国主临朝时的座椅上。两边文臣武将屏息肃立。

“大理国主段兴智率众妃嫔、众王子公主觐见亲王殿下！”随着门前侍卫的一声吆喝，段兴智带领着五百余名妃嫔和百余名王子、公主鱼贯而入。立刻，音乐四起，乐声中，段兴智向忽必烈鞠躬为礼，众妃嫔、王子、公主行跪拜大礼。

罗凤坐于王妃之位。看到她，段兴智并不觉得惊奇，他早知阿良酋长献女迎降之事。想到这位以美丽清纯、歌喉婉转享誉大理国的少女最终成为蒙古亲王忽必烈的宠妃，他只是稍稍有些感慨。

罗凤以前曾多次随父亲觐见国主，是以对国主并不陌生。她向国主颔首，清秀的脸上露出友好的笑容，国主也只好报以苦笑。

礼毕，段兴智的宫廷军将高声传唤：“向蒙古汗廷忽必烈殿下呈献大理传世之宝《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

随着笛子、芦笙悠扬的旋律，两名大理文官手持画卷款步近前。侍卫接轴舒展，两幅巧夺天工的传世之作徐徐展现在人们眼前。

《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国史画》、《中兴图传》，是由文字卷和画卷两幅长卷组成，绘作时间在南诏中兴二年（898年）。画卷系纸束彩绘，长约二十四尺五寸九分，宽一尺二寸八分，系用连环画的形式，以宗教为题材，又伪托为人间之事，描绘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故事。

“唔，这画的是佛经故事？”忽必烈一边注目欣赏着画卷，一边感兴趣地问。

献画的大理文官见问，趋前答道：“是的，殿下。这一个说的是观音菩萨幻化的故事。观音化身为梵僧，到南诏奇王家乞食，其时奇王父子正躬耕于巍山，观音受到他们慷慨的施舍，乃显灵使之立国。后来，观音又到其他地区，怎奈当地首领和村民不识圣灵，顽愚不可教化，最后观音显圣才使他们心悦诚服、皈依佛法。”

他接着说道：“殿下请看这里，这幅图讲的是包括洱海地区九个乌蛮、白蛮首领会盟时一起祭天的故事。这边画的却是洱海神和洱海形势图。两条大蛇组成的蛇圈，围护一条额上有轮的金鱼和一只金螺蛳。这其实是一幅洱海先民的原始宗教图。”

“这又是怎么回事？”忽必烈听得津津有味，指着一幅欢喜像问。

“殿下有所不知，这里描绘的是南诏时期宫室人员拜佛的场面。您看，欢喜像周围有南诏末代王与其父南诏王隆舜，身后是进献《南诏图传》的诸人和侍从，皆作拜佛之状，以示对佛的虔诚。至于这幅‘文武皇帝圣真’，画的则是一个对佛顶礼焚香的皇帝及其大臣侍从。”

讲完《南诏图传》，另一大理文官上前，讲解《张胜温画卷》：“此画绘制于大理国盛德初年（1176年），为画工张胜温所绘。画卷系素笺束彩色施绘画，长为七十尺二寸，宽为一尺二寸八分。此画也以佛教故事为题，依其内容可分为三：前面绘的是大理国主及其男女扈从，中间则是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等像，后一部分绘的是天竺十六国王。全卷主题为中间部分的‘南天释迦牟尼佛会’和‘药师琉璃光佛会’。此画的精美程度，尤胜于《南诏图传》。殿下您看，画里绘制了许多当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共一百三十四开，有像六百二十八个。整个画卷的用线、着色、构图、造型及各组图画的相互呼应都安排得疏密有致，浓淡轻重恰如其分，宾主从属亦各得其所，大如礼佛图、佛会图等，小如一角一隅都无不远绍晋、魏、六朝遗风，近承吴道子、武宗元之衣钵。”

忽必烈饶有兴致地听着讲解。作为一个自幼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蒙古亲王，忽必烈有着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尽管他不会作画，却十分喜欢绘画艺术。

待侍卫将《南诏图传》、《张胜温画卷》收起，忽必烈的目光重又落在大理国主段兴智及其家眷、随行身上。

段兴智与王后正端坐于专为他们所设的华丽的客座上，五官周正，神情专注、凝肃，倒也颇有些王者之风。

忽必烈对他说道：“大理国主阁下，你献的这两幅画本王很是喜欢，我一定妥为收藏，以使其传之后世。怎么样，接下来我们的宴会是否可以正式开始了？”

“好的，宴会开始！”段兴智宣布。立时，轻歌曼舞，鼓乐齐鸣，在美妙的乐曲中，欢庆胜利和合作的庆典舞宴拉开了帷幕。

鲜嫩的生肉片摆满盘碟，有猪、牛、鸡、鹅、鱼，和以蒜泥和其他作料。

段兴智看到忽必烈等人都不动箸，明白了意思，说：“这些鲜肉片蘸上蒜泥，味道十分鲜美。请吧，殿下。”

忽必烈笑着说：“我还是吃这个更合胃口。”他拿起一块手抓羊肉，用蒙古刀切下一块放在段兴智的盘子里。“你也尝尝，这个味道如何？”

段兴智夹起羊肉，蘸了一点蒜泥作料，放进嘴里：“嗯，味道很是特

别。”

忽必烈哈哈大笑，命人又摆上一桌蒙古大餐，专为犒赏段兴智及其随从大臣。

时光在和谐的气氛中飞快流逝，酒过三巡，忽必烈稍稍显出几分醉意，他望着段兴智，直言不讳地问道：“不知段国主可曾认真思考过大理国战败的原因？是我们军队的强大，还是大理军的孱弱？”

段兴智正容回道：“全不是。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大理朝纲不振，高祥兄弟专权误国，他们网罗党羽，架空、排斥王室，致使民心失和、军心涣散。”

说到这里，段兴智略一停顿，端起米酒一饮而尽，接着说道：“以实力而论，大理军是比不过蒙古军，但是，我们以逸待劳，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有利条件。而贵军长途奔袭，水土不服，人困马乏，即使人数再众，怎抵我百万大理军民众志成城？天宝十年（751年），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兵八万，进攻南诏洱海地区，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三年后，杨国忠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万，两次进攻洱海地区，我们诱敌深入，分兵合击，唐军再一次全军覆没，李宓阵亡。请问殿下，您的军队比李宓的军队实力又当如何呢？”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大理国被我军征服呢？”忽必烈又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是您的仁慈之心和爱民之意征服了大理，也征服了我的心。否则，我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集聚起二十万大军与您作战。只要我们在崇山峻岭和山谷溪流边四处出击，我坚信，不消一年，你们就会败退北还，甚至还会重蹈李宓的覆辙。”段兴智侃侃而谈，不无感慨。

“我非常欣赏你的直率。依我看，你们的军队失利的原因并不在于军队的多寡和武器的优劣，同理，我们的胜利也不在于士气的高昂和训练有素，而是印证了两个字——民心。高祥兄弟鱼肉百姓，轻蔑大理国君，擅把朝纲，臣民对其离心离德，而你虽然大权旁落，但在大理国民中威望犹在，所以，高祥兄弟才陷入了四面楚歌、孤家寡人的境地，不败天理不容。”忽必烈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一下子就说到了他们的致命之点。

段兴智拱手作揖：“殿下英明，一语破的。今遇殿下，实乃三生有幸。这样的军队当然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由此推断，灭宋者，非殿下莫属！”

忽必烈的高级幕僚子聪、姚枢、窦默、廉希宪、郝经等及大将兀良合台深以为然，饮酒赏曲，举杯相庆。

忽必烈大笑起来，笑声酣畅淋漓，双目熠熠生辉。段兴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在掩藏的兵败的耻辱背后不由生出几分真实的崇敬。

王者，龙凤也，得天下者或非此人莫属？

伍

忽必烈遣人护送段兴智往见蒙哥汗，他率领中路军徐徐退出大理国境，只派兀良合台继续征服交趾诸地。

此后，他先驻跸于六盘山。不久收到国书，蒙哥汗接受忽必烈的建议，将大理更名为云南。他对段兴智的归顺十分赞赏，封他为“摩诃罗嵯”（意即大王），继续统治云南。忽必烈引罗凤与爱妃察必相见。察必虽深爱丈夫，却并非悍妒之妇，何况罗凤娇俏妩媚，天真无邪，察必对她比对忽必烈其他妃子更多几分真心疼惜。其时，察必已为丈夫生下四子，除长子朵儿只早夭外，其余三子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在诸兄弟中地位最高，尤其真金，一直是他父亲心头至爱。

看到爱妃对罗凤关怀备至，忽必烈再无挂怀，只是安然等待着八思巴的到来。

季春三月，六盘山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

分别一年多之后，忽必烈与法主八思巴又一次相会于六盘山下的宫帐中。二人久别重逢，思念更殷。

八思巴是为兑现那年对忽必烈请求灌顶受戒所做的承诺而匆匆返回六盘山的。在此期间，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一事可谓煞费苦心，不仅派人召请译师，而且做了最为详尽和充分的准备。随着大理国平定，忽必烈挥师北返，八思巴得到消息，便带着数名精通汉、藏、蒙语及佛经大义的译师，星夜兼程，驰往六盘山忽必烈的藩府宫廷。

三月初三，八思巴弟子为忽必烈等二十五名具缘的蒙古上层人士三次传授喜金刚灌顶。这是在蒙古地方首次传授密宗金刚乘的教法。传授金刚灌顶之后，忽必烈在八思巴的领诵下默念《总轮续》。领诵完毕，忽必烈不觉想起了三年前在漠南汉地时他与王妃察必的一段对话。

“据说萨迦派有一种神妙的密法灌顶，为其他教派所未有。你可以向八思巴请求传授。”

“王爷既有此意，不如由你亲去请求，然后我再接受灌顶。”

“接受灌顶需要奉献什么样的供养？”

“当然要以自身享用的全部财产、权势等布施，特别是那些自己十分珍爱的物品。”

“那么，你打算奉献什么样的供养？”

“我愿以出嫁之时父母所赐的最珍贵的镶珍金耳坠奉献——不在于耳坠的价值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

“上师八思巴有比别派殊胜的密法，应当听受。昔日，我曾见《大印精要续》上说：开初无论习学何法，都必须接受一次灌顶，此后才算具有根器，可以听授秘密教法。不受灌顶难获成就，犹如从沙中榨油。若有密法师出于傲慢，对未受灌顶之人传法，师徒二人死去之后，纵有成就也会下地狱。因此努力教法之人，应向上师请求灌顶。”

作为接受灌顶所献的供养，忽必烈第一次奉献了乌思藏地区十三万户，第二次奉献了以白螺为首的藏族三区，第三次废除了在汉地以人填河渠架桥铺路的野蛮制度。

八思巴心中欢喜异常，道：“废除这些乃是善德功业，已使善慧自在心愿满足。故此利乐教法广为弘扬，祈愿人主圣寿因此长久。”

忽必烈对佛教的重视，充分表现了蒙古王室自成吉思汗以来对宗教的认识——认为有主率一切的“上天”存在，人要成就大事必须有“上天”相助，而人要与上天沟通，必须通过“告天人”（宗教人士）作为桥梁。因此从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室对各种宗教诸如萨满、佛、道、伊斯兰和基督教等各派宗教都兼容并蓄，予以保护。

而且，忽必烈承认了八思巴是自己宗教上的老师，并承担起保护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派的职责，这对当时地位急转直下、处境举步维艰的萨迦派和八思巴来说，不亚于服了一剂兴奋剂。

此后，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关系便愈益密切起来。

六月，八思巴奉命去朵甘思邀请堪布大师为他受比丘戒，数月后，忽必烈亦离开六盘山营地，前往漠南的桓、抚之间。

第三章 风雨飘摇的金莲川幕府

壹

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

秋水明月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

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

这诗赋是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赵秉文为吟诵金世宗完颜雍金莲川狩猎而作。

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是金世宗选择的一个理想的行营之地。大定八年五月，金世宗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颁诏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

桓、抚、昌三州构成的金三角，决定了处于这一重要地理位置的金莲川迎来了重新兴旺发达的历史时期。作为藩王的蒙古王子忽必烈，本身与同时代的许多蒙古皇室后裔有着明显不同的政治抱负，早年即“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延揽人才，为未来的宏图大业做着精心的准备。乃马真称制元年（1242年），忽必烈曾诏请中原地区的佛教领袖海云法师到漠北藩府，谦问佛法大意，始喜佛教。海云南还，留下徒弟子聪伴随忽必烈左右。子聪聪颖好学，兼通儒、释、道三教。他不但自己孜孜不倦地向忽必烈讲述治理天下的道理，还将友人张文谦、李德辉等中原名儒举荐到忽必烈帐下。

时隔不久，河北真定封地的“藩府旧臣”燕真、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后奉召投身于忽必烈帐下。金朝状元王鹗、文学泰斗元好问以及张德辉等社会名流也闻讯北上会见忽必烈。在这些贤能之士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忽必烈对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汉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和汲取的欲望。

蒙哥汗即位不久，即令胞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政。忽必烈奉旨南下，驻跸于桓州、抚州之间的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得开府，专封拜，建立了蒙元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聚集在忽必烈周围的社会名流中，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也有精通治国的谋士；既有独具一技之长的工匠，也有英勇善战的武将。因此说，金莲川幕府已然成为一个文武兼备、人才汇集的政治集团。在这些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忽必烈果敢地起用各族人才，对蒙古传统的统治方略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在中原的邢州、河南及关中等地实行试点和综合整治，采用中原地区历代王朝沿袭下来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即震惊朝野的所谓“汉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原汉地的各族文人学士，普遍对这个文韬武略的藩王寄予厚望，奉他为中国之主，愿效犬马之劳。

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碰撞，必将产生强烈的震荡。忽必烈的所作所为，与蒙古传统的统治模式背道而驰，不可能不动摇和触犯某些保守的蒙古贵族集团的利益，使他们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走向联合，对这位他们视为“祖宗叛逆”的藩王群起而攻之。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忠实于“蒙古法”的情绪也影响到蒙哥汗本人，使他逐渐对自己的胞弟产生了忌惮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等待着忽必烈的将是怎样的血雨腥风。

忽必烈由漠北南下总理汉地军务，不出征时夏季通常在金莲川驻营，冬季则到桓、抚间临时寻找避寒之所，或在旧桓州，或在离燕京不远的奉

圣州之北。

金莲川幕府的幕僚们，大多习惯于定居生活，而不习惯于“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于蒙哥汗六年（1256年）三月，命子聪和尚选择合适地点兴筑新城。子聪根据《黄帝宅经》中“凡修宅次第法”和“阳宅图说”，相中了桓州以东、滦水北岸的龙冈之地为建城地点。他在禀报忽必烈所选之地时说：“人因宫而立，宫因人得存，人宫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天命不能主率人，人可以改变命运。宫靠人来修，人因宫而得安，人与宫息息相关，不可忽视宫城建设。”

忽必烈深以为然，示意子聪坐下说话：“藏春所说不无道理。只是，你能否为本王详说其因其理，对于古代风水术本王不甚了解，但深知建宫立舍须讲究阴阳五行，不可胡乱为之。”

子聪放下手中的《黄帝宅经》，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细细地讲解起来：“风水讲究方位。这是因为风水说向以五行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五行有生有克，并与季节和方向相联系。五行的东方为木，因为太阳升自东方，树木赖阳光生长；以南方为火，因为南方炎热，炎热最旺；以西方为金，因为日落清凉，金胜冷肃；以北方为水，因为北方天寒地冻，正是雨雪所致；以中央为土，因为大地居中，其主要成分是土。每到一个季节，五行就分别处于旺盛（旺）、次旺（相）、休歇（休）、衰落（囚）、无气（死）这样五种状态，并与一定的方位相关联。”

忽必烈虽然天生颖慧，于阴阳五行之说却不甚了了，这会儿听子聪说得玄奥，越发摸不着头脑，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藏春先生这是在给我讲天书呢。什么次旺无气、相生相克，还是留着你以后的弟子们去研究吧。你只需具体讲讲你近日里对我们的金莲川开平府勘测卜算的结果。”

“这正是臣下面要讲到的。”子聪也有些忍俊不禁，脸上闪过一丝稍显无奈的微笑，“开平府占据一个‘旺’字，两仪福元正旺，营建宫城当在此时。宫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本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发斯，是事严雅，乃为上吉。”他站起身，指着帐殿穹顶那近乎完美的花纹图案，“所以，我们在营造开平府时，既要选择好开基之所，又要综合考察形势、泉水、土地、草木、舍屋、门户的布局与搭配，力求完美无缺，取得最佳效果。”

忽必烈高兴非常：“藏春先生，本王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开平府兴建工程的总指挥，要人，要钱，要物，都由你全权负责，无须禀报，王府总管如数拨付即可。”

贰

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两面皆是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

地势平坦，宜于建城。

开平府的兴建从始营宫室到复建宫城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建造开平府所用的数十万工匠皆来自中原地区和汉中一些地方，而建筑材料如木料、砖瓦、石料等大多就地解决，桓、抚一带实在没有的，才由中原和燕山地区输运过来。

开平府的构筑运用了汉式古代筑城方法，这种方形城池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平地筑城所沿用的形制。而在城门外加筑瓮城，也是古代中国传统的建筑城池的方式，早在汉代已被广泛采用。如西汉的鸡鹿寨和朝鲁库伦古城即采用此法修筑，主要是为了加强重要城门的防御而设置。城内的宫殿式样亦模仿宋代城市建筑。如大安阁，是沿用了汴京城熙春阁的建筑式样，并在阁后修建鸿禧、睿思二殿。城内的街道规范划一，东西南北各城门两两相对，但主要干道并不直通，皆有宫城或里城阻挡，并且常在道路的另一端与横街交汇成十字路口。

举世瞩目的开平城的兴建，是当时漠南汉地一件最为百姓津津乐道的大事，通过运输建筑材料和给养的车队，通过来往于南北之间的客商，开平城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论话题，并由此在民间衍生出一段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

相传刘太保（子聪）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圣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

后来，诗人杨允字触景生情，赋诗一首，以记其事。

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

月生沧海千山白，日出扶桑万国明。

开平府位于蒙古漠北草原的南缘，地处战略要冲。它北连朔漠，便于与哈剌和林的蒙古汗廷保持联系；南接内地，便于控制华北和中原。把开平府定为驻节之所，不但符合忽必烈以一个藩王总领漠南军政事务的需要，而且“展亲会朝，兹为道里得中”，有着地理上的近便。尤其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建立的进程中，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也逐渐实现了从漠北的哈剌和林向大都（北京）的转移。而开平城的修建，恰是这个草原游牧帝国向中原王朝转化的过渡阶梯。

忽必烈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一座崭新的草原都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千千万万设计者和工匠、夫役的艰苦劳作和努力下，神奇般地出现在闪电河畔。

闪电河由西北而东南，围土山环绕大半个弯儿，折向东方，像一条七彩绸带，飘然东逝。

开平城便坐落于闪电河的南岸。开平城的建造完全按北水、南火、西

金、东木、中土和上为乾、坎、艮，中为兑、震，下为坤、离、巽的“五行八卦方位图”设计，城为正方形，由外城（包括关厢）、皇城和宫城构成。宫城设置则按“洛书九宫图”排列，分为离1、艮2、兑3、乾4、中土5、巽6、震7、坤8、坎9的“三三见九”组合。

外城城墙每边长一千三百二十步，墙城全用黄土版筑，高一丈五尺，下宽三丈，上宽六尺。外城分为两部分，自皇城北门瓮城西墙起，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土墙，直抵外城土墙，宽约六尺，将外城隔开，南北不能相通。北部是一片东西向的山岗，地势平坦，不设街道。山岗中部靠南有一座石砌大院。南部有东西大街，一条南北大街，靠近街道则是店铺和民宅。

外城北部为皇家园林，亦称“北苑”。北苑“古木阴阴覆苑墙，雁程霸早碧云长”，景色迷人，高榆矮柳，金莲紫菊，风光无限，保持了原有的自然风貌。内园芍药望，亭亭直上数尺，花大如斗，是皇室人员赏玩休闲之所。外园豢养禽兽，培植花木，是狩猎纵马之地。

开平府的东、南、西都设有关厢。何为关厢？通俗点说就是城门外的大街和附近的地区。东关厢四百八十步，西关厢六百步，南关厢三百六十步，只有城北没有与城门相连的关厢，那是因为这里是皇家林苑，是百姓的禁区。东关账房林立，西关马市熙攘。东关临近皇城，前来觐见的王公贵族往往把他们带来的部众安排在此处居住，礼物则交账房核收。南关在明德门外，是进入开平府的主要街道，两侧商号相望，道路宽阔，其工商业的繁荣不言而喻。

外城的南门叫明德门，此外还有东门，小东门；西门，小西门以及北门。皇城位于外城墙内的东南方向，呈正方形。每边长八百四十步。皇城的东、南墙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皇城外墙虽用黄土版筑，表层铺砌花岗岩石块。墙身高二丈，底宽四丈，上宽七尺五寸。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

皇城南北各有一门，东西各有两门。外墙东墙门就是皇城门，南墙除皇城的城门外另有一门，西南一门，北面两门。皇城与外城的所有城门门外都筑有瓮城，有的形如马蹄，有的形如矩形。

宫城的南门叫御天门，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进得城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黄蓝绿各色琉璃瓦覆顶的宫殿和大理石铺就的地面。房舍四壁涂金，彩绘各种鸟兽花木。宫城内的洪禧殿、水晶殿、香殿、宣文殿、睿思阁、仁春阁等宫殿建筑富丽堂皇，曲径通幽，峰回路转。北城墙上的“阙式”建筑穆清阁，登高远眺，宫城、皇城、外城的景色和建筑尽收眼底。外城以北的猎场，由草地、树林组成，猎场中驯养着专供忽必烈打猎所需的各式各样的动物，尤其是鹿。园中还养着数万匹白牝马，所产之奶汁通常用来制作马湩，也供皇室人员享用。

对于忽必烈在漠南汉地推行的改革，蒙哥汗的心中很不是滋味。按照他

原来的意图，无非是要以忽必烈镇守中原，旭烈兀镇守西域并统兵专征阿拉伯诸国——或者更直白点儿说，派两个亲弟弟分别控制帝国的两翼，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帝国的权力永远归属于拖雷系，并以武力和经济实力作后盾，巩固其历尽血雨腥风方从窝阔台系夺取的汗位。然而，忽必烈像一头难以驾驭的猎豹，一旦出笼，就无所顾忌。他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都证实：忽必烈在漠北期间即已留心和关注漠南汉地事务，并在藩府中聚集了一批以汉儒幕僚为核心、文韬武略兼备的谋臣勇将。尤其是在受命总领漠南军政事务之后，这个少小时就胸有大志、才识过人，因而备受祖父成吉思汗惊叹赞许的胞弟更加如鱼得水，不仅即刻移驻金莲川，筑城建府，而且继续延请各地名士，求教治国之道。如此所作所为，怎不令人起疑？

难道，忽必烈真的怀有独霸中原的野心？

与此同时，藩府谋士子聪、姚枢、窦默等人多次向忽必烈报告了“汉地不治”的严重情况和对宋战争的诸多失策，诸如“军将胜利滥杀”，宋人复仇拼死抵抗，南人不愿降服，以致造成沿边一带“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使对宋战争缺乏坚实的后方基地。忽必烈对这些意见加以综合分析后，遣使书面呈报蒙哥汗，要求设置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并举荐藩府贤能之士分别担任长官、次官，严惩贪官污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奏折内容面面俱到、意见中肯，蒙哥汗阅办后御笔红批：准奏！

河南地处对宋战争前沿要冲，为大局着想，忽必烈再次奏请：以史天泽、赵璧等为经略使，禁止燕京断事官干预其事；命经略司在中原地区的唐、邓、汝、蔡、颍诸州设立屯田，广积粮储；派兵修复襄阳、光化、均州等地城堡，充实边备，与宋襄樊防线对峙。蒙哥汗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无可奈何地再次批复：准奏！

得到了蒙哥汗的同意，忽必烈开始放手在三个地区实行“新政”，成效显著，深得中原百姓拥护。然而此举难免侵害了某些惯于肆意征索的蒙古贵族的利益，他们纷纷上书，恶意中伤和挑拨蒙哥汗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一些贵族大臣还抓住忽必烈兴建开平府这个由头，屡进谗言，诬陷忽必烈“王府得中土人心，其志不在小”，“王府人擅权为奸利事（财赋输于王府），贪赃枉法，其谋不在近。”

耳闻目睹漠南汉地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蒙哥汗周围的守旧势力也开始抨击忽必烈用汉人、施汉法的“叛逆”行径，加之藩府势力日益壮大，百姓怀德，天下归心，不由得更深地引起了蒙哥的疑忌。这样一来，久存于蒙哥与忽必烈之间的关于如何治理汉地，是沿用“蒙古法”还是使用“汉法”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叁

蒙哥汗六年（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臣阿兰答儿、刘太平等人前往关中地区“钩考”（审计）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勋将史天泽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及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都握有擅杀之权。忽必烈的处境岌岌可危。然而阿兰答儿并非头脑简单的莽撞之徒，他奉蒙哥汗圣旨，对于“钩考”官员虽有擅杀之权，可面对咄咄逼人的忽必烈，终究心存忌惮，不敢轻易下手。

“钩考”期间，阿兰答儿、刘太平罗织罪名，藩府官员多被下狱，但在定罪量刑时刘太平却虚与委蛇，不肯直接表明态度。无奈之下，阿兰答儿从狱中提出廉希宪、姚枢两人，夜闯开平府。

在昏暗的灯光下，忽必烈久久凝视着这两位因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忠心耿耿以致沦为阶下囚的心腹重臣，内心深处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奈的愤怒和深刻的屈辱。

“殿下，这两个人在陕西滥用权限，恣意妄为，士绅商贾、王公贵族多有诉讼，我和刘太平这次奉命‘钩考’，意欲先拿他们俩开刀，整肃纲纪。”阿兰答儿先声夺人，声色俱厉。

忽必烈早在征大理凯旋后不久，便任命廉希宪为留守京兆的宣抚使，姚枢扶病出任京兆宣抚司劝农使，以协助廉希宪共同治理关中地区，可以说这两个人是他的左膀右臂。

“你是蒙哥汗的顾命大臣，有擅杀特权。但是，阿兰答儿，你休要在我的王府胡言乱语！廉希宪、姚枢二人何罪之有！他们是蒙古帝国的功臣。你欲枉杀功臣，居心何其毒也！”忽必烈见阿兰答儿无中生有，不由勃然大怒，持剑在手厉声喝道，“廉希宪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富商大贾和贵族王公贷款给老百姓，收息数倍，致使百姓卖儿卖女以还其债。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暴利皆免，百姓感激涕零。希宪建议我颁诏书敕令，权豪不得买儒士为奴隶，藩府出资赎身，权豪反对，廉希宪依诏强制执行，将之全部释放为良民百姓。他兴办学校，广开言路，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保举为京兆提学。京兆地区大治，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显示了十三朝古都的魅力。”

忽必烈一口气发泄完憋在胸中近一年的郁闷之气，回手将剑插入剑鞘，继续为姚枢辩解：“姚枢不顾病魔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经过两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迅速恢复。这些政绩有目共睹，难道偏你一无所知吗？”

“亲王殿下，我是奉旨行事，身不由己。目前在哈剌和林，弹劾你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往万安宫，何去何从，你自己拿主意吧。况且，如果不杀几个，我回去难以复命。经查实，陕西、河南经略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获罪一百四十二条，俟钩考结束，所有官员我都有权处死！”

“休想！”忽必烈怒极，“要杀就先杀我吧！”他抽剑掷于阿兰答儿面

前，“我不日将北返哈剌和林，觐见蒙哥汗，亲自告诉他刘太平和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阿兰答儿有所畏惧，态度已不似初时强硬。

毕竟，蒙哥汗与忽必烈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如果对忽必烈的幕僚杀戮太多，只怕还会引起诸王的猜忌和反对，到那时，即使蒙哥不追究，宗王也会以种种理由置他于死地。虑及于此，阿兰答儿忽觉身上冒出阵阵冷汗，同时也为自己夜闯开平府试探忽必烈虚实的决定感到庆幸。

好险啊！这是一步险棋，稍有疏忽，身家性命难保！阿兰答儿在心里说，刘太平，你这个狗娘养的，难怪你不肯发表意见，原来是留了一手。你想得倒好，好人你做，恶人我当？我才没那么傻呢。阿兰答儿此时颇恨刘太平，尽管他俩是奉蒙哥的令旨“钩考”的，然而，在陕西、河南他确实看到了民心所向和经济繁荣。为了切身利益，狡猾的阿兰答儿不得不像刘太平一样，为自己留出一条后路。

“殿下息怒，我这也是为帝国利益计，执行大汗的法令而已。”

“胡说！”忽必烈怒气不息，“你已经杀害了我的几名王府官吏，还想杀害我的亲近谋士，莫非你存心要将我的左膀右臂全都砍断不成！”

阿兰答儿理屈词穷，起身告辞道：“天色不早了，我先回馆驿歇息，明日正式“钩考”中原地区的钱谷。”

忽必烈也不客气：“随你的便，送客！”

阿兰答儿留下廉希宪、姚枢，带着一干随从灰溜溜地返回王府馆驿。

开平府外，月色如碧，旷野中凉风乍起。

肆

忽必烈亲为廉希宪、姚枢除去身上的绑索，望着眼前这两张熟稔而又明显消瘦憔悴的脸庞，他心里一酸，禁不住潸然泪下。姚枢早已泪流满面，纵有万语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廉希宪强作欢颜，正欲安慰忽必烈几句：“殿下请不要……”

忽必烈轻轻打断了他的话头：“你们什么都不要再说了！没有能够保护好你们，是我的无能。这一年多来，你们为了在关中地区实行‘新法’，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如今关中秩序稳定了，府库钱粮满了，你们却反而要受人陷害，这怎能不让我心疼呢！”

姚枢、廉希宪默然无语。是啊，这一年多来，他们与忽必烈之间除却书信往来，各自繁忙，从未谋面。而他们的藩王日理万机，何尝不是顶着

来自汗廷的种种压力苦苦经营着漠南汉地？论实力，忽必烈已经拥有了亡金时期的全部版图外加吐蕃、云南、亡夏之地，兵多将广，称雄一方。然而，他何尝起过叛逆之心，有过叛逆之举？经略中原、汉中、吐蕃、西夏、云南之地，难道不正是为了蒙古汗廷的根本利益？

“我一定要找蒙哥汗评理去。我要问问他，我把漠南汉地经营得物阜民丰，难道错了吗？”忽必烈感情冲动地说。

姚枢完全理解忽必烈此刻怨怼的心情，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样做的后果。如果忽必烈只图一时痛快，上汗廷与胞兄对质，很可能激怒蒙哥汗，并因此遭到终身监禁。常言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旦到了那个地步，他们这些藩府旧臣、谋士幕僚焉得独善其身？这且不论，最为可惜的是忽必烈在汉地实施的种种改革和开创的大好局面就会半途而废。为今之计，或许只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

“大汗是国君，是兄长；殿下是臣民，是兄弟，殿下不能同蒙哥汗计较是非曲直。而且殿下远离在外，必将深受祸害。为从长计议，不如把王府的诸妃、子女遣归汗廷，作在那里久居的打算。这样大汗的疑心自可消除，君臣、兄弟之间复可和好如初。”姚枢婉言相劝。

忽必烈犹豫不决，困顿地坐在扶手椅上。

八思巴日前才从吐蕃返回开平府，察知钩考内幕，带着真金匆匆赶来觐见忽必烈。他对姚枢的建议深表赞同：“阿弥陀佛。我以为雪斋先生言之有理。蒙哥汗听信谗言，猜忌亲王，此乃情理中之事。试想，就眼下亲王的开平城而论，比之哈剌和林又将如何呢？无论规模、气势都在其上。而开平府又比万安宫高出一筹，这些亲王难道没有想过吗？”

真金也恳求父王：“蒙哥汗虽是一代明君，周围却不可避免地总会充斥形形色色的玩弄阴谋之徒，这些人唯利是图，豢养耳目，培植亲信，唯恐天下不乱。如今父王威震漠南，稍有风吹草动，难免浊浪滔天。姚先生、上师所言，皆为父王平安度过这一劫。真金斗胆，望父王三思。”

忽必烈深切地注视着年方十三岁的爱子，惊讶中不无欣慰。

也许是自幼成长于忽必烈“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的漠北潜邸之故，真金从小即濡染儒学，崇信儒术。及年稍长，在中原名士姚枢、窦默等人苦心孤诣的教诲下，更是脱尽草原游牧贵族重武轻文的陋习，日益显示出不凡的抱负和远见。

姚枢还欲相劝，真金悄悄拉拉他的胳膊，使了个眼色。姚枢会意，说道：“殿下，天色已不早，请殿下暂且回府休息。觐见蒙哥汗一事，不如明日再议，到时也可听听窦默窦夫子的意见。”

忽必烈闷闷不乐地回到爱妃察必的后宫。

察必出身于弘吉剌氏，是济宁忠武王按陈的女儿。忽必烈在漠北潜邸时娶她为妃，极为宠幸。史书上称她容颜“极娇且媚”，但忽必烈喜爱她的原因并不完全由于她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更主要由于她才华出众，聪明睿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内助。

察必早已从侍卫口中得知方才发生的一切，面对突变风云，她显示出一种超凡的冷静。“王爷，你还没有拿定主意吗？”她为眉头紧锁、神情严峻的丈夫奉上一杯热茶，柔声细语。

“你都听说了？”

“是。大汗派人如何传语？”

“大汗只说，放出去的鹰该收回来了。”

“大汗确实这么说的吗？如果大汗确实这样说，就证明事情还远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可是，要用你和孩子们做人质，这叫我如何办到？”

“血浓于水。大汗与你终究是亲兄弟，你们也曾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大汗断不会只偏听一面之词就自断手足。你要为和解作努力，将误会冰释，将猜忌化解，躲过了这场危机，你还是你。”

“我？我又是谁？”

“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土归心。这就是你，王爷。你是藩府幕臣的希望所在，是中原百姓和蒙古百姓的希望所在。所以，王爷，你万不可为了儿女情长，辜负了追随你的幕臣百姓的心……”

“万一……”

“生死皆由天命。今生缘断，来世再续。与你相伴，何惧生死。请王爷去向大汗请罪吧，请王爷就以我和孩子们为人质，这样，大汗一定会相信你的诚意，只要取得了大汗的谅解，我们就都安全了。去吧，王爷，为了我，为了真金，为了姚枢、窦默、子聪和尚，为了所有爱戴你的漠南百姓，请你一定要向大汗低头。”

“问题在于，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你总领漠南军政事务，大胆地采行汉法，大胆地起用汉族幕臣协助你治理汉地，这一切本来就犯了那些冥顽不化的皇亲贵族们的忌。何况，你还把他们的土地还给百姓，他们仇恨你乃至希望置你于死地是必然的。从你决心挣脱蒙古旧法的桎梏，用一种新的方式治理漠南时起，谗言就一直伴随着你。而大汗，他是忠实于蒙古旧法的，他拒绝改变，这就是你与大汗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难道这也算罪？”

“如果大汗认为是罪，那就是罪。大汗纵或顾念兄弟之情，也无法容忍你在漠南的所作所为。为今之计，你能向大汗证明的，只有你的一颗忠心。用忠诚去感动大汗，用光明磊落的胸襟去赢得大汗的理解，这才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我之所以在漠南采行汉法，为的正是帝业永固，我问心无愧。我必须让大汗明白，用蒙古旧法治理汉地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行，王爷，不行。你听我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你唯一能做和必须要做的，就是向大汗低头，解释要等到以后。”

“这样一来，你会有危险。”

“夫妻同命，爱则同心。我与王爷青梅竹马，如何不了解王爷的为人！请王爷放心，我身在汗廷，但有风吹草动，必定察知，这样，还可助王爷一臂之力。”

忽必烈深深地凝望着爱妃。灯光下察必的面容出奇的温婉。然而，从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眸中，他看到的却是一个愿为自己的丈夫牺牲一切的女人不可动摇的决心。许久以来郁结在胸中的忧烦一点点冰释了，他不再说什么，只是更紧地握住察必柔软的双手。

第二天黎明，姚枢、窦默求见，敦促忽必烈速返漠北哈剌和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我听你们的！”

伍

是年冬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急使觐见蒙哥汗，表明自己归牧于岭北草原的心迹。蒙哥见函，心潮起伏。他不相信忽必烈会毅然决然地离开苦心经营多年的开平城，更不相信他的这个性格顽强、耿直倔犟的胞弟会带领妻室，举家投奔哈剌和林。为了证实他的猜测，他下诏准许忽必烈复归漠北草原。

得到蒙哥汗的诏许，忽必烈当即携眷属驰归和林。

漠南草原，洪荒而辽远。

一列由战骑、家眷、勒勒车组成的车队逶迤北上。

忽必烈坐在一辆白色的毡车内，撩开车帘，看着旁边车上的廉希宪一副沉思的样子，不觉笑问：“哎，廉孟子，又在想什么呢？”紧随其后的姚枢搭腔说：“该不是善甫兄又在构思一篇佳作？不妨吟咏一番，好让大家一饱耳福。”

廉希宪并不谦辞："好吧。反正这遥远的路途也没别的什么乐趣，我就随便吟词一首，为大家解解闷。如何？"最后一句他显然是在问忽必烈。

"好啊！"忽必烈尚未答话，察必王妃已抢先表示赞同。

"就依王妃所言。廉孟子，开始吧。"忽必烈笑吟吟地收回目光，落在无惧无忧、平静如水的爱妃脸上。

"这是我在陕西任宣抚使期间填的一首词，今天权当献丑，望诸位不吝赐教！"廉希宪索性跳下毡车，徒步跟在忽必烈的车后，抑扬顿挫地朗读起来。

杜陵佳丽地，千古尽芙游。

云烟去天尺五，乡阁依朱楼。

碧草荒烟五亩，翠霭丹屋百尺，宇宙为吾留。

读书名始起，万古入冥搜。

风池崇，金谷树，一浮鸥。

彭殇尔能何许，也欲接余眸。

唤起终南灵圉，商略昔时名物，谁劣复谁优？

白鹿庐山梦，颉颃天地秋。

"好一个'白鹿庐山梦，颉颃天地秋！'"忽必烈拊掌大笑。

笑声朗朗，荡漾在辽阔的草原上，这是两个多月以来，人们难得听到的笑声。

毡车摇摇晃晃地行进着。越往北行，西北风夹着冰冷的雪粒刀刻般地刮在脸上。忽必烈放下毡帘，裹紧了厚厚的裘皮大衣。风声呼啸，如同母狼失去幼崽后发出的凄厉的哀号。

哈剌和林的冬季比之金莲川更加寒冷。

数日后的一天，使者入报蒙哥汗：忽必烈携家眷前来觐见。

忽必烈的突然到来让蒙哥着实吃了一惊，为慎重起见，他传命侍卫只准忽必烈一人入见。蒙哥汗的宫帐内外守卫着三层箭筒士和带刀侍卫，他们用冷峻、怀疑的目光逼视着一切进入宫帐的朝觐者。忽必烈来到宫帐

门前，主动摘下腰刀交给怯薛长，几名怯薛护送着他进入帐殿。

忽必烈跪倒在猩红色的地毯上行九叩首之礼："臣弟忽必烈前来拜见！"

"平身!"蒙哥只说了这一句话。

忽必烈抬头望着蒙哥，一双明亮的眼睛中渐渐蓄满了泪水。多少委屈与思念在这一瞬间都化作不轻弹的男儿泪。

蒙哥也久久凝视着自己这位风尘仆仆、忧惧参半的亲胞弟，脑海中不断闪现出一些零碎的却又刻骨铭心的画面：父亲的骤亡，母亲的坚毅，他与兄弟们相依为命、风雨同舟的艰难生活……而今触景生情，不觉心头一热。

长别的五年，这还是兄弟二人头一次相会。思念、猜忌、怨怼、痛苦，无论心情有多么矛盾，但当兄弟重新聚首，骨肉亲情到底超越了误会和疑虑，血缘这根纽带又一次将两颗勃然跳动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切都无须解释。血，毕竟浓于水。

"王妃察必来啦？"

"来啦。"

"皇侄真金也来啦？"

"是。"

蒙哥走下案几，双手扶起依然跪在地上的忽必烈，无声地叹了口气："你还是过去的性格，怎么这些年一点都没改改呢？历练了七八年，办起事来还是那么不注意分寸。"他拉着胞弟的手，与他并肩坐在鼓凳上，"这些年你在中原、汉中等地的所作所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你与你属下的擅权，早已引起朝野非议。"

"臣弟自知有罪，请大汗制裁！"忽必烈已然控制住情绪，平静地回答，"但臣弟也是为了维护蒙古国的利益和大汗的尊严才出此下策，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方上的豪强恶势力一日不铲除，漠南汉地就一日不得安宁——"

"行了，不要再说这些了，孰是孰非，我心里明白。"蒙哥打断了忽必烈的话头，"对了，我正想告诉你，旭烈兀已进兵报达（今巴格达）。那边来的军报称，旭烈兀已命波斯镇戍军统帅率其军为右翼，南下合围报达。他曾遣使谕降哈里发，不想哈里发不识时务，不仅傲慢地拒绝了他的和平建议，还将使者极尽羞辱后逐回。"

自哈剌和林一别，忽必烈与六弟旭烈兀各奔东西，偶派信使往来，大都谈些行军打仗之事。就在任命忽必烈"总理漠南庶务"之后的翌年，蒙哥

便派旭烈兀出镇波斯，统三十余万大军征讨未降诸国，并派蒙古其余汗国精悍之师随行。

“我与六弟许久未曾谋面，甚为思念。不知他西征战况如何？”

忽必烈想起了花剌子模国王札兰丁被消灭之后，阿姆河以西至叙利亚边境大部分地区都归蒙古统治，唯独亦思马因国和报达的哈里发国尚未征服，时常伺机挑衅。

蒙哥汗道：“据战报，旭烈兀渡过阿姆河，亦思马因国教主遣其弟请降，但他本人不肯亲自拜见旭烈兀。”讲到这里，蒙哥停下来，用一根铁钳拨着火盆里的木炭，通红的木炭立刻蹿起了蓝色的火苗。

“这个可恶的教主鲁克奴丁！兵临城下，已成累卵之势，还要讲什么条件！”忽必烈说。

“是的。”蒙哥的语气淡淡的，“旭烈兀率军分四路围攻城堡，架炮轰击不止，鲁克奴丁坚守不成，势穷出降，旭烈兀便命他谕降其余诸城。”

后来的战况忽必烈已从汗廷派往开平城的信使口中得知：亦思马因诸城堡被攻破之后，旭烈兀下令全部毁坏，并派兵将鲁克奴丁押送到哈剌和林，蒙哥汗不见，命士兵又押回波斯。途中鲁克奴丁企图逃跑，被蒙军士兵射杀。归降的亦思马因人欲行叛乱，亦被蒙古军剿杀殆尽。

“这是旭烈兀写给你的亲笔信，你自己读读吧！”

忽必烈展开信笺。

四哥忽必烈：

牛羊好，草场好！

王嫂及侄儿都好吧！

得知四哥已顺利征服大理，闻此喜讯弟甚为高兴，在军中置酒庆贺。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故未曾遣使复书。所知之信息悉由哈剌和林而来。

当我结束了对亦思马因诸城堡的征服之后，便在三、四月间从哥疾宁近郊向哈马丹进发，诏令驻守在那里的拜住那颜从阿哲儿拜展（今称阿塞拜疆）境内火速启程。拜住一贯专横，姗姗来迟，我对他动了怒，呵斥他说：“绰儿马浑那颜死了，你继承他的职位在波斯地区做了些什么？你打败过哪支军队，征服过哪些敌人？此外，你竟然拿哈里发的辉煌、伟大来吓唬自己的军队。”他屈膝禀告道：“我无罪。凡是力所能及之事我全完成了。从列夷起直到鲁木和叙利亚境内，全部被我顺利解决了，只有征讨报达之事我没能完成，因为那里人民众多，军队、武器和装备充足，面临的道路很难走，不可能向那里进军。对君王的其他旨意，凡是

君王颁降的我都俯首听命。”

这些就是我们的堂兄所说的话。我真不知道对他严厉些好呢，还是宽大些好。这方面你有天才，请赐良策。

敬祈钧裁

蒙古大汗弟

西征军统帅旭烈兀谨上

丁巳年七月辛丑日于报达近郊

蒙哥汗从一旁注视着喜上眉梢的四弟。忽必烈与旭烈兀年龄相差两岁，从小一处长大，感情一直比其他兄弟更为亲密。

“旭烈兀对他的四哥还是很敬重的，我这个蒙古大汗也有些嫉妒喽！怎么样？待一会儿酒宴备上，我们是否为旭烈兀的勇敢和成就干一杯？”

“臣弟求之不得。为六弟的光荣之旅，也为汗兄的健康，臣弟一定会一醉方休。”忽必烈心情舒畅地说道。

“更为我们兄弟俩的别后重逢和互相信任，你以为如何？”

忽必烈的眼眶不觉又是一红：“是……”

“好啦，你也无须再难过。玉昔帖木儿，你去将察必王妃和真金接进来，说真的，我实在想念真金这孩子。”蒙哥汗吩咐怯薛长玉昔帖木儿。

玉昔帖木儿领命而出。

忽必烈觐见之后，蒙哥汗下令撤消了钩考局。由阿兰答儿、刘太平等人鼓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钩考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但蒙哥为了给蒙古贵族一个体面的交待，还是颁诏撤消了忽必烈设在漠南汉地的宣抚司、经略司等全部藩府机构，遣散了藩府汉臣。忽必烈也交出了自己所有的“军国庶务”权力，同时松下了绷了五年的神经。

“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第一次的激烈冲突虽然以和平的而非血腥的方式解决了，但事实上，最根本的矛盾远未消除。如果蒙古上层集团始终拒绝接受汉法，那么蒙古帝国长期统治中原的梦想终难以实现。忽必烈从一开始就对此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第四章 血战钓鱼城

壹

攻宋之战已势在必行。

四月底，蒙哥汗驻跸于六盘山。虽然已是夏初，六盘山的山峰上依然可见到大片的积雪。葳蕤的云杉和雪松上挂满了银白色的树挂，在太阳的照射下，正一点一滴地消融，远远望去，好似腾起的云雾。

蒙哥汗的这次南征，可以说无论从战略的角度还是在战术的安排上都做了最为详尽最为精心的运筹。两年前的一次由诸王和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蒙哥汗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出兵伐宋。他任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漠北，然后挥师出河西走廊，进抵六盘山。东路军则委派东道宗王塔察尔为主帅，万户张柔副之，出荆、襄，略地至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沿江之地，因遇宋军顽强抵抗，无功而返。蒙哥汗严旨切责，且言将予惩处，塔察尔因此大为不满。

成吉思汗征服草原后分封天下，东部多封与兄弟，其后王被统称为“东道诸王”，亲子多封在西部，其后王统称“西道诸王”。塔察尔是成吉思汗幼弟帖木格之后。

东路军受挫，使蒙哥汗的计划出现了巨大的纰漏。与之相反，被迫在家养病的忽必烈却安闲度日，无所事事。留在汗营的玉昔帖木儿提醒他说：“大汗对殿下素怀猜忌之心，是以不惮劳苦，乘舆远涉危难之地，亲历征战。如今，大汗身处困境，作为皇弟的殿下却逍遥自在，倘或大汗听闻，圣心不悦，臣担心届时又将平地风波起。”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兵权已褫，你以为我就愿意这样憋着吗？迟早会憋出病来。”忽必烈一吐心曲。

“立刻遣使觐见蒙哥汗，要求出征鄂州。这或许正是殿下复出的大好时机。”

忽必烈如梦初醒，深以为然：“也罢，我这就修书一封，遣使求见大汗。”

“但不知殿下欲派何人为使？”

“遣近侍二人即可。”

“不妥。”

“为何？”

“大汗最希望看到的一定是殿下的诚意。臣以为，殿下不如派王子真金与安童一同前往。众所周知，大汗一向钟爱真金，也对开国功臣木华黎的后人优渥有加。如派两个孩子前往，一定更易打动大汗。”玉昔帖木儿所

说安童，乃木华黎曾孙，同时也是真金的表弟。

忽必烈似乎没想到，犹豫了片刻，终于同意了。“也罢，速备快马四骑，让两个孩子稍做准备，明晨出发。”

蒙哥汗巨大的行军毡帐上空，两面鲜艳的军旗迎风招展，大帐四周环立着身穿铠甲、肩挎硬弓的箭筒士。蒙哥汗身披一件黄锦貂皮战袍，盘腿坐在一张翘头案后，正在翻看着一张绘制着宋长江防线的“宋蒙形势图”。凡宋集结重兵的地方，都被他加了一个红色的三角，而在蒙军的东、中、西三路大军的行军路线上，则标着箭头。

阿兰答儿走进帐内，见光线已暗，急忙点起了酥油灯。

阿兰答儿出身贵族，也是跟随蒙哥汗多年的心腹老臣。他头脑机敏，有胆有识，对蒙哥汗忠心耿耿，因此，许多大事蒙哥汗都能放心地委派与他。例如两年前发生的“钩考”事件，就是因为蒙哥汗听信阿兰答儿及其他一些贵族的奏报，怀疑忽必烈阴有所为，才决定派人对忽必烈在漠南的幕府全面审查。阿兰答儿作为蒙哥汗的全权代表，对忽必烈及其幕府属臣都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时，如果不是忽必烈主动要求北归，恐怕一场兄弟阋墙的悲剧就会上演。

阿兰答儿不喜欢忽必烈。

同样胸怀大志，同样勤勉好学，同样喜怒不形于色，蒙哥和忽必烈两兄弟间却又有着那么多的不同。蒙哥是一切旧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和执行者，忽必烈却总试图对蒙古习惯法加以改变，而代之以与中原农耕经济相适应的“汉法”。这根本背离了蒙哥汗派忽必烈坐镇漠南草原的初衷，以致忽必烈最终被迫谪居斡难河畔。

阿兰答儿也是一切旧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为此，他对忽必烈的不喜欢里，就包含了对实施“汉法”的抵触和排斥。

蒙哥汗偶尔抬头，看到阿兰答儿。“你来了？”

“大汗。”阿兰答儿趋前，脚步仍然放得很轻。

“有事吗？”

“忽必烈王爷派真金和安童求见大汗。”

蒙哥汗又惊又喜：“是真金来了吗？”

“是，还带来了忽必烈王爷的亲笔信，臣已安排他们在偏帐等候。大汗，臣能不能先斗胆问您一个问题？”

“你说。”

“您为何一直都很喜爱真金王子呢？是否有什么特别的缘故？”

“其实，不瞒你说，我的儿子、侄儿虽多，但哪一个也比不上真金。这孩子，既明理又孝顺。我给你讲一件事吧，忽必烈从漠南北返之后，真金曾陪我巡视过西域诸城，当时，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之故，我背上起了个毒疮，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真金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居然陪着我熬了整整一宿。第二天，他听大夫说，只有将毒疮里的脓血清理干净，才容易痊愈，他竟不嫌污秽，用嘴将我毒疮里的脓血一点点吮出。亏了他，我的病很快好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你想他怎么能做得到这一步呢？如果不是天生纯孝，根本不可能如此。”

“原来是这样。但臣一直不很理解，我蒙古素以武力为立国之基，四王爷如此尊崇儒术，难道不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吗？”

蒙哥汗稍稍沉默了片刻。“马上得天下”，下马治天下，但采行蒙古习惯法还是汉法治理国家，的确是他与四弟忽必烈之间存在的争端。他的内心深处，是忠于蒙古“大札撒”（法令）的，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能说忽必烈就完全错了。有一点有目共睹，忽必烈坐镇漠南期间，开府金莲川，大胆采行汉法，的确收到了仓廪丰盈、天下归心的效果。

不仅如此，忽必烈始终拥有着一批坚定的追随者。而他，真正不能接受的或许只是忽必烈的成功？

事隔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开始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发现，对于他这个自幼“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四弟，他戒备与敬重并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在他最怀疑忽必烈的时候，也没起过自断手足的念头。

“阿兰答儿，去传真金和安童吧。”他避开了阿兰答儿的疑问。

阿兰答儿答应着退下。不多时，小哥俩被他带到了蒙哥汗的面前。

小哥俩恭恭敬敬地拜见了大汗。蒙哥汗走下书案，一手一个拉起真金和安童，让他们坐在自己的身边。安童长得很像画中的金童，圆圆的脸蛋，红润的嘴唇，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鼻峰又直又立，格外招人喜爱。真金则显得瘦削一些，也比不上安童俊美，但他端庄沉静的神态，深沉聪慧的目光却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事实上，蒙哥汗最喜爱真金的地方，就在于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养成了一种宠辱不惊的气度，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来的。

真金从怀中取出一个信札，双手呈给蒙哥汗。蒙哥汗抖开了柔软的宣纸，原来是忽必烈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庇护里成吉思汗孙蒙哥汗陛下：

臣弟足疾乃痼疾，时而复发，折磨久矣。大汗日理万机，时派御医探病施药，臣弟感激涕零。今足疾已愈，大汗亲率征宋大军转战，臣弟安敢

在斡难河畔独享清闲？祈愿大汗降旨，命臣弟亲率大军驰骋南国疆场，以效力大汗麾下，为我蒙古和先祖而战，即使血洒疆场，又何足为惜？

臣弟闻江南水乡湖泊纵横，河网密布，我军骑兵优势无法展开，加上宋军民坚壁清野、众志成城，致宗王塔察尔在鄂州战场无功而返。但若鄂州不下，势必对大汗攻宋产生诸多掣肘。因此，臣弟思之再三，愿请兵再征鄂州，以为大汗侧援。

臣弟之心，耿耿如日月。大汗察之。

以书请战，敬祈钧裁。

臣弟忽必烈戊日百拜顿首

读罢忽必烈的亲笔信，蒙哥汗的胸中涌起一股无以名状的热浪。这个让蒙哥又爱又敬又不能完全放心的四弟，有的时候，蒙哥真的不知道自己剥夺了他的兵权究竟是对还是错？

与蒙哥汗一母同胞的三个弟弟中，以忽必烈为长，旭烈兀次之，阿里不哥最小。而这三个弟弟又各有各的特点，忽必烈心机深沉，机敏好学；旭烈兀英勇善战，指挥有方；阿里不哥崇尚武功，荣誉感极强。

蒙哥汗即位后，出于扩展疆土的目的，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次是在蒙哥汗二年（1252年），派忽必烈征服大理、交趾等国；第二次是同年派兵征伐高丽；第三次是在蒙哥汗三年，命旭烈兀率兵第三次西征，继续完成对中西亚未降服国家的征服。第三次西征的成果是显著的，旭烈兀不负重托，在短短的五年间，基本上统一了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东岸，南自波斯湾、印度洋，北达黑海、里海一线的广大土地，连接起亚欧、亚非、非欧等洲的洲界，巩固了东西、南北方的交通要道，为当时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乃至洲与洲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往来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亦使蒙古国的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蒙哥汗准备对宋用兵。出征前，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习俗，蒙哥汗将军国庶务悉数委以阿里不哥。

唯独对忽必烈，他有意没做任何安排。

他等待着，也期待着。果然，背负着种种委屈的忽必烈终于派人向他请战了。这虽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让他感到欣慰。从中，他体味到的是手足之情，是血浓于水，是成吉思汗的儿孙所共有的血性。

非但如此，忽必烈征服大理的经验同样为他所需要。

从东路军在鄂州失利，他已经在考虑更换东路军的主帅，这一刻，他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主帅的人选。

蒙哥汗目光重新落在真金严肃的脸上，眼中闪过一丝温暖的笑意。

“你父王还有什么交代？”

“他希望为伯汗多分担一些，再多分担一些。”真金简洁地回答。

“我明白了。”蒙哥汗若有所思地轻声说。

“伯汗，侄儿另有一个请求。”

“哦，你说。”蒙哥汗饶有兴趣地问。

“侄儿想留在伯汗身边。”真金坚定地说。

“留在伯汗身边？你不回去送信了吗？”

“让安童回去就可以。”

安童大吃一惊：“哥——”

真金没有理会安童一脸惊诧的表情，继续说：“侄儿恳请伯汗恩准。侄儿想跟随在伯汗身边，哪怕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侄儿不会给伯汗丢脸的。”

蒙哥汗微微摇头，笑了：“真金，伯汗了解你的心情，不过，伯汗不能同意你的请求。你要回到你父王身边去，你父王出征之日，你还要代替你父王镇守开平城。”

“您是说……”真金有点疑惑地看着伯父。

“我早有这种打算，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跟你父王细谈。阿兰答儿，你立刻草拟圣旨，这一两日交真金带回。”

“喳！”阿兰答儿答应着，躬身欲退，蒙哥汗又唤住了他，“先吩咐下去，再准备一壶热奶茶和一盘手扒肉来，我要和真金、安童一起用晚餐。”

“喳。”

“唔，酒也要一壶吧。”

阿兰答儿有点意外：“马奶酒吗？”

“对。”

真金、安童目送着阿兰答儿离去，相视而笑。真金深知，伯汗的严谨性格与曾祖父成吉思汗最为相类，大战期间几乎滴酒不沾，今日破例要酒，显然是心情极其畅快。

真金尤其感到高兴。能够重返开平城，意味着伯汗在事隔两年之后终于

摒弃疑虑，开始理解父王，这是父王用两年的忍辱负重才换来的弥足珍贵的信任，假如父王知道，一定也会开怀畅饮一番吧？

真金只在六盘山待了短短两天，又要返回斡难河畔蒙古本土。两天中，真金天天陪伴着伯汗，还参加了伯汗召开的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对一个未建丝毫战功的少年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信任和荣耀。

临行，蒙哥汗破例亲自将真金和安童送出大营。

真金跪行大礼，依依不舍地拜别伯汗。

飘忽的云影中，蒙哥汗的形容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深邃的目光遮不住岁月刻下的憔悴和苍老，裹在灰黑色大氅中的身躯在苍茫的群山衬托下，愈发显得压抑和孤寂。

高处不胜寒，这就是所有为人君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吧。真金蓦觉心寒。

贰

不久，真金与安童带回了蒙哥汗圣谕：由忽必烈代替塔察尔统率东路军按原定计划继续攻打鄂州。

有了蒙哥汗的圣旨，忽必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召回那些跟随他多年，却因为钩考风波被迫还乡的藩府旧臣了。时隔不久，子聪和尚、窦默、姚枢、郝经、廉希宪、赵璧等奉诏星夜兼程，齐集河南濮阳。再执兵权的忽必烈在自己的帐殿召开了一个由东道诸王和藩府幕僚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

东路军副帅、老将张柔首先做了发言："我东路军苦战失利，遭到蒙哥汗严厉斥责，原因何在？我以为，这里面既有主观原因，也有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我指挥不当，造成我军盲目冒进；客观原因是江南水乡湖泊纵横，河网密布，我军的骑兵优势无法展开，加上攻城器械相对不足，宋军民坚壁清野，众志成城，致使军无粮草，伤无医药，不得已撤军北返。"

说到这里，张柔抬头注视着忽必烈，声音清晰坚定："请殿下依军法惩处，张柔领罪。"

张柔这番开场白不愠不火，恰到好处，表面上是在检讨自己的过失，实际上却强调了造成东路军无功而返的客观原因，旨在为东路军主帅、宗王塔察尔承揽责任。

东道宗王塔察尔神情冷峻。身为副帅，张柔能主动替他承担起进攻失利的全部责任，虽不令他意外，却令他感激。

居于帐殿中央的忽必烈将目光从军用地图上挪开，平静地说道：“张帅仗义执言，本王钦佩万分。但本王以为，现如今最重要的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应该接受此次进攻鄂州失利的教训，并据此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诸位以为如何？”

众将彼此相视，皆目露赞许之意。

“张帅刚才的一番话对我很有启示，他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的十万铁骑如果在陆地上、在草原上作战确实往往所向无敌，但一到了沟壑纵横、水网密布的南国水乡，优势就不复存在。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只了解自己的军事优势，即长于野战和长途奔袭，却忽略了宋以逸待劳、据城而守恰恰是以其所长克我所短，因为他不跟你出城决战，你的长处就发挥不出来。我想，这应该就是东路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路军其实正是为我们这次行动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所以，我今天才将诸位请来，目的就是为了集思广益，听听诸位的高见。”

会场陷入了静默。东路军的主要将领完全没料到忽必烈如此豁达大度且高瞻远瞩，许多人本来是抱着被兴师问罪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的，听了忽必烈的一席话，满腹疑虑顿然烟消云散。

“张帅，要不您给开个头？”忽必烈含笑望着皓发满头却依然精神矍铄的四朝名将张柔。

“既然殿下要老夫说几句，老夫也就不客气了，权作抛砖引玉吧。”张柔轻捻白须，“老夫就从政策得失来谈谈与攻宋的关系。本朝威武有余，而仁恩未洽。如今战端一起，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拼死抵抗蒙军的进攻，唯因战亦死，降亦死，与其投降屈死，不如以死相拼。如若我军对待投降军民，一概采取宽大不杀的政策，使其各得退路，那么，老夫相信，宋纵有百城亦可驰檄而下，太平之业指日可待。”

“张帅所言甚是，本王定当履行。”忽必烈赞道。

“治理汉地，当用治理汉地之法。果真如此，天下大治，南北归心，何愁南宋不灭，国无一统！”

忽必烈的目光似不经意地扫过东道宗王塔察尔的脸，只见塔察尔依然面无表情。

“张帅所讲，本王谨记在心。郝先生，本王知你素常不喜高谈阔论，但凡有感而发，必是高屋建瓴。今日大家各抒己见，你也不妨谈谈你的想法。”

郝经乃山西陵州人，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于其祖父郝天挺门下。郝经家贫而好学，曾于铁佛寺苦读五载。后馆于张柔家，得以博览其丰富藏书。蒙哥汗六年（1256年），受召北见忽必烈于沙陀，条呈数十事，甚

受器重，遂留王府侍奉忽必烈。这会儿因听张柔所言句句皆合心意，不觉触动灵机，不吐不快。

“我只谈谈对这次进攻鄂州失利的看法。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战争。此其一；从战略战术角度而言，则主要是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此其二。”他言简意赅地说。

其实，对于蒙古这次贸然攻宋，郝经是存有异议的。开平南下途中，他多次相机进谏，表明了他对时局不稳以及征宋前途的忧虑。

第一次是在河北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深以为然却又无可奈何地说：“今出兵宋邦，乃大汗之命，所谓皇命不可违。一旦战事结束，本王将派你为我方使者，与宋廷讲和通好，以安百姓。”

第二次是在途经河南濮州时，忽必烈获得了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情报后，与部属商议对策，郝经表示：“一统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敌方尚未有败亡的迹象，我方便倾国而出，倘遇内乱外困，将陷我国于不利。”

基于上述观点，郝经建议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郝经的劝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这次召开的征宋会议，他尤其想听听郝经的意见。

郝经呷了一口清茶，继续说道：“想我蒙古自立国以来，连年征战，民困军疲，已然凋敝的国力尚不足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应付如此巨大的征伐行动。这且不论。蒙古军自成吉思汗起，就以出奇制胜，以善于野战闻名。而蒙哥汗此次出兵四川，六军雷动，行动计划完全暴露于敌不说，且以攻克敌之坚固城池为首要目标，此诚所谓以我之短克敌所长，以有限的兵力与宋庞大的军力拼消耗，加之四川一带地势险恶，假以时日，臣担心我军必显败绩。”

忽必烈深以为然，可是对于既定的作战方针，他也无力改变。

此时，上弦月孤单地挂在东方天际，将大地染成了一片银白，像挂了霜似的麦垛，一眼望不到边。

叁

钓鱼城三面环水，一面临山，易守难攻。

嘉陵江、渠江由北而下，在合州城下与涪江会合后，走一个V字形，正好环围钓鱼城，然后向西南奔腾而下，注入浩浩长江。

钓鱼城南、北城墙最近处距嘉陵江二百四十步，城周长四十余里，有内

城、外城和南北各一个一字城城墙，西有青华门，北有出奇门，南有始关门，东有东新门、奇胜门，东南有镇西门，西南有著名的护国门。南北依嘉陵江而建有水师码头、演武场、敌楼、炮台。城墙、码头、炮台、城门、敌楼皆为玄武岩石构筑而成，曾被欧洲人誉为“东方的麦加城”。

城内的主要建筑是皇城、忠义祠和护国寺。

蒙哥汗九年（1259年）春，蒙哥汗亲率大军进攻四川，试图攻占四川之后沿江而下，彻底摧毁宋的长江防线。由于京西、湖北、湖南同时遭到蒙古军的攻击，长江地区的宋军无力抽调重兵救援四川，到年底，川西、川北、川中大部分地区相继失陷。

至此，宋军队在四川实际控制的地区只剩下川东的合州州治钓鱼城。

形势十万火急！

合州和重庆一北一南，都是嘉陵江上的沿江重镇，自然也就成为宋军队在川东防御体系的支撑核心。合州地处要冲，屏卫重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为增强合州的防御能力，委派部将甘闰在合州以东十里的钓鱼山修筑了钓鱼山寨。其后，四川制置使将合州州治迁到了钓鱼山上，并倾尽人力、物力、财力，扩建了钓鱼城。

数年经营，钓鱼城俨然成为嘉陵江畔一座驻屯军民十余万、水源丰富、粮秣充足、街市繁华的川东军事重镇。

蒙古军进围钓鱼城。蒙哥汗派遣宋降将入城招降王坚，王坚为坚定合州军民的抗蒙决心，在钓鱼城的阅武场将使者当众处死。

蒙哥汗闻讯大怒，于二月初三亲率大军抵达钓鱼山下，指挥各路蒙军猛攻钓鱼城。

这天，护国门城楼上，王坚身披涂金脊铁甲，头戴战盔，右手轻抚剑柄，在滚滚硝烟中巡视战场。他看到一名被蒙军炮石击中痛苦呻吟的士兵。这是一张被炮火烧焦下颏的脸，脸上布满了燎泡，血水与脓水混合在一起，益发显得狰狞恐怖。

王坚看着医官给他清洗完伤口，对医官小声说：“你就待在这里，尽量为伤员减轻一些痛苦。医药什么的还缺少吗？”

医官说：“就是缺少人手，老弱妇孺都上前线助战了，现场指挥撤离伤员的人员不够，请知合州尽快解决。”

“传令官！”

“到！”一个虎敦敦的小伙子应声站在王坚面前。

“传我的命令，立即从预备队抽调五百名士兵到七个城门抢护伤员。不得有误！”

“是！”传令官迅速退下。

医官看护完伤员，匆匆赶往前面，王坚喊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赵哲。”

“官居几品？”

“正七品保安大夫。”

“什么时候来合州的？”

“开战前夕。”

“目前伤亡情况如何？”

“受伤的七千八百九十三人中，有九百零三人医治无效死亡。”

“什么兵器致伤？”

“火炮和弩箭。”

“唔——”王坚端详着医官染满血污、脓污的战袍，“去吧，去救护伤员吧。”

“是。”

“张珏！”

“到！从七品武略郎张珏恭候大人示下。”号称“四川九虎将”的张珏虎虎生威地站在王坚面前。

“今天战况如何？”

“禀报大人：到现在为止，一天之内护国门击退蒙古军二十八次进攻，我方伤一百六十九人，阵亡八人，敌方的伤亡人数至少在我军的六倍以上。”

“其他防区的战况如何？”

张珏回答：“青华门、南北一字城、出奇门、奇胜门、始关门、镇西门、

东新门今天都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但是进攻次数和猛烈程度显然不及护国门，看来，敌人是决定采取东西夹攻，两翼配合的战术，是以将主要兵力都用在了护国门和东新门上。”

“蒙哥把十万大军的主力全都用在了合州的攻坚战上，真是下了血本了。据报，两个月来，蒙古军战斗减员达到三万七千余人，疫病、暑热等非战斗减员也超过此数。”王坚解开披风，山风撩起了黑色的战袍，猩红的里衬随风抖动，仿佛一团跳动的火焰。

“传谕全军将士，再接再厉，英勇作战，顽强抵抗，誓保家园。胜利就在眼前！”

天空中骤然响起一连串炸雷，大地为之颤动，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味儿。顷刻间，大雨如注，狂风肆虐。战旗在暴风雨中剧烈地抖动着，似要被狂风撕碎。

这是四月初一的黄昏时分，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了漫长的梅雨季节。

王坚早年曾在抗金名将孟珙手下效力。一次奉孟珙之命，率兵袭击邓州顺阳镇的蒙军后勤基地，放火烧毁了聚集在那里的造船材料。后来，孟珙派遣部将率兵六千援蜀，王坚随从进入四川，此后的数年间，他在四川的抗蒙战争中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被逐级提升为武功大夫、遥郡团练使。

蒙哥汗四年（1254年）夏，蒙将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德臣率军由其节制的川北向川东作试探性进攻。蒙军沿嘉陵江南下，一直攻到了合州和广安一线，王坚等率宋部将顽强抵抗，一举挫败了蒙古军的迅猛攻势。捷报传来，宋理宗为表彰王坚的战功，下诏为王坚升迁两级，旋即又任命他为兴允都统制兼知合州。

这一次，王坚临危受命，可以说是寄托了宋朝廷守住四川的全部希望了。

肆

四川地区这场罕见的大雨从四月初一直下到四月二十一日方才放晴。

次日，蒙哥汗把自己的卫队一万余人也投入到攻城战斗中，强攻钓鱼城护国门。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蒙军总算攻占了护国门外城。宋将王坚亲率大军发起反击，不久又将外城夺回。

五月，蒙古军中瘟疫流行，战斗力大为削弱，攻城时断时续，毫无进展。

宋京西、湖北、湖南、四川宣抚大使贾似道为确保川东不失，顶着长江中游蒙军的压力，冒险抽调军队，任命自己的亲信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率大军增援四川。同时，为鼓舞抗蒙士气，他奏请宋理宗下诏表彰王坚的战功。六月初，援军一路苦战抵达重庆，旋即督率一千余艘战舰沿嘉陵江逆流而上，紧急增援钓鱼城。

在三槽山，宋军遭遇蒙军阻击。蒙哥汗亲自督战，蒙古步、骑两支军队利用弓弩和火炮控扼两岸，蒙古勋将史天泽遵照蒙哥汗谕旨，亲率水军顺流而下，冲击宋军船队。吕文德部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回重庆固守山城。

就在蒙军围城打援之际，蒙将汪德臣率部乘夜色掩护登上钓鱼城城墙，占领了外城的马军寨。

为夺回马军寨，王坚组织起两支敢死队，向立足未稳的蒙军轮番发起攻击，两军激战直至天明，宋军强行攻入外城。这时，雷声大作，蒙军云梯突然折断，后续部队增援受阻，先行占领马军寨的一千余名蒙军将士被人数占有绝对优势的宋军歼灭。

眼看功亏一篑，汪德臣心急如焚，单骑驰立城下，向城上喊话："王将军，我此来是为拯救你与全城军民的性命的。望你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赶快下来投降吧！"

然而，王坚给他的回答是城上炮石齐下，汪德臣躲避不及，身负重伤，部将拼死将他抢回，却已经救之晚矣。

当晚，嘉陵江的水面被火把照得一片通红，三万蒙军将士身披白衣，向汪德臣志哀。

回到石子山大汗帐殿，蒙哥汗就觉得浑身发冷，头冒虚汗。他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

宿卫急唤军医进帐，史天泽闻讯也匆忙赶来看视蒙哥汗。军医取出一些粉末状的蒙药服侍蒙哥汗服下。

不知过了多久，蒙哥汗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卧榻旁忧心忡忡的史天泽，顿时明白了一切。"我刚才是不是晕倒了？"他声音低微地问。

"大汗，您这是积劳成疾兼急火攻心染上了瘟热病。此病在汉地俗称'打摆子'，症状表现为浑身发抖，出冷汗，如果治疗不及时，几日后就会脱水而亡。"军医心情忧郁，接着又说，"眼下我军将士多患此病，奈何药物奇缺，只能用大黄和中草药勉强控制，无法彻底治愈。请大汗下令速从中原征调药物和医生。"

蒙哥汗侧身坐起："诏命陕西政务大臣刘太平火速调运医药、粮草和医护人员开赴征宋前线，延误者严加治罪。"

两名大汗信使驰马西出蒙军营寨，奔赴陕西。数日后，蒙哥汗自觉身体轻松了一些，遂令史天泽总帅入蜀的全部将士继续攻打钓鱼城。

蒙哥汗庶弟末哥犯颜进谏道："汗兄，我们集结大军攻打钓鱼城已逾三月，所费无数，人员伤亡惨重，却久攻不下。尽管川西、川北、川中之地尽为我军攻占，如今只为一个小小的钓鱼城，不但牵制了我军主力，挫伤了将士锐气不说，还影响到整个的军事部署，臣弟认为实在得不偿失。依臣弟之见，不如留下三千精兵监视钓鱼城，围而不打，主力则顺嘉陵江南下进攻山城重庆。一旦重庆陷落，钓鱼城势成孤城一座，久而久之，弹尽粮绝，不攻自破。此为中计。"

蒙哥汗面无表情。

末哥的分析切中要害，因而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作为一个在西征时、在其他各个战场都所向披靡的蒙古大汗，各种惊涛骇浪他经历得多了，偏偏在钓鱼城这么个弹丸之地丢尽了颜面——怎奈此刻他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偏又有个不识时务的末哥当面说出了别人想说不敢说、他自己心中也明白的话，他内心的感想可想而知。他双目炯炯地望着末哥，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么，上计呢？"他的声音虽然低沉，却坚定有力。

末哥直率地回答："分兵包围重庆、泸州，孤立合州，围而不打，断绝一切陆路、水路交通，集中兵力，围城打援，充分发挥我军骑兵、弓弩手、炮兵的优势，一举歼灭或重创宋陆路、水路增援部队，待其疲惫，一鼓作气攻克长江重镇泸州，嘉陵江重镇重庆。如此，宋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长江防线就会全面崩溃。"

蒙哥汗点点头，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嘴角牵起了一个似笑非笑的纹路："再谈谈你的下策吧，我的末哥弟弟。"

史天泽注视着蒙哥汗，心里暗暗替末哥捏着一把汗。末哥却不管不顾，他憋在心里许久的话，非得一吐为快。

"下策就像现在这样，不惜血本，继续强攻连猴子都难爬上去的钓鱼城。在狭长的石子山两侧，我军根本难以展开，即使拥有炮兵、弓弩手、骑兵也无济于事。我们也曾付出重大伤亡才勉强攻入外城，但结果怎样？入城将士体力耗尽，后续部队无法跟上，一千余名将士枉作他乡之鬼。"为稍稍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末哥端起一碗泸州老窖，一饮而尽，"目前，全军纵有七万将士，但其中四万余人患上了赤痢和霍乱。据报每日死于瘟病的不少于一百五十人，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全军就会面临着覆灭的危险……"

"够啦！身为孛儿只斤家族的子孙，你竟能说出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丧气话，真让我为你感到羞辱。你若再危言耸听，扰乱军心，我必不轻饶。"蒙哥汗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地吼道，"众位将臣听令，今日起，全军将士一律以缴获宋军的泸州老窖酒消毒治病，不论伤员、病员

还是未染病之将士，谁违反了此令，军法从事。我们缴获了宋军二百八十船上等美酒，够全军饮用一个星期了。待瘟疫过去，我一定要拿下钓鱼城！”

将臣们被震慑，跪伏于地。蒙哥汗走下桌案，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七日后，寅时造饭，卯时攻城，投入全部预备军队，由我的一万名宿卫亲军充当攻城先锋，同时向钓鱼城七座城门发起全面进攻！”

“遵旨！”众人接旨，声音参差不齐。

末哥欲言又止，脸涨得通红。

史天泽低下头，遮住了满目忧虑。

伍

石子山蒙军营寨距钓鱼城护国门只有三里之遥，站在石子山上，护国门、青华门上的敌楼清晰可辨。

宋军的旌旗在晨风中轻轻摆动着。从石子山到钓鱼城的路上，两边崖悬壁峭，藤蔓缠绕。战马驮着抛石机、青铜火炮，沉重的铁蹄击踏在山道上，迸出点点亮亮的火星。炮手们肩扛火药，跟在战马后面，踽踽前行。辎重车、兵器车、给养车像一条黑色的长龙，从石子山的西和西北向前延伸，首尾相望，一览无际。

北面与出奇门毗邻的一字城虽被蒙军攻占，但宋军在短时间内已加固了出奇门及其周围的城防工事。一字城城墙呈东西向从上至下裂开一道豁口，黑黢黢的，远远望去，仿佛中间留出一道空隙，士兵和辎重车队就在裂缝中穿行。

一字城的北面和西面奔腾着汹涌的嘉陵江，宋军凿渠引水，构筑了宽十余丈的护城河，一股湍急的水柱从裂罅间涌出，奔腾而下。向上望去，一线青天破崖而出，让人目眩心惊。钓鱼城城墙沿西北、南、东北呈半圆形构筑，城高十二丈，怪石嶙峋，软藤垂挂。如此陡峭的城墙，别说兵士，就是灵展如猿，想要攀援而上，也需费番力气。

第八天的卯时三刻刚过，蒙军百鼓齐动，千号齐鸣，万弩齐发，巨大的火炮声、鼓号声、响箭声和数万名攻城将士的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在寂静的山城上空掀起一波又一波震耳欲聋的声浪。蒙军的抛石机怒吼着，带着巨大的“嗡嗡”声，将铜盆般大小的石块，雨点般地抛向钓鱼城。城楼纷纷倒塌，守城宋军死伤严重。

半个时辰后，蒙军的云梯部队乘势迅速架好了云梯，攻城部队向钓鱼城的四个方向七个城门同时发动进攻，蒙军士兵如潮水般地涌向云梯，灵

活地攀援而上。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只见云梯一个个开始倾斜，有的顺势倒下，有的拦腰折断。每个云梯上都有二三十名蒙古士兵，随着云梯落势被重重地摔在城下的乱石中，死伤无数。原来王坚早就料到蒙军久攻不下，必会酝酿一次大的攻势，于是提前在离城墙十余丈的地方，用巨石设立了许多小堡，这样，既可利用弓弩杀伤对方，又可用钩、戟等兵器刺杀攻城士兵和毁坏云梯。

不消一炷香的光景，蒙军设在七座城门用于攻城的七十余架云梯有半数以上折断，人员伤亡一千余人。宋军得势，立刻对攻城的蒙军实行了反击。滚木礌石轰然而下，火炮、土炮、火箭、火枪大显神威，弥漫的硝烟中，战马四散惊逃。弓箭手也不甘落后，弩箭雨点般射向蒙军有些散乱的人马中，一批批攻城将士倒在血泊中。

蒙哥汗眼看着又有近两千余名强悍的蒙古将士命丧在飞石、箭弩和枪炮之下，怒火中烧，他从腰间抽出弯刀，指挥批次跟进的蒙军，掀起了第二次攻城的狂潮。

“传我口谕：火炮手、火箭手、弓弩手、投石机手，瞄准敌人，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将敌人全部消灭在钓鱼城上！”

此时的蒙哥汗，再不是那个人们所熟知的沉默寡言、温文儒雅的蒙古大汗了，他两眼通红，嗓音沙哑，如同一头暴怒的雄狮，随时都可能冲上去，张开血盆大口，将猎物一口吞下。

火炮和投石机又一次怒吼了，炽热的金属弹丸炸落在城头，硝烟夹裹着弹丸和巨石落入城中，躲在角落里的宋军被巨石砸得血肉横飞，黑红的血水沿着城墙和台阶汩汩而下，汇成了一汪鲜血凝成的小溪。

钓鱼城的城墙堡垒出现了无数个石孔，从这些黑洞洞的石孔中发射出无数条火龙。火枪、突火筒和最原始的长竹竿火枪从枪管中喷射出炽热的枪弹，手持盾牌的蒙军将士岂能抵挡住火药和枪弹的威力？尸首如麦秸一般密密麻麻地堆积在城下。

蒙军弓箭手瞄准了城墙上的石孔射击，一支支利箭平稳地射入孔洞中，宋军射手猝不及防，中箭者无数。

带着进入地狱前的恐怖，战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然而，这沉寂短暂到只容人稍稍喘一口气。接着，“杀啊”、“冲啊”、“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蒙古将士的吼声一浪高过一浪，掩盖了宋军的枪炮声。

几十架云梯重新架起，这次为了减少对云梯的压力，同时给登城的士兵留有施展刀枪的余地，蒙军每隔两米上来一人。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暗堡和火器，蒙哥汗重新调整了队形，持盾持剑者间隔一名箭筒士，箭筒士专门射击石孔里的宋军。每当石孔打开，宋军立即应弦倒毙。蒙军

经过这一番艰苦的熬战，终于攻占了外墙。

当象征胜利的鹰旗高高飘扬在护城门的敌楼上时，蒙军全军将士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们站在被血水浸透的残垣断壁上，站在战友和敌人的尸体边，和着滚滚的硝烟和熊熊的烈焰，唱起了那首在草原广为流传、充满了震撼力的《英雄史诗》。

门户既失，宋将王坚急忙从城内的插旗山、天池、钓鱼台调来火枪手和火炮手，向占领外墙的蒙军发起了猛烈的反攻。

为夺回外墙，宋军方面可谓不惜血本，投入了所有的秘密武器——十余门射程可达八百步的新式旋风炮，以及飞火枪、梨花枪、突火枪、火筒等。

杀红眼的蒙哥汗亲率宿卫浴血奋战，突然，一枚铅弹击中了护国门外城城楼，瓦石散射，尘烟弥漫。

蒙哥汗从废墟中站起，拍拍身上的灰土，安然无恙。眼见敌方火力强大，部下伤亡惨重，他向宿卫下达了命令："传令全军，马上撤离战场！"

蒙军鸣金收兵。蒙哥汗命人从楼顶上拔下九斿白旗，望着城下两军将士的累累横尸，两行热泪悄然而下。

作为一个曾经傲视世界的蒙古大汗，蒙哥汗或许过多地沉湎于枪弹和刀光剑影的壮烈场面中，而忽略了预先估算自己以及他人的力量。尽管他是个出色的数学家，但在计算蒙军进攻川东钓鱼城这道棘手的数学题时，却并未发挥出其逻辑严密、运算精到的优势——他太过低估了宋军的抵抗能力，也忽视了年轻将领王坚的毅力和勇气，更忽视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以及武器的改进。这是最为致命的一击。如今，望着满是硝烟的鹰旗，唯一能让他稍感释怀的是他手下将士们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壮举。他知道，正是这种力量铸就了几代蒙古大汗的辉煌。

夕阳映照在废墟上，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息。一种前所未有的厌倦感向蒙哥汗袭来，他浑身颤抖，头痛欲裂，所有的一切突然都变得模糊不清，犹如幻影在他眼前跳跃，他再也站立不稳，摇摇晃晃倒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

第五章 兄弟阋于墙

壹

鄂州江北，军旗猎猎。

汉水自西向东注入滚滚长江。忽必烈的东路军大营就设在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

立马长江，忽必烈感慨颇多。他对聚集在身边的郝经、廉希宪、子聪和尚等一批高级幕僚说："昔日魏公曹操挥师南下，志在统一全国，不想梦断赤壁，兵败长江；秦王苻坚夸下海口扔鞭断江，最后仍落个狼狈而逃；只有唐太宗李世民势如破竹，收复江南。而我，则要再次效仿宋太祖赵匡胤，兵不血刃，以德降服宋民众。"

"报！"众人尚未答言，这时两名信使疾驰江边，滚鞍下马，"亲王殿下：奉末哥大王之命，通报蜀东军情！"

信使从背囊中取出信札双手呈上，忽必烈情知有异，慌忙接过浏览了一遍。信乃末哥亲笔所书：

四哥：

川东重镇钓鱼城屡攻不下，我军伤亡惨重，汗兄亲率宿卫攻城未果，急火攻心，病势日沉。七月初九，他被迫接受诸将建议，留下三千精兵警戒钓鱼城，自己则率领主力撤离战场，进攻重庆。七月二十一日，汗兄在川东金剑山的温汤峡（重庆北碚北温泉）病逝。

蒙哥汗驾崩，各路攻宋蒙军纷纷北撤。大汗之子阿速带将兵权交给由六盘山南下增援的诸王之后，扶柩北上。目前蒙古中路军群龙无首，军中戏中有戏。祈盼四哥速返蒙古本土议定选举大汗一事。

敬祈钧裁

巳未年七月二十二日末哥于川东前线

忽必烈读罢信函，心潮难平，这其中既有对自己一向崇敬的胞兄出师未捷、英年早逝的伤惋，更有对未来局势的忧虑。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似乎厄运就要来临。尽管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藩王，朋友遍地，幕僚成群，此刻仍难免有些感到势单力孤。与他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旭烈兀远征西亚未归，对他忠心耿耿的异母弟末哥又在南征归途，而且手中并不握有重兵。

"殿下，信上说的是……"廉希宪望着呆呆出神的忽必烈，探询地问。

"你看吧。"忽必烈心情沉重地将信递给廉希宪，抄起手忧郁地望着暮霭中鄂州城影影绰绰的倩影。

廉希宪一目十行，读罢信，眼角的余光重新在"中路军群龙无首，军中戏中有戏"的字眼上逡巡了两遍。

郝经、子聪就着廉希宪的手中一起将末哥的信看完，然后四人陷入了沉默，各自想着心事。对于这个出人意料的突发事件，每个人都在心中作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和推论，并反复掂量着它将对时局产生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的应变措施。

最后，还是郝经打破了静默："风云突变，殿下须早做运筹。中路军既已北撤，宋军必然随之撤军东还，集结兵力巩固鄂州、襄阳一带。我军下步该如何行动，不知诸位仁兄有何高见？"

廉希宪道："我觉得值此多事之秋，殿下当下旨以官钱赎出江北江南所有被蒙军俘虏的儒生，放其还家，以备后用。"

忽必烈默然点头，仰望苍穹，心绪一如那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廉孟子所言极是。廉孟子的心总是像蓝天一样辽阔无边，像草原一样温柔多情。本王同意你的建议，立刻用王府金银，将此次俘获的五百余名儒生全部赎身放还归家。"

"殿下，臣昨观天象，但见月蚀薄，为女主忧，大臣失其所理，蔽退之象。《志》云：'凡军行而遇日月薄，当收军，不尔，有谋反'。"其实，子聪在蒙哥汗驾崩当晚即占卜了死讯，并耳语忽必烈，忽必烈大惊，以手遮口掩之。

"依你之见，本王应当撤军北还？"

"正是此意。"

"不行。想本王统帅东路军三十万之众，却未攻下鄂州，未建半寸军功，传扬出去，岂不为朝野耻笑？本王并非怀疑你的占卜，然事在人为，不能一概而论。"

忽必烈催开坐骑，信马由缰，廉希宪等三人立刻跟上。

"廉孟子，传本王令旨：着宗王塔察尔等各率大军五万由扬州、安庆、蕲州向鄂州进发，沿途注意搜集渡江渔船，伺机渡江作战，同时牵制宋建康府、临安府水陆军队；着其余各王固守阵地，随时听命，以援攻鄂州；着大将张柔率舟师三万直趋岳州，接应自大理北上的兀良合台将军。"

廉希宪于马上迅速做完笔录，忽必烈龙飞凤舞般签上自己的名字。信使驰马疾奔各营，传达忽必烈的作战命令。

贰

此时，宋朝廷派往四川增援合州的吕文焕所部八万水陆大军，带着蒙哥

汗战死、蒙军被迫北撤的胜利消息，沿长江顺流而下，不出数日返还鄂州。鄂州军民深受鼓舞，守城意志愈坚。

不久，丞相贾似道督率的援鄂大军也四面云集。两淮之兵尽集于白鹭，江西之兵集于隆兴，岭广之兵集于长沙，闽、越的舟师也奉命溯江逼近平江、建康、鄂州一带。

失去了中、西两路军队策应而孤军深入的忽必烈进退维谷。恰在这时，他又接到王妃察必的一封密信，由于信是匆忙间草就，字迹有些潦草，这也让忽必烈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察必在信中说：

我近日察觉阿里不哥居心叵测，抱有异志，恐欲篡位谋朝。朝中，他有阿兰答儿、刘太平、大汗之子阿速带等相助，羽翼渐丰。现在，阿兰答儿已经率领漠北诸王的军队逼近开平。刘太平也已占据燕京，正在调动漠南兵力遥相呼应。国情似火，燃眉在即，妾忧心如焚，常言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妾认为，夫君应为国家大局考虑，速罢兵北还，避免内乱，早日登极，以安天下。

看完察必的密信，忽必烈更有一种腹背受敌的危机感。

察必与末哥的担忧如出一辙。蒙哥汗驾崩之后，蒙哥之子阿速带与蒙哥汗宠臣阿兰答儿扶柩北上。路上，阿兰答儿经与阿速带商议，决定由自己率轻骑一支，先行赶回首都哈剌和林，以便协助七王爷阿里不哥尽快扩充实力，最终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接受了阿兰答儿的建议，以征调戍边军队守护首都为名，派阿兰答儿率亲军往漠南草原汹汹而来。大军行至离开平城只有一百里，察必王妃派来使者诘问："征调军队，乃国家大事，且又在四王爷经营之地，为何不明白告之，反而秘密行事？在这里，有成吉思汗曾孙真金坐镇，你们但有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先禀明他知道后才可施行。"

阿兰答儿听了察必王妃的诘问，浑身冷汗直冒。他深知，在漠南之地，四王爷忽必烈拥有着广泛的支持力量，一旦王妃清楚了他的真正用心，再晓谕各路守军将领严阵以待，只怕他征调军队不成，助七王爷抢先登极的密谋也将败露。思前想后，阿兰答儿只好退而求其次，命大军撤离开平城，前往燕京等富庶之地征集兵马。

阿兰答儿停止进兵并没有让察必完全放心，她太了解阿兰答儿对阿里不哥的忠诚和对她丈夫忽必烈的敌视，为了将阿里不哥推上汗位，这个人恐怕无所不用其极。正是为了让丈夫有所警醒，她才派人秘密潜出开平府，急向忽必烈报信。

夜色昏暗，无月无星。一更将过，忽报郝经求见，忽必烈精神一振，宣他立刻入见。

不及寒暄，忽必烈指指置于桌边的靠背椅："请先生坐下叙谈。"

他自己坐在一张红木扶手椅上，摊开了书案上的一幅宋地形图。“北面使者送来的情报一天一个样，南面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本王现在如入云雾，进不得，退不得，已不知如何是好。思来想去，还是遣使弭兵，先生是否以为可行？”

宿卫手持金盘，端来两杯果酒及下酒的牛肉、菜蔬等，郝经不喜烈酒，宿卫们大都知道他的嗜好。

由于近来一直没能好好休眠，忽必烈神情倦怠，脸色苍白。郝经关切地注视着他，不慌不忙地说道：“国家自平金以来，皆亢龙之师。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劳师费财，卒无成功，已近三十载。殿下应深以为鉴，切不可为逞一时之勇，将我国数十年基业毁于一旦。”

忽必烈细细品味着郝经的分析，但觉句句切中要害。“精辟，精辟！先生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他双手把盏，“我敬先生一杯。”

郝经并不虚套，接过金杯啜了一口果酒：“今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但未暇谋我。真正的威胁其实来自背肋。因此，殿下当以天下苍生为念，从速回师。”郝经在对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权衡利弊，指出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敌方，而是来自于内部。

正如郝经所言，此时，蒙古国内部的形势极为复杂和严峻。据守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借蒙哥汗驾崩之机行使汗权，委派亲信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鉴于此，郝经力主忽必烈迅速撤军，与诸王大臣共商大计。

“启禀殿下，江淮荆湖经略使赵璧求见！”侍卫入报。

“宣！”忽必烈话音甫落，赵璧已入帐中，跪施大礼。

“宝臣，”赵璧曾奉忽必烈之命翻译《大学衍义》，忽必烈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即蒙古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尊为王师，“你回来的正好。瞧你行色匆匆，别来无恙？”

“我很好，谢殿下记挂。近日诸事不断，我驰马千里而还，是有一计献与殿下。”

“哦？快快请讲。”忽必烈双手扶起赵璧，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

“事处紧急，容臣长话短说。臣闻大汗忽逝，心中忧虑，臣以为，为今之计，殿下应不惜以归还我军所占之地为条件与宋人议和，并立即轻骑北返，控制燕京，稳定漠南汉地动荡局势，以正大位。此乃眼下唯一一条绝处逢生的道路，也是一步决定未来蒙古国命运的险棋，走与不走，敢走与不敢走，全在殿下一念之间。”

忽必烈迅速做出决定：“着江淮荆湖经略使赵璧、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

副使郝经：本王命你二人全权代表本王，于明日出使宋国议和安民，弭兵息战！”

“遵旨！”

赵璧与郝经对望一眼，暗暗松了口气。

叁

古琴台坐落于龟山尾部，月湖侧畔，翠阁古桥，丹辉碧映。

相传古时俞伯牙在此鼓琴，钟子期从琴音中知其志在高山流水，二人遂成莫逆。钟子期死后，伯牙感慨知音难觅，随即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后人有感于二人友谊，在此筑台以资纪念。

郝经、赵璧与宋右丞相府秘书监四品职事官宋京、鄂州守将张胜并肩登上古琴台，谈古论今，颇为投契。宋京对郝经的博闻强记十分钦佩，赞道：“郝先生满腹经纶，真乃匡世之才，不想蒙古国竟有先生这样的人才。”

“宋大人此言差矣。在我王忽必烈藩府，似我这等才疏学浅之辈，可谓车载斗量。”三十六岁的郝经指着赵璧说，“就说我们这位赵璧将军吧，看似温文尔雅，实则胆气不凡。他而立之年适逢蒙哥即大汗位，汗召其问以治道，将军进言要皇帝先清除近侧小人，蒙哥汗闻之不悦，却也无可奈何。事后忽必烈殿下对他说：‘秀才，你真浑身是胆啊，连本王也为你捏着一把汗呢。’是年，经殿下斡旋，赵璧受命‘总六部于燕’，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

“那是什么官职，位居几品？”宋京感兴趣地问。

“总六部于燕就是行尚书六部于燕，相当贵国官阶从二品。”郝经耐心地做了解释。

四人行至曲折精巧的“琴台碑廊”，赵璧驻足欣赏着廊内的《汉上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等碑刻，这些碑刻或细腻工整，或洒脱不羁，却无不遒劲有力。

赵璧不仅精于中原文化，而且通晓蒙古及畏兀儿文。此番游览古琴台，心中不免生出诸多感慨：“宋、辽、金木构殿宇，以佛殿为最多，均立于阶基之上，或单檐，或重檐，或小阿，或九脊顶，其结构方法多承唐代之遗风。楼阁大小虽悬殊，但式样大致相同，皆于下层斗拱之上立平坐，其上更立上层柱及枋额斗拱垣椽檐。古琴台则不然，其主体建筑是一栋单檐歇山顶式前加抱厦的殿堂，兼有唐风宋质。彩画精丽，金碧辉煌，檐下匾额上书‘高山流水’，倜傥俊逸。而堂前汉白玉筑成的方形石

台，古朴典雅，使人睹物思人，仿佛伯牙仍在这里抚琴一曲。四周石栏，饰以浮雕，镌刻生动精美，掩映在湖光山色、疏林繁花之中，更显瑰丽多姿、风光明媚。”

宋京虽与赵璧、郝经谈古论今，心里却绝不轻松。

在受命与蒙军谈判前，丞相贾似道曾许他便宜行事，只要蒙军肯撤退，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他深知贾似道的性格，如果谈判不成，贾似道必然迁怒于他，届时，只怕自己性命难保。

其实，自忽必烈横扫江淮，兵临鄂州城下之日起，身兼两淮宣抚大使的右丞相贾似道便一面于暗中派遣心腹府吏宋京北渡长江至蒙营向忽必烈请和，一面率兵屯驻汉阳，全权指挥四川、湖广、两淮前线的所有宋军，并与鄂州守将张胜相互应援，全力防守。宋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受贾似道节制的诸将又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蒙军进攻鄂州之役屡屡受挫。但贾似道在防守的同时，仍不肯放弃与蒙古议和的打算，先后数次遣宋京赴忽必烈军中，提出以向蒙古称臣及交纳岁币等作为议和条件。当时，忽必烈以“处于进攻中的蒙古军如脱缰的骏马，一时难以驾驭”为由，拒绝了贾似道的和谈请求。

蒙哥汗战死钓鱼城的消息传来，贾似道兴奋异常，再次派遣宋京到忽必烈军前请和，答应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忽必烈也一改昔日拒绝和谈的强硬态度，接受了宋方面的议和条件。而且，为尽可能完好地保存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三千余名蒙古骑兵和一万余名蛮、汉军队，他特派赵璧、郝经进入鄂州城与鄂州守将张胜和宋京谈判蒙古大将兀良合台的撤军路线。

蒙古大举攻宋后，兀良合台奉蒙哥汗之命，率部攻入宋广西南道。连破横山寨、宾州、贵州、柳州等重要关隘，之后进入湖南。在湖南，蒙军受到宋军重兵围堵，兀良合台遂折向西北，攻破沅州、辰川，向东挺进，于十一月中旬渡过湘江，抵达潭州城下。潭州宋军二十万出城迎战，兀良合台以远征之师一万三千余人夹击破之。恰在这时，兀良合台获知忽必烈率军围攻鄂州以及蒙哥汗战死钓鱼城诸讯，遂围住潭州，派使者向忽必烈禀报军情。忽必烈当即遣蒙军三万相援。

如今，在古琴台，鄂州守将张胜、宋京与赵璧、郝经相对而坐，谈判切入正题。

赵璧率先拿出了他与郝经反复研究过的撤军方案。“我们拟定的撤军路线是：兀良合台部由潭州沿湘江北上岳州（今湖南岳阳市），逆水行舟直抵鄂州城下，与我东路军主力会师。其间，尚需贵方提供两千艘渡船和全部给养。”

张胜扶剑而起：“那不成！如若蒙军背信弃义，乘机南北夹攻鄂州，鄂州城岂不危在旦夕？我方当然可以提供渡船和军需给养，但兀良合台将军所部必须在鄂州城南二十里即下船徒步撤退，我军方可秘密让开一条通

道。另外，按协议我方有监视护送权。”

“将军所言极是。为了表示我方履行和约的诚意，我将留在鄂州充作人质，将军以为如何？”郝经说完，不等张胜回答，又将话锋转向疲惫不堪的宋京，“宋京将军，按协议，议和应有宋右丞相贾似道在场。我与赵将军来贵处已有三个时辰，仍未与贾丞相谋面，此乃何意？”

宋京这段日子以来一直寝食难安。这次蒙宋议和因不能声张，所有的活动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他几次赴忽必烈帐殿，忽必烈均以礼相待，使他对这位英俊有为的藩王充满了好感。他觉得，忽必烈身上鲜有盛气凌人的架子，与他过去接触过的许多蒙古贵族大不相同……正走神间，突然听到郝经问他为何贾似道不来，不觉打了个寒战，头脑随之清醒了许多。

为了秘密签订和议，宋京曾要求贾似道与蒙古使臣会晤，但都被贾似道以“蒙古使者官小位贱”为由拒绝了，并全权委托他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如此重大而秘密之事，权臣却不出面，宋京如何不晓其中利害。这毕竟是欺君之罪，罪当诛灭九族。虑及于此，宋京只觉浑身冷汗长流。他强打精神解释道：“近日贾丞相偶感风寒，病势日重，原定与使臣的会晤和签约仪式只得取消，请二位使臣代为转奏忽必烈殿下，予以谅解。”

说到这里，宋京略微挺起胸膛，清了清嗓子：“为天下生灵免遭涂炭，解民于倒悬，今奉大宋朝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两淮宣抚大使右丞相贾似道诰命：由大宋国右丞相府秘书监四品职事官宋京、鄂州守将张胜将军与大蒙古国议和使臣江淮荆湖经略使赵璧、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郝经共商和平大举，签订弭兵议和协议，条款如下：一、宋朝皇帝向蒙古皇帝称臣。二、岁向蒙古皇帝交纳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三、双方以长江隔水为界，民间尚可选址划界贸易。四、蒙古军于签字生效六日内撤军完毕。”

宣读完议和条款，双方谈判代表各自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鄂州之盟、开庆之约。

贾似道在蒙军屡战不克的情况下，不思进取，唯有自保，甚至背着宋理宗与蒙古签订密约，诚所谓胆小如鼠。理宗当年只因宠爱贾妃，便将其弟贾似道这个无赖少年擢升高位，位极人臣，可见更是昏聩之至。

奸臣当道，人主荒淫，内外交困。宋之亡，与其说是天意，莫如说是人为！

肆

和约既成，忽必烈领兵徐徐北撤。途中，遇驻守漠北哈剌和林的阿里不哥派来的两位使臣，禀报说：“阿里不哥大王派我们前来问候殿下。”

忽必烈试探地问："阿里不哥把他抽调出去的那些侍卫和军士派到哪里去了？"

信使回答："无有此事，想必是有人造谣生事。"

忽必烈心中一震，暗处思忖：阿里不哥远在漠北，与漠南汉地相距千里，如果他确有需要从漠南调集军队派往别处，因何又遮遮掩掩？其中必然有诈！

俟阿里不哥的信使离去，忽必烈急召兀良合台商议对策："形势微妙，还不知阿里不哥对我们有何图谋？我意派你领兵留驻江北，随时监视宋北进动向。等我回到黄河北岸后，弄清情况再给你们指示。"

兀良合台遵命。商议已定，忽必烈命大军星夜出发，诸宗王各率兵马追随其后。不日到达河南开封府，确知阿兰答儿曾在此地强行征索军队，忽必烈立刻遣使通知阿里不哥："你无端征兵，抽调军队，岂非别有所图！望你接信后速将抢占的财产及牲畜归还给战士们，并归还从我处抽调征用的军队；归还曾经跟随过我的军队；归还诸王军队。"

一切安排妥当，忽必烈轻骑简从，昼夜兼程，不几日即抵达燕京。正奉命在燕京征集军队的阿里不哥的亲信没想到忽必烈返回如此迅速，大吃一惊，忙暗中遣使往告阿里不哥："忽必烈似已觉察大王图谋。为今之计，莫如大王派遣一名万户长和数名使者带上猎鹰海冬青觐见忽必烈，致上大王诚意，或可消除忽必烈心中疑虑。"阿里不哥依计而行，派出一名万户长和数名使者带上海冬青作为觐见之礼，并告之忽必烈，阿里不哥大王不日将南下看望远征归来的忽必烈殿下。使者信誓旦旦地对忽必烈说："阿里不哥大王早已停止征集军队和收取赋税，专在哈剌和林万安宫恭候殿下凯旋。"

忽必烈大度地摆摆手："既然是些谣传，解释清楚也就没事了。你们回去告诉阿里不哥大王，要他一定责成阿兰答儿将在中原强征的军卒全部放还，不得有误！否则，军法惩处。"

"遵命！"使者诺诺而退。

转眼，忽必烈从鄂州前线返回燕京已两月有余。为了阿里不哥在漠南草原扩军一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互派使者一直在进行交涉，这种相互间的扯皮为忽必烈等待北撤的大军和联络那些支持他的蒙古宗王北上会师争取了时间。

不久，忽必烈在燕京城郊见到了爱妃察必。

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忽必烈轻抚着察必那一头黑发，深情地低语："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良久，他稍稍推开察必，注目端详着这个自己生平最爱的女人。经历了诸多惊涛骇浪，她始终与他携手并进，风雨同舟。她的美丽，她的善良，她的睿智聪慧，她的娴静温柔，就是

他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察必微微摇头："我很好，怎似王爷风餐露宿，饮血沙场！王爷是否接到我的信？"

"接到了。"

察必抬眼注视着忽必烈，夫妻彼此心照不宣。

"真金现在何处？"察必自请为人质时，真金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忽必烈久不见爱子，心中思念甚殷。

"我将他留于开平府镇守。"

"为何不将他一同带来？"

"我亲迎王爷北上，恐王府无人不妥。"

"唔……原来如此，还是爱妃考虑周全。"

数日后，宗王塔察尔等和其他万户长齐集燕京，为刚刚北返去世的末哥志哀。人们身披白色斗篷，向末哥的灵柩九叩三拜。香烟袅袅，在冰冷的空气中慢慢升腾、扩散、消失。帐殿内庄严、肃穆，乐声哀婉凄恻，似在追述死者的生平，又似慨叹天人永隔的无情。

简单的祭奠仪式结束后，察必王妃命侍女为诸王贵族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还有刚刚制作出来的奶酪、奶皮、奶豆腐和大块手扒肉。人们围坐在通红的炭火旁，一边喝茶，一边听阿里不哥派来的使者鼓动唇舌劝说忽必烈及诸王北上哈剌和林选举新汗。

塔察尔首先说道："这话很对，选举新汗毕竟是一件关系到蒙古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草率不得。我与诸王当然要去参加，为未来的蒙古国选举一位深孚众望的新君。但是，如今正值隆冬，我与诸王尚未从远征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也未及回乡告慰家乡父老。等我们将这些事情办妥之后，再往哈剌和林赴会不迟。"

大家七嘴八舌地谈了许多各自的难处，使者无奈，只好说："我会派人将大家的意见带给阿里不哥大王，而我就在这里等候诸王将各自的事情办妥，然后一起上路。"

"好，就这么办。"忽必烈淡然一笑。

"禀报殿下，"廉希宪匆匆入帐，看到在场有一些陌生面孔，遂趋前向忽必烈耳语道，"殿下，臣有下情禀报，请殿下出来一下。"

忽必烈起身，随廉希宪踱出大帐。

“什么事？”

“随蒙哥汗出征合州的汪良臣旧部以及末哥大王的部将都决心追随于您。时下万事俱备，只等殿下一声令下。”

“好！”忽必烈精神大振，神采飞扬。

忽必烈比任何人都清楚，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漠南及中原地区，他不仅拥有广泛的支持，而且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军及汉军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他纵或不知阿里不哥的阴谋，也决不会离开自己开创的根据地贸然北上。因此，对于阿里不哥之邀，他原本就没打算接受，他明白，他们兄弟并非同路之人，二人的分道扬镳不过迟早之事。

伍

庚申年三月戊辰日（1260年4月12日），忽必烈派兵拘禁了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使者，由南湖纵鹰捕鹅之后回到开平府，在开平城商议拥立大汗一事。

拥戴忽必烈最为积极的宗王是在东道诸王中地位居首的塔察尔。塔察尔曾因攻宋不力而遭到蒙哥汗的严厉斥责，是以心存不满。忽必烈在会见撤离战场的诸王将军并接收兵权之际，就派廉希宪暗中携带金银珠宝、酒肉牛羊犒赏东路军，结欢于塔察尔。后来蒙哥汗去世，举国哀悼，消息传来，忽必烈又派廉希宪数往塔察尔帐殿，问以军政大事，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

三月甲午日（4月28日）这一天，开平城歌舞升平，喜气洋洋，百姓摩肩接踵，笑逐颜开。开平府洪禧殿内宗王云集，武士林立。

塔察尔率先向忽必烈行三跪九叩拜见大礼，推戴他为蒙古大汗。此前，他已做好安排，诱逼其他宗王相继劝进，因此，集会伊始，其他宗王一致推戴，忽必烈谦让三次，各路宗王苦苦相劝，并跪伏于洪禧殿内厚厚的绒毛地毯上，解带脱帽，大礼参拜，忽必烈始含笑应允。

在鼓乐齐鸣声中，忽必烈被宗王们相拥扶上御座大位，正式即大汗位，成为蒙古国新君，同时也掀开了蒙古历史的新篇章。

塔察尔献盏，请萨满为忽必烈登极祝诵，祈福告天，群臣在殿内外执跪拜礼。

忽必烈的右手位有塔察尔及诸王和年仅十七岁的王子真金，而五王子忽哥赤等其余十名少年王子按顺序列于真金下首。其他王公贵族们则依次立于御座前列，听候忽必烈宣读即位诏。

察必皇后端坐在忽必烈左侧，益发显得雍容庄静。对于丈夫的今天，她绝无奢求，却并不意外。她深黑明亮的双眸中流露着一丝功成之后的喜悦，但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时局的淡淡隐忧。察必皇后的左侧依次是忽必烈的其他妃嫔，她们是于两天前在王府侍卫的护送下离开哈剌和林赶赴开平的，由于很少经历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因此一个个都显得有些兴奋和紧张。

担任登极仪式司仪的赵璧首先宣读先朝祖训。在悦耳动听的蒙古长调中，赵璧吟诵完《大札撒》，全场沉静片刻，接着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忽必烈含笑对他的臣子说："立国要有国策，治国要有法度，抚民要有条规。《尚书·尧典》上说圣主的光芒照耀四方，到达天地之间。朕从作为藩王的那一天起，就立志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行事。总领漠南，设立三司，亲征大理，攻打鄂州，朕时时用汉法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爱民如子，惜兵如弟。祖述变通，采行汉制，当在今日！从即日起，朕当仿效历代中原王朝惯例，正式建元'中统'（即中朝正统）。"

殿内殿外，台上台下，亲王、皇子、贵族、文臣、武将、百姓、士兵跪伏山呼"万岁"。一时间，"皇上万岁"、"皇上万寿无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忽必烈双手慢慢举起，说："众卿听旨：朕居龙飞之地，于龙飞之初，钦命上师八思巴起佛寺于大内之西南，从即日起，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八思巴尚在藏区视事，未返中原，作为他代表的众僧伏毯叩首谢恩。

忽必烈命他们平身，又说："下面，由廉希宪宣读《崇祭祀诏》、《惠鳏寡诏》、《均赋役诏》、《止贡献诏》、《抚军士诏》。"

廉希宪起身站立皇帝御座之下，将翻译过来的诏书用纯正的蒙古语朗声宣读。

蒙古诸部从一二○六年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开始，连年征伐，武功卓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铁蹄所至，诸国莫不披靡。然而，马上可以取天下，马上却不能治天下，尤其不能用游牧民族的传统经验治理中原，不能将游牧文化强加于中原文化，这是忽必烈来到漠南汉地后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结论。这些浅显明白的道理，要使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宗王、贵族接受是非常困难的。蒙古诸王、贵族中间不乏优秀分子，他们认清这个道理，前后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

五十多年，对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

忽必烈的即位，让人们看到了巨大的希望。

忽必烈在开平城抢先即位的消息很快传到漠北哈剌和林，阿里不哥既意外又愤怒，深悔自己持妇人之仁，以致错失良机，让他的四哥捷足先登。他与阿速带、阿兰答儿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商议后，决定分派使者奔赴四大汗国，向各汗国发出了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邀请。不久，四大汗国中除伊利汗旭烈兀明确表示不支持阿里不哥即位外，其余三个汗国有意愿拥立阿里不哥的诸王均应邀前来。旭烈兀虽不肯派人来，却委托使者带回了一封他亲自写给阿里不哥的信函。信函中，他一再劝阿里不哥承认现实，不要人为地造成蒙古帝国的分裂。他直言不讳地陈明了自己的观点：阿里不哥各方面的能力都远不如四哥。阿里不哥看罢信函，气得暴跳如雷，当即将信函撕个粉碎。他知道，六哥旭烈兀一向只钦佩四哥，骨子里对他总有几分不放心。既然如此，他索性与四哥较个高下，好让六哥看看，究竟谁才配做蒙古的大汗！

阿里不哥的自信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时他的麾下不仅有他自己的军队，有他凭借蒙哥汗的金符和遗命可以调动的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的军队，还有蒙哥汗病逝后留给他的亲军，这支亲军是全蒙古最精锐的骑兵，是成吉思汗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预定的日期，阿里不哥在阿尔泰山山谷驻夏之地召开了一个只有部分诸王和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在稍显冷清的气氛中被推举为蒙古大汗。自此，漠南漠北出现了两大政治集团，一场你死我活的帝位之争迫在眉睫。

宫城宣文阁。

十八盏巨大的宫灯并列两排挂在阁檐下，进入院内，各有九盏宫灯挂在东、西、南三个厢房的屋檐下，将整个庭院照得亮如白昼。

殿内，忽必烈正与爱臣赵璧和廉希宪议事。

“启奏陛下！”赵璧和廉希宪相偕奏道，“子聪和尚自入王府以来凡二十余年，一直以僧人身份为主谋政，世人皆称以‘聪书记’。他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中勤劳绩，宜被褒荣。臣等以为陛下当还其衣冠，崇以显秩，陛下以为如何？”

“二卿所奏，甚合朕意。子聪随朕居漠北多年，谙熟我蒙古祖宗旧典，并协助朕糅合蒙古旧制并中原传统制度，制定新朝新制，其功非小。他与国师八思巴乃朕之股肱，每遇藏事、佛事，朕必恭勤请教。朕在即位之前，曾命人在开平南屏山胜地为他营建一处庵堂作为静修之所。二卿方才所奏深合朕意，朕当嘉纳其言，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命还俗，改名秉忠，聘窦默次女为妻，二位爱卿以为如何？”

赵璧、廉希宪叩首谢恩：“陛下英明，臣等感佩之至。”

忽必烈俯身搀起二位跟随他多年的心腹爱臣：“又非宫廷大殿百官面前，

二位爱卿何必行此大礼！快快请起。”

“无论何时何地，绝不能乱了君臣礼数，坏了国家法度，臣等作为早年跟随陛下之人更应为众人示范。”

“朕能有今日，二位爱卿功不可没。今后国家的纲常礼数，还需二位爱卿多为操劳，代朕把持啊。”忽必烈与二幕臣联袂而坐，叙谈至夜方散。

忽必烈即位之后，蒙古政权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转移到了中原地区，为此，他对军队组织体制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起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戍军队两大系统。朝廷的宿卫军队由原有的怯薛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成。忽必烈承袭了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怯薛宿卫制度，四怯薛长仍由几位功臣的后裔担任。怯薛和侍卫亲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部队，但在职能上有明确分工。怯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宫帐）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卫亲军则既要负责国家都城的安全以及京畿地区的屯守，又是朝廷用以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派出去应付突发事件或担负奔袭作战。

通过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政改革，忽必烈很快稳固了自己的新政权，从而获得了一统天下的政治资本。

陆

豪华、气派的万安宫，在晚风的吹拂下，树影婆娑，帷幔飘拂。灯火通明的大厅里，阿里不哥一边独酌美醪，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东道诸王很少，但拥护他的西道诸王又明显多于忽必烈一方。能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他需要的支持，固然令阿里不哥兴奋，但四哥的实力也令他不安，他此时的心情，真是起起伏伏，时忧时喜。

不过，有两件事倒也颇令阿里不哥称心如意。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旭烈兀和立金帐汗国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后王别儿哥（拔都于蒙哥继立汗位的第二年在金帐汗国首都萨莱城病逝，临终前传位于三弟别儿哥）尚未表态支持，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儿子却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则在阿里不哥登极不久即做出反应——在金帐汗国冲制的银币上刻上了阿里不哥的名字。

这时的阿里不哥，手中不仅握有蒙哥汗的精锐亲军，还有西道诸王的鼎力相助以及“幼子守产”这一蒙古祖训产生的号召力，一时得意忘形，决定分派两支大军气势汹汹地往漠南汉地杀奔而来。东路军将自哈剌和林南进，西路军则由阿兰答儿统率，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汗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汗死后曾归其子阿速带节制，阿速带扶柩北返后，军事指挥权一直控制在忠于阿里不哥的大将手

中。

阿里不哥放下酒杯，站起身，在万安宫中慢慢踱着步。他是两天前从阿勒泰山按坦河夏营地赶回哈剌和林的。此刻，他似乎在算计着什么，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大汗的宝座上时，冷傲的脸上浮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转而，他的情绪又低落下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安地望着门外。

突然，阿速带疾步进宫，趋身向阿里不哥耳语了几句，阿里不哥精神一振："是么？李璮果然阴有异举，实乃天助我也！阿兰答儿现在什么位置？为什么战报迟迟不来？"

"大汗，"阿速带急忙解释道，"漠南漠北路途遥远，山路崎岖，沙漠阻隔，即使日行四百里的快马，回到此处也得五六天的时间。"

"谁叫你啰唆这些婆婆妈妈的理由！我是问，阿兰答儿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行动？"阿里不哥道出了内心的隐忧。

"大汗容禀：六月，阿兰答儿奉大汗圣旨率军至灵武，东渡黄河，转战以进，积尸蔽野。七月至甘州，败廉希宪尾随之旅，河右大震。"阿速带呈上刚刚获得的书信，"大汗，这是最新的战报。"

阿里不哥打开书信，几行墨迹跳入眼帘：

据报，忽必烈在臣出漠北之前，已令诸王进讨。彼大军至山丹山置营，按兵不动，伺机而战。如今，彼军由南和西迂回我军侧翼，是战是撤，请大汗定夺。

阿里不哥怒发冲冠，骂道："战机都让这群废物给贻误了！一个多月以前，敌人立足未稳，他们不主动出击，反而静观敌人置军山丹山；如今，敌人部署停当，形成东、西、南三面夹击之势，北面又有大山阻隔，我军完矣！"

阿速带急忙跪倒在地："未经一战，胜负未分，大汗不可轻下断言。"

"阿速带，我问你，现在对方的动向如何？你一定要如实禀报！"阿里不哥注视着阿速带，目光逼人。

阿速带未及回答，又来一封新战报：忽必烈亲率中军主力五万余众，命前锋率精兵三万，逾南而北，目前距哈剌和林只有半天路程……

看过战报，阿里不哥和阿速带全都惊呆了，阿里不哥暴跳如雷："阿速带，你的人是瞎子是聋子吗？看到了吧？半天的路程，离万安宫只剩下二百多里啦。"

阿速带此刻汗流浃背，浑身湿透："启禀大汗，臣也是刚刚获知，正要禀

报。我军在南进途中与忽必烈的先锋部队遭遇，双方仓促间展开激战，互有伤亡，胜败未分。不承想塔察尔诡计多端，竟采用迂回战术攻击我军左翼，我军猝不及防……”

“够了！我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八万精兵竟然不敌劳师远征的五万疲惫之师，是何道理？啊，你说啊！我要亲手宰了你们这群窝囊废，拿你们的人头祭旗亲征。”阿里不哥沙哑着嗓子，咆哮道。

阿速带硬着头皮回道：“倒不是我军将士无能，还有一事请大汗容臣禀报。当时，两军激战正酣，不料想忽必烈的中军于此时赶到，而且还摆出了一个我军见所未见的‘大象阵’——一色的大象硬甲铁军，弓射不动，弩穿不透，成排成排的象队身披牛皮厚甲，排山倒海般压来，我军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所以才败下阵来。”

“大象阵？他哪里来的大象？”阿里不哥尽力打开记忆的闸门，脑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大象的传闻，“对了，我想起来了，那还是忽必烈、兀良合台征大理、安南期间，安南国王就以大象进贡我朝。当时，我记得忽必烈为了这事还上过一个奏折，向蒙哥汗详述了大象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皆因哈剌和林天寒食乏，大象难以生存，不得已，蒙哥汗只好敕命时任燕京行尚书省六部事的六部侍郎赛典赤负责豢养。岂知这些大象经过驯养后不但可以驾驭乘骑，而且可以进攻作战，这是我所不曾料到的。忽必烈呀忽必烈，我到底哪点不如你？为什么你总是比我技高一筹？”阿里不哥颓废地坐在镶金御座上，使劲按住太阳穴。

这时，一位侍卫疾步入殿，跪地禀道：“启奏大汗，忽必烈大军已至哈剌和林河边，全军将士决心与汗城共存亡，誓死保卫大汗！”

“哈剌和林兵微将寡，难以抗敌。传令下去，即刻整顿兵马，向乞儿吉思地区撤退！”阿里不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果断地下达了撤退命令。

侍卫躬身退出，安排诸事。阿里不哥伸手扶起阿速带：“你还跪在那里做什么？你去安排一下，即刻撤军，不得有误。”

“遵旨。”阿速带如释重负，狼狈地退出了万安宫。

第六章 首鼠两端的李璮

壹

忽必烈御驾亲征，挥师北伐，旗开得胜，遂敕命三千铁甲象队象辇由侍卫将军贺胜驾御返抵燕京。

“日月皇旗”开路，浩浩荡荡的铁骑在漠北草原漫卷开来。绿草和鲜花在马蹄下向前延伸，阳光将草原照得光辉而灿烂。河洄路转，草长莺飞，杜鹃啼鸣，百灵歌唱。战后的草原分明是一首美丽的田园诗，一幅色彩鲜艳的风景画。

大军在铺满绿色的地毯上迅速前进。在萧萧的战马嘶鸣声中，前锋已抵达杭锦达巴（今乌兰巴托西南35公里处），这时有探子来报：阿里不哥弃守哈剌和林，率众向乞儿吉思地区避逃。

“启奏陛下，廉希宪奏报送抵。”刘秉忠带着信使趋前禀奏。

“念！”忽必烈纵马远眺，望着远方的绿草地。

上忽必烈皇帝捷报疏

昔日，陕西四川宣抚使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宣布行使大汗（指阿里不哥）政权，在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则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分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皇上遣希宪为陕西四川宣抚使，疾驰赴任。五月初一，刘太平等率部将数千人先入京兆，三日，希宪奉旨亦至，京兆出现了大漠南北两位大汗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

形势十万火急，希宪当即召集百官宣布忽必烈皇帝诏旨，于是官府初具，民心稍定，臣随即遣使往六盘山宣诏。十多天后，有逃脱之急使自六盘山来告：刘太平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起兵来援。希宪未奉皇上诏命，当机立断，命万户诛杀成都二军帅。时京兆之地无兵备，希宪急命巩昌总帅汪良臣（汪德臣之弟）尽发秦、巩之军讨伐刘太平。良臣起初以未得到诏旨为辞推托，希宪临危处置，将皇上所授臣之虎符、银印授之，称奉有忽必烈汗密旨，命他为总帅，统领陕西汉军守备沿河（渭河）一带，良臣于是受命尽发秦、巩之兵，发府中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元帅，授以方略，谓六盘精兵，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

刘太平见京兆方面有备，径率部西去。七月，刘太平与阿兰答儿西路军会于甘州，即合兵东进，击败我尾随监视之军，并遣人策动陇、蜀诸将图谋叛乱，来势甚猛。适逢皇帝陛下遣派诸王亲率王子之军，犹如神兵天降，良臣军与之会师，与敌军相拒于山丹山麓。大战在即，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斩首祭旗，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发库等事宜。皇恩浩荡，感激涕零。

九月初，两军大战于耀碑谷。两军对阵，适逢大风扬沙，白昼晦暗，良臣乘机命军下马持短兵器冲敌阵左，绕出阵后，再溃其阵右而出。希宪挥师从正面猛攻，大败敌军，俘获敌帅阿兰答儿，解送京兆请皇上裁处。

子聪和尚读罢廉希宪的《上忽必烈皇帝捷报疏》后，双手递呈忽必烈，忽必烈摆摆手，对赵璧说：“赵平章且请将书札存妥，来日班师授勋。”

说到这里，忽必烈话锋一转，宣谕道：“众卿听旨，廉希宪身居川陇险境，深知权谋之变，难能可贵！耀碑谷一役，阿里不哥劲旅尽失，为我军剿灭叛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役至关重要，功不可没。为此，朕将特旨表彰英勇善战的汪良臣等将军，表彰临危不惧、足智多谋的廉孟子。”

忽必烈仰望苍穹，一只雄鹰上下翻飞，做着空中捕猎的游戏：“传朕旨意，大军就地扎营，明日拂晓进军哈剌和林。”

“是！”众将齐声接令。

贰

败走乞儿吉思的阿里不哥，在物资供应上立刻陷入困境。据惯例，昔日一向由汉地车载食物饮料送往哈剌和林，每日数百车方可。然自忽必烈断其粮道，乞儿吉思便困于饥馑。阿里不哥计无所出，只好整日借酒消愁。

时至冬季，皇宫上下人等、诸王、贵族、将士十几万人，不喝酒不吃肉倒也罢了，哪一个能不吃饭不穿衣？可是，这正是最要命的，因为他撤退时带来的那点粮食已然用罄，携带而来的数十万头牛羊马匹也宰杀殆尽，他开始面临山穷水尽的境地，这怎能不令阿里不哥心烦意乱？

想到这里，阿里不哥急唤怯薛长去请阿速带。怯薛长领命，去不多时，阿速带苍白而消瘦的脸庞出现在阿里不哥眼前。

“臣阿速带听旨。”阿速带跪伏在厚厚的羊皮缝制的地毯上，诚惶诚恐地给阿里不哥请安。

“平身。”阿里不哥一反常态，亲自上前将病恹恹的阿速带扶起。这些日子以来，阿速带一直咳嗽不止，有时还会咳出血来。

“身体好些没有？”阿里不哥关切地询问。他凝视着阿速带那张消瘦、蜡黄的脸，蓦然感到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他似自责又似追悔地说，“我让你们跟着受苦了，我悔不该当初错走此路。”

“大汗休作如此悲观之言。我们这些做臣子的，理应为大汗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眼下虽遇到困境，但我们还有窝阔台汗国海都、金帐汗国别儿哥的支持，还没到绝望的时候。请大汗坚持住，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东山再起……”一阵剧烈的咳嗽后，阿速带接着说，“目前当务之急是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上次在哈剌和林两军交战，我军失利，避走乞儿

吉思，是为保存实力。这也是我们按照祖宗之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铁骑日行四百里，来如天坠，去如闪电，不可视做真败。”

“可眼下该怎么办？我思虑良久，今有一计，暂且不告诉你，但听你敞开肺腑向我一诉。”阿里不哥说。

阿速带端起杯盏，喝了一口滚烫的红茶，然后放下杯，望着阿里不哥笑而不答。

“侄儿请直言相告，莫令我费心猜测。”阿里不哥焦急地等待着阿速带的回答。

阿速带走到台案前，操笔写出一行字：诈降而后乘其不备全力反击，此大胜之策也。

阿里不哥放声大笑：“知我心者，莫若阿速带；领兵胜忽必烈之军者，非你莫属！”

于是，他俩就如此这般地进行了一番密谋……

忽必烈循着帖里干道，兵不血刃地进入哈剌和林。当时的蒙古国都哈剌和林城的破坏相当严重，其中原因与阿里不哥有关。阿里不哥一向认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好，就向哪里去，根本用不着费心修筑宫城，所以，哈剌和林年久失修，已完全失去了当年的气派。

忽必烈率领大军开进哈剌和林不久，便命令将自己的帐殿南迁至汪吉河东营地，以作短暂休整。

一日，忽必烈冬猎归来，坐在条案前，听赵璧讲解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他觉得李世民在很多地方与自己有相似之处，比如个人抱负、尊崇礼法、仁政爱民、统一疆域、惩治腐败、发展经济、兴修水利、爱护儒士等等。

“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可坚而不碎……”平章政事赵璧读得朗朗上口，忽必烈听得如痴如醉。

忽必烈经常这样读书，凡读经典之作，他常把大学问家、翻译家赵璧带在身边，以备顾问。

在汉文化的修养方面，忽必烈在儒经，尤其是中国历史方面的知识是比较丰富的。从潜藩到中统初期，他经常听侍从的儒臣讲解经义，相与讨论治道国策。为了多加学习，掌握浩如烟海、光辉灿烂的汉文化，他开始通过赵璧等名儒读经、习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书》、《易》、《大学衍义》以及《史记》、《汉书》诸书，他都通过“耳受”而广泛地加以掌握和了解。前朝兴衰的历史

事实是忽必烈政治教科书，他经常听讲并且受其影响较大的有《大定治绩》和《资治通鉴》。忽必烈即位时，就命史臣编成《大定治绩》，以示朝纲。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年—1190年），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颇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忽必烈遂命史臣就《实录》中择其成事一百八十余件，名为《大定政绩》，以备夤夜之览。

《资治通鉴》亦是忽必烈最喜爱的读本，甚至在乘马途中，也与近臣讨论不辍。

赵璧刚刚讲完《帝范》中的一段，大司农姚枢急匆匆地进入帐殿，跪禀："大汗，阿里不哥遣使求和，子聪已安排寝食，请陛下谕示。"然后，双手呈递信札。

忽必烈打开用绸布裹扎的信札，一目十行地扫了一遍。

四哥忽必烈：

弟阿里不哥一时感情冲动，又受阿兰答儿等人挑唆，恃握祖宗之赐，登临大位。这是做弟弟的错，我已知错，万望四哥念在我们兄弟叔侄昔日情深的分儿上，饶恕我和阿速带等人。我欲拜见四哥，听凭四哥处置，然而今年的牧场水草不好，又置冬季，我欲来年养壮牲畜就去拜见你。届时，别儿哥、旭烈兀也将前来，目前，我正在谦谦州等待他们的到来。

弟阿里不哥

猴儿年冬十月于谦谦州叶尼塞河畔

"浪子们现在回头了。"忽必烈低声自言自语。

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话虽不深信，却也想给胞弟一个机会，遂传下圣旨，要中统朝第一任平章政事王文统负责筹集赈灾物资，限时运往漠北哈剌和林。同时答应了阿里不哥的请求，即回师京城后释还阿兰答儿。

阿里不哥没想到他的假意求宥真的换来了四哥退兵。忽必烈只留塔察尔镇守漠北，自己冒着蒙古高原刺骨的严寒逾漠南返燕京冬营地。

叁

柔缓起伏的草原，海浪般地铺向远方，愈远愈美丽。细密的草茎中间夹裹着红色、黄色、蓝色、紫色、淡粉色等五彩斑斓的草原所特有的野花，色彩绚丽，气味芬芳，沁人心脾。一只兀鹰从草尖飞起，在天空白云间慢慢地盘旋着，警惕地捕捉着地上的目标。河畔，一座座蒙古包

中，升腾起缕缕炊烟。

忽必烈率主力南撤后，留塔察尔率数万军队镇守漠北。

一日风霁波罢，秋色如画，塔察尔大会将帅宴饮取乐。

羌笛悠扬，火不思高亢，鼓声洪亮，在胡琴渐缓的乐曲声中，一队衣着艳丽、头戴罟罟冠的蒙古族姑娘飘然而入，在宽阔的帐殿内，踏着丝绒般柔软的地毯，边舞边歌，演唱着一首歌颂俺巴该汗率其部落子民狩猎的《库岱薛臣劝戒歌》。

领舞的是一名罗衣酥袖、绿袍黑靴的蒙古族姑娘，她舞姿柔曼，声音悦耳，艳惊四座。

围猎于险峻的山岗，

射获那团羊和盘羊。

为着分配猎物啊，

你们怕是残杀一场！

围猎于蓝色的山谷，

射获那公鹿和母鹿。

为着瓜分鹿肉啊，

你们怕是争吵械斗。

狩猎于起伏的山丘，

射获那褐色的黄羊羔。

每当分配猎物之时啊，

你们何不宴筵欢笑？

狩猎于苍莽的山腰，

射获那肥壮的公狍。

每当分配猎物之时啊，

你们何不相敬更好？

……

塔察尔大口地吃着热气腾腾的手扒肉，大碗地喝着奶酒和白酒。一名贴身侍卫走到他的面前，俯身轻轻耳语了几句什么。塔察尔脸上的表情由惊异到舒心，最后咧嘴“哈哈”大笑起来。他合掌用力一击，顿时，歌舞器乐戛然而止。

塔察尔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诸位，请听我说，阿里不哥那小子派人捎来了话，说他要兑现去年冬天许下的诺言：秋天马肥牛壮之时，率众认罪投降！”塔察尔端起一碗清纯的马湩，捋了捋胡须，“来，让我们为阿里不哥这小子的聪明之举，也为我蒙古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和平，干杯！”

帐外，蓝天白云，绿草如茵。云朵似的羊群在碧绿的草坡上悠闲地食草；小马驹尽情撒欢，追逐着母亲……

塔察尔眼睛一亮，舒声说道：“诸位，我们何不乘此大兴，将歌舞宴会移至帐外草地？”

“好啊。好啊。”

“好主意！”

“秋高气爽，正是观景赏月之时。”

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表示赞同。

今年的雨水好，哈剌和林周边的草原没羊遮马，动物出没。成群的梅花鹿、黄羊、狍子比赛般疾驰而过，奔向哈剌和林河畔。在花丛草尖上飞舞的秋蝶，享受着初秋时节醉人的欢乐。地表嫩绿的小草在莎草、苜蓿等秋草的护卫下，泛出了鲜嫩淡黄的绿色，草原呈现在蓝天白云之下的是空阔与辽远。

夕阳西下，将玫瑰色的艳丽色彩涂抹在天空，远山近水也被染得一片通红。饮宴欢乐之声此起彼伏。

月朗星稀时，阳光下的温馨渐被秋凉所取代，白昼之火好像都被月亮收去似的，连微风都变得清冷。大地黑黢黢、阴森森。偶尔响起阵阵凄惨的狼嚎，给静谧的草原秋夜平添了几分苍凉和恐怖。

然而，直到启明星挂在东方天际时，欢乐的宴饮声才渐渐消失在甜美的

睡梦中。

马放南山，塔察尔高枕无忧地享受着和平带给他的富足和欢乐。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沉闷的声音，似波涛、似海啸，又似万马奔腾。渐渐地，这声音交汇处出现了一支铁骑，由西北向东南席卷而来。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塔察尔意识到：这是敌人的骑兵部队前来偷袭！而且根据声音判断，敌人已成扇形合围而来，人数在四五万。

此时，铁骑的奔腾已汇成金属铁器的碰撞声和厮杀声。塔察尔的部队虽然因放松戒备而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这些训练有素的将兵们听到战马嘶鸣，仍旧很快从睡梦中清醒。此时，虽然失去了马匹，但他们可以凭借弓弩和刀剑来对付蜂拥而至的骑兵。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短兵相接的激战。

塔察尔的怯薛将他的战骑牵过来，他跃身上马，看到只有自己的怯薛部队的战马没有丢失，心里稍微有了一点安慰。他顾不上多想什么，向部队下达了命令："有马的跟我前面拼杀，无马的随后跟进，一定要想办法夺回被他们掳掠的战马！"

阿里不哥的数万骑兵在遭到塔察尔部队的英勇抵抗之后，迅速东遁，一会儿又折回，潮水般地漫过来。

塔察尔只好凭借营寨的木栅和炮队的车辆作屏障，用弓弩进行反击。此时此刻，失去了马匹的塔察尔多数部队只能固守营寨，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突然，塔察尔发现北面的营寨起火，接着西面的、南面的、东面的接连起火，狼烟四起。

"发令旗，向所有的营寨发令旗。突围！向东南方向，向我们的军马场方向快速突围！"塔察尔拈弓搭箭，一连射倒十几名敌方将领，他的怯薛军如饿狼扑向羊群般凶猛，顿时杀开一条血路，后边的步兵跟进，且战且退……

塔察尔败退，哈剌和林城再次落入阿里不哥之手。回望损失多半的部队，塔察尔追悔莫及，大声对左右吼叫："我塔察尔征战多年，从未遭到败绩，而今却输在了我堂弟阿里不哥手中，惭愧，惭愧啊！这都是我疏于防备，轻信他人导致的恶果。老虎改变不了吃人的本性，骏马也有闪失前蹄的时候。我们要汲取这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来日再战。"他热泪纵横，声若洪钟，"怯薛长，你如实告诉我，我们究竟损失了多少人马？"

"十之六七没回来。"说了这一句，怯薛长又补充道，"不过，这里面有战死的，有被俘的，也有溃散到别处去的。"

"好在我们的军马场没有遭到袭击，否则我们真要全军覆没了。阿里不哥

啊，你这言而无信的小滑头，我要是你，只选精兵五百，围掠十万军马，断其退路，管教对手束手就擒。”虑及于此，塔察尔忽而转涕为笑，捋着凌乱的胡须，“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怨天尤人。集合部队，严密警戒，坚决打好下一仗！”

塔察尔失备大溃，阿里不哥逾漠而南。忽必烈在开平闻讯，匆匆集军迎击。他命赵璧率领蒙、汉军驻守燕京近郊及太行山一带，命张柔等七个汉军万户率兵北上，以燕真将右军，史天泽将左军，御敌于大漠南缘的草木土湖。诸军奋力迎击，重创阿里不哥所部，俘获其士卒三千余众。赵璧、张柔率领军队英勇作战，歼灭敌人大部，一气追了五十多里，杀得阿里不哥军血流成河。

阿里不哥折兵三万，被迫退回漠北草原。

“启奏陛下，敌人溃退，是否挥师追击？”张柔报告。

“不要追了。”忽必烈平静地说，“朕还是想再给阿里不哥一个改过的机会，时间会让他明白对错，但愿他及早回头，以免徒增伤亡。”

次日凌晨，统领后军的阿速带率精兵六万赶到，阿里不哥转身杀回，双方复大战于大兴安岭西麓的一处空地。午后，忽必烈亲自督战，击溃了敌军的右翼，左翼却在阿里不哥的率领下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夜间。天色黑透之后，忽必烈下令鸣金收兵，双方军队互有伤亡，各自引军停战。

阿里不哥明知力不能敌，乘夜撤退，回到哈剌和林。

“四百里急报！”清晨，忽必烈刚刚盥洗完毕，正欲吃早饭，怯薛长进殿禀报：“启奏陛下，廉希宪发来急报，益都世侯李璮联合宋兵举兵叛乱，攻占济南。”

忽必烈听后迟疑片刻，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自李璮降后，他为安抚这位山东世侯，不但授以高官厚禄，许以荣华富贵，甚至还从非常窘迫的军费中抽出一大部分赏赐给李璮。至于李璮手中所掌握的军队，只因考虑到山东半岛和两淮前线的重要，他无论是在征服大理期间还是平定阿里不哥的叛乱，都从未动用过其一兵一卒。

“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居然敢在朕的背后插刀。”他在心里愤愤地骂了一句，然后下达了敕命：“传朕旨意，行军万户史天泽，汉军万户、安肃公张柔速率本部人马返回漠南，听候调遣；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便宜行事，克日破敌，钦此！”

怯薛长领命而退。

肆

至夜而明，克鲁伦河涛声依旧，忽必烈的帐殿中烛光亮了一夜。

清晨，右丞相、大司农姚枢奉命赶到，不等他见礼，忽必烈便让他坐下了："我们来谈谈该怎样对付李璮这条毒蛇吧。对于这位盘踞在山东的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的叛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朕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他开门见山地说。

姚枢沉思片刻，侃侃而谈："李璮久存叛心，这在群僚中并非什么秘密，陛下不也早有警觉吗？只因其间陛下与阿里不哥南北对垒，无暇他顾，是以暂用高官厚禄稳住其人，以图换取时间，对此，李璮同样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利用陛下仓皇北顾、内地空虚之机，匆忙在山东宣布独立的原因……"

姚枢略一停顿，猛然意识到自己使用"仓皇"二字未免太过不恭，于是慌忙谢罪道："臣失言，有言辞不当之处，请陛下恕罪。"

忽必烈原本正在凝神倾听着姚枢的分析，忽见姚枢面露惶恐之色，连忙安慰道："爱卿言语精当，分析透彻，何罪之有！不必拘礼，爱卿请快讲下去，讲下去！"

"臣以为，"姚枢望着忽必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假如李璮趁陛下倾力北征之机，濒海捣燕，闭关居庸（居庸关），惶骇人心，此为上策；若贼与宋结为联盟，与我们打持久战和消耗战，使我军疲于奔救，此为中策；如贼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群起而应援，此成擒耳。"姚枢准确地分析了李璮可能采取的对策及其结果。

忽必烈十分感兴趣地问道："那么爱卿以为，叛贼将采用哪一种策略呢？"

姚枢斩钉截铁地回答："贼出下策，必败无疑！"

忽必烈严肃的面孔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果如卿言，朕当亲自为姚大司农把盏，对酌以谢。"

姚枢再拜于地："谢陛下隆恩。身为陛下臣子，理应为陛下的宏图大业尽绵薄之力，此外，臣还有一请：望陛下从速拿下王文统。"

"也罢，就依爱卿。"

王文统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金朝以经义登第，同时又精于权术，擅长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怒斥为"学术不正"之徒。尤其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主张，而将政策侧重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正与忽必烈的要求不谋而合，

因此，中统年初，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恰恰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非那些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儒臣。

姚枢、窦默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争，在建立中统朝之前就已初露端倪。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曾多次弹劾王文统，生性耿直的姚枢、窦默等人甚至在忽必烈面前公开指责他，说他不可久居相位，弄得王文统在大庭广众之下狼狈不堪。隐居苏门时期结成的深交，使姚枢、窦默等相互支持、提携，正因如此，王文统也就自然地将他二人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和打击。一次，他别有用心地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太子师傅的地位可谓显赫，但对姚枢这样的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才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政治意图，因此姚枢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受。中统元年八月，原任东平宣抚使的姚枢改授大司农，主管中统朝的农桑、水利等事务。

对于时局，忽必烈仍有些许隐忧：“且不说王文统之事，目前朕与阿里不哥的战事正紧，哪里还有多余的兵力对付李璮？”

“陛下可速调诸王、大将坐镇，并于各行省世侯中抽调部分军队在开平、燕京一带布防。”

“卿言正合朕意。不知需多少军队为宜？”

“多多益善，少而则精。就眼下兵力配置而论，多不可能，精尚可取，在一个月内抽调精兵五万还是有把握的。具体布防在开平城三万，燕京城郊两万，这样，李璮断不敢贸然进攻。”

忽必烈从御案前站起身，缓步逐级而下，来到姚枢面前，语气坚定地说道：“李璮的这支军队由他和他的父亲李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尽管人数只有五万，实力稍嫌不足，但装备精良，兵卒精悍。此外，李璮与他的父亲长期盘踞鲁南一带，在金、宋、蒙古之间投机坐大，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百姓是不支持他的。据报：李璮举兵叛乱由益都北返时，人闻贼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这也是百姓厌恶他的明证！”

“的确如此，”姚枢深有同感，“李璮部队，矛盾重重，而李璮企图用这样一支军队从山东出奇兵远袭燕京，进而将我军封锁在居庸关外，造成中原无主，人心混乱的局面，然后自己在乱中求变，玩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为王的把戏，真乃痴心妄想，自不量力。”

“闭关居庸，造成中原无主，凭区区五万之众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李璮太过自信，还以为只要他振臂一呼，举起叛旗，必定四方响应，这样，他就可乘机聚集重兵，奔袭燕京，闭关居庸。”忽必烈用手揉揉麻木的右脚，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有消息证实，李璮的幕僚们确曾策划过深入腹地，挥兵燕京，拒朕于关外的阴谋，果真如此，对朕将是致命一击。朕兵力虽众，但由漠北匆匆撤军攻击叛军，李璮凭借长城之险，以五万之

众与朕周旋数年不成问题。这样一来，那些关内处于观望状态的军阀及世侯的部队就可能会聚集李璮的旗帜下，宋廷亦会乘机派重兵攻城略地，以配合叛军的行动。然而，朕对李璮亦有所了解，长途奔袭本身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即使达到暂时的天下大乱的目的，他也未必能从混乱中得到好处。因此，朕料李璮绝不敢、也不具备濒海捣燕的勇气和能力。”

君臣谈兴正浓，侍卫匆匆入帐禀报：“启奏大汗，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奉旨求见。”

“传！”忽必烈坐回到御案后。

史天泽入帐，大礼参拜：“臣祝大汗万寿无疆！”

忽必烈苦笑道：“你们这些汉人的繁文缛节也太让人难以消受了。比如说‘身体健康’还说得过去，‘万寿无疆’那恐怕就是万万不能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何能活到一万岁呢？你们都是朕的心腹重臣，今后奉旨入见，一律免除这些虚礼，随便些岂不更好？”他做了个要史天泽起来的手势，“爱卿平身，朕召你前来，是想听听你对平定李璮叛乱的看法，爱卿想必已有良谋在胸，不妨直抒己见。”

史天泽的脸上不觉掠过一抹笑容，但他赶快敛容答道：“启禀陛下，李璮叛后，在整个中原汉地，除了太原总管未及行动而被拘捕外，并无其他响应者。故而，李璮将一线希望寄托在宋廷能够出兵支持他的行动上。”

“是，这些朕已获知。”

史天泽用流畅的蒙语征询似的说道：“陛下，容臣姑妄言之。”

忽必烈开了句玩笑：“那么，朕姑妄听之。”又敛容道，“爱卿所言句句切中要害，朕很希望听你说下去。”

史天泽侃侃而谈，语气越发显得镇定和从容：“在李璮叛乱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李璮父子与宋朝廷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看，李璮不愿也不可能真正投降宋，同样，宋也不会信任他而给他以全力的支援与配合。李璮的最终目的是以胶州湾和山东半岛为依托，自立为王，从而实现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抱负，然后伺机扩张，成就一番霸业。”

忽必烈点点头：“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姚爱卿还有何高见，但讲无妨。”

史天泽含笑道：“先生在这方面一向很有见地，不，应该说是个天才，听他阐述一下看法，当令我等受益匪浅。”

姚枢嗔怪道：“润甫兄尽拿鄙人取笑！我哪里有什么见地，更谈不上是个天才。”

“先生过谦了。少年老成，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民请命，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史天泽哈哈大笑，“难道老夫此言差矣？”

忽必烈忍不住笑嗔：“又打嘴仗！记得在潜邸之时，爱卿就时常讲些俏皮话引人上钩，如今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帅，仍是童心不泯。”

“陛下，臣并不以为老，身子骨硬朗得很哪。能吃能睡能骑马，三宋石（合165公斤）的硬弓拉得开，臣怎会服老呢？还是待臣等荡平李璮叛乱，征服了阿里不哥，剿灭了宋，统一中国后方才告老吧。陛下以为此言当否？”

忽必烈目露称许之意，却是笑而不答。他转望姚枢：“你且直抒胸臆。”

“是，陛下。据臣所知，李璮降宋的报告是在二月初一才送达宋帝手中，但他并未等到宋方面的明确答复便匆匆于二月初三还师称叛。在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如此草率行事，既反映了李璮降宋全无诚意，也说明了他对是否能取得宋方面的配合与支援并不在意，从而也就排除了他联宋抗蒙的任何可能。这样一来，对李璮而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出兵济南，把希望寄托在取得山东诸侯应援的幻想上。”

姚枢稍一停顿，一口气喝净了金盏里的马湩：“讲一句也许不当讲的话，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的世侯军阀们，尽管自身实力和降蒙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比较相似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某些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有分歧，经济上有过节，军事上偶有摩擦，因此，受这种心境影响，他们完全可能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和利用。尤其在蒙哥汗驾崩合州前线，帝国一时无主，时局动荡之际，这些人通过书信往来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也在情理之中。对此，郝经先生所说‘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就是指军阀、世侯们间的联系以及暗中的活动。恰恰是这种种暧昧的行为举止让李璮产生了错觉，让他误以为一旦自己叛旗一举，就会取得其他军阀、世侯的支援和响应，进而称霸一方。然而，事与愿违。如今，李璮虽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却已成骑虎之势，只能孤军深入，攻占济南，以为权宜之计。”

史天泽由衷赞道：“精辟，太精辟了！先生之才果非常人所能企及，老夫怎会看走眼呢！”

姚枢谦虚地摆摆手：“史元帅过奖了。此乃大汗的深谋远虑，鄙人只不过略做铺陈罢了。”

忽必烈无言望着史天泽和姚枢，静静地思索着二将的分析。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圈椅上，双手用力地揉搓着肿痛的双足。一名侍卫匆匆上前，帮他脱掉靴子，用两块新鲜的鹿皮裹住他的两脚，然后细心地放置在一个红木足盛上。

君臣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

伍

大明湖北极阁。

登阁远眺，尽揽湖光山色。烟波浩淼的大明湖由珍珠泉、芙蓉泉、王府池等七十二处泉水汇成。大明湖在济南府的北面，湖面宽广辽远，出小清河流入渤海。大明湖北有大清河流经，南有泺水迴环，一湖烟水，绿树蔽空，碧波间菡萏映日，景色佳丽。

“那东北方向为何建筑？”李璮踌躇满志地问站在身边的原益都总管张元。未等张元回答，又倨傲地哈哈笑道：“今日不战而屈人之兵。张宏难抵我大军兵锋，率守城军卒不足千名及其祖父张荣弃城出逃，真乃天助我也。”

张元揖身回答，恭敬中不失严肃：“兵贵神速。大都督弃暗投明，献涟、海诸城于宋，聚歼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舰，还攻益都。驻守益都的原宣抚副使仓皇出奔济南，是以卑职能够里应外合，设计杀死益都蒙古守将以迎大都督义军。大都督视金钱如粪土，义军入据益都，即散发府库犒其将校，此恩此德，卑职感同身受。据我所知，二月十七日，忽必烈曾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池残垣以御大都督，对此，想必大都督已有良谋在胸？”

李璮避而不答，用手指着东北方向氤氲虚幻的千佛山问道：“那湖面陆地为何处？”

“回大都督问话，此乃闻名遐迩的古历山，现在叫作千佛山。相传帝舜耕稼于此，故而又名舜耕山。我说得对吗，张进先生？”

济南路副总管张进与李璮暗中早有交通。李璮兵临济南城下，张宏、张荣弃城潜逃，张进索性大开城门，将李璮叛军迎入城中。此时见李璮对千佛山产生了兴趣，急于邀宠，接口道：“隋朝开皇年间（581年—600年），因历山岩石镌佛，遍布山崖，遂又称做千佛山。此山层峦叠嶂，苍秀葱茏。登山有东西两路，盘路各三级左右，路径曲折，松柏夹道，沿途筑有各式茶厅、半山亭、古坊。自半山登高北望，可见济南府北部卧牛山、毕不住山、鹊山、凤凰山、标山、药山、北马鞍山、粟山、匡山，九峰峭拔、云雾缭绕。因唐李贺曾有‘遥望齐洲九点烟’诗句，后人遂建‘齐烟九点坊’于盘路中。山上多巨石，崖削壁立，佛宇亭台依倚为垣，各居其胜。悬崖下有唐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始建的兴国寺，寺内千佛崖有隋开皇七年至贞观年间雕造的佛像千尊。崖下极乐、龙泉、黔娄等洞也多石佛造像，还有帝舜及娥皇、女英二妃像。兴国寺上山峦间，登临远眺，明湖似境，黄河如带，泉城济南府风貌尽收眼底。”张进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李璮听得兴趣盎然，朗声笑道：“好一个人间仙境，难怪张进兄无论如何

舍不得离开济南，听君一席话，连老夫也开始迷恋上济南府的湖光山色、龙虾大鱼喽。改日老夫当偕家眷游历千佛山，不失来济南一趟啊。”

“那敢情好!”张进笑道，“还望到时卑职能为李大都督引路同游，卑职将不胜荣幸。”

“自然少不了要张进兄作陪。”李璮捋捋胡须，眼珠一转，说道，“张进，从即日起，老夫命你担任济南府总管，全面负责民间课赋讼狱。”

“谢大都督不弃之恩！提携之情，卑职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报。”张进跪谢大恩，感激不尽。

“张总管请起。我们还是来谈谈出兵济南前后的局势吧。张总管，你对时局有何高见，老夫想听听你的看法。”李璮在一方圆石凳上落座，“各位都请坐下谈吧。”

张进在李璮面前坐定，双手将锦袍前襟理平，回道：“目前，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漠北的军队虽已陆续班师南还，但因路途遥远，尚未赶回各自的驻地，是以忽必烈只好诏令济南万户、归德（河南商丘市南）万户、汗廷武卫军炮手元帅等部主力集结滨（山东滨县东北）、棣（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河北卢友）担任总管的大帅之子（指李南山，王文统之女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大名万户、东平万户所部则集结东平。在滨棣、东平集结完毕后，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大都督军队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由于大都督神兵天降，比蒙古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张荣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弃城出逃，这就使我们在以后的行动中抢占了先机。”

“据报，张宏在回京师途中巧遇蒙古东进之师，遂俱告老夫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以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和宋军队的接应，渐成南北夹击之势。”李璮摘下厚厚的棉帽，一边下意识地轻抚着帽上的缨穗，一边恨恨地说。

张元按捺不住，插话道：“李都督高举义旗前后，宋曾连续急报加封李都督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齐郡王等封号，然而这些封号对李都督来讲并无任何意义，从宋帝和丞相贾似道的平素为人和朝廷的施政策略来看，他们绝不会轻易给予我方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因此，对于大都督目前的处境，他们只会隔岸观火，然后根据事态的发展，以待坐收渔翁之利。”

说到这里，张元停下来，用心观察着在他面前踱来踱去的李璮。从李璮急切的脚步和急剧变化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此刻焦虑复杂的心情，不知为什么，这让张元略感鄙夷。

“怎么不往下说了？老夫愿罄府库金银以飨众将士，更愿虚心纳谏，洗耳恭听诸君宏论。老夫此番义举，绝非为个人私欲，而是为天下黎民百姓及诸君前途命运计。区区山东半岛，能在宋、蒙夹缝中生存五十余载，可以说全赖先父与老夫以屈求伸、精心运筹，特别是老夫继承父位以来

的这三十年，其间多少酸甜苦辣，只有老夫心中最知。风风雨雨五十载，也该老夫替先父一抒豪情，吐气扬眉了。”

李璮乃淮州（今江苏淮安）人，其生父姓徐，与李全过从甚密。李全膝下无子，因喜欢李璮聪明伶俐，在一次酒宴上向李璮的生父提出欲收养李璮为养子，李璮的生父欣然应允。

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李全叛宋，举山东诸郡归附蒙古，被封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李全攻打宋扬州时中炮阵亡，李璮遂袭为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朝廷但有征调诸事，李璮皆诡辞不至。蒙哥汗七年（1257年），又调其兵赴行在之地，李璮亲自去谒见蒙哥汗说：“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蒙哥汗认为有理，同意暂不调其兵卒，唯命李璮归取涟海数州。李璮果然发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

面对李璮询问的目光，张元坦率地道出了内心的隐忧：“只是卑职以为，大都督约降宋的报告是二月初一才送达宋廷，没有等到宋的确切答复尤其是关于宋廷在军事上如何进行援助的承诺，便于二月初三匆匆还师宣布义举，这确乎有些性急，只怕会陷我军于不利。”

“你的意思是说，老夫举兵叛蒙做错了？”李璮目光锐利地望着张元。

“并非如此！”张元虽看出了李璮的不悦，事已至此，却也无由回避，“只是大都督确实操之过急。”

李璮被张元说中痛处，不由恼羞成怒，怒斥张元道：“你是在教训老夫吗？如若不是看在你最先归降的分儿上，我早就让你吃饭的家什搬家了。来人啊！给我将张元拖下去，重打五十军棍！”

张元全无惧色，被军士拖出北极阁。

“且慢！”张进近前苦苦求情，“张总管一片忠心，他只是说了一些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实话，而且字字千钧，这样忠心可鉴之将才，大都督不该罚该赏才对……”

“休得胡言乱语！老夫知道，你和张元根本就是同党！来人啊，将这二人一并拖下去各打五十大板！”李璮双目圆睁，狂怒使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大都督，我等愿为张元、张进担保，他们并无恶意，只是说了一些对时局的看法，不可妄加责罚。此时正当用人之际，岂可自断膀臂，扰乱军心？”

这边正在纷纷攘攘，乱成一片，李璮之妻（王文统之女）王夫人备好酒宴，来请李璮，闻讯急忙入得阁来，悄向李璮耳语道：“人心难测。你看将士们个个有不平之意，如滥行刑罚，日后恐变生枝节，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也好让这些人日后像狗一样效忠于您。”

李瑭顿悟，当即转怒为喜：“来人啊，将张元、张进二人带回来。”

四位武士押着张元、张进二人入阁，李瑭笑容可掬，亲释其缚：“二位受惊了。老夫方才不过试试二位的忠心，前者，二位传以贾似道书信，军中已有传言，怀疑二位身在曹营心在汉，名为相助本王，实为宋朝卧底。故今日借故责罚，一来为二位洗脱嫌疑，二来试试二位胆量。哈哈哈……”

王夫人也说：“大都督为人虽失于操切，却能推诚相待，相处久了，二位将军自会明白。今日之事，二位将军不必放在心上。妾身备下一桌酒宴，还望二位将军赏光入席。”

“请！请！”李瑭一边一个，偕张元、张进逐级而下，“今日我一定要与二位一醉方休。”

张进、张元彼此对视，心中对李瑭已然失去了信心。初时的崇敬烟消云散，张进甚至后悔自己对李瑭的低声下气。

奈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北极阁一阵骚动之后，渐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

陆

就在李瑭屯兵济南观望待援之际，蒙古军逐渐完成了对济南的军事包围，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右丞相史天泽受命挂帅，诸将皆受其节制。

史天泽用姚枢之计，令诸军对济南城筑环城围困，六月上旬，包围圈合拢。

其间，李瑭曾遣使求救于宋，宋帝派遣八万水军从蕲州北渡淮河，推进到亳州、徐州一带，被安肃公张柔之子张弘范率军击溃，至此，李瑭失去了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无计可施。

数日后，济南城破，李瑭已如瓮中之鳖。

史天泽与张柔将中军大帐设在城外，中午时分，二将正与宗王塔察尔和平叛诸将升帐议事，阿术全身披挂进入军帐：“宗王殿下、史帅、张帅，叛贼李瑭等数十人皆已缚到，听候发落。”

阿术是名将速不台之孙、兀良合台之子，自幼跟随忽必烈身边，深受忽必烈器重，此次围攻济南，阿术第一个登上城墙，而且生擒李瑭，立下头功。

史天泽与张柔对视一眼，张柔的脸上掠过一抹不易觉察的忧虑。其实今日升帐，正为此事。

“押上来！”

“史丞相以为当如何处置才是？”塔察尔问。

“宜即诛之，以安民心。”史天泽回答。

“这样做似乎草率了一些吧？依本王之见，不如等到送回京师，审判清楚后再行论罪不迟。”

史天泽端坐帅案之后：“阿术将军，你是怎样擒获李璮的？请将过程说来听听。”

“启禀右丞相：我军围攻济南经月，城中缺粮，饿殍遍野，城中军民时有夜间缒城来降者。李璮情绪低落，每日昏昏沉沉，昨日勉强整军出战，意欲突围，被我一番掩杀，又仓皇退回城中。当夜一鼓时分，有大星坠于其府，李璮拈香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次日清晨，吩咐手下众人各讨生路，随后手刃爱妾，乘舟独入大明湖，自投水中，因水浅齐腰不得死，为末将所获，现缚至帐外听候处置。”

“好！擒获李璮者皆有大功。本帅一定奏禀朝廷，为尔等论功行赏。”

“谢右丞相！”阿术叩首谢恩，退至一旁。

工夫不大，形容枯槁、面呈菜色的李璮及其数十名惊魂未定、面黄肌瘦的部将、子侄被押入帐中。

就这一群“叫化子”，也想谋反，真不知天高地厚！塔察尔轻蔑地想，静观史天泽如何审讯。

“弘范听令！”

“末将在。”

“本帅命你担任首席审判，如何处置，自行定夺，本帅与你做主。”

“是。”

张弘范面向李璮问道：“都督为何叛蒙降宋？”

李璮冷哼一声：“你们与我相约起义，却又惧怕忽必烈，临阵变卦，如此出卖朋友，天诛地灭！”

张弘范大怒，抽刀在手，刺向李璮肋下，顿时血流如注。

史天泽又问：“忽必烈大汗有甚亏你之处？”

李瑭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们这帮无耻小人，没有资格同我这样讲话。你曾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你借刀杀人，居心叵测，身居显要，背主求荣。呸！”

史天泽大怒：“你死到临头，还要含血喷人！来人哪，给我将这厮千刀万剐！”

一名侍卫应声而出，砍去李瑭双臂，剁其双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然后方斩其首。

史天泽余怒未息：“叛贼之子安在？”

张弘范挨个推出李瑭的六个儿子。史天泽喝道：“尔等听好，汝父反叛谋国，尔等为虎作伥，罪不容恕！本帅命尔等携乃父首级遍游山东诸郡，以儆效尤！”

“休想！你们杀人灭口，还要让我们携首级游街示众，真乃无计不用其绝！我父若非上了你们这些奸贼的当，何至于此！我等宁做贰臣，不做逆子，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李瑭诸子悲愤交加，泪流满面。

“难道你们真的不怕受剜心之苦吗？”张弘范晃了晃手中的尖刀，眼神中杀机毕现。

“有死而已！”

张弘范勃然大怒：“你们既然如此执迷不悟，休怪张某刀下无情！来人啊！将他们几人推出帐外，剖心挖肝，以谢国人！”他扭头看看史天泽，两人的目光遇到一起，史天泽暗暗颔首。

“且慢！”塔察尔此时方从惊愕和愤怒中清醒过来，向史天泽怒道，“李瑭及其六子如何处置，悉听忽必烈大汗发落，我等无权擅杀。”

“李瑭六子可听大汗裁决，李瑭及同党立斩无赦！亲王别忘了，大汗授命本帅总掌兵权，诸军悉听节制！”他示意帐中武士，“立刻将李瑭同党军前处死，不得有误！”

“是！”

“你——”塔察尔拍案而起，“大汗要你总掌兵权不假，却并没有授予你擅杀大权！”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亲王切勿多言，一切后果，由老夫一人承担！”史天泽血灌瞳仁，怒不可遏，“张弘范听令：本帅命你即刻监斩，不得有误！”

“是！”张弘范领命而退。

阿术的心不由“咯噔”了一下。他看到在场的其他诸王均未表示异议，内心十分彷徨，索性端起一杯酒，通通倒入嗓中。辛辣的山东酒刺激着他的胃，也刺激他那颗年轻的心。他不由摸了摸怀中揣着的一张宣纸，那上面有一首李璮被困济南后书写的感怀词。

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依阑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此变沧海桑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熳，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万年燕赵。

他决定将这首感怀词献给忽必烈大汗。除此之外，他则衷心希望在史天泽、张柔、张弘范等人军前斩杀李璮的行为背后并没有蕴含着什么阴谋，否则，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统王朝岂不又要沦入血雨腥风之中？

第七章 真金崭露头角

壹

李璮之乱既平，忽必烈不究史天泽、张柔等擅杀之罪，亦不追查曾与李璮私下交通之人，这使新兴的中统朝在李璮被杀后再未出现更大的政治动荡。相反，他嘉纳姚枢谏言，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关心民生、抚定民心上。

他担心大名路水患复起，遂于赐死王文统的第二天颁下两道圣旨：一道是任命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另一道是派藩府旧臣张文谦亲自负责大名河渠的疏浚工程。

一个月后，忽必烈又派真金至大名路视察。真金告别了刚刚产下麟儿的娇妻，马不停蹄地赶赴河北大名。一到大名府，他便一头扎进了工地。

工地上处处呈现出繁忙的景象，无数民伕肩拉背扛，正在工地上忙碌着。真金四处转着，看着，突然，他发现河渠的前面蹲着一位穿着土布长衫的青年，青年用手轻拍着额头，似乎正专心地琢磨着什么。真金觉得有趣，并不打算惊动他，只默默地停在他的身后。还是张文谦匆匆而来的脚步声惊动了青年，他扭头发现了真金，脸上闪过些许惊讶之色。

真金向他微微一笑。

青年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真金终于可以将他看个仔细。只见他散落在黑色纶巾外的头发上落着许多灰尘，衣角被压得皱皱巴巴，上面还沾着许多泥点。他的这副样子，颇给人几分落魄书生的感觉，但是他的目光犀利，额头宽阔，又于不经意间显示出过人的智慧。除此之外，如果单单只看他那张晒成黑红色的方圆形的脸庞，厚厚的嘴唇，他倒显得很憨厚呢。

张文谦走到真金身边停下来。“殿下，你几时到的？怎么也不通知老臣一声？幸亏老臣的一个家人认出了你，否则，老臣还不知道你已经到了。”

“我才到，想先来工地看看。张大人，这位是……”

“他就是郭守敬啊。若思，这是真金王子，这次，他奉陛下之命前来巡视大名水渠。他久闻你的大名，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呢。”

“原来是王子殿下！不才郭守敬失敬了！”

“应该说，今日终于见到你，实乃三生有幸。”真金上前握住了郭守敬的手，真心实意地说。

郭守敬，字若思，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生于河北邢台，因父亲早逝，由祖父抚养成人。他的祖父郭荣本身是一位精通数学、水利的饱学之士，他将孙儿带在身边悉心抚养，希望孙儿长大后能够继承家传绝学，成为有用之才。但当时他并未预料到，他的这个孙儿长大后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在祖父的严格教育下，郭守敬自幼养成了勤于思索的习惯和极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十六岁那年，正值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子聪和尚）因守父丧，于邢台西南武安县境内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中就有后来成为大数学家的王恂。郭荣素与子聪和尚交厚，得此消息，遂将爱孙送到秉忠门下求学深造。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返回开平，暂居原来的府邸，郭守敬则回到家乡。不久，刘秉忠接到忽必烈书信，要他随征鄂州，他在路上不厌其烦地向忽必烈汗举荐了王恂和郭守敬。许多溢美之词使忽必烈当时就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名字。时隔不久，邢台一带整治水流河道，郭守敬受邀负责承担工程建设的设计规划。郭守敬凭借家传绝学，深入细致地勘测了水流河道的流速和走势，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疏浚了壅塞的河渠，使弥漫的水泽驯服地各归故道，顺利地完成了整治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疏浚河道的过程中，人们还挖出了埋藏近三十年的金代石桥遗物。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任命刘秉忠的同窗好友张文谦任河北大名路宣抚使，张文谦一力邀请郭守敬协助工作。郭守敬每到一处，都要勘测和考察当地的河道和水利工程。

中统二年，王恂被召入宫廷，加封为皇子赞善，负责真金的日常教育。这是忽必烈在儿子的大婚喜宴上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

中统三年，真金奉命巡视大名河渠，临行，王恂给真金讲起了他与郭守敬同在刘秉忠门下求学时的深厚情谊，以及郭守敬的天赋才华和超凡悟性，因此，真金在来大名府之前，就了解了关于郭守敬的许多事情，比如说，还在郭守敬年少之时，有一次，他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成一架测天用的浑仪，并堆土做了一个土台，然后将竹制浑仪置于其上，用以进行天文观测。再比如说，他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经过认真研究，终于设计出一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

“殿下过奖了。请问殿下是否需要不才为您介绍一下整个工程情况？”

“当然要了。不过，你先带我去看莲花漏吧。听说，这是你少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计时仪器？”

“是。”

“殿下有所不知，若思已经将作为装饰用的莲花进行了改动，我们称它为

宝山漏。现在，若思根据宝山漏的设计原理，又设计了一种大型计时器七宝竹漏，正可做宫廷计时之用。”

“真的吗？那我一定要向父汗报告此事。宫中现在所用的计时仪器一直有许多误差，父汗正为此事苦恼，没想到你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父汗倘若获知，一定颇感欣慰。若思，请允许我也这样称呼你好吗？尽管你在年龄上要比我大一轮，而且像王恂先生一样也应该是我的先生，但是，在我心中，你又如我的兄长一般。既是兄弟，我就可以对你随便些了，你一定不会反对吧？”

郭守敬感动地点了点头。

“若思，你不是还准备呈上水利六事，有没有带在身边呢？”

“有。”

“给殿下先看看。”

“是。”郭守敬从袖中取出几页纸，递给真金，“还好，我今早刚刚将草稿誊写过一遍。不过，因为不是正式呈文，上面只列了所呈‘六事’的具体内容。殿下先看看也好，我原打算等张大人回京之时，托他转呈圣上。”

纸上用楷体工整地写着：

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权以玉泉水引入行舟，岁可省僦车钱六万缗。通州以南，于蔺榆河口径直开引，由蒙村跳梁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洵浅风浪远转之患。

二、顺德达活泉开入城避，分为三渠，引出城东，灌溉其地。

三、顺德沣河东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一千三百余顷。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其河自小王村经滹沱河，合入御河，通行舟楫。

四、磁州东北滏、漳二水合流处开引，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沣河，其间可溉田三千余顷。

五、怀、孟沁河虽已浇溉，尚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开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其间亦可溉田二千余顷。

六、黄河自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而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溉田二千余顷。

真金一字一句地读着，很慢也很细，良久，他抬起头来，眼中闪动着喜悦的光芒。

“太好了，若思！水利之事关乎国计民生，父汗一直深为挂怀。我边读边反复琢磨了你所呈六事的内容，觉得每项计划都翔实、具体、无懈可

击，可见这是你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才拟就的。您说是吧，张宣抚使？”

“是。殿下所言正是老臣所想。此次，为臣将与殿下一同返京，臣要向陛下举荐若思。”

“张宣抚使爱才如命，理当如此。待我巡视过大名路的全部水利工程，我也会向父汗呈上奏章的。至于若思欲呈‘水利六事’，依我之见，不如请若思在父汗召见之时直接向他面陈。父汗崇尚务实，他有自己的评价。”

“殿下考虑周全，老臣心悦诚服。”

不出所料，忽必烈在批阅了张文谦和真金的奏章后，即刻在开平府召见了郭守敬。觐见时，郭守敬有条有理地向忽必烈面陈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忽必烈汗深为赞赏：“前者，张爱卿和我儿皆向朕举荐若思，他们对朕说，若思之能，乃长生天所赐！今日听若思一席话，朕已知若思之能，比其所赞誉有过之而无不及。若思虽一介布衣，却早已为朝廷效力，这样的人才，朕岂可埋没不用。若思听宣，朕今命你为提举诸路河渠（正六品）。”

“臣谢陛下知遇之恩！”

“起来吧，若思。朕不仅对你破格进行任用，还要给你赏赐。朕已听说，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也是你带领工匠、民伕日夜赶工，以最快的速度修复的。你的功劳，朕一一为你记着，朕已命中书省拟文，赐你中统元宝五千锭（五十两为一锭）。”

“陛下，您……真的要下赐巨金给臣？”

“怎么？”

“太好啦！臣真的太需要这笔巨资了。且不说水患治理和天文简仪的研制开发需要钱，就说臣正在制造的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具——巨型灯漏，所耗人力、物力、财力皆巨，都需要这笔开销。”

忽必烈注视着郭守敬，显然既意外又感动。

“臣还有一事奏请陛下，望陛下恩准。”

“若思但讲无妨。”

“臣曾考察过金口。金口乃燕京以西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溉良田若干，其利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后来战事频繁，看守者担心水渠失修，反酿祸患，遂以巨石堵塞其出口。今若按其已形成之水道，重新疏浚壅塞水道，使水得以流通，则上可以灌溉农田，下可以补充京畿水需。当然，为防患于未然，臣将带领

工匠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扩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京畿城区之内。”

“若思言之有理，准奏！”

郭守敬谢恩退下。直到这时，他才看到昔日的同窗好友王恂。王恂向他做了个手势，他熟悉这手势的含义：待一会儿退朝，我们去饮酒。王恂又指指真金，眨眨眼睛，做了个掏钱的动作，郭守敬猜了半晌，估计王恂是在说：我们喝酒，把王子请上，让王子付账。

他不由得笑了。

贰

诸事不断中，时光悄然流入中统四年。

这一年的五月九日，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将开平府更名为“上都”，置上都路总管府。同时，诏立为百姓治病的“上都惠民药局”，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至此，忽必烈正式开始实行两都巡幸制。

中统四年十二月，忽必烈赐封真金为燕王，守中书令。中统五年五月，真金又兼判枢密院事。

同年七月初五，穷途末路的阿里不哥在政权分崩离析以及众叛亲离的绝境中率众来降。

上都宫城内的水晶殿流光溢彩，气氛訇然。这天一早，忽必烈容光焕发，身后簇拥着文武百官，怯薛、侍女分列两旁，歌伎乐工各就各位。因为再过一刻钟，忽必烈就要在水晶殿内召见与自己对抗了足足五年的亲胞弟阿里不哥，接受他的投降，并安排他的归属。

真金一直候在大殿之外，他坚持在这里迎接七叔。忽必烈知道真金素来与他七叔感情深厚，心里反觉安慰。

按照祖宗惯例，罪人但凡服罪，肩上要披大帐的门帘入见。当阿里不哥披盖着大帐的门帘出现在真金面前时，真金立即迎上，以子侄大礼见过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伸手扶起真金，注目端详，内心深处百感交集。五年的时光，真金已脱尽了少年的稚气，越发显得形容端肃、仪表堂堂。是啊，无论阿里不哥心中对忽必烈有何感想，真金却始终是他的好侄儿，否则，在他派阿兰答儿扩军漠南之际，他就不会反复叮嘱阿兰答儿，要他无论如何不可伤害真金和四嫂察必。

“七叔……”真金叫了一声，哽住了。

“去通报吧。”阿里不哥沉沉地说道。现在，这样的场合，毕竟不是倾诉

离情的时候。

“好。”真金顺从地退去。

不多时，忽必烈传旨阿里不哥入见。阿里不哥的身后，紧跟着阿速带等宗王和以阿兰答儿为首的亲信。这些人都被五花大绑着，只有阿里不哥一个人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忽必烈借着水晶殿明亮的光线细细打量着他那又黑又瘦的幼弟，藏在内心的手足之情使他一时心意难决。

阿里不哥跪伏于地，默默地流着泪。忽必烈叹了口气，走下丹墀，将阿里不哥扶起：“我亲爱的弟弟，你现在觉得，在我们的这场纷争中究竟谁对了呢？你还是我？”

阿里不哥不假思索地回答：“当时是我，现在是你。”

“那么，你是否还在怨恨我呢？”

阿里不哥苦笑了一下：“一切都已过去。何况，我现在是你的手下败将，这样的感觉岂是一个‘恨’字可以涵盖？我不恨你，真的。我只恨自己没有天子之命。”

“不是这样的。弟弟，你似乎仍然不明白，你并非败给了我，而是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蒙古习惯法败给了我所推行的新法。在我们兄弟拥兵对垒之初，你我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五年后的今天，你却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承认自己的失败。我懂你忠诚于祖宗之法的决心，然而，我们所统治的毕竟是一个日益庞大的帝国，倘若不具备‘祖述变通’的勇气，而只是一味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我们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阿里不哥执拗地沉默着。此时此刻，他确实已经没有任何争辩的欲望。

忽必烈挪动了一下隐隐作痛的右足：“好了，弟弟，你还是坐下说话吧。我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服气的。”

真金急忙去搬了一张椅子放在离御座较近的地方，阿里不哥却跪伏不起。

“起来吧。”忽必烈又说了一遍，“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有的失败可以挽回，有的失败却是致命的。你说是吗？我的弟弟。”

阿里不哥觉得这话有理，点了点头。

这时，人群中产生了一阵轻微的骚乱。被阿速带处死其兄长的一名将领，几步冲到阿速带近前。“你杀死了我的兄弟，我要以血还血！”他怒吼。

阿速带平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忽必烈摆手制止了这名将领的鲁莽行为。

“那时各为其主，阿速带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朕想，还是等我们每个人都冷静一些再来处理这桩棘手的事件吧。”

老于此道的宗王塔察尔已然洞悉了忽必烈真实的心意，他站了起来，面向众人说道：“忽必烈汗一向以仁慈为怀。依老夫之见，今天难得兄弟团聚，过去的事情且待来日再议，今日大家只管宴乐歌舞，庆祝团圆。”

塔察尔的提议正中忽必烈下怀。他很清楚，倘若他和阿里不哥再僵持下去，只会让彼此都很难堪。不管怎样，他与阿里不哥毕竟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分分合合走到了一起，也算是家族的一桩幸事，他并不想让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塔察尔扫视了阿里不哥及其随行一眼，泰然一笑：“就让阿里不哥与宗王们同坐、同饮、同乐吧。”

塔察尔作了个手势，霎时，大殿上鼓乐齐鸣……

次日，忽必烈再次升殿。他向安童作了个手势，安童明白这是大汗要他对阿里不哥叛乱一事开始审理了。

“当年，蒙哥汗在世时，从没有人想过要违抗他，更别提会发动叛乱来反对他。可现在，七王爷阿里不哥却这样做了。”安童字斟句酌地说着，语气很缓慢，却每个字都直入人们心扉，“大家都清楚，在当时的环境，谁若怀有叛乱的动机，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你们这群人引起了这样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乱，致使生灵涂炭，经济衰落，国家遭殃，巨额的战争经费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非命，请问七王爷，你和你的追随者可知罪？”

“是啊，我们为什么不回答忽必烈汗提出的问题？”阿速带轻蔑的目光扫过哑口无言、呆呆站立的诸王和贵族们，“当年，难道不是我们拥戴七王爷阿里不哥登上汗位的吗？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希望有一天七王爷能带领我们去坐拥天下吗？现在，我们为什么都哑巴了？是不是因为该我们领罪的时候我们都起了贪生之念呢？如果不是，就让我们这些真正的罪人站出来吧，站出来，勇敢地承认我们的罪行，然后，用我们的鲜血去洗刷七王爷的冤屈。”

阿速带的这番自白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忽必烈表情奇特地望着他的这位亲侄儿，内心里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动。阿速带或许是蒙古习惯法的忠实拥护者，却没有任何野心和欲望，在他高尚的灵魂深处只有信义，只有忠诚，阿里不哥居然拥有这样的一份信义和忠诚，这是他的幸运。

“是，阿速带王爷您说得对，是该有个人站出来承担所有的罪责，但这个人不是您，而是我——阿兰答儿。究其原因，或许只能归结为我的心比任何人都更忠于祖宗之法，因此，我从不喜欢现在的忽必烈汗，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异化了的蒙古人，而不是真正的成吉思汗的子孙。七王爷却不同，他与蒙哥汗一样，是我心目中崇敬的真正的英雄。在这里的这些人都可以作证，七王爷原本对于是否登极还有所犹豫，是我通过一个蒙古寓言故事告诉他要做什么就绝不能半途而废，应该勇往直前。就这样，七王爷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切过错皆因我的鼓动而起。我应该下地狱，愿意去死，但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连累受我蛊惑的君王。”

大殿之上响起了一片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忽必烈并不去阻止，唯将目光久久停留在了阿速带疲倦的脸上。阿速带，蒙哥汗的儿子，也许是秉承了其父的特质，他为人忠耿无二，智勇双全。为了给阿里不哥争取一条生路，他可谓煞费苦心。更难得的是，为了比性命还要珍贵的荣誉，阿兰答儿同样视死如归。阿里不哥啊阿里不哥，但愿你能永远记得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

审判按照法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最终，阿里不哥的十个主要亲信被处死，其中就有阿兰答儿。诸王和贵族们对阿里不哥和阿速带审判的结果，宣布他们有罪。

忽必烈权衡再三，决定向全国颁发诏书，公开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安童将诸王贵族形成的一致意见呈报给忽必烈，呈文用蒙古族最喜欢使用的诗歌形式写成：“我们该如何看待阿里不哥和阿速带的罪行呢？看在忽必烈汗的面上，我们一致同意赐他们活命！”忽必烈正中下怀，当即御笔一挥，上书两个鲜红大字：准奏！

叁

阿里不哥走了，在一个上都的早晚都能够感受到丝丝秋凉的季节里。

阿里不哥要回到哈剌和林，从此，他或许就将在那里终老。送别阿里不哥的那一刻，忽必烈感到了些许轻松，然而更多的却是惆怅。一母同胞，只为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便拥兵对垒了五年。尽管最终放下武器的是阿里不哥，但谁又敢说他就一定是真正的胜利者？忽必烈命真金护送阿里不哥一行出云中境，然后回上都与他一起返京。

此前，为纪念蒙古政权重新归于一统，忽必烈接受藩府旧臣的建议，将中统五年改为至元元年，大赦天下。

边患初定，内乱既平，新兴的元帝国政简刑轻，百废俱兴，百姓安居乐业，处处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忽必烈决定就在上都度过在燕京来说最炎热的七八两月，九月初再回返燕京。朝中之事他多委以最年轻的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和平章政事阿合马共同商议，全权处理。

原中统朝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安肃公张柔在擒斩李璮后为避嫌疑，借口体弱多病主动要求致仕还乡，忽必烈再次表现出他宽大的胸怀，虽然批准了他们的致仕请求，却不允许他们还乡，而是由国家出资，择燕京北郊风景秀丽处建起两处宅院，专供这两位五朝元老居住，以备随时顾问。之后，忽必烈大胆起用年仅十七岁就已进入中统朝权力中枢的安童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使这位名噪一时的少年才子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干和抱负。

阿里不哥获得了自由。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心禁锢在了兵败后的忧愤和失意中。一年以后，这位有过辉煌往昔的皇子，在抑郁的心境中长逝于漠北草原。这是后话。

真金在云中境与七叔依依惜别。目睹七叔寂寥地离去，他的心情异常复杂，既似失落，又似惋惜。为排遣离别带来的空虚，他决定暂不回上都，而是转向燕山狩猎。

张易、孛罗带三百侍卫，一路负责保护真金安全。一行人晓行夜宿，很快就要进入燕山山麓。这一天正往前行，走在最前面负责保护真金的卫队突然发现对面过来一支多达数百人的骑兵队伍，队伍中间，行进着十数辆马车，马车上面皆装满了货物。高高飘扬的飞鹰雪旗显示出这是伊利汗国派来的押贡军队。但为安全起见，孛罗还是一马当先，迎着对方的骑兵驶去。

“喂，你们是什么人？”孛罗问。

“你是什么人？”对方的士兵反问。

“我是汗宫侍卫长孛罗。” 孛罗是黄金家族的近亲，一年前升任汗宫侍卫长，深受忽必烈器重。

“哦，失敬了。我是伊利汗国阿八哈王子潜邸执事伯颜。”随着话音，对方的士兵训练有素地向两边散开，让出中间一骑。

伯颜少年时即侍从旭烈兀之子阿八哈，因他遇事果决、多谋善断而备受阿八哈青睐。这一次，旭烈兀委派伯颜押送贡品往四哥处，阿八哈心中十分不情愿，无奈父命难违，他只好一再嘱咐伯颜早去早回。

真金策马赶上了孛罗。他在孛罗身边勒住坐骑，怀着喜悦的心情将端坐于马上的伯颜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阵。伯颜身材魁梧、容貌端肃，言谈举止自有一派特殊的威仪，真金不由对他生出好感，一见如故。

“请问，您……”伯颜疑惑地望着真金。

“这是燕王真金。”孛罗介绍道。

伯颜慌忙跳下马背，施以大礼：“伯颜见过燕王殿下。”

真金也跳下马背，上前搀起伯颜：“免礼。你原属哪一部人氏？”

“臣乃八邻部人。”

伯颜的曾祖及祖父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蒙哥汗派六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时，伯颜之父从征，其时伯颜年龄尚幼，在波斯长大。

“噢，我知道了。六叔西征时，八邻部左千户率部众从征，想来就是你的父祖？”

“是这样没错。”

“西征走后，你回过几次本土？”

“第一次回来。”

“请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臣痴长二十八岁。”

“比我年长七岁。”

“殿下，请问您这是要往哪里去？”

“我打算入燕山狩猎，没想到在路上与你相遇。”

“这个季节打猎，实在是快事一桩。可惜，臣无福陪殿下前往。”

真金向后看看车队：“这趟贡是你担任正使吗？”

“是的，另外还有一名副使。”

“你大概并不知道，我父汗此时尚在上都避暑。你这会儿纵然进了京城，恐怕也得等上半月二十天。”

伯颜一愣：“那怎么办？不过，总得等到大汗回京啊。”

“所以嘛，你不必急着进京。依我之见，你不妨随我一同进山狩猎，迟几日再往京城不迟。”

“能这样臣固然求之不得，但是……”伯颜面露难色。

“你一定在担心贡品。你听我的安排，我们将你的副使和军队留下，孛罗

和侍卫也留下，我、你、张易，我们只带二十人上山，这样，你就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我们速去速回，你觉得怎么样？”

“一切但凭殿下做主。”

“孛罗！”

“喳！”

“辛苦你啦。”

“辛苦倒没什么，殿下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你放心。三天后我们仍在此处会合。伯颜兄，我们走吧！”

“臣遵命！”

真金一马当先，向燕山方向飞驰而去。张易、伯颜和二十名侍卫紧紧策马相随。孛罗懊恼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肆

刚刚进入燕山，真金、张易、伯颜等人巧遇一位须发皆白、精神矍铄的老者，老者的身边紧跟着两位十五六岁的少年，让人稀奇的是，其中一位少年乍一看去，模样与真金颇有几分相像。

两下攀谈起来，真金得知老者姓高，祖籍幽州，世代行医，尤善骨科，三十年前因避战乱举家迁到天德军（今呼和浩特），在草原上生活了近三十年。大约半年前，老者落叶归根，回幽州定居。两个孩子中与真金容貌相似的一个名叫和尚，是老者的孙子，另一个是老者的徒弟，名叫王琢。这次，老者之所以带两个孩子进入燕山，是因为燕山有许多珍贵的药材。

老者的孙子和尚自幼喜欢舞枪弄棒，对医术一点不感兴趣，倒是王琢，酷爱行医救人，是个可造之才。真金提议三年后让和尚参加比武大赛，老者有些疑惑地问道：“敢问公子尊姓大名？老朽看您行事做派，不是王公，也是贵胄。”

真金笑了。张易插话道：“您老好眼力。这是燕王殿下。”

老者吃了一惊：“燕王？”

“是。当今圣上之子。”

老者急忙退后一步：“原来是皇子，老朽失敬了。”

真金扶住老人："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皇子又当如何！不似您妙手回春，造福一方百姓。"

"皇子此言差矣！行医之人，无论他是一位名医还是一位庸医，所救者所害者终究都还有限。而为君为王者，则不大相同。一代明君贤王，可以让天下百姓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而那些昏君奸王，则会将整个国家推入灾难的深渊，使百姓们流离失所，九死一生。所以，皇子，老朽希望有朝一日您能成为这样一位大'医者'，为天下百姓施尽仁术，让天下百姓尽享太平！"

真金被老者的一席话深深震撼了，他凝视着老者满含希冀的双眼，深情地应允："老人家，真金受教，决不敢忘。"

其后几天，真金与老者朝夕相处，也领教了和尚的功夫。和尚虽然年幼，却是胆气不凡，飞檐走壁，身轻如猿，真金吩咐张易，要他与老者徒孙经常保持联系，三年后，接和尚进京考取武状元。

第四天下午，真金接到急使来报，父汗已从上都启程，正在返回燕京途中。他不敢再耽搁，决定立刻与孛罗会合，亲去迎接。他吩咐伯颜直接到燕京馆驿候旨，等待父汗接见。又叮嘱老者和两个少年，如果将来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助，一定到燕王府找他。和尚和王琢一左一右站在真金身边，依依惜别。短暂的相处，两个少年对他已无初时的戒备，相反倒生出许多由衷的信赖。在他们心中，真金似乎不再是一位异族的皇子，而是为他们所喜爱所敬重的兄长了。

真金与伯颜在来时相遇的路上分手。其后的几天，真金策马向西北，兼程而行，终于在半路上与父汗的仪仗和卫队相遇。

真金一眼看到与父汗同乘着一辆宽辋马车的八思巴，脸上顿时现出喜色，上前拜见父汗，又向八思巴深施一礼："国师安好。"真金在上都时就听说国师不日觐见父汗，但他奉命送七叔出云中境，所有没能见着。

八思巴急忙跳下马车，双手合十还礼："好。谢燕王惦记。"

作为在川藏地区最具影响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倚仗着藩王忽必烈和大汗蒙哥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在教派林立的藏区日渐崭露头角，并最终在他所熟知的领域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与之相应的，新兴的元帝国亦因此取得了对吐蕃（今西藏）的绝对宗主权。八思巴对吐蕃正式并入中华版图所作的贡献永载史册，忽必烈对他的倚重尊崇也同样可昭日月。

中统元年（1260年），年仅二十六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授玉印，统领天下释教。这样，八思巴便一跃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但八思巴不仅是宗教领袖，他同时还是吐蕃地区的政治代表。忽必烈封授他国师的最终目的是"因其俗而柔其人"，以便兵不血刃地彻底解决吐蕃问题，并由此确立蒙古在吐蕃的统治。

先为国师、后为帝师的八思巴既是蒙古宫廷的宗教导师，又是忽必烈的高级幕僚和宰执。他拥有统领天下释教的权力和对吐蕃全境的绝对政治、宗教统治权。作为国师，八思巴尽心尽责，为帝、后及其皇室成员传法授戒，主持灌顶仪式，为国家强盛、社稷稳定告天祈福，同时还担负着发现、培养大批佛教人才的重任，为至元王朝经略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储备了大量的匡世之才。可以这样说，八思巴与忽必烈，犹如体之膀臂、车之轴辕，不可或缺。

近年来，八思巴一直在川藏地区传教，不过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他都要回燕京或上都向忽必烈述职，或为皇室祈福。此次，八思巴在返回燕京途中，听说忽必烈汗正在上都避暑，便中途折到上都，先行谒见大汗。真金原本敬重八思巴才能人品，加上年龄相仿（八思巴比真金年长八岁），两人相处，倒比其他人更少些繁文缛节。

礼毕，八思巴不再上车，向忽必烈告退后与真金亲热地并肩携手而行。真金关切地问道："此次回京，国师可否多待一段时日？"

八思巴微然一笑："佛子正有此意。适才，陛下正与佛子探讨何时征伐宋，佛子很想协助陛下了此宏愿。"

"是么？父汗怎么说？"

"如今，我圣朝广有天下，只除偏安一隅的宋廷尚在与我对峙，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但佛子纵观朝中文臣武将，尚缺少一位可为陛下建此功业之人，是以佛子建议陛下不可骤行征伐之事，容佛子细细为其细访可担大任之帅才。"

真金蓦觉心中一动："果然？"

"是。"

真金若有所思地盯着八思巴。

"怎么？燕王有什么想法吗？"

"是这样的，我在去燕山打猎的途中，结识了一位文武奇才。他隶属八邻部，现在是阿八哈王子的藩府执事，此次奉命押送贡品谒见父汗。他虽自幼生长在伊利汗国，却谙熟中原和各汗国礼法，言谈气度异于常人。我想在他觐见父汗之时，国师可否为父汗观其面、察其行呢？"

"当然。既然燕王一力推举，想必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佛子定当格外留意此人。请问这位执事叫什么名字？"

"伯颜。"

"伯颜？果真叫伯颜吗？"

“怎么了？国师为何如此惊奇？”

“佛子在四川与人讲解经法时，曾听云游南方的僧人谈起，南方一夕之间，突然在市井坊间传唱开一首童谣，闻者都觉人心惶惶，不知是否会有灾祸降临。”

“是什么样的童谣呢？”

“只有两句：江南若破，百雁来过。你不觉得有些怪异吗？这‘百雁’……”

“‘江南若破，百雁来过。’是啊，如果按汉语的谐音，这‘百雁’不就是伯颜吗？否则又会是什么呢？”

“虽然尚不能据此断言，不过，佛子倒真的很想见到你那位萍水相逢却相知颇深的朋友。如果此‘伯颜’即彼‘百雁’，那么陛下的统一大业就有了擎天之柱了。”

“所以一切还得仰仗国师慧眼一观。”

“燕王不必客气，身为陛下臣子，这是佛子的职责所在。”

真金与八思巴会心一笑。真金的直觉告诉他，无论伯颜是否像童谣中所传唱的“百雁”，此人都将是父汗的可用之才，这一点，真金确信无疑。

忽必烈中午返京，禁不住真金一再恳求，不及休息，当天便在大宁宫召见了伊利汗国使节伯颜。

伯颜觐见时，八思巴也在座。从伯颜走入大殿那一刻到他行毕大礼平身，八思巴一直都在留意观察着他。真金顾不上去看伯颜，只是密切注意着八思巴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终于，八思巴向真金点了点头，脸上闪出一丝笑意。

真金悬在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地。

八思巴的座位就在忽必烈旁边，他压低声音向忽必烈说道：“所谓将中之将，无双国士，正是此人。”

忽必烈心中一动，注目端详伯颜良久。的确，这个长着赤红色的国字脸、目光深邃明亮的青年很令他喜爱。忽必烈问了问伊利汗国和旭烈兀本人的近况，伯颜对答如流、不卑不亢。

“伯颜，你的使命完成得很好。朕打算将你留在身边，让你的副使代你回去复命。你可愿意？”

伯颜犹豫着开了口：“蒙大汗知遇之恩，臣敢不从命！但臣临来天朝前，阿八哈王子一再嘱臣早去早还。臣……”

“这个无妨。朕明日就给皇侄阿八哈写一封亲笔信，说明留下你的原委，要你的副使一并带回去。朕想阿八哈侄儿不会怪罪你的，你大可放心。朕要考虑的是，该给你个什么样的职位？还真有点费心思。这样吧，你先在中书省和枢密院行走，待机会合适，朕再给你具体的任命。朕想，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其间你的表现也算朕对你的考验。”

“臣谨遵圣谕。”伯颜谢恩。此时，他纵然想到阿八哈王子会失望，但也不敢抗拒“众王之王”的命令。

伍

二十二年弹指一挥间，皇子真金俨然长成一个文武兼修、风神俊逸、品行端庄的青年了。

说起来，忽必烈膝下计有皇子十二人。十二子中，两子早夭，这样，真金就成为余下的十位皇子中名符其实的长兄了。

一二四三年，真金诞生于忽必烈广延文学四方之士讲论治道的漠北潜邸。真金出生后，正值海云法师在漠北宣扬佛法，于是忽必烈请求其为爱子摩顶立名。

纵然时光流逝，忽必烈始终不曾忘怀当年他与海云法师的一段对话。

“王妃察必生下一子，未曾起名。法师雅量宏德，请为摩顶立名。”

也许是缘法所致，海云法师竟格外喜爱这个孩子，对起名之事也很用心。他足足考虑了两天，才慎重地对忽必烈说，“佛家有言：世间取尊贵，无越于真金。莫如为王子起名‘真金’。祈愿佛陀保佑王子智慧超群，安康永驻！”

真金出生之时，正值蒙古汗国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当时，“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子聪和尚刘秉忠已被忽必烈挽留为藩府谋士。汉族儒士赵璧亦应召入府，为忽必烈讲解《孝经》、《易》、《书》等儒家典籍。真金生长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自然从小即濡染了儒学。

蒙哥汗二年（1252年），真金未满十岁，忽必烈就要他跟从姚枢、窦默学习《孝经》，这些名师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中统二年（1261年），河北中山唐县名儒王恂被忽必烈任为皇子赞善，专门负责对真金的日常教育。身为师、保，曾师事于子聪和尚刘秉忠的王恂仅比真金大十岁，朝夕相处，对真金影响最深。

王恂精通历算之学，后来同郭守敬等编制《授时历》，在《授时历》中提出了“三次内插公式”和“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等数学几何原理。真金

曾为此向王恂求教，王恂却希望真金能够将精力放在学习治国安民之大略上，而不必留意数算之类的技艺。所以，他每侍真金左右，必言历代治乱兴亡之得失，并常常以辽、金事为例，开导真金区别善恶，知晓得失，培养他的参政能力。

中统四年（1263年）十二月，年仅二十岁的真金受封为燕王，并守中书令。次年五月，又兼判枢密院事，开始步入政坛。不过，严格说起来中书令和兼判枢密院事只是忽必烈有意安排的虚衔，旨在培养真金将来独立执政的能力。真金本人闲来无事，每月两次至中书省署敕，但凡两府大臣有所咨禀，皆令王恂与闻其事。王恂与真金感情甚笃，亦深得忽必烈宠信，忽必烈几乎完全将真金托付与他，命与真金起居饮食皆在一处，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并叮嘱真金虚心学习自尧、舜以来博大精深的治国之道。

一日朝毕，王恂奏曰："皇子，天下本，付托至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

忽必烈深以为然："爱卿真乃我朝栋梁之材。以你为燕王赞善，乃朕明智之举。今后真金一切言行，均由爱卿慎为约束，纵有严厉过分之处，朕也必不罪你。"至此，王恂秉承圣意，对真金教导愈严，真金的执政能力也日渐老练，诸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又值一年初秋，北凉亭猎场。

真金与姚枢、窦默并驾齐驱，来到距离上都城西北七百余里的"三不刺之地"。负责侦察野兽行踪的队伍分头出发后，参加围猎的大队人马也成扇形散开，逐渐形成了对猎物的包围。两个时辰过后，包围圈越缩越小，成千上万头虎、狼、豹、麋鹿、野猪、棕熊、羚羊等被赶入围场。皇子真金一马当先，催马登上围场中央高地，观察着东奔西突的兽群。面对死亡，原本不可一世的豺狼虎豹也不复往日的威风，惶惶然四处乱窜，只欲夺路逃生。

真金兴起，拈弓搭箭，瞄准了一只白额猛虎。箭镝响处，那只庞然大物接连翻了几个滚，荡起阵阵烟尘，最后倒在草丛中一动不动了。

"好箭法！"姚枢赞道，和窦默催马来到死虎近前。窦默蹲下身形，仔细观察着死虎中箭的部位，高声说："金镞从右侧射中咽喉，入四寸有余，虎窒息而绝。"

在人群的欢呼声和吆喝声中，三百名皇家鹰房官员，纵鹰搏击。猎鹰遮天蔽日，从高空俯冲下来，扑向了草原深处的猎物。马嘶兽鸣中，猎物纷纷倒毙，整个狩猎渐入高潮……

夜幕降临，豪华而奢侈的皇子狩猎宴饮徐徐拉开帷幕。

真金不善饮酒，举金盏劝大家饮了几杯后，便悄然离开了热闹非凡的大

帐，举步踏入馨香袭人的草原。

数千顶蒙古包在或明或暗的星空映照下现出乳白色的轮廓，一弯新月低垂在西方天际，夜色静谧而安详。

“月落星移，”跟随真金走出帐殿的姚枢深深地吸了口帐外清爽的空气，“今天的夜景还真有番诗情画意。”

“是啊！”窦默打了个哈欠，伸伸酸麻的双臂，“此时若能睡个好觉，就是玉皇大帝让位，我也不屑一顾。”

“想得美！”姚枢“扑哧”一笑，“小心有人奏你个僭越之罪。汉卿兄若果真活得不耐烦，我建议你还是到阿合马府上寻不自在最好。”

窦默的双臂停在空中：“老家伙你莫非以为老夫怕他不成？那个只知道聚敛财富的龟儿子，早晚有一天老夫会给他点颜色瞧瞧。”

“汉卿兄，”姚枢扯扯窦默的衣襟，“慎言！小心隔墙有耳。”

“怕他何来！若非碍于大汗情面，别看他培植了千百名色目党羽耳目，老夫也不怕他！”

姚枢一笑：“当今圣上用人之道，虽有失偏颇之处，仍不失为一代明君所为！”

真金停住脚步：“请恩师细说就里，学生愿闻其详。”

“若得详细，还须从陛下身为漠北潜邸藩王时说起。”姚枢微微眯起眼睛，思绪仿佛飞回了那遥远的往昔，“说句毫不夸张的话，当时的漠南金莲川幕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帝业讲习所。陛下天资仁圣，一时贤士大夫，去合辐辏，争进所闻。宾主们围坐一起，引经据典，研究治国之道；谈古论今，总结历史经验。”

真金眺望着闪烁的星空，沉静地说道：“尽管那时我只有十余岁，对许多事仍然记忆犹新。当年，二位恩师和其他王佐之才，为父汗成就一代帝业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姚师上书数千言，陈述帝王之道和治国方略，针砭时弊，提出三十多条诸如立法、建制、重农桑、修学校、储蓄备荒等施政措施；郝经多次进言，讲论治国和用兵之要，并且力排众议，坚持息师抚民，创法立制，选贤任能，减轻赋税，屯田垦殖等加强内治外御的政治主张——遗憾的是，他现今仍被宋贾似道那个奸贼无端扣押，一代名臣，身陷囹圄，志不得展，才不得伸；足智多谋、满腹经纶的刘秉忠，屡承顾问，参与决策，成为父汗共谋大政的核心人物和得力助手。”

姚枢从容地接过真金的话头：“皇子所言极是。正是因为陛下的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才为他日后登极称帝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亦使陛下在政

治上日趋成熟，成为自尧舜以来未可多见的一代帝王。”

“然而，学生与窦师一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父汗现今又会重用阿合马这种阳奉阴违、只知聚敛无度的奸贼？”

清风拂面，姚枢不觉打了个寒战。“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璮之乱，造成了陛下对汉臣的猜忌，在他心中投下了恐怕一生都难以消除的阴影，这是其一。此外，维系庞大的蒙古帝国，亦需要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其后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合马这种敛财之臣方才应运而生，得以蒙蔽圣听。无论怎样，这许多年来，最令老臣感动的是，陛下对己奉行俭朴，纵贵为皇帝仍不改初衷。对待诸王臣下、外国使臣却恢宏慷慨，赏赐无数。老臣深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开放于世界的大朝而庆幸。”

说话间，三人不知不觉走到真金的帐殿。大概为姚枢的豪迈气概所感染，窦默舒展开微锁的双眉，捶捶酸痛的腰腿：“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松弛一下这疲乏的身子骨了。皇子，您请早些安歇吧。”

真金不便挽留：“学生恭送二位恩师。”

“驾！”随着一声吆喝，两匹骏马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中。

第八章 义利之争

壹

上都城西草原腹地的山麓，微风掠过，一座庞大的昔剌斡耳朵（宫帐之意）掩映在绿草碧树之中。

这座深广可容纳数千人的帐殿周围，配建着一些颇具东方特色的宫殿。这些漂亮的土木结构的建筑群，按照固定的格式，众星捧月般地环绕在昔剌斡耳朵周围。昔剌斡耳朵是皇帝举行大型“诈马宴”的理想场所，被各国使臣称之为“棕毛殿”、“西宫”、“西内”和“金帐”。

昔剌斡耳朵是一所圆形建筑。上下层用白色细毡为衣，中间用柳条编为窗眼照明，周围拽以千余条绳索，门、阈（门坎儿）、柱皆以金裹。

金帐之外，竖立着高过人头的一圈木栅，木栅上绘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木栅开三门，中间一个较大的门专供皇帝出入。这个门经常开着，没有卫兵把守，因为没有人敢从这道门出入。所有被获准进入斡耳朵的官员、使节都由怯薛引导着从正门两侧的门进入帐殿。两个侧门有手持利剑和弓箭的怯薛把守。按照成吉思汗立下的规矩，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大殿，禀报军情庶务须经怯薛依次转奏。对于那些因不懂规

矩而误入禁区的外国使臣和客商，一旦被捉，就要遭到鞭笞。如若逃跑，箭筒士则会以无镞之箭将其射倒。

数千张饰以白、黑、红色条纹的狮皮、豹皮海海漫漫地搭盖在斡耳朵的外部。帐殿内，帐顶与四壁，或覆以织锦，或衬以貂皮。牵拽大帐的绳索和大帐门槛任何人不得触碰，违禁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正厅和走廊的地上，铺着柔软的、厚厚的地毯。正厅坐北朝南的位置，则是一座用木板搭建的高台，一人多高的高台饰以无数金银，金碧辉煌。高台的后面，皇帝寝室静卧其中。

拾级而上，是一张庞大的大汗宝座。高台前设有三道楼梯，均覆以红色地毯。当中的一道只有大汗才能行走，两边的阶梯供贵族和其他那颜行走。在宫廷宴会中，向大汗敬酒的人从一道阶梯走上去，再从另一道阶梯走下来。在高台的后面还有一道阶梯，是供皇太后、皇后和皇子、公主上下用的便捷通道。

高台的左右两侧，各排列着几排座位，高起犹如阳台，但低于高台。其右边依次坐着皇子和皇弟们。

高台左侧第一个座位为执第一斡耳朵的大皇后帖古伦所留。帖古伦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已羽化西去，忽必烈与帖古伦结发情深，特意留下这个座位以示怀念。接下来的座位依次是执第二斡耳朵的二皇后察必以及她那年轻美丽的侄女南比，南比入宫虽时日不长，却以风致妩媚、善解人意深得忽必烈汗欢心。再下来则是执其他斡耳朵的皇后们。蒙古习俗，执各斡耳朵的主人皆称之为皇后，但真正的皇后其实只有正后，即察必一人，余者地位类于妃嫔。

高台的正面，摆放着五十多条长凳，供地位显要的贵族和官员就座；地位较低的那颜、贵族则盘腿坐于地毯上。大帐的门口，放置着一溜镶金镀银、专供皇室使用的大型饮膳器具。

至元四年（1267年）的夏天比往年来得早些，帐外骄阳似火，帐内凉风习习。

怯薛长身披绶带，大声宣布："奉当今圣上忽必烈汗谕旨，上都重建孔子庙！"

话音甫落，台上台下欢声雷动。

"太子太保、光禄大夫、参领中书省事刘秉忠听旨：至元三年，汝奉忽必烈汗之命，主持建造大都新都城，并以张柔同行工部事，负责建城工程。今日急召返京，可将选址情况奏来。"待欢声稍息，怯薛长传达了圣谕。

"臣遵旨。"刘秉忠跪伏于地，高声启奏，"秉忠经数月勘测，已选定原中都旧城东北旷地为新城址。臣等与郭守敬、札马鲁丁（西域科学家）几

经商议认为，新城建造应当按照中国传统都城宫阙制度进行全面规划，明年正式动工，期间，大都城的城垣、宗庙、衙署、坊市亦将同时或相继兴建。”

“准奏！”忽必烈今天特意换上了一袭纯白而晶莹剔透、缀满宝石的质孙服，越发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身质孙服，他通常只有在举行盛大的诈马宴或接见外国使节时才穿。他指指刘秉忠身后条凳：“爱卿旅途劳顿，坐下说话。”

“谢陛下！”刘秉忠抚袍端坐于条凳上，道，“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以来，乃定立‘祖宗世数，尊谥庙号’，确定了烈祖也速该汗，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汗、睿宗拖雷汗、定宗贵由汗、宪宗蒙哥汗、拖雷汗并称‘太上皇也可那颜（即大那颜）’，成为陛下‘附会汉法’的又一继续。自中统以降，陛下顺应历史潮流，祖述变通，采行汉法，深得民心。无论是立国之初，拂郎国使臣来朝，还是命开平守臣祭奠孔子于宣圣庙，立牛驿、置六驿，在上都设惠民药局，实行两都巡幸，敕禁上都畿内捕猎，建大安阁，接见外国使节……这一切一切，无不昭示着陛下忧国忧民之心和安邦定国之志。如今，国势日昌，臣以为从陛下起，凡皇帝百年，当同时谥以蒙古语庙号和汉语庙号，此至为重要。”

“难得你一片忠心！爱卿所奏之事，朕悉数采纳。”忽必烈龙颜大悦，“下面，朕想请皇后和百官观看都水少监郭守敬、司天台提点札马鲁丁演示他们新发明的星盘天象仪。皇后可有兴趣？”

“当然。”察必莞尔一笑。

忽必烈点点头，怯薛长会意，朝帐外吆喝一声：“宣四品官都水少监郭守敬、五品官司天台提点札马鲁丁进殿！”

在等待的间隙里，乐队奏起了宫廷作曲家硕德闾创作不久的著名器乐曲《白翎雀》。

伴随着十三筝悠扬悦耳的弹奏，三十二名女伶成四队轻舒罗袖，翩翩起舞。

硕德闾的这首新作《白翎雀》表现的是入主中原的忽必烈汗对草原故乡的深切怀念。白翎雀这种丽鸟，栖息于乌桓朔漠之地，翱翔于蓝天，雌雄相和而鸣，民间称为“百灵鸟”。一日，宫廷伶人硕德闾随忽必烈汗出游北猎场，听到白翎雀在春季草原上的动人啼鸣产生灵感，遂创作了这首《白翎雀》。因该乐曲匠心独运，词曲意境皆美，音律雍容和缓，终则转入繁促，殊无有余不尽之意，因此，问世不久，便在中原漠北，以及中亚、西亚、欧洲地区广为流传。

一曲终了，忽必烈望着台下跪行大礼的郭守敬和札马鲁丁挥挥手，顿时，整个大殿鸦雀无声，女伶寂然而退。

“怎么样，若思，生活还习惯吗？”忽必烈望着郭守敬亲切地问。

“若思很好，谢陛下挂念。”郭守敬再拜。

忽必烈又转向札马鲁丁：“如果朕没有记错的话，札马鲁丁先生从回回地方来中原的时间是甲辰年（1244年）。”他伸出右手掐指算了算，“那年朕刚好三十岁，你那一大蓬络腮胡子，着实把朕吓了一跳。朕要你把那一脸胡子剃掉，你硬是不肯，还说什么‘胡须肤发，受之父母’，并说这是伊斯兰教的规矩，剃除不得。朕便依了你，后来看惯了，倒觉得这蓬大胡须的确该长在你的脸上，它就如同你的标志一样，让朕到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你。朕让你这位占星学家屈才为朕筹办军粮，后来又让你观测天文，这一干就是十七年，你可知朕良苦用心？”

“臣札马鲁丁叩谢陛下知遇之恩！”

“你们都起来吧，不用跪着回话。札马鲁丁，朕一直忘了问你，你的祖籍是什么地方？”

“波斯帖必力思（今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札马鲁丁微微侧身站在海蓝色的地毯上，“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是皇弟旭烈兀汗。他接受了波斯天文学家纳速剌丁的请求，于陛下开平登极的前一年聚集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臣就是那时获得陛下恩准由潜邸回到遥远的马拉盖天文台工作的，两年后，臣受旭烈兀汗的派遣来到中原。”

“是啊，自那以后一晃就是六年了。听说今年爱卿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还有，爱卿经数年苦心撰写的《万年历》，朕已命中书省颁行天下。”

“谢陛下恩宠。臣一生所学，能有用武之地，能为圣朝贡献一份绵力，臣愿足矣。”

“二卿辛苦了。”忽必烈的目光落在郭守敬的脸上，“若思，你好像瘦了些，是不是近来太过操劳？”

“陛下无须为臣担忧，臣是越有事做越觉身心舒朗。”郭守敬感激地回答。

察必皇后见天色不早，悄声向忽必烈耳语了几句什么，忽必烈点点头。察必目视怯薛长，怯薛长会意，高声宣布：“时辰到，恭请皇帝、皇后、诸王百官入宴！奏乐！”

在美妙的《宴歌》乐曲中，忽必烈携皇后察必款款逐级而下。

长生蓝天，人生若短。

江河归海，心性本善。

猛虎狂啸，勇士挥刀。

今日年少，明朝垂老。

湖岸绿藻，汇聚鱼鸟。

君子宽厚，友朋相交。

飞禽走兽，知其族类。

人有良知，自当相爱。

金色世界，地域广阔。

何须相残，各自开拓。

斡难河源，一汗圣泉。

我族昌盛，子孙繁衍。

优伶细罗纤腰，飘若仙子。一干人众众星捧月，随忽必烈汗步入宴会大厅……

贰

至元四年（1267年）八月，中秋佳节过后，忽必烈从上都回到燕京，命人召来五子忽哥赤，与忽哥赤同时被召见的还有王傅阔阔带和曾跟随忽必烈出征云南的骁将宝合丁。传令官不敢耽搁，乘快骑来到忽哥赤的府上，到了这里才得知，忽哥赤一早去了朝廷专为勋臣兀良合台修建的大将军府。

其实，近两年来，忽哥赤时常会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到大将军府探望清风，清风是兀良合台的幼女，与其兄长、姐姐年龄相差很多，兀良合台中年得女，对她素爱若珍，一直未离身边。有时，忽哥赤会带给清风一些女孩子们喜欢的小物件，对此，清风一直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心情好时，她会教忽哥赤练剑，或者随忽哥赤偷偷溜出大将军府，变着花样品尝燕京城中的名点小吃。心情不好时，她就由着性子将忽哥赤晾在一边，不理不睬。好在忽哥赤天性宽厚容忍，无论清风如何待他，他都从来不予计较。

真金偶尔也会来探望阿术和清风，他与阿术情同手足，视清风如亲妹一般。无论何时来，他总会带着一两个伴儿，或者是玉昔帖木儿，或者是孛罗，或者是安童，或者是其他人，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有真金在场，清风就会完完全全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春风满面、容光焕发、诙谐幽默、谈笑风生……总之她所展露出来的，都是一个女孩子最美丽最可爱

的一面。时间久了，忽哥赤再木讷也觉察出其间的异样，只不过，他对清风的钟情和对哥哥真金的信任，不允许他去加以佐证。

传令官费了一番周折才在花满楼大戏院找到正一起看戏的忽哥赤和清风。听说父汗正急着召见他，忽哥赤吓得一刻不敢再耽搁，撇下清风，匆匆赶往大宁宫。忽必烈已在大宁宫等候儿子多时，忽哥赤原本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遭到父汗怨责。及至见到父汗，却很出乎意外，唯独这一次，父汗对他的态度格外宽容平和，对于他迟迟不到也未动怒。

忽必烈之所以要在大宁宫召见忽哥赤、宝合丁和阔阔带三人，是要决定一件久而未决的事情。

随着内外局势日趋稳定，国库充盈，蒙古军队大举南下进而统一中国已被提到议事日程。忽必烈审时度势，认为首先应该加强对云南这个进攻宋前哨基地的统治，以便日后从这里进兵，实施对宋的全面包围。为此，他特加封忽哥赤为云南王，加封宝合丁为云南都元帅、阔阔带为云南六部尚书，由他们辅佐忽哥赤，共同治理云南。忽哥赤心里虽然一千个一万个不愿做这个难做的“王”，可父命难违，他只好勉强接下圣旨，然后，借口要去看望母后，怏怏不乐地离开了皇宫。

忽哥赤并没有想好要到哪里去，只是毫无头绪地走着，当他抬起头时，发现自己竟然站在大将军府的门口。难道这就是他不愿远赴云南的真正原因吗？可是，见了清风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望着府门前那两座冰冷的狮虎雕像，忽哥赤蓦觉心头一阵刺痛。

“忽哥赤！”他听到有人唤他，抬头循声望去，只见真金和落落正骑马向他这个方向而来。落落是忽哥赤的亲胞妹，但自幼便与同父异母的兄长真金感情更为亲近。这又是两个忽哥赤此刻绝对不想见到的人！躲闪是来不及了，他索性低下头，闷声不响。

“五哥，你怎会在这里？噢，我知道了，你是来找清风的对不对？你怎么不进去呢？”落落跳下马背，飘过来一串话。

忽哥赤无言以对。

“你和清风吵架了？”落落见忽哥赤不言语，关切地问道。

真金笑道：“怎么可能？忽哥赤怎么会跟清风吵架呢？落落你别瞎猜了。忽哥赤，你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说今天父汗要召见你，你见到父汗了吗？

“见了。”忽哥赤垂头丧气地回答。

“父汗是为什么事召见你的？”

“你当真一点儿都不知道？”

“当真不知道！我最近每天跟父汗在一起，也没听父汗透露过一个字。好啦，你还是告诉我吧，省得我去胡乱猜测。”

“父汗封我为云南王，要我镇守云南。”

“真的吗？五哥你被封为云南王了？想想看，是‘王爷’！真金哥哥第一个被封为‘燕王’，接下来就是你，这是多大的喜事，多大的荣耀啊！你怎么倒像被女人抛弃了一样，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真金急忙瞪了落落一眼，却又无可奈何。这就是落落，心直口快，天真烂漫，而真金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个妹妹，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在此。

“我根本不想做什么王爷，我宁愿做个平民百姓，只要……”

“什么？你不想做王爷？好奇怪！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待在父母身边吗？那有什么出息？可惜我不是男孩子，如果我是个男孩子，而且父汗也封我为王的话，我一定求之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羽翼，自己去闯出一片新的天地，这才是我的志向呢。”

“的确很遗憾，谁让我们落落偏偏是个女孩子，否则这个‘云南王’怎么说也该是她的。”两匹坐骑打着响鼻，亲昵地蹭着脸颊。真金爱宠地抬起手指点点落落的头，开了个玩笑，“不过落落，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听听忽哥赤他是怎么想的吧？或许他的想法也很有道理呢。常言道，人各有志，忽哥赤向往的生活，一向很简单，可以远离刀光剑影，远离尔虞我诈。有时候，我真的还很羡慕他呢。”

忽哥赤微微锁起眉头，依旧一言不发。真金认真察看着忽哥赤的脸色，心中已然明白了八九分：“你是来向清风辞行的吧？”

忽哥赤不由自主点了下头。

“没有见到她？”

“我没有勇气进去。见了她我又能说些什么？何况，无论我去哪里，她或许都无所谓吧。”

“清风是个很重感情的女孩子，你们相处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应该很了解她。”

“可惜，我太愚钝了，总也看不透她的心。”

落落若有所悟：“原来……五哥，你舍不得的人是清风啊！”

忽哥赤万万没想到妹妹居然如此直截了当地问他，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尴尬地呛咳起来。看他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落落笑得前仰后合，笑毕，长长地叹了口气。

“傻丫头，又笑又叹气的，你什么意思？”真金显然在想着别的什么，漫不经心地随口责备了落落一句。

“五哥的事的确有麻烦。”

“什么事有麻烦？”

“感情的事啊。你想，五哥喜欢清风，清风喜欢二哥，二哥又只喜欢阔阔真嫂子。这件事情还不够麻烦吗？”

忽哥赤浑身一震，抬起头，一双眼睛直盯着真金。真金虽然感到意外，然而，面对忽哥赤含义复杂的目光，他却抱以坦然的微笑。是啊，既然一句话就已道破了真金曾想极力回避的事实，那么，除了去面对去解决，还能有别的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忽哥赤，你的确喜欢清风，对吗？”沉默片刻，真金以兄长的口吻关切地问。

忽哥赤勉强回道：“我不知道算不算喜欢，何况无论我怎么对待清风，她只不过都把我当成朋友。我想，现在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原因所在了。”

“落落所说的原因吗？”

“是的。”

“真心爱一个人，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否则，我会瞧不起你。”

“那么，我又能做什么？能绑着清风跟我一起去吗？”忽哥赤辛辣地反问。

“当然不能。不过，你的性格过于宽柔，不似清风有胆有识，如果她能陪伴你一起去云南，是再好不过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清风喜欢的人又不是我。”

“忽哥赤，听哥的话，去向清风辞行吧。我要去见父汗。我必须知道，父汗选择你出任云南王的初衷。”

落落从身后推了一把忽哥赤：“去吧，去吧。走之前，不向清风告别，你一定后悔一辈子。二哥，我和你一起去见父汗。不行我们跟父汗商量商量，换我去云南吧。说不定我会将云南治理得国泰民安呢。”

真金“扑哧”一声，忍不住笑了起来：“又耍贫嘴！行啦，别再逗忽哥赤了，让他赶紧办正事。我们这就去见父汗。”

与父汗一席长谈，使真金体会到了父汗在处理云南问题上的智慧、谨慎和高瞻远瞩。

云南地形复杂、多山多水，加之民族众多，民风悍烈，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之地。因此，历代用兵云南之军队，多以全军覆没告终。而忽必烈能够一战征服白蛮族建立的大理国，进而据有云南全境，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仁”字，选择忽哥赤治理云南，也为体现这个“仁”字。如果说“仁义”可以征服一个国家，那么，在百废待兴的时期，一位仁义之主的清静无为同样可以使自己的统治更符合兴衰规律，更容易赢得民心。

忽哥赤禀性仁弱，具备了忽必烈对“仁”的要求，然而，“弱”终究是种欠缺，因此忽必烈才派宝合丁和阔阔带辅佐他。宝合丁曾随忽必烈出征云南，对云南的风土人情较为熟悉，且能征善战；阔阔带做过忽哥赤和其他王子们的老师，中统元年，被忽必烈赦封“王傅”。这两个人，一武一文，正可做忽哥赤的左膀右臂。

真金无法不信服父汗的深谋远虑，但内心深处依然存留着些许疑虑和不安。在真金的印象中，宝合丁绝非一般的武将可比，他城府极深，使人难以琢磨难以看透。阔阔带则极端敏感，视个人荣誉高于生命，这既是优点，同时也是致命的弱点……

“真金，怎么不说话？在想什么？”见儿子一直默默出神，忽必烈温声问。这时，父子二人已经踱出广寒殿，走在青石铺就的路上。真金的手轻轻地扶在父亲的肘弯下，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似乎他随时准备着搀扶父亲一把。

“父汗，不如……换我去云南吧。”

忽必烈停下脚步，注视着儿子清亮乌黑的眼睛，这是他的至爱，是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的希望：“为什么？”

“忽哥赤对权力没有任何欲望，宝合丁和阔阔带都是功臣，只怕时日久了，忽哥赤的威望不足以使二人钦服。何况，云南远在边陲，如有变故，我们鞭长莫及，我实在放心不下。”

“就为这个吗？”忽必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宝合丁、阔阔带都是朕的老臣，朕对他们俩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否则，也不敢轻易委以重任。常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忽哥赤是朕的儿子，谅他们不敢嚣张到无视朕的存在。”

“儿臣明白了。但愿如您所愿，忽哥赤与宝合丁、阔阔带能够同舟共济，共治云南。”

“朕相信会的。真金，你虽是朕的次子，但你哥哥朵儿只自幼罹患痼疾，以致早早夭亡，朕的内心一直充满遗憾。现在朕诸子中以你为长，而你的身体也不似其他弟弟强健，朕怎能放心让你离开朕的身边呢？忽哥赤之后，朕将陆续对诸子诸弟进行分封。说到这里，真金，朕正想与你商量一下，如果有一天让你的弟弟们各守封地，你认为朕该将那木罕派往哪里呢？”

真金稍一犹豫：“唔，漠北之地如何？”

“你的想法与朕不谋而合。那木罕与你都是嫡出，有权继承朕的一部分家业。他的性格与忽哥赤截然不同，性如烈火，敢作敢为，倒的确适合坐镇北部边陲。”

“弟弟们都还年轻，父汗不必急着将他们遣往各自的封地，我们其实都应该在父汗身边秉承更多的教诲。特别是那木罕，他太过争强好胜，父汗即使封他为王，也不可立即委以重任，要让他好好磨练磨练心性才行。”

“是这样没错，朕自然不会急着将他们都派出去。等等看吧，这些话，朕也只说给你一人听听。”

“谢父汗对儿臣的信任。父汗，儿臣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

“让忽哥赤成了亲再走吧。这样，到了那边，忽哥赤的身边也好有人照顾。”

“成亲吗？忽哥赤难道已经有了相中的姑娘？是哪家的姑娘？”

“清风。”

“原来是清风。清风倒是个胆识兼备的好姑娘，武艺、人品，模样都好。不过，她果真喜欢忽哥赤吗？”

“他们相处得很好。父汗，请您允许儿臣去向兀良合台将军求亲吧，忽哥赤出镇云南之前，相信您和母后最大的心事一定莫过于此了。”

“是啊。真金，是这样的。朕很欣慰，你时时处处都能为弟弟着想，朕对将来还能有什么放心不下呢？你去吧，多备些彩礼，将朕的愿望告诉兀良合台将军，请求他同意将他心爱的女儿嫁给朕的儿子。对于兀良合台，朕是十分尊重的。他和他的父亲速不台将军，都是从你曾祖成吉思汗时代起就效力汗廷，兀良合台更是名副其实的五朝老臣，同时也是我蒙古帝国智勇双全、百战百胜的骁将，朕信任他如同信任自己。如今，兀良合台的儿子阿术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青年将领，而且像他的祖父、父亲一样出类拔萃。似这般一家三门忠烈，理应得到朕的垂顾。你将朕的心意原原本本地告之兀良合台将军，但不可以势压人，婚姻大事最好的还是你情我愿。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儿臣谨记父汗教诲。不过，对这件事，儿臣认为还是有几分把握的。毕竟清风与忽哥赤相处不是一日两日，彼此都有一定了解，兀良合台将军也很喜欢忽哥赤。”

“是这样吗？那朕等你的好消息了。你去吧，现在就去将聘礼办了，朕派

安童协助你。”

“儿臣遵命！”

不出真金所料，兀良合台痛快地应允了爱女与皇子的婚事。他将这件事告诉女儿时，清风沉默良久，淡漠地问道，是谁前来提亲？兀良合台回说燕王。清风要求同燕王单独说几句话，然后再作决定。兀良合台深知女儿倔强的性格，只好将话带给真金。

清风在后花园的草亭等待着真金的到来。真金一进后花园就看见了清风，当他举步向她走去时，心里突然很难过。他的内心是喜欢她的，但他无法给她什么，现在，为了清风与忽哥赤，他所能做的，或许就只有让清风早早将他忘掉。

清风只问了真金一句话：“你真的希望我嫁给忽哥赤吗？”她只要他回答是或不是。

真金说：“是。”

清风咬了咬嘴唇，将目光移向西南方辽阔的天际，良久，她冰冷而又干脆地做出答复：“好，我嫁！”

真金歉疚地凝视着清风傲立的身影。对不起，他在心里说。

九月，忽哥赤完婚，偕新婚妻子远赴云南。

叁

昔剌斡耳朵的外部，由西向东规则地排列着后妃们的斡耳朵。

察必皇后的白色天鹅绒斡耳朵搭建在最西侧，下来依次是南比和其他妃子们的红色天鹅绒或白、黑、红条纹相间的狮、豹皮搭建的斡耳朵。斡耳朵内的顶帐、四壁，或覆以织锦，或衬以貂皮。几根楠木支柱有的以金箔缠绕，有的镏金雕花。数枚金光闪闪的金钉将横梁与楠木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察必皇后挽着爱子真金的手臂穿过宫帐的走廊进入正厅，几位衣着整齐的侍女慌忙施礼相迎。

红烛四照，宫帐内亮如白昼，一位红衫女子端着盥洗用具侍立一旁。真金伸手试试水温，令红衫女子退下，亲自服侍母后洗漱。

察必皇后乃弘吉剌氏济宁忠武王按陈的女儿。忽必烈少年时即对她情有独钟，却无缘结发。有幸成为忽必烈第一斡耳朵女主人的是察必的侄女帖古伦。帖古伦美貌多姿可惜体弱多病，尚未给她的丈夫生下一子半女

便随风而逝。那之后，不知有多少次忽必烈在极度孤独中都会回想起察必那一头像马鬃一样乌黑的长发和像月色一样多情的眼睛，他终于决定娶这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为妻。

于是，忽必烈向按陈那颜提出了求婚，获得了按陈那颜的恩准。

出嫁那天，随着迎亲的马队，年迈的按陈那颜紧紧握住红装素裹的小女儿察必的手，恋恋不舍，一直骑马将她护送出弘吉剌部五十余里，然后挥泪祝酒，目送藩王府的迎亲马队逶迤北归……

察必皇后容貌美丽，聪慧明理，自进入藩王府以来，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忽必烈施展政治抱负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后妃，恃其貌美而专宠，“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察必则牢记父亲按陈的教导，虽身居后宫，对国家政事从不荒疏。在生下次子真金之后，她不但关心忽必烈的饮食起居和藩王府事务，而且更加关注国家政事。她有政见、有胆识，深得忽必烈的宠爱。

如今母子闲谈，回首往事，仿佛昨日，察必不无感慨地对爱子真金说：“尽管事隔多年，可是每当想起你父汗登极前后所处的危急形势，母亲依然会不寒而栗。那时，你叔阿里不哥北抱大漠南北，西跨河西、关右及中亚，西南联合陇蜀，势力可谓强矣。而你父汗的南面，则是兵精粮足，恃长江天堑与你父对敌且已成胶着之势的宋，倘若那时作为权宜之计，你叔与宋贾似道走向联合，像蟹螯一样南北钳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察必洗漱完毕，侍女为她端来一张金红连椅。真金亲手奉上“西番茶”，察必呷了一口，随手置于案几之上，拉着爱子坐在身边。

“你父汗腹背受敌，却不听苦谏班师，当时母亲也以为他是求胜心切，意欲一鼓作气灭亡宋后再北上对付阿里不哥。后来才明白，你父汗所以如此，也有他的一番道理。我蒙古自太祖以来，重武力胜于一切，若想赢得广泛的支持，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功业。因此可以说，你父汗正是凭借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非凡胆魄，令更多的人为他的伟略雄才所折服。尤其值得欣慰的是，意志坚定并不等于固执己见，随军顾问郝经四次劝谏你父汗班师，一次比一次迫切和严厉，你父汗终于被说服，断然北返，亟定大计，弭平内乱。”

“母后，那时的处境那么危险，您怕过吗？”

“母亲唯一怕的是保护不好你们兄弟姊妹几个，再有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远在南方前线作战的你父汗的安危。至于其他，母亲早已置之度外。”

“母后，我一直想问您，您当初力促父汗北归的动机何在？”

“你七叔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意图明朗后，我与留驻开平的你父汗的幕僚

们反复分析后认为，从当时的形势考虑，灭宋尚且只是局部战争，而打退你叔阿里不哥和西北诸王的联军，夺取汗位，建立政权，才是更具战略意义的全局性大事。在这种一着不慎则满盘皆输的关键时刻，你父汗所要做的就是抓住时机，君临天下，以便更好地实现他‘思大有为于天下’以及‘鼎新革故务一方’的理想和抱负。”

真金久久注视着母亲，充满青春活力的脸上流露出真切的崇敬。他暗暗想到：在那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是谁纠正了父汗攻占鄂州后才班师的错误决策？是母后。又是谁将父汗推上了政治舞台，使父汗凭借这样一个舞台纵横驰骋，跃马大江南北，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也是母后……

“儿子，你可知道你七叔与你父汗争夺汗位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诸王、贵族支持他呢？”

“知道。”真金的脸色变得严肃了，“父汗与七叔的汗位争夺，其实质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日趋公开化和白热化的结果。以七叔阿里不哥为首的守旧派——甚至包括蒙哥汗在内——对父汗在漠南汉地采行‘汉法’，兴建城郭都邑，推行‘祖述变通’无不从骨子里持反对态度。传统与变革，这两种如此对立的思想激烈碰撞，单靠协商无论如何难以奏效，最终只能通过战争一决高下。事实证明，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汗位争夺战中，母后的坚毅、果断、睿智也为父汗扭转危局，赢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察必微微摇头：“额吉哪里有什么扭转乾坤的本领，还不都是从你父汗、祖汗那里学到的！自古以来，不论哪朝哪代，只要国富民强，统治者就能拥有真正的权力。你七叔错就错在他始终不明白单纯依靠以牧业为主获取的收入远远不够支撑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体系……”

“皇帝驾到！”后宫怯薛在帐外大声禀报。察必收住话头，走下金足踏。

忽必烈大步走进宫帐，看见真金，喜悦地笑道：“你也在啊，正好。”

几名宫女服侍着忽必烈坐在寝宫的御床上。华贵的波斯纳失失织金锦绣，在烛光下熠熠生辉。细如蝉翼的白色幔帐，在空气的对流中轻轻飘动。

忽必烈牵着察必皇后的手在他身边坐下，含笑问：“高丽国王王禃遣子王愖来上都朝见，这等外交礼仪朕想交给皇后备办如何？”

“承蒙圣上信任，将这等大事交给臣妾办理。臣妾只怕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办得令圣上满意。”

“皇后谦虚了。朕若对你放心不下，还能相信何人？咦，对了，朕进来那会儿，你们娘俩聊到哪儿啦？”忽必烈将刚擦过手的丝绢扔在托盘上，宫女退出。

“回父汗的话，我和母后正在探讨以游牧为主的国家能否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问题。”

“有意思。”忽必烈将双脚放在金足踏上。真金跪下来，帮父汗脱去靴子，然后用特制的药水细心地为他揉搓着肿胀的双脚。忽必烈温情地俯视爱子片刻，方继续说道：“皇后，朕知你一向关心国事，今天朕来你的寝宫，就是想听听你对王公贵族私占民田的看法。”

察必帮忽必烈弄展了身下铺着的织金卧褥。

“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好，私占民田、不耕不稼也罢，这些王公贵族的胆子也太大了，简直就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察必坐在宽大的御床上，直率地道出了久存心头的忧虑和愤怒，“现如今，许多王公贵族有令不行，争相占田为牧，这种现象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农田大量遭毁，无数汉、女真、高丽百姓又将沦入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境地。圣上惜民如子，岂能坐视子民饿殍遍野，社会矛盾由此激化？所以，圣上正该痛下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刹住变中原为牧场这股逆风，让百姓耕有其田，居有其所。”

“皇后所言有理。”忽必烈轻轻拍拍察必的手，“今日早朝毕，有四怯薛官请朕恩准割让京师城外的田地作为牧场，他们还拿出了详细的规划，甚至连地段、方位、河流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胡闹！简直是胡闹！这事我听刘秉忠给我说过，我还将他狠狠地责备了一顿。我对他说：你是汉人中最明达事理者，圣上把你当成朝内重臣，你说的话，皇上没有不采纳的，这件事你怎么就不劝阻呢？假若说我们迁都之初，在京师附近划些牧场放马还可商榷，如今所有土地都已分完，大家都安居乐业，这时再从他们手里将土地夺过来，岂不是要重新造成混乱吗？”

“此事不可全怪秉忠，倒是朕有失察之处。朕原想怯薛们丢舍不掉草原生活的习惯，想在京畿占地畜牧，心情也可理解。不过这种做法的确有欠妥之处。明日，朕就令中书省颁诏：漠北、漠南草原，王公贵族据为牧场的范围必须限定，尤其不得随意抢占公共和平民牧场；严禁牧畜践踏庄稼；允许农民耕种上都附近的草场，耕作季节将牛羊赶进山中放牧，秋收后赶回，可以田里野草和庄稼秸秆为食。皇后认为妥否？”

察必离开御床，施以大礼：“皇上圣明，乃我圣朝百姓之福。”

忽必烈哈哈大笑：“皇后过奖了。真金，扶你母后起来，待朕稍事休息，你们娘俩陪朕一同用膳。”

数日后，中书省颁行圣旨：勿禁畿内秋耕。

又数日，大司农姚枢进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稼始收，请禁民复耕。

忽必烈汗颁旨：农事有益，诏命勿禁农耕。

肆

“这个乳臭未干的安童，老跟我过不去！总有一天，我要叫他知道知道我阿合马的厉害！”

不久前，西域商人答即古阿散向阿合马进献百匹西域宝马“汗血马”，河北大名府商人卢世荣向阿合马进献珊瑚树和唐代景德镇瓷器，分别被阿合马委以从四品大理司丞和正五品安徽榷茶运使。或许是同属一个民族的关系，答即古阿散很快成为阿合马新建的庄园玉苑中的座上宾，与之相反，卢世荣自赴任后，对与阿合马的关系表现得十分低调，绝无来往，以致阿合马在将他派到安徽之后竟很快将他忘记了。

阿合马对凡是主动投于他门下之人，一律以给他的进贡多少作为委任相应官职的标准。在这方面，他倚仗忽必烈对他的信任，完全漠视右丞相安童的存在，为所欲为。对于他这种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朝臣尤其是右丞相安童虽多次予以弹劾，却都被他巧言搪塞过去了，最终不了了之。

“干吗发那么大的脾气？小心气大伤身！你就不怕气出个三长两短，让你府里的四十多个正妻、四百多个小妾，还有你那二十多个宝贝儿子都去喝西北风吗？”阿合马的长妻赫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嗔道，“再说，你拿什么跟人家中书右丞相安童斗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充其量不过是按陈那颜家的一个家奴罢了！”

赫哲给阿合马宽衣解带，脱靴拽袜。

“可安童就不同了，且不说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姨夫，就是他本身高贵的血统又岂是你一个家奴出身的平章政事可比！俗话说：有钱的不跟有权的斗，有权的不跟亲王斗。你如今庄园数百，家财何止亿贯，家丁、奴仆成千上万，这么一大家子的开销一年下来没有几十万锭银子够吗？出多进多明摆着，你富可敌国谁不眼热？依我说，还是忍忍算了，小心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

“败兴！”阿合马怒道，“你这张乌鸦嘴，迟早有一天非把我咒死不可！老爷我身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又兼领制国用使司职，还有当今皇帝撑腰，怕他个鸟！”

“怕不怕另当别论，问题在于目前跟你作对的不止那个小丞相安童一人，还有皇子真金不是？你不顾忌安童，我不信你也不顾忌真金。人家可是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同时敕令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大臣，真正的凤子龙孙！还有那么些个刀笔吏王恂、刘秉忠、姚枢、窦默、赵璧……哪一个不够你头疼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把这么多人一并全都得罪

了？”赫哲倒了一杯西域葡萄酒递到阿合马手里。

阿合马举手一扬，葡萄酒洒了大半，浅蓝色的波斯地毯上立刻洇出一片玫瑰红：“晦气！晦气！今天这是怎么啦？上朝遇到安童、姚枢这两个火枪筒，下朝又撞上你这个丧门星。我他妈真是活得……”阿合马睃见金箔床头的一株玉树，顺手抓起来使劲摔在地毯上，顿时，玉树碎作一堆晶莹。他好像还不解气，又抄起一对制作精美、色泽玉润的翡翠瓶，朝墙壁砸去，只听“哗啦、哗啦”两声脆响，一对价值连城的翡翠瓶顷刻间变成了一堆碎片。

“你疯了？”赫哲不怕阿合马，却心疼她的玉树和翡翠瓶。

“心疼了是吧？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阿合马发疯般地咆哮，“一万两金子一个翡翠瓶，两千两黄金只够买玉树的一个枝儿。我阿合马摔得起，他安童、姚枢摔得起吗？这就是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还不是从权力里来！权力，懂吗？”

“可是，财富再多，权力再大，如果不能安享太平，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赫哲忧郁地反驳，“显赫亦险恶，自古官场皆如此。你难道忘了去年五月发生的事情？当时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你来主持。你为了达到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的目的，抢先上奏安童宜位三公，结果被姚枢等儒臣当廷斥为狼子野心。你为何就不想一想，几个穷酸儒生，为何敢在你面前如此张狂？若非有人背地里为他们撑腰，他们硬得起来吗？”

阿合马暗思赫哲说得有理，愠怒全消，鼻尖上浸出了一层冷汗。赫哲用一块柔软的丝绸手帕为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随手扔进床角的唾盂中。

“你平日里行踪诡秘，侍卫随从不离左右，寝处一天一换，假如你不是树敌太多，何至于此？这样的日子，我真过够了。万一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赫哲说着，眼圈已经红了。

“又来了不是！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好！”阿合马的口气软了下来，他惹不起赫哲。赫哲是察必皇后从弘吉剌带来的贴身侍女，因她在按陈那颜以及察必皇后面前一向恭谨小心，才赐嫁于他，列为他的四百多个妻妾之首。这且不论，赫哲那双仿佛能够洞察秋毫的眼睛也让他不敢太过放肆，他有时甚至觉得赫哲是察必皇后特意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稍有不慎，他将死无葬身之地。由于这个原因，他对赫哲从来敢怒而不敢言，即便有时偶尔发点牢骚什么的，也不过是为显示一下男子汉那么点可怜的威风。

“你也不必太过沮丧。你有理财天赋，且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只是不会韬光养晦。”赫哲面授机宜，“如今，皇上急于富国，不可能不重用你，加上你天生善辩，安童、姚枢等也非你的对手，只要不失皇帝信任，你就可以竭力攫取权力，进而控制朝政。”

阿合马怎么也没想到，赫哲居然如此有政治头脑，每句话都似说到了他

的心坎上，不过，他心服口不服，还要硬撑一下：“休得胡言乱语！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也来信口雌黄。”

“信口雌黄？”赫哲忍不住笑了，走下床榻，坐在一张波斯木椅上，“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既不知道朝中许多大臣完全是碍于皇上对你的宠信，才对你‘含容久之’？更不知道你是如何被委任为平章尚书省事的是吧？”

“知道，你当然知道，我的什么事能瞒过你去！”阿合马扶榻而起，暗想赫哲真不愧是察必皇后亲自调教出来的侍女：“今日早朝，安童向皇上奏了我一本，说我违反常规，遇大事不从中书省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处理。皇上听了十分不高兴，说：阿合马岂可利用朕对他的信任，如此胆大妄为！”

赫哲微微皱起眉头：“这可是个危险信号，你不能不防。嗨，这个令人讨厌的安童，弄不好我们将来真要栽在他的手上。”

阿合马披衣下床，坐在赫哲对面。

“喝点什么？金帐国黑马湩，还是别失八里葡萄酒？”赫哲问。

“不要。我只想来盏武夷茶。”

赫哲的面前放置着一盏和阗玉杯，冒着热气的北苑茶飘散出缕缕诱人的清香。

侍女奉上武夷茶，阿合马心不在焉地把玩着薄薄的玉盏盖，对着烛光透视着玉盖上的纹理。“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垮安童呢？”阿合马愁闷地问赫哲。

“是人总会犯错，寻他个错，奏他一本好啦。”

“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阿合马精神一振，上前拉住赫哲的手，“就照夫人说的办。安童，小心不要犯在我的手里，否则，我就是不能将你置于死地，也要让你脱一层皮！夫人，今日良宵难得，你我共度一番如何？”

“哼，这会儿有兴致了！这半年多，你让那些个小狐狸精迷的，何曾想到过我！”

阿合马顺口赔情：“夫人莫怪，夫人莫怪！今夜我一定加倍恩爱，还夫人一个青春如何？”

“贫嘴！”

阿合马挥手，侍女熄烛退下。昏暗的寝床上，传出阵阵娇笑和粗鲁的喘息声……

伍

上都大安阁。几日后的早朝。

大安阁位于内城北部，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成，属上都大内，是忽必烈及其后来的即位者登极、临朝、议政、修佛事的场所。每逢重大事务，忽必烈都要在这里举行大典，或经常在这里与诸王、大臣聚会，接见外国使者。

大安阁是移取金南京汴梁（河南开封）熙春阁的珍贵木材建造起来的，高二百二十又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建筑结构极其工巧，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阁位与东西。为楹者各二，所以蔽云日月而却风雨。阁有四层，梯道迂回五折。两翼旁构俯在上层栏构之下，有隆有杂，缥缈飞动。时人称颂“瑰伟为绝”。

寅时一刻，忽必烈准时临朝。

宰相入宫奏事。

忽必烈汗一朝，宫廷有严格的制度限制。除了皇帝的贴身怯薛必须在场外，御史台属宫殿中侍御史要随同奏事大臣一同进宫。为防止泄密而限制奏禀现场人员，凡不可与闻之人，一律规避之。掌起居注的给事怯薛侍立殿前，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数记录。

宰相奏事完毕，皇帝下达旨意。宰执们认为不当的旨意，可以覆奏，又称为封驳。中统四年（1263年）八月，忽必烈规定：“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因此，在国家大事诸如人事、赏赐、用刑等方面，经常出现宰执们封驳的事例。

重大国策的决定，中书省官员需和枢密院、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长官“集议”，然后将商定事项呈报皇帝。“集议”中存有不同意见，或者有人奏报“中枢机构”的宰执人员有不轨行为，朝廷允许“廷辩”，即当着皇帝的面儿各自申诉理由，理屈词穷者谓之“款伏（失败）”。宫廷中的辩论，往往言辞激烈，特别在弹劾宰执官员时尤其明显。

“三日一奏事，军国急务不拘于此限！”怯薛长唱着永远不会变化的议政礼仪台词，“置勤政簿，凡公议决定之事均载于簿内，翻译时不得增减！”

刘秉忠侧跨一步，双手捧着奏折，出班奏道：“臣刘秉忠启奏陛下！”

“爱卿有何本奏？”忽必烈示意怯薛长接过奏折，端坐于红漆御案后温和地问。

“臣所奏之事与朝仪有关。蒙古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沿用至今无所变，繁复且杂乱无章。自中统建元凡十年间，仍是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实有损大国威严，臣请规范之。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臣等请求尽快制定朝仪。”刘秉忠扶笏而奏，神态严肃。这是近几个月来他与安童、廉希宪、姚枢、窦默、史天泽、张柔等宰执们反复商议的主题。尽管并非所有的蒙、汉、色目官员对此都持赞许态度，然而忽必烈已然认可，他们也就默不作声了。

“如何制定，爱卿不妨细细说与朕听！”忽必烈声若洪钟，神态举止仍如年轻人一般富有朝气。

“而今国泰民安，臣以为应派大臣和儒生，征召亡金故老，效法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肆习之，百日可毕。一旦朝仪定立，必将恩泽四海，列国敬仰。请陛下准许秉忠等人收集散落民间的乐谱、乐器，以备朝仪使用。定制朝仪服色，立侍仪司，造内外仪仗。一月之后，恭请皇上、皇后在行宫观看秉忠等所立朝仪。八月，值陛下诞辰，立内外仗及署乐位，正式开始使用朝仪。自此以后，遇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则用祖宗之礼法。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沿用历朝历代之制。”说到这里，刘秉忠退后一步，“臣奏请已毕，请陛下钧裁。”

“好，很好。”忽必烈准奏。

阿合马干咳两声，出列跪倒：“臣有一事启奏陛下。”他清了清嗓子，将两手放于地毯上，头在两掌间连连叩伏，肥胖的身躯和滚圆的臀部也随之笨拙地扭动起来。群臣中有的偷偷哂笑，有的侧目而视，有的恍若未见。

“爱卿有事尽管奏来，何必行此大礼？”忽必烈看他这副模样，不觉大笑。

“陛下！臣……”阿合马起身，已是汗流满面。

“卿有事但讲无妨。”

“臣本不敢说，既然陛下动问，臣不能不说。”阿合马终于拐弯抹角地绕到了正题上，“是这样，陛下，臣参中书省右丞相安童与一干汉儒重臣专与尚书省过不去，政令挟制，人事设障，让臣无从工作，无所作为。”

“立尚书之初，陛下即诏旨明令，凡铨选各官，由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行中书闻奏。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属，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早料到阿合马会来这一手，从容地据理力争。

“可有此事？”忽必烈问阿合马。

阿合马似有无限委屈：“陛下曾对臣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

忽必烈默然。

“陛下！阿合马专横跋扈，无视圣旨，目无中书，理应治罪。”安童忍无可忍。

“尔等身居显赫之位，皆朕之膀臂，如何不以国家大事为重，专以尔虞我诈为乐？长此以往，国事何堪！况且，尚书省自行人事、财赋、国事之权，悉由朕之首肯。安童，汝年轻气盛，当自深省。”

每逢关键时刻，忽必烈总要迁就阿合马。安童明白这与阿合马推行的震天响的“聚敛财富”政策迎合了朝廷日益庞大的财政需求有关，而这也正是阿合马一再得宠荣升，并且几经弹劾仍稳如泰山的真正原因所在。既然无法积极从政，安童不免心灰意冷。

“两省分立，与国不利。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于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安童愤而自请削减权力。

“准奏！”忽必烈降旨，“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委任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

“臣——领旨！”阿合马志得意满，俯首谢恩。

尚书、中书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却是扩大了阿合马的权力。元廷内部汉法派与敛财派的这一轮争斗，再次以敛财派的胜利告终。

那么，此时此刻，朝中唯一能够节制阿合马，令阿合马望而生畏的燕王真金在哪里呢？原来，真金正与郭守敬奉诏巡视全国水利。次年，当他返回燕京时，阿合马权势更胜以往。

第九章 皇室风云

壹

王琢、高和尚接到参知政事张易的书信，于比武大赛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月住进了张府。

蒙古民族崇尚武功。忽必烈自入主中原以来，一直不曾恢复金朝的科举

制度，却每三到四年要在京城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比武大赛，从而为朝廷遴选必备的人才。参加比武大赛不限年龄、民族、社会地位，只根据规定的几场比赛之后的总成绩排出名次，而且，凡在比武大赛中获得前十名的，皆有可能被直接委以武将官职。

原定于至元四年的比武大赛因为朝廷着手对宋的征服战争而被推迟，至元七年，忽必烈终于决定再次举办新一届比武大赛。真金得到消息，急忙要张易修书至幽州，告知高和尚。

这些年，王琢和高和尚一起进京看望过真金两次。今年年初，和尚的祖父高老爷子仙逝，王琢继承了高老爷子的“恒祥”医馆。长久以来，王琢一直刻苦钻研医术，进步很快。高老爷子在世时，他已经能够独立接诊病人，其医术之精湛，并不逊于高老爷子本人。及至王琢真正成为医馆的当家人，更加孜孜不倦、全力以赴地救治病人，不久，他的医德与医术使他名声大震，很快成为幽州附近几十个府县的名医。

这次，高和尚要进京参加比武大赛，王琢想起养育自己成人的恩师高老爷子的临终嘱托，很果断地歇了医馆，陪和尚进京。张易在信中说燕王也有同样的意思，如果和尚能够取得好名次，王琢不如就留在京城行医。京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万人口，在这里，王琢可能接触到更多的病例，对医术的提高将有很大帮助。

转眼间，离正式开赛只剩下五天的时间，高和尚这段日子一直闷在张府练武，这几天实在待不住了，便离开张府来到街衢散心。

张府离南街不远。南街商铺林立，各种货物琳琅满目。不知不觉中，高和尚从南街踱到东街，这里似比南街还要繁华和热闹。高和尚暗想，大都不愧是一座世界性都城，且不说街上店铺繁多，单是街上各种肤色的人来来往往，就够让人心驰神往、引以为傲了。

高和尚站在街口看了好一会儿杂耍，扔下几枚赏钱，正欲离开。“站住！”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传到耳中，高和尚并不以为是在叫他，继续向前走去。

“等等。”一个人拍了高和尚肩膀一下，高和尚站住了，原来是一位武将打扮的年轻侍卫。

“做什么？”

“没听见我们公……小姐在叫你吗？”武士不耐烦地呵斥道。

高和尚这才发现一个女孩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双眼正紧紧盯着他腰间的宝剑。女孩的身后环绕着十余名侍卫。

“叫我做什么？”

“把你的剑给我看看。”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好奇，娇俏的脸上也露出渴望的神情。

高和尚身不由己地双手解下宝剑，恭恭敬敬地递给女孩。这不是他的本意，可不知为什么，这个女孩那甜美的面容让他无法抗拒。

女孩审视着宝剑，脸上露出欣赏的神情。“这是什么剑？你从哪里得来的？”

“它叫鲁川剑。是我师父留给我的。”

女孩的目光离开宝剑片刻，落在了高和尚身上：“我很喜欢这把剑，卖给我吧。”

高和尚一愣。当初他从师学艺，师父病逝前将这柄宝剑赠送给他，他一向视若珍宝，从不肯轻易示人。“小姐，此剑乃小人师父所赠，乃小人心爱之物。小姐要小人其他任何物件，小人无不双手奉上。唯独此剑，望小姐赐还小人。”高和尚近乎哀求地说。

女孩撇撇嘴：“我又不曾说白要你的，我可用重金买下。”

“纵使倾国之富，小人也绝不能割让。”高和尚真急了，口气也变得强硬起来。

女孩冷笑一声：“凡本姑娘看上的东西，没有得不到手的。”

“凡本人不愿给的东西，谁也休想得到。”

“你！”女孩不甘心地怒道，“好你个胆大狂徒，竟敢顶撞本姑娘！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本人宁可不活——把宝剑还给我！”

高和尚随着话音，出其不意地伸手去抓女孩的手腕。女孩吓得尖叫一声，撒手扔了宝剑，高和尚已将宝剑稳稳接住。“物归原主。小姐，得罪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将宝剑插回鞘中。

女孩被气愣了。高和尚并没有碰着她的手，他只不过做了个动作，问题是从小说一不二的她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她恨透了高和尚。

十余名侍卫转瞬间将高和尚团团围住，只待女孩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将高和尚碎尸万段。

“公主，九公主，九公主！”一个急切的声音使所有人都循声望去。

张易正焦急地挤进人群，脸上挂满了汗珠。

“九公主，请恕罪啊。”张易撩起官袍，跪在女孩面前。高和尚吃惊地望着女孩，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你认识这小子？”九公主撇撇嘴，不屑一顾地问。

“是啊，他正在为臣家中做客，他是来参加比武大赛的。公主，请你看在老夫的面上，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他这一次吧。来，和尚，快给公主赔礼。”

高和尚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和九公主发生冲突，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他认为错并不在他，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赔礼？

“啊呀，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快点啊。”张易急得伸手去拉高和尚，高和尚却仍然挺立不动。

九公主目视着高和尚。

“他果然是来参加比武大赛的吗？”

“千真万确，还是燕王嘱托为臣写信要他来的。”

“他什么时候又认识我真金哥哥了？”

“这个说来话长啦。”张易就将七年前高和尚随祖父进入燕山得以与真金相识的一段往事细细说给九公主，九公主听着，脸上的表情一点点缓和下来。

“是这样啊。也罢，我就看在你和真金哥哥的面上，暂且不与他计较。不过，臭小子，我给你说，早晚有一天，我会得到你的鲁川剑的。”

九公主说完，带着侍卫扬长而去。高和尚俯身，将张易搀起，张易长长地吐了口气：“我说和尚啊，你什么人不好招惹，干吗去招惹她呢？这位九公主，那可是大汗最小的女儿，大汗和皇后一向宠得什么似的，平素，连咱们燕王都让着她几分。今天她不怪罪你，你已经算走运啦。怎么老夫让你赔个礼，你就那么不听话呢？”

“我又没做错，为什么给她赔礼？难道她是公主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吗？”

张易又气又乐：“唉，你这孩子，就是天生一副九头牛拉不回来的犟脾气！对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觉得无聊，随便转转。”

“这下好了，转出个大麻烦来！你马上随老夫回府，这几天你在后花园多练练功夫，不要再出来惹祸了。”

“噢。”高和尚不情愿地答应了。

几天后，高和尚参加了第一场比武大赛，力克群雄，顺利进入下一轮角逐。接下来三天的比赛更加激烈，高和尚不负真金所望，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成为当朝第三任名副其实的武状元。

其时，恰逢“万寿节”前夕，为了奖赏这次比武大赛获得前十名的勇士，忽必烈特颁旨准许他们十人参加“万寿节”。这十名勇士中，有名列第二的“跤王”哈布尔和名列第三的益都千户王著。王著祖籍山东，父亲官居益都千户。比赛中，高和尚与王著互相切磋武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忽必烈生平酷爱观看摔跤竞技，“万寿节”宴席上照例有这项比赛。当蒙古家喻户晓的著名跤王哈布尔出现在大殿中央时，大家一起欢呼起来。

哈布尔表情倨傲地扫视了众人一眼，所有的喧嚣顿时归于寂静。

哈布尔站了好一会儿，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场与他比试。

哈布尔面露不悦之色。他不认为众人不敢应战是对他的敬畏，而是认为大家有意给他难堪。若非碍于如此喜庆庄严的场合，他早就拂袖而去。

高和尚看见太子真金用眼神示意他上去应战，当即站起，走到场中。

哈布尔好不容易等出了个敢应战的人，当即喜上眉梢。他在比武场上与高和尚交过手，但还没有比试过摔跤，对于这个个头、身材都比他小一个尺寸的武状元，他其实真的不放在眼里。

漠北摔跤，多以一战定胜负，除非败者不服，胜者也同意再比。高和尚暗暗估量着哈布尔的实力，不敢贸然发起进攻。

哈布尔临战一向采取主动，这次也不例外。大殿之上，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场上的两位勇士身上。

面对咄咄逼人的哈布尔，高和尚不慌不忙，较量得很认真、很耐心。他同样是中原第一流的摔跤手，经验和自负都给了他信心。他已数次摆脱了哈布尔危险的进攻，特别是其中一次哈布尔将他举过头顶重重抛下，他竟奇迹般地稳稳蹲在地上。仅此一招，已赢得满堂喝彩，甚至哈布尔本人也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高和尚和哈布尔往来争斗达数十回合，哈布尔主动提出了和局的要求。高和尚求之不得。观战的众人无不长长吐了口气，虽说没看到二位勇士决出胜负，但他们出色的表现已足令大家一饱眼福。

忽必烈拈着胡须，哈哈大笑。真金没少在他面前夸赞高和尚的胆识，今日他才算眼见为实。为示嘉奖，他命爱女九公主亲自为二位勇士敬酒。

九公主走下丹墀，先敬哈布尔。哈布尔谢恩，接过酒一饮而尽。

九公主斟满一杯酒，似笑非笑地看着高和尚。高和尚欲接酒杯，九公主手一松，酒杯滑落下去。

众人一惊。九公主顿时脸色一变："你竟敢摔了酒杯，分明是不将我放在眼里！父汗、母后，你们可要为女儿做主啊！"九公主转过头，边哭边说，满脸泪水，真如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般。

高和尚吓得灵魂出窍。他明知九公主是故意摔了酒杯，但偏偏这话还说不出口。皇女献酒，那是最高的礼遇，倘若酒杯落地，不杀头也得治个大不敬的罪，无奈，高和尚双膝跪倒，连连求饶："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公主恕小人无心冒犯之罪。"

九公主擦把泪，不依不饶："你既知该死，谈何恕罪？"

"公主，小人实非有意，望公主明察。"

九公主近乎耳语："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又提高了声音，"什么无意？休要狡辩！"她转身跪倒在父汗面前，"父汗若不为女儿做主，女儿还有何面目苟活世上？不如死了算了。"

忽必烈只看到酒杯落地，至于如何掉的，他却没有看清。这会儿听女儿口口声声要他做主，反倒不得主意。女儿自小娇惯成性，受不得丁点儿委屈，倘不依她，万一女儿想不开，为父的岂不追悔终生？若要依她，高和尚原非故意，又是新科武状元，怎好说治罪就治罪？

真金一向钟爱高和尚，见事已至此，顾不得多想，上前向妹妹深施一礼："九妹，高和尚有多大胆，敢羞辱妹妹你？他不过失手罢了。望妹妹看在愚兄的面上，高抬贵手，饶他这次吧。"

九公主不乐意地沉默片刻："也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

"九妹意欲何为？"

"看在哥哥分儿上，就……罚他三日监禁吧。"

高和尚暗暗舒了口气，九公主的报复可谓别具一格。

张易悄悄抹了把头上浸出的冷汗。

真金知道妹妹已做出很大让步，不便再说，只用目光向高和尚表示了歉意。高和尚十分坦然，谢过皇恩，又转向九公主："谢公主不杀之恩。"

九公主冷哼一声，并不作答。

忽必烈见高和尚态度平和，全无一丝怨色，深感此人气度不凡，能屈能伸。他命人带下高和尚，算为爱女出气，心里却打定了日后重用这位武状元的主意。

九公主总算略微转怒为喜。

贰

转眼便是次日中午，狱卒为高和尚送来午饭。饭菜都用精致的器皿盛着，不用问就是宫中之物，高和尚正觉饥饿，顾不上客气，痛快地将饭菜打扫了个干净。

刚吃过饭，就见九公主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

高和尚与九公主隔着狱门默然相对。

终于，九公主淡淡笑了："怎么样？饭菜还合你的口味吧？"

高和尚心里顿时一沉。难道方才的午饭不是燕王派人送来的？

九公主好似看透了他的心思："你怎不谢我？我岂不白为你送来午饭？"

高和尚越发感觉不妙："原是公主赏赐，小人不知，恕罪！"

"再大的罪过，一死也足以偿清了。想你临死前还能吃上我亲自为你准备的美味佳肴，比起其他人来也该知足了。"九公主笑眯眯地说。

高和尚僵在原处。有那么片刻，他的大脑里一片空白。

胃里的确开始不舒服。他太大意了，竟以为九公主真的会放过他。好个心狠手辣的蒙古公主！他死得未免不明不白。

九公主笑吟吟地注视着高和尚，一心想看看一个人听说自己将要死去时会有什么样的表情，可高和尚平静得出奇，她不由暗暗纳闷。

高和尚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将九公主看个仔细。九公主穿着一件水红色薄棉袍，貂皮披肩在胸前扣紧，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盘起，越发衬得她肤色白皙，嘴唇红润。假如高和尚不是带着死亡的暗影来审视她的话，大概会着迷。

"你莫非没有遗言留下？你的时间不多了。"九公主催促着，眼中溢满了捉弄人的笑意。

"你真美。"高和尚喃喃道。

"什么？"

"你很美，很迷人，公主。"

九公主敛住了笑容，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高和尚。

还从没有一个男人敢当面称赞她美丽，何况这个人明知他就要死了。

高和尚不理会九公主的诧异，继续说道：“公主不是一直希望得到我的鲁川剑吗？我死后，剑送给你吧。望公主能像我一样爱惜它，它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遗物，我一向把它看得比我的生命还宝贵。”

九公主半晌说不出话来。她呆呆望着镇定自若的高和尚，恍若置身梦中。

送饭的狱卒匆匆转回了：“启禀公主，皇后派人来接您入宫。”

九公主显然被吓了一跳，回头狠狠瞪了狱卒一眼，悻悻然离去了。

俟九公主的身影消失在牢门外，高和尚颓然跌坐在床上。方才，他用惊人的毅力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是因为他不想在仇人面前流露出内心的恐惧。尤其这个仇人还是个美丽的年轻女孩。可这会儿，他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他怀着不甘和悲哀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也许是百感交集的缘故，他居然感觉不出身上有哪里不适了。

真金带着侍卫兴冲冲地来探望高和尚。“喂！”他站在门外招呼一声，随即看到一张惨白惊恐的脸和一双形如死人般冰冷无神的眼睛。

“我的天，你怎么了？”他惊问。

高和尚默然无语。

“莫非我父汗改变主意了？不可能呀。我刚从父汗那里回来，他还对我说坐完三天监禁还要单独为你设一场‘三艺’表演，如果到时你依然表现出色，他就会给你委任官职。为你的事，我先派人给你送了饭，才去见我父汗的。”

高和尚“腾”的蹦起：“燕王，你说是你派人送的饭？”

“是啊。”

“真是你？没弄错？”

“弄错？你是不是犯糊涂了？”

高和尚真的糊涂了。

饭菜既然不是九公主送的，她因何要冒认？也许是她正要进来羞辱我一番，见我刚刚吃过饭，就故意诈称饭中有毒好借机吓我一吓？抑或她另备有饭菜，调包了燕王送来的那份？

高和尚正胡乱猜疑，真金已走入牢中，拍拍他的肩头：“才一宿没见，你怎么一副见鬼的样子？”

“谁说不是呢？我真见了鬼，白日鬼。”

高和尚将九公主探狱的情形细述一遍，真金也有些慌了，忙唤来狱卒：“公主是否另备有饭菜送来？”

“没有啊。饭菜是燕王的侍卫送来的，小人收拾餐具要出去时，公主才进来。”

真金又问侍卫：“你送饭时遇到其他人没有？”

“谁也没遇上，小人直接将饭食交给狱卒，才走的。”

真金放了心，看着高和尚叹了口气：“九妹的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高和尚转眼间经历了如此大悲大喜，一时啼笑皆非。他不得不承认，九公主虽说傲慢娇蛮，确也心机过人。

唉，谁让他倒霉，偏偏要去得罪这位金枝玉叶呢！

高和尚坐满了三天监禁，真金亲自将他接回燕王府。哈布尔闻讯赶来向高和尚道贺，高和尚高兴地拉他入座，两人各自畅谈对摔跤的见解，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哈布尔从不涉身官场，但在民间威信很高。他一生厌虚伪，敬英雄，宴会那天同高和尚比武，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高和尚敏捷的身手，临危不乱的风度，都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若非公主从中刁难，他早想同高和尚切磋技艺，互通有无了。当时，他委实替高和尚捏着一把汗。

在燕王府哈布尔不肯多待，临行前他一再邀请高和尚到他家做客，高和尚欣然应允。

休息数日，忽必烈拣了个晴好的天气，亲率百官来到演武场，观看高和尚献艺。闻讯赶来看热闹的达千人之多。忽必烈由百官相陪，高踞宝座，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高和尚首先上前见礼。今天，他特意穿着一件薄薄的皮袍，腰间扎着一条黑色的皮带，鲁川剑斜挂腰际，背上背着一张引人注目的硕大的铁臂弯弓。这身打扮，使本就一表人才的小伙子愈发显得威风凛凛。

忽必烈挺高兴，令侍卫解下高和尚的弓，让儿子们都来试试。从真金开始，众兄弟中只有北平王那木罕拉了个满弓。真金自幼身体孱弱，虽未荒习武艺，但对于弓箭显然比其他兄弟稍逊一筹。那木罕等六兄弟都试完后接过弓，又连拉几下，然后递还给父汗。

“怎么样？”忽必烈很认真地问。

“霸王弓，果然够霸气！”那木罕赞许的目光扫过高和尚。

忽必烈满意了。那木罕说好，自然是好。十个儿子当中，数那木罕的武艺最好，而且对各类兵器都有研究。

“可以开始了。”忽必烈将弓还给高和尚。高和尚领命，打马绕场一周。传令官宣布：第一项，马上秋千索。

秋千索是高和尚的独家兵器，高和尚使来最是得心应手。开始时，还见人舞索，索缠人，舞到最后，只见雪练飞闪，水光四射，根本辨不出哪是索，哪是人。众人看得眼花缭乱，喝彩声、怪叫声迭起。一套练毕，高和尚收索，在马上施礼。

忽必烈又问那木罕：“如何？”

“游龙戏凤，尽得其妙。”

传令官宣布：第二项，飞马落金钱。目标是场外吊在旗杆上的三枚铜钱。

高和尚唤来传令官，告诉他，三枚铜钱，他要一箭射钱缘，一箭射钱眼儿，一箭射钱线。传令官诺诺，其实并不很信。

高和尚一心要显弄平生所学。他从箭袋中取出三支箭，一支用牙咬住，一支夹在手指中，最后一支搭在弓上。他催开坐骑，跑了几步，第一支箭平稳地射出；与此同时，他掉转马头，从马背上拧过身子，又发出第二支箭；接着，他一脚离镫，恍若要掉下马来，第三支箭已离弦而出。他的全部动作紧凑利落，天衣无缝，只听得三声响，三枚金钱全都落在地上。

传令官跑去拾起金钱。果如高和尚所说，一箭射中钱缘，一箭穿过钱眼，一箭射断拴钱的细线。传令官飞跑着去向忽必烈报告，忽必烈手捧金钱，哈哈大笑。

掌声四起，欢声雷动。高和尚按捺住得意的心情，催马上前拜见忽必烈。

忽必烈摆手让他起来，赞道：“想不到你不单武艺高强，还是个名副其实的神箭手。”

高和尚谦虚地一笑：“皇上过奖了。小人还有一手绝技，不知皇上是否肯赏脸观瞧？”

“要看，要看！你速去演来！”

场上传令官高声宣布：第三项，探马拾物。

高和尚直起身，故意四下张望片刻，然后起身向一直站在不远处注目观瞧的九公主走去：“公主，请赐小人一物，放在地上，容小人亲自捡还给您。”

九公主当然知道高和尚的意图，她略一思索，从头上拔下一根小巧的银簪，随手丢在一低洼处。

高和尚谢了，牵过自己的马。

这位刁蛮而聪明的公主确实又给他出了个难题，九公主扔簪的地方，若想飞马掠过时拾起，着实不容易。

高和尚脸上的为难之色没能逃过九公主锐利的目光，她觉得很开心，她可没忘了鲁川剑之仇。

该着高和尚时来运转。平时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也助了他一臂之力，他飞马掠过时竟将银簪拾到手中。顾不上品味成功的喜悦，他匆匆来到九公主面前，奉上银簪。“小人差点栽到马下。”他低声说，只有九公主能听到他的话。

“便宜了你。”九公主同样低声说。高和尚不介意地笑了。

演武结束，高和尚上前拜见大汗忽必烈。忽必烈命他近前，将他仔细端详了片刻，笑问跟随在他身边的张易和玉昔帖木儿：“你俩看，这孩子是不是长得很像一个人？”

玉昔帖木儿嘴快，回道：“长得像燕王。”

“像吧？朕看也像。嗯，好！和尚，你今年多大了？”

“回陛下：草民今年二十三岁。”

“很快你可以对朕称臣了。燕王曾多次在朕面前夸赞你文武双全，你勇夺今年的比武大赛状元，又有‘万寿节’那天宴会上和今天的出色表现，朕对你的出众才华已深信不疑。高和尚听旨：朕今破格提升你为帐殿平章，以后你要经常跟随在朕的身边，希望你勤于职守，不要辜负燕王对你的力荐。”

“臣，谢主隆恩！”

其实高和尚并不知道“帐殿平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职，不过，从真金、张易欣慰的笑容和许多武将流露出的羡慕神情，他知道这一定是个很被人们向往的职位。后来，他才了解到所谓“帐殿平章”其实就相当于宋朝廷中的羽林军总管，也许在品阶上比不上某些文臣武将，但实际权力却比许多正三品的实职官员还要大许多，而且这个职位以前多数情况

下都由蒙古人担当。高和尚从忽必烈的这一任命上体会到一种绝对的殊荣和信任，他更加感激大汗和燕王对他的知遇之恩。

叁

中统初年，高丽国王王禃曾奉表与元朝廷修好，并为世子王愖请婚。此后，王愖两次入朝，忽必烈终于同意以亲女九公主下嫁于他。

九公主乃忽必烈与纳西公主罗凤之女，因罗凤去世得早，一直是察必皇后将她抚养长大，视如己出。

转眼婚期已到。娶亲这天，上都城格外热闹。街头酒肆，人头攒动，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身着各色蒙古族盛装的送亲队伍早已等候在大安阁内。

“苍天与彩云有缘，江河与湖海有缘，大地与根须有缘，姑娘与小伙儿有缘……”司仪身披织锦绶带，祝福新娘，“愿像旭日般娇媚，愿有流水般福泽，愿像岩石般长寿，愿有如意般福运。愿有智者智慧，愿像财神般聚财……”

盛装的九公主由两名宫女搀扶，四名侍女相随，款款步入殿堂，一时，鼓、金、钲、钹齐奏。

在众人叹羡的注目中，九公主容色如霞、玉润冰清。只见她身着粉色鹤袖袄儿，紫色罗裙，黄色香串配以蓝色团衫，腰束玉带，足蹬一双长筒皮靴。螭虎钗将瀑布般流泻的青丝堆成欲飞的蝴蝶，秋蝉菊花琵琶圆珠葫芦、犀玉坫头梳、云月并插其间，一顶红色镶珠嵌宝的罟罟冠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

早有穿着高丽礼服的世子王愖上殿谢恩。

忽必烈皇帝和察必皇后身着红色质孙服，容光焕发地端坐御台，接受各方的朝拜和祝贺。

蒙古习俗尚九，也崇尚白色。高丽太子王愖遵从大朝旧制，聘礼为九十支高丽参，九十匹白马，九百只白羊，九十峰白骆驼。“九”是吉祥数字，在蒙古人的观念中，“九”代表着广阔、幸福和长寿。

“下面宣布我朝忽必烈汗给公主的陪嫁礼单。”司仪满面红润，好似刚刚喝过马湩一般，抄起一卷宣纸朗声念道：

纳失失、青赤间丝、浑金塔子、通袖膝帛、六花四花缠顶金缎子、暗花纳花叙纹、衲夹、串素、苎丝、毛缎子、紫茸、兜罗锦、叙褐、剪绒缎子、绒棉、草棉、克丝作、隔织。以上缎匹各为九数。

御罗、嵌花罗、番罗、三棱罗。密娥纱、夹渠纱、观音纱、银丝纱、鱼水纱、三法纱、金纱、花纱、绒纱、挑纱、土纱。大绫、小绫。攒丝绸、乱丝绸、锦绸、水绸。南绢、北绢。木棉布、氁丝布、铁力布、葛布、蕉布、竹丝布、生苎布、番棉布、土麻布、碁布、草布、青花布等各为九匹！

银狐、猞猁、紫貂、银鼠、青鼠、青貂鼠、山鼠、赤鼠、花鼠、火鼠等珍贵皮裘各为九箱。虎皮、金钱豹皮、熊皮、土豹皮、鹿皮、葫叶豹金丝织皮、豺狼青狼皮、山羊皮、粉獐皮、狐皮、飞生皮、公鼠皮、扫鼠皮、鸡翎鼠皮。山鼠、花猫、花鹿羔、香猫、麝、竹狸、夜猴、香狸、水獭、山獭、獾等小兽皮各九箧！

红丝玛瑙、黄丝玛瑙、青丝玛瑙。昔剌泥、苦木阑。助把避、肋木剌、撒卜泥。青亚姑、你蓝、屋扑你蓝、红亚姑、马思艮底、黄亚姑、白亚姑。猫儿眼、你舍卜的、乞里马泥、荆州石等红宝石、宝石、亚姑、猫睛、甸子各九盒！

司仪唱得口干舌燥，众人听得津津有味。如此铺排、如此奢华的嫁奁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尤其是那些前来迎亲的高丽臣民，更是听得如痴如醉，目瞪口呆。

高丽太子王湛被仪仗队引入宴会大厅，但见桌桌摆满了珍馐佳肴、玉液琼浆，令人垂涎欲滴。伴随着动听的音乐，舞女们翩翩起舞，挥洒自如。

蒙古婚宴上有吃羊脖子的习俗。因羊脖子的骨骼结合得非常坚韧，虽煮半个时辰也不易分开，用以象征着爱情的终生不渝。

女方设的第二道宴“沙恩吐”在司仪的吟唱中正式开始了。“沙恩吐”俗称“嘎拉哈”，即羊拐骨。侍女们将沙恩吐放在公主桌上后，新郎王湛便开始与新娘的伴娘争夺它，于是，加油声、喝彩声四起，笑闹声中，歌手们娓娓唱道：

玲珑的小沙恩，

连着骨头连着筋。

只要沙恩在，

大腿小腿不能分。

珍贵的小沙恩，

连着血肉连着心。

沙恩若比人哟，

连着男女两家亲。

……

在伴娘的守护下，新郎总是得不到“沙恩吐”。这时女方歌手便不断地唱起讴歌女性的歌，歌声缠绵萦绕，在欢娱中有回忆，在回忆中有真情，时而高山流水，时而蓝天行云。歌毕，公主的伴娘终于将“沙恩吐”交给新郎。“沙恩吐”是成婚的标志，至此，新郎才彻底放下悬着的心。

公主端坐于王愖面前，王愖握着“沙恩吐”，鼓足勇气向她投来深深一瞥。四目相对，王愖呆住了。

美目樱唇，佳人如玉，王愖不觉心醉神迷。

成婚仪式结束，两位新人在侍女们的簇拥下入席。皇帝、皇后登临御台，大臣等按旧制台下列坐。轻歌曼舞，气氛热烈而有序。司仪大声唱诺：“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婚礼，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抬上那肥壮的牛羊，摆上那鲜美的奶食，让我们在这丰盛的喜宴上纵情欢乐吧！”

公主、世子先拜御台上的父皇、母后，再拜皇妃、诸王、宾客，然后转向大安阁东门，面对北方的不儿罕，三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最后出殿向南，对月跪拜，奠酒于地，四拜日月山河天体之行。

身着高丽方领服的高丽舞女载歌载舞，欢乐的高丽乐曲把宴会推入了高潮。

天下承平近百年，

歌姬舞女出高丽。

燕山两度逢元夕，

不见都人事管弦。

世子王愖的侍卫们也兴高采烈地扭动腰肢，挥舞双袖，跳起了明快激越的“井即犁”。

玉德殿当清灏曲，

蹲龙碧瓦接榱题。

卫兵学得高丽舞，

连臂低唱井即犁。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的七十余年中，蒙古帝国一直与高丽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皇族间的通婚也屡见不鲜。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中，苏

良哈氏夫人就出身于高丽王族。此刻，高丽侍卫跳得忘情，脱口而出：

苏良哈氏夫人俊，

蒙高和亲永相济。

春风不关青冢色，

漠南草原犁花絮。

歌的山，舞的海，婚宴盛况空前。这一天，鲜花处处，笑语声声，整个上都沉浸在欢乐和祥和之中……

婚后，九公主将随夫婿走水路回返高丽，高和尚奉旨护送新婚夫妇至庆元港（今旅顺港口）。

专为新婚夫妇建造的巨型舰船坚固、富丽，这是忽必烈送给爱女的礼物。弃轿登舟的那一刻，九公主轻轻扶住了高和尚伸出的手臂。

高和尚感到九公主的手在微微颤抖，这是无法选择的命运。

九公主登上了巨船，她依偎在船舷一侧，没有向前来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而是久久凝视着高和尚。她笑着，泪水悄悄地流着，直到巨船载着她缓缓启动，她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高和尚的脸上。

远去了，远去了，一个没有开始便已经结束的梦。渤海湾浊浪排空，似要将巨船吞没。高和尚知道，他这一生，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张流泪的笑脸。

肆

藏历阳铁马年（1270年）四月八日，忽必烈下旨，敕封西土法主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之帝师，赐玉印。

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大都城外，宫廷属僚等备仪从、音乐、彩舆和香舆出城十里，准备迎接帝师八思巴。

不多时，便望见西边卢沟桥方向帝师八思巴的扈从队伍迤逦东来。代摄国政的皇子真金于路旁下马，与后妃、文武百官一道，以印度大象背上安设珍宝瓔珞装饰的宝座，飘扬珍贵锦缎缨穗的伞盖、经幡、旌旗和鸣钲鼓作乐前导的盛大鼓乐隆重地将帝师迎入宫中。

这一天，大明殿金碧辉煌。

佛法犹如月亮在莲园中升起，分外鲜明。

忽必烈身穿锦缎龙袍，端坐龙椅，左边为察必皇后，右边为帝师八思巴。台下群臣依礼恭贺帝师还朝。

然而，身为帝师，执掌天下释教及吐蕃政教事务的八思巴此次还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并非宣讲佛法或传授灌顶，而是向忽必烈汗进献由他创制的新型文字——一种谁也没见过的隽永清秀的蒙古文字：八思巴文。

“帝师八思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乃我大朝恒久之兆。”忽必烈审视八思巴文良久，兴奋地说。

“蒙古汗国建立之初，每逢传递信息，发布命令和叙述历史事件等，只能派言词敏捷且记忆力强的使者默记心中，然后驰马千里传达给对方。直到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落塔阳汗，俘获了塔阳汗的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通阿，才知晓出纳钱谷、委任人才的印信之用途。于是，成吉思汗命令塔塔通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蒙古语）。”

分别数年，八思巴与忽必烈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在八思巴的眼中，忽必烈汗依然精力充沛，风采夺人：“有人称畏兀儿蒙古文为蒙古旧字。事实上这不算是一种文字的真正创造，而是借用畏兀儿文字拼写蒙古文罢了。连年征战，蒙古的贵族青年根本无暇学习畏兀儿蒙古文。不过，这种借用方式却推及到了别的语言。除了运用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之外，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还用过汉字、回回文（波斯文）以及西夏文来标写蒙古语言。”

“这是先皇从灭西夏、灭金和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需要考虑的。”忽必烈插言，“在西征时与中亚打交道就用回回文，灭金时与宋、金打交道就用汉字。如今，帝师所创蒙古新字，却受塔塔通阿创制的蒙古文影响甚少。”他展开一卷宣纸，面向文武百官、诸子那颜、上面有八思巴用新蒙文书写的优礼僧人诏书。

“唔噢——”殿上响起一片惊叹声。

忽必烈收起诏书交给察必皇后。察必皇后尊重地问八思巴：“据说法主萨班应阔端大王之召抵达凉州后，深感蒙古汗国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而蒙古又无自己的文字，对传播佛教极为不利，是这样吧？”

“正如皇后所言，阔端大王于是请法主萨班创制蒙古文字，法主应诏，曾经一夜苦思冥想，翌晨黎明时分，偶见一藏族女子持揉草搔木跪地。见此征兆，法主顿有所悟，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字母，分阳、阴、中；强、虚、弱性音三种，也就是分男性、女性、中性三类，编成强、虚、弱三种。只可惜，在其时由于时机不逮，未获机缘，故未以此等蒙古文字翻译佛典。后来法主萨迦班智达圆寂，此事便暂且搁下。而今，我奉当今圣上之命，终于完成了伯父未竟的事业。”

忽必烈大喜，当即下诏颁行天下：

朕唯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帝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其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伍

七月，燕京接连下了几场罕见的暴雨，流经京城的高梁河、永定河等几条河流水位暴涨，直接影响到京城百姓的生命安全，张文谦、郭守敬等人带领五万民工日夜奋战和坚守在防汛工地，真金更是每日前往工地视察，丝毫不敢松懈。

适逢帝师八思巴还京，为京城百姓计，八思巴在京城外的法源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法事，冒雨参加诵经的僧侣和信众达数万之众。当日，暴雨骤停，天空中飘起小雨。

次日，雨过天晴。忽必烈询问天灾征候，八思巴推算后回答：恐云南局势有变。忽必烈忙遣使往云南打探消息。近一段时间，他未接到来自云南的任何讯息，心里也有些疑惑。使者离去又转回，带回了一个手持金批令牌、风尘仆仆的女子。

女子正是清风。

忽必烈直到这时才知晓云南境内发生的变故。忽哥赤性本仁柔，赴云南伊始便处处受到都元帅宝合丁的牵制，忽哥赤不愿与宝合丁发生冲突，故百般忍让。忽哥赤的委屈，清风丝毫不知晓，因为忽哥赤从不对她讲一切不愉快的事情。

平素，清风足不出户，只是在王府相夫教子。九公主出嫁后，清风发现自己又身怀有孕，心中更加想念亲人，遂派可靠的家将将两岁的儿子确吉送回燕京，也好让他见见从未见过面的祖汗和外祖父。

忽哥赤的过分善良助长了宝合丁的野心。宝合丁深知，云南山高地远，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不成问题。他首先利用美色拉拢和控制了六部尚书阔阔带，继而又与一些心怀异志的部落首领达成秘密协议，约定待他取得对云南的绝对统治权后，他将允许这些部落首领继续拥有昔日权势，不称臣，不纳贡，依然各自为政。

一切安排妥当，宝合丁在元帅府摆下宴席，派人去请忽哥赤。

这天，王府的后花园刚刚建成，忽哥赤正与清风游赏“望卿山”和“清风亭”，两人还商议就在“清风亭”吃晚饭，听说宝合丁有请，忽哥赤虽不想去，但考虑到宝合丁难得这样殷勤，如果拒绝，宝合丁一定觉得面上无光，因此勉强答应赴宴。

临别，忽哥赤嘱咐清风先睡，他一定早去早回。

清风却睡不着，她一直在府中走来走去，等候丈夫归来。不知为什么，她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天色越来越晚，清风走出王府，在门口徘徊。突然，黑暗中出现了一个身影，借着门顶灯笼微弱的光线，清风认出了来人正是跟忽哥赤一起到元帅府赴宴的侍卫。

侍卫顾不得施礼，一把将清风推回府中。“王妃，出事了！”他声音急促沙哑地说道。

“王爷呢？”清风一阵眩晕。

“王爷他……”侍卫的声音哽了一下，又匆忙地接下去说道，“宝合丁和阔阔带早有图谋，他们给王爷的酒里下了毒。我去接王爷时，看见元帅府的人架着王爷正往客房走，他们告诉我说王爷醉了，他们要扶王爷回客房休息。我不放心，就跟着他们走。幸亏王爷这时神志还清醒，当我服侍王爷躺下时，他乘人不注意，将我的手指伸进他的嘴里，他嘴里的肉已经全都烂了，我顿时明白了一切。可当时我只能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借口去给王爷备轿，好带王爷回府，这才逃出了元帅府。王妃，宝合丁和阔阔带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来清洗王府，杀光所有的人。我们的人太少，不是他们的对手，您一定要快逃，回燕京，向大汗求调大军，为王爷报仇！”

侍卫的话音未落，就听到府外人叫马嘶，刀枪并举。侍卫带着家将拼死抵着府门，只为清风多争取一些时间。侍女保护着清风从后花园向后山逃去。宝合丁人多势众，很快追至后山。为了小姐，侍女奋不顾身引开了追兵，清风才得以逃入深山之中，暂时躲开了宝合丁的追杀。

宝合丁派人围山不撤，清风在山中躲了整整十天。山中缺衣少食，丈夫含冤而死，这一切都让清风苦不堪言。悲愤的心境中，她流产了。当她昏迷不醒之时，幸好一位上山采药的苗医发现并救了她。正直的苗医了解到清风的处境后，冒着生命危险将清风送出云南边境……

忽必烈被儿子的惨死激怒了，他更后悔自己所托非人，害了儿子。他当即调遣大军赴云南平叛，哮喘病已经十分严重的兀良合台坚决要求执掌帅印。这位蒙古名将，多少年转战云南境内，对云南的每座大山、每条河流都了若指掌，这一次，他要再披战袍，激浊扬清，为女婿报仇。

清风也随大军出发。真金担心清风的身体吃不消，劝她留下来，清风拒

绝了他的好意。她对真金说：“在云南，有忽哥赤为我修建的‘望卿山’和‘清风亭’，忽哥赤曾对我说，‘望卿山’是他，‘清风亭’是我，‘望卿山’与‘清风亭’相伴，永不分离。如今，忽哥赤已与云南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他留在那片土地，而我，喜欢呼吸着那里的空气，感觉他的存在。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忽哥赤、为王府所有死去的人报仇。过去是我错了，我做着云南王的王妃却从来没有将云南当成我的家，可是，那里的百姓却无私地帮助了我。以后，我所能回报他们的，就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就是和他们一道，将云南建成美丽祥和的地方。燕王，请你和阔阔真嫂子帮我照顾好确吉，等到云南平定之后，我再回来接他。”

真金了解了清风的心愿，便不再相劝。

大军翌日出发，迅速向云南方向开进。宝合丁万万没想到自己有备而战，却还是难抵兀良合台兵锋，最终落了个兵败被擒的结果。阔阔带原本是受宝合丁胁迫，宝合丁既败，他明知自己犯下不赦之罪，悔之莫及，留下一封忏悔书，在尚书府服毒自尽。

忽哥赤的尸体被宝合丁的手下乘夜丢于元帅府后的山涧之中，已不知被激流冲到哪里。清风只能在山涧旁命人剖出宝合丁的心脏，血祭她的丈夫和所有罹难的王府人员。

兀良合台暂时留下来，等待忽必烈汗委任新的云南王及官员到任，此前，他必须坐镇王府，以尽快恢复云南境内的秩序。

十一月初，云南全境平定的消息传来，落落公主在燕京戒台寺削发出家，法号“妙严”。死者已矣，生者又远离凡尘，忽必烈蓦觉自己同时失去了一双儿女。

第十章 拉开统一战争的序幕

壹

燕京坐落于燕山脚下，东环沧海，西拥太行，南临河济，北连朔漠。

燕京古时名蓟，是燕国的都城。至春秋战国时，蓟已发展成为“富冠天下”的历史名城之一。自秦汉至隋唐，它逐步成为统一中原地区的郡国和幽州的治所。与北宋对峙的辽国，改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的陪都；与宋对峙的金国亦迁都于此，经营六十余年。因此，燕京地区无论从地理形势，还是从历史发展来说，都优于远离中原的开平城和哈剌和林。作为地域辽阔的蒙古，迁都于燕京是有利于其统治的。

忽必烈早在夺取汗位之前的十多年间，就已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小

圈子。他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信用儒术，遵从汉法，成为决心抛弃蒙古旧法的新式君王。刘秉忠曾对忽必烈说："今天谁能重用汉族士大夫，又能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谁就能当中国的皇帝。"这对抱有一统中国愿望的忽必烈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启发与激励。

当年，还是藩王的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统领漠南汉地初至燕京时，木华黎之子宝鲁即曾劝他："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郝经也力主忽必烈迁都燕京，他认为：燕都东控辽东，西连三晋，背负天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

之后，忽必烈在一批开明的蒙古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之下，在战败了分裂的、守旧的阿里不哥势力之后，采纳众议，迁都燕京。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诏改燕京为中都，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

忽必烈诞生的那年，蒙古大军挥兵南下，攻破金中都，旋即大肆掠夺，继而纵火焚城，大火蔓延月余方息，一代宫阙付之一炬，只有位于东北郊外的大宁宫免于战火。一二六○年忽必烈到中都就驻跸大宁宫。因大宁宫附近风景优美，忽必烈遂决定环绕大宁宫另建新都。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忽必烈命刘秉忠负责督建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

"上都为卿的杰作，朕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宏伟壮观的中都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去吧，去完成你的使命!用你全部的智慧重建一个崭新的中都城，恢复它昔日的辉煌!"忽必烈在刘秉忠出发兴建中都前夕，语重心长地叮咛他，"朕坚信你会不负众望。你此去中都，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无论如何要保证工期和质量。你是否估算过，整个工期需要多长时间？"

"臣仔细计算过，整个工程完工大约需要十六年。前期工程如宫城、皇城和外城的一部分则需要四年时间。"

"好!四年后，朕等着为你庆功!"

贰

刘秉忠领旨上任。四年弹指一挥间，辛未年十月辛卯日（1271年11月4日），新建的中都城初具雏形，宫城、皇城、外城如期竣工。

这一天，中都城披红戴绿，张灯结彩。光禄大夫刘秉忠、安肃公张柔身着一、二品官服，巡视全城。行工部事官员张弘略等骑马随行。只听鞭炮骤响，鼓乐齐鸣，兀鹰飞翔，欢声雷动。在初冬阳光的照耀下，中都

城抹上了一层金辉。

“新建的都城，规划整齐，格局宏大，把雄伟的宫殿群与优美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刘秉忠向前来视察验收的史天泽、姚枢、窦默、孛罗等大汗的亲信官员简要地做着介绍。多年老友久别重聚，自有许多话要说，“中都新城，蒙古称作‘汗八里’，即大汗之都城之意。城区分为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外城平面为长方形构图，南北长十五里许，东西宽约十三里半，周长是五十七里。”

“城址的勘定和都城的规划主要应该归功于秉忠先生。”安肃公、荣禄大夫张柔风采不减当年，虬髯褐发，面如红枣。

“想当年，”中书左丞相、枢密副使史天泽轻轻甩着马鞭，侃侃而谈：“金中都城被蒙古大军攻陷后，成吉思汗即派亲信汪古儿等官员前往接收金库，将无数金银财富席卷而去……”

“润甫何出此言？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张柔生怕史天泽再接着说下去。

史天泽勒住坐骑，一梗脖子：“难道我说错了吗？自古以来，有破有立，有立亦有破，这是天定的法则，谁也休想违背!”

“对，对，你说得对。不过，我们能不能边走边谈？”张柔笑着做了让步。张柔是在数十年前蒙金狼牙岭战斗中因马蹶被执而招降的一员虎将，这些年来，他对蒙元朝廷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因此深受自成吉思汗以降的历朝蒙古大汗的信任。

“记得那时，战火中幸存的中都居民，在孤城久困之后，食粮告罄，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景。”史天泽继续道。

众人沉默，面面相觑。

还是姚枢打破了这短暂的寂静：“但后来，在归附蒙古的汉将请求下，成吉思汗允许军士给粮，入城转粜，以缓民饥。”

“是啊，这是成吉思汗解民于倒悬之举。”史天泽点头表示赞同。

“当今圣上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在旧中都东北，以金的琼华岛离宫为中心，兴建了新的都城。”刘秉忠不愿深谈下去，适时地将话题又引回这次巡视的主题上。

“新城选择在高梁河下游，使宫苑的水源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而且，为了方便运输木料、石料等，又重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运木石。”

“由于运输便利，工程进展十分迅速。”张柔接过刘秉忠的话头，“至元四年四月，宫城动工，次年十月，宫城建成。至元八年（1271年）始建皇

城，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夫二万八千余人修筑大内、皇城。”张柔身兼“判行工部事”职，其子张弘略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主持都城的城建。

“弘略，你介绍一下都城兴建的基本情况吧。对了，老夫还有一事想与诸位商议，为显示我大朝的气派，老夫意欲上奏大汗，将中都城改称‘大都城’，诸位以为如何？”

“张公此议甚好，我等全力支持!”随行官员皆表赞同。

“说起这大都新城的布局，正如秉忠先生开始所言，”张弘略侃侃而谈，“外城平面为长方形构图，南北长十五里许，东西宽约十三里半，周长是五十七里。城墙全部用夯土夯实，墙基部宽十五步（约二十四米），其宽、高、顶宽的比例为三比二比一。都城四隅建有巨大的角楼，城墙外每隔一定距离筑有数座加强防御用的‘马面’，也说是‘墩台’，墙外环绕宽三十步的护城河，河水深约二丈。”

张弘略略一停顿，继续道：“新城的设计完全遵循了《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大汗建年号‘至元’，也是语出《易经》中的‘至哉乾元’。其他宫殿名如大明、咸宁，城门名如文明、健德、云从、顺承、安贞、厚载，也都是取自同书乾坤二卦之辞。这些都是大汗厉行汉法的重要标志。”

说话间，各省、部、院一行大员宰执们已登上丽正门城楼。

张弘略命人展开一张地图，手指在标有色彩的地方轻轻滑动着：“皇城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周围筑墙，称为萧墙，又称红门阑马墙。墙基宽约十步，周长二十里。皇城南面正门为灵星门，又称红门，正对外城丽正门。皇城南墙外侧与大城南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为千步廊。请看这边，灵星门内数十步有河，河上建桥，绕桥植高柳万株，气氛森严。”

众人顺着张弘略手指的方向望去，但见岚气蒸腾的蓝色天穹下，红墙黄瓦时隐时现。在人们目力所及的地方，飞檐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

接着，张弘略驾轻就熟地向随行人员介绍着万岁山（万寿山）、御苑、西御苑的概况。萧墙以内有三处苑囿，最著名的是宫城之西太液池中的万岁山。万岁山原是金代大宁宫的琼华岛，年初奉旨改名万岁山。忽必烈初到中都常住大宁宫，三次修缮琼华岛。山高数丈，山皆叠玲珑石，峰峦掩映，松桧葱郁，秀若天成。湖水引上山顶，由龙口喷出，蔚为壮观。登上万岁山顶，可以俯瞰都城。山上建有华丽的殿阁亭榭，栋宇飞翠，金碧交映；复阁危榭，左右拱间，吞松古桧，烟云缭绕，隐然蓬莱仙府。广寒宫内，整玉雕琢而成“渎山大玉海”（玉瓮）、“五山珍御榻”，放置殿内。俯瞰琼华岛池水，但见波光澄澈，绿荷芳藻，含秀吐香，游鱼浮鸟，况戏群集。太液池广有五六里方圆，驾飞桥海中，起瀛

洲之殿，绕以石城，作洲岛拱门，便于龙舟往来。太液池中万岁山南的小岛上建有仪天殿，殿三面有桥，可通东内、西内和万岁山。

池中还有方丈岛（墀山台）。万岁山、小岛、墀山台三岛浮于池面，形成了一池三岛的神仙宫苑的态势。

御苑位于宫城北，南起厚载门之北，西临太液池，珍禽异兽豢养其间，人称“灵囿”。西御苑高五十丈，巍然与琼华岛遥相呼应。

大都城内的街道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干道各九条，纵横交错构成棋盘式的布局。另有街巷三百八十四条，胡同二十九条，内居工匠六万七千余户，工匠及其家属达三十三万八千人。宿卫诸军达十万人。乐工、富商六万三千人。佛教寺院、基督教徒万人，下层市民、农业人口四十一万人，官府与其家属、宫廷人员十一万人，总共达一百一十万人。

全城居民活动有时间限制，城内有报时中心，位中心台，台南是鼓楼（齐政楼），台北有钟楼，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辛未年十一月辛酉日（1271年12月4日）。

大都城。

皇城里的二十余万宿卫、官府人员照例身着崭新的官服，在宫廷乐曲的美妙旋律中，举行着隆重的开国奠基仪式。

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立于御台前，庄严宣布：“奉当今皇帝忽必烈汗圣旨，自至元八年十一月初一始，前中统王朝，至元王朝赐名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象征着大元帝国如日东升，欣欣向荣!”

《盛世之典》音乐奏响，引来阵阵欢呼。

歌声渐缓，各级官员三跪九拜，山呼万岁。

一个威震世界的大元帝国，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伴随下，诞生了!

雄鸡报晓，旭日东升，朝霞把大地抹得一片鲜红……

叁

从大都城南的丽正门入城，往北便是长七百步、直通皇城灵星门的千步廊。皇城，亦称萧墙，俗称红门阑马墙，周回约二十里。灵星门内数十步有河东流，河上建有白玉石桥三座，称围桥，石栏上雕刻着龙凤祥云图案，晶莹如玉。桥下面有四条白石龙。河岸上尽是柳树，郁郁葱葱。

西面远远地与西宫海子相望。渡桥约二百步，便是宫城的崇天门。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崇天门两侧，右为星拱门，左为云从门。东西两侧有东华门、西华门，北面是厚载门。各门戒备森严，岗哨林立，旌旗在风中猎猎招展。

星拱门之南有御膳亭，亭东为拱宸堂，是百官会集之所。宫城内的建筑前有大明殿，后有延春阁，均衡地分布在城市的中轴线上。

忽必烈命人从漠北草原把成吉思汗居住地的一株莎草移植于大内丹墀之下，赐命为“誓俭草”，意在告诫子孙保持祖先的淳朴风尚。

大明殿东有文思殿，西有紫檀殿，后面有柱廊通寝殿，并有连抱长庑，以通前门，前面绕以画满花卉的金红阑槛，此处便是妃嫔们的住所了。

寝殿后面为宝云殿，再往北是延春门，入门过廊即为延春阁，有梯，从东面三折而上。阁上放置两张御榻，柱廊中设小山屏床，皆楠木饰金制成。后面的寝殿中设有楠木大御榻，忽必烈常在这里召见大臣和大修佛事。

十一月的大都古城，寒风刺骨，瑞雪纷扬。

忽必烈侧靠御榻，闭目养神。

燕王真金、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列坐两侧，屏息不语。

不多时，怯薛长近前低语：“陛下，昭武大将军、南京路宣抚使刘整殿外求见。”

忽必烈微微睁开眼：“传谕下去，就说朕有请刘武仲将军。”

忽必烈的双脚踩在金足踏上，这时他蓦然感觉有些凉意，便细心地将双脚移向金足踏旁的火盆：“还有，传朕旨意，着伯颜、阿术、张弘范一同进殿议事。”

不一会儿，刘整及中书右丞相伯颜、征南都元帅阿术、益都等路行军万户张弘范先后来到大殿之上。

忽必烈温和地向刘整问道：“刘爱卿有何事要奏？朕欲闻其详。”

刘整抬眼望着面色红润、慈眉善目的忽必烈，道：“臣求见陛下，是有破宋之策进献。”

他从袖管里抽出一份奏折呈上：“宋廷主弱臣悖，立国一隅，势不能永存。臣愿效犬马之劳，请旨领兵先破襄阳，撤其捍蔽。”刘整将回朝途中思虑已久的攻宋之策和盘托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拥有天下十之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

阿术接过刘整的话头，十分客气地询问：“我对刘将军不甚了解，有几个问题须澄清一下，不知刘将军肯赐教否？”

刘整淡然一笑：“阿术元帅但讲无妨。”

“阿术粗陋，尝闻武仲将军沉毅有智谋，善骑射。金乱时入宋，投到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孟珙攻金信阳，将军为先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闻报大惊，谓将军之功胜似唐朝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乃亲为将军书旗曰：‘赛存孝’。不久，将军亦以军功升迁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可有此事？”

刘整手扶金椅，不动声色：“确有此事。我先世本京兆樊州人，后迁到邓州穰城。金乱时避难于宋，得孟将军擢拔日渐升迁。”

“如此，将军因何转投我朝？”

刘整略一沉思，未及答言，张弘范已沉静地接过话头：“阿术元帅有所不知，刘整将军以北方人，捍西边有功，南方诸将皆出其下，遭致宋宰执吕文德忌妒，是以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

“哪个吕文德？是不是宋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的哥哥？”忽必烈对吕氏兄弟很感兴趣，问道。

“回陛下，正是。宋荆湖统帅吕文德利用宋将俞兴和刘整将军之间的矛盾，派遣俞兴制置四川以图控制将军。俞兴以军机大事召将军，将军识破其陷害计谋，不赴行营，俞兴遂构陷将军。将军不服，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此时，将军亲信部将皆为奸谋所害，将军自忖危不自保，乃谋北投我朝。”

张弘范年轻气盛，快人快语。这些年来，他与刘整在共事中彼此多有了解，既知刘整降蒙的前因后果，也知其人将才难得，早便心生仰慕。今见阿术有所疑虑，自然急于为刘整分说原委：“中统二年夏，刘将军携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归附我朝。陛下嘉其来归，授夔府行省兼安抚使，赐金虎符，同时赐金银虎符与其将校中有功勋者。宋将俞兴来攻泸州，将军散尽家财出宝器分飨士卒，激励士气，大败俞兴宋军。战后，将军遣使以宋朝所赐金字牙符及佩印入朝进献，并请求屯兵，厚储粮秣，高筑城墙，以为长期图宋之计。

“中统三年初，刘将军奉旨入朝，陛下授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并命刘将军仍兼都元帅，立寨诸山，以扼宋兵。有人嫉妒将军，执书状告将军怀贰心，书曰：既能叛宋，将不能叛蒙古耶？将军担心朝廷误解，执书廷辩，请求分帅潼川。陛下从其请，七月，诏改将军为潼川都元帅。次年五月，宋军进逼成都，将军驰援之。宋军闻‘赛存孝’兵马至，远遁，企图迂回偷袭潼川。将军早有所料，遍设伏兵，激战于锦江之地，聚歼宋军。至元三年六月，陛下嘉奖其功，迁昭武大将军、南京路宣抚使。”

“然而，作为征南都元帅，我仍然不能不问，”阿术目光冷峻地注视着刘整，“前不久，我方军士捕获一僧人，从他身上搜出宋廷的一封密信，内曰：委任刘整为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希望刘将军能对此事做出解释。”

此前一直沉思不语的燕王真金从一幅宽大的襄阳地形图前抬起头，果断地向阿术和正欲解释的刘整摆了摆手：“元帅不必深问，安童曾将密信之事告之于我，对于此事，我二人都坚信是宋廷的离间计，意在为他们除掉刘将军这个心腹之患而已。自古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与刘将军虽然接触也不是很多，但对刘将军的为人却素有所知。”

燕王真金于中统三年十二月奉诏领中书省事。四年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解除了阿术的疑虑后，真金话锋一转：“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实际问题：目前宋拥有精兵七十余万，加上团练兵丁，总数在两百万左右。而我们呢？区区五十万人马，既要安抚西北边陲，又要发兵征宋，实际机动兵力只有三十万，且长途奔袭，兵马疲惫。因此，若想打赢这场战争，硬拼无论如何不行。这仗怎么打，伯颜丞相有何高见呢？”

伯颜自从被忽必烈留下后，在朝中谋划建言，见解常高于其他大臣，处理事务尤其能够当机立断。忽必烈对他的才能十分赏识，亲自做主，将中书省右丞相安童之妹赐嫁给他。次年，即任中书左丞相，后升为同知枢密院事，进入朝廷军政核心领导层。

伯颜抬起头，眉宇间透露着几分机智、几分从容：“臣以为，宋虽偏安一隅，朝廷腐败，朝中贾似道等擅权枉政，民生怨怼，但其地处江南，物阜民丰，兵多将广，其军力仍不容小视。依臣之见，这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持久战，以我目前之国力，攻占襄阳尚需时日。故而，我赞同刘整将军的建议，先围襄阳，然后破之，即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逐渐消耗宋廷的财源、兵源，最终一举灭之，统一全国。”

伯颜说完，殿中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安童双手放在表案之上，望着面容沉静的忽必烈，犹豫片刻，方审慎地说：“朝中有一部分大臣认为，中统建元至今，相继发生了阿里不哥、李璮叛乱，对我朝影响甚深。而今，国家需要休整，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倘若出兵攻宋，一旦旷日持久，只怕又将生李璮之乱。”

忽必烈早有一统天下的宏愿，加之时下因内乱造成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已清除殆尽，北方经济复苏，政局如日中天，正是考虑到发兵南下的综合条件已然成熟，他才召集了这次军事会议，集中讨论和确定了先攻襄阳、后取宋的攻伐方略。对于朝中反对意见，他不加评论，只问安童：“你个人对出兵伐宋有何看法？”

安童目不斜视，一字一顿，掷地有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好!”忽必烈双手撑住金椅扶手，慢慢站起身。

“众卿听旨：朕意已决，即日设立元帅府，调集诸路兵马围攻襄阳城，全面实施中路突破的战略，在宋人的江北防线上打开缺口后，大军长驱直入，一举突破长江天险!阿术、刘整，朕命你二人全权指挥攻宋军队；安童，朕命你别置行省掌佥军、屯田、供饷诸事，同时负责入奏军机。后勤保障及兵员调遣则由中书省和枢密院协商解决，不得延误，否则，军法论处!”

“遵旨!”众人离席，齐声接旨。

忽必烈如此分派，自有他的道理。

阿术曾随忽必烈远征大理，又多年在黄、淮间指挥军队与宋军对峙，有丰富的对宋作战经验。

刘整入朝之初即对攻宋之策成竹在胸，远在大计确定之前，他已命部属日夜操练，做好大军渡江作战的准备。

安童则擅长协调诸军，确保供给……

退朝后，刘整与阿术商议：“我军骑兵、步卒优良，所向披靡，唯水战不如宋军。如能夺其所长，造战舰、练水军，必能获得成功。”

阿术深有同感：“明日上朝，我将向朝廷建议，尽快组编水军，由将军全权负责训练和指挥。南国江湖密布，城池坚固，不适宜骑兵展开和步兵攻击，没有水军配合作战，若想击败宋军，夺取攻宋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是一句空谈。”

肆

襄阳位于湖北西北部，汉江中游。鉴于襄阳“扼汉江咽喉”的重要地理位置，蒙古对这座军事重镇可谓志在必得。

鹿门山万寿寺。阿术攻打襄阳的元帅府设置于此。

登高远望，但见鹿门山立于东津湾内，北临汉江，南接砚山，峭壁苍苍，树木葱茏，景色幽丽。

“东汉建武年间（25年—56年），襄阳侯习郁建神祠于山上。因门前刻二石鹿，夹神道口，故称鹿门寺。唐代仍名鹿门，宋代最为兴盛，有佛殿、僧寮、斋堂等约五百多间，僧众五百多人，乃中原和汉江中下游流域一座名寺。汉末庞德公，唐代孟浩然、皮日休等皆在此寺隐居。”鹿门寺住持慧明法师一边在前边引路导游，一边向兴致勃勃入寺参观的阿术、刘整做着介绍，“寺后有灵溢泉悬空倾泻，状如珠帘，形若瀑布，下有池，曰瀑雨池，泉水汇注池中，曲屈流经寺前，由石雕龙头口中喷

出，终年不竭。寺内尚存塔记石刻二十四面，皆鹿门寺兴衰记录也。”慧明法师拾级而上，精神矍铄，步履轻盈。

“原来如此!多谢大师指点。”

“二位将军军务在身，老衲不便多加打搅，这便告辞了!”

“大师请便!我们来此数日，打搅宝刹，深感不安，还望大师见谅。”阿术作揖行礼，慧明还礼毕，带着几名小徒隐入寺庙。

“前者，皇上批准了建造战舰五千艘，训练水军七万人的‘襄阳战役’计划，刘将军日夜操劳，训练水兵，只三个月就训练出七万干练的水军士卒和一批优秀的水军将领，此乃将军之功也。只是如今，我与将军按照皇上指示，对襄阳围而不攻，待其自毙，这原本不失为万全之策，却不料襄阳城中粮储充足，围困多年不降。”

“襄阳为半山区平原地区，西部山区为荆山山脉和武当山余脉的东段，最高峰名曰望佛山，高六百五十余丈。东部为低山丘陵，桐柏山踞北，大洪山踞南。中部为平原岗地，乃北部南阳盆地和南部江汉平原的边缘接壤部分，地势相对平坦，土层较深厚。襄阳西南部为低山地带，系荆山余脉的残余部分，主要有岘山、岘首山、凤凰山、真武山、虎头山，万山等山峰，壑幽林深，是屯兵驻防的理想之地。”刘整长于地理，无论走到哪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查图观貌，把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沟壑都牢记于心，即使多年之后故地重游，他也能做到过目不忘。

“古城襄阳有大小河流四百八十多条，分属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属长江水系的有汉江、沮水、漳水及其支流。属淮河水系的有游河、小林河、出山河、永名河等。这些纵横交错的河网水系，皆发源于桐柏山北麓。汉江从西北入境，流经老河口、谷城、襄阳县境，纵贯宜城，由南部入长江。所以，只要掌握了汉江，就能扼住长江的咽喉，东可以顺流而下，直取临安，溯江而上，则可轻取川蜀之地。目前战事虽遇小挫，只要坚持下去，我坚信必有转机。”刘整当年驻扎襄阳，又曾经略巴蜀地区，是以对襄阳及巴蜀的地形地貌了若指掌。襄阳、巴蜀多河流、多山，刘整尤其重视这些地理特征。

“我观兵襄阳，驻军虎头山，已初步侦察了其周围地形及宋军的布防情况。”阿术遥指西北方向的襄阳城，“现在，刘将军，我想请你率汉军五万围攻襄阳城，我率主力五万精骑打援。具体作战方案是：你围城攻坚打得越猛烈，宋援城部队越会加紧增援，咱们就来他个围点打援，机动歼敌。我得手后，将率精骑一万人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退兵时设法避开宋军主力的拦截。同时将四万精锐布防在中心岭区域，立虚寨，设疑火，布下埋伏，诱使京湖制置大使驰援襄阳，在中心岭，形成对宋军的伏击圈，如此，定可给敌军重创。”

“好!元帅此计果然高明，刘整心悦诚服，甘拜下风。”

“刘将军过谦了!这正是你提出的破敌之计的灵活运用，只要我与将军同心协力，何愁襄阳不破!”

阿术、刘整会心相视，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

远处，襄阳孤城在残阳中战栗。锯齿形的城垛，就像受伤的巨人的躯体，抹涂着一层血红。

伍

南宋时期，临安府城多次扩建，成为南跨吴山，北列武林门，左靠钱塘江，右近西湖水域的一座名城，气势宏伟，造型独特。

走进丽正门，就是皇宫中最大的大庆殿，殿基高约二丈，全用汉白玉砌成。殿高约百尺。殿内有东西房，东西阁。正中是高约六七尺的平台，上面置有金漆雕龙的宝座，两边还有蟠龙金柱，座顶正中天花板上刻有金龙藻井，倒垂着圆球轩辕镜，显示着宋朝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这就是民间传说中的“金銮殿”。每年元旦、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或者皇帝登极、颁布诏书、公布进士黄榜、内宴百官、接见外国使节以及委派大将出征等大典仪式，皆在此殿举行。

大庆殿后面是皇帝平时办公及每月四次召见文武百官、商议政事的垂拱殿。垂拱殿之后是后妃、太子居住的内廷。内廷之后就是专供皇帝、太子、后妃游览的后苑。后苑种满了严冬不凋的苍松翠柏，秀石叠砌的玲珑假山，还有占地十多亩的宫内大池，人称“小西湖”。小西湖模仿西湖山水，堆叠飞来峰，建造冷泉亭，间以为数众多的亭台楼阁。按宋宫廷制，夏天避暑在翠寒堂，冬天赏雪在用楠木建造的明远楼，中秋赏月在依桂阁，春天观花在钟美堂。钟美堂还有一种特殊装置——鼓风轮，花开时节，风轮转动，香飘满园。

紧靠皇宫的是中央官署，最高行政机构三省六部均置于此。从皇宫和宁门而出，直至城北中正桥，是一条专供皇帝通行的御街，贯穿京城南北，长达两千四百步，把临安府城分为两大部分。御街的中心是御道，用巨幅石板三万多块铺成。御道两边是砖石砌成的河道，河里种植荷花，河岸遍栽桃李，春夏之际，望之如绣。

大庆殿。

早朝时刻已过，权臣贾似道姗姗来迟。

宦官董宋臣大声唱道：“大宋国太师、平章政事贾似道觐见！”

在众人含义不尽相同的目光迎迓下，宋度宗称之为“师臣”，文武朝臣称之为“周公”的贾似道，在数十名侍卫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大庆

殿堂。

宋理宗死后，度宗即位。度宗能被立为太子并得以即位完全是贾似道的功劳，贾似道自恃“定策功”，愈发专横跋扈，恣意妄为。在当今皇帝的特许下，贾似道在西湖葛岭营造豪华的馆阁，可与皇宫媲美。贾似道可以不到官衙理事，而是由三省六部的官吏将各种文书送到他的馆舍呈阅和批示。贾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后来又改为六天一次，入朝时见皇帝不拜，退朝时皇帝要起立目送出殿。贾似道平素深居简出，纵情享乐，然朝中无论大事小情，事无巨细都必须向他报告。

当宋军在襄阳与蒙军鏖战之际，贾似道充耳不闻，依旧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每日不是与众妻妾斗蟋蟀取乐，就是大宴宾朋、夜夜笙歌。在贾似道的淫威下，朝廷官员或迎合奉承，或缄口不语。百官凡有不利于贾似道的行为和言论，轻者被罢职逐出朝廷，重者被杀头治罪，籍没家资，妻子流放。于是，皇帝言路断绝，满耳均歌功颂德之词，边情战报和边关危急的奏折均被隐匿。只有极个别“不识时务”者，敢于冒犯贾似道的“虎威”。勇敢正直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曾上书贾似道，斥责他缓急倒置，不以社稷大计为重，并指出：当前国家面临策略选择，上策是调集内地精兵沿长江布防，抗击即将大举南下的蒙古军；中策是释放郝经归国，尽快促成蒙宋和议，暂缓蒙军的攻势，争取时间重振边防；下策是调集禁军保卫临安，与元军谈判，束手待降。贾似道得书后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大骂汪立信“瞎贼狂言”（汪立信患有眼疾），当即拟旨罢免了汪立信。

此刻，贾似道坐在皇帝旁边——皇帝专为贾似道设了一个座位——显得目空一切。

“皇帝诏我何事？”他不用“皇上诏臣进殿，臣似道诚惶诚恐，请皇上降谕” 云云，而是用了“皇帝诏我何事”，故意摆出一副与皇上平起平坐，不可一世的做派。

“襄阳之困未解，如之奈何？”皇帝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问。

“不日可解，陛下所忧何来？”贾似道侧身漠视皇帝，双目凝射出两道灼人的光芒。

皇帝一惊：“适有女嫔言襄阳危急。”

贾似道冷笑一声：“这等蛊惑人心之说，陛下如何能信？按律当处以极刑才是。”

“悉由师臣处置。今后凡有蛊惑人心者，不论官职大小，一律处斩，籍没家资，妻子发配。”皇帝颁旨。

贾似道转怒为喜，欠身笑道：“咸淳六年（1270年）三月，蒙古皇帝忽必烈批准了建造战舰五千艘，训练水军七万人的‘襄阳战役’计划，这都

是那个叛臣刘整的主意。”贾似道对刘整是疑而用之。景定元年（1260年），当跟随兀良合台南征北伐的蒙军从湖南撤军北返时，贾似道采纳了部将刘整的建议，派兵截断浮桥，杀死了殿后的蒙军百余人。事后，贾似道隐瞒求和真相，向朝廷谎报长江大捷。理宗大喜，遣使将贾似道召到临安，入主朝政。

“叛臣刘整十分卖力，数月间训练出七万水卒……”

“我军水师情况如何？如果开战，胜算几成？”皇帝打断了贾似道的话，急切地问。皇帝虽说耽于酒色，荒疏朝政，然闲暇之时，不免也要“过问”一下军国大事。

“确切地说，安庆知府掌握大小兵舰六千余艘，水兵十万；淮西制置使掌兵舰万余艘，水兵三十万；京湖制置大使掌握兵舰四千余艘，水兵十二万。陛下试想，以区区七万北方水师，欲对我洋洋五十二万水军精锐，岂非以卵击石？忽必烈纵有并吞天下之野心，安敢轻举妄动！”贾似道越说越得意，唾沫星子几乎溅到了皇帝的脸上。皇帝呆呆听着，心里似乎松动了许多。

朝中文武诸臣表情各异，噤莫敢言。每逢贾似道在场，整个朝堂就成了他一个人表演的场所。

贾似道奏毕，皇帝宣布退朝，百官俯身丹墀之下，山呼万岁。

贾似道不等百官起身，扬长而去。

子时。

襄阳上游的茨河渡口，战马低鸣，人影憧憧。

江面上，四十余艘艨艟排列江岸，桅杆上挂着写有“京湖制置大使”字样的灯笼，在朦胧的夜色中闪着幽幽的光芒。

李庭芝以重金招募的七千名乡民敢死队全副武装，登船待发。梨花枪、突火枪、弓射火柘箭、铜火铳，整齐地排列船舷两侧。队员们身披铠甲，腰挎刀剑，静候着开船的信号。

海鹘战船，两舷铁板坚厚，船首装有锋利的铁质尖刺，船体长十丈，共有十一个舱，每船载水兵一百余人，水手四十余人。

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走上甲板，命人抬上一坛御酒，然后将一溜粗瓷碗挨个斟满。

“张贵，张顺！”

“有！”

张贵、张顺响亮地应着，出列来到李庭芝面前。数日前，李庭芝已正式任命张氏兄弟为这支水师敢死队的都统。

“各位兄弟，这坛御酒，老夫一直没舍得享用，今日与各位兄弟共享，亦为诸位勇士壮行！”李庭芝仰脖将一碗酒一饮而尽，随即亮了碗底，将酒碗摔在甲板上。

“噼噼啪啪”一阵碎响，十几名水军将领亦摔了手中的酒碗。

“誓与襄阳共存亡！冲破敌舰，驰援襄阳！”张贵、张顺振臂高呼。

“冲破敌舰，驰援襄阳！”敢死队员们爆发出雷鸣般的应和声。

李庭芝轻轻抚摸着一门巨大的旋风炮，叮咛张贵兄弟：“元军列岸布垒，火力甚猛。一旦交手，不可恋战，只需用火炮、突火枪、梨花枪等牵制敌军火力即可，重要的是迅速突入襄阳，以解襄阳之围。”他把铜火铳叫成了火炮。

“是！张贵、张顺明白。必要时，我们会使用‘猛火油柜’杀伤敌军。”

金属火铳作战时，点燃引火绳，火药成一团火球状射出，杀伤面积颇大。这种兵器在宋、元军队中被广泛使用。“猛火油柜”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喷火器，它利用空气压缩原理，通过类似活塞的“拶丝杖”来回抽动，将油柜中的油抽出来又喷射出去，可以向预定的目标进行准确攻击，从而避免浪费并取得最佳作战效果。

李庭芝忧心忡忡地望着清冷的江面。“汉江水涨，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如果不出意外，半个时辰内到达襄阳城下不成问题。只是，一旦遇到元军舰船，你们将如何对付？”

“我们专门装备了用以射烧敌人船帆的刺火箭、喷筒、管状火炮和飞火抓。”张贵回答。

“飞火抓是什么玩意儿？”李庭芝从未听说过这种火器。

“它是一种棒槌状的火器，膛内装满火药，棒槌外有七八个出火孔，还有倒须钉。投掷出去后，可以扎在敌船上或人身上，顷刻燃烧，无法甩脱，是以十分实用。另外，我们还配备了足以让元军水师闻风丧胆的犁头镖和钩柜。犁头镖重二斤，投掷出去，中舟必洞，中人必碎。钩柜可将敌船推开，也可将敌船钩住。几支钩柜同时发力，可以钩翻敌船。”

“好！太好了！”李庭芝赞道，心中却想：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老夫怎么一样都没听说过？

“时辰不早，发令起航吧！”他吩咐随行裨将，匆匆走下海鹘战船。

四十余艘战船鱼贯驶出茨河渡口，逐浪而行。李庭芝站在岸边，目送江

帆远影，心中渐觉一片虚空……

无论李庭芝还是张贵兄弟都未料到，宋军水师敢死队乘夜色偷袭元营、驰援襄阳的行动，早被元军细作侦知。阿术、刘整将计就计，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宋军来钻。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宋、元两军炮火齐鸣，一时间汉江江面亮如白昼，血光冲天。

张顺不料元军炮火如此猛烈，命令水手拼命划桨。海鹘战船顺江而下，终于突破元军重重封锁，突入襄阳城下。

迎面，元军严阵以待。激战中，张顺中炮身亡。张贵与驻郢州的李庭芝主力部队取得联系后，复从襄阳乘舟突围而出，刘整水师紧追不舍，将张贵军围堵于汉江下游五十里处，张贵军腹背受敌，寡不敌众，于龙尾州柜门关全军覆没。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映照在柜门关殷红的江面上。涛声若断若续，似乎在为不归的勇士低吟着一支无尽的挽歌。

陆

辛未年十一月乙亥日（1271年12月18日）清晨，宋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像往常一样，早早登上樊城的箭楼。

浓雾在隆冬的时节里像团团蒸汽，从江面上慢慢扩散。太阳出来一竿高后，乳白色的雾霭开始散去，陆地、湖面渐显，只有远山还被浓雾包围着。

“府台大人，您看那是什么？”樊城守将范天顺指着城墙下一面面猎猎招展，写有“大元”字样的旌旗惊问。

吕文焕注目凝望：“大元？哦，蒙古国已改元‘大元’了。”吕文焕从心里打了个冷战，“襄阳被困已近四年，外无援军，内无补给。虽说库有储粮，然而缺盐缺布，处境日艰。即便如此，百姓毫无怨言，各尽所能，支援守军。作为一方父母官，文焕既惭且愧，无以为报。”

“府台大人，这是我父亲焚烧旧房檩熬得的盐巴，父亲让我献给府台大人，补补身子。”樊城副将牛富双手呈上手掌大小的一个蓝色布包。

吕文焕双目含泪，慢慢打开布包。两小块浅黄色发灰的盐巴跃入眼帘。此时此刻，这两块盐巴真是比黄金宝石贵重得多，因为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年，库存的盐巴还勉强够用，然而到第二年年初，就开始发生盐荒，此后缺盐的危机日渐突出。其间，虽有朝廷派兵增援，均被蒙古军击

溃；李庭芝派七千名敢死队员从水路驰援襄阳，仍以惨败告终。

“城中缺衣少药三年有余，盐巴更是告罄多时。本府身为朝廷命官，眼见全城军民衣衫褴褛，求盐不得，求医无药，如何能不忧心如焚？只是，本府多次派人出城求援，均有去无回，至今援兵遥遥无期，本府真不知该……”吕文焕话未说完，蓦然悲从中来，唏嘘不已。

“报告府台大人，蒙军使者携书进城，要求面见大人。”一名小校匆匆登上箭楼，向吕文焕报告。

吕文焕似乎有些意外，思虑片刻，沉声说道：“先引入议事大厅，但问详实。”

蒙军使者身着簇新的棉袍，头戴狐皮棉帽，脚蹬牛皮战靴，内着合体的青色锦缎小袄，与城中宋军将士恰成鲜明对比。他从袖管中取出一份书信和一份“建国号诏”，双手递给吕文焕。

吕文焕拆开书信，一目十行地浏览起来：

吕将军台鉴：

将军守城四年，军民日见疲惫，为免生灵涂炭，恳请将军为百姓计，摒弃前嫌，协同进取，回归到中原正统大元王朝之麾下。

我军于汉水东岩鹿门山和白河口等地要隘筑堡，以逼襄阳。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切断救襄陆路。是以，宋援襄之军多次失败。秋八月，范文虎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军需辎重全部落入我军之手。

而今，宋朝廷腐败无能，奸相贾似道专权误国，致使民怨沸腾，社稷如大厦将倾，亡国之日，为时不远。自古良臣择主而事，万望将军以襄阳数十万生灵为念，幡然醒悟，与我等携手，为兴盛王朝建功立业，亦不失封王封侯之举。

大元东西两川统军司都元帅刘整

大元征南都元帅攻宋襄阳元帅府阿术

吕文焕读罢刘整、阿术的劝降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又展开洁白的宣纸上有活字印刷的“建国号诏”，细心地展读起来：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右，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

於戏！称义而名，固非为之溢美；孚体为永，尚不宜于投艰。嘉与数天，共隆大号。咨而有众，体予至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吕文焕将这份“建国号诏”读了又读，脸色变幻莫测。范天顺和牛富面面相觑，同声问道：“信里说些什么？”

吕文焕随手将信交给正站在身边的裨将王福，王福用地道的四川话嚷了起来：“啥子鸟信！咱目不识丁，只会打仗，这劳什子，咱看不懂。”

他将信转呈范天顺，范天顺浏览毕递给牛富，牛富阅完复交于吕文焕，三人神情凝重，默然无语，急得裨将王福看看这个，望望那个，脸涨得通红：“又不是啥子绝命书，干啥子都不言语，快把人急死了！府台大人，末将愿率手下一千多兄弟，冲出城去，杀开一条血路，保护府台大人突出重围，到郢州找李庭芝那龟儿子算账！”

“住口！”吕文焕大声呵斥，“休得胡言！”

他心想别说你手下区区一千多人，就是举全城之兵，又岂可奈何元军？只怕不曾渡得护城河，就会身首异处。

王福跟随吕文焕多年，忠耿憨直，作战勇敢，一向深受吕文焕爱重。这几年，宋军苦守襄阳，只有被动挨打的分儿，王福心里早就憋得难受，恨不能立刻率人杀出城外，与元军决一死战。

“府台大人，你若不肯突围，就派末将带亲兵百余出城厮杀一番，末将即使战死，也可多抓几个垫背的，出出这口鸟气。”

吕文焕神情骤变，霍地从座椅上站起。只见他疾步走到一幅巨大的地图前，指着花花绿绿的挂图，怒道：“你好好看看！这里是鹿门山，距襄阳城东南三十余里，元军筑堡百余，置重兵、火炮把守，以阻遏我军陆路军队；你再看这里，白河口、唐河口、老河口、沮水、漳水、游河、小林河、出山河、永名河一线，皆有元军筑垒置军，竖炮架弩，拦截我援襄水师；邓城、夫人城、庆元己未摩崖、岘山寺、高阳池馆、马跃檀溪、老龙堤、白马洞、古隆中、刘表墓和百里之遥的徐庶庙，元军亦遍置骑兵、水师游动穿梭。如今的襄阳和樊城，四面被围，犹如铁桶，水泄不通，固守犹且不宜，谈何突围，谈何出城决战！”

他离开挂图，转身久久注视着从门前通向门外的一条青砖石路。一束光线从半开的窗棂间射入，打在了他那张因严重缺乏饮食睡眠而呈菜色的脸上，愈发显出一种瘆人的青白。

“以我孤岛一旅之师，与元军抗衡四年，这在历代战史上也算闻所未闻。而今，我们却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郢州与襄阳咫尺之遥，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督师援襄，一败再败，罢黜不久，居然又被起用为两淮制置使，真乃荒唐之至。“蟋蟀太师”贾似道在朝野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擅权枉政。奸臣只知保存实力，忠臣却是报国无门，屡受排挤贬谪。天啊，你莫非真要让所有忠臣寒心，让那些奸臣逆子断送我大宋数百年基业吗？”

厅堂中一片沉寂。良久，范天顺扼腕长呼：“我等生为宋朝之民，死为宋朝之鬼，大丈夫以身报国，生又何欢，死又何惧！”

“好！说得好！汤里火里，都算我牛富一个！”牛富话虽不多，却是豪情万丈。

王福依然怒气不息，上前一把扯住元军使者的衣领，抽刀在手：“哪个怕死，就是狗娘养的。让我先杀了这个猪猡祭旗，再与元军决一死战！”

“咣当”一声，王福的扁茎刀被范天顺的环首剑格开，吕文焕乘势夺下王福的钢刀，投掷于地：“休得无礼！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岂可让你杀他，坏我名节！”

元军使者惊魂未定，哪里还敢再作停留，匆匆拜辞出城。

日近正午，樊城米公祠前人流攒动，吕文焕向全城军民宣布：誓与城池共存亡！

第十一章 一江挽歌东流去

壹

元与宋激战的同时，搬迁新宫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按照忽必烈口述的迁宫诏谕，明确将与皇宫大内隔湖相望的两处宫殿——隆福宫与兴圣宫赐给燕王真金。因隆福宫和兴圣宫位于太液池西，为与大内区分，时人皆称之为“西内”。

其时，真金抚镇四川诸地方返，接旨后不敢耽搁，与阔阔真在规定的日期内搬进了隆福宫。新建的殿阁，房间自然比过去的住所潮湿阴冷，偏真金在归途中偶感风寒，回来后一直缠绵病榻，阔阔真为此十分忧愁。阔阔真是忽必烈亲自为儿子选定的妻子，夫妻感情极其深厚。

赫哲因进宫探望察必皇后，得知了这个消息，回来说给阿合马，阿合马开始漠不关心，接着心生一计。他叮嘱赫哲次日务必带些礼物到隆福宫看望阔阔真，谈话中不妨建议阔阔真到内府库借织金褥一用。织金褥乃伊利汗国八月间进贡朝廷的贡品，以百种热带鸟的羽绒絮成褥里，最是隔寒防潮，极适合病人使用。赫哲不疑有他，满口答应。

果不出所料，第二天阿合马从内府库得知燕王妃真的借走了织金褥，他一刻也不耽搁，带着早已准备好的人参、鹿茸、灵芝来见忽必烈，说要将这些珍贵补品献给燕王。忽必烈知道儿子与阿合马一向不和，阿合马贸然送去礼物，儿子必定不收。正好他刚刚批阅完奏折，也想去探望儿子，便带着阿合马一起来到西内隆福宫。

阔阔真闻报父汗驾到，慌忙出宫门迎驾。忽必烈与儿媳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得知真金服过药这会儿已然入睡，便吩咐阿合马先将礼物交给真金的贴身侍卫收好，然后，他不让任何人惊动儿子，自己蹑手蹑脚地踱进寝殿，在儿子床前悄然站了好一会儿才离开。

阔阔真和阿合马一直恭候在寝殿门外，看到忽必烈出来，阿合马一边上前迎驾，一边偷偷察看了一下他的脸色。

中午的阳光照在忽必烈的脸上，这张脸显出不同寻常的严肃。阔阔真也注意到父汗的不快，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心中着实忐忑不安。

忽必烈向前走了一步，又回过头注视儿媳：“阔阔真。”

“父汗……”阔阔真吓坏了，声音里透出惊慌。

“阔阔真，父汗一直认为你是朕所有儿媳中最贤惠、最识大体的一个，至

于真金，他原本一向视节俭为美德，朕从来对他寄予厚望，可是父汗还得说你们，你们俩这次的事情做得实在欠妥。”

忽必烈的语调虽然放得很缓慢很平和，但话语中的责备之意显而易见。阔阔真大睁着双眼望着父汗，不知父汗所指何事：“父汗能不能告诉臣媳，臣媳和燕王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令父汗如此不快？臣媳和燕王一定改正。”

“织金褥是真金让你去内府库要来的吗？”这织金褥的褥面绝不同于一般绸缎之类，系用最好的蚕丝配以最好的金丝织就，不仅名贵无比，而且被光线照到，则熠熠生辉，夺人视线，忽必烈一进隆福宫的寝殿内就看到织金褥，由是心生不满。

“阔阔真，你和真金应该清楚，内府库中的财物皆系国家财产，非我家私品，绝不可以想拿什么就去拿什么，倘若人人如此，国家的法度岂不要被破坏殆尽！不是父汗对你们要求苛刻，是一个国家必须有法可循，即令对至亲骨肉也不能姑息。”不容阔阔真回答，忽必烈继续责备道。

阔阔真急忙望了阿合马一眼。阿合马正装出一副诚惶诚恐、恭眉顺眼受教的样子，巧妙地遮掩住了得意的心情。阔阔真面对父汗跪了下去，眼中耀起一片泪光，语速急促地解释道：“父汗，您误会燕王了。臣媳不敢隐瞒，织金褥其实是臣媳擅自从内府库借出的，燕王对此并不知晓。燕王曾向臣媳问起织金褥的来历，臣媳担心他不肯使用，就骗他说是从臣媳娘家借来的，我们用上几天再还回去不迟。燕王听臣媳这么说，才终于同意让臣媳给他铺上织金褥。父汗您是了解燕王的，您一定看到在织金褥的上面还铺着别的褥子吧？这是燕王做事细致之处，他担心自己每日喝汤药会弄脏了织金褥，到时不好还给臣媳的娘家，执意在织金褥上加了一层棉褥才肯使用。”

听到阔阔真的一番言辞，忽必烈的语气缓和了许多。“你说的也是。伊利汗国进贡织金褥之时，真金并不在京城，他大概的确对织金褥一事一无所知。”

“父汗，您有所不知，隆福宫建成不久，还十分潮湿，若换了平常倒也罢了，偏巧燕王在病中，每日常感腰痛，睡眠不宁。臣媳很担心，去向御医询问，御医给燕王诊断后，告诉臣媳燕王的腰痛系潮湿所致，最好在燕王的身下铺上一床温暖隔潮的卧具，燕王腰不痛了，睡得就可以踏实些，这样一来，对燕王的病快点痊愈有利。燕王生病，臣媳心里怎能不急？正好听说织金褥有御医所言的效果，便不顾一切把它借来了。父汗，一切错都是臣媳之错，与燕王无关，您要责罚就责罚臣媳好了。您放心，臣媳今天就会将织金褥归还内府库的，只求您千万不要错怪燕王。”

“不是错怪真金，看来朕心急，是错怪你了。你这样操心真金的病情，朕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怪怨你。好孩子，起来吧，织金褥果然对真金的身

体有好处，朕过些日子不妨将织金褥赐给真金。真金这孩子，别的什么都好，就是身体总让朕操心不已。”

“不，父汗，织金褥是国家之物，即使您爱子心切，想要赐给燕王，他也必不肯接受。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将织金褥还回内府库的。这样吧，回头臣媳给内府库写个借据，限期将织金褥还回，您看可以吗？”

“你想得够周到，朕当然同意。对了，阔阔真，今天朕对你说的话，都是因误会而起，你不必告诉真金，让他徒增烦恼。朕要回去了，真金的病情有什么变化，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朕和你母后。”

“臣媳知道了。臣媳恭送父汗。”

阿合马小心翼翼地服侍忽必烈上马，脸上的表情虽然一如既往，毕恭毕敬，心里却失望至极。他花费了许多礼物，巴巴地跟着忽必烈来到隆福宫，原本是想目睹一场好戏，没想到阔阔真几句话就消除了大汗的不满，由此看得出来，大汗对燕王的疼爱，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对其他儿女。唉，燕王的地位越不能动摇，他阿合马的日子越不好过。思来想去，他真是命苦！不过，他还不能也不想就这样认命。他与燕王之间，还有得一斗，而他的法宝，就是他的无人可及的理财之能以及大汗对他的信任。

下一步，他必须趁着真金卧床之际，将总与他作对的许衡老东西撵出朝堂，先断真金一只臂膀。

就这么做。

真金缠绵病榻足足有四个月。这四个月中，他的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令爱子心切的忽必烈几乎都没有心情关注与宋的战事，只为儿子伤透了脑筋。与许多朝臣一样，张易也无时无刻不在担忧着燕王的病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忽必烈推荐了王琢。王琢已与张易之女水云成亲，正因为是女婿，张易才一直没敢举荐王琢。之所以如此，绝非因为担心女婿治不好真金的病有损名声，而是怕万一真金有个三长两短，他将抱憾终生。

王琢经过仔细研究，冒险开出了以毒攻毒的处方，这才控制住了真金的病情。随着真金一天天好起来，忽必烈大为高兴，欲重赏王琢，却被王琢婉言谢绝。宫廷御医的风光和职衔对王琢没有多少吸引力，与之相比，他情愿做一个民间大夫，像往常一样开他的医馆。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为更多的百姓解除他们的病痛。

了解了王琢的志向，忽必烈虽不无遗憾，却并不相强。

真金大病初愈，惦记朝中之事，一早乘轿上朝。路上，恰与玉昔帖木儿相遇。玉昔帖木儿见真金的脸色比前些时候红润了一些，悬着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

“燕王。”玉昔帖木儿上前拜见真金。

真金下得轿来，与玉昔帖木儿并肩而行：“玉昔，有些日子没见你了。是不是父汗派你另有公干？”

“哦……是……也不全是。”玉昔帖木儿犹豫了一下，似乎有什么话难以启齿。

“怎么？”

“其实，臣奉旨巡视怀孟路，去了一趟文水县。你生病这段时间许祭酒告病还乡了。你知道许老先生这个人，半生清贫自守、两袖清风，虽然他离开朝廷前大汗特旨下赐了一些钱粮，但他家人口较多，他又要看病，恐怕很快就会所剩无几。大家放心不下，正好大汗派我巡视怀孟路，大家就凑了二百两纹银托我捎给他。”

“哦？许先生病了？是不是很严重？”

“唉！”玉昔帖木儿叹了口气。

“你叹什么气？到底出了什么事？”

“有些话真是一言难尽。你生病不在朝中的这几个月，不，其实早在这之前，阿合马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层层设卡，百般刁难，既不拨钱粮，又不配器物，许祭酒无法执教，这才被迫请求回乡务农。”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今朝政尽被阿合马及其党羽掌控，大汗又对阿合马宠信有加、言听计从，你在病中，大家当然不想用这些事来让你烦心。”

真金紧紧锁住眉头。“糊涂！真是糊涂！”也不知他在说谁。

沉默片刻，他向玉昔帖木儿说道：“待会儿退朝后，你帮我安排一名特使再去一趟许公处，替我送些银票，还有两盒高丽进贡的人参给他，同时，请特使转告许公：天理公允衡长久，小人猖獗只一时。请他善自珍重，待时机成熟，我亲自接他回京。”

“喳！”

“我们走吧。”

“看，阿合马过来了！好华丽的八抬大轿，就差用金子来装饰轿门了。”玉昔帖木儿看了看真金简朴的双人小轿，似怒似笑地说道。

真金冲着阿合马的轿子直直走了过去。轿夫并不认识真金，见他衣着朴素，以为又是那些专与他们主人作对的穷酸儒臣，遂怒喝道：“找死吗？

没看见这是平章大人的轿子，还不滚开！”

玉昔帖木儿大怒，正欲上前，真金向后摆了摆手。

“咦？好大的胆子！你若再不滚开，休怪老子对你不客气了。”

真金淡然一笑：“怎么个不客气法？”

阿合马正在轿中闭目养神，外面的争执他虽听得清清楚楚，却懒于出面制止。他从不把朝中那些藩府旧臣放在眼里，对于他们，只要可能，他会一一让他们滚蛋。然而，当他听到最后这一声心平气和的问话时，耳边却不啻惊雷炸响，他一把掀开了轿帘，随即像个皮球一样滚出了轿子。看不出，他肥胖的躯体还挺灵活。

“你们，你们还不给我退下！燕王殿下，殿下啊，这群该死的奴才冲撞了殿下大驾，还请殿下恕罪。”

阿合马一边怒喝着轿夫，一边忙忙地抢上几步，跪在了真金的面前。真金在身上找了找，可惜什么也没带。他不甘心地四下张望，恰巧看见道边丢弃着一张被折断的废弓，于是毫不犹豫地拾起来，用力地抽向阿合马那张令人憎恶的脸。

弓，抽在了阿合马的脸上，一股鲜血立刻冒了出来。阿合马如同懵住一般，只管直挺挺地跪着，连脸上的血也不敢去擦一下。

“这一下，是替许先生打的。去告诉我父汗吧。阿合马，你记住，我一定会让许先生还朝的。”

“殿下，臣……”

“玉昔，我们走！”真金将断弓用力掷在地上，不再上轿，与玉昔帖木儿步行向大明殿方向走去。

直到目送着真金与玉昔帖木儿走远，阿合马才感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他抹了一把，满手都是血。轿夫们怕挨打，谁也不敢去扶他，阿合马没办法，自己从地上站了起来，一反常态地一言不发，捂着脸默默坐回轿中。

“老爷，还……还去上朝吗？”一个轿夫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问道。

“上！”阿合马没好气地回答。

贰

阿合马丝毫没有注意到，此时，一辆黄色车轿正紧紧跟随在他的紫色八

抬大轿的后面。这辆黄色车轿是特制的，帝师八思巴不在京城时，偶尔归代行帝师权力的总制院使桑哥使用。桑哥是八思巴的弟子，当年，忽必烈通过八思巴广选天下人才，八思巴郑重地向忽必烈举荐了桑哥。桑哥熟稔川藏政教庶务，且有军事才能，忽必烈十分看重他，将他擢为总制院使，管理天下释教。

桑哥奉旨巡视川藏地区，昨天傍晚才从拉萨赶回京城。今早上朝，他是有要事向忽必烈禀报。

与锋芒毕露的阿合马不同，桑哥平素为人深沉，谨言慎行，似乎仅满足于在忽必烈和帝师面前表现他的才能和忠心，而对“敛财派”和“汉法派”都敬而远之。他的这种韬光养晦的确起到了明哲保身的作用，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桑哥。真正的桑哥如何甘心平平庸庸地终其一生？他只不过在等待着合适的机会。他相信，作为八思巴最信任的弟子，佛祖一定会赐给他这种机会。

刚才，桑哥目睹了真金与阿合马发生冲突的全过程，他暗暗觉得痛快，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对真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畏。

真金和玉昔帖木儿到达大明殿时，文武百官多已候在朝堂之上。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看到真金非常高兴，纷纷上前见礼问候。大约一盏茶的工夫，阿合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殿门前。尽管他有意遮掩，但那条从他的左耳直划到嘴角的伤口以及染在脸上、颈上、官袍上的血迹都太过显眼，想遮也遮不住。大家看到他这个样子，不免惊奇万分。

朝堂之上有一半是阿合马的亲信，此时，他们碍于真金在场，加上阿合马一进来便满脸阴沉地站回到自己的位置，所以破天荒地谁也不敢上前见礼，更不敢多问阿合马什么。

桑哥最后一个到朝，与此同时，殿外传来帐殿平章高和尚洪亮的唱喝声：“皇上驾到！”文武百官急忙各就各位，屏息以待。

忽必烈步履矫健地走入大殿，他一眼看到儿子，脸上顿时露出欣慰的笑容：“真金，你的身体刚刚复原，为何不多休息几日？”

“儿臣无妨，谢父汗挂念。”

“也罢，务要小心在意，不可劳累过度。”

“是。”

忽必烈笑容满面地坐回到龙椅之上。“桑哥！”他面向桑哥问道，“你何时返回？”

“禀大汗，昨日傍晚。”

“帝师安好？一别几年，朕十分想念帝师。”

“帝师也十分想念大汗。他说，三个月后，他将回京面圣。”

“川藏地区局势如何？”

“平稳如昔。”

“全赖帝师之力。”

“帝师有言：大汗德被四海，四海咸服。”

忽必烈畅声大笑，八思巴之赞誉，闻之如饮甘饴。

“好，桑哥，晚上，朕设家宴为你接风。皇后也很惦记帝师，你不妨给朕和皇后讲讲你一路上的趣闻。”

“臣遵旨。臣谢陛下恩典。”桑哥躬身退下。

“诸位爱卿也都参加吧。”

“遵旨。”

“对了，阿合马。”

“臣在。”

“咦？你的脸怎么啦？”

阿合马心虚地瞟了真金一眼，嗫嚅着答道：“是……是臣不小心撞了一下。”

真金冷笑一声：“阿合马，你为何不说实话？”

阿合马垂下头，再不言声了。

忽必烈略一思忖，已猜出八九分。真金看似温文尔雅，骨子里却继承了孛儿只斤家族的刚烈情性，因此，他不忍过分深责。

“真金……”

“父汗，没错，是我将阿合马打伤的。”

简短的一句话，却令众人目瞪口呆，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阿合马，个中内容却不尽相同。

“唉，真金，你太莽撞了。他怎么说也是朝中重臣，你怎么能出手殴打他，这的确是你的不是了。”

“父汗，阿合马利用父汗对他的信任，暗令有司百般刁难国子监，致令诸生廪食不继，老臣许衡被迫请归故里。这样的人，别说打他，就是治他的罪也不为过。”

“冤枉啊，陛下，不是这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真金怒道。

“真金，你在病中有些事情并不知晓。蒙宋之战始于至元五年，迄今已逾四个年头，消耗甚巨，然而国子监那帮书生丝毫不知朕恤爱之心，对朕、对时局颇有非议，即便如此，朕秉宽宏之心，未予计较，岂料这些书生竟接连离开国子监，许衡无法执教，加上染病在身，这才请归故里。”

“父汗，国子监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国子监诸儒生皆父汗亲旨拔擢，若非有人从中作梗，不予供给钱粮物具，这些书生岂会擅自离开？就算儿臣不去深究其中缘由，可是一个国家没有储备人才的机构那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我们这样拥有广大疆土的泱泱帝国。请父汗明察。”

“唔，这样吧，待帝师回朝，朕将重新考虑此事。的确，如你所言，朕要颁行八思巴新蒙文，也需要国子监这些儒生和许祭酒协助。”

“既如此，可不可以请父汗准许许公之子许师可担任怀孟路总管，这样，在许公病愈回朝、重任国子监祭酒之前，至少可以保证许公一家衣食无忧。”

“准奏！”

“谢父汗！”

“阿合马，待会儿散朝，朕会派最好的御医为你诊视伤口，今日的事你就不要耿耿于怀了。”

“臣不敢！陛下眷顾之恩，臣万死难报。”阿合马连连叩头，尚未愈合完全的伤口重又渗出点点血珠。真金与刘秉忠四目相视。他们知道，这其实是忽必烈一种无言的暗示：无论阿合马做过什么，他的理财之能都始终为庞大的元帝国所需要。

面对刘秉忠期许的目光，真金突然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他所面对的并非阿合马本人，而是他的父汗，他究竟该怎么做？

难道，他该就此放弃吗？不能，绝对不能！

叁

吕文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亲信潜出襄阳，再向丞相贾似道求援。朝中将军大多畏敌如虎，贾似道只好又派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率万余精锐驰援襄阳，不料中心岭一战，万余宋军全军覆没，李庭芝仅以身免，仓皇逃回临安。数年来，元军屡挫驰援襄阳的宋军，较大的战斗有虎尾州之战、万山堡之战、柜门关之战等，毙俘宋军总数不下二十五万人。元军还环绕襄阳、樊城修筑了一条首尾相接千余里的长围，如同勒住襄、樊的绳索，有效地形成了对襄阳、樊城的战略包围。元军步步为营，不断收缩包围圈，筑环城以逼襄阳、樊城，并严密封锁水陆交通。襄阳、樊城二城犹如汪洋中的两座孤岛。

至元九年（1272年）冬十月，被困近五年的襄阳城已面临严重的饥荒，先是百姓断粮，接着军中断粮，百姓、将士终日只能以树皮草根为生，而且就连树皮草根也无以为继。元军常于城下架火烤肉，肉香飘入城中，便有实在无法忍受饥饿的百姓在夜深人静时冒着生命危险绾绳缒城而出，到元军营中饱餐一顿。每逢这时，刘整命将士不仅要妥为安置，如有愿意返城者，还给带上够一家人吃上几天的粮食。渐渐地，偷离城池的百姓越来越多，其中开始夹有士兵，渐次发展到一些将领也加入其中，而离城后重新返城的人则越来越少。一开始，吕文焕曾严令“如有敢私自出城者一律杀无赦”，可守城将士看到出城的百姓中多为妇女和孩子，实在不忍心大开杀戒，因而大家虽有军令在身，却彼此颇有默契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后来，吕文焕担心过分逼迫只能引起城中百姓将士哗变，也只好选择听之任之了。

同月，玉昔帖木儿赴京奏事，忽必烈命他将从西域征调的七门巨型投石机运抵襄阳城下，以加强元军的攻击力量。在总攻中，这七门炮石重五十斤、机动发射的投石机发挥了预想的威力，所击无不摧毁，陷地七尺，襄阳城岌岌可危。

不久，真金奏请父汗，获准亲往襄阳前线犒劳全军。阿术、刘整与真金战场重聚，欣喜非常。真金认真倾听了阿术、刘整对襄阳战事的汇报，要阿术、刘整暂停攻城三日，一切待三日后再议。阿术、刘整虽不明其意，仍遵命行事。当晚，真金回到临时住所，备下书信和酒，派使者送抵城中。

吕文焕正为蒙古大军突然停止攻城感到疑惑，忽报蒙古使者求见，思虑片刻，同意见面。

元军使者双手捧着一个雕刻着雄鹰图案的檀香木托盘，上面放着一封信、一壶酒和一只金杯。吕文焕不解其意，使者高举托盘，恭恭敬敬地跪呈吕文焕。

吕文焕先取过信来拆开，心中顿时一惊。只见信上字迹殷红，字体颜色浓淡不一，并隐隐散发着一种咸腥的气味。

居然，居然是一封血书！

吕将军台鉴：

将军守城近五年，军民日见疲惫，为免生灵涂炭，恳请将军为全城百姓计，更为中国大一统捐弃前嫌，回归正途。

我与将军素昧平生，却于元宋交战于襄阳、樊城之际尽知将军忠义禀性，由此心生无限敬仰，渴望早日与将军对坐共饮，畅论得失成败。将军既与奸相贾似道等不能同路，又何能长久共侍一主？今宋帝只知宠信宵小专权，致使民怨沸腾，社稷如大厦将倾，亡国之日，为时不远。襄樊一战，已开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消耗财力最巨之先河，将军之英名亦如日月可耀青史。然将军倘一味愚忠，城破之日，只怕一世英名终究毁于一旦。

自古良臣择主而事，望将军三思。将军出降之日，我当亲往城门迎接。血书之盟，真金愿以性命担保将军之未来。

血酒一壶，与将军共饮。

燕王真金于至元九年冬十二月血书于元军大营

吕文焕读罢真金的血书，准确地讲，是一份用鲜血写成的劝降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位宋宁宗嘉定十九年（1220年）出生于安徽寿县的宋军杰出将领，在得不到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苦苦守城达五年之久，如今他突然觉得自己很累，对前途也充满了迷茫。

他曾寄希望于朝廷派来援军以解襄阳之围，但随着时间一月一天、一分一秒地流逝，他的希望一点点变成失望最终只剩下绝望。如果说元军围城之初他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元军对襄阳的久攻不下得益于襄阳军民的同仇敌忾以及他这位统帅的正确谋划，那么现在他则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元军固然也想早日拿下襄阳进而一举征服大宋，但如果做不到，他们也不妨借围攻襄阳之际最大限度地消耗宋军的有生力量。

这是明显的两步棋，问题在于这两步棋无论走哪一步，元军都是最后的赢家。而布下这两步只赢不输棋子的始作俑者，正是对宋军的军队建制以及兵力部署都了若指掌的刘整。

刘整的杰出才能，吕文焕素有所知，而且，他更知道刘整之所以最终叛宋降元与他的亲哥哥吕文德的妒贤嫉能有很大关系。虽是同胞兄弟，吕文焕对兄长的所作所为一向不齿。他很为宋廷惋惜，刘整这样的帅才宋帝不知重用，反而任用的全是贾似道、李庭芝、吕文德之流。郢州与襄阳近在咫尺，李庭芝督师援襄，一败再败。老将夏贵出身行伍，官至淮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庐州，手握大宋重兵却只知保全自己。“蟋蟀太师”贾似道在朝野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擅权枉政。陈宜中、贾余庆、李庭芝、吕文德等中书门下省重臣纷纷依附贾似道，为虎作伥；相反，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中书门下省、枢密院、制置司官，却是报国无

门，屡受排挤。

事实上，他的忠诚和信心正一点点被大宋的现状耗尽。

他如何不清楚，如今的襄阳城，被元军团团围困，已无挣扎之力，加之战争损耗，民困兵疲，襄阳犹如一只被囚困于铁笼之中遍体鳞伤的猛虎，除了做一番垂死挣扎外已经别无出路。

他该怎么办？

如果一意孤行，襄阳百姓必将因为他的一意孤行而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他并不惧死。早在襄阳遭受更猛烈的炮击之前，刘整亲至城下劝他投降，他回答刘整的是万箭齐发。他看到刘整中箭，但刘整的话却比刘整所中的那一箭更深地射中了他本人："大局已定，将军何必死守一点愚忠，令襄阳无辜百姓遭殃？我劝将军顺应天意，献城来降。如若不然，也应出城与我决战，方不辱勇士声名。似将军这般龟缩城中，岂是勇者之举？"

这就是刘整。这就是他吕文焕。

刘整将箭掷于地上，捂着伤口仍向他喊话："将军以孤城御我数年，今鸟飞路绝，我大元皇帝钟爱将军才智出众，忠信无双，特降诏：如若来降，必保全将军及全城百姓性命，将军及手下将领皆加官晋爵。请将军上体天意，下应民心，速做抉择。"

他置若罔闻。

卯辰交时，元军向樊城发起总攻。樊城守将以疲弱之师抵抗，渐不能敌，樊城城郊、夫人城等险要悉被元军占领。樊城被元军将领刘整攻破，宋将范天顺战败，于守地自缢而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遇民居烧绝街道。元军亦很顽强，步步紧逼，牛富身受重伤，蹈火而亡。裨将王福亦从死，樊城遂陷。樊城既陷，襄阳更无再生之机。

至此，为自己的置若罔闻付出代价的是冒着青烟的残垣断壁和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当吕文焕行走在声声不绝于耳的呻吟和咒怨中时，他头一次感到自己愚不可及。

这真的是他所希望看到和得到的结果吗？原来信念会像人的躯体一样也是可以被肢解的，而信念一旦被肢解，剩下的便只有无穷无尽的悔恨。

他该怎么办？他到底该怎么办？

吕文焕的目光迟疑着落在酒壶之上。那是血酒吧？像信中所说的那样。写信的人愿以自己的鲜血换得他的最后决定。

使者取过酒壶旁边的金杯，倒了一杯血酒，一饮而尽。

吕文焕无力地挥了挥手："你先回去吧，容我想想再做答复。"

使者放下托盘，恭敬地深施一礼，退出议事大厅。吕文焕颓然坐在帅位上，良久，命传众将入见。

第三天清晨，襄阳城遍插白旗，城门大开，吕文焕白衣出降。真金亲到城门迎接吕文焕，将身上父汗赐与的天鹅绒大氅披在吕文焕的身上。

刘整、阿术、安童都来与吕文焕相见。吕文焕见刘整的肩头仍缠着浸血的绷带，心里蓦觉过意不去："对不起，刘将军，吕某得罪了。"

"没事，没事！这点小伤能奈我何？重要的是，我与将军经历生死搏杀终于殊途同归，走在了一起。"

"吕某惭愧！"

"将军若还耿耿于怀，不如待会儿自罚三杯，不，三碗，我为将军准备的可都是海碗。"刘整说着，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染力，令吕文焕心头积郁已久的忧闷一扫而尽。

他深深回望了一眼襄阳城，襄阳城与他沉默相对。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连同可以预知的宋朝廷的命运。

一名衣衫褴褛的宋校尉双手捧着一个檀香木托盘走到真金和吕文焕的面前，托盘上依然放着那只酒壶和那只金杯，不同的是，壶中的酒已经空了。

"殿下容禀：今天早晨，罪臣方才喝尽最后一滴酒。"吕文焕沉缓地、一语双关地说道。

真金笑了："是。与将军共饮，那酒实在很甘醇。"

至此，历时五年的襄阳战役终于硝烟散尽，江南门户洞开。江风徐徐，为偏安江南的宋朝廷吹响了"大江东去"的亡国前奏。

肆

半个月后，真金偕吕文焕奉旨赴京。忽必烈亲自把盏为吕文焕洗尘，次日又下旨迁擢，授为襄汉大都督，其将校在原职上各有升迁。不仅如此，忽必烈还邀请吕文焕参加了早在准备之中的册立太子仪式。对吕文焕而言，这个消息远比加官晋爵更令他振奋。

他是降将，是汉臣，这一点在他心中永远不会被抹去。当初，他迫于情

势献城降元，更多的是感于真金的赤诚。这原本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让他将自己的命运与真金连在了一起，他需要这种心灵的力量，而这，也是他与刘整不同的地方。

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一日，大明殿被茫茫瑞雪环绕，在肃穆中显出几分不同寻常的喜庆。

司晨郎“报晓”之后，大都城正六品以上的官员分两列由日精门和月华门依序入殿。

丹墀之上，照例端放着宝舆方案。这是用上等南洋红木制作的桌案，做工考究，工艺精美，光泽闪烁。成排的“金红连椅”依序摆放，专供王公贵族和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座。

九十管的“兴隆笙”奏响，顿时鼓乐齐鸣。隆重的册封太子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伯颜持节授予真金玉册金宝。之后，太傅刘秉忠宣读册立皇太子诏书。

立皇太子册文

咨尔皇太子真金，仰唯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豫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朕上尊祖宗宏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数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至元十年二月一日

蒙古旧制，新汗人选一般由前大汗生前提名，死后再由忽里勒台确认。这种“双重选举制”既是造成蒙古帝国内部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也特别不利于中原汉地农业经济生产力持续、稳定的增长。因此，忽必烈采用中原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本身就意味着“附会汉法”的继续深入。

早在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传召汉儒张雄飞，问以“方今所急”，张雄飞回答：“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闾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贰，非至计也。”四年，姚枢议政，提出八条建议，又把“建储副以重祚”的事提了出来。此后，汉儒重臣不断向忽必烈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在这些儒臣们的反复劝说下，忽必烈终于在至元十年正式册立真金为皇太子，授予玉册和皇太子宝，并为之设立“宫师府”，择儒臣三十八员。

事实上，真金能够被册立为太子，也标志着“汉法派”与“敛财派”的力量

对比比之元初“敛财派”占据绝对主动的态势更趋于均衡。虽然忽必烈依然信用阿合马，阿合马也依然擅权专政，不可一世。但随着元王朝的日益强盛，忽必烈已不再像中统初年那样急于积累财富，而开始向以讲求“与民休养生息”为治国方略的正统的中原文化靠近。

册立太子仪式结束后，清风带着儿子确吉来到西内兴圣宫（皇太子东宫），向太子妃阔阔真辞行。这段日子，阔阔真很用心地为清风准备了两样礼物：一样是两包清风平素最喜欢喝的宋进贡的武夷茶和西湖龙井，另一样是九套从小到大、样式齐全的男孩子穿的蒙古袍，这些蒙古袍都是阔阔真一针一线熬夜赶制出来的，她就是想在清风离开大都回云南时可以带上。

确吉年方五岁，是清风和忽哥赤唯一的儿子。忽哥赤遇害身亡时，幸好确吉已被送回祖父忽必烈处，清风方得以拼死逃回大都。为忽哥赤报仇后，清风便留在王府协助父亲治理云南。次年，也就是至元九年，忽必烈委派亲族脱忽鲁为云南王。同年，兀良合台病逝，清风护送父亲灵柩返回漠北安葬，忽必烈怜惜儿媳、爱孙，特意安排清风母子住在西内，以便真金和阔阔真妥为照顾。

杀害忽哥赤的元凶虽已伏诛，但忽哥赤治理云南期间的失之以宽以及宝合丁和阔阔带的叛乱却造成了云南境内的诸多动荡。以罗槃酋长为首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原本已归附朝廷，现在见时局不稳，又纷纷设栅立寨，各行其政，对此，新任的云南王脱忽鲁上任后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然收效甚微。

云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元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是否能够长治久安，同时也关系到元朝对宋战争的最终成败，忽必烈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太子的册立仪式结束后，他终于做出决定：派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转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赛典赤即将奉旨赴任，清风征得忽必烈的同意，也将同往云南。云南，对清风而言，不仅是她丈夫忽哥赤长眠的地方，也是她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清风此生唯一的心愿，就是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云南成为一个美丽祥和的地方。

起程的日子很快确定下来。这些天，但凡有空，清风必来兴圣宫看望阔阔真。离别在即，她的心里着实对她常来常往的兴圣宫、对兴圣宫的女主人阔阔真、对真金充满了留恋之情。

是啊，此一别关山万里，谁知道今生是否还能再相见？

每到东宫，确吉总喜欢缠着三哥铁穆耳。铁穆耳是真金与阔阔真的幼子，生于至元二年（1265年）。阔阔真婚后为真金生下三子，他们分别是长子甘麻剌（1263年），次子答麻剌八剌（1264年）和幼子铁穆耳。铁穆耳脸形方圆、鼻峰直立，乌黑的眉眼像极了祖父忽必烈。或许因为这个缘故，阔阔真对幼子一向偏爱有加。铁穆耳的性格同时兼有了

母亲的敦厚绵善和父亲的刚直果敢，天赋的禀性加上良好的教育，使他小小年纪就有了几分宽容忍让的风度。非但如此，这个八岁的男孩还特别懂事，看到母亲和清风婶婶有许多话要说，便带着确吉出去玩耍了。

偌大的宫殿中霎时安静下来，阔阔真引着清风看她给确吉准备的衣服，清风一件一件拿出来在身上比划着，两人笑成一团，笑着笑着，两人彼此望着，眼圈却红了。

良久，阔阔真哽咽着问道："清风，你一定要去那里吗？我们在一起不好吗？说真的，我舍不得你，更舍不得确吉。自打生了铁穆耳，我就再没有怀上过孩子，这一年，我把确吉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想到你们……我……"

清风放下衣服，轻轻地揽住了阔阔真的肩膀："其实，我又何尝舍得你，舍得太子，舍得父汗和母后呢？可你无法理解我心中的恨意，我曾那么不情愿随忽哥赤远赴云南，可那里却有他为我修建的'清风亭'和'望卿山'。忽哥赤，你简直想象不出来他有多善良，就像蓝天上最洁净的那一朵云，随风舒卷，与世无争。可就是他，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爱他的那一天，他却永远离我而去。我真的很后悔，如果我不是那么执拗，如果我早一点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爱，或许我今天就不会后悔莫及。忽哥赤总说自己没有才能，不能做到像父汗期望的那么好，不能使云南的百姓安居乐业，可我知道，他很想做到的。现在，父汗派赛典赤出任云南平章政事，我听说这个人十分有才能，或许，他可以实现忽哥赤的遗愿。"

"会的，一定会的。清风，我知道你也要去云南，心里放心不下，就向真金打听赛典赤这个人。真金对赛典赤的评价很高。他说，赛典赤是阿拉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太祖西征时，赛典赤年方九岁，随其族人和祖父迎降。西征结束后，随蒙军来到中国。蒙哥汗三年（1253年），他迁燕京路总管。其时还是藩王的父汗奉命攻打大理，率师抵六盘山，军队饥馁不堪，是赛典赤及时送来军队必需的粮秣武器等军用物资，士气因此大振，而他，也因为这件事受到父汗赏识，自此，他对父汗忠心耿耿，父汗对他信爱殊深，他们也算患难见真情了。尤其难得的是，在父汗受命总理漠南事务期间，他不顾朝中许多守旧势力的反对，大胆采行汉法，并在金莲川建府招士，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但父汗手头银两短缺，无法畅意所为，为难之际，又是当时正主管燕京行省财赋的赛典赤经常暗中资助藩府钱粮，最终使父汗如蛟龙入水，在漠南草原开创了帝王基业。"

"哦，原来赛典赤与父汗还有这样的渊源。"

"是啊。赛典赤不仅资助父汗，还按父汗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中统元年（1260年），他受到重用，被委为燕京路宣抚使。中统二年六月，父汗兑现了自己在藩邸时许下的诺言，于设立中书省时，诏命赛典赤成为第一位被中统朝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赛典赤主要掌管

财、赋。当时父汗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赛典赤对交钞的发行实行控制，使交钞信誉很高。听说，此次赛典赤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父汗曾两次召见他，还向他面授机宜。父汗具体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尽快创建新的云南行省；其二是正确处理云南少数民族及邻邦关系；其三是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其四是广泛传播中原文化，使其融入云南社会生活。”

“能做到这四点固然最好，但云南之地居住着众多民族，从秦汉以来至唐宋叛服无常，历朝历代很难真正对他们实施统治。如果不能以德安抚诸部，只怕其境其民永无宁日。”

“父汗想必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派赛典赤前往云南。清风，你不要太担心了，有父汗的深谋远虑和赛典赤的杰出才能，云南终会得到大治。”

“我知道。阔阔真，你陪我去见父汗好吗？”

“你有话对父汗讲？”

“是啊。其实这些天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我们去见父汗，我打算跟他说说我的想法。阔阔真，你没去过云南，对那里的人文地理状况一定不太了解。云南境内，山多水多，耕地很少，农业生产不甚发达，更无水稻桑麻种植技术。我想禀明父汗，此去云南，除了军队，还应多派一些谙熟种植、养殖技术又懂传授之道的行家过去，帮助教化那里的居民，使他们学会利用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倘能如此，也是一件体现我朝无量功德的好事啊。”

“这些人中，还要有水利专家、建筑工匠、画家、书法家、儒学大师……总之，一切可以担负起传播中原正统文化、移风易俗重责的人才都很需要。”

清风惊奇地望着阔阔真：“你……”

阔阔真温存地一笑，“前些时候，真金向父汗呈递的奏折里是这么讲的。他在奏折中还提到，云南地处边陲，欲服其民，必先服其俗。赛典赤此去云南，当按中原习俗，正三纲，明五常，让中原的儒学文化和道德风尚在云南全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真是这样吗？”

“不会有错的。你不知道，真金这些日子受了风寒，一直咳嗽，我怕他太过劳累，就帮他把奏折誊写了一遍。”

“咳嗽？太子他不要紧吧？”

阔阔真叹口气，语气中流露出几分无奈，几分疼怜：“他呀，与当年的伯汗真有些相像的地方，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事必躬亲。我倒觉得，

在这点上，他与伯汗都不如父汗，你看，父汗既要处理如此繁杂的国事，又很懂得休养之道。若非他老人家凡事张弛有度，怎么可能花甲之年还如此健朗！”

“这不好。太子，他可是国家的希望，你一定要劝阻他。”

“你帮我，我们一起劝说他。”

清风用力点了点头。少女时代的柔情早已为温暖的亲情所代替，但真金依然是清风心底最牵挂的人。

阔阔真挽起了清风的手臂：“我们去见父汗吧。我想，铁穆耳和确吉可能已经去他们祖汗那里了，确吉这孩子聪明可爱，别说我和真金舍不得他，父汗，还有母后老来惜孙，肯定更舍不得他。”

清风注视着阔阔真精致的侧影，眼圈不觉又是一红。

伍

忽必烈命中书省颁发金银牌十九道，数日后，赛典赤身负朝廷重托，远赴云南，走马上任。

时值九月，真金再次与中书省左丞相、征南主帅伯颜抵达襄阳城，与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阿术、刘整和负责军前物资转运的玉昔帖木儿会合。按照蒙古人的作战惯例，大军将兵分三路，齐头并进。之所以派出东西两路，目的在于分散宋军的注意力，策应和配合主力作战。主力部队则集中了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和刘整率领的七万水师在内的优势兵力，由伯颜亲自指挥，沿汉水向东南方向推进，以期在阳逻堡与宋军展开决战，全歼宋军主力。

真金、伯颜不顾旅途劳顿，召集各军高级将领开了个短会，伯颜在会上简要地叙述了他的作战意图。

会后，为款待太子和即将出征的众位将军，阿术煞费苦心地在自己的军帐为大家准备了一桌简单的酒席。

刘整只饮一杯，便停杯放箸。真金见他脸色苍白，双目肿赤，不觉关切地问：“刘将军，你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刘整望着真金，想说什么，却蓦觉喉头紧涩，眼前模糊一片，片刻之后，又恢复了正常。他向真金笑道：“不妨事，大概昨夜睡得不好。”其实，这并非实话。最近，他的睡眠和食量骤减，胸口时常憋闷欲裂，然而前方战事紧张，他一直隐忍不言，也未找军中大夫诊疗。他有种预感，自己恐怕很难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为此，他更加急迫地盼望早日

拿下宋朝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阳逻堡。

刘整虽极力振作起精神，真金仍旧放心不下，传命侍卫去请许地许大夫。许地是国医许国祯的三子，许国祯早年即追随尚是藩府亲王的忽必烈，其医德医术在当时可谓无出其右者，因而深得忽必烈爱重。忽必烈登极后，将许国祯封为国医。许国祯有子三人，只有许地真正继承了他的衣钵，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这次真金亲赴襄阳前线，忽必烈特派许地随侍在儿子身旁。

吩咐过侍卫，真金为刘整斟满了一杯酒，深情地说道："当年，若非将军力排众议，献策先取襄阳，我军攻宋安能如此顺利？这些年，将军鞍马劳顿，从不言苦。阿术将军曾言，他与将军风雨同舟，犹如车之两辕，不可分离。岂止阿术，父汗和我又何尝不是时常感念将军之德、之才、之功。我今借阿术一杯酒，预祝将军再建奇勋！"

刘整的脸上泛起些许红晕，刹那间，一股热浪涌遍全身，他举杯与真金清脆地一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他并没有说一言半语，所有的感谢和感激都凝结在他的心里。他似乎被呛得咳嗽了几声，借此掩去了眼中泛起的泪光。

人生得逢知己，死又何憾！

众人作陪，气氛訇然。

许地匆匆忙忙地赶到军帐之中，他欲拜见太子，真金摆手制止了他，要他速为刘整检查。刘整不好执拗不允，乖乖地伸出手听凭许地诊脉。

真金注意到，许地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

"怎么样？"

"唔……无妨，刘将军这是太过劳累，可否请将军回帐休息片刻，臣这就去为将军配药来。"许地说话的语气虽然平和，刻意躲避的眼神中却分明流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惊慌。

真金心中猛然一沉，不容刘整反对，命侍卫扶刘整回帐休息。

刘整离去，大家再没有心情饮宴，枯坐了一会儿，高级将领们便各自散去做出征前的准备。真金惦记着去看望刘整，伯颜、阿术、玉昔帖木儿同样放心不下，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向刘整的军帐方向走去。

在刘整帐前，他们与许地打了个照面。

"许御医，刘将军他好些了吗？"

"回太子：臣给刘将军服过药，他刚刚睡着了。"

“刘将军患的什么病？真的只是太累了吗？他到底要不要紧？”

许地谨慎地回头望了刘整的军帐一眼，压低声音说道：“请太子和众位将军借一步说话。”

真金四人顺从地跟随许地走出一段距离，估计刘整纵然醒来，也听不到他们的谈话了，许地面对真金，跪了下去。

“许御医，你这是……”

“太子，恕臣回天乏术。刘将军他……只怕熬不过今夜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阿术情急之下，劈手揪住了许地的衣领。

许地并不挣扎，只是难过地望着阿术和真金：“太子容禀，刘将军旧有心疾，如今长年征战，失于调养，已然病入膏肓。臣刚才为他诊脉时，便发现他的脉象涩滞紊乱、若断若续，显然是不久于人世的征兆。臣真的想象不出，这一段日子他究竟是怎么熬过那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痛，而且支撑这么久没有倒下？这样的毅力，这样的病人，臣当真见所未见！臣……臣无能，除了可以暂时缓解一下他的痛苦，实在别无他法可试。”

阿术失神地松开许地的衣领，蹲在地上，狠命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这都怨我！这都怨我！我只顾着打仗，只顾着盘算胜利，何尝有一次关心过他的身体！这都是我的错！”

玉昔帖木儿俯身拉起阿术：“你别太过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刘将军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为了征伐大业，他即使拼上性命也在所不惜，何况，他经常待在船上，你们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一起。”

“不！是我的错。战事紧张时，我也常常感到疲惫，所以我以为他的疲惫也是正常的。我误了他！”

“阿术，你冷静点！我懂你的心情，我也很难过。可是，现在这种时候，自怨自艾没有任何意义。许御医，我们能进去陪陪刘将军吗？你放心，我们不会惊扰他的。事已至此，我们只想送他最后一程。”

“可以的，太子。臣担心待会儿刘将军醒来，会觉得胸口憋闷得更厉害，臣这就去给他再配几服药来。臣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减轻他临终的痛楚了。”

“好，你去吧。”

伯颜、阿术、玉昔帖木儿紧随在真金身后，轻手轻脚地走进刘整的军帐。刘整正处在昏睡之中，脸色比之宴席上更觉晦暗。如果不是尚能听到他微弱的、不均匀的鼻息，人们或许会误以为他已然长眠不醒。

正忙着护理刘整的士兵蓦然回头看到真金，欲上前见礼，真金示意他不要出声。

真金在刘整身边坐了下来，接替士兵用一块浸水的细绢，细心地为刘整擦拭着干裂的嘴唇。伯颜与玉昔帖木儿对望一眼，彼此眼中都流露出深深的痛惜。阿术的眼睛一直红着，这一刻，他恨不能从哪里找来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让刘整立刻好端端地站在他的面前。假如真有这样的药，他情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信任刘整，他和刘整的友情是在生死与共的一次次战斗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正因为如此，这友情才格外为他所珍惜。

仿佛十分漫长的等待，又仿佛格外短暂，刘整睁开了眼睛。他的精神居然好了许多，深陷的脸颊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刘将军。”

“太子，是您吗？伯颜丞相、阿术将军、玉将军，你们都来了？”玉昔帖木儿的名字太长，刘整叫着拗口，所以一直都称他为玉将军。

“是啊，我们来看看你。”

“你们来了很久了吧？”

“我们刚进来，刚刚坐下。你感觉怎么样了？”

“睡了这一觉，感觉好多了。”刘整稍稍停顿了一下，“太子，对不起，臣……恐怕要辜负您和大汗的期望了。临出征的前一天，大汗召臣与他一同游赏御果园，他一定要臣多采摘些熟透的桃子，带到出征的路上吃。他对臣说，待攻下临安城，他还要亲自为臣、为诸将士置酒庆功。可如今，臣却要让他失望了。请太子转告大汗，他的知遇之恩，臣来生再报。”

真金心中难过，这一刻，他很自然地放弃了用善意的谎言来宽慰刘整的想法。他知道，对于意志如铁而又头脑清醒的刘整来说，空洞的宽慰没有任何意义：“刘将军，你放心，你的话，我会原原本本转述给父汗的。你还有什么话要带给家人？或者，你还有什么事想做但没有做完，我都可以帮你去办。”

“谢谢您，太子。我死后，就把我葬在距襄阳城东南三十余里的鹿门山吧。至于家眷，我相信大汗和太子会代为照顾的。阳逻堡是宋廷的最后一道军事屏障了，宋廷一定会孤注一掷，在阳逻堡布下重兵，而且，那里地形复杂，骑兵、炮兵、水兵都不宜施展，因此，若想拿下阳逻堡，只可计取，不可强攻。”

真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但他很快拭去泪水，冲刘整深深地点了一下头。最后的时刻，他必须让刘整安心地离开。

“太子。”许地轻轻推开帐门，走了进来。

“太子，臣……”他看到了刘整，“刘将军，您醒了？我已经交待士兵煎药了，很快就好。”

“不必了，不必了。我感觉很好，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真的。”刘整的声音低弱下去，他集中起全部精神，更紧地握住了真金的双手，“太子，想我刘整原为宋将，怎奈朝中奸臣当道，把持朝纲，一腔热血，不知为谁抛洒？直到幸逢明主，方得一偿平生所愿！只要江山归于一统，我刘整纵然命赴黄泉，此生也觉了无遗憾，只可惜……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刻，还能见到太子和这么多好兄弟，能跟你们在一起，老天也真的很眷顾刘某了。”

刘整的力气似乎耗尽了，他不情愿地一点一点松开了真金的手，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这位一生戎马倥偬、屡献灭宋良策、屡建奇功的一代名将，溘然长逝于征宋前线，享年五十二岁。

真金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呆坐在刘整身旁，许久未挪动一下身体。伯颜的眼眶刺痛，机械地用手指捏了捏眉心。玉昔帖木儿与许地黯然对视，玉昔帖木儿想起什么，抚慰似的轻拍着阿术的肩头。

阿术恍若失去知觉一般，眼神迷茫，两条腿却发起轻微的颤抖。

“刘将军，你交代的事情我都记住了，放心地去吧。”终于，真金沉缓地说道。阿术再也忍受不住，也顾不得这样做是不是有失身份，扑在刘整的床前，放声恸哭起来。

陆

按照刘整生前的愿望，他的遗体被葬于距襄阳城东南三十余里鹿门山上。隆重的祭奠仪式过后，真金随伯颜大军驻营于郢州（今湖北钟祥）城下。

郢州城位于汉水北岸，整个城池用条石砌成，高如山峰，矢石炮火都打不进去。宋军又在汉水南岸修筑了一座新郢城，并在汉水中打插许多木桩，以拦截船只往来。此外，一千多艘战船游弋江面，离郢州不远的黄家湾堡也设有重兵把守。

伯颜分兵袭城，被宋将张世杰击退。

道路泥泞，往来的军队和宋战俘混杂在一起。

一辆拉炮的牛车深陷在烂泥里，赶车的士兵有的狠命抽打着驾辕的黄

牛，有的推轱辘，一个个脸上、衣服上都溅满了泥点，车却纹丝不动。

伯颜跳下马，命侍卫帮助卸炮推车。

随着“嗨哟嗨哟”的号子声，炮车终于被推出泥淖。

伯颜在袍襟上擦擦双手上的泥点，对随行的阿术说：“下游黄家湾堡附近有一条小溪通藤湖，至汉江数里，可拖船入湖再转入汉江。”

阿术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区区郢州府城，我就不信攻不下来！给我精兵两万，七日内定当破城！如若七日内郢州城不下，我愿提头来见！”

伯颜脸色严肃，遥望着前方的藤湖芦荡。“用兵缓急，此乃为帅之道。我军此次出师南征，旨在灭宋，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既然郢州非旦夕可下，为节省时间，同时也为抓住战机歼灭宋军主力，必须舍郢退兵，大军直取黄家湾堡。我们可不要忘了昔日蒙哥汗兵败合州的惨痛教训啊。”

他转向宋降将李庭：“命你部连夜攻克黄家湾堡，掩护大军由藤湖入汉江。”

“是！”

李庭智勇双全，尤擅水战，自降后深得伯颜器重。

“可是，舟船辎重众多，怎样进入汉江？”阿术一筹莫展，“况且自陆地牵舟也需迂行几百里。”

伯颜右手一扬：“请随我来！”他指着前面一片茂密的修竹，“破竹席地，拖船荡舟，由藤湖进入汉江，这样，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宋军的第一道屏障。”

“好！好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如此一来，就不难灵活机动地调动固守郢州的张世杰。”阿术说，“等郢州宋军清醒过来，必定出动大军来追，我们就给他来个设伏歼敌，而后挥师东进！”

阿术做了一个双手合拢的手势。

伯颜点点头，翻身上马。众将帅紧随其后，向那片茂密的修竹林疾驰而去。

果如伯颜所言，宋将张世杰发现元军由藤湖入汉江南下，急调郢州宋军出城来追。伯颜亲自殿后，斩杀宋朝一员大将，击溃数万追兵。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沙洋、新城。宋军守将战败逃窜，元军继续逼进，宋复州知州降元，伯颜约束诸将不得入城扰民。

不久，元军抵达获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见宋军在沿江一带严密布防，宋将夏贵领战舰万艘分据要塞，江北渡口阳逻堡城防坚固，江面上也有宋游击军扼守中流。于是，伯颜大会诸将共议渡江之策。

“我军目前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前有宋将夏贵的一万余艘兵舰阻截，后有张世杰所率十万郢州守军追击，两侧有三十五万宋军精锐严阵以待。”伯颜用一个竹制的三角尺量着地图，“为求万全之策，我想听听在座诸位的意见，请大家各抒己见吧。”

刚被调到前线的张柔之子张弘范首先献计：“末将以为，可以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逻堡西沙芜口直入大江。”

“沙芜口已有宋军精兵把守，一旦出现闪失，我军将腹背受敌。”另一名将领郑达提出异议。

伯颜慢慢地在帅帐中踱着步，认真思索着对策，烛光不断拉长着或者缩短着他的身影。

“如果围攻汉阳，让士兵放出风声大军将由汉口渡江，引诱夏贵移兵来援，如何？”伯颜停在阿术面前，含笑望着他。

“主帅之意，想必是遣骑兵借道兼行，袭破沙芜堡，控制沙芜堡江口，然后对阳逻堡实行警戒？”

“对！”伯颜思虑成熟，一吐为快，“与此同时，发大军自江开坝，引船入沦河，径趋沙芜，驰入大江，冲破长江天堑！”

张弘范的情绪也变得高昂起来，连连击掌称赞：“此间，我军以战舰数千艘泊于沦河口，数十万骑兵屯驻于江北，旌旗相望，杀人夺气。好气势！好气势啊！”

计议停当，张弘范不辱使命，率骑兵一举袭破沙芜堡。诸将皆要求从沙芜口渡江，夺取南岸宋军的战船，伯颜未允，命修攻具，进夺江北要隘阳逻堡。守堡宋军戮力死战，元军连攻三日不克，战事呈胶着状态。

阳逻堡，一名武矶，治在湖北黄冈，是长江中游的一个有名的渡口，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和孙权曾在这里陈兵抗击北方的曹操。蒙哥汗末年，忽必烈率军围鄂时也是从阳逻堡渡江南进的。

“郢州之战，吕文焕遣使通报了郢州宋军的防御设施，发现黄家湾堡西边的沟渠深阔数丈，南通藤湖，可达驻江，因此，我才命大军巧渡藤湖，出其不意，夺取黄家湾。”伯颜耐心地说服那些要求攻打沙芜口的将领，“战争，不能光凭一股子热情死打硬拼，而应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审时度势，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眼下，阳逻堡的情形跟郢州的情形差不多，我以为，当务之急是避实就虚，趁阳逻堡鏖战之机，泛舟直趋上游，为捣虚之计。”

诸将经过密商，终于达成共识：放弃对阳逻堡的强攻，由阿术率三千骑兵，乘夜渡江，偷袭长江南岸的宋军阵地。

之后，伯颜又遣张弘范攻打阳逻堡以吸引宋军的注意力，同时以李庭等宋降将率所部溯流西上四十里，泊于青山矶，确保阿术军飞渡天堑，抢占屏障南岸的沙洲，架起浮桥。

按照伯颜的部署，阿术军在沙洲率先得手。伯颜闻捷大喜，迅急挥师攻打长江重镇阳逻堡。

其时，宋淮西制置使夏贵试图以战舰万艘阻挡元军的进攻，舰上配备有重型火炮和强弩、石弹，并有二十万重兵坚守阳逻堡。

张弘范所率舟师与宋将夏贵部在长江展开了激烈的水战。宋军兵无斗志，将校纷纷弃船逃命，张弘范乘胜掩杀。夏贵手臂负伤，只率少数战舰溃逃。其余万余艘战舰，或沉没，或焚毁，或被元军缴获。

是夜，当东、西线鏖战之际，主帅伯颜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他披坚执锐，亲临前线，指挥主力强攻阳逻堡。阳逻堡守军获知主将夏贵兵败江心的消息后，全军上下笼罩着悲观的气氛。四天后，阳逻堡陷落，守将于城头自刎。

阳逻堡一役，宋陆军、水师数十万精锐消耗殆尽，天堑失守，此后，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的宋军队陷入惊惶混乱之中，沿江十数城池不战而降，元军兵势日盛。

第十二章 垂死挣扎

壹

阳逻堡都统府。

元军白地儿蓝边儿的日月皇旗飘扬在渐渐淡去的硝烟中。

十二月的古城阳逻堡，在寒风中战栗。伯颜率阿术、张弘范、李庭等高级将领巡视城垣。

“兵法上说：兵者，诡道也，”伯颜环顾众将，深有感慨地说，“阳逻堡之役与不久前的郢州之役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亦有许多不同。相似之处在于这两处皆为城堡，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同之处在于，我军被迫放弃了郢州，却在阳逻堡强攻得手。”

“是啊，当初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主帅为何不取沙芜口南岸宋军战船，而要冒险渡江，现在才明白这正是为军之道。不贪小利，以竟全功，末将佩服之至！”李庭发自肺腑地赞道。

“阿术元帅受命从江北偷袭阳逻堡南岸，采用‘捣虚之计’，形成对宋军的前后夹击，从而争取到战场上的主动权，也是阳逻堡之役能够大获全胜的重要原因。”张弘范沉思地插入一句。平素，张弘范话很少，但有所议，往往一言中的。

阿术近来睡眠严重不足，眼中布满了血丝：“我建议我军应当乘胜挥师东进，一举袭破临安，进而统一中国。如今的形势已十分明朗，宋军多年来凭借的长江天堑和险关要隘，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变得愈来愈不堪一击，只要大军过江，宋朝廷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众将帅会心相望。

元军休整几日后，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伯颜亲率主力进入池州（安徽贵池），沿江所过州郡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安庆等城相继迎降。宋泰州观察使以精兵七万人驻守在池州附近的丁家洲，宋淮西制置使夏贵搜集战船两千，将其中五百艘停在长江试图阻拦元军。

同时，为挽救覆亡的命运，宋廷派丞相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在芜湖一带布防，摆出决战的架势。

宋军建立了抗元都督府，贾似道担任都督府总帅，号称雄兵百万。然而宋将之间，却是矛盾重重。宋将夏贵因在阳逻堡被元军击败，害怕别的将领打了胜仗宋廷治他的罪，是以暗存了明哲保身的念头，并不肯真心出力。

此时的元军正相反，士气旺盛，将士们纷纷请战。伯颜平静地劝止了将士们：“敌众我寡，我军又分兵四处攻掠，兵力显然不足，因此，此战不可力拼，宜以计胜。”

每逢关键时刻，阿术总能与伯颜想到一块儿：“主帅，我以为，我军可建造大船十余艘，船上满载柴草、引火硫磺、蜡油等易燃物，再让兵士四处扬言烧船，这样，一方面可以借此在宋军中制造紧张空气，另一方面久扰不战，又可麻痹军心。”

“此乃疑兵之计，甚妙！阿术将军，我俩做下分工怎样？”

“请主帅示下。”

“待宋军兵势有所松懈，我与谋士何玮、主将李庭部步、骑兵展开正面进攻；你与阿塔海、张弘范部炮兵、弓弩手强攻孙虎臣宋火炮营主力。我们来它个东西夹击，南北合围，争取一战袭破丁家洲。”

阿术站在猎猎抖动的军旗下，精神抖擞，朗声接令：“是！”

“贾似道在宋朝义人的攻击下，被迫率军督战。”伯颜手抚旗杆，目视江东。他狠狠拍了旗杆一掌，“啪”的一声，旗杆颤动起来。

“这个臭名昭著的右丞相，他先遣使致书于我，故伎重施，以愿‘约贡岁币’来换取我军退师北还。我已明确告诉来使，要贾似道亲来与我面议。”

“贾似道哪里有胆量来我军营议和！对于这样的无耻小人，只能还以颜色，绝不姑息！”阿术轻蔑地说。

二人议毕，各自依计行事。

七日后，伯颜见时机成熟，向全军发布了“酉时造饭，亥时进攻”的命令。

当晚，宋军将帅尚在歌舞宴饮之际，伯颜亲自督战，从东、西两线同时攻入宋军营寨。宋军不及防备，死伤无数。元军将领何玮、李庭奋勇争先，杀散宋将孙虎臣、夏贵。贾似道惊惶失措，夺路而逃，伯颜率主力一路追杀，缴获战船二百余艘，军资器械无数。

气数将尽的宋，朝野上下人心浮动，临安城仿佛被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贰

元军将士斗志昂扬，包括阿术、张弘范等高级将领，都要求乘胜攻打宋都临安，伯颜受将士情绪感染，也萌生了尽快拿下临安、灭亡宋国的念头。他正欲召集众将帅开会，侍卫来报：大汗派金字使者来，太子请伯颜到他的临时住所一叙。

攻下丁家洲后，真金一直住在帅府附近的一所民房中。平素，他从不干涉伯颜的任何作战计划，甚至很少参加军事会议，对于他的这种全无保留的信任，伯颜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伯颜人尚未进房，先已闻到阵阵诱人的清香。及至进得门来，一眼看到桌上摆着三大盘整齐地码成方锥状的七色糕点和两个都是平底、圆肚、细颈、翻口，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的水晶瓶，瓶子里装满了玫瑰色的液体。桌子后面，真金正笑眯眯地等着他。

“太子。”

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从里间闪出一个人来，满脸都是水珠，看样子刚才正在洗脸，听见他说话，没顾上擦一把就出来了。

“下官拜见伯颜丞相。”

“尚都事？大汗的金字使者原来是你？”

“是，丞相。大汗派我来传旨，另外，还带来些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贡品。”尚文笑着回答。尚文是两年前才从行御史台都事升任御史台都事的，由从七品到正六品，尚文的升迁可谓缓慢，这与他耿介的个性并因此得罪了阿合马有关，不过，尚文毕竟是真金的朋友，阿合马虽然想尽办法压制他，但也不敢立刻将他除之而后快。

“伯颜丞相，过来坐吧。先尝尝这些点心，你以前一定没尝过。对你而言，你虽蒙古人，伊利汗国却也是你的故国——毕竟你在那里长大。在南方的战场，能品尝到故国的食品，想必你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尚文啊，你也坐下，给伯颜丞相斟酒。”

“好嘞！丞相，您请。”

伯颜并不客套，走到桌边坐下来，取了一块摆在盘子最上面的红色糕点慢慢品尝着。

“有什么感觉？说说看。”

“软而不粘，酥而不散，香而不腻，吃过之后，满口留有淡淡的果香。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水果吗？”

“伊利汗国的使者说这叫‘七色百果糕’，是用七种颜色的百种果实加什么秘方精制而成，放上一年两年都不会变色变味。大汗尝着好吃，就留了一半儿准备赏赐给王公贵族及其家眷们，其余的，都遣下官送来前线。大汗口谕，命将果糕和葡萄酒分赐太子、丞相及各军将领、立功士兵。”

“大汗隆恩，伯颜代众将士拜领。”

“丞相，您再品品这酒如何？”

“这不是西域的红葡萄酒吗？”

“是。不过，这几瓶葡萄酒窖存的时间都超过百年了，是察合台汗廷从民间花重金求购的。”

“难怪味道如此……不同，唔，美妙。比之宋廷给大汗进贡的那些名酒，如香泉，天醇，蓝桥风月等等，也毫不逊色。”

“果真如此吗？尚文，咱俩也都倒上一杯尝尝。”

伯颜不觉一愣：“太子，难道您还没有……”

“太子说，您在前线运筹帷幄，比他辛苦得多。所以这些糕点和这几瓶葡

萄酒，他一定要等您先尝过品过，他才可以享用。”

伯颜心中一阵激动，想说什么，目光触到真金平和的脸色，又将感激的话语咽了回去。真金就是这样的人，率性而为，不拘小节，将友谊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对于这样的人，感激不必挂在嘴上，只需要藏在心里。

“伯颜丞相说得没错，这葡萄酒的味道是很醇厚。尚文，你觉得呢？”

“臣从来没有品尝过这么甘醇的葡萄酒，只可惜不能一醉方休。”

尚文有点遗憾地咂咂嘴巴，真金不觉笑道：“我那里倒存有半坛正宗的西域葡萄酒，是那木罕半年前托人捎给我的，味道虽比这两瓶差些，也算上品了。你若喜欢，回去我送给你。”

“真的吗？”尚文喜出望外。

“君无戏言。”

“太子，北平王和安童丞相有消息没有？”

真金被立为太子之前，作为中书省右丞相的安童一派，与平章政事阿合马一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于忽必烈汗对阿合马的偏袒，安童在朝中做任何事都难免受到牵制，一怒之下，安童主动要求随北平王那木罕出镇西北，得到恩准。元军攻占襄阳后，窝阔台汗之孙海都在西北公然叛乱，那木罕和安童奉命平叛，不料中了海都声东击西之计，两人皆被海都俘虏。伯颜所问正是此事。

真金眉头微锁：“他们暂时还被羁押在海都的军营。父汗断定，海都断无胆量伤害这二人性命，他无非要用这二人作谈判的筹码，与父汗讨价还价。日前，父汗向海都发出最后通牒，索要那木罕和安童，海都表示愿意考虑，但要父汗以十车黄金作为赎金。父汗一边派大军进逼西北，一边派亲王昔班（术赤五子）出面斡旋——尚文可能还不太了解昔班其人，我不妨借这个机会多讲几句。从辈分上来讲，昔班是我的堂叔，他的亲哥哥就是当年威震欧洲、建立金帐汗国的拔都汗。拔都汗临终时，将汗位传给了三弟别儿哥，昔班奉命将此事奏禀我伯汗蒙哥。当时，尚是藩王的我父汗钟爱昔班能言善辩、智勇双全，将他款留在身边。这些年，昔班堂叔一直充当父汗的特使，在四大汗国之间奔走斡旋，为四大汗国共同听命于中央政府，彼此间尽可能减少摩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海都终于不再提赎金之事，但要等回到封地才可以放人。其实，海都是担心被父汗的军队抄了后路才决定让步的，所以，那木罕和安童短期内虽不能被释放，但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要我说，这个海都真是讨厌至极！打又不好好打，你一与他短兵相接，他就一溃千里；和又不好好和，你刚与他休战，他又卷土重来，犯边扰民。我看大汗对他也很头疼呢。”

真金和伯颜相对苦笑。尚文对海都直言不讳的评价，倒与他们内心所想不谋而合。

伯颜转了话题：“大汗派尚都事来，有无其他口谕？”

“不止口谕，还有书信一封，圣旨一道。”

“太子，大汗有什么交待吗？”

真金一笑：“哦，帝师八思巴要回京讲法，父汗命我随尚文一同返回大都。”其实，真金只提了信中的一件事，对另一件与伯颜有关的事情则只字未提。伯颜哪里知道，元军与宋军在阳逻堡对峙之时，意外地截获了两车宋廷用以激励前方将领的珠宝玉器。伯颜与阿术等商议并请真金示下后，派精骑将这两车珠宝玉器原封未动地运回大都。行前，伯颜忙于指挥作战，根本没时间细查珠宝，更别提造册备案，结果，一个上面放着玉圭，下面藏有一份赐宝清单的锦盒就被他忽略了。

他是忽略了，阿合马却找到了这份清单，清单上写明了将什么东西赐与哪位将领。阿合马经过认真核对，发现其中偏偏少了一个指名赐给丞相贾似道的宋国宝“玉桃盏”。阿合马据此上奏忽必烈大汗，硬说伯颜暗中私藏了“玉桃盏”。忽必烈将信将疑，下旨派亲臣彻查此事。使者很机灵，到了主帅行营，没有去见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伯颜，而是先去拜见太子，将大汗的意图禀明。真金知道又是阿合马从中作梗，交待使者，千万不要将此事声张出去，然后，他夤夜写了一封长信，托使者带给父汗。

信中，真金详细叙述了元军将士截获和押运珠宝车回京的全部经过。信的末尾，真金直言不讳地斥责阿合马无中生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说，伯颜正在为国家的统一殚精竭虑、浴血奋战，他愿以性命为伯颜作证。伯颜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忠诚天地可鉴，如果伯颜真的私藏了“玉桃盏”，他愿替伯颜领死。真金生平对任何人从未使用过如此激切的语言，更别提对他的父汗。

真金一反常态的表白，使忽必烈完全相信了伯颜的清白。此次他派尚文来，不仅带来了他亲自手书的给真金的回信，还有一道圣旨。真金为了给伯颜一个惊喜，没有让尚文立刻宣读圣旨。

听说真金就要返京，伯颜刚刚咬了一口的绿色果糕似乎也失去了滋味。几个月来朝夕相处，他的心里着实舍不得真金：“大汗既有信来，太子准备何日起程？”

“后天吧。伯颜丞相，近来我军连战连胜，将士们是否有急进情绪产生？这可说是我行前最为挂虑的一件事。”

“急进情绪？太子是指将士们请战，要求立刻围攻宋都临安吗？”

“是。宋廷虽然在阳逻堡、丁家洲战役中损失了数十万精锐部队，但尚有湖南、江西、福建、两广、川蜀之兵可调，如果贸然进攻临安城，会不会将我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伯颜稍稍思索了一会儿：“太子所虑甚是。若非太子提醒，臣也差一点为这种急进情绪左右，做出不当部署。我军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彻底清除江北宋军的残余力量，剪除来自侧翼的威胁。然后依旧兵分三路，一路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向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通路；一路自江阴出长江口，入杭州湾，切断宋室从海上逃亡的路线；一路由常州、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城。如此循序渐进，何愁临安不破，宋室不灭！”

真金知道伯颜对下一步的行动已有谋划，便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向尚文使了个眼色，尚文会意，到内间取了圣旨出来：“圣旨下！伯颜丞相听旨！”

伯颜急忙离席，跪倒在地：“臣伯颜——接旨！”

“伯颜中书省左丞相升任中书省右丞相之职，行枢密院事。钦此！”

伯颜显然有些意外，愣了一愣，方才谢恩。蒙古习俗尚右，右为尊，安童被海都羁押，右丞相职位出现空缺，忽必烈在这个时候将伯颜擢为右丞相，本身也算是对儿子力保伯颜的一个答复。当然此间内情，伯颜一概不知，他只是从心里感激大汗对他的知遇之恩。真金上前扶起伯颜，深情地说道：“伯颜右丞相，大军凯旋之日，我将代表父汗在丽正门为你和全体将士置酒庆功。”

“请太子转告大汗，臣一定不辱使命！”

“好，我会转告父汗。保重，伯颜。”

“您更要保重，太子！”

叁

丞相贾似道一败再败，终于被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贬往广东龙州。途中，又遭负责押送他的大臣擅杀，消息传到临安，两淮制置使兼参知政事李庭芝急忙将羁押十四年的郝经放出了监牢。

中统二年，国信使郝经率三十六名使者赴宋与理宗皇帝商讨“鄂州之盟”的有关款项落实之事，丞相贾似道担心他在鄂州战役中背着宋朝廷与蒙古签订秘密协议，而后蒙古方面依约退军，他却向朝廷谎报大捷的阴谋败露，竟在途中将郝经一行拘捕，关进监狱。这一关，就是十四年。其间，忽必烈虽数派使者与宋方面交涉，贾似道却都不允许他们面见理宗，而是坚称自己从未见到郝国信使，一定是郝国信使在路上遇到土匪

打劫，以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再后来，贾似道干脆下令，不许元朝使者进入宋国境。

就这样，郝经一行在狱中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四年。而与他一起被分散关押在不同监狱的三十六个使者当中，已有三分之二因各种原因在狱中亡故。

乳白色的浓雾弥漫在空气中，笼罩着树木、山峦和原野。真州城隐于雾气之中，仿佛少女身披薄纱。

“国信使、翰林侍读学士，老夫这厢恭喜啦！”铁门响处，两淮制置使兼参知政事职李庭芝擦着汗水走进低矮闷热的牢房，“狱吏，速给郝先生更换房间，从今日此时起，国信使一行均按两国使节对待，起居住行有专人负责！”

“是。”狱吏唯唯诺诺，一边动手收拾郝经摊在床上的书笔纸墨，一边表功似的说，“这些年，我与郝先生朝夕相处，混得很熟了。我没敢亏待他，他也从不把我当外人，什么纸张啦，笔墨啦，我没少侍候。是不是啊，郝先生？”

狱吏姓王，本名承志，小名石头，大伙儿就都叫他王石头。十五岁当狱卒，熬了四十个年头，才总算熬到一个正九品的狱吏头衔。平日里他虽说嘴贫话多，待人倒蛮实诚。

郝经点点头：“是啊，你们当差不自由，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若不是你为我买来笔墨纸张，我那数十万言数百卷的手稿如何能够写成？我的确该好好谢你才是。”郝经被囚的十四年间，将平生所学和抱负尽皆述诸笔端，“李大人，你若给我个人情，就让王狱吏跟着我帮我保管书稿吧。”

“小事一桩，悉听尊便！”李庭芝满口应承。

王石头喜出望外，眼泪差点流了出来。平日里能说会道，这会儿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只是拼命地为李庭芝和郝经扇着扇子，也顾不得自己是否汗流浃背了。

李庭芝引着郝经来到一所装饰华丽的私人宅邸的后花园，屏退左右。

花园中植满了柳树、椿树、茶树、铁树等，一株千年老槐树枝繁叶茂，根须虬乱。

“郝先生，你我不妨在这里一叙。”李庭芝指着湖边的石椅说，“这里依山傍水，花香怡人，虽然山湖皆为人造，却也巧夺天工，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眷眷情调。”

“李大人，我被宋囚禁十四年，这期间，我在狱中度日如年，曾上书数十

万言与宋廷交涉，岂料皆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古之囚使有之，无如宋这般无礼、无耻、无德者！”

“郝先生息怒。这都是当朝宰相贾似道一人所为，老夫亦爱莫能助。其实，若依贾丞相之言，早在十年前就欲处决先生，只因朝中意见不一，方才作罢。你我两朝之臣，各为其主，今日有缘对坐长谈，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元宋之战因何而起？能否避免？”

郝经凭栏远眺，但见湖岸杨柳婆娑，雾绕如烟，微风拂过，湖面荡起层层涟漪。

“实际上，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忽必烈皇帝也会对宋宣战。”郝经严肃地说，“与其他所有中国皇帝一样，宋帝虽然偏安江南，却仍然以正统自居，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统一中国，至少恢复其在北宋时的版图。尽管你们目前的军事、政治实力尚不足以对我朝构成威胁，仍不能排除其一旦恢复元气，首先会考虑收复那些被蒙古占领的中国北方领土。鉴于上述原因，忽必烈皇帝当然会选择你们尚未强大之前予以征服。就这个意义而言，宋元之战不可避免，且无任何调和余地。”

郝经的视线越过湖面，投向了遥远的北方。

“另一个无需回避的原因是：宋发达的经济，肥沃的土地，众多的人口资源都为北方所需要。北方地处内陆，气候寒冷，农业发展不及南方。而宋地却多鱼米之乡，这是元必灭宋的另一个动力。”

李庭芝站在郝经身边，目光落在前方一座寺院的屋脊上。那里，几只信鸽忽儿飞翔，忽儿降落，悠然自得。

“不知郝先生想过没有，元廷若想征服宋，也绝非易事，其间存有许多障碍。首先是曾纵马天下的蒙古骑兵不习南方水土及炎热的气候。其次，你们的战马也不能很快适应高温，并且在南方的农田上也不能像在草原上那么容易得到草料。再者，为了对付南方的水军，元廷需要造船、招募水军和精通水战。在陆地上，又要围攻人口众多、粮秣储备丰富、守备良好的城镇，总之这一切都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郝经并不否认李庭芝的分析和判断，事实上，这也是他时常思索的问题，他只提醒李庭芝：“你说得有理，但宋绝不像它表面上那么繁荣。以临安为例，临安府拥有豪华的店铺、茶肆及戏院，也拥有日益膨胀的冗官、冗吏和庞大的军队，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不用我说，李大人心里也清楚。”

“是啊，”李庭芝叹了口气，“它意味着我朝需要不断提高税收和不断加强海上贸易，并在重要的港口城市任命海上贸易监督人提举市舶使，雇佣商人监督国家专卖。不过，郝先生，凡事有弊有利，随着海上商业的繁荣，我朝需要建立能出海作战的水师以抵御海盗船的袭扰，也促进了装备有精良的火箭、火器和火炮的大战舰成为我朝武力的重要分支，这难

道不是元朝未来军事行动必然遇到的障碍之一吗？”

“虽然如此，宋军队、民兵总数不下二百万之众，不是照样节节败退，丧城失土？”

“郝先生，你的话似乎有些太过绝对。为免生灵涂炭，我朝欲放国信使回返北国，但不知能否劝说汝元朝皇帝偃旗息鼓，双方罢兵？”李庭芝从怀中取出一份白麻纸印刷品递给郝经，“这是忽必烈皇帝近日颁布的南伐诏谕。”

郝经接诏展读，百感交集。

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蒙哥）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骋，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自宋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今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与焉。将士勿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乃逆敌者，俘戮何疑？

“忽必烈下诏后，态势明朗，咄咄逼人。我主以天下苍生为念，恳请先生出山，说服元帝罢兵，或隔江为界，或岁纳币帛，或献女称臣，悉由元帝定夺。”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恐怕此时任何苟且之念都是枉然。宋自贾似道擅权专政以来，百官在其淫威之下，或是同流合污，或是三缄其口，或是发配边远，或是惨遭杀戮，国事日非，民怨沸腾。我主灭宋，志在统一全国，天意若此，人力何为？”

李庭芝无言以对，唯暗暗叹了口气。

为迎接郝经一行归来，忽必烈在大明殿设国宴为他们洗尘。郝经离开京城正在意气风发的壮年，出狱时已然白发苍苍、病魔缠身。君臣相见，不觉都流下了感慨的泪水。

宋方面这一次最无理的关押，限制住的只是郝经的人身自由，却限制不住他自由的思想。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子，凭借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在狱中分别写完了《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六部著作， 当他出狱归国时，这六部著作成了他最重的“行囊”和最宝贵的财富。

真金拿到书稿后将其全部留下来，他一刻也不耽搁，吩咐隶属国家的书局以最快的速度将六部书刊印成册。

郝经在京城只住了半个月，他惦记家中年迈的母亲，决定先回山西探

亲，忽必烈派侍卫护送。十四年未见儿面，母亲看到他泪如泉涌、喜极而泣。直到这时郝经才得知，这十四年来，真金征得父汗同意，一直尽心照顾着他的全家，尤其是他的母亲。真金原打算将郝母和郝经的家人都接到京城居住，但老人离不开住惯的家乡，执意不肯前往，真金便只能经常派人来探望他们。四年前老人生了一场大病，也是真金派王琢来给老人诊治，才使老人脱离了生命危险……

郝母在儿子回家的第十七天就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情安然谢世，享年八十四岁。送别母亲，郝经的心情既沉痛又轻松，他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久，他不愿意母亲在好不容易盼回了儿子之后还要承受与儿子永诀的痛苦，与其那样，不如看着老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

仅仅在郝母去世的两个月后，身体虚弱不堪的郝经也卧床不起。生命悄然流逝，他最大的快乐是看到了真金派快骑送来的、已经刊印出版的他的六部著作。

弥留之际，郝经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使者说："请太子，节哀！"

肆

阳逻堡大捷后，伯颜采纳了阿术的建议，决定先攻取附近鄂、汉地区以策万全，在巩固和扩大既得战果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向长江下游的蕲、黄等地发展。元军兵临鄂州，纵火烧毁了宋军的数千艘战船，一时火光冲天，鄂州、汉阳、德阳的宋守将为元军的声势吓倒，降者无数。伯颜安排好新降诸城事务，充实了军饷，又留吕文焕率四万兵马镇守鄂州，监视荆湖未下之地，自己则与阿术率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

元军在担任先锋的董文炳率领下长驱直入，沿途势如破竹。江东、淮西的宋诸郡如太平、无为、镇巢、和州、溧阳、镇江、江阴、宁国之守军非逃即降，接着，元军顺利攻占长江下游重镇建康（南京）。

阳春三月，国信使廉希宪南下传旨："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伯颜受命以行中书省驻节建康，阿术分兵北方攻打扬州。

是时，江东时疫流行，居民乏食。伯颜下令开仓赈济，发药医病，江东人心始定。忽必烈得知江南流行疫病，密令伯颜"时暑方炽，不利行军"，要他暂停进攻，"俟秋再举"。伯颜以战局为重，上奏朝廷："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

忽必烈见表，轻揉着发疼的太阳穴。"来人！"

一怯薛应声而入。

"速传中书省阁僚拟旨，传伯颜进京述职。"

“遵旨！”

一月后，上都大安阁。

“陛下，荆湖、淮西行中书省右丞相、元帅伯颜在殿外候旨！”一名侍卫匆匆入殿，低声禀报。

“传伯颜进见。”忽必烈精神一振。

伯颜拾级而上，跨过高高的门槛，跪伏于丹墀之下。

“臣伯颜恭请圣安！”

“平身！”忽必烈走下御榻，亲手扶起伯颜，“爱卿不必多礼。朕召你来，是想听听前线战事。这里没有别人，咱们君臣就免了那些个虚礼，畅意一谈，如何？”

“是。”

伯颜坐在忽必烈旁边的一张红木金椅上，神情松弛了许多。

“战报随时呈送，目前我军进展顺利，宋军主力消灭殆尽，余者不堪一击。”

“京湖地区的宋军主力虽说遭到重创，福建、两广、四川地区的宋军实力尚存，切不可麻痹大意。”

“是，陛下。”伯颜从侍卫手中接过黑马湩，一饮而尽，舒畅地吁了口气，“好久没有喝到如此甘醇的佳酿了，真觉浑身轻爽，百窍俱通。”

“那就多饮几杯，消消江南的暑气。将士们目前情绪如何？”

“前方将士求战心切，大军进入湖广京湖之地，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说心里话，朕最担心的就是将士们滋长骄傲轻敌的情绪。阳逻堡、丁家洲战役后，宋在京湖地区的数十万精锐损失殆尽，但宋帝绝不会甘于失败，他必定集结湖南、江西、福建、两广及川蜀等地军队，孤注一掷。朕此次召你北上，正是因为放心不下包括你在内的前方将士在连战连胜的情况下产生急于进攻的骄躁情绪。作为一名统领荆湖、淮西二行省的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你的一言一行随时都会影响和左右其他将领的行为准则。所以，朕希望你能冷静地总结经验，整饬军队，以利再战。”

“陛下所虑甚是。太子也是如此吩咐。”

听伯颜如此说，忽必烈也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在绵软的地毯上慢慢地踱着步，思虑着什么。他的脚青年时代落下了毛病，不能久坐，必须

时常走动走动。

“朕想听你谈谈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总的原则是：循序渐进，有张有弛。”

忽必烈停在伯颜的面前。

“说下去。”

“落实到具体的战术上，第一步，抽调江淮都元帅孛鲁欢部溯淮而进，协助淮东军队攻打淮安城，拔其南堡。第二步，包围扬州，令我军一部坚守湾头城堡。”

“你是否认为我军近一阶段的行动应侧重于江北，以剪除淮东地区宋军对我侧翼构成的威胁？”

“正是，陛下。臣准备等我军休整完毕，即全面实施对临安都城的围攻。”伯颜起身走到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布满箭头的立体军用地图前，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我军分三路进兵，最后会师于临安城下。右路军以骑兵为主，自建康出漂水、广德一线，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向宋都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通路。左路军以舟师为主，自江阴出长江口，循海岸线，入杭州湾，切断宋室从海上逃亡的通路。中路军将由我亲自率领，由常州、牙江（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

忽必烈的脸上浮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他命侍卫端上酒来：“来，来，来！伯颜右丞相，你不愧是朕的张子房（汉将张良），朕敬你一杯！”

“陛下信爱之恩，臣自当肝脑涂地以报！”伯颜退后一步，跪行大礼。

“起来，起来！伯颜，朕预祝你顺利拿下临安，届时，朕将亲自为你设宴庆功！”

伯颜接酒，一饮而尽。

阵阵凉风穿窗而入，忽必烈敞开袍领，与伯颜谈兴愈浓。屋外，依然骄阳胜火，大安阁檐落金洒银。

突然，一侍卫匆匆而入：“陛下，适才史天泽史大人府上发来讣告，史大人已于卯时病故。”

忽必烈闻报，久久不复一言。

十数日前，史天泽因病从南方回返上都休养，忽必烈屡派御医前往诊治，并亲至史府慰问，然而……

“陛下！请陛下节哀！”伯颜强抑内心痛楚，起身相劝。

忽必烈微微点头，传下旨意：“命有司择日厚葬史丞相！传太子真金代朕先行前往史府吊唁！出殡之日，朕将亲临。”

“喳！陛下，这里还有史大人临终前留下的书信一封，史府来人要臣务必转交陛下。”侍卫说着，双手恭恭敬敬地将信札呈上。

忽必烈接过信札，拿在手上珍惜地看了片刻，然后细心地打开来，史天泽在病中草就的、显得有些潦乱的畏兀儿蒙古文跃入眼帘：

陛下：

臣史天泽癸酉（1213年）金秋随家父史秉直率众归附蒙古，已历五朝。臣由帐前总领官至朝廷右丞相，福荫族类、皇恩浩荡。癸巳（1233年）遵圣母皇太后受封地河北真定，招致豪右，整顿课税，真定大治。甲申年（1244年）陛下即在漠北潜邸延揽人才，组建幕府，一时藩府汉臣、四方俊贤云集。前者如董氏三兄弟，后者若禅宗大师海云及其高足刘秉忠纷至沓来。

庚申（1260年）五月丙戌改元中统，臣等汉人藩府旧臣位居要津。陛下采行汉法，参照唐、宋旧典，厘定宪纲文物制度，尊孔崇儒，礼乐教化，开设学校，推行三纲八目，建设行省、御史台制度，糅以蒙古遗风，以达统治之宗旨。

臣每览史书，见忧国忘家、捐身报德者，未尝不抚卷叹息，以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餐小惠，参国士之眄，同布素之游耳。岂有如臣，独拔无闻之位，名器双假，荣禄两升。而宴安昃罢之晨，优游旰食之日。所以敢步丹愚，仰闻宸听。

国家应千载之期，承百世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大庇生人。崇大厦者，非一木之材，匡弊俗者，非一日之卫。众持则力尽，真长则伪消，自然之数也。

天下混一，势在必行。唯陛下力挽狂澜，完成一统。历代之功，咸不逮元。

亡宋之域，尽归国朝，黎民百姓，旨在怀柔。其余各族人才，着意重用。

天泽顿首

十二年七月初一草于誉堂庵

忽必烈读罢天泽遗书，早已泪流满面：“天泽一生，唯心系天下，纵然病入膏肓，亦不忘国家一统。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只可惜天年不遂，断我股肱。”

“陛下，臣想随太子同去祭奠史元帅，然后再返回南方前线。史元帅是陛下的信臣，也是臣的师长啊。”

“朕正有此意。记住，要代朕敬上天泽三杯酒，告诉他，他对朕的帮助，朕永生不会忘怀。”

伯颜眼中酸涩，施礼告退：“臣明白。臣去了。”

忽必烈目送伯颜离去，拭去眼中的泪水，重新展开书信。然而，书信之上，不知何时已有一片洇湿，洇湿的字迹在忽必烈眼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终于辨认不清……

第十三章 大厦将倾

壹

宋军一败再败，败讯传来，已六十五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气急攻心，竟昏厥了过去。

侍女见状，慌忙请来御医。谢道清被御医救醒，喝了几口燕窝粥，方稍稍恢复了精神。

太皇太后谢道清在理宗朝正位中宫，理宗去世后，度宗即位，尊谢道清为皇太后。度宗在位十年，于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病逝，四岁的太子赵顯即位，史称恭宗，当时谢道清已六十多岁，体衰多病，被尊为太皇太后。皇帝年幼，虽贾似道主政，仍须赵家长辈辅佐皇帝才显得名正言顺，故谢道清被推上了垂帘听政的位置。

元军大举东下，宋各地守军或叛或逃，朝廷百官纷纷弃官保命，临安一片混乱。眼看京师危急，谢道清广泛号召四方勤王，但响应者极少。不久，留梦炎从湖南来京，左、右丞相争相让位，要求离开朝廷，谢道清不许，乃以陈宜中和留梦炎分别任左、右丞相，并兼枢密使。

转眼到了宋恭帝赵顯德祐元年（1275年）十月初一，谢道清在自己居住的慈元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

“一败涂地！一败涂地！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十三万精兵哪，舳舻相连百余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败了。那贾似道竟还提出过迁都，真是误国害民，荒唐之极！”

谢道清看看右丞相留梦炎，稳定了下情绪，问：“据说，自元军沿江而下，建康、平江、滁州、广德等地守军将士竟然不战而降，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留梦炎抹了把头上的汗水，不敢欺瞒。

“元使赴宋议和，率使团五百入独松关，结果，其正、副使一死一伤，余者或杀或关，此传闻是否属实？”

“臣正调查。”

“此事一定要彻查清楚，看看是谁幕后指使。留梦炎，数日前，哀家看到一份战报，说元军攻打扬州甚急，李庭芝固守待援。你身为朝廷右丞相，对增援之事作何安排？”

“这……”留梦炎支吾着，不知如何应对。

“说啊！”

“朝中乏人，已无兵可派，更无人敢领兵前往。”

“什么！想我大宋立国三百余年，何时亏待过士大夫！如今，国遭大难，你们一个个只顾保命，再不就是欺上瞒下。远的不论，今年七月，我军水师与元军水师激战焦山，明明战败，你们却报哀家说：打了个平手。这不是睁着眼蒙骗我们孤儿寡母嘛。”

“太皇太后息怒！臣那样说，是不让太皇太后着急，伤了凤体。”

谢道清恼怒地摆摆手：“这么说起来，倒是哀家不识你等‘忠心’了？你且退下，从速安排驰援事宜。”

“是。”留梦炎不敢抗旨，心中却想，你说得容易，我到哪给你找那么些个军队去！

“陈宜中，你是朝廷重臣，哀家希望你能将目前战况如实禀奏。哀家要知道实情。”

陈宜中愣怔。迟疑片刻，陈宜中出班扶笏奏道：“前不久，元军攻打潭州，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一直在州衙熊湘阁上督战，苦守七十余天后，城破，李芾向祖庙诀别。他说：‘我以一介寒儒，受国家恩典，掌管一州，理应守义尽忠，报效国家’。言罢与妻儿一同纵火自焚，为国殉节。”

说到此，陈宜中蓦觉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谢道清亦泪流满面，情难自已。“只可惜满朝文武，似李芾这样的忠贞之士太少了，太少了！”良久，谢道清脸色苍白，喃喃自语。

“太皇太后春秋已高，还望保重凤体！”陈宜中试图宽慰女主。

谢道清微微颔首。“陈丞相，丁家洲兵败后，你与朝中诸大臣联名要求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哀家念贾似道勤劳三朝（理、度、恭），不忍以一

朝之罪，失待下臣之礼，是以只将他贬职，迁往循州（广东龙州）。哀家不明白，他怎么就于途中死了呢？”

“奸相贾似道虽遭贬，仍要带侍妾数十人同行。奉命押解他南下的将士不许，将其侍妾悉数撵走。一行人至漳州地界，为首将领数次暗示贾似道自杀，似道犹想偷生，声称太皇太后许他不死。此人无奈，对同行官员说：为天下人杀似道，虽死无憾。遂将贾似道处死。”

“武将擅杀朝廷命官，该当何罪？”

“贾似道罪在不赦，人神共愤，太皇太后不宜追究擅杀之罪，以免造成人心混乱。”

谢道清细思陈宜中所言有理，只得作罢。“可是，除掉了贾似道，于朝政又有何转机？我们的军队还不是照样一溃千里！”

数日前，谢道清张贴诏书于朝堂之上，诏书上写着：“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宫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谢道清此话，明着是在痛骂群臣，实际上却在埋怨开国之主赵匡胤。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阴夺帝位后，为消除藩镇割据的危险，疏远、压制武人，标榜“以儒治国”，重用文士，被定为大宋“国策”。进士出身的士大夫虽说熟悉辞赋文章，对治国理政、富国强兵却几乎一窍不通，只能不着边际地空发些议论，坐而论道。加之文人相轻，互相攻讦，堂争此起彼伏，朝廷不得安宁。文士的低能造成了国家的羸弱，羸弱的国家豢养着冗官、冗员、冗兵，百姓困苦不堪。在朝廷，将无斗志，只知委曲求全，因此对辽、金、西夏都曾用过“岁币”换取暂时的“和平”。既然金钱丝帛比军队管用，又用不着大臣自掏腰包，何乐而不为？

如今，继贾似道之后出任宋朝丞相的文士，也尽是些昏庸无能之辈。这些执掌朝政的宰辅大臣，不思进取，互相牵制，把个朝廷弄得乌烟瘴气。

身为丞相的陈宜中被朝中文士指责擅专朝政，比贾似道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宜中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谢道清屡次派人请之不归，最后只得通过陈的双亲帮忙，才好不容易将他请回朝堂。谁知过了不久，留梦炎又溜了，也是屡召不回。堂堂大宋王朝，居然没有一个敢于负责任的丞相，着实令人心寒。

几经周折，费尽心机，谢道清总算凑齐了她的阁僚，一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勤王诏书早就发往各地，怎奈响应者寥寥可数。只有赣州知州文天祥招募万余人往京师勤王护驾，精神可嘉。”

陈宜中冷笑一声，漠然道：“文天祥所募军队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哪里有什么战斗力，进京徒滋骚扰，不如令其解散。”

张世杰扶笏向前："文知州起兵之前，确实有人劝他：现在敌兵分三路而来，你以一万众北上拒敌，无异驱群羊搏猛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文知州回答说：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个人荣辱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我自不量力，不过是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闻风响应。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成，只有这样，社稷才能保全，国家才能安宁。岂料勤王之师被拒城外数月之久，文知州纵有救国之策，亦多受朝中大臣掣肘。"

"哦，文知州，你有何良策？让哀家听听。"

"臣以为，当前军情紧急，如有可能，应在现有的区域内划分四镇，由中央统一指挥。把广西并入湖南，在长沙置帅；把广东并入江西，在隆兴（南昌）设镇；把福建并入江东，在鄱阳（波阳）置帅；把淮西并入淮东，建镇扬州。然后督各镇分别收复失地。如此一来，各镇地大力众，既便于抵抗，也可协力对敌，有进无退，图谋收复。元人兵少，一旦分兵多路，势必力弱，使其疲于奔命，再加上敌后中原百姓扰乱其后方，足以打败入侵之敌。"

谢道清还未说什么，陈宜中先嗤之以鼻："迂阔之谈！迂阔之谈！如今火烧眉毛，军无斗志，元军亦来势凶猛，哪有时间重划四镇，遑论收复失地？书生之语何足取！"

张世杰大怒："国家安危，系于义者，陈丞相何苦冷言相讥……"

谢道清摆摆手，制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争吵："派往伯颜军中求和的使者已经去了十几天了，至今未回，这可如何是好？"她疲惫的目光茫然地停留在大殿的某个角落，"今天不如就这样吧，哀家也累了，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议。"

谢道清撤朝，百官纷纷离去。偌大的慈元殿只剩下文天祥、张世杰默然伫立。不知过了多久，张世杰愤然道："这算什么事！从上到下只知议和，议和……"

文天祥望着他，嘴唇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贰

无锡元朝都元帅府。

伯颜身披棉袍，秉烛读书。

"丞相，宋使陆秀夫求见。"军前校尉禀告。

伯颜合上书，将烛台往案前移了移。

"请他进来。"

陆秀夫入府，稍施一礼。他的一张脸由于隐在阴影中，越发显得黯淡无光。

“伯颜元帅，陆秀夫奉旨前来求和，还望元帅恩准。如今，我朝太皇太后年迈体衰，皇帝年幼，又值国丧之际。自古礼仪之君不攻丧君之国，希望丞相转奏大朝皇帝俯允退兵，我国怎敢不年年朝贡，奉元帝为君，修好于大朝？两国交兵，缘起于奸相贾似道失信于大朝，今贾似道已死，断不会再出现这类事情。”

伯颜义正词严地拒绝道：“你们宋朝原本就是在消灭其他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初并没有长期保留南唐、北汉等国的区域统治，现在也到了灭亡的时候。宋得天下于小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帝位时，北周恭帝柴宗训时方六岁），现也失之于小儿（宋恭帝时年五岁），天道循环，尚复何言！”

陆秀夫没想到伯颜也知本国这段历史，不由暗叹大元王朝确有许多才俊之士。当年，宋军兵临金陵（今南京）城下，南唐君主李煜奉表投降，吴越国王诚惶诚恐，不久即向宋廷纳土归顺，这些往事，不想今日竟都应验在宋室自己身上。

“况且，我朝圣主何尝不怀仁慈爱民之心！”伯颜略略提高了声音，“且不说立国之初国信使郝经出使议和被扣，今年三月间，我主又派使臣持国书使宋，希望元、宋速罢刀兵，解民于倒悬，同时一再严令我等停止进攻，等待议和消息。使臣从我军中请调五百名士兵护送，行至独松关，竟遭独松关守将袭击，使臣全部遇难。我主一片诚意，换来的又是什么！独松关虐杀使臣真相公之于世后，朝野为之震惊。我主至此方才打消议和念头，决意与宋血战到底。”

伯颜话音刚落，校尉再报：“宋丞相陈宜中派兵部侍郎吕师孟等再来求和。”

伯颜点点头：“让他们进来。”

“伯颜丞相，”礼毕，吕师孟率先说，“陈丞相命我等以下列条件与元廷议和：吾皇愿尊元帝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

“宋廷屡派使者求和，无非是为保它半壁江山，然我主明令：许降不许和。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降。”

陆秀夫本不愿充当议和使者，这会儿见伯颜态度坚决，索性一言不发。吕师孟低声下气地恳求道：“如果我主改称‘侄孙’，岁币增加一倍，想必您会同意吧？”

“不行！”伯颜右手向下用力一劈，吕师孟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只有陆秀夫神情如常。

“送客！”

遣走宋使，伯颜独立于烛光中，神情凝重。

叁

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阿术、董文炳、伯颜分三路围攻常州城，常州守将刘师勇坚守不降，着实让元军吃了些苦头。

鉴于常州久攻不下，伯颜将指挥部从镇江迁至常州前线。十一月十六日正午，伯颜命人射书城中招降，刘师勇依然不予理睬。

伯颜大怒，亲督帐下主力强行攻城，昼夜不停。十八日拂晓，中军率先登城，竖伯颜红字帅旗于城头，四面攻城元军欢呼“丞相已登城”，士气大振，未几，常州城破。

宋将刘师勇退入城中巷战，不敌，刘师勇单骑闯出城关，奔往平江（苏州）。宋军余者拼死力战，六名士兵背靠背相互支持，杀死杀伤元军近百人后方力竭战死。

城中烈焰熊熊，硝烟弥漫。面对这座元军以伤亡近两万人为代价换取的孤城，伯颜怒不可遏，将临行前忽必烈皇帝一再嘱咐“将士毋得妄加杀掠”以及“北宋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的谆谆告诫置之脑后，下令屠城。

诸将请求追杀刘师勇，伯颜冷静下来，劝道：“西征之时，成吉思汗放花剌子模王位继承人札兰丁渡印度河，是为以其君威，降其民勇。如今，刘师勇单骑逃窜，正可借刘师勇之口，使负隅顽抗的宋守城者闻风丧胆。”

几天后，伯颜挥军进至平江。平江守将弃城而走，都统王邦杰献城乞降。不久，战报传来，阿术、董文炳一举袭破独松关。

独松关绿色如绣，阿术、吕文焕信马由缰，边走边谈。

“看来，进入临安之前，不大可能再有艰苦的攻坚战了。”阿术回首城关，沉思着说。

“不错。”吕文焕表示赞同。

林涛怒吼，他俩的谈话也时断时续。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招降宋廷了。”

“据报，伯颜丞相已派人将当今圣上劝降诏书副本送往临安，敦促宋君臣

速速请降。”

“南边大局已定，我现在担心的是东北边境。”阿术做了个深呼吸，空气中似乎仍弥漫着硝烟的气息。

吕文焕似乎有些不解，阿术耐心地解释道：“如今四海归心，唯独这个乃颜，总要翻出点花样来！打，他又不认真跟你打，你稍一松懈，他又卷土重来——与察合台汗国后王的海都一样，真让人头疼。丞相之意，是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尽快降服宋朝廷，然后腾出手来，彻底平定乃颜叛乱，永绝边患。”

同一时刻，也即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276年1月14日），伯颜命崇福司使爱薛与宋宗正少卿陆秀夫一行数人同赴临安，交涉宋朝廷投降事宜。

除夕之夜，伯颜挥师自平江出发，继续南进。他要按预定作战计划，与左、右路军会合。

正月初二，谈判代表爱薛一行到达临安。

陆秀夫安顿好爱薛及其随行人员，匆匆赶往慈元殿，向太皇太后谢道清汇报了与伯颜谈判的结果。谢道清无计可施，决意投降。

“也罢，哀家可再作让步，向元帝忽必烈称臣。”谢道清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元军肯退兵，宋宗室血统得以延续，什么称臣不称臣的，她根本不在乎。

陈宜中心里憋着一口气，将茶杯狠狠蹴在案几之上：“伯颜也太过得寸进尺了。记得绍兴八年（1138年）和绍兴十一年，高宗皇帝两次派丞相秦桧北上与金人谈判，签订了‘绍兴和议’，同意向金称臣，每年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结果遭到朝野抨击，秦桧也因此在死后身败名裂，落下千古骂名。臣陈宜中虽然不才，却不想重蹈秦桧覆辙，这投降之事，臣不想做，也不能做。”

“陈爱卿，哀家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只要能维持赵氏宗室的延续，称臣，也可不必计较。”

陈宜中注视着太皇太后憔悴的面庞，毫不妥协地拒绝道：“太皇太后虽然一再表示如能使大宋免于亡国，可以不计较名位尊卑，但作为一国丞相，臣不能不郑重声明，即使杀头，臣也不同意太皇太后对元帝称臣。”陈宜中简直要声泪俱下，“我们一让再让，从增加岁币至称侄、再称侄孙，元廷依然不答应，那就只好在京湖一线调集京师的二十余万忠勇和五万御林军与其决一死战。”

“你疯了！你这不是以卵击石，要将我们最后一点家底赔光吗？你难道忘了常州屠城的教训了吗？你下去吧，好好地冷静一下，哀家不想跟一个

没有理智的人说话！”

陈宜中不敢再辩，怏怏回到相府。

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陈府花园美丽如故，陈宜中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昔日的心情。相府卫士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保护着这位权倾朝野却惶惶不可终日的当朝丞相。

陈宜中暗自思忖：如今兵临城下，打又不能打，和又不能和，莫如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当初，高宗为躲避金兵追击，从镇江避到定海，后泛舟海上。数月之后，金兵退走，高宗还朝，还不是照样当皇上！

既然有先例，为何不可以借而用之呢？

主意拿定，陈宜中立刻召集所剩不多的“文武百官”入宫，向太皇太后请求迁都。

“迁都？往哪里迁！你这分明是要哀家逃跑，置祖宗三百年基业于不顾嘛！将来，哀家有何面目见大宋朝列祖列宗？”

陈宜中痛哭流涕，慷慨陈词：“眼下两浙、江西、两广、福建、川蜀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不举降旗，在福州建立陪都，与元军展开持久战，像当年高宗那样，元军势必退去。”

“臣等恳请太皇太后迁都避难！”百官随声附和，齐刷刷地跪于宫外冰冷的丹墀下。

谢道清思虑再三，无奈只得表示赞同：“好吧，就依众位爱卿所奏。传旨下去，开国库为百官发放银两，权作迁都路费。”

“遵旨！”陈宜中抹了头上的汗水，慌急间却忘了与太皇太后定下具体的迁都时间。

谢道清身为女主，别看平时优柔寡断，一旦拿定主意却很干脆，当即回宫收拾行装，准备起程。谁知等到天黑时分，陈宜中仍未到宫中，谢道清大怒：“哀家本不愿迁都，皆因大臣苦苦哀请。哀家做了准备，你们又不启程，分明是有意戏弄哀家。”说罢，摘下珠宝首饰扔在地上，愤愤回宫，闭门不出，大臣请见，一概拒绝。

其实，陈宜中原本打算第二天天明起程，因忘了说明时间，致使谢道清对他产生怨怒，说什么也不肯接见，无奈，陈宜中回到相府，做了伺机逃走的准备。

正值新春佳节，陈宜中的宅邸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相府五百余口围坐成一个半圆，心事重重地欣赏着节目。

“丞相，嘉兴快马来报，嘉兴守将刘汉杰开城投降，伯颜的大军已开进嘉

兴。”相府总管急匆匆来到后花园，向陈宜中附耳低语，“另外，老奴还听说昨天午后，同签枢密院事和参知政事一同逃离京城。”

“是么？”陈宜中倒吸一口凉气，面部肌肉抽搐不已，红红的酒糟鼻上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

“千真万确，老奴刚才已经证实。”

“郭总管，”陈宜中悄声问：“太皇太后、皇帝还在临安城吗？”

“在。”

“在就好。否则我们岂不是……”他咽回了下面的话。

“丞相，迁都之议传遍京城后，人心惶惶，近日不断有大小官员逃离京城，不知所踪。”

“这在预料之中。倒是太皇太后一反常态，一日两次上朝，早朝刚任命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退朝不久，又传旨设朝，封文天祥为知临安府，正二品衔，全永坚为浙东抚谕使。”

“丞相，老奴有些话思虑已久，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跟随我多年，有话但讲无妨。”

“老奴以为，倘若走不脱，还望丞相改变初衷，同意向大元皇帝献表投降。”

“啊——”陈宜中的汗水流得更多了，本来就发红的鼻头也由于紧张而变成了紫色。

“丞相……”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的意思还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既然如此，老奴立刻安排，一旦风声不对，我们就来个不辞而别。”

“你觉得哪里比较妥当？”

“温州吧。安顿下来，哪怕做个富贵闲人也好。”

“就依你所言。”

肆

次日，嘉兴府元军大营。

帅帐中，伯颜、孟祺、宋降将刘汉杰促膝长谈，十分投契。

“谢太皇太后执意不肯离开临安，陈宜中只好同意称臣求和。宋使奉命携带宋帝降表副本来我营谈判，他说，陈宜中还想约伯颜丞相在长安镇（浙江宁海西）面谈和议。”行省郎中孟祺扼要地介绍了宋廷的和谈动议。

“东边的情况怎么样？”伯颜问。

“盐官城离临安不到百里，阿术将军进展顺利，在占领盐官城当天，即秘密分兵临安城南，驻扎在浙江亭，封锁了出海口。”

“好！这下就可堵住宋室海上南逃的通路。太好了！”伯颜重重地拍了下红漆案头，震得茶杯也“哗啦啦”响起来。

“这几日，宋使频繁往来于临安和嘉兴之间，无非是想尽快促成和议。对宋室而言，目前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逃往福建，我担心倘若我们逼之太急，只能促使宋室选择南逃，届时一旦京师失去控制，盗贼蜂起，宋朝三百年积累的财富就会荡然无存。因此，末将以为不如用计安抚，使其不致过于惊惧。”

“孟将军言之有理，此事就交与你去督办。写封复信给谢太皇太后，告诉她我军绝不妄开杀戒，让她勿要惊慌。”

“是。”

目送孟祺匆匆离去，伯颜收回目光，含笑问刘汉杰：“刘将军，我有一事想与你探讨，不知刘将军肯否赐教？”

“丞相尽管垂询，末将不敢隐瞒。”

“你说宋廷会不会投降？”

“会。”

“会不会变卦？”

“不会。”

“为什么？”

“这么多年来，宋朝的大部分文臣武将都在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不瞒丞相，我也如此——而且，宋廷一向自诩正统，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致有今日之祸。如果早几年注意到北方政治格局的变化，预作准备，励精图治，以国家七十余万军队，完全有可能拒敌于国门之外。”

伯颜冷静地听着，频频点头。

“即便在元军渡江之后，如果能马上迁都于福州或者广州，利用江南水乡的地利之便，也不是没有可能与元军展开持久战。”刘汉杰面对伯颜，只想一吐为快。尽管战场上他们有过对立，从内心深处他却十分钦佩伯颜的雄才伟略和大将风度。

“可惜呀可惜，宋有将军这样的将才却不能重用，而是用了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这种投机之徒。如果宋廷以将军为帅，我伯颜在江南战场岂不要遇上真正的对手？”

“丞相过奖了。”

刘汉杰暗想：数日前，忽必烈皇帝派来的信使晓谕伯颜，东北边境出了问题，军队切莫轻进。中统元年，忽必烈被迫与贾似道签订停战协议，正是“北方边境出了问题”所致，这一次，该不会又半途而废了吧？

伍

皋亭山距临安三十里。三路元军按预定计划如期会师临安后，伯颜不断派兵出没于临安城下。城内乱成了一锅粥，而宋廷中和、战、降、走的争论仍是没完没了。

正月十九日晚，当临安街区沉入梦乡时，慈元殿中却是灯火辉映，人声喧哗。

刚刚“宣麻”升任右丞相的文天祥压了压众人的声音，向驻兵云和塔的张世杰客气地询问：“张检校少保，我有点想法想跟你谈谈，不知你肯否赏光一听？”

张世杰焦山兵败，伤亡万余人，水师全军覆没。退回临安后，宋廷不但没有追究他战败的责任，相反还提升他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不久，又任命他为沿江招讨使、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等职，并加封他为检校少保，视为军事支柱。

“丞相客气了，下官实不敢当。”张世杰貌似尊敬实则不恭地深施一礼，笑言。此时的张世杰手中尚握有六万“正规军”，而文天祥手中只有赣州举义时招募的一万名散兵游勇，因此，张世杰并不真正将这位仅在名义上掌握全国最高军政大权的文丞相放在眼里。

“目前时局危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背水一战，侥幸获得胜利，也可鼓舞人心。其实敌人并不可怕，不过是借我方抵御不力，乘胜长驱直入，若使其稍受阻击，则我为主，彼为客，我们将占据绝对优势。我朝尚有淮东固守，闽、广未陷，若血战得胜，则可命淮军截断敌后，两面夹攻，或有打败入侵之敌的希望。张检校少保，你以为若何？”

“丞相说得轻松，我们拿什么与元军决战？”

“我粗略算算，张检校少保麾下尚有六万精兵，加上五万御林军和一万多民兵，只要指挥得当，仍有几分胜算。”

“不成！不成！绝对不成！”张世杰情绪激动，断然拒绝。

文天祥愕然，朝堂上一时鸦雀无声。

张世杰自幼从军，一步步升到今天正二品的官位，这在重文轻武的宋廷中已经算十分罕见的了。为此，他格外珍惜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拥兵自重”的观念根深蒂固。他并非不知，焦山兵败后，若不是他手下还掌握着六万八千余名陆军，他早就获罪于朝廷了。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将他的军队拼掉，这是他的资本，他的王牌！况且，自朝廷勤王诏发各地亲兵以来，倘若地方势力踊跃应诏，集合起十五万精锐部队当不成问题，为何始终未见一兵一卒驰援临安？既然各路诸侯无不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他何苦非要去逞什么匹夫之勇？

“哎呀，张检校少保，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谢道清虽然近来深感身心俱疲，仍不能不强打精神陪群臣议事，“国家正值危难，陈宜中、留梦炎又不辞而别，皇帝年幼，只能依靠文丞相、张检校少保辅弼，你们可不能辜负了哀家的一片苦心。”

“身为大宋臣子，臣理当为国尽忠。自天祥入朝以来，一直反对与元军议和，遑论投降？臣决心早定，生是大宋臣，死是大宋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哀家当然深信文丞相为人。哀家虽是女流，毕竟经历三朝，忠奸好歹还能分辨得出来。只是，文丞相反对投降，可我朝哪里还有军队？正如张检校少保所说，我们拿什么与元军决战？莫不成要让我这不中用的老太婆带着你们去与伯颜、阿术作战吗？”

“臣无此意。”

“文丞相，昨天你在哪里？”

“臣在钱江一带布防。”

“是不是无兵可调，无将可使？”

“是……”文天祥无奈地承认。

“这不就得了。元使孟祺已在馆驿等候多时，伯颜又咄咄逼人，你让哀家怎么办？若不是哀家当机立断，派使者携传国玉玺十二枚和降表至皋亭山，只怕这时伯颜早就打进了慈元殿。你当哀家愿意投降吗？大宋朝的三百年基业哪，这么拱手送人，哀家能不揪心？可是，哀家若不降，只

怕赵氏一点血脉不存……”谢道清说到伤心处，不由放声痛哭。

文天祥心中一惨，忙命人扶太皇太后回寝宫安歇。

“李邦宁。”张世杰招呼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太监。

“奴才在！”

“你可知陈宜中、留梦炎这两个狗东西溜到哪里去了？”

“陈宜中不肯同伯颜会面，于半夜携带家眷逃往温州。留梦炎……奴才不知道。”

“好一对丧家犬！我若逮住他们，非活剐了他们不可！”

“人各有志，随他们去吧。”文天祥劝慰着张世杰，心中却是一阵酸楚。

“文丞相，念在你我交往多年的分儿上，张某人还是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事已至此，咱们也只好另作打算。”

“怎么讲？”

“常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朝廷已降，我们留下何为？不如保存这点实力，避走定海。说真的，我就不信将来没有机会杀他个回马枪。”

“不行啊！身为大宋臣子，文某现在已是身不由己……也罢，张检校少保，就依你所说，你先走定海筹措军饷，扩军备战，文某留下来陪太皇太后与伯颜周旋。”

“丞相保重，世杰告辞。”

张世杰拱拱手，匆匆离开慈元殿。

文天祥颓然坐在椅上，心痛如捣。

老天啊，你真的忍心毁我大宋三百年基业吗？

第十四章 零丁洋里叹零丁

壹

三天后，谢道清派文天祥、贾余庆等人至距临安只有十五里的明因寺与

伯颜会面。

寒暄毕，伯颜请文天祥、贾余庆入座。

“我大宋继承历代中原帝王之正统，不是辽、金所能比拟的。现在北朝是想将我朝变成附庸国呢，还是干脆要毁灭我大宋社稷？”文天祥开门见山地问。

伯颜似乎有些意外，惊讶地看了文天祥片刻，笑了：“文丞相之意如何呢？”

“如果将我朝变成北朝的附庸国，”正统观念极强的文天祥总是将元朝称作北朝，“请伯颜丞相退兵至嘉兴或平江，然后双方共同约定岁币和犒赏军队的金帛数额。我负责如数赠送，不短一分一毫。其实，对北朝而言，这不失为上策。”

“何以见得？”

“不战而获全胜，岂非最佳选择？”

“那么中策呢？”

“汝主若想彻底摧毁大宋社稷，就必须考虑到今两浙、两淮、福建、两广、四川等地大部分仍掌握在我们手中。请问：丞相发兵攻打，焉知胜败如何？”

“我还想洗耳恭听文丞相的下策。”

“北朝逼之太甚，势必激起各地义军蜂起，一旦兵连祸结，或断绝北朝交通，或焚烧北朝粮草，请问丞相还能在江南立足吗？”

伯颜安闲地一笑。

“文丞相饱读诗书，怎么偏偏忘了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想我蒙古原本兴于朔漠之间，若非顺应天意民心，何致有今日广阔之疆土？区区宋朝，偏安一隅，百年来醉生梦死，不思进取，天予夺之，人力何为？”

“不！伯颜丞相此言差矣！我大宋从来不缺状元宰相，缺的只是以死报国的烈士！铁血丹心，自我文天祥始！”

伯颜猛一愣怔，暗想：文天祥如此刚强不屈，处于逆境之中，仍是一身铮铮硬骨，倘若放他回去，势必影响宋朝廷的投降进程。近日，北方边报不断，圣上还在等待宋灭亡的消息，投降之事，宜早不宜迟，迟则恐生变故……

想到此，伯颜脸色一变。

“我昔日看到一个词：‘愚忠’，今天才明白指的就是文丞相这种人。既然文丞相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谢太皇太后赋予你的使命，伯颜也只好对不起了。”

伯颜回身，厉声喝道：“来人，送文丞相下去休息！”

几名元兵蜂拥而上，将文天祥带了下去。

贾余庆吓得面色如土，慌忙起身道：“伯颜丞相息怒。下官等奉太皇太后懿旨前来商议投降事宜，一切唯伯颜丞相之命是从。”

伯颜怒色稍霁，语气和缓却不容置疑：“尔等所献降表，仍使用宋国号，且无称臣字样，必须修改！”

“是，下官等这就回去修改。”

“贾大人，三日后午时三刻，我在湖州等你。至于文丞相，他这人性情刚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暂时让他留于我处。他的生命安全由我负责，我保证，宋室出降之日，就是他重获自由之时。”

“明白，明白。”

“伯颜丞相，下官告辞！”贾余庆只欲赶紧离开这生死之地，文天祥的生死他并不关心。

“不送。”

贾余庆刚刚离去，孟祺入禀：“爱薛将军持宋传国玉玺北上，丞相还有何吩咐？”

“没有。走吧，我们一起去送送爱薛。”

次日清晨，伯颜率元军主要将领在帅旗和鼓乐的导引下巡视临安城，观潮于钱塘。宋留在都城的宗室成员和百官依次具名来见。当晚，伯颜移驻湖州（浙江吴兴）。

贰

贾余庆刚刚回到临安慈元殿，即被“宣麻”接替文天祥出任右丞相枢密使。“宣麻”时，在朝官员大多表示没有意见，只有枢密院事家铉翁拒不签名。

谢道清劝道：“文丞相缧绁元营已是事实，照目前的情形看，伯颜一时半会儿不会放人。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朝廷亦不要一日无相。今任命贾余庆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正是出于社稷正统定制考虑，绝无临阵换

将之意。请家铉翁还是签名吧。”

与谢道清年龄相仿的家铉翁无奈，在黄麻任命书上颤巍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既然各位大臣俱已签名，”谢道清疲惫地宣布，“从现在起，贾余庆就是我朝的右丞相，诸位爱卿要与贾丞相和衷共济，支撑艰危。”

她扫视着木偶般伫立在她面前的几位重臣：“哀家已请皇上下旨，诏告天下息兵归降，以免生灵涂炭。贾丞相，你那里修改降表一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启禀太皇太后，臣已按伯颜之意修改完毕，请太皇太后过目。如若可行，臣将尽快赴元营呈交降表，免得去得晚了，又给伯颜落下口实。”工于心计的贾余庆审慎地将“敬献”二字改为“呈交”，这也正是贾余庆的为人圆滑之处。

谢道清接表，匆匆浏览一遍。

“可以了。贾丞相，此事就交与你去办吧。”

“遵旨。”

贾余庆离去。不多时，慈元殿上便空无一人。

元使偕贾余庆等同赴湖州。这些大宋朝的宰辅们再没了往日兵丁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的威风。几匹瘦马，拉着几辆“篷车”算是“玉辇”颠簸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

正午时分，至湖州元军大营。伯颜设宴款待宋的宰辅大臣，并邀文天祥同桌共饮。

席间，文天祥一再请求放还临安，伯颜却总是笑而不答。

文天祥怒不可遏：“您身为北朝右丞相，因何毫无信义可言？文某奉旨出使北营，竟被丞相私自扣押，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旦此事传扬出去，丞相难道不怕辱没一世清名？”

“文丞相言重了。”伯颜为文天祥斟满杯中酒，“我留丞相，无非是为促成两国尽快罢兵，岂有长期羁留丞相之意？另外，我生平酷爱汉诗词，很想向丞相讨教一二。”

伯颜端起酒杯：“来来来，诸位为两国弭兵，数月来不辞辛苦，我敬诸位一杯。”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众人奉迎，唯文天祥无动于衷。

“文丞相想必还在生我伯颜的气？‘将使臣私自扣押’，好大的一顶帽子！伯颜头小，实在戴不起！”

众人哄然大笑。贾余庆劝道：“文大人，今日欢宴，莫谈国事！难得伯颜丞相看得起你我，还请文大人满饮此杯！”

文天祥接酒，扬手泼在贾余庆脸上：“误国害民，猪狗不如！文某岂能与你等为伍？”

贾余庆恼羞成怒，正欲起身，被孟祺伸手按住。

孟祺为文天祥换了一杯酒，淡淡一笑：“文丞相，请听下官一言。想当年，蒙、宋两国弭兵，当今圣上派国信使郝经赴宋修好，被贾似道羁押真州监狱长达十四年之久。而今，文丞相却是作为我国上宾滞留一时，两者相比，到底谁更无视天下法理？再者，伯颜丞相之所以苦苦挽留文丞相，无非是为一个原因，那就是：敬丞相之志，惜丞相之节，用丞相之才。”

文天祥自觉理屈，面孔泛红，勉强将一杯酒吞咽下肚。

伯颜不动声色，再次举杯提议：“这第二杯，让我们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局面干杯！”

文天祥满怀心事，将酒盏换成大碗，喝不多时便烂醉如泥。伯颜命人将他扶回歇息，又吩咐贾余庆：“贾丞相，你回临安后，须立刻下令解散文天祥招募的一万勤王义兵。至于其幕僚将领，各有任用，愿留的留下，不愿留的发给路费，一律遣返江西。”

“丞相放心，临来前我已将这些散兵游勇遣散。现如今，贵朝阿术将军已率军进入临安城，分兵守护宫城和城内各重要兵营。原宋禁军则由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管带，置于阿术将军麾下。”

伯颜的脸上滑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轻蔑。

“行省郎中孟祺、参知政事吕文焕听令：明日携带厚礼入临安城，慰问谢太皇太后。”

“是！”

金钩西沉，元营酒宴尽兴而散……

叁

丙子年二月初五（1276年2月21日），宋恭帝率领文武大臣在他的寝宫

祥曦殿向北遥拜，发布降元诏书。事毕，文武大臣骑马离开临安府，前往潮州拜见伯颜及行中书省官员。

伯颜按照忽必烈的旨意，改临安府为两浙大都督府，率阿术、孟祺、吕文焕等元朝文武官员巡视临安，查核宋军民户籍和钱谷数量，清点仓库，罢宋各官府，收百官诰命，接收宋廷的符印图籍。一批“新符官”带着谢道清的降表手谕，驰往两广、四川、福建等地招降。至此，宋元之间的受降仪式全面完成。

接受降表之日，伯颜信守诺言，释放了文天祥。

然而，从这一刻开始，统治中原及江南三百余年的赵宋王朝已不复存在。

第二天，谢道清命贾余庆、文天祥等文武大臣为祈请使，奉表押玺，一同北上大都，向忽必烈呈献降表和谢道清本人的表笺。

这天傍晚，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在西方的地平线上时，伯颜终于写完了献给忽必烈皇帝的《贺平江南表》。

臣伯颜等率大军恭行天罚，从襄汉上流出师，在武昌渡过长江，沿江防线崩溃，战火烧到钱塘。宋室仍然不自量力，乃发生杀使者、毁诏书事件。皇帝亲自授命，宜先取其根本之地，遂命阿术进军独松关，董文炳取海道南下，臣督率中军，直指伪都临安；摆开掎角之势，水陆大军并进。攻占常州之后，列郡传檄而定，诸将率军按期会师于临安。宋室穷途末路，不断奉人哀求，先请称侄纳币，后请称臣奉玺。为促其归附，率精兵直抵临安近郊，招来宋廷执政大臣，解散其禁军卫士。宋人虽想挣扎，已无抗争之力，逃走亦不可能，终于立意投降。二月初五，宋国君向北遥拜，恭顺归附本朝。现在所有仓库等物，都已封存待命。臣谨奉宽大之命，安抚官吏百姓，使临安内秩序井然，繁华如故。

十一日，忽必烈颁发的《归附安民诏》贴满了临安城的各重要场所。临安城街头巷尾、酒肆茶楼，识字的儒生或不识字的白丁，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们无不交头接耳，谈论着“安民诏”的内容。

丽正门（南正门）前的牌楼两侧，醒目地悬挂着盖有忽必烈皇帝玉玺的《归附安民诏》：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幼主暨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玺绶奉表降附。朕唯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应抗拒王主逃亡啸聚，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 书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全免征税。 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

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折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

大元忽必烈皇帝

至元十三年二月（1276年2月28日）

下面落款处加盖着鲜红的大印。

肆

船泊谢村，文天祥和心腹将领杜浒、余庆元运筹逃走，不想贾余庆邀功告密，元军加强了对文天祥等人的防范，并派千户王庸负责看守。

第二天傍晚，文天祥摆酒与王千户对饮，佯装大醉，骗得王千户离开，放松了警惕。

文天祥急招杜浒、余庆元商议对策。

“谢村离镇江很近，一旦渡江北上，将更难于脱身。”文天祥对两名心腹说，“我准备了一把匕首带在身边，假如仍然无法逃脱，我将用它自尽殉国。”他将目光移向外边挑灯巡视的元军哨兵，“好在元军对宋朝宰执们的家仆戒备不严，你们须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尽量设法侦察好谢村地形，寻找船只，入夜动身。”

杜浒、余庆元受命，各自依计而行。

一个时辰后，余庆元通过旧日同乡秘密搞到一盏“官灯”和一艘小船，杜浒则侦察到一条通往江边的近道。

午夜时分，一切准备停当，当下弦月躲进乌黑的云层中时，元营中突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起来，起来，起来!刚刚接到伯颜丞相手谕，要‘祈使团’及其随行即刻动身，渡江北上！”

贾余庆一行慌忙穿衣启行，押送官来到文天祥居处：“文天祥，别人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还在蒙头大睡？你以为你还是宋朝的丞相么——好大的架子！”

文天祥的鼾声更大，此起彼伏，押送官愈发不耐烦，站在门外催骂起来。

睡在隔壁的王千户被吵醒了，他走出门喝道：“怎么回事？”

“文天祥赖着不走。祈使团其他人都已经上路了，只有他睡个没完。耽误了行程，卑职可担待不起。”

“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千户打了个哈欠，“昨晚我俩喝了不少酒，都他妈醉啦。这样吧，明日一早我带他追赶你们如何？”

与王千户相比，押送官的官衔低得可怜，无奈，只好表示同意：“那就一切仰仗王大人了。卑职先走了。”

王千户推开门，看了眼烂醉如泥的文天祥，伸伸困乏的腰身，叮嘱兵丁多加注意，便又回厢房继续睡他的“回笼觉”去了。

二更时分，夜色深沉。文天祥一行十二人避开王千户手下兵丁的监视，顺利离开住处。行至街口，惊动了拦街的战马，“咴——咴——”战马嘶鸣起来，守卫士兵起来瞅瞅马还在，倒头又睡。提心吊胆地来到江边，遥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文天祥不觉泪如雨下。他既牵挂宋室“三宫”，也思念妻子女儿。

“嘎咕——嘎咕——”余庆元向江边的芦苇荡发出了信号。

“嘎咕——嘎咕——”余庆元一连吹了几遍口哨，芦苇荡中依然不见一船驶出。

“没有渡船，天明元兵追至，我命休矣！”文天祥悲从中来，了无生念，“天要亡我，我只有以死殉国！”说完，文天祥纵身一跳，扑入江中。杜浒见状，大吃一惊，慌忙跳入水里救起文天祥。幸好此时江边风小水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余庆元泅水找船。原来是船工停错了地点，害得他们苦等。好不容易一行人上了船，小船逆江而上，宫灯闪烁，穿行于元军兵船中。东南风骤起，小船扬帆航行，拂晓前在真州附近的小码头靠岸。

真州守卫不辨真假，不敢放文天祥一行入城。余庆元费了半天唇舌，方才说动守卫去请主将苗再成。宋真州守将苗再成一向钦佩文天祥的胆略与才智，亲自出迎，将文天祥接进府衙。

“文丞相，”苗再成开门见山地说，“有个樵夫砍开一棵大树，你猜怎么着？树中生成‘天下赵’三字！你说，这是不是证明咱这赵宋王朝他娘的还有救？”

“此乃天意助我等复国！”文天祥精神一振，“只要有将军这样的忠烈勇士，何愁大宋江山不保！”

“文丞相，以你的威名和才智，一定能够说服淮西制置使夏贵与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捐弃前嫌，联手作战。”苗再成说着有些激动，在文天祥面前走来走去，“倘能如此，我有一个筹算：由夏贵出兵江南，做出进攻建康之状，虚张声势，牵制元军；淮东军同时并出，收复镇江等地，然后四面合兵一处，兵围瓜洲，置阿术于死地。”苗再成打开一卷丝绸地图，在建康的位置上狠狠一击。

“一旦此举成功，就可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战局。届时，我将从一侧拦截元军溃逃之师，进而截断临安元军北归之路，歼灭元军主力于临安城郊！”

“此计甚妙！复兴宋室全赖于此！”

伍

文天祥立即致书李庭芝、夏贵等人，希望他们依计行事。这个可敬又可怜的亡宋丞相哪里知道，夏贵早已降元，而且不久，这封书信的副本便放在了伯颜的案头。

文天祥更不知道，他此后面临的处境将更加严峻！

数日后的一个黄昏，苗再成正与文天祥商议反攻计划的细节，忽然接到扬州李庭芝的密信，展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

只见密信上写着：

真州都统苗再成台鉴：

近闻元人指派一名前宋丞相前往真州策反赚城，该丞相可能就是文天祥。望苗都统尽快将其逮捕审讯或就地处死。

据可靠消息，文天祥与伯颜交往甚密，此前一直住于伯颜帅府，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苗再成看到此处，顿时暴跳如雷：“好你个文天祥！说！你是不是伯颜派来的奸细？”

文天祥莫名其妙，惊奇地问道：“苗都统，你在说些什么？此话从何谈起？”

“你还想狡辩？好，我给你看看证据。”苗再成将李庭芝的书信掷于文天祥面前。

文天祥阅毕，脸色铁青，半晌才从牙缝里迸出四个字：这条毒蛇！

“毒蛇？你说谁毒蛇？你才是毒蛇！你投降元朝不说，还想赚我真州给伯颜当见面礼，真是无耻之至！”

苗再成越说越气，大吼一声：“来人，给我把这个奸细抓起来！”

“且慢！苗都统，你千万冷静，莫中了敌人的离间之计！”

“呸！李庭芝是敌人吗？夏贵是敌人吗？只有你，被伯颜待若上宾，每日不是谈诗论赋，就是称兄道弟，这难道不是事实？我真‘佩服’你居然敢骗到我的头上！”

杜浒、余庆元等人见状，慌忙上前解劝：“苗都统息怒！文丞相九死一生来找都统大人，全为复国大计。丞相一片忠心，苍天可鉴！”

苗再成稍稍退后一步：“把这几个人都给我绑上，我要亲自审问！”

事已至此，文天祥等人只好束手就擒。

侍从给苗再成搬了把椅子放在大堂中央，苗再成一脚踩在椅上，面对文天祥，声色俱厉：“文天祥！我来问你，你究竟是不是元军派来的奸细？”

“当然不是！”文天祥冷冷地回答。

“你没有投降元军？”

“没有！”

“你的嘴倒是很硬！我看不动大刑，谅你必不肯招！”

“我文天祥生于天地之间，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用刑？”

“好！来——”

苗再成的手下有两名心腹将领，昔日与杜浒、余庆元一起行走江湖，彼此都很了解，这会儿见苗再成果真要用大刑，忙近前耳语一番。

苗再成沉思片刻，终于做出决定：“你身为大宋丞相，我既不能冤枉你，也不能轻信你。你和你的人走吧，只要你们出了真州城，我保证不难为你们。”

苗再成摆摆手，一名侍从走入里间，不多时端出一盘银锭：“文丞相，我是个粗人，但还讲义气！我不能留你们在真州城，这些银两权作盘缠，你们带着好路上使用。我有句话撂在头里：如果哪天让我证实了你确已投敌，我手中的大刀可不长眼睛！”

文天祥无奈，带着一行随从被迫离开真州，四处漂泊。这时，李庭芝已在淮东诸郡画影图形，贴出缉捕令。

杜浒建议：“丞相，我们不如暂且到乡下避一避，待躲过风头，寻路到通州（江苏南通），再渡海下江南，投奔二王。”

说话间，一位自赣州起兵就跟着杜浒的小和尚匆匆来报：“文丞相，余庆

元四人携金银逃走，追是不追？”

文天祥一愣。

杜浒又气又急：“什么！这些个狗娘养的！丞相，我带人去把他们追回来！”

文天祥拉住杜浒，微微叹了口气：“算了吧，人各有志，随他们去吧。”

“可是，他们卷走的是丞相用来募兵的五百两黄金和三千两白银，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小和尚脸都急白了。

杜浒跺着脚：“余庆元……余庆元！算我杜浒瞎了眼，把你当兄弟，当朋友。你……”

“嘘——”文天祥做了个手势，八个人急忙躲入一处半山土围之中。

不多时，但听马响銮铃，由远及近，一队元军巡逻士兵从土围旁疾驰而过。

文天祥感到自己的后背都被冷汗粘湿了。

然而，比元军的搜捕更让他愁肠百结的是，一向被他视为心腹和兄弟的余庆元竟也会离他而去，那么，他究竟还能相信什么人呢？

天下之大，他却不知道哪里还有他的容身之处！

陆

入夜，狂风骤起，阴云密布，山色昏黑，文天祥派小和尚和一名小校进城买些食物，不想小和尚被元军巡逻队捕获，小校见势不妙，慌忙逃回报信。

“此处不可久留，必须尽快离开。”文天祥迅速做出安排。

“杜浒，被抓走的小和尚可靠吗？他会不会出卖我们？”

“不会！”杜浒斩钉截铁地回答，“小和尚跟随我多年，我了解他的为人。就是死，他也不会出卖我们！”

“小和尚如何这么巧就被元军认出？会不会是余庆元那伙人已落入元军手中？”

“很有可能。丞相，前面就是高邮城，李庭芝那老贼怕我们入城，早传令淮东诸郡捉拿‘嫌城奸细’，一旦捕获，格杀勿论。我看我们还是往右过

河，到稽家庄暂避一时。”

你别看杜浒外表粗憨，其实心细如发。他当年行走江湖，交了许多朋友，是以消息灵通，文天祥对他十分信任。

“只好如此了。我们被宋、元两军追捕，躲来躲去，已经有八九天了吧？”

“我们离开真州那天是三月初二（3月18日），”杜浒掐指计算着，“今天是三月十一，整整九天了。”

“你在稽家庄可有认识的人？”

“有，稽家庄庄主稽荣和他的儿子稽文龙。”

稽家庄庄主稽荣年近古稀，却依然精神矍铄。他久闻文天祥忠勇之名，听说文丞相来了，急忙命家丁杀猪宰牛，款待文天祥一行。

次日拂晓，稽荣吩咐儿子稽文龙带领五十名庄客，护送文天祥七人进入泰州城。

泰州城守将与稽文龙交厚，听说元军派人四处搜捕文天祥，便将文天祥安排在自己的府邸。不久，通州守将、都统杨师亮亲派通州水兵统领顾勇来接文天祥。

泛舟江面，文天祥心潮起伏，他对顾勇说：“近一个月来，我们几人终日穿行于宋元军队对峙的平原、山区，蒙受着不白之冤，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信任。我原以为自己再无可能回到江南，又担心自己被元军捕获解往大都，好在天遂人愿，助我大难不死，又可为宋臣以身报国了。”

顾勇按剑凝视着东方的朝阳，简短的话语中不失真诚和坦率：“文丞相的境遇与那些任由元军驱使的祈请使、太学生乃至太皇太后、全太后、幼主恰成鲜明的对比，就好似前面的朝阳和后面的阴山，反差实在太强烈了。顾勇今生能为文丞相这样的人牵马坠镫，也觉荣幸无比。”

“谢谢你，谢谢泰州守城官兵，谢谢杨将军的一片苦心。文某一介书生，所能做的恐怕只有忧国忧民了。”

年满四旬的文天祥回视着轮廓越来越模糊的泰州城，高声吟道：

我作朱金沙上游，诸君冠盖渡瓜洲。

淮云一片不相隔，南北生死分路头。

公卿此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

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哪个是男儿？

朝霞如火，烧化一水金波。

第十五章 圣朝崛起在东方

壹

至元十二年（1275年），郭守敬考察江淮至大都河道后曾上书朝廷：“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忽必烈批准了郭守敬开凿京杭大运河的计划。昔日，在郭守敬上达忽必烈的水利条陈中，曾建议引水通入金代中都（元大都），东至通州旧漕河，再南向开河至杨村（今河北武清区）。所以，新运河是在隋、唐旧运河的基础上，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再引一亩、玉泉诸水（今北京昌平区境），流入瓮山泊（今昆明湖）至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入城，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积水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华里许。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漕船北上可一直开进大都城区，往南可与白河至大沽河之间的通州运粮河接通。

通惠河舟桅如潮，数千艘“鼓儿船”首位相接，舳舻相望。和义门北五里许的闸河水门港，在迷蒙的雾中，码头的水面像十五的月亮闪着光芒。远处的白色屋宇和若隐若现的高耸塔楼下面，早已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巳时时分，元廷派出的欢迎使团数千人早早恭候在码头之上，列出整齐的矩形方阵载歌载舞。鼓乐齐鸣中，“鼓儿船”缓缓靠上码头。经过月余的长途跋涉，全太后、赵顥及祈请使团随行人员数百人抵达大都。郭守敬受元廷中书省留都官员的委托，出城五里迎接全太后、赵顥一行。

先期抵达大都的祈请使团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参知政事家铉翁也夹在欢迎的队列中。

“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领事、都水监提调郭守敬大人恭候在此！”中书省留都官员大声宣布，“郭大人请全太后、宋帝上岸休息。”

随着话音，一队队婀娜多姿的蒙古族姑娘，手捧哈达、鲜花和美酒，献给尊贵的客人。

这是丙子年闰三月二十四日（1276年5月9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会同馆中堂内，郭守敬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在南方待久了，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全太后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郭某将竭尽所能安排好宋室成员的一切生活起居。”他走到全太后身边停下脚步，“郭某不才，先饮为敬。”

全太后慌忙起身说道：“郭大人才智超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还是奴家敬大人才是。”全太后说着端起桌上的一盏香茗，“奴家以茶代酒，请郭大人随意。”

“岂敢！全太后随意，诸位祈请使恐怕不行。”郭守敬回到座位，诚挚地夸赞道，“自古会稽多佳丽，今日得见全太后和宋帝，方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全太后，会稽人，乃理宗宪圣夫人侄孙女。当年，因涉猎书史、精通礼仪而册为皇太子妃。

全太后心中悲凉，却也感谢郭守敬对她的真心赞扬和尊敬。

全太后饮尽杯中香茗，堂上的气氛才稍稍活跃一些。

“全太后，我朝察必皇后担心您和幼帝不习惯北方生活，曾请求大汗准许您居于临安，但因朝中大臣强烈反对，此议也就搁置不提。但皇后对您实在心存怜恤，不仅亲自为您选定了宅院，包括床榻、衣物等一应生活物品，她亦为您安排妥当。她只希望您能安心住下。”

全太后热泪盈眶，作为亡国之皇后，她岂敢奢望比这更好的境遇？她早闻察必皇后仁慈善良，如今方是感同身受。

“全太后，另有一事。忽必烈大汗现在上都避暑，他已传下旨意，将在上都召见全太后一行。全太后休息两日，二十七日由我派人护送您一同前往上都，不知您意下如何？”

全太后敛衽行礼：“一切听凭郭大人安排。”

“好。来呀，吩咐开宴！”

顿时，会同馆内八音迭奏，一群舞女鱼贯而入，演起了元朝廷最负盛名的宫廷歌舞——十六天魔舞。十六天魔舞气势宏大，优美绝伦。舞女们舞姿洒脱，歌如天籁，一般只在接待贵宾和外国使臣时才会表演。

贾余庆、吴坚、家铉翁和幼帝赵顯看得津津有味，一扫多日以来的愁苦颓丧。

全太后容色庄重，将国破家亡的痛苦尽皆掩在心中。

贰

丙子年五月初一（1276年6月14日）。

清晨，上都草原繁花似锦，馨香淡远。

闪电河蜿蜒东逝，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流淌了一年又一年。

宋数千人西出上都五里外，向元廷太庙顶礼膜拜。

宋室成员及亡宋文武百官拜毕，真金太子向天地和祖宗报告了宋灭亡的喜讯。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真金面对太庙、社稷祭告：亡宋国主幼帝赵顯携福王赵与芮，大臣吴坚、贾庆元等五千余众，向太庙叩行谢罪大礼！”

近万人的礼拜队伍，黑压压跪满一片，在司仪郎的导引下，或起或伏，像海潮一般。

整个祭拜太庙仪式由伯颜主持。祭拜结束后，大队人马赶往上都城南十余里的皇帝行宫，在那里，将举行忽必烈皇帝接见宋降君、降臣的仪式。一路之上，但觉霭云色暖，小风如丝。闪电河畔，伯颜与真金太子并辔而行，边走边谈。

“亡宋降君降臣参拜我朝太庙，祭告天地、神庙、祖先、社稷，这标志着大元王朝所取得的根本性胜利。我之所以说是根本性胜利，而不是最后的胜利，是因为亡宋丞相文天祥已渡海南下，在福州另立朝廷，辅佐宋室之后益王、广王，企图与我朝抗衡。”

“是啊，太子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臣遵照当今圣上的战略部署，已派董文炳走水路进攻福建；吕文焕经潭州挥师广西，南下福州；阿术所部自逊都台赴江右，立都元帅府于江州（江西九江），如此，福州即成孤城一座，不日即下。”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未尝不是一种勇气。我虽无法苟同文天祥的为人行事，却不能不佩服他的赤胆忠心。”

“这也正是让臣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在儒家思想里，既提倡忠君爱国，也提倡良臣择主而事，臣就不知，这良臣与忠臣究竟如何划分？孰更可取？”

“良臣治世，忠臣报国。盛世之君，多用忠良之臣，无所谓优劣高下。替亡之际，良臣常能审时度势，追随明主，成就一番伟业；忠臣则视君如国，即使君昏国衰，亦不稍改初衷。故而，良臣以才能传世，忠臣以气节流芳。至于何者可取，全在一念之间。”

伯颜若有所悟，含笑点头。

大队人马在皇帝行宫外休息约一个时辰后，怯薛长驰马传旨：“中书令真金太子、中书省右丞相伯颜听旨：朝觐宋人不必更换服装，依旧着宋时服饰，等候觐见！”

大安殿。

忽必烈皇帝和察必皇后并排坐在御榻之上，蒙古宗王们分坐两旁。忽必烈传伯颜先行入宫。

“伯颜丞相，祈请使团是何时到达上都的？”

“回陛下，谢太皇太后、全太后、幼帝赵顯一行于闰三月十二日（4月29日）至大都，四月十五日从大都离开，二十八日（6月12日）抵达上都，等候陛下召见。”

“伯颜丞相此番出征宋，劳苦功高。犹记当年帝师谓朕：灭宋之人未出，要朕耐心等待。直到爱卿奉御弟旭烈兀汗之命东来，朕识卿才智，爱而留之，卿果然不负朕之重托，荡灭宋，天下一统。爱卿之谋，不逊汉时张子房。”

“陛下过奖了。”伯颜谦辞着，“宋之亡，皆赖陛下成算，阿术效力，臣何德何能之有！臣未敢贪天之功！”

伯颜的回答，令忽必烈十分满意，他命伯颜入座，以一种征询的口吻问道：“朕欲降封赵顯为瀛国公，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圣明，赐封亡宋国君，天下归心。”

“既如此，传赵顯等宋室成员入见！”

六岁的赵顯吃力地跨过高高的门槛，随母亲全太后等跪伏殿中，叩谢皇恩。

“起来吧。起来回话。”察必性本仁厚，面对孤儿寡母，终觉心中不忍。

忽必烈亦豪爽地摆摆手：“朕自幼习儒，崇尚儒学，对一个六岁孩童，不必苛求过多礼节。传朕旨意：授赵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赐封瀛国公！”

赵顯、全太后等谢恩。

董文炳奉旨宣读制书：

我国家延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风朔雪之乡，尽修职责；若木虞渊之地，靡不来庭。罄六合而混同，岂一方之独异。用慰徯苏之望，爰兴问罪之师。戈船飞渡而天堑无凭，铁马长驱而松关失险。宋主顯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识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误国之诛，斥群小浮海之议，决谋宫禁，送款军门，奉章奏以祈哀，率亲族而入觐。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诸台辅之尊，爵以上公之贵。

制书读罢，忽必烈端坐御榻，宣谕诸王大臣、文武百官：“朕自即位以来，常怀四海之志，受命于天，故大军南下，旗开得胜，所向披靡。天道无常，衡量以人心之向背。瀛国公赵顯正当幼冲，颇能顺应历史潮

流，毅然请降，解民于倒悬，诚心可嘉。从今日起，朕之后人当善待赵宋宗室子孙。”

全太后、赵顯再次谢恩。祈请使吴坚、贾庆元等依次入觐。最后，忽必烈传旨大摆“诈马宴”，邀新降宋人参加。

忽必烈皇帝、察必皇后盥洗毕，着白色答纳都纳不失服（缀大珠金锦服），配宝顶金凤钹笠，款款步入宴会大厅。宿卫大臣及近侍皆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侍立两侧，恭迎皇帝、皇后。

宾主落座，乐队奏起宫廷音乐。不多时，各种菜肴摆上红木餐桌。

全体王公大臣一律着白色质孙服，互致问候。

餐桌一侧，摆放着几柄金勺，供人品尝黑、白马湩，葡萄酒、宣徽酒以及宫廷御液虎骨酒、枸杞酒、地黄酒、羊羔酒、五加皮酒、腽肭脐酒、小黄米酒、乌鸡酒、鹿角酒等。

今日的“诈马宴”照例以羊肉为主，视为御膳定制。接下来烧肉品、煮肉品、肉下酒、肉灌肠红丝品、肉下饭品、肉羹品等五十余味珍馐上席后，宫廷御膳攒鸡儿、芙蓉鸡、生地黄鸡、乌鸡、炙黄鸡、黄雌鸡、青鸭羹也陆续摆上餐桌。

不久，餐桌又换上了鹿头汤、鹿蹄汤、狐肉汤、熊尾汤、燕窝汤、炒鹿汤以及盘兔、攒雁、烧雁、攒熊掌、烧水札、鹿肾羹、野鸡羹、鹁鸪羹、天鹅羹、狐肉羹、熊肉羹、野猪霍、獭肝羹等。

山珍还未尝遍，海味随之入席。什么团鱼汤、鲤鱼汤、鱼弹儿、姜黄鱼、鱼脍、鲫鱼羹，还有长约一二丈、重达千斤的阿八儿忽鱼和长六七尺、重达百斤的乞里麻鱼……

根据日程安排，从上都到秋后返回大都，豪宴安排十次。每次大宴三日，日换一服，按白、蓝、紫、黄、红、绿依次更换。

歌舞升平中，大元帝国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叁

元宋战争的同时，忽必烈一直很关注西南的政局。通过频繁往来的官方文牒，云南的局势一直都在忽必烈的掌握之中。

赛典赤是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抵达云南的。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使至云南王脱忽鲁处，陈明自己绝无专权之意，希望与脱忽鲁共商建设新云南大计。脱忽鲁开始本不相信，清风以王妃身份自愿入王府说服脱忽鲁，脱忽鲁始信赛典赤之诚，当即派两名亲信与清风往见

赛典赤。赛典赤以国朝之礼隆重接待了脱忽鲁的二位使臣，并授予二位使臣为行省断事官，参与行省事务。至此，脱忽鲁疑虑全消，同意将云南政令庶务悉交赛典赤裁断。

脱忽鲁生性迷信，因忽哥赤惨遭毒害，他上任后一次也没有入住忽哥赤王府，而是在相距两三里处另行修建了一座新王府。如此一来，清风回到云南，便按自己的心意将王府一分为三，前宅改成平章政事衙署和赛典赤的私宅，她带儿子确吉住在后宅，而王府花园则对百姓开放。

赛典赤上任伊始，终日接见乡里父老不辍。在了解到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导致云南各族百姓不堪其苦乃至反叛的主要原因后，当即采取果断措施，先任命段实为大理总管，收回了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其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接着奏请忽必烈汗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然后奏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使云南地区的行政建制始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帝国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一举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与此同时，为安抚宗王，允许宗王拥有对行省的施政方针进行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为全力支持赛典赤对云南的治理，清风一改昔日与忽哥赤出镇云南时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不仅亲自督造各种新型农具，而且经常主动邀请附近的妇女进入王府，传授她们纺织与刺绣技艺。慢慢地，清风在当地百姓的心中，俨然成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天使。

民心思定，赛典赤开始考虑平定云南境内由于阔阔带、宝合丁叛乱而叛离的云南少数民族诸部，他与部将及清风商议后，决定先收服罗槃部。

罗槃部位于红河一带，据元城而守。赛典赤陈兵于此，部将请求强攻，赛典赤不允。当年，罗槃酋长曾是忽哥赤的座上宾，清风与他相识已久，自觉有把握说降此人。赛典赤断定罗槃酋长绝不致伤害王妃，遂欣然遣其备礼求见。罗槃酋长万没想到王妃以金枝玉叶之身，竟肯不避刀俎只身入城，感动之余，同意择日归降。

清风出城后，罗槃酋长召集部属商议出降一事，有人提出异议，担心蒙古人不会真心原谅他们的背叛行为，也可能专等他们出降时大行杀戮。罗槃酋长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反段大起义，终究有所顾忌，思前想后，决定暂不践约。眼见约定之日已过，元城中罗槃酋长仍无动静，众将愤怒，要求即刻攻城，赛典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原属兀良合台所部现受赛典赤节制的猛将铁鲁打心眼里瞧不起赛典赤的优柔寡断，离开军帐后，不顾赛典赤三令五申，竟率将士攻打元城。赛典赤闻讯大怒，急令鸣金制止，并派兵丁执大汗权杖拘捕铁鲁。铁鲁不服，赛典赤将铁鲁绑于军前，叱责道：“大汗命我安抚云南各部，我岂能以专事杀戮为能？你无主将之命而擅自攻城，论军法当诛。”

清风知铁鲁虽然行事鲁莽，却不失为一员虎将，乃亲为铁鲁说情。赛典

赤不能驳王妃面子，只好将铁鲁死罪饶过，却命他跪于元城之下，权作赔礼。

正在城头备战的罗槃酋长目睹了发生的一切，内心深受感动，环顾部将说："平章宽仁若此，我如果仍旧怀疑他，那绝非我罗槃部的祥瑞之兆。"于是在城头竖起降旗，举部出降。

罗槃酋长的归附在云南各反叛部落中引起强烈震动，不久，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率两千余人归附。渐次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余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三万多户；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八番、罗氏鬼国等计洞寨一千六百有余。

赛典赤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个别少数民族上层士吏的利益。这些人怨恨赛典赤，选出数人到京城诬告赛典赤"专僭数事"。忽必烈不予接见，交给真金处理，真金命刑部给诬告之人戴上刑械，送回云南赛典赤处发落。赛典赤宽宏大度，非但不做计较，反而各自委以官职，这样一来，这些告状的士吏皆感激赛典赤再造之恩，发誓誓死以报。

在赛典赤和清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短短两年，云南全境大治。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喜悦万分，当即下赐重金以资奖赏。赛典赤得到这笔可贵的经费后，第一件事便是与行省官员、水利工程工匠深入滇池进行实地勘测，准备对滇池进行改造，疏通淤塞，兴修水利。该工程的主要设计者预计，一旦工程全部完成，滇池周围的万余顷土地将变成良田。

至元十三年，滇池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举行开工仪式的那一天，恰好清风省亲归来。在上都，清风幸运地参加了忽必烈举行的对宋君臣的受降仪式。临行，忽必烈特意要她将一套金壶碧玉盏带给赛典赤。这套金壶碧玉盏是宋的诸多贡品之一，从设计到制作都堪称绝世珍品。一套金壶碧玉盏，壶一盏九，壶体系纯金打制，表面虽无任何用于装饰的花纹，粗看式样也与普通酒壶相差无几，但在壶盖正中提手处，却镶嵌着一颗硕大的、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九只玉盏，皆以完整的极品羊脂玉雕成，上面分别镂着梅、菊、兰、荷、牡丹、雪竹、雾松、云峰、碧波托日九种图案，与金壶匹配，浑然天成。金壶碧玉盏的设计思想，完全按照蒙古人崇尚"九"的习俗，由宋能工巧匠花费数月精制而成。忽必烈将如此无双贡品转赐赛典赤，本身也意味着对赛典赤的无比恩宠。

赛典赤面向大都的方向，叩首施礼，拜受大汗所赐。当他得知宋已然归降，天下重归一统时，这位忠心耿耿的回回老臣竟喜极而泣，一再虔诚地感谢真主护佑。清风代赛典赤传命，就在滇池旁设宴，一为国家和当今圣上祈福，二为款待所有参加滇池改造的官员、工匠和民夫。霎时间，欢呼声四起，工地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一天，素常饮酒很有节制的赛典赤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目睹赛典赤满脸通红、醉态百出的样子，清风丝毫不加劝阻，只是笑着帮他款待众

人。这一刻，清风的整个身体都似乎被幸福涨满了，她的眼中充盈着晶莹的泪光，这是她为忽哥赤做到的，也是她要为忽哥赤永生永世做下去的。

她希望忽哥赤在天上可以看到。

她希望忽哥赤为她感到骄傲。

肆

夏季，上都皇家林苑。

小溪，湖泊，森林，绿地。

成群的梅花鹿、黄鹿、山羊、羚羊觅食其间，上百名鹰师驯养的数千只猎鹰也栖息在这里。林苑中处处繁花似锦，许许多多叫不出名的鸟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忽必烈身着猎服，纵马驰骋在湖边的绿草地上。十几只经过人工驯养的小猎豹，敏捷地追逐着牝鹿、山羊和黄鹿。

转眼间，小豹扑向猎物，咬断了它们的喉管。忽必烈勒马观瞻，侍从们散立左右，纷纷召唤着小豹，乖巧无比的小豹立刻叼着猎物，跑回到了主人马前。

“很好，很好。”忽必烈手握硬弓，斜挎箭壶，朗声笑道，“把这些猎物统统送去喂鹰。”

“是。”侍从们应声而去。

小溪缠绕着一望无际的草原，缓缓地向东方流去。

一匹快马向忽必烈驰来，稳稳地停在他的面前。

“威尼斯商人尼哥罗·波罗与马菲奥·波罗兄弟求见大汗。”

忽必烈精神一振，喜上眉梢：“传。”

在阔别中国整整九年之后，意大利商人波罗兄弟再次踏上了金莲川这片美丽的土地。

九年前，也就是至元三年（1267年），波罗兄弟在当时的开平城受到忽必烈亲切的接见，交谈中，得知他们近期将返回欧洲，忽必烈当即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并托他们带给罗马教皇一封国书和两颗举世无双的宝石。这两颗宝石一颗是产于缅甸的鸡血红红宝石、一颗是产于喜马拉雅

山的矢车菊蓝宝石，忽必烈以此作为赠送教皇的礼物。

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深受祖父成吉思汗的影响，对任何宗教都采取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态度，鉴于国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的一种）、萨满教都发展迅速，忽必烈很希望教皇能派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不巧的是，波罗兄弟一路艰辛，于九年后回到欧洲时，正赶上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去世，新的教皇迟迟未能产生。

不得已，波罗兄弟只能先行回到家乡，等候结果。回到家里，尼哥罗才得知，妻子已在儿子两岁那年去世，儿子被舅舅、舅母带大。一晃两年匆匆而过，波罗兄弟焦急地等待着来自罗马方面的消息，终于，新的教皇产生，他们立即启程赴罗马教廷觐见新教皇格利高里十世，并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国书和礼物面呈教皇。教皇看了信后很高兴，表示愿意按照忽必烈汗的请求，尽快从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意大利等国招募符合条件的传教士前往中国，但这件事从准备到付诸实施尚需一段时间，为此，他请波罗兄弟先行带回他致忽必烈大汗的亲笔回书。

这一次，波罗兄弟虽然没能带回忽必烈所需要的一百名传教士，却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尼哥罗·波罗之子，年方二十一岁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传旨在御花园设宴，迎接意大利商人尼哥罗、马菲奥，尼哥罗的儿子马可·波罗。

御花园的中央有一片美丽的松树林和桦树林。林中修建着几处凉亭，亭内玉栏凭眺，圆柱饰金。

柱高二丈，粗约二尺，上盘一条金龙。龙首高高昂起，向上承接着亭子的飞檐，龙爪左右张开，龙尾低垂，阳光下，光彩夺目，煞是威风。竹制的亭顶漆着厚厚的桐油。

凡在大都的诸王、后妃及文武大臣全都聚集御花园。

尼哥罗、马菲奥、马可上前叩见忽必烈。

忽必烈命他们起身："都请起来吧，不必多礼。朕知道这些年来你们很辛苦，也一定受了不少委屈。你们如约而归，让朕看到了你们的忠诚和信诚守诺。尼哥罗，马菲奥，前者，朕委托你二人与教皇交涉，派一百名精通七艺的传教士到我朝来的事办得如何了？"

尼哥罗恭敬地呈上新任教皇格利高里十世写给忽必烈的信札和礼单。

怯薛长接信，转交给译员，译员清晰地念道：

大元王朝忽必烈皇帝陛下：

我以神的旨意，肩负神的使命告谕陛下，教皇因诺森四世曾数次遣使修好蒙古，欧洲战火遂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传教士鲁布鲁克、柏朗嘉宾带回了蒙哥汗、贵由汗的信札及礼物，我们均已收到。陛下所遣意大利商人波罗兄弟转呈的信札、珍宝均收悉。在此一并表示致谢，并以主的名义向忽必烈皇帝、察必皇后、真金皇子及所有的诸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福。

陛下遣使陈述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的传教士来中国一事，我教会正筹划研付，近期内将从法兰西、德意志、英格兰、意大利等国招募。我以神的旨意，派遣两名正在亚克（以色列阿卡）传教的修道士与尼哥罗兄弟、父子同往汗廷觐见。他们都是文明人，是欧洲著名的文学家和知识渊博的神学家，他们中一个叫尼古拉，另一个是的黎波里的修道士威廉。神给了这两位修道士至高无上的权柄，命他们在那些可以传教的国家全权代表神的意志。随附文件和礼物有：

修道士尼古拉、威廉的任命状和介绍信的拉丁文文本；

委托他们转交忽必烈汗所要求的国书；钻石、翡翠、珠宝，玻璃花瓶（系我个人所赠）。

教皇格利高里十世

1271年10月29日

听完教皇格利高里十世的复信，忽必烈十分高兴。

“如果朕没记错的话，波罗兄弟离开上都的时间是至元三年，算起来，已经九年多过去了，对于你们的辛苦，朕会加倍补偿的。”

尼哥罗与马菲奥对视一眼。时光如流，不知不觉中，已将黑发催白。

尼哥罗感慨万端地说道：“九年，好快啊。记得那一年我和马菲奥带着陛下转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的用蒙古文和拉丁文书写的信札起程前往罗马，走了二十多天后，同行的科加达尔男爵患了重病，不得已，我们只好停留在漠北的一个小镇。当时，我们真有些进退维谷。考虑到皇命在身，耽搁不起，我们与所有同行的人商议后，决定把科加达尔留下来养病，其他人继续赶路。所幸我们持有皇帝赐予的金牌，沿途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一路上所有费用支出均由地方行省负责，并有卫队妥为护送。然而，尽管陛下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便利的条件，天公却不肯作美，一路之上，风霜雪雨，天寒地冻，洪水泛滥常使我们寸步难行，因此，在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小亚美尼亚的莱亚苏斯港时，已是三年之后了。”

忽必烈表示理解。

“在亚克休息期间，我们从商旅口中获知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去世的消息，内心焦虑万分。当时教皇委派的大使正好驻在亚克，我们便向大使转达

了陛下赋予我们使命。大使告诉我们，必须静候新教皇的选举结果，只有产生了新教皇，我们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我们接受了他的忠告，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回趟威尼斯老家，看望一下我留在家中多年未见的妻儿。到家后我才知道，我的妻子在孩子两岁那年就已去世，而我的儿子马可已经长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了。”

“就是你身边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吗？”忽必烈慈爱地问。

“是的。这就是我儿子马可·波罗。”尼哥罗把儿子向前推了推，介绍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马可·波罗五官端正，肤色光洁白净，隆起的鹰钩鼻恰到好处地衬托出面部表情的生动和聪颖。

“欢迎你，我的小客人。”忽必烈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年仅二十一岁、显得格外朝气蓬勃的青年，“从今天起，朕将命人把你的名字列入朕的荣誉侍从名册中。为庆祝波罗一家远涉重洋归来，朕已设下盛宴，为意大利朋友接风。”

马可·波罗茫然地笑着，不住地点头。

尼哥罗等译员译完了忽必烈的话，单膝跪于地毯之上。

“我们永远都是陛下的仆人。在来的路上，我的儿子马可已掌握了一些蒙古语、汉语和大元王朝的一切礼仪制度。只是还不精进。”

“这件事就交与国子监祭酒许衡负责吧。许祭酒这些年不知为我大元王朝培养了多少可造之才！朕相信，你的儿子交给他，一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忽必烈回到御座，温声问察必，“皇后，宴会是否可以开始了？”

察必含笑点头。

“传！”

“大元朝——盛典开始！”怯薛长拖着长音高声唱喝。

鼓乐骤起，穿云裂石，八音迭奏，不绝如缕。

在一片蓝色的海洋中，纷华靡丽的“诈马宴”正式开始。按惯例，今日排到统一着蓝色质孙服入宴，因此，二千余名王公大臣均身着海蓝色的锦缎质孙服。

“朕听说，”俟喧哗稍息，忽必烈通过译员好奇地问坐在察必皇后身边的马可·波罗，“大亚美尼亚的中部有一座险峻的大山，相传《圣经》故事中的诺亚方舟就停泊在山上，不知可有此事？”

“是的，陛下。这座山名叫方舟山，也叫亚拉拉特山。”马可用一块洁白

的毛巾揩净手指上的油脂，恭恭敬敬地回答，“这座山占地极广，沿山脚行走没有两天是走不完的。山顶积雪终年不化，并且每下一次雪，新雪又会堆积在旧雪上，因此无人能登上山顶。靠近山脚的平原地带却由于山间积雪的融化，土壤肥沃，草木茂盛。即使邻近各国的牲畜全都聚集在这里，也不用担心草料匮乏。大亚美尼亚的边境地区还有一座喷油井，喷出的油必须用许多骆驼才能装载。这种油不能食用，只能用来制作一种软膏，用以医治人畜的皮肤病或其他疾病，或者用来当作燃料，引火照明。”

“马可，谷儿只（即格鲁吉亚）王国国君的右肩上真的有一块鹰形标志吗？”太子真金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谷儿只的君主称为大卫梅利克，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大卫王。”马可虽说年轻，知识却十分广博，他侃侃而谈，从容不迫，“正如太子所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确有一种古老的传统，他们的国君一旦生下来，右肩上就有一块鹰形标志。但这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人们用烧红的烙铁烫上去的。谷儿只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勇敢水手、老练的弓箭手和善战的勇士。同时，他们也是基督徒，保持着希腊教会的仪式，他们的装扮和西方教士一样，头上留着短发。”

“亚历山大大帝在谷儿只一处险要的关隘建造了一座铁门关，你可了解其中原委？”忽必烈对威震欧、非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崇敬之情。

“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企图通过谷儿只王国继续扩张，后因受阻于其西南部一座关口而作罢。这座关口全长四英里，一面濒海，海浪滔天，另一面则是崇山峻岭，林木茂盛，实乃泥丸封关之险地。亚历山大大帝东进的计划搁浅后，为防止东方铁骑入侵，下令在该处筑起一道城墙，城墙上修建了堡垒和射箭孔，借以抵御外敌的入侵。由于这座关口易守难攻，坚固异常，亚历山大大帝遂命名为‘铁门关’。多年前我看到过一个记载，很奇特也很有意思。谷儿只王国有一座供奉着圣者琉那多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位于一个咸水湖边，该湖方圆约有三日路程，湖中平时不见鱼类踪迹，但一到四旬斋第一天，鱼群就会蜂拥而至，数不胜数，等过了复活节，鱼群便又无影无踪。这个咸水湖叫格琉察拉特湖。谷儿只王国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特夫利斯城。城市的近郊为许多武装要塞环绕。城内的居民以亚美尼亚、谷儿只基督教教徒为主，也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该城丝绸业和商品制造业十分发达，居民臣服于蒙古大汗。这些就是关于亚美尼亚北边几个邻国的概况，不知我的讲述是否令皇帝陛下满意？”

马可·波罗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条理清晰的叙述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不能不令在座众人对这个蓝眼睛的青年刮目相看。察必皇后从脖子上解下一枚制作精美的玉珮，系在马可的上衣纽扣上，慈柔地注视着他：“年轻人，你讲得非常好。你一定感觉口渴了吧？先喝口马湩润润喉咙吧。”

马可有些害羞，白净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潮：“是，皇后。”

马可确实讲得口干舌燥，伸手端起黑马湩猛地喝了一口，不料被呛住了，咳嗽起来。察必皇后轻轻地为他拍了拍后背。

马可抬眼凝视着察必皇后。他并没有将皇后慈爱的流露当成殊荣，他只觉得自幼丧母的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种温暖的、荡人心魂的母爱温情了。从这一刻起，在他记忆的画廊中便深深镌刻下了察必皇后美丽高贵、雍容优雅的形象。

“听说，有个巴达哈伤王国，那里妇女的服饰很特别，是这样吗？”察必皇后温声询问。

“是这样。皇后提到的当地妇女的服装，在上等阶层的妇女中确实流行一种特别的装束，她们腰以下所有的衣裙像裤子裁剪，依照自己的财力，用八十或六十厄尔（一厄尔等于四十五寸）精致的棉布，重重折叠包住自己的臀部。臀部最臃肿的人，就会被认为是最漂亮的人。”

察必皇后被逗得前仰后合。忽必烈看她那么高兴，也幽默地笑道：“这点与唐朝时人们的观念倒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人以胖为美，象征国泰民阜！严格说起来，这大概也可以算作唐代遗风吧？我那六弟旭烈兀着实艳福不浅哪！”

稍停，忽必烈见尼哥罗不经意地流露出些许倦意，遂体贴地说道：“月上中天，天色不早，远方的客人也该安歇了。诸位若还有什么问题，请择日再叙吧。”

这一夜，正是七月十五日。

月亮高挂天空，圆圆的，薄薄的，仿佛贴在夜幕上的剪纸，透过飘浮不定的云隙，闪烁着柔和的光泽。远处的草原，蛙鸣蝉唱，幽旷而深远。

只有年轻的马可毫无倦意。

意犹未尽中，马可的目光与真金的目光相遇。真金向他微微一笑，马可蓦然觉得这笑容如此熟悉，竟像在哪里见过。

那短短的瞬间，马可已在内心深处将真金当成了他此生最要好的朋友。

忽必烈要马可近前来：“我的小客人，这一段日子，朕会让我国的饱学之士许祭酒做你的先生，你要好好跟他学习。如果哪一天，你可以流利地使用蒙古语和汉语，朕就派太子真金陪你游览上都和大都。”

马可惊喜交集：“果真？”

“朕言而有信。”

伍

马可一家在中国安顿下来。波罗兄弟选择了扬州作为他们的居住地，因为这里很像他们的家乡——水城威尼斯。马可则随忽必烈回到大都，在国子监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忽必烈没有看错人，马可确实聪明，在不到一年时间中，便熟练地掌握了蒙古语和汉语，其程度达到不仅可以与人流利地对话、交流，还能不费力地阅读所有蒙古语与汉语典籍。忽必烈对马可的进步神速表示满意，作为奖赏，他兑现诺言，派真金陪马可游览上都。

真金和马可在八月金秋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上都。

略带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野花和野草的香味，是那种陌生而又温暖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水城威尼斯那穿城而过的河岸边，水草透过水面随风而散的气息或许有些咸腥，却是大自然独有的赐予，让人心旷神怡。马可努力伸展双臂，深深地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然后又轻轻地吐出来。这一刻，大概因为陶醉和充满渴望吧，他的一双蓝眼睛熠熠生辉。真金与他并辔而行，笑眯眯地看着他。说真的，真金很喜欢马可，这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悟性堪称一流，自来到大都，很快就学会了骑马、摔跤、射箭，并且，每一样他都不是简单地会会，而是不亚于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人。不仅如此，马可在国子祭酒许衡的精心指点下，很快掌握了蒙语和汉语的使用，尤其是蒙语，他的口语流利到令旁人简直听不出任何外国口音。

两个人的坐骑并行在绿绒如毯的草地上，不慌不忙，轻盈自如。柔软的晨风夹带着野花的香味，掠过金莲花的花尖，顿时，如花的海洋掀起了阵阵浪潮，一排排向前涌去。近在眼前的闪电河清澈、碧绿，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一条缀满七彩宝石的缎带，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飘然逝去。

“原来，这就是金莲川，这就是金莲花。书上有过记载的，那段文字美极了，令人遐想无限。我得好好想想，是怎么说的？对了，是这样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金莲花盛开时，一望遍野，光色灿烂，随风舞动，如金波万顷。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味极凉，佐茗饮之，可疗火疾。就是这段文字，我喜欢，所以特意背了下来。这一次，我真的见到我向往已久的金莲川了，我一定要多采些金莲花回去，把它们晒干了保存起来，像书上介绍的那样，泡茶喝。等有一天我回到威尼斯，一定再多采些，分给我的亲友们。只可惜我不擅长工笔，否则把眼前的美景画下来，我岂不是走到哪里都能与美丽的金莲川相伴了。”

真金微微一笑。

“太子。”

“嗯？”

“我觉得很荣幸。”

“为什么？”

“皇帝陛下竟然指名要您来陪我游历上都城。我简直无法想象，像皇帝陛下这样一位气势恢宏的拥有四海之富、尽享八方来朝的一国之君，会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以前，我们只听说东方有一个巨人叫成吉思汗，他要将马蹄踏过的地方都变成他的领土。后来，拔都汗开始攻打欧洲时，我们也以为他就是成吉思汗，甚至包括现在的皇帝陛下，我们仍然以为他还是成吉思汗。直到我父亲和叔叔回到威尼斯，我才第一次知道关于神秘的东方大帝国的许多事情。父亲和叔叔带回了许多稀有的珍宝，令人们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但是，当他们提起燃烧的黑石头，提起东方的广袤领土和富庶时，大家却执拗地不肯相信。父亲和叔叔或许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他们带着皇帝陛下的使命重返家乡，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向教皇陛下面呈皇帝陛下的亲笔书信。但当我目睹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却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总有一天，我要将我在这个伟大国家的所见所闻介绍给欧洲和世界的人们，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应该互相了解，而不应该互相仇视。这之前，我当然还要不断地游历，不断地学习，像许先生说的那样，厚积而薄发。我说得对吗？太子殿下？”

“你说得太好了，马可。难得你年纪轻轻却有这样的心胸，我一定会全力帮助你。”

“您已经在这样做了。太子殿下，我们就要进入开平城了吧？”

“是。马可，对于开平城，你知道些什么？”

“我来上都之前，许先生给我详细地介绍过开平城的兴建始末。许先生告诉我说，开平城兴建之初，皇帝陛下尚且是一位藩王，他受命驻跸金莲川，总领漠南军政事务，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决定接受身边臣子的建议，在龙冈修建一座城池，这样，他那些追随他多年却始终习惯于定居生活的臣子们就更有家的感觉了，同时，这也有利于皇帝陛下按照他的想法采行和推广汉法。至于皇帝陛下为什么将开平府的城址选在了龙冈，许先生告诉我说，这是因为龙冈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两面皆是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地势平坦，宜于建城。”

马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用手解开了袍领。他感到有点热，白皙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从鼻尖到两颊都呈现出好看的粉色。

对于他超群的记忆力，真金大为赞赏：“记得没错，说得也没错。许衡先生收了你这样一位高徒，一定很欣慰。一会儿进了城，我带你去吃开平城的各色小吃。晚上，我们在水晶殿休息，那里十分凉爽，一向被人称

作‘谁道人间三伏节，水晶宫里十分秋’。想必你也已经听许先生介绍过的吧？”

“是。”

“按照父汗的安排，我们将在开平城待七天，然后返回大都。你要把你对开平府和沿途的感受讲给父汗，他很希望听到一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想法。说真的，父汗一向器重你，以后恐怕还会委派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去。”

“那我求之不得。太子殿下，我想知道，回到大都城后，您还能继续陪我游览吗？”

“你在大都城做许先生的弟子一年，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曾去过吗？”

“不瞒太子殿下，我只能在许先生看得不紧的时候出去转转，可大都城实在太大了，我常常走重复的路，到现在连一半地方都没有走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中，皇帝陛下是第一个建立两都巡幸制的君主，而这，大概也是皇帝陛下要我来了解上都开平城的原因所在。那么，我想，既然皇帝陛下对我寄予厚望，殿下您一定也有责任满足我对上都和大都同样存在的求知欲。”

真金用手拍了拍额头，掩去了眼中漾起的笑意。对于马可这种近乎耍赖般的请求，他除了表示同意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也罢，既然你这样坚持，到时我不妨请一位专家来陪同我们一同游览大都城，有他在，你将更容易了解大都城在设计上所体现的文化精髓。”

“我可以问问殿下这个人是谁吗？”

“张弘略。说到弘略，我想多说几句。弘略的父亲张柔元帅和当朝丞相史天泽都是我曾祖父成吉思汗驾前的开国功臣，他们历经五朝，对国家忠心耿耿，我父汗一向对他们信爱有加，他们也一直在朝中身居要职。弘略是张老元帅的第八子，第九子弘范则是一位军事奇才。张老元帅去世时，将佩刀赠与弘范，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领兵剿灭宋，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一统天下的宏愿。弘略、弘范兄弟，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对了，弘略你曾经见过的。弘范尚在征南前线，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将你引见给他。”

“我早听说过他们，还有伯颜元帅、阿术将军啦，还有十七岁就做了中统朝丞相的安童大人，这些人，我常听许先生谈起。他们一定都是殿下的朋友吧？”

“是啊。能与他们做朋友，是我的荣幸。”

“他们一定觉得，能与您做朋友，是他们的幸运。就像我，我是一个外国人，长得和你们都不一样，可是您却把我当成自己的兄弟。记得第一次

见到您时我就在想，能够认识您，能够见到皇帝陛下，我的这一生已经很值了。太子，您快看啊，那是什么？”

真金顺着马可手指的方向望去，笑了：“我带你去看看吧，随我来。”

上都城西草原腹地的山麓，微风掠过，一座庞大的宫帐掩映在绿草碧树之中。这是一所圆形建筑。上下层皆用白色细毡为衣，中间用柳条编为窗眼照明，周围拽以千余条绳索，门、槛、柱皆以金裹，远远望去，只觉气势雄伟、无与伦比。

马可和真金得到帐殿侍卫的许可，将马拴在宫帐前的木桩上，然后步行着走近宫帐。

“这就是那座永不拆卸的宫帐吗？”马可的声音中透着内心的惊叹。

“是的。”

“好美啊！我听父亲和叔父给我说起过它，可是，它还是比我想象中的更宏伟、更气派。我听父亲说，它里面容纳两千多人饮宴都绰绰有余哪！它真的是用彩色锦缎搭建的吗？”

“是。你用手摸摸看就能感觉到了。马可，看到外边这种白、蓝色相间的图案，你有什么联想？”

“我想，这个灵感一定来自于蓝天白云的启示吧？”

马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紧跟真金进入宫帐。

原来，蒙古包也是一种艺术。宫帐顶部的盖毡装饰着引人注目的传统云纹和各种变体盘肠图案，红色或蓝色的锦缎上，以贴花的形式绣制着行云流水般的各种花纹，远远望去醒目明快。帷帐的上部绘制着统一的花纹，流畅灵活，素净大方。帐门的木格由不同的几何图形组成，那些突出的部分，绘制着对称的云纹图案和寿字花纹。中间及四角则绣着团形和角隅花纹，精美的门帘刺绣与帐顶的装饰相配，形成十分美丽壮观的毡帐艺术。

“太美了！”马可恍如痴了一般，大声叹道。

陆

从上都回到大都，马可但凡有见到真金的机会，就会缠着要真金兑现诺言。真金对他这种孩子气的执着哭笑不得，只好抽出一天的时间，邀上张弘略三人结伴同游大都城。

因时间所限，他们决定暂不游外城，而是从皇城游起。张弘略一路为马

可介绍着大都城的概况，后来，他们一起登上城楼，城楼上清风阵阵，马可身上的燥热顿时消散了许多。

“那个地方是哪里呢？”

张弘略顺着马可手指的方向向东望去，只见岚气蒸腾的天穹下，红墙黄瓦时隐时现。凡目力所及的地方，飞檐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

“我想起来了，”不等张弘略回答，马可沉思着说道，“我看过国子监的资料记载，那里应该是皇城大内了吧？”

马可一直处于兴奋中，两只手比比画画，一不小心扬到了真金的下巴上。张弘略吓了一跳，急忙用身体隔开马可和真金：“太子，您……”

“没事，没事!”真金摇了摇手，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太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马可耸耸肩，惶恐地道歉。

“我说了没关系。弘略，马可，我们下去吧。这游大都城还就得骑马才行，要不走上三五天也走不完。我是这样安排的，你们看合不合理？我们先向西行，中午就在琼华岛吃饭。马可，到了琼华岛，那里的湖光山色准保令你食欲大增。吃过午饭，我就不能再陪你了，有弘略在，你一定会得偿所愿，弘略可是大都城名副其实的活地图。我呢，父汗明天要接见安南（越南）使节，父汗交待给我的一些事还需要我去处理。”

“您只管安心忙您的事情，臣一定会陪马可游遍大都城的。对了，太子，午饭，要不要臣先去安排一下？”

“不必，我已经交待我宫里的御厨先做些准备。马可，你不是最喜欢吃中国的面条吗？待会儿游过了琼华岛，我让那些厨子教给你怎么做，你要用心学，等有一天你回到意大利，不光要把中国的文化、文明，还要把做面条的手艺带回去。”

“遵命，太子!”马可以手抚胸，郑重地行了个礼。

真金与张弘略相视一笑。

真金、张弘略、马可从太液池乘船登上琼华岛，天下闻名的广寒宫就建于琼华岛山顶。此前，马可在国子监看到过一份史料，说是广寒宫中放置着一尊皆由整玉雕琢而成的酒瓮——“渎山大玉海”和一张雕饰精美的卧床——“五山珍御榻”，皆为难得一见的宝贝，他很想亲自见识一下，真金依旧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的心愿。

“五山珍御榻”的确堪称美轮美奂，但更让马可叹为观止的还是“渎山大玉海”。这尊至元二年即由皇家玉工精雕细作而成的玉瓮，瓮体使用了一块完整的黑质白章玉石，其目的在于体现大元帝国的威风和不可一世的强

盛。黑质白章大玉石斑驳多变，玉呈青白色，工匠们因材施艺，终于制成稀世奇珍，巧夺天工。玉瓮内呈椭圆形，内空深半米有余，周长近五米。玉体外围雕饰着大海，波涛汹涌，下部浮雕波浪，上部阴刻漩涡。汹涌的波涛中，鱼龙野兽出没其中，包括龙、螺、犀、马、鹿、猪等，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玉瓮可贮酒三十余石，皆珍品佳酿。真金命人取酒三坛，待会儿享用。

游览毕广寒宫，一行人索性四处玩赏，直到中午时分来到方丈岛。

太子宫中的御厨早已在岛上等候，临时的厨房也搭建在这里。马可一眼看到面案，想起真金的交待，跃跃欲试，跟着御厨从和面学起，自己擀自己切自己煮，别说，一会儿工夫还真就掌握了做面条的基本步骤。当他忙得满头大汗，分别给真金、张弘略还有自己端上了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时，尽管碗里面条的形状有粗有细、有长有短，马可却觉得自己有生以来从未品尝过如此美味。真金边吃边夸马可手艺不错，他还嘱咐御厨，等日后有空闲，要他专门去马可的住所，再给马可讲讲诸如炸酱面、汤面、臊子面到底有哪些不同，炸酱面的酱该如何炒制，汤面的汤可荤可素有哪些用料，臊子面的卤子咸淡如何掌握等诀窍，还有，面片、削面、拉面的渊源及制法等等，御厨一一答应着，马可却听得目瞪口呆，他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吃过饭，真金要回去了，他答应马可，等接待完安南使节，他会抽出时间带马可去花满楼大戏院听戏，到时候还让弘略作陪。马可兴奋至极，他早就听说过“花满楼”是京城最大最有名的戏院，况且，能与真金太子一起听戏，他求之不得。

载着真金的船很快走远了，马可意犹未尽，又盛了一碗面条汤大口大口喝起来。张弘略笑眯眯地等着他，并不催促，说真的，短短的相处，他也开始喜欢上了这位来自遥远欧洲的小伙子。

第十六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壹

历时八年的蒙宋战争，在对宋皇室成员举行完隆重的受降仪式后落下帷幕。宋室遗臣文天祥、张世杰逃往广东、福建，游弋海上，试图招兵买马，复辟宋室。忽必烈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方面的情报。

至元十五年（1278年）端午节过后，忽必烈在大明殿召见张弘范。张弘范刚从前线返回，见真金也在，二人相见，喜悦万分。

“朕接到情报，宋丞相文天祥，宋将张世杰、陆秀夫不知从哪里弄出两个赵姓子孙，拥立为帝，企图复辟亡宋于南方沿海，闽、广一带群起响应，已达十五郡县。朕委任你为蒙古汉军都元帅之职，前往追剿亡宋卫王残部。张世杰是个野心勃勃的将领，可怜这两个五六岁的孩儿，什么也不懂，又将成为他的牺牲品！你须尽快剿灭这股势力，以免这些乌合之众影响了大一统的局面。”忽必烈揉着有些发胀的足踝，开门见山地说道。

张弘范明显犹豫了一下。

“怎么？”

张弘范委婉地推辞道：“臣弘范不才，请以蒙古信臣为首帅，臣愿副之。”

“什么意思？”

“朝廷此前从无汉将统帅蒙军先例，臣顾虑难以指挥，更怕有负皇上重托。”

“你多虑了。朕既命你为帅，自会授予你全权。”

“弘范，不知令尊张老元帅是否给你讲过他亲历的安丰之役？”

“安丰之役？没听父亲大人讲过。”

“当年，曾祖成吉思汗以义子察罕为主帅，以你父张柔为副帅，协力攻打金军事重镇安丰。战前，察罕与张老元帅在制订作战方案时发生分歧，察罕不听张老元帅的建议，将帅失和，终使安丰一役进退失据、损兵折将。战后，察罕和张老元帅引残兵败将与曾祖会合，察罕倒没有推卸责任，但张老元帅想起这原本可以避免的失败，深以为恨，生平第一次当着曾祖的面痛哭不止。曾祖了解了全部作战经过后，并没有怪罪察罕和

张柔，而是自责他委任不专，才致安丰之败。父汗以你为帅，正是不愿你复有你父之恨！”真金一口气说完。

张弘范还想说什么，忽必烈摆手制止了他：“这柄大理宝剑是朕心爱之物，今赐予你，你带在身边，见剑如见朕。凡有不从命者，以此处之，立斩不赦！”

张弘范感激涕零，大礼拜受。

真金代父汗扶起张弘范：“弘范，我将置酒以待，为你庆功。”

“太子，放心。大汗，臣弘范一定不辱使命。臣告退。”

真金挽住张弘范手臂：“我送你。”

不久，张弘范衔命至扬州，选调水陆军两万人，准备大举南征。为最后一次核准早已拟定的作战部署，张弘范召集各军将领开了个短会。当大家赶到主帅的军帐时，突然发现，参加会议的将领当中，竟然多了一位年方十五六岁，个头高高且相貌堂堂的少年将军。一位经常出入皇宫的将领认出了他，原来少年正是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汉族将臣为方便，通常都称呼他八剌王子。真金膝下有子三人，老二八剌从十四岁起即随大臣出使占城、安南、爪哇诸国，是个公认的少年才子，在诸孙中最得祖汗忽必烈欢心。此次张弘范引军平南，八剌主动请缨，获得祖汗恩准。忽必烈特旨，将爱孙与弘范之弟弘正一同编入先锋军，并任命弘正为正先锋，八剌为副先锋。

张弘范如何体察不到忽必烈的良苦用心？骑着战马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自始至终不改其尚武之习。偏太子真金自幼身体较弱，虽有治国之才，却未能充分显示军事才能。这对一个有朝一日要继承汗位的人主之选来说，不能不说是种缺憾。而八剌智勇双全，忽必烈着意锻炼培养他，正是为了他将来可以好好地辅佐父亲。

会上张弘范做出决定，先锋军从水路先行，直趋闽、广。出发前，张弘范暗暗嘱咐弟弟弘正：“谨慎从事，作战勇敢！照顾好八剌王子，不可让他轻易涉险。”

弘正答应。

六月中旬，弘正和八剌所率的先锋军刚刚驶入舟山群岛，便与奉命阻截的宋军水师打了一场遭遇战。这支宋军亦是文天祥、张世杰集结起来的护国军中的一支，达三万之众，而弘正、八剌的先锋军只有区区三千人，考虑到众寡悬殊，弘正不敢拼消耗，他与八剌商议后，二人做了分工，分头采取行动。

八剌还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斗，既兴奋又激动，那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如同一只天不怕地不怕的幼虎。弘正虽年轻，却称得上身

经百战，他只怕八剌有个闪失，一再叮咛八剌千万注意保护自己。

送别八剌，弘正将一千五百名将士每十名分做一组，分乘一百五十艘小船向宋舟师靠近。宋方面都是正规水师，所乘战舰与小船相比，硕大的船身威风凛凛。但宋将一时弄不清元军意图，只得传命全军严阵以待。看看两下迫近，弘正忽命小船散开，小船游弋水面，竟如骑兵一般灵活，转瞬间形成了对宋舟师的半合围。接着，弘正将令旗一挥，蒙古士兵万箭齐发，浸了油的火箭落在战旗之上，船舱之中，顿时燃烧起来，风助火势，宋战舰很快燃成一片火海。宋舟师原本依岸而泊，将士们未经一仗，被元军的火箭射得无有还手之力，无奈之下，不得不弃船泅水逃生。

而此时，八剌率领的另一支元军正等在岸上。八剌不等宋军泅近，命士兵放箭，宋军将士再遭致命一击，中箭者、溺死者无数，余者虽蜂拥上岸溃逃，但所剩已不足十之二三。八剌顾不得与弘正会合，引军急追，弘正率人赶到时，八剌正冲杀于敌阵之中，浑身溅满了鲜血。弘正担心八剌有个闪失，忙命将士喊话：弃械投降者免死！宋军听到喊话，当即跪地投降。

八剌催马跑到弘正身边，尚且带有几分稚气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热情。弘正几乎觉得自己有点嫉妒他的这种活力和热情了，上下打量着他，一时没有说话。

“怎么了，弘正叔？”八剌快活地问道。

“你没有受伤吧？”

“受伤？”八剌纳闷，目光飞快地扫过自己的战袍，恍然大悟，“弘正叔，你是看见我的身上都是血迹了吧？不是我的，你放心。”

“我怎么能放心！你呀，简直就是一匹挣开了笼头的小野马驹，只怕大汗在这里，手中的套马杆也套不住你。”

“不会的，弘正叔。临出发前，父王和祖汗都嘱咐过我，要我一切都听弘范叔和你的，我哪敢忘啊！”

“可是，我让你等我上岸后再行追击，你为何不听？”

“嗨，我那不是怕他们逃远了吗？弘正叔，你快高兴一点，你想想看，我们不过区区三千人，硬是击溃了他们三万人，第一仗就打得痛快至极！若不是跟着弘正叔，我哪来这样的福气。”

弘正绷不住，笑了：“小滑头，你仗打得好，奉承人的功夫也不差嘛。这可不像是你父王的儿子。”

“我是祖汗的孙子嘛。”

“你的意思是说，是大汗教你说这些好听的话的？好啦，说笑归说笑，以后你可要服从军令呀。”

“末将遵令！”

“我们上船去吧。到了泉州，恐怕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据近日获得的情报分析，张世杰在泉州布置的亡宋军人数虽不及舟山多，但都是他的正规部队，训练有素，而且有备而战，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意在连江征调二十艘巨船，每艘巨船之上配备一门西域火炮和一门投石机，将士们都转移到船上，拖舟而行。待与亡宋军接战之际，先以火炮和投石机破其防御，然后将士们乘小舟登敌船，我们就在海上跟他们来个短兵相接。你看如何？”

“打消耗打不起，肯定要速战速决！到了连江，调船诸事就都交给我去办吧，我一定调几门性能最好、射程最远的火炮和投石机来。”

“好！”

八月，张弘范率两万元军与文天祥的四十八万宋军会战于江西兴国。宋军畏敌如虎，进退失据，不消两个时辰，损兵折将二十余万人，余者尽皆逃散。此役，宋军用以复国的十七万正规军、三十万民兵和一万余淮兵所剩无几。益、广二王闻讯大惊，慌忙逃往海上。幼小的广王受惊吓而死，张世杰、陆秀夫遂拥立八岁的益王为帝。

冬十一月，蒙古南征军在潮州集结，兵发潮阳。担任先锋的弘正和八剌配合默契，一举击溃走海而来的文天祥赣州义军。不仅如此，八剌还在海丰的五坡岭追上并擒获宋丞相文天祥，立下首功。

不久，张弘范获知宋帝君臣的藏身之地在广东崖山，当即挥师追踪而至。

崖山是一处东西峰对峙的近岸小岛。昔日，宋人建宫殿于岛上山麓，而今，这些年久失修的宫殿权且充当了张世杰为益王“营造”的“皇宫大内”。年幼的皇帝只不过是个摆设，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不可一世的张世杰手中。

文天祥兵败海丰的消息传至崖山，张世杰一面骂“百无一用是书生”，一面传命陆秀夫于岛下结巨舰千艘，船头向内，船尾向外，船与船之间结粗索为栅。而且，为防火攻，船体皆涂以厚泥，船外缚长木以拒火舟。

元军水师泛舟洋面，张弘范将文天祥押上海船。海船风鼓帆满，似离弦之箭驶向崖山。

中午时分，崖山遥遥在望。张弘范下令，将军队一分为四，以三路从东南北三个方向靠近敌船，自己则率主力从西南方向发起强攻。元军每艘战舰均构造战楼于舟尾，外覆帆布，内藏甲兵。张弘范与诸将相约以他

的“旗舰”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令。

“旗舰”接近崖山，突然乐声大作。宋军初闻，以为元军摆宴，未以为意。直到元军弃舰乘舟，冲犯舰前，才大惊而起，放箭拒敌。元军按照主帅命令，皆伏盾不动，待宋元舟师相接，突然鸣金撤盾，一时间，弓弩火石交作，宋军战阵俱毁。元军将士不失时机，登舰力战，黄昏时分，宋军最后一支抵抗力量被消灭殆尽。

舟师即破，崖山无险可守，眼见复国无望，陆秀夫竟执剑逼妻儿跳海自尽，然后回到宫中，背出幼主，蹈海而亡。只有张世杰率十余艘战舰拼死突出重围，向南海逃窜。

波涛怒吼，浊浪排空，飓风横扫海面，战舰犹如一叶碎木，在波峰浪谷间颠簸隐没。

文天祥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海战，面色如土，万念俱灰。

张弘范沉静地劝道：“文丞相，你熟读诗书，满腹经纶，想必一定深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我军以两万将士，连破你与张世杰的几十万大军，你难道就不想思索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文天祥怒目相视：“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世上有太多像你这样甘愿为异族驱策而不以为耻的人！”

“文丞相是指在下吗？”

文天祥不作回答，只用鼻子轻蔑地哼了一声。

“懂了，在下还不够资格被划入‘不以为耻’的行列之中，事实上也不应该被划入‘不以为耻’的行列之中。因为在下自父祖起就在金国为官，我父其后出仕蒙古，与丞相的宋朝从来没有过任何瓜葛。那么，文丞相指的一定是刘整、吕文焕、夏贵、李庭芝、范文虎这些原属宋廷的封疆大吏们？”

“卖国求荣，猪狗不如！”

张弘范笑了：“对一个腐败的朝廷愚忠到底，难道真的比为一个兴盛的王朝效力更值得后人称赏吗？就算是吧。但是，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古训里，似乎一边赞赏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臣，一边又钦慕着那些懂得‘择主而事’的良臣。我自己常常为此感到困惑，不知道忠臣与良臣，到底哪一个才应该成为后人效法的标准？记得有一次我跟吕大帅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当年他在襄阳城苦苦坚守了五年，在守城的后期，面对残破的城垣，死去的将士，他不止一次矛盾过，苦恼过。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国家，可他国家的代表却是一个以‘好内’著称的昏君，是一个凭借着姐姐贾妃的美貌而位极人臣的无赖丞相，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这些人卖命究竟有没有意义？平心而论，他后来降元是别无

选择的选择，但时至今日他从未因自己的选择而后悔。其实，无论哪朝哪代，百姓们真正会选择的，永远是一个安定富足的国家，一个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君主，至于文人墨客们的多愁善感，他们没有。文丞相，你难道能够否认，倘若没有民心所向，会成就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

文天祥针锋相对：“你不要忘了，我们于海上复国，振臂一挥，呼应者就达十五个郡县，这难道不是民心所向？”

“然而，数十万之众，不堪我两万将士轻轻一击。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结局？文丞相，你是否仔细思索过其中的原因？在下不妨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宋自偏安江南以来，朝中冗官冗员程度之严重，达历朝历代之最，这点你不会否认吧？宋一个小小的官员，亦可霸占良田百顷，其结果造成多少百姓耕无田，居无所？而且，为了维持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假象，你们的朝廷居然强征到七十年后的税收。这样腐败的王朝，你以为老百姓会真心地为它流血拼命吗？不会的，这才是数十万宋军不敌两万元军的真正原因！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文丞相，你又何苦执迷不悟？”

“我懒得与你做这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不过，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要我文某人屈身北侍，今生休想。当你我都做尘土之时，让后人评说，大家记得的，是我文某人之忠，还是你张某人之勇？”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真的。当文丞相作为忠臣的典范被载入史册之时，我们这些为国家统一出生入死、披肝沥胆的将臣也同样会被世人传颂。”

“果真如此吗？文某拭目以待。”

张弘范不再多说什么，只是以一种似惋惜又似宽容的神情注视着文天祥。

文天祥将目光移向遥远的天际，表情肃穆坚定。与张弘范的一番辩论犹如拂过耳边的微风，他不愿回想，也不屑回想。

他所牵挂的，是出逃海上的张世杰。他并不真心喜欢这位刚愎自用的将领，但张世杰是最坚决的主战派。亦或许，张世杰是老天留给故国的最后一线复国希望？

“主帅和亡宋那老头儿，刚才都在说些什么呀？”八剌压低声音，一脸疑惑地问张弘正。自文天祥被捕起，八剌私下就一直管文天祥叫“老头儿”，其实文天祥才不过四十三岁而已。或许因为文天祥的学究气太重吧，又留着三绺长髯，所以在八剌的印象中，文天祥好像是一位比他的祖汗还要年老的人。

张弘正微微摇头，代主帅传令：鸣金收兵。

班师途中，元军获得确切消息：张世杰的舰队在南海遭遇飓风，船覆人亡，无一幸存。

文天祥感到意志的山岳崩塌了，绝望中，他选择了绝食。张弘范苦口婆心的劝告毫无用处，文天祥只求与故国同死。

贰

八剌被“宋朝的老头儿”弄得烦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主帅显得忧心忡忡，生怕文天祥有个三长两短？既然文天祥愿意死，就让他死去好了，干吗把自己弄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嘴上还起了一圈血泡，累不累呀？不如……不如给老头儿个痛快，大家都图个省事。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家伙存了这份心，在文天祥绝食的第三天中午，他乘主帅没有注意，藏了一壶酒，悄悄溜进了关押文天祥的船舱。

文天祥面向里和衣而卧，似乎已然入睡。

“喂，老头儿。”八剌将酒壶放在一旁，唤道。

文天祥没理他。

“老头儿。”八剌推了一下文天祥，文天祥仍然一动不动。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八剌疑惑地自语，伸手去探文天祥的鼻息，文天祥一翻身坐了起来，怒视着八剌。

八剌被文天祥这个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忘了缩回手，呆呆地与文天祥四目相对。

绝食快三天了，文天祥的面容更加显得憔悴不堪，一向爱惜有加的长髯也像乱草一样飘散在胸前。“你要做什么？”他声音沙哑地喝道。

“我……我……我……”八剌口吃了半天，终于实话实说，“我想试试你还喘气不？”

“喘哪！”

“那就好，我说，咱俩商量点儿事呗。”

“笑话！老夫跟你个小娃娃有什么事可商量的？”

“有啊。我是想，你老这么绝食，什么时候才能死干净呀？不如我帮你来个痛快，早死早成佛。”

“什么意思？”

“我带了半壶毒酒来，你喝了吧。”

“小娃娃，你敢私自毒死老夫，就不怕你们的主帅治你的罪？”

“他不敢把我咋样。实话跟你说吧，我叫答剌麻八剌，大家都管我叫八剌。知道真金太子吗？那是我阿爸。忽必烈大汗，那是我祖汗，我是如假包换的王子，主帅他敢杀我的头？最多把我送回去，让我祖汗拿鞭子抽我的屁股。”

“这么说，你被你祖汗抽过？”

“没。不过，这回一定要被抽的。有一次我三弟铁穆耳偷酒喝，就被我祖汗抽过，抽得屁股都烂了，好多天不能坐，只能趴着。”

“你不怕？”

“豁出去了。与其每天看着主帅为你犯愁，不如让祖汗抽一顿来得痛快。”

“既然如此，老夫成全你。拿酒来！”

八剌立刻双手恭恭敬敬地将酒壶奉上。文天祥接在手中，转眼间将半壶酒一饮而尽。

“晕吧？”

文天祥两天多没吃饭了，如何能不晕。

“看见了吧，死有多容易，活着才叫难呢！你不是写过一首叫什么《过零丁洋》的诗吗？我记得那里头有这么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你若真的绝食死了，还拿什么丹心照汗青呀？顺便问问你，‘留取丹心照汗青’到底是什么意思？”

文天祥的视线有点模糊了，但意识没有丧失。“小娃娃，你让我喝的什么酒？”

“葡萄酒，正宗的西域葡萄酒。”

“你！你骗老夫！”

“老头儿，拿出点勇气来，跟我去看看大都城。看看大都城的繁华和气势比你的临安城如何！”

“区区北人都城，岂能与我南国古都相比！”

“你说了不算。你若不信我的话，不妨多问问那些往来于大都的外国使节、商人旅者，他们哪一个不称赞大都城是世界上最富庶最雄伟的都

城。大都是男人的城市，临安城，那是娘们儿的城市！”

“胡说八道！只有你这种无知小童才只看到临安的阴柔之美，而看不见它的帝王之气。”文天祥有些激动地说。

“反正，大都好！”

“临安好！”

“大都好！你呀，只要跟我去大都看看就会改变你这种固执的偏见的。”

“看了也是临安好。”

“那好，我们说定了，你要跟我去看大都城，不许反悔！”

“好啊，老夫终于明白，你这是在跟老夫玩激将法。”

“你若一心求死，什么法对你也没用。我年龄不大，但还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对某些人来说，活着比死了更需要勇气。但愿你这位在娘们儿的城市做过丞相的人，还能留下几分男人的骨气！”

“小娃娃，口气真不小。好，老夫就活着，让你好好领教一下什么叫气节！”

八剌冲着文天祥做了个鬼脸，笑了。文天祥虽然依旧绷着脸，心中对八剌的聪慧却颇有几分赞赏和喜爱。不管怎么说，八剌还是一个孩子啊。

成功地说服了文天祥，堵在张弘范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对八剌说：王子，你这次立下的功劳，比之你此前擒获文天祥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天祥被解往大都。忽必烈在大明殿召见文天祥，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文天祥出任大元丞相一职，遭到文天祥的严词拒绝。忽必烈知道一时难以说降文天祥，遂下旨在北兵马司东南择一景致优美处，专门为文天祥修建了一处豪华、气派的宅院，知道的大都百姓皆以“文府”称之。

文天祥遭受软禁的四年间，一直都住在这个金丝笼中。忽必烈爱惜文天祥的才华品行，从未放弃将他收为己用的决心，先后派了包括张弘范、伯颜、吕文焕、夏贵以及宋室成员赵孟頫在内的许多文武大臣再三劝说文天祥款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真金太子更是多次到文府探望文天祥，两人相谈甚欢，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文天祥曾对人坦言：我虽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改变自己的信念、操守，但我无法不敬重太子的高贵人品。他虽身为异族，却难得是位忧国忧民、抱负远大的谦谦君子。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一天太子能够顺利登极为帝，一定会对天下百姓有利，会受到百姓由衷的敬爱。

后来，在至元十九年，亡宋遗民忽然风传正组织力量营救文天祥，忽必

烈担心宋遗民变乱复起，终于痛下决心，于同年十二月赐死文天祥。

文天祥为气节而生，亦为气节而死。刑前，八剌王子亲自为文天祥置酒相送。

第十七章 大元风雨

壹

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赛典赤于治滇期间，筹资在昆明建造了南城清真寺和永宁清真寺，使伊斯兰教在云南地区广为传播。

至元十六年（1279年），赛典赤·赡思丁病逝于行省任上。安葬之日，百姓巷哭。忽必烈惊闻噩耗，于心甚痛，降旨“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真金写信，希望清风带确吉回大都定居，清风在回信中婉拒了真金的好意。她说，她愿意“将遗骨葬在云南的群山之间”，因为她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真金既知清风心意，便不再相强，唯叮咛清风千万保重身体，如果有可能，带确吉回来看望父汗、母后。

从至元八年（1271年）始至十七年（1280年），王恂、张柔、兀良合台、刘秉忠、史天泽、郝经、姚枢、窦默等二十余位藩府旧臣先后辞世，在忽必烈的内心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和遗憾。而其中，最令忽必烈为之惋惜的是汉军都元帅张弘范英年早逝，最令他为之震惊的是帝师八思巴在藏区被贡噶桑波毒害，这两个人离世时都只不过四十多岁，正值壮年之际。

派往藏区平定贡噶桑波叛乱的军队已经出发了，这支队伍由八思巴的弟子桑哥率领。行前，忽必烈一再叮嘱桑哥，平定贡噶桑波的叛乱要坚决果断，安抚藏区百姓要耐心细致。坚决果断和耐心细致将是桑哥平定叛乱、处理藏区问题的基准。

果然，桑哥不负重托，率七万大军入藏，只用三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全歼贡噶桑波叛军及重建毁于战火的寺庙的任务。桑哥在呈送忽必烈的奏折中说：藏区局势复平。藏区僧众百姓无不感天朝之威、颂天朝之德，决心忠心归顺中央政府，不复有贡噶桑波之乱。

捷报传到大都城的同一天，郭守敬穷尽十余年精心编制的《授时历》也正式颁行。《授时历》推算的一年时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日，比地球绕太阳一圈的实际时间只差二十六秒。这个数据在当时的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国其后的三百年间未曾改变其内容。不仅如此，郭守敬还研制了简仪、仰仪、高表等天文仪器。简仪的制造提高了观测天文的精确度，仰仪可以很好地观测太阳的位置和日食，高表的改制，降低了

观测日影的误差。此外，郭守敬还很好地解决了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使杭州与大都间的运河完全通航。为了表彰郭守敬的卓越贡献，忽必烈在郭守敬原来三品都水监的实职上又加封集贤院大学士，使郭守敬可以享受到从一品散官的待遇。

《授时历》的颁行给沉闷已久的大明殿带来了些许喜气，尤其是藏区的平定使忽必烈解除了后顾之忧，不久，他即诏命桑哥回朝，同时派真金和伯颜抚镇西北前线。

正当忽必烈拥有了一份难得的闲适心情，准备给皇后察必筹办一个热闹喜庆的寿宴时，察必却突患风疾卧床，不仅如此，她的病势既凶且急，令所有的御医都为之束手无策。

察必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每当她艰难地从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长梦中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她一向钟爱的儿媳阔阔真。当然，丈夫在繁忙的政事之后每天必来看望她，还有侄女南比，也时常在她醒来时陪她说些体己的话，但她能够醒来的时间的确越来越短了，她清楚，每次醒来都是因为她心有牵挂，她不甘心永远睡去，才强使自己睁开眼睛。可惜，那张她最思念的脸庞始终没有出现，她知道自己等不上了，所以，在陷入下一次沉睡之前，她必须把心里的牵挂交待给儿媳。

像以往每一次一样，阔阔真正细心地、一丝不苟地为母后揉搓着双脚的脚心，这是她每天都要做三遍的，早、中、晚各一次，按摩完脚心，再按摩双腿、腰腹、肩膀和头部，这些原本可以交给侍女去做的事情，她都坚持自己来做。她多么希望自己的拳拳孝心可以换来母后的康复。

由于用力，阔阔真的鼻尖和额头上已经浸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滴，她正欲为母后按摩双腿，察必唤住了她："阔阔真。"

阔阔真抬眼望着母后，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母后，您醒了？"

"来，孩子，扶母后坐起来。"

"是。"

察必皇后要阔阔真坐在身边，她颤颤地伸出手，轻抚着阔阔真明显消瘦的脸颊。"孩子，这段日子可苦了你了。"

阔阔真心中一痛，强笑道："哪有。我每天都能和母后在一起，高兴还来不及呢。母后，我来给您搓搓小腿吧，您可能会轻松一点。"

"不用，孩子。你坐着别动，就这样，咱娘俩面对面好好说会儿话。"

"好的，我听您的。"

"阔阔真……"

“嗯？”

“真金有消息吗？”

“父汗派了快骑宣他回宫，他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估计再有四五天就能到了。”

察必无声地叹了口气。四五天吗？真遗憾，她等不上了。

“孩子，我不想吓你，可是，我的时间不多了。真金抚军漠北，一去半年，我的病又来得突然，恐怕就算他赶回来，我也见不到他了。如今，母后可以托付后事的人只有你和南比两个人，从今以后，大汗和太子就都交由你们照看了。”

“不！您别这样说！太医说您这只是风疾之症，只要好好治疗，会好起来的！”阔阔真惊恐地摇着察必的手，好似一个怕母亲突然离去的孩子。

察必微笑着：“好吧，孩子，我们先不谈这个。这些日子，我总是梦见真金，不是梦见他瘦了，就是梦见他病了。你说，我是不是个很偏心的额吉呢？我为大汗生了四个儿子，可哪一个也没有像真金这样，当我把他小小的身体抱在怀里的时候，他那无助的小脸，软软的小手小脚一下子让我流出了怜惜的泪水。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小婴儿一定是长生天委托给我抚养的孩子，要不，他怎么能呱呱一落地就抓住了我这颗做母亲的心？还有你们的父汗，也对真金喜欢得不得了，他原本不是那种有足够耐心的父亲，可有一次真金生病了，他居然抱着真金在帐子里走了一个晚上，因为真金发着高烧，只有在他的怀里才能安稳地入睡。真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让我们操心，也让我们爱。”

阔阔真笑着，听着，听着，笑着，满脸都是泪水。

“别哭，好孩子，别哭。来，擦擦眼泪，听母后说。真金这次抚军漠北，是与伯颜一同去的吧？”

“是。”

“伯颜这个人，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你须叮嘱真金，要他对伯颜万不可以常人遇之。”

“母后放心，真金钟爱伯颜才干，每与论事，尊礼有加。”

“如此甚好。你们父汗一生的心血都在真金身上，母后总是担心他有个好歹。另一个放心不下的人是你们的父汗，他身为一国之君，统治着横跨欧亚的广袤领土，他的辛苦和付出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大到军国庶政，小到宫廷事务他都要劳神操心，你和真金、南比不仅要帮他，还要照顾好他的饮食起居。”

“母后，我不要听您这么说！我愿意一辈子照顾您，照顾父汗，照顾真金，可我需要您教我怎么做。我离不开您——我们都离不开您！”

“察必！”随着话音，忽必烈进来了。他快步走到妻子面前，“你怎么坐起来了？你好些了吗？”

察必温存地注视着他，淡然一笑。

阔阔真擦去眼泪，默默地退到一边。

“精神好多了嘛。明天是不是可以陪朕去打猎了？”忽必烈开着玩笑，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深刻的悲怆。

“明天不行，后天吧。大汗，南比呢？”

“她出宫了。”

“出宫？”

“昨天晚上，她突然跟朕说，她记起自己小时候好像在二舅的家里看到过一次千年灵芝，她回去找千年灵芝了，她说一定可以找到的，找到了，就能治好你的病了。”

“这个傻丫头，难为她的这份心意了！大汗啊，你还记得宋室归降后的那一次大宴吗？”

“记得，朕当然记得。”忽必烈坐在床边，轻轻揽住了察必的肩头，久久凝视着她。这个女人曾为他深深恋慕，如今，黑发已白，光彩不再，他却依然爱她不减分毫。这毕竟是可以与他同命的女人，他也确曾依赖着她的智慧和牺牲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那一次，朕大宴群臣，众皆欢呼雀跃，独皇后面露忧郁之色，朕问你，江南既平，天下息兵，为何皇后反而闷闷不乐？你回答说：自古无千年之国，虑及子孙后代不能幸免，我又怎能不忧心忡忡！当时，朕命大臣将亡宋国库中的珍奇珠宝全都陈列于殿堂之上，朕偕你观赏，你不肯久待，匆匆离去。朕命侍臣追上问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无论你要什么，朕都会立刻派人给你送去。你是朕的结发妻子，是富有四海的大元皇后，可你自嫁给朕以来又何曾真正地享过一天福？朕一直感到亏欠着你，希望可以补偿。然而，你托侍臣传话给朕：宋人千方百计地积攒下这些宝贝，原本是想留给子孙后代享用的。岂知其子孙国且不能保，何能保有这些身外之物？这样的东西，你不忍看，更不忍取。”

“臣妾那时的所思所想，就是希望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让子孙们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

“其实，朕的心情与你一样。朕常常在想，这南北宋朝加起来近三百年，朕之子孙能否守业如此长久，真是难以预料。”

察必赞同地点了点头，蓦然，一阵倦意向她袭来，她不敢再耽搁，有几句话她必须抓紧时间向丈夫交待。“大汗，臣妾有几句话……”她的声息微弱下去。

忽必烈将耳朵贴近妻子的嘴边：“你说。”

“答应臣妾，让南比替臣妾照顾大汗吧。她年轻、聪慧，容貌美丽，精力过人，她是一个可以做你皇后的人。”

“朕听你的。”

“好好照顾真金，他是臣妾唯一的牵挂。”

“朕答应你，一切都答应。察必，察必！”

“母后，母后！”

察必再没有回答。亲耳听到丈夫的承诺，她放心了，遂重新陷入沉沉的梦境。但这一次，她再没有醒来。次日凌晨，这位因其贤德的品行而受到群臣敬重、百姓热爱的女人走完了她六十二岁的人生之旅。

察必死后，忽必烈大恸，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好似变了一个人。太子真金在归途中听到母亲的死讯，悲恸欲绝，三天未进一口茶饭，昼夜兼程，赶回宫中，为母亲守灵。

母亲突然病逝的打击，母亲临终前自己未能守在床前的憾恨，都变成了真金心灵上最沉重和最久远的折磨，自此后，他的健康状况便每况愈下了。

贰

玉苑位于大都北部，乃当朝平章政事阿合马的私人庄园。

这是一所奢华气派的豪宅。飞檐挑梁的门楼下，两只八尺高的汉白玉石狮威风凛凛地窥视着外面的车马行人。凡来玉苑京城官员，于门前二十步的驻马桩前就得下马侍立，等候门吏的通报。

“玉苑”何以得名？原来玉苑动工前，阿合马与长妻赫哲、长子忽辛经过反复商议，终于确定取“御”之谐音“玉”，借以宣扬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与威风。

玉苑正门是两扇钉满金钉的朱漆大门，取“八八六十四”之数，以区别于皇宫的“九九八十一”数。阿合马上下朝及出猎，均走此门。两边侧门略小于正门，门上两个虎头铜扣手也略小于正门上的虎头银扣手。文武百官、外国使节、朝廷特使拜会阿合马时皆从侧门出入。

从正门进入玉苑，迎面是长约五百步的回廊，各色奇花异石布置其间，引来无数彩蝶。回廊尽头，突兀出一幢幢充满西域风情和中国古典情调的建筑群，委实令人叹为观止。

玉苑中有进膳房、卧榻室、休憩间、娱乐阁等各色楼阁台榭不下千处，里面住着阿合马的四十个正妻和四百多个小妾，以及数以百计的子女。

阿合马具有惊人的生育能力和理财能力，在这方面，他可能继承了来自祖先的“先天基因”。

此时，阿合马正同他的两个宠妾阿依古丽、雅黛在依山傍水的揽翠亭饮酒作乐。雅黛原是真金的侍女，因姿容绝美而为阿合马垂涎。阿合马向察必皇后陈请，雅黛表示愿嫁，之后嫁入玉苑。

揽翠亭周围是一片青翠的紫竹园，位于楼阁居所的北边九百步，其间要穿过两条小溪，一个人工湖泊和两座汉白玉拱桥，触目所及，但见波光粼粼，流水潺潺。

阿合马新纳的宠妾阿依古丽不住气地吃着刚刚上桌的哈密瓜和葡萄，瞧她那样，阿合马没好气地说道：“瞧你贪吃的那德行！你若这样吃下去，胖得跟老爷我一样，小心老爷休了你。”

“哼！老爷今天嫌我能吃了，昨夜为什么却说我这软软的‘纳失失’比坐龙椅还舒服啊。”阿依古丽瞟了雅黛一眼，故意拉着长调说。

雅黛无动于衷地注视着亭外翠竹。

与阿合马其他妻妾不同，身为真金太子的侍女，雅黛不但风致清丽，琴棋书画更是无所不精。虽说当年主动请嫁，委身阿合马，她对阿合马却毫无情爱。

“雅黛，你就不能对老爷说几句关心的话？”阿合马不胜烦恼地搂住雅黛说。

雅黛微微皱起眉头，本能地避开了阿合马那张酒气熏人的嘴。

“老爷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今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对老爷说个不字，老爷又有什么烦恼！”雅黛淡淡地说，语气中不无揶揄。

阿合马却没听出来：“这你就不懂了，那些个满朝文武，哪个是真怕我阿合马啊，他们是惧着当今皇上的权威啊。”

“老爷，大公子、二公子来了。”守在亭外的家仆通报。

阿合马努了努嘴，阿依古丽和雅黛当即起身离席。刚刚走下凉亭，正遇上阿合马的两个儿子忽辛、阿散。忽辛贪婪的目光无所顾忌地罩在雅黛凹凸有致的身段上，暗暗咽了口唾沫。雅黛浑似不觉，侧身让过二人，

款款而去。阿依古丽却向阿散飞了个媚眼，嬉笑着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忽辛、阿散见过父亲，垂手立于一边。

“站着干什么？坐吧，坐吧。”阿合马摆摆手，家仆立刻走过来，给二位公子斟满了酒。

“阿爸，我们的官职何时才能安置妥帖？我们已经等了快一个月了，也没个准信。”忽辛顾不上喝酒，直截了当地问。

阿散更急：“这些日子，您老人家已经向全国各地派遣官员七百余人了，为何单单不考虑我们兄弟？”

阿合马不动声色地端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这兄弟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真不像一奶同胞。片刻，阿合马狡黠地笑了。

“你们急什么！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官为的什么，还不就是为了酒色财气。那些个官，有职有权却没油水，算什么鸟官，也要你们来争。阿爸早就为你们算计好了。前些日子，我已派急使到上都，以国用不足奏禀皇上复立都转运司，量征课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又奏立诸路转运司十一所，到时候这两个肥缺不是你哥俩的又会是谁的？”

忽辛、阿散对视一眼，大喜过望。

“要不说还是阿爸老谋深算。今后，我们俩还得好好跟阿爸学学呢。”忽辛殷勤地为阿合马斟满了一杯酒。

“那是。就我的为官之道，够你俩学上几年的。”

“阿爸，我听说一件事，好像不大妙。不知阿爸是否也听说了？”

“什么事？”

“我的几个朋友告诉我，姚枢和窦默上了折子，要皇上批准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卖。倘若皇上批了，单这方面，我们府上每年可就要少许多进项。”

“这事如何能瞒过我去！姚枢上折子，我也上折子。我说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为避免财源流归民间，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稽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先稽括而后由朝廷专卖，正好成全我们借此机会狠赚它一把。”

“高明！高明！阿爸一箭双雕，实在高明！”

阿合马心满意足地望着他的两个宝贝儿子。是啊，这才是他的财产，他的希望，他生命的延续。他搜刮来的亿万家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就希冀着这两个他最得意的儿子能继承父志，在中原，或中亚、西亚、欧洲做大生意，成为大商贾。他并不希望他们像他一样在朝廷做高官，整天担惊受怕，还要经常受到忽必烈藩府旧臣的弹劾。他有一种预感，觉得他随时都会遭到别人的暗算，所以他每每行事，都谨小慎微，绝不敢有丝毫大意。

“你俩随我来。”阿合马招呼两个儿子，“我让你们开开眼界，欣赏两幅盛唐时代的真迹墨宝。”

阿合马领着儿子穿过紫竹林，来到藏宝阁，打开一扇镶金嵌玉的柜门，取出两轴画卷。忽辛细心地展开其中一幅，铺在一张大翘头案上，顿时，阿散发出一声惊叹。

“《虢国夫人游春图》！”

“没错，就是《虢国夫人游春图》，你小子还有点眼力。漂亮吧？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真迹啊。”阿合马虽说醉心敛财，闲暇之余，也爱充个风雅，收集些字画古玩之类。

《虢国夫人游春图》画的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春天出游时的情景。整个画面色彩艳丽，极尽铺陈，乃盛唐时期最有影响的画作之一。画面上前后共有形态各异的八匹骏马，一位身着锦服的侍女，细心守护着一个骑乘的女孩。画面的右上方则是虢国夫人，她在马弁的簇拥下回望小公主，殷殷母爱之情尽现笔端。在构思上，画家亦可谓匠心独具。他故意略去了春天的景色，却通过飘逸的春衫，轻举的马蹄，闲适的人物，创造出一种春意融融的气氛。八匹马，九个人，暖色调，细肌理，内涵丰富，意味无穷。

忽辛喜欢古玩，对绘画艺术亦略知一二。阿散却偏爱名画字帖，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阿散，你再打开那幅。”

阿散遵命，将《虢国夫人游春图》向上推了推，又铺开另一幅画。

“咦！阿爸，这不是唐代著名的《挥扇仕女图》吗？唐代‘绮罗人物’画派的代表人物首推京兆人张萱，张萱工于描绘宫廷妇女冷落寂寞的宫怨生活。不过，该画派的集大成者还得说是后起之秀周方。周方笔下的仕女灵动精致，穷工极巧，犹如雪碗冰瓯，妙绝时人。没想到真迹却在阿爸这里。”

阿合马对古字画虽有一定的鉴赏力，却拙于评述。如今见儿子对各类画风画派都有一定研究和见地，惊喜之余，不免有几分得意。

“还有什么？”

“阿爸请细看这两幅画。《虢国夫人游春图》画面集中，共用了十八枚方圆或椭圆形印章。而《挥扇仕女图》虽是长卷，所用印章并非太多，独有这枚‘今上皇帝之宝’价值连城。这显然是周方画成，进献给唐玄宗后，玄宗皇帝玉玺所覆之迹。”

“唔——”阿合马注目端详比较着两幅画，“果真如此，还是我儿看得仔细。说下去，说下去。”

“《挥扇仕女图》共描绘了十三个宫女的生活，分独坐、抚琴、对镜、刺绣、倚桐等几组。凄清的秋阳里，仕女们面部表情愁苦哀伤，与身上浓艳的服饰，丰腴的体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囚禁在高高的宫墙中，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这是怎样一种欲说还休的煎熬！而由此引发的伤感，仿佛暮秋淡到了极致的阳光，蕴含着浓浓的惆怅。”

阿合马触景生情，情绪一落千丈。

“是啊，想想你们阿爸我的处境，不也同这些宫女有许多相似之处吗？我身为朝廷重臣，表面看起来衣锦食玉，颐指气使，一呼百应，可是一旦触怒了龙颜，只怕我的结局连这些宫女都不如。”

阿合马重重地跌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中，呆呆发起愣来。

忽辛见状，向阿散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悄然退出藏宝阁。

叁

阳春三月，大都城一片葱绿。杂花生树，百鸟穿林。百花深处，野鹤成群，天鹅翱翔于太液池，把暮春的景致点缀得鲜亮而诱人。

这是农历三月十七日（4月27日）的傍晚。晚霞将余晖挥洒，给大都城内的建筑物、树木、花草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天空中没有一片云，显得异常洁净。绚烂的牡丹花、芍药花争奇斗艳……

皇城内，太液池把皇城分割成东西两部分。池东有周长九里的宫城，是帝后居住的大内。池西的兴圣宫和隆福宫，各为皇太后和皇太子的住所。楼阁亭台、泉树花石星罗棋布，宫殿建筑与园林景色的巧妙融合，构成了一幅巧夺天工的旖旎画卷。

太液池和宫殿的外围是环城二十里的萧墙，士兵环列守卫。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宫城空寂。原来忽必烈皇帝已于十数日前偕后宫妃嫔北赴上都巡幸。

皇城南面的正门灵星门，同外城的丽正门在同一中轴线上，相距两里半。灵星门又叫红门，因此从灵星门到丽正门这条道又称红门路。路西

是著名的宫廷广场，两侧的千步廊饰金点翠，生机盎然。路东数十步有一条小河，与皇城东墙的通惠河相接，河上建桥，绕桥有高柳数万株，气氛森严。桥的对面，即是誉满中外的中书省。

伴着晚霞，阿合马独游中书省园圃。

“禀丞相，都水监郭守敬、大都城筑城总管张弘略奉命求见。”

“让他们进来!”

不多时，郭守敬、张弘略入园拜见阿合马。阿合马头也不回，问道：“张总管，你是从北中书省过来的吗？”

“是的，卑职处理完外城兴建所需材料账目，即奉命前来。”

“怎么迟了两刻钟？”

“回禀丞相，在过鼓楼万宁寺时，遇大都路总管府官员拦路奏事，故而耽搁。”

“什么事？”

“是关于修筑外城垣预算银两账簿和材料运输、民工、伙食开支等明细。”

“大都城垣全部完工需何时？”

“如果能保证足额的银两，还有每年一万名侍卫投入城垣建设，加上三十万民伕，需八年时间。”

“怎么这么久？”

“资金困难，民伕多有怠工。”

“把带头的抓起来砍头示众!看谁还敢怠工!”

“这……”

阿合马心里其实最清楚，拨付兴建大都的经费原本足额到位，只不过他把其中的大部分放了“脱斡”（高利贷），使一些色目商人大发横财，筑城民伕却食不果腹。

“我要你三年内必须如期完工，否则，按律处置!”

张弘略犹豫了一下，未置可否。

阿合马不再理他，将话锋转向郭守敬。

“作为主管水利工作的都水监，若思先生，本相必须提醒你注意，时下《授时历》修成，你也该将精力用于京杭大运河的修浚。”

至元八年（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五年后，都水监与工部合并，郭守敬任工部郎中。后来，忽必烈根据于至元十一年去世的刘秉忠生前的建议，决心改革历法，编修更为先进和准确的新历，下令设立太史局，并以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

“丞相，《授时历》历时四年有余终告完成，但是，主持或参与修历工作的张文谦、张易，太史令王恂，理学家许衡、杨恭懿等人相继去世或告老，数以千万计的历法推算、仪器观测和天文观测数据还需要认真地加以核对整理。”

郭守敬从袖管中取出一卷宣纸，双手呈给阿合马。

“这是整理和总结新历资料的详细目录，请丞相过目。这项工程浩大细致，需费时几年。”

阿合马接过书札，只见上面林林总总罗列着编纂《修时历》的资料目录：

《推步》：历法计算的步骤与方法，七卷

《立成》：各种天文计算表，二卷

《历议》：评议历代历法的各种得失及新历的优点，三卷

《转神选择》二卷

《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

《时候笺注》二卷

《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

《仪象法式》二卷

《二至晷景考》二十卷

《五行细行考》五十卷

《古今交食考》一卷

《月离考》一卷

《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

《新测无名诸星》一卷

“这里的《时候笺注》和《二至晷景考》讲些什么内容？”

“《时候笺注》研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物候观象和人们届时应从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至晷景考》研究历代用圭表测影定冬至、夏至时刻。”

“若思先生，你想必知道，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调运二三百万石粮食，才够维持城市一百一十万人口的食用。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通县），要起岸转陆路运到城内，运费极巨。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丞相，我在修筑京西观星台时，已经考虑了大都城的水路运输问题。”郭守敬大致向阿合马谈了谈自己的设想，“我觉得比较实际的方案是：导昌平白浮泉汇入瓮山泊，经高梁河通至大都城内的积水潭，然后穿城而出，沿闸河旧道，在通州张家湾注入白河。”

“不过，大都地势高出通州二十米，河水上不去，怎么办？”

“沿河设闸坝和斗门来调节水位。”

“设闸坝和斗门？”阿合马的脸上露出感兴趣的神情，“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据记载，宋代在江南曾用过此法。当时，宋代工程师于楚扬运河上置‘斗门水闸’达七十九座。在江南运河河段，置有望亭（苏州西北）、五泻（无锡北）、吕城（江苏丹阳）、奔牛（常州西北）和镇江等处河闸。这些旧闸都可利用。”

“沿河需设多少闸坝和斗门？”

“通惠河设闸十八处，金水河四处，会通河三十一处。”郭守敬指了指阿合马的手上，“运河疏浚计划附在后面。”

“噢!”阿合马飞快地翻阅浏览着最后几页，之后，目光重又停留在题目上：《京杭大运河修浚开凿计划》。

“照若思先生的构想，为节制诸水汇入济州，汶、泗河段上也置有河闸六处，通惠河上源设置‘看闸提领’，大运河的河闸总数当在一百五十余座。”

“是。河闸与堰、坝的作用在于调节水量，通行运舟。有的河段，可设复式船闸，在河湾侧建造‘归水澳’，以备蓄水。”

“唔……考虑得很全面。”阿合马在计划上签了字，“遣使急递铺速报上都中书令真金太子审批!”

“是。”一侍卫飞马离去。

阿合马看了看郭守敬和张弘略。

“好了，没你们什么事了。本相也该回去了。”

阿府轿辇早已候在园圃之外。在千余名侍卫的簇拥下，阿合马步入轿辇。

“起轿回府!众人回避!”

随着阿府总管的一声吆喝，张弘略和郭守敬四目相对，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肆

中原明珠大都城经过十五年的修筑，恢弘壮丽，气象万千。京城、兴圣宫、隆福宫、太子宫、社稷、万安寺、大庆寿寺、御苑、枢密院、御史台、太庙、国子监、鼓楼、万宁寺、钟楼、孔庙、太史院、中书省、北中书省以及阡陌市井的设计和建造无不古朴典雅，各具特色。

繁华的钟鼓楼大街及其附近的羊角市一带，果市、面市、绸缎市、皮帽市、珠宝市、牛市、羊市、马骡市、骆驼市、鹅鸭市等集市商旅云集，除了国内的各族百姓外，还有许多高鼻蓝眼、奇装异服的外国商人。

大元王朝堪称十三世纪世界上最强盛的封建帝国，元大都自然也就成为一座最为宏伟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在此基础上，元朝的对外交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建筑师、科学家和医生等，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大都。

夜幕降临之后，大都城陷入一片沉寂。阿合马的家人将信使引至玉苑“停花间”，这是雅黛的住所。信使拜见阿合马，恭恭敬敬地呈上信函。阿合马打开贴在文书首页上的特制花色绸帛，脸色顿时变了。

阿合马合上文书，吩咐家人：“立即备轿，迎驾太子还宫！”

“老爷——”雅黛取来了阿合马的官服和官帽，服侍他换上。

“太子已到宫城，我得去迎一下。”

雅黛什么也没说。

阿合马带领百名侍卫匆匆离开玉苑，在门口，他遇到了闻讯而来的中书省副宰郝祯。

阿合马直奔西内而去。在通往西内的必经之路，他与真金太子的仪仗相遇。

阿合马急忙上前拜见太子。

“真金”端坐轿中。火光照耀下，他面无表情，两道锐利的目光好似两把利剑直刺阿合马的心窝。

“太子，臣阿合马不知太子回京，有失远迎，请太子恕罪。”阿合马恭敬地奉上忽必烈汗命他代行权力的天子印信。

“真金”依然无语，更不去接天子印信。

“阿合马！”

“臣在。”

“你做平章政事多少年了？”

“二十余年。太子怎么——”

“真金”轻轻地哼了一声，“二十余年，二十余年，但不知你是否记得自己做了多少恶事？”

阿合马开始觉得这个声音有些陌生。就在这时，郝祯看到了益都千户王著。他看到王著的眼神，更看到了王著正在举起的东西。他想提醒阿合马有诈，然而还没容他喊出声来，阿合马肥硕的躯体便如同一堵墙壁轰然坍塌，顷刻间，迸裂的脑浆和黑红的血液溅满了轿前的大片台石，恐怖且令人作呕。

王著在阿合马身上揩了一下铜锤上的血污，随即逼向惊魂未定的郝祯。郝祯是阿合马的死党，这些年来与阿合马沆瀣一气，干了不少坏事。没有一句废话，王著手起锤落，郝祯瘫倒在阿合马身边。

阿合马的侍从们清醒过来，挥动武器扑向高和尚装扮的假太子。高和尚飞身跃出轿子，顿时，所有的人都投入到了酷烈的厮杀中。两边正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枢密副使张易率五千精兵及时赶到，将阿合马一干为虎作伥多年的随从皆就地射杀。

张易命士兵将除阿合马之外的所有死尸都抬去埋掉，并把好各个入口，不许任何人进出西内。之后，他低头久久俯视着阿合马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时间竟觉百感交集。

王著、高和尚以及王著带来的八十名义士慢慢地将张易围在了中间。这八十个人虽多数挂彩，所幸没有一个死在刚才的那场搏杀中。

张易抬起头，轻抚着王著和高和尚的肩头：“这里的一切我自会处理妥

当。你们，还有这八十名兄弟赶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王著笑道：“大丈夫敢作敢当，岂可临阵逃跑，连累更多无辜的人？对我而言，能杀阿合马，为我父亲报仇，为天下百姓除害，我王著于愿足矣，死而无憾。”

“是啊，大人。”高和尚也插进话来，“我们从筹划这件事情开始，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王著兄说得对，如果我们逃了，大汗找不到这场谋杀的真正实施者，更多的人将成为牺牲品。”

“既有实施者，又怎能少得了策划者！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共同去承担吧。只是这些弟兄……”

“张大人放心，我们愿与三位共赴黄泉。”

“不行！你们家中还有父母妻儿，而且，阿合马不值这么多人为他陪葬，有我们三人足矣。你们赶紧脱了现在的这套行头，带上老夫为你们放在轿子里的银两立刻回转益都。注意，要分散开走，否则太扎眼，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后，你们近期千万不可出门，等事情平息后再做计议。你们原本就是化装成东宫仪仗的随从，不会有太多的人注意到你们。何况，阿合马的侍从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人指认你们了。你们赶紧离开这里，走得越快越好。”

王著也说：“弟兄们，大哥感谢你们追随我多年，不离不弃、舍命相助。你们的情与义大哥我将至死铭记在心。现在，我求你们了，如果你们还把我王著当成你们的大哥，就听大哥的话，赶紧离开。”

“大哥——”

王著面向众勇士跪了下去。

“大哥，你这是——”

“大哥求你们了，取了银两立刻离开这里。如果你们不肯走，大哥现在就死在你们的面前！”

王著带来的八十个人，与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他们太了解王著的个性了，王著从来一言九鼎。如果他们执意不肯离开，王著必定会自刎在他们的面前。

八十名勇士齐齐地跪了下去，向王著、向张易、向高和尚磕了九个响头，然后各自取了银两含泪散去。

王著目送着八十名勇士远去，似乎松了口气。张易、高和尚上前扶起王著，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谢谢你们。和尚，琢儿有你这样的好兄长，是他的福分。”

“别这么说，张大人。王琢是我弟弟，我们虽然不同姓，却发誓要同命。琢弟想必已经到了戒台寺，但愿他与令爱能够安然躲过这一劫。”

“王琢昏睡的时候，我托送他去戒台寺躲避的家丁带了封书信给落落公主。落落公主正直善良、敢作敢为，看了我的信，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她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想办法保护和帮助琢儿、云儿的。云儿现在又有孕在身，但愿这一次她能为张家、为王家、为高家生下个儿子，将几家的香火传下去。”

“何止这一个！如果我的预感没错，水云小姐一定能生十二个大胖小子和四个丫头片子，这样，我们每家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张大人、琢弟、王著大哥，还有我。”高和尚边笑边说，他乐观的情绪感染了张易和王著，他们也跟着笑起来。

笑够了，高和尚问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张大人？”

“老夫得先回府上，遣散下人，然后，等着大汗派人来。”

“你呢，王著兄？”

“我还住在客栈里。趁着这段日子悠闲自在，好好地喝上几天大酒。”

“你与我想到一块儿了，我陪你。”

“好酒老夫那里有的是，都是昔日大汗赏赐的。你们想喝，就去老夫家中搬。”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大人，这个人怎么办？”王著用脚踢了踢阿合马的尸身。

张易的语气倏然变得冷厉：“他嘛，扔出大都城外，喂鹰喂狗！”

伍

忽必烈在上都惊闻大都之变，震怒异常，当即下旨派枢密副使孛罗率亲军侍卫先行驰往大都，将此次谋杀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张易、王著、高和尚以及所有参与谋杀的从犯全部就地问斩。孛罗出发后，忽必烈与真金商议，决定于翌日还驾。

孛罗与亲军侍卫所乘皆日行千里的宝马良骥，两日即返大都。与孛罗预想的不同，大都城并未因阿合马之死发生骚乱，相反，阿合马被杀的消息传出后，大都城中军民争相沽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使孛罗大为震惊，甚于初闻阿合马死讯。

他知道阿合马不得人心，但没想到百姓对他憎恶仇恨若此。

除了主犯张易、高和尚、王著被轻易逮捕归案之外，孛罗对其余从犯的追捕却陷入僵局。大都百姓无一人肯指认这些他们心目中的勇者义士。

有一位刑部官员好不容易追查到了张易女儿水云、女婿王琢的藏身之处，孛罗当即引军飞奔戒台寺，不料迎接他的，却是独自立于大开的山门之前，左手持弓，右手举箭的落落公主。孛罗少年时即成为忽必烈的贴身侍卫，与落落是儿时的玩伴，他如何不了解这位公主的禀性、为人，因此，面对冷森森的利箭，他二话不说，当即掉转了马头。他那副样子，倒像逃之唯恐不及。

眼看两三日内忽必烈大汗就要回銮，孛罗和刑部负责此案的尹尚书一筹莫展。他们知道，大汗正在盛怒之中，一旦责问起他们办事不力，就绝不仅仅是丢了头上的乌纱那么简单，更可能的是要丢掉乌纱下的头颅。尹尚书急得一个劲问孛罗怎么办，孛罗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策。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尹尚书一说，尹尚书先是吓了一跳，继而暗想，既然无法向大汗交差是个死，事情败露也是死，倒不如冒险一试，或许还可以争取到一线生机。

第二天夜晚，孛罗和尹尚书从西山监狱提出八十名经刑部核准的死囚和张易、高和尚、王著，押赴法场处死。而在他们共同商议起草的奏折中，他们伪称，已捕到主犯三名，从犯八十名，全部处斩；余者，包括张易的女儿、女婿，正在追查中。至于那些死囚，因西山监狱不久前恰巧流行过瘟疫，数日之间，大批囚犯死去，狱卒纷纷逃离。后虽疫病得到控制，但西山监狱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具体的死亡人数更是无从查考，鉴于此，尹尚书才敢与孛罗定下如此李代桃僵、瞒天过海之计。

忽必烈回京第二天，便在大明殿召见了孛罗、尹尚书和文武群臣，孛罗和尹尚书呈上奏折，然后恭恭敬敬地退至一旁，垂首候旨。其实这一刻二人的感觉就仿佛站在悬崖边上一样，孛罗的手心后背全是汗，尹尚书更是心如撞鹿，脸上阵红阵白。

忽必烈阅罢奏折，思绪万千。他万万没想到，策划和实施这场谋杀的三个人中，居然就有两个是他平素最信任的人。张易，是跟随他多年的藩府旧臣，他与张易之间，名为君臣，实若兄弟；高和尚，因在比武大赛中力挫群雄，加之相貌与真金有几分相似，受到他的格外垂青，被擢为帐殿平章，负责他的日常护卫……

“孛罗。”

“臣在。”

“阿合马死后，大都百姓果然‘争相沽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吗？”

“是，臣不敢欺瞒大汗。”

“张易诸人死后，大都百姓果真不怕受到牵连，自发地聚集于路边拜祭？”

“正是。”

“为什么？朕就是想问问为什么？自朕登极以来，究竟是谁保证了朝廷庞大的财政支出，使朕可以专心地进行后来的统一战争？当然，朕心里明白也记着，全心全意支持朕的，是朕的臣民不假，但阿合马同样功不可没。没有国库的充盈，朕拿什么医治战争的创伤，拿什么将大都建成世界上最繁荣富庶的都城，拿什么去阻止阴谋分裂国家的海都诸王？而保证了国库充盈的人，是阿合马，平章政事阿合马。难道，阿合马真的就罪不容恕，以致朝臣和百姓非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朕不明白，你给朕说说！你们都给朕说说，为什么？”

“臣——大汗，请恕臣斗胆直言：阿合马生性贪婪、为人阴险，这些年，他凭借大汗对他的信任，背着大汗做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

“此话怎讲？有证据吗？”

“臣和尹尚书追查谋杀阿合马一案的主凶时，为找出真相，在中书省调查时无意中发现了多份被阿合马私自扣押的奏折。这些奏折全是弹劾他的。”

“果真？”

“是。”

“你拣紧要的几份念于朕。”

“是。一份是说至元十二年，阿合马以国用不足，请大汗批准复立都转运司，而他在都转运司任用的人，全是他的亲信或行贿官员。同年，大司农姚枢建议朝廷，允许百姓从便贩卖食盐药材，阿合马却以届时恐管理不力为名，暗中命亲信搜刮囤积药材、食盐，高价赎卖，从中牟取暴利。”

“这是一份。”

“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任人唯亲，一门子弟，并为朝廷要员。大汗下旨‘并罢黜之’，然阿合马巧于斡旋，大汗并未追究阿合马责任。同年八月，崔斌迁任江淮行省左丞，上任后，他将当地横行不法、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或杀或依律治罪，江淮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皆呼以‘崔青天’。阿合马在大都听到消息，担心自己与贪官勾结的罪行被崔斌上奏大汗，遂暗自扣押崔斌奏折，同时加紧行动，先构陷崔斌贪污公款，将崔斌捕入大牢，接着又在狱中毒死崔斌，草草埋葬了事。崔斌一死，前者被崔斌弹劾的阿合马之子忽辛、阿散等人，于同年十一月俱官复原职。”

“还有吗？”

“至元十七年（1280年），大汗藩府旧臣廉希宪在病重之时，向大汗呈递了最后一份奏折，这份奏折亦被阿合马扣压。”

“廉孟子怎么说？”

“希宪在奏折中写道：‘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权，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阴谋交通，专事蒙蔽。如此贪暴之臣，实古今少有，登峰造极。’因此，希宪恳请大汗早下决心，清除奸党，以平天下怨愤。”

“朕确实未见奏折，原来如此。但不知张易、高和尚、王著与阿合马有何个人恩怨，以致三人联手，诛杀阿合马？”

“这些情况，臣略知一二。张易之妻，秀妍多姿，风华绝代，数月之前，不知何种原因，竟被阿合马奸污。张夫人不堪受辱，自杀身亡。张易之爱夫人，在百官之中尽人皆知，爱妻被阿合马奸污而死，想必就成为张易萌生杀掉阿合马、为天下百姓除害的诱因。王著系益都千户王稽之子，王稽曾与其他大臣联名上书陛下，弹劾阿合马‘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吞公产，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大汗下旨诛杀’。阿合马私扣奏折，阴设毒计，构陷王稽乃李璮余党，将其投入大狱，并买通狱卒，将王稽于狱中棒杀。王稽一案，后虽经太子力陈其冤，大汗下旨为其平反，并恩准其子王著世袭益都千户一职。但王著天性纯孝，是个铁血汉子，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寻找机会刺杀阿合马。高和尚是张易之婿王琢的异姓兄弟，二人情同手足，发誓同生共死。但王琢已是有妻女家室之人，高和尚不愿王琢涉险，遂情愿以身赴死，替王琢报仇。”

“原来如此。朕一直奇怪，他们三人怎么会有关联？原来是共同的仇恨让他们殊途同归。”

“正是。大汗，臣这里还获得了一份藏宝图，上面标注了阿合马在玉苑后花园中修建的、专门用以私藏财宝的四处密室，东、南、西、北各一处。请大汗恩准臣率亲军侍卫查抄玉苑。大汗回銮前，臣已派亲军侍卫先行进入玉苑，以防阿合马诸妻、子销赃。”

“还有这样的事？藏宝图从何而来？”

“是张易被捕时交给微臣的。他说，阿合马二十余年聚敛的财富，绝不少于国库收入的总和，否则，他如何养得起他的诸多妻妾，数十儿孙？他胆大妄为的另一个证据是，他竟将色目商人奉献给大汗的一颗价值连城的大宝石据为己有。”

“确实吗？”

“臣所言句句属实。”

“也罢！欺君罔上，残害忠良，贪婪无度……如此说来，王著杀之，诚是也！传朕旨意：即刻查抄玉苑，将阿合马戮尸于通玄门外，其子侄罪重者伏诛，全部财产尽缴国库！以上诸事，仍交孛罗副使、尹尚书二卿全权处置。”

“臣遵旨。”孛罗、尹尚书同声接旨。尹尚书望了孛罗一眼，悄悄地吐了口长气。

事情能够这样处理，真是天助他们。此时，真金开口说道：“父汗，既然张易三人和八十名本案从犯皆已伏法，而阿合马又死有余辜，父汗是否可以特旨赦免张易女、婿？”

忽必烈稍稍深思了片刻：“太子所奏虽以慈悲为怀，但朝中大臣竟然暗结私党，诛杀大臣，此风绝不可长，更无可恕。张易之女、婿、家人均未参与谋杀，朕格外垂恩，不予连坐，但也不许再居于大都城。”

“是。儿臣愚见，不及父汗深谋远虑。”

“太子还有何奏？”

“阿合马一案中，雅黛居功匪浅。张易献给孛罗副使的那张藏宝图，就是经雅黛多年暗中侦之并绘制而成。倘若根据藏宝图能够找到四处密室，还请父汗赦免雅黛之罪。”

“此事你如何知晓？”

“是落落在给儿臣的信中谈及。”

“难道落落也卷入此事之中？”

“没有，她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再说，雅黛经常到戒台寺看望落落，落落也十分喜爱雅黛。”

“哦……落落可好？”

“她很好。她说近期将回宫看望父汗、母后。”

“既如此，也罢，为父就依你所奏。”

下旨查抄玉苑的结果，令忽必烈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想到，在阿合马当政的二十年中，聚敛的财富竟然相当于国家五十年的税赋，而且还盖起豪奢至极、比之皇宫大内亦毫不逊色的庄园，这个事实也让他醒悟到，为何朝野上下如此憎恨阿合马，而张易等人为何一定要除阿合马而后快。

十数日后，阿合马二十五子中忽辛、阿散被诛，长妻赫哲凌迟处死，其余妻妾及子女共四百余人分赐他人役使。党人七百一十四人依律治罪，不准再行叙用。另外，忽必烈在根据藏宝图查抄了玉苑的四处密室后，信守诺言，特旨赦免了雅黛。雅黛选择留在戒台寺，服侍落落公主。王琢、张水云夫妻则将远赴云南，落落已写成书信一封，让他们带给清风，托清风妥为照顾。

落落公主特意在戒台寺备下素宴一桌，为王琢一家饯行。过去的一切犹如过眼云烟，他们绝口不提，也永远不会再使自己忆起……

第十八章 天人永隔

壹

处理毕阿合马一案，忽必烈诏命真金太子参决朝政。真金力主改组中书省，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主持朝政。

入朝视事那天，真金语重心长地叮嘱和礼霍孙："你此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凡于国于民有利者，一定要坚持实行。如果遇到阻碍，我当全力支持你。"

和礼霍孙欣然受命："臣愿效犬马之劳，辅弼朝政，匡正国事。"

接着，真金又召见了朝中汉人儒臣，要他们恪尽职守，尽情施展平生所学。

短短数日，真金不失时机，改弦更张，朝廷气象为之一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礼霍孙推行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越来越难在短期内满足元王朝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这种状况逐渐引起了忽必烈对和礼霍孙的不满，新的矛盾又摆在真金的面前。

阿合马死后，元廷诸臣多讳言财利之事。纵有个别趋利言财之官吏，却因所献之策不能满足国家庞大的财政需求而被搁置。一日，总制院使桑哥上朝奏事，举荐江西榷茶运使、河北大名人氏卢世荣广有才术，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忽必烈大喜，当即下旨召见卢世荣。

阿合马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进用。但此人胸有城府，上任之后为人低调，对与阿合马的关系更是避而不谈，因此，当许多官吏受阿合马一案牵连被纷纷罢官免职时，他却幸运地成为少数几个躲过了风头的留任官员。

卢世荣绝不是一个甘于久居人下的人物，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才能。当忽必烈萌生了另择善于理财之臣，以替代书生气十足的和礼霍孙的念头时，卢世荣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

果然，卢世荣的奏章赢得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当即召集包括真金、和礼霍孙、安童、卢世荣在内的朝中宰辅大臣进行“廷辩”。“廷辩” 是历任蒙古大汗都会采用的一种集思广益的方式，可谓“民主”的雏形，“廷辩”中，每个人都可以直抒己见，但只有胜利的一方方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施展才干和抱负。

卢世荣的口才在“廷辩”中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在近三个时辰唇枪舌剑的交锋后，忽必烈裁定卢世荣胜利，并当即委以卢世荣中书省右丞一职，这样，卢世荣就从正五品一跃而为正二品。和礼霍孙暂时仍留在中书省，另行听用。

真金很明白，卢世荣能在“廷辩”中一举击败和礼霍孙，而得到父汗重用，其真正原因在于，“汉法派”因竭力推行儒家的“节用”、“爱民”思想，以致全盘否定了“理财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系列可行性措施，这样，他们就在“义”、“利”之争中将自己可悲地推向了充实国库这一既定政策的对立面，也使忽必烈不得不将支持的筹码倾向于朝中的“理财派”。

真金本质上是一位务实的人，他多年来忠实地践行汉法不假，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富国强民的途径，从而满足父汗的财政需要。他所苦恼的是，在“汉法派”与“理财派”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竟然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总是非此即彼，轮流坐庄，结果呢，往往成果未显，弊端已生。

其实，此次“廷辩”的结果，早在真金的预料当中。即便如此，他又能怎么样呢？自母后去世之后，他一直在饱受疾病的困扰，虽然，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他一直勉力支撑，亲力亲为，但他终究有些力不从心了。

现在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让卢世荣放手一试。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卢世荣奏罢御史台，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使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诸多廷臣反对，忽必烈仍从其言。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财赋。卢世荣的所作所为旨在裁抑权势侵利，欲夺宗王、贵胄之权力归于政府，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由于过分征敛，反对者比比皆是。

同时，卢世荣的许多理财措施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豪门贵族的利益，这些人联名弹劾他是阿合马的死党亲信，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条陈多无成效。并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能令课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

为，无法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

接着，卢世荣的许多不法行为也被揭发出来。卢世荣经群臣罗列的罪名，比阿合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卢世荣的施政措施经过数月的实践证明只是一纸空文，思虑再三，忽必烈不得不颁旨：罢卢世荣中书宰辅，改由总制院使桑哥接替其职。

桑哥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桑哥不是阿合马。尽管桑哥承认，阿合马的理财措施在许多方面都有可取之处，甚至可能就是他未来理财的样本，但他不会马上这样做，他必须让忽必烈和真金两个人都对他感到放心，尤其是真金太子。他太多地领教了真金的威严和威信，他绝不想成为第二个阿合马或卢世荣。

因此，哪怕真金太子因身体不适之故较少入朝视事，他也不会恣意放纵、胡作非为，每时每刻，他都在提醒自己：谨慎，再谨慎。除非某一天，所有的障碍都不复存在，他才可以放开手脚，搏出一片真正属于他——桑哥的天地。

此时的真金，对桑哥的野心尚无任何觉察。他平素与桑哥交往不多，对桑哥不存在丝毫成见，甚至还有几分好感。桑哥毕竟是帝师八思巴生前最信任、最看重的弟子，再说，桑哥确非碌碌无为之辈。

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桑哥的才能：一是蒙古自立国以来，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乃既定国策，对此，桑哥不遗余力地加以贯彻和执行。有了这个基础，在桑哥任总制院使期间，除藏区个别的教派之争一时无法有效调停外，其余各教派都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条，教与教之间和平共处、鲜有争执。二是至元十七年，当帝师八思巴被素有野心的本教“本钦”贡噶桑波阴谋毒害后，又是桑哥引七万大军入藏，与躲藏于乌思藏地区据险而守的贡噶桑波叛军展开对决。面对占有地利、人和之便的叛军和心存疑虑的藏民，桑哥头脑清醒，指挥有方，不仅一举袭破贡噶桑波的营寨，将叛首贡噶桑波斩首，而且亲自督建了乌思藏地区被毁于战火的寺庙，使川藏地区一度混乱的局势迅速平复……正是基于对桑哥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的认可，当父汗与他商议由桑哥接替卢世荣一职时，他才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他哪里能够想到，这一切只不过都是表象。当他病逝之后，桑哥即凭借忽必烈的信任，将有元以来的“聚敛”政策一步步推向顶峰，而桑哥与阿合马，这两个集才能、贪婪于一身，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的权臣，则永远被载入历史的另册。

当然，这是后话。

贰

西内的后花园中，真金与太子妃阔阔真正在悠闲地欣赏着满园子怒放的玫瑰、芍药和月季，真金挑选了一朵紫红色的玫瑰，亲手给妻子插在发髻之上。

刚刚送别次子答剌麻八剌，阔阔真的神情有些闷闷的。真金极力想哄她开心一些，不断给她讲些奇闻趣事，阔阔真明白丈夫的用意，只得强打起精神，边应承边微笑着。

是啊，难得雨后这样的好天气，更难得真金这样的好兴致。

前些时候，忽必烈颁下圣旨，派八剌作为副使，随正使和礼霍孙出使印度南部诸国，与此同时，派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向伊利汗国新汗阿鲁浑正式颁布对他的册封赦令。

阿鲁浑其人，是伊利汗国的创建者旭烈兀的孙子，忽必烈的侄孙。他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继承父位，之后立刻派专使远赴大都，以请求获得忽必烈的正式册封。其实，自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中国以来，由于对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鞭长莫及，四大汗国远不像蒙哥汗时期那样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但即便如此，四大汗国的汗王仍奉忽必烈为他们的宗主汗，大元帝国是他们的宗主国，因此，一旦四大汗国遇有汗王即位或其他难以决断的军政大事，仍愿意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和意见。而在四大汗国当中，尤以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最为密切，这大概与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和忽必烈乃一奶同胞有关。

更巧的是，两个使团做完一切准备，都在今天出发，真金遂在隆福宫一并为他们送行。

真金的长子甘麻剌两年前奉旨随叔父那木罕出镇西北，迄今未得闲暇回京。八剌这再一走，真金和阔阔真的膝下就只剩幼子铁穆耳一人了。阔阔真到底是母亲，儿子们大了，常常不在身边，她难免要感到寂寞。

按照祖汗的规定，每天早晨，铁穆耳必须到兴圣宫内的奎章阁读书，有时候，祖汗忽必烈还亲自给他上课。铁穆耳少年时不知何故染上酗酒恶习，为此，忽必烈没少训斥他，最严重时，甚至命人将他绑在树上，鞭打过三次。第三次，忽必烈自己动手，铁穆耳被打得皮开肉绽。阔阔真当时并不知情，真金虽在跟前，面对盛怒之下的父汗，也不好深劝。还亏刚从西北前线返回的右丞相伯颜再三求情，忽必烈这才怒气稍息，扔了鞭子，吩咐侍卫将铁穆耳搀回自己的宫中敷药。

铁穆耳全身剧痛，夜里当然睡不安稳。当他又一次从睡梦中疼醒过来时，发现祖汗正坐在他的身边，手里拿着一块浸水的毛巾，为他擦拭着脸上的冷汗。看到他醒来，祖汗轻声问道：“很疼吧？”

他一时回答不出。昏暗的烛光下，他头一次意识到祖汗已是一位老人。那刻在眼角的皱纹，那不再乌亮的头发更不再光润的脸颊，都向他证明着一件事：岁月无情。就在这暗淡的灯影下，他头一次意识到，隐藏在祖汗坚强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无助和沧桑。

“疼，你就说给祖汗。”祖汗继续说，苍老的声音里满含着无限的疼怜。

铁穆耳哭了，当然，不是因为疼痛。

“疼就哭吧，哭出来或许能好些。铁穆耳，来，祖汗给你擦擦汗。唉，你呀，你们兄弟三个里，数你长得最招人疼也最聪明，现在，也数你最让祖汗操心。”

铁穆耳任祖汗为他擦拭着汗水和泪水。突然，他翻身起来，跪在床上，就在床上向着祖汗深深地磕了三个头。他自始至终没说一句忏悔的话，但他的这个举动比他说的任何话都更能表明他的决心。

自此，铁穆耳虽偶然也饮饮酒，但绝不再酗酒。

真金本人于三子更钟爱长子甘麻剌一些，甘麻剌生性忠厚，为人宽宏，作战勇敢，这是最让真金喜欢和放心的地方。次子八剌则是他祖汗忽必烈的最爱。八剌自幼性格开朗，口才出众，及长，又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应变能力，因此忽必烈每次亲征都将八剌带在身边。明眼人当然看得出来，这是忽必烈在着意培养八剌，以使他真正成为继真金之后的大汗人选。

事实上，若非八剌二十九岁那年即在出征南海途中早逝，汗位很可能不会落在铁穆耳身上。而作为母亲，阔阔真不能免俗，她的心头肉始终是她的小儿子铁穆耳。正是这种母亲的偏爱，使她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群臣面临该奉甘麻剌为主还是奉铁穆耳为主的两难抉择时，她不惜以国母之尊，恳请伯颜助铁穆耳一臂之力，最终将小儿子按照她的设想推上了汗位。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铁穆耳完成功课，匆匆忙忙地回来了，在后花园，他找到父王和额吉。“父王、额吉，我二哥走了吗？”他焦急地问。

“走了，刚走。”

铁穆耳使劲跺了跺脚，埋怨道：“太不够意思了，就不能多等一天，等我过完生日再走。”

明天是铁穆耳的二十岁生日，二十岁，可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大哥也赶不回来，二十岁的生日过得真没意思。”铁穆耳泄气地用脚踢了踢石头，走到父亲身边。

真金爱宠地望着儿子尚显出几分稚气的脸庞：“先生给你上课了吗？”

“先生来待了一会儿，给我布置了一个题目就走了。过些日子，安南（今越南）、爪哇（今印度尼西亚）、高丽（今朝鲜、韩国）等属国的使臣不是要来觐见祖汗吗？宫里当然有的忙了。”

“先生给你布置了什么样的题目？”

“是关于国家加强对藏区统治方面的。父王，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年帝师八思巴离开临洮前往拉萨时，是您亲自率军护送的。”

“是啊。”

“您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形，说不定对我有启发。”

“也好。”真金点点头，脸上现出一丝恍惚的微笑，“我们出发的时候是在三月，途中，帝师一直都在给我讲解佛经教义，每讲解一段，他都要用特制的纯金粉末记录下来，这就是著名的《彰所知论》。后来，我们到了萨斯迦。到处都是人，山腰间，山脚下，人山人海，无数信徒顶礼膜拜。乌思藏（今西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宗教事务的首领，手捧哈达前来相迎。第二天，帝师举行了有七万名僧人参加的大法会，那可真是万众向佛，盛况空前。也就是那一次，为父深深感受到了宗教的力量，同时也明白了你们的祖汗尊崇帝师的政治远见和良苦用心。”

铁穆耳话未出口，便吃惊地停了下来。他看见一匹枣骝马疾驰而至，来人正是父王的朋友、太府少监尚文。太府少监只是太府监次官，从四品，其职主要是掌管府库出纳钱粮之数，职位并不算高，但尚文个人与真金相交甚厚。

“尚文见过太子、太子妃！见过铁穆耳王子！”尚文在离真金五十余步远的地方下马，将马缰甩给引他前来的侍卫，他直趋真金三人面前，已是一身热汗。

“免礼！尚文，你来得匆忙，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是。臣有要事禀告太子。”

“哦？请讲。”

尚文为难地看了看阔阔真和铁穆耳。

“哦，铁穆耳，你先扶额吉回宫休息，我待会儿回去。”

阔阔真从侍女手中接过两个绣垫，细心地放在石礅之上，然后向尚文点点头，微笑道：“尚大人，你和太子不妨坐下说话。太子的病刚好一些，切不可让太子太过劳累。”

“臣明白。”

“那么，我们先走了。”

“臣恭送太子妃、王子！”

叁

铁穆耳搀着额吉的手臂向花园一侧的拱门走去，真金、尚文目送着他们，直到他们拐出拱门，真金方指了指铺着绣垫的石礅：“坐吧，尚文。”

真金的身上披着一件深紫色的披风。近一段时期，他一直饱受病痛折磨，这几日病情虽有所好转，但精神状态显然大不如前。

尚文谢过，坐下来，不无担忧地注视着真金苍白的面容。

“说吧，什么事？”

尚文稍稍犹豫片刻。

“没关系的。你是我的老朋友了，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这样的，太子，臣听说大汗明日即从上都返回？”

“是。怎么？”

“答即古阿散手中握有一份对太子极其不利的奏章，俟大汗返回，他一定会面呈大汗，还请太子早作防备。”

“答即古阿散？是御史中丞答即古阿散吗？”

“正是。”

“他握有什么样的奏章？”

“是南台御史曾封章的奏章。奏章上以‘圣上春秋已高’为由，劝圣上禅位太子，并直言皇后不宜干预朝政。”

察必皇后逝后，忽必烈按照察必皇后生前所请，立宠妃南比为后。南比年轻聪慧，精力过人，忽必烈常通过南比过问朝政，时日一久，难免引起许多大臣的忧虑和不满。

真金闻言，大吃一惊：“果有此事？”

“臣岂敢妄言！”

“奇怪，我与答即古阿散素无来往，他为何要害我呢？”

“臣已调查清楚，答即古阿散本系阿合马余党。”

“阿合马的罪行被确证后，父汗将其培植的党羽尽皆罢除官职，这个答即古阿散有何神通，居然安然无事？”

“说来也巧，阿合马遇刺前夕，答即古阿散奉旨离开京城，前往坐镇西北的北平王（指真金胞弟那木罕）处抚军，当时，他正出任户部侍郎。答即古阿散天性玲珑，善于逢迎，抚军期间，北平王格外欣赏他的‘才干’，遂请旨将他留在身边。这样，待大汗下定决心整肃吏治时，答即古阿散已摇身一变而成为北平王的红人，大家自然谁也不曾想起他来。再说，即便能想起他，也动不得他分毫。此人在北平王身边待了两年之久，前年方才回京。回京之时，经北平王一力举荐，去年升任御史中丞，短短三年不到，便从正四品升至正二品，跨了几个品阶，可谓升迁神速。”

“曾封章的上书又是怎么回事？”

“说起来曾封章也是受了答即古阿散的挑唆。曾封章性情耿介，昧于权变，那一日，答即古阿散过府拜访，与他一席长谈之后，他便写下这份奏章。他们的具体谈话内容臣不太清楚，但因为曾封章与臣私交甚厚，上书次日他便将此事告之微臣。臣当时听了十分震惊，急忙找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大人商议对策。依玉大人本心，原本将这封奏章秘密扣押下来，可是，答即古阿散却以‘钩索天下埋没钱粮’为由，奏请当今圣上查阅百司吏案，得到恩准后，他抢先拘封了御史台吏案，控制了这份奏章。太子，答即古阿散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借机揭开此事，激怒圣上，加害太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真金微微锁起眉头，“这个曾封章，轻易地就被他人利用，做出僭越之举，这不是要害我吗？”

“太子，玉大人和安童大人尽知此事。为今之计，只能先发其奸，以夺其谋，将阿合马余党上危太子、下陷大臣的阴谋禀明圣上，或可帮太子洗脱责任。另外，玉昔帖木儿、安童二位大人派臣向太子驰告此事前，已经做了一些安排，他们会组织大臣联名弹劾答即古阿散贿买官职之事，借机将阿合马漏网余党铲除。”

“目前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所以，一旦大汗向太子问及此事，太子千万保持镇静。臣等一定竭尽全力，力保太子。”

“据卿分析，奏章可到大汗手中？”

“没有，尚在御史台，但已被答即古阿散控制。”

“好吧，所有的情形我都清楚了，你先回去告诉玉昔帖木儿和安童两位大人，明日父汗回京，一定会召见我，届时，你们几个可以适时进宫，我们一起设法挫败答即古阿散的阴谋。”

“臣明白——臣告退！”真金从容的脸色似乎给尚文不安的心潮中注入了某种定力，他起身拜辞，大步离去。

真金慢慢站了起来，一阵头晕使他用力地撑住了石桌。

明天事态将如何演变，真金并无绝对把握，他只是不希望此事再牵累更多的无辜人。

对他而言，这才是最关键的。

肆

果如真金所料，忽必烈回京当天，便在寝宫召见了他。

南比皇后服侍着忽必烈坐在寝宫的御床上。此时，整个宫中，除了忽必烈和南比，就只有侍卫长月赤察儿和众侍卫正屏息侍立于大殿之上。

真金施礼见过父汗和皇后，然后在一张总为他准备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的视线落在父汗的脸上，从父汗和南比皇后平和的表情中，他断定父汗尚不知奏章之事。

南比皇后款款走下御榻，亲自为真金调了一杯他平素最喜欢喝的“玉磨末茶”。“太子，先喝杯茶吧，润润喉咙。”

真金慌忙欠身施礼：“岂敢有劳皇后？”

南比温存地微微一笑，一直等着真金接过茶杯，呷了一口，才回到忽必烈身边坐下。南比对真金的关心绝非做做样子，事实上，南比比任何人都清楚，若非察必皇后逝前恳请忽必烈立她为后，以她的年轻和尚浅的资历，即使她得到忽必烈的万般宠爱，也未必一定可以继立皇后之位。察必皇后的这份情谊，她一直深深地记着。何况，她与真金之间，毕竟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血浓于水，她不能不时时处处关注着真金的一切。她或许是个有抱负的女人，但还算不上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因为她确实从未做过将自己与忽必烈大汗所生的幼子推上汗位的努力，更多的时候，她倒是情愿效法察必皇后，做一个可以母仪天下并让天下百姓都拥戴和热爱的女人。

“真金，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朕不在大都期间，你有没有让御医好好为你诊治？朕要你来，是有些事跟你商量。”

真金心中一酸，顺从地应道：“儿臣明白，父汗。”

“前不久，御史中丞答即古阿散奏请收回内外百司吏案，以索天下埋没钱钞粮，因你病着，朕没让他们打扰你，批复准行。今天要你过来，是希望你与朕一起听听结果。”

“儿臣遵命。”

忽必烈以目示意侍卫长：“传答即古阿散入见。”

侍卫长走出殿阁，不多时匆匆入报：“大汗，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御史中丞答即古阿散、太府少监尚文，正在殿外候旨，请求面见大汗！”

“哦？他们四个一起来了吗？也罢，让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一起听听答即古阿散的汇报也好。”

得到传唤，只见安童、玉昔帖木儿、答即古阿散、尚文按品阶顺序鱼贯而入，又分两前两后跪倒在御榻之下，拜见大汗、皇后。

忽必烈朗朗笑道：“诸位爱卿，平身。去见过太子吧。”

答即古阿散抬头看到真金，吃了一惊。无奈，还得硬着头皮与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一起拜见太子。

“答即古阿散，你可以开始了。”忽必烈说。

答即古阿散离椅，“扑通”跪倒在地：“臣不敢说！请大汗恕罪！”

“不敢说？为什么？难道你收回内外百司吏案，果然查出一些晦暗不明之事？说吧，朕恕你无罪。”

答即古阿散不断拿眼睛的余光瞟着真金，好一会儿方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大汗，臣……臣奉旨收回……百司吏案，并……并没有发现如大汗所言的晦暗不明之事，但臣……臣的确另有发现。”

“你的话很令朕费解，你最好说清楚一些。”忽必烈疑惑地望着他。

“是……这样的，大汗，臣……在清理百司吏案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南台御史曾封章呈给大汗的奏章，这奏章很……太……”

“你好像难于启齿啊？朕说了，你直言无妨。”

“是。曾封章上言：大汗春秋已高，宜禅位于太子，皇后不宜干预朝政。这是曾封章的奏折原件。”答即古阿散豁了出去，双手呈上奏章，声音清晰地说道。

忽必烈着实吃了一惊：“果真？呈上来。”

忽必烈展开奏折，飞快地浏览了一遍，脸色越来越阴沉。看毕，他愤怒地将奏折合起，重重地拍在御案之上。

寝殿之中所有的人顿觉冷风透骨。

真金正襟危坐，脸色如常。

“大汗，皇后，臣还要冒死弹劾中书省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他们早已接到奏章，却私自扣下，不予呈送大汗，这等欺君之罪，还望大汗明察！”

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离座跪倒，安童镇静地解释着：“大汗，臣等确知奏章之事，但因大汗巡幸上都，臣等未及向大汗禀报。”

忽必烈冷笑：“你这也算得借口吗？”

安童依旧泰然自若：“大汗容禀：如若臣等果将奏章呈与大汗，大汗将做何处置？”

忽必烈竟被问住，好一会儿没有回答。

是啊，安童问得有一定道理，就算他果真接到了这个奏章，他又该、又能做出怎样的处置呢？他还没有丧失理智，还不至于因为曾封章上了这样的奏章，就无端怀疑曾封章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儿子阴使。他完全清楚，儿子天性淡泊、事亲至孝，这样的性格，又岂会觊觎汗位？

可是，如若他此次不予追究，那不就等于是对这种大逆不道之事予以默认和纵容？何况，一旦开了这种先河，那些迂腐的大臣们就难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耳边聒噪不止。他早晚会将汗位传给儿子，但他绝不能容忍任何人以这种方式逼迫他退位。

南比冷静的声音打破了殿阁中的沉寂：“大汗，臣妾毫不怀疑，太子一直都在病中，对于曾封章所奏之事，他必然全不知情。曾封章身为南台御史，负有匡正国弊之责，大汗宠爱臣妾，引起外臣的误会想必也在情理之中。请大汗息怒，一切不妨等调查清楚再做裁断，大汗以为如何？”

忽必烈愠而不言，然怒色稍霁。

安童与玉昔帖木儿彼此交换了一个意外的眼色。他们没想到，对于曾封章所奏之事，南比皇后非但不以为忤，反而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太子一边。年轻皇后的豁达和明理，使他们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因为这样一来，不必他们冒死相谏，形势已转对太子有利。

答即古阿散则不然。他的心脏和大脑仿佛一起坠入了无底深渊，顷刻之间，额角、脖颈、腋下、脊梁沟甚至手心脚底都不断冒出了层层密密的冷汗。南比皇后的态度可是他以身家性命做此豪赌的筹码！按照他原来

的设想，只要他将曾封章的奏折交到大汗和皇后手中，势必引起年老多疑的大汗和蒙受责难的皇后震怒，接下来，他只需乘势煽煽风、点点火，便能顺理成章地将所有愤怒的矛头从安童、玉昔帖木儿身上引向真金太子，使大汗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份请求他禅位的奏折，不过是太子与权臣们相互勾结所导演出来的闹剧。一旦真金太子因怀有谋夺汗位之心而被其父猜忌，甚至遭到废黜，那个时候，手中握有兵权、个人威望仅次于真金的北平王那木罕，不就有了入主东宫的希望？

与尊崇儒术的太子真金相比，他宁愿选择性情粗豪、身体强壮的那木罕，阿合马已经死了，他希望成为阿合马那样的权臣，这个理想，他只有通过协助北平王登极才可能实现。若非为此，他又何肯甘冒这样的风险，提着脑袋与当今太子一较高下？只是，他实在弄不明白，好好的一盘棋，怎么刚下了两个子儿，就变成了一盘死棋？

看来，他的失算就在于，他从一开始便错估了大汗对自己儿子的了解，也错估了南比皇后的禀性为人。

玉昔帖木儿朗声启奏："大汗，臣这里亦有一份奏折，系臣等联名弹劾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贪赃枉法、欺君罔上之罪行，请大汗御览。"

"阿合马余党？你说答即古阿散是阿合马余党？"

"正是。臣握有确凿证据。"

玉昔帖木儿将奏折交给月赤察儿，月赤察儿呈给忽必烈。忽必烈从头至尾细细展阅，不觉龙颜大怒，将奏折掷于地上："答即古阿散，你好大胆！"

答即古阿散当即瘫倒在地，面色如土："大汗，皇后，臣……臣是一片忠心，请大汗、皇后明鉴哪！"

南比皇后却不容答即古阿散再做争辩："来人，将答即古阿散拿下！"

月赤察儿痛快地答应一声，亲自动手，上前提起答即古阿散就向殿外拖去。

"大汗、皇后，饶命哪！"

答即古阿散求饶的哀号声渐渐消逝在殿外，忽必烈一脸疲惫地斜靠在御榻之上，微微合起双目。南比柔声劝道："答即古阿散及其党羽、南台御史曾封章该如何处置，不如交给太子去办吧。臣妾看您也累了，旅途劳顿，您还没顾上休息呢。"

忽必烈并不睁眼："也好，依你。真金，你们几个都退下吧，余下的事该怎么做，你与安童、玉昔帖木儿商议即可，不必向朕汇报。"

“父汗放心，儿臣一定秉公论处！儿臣告退。”

“臣等告退。”

真金四人悄然退出寝殿。刚刚走下寝殿台阶，安童、玉昔帖木儿、尚文几乎同时深深地吐了口气。

“好险哪！”尚文抹了把头上的汗，“多亏了皇后。”他叹道。

安童、玉昔帖木儿深有同感。这一次，真是多亏了南比皇后的识大体，才将一场人为掀起的可能波及朝廷上下的轩然大波消弭于无形。

“太子，您不舒服吗？”安童蓦然瞥见真金摇晃欲倒，慌忙上前扶住了他。

“不碍事。你们都小点声，千万别惊扰了父汗和皇后。”真金所有的气力似乎都消耗殆尽，声息微弱地叮嘱着。

“可是……”

“真的不要紧。送我回去吧，有些事，我们几个还得商量一下。”

“哦，好。”安童不便多说，体内却掠过阵阵惊悸。

尚文惶惑地望了望玉昔帖木儿，玉昔帖木儿不由自主地避开了他的注视。

尚文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数日后，阿合马余党中答即古阿散以坐奸赃论斩，同伙分别被流放或罚没为奴。南台御史曾封章罢官回乡。

处理完所有的事情，真金病倒了，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好起来。

伍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冬十二月的最后几天，大都城一连下了数日大雪，鹅毛似的雪花积有二尺多厚。如同阴云密布的天气一样，太液池西岸的兴圣宫也一直被笼罩在沉闷压抑、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扶病半年之久的真金病情继续恶化，忽必烈和南比皇后虽天天探视，并且下旨遍访名医，仍不见任何起色。

在这紧要关头，忽必烈想起了当初曾为真金治好过病的民间大夫王琢，但在阿合马一案中，王琢受到张易等人牵连，被下旨不许在大都居留，

此后便不知所踪，忽必烈不免遗憾万分。正巧落落公主进宫看望她的太子哥哥，听父王提起王琢，猛然醒悟，遂将王琢夫妇隐迹云南前后诸事向父汗和盘托出，忽必烈大喜，急忙要落落修书一封，派快骑送到云南，召王琢回京。

随后的日子在焦急的等待过去，二十天后，急使送回消息，王琢已在回京途中。然而，真金终究还是等不到这最后的一线机会，就在急使回京的当天晚上，这位励精图治、一生盛德的大元太子便离开了他的父汗、妻子，离开了对他寄予厚望的诸臣百姓，离开了他所深深热爱的一切，于兴圣宫溘然长逝，年仅四十二岁。

真金逝后，忽必烈伤心欲绝，饮食俱废。大都城中许多官员、百姓自发拜祭，参加祭奠的人们无不感到痛惜莫名。

真金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与兴盛画等号的时代，随着真金的病逝，人们所感到的不止是这个时代的终结，更是对未来时局的迷茫和忧虑。

还有一个人，闻听噩耗，在兴圣宫门外长跪三天三夜不起，直到昏厥在地，被忽必烈派侍卫救起。他就是奉旨匆匆赶回，却终于没有能见到真金最后一面的王琢……

按照祖宗的习惯，真金的遗体将被运回起辇谷安葬。忽必烈原本在病中，却一定要亲自主持爱子的入殓仪式。

寒寂空阔的灵堂之上，只有忽必烈一人。

南比皇后、诸王公主、文武百官、甚至包括所有侍卫都在堂外的空地上等候，没有忽必烈的命令，他们暂且不可以进入。忽必烈独自长久地站立在真金的遗体前，他要看一眼，再看一眼，再多看一眼他的儿子，从此以后，儿子将只能出现在他的思念和他的梦中。

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他能够单独与他的儿子待在一起。

儿子！儿子……

他伸手轻抚着儿子的脸颊，冰啊，从他的指尖一直冰到他的心底，甚至让他不知不觉地打了个寒战。这个无声无息的躯体真的是他的儿子吗？不，不！真金可是从出生起就常常被他抱在怀里的儿子啊，他从来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偏偏总是宠爱着这个儿子，是因为那双刚刚睁开的黑眼睛专注地盯着他的那一刻触发了他积淀在心头的父爱？还是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长生天的启示？除了真金，只有落落他还喜欢抱在怀中百般逗弄，可是他们两个，一个早早地许身佛门，一个又这样无情地抽身而去。他开始有点怨恨他的这一双儿女了，尤其是真金，真金实在辜负了他，辜负了他的爱，也辜负了他的厚望。

他是天之骄子，却被自己的儿子遗弃！

察必呢？哦，察必在天堂是否等待着与儿子相聚？他生平第一次为察必的离世感到欣慰，这样，察必就不必再感受到他此刻所感受到的凄凉和孤独了。

真金的遗容被精心修饰过，看起来安详、平静，一如生前。四十二岁，正是该做番事业的年龄，儿子怎么会走？难道是因为长生天有意要惩罚他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非得要他在准备卸下一身重担的时候还得再为孙子继续支撑这个庞大的帝国？

而他，的确已力不从心。

忽必烈的手指停留在真金紧闭的双眼上，此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痛苦，而是寒彻心骨的绝望。他的手心中开始浸出冷汗，似乎血液也因为寒冷而被滞结，他慢慢地、慢慢地将身体俯向真金，两行浑浊的泪水无声地滚下，一滴滴滴落在真金苍白的脸上。

儿子，如果有来生，如果来生我们还做父子，请你记住，一定不要让我再来送你。

我以长生天的名义请求你。

忽必烈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的双腿如同灌上了铅水一般，费力地、挣扎着向门口走去。沉重的宫门被一点点推开了，“吱吱呀呀”的开门声在众人的耳朵里听来不啻一声巨响，大家惊慌地抬起头，注视着站在门前那个人。

那个人——苍白的脸色肃穆、淡定。

“你们可以进去了！”他说，声音沙哑、苍凉，却似有万钧之力，直透每个人的心扉。

不敢有任何犹疑，人们按照品阶，鱼贯而入。

第十九章 永远的中国

壹

真金的棺木由四匹骏马拉着，在巫师的导引下行进在送葬队伍的前列。这是一具裹金的楠木棺，外面装饰着白松皮，一顶金伞盖覆盖其上，黄色的缨穗随风摆动。主持完真金的入棺仪式后，忽必烈一直缠绵病榻，只能委托真金的三个儿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铁穆耳代为送葬。

真金的遗体将被送回漠北起辇谷安葬，起辇谷也是真金的曾祖父成吉思汗、祖父拖雷的长眠之所。接灵的是真金的胞弟、北平王那木罕。灵车到达陵地后，一切都准备妥当，挖墓穴时所起的土块井然有序地排列两侧，新开的墓穴犹如一张刚刚张开的大嘴，正漠然凝视着苍穹，等待吞噬落入其中的一切。那木罕、甘麻剌、答剌麻八剌、铁穆耳强忍悲伤，亲起真金太子的棺椁，徐徐放入穴中。一时间，鼓乐哀鸣，侍卫一起动手，将貂皮袄、皮帽、皮靴、系腰、盒钵、金银珍宝等殉葬品摆列棺椁两侧，虔诚地做了祈祷后方依序从墓穴退出。

乐声愈响，殡礼官一声令下，土块被重新填入穴中。随即，千余名侍卫策马踏平墓穴，并于其上重置草坪和幼树。九日后，送葬队伍方才从原路返回大都。

真金逝时，伯颜正在西北战场，噩耗传来，伯颜不胜悲戚，一边设灵帐遥祭，一边遣使请求忽必烈，希望大汗允许他亲往起辇谷拜祭，最后作别二十年来与他心心相印的挚友。不久，使者带回忽必烈的口谕：准！

伯颜将军中事务细细交付给跟随他多年的副将，随后动身，星夜兼程，赶到起辇谷。留下来的殡礼官将他直接引到真金的墓地，伯颜遣走殡礼官，独自在真金的墓前待了许久。像当年一样，他一边和真金喝着酒，一边说着说不完的知心话，当夜幕垂落，伯颜仍恋恋不肯离去。

突然，伯颜发现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不知何时竖起了一座新帐，里面隐隐闪射出点点烛光。据伯颜所知，那应该不是奉命居守墓地的殡礼官的住所，那么，又会是谁呢？

推门的响动并没有惊扰那个正伏案奋笔的人。伯颜站在帐门前，望着那张熟悉的低垂的脸，蓦觉眼眶一阵酸涩。

良久，那人放下笔，看到了伯颜。“伯颜丞相，是你！”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迎向伯颜。他的嗓音嘶哑，蓝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不过，能与伯颜在这样少有人烟的地方重逢，他显然又惊又喜。

“马可，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从扬州回来晚了，没赶上送太子一程。所以我就向皇帝陛下请求，我要为太子守灵一年，这一年中，我可以静下心来整理完成我的笔记。当年，我和太子有过约定，他要我把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如果有一天我回到意大利，就要同时将东方的文化带回去。他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使者：让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摒除偏见，增进了解，让彼此陌生的世界因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而贯通。”

“大汗准许了？”

“准许了。大汗很欣慰。”

“那么，你每天都在这里写你的笔记？”

“是。有太多可写的东西，我都要梳理清楚，一一记录下来。”马可的脸上悄然划过一丝忧郁，一双蓝色的眸子却熠熠生辉，“先不说我们脚下这片辽阔的土地，奇异的风土人情，精美的织锦瓷器，会发光的黑色石头，以及黄河、草原、长城……究竟有多少内容可写，单是我会做的面条，我爱吃的饺子、肉饼，还有外面没有口里面却有馅的汤圆，也足够让我好好地写上一阵子。是的，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一切都一一记录下来，即使万一哪天笔记本丢掉了，我也会刻在自己的脑海里。倘若有一天我回到威尼斯，第一件事我就要教会我的亲人和朋友做面条，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喜欢吃，一定觉得神奇。现在我在这里写东西，也常常变着法给自己做面条吃呢。”

伯颜微笑，笑容很苦涩：“你还没忘这门手艺？”

“哪能忘呢？很拿手的，可惜太子活着时我没得机会给他露一手。每天，当我写累的时候，我都去太子那里坐一会儿，和太子聊聊，我会觉得心胸更开阔。”

“一年，是否会寂寞呢？”

“原以为离开了尘世的喧嚣和繁杂，我一定也会寂寞。可是，到了这里，与太子相伴，与艰苦相伴，与酷暑和严寒相伴，甚至与疾病和危险相伴，我突然感到，这似乎正是我所追求的另一种生活境界。我很心安，真的。”

“真羡慕你。可惜我还得回到战场，否则，我倒很想静一静，静一静，好好地陪陪我的朋友。”

“我知道，太子是您最好的朋友。对我而言，尽管我是个外国人，可在中国这些年，我常常忘记这一点。我没有兄弟姐妹，第一次见到太子时，我就觉得他仿佛是我失散多年的一位兄长，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强烈。说真的，远在异国他乡怎么能没有一点点思乡的愁绪？是太子一直在为我抵挡着孤寂和消沉。他甚至让粉荷来陪伴我，粉荷虽是个唱戏的女子，却是我第一个喜欢上的中国姑娘。后来我才知道，太子这么做其实与他从小接受并恪守终生的儒家观念格格不入，而他却为我破例。我不习惯说恩重如山，如果说恩重如山或许也只能用在皇帝陛下的身上，我内心的感受仅用这个词无法表述，只有当太子从我身边远远地走掉时，我才发现，他同时带走了我灵魂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我重新回到意大利，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将永远留在中国，留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伯颜的眼圈红了，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右手的拳头，极力想使澎湃的心潮恢复平静，哪怕是暂时的。

“丞相，您不用这样……一定要克制自己，我们同样失去了此生最好的朋

友和兄弟，我理解您的心情。”

伯颜挣扎着露出一丝阴郁的笑容：“不完全是。”

“您说什么？”

“马可，你还年轻，有些事你只需要看见自己的心。你单纯的悲伤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缓解，而我的忧虑却比悲伤更令我难以释怀。太子的病故，对我绝不仅仅意味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和兄弟，不，一切绝没有这么简单。”

“您……想说什么？”

“太子生前，曾经不遗余力地践行着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而言唯其如此，才可以永葆兴盛。阿合马的敛财政策无异于杀鸡取卵，表面的繁荣势必带来无穷后患。但那时我们有太子，太子是我们与‘敛财派’不懈斗争的中流砥柱。然而，现在太子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个坚强的后盾，未来的局势又如何演变，我简直不敢深想下去。”

“您可以向皇帝陛下建言啊。皇帝陛下是我有生以来从书上看到的和亲眼见到的君主中最伟大的君主，他会接受你们的建议的。”

伯颜苦笑了一下，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口。

就算他说了，马可恐怕也不会懂，何况事关朝廷的大事又岂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的？马可不懂，一个再伟大的君主，为完成他的征服目标，为了向世人展现一个大国的富庶和强盛，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阿合马遇刺身亡后，真金太子确曾力荐蒙古贵族和礼霍孙出任平章政事，和礼霍孙受过良好的教育，是采行“汉法”的忠实拥护者，但是和礼霍孙所奉行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不能满足这个庞大帝国的财政需求，所以，忽必烈汗在给了儿子一次机会后便顺理成章地重新起用了理财之臣。

然而，只要真金太子在一日，“敛财派”便不敢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包括现在正独揽朝廷财政大权的桑哥，他虽是帝师八思巴的爱徒，却没有胆量去触犯真金太子的威严。毕竟，大汗已垂垂老矣，这个国家，大汗终究要交在儿子的手中，桑哥的聪明使他懂得该如何为自己留条后路。

而今，真金太子英年早逝，日渐苍老的大汗是否还有足够的智慧和精力去支撑帝国？就算有，又能支撑多久？还有那些权臣和贵族，没有了顾忌，他们又该如何疯狂地聚敛国家的财富？马可悲伤，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兄长；伯颜悲伤，更多的是为了国家，真金太子的死，使伯颜清楚地意识到，帝国从此失去了一位最有作为的统治者，百姓从此失去了一位仁慈的君主。

起风了，没有关紧的帐门被吹开来。一钩残月斜挂在天际，映入伯颜的眼帘。夜幕布满了云层，看不到星星，却唯独能看到这一钩残月在云层间飘来荡去。伯颜觉得冷，伸手去关帐门，突然，他听到马可问他："如果太子活着，并且做了大汗，你说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伯颜的手离开了帐门，他回过头，认真地注视着马可。许久，他一字一顿地、庄重地回道："如果太子活着，做了大汗，大元帝国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

狂风乍起，将帐门"砰"的一声关上。伯颜浑身颤抖了一下，他转身背向马可，一张被西北的风沙吹成了古铜色的脸上，出现了由于忍受痛苦忍受得太久而变得青紫怕人的复杂表情。

他更加用力地攥紧了拳头。

不!我不能流泪!在没有平定帝国的叛乱前，在不能告慰太子的英灵前，我不能流泪!

绝对不能!

马可不再追问什么，他坐回桌前，重新提起了笔。他还要写下去，为了真金太子，也为了他深深热爱和引以为荣的第二故乡——中国。

这是他的使命！

至少真金太子曾对他这样说过。这也是他的信念。

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夏，阿兰草原（今阿塞拜疆南境）。

位于阿拉斯河北岸的阿鲁浑汗宫帐。这天一早，阿鲁浑汗的宫帐周围彩旗猎猎，仪仗整肃。众怯薛身着簇新戎装，威风八面。

"不花大臣，传本王旨意，速请大汗使臣和礼霍孙进殿。"伊利汗国君阿鲁浑吩咐权臣不花，"大汗使臣的饮食起居你要好生照顾。"

"是。"

在欢快激昂的蒙古乐曲声中，和礼霍孙阔步走入大殿。

阿鲁浑汗与王妃卜鲁罕并坐临朝，他对和礼霍孙亲切地说："忽必烈皇帝所承继者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之大汗正统，因此，他是一切蒙古君主之君主。"阿鲁浑情绪激昂，热情洋溢，"按蒙古成吉思汗旧制，诸汗国君主中，如一国有大事，诸如攻讨敌人或叛处大臣死罪等，虽无须请命于

大汗，然必以其事入告。这些年来，本王恪守臣礼，从无僭越。今后，本王还将一如既往。”

和礼霍孙欠身说道：“当今圣上不断以诏令谕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诸君主珍视和平。凡诏令之式，皇帝之名列前。至诸王上书，则以己名列于皇帝名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三位君主皆服从皇帝忽必烈而奉之为主。”

阿鲁浑将元廷派来的使臣视为忽必烈皇帝对他本人的亲幸，故而崇礼有加。

“正因为我们始终把忽必烈皇帝奉为蒙古国的大汗正统，所以，无论祖汗旭烈兀、父汗阿八哈在没有得到忽必烈大汗的正式册封前，始终不敢居伊利汗国国君正位。这是一种光荣而优良的传统，本王愿将其永远保留下去，发扬光大！”

不花起身向阿鲁浑汗、卜鲁罕王妃、诸王、汗使行礼，庄严宣布：“请大元天朝忽必烈皇帝使臣宣读圣旨！”

音乐停止，阿鲁浑率卜鲁罕王妃及文武百官跪接圣旨。

“大元忽必烈皇帝诏曰：册封阿鲁浑为伊利汗国大汗；赐封不花为伊利汗国丞相。钦此。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伊利汗国大汗阿鲁浑、王妃卜鲁罕、诸王、文武百官叩首谢恩，山呼万岁。

隆重的册封仪式结束后，阿鲁浑汗携王妃回到御座，春风满面地向下俯视着满朝文武：“本王自承继父汗大位并遣使入朝奏报，迄今已逾两年。今幸皇恩浩荡，御旨册封，此乃皇帝之福荫，祖汗旭烈兀、父汗阿八哈之神佑。本王盟誓：子子孙孙，誓保皇帝平安，永为大元藩属！”

“誓保皇帝平安，永为大元藩属！誓保皇帝平安，永为大元藩属！”大殿之上回荡着百官的应和，一遍又一遍，经久不息。

阿鲁浑汗含笑举起双手，向下压了压：“如今，四海混一，诸藩国领地须受忽必烈皇帝之册封。忽必烈皇帝拥有领土之广，威望之重，前所未有。列其版图者，岂独中国、高丽、吐蕃、安南、占城、恒河外印度大部；还有南海中数岛，大陆北方自东海达于涅培儿河岸，西至地中海及东罗马帝国国境。从伊利汗国达于蒙古帝国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之处，路程相距一年之远。然皇帝丰功伟业令人敬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沉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已使历史中诸名人黯然失色。本汗身为皇帝臣子，荣幸之至！”

掌声响起，气氛浓烈如酒，醉了其中的每一个人。

“汗廷参议孛罗巡视伊利汗国西北境打耳班（今高加索山）回朝觐见伊利汗。”随着怯薛长的高声禀报，孛罗大步流星走入殿中。

“臣孛罗——拜见伊利汗！拜见卜鲁罕王妃！拜见和礼霍孙大人！”孛罗跪施大礼。

和礼霍孙慌忙起身回礼：“下官奉命而来，哪敢受孛罗丞相之大礼！折煞下官也。”

“特使不必过谦，尔为朝廷重臣，见尔如见当今圣上，岂有不拜之礼？拜尔非拜尔，拜圣上龙体安康，圣朝国泰民安！”

阿鲁浑汗玩笑道：“孛罗丞相这几句话说得好绕口，下来教教本王。怎么样，我们陪特使共进午餐如何？”

“是。”孛罗与和礼霍孙相视而笑。

“仿大元汗廷‘诈马宴’正式开始！请汗王、王妃、特使、各位大臣入席！”伊利汗国新任丞相不花高声宣布。

十三筝的尾音中，一支熟悉的旋律悠悠响起，又是那支在欧洲与西亚广为流传的著名器乐曲：《白翎雀》。

白翎雀，故乡的白翎雀，无尽的思乡情。

孛罗怀着一种百感交集的心情沉浸于乐曲所创造的意境中，眼前渐渐迷蒙一片……

入夜，意犹未尽的孛罗陪同和礼霍孙回到驿馆。

昔日同殿称臣，和礼霍孙对孛罗十分尊敬。异国重聚，和礼霍孙确实有许多话想向孛罗讨教。

“下官有一事藏在心中许久了，始终弄不明白，不知当问不当问？”

“请讲。”

“那一年，您出使伊利汗国，为什么不再东返？”

孛罗略一思索，微微一笑：“在我回答你的问题前，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大都与帖必力思（今阿塞拜疆大不里士，时为伊利汗国国都）相比，哪个更好？”

“这还用说！大都举世无双，乃世界都城。”

“那么，上都与伊利汗国陪都蔑剌合相比呢？”

“不可同日而语。丞相之意……”

“故土虽好，奈何我有更重要的使命。当今圣上高瞻远瞩，胸怀四海，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身为臣子，理当舍小我为国尽忠。”

和礼霍孙这才明白过来，当即向孛罗深施一礼：“下官冒昧，丞相勿罪。”

“请勿多礼，贵使何罪之有！倒是我有一些想法，希望贵使归国后能奏明当今圣上。”

“愿听丞相赐教。”

“当年，随旭烈兀汗来到西域的有不少精通汉地天文历数的饱学之士，其中有一位名叫屠密迟。波斯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在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曾多次向屠密迟请教中国的天文推步术。另外像李大迟、倪克孙等也享誉海外。旭烈兀汗本人非常崇信中医，有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为他服务。中国、波斯文化交流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我留下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将大蒙古国立国至今的功过是非公诸于世，永留史册。”

“太好了！果真如此，当是丞相惠利后世之无量功德！”

后来，阿鲁浑汗之子合赞汗即位，起用宫廷御医拉施特为相。拉施特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根据孛罗所述撰著《史集》，这部史料丰富翔实的历史专著，与同时代稍早一些的波斯学者志费尼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一并成为研究蒙元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论著。

“二位谈得好畅快，我可要打扰你们了。”不花裹着一股异香走进驿所，“阿鲁浑汗特命召二位同游初夏的阿兰草原，仪仗已在帖必力思广场恭候。”孛罗、和礼霍孙有些惊讶地互相望望，不知不觉中，天竟然已经大亮。

“和礼霍孙特使还是第一次出使我国，希望阿兰草原旖旎的风光和阿拉斯河清澈的河水能为你留下美好的印象。”不花做了个恭请的手势。

“昨天才品尝了阿兰草原美味的鹿唇，说真的，下官等不得要看看帖必力思的仙子容貌。”

帖必力思是一座集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草原都城，既有伊斯兰文化的流韵遗章，又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厚影响，使人徜徉其间，流连忘返。街市上，身着蒙古、汉、波斯或教服的商贾、使者、教士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庆祝阿鲁浑汗接受了忽必烈皇帝的册封。昨日，阿鲁浑汗已颁旨：放假三日，免税十日，是以酒馆茶楼、商店戏园人满为患。帖必力思东门，一队汗廷仪仗逶迤向前。阿鲁浑汗骑乘一

匹金饰银鞍的蒙古骏马，与孛罗、和礼霍孙、不花等人并辔而行。

“看，前面就是阿拉斯河了。圣朝的使者，让我们在歌的海洋、舞的故乡度过这难忘的时刻吧。”

蓝天白云。太阳把金色的光辉撒向波光粼粼的阿拉斯河，碧波万顷，一直向东方延伸……

叁

伯颜只身逃离乃颜营帐，快马加鞭，向南，一直向南，双骑飞驰。五月的辽东草原，青山苍翠，绿草如茵，伯颜却无心欣赏夏季如诗如画的草原盛景，只想赶快脱离险境。

汗水早已湿透他的全身，他轮流换乘坐骑，不敢稍停。马蹄踏碎了柔丽小巧的野花，一丛丛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花海随着疾进的马蹄向后倒伏着。近了，更近了，不消两个时辰，就可以到上都了。他在心里说。

伯颜怎么会到了诸王乃颜的营地？又是怎样逃了出来？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伯颜屯驻别什八里后，接到忽必烈皇帝的御旨和枢密院的密报。

枢密院的密报言简意赅，向伯颜通报了宗王乃颜的动向。密报中说：乃颜联合哈撒儿、合赤温系诸王合丹秃鲁干等，拟于近期兴兵叛乱。据可靠情报称，叛军活动东线起自辽河流域逼水达达地（渤海），西线直指克鲁伦河、土拉河附近。

忽必烈的御旨则明确指示伯颜：东道诸王叛迹已显，一旦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联兵南下的态势，我朝将很难在短时期内控制局面。为争取主动，朕命你速派选机警可靠之人进入乃颜营地探听虚实。

伯颜接旨，不敢懈怠，亦不派他人，决定亲入虎穴，查证敌情。伯颜与乃颜熟稔，宗王麾下将领不少出自他的属下。临行之时，伯颜不带侍卫，只遣几名亲信家人先行押解金银珠宝、珍裘细软进入乃颜地界，广泛结好和贿赂宗王家眷和大小将领。

来到乃颜所在驻地辽河流域时已是盛夏季节，伯颜自称奉皇帝之命前来抚军，乃颜疑心顿起，虚与委蛇。双方寒暄毕，伯颜献上大量的财帛，乃颜脸上微露喜色。

“伯颜丞相不在别什八里驻防，突然来东北巡视，不知所为何事？”乃颜开门见山地问。

“当今圣上命我抚军，我这也算偷得浮生几日闲吧，一来散散心，二来借机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乃颜王爷。”伯颜从容回答，看不出一丝张皇。

“是吗？说真的，本王也很想念伯颜元帅。伯颜元帅堪称我大元朝的擎天柱啊。当年灭宋之役，伯颜元帅深谋善断，将二十万众如将一人，诸帅皆仰之若神明。本王至今还记得伯颜元帅于南征道上所作那首诗，叫什么来着？对了，《鞭》：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锋刃，百万雄师属指挥。寥寥数句，却将伯颜元帅军权在握、踌躇满志的豪迈气概跃然纸上，当真令本王钦敬不已。”

“王爷过奖了。”伯颜放下茶杯，微微叹口气，“原以为宋既平，我共天下百姓都可尽享太平，岂料东北草原烽烟又起。”

乃颜心中一紧，强作镇静：“伯颜元帅此言何意？”

“王爷难道不知，东蒙古弘吉剌部贵族吉儿瓦台起兵扰边，我奉旨北上，与叛军会于鄂尔浑河……”

“元帅原来是指这事。”乃颜不易觉察地松了口气，“我接到过战报。当时，伯颜元帅命令部下故意懈怠以麻痹叛军，同时调精锐部队袭击叛军侧后，令使首尾不能相顾，一战而胜之。此等战术，看似无有出奇，实则用拙变巧。”

“王爷切莫再夸为臣，为臣愧不敢当。”

乃颜笑望着伯颜：“伯颜元帅，本王一向敬重你的才智，怎么样，留在本王府中如何？本王别的不敢说，至少能保你有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胜似东征西伐，餐风饮露。”

伯颜淡然一笑：“唉，没办法，为臣恐怕天生就是这个命。真让我闲下来，我还没法习惯。这些年，从伊利汗国到大都，从江南到西北，这会儿又身在王爷府上，虽说辛苦些，却也活得踏实。”

几名身着高丽服饰的侍女奉上果品，其中一名侍女低眉施礼：“王爷，筵席已备妥，王爷和贵客何时入席？”

“伯颜元帅，本王特意为你接风洗尘。请！”

“多谢王爷。请！”

筵席之上不乏歌舞音乐。伯颜数以言语试探，乃颜皆支吾其词。伯颜想起乃颜那句“留在本王府中如何”，料知乃颜已起将他拘禁之念，却仍然不动声色，谈笑风生。

酒过三巡，伯颜推杯起身：“王爷，我暂离席片刻，方便方便。待一会儿回来，我与王爷一醉方休如何？”

乃颜不疑有他，端起一碗酒递给伯颜：“陪本王喝了这碗酒再去不迟。伯颜元帅海量，本王就愿意和你这样的人喝酒。”

伯颜更不推辞，接过银碗，一饮而尽。

“好！”乃颜高声叫好，也亮了碗底。

出得门来，伯颜当机立断，脱身而去。因伯颜来前已打点好了乃颜的所有重要将领，所以守营兵士一律放行。

只是到了军营栅门处，才有一名千户长拦住问道：“伯颜元帅何故退席？”

“酒喝多了，出去遛遛马。”

“骑我的马吧。我这匹马可是真正的‘草上飞’。”千户长接受过伯颜家仆赠送的一袭战袍和几锭银两，对伯颜十分殷勤。

伯颜并不推辞，腾身上马，那马长嘶一声，跃跃欲奔。伯颜坐稳马鞍鞒，喜悦地赞道：“果然胜如天驹！多谢借用。”

话音未落，胯下宝马已腾开四蹄。侧后，一匹鞍辔齐备的骏马紧紧相随。

往东疾驶一段路程之后，伯颜勒马回视，不见王府营帐，遂掉转马头，一直向南，绝尘而去……

肆

伯颜还报乃颜异动， 忽必烈为防止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联兵南下，特命北平王那木罕所部从杭爱岭、哈剌和林驻地东行，在土拉河一线布防，俟机挫败乃颜叛军西掩之势。

乃颜试图由东向西打通岭北，占领“国家根本之地”。但在叛乱之初，其战略意图和进攻方向就为朝廷所掌握，因此，等待乃颜的命运可想而知。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五月初九，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忽必烈皇帝亲乘象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进大兴安岭。

大军出上都宫城御天门，伯颜、玉昔帖木儿、安童齐集象辇之中。忽必烈对三人说：“据朕分析，乃颜西攻受阻，必将掉头东归。从即日起，成立征讨都元帅府，朕自任都元帅，伯颜副之，以协调中央部队和岭北部队的军、政令之统一。”

又对伯颜说：“爱卿此去哈剌和林，可全权调动、配置中央军队。”

“陛下恩信，臣莫敢辞！臣请以玉昔帖木儿为前军主帅，统蒙古军两万分道行进。得手之后，乘胜强渡哈拉哈河，夺取乃颜的阵地。”

“准！”

玉昔帖木儿喜出望外，得意地瞟了安童一眼。安童心中好笑，却故意做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乃颜是一个受洗过的景教教徒，叛军的所有旗帜上都绣有一个十字架作为标志。在西北诸王反叛之初，乃颜原本是站在忽必烈一边的。然而，乃颜毕竟是一位旧有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的人，他喜欢恣行攘夺和榨取无厌。因此，对于忽必烈采行汉法，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制度、法令，他不但视为束缚，而且深为反感。

只是，骄横的乃颜做梦也没想到年事已高且患有严重风疾的忽必烈皇帝会以如此快的速度集结起数万大军，向他的营地发起进攻。

六月三日，忽必烈大军突进到撒儿都鲁之地（今呼伦湖东南沙尔土冷呼都克），乃颜所部六万骑兵逼象舆而阵。随后，叛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元军部队。

当时正值大兴安岭久雨季节，元军远道奔袭，兵马俱疲，加之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且军中乏食，因此，两军会战，各有胜负。忽必烈临危不惧，依然乘象辇临阵。因叛军强弩劲射，忽必烈命全军固营自守，不复出战，以此疑惑叛军。

入夜，大雨稍停。玉昔帖木儿身先士卒，率领壮士三百持火炮刀剑，潜入酒酣入睡的乃颜军营。一时炮声大作，刀剑格斗之音铿锵震耳。原本就心存疑惧的叛军听到炮声和喊杀声，大为惊恐。突然，狂风骤起，夜黑星移，各营寨纷纷火起，叛军自相砍杀，全军尽溃。玉昔帖木儿军乘胜追杀，拂晓时分与击败了叛王哈丹秃鲁干的安童会合，两家兵合一处，包围了乃颜的军帐。

乃颜正与宠妾共寝，忽闻炮声大作，慌忙披挂上阵督战。火光中，只见忽必烈亲率怯薛军、汉军于一土山上以汉法排兵布阵。忽必烈汗端坐大木楼，由四象拉之，楼上竖立日月皇旗，其高各处可见。其众皆合三万人成列，各骑兵之后多有一人执矛相随，步兵全队皆如是阵。

鼓吹之时，两军战争乃起。双方部众各执弓弩、骨朵、刀矛、火炮而战。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刹那间，双方骑卒坠马而死者甚众，尸陈遍野。会战自寅时至午时，叛军大败，乃颜狼狈逃向大兴安岭西侧哈尔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有鹰山。该山位于联结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交通枢纽。

玉昔帖木儿奉旨率领蒙古军主力循踪追击。两军于有鹰山对阵，玉昔帖木儿突骑先登，陷阵力战，叛军溃散。乃颜手刃爱妾仓皇出逃，至失列门林之地为元军骑卒追擒。忽必烈下旨：按蒙古大札撒处死，尸弃老哈河。

所谓按蒙古大札撒处死，是指一种“不出血”的死法。受刑者被捆绑后裹进毡毯，然后被力士们反复拖曳抛甩，受簸震而毙命。处死乃颜后，玉昔帖木儿领军折回哈尔哈河，扫荡呼伦贝尔草原。得胜后，元军东逾大兴安岭北端蒙可山，追击乃颜残部至嫩江。

在忽必烈擒杀乃颜逾大兴安岭缓缓东行经由辽东班师之际，镇胁漠北的征讨副元帅伯颜正日夜兼程率军东进，复转渡辽水，进趋懿州，彻底削平乃颜余党。至此，燃烧一月有余的叛乱之火被悉数扑灭，宗王乃颜叛乱遂告平定。

伍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伊利汗国伯岳吾氏卜鲁罕王妃病逝。阿鲁浑汗遣使赴大都请婚，要求皇帝赐伯岳吾部美女为王妃。忽必烈下旨从伯岳吾氏贵族中遴选出冰肌玉骨、婀娜妩媚的妙龄少女阔阔真（与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同名）下嫁伊利汗。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奉旨护送。

初春的泉州，百草权舆，椰林婆娑。娇艳的鲜花，引来群蝶飞舞。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但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元朝使臣、伊利汗国使者马可·波罗与父叔三人皆锦袍玉带，向岸上送行的各国使节频频挥手，依依惜别。十余艘巨舰缓缓离开泉州码头，鼓满风帆，驰向南海，然后掉头向西，穿过阿拉伯海，驰入波斯湾。元朝送亲船队从泉州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两年零两个月，经过苏门答腊、印度抵达波斯湾口的忽里模子（忽鲁木兹），抵达阿兰草原。

其间阿鲁浑汗突然病逝，汗弟海合都即位。至元三十年暮春时节，海合都汗举行大典，正式迎娶年方十九岁的美女阔阔真为妃。

马可·波罗与父亲、叔叔辞别伊利汗君臣，拟乘船经君士坦丁堡由海路返回阔别了二十二年的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自来中国后，以年轻聪颖、卓尔不群，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留在朝廷为官。他以元廷随员的身份遍游汉地城市，如汗八里（大都）、开平（上都）、京兆（西安）、成都、云南、济南、扬州、镇江、杭州、福州、泉州等，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他旅居元朝二十年，为官十七载，亲身经历了乃颜之乱、阿合马被刺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见闻后来被收录于《马可·波罗游记》中，引起了无数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

鲜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霞光万道，将天空染成赤红一片。

跸辞之际，海合都汗，王妃阔阔真、孛罗、不花、文武百官以及波罗父子兄弟，跪伏于芳草萋萋的阿兰草原，虔诚地向东方，向“人类元祖阿聃以业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之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马可·波罗语）遥拜，再遥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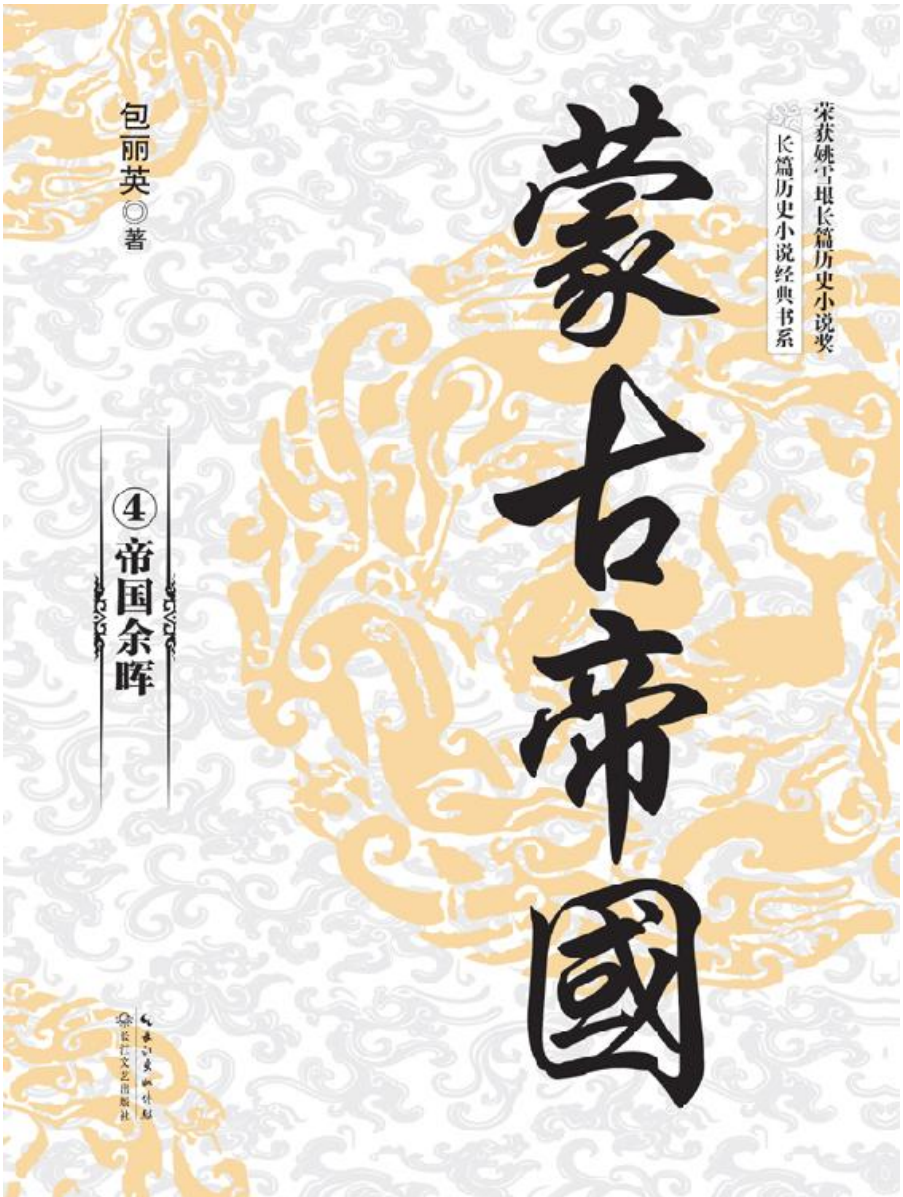
天阔地长，万籁俱寂。一个声音蓦然响起在马可·波罗耳边：回来吧，我的孩子！

飞舞的红霞定格在马可碧蓝色的双眸中，这双眼睛渐渐蒙上了一团薄雾。他的嘴唇翕动着。

清风中，马可·波罗在用全部身心祈愿：

我一定会回来的！

等着我，我的君父！我的中国！



- 引子 刺迪夫之死
- 第一章 传说中的绿林好汉
- 第二章 人生第一场豪赌

- 第三章 东 山 再 起
- 第四章 成就霸业第一步
- 第五章 金星塞西娅
- 第六章 止 战 之 殇
- 第七章 征服，再征服
- 第八章 帝国的巅峰
- 第九章 魂 之 挽 歌
- 第十章 咎 由 自 取
- 第十一章 最后的统一
- 尾声 燃放在帝国星空的最后一束烟花

引子 刺迪夫之死

兀鲁伯不会原谅他的儿子的——我知道。

即使看到刺迪夫眼神中流露出濒死的恐惧，还有比恐惧更冰冷更刻骨铭心的绝望，他也不会为之所动。

为什么要怀有恻隐之心呢？当刺迪夫指使阿巴斯毒死兀鲁伯时，这个该死的畜生是否想过他在做什么？是否想过兀鲁伯可是他的亲生父亲？

没错，刺迪夫就是个该死的畜生。现在，这个畜生被我钉在了石洞里一个旋转的木轮上。

四十一年前，我曾经独自赶着辆勒勒车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在不久之后会被我经常地提起，但此时，我宁愿不要这么快就将她的名字与其他人分享，因为，她的名字对我而言太过珍贵了，她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太过珍贵了。当然，在我希望继续珍藏她的名字时，为了使我的

叙述听起来比较方便，权且让我只称她为公主吧——的遗体送往她生前选定的墓地。

勒勒车是故国和草原留给公主的永恒向往。她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她死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乘着勒勒车，归于大地，与大地融为一体。她相信，勒勒车会把她的灵魂带回故国，带回草原。所以，我亲自为她建造了一辆无与伦比的勒勒车，整个车体都使用了土耳其伊尼波鲁城最坚韧的木材，当地人相信，这种木材千年不朽。它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不必说美轮美奂的车饰，光是制作两个巨大的雕刻着花纹的车轮，我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车轮放在地上，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后来，我把安放过公主遗体的勒勒车送到一个隐秘的所在，也许那时，我在冥冥中就有一种预感，这辆勒勒车，我还会用到，但我不知道，会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恨。

我看着临时从勒勒车上拆卸下来的木轮带动着刺迪夫的身体旋转了半个时辰，由慢到快，又由快到慢，循环往复。当我开始感到厌倦的时候，我让人把车轮停了下来。我用千年不朽的铁木制作的车轮，在刺迪夫身体的压力下发出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当车轮终于停下来时，刺迪夫眼神涣散，呕吐不止。

我看着他。

很好。这个没有人性的孽障，在他死之前，绝不可以带走长生天赐予人类的一切，他不配。

何况，我不允许。

我走出山洞。当我重新回到山洞时，仆人们已经将刺迪夫面前的秽物清理干净，冷暖适宜的山洞里又变得洁净并且馨香如初。

呕吐过后，刺迪夫稍稍清醒了一些。我看到他抬起头，迷茫地环顾山洞，最后将目光落在山洞左侧正中的香案上。

香案高约四尺，上面覆盖着花纹华美的纯白色真丝帷幔，帷幔下垂的丝绦结满了红色、蓝色、绿色的宝石，四角则缀以湖蓝色的天鹅绒。丝绸和天鹅绒，皆从遥远的中国运来。香案上方的石壁上，供奉着用畏兀儿蒙古语书写的“长生天”一词，当年，公主将它写好后，我先依样雕刻，再经熔金浇铸，继辅药液固着，如此，金字永不剥离，即使岁月无情依旧华光灼灼。

公主活着时，我不止一次问过她为什么选择供奉长生天。对于我的问题，她始终避而不答。直到临终弥留的一刻，她才告诉我，她无法像其他蒙古人那样供奉成吉思汗，因为她的父皇做了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他的荒淫无道最终毁掉了成吉思汗辛苦创建的基业。

金字的下面，香案正中的位置上，放着一座我用产自和阗地区的两块极品羊脂玉雕琢而成的香炉，香炉整体形如幼象，长鼻翘起，眼神天真。每天辰时，仆人们都会将一块香饼放入香炉中点燃，盖上雕花玉盖，淡极而蓝的烟雾便由象眼、象耳和象鼻中冉冉升腾，在山洞中缭绕弥漫。

香炉的制作者虽然是我，香饼的发明者却是阿亚。那时阿亚刚刚与她的丈夫成亲，她让丈夫设法替她弄到了一种从印度进贡的香料，再加上七种野花的花粉、磨得极细的沉香木木屑、地层深处的黏土，以蜂蜜、松节油搅拌使其混合均匀，然后置于金模具中反复挤压，一至两月透干即成。

阿亚使用的金模具颇值一提。模具底部与四边的花纹自然已是精妙到不可描摹，然而最独特的还是模具上面排列着酒杯大小的模格，横五竖六，共三十格，每一格形状各异，或如一朵梅花，或如一片树叶，或如一只小鸟，或如一尾金鱼……模具两边各有一处机关按钮，双手手指同时按动，杯底缓缓升起，便将香饼完整推出。香饼制成之时，所见之人无不赞叹它的巧夺天工。不仅如此，阿亚制作的香饼质地尤其细密，气味格外芬芳，虽小小一块也能燃用一个时辰，因此帖木儿王驻守撒马尔罕后，这种被命名为“阿亚”的香饼风靡宫廷，直至沙哈鲁、兀鲁伯两朝。

刺迪夫大概真的弄不清楚他身在何处，当他转动着眼珠，突然看到我时，嘴张成了鸽子蛋的形状。

“你……”他嗫嚅着，全无半年前弑父登基时的威风。

我依然默默地看着他。我的目光并不冰冷，冰冷的是我的心。

我宁静的神态或许给了刺迪夫些许勇气，让他觉得一切也许只是一个玩笑，他哑着嗓子，终于问出一句：“你是谁？”

我微笑。

也难怪，在刺迪夫的眼里，一个年届古稀的老妪恐怕无异于在崇山峻岭间游走的树精石怪。

“你……你到底是谁？”同样的问话似乎没有必要回答。怀着他自己也不能完全清楚的心情，刺迪夫向上看看，又向下看看。他蓦然发现，他的双手和双脚都尽力张开着，被我用黑色的细绳均匀地固定在车轮的四个方向上。他的全身从里到外被我换上了黑色的衣服，一朵穿过黑色缎带上的黑色绢花如同开在他的头顶上，缎带在他的下巴颏儿结了一个优雅的黑色蝴蝶结。经过这样一番打扮，他看起来就完全像一只攀附在米色车轮上的巨大蜘蛛了。

这是我给他的礼遇，我讨厌蜘蛛，他将像蜘蛛一样死去。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他一迭声地问。

他能不能问点别的！我担心我会忍不住跳起来，像捻死我讨厌的蜘蛛一样立刻把他捻死。

我的耐心无法经受岁月无情的磨损，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那个曾经有着花样年华和似水柔情的女孩，一天一天，一去不复返。

在这一点上我恰好与阿亚相反。

年轻时的阿亚性情如同烈火一般。据说，在她成亲之后，有一次她骑上马，举着马鞭竟一路将她的丈夫追到了帖木儿王的军营。正当她的丈夫四处躲藏走投无路间，被巡营的帖木儿王看见，这样不可思议的情形令帖木儿王震怒不已，他决心要惩罚这个乖张暴戾的女人。他让阿亚自己选，要么打败他——伟大的帖木儿王，要么认输，跪在地上向她的丈夫求情道歉，发誓从此恭顺丈夫，永不再犯。

阿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所有在场的人都看见，她在马上舞动着马鞭，像一只发怒的雌老虎一样扑向帖木儿王。她奋不顾身地与帖木儿王足足纠缠了两个时辰，直到最后，暗紫色的血从她的嘴角流出，她依然不肯言输。

她的丈夫担心再打下去阿亚会有生命危险，跪在地上向帖木儿王苦苦求情。帖木儿王面对此情此景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只能叫阿亚住手，说他要跟阿亚商谈条件。他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就是让阿亚答应，她一个月最多只能拿马鞭吓唬她的丈夫一次，打不打由她自己斟酌，但她绝对不可以再把她的丈夫追到军营。阿亚考虑了一下，不情愿地同意了。她的丈夫便一手牵着马，一手拉着她，快乐地回了家。

然而，当阿亚垂垂老矣时她却变成了一个十分和善的老妇人。

遗憾的是，刺迪夫遇到的老妇人是我，不是阿亚。

我从来没想过要原谅刺迪夫。半年前，我已经开始筹划今天的这一幕，我要刺迪夫死，用死来清偿他欠下他父亲的血债。

刺迪夫与我四目相对。难道恐惧也不足以让他认出我来？

大约三年前，太子兀鲁伯奉父命镇守撒马尔罕。按照惯例，每逢太子生日大典我都会亲自制作一些别致的礼物进宫贺寿。那年，我用五十颗红宝石、五十颗珍珠以金银双丝相结，做成了一个精美且昂贵的风铃，庆祝兀鲁伯的五十岁寿辰。刺迪夫向父王献上的是他亲手捕杀的两只老虎的虎皮，兀鲁伯嘉许儿子的勇猛，慷慨地将举世无双的风铃转赐与他。那时和那以前，他都是见过我的。

我用手指将遮盖着额头的一绺头发卷起。我的头发一半灰白了，一半还是黑色的，黑白色的发丝间杂，在黯淡的灯火下给人一种灰蓝色的感觉，灰蓝色的头发映衬着我的眼睛，呈现出摄人心魄的金属色泽。

当我卷起头发时，我的眉间赫然露出一颗金星。

“是你？”我听到刺迪夫的声音含糊得如同被卷在了舌头里。

他终于想起我是谁了。

“是我。”

我微笑，我的微笑犹如少女，却只会让刺迪夫恐惧。

“这是哪里？你要做什么？”

我的家族一向有长寿的血统，而我，恐怕会更长寿。你若不信，可以看看我的脸，我的肤色有点发黄，可还算光滑，上面没有太多纵横交错的皱纹，这使我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当我高兴得满面红光的时候，仆人们就跟我逗乐，他们说，他们正在商议如何早点把我这个脾气坏透了的老姑娘嫁出去。

刺迪夫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你，你还没死？”

刺迪夫从来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不过，我不会因为这个憎恨他。

刺迪夫喊了起来：“塞西娅，你这老妖婆，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快把我放下来，让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个屠夫竟敢说圣女泉边的塞西娅洞是个鬼地方！站在我左侧身后的巴巴顿时将他的一副眉骨锁了起来。我不用看也知道。巴巴从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起就开始跟着我，他对我的忠心天地可鉴。

“塞西娅，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敢绑架国王！你知道我会对付你的！好吧，好吧，我以国王的名义向你保证，念在你一直替王室效力的分儿上，只要你现在立刻放了我，我答应饶你不死。”

他的鬼话我怎么可能相信？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的话本来就很少，我的舌头远没有我的手指那么灵巧，因此许多时候我宁可用手指做也不愿用舌头说。公主告诉我，一个人学会欣赏远比学会表达更需要智慧。

我按照当年公主对我的教诲尽情欣赏着刺迪夫的色厉内荏。

接着，刺迪夫变得目瞪口呆了。

他盯着巴巴看。巴巴静静地推上了一辆经过改制的战车。战车的正中，是用粉色的荷花台固定的一副刑具，巴巴管它叫“死亡天地”。它的高度

与位置，恰好与绑在车轮上的刺迪夫的左胸口对齐。

“死亡天地”是我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专门为刺迪夫量身定做的，它的别致与精美世人无法想象。如果只看外观，人们会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而不会把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它圆形的外框是用纯金打制的，金质的边框上刻着条状的花纹，细看仿佛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外框里面，镶嵌着一个印章大小并刻着花纹的正方形银板，代表着阳光照耀下的大地。银板上均匀地镶嵌着三个水晶圆环，两个在上，一个在下，圆环是空心的，整个银板后面与伸缩自由的弹簧相连。

死亡的秘密，就藏在圆环与弹簧之中。

应该说，“死亡天地”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帖木儿王的图徽。帖木儿王的图徽是一个正方形里面有三个圆，代表他统治世界四分之三的地区。如果刺迪夫的身上不曾拥有帖木儿王的血脉，我绝不会费心用这么一件昂贵的刑具来送他上路。

刑具前，摆放着三块一尺左右高的玉碑，正中的玉碑稍高一些，每块玉碑上都有一段用突厥文刻成的铭文。

正中一块玉碑的铭文上写着：

兀鲁伯——知识与智慧的海洋，

尘世生活与宗教信仰的支柱，

喝下阿巴斯手中的殉教蜜酒，

他的死因是：“阿巴斯所杀。”

左边玉碑的铭文上写着：

弑父与君权并不相宜，

他即使做了国王，也不会超过六个月。

右边玉碑的铭文上写着：

刺迪夫曾像古波斯王那样扬名显赫，

但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他被人射死，

他的死因是：“巴巴所杀。”

刺迪夫瞪大了眼睛。

阿巴斯是刺迪夫的亲信，他帮助刺迪夫毒死了自己的君主。阿巴斯比刺迪夫更早地死去，现在该轮到刺迪夫自己了。

“塞西娅，你……”

在兀鲁伯的儿子当中，刺迪夫的口才从来数一数二，可一旦面对死亡，他的口才再好也帮不上他任何忙。

不知即将死去的刺迪夫是不是后悔他轻易听信了那个妖冶女孩的诱惑，选择在礼拜五出来游玩？他肯定不知道，我给了女孩一对我亲自制作的手镯，得到我亲手制作的饰品，在帝国，这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女孩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我的帮凶。

不论他明白与否，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懒得再跟他浪费口舌，扭过头去，向巴巴挥挥手。

刺迪夫大叫：“塞西娅，你要干什么？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外甥。”

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小妹妹曾经嫁给兀鲁伯，她是兀鲁伯的第一个妻子，可她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就死了。为了纪念她，兀鲁伯为他的小女儿，也就是刺迪夫的胞妹起了我妹妹的名字。

巴巴娴熟地用摇臂摇开了弹簧，在测好的位置固定下来，然后按下机关左边的按钮，这时，藏在圆环之后的三支闪闪发亮如同钉子一样的物件飞向刺迪夫的胸口，准确地钉入刺迪夫左胸口的衣服和他的肌肤中。很疼痛而已，钉子的深度当然远不足以让刺迪夫毙命。

这可不是普通的钉子，它的钉头尖锐，里面却是空心的，后面还有三根细长的管线与圆环相连。这样的钉子和管线的作用很快就能显现出来。

刺迪夫瞪视着他胸前的钉子，竟然忘了叫疼。他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像是要被吓哭了，最终却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比哭声还难听。

“塞西娅，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你玩够了吗？我求你了，快把我放下来吧，我不会计较你的。你这老妖……”

刺迪夫的话被卡在了嗓子眼里，没有说下去。因为他看到巴巴按下了右边的按钮，然后，带着三个水晶圆环的正方形银板从纯金的外框中脱出，带着啸声向他飞来。银板飞到他的左胸前，将钉子深深地拍入他的心脏。

他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钉子和管线变成了吸管，将他心脏里面的血慢慢地吸注到空心的水晶圆环中，三个圆环从透明变成了凄艳的红色。

刺迪夫用他的血，为帖木儿帝国做了最后一枚图徽。

我成功了。

刺迪夫失踪后的第二天凌晨，人们在撒马尔罕城外的草地上发现了他胸前钉着帝国图徽的尸体。

弑父的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没有人为他难过，人们把他的死当成天意。

但是我很清楚，这不是结束，而是帖木儿帝国江河日下的开端……

第一章 传说中的绿林好汉

壹

毫无疑问，我不惮辛苦给九岁的巴布尔（帖木儿六世孙，莫卧儿帝国的创立者）讲述的，将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无论起始多么辉煌，当帝国之光渐渐暗淡乃至最终必定消失之时，我正坐在圣女泉边的银果树下，回忆着巴布尔的先人们如何重新统一了东西察合台汗国，如何将伊利汗国与金帐汗国的部分——或者说，将中亚、西亚以及小亚细亚的广袤领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纳入帝国版图。那些遥远的记忆清晰如昨，只是在我的灵魂深处，犹如星座般永恒闪耀的光芒始终属于帖木儿、属于沙哈鲁，当然，也属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情，那刻骨铭心的爱情曾像雪莲花一样忧伤绽放。

除此之外，为了使我的叙述听起来更富有条理性，我对巴布尔说，在我亲自参与到这个漫长的故事当中之前，我将选择另一个故事的参与者，阿亚，作为年轻的帖木儿艰苦创业的见证。因此，如我所言，下面的故事将从阿亚开始讲起……

阿亚是察合台人。

当年，成吉思汗立国之后，驰骋欧亚，经二十二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汗国。临终之时，他将汗国分封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并将麾下的军队也分封给他们。其中，长子术赤得九千户，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各得四千户，幼子拖雷得到的则是遗产的大部分：十万一千户。在察合台分得的四千户里，第一千户长是巴鲁剌思部的亦连吉，他的父亲是成吉思汗的堂弟。第二千户长是弘吉剌部的术哥。弘吉剌部向以盛产美女闻名于草原各部，蒙古宫廷中的许多后妃都出自这个部落。

亦连吉是帖木儿的曾祖父，术哥是阿亚的曾祖父。

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继立为第二代大汗不久，察合台将首都从七河流域迁至河中地区。他带到中亚的四千户以及他们的后代被统称为察合台人，这些人拥有一定的特权，可以在任何平展开阔的地界迁徙、放牧，可以不向朝廷纳税。另外，还有一件荣耀的事，只有察合台人才有资格充当汗宫的亲军侍卫。

这种荣耀即使在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之后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应该说，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是察合台汗国中最有威严的一任大汗，他活着时，汗国人心思定，富足昌盛，可是当他去世后，他那些野心勃勃的儿孙们便开始争权夺利，这种持续不断的内讧最终造成了汗国的分裂，使汗国内部逐渐形成两大旗鼓相当的割据阵营。其中，统治

河中地区的察合台汗国在习惯上被人称作西察合台汗国，如今的大汗名叫色拉兹。与之相对，统治伊犁地区的察合台汗国被称作东察合台汗国，在位的图格鲁汗正当壮年，很有权谋。

阿亚和她的家人是去年春天才从铁门村迁到碣石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郊外的。阿亚的父亲筛海一直在朝中做官，家里有毡房有牧场，但光凭这样还不足以养活全家人。为了让一大家子几十号人吃穿无忧，他除了让家人放牧之外，还在居所附近种了一大片果树。果树的种类不少，诸如苹果树、葡萄树、梨树、桃树之类，什么好活就种什么，种好后，所有的果树都用木桩围起来，成了一个果园。阿亚每天的任务就是看守果园，防止果实尚未熟透之前被附近调皮的孩子偷采或糟蹋。

阿亚自己养了一只体格硕大的牧羊犬，她给牧羊犬起名“托列”（蒙古语，兔子之意）。托列是只母犬，今年只有两岁，它的任务是陪阿亚玩耍和看护果园，阿亚把它当成自己的妹妹，凡是她吃的，托列都吃。

托列的性情很温驯，但只要阿亚一声令下，它就会勇敢地冲上去，将阿亚想要吓唬的那个人扑倒在地，然后用嘴准确地噙住此人的脖颈，做出要咬的架势。每当这时候，受到托列威胁的人多半会吓得脸色发白，转而向阿亚求饶。阿亚心里得意，面上却会装作不乐意的样子考虑一会儿，才挥手让托列将地上的人放开。久而久之，附近的人都知道了托列的厉害，再没有人敢故意到阿亚的果园捣乱。

与一般十五六岁的少女相比，阿亚的个头够高的了，几乎快要赶上一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而且，她胳膊长，腿也长，身材一点都不曼妙，怎么看都属于那种既粗壮又结实的类型。一张圆圆的脸盘，一双大大的眼睛，眉毛有点稀疏，嘴巴也有点大，因此不会有人把她归到美人的行列。但她的皮肤很好，粉嫩粉嫩的，牙齿也很好，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齿会在阳光下闪着珍珠般的光泽。

在弘吉剌部，喜欢阿亚的小伙子很多，说起来不可思议，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她暴烈的脾气迷住。

阿亚生活得很安适，直到有一天，在果子成熟的季节，一群不速之客闯进了她的果园。

这群不速之客只有五个人，五个人都很年轻。他们偶然进入到她的果园里，看到果子都熟了，准备摘几颗来吃。他们四下观察着，还问有人吗？阿亚一声不吭，他们也就没有看见正坐在他们头顶树上的阿亚，以及在树洞里安然睡觉的托列。

其中一个年轻人自言自语：“怎么没人呢？”边说边从树上摘了一个熟透的苹果，在衣袖上擦了擦，递给他身边另一个小伙子。

其他三个人都各自找了个地方，坐在树下纳凉。他们喊摘果子的年轻

人：“沙奈，拣熟透的果子给我们各样摘些过来。”

“好嘞。”叫沙奈的年轻人痛快地答应着，显然他早就习惯了被别人支使。

阿亚盯着沙奈看。沙奈很勤奋地开始摘果子，所有摘下的果子都被他兜在衣襟里。摘着摘着，他在一个稍高的树枝上看到了一个“果王”。

“瞧瞧，这是什么？”他惊讶地喊了起来。

对于他的发现，没有一个人肯赏光过来看上一眼，大家一致的表现是，懒洋洋地问他一句：“什么？”

“好大个的苹果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咦，上面还有字！”

大家仍然懒洋洋地问：“什么字？”

沙奈看了半天，回道：“不认识。”

大家一起“嗨”了一声。

“你们谁过来认认？”沙奈问。

谁也不过来。其实，苹果上印着一个波斯文的“王”字，沙奈说它是“果王”名副其实，阿亚准备把它送给自己的父亲。

她看到沙奈向“果王”伸出了手，便用脚踹了树干一下，托列听到她的命令，犹如离弦之箭从树洞里蹿出，转眼将沙奈扑倒在地。

沙奈兜在衣襟里的水果滚了一地，所有的人都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呆了。

托列用自己的牙齿轻轻咬住了沙奈的脖颈，沙奈的眼睛正对着托列，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来了，脸色煞白。

还是第一个吃苹果的小伙子最先反应过来，抽出腰刀对准托列，刀锋在斑驳的阳光下划出一道闪亮的弧线。

“别动！”阿亚喝道。

刀在离托列头顶不远的地方停住了。众人循声望去，阿亚从树上跳了下来，手里举着弓箭，对准了小伙子的后心。

“你是谁？”小伙子睨视着阿亚，简慢地问。

“主人。”

“什么？”

“我说我是果园的主人。”

“劳驾你不要省略。”

“劳驾你们不要偷果子偷个没完。”

“我可以赔给你银币。”

“算了，只要你们不摘果王，我送给你们一些果子吃倒也无妨。”

“既然如此，你放了沙奈吧。”

“你说地上的那个人？”

“对。”

“你先收起刀，我就让托列放了他。”

“好。”

与阿亚对话的小伙子真的将腰刀收好，阿亚喊了一声：“托列，过来。”话音刚落，托列松开了沙奈的脖子，摇着尾巴跑回到阿亚身边。

沙奈好不容易从地上爬了起来，脸上的青白色还没有褪尽。

阿亚上下打量着她面前的小伙子。小伙子像她自己一样，长着长长的胳膊，长长的腿，当然，他的个头要比她高出半个头。另外，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脑袋很大，浓黑的剑眉下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大大的鼻头，大大的嘴，锐利的目光像是能穿透别人的五脏六腑。他戴着蒙古皮帽，耳垂上扎着耳朵眼，一副银耳环像两个抛出的套马圈，在他的颈部晃来晃去。

不用说，这身打扮已经告诉阿亚小伙子是察合台人。

“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当然能。我叫帖木儿。”

“真的吗？”阿亚叫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帖木儿还没说话，刚从犬口下捡回一条命、余悸未消的沙奈抢着回答，阿亚早记住了他的名字。

阿亚瞟了沙奈一眼。这一眼让沙奈的鼻尖呈现出红色，接着，脸也变红了。

与帖木儿的英武不同，沙奈的模样长得很清秀。沙奈身材中等，体型匀

称，脸部的线条十分柔和，鼻翼、耳轮、唇线甚至称得上纤巧，而且，他像个女孩子似的很容易脸红。当他脸红的时候，他的眼底会随之呈现出淡淡的粉色，看着让人觉得他一定是投错了胎，否则，这世上就会多出一个美丽的姑娘。帖木儿和沙奈似乎代表着两种类型的男人，不过，他们哪一个都不让阿亚讨厌。

“我听说过你，你就是那个土匪头子。”阿亚对帖木儿说。

帖木儿露齿一笑，没有一点羞愧的感觉，相反颇为自得。

帖木儿的父亲虽然是巴鲁剌思部有名的贵族，但他的行事却与一般贵族不同，他喜欢用一种痛快的方式聚敛财富，于是去做了强盗。他纠集一帮人，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后来，他娶妻生子，便在碣石城定居下来。

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日渐迷恋上酒色与逸乐，这使他丢掉了打家劫舍的老本行，当然也使他没过很多年就丢掉了性命。他生前虽然给儿子挣下了足够的家业，可也挣下了不少仇人，因此，当他英年早逝之后，他的儿子只好离开家，步他的后尘，去做了一名绿林好汉。

与父亲的强盗生涯相比，帖木儿的确算得上绿林好汉。父亲对手下、对族人都没有帖木儿那么慷慨，他一生从未像帖木儿那样，每劫得一笔财物，无论多少，都会在伙伴间平分，每劫得许多牛羊，总会大宴族人，之后将剩下的肉分给一些家境穷困的亲友。天性的豪爽和公正，使得帖木儿在十三岁刚做绿林好汉时身边只有四名伙伴相随，短短的一年后发展到五百余人，足以让他称霸一方。

十六岁时，帖木儿带着他的人回到碣石城。因为他听说，他的亲叔叔哈吉已经被族人们推举做了碣石的总督，他想到他叔叔的手下效力。不料也随哥哥做过几年强盗的哈吉并不觉得帖木儿“子承父业”是他和哥哥的荣耀，相反，这件往事和帖木儿的所作所为都让他颜面无光。为捍卫他清白的声誉，他毫不犹豫地收下了帖木儿孝敬给他的金银珠宝，然后把帖木儿派来送礼物的使者沙奈撵出了碣石城。

帖木儿不动声色。

他将队伍重新拉回到铁门村一带，让他的人马遍布铁门周围各个关隘，专门打劫官府物资，或者以提供保护为名，强行向经过铁门的商队抽取税花。

帖木儿胆大妄为的行径不断传到汗廷，朝中显贵、成吉思汗的后裔哈兹罕接到的内容大同小异的奏报不下百份。与此同时，各处官府对帖木儿实施的围剿却屡屡失利。消息传开，朝中议论纷纷，哈兹罕不免恼羞成怒。当年哈兹罕因废黜海山汗立忽里汗而掌握了汗廷实权，如今，新立的国君色拉兹汗胆怯昏聩，大权更加旁落在哈兹罕手中，朝中事务无论大小，一切皆凭哈兹罕做主。

哈兹罕不能允许帖木儿挑战他的威严，责令碣石城总督哈吉派兵清剿。哈吉未尝不想除掉帖木儿这个心腹大患，可是不管他怎么精心筹划，最后的结果却总因为有人提前向帖木儿通风报信而一无所获。

转眼，帖木儿长成了二十岁的青年，像阿亚看到的那样，魁梧的身材，大大的脑袋，深邃的目光仿佛能穿透一切。

早在见到帖木儿之前，阿亚就不止一次从父亲、族人以及临时在察合台人的营地歇脚的商旅过客口中听到过这个传奇般的名字，而且，人们每逢提到他，无论赞誉还是咒骂，都免不了将他的行为大大渲染一番。这种口耳相传的作用竟然如此巨大，使一个年轻人几乎变成了一个状如神魔的侠盗，而这样的侠盗，恰恰最能令像阿亚一样耽于幻想的察合台少女倾心。

然而，被阿亚称作土匪，沙奈却多少有些不甘心，他问阿亚："你也跟那些官府的人一样，认为我们都是些打家劫舍的土匪吗？"

阿亚大大咧咧地回道："你们本来就是土匪嘛。不过，你们是土匪中的绿林好汉，专门劫富济贫，你们的故事都传遍了，大家听着可过瘾呢。"

沙奈这才高兴起来："你真这么想？"

"那还有假。对了，我要去摘果子给你们吃，谁帮帮我？顺便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阿亚。"

"我帮你吧，阿亚。"沙奈自告奋勇。

帖木儿好笑地瞟了沙奈一眼，沙奈的一张脸又涨得通红。

阿亚取了两个大筐来，让沙奈跟着她，专选又大又甜的果子摘。她要让帖木儿和他的几个同伴好好享用一番。

她好奇地问沙奈："你们怎么会来我的果园？"

沙奈很乐意回答她："我们路过。"

"你们这阵子不是都在铁门村吗？"

沙奈偷偷往帖木儿那边瞟了一眼，压低声音对阿亚说："我们有大的行动，帖木儿带我们出来侦察地形。你千万不可以对别人说噢。"

"不能说，你怎么对我说了？"

沙奈脸一热："你是个爽快的姑娘，我信任你。"

"那好，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

沙奈与阿亚相视一笑，彼此间由于共享了秘密而增加了几分默契。

阿亚将各色水果摘了满满两大筐，她的意思很明显，她要让帖木儿几个放开肚皮随便吃，吃够了，其余的可以带回去。帖木儿心领了她的好意。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果子，一边喝酒，一边高声谈笑。临别的时候，帖木儿对阿亚说，明天这时候，他要赶着牛羊来，宴请阿亚的族人。

沙奈在帖木儿身后向阿亚做了个手势，阿亚会意地向他眨眨眼睛。

帖木儿回头看了沙奈一眼，沙奈的脸红扑扑的，尴尬地咳嗽了一声。帖木儿不觉笑了。

阿亚一直将帖木儿几个人送到园外。夕阳在帖木儿身后拖出长长的影子，阿亚爬到园外最高的一棵树上，目送着帖木儿一行离去。

这一天的下午对阿亚来说真是太奇妙太有趣了，因为，传说中的绿林好汉们竟然自己走到了她的面前。

野丫头阿亚盼着明天早些来临。

明天，她要让所有的人知道，帖木儿是因为她才来到察合台营地的。

贰

帖木儿要宴请察合台族人的消息很快通过阿亚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所有的人都对此充满期待，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察合台姑娘，急切地想要看看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帖木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上午和中午，人们像过节一样，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一边心不在焉地干着手上的活儿，一边起劲地交头接耳。下午，兴奋变成了等待的焦灼，其中最着急的还是阿亚，一旦帖木儿来不了，她就会在族人们面前失去面子。

太阳西斜，天边出现了晚霞，灿烂如火，阿亚再一次爬上园外最高的那棵树，目不转睛地盯着帖木儿他们可能会来的路。她都不知道自己翘首等待了多久，一度，她打了个瞌睡，差一点从树上栽下去，幸而茂密的树枝挡住了她。受了这样的惊吓，她的睡意被赶跑了，她直起腰，不抱希望地向远处看了一眼。

远处似乎出现了一群密密麻麻的黑点，她以为眼花了，揉揉眼睛再看，没有错，黑点晃动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阿亚屏住了呼吸。突然，她从树上轻盈地跳到地上，飞快地跑回营地。她边跑边喊：“来了，来了，帖木儿来了。”

阿亚的通报在整个营地迅速传开，老人们还沉得住气，察合台的姑娘、小伙子都按捺不住好奇心，纷纷拥出营外，准备一睹绿林好汉的风采。

阿亚跑得比任何人都快、都远，她要让所有的人看看，她不仅认识帖木儿，帖木儿还是她的朋友呢。

沙奈一眼认出跑来迎接他们的姑娘是阿亚，他兴奋极了，也向阿亚跑去。跑了几步，回头一看其他人都在冲着他笑，他急忙收住脚步，讪讪地向帖木儿咕哝道："是阿亚，昨天下午给我们摘果子吃的姑娘。"

帖木儿故意问他："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我说，那姑娘是阿亚。"

"谁？"

"阿亚。"

"我说你大点声，谁？"

沙奈不得不更加提高了嗓门："阿亚！"

阿亚这时已经跑到了沙奈身后，她应道："你在叫我吗？"

沙奈没提防，吓了一跳，帖木儿哈哈大笑起来。

阿亚快活地问："帖木儿，你真的把牛羊都赶回来了吗？"

帖木儿回头一指："你自己看。"

其实，阿亚多此一问。她早看见成百只牛呀羊啊哞哞、咩咩叫着，浩浩荡荡地走在帖木儿的队伍中间。

"你要用这么多的牛和羊来宴请大家吗？"

"是啊。"

"哪里能够吃完。"

"吃不完，把剩下的肉分给族人们。"

"你太慷慨了。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儿，你呀，一定是今晚最受欢迎的大英雄。"

阿亚说完，回头又跑了，她有些肥硕的臀部在不合体的蒙古袍里一扭一扭，看得沙奈一个劲儿发愣。

帖木儿有意逗沙奈："沙奈，怎么不去追？"

沙奈呆着脸回答：“她跑得太快了。”

帖木儿真的来了！帖木儿真的赶着牛群和羊群来了！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像风一样在弘吉剌部营地传播开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阿亚家的果园附近，阿亚说帖木儿要在那里大宴察合台族人。平静已久的弘吉剌部刹那间变得热闹无比，父亲们忙着杀牛宰羊，母亲们忙着生火烧水，年轻的姑娘小伙与帖木儿的队伍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甚至连最古板的人脸上也洋溢着欢快的笑容，好像帖木儿使用了魔法，将奔放与活力注入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当然，在弘吉剌部的男女老少中，没有人比阿亚更得意。她把帖木儿抢来牛羊和族人们可以美餐一顿统统当成了她自己的功劳，除了帖木儿和营中最受人尊重的老者，她跟所有人说话都会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不仅如此，如果哪个长得比她漂亮的姑娘碰巧多跟帖木儿说了几句话，她就会气得要命，对人家姑娘横挑鼻子竖挑眼。若姑娘脾气好，肯让着她，彼此还能相安无事，若姑娘不肯让她，难免口角几句。碰上比她伶牙俐齿的姑娘，阿亚吵不过，就会放出托列帮她出气。托列对阿亚的忠诚无与伦比，只要阿亚下了命令，就是阿亚的父亲它也敢冲他龇牙咧嘴，更别提是个姑娘。

听到阿亚吹起口哨，托列便凶狠地向那姑娘冲上去，姑娘吓得花容失色，阿亚直到姑娘的尖叫在围观人群中引起一阵骚乱才善罢甘休。

虽然有着种种小插曲，仍然不影响准备晚宴的气氛，当炖牛烤羊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时，欢快的歌声也在营地上空回荡。

沙奈不知在想什么心事，一直没有到阿亚跟前来。趁着阿亚被她妈妈叫走说几句话的工夫，帖木儿在人群中随意走走，见到谁都说上几句话。后来，他看到沙奈，沙奈正靠在树上发呆。

他向沙奈走来。

“沙奈。”

沙奈如梦初醒般地应了一声：“啊，帖木儿。”

帖木儿奇怪地问：“想什么呢？”

“没……没想什么。”

“得了，告诉我吧。”

“想……想阿亚。”

“哦？想她什么？对了，你怎么不去跟她说话？”

“帖木儿，你说……”

“说什么？你别吞吞吐吐的，这可不像你。”

“嗯，我是说，我是想问你，像她这样的姑娘好不好？”

“不错啊，我看她不错。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我好像……有点喜欢她了。”

“有点吗？我怎么觉得很喜欢呢。”

“你看出来了？”

“傻子也能看出来。”

“可是……”

“又怎么了？”

“我想娶个腰肢细细的，跳起舞来像仙鹤一样的姑娘，可是，阿亚的腰有点粗，屁股又太大……”

帖木儿“扑哧”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我是笑你观察得还挺仔细。依我看，像她这样的姑娘才好呢，比那腰肢细细的姑娘更有味。”

“为什么？”

“你想啊，你自己长得像个姑娘似的，就应该找个像男人一样壮实的姑娘，这样的姑娘才有福，能干力气活，关键的时候，还能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腰肢细细的姑娘可不行，中看不中用。”

“你真这样想？”

“当然。”

“你也会娶这样的姑娘吗？”

“我只娶‘黄金家族’的女人，不会娶别的家族的姑娘。再说，我长得又不像姑娘，要娶也得娶个像姑娘的姑娘。”

“噢，也对。”

“心里有底了，去找阿亚吧。”

“好嘞。”

沙奈真的跑去找阿亚了，看他一副心结打开、如释重负的样子，帖木儿不由叹口气，眼角挤出一道浅浅的纹路。

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念过祝祷词后，宴会正式开始了。老人们围在一处，姑娘和小伙儿聚在一起，大快朵颐。

沙奈围着阿亚转，阿亚看不到帖木儿，暂时忘了他。月亮渐渐向西沉去，姑娘和小伙儿围着点燃的篝火，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阿亚也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中，沙奈没想到阿亚看着有些胖，跳起舞来却丝毫不显得笨拙，她踏着鼓点，好似一只肥美的仙鹤，在湖边草丛中翩翩起舞。阿亚的灵活，让沙奈的些许遗憾烟消云散，他下定决心，今生非阿亚不娶。

欢乐的时光总嫌短暂，当天光破晓时，宴会进入尾声。其间，帖木儿找了个临时帐子睡了一个时辰，醒来后重又变得精神焕发。他走出帐子，看到他带来的伙伴们还在喝酒，或者跟姑娘们调笑，他突然间就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急忙在人群中找到沙奈。此时，沙奈和阿亚坐在一棵树下，头靠着头睡得正香，他叫醒沙奈，要沙奈通知下去，所有的人都随他返回铁门村。

帖木儿的部下从来令行禁止，虽然一个个醉得歪歪斜斜，还是按照命令朝他这边集合过来。

正在这时，外围的人群发出的一阵惊呼声印证了帖木儿的不安。

“不好了！官军来了！”

不多时，几乎每个参加宴会的人都知道了官军前来剿灭帖木儿的消息，喧闹的营地渐渐归于寂静。

官军怎么会来呢？肯定不是有人通风报信。这一支弘吉剌人的营地就在碣石城的郊外，帖木儿明目张胆，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几千人足足热闹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想不惊动官军都难。

帖木儿并没有显出丝毫慌乱，他翻身跃上马背，抽刀在手。他的人像他一样，醉的已经醒了，他们全都做好了与官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大队官军仿佛一团乌云，正向帖木儿和他的五百弟兄压来。逃，是来不及了，如今的情势对帖木儿而言，唯一能做的只有死地求生。

阿亚挤出人群，站在帖木儿和沙奈的两匹马之间。她的视力超乎寻常，虽然天色尚且昏暗，她仍然一眼认出了率领官军前来围剿帖木儿的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父亲筛海。

此时，帖木儿的人与官军双方已经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而对变故毫无预料的弘吉剌人一时不能确定何去何从，只是本能地向帖木儿这边聚拢过来。令人心悸的静默中，一场混战似乎在所难免、一触即发。

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对面传来：“哪一个是帖木儿？”

是父亲筛海的声音，阿亚不会听错，但是没有人回答他。

筛海再一次问道：“谁是帖木儿？往前来。”

帖木儿正要回答，阿亚拉了一下他的马缰，走了出去，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阿爸。”她向对面喊道。

“唔。”筛海含糊地应着，并不惊奇，“丫头，你要做什么？”

“阿爸，这话应该我问你，你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

“这是阿爸和帖木儿的事，你别管。帖木儿，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

“阿爸，你是不是来抓帖木儿的？”

“闭嘴，丫头，这里没你的事。你退后。”

“不！如果你带着官兵来抓帖木儿，我们这些受了帖木儿恩惠的人决不答应。我说得对吧，察合台的族人们？”阿亚回头问道。

“对。”回答的声音稀稀拉拉，但还好，毕竟有人应和。

“如果帖木儿因为宴请我们，为了给我们这些参加宴会的人送来牛羊而被官军捕去甚至杀死，我们所有的人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别忘了，我们可是察合台人，真正的察合台人决不出卖朋友！”

阿亚用直白的话表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因而颇具煽动性。在她的鼓动下，人们几乎是自动围了过来，将帖木儿和他的人围在正中，看他们的样子，如果官军对帖木儿发动进攻，他们会选择成为帖木儿的同盟者。

筛海根本不想跟女儿浪费口舌，他仍然向人群中喊道：“哪一个是帖木儿？是条汉子就出来跟我说话。”

随着“我是”的回答，帖木儿拨马走出人群，停在阿亚的身边。

阿亚又惊又怒:“你疯了！”她责备道，但是她的眼睛里却闪过一丝骄傲。像她的父亲所说，帖木儿的确“是条汉子”。

“你要做什么？”帖木儿拿筛海问阿亚的话来问筛海。面对生死关头，他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镇定、从容。

筛海催马上前，停在离帖木儿不足五米的距离。他认真打量着身材魁梧、高大的帖木儿，他得承认，这个年轻人确实与众不同。

“帖木儿？你就是帖木儿？”

“是的。”

“帖木儿，我问你，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

“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你啸聚一方，打家劫舍，为害乡里，难道，你还不知道你已经犯了大罪？”

“我打家劫舍不假，但没有为害乡里。如今正是乱世，打家劫舍只是我与弟兄们生存的手段，我从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你阿爸留给你的家业不足以让你生活吗？”

“你认识我阿爸？”

“只能说，有过几面之缘。”

“既然如此，你应该知道我阿爸的家业现在归我叔叔所有。好了，我没有跟别人叙旧的兴趣，如果你是来抓我的，就动手吧。”

“我不是来抓你的，尽管有人希望如此。我是来劝你的，希望你能听我一劝。”

“劝我？为什么？”

“原因嘛，第一，我们都是察合台人；第二，你很年轻，也很有头脑，这两个原因，足以让我试一试，能不能劝你改邪归正。”

“我不认为我做得有什么错。”

“我也不认为你做得有什么错。”

“那么……”帖木儿被筛海的话弄糊涂了。

筛海平静地说道：“我来劝你，并不是表明我认为你做错了，在这乱世之中，你只是选择了适合你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而我有兴趣跟你探讨的，其实是这种方式会不会永远适合你？你多年来的表现证明，你有指挥的天分，有狡猾的、随机应变的头脑，有慷慨、豪爽的品格，还有笼络人心的手腕，这一切都使你在与官府军队作对的几年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样的好运会伴随你一辈子吗？比如说今天，你是否还能逃脱我为你撒下的罗网？所以，我不认为做强盗应该是你的宿命，你完全可以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帖木儿认真地注视着筛海，也认真思索着筛海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务实

的头脑告诉他，筛海的劝告不无道理。

一次大意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他的手下只有区区五百多人，他谨慎再谨慎，终究还是不能确保每一次都化险为夷。打家劫舍的快意的确值得他回味，然而，这种快意难道就是他的终极追求？不，不是的，他很清楚这一点。他是察合台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骄傲的血液，从年幼的时候起，他就产生了在乱世中有所作为的理想，他的人生目标，从来不是简简单单地做个强盗终了一生。既然如此，筛海的指点恰巧契合了他内心某个隐秘的意愿，对他而言，唯一需要确定的是，筛海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

应该值得。作为数千官兵的指挥官，筛海不缺乏给予他致命一击的机会，可他没有，而是站在这里对他苦心相劝。

“你，想要我怎么做？”

“你一定清楚。”

“我与官府作对多年，就算你肯放过我，哈兹罕他也肯放过我吗？”

“对于你的事情，我曾多次向哈兹罕建议招安你和你的人马，哈兹罕是个头脑精明的人，何况，他需要人才。”

“好吧，请允许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我有言在先，我可以跟你回去，但我的弟兄们如果不愿与我同去，你要放他们一条生路。”

“那是当然。我没必要难为他们，这一点，我用人格担保。”

帖木儿回视追随了他多年的伙伴们，他们默不作声地望着他，一张张或红或黑的脸上，流露出对他的忠诚和信任。

“弟兄们，刚才的对话你们大概都听到了，我不想再重复。我还是那句话，愿意跟我走的，留下来，不相信官府的，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帖木儿，你是真的决定投降官府了吗？”沙奈问。

“是的。”

“你就不怕他们出尔反尔？”

“我信得过阿亚的阿爸。”

“我阿爸叫筛海。在弘吉剌部，所有的人都知道筛海说话从来一言九鼎，这一点，每一个弘吉剌人都可以作证。”

沙奈注意到，没有人否认阿亚对她阿爸的评价。

“帖木儿，我们曾经发誓，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我跟你一起去。”沙奈走到帖木儿身边，与他并马而立。

“我去，我去！”随着一阵喧哗，帖木儿和沙奈的周围转眼间聚集了近五百人，只有三十多个人不愿意投降官府，筛海遵守诺言，要他带来的将士闪开一条道路，放这些人离去了。

筛海决定带帖木儿先回撒马尔罕向哈兹罕复命，帖木儿欣然应允，短短的接触，他与筛海已经成了信得过的朋友。

临行，沙奈没忘了向阿亚挥挥手，阿亚也向他挥挥手。

帖木儿却始终没向阿亚这边看上一眼。目送着帖木儿与父亲远去，阿亚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叁

虽然帖木儿恶名远扬，哈兹罕还是一眼相中了这个青年。他将帖木儿和他的手下一百人编入自己的侍卫队中，其他人分给了一些有实力的王公贵族。

帖木儿被招安不久，恰巧南方地区发生武装叛乱，哈兹罕率领军队前往平叛，帖木儿和他的一百人也在其中。正是这次战斗让哈兹罕领教了帖木儿的英勇无畏，在双方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时，帖木儿率领一支人马，如猛虎出山，首破敌阵，势不可当，受他的影响，将士们士气大振，个个奋勇争先。

日落前，乱军终于溃败，除少数投降外，其余被尽数歼灭。哈兹罕欣赏帖木儿的勇猛，当场决定将他升为侍从官，同时上奏朝廷，表彰他的功绩。至于其他有功人员，自然各有功赏。

大军凯旋，当天，哈兹罕特意在家中宴请帖木儿，受邀一同出席宴会的，除了哈兹罕的心腹之外，还有刚刚从阿富汗地区返回的哈兹罕的孙子忽辛。

这是帖木儿第一次见到忽辛。忽辛的年龄与帖木儿相仿，眉眼乌黑，脸颊微胖，气质中透着精明强干。但忽辛对帖木儿的态度并不是很友好，对于祖父对帖木儿的抬举，他好像觉得很多余。帖木儿个性要强，吃软不吃硬，忽辛如何对他，他便如何对忽辛，两个年轻人并未如哈兹罕所愿，彼此欣赏，成为朋友，相反，这一次的相会，成为他们日后防范对方的开始。

哈兹罕如此赏识帖木儿，使帖木儿的叔叔哈吉转变了对他的态度，他专门从碣石派人带口信给帖木儿，邀请帖木儿回到家乡与他见面。帖木儿

开始对哈吉的邀请并没有兴趣，但筛海劝说他，应该趁此机会回碣石一趟，一来与哈吉修好，二来见见他父亲过去的老部下，退让一步，对帖木儿即使没有用处，也绝对没有害处。

帖木儿接受了筛海的劝告，向哈兹罕告假后，与筛海一同回到了碣石城。帖木儿也算是荣归故里了，不过，进城前，他先跟筛海回了一趟家，因为筛海有些礼物要以帖木儿的名义送给哈吉。哈吉这个人爱财如命，筛海这样做，也是为了进一步修复哈吉与帖木儿的关系。

帖木儿给沙奈放假，要他去见见阿亚。

还有人比沙奈更早地将帖木儿回来的消息告诉了阿亚。这些日子，阿亚心里一直都在惦记着帖木儿，听说这个人回来了，又惊又喜，她匆匆忙忙带着托列去见帖木儿，在果园外，她遇见了沙奈，她问沙奈："帖木儿呢？"

沙奈告诉她，帖木儿和她父亲筛海一起先回了家，现在向城门方向去了，他们大概是要进城去见哈吉。

沙奈目光灼灼地看着阿亚，他的样子，似乎对阿亚急于找到帖木儿很好奇。

阿亚却不向沙奈解释她找帖木儿的原因，她俯身拍拍托列的头："托列，看你的了，去把帖木儿给我找出来。"

托列听得懂她的话，撒开四腿，向碣石城方向奔去。

阿亚拍马跟上了托列。沙奈有点失落地目送着她的背影，话全都留在了心里。本来，他有很多话想对阿亚说，阿亚却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阿亚在城里并没有找到帖木儿，日落时分却在城外见到了刚给心爱的坐骑洗过澡的帖木儿。眼前的情景很像一幅图画，夕阳西下，马儿悠闲地吃着草，帖木儿背靠着一棵大树站着，手里拿着一个苹果，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阿亚悄无声息走到帖木儿身后，拍了他一下。

帖木儿明显吃了一惊，扭头看见阿亚，脸上露出嗔怪的表情："是你呀！你干吗鬼鬼祟祟的！"

"谁鬼鬼祟祟了？我一直都在找你，你去哪里了？"

"进城。"帖木儿回答得很勉强。

"奇怪了，我进城去怎么没找到你？"

"你找我做什么？"

“我有话要对你说。”

“什么话？很当紧吗？”

“当然了，最最当紧的话。”

“哦？好吧，你说，我听着呢。”

阿亚却并不着急说了，她反而问帖木儿：“在我说之前，你先告诉我，你站在这里想什么呢？”

“想什么恐怕与你无关吧？”

“怎么会无关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帖木儿苦笑了一下。

阿亚眨动着大眼睛，压低声音问：“你进城是不是去见你那位讨厌的叔叔了？他对你怎么样？”

“小丫头，你听清楚了，这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你如果不说，我可要走了。”

帖木儿说着，做出要走的架势，阿亚一把拉住了他。

“好啦，好啦，我说还不成嘛，真是的。”

帖木儿心不在焉地等待着。阿亚自恃父亲引见帖木儿有功，态度倨傲地向帖木儿表白了爱情，表白方式是，她问帖木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向我求婚呢？”

帖木儿看也没看阿亚：“求婚？我？向你？”

阿亚回答：“对呀。”

帖木儿丝毫不惊奇，语气平淡地问：“为什么？”

这个问题阿亚真还没有想过，她眨着眼睛，想了好半天才回答：“因为你是我想嫁的人呀。”

这个回答显然不能说服帖木儿，他懒洋洋地向后靠在树上，两条长腿支着地。“为什么我是你想嫁的人？”他继续问。

阿亚有点不耐烦了：“我阿爸对你有恩，你应该娶我。”

“你阿爸对我有恩，又不是你对我有恩，我为什么要娶你？”

“我……”阿亚语塞。

帖木儿将手中的苹果抛到空中，接住，又抛到空中，又接住。然后，擦也没擦，在上面咬了一口。

阿亚嗤之以鼻："呸，你也不嫌脏？"

"不嫌。现在，你还想嫁我吗？"

"你真的不娶我？"

"不娶。"

"那你告诉我，你想娶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要娶个真正的蒙古公主，她必须是'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你也知道，我的先祖是成吉思汗的族弟，他们有着相同的血缘，所以我的身上流着与成吉思汗一样的血，我要做'黄金家族'的驸马，这是我的梦想。"

"做了驸马又能怎么样？莫非你就能成了成吉思汗？"

"一个察合台人如果不想做成吉思汗，他就不配立于乱世之间。我会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不信你看着！"

"你能不能做成吉思汗我才懒得操心呢。但我警告你，你果真不娶我，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

"不会，你放心。"

阿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了伤害，眼泪一下涌到了眼眶，她眨眨眼，使劲将眼泪眨了回去。

帖木儿仍靠在树上，带着一副好笑的神情看着她。

终于，阿亚一跺脚："你要不娶我，我就嫁给沙奈。"

帖木儿叹了口气："沙奈是个好小伙子，是我最忠诚的帮手和伙伴。我和他的关系，就像成吉思汗和他手下大将博尔术的关系，可惜，我看得出来，沙奈第一次见到你，就被你迷住了。可怜的沙奈！"

阿亚发怒："不许你说沙奈可怜！"

帖木儿的脸上又露出让阿亚讨厌的笑容。他不再理会阿亚，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方，好像想着遥远的事情。

他这种简慢的态度越发激怒了阿亚，她突然抽出藏在身后的马鞭，向帖木儿脸上狠狠抽去。

帖木儿猝不及防，脸上顿时被抽出一道血印。

“你疯了吗？”他怒道。

阿亚还要再抽，却被帖木儿攥住了手腕。阿亚像小马驹一样，又踢又打，奋力想从帖木儿的铁腕下挣扎出来，可她越挣扎，手腕被攥得越痛，她也踢不到帖木儿，最终，她只好丢了马鞭，认输了。

阿亚站着，狠狠瞪了帖木儿一眼，跑了。

帖木儿望着她的背影，不觉一笑。说真的，他很喜欢阿亚，阿亚性格直率，好像是他自己的亲妹妹，但他的喜爱中，不包含丝毫爱慕的成分。

隔天，帖木儿再次见到阿亚时，她正与沙奈在一起。两个人正开心地聊着某件事情，看到他，阿亚对他喊：“帖木儿，沙奈答应娶我了。”

帖木儿看看阿亚。阿亚的幸福是从心坎上溢进眼睛里的，事实上，她已经忘记了帖木儿拒绝她的不快。

沙奈也是一脸幸福的表情，他笑眯眯地等着帖木儿的祝福。

帖木儿问：“真的吗？”

沙奈回答：“真的。我正要跟阿亚的父亲求亲呢。”

“太好了！”帖木儿拍了拍沙奈的肩头。

沙奈有点没信心地问：“你说，阿亚的父亲会同意吗？”

“你这样的女婿，筛海应该求之不得。”

沙奈不安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了：“真的？”

“相信我。”

沙奈信心顿增：“阿亚，我们现在就去找你父亲。”

两个人牵着手跑了。帖木儿在他们身后喊了一句：“阿亚，你一定要好好对待沙奈，听到了吗？”

“听到了。”阿亚头也不回地应允。

“不许拿鞭子抽他。”

这一句叮咛，却没有得到阿亚的回答。

看着两个人跑远，帖木儿笑着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苦命的沙奈啊，以后，不知道你得挨阿亚多少鞭子了！”

肆

整个求婚过程异常顺利，顺利得沙奈几乎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筛海爽快地答应了将女儿嫁给沙奈，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对筛海而言，他虽然很早就看重了帖木儿的才干，但在女儿阿亚的终身大事上，他倒是更加倾向于让女儿与沙奈结为连理。

沙奈接人待物的踏实稳重与女儿急躁暴烈的性格正好互补，而沙奈英俊的外貌也颇能讨人喜欢，除此之外，对面相素有研究的筛海断定，沙奈是个用情专一的男人，这一点，远非野心勃勃的帖木儿可比。

沙奈万没想到他的求婚如此容易就获得筛海的首肯，惊喜之余，他甚至没听到筛海后面所说的款留他吃饭的话就匆匆跑出去，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帖木儿。帖木儿也为沙奈感到高兴，他满口答应，等到沙奈和阿亚成亲的日子确定下来，他要把所有的弟兄都聚集起来，为他的好朋友举办一个最热闹的婚宴。至于费用，他要沙奈不用操心。

对朋友，帖木儿从来一言九鼎。他迅速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大婚的日子，他甚至请来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哈兹罕。

哈兹罕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是一匹上等的中国丝绸，这对于哈兹罕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此前，除了大汗，任何大臣都从来没有请动过哈兹罕，他这个人很古怪，不喜欢参加宴会，哪怕是婚宴也不参加，他只喜欢让别人参加他举办的宴会，他要的是做主人的感觉，而不想做宾客。

筛海了解哈兹罕，哈兹罕能来，证明他的确格外看重帖木儿，这种看重，超出了筛海所能理解的范围。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哈兹罕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来了他的孙子忽辛和孙女云娜，云娜是忽辛的胞妹，兄妹感情一向很融洽。

云娜是一个腰肢纤细的女孩子，年龄与阿亚相差无几，气质却与阿亚有着天壤之别。人们即使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只要看到她与生俱来的慵懒与柔弱，敏感与自信，就能判断出她是一位生在豪门、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她的脸形比阿亚小许多，下巴尖尖的，唇鼻算得上精致，眉眼也算得上清秀，这几样都很好，会使看到她的人对她心生怜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的脸上缺少血色，太过苍白，而帖木儿一向偏爱肤色健康的女子，比如像阿亚那种白里透红的脸色，就让他感觉很舒服。他还喜欢女人长着一头黑亮的头发，云娜的头发却有些发黄。

哈兹罕将孙女介绍给帖木儿认识时，云娜习惯性地红了脸。帖木儿有趣地看了看她，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忙着与他的同伴们饮酒去了。等他听从筛海的吩咐，再次回到哈兹罕身边时，他已显出几分醉意。

哈兹罕给他留下的位置就在云娜身边，他大剌剌地坐下来，刺鼻的酒气

让云娜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

一群舞女正在跳着欢快的舞蹈，帖木儿借着酒意，用手拍了拍云娜的手背，没话找话："云娜小姐，以前，你也参加过别人的婚宴吗？"

云娜几乎是下意识地撤回手，将身体往旁边挪了挪。对于帖木儿问话，她没做回答。帖木儿真的有点喝多了，云娜的厌恶他竟一点没看出来，仍然自顾自地说下去："你知道吗，沙奈是我的好朋友，阿亚虽然认识他晚点，总共没多少日子，不过，她这个人脾气直，对我的心思很了解，也算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两个成亲，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就是有点担心，阿亚这丫头犯起脾气来像个疯婆子，将来沙奈不知道吃不吃得消呢。唉，我说，云娜小姐，唔，真麻烦，干脆直接点，叫你云娜算了。我说云娜啊，你的脸这么白，戴这种翡翠耳环可是不太好看。我这里有一副红珊瑚耳环，样子很别致，是我以前从路过的商人那里抢来的。不如我送给你吧，你把这副耳环摘了。"

说着，开始动手替云娜摘耳环。云娜被他的无礼举动惊呆了，居然任由他将自己的耳环摘了下来，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副耳环给她戴上。

正如帖木儿所说，耳环很漂亮，红红的耳环衬着云娜羞红的脸，使她生平第一次显得容光焕发、神采飞扬。

哈兹罕和忽辛一直都在注意着帖木儿和云娜两个人。对于帖木儿的酒后放肆，哈兹罕将它理解成豪爽，忽辛却将它理解成傲慢。帖木儿根本不关心云娜的祖父和胞兄会怎么想，烈酒使他兴奋，他很想找个人，最好是个女人，听他说话。既然他坐在了云娜的身边，云娜就成了他的谈话对象。虽然跟前还有哈兹罕和忽辛，他却不愿理他们，哈兹罕还好，忽辛这个人冷冰冰的，他可是一点都喜欢不起来。另外，云娜也的确是个蛮不错的倾听者，像云娜这种既文静又有修养的女孩子，是永远不会跟他抢话的。可是阿亚就不同了，风风火火的阿亚，一件事无论她知道不知道，她都可以胡说八道，喋喋不休，别人连插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帖木儿欣赏着云娜戴上新耳环的样子，脸颊红红的云娜比面容苍白的云娜更显出一种柔弱的美丽，在短短的一瞬间，帖木儿竟然有一种为她心动的感觉，说话的语调也变得温柔了许多："可惜没有镜子……不过，你就拿我的眼睛当镜子吧，相信我，这副珊瑚耳环真的很适合你。"

云娜低下了头，躲避着帖木儿的目光，什么也没说。不过，她心里不再像刚才那么讨厌帖木儿了，非但不讨厌，她甚至还觉得帖木儿这个人很有些男人的魅力。是啊，毕竟是女孩子，天底下哪个女孩子没有几分虚荣心呢？

从珊瑚耳环，帖木儿联想到他还有一副很珍贵的红宝石项链，他答应明天就把项链送给云娜。从红宝石项链，帖木儿又联想到不久前他带着一帮人打家劫舍的快意，他给云娜讲起他在劫持商旅和官府货物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危险，然后吹嘘他如何神机妙算以及如何化险为夷。

对于他的“英雄业绩”，他此刻讲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眉飞色舞、得意非凡，更过分的是，讲到激动处，他站起身来比比画画，唾沫星子乱溅，以至于云娜不得不小心地躲避着他粗壮的手臂和可怕的口水弹。

在帖木儿喋喋不休的过程中，云娜一直默默不语，只用优雅的微笑纵容他讲下去。她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上她竟然听得津津有味，帖木儿的粗野恰好契合了她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躁动，她似乎变成了骑在马上恣意劫掠的女匪，对于她无法亲身体验的一切，她都在帖木儿的讲述中完成了想象。

当帖木儿的吹嘘愈来愈登峰造极时，忽辛实在忍不住了，他打断了帖木儿的话，冷笑着问道：“如果你这么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怎么前不久还被筛海围住了，差点全军覆没？”

胞兄对帖木儿公然的蔑视吓了云娜一跳，她的脸由红变白，转瞬间又涨满红潮。帖木儿的感觉却与云娜不同，忽辛虽然一点不留情面地揭了他的短，他却根本不在乎，甚至，他连吃惊的表示都没有便迅速做出了反击：“那是我。如果换了你，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忽辛“腾”的从座位站起来，他的嘴远没有帖木儿利索，加上气急败坏，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你这个人……真是的！吹起牛来漫无边际，你的脸皮真够厚的。”

帖木儿做了个让忽辛坐下的手势，哈哈大笑：“谢谢你的夸奖。脸皮厚，那可是我最得意的长处。”

忽辛没想到帖木儿竟然这么厚颜无耻，羞恼之下，反而无话可说。

哈兹罕扯扯孙子的衣袖，要他安静地参加婚礼，忽辛不听，抛下祖父和妹妹，拂袖而去。

还算凑巧，忽辛前脚离开，刚好全部仪式也进行完毕，一对新人被拥入洁白的新帐，婚宴即告结束。

宾客们陆续向主人告辞，帖木儿也带着同伴们回到城内哈吉叔叔那里。筛海在自己的营地为哈兹罕、忽辛、云娜准备了簇新的帐幕，供三人临时休息之用。

次日清晨，因为惦记着哈兹罕要动身返回撒马尔罕，帖木儿也不要人陪他，独自一人早早来到筛海的营地为哈兹罕送行。不过，帖木儿进入营地后先去见了云娜，据他解释，他要亲自将答应云娜的红宝石项链送给她。昨天的宴会上，云娜领教过帖木儿强硬的性格，对于他的礼物，她接受不是，谢绝也不是。帖木儿却不容她有所表示，丢下项链，叮咛她戴上再离开就去见哈兹罕了。

没想到，忽辛也在哈兹罕的房间，他正细心地帮祖父佩上腰刀。见了帖

木儿，爷孙俩谁也没理他。帖木儿忍气吞声地陪哈兹罕和忽辛来到院中，筛海果然心细，早将车马卫队准备停当。忽辛骑马，哈兹罕和云娜乘车。哈兹罕坐上车不一会儿又探出头来，阴着脸嘱咐帖木儿一个礼拜后的早晨前往撒马尔罕他的府邸见他。

帖木儿没有理由拒绝，犹豫着答应下来。

伍

虽然不知道哈兹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日期迫近时，帖木儿仍旧如约从碣石城动身前往撒马尔罕。忠诚的沙奈放下新婚妻子，自告奋勇地陪在他的身边。

哈兹罕帅府的规模与奢华程度仅次于汗宫，而戒备森严的程度比汗宫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解哈兹罕的人悄悄对帖木儿说，哈兹罕这个人表面上看似豪爽大度，实则对人对事疑心极重，平素吃住行走都极端谨慎小心，而他之所以如此，与他树敌太多，总担心遭人暗害有关。

沙奈被挡在府门外，哈兹罕只让帖木儿一个人进去见他。帖木儿要沙奈上街转转，随便吃些东西，沙奈却说，他就在门外等着帖木儿，如果不能确定帖木儿的消息，他哪儿也不去。

虽然身为哈兹罕的侍卫长，而且并非第一次进入帅府，可如果没有哈兹罕的贴身仆人引路，帖木儿仍然不可能知道哈兹罕究竟会在哪个房间里等着见他。前些日子的冲突令人不快，帖木儿很不希望再次见到忽辛，岂料冤家路窄，没办法，见过哈兹罕，他还得笑眯眯地跟忽辛打了个招呼。

忽辛仍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不过与前几次相比，他的表情倒像舒展了一些。

哈兹罕请帖木儿坐下，问道：“刚到吗？”

帖木儿回答说是。侍女奉上奶茶，帖木儿往里面加了一勺黄油，喝了几口，放下碗，吃起他面前摆放的油炸馓子。他吃得津津有味，说实在的，这几天他都忙着赶路，这会儿真还有些饿了。

哈兹罕的态度与那天相比和蔼了许多，他看着帖木儿毫不客气地连吃带喝，直到侍女在帖木儿的碗里重新填满奶茶，他才接着方才的话问道：“你的那些手下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军队了吧？”

帖木儿嘴里有东西，点点头，含糊地应了一声。

哈兹罕稍一沉思，后面再说的话就有些字斟句酌的味道：“帖木儿，忽辛

过几天，唔，最多半个月，必须要返回他的封地了。”

“哦，是吗？”

“在他走之前，我有一件事想跟你确定一下。”

“什么？您说。”

帖木儿心想不会是让我去给忽辛当侍卫吧？如果是那样，在忽辛整死我之前，我保证先把他宰了。

“帖木儿，你送给云娜的首饰很漂亮，她很喜欢，这些天一直戴着呢。”

这句话完全出乎帖木儿的意料，哈兹罕的话锋转得太快，帖木儿原本敏锐的头脑此刻也有些跟不上趟了，他想了想，敷衍着：“是吗？如果云娜喜欢，我以后可以选些更漂亮的首饰送给她。”

哈兹罕盯着帖木儿的眼睛，神态和语调都变得恳切起来：“既然如此，你愿意一辈子送给她漂亮的首饰戴吗？”

“啊？”

“我是说，你的首饰很合云娜的心意……唔，当然了，你这个人也很合云娜的心意，你明白吗？”

话已至此，帖木儿再愚钝也不可能不明白哈兹罕的意思，他感到吃惊，拒绝的话几乎立刻涌到嘴边，随即又被一双理智的手及时摁了回去。

哈兹罕强加给他的婚姻是与他的心愿相违背的，他理想中的夫人，应该是一位真正的、有着成吉思汗纯正血统的公主。虽然哈兹罕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代，可是他的身份毕竟是大臣而非大汗，这样一来，云娜就算不得公主了。

这是一个缺憾。

另一个缺憾是，云娜从来不曾真正打动过他的心。

然而，他面临的实际问题却是，他归降朝廷时日不久，羽翼未丰，尚没有胆量拒绝强权的哈兹罕。

哈兹罕神态悠闲地望着帖木儿。

哈兹罕知道帖木儿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他有这个自信。他始终认为，成为他哈兹罕的孙女婿，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否则，那天的婚礼上帖木儿也不会那般费尽心机地接近云娜了。

哈兹罕很爱他这个唯一的孙女，他活了大半辈子，最爱的人就是忽辛和

云娜兄妹。忽辛毕竟是个男子汉，又在阿富汗地区拥有自己的小小王国，他不用太为他操心。

云娜却不同。

云娜是个柔弱娴静的女孩子，她这一生幸福与否全看她是否能嫁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夫婿。

因此，几乎是从云娜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起，做祖父的就开始为孙女的婚事操心了。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从没有一个年轻人真正打动过哈兹罕的那颗充满挑剔的心，直到不久前帖木儿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自诩阅人无数的眼睛才终于为之一亮。

作为桀骜不驯的土匪头子，哈兹罕与帖木儿交手多年，深知此人非凡的胆魄与谋略。见面之后才发现所谓的“土匪头子”竟然如此年轻，年轻得出乎他的意料，而在“土匪头子”年轻的背后，举止投足又充满男人成熟的魅力。哈兹罕几乎立刻就相中了这个年轻人，若非如此，那天他也不会痛快地答应帖木儿的请求，带孙子、孙女去参加筛海女儿的婚礼。

无论如何，他得让孙女亲眼看看这个人，他有种预感，云娜会认可他的选择。其后事情的发展因为忽辛的介入而变得有些微妙，帖木儿对忽辛不敬的态度使哈兹罕有点生气，不过，生气是短暂的，等他冷静下来，他将云娜许配给帖木儿的念头反倒更加强烈了。

回到撒马尔罕后，哈兹罕将他的意思委婉地透露给孙子和孙女，忽辛当即表示反对。忽辛不喜欢帖木儿，他认为帖木儿为人傲慢又没教养，如果他娶了云娜一定不会给云娜带来幸福。哈兹罕却觉得帖木儿的言行无礼恰恰反映出他本性率真，像云娜这种单纯的女孩子，还是生活中没有多少心计的男人更适合她。

就这样，云娜至近的两个亲人，为了她的婚事，一个赞同，一个反对，争了个不亦乐乎。争到最后，依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两个人只好同时闭上嘴，任凭云娜自己做出选择。

爷孙约定，无论云娜做出何种选择，他们都不可以表示反对，不仅不可以表示反对，他们还必须心悦诚服地接受结果。

决定权莫名其妙地落在了云娜身上，拥有决定权的云娜却只顾低着头，一言不发，无论哈兹罕和忽辛如何追问，她就是什么也不说。

忽辛无计可施，想了个更简单的办法，让妹妹点下头或者摇摇头，如此一来，他们也好明白她的态度。云娜仍是方才的样子，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忽辛急得抓耳挠腮，恨不能把妹妹臭骂一顿。

还是哈兹罕更心细一些，他看到云娜的手一直摆弄着胸前的项坠。

红宝石的项链，像号角一样的红宝石项坠，还有红珊瑚的耳环，这些，可都是帖木儿送给云娜的礼物。

哈兹罕顿时明白了孙女的心意。

他拉拉忽辛的手，指指云娜佩戴的首饰，忽辛反应过来，在无奈和扫兴之中，接受了这门祖父和妹妹都看好的婚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忽辛代祖父问帖木儿，语气还算平和。他本身并不希望将妹妹嫁给这个心性粗野的年轻人，但此时此刻，他更不希望也不能允许这个年轻人拒绝这门亲事。这是为他唯一的胞妹考虑，他知道，被帖木儿拒绝对云娜来说，必定意味着灾难性的打击。

与其如此，还不如面对现实，接受帖木儿成为他们家族中的一员。当然，倘或帖木儿不识时务，他也绝对不会放过他。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说出来吧。”忽辛稍稍提高了声调，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话。

帖木儿从沉思中惊醒，抬头看着忽辛和哈兹罕，表情很自然地搪塞着：“唔，我太惊讶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愿意吗？”

“不愿意？怎么会！不过，我想问问，你们爷孙俩，不会是在拿我寻开心吧？”

帖木儿如此没有礼貌的问话反倒很合忽辛心意，他难得地笑了笑：“奇怪，你怎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你一直不喜欢我……”

“现在要嫁给你的人不是我。”

“是你，哦，我是说，如果你是女人，我也不敢娶。问题在于，云娜她愿意吗？打心底里愿意吗？有你这个做哥哥的坚决反对，她还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你打哪儿知道我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好，我也不必否认，我的确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这个人，现在也没什么改变。我就是想不明白，云娜身边那么多的好小伙子，你究竟哪一点比他们强，偏偏云娜会对你动心！还有我祖父，他一心疼爱他的孙女，最后竟选择你做他孙女婿。”

帖木儿微笑了，他懒得继续跟忽辛争论：“听你这么说我倒可以放心了，我只怕配不上云娜。”

“配得上配不上，先马马虎虎吧。但你保证一定要善待云娜，如果你做不

到，我想你明白后果。”

“云娜成了我的妻子，为我生儿育女，我没有理由不善待她。”

“好吧，既然你的意思如此，我们不妨把婚期确定一下。”哈兹罕很平静地接过了忽辛的话头。

“您是长辈，您做主好了。”

“不用问问你叔叔吗？”

“不用，我叔叔也会照您的意思为我操办迎娶之事的。”

哈兹罕略一沉吟：“那就下个月吧，我看过了，下个月有个好日子。”

“一切依您。”

“那好。对了，帖木儿……”

“什么？”

“中午一块儿吃顿饭。你去看看云娜吧，你们两个人有几天没见了，想必有许多话要说。”

“好。”帖木儿答应着，站起身。

如果沙奈此时在场，他一定会对帖木儿对哈兹罕爷孙的态度感到惊讶。沙奈与帖木儿是儿时的玩伴，也是成年后最好的朋友，可以这么说，长到二十岁，帖木儿对任何人还从来没有像他对哈兹罕这样恭顺过。

帖木儿的倔强曾让他的父母伤透了脑筋。少年时代，他时常对抗父母的管教，弄得母亲为他的野性难驯忧心忡忡，父亲则经常随手拿起棍子或者鞭子抽打他。可是，一旦鞭伤、棍伤痊愈，他仍然我行我素。父子多年较量，最后不可思议地以做父亲的向儿子认输告终。

有一天，父亲拿起鞭子又放下了，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想怎么样，随你吧。然后，父亲悄悄地对母亲说，你生的这个孩子，骨头硬着呢。你相信我吧，他如果将来不是个十足的混蛋，就一定会是个有大出息的人。

父母先后去世，偌大的家业被叔叔哈吉一点点骗占，帖木儿被迫去做了强盗。自此，他的为人行事越发无法无天。但这并不意味着帖木儿就此变得妄自尊大，而这恰恰也是包括沙奈在内的所有人最不了解帖木儿的地方。

事实上，无论对任何事，任何人，帖木儿始终都保持着既务实又清醒的头脑，这使他随时知道什么事是他该做的，什么事是他不该做的，必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低下高傲的头颅。

因此，不论他内心多么不情愿，他也绝不会听凭自己的本意拒绝哈兹罕。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想要见到那个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与云娜待在一起，至少强过面对哈兹罕和忽辛。

帖木儿以手抚胸，施礼退下。

陆

帖木儿与云娜的婚期很快确定下来。

按照哈兹罕与哈吉商议的结果，帖木儿将从撒马尔罕迎娶云娜回到碣石城，然后在碣石城中举行盛大的婚宴。

所有的事情都由哈吉分派手下人代劳了，即将成为新郎的帖木儿反倒很清闲，每日必到城外打猎，对叔叔则美其名曰要为参加婚宴的人准备一些野味。哈吉懒得管他，何况这个侄儿他也管不了。侄儿被哈兹罕相中，很快就要成为哈兹罕的孙女婿，他就更不能对侄儿说长论短了。

能与哈兹罕结为亲家，哈吉求之不得。哈兹罕的权高位重既让哈吉看好也让哈吉妒忌，但至少目前，哈吉需要哈兹罕这个保护伞，也就是说需要让哈兹罕的光环罩在他的头上，庇佑他进退自如。

沙奈等人被哈吉分别派到撒马尔罕、帖必力思、奥什等大城采买一些婚礼上急需的物品，包括餐具、家具、绸缎、珠宝、香料等等，沙奈知道这么多东西不可能一下买齐，他舍不得阿亚，索性带上阿亚一起去了。果然，等他们重新回到碣石城时，离帖木儿迎亲只剩三天不到的时间了。

阿亚存着心，一定要在婚礼前见上帖木儿一面。她有话要对帖木儿说，如果这些话她不说出来，她一定会憋得发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婚礼的前一天，阿亚终于有机会单独见到了帖木儿。

还是阿亚家的果园外那棵千年老树下。一个多月前，阿亚就是在这棵老槐树下向帖木儿提出成亲的要求，却被帖木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因为这个缘故，阿亚作为女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一直心绪难平。现在，帖木儿就要成亲了，她必须在帖木儿成亲前将这种伤害原原本本地还给帖木儿。

同一个地点，同样是黄昏，不同的是，阿亚见到帖木儿时，他没有在洗马，而是躺在大树下注视着没入云海的夕阳，他的神情里第一次带着几分迷茫。阿亚没想到，在帖木儿玩世不恭的背后也会隐藏着某些不为她所知的脆弱，这个发现让她的心里舒坦了一些，同时也让她伤害帖木儿

的愿望变得微弱了一些。

她走到帖木儿旁边，“嗨”了一声。

帖木儿似乎有点吃惊，抬眼望着她。

“你来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他们几乎同时问对方。

帖木儿将两只手重新垫在脑后，懒懒地问：“你怎么一个人来了？沙奈呢？”

“大家都在为你的事情忙碌，只有你可以躲在这里看夕阳。真不公平！又不是我们成亲，为什么我们比你还操心。”

“是啊，我也不明白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说你没良心你还真没良心，不说声谢谢也就罢了，居然还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臭屁样儿，你真是太可恶了。”

“你才知道啊。对了，你还没回答我，你来这里做什么？”

阿亚在帖木儿身边坐下来：“我来嘛，是想问问你，这一回，你娶到自己理想中的——真正的——蒙古公主了吗？”

她的语气里满是讥讽的意味，帖木儿认真地看看她，笑了：“我明白了，你来，是想为你自己讨个公道。”

“你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白，你虽然嫁给了沙奈，却很不甘心，因为你直到现在还对那天我拒绝你的事情耿耿于怀。”

“你胡说！”

“瞧，急什么！省省吧，阿亚，跟我打嘴仗，你可是从来没占过便宜。”

阿亚“哼”了一声，将身子一挺，脸对脸盯着帖木儿，恶狠狠地说道：“就算我说不过你又如何！反正，你的便宜也没占到哪里。至少，你娶的可不是什么真正的蒙古公主，云娜充其量只能算一位贵族小姐，她……”

帖木儿猛地将胳膊从脑后抽了出来。

阿亚以为他要动手打她，一惊之下，身体接连向后退了两步，后面的话

也被吓得咽了回去。

帖木儿却用手在脸上抹了几把，苦笑着责备道：“阿亚，你说话能不能离我的脸远点！瞧你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怪臭的。”

阿亚愣了片刻，终于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她一笑，帖木儿也笑了。他们一阵接一阵乐不可支的笑声惊飞树上的一对野鸽子，野鸽子振翅飞到另一棵树上，“咕咕”叫着，似乎在应和着他们的笑声。

是啊，说到底，这一切着实太可笑了：帖木儿拒绝了阿亚的求婚，阿亚因此嫁给了对她百依百顺的沙奈；帖木儿希望娶一位继承了成吉思汗血脉的公主，却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与云娜成婚。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原来都不会那么轻易就遂人心愿，而不能遂愿的人最终也只能选择随遇而安。

夕阳从云层直接跌落山后，夜幕一点点沉落。阿亚笑够了，站起身，同时伸手将帖木儿拉了起来。

帖木儿看着她的脸，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和语调问道：“现在，我们两个之间，扯平了吗？”

阿亚回道：“扯平了。”

“既然扯平了，我们回去吧。”

“嗯。”

帖木儿与阿亚并肩走了几步，想起一件事来：“唉，对了，阿亚，沙奈知道你来找我吗？”

“知道。”

“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你让我逼得恼羞成怒，揍我一顿，他可管不了。”

“早知道沙奈这么大度，我的确应该趁机揍你一顿。”

“幸亏你没有。否则，明天迎亲的新郎脸上一定多了几道鞭痕。”

“想不到你又是有备而来啊？好个恶毒的疯婆子！我说，你怎么不拿鞭子抽沙奈的脸？”

“他的脸长得比你好看多了，是妻子的门面，再说，他脸上的皮肤嫩得像小孩子一样，我可舍不得抽他。”

“舍不得抽他，倒舍得抽我！”

“废话，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有什么舍不得的！再说，我舍不得抽沙奈的脸，不代表我舍不得抽他的其他地方。”

“招了吧？我早就跟沙奈说过，娶你这种疯婆子，他有的是罪受呢。我让他想好了再做决定，可惜他被你迷住了，不肯听啊。”

“真的吗？”

帖木儿点点头。

“沙奈愿意，关你屁事。”

“也是。”帖木儿退让了一步。

帖木儿的这种退让哄得阿亚开心起来，她将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骂他的动作，然后，离开他，回家去找她的沙奈了。

帖木儿目送着阿亚走进帐子，在心里默默地说道：“阿亚，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娶一位真正的蒙古公主，我向真主发誓！”

第二章 人生第一场豪赌

壹

帖木儿与云娜的婚礼一结束，忽辛就回到他的封地。临行，他叮咛帖木儿一定要善待他的妹妹，帖木儿答应下来。

初婚的日子还算得上称心如意。帖木儿对云娜虽然不甚钟爱，但身边也没有其他的女人，因此始终保持着对云娜应有的敬重。婚后第二年，云娜生下了一个儿子，帖木儿十分高兴，为儿子起名只罕杰尔。儿子满月的时候，他在碣石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参加宴会的全是达官显贵和他的朋友，唯一让帖木儿感到意外和荣耀的是，色拉兹汗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还派人送来了贺礼。

宴会结束，帖木儿送云娜回娘家省亲。不久，哈兹罕将帖木儿擢升为将军，帖木儿掌握了权力。此前，帖木儿作为哈兹罕的侍卫长多次随哈兹罕领兵出征，每一次，他都身先士卒，从无败绩，他的勇敢为他在军队里赢得了威信。成为将军后，哈兹罕放心地让他独当一面，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训练军队和平定叛乱上，他的组织才能与军事才能逐渐为朝野共知。

随着地位稳固，声名鹊起，帖木儿的野心和天性中的莽撞又开始抬头。

他一面积极活动，仗义疏财，在军队中广泛笼络人心，一面到处散布对哈兹罕不利的谣言，并假借色拉兹汗的名义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哈兹罕的专制。他为此而努力，因为，取代云娜的祖父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一天半夜，他被叔叔哈吉从睡梦中唤醒。哈吉吩咐他不要说话，然后带着他从后门出来，来到一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像是汗宫后面的果园，院门前，有六个如狼似虎的壮汉正等候着他们。

帖木儿有点惊讶，想向哈吉问点什么，哈吉拉了一下他的胳膊，向他摇摇头。他明白过来，只好一言不发。壮汉给帖木儿和哈吉蒙上眼罩，引着他们走了一段路，后来，他们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

帖木儿眼睛看不见，耳朵却在尽力辨识着他所听到的一切。为他们引路的壮汉可能发出了什么信号，不多时，他听到几声“吱吱呀呀”的门响，给人特别费力的感觉，显然，刚被开启的门是用很沉重的材料建成。

帖木儿心头微微一动。

壮汉们围住了帖木儿和哈吉，先将他们随身携带的兵器全都收走，之后又将他们全身上下仔细搜查了一遍，才放他们进入门内。进门走了十数步，来到另一座门前，一个壮汉上前，熟练地开启了正中央一个装着机关的小门，其余的人这才将帖木儿和哈吉的眼罩除去。

进入小门前，帖木儿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在暗淡的光线下，他隐约看出第一道门像是一座石门，那么——如果他的判断没错——这个地方想必就是一个精心建造的秘密山洞了。

六个壮汉彼此使了个眼色，自动分开，两个在前，四个在后，手中都举着火把，引着叔侄二人沿着只能容两人勉强并行的狭长台阶逐级而下。

可能受心理作用影响，在这狭窄、陌生、生死未卜的空间里，除了一步一步、清晰可辨的脚步声，帖木儿觉得他还能听到哈吉紧张的心跳和沉重的呼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其实是他自己的心跳声从胸腔中传来，紧张使他的呼吸变得既沉重又不均匀。

不知走了多久，在台阶消失的同时，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另一个洞口。一个壮汉摸索着打开洞门，他们便进入一个宽阔的、地面平整的房间。这应该是建在地下的一处洞穴了，从洞穴的结构看，很像一个大储藏室，当然，这个大储藏室与一般家庭使用的储藏室颇有些不同的地方，它里面不仅空无一物，而且墙壁上还开了好多道门。除了他们进来的那一面墙上共有三道门外，其余三面墙壁上也均有三道一模一样的门，这样加起来整个房间就有十二道门了。如果将进来的那扇门关闭，某个人一旦在这样的环境待久了，就会辨不出方位来。

这大概就是建造这样一间屋子的真正用意所在。

不容帖木儿多想，壮汉们一起将手中的火把熄灭了，帖木儿和哈吉的眼前顿时变得漆黑一片。

一个壮汉吩咐叔侄二人站在原地别动。不一会儿，帖木儿的耳朵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声响，然后，他的胳膊被两个人架了起来，架着他的两个人带着他飞快地在房间里转起圈来。也不知转了多少圈，当帖木儿开始感到昏头涨脑甚至一阵阵犯着恶心想要呕吐时，一扇门突然开启了，刺眼的光线照射在他的眼睛上。他还没来得及向周围看上一眼，就被人一把推进了门里。

他似乎看到了哈吉，接着，门就在他的身后关闭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和完成。多少年之后，帖木儿只要回忆起这段令他恐怖的经历，就会无法克制他对色拉兹汗的憎恶，这种憎恶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对哈兹罕权位的觊觎和嫉妒。

他为这位大汗的所作所为不齿，如果当时不是他自己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别有所图，他万万不会答应色拉兹汗的任何要求。

在被人推了一把后，帖木儿已经置身于又一个房间或者说又一处洞穴了。从黑暗到光明，帖木儿的眼睛需要适应一下这种变化。他首先看到他的面前挂着巨大的黑色天鹅绒帷幕，之后，他看到了哈吉。

哈吉的脸色比他还要青白不定，但眼睛中闪现的神采与他相比却镇静许多。显然，哈吉曾经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他知道接下来他会看到什么，他不适应的只是被人强拉着转了无数圈，这使他像晕船一样难受无比。

六个壮汉两个守在门边，四个上前拉开第一道帷幕，第一道帷幕后出现第二道红色的帷幕，在红色的帷幕拉开的瞬间，帖木儿恍若一下子置身于富丽堂皇的汗宫之中。是的，权且将这个洞穴称作“地下汗宫”吧，因为它比真正的汗宫来说也毫不逊色。事实上，地下汗宫的一切装饰都仿如真正的汗宫，之所以还能辨认出它不是汗宫，是因为在这里可以闻到汗宫所没有的潮湿气息。

像帖木儿此前见过的汗宫一样，地下汗宫的洞壁周围和顶部同样被红色的帷幕遮掩得密密实实，帷幕的两侧中央也同样挂着美丽的壁毯。记得第一次进入汗宫时，帖木儿对其中一块表现狩猎场面的壁毯叹为观止。碧绿色的壁毯好似碧绿色的草原，四下逃散的猎物仿佛就要破壁而出。

帖木儿呆呆地站着。他的面前，天蓝色、米黄色、果青色、粉绿色的丝绦从顶部红色的帷幕间垂落下来。丝绦的下端离地面约一个半成人高，站在下面的人说话时，它的下端似乎也会随着话音微微摆动。后来帖木儿发现这是他的错觉，其实地下汗宫里是有空气流动的，只是他说不出来外面的空气究竟是如何进入到这个看似密闭的空间里来的。

地下汗宫的四角竖立着四根巨大的石柱，这些石柱想必是天然存在的，

因为它的表面无论粗细凹凸还是颜色都不尽相同，看起来像风化的山石一样。虽然工匠们对它们做了一些装饰，在每根柱身上都雕刻上简洁的花纹和古老的文字，可这些石柱仍然保持着最初的粗糙模样。

地下汗宫的地面砌着条形青石，正对着宫门靠近后墙的地方摆放着一张与汗宫里毫无二致的御床，纯金镶嵌的床头，嵌满宝石的床脚以及床沿精心镂空的花纹，都将主人的身份昭示无遗。

床上依旧铺着厚厚的、色彩和式样都堪称精美绝伦的纳失失褥垫，床前到门边则铺着一条可供三个人并排跪下的紫蓝色地毯。其实，这块长条地毯是由几块正方形的地毯拼接而成的，只是由于每块地毯的颜色相同，而且对接处的山河图案天衣无缝，看起来就如同整块地毯一般。

御床的下面，地毯的两侧，各摆放着六把高靠背圈椅，这些做工精细考究、铺着丝绸坐垫的红木靠背圈椅是波斯商人从中国购买回来然后又以昂贵的价格卖入汗廷以及王公大臣们的家的，帖木儿在哈兹罕的府上也见过几把。拥有这样的红木椅象征了财富和身份。

可能是帖木儿对地下汗宫的观察太过投入而且心思也太过专注吧，他根本没看到御床上有人，直到一个壮汉在他耳边低声喝道“还不跪下”，他才恍然看到色拉兹汗正舒适地半靠在靠枕上，用一种好笑的神情打量着他。

犹如从天而降的色拉兹汗着实把帖木儿吓了一跳。

色拉兹汗是个身高中等、体格肥胖的年轻人，由于常年耽于酒色，他的肤色黯淡，两眼无光，加上他脸上的皮肤早早变得松弛，两只眼袋也垂了下来，他给人的印象就远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

帖木儿对这位傀儡大汗从来不曾有过好感，不过，碍于君臣名分，他还得向这位大汗跪下施礼。

看到他跪下，哈吉也匆匆忙忙地跪下了。

“我这里怎么样？”色拉兹汗的声音像他的眼神一样，既空洞，又无力。

“啊……”

色拉兹汗稍稍从靠枕上欠起身体，探视着帖木儿的眼睛：“你怎么不回答？你的意思难道是，这里还不够好吗？”

“不，不，你误会了。我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恐怕我只能说，这里的一切都太让我惊奇了。”

帖木儿说的是实话，他像个傻瓜一样被人带到了色拉兹汗的面前，从疑惑、恐惧到别有洞天的转变，他所经历的一切无法不让他感到惊奇。

色拉兹汗得意地笑起来，他前仰后合的样子表明他在捧腹大笑，可他的笑声根本发不出来，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的嗓子，最终只能发出“沙沙”的声音。“沙沙”的声音在地下汗宫中回荡，犹如一条长长的蟒蛇在草丛中爬过，帖木儿听得头皮阵阵发麻。他突然想到，在这个天堂般的地狱，如果他死了，沙奈他们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找到他的尸体。

笑够了，色拉兹汗说道：“起来吧。”

帖木儿和哈吉谢过色拉兹汗，一起站了起来。

帖木儿感到膝盖有些发僵发软，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坚信这都是刚才的强烈不适给他留下的后遗症。

色拉兹汗示意帖木儿和哈吉坐下说话，帖木儿退后一步，坐在右边第二把红木靠背圈椅上，将上首的位置留给了哈吉。

色拉兹汗一直注意着帖木儿的一举一动，在他红肿的眼泡里，一双细长的眼睛出人意料地闪现出精明的光芒。

帖木儿偶尔看到了他眼里的光芒，心头不由微微一震。

难道，一直以来都是他想错了，色拉兹汗委顿消沉的表面背后其实还藏着心机深沉的另一面，而委顿与消沉只不过是这位大汗借以保护自己的伪装？假如他的推测没错，他倒必须有所警觉了，也就是说，他不但不该小瞧这位蒙古大汗，还应该对他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和顺从。

色拉兹汗清了清嗓子，咕哝了一句什么，帖木儿没听清，哈吉推了帖木儿一下，帖木儿反应过来，含糊地应道：“在。”

“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这一次，帖木儿集中起全部注意力，总算将色拉兹汗低哑的问话听到了耳朵里。听色拉兹汗说话使他精神紧张，他感觉自己都快发疯了。对于色拉兹汗的问话，他只能回答“是”，心里却在想，我宁愿像一头狮子让人在草原上猎杀，也不要做一只老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苟且偷安。

色拉兹汗从御床上坐直了身体，帖木儿抬起头来，正好遇上色拉兹汗审视的目光，那目光里流露的暧昧让帖木儿的脊背也开始发凉。此时此刻，帖木儿真有一种后悔莫及的感觉，他若早知道哈吉带他来的是这么个鬼地方，他宁可杀了哈吉重新去做强盗也强似面对着人鬼莫测的色拉兹汗。

色拉兹汗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他摇摇头，缓慢地说道：“你说的不是心里话。”

帖木儿惊奇地与色拉兹汗四目相对。他所惊奇的并非色拉兹汗看透了他

的内心，而是色拉兹汗的声音突然间发生了变化。他清亮的声音非但不喑哑晦涩，相反几乎可以用“中气十足”这个词来形容了。

色拉兹汗，他面前的色拉兹汗，这位做了多年傀儡的大汗，他的身上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我想，你此刻的心里一定很后悔，你一定在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与色拉兹汗面对？你的恐惧让你变得迟钝，你不愿意稀里糊涂地死去。但是，你已经来了，从你站到我的面前那一刻起，你的命运就不再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所以，我再问你一次，你要不要丢掉你的恐惧，要不要打起精神来，仔细听我说话？”

“要。”帖木儿自然而然地回答。

是的。他的大脑准确地判别出一件事，那就是，色拉兹汗说的没错，他的确在撒谎，的确感到恐惧。那么，既然色拉兹汗已经看透了他的内心，他又何必继续掩饰自己？他自信他还不是胆小鬼，因此，不管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宁可像现在这样与色拉兹汗清清楚楚地面对。

色拉兹汗点点头，重新躺回御床上。帖木儿第一次觐见色拉兹汗时他也是这样躺着跟哈兹罕、跟他、跟群臣说话的，记得当时他就在想，色拉兹汗的懒散肯定是造成他肥胖的主要原因。

色拉兹汗没有改变他说话的语气，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听说，你一直对哈兹罕心怀不满？”

“是。”帖木儿毫不犹豫、简短地回答，他没必要跟色拉兹汗兜圈子，既然色拉兹汗什么都知道，兜圈子对他毫无意义。

“为什么？”

“我也说不上，或许，只是因为我看不惯他的飞扬跋扈和势大欺主吧。其实，在军队里反对他的人不在少数。”

“他可是你妻子的祖父啊。”

“这点我没忘。有的时候，亲情不可能代表一切，否则，在历朝历代的宫廷里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人伦惨变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我会为此努力，让一切回归正位。”

“你说的回归正位，莫非是让我这个大汗重新握有权力？”

帖木儿欠欠身：“是。”

“你在将士中间是这样鼓动的没错。不过，我了解你内心真实的想法，你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你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取哈兹罕以代之。”

“你的想法没错，正如我自己的想法一样。”

“既然如此，看来我可以依靠你。”

“依靠我？”

“是的。”

“也许……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你应该懂得。你做的事与我不谋而合，你怎么会不明白呢？”

“当然，我明白。”

“等我重新握有权力，你和哈吉就是我的功臣。我会重用你们叔侄二人，这一点，你和哈吉尽管放心。”

帖木儿看了叔叔哈吉一眼，目光滑过一丝惊讶。

“哈吉是我的人。”色拉兹汗淡淡地说。

“我猜到了。”

“现在，我是不是也可以把你看作我的人？”

“我想，可以。”

“我不止一次听说，你作战勇敢，谋略得当，在将士们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地方，也是我们成功的本钱。如果我让你做一些准备，你觉得大约多久你才有把握采取行动？”

帖木儿沉吟片刻。

“一个月的时间够不够？”

“十天足矣。时间拖得越久，越对我们不利。”

“你要如何入手？”

“我已经联络了不少反对哈兹罕的将士，举事的时候，最先需要解决的是哈兹罕的亲信将领和军队。”

“你的行动会不会已经被哈兹罕察知？”

“我尽量做到隐秘，但我不敢保证我身边的人里没有哈兹罕的眼线。另外，要成大事，就不能太过畏首畏尾、瞻前顾后。”

“很好，你的想法正合我的心意。长久以来，我的身边一直缺少一位像你

一样胆识兼备又愿意为我效力的年轻人。哈吉担负使命暗中为我物色人选，他把你推荐给我，证明他不止心思缜密，而且慧眼独具。成功之日，我将赐予你们叔侄封地称王的权力，而你们，作为我的左膀右臂和心腹，我将同时给予你们独当一面以及充分发挥才智的机会，确保你们享受荣华富贵。我相信，只要我们君臣同心，我们一定能夺回被哈兹罕偷窃的权力。”

“一定。”这是进入地下汗宫后哈吉说的唯一一句话。

色拉兹汗摆摆手：“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吧。你们趁着天黑离开，不会有人发现你们的行踪。十天后，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是。”

帖木儿和哈吉同时起身，施礼告退。还是此前带他们前来的那六个壮汉抢步上前，拉开帷幕。

刚才，在帖木儿、哈吉与色拉兹汗交谈的时候，六个壮汉像守候猎物伺机而出的狼群一样，安静地待在角落里，监视着叔侄二人的一举一动。

帖木儿能够感受到射到他脊梁上的一道道虎视眈眈的目光，他虽然并不畏惧，却深感厌恶。

沉重的帷幕即将在帖木儿的身后拉上的瞬间，他回头看了色拉兹汗一眼，然而，色拉兹汗的脑袋陷在松软的枕头里，他已经看不到色拉兹汗的脸了。

他擦了把手心里浸出的汗水，暗暗想到，这个傀儡大汗，果然并不像哈兹罕也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帖木儿和哈吉从另一条像迷宫一样的地道被带出地下汗宫，沿着石级来到地面上时，壮汉们将他们的眼睛重新蒙了起来，直到将二人护送到街上，才给二人解开眼罩。六个壮汉彼此使个眼色，丢下他们，疾步离去了。

帖木儿望着哈吉，哈吉的脸色阴沉，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你怎么想？”过了一会儿，哈吉四顾无人，问道。

“我听你的。”

“先做准备吧，就算不是为了大汗……”哈吉的话没有说完，帖木儿也没有追问，他不用追问也知道哈吉要说什么，哈吉的目标是推翻哈兹罕，在这一点上，帖木儿愿意与他合作。

至于将来，叔侄二人是否会成为对手，那就看天意如何了。

帖木儿问叔叔：“你要直接回碣石吗？”

哈吉回道：“是的，马上就走。在这里分开，不会有人看见我们。我们各自准备吧，到时，我会与你联络。”

帖木儿点点头。

哈吉意味深长地注视着帖木儿，帖木儿坦然地迎视着他的目光。在如水的月辉下，彼此相视的叔侄二人竟有几分相似的心情。片刻，哈吉微笑了一下，拍拍帖木儿的肩膀，步履匆忙地消失在深沉的夜幕中。

帖木儿也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与哈吉慌张的脚步不同，他显得悠闲、从容，如同平常在街上散步一样，丝毫不想加快速度。

整条街上寂静无声，他尽情呼吸着清冽的空气，试图甩掉地下汗宫留给他的令他眩晕的记忆。除此之外，有些事，他还需要好好想想。

事实上，他也必须静下心来将所有的事情思索清楚。

他并非不知道，接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是一场以荣誉、以性命为赌注的豪赌，一旦赌输了，他就可能身陷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且永无翻身的机会。

那么，究竟要不要做呢？

要不要呢？

贰

三天后，哈吉从碣石城给帖木儿送来了确切的消息。举事的时间不做变更，他要帖木儿提前一天与色拉兹汗掌握的军队取得联系。

届时，哈吉和他的军队会驻扎在撒马尔罕附近。如果一切顺利，哈吉将按照约定先行返回碣石城，继续肃清周围城市拥护哈兹罕的力量，如果事情败露，他将接应帖木儿撤回碣石城，两支军队合二为一，抗击哈兹罕的追兵。

一切都很顺利。此后，哈吉一直与帖木儿保持着必要的联系。

色拉兹汗那边也有消息来，他的亲信将领已经控制了汗宫内外，就等着合适的时机解决哈兹罕安插在侍卫军里的力量。

帖木儿已经联络了十几支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表示愿意支持他推翻哈兹罕的行动。不仅如此，原先跟随他，后来被哈兹罕分派到各个军队中的他的那些同伴也都做好了准备，在举事当天他们会重新聚首在他的

身边，与他并肩战斗。帖木儿踌躇满志，相信好运会陪伴在他身边。

哈吉最后一次派人与帖木儿联系，举事的时间确定在九日凌晨。

当晚，帖木儿与沙奈待在一起，沙奈陪他喝了一些酒。两个人都没有多少话说，沙奈是因为心神不定，帖木儿则在思虑一旦举事成功后他该如何对待哈兹罕。后来，沙奈告辞回去了，他说阿亚还在等他。

沙奈一走，帖木儿躺在床上，打算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以为他一定会兴奋得睡不着，不料，他躺下没多久就蒙蒙眬眬地进入了梦乡，直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他才抓起放在枕边的蒙古弯刀，从床上一跃而起。

“谁？”他喝道。

“筛海。”

帖木儿拉开门。

筛海跟着帖木儿走进房间。引筛海前来的侍卫将点燃的油灯放在桌上，然后悄然退了出去。

帖木儿借着暗淡的光线，疑惑地打量着筛海。

灯光下，筛海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眼睛里出人意料地流露出些许惊慌，他不同以往的神情表明一定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情。

“怎么了？”

“帖木儿，你得赶紧离开，越快越好！”

“啊？”

“你要抓紧时间逃走！哈兹罕的人很快就到了。”

“你说得仔细一点。”

“来不及了，只能简单地说。你们的事情败露了，哈兹罕控制了汗宫，他发誓要抓到你。我得到秘密消息，担心你和沙奈、阿亚的安危，就亲自赶来了。你快走吧，再晚了，只怕你们谁也走不脱。”

“难道有人告密？”

“不清楚，这些事容我慢慢查明。现在最要紧的，是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记住，流亡也好，去当土匪也好，总之不能让哈兹罕抓到你。”

“我知道了。”

“快走，快去找沙奈和阿亚。”

“好。”

帖木儿走到门边，又想起什么：“筛海，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我嘛，你放心，我以前帮过哈兹罕，这点情义他还得念。何况，我自始至终没有参加你们的行动，向哈兹罕告密的人攀不出我来。不光如此，我毕竟还是弘吉剌部的首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轻易不敢动我。”

“哦，筛海，你的恩德我不会忘记。”

“别说这么多了，快走吧。对了，我差点忘了，你夫人怎么办？要不要设法通知她一起逃走？”

“算了。我即使能够侥幸逃出去，也是去做土匪，不是去做独霸一方的王公。况且，我反对的人又是她的祖父，她不会愿意陪我吃苦的。不如让她继续留在她祖父身边，至少，她祖父可以保证她和我儿子的安全。”

筛海略一沉吟：“也罢，就这么办吧。”

帖木儿带着几个亲信连夜离开了撒马尔罕，途中，他幸运地集合起自己昔日同伴中的大部分，还有一些愿意追随他的将士陆续投奔了他，当他退到铁门关一带的山中时，他已拥有一支近千人的队伍了。

不出两日，哈兹罕率领大军五千人追至铁门关。帖木儿利用对地形熟稔的优势与哈兹罕周旋。然而，哈兹罕似乎掌握了他指挥的规律，凭借经验和五倍于帖木儿军队的优势不断缩小包围圈，致使帖木儿与哈兹罕数次交手均有不少伤亡，他的队伍也迅速锐减到原来人数的四分之一。帖木儿知道不能再与哈兹罕纠缠下去，决定撤出铁门关，相机甩掉哈兹罕的追兵。

帖木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先是向南撤退，继而向北，继而向东，继而又向南，最后向西。他走到哪里，他的队伍劫掠到哪里，主要劫掠粮食和牲畜，如果遇到商队，他不要瓷器之类易碎的东西，只要细软和金银珠宝，他把劫掠来的东西全都按功劳大小分给手下将士，人人有份。这样一来，在逃亡中，他的队伍非但没有减损，相反很快增加到了五百余人。

哈兹罕的追兵却被帖木儿的神出鬼没搞得晕头转向，有几次，他们好不容易捕捉到了帖木儿的行踪，可当他们赶到时，帖木儿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一次次的挫败让追兵意志消沉，疲于奔命更使他们怨声不断。再到后来，连哈兹罕本人想要一举消灭帖木儿的雄心壮志也被消磨殆尽。

这样，在对帖木儿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追击之后，哈兹罕下令撤回撒马尔罕。

追兵无功而返，帖木儿稍稍松了口气。

秋天，帖木儿率领队伍来到西斯坦边境。西斯坦人多以放牧为生，依山傍水，牛羊肥美。开始，西斯坦人对从天而降的劫匪毫无防备，牛羊财物屡屡被抢却无抵御之策，只能选择到更隐僻的地方放牧。而帖木儿和他的人屡屡得手，也使帖木儿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的劫掠区域逐渐向西斯坦腹地深入。

为了对付帖木儿，西斯坦首领决定将牧民们集中起来放牧，放牧地点经常变换，并派军队轮流对畜群进行保护。没想到，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正中帖木儿下怀，他早对西斯坦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作过全面了解，不仅如此，他还下功夫收买了两个贪婪的西斯坦牧人父子，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西斯坦人最近几天总把牲畜赶到一个狭谷，狭谷中有丰美的草场，是非常理想的放牧地点。被收买的父子答应帖木儿，一旦有机可乘，他们会及时通知帖木儿。

对于这个天赐的良机，帖木儿垂涎三尺。他提前数日将队伍拉到离狭谷三十里处的丛林之中，每日都暗中潜入峡谷附近侦察。他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他有预感，这个机会很快就会到来。

应该说，一切都在帖木儿的计划之中。不久，两个西斯坦牧人送来确切消息，为了保护峡谷的草场，不要过度使用，西斯坦首领决定明日过后，就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继续放牧。

当晚，帖木儿率领他的人马在狭谷附近的山中秘密隐藏下来。他这样做，一是这些日子他通过对狭谷的秘密侦察，已制定出一个周密的抢劫和撤退方案；二是为了居高临下，迅速出击。

当夜幕降临时，沙奈来到帖木儿的营帐。

从撒马尔罕逃亡到来到西斯坦边境抢劫，阿亚一直都跟随在沙奈和帖木儿身边。但自从深入西斯坦腹地后，沙奈担心阿亚有危险，执意将她留在西斯坦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每次劫掠成功，他才回家探望阿亚。

近一段时间，由于帖木儿决定攻打峡谷，沙奈差不多有十多天没能见到阿亚了。当队伍来到丛林间宿营时，沙奈再也抵制不住对阿亚的思念，决定哪怕事后被帖木儿责怪也要与阿亚见上一面。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目的，吃过晚饭，沙奈特意到帖木儿的帐中，若无其事地与他闲聊了一会儿。后来，他见帖木儿有些心不在焉，便知趣地告辞出来。他离开时，帖木儿的侍卫都看到了他。

他原本也是要他们看见。

他向自己的帐子走去，他的住处离帖木儿不到一百米。他故意招摇地走到了自己的帐子前，好像要回去休息，但他并没有进去，而是从帐子后

面偷偷带出了自己的战马，趁夜色溜出了营地。

叁

深夜，沙奈敲开了家门，风尘仆仆地出现阿亚面前。他是从临时宿营地溜回来向阿亚告别的，明天，他们要有一次重大的活动，他想念阿亚，想在行动前和阿亚缱绻缠绵一番。

帖木儿对西斯坦商队的抢夺，近来已发展到对西斯坦畜群的大肆劫掠，并在屡屡得手之后，不计后果地向内渗入。这些日子，他又在策划一次大胆的行动，沙奈回家将这个消息说给阿亚时，脸上少见地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情。

阿亚蓦然就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尽管她知道，她不可能阻止沙奈。

这一夜，阿亚对沙奈极尽温柔。后来，沙奈筋疲力尽，将头枕在阿亚的臂膀上，沉沉入睡。

时间不很长，沙奈惊醒过来。外面的天色还没有亮，沙奈却精神抖擞，起来到外面收拾好鞍鞯。他正要上马时，阿亚叫住了他。阿亚递给沙奈一碗马奶酒，说行前喝一碗马奶酒会带给他好运。无论成亲前还是成亲后，沙奈对阿亚向来百依百顺，别说阿亚只是给他喝碗马奶酒，就是阿亚给他喝碗毒药，他也照喝不误。他接过碗，“咕咕噜噜”将一碗马奶酒喝得一滴不剩。

沙奈将空碗递还给阿亚，翻身跳上马背。阿亚默默看着他，沙奈在马上向阿亚挥手告别，他的手刚挥到一半，头一晕，身子直直地摔落在马下。

阿亚走到沙奈跟前，俯身背起他，将他送回帐子。她给他盖上毛毯，看了他一会儿。她知道短时间内沙奈不会醒来，她取下他的弓箭背在背上，取下他刻不离身的波斯刀斜挎在腰间，然后，她来到帐外，跳上了他的战马。直到这时，她才想起，她忘了问沙奈他们在哪里宿营。

她想了想，向沙奈偶尔给她透露过的一处宿营地纵马驰去。她不知道是否能遇上帖木儿的队伍，帖木儿的宿营地一直都在变换，她不过想碰碰运气。

她的运气并不好，宿营地空无一人。她漫无目的地在西斯坦境内游荡，西斯坦人对于察合台人的敌意使她不敢向任何人直接询问情况，后来，她遇到一位正在草地上拣牛粪的老人，老人看她又累又渴的样子，问她在做什么。她见老人长得慈眉善目，就对老人说，她在找她哥哥，她家里只有哥哥一个男孩子，可他偏偏一点不争气，不喜欢放牧，不喜欢劳动，只喜欢跟个土匪头子四处打家劫舍，让父母为他操碎了心。据说最

近他跟着土匪头子跑到了西斯坦这边，父母担心他，全都病倒了，她只好偷偷跑出来找他，她找了好几天，却连哥哥的一点消息都没听到。

她说着说着，嘤嘤哭泣起来，说真的，她确实有些绝望了，因此哭得像模像样，眼泪源源不断。

老人同情地看着她，拿来酸奶给她喝。等她稍稍平静下来，老人才不无遗憾地告诉她，恐怕她哥哥真的凶多吉少了。

她大吃一惊，不哭了。

老人问她："你说的那个土匪头子，是不是一个名叫帖木儿的察合台人？"

她说是。

"那就对了。唉，你哥哥真不该做劫匪。可怜的人，他这一次在劫难逃了。"

她问："真的吗？为什么？"

老人叹口气，解释说，他的儿子告诉他，为了对付神出鬼没的帖木儿劫匪，西斯坦部首领故意对外放出风声，说为了防止察合台人劫掠牲畜，要在各处水草丰美的地方轮流放牧，并且派人加以保护。首领这么说的，最近一段日子也确实这么做了。果然，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间畜群和牧人都安然无事，渐渐地，西斯坦人放松了警惕，决定将畜群赶到峡谷放牧，峡谷的草场很好，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他们会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

进入峡谷的路只有一条，看护畜群的军队觉得万无一失，也不再那么用心，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处喝酒，有时牛、羊走出峡谷他们也不太管，只差遣牧民追回来了事。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西斯坦人制造出来的假象，首领真正的目的，是将劫匪引入峡谷，聚而歼之。

可能也是天意，劫匪被假象所迷惑，上当了。今天上午，他们冲进峡谷，峡谷中的西斯坦人不及防备，四散奔逃。正当劫匪们赶着轻易得来的战利品打算离开峡谷时，西斯坦部首领派来的军队将他们团团围住。一场激战之后，五百多察合台人包括他们的匪首在内，一个不剩全被杀死在谷中。

阿亚望着老人，嘴唇白得像纸一样。

"你怎么知道？"许久，她昏头涨脑地问。

老人回答，他的儿子参加了清理战场。他们把所有的尸体都堆积在一起，准备明天再做处理。

阿亚又问：“去峡谷怎么走？”

老人惊奇地看着她：“难道，你要进峡谷？”

“是的。”

“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那样的惨景，你一个姑娘家……”

“不，我一定要去！”阿亚打断了老人的话。她攀住老人的肩头，一双眸子亮得令人心悸。

老人注视着她。片刻，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我引你一段，指给你路。”

阿亚独自走进峡谷。太阳西斜，整个峡谷沉入一片暗影之中，两边的峭壁挤压着山风，发出阴恻的哨声，秃鹫的鸣叫此起彼伏，渲染着死亡与惊悚。一些秃鹫落在尸身上，挑选和享受着它们的美食，即使阿亚短暂地惊飞了它们，它们仍徘徊不去，在阿亚头上盘旋翻飞。

阿亚并不觉得恐惧，巨大的悲痛已经让她忘掉了恐惧。她要找到帖木儿的尸体，这对她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沙奈因为她的计谋保住了一条性命，对此，她并不感到内疚，她反倒为此暗暗庆幸。但如果找不到帖木儿的尸体，沙奈必定自责终生，看似绵善的沙奈，对友情有着与对爱情一样的执着。

一具具血肉模糊、断头缺臂的尸体，一副副曾经鲜活而如今苍白的面孔，这里发生过的惨烈厮杀，远远超出阿亚的想象。尤其让阿亚痛苦的是，这些死去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像她自己的亲兄弟一般。

西斯坦人将察合台人的尸体集中堆放在一起，而将他们自己的伤员和尸体全部装车运走了。阿亚没有发现帖木儿，只能一具一具翻看着，她的内心多么希望他们中间还有人活着。

峡谷中的光线越来越暗淡，快要什么也看不清了。阿亚一直翻到两臂酸麻，再也动弹不得时，帖木儿的尸体仍然不见踪迹。终于，巨大的绝望和悲痛压垮了阿亚，她跌坐在几十具被堆集起来的尸体旁，将手蒙在眼睛上，将头沉沉地埋进肘弯里。她的眼睛生疼，可她就是流不出眼泪来。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到自己的衣摆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

她以为是错觉，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一动不动。

不对!还是那个东西，将她的衣摆扯了一下，扯了一下，又扯了一下。

她心头一凉，愕然向下看去。

天哪!死人堆中竟伸出一只手来，这只手正拉扯着她的衣摆。她看不到拉扯她的人，拉扯她的人被埋在尸体之中。

阿亚一跃而起。她不知自己哪来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搬掉了摞在手臂上面的十多具尸体，这时，她看到一个“血人”，“血人”的头微微抬了一下，在那短暂的瞬间，她凭感觉认出了那张脸。

那是一张除沙奈之外她最熟悉的脸。

“帖木儿！”她跪在“血人”的面前，抱着他泪如泉涌。

帖木儿没有回答。他的脸挨在地上，像死去一般。

阿亚强健的身体这时发挥了作用，她不再犹豫，背起身材高大的帖木儿，向她留在山谷入口处的大宛马跑去。她必须要救帖木儿，无论如何，她一定要救帖木儿，这成了支撑她的唯一力量。

山谷里黑暗一片，她跑着跑着，脚下被一具别的尸体绊了一下，她的身体一下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帖木儿从她的后背上滚落下来，她顾不得疼痛，俯身重新背起帖木儿，向谷口跑去。她带来的坐骑在谷口来回踱着步，显得有些焦躁不安。看到女主人，它善解人意地迎了上来。

阿亚费力地将帖木儿放在它的背上。

肆

阿亚回到自己和沙奈的那座小帐子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她勒住坐骑，看到沙奈刚好踉跄着走出帐子。大概是她给沙奈用的药用得狠了些，沙奈在整整昏睡了十二个时辰之后，仍然双腿无力，视物不清。

阿亚没叫沙奈，将帖木儿背进帐子，放在沙奈睡过的地方。

“怎么啦？怎么啦？”沙奈追着阿亚问，显然，他模糊的意识里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

阿亚顾不上回答他，她点燃油灯，细心地检查着帖木儿的伤势。

帖木儿的右腿被棍棒一类的东西生生打断了，右手被砍断了小指和无名指，胸背各有一处刀伤。一处刀伤离心脏很近，帖木儿能够活下来真是万幸，但帖木儿是否能够活过明天，活过后天，她心里一点底没有。

如果这里是碣石城或者铁门村，她可以为帖木儿请来当地最好的大夫。可这里是西斯坦境内，如果她去请大夫，只怕他们三个人连明天都活不过去。

该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阿亚扯开了帖木儿的衣襟，用酒为他清洗伤口。阿亚存下的半坛烈酒是从碣石城一路带到西斯坦来的，平素，帖木儿来看望她和沙奈时，喜欢和沙奈大块大块吃烤羊肉，大碗大碗喝酒，他们已经喝掉了几坛，只剩下这弥足珍贵的半坛了。沙奈在一旁注视着阿亚的举动，许多事情慢慢地回到了他的脑海里。

“阿亚。”沙奈的声音不再是那么含含糊糊的了。

阿亚头也没抬：“沙奈，快来帮忙。”

沙奈蹲在帖木儿的身边，重新将帖木儿的伤口检查了一遍。他的眉头微微皱着，脸上的表情十分专注、严肃。他再没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类的无聊问题，他很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使他的内心充满内疚，埋怨自己没有同弟兄们一起赴死，他也不会对阿亚说。阿亚第一次意识到，沙奈的骨子里其实有一种很坚强的东西，她的沙奈是个真正的男人，值得她托付终生。

沙奈小的时候常跟祖父打猎，从祖父那里学到了一些治疗跌打损伤的土办法。在阿亚为帖木儿清洗伤口的时候，他为帖木儿接上了断腿。至于帖木儿被斩断的两根手指，他只能为他包扎起来。

等阿亚和沙奈做完所有能做的事情后，阿亚将头靠在沙奈的肩膀上，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清晨，阿亚不是被刺眼的光线而是被两个男人的对话声惊醒的。

“长生天保佑！帖木儿，你活下来了。”

“当然，我命大，死不了。”

她睁开眼睛，正遇上帖木儿注视着她的目光，帖木儿的眼睛明亮如昔。

“你醒了，帖木儿？”阿亚又惊又喜。

“我没事了。”

“真的吗？”

“真的。阿亚，我想，应该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吧？”

“是她。”

“我有这样的感觉。”

“帖木儿。”

“怎么啦？”

“对不起。”

“是因为你没有跟弟兄们一起死掉吗？”

“我……”

“帖木儿，不怨沙奈，都是我的错。我给他喝了药。”

“什么药？”

“让他昏睡的药。”

“我猜到了。早晨集合你没有到，有人说看见你天黑的时候溜了出去，我就估计到后来发生的事情了。我得说，感谢你，阿亚。”

“感谢我？”

“你以为，因为我的失误，让弟兄们都去送死我就很高兴吗？你的计谋使沙奈活了下来，我的身边至少还有一位好朋友，不，两位好朋友，我怎能不为此感到庆幸！何况，你毕竟没有放弃我，把我从死人堆里一路背了出来。”

“我不知道你还活着。当时，我只是想，即使你死了，我也得把你背回来，要不，沙奈会埋怨我一辈子的。”

帖木儿笑了一下，伤口不觉被牵动了，他疼得皱了皱眉头。

“沙奈，你给帖木儿换药，我去设法搞辆马车来。我们不能长时间待在这里，我担心待久了会有危险。”

“也对，你小心些。”

“知道。”

沙奈从腰间解下玉佩，交在阿亚手里：“把这个拿上，找个识货的人卖掉，买辆马车足够了。”

“可这玉佩不是……”

“没关系，祖父不会埋怨我的。再珍贵的东西也比不上人重要。”

帖木儿什么也没说。他从来不会把真正感激的话放在嘴上。

整整一个白天阿亚都在外面，直到天黑透了才回来。沙奈不敢离开帖木儿身边，耳朵却敏锐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阿亚刚将马车停在帐前，沙奈已经走了出来。

沙奈拉着阿亚回到帐子，看了她一眼，不觉大吃一惊。

出现在沙奈和帖木儿面前的阿亚简直令人不敢相认。她满脸瘀紫青肿，一个眼眶乌黑，嘴角处尚且挂着一道血痕。她的衣服像在泥里滚过一样，袖子、衣领、下摆都被撕破了许多块，半个后背露了出来。

阿亚颇有些得意地向沙奈一笑："妥了。"

"你这是怎么啦？"沙奈不知道是心疼还是愤怒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帖木儿也问。

"嗨，别提了。我原本想找个识货的把玉佩卖个好价，不料在城里碰上几个无赖，他们认出我是察合台人，又见我的玉佩值钱，想白白抢走。我哪里肯依，就跟他们打了起来。他们仗着人多，我打不过他们，要不也不会这么吃亏。后来，多亏一个给我指过路的西斯坦老人经过那里帮我说和，他们才算放了我，可玉佩还是被他们抢走了。我不甘心。你也知道，丢了玉佩我们就买不到马车了，所以他们离开后我一直悄悄跟着他们，我看到他们把玉佩卖掉了，换了钱到一个酒肆买了十几坛酒，雇了一辆马车运出城。我就跟着他们走，他们来到挺远的一个帐子，把酒全卸到帐外，他们中的一个人还宰了一只羊，在大锅里煮，肉还没熟他们就开始喝酒。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坛，反正最后他们全都醉倒了，一个个醉得像死猪一样。我就偷了他们的马车，把他们没吃完的肉放在空坛子里，没喝完的酒也装上，一路赶了回来。哼，他们活该，明天他们还得给人家赔马车，我们的玉佩可不是白抢的。"

面对阿亚的笑脸，沙奈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你呀……"

"别啰唆了。帮我把帖木儿背出去，车上吃的喝的都有，我们趁夜赶紧逃吧，走晚了会让西斯坦人发现的。"

帖木儿的右腿动不了，沙奈和阿亚费了一番力气才将他弄到马车上。阿亚取出冷羊肉让他们吃，还让他们喝酒，她自己坐在前面，亲自驾车。

沙奈从车里探头问她："阿亚，让我赶车吧，你进来吃些东西。"

阿亚回道："不用，我这会儿不饿。"

说是不饿，其实是她嘴疼，不想吃。

过了一会儿，沙奈又从车里探出头："阿亚，你要不要喝点东西？"

沙奈的婆婆妈妈阿亚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有时也令她恼火，不过多数情况下她都很受用。不管怎么说，她知道沙奈爱她，对她的关怀无微不至。

“给我点酒喝吧。”她回道。

沙奈倒了一碗酒，从车厢里递给她。

阿亚奇怪：“你从哪儿弄了碗来？”

“车里有一只。”

“嚯，这帮兔崽子，备得倒挺全。”

阿亚一边骂着，一边喝酒，酒液刺得她嘴角生疼，她只好把酒碗还给沙奈。“这酒一点不好喝。”她找了个借口。

“还好啊。”沙奈奇怪地说。

“不好。”阿亚坚持。

帖木儿从车里说话了：“阿亚，等以后我做了大汗，我送你一百个用世界各地最上等的玉石制作的玉佩，怎么样？”

阿亚咧嘴一笑，因为疼痛，又将笑容敛去了：“你能做大汗吗？”

“为什么不能？”

“你忘了，成吉思汗的法典里规定，只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才可以称汗，你又不是他的直系，怎么称汗？”

“称不称汗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拥有大汗的业绩和权力，我要做的是名副其实的大汗，而不是只拥有大汗的虚衔。”

“你这人挺有野心嘛。”

“哪个男人没有野心。”

“沙奈就没有。”

“沙奈也有，只不过他的野心与我的不同罢了。”

“我没看出来。好吧，我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够拥有大汗的权力。不过，我不要一百个玉佩，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沙奈对你的忠心。”

“这你放心，成吉思汗如何对待功臣，我就如何对待功臣。”

“你想做成吉思汗那样的人？”

“是的，像成吉思汗那样纵横天下是我一生的目标。”

阿亚回头望着帖木儿。

她产生了一瞬间的恍惚。

帖木儿的面目发生了变化。在明亮的月光下，帖木儿的脸看起来真的有几分像她父亲供奉在蒙古包里的成吉思汗的画像。

她觉得，帖木儿正将一种自信传递给她，她在心里微笑了，这是一种满足的微笑。不管怎么说，这个伤痛在身、前途未卜的男人是有远大志向的，就凭这一点，也不枉费她和沙奈为他所做的一切。

伍

直到离开西斯坦，沙奈和阿亚确定帖木儿安全了，他们才停止奔波，在离西斯坦边境五十多里以外的一座小村子居住下来。

小村子叫作白梨村，顾名思义是因盛产白梨而得名。白梨村的村民几乎家家都种植白梨，白梨成熟后，他们将鲜果加工成梨浆和梨脯，然后出售给邻村或城市换回粮食以及其他日用品。帖木儿嫌白梨村的村民贫穷，一次也没对他们进行劫掠，因此白梨村的村民并不认得帖木儿。

这是沙奈和阿亚选择白梨村作为落脚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帖木儿的伤腿和伤手只经过一些简单的处理，由于他们逃出西斯坦时十分仓皇，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搞到有用的药物，帖木儿的伤势一直没有明显好转，沙奈和阿亚很为他担心。说来也巧，阿亚一个人住在西斯坦边境的时候，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位居住在白梨村的民间大夫，她一定要到白梨树，其实就是想请这位大夫给帖木儿做一次全面彻底的治疗。

最后一个原因，沙奈路上就与帖木儿商议过，他想趁帖木儿留在白梨村疗伤期间，一个人偷偷潜回碣石城一趟，一来暗中与岳父筛海取得联系，了解一下哈吉是否可以帮助帖木儿；二来顺便从岳父那里取得一些资助，以此保证帖木儿在身体完全康复前不必为衣食犯愁。

阿亚很快打听到她认识的那位大夫住在哪里，循着村民的指点，她来到大夫兼作诊室的药铺。大夫并没有忘记她，不过看到她突然寻上门来，还是十分惊讶。阿亚有个特点，在她编织谎言的时候，从来都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形顺口胡诌，即使不巧被人识破，她也绝不会脸红心虚。

对于大夫的好意询问，阿亚的解释是，她和丈夫、哥哥是半个多月前才从铁门村搬到西斯坦居住的。本来他们在西斯坦城中做一些小买卖，生

活勉强还能维持，三口人相处得融洽和睦，唯一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攒些钱，早日给哥哥说上一门亲事。谁料想，前些日子突然祸从天降。当时她丈夫出门进货不在家，一个西斯坦男人想要欺负她，哥哥为了保护她，冒失地把那个男人痛打了一顿。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当地颇有些权势，那个男人一被放回家就带着他的手下找上门来，将她哥哥团团围住，几乎把人打死。在她苦苦哀求下，方才丢下她哥哥和她扬长而去。万幸她丈夫不在，晚上才回来，当他了解了情况后，知道西斯坦是住不下去了，当机立断决定趁夜逃离那里，免得那个男人再度寻仇。

这样，他们一路辗转来到白梨村，因她哥哥伤势未愈，她想请白梨村的大夫给哥哥治好了伤再走。说起他们一家人的“悲惨经历”，阿亚泪如雨下，不由大夫不信以为真。大夫安慰她，让她和她丈夫、哥哥不妨暂时留在白梨村，他会尽快找个地方帮他们安顿下来。

除了村长，大夫在白梨村就是最有威望的人了。白梨村自古民风淳朴，何况村民们丝毫不知道西斯坦境内发生的事情，一位热情的村民慷慨地将自己两间多时不用的杂货屋借给三个逃难的人安身。

住下来后，大夫给帖木儿仔细做了诊治。诊治后，他无奈却很直截了当地告诉阿亚和沙奈，帖木儿断了的手指固然不可能接上，就是他的腿，因为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也必然落下终身残疾。

大夫给帖木儿重新固定了断腿，要沙奈跟他一起去取药。他们走后，阿亚沮丧地坐在小屋前一块大石头上，心里十分难过。阿亚难过是因为她心里十分自责，她和沙奈都不懂得如何接骨，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又不敢找大夫，只是草草地帮帖木儿将断腿固定了一下。

没想到帖木儿真的要因此变成残疾了，一个立志要像成吉思汗那样驰骋天下的人，如果知道他的腿残废了，他的心里一定会充满怨恨吧，说不定，他还会埋怨她和沙奈，觉得是他们什么都不懂才把他害这样……

想到帖木儿可能会因为失望而变得疯狂，她都不敢进去了。从小到大，她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担忧过，担忧看到他怨恨的眼神，与其独自面对，还不如等到沙奈回来再一起进去……

阿亚正在胡思乱想，屋里传出帖木儿的声音，那声音居然很平和：“阿亚，你在外面吗？”

阿亚从石头上跳了起来。

“阿亚！”

阿亚呆呆地“噢”了一声。

“阿亚，我要喝水。”

阿亚嘴里答应着，却挪不动步子。屋里帖木儿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当他再一次开口说话时语气里明显透着奇怪：“阿亚啊，你在磨蹭什么？”

阿亚实在没办法了，硬着头皮走到门前，嗫嚅着问道：“帖木儿，沙奈还没回来，你不会打我吧？”

帖木儿笑了：“打你？为什么？”

“都是我的缘故，你的腿……”

“我的腿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你放心，我一定能重新站起来走路、骑马的，我有这个信心。你进来吧，你要是一直不进来，不给我倒水喝，等我站起来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还真是揍你一顿。”

阿亚不敢不听，忐忑不安地推开门走了进去。她给帖木儿舀了一碗水放在他的手上，帖木儿一饮而尽。

喝了水，帖木儿抹抹嘴，看着阿亚问道：“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阿亚眨眨眼，没说话。

“哭了？”

“噢。”

“怕我打你？”

“算是吧。”

“在你眼里，我是个暴君吗？”

“也许……差不多。”

“怪了，你这种没心没肺没长脑子的娘儿们居然也会怕被人打？我以为你只会欺负沙奈呢。可怜的沙奈呀……”

阿亚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除了这句话，你会不会说些别的？总是老一套，烦死了。我真不明白，沙奈可怜不可怜，关你屁事！有这闲工夫，你还是可怜可怜你自己吧。我不信，你就一点不担心，两根手指呢，丢了也就罢了，反正以后你身边断不了有人侍候。可是腿呢？就算你能站起来，也是个……”

阿亚及时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她后悔自己口无遮拦，恨不能咬碎自己的舌头。她真还试着咬了一下，一阵疼痛让她急忙捂住嘴，不咬了。

一时间，帖木儿没有回话。阿亚怯怯地看了帖木儿一眼，却发现他正有趣地看着她，嘴角、眼睛里全是嘲弄的笑意。

“你……”

“怎么不说了？往下说呀。”

“帖木儿，对不起。”

“阿亚会向别人认错，不是疯了，就一定是吃错药了。”

阿亚忍无可忍，暴跳如雷：“你别不识好歹，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若不是看在你残废的分儿上，我才懒得理你呢。”

“这就对了。”

阿亚一愣，火气顿时消了：“啊？”

“我说，这就对了。拿着鞭子，想抽谁抽谁，放出托列，想咬谁咬谁，不懂得遮掩，不懂得世故，这才是我认识的阿亚呐。如果像你这样的人也会从一头母狮子变成小女人，我还不如让西斯坦人杀了算了。阿亚，记住我的话，谁都可以变，你不能，如果你变了，这个世界对我而言乐趣就更少了。”

阿亚拧着眉头想了半天，仍然琢磨不透帖木儿话里的意思。无奈，她认输了：“你到底在说什么？稀奇古怪的。”

帖木儿打了一个长长的唿哨：“听不懂吗？”

“傻瓜才听得懂。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去给你准备饭吧，一会儿沙奈回来，再熬药。明天，沙奈还得赶路呢。沙奈不在，你最好乖乖听我的，要不，休想让我好好服侍你。”

“好，听你的。”帖木儿一副顺从的模样，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看来，他知道自己的伤情，只是他并不在乎。

阿亚的心情舒展了许多，不由向帖木儿开颜一笑。她露齿而笑时，两颗尖尖的小虎牙晃了晃。帖木儿从来没有离这么近仔细看过阿亚，他惊奇地发现，阿亚此刻温柔的笑容差不多可以用“可爱”这个字眼来形容了。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的身上居然还隐藏着他所不知道的另一面。

不知不觉地，帖木儿的语气有些变了。“阿亚。”他轻轻唤道。

阿亚本来正要走开，听见帖木儿叫她，急忙站住了，回头望着帖木儿：“你还要什么？”

“不要什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告诉我……一件事？”

“对。”

“你说吧。”

“我会站起来的，一定会！就算像大夫预言的那样，我的腿真的落下残疾，变成了跛子，我照样还可以骑马。你看着吧，只要真主赐予我骑马的力量，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驰骋天下。”

阿亚走回帖木儿的床前，望着他坚定的眼神，隐隐感到某种敬畏。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可她不知该如何表达。她站了一会儿，找不出话说，于是点点头，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阿亚站在门前，向苍茫的天空伸出双手，将头微微低下。她想，真主或许就在天地间某个地方俯视着帖木儿，怀着悲悯的心情。帖木儿是他众多孩子中的一个，他一定不会放弃帖木儿。

帖木儿相信真主会赐予他力量，阿亚则衷心地希望帖木儿信仰的真主能够保佑他站起来，像以前一样自由地行走、骑马。

这是一种最朴素的愿望，只要帖木儿平安就好。

记得她从死人堆里背出帖木儿的时候，她曾经跪在地上祈求长生天保佑帖木儿不要死去，结果，帖木儿真的活了下来，从那时起，她真诚地将帖木儿的得救归于天意，对长生天充满了感激。

不要怪她可能违拗了帖木儿的本心。从小到大，她唯一信仰的就是长生天，而沙奈也信仰长生天，如同帖木儿信仰真主一样，对于信仰，他们同样虔诚。然而，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共历风险。在她周围的察合台人当中，宗教信仰也从来不是人们区分敌与友的标准。

从蒙古草原追随察合台汗来到异域他乡，经年累月的时光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住在中亚的许多察合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并不全都如此，还有一部分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当中，有的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佛教，有的则坚定地信仰着在草原上盛行了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萨满教。

古老的萨满教以自然崇拜为核心，阿亚是它无数信徒中的一个。她从不怀疑，天地万物都有神灵，特别是蒙古人信仰的长生天，一定会无私地护佑草原以及他们这些离开了蒙古本土的人们。

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帖木儿。

哪怕帖木儿是一位已经突厥化了的蒙古人。

这时的阿亚尚且不知道，不久之后，帖木儿果然站了起来，虽然他的一

条腿跛了，右手也永远失去了两根手指，可这并不妨碍他以夺人的气势重新站在欧亚政治的舞台上。这个人，日后被亚洲和欧洲的人们称作“跛子帖木儿”，将“帖木儿”与“跛子”联在一起，“跛子帖木儿”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

陆

沙奈第二天晚上离开了白梨村，按照他与帖木儿、阿亚的事先约定，秘密潜回碣石城。至于帖木儿，他则放心地交给阿亚照顾。

沙奈走后，帖木儿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配合大夫的治疗，即使重新接骨他也绝不叫苦呻吟，他的意志令大夫钦佩。

在大夫的精心治疗下，帖木儿很快可以下床了，他拄着拐杖拜访白梨村的村民，当他的右腿变得更有力量时，他丢掉了拐杖。他跛着一条腿随大夫进山采药，用断了两根手指的手教村里的孩子骑马和射箭。他对任何人都那样和善，生机勃勃。这是帖木儿身上最为奇怪的地方，一旦他表现出仁慈和亲切的一面，他就会对周围接触他的人产生奇妙的吸引力，即便他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这个跛着一条腿的年轻人仍旧成了白梨村最受村民们欢迎的客人。

沙奈这一走，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消息。阿亚记挂他，帖木儿却坚信沙奈一定会平安回来。

沙奈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帖木儿彻底养好了伤。虽然在伤好后他从一个健全人变成了跛子，右手还断了两根手指，他却笑口常开。他不止一次对阿亚说，他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只要活着，哪怕身体有了残缺，他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就是怀抱着这样的自信面对生活，面对打击，阿亚有时甚至觉得，帖木儿的自信好似注入海子的泉眼，泉水源源不断，奔涌不息。

帖木儿一如既往地喜欢与阿亚斗嘴。阿亚一方面时常被他气得七窍生烟，另一方面却明白这是他的好意，帖木儿无非是想借用这种方式来减缓她对沙奈担忧的情绪。与帖木儿单独相处越久，阿亚就越觉得帖木儿是个很矛盾的人，他有着奇怪的思维以及与常人不同的行为准则，他自私自利，狡诈多疑，冷酷无情，与此同时，他又慷慨大度，信爱朋友，明察世事。这些截然相反的品格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不能不令阿亚那颗不喜欢思考的大脑无所适从。

阿亚像帖木儿庆幸自己没有死掉一样庆幸她没有嫁给帖木儿，当初她若果真如愿以偿，现在的她一定生不如死。

回头想想，还是沙奈最适合她。沙奈个性简单、透明，和她如出一辙，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阿亚至少觉得自己不累。

沙奈回来的那天很突然，当时，帖木儿和阿亚正坐在门口的石头上聊天，帖木儿问阿亚：“你打算给沙奈生几个孩子？”

阿亚与沙奈成亲的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不到半岁就夭折了，从那以后，阿亚一直不曾怀孕。阿亚生孩子的时候年龄还小，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她已经不再为这件事情伤怀。

此时，莫名其妙地听到帖木儿这样问她，她想了想，懒洋洋地回答：“四个，四个最好。”

“四个？为什么要四个？”

“我想要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多几个不好吗？”

“多几个你帮我养啊。”

“你的孩子干吗要我养？”

“我嫌麻烦，四个差不多了。再少，一儿一女也行。”

“那得让沙奈加油了。我说阿亚，你的沙奈，他是不是不行？”

“什么不行？”

“你不明白？”

“明白什么？”

“亏你还是别人的老婆，生过一个儿子，连‘不行’的意思都不懂。”帖木儿有意将“不行”说得怪里怪气，阿亚明白了。

“你才不行呢。你不是也才生了一个儿子吗？”她反唇相讥。

“我不一样。沙奈这辈子除了你恐怕谁也不会娶。我呢，我想娶多少女人就娶多少女人，所以，我想生多少儿子就生多少儿子，反正我不会嫌麻烦。”

“哪有那么多‘黄金家族’的公主让你娶？”

“‘黄金家族’的公主多了我也消受不起，有一个、两个就好了。身上流着成吉思汗的血液，还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公主，这样的女人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伴侣。我虽然不会只有一位夫人，但我可以保证一辈子敬爱她。就像成吉思汗有了那么多后妃之后，仍然敬爱着他的发妻孛儿帖一样。”

“发妻？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云娜夫人。”

“错。她是‘黄金家族’的女人不假，但她的身份不是公主。”

“可你要娶公主，她会同意吗？”

“这种事哪里由得了她。”

“难道，你不爱她吗？她给你生了儿子，你不是很疼爱你的儿子吗？”

“两码事。无论如何，我绝不允许一个女人来干涉我的事情。”

“你太可怕了。幸亏……”

“幸亏什么？幸亏我不肯娶你是吗？”

“是啊。长生天对我真够仁慈，没让我掉到苦海里。如果那一年我真的嫁给了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你是不是在说反话？你应该这么说，如果那一年我娶了你，还不如让我这次在西斯坦死了算了。”

阿亚瞪着眼睛看着帖木儿，瞪了一会儿，赌气似的嘟囔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沙奈就是比你好。”

“是吗？得，你说好就好吧。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你的好人回来了。”

“啊？”

“啊什么啊？像个呆瓜。你回头往后看，你的沙奈回来了。”

阿亚猛地回头。

是的，是沙奈，帖木儿确实没有骗她。她远远地看到沙奈骑着马，正向他们这边飞驰而来，沙奈的身后，还有十数骑紧紧相随。

阿亚兴奋地欢呼起来，张着双手向沙奈跑去。她跑得飞快，帖木儿一动不动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她，他突然想起沙奈曾为阿亚腰有些粗屁股有些大烦恼的往事，脸上不由露出笑容。

沙奈也看到了阿亚，他在马上扬起鞭子，欢快地叫道：“阿亚。”

阿亚不说话，气喘吁吁地跑到沙奈近前。沙奈勒住坐骑，伸手将阿亚拉上马背。阿亚从他的身后抱住了他的腰。

“你怎么才回来？”她喘息着问。

沙奈挥了一下鞭子，让坐骑小跑起来。“惦记我了吧？”他问阿亚。

“废话!”

“我也惦记你们。没办法，遇上一些事，耽搁了。对了，帖木儿怎么样？他的伤都好利索了吗？”

“哦，好是好了，但他的手指没办法了，腿也跛了。”

“我想到了。大夫说过的，不是吗？你告诉我，这些日子他是不是很难过？有没有乱发脾气？”

“那倒没有。我看他每天高高兴兴的，跟谁都有说有笑。他还骑马呢，这里的小伙子跟他比赛骑马，没人能赢过他。你说怪不怪，帖木儿以前挺严肃的，这次伤好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人和蔼可亲，每天春风满面，白梨村的村民都挺喜欢他。他们经常给我们送些梨浆和果脯，有的人家杀了羊，也给我们送一条后腿过来。就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就跟我设想他将来如何如何，他说的那么当真，让人觉得他真的能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

“没准呢。”

“啊？”

“这是他的理想。”

“总不会完全一样吧？”

“完全一样当然不可能，不过，除了他，别人谁又敢这样想呢？”

“也是。”

沙奈和阿亚说着话，已经到了帖木儿近前，沙奈和阿亚跳下马，帖木儿走过来，跟沙奈拥抱了一下。

“帖木儿，你还好吗？”

“好，我没事。真主保佑，你总算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你家阿亚非把我烦死不可。”

阿亚怒道：“我烦你？是你烦我才对。”

“你看到了吧，她每天都这样。”

沙奈无奈地傻笑。这两个人，他哪一个都不敢说，哪一个都得罪不起，他只能说事：“帖木儿，我这次回……”

帖木儿打断了他的话：“我看到你带了十多个人来，他们是谁？”

沙奈回头看了看他带来的那些人。他们停在五十步远的地方，正在等候沙奈向帖木儿提起他们。

“帖木儿，你还记得艾库这个人吗？”

“艾库？让我想想，他不是……对了，他不是色拉兹汗的侍卫长吗？据说，他武艺出众，精通音律，对色拉兹汗很忠诚。”

“对，就是他。”

“怎么？难道他也来了？”

“来了，为首的那个年轻人就是。”

“我认出他了。不过，他们为什么会跟你一起来？”

“说来话长。我简单点说吧，朝廷出事了。”

“出事了？”

“对。咱们逃走后，哈兹罕知道色拉兹汗已经不再信任他，借口报仇，设计捕杀了色拉兹汗。其实他是想就此夺取汗位，自己称汗。可是，艾库逃走了，组织了一支军队与哈兹罕作战，双方互有胜负，汗宫几度易主。就在艾库和哈兹罕相持不下时，你叔叔哈吉见有机可乘，从碣石城出兵攻打哈兹罕，结果，哈兹罕腹背受敌，兵败被擒，哈吉下令将他斩首了。”

“什么？哈吉杀了哈兹罕？消息确实吗？”

“确实。”

“那云娜呢？我儿子呢？”

“你不用担心，他们没事。哈兹罕虽然死了，我岳父筛海抢先包围了哈兹罕的府邸，找到云娜夫人和只罕杰尔，把他们保护起来了。哈吉念在云娜是他侄媳，只罕杰尔是他侄孙，也算对他们网开一面，允许他们住在筛海的营地。我这次回去，已经和他们见过面了。”

帖木儿稍稍松了口气，不用再担忧儿子和夫人，他的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这一次事变可能给他带来的利益。不过，想到他已经是光杆司令一个，他又有些泄气，“照你说来，现在是哈吉掌握了撒马尔罕的局面。”

“不是。”

“不是？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忽辛听说哈吉杀死了他祖父，从阿富汗出兵将哈吉赶回了碣石城。忽辛自己当然想成为撒马尔罕新的主人，可是以艾库为首的撒马尔罕守军将领多数不服他，这些人极力在将士当中煽动哗变，忽辛举行宴会的晚上，差一点被哗变的将士杀死，他害怕了，被迫退出撒马尔罕，转回他的领地。”

“然后呢？”

“赶走了忽辛和哈吉，撒马尔罕群龙无首，艾库与众将商议，一致认为你是为了帮助色拉兹汗复权才被迫逃亡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钦佩你的忠诚。另外，他们认为，当前危机四伏的撒马尔罕，只有你才能出众，胆识过人，最适合做他们的领袖。于是，他们派人四处打探你的消息，为此还找过我的岳父筛海。我岳父对艾库这个人比较了解，知道他是个一言九鼎的汉子，既然他诚意推戴你，我岳父便答应了他派来的人，一有我们的消息就设法通知他。”

“我明白了，你见到筛海后，筛海就让你到撒马尔罕找到艾库，把我的藏身处告诉了他。”

“是这样没错。否则，我也不会走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事情的原委我差不多弄明白了，你去请艾库过来吧。”

“是。”

沙奈去不多时，带着艾库回来了。艾库施礼见过帖木儿，帖木儿还礼，注目端详着他。

艾库是个身材高大、目光如炬、动作敏捷的年轻人，以前，帖木儿与艾库见过面，但没有任何交往，此时，艾库站在他的面前，他在一见之下就被这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身上所特有的英武之气打动了、感染了。

帖木儿请艾库坐下说话。艾库不肯，他原本不善客套，也不喜欢绕弯子，他直截了当地问：“请问，您的腿可以走路了吧？”

“可以。”

“既然能走路，骑马更不成问题了？”

“当然。”

“那好，既然您能骑马，我带了从马来，请您立刻上马，跟我返回撒马尔罕。”

“哦？马上吗？”

“对，事不宜迟。撒马尔罕的情形想必刚才沙奈都跟您说了。现在，大家正心里没底，很需要一个像您一样强有力的人回去收拾残局。我想，您一定不会有很多东西要收拾，对吗？”

“东西倒是没有。不过，我在白梨村养伤这么长时间，总得向村民们告别一下。要不……”

“事情很急，这些婆婆妈妈的事请您不要考虑。”

“该考虑的不考虑也不行。这样吧，沙奈，你代我去大夫那里一趟，告诉他，家里人找到了我，家里出了急事，我必须马上动身，来不及跟他告别了。他的恩德，我谨记在心，容后再报。”

“知道了。”

沙奈牵马正要离开，阿亚跑到他身边：“我跟沙奈一起去。”

“不行，你帮我收拾东西。沙奈传完话，会来追我们。你有什么话，路上再跟沙奈说也不迟。”

阿亚不情愿地看着沙奈。帖木儿催促阿亚：“快点!”

阿亚回头瞪了他一眼，磨磨蹭蹭地回到屋里。两个男人望着她结实的背影，又望望彼此，相视而笑。

第三章 东 山 再 起

壹

帖木儿重新回到了撒马尔罕城。

在艾库、筛海等人推戴下，帖木儿暂时接掌了撒马尔罕的军政大权。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真心拥护他，只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对他们而言，撒马尔罕的稳定远比是否拥护帖木儿重要。

帖木儿却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从他掌握权力开始，他便致力于整饬军务，整顿治安，严惩一切暴乱分子和不法之徒，在他的铁血政策下，撒马尔罕的局势迅速归于平稳，他的所作所为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

帖木儿派沙奈和阿亚去接回暂时寄住在叔叔哈吉府上的夫人和儿子。阿亚很高兴可以回家了，她急于见到母亲以及她心爱的托列，可是她只见到母亲却并没有见到托列，母亲悲伤地告诉她，在她和沙奈随帖木儿逃出撒马尔罕那天，托列就不见了，人们都说，托列一定是去找它的主人

阿亚了。过了很久之后，差不多两个月吧，托列回来了，独自进入果园，卧在阿亚常待的那棵树下，奄奄一息。它全身瘦骨嶙峋，皮毛脏得不成样子，一开始，阿亚家的仆人们都没有认出它，可是无论仆人们怎么撵它，它就是不肯离开那棵大树。

后来，有一个仆人认出了它，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亚的母亲。母亲来到果园，想接托列回家，给它治病。她轻唤着托列的名字，听到她的声音，托列从地上抬起头，艰难地向她摇摇尾巴，随后，头一歪，就断了气。当时的情景使许多人都红了眼圈，大家都说托列是一只义犬，它为了找阿亚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头。当它感到自己就快死了，才急忙回到它经常与阿亚嬉戏的果园，希望能在这里最后看一眼它所牵挂的主人。阿亚和沙奈来到埋葬托列的地方，哭了很久。沙奈也不由感叹，许多时候，不会说话的动物远比人更加忠诚。

哈吉应帖木儿之请，爽快地同意将云娜夫人和只罕杰尔送回帖木儿身边。帖木儿见到儿子欣喜万分，对于夫人却没有多少话说。同样，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云娜对帖木儿的感情更加淡漠。

帖木儿将妻儿仍旧安顿在哈兹罕昔日的府邸。云娜用一种隐忍的姿态接受了帖木儿必须与她同居一室的现实，几个月后，云娜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将这个消息告诉帖木儿时，突然掩面流泪。

帖木儿丝毫不懂得女人的心思，也不知道云娜为什么情绪失控，他以为云娜是在想念她的祖父。虽然哈兹罕不是直接死在他的手中，但当年，他何尝不想亲手杀死哈兹罕？那个时候，若非他接受了色拉兹汗的密令，意图组织军队推翻哈兹罕的统治，或许哈兹罕就不会被哈吉杀死。云娜一直知道他觊觎着哈兹罕手中的权力，他把云娜的眼泪当成是对自己的指责。

他的心里隐隐有些不快，但考虑到云娜为他生儿育女、劳苦功高，他不能责备她，便叮嘱侍女扶夫人回去休息。

云娜拭去泪水，回到内室。自始至终，她再没有对帖木儿说什么，突如其来的悲哀不是为了祖父，为祖父的眼泪她已经流尽了。

突如其来的悲哀是为她自己。

为自己是帖木儿的妻子而悲哀。

在被帖木儿抛弃的日子，她怀着怨恨抚养着她与帖木儿的儿子只罕杰尔。作为母亲，她没有怨言，可她的心里无法原谅帖木儿。帖木儿本来可以带着她和孩子一起离开撒马尔罕的，就算来不及带走她和孩子，也应该派个人向她通知一声。再退一步讲，就算他逃走时匆忙，顾不得通知她，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也随时可以派个人回来看一眼他们娘儿俩。

作为妻子，她绝对不会将他的任何消息告诉祖父。即便不为她自己，仅

仅为了孩子，她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遗憾的是，他没有。

或许，他根本就不曾信任过她。哪怕她为他生儿育女，哪怕他格外钟爱他们两人的儿子，仍然换不回他对她的信任。

夫妻间没有信任，这才是最可悲的。

有的时候，云娜也曾强迫自己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她设法说服自己，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丈夫毕竟回来了，毕竟把她和儿子接到了身边。而且，虽说他当时只顾自己逃命，或许也有着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她的忧伤无处可放，他的绝情，深深地伤害了她，使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

她不知道，她的一生是不是要这样度过？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倒真希望自己能够早点追随祖父而去。

也许真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中国古老的谚语，撒马尔罕的局势刚刚平稳下来，前方传来战报，东察合台汗国的军队已逼近铁门关附近，当年，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征服之旅的。

几个月前，西察合台汗国发生的变乱通过太子伊利亚斯安插在色拉兹汗身边的坐探传到了图格鲁汗的耳朵里。作为尚且拥有实力的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图格鲁汗生平最大的心愿就是攻下西察合台的领地，使其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汗国。当图格鲁汗得知撒马尔罕数易其主的消息时，他立刻从伊犁驻地起兵，兵锋直指碣石城和撒马尔罕。

哈吉和帖木儿都无力抵挡图格鲁汗的军队，哈吉受到攻击后被迫逃往呼罗珊地区，帖木儿却明智地投降了图格鲁汗。作为对他这一选择的奖赏，图格鲁汗将碣石城交给他管理。

二十四岁的帖木儿在图格鲁汗的军中很快崭露头角。他果断地捕杀了碣石城中企图叛乱的将领，使碣石城混乱的局势迅速趋于稳定。图格鲁汗看到他的忠心，继续挥师西进，兵锋直指未被征服的城市。

帖木儿将这一消息迅速通报给他的妻兄忽辛。哈兹罕在世时，忽辛凭借祖父为他提供的军队，在阿富汗地区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这个王国包括喀布尔、巴里黑、昆都思和巴达克山。在西察合台汗国，忽辛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真正实力的人物之一。帖木儿不希望忽辛因不自量力而遭受灭顶之灾，他在密信中一再提醒忽辛权衡利弊，如果没有力量抵抗图格鲁汗，不如暂且投降，等待时机。

忽辛接到密信后不久，图格鲁汗大举进攻阿富汗，兵临巴里黑城下。忽辛不经一战，开城投降，图格鲁汗大喜过望，仍将巴里黑等地交给忽辛治理，忽辛只需派出部分兵力协助图格鲁汗征伐其余城池即可。这样一

来，忽辛毫发无损，实力完整，不能不感谢帖木儿的及时提醒。

可以说，帖木儿此举，不仅使他和忽辛之间一度冷淡的关系迅速得到修复，而且使他与忽辛彼此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帖木儿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治理碣石城，但他忽略了，还有一个人，从来不曾放弃过夺回碣石城的努力。这个人，就是帖木儿自己的亲叔叔哈吉。

哈吉在呼罗珊躲避了一段时间，得知图格鲁汗引军西征，乘虚杀回碣石城。帖木儿出城迎战，哈吉首战失利，退往山中。帖木儿没有追赶，他觉得哈吉不堪一击，不值得他将哈吉赶尽杀绝。

然而，哈吉的失利其实只是一种试探，在与帖木儿交战时，他在帖木儿的军中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使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办法。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男人出现在特古扬的将军府前。特古扬曾是哈吉的部下，因治军有方，在将士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哈吉败逃呼罗珊时，特古扬审时度势，率余部投降了图格鲁汗，后来又归帖木儿治下。帖木儿对他十分信任，委以要职。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秘密接见了中年男人。两个人密谈了很久。中年男人离去后，特古扬打开一个珠宝盒，那里面，金银首饰、玉镯钻戒应有尽有。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年男人又来过几次，每次都有大宗礼物奉上。最后一次，中年男人终于不辱使命，给他的主人哈吉带回了特古扬的承诺。

哈吉不失时机地引军再攻碣石城。

帖木儿仍如前次出城迎战。他将队伍分作左、右两翼，他亲自指挥右翼，而将左翼交与特古扬指挥，他与特古扬约定，一旦哈吉的军队出现溃败之势，立刻对其形成合围，以免哈吉再次逃往山中。哈吉去而复返，让帖木儿意识到，哈吉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能成为碣石城真正的、唯一的主人。

双方战阵布下，哈吉胸有成竹，只攻右翼。帖木儿敏锐地觉察到情况有变，派沙奈向特古扬传令，要特古扬速率左翼增援。沙奈不敢耽搁，策马直趋左翼阵地。进入左翼阵地，沙奈又费了一番唇舌才被一位将领引到特古扬面前。沙奈向特古扬说明来意，特古扬倨傲地看了沙奈一眼，简短地回道：“不可能！”

沙奈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您说什么？”憋了好一会儿，他吭吭哧哧地问。

“我说不可能！”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哈吉是我的故主，我不可能帮助帖木儿去攻打他。你回去告诉帖木儿，让他放下武器，束手就擒，或许，我还可以向哈吉美言，饶他不死。否则，只怕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你！”

“滚吧。你之所以还能站在我的面前，是我没让他们杀你，我要你留下耳朵听我说话，留下嘴巴去向帖木儿回明我的意思。若非如此，你早就死了。”

沙奈知道再说下去也是白费唇舌，为今之计，倒不如真用这条拣回来的命去向帖木儿报信，这样，帖木儿也好有所准备。他这样想着，不再跟特古扬啰唆，急匆匆地拨马返回正在激战中的右翼阵地。

帖木儿这边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他在激战间隙听了沙奈的汇报，决定撤出战场。哈吉却不会那么轻易地让他逃走，帖木儿率领余众突围了几次都没成功，最后一次，仅带着数十骑逃往崇山。十多天前，哈吉也是逃到这里，养精蓄锐。当时，帖木儿没有追击他，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可不想重蹈覆辙。

哈吉亲提大军，一路追入山中。

所幸这时天色已晚，哈吉下令把住所有出口，天明再做打算。他的想法，即使他此次不能很快清剿帖木儿，至少也要把他困死在山中。

黑夜在紧张的气氛中缓缓溜走，天色微明时特古扬赶来增援哈吉，哈吉的心里更有底了，决定立刻分路攻山。哈吉正在点将分派之时，负责监视帖木儿的将领送来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

一时间，哈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贰

将领说，帖木儿绑着自己，带着他的人素服出降，眼下正在营外求见。

哈吉与特古扬面面相觑。如果不是大白天面对着一军帐的人，他们一定以为自己在做梦。

将领请哈吉示下。

哈吉转动着眼珠，转了好一会儿，问：“你说帖木儿已到营外？”

将领回说是。

“除了他，还有谁？”

“他们几十号人全都投降了。帖木儿一再请求面见您，我就把他带来了。”

哈吉征求特古扬的意见：“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帖木儿已经投降，总督就见见您的这位侄儿何妨！”

“好。”哈吉吩咐将领，“传。”

将领出去工夫不大，将帖木儿带进军帐。果如将领所说，帖木儿穿着一身粗布衣服，绑着自己，跪在哈吉面前，向他的叔叔负荆请罪。

叔侄二人对视良久。

终于，哈吉叹口气：“帖木儿，你这是干什么？”

“哈吉叔叔，我向您请罪来了，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收留侄儿在您的身边吧。”

“你不是投降了图格鲁汗，专意与你的叔叔我作对吗？”

“彼一时，此一时。图格鲁汗当时兵威正盛，侄儿守不住撒马尔罕，不投降就只能任其宰割。明知如此，侄儿何苦做那种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的蠢事？何况，侄儿当时也有私心，想凭借图格鲁汗的力量把碣石城的统治权从您手里夺过来，您肯定没忘，当年毕竟是您先从您哥哥的手里把它夺走的。”

帖木儿这些话虽然不好听，但都是实话，哈吉听了无话可说。

帖木儿继续表白心迹：“哈吉叔叔，虽然我反对过您，您也不喜欢侄儿年幼时的所作所为，但我们毕竟是亲叔侄啊，常言道血浓于水，在这乱世当中，可以靠得住的还是亲情。”

哈吉被说得有些心动了，他回头问特古扬：“你觉得呢？”

特古扬回答：“帖木儿是个将才，当年在哈兹罕手下，他就以执纪严明著称。我看，不如让他给你当个总管吧。有一点他没说错，他是你的亲侄儿，总比外人可靠些。”

哈吉点了点头，算是接受了特古扬的建议。

特古扬意味深长地看了帖木儿一眼，帖木儿还以相同的目光。此时，在哈吉、特古扬、帖木儿三人当中，被蒙在鼓里的只有哈吉一个人。

昨天，帖木儿突围时颇有预见性地留下了沙奈。哈吉追击帖木儿，沙奈

却设法见到了特古扬。按照帖木儿的行前交待，沙奈以投降为名面见特古扬，他很神秘地对特古扬说，帖木儿愿将他从中国得来的一套宝石酒盏献与特古扬，宝石酒盏独一无二、价值连城，条件是特古扬必须在哈吉面前为帖木儿美言，保他不死。

特古扬爱财如命，慨然应允。

帖木儿赌准了特古扬的为人。他一早出降，特古扬果然全力维护。

事情的演变出乎哈吉的预料，结局倒算得上皆大欢喜。哈吉乐呵呵地扶起帖木儿，要他随自己返回碣石城。途中，他吩咐下去，全军大宴三天，庆祝他收服了帖木儿这员虎将。

当天的宴会结束后，帖木儿派沙奈将宝石酒盏送到特古扬府上。特古扬得到了这个他耳闻已久却不得见的宝贝，爱不释手，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

哈吉任命帖木儿为总管，并命帖木儿率己部攻取卡尔西城。帖木儿不负哈吉所托，一战成功，将卡尔西城献与哈吉。帖木儿的顺利得手令哈吉喜忧参半，他从不怀疑侄儿的能力，他怀疑的只是侄儿对他的忠心。他没有把卡尔西城交给帖木儿管理，却交给了自己无能的儿子。

帖木儿估计哈吉很可能乘胜攻打撒马尔罕，他派密使昼夜兼程远赴汗营送信，请求图格鲁汗从速回师，以稳定撒马尔罕周边局势。图格鲁汗接到密信后，果然从阿富汗地区撤军，迅速回师镇守撒马尔罕。哈吉趁机攻取撒马尔罕的计划夭折，不得不像其他河中地区的首领一样准备起程觐见图格鲁汗，表示臣服之心。

为了确保安全，他让帖木儿和特古扬随他一起前往汗营。

图格鲁汗却根本不信任哈吉等人。他对部下放言，哈吉、帖木儿、特古扬都是小人之辈，如果他们有胆量来到他的面前，他必执杀之。哈吉、特古扬闻讯大惊，商议着逃往呼罗珊躲避，等待时机。哈吉要侍从去传帖木儿宣布他的决定，不料侍从回报，帖木儿听说图格鲁汗不肯放过他，已经连夜率部众逃回铁门村附近他自己的根据地。哈吉大骂帖木儿“胆小鬼”，然而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不得已，他和特古扬匆匆踏上逃亡之路，路上，军队哗变多散去，哈吉和特古扬进入呼罗珊地界时身边的随从所剩无几。哈吉感慨地对特古扬说：“我若有出头之日，一定不忘相随之功。”

特古扬回道：“不必！”

哈吉大吃一惊：“你什么意思？”

“很简单，等你东山再起，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与其如此，不如我自己的路由我自己安排。”

“你要干什么？”

“离开你，去投奔图格鲁汗。”

“你别忘了，图格鲁汗不信任你，他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不劳你费心，我自有办法。”

“办法？什么办法？”

特古扬笑了笑：“我要送给图格鲁汗一份厚礼。得到这份厚礼，相信他一定会喜悦万分吧。”

哈吉脸色一变，他终于明白，特古扬是个小人，真正的小人!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是永远靠不住的，而像他侄儿那样善于玩弄阴谋、能屈能伸的权谋之才比一个小人更加可怕。

特古扬将手伸向腰刀。随着他这个动作，站在哈吉身后的一个少年侍从将早就握在手中的匕首顺势送入哈吉的后心。哈吉艰难地转过头去，睁着充血的眼睛瞪视着少年，少年感到自己被罩进了狰狞的红光中。

突然，少年大叫一声，他要收回自己杀人的手，不料匕首被带了出来，哈吉的血喷射了他一身一脸。

哈吉的身躯依然屹立不倒。少年丢了匕首，挥舞着双手，凄厉地惨叫着，向远处跑去。

少年疯了。

特古扬一脚踹在哈吉的肚子上，哈吉的身体倒了下去，发出沉闷的声音。哈吉双眼圆睁，死不瞑目。

特古扬要人割下哈吉的脑袋，众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特古扬骂了声“一群废物”，没办法还得自己动手，将哈吉的脑袋斩了下来。

他抓着哈吉的发髻举起来，使哈吉的脑袋面对着他。突然，他感到哈吉大睁的双眼对他似笑非笑地眨了眨，他不由被吓了一跳，定睛望去，一切又恢复原样。

他不敢再举着哈吉的脑袋了，把它放进皮囊里，扔在马背上，转回撒马尔罕。

叁

帖木儿重新回到图格鲁汗麾下。帖木儿这次为图格鲁汗立了大功，图格

鲁汗赏识他的果决智慧，年轻有为，任命他为太子伊利亚斯的顾问。

帖木儿的真正目标远不止于此。为了进一步取得图格鲁汗的信任，他将自己珍藏多年和从特古扬府邸查抄出来的名目繁多的宝物全部献给图格鲁汗。他说这些都是他本人、妻兄忽辛和手下诸将所献，希望图格鲁汗看到他们的忠诚，成为他们这些西察合台人以及河中百姓的保护者。

图格鲁汗大为高兴，允诺保留帖木儿和忽辛的领地，同时又将帖木儿升为万户长，与总指挥官比吉节一道辅佐伊利亚斯。此时，图格鲁汗的军威达到鼎盛，希冀一举征服西察合台汗国全境。

帖木儿回到碣石城。他听说他的叔叔哈吉已被特古扬杀掉，这样，他就成了碣石和卡尔西城唯一的领主以及巴鲁剌思部族无可争议的首领。他从来没有说过要为叔叔报仇，但当特古扬从呼罗珊回到碣石城，想要接走他留在碣石城的家人时，帖木儿却派人逮捕了他。不仅如此，帖木儿还当众审判特古扬，他一一列举特古扬背主求荣的卑鄙行径，最后做出将特古扬绞死的决定。特古扬大骂帖木儿玩弄阴谋诡计，帖木儿不予理睬，即刻将特古扬送上绞架。结果，杀害哈吉的凶手得到了惩罚，帖木儿也名正言顺地清除了自己前进路上的潜在威胁。

之后，为了证明他的忠恕之心，帖木儿派人寻回叔叔的尸身，亲手将叔叔尸首合一，痛哭一场，以贵族之礼安葬。许多过去跟随哈吉的将士看到帖木儿有义气，便纷纷回到碣石城投奔了他。

图格鲁汗打算进攻呼罗珊地区，他的计划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东察合台汗国传来急报，称国内发生叛乱，图格鲁汗不得不率领本军回师平叛。他根本不知道，东察合台汗国发生的叛乱，与帖木儿的暗中挑拨有关。

行前，图格鲁汗再三叮嘱帖木儿，一定要好好辅佐太子伊利亚斯，对伊利亚斯忠诚，就是对他忠诚。帖木儿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对于图格鲁汗，他似乎还能把握他的好恶，但对于软硬不吃、性格反复无常的太子，他却毫无办法。何况，他明显感到来自于太子周围的人对自己所怀有的敌意，他不知道随着图格鲁汗离去，自己还能与太子和平共处多久。

这一点不能不令人头疼。

帖木儿仔细分析过造成他与太子等人不睦的原因，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其中最致命的还是由于宗教信仰不同。

察合台汗国分裂成东、西察合台汗国之后，统治着畏吾儿（今新疆）诸地的东察合台汗国，受成吉思汗的立国政策和后来的元朝影响，在其辖境内采取对一切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而统治着西察合台汗国的诸汗却日益与当地统治者合流，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图格鲁汗的军队组成复杂，主体是偏信偶像教的游牧民族和居住在

锡尔河以北的月即别（即乌兹别克）人。偶像教派与伊斯兰教派不能达成包容，冲突时有发生，这些都被作为帖木儿本人的过错上报给太子，久而久之，太子对帖木儿更加不信任。

终于有一天，导火索被点燃了。

点燃导火索的是月即别人。他们抢掠居住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百姓，还捉拿了敢于反抗的默罕默德后裔七十人，用铁链拴住，投入牢中。帖木儿听说这件事，直接来到狱中，当众宣判这七十人无罪，然后将他们全都释放。月即别人听说帖木儿如此胆大妄为，对他十分憎恶，他们选了一个能言善辩、深得伊利亚斯太子信任的将领到伊利亚斯面前，给帖木儿列举了许多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帖木儿有谋夺汗位的野心。太子本来忌惮帖木儿的才能，听说这件事，急忙密报其父图格鲁汗，图格鲁汗不问事由，下令对帖木儿进行诛杀。但图格鲁汗深知帖木儿机警过人，武艺出众，叮嘱太子一定要隐秘行事。

伊利亚斯传下命令，并做好一切准备。

次日寅时时分，一位年轻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碣石城的总督府。年轻人的脸上、额头上和鼻尖上都挂着大滴的汗珠，浸出的汗水几乎洇湿了整个后背，看样子，他是从撒马尔罕一路赶到碣石城的。

帖木儿知道年轻人名叫沙乌可，自己与他平素并无来往。沙乌可是察合台系宗王，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身份高贵。伊利亚斯对他比对别人信任，视为心腹，因此，帖木儿不知道他突然前来，究竟有何要事相告。

帖木儿是被沙乌可从睡梦中叫醒的。当他来到会客厅坐在椅子上时，仍是一副睡眼惺忪的神态。当然，这不过是帖木儿给人的表象而已，事实上，透过惺忪的睡眼，他一直警觉地观察着沙乌可。

沙乌可实在是渴极了，他看到几案上放着一把红色的砂壶，掂了掂里面有水的响声，他以为是凉茶，顾不得客套，端起来“咕噜咕噜”往嘴里灌了几口，喝下去才发现原来是酒。

他喝得太急，被辣得咳嗽起来。

帖木儿笑了。沙乌可的莽撞倒是很合他的心意，他对沙乌可产生了好感。

“沙乌可，这么早，你怎么突然来了？”他不急不缓地问。

“帖……咳……帖木儿，你快……咳……咳……快逃吧。”沙乌可一边咳嗽一边说。

“逃？为什么？”

“伊利……伊利亚斯……咳……他要来进攻你。”

“伊利亚斯？你说明白点，怎么回事？”

沙乌可咳得满脸涨红，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他抬起头，帖木儿依然镇定地等待他说下去。

“伊利亚斯要杀你。”

“伊利亚斯？为什么？”

“是图格鲁汗的密信，下令诛杀你。”

“原因呢？”

“还不是那些月即别人！”沙乌可抹了把嘴上的酒液，脸色稍稍恢复了正常，“因为你释放了他们抓的那七十个人，他们对你十分仇视，就在伊利亚斯面前诽谤你。伊利亚斯轻信了他们的谗言，将你的所作所为列成罪状，上报给图格鲁汗。图格鲁汗担心你威胁汗位，就给伊利亚斯传来密信，要他尽快除掉你。伊利亚斯已经做好准备，就要来进攻碣石城了。”

帖木儿略一沉思。

“这么说，你看到了密信内容？”

“是的。我奉命出城为伊利亚斯办事，回来晚了些，伊利亚斯将图格鲁汗的密信拿给我看了。我吓了一跳，推说要准备准备，连家也没回就往你这里来了。还好我来得及时，要不伊利亚斯大军压境，你只能束手就擒。这一次，你若落在伊利亚斯手里，一定是活不成了。”

“到底如此！真是该来的想躲也躲不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去阿富汗吧，你的妻兄忽辛不是在那里吗？”

“只怕伊利亚斯和那些月即别人同样不会放过他。不管怎么说，与他兵合一处，还可以另想办法。”

“对，我正是这个意思。”

“沙乌可，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帮我吗？”

“你这人有头脑，勇谋兼备，将来能成大事。伊利亚斯的心胸太狭窄，我不喜欢他。另外，我在宴会上见过一个女人，第一次见到她我就爱上了她，我要娶她为妻。我帮了你，就能娶她了。”

“哦，你说的是谁？”

“诺敏敬，你妹妹。”

“诺敏敬？你喜欢诺敏敬？”

“是的，她长着一双紫葡萄般的眼睛，我被她迷住了。”

帖木儿啼笑皆非。

沙乌可竟然暗恋着诺敏敬，这可是他一点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沙乌可一心要娶诺敏敬，倒的确不是什么坏事。沙乌可无论身世还是人品长相都足以配得上他的妹妹，他在一瞬间拿定了主意，别说妹妹还没许配人家，就是妹妹许配了人家，他也会退掉亲事，成全沙乌可。

他对沙乌可说：“只要这次我们能够安全脱险，我立刻让你和诺敏敬成亲。”

“真的吗？”

“大丈夫一言九鼎。”

“我信你。你放心，我们一定能安全脱险，而且，我们一定能赶走图格鲁汗和伊利亚斯。”

“我像你一样充满信心。不过，现在我们还得逃亡。”

“那有什么!我将追随你，寸步不离!”

“我们分头去通知沙奈和所有愿意追随我们的人，立刻就走!”

“是。”

肆

重新踏上逃亡之路，这一次，帖木儿带上了夫人云娜以及两个儿子只罕杰尔和奥美。次子奥美不满一岁，身体孱弱，多灾多病。之所以如此，据大夫断定，其中的原因很可能与他的母亲怀他时心情郁郁寡欢有关。也因为如此，奥美远不像只罕杰尔那么让帖木儿喜爱。

当然，喜爱不喜爱是一回事，儿子终究是儿子，帖木儿默默地忍受了奥美一路上的哭闹。

筛海、沙乌可、艾库、沙奈、多歌、努里丁等人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着帖木儿。帖木儿是一个惯于见风使舵的人，但同时，他的身上也兼具着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精神。逃亡的过程中，他沿途煽动百姓和军队反对入侵者的情绪，因此，尽管他遭到伊利亚斯的追杀，他的影响却

与日俱增。

一味地逃亡终非长久之计。对于究竟到哪里落脚，在哪里建立起反抗伊利亚斯的根据地，帖木儿还没有形成很好的想法。老谋深算的筛海倾向于在逃亡中选择时机，拖垮伊利亚斯，艾库则倾向于退往阿富汗忽辛的领地，与忽辛兵合一处。帖木儿反复权衡利弊，认为忽辛无力抵抗伊利亚斯的进攻，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投奔忽辛，不如采纳筛海的建议。

帖木儿对忽辛的担心很快得到印证。在花剌子模（今基发）境内，他与狼狈逃离巴里黑的忽辛相遇。

花剌子模强盛时，曾一度据有西越里海，北至伏尔加河，南抵印度河、波斯湾，东到帕米尔高原的广阔土地。随着成吉思汗大举西征，花剌子模松散的政治联盟被打破，许多国家成为汗国的领土，包括花剌子模本土在内。

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居然意外地遇到了一起。帖木儿见到忽辛很高兴，忽辛的身边尚且带着二百余名将士，而他匆匆逃离碣石时身边只有六十名忠诚之士相随，两人兵合一处，手下就有了二百六十多人，这可是一支相当可贵的力量。

帖木儿热情地拥抱了忽辛，向他问好。

忽辛嘴里嗯嗯着，勉强接受了帖木儿的拥抱。此刻与帖木儿的心情完全不同，忽辛见到帖木儿只有失望，他原以为自己能从帖木儿那里得到庇护，没想到帖木儿比他还要潦倒。

忽辛的不快被他带到了脸上。

帖木儿好像什么也没看出来，拿出一个珍藏多日的皮囊请忽辛喝酒。两人席地而坐，开怀痛饮。也许是因为心里犯愁，忽辛不一会儿便喝醉了，借着醉意，他喋喋不休地埋怨帖木儿：“帖木儿，都是你害了我。当初是谁说，投降图格鲁汗就能保有军队、领土，保有王位？啊，是谁说的？现在怎么样？我们投降了图格鲁汗，他却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

帖木儿笑眯眯地回答：“是我说的没错。可是我的忽辛舅兄，你也知道当时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怎么别无选择？啊，怎么别无选择？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你的心也瞎了吗？喀布尔、巴里黑、昆都思、巴达克山都是我的。知道吗？是我的。如果我不听你的话投降，它们还是我的。”

帖木儿懒着跟他争辩，沙乌可忍不住反驳了一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你确实守得住喀布尔、巴里黑、昆都思，还有巴达克山，守得住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又怎么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忽辛被说到痛处，顿时恼羞成怒：“你是谁？你……你这个坏小子是谁？敢这样对我说话！”

“你连沙乌可也不认识了吗？他是察合台汗的嫡传后裔，他的父亲和你的祖父曾经同朝为官。”

“沙乌可？不，我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沙乌可这个名字根本就一点都不出名！你告诉我，成吉思汗的子孙不能开疆扩土，还配称成吉思汗的子孙吗？假的，都是假的。”

沙乌可不服气，还想跟忽辛辩论，沙奈强行把他拉走了。沙奈临行前阿亚给他准备了一皮囊马奶酒，他把沙乌可拉到一个远离忽辛和帖木儿的僻静处，邀来艾库、多歌、努里丁和筛海，六个人一起喝酒。

帖木儿吩咐两名侍卫去接夫人过来与哥哥忽辛相见。忽辛与胞妹云娜的感情一向深厚，听说帖木儿将妹妹和两个外甥都安排在离此处不到两沙里（一沙里约等于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脸上的表情顿时多云转晴，倒有几分高兴起来。

他问帖木儿：“云娜怎未跟你在一起？”

帖木儿回答：“此前原本一直都在一起。最近几天，奥美又病了，云娜照顾他很疲劳，她自己跟我商量，想找个村庄住下来，等着我的消息。她这样做，也是为奥美着想。”

“可是，你不在她的身边，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该如何应付？”

“我们在逃亡中，随时都有危险，云娜这么做至少比跟着我颠沛流离来得要好。云娜其实也是这样的想法。再说，村庄里没有人认识云娜，伊利亚斯追击的目标是我，由我引开追兵，云娜和孩子不是就更安全了吗？你放心，我和云娜已经商定，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一旦奥美的病痊愈，或者我的状况稳定下来，我就会派人把她和孩子接到身边。现在好了，我们兵合一处，力量壮大了不少，我想，我可以把她接到身边了，你说呢？”

“就该接到身边才对。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这个，我正要与你商议。”

“你说吧，我听听。”

“其实，在进入花剌子模之前，我拜访了一位先知，他建议我潜藏于花剌子模的旷野之中，等待时机。所以，我才会来到这里，并且幸运地与你相遇。我想，图格鲁汗特别是太子绝不会放过我的，他们一定会派军队追击，我们不如就在这旷野之中，与太子以及花剌子模领主帖吉儿周

旋。天不负我，假以时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等到先知所预言的时机出现。”

“既然如此，就照你的想法，我们走一步说一步吧。”

花剌子模领主帖吉儿探知帖木儿等人的藏身之地，急忙派人报告给太子伊利亚斯，太子命帖吉儿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帖木儿。帖吉儿亲率一千骑兵征讨帖木儿，不料被早有准备的帖木儿设伏击败。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帖吉儿身边的将士只剩下五十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帖木儿和忽辛一方虽然取得了胜利，然而追随他们的二百多将士，或死或散，也只剩下骑兵十人、步兵三人而已。情形的确很糟糕了，唯一让帖木儿感到庆幸的是，筛海、沙奈这些对他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将领都安然无恙，而且，忽辛也毫发无损，与他并肩战斗。

经过战斗的重创，忽辛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帖木儿建议逃往西斯坦时，忽辛意志消沉地任由他安排。行前，帖木儿将夫人云娜和两个儿子托付给筛海和阿亚，让他们躲到乡间去，等待自己重新接回他们。

帖木儿和忽辛在西斯坦很快遭到驱逐。幸运的是，经过帖木儿的动员，许多士兵和将领纷纷来投奔他们，队伍很快又增至二百多人，实力不逊于两人在花剌子模初遇之时。与此同时，图格鲁汗和伊利亚斯太子在河中地区实行的统治遭到百姓反对，帖木儿和忽辛趁机夺取了撒马尔罕。

好景不长。很快，撒马尔罕又被图格鲁汗夺回。

回历七六六年（约1365年），帖木儿和忽辛的事业出现转机。这一年，野心勃勃、一心想要恢复察合台汗国旧有版图的图格鲁汗病逝，帖木儿和忽辛趁汗国军心不稳之际，将太子伊利亚斯逐出撒马尔罕。

伊利亚斯成为被四处追逐、行踪不定的人，状况与两三年前的帖木儿与忽辛极其相似。他很想返回东察合台汗国，重整旗鼓，可是帖木儿和忽辛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到最后，在伊利亚斯身边追随他的人只剩下蒙古贵族哈马鲁丁，他们躲在一个边城中，准备寻机逃回伊犁。

帖木儿和忽辛本可以将伊利亚斯一举歼灭，之所以没有这样做，问题出在忽辛身上。这个哈兹罕钟爱的孙子一心想恢复乃祖在世时的强权与荣光，因此，自从他和帖木儿据守撒马尔罕之后，他便以主人自居，不但任何事情都不同帖木儿商量，还处处排挤帖木儿，帖木儿实力不如忽辛，不得不忍气吞声，主动退守碣石城。

帖木儿和忽辛的矛盾使伊利亚斯和哈马鲁丁得以苟延残喘。

次年，帖木儿感到他本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驱逐伊利亚斯，遂引兵攻打边城，他首次运用了成吉思汗攻城时经常运用的武器和器械，在强大的攻势下，总指挥官比吉节战死，伊利亚斯和哈马鲁丁弃城而逃，边城落

入帖木儿手中。

帖木儿并不想放过伊利亚斯，乘胜追击。途中，哈马鲁丁发动叛乱，杀死了伊利亚斯，带着残余力量一路败回东察合台汗国。此后，这个弑主自立的人进一步攫取权力，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主人和帖木儿的敌人。

伍

当然，哈马鲁丁成为帖木儿最缠手的敌人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我了解这些事情时，沙奈已经年过半百，喜欢一边晒太阳一边喝酒，我至今记得他在太阳下眯起眼睛的神态。后来，当我自己也变得非常苍老的时候，我便学着他的样子，给巴布尔、巴巴乌拉、佐维然讲述帖木儿所建立的功业。

不过，那些年，我这个忠实听众还是个孩子，如果沙奈喝了酒又碰巧没有醉，他会像个老奶奶一样絮絮叨叨地向我讲述那些陈年往事。好在，我感兴趣，将他的话全都收录在脑海里。

击败了入侵者，是帖木儿引以为傲的胜利，不过，他真正的胜利并不在这里。他真正的胜利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女人。

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成功地将帖木儿引入了成吉思汗的家族之中。

帖木儿在溃散的军队中第一眼看到那辆蒙着蓝色天鹅绒帷幔的马车时，就觉得它有几分怪异。

没看到驾车的人，只有两匹枣红马拉着华丽的车子夹裹在四散奔逃的人流和马匹中左冲右突，但这始终没有离开帖木儿的视线。后来，拉车的枣红马在一处残败的庄园门前停下来，似乎很迷茫地看着周遭的一切。

正在追击逃敌的帖木儿对这辆马车起了好奇心，他一向是对任何事情都怀有几分孩子气的好奇心的。他吩咐沙奈领兵继续追击敌人，自己则带着几个侍从来到马车近前，将这辆奇怪的马车前后左右打量了一番。

拉车的枣红马安静地看着他和他的侍从，不时扯上一口地上的青草，若无其事地咀嚼着。富丽的车身和车饰，都向帖木儿证明着马车主人非富即贵的身份。赶车的人想必已在战乱中或死或伤，因此掉落马车，而车中的人——如果车中曾经有人的话——或许也不比为他赶车的人更加走运。

帖木儿爱惜地拍了拍马脖子。多好的两匹骏马，他一眼就相中了它们。安抚了一会儿枣红马，帖木儿走到车身前面，抬手掀开车帘，向里面看

了一眼。

这一眼，让他的脸上顿时露出古怪的表情。

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车厢中空无一人。车厢中有人，还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女孩的右胸处赫然插着一支铜尾箭。

箭，不知从何而来，车门的帘子上丝毫没有被箭穿透的痕迹。

帖木儿愕然地看着女孩。

女孩穿着红色的丝绸长袍，长袍的式样典雅，制作精良，像是一件为出席宴会特意穿上的礼服。大概是马车颠簸已久的缘故，女孩的鬓发有些散乱，鬓发右侧上方戴着一个孔雀头饰，头饰上嵌满了星星状的金丝、银丝以及珍贵的红宝石。除此之外，她的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两个手腕上戴着翡翠手镯，无论项链还是手镯，都可以看得出价值连城。这样的服饰显示出女孩的身份非同一般。只是此时，女孩双目紧闭，一头乌黑的秀发、额头下方黑黑的眉毛、涂着口红的嘴唇和红色的衣衫将她的一张脸衬托得越发苍白。帖木儿有点惋惜，虽然看不出她有多么美丽，但是她柔弱的样子还是很惹人怜爱。可惜，她就这么死了。

她人在马车中，究竟是如何被箭射中的呢？莫非是在她死了之后，有人将她抱进了车厢之中？谁知道呢，还是先把她安葬了再说吧。在这样兵荒马乱的环境中，他遇上了她，也算有缘吧。

帖木儿招了一下手，一个侍从过去，帖木儿示意他去把女孩抱下来。

侍从钻进马车，刚抓起女孩的手臂，便放下了。

“怎么了？”帖木儿问。

“报告将军，她……她好像还……还有热气。”

“什么叫还有热气？你的意思是说她还活着？”

“噢……可能。”

“没用的东西，你下来吧。多歌，你上去看看。”

多歌自幼随父亲行医，父子二人在撒马尔罕城都是很有名气的大夫。几年前，多歌的父亲被仇人所害，多歌为报父仇投奔了帖木儿，后来在帖木儿的帮助下杀掉仇人。帖木儿对他十分信任，无论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

多歌应着，灵活地将女孩抱下马车，放在车旁平展的草地上。帖木儿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为女孩检查，直到他抬起头来，才问：“她还活着，对吗？”

“嗯。脉搏很微弱了，需要马上救治。”

“有把握救活吗？”

“我试试吧。”

多歌高明的医术发挥了作用，女孩虽然昏迷了几天，但是在帖木儿返回碣石城时，她已经能够清醒地与帖木儿交谈了。帖木儿怎么也没想到，被他救活的女孩竟然是图格鲁汗的女儿，东察合台汗国名符其实的公主，这个发现让他兴奋不已。而女孩对于救了自己性命的帖木儿，似乎也怀有特别的依恋。

女孩名叫图玛。她的父亲图格鲁汗去世后，国内局势不稳，她辗转来到撒马尔罕，投奔了胞兄伊利亚斯。身为太子的伊利亚斯却没能给予她应有的保护，对于自己唯一的胞妹，他表现出完全漠然的态度。同样是同胞兄妹，在这一点上，伊利亚斯的做法与忽辛完全不同。

尤其令图玛不能释怀的是，这一次，伊利亚斯受到帖木儿和忽辛的联合攻击，城破之时，伊利亚斯弃城而逃，然而他不但没有带上妹妹，甚至连派人通知她一声都没有。幸亏图玛身边有一个忠心的女仆，听到消息，急忙找来一辆马车，亲自驾车，将她载出城外。她和女仆夹在逃亡的人群中忽东忽西，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仆人的惨叫，便想打开车帘看个究竟，哪知……她的记忆到此为止，后来，就是她与帖木儿的朝夕相处了。

应该说，帖木儿对图玛的关心超乎寻常，在遇到图玛前，他对任何女人都缺乏应有的兴趣和耐心，包括对自己的夫人云娜。帖木儿的理想是要娶一位血统纯正、出身高贵的蒙古公主。图玛像天意赐给他的伴侣，他几乎是在她睁开眼睛注视着自己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她。他发誓，哪怕将来拥有再多的女人，也会像现在这样尊重她、爱护她。就像圣主成吉思汗虽然拥有那么多美丽的后妃，却终其一生没有辜负过他第一个爱上的女人——孛儿帖一样。

帖木儿毫不怀疑，图玛就是他的孛儿帖。图玛也会像孛儿帖一样，带给他运气和福气。

帖木儿与图玛日夜缠绵，却忽略了夫人云娜的感受。

作为女人，云娜当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每天与一个突然出现的女孩搅在一起，趁着帖木儿回来看望她，她委婉地劝说了帖木儿一次，对此，帖木儿的回答是：你不要多管闲事。

云娜明知，帖木儿对她日益冷淡的态度与自己的哥哥有着很大关系。本来，在图格鲁汗占据河中地区的几年间，一直是帖木儿与她哥哥并肩作战，共同赶走太子伊利亚斯并重新夺回河中地区的，忽辛却将一切都看做是他自己的功劳。加上忽辛本来在阿富汗地区拥有自己的王国，实力

胜于帖木儿，他便理所应当地将帖木儿视为臣属，根本不将帖木儿放在眼里。此次，帖木儿主动提出镇守碣石城，正是由于受到忽辛的排挤。虽然这对帖木儿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让步，但他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多年的夫妻，云娜太了解他的夫君是个怎样的人了，帖木儿为大业可以委曲求全，但事实上他从来不具备真正宽阔的心胸。因此，当帖木儿暂且忍下这口气时，忽辛的妹妹自然就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或者说，成了供他发泄愤怒的一个物件。

是的，物件而已！即使她为他生下了长子只罕杰尔和次子奥美，她在他的心中仍然只是个物件。她很清楚，帖木儿从来没有爱过她。帖木儿会同意娶她，只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哈兹罕的信任。那时，他接受筛海的劝告归降朝廷，得到哈兹罕的赏识，为了他所谓的大业，他不得不接受强加给他的婚姻。

不幸的是，她却在共同的生活中爱上了这个男人，爱上了这个意志坚强与冷酷无情兼而有之的男人。

直到图玛出现。

云娜虽然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清了帖木儿的真实面目，但她将一切都隐忍在心。她本不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女人，尚未生下两个儿子前，她就饱受风痛病的折磨，生下孩子后，她的健康更是每况愈下，人越来越消瘦，几乎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这大概也是帖木儿开始嫌弃她的一个原因，如今，对帖木儿的失望让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她拒绝治疗，很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帖木儿来看望他的夫人了，对于这个与他同床共枕多年如今已在弥留之际的夫人，他第一次产生了些许怜惜之情。

只罕杰尔一直守在母亲的床前哭泣，一副哀哀欲绝的样子，令人很是心酸。奥美还不懂事，不知道母亲就要永远离开他，因此只是噙着手指，看看母亲，又看看哥哥。只罕杰尔是帖木儿与云娜的长子，帖木儿对他一向疼爱有加，他让侍从将只罕杰尔和奥美都带了出去，他要与夫人单独说几句话。

这也是云娜派人叫他过来的原因。

他在夫人身边坐下来，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云娜任由他握着，眼睛却始终没有睁开，她并不想再看这个男人一眼。

好一会儿，帖木儿轻轻叹道：“你为什么这样傻？”

“这样好。”云娜声息微弱、语调平静地回答。

“你恨我也不用糟蹋自己。”

“这样好。”云娜仍然说。

“算了，我不多说了。你叫我过来，一定是有话要嘱咐我吧？”

“是的。”

“你说，我听着呢。”

“你要答应我。”

“只要与图玛无关，我都可以答应你。”

“与她无关。”

“好，我答应你。”

“你发誓做到。”

“我发誓。”

“善待只罕杰尔和奥美，多关心他们。他们已经没有母亲了，不要让他们再受到任何委屈。”

“这个你放心。只罕杰尔是我最钟爱的长子，如果将来我能够成就大业，我所有的一切都将由他继承。”

“是否如此，由你自己决定。”

“我一言九鼎。”

“好吧。还有……”

“还有？什么？”

“放过我哥哥。”

“你说忽辛？”

“除了只罕杰尔和奥美，他是我在世上唯一牵挂的人。”

“忽辛啊……这话，你也许应该对他说，让他放过我。”

“他不是你的对手。”

“你说什么？”

“他不是你的对手。我太清楚他的为人，他没有你的志向和心机，总有一天，他会败在你的手上。那时，请你看在活着的只罕杰尔和死去的我的

面上，放他一条生路，给他一次活下去的机会。”

帖木儿沉默了。他沉默不是因为他不可以答应，而是因为这些话出自云娜之口。在与云娜共同生活的这些岁月里，他除了把她当作哈兹罕的孙女、忽辛的妹妹外，竟然从来不曾真正了解过她。

云娜第一次睁开眼注视着帖木儿，她在等他回答。

帖木儿勉强笑了笑：“你的话，出乎我的意料。”

“我了解你，从此之后，恐怕再没有别的女人像我一样了解你。”

“是的。以前，我居然一直不知道。可惜……”

“没有什么可惜。”

“好吧，我答应你。你还有别的事情要交代我吗？”

“没了，请你离开吧。”

“你真的恨我？”

“我心里怎么想，你永远不知道。请离开吧，让我安静地与我的儿子们待一会儿，我要好好看看他们。”

帖木儿无奈地松开云娜的手，吩咐侍从去领只罕杰尔和奥美。他站在云娜的床前，俯视了她片刻，然后决然离开。

第四章 成就霸业第一步

壹

次日凌晨，云娜在最后一次昏迷中故去。

按照云娜生前的嘱咐，帖木儿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忽辛。忽辛立刻遣人吊唁，自己却没有亲自前来。他要使者转告帖木儿，他不忍看到妹妹的遗容，与其如此，他倒更希望妹妹活着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帖木儿完全明白在忽辛这番托辞的背后所隐藏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他的警觉。忽辛不愿意与帖木儿见面，表面的同盟脆弱得像中国的瓷器，忽辛是在担心，一旦他来到碣石城，很可能遭遇不测。

这就是忽辛啊。

不过，换成帖木儿，或许也会这样想这样做。

图玛一直都在帖木儿身边帮助他打理一切事务。她虽然年轻，却难得头脑清醒、精明果断，另外，她熟稔各种宫廷礼仪，短短的时间内，她便将内外一切安排打理得井井有条。由于她的帮助，帖木儿省了许多麻烦，这使他越发看重和珍惜图玛，庆幸自己遇到了真正想要的女人。

丧礼结束后，帖木儿正式将图玛立为夫人。

图玛年轻美丽的脸上没有任何自得之色，自始至终，她谨守本分，决不干预帖木儿的任何事情。或许，云娜的死让她明白了帖木儿的性格和为人，对于这位铁血的男人，她既不想用一般意义上的儿女情长羁绊住他的手脚，也不想因为女人的妒意而使自己遭受冷落。

她生在宫廷，长在宫廷，宫廷生活的冷酷，早就教会了她如何自保。对于她而言，父汗死了，她有国难归，不仅如此，她还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帖木儿救了她一命，救命之恩她不能不牢记在心。更重要的是，她是个传统的女人，她既然嫁了帖木儿，夫君就是她唯一的归宿。

何况，她是有能力效仿孛儿帖的，即便她没有像孛儿帖一样睿智的头脑，她至少有着像孛儿帖一样隐忍的胸怀。

她将多病的奥美带在身边，用耐心、关爱和慈悲的心肠渐渐消除只罕杰尔对她的怨恨。她是如此贤德，对于她身上所具备的一切美好品质，帖木儿只能用一生不变的敬重予以承认。

事实上，终其一生全无保留的敬重，这种感情在禀性刚强的帖木儿身上

远比钟爱来得更加难能可贵。

云娜去世后，帖木儿与忽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忽辛利用他比帖木儿强盛的兵力，首先出兵攻打并且占领了帖木儿的领地之一——卡尔西城。帖木儿在碣石城闻讯，意欲夺回该城，可他只对该城做了一次进攻便败下阵来。他见忽辛兵多将广，强攻无益，心里生出烦恼，终日在行帐借酒浇愁。沙奈稍稍劝了几句，激怒了他，他便将沙奈关押起来。他甚至对亲近的侍卫表示：他不是忽辛的对手，不如退到阿姆河的对岸，以求自保。

他的颓废招致筛海、艾库、沙乌可等人的反感，这些满心失望的将领决定抛弃帖木儿另寻明主。他们的想法为忽辛探知，忽辛有意拉拢他们，但他们对忽辛的为人不敢相信，一直彷徨不定。

两个月后，筛海、艾库、沙乌可、努里丁见帖木儿还是一如既往，不可救药，不得已，带着各自的人马离开了帖木儿，往阿富汗方向而去。据说，他们想投奔在那里的一位年轻领主，此人是旭烈兀汗的后裔。

只有多歌一个人还留在帖木儿身边。

旭烈兀汗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膝下嫡三子，同时也是蒙古第四代大汗蒙哥汗以及建立了大元帝国的忽必烈汗的亲胞弟。当时还是蒙哥汗时代，旭烈兀奉旨西征，通过一系列征战，建立了版图包括伊朗、阿富汗、土库曼、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谷儿只等附庸王国在内的伊利汗国，并设帐于南阿塞拜疆。然而，在伊利汗国的属国中，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伊朗和南高加索各国原是金帐汗国的领地，旭烈兀在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默许下将它们据为己有，可是作为拔都汗的后裔们当然不甘心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拱手相让，于是，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纷争不断。无独有偶，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之中，蒙古四大汗国于是就在这种内斗中日益衰落，名存实亡。

帖木儿出生时，四大汗国的各自为政和政局混乱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给了帖木儿显示其军事、政治才能以及从容收拾残局的机会，若干年后，帖木儿将四大汗国在中亚、西亚及小亚细亚的属国各个击破，同时逼迫欧洲，窥视中国，建立了一度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帖木儿帝国。

纵观帖木儿一生的业绩，似乎可以说，正是四大汗国的衰落和名存实亡，在日后成就了这位乱世英雄。

如今，帖木儿麾下最主要的六员大将一个被关在监狱中，四个又离他而去，帖木儿势单力孤，不得不像他此前打算的那样，退到阿姆河对岸。他在阿姆河对岸销声匿迹，他的消失让忽辛放松了警惕。

忽辛见帖木儿不再是他的威胁，便率领大军离开卡尔西城，攻占碣石。卡尔西城的守将并没有因为守城力量不足而有所戒惧，他们纵容士兵饮酒作乐，使城防形同虚设。半个月后的一个夜里，从阿姆河对岸潜回卡尔西城附近的帖木儿突然对城池发起攻击，守将无力抵挡，弃城而逃。

夺回卡尔西城，帖木儿利用忽辛命兵器坊制造但没来得及使用的弓弩石炮，抓紧时间部署城中防守。他知道，忽辛一定不会放弃卡尔西城，他与忽辛之间势必面临一场硬仗，卡尔西城既然已经回到他的手中，他就不能重蹈忽辛的覆辙。

沙奈早被释放，负责督办守城用的滚木礌石。

果如帖木儿所料，忽辛听说帖木儿趁守军不备，一举拿下卡尔西城，内心十分震怒。他立率大军出发，发誓这一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赶走帖木儿，把他撵到沙漠中或里海里去，永远消失。

忽辛马不停蹄地对卡尔西城发动了强攻。帖木儿早有防备，虽然如此，他还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忽辛像一头发怒的野兽，他的军队人数也远远超过帖木儿一方，即便帖木儿亲自投入战斗，也只能做到将忽辛止于城下，却不能真正击溃忽辛的军队，让他远离自己的领地。

一连数日，忽辛指挥军队每天都对卡尔西城发动进攻，从早到晚，绝不停歇。帖木儿一方伤亡惨重，渐渐地，有些将领失去信心，建议突围，或者与忽辛讲和，帖木儿将他们召集起来，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他凌晨快要醒来时见到先知，先知告诉他，只要坚守到明天早晨，奇迹就会发生。他还说，他是一个讲良心的人，比任何人都珍惜荣誉，等到赶走了忽辛和他的军队，他一定会取出城中库藏，全部赏赐给奋勇杀敌的守城将士以及死者的遗属。

将领们相信了他的动员和承诺，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士兵们。怀抱着希望，士气振作起来，这一天忽辛的进攻比平常更坚决地被击退了。

屡屡受挫使忽辛心情沮丧，晚上，他一个人喝闷酒喝得酩酊大醉，破天荒地没有跟他宠爱的女人一起过夜。忽辛原本担心卡尔西城久攻不下会引来其他变故，没想到比这更令人绝望的消息在他尚且半醉半醒之时传入他的耳朵里。

忽辛被这个消息惊得全身战栗，从床铺上一跃而起。

清晨，帖木儿预言的奇迹果真发生了。筛海、艾库、沙乌可和努里丁出奇兵拿下碣石城，接着回师增援帖木儿。忽辛的军队腹背受敌，阵脚大乱。明知败局已定，忽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带着百余将士仓皇逃回撒马尔罕。

帖木儿并没有乘胜追击，他下令取出卡尔西城库藏，全部赏赐给守城有

功的将士、百姓和死者的家眷。

接下来，是连续三天的盛大宴会。

帖木儿的确值得在卡尔西城为他的胜利好好庆祝一番了。首先，他以退为进的计策获得了成功，他用怯敌的假象麻痹了忽辛，几乎没有付出多少伤亡的代价就夺回了卡尔西城。

其次，他在卡尔西城牵制忽辛，为筛海四将夺回碣石城以及一举消灭了忽辛的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

第三，帖木儿的胜利使许多徘徊不定的人从他身上看到希望，他取代忽辛树立起了新的霸主形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卡尔西城争夺战以帖木儿的胜利告终，其结果是他与忽辛之间的力量发生了改变，此后，他一步步从弱转强，不再处于忽辛的从属地位，也因此，使得河中地区的两头政体真正得以确立。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帖木儿与忽辛谨守着各自的势力范围不敢轻易逾越，他们担心两败俱伤，有时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双方都会谨慎处理，不使矛盾激化。双方之间短暂的和平为河中百姓争取到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生产恢复，商业活动趋于活跃，繁荣成为表面现象。

这的确有赖于帖木儿与忽辛的共同努力。

然而，和平，并不是帖木儿真正希望的全部。他不是一个肯安于现状的人，他等待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贰

西察合台汗国不断发生的内讧成为各个汗国觊觎或进攻中亚地区的肇始。回历七六九年（约1368年），来自东察合台汗国的进攻再次威胁到了忽辛的阿富汗王国。

忽辛感到恐惧。他向帖木儿求援，并要使者转告帖木儿，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他与帖木儿之间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利益，他认为他们有义务团结起来，阻止来自伊犁诸地的半偶像崇拜的蒙古人前来劫掠他们世代生活的圣地。

帖木儿等待的正是这个。

他当即慷慨地向使者宣称，忽辛慈悲的胸怀让他感动，他一直有这样的打算，甚至做过和平的梦。

说过这番话后，帖木儿从碣石出兵，与忽辛联手，驱逐了侵入喀布尔和巴达克山的东察合台军队，把他们赶出了河中地区。帖木儿似乎忠实地履行了自己身为盟友的职责，但他的协助明显带有监督、干涉和威胁的意味。忽辛对他不能信任，急于在阿富汗巩固自己的地位。

忽辛着手重修巴里黑内城。

巴里黑城位于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南约一百二十里处。它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美丽富饶，但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已残破不堪，繁华不复当初。

帖木儿将忽辛巩固力量的行为视作挑衅，这些年，他与忽辛之间的分分合合让他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一个真理，那就是，创业需要众人相助，天下却只能由一个人来坐，坐天下的这个人应该是他。

也必须是他。

帖木儿一言不发，更不宣战，直到某一天，他的军队渡过阿姆河，突然出现在昆都思和巴达克山附近。

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昆都思和巴达克山的领主措手不及，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帖木儿拥有“造访”和“居留”昆都思和巴达克山的权力。

平定了昆都思和巴达克山，帖木儿率兴盛之师转战喀布尔。喀布尔领主不战而降，至此，忽辛苦心经营多年的领地只剩下内城正在修建中的巴里黑城。

数日后，帖木儿陈兵巴里黑城下。

巴里黑城守卫战从一开始就与卡尔西城守卫战不同，忽辛不仅在军队人数上不占优势，在守城决心与气势上更不及帖木儿。而且，昆都思、巴达克山和喀布尔的陷落也使巴里黑失去外援，这一切都加速了忽辛的溃败。短短的十天之后，忽辛在四面楚歌中向帖木儿投降。

帖木儿在他的军帐中接见了忽辛。

一对曾经的姻亲、战友和对手，在长达六年的权力之争中，一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一个人成为永远的失败者。对于命运安排的结局，它留给忽辛的失落与隐痛恐怕远远胜于帖木儿的喜悦。

忽辛揣度，既然他落在帖木儿的手中，帖木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因此，虽然心有不甘，他还是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不料帖木儿对他的态度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帖木儿让侍卫除去忽辛身上的绑缚，请他坐在右边尊贵的位置上，等到侍卫奉上果酒，他开始言语平和地与忽辛叙旧。他回忆起他与忽辛并肩作战的种种有趣经历，却绝口不提他当年受到忽辛欺侮时内心的愤懑。

帖木儿甚至大度地让侍卫去唤只罕杰尔和奥美过来，他说他的儿子们应该与舅舅见上一面。

只罕杰尔很快来了，奥美却因为身体不适正在睡觉没有过来。想到云娜的怨恨和不易，帖木儿不能不对两个儿子特别是长子格外珍惜。其实，在帖木儿结束了流浪生活，重新据有碣石城与太子伊利亚斯对峙之时，他还娶过两位妻子，那时，图玛尚未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新娶的两位妻子中，有一位后来也生下了一个儿子，帖木儿为他的第三个儿子起名米兰沙。但帖木儿是个既固执又偏心的父亲，他对次子和三子始终不像对长子那样关怀备至。

娶图玛为妻并将她立为正室夫人后，图玛为帖木儿生下一个女儿，女儿长得很漂亮，帖木儿希望她再给自己生下一个或者几个儿子。

侍卫离去不多久，便将只罕杰尔带到了忽辛的面前。

十六岁的只罕杰尔，个头已经长得很高，举止言行完全像个成年人。细心的人可以看出，他的容貌与舅舅忽辛颇有几分相似。卷曲的发梢，稍稍带着疲倦之色的眼神，是哈兹罕家族最显著的特征，敏感的唇形和方方的脸庞则分别继承自他的母亲和父亲。这些年，帖木儿与忽辛关系冷落，舅甥之间很少见面，更谈不上什么来往，但这并不妨碍只罕杰尔对舅舅怀有依恋之情。

毕竟，舅舅是母亲在世间至近的亲人。

只罕杰尔向舅舅施礼。

看到妹妹的骨血，忽辛冷漠的心产生动摇，眼睛里耀起一片泪光。他拉着只罕杰尔在身边坐下来，摩挲着外甥宽厚的肩膀，好一会儿无法开口讲话。

只罕杰尔注视着舅舅意气消沉的脸，并不客套，只是语调轻轻地问道：“舅舅您还好吧？”

忽辛拭去泪水，点了点头。无论他好与不好，能够见到外甥总是好的，它似乎意味着，帖木儿已经真正地、彻底地宽恕了他。

只罕杰尔沉默片刻，又问：“下一步，您有什么打算？”

这句话问到忽辛的心里，他抬起头，望着帖木儿，帖木儿目光炯炯，似乎也在等待他回答。

“我想到麦加朝圣。”几乎不假思索，久存于他心头的这个愿望便脱口而出。

帖木儿与只罕杰尔互相看了一眼，显然，对于忽辛的请求他们并未感到

特别惊奇。停了片刻，帖木儿温和地问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帖木儿沉吟了一下。

“不可以吗？”

“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下个月，只罕杰尔要成亲了，我原想让你参加过他的婚礼再离开。”

“是吗？只罕杰尔要成亲了？哪家的姑娘？”

“她叫罕则黛，比只罕杰尔小两岁，这个孩子，你应该还有印象。”

“啊，当然，当然，她的父亲跟你同族，对你很忠诚。让我想想，对了，罕则黛小的时候我见过她几次，我记得，她是个很秀气的女孩子，虽然年纪小，接人待物很有主见。可惜，一晃好几年没有见到她了，她现在是不是长得更漂亮了？”

“的确更漂亮了。”

“如果是这样，她与只罕杰尔也算是般配。不过，只罕杰尔，你自己怎么想？你真的喜欢这个姑娘吗？”

只罕杰尔年轻、英俊的方脸微微红了一下。他的脑海里闪现出罕则黛调皮的样子，那时他们还小，她最常做的游戏是，拿上一根小草棍，趁着他睡着时塞进他的鼻孔里，他被痒得直打喷嚏，她却笑着落荒而逃。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一直倾心于这个美丽有趣的女孩。

只罕杰尔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忽辛放心了，从手腕上取下一只翡翠手镯，交在只罕杰尔手上。

“只罕杰尔，我虽然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但我的心会为你祝福的。这只玉镯请你代我送给罕则黛，告诉她，这是舅舅的礼物，也是母亲的礼物。”

只罕杰尔温顺地应道：“是，舅舅。”

当天，忽辛拒绝跟帖木儿一同用餐，帖木儿派只罕杰尔和侍卫将他送回住处时，他问帖木儿：“你真的同意我到麦加朝圣吗？”

帖木儿反问：“为什么不呢？”

“放过你的敌人，这不像是你的风格。”

“是的，我决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敌人，但是你例外。”

“为什么？”

“告诉你也无妨。因为云娜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她，如果有朝一日你败在我的手上，我一定饶恕你。所以，你不必对我心存感激，你只要记得，是云娜的灵魂护佑着你就可以了。”

“我会记住的。不过……我得说，谢谢你。不是为了你对我的宽恕，而是为了你信守对云娜的承诺。除此，我更关心的是，对于她，你是否做过另外的保证？”

“你是指……”

“河中地区是你的，你将成为西察合台汗国真正的主人，你将成为王，当然，如果换作我，我将成为汗。”

“我明白了。是的，我答应过她，只罕杰尔是继承我王位的人。”

“你不会因为自己宠爱的女人而食言吧？”

“我不会因为图玛而食言的。如果，她试图变成一个想干涉我的女人，她将不再受到我的宠爱和尊重。”

“爽快!是条汉子!现在，我不会再为败在你的手上而心存怨恨了，我的心和灵魂都平静下来。明天，让只罕杰尔一个人送我出城吧。”

“如果你希望如此，当然没有问题。”

忽辛与帖木儿的对话到此为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第二天，忽辛起程赴麦加，只罕杰尔将他送出城外。此后，帖木儿再没有见到忽辛，一年后，忽辛在麦加附近的小城病逝。

叁

回历七七一年（约1370年），帖木儿在巴里黑正式登上王位。

他戴上王冠，佩戴上帝王的腰带，在王公贵族和大臣将士的簇拥下走上王位。这一年，他三十四岁。

帖木儿虽然从幼年起就自视为成吉思汗和察合台汗的后人，但当他真正将察合台汗国据为己有之后，他却不能如愿称汗。成吉思汗立国后明确规定，只有“黄金家族”的直系子孙才可以称“汗”。帖木儿的先祖虽然是成吉思汗的从兄弟，父系与成吉思汗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但严格来说他仍然属于旁系，因此，他终其一生只能称“王”。

“汗”也罢，“王”也罢，务实的帖木儿一向更注重他手中握有的权力。

他让人称他帖木儿王。从这一天起，帖木儿变成了帖木儿王。

帖木儿王定都撒马尔罕，他即将从这里开始他漫长的征服之旅，但是在此前，他需要对王位进行巩固，确立王权。

既然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必须要忠于成吉思汗确立的“大札撒”（蒙古第一部成文法），因此，帖木儿王首先恢复了军政合一制度以及忽里勒台（集会）制度。忽里勒台是一种具有协商性质的会议，最初由成吉思汗创立。在蒙古各汗国，一切军国大事诸如征战、继承王位、颁布法律都需要经过讨论并得到多数人同意后方能实施，这种制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既是政治制度，也是军事制度。帖木儿王重新确立忽里勒台制度表明了他是成吉思汗继承者的身份。

当时以及后来的征战中，被帖木儿王征服和掌握的部落众多，他以其中的十二个部落为主，组成精锐部队。军队的编制则以十人、百人、千人为基本单位，各级推选一名智勇双全的人为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报最高统帅部由掌管军事的大臣任命。军队兵种分为步兵、骑兵、架桥兵、运输兵、技术兵、急递兵、水兵、炮兵、宪兵等，其中以骑兵为主，以步兵次之。

帖木儿王还别出心裁地建立了流动宪兵，协助各级长官维护军纪。

此外，帖木儿王制定了严格的税赋制度，凡有偷税、逃税者，一经查处，一律处斩。在各级人才的协助下，帖木儿王的严刑峻法发挥了作用，河中地区的秩序与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世界各地的商旅纷纷来到撒马尔罕进行贸易，这座久经战火的美丽城市重又展现出它的勃勃生机。

从二十岁开始，帖木儿王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西察合台汗国名符其实的主人。可是，对帖木儿王而言，西察合台汗国只不过是他一生事业的雏形，他真正要建立的帖木儿帝国，是必须囊括察合台汗国的全部领土——甚至，还要更多。

他坐在至尊的王座上，将目光转向花剌子模。

拥有西至里海，北至咸海，东至土耳其斯坦，南至呼罗珊之地的花剌子模原是金帐汗国的领地，后来被察合台的后人从拔都后人的手中夺取，此后，花剌子模成为察合台汗国的组成部分。不久，花剌子模又被瓜分，在激烈的争夺中，金帐汗国重新据有锡尔河三角洲和玉龙杰赤，察合台汗国则牢牢占据了南方的柯提和乞瓦二城。

金帐汗国中期，国内局势不稳，一位出身于弘吉剌部的首领在花剌子模建立了独立王国，接着又夺取了柯提和乞瓦二城。那时，帖木儿尚未御极。然而在他称王之后，他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向弘吉剌部首领索取二城。他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拒绝，这就为他对花剌子模发动大规模战争

提供了口实。

他首先以武力围攻玉龙杰赤，迫使弘吉剌部首领献出柯提和乞瓦二城。

一切似乎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不过，好景不长，弘吉剌部首领很快后悔了这种退让，重新进扰这些地区，帖木儿王不得不再次出征。

在此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征战、死亡、归降、反叛、联姻、复叛以及一场又一场的阴谋交织上演，帖木儿王前后经过四次征战，才终于完成了对花剌子模的征服。至此，帖木儿王在他手上绘制完成了帝国大厦的宏伟蓝图，而为帝国大厦的兴建奠定第一块基石的，则是夺回被东察合台汗国攻占的城池。

就是这样。

说完“就是这样”，我停了下来。夕阳将余晖倾泻在巴布尔沉思的脸上，我看着他，感到有些口干舌燥。

我对巴布尔的耐心感到惊奇。这个九岁的孩子，有着与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相似的容貌，面如满月，眉清目秀。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在他的这个年龄是个桀骜不驯的野小子，他却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我像沙奈一样，不喜欢过多地讲述战争。一个世纪之前，那时，我比现在的巴布尔大不了多少，沙奈让我坐在他的面前，就像此时巴布尔坐在我的面前一样，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着他与帖木儿王的友情，以及他与阿亚之间的恩爱，即便他总是被阿亚欺负，他也笑容满面，津津乐道。可是，对于帖木儿王登基后征服花剌子模和东察合台汗国的战争，他却惜字如金。记得当我追问他，想知道更多的事情时，他沉思了片刻，然后说，他忘记了，许多事他都不记得了。

一个世纪后，我这个已经令人羡慕地度过了第一百一十一个生日，全身的肌肤都像抽干水分的树皮一样起皱，大部分的牙齿早已脱落，嘴唇也一天比一天变得干瘪的老太婆理解了沙奈的遗忘。

战争的记忆，似乎总与死亡、恐惧、阴谋、破败、人如草芥、焦土黑墙相关联，它不会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因此，沙奈宁可将他的记忆更多地停留在美丽的城市，温暖的情谊上，而不愿向我详述任何一场战争。

事实上，我也不想。

但是帖木儿王一生的业绩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是战争成就了他，也是战争成就了他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梦想。

我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我眼睛看到的和我内心的想法时常很矛盾，这种矛盾缘于帖木儿王矛盾的人格。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帖木儿王，无疑，

帖木儿王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物，可是我又不能说他完美无缺，事实上，就残忍而言，他决不下于史书上任何一个有记载的征服者。

在征服阿哲儿拜展（今阿塞拜疆）时，帖木儿王甚至用战败者的人头堆积起一座人头塔。那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景象，虽然我没有亲眼所见，可光是听说已经让我全身颤抖。我见过因为战争变得一无所有的人，我也见过因为战争而变得残缺的家庭。有一次，我还见过一对母子，儿子在战争中被敌人射瞎了双眼，身体变得佝偻，他被苍老的母亲牵着走，低声下气地向路人乞讨。那天不知为什么，儿子突然像个孩子一样闹着要吃一颗甜瓜，为此，他不肯吃母亲刚刚讨来的一碗用瓜皮熬煮的面糊。母亲温柔地哄劝他，答应等他吃了这碗面糊，一定给他买一个甜瓜。想吃甜瓜的愿望让儿子不情愿地将面糊吃掉了，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母亲连这样的面糊都没能吃上一口。

他是那样任性，只顾催促母亲兑现承诺，却看不到母亲为难的脸色，看不到母亲颤巍巍地走在街上，请街头小贩施舍给她一个甜瓜。小贩像轰一条流浪的狗一样将她从一个瓜摊轰到另一个瓜摊，其中一位摊主嫌这位母亲的哀求惹他心烦，竟然将她恶狠狠地推倒在地。当然，儿子后来终于吃上了甜瓜，因为她幸运遇到了正在那座小城做短暂旅行的公主，公主为那位可怜的母亲买了十个甜瓜，可是，她从一开始就明白，她只帮得了这对可怜的母子一时，却帮不了他们一世。

战争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天知道繁华的表面掩盖了多少辛酸，人们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忘记亲身经历的恐惧，一旦忘记，至死不愿提起。

帖木儿王是这样的恶魔，他的马蹄所过之处，生命如同草芥，手无寸铁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可同样是他，这个恶魔般的人物，这位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以宽广的胸怀收容了公主、我，还有阿依莱，对于我们，他慈爱、慷慨、大度。在他活着时，他尽一切所能庇佑我们，满足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愿望。他既然是这样的人，我又怎能忘记和无视他的恩德？

所以我才说，我太过渺小，也不高尚，我不配评论帖木儿王。何况，从骨子里来讲我只是一个被公主惯坏的任性的女孩，即使我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我仍然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女孩，我的一生都停留在初见公主的那一刻。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史家，没有足够的学识引经据典，论证帖木儿“好”，还是“不好”，还是好与不好兼而有之，我宁可只陈述事实。

巴布尔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知道他有话要说，不过我不必问他。

我惬意地轻摇着躺椅，任凭凉爽的山风吹拂着我的脸颊和白发。

我用心灵感受着长生天对我的眷顾。是啊，若非长生天的眷顾，我又怎么可能按照公主的嘱托，活得像两个人那样长久？

我出生的时候，帖木儿帝国仿佛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我看到的是它的光芒四射和势不可当。当我垂垂老矣，帖木儿帝国也似乎随着我一起老去，即使最后一抹惨淡、混沌的光晕还能挣扎着穿过云朵，但毕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夕阳的沉落。

当然，太阳还会升起，在另一天和另一个时代。当太阳重新升起时，我的生命和灵魂早已化作帖木儿帝国的满天星光。

我没有伤感，也不觉得惋惜，一个国家的兴起和衰亡正如一个人的生死一样，看淡了就是那么一回事，生是幸运，死是解脱。

何况，我比任何人都不应该心怀抱怨，苍老如我，眼睛还可以看见童颜如花，耳朵还可以听到风吹落叶。另外，我一点都不糊涂，我的记忆如同帝国的一部词典，收录了太多的珍闻趣事，因此不论何时，你都能够从我这里找到需要的词条。此时，我欣慰正在翻阅我记忆的是个孩子，这个孩子身上有着帖木儿王的血脉，或许有一天，他也能够追随他六世祖的脚步成就一番伟业。

在帖木儿王的四个儿子当中，沙哈鲁算得上最长寿的一个。帖木儿王的长子只罕杰尔和次子奥美分别在回历七七八年（约1377年）和回历七九五（约1394年）殁于征服东察合台汗国和波斯的战场。在只罕杰尔去世的同一年，帖木儿王得到了沙哈鲁这个儿子。另外，比沙哈鲁年长十岁的米兰沙则在回历八一○年（约1408年）逝于征伐阿哲儿拜展的途中。至于沙哈鲁，他在父亲去世后最终继承了王位，但他膝下六子，除了长子兀鲁伯，其他五个儿子无不先于他们的父王亡故。

兀鲁伯在沙哈鲁登基后接受父命，一直与父王分治帝国南北。他对父王忠孝两全，酷爱和平而不喜好战争。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与文化，也比其他任何君主更加体恤百姓疾苦。可以说，兀鲁伯和他的父亲沙哈鲁在位时的四十二年，是帖木儿帝国最安定最富足的四十二年。当时，撒马尔罕和哈烈两地科技发达，人才济济，艺术创造推陈出新，文人学者各领风骚。如果不把西波斯脱离帝国的遗憾考虑在内，帝国可谓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兀鲁伯个人所具备的种种优点，都不能淡化他为数不多的缺点，相反，他身上所具备的最大优点，恰恰也是他最致命的缺点。

举个例子来说，兀鲁伯本性善良，为人谦厚，正因为善良和谦厚，导致他对儿女的纵容溺爱多于管教，最后，这种慈父之爱将他送入了坟墓。

残暴的剌迪夫弑父自立，遭到世人唾弃和诅咒，他的统治在内乱迭起中只维持了半年。半年后的某一天，我推波助澜，亲手将这个畜生送到了

他该去的地方。我坚信，如果他的灵魂在死后希望得到平静，他就必须向他的父王请求宽恕。

刺迪夫死后，米兰沙的孙子、奥玛的儿子卜撒因趁机夺取了原本属于沙哈鲁一系的王位，并在他手上完成了河中地区的统一。

卜撒因是有个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奥玛临终时，将兀鲁伯唤到床边，放心地将爱子卜撒因托付给侄儿。兀鲁伯没有辜负奥玛的信任，他悉心抚养和教育尚且年幼的卜撒因，让他独镇一方，这一切都为卜撒因日后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虽然卜撒因无力重现帖木儿、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的辉煌，他却远比刺迪夫更适合统治一个残破的帝国。另外，卜撒因的四子为他生下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孙儿，当我还在世的时候，这个名叫巴布尔的孩子就已经崭露头角，成为行将灭亡的帝国最后一颗令人兴奋的火种。

透过半张半合的睫毛，我看见巴布尔向我倾过身体，热切地摇摇我的手，问道："塞西娅，你睡着了吗？"

我说："没有。"

"可是，塞西娅……"

"怎么？"

"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既然如此重要，你的讲述太过简单了。"

"是吗？"

"是。你能给我讲得更详细些吗？"

"不能，我的小王子。"

巴布尔的眼睛里透出失望："为什么？"

"将这段历史讲给我听的那个人对许多事情记不清楚了，我所知有限，又怎么可能在你面前故弄玄虚？这可不是我的风格。何况，巴布尔，那个时候，我自己都还没有出生呢。"

巴布尔表示理解："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你出生之后呢？有没有哪几场战争让你至今记忆犹新？"

"有的。"

"那么，你可以详细地讲给我听吗？"

"只要我能记起的。"

“好，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可我不要听你讲战争，讲打仗，我要听你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说这句话的是佐维然，她是我几年前偶尔发现和收养的女孩，那时她还是个婴儿，身体有残疾，被她狠心的父母抱来塞西娅洞前丢掉了。

这些年，她已经长成了既美丽又健康的孩子，她视我为她的太祖母，小小年纪已经知道报答我，对我悉心照顾。而我，因为她的可爱和懂事，娇宠她不亚于当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娇宠我。

除了佐维然，在塞西娅洞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小男孩，他是我忠实的仆人巴巴的孙子，我给他起名巴巴乌拉。巴巴乌拉、佐维然、巴布尔，这三个孩子年纪相仿，脾气相投，彼此间并没有太多尊卑的概念。

刚才，我给巴布尔讲述帖木儿王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时，佐维然拉着巴巴乌拉去为我和巴布尔煮茶去了。这会儿她回到我身边，带给我一方丝绒披肩，细心地为我披好，跟她一块儿回来的巴巴乌拉则忙着将一个细颈圆肚、旁边带一个像耳朵一样把手的水晶瓶放在我的手上。

别说，我这会儿确实有些口渴了。

莹绿清亮的茶汤透出水晶瓶，越发显得色泽诱人，这正是我喜欢用水晶器具饮茶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一天只在中午喝一次茶，每次只喝固定的量，而且，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我都会将茶汤趁热喝掉，这样一来，我制作的这种带把手的水晶瓶恰好满足了我对饮茶的所有要求。

佐维然的意见与巴布尔相左，我一点都不惊奇。小的时候，我和沙哈鲁缠着公主讲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也时常不一致。这是男孩子与女孩子的区别，不足为奇。我示意佐维然和巴巴乌拉在巴布尔旁边坐下来，然后，我故意问巴巴乌拉：“你还没有发表意见，你怎么看？”我边问边向三个孩子眨眨眼睛，只要与孩子们在一起，我的灰色眼睛就不再闪动冷酷的光芒。

巴巴乌拉看看佐维然，又看看巴布尔，谁也不得罪地回答：“只要是塞西娅讲的，我都喜欢听。”

我笑着责备他：“小滑头。”

巴布尔和佐维然彼此对视一眼，颇有默契地一人捏住巴巴乌拉的一只耳朵，向下揪了几下，表明他们认可我对巴巴乌拉的评价。巴巴乌拉疼得龇牙咧嘴，大声求饶，三个孩子全都开心地笑起来。

我任由他们在我身边嬉笑打闹，有滋有味地从水晶瓶里喝着回味绵长的茶汤。我很清楚，这样快乐丰盈的日子不会太长久，等到困扰着小巴布

尔的皮肤瘙痒症经过药池的沐浴得到根治，他就必须返回他父亲乌马尔王的封地费尔干纳了。多事之秋，想必乌马尔王不会让他的长子长久地离开身边。

到那时，佐维然、巴巴乌拉他们几个或许还有相见的机会，而我，恐怕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孩子了。

笑过了，闹过了，巴布尔提议："这样吧，塞西娅，帖木儿王一生进行的战争，你不熟悉的不妨一带而过，你熟悉的，就给我们讲讲里面有趣的故事，好吗？"

正如我对巴布尔的了解，他果真是个宽厚善良的孩子，他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主动对佐维然作出了让步。

其实，从巴布尔来到塞西娅洞那天起，佐维然和巴巴乌拉就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三个孩子相处融洽，感情深厚，哪怕仅仅是为了这个，巴布尔也不会选择固执。毕竟，与友情相比，固执显得毫无意义。

我将水晶瓶放在石桌上，闭上眼睛："去玩吧，我累了。"

他们听话地站起来，手拉着手，跑到山里边玩儿去了。他们毫不怀疑，明天、后天、接下来的许多日子，我都会讲更多和更有趣的故事给他们听。

可是此时，我的确有些累了。

肆

按照巴布尔的要求，我将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一生征战的主要历程都给他罗列出来。这样的列表自然不会很详细，不过，至少可以让他对帖木儿王征战过的地方和征服的国家有一个粗略的了解。而且，我一再声明，凡是我没有听到沙奈详细讲起或者是我自己也不很了解的战争过程我都会一带而过，我只能给他一五一十地讲述那些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而且，对于那些在战争前后发生的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我也不妨仔细地讲给三个孩子听。

巴布尔和佐维然、巴巴乌拉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下面，就是这张征战表：

回历七七一年（约1370年）——回历七八○年（约1379年），征服花剌子模。

回历七七六年（约1375年）——回历七九二年（约1390年），征服东察合台汗国。

回历七八三年（约1381年）——回历八○三年（1401年），征服波斯。

回历七七七年（约1376年）——回历七九七年（约1395年），征服金帐汗国。

回历八○○年（约1398年）——回历八○一年（约1399年），征服印度。

回历八○二年（1400年）——回历八○三年（1401年），征服玛麦鲁克国。

回历八○二年（1400年）——回历八○四年（1402年），征服土耳其。

仅仅是这样一张简单的征战表，也足以让巴布尔心驰神往了。这中间，还不包括一些顺手牵羊似的规模较小的战役。比如，帖木儿王在结束对玛麦鲁克国的征服之后，回师途中，顺带着征服了报达和谷儿只。

在巴巴夫妇带着佐维然和巴巴乌拉为我们大家准备早餐时，巴布尔仔细研究了这张征战表，很快，他从中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显而易见。

从上面的征战表中可以看出来，帖木儿王对花剌子模、东察合台汗国、波斯、金帐汗国的征战在时间上是有交叉的，并且每一场战争都费时很长，如果从回历七七一年他正式出兵花剌子模算起，到最终将全波斯收入帝国版图，其间足足花费了他三十一年的漫长时间。

记得我也曾追问过沙奈，为什么这几场战争竟然进行得如此艰难？沙奈原本不是个善于总结的人，对于我的疑惑，他皱了半天眉头，才零零散散地找出了一些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原因。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来，我觉得，他的回答虽然有些牵强，不过还勉强说得过去。

比如说，正像众所周知的花剌子模之战，他们的领主曾与帖木儿王联姻，又数次降而复叛，这样一来的确牵扯了帖木儿王的不少精力，直到最后这位领主城破而亡，对花剌子模的征服才告一段落。

再比如说，帖木儿王花费了差不多十六年的时间九征东察合台汗国，最后也没能生擒他的敌人哈马鲁丁，其原因更为复杂。当年，哈马鲁丁在杀掉太子伊利亚斯后放心地攫取了东察合台汗国的汗位，自此，他凭借汗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袭扰边境，令帖木儿王一度疲于应付。后来，当帖木儿王感到他已经有能力擒杀哈马鲁丁永绝后患时，他便打着为故主报仇的旗号，率军出征汗国。

当时，所有的征战都是在一种极其困难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而帖木儿王面对的又是哈马鲁丁这样既狡猾又凶残的敌人。对于帖木儿王来势汹汹的进攻，哈马鲁丁聪明地采用了一种纯游牧的方式应对，来去匆匆。即使有时失败了，他也会躲藏起来，等到帖木儿王因为气候恶劣或粮草

不济或人心厌战等原因退兵后，他立刻从躲藏的地方现身，迅速补充马匹和兵员，再度挑起战火。甚至帖木儿王一生中最大的一场败仗也赖哈马鲁丁所“赐”，那是帖木儿王第三次出征东察合台汗国，他被哈马鲁丁引进了天山山脉的山谷里，遭到埋伏，险些全军覆没。若不是帖木儿王英勇果敢，手持长枪与他的将士并肩作战，震慑住敌人，血流成河的山谷或许就成了他的葬身之地。此次战争结束之前，帖木儿王的长子只罕杰尔便在战场上去世了。

三次出征的失败，迫使帖木儿王不得不对失败的原因做出一些反省。一次会议上，他对沙奈等将领说，征讨哈马鲁丁，之所以屡次无功而返，最重要的原因是得到的情报不够准确，以致造成对手屡屡脱逃。作为一名统帅，这一点不可饶恕。也许帖木儿王的领悟不无道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沙哈鲁对他父亲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做的总结远比帖木儿王本人的结论更为准确，沙哈鲁说，帖木儿王在征东时一次次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四面出击造成兵力分散；二是没有建立稳定的、巩固的军事后方，以至于每次出征声势浩大，没过多久便率军回师，对敌人不能形成致命的打击；三是每次攻城略地，破坏严重，激起百姓对侵略军的仇视，为哈马鲁丁招兵买马、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

所以，帖木儿王从来没有真正地征服过哈马鲁丁。哈马鲁丁最终还是因为内部一些贵族的反对，势力削弱，在帖木儿王第九次出征伊犁流域时，他才永远消失在阿尔泰山貂与雪貂出没的地方。

伊利亚斯和图玛的异母弟黑的儿火者继承了汗位。新汗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即位后，强迫在他统治下的所有民众都改信伊斯兰教。相同的宗教信仰使他对帖木儿王产生一种认同感，因此，他在回历七九九年（1397年）慷慨地将自己年方十四岁的、比朝霞还要艳丽的女儿图兰嫁给了这位可怕的征服者。

这是帖木儿王第二次与血统纯正的成吉思汗嫡传后裔联姻。

对帖木儿王而言，可以娶到两位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蒙古公主甚至比征服本身更令他感到骄傲。事实上，由于他是那样宠爱图兰，当他与新汗言和，带着图兰回到撒马尔罕的王宫时，这场长达十六年的，经历了太多波折和苦难的战争，已经戏剧性地变成了他个人的喜剧。

图玛和图兰，这一对有着亲近血缘关系的姑侄，成为帖木儿王的大王后和小王后。她们是帖木儿王的骄傲。我敢说，在帖木儿王刚强、冷酷、善变的一生中，唯独不曾改变过对这两个女人的钟情。

说到这里，我得插入一句题外话了。“大王后”和“小王后”之称，在帝国应该是一个比较通常的说法，然而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他的《东使记》中，却将图玛和图兰全都称作中国公主。其中的原因，大概与两位公主出生的东察合台汗国大部分国土仍在概念中的中国境内有关。

不管怎样，从此，帖木儿王的感情生活中真正融入了两个女人的影子。

当然，或许还有第三个女人吧，第三个女人，同样也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但那个女人，却令他终其一生可望而不可即……

那个女人，也是一位公主，在我的心里，她永远都是一个令人无法准确描摹却无人可以取代的女人！

突然，一味地叙述战争让我感到如此厌烦。

我闭上眼睛。我的眼睛如同即将干涸的泉眼，再也流不出泪水来。可是，每当我想起公主，仍有一种温润的液体会充盈在我的眼眶四周。

那样的感觉，真的很舒适。

巴布尔依然充满渴望地看着我。

我想了想，对他说，可不可以先让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呢？因为，这个世界会因为我的出生变得更加精彩。我答应他，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不仅可以为他讲述我所亲历的战争，还可以为他讲述一段如盛开的雪莲一般美好忧伤的爱情。

巴布尔、巴巴乌拉、佐维然兴奋地同意了。

我微微笑了。

我老了，真的，身体的衰老使我变得更加絮叨和更加没有耐心。回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我把回忆拿出来与三个孩子共享。我清楚地知道，三个孩子喜欢我向他们叙述的那些令我刻骨铭心的一切。

因此下面，就是塞西娅的故事了。

而所有的一切，还得从我在母亲的腹中被孕育开始。

第五章 金星塞西娅

壹

回历七八三年（约1381年），帖木儿王开始了征服波斯的战争，我的母亲就是在那一年生下了我。

阿亚婚后给沙奈生过一个儿子，可惜这个孩子几个月时生了一场大病夭亡了。直到二十四岁，阿亚才又生下一个女儿，她请本族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女儿起了名子，叫作乌扬依霞。

乌扬依霞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不是一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她与死去的哥哥一样，身体孱弱，时常生病，阿亚和沙奈简直为她操碎了心。有一天，乌扬依霞大病初愈，阿亚将老人请来为女儿占卜，占卜的结果似乎让老人有些惊讶。

一开始，老人什么都不肯对阿亚透露。后来，经不住阿亚的再三催问和恳求，老人才悄悄告诉阿亚，她的这个女儿成年后会经历骨肉分离的痛苦，不过这个女儿未来经历的一切不幸都将成为她自己骨肉的福荫。

老人是为孩子做了祈福后才离开的，离开时，他叮咛阿亚务必保守孩子的秘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按照长生天的启示去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她的女儿才能得到幸福。

阿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从那天起，乌扬依霞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健壮起来。她几乎很少再生病，一张原本蜡黄的小脸也一天比一天变得红润美丽。本来，按照阿亚的心愿，她和沙奈还想再要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至少，也要再要一个儿子，但是天意弄人，自从沙奈在攻打花剌子模的时候被一支箭射中腹部，之后虽万幸地拣回了一条命，却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样一来，乌扬依霞就成了沙奈和阿亚唯一的孩子。沙奈简直太爱他的女儿了，他把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在他的百般宠爱下，乌扬依霞长成了一个聪明任性、亭亭玉立的少女。

大概是长生天格外垂爱乌扬依霞吧，她的容貌和身材都随了父亲，一张可爱的瓜子脸上，眉眼极其灵秀，体态窈窕多姿，见到她的小伙子无不对她心生爱慕，希望能够娶她为妻。

怀有同样心思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是帖木儿王的三儿子米兰沙，米兰沙年方十四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对乌扬依霞一见钟情。

他将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父亲。

其时，帖木儿王的长子只罕杰尔不在人世，次子奥美前些年已娶妻生子，四子沙哈鲁还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而米兰沙从十岁起便成为战士，追随父王东征西伐，由于这个缘故，帖木儿王不能不对他格外爱惜。

既然儿子米兰沙说他喜欢乌扬依霞，而帖木儿王也认为乌扬依霞配得上他的儿子，他便主动向沙奈和阿亚提出，要为他的儿子迎娶乌扬依霞。沙奈和阿亚只有一个女儿，原本想招赘一个女婿，可两家结亲既然是帖木儿王的愿望，他们也不好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把帖木儿王亲自上门提亲的事告诉了女儿，征求女儿的意见，没想到，女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乌扬依霞大方地告诉父母，她已经有了心上人，她喜欢的小伙子家世虽

然一般，但人品很好，而且，小伙子愿意做上门女婿。

与将女儿嫁入王府享受荣华富贵和面对血雨腥风相比，沙奈和阿亚更希望他们唯一的女儿能够生活得自由、快乐。既然女儿找到了意中人，他们不会棒打鸳鸯。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他们相信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一向很达观的帖木儿王，绝不会因他们拒绝了这门亲事就对他们心怀不满。

阿亚和沙奈商议了一下，做出决定，要女儿把那个小伙子带过来给他们瞧瞧，如果他们觉得小伙子不错，就尽快选个日子给他们把亲事办了，这样，也可以断了米兰沙的念头。

乌扬依霞高高兴兴地跑走了。工夫不大，她带着一个个头高高、长相英俊的小伙子回来了，小伙子也是察合台人，家中兄弟五个，小伙子排行老四，家里愿意他入赘沙奈家，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是种荣幸。

沙奈和阿亚同小伙子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小伙子言语朴实，对乌扬依霞一往情深，这一点尤其令沙奈和阿亚满意。傍晚时，作为对小伙子认可的表示，他们留小伙子在家吃晚饭。小伙子高兴极了，主动跑到厨房帮忙，做了他拿手的烤羊背和胡萝卜汤，沙奈和阿亚吃得津津有味，对小伙子越发刮目相看。

第二天沙奈进宫向帖木儿王陈明实情，帖木儿王虽然有些失望，但他绝不想勉强曾与他同生共死的沙奈和阿亚，他答应，米兰沙那里由他去做解释，还有就是等乌扬依霞与小伙子的婚期确定下来后，一定要通知他，他会亲自参加婚礼。

至此，乌扬依霞如愿以偿，美好的生活似乎唾手可得。可是，就在她刚刚怀上身孕那年，帖木儿王对金帐汗国大举用兵，沙奈和女婿全都应召出征。数月后，噩耗传来，乌扬依霞的丈夫战死沙场，同一天，乌扬依霞在悲痛忧伤中生下了一位眉间长着一颗金星的女孩。

失去了丈夫的乌扬依霞固执地认为是这个孩子的出生才夺走了爱人的生命。她恨这个孩子，拒绝给孩子喂奶，拒绝给孩子起名，阿亚无奈，不得不抱回孩子，用牛乳喂养她，给她起名塞西娅，对她极尽疼爱。

沙奈放心不下女儿，在前线不断有信来，询问女儿的情况。阿亚为了安慰他，总是说女儿很坚强，已经走出巨大的伤痛开始正常生活了。然而事实上，乌扬依霞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了，她总是把自己关在帐子里，吃得少，睡得也少，不见任何人，更不同任何人说话。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弱，蓬头垢面的样子简直像个疯子一样，阿亚每次看到她，总是既担忧又生气。

乌扬依霞始终对女儿充满怨恨。一天，她趁着阿亚出去挤奶，将熟睡的女儿偷偷抱了出来。她抱着女儿一直向海子走去，走到海子边，她站了一会儿，就在她准备将女儿抛入海子里的时候，女儿突然睁开眼，两只黑黑的眼睛望着她，小嘴微微张开，粉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笑容竟然是那么可爱，那么甜美！

它一下唤醒了乌扬依霞内心沉睡的母爱，乌扬依霞抱着女儿呆住了，片刻之后，她跪在地上，掩面大哭。

她哭得那么伤心，幼小的女儿似乎也感受到她的痛苦，用力蹬着两条小腿，跟她一起哭了起来，她的哭声比她的母亲还要响亮。

母女俩的二重哭引来了正焦急寻找女儿和外孙女的阿亚。阿亚看到乌扬依霞，立刻从她的怀中夺回了自己的外孙女。乌扬依霞仍旧在哭泣，只是她的哭声一点点低弱下来，变成呜咽。

阿亚似乎很快明白了乌扬依霞要做什么，她用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揪起了乌扬依霞蓬乱的头发。

乌扬依霞挣不脱母亲有力的手，被迫抬起泪眼，与母亲相对。阿亚恶狠狠地问道："告诉我，你把孩子带到这里，究竟要做什么？"

乌扬依霞无言以对。

"你要把她溺死是吗？"

乌扬依霞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她看到母亲目露凶光，第一次从内心里感到惧怕。

"是吗？"

"妈，我……"

阿亚赏了女儿一记响亮的耳光。乌扬依霞被打倒在地，她抬头乞求地望着母亲，鼻子里涌出了一股温热的血液，从她的嘴唇上面流下来，滴落在身下的草地上。

阿亚犹不解恨，她放下孩子，扯住乌扬依霞的头发就向海子里拖去。乌扬依霞掉到了海子里，又挣扎着爬回到岸上，她哀求阿亚："妈，不要！"

愤怒的阿亚好像丧失了理智，非要将女儿重新推回到海子里，母女俩纠缠在一起，求生的本能为乌扬依霞增添了力量，阿亚几次努力都无法达到目的，后来，阿亚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这时，被独自丢在草地上的塞西娅哭累了，睡着了，睡梦里不时还发出一两声抽泣。阿亚看了可怜的孩子一眼，突然跳起来，指着乌扬依霞骂道："你这个魔鬼！看看你做的好事！你差一点害死塞西娅，她可是你的女儿呀！你说，你告诉我，你算是个母亲吗？不，你告诉我，你还算是个人吗？你是个魔鬼，魔鬼！"

乌扬依霞哭着向前爬了几步，抱住了母亲的腿："妈，我不敢了。"

"你这个疯子！我不要再把你留在身边了。你给我滚，立刻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妈，你要我去哪里？除了家，我能去哪里？"

"那是你的事情。我只要不再看到你就行。"

"我不走！"

"你不走？好，你不走我走！否则，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你。你从来就不是我的女儿，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阿亚说完，抱起外孙女就走，她不是走向自己家的方向，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乌扬依霞比任何人都了解她的母亲，她知道阿亚说到做到，如果阿亚狠心不再要她，这个家就没有让她留下来的理由。

刚才的事的确是她做错了，她对此无话可说，既然母亲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怒，不能谅解，要永远离开家的人也只能是她。

她追上母亲，用手拉住了母亲的衣襟："妈，你不要走。我走，我走得远远的，不会再让你看到我。"

阿亚站住了，毫不留情地望着女儿。不断流过乌扬依霞面颊上的泪水也没有软化她的铁石心肠。乌扬依霞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跪在地上向阿亚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身，向遥远的、未知的世界走去。

她脚步踉跄，却挺直了瘦弱的脊背，她或许还希望听到母亲对她的挽留，可是自始至终，母亲都默然无声。

直到再也看不到女儿的身影，阿亚才抱着塞西娅转身回家。她不否认是她逼迫自己的亲生女儿离家出走，但她绝不后悔。当年给女儿占卜的老人说过，要她听从长生天的启示，刚才，她似乎听到长生天要她撵走女儿的声音，她想这一定是长生天的启示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况且，乌扬依霞曾经奋力从海子里爬回岸上，阿亚知道她的女儿或许因为失去所爱的人丧失理智，但她有着顽强的求生意志，一个有着求生意志的人，她一定有办法生存下去。

现在，你一定已经明白了，那个孩子，塞西娅，就是我，而乌扬依霞是我的母亲，阿亚和沙奈是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我长大后阿亚讲给我听的。

阿亚说，当沙奈随着帖木儿王的大军凯旋后，她镇定地告诉他，前一段

他们家里住过一个从金帐汗国来的商人，商人在他们家住了七天，乌扬依霞跟他在一起整个人都变了样，不再那么闷闷不乐，开始有说有笑。商人离开那一天并没有跟她提起，可是当商人离去后，她发现女儿也不见了。

她估计女儿是跟那个商人私奔了。她想这样也好，女儿离开了伤心地，至少从此可以过一个女人想要的生活。

沙奈轻信了阿亚的谎言。虽然他是那么遗憾，虽然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女儿，可作为父亲，他宁愿女儿早日走出丧夫的创痛，开开心心地开始新的生活。

乌扬依霞离开家后就失去了所有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阿亚却相信她一定活着，当她想将女儿推到海子里的时候她就确信无论遇到任何状况，女儿都会坚强地活下去。

失去女儿的沙奈将他全部的宠爱都转移给我，我在沙奈的娇惯和对阿亚的顶撞中一天天长大，我眉间的金星越来越醒目，好像一颗真正的金星嵌在皮肤中一样，有时在阳光下还会闪闪发光。人们把我称作金星塞西娅，大人有时会怀疑我是不是精灵转世，但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跟我玩耍。

我没有乌扬依霞的美貌，不过呢，凡是喜欢我的人都觉得我的性格很可爱。我也不像乌扬依霞小时候那么喜欢生病，长生天在赐予我金星的同时，也赐予了我强壮的体魄。即使我偶尔会感到身体不适，我也不用躺在床上，当我在草地上奔跑得浑身出汗的时候，我的病往往不治而愈。

阿亚从不怀疑，我眉间的金星将要给我带来让人羡慕的运气。在我八岁那年，阿亚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我遇到了一个神奇的女人，她引领着我命运的轨迹，从蜿蜒的小溪一路流淌，直至汇入奔腾的江河。

贰

帖木儿王对波斯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征伐，起至回历七八三年（约1381年），结束于回历七八七年（约1385年）。

这一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四年，帖木儿王征服了波斯北部的大部分土地。每当帖木儿王需要休整，都会将军队撤回撒马尔罕，阿亚告诉沙奈关于乌扬依霞的消息时，正是他们第一次回到撒马尔罕休整时。

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关波斯的记载书上都不会少，但我个人对波斯的了解仅限于沙奈的讲述。我知道，对于经历了帖木儿王亲自指挥的每一场战争的沙奈而言，波斯的美丽富饶和广阔领土比它最终被征服更令他难忘。

其实又何止波斯！花剌子模、东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印度、土耳其……它们给予沙奈的印象，未尝不都是如此。

那时，帖木儿王的事业如日中天。然而，每当向我讲述波斯的历史时，沙奈总是习惯性地眯着眼睛，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就是他——我的外祖父，同时也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人之一——亲口告诉我，波斯在帖木儿王出生以前就已四分五裂了。很久以前，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年）征服了波斯，此后，波斯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伊利汗国的一部分。但是好景不久，随着旭烈兀汗的逝世，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围绕波斯的争夺日趋激烈，这种内斗消耗了汗国的力量，对波斯的统治权渐渐落在了成吉思汗那些旁系子孙的手上。

帖木儿王出生前的几个月，统治波斯的最后一位蒙古大汗去世，自此，波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帖木儿王后来成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名字。

小的时候不觉得，长大后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帖木儿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创意的野蛮人。

这应该是个公正的评价。尽管本身没有接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帖木儿王却能从登上王位之初，就开始潜心研究治国之道和强国之路。他在基本完成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征服后，即着手恢复国内经济，加强城市管理，同时，他对文化、艺术以及一切创造发明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

因此，我出生那年，经过十余年的治理并辅以严刑峻法，帖木儿王统治下的河中地区秩序井然，特别是首都撒马尔罕，已成为世界上秩序最好的城市之一。撒马尔罕及周围城市窃贼绝迹，夜不闭户，这且不论，甚至连邻里间一般的口角都极少发生。所有这些当然有赖帖木儿王制定的法律和对法律的执行。帖木儿王对付喜欢无事生非的人或者奸商自有他的一套办法，比如他曾将哄抬肉价、造成市场混乱的小贩处死，将盘剥顾客的匠人处以重刑，以此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此外，他还将好勇斗狠之徒统统送上战场。

沙奈做过一段时间的民事法官。在帖木儿帝国，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是严格分开的，一部分法官，专门处理刑事案件；一部分法官，专门处理官吏贪污案件；而对于外国与民间来往过程产生的一些案件，则由礼官负责。每一个法官必须各司其职，绝不可越权而为。

每逢出征在即，帖木儿王会从宫中移居宫帐，而帖木儿王的宫帐之外，就是法官工作的帐幕。所有在押犯人，原告被告，都被送到这里听候裁处。法官依据案件性质，听取各方诉辩后，当场做出判决，形成的判词由书记官誊写清楚，留下副本，将正本加盖法官印章，呈递帖木儿王案头，候帖木儿王鉴核。对于所有判词，帖木儿王均会认真审阅，有些重大案件，他还会亲自听取审理过程，认为判词无误的文本，帖木儿王用过印玺，即为核准。帖木儿王用于司法案件的印玺，印文为“公正”一

词，印文四边，附有三个小圆圈。

在帖木儿帝国，这个印玺如其印文一般，象征着法律的公正。

另外，帖木儿帝国最高决策机构为中央政府，设大臣会议，大臣由七人组成，分别负责掌管有关军事、政事、民事，每逢会议，七名大臣中至少有四人参加方视为有效。帖木儿王立国后，筛海和沙乌可进入了中央政府，位列大臣。沙奈、艾库、努里丁等虽然功勋卓著，但因为出身所限，他们只能成为帖木儿王的亲信将领和王宫总管。

安定富贵的国内环境，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切都为帖木儿王征服波斯提供了动力。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怀抱着一定要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理想，帖木儿王的目标是首先统一中亚和西亚地区。因此，他在征服花剌子模之后，和在征服东察合台汗国之间，悍然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

首战，他征服了波斯东部的哈烈，结束了阿富汗人的克儿特王朝对它的统治。次年冬天，他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又进军呼罗珊东部以及阿富汗的坎大哈。在另一场战争中，他遭到瓦里的英勇抵抗，但最终，瓦里逃往阿哲尔拜展。

不久，帖木儿王的军队来到伊拉克，移营其首都苏丹尼叶。至此，帖木儿王占领了整个波斯北部，首战波斯告捷。

回历七八八年（约1386年），帖木儿王重新调整了对波斯的进攻路线，开始征伐波斯西部。我随沙奈和阿亚参加了这次征伐，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不到六岁的孩子，可有些事情仍旧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战前，帖木儿王举行了阅兵式。

在我幼稚的眼中，当千军万马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帖木儿王面前走过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帖木儿王终其一生都梦想成为成吉思汗。所以他在御极伊始就采用了蒙古军队的建制，也就是以十人为基本单位，分设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万人长的制度，同时，他选用巴鲁剌思以及其他与他亲近的察合台部落将士充当近卫军。在此基础上，他又更进一步，或者说，有所创新。首先，在将兵的选用上，他实行三不限政策，即不限国籍、不限民族、不限出身贵贱，这种开明的政策使外国将士也能为他英勇作战。其次，他实行赋税制度，按时发放军饷，按量补给，按伤抚恤，以此调动将士的积极性。再次，他推行伊斯兰教，以保护和扩大伊斯兰教世界为由，创建了一支勇敢的、热忱的、所向披靡的穆斯林军队。

不仅军队建制相似，帖木儿王的军队兵种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军队相比也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都是从骑兵、步兵逐渐发展到象兵、水兵、炮兵、侦察兵、工程兵、桥梁兵、通信兵、运输兵、技术兵、造舟兵、

石油火团投掷兵、机械攻城兵等诸兵种俱全的军队。

除此以外，帖木儿王也像成吉思汗一样重视军队训练、鼓动宣传和战前情报工作。在军法面前，他一视同仁。他还创造性地恢复了成吉思汗建立的驿站制度，以此确保帝国通信的快速和及时……总之，在我出生后，经历种种磨难登顶权位的帖木儿王俨然已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

帖木儿王在阅兵式上不是经常发表演讲，即使发表，大多都很简短。他最精彩的一次演讲是在多年后他准备征战印度时。当时，许多贵族和将臣因为畏惧印度的酷热和路途遥远，坚决反对对印度用兵，帖木儿王便从《古兰经》中找到一句话："先知啊！同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作战吧"，作为他必须出征的依据，以此鼓舞起将士们的征战热情和斗志。

阅兵式结束后，帖木儿王挥师进军阿哲尔拜展，入驻大不里士。帖木儿王在大不里士处理朝廷政务，并在那里度过炎热的夏季。妇女和儿童，一向是随军队驻扎的，沙奈疼爱我，从来不让我和阿亚离他太远。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天我在帖木儿王的军帐里见到了沙哈鲁，他是个文雅俊秀的少年，比我大四岁，但那时我并未设想过，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与他的生活发生交集。

夏季结束，帖木儿王取道纳希切万，进犯谷儿只，这一场战争以帖木儿王活捉并迫降谷儿只国王巴格剌五世告终。接着，帖木儿王又顺利完成对亚美尼亚全境的征服，并从梵湖城出发，开始进军法儿思（即设拉子）等地，希望一举消灭在这里进行统治的穆筛飞王朝。

战争至此进行得顺风顺水。没想到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迫使帖木儿王不得不带着法儿思最精巧的工匠回到撒马尔罕，集中精力对付趁帝国兵力空虚袭扰帝国疆界的金帐汗国脱克汗。

脱克汗出生在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人。回历七七七年（约1376年），脱克在父亲被杀后只身逃到撒马尔罕，投奔了帖木儿王。帖木儿王原本正希望有这样一个人物，可以成为他遥控金帐汗国的傀儡，因此，帖木儿王相当热情地接待了落魄的脱克，视他如子侄，甚至借给他军队让他去消灭仇敌。脱克虽然年轻、刚毅，但他好像没有太多的战争经验，他不止一次挥霍了帖木儿王的军队，一事无成。虽然如此，帖木儿王仍然没有放弃脱克，五年后，命运开始垂青脱克，帮助他战胜了他最重要的敌人马麦，成为金帐汗国的主人。

脱克登临汗位。他对帖木儿王的忠诚只持续了一年，一年后，他凭借巩固的汗位同帖木儿王分庭抗礼。帖木儿王第二次征服波斯的战争，就是因为脱克在背后搞鬼而不得不提前结束征战，返回撒马尔罕。

脱克在帖木儿王返回后，经过了几场小的战役，知趣地撤走了。为了犒赏有功将臣，帖木儿王决定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

沙奈、阿亚都在受邀之列，他们满心欢喜地带上了我。

阿亚一如既往地管教我。我不愿意跟阿亚一起乘车，沙奈便把我抱下来，放在他的马鞍前面。

今天的沙奈似乎与往日有些不同。他骑着一匹体型高大威武的大宛马，换上了阿亚亲自为他缝制的青缎长袍。青缎长袍的袍领上照例用金丝线绣着一朵玫瑰、一朵百合，当然有时还有别的花样，手工极其精细。他的头上则戴着一顶高筒尖帽，帽前缀有宝石，帽上插着一枝鲜艳的翠蓝色鸟羽。沙奈所穿这种服饰的样式，最初为大王后图玛创制，后确定为帝国礼服。

我觉得沙奈风度过人，不由真心赞美："您今天真漂亮。"

"是吗？"沙奈用力一夹马肚，这是他表示得意的一个惯常动作。随后，他用胡须蹭蹭我的脸，笑眯眯地说道，"你也很不错呀，金星塞西娅。"

是的，我知道，当然错不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一身装束，完全认同沙奈的评价。我想，别人也一定会认为我今天格外精神，因为我穿着阿亚特意为我缝制的红色蒙古袍，鲜艳的袍服上，衣襟和衣角都绣着骏马和云朵的图案。

我的脚上穿着一双深蓝色的尖头新毛靴，长长的靴筒上，绣着两只振翅欲飞的金鹰。我的头上戴着一顶尖方边的蒙古帽，帽子是漂亮的粉红色，衬着我黑色的眼睛和粉嫩的皮肤。

我的长相随阿亚，既不精致也不漂亮，但是我的皮肤像沙奈，白皙细腻，足以弥补我相貌上的不足。而且，尤其让我振奋的是，我的一身打扮完全像一个察合台人，我一直为自己是一个察合台人而感到骄傲。

我又想到了坐在马车里、不时探出头来吆喝我的阿亚。她今天的穿着倒很随意，也许她的全部心思都花费在沙奈和我身上了，对自己，她反而不是那么用心。

看来沙奈才是最了解阿亚的人，他总告诉我，对阿亚而言，我和沙奈永远比她本人重要得多。

说也奇怪，这竟是我小小的心灵，开始感受到阿亚的好。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我们来到了帖木儿王那座举世无双的宫帐前。这里聚集着很多人，男女老少都按顺序排好队，等候负责礼仪的官员将我们依次引入宫帐。

沙奈、阿亚和我很快被允许进入宫帐。可见帖木儿王对他的老朋友和救命恩人，有着非比常人的礼遇。

我得承认，对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种梦寐以求的场面，它的豪华与隆

重带给我的震撼是其后任何一次宴会都无法比拟的。乃至一个世纪之后，当我重新回忆起这次宴会的场面时，心头仍会翻滚着一股温暖、激动的浪潮。

我不会忘记，在金色丝绦环绕的宫帐中，那优雅的挂毯，那精美的餐桌，那无与伦比的中国瓷器。

当然，还有威风凛凛的帖木儿王和他身份高贵的夫人们和儿子们。

帖木儿王与大王后图玛居中并肩而坐，两个人都神采奕奕。当最后一批客人进入宫帐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布酒宴开始。

帖木儿王与大王后举杯，第一杯他们要与大家共饮。

众人起立，恭祝王与王后身体安康。

悠扬的音乐响起，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一位侍酒少年以白绸遮面，趋前添满大王后的酒杯。正要给帖木儿王斟酒，帖木儿王摆手制止了他。他吩咐少年把酒壶交给他，由他亲自在银盏中斟酒，依次赐饮。他走下王座，这样，少年只需跟着他，不要让酒壶空了即可。

出人意料也在意料之中的是，他第一个来到沙奈面前，将第一杯酒赐给了随他出生入死整整二十年的沙奈。

沙奈显然没想到自己会受到帖木儿这样的礼遇，一时激动得满脸通红。我坐在阿亚的怀里，好奇地看着他。我想他此时一定因为满怀感激而热泪盈眶了吧？不过，无论他的心情如何，接受君王赐盏的一套礼仪是不能有所疏忽的。只见他从座位上站起身，右膝向前一屈，双手接过银盏，然后起身，向后倒退一步，重新屈下右膝，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饮毕，沙奈站起身，右膝向前，单膝跪下，再起身，再跪下，连跪三次，方将银盏捧还帖木儿王。帖木儿王接过银盏，一边重新斟酒，一边笑问："你觉得，这酒比当年阿亚给我们偷来的果酒口感如何？"

"当然入口醇厚绵柔多了。阿亚偷的酒，酸得像山楂汁一样。"

"可是，那一次的果酒却令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恐怕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那种味道了。"

沙奈感动地望着帖木儿王："原来，您都还记得。"

"怎么可能忘了呢？那可是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时光。这第二杯酒，我要敬给我的救命恩人了。"

他说着，来到阿亚面前。阿亚一惊，放下我，急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与沙奈相比，阿亚倒是显得从容许多，也不需要那么多繁琐的礼节。

“王。”

“阿亚，做了外祖母，你的暴脾气好像改了不少。沙奈真是命苦，受了你这么多年的气。”

阿亚笑了，破天荒地没有还嘴。

接下来的一杯，帖木儿王依然递给阿亚。他说，这一杯酒是赐给不在人世的筛海的，他请筛海的女儿阿亚代饮。

我惊讶地发现，阿亚的眼眶一下红了。

帖木儿王这一轮赐饮，用去的时间很长。我贪婪于面前的珍馐美味，只顾将各种过去没有尝过的菜肴果品塞进嘴里。我的食量从小就大，我还喝了不少果酒，当阿亚开始阻止我时，我已经昏昏欲睡了。

帖木儿王终于回到他的王座上。我倚在阿亚的怀里，费力地看着帖木儿王和图玛大王后，不知何时，我的眼睛合上了。直到我被一声怒吼惊醒。

帖木儿王像一头发怒的雄狮，用力地挥动着他粗壮的手臂：“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他的手臂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醉意蒙眬的眼睛里闪射出摄人心魄的光芒。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脱克，速来漫！”他继续咬牙切齿地吼道，“五天后，出征花刺子模！这一次，我不血洗玉龙杰赤誓不为人！”

他的吼声久久回荡在宫帐之中，仿佛几个巨雷在我们的头顶炸响。当他愤怒的声音消失，整个宫帐陷入一种奇特的沉静。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可就在那时，我的身上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

叁

脱克汗的挑拨给了帖木儿王将箭放在弓上的借口。

五天后，帖木儿王率领大军出征降而复叛的花刺子模。速来漫虽然在脱克的挑唆下公然反叛，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帖木儿王，他数战不敌，不得已，为了保全脑袋，他只能匆匆丢下王位和家室，一路逃往金帐汗国。他在金帐汗国成为脱克汗的侍从副官，此后一直追随在脱克汗左右。

帖木儿王重又夺回花刺子模，并很快占领了玉龙杰赤。他对花刺子模人背叛的行径感到愤怒，于是一怒之下将玉龙杰赤全部居民迁往撒马尔

罕，同时下令摧毁玉龙杰赤，并在废墟上种植了许多大麦。

他派使者出使金帐汗国，对脱克汗给予父亲般的训诫。脱克汗立刻认错，称自己不识时务，以后断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帖木儿王得到脱克汗的答复，暂时停止了对金帐汗国的进攻。

不知从哪一天起，察合台人的营地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和她的蒙古包。

她的蒙古包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式样。从正面望去，好像三座联包，正中的一座较大，包顶和门框周围绘着蓝色的花纹，旁边附着的两座稍小，用蓝白相间的帷幕搭成，色彩同样十分简洁，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大家都传说她来自遥远的东方，却没人知道她究竟来自何处。她平素深居简出，可居然连帖木儿王和大王后都要亲自来拜访她。我和其他的小孩子只远远地看到过她一眼，我们一致认为她是一位仙女。她总喜欢穿一身素色的长袍，戴一朵银色的花或一顶纯白色的绒帽，她走路的时候，像在草地上飘动的一朵轻云。

有一段时间，帖木儿王的一支军队在她的蒙古包外轮流守卫，但是很快，军队不见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我和像我一样的孩子都得到告诫，不可以随便靠近她的蒙古包。然而，自从我被阿亚警告之后，我便挖空心思地想要溜进她的蒙古包里看看。

我留心寻找着机会，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

那天，我看到她被人请到了王宫，两个侍女陪伴着她。下午，天毫无征兆地变了，狂风大作，阴云密布，人们忙着将牲畜赶回自家，仙女家的几个仆人都出去帮忙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溜进了她的蒙古包里。

在察合台人的营地，任何一座帐幕都不会锁门。

仙女的家比我想象中的奢华显然要简朴很多，没有一件昂贵的家具，也没有一处特别的装饰，唯一不同的是，她的家在宁静中散发着一种令人陶醉的馨香的气息。我拼命转动着眼睛，想把我看到的尽收眼底。如果小伙伴们知道我确曾溜进过仙女的蒙古包，他们一定会羡慕我而且钦佩我的勇气。

可惜，蒙古包除了西面的帐壁上挂着一个蓝底金字的镶框匾额，匾额上面竖写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字外，真没有多少稀奇的或者至少可以让我拿来做谈资的东西。

我有些失望。就在这时，我看到一样东西放在靠里的桌子上，好奇心驱

使我走过去，走过去我才发现摊在桌上的是一幅裱过的画。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座教堂，色彩艳丽却不失庄重。

这是一幅罕见的立体画，构图从下到上巧妙地表现出由外及里逐渐进入的效果。

当我的目光在画上移动时，壮观、宏伟的教堂前院率先跃入眼帘。院中竖立着九根白色的石柱，庭前的高墩上，一匹青铜雕成的巨马背生两翼，振翅欲飞。铜马的前蹄与后蹄各有一只悬于空中，益增奔腾神态。马背上端坐着一名武士，武士左手揽缰，右臂高举，手指伸张，手腕上悬挂着一个球状物体。

画的中部是由四根石柱支撑的门阁，门阁建筑壮丽，大门就建在门阁之下。大门以里，可见正门，进入正门，可见正堂。

正堂位于画的中上部，有五座门，似用青铜铸成，其中四门紧闭，只有正中巨门敞开，堂内雕饰、塑像由此尽入眼底。

画的上部是正堂尖塔，巍峨耸立，尖塔下支以四根红色大柱，塔内隐约可见雕像环列，栩栩如生。正堂中央，设有祭坛，回廊高悬壁间，顶壁之上，皆有雕像。雕像色彩富丽堂皇。右回廊廊壁上嵌立巨石一块，周围彩石如天空烘云，托现中间白色，巨石上刻着三个人像，正中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怀抱孩子，女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她旁边的男人凝神严肃，全身轮廓妙就妙在是依石上纹路雕刻，仿若天成。

难道，这画是仙女画的吗？一定不会错，只有仙女才能画出这种让人身临其境的画。我终于能够向小伙伴炫耀我的发现了。

我看得入了神，更想得入了神，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我的耳边轻声问我：“看得懂吗？”

我“嗯”了一声。

然后，我抬头看到一张正微笑着俯视着我的脸，我呆住了。

我以为自己遇到了仙女，可是真的遇到仙女也不会让我如此惊奇。俯视着我的只是一张柔弱的、依然带有几分孩子气的脸，看起来最多也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白皙的额头，浓淡相宜的眉毛，高高盘起的深栗色长发，润洁、细腻的皮肤近乎透明。长长的睫毛下是一双幽深的杏仁眼，深褐色的瞳仁在里面闪动着安静的、神秘的光芒。小而柔和的下巴骨，直直的鼻梁，红润的唇线优雅、敏感。即使仙女，恐怕也不会比她更加令人难忘。

我望着她，像中了魔咒一样，一动不动。

她伸出手，轻柔地抚在我的脸上。她的手指很凉。

“喜欢这幅画，是吗？”她的声音像在石上流动的泉水，轻柔缓慢。

“你是谁？”我在惊讶之下脱口问道。

仙女的脸上闪过笑意：“你可以像我身边的人一样，叫我欧乙拉公主。”

“你是公主？你从哪儿来？”

“我从中国来。如果你不喜欢叫我公主，也可以就叫我欧乙拉。”

“不，我要叫你公主，你长得这么美，一定是公主没错。”我说的是真心话，从这一天起，我只叫她“公主”。

“那么，塞西娅，告诉我，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幅画？”

我惊讶极了：“你怎么知道我叫塞西娅？”

“你不是一直想找机会进入我的蒙古包吗？你还跟你的小伙伴打赌，说你一定办得到。”

“天哪，这你怎么也知道？”

“我会算啊。”

我拍拍脑门。我明白了，欧乙拉公主果真是仙女，正因为如此才任何事情都瞒不过她。

仙女，不，我现在要叫她公主了。光是知道了她的名字，就足够我向小伙伴们吹嘘一番了。

公主用手指抚摸着我眉间的金星：“你这个金星，是生下来就有的吗？”

“阿亚说是。”

“天生金星，你长大后肯定心灵手巧。你对艺术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悟力，就是刚才，你恐怕都不知道自己看着画的样子有多专注，连我在你身后站了好一会儿你都没有察觉。”

“这幅画是你画的吗？”

“不是，是别人送给我的。我喜欢收藏世界各国的名画，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欣赏一番。可惜我不会画。我还有其他几幅和这幅一样好的画，你要不要看呢？”

“可以吗？”

“当然可以。你等着，我去取。”

我有一种幸福骤然降临的感觉，这一天对我来说简直太神奇太美妙了。

我指着画，问："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个女人和男人都是谁？"

公主回答："女人是圣母玛利亚，她的怀里抱着基督，男人是圣·约翰。"

这两个名字我都听说过，我问欧乙拉公主："你一定信基督教吧？"

公主摇摇头，"不，我信长生天！"

我的目光落在帐幕西侧的匾额上："是那个吗？"

"你真聪明。是的。"

公主真的出去取画了，她说画放在旁边的蒙古包里。我低头继续看画，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看进去，我太激动了，因为激动，我的一只手开始抽筋。

我正撸着手指，一个人冲进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是阿亚。

"我跟你说过，不许你进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你可以进来！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妮子！我不让你来，你怎么就不肯听话！"她怒气冲冲地嘶吼着，如果此时的她换上一头红发，我一定会把她当成童话里的妖怪。

我扭动着身体，想挣脱她的手。她把我的头发揪得生疼。

"放手！放手！放手！"我龇牙咧嘴，一迭声地喊。

"不放！不放！不放！"阿亚回答我。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和阿亚吵架的习惯，阿亚从来不像是我的外祖母，她更像是我的姐妹。

阿亚的力气比我大得多，我恨不能立刻长大，把她打倒在地。

阿亚继续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向外拉去。我从眼睛的余光里看到一个人进来，是欧乙拉公主。

"你在做什么？"她柔声细气地对阿亚说。

阿亚吃惊地望着欧乙拉公主，张大了嘴。不过，她忘了松开我的头发。

"你把她弄疼了，阿亚。"

像中了魔咒一样，阿亚乖乖地放了手。欧乙拉公主将我拉到身边，将我的头发解开，用一把精致的牛角梳开始为我梳理头发。

我突然想哭。长到八岁，除了沙奈，还从来没有谁对我如此温柔体贴。

我的黑色长发在公主的手里一点一点顺滑了，最令我欣慰的是，幸好我

今天刚刚洗过头发。

阿亚仍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望着公主，好一会儿，她嗫嚅着问：“您……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的天哪，她居然用了“您”。这可不像是阿亚，她对帖木儿王说话，也一向是只用“你”的。

“我当然知道你。”公主微笑。她微笑的时候，越发显得楚楚动人，无与伦比。

欧乙拉公主知道阿亚，一定是因为阿亚在察合台人的营地臭名远扬。公主知道我，也许因为我是阿亚的外孙女，并且眉间还长着一颗金星。

阿亚大概也这样想，她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少见地流露出一种惴惴不安的神态。“对不起。”她嗫嚅着说。

“为什么说……‘对不起’？”

“您高贵的帐子，岂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随便进来的。”

欧乙拉公主认真地看着阿亚，依然慢条斯理地问：“你不是察合台人吗？”

阿亚不明白她的意思，眨动着眼睛，一时无言以对。我替她做了回答：“我们是察合台人没错啊。”

“那就对了，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就是投奔察合台人来的，你们宽容地收留了我，保护了我，我很感谢你们。”

阿亚注视着欧乙拉公主，片刻，她抽了抽鼻子，眼眶竟有些红了。阿亚今天的表现真是非比寻常啊。

公主将一抱画轴放在我的面前，拍了拍我的头：“好好看吧，都很漂亮。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感觉告诉我。”

我低头打开其中一幅。这工夫，公主的仆从、侍女陆陆续续都进来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我和阿亚或者要赶我们出去的意思。一个侍女用托盘端着三碗茶水，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然后退到一旁。我看到她用的托盘是用上等红木制成的，托盘的四周和盘底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我想，如果在四个角上再分别嵌上四粒珍珠，一定会为它增色不少，使它变成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公主请阿亚坐下来喝茶，我也想喝，茶水散发的阵阵清香扑鼻而来，我越来越觉得口渴难耐。

公主的客气让阿亚手足无措。我却等不及了，端起茶碗猛猛地喝了一大

口茶，接着又将茶水吐了出来。

我被烫到了。大家都笑，阿亚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没事吧？”公主问我。

我吐了吐舌头，开始看画。

这一天，我和阿亚直到被公主款留着吃过晚饭才离开她的帐子。临行，公主摸摸我的脸，说道：“金星塞西娅，随时欢迎你。”

我仰脸看着她，不放心地问：“真的吗？”

公主微笑：“真的。”

“那么，明天，我还可以来吗？”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

我伸出手，捏住她的衣袖：“你说话算数？”

“算数。”

我笑了。阿亚说，那一刻，我的笑容灿烂无比。

我相信如此。因为从那一刻起，欧乙拉公主成了我的另一个母亲，尽管她只比我年长十一岁。

无论阿亚的脾气有多么暴躁，她在比她小三十多岁的公主面前却总是表现出一种温顺的态度。说真的，如果看到她在欧乙拉公主面前低眉顺眼的样子，帖木儿王和沙奈想必一定会举起酒杯庆贺一番，然后说起阿亚欺负沙奈的往事，笑得前仰后合。尤其是帖木儿王，这个不知让多少人在他面前发抖的魔君，可就是他，软硬兼施、费尽心机也没能将阿亚制服，后来反倒是他见到阿亚就头疼。

这恐怕就是一物降一物吧。一个意志如铁的君主，威严有时竟抵不过一个柔弱女子美丽温婉的微笑。

欧乙拉公主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再是那个每天到处疯跑、不断地给阿亚制造麻烦的女孩儿了，公主的画和艺术品将我一天比一天更长久地留在了她的蒙古包里。当然，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喜欢与公主待在一起，光是听她温存地对我说话，或者听她给我讲述旅游中的种种趣闻，我就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了。

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天意的恩宠，因此对公主信仰的长生天充满感激。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公主真正的身世。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她是中国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的遗腹子。回历八七三年（约1368年），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破大都，顺帝败走上都，元朝灭亡。次年，明军再攻上都，顺帝退到应昌府（今赤峰克旗），不久在应昌府去世，公主就出生在顺帝去世后的第二个月。

公主的生母素妃是顺帝在上都所纳的最后一位妃子，长得肤白胜雪，容颜如花，当时正值二九之年，善歌舞，通音律，深得顺帝宠爱，顺帝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只有在她的身边才能安然入睡。

顺帝病故后，朱元璋派大军再攻应昌府，太子引残兵败将退回旧都哈剌和林，正式宣布即位，改元宣光元年（约1371年），是为昭宗。昭宗早就垂涎素妃年轻貌美，即位不久便将素妃据为己有。也算是爱屋及乌，昭宗在位的八年，欧乙拉公主和母亲素妃一样，度过了一段算得上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

宣光八年，昭宗病逝，皇弟脱古思帖木儿继立。新皇听信皇后和国舅谗言，下旨赐死素妃。忠仆索度和齐尔卡斯不得不带着尚且年幼的公主逃出哈剌和林，几年之后，辗转来到西察合台汗国统治的河中地区。

欧乙拉公主不幸的经历于我没有多少切肤之痛，我只庆幸长生天的慷慨，让她来到我的身边做了我的保护人。我的潜能很快得到挖掘，不久之后，经我设计的第一枚镶嵌着红宝石的金银绞戒被她戴在了右手无名指上，戒指独特而又富贵的式样很快在宫廷中风行。

我九岁的时候，公主被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图玛请进了撒马尔罕城。他们在城里为公主翻修了一处幽静舒适的住宅，在欧乙拉公主住进去之后，当地人都逐渐习惯将它称作“欧琳堡”。与此同时，帖木儿王还把自己的幼子，比我只大四岁的沙哈鲁王子交给公主教育、照管。

我不知道沙哈鲁初见欧乙拉公主的感觉与我有什么不同，我只牢牢记住了他望着公主的眼神。那眼神里盛满了一个孩子全部的崇拜。即使以后他的眼神里又多了许多爱怨交织，却始终改变不了崇拜的颜色。

从这一天起，欧乙拉公主、沙哈鲁王子、我，我们三个成了一家人。

不久，我又为公主设计了一副耳环。

耳环的式样看起来颇像一滴正在往下滴落的水珠。制作这副耳环，我一共用了三十六颗小米粒一样的珍珠和两颗大小适宜的钻石，耳环戴在公主的耳朵上，仿佛两滴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闪耀华彩。

公主戴着这副耳环参加了帖木儿王为款待脱克汗而举行的盛大宴会。这是脱克汗活着时最后一次与他的恩主帖木儿王在同一座帐子里开怀畅饮，这也是脱克汗第一次见到公主。他当时的样子像是要把公主变成一幅画，然后带回金帐汗国，挂在他既繁华又孤寂的汗宫中。

当脱克汗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公主时，我分明感受到沙哈鲁的不安和不快。

然而，女眷们注意的从来都是公主的装扮，而这一次，她们最注意的是她戴在耳垂上的耳环。

耳环的独特式样再一次引得宫廷贵妇竞相效仿，塞西娅的名字似乎一夜之间尽人皆知。事实上，我像一只雏鹰，刚刚学会振翅高飞，不料竟一飞冲天。

我从此自豪地留在了欧乙拉公主身边。

不用出征打仗的时候，阿亚和沙奈经常进城来看望我和公主，每一次，他们都会从自己种的果园菜地给公主带来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鸡蛋等等。对于他们的礼物，公主总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收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公主会回赠他们一些粮食或者珠宝首饰。他们和公主之间从不拒绝对方的馈赠，因为他们真心地将彼此当成了亲人。阿亚不止一次严肃地告诫我，遇到公主是我的福分，她要我懂得珍惜。而我，每一次都回答她：我知道。

几个月后，我进入宫廷礼房为帖木儿王效劳，我的任务是将外国进贡的礼物或者我国要进贡、馈赠他国的礼物用特别的方式包装起来，使其变得美观，赏心悦目。我有了俸禄，帖木儿王付我银币。对于这一点公主尤其感到得意，她常说，等我长大了，会为自己攒下一大笔嫁妆，谁若有幸娶我做妻子，是那个人的福气。

她并不知道，对我而言，把自己嫁出去实在太遥远了，令人不可思议。我最大的愿望是挣很多很多的银币，然后为公主的收藏里多增加几幅世界名画。

肆

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图玛对于欧乙拉公主的赏赐不可谓不慷慨。在他们的赏赐中，不止有帝国铸造的用于市面流通的银钱，粮食，还有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果类肉食等等等等，无不齐备，他们的庇护确保了公主和我们这些人衣食无忧。虽然如此，公主的个性里仍保留着几分可爱的孩子气，有的时候，当我们对家里的饭食感到腻烦时，她会带着我和沙哈鲁溜出去，在街上美美地吃一顿风味独特的各色小吃。

市上的屠户，经常将肉类加以佐料，煮熟后出售，还有一些将熟肉夹在面包中出售。肉类食品的种类很多，不止家养的牲畜，野味也不少，无论哪一样，都必须洗涤干净，整治完好后才能出售。市场上的商肆清晨开张，傍晚收市，肉店则营业至深夜。如果需要，我们不买牛羊肉，只买些新鲜的野味回府。

如今，在我的心灵深处，撒马尔罕的公主府已是我真正的家，而欧乙拉公主和沙哈鲁王子就是我至亲至近的亲人。除此之外，公主还借给了我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让我感受到撒马尔罕的壮丽。

撒马尔罕位于哈烈东北，与日后成为沙哈鲁封地的哈烈城相距两千八百余里，距中国嘉峪关则近万里之遥。其城东西长十余里，南北五六里，似乎不及哈烈壮观。城池四周，地势宽平，山川秀丽，土地膏腴。城墙以夯土建成，六面开门，墙下挖有深险的护城濠沟，用以抵挡和延阻外来之敌。

撒马尔罕意即“肥城”，因其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得名，适合种植小麦、水稻及果树，不遇天灾人祸，米面堪称丰足，家畜堪称肥美，尤其牧户所养大尾绵羊，身躯壮硕，售价低廉。

城池四郊房舍园囿连亘达二十余里，到处种植着白杨、榆树、柳树、桃树、李树、梨树、葡萄树等树种，花园与果林之间，一般皆辟有广场及通道，其中商肆遍布，商品一应俱全。城外人口比城内多，最华美的楼房别墅全都建在郊区，其中的原因自然与帖木儿王有关，因为帖木儿王所建宫院大半在城外，供人游赏的亭、园、台、榭等等也建在郊野园林之中，所以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竞相仿效，多将自己的住所或者店铺安置在城外。

撒马尔罕城内城外都有许多沟渠穿过，泉水遍地流淌。果林之旁，辟有棉田及瓜地。在撒马尔罕一年四季几乎都能吃到甜瓜及葡萄，来自东南西北各个国家的甜瓜或葡萄经常运到这里出售。瓜地中的甜瓜产量丰富，家家户户将其切条晒干贮存，方法与贮存无花果干相似，备全年食用。

自撒马尔罕前行，繁盛的村落不少，帖木儿王每征服一地，都会强行征来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充实撒马尔罕人口。

不仅如此，撒马尔罕的工艺产品也在世界各地久负盛名。帖木儿王为了将撒马尔罕建成一座世界名城，不惜采用种种手段招致商人及工匠来此定居，诸如珠宝商、丝织工匠、弓矢匠、战车制造家、制炮专家、镂金工、建筑师、陶工等凡具有一技之长者皆将其本人或全家一并送来撒马尔罕，人数多达十五万之众，因此撒马尔罕人才济济、百业兴旺，各个行当都不缺乏专业技工。

与许多世界名城有所不同，在撒马尔罕，住宅多建在城外，工厂或作坊则集中在城中。例如城内规模较大的缫丝工厂就有数处，所缫之丝，除供织成锦袍或刺绣之外，还可织成各色绫罗绸缎。丝织衣料上，往往用灰、金、碧三色交织成锦，当然也搭配其他色彩的锦缎，一切全凭个人喜好及眼光选择。

帖木儿王陆续征服中亚诸城后，撒马尔罕俨然成为中亚地区一个最为繁盛的商品交易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囤积商肆，充斥市场。而在各

种珍奇的货物中，有从俄罗斯或蒙古运来的皮货及亚麻，有从中国运来的最华美的丝织品及瓷器，有从和阗运来的宝玉、玛瑙、珍珠及各样珍贵首饰，有从印度运来的香料，可谓诸般货物俱备，需要的只是人们口袋里的银钱。

在撒马尔罕交易全使用本国制造的银钱，这种银钱其后在帖木儿帝国的另一个首都哈烈同样适用。撒马尔罕与哈烈两城，风俗大同小异。遗憾的是，比任何人都酷爱旅游的欧乙拉公主却终生不曾踏上过哈烈的土地。

欧乙拉公主初到西察合台汗国避难时，有一段时间曾在帖必力思城居住。我生平第一次外出旅游，就是随公主回到这里。当然，我们的这一次旅行来去匆匆，因为帖木儿王随时可能获得胜利，班师回朝。

回历七九二年（约1390年），因为脱克汗再一次背信弃义，公然挑起边界的战争，帖木儿王决定北征金帐汗国。沙奈和阿亚都随帖木儿王的大军出征，这将是一场艰难的并且无法预期的战事，行前，阿亚放心地把我交给了公主。事实上，公主最初做出旅行的决定时原想留下我，但她没想到自己刚把想法告诉我我便涕泪滂沱，我伤心欲绝的样子让她不得不改变主意。

她给阿亚留了一封信，托人在阿亚回来后交给她。

为了出行方便，公主雇了一辆马车和一个长相忠厚的车夫。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车厢很宽敞，里面能放很多东西，我还可以蜷曲在厚厚的地毯上睡觉。我想到爱唱歌爱弹六弦琴的齐尔卡斯，如果齐尔卡斯没有随军队出征，他一定会像往常一样寸步不离公主左右。

即将出发的头一个晚上，我兴奋得彻夜难眠，可是随后的旅程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有些模糊，似乎只有三件事：吃饭、睡觉、行路。而且，我记不得我们在途中走了多少天，我只记得，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路上，通过公主的介绍，我懵懵懂懂地记住了一些关于帖必力思城的事情。我知道，帖必力思城原为波斯阿哲儿拜展的都会，当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攻破报达后，该城遂成为小亚细亚商业及政治中心。它的富庶、繁华有目共睹，因此，留在波斯的诸蒙古大汗多喜欢在此驻跸。

太阳升起时，我被公主温柔的声音唤醒，在她手指的方向出现了帖必力思城清晰的轮廓。

帖必力思城建于两山之间的平川之上，与我们经过的其他城池不同，帖必力思城周围不设城墙防护。左边山脚直入城界，山上虽有泉水潺潺，但据传水质不够清洁，因此无人敢饮。右面山坡亦与城池相距不远，迎风之处，极其凉爽。山峰顶端终年积雪，融化之水，类似山泉奔涌，清冽可饮。我曾在这里用水晶瓶灌水请公主饮用，公主饮后，遍体生凉，酷暑之气顿消。城南则山岭连绵，群峰叠翠，自远处望去，恰似一座翠

色巨壁。

十岁的我是如此缺少阅历，在我天真无邪的眼睛里，帖必力思城仿佛就是人间天堂。

以前，我从不知道除了首都撒马尔罕之外，还有哪座城池里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和华宅美院，也不知道除了首都撒马尔罕之外，还有哪座城池里有这么多的商铺和货物，令我头昏目眩，目不暇接。听当地人说，原来建有城门的旧址，现在都辟作了广场，广场上设有商馆，商肆栉比，百货杂陈。商馆外还有市集，来自四面八方的货物云集市上，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不仅丝绸、绫缎、布帛等丝织品样样俱全，纨、纱、绮、绢、珍珠、宝石、贵重金属器皿也无一不备。另有专门向妇女出售首饰和化妆品的商贩，集中于集市一角，引得众多头披白巾、面覆黑纱的妇女前来购买，于是，买主与卖主，讨价还价，热闹非凡。

我噙着手指，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垂涎欲滴。公主拉着我的手，为我挑选了一对翡翠手镯和一个精致的缎面桃形化妆盒。这可都是我平时不敢奢望的礼物，公主的慷慨和慈爱使我的十岁生日熠熠生辉。

当晚，我与公主宿于城中客栈。晚上临睡的时候，公主将客栈老板唤到了房间，她给了老板一些银币，似乎托老板为她办件什么事。第二天中午，老板才过来回话，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这啊那啊的，我察觉出公主有些失望。老板离开后，公主对我说，我们明天动身去苏丹尼叶城。

我说好。

说真的，只要能与公主在一起，我不在乎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中午吃过饭，公主服了一些她随身携带的药丸，重又变得神采奕奕。她说要带我出去，挑选了另外几样可心的礼物。后来，我们还在市集的一个小摊上简单吃了一些酸奶和面包作为晚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一个村庄。这里的人似乎很愿意为我们提供食宿。我们住在一个只有母女二人的家中，这家的男人都被帖木儿王征往前线打仗去了，但她们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她们忙碌了很久，黄昏的时候，为我们端上了精心准备的晚饭。晚饭很丰盛，有乡间面包、烤野鸡肉、油煎鸡蛋和盛在小瓦罐里的牛奶、奶油和蜂蜜。热情的主人烤面包的手法尤其特别，除了后来在宫廷中享有盛誉的银果面包外，我觉得这一餐乡间面包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面包了。公主一向吃得很少，可如此丰盛的饭食却让我大快朵颐，吃到最后，我必须时常站起来来回走动，我贪婪的样子让公主和东家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第二天上路时，公主要留下一些钱，热情的房东母女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公主想了想，从耳朵上取下她带了很久的珍珠耳钉，亲自给那个女孩戴上。女孩和她的母亲对公主的恩惠感之不尽。

旅行的途中如果没有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我通常都在睡觉，而当我睁开眼睛时，就会有一个新的地方出现在我眼前。

苏丹尼叶城就是这样一下子跑到我的眼睛里的。

像帖必力思城一样，苏丹尼叶城也没有建造外城墙，这使郊外四周显得十分平旷。城池中心，建有一座坚固的堡垒，堡基完全由巨石筑成，堡上建有碉楼，楼壁镶嵌琉璃，碉楼之上，几尊大炮一字排开。

苏丹尼叶的人口不及帖必力思稠密，繁华程度却犹有过之。市集之上，无论来自里海南岸的真丝，来自呼罗珊境内的各种布、帛、丝、绸、缎带、纨绮等织品，还是来自印度的珍珠、宝石、香料等等，在这里都能找到货源。每逢夏季，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商人时常云集于此，完成大宗交易。

苏丹尼叶城建在平原之上，有渠道穿城而过。城东的开阔地建着市民住宅区，街市和商场上，则货物充斥其间。城南荒山耸立，山后即塞兰省，塞兰省气候炎热，盛产柠檬、橘子等水果，也运来苏丹尼叶销售。其中塞兰橘的确感觉比别地橘子果汁丰富，酸甜适口。公主将各样好吃的水果包括又沙又甜的甜瓜在内都给我买了一些，又带我在市集吃过午饭，之后，她才在城中选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

她仍如前次在帖必力思城时一样，托本店店主帮她打听一个人。她将一小袋银币和一张纸条交与店主，店主收了这两样东西，表情欣然地匆匆离去。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喝牛奶时，店主回来了，但不是一个人，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一只眼睛上蒙着黑罩的男人。

男人看到欧乙拉公主，一副百感交集的样子，没有蒙着黑罩的那只眼睛里转瞬间蓄满了晶莹的泪花。

店主知趣地退出房间。男人谨慎地看了一眼，见房门被店主小心翼翼地拉上了，他回过头，只向前走了一步，便面对着公主跪了下去。

公主来到他的身边，伸手将他扶了起来。

“公主。”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激动。

公主扶着男人的肩头，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眼中不知不觉地滚下了泪珠。除了有一次怀念她的母亲，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她流泪。

“索度，你真的还活着？”

“托长生天的福，我活了下来。”

“为什么不去找我？”

叫索度的男人为难地沉默了一下，片刻，他指指自己的眼睛。

“我这个样子……”

“你的眼睛……”

“这一只瞎了，眼窝完全陷了进去。另外一只，看东西也有些费力。”

“是因为病吗？”

“对，就是那场可怕的瘟疫。”

“难怪你不肯见我，还坚持让齐尔卡斯带我走。连我向你告别，你也不肯开门。”

“我怕把病传染给公主。”

“后来，你该去找我才对。”

“不能！我这个样子不能去找您。公主，其实，在我离开帖必力思前收到过齐尔卡斯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你们最后在撒马尔罕定居下来，帖木儿王为你们修建了一处府第。”

“是的，帖木儿王和大王后待我很好，他们还把自己的小王子托付给我照顾。他们真是完全信任我呢。”

“我了解您，您从小就喜欢跟孩子们一起玩耍，也喜欢照顾其他的孩子。我刚一进来就看见了这个小姑娘，她应该就是齐尔卡斯信上所说的塞西娅吧？”

“是她没错。齐尔卡斯有没有说，塞西娅有一种奇异的天分？我想，以后你就会知道了。索度，你先告诉我，我们分别的这几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你什么时候从帖必力思到了苏丹尼叶？”

索度接下来的解释有些冗长，我只大约记得，他在病好之后，因为一只眼睛瞎了，就留在了帖必力思城。年底，他与一位流落在帖必力思城的察合台姑娘成了家，妻子婚后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惜女儿身体孱弱，只活到两岁就夭亡了，妻子的身体原本不太结实，女儿死后，她便一直缠绵病榻，家里全靠他为一位做珠宝买卖的雇主看护店铺维持生活。两年前，他的雇主举家迁走，不久写信来，邀请他过去帮忙，他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到了苏丹尼叶。

听说索度有了儿子，公主喜悦地问：“你的儿子多大了？”

“七岁了。”

“比塞西娅小三岁。他叫什么名字？”

“阿依莱。”

“多好的名字啊，像当地人。待一会儿，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你的妻子和儿子？”

“家太小了，味道也不好，公主您……”

“我哪有那么娇贵！当年，如果没有你和齐尔卡斯拼死保护我，带着我逃出来，我恐怕都不能够活到现在！索度，我是来接你的，跟我一起回撒马尔罕吧，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可我……”

“索度，我需要你。”

这句话使索度在瞬间做出了决定。

“好的，公主，我跟你回去。”

三天后，我们离开苏丹尼叶，返回撒马尔罕。这一次，同行的人中多了索度、索度的妻子和他们的儿子阿依莱，我们的旅途不再像来时那样孤寂，一切都变得有趣无比。

索度的妻子是个脸色发黄、身体虚弱的女人，即使她曾经有过美貌，现在我也看不出来了。但她的儿子小阿依莱却长着一头深栗色的卷发，深陷的眼窝，睫毛又长又密。明亮的眼睛，圆圆的脸颊，肤色红润，像画中的洋娃娃一样可爱。

我喜欢苏丹尼叶，当然我更喜欢帖必力思。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不会料到，九年后，帖必力思和苏丹尼叶都将经历一场浩劫，而这场浩劫恰恰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第六章 止 战 之 殇

壹

此时，帖木儿王对脱克汗的征伐还在继续。

浑都儿察之战、乌尔图巴之战、帖列克河之战是帖木儿王与脱克汗之间进行的最重要的几场战役，帖列克河之战爆发时我跟随在沙奈和阿亚身边，得以亲历了这场战争，但那已是四年之后的事情。

事实上，我与公主离开欧琳堡的那一天，帖木儿王正在他气势恢宏的军营接见脱克汗派来的使者。

沙奈奉命将使者引至帖木儿王阔大的宫帐前。帖木儿王刚刚巡营归来，就坐在宫帐外面努里丁特意为他设立的御椅之上接见了使者。四王子沙哈鲁垂手侍立在父王身边，帖木儿王扭头看了儿子一眼，见儿子一身戎装，俊秀无比，脸上不觉掠过一抹久违的、得意的笑容。

使者以金帐汗国的宫廷礼节拜见了帖木儿王，然后，他用动听的语言祝愿帖木儿王福寿安康。

帖木儿王命使者起身，在这个过程中，他态度平和，不怒自威。

使者献上了脱克汗赠送给帖木儿王的礼物：一只目光如电、驯化威武的猎鹰，九匹毛色油亮、脚程飞快的欧洲纯种马。帖木儿王按照礼节将猎鹰放在手臂之上，却对敌人的礼物表现得不屑一顾。

“脱克怎么说？”他威严地问。

使者谦恭地回答：“汗说，他从来不曾忘记恩主帖木儿王给予他的帮助和恩惠。只是由于他的年轻和莽撞，才使他犯下了与恩主敌对的错误。如今，他为他轻率的行为深感懊悔，希望恩主不计前嫌，仍将他视为最忠诚的藩属。”

帖木儿王略一沉吟：“脱克既有此心，我权且再信他一次。”

使者谢恩，帖木儿王命努里丁带他下去领赏。

俟使者离开，沙奈问帖木儿王：“您真的相信脱克汗这次是出于感恩之心而不想与您为敌吗？”

帖木儿王淡然一笑，并不急于回答。他将猎鹰交给侍卫，一边起身，一边问儿子沙哈鲁：“你怎么看？”

“脱克这个人惯会花言巧语。他不过是觉得此时决战无益，才使出这样的拖延战术。父王切不可上他的当！对于这种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小人，就应该穷追猛打，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

沙哈鲁的语气里隐含着少有的尖刻和敌意，这尖刻和敌意有悖于他平素宽厚仁柔的禀性，帖木儿王不由得回头看了儿子一眼。

沙哈鲁并没有注意到父亲探询的目光，他眉头微锁，神色迷茫，心里似乎正转着某种不愉快的念头。

“王子所言甚是。”沙奈说，他与沙哈鲁的想法一致。

“不过……”

“父王，您在担心什么？”

“脱克不想此时决战，一定有他不想决战的理由。他知道我不会相信他，又不愿坐以待毙，那么，他该怎么做呢？我想，他最大的可能就是躲藏起来，让我们找不到他的行踪。”

“如果脱克汗真的躲藏起来，找到他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性务实的沙奈立刻明白了帖木儿王的顾虑所在。

的确，金帐汗国当时的疆域不仅包括第聂伯河以东的东南欧地区，而且包括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北高加索、北花剌子模、锡尔河下游流域以及从锡尔河与咸海以北直到伊什姆河、萨雷苏河地区。其实多年来，正是由于金帐汗国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领土与察合台汗国的领土犬牙交错，才造成了两个汗国百余年来彼此攻战、战火不断。

显而易见，在这样广袤的领土中，脱克汗可以藏身于任何一个地方。这已经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更加不利的因素是，帖木儿王或许对中亚各国的地理、历史了然于胸，却对金帐汗国的山川河谷、人文气候一无所知。

然而，即使困难重重，沙奈同样相信帖木儿王不会半途而废。想当年，脱克走投无路时投奔了帖木儿王，是帖木儿王帮助他重新据有了金帐汗国那光彩夺目的汗位宝座，也是帖木儿王数年间的慷慨相助使得脱克迅速强盛起来。如今，脱克非但不思回报，反而背信弃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其恩主作对，对于如此卑鄙的小人行径，帖木儿王当然不会忍气吞声、坐视不理。

沙哈鲁紧紧盯着父亲若有所思的面孔。少年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这神情倒与帖木儿王的心境不谋而合。

“沙哈鲁。”

“在。”

“由你指挥侦察队，分头向西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河方向进发，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找到脱克的落脚点。我让努里丁协助你。”

“是。”

“沙奈。”

“在。”

“你和艾库率领先锋军，向押亦河（今乌拉尔河）方向前进，我率本军随行。记住，无论侦察队之间，还是侦察队、先锋军与本军之间，都必须建立流动驿站，由急递兵保持彼此畅通无阻的联系。即使没有发现敌情，对于每日的情况也必须在第一时间送达我处。一旦侦察队发现了敌人的行踪，先锋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敌人堵截和包围，不使其逃散，

等待我的援助。”

“遵命。”

“现在，沙奈，通知各军将领到我的宫帐商议军情。无论如何，此番一定要给脱克致命一击。”

“是。”

考虑到脱克汗本人一向擅长使用成吉思汗和金帐汗别儿哥时期的游动战术，金帐汗国的领土又横跨欧亚大陆，境内既有平原，又有山地，既有森林，又有众多河流交错，地形与气候复杂多变，帖木儿王一反他在统一中亚地区以及征战波斯、花剌子模时经常采用的方式，不是由他亲自指挥具体的战役，而是交由先锋军、侦察队的将领依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指挥，只有大的作战方针不变，就是务必找到脱克汗的藏身之处，歼灭他所掌握的有生力量。这种适当的放权，用来对付像泥鳅一样狡猾的脱克汗，无疑是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

次日，沙哈鲁率领侦察队离开牙昔，向托波尔河方向挺进。

沙哈鲁对困难预估得不足，一直到春夏交替，侦察队仍然没有获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军队疲于跋涉，沙哈鲁本人也产生了焦躁情绪，帖木儿王从儿子送抵本军的书信中敏锐地觉察出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他并不责备，也不动声色，却怀着父亲特有的宠爱心情命传令兵给儿子捎去了一本著名的诗集《福乐智慧》，还有一把用上品材质精心制作的六弦琴。

沙哈鲁几乎一下子就领悟了父亲的用意。

抚平心境、少安毋躁，在双方比拼毅力和意志的时候，谁先失去耐心，谁就会落败于对手。

高高在上、冷峻严厉的父亲竟然有着如此体贴细致的时候，这对沙哈鲁而言，远比任何空泛的说教更能令他茅塞顿开，同时也令他对父亲的深谋远虑感同身受。

沙哈鲁下令各侦察队在水源丰富的托波尔河附近稍事休整，然后，他率领一支侦察队先行渡过托波尔河。

坚持不懈的搜寻终于有了回报，侦察队渡河后发现了许多篝火，还抓到了三个金帐汗国的士兵。

沙哈鲁将这得来不易的情报以及敌方的三个俘虏火速派人送往父亲的大营，同时请求沙奈和艾库的先锋军向他靠近。

通过审问俘虏，帖木儿王了解到脱克汗正在浑都儿察流域驻军，在他有

意让自己“失踪”的这段时间里，脱克汗已经招募了大量的骑兵和步兵，实力不逊于帖木儿王一方。但有一点比较令人放心，他还不甚掌握帖木儿王目前的追踪情况。

帖木儿王深知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有多么重要，他一刻也不耽搁，亲自指挥七个军团的骑步兵以最快的速度向浑都儿察河流域包抄过来。

这是一次真正的急行军，堪与成吉思汗创造过的任何一场闪电战例相较。

虽然脱克汗尚且蒙在鼓里，但是其军营整肃，易守难攻。为了防止脱克汗再次逃逸，帖木儿王命令军队在敌营周围抢挖战壕，钉上木桩，安装战壕护板。骑兵用于攻击，步兵用于防守。

一切准备就绪，帖木儿王将大军分成七个彼此不相隶属的战斗军团，他命令艾库、沙奈、亦忽率领其中三个军团，首先向脱克汗的先锋军发动攻击。脱克汗的先锋军由富有作战经验的速来漫指挥，对手仿佛从天而降，速来漫虽猝不及防，却做了最顽强的抵抗。

战事如此激烈，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午时，脱克汗派出部队驰援速来漫，亦忽拼死力战，不幸阵亡。

脱克汗率领大军随后赶到，意图将帖木儿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艾库、沙奈命令将士们下马，用护板做掩护，将士们跪在地上向脱克军射击，一时间箭飞如雨，脱克汗不得不命令骑兵一次次向艾库、沙奈的阵地发动攻击。

艾库、沙奈率领的几万人转眼损失过半，不断有士兵和相熟的战友倒在自己的脚下，面对汹汹而至的敌军，两员忠诚的将领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守阵地，没有帖木儿王的命令，他们绝不能后退一步。

脱克汗传令军队后退稍作休整。他也下定决心，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也一定要吃掉对面的这支军队，因为他很清楚，经过几次冲锋，对方箭矢消耗殆尽，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遮天蔽日的烟尘从四面八方向脱克汗卷来，战马的嘶鸣惊心动魄，脱克汗意识到是帖木儿王率领的主力到了，急忙收缩兵力，向浑都儿察河退去。

帖木儿王挥令大军穷追不舍。

前有大河，后有追兵，渡河已然不及，脱克汗只得依河岸匆匆摆开了决战的队形。

帖木儿王军队的精华是察合台汗国的蒙古骑兵，金帐汗国赖以依靠的同样是自拔都汗以来就以骁勇善战闻名世界的蒙古骑兵，因此这一场争

斗，更确切地说是蒙古人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战。

帖木儿王与脱克汗这一对老对手终于面对面了。

帖木儿王请脱克汗近前对话，他们各自离开本军相同的距离，又在彼此相距六七步远的地方勒住坐骑。

脱克汗表现得彬彬有礼，他问候帖木儿王时用的是最谦恭的语气，可是他的眼神却泄露了内心的倨傲。

“脱克。”帖木儿王的声音并不严厉，却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味道。

“王。”

“事到如今我并未指望你能回忆起对我永远效忠的誓言，但至少，你和我之间还可以和平相处吧？”

“这也是我的愿望。”

“那么，如果我没听错，难道是这个愿望让你在我远征他国，国内兵力空虚时屡屡犯境？”

“王此言差矣。”

“哦？”

“身为金帐汗，我只是在努力恢复祖宗的基业，再现汗国昔日的辉煌，我觉得，身为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人，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他有意强调“嫡系”二字，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帖木儿王无动于衷。

“脱克，撒卜兰从忽必烈汗在位时就是察合台汗国的城堡。”

“这些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领土争端古已有之，这是两个汗国之间的事情，王为何不能袖手旁观？”

“现在，我是察合台汗国的主人。”

脱克汗眉头微微一挑，这是一个不加掩饰的轻蔑的表示：你只不过从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代手里攫取了察合台汗国而已。

帖木儿王不愿再跟脱克汗废话。他一生崇敬成吉思汗，崇敬术赤汗、察合台汗、窝阔台汗、拖雷汗，崇敬拔都汗、蒙哥汗、忽必烈汗，甚至崇敬金帐汗国的中兴之主月即别汗，可对于他们或昏庸懦弱，或荒淫无道，或好大喜功的后人，他却只有蔑视和厌恶。他觉得这或许就是成吉思汗给他的启示，比起那些不肖的子孙来说，成吉思汗更愿意选择他作

为自己事业的继承者。

帖木儿王和脱克汗各自回归本阵，一场厮杀随之展开。

黄昏时，脱克汗知道本军败局已定，急忙换上士兵的衣服，在速来漫和汗宫侍卫的保护下，仓皇逃离了混乱的战场。

虽说没能捉到脱克汗令人遗憾，不过，帖木儿王的心情还是很愉快的。他在沙奈的陪同下巡视营地，看着他的步兵们每个人牵回了近二十匹马，而他的骑兵们则每个人牵回了不少于一百匹马。除此之外，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战利品也足足堆满了几十座帐子。更有五千名童男童女集中在后营，帖木儿王决定派人将他们送回国内，充实撒马尔罕的人口。

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喜悦的气氛仿佛启封的美酒，弥漫在胜利者的营地，将士们为胜利欢呼，为活着庆幸。

只有一个人躲开了这喜气洋洋的场合，独自一人坐在河边的草地上，忧郁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天际。

他并没有发觉有两个人正向他走来，而且其中一个人顺势坐在了他的身边。

他突然看到了这个人，惊讶地正要站起，但来人对他做了一个手势，他便只好保持原有的姿势不动。

“父王。”他有一些腼腆，低低地唤道。这时，他看到沙奈正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手里牵着他自己与帖木儿王的战马。

“沙哈鲁，你在这里做什么？”

“啊，没……没什么。”

帖木儿王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沙哈鲁英姿勃勃的脸上。他的目光有一些锐利，但更多的还是抚爱。那一年，他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却得到了沙哈鲁这个儿子，他一直把这件事视作天意。若非格外疼爱这个幼子，他也不会在与图玛商议后，将他送到欧乙拉公主身边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浸染和熏陶。

他迄今为止从未打算将王位传给沙哈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作为父亲的偏心，他钟爱沙哈鲁，这爱，如绵绵细雨，润物无声。

面对父亲的注视，沙哈鲁局促地移开了视线，专心盯着露出战袍外的靴尖。

帖木儿王微微笑了。“想家了吧？”他问。

沙哈鲁清秀的面孔不觉涨满了红潮。

想家？是啊，他独自坐在这里就是因为他的心里充溢着太多的思乡之苦，就是因为他的思绪被打断前他正如饥似渴地想念着自己在欧琳堡度过的安逸时光。他总是一面说服自己赶快忘记，一面却在每个闲暇时回忆着他的公主那柔弱的样子，回忆着她的浅笑低语，她的细致包容，她的一切一切……

可是像父亲这样一贯粗心的人又如何会看透他的心思？

帖木儿王并不需要儿子回答，他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们暂时还不能回家。"

沙哈鲁抬头望向父亲，脸上的红潮消退了一些。

"脱克这个年轻人，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广袤的领土，只要他活着，他的兵源就能够很快得到补充，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他总是不难重新集结起与我们的军队抗衡的力量。"

"那么……"

"对，只要他不死，就始终是我的心腹大患。"

沙哈鲁理解父亲的心情，因为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心情。他甚至比父亲更希望战胜脱克。这位年轻的金帐汗，终究是他心里的一根小小的刺。

父子俩的目光在沉默中相遇，接着，帖木儿王的脸上露出笑容。

这是一种难得的表示赞赏的笑容。

帖木儿王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决断力的人，何况，他无意放过他的敌人。他循例检阅了军队的人数、装备与武器，将大量的战利品按军功大小分赐给所有将士，然后率领大军继续向阿哲儿拜展挺进。

胜利给帖木儿王带来了好运。

帖木儿王刚刚来到乌尔图巴，侦察队就抓到了脱克汗的一个俘虏，通过审讯，得知脱克汗的军队就在离乌尔图巴不远的地方驻营。帖木儿王立刻布置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向脱克汗发起猛烈攻击。脱克汗则像一个被人捏住鼻子从美梦中揪醒的醉汉，又气又恼还不得不仓促应战。

金帐汗国的将士明知败无生路，抵抗变得异常激烈。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斗，帖木儿王手下的察合台将士固然身经百战，金帐汗国的勇士同样视荣誉为生命，双方势均力敌，都没有退缩的余地。

沙哈鲁手持长枪与两名挥舞着蒙古弯刀的金帐将领周旋。他眼睛的余光瞥到了父亲熟悉的身影，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帖木儿王的对手是脱

克汗手下一名武艺高强的侍卫长，帖木儿王与他争斗良久，将他一刀砍在马下。谁知这人并未马上死去，他的手里还握着武器。在他倒地的瞬间，他挥刀砍向了帖木儿王的战马。战马前腿被砍断，悲鸣着扑倒在地，帖木儿王被重重甩于马下。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除了身边的人。

速来漫刚刚杀死一名察合台将领，看到这一天赐良机，当即挥刀向帖木儿王奔去。沙哈鲁也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他既知自己无法抽身去救父亲，心一横，也不管两柄弯刀就在眼前飞舞，将长枪横执，用尽全身力气向速来漫掷去。

长枪擦着速来漫的耳畔呼啸而过，让速来漫吃了一惊，战马的速度随之放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沙奈带着从马赶到帖木儿王面前，他下马将帖木儿王扶起，几乎转眼之间，帖木儿王的侍卫们将他团团围住，速来漫自悔失算，慌忙收马而退。

沙哈鲁只顾保护父亲，却忘了自己变得赤手空拳。他正欲俯身去拔插入靴中的弯刀，一名金帐将领挥刀接连砍来，沙哈鲁猝不及防，肩头被砍了两刀。另一名金帐将领见状大喜，飞马上前，就要结果沙哈鲁的性命。沙哈鲁虽然受伤，头脑却异常清醒，他突然从马上跃身而起，抱着对面的将领滚落马下。

生死搏杀的战场，胜负瞬息万变。还在马上的金帐将领突然失去了对手，正在发愣，一柄锋利的长剑刺穿了他的胸口。努里丁拔出长剑，顺势送入从沙哈鲁身上挣扎欲起的将领脖颈。

鲜血染红了沙哈鲁的半边身子，他知道父亲安全了，心一松昏了过去。努里丁抱起沙哈鲁放在马上，急速向后营安全的地方撤去。

随着几员重要将领阵亡，金帐军队败迹渐显，脱克不敢恋战，在速来漫的保护下，带领残兵败将拼死杀出重围，逃往阿哲儿拜展。

帖木儿王也不再恋战，他命人打扫战场，自己带着沙奈匆匆来到后营，探望儿子的伤势。

多歌刚给沙哈鲁处理完伤口，帖木儿王忧虑地俯视着儿子苍白昏睡的脸，良久，才声音嘶哑地问：“沙哈鲁要不要紧？”

多歌回道：“有两处刀伤，一处很深，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伤到要害。”

帖木儿王的眼眶微微泛红。战斗结束后，他从努里丁口中得知了沙哈鲁为救自己而舍生忘死的行为，他既心痛又为儿子骄傲，假如可以，他宁愿自己身处危险，也不愿别人伤害儿子分毫。

沙奈看到了蓄积在帖木儿王眼中的泪水，除了大王子只罕杰尔阵亡时，

沙奈还从未见过帖木儿王流泪。

这个晚上，帖木儿王坚持陪伴在儿子身边，昏迷中沙哈鲁不时会说胡话。

第二天，帖木儿王召开了由各军主要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继续追击脱克汗。鉴于沙哈鲁伤势严重，帖木儿王只能留下多歌和努里丁妥为照料。帖木儿王每天都会通过快骑了解儿子的恢复情况，当得知儿子因为心绪不宁，伤势恢复很慢时，他想起儿子昏迷时一直呼唤的人，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贰

我们经过碣石城时，公主决定在城中休息游玩两天再继续赶路。至于沙哈鲁受伤这个令人担忧的消息，我们当时尚且不知。

夏季的碣石城，美丽而又安详。我虽然就出生在碣石城，可我已经有六七年不曾回到这里来了。因为离开得太久，我几乎忘了碣石城的模样，因此，对于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像阿依莱一样充满好奇。

碣石城建于平原之上，城郊四周流水环绕，土地肥沃，果林、花园众多。城中修建着富丽的房舍和清真寺，清真寺外观庄严，内壁皆用金碧色的琉璃镶嵌。帖木儿王登基后，一直着意建设他的出生之地。

不知谁将欧乙拉公主到来的消息通报给了碣石城的城主沙乌可，他不仅派人迎接，而且热情地将我们安排在一座环境雅净的馆驿当中。与此同时，他还派了几个侍从和侍女来到馆驿服侍公主。

沙乌可是出身高贵的察合台系后王，从血统上来讲系成吉思汗嫡系。当年，东察合台汗国的图格鲁汗趁西察合台汗国内乱频起之机，出兵攻占了河中地区，沙乌可像许多人一样被迫归降，借此与当时正接替叔父哈吉的位置出任碣石总督的帖木儿王相识。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将推翻图格鲁汗的统治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境遇多么艰辛，沙乌可从来没有背叛和抛弃过帖木儿王，他的忠诚赢得了帖木儿王的赏识，也使他有幸成为帖木儿王的妹妹诺敏敬公主的丈夫。帖木儿王立国撒马尔罕后，沙乌可又兼任碣石总督之职，负责碣石一切军政事务，同时督建在战火中遭到破坏的碣石阿克塞行宫。

帖木儿王北征金帐汗国，正值沙乌可背上长痈，深受其苦。帖木儿王命他留镇碣石城，同时辅佐王孙莎勒坛处理国政。莎勒坛是帖木儿王最钟爱的长子只罕杰尔的儿子，只罕杰尔在回历七七八年（约1377年）殁于战场，此后，帖木儿王将莎勒坛立为王储。这次帖木儿王出征，将莎勒坛留在撒马尔罕。莎勒坛被要求：凡遇紧要大事，即使擅作处理后，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沙乌可说明情况，如果沙乌可认为不妥，莎勒坛

就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正或补救。

不过，沙乌可的禀性为人颇有些像他的先祖察合台，虽然受到帖木儿王百般倚重，却不是个喜欢揽权的人。与处理国家大事相比，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对碣石城的建设当中。

我们一行人在馆驿刚刚安顿下来，沙乌可就派来第二批使官。使官说，沙乌可要在总督府花园宴请我们。

我们在使官的引导下来到花园，沙乌可已在花园内门亲自迎候。我们这一行人，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在沙乌可看来一定着实古怪。我知道，沙乌可对我们所表现出的热情完全是因为公主，他与欧乙拉公主有着相同的血脉，另外，身为曾经强大的元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女儿，她的高贵身份也理应受到沙乌可尊重。

为了迎接公主，沙乌可命人在溪边建起三座素缎帐幕，我们被直接引入其中最大的一座，那里已经摆下丰盛的午宴，沙乌可请来的客人全都等在帐幕里了。

沙乌可的夫人诺敏敬公主与欧乙拉公主曾多次参加帖木儿王举办的宴会，一向熟识。夫人仍以浓妆示人，与欧乙拉公主见礼时，她挑剔的目光迅速掠过公主周身。公主一路风尘，衣着素净。

然而，就是这个崇尚朴素自然的女人，风采惊艳，不可言喻。

夫人半是喜爱半是嫉妒地说："公主的美丽永远与众不同。"

欧乙拉公主客气地回道："您过奖了。"

沙乌可请我们入座。公主坐在右席的首座，她下面依次是索度、索度的妻子、我、还有阿依莱。左席都是沙乌可请来作陪的手下各级长官以及他们的家眷。女眷中多数人从未见过公主，她们显然都被公主的美貌迷住了，艳羡的目光总在她脸上逡巡。对此，公主安之若素。

沙乌可为我们准备的第一道大菜是煮羊肉。香气扑鼻的羊肉被盛在带柄的巨盘中，一位穿着罩衫，两个戴着皮袖套的侍者将羊肉切成碎块，分装在银盘和瓷盘中，放在我们的面前。欧乙拉公主、沙乌可和夫人使用银盘，其余的人都使用瓷盘。在帖木儿帝国，只有帖木儿王、王后和王子们有资格使用金盘。

第二道大菜是烤马肉，侍者细心地将马肉和羊肉都切成肉块，在盘上摆上两列，然后加入肉汤。做完这件事后，他们将面包切开分给我们。沙乌可的厨师手艺一点不逊于帖木儿王的厨师，他们制作的面包有酸面包、甜面包、黑面包和牛奶面包四种，所有的食物都精致可口，尽够食用。

沙乌可相当了解公主的喜好，当天准备的酒主要以醇甜的马奶酒为主，配以白酒和果酒。在如此炎热的季节，马奶酒是最好的消暑饮料。另外，他还吩咐厨房给我和阿依莱准备了橘子果汁。

酒过三巡，侍者撤下肉盘和酒杯，奉上了一个巨大的果盘，果盘上面摆放着葡萄、甜瓜、桃子、橘子、石榴、苹果、梨等七八种水果，这些水果中最好吃的还得说是甜瓜，细心的侍者将甜瓜的瓜瓤用小勺挖出来，放在漂亮的青花瓷碗中，我和阿依莱几口一碗，前前后后也不知吃了多少碗，最后，阿依莱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把所有的客人都逗笑了。

用过水果，酒宴就算尽欢而散。作陪的客人陆续告辞后，沙乌可吩咐先前奉命去请我们的一位使官带我和阿依莱到花园其他地方游玩一番，顺便消消食。我和阿依莱如同约好一般，一左一右拉着公主的手，非得让她陪我们一起去玩儿，公主简直太惯宠我们了，不顾索度的反对，欣然应允。

索度和他的妻子被请到左边的帐幕，右边的帐幕是留给欧乙拉公主的，等公主游玩回来后将在这里休息。晚上，沙乌可和夫人还要在花园中的另一处行宫继续款待我们。沙乌可说他有午休的习惯，向欧乙拉公主正式提出约请后，便和夫人乘马车返回他们在花园外的私人府邸。

总督府的花园实在太大了。路上，使官兼做向导，介绍说，沿外墙绕花园一圈，足有三十里还长。花园中遍植鲜花，随处可见流水淙淙。路旁树木浓荫蔽日，花园中央，建有一座假山，假山四周，引水环绕。我牵着阿依莱的手，引着他小心翼翼地踏过水中圆石，沿着陡峭的台阶拾级而上。台阶从山脚延至山顶，公主放心不下年龄尚小的阿依莱，在下面不断向我们招手，叮咛我们小心脚下。

假山山势高峻而山顶平坦，站在山上，四周景物尽收眼底。

花园之后，有一处果园，果园的面积与花园不相上下，两者之间以一排粗壮高大的树木相隔，果园与花园互相衬托，愈觉景致明艳动人。至于各处亭、阁、台、榭，墙壁之上多镶嵌金碧色的琉璃，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彩。果木花丛之间，羚羊出没，为花园增加了别样的动感。

我们没进果园，游毕花园，使官引我们去看大象表演。沙乌可一共饲养着六只大象，都养在花园东侧的象苑中。象背之上各架木楼一座，木楼前插着两面彩色旗帜，木楼中坐着五六名象童，导引大象表演各种节目。其中一头大象来到阿依莱面前，用长鼻子将他卷起，抛到空中，又接住，阿依莱先是吓了一跳，后来一边高声尖叫，一边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也要玩儿。使官让一个象童下来，把我放在木楼之上。我们指挥大象与马竞走，大象起步奔跑之际，大地为之震颤。难怪在战争中，一头大象的战斗力抵得上千余步兵。据说大象冲锋之时，凶狂无比，迎面之物，无论是人是物，都无力抵挡，倘若大象将长牙撞断，留下短牙，便

仿若利剑一般。

从象苑出来，我们又去看了色彩艳丽的热带鸟和热带鱼，公主像我和阿依莱一样玩得兴致盎然。我们回到帐幕时，沙乌可夫人已经在帐中等候我们多时了，夫人见欧乙拉公主脸色微红，香汗涔涔，不觉笑道："都说公主从容庄静，高不可攀，其实骨子里仍像孩子一样贪玩。"

欧乙拉公主回以微笑，忙着梳洗打扮，并不回避夫人。这工夫，阿依莱躺在东侧的地毯上，睡着了。

公主坐在梳妆台前让我给她梳头时，夫人走到公主身边坐下来，注视着公主的侧影。公主的侧影像美玉雕成的塑像一样润洁精致。

"公主。"夫人欲言又止。

公主的头发抓在我的手里，她的头不能转动。她从镜子里向夫人露出笑容，彬彬有礼地问："您有话要对我说吗？"

"也没什么，就是想跟您随便聊聊。"

"您的意愿，我一定奉陪。"

夫人嘴上说聊聊，却不急于开口，晶亮晶亮的目光在我身上睃来睃去，那样子，像我在书中看到过的奴隶主，正在评估一个奴隶的价值，只是没有让我张嘴察看我的牙齿。

我将公主两边的头发固定，中间结成像云朵一样稍显蓬松的发髻。刚才游园时，我想到一种别致的发型，公主从来不反对我在她的头上进行任何试验，对于我的顽皮，她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宽容。说真的，若非她的一味娇纵，我恐怕很难将我的构思——哪怕是荒诞的——付诸实施。我敢保证，公主梳着这样的发型参加今晚的宴会，一定会让男宾们为之心动，女眷们为之眼红。

果然，有一个人已经先眼红了，她就是夫人——诺敏敬公主。

"好灵巧的一双手啊！这大概就是东方人在他们的书中描写的云鬓吧？配上您这张精致的脸简直美极了！您的身边有这样的侍女侍候，真是您的福气。"夫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公主往脸上扑了一点胭脂，认真地回道："您弄错了，塞西娅不是我的侍女，她是我的女儿。"

我的喉头紧了紧。公主竟然说我是她的女儿！而我多么希望我有足够的才能，配做她的女儿。

夫人却"扑哧"笑了："您才多大的人，就说这样的话！"

“塞西娅真的是我的女儿，还有沙哈鲁、阿依莱，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只怕我不能认同您的想法。公主您的心地虽然像草原一样辽阔，像母亲一样善良，可您终究还年轻，不能这样度过一生。您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

“谢谢您的关心。可我觉得很好了，帖木儿王用他宽广的胸怀收容了我，使我免于颠沛流离之苦，我已经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不仅如此，他和大王后担心我寂寞，还把沙哈鲁送到我的身边托我照顾，他们对我真是太了解了。塞西娅和沙哈鲁性格不同，各有所长，您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了不起！”

“不过……”

“不过？”

“您不觉得，帖木儿王这样做，也许是真的希望您能成为沙哈鲁的母亲。”

公主惊讶地看着她：“哎，您的想象力误导了您，好在您只是开个玩笑。我和您都清楚地知道，帖木儿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您是不是觉得帖木儿王老了？”

“英雄不老。帖木儿王精力充沛，我时常觉得他很年轻，像王孙莎勒坛一样。”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呢？”

“不是不能，是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您坚持要我回答，我就实话实说吧：我的确想做一个母亲，但不一定要养育自己的孩子，至于成为别人的妻子，我从未想过。”

“为什么？”

公主沉默了一下：“我想，一切都是天意。”

夫人的脸上流露出惋惜之色，想了想，没再说什么。对于欧乙拉公主，她不能因为她拒绝而生气。何况，公主天性中有一种可爱的直率和单纯，她对她就是想生气也生气不起来。

她们转换了话题，转换得像流水一样自然。

“大军出征前我见过小沙哈鲁了，他越来越温文尔雅，像个诗人。对了，他写诗吗？”

“他写诗，还画画。我和塞西娅看过他画的一幅画，他给我们看的，我觉得很好，塞西娅也说沙哈鲁很有画画的天赋。不过，他写的诗从来不肯给我们看，您知道，他一向是个害羞的孩子。”

“您竟然说是塞西娅认为我们的小沙哈鲁很有天赋，您的话好像是在告诉我，您很重视这孩子的意见。”

“别的不说，塞西娅对艺术的鉴赏力和她的审美情趣无人能及，相信您不会反对我对她的评价。”

“是，当然不会了。眉生金星，她的天赋异禀在帝国无人不知。否则，凭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帖木儿王会让她在礼房负责一切宫廷贡品的装饰？而且还有二十多个大男人要对她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夫人，塞西娅前些时候刚过十岁生日。”

“刚刚十岁吗？太了不起了。您究竟是怎么发现她的？我相信，在您发现她之前，她一定只是个在乡间野地里奔跑疯玩的野丫头对吧？”

“金子埋在沙子里，不是别人发现了它，而是它本来就存在。”

“可还是需要有人来发现啊。”

“也许，是因为金子的光芒碰巧闪了我的眼睛。”

“塞西娅很幸运。公主，宴会就要开始了，您愿意赏光和我一起走进宴会大厅吗？”

“那是我的荣幸。”

公主让我叫醒阿依莱，我们跟在公主和夫人的身后走出帐幕时，看到索度和他的妻子正恭恭敬敬地站立在帐外。他们也许是想来同公主说一会儿话的，但夫人恰好在，他们便没有进来。

夫人与公主在前面并肩而行，我和阿依莱跟在她们后面，索度和他的妻子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就保持着这样的顺序走进了宴会大厅。

我得承认，当时，夫人与公主的对话在我的心里并无特别的意义，直到许多年后，我才偶然想起，夫人那一番隐讳的话语，是不是代表某个人的意志而对欧乙拉公主做出的一番试探呢？

叁

第二天，沙乌可再一次派遣我们已经熟悉的使官前来，带领我们参观正在修建中的阿克塞行宫。我们来到门外时，早有两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候

在馆驿之外。我们将乘马车游览行宫。

我和公主上了前面一辆马车，索度夫妇和阿依莱上了后面的马车，使官像前次一样，骑马随行为我们导引。

马车的木轮“嘎吱嘎吱”地轧过石板铺成的中心街道，约半个时辰之后向右拐上了一条土路。土路尚未经过平整，坑洼不平，欧乙拉公主和我们受不了颠簸，索性下了马车，步行来到一处四周种着许多高大树木的广场，而迎面，就是传说中的阿克塞行宫了。

阿克塞行宫的宫门比别处的宫殿都要高大。使官引着我们来到宫门前，守宫的士兵验过了令牌，才允许我们进去。

走进第一道宫门，镶嵌着金碧色琉璃的廊庑令人眼前一亮。廊庑两边各有客厅一所，地面皆铺有蓝色瓷砖。廊庑尽头，迎面是一座屏门，屏门后面是一座大方台，方台四周围着华丽的栏杆，台中辟有水池。

走过这座长约三百步的高台，便到了第二道宫门。

第二道宫门开着，从门外可以看见迎门墙壁上绘有太阳及狮子的图徽。据使官介绍，太阳及狮子图徽其实是昔日撒马尔罕大汗的标志，由此可见我们眼前这座装饰华美、品相庄严的行宫并非帖木儿王始建。严格地说，沙乌可现在做的工作，是对旧有的行宫进行翻修扩建而已。

进入宫门，迎面是一座四方形大殿，大殿专为迎接臣僚和使者所备。殿内四壁依然镶嵌金碧色琉璃，天花板上装点金星，殿后宫房衙署众多，房顶之上，皆覆以光彩夺目的琉璃瓦。

再往里走，就是帖木儿王的内宫。

内宫堪称建筑华丽，布局宏大。其中，无论墙壁、地面还是天花板无不费尽心思，争奇斗艳，帖木儿王与诸宗王、王子们会饮的大厅尤其宽敞、讲究，厅后即为大花园，花园中的果木皆种于溪水两旁，溪内装有喷泉，园中浓荫蔽日，虽然正值盛暑，我们一路行来却不觉炎热。

从花园出来，我和阿依莱都饿了，口干舌燥，使官变戏法一样从两个仆役背着的木篓里取出酸奶、面包和甜瓜，仆役在一棵大树下就地铺开一方蓝色的丝绸，要我们坐下来，先美餐一顿。

公主请仆役也和我们一起用餐。仆役哪里敢忘掉自己的身份，眼睛直看使官，使官知道公主的好意，摆摆手，让他们坐下了。仆役受到这样的尊重，两个人的眼睛里都耀起感激的泪光。

大家说说笑笑，格外热闹。

我和阿依莱正在琢磨第三个甜瓜，讨论现在吃掉还是带回馆驿，这时，

一阵“嘚嘚”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显得有些焦急，我们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看着有些面熟的侍从正向我们这边飞马驰来。

侍从在离我们五六米远的地方跳下马，步行着来到我们面前。使官问他：“驸马派你来有事吗？”

侍从回道：“是。”

“你说吧。”

“驸马请公主回宫，说有要事相告。”

“我吗？”公主惊讶地问。

“是。”

“既然如此，使官我们回去吧。这两天你一直陪着我们，辛苦了。”

“公主说哪里话！能够陪同公主参观，是我的荣幸。”

我们离开行宫，在侍从和使官的护送下，乘坐马车回到驸马府。沙乌可正在府中焦急地等着我们。看到公主终于回来了，他顾不得礼节，劈头就问：“公主您出行前没有同王孙说过是吗？”

公主温婉地一笑：“没有。”

“王孙的亲近侍从和帖木儿王的总管努里丁刚刚赶到，请求拜见您。王孙说，他是看到您留给阿亚的信函，才知道您去了帖必力思。按日程，他们估计您该到碣石城了，就直接来这里等您。”

“王孙这么急着找我，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的。前方传来消息，沙哈鲁受了伤……”

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在头上，公主的脸色霎时变得苍白如雪，她打断了沙乌可的话，连连追问道：“沙哈鲁受了伤？伤在哪里？是不是很危险？”

她的声音微微颤抖着，与平常的她判若两人。

沙乌可急忙回道：“您别急，您先别急。我听努里丁说，沙哈鲁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勇敢也很坚强，帖木儿王为他骄傲，真主会保佑他的。我想，一定是这孩子受了伤想见您，帖木儿王才特意派人来接您的。”

“能不能让我见见努里丁？”

“他在偏厅候见。”沙乌可吩咐使官：“传他们进来吧。”

“是。”

不多时，努里丁和王孙侍从一起来了。努里丁与公主熟识，公主不容他见礼，急切地问道：“努里丁，你告诉我实话，沙哈鲁他是不是很危险？”

“公主，沙哈鲁肩部被刀砍伤了，没有伤及要害，但刀伤较深，又有些感染，使得伤口愈合不好。现在的问题在于，这孩子一直心神不宁，昏睡的时候时常会叫着公主的名字惊醒。多歌说，沙哈鲁总这样子对他养伤不利，如果能把您接到他身边，肯定有助于他康复。”

“我明白了。我们出发吧！”

“马上吗？”

“是的，我不想再耽搁了。”

“听从您的吩咐。”

公主转向沙乌可：“还有一件事。”

“您说。”

“我把塞西娅、阿依莱和他的父母暂时留在碣石城，请您容他们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派人将他们送回撒马尔罕。”

“一切照办。请您相信，即使您不在这里，他们也是我的客人。”

“您真是慷慨好客的主人，谢谢您。努里丁，请给我准备马车吧，越快越好。”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外面。”

公主匆匆地拥抱了阿依莱和我，要我和阿依莱听沙乌可和索度的话。我们看着她坐进马车里，努里丁和几十名侍从骑马跟在马车两边，他们将一路护送她。阿依莱很想跟公主一起去，他又是失望又是伤心，哭了起来。我却一声不吭。当夜幕降临时，我偷了使官白天骑过的一匹马和他挂在腰间的令牌，备了一些清水和面包，悄悄出城向公主离开的方向追去。

我整整追了三天三夜。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和我的坐骑都累得快要昏厥过去的时候，我的前面出现了公主的马车。

我被一种力量驱使着，奋力向前追去。

想必是急促的马蹄声惊动了努里丁，他勒马回头，认出是我，急忙报告给公主。公主吃惊极了，走出马车，我跃马来到她的身边，扑进她的怀

中。

她的怀抱永远那么温暖，我的冒险变得值得了。

公主抱着我，责备道：“塞西娅，你这小东西怎么一点也不听话！这么远的路也敢追来！我……我真应该像阿亚一样，好好揍你一顿。”

我扬起一张脏乎乎的小脸冲着她笑，我快乐的笑脸熄灭了公主因为担忧而升起的怒火，她故作严厉地盯着我看，看着看着，她也笑了。

“好吧，跟我回到马车上来吧。你这个倔丫头！我想，你是该先吃些东西，还是美美地睡一觉呢？”

“睡觉。”我口齿不清地回答。一边回答，一边开始眼皮打架，突然袭来的困倦使得我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努里丁只好把我抱上了马车。

像公主所说，我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一觉究竟睡了多久我不得而知，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中途我醒过一次，当我睁开眼看到公主在我的身边时，我不由发自内心地感谢长生天对我的眷爱，然后，我又睡着了。

肆

我们在金帐汗国境内的舍乞（在今阿塞拜疆）附近追上了帖木儿王的由家眷和伤员组成的队伍。

我和公主走进沙哈鲁的军帐时，天色刚刚发亮，公主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劳顿，加上为沙哈鲁担忧，脸色蜡黄。

正如努里丁所说，沙哈鲁只能侧着睡在床上，嘴里不时发出轻微的呻吟，睡得特别不踏实。看到他这样遭罪，公主又是心疼又是难过，她慢慢坐到沙哈鲁身边，用手指温柔地梳理着他凌乱的头发。

沙哈鲁迷茫地睁开眼，看了看公主，不觉叹了口气。

“沙哈鲁，很疼是吗？”

“我的心里像浇了开水一样。唉，公主，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

“我就在你的身边。”

沙哈鲁疲惫地闭上眼：“我知道，又是一个梦。梦醒了，你就走了。好漫长的日子啊，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沙哈鲁，你不是做梦，是我，我真的来了，在你身边。你看，还有塞西娅呢，她也一起来了。”

沙哈鲁费力地重新睁开眼，公主闪开身，让他看到了我。

沙哈鲁的眼中闪过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奇异光芒。这光芒让我明白，在沙哈鲁的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我，所以看到了我，他才能够确证自己是真的与公主在一起，这不是他的另一个梦境。

他用手抓住了公主的手，将头埋在毡毯上，小小的肩头抖动着，嘴里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可怜的沙哈鲁啊，他是因为思念，因为快乐，还是因为疼痛在哭泣？

公主依然轻抚着他的头发，嘴里温柔地呢喃着："沙哈鲁，我的孩子，我在你的身边，你要好起来，你会好起来的，相信我。"

沙哈鲁更紧地攥住了公主的手，头抬了抬，枕在公主的腿上。

我走近床边，在沙哈鲁面前蹲下来。我问他："沙哈鲁，你是不是很疼？要是很疼，你就哭出来吧。"

沙哈鲁侧过脸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抹了把脸上的泪水。"我不疼，我不哭。"他倔强地说。

我用手指沾了一滴他未擦尽的泪珠给他看。公主笑了，我和他也都笑了。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沙哈鲁如此开朗的笑脸——哪怕他此刻正饱受着伤痛的折磨——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特别是当他长到十五岁之后，他的脸上只剩下一种表情：忍耐与忧伤。

另外，沙哈鲁的笑容也让我小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所迸发出的令人敬畏的力量，从那以后我一直明白，无论是谁，只要精神不倒，就能从中获得坚持下去的勇气。

回历七九四年（约1392年），帖木儿王的大军深入到金帐汗国腹地，战争呈现出胶着状态。这片辽阔的土地让帖木儿王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沙哈鲁受伤，只能与其他伤员以及负责看护伤员的家眷一道，缓慢地跟在帖木儿王的大军之后向前推进，我们早与帖木儿王的大军落开了很多日程的距离。

公主像所有母亲一样精心地照料着沙哈鲁，多歌放下心来，又惦记帖木儿王，便留下他的助手照顾沙哈鲁，他自己赶上了大军主力。公主不用大夫动手，白天，她亲自给沙哈鲁换药，晚上，她让沙哈鲁枕着她的腿入睡。若非先前沙哈鲁的伤口反复感染，愈合缓慢，只怕这时他已经可以骑上战马，去追赶他的父王了。

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公主给沙哈鲁洗了他又变得乱糟糟的头发，沙哈

鲁乖乖地趴在床上让公主检查他的伤口，我出去倒水。这时，我们的临时营盘忽然出现了骚乱，一支金帐汗国的军队犹如神兵天降一样，令人惊讶地出现在我们这支不是由老幼妇孺就是由伤员组成的队伍面前，我们毫无抵抗能力，只能束手就擒。

金帐人将我们全都撵到前面的开阔地带，公主担心我和沙哈鲁害怕，一路上一直牵着我们的手。

我的确有些害怕，一颗心怦怦乱跳着。我偷偷看了沙哈鲁一眼，沙哈鲁不愧是帖木儿王的儿子，一个坚强的战士，他年少的脸上流露着与他十五岁的年龄极不相称的镇定与刚毅。看他的样子，如果有人敢于威胁我们的生命，他一定会不计后果地挺身而出。

公主同样如此。对于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她全然置之度外。

一个穿着千户长服色战袍的军官手里玩着马鞭，高声向我们问话："你们当中，哪个是沙哈鲁王子？"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回答他。

不知怎么的，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我，他拨开人群，直接走到我的面前。

"小姑娘，你说。"

我吃惊地瞪着他，什么也回答不出。

他用马鞭拨开我的头发，看到我眉间的金星。他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

"我猜对了。刚才，我看到你的眼睛，就猜想你大概就是脱克汗说过的那个叫什么的小姑娘。脱克汗说你的眼睛亮得像夜空里的启明星。"

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别怕，小姑娘，你只要给我指出沙哈鲁王子就好。"

我紧紧攥着公主的手，手心里浸满了汗水。

公主用手拨掉了军官指着我眉间的马鞭，她讨厌别人像研究怪物似的盯着我的金星看。她始终认为，我眉间的金星是长生天赐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军官看到公主，几乎倒吸了一口气。

公主的美丽像月光倾泻在他的眼睛里，使他为之心醉神迷。

"难道你是……你就是……"他口吃起来。

“你要做什么？”公主平静地问。

“我在寻找沙哈鲁王子，这是汗的命令，汗命我务必找到沙哈鲁王子。我保证，只要你们交出沙哈鲁王子，我决不难为你们，一切与你们无关。”

“你怎么认为沙哈鲁会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你要见他，应该去找帖木儿王。”

“沙哈鲁？你管他叫沙哈鲁吗？现在，我不用费心猜测，而是可以确定你是谁了，我想我不会弄错的，一定是的。好吧，既然是你说沙哈鲁王子不在这群人当中，我给你个面子，就当你说的是真的吧。怎么样？找不到沙哈鲁王子，你跟我去见汗？他见到你，想必比找到沙哈鲁还要让他高兴吧。”

“可以。如果我跟你去见脱克，你能不能放了这些人？大家都是同族人，为什么一定要自相残杀呢？我们蒙古人，就是喜欢自己打自己，打得失去了所有的江山。”

“这些话你应该说给帖木儿王才对。也罢，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我不反对。如果他们愿意离开，我也不阻拦。汗国连年内战，并不富庶，养活他们，需要不少面包呢。还是让他们去吃帖木儿王的面包吧。”

“既然如此，我跟你走!”

欧乙拉公主回头，吻了吻我的脸颊。她是在向我告别，可我拉着她的手，并没有放开她的意思。我虽然感到害怕，但是与从此再也见不到公主相比，我宁可选择与她一道去死。

“塞西娅，听话！”她温存地说。这话她也是同时说给沙哈鲁听的，她要沙哈鲁带着我们所有人与帖木儿王会合，或者返回撒马尔罕。

“不行！”沙哈鲁说道。

沙哈鲁当然明白欧乙拉公主的暗示。因为明白，所以他果断地拒绝了。我早知道他绝不会因为怯懦而弃公主不顾，如果是那样，即使他能侥幸偷生，生命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公主的脸色微微变了，当着金帐汗国的军队和军官，她实在不知该对沙哈鲁说些什么才好。

军官的脸上居然露出了好笑的神情。

公主焦急地望着沙哈鲁，她多么希望沙哈鲁能够理解她的苦心，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沙哈鲁根本不看她，他对军官说：“如果我告诉你沙哈鲁是谁，你能不能放了她？”

军官不置可否。

“能不能？”

军官点点头。

“好，我告诉你，我就是你要找的沙哈鲁。现在，你把她放了。”

军官一点没有惊奇的表示，他或许早就猜到了他就是沙哈鲁。他挥挥手，要士兵们带公主和沙哈鲁一起走。

沙哈鲁“噌”的一声从腰间拔出了弯刀，他指着军官，声音变得粗鲁严厉：“你们不许碰她。我跟你们走！把她放了，否则，我就杀了你。”

军官不为所动。到手的猎物，他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军官的不守信用激怒了沙哈鲁，沙哈鲁挥刀劈向军官，军官早有准备，闪身避开了。军官的侍从蜂拥而上，抓住了沙哈鲁的膀臂，沙哈鲁奋力挣扎着，军官不耐烦了，挥鞭抽向沙哈鲁。

公主敏捷地用身体挡住了沙哈鲁。眼看着皮鞭就要落在她的后背上，军官将它收住了。

“你这个女人，倒真的很特别。难怪脱克汗只见过你一面就对你念念不忘。”

“混账！混账！”沙哈鲁连声怒骂，眼珠通红。

公主温柔地安慰着沙哈鲁：“沙哈鲁，我们在一起，总会有办法的。”

“不！脱克他……”

“没事的，相信我。”

“你带我们去见脱克吧。”她回身对军官说。

沙哈鲁比任何人都了解公主的性格，既然这是她的决定，就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她的决定。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努里丁了：“努里丁，我把他们交给你了。”

努里丁摇摇头，“沙哈鲁王子，我不会离开你和公主的。”

沙哈鲁怒道：“努里丁，你敢不服从我的命令吗？”

努里丁慢慢跪了下去：“这一次，恕我不能从命。我决不会离开你的身边。还有公主，是我把她接到这里来的，我一定要把她送回去，如果不能，就让我先死。”

我紧紧贴在欧乙拉公主的身边，寸步不离。公主知道我不会离开她，就像努里丁不会离开沙哈鲁一样。她叹口气，牵着我的手，让军官带着他如狼似虎的官兵，将我们一起押走了。

伍

欧乙拉公主、沙哈鲁王子、努里丁和我被金帐汗国的军官带走，关押在阿哲儿拜展的一座城堡里。直到这时，我们对战争的进展才有了一些了解。确切的消息来自负责看押我们的军官，他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喜欢在公主面前卖弄口才和大献殷勤。因此，从他的口中我们得知了不少事情，包括在我们进入金帐汗国之前，脱克汗与帖木儿王对阵所打的两场败仗。这两场败仗的地点一处在浑都儿察河流域，一处在西西伯利亚的托波尔河附近。

金帐汗国疆域辽阔，消息闭塞，受其统治的斡罗斯各公国的真实情况从没有传播到金帐汗国之外的国家去。东方没有，西方也没有。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帖木儿王对金帐汗国所进行的战争只能在一种摸索的状态下进行，而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将士的勇敢和统帅的智谋。

我想，这绝非什么过誉之词，帖木儿王的经历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比任何统治者都更懂得随机应变的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与对手较量，他将自己随机应变的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战争之初，帖木儿王与脱克汗互有胜负。后来，帖木儿王改变了作战的策略，一旦发现脱克汗的行踪就对脱克汗穷追猛打，不给脱克汗任何喘息之机。

脱克汗在浑都儿察和乌尔图巴战役中一战败北，不得不逃到阿哲儿拜展某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藏起来，他一面暗中与埃及国王联络，希望说服埃及国王共同对付帖木儿王，一边玩弄手腕不断遣使向帖木儿王讲和，要求帖木儿王退回撒马尔罕。至于他手中的筹码，当然就是沙哈鲁王子和欧乙拉公主。

脱克汗将我和公主关在一起，将沙哈鲁和努里丁关在另一处。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沙哈鲁那么担心，脱克汗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每天都派人来带公主过去陪他说话。每当公主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独自坐在帐中，设想着种种可能的或者可怕的事情，除此，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凭借什么打发为她担忧的时光。当然，我也时常会想到沙哈鲁，我第一次隐隐地产生了一种感觉，对沙哈鲁而言，公主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她对他的重要性甚于他的父王和母后，为了公主，他可以去做任何事。

我将帐门打开，面对着西沉的太阳冥思苦想。这真是一种折磨，公主又被脱克汗派人“请”去了。

不知为什么，公主今天到脱克汗那里去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天都长，我等待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只得走出帐外踱来踱去，翘首盼望。脱克汗的卫兵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我看，我走上几步就会狠狠瞪上他们一眼，这样做我心里能够好受一些。

谢天谢地，在我变得歇斯底里之前，公主终于回来了。

幸亏最后公主总能回到我的身边。我跑去拉住她的手，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充满惊喜，充满幸福，也有几分埋怨。

公主俯视着我的脸："等着急了吧？吃饭了没有？"

我摇摇头。我哪里有心情吃那又酸又苦的大咧巴。

我一直牵着公主的手，一起回到帐中，公主好像很渴了，去桌边倒了一碗酸奶来喝。我在身后关上门，突然问她："脱克汗叫你去有什么事？他为什么每天都要找你去他那里？你和他说些什么？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想要让你嫁给他？如果他向你求婚，你会答应他吗？如果你答应嫁给他，你还会跟我和沙哈鲁一起回到撒马尔罕吗？你不会不要我们了吧？"我连珠炮似的问。哪怕明知没有权利我也必须问，这些话在我心里憋得太久了。

公主可能没有想到我会这样问她，惊讶地看着我，一时没有回答。

我毫无礼貌地逼迫她："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公主走到我身边，轻抚着我的脸颊："你一下问了这么多，你要我先回答你哪个问题呢？"

我把她的温柔当成搪塞，甩开了她的手。

欧乙拉公主眨动着眼睛，我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后无辜的眼神。

我一直把公主视为我的母亲，可有的时候，我觉得她比我和沙哈鲁的年纪还要小，特别是当她不知该怎么应对我和沙哈鲁的任性时。强烈的冲动慢慢过去，我哭了起来，我怕，我太怕了，我不能让公主离开我们。如果沙哈鲁在我的身边，他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

公主微微叹口气，将我揽在她的怀中。她怀中的气味永远那么好闻。

"塞西娅，你生我的气了吗？"

"是的。"

"为什么？"

"你总是去陪那个讨厌鬼。你不讨厌他吗？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他是个讨厌鬼，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可他长得蛮英俊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公主笑了：“是吗？我倒没注意。不过，既然塞西娅觉得他长得英俊，那一定是了，我相信你的眼光。”

我恨不得咬碎自己的舌头。既然公主没注意，我为什么要去提醒她。

公主不逗我了，她认真地对我说：“塞西娅，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和沙哈鲁、阿依莱的。”

“你不骗我？”我抬起泪汪汪的眼睛，哽咽地问。

“难道我骗过你？”

我放下心来，破涕为笑。

“小东西，你呀，总是拿你的眼泪做武器。”

“我怕嘛。”我抹了把泪水，抹得满脸都是。我抬起泪痕交错的脸，望着她。只要她还在我的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

“怕我留在金帐汗国？”

“嗯。”

“不会的。”

“可你为什么总要去见讨厌鬼呢？我好担心他会伤害你。”

“没事。我和他毕竟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他不好把我怎么样。我去见他，是为了不要激怒他。沙哈鲁在他的手上，我不得不万分小心。脱克汗是个残忍的人，激怒了他，后果不堪设想。说真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沙哈鲁，也不知道他最近的情况如何了，唉，不管我怎么要求，脱克汗就是不肯松口让我见一见沙哈鲁。”

“他是不是把沙哈鲁杀了？”

“不会，不会。他没那么蠢。”

我提起的心重新放下了，在我看来，只要脱克汗没杀沙哈鲁，事情就不算糟糕。

“公主，你说，难道我们要永远留在金帐汗国吗？”

“今天我听脱克汗告诉我，帖木儿王已经回师撒马尔罕了。”

“啊？帖木儿王……他不管我们了？”

公主微微笑了：“不是的。帖木儿王回到撒马尔罕，说明我们被羁押的事情应该有个结果了。”

“结果？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你是个小孩子嘛。”

“有时候，你自己也像个小孩儿呢。”我指的是她黑黑的眸子里时常流露出的犹如婴儿般清澈的眼神。

公主俯下身体，在我眉间的金星上吻了一下。我的心像奶油一样融化了，散发出甜甜的气息。

“我们一起吃晚饭好不好？”

“你还没吃饭？脱克汗真小气，连饭也不给你吃。”

公主掰了一块面包，蘸了点酸奶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我呀，跟你一块吃饭更有心情，你这个小东西，从来都是我的开心果，你不知道吗？”

我突然间就有些羞涩起来，脸上阵阵发热。我急忙掰了一块面包，学着她的样子，蘸了点酸奶放在嘴里咀嚼着。没想到这种咧巴蘸上酸奶吃起来居然别有风味。

我和她笑嘻嘻地开始进攻咧巴，不一会儿，一个硕大的咧巴被我们吃光了，一罐酸奶也被我们瓜分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我被公主哄着吃饱了。临睡前，我对她说，我讨厌脱克汗。公主微微一笑，说，我也是。这像是一种保证，我相信脱克汗不可能再从我的身边把公主夺走了，于是怀着一种踏实的心情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陆

第二天中午，脱克汗派来侍卫，破天荒地在召见公主时要我也一起参加。他突如其来的好心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公主却一点不感到意外，我甚至看到她的脸上掠过一抹喜色。

比这更大的惊喜是，我们在脱克汗的大帐里见到了沙哈鲁和努里丁。

沙哈鲁比我们刚被关起来的时候消瘦了许多，脸颊和眼窝陷了下去，眼眶也有些发黑。我想象得到，这段日子，他是怎样为欧乙拉公主牵肠挂

肚，怎样寝食难安。

当然，在他惦念的人中我也算一个。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公主的身边一起长大，相互怀着深深的情谊。

公主在走向脱克汗专门为她设立的座位前，看了沙哈鲁和努里丁一眼。她关切的目光与沙哈鲁忧虑的目光相接，他们什么都没说，相视已经把他们要说的话告诉了彼此。

脱克汗看到公主，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显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

“欧乙拉，请坐。”

他居然将公主直呼为“欧乙拉”！我注意到沙哈鲁的眉头一下拧了起来，眼神有些不耐烦。如果不是公主在坐下来的同时扭过头向他微微一笑，他甚至可能没有耐心再听脱克汗废话。

脱克汗根本没去注意沙哈鲁的愤怒，他的眼睛里只有公主。“欧乙拉，真遗憾。”他注视着公主，一字一顿地说。他的话让我莫名其妙。

对于他的莫名其妙，公主温柔地做了回应：“大汗，这段日子，我们一直都在交谈，我衷心地希望您能考虑我对您说过的话，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做一位好君主，治理好您的汗国。”

“我也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情并不是我所能左右的，有些事情……于我而言只能顺情势而动。我已与帖木儿王签订和约，他撤回撒马尔罕，我释放你们。”

“我知道，你们会信守对彼此的诺言。”

“不过，欧乙拉……”

“什么？”

“你一定要回去吗？你一样可以把金帐汗国当成你自己的家。”

“我早就没有家了。现在，哪里有孩子们，哪里就是我的家。”

“欧乙拉！”

“大汗，您不要再劝我了。我的心愿仅仅如此。”

“好吧，欧乙拉，这一次我尊重你的心愿，放你走。但如果下一次，对，下一次，如果你还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会把它当成长生天的旨意，我一定不会再放你走。你明白吗？”

“我明白。”

“欧乙拉，我不会忘记你的。”

“谢谢您。”

脱克汗挥挥手，示意酒宴开始。侍女们鱼贯而入，在我们面前摆上烤熟的羊肉、两种咧巴、奶油、酒和水果，乐师们奏响了乐曲。一切都仿照帖木儿王的宴会规格和程序进行，不同的是，这样丰盛的宴会只为我们几个人而设，别的人脱克汗谁也没请。脱克汗还记着为公主准备了马奶酒，他先敬公主。

公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脱克汗又敬沙哈鲁，沙哈鲁没有任何表示。

“沙哈鲁，你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吗？自从进了我的汗帐，你似乎变成了哑巴。你是怕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合适，激怒我吧？”脱克汗并不介意沙哈鲁的无礼，他举着酒杯，对沙哈鲁冷嘲热讽。

沙哈鲁对他怒目而视。“是的。”片刻，他一字一顿地回答。

“可是，对于我的盛情，你总得喝一杯才对。”

“我从不喝小人敬的酒！”

脱克汗将酒杯摔到沙哈鲁面前，酒液溅了沙哈鲁一脸，汗帐中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

“沙哈鲁，我劝你还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沙哈鲁冷笑一声，不屑作答。

“看样子，你在我的金帐汗国还没有待够。既然如此，我就留你多住些日子。”

“大汗。”公主吃惊地叫道。

“欧乙拉，这是我跟沙哈鲁之间的事情，你不要管。”

“大汗请息怒，沙哈鲁还是个孩子。”

“孩子？我想，如果不是他跟着他父亲来打这一场仗，他该娶妻生子了吧？不，我记错了，沙哈鲁应该是成过一次亲的，虽然那时他只是个傻乎乎的小男孩，虽然嫁给他的女孩不久后就过世了，我还是应该把他视作男人。”

“大汗，请您宽恕沙哈鲁。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要对您无礼的……”

沙哈鲁粗声粗气地打断了公主的话：“公主，不要求他。他只不过是我父亲错养的一条毒蛇。”

这个比喻彻底激怒了脱克汗，他用力一拍桌子，喝道：“来人哪！”

侍从应声而入。公主站了起来，

“把这个小杂种给我拖出去绞死！哼，我要把他的首级送回撒马尔罕，让帖木儿王来找我报仇吧，我和帖木儿王之间早晚有这么一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侍从上前抓住了沙哈鲁的膀臂，沙哈鲁的反抗无济于事。

“大汗！沙哈鲁！”眼看着沙哈鲁就要被侍从押出汗帐，公主的脸上突然失去血色，她的脚步踉跄了一下，随即倒在脱克汗的怀中。

“欧乙拉！”这是脱克汗发出的惊呼声。

“公主！公主！”我和沙哈鲁同时叫了起来，我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同样的惊慌，同样的悲伤。沙哈鲁想要甩开侍从的手，但没有成功。

其实，头痛病突然发作对公主来说是老毛病了，但我和沙哈鲁都没见过她像这次一样发作得如此吓人。

脱克汗的怀中紧紧抱着公主，急切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公主慢慢苏醒过来，尽管她的脸色依然苍白如雪，她却顾不得这些，只是声息微弱地哀求脱克汗：“大汗，我求您了。求您了！”

脱克汗明白她的意思，做了个要侍从们放开沙哈鲁的手势。沙哈鲁向回走了几步，又在原地站住了。他痛苦地注视着欧乙拉公主，公主虚弱的样子让他的头脑彻底冷静下来。

脱克汗命侍从赶紧去请金帐汗国最有名的大夫来，公主温柔阻止了他。我给公主吃下一粒药丸，过了一阵，她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血色。我总随身装着可以为她治疗头疼病的药丸，我听她说过，药丸是西藏的一个喇嘛为她配制的，很管用，她离开西藏时，喇嘛将药方给了她。药丸的颜色鲜红，像一粒粒红色的宝石。我能感受到脱克汗对公主的担忧，他将公主抱到他在汗帐中自己那张铺着华贵床罩的雕花木床上，然后吩咐侍女撤下酒席。

也许是因为脱克汗在公主身边的缘故，沙哈鲁始终没再走过来。

脱克汗示意所有的人都去汗帐外等候，我不肯离开公主，他让我留下了。

“欧乙拉，你好些了吗？”他将公主的双手握在胸前，关切地问。

公主告诉脱克汗，自己这是老毛病了。在她逃亡的过程中，生过一场大病，病好后就落下了这个难缠的病根。没事的时候像个好人一样，但病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头疼欲裂，她看过许多大夫吃过许多药都不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吃上一丸藏药，然后再好好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真的吗？”脱克汗仍然不放心。

“真的，我好多了。”

“欧乙拉，你这个样子，不如就在我这里多待几天吧。”

“不碍事的，明天一定得上路。”

“你真的连跟我多待一天都不愿意吗？”

“不是的，大汗。我懂得您的好意，不过，我确实放心不下沙哈鲁。他还是个孩子，有些事情他不懂得掌握分寸。大汗，沙哈鲁是我照顾的，为了您和他父亲的和约，我希望早一点把他带回撒马尔罕。”

“欧乙拉，我……”

“大汗，请您明天一定送我们走。”

脱克汗犹豫片刻。虽然有点勉强，他还是点了点头。

欧乙拉公主向他温柔地笑了一下。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脱克汗的眼睛似乎有些湿润。我甚至听到他在心里说着这样一句话：欧乙拉，多么遗憾，我与你今生无缘，但愿来生能与你相依相伴。

在我的印象中，脱克汗是个残忍的、反复无常的君主，唯独在公主面前，他却成了一个善良体贴和满怀柔情的好男人，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啊。

傍晚，公主恢复了一些精神，坚持带我回到我们住了十多天的小帐，说要收拾一下东西。我知道，她拖着病体离开只是因为她不想在汗帐过夜，如果她留在汗帐，即使有我守候在她的身边，仍然会为她的清白蒙上阴影。她并非特别在意自己的名誉，可她不能不在意沙哈鲁的感受。

担忧与快乐交织着，我很晚才终于沉沉睡去。在梦中，我看到太阳又一次升起，欧乙拉公主、沙哈鲁、努里丁和我，终于踏上了归程……

当我醒来时，我的梦境变成了现实。

第七章 征服，再征服

壹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旅程，我们终于回到久违的撒马尔罕城。帖木儿王传下旨意，要在底来库沙宫接见我们。

撒马尔罕城墙坚固，四周为园林和住宅环绕，城中辟有街道及广场。底来库沙宫却建在离城较远的地方，宫墙之外，即为御花园。花园的名字与宫殿的名字相同，也叫作“底来库沙”。

即便身为负责帝国礼房的宫员，底来库沙宫依然不会轻易向我这样家世远远算不得高贵的人敞开。有资格的人只是欧乙拉公主和沙哈鲁王子。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我和公主在金帐汗国与沙哈鲁王子同生共死，帖木儿王和大王后格外施恩，希望在高贵的底来库沙宫给予我们相应的奖赏。从这个意义来讲，阿依莱这个小家伙实在是有些福气的。

帖木儿王的总管努里丁引着我们穿过花园，我们不敢停留，景致一带而过。我只隐隐记得，花园中的影壁皆为金碧色琉璃砌成，园门之前，有手执兵器的卫兵把守，未经召见者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向前再进一层殿，殿门几与外边的宫门一般高大，帖木儿王便端坐于其间的宝座之上，准备接见我们这支奇形怪状的队伍。

我们的队伍以欧乙拉公主为首，后面跟着沙哈鲁、我和阿依莱。再后面，跟着索度和他的妻子。

我和阿依莱是第一次进入真正的宫殿，宫里呈现给我们的一切都让我们惊讶万分。我想，索度和他妻子的心情一定也和我们一样，不过他们毕竟是大人，面上不露声色罢了。宫中的诸般摆设无不极尽奢华，其他的倒还在其次，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帖木儿王面前居然有一座喷水池，红色的金鱼在池中游来游去，水池中央，一股喷泉喷涌如柱，水滴溅在脸上，十分凉爽。

帖木儿王的宝座上铺着厚厚的坐褥，后背垫着舒适的靠枕，坐褥与靠枕用真丝面料缝制，上面皆绣着精美的图案。帖木儿王身穿素缎袍，头戴一顶白色高帽，帽前缀以宝石，宝石旁还镶有珠玉。大王后的打扮与参加宴会时不同，稍稍简朴一些，不过还是华丽无比。

我们行礼毕，帖木儿王要我们坐下来。沙哈鲁坐在公主的对面，我坐在公主的身边，其他人依次落座。我习惯性地带着挑剔的目光看着帖木儿王正握在手里把玩的一盏镶着翡翠的金杯，金杯的形状古朴自然，透露

着特别典雅的气息。我对着金杯琢磨了好一会儿，蓦然想起，这盏金杯竟是我的作品。

帖木儿王的脸上露出笑容。他开口对公主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语气有些特别，算得上温柔体贴。他对公主说："你们在金帐汗国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是个勇敢的女人，你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沙哈鲁。"

公主微笑着回道："是沙哈鲁用生命保护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是个勇敢的孩子，您和大王后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帖木儿王回答："是的。"

帖木儿王与欧乙拉公主说话的时候，一双眼睛始终注视着她。对于他专注的目光，公主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羞怯。

只有沙哈鲁有些不安。我看到他不断绞着自己的双手，似乎他父亲对公主的接见，对他而言是种折磨。

我得承认，我那时真是个孩子，对于男女情感之类的事情全然不懂。

一阵微妙的寂静像阿亚香饼的香气一样在大殿上弥漫开来，寂静越悠长，沙哈鲁的脸色越苍白。

总管努里丁求见帖木儿王，禀报说金帐汗国有礼物献上。帖木儿王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做了个让金帐使者进来的手势。

一行金帐使者鱼贯而入，将礼物呈现在帖木儿王的面前，他们做出卑微的姿态，请帖木儿王赏阅。

此次，作为修好之约，金帐汗脱克不仅遣回欧乙拉公主和沙哈鲁王子，还以珍奇礼物相赠。礼物中有金帐汗国的精酿美酒、珊瑚树、翡翠车、珠宝器皿等等，另外还备有几匹上等的衣料，脱克汗点名是赠与帖木儿王的夫人们的。帖木儿王现在共有五位夫人，最受宠爱的还是大王后图玛，帖木儿王将各色衣料都剪开一段分赐给诸夫人，剩下的大段都留给了大王后。帖木儿王似乎也想给欧乙拉公主一些衣料或者其他什么礼物，他含糊地问了一句公主喜欢什么，公主回说她什么也不缺。她的态度如此明确，帖木儿王只得作罢。

不作赏赐，总得有其他的奖励，在这一点上帖木儿王毫不含糊。欧乙拉公主却之不恭，想了想，说道："如果帖木儿王不反对，就让我带孩子们游览一下您在撒马尔罕的宫殿和御花园吧。"

帖木儿王很惊奇："公主到哪里都喜欢游玩吗？"

公主微笑："我还在其次，主要是塞西娅喜欢。美与艺术会给她带来灵感，这孩子很勤奋。"

帖木儿王感叹道：“塞西娅真幸运。”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晚上，帖木儿王要设宴款待金帐汗国使者，他请公主届时务必作陪。公主没有拒绝，她不习惯于拒绝别人，何况这是帖木儿王的意愿。遗憾的是，这样的场合，我和阿依莱没有资格参加。

总管努里丁此番与我们同生共死，早与我们结下了浓厚的友情，他自告奋勇带我们各处游览，帖木儿王含笑恩准。沙哈鲁不能与我们同往，他要随父王和母后回宫，而且要在宫中小住一段时间。当他向公主告别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舍之色。或许，他更希望能与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再次向帖木儿王施礼，退出宫殿，努里丁径直带着我们来到御花园。

御花园到底是御花园，它的面积比起我们在碣石城见到的总督府花园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而且华阔程度尤胜后者。一路行来，但见园中遍植果树，林木之中，辟有云石铺成的宽阔道路。路旁芳草茵茵，溪水流淌，头顶之上，则遍张缎幕，借以遮蔽烈日。缎幕的颜色多为素色，间或饰以锦绣。

御花园的中央，建有一座十字形的寝宫。宫内的陈设布置令人赞叹不已。宫壁上悬挂着名贵的地毯，宫内正面三间皆为寝宫，门口悬挂着绣花门帘。宫内床上铺着绣花裀褥，努里丁介绍说帖木儿王常与大王后宿于此间。

寝宫四壁悬以玫瑰色丝幔，丝幔上缝缀许多珠宝。天花板上悬挂着果绿色的丝绦，微风入室，丝绦随风摆动，为寝宫增加了无限美趣。入门之处，依然挂着绣花门帘，门帘悬挂在一根缠有绿线的棍上，可见帖木儿王格外偏爱绿色。至于两侧厢房，装饰与正室相同，地面也铺着薄席或者地毯。

寝宫之前的十字口上，放置金质长桌两张，桌为纯金所制，长约五尺，宽约三尺，桌上陈列着纯金酒壶七把。其中两把镶有珠宝，壶盖系红宝石琢成。每只酒壶旁配酒盏六只，其中一只边缘处同样镶有珠宝。镶有珠宝的酒壶与酒盏，一定为帖木儿王或者大王后专用。

离开华美的底来库沙宫，我们乘坐马车来到巴奈维宫。刚到宫门口，我们看到一个人，阿依莱眼睛最尖，第一个跑过去，拉住了他的手。

是沙哈鲁。他告辞父王、母后出来，专门在巴奈维宫等候我们。他向我招招手，又努力用一种轻松的姿态跟欧乙拉公主打了个招呼。可是，他的目光却躲闪着公主的注视，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些许羞赧之色。

阿依莱闹着要沙哈鲁背他，沙哈鲁虽然贵为王子，却不会把小孩子的撒娇任性当成失礼。何况，他自幼在公主身边接受教育，早就养成了宽容

大度与忍让的性格，以前对我，现在对阿依莱他都呵护有加。阿依莱既然要他背，他就真的蹲下身体，让阿依莱爬到他的后背上。我跟在沙哈鲁身边，那感觉真好。这时我想，欧乙拉公主、沙哈鲁、我、阿依莱，我们天生就是一家人。

公主没有问沙哈鲁为什么回来了。事实上，无论沙哈鲁做任何事，她都从来不问为什么，她信任沙哈鲁，如同沙哈鲁信任她。

阿依莱在沙哈鲁的背上哼唱着一支童谣，他的声音纯净，犹如天籁，听着让人眼窝发热。

我们在阿依莱的歌声中不知不觉穿过花园，来到巴奈维宫前。

巴奈维宫与底来库沙宫一样建在一座巨大的花园中，只是院墙越发高峻，四角建有戍楼。花园中央也有一座十字形行宫，宫殿周围为池水环绕，建筑和装饰的讲究有过于底来库沙宫。

此时离晚宴时间已近，我们只能走马观花，匆匆游览一番。走出花园大门时，努里丁的仆役在马车旁等候我们。两个仆役，一人手里端着一个底下有托的银盘，盘上覆盖着丝罩。努里丁笑眯眯地掀开丝罩，原来，一盘是精制的小点心，一盘是糖饯白果、杏仁及葡萄。

努里丁负责送我和阿依莱回去，公主和沙哈鲁乘另一辆马车参加宴会。临别，我们和沙哈鲁说定，明天他还带我们去参观帖木儿王的宫帐。

贰

第二天，我们在沙哈鲁的导引下，来到帖木儿王那座高大而有四角的宫帐。

沙哈鲁今天特意换了一身装束。华美的内服，素缎外衣，衣领、胸前、背后皆绣着中国牡丹。帽上镶有珍珠，帽前还缀着一块很大的红色宝石。

经过这样一番打扮，沙哈鲁越发显得眉目俊秀、气质出众。

阿依莱仍然跑去拉住沙哈鲁的手，看得出来，阿依莱十分喜欢沙哈鲁。他们一起走进宫帐，我和公主跟在他们的后面。

宫帐约三根支柱高，自宫帐一端到另一端，计三百步。帐顶呈戍楼样式。宫帐四周，由十二根巨柱撑起，巨柱之上，皆涂有金碧漆色。宫帐中央，另有两根巨柱支撑，每根巨柱皆由三节叠成，每节之间，严丝合缝，浑若一体，若非沙哈鲁介绍，我们真的看不出来。沙哈鲁说，这是为了拆卸方便，话虽如此，拆卸如此巨大的宫帐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巨柱的柱头穿过帐顶，露出帐外。帐内靠近四壁隔出甬道，每面甬道分成四厢，共用二十四根较细的支柱支撑，同时，还有五百根红色绳索系住帐角。

宫帐之内，四壁饰以红色彩绸，鲜艳美丽，红绸上绣有金锦。宫帐的角落里，各陈设着一只巨鹰。宫帐的外壁覆盖着白、绿、黄各色锦缎，四角的铜球之上雕有新月银徽。另有类似望楼的设置，高出帐顶，一侧悬挂软梯，可上可下。平日不使用时，望楼用绸布盖住，万一宫帐某个部分被风吹坏，或支柱发生倾斜，工人便由软梯爬出望楼，加以修整。

宫帐四面围以色彩不一的丝锦，上面画有墙砖形状，墙头开有垛口。宫帐每边长不下三百步，正面辟有大门，上挂缎幕，缎幕虽然巨大，但可以随时合闭。门楼位于门口之上，装饰华美。开合帐幕的司仪就住在其中，人称打簾楼。

宫帐一侧，建有一座极其讲究的圆形帐。这就是在蒙古人居住的地方随处可见的蒙古包了。不同的是，用以支撑蒙古包的支柱皆镶有银顶，银顶上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在阳光下华彩耀目。帐后插有一列绣旗，微风吹动，飘飘扬扬，蔚为壮观。蒙古包幕门高大，但经常关闭。

宫帐另一侧，亦有一座大帐，四角皆由绳索绊住，装饰如宫帐一样华美。沙哈鲁介绍说，这座与宫帐相类的大帐日常都由他母后居住。

距此帐不远，还有一处院落，四周用丝幔围起，丝幔上绘着金碧色的图画并开着几扇窗户，窗户上蒙着细纱，防止飞虫之类飞入院中。院落中央建着一座用红绫幔围成的高大帐幕，支撑帐幕的巨柱，亦由三截凑成。帐顶安置着一只张开两翼的银色巨鹰，对面数尺之外，在帐角处，有银色小鸟三只，小鸟转向巨鹰而望，呈现畏惧巨鹰捕捉、振翅欲逃的情态。巨鹰亦作扑向小鸟的姿势，无论巨鹰与小鸟皆设计精巧，栩栩如生。而且，帐顶作这种装饰，似有深意。

这座帐子，五年后将归帖木儿王的小王后图兰所有。在前面我已经约略地介绍过，大王后图玛和小王后图兰都是东察合台汗国名符其实的公主，当然也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人，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一直希望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帖木儿王于众位夫人中，对她们二人最是宠爱。

从早晨一路游玩下来，不知不觉已到中午，我和阿依莱又感到饿了。我们正与努里丁商议到哪里吃饭，吃些什么，忽然有一位侍从求见公主。沙哈鲁笑着看了我和阿依莱一眼，命侍从近前回话。

原来，妃主罕则黛的帐幕就在前面不远，妃主大概早知道公主带着我们在宫帐周围游览，因此特意备了酒宴请我们过去。

妃主的帐子里早有一些贵族夫人在座迎候。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欧乙拉

公主正与妃主和众夫人寒暄时，大王后图玛也来了。大王后穿着一件红色锦袍，看样子是用我们从金帐汗国带回来的红色面料赶制而成，锦袍的袍角奇长，若非十五位侍女从后面提着，扫地一定格外方便。

俟大王后在尊位坐下，侍候大王后的十五名侍女中十二名退出帐外，只有三名贴身侍女随侍在侧。

大王后依然浓妆艳抹。

不光大王后如此，其他各位夫人包括妃主在内无不仿效她的装扮。毕竟，大王后的装扮在帖木儿帝国内永远代表着一种时尚。但对我而言，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她的头饰。大王后今天梳的发髻真的有些奇怪，发顶高耸，犹如头上顶着一个战盔，鬓角缀满珠花宝石，发髻旁还插着一个象形金饰，金饰上镶着大粒珍珠和三块红宝石。另外，大王后的头发上还插着一支色彩鲜艳的鸟羽。

这个象形金饰原是我给公主设计的，大王后生日时，公主将它作为礼物赠给大王后，大王后十分欣赏，以后经常戴着它出席宴会。

大王后天生一头美丽的乌发，不像公主的头发略带一点栗子色。大王后很钟爱她的头发，因此她的侍女无论出身何族，一律都将头发染成黑色。

平日大王后与帖木儿王一同参加宴会，王与王后并列而坐，只是王后座次稍微低矮一些。今天参加宴会的都是女人和孩子，帖木儿王不在受邀之列，正中的位置上只有大王后一人居中高坐。

妃主罕则黛未及三十岁，少女时代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可是，她因嗜酒之故，脸庞和眼睛都变得浮肿，身体也开始发胖，这样一来，她年轻时的美貌便荡然无存。罕则黛与帖木儿王同族，颇有头脑，平素最受帖木儿王信赖。众所周知，罕则黛最初是大王子只罕杰尔的结发爱妻，她为丈夫生下两个儿子莎勒坛和皮儿。只罕杰尔去世后，罕则黛在公公帖木儿王和大王后的再三劝说下，勉强同意改嫁三王子米兰沙，并在婚后与米兰沙育有一子哈里勒。近来不知为什么，妃主与三王子的感情出现不和，性情倔强的妃主便搬出来，独居在宫帐附近。

哈里勒年方八岁，与叔叔沙哈鲁不是很亲热。但是，他与阿依莱年龄相仿，倒是很快混熟了，两个孩子一人拿了一块面包，跑出去骑马了。

沙哈鲁奉母命向在座众位夫人敬酒。按照尊位，他先来到母后面前。他的身后跟着一名酒使，酒使手捧银盘，银盘上面放着一个注满酒的金盏，再其后，还有一名侍役提着酒壶相随，侍役需要随时将酒盏填满。

酒使捧盘来到大王后面前，先躬身三次，然后由沙哈鲁向母后献盏。大王后接盏，一饮而尽。侍役又将银盏斟满，走到公主面前。

公主平素从不饮白酒，罕则黛知道她的习惯，特意备了一壶马奶酒，也让侍役提着。谁知侍役粗心，竟误将白酒倒入银盏中，公主不想侍役受到责罚，接盏欲饮，沙哈鲁说道："请公主赐饮。"

在献酒过程中，也有将献酒转赐给酒使的时候，但主敬之人主动要求赐酒倒还不曾有过。由于这个意外的插曲，正在喁喁私语的夫人们都停下交谈，一起望着公主和沙哈鲁。

公主似乎也有些意外，稍稍犹豫了一下。

沙哈鲁的态度平静而又坚决，他还是说："请公主赐饮。"

公主不能再犹豫，急忙将银盏端给沙哈鲁。沙哈鲁接过银盏，将其中的白酒一饮而尽，饮毕，才让侍役倒上酸甜可口的马奶酒，敬给公主。

公主将银盏放回盘中后，敬酒便又往下进行下去。沙哈鲁带着酒使和侍役来到妃主罕则黛的面前。罕则黛跟她的小叔子开了个玩笑："呦，想不到我们的小沙哈鲁长成大人了"。沙哈鲁也不回应，只报以微微一笑。罕则黛的样子像是没想到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竟有这般的细致和体贴，我却觉得从金帐汗国回来后的沙哈鲁，好像一下子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如此酒过一巡，侍女仆役送上精美的点心，大家用了一些点心，又开始饮酒。在帖木儿帝国，女人像男人一样喜欢豪饮，凡参加宴会，多大醉失态而归。一次不醉的女人，只有欧乙拉公主。

我一边喝果汁，一边吃点心，等我不再感到饥渴的时候，我开始饶有兴致地品味起妃主帐幕中的陈设来。欣赏一切堪称艺术的杰作，总会带给我莫大的享受。

罕则黛住在一座纯绿色的帐幕中。帐幕内饰以各种各样珍贵的兽皮，据说这种兽皮在中国境内需要十五个左右的金条才能购得一张，在欧洲售价则更加昂贵。帐幕中央放置着一个巨大的柜子，柜子高约四尺，上面雕饰极其华丽。柜子四周镶嵌着大粒珍珠，柜盖之上，则镶嵌着大如核桃的蓝色宝石。这个柜子我记得在大王后的帐中见过，想必是大王后后来赐给了妃主。

妃主所有的饮盏和瓷器都贮藏在这个柜子当中，饮盏系纯银所制，外面或镶珠宝或镶绿色翡翠。巨柜对面有一银质高桌，上面摆设着一株珠宝树，树有沙哈鲁那么高，银色的树枝上结满红宝石、绿翡翠、玛瑙及钻石等果实，果实与树枝之间，有几只金鸟栖息其上，或振翅欲飞，或刚刚落下，神态憨然，惹人怜惜。树后立有银屏，银屏上绘满花卉图案。帐幕的一个角落还挂着来自印度的细密画，画的边角都已用细小的锦线裱好，这幅画是公主送给妃主的礼物。

眼睛的余光掠过雕刻着花纹的酒桌时，我看到大王后正与公主轻声细语地说着话，笑容里流露出内心的愉悦。

我很清楚，对于欧乙拉公主，大王后从内心深处感到喜爱和敬重。若非如此，她也不会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沙哈鲁交给公主照料。在我的印象里，大王后虽然通情达理，但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像对公主那样慷慨大度，关怀备至。是啊，这也不难理解，大王后与公主，她们一个是察合台汗的后裔，一个是拖雷汗的后裔，算得上同宗同源，血脉相依。何况，她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上的纠葛，而这一点，恰恰是公主与小王后图兰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正像我多次说过的，小王后图兰是大王后图玛的亲侄女，然而同时，她们也是帖木儿王活着时最钟爱的女人，这种关系，让她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将对方视为亲人，或者发自内心地彼此信任。

沙哈鲁是妃主当天邀请的客人中唯一的男人——当然，在大王后、妃主的眼中他还是个孩子。按照我对沙哈鲁的了解，我以为他在敬酒之后一定会离开妃主的帐幕，我以为他不喜欢这种场合。

可是，我错了。

沙哈鲁一直安静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丝毫没有要中途离开的意思。我发现，除了偶尔喝口酒，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某个地方，脸上闪着光亮，神情格外专注……后来，我终于明白过来，他在听大王后与公主说话。

这可不像我所熟识的沙哈鲁。

酒宴结束了。大王后稍显醉意，因此，沙哈鲁必须送他的母后回寝宫休息。临行，他看着公主、我和阿依莱上了同一辆马车。在他叮嘱努里丁一定将我们安全送回欧琳堡的时候，在他留恋地望着公主的时候，我终于悟出为什么此前的他有着如此奇怪的表现。这是因为，在那一个下午和晚上，沙哈鲁根本没有意识自己是在一群女人中间，他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其实只有公主一个人而已。

叁

日益突厥化的中亚蒙古人并没有完全丧失祖先忍饥耐寒的特点，一些与生俱来的品质，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帖木儿王一生都在梦想着成为另一个成吉思汗，他是那样希望自己所建立的功业能够超越这位被称作世界征服者的草原英雄。在超越之前，仿效也是一种必要，他仿效成吉思汗建立了军民一体的军队建构，每逢出征，兵即民，民即兵，大军前行，妇女、儿童随后，转战各处。

脱克汗的请降使帖木儿王对金帐汗国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帖木儿王随即开始了第三次征服波斯的战争。这一次，欧乙拉公主主动要求随军。

我知道，她是放心不下沙哈鲁，她的身份，当然也可以算是沙哈鲁的家人。

阅兵式结束后，我们出发了。我们跟着沙哈鲁走。帖木儿王将一支近九千人的军队交给沙哈鲁指挥。这支军队种类齐全，包括轻装骑兵、重装骑兵和轻装步兵——这里需要额外说明一下，如果作战过程中需要重装步兵，则由重装骑兵下马充任，进行步战。除上述常规军种外，在跟随沙哈鲁的九千人的军队中，还有炮兵、运输兵、急递兵和技术兵四个特殊的兵种。你可不要小瞧这四支特殊的军队，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灵活机动，常常在战争中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在帖木儿帝国，对军队的装备一向有着明确的规定。每逢出征，轻装骑兵要携带的装备有弓、箭、箭筒、剑、枪、斧、镞、囊、装水的皮囊、针、线和乘马二匹，此外，每十八人携带一座共用帐幕，帐幕用兽毛制成。重装骑兵的装备有弓箭、剑、甲、胄和乘马二匹，每五人携带一座共用帐幕，另有一队佩带斧、棒、刀。

当然，在所有的军队中，装备最好的当然还得说是帖木儿王的亲卫军。亲卫军由清一色的察合台人组成，他们的装备既轻便又齐全。身为亲卫军中的一员，无论将士，都左腰带刀，右腰佩剑。十人长带帐幕一张，乘马五匹，身着锁子铠，佩带弓箭。百人长带帐幕一张，乘马十匹，身着锁子铠，佩带弓箭、棒、槌。千人长身着锁子铠、甲，佩带枪，帐幕上附有飞檐或伞。

无论何种兵种，羽箭和箭筒都是必不可少的装备。而且，针对不同的战争，甚至对必须携带的羽箭的数量也会做出严格规定，比如上次征讨脱克汗时，帖木儿王规定每个人携带羽箭三十支。帖木儿王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一旦决定出征，他首先要求各队长官对本队的装备做出检查，如果有谁违反规定，哪怕是少或多一支羽箭，都将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

稍稍上点年纪的人都记得，在第三次出征波斯之前，帖木儿王曾两次蹂躏了波斯，并占据了波斯境内大部分的城池和土地。但是由于当时脱克汗突然进兵袭扰河中地区，帖木儿王不得不回师保卫后方安全，是以并未完成对波斯全境的征服。这一次，帖木儿王希望彻底征服波斯全境，而他的希望意味着，除了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回到撒马尔罕补充给养和休整军队，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

我第一次对行军的艰难和战争的严酷感同身受。

刚刚出发的时候，我们每天的食物里还有肉食、米饭、牛奶和黄油这些东西，我们甚至能吃得上泰芝尼甜瓜。泰芝尼甜瓜是帖木儿帝国的名产，个大瓤甜，味道奇美。后来，米饭、黄油、甜瓜见不到了，但还有牛奶和羊肉可以食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连续几天每天只能用“阿伊兰”充饥。

阿伊兰的制作方法简单，取一口铁锅，锅中注满清水，下面以温火加

热，在水沸腾之前，加入用冷水化开的酸乳干，与热水搅和，再稍稍加热即成含有酸味的阿伊兰。这是阿伊兰的一种制作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将圆块酵饼放入锅中，等到锅中水沸，将锅撤下，待食物冷却装入罐中，就成了如同稀粥一样的阿伊兰。

饥饿的时候有阿伊兰吃，对我们来说已经算不错的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绝不会杀掉马匹，马是我们的朋友，与杀马求生相比，我情愿忍饥挨饿。我和沙哈鲁唯独有些担心公主的身体，怕如此鞍马劳顿会让她吃不消。在我们的印象里，她的身体天生娇弱一些，而且她还有头疼的毛病。可是她又一次令我们刮目相看，无论多么辛苦，她总是一副乐乐呵呵、神采奕奕的样子，我都不知道在这个女人柔弱的外表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坚强的意志。

战争的间隙，沙哈鲁只要有空，都会回来看望我们。他和公主交谈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旁边静静地倾听。我觉得，沙哈鲁在公主面前总有着说不完的话，他从来不谈战争，他只谈画、谈诗、谈文学、谈艺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战争结束了，他要当一名画家，一名诗人。

对于他的所有想法，公主都用她的微笑表示赞许，事实上，在她的面前，无论是沙哈鲁还是我，我们的个性都可以尽情释放。

有的时候，公主忙着做针线的时候，沙哈鲁就坐在她的旁边，安静地看着她。这时候他不说话，他的眼睛里闪现着奇特的光芒，说不清里面蕴含着多少复杂的情愫。我有点害怕他的目光，我有理由感到害怕，虽然我还小，但有一点我分得清，公主注视着他的目光始终如一，充满温柔和爱宠，而他的目光却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执着，越来越——霸道。

一次，沙哈鲁从战利品里偷偷给我们带回来两样东西：酸奶和胡萝卜。公主做了一次调皮的尝试，将酸奶和胡萝卜煮在了一起。煮好后，我们一人盛了一碗，当我们吃第一口的时候，彼此面面相觑。该怎么形容它的味道呢？或许，我只能说它古怪得让人终生难忘。我们酸得流下眼泪，放声大笑。

酸奶煮胡萝卜最后当然还是被我们吃掉了，战争中食物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们不会浪费。许多年后当我重新回忆起这段时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酸奶煮胡萝卜竟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特别的美食。

这应该是这一场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珍惜的快乐。

除此之外，还有胜利。那种征服的快乐属于帖木儿王，属于奥美，属于米兰沙，当然，也属于沙哈鲁。

然而某一天，这种快乐的日子戛然而止。

肆

一举征服里海沿岸诸省后，我们回到了撒马尔罕。

帖木儿王决定要为沙哈鲁娶亲。这既是为了庆祝胜利，也是为了奖赏沙哈鲁在战场上的英勇无敌、百战百胜。

听沙奈说，帖木儿王在一次战斗中遇到了他的劲敌。这是一位年轻的王子，英勇果敢，无惧死亡，他不仅杀掉了帖木儿王的两名贴身侍卫，还挥舞着宝剑向帖木儿王冲来。当时，帖木儿王诧异不已，在这危险的时刻，又是沙哈鲁及时出现在他父王的面前。身手敏捷的沙哈鲁一边用长枪挡住了进攻的王子，一边将长枪送入这位年轻人的胸膛。然后，他用宝剑割下年轻王子的头颅，掷在他父王的马下。胜利在那之后变得唾手可得，帖木儿王对沙哈鲁说，我要奖赏你。于是，在我们回到撒马尔罕之后，帖木儿王决意兑现他的诺言。

我常常有种感觉，纵然帖木儿王终其一生对大王后图玛极尽垂爱，但欧乙拉公主或许才是他真正心往系之的女人吧，只是由于信仰不同，另外，可能也是由于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尊重，他不能对公主有所表示。他对待公主的态度，充满了温柔和克制，这时他的举止风范，再没有一点雄视天下的霸气。

欧乙拉公主却是仙女。她永远那么平静，难以琢磨，她赞赏帖木儿王努力要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的野心，竭尽所能帮助他和大王后教育他们的儿子沙哈鲁，但她无论对帖木儿王还是对任何人都绝无所求。她一定将自己的心丢弃在了遥远的东方，那里曾有她的母亲、父兄和国家，她带到西察合台汗国的只不过是一具躯壳。然而，这却是一具温暖的躯壳，她给了我，给了沙哈鲁，给了很多很多人最温暖的庇护。

当沙哈鲁逐渐长成一个英俊少年时，他越来越温文尔雅，他依恋欧乙拉公主甚于依恋他的母后，或者，他的依恋有别于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公主其实只比他年长七岁，二十三岁女人成熟与美丽的风姿摇曳在他的视野里，令他面对她时的眩动终其一生挥之不去。从某一天开始他疯狂地写诗，我趁他不注意时偷看过几首，他的诗都是写给他正狂热暗恋着的某个女子的，他没有指明他所暗恋的女子是谁，但他在字里行间流露的痴情和悲伤让我对他充满同情。我把他的诗悄悄背给公主听，公主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她只叮嘱我，这件事不要再对其他人提起。

公主对沙哈鲁的关心一如既往，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似乎沙哈鲁还是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少不更事的孩子，她的智慧恰恰在于，她必须打开沙哈鲁的心结，可她做得悄无声息。

不久，帖木儿王有了中意的人选。女孩出身贵族家庭，家世好，人也端庄秀丽。相亲的那一天，大王后特意邀请公主帮她做个参谋，公主欣然应允。公主和大王后都相中了女孩的人品，于是，这门亲事顺理成章做成了。婚期定下后，大王后和公主留女孩和她的母亲一起吃了顿饭，女

孩和她的母亲告辞时，大王后送给亲家两坛上好的马奶酒，两匹色彩艳丽的中国丝绸，公主则送给女孩一整套既贵重又别致的首饰，有项链、项坠、耳环、手镯、戒指，在集市上，你绝对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比的式样，因为它们全都出自我精心的设计。

女孩与她的母亲受宠若惊，欢喜离去。

大王后请公主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给沙哈鲁，公主笑着答应了。

回到住处，公主径直来到书房。书房的门开着一条缝，公主敲了敲门，我从门缝里看到沙哈鲁急急忙忙藏起了一样东西，我想，他一定又在写诗了。

沙哈鲁迎住公主，脸上涌上些许红晕。

公主没有像往常一样坐下来查问沙哈鲁的功课，她站在沙哈鲁的面前，用双手轻轻地捧住了他的脸。

她久久注视着沙哈鲁。在她温柔的注视下，沙哈鲁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可是，他不躲避，他太需要这样的感觉，公主的手如同触摸在他的心上。

沙哈鲁的个头早已经长得比公主还高了。公主稍稍抬起身体，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沙哈鲁，我的孩子，你长大了。”她的声音满含疼惜。

沙哈鲁没有说话。他无法开口，如果他开口，一定会暴露他真实的内心。

公主继续说道，抚爱的语气里稍稍多了一些感慨：“过些时候，等你成了亲，你就完全是个大人了。”

刹那间，沙哈鲁脸上的红晕褪去了许多。他抬起眼帘，与公主四目相对。我第一次觉得，他的眼神不像是一个男孩，而像一个情人。

他动了动，挣脱了公主的手。

“怎么回事？”他的语气倏然变冷。

“今天，我和你母后为你相了一门亲事。真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家世、人品、年龄、容貌，体态，哪一样都跟你很般配，她一定能做一个好妻子。”

“是么？”沙哈鲁粗鲁地问。

“你母后也很喜爱她。相信我们的眼力，她会让你幸福的。”

“是么？”依然是毫无礼貌的反问。我和沙哈鲁一起在公主身边待了整整三年，他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态度对待公主。我不明白他心中的痛，我只知道，他这样对公主说话让我很不舒服。

接下来，他们的对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了。

“想让我离开？”

“不，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

“那不一样。”

“一样的，孩子。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另一个母亲。”

“别叫我孩子！你太年轻了，年轻得连做我姐姐的资格都没有。记住，你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女人而已，你自己尚且需要保护。我真奇怪，为什么你偏偏就意识不到这一点呢？”

“我很安全，你的父王、母后给了我最好的保护。”

“见鬼！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管怎样，我想告诉你，沙哈鲁，我爱你。”

“爱我？你爱的方式没有心，我不需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需要你的爱！你走吧，你们都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沙哈鲁脸色苍白，眼睛通红，他表现出来的粗野和无礼与我多年来熟悉的他判若两人。

公主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却说了一句：“好的，孩子。”

遵从沙哈鲁的意愿，公主拉着我的手，悄然离开了书房。她在我身后轻轻地带上门，房门关闭的瞬间，我听到书房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响动，一定是沙哈鲁将什么东西砸在了桌子上。

第二天，沙哈鲁回到了王宫他父母的身边。

他走时什么也没有带，也没有留下一句话。

我看到他把自己写的诗稿都烧掉了，不过有一张没有完全烧尽，上面留下这样几句话：

是谁，将真爱埋葬却无言无语？

或者，心是冷的，情是热的，

燃烧的情终会将冰冷的心烧成灰烬。

真主作证吧，

从此后，我只用随风飞舞的孤寂爱我的国家。

尽管内心很勉强，沙哈鲁终究没有违背父母和公主的意愿，在两个月后与那个女孩成亲了。一天，他带着几个人来到欧琳堡，要取走他一直在读的书籍和他用惯的一些日常用具。

他先派了几个随身侍从求见公主，向公主禀明他的意思。公主一面让索度和齐尔卡斯带着几个侍从们去取东西，一面吩咐我准备沙哈鲁爱喝的蜂蜜茶。奇怪的是大家忙乱了好一阵儿沙哈鲁却一直没进来，公主心里诧异，来到门外，只见沙哈鲁依然端坐于马背之上。

“沙哈鲁，你怎么不进来？”公主疼爱地问。

沙哈鲁无言地瞟了公主一眼，一副表情倨傲、眼神冰冷的样子，好像他从来不认识公主一样。

公主并不介意，走过来轻抚着他牵着马缰的手：“下来吧。回家了，喝碗蜂蜜茶再走，你最喜欢的。”

有那么一会儿，沙哈鲁如同蜡烛遇到了火苗，几乎就要融化。恰恰这时，我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蜂蜜茶。

沙哈鲁的表情顿时变了。“我现在不喜欢喝了。”他说。

“不喜欢什么？”我问。

“蜂蜜茶。”

“为什么？”

“我忘了它的味道。”

“你还忘了什么？”

“一切。”

我将蜂蜜茶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不会原谅他的无情，永远不会。

侍从们将书和沙哈鲁要的其他东西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抬了出来。我回到卧室，取了一张软弓和一支用杨木削成的短箭藏在怀里。这是我亲手做的弓和箭，它们不会射死人，不过，被它们射中的滋味足以让人终生难忘。

沙哈鲁到底不肯下马，与他的侍从们一起离去了。公主目送着他远去，无声地叹了口气。

我到马厩去牵了一匹马，从侧门偷偷溜走，跟上了沙哈鲁。到了街上，我听到沙哈鲁吩咐侍从们先把东西送回去，他独自一人向城门方向疾驰而去。

他径直来到城下的一片树林中。树林中有一条小溪，小时候，公主常带我和沙哈鲁来这里玩耍，我们喜欢在小溪里蹚过来蹚过去，将清清的溪水弄浑。

沙哈鲁在小溪边跳下马背，脱了靴子走进小溪。我看着他，将箭瞄准了他的后背。我离他很近，他大概没有想到我会跟来，所以没有一点防范。

突然，沙哈鲁将整个身体都扑在冰凉的溪水里，他的肩头剧烈地抽动着，我听到从他的胸腔里迸发出一声深沉的呜咽。

接着，他放声大哭起来。

他哭了很久很久，像是要把他一生的眼泪都在这里流尽。

他的哭声，是真正的男人的恸哭。

我的手臂垂了下去，泪水从我的脸上滚落。我终于懂了，原来，有一种爱像仇恨一样刻骨铭心。原来，冷漠也是爱的一种方式，只因为爱到不敢将自己烧成灰烬，背负爱的人只能远远走开。

原来，这就是沙哈鲁所怀有的明知不会修成正果的爱。

我悄然离去。我清楚，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曲解沙哈鲁的心意。

伍

回历七七八年（约1377年），挟明军累败残元之威，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发往西域诸国的敕文中口气是相当强硬的。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遣使朝贡，即不征伐。但西域各国的首领对此大多反应冷淡或根本不予理睬。其时，明政权虽已稳固地立足于长城之内，并驱逐蒙元势力于塞外草原，然而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仍旧强大，明军虽屡次进军西北，震慑力终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朱元璋自称继承了元朝正统，西域诸国仍不能不对其持观望态度。他们中间也包括正忙于开疆扩土的帖木儿王。

此后十年间，明军屡破残元，兵威盛况远播西域诸地。现实促使帖木儿王不得不认真考虑与明朝的关系。回历七八八年（约1387年），帖木儿

王遣使朝贡骏马十五匹，白驼两只。这无非是一种试探，但深谋远虑的朱元璋却把这种试探当成良好的开端，当即厚待使者，并诏赐白银十八锭。

在给帖木儿王的诏书中，朱元璋将帖木儿称作元朝驸马，表明在朱元璋看来，帖木儿只是与残元宗王处于同一地位的地方统治者。此后，帖木儿王在与明朝的交往中一直以驸马自称。

次年，明将领冯胜引军袭破元嗣君于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俘获八万余众凯旋，其中数百人经查实确系在漠北经商的撒马尔罕商人，洪武皇帝念及已与帖木儿通好，恩准将商人尽数遣还。

对应洪武皇帝的宽德，帖木儿王以骏马二百〇五匹作为谢礼，再次入贡明廷。此后每年或隔年都有朝贡，明廷亦有赏赐。

回历七九六年冬（约1395年），为感谢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友好通商的努力，以及六年前明帝允许撒马尔罕商人归国的恩德，帖木儿王决定派出一个人数既多、贡品也够丰厚的使团出使中国。

这已是帖木儿王第六次遣使觐见洪武皇帝。

对于如何显示自己与明朝结好的诚意，帖木儿王可谓煞费苦心。首先，他按照皇帝朱元璋的喜好，精心挑选和准备了三百匹西域骏马作为贡物。而上一次，也就是两年前，帖木儿王交待礼房经我手装饰的贡物计有马八十四匹、驼六只、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拉两匹以及镔铁、刀、剑、盔甲若干。至于明朝方面给赐的物品则有白金和文绮（一种有花纹的丝织品），回赐之物也经过我的装饰才呈给帖木儿王。就是这次出使归来，使臣对帖木儿王说，明朝皇帝最喜欢的还是西域马以及中亚特产，所有这一次，帖木儿王决定只进贡西域马。

另外，帖木儿王还准备了两样送给洪武皇帝的私人礼物。这两样礼物中包含着令我难忘的记忆，我打算稍后一天讲给巴布尔听。

其实，与任何贡品相比，我相信，最能赢得明朝皇帝欢心的莫过于帖木儿王命人撰写的、辞藻华丽的《上大明大皇帝书》，帖木儿王以此来回应洪武皇帝几年前的敕书。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奉表起草完毕，帖木儿王曾请欧乙拉公主审阅润色，一词一句皆经公主反复修改始成。

公主心细如发，将奉表誊抄备存，由我替她收藏起来。直到她去世之时，我才将奉表放入她的棺木，与她一起葬于地下。

奉表内容如下：

恭唯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弘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

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恩，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人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斥相通，道路无雍。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唯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德，唯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远大，永永无极。

在我接受帖木儿王的命令前，使团的人选经过帖木儿王反复斟酌也已确定。正使名叫迭力必思，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听人说此人很有一些传奇色彩。他本人是在沙哈鲁镇守波斯北部时因头脑灵活、口才出众、体格强健且深谙中国礼仪及商业规则被沙哈鲁发现，推荐给他的父王，由此进入宫廷并受到帖木儿王的宠信。这是一方面。另外，在为帖木儿帝国效力之前，迭力必思还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极其富有，他年轻时经常来往于欧洲、西域和中国之间进行易货贸易，以产自欧洲或者西域的皮货和马匹换取货真价实的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再运回欧洲及西域卖给以使用中国产品为荣的王公贵族或者富商大贾。常年往来于各国之间的经历，使迭必力思变成了一个见多识广，善于揣摩他人心思的人，因此这一次，帖木儿王用其所长，让他担任正使，也是为了让他同时担负起为宫廷选购中国产品的使命。

正使不熟，五名副使中的两名副使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们一个是齐尔卡斯，另一个是阿依莱。

既然帖木儿王手下人才济济，富有四海，怎么会任用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充当使团副使呢？如果你这么想，我只能说，这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阿依莱。其实，阿依莱是一个有着超常语言天赋的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使用波斯语和突厥语与当地人交流，自从他来到欧乙拉公主身边，他的语言天赋得到进一步挖掘。而今，除波斯语与突厥语之外，他还能够熟练使用蒙古语、汉语和西班牙语。我个人认为，不管世人如何评价帖木儿王，单从他对一个孩子嘉用其才上，也颇能反映出他禀性中知人善任的一面。

使团的出发时间定在二十四天之后。

这个吉利的日子是最受帖木儿王信任的星相家花费了三天的时间才推算出来的。为此，帖木儿王在宫帐中匆匆召见了我。他命我用二十天的时间设计和制作一件赠送中国皇帝的礼品，至于制作礼物所需要的主要材料，以及我在设计完成后所需要的其他材料，他都会让王宫总管努里丁保证如数供给。这样吩咐下去之后，他就赶去御花园招待来自东察合台汗国的使臣了。

我独自走出王宫，脑海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念头，有点头昏脑涨。我回到欧琳堡时，欧乙拉公主赴御花园的宴会还没有回来，我一口东西没吃

就躺在了床上。懂事的阿依莱端着一个漆红托盘进了我的房间，盘子上放着一杯热牛奶和一块蜂蜜面包，这是我的晚饭，阿依莱说要看着我将面包吃掉。

我心领了他的好意。不过，我既心不在焉也食不甘味。

阿依莱什么时候走的，以及多会儿走的这些我都没有印象了，我隐隐只记得，似乎过了很久之后，欧乙拉公主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时，陪她一起回来的，还有王宫总管努里丁。努里丁奉命为我带来了两个锦盒，我打开其中一个锦盒时欧乙拉公主不由发出一声惊叹："我的天啊，这不是几年前脱克汗献给帖木儿王的羊脂玉吗？玉如其名，细白如羊脂。果然是上品！"

公主当年逃亡时曾在和阗住过一段时间，对和阗玉有一定的鉴赏能力。我在沙哈鲁的指点下看过关于和阗的介绍，据书中说，和阗位于葱岭北二百里处，是一个东西长五千里，南北长一千里的狭长地区，岭下有白玉河、绿玉河、黑玉河流过，其俗类于东察合台汗国，国中以玉石、胡锦、双峰驼，香珠、珊瑚、翡翠、琥珀、花药布、名马、金星石、水银、狮子为特产，特别是玉石和狮子，多做进贡之用。书中还说，和阗玉分为两种，采于水中为贵，采于山中稍劣。采于河中之玉，块大者对径约有一尺，块小者仅二寸，其色各异，有的白如冬雪，有的绿如翡翠，有的黄若油脂，有的红如赤珠，有的黑如墨斑，然而无论哪种，均有品质高下之分。

而脱克汗献给帖木儿王的这块羊脂玉，通体莹润玲珑，宽厚约五分，长约十五分，堪称玉中极品，世所少见。

与公主一起欣赏了一会儿羊脂玉，我打开另一个锦盒。

铺在盒中的蓝色天鹅绒上放着一柄没有刀鞘的短刀。我想，这应该就是那一柄了。我原本听说，最近帖木儿王从东察合台汗国得到了一柄据说是昔班汗的六世孙阿不海尔用过的寒冰短刀。

众所周知，昔班是术赤汗的第五子、拔都汗的亲弟弟。许多年前，蒙古帝国进行了举世震惊的第二次西征，统帅拔都汗所向披靡，陆续征服了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多瑙河下游，南自高加索，北列保加尔的广大地区，并在征服结束后定都萨莱城，建立了金帐汗国。

面对他所占有的土地，拔都汗思索着该如何治理包括第聂伯河以东的东南欧地区、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北高加索（直到打耳班）、北花剌子模、锡尔河下游流域以及从锡尔河、咸海以北直到伊什姆河、萨雷苏河的草原地区在内的这一广阔领土，他决定像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将领土分封给他的兄弟子侄。就是在这次分封中，昔班汗得到咸海以北的广大土地。而且，由于昔班本人像拔都汗一样功勋卓著，人们在将拔都汗称作"金帐汗"的同时，也对昔班以"蓝帐汗"名之。

金帐汗国一度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最强盛的汗国。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拔都、别儿哥、昔班等人先后辞世，汗国很快陷入重重危机。开国者的后代觊觎汗位，内乱迅速消耗了汗国的实力。

直到阿不海尔成为汗国的主人。他在位三十余年（1312年—1242年），是金帐汗国第九位大汗，也是一位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他在原来金帐汗国的基础上，建立一度十分强盛的月即别汗国。在他统治期间，一个头上顶着金碗的女人，可以穿越月即别汗国的每一寸领土，而不必担心遭到抢劫。一个驮满金银财宝的商队，从花剌子模出发，乘坐大车，不需携带向导，不需携带食物，也不需为马匹携带草料，一路毫无惊险，三个月可达可里木。

月即别汗阿不海尔去世后，汗国继续强盛了十余年。此后，月即别汗国因为内乱而衰落了。一百余年后，阿不海尔又一位让人瞠目结舌的后代出生了。他自名昔班尼，意即能够继承祖先昔班遗风的人。在他长大之后，他率领他的英勇无敌的月即别战士，一心想将帖木儿帝国的土地据为己有，因为这个缘故，他成为帖木儿的重孙卜撒因本人以及他的儿子们、孙子们最可怕的敌人。

从短刀想到昔班，想到后来的阿不海尔和昔班尼，我不由得慨叹世事无常。无须讳言，自成吉思汗以降通行这种分封制度实属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虽然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他无法兼顾如此辽阔的领土，但是分封制注定了汗国的稳定只能保持一段时期，接下来就是内讧四起。

记得有一次我问欧乙拉公主，为什么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蒙古人能够征服如此广阔的领土呢？公主思索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蒙古帝国曾经一度强盛，那是因为所有的蒙古人都站在了一个人举着的旗子下。

好了，说了这么多，算是题外话吧。

现在，还是回头来说阿不海尔汗用过的这柄寒冰短刀。这将是帖木儿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最珍贵的礼物。刀如其名，若寒冰练成的刀锋果然锋利无比，堪称刀中极品，只可惜刀鞘的制作比较粗糙，那种感觉，就如同一个美丽的女子穿着一袭崭新的锦绣内衫，却披了一件破旧的毡衣。我悟出了帖木儿王的用意，帖木儿王原本想以这柄短刀作为赠送给洪武皇帝的礼物，可又对刀鞘不满意，因此弃之不用，而要我为短刀另外设计一把堪与刀身相配的刀鞘。

我不敢有违王命，第二天便把自己关在欧琳堡后园的一个僻静的工作间里。这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不论是沙哈鲁，还是阿依莱，还是索度、齐尔卡斯，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我只对公主例外，因为她的软语温存，时常让我茅塞顿开。

我得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艰难的一次设计，当然，也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设计。当我设计好刀鞘的样式之后，我向努里丁要了一整

块金子，暂时离开欧琳堡，住进了宫廷的礼房别院。

礼房别院设有专门为宫廷制作各种工艺品的手工作坊，帖木儿王将它命名为“富贵坊”，富贵坊里，有十一名全国最杰出的工匠协助我工作。按照我设计的图样，整块羊脂玉被一分为二，十一个工匠中的八名工匠需要轮番雕刻羊脂玉，每一刀必须精雕细琢，绝不可以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而这段时间，另外三名工匠则必须帮助我用纯金打制出一把内鞘。既然是做内鞘，自然要求很高，不仅壁体要求匀薄，而且无论形状、长短还有大小在装入寒冰短刀时都要严丝合缝。我们用金子前后一共打制了七把内鞘，直到第七把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当内鞘完成后，我们也参与了玉石的雕刻，终于在我来到礼房的第十五天的下午将两块羊脂玉雕刻完毕。手艺精湛的工匠们在两块长形玉板上分别雕出了鹰与狮两种图案，鹰与狮的形象夸张而恰到好处，纤毫毕现而栩栩如生。透过镂空的花纹，内鞘的金壁若隐若现。最精妙的部分是，两块玉板所呈现的弧度，正好与纯金的内壁精确吻合。

接下来的工作不再需要他人，我用金银两丝织成细绳，穿过内鞘和玉板边缘预留的小孔，牢牢地将玉板固定在纯金的内鞘之上。

我为中国皇帝制作的礼物终于完成了。帖木儿王对我手艺大加赞赏，甚至神态夸张地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皇帝是一位伟大的人，他一定舍不得将这么杰出、这么精美、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他老人家。帖木儿王对我才华的肯定让我这些天所有的付出变得有了价值，不过，比得到他的奖赏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帖木儿王说，明天，最晚后天，沙哈鲁就会返回撒马尔罕。

在我离开欧琳堡十八天之后，我捧着帖木儿王的赏赐回到家中。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离开这里很久很久了，遗憾的是，我回到了家却没有看到欧乙拉公主像往常一样笑吟吟地前来迎接我。然而，当我回到卧室时，却发现桌子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茶水的上面漂着一片诱人的柠檬。

陆

沙哈鲁的小妃主先来看望公主了，她对待公主的态度比相亲的时候多了几分拘谨和羞怯，公主对她的喜爱却一如既往。她拉着小妃主的手问长问短，说到沙哈鲁时，小妃主的眼圈红了，跟着，眼泪掉了下来。

也难怪，小妃主与沙哈鲁成亲一年多了，却一直没有怀孕，这在王室绝对是一件关乎名誉与地位的大事，她的心里怎么能不着急不担忧呢？她这次鼓足勇气来探望公主，大概也是想让公主帮她出个主意吧。

我给小妃主和欧乙拉公主送上茶点后便回到了里面的房间。我知道，有我在场，小妃主一定有许多话不方便对公主说，不过在里间，她们的对

话仍隐隐约约地传入到我的耳朵里。让我吃惊的是，小妃主哭着对公主说，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沙哈鲁对她很体贴，却一直不肯同她圆房。

我那时虽然十四岁了，但对于男女之事还是一知半解，也不确切地明白“圆房”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这件事显然让公主忧虑起来，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对小妃主说，这样不行，不能这样。

小妃主问，该怎么办？

公主略一沉思，反问，沙哈鲁有没有同你一起回来？

小妃主回答，没有，我先进城了，想来看看您。沙哈鲁前些时候捕到一头狮子，明天他要把狮子亲自献给帖木儿王。

原来，沙哈鲁捕到的狮子，以及装在金玉鞘中的寒冰短刀，就是帖木儿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私人礼物。

公主劝慰小妃主说，明天，沙哈鲁回来后，我会找个时间请他过来。到时候，让我帮你劝劝他好吗？

小妃主求之不得。

公主与小妃主又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小妃主告辞的时候，心情显然轻松了不少，公主总会给别人带来希望。

第二天，我和公主在帖木儿王的宫帐见到了沙哈鲁。帖木儿王要在这里款待王公将臣和他们的家眷。

一转眼，我们已经有很久不曾见到沙哈鲁了，他成亲后即被派到波斯北部驻守。现在，重新站在我们面前的沙哈鲁既英俊又魁梧。他的个头比离开我们时长高了足有一个拳头，肩膀也变得宽大厚实了许多。近两年的时光，他已经完成了从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转变。

只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他看到我，亲热地拥抱了我。

欧乙拉公主向他走来。

他隔着我的肩膀看到公主，笑容顿时僵在他的脸上。他搂着我的手臂变得僵硬了，结实的肌肉也随之发出一阵轻微的震颤。

他拥抱我，是因为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公主，他需要我做他的掩护。

我好像又回到了两年前，无意中看到他扑在溪水里号啕大哭，无意中看透他痛苦无助的内心时。事实上，唯独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公主说起

过，他深沉的痛苦不可能不打动我，我愿意为他保守这个秘密。

哪怕这个秘密比我能够承受的还要沉重。

“沙哈鲁。”公主轻轻唤着他的名字。沙哈鲁一向是公主钟爱的孩子，对于她思念的孩子，她温柔如水。

沙哈鲁，求求你，你不可以失态，不可以面对宫廷中无数双眼睛失态。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沙哈鲁好像听到了我的祈祷，他松开我，向公主微微一笑。

“您好。”他说。然后他挽住小妃主的手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在避开了所有人——除了我——注视的瞬间，眼眶红了一下。

还是无法忘，还是不能忘！

可怜的沙哈鲁！

即将担任使团副使的阿依莱按照帖木儿王的吩咐，宣布宴会开始。

众人起立，祝福帖木儿王和大王后身体安康。

脸上系着白绸的仆从鱼贯而入，将用巨盘盛着的马肉、羊肉、牛肉和装在坛子里的葡萄酒、马奶酒、果酒摆放在帖木儿王、大王后图玛以及所有参加宴会的宾客和他们的家眷面前。除了欧乙拉公主之外，女眷们全都穿着礼服，脸上画着浓重的彩妆，她们中有的因为妆画得太厚，看起来就像脸上戴了一副石膏面具。这是一种宫廷时尚，她们必须如此。

与她们相比，穿着一身素净衣衫，脸上略施粉黛的公主越发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丽。但这种特权只属于公主，帖木儿王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许穿与公主一样的衣服出现在盛大的宴会上。

猎狮英雄今天坐在了三哥米兰沙的上首位置。帖木儿王一生只有四个儿子，遗憾的是，他的长子只罕杰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即殁于战场，半年前，帖木儿王在第三次出兵征伐波斯时又失去了他的次子奥美，现在他膝下只剩米兰沙和沙哈鲁。沙哈鲁是帖木儿王最小的儿子，年龄整整比米兰沙小十岁。

只罕杰尔原本是帝国的储君，只罕杰尔死后，帖木儿王并不打算让奥美或者米兰沙或者沙哈鲁继承他的王位，他确定了只罕杰尔的长子，他的爱孙莎勒坛为新的王位继承人。他的这种安排为他身后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在他活着时，他的儿孙以及王公将臣慑于他的威严，都不敢对他的安排提出异议。

公主坐在右侧上首，恰好与沙哈鲁的位置相对。

沙哈鲁笑容满面，唯独一次也不去看欧乙拉公主。对于公主慈爱的注视，他故作不见。可是，如果公主同别人说话或者接受敬酒，他的手臂就会变得僵直，嘴唇的肌肉就会抽紧。是的，他的确没有用眼睛去看他思念已久的公主，他只是把注视着公主的目光放在了心里。

在分别的两年中，他与公主四年相处的种种，必定已在他内心深处滤过百遍千回，他未尝不想忘记不想重新开始，然而，除非他从此再也见不到公主，否则，他的所有决心都抵不过公主的轻轻一瞥。

这该如何是好啊，沙哈鲁？

难道，连时间也不能帮助他除却爱的记忆？沙哈鲁真是个傻瓜！这个傻瓜让我心生怜爱。是的，我真心地怜爱着他，不仅因为他与我一起长大，还因为他始终在为他的爱情受苦。

酒过三巡，帖木儿王照例要为他的将臣和女眷赐酒，他从沙哈鲁开始，当他来到公主面前时，他已经有了七分醉意。

欧乙拉公主平素不太饮酒，不过，她的酒量很好，帖木儿王换了金杯为她斟满了一杯马奶酒，她接过来，施礼，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帖木儿王又为她斟满一杯，她稍稍犹豫了一下，依旧喝了。

帖木儿王的脸上露出愉悦的笑容，他眷恋迷离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公主如同玉石一样光洁的脸上。

公主安然地承受了。

帖木儿王将金杯放在托盘中，转身正要离去，脚下不知怎么踉跄了一下，公主伸手扶住了他。

“小心。”她温柔地叮咛。

帖木儿王向她笑了一下。

阿依莱上前，将帖木儿王扶回到御座上。沙哈鲁放在几案上的右手不知不觉地捏成了一个拳头。他的目光不再从公主的脸上离开，他黑黑的眸子亮得吓人，那里面闪动着嫉妒的光芒。

其实，岂止他的父亲，任何男人走近公主，都会引起他强烈的嫉妒。在爱情面前，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人。

我不愿意看着他如此煎熬，打定主意要帮他，尽管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参加完宴会回来，公主的脸色有些发暗发黄，她说不舒服，服了一粒药丸，早早睡了。公主一直有头痛的毛病，她服的药丸是用罂粟叶、蜂蜜、核桃粉以及其他一些藏药、中药配制成的，对治疗她的头疼病很有

效果，但公主平素用得很有节制，只要不是头疼得非常厉害，她一般都不会吃。

可能因为公主不舒服的缘故，这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断断续续地做了许多奇怪的梦，天快亮的时候，我梦到公主死了，哭着醒过来。这时我听到公主轻微的呻吟声，我急忙跑到她的身边，只见公主面色紫胀，额头、鼻尖上都渗出大滴的汗珠，她回答不出我的问话，我吓得抱住她大哭起来。

侍女们都进来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起去找索度。我跑出去，使劲敲开了索度的门。不大一会儿，索度和齐尔卡斯披着衣服跟我进了卧室。公主的病来得如此突然，他们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慌乱。索度一面派人去请以前给公主看过病的一位大夫，一面派人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帖木儿王。

大夫闻讯很快来了，接着，帖木儿王派来的御医也赶到了，他们一起给公主做了诊断，又一起开出了药方。通过他们见面时对彼此的称呼和谈话，我了解到御医年少时做过大夫的弟子，难怪他会对大夫如此敬重。

帖木儿王和图玛大王后都赶来看望公主了，小妃主也来了，最该来的人沙哈鲁却没有出现。公主的病多亏大夫和御医诊断准确，下药及时，服过药后已无大碍。只是公主的身体尚且虚弱，一直都在昏睡当中。

揪心的一天在忙乱中过去，不知不觉夜幕深沉。大夫和御医又来给公主做了诊断，他们的表情证实，公主的病情有了好转的迹象，所有的人在放心的同时蓦觉疲惫不堪。索度吩咐大家各自回房休息，他只让我一个人留下来照看公主。我没有一点睡意，我坐在公主身边，这时，沙哈鲁一头热汗地闯了进来。

小妃主临告辞的时候对我说，沙哈鲁白天并不在城中。他一定刚刚回城，刚刚得知公主生病的消息，看他的样子，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令他完全乱了方寸。

我对他说："公主好多了。"说完，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一脸。

沙哈鲁全身颤抖着，一步一挪地走到公主身边。

他俯视着公主苍白的脸。然后，他跪下来，伸出两只手臂环抱住公主，将脸紧紧贴在公主柔软的胸前，像孩子一样呢喃："公主，你不可以有事。如果你死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他反复说着"不原谅"，到最后，他的呢喃变成了压抑的悲泣。

公主微微睁了一下眼睛，又疲倦地合上了。她拉拉沙哈鲁的头发，她的手指没有一点力气。沙哈鲁感受到她的动作，一下直起了身体。

“欧乙拉。”他脱口唤道。他终于唤出了这个让他生死难忘的名字。

“沙哈鲁。”公主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可她睁不开眼睛，“是你吗？”

“是我，是我。”沙哈鲁将她的手捧在面前热烈地亲吻着，他近乎乞求，“欧乙拉，让我留下来吧。”

公主的嘴唇艰难地动了动：“沙哈鲁，你能来真好。”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没事，你别担心。”

“可是，你差一点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心神不定，总觉得你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从外面拼命赶了回来，我必须见到你才可以安心。我怕见到你，你知道我怕见到你，可我太担心你，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与我对你的思念相比，我的自怨自艾算得了什么！欧乙拉，欧乙拉，你说，你告诉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才好？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才好？”

他终于说不下去了，胸腔里迸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柒

公主的长发铺在白色的枕头上有几分凌乱，她的脸陷在松软的枕头里，越发显得瘦小了。病痛使她不再像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庄重的女人，她突然变成了和我一样的年龄，变成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她努力用手指拉了拉沙哈鲁的手指，示意她有话说。沙哈鲁的眼睛里闪动着奇特的火焰，他坐下来，将头重新俯在公主的胸前。

“沙哈鲁。”公主的声音微弱、清晰。

“我在，我在这儿。”沙哈鲁一直控制的情感突然像洪水一样倾泻而出，“对不起，欧乙拉，真的对不起！那天，我不肯进家，不肯喝塞西娅为我准备的蜂蜜茶，我也没有跟你告辞就突然离开了撒马尔罕，我明知道不应该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做了，我想以此证明我不在乎你，我可以将你从我的生命中割舍出去，所以，我才用伤害你来惩罚我自己！我想忘记，想重新开始，我努力过，真的努力过，可我……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我每天都在想你，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快要发疯了。我怕见到你，我怕你的目光，怕你对我的好，可我太想你了，如果再也见不到你我宁可死掉。我真的是疯了，我该怎么办？欧乙拉，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好？”

公主轻抚着他的头发，像他小时候她常做的那样。

“沙哈鲁，你听我说。”

“我在听。”

“我从来没觉得你做得有什么不对。你在我心中，一直都是非常善良非常宽厚的好孩子。我爱你，沙哈鲁，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可我……”

“沙哈鲁，有一件事我不能再瞒你。”

“你说。”

“我可能，”公主的声音稍稍停顿了一下，“我可能……”

“可能什么？”

“随时会死去。”

“不！”沙哈鲁抬起头，几乎嘶喊起来。他的脸一下变得惨白，眼睛却变得赤红，他的惊恐使他看起来像一头在逼迫下走投无路的野兽。

公主强使自己睁开眼睛：“别这样，沙哈鲁，你不必担心，我不会这么快就离开你的，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结呢。”

沙哈鲁喃喃道：“心愿……”

“是的，一个心愿。沙哈鲁，你愿意帮我达成它吗？”

“我愿意。你的任何心愿我都会帮你达成，哪怕付出我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你真好，谢谢你。”

“告诉我吧，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喜欢孩子，像所有的蒙古女人那样，孩子就是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不可能有孩子了，你和小妃主为我生个孩子吧，你们可以生很多很多孩子，把你的第一个孩子交给我抚养，有他在我的身边，我的生命会更长久。”

沙哈鲁愣愣地望着公主。

公主握住了他的手，她知道他不会拒绝她，所以并不急于听到他的回答。

沙哈鲁重新将脸埋在公主的胸前，许久许久，他梦呓般地说道：“好的，

我把孩子交给你。你答应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

“我答应。”

他们彼此对对方做出了承诺。公主放下心来，她向沙哈鲁微微一笑，不一会儿，她便像个婴儿般沉沉入睡了。

她真的很累，疾病消耗了她太多的体力。

我拉了拉沙哈鲁的胳膊：“沙哈鲁，你去我的卧室躺一会儿吧，我来守着公主。你在这里，她睡不好。”

沙哈鲁的灵魂消逝了，他变成了一具木偶，任由我将他拉到我的卧室。我为他铺开粉色的被褥，突然，他从我的身后抱住了我。

他的身体变得坚硬起来，他用他的坚硬抵住了我的柔软。很快，他把我转过来，将他滚烫的脸贴在我的脸上，将他冰冷的唇移在我的唇上。

他贪婪地如同即将永别一样亲吻着我的嘴唇，吮吸着我的舌尖。他的眼神是迷茫的，他搂着的人不是我。

我一动不动。他的心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他有力的双臂在我的背后瑟瑟发抖。一朵玫瑰的蓓蕾在瞬间绽放，我身上的每一处都变得湿润无比，我的眼睛，我的嘴唇，还有我的手我的脚。

他将我抱到了床上，粗鲁地除去了我的和他的衣服。我们呈现在彼此面前，他的强壮我的美丽一览无遗。他在我身上翻滚，在我身上滑动着他的身体，像一条在水中游弋的鱼，然而，他用了他最后的一点理智阻止自己进入我的身体。

我没有闭上眼睛，我的内心并没有任何羞涩。他只是借用了我的身体，他如此强烈的欲望不是因为我。我能听到他心里一遍又一遍呼喊着一个名字，那个名字远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正因为明知道永远得不到她，他才不得不用另一种方式释放他蓄积已久的爱恋、热情与疯狂。

如果他做不到，他转瞬就会像泉眼一样枯竭。

我心甘情愿。我爱他，但不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也不是公主那样的爱，当我们一起长大时，他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要让他达成公主的心愿，我要让他走出禁锢的自己，与小妃主“圆房”。

我理解了，爱可以释放本能，也可以禁锢本能，只有被唤醒的本能才能让他变成小妃主的丈夫。

或者说，才能让他把孩子交给公主。

现在，我把我的身体借用给他，我心甘情愿。

我的身体是那样温暖那样润滑，有许多次他都几乎忍不住想要进入，他的矛盾使他的呼吸更加粗重，后来，他压抑地呻吟起来，将身体完全摊开在我的身上。一股温热的液体淋洒下来，与我的温润合二为一。

一种反常的骄傲使我脸上露出笑容。他做到了，我也做到了，除了我，他绝不会选择任何别的人作为爱的替代品。

他从我的身体上退下来，躺在我的身边。他不敢看我，脸上露出赧颜。我下了床，走到外间打了一盆水来。经过公主的卧室时，我停了停，侧耳倾听。卧室时传来公主均匀的呼吸声，她了却了一桩心愿，安静地入睡了。我并没有怕被公主发现的意思，我知道她不会责怪我。

何况，我与沙哈鲁之间什么事也没有。

沙哈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心爱的女人，而我所做的一切，同样也是为了一个将我带在身边教我爱我关心我的女人。

我将水放在床边，拧了一块我没有用过的毛巾，为沙哈鲁擦拭身体。当我的手指不经意在他的身上划过，他的身体重又变得滚烫。终于，他又一次要了我。

他又一次要了我。这一次，他的动作要从容许多，他不慌不忙地体味着我的身体带给他的快乐，体味着他身为男人的快乐，然而，无论他是多么疯狂地爱着我所替代的那个女人，他仍然没有进入。

当我们离开床穿好衣服时，我的身体贞洁如初。

我要去照顾公主了，沙哈鲁拉住了我的手。

“塞西娅。”

我回头看着他。

“你……不恨我吗？”

“你恨公主吗？”

“我为什么要恨她？”

“我为什么要恨你？”

我们都笑了。

沙哈鲁松开我的手，将我拥入怀间：“谢谢你，塞西娅。我不知道自己能为你做些什么，也许除了伤害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需

要，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满足你。”他真诚地说。

我注视着他：“你没有伤害我，我很快乐。”

“是真的吗？”

他怀疑地看着我的脸，我的眼睛像启明星一样明亮。

“是真的吗？”他又问。

“是真的。别忘了你对公主的承诺。”

“就这样？”

“就这样。”

“塞西娅，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要达成欧乙拉的心愿，可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行。我无法像个男人一样走近任何女人，包括我的妻子。直到刚才，当我将她搂在怀中，她是那么得柔弱，柔弱让任何人都会充满怜爱。我突然有了一种希望死去的感觉，静静地，将我的头放在她的怀中，然后死去，这样，我就再也不用备受折磨了。”

“现在你可以了，沙哈鲁。你不需要对我怀有任何歉疚，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之间所怀有的情谊不是男女间的爱情。我只要你把孩子交给公主。我经历的恐惧你不会懂得，那会儿你不在我的身边，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么惊慌。我以为她就要离开我了，把我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没有她，这个世界会变得冰冷，变得陌生。沙哈鲁，她是我的母亲，我不能失去她。”

沙哈鲁望着我，目光中充满惆怅：“她是你的母亲，更是我在这个世间的一切。我也不能失去她。”

捌

送别使团，帖木儿王第二天召开了一个由王公贵族、朝廷重臣以及各军高级将领们参加的军事会议。在帖木儿帝国，这样的军事会议与成吉思汗时期的忽里勒台如出一辙。会上，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帖木儿王并不总是高高在上，他会和他的臣僚们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从而对下一步的征战目标做出详尽部署。至于会议上的决定，则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传达到军队和百姓当中。之所以如此不言而喻，是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有军队和百姓参与。

当天晚上，我们所获知的会议结果是：帖木儿王发布了出征命令，要最后完成对脱克汗的征服。出征的日期定在回历七九七年四月（1395年2

月）间。这是帖木儿王的习惯，冬季准备，春季出征。

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依旧繁琐细致，从战马的选择到行军的给养，从兵器的打制到情报的搜集，每一样，帖木儿王都要多次听取汇报，亲自检查。如果届时少了一根缰绳，都要对当事者和他的长官做出严惩。

出征前，所有参与出征的将士和百姓照例要饮出征酒，有些地方还要举行盛大的宴会。那真是既疯狂又悲壮的一天，帖木儿帝国简直变成了歌与酒的海洋，人们似乎必须通过这种狂欢的方式，才能提前对不可知的命运以及死亡进行祭奠。而一夜狂欢之后，我们便分成纵队依次出发了。可以说，我第一次对帖木儿军队的各种规则有所了解也是在这次行军当中。

行军之初，我们白天的行程基本以二十五俄里为限。为了搜索敌情，首先要派出行动灵巧而经验丰富的骑兵侦察兵在前方探路。行军时，军队的正面要保持三百至一千步的宽度，每队则以一百名骑兵、三百匹战马组成。队列的纵深要依据兵员的人数而定，有时队列长到能容纳近一千匹马。

一旦接近敌军，军队将一分为三，三分之二为本军，三分之一编为左右翼。帖木儿王的军队素以吃苦耐劳著称，无论是高山、丘陵、平原，还是有河流的地方，都必须做到进退自如。必要时，军队迅速驰骋，昼夜兼程，途中只有在给马儿喂草或进餐时才能稍事休息。

此间，出于隐蔽行动中的各纵队踪迹的需要，帖木儿军队主要采取了一种叫作“沿羚潜行”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一旦接近敌人，需先规定好下一步集合的地点和时间，然后分散去攻击敌人。这样的突然袭击往往使敌人不知对方兵力多少，袭来的方向，因此很难快速反应进行有效的抵抗。

除此之外，帖木儿王还有一个习惯——这样说大概不够准确——或许不如说，是帖木儿王亲自制定的军队法则：每一个指挥员，无论级别高低，哪怕是王子和贵族，都必须牢牢记住诸如战斗的编制、破坏敌人的防线、进攻和撤退等十二条规定。这是铁的军规，如有遗忘，定斩不饶。

另外一个法则是：每逢大战，如果敌人的兵力不足四万时，帖木儿王会派出四万人军队与之相对，这支军队由王子们指挥，安排经验丰富的将领予以协助；如果敌人的兵力超过四万人，则由帖木儿王亲自指挥。这时，帖木儿王会根据战场实情以及敌军兵力的不同，将他直辖的兵力分为四十队，其中精锐的十二队充第一线，其余的二十八队分为第二、第三梯队。帖木儿子孙的部队排列在上述四十队的右侧，帖木儿王亲属指挥的部队和同盟军，排列在右侧的前面。

一旦战斗开始，先由轻骑兵和前哨开始战斗，假如需要援军，则逐次派出两翼第一、第二梯队部队。如认为兵力不足，则由左、右两翼迫近敌

人总指挥，伺机夺取敌军旌旗。如果这样还不能结束战斗，则派全部兵力齐出，全力一战。

虽然每场战役、每次战斗，帖木儿王投入的兵力不尽相同，但就帖木儿王的布阵来看，左翼和右翼军队的相对距离较远，中心好像是很薄弱。恰恰是这种看似中心薄弱的部署，给敌人造成视觉上的错觉，因此，一旦敌人发起攻击，便落入帖木儿王设下的圈套。当敌人向侧面展开兵力时，则进一步造成兵力的分散，此时，帖木儿王再以本军冲击其中心，则可顺利地断绝敌人各战斗部队之间的联络，然后各个击破。

帖木儿王在一生中经常使用这种诱敌深入的战法，只可惜这种战法并不为其他国家的军队所察知。

当沙奈如此这般带着炫耀的语气给我讲述帖木儿王的用兵策略时，我们正在远赴金帐汗国的途中。帖木儿王选择进攻时，一般都尽可能地避开严冬，大部分是在冬季集结，春天开战。冬春季节，越往北走，天气越觉寒冷，我只好尽可能地将自己缩在马车里厚厚的毛毡中。我得承认，沙奈是这个世界上最慈爱的外祖父，同时，他还是个名符其实的故事大王，听他讲故事，至少可以缓解我因为远离了欧琳堡，远离了欧乙拉公主才油然而生的寂寞和无聊。

在我比许多人漫长的一生中，我亲历过帖木儿王进行的五场战争。除了此次（第二次）外，欧乙拉公主始终与我在一起。第三次，是帖木儿王远征印度；第四次，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卡拉战役在帖木儿王与巴耶济德之间拉开战幕之时。这两次，都是由于沙哈鲁的儿子，尚且年幼的兀鲁伯必须随军出征，作为他的保护人，欧乙拉公主不顾危险陪伴在他的身边。第五次，则纯属应帖木儿王之请。帖木儿王希望在有生之年征服中国，他需要公主见证他的辉煌。

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公主内心深处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厌恶。因为，该怎么说呢，用小女孩佐维然的话说，那就是，战争其实“一点都不好玩儿”。

这次征战，我选择离开欧琳堡，只是想陪陪沙奈和阿亚。出征前，他们来看望公主和我，我发现他们突然间苍老了许多。虽然我不是一个多么孝顺的外孙女，不过，阿亚和沙奈终究是给了我母亲生命的人，有了母亲，世间才有了我，我理应对他们怀有一份感激之情。

沙奈答应给我讲他年少时跟帖木儿王一起抢劫富人马匹的故事。不料他刚刚开启了话头，就被一个人的到来打断了。努里丁来到我们的临时帐子，吩咐沙奈去陪他的老朋友帖木儿王下棋。

帖木儿王常常把指挥作战比作下棋，战争中或者行军途中如有休闲，他都热衷于白天下棋，晚上研究排兵布阵。在帖木儿帝国，似乎任何一个人在下棋方面都不大可能成为他的对手，他的棋子就如同他的军队，他的军队又如同他的棋子，一进一退，皆讲究占据要地。

我想着不知是否能在帖木儿王的大帐见到沙哈鲁，因此缠着努里丁跟他和沙奈一起来到帖木儿王的大帐，可惜，到了大帐我才知道，沙哈鲁执行别的任务去了，根本不在营地。我只好在帖木儿王的大帐待了一下午，看帖木儿王和沙奈下棋。沙奈的棋艺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可就是费尽心机也赢不了帖木儿王。沙奈真是越下越沮丧，但我看得出来，帖木儿王比沙奈还要沮丧。在努里丁进来禀报可以用晚餐，帖木儿王命侍卫将棋盘撤下去时，他在嘴里嘟囔了一句："如果欧乙拉在这里就好了。"

公主心思细密，棋艺惊人，与公主下棋，无论输赢，即使输多赢少，对帖木儿王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

帖木儿王发出感叹的时候，我正好也在想念公主，我对自己说，以后，我决不会把公主一个人留在欧琳堡里，无论如何，我都要和她在一起。

进入金帐汗国的腹地后，为了使自己一方师出有名，帖木儿王派遣熟悉外交辞令的使臣前往脱克汗处。使臣来到脱克汗的军营，向脱克汗呈上帖木儿王的书信，并以其特别擅长的辞令叙述了帖木儿王提出的要求。但脱克汗粗暴地拒绝了。当使臣回到帖木儿王身边时，军队已经在撒木儿河谷上扎下军营。帖木儿王将自己的军队布置成战阵，与脱克汗的军队沿帖列克河两岸对峙。

帖木儿王命令军队在军营周围挖了两道壕沟，钉上木桩，安上战壕护板，并规定士兵不得在营地上喧哗、走动，也不得在夜间点火，防备敌人偷袭。对峙持续了两个月，脱克汗将帖木儿王的防卫策略当成软弱可欺，他在某一天的凌晨率先出击，攻打帖木儿军的左翼，帖木儿王毫不犹豫地派遣担任后备队的二十七个精锐百户援助陷入困境的左翼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金帐汗国的部队被迫退却，沙乌可、艾库、沙奈这些老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指挥军队追击逃敌，直到追出很远。脱克汗的目的正在于此。他见帖木儿王的兵营出现空虚，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用于继续牵制追兵，一路借着夜色掩护突然回师撒木儿河谷，向帖木儿王指挥的中军发起全面攻击。

脱克汗的回马枪的确让帖木儿王有些猝不及防，当时的战斗激烈异常，帖木儿王的百人长们都在战场上下了马，用大车与护板设立阻击点。士兵们跪着向敌人射击，箭如雨下。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大王子只罕杰尔的儿子，英勇的王孙莎勒坛率领武器优良的另一支本军赶到，战局转而变得对帖木儿王有利。

这一场战斗奠定了帖木儿王胜利的基础。偷袭不成，脱克汗接连失利，不得不酝酿逃跑。他命士兵拆毁了帖列克河上的桥梁，帖木儿军无法渡河，只能沿河追击脱克汗。帖木儿王遣使质问脱克汗为何屡屡犯境?并提出与脱克汗再续盟好，以免生灵涂炭。脱克汗礼节性地招待了来使，心里却很清楚，帖木儿王足智多谋，诡计多端，所言续盟之事绝不能相

信。使臣转回王帐，将脱克汗的态度禀明帖木儿王，帖木儿王十分恼火，立下豪言，不消灭脱克汗誓不南返。

誓言虽然豪迈，无奈其后三日，两支军队一直夹河上溯，帖木儿军根本找不到攻击敌人的机会。帖木儿王深知己方给养粮秣消耗巨大，无法及时补充，这样拖延下去势必不战而败。正当他心中甚感忧虑之时，沙哈鲁夤夜求见父王，献上一计，帖木儿王嘉赏儿子一番，欣然采纳。

当天夜里，随军的女人、老人、奴隶，甚至包括像我这样身材成熟的女孩，一律都被要求换上盔甲，装扮成士兵。我正在努力适应因为沉重的头盔压在我头上而产生的摇摇晃晃的感觉，抬眼却看到月光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向我这里走来。虽然只是一个身影，我却不会弄错他是谁。熟悉的人走到我的身边，向我露出笑脸。

我也向他露出笑脸。我并不知道，我一身滑稽的打扮，露齿而笑的天真，那一刻在沙哈鲁的眼中竟是非常可爱。

“塞西娅。”

“沙哈鲁，你怎么来了？”

出征之前，沙哈鲁带着小妃主到欧琳堡向公主辞行，公主托他照顾我，他答应了。可是战事反复，他根本不可能兑现诺言。

沙哈鲁替我扶正头盔：“歪了。”

“我说呢，怎么戴上了头盔，我的头就像长歪了一样。”

沙哈鲁笑了：“塞西娅，你——怕吗？”

“不怕。我只要想着，你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就不会害怕了。”我戏谑地回答。我是真的不怕，塞西娅可不是胆小鬼。

“是的，我会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可你还是要答应我，一定保护自己。”

“放心好了。”

沙哈鲁没有再说什么，短短的几句话已经足够了。在他离去之前，他凝视着我，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出了神。我感谢他对我的牵挂和关心，不过我明白，他总能透过我，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存在。

即便那个人不在他的身边，也是他此生最牵挂和最关心的人。

两位百人长过来，催促着让我们这些老弱妇孺集合了。沙哈鲁回过神来，向我辞行，他还负有更重要的使命。

“塞西娅，我走了。”他微笑着说。

我“嗯”了一声，愉快地向他挥挥手。是啊，大战之前能够见到沙哈鲁一面，连带有一股汗腥味的头盔也变得不那么讨厌了。

没有经过训练的“队伍”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百人长向我们交待了任务。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帖木儿王原来是要我们这些假扮的“士兵”留在大营，虚张声势，而本军则在他与王子们的率领下，每人携带一匹换乘的从马，星夜驰回水流和缓之处，然后从那里泅渡过河，出其不意地捣毁脱克汗的大营。

第二天，捷报传来。帖木儿王率大军大败脱克汗，脱克汗落荒而逃。这一战奠定了帖木儿王征服金帐汗国的基础，脱克汗此后一直过着逃亡的生活，其间虽曾几次复辟，终因势单力薄而中废。十年之后，脱克汗向帖木儿王请求赦罪，他派出的一个使节团求见帖木儿王，帖木儿王被脱克汗的哀求所打动，准备让他复辟。可惜这个对脱克汗大好的承诺不久因帖木儿王的病逝化为泡影，脱克汗的政治生涯就此中断，后来他逃到西伯利亚，第二年在西伯利亚的图门被继任金帐汗的弟弟杀死。

帖列克河之战后，帖木儿王回到丹河。不久，他率军突然向北方的斡罗斯进军，首先侵入梁赞国，随后攻取巴勒赤木勒城和阿咱黑城。这像是一次军事冒险，因为帖木儿王并不真正地了解斡罗斯。

冬季来临，帖木儿王率领军队来到金帐汗国的首都萨莱城和哈只·塔儿寨（阿思塔剌罕），萨莱城和哈只·塔儿寨的富饶才是他的目标所在。他决定先攻下哈只·塔儿寨，然后洗劫萨莱城。

当时正值隆冬季节，伏尔加河的河面已经冰封，可以从河上直接攻打下来。哈只·塔儿寨除临河的一面外均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高墙从河的一端伸展到另一端围住全寨，再辅以塔楼防护，只有靠河的一面平常依靠武装船只进行防御。由于河面结冰，哈只·塔儿寨的守寨官兵和居民感到敌人可能从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发动攻击，因此组织人力开凿厚冰块筑城，到了夜间再用水浇在聚成堆的冰块上，很快便形成了一道很难靠近的防御墙。许多年前，他们用这个办法多次战胜过其他敌人，这一次他们仍用相同的方法筑起了一道道高高的冰墙，他们把寨墙与这座冰墙连接在一起，开了一个寨门，寨门虽然敞开着，但是修建了一个内高外低的冰坡，人马绝难攻进寨来。当帖木儿王来到寨下时，看到这一奇特的防御屏障，不由对他的将领们说，这冰墙看似简单，却不是任何人都能想出来的，以后，你们遇事也要多动脑筋。

帖木儿王对寨内的情况了若指掌。之所以如此应该得益于他所建立的高效、便捷的情报网。帖列克河之战结束后，帖木儿王一方面组织军队追击脱克汗，另一方面颇有预见性留下一部分能干之人，分别散居于斡罗斯的城池及要塞之中。在哈只·塔儿寨，帖木儿王留下了他的一位心腹爱将塔班，塔班的出身我已经忘记，但我知道，他的确是位出色的间谍和活动家，而且，他口才惊人。在他住在哈只·塔儿寨期间，他很快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这为他全面掌握寨里的设防、居民的心态等创造了便利

条件，正是这种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能够将各类有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帖木儿王的总指挥部。这次帖木儿军大举压寨，寨主哈塔儿原本做好了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准备，但此前，帖木儿王交待塔班多方散布只有放下武器才有生路，抵抗者必死无疑的流言，因此，当帖木儿王的大军到达时，寨中许多将领和百姓反复陈诉动武之害，迫使哈塔儿不得不另外做出决定，出寨迎接帖木儿王。帖木儿王言而有信，没有对堡寨采取行动，只是补充给养后向另一目标萨莱城进军。

帖木儿王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轻取哈只·塔儿寨。萨莱城军民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帖木儿王仍然攻下该城，并将标志着金帐汗国强盛时期的萨莱城付之一炬。

就这样，曾经是四大汗国中最强大的金帐汗国被帖木儿王踩在了脚下，他将金带、金绣长袍这些象征汗的尊严的标志赐给了一位真正的金帐汗后裔，他让他所扶持的这位新汗作为他在金帐汗国的代理，并且允许新汗到伏尔加河左岸去召集军队，以此在金帐汗国重建秩序。

玖

帖木儿王带着我们，也带着他远征的累累硕果回到了撒马尔罕。参加征战的每一个人，无论生者还是死者的亲属，无论妇女还是儿童，每个人都得到一份不尽相同的赏赐，我将自己的那一份给了沙奈和阿亚。

我回到了欧琳堡公主的身边。公主像往常一样，慈爱地拥我入怀。那一刻，我发现我所得到的最美好的奖赏莫过于此了。

好事连连，索度和他的妻子来看望我，他们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阿依莱一行已从中国返回，明天就可以回到撒马尔罕了。

我在兴奋之中，不小心将舌尖咬破了一块儿。第二天，阿依莱回来后，以为我经过了一场战争受了刺激，变成了一个大舌头女孩。

阿依莱和使团其他的人先去觐见帖木儿王汇报出使结果。直到帖木儿王赐过晚宴，他才回到欧琳堡。我们将他团团围住，要他给我们讲述中国之行的见闻，他笑眯眯地答应了。

阿依莱的讲述，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阿依莱说，使团刚刚进入边境，就有明朝官员登录使臣及侍从的名字，然后设盛宴款待使团。宴会之后，再次对使臣和侍从的人数进行核查和确认，根据编造好的名册向使臣一行供应路途中的必需品：羊肉、面粉及坐骑需要的大麦和草料。一切安排妥当后，边境总督亦为使团设盛宴送行。不久，阿依莱等人进入肃州城，被安置在馆驿之中，由馆驿为使团提供必需的一切。除了进贡物品外，使团的坐骑和行囊都存入在肃州

的大馆驿里，一直等到他们回程为止。

沿途各程均由馆驿向使团分发食物、日用品和运输工具，每个馆驿都要为他们提供羊肉、鹅肉、鸡肉、大米、面粉、蜂蜜、米酒、烧酒、醋渍大蒜和大葱，此后还有各种蔬菜。不仅如此，几乎在使团经过的每一座城市，当地的行政官员都要设宴款待他们。

在洪武皇帝接见使团前，使团下榻于京城馆驿龙江驿。龙江驿的条件自然更加优越，使团中每个人都拥有一套上好的床，床上铺着缎面床垫、丝绸坐垫，床下摆着一双做工精致的丝绸拖鞋和一双为进城而穿的绳底帆布鞋。馆驿中还配备许多床帐、许多座位、一个水盆、一个火炉，此外还有十张床分排左右，每张床上同样铺设着床垫和丝绒坐垫。套间的地板上铺着条纹地毯和精美席子。

除要备齐上述物品外，驿馆还要为每人准备一整套炊具：锅和长柄平底锅；一套瓷餐具：碗、盘、刀、匙，这还不包括供使团就餐用的高桌。至于伙食供给，每十人每天可以得到一只鹅或两只鸡。同时还要向他们每人提供二斛面、一大碗米、两张塞满突厥果仁糖的饼、一杯蜂蜜、醋渍大蒜、大葱、盐巴和中国特有的生拌绿菜，此外，每人还有权得到两坛料酒和一个小冷拼盘。

负责接待使团的是应天府同知。第二天清晨，同知与正使以及阿依莱等人来到会同馆，接伴舍人引他们从西面进入，同知从东面进入，礼部侍郎在会同馆设宴款待使团。宴会结束，使团人员随侍仪司在天界寺练习朝见礼仪，择日朝见。

觐见皇帝前一日，内使监、侍仪在奉天殿准备好各种陈设。接见当天，仍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其后，正使和两名副使被带到离御座十五腕尺的地方，在那些持笏而立的朝官中，有一个人上前，跪着用汉语读一篇使臣情况的奏文，奏文大意是，使团是作为波斯皇帝陛下及其诸王子的代表，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携有进献皇帝的礼物，并至御座下表示臣服。

奏文读毕，担任翻译的官员来到阿依莱等人面前对他们说：向皇帝下拜，叩首三次。阿依莱等人依命，但叩首时，他们将头垂得很低，与地面接近，却注意不让自己的头真正触到地上。因为明朝的礼仪虽然如此，但对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来说，以前额触地是一种专门用于安拉的崇拜仪式。

施礼毕，正使双手高举，上呈帖木儿致皇帝陛下的国书，国书包在黄缎子中，担任通译的官员接过国书，交给太监，太监再将国书呈给皇帝，皇帝阅后，重新命太监收好。这时阿依莱开始发挥他的作用，皇帝先客气地询问正使，你们的国王身体安康否？阿依莱以汉语回答说，感谢真主，国王身体平安康健。接着皇帝又满怀兴致地问起帖木儿国中的谷物生长情况和贵贱，阿依莱仍然以流利的汉语作出回答，在我国，谷贱粮

丰。皇帝便说，这都是你们国王心向真主的缘故，因为他心怀善念，全能之主便赐予他美好的东西。

接见的程序进行完毕，洪武皇帝走下御座，诏命赐宴，同时验视礼单。这次的贡品主要是三百匹战马，对此，皇帝的感觉还在其次，他尤其喜欢那头由沙哈鲁猎到的雄狮和我为他重新制作刀鞘的寒冰短刀。看过图示后，他龙心大悦，下旨赐给正使、阿依莱，以及用六弦琴演奏了美妙音乐的齐尔卡斯彩缎各三匹，织金衣各一套，靴袜各一双。这是对使臣个人较高规格的赏赐。其他几位副使则得到彩缎二匹或一匹，纻丝衣一套，靴袜各一双的赏赐。

与此同时，为表示对元朝驸马帖木儿的恩宠，洪武皇帝朱元璋款留使团在京城尽情游玩，如此一月有余，至使团跸辞期间，所有供应如前，绝不马虎。

阿依莱从中国给欧琳堡的每个人都带回了一两样精美的礼物，有瓷器、锦缎、茶叶、盆景，还有其他诸如此类让人大开眼界的东西。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双颜色可爱、做工精致的绣花鞋和一副用中国南方的细竹编成的彩偶戏台。绣花鞋且不论，彩偶戏台却令人叹为观止。首先，制作它的手工毫无瑕疵；其次，戏台上面安放三个上了油彩、穿着小小戏服的提线木偶（从服饰打扮上看，应该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彩偶的表情生动有趣，尤其是其中一个“男孩”，眼睛微眯，舌尖微露，圆圆的脑袋和滑稽的表情看起来竟有几分像阿依莱做鬼脸时的调皮样子。随着你手上拉动提线，这些可爱的彩偶会在戏台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阿依莱熟练地为我们演示时，我们所有的人都禁不住被“他们”的表演迷住了。

为了感谢阿依莱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我亲昵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阿依莱先是愣了一下，接着，漂亮的脸蛋臊得通红。我不知道，出了一趟远门的阿依莱长大了，少女塞西娅的一吻，竟在他单纯的心中打开了一扇爱的门。

竹编戏台给我带来了灵感，几个月之后，我为帖木儿王设计了一副分别用紫水晶和红水晶制成的蒙古象棋。方形的水晶底座上，与之成为一体的是精心雕琢而成的骆驼、战车、骏马、将军、士兵以及指挥它们作战的帖木儿王和脱克汗。作为对阵的双方，紫、红两色各有完备的一套，我的这一创意不仅尽显水晶的富贵，而且每一颗棋子都形象鲜明生动，无与伦比。

帖木儿王得到这样一副堪称绝品的象棋自然爱不释手，喜悦之余，决定给予我非同一般的赏赐。

我毫不谦让地接受了。

隔日，我向帖木儿王提出了修建塞西娅洞和圣女泉的请求。洞与泉均隐藏于山间的一个绝胜之处，离撒马尔罕不过数十里之遥。我在外出游玩

时偶然发现了它们，便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它们起了现在的名字。近来，我一直试图在那里修建一个药池，并有意将那里布置成我与公主的另一个家。

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任何一项工程势必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支撑，没想到，帖木儿王竟然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蓦然就想起了阿依莱羞红的脸颊。我得说，阿依莱的竹编戏台到底给我带来了好运。

而我的水晶象棋也给帖木儿王带来了好运。第二年的新年刚刚到来，为了对帖木儿王的邀请作出回应，东察合台汗国的君主黑的儿火者亲自来到撒马尔罕，在华阔的宫帐觐见帖木儿王。作为对他忠诚的奖赏，帖木儿王慷慨地将自己视如珍宝的水晶象棋赐给了他。没想到，黑的儿火者投桃报李的行为更让人惊叹，他在回到汗国后，将自己年方十六岁的女儿图兰献给了帖木儿王。

图兰的容颜是如此妩媚，她的年轻与娇艳，结结实实地打动了帖木儿王那一颗作为男人的贪欲之心。

拾

随着中亚、西亚、小亚细亚之地不断纳入版图，帖木儿王仿效成吉思汗立国故事，将征服的广大土地分封诸子与诸孙。

此时，波斯全境已基本平定。除了最后一位波斯王阿合马在玛麦鲁克国王巴儿忽以及“黑羊”部酋长余速甫帮助下，重新据有报达之地，继续维持着他奄奄一息的统治之外，其他各城各部均并入帖木儿帝国。帖木儿王有足够的时间对付波斯王，在此之前，他有更重要的军事目标。

这一次征战被人们称作“七年战争”，帖木儿王的远大目标是：重新对世界上最富有的土地进行远征。

七年战争的首要目标确定为印度。事实上，最初确定这个作战目标时费了帖木儿王不少周折和口舌，然而，帖木儿王最后还是聪明地从《古兰经》中找到了出征的依据，通过真主的指引说服了众人。

印度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相当神秘的国家，除了它的炎热，我对它所知甚少。我和公主翻阅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所有有关印度的资料，得出了这样一个大概的结论：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印度半岛上，分为北印度和南印度。印度北部是喜马拉雅山地，南部是德干高原，南北高地中间是一块大平原。大平原的北部和东部是恒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河叫申河（即印度河）。印度大部分为热带气候，北方高地却很凉爽，因受季风的影响，分为干湿两季。湿季到来，西南季风含

水蒸气从印度洋上吹来，在东部恒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降雨颇多，物产较丰富。但西北部却为季风影响所不及，空气干燥，多草原沙漠。另外，因为土壤和气候的关系，印度境内森林繁茂，常有猛兽、毒蛇出没。

北印度和外界的交往，主要通过西北连接阿富汗的几个山口。南北印度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但由于次大陆东有孟加拉湾，西有阿拉伯海，南有印度洋，所以海外交通条件还算优越。

帖木儿王大举出征前，印度的行政区划共有二十三个省。德里王国在强盛时曾几乎据有全部印度的土地，但这个王国很快衰落了，领土也四分五裂。几个较大的行省总督从德里王的政权下解放出来，各自开辟了自治的穆斯林国家。这些自治的穆斯林国家包括孟加拉、德干、乌德等。穆斯林国家的分离使德里王国缩小至旁遮普与多卜境内，而德里现在的统治者马合谋沙二世又是一个地道的傀儡，他的权政被操纵在宰相马卢·伊克巴勒的手中。

另外，我最感兴趣的是，印度有一支以大象为坐骑的象军，后来，我们在实际的战争中领教了这支象军的威力。

已经确定由欧乙拉公主陪伴兀鲁伯出征。即使是年幼的王子也必须接受严酷战争的锤炼，这是帖木儿王对儿孙最严厉的要求。

大战前，沙哈鲁回到了撒马尔罕。他回来一方面是为参加随后的征战，另一方面是为参加父亲即将举行的盛大宴会。帖木儿王与小王后图兰大婚不久，沙哈鲁奉父王之命出镇呼罗珊地区，其治所就在哈烈。撒马尔罕和哈烈相距数千里之遥，自从坐镇哈烈，沙哈鲁很少能够回来，这使彼此的相见变得如此珍贵，而我们与沙哈鲁之间的联系更多的只能通过书信。

自从沙哈鲁将长子兀鲁伯送到欧乙拉公主身边，他就很少与公主见面，我知道他这样做无非是为躲避某种眩惑，可是他越躲避，这种眩惑就变得越不可抗拒。他的苦恼和挣扎我全都看在眼里，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了解他的人，我了解他所怀有的爱情，以及他为爱情做出的牺牲。

宴会上，兀鲁伯被安排与欧乙拉公主坐在一起。他是个生性腼腆的孩子，像公主一样喜欢过一种清净的生活，他还是第一次参加场面如此宏大，气氛如此热烈的宴会，特别是他的对面坐着父亲，他不由得将双膝紧紧夹住，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然而，当公主像母亲一般温柔地对他说着话时，他很快平静下来。对于儿子与欧乙拉公主之间像母子一样亲昵的感情，我能看得出，沙哈鲁一方面是欣慰，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往昔，竟有些妒忌他的儿子。

宴会后是阅兵式。军队做好准备，阅兵结束，择日出发。

回历八○○年七月（约1398年1月），帖木儿王统率远征军九万二千人从撒马尔罕出发。其中三万骑兵作为右翼和先锋，由帖木儿王的孙子皮儿指挥，从坎大哈进军。皮儿和他的哥哥、王储莎勒坛一样，骁勇善战，并且都系妃主罕则黛为大王子只罕杰尔所生。帖木儿王于诸子中最宠爱长子，一生从不曾改变心意，只罕杰尔战死后，他将长孙莎勒坛立为王储，并将阿富汗、孔杜兹、喀布尔、加兹尼、坎大哈及其附近地区赐给了另一个孙子皮儿。

兀鲁伯被编入皮儿的军中，公主负责照顾他，因此，在战争最初，我和公主一直跟着皮儿走。皮儿是位勇谋兼备的将领，他首先征服了梭莱曼，两个月后渡过申河，包围了俄特查，并且开始围困木儿坦。

皮儿小的时候经常到欧琳堡做客，因他不喜文墨，有武将之风，公主便将自己从蒙古带到察合台汗国的一张珍贵的元朝宝弓赠送给他。公主的慷慨出乎皮儿的意料，这之后他更加喜爱公主，即使在他远赴封地之后，他依然与公主保持着书信往来。不仅如此，他还一年四季派人将本地的特产送抵公主府上。

公主从来都是那么钟爱和欣赏皮儿，她与皮儿交谈时，像母亲一样温和，像姐姐一样坦率。而皮儿但凡有空，总要来我们的帐幕看望公主。虽然征途多艰，可我看得出来，皮儿对于重新拥有了与公主朝夕相处的机会，倒是满心欢喜呢。

马合谋沙二世担心俄特查有失，派了一支军队前来救援。皮儿料敌先机，派亲信将领设伏于援军必经之地，聚歼敌军，大获全胜。俄特查守军待援不至，主将亲自督战，不料被炮石击中不治身亡，随后，几员将领为争主将之位发生内讧，守城力量严重削弱，皮儿军一鼓作气拿下俄特查城。

俄特查既下，皮儿军开始全力攻打木儿坦。

木儿坦地势险要，城防坚固，皮儿攻打数月毫无结果，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他不想让木儿坦拴住手脚，遂派急递兵询问帖木儿王是否放弃攻城。

不久，口谕带回，帖木儿王命皮儿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木儿坦。

皮儿接到口谕时正在公主的帐幕外与公主闲聊，这对他而言是艰苦的攻城战期间最为放松的时刻。祖父的命令出乎他的意料，他无法理解，不免有些抗拒：“祖父为何执意如此？”

公主却似乎了然于胸：“王应该是为长远考虑。”

皮儿一愣，抬眼望着公主。

“长远吗？”良久，他喃喃地问。

公主理解地拍了拍他的手背：“皮儿，我知道你是爱惜兵力。可是，木儿坦到底是印度的第一大城市啊，帖木儿王一定要拿下木儿坦，大概是想让它作为自己日后转战印度的根据地吧。”

皮儿满脸都是惊奇的表情。他得承认，这个女人，的确有时会令他刮目相看。

“您的意思……”他再次开口说话时的语气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那里面分明有一种虚心求教的意味。

“作为主将，你别无选择。”

“我怕我们耗不起。”

“我们的消耗很大，对方的消耗也一定不小。我们在外面还有办法可想，哪怕杀掉马匹权作军粮，锯掉树木制作云梯，搬运石头充当炮石，总之我们总有办法可想。可是城里的人，箭羽用掉一支少一支，滚木用掉一根少一根，何况，木儿坦是座山城，耕地都在城外，如今城里不光有军队，还有众多的百姓，即使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口粮的储备只怕也有穷尽之时。”

皮儿领悟了公主的意思。他扭头注视着天际的晚霞，表情坚定，目光严肃。后来有一次，他对与他感情深厚的沙奈说，他这一生，绝不会再像那一刻他尊重公主一样尊重任何女人。

皮儿继续指挥军队对木儿坦进行围攻。数日后，一支军队试图从城中突围，被皮儿的两员将领合力击溃。通过审讯俘虏，皮儿得知城中已断粮数日，他立刻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当晚，皮儿来到后营，让我们这些随军的妇女全都换上士兵的装束。这是我第二次扮成战士，上一次，还是帖木儿王沿帖列克河追击脱克汗之时，现在的我，比那时又长高了一些。

皮儿给公主弄来一套轻便的皮甲，公主欣然换上盔甲，一身戎装的公主，竟然美得让皮儿手足无措。

皮儿将所有的抛石机、投火机、箭车都排列在队伍的最前面，而我们这支“军队”则被他放在最后。曙光微露之时，木儿坦的守军从城墙上看到城下的军队像海洋一样无边无际，他们可以想到的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帖木儿王派来了援军。此时，他们只是一掬沙，转眼会被大海的波涛无情吞噬。

意志在瞬间崩溃。

坚守了半年的木儿坦守军，终于向皮儿投降。

拿下了木儿坦，皮儿按计划开赴比斯河畔，与左翼和中军会合。此时战报源源不断地送抵皮儿的军前。

左翼三万骑兵由沙哈鲁指挥，受命袭破拉合尔管辖的领地。沙哈鲁似乎天生是个福将，他率领的这支军队从喀布尔出发没有遇到太多波折，沿途攻占都府无数，于八个月后先行赶到比斯河畔。

帖木儿王亲自率领三万二千人从撒马尔罕出发，架设浮桥渡过阿姆河，然后直奔兴都库斯山而来，打算出敌不意地从关隘挺进。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行为，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冒险完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从而为帖木儿王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增加了又一个用兵高妙的范例。

因为关隘附近冰雪融化，地质软滑，马匹不能行走。不得已，帖木儿王命令部队白天停止前进，将兽毛铺在雪地之上，然后让马匹站在兽毛上等候炎热减弱。当夜晚雪层渐渐变硬时，帖木儿王率领军队越过山峰。在山峰的另一面，将士们各显身手，或在峭壁攀绳而下，或在坡度稍缓处以背抵坡，滑行而下，帖木儿王则乘坐用绳索拽拉的篮舆，被侍卫保护着下山。过了兴都库斯山，帖木儿王长驱直入，一路袭破沿途诸城，取道直奔喀布尔。

前后相差半个月，三路大军在比斯河畔如期会合。

我敢说，即使帖木儿王自己也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但他依然没有见过比我们更加悲惨的队伍。当我们一路转战抵达比斯河畔时，只剩下不足一万人，军中甚至没有一匹战马，每个人徒步而行，为数不多的耕牛都用来拉车，车上装着我们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箭矢和几门抛石机。

帖木儿王、沙哈鲁在沙奈、艾库、沙乌可、多歌、努里丁这些老将的陪同下匆匆向皮儿、向我们走来。

沙哈鲁一眼看到了公主。他往前走了一步，又目瞪口呆地站住了。

虽然他的眼中没有别人，他仍然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的女人，就是他的公主，就是那个总喜欢穿着素雅洁净、做工精美的衣袍，在欧琳堡和宫廷之间悠闲来去的女人。

除此之外，更惨不忍睹的是她脚上的靴子，鞋帮就快脱落，只能用绳子才勉强将它们固定起来，而破裂的靴尖，几乎可以看得到她的脚趾。

真主啊，这一路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像仙子一样纤尘不染的女人会变成现在的这副模样？

沙哈鲁的心一阵又一阵抽紧，痛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一遍遍问自己，这真的是他的公主吗？早知如此，当初他为什么不坚持让儿子兀鲁伯待在自己身边？他只知道躲避，殊不知，他的躲避差点就让他追悔莫及。

不，他此时已然追悔莫及。

帖木儿王顾不上跟皮儿说话，他先来到欧乙拉公主面前。

“公主。”

公主向帖木儿王露出笑容，虽然带着几分显而易见的尴尬，却仍旧难掩轻松、愉悦的神情。

他没有看错吧？居然……居然是轻松，还有愉悦。

“王，这里的风景好美！”

帖木儿王第一次有了一种完全说不出话来的感觉。

皮儿的军队在攻打木儿坦时损失近半，路途中，又与权相马卢·伊克巴勒的军队打了一场硬仗，我们拼死杀出重围时几乎将所有的辎重都丢给了敌人，这些，帖木儿王通过战报有所了解。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料到右翼军的境况悲惨若斯。

“王。”皮儿上前一步，施礼见过祖父。他的声音依旧清朗豪迈，显然，他并不介意自己丢盔卸甲的狼狈样。

即使冷酷如帖木儿王，此时也不由动了真情。

他感慨万端地轻抚着皮儿的肩头，双目微微泛红：“辛苦了。”

“不会啊，我觉得很好！”

“很好？”

皮儿扭头看了公主一眼，笑了：“王，公主说，我们都还活着啊。”

兀鲁伯也上前拜见祖父。所有的人当中，只有这个四岁的孩子还穿着完好无损的衣衫和鞋子。这是因为我们在与马卢·伊克巴勒的军队厮杀前，欧乙拉公主将孩子的衣物打在了一个小小的包裹中，背在自己的身上。她根本就是一位会把最后一口食物都留给孩子的母亲。

帖木儿王俯身抱起兀鲁伯，亲了亲他的小脸，借此将肃然起敬的心情很好地掩在了慈爱的笑容之中。

沙哈鲁始终没有走过来，他就那样痴痴地站在原处，痴痴地注视着公主。在他微微闪烁的目光里，有心痛、有爱恋、有思索，更有骄傲。

三路大军稍作休整，继续向德里进军。

帖木儿王拨给皮儿五千将士和三万匹战马，这样一来，皮儿又重新组建

起了自己的骑兵。

次年五月，皮儿率领的右翼军先行到达洛尼镇扎营。安营之后，皮儿命令士兵在营地周围挖沟设下栅栏并缠绕上树枝草叶。在栅栏后面把野牛的四条腿加上绊索，然后把牛连结在一起，以防御敌军突袭。次日，皮儿的军队与权相伊克巴勒指挥的骑兵发生激战，伊克巴勒战败，被迫逃往巴朗。与此同时，帖木儿王率领的本军和沙哈鲁率领的左翼军也屡克强敌，陈兵德里城下。

亡国的危险无情地笼罩在了马合谋沙二世的头上。面对强敌，原本懦弱的德里王爆发出令人惊叹的勇气。他决定与帖木儿王决一死战。第二天，马合谋沙二世亲率骑兵一万，步兵四万，战象一百余头，向帖木儿王的阵地发动进攻。

终其一生，我都永远无法忘怀那样的场面：象群穿着华丽的军装，同时以厚革裹住全身，这样，无论对方射出的羽箭还是将士们手中的枪剑都对大象毫无用处。不仅如此，聪明的印度将士还在大象的长牙上装上涂有毒药的大刀，在象背上架设起小塔楼，塔楼里面坐着投火手和弓箭手，他们向敌人投射施火树脂和石油罐，或者射出火箭和铁镞。

这一仗，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作天外有天。印度人使用的都是我们昔日见所未见的先进兵器，火箭和铁镞落地会发生爆炸，其响声如震耳欲裂的迅雷一般，施火树脂和石油罐也会爆炸，其威力足以震慑住最有胆量的将军。

帖木儿军的战马受到巨大响声的惊吓，四散而逃，步兵更加抵挡不住象队的冲击，许多人丧生在象队可怕的铁蹄之下。

马合谋沙二世首战告捷。

帖木儿王命令部队后退十里。

草草吃过晚饭，帖木儿王传令各军主要将领和王子们到他的军帐开会。他特意让艾库通知公主，要公主带着兀鲁伯和我也来参加会议，这倒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沙哈鲁因为审讯俘虏，来得最晚。他坐回到自己的位子时看到公主和我，脸上不由露出惊讶的表情。

帖木儿王居中高坐。多少年来，我见惯了他的冷酷，他的从容，他的镇定，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如此忧虑满怀的样子。

会场的气氛沉重压抑，虽然帖木儿王让大家分析一下首战失利的原因，大家却都默不作声。

沉寂中，帖木儿王的目光与公主的目光遇在一起。

公主无言地望着帖木儿王，脸上出现了一种几乎可以用“虔诚”这个字眼来形容的表情。事实上，这虔诚来自于公主内心长久以来对帖木儿王所形成的了解、信任、欣赏和尊重。她从不怀疑帖木儿王是一个可以创造众多战争奇迹的人，就像她的先祖成吉思汗一样。

仅仅是片刻的对视，片刻的犹豫，沉重的包袱就从帖木儿王的心里转移到了公主的身上，忧虑与沮丧消失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他一时间无法相信。

他咂咂嘴，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开始打趣他的老将们：“怎么啦？沙奈、艾库、多歌、努里丁，还有你，沙乌可，你们都被马合谋沙的大象吓成哑巴了吗？”

沙奈与艾库面面相觑，又环视众人，看到大家的脸色如出一辙，不由苦笑了。虽说是苦笑，心里终究放松了许多，不管怎么说，帖木儿王洪亮乐观、意气风发的声音重新回荡在他们耳边，这对他们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

帖木儿王首先对战事的失利做了个总结：“我得承认，首战失败的责任在我，是我低估了敌军的战斗力。但是，我还是觉得，印度军队虽英勇善战，可在方才两军对阵时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象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付象群冲击就成了我军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大家对帖木儿王的分析深以为然，军帐中响起了一片嗡嗡声，接着又归于寂静，人们开始认真思索对付象群的办法。

片刻，帖木儿王看到儿子沙哈鲁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亮。

“沙哈鲁。”

“在。”

“你来说。”

沙哈鲁审慎地表明自己的想法：“我刚才审讯俘虏，其中有一个是马合谋沙二世的驯象师，他说，大象虽然身躯巨大，勇猛无比，但也有它的弱点。它的弱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鼻子，还有一个是象脚。大象的眼睛着烟后会流泪，因此大象十分惧怕烟火，而且它的鼻子和象脚也是它全身最柔弱的地方。因此我在考虑，以烟火惊吓大象，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哦？具体点。”

“我们可以将骆驼的头部和腹部都绑束上削尖的树枝和燃火的树脂，然后将驼群驱向象队。如此一来，一旦象群受到惊吓，逃回本军，就可以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

沙哈鲁的建议打开了人们的思路，皮儿和只汉沙同时想到了其他的办法，皮儿抢在只汉沙的前面陈明了自己的计策：“我看四叔这个办法可行。除此之外，我还有一计，既然大象的鼻子是它全身最柔弱的部位，我们不妨命令士兵们向大象鼻子射箭或者用刀枪砍刺象鼻，同样可以起到使象队不战自乱的作用。”

只汉沙不甘示弱，皮儿话音一落，他便胸有成竹地补充道：“除了象鼻以外，象脚同样是大象不及防护的部位，因此，当象群来攻时，我们可以制作铁耙放在它的足底，使它负痛难行，无法发挥攻击作用。”

顺便交待一下，只汉沙是沙乌可和诺敏敬公主的长子，帖木儿王的外甥。多年来，帖木儿王赋予只汉沙的权力比起他自己的儿孙们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如何做个好舅舅，帖木儿王倒是从来不含糊。

围绕三个年轻人的提议，众将经过讨论，皆以为可行。

帖木儿王虽然谋略超群，却并不刚愎自用，他当即下令：“沙奈，艾库，这件事还是交给你们两人，你们带五千人，按沙哈鲁、皮儿、只汉沙所说做好准备，等马合谋沙再次发起进攻，我们就给他来个三计并行。”

几天后，马合谋沙二世再次主动出战，他将军队分作左右翼和本军，将象队排在军队的最前列，攻入帖木儿军的阵地。这一次，帖木儿王从容应对，他仍按惯例把部队排成二列，首先从侧面开战，以铁耙和刀砍枪刺将象队撵回本阵。随后，他命令士兵点燃骆驼背负的油脂和干柴，驱向印度军队。带火的骆驼惊恐万状，直冲象队，可怜的大象因惧怕烟火，咆哮着向自己的两翼狂奔而去。顿时，印度军队受到自家象群践踏，死伤无数。

帖木儿王看见这状况，不失时机地下令追击被象群冲乱的敌人。就这样几乎全歼了印度军队，大军直逼德里城下。帖木儿王下令攻城，不克。当晚，马合谋沙二世悄悄地从城后门逃走。

次日清晨，德里军民不战而降。

帖木儿王出奇制胜击败了马合谋沙二世，印度大部分土地并入帖木儿帝国疆域。帖木儿王命沙哈鲁护送粮食先行返回。不久，帖木儿王带着他从印度掠夺的巨大财富，渡过印度河，经阿富汗凯旋。

客观地说，帖木儿王征服印度是付出沉痛代价才取得的。如果此前印度不曾分裂，而且各邦君主能够齐心对敌，战胜帖木儿王也并非没有可能。

富饶的印度被帖木儿王踩在脚下，他把下一个目标确定为玛麦鲁克。玛麦鲁克国王巴儿忽（1382年—1399年在位）是一位办事果断、性格坚强的国君，他在势力最强盛时拒绝了帖木儿王与他缔结盟约的建议，并且粗暴地杀害了帖木儿王的使臣。不仅如此，他还收留被帖木儿王追杀

的波斯君主，并扬言让他重新武装，把丢失的国土从帖木儿王的手中夺回。

当时，帖木儿王因战事颇紧，没有对其进行讨伐，直到巴儿忽的儿子法剌只（1399年—1412年在位）即位。新君从登极之日起，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不愿承认帖木儿王的宗主权。为了报复，当然更为了战略需要，帖木儿王决定对其开战。

玛麦鲁克的国土并非如何富庶，但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能占领玛麦鲁克就能牵制埃及、亚美尼亚等国家和地区，使其早晚臣服。此外，玛麦鲁克有较长的地中海海岸线，这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帖木儿王正是从这些方面综合考虑，才最后下定了彻底征服玛麦鲁克的决心。

玛麦鲁克王朝崛起于一百五十年前，先吞并埃及一部分领土，后占有叙利亚。当王位传巴儿忽手中之前，玛麦鲁克的国势已经开始衰弱了。巴儿忽即位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平定部将叛乱。回历七九五年（约1393年），帖木儿王曾向巴儿忽建议结盟，许诺如两国结盟，他将出兵帮助巴儿忽平定内乱。但是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国君，巴儿忽深知在东方奇迹般出现的强国会给玛麦鲁克王朝带来怎样的危险，帖木儿王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征服花剌子模和波斯，攻占东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疆域越来越大，野心也随之无限膨胀，如果此时同意与帖木儿王结盟无异于将豺狼引进家园。因此，他断然拒绝了帖木儿王的要求。

巴儿忽的儿子和继承人法剌只国王更是一个不畏惧任何威胁的人。与苟且偷生相比，他宁愿做好与帖木儿王一决雌雄的准备。

回历八○二年（约1400年），帖木儿王出兵玛麦鲁克。他首先进犯谷儿只，大肆劫掠，破坏了不少教堂和寺院。不久，他取道阿沃尼克，开始进攻小亚细亚。年底，帖木儿王将从印度带回的战象用于攻克塔失的战斗中，其后开始围困大马士革。

这时，年轻的国王法剌只从开罗亲临大马士革，激励守军士气。法剌只认真研究了帖木儿军的布阵，企图利用对方转移阵地之时进驻大马士革西南方向的忽塔，从而对帖木儿军形成犄角突袭之势。没想到这样一来他正好中了帖木儿王的调虎离山之计。帖木儿王转移阵地，就是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当法剌只率军出城后不久，帖木儿王派一部人马猛攻大马士革，另一队人马追击法剌只。经过战斗，法剌只的军队和大马士革的守军均被击败。

帖木儿王在围城的同时，派出情报人员收买了法剌只身边的将军、大臣，并许之高官厚禄。法剌只原以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准备整顿兵马与帖木儿王再决胜负。岂料由于背叛者的出卖，他只能放弃大马士革回到埃及。法剌只的逃走，使城中的守军和权贵们失去了坚守城池的信心，他们商议之后，决定向帖木儿王请降。一个代表团被派出城外向帖木儿王请求宽恕，这个代表团中就有突尼斯著名史学家伊本·喀勒敦。伊本·喀

勒敦坦诚的态度和渊博的知识使帖木儿王惊奇，他据理力争地说服了帖木儿王，最终，帖木儿王答应饶恕大马士革的城民。

至此，帖木儿王完成了对于玛麦鲁克的征服。短暂的休整之后他决定出兵报答，消灭他在波斯的最后一位敌人阿合马王。帖木儿王出生前，曾经强盛一时的旭烈兀伊利汗国已然发生分裂，汗国所分裂出的四个王朝之一就是亦勒汗朝，其国王据有报答和阿哲儿拜展之地。帖木儿王一直梦想着重新统一四大汗国，在东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在窝阔台汗去世后几十年间并入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俯首称臣之后，他要征服原属伊利汗国的领地。

可是，帖木儿王在报答遇到了他的对手。

因报答守军顽强，帖木儿王一方伤亡惨重，有几个重要将领在攻城中阵亡，其中就包括善于弹琴又英勇善战的齐尔卡斯。帖木儿王被守军的抵抗激怒了，下令部队不许休息，昼夜不停对报答城发动进攻。二十余天后，报答城陷落。为了给在围城中死去的将领报仇，帖木儿王下令屠城。

攻灭报答，帖木儿王一刻不停地率军转攻阿哲儿拜展和谷儿只，两地城池再次遭到劫掠。此刻严冬来临，帖木儿王不得不勒住战马，然后，他登上塔楼，不肯安分的目光投到了更远的地方。

第八章 帝国的巅峰

壹

春天，帖木儿王回到了撒马尔罕。他让公主带着兀鲁伯到城外迎接他的军队，因为接下来的大型宴会要在城外举行。

在城外，我又看到了那个巨大的绞刑架。它总让我的心头产生些许寒栗。不过，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是不会用到它的。

“七年战争”伊始，帖木儿王命工匠在城外大营旁建起了现在这座绞刑架，他明确规定，在他引军出征期间，军民需各守本分，凡有作奸犯科的王公贵族，经过审判，罪不容赦者即送上绞刑架绞死。

众所周知，帖木儿王执法严峻，绞刑架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可还是有人愿意以身试法，这个人就是撒马尔罕新任省长底纳。事实上，大绞刑架竖起后，底纳成为唯一一个试刑的贵族。

帖木儿王时代，刑罚主要有死刑、肉刑和罚金三种，官吏犯罪则有罢

官、降职、削除勋爵等处罚手段。违犯教律者由大断事官惩治，违犯民律者则由法官视犯罪情节轻重予以定罪。

具体到死刑中，斩首被视为莫大的耻辱，缢死则被视为有尊严的死法，一般适用于官员、贵族和王族。

底纳任撒马尔罕省长之前，曾担任过撒马尔罕的大法官，深得帖木儿王信任。若非如此，帖木儿王出征前也不会放心地将撒马尔罕的军政大权交付于他。没想到底纳一旦大权独揽，便暴露了贪婪凶暴的本性，在任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夺，疯狂聚敛财富，许多商人和手工业者被他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举家迁往他处。也有一些正直人士联名举报，将状纸递到接任了底纳大法官一职的沙奈手中。

沙奈既为大法官，对底纳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是考虑到他们同朝为臣，底纳又是帖木儿王的心腹，他并没有将这些情况马上报告给帖木儿王，而是找了个机会，对底纳百般劝告。

沙奈在府上设宴款待底纳，席间，沙奈将百姓与商人们告状一事委婉地告诉了底纳。底纳当时大吃一惊，为了稳住沙奈，他诚恳地表示愿意悔改。沙奈本是心地仁厚之人，对于底纳的保证深信不疑，两人相谈甚洽，沙奈将底纳礼送出府。

数日后，底纳罗列罪名，反将沙奈投入监狱，准备处死。为救沙奈，阿亚不得不逃出撒马尔罕，向帖木儿王求救。

帖木儿王刚刚攻下阿哲儿拜展，正在喜悦之时，听说底纳无视法度，辜负了他的信任，而且底纳还有独占撒马尔罕的野心，震怒不已，当即引轻骑秘密返回撒马尔罕，将底纳拘捕。

帖木儿王放出沙奈，允许商人、百姓申诉冤情。结果，底纳的罪行被一桩一件揭露出来，帖木儿王下令将底纳投入大牢，七日后处死。底纳托人带信给总管布隆达，请布隆达以四十万披赞他赎他一条性命，他答应布隆达，一旦他重获自由，立刻将所藏金条奖赏布隆达一箱。

当时，一披赞他约合土耳其银币一元多，四十万披赞他几乎相当于五十万元土耳其银币，底纳一下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让帖木儿王大吃一惊。

帖木儿王当即答应了布隆达的请求。第二天，当布隆达带着披赞他来到他的王宫时，他一边将白花花的银子收进银库，一边将布隆达收进监狱。

布隆达大叫冤枉。帖木儿王问他：“你和你的主人敲诈勒索，逼得多少人背井离乡，这笔账岂是四十万披赞他抵得了的？就算抵得了，也只能抵底纳一人性命，你跟着你的主人做了许多坏事，难道不该也拿出一些银两赎自己的命吗？”

布隆达回道：“主人答应我，只要您同意饶他一命，他回到家后会给我一箱金条作为报偿。”

帖木儿王更加感兴趣，笑眯眯地问：“这么说，你家主人还藏着金条了？”

布隆达回道：“这个我不清楚，应该有吧。”

“既然如此，就用金条来赎你的命吧。”

帖木儿王挥挥手，让人带走布隆达。他原本想让沙奈审问底纳，逼底纳交出全部财产，后来考虑到沙奈心慈手软，临时改主意将这个差使交给了王孙哈里勒。哈里勒虽然只有十六岁，却杀伐决断，颇有乃祖遗风。

哈里勒分别讯问底纳、布隆达，两人不说，即严酷拷打，底纳、布隆达熬不过，终于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交待出来。哈里勒直到逼迫底纳交出最后一文钱，才将审讯情况上奏祖父。

至此，底纳的全部财产籍没充公。

帖木儿王按照原定的行刑时间将底纳解往设在城外的绞刑架前，只是这次多了个为他陪葬的总管布隆达。

帖木儿王亲自监刑。行刑之时，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布隆达悔之不及，早知如此，他才不会做这种人财两空的买卖。

底纳和布隆达被同时正法。只是底纳死于绞刑，布隆达死于倒悬之刑。帖木儿王以此区分了主仆二人的身份。

让底纳不出血地死，也算帖木儿王对底纳尚存的一点爱惜之意。察合台蒙古人虽然入据中亚已久，仍旧保留着许多旧有的习惯，比如认为人的灵魂存于血液之中，不出血而死，灵魂将得以永存。

底纳、布隆达死后，撒马尔罕的贪官、奸商深受震动，他们一个个收敛行迹，再不敢胡作非为。帖木儿王放下心来，委派王孙哈里勒镇守撒马尔罕，他则回到军中，继续完成他的征服大业。

这就是帖木儿王！他在征战的时候对待他的敌人从不心慈手软，更不恪守道义，为了达到目的，他有时瞒天过海，有时借刀杀人，有时翻脸无情，有时数计并用，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贰

处理完底纳的案子不久，帝国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时，三王子米兰沙正在镇守苏丹尼叶、帖必力思、亚洲西部一带。当他来到帖必力思穿城而过时，马惊坠马，竟然摔昏过去。侍从急忙将他抬回妃主罕则黛的帐幕救治，米兰沙从昏迷中醒来，直嚷头疼，后来，行军大夫给他服了药剂，他才安静下来，昏昏睡去。

晚上，米兰沙呕吐了一次，罕则黛命人去请大夫，大夫又给米兰沙服了一回药，药里加入镇定安神的成分，米兰沙终于一觉睡到天亮。

早晨米兰沙醒来时，看到罕则黛正忙碌着熬茶，眼神不觉有些发直。他费力地思索着，头一天发生的事情却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罕则黛看到米兰沙醒了，服侍他穿好衣服，请他喝茶。米兰沙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没有一点胃口，他对罕则黛说他要出去走走。罕则黛见米兰沙的身躯更加肥胖，心生厌恶，由他去了。

罕则黛初嫁大王子只罕杰尔时年方十四岁，少年夫妻，琴瑟和谐，感情极其融洽。及至只罕杰尔阵亡，罕则黛还不到十九岁，一个失去丈夫的年轻女人，内心的寂寞与痛苦可想而知，然而若非公婆疼惜她，百般相劝，她断不会嫁给小叔米兰沙。在她的心目中，米兰沙根本无法与她的只罕杰尔相比，如果说只罕杰尔是在山涧中流淌的泉水，米兰沙就只是水中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对她而言，与其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男人，还不如让她为丈夫守节终生。

可她不能违背公公的意愿。在帖木儿帝国，任何人都不可能违背帖木儿王的意愿。再次出嫁的头一个晚上，她在灯下独自枯坐了整整一宿，她用这种方式，向自己的爱情与幸福告别。

第二天盛大的婚礼过后，她成为米兰沙帐幕中的女人。

平心而论，无论当初是否情愿，罕则黛与米兰沙婚后的生活还算平静。米兰沙是个性格懦弱心存厚道的男人，对曾经是他大嫂现在是他妻子的罕则黛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重与体贴，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罕则黛对米兰沙虽然始终没有产生夫妻之情，可作为妻子，仍然尽心尽力地为他生养了儿子哈里勒。

哈里勒的个性与父亲米兰沙完全不同，他的为人处事倒很像他那胸怀大志可惜不幸早逝的大伯只罕杰尔。从儿子身上重新看到了心爱男人的影子，罕则黛充满欣慰，她将哈里勒视为她的骄傲与寄托。

当哈里勒一天天长大，成为他祖父手下一名独当一面的年轻将领时，米兰沙又纳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年轻夫人，这以后，他对长子阿卜白克、次子奥玛的生母以及罕则黛都冷落了不少，他的冷落使罕则黛对他的感情一落千丈，若不是碍于夫妻名分，她甚至一刻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这真是无奈，无论是否拥有爱情，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这样过着。

米兰沙说是出去走走，可是直到罕则黛吃过午饭他都还没有回来，晚饭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仍然没有看到他的影子。几天之后的一个黄昏，罕则黛正在帐幕中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一坛刚刚启封的西域葡萄酒，她的贴身侍女闯了进来。

“妃主。”侍女忘记了应有的礼貌，声音颤抖地唤道。

罕则黛已有几分醉意，抬起一双蒙眬的眼睛，看了侍女一眼。

只一眼，她又端起酒杯。

“你……怎么了？”她含糊地问。

“妃主，不好了，您快来啊，出事了。”

“你没看见我正在吃晚饭嘛。出什么事了？”

“三王子，他……”

“他死了吗？”

“没有……”

“没有你慌什么！”

“妃主，比死还糟糕呢。”

“你说我比死还糟糕？”

“不是。嗨，我在说三王子啊。”

罕则黛有点惊讶，头脑随之清醒了一些。

“夫人。”

罕则黛将酒杯放下了，不舍地看了里面泛着玫瑰光泽的酒液一眼：“你说三王子？他回来了吗？”

“是啊，他回来了。”

“回来了？他人在哪儿？”

“他在……我听人说他在……”

“天哪，你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我说不清楚，您还是跟我来吧，您跟我来看看就知道了。”

罕则黛直到在拉施特的墓园见到米兰沙时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作为伊利汗国第四代大汗合赞汗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名字在中亚地区可谓家喻户晓，正因为如此，他的墓地也一直受到历代蒙古君主的保护。这些君主中当然也包括对各国科学文化与艺术充满尊重之情的帖木儿王。另外，据我个人拥有的一点粗陋的知识所知，拉施特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宫廷御医，后因才智过人被合赞汗擢用为丞相。在正式进入汗国的权力中心之后，他完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历史著作《史集》。《史集》无论在占有资料翔实丰富方面，还是在表述细腻严谨方面，与那部脍炙人口的、比它早一些时间成书的《世界征服者史》相比都毫不逊色。而且，在世人的心目中，两部伟大的作品可谓不分伯仲，各有千秋，因而在许多时候，人们研究蒙古历史时，常常将两部书作为互相印证和补充的材料。

可是，如今这位长眠于此的人物正在蒙受前所未有的羞辱，倘若拉施特的灵魂此时还在墓园流连的话，他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羞辱竟然来自于帖木儿王的儿子米兰沙。

罕则黛来到墓园时，原本庄严肃穆的墓园已经一片狼藉。米兰沙不止下令摧毁了拉施特的墓碑，还让人挖出他的骸骨，准备移葬到犹太人的陵园。罕则黛被他这一疯狂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当她清楚过来时，她极力阻止米兰沙。

“米兰沙，你不要闹了。”她像往常一样对着米兰沙大喊。

米兰沙缓慢地回头望着她。当罕则黛看到他的脸的瞬间，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得冰凉。

这是米兰沙吗？

这个眼睛充血、胡须杂乱，像个疯子一样肮脏不堪的男人，真的就是米兰沙吗？

真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短短几天没见，这个男人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米兰沙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罕则黛。他的眼神迷茫、空洞，当他开口说话时，他的声音充满迟疑。“你是谁？”他问。

罕则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嘻嘻，”米兰沙突然笑了，“你这女人，像我一样胖呢，真可爱。”

他慢慢地将一张浮肿的脸庞凑近罕则黛，罕则黛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尖叫一声，身体向后缩去。

“你……”

“你是谁？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罕则黛强忍着涌上心头的恼怒和厌恶，伸手去拉米兰沙：“我跟你说，别再胡闹了，跟我回家吧。”

可是，米兰沙并不想让她控制自己。他以快得惊人的速度抽回了自己的手，然后，这只手落在了罕则黛的脸上。只听到“啪”的一声脆响，罕则黛的右脸上留下五道清晰的指印。

“你……”罕则黛没想到米兰沙会在众人面前动手打她，她一颗高傲的心顿时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激怒了。在头脑发热的一刻，她完全忘记了米兰沙此举绝非一个正常人的举动，也顾不得什么尊严、身份与仪容了，满脑子里只剩一个想法，就是与米兰沙同归于尽。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像一头发怒的雌狮一样扑向米兰沙。米兰沙猝不及防，摔倒在地上。罕则黛步履不稳，也跟着摔倒在他的身上。就这样，他们扭打在一起，两个肥胖的身躯在地上翻来滚去，那副滑稽的样子让人看着既可笑又心酸。

几个侍卫上前，好不容易才将他们拉开。

“妃主，三王子，别打了。”

米兰沙被侍卫从地上拉了起来。他的脸上多了几道抓痕，可他非但不觉得疼痛，反而拍着手，嘻嘻笑道：“你这女人真有劲儿。”他对罕则黛说，“你这胖女人比我还厉害，不过，我真是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打上一架了。再来，再来！”

罕则黛蓦然清醒过来。

不！不！站在她面前的不是米兰沙。不是！

侍女附在罕则黛的耳边轻声问道：“妃主，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罕则黛摇摇头，发狠似的回答：“不用。”

她唤来一个侍卫，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侍卫嗫嚅着，好一会儿才算把话说清楚：“三王子，他，他疯了。”

“什么？疯了？”

“他真的疯了。他在苏丹尼叶和帖必力思，烧掉、拆毁了好多座有名的建筑，他说，如果他不能因为建立伟大的功勋而让世人记住他，那么，就让人们记住有两个城市是在谁的手上被毁灭的吧。”

“既然明知道他疯了，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我们阻止不了啊。谁要不听他的，他就把这个人当场杀死，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在罕则黛与侍卫交谈的时候，米兰沙已经忘记了打架的事情，扭过头吩咐侍卫把拉施特的骨骸拉走，埋到犹太人的陵园去。

罕则黛默默地看着拉施特的骸骨在自己的面前被装入一个简陋的袋子里，她不再试图阻止米兰沙。她知道，对于一个彻底失去理智的人，她根本无力阻止任何事情。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她要去找这个人，她要这个人亲自惩罚米兰沙的恶行，还自己一个公道。

罕则黛回到帐幕，简单收拾了一下随身的衣物，当晚便带着侍女和几个侍卫赶往帖木儿王的大营。

此时，帖木儿王刚刚处理完底纳的案子，听到儿子在苏丹尼叶和帖必力思这样胡作非为不由大为震怒，当即派沙奈和努里丁带人将米兰沙押回撒马尔罕。帖木儿王是个执法严明的人，他本想将儿子处以绞刑，可是王公贵族们苦苦求情，希望帖木儿高抬贵手，先给米兰沙治病。

米兰沙确实疯得厉害，他连自己的父王也不认识了，当帖木儿王来看望他时，他问他的父王：“你是亚里山大吗？还是魔鬼？”

帖木儿王不由叹了口气，下令找最好的大夫给儿子治病。同时，他将小王后图兰生前用过的帐幕和金银珠宝赐给罕则黛使用，算是对儿媳受到伤害的一种补偿。图兰是个红颜薄命的女子，尽管她身受帖木儿王的百般宠爱，却也只有福分伺候帖木儿王四年。她死后，帖木儿王一度十分伤心和消沉，那时，大王后和欧乙拉公主守在他的身边百般劝慰，终于使他重新振作起来。

看在米兰沙一切行为都是因为患疯病的原因，帖木儿王总算是原谅了他。但这件事情以后，帖木儿王对他的这个三儿子就不甚钟爱了。不仅如此，这件事也损害了米兰沙在王公贵族以及将臣们心目中的形象，几年之后，这种损害开始显现出来，成为其他人攻击他的绝好机会。

米兰沙疯病治好后，曾请求罕则黛跟他回去，罕则黛坚决地拒绝了他。她直言不讳地对米兰沙说，夫妻到了这个分儿上，已毫无感情可言。

米兰沙的损失不止于此。帖木儿王开始对他失去信任，褫夺了他的封地，将他的全部权力移交给他的长子阿卜白克。幸亏阿卜白克是个孝子，愿意让父亲留在身边伺候他，否则，米兰沙等于失去了一切。

安哥拉会战之前，我和欧乙拉公主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帖必力思和苏丹尼叶，当时，这两座城市正在缓慢的建设当中。目力所及，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工地和挥汗如雨的人流，而在我记忆中

曾经那么壮丽的清真寺和殿宇，曾经那么繁华的市场和商铺，如今不是被拆得七零八落，就是变得冷冷清清。人的破坏力真是无穷无尽，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疯狂，两座著名的商都就这样轻易地被摧毁了，而且其摧毁的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劫难。

这真是作孽啊！

我看到公主微微合上眼睛，我知道她不忍心再看。

我也想闭上眼睛，可是我没有。

这是一种强烈的印象。所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景象，就如同一个城市的巨大的尸斑，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可恶的米兰沙！没想到，帖必力思和苏丹尼叶，这两座除撒马尔罕外我最喜欢的城市，就这样成了他疯癫的牺牲品。

叁

帖木儿王的一生，是在忙碌的征战中度过的。从十三岁开始，他亲自指挥和参与的大小战役和战斗不下百次，他终极的目标，是征服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狂妄的念头，可对帖木儿王来说又是一个自然的念头，因为他活着时，一直在为此努力。战争是帖木儿帝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便如此，我仍旧没有一味地给巴布尔讲述战争，我始终觉得，帝国创造的文明远比战争更令人心驰神往。否则，我也不会如此不厌其烦地向巴布尔描述我眼中所看到的那些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城池，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琳琅满目的艺术品，堆积成山的货物，丰饶的物产，发达的文化，还有一次次宴会，女人华美的装饰和衣着……事实上，与战争相比，这些东西才是一度强盛的帖木儿帝国闪闪发光的标签。

当时间逐渐变成我的奢侈品时，我希望巴布尔能够记得这一切。

但有一场战争，我很愿意讲给巴布尔听，因为那是垂垂老矣的帖木儿王一生中最后的巅峰之战。

我用一句话作为故事的开头。

幼发拉底河的源头据说在天堂。

与土耳其接壤的爱洛遵占城就依幼发拉底河建于平川之上。环绕平川的四周，山岭高耸，峰顶白雪皑皑，山脚处却见不到丝毫雪痕。倘若攀上山腰，放眼望去，平川上园林密集的村落、麦田、葡萄园仿如城池的点缀，而城池，就成了展开的绿叶上托起的一朵莲花。

爱洛遵占城的面积不是很大，城墙坚固，建有碉楼。城内人口密集，街道、广场、商号繁多，极其富庶。居民以希腊人及亚美尼亚人为主，他们的楼房多依城墙而建，有通道可至城墙。

该城另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在某些建筑物上悬挂的高大的十字架。但城中居民并非全信基督教，也有一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由于信仰不同，居民间时有纠纷发生，每当这时，城主塔哈坦总会偏袒基督教徒。他的理由是，基督教徒多是富商巨贾，爱洛遵占城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们手中。

爱洛遵占城初为帖木儿王占领，但还是半独立状态，帖木儿王只将位于城角的堡垒凯玛赫堡占据了，赐封给外甥只汉沙。帖木儿于众多儿孙子侄中，除长子只罕杰尔外，比较偏爱长孙莎勒坛和外甥只汉沙。帖木儿王已确立莎勒坛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至于只汉沙，他自幼从军，年轻果敢，在舅父麾下屡立战功，帖木儿王让他享有很大的权力，赐封凯玛赫堡就是这种宠爱和信任的证明。

凯玛赫堡建筑坚固，地势居高临下，掌握此堡则全城及四周皆在掌握之中。而且它还是叙利亚与土耳其商队往来的必经之地，帖木儿王让只汉沙坐镇凯玛赫堡，也是以此监视土耳其和控制商队之意。

但这样一来，土耳其的利益势必受到损害。素有“雷电”之称的土耳其君主巴耶济德对此很恼怒，他一直将凯玛赫堡视若禁脔，没想到他还没有出兵占领凯玛赫堡，帖木儿王已经捷足先登了。

巴耶济德派出使者，向城主塔哈坦索要凯玛赫堡。

他的要求令塔哈坦很为难。对于塔哈坦而言，帖木儿和巴耶济德，哪一个他都惹不起。他思索了好一阵，万般无奈才客气地给使者回了话：“哪怕大王要我称臣纳贡，我都可以做到。唯独凯玛赫堡我不能献给大王。因为凯玛赫堡已经不再属于我，它现在为帖木儿王所有。”

使者将他的回复转告给巴耶济德，巴耶济德大怒，再次派使者威胁塔哈坦说：“凯玛赫堡算什么！倘若你执迷不悟，顷刻教你滚出爱洛遵占城。”

塔哈坦懒得做这种无谓的口舌之争，当即派人将他与巴耶济德交涉的经过以及巴耶济德的威胁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帖木儿王。

帖木儿王闻言，既果断又理智地向巴耶济德的皇宫派出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使者，使者转述了帖木儿王的话：“爱洛遵占城已归帖木儿王所有，塔哈坦理应受到帖木儿王的保护。”

巴耶济德自视济济武功天下群雄无出其右，哪里肯将什么帖木儿王放在眼里，他怒气冲冲地对使者咆哮：“你说帖木儿吗？他是什么人？哦，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个拐子，不是吗？一个拐子也配跟我争夺凯玛赫堡，

可笑！你滚回去吧，告诉你的主子，凯玛赫堡非我莫属！”

他的污辱被使者如实地带回了撒马尔罕。帖木儿王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三天后，他从撒马尔罕起兵，兵锋直指安哥拉。

帖木儿王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之后，才发现这些人与巴耶济德相比是多么无足轻重，在他面前，唯一强大而又对他构成威胁的正是这位土耳其帝国的君主。

土耳其位于亚洲西部小亚细亚半岛上。它东邻波斯，南接伊拉克和叙利亚，西至希腊、东罗马帝国，北邻黑海。四周高山耸立，中间为大高原。高原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严寒积雪。沿海地区则属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多雨。首都安卡拉东有三条河流，它们从南向北流，给安卡拉增加了天然的防御屏障。

巴耶济德（1389年—1403年在位）御极之后曾使土耳其帝国达到极盛时期。他尚未即位时就击溃过塞尔维亚军队，从而在科索沃战场上名声大振。即位次年，他吞并了突厥王国和土库曼王国，其后占领色雷斯和保加利亚全境，并一举征服了小亚细亚各地。回历七九八年（约1396年），在多瑙河边的尼科堡，巴耶济德率领土耳其军队大败欧洲封建主的联军，俘虏一万多名欧洲骑士，他本人亦因为这一赫赫战功而获得了“雷电”的称号。随着武功的日益强盛，他进兵袭扰臣属于帖木儿王的爱洛遵占城堡，于是，两国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回历八○四年（约1402年）春，帖木儿王率领远征军，迈出了征服土耳其国王巴耶济德的第一步。

首先，帖木儿王决定收复被巴耶济德占领的爱洛遵占城。行军途中，他又一次向巴耶济德派出使者，希望和平解决爱洛遵占城的归属。

兀鲁伯奉命参加了这次远征。帖木儿王给了七岁的孙子一支一百人的军队，这样，兀鲁伯的身份就不再是三年前的随军家属，而是一名小小的将领了。这是兀鲁伯最得意的事情，穿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铠甲后，他稚气却又不失严肃地对公主说：“公主，这次由我来保护你。”

离爱洛遵占城还有一些路程。一天，我们在山下驻营，帖木儿王派人来请公主，公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带着兀鲁伯和我匆匆来到帖木儿王的宫帐。

宫帐中早已摆好了棋具，红木棋盘和精心雕刻的棋子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帖木儿王看到公主就请她坐下了，看样子他已经等不及要与公主对弈一番。

下棋对帖木儿王来说并非玩玩而已，他将下棋看作指挥战斗，每一局都

会全力拼杀，其认真的程度在帝国尽人皆知。他又棋艺高明，除了公主，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可以与他杀个平局。

山中的风带着丝丝凉意，帖木儿王见公主穿得单薄，要努里丁取来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礼盒里放着他准备送给公主的礼物：一领雪狐披肩，可遇而不可求的纯白色，一看就知道珍稀无比。他走下座位，亲自为公主戴上披肩。

公主也许有些吃惊，但她什么也没有表露出来。披肩的纯白衬着她玉兰花一样的容颜，倒显出几分娇羞和妩媚。

帖木儿王的眼神稍稍迷离了一下，只一下。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公主与帖木儿王下棋同样每子必争，不过，偶尔遇到帖木儿王想要悔棋的时候，她也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对他的好胜之心抱着绝对宽容的态度。今天的帖木儿王好像一直不在状态，好几次他都落错了棋子，当公主想要吃掉他的骆驼或者他的战车时，他就急忙护住棋子，要求重放。他三番四次地悔棋让我实在看不过去，我不由说了一句："王，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祖父耍赖。"兀鲁伯也说。

帖木儿王置若罔闻，依然故我。

帖木儿王与公主连下了两盘棋，都靠耍赖下成了平局。第三局刚要开始，沙奈走了进来，他走到帖木儿王身边，对他耳语了几句，帖木儿王点点头，说："好的，让他们进来吧。"

公主急忙起身告辞，帖木儿王却抓住了她的手："不要走。"

公主的手指很凉，帖木儿王的眼神里再次闪过一丝迷离的光芒。公主只好重新坐下来，帖木儿王恋恋不舍地松开了自己的双手。

原来是巴耶济德派来的三名使者到了，他们带来了巴耶济德的回信。信中的措辞格外严厉，巴耶济德明确警告帖木儿王不要自寻死路。

帖木儿王不动声色地留下信件，让沙奈先将三名使者带出宫帐，分别看押起来。然后，他如此这般地嘱咐了努里丁几句，努里丁衔命而去。

第三局的棋局刚刚开始，努里丁带着三名使者中的一名回来了。使者惶恐不安地跪在帖木儿王面前，帖木儿王看了他一眼，心平气和地问道："你是蒙古人吧？"

"是。"使者回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名叫拜住。”

“我听说伯利斯拉夫手下有一支蒙古雇佣军，你们的首领叫什么名字？”

“伊尔台。”

“你与伊尔台有没有关系？”

“他是我的堂兄。”

“伯利斯拉夫堪称土耳其第一猛将，你们为他服务，可是得到他的完全信任？”

拜住明显犹豫了一下：“这个……”

帖木儿王向努里丁使了个眼色，努里丁会意，出去一趟，抱着一个盒子回来了。努里丁在拜住面前打开盒子，拜住只看了一眼脸上便露出惊讶万分的表情。

盒子里有一串红宝石项链，有一只镶满了钻石的白玉盏，有两颗价值连城的猫眼，还有一幅折叠起来的丝绸画。随着努里丁一点点将画展开，八匹神态各异、威武雄骏的宝马出现在精美的丝绸上。但这绝不是普通的八骏图，而是用了无数纯金的金片，再以金丝按着勾画的线条，一片片缝制而成的。

拜住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宝物，只觉得垂涎欲滴。

帖木儿王微微一笑，“这些是我送给伊尔台首领的礼物，请贵使务必代为转呈。另有一盒上品的珍珠是送给你的，我已命努里丁放到了你的寝帐中。待你和其他两名使者返回时，我会再备厚礼相赠。如此一来，你和伊尔台首领的礼物夹在其间，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拜住咽了口唾沫：“只是，大王厚礼相赠，又是为何？”

帖木儿王并不直接回答他的问话，而是饶有兴致地跟他探讨起族属来：“你和你的堂兄属哪一支蒙古人？”

“我们是旭烈兀汗的后人。”

“哦，是吗？我是察合台蒙古人。你可知道她是谁？”他指了指公主。

拜住的视线转到了公主的脸上。这鼓足勇气的一眼，让他不觉挺直了身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此前从未见过气质如此庄重高贵，形象又如此洁净出尘的女人，在他心醉神迷的注视中，绝没有丝毫亵渎的成分。

“是……是您夫……夫人吗？”好一会儿，他结结巴巴地问。

帖木儿王看了看公主，一抹苦笑转瞬即逝：“她是忽必烈汗的后人，元朝最后一位大汗脱欢帖木儿是她的父亲。”

拜住顿时对公主产生了一种由衷的亲近和景仰之情。忽必烈汗与旭烈兀汗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不管过去多少代，他们的血脉依旧相通。何况她是如此美丽，作为同族人，他无法不为她的仙子容貌感到自豪。

她是元帝的女儿，真正的汗裔，他站起身，从容地、虔诚地、以最纯粹的蒙古宫廷礼节重新拜见公主。

公主请他免礼。她从手腕上褪下她才戴上不过几天的玉镯，请努里丁交给拜住。

“在这里能见到旭烈兀汗的后人真好。这对玉镯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把它们送给你的妻子。”

拜住再次叩谢公主的恩德。

这以后的谈话变得异常融洽，拜住将他所了解的关于土耳其军队的所有情况全都对帖木儿王和盘托出。

在他拜辞即将离去之时，帖木儿王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巴耶济德这个人的？”

拜住回答：“他是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君主，任何时候，他都会勇往直前，绝不退后。”

当宫帐中只剩下帖木儿王、公主、我和兀鲁伯时，帖木儿王拿起了一个棋子，对公主笑道：“巴耶济德勇往直前，绝不退后，而我必要时是会退后的，就像……”他将棋子放在棋盘上，“我会悔棋一样。”

这一局，帖木儿王赢了，赢得干脆利落。

第二天，帖木儿王下令释放了巴耶济德的三名使者。他信守诺言，果然为他们各自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物。三名使者在得到礼物的同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瞒过他们的君主和主将伯利斯拉夫。因为他们的君主和主将一向疾恶如仇。

数日后，帖木儿王指挥大军包围了爱洛遵占城，只一日便攻下城池。而后，他继续挥军向土耳其境内纵深推进，沿途攻城破堡，势如破竹。不久，帖木儿军围攻土耳其军事重镇西瓦斯城，城中守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派人向巴耶济德求援。正在围困君士坦丁堡的巴耶济德听说帖木儿王已攻入土耳其境内，忙派太子苏来曼统率二十万大军火速驰援西瓦斯城，他自己则统率大军准备返回安卡拉部署城防。

但是，帖木儿军所拥有的强大的攻城力量远远超乎巴耶济德的想象，在

苏来曼的援军赶到之前，帖木儿军已经攻下西瓦斯城。这时，帖木儿王的侦察兵送回情报，巴耶济德正在返回安卡拉的途中。帖木儿王对这个情报进行了分析，当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转向南部崇山开进。

巴耶济德得知帖木儿王攻陷西瓦斯城后非但不向安卡拉进军，反而率军向南逃遁，他并未认真思索这一安排的真正意图，而是单纯地认为这是帖木儿王慑于他的威名，不敢与他的主力交战。于是，受这样一种轻敌的心理支配，他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下令追击帖木儿王。

不久，帖木儿王在南山的丛林中与巴耶济德玩起了老鼠躲猫的游戏。

那些日子，我们几乎每天在山林中来回穿梭，一追一躲间，帖木儿王一直命令军队尽量避免与巴耶济德正面交战。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拜住会说巴耶济德是位勇往直前的统帅，他的“勇往直前”在最初的确让我们吃足了苦头。一天，当我们刚刚下马，休息了尚且不到半个时辰，便又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刚刚打开的包裹，一边怒气冲天地抱怨道：“这老头儿到底要干什么？”

那一年帖木儿王已是六十六岁高龄，虽然他的精力依旧充沛，头脑依旧清醒，可是在我的眼中他毕竟已经衰老了。

公主敏捷地跃上马背，她的骑术不亚于任何男人，这也是她最令我惊叹的地方之一。对于我的抱怨，她有意模仿着我的语气，乐呵呵地说道：“我想啊，这是老头儿又要悔棋了。”

我一下子望到了她幽黑的眼眸深处。

如同一道明亮的闪电撕开了重重迷雾，我第一次隐隐萌生了这样的念头：长生天让她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为了安慰帖木儿王那颗既孤独又寂寞的王者之心。

没有错，这就是那一刻长生天给我的启示，事实上，她是帖木儿王此生唯一的、真正的知己。

而图玛王后只是帖木儿王的妻子，艾库、沙奈这些人只是他的战友。

公主并没有觉察到我失落的心情，依然用欢快的语调安慰着我：“巴耶济德一定快被气疯了。等他变得越来越摸不着头脑，老头儿的悔棋战术就奏效了。”

这些话后来不知怎么传到了帖木儿王的耳中。一天傍晚，在我们终于被允许宿营时，努里丁带着一盒精制的点心出现在我们简单搭建的蒙古包里。他很得体地说——当然，也有几分希望我们领情的意思——这些点心是帖木儿王一宿营就吩咐御厨特意为公主、兀鲁伯和我制作的，连王自己都还没有舍得尝上一口呢。

公主拿出她珍藏的茶叶，要我去煮一壶清茶，她热情地挽留努里丁与我们共享这顿“丰盛”的晚餐。当茶香开始飘满整个蒙古包时，帖木儿王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此，他的解释是，他巡营恰好路过这里。

那一晚的茶点令我以前参加过的所有奢华宴会都为之黯然失色。因为帖木儿王不再表现得高高在上，而是心甘情愿地变身为一个平易近人的居家老祖父。看他有点费力地盘起双腿，我和兀鲁伯坐在他的身边，肆无忌惮地欺负他，趁他只顾与公主闲聊，悄悄从他的盘子里拿走所有的点心，甚至不肯给他续满茶水。

那个晚上，他一直那样贴心地假装无视我们的恶作剧，他的愉快绝没有丝毫做作的成分。因为，他终于又能与公主在一起了。前段日子，他指挥着令人厌烦的逃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顾上跟公主见面。

当他向公主告辞，却又久久望着公主无法离开时，我再次清楚地意识到，岁月无情，帖木儿王已垂垂老矣，如果有一天他必须依靠回忆来打发剩余的时光，那么，他最希望记起的，一定莫过于公主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眸。

他瘸着一条腿走到了他的坐骑前面，不知为什么，过去许多年我都对他的腿伤视而不见，此时此刻却突然觉得他其实很可怜。

是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腿有残疾的老头子！他得到了天下，却从来不曾得到他此生最想得到的东西。

如果他知道我的怜悯，不知道他是会羞愧，还是会恼怒？

挥别的一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说的：“虽然老头儿喜欢悔棋，不过他要是遇上公主这样的对手，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喽。”

就是这句话，让我明白他听说了我和公主的对话。

不出帖木儿王所料，这种疑兵四伏、行踪不定的“悔棋战术”渐渐让土耳其军队心烦意乱，疲惫不堪。两个月后，帖木儿王见时机成熟，便在一个晚上悄然离开了蔽身的丛林，率军直扑安卡拉这个敌军的心腹要地。

帖木儿王出其不意的战术打乱了巴耶济德的部署。为了保住安卡拉，巴耶济德不得不撤离南山，在安卡拉城堡前迎住帖木儿王，以期与帖木儿王决一死战。这时的巴耶济德尚未意识到，从南山开始，他已经处于帖木儿王的掌握之中，他甚至忘了，他面对的敌人不是欧洲骑士，而是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拐子帖木儿”。

两支劲旅相逢于安卡拉城堡下，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由于军队人数远远不及对方，帖木儿王召开了大战前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对军队的进攻队形和战略战术重新做出部署。首先，他仍然将军队

一分为三，由沙奈这些老将率领右翼军，由沙哈鲁、皮儿等王子们率领左翼军，他自己则坐镇中路，统领全局，运筹帷幄；其次，考虑到土耳其军队曾经驰骋欧罗巴山谷，骁勇善战，他将重骑兵排在最前列，而不像过去一样放在中间。轻骑兵布置在第二梯队，步兵则放在最后用于防卫。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就形成了纵深中的梯次配置，正好可以应对巴耶济德喜欢采用的猛打猛冲、一味用强的战术。

根据战前掌握的情报，帖木儿王甚至对三路大军进攻路线、作战目的、进退时机等细节都一项一项做了详细的、明确的安排，这一点也与他往常指挥作战的风格有所不同，比如在征伐金帐汗国、波斯、印度等地时，在确保总体战略方针不变以及服从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前提下，他一般都会放手让将领们各自发挥所长，而不会细致到每一个作战细节都由他亲自布置。

另外，从表面看，左、中、右翼的战斗序列如出一辙，配合以具体战术则显示出无穷变化，这一点很快在未来的大战中显现出来。

土耳其方面同样将军队部署成左、中、右翼三块阵地，它的左翼军主要由塞尔维亚人组成，战斗力相对中路军和右翼军较弱。帖木儿王的老将们得到的命令是速战速决。塞尔维亚人虽然英勇顽强，可是在遭到像决堤的大河一样凶猛的重骑兵的猛烈攻击下，仍然付出惨重的伤亡，不得不率先退出战场。右翼军一旦得手，便按规定迅速收兵向中路军靠拢。

中午时分，王子们率领的左翼军开始进攻土耳其的右翼军队，土耳其最著名的猛将伯利斯拉夫在这里坐镇指挥，他是一位威名仅次于巴耶济德本人的常胜将军。左翼军的重骑兵无法冲开伯利斯拉夫的阵地，被迫撤退，伯利斯拉夫命令伊尔台和拜住追击败军，就这样伊尔台率领的蒙古雇佣军被一步步引到了左翼军的第二阵地，陷入轻骑兵的包围之中。

帖木儿王神奇地出现在两军阵前。他以同族之情劝说伊尔台归降，他的劝说得到了拜住的从旁协助，终于，伊尔台被说服，下令部队停止抵抗。

蒙古雇佣军的临阵倒戈给了伯利斯拉夫致命一击。这支蒙古雇佣军曾追随伯利斯拉夫转战欧洲战场，无往不胜，如今好比一只持刀的手臂被砍，伯利斯拉夫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与帖木儿的左翼军作最后较量。

厮杀的战场，伯利斯拉夫与左翼军的两位王子相遇了，他们是沙哈鲁和沙乌可，两位王子配合默契，伯利斯拉夫在大腿上中了沙乌可一刀之后，肚腹又被沙哈鲁用长枪刺穿，虽然一名侍卫拼死将他抢救出来，他却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伯利斯拉夫的死讯传出，土耳其右翼军不堪再战，或逃或降。

在左右两路大军捷报频传之时，已回到中路军指挥战斗的帖木儿王却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之中。帖木儿王面对的对手是巴耶济德本人，而帖木

儿王将最强悍的重骑兵、最矫捷的轻骑兵全都布置在了右翼和左翼，这是他最冒险的一次安排，他将自身置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当中路军的重骑兵与轻骑兵皆被巴耶济德击溃之后，他所能依靠的，就只剩下作为预备队的步兵了。

时间在巨大的伤亡中一点点逝去，无论败退下来的重骑兵、轻骑兵还是步兵都没有多少箭矢可用了。帖木儿王生平第一次做好了战败的准备，即便如此，人们在他的脸上依然看不到丝毫绝望的情绪，他甚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着、冷静、坚定、乐观。就算是垂死挣扎的悲壮也并非毫无意义，在这生死一线间，老将和王子们及时赶到了，差不多山穷水尽的中路军一下绝处逢生。

至此，帖木儿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的战术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竟把全军覆没的危险留给了自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那种几乎毫无胜算的情况下，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死神能够屹立不倒的，除了帖木儿王，恐怕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人了。

自以为得到战神垂青的巴耶济德转眼处于三支劲旅的夹攻之下，他将所有的主力都布置在第一线，预备队不过是个摆设，时间一久，将士力不能支，战场指挥失灵。眼看大势已去，巴耶济德收拾残兵败将万余人企图突围，在突围的混战中，竟然马失前蹄，被艾库走马生擒。

只有太子苏来曼侥幸逃脱，帖木儿王不予追击，收兵清点战果。安卡拉一役，帖木儿王歼敌五十万，生擒巴耶济德，至此彻底征服土耳其。

安卡拉之战的胜利，从根本上奠定了帖木儿王在中亚和西亚的霸主地位，至此，帖木儿王建立的庞大帝国统一了支离破碎的三大汗国疆域，其辖境不仅包括河中地区、花剌子模、里海附近地区、阿富汗的境域，而且包括伊朗、印度、伊拉克、南高加索局部地区和西亚许多国家。

成功，让帖木儿王更加迫不及待地希望创造出超越成吉思汗的功绩。他将他最后一个对手确定为中国的永乐皇帝。

肆

安卡拉会战期间，有两位西班牙使者正在城中。

这两位使者是统治着卡斯提亚及雷翁两地的西班牙国王亨利三世派来的，他们留在安卡拉城的目的，原为就近考察帖木儿王和巴耶济德的军队实力，以及对立双方社会、经济、民族组成及分布状况，借此预判谁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没想到战争开始后，他们想离开也离开不成了。

俟安卡拉会战结束，他们寻机向奉命检视府库的沙奈陈明身份，沙奈热

心地将他们引见给帖木儿王。帖木儿王早知道西班牙是西方一个国力富强的基督教国家，也有与亨利三世通好之意，于是，他在城中厚待两位使者，并托他们带给三世丰厚的礼品。此后不久，他又派专使出使西班牙，除所致书函、馈赠珠宝外，帖木儿王还将两位信奉基督教的美女赠送给亨利三世。这两位美女一个是匈牙利的玛丽亚，一个是希腊的安芝莉娜，她们都是皇族之后，我见过她们，她们的确白皙美丽。其中，我尤其欣赏安芝莉娜，我就是从她身上留下了希腊人风度优雅的印象。

想必亨利三世得到如此厚赠内心一定十分喜悦吧，通译为他朗读书函时，耳朵里又满是帖木儿王对他的颂扬之语，两国的友好之门已经拉开，他慷慨地将两位美女赐给他亲信的贵族，同时决定再派使者出使帖木儿帝国，进一步敦促两国外交。这一次，他派出的使团由三人组成，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作克拉维约的人，他日后写过一本著名的游记，记述了从回历八○五年至八○七年（约1403年—1405年）间他在途中的一切见闻。关于玛丽亚和安芝莉娜的消息也是他告诉我们的，他说，在西班牙国内，她们已成为诗人们竞相吟哦的对象。

帖木儿王确实征服了土耳其，与此同时，他也遗憾地失去了爱孙莎勒坛。为了实现当年他尚未御极之时对云娜和忽辛许下的诺言，他让皮儿代替他的哥哥成为帝国新的储君。

回历八○七年（约1404年），帖木儿王决定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为他的几个孙儿同时完婚。几位即将成婚的王孙之中，有一个就是兀鲁伯。

一天，我刚刚吃过早饭，阿亚出现在欧琳堡。她来得有些突然，不过，看得出公主很欢迎她的到来。趁着她和公主交谈的时候，我只向她打了个招呼就回到了我的工作间。当时，我正在设计一支难度不小的梅花簪，按照我设计的式样和尺寸，匠人用纯金精心为我打制了梅枝和十八个花形外壳。

现在，我需要琢磨的是如何将十八粒红宝石全都雕琢成梅花的样子，使它们正好能够嵌入到每一个花形外壳中。

我所使用的红宝石可是名符其实的巴剌思红宝石。

巴剌思红宝石堪比美艳的贵妇，量少而质优，仅在巴达克山的一段山岩中可以采到，是以极其珍贵。帖木儿王从忽辛手中取得巴达克山后，立即派出重兵看守红宝石矿脉，禁止任何私人入山采矿，如有违反，格杀勿论。至于官采的红宝石全部归帖木儿王支配，他常用红宝石赏赐功臣，或者作为礼品赠送他国，因为这个缘故，拥有巴剌思红宝石往往象征着荣耀。

按照我的要求，匠人制作花形外壳时都有意制成了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样子，看起来就像真正的梅花一样，然而这样一来，我工作的难度就增加了，我需要对每一粒红宝石都经过仔细研究，然后才能确定哪个花形外壳里用哪粒红宝石。只有确定了这件事，剩下的事情才能进行。

经过几年的时光，所有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不欢迎被别人打扰，不管这个人是谁。

阿亚当然也不例外。

可我今天注定要被打扰了，我刚刚拿起一颗红宝石，对着阳光仔细观察它的时候，我听到公主在门外轻轻地唤了我一声。

我打开门，公主果然站在门外。

“有事吗，公主？”公主是我唯一能够容忍的人，即便如此，我对她说话的语气仍带有些许急躁。

“塞西娅，你今天得跟阿亚回家一趟。你的梅花簪我会帮你收好，等你回来后再做好了。”

“为什么？不能等我做好后再回家吗？”

“不能。你今天就得走，阿亚在等你。”

我突然想到沙奈：“是不是沙奈生病了？”

“不是，是有别的事情，很重要。塞西娅，你收拾一下，看有什么要带的，可以带给沙奈。”

我不情愿地站了一会儿。虽然我很想把梅花簪做完再跟阿亚回去，可公主让我立刻就走，我不能违背她的意愿。何况，可能家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否则阿亚也不会急匆匆地跑来接我。

前些日子，我用缠丝玛瑙给沙奈做了一把很漂亮的牛角酒壶，我本来还想再给他做几只与之相配的酒杯，可我手里的材料刚好用完了，我只能等到下一次再为宫廷中制作玛瑙用品时设法留下一些上好的材料，然后将全套酒具完成。

我是阿亚的外孙女，她的许多品质都被我继承下来，比如，我像阿亚撒谎时不会脸红一样，当我将宫廷中的金银玉石、珍珠玛瑙克扣下来挪作他用时，我也决不会为之心虚慌张。

帖木儿王是个将目光注视着世界的男人，他不会关心宫廷里面交给我的材料是否用量正好，何况还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本来会出现损耗。其实，我心里并非不清楚，帖木儿王虽然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但他绝对不是个傻瓜，对于我的小心机，他并非一点没有觉察。可是他太爱才，我天赋的才华成为他无限纵容我的理由。因此，虽然我大方地给公主、沙哈鲁、兀鲁伯、索度夫妇、阿依莱、阿亚、沙奈每个人都赠送过不少于一件的、即使在宫廷也很难见到的由我亲手制作的礼物，却没有一个人深究过我为何能够如此出手阔绰。

对于我的贪婪，帖木儿王可以不追究，其他人为什么也都选择装聋作哑？许多年后回想起来，我想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当我最初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人们不会想到我有足够的胆量将宫廷里的珠宝据为己有；而当我一天天长大之后，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他们注意力放在我对珠宝的鉴赏力和制作首饰器具的非凡才能上，至于其他的，他们一方面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如果连帖木儿王都不闻不问，他们又何必庸人自扰？

偶尔我会想，不知道公主是否发现了我的秘密？我所做的一切即使可以瞒得住沙哈鲁、阿依莱这些粗心的男人们，可以瞒得住一年只能见上几面的阿亚和沙奈，却也恐怕瞒不住她。

对于我所做的一切，她一定心如明镜，可她什么都没有说过，更没有询问或者责怪过我。

公主真是奇怪的女人，她是那么美丽、娴静、高尚，然而对于我的一切恶作剧，她都抱着绝对宽容的态度。

我能体会到她有意无意的放纵，她钟爱我，也钟爱所有的孩子，她喜欢看着她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生活。

我将玛瑙酒壶包好，还有一块中国的丝绸面料，我也一并打在包裹里。我看见公主很珍惜地把我制作了一半的梅花簪连同红宝石全都放进我屋中的箱子里，我突然对她恋恋不舍起来，我问她：“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公主笑着摸了摸我的脸颊：“你和阿亚先回去。说不定有什么好事情呢，你要尽快告诉我。”

我觉得她说话的语气很神秘，笑容也很神秘，我的好奇心被她神秘的语气和微笑激发起来，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感觉，这使我一反常态地想要早些跟阿亚回家了。

从撒马尔罕到碣石城，旅途是寂寞的，阿亚什么都不肯跟我说，我也懒着问她。我们只顾默默地赶路，当我们的马车终于停在家门前时，天色已经擦黑了。

沙奈从大厅跑出来，扶阿亚和我下了车，然后拉着我的胳膊，近乎小跑地把我带到我的房间里。

我的房间里油灯已经点起，我突然看到原本属于我的床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四十岁左右、皮肤和身材都保养得很好的丰韵犹存的妇人，一个是年方十四五岁、像中国瓷器一样精致的少女。

我奇怪地看着她们，她们在我的注视下默默地站了起来。

“乌扬依霞，这就是塞西娅。”

乌扬依霞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的心猛地跳动了几下，像石头抛入海子中，泛起一圈一圈的波纹，接着又平静如初。

乌扬依霞!

没错，我比任何人都更应该不会忘记这个名字。

当然，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并不经常想念这个女人。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她是我的生身母亲，她本应该与我血脉相通。问题在于，随着时光的流逝，她留在我心里的一道一触即破的伤口开始结上厚厚的血痂，后来，血痂也掉落了，只在那个位置留下一道难看的疤痕。

我内心的伤痛平复了，我甚至时常忘记我有过这样一位母亲——她几乎想要溺死我，后来又离我远去，杳无音信——我试图不让自己忘记她，为了记住她，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憎恨她。然而，就连这样一件事我也开始力不从心了，我发现自己一点都不恨她，因为不恨，我也就越来越难以想起她，偶尔想起，又总带着些许好奇。我曾经怀疑她是不是早已经死去，果真如此我倒如释重负。

可是……

可是，长生天一定想跟我开个玩笑吧，就在我决心将她埋在记忆深处时，她竟神奇地站到了我的面前。

我得说，长生天的这个玩笑我真有些消受不起。

沙奈不了解我的感受，还在忙着向乌扬依霞介绍我，他的絮絮叨叨在我听来是那样兴奋：“乌扬依霞啊，这就是塞西娅，你的女儿。你看到她眉间的金星了吧，你一定已经不认识她了……”

乌扬依霞上前，拉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心温热、潮湿，不像公主的手，公主的手总是很凉。

“塞西娅。”她叫了我一声，泪水潸然而下。

我强压住要挣脱她的冲动。我承认，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她风采迷人，我并不怨恨她，我已经把她忘了，我只是对她亲热的表示极端不适应。

有什么办法呢，我长大了，或许因为这样我的心也变老变硬了，我对这份从天而降、突如其来的亲情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

“塞西娅。”乌扬依霞的泪水淹没了她的声音，我能感觉到，见到我，她是那么激动。

是啊，她没忘了她的身份——她是母亲。忘了身份的人是我，曾几何时，我是她的女儿？

“塞西娅，快叫妈妈。”沙奈焦急地催促着我，他这样对我说话使我感到他仍旧把我当成了小孩子。

我掩饰地将目光移向乖乖地站在乌扬依霞身后的那个女孩身上，女孩长得很像乌扬依霞，皮肤细白，眉眼清秀。

不知道她与年轻时的乌扬依霞谁更美丽？

“塞西娅，你一定还在恨着妈妈吧？”

乌扬依霞拉着我的手不放，我不得不收回心思，对她微笑了。我说：“我不恨你，妈妈。”

我叫出这一声妈妈十分自然，好像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这样呼唤着她一样。再说，我为什么要恨她？如果不是因为她抛弃了我，我的命运轨迹可能会折向另一个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她的无情对我并非全无益处。如果我站在她的角度考虑一切，我有必要替她辩解一句，她当初抛弃了我，恐怕正是秉承了长生天的旨意。长生天让她用这种方式成全我成为今天的塞西娅。

阿亚不是也说过吗？那个算卦的老人断言，乌扬依霞成年后将承受骨肉离散的痛苦，但她承担的一切痛苦都将成为她的孩子们的福荫。老人没有说错，她的痛苦是我的福荫，若非如此，恐怕我也不会遇到公主。

我的平静显然出乎阿亚的意料，我瞥眼她满脸惊讶的表情，不由心中微动。阿亚担心我不会原谅乌扬依霞，她紧张得一路上都不敢对我说些什么，现在，她的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她坚定的眼睛里浮出一层薄薄的水雾。

“塞西娅，你真的不恨妈妈？你真的可以原谅妈妈？”乌扬依霞仍然不敢相信我轻而易举就原谅了她的事实，她把我的手抓得很紧，她对我看也看不够，如同怕我跑了一样。

我有点厌倦，为了让她安静下来，我岔开话题：“妈妈，这个孩子……”我示意站她身后的女孩。

乌扬依霞上当了，她放开我的手，将女孩拉到我的面前：“塞西娅，她是你的妹妹，叫赛。赛，这是姐姐，是妈妈给你说过的眉间长着金星的姐姐。”

赛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摸了摸她可爱的脸颊，轻声说道：“赛，你长得真漂亮。”

赛羞红了一张脸。她娇羞的样子格外迷人，我有一点点感慨。该怎么说呢，长生天一下赐给我两位亲人，我和赛孕育在同一个女人的怀中，虑及这一层，我想不对她亲近也难。

“塞西娅姐姐。”赛低低地唤了我一声。

为了不再直接面对乌扬依霞的泪水，我拉着赛的手坐回到我的床上。“赛，让我看看你的耳朵，我要给你设计一副翡翠耳环。你的脸形偏于细瘦，或许戴一副宝塔形状的耳环才好。唔，我是说，像宝塔，还要有所变化才好。不过，究竟怎么做些变化，还得让我好好想想。”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赛兴奋地问我，她脸上羞涩的红晕稍稍消退了一些，明亮的眼睛里闪现着稚气的焦急。

“真的，很快。”

“人们都说，能戴上金星塞西娅设计的首饰，是女人最大的福气。”

“是啊，我愿意你戴上我的福气。”

“谢谢你，塞西娅姐姐。妈妈，你听到了吗？塞西娅姐姐说，她要为我设计一副耳环。”

乌扬依霞含泪点头，她当然听见了。

一直没机会说话的阿亚一反常态，老泪涟涟，她哽咽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塞西娅，你的耳环能在你妹妹大婚前设计出来吗？”

“大婚？”我讶然。

“你忘了吗？帖木儿王要在出征前为几个孙儿完婚……”

帖木儿王要在出征前给几个尚未成婚的孙儿一并完婚这件事我当然不会忘，我设计的梅花簪就是为大王后图玛参加婚礼使用的。只是，我从未想过这件事与我母亲突然回来有什么联系。

“那又怎么样？”

“你妹妹，就要做兀鲁伯的新娘了。”

这个消息真是让人震惊，而我，也的的确确地为之震惊了。在我眼里，兀鲁伯还是个孩子，虽然我知道这个孩子也在此次的成亲之列，可我万万没想到他要娶的竟是我的同母妹妹赛。

“塞西娅，妈妈这次回来，一来是为了送你妹妹完婚；二来呢，是想看看你，看看你外祖父、外祖母。”

我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脑子里仍在飞快地思索着这段姻缘的起因。我百思不得其解，阿亚帮了我一把，她略嫌冗长的解释让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那一年，乌扬依霞离开家后，遇上了她现在的丈夫，他们在帖必力思成亲，后来为了生意上的事去了东察合台汗国。在东察合台汗国，乌扬依霞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多斯特。五年后，她又生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就是美丽的赛。

小王后图兰的父亲黑的儿火者在回历八○一年（约1399年）去世，他的一个儿子沙麻只罕继承了他的位置。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年轻人，他试图摆脱帖木儿王对东察合台汗国的控制，因此在登临汗位的第五年率领军队夺回了被帖木儿王强行占领的军事重镇阿克苏。

帖木儿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对立和背叛，他立刻出兵进攻东察合台汗国，同时将黑的儿火者的另一个儿子纳失罕扶上汗位，与沙麻只罕分庭抗礼。帖木儿王又一次侵入东察合台汗国时，乌扬依霞的丈夫到中国和蒙古做生意还没有回来，多斯特参加了沙麻只罕的军队，被沙麻只罕留在身边。他作为沙麻只罕的侍卫奋不顾身地抵抗帖木儿王的进攻，帖木儿王在战阵中看到他的英勇，下令将他生擒。

战斗结束，多斯特成为帖木儿王的俘虏。乌扬依霞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带上女儿站在帖木儿王回师的路上请求面见帖木儿王。一开始，她在军队中引起一些混乱，当帖木儿王得知有个自称乌扬依霞的女人请求见他，他不由将信将疑，让人将乌扬依霞带到他的面前。

乌扬依霞的模样没有太大的变化，帖木儿王一眼之下便认出了她。二十多年后，沙奈和阿亚的女儿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惊喜。乌扬依霞请求他放过多斯特，帖木儿王大度地同意了。多斯特被带到他的面前，在乌扬依霞的劝说下，他同意投降，做帖木儿王的侍卫。帖木儿王十分高兴，下令设宴款待他们母子三人。宴会中，帖木儿王看到赛长得如花似玉，便提出将她许配给孙子兀鲁伯……

第九章 魂 之 挽 歌

壹

二十四年后，母亲终于回到了她的家乡。在她返回东察合台汗国的时候，她说，她和丈夫会尽快回来。

我看着母亲想，母亲或许直到时光过去了二十四年，而她的小女儿也即将嫁为人妇时，她才体会到阿亚的良苦用心。

当年，如果不是阿亚狠心将我从她身边夺走，一个刚刚失去丈夫又生下孩子的年轻女人，就不会离开家，从而开始新的生活。

事实上，若非阿亚用她的残酷，也就不可能换得母亲的自由。

每逢大军出征前，帖木儿王都会选择在平原之上建起营帐，同时征调大军屯住于此。帖木儿王喜欢自称成吉思汗第二，他征服的领土与成吉思汗虽还不能完全相比，但有一点他确与成吉思汗相似，那就是，他终生不离马背，每逢转战，或是临敌部署，或是亲身冲杀于敌阵之前。

营帐建起后，帖木儿王带着他的一位或者两位后妃住进其间最大的一座帐幕。大军陆续开至，各部落皆按照指定方位安营，每日都有各军将领在帖木儿王的帐幕中出出进进，汇报各部落的人数、位置以及装备情况。

二万余座帐幕依河而建，那情景可谓壮观至极。数十万人要吃要喝，商人们自然不会放弃这绝好的赚钱机会。就在帐幕之间，随处可见正在营业的随营饭馆及肉店，还有一些零担商贩见缝插针，在士卒之间转来转去，叫卖熟肉及烤肉。

行营中不光有肉类食品出售，面包师也升起面包炉烤制面包，还有一些商贩摆设水果摊或向士兵兜售喂马的大麦。帐幕之间还新修了浴室，浴室中的热水池每天都注入烧好的热水，供即将出征的将士洗浴。可以说，帖木儿王的行营就是一个市场，形形色色的行当应有尽有，而且，为方便众人寻觅，各行生意都在指定地点设立商肆，各人忙于各人的生意。

这是独一无二的场面，来自西班牙的使节克拉维约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情景时真是惊奇万分。

数年征战，一个庞大的帝国出现在一片广袤的大地上，几乎囊括了整个中亚和西亚之地。克拉维约不能不对这个魔术般出现的帝国怀有一颗探究之心。

帖木儿王在华丽的宫帐赐宴西班牙、埃及使节以及明朝使臣。所有的人一起举杯恭祝他健康，他目光炯炯，笑声豪迈，毫不客气地将明朝派来催贡的专使傅安从上座撵到了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下首的位置。本来，傅安并不是第一次出使帖木儿帝国的明朝官吏，对于他的博学多才，特别是对于他所代表的国家，帖木儿王一直给予相当的礼遇，甚至上首的位置，也曾经是大明使臣的专座。

但是现在，帖木儿王竟然将属于明朝使臣的礼遇，毫无道理地转给了刚刚到来的西班牙使节。

傅安心中不悦，可是对于刚愎自用的帖木儿王，他也不好过分指责。他委婉地、但是态度严正地表明，他此来是奉明朝皇帝之命前来催贡，自明太祖朱元璋病故，帖木儿王不复履约向明朝进贡。

帖木儿王轻慢地一笑，让通译将他的话照直译给傅安："我只给洪武皇帝进贡，现在的皇帝我不认识。"

傅安正欲据理力争，却遇到沙哈鲁忧虑的目光。他顿时明白了这不过是帖木儿王计划中的一部分。武功强盛、所向无敌的帖木儿王一定早有预谋，断绝岁贡只不过是他彻底与明王朝决裂的开始。

果真如此，帖木儿王的下一个军事目标，想必就是明朝吧？

不会错，一定不会错。傅安蓦然觉得心头一阵寒冷。

这就是人心。人心从来都是不会知足，特别是对于帖木儿王这样野心勃勃的君王而言，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安于现状，永远都要觊觎着下一个目标。虽然他所建立的帝国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至锡尔河和印度德里，北抵高加索，南临波斯湾，算得上关山万里，但是他所拥有的并不能代替他对明王朝的渴望。

那一片富饶的土地，他一生都对那里梦寐以求。

宴会结束时，帖木儿王命人扣押了傅安一行。事实上，早在他断绝对明王朝的进贡之时，他就已经做好了征服明王朝的一切准备。

东征中国，这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帖木儿王用他富有煽动性和鼓动力的演讲说服了这些人。他说，这一次用兵中国，是为征服异教徒，扩张伊斯兰教的势力。何况明朝在洪武皇帝去世之后，发生了叔侄间争夺皇位的战争，永乐皇帝虽然取代了建文帝，但他的地位并不完全稳固。因此，他认为这是真主赋予他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必须按照真主的指引发动圣战，也只有这样，他才能重新据有成吉思汗曾经据有的疆域。

帖木儿王认为他有足够的把握征服明朝，这是他以近七十岁的老迈之躯御驾亲征的动力所在，他甚至发下宏愿，三年后他会将首都迁到北京。

回历八○七年五月十三日（1404年11月27日），帖木儿王下令出征。正是严寒季节，大军涉冰水渡过锡尔河，来到昔日的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驻扎。这时，一直处于逃亡状态但仍拥有一定实力的脱克汗遣使来见帖木儿王，请求出兵协助帖木儿王征灭中国。对于脱克汗发出的修好信号，帖木儿王欣然接纳。作为回报，他承诺一旦战争结束，他将帮助脱克汗重新据有金帐汗国的汗位。

帖木儿王居住的宫帐无端起火，众人皆认为不祥，陈请回师，帖木儿王不为所动。在他的坚持下，大军继续前进，回历八○七年八月十日（1405年2月10日），帖木儿王旧疾复发，病倒在行军途中。

在帖木儿王生命的最后八天里，欧乙拉公主一直悉心照顾着他。这对帖木儿王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的安慰。在他健康地活着拥有睥睨群雄的权势时，他从来不曾得到过这个女人。可是，当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却如同一个温柔的情人一样不辞辛苦地守候在他的身边。

虽然高热不退让帖木儿王十分痛苦，他的意识却始终保持着清醒。一天，他感叹地对欧乙拉公主说："我本来想让你住进紫禁城，听说，那里的建筑像大都城一样壮丽。可惜，我无法实现我的愿望了。"

欧乙拉公主温柔地回答："大都城已经被烧掉了，我再也回不去了。幸运的是，您给了我欧琳堡，那里才是我的家。"

帖木儿王惊奇地注视着欧乙拉公主。这个女人，永远让他琢磨不透，然而，无论他是否了解她，与她在一起，总会让他如沐春风。

"欧乙拉。"

"您说。"

"沙哈鲁什么时候能回来？"

"应该快了。已经将您的命令派快骑传给他了。"

"其实……"

"什么？"

"沙哈鲁才是一位真正的人君之选。"

"您说得对，我也这样认为。"

"可是，我还是要选择皮儿作为我的继承人。"

"我理解。"

"真的吗？你真的能理解吗？"

“是的，因为您身上具有的一些品质与我的先祖成吉思汗很相似。”

“哦？那是什么？”

“坚定的意志，宏伟的抱负，杰出的才干。还有，冷酷与仁慈、狡诈与守信兼而有之的性格。这些，您都与成吉思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帖木儿王的脸上倏忽闪过一丝伤感的、如释重负的笑意：“谢谢你，欧乙拉。你知道吗？在我死去之前，能够得到你这样的评价，我死而无憾了。可惜，我始终没能建立起超越成吉思汗的功勋。”

“您尽力了。有些事情即使您没能做到，您也应该原谅自己。”

“是的，我尽力了，我当然会原谅自己。”

欧乙拉公主向帖木儿王微笑，她的手顺从地放在帖木儿王的手心里。

“欧乙拉。”

“您说，我在听。”

“在我活着时，能够遇到你，我怎么能不对真主充满感激！”

“在您活着时，我能够来到您的身边，这一切都是天意。”

“如果我告诉你，我一直钦慕着你，你会怎么想？”

“我，终生不会忘记这种荣幸。”

“是吗？”

“是的。”

帖木儿王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欧乙拉公主略显疲惫的脸上。他觉得不可思议，陪他度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的，不是图兰，不是图玛，而是这个他得不到的女人。

“欧乙拉，你知道吗？”

“什么？”

“我昨天梦到图兰了，她还是那么美丽，婀娜多姿。”

“您很想念她，对吗？”

“是啊，她是我一生中最钟爱的女人。”

“我知道，她配得到您的钟爱。”

然而，真是这样吗？在我的印象里，图兰小王后却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她只知道毫无节制地占有和挥霍帖木儿王对她的宠爱。她的心胸也不是那么宽广，她一直都在嫉妒着她的姑姑图玛和与世无争的欧乙拉公主。在她活着时，有一个阶段帖木儿王对大王后的感情很疏远，也很少邀请公主参加宫廷举行的宴会……

即便如此，欧乙拉公主此时对于图兰的赞美却是发自内心的。

一种愉快的眩晕缓慢地袭来，帖木儿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公主，我累了。"公主回答："您再睡一会儿吧。"然后，帖木儿王在欧乙拉公主的注视下合上眼睛，陷入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沉睡。

八月十八日，沙哈鲁从左翼军赶回本军大营，他走进父亲的大帐时，正看到欧乙拉公主细心地将帖木儿王的双手叠放在胸前。

帖木儿王的遗容平静安详。

贰

帖木儿终究没能成为成吉思汗第二。

临终前，他生平第一次久久握着欧乙拉公主的手，微微感叹："我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看到我创建的帝国将因为我的死亡而四分五裂。"

他毕生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却终究只能带着这个梦想离开人世。他去世那天，天气出奇的冷，公主用一种令人赞叹的镇静为帖木儿王处理后事。沙哈鲁一直默默地站在她的身后，许久，她对沙哈鲁说了一句话，语气充满平静："你的父亲一定想去看看他崇拜了一生的人吧？"

沙哈鲁无法回答。

心绪犹如摇曳的烛光舞动飘浮，沙哈鲁突然发现他的意识冻结了，他需要，不，太需要公主替他做出某种决定。

或者助他一臂之力。

这个像水晶一样纯净却看不到内心的女人，这个令他和父亲在内的任何男人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此刻竟然成了他的力量与依靠。

"该怎么办？"他问，声音像个孩子一样无力。

公主回头看着他。

沙哈鲁的身上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颤抖。他虽然是帖木儿的儿子，个性却不完全像他的父亲。他天性中柔弱、仁慈的一面，倒是很适

合治理他父亲靠征服匆匆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

“该怎么办？”他又问，一双眼睛祈求般地盯着公主的脸。

“回去。”公主从他的脸上收回目光，平淡地说。

“撤军吗？”

“不，是你回去。”

沙哈鲁有些糊涂了：“你的意思……”

“皮儿很快就要到了。帖木儿王临终前，不是命人将你和皮儿都召回到他的身边吗？你从左翼军赶回来，但皮儿担任先锋军的指挥，路程比你远，就算他日夜兼程地赶路，也肯定比你回来得要晚，至少会晚两个时辰。就是这两个时辰，足够你顺利地回到你的军队之中，做好准备。帖木儿王已经下令，要皮儿接替他统帅军队，这就是说，皮儿最终被确定为他的王位继承人。因此，你必须立刻带着你的心腹和军队秘密转回哈烈，同时要封锁帖木儿王故去的消息，能封锁多久就封锁多久。这期间，于你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做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因为你也知道，一旦消息为三王子米兰沙或者哈里勒、奥玛、只汉沙获知，他们都不会坐等观望。至于你，回到你自己的封地和军队中之后，你打算采取守势还是攻势，一切皆取决于你所面临的处境和你的决断力。成吉思汗曾经说过一句话，懂得什么时候设伏，什么时候放箭的猎手才是一个好猎手。这句话，你一定要牢记在心。”

停了停，她语调轻轻地又补充了一句：“其实，你的父亲，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位好猎手。”

沙哈鲁完全领会了她的计划和意图。在此之前，他因为她的美貌和温柔的母性而低估了她深沉的心机，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不，或许应该说，最主要是他，他们虽然对这个女人充满倾慕，却终其一生保持着对她应有的尊敬。

幸运的是，在帝国因父亲的亡故而开始面临重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她选择站在了他的身边。

“谢谢你。”他真诚地说。

“快走吧。”

“你呢？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不能。我必须等待皮儿，向他传达你父亲的遗命。我会告诉他，是你父亲临终前命你火速返回哈烈，坐镇呼罗珊，以免那里因为他的去世而发生动乱。这句话，只有我亲口告诉皮儿他才会相信。”

“可是万一……”

“不会有‘万一’的，皮儿也是我的孩子呀。何况，他的祖父已经确定他为王位的继承者，这个遗命对他来说远比你为什么先行返回呼罗珊更重要。”

“你觉得皮儿会继续东进吗？”

“怎么会呢？虽然帖木儿王的遗命如此，但是，没有了帖木儿王的军队就等于没有了主心骨，将领恐怕谁也不会愿意冒险东进，向那个未知的国家挑衅的。如果我猜测得不错，皮儿回来后，他们会向皮儿力陈退兵之意的。皮儿是个明智的人，他一定会顺水推舟，返回撒马尔罕去坐稳他的王位。”

“撒马尔罕？撒马尔罕不是有哈里勒坐镇吗？”

“问题就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放弃对王位的觊觎，骨肉相残的结果或许就是你最后的机会。明白这一点很可悲，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之，你的动作一定要快，你必须现在就离开这里。”

“好，我听你的。剩下的事情，拜托你了。”

“放心吧，我会为你安排好一切的。”

沙哈鲁走了一步，不过，不是走向门外，而是走向公主。不管公主是否愿意，他强行将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掌心里。

她的手冰凉。她的手总是冰凉的。

“我只需要一段时间安排一切。如果局势稳定了，我要把你接到哈烈去。兀鲁伯是你从小带大的，在他的心目中，你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师。他需要你，我也……需要你。相信我，为了你们，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父亲辛苦创建的帝国，再难，我也决不会放弃。”

公主用充满鼓励和信任的目光注视着他，点了点头。她没有抽回自己的手，她知道，现在，她是他的力量。

“走吧。”她温柔地催促。

“保重！”

“你也是。”

沙哈鲁松开手，最后望了一眼父亲的遗容。他在心里对父亲说，您放心地走吧，您的身后有我呢。然后，他走了出去，再也没有回头。

公主目送着他，他的步履很坚定，他必须坚定，因为外面，已经随着父

亲的故去而变成一个未知的世界了。

叁

帖木儿王的预言没有错。

他身后留下的庞大帝国没有稳固的基础，当他铁的手腕因为年老体衰变得软弱无力时，各地割据势力便在暗中谋求摆脱中央的控制，而他桀骜不驯的儿孙们也将贪婪的目光聚集在王位上。

帖木儿王的死讯刚刚传到帝国，波斯西部率先独立出去，被土库曼的黑羊王朝占领。此时，帝国内部的王位争夺已臻白热化，无论哈里勒还是皮儿等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羊王朝捷足先登、坐收渔利，此时对他们而言，波斯西部的丢失还在其次，更关键的是谁能够占据撒马尔罕的王位。

帖木儿王生前虽然确立了爱孙皮儿为军队的统帅和王位的继承人，他的遗嘱却不被米兰沙、阿卜白克、哈里勒、奥玛、只汉沙等人所承认。于是，争夺王位的战火在各处引燃。

王孙奥玛驻军库耳河南岸，拥兵近五万人，准备进攻撒马尔罕。帖木儿王去世后，王位的争夺趋于白热化，摆在奥玛面前的状况是，同父异母弟哈里勒捷足先登，四叔沙哈鲁静观其变，堂弟皮儿志在必得，此外，其父三王子米兰沙，胞兄阿卜白克，均被奥玛视为对手。但他首先要对付的还不是这些人，而是多年来一直奉王命辅佐他的表叔只汉沙。

只汉沙的个性与同他的舅舅帖木儿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御下甚严，令出必行。帖木儿王任命奥玛为西波斯的总督时，只汉沙为其副一同出镇西波斯，许多年来，只汉沙虽然在名义上是奥玛的副手，但实际上他拥有的权力奥玛根本无法干涉。帖木儿王生前十分欣赏只汉沙的果敢与英勇，他对只汉沙的一味偏袒，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只汉沙的骄横之气。

帖木儿王去世后，部将劝告只汉沙，不如趁机除去奥玛，接收奥玛的军队，然后以此作为争夺王位的资本。这个建议对只汉沙未尝不是正中下怀，不料奥玛安插在他身边的一位亲信悄悄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主人，奥玛闻讯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做好了一切准备。

大网张开，只等只汉沙来投。

只汉沙尚且被蒙在鼓里。他听说奥玛在库耳河南岸驻留，以与奥玛商议要事为名，要求与奥玛一见。

奥玛当即应允。为示诚意，他还派亲信大臣容毕前往迎接。

容毕与只汉沙有很深的过节。当年，只汉沙喜爱一位女子，容毕与女子早有婚约，抢先将女子纳为妻室，只汉沙恼怒非常，登门索取，容毕不同意毁婚，两个人告到奥玛处，奥玛以“女子已为容毕之妻，为君者岂可夺人之妻”为由将女子判给容毕。容毕自然感激涕零，只汉沙却怀恨在心，只是碍于情理和奥玛的庇护，隐忍不发。此时，只汉沙叛心已定，见到容毕，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当即喝令左右将容毕拿下。容毕自知必死，一言不发，只汉沙挥剑将容毕斩首。

容毕蒙冤而死的消息迅速在奥玛的军营传播开来，众将士闻之无不义愤填膺。其实这一切正是奥玛的计谋。他太了解只汉沙的为人，他早料到，容毕与只汉沙有仇，如果只汉沙反叛属实，容毕自己送上门去，他的这位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表叔想必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除掉仇人，而一旦只汉沙杀掉容毕，就可以印证只汉沙叛意已决，同时也可以令只汉沙在他的军队中先失去人心。牺牲一个容毕，对奥玛而言可谓一石双鸟，一箭双雕。

可怜的倒是容毕，他对奥玛一向忠心耿耿，也不知他在临死前是否清楚奥玛的险恶用心？

杀了容毕，只汉沙率领军队来到库耳河对岸，奥玛不得不请只汉沙和他的军队过河进入他的营地。

奥玛在营帐中等候只汉沙，两人对彼此都有防范，相约将侍卫都留在帐外，叔侄不受干扰，好好“谈谈”。

奥玛已在帐中备下酒宴，他请只汉沙入席，边吃边谈。只汉沙不肯喝酒，奥玛并不勉强，自斟自饮，只汉沙见酒中无毒，也就饮了几杯。开始两个人都没有话说，酒喝得多了，奥玛突然责问只汉沙：“我好意派容毕前去迎你，你为什么杀了他？你这样做，分明是不将我这个表侄放在眼里。”

只汉沙毫不介意地回答：“这个放诞无礼的家伙早就该死了，让他活到现在，已经是他莫大的造化。”

奥玛冷笑一声：“你杀了他，就不怕别人笑话你为了一个女人枉杀大臣？”

只汉沙睨视着奥玛，反问：“你觉得，我会怕吗？”

“你……”

“怎样？”

“你……你待如何？”

“你应该明白。”

“莫非，你要反叛不成？”

“什么叫反叛？我父亲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我是帖木儿王的亲外甥，我为他出生入死，这江山我也有分儿。”

奥玛用力一拍桌子，顿时，桌上杯盘乱颤。只汉沙以为这是奥玛发出信号，准备对他动手，为防不测，当即从靴中抽出暗藏的短刀。奥玛吓了一跳，起身欲走，这时帐外传来呐喊、厮杀之声，只汉沙一不做、二不休，抢上一步，揽住奥玛的脖颈，刀锋用力向下一送，奥玛颈血喷出，倒地身亡。

只汉沙挥刀割下了奥玛的首级。直到这时，他才蓦然产生了一丝疑惑，奥玛是久经沙场的武将，智勇双全，他怎会对他毫无防备，而且如此不堪一击？疑惑在只汉沙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帐外双方将士交手正酣，他顾不得多想，拿着奥玛的首级来到帐外，向正在交战的双方喊道：“住手！”

他的喊声被湮没在刀枪剑戟的碰撞声和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谁也没有听见。

只汉沙看到帐外停放着一辆战车，他登上战车，高高举起奥玛的首级，连声喝道：“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

先有几个将士看到了他，停下厮杀，后来，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看着他。

只汉沙仍举着奥玛的首级，对奥玛的将士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说：“奥玛被我杀了，你们这些人已是群龙无首。我劝你们不如听我一言，放下武器，投降于我。我保证，如果你们投在我的麾下，待我得到天下，所有在场的人，无官升官，有官晋级，我只汉沙绝不会亏待你们。”

人群中产生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人们面面相觑。但没有一个奥玛的将士真如只汉沙所说放下武器。

只汉沙开始的想法有些简单，他以为奥玛既死，奥玛的将士们必定对他感到惊惧，再经他好言相劝，不难达到收编奥玛军队的目的。没想到他说了一气，奥玛的将士犹如泥塑木雕一样，毫无响应。

只汉沙愈发觉得事情哪里有些不对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头颅。是奥玛的头颅没错，可……

一支箭从人群中飞出，正中只汉沙的手腕，他的手一松，奥玛的头颅掉了下去，滚落在车下。

只汉沙伸手拔出箭羽，用手捂住血流不止的手腕，对着人群怒吼：“是

谁！谁干的？是谁暗箭伤人？”

“是我！”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人群响起，只汉沙循声望去，不由大吃一惊。

奥玛！居然是奥玛！

奥玛不是死了吗？怎么他……

奥玛翻身跃上马背，用鞭尖指着只汉沙：“只汉沙，你这个逆贼！你连王孙也敢杀害，帖木儿王的在天之灵不会放过你的。诸位，你们都看到了吧，只汉沙是个披着人皮的恶狼，对他这样的逆贼，人人得而诛之。”

只汉沙无言以对。奥玛死而复生，使他一时心神大乱。

奥玛不失时机，命人拿下只汉沙。只汉沙岂肯束手就擒，单手执刀，跳下战车，向奥玛冲杀而来。双方兵对兵，将对将仍是一场混战，只是只汉沙杀害王孙一事的确在情理上输了几分，只汉沙的部众士气不振，很快被奥玛的人杀得大败。奥玛的贴身侍卫尤其踊跃，竟将身经百战的只汉沙斩于马下。

只汉沙既死，原属只汉沙的将士大部分归降，除去双方激战造成的损耗，奥玛的实力不降反升。

奥玛进驻位于帖必力思西一百里的维扬平原，派人将只汉沙的首级和一封书信带给他的父亲米兰沙和长兄阿卜白克。此时，米兰沙和长子阿卜白克正在报达，准备率领大军进赴撒马尔罕奔丧。作为帖木儿王留在人世的最年长的儿子，米兰沙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奥玛在信中也表露了这样的愿望。他说，祖父帖木儿已故，他将率部众归于父亲麾下，请其父参加维扬宗王大会，以便早日登鼎王位。他说得好听，米兰沙对于他这个野心勃勃的儿子却不敢轻信，正当他和长子一筹莫展之际，哈里勒也派人送来了书信。

帖木儿王南征，哈里勒奉命驻守撒马尔罕。帖木儿王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哈里勒当即派人将帖木儿王生前最宠信的三名王宫总管关进监狱，总管之一是只汉沙之子布突都，尚且年轻，另两名分别是努里丁和沙奈。哈里勒对布突都素怀忌惮之心，拘捕布突都当天，即以布突都趁乱盗窃王宫财宝为名，将其毒死。努里丁和沙奈都上了年纪，哈里勒对他们还算网开一面，只是逼着二人分别交出城堡中两个府库的钥匙，然后将他们收押了事。

努里丁和沙奈多年执事宫中，早年又随帖木儿王出生入死，威望极高，王公贵族和军中将领多与之交好。何况，对于哈里勒的所作所为，军队和宫中都不乏反对之人，这些人不希望与哈里勒共享天下，他们寻机救出沙奈和努里丁，逃出撒马尔罕，往哈烈投奔四王子沙哈鲁去了。

在拘拿三名总管的同时，哈里勒还亲自带人搜查了公主的宅院。其时，欧乙拉公主护送帖木儿王的遗体尚未返回撒马尔罕，哈里勒毫不犹豫地“请”走了兀鲁伯，他的计划是，一旦发生不测，他可以用兀鲁伯来与四叔沙哈鲁讨价还价。

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哈里勒毫不犹豫地将手伸向了祖父的宝库。宝库设在距城不远的城堡之中，城堡虽不甚高峻，然而四周深壕环绕，濠中流水终年不绝，因此未经允许，任何人万难闯入城堡中。哈里勒是王孙，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他来到城堡，将宝库打开，取出珠宝和银钱犒劳三军，贿赂王公大臣。在他和母亲罕则黛的积极运作下，王公大臣们终于同意在撒马尔罕召开宗王大会，确定帝国新君。

哈里勒派人送给父亲的信，也是说自己将在撒马尔罕召开宗王大会，请父亲莅临参加，早登大宝。另外，哈里勒在信中附带说明了一下，母亲罕则黛原本反对由其夫米兰沙即位，因为她不想与米兰沙同居宫中，日后蒙受羞辱，但经哈里勒百般相劝，罕则黛已经回心转意。

两个亲生儿子，两个地方，都要召开宗王大会，而且，两个儿子都还口口声声说要拥戴他登临王位，这真让米兰沙犯了难。事实上，米兰沙对哪个儿子也不相信，问题是身为王子，他不能总躲在报达，他必须在两个儿子中选择一位，参加大会，哪怕是冒险，也不得不如此。

他与长子商议，阿卜白克素知同父异母弟哈里勒在罕则黛的挑拨下，对父亲成见很深。将哈里勒与奥玛相比，他更愿意相信同胞兄弟。何况，他与奥玛的生母索拉夫人正在父亲身边，倘遇什么事，母亲也可从中斡旋。

米兰沙原无主见，长子的决定就是他的决定。既然长子决定参加维扬大会，他便率部往维扬平原而来。途中，阿卜白克的手下侦知，奥玛在维扬平原屯集大军，势力胜于其父其兄。米兰沙心中慌恐，不敢前进，派人询问原委，奥玛回说：祖父新逝，恐边疆发生变乱，是以屯兵以备不测。同时，亦为助父登临王位，如有不从者，见军队在侧，必不敢轻举妄动。

对于奥玛的说辞，米兰沙似信非信。阿卜白克向父亲提议，不如由他先往奥玛营地探查动静，如果奥玛果然阴有异举，父亲也好早作准备。米兰沙担心阿卜白克白白送死，坚决不肯答应。

索拉夫人见父子俩都没了主意，决定由自己去会会儿子。她毕竟是奥玛的生母，别的或者不行，至少可以阻止儿子加害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事处紧急，一筹莫展的米兰沙想不到比这更安全的办法，只好同意由夫人一试。

阿卜白克的侍卫护送索拉夫人来到奥玛的营地，奥玛亲自将母亲接进大帐，对母亲极其恭敬。他态度的转变使索拉夫人产生了幻想，觉得自己还能更进一步，说服儿子拥戴其父即位。她对儿子说：“你父亲是帖木儿

王留在人世的长子，他最有资格继承王位，你身为他的儿子，应该支持他。”

奥玛跪在母亲面前，回道：“这也正是儿子的心意。儿子是母亲您生的，难道您还怀疑儿子对父亲的忠心吗？”

索拉夫人大为感动。没想到在这乱世之秋，桀骜不驯的儿子突然变得懂事了。她当即按照儿子的吩咐，写了一封信给丈夫和长子，要他们放心前来奥玛的营地，共同商议即位大事。

阿卜白克仍不放心，他劝父亲暂且还是按兵不动，由他进营与奥玛协商如何迎立其父，然后观察奥玛诚意。除非他能证实奥玛是真心拥护父亲，米兰沙才可以与之一会，否则，父亲在外，万一遇到变故，尚可自如进退。

将一切安排妥当，阿卜白克轻车简从，来到奥玛的营地。奥玛见父亲没来，以为自己的计谋被父亲看破，心中有些失望和羞恼，面上却故作亲热，将阿卜白克让入大帐，兄弟二人把酒言谈。酒至半酣，阿卜白克提出，既然弟弟奥玛真心拥戴父亲，何不亲往父亲营地，将军队交与父亲指挥？奥玛冷笑一声，回道，他一片诚心待父亲，父亲却并不信任他，与其这样被父亲怀疑，倒不如就让他做个名副其实的不孝子。他咬牙切齿地说完这一番话，命侍卫将阿卜白克押下去，钉上镣铐，明天天明送到苏丹尼叶的城堡关押起来。

阿卜白克早就料到奥玛会翻脸无情，内心对此倒没有多少伤感。他唾了一口奥玛，抖抖镣铐，大笑而出。

阿卜白克带来的侍从十分机警，见主人被拘，当即逃回米兰沙的营地，向米兰沙报告了阿卜白克被拘的消息。

奥玛不敢耽搁，引军进攻米兰沙的营地，米兰沙为保实力，主动退却，在刺夷边境与姑夫沙乌可会合。许多察合台族的首领和宗王闻讯赶来刺夷，与米兰沙相会，商议大事。奥玛的险恶用心被揭露出来，身为儿子，竟然进攻生父，如此险恶毒辣的心机，不能不为诸王惊惧。

米兰沙势力壮大，奥玛无功而返。

阿卜白克入营一事，奥玛原本瞒着索拉夫人，直到阿卜白克被押往苏丹尼叶，索拉夫人才听说这件事。正好奥玛也回到了维扬平原，索拉夫人来到奥玛的营帐，责问儿子为什么出尔反尔，拘押亲兄、逼迫生父？奥玛心里原本正在烦恼，见母亲责问，无奈还得赔着笑脸回答：“母亲误会了，我既然约请父兄，岂能言而无信？母亲不必听他人挑唆。我与阿卜白克之间，只是因为商议父亲即位一事，言语不和，冲突起来，我一时赌气，将他临时拘押，彼此都冷静冷静，很快就会释放的。”敷衍了几句，借口要务缠身，派人将母亲送回自己的住处。

奥玛并没有释放阿卜白克的打算，倒是准备对阿卜白克下手。他命人给阿卜白克送去一坛毒酒，阿卜白克素知奥玛为人，假装要饮毒酒，却突然用酒坛袭击看守，侥幸逃出监狱，回到父亲身边。

这件事使米兰沙进一步认清了儿子奥玛的为人，而另一个儿子哈里勒他更不能相信，如此一来，他所能做的，就是与阿卜白克即刻率领军队转回报达。两个亲生儿子的绝情深深地刺激了米兰沙，他开始对王位之争产生厌倦，阿卜白克认为他们应该同四叔沙哈鲁修好，米兰沙采纳了儿子的建议。

此时，皮儿率领军队正向撒马尔罕逼近。皮儿志在夺回帝国首都，他赖祖父所赐，麾下的军队远远多于哈里勒的军队。哈里勒的身边虽然不乏支持他的军队和将领，可是，皮儿毕竟是帖木儿王在世时明确指定的王位继承人，而皮儿率领的军队中有一支是帖木儿王的亲军主力，这支军队身经百战，所向无敌。哈里勒知道撒马尔罕的守军对这支亲军所怀有的恐惧，因为这也是他本人所怀有的恐惧。思前想后，他不得不写了一封求援信，求援信的大意是希望二哥奥玛出兵援助他击败皮儿，他在信中承诺，一旦消灭皮儿，他将与二哥奥玛共享王位。

另外，他在信中还说，如果他不幸被皮儿打败，皮儿夺取了撒马尔罕继承了王位，下一个倒霉的，就会是奥玛。

他派亲信将这封密信火速送往维扬平原奥玛的行营。然后，他亲自释放了此前被扣押的明朝使臣傅安等人，以帖木儿帝国继承人的身份，奉表表明了他愿与明朝皇帝重新修好的诚意。

奥玛的回信送抵撒马尔罕的时候，我和公主刚好离开皮儿的军队，一路风尘地回到了欧琳堡。

回到欧琳堡后，我们才知道，兀鲁伯在哈里勒获知帖木儿王去世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就遭到了他这位堂兄的拘禁。

公主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索度忧虑地告诉我们，不管他如何提醒，兀鲁伯对于哈里勒的异动自始至终没有防范之心。这就是兀鲁伯啊。欧乙拉公主将兀鲁伯教育成了一个心怀仁慈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却没能把他教育成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拥有许多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具备的才能，也有许多不及他们之处。即使后来他顺利地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仍难免为自己野心勃勃的儿子所蔑视，以至于某一天，他在惊愕和悲伤中死去。

这是后话，更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当时的情形是，对于没有带着兀鲁伯一同出征，公主的内心充满自责，她对我说，她无论如何也要请求哈里勒释放兀鲁伯，只要哈里勒同意释放兀鲁伯，她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代价。

肆

哈里勒正与众将商议与奥玛联合攻打皮儿一事，侍卫在门外通报，欧乙拉公主求见新王。

哈里勒不由微微皱起眉头。三天之内，公主已经是第三次求见他了，前两次，他都以各种借口对她避而不见，没想到她竟是如此倔强，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了。

从小到大，哈里勒对公主从不像别的孩子那么亲近。在他稍稍长大后，他更加不会接受公主对他的邀请，甚至也从不接受公主送给他的礼物。在帖木儿帝国，可以说每个人知道公主喜欢与孩子们待在一起，她像一个上天垂赐的天使一样，母性的光辉是她身上最突出的特征。不只是她带大的沙哈鲁、塞西娅、阿依莱、兀鲁伯，就是其他的小孩子她也愿意让他们在她身边奔跑嬉戏，孩子们喜欢她，孩子们的父母同样喜欢她，欧乙拉公主与世无争的恬淡个性让她远离权力与嫉妒的中心，成为撒马尔罕城中最特殊的人物。

帖木儿的家族中，每个孩子都被要求尊重欧乙拉公主，而事实上这些孩子即便不被要求，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当中，只有哈里勒是个例外。小的时候除外，当哈里勒长成一名翩翩少年后，他从不到公主的府邸玩耍，非但如此，他甚至倔强地从不主动与公主交谈。

在他的心目中，公主是属于沙哈鲁、塞西娅和阿依莱的，塞西娅和阿依莱这两个人他或许还能够勉强忽略，属于沙哈鲁的女人他却绝不会接受。这一点根深蒂固，哪怕在他的祖父伟大的帖木儿王面前，哈里勒也从来不掩饰他对公主的疏远。因而在王廷中，所有的人都知道哈里勒不喜欢公主，但没有一个人试图了解过哈里勒不喜欢公主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只有哈里勒知道，那就是，哈里勒多么希望在公主身边长大的那个孩子是他而不是四叔沙哈鲁……

哈里勒犹豫着是否要见公主，将领布库特提醒新王，公主是个拥有尊荣、受人尊敬的女人，不管怎么说，他必须遵从帖木儿王的遗训，凡事不能太过分，遗人话柄。布库特是察合台蒙古人，也是哈里勒的主要拥戴者之一，他的话让哈里勒如梦初醒，他要大家继续商议，自己带着侍卫去见公主，他知道公主求见他的目的，他已经想好该如何应答。

公主就在行宫的门外，哈里勒看到她时，她正背对着宫门伫立在萧瑟的风中，瘦弱的身躯似乎在风中微微颤抖。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浅驼色的衣袍，一头深褐色的长发在细长的脖颈后打了一个松散的发髻。虽然只是一个背影，但在哈里勒的眼中，她却依然那样素雅美丽，依然那样高不可攀。

哈里勒尴尬地轻咳了一下，公主闻声回过头，望着哈里勒一笑。

她的笑容一如既往，就像哈里勒还是一个孩子时那样，充满了抚爱与疼惜。不知怎么搞的，哈里勒蓦然觉得一颗心抖动起来，他感到难受万分，急忙停住了有些虚飘的脚步。

“哈里勒，你终于肯见我了。”公主走到哈里勒面前，语调轻轻地说道。这句话里并没有丝毫埋怨的意味，相反，倒是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哈里勒发现他所有准备好的言辞此时都派不上用场了，他就那样望着公主，脸上的表情像心境一样变幻莫测。

“公主，我……”好半晌，他嗫嚅着说出这一句，他或许想辩解他之所以不见公主的原因，可是他的思绪纷乱，无从表达。

公主注视着哈里勒。她来不是要听哈里勒解释他为什么不肯见他，而是有一个心愿未了，她想得到哈里勒的应允。

“哈里勒，你不用说了，我了解你心里的为难，我不怨你。我来，是有件事情想求你答应。”

哈里勒心里一冷，脸色顿时变了：“是吗？”

“是啊。”

“什么事？您说，我听着呢。噢，对了，公主，这样吧，我们站在这里说话不方便，请您随我进宫一叙。前些日子出使明朝的使臣回来了，带回了几种新茶，我对品茶不很在行，想请您帮我鉴定一下这些茶叶的质量是不是都是上品。听说，您对茶叶一向很有鉴别力。”

“不用了，哈里勒，我心里急，就在这里说吧。”

“有这么急吗？连跟我一起喝杯茶的时间都没有？或者，就是公主根本不屑于跟我一起说说话吧。”

“哈里勒，瞧你都说些什么？我怎么会有你那样的想法？其实，在我的心里面，你、沙哈鲁、兀鲁伯，还有皮儿、奥玛，你们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哈里勒默默地望着欧乙拉公主。从公主慈柔的目光里，他看得到她那颗温暖博爱的心。他知道，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这个女人没有撒谎的习惯。可是，正因为她说的是实话，他的心里反而更加难受。多少年他一直都在躲避着她，现在，他竟然第一次为之感到后悔了。

“哈里勒，如果你希望，我很愿意跟你一同品评茶叶，跟你一起说说话。只要你愿意，这样的机会很多。不过，我现在心里真的很急，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请你一定要答应。”

“好吧。您说，什么事？”

公主走近一步，直视着哈里勒的眼睛，脸上露出热切的神情：“请你把我关到监狱里去吧。”

哈里勒大吃一惊：“您说什么？”

“哈里勒，把我跟兀鲁伯关在一起好吗？我想在监狱里照顾这个孩子。”

“您疯了吗？”

“没有，哈里勒，我没疯。我是真心乞求你，让我到监狱里照顾兀鲁伯吧，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哈里勒，你恐怕不会了解我的感受，兀鲁伯是我从襁褓中带大的孩子，可能因为如此，我才格外钟爱他，甚于钟爱他的父亲沙哈鲁。我习惯了他在我身边的日子，他如同在我心里流淌的血液。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我心里的血也在一天天变得干涸，我想，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一定活不下去。所以我才冒昧地来到这里请求你，请你理解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心情。说真的，我不完全明白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所有的混乱都让我仿佛回到了从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我经历了最可怕的变故，因此才会流落在遥远的西察合台汗国。但无论事态演变成什么样，我都不想去想，对我而言，保护好我的孩子们才是我应该去想的事情。哈里勒，兀鲁伯真的还是一个孩子，请你让他得到我的照顾吧。”

哈里勒的表情有所松动，缠绕他多年的无名的烦恼正一点点变成真正的苦涩，充塞在他的胸口。

他想，兀鲁伯多么幸运啊，有这样一个女人关心他，钟爱他，以他为生命……但仅仅是瞬间，他恢复了一贯的冷静，脸色严肃如初。

的确如此，公主的要求，他哪一样都不可能答应。

他不能把身份特殊、受人崇敬的公主关入监狱，那样不但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而且会在朝野引起更激烈的反对声浪。

至于释放兀鲁伯，同样万万不能。

兀鲁伯是他与四叔沙哈鲁讨价还价的筹码，只要兀鲁伯还在他的手上，四叔就会有所顾忌，就会投鼠忌器。

公主还在等待哈里勒的回答。她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她的面容像天使一样圣洁，如果可以，哈里勒真的想答应她，哪怕只为换得她开颜一笑……

“对不起，公主，这我办不到。”

“哈里勒。”

“公主，您请回去吧，兀鲁伯我会派人好好照顾他的，您尽管放心。不管怎么说，兀鲁伯是我的堂弟，我们身上都流着帖木儿王的血，我不会伤害他的。何况，现在撒马尔罕的局势这么混乱，我把他留在我的身边，也是为了保护他。”

“真是这样吗？”

“公主以为呢？”

“哈里勒，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我真的很挂念这孩子。你能让我见见他吗？即使我不能留在他的身边，让我看看他也好啊。”

“您一定要见他？”

“是，可以吗？”

“噢，当然，当然可以。这样吧，等明天您再来，我这会儿有些紧要的事要处理，明天我一定会安排您与兀鲁伯见面的。”

欧乙拉公主顺从地点了点头。虽然没能见到兀鲁伯让她有些失望，但是得到哈里勒的应允，她的心里终究踏实了一些。

她太了解哈里勒的个性与为人，这个年轻人，不论是她还是别人，都绝对不能够违背他的意志来勉强他，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为今之计，与其招致他的抵触情绪，还不如顺从他的心意，明天再见兀鲁伯也不迟。

“既然如此，我明天再来好了。我想给兀鲁伯做一些他平常喜欢吃的点心，我想，塞西娅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对了，还有赛，我把她也带来吧，让她跟兀鲁伯也见上一面。”

“随您的心意好了。”

“谢谢你，哈里勒。”

“您太客气了。”

“你去忙你的事情吧，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会过来。”

“好。”

公主向哈里勒一笑，转身走了。望着她柔弱的背影，哈里勒的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冲动，他在她的背后唤道：“公主。”

公主停住脚步，回头望着哈里勒，她询问的目光清净温柔，充满了抚爱之意。哈里勒呆呆望着她，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哈里勒，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对我说吗？”

“唔……不是……是这样，您不可以跟我喝一杯茶再走吗？从小到大，您还从来没有跟我坐在一起喝杯茶呢。”

“是啊，真是这样，你从小就是个很独立的孩子，与众不同。”

“所以，今天我想弥补我的遗憾。我想请您品茶，还想请您给我讲讲品茶之道。您愿意吗？”

“当然，我很愿意。”

“好，您随我来吧。”

“不会耽搁你的正事吗？”

“不会，我也该放松一下了。”

哈里勒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公主顺从地走在他的身边。看到哈里勒拘谨的样子，她随意起了个话头，兴致勃勃地给哈里勒讲起他孩提时代的倔强和聪慧。她天生具有观察和描绘细微琐事的能力，哈里勒在她的讲述里，是一个既顽皮又可爱的孩子：只有他，会在某一个晚上画上一张可怕的花脸，躲在树后吓唬他的弟弟妹妹们……只有他，受到帖木儿王的严厉惩戒，却咬着牙一声不吭，帖木儿王对他毫无办法，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长大了肯定会有大出息……

她一点不记得哈里勒对她的不敬，却牢牢记得哈里勒画的第一幅画，射的第一支箭，以及为她采来的第一束紫色野花。

回首往事是那样愉快，她仿佛又回到帖木儿王在世时安逸快乐的时光，一双眼睛熠熠生辉。哈里勒没想到她还记得这样多关于他的事情，感动之余，他竟也被她感染，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与公主一起品茶和聊天的时光，是哈里勒这一生中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虽然他不想承认，但事实偏偏如此。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四叔沙哈鲁的感受，欧乙拉这个女人，果然是个非常奇特也让人感到妙不可言的女人，当你与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博学、她的温柔、她的宽容、她的笑颜都让你心醉神迷。

哈里勒突然就想起几年前的一天。那天为了他即将大婚的缘故四叔沙哈鲁从哈烈赶了回来，那天，有一场盛大的宴会，给祖父敬完酒正要回到座位上的他，无意中看到四叔悄悄注视着欧乙拉公主的眼神。

那眼神至今令他难忘。

如果说他过去还只是有所怀疑，或者说还只是有所猜测，那么，那一天半醉的四叔却将所有极力掩藏的情愫都袒露在他的面前。从小在欧乙拉公主身边长大，情窦初开的少年情怀深深烙下一个女人的倩影，那原是

善良的化身，被眩惑的少年却一天比一天分不清爱的本质，任由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欧乙拉公主优雅迷人的风姿遮掩了她固有的慈爱光辉，而将她注定被人爱恋的另一面放大，就像一粒种子埋在心底，汲取你的心血和你身体里的所有养分，慢慢长成枝繁叶茂的爱之树，当你警觉到这棵无望的爱之树已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它越茁壮成长你越为之痛苦万分，因而试图将它连根拔起时，却发现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劳。如果树死了，爱也会死，爱死了，活着将变得毫无意义。

哈里勒从来不喜欢只比他大几岁的四叔，他把具有帝王气质的四叔视为天生的敌人。他一直以为这是由于他与四叔所思所想、禀性为人都不相同所致，可以说，直到此时，他才突然意识到，四叔若非从小在公主身边长大，他纵或将四叔视为政敌，纵然忌惮四叔的威信与智谋，也不会对四叔怀有如此强烈的妒忌。事实上，他对四叔的憎恶更多地来源于妒忌。

留公主吃过晚饭，哈里勒一反常态，亲自将公主送到王宫外面的街上，公主向他告辞时，他答应公主第二天就让她和赛来探望兀鲁伯。

公主坐上哈里勒的马车，离去了。她不知道，在她离去的瞬间，哈里勒已经改变了主意。

第二天下午，公主按照约定的时间带着赛来到王宫求见哈里勒。哈里勒留在王宫中的亲信侍卫正在宫门外等候她，他告诉公主，皮儿王子正向撒马尔罕逼近，哈里勒一早引兵出城，不在城中。公主请侍卫带她去见兀鲁伯，侍卫一口回绝了，他给公主的说法是，他事先没有得到哈里勒王的命令。

公主终于明白哈里勒根本不可能兑现诺言。他的应允只不过是放在嘴上的一句话，即便他没有出城与皮儿决战，他也会找到别的理由阻止兀鲁伯见到她，或者见到其他任何可能与沙哈鲁有关的人。

可怜的赛由于失望而嘤嘤啜泣起来。公主为她拭去泪水，轻声安慰她，看到赛渐渐平静下来，公主拉着她的手走了。对于哈里勒的出尔反尔，公主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抱怨，她的宽容与平静令侍卫有些不知所措。

回到府邸，公主顾不上喝我为她端上的蜂蜜茶，她写了几封书信封好，晚上，她让我带着密信去城外见几个人。她要我把信送到，等一等就走，不必带话回来。我在王宫礼房负责装饰贡品和设计首饰时，曾与这些人的家眷或者他们本人多次打过交道，他们的府邸我出入自由，十分熟稔。我想，公主之所以选择我来送信，恰恰是因为我的身份不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公主让我送信的这些人都是她的朋友。他们在帖木儿朝的地位不容小视，尤其是艾库，他至今还握有兵权。帖木儿王在东征途中病逝，哈里

勒据守撒马尔罕，捷足先登攫取王位。米兰沙、沙哈鲁、皮儿、奥玛、只汉沙等人却并不认可哈里勒的即位具有合法性，他们或据守封地，静观其变，或出兵攻伐彼此，意图重新分配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王位之争趋于白热化。留在撒马尔罕的将帅大臣、王公贵族不得不面临选择，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撒马尔罕，去投奔他们心目中的明主，有些人虽然留了下来，却仍然在观望或者别有所图。

按照公主的事先交待，我最后一个来到艾库家中。艾库比帖木儿王小两岁，是帖木儿王生前最宠信的大臣之一。帖木儿王去世后，哈里勒出于笼络父王旧臣的考虑，一直没有剥夺艾库的兵权。

艾库天性豪爽，与公主私交最好。以前，每当他来公主府上做客，都喜欢跟我或者公主开开玩笑。公主视他如父辈，对他十分敬重，有时也会跟他逗趣。他们之间的交谈，一向言语无忌。

我不止一次说过，公主拥有渊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胸怀，艾库也常说，欧乙拉公主是他见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女人。

年届古稀的艾库，外表看起来仍像五十多岁的模样，不仅满面红光，精神抖擞，而且声若洪钟，行走如风。他与其他所有接到密信的人一样，默不作声地看过信，当着我的面将信烧掉，然后，我便离开了。

我回到家中时天色已微微发亮，公主看到我熬了一宿有点发红的眼睛，笑眯眯地叮嘱我去睡一觉。

我在兴奋当中，根本睡不着，稍稍闭了闭眼睛就起来了。

整整一个白天在平静中过去，夜幕再次降临时，艾库和其他人如同约好一样，不到半个时辰便齐集公主的府上。公主让我和索度夫妇注意外面的动静，我将茶壶送进去离开后，她关上门，与这些人商谈了很久。

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我没听到，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对他们当时的谈话猜出了八九分。我意识到，欧乙拉公主约这些人来，是为了商议营救兀鲁伯。哈里勒的态度使公主明白她没有可能说服这位年轻气盛的新王释放兀鲁伯，不得已，她决定自己来做这件事。

当然，营救兀鲁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从一开始公主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她的识人之明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艾库等人被她说服，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她。

整个的营救过程经过了一番周密的筹划，艾库甚至冒险动用了他的军队。在哈里勒回到撒马尔罕之前，艾库等人买通了狱卒做出劫狱的样子，将兀鲁伯救出撒马尔罕。兀鲁伯脱离险境之后，艾库等人也带着赛和他们各自的家眷离开撒马尔罕，往哈烈投奔沙哈鲁去了。

艾库和兀鲁伯当然不会忘记公主，他们当天晚上派人来接公主。但不知

为什么，公主第一次表现出她性格中固执的一面，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她对使者说她身体不适，撒马尔罕到哈烈路途遥远，如果勉强成行，一来对她的身体不利，二来万一她在途中病倒，一定会连累兀鲁伯。

公主原本是个心思缜密的女人，她有这样的顾虑在所难免，她对使者的说辞也未尝不是实情。

至于我，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公主选择留在撒马尔罕根本另有隐情。

此前，她的确花费了无数心血才从狱中救出兀鲁伯，既然她的目的已经达到，她便不想因为自己的逃离而使哈里勒迁怒于沙哈鲁父子。她必须承担她该承担的一切，只有这样，才有机会避免沙哈鲁与哈里勒之间的决战一触即发。

无论沙哈鲁，还是哈里勒，他们都是帖木儿王留在人世的最优秀的子孙，他们拥有的力量也是帖木儿帝国最可贵的力量。让这样两支可贵的力量在相互杀戮中消耗殆尽，绝非公主内心所愿。退一万步讲，就算沙哈鲁和哈里勒之间的决战不可避免，她至少也应该为沙哈鲁争取到相对充裕的时间，哈里勒长途奔袭，沙哈鲁就能为迎战做出最充分的准备。

为了沙哈鲁，她愿意用生命做一次这样的尝试。

这是其一。

其二，她同样了解哈里勒，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哈里勒不会轻易杀害她。沙哈鲁明于决断，只要她活着，只要她还在哈里勒的手里，沙哈鲁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不会轻举妄动。

目前的局势尚未明朗，王位之争犹在继续。与哈里勒相比，沙哈鲁尚且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一切都存在变数。只是，公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沙哈鲁回到撒马尔罕，成为帖木儿帝国新的主人。

对于兀鲁伯派来的使者，公主明确表明了态度。使者见自己实在无法说服公主，不得不出城向兀鲁伯复命。临行，公主托他给兀鲁伯和沙哈鲁分别带了一封她昨晚写好的书信。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得出来，她有这种自信：兀鲁伯看到她的信后，一定会按照她的心愿去与父亲沙哈鲁会合。

伍

兀鲁伯被艾库等人营救出狱的消息很快传到哈里勒的耳朵里。虽然此前奥玛爽约不肯出兵，反而往哈烈投奔了四叔沙哈鲁，可是哈里勒经过筹划还是以少胜多，战胜了皮儿。此时，哈里勒刚刚擒获皮儿，正为他的辉煌战果扬扬得意，这个惊人的消息像一盆冰水从他的头顶倾覆下来，

让他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

惊怒之下，哈里勒下令回师。

我无法不担心欧乙拉公主的安危，公主却始终像一潭平静的湖水波澜不兴。确知兀鲁伯已脱离险境那天，公主突然对我说她想吃银果面包。我回了一趟塞西娅洞，取回最后一袋银果面粉。公主烤制面包的手法无人能比，她不用我帮忙，从和面到发酵再到配料和烤制，每一个过程都由她亲自动手。当我们终于将十多个热气腾腾、果香浓郁的银果面包端到餐厅时，哈里勒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侍卫强行闯入欧琳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看到哈里勒，公主一点都不惊奇，她的脸上浮现出温婉的笑容，好意地请哈里勒一起品尝面包。

出乎我意料的是，哈里勒居然接受了公主的邀请。他在桌边坐下来，拿起面包，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公主要我倒茶过来，哈里勒说："这面包热着吃，果然更觉唇齿留香。"

他摆摆手，示意跟他前来的侍卫全都出去等候。公主取来一个盘子，在盘子上放了两个面包，让侍卫们带出去每人尝一块，饱饱口福。对于侍卫们而言，银果面包是只存于传说中的一种无与伦比的美食，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今生竟有享用的幸运，他们彼此相顾，脸上莫不流露出意外、欣喜和感激。

哈里勒似乎也有些意外，不过，他什么也没说。看他的样子，他也不急于说话，他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公主，一边品茶，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面包。

我的心跳得很快，像打鼓一样，我的手也在颤抖，手心里浸出一层薄薄的冷汗来。我想，哈里勒既然有备而来，该不是一个银果面包就可以将他打动的吧？他若有心危害公主，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我有能力保护公主吗？如果他将公主投入监狱，我一定陪着公主……可如果他要杀害公主，我是不是应该在茶里下毒，先将他毒死算了？毒死他不难，问题是公主会允许我这样做吗？而且，我这样做对吗？我……我的胡思乱想漫无边际，突然，我发现哈里勒正盯着我看，嘴角噙着一丝令人琢磨不透的笑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疑心，可他的笑容让我厌恶。

哈里勒放下茶杯，对我说："塞西娅，倒茶!"

哈里勒现在是哈里勒王，他早已不是小时候曾经与我一块儿玩耍过的那个顽皮少年。我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乖乖地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的手边。

他的胃口很好，我看到他拿起第二个面包。我想到如此珍贵的银果面包竟成了他的——不是沙哈鲁或者兀鲁伯的，而是哈里勒的——茶点，不

由一阵心疼。

哈里勒似乎要有意拖长折磨我的时间，一点不着急提到他此来的目的。当第二个银果面包也被他吃完，欧乙拉公主亲自给他斟茶时，他这才用手帕抹了抹嘴角，若不经意地问道："公主，我不在撒马尔罕的这段日子，您一定很辛苦吧？"

欧乙拉公主没有立刻回答。哈里勒的平和是兴师问罪的开始，他话中带刺连我也听得出来。

哈里勒的眼睛一直盯着公主看，脸上依然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公主，我以为，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时，我一定无缘再次与您一起品茶谈天。"

"你这么想吗？"

"是的。如果换作公主是我，您不这么想吗？"

"我喜欢撒马尔罕，这里有帖木儿王赐给我的家。"

"那么，哈烈呢？您不喜欢哈烈吗？"

"我听沙哈鲁说过，哈烈的风土人情与撒马尔罕相似，像撒马尔罕一样繁荣美丽。也不知道在我活着时，是否还有机会到那里看看。"

"活着时？我不懂，您这么说的意思是……"

"这只是一种比方。毕竟，到哈烈的路途离我太遥远了。"

"是啊，像您这样柔弱的女人无法承受旅途劳顿，您的确没有像我、像兀鲁伯一样结实的体格。"

"哈里勒，对不起。"

"哦？对不起？此话怎讲，还请公主明示。"

"那天，我请求你让我见兀鲁伯一面，你答应了，过后却并没有兑现诺言。你的失言让我担心你终究难免伤害他，就暗中说服艾库和其他一些人，请他们帮忙把兀鲁伯从监狱中营救出来。我知道，我这样做，一定不会得到你的谅解。所以，我一直等待着承受你心中的愤怒。"

哈里勒完全呆住了。

他或许想到欧乙拉公主会否认、会辩解、会遮掩，唯独没想到，欧乙拉公主不但不否认、不辩解、不遮掩，相反，她以一种坦诚的态度招认了所有的一切。除此之外，她还明确表示，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加于她身上的任何惩处，包括让她去死。她愿以一死来偿还对他的亏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她像泉水一样纯净，又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她让他无所畏惧的性格在她面前仿佛一把卷刃的波斯刀，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发力。

欧乙拉公主轻轻地笼住了哈里勒的双手。她的这个动作对她而言自然而然，她一直都把哈里勒看成孩子。

然而，这个温存的动作对哈里勒却显然是一种意外。我看到他的手震颤了一下，身体也随之微微颤抖起来。

他抿着嘴，望着欧乙拉公主幽深的双眸，许久一言不发。公主诚挚地向他请求："哈里勒，让我代兀鲁伯把这条命交给你吧。说真的，我很害怕，我时常梦到你、奥玛、只汉沙，梦到皮儿、沙哈鲁，梦到你们自相残杀。这样梦境太可怕了，我情愿你帮我结束一切。"

哈里勒像被人用什么东西狠狠抽打了一下，猛然抽出手，遮住了眼睛。

"您……"

"哈里勒，求你。"

"您别说了!"

"我……"

"您不用说了，请您不要再说了。我知道，我都知道，您的内心里，一定更希望沙哈鲁赢得胜利吧？他才是您……是您……最看重的人。"

公主犹豫了一下，没有否认。

哈里勒说得没错，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说在拥有实力的帖木儿王的后代中必须有一个继承王位，她希望这个人是沙哈鲁。她相信沙哈鲁的才能、智慧和仁慈，帖木儿王留下的庞大帝国，需要有一个像沙哈鲁一样热爱和平的君主来治理。在这一点上，她始终认为沙哈鲁强过包括哈里勒在内的任何人。

哈里勒明白公主沉默的含义。许久，他站了起来："公主，"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该走了。"

"啊？现在吗？你还什么事都没做呢。"

"您真固执。难道，您不希望事情这样解决吗？"

"不是。我只是有点意外。"

"能让您感到意外是我的荣幸。不过，我有一个请求。"

“请求？”

“对。公主，我要带塞西娅进宫。”

“带塞西娅进宫？为什么？”

“我要娶新妃主了，我想让塞西娅为我的新娘子设计一枚独一无二的玉步摇。这也是新娘子的心愿。”

“我明白了。哈里勒，恭喜你!”

“留着您的恭喜等我大婚时再说吧。那时，我一定欣然接受。公主，有一点我希望您能牢记……”

“什么？”

“您要活着，见证在我们几个人当中，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您发生了意外，我会让塞西娅陪您走。”

“天哪！哈里勒……”

“别忘了我的话。我是我祖父的孙子，我像他一样，说到做到。”

公主吃惊地望望哈里勒，又望望我。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件事会将我牵扯进去，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她一定会说服我随兀鲁伯一同离开撒马尔罕。此刻的她显然后悔至极，她却不知道，我有多么开心多么快乐，我简直欣喜若狂。我生平第一次对哈里勒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毕竟帮我消除了公主的求死之心。

公主救了兀鲁伯，却始终对哈里勒怀有负疚之意。何况，她很清楚如果她留在撒马尔罕，就会成为沙哈鲁的牵挂和顾虑。

我曾是那样忧虑，现在，我的心里踏实多了。我成了哈里勒的人质，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结果吗？只要我在哈里勒的手上，公主就一定不会撇下我独自离去。我不担心她离开撒马尔罕，我担心的是她毫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我跟在哈里勒的身后一同走了。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背对着公主，大声地说，你要好好的，等着我回来！

第十章 咎 由 自 取

壹

哈里勒将我囚禁在王宫的后花园里，花园的假山右侧有一处独立的院落，我的工作室就是我的牢房。

哈里勒根本不用担心我会逃走，他用我来制约公主，也用公主来制约我。他很清楚，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做出对公主不利的事情。

因为兀鲁伯的逃走，哈里勒对公主失去了信任。不过，考虑到公主是前朝大元皇帝的亲生女儿，她本人生性又只喜欢小孩，不喜欢政治，哈里勒不得不对她法外施恩，按照帖木儿王生前的口谕给了她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可是，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

哈里勒在让世人看到他的大度后，随时可能将公主置于死地。一旦他决定这样做，他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合适的借口。

我应该是他计算之内的借口之一，好在，我决不会让他得逞。

哈里勒最初只是希望我为他的新妃主设计一枚玉步摇，在我的说服下，他又临时增加了其他的饰品，包括一支金簪、一副玛瑙耳环、一串珍珠项链、两只翡翠手镯，我对他说，我要将他的新娘打扮得珠光宝气，让所有参加婚宴的人为她的华贵和美丽惊叹。正是这句话对哈里勒产生了作用。

我日以继夜地工作，这是我排遣寂寞的方式。哈里勒根本不需要派人看守我，对欧乙拉公主的忠诚和对设计首饰的狂热比任何看守都更能将我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日月星辰、风霜雨露都是我灵感的源泉，我沉浸在一个只属于我的艺术世界里，无暇顾及其他。

偶尔，吃晚饭的时候，哈里勒会到我的工作室来看望我，他让我陪他喝酒。这时，我们都绝口不提欧乙拉公主，不提沙哈鲁，不提皮儿或者他的父亲米兰沙，我们只谈他的新娘。

我知道他娶妻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奇怪的是，我看不到他的脸上有多少兴奋之色，他实在是一个满怀忧虑的新郎。

这真是奇怪！此时的哈里勒，真有点像沙哈鲁与小妃主成亲时的样子。

在哈里勒举行盛大婚宴的头一天晚上，他来取走我为他的新娘设计的所有首饰。装首饰的盒子是我精心挑选的，哈里勒将每一个盒子都打开，将每一件首饰都取出来欣赏一番，最后他说：“公主真是个奇特的女人。”

我不会误解他这句话的意思。

他说得对，如果没有欧乙拉公主，就不是会有今天的塞西娅，是公主的慧眼和无止境的信任成就了我。

看过所有的首饰，我帮哈里勒将它们一一回归原位。哈里勒一直看着我，我抬起头来时，蓦然发现他的一双深黑的眼睛里闪耀着我看不懂的光芒。对于男人，我至今一知半解，我生平最亲近的男人除了沙哈鲁，只有阿依莱，他们在我的面前都那么简单透明，我从来不需要费心去看懂他们。

首饰装好了，哈里勒却没有急着要走的意思，他坐下来，问我要杯茶喝。我关心公主是否会参加他的婚礼，他说："我请了欧乙拉公主。"停了停，他又补充道，"皮儿也会参加婚宴。"

这个消息让我有些吃惊。

皮儿是帖木儿王生前选定的唯一的王位继承人，拥有自己的封地、军队和许多追随者，帖木儿王生前对他的宠爱使他成为哈里勒攫取王位后最强劲的对手。帖木儿王突然病故，哈里勒借地利之便占据撒马尔罕的王宫，皮儿闻讯立刻从封地返回，以战争表明了他激烈反对的立场。可以说，与沙哈鲁、奥玛等人相比，皮儿才是哈里勒首先需要考虑剪除的人。

皮儿引军攻打撒马尔罕。起初，哈里勒不是皮儿的对手，吃了几场败仗，几乎丢掉王城。不过，哈里勒最后还是胜利了，他将皮儿赶回了封地。

皮儿原想与沙哈鲁联手，他派人与沙哈鲁联络，沙哈鲁毫不犹豫地给予他道义上的支持。至于出兵一事，沙哈鲁却以儿子兀鲁伯仍在哈里勒的手上为由，表示还要等待时机。

皮儿可不愿意再等。他急不可待地想要夺回王位，想要报兵败之仇，他在封地整饬兵马，招募雇佣军，再度攻打哈里勒。皮儿来势凶猛，哈里勒接受大臣建议，主动出击，与皮儿在哥疾宁附近展开决战。

皮儿运气不佳，仍是先胜后败，最终沦为哈里勒的阶下囚。

与此同时，兀鲁伯却在欧乙拉公主和艾库等人的营救下，顺利逃出樊笼。

皮儿被捕后，一直被哈里勒派人严密看管，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被监押的时候其实我离他很近。在我工作的房子后面有一座哈兹罕时代关押重要犯人的地牢，皮儿就被关押在地牢之中。

我诧异哈里勒为什么要让皮儿参加他的婚庆大典，他难道不怕皮儿借机逃跑，或者就是他已与皮儿私下达成了某种协议？

我对皮儿不关心，也懒得猜测。现在，我没有事情可做，就想立刻见到公主了。我相信，我在后花园专心设计首饰的这段时间，公主一定来看望过我，只不过都被哈里勒以种种借口挡了回去。

我的房间有哈里勒派人送来的好茶，我给他沏上，盼着他喝完赶紧离开。我想睡一觉，这些日子劳心劳力让我身心俱疲。奇怪的是，哈里勒将一壶茶都喝光了仍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漫不经心地说着一些事情，我漫不经心地应答着，后来，我歪在椅子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做了几个不很长的梦，最后一个我梦见哈里勒突然伸出双手，扼住了公主的脖子，我吓得浑身一激灵，惊醒了。我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在椅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我从椅子上溜了下去，睡在地毯上。

桌上的油灯仍然亮着，证明我并没有睡得太久。可是，我的身上什么也没盖，这让我感到有些冷。我从地毯上站起身，想挪回床上，我刚迈了一步，又站住了，我看到的一幕让我整个人都傻掉了。

我使劲揉揉眼睛，希望自己看错了。遗憾的是，我并没看错，我的床上的确有个人正在睡着，这个人是哈里勒。

我的天哪，哈里勒居然没走！他不但没走，还睡在我的床上！

突然，一股无明怒火从我的心底里窜到了我的脸上，我的脸变得滚烫。

哈里勒竟然敢睡在我的床上！

愤怒让我忘记了他现在是哈里勒王。我从桌子上拿起茶壶，掂了掂，茶壶中还有水，我走到床前，将茶水倒在他的脸上。

哈里勒遭到茶水的侵袭，一下子坐了起来。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伸手去摸腰刀，可是，他的手摸了个空。我担心他会危害到我，在倒茶前已经将他的腰刀拿走了。

哈里勒清醒过来，怒视着我：“你在做什么！”

我也怒视着他：“你在做什么！”

哈里勒低头看看他睡着的床，淡淡地说道：“我一定是睡着了吧？”

“废话！”

“你听我说……”

“用不着！你为什么不走？而且，你凭什么睡在我的床上!”

“你睡在地上，屋里这么小，我不睡在床上又能睡在哪里？莫非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把你也抱在床上一起睡？”

哈里勒在我的印象里从来不是一个轻薄的人，可是此刻，他竟然对着我轻薄地嬉笑。

我抬手抽向他的脸颊，他的动作比我还快，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他的力量惊人，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被他牢牢制住，随后，他将我的手臂轻轻一拧，我身不由己地倒在了他的怀中。

我惊慌地看着他。他的脸离我的脸很近，他的两只眼睛像幽深的古井，井水倒映着月光，明亮如镜。虽然我的愤怒依然如故，他的恶作剧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不能用“厌恶”这个词来形容。每个人都有复杂的两面，想必哈里勒也不例外。

“放开我！你放开我！”我扯着嗓子喊起来。

我刚喊了两声，他用手扼住了我的喉咙，我吓得及时闭住了嘴。我极力想挣开他的手，我越挣扎，他越用力，我被他掐得喘不过气来，胸口憋闷欲裂。蓦然间，死亡的恐惧袭上我的心头，在血液即将从我的脑海里流空的瞬间，我喃喃地、无助地唤道：“公主，救救我……”

哈里勒猛然松开了手，我剧烈地咳嗽起来。

哈里勒轻抚着我的肩头，悲伤与恐惧壅塞在我的每一寸血脉里，我用尽全身力气咳着，涕泪滂沱。

不知过了多久，我停止了咳嗽。哈里勒将他的嘴贴住我的耳朵，低低地问道：“你怕吗？”

我抬起眼睛望着他。

他伤害了我，可他没有一点愧意，这个男人简直让我无话可说。

“你怕吗？”他执拗地追问。

我想了想，恶狠狠地回答：“你想知道？让我也来试试？”

“不必，我怕。”

他坦白地承认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倒让我大吃一惊。面对死亡，沙哈鲁似乎比他更具有勇气。

对话的时候，我还在哈里勒的怀中，他始终不肯放开我，我不得不请求他：“你让我坐起来说话吧。”

他回绝了：“不，我喜欢你在我怀里的感觉。”

“可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

“这是唯一的机会。”

“唯一的……机会？”

“是啊，除了今天，除了现在，我恐怕再没有机会把你留在怀中。”

“我不懂你的意思。”

“这种事，我懂就行。”

“你在开玩笑吧？”

“是，我在开玩笑。”

哈里勒梦呓般的语态让我哭笑不得，可我被他这样搂着实在不好受。我想了想，试图换一个角度说服他放我起来：“哈里勒，你躺着，让我坐在你的身边陪你说话，不好吗？”

“行。但你不要离开我太远，如果你再做出任何不敬的举动，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杀了你。”

“你真是这样凶残的人吗？”

“有时是。我的心里充满仇恨，仇恨需要发泄的对象，不幸的是，我选择的这个人是你。”

“为什么？”

对于我的问题，哈里勒避而不答。他让我往里坐坐，将头枕在我的腿上。哈里勒的年龄比我小几岁，从小到大，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既算不上青梅竹马，也没有朝夕相处。他不像沙哈鲁和阿依莱，沙哈鲁如同是我的兄长，阿依莱是我想嫁的男人，哈里勒给我的感觉则一向很陌生。应该说，他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我把他的反常归结为他需要慰藉，只是，他选错了对象。

哈里勒微微合上眼睛，他的表情让我觉得他对于躺在我的腿上格外惬意，果然，他还长长地打了个哈欠。

他困了。

我也困。

我急于让他离开：“哈里勒……”

他将手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我想起他刚才扼住我脖子的那一刻，心里蓦然有些胆怯，不敢再招惹他生气。毕竟，我很爱惜自己的生命，我喜欢活着，活很久很久，最好永远不要死去。

我低头看着哈里勒。他也看着我，我们面面相觑。如果是恋人，这样的注视想必一定情意绵绵。可是我与哈里勒的注视却充满讥讽的意味，我们都不是彼此所喜爱的人，天知道今夜我们为什么会如此亲近？

更可笑的是，明天，哈里勒还要做新郎。

“塞西娅。”哈里勒依旧合上眼睛，轻轻唤我。

“嗯？”

“你都这么老了，为什么还不找个男人嫁出去？”

可恶！他居然说我老了！长生天作证，事实上我的身心比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还要生机勃勃。不过，他说得也不算有错，一个二十六岁还待字闺中的女人，在男人眼里可不是像个怪物一样不可理喻。

“噢，我嫁不出去。”我只好这样回答。

“真的吗？”

“真的。小的时候，邻居们都觉得我不是寻常人，是一个精灵，或者根本是一个妖怪，不让他们的孩子跟我玩耍。”

“因为你眉间的金星？”

“对。”

“可欧乙拉公主并不这样认为。”

“是。公主认为我眉间的金星是智慧的象征。”

哈里勒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等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话语里隐含着笑意：“独特的女人，不是吗？”

“你应该说，独一无二的女人。”

“独一无二，是啊，独一无二。”

停了停，他喃喃地说道：“塞西娅，跟你说件事。”

“什么？”

“如果你实在无人可嫁，不如给我做妾室算了。”

我以为哈里勒疯了，用手探探他的头，然后检查了一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有点发红。

我正要掰开他的嘴，他自己张开嘴，问我：“你要做什么？”

我不提防，吓了一跳：“噢，噢，我想给你检查一下，看你是不是上火了？”

“你还会看病？”

“会一点儿，看着玩儿。”

“不用看了，躺在你的腿上，想不上火也难。”

“那你睡在枕头上吧。”

“不，这样舒服。”

“随你吧，反正天快亮了。”

“塞西娅，你别岔开话题。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嫁人？”

“我没岔开话题。我不是说了嘛，没人娶我。”

“听说，阿依莱两次向你求婚，都被你拒绝了。”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我一直在想，不知道金星塞西娅会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不打算嫁人。”

“你很古怪。”

“是的。”

哈里勒睁开眼睛，看看我，嘴角一动，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该不是你心里有什么打不开的结吧？”

“啊？”

“或许，你钟爱的男人不是阿依莱，而是我的四叔沙哈鲁？”

我吃惊地望着哈里勒。我想起自己第一次与沙哈鲁的肌肤之亲，一切历历在目，我心里柔弱的部分蓦然颤动了一下，但只一下而已，接着归于平静。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沙哈鲁对我而言不是障碍。

那么，什么才是我与阿依莱相伴一生的障碍呢？

我想着，努力想着，可惜，我暂时还理不出头绪。

“我猜对了？”

哈里勒自以为猜出了答案却并不开心，如果我仔细分辨，一定听得出他话里饱含的失落之意。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宁愿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也不愿意费心猜测他问话的动机，我没这种心情。

“不是。”我懒洋洋地回了一句。

“不是？”

哈里勒不依不饶的劲头真让我心烦，若非担心他发狂再扼住我的脖子，我真想把他从我的腿上直接推到床下。我在想象中已经这么做了，这么做的结果是让我的心里舒坦了一些。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我怎么不知道？

“回答问题。”

“回答……唔，真的没有。沙哈鲁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沙哈鲁不是？那谁是？”

“阿依莱。”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拒绝他的求婚？”

我实在忍无可忍，冲着哈里勒的脸咆哮起来：“我说，你干吗非要关心我嫁不嫁人，你有毛病啊！我，我嫁谁……”

哈里勒用手挡住脸，哭笑不得地阻止我：“塞西娅，塞西娅，求你了，别发火，你的口水弹太厉害了，我认输。”

我看到我愤怒的唾沫在他的手背上溅得星星点点，不觉笑了。哈里勒，这个已经做了王的人，居然还有着孩子气的一面。

哈里勒从指缝里看着我：“塞西娅，既然我的竞争对手不是沙哈鲁，你又不肯嫁给阿依莱，那么，你不如嫁给我吧。”

“行行好，别再说这种没用的废话。”

“没用未必是废话，我是真心向你求婚。你想，兀鲁伯是我的堂弟，他娶了你美丽的妹妹，我娶赛的姐姐，也算天经地义。”

“娶一个比你大几岁，又老又丑的女人，你想消遣我，还是想消遣你那些忠实的追随者？”

“你又老又丑么？我怎么没发现。我满眼都是你眉间的金星，它让你的眼睛像启明星一样明亮，让你的脸庞闪耀光泽，除了你，谁还配拥有这样的美丽。”

“我说，好啦，你作诗的雅兴还是留给你明天的妻子吧。她一定喜欢。”

“孤芳自赏，是那个女人教会你的吗？”

“你说谁孤芳自赏？”我问。

突然，我明白过来，一股怒火从脚底蹿上我的头顶。我再也顾不得哈里勒会不会危害我了，一把推开他，从床上站了起来。哈里勒猝不及防，摔到床下，他的头就躺在我的脚边。我低头看着他，我真想踩烂他的嘴，让他从此免开尊口。我忍了又忍，好不容易才压下了这种冲动。

哈里勒坐了起来，我想着，可能我要死了。奇怪的是，好半晌，他都仰头看着我，一声不吭。

我气呼呼地坐回到床上。我豁出去了，死就死了吧，谁叫我命该如此。不过，我发誓，哈里勒要是再敢说一句轻慢欧乙拉公主的话，我一定在死的时候拉上他，让他做不成新郎。

寂静中，我们倾听着彼此的呼吸。我的呼吸急促，我知道，这无非是因为我对哈里勒愤恨不平的缘故。哈里勒的呼吸却平静异常，我将他推到了床下，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生气。至少，他对我隐忍不发。

灯油燃尽，挣扎着熄灭了。透过窗棂，我看到外面的光线变得混沌起来，我对哈里勒说：“天快亮了，你走吧。”

哈里勒将手伸给我，我犹豫了一下，没接。

“拉我起来。”

我不敢不拉他。

哈里勒从地毯上站起来，习惯性地拍了拍身上。他低头看了我一会儿，慢慢地说道：“上午，我派人来接你，参加我的婚宴。”

说完，他走了。我目送着他走出我的卧室，在身后关上门，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我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贰

也许是因为时局动荡不尽如人意，哈里勒的婚礼准备算不上多么铺张和豪奢。

我来时公主还没有到，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婚帐前走来走去，翘首盼望。我甚至怀疑哈里勒是不是骗了我，他根本没有邀请公主。

帖木儿王的宫帐临时充当了哈里勒的婚帐，里面地方宽阔可容纳上千人。被请的客人陆续地经过我的身边，进入宫帐。他们有些人向我点点头，有些人则对我视而不见。绵延一年之久的王位之争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心事重重，哈里勒的婚礼注定不能复制帖木儿王东征前为孙儿们举行婚礼时的热烈与壮观。

意外地，我看到了一个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正向婚帐方向走来。

我看着他。当他离我越来越近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形容憔悴、满目悽伤的形象。

我暗暗心惊：天哪，是他吗？

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没错，他就是皮儿王子，帖木儿王生前指定的王位继承人，而今却成了哈里勒的阶下囚。

身份的剧变摧毁了他的意志，曾经的意气风发一去不返，他在短短的时间内未老先衰。

他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佝偻的背影。他才二十多岁，何以衰弱颓废至此？哈里勒真够有手段，皮儿沦为阶下囚的这段时间，也不知哈里勒用了什么样的办法，才把他变成了行将就木的老翁！

皮儿走了几步，似乎想起什么，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会儿。

我向他莞尔一笑。

我的刘海剪得很短，露出了眉间的金星。金星晃着皮儿的眼睛，他认出了我：“塞西娅？”

“王子，是我。”

“你真的是塞西娅吗？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塞西娅没错，王子。哈里勒王子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有意将“哈里勒”和“王子”这两词的音发得很重，尽管一年前哈里勒已经变成了哈里勒王，我仍习惯对他直呼其名。此刻，皮儿王子的不幸激起了我

对他的同情，我称哈里勒为王子，表明了我对皮儿王子身份或者说继承人身份的尊重。

我有意的讨好果然打动了皮儿，他的脸上浮出笑容，浮肿的眼睛里蓦然间就有了一些生气："你来参加婚礼，怎么不进去？"

"我在等公主。"

"噢？哈里勒也请了欧乙拉公主么？"

"我想是吧，哈里勒这么说的。"

"一晃又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公主了，我真怀念小的时候围在她的身边听她给我们讲故事的日子。还有征伐印度的时候，只要有她相伴，就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危险都不值一提。如果还能回到以前，该有多好……"

皮儿几乎是下意识地说了这许多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浓浓的惆怅。对于天意弄人，我的感慨丝毫不比他少。只不过，从天上到地下，经历了人生剧变的皮儿，比我更希望时光可以倒流。

皮儿身边的一个人俯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句什么，皮儿复活的神色顿时消失不见，他向我微微颔首，然后，默默地转过身，步履沉重地向婚帐中走去。我耐心地看着他进入帐子，当我回过头来时，发现一辆敞篷马车刚好停在我的身边，宽阔的车篷中，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向我招手。

美丽的女人！无论命运如何起落，无论岁月如何风蚀，她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永远美丽如故。

不过，她今天的打扮倒有一点点特别。

我的眼光一向锐利，我对她的衣着也一向挑剔。平素，只有穿戴好我为她精心挑选、搭配而且认可的衣饰，她才会去参加宴会。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便没有我，她的打扮也一样高雅得体。

可能是为参加哈里勒的婚宴，她特意换上一个月前我才为她设计和缝制好的淡紫色纯棉束身内衣。内衣的外面，她别出心裁地套了一件无袖敞领的锦缎长袍，长袍用的是那种米色带暗花纹的面料，颜色素净，只在衣襟和衣角处点缀了几朵玫瑰花的刺绣。这件外衣，此前我从没见她穿过，想来是她新近才做的。

当然，即便她新做了一件样式新颖的长袍也不足为奇，我之所以说她有几分特别，是因为她第一次在衣裙外披了一件红色的真丝披肩。艳丽的红色，像一团燃烧的火焰衬托着她如凝脂一般细腻的肤色，使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我像一百年没有见过她那么长久，思念让我眼窝发涩。我伸手拉开车

门，将她扶下马车。不等她对我说一句温存的话，我已经投入她的怀抱。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如同我还是一个孩子向她撒娇时她时常做的那样。

好一会儿，我大声地、哽咽地问："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一次都不来看我？"我无所顾忌地抱怨着。在她面前，我永远是个无赖。我喜欢对她无理取闹，因为我知道，不管怎么样，她都会纵容我。

公主不回答我的责备，她只捧着我的脸颊，用母亲特有的温存语调问我："首饰，都设计好了吗？"

"嗯。"

"你满意吗？"

"不能说满意。"

"哦？"

"准确地说，是得意。"

公主放下心来，眼睛里闪动着欣慰的笑意。

她一向对我的天赋充满信心。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孤独的人，当我面对着那些尚未完成的作品时，从设计到整个制作过程，我都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可以说，经我完成的每一件首饰、挂饰、金银玉器都凝聚着我的心血，只有回到她的身边，我才可以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

我挽着公主的手臂，一起向婚帐走去。在闲适的、沉默的片刻，我悄悄从侧面打量着公主。

当然，像每次参加宴会时一样，公主略施粉黛，庄重如旧。突然，我发现她的鬓角多了几根长长的白发，眼角周围也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我吃惊地望着它们。白发和鱼尾纹，这是我过去不曾注意到的，原来岁月并没有放过公主，在她的身上悄悄留下了痕迹。

只是，我和沙哈鲁、阿依莱、兀鲁伯、赛一样，我们都只知道索取她的爱，索取她的理解，用她的活力滋养我们自己，却忽略了她其实是个女人，她必定会在时光的磨砺中一天天老去。

是的，就像我们的太祖母，我们的祖母，我们的母亲一样，她同样会变得衰弱、苍老，甚至有一天会永远离开我们。而我们，在她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又曾经为她做了些什么呢？

我的心颤抖了，扶着她的手臂也微微颤抖，公主回头看看我，诧异地问："塞西娅，你怎么了？"

我强行将涌到眼眶的泪水忍了回去，我不能说，我宁愿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

得到消息的哈里勒出来迎接欧乙拉公主，他看到欧乙拉公主的第一句话是：“公主，看来，这件外套和披肩都很适合您。”

公主向他微笑：“是啊，很美。谢谢你，哈里勒。”

原来，外套和披肩都是哈里勒专门请人为欧乙拉公主量身定做的，难怪我之前确实没有看见过呢。

为了让公主出席他的婚礼又与昔日有所不同，哈里勒可谓煞费苦心了。

哈里勒做了个“请”的手势，我急忙松开公主的手臂，让新郎官亲自将公主引入婚帐。

宫里的规矩我懂，我必须跟在公主后面进去。在婚帐中，我有我的位置，一般都在公主后面一排或后面两排，那里桌子是几张长条桌拼接而成，我将和另外得到邀请但是身份还不足以坐在最前面的女宾共用它们。

进入婚帐，我才恍然发现，公主和我是最后到的。公主姗姗来迟并不是她为人处世的风格，我猜测，一定是哈里勒有意让她最后一个出现，以此让所有人看到他对她设计救走兀鲁伯的宽容和大度。

公主跟随在哈里勒的身后，步履款款地通过婚帐中央狭长的过道，走向自己的位置。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是这般仪态万方、从容娴静。他们走过时，几乎所有的宾客——除了皮儿王子和新娘——全都起立向他们行礼致敬。

这样的尊重，一半是给哈里勒，一半是给公主。

对于哈里勒，毋庸置疑，人们尊敬他自然因为他是哈里勒王。对于公主，所有尊重的背后恐怕就别有一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

一方面，人们为公主能来参加婚宴而高兴，她的出现使生活在一瞬间好像回到了帖木儿王在世时的强盛时代。另一方面，人们愿意对这个柔弱女人隐藏的勇气表示出恰如其分的敬意。

哈里勒目不斜视，径直走到婚帐正中新娘子的身边坐下来。欧乙拉公主礼貌地向宾客们一一颔首回礼，也向新娘子行礼，当她准备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时，她看到了皮儿王子。

皮儿王子努力挺直了开始变得佝偻的身体，干涩的嘴唇微微翕动着，百感交集地望着她。他的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一开始，公主并没有认出他来。

皮儿王子向公主点了点头，公主走到他的面前。

“皮儿，是你吗？”她惊诧地问。

“是我，公主，您……”皮儿欲言又止。

此时此地的重逢，物是人非，一切尽在不言中。一时间，皮儿和公主都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公主关切的目光长久地落在皮儿的脸上，片刻，不无忧虑地问：“皮儿，你还好吗？”

皮儿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婚宴的司礼官走到欧乙拉公主身边，压低声音提醒她：“婚礼就要开始了，请您……请您入席吧。”

欧乙拉公主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看哈里勒，哈里勒和新娘子居中高坐，不动声色，眼睛里却闪着点点光亮。

公主不能违拗哈里勒的心意，歉意地向皮儿点点头，随着司礼官回到座位上。皮儿也沮丧地坐下来，在他坐下来时，我看见他的肩头猛烈地颤动了一下。

司礼官宣布婚礼开始，与宴的宾客全体起立，用歌声和美酒祝福哈里勒和他的新娘百年好合。新娘子穿着大红的礼服，佩戴着我为她设计的所有首饰，正如我预言的那样，这些首饰为她增色不少，使她显得娇艳动人。

我奇怪妃主罕则黛怎么没有在她儿子的婚礼上出现？这似乎有些不正常。仔细想想，恍然大悟。

真是的，我怎么差点儿就忘了，哈里勒与皮儿，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啊。

哈里勒与皮儿，他们可都是罕则黛的亲生骨肉。

面对兄弟阋墙，一个母亲，又该如何处置呢？

叁

众所周知，罕则黛在嫁给三王子米兰沙前，曾是大王子只罕杰尔的妻子，那个时候，只罕杰尔对这位与父王一样出身于巴鲁剌思部的贵族家庭、容貌美丽且处事果断的妻子十分宠爱。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罕则黛先后为只罕杰尔生下莎勒坛和皮儿两个儿子。正当他们彼此发誓相守一生、共浴爱河时，只罕杰尔竟在一场战争中不幸阵亡。而那时，皮儿出生尚且不久。

帖木儿王一生中最钟爱的人莫过于他的长子，只罕杰尔死后，他不肯让王位旁落于长子的血脉之外，于是亲自指定长孙莎勒坛为王位继承人。同时，考虑到罕则黛年轻守寡以及担心罕则黛工于心计的特质会对未来政局产生不良影响，遂请大王后图玛帮忙，劝说罕则黛嫁给了三王子米兰沙。

经过图玛三天三夜苦口婆心的劝说，罕则黛终于同意抛下她与只罕杰尔的两个儿子，再披婚衣。

然而，罕则黛嫁给米兰沙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她失去心爱丈夫的痛苦在米兰沙的身上从来没有得到过丝毫慰藉，甚至当她生下哈里勒后，米兰沙对她的态度也一样不冷不热、暧昧不明。

时间在对米兰沙的极度失望中一天天过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罕则黛迷上了饮用白酒。或许，她只是需要用醉酒的方式来达到短暂麻醉自己的目的。日复一日，酗酒使她窈窕的体态变得丰满，最终变得臃肿不堪。

她的自暴自弃给米兰沙制造了与她分居的借口，她变得越丑陋，米兰沙就越嫌弃和远离她。她的两个亲生儿子莎勒坛和皮儿也只把她当成米兰沙的妻子，对她若即若离。谁也没想到，真正疼爱她的人竟会是生性顽皮的哈里勒。哈里勒孝顺她远胜过孝顺父亲米兰沙，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唯有哈里勒守在她的身边，忍受着她的打骂，照顾她，不离不弃。应该说，若非生了哈里勒这样一个儿子，罕则黛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孤独最无助的女人，哈里勒是罕则黛活下来的唯一理由。

此间，作为王位继承人的莎勒坛，在祖父的协助下，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可惜的是，莎勒坛像他的父亲只罕杰尔一样没有登上王位的命，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他本人却在对巴耶济德的战争中失去了性命。

他的意外亡故，使皮儿取代了他的位置。

皮儿不缺乏祖父的钟爱，不缺乏勇敢和威望，但他缺乏其长兄莎勒坛笼络人心的手段。因此，从他被确立为王位继承人伊始，他便如坐针毡，如火中烤栗，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嫉妒甚至暗算。

事实上，无论是米兰沙、沙哈鲁两位叔叔，还是阿卜白克、奥玛、哈里勒、兀鲁伯、只汉沙这些亲兄弟、堂兄弟、表兄弟们全不服他，他们时刻觊觎着王位，希望取他而代之。

那一年，米兰沙疯病发作，罕则黛怀着恐惧和憎恶只身逃出帖必力思，往告帖木儿王米兰沙的所作所为。从此，她再不愿见到米兰沙，无论多少人包括帖木儿王本人从旁相劝，她都执意不肯回到她的丈夫身边。

哈里勒遵从母亲的意愿，将她留在身边。她住在哈里勒单独为她准备的行帐中，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只要不出征的日子，哈里勒每天必定抽出

时间陪她说话、吃饭、散步。儿子的孝心令她感动和温暖，加之少了米兰沙和他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时刻扰乱她的心境，她不再需要借酒浇愁。为了儿子，她用惊人的毅力戒掉酒瘾，重又变成一个头脑清醒，富于决断力的女人。

再后来，帖木儿王病逝，她充分利用家族的势力，帮助儿子哈里勒抢先据有国库和王印，从而为儿子抢先登临王位铺平了道路。

可是，当另一个儿子皮儿沦为这一个儿子的阶下囚时，她被唤醒的母爱本能还是让她难以抉择。

也许这就是罕则黛不能出席儿子婚礼的缘故。身为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她一定很为难吧？纵然她深爱着与她相依为命的哈里勒，她也不希望另一个儿子皮儿死在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手里。

哈里勒请大家坐下，酒宴正式开始。司礼官抑扬顿挫地唱着长长的祝词，一队脸上蒙着白布只露出眼睛的侍者手里举着托盘，腰肢微扭，像跳舞一样鱼贯而入。

他们刚刚离开，又一队侍者进入。

如此几进几出，我们的面前已经摆好了各种各样的美酒、肉食、水果、米饭和面包。能够容纳千余人席地而坐，摆上一百多张桌子后至少也能容纳两百人同时就餐的婚帐，哈里勒只请了不到一百人，因此，大帐显得有几分空阔。好在，婚宴上歌舞齐备，多少遮住了沉闷的气氛。

我不由自主地关注着皮儿，他坐在王位左侧第一排筵席的首位，与坐在右侧第一排筵席首位的公主相对。

凡是坐在第一排筵席的人，都单独使用一张楠木方几。皮儿垂头不语，整个灵魂似乎都游离于盛大的宴会之外，除了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几乎什么都不吃。

我同情皮儿。

我在公主的后面看不到她的脸，我想，她的心情一定与我一样。

由于母亲罕则黛没来参加婚宴，欧乙拉公主算是长辈，哈里勒学他的祖父帖木儿王的样子，带着新娘子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分别给坐在第一排的所有贵客敬酒。他第一个来到欧乙拉公主的面前，他的耳朵里听着欧乙拉公主的祝福，嘴角噙着一丝礼貌的笑意。新娘子亲自执盏，倒了一杯酒敬给公主。公主祝福新娘子，接杯在手，将第一杯酒一饮而尽。

新娘子再敬，公主再饮。

新娘子正要敬第三杯，哈里勒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怎么忘了，公主平素

从不饮白酒。真该死！我这就让人给您换上马奶酒来。”

哈里勒这句若不经意的话让我的心脏猛地哆嗦了一下。从帖木儿王开始，谁不知道公主只能喝些口感柔和、对身体有益的马奶酒，她不是不善饮白酒，而是不能饮，如果饮了烈性酒，对她的病产生刺激，她就会头疼欲裂。哈里勒与公主曾经多次一起参加宴会，他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可他，偏偏以敬酒的名义强迫公主饮下两杯烈性酒，然后再假装换成马奶酒，既以此证明他给公主喝下烈性酒不过是一时大意，但又能让两种酒相掺和发生作用，加重酒的效能。

这大概就是他报复公主的方式吧！多么恶毒又多么不动声色！他无非希望欧乙拉公主犯病时饱受折磨，痛不欲生。

我的心很痛，手也在颤抖，我四下张望着，寻找一件趁手的利器。这时，我看到侍者跪在我这张桌子的面前，用锋利的蒙古刀认真地切着羊肉。

瞬间的冲动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设法将这把刀子夺在手里，然后与哈里勒，这个伤害了公主的恶魔同归于尽。

我这样想着，身体前倾，几乎坐了起来。这时，我看到公主将一只手放在背后，向我摇了摇。公主的脑后没长眼睛，可她居然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发热的头脑像被冰水浇过一样，刹那间冷静下来。

公主对我的阻止是及时的。事实上我很快明白，我根本杀不了早有准备的哈里勒。哈里勒等待的大概正是这个，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借我的手，以谋逆的罪名名正言顺地杀死公主。

他确曾饶恕过欧乙拉公主一次，然而，同样的忤逆行为绝不允许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如果在婚宴中发生血腥的事情，人们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谅哈里勒的所作所为。

哈里勒，他真是处心积虑。

侍者换上了马奶酒。公主将第三杯酒擎在手上，低柔地向新娘子说了几句话，然后才将杯中酒饮尽。

离开公主，哈里勒引着他的新娘子，来到了皮儿面前。

皮儿耷拉着脑袋，还在喝酒，似乎没有看到他们的到来。哈里勒弯下腰，将一杯白酒放在皮儿手边。

皮儿抬头，醉眼蒙眬地看了哈里勒一眼。

“你是谁？”他口齿不清地问。

“皮儿，这是你弟妇敬你的酒。”

“弟妇？你是说这个姑娘吗？”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轻慢地用手指着新娘子，他的眼睛血红，新娘子吓了一跳，急忙向后缩了一下身体。

“是的。所以，你要喝下这杯酒。”

“喝酒我当然愿意，就算毒酒我也奉陪。”皮儿去取酒杯，可是，在酒的作用下，他的手颤抖得厉害，一杯酒差不多被他洒出了大半。

喝完，他将杯底亮给哈里勒：“喝了，痛快吧？”

哈里勒不动声色地再给皮儿斟酒，哈里勒一边斟，皮儿一边洒，后来，酒刚满杯底，他又喝了。

第三杯酒，哈里勒改了主意，他将杯子放在一边，让侍者换两个银海碗过来，他要与皮儿一起喝。满满的两碗酒，哈里勒并不将碗交到皮儿手中，而是伸在皮儿的鼻子底下，他一边喝，一边看着皮儿喝，不一会儿，两碗酒被兄弟俩喝了个精光，哈里勒掷下酒碗。

银碗不会破，扔在地毯上只是发出一起响声，侍者急忙将银碗拾起来，躬着身默默退下。

哈里勒看着皮儿站也站不稳的样子，大声笑起来，笑声酣畅淋漓。

皮儿也跟着他笑，他的笑声若断若续，听着比哭还难听。

哈里勒走到皮儿身边，搂住了他的脖子：“皮儿，酒宴结束后，要不要我带你去见母亲？”

皮儿虽然醉得厉害，可他并不喜欢哈里勒这种亲热的表示。他伸出手，想要推开哈里勒，可是他力不从心，哈里勒的力气显然比他大得多。

我看见哈里勒的脸。他的脸上重又出现了昨晚扼住我脖子时的表情。我想，此刻的皮儿一定也像我那会儿一样，感到透不过气来，感到自己就要死掉了。

“你说……什么？”果然，皮儿的嗓音变得嘶哑，与此同时，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哈里勒的胳膊下挣脱出来。

“去见母亲啊。”哈里勒重复了一遍，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谁的母亲？你的母亲吗？”

“难道，她不是你的母亲吗？”

“你是说……她吗……噢，我忘了。”

“连生下自己的母亲都忘了，不应该吧。”

“什么应该不应该，我几乎不认识她。你为什么老在我的面前站着，你走，我要喝酒，酒才是我的母亲。”

“皮儿……”

皮儿使劲推了哈里勒一把，一屁股跌回座位上。“走开！走开啦！”他为自己斟酒，他找不到杯口，酒洒得满桌子都是，“走开，我要喝酒。爹亲娘亲不如酒亲，我哪有亲娘，嗯？酒才是我的亲娘。”

他说着，又笑起来，放声笑起来，空洞、悲怆的笑声久久回荡在婚帐中，如同一只孤独的断腿公狼，蹲在山冈上面对着强壮的猎人悲号。

我不忍卒听。然而，与皮儿相比，我更关心公主。我只能看到公主的后背，她端坐在座位上，我看不到她的脸色，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开始头痛。

我想象着她脸色苍白、额角上冒着细密冷汗的样子，结果，我自己脸色发烫，先出了一身热汗。

该死的哈里勒和他的新娘怎么还不结束这一轮敬酒？希望宴会的气氛能变得轻松一些。如果公主身体不适，我才不管哈里勒是王子还是王，我一定要带着公主离开婚帐，接受大夫的治疗。

对了，塞西娅这个笨蛋光知道着急，怎么就把珍贵的药丸给忘了呢？我通常不是随身带着一个药瓶吗？

药瓶是我用一块条形水晶精雕细琢而成的，外观如微微弯曲的拇指，内壁中空，透过晶莹剔透的瓶体，可以看到里面圆圆的、像珍珠般大小的红色药丸，十分美丽。我是个性格古怪的人，难免有时会突发奇想，做一些别致精巧却华而不实的东西，比如这个药瓶就是其中之一。药瓶的里面一次只能放下五粒药丸，不过，有这五粒药丸至少可以暂时抵挡一下，我得赶紧给公主服用，我相信，公主吃过药后，对她的头疼一定能起到缓解作用。

可是，可是药瓶呢？

药瓶到哪里去了？我明明记得带在身上的，为什么我翻遍了全身就是找不到了呢？难道……是我记错了？还是落到了王宫后花园关押我的地方？再或者，根本就是有人趁着我睡着的时候从我身上偷走了药瓶？

不可能吧，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事！我得想想，我得好好想想，我到底把药瓶丢在了哪里……

我像个疯子一样茫无头绪，公主几次病倒带给我的恐惧纠结着我的记忆，除了担忧、害怕，我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到。

也许感受到了我的不安和焦虑，在新婚夫妇的敬酒进行到一半时，公主回过头，向我微微一笑。

我看着她。欧乙拉公主的面容苍白，神情宁静，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好像在对我说，她早有准备，她吃过药，不用为她担心。

可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药丸只能缓解一时，我听大夫私下里告诉公主，这种药丸不能经常服用，更不能大量服用，尤其不能在服用后喝酒，如果这三点做不到，药丸所起的作用就不是救人而是害人了。

然而，天生颖慧的公主预料到哈里勒不会轻易放过她，也明白哈里勒请她赴宴根本别有居心，即便如此，她仍然不愿意因为自己突然病倒而破坏了婚宴的喜庆气氛，所以，她在赴宴前服下了药丸。这样一来，她的确能支撑到酒宴结束甚至晚上都不成问题，但是明天，谁知道明天她又会如何呢？

肆

哈里勒和新娘子终于回到了座位上。随着音乐和鼓点的变化，一队乔装成武士的舞伎踏着节奏进入大帐，献上了马刀舞。帖木儿王在世时，十分喜爱这个奔放遒劲的舞蹈，每逢宴会，第一曲舞多是马刀舞。

据说，刀马舞的编排者是少女时代的图玛。图格鲁汗因为宠爱女儿，每逢东察合台汗国的宴会，都会让艺人表演这个节目。帖木儿王与图玛成婚后，仿效图格鲁汗的做法，将马刀舞定制为宫廷舞蹈。

帖木儿王从来认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这个观念一生不曾改变。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对蒙古公主图玛极尽宠爱，凡是与图玛有关的东西，他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哈里勒作为帖木儿王的继承者，势必要将帖木儿帝国的许多宫廷礼法继承下来，舞蹈便是其中一项。

哈里勒居中高坐，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舞蹈。

我的内心百味杂陈。一面担心公主，一面想着罕则黛妃主；一面猜测皮儿的命运，一面又为哈里勒的新娘子纳闷。

我纳闷的是，哈里勒的新娘子长得确有几分姿色，但与赛相比，还不能算作花容月貌。这且不论。我最纳闷的是，自始至终，我在新娘子的脸上不曾看到一丝笑容，而且，她的一举一动表现得像个木偶一般任人摆布。

这么说吧，与其说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倒不如说今天的这场婚礼对她而言纯粹是一种无奈和折磨。

多么古怪！

新娘子到底是哪位王公贵族的女儿？哈里勒为什么一定要娶这样一个喜欢哭丧着脸又并非美若天仙的姑娘？是哈里勒神经搭错还是人们说的鬼使神差？要么就是哈里勒别有用心？

我觉得最后一种情况最有可能。

在帖木儿王的诸孙当中，哈里勒一向以冷面狠心闻名。从他报复公主的手段来看，他这个人也的确不是什么善良之辈。由此推断，新娘子说不定是他用来报复某人的工具。

我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后，渐渐地倒被我看出了某些端倪。

比如说，新娘子与哈里勒回到座位后，目光总是若不经意地掠过皮儿坐着的方向，也就是那么一瞬，又将目光收回。而皮儿，只顾埋头喝酒，根本不向新娘子看上一眼。再比如说，皮儿越表现出冷漠的样子，新娘子似乎越伤感，到后来，新娘子的眼里噙满泪水，不得不垂下了头。

我天生具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许多时候我的判断即使不能说百发百中，也可以说十拿九稳。哈里勒与他的新娘子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感情，这一点，从之前哈里勒对这次婚礼的淡漠可以看出。果真如此，哈里勒的这次娶亲一定又是一种精心的安排了。

也许是我太过于注意皮儿和新娘子两个人的微妙情态，而顾不上欣赏舞蹈，因此，当我听到“啊”的一声惊叫时，我并没有看见一个体态轻盈的舞伎在舞步移到离哈里勒最近的位置时，突然从衣袖中抽出了一把锋利的短剑。事实是，我只不过看到了一个身影像箭一样冲到哈里勒的面前，接着，则是“当”的一声，哈里勒临危不乱，机敏地用酒碗挡开了刺向他的短剑。

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哈里勒的侍卫，他们蜂拥而上，将行刺者扑倒在地，夺下她的凶器。而我，也反应过来，跑到前面，抱住了公主。

公主安慰似的轻抚着我的后背，让我在她身边坐下来。

二十多年的时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使我受到惊吓，全身不由瑟瑟发抖。

婚帐里着实混乱了一阵，包括新娘子在内的许多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过，当所有的舞伎都被带出去统一看管，在护帐侍卫强制的维持下，婚帐里很快又恢复了原有的秩序。我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公主，侍卫

也没有刻意勉强我，他们只是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所有的宾客。

骚动过去，婚帐中瞬间出现了一阵可怕的沉寂。沉寂之后，哈里勒离开座位，踱到刺客面前。

当时，我丝毫不曾预料到接下来就要发生的事情，我只记得，我的心里很乱，目光无意识地扫过皮儿和新娘子，又落在哈里勒的脸上。对于方才那惊险无比的一刺，哈里勒没有表现出丝毫余悸未消的样子，相反，他很镇定，甚至有点儿为自己的反应机敏沾沾自喜。

他低头望着刺客，刺客抬头望着他，他们彼此相视，好一会儿，哈里勒才问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杀我？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刺客不语。

我发现刺客长得很美，是那种妖娆的美，如同她天生就是为做一名舞伎而存在的。可是，她为什么要行刺哈里勒呢？她不知道现在的哈里勒是帖木儿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吗？难道，她不曾想过，刺杀这样一个人，她得冒多大的风险，又有多少成功的把握？她与哈里勒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她有家人死在哈里勒的手上吗？或者，就是她受了什么人的指使？

我徒劳无益地猜测着一切可能，而真正的可能或许就是出人意料。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有时会告诉我们真相，有时也会欺骗我们，然而在当时当地，除了相信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我别无选择。

哈里勒蹲下身子，用手使劲拧起刺客尖尖的下巴，继续问："告诉我，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的语调很奇怪，像在克制，又像在调笑。刺客试图挣脱他的手，一言不发。

"你不说是吗？"哈里勒一手仍然捏着刺客的下巴，一手从腰间取下他片刻不离身的蒙古弯刀，他用这柄刀的刀背压住了刺客的脸。

刺客的全身抖动了一下，不再做无谓的挣扎，安静下来。终于，她说："你杀了我吧。"声音娇脆，有如莺啼。

"你想死？"

"是。"

"可我不会让你死。"

"你要做什么？"

"你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我喜欢。不，何止是眼睛，你这娇嫩的脸蛋，

樱桃般的小嘴，我全都喜欢。”

“你想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刺客连声问，她的声音微微发颤，里面充满了真正的恐惧。

“我嘛，把我喜欢的全都留下来，然后，放你走。”

“留……留下来……怎么留？”

“很简单，我先把你的脸皮剥下来，然后，割下你的双唇，剜下你的眼睛，等我做完这一切，你就可以走了。”

“你……”

“唔，看样子，你还不信是吗？好，我做给你看。”哈里勒说着，将刀背翻过来，用刀刃对准了刺客的脸，顿时，刺客的脸上被压出一道浅浅的印痕。

“不要!”刺客大叫起来。

“为什么不要？你连死都不怕，还怕破相吗？不，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让你太痛苦。想想你以后的样子吧，一定惹人疼怜。”

“求你了。”

“你想考验我的意志是吗？看我会不会对你心慈手软？好，我来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哈里勒说着，手腕上就要加力。刺客的意志彻底崩溃，哭出了声：“别！别这样！我说！我说！”

哈里勒难得地一笑：“你看，早这样多好。”他悠闲地收起腰刀。侍卫搬来一把椅子，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像一个法官一样，开始审问刺客。

“你叫什么名字？”

“欧日其朗。”

“多大了？”

“十七岁。”

“哪里人？”

“我……我是察合台人。”

“察合台人？哪一部？”

“巴鲁刺思。”

“巴鲁刺思部？你和我还是同族人。怎么，我和你有仇吗？”

“是。”

“什么样的仇，值得你冒生命危险行刺我？”

“我的父亲、哥哥、弟弟，都是被你杀死的。”

“是吗？我不记得了。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杀死了他们？”

“上一次，你和皮儿王子……的战斗中。”

“死于战争？”

“对。”

“死于战争中的人很多，为什么向我报仇的人只有你一个？”

“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们懦弱。”

“错。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到别人的指使。”

“你说……指使？”

“我这样说你很奇怪吗？说吧，是谁借助你的仇恨指使你刺杀我的？”

“没有，真的没有人。”

“有，你不用否认。我知道这个人是谁。说真的，我能确切地了解这个恶毒的计划，还得感谢我的新夫人。”

哈里勒的这句话，不亚于一块巨石落入水中，先是发生了一声巨响，继而溅起巨大的浪花。

刹那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新娘子的脸上。所有的目光，包括皮儿在内，此前，他还一次都没有向新娘子坐着的方向看过。

新娘子完全是一副惊呆的模样，一张脸涨得通红。渐渐地，她脸上的红晕褪去，脸色变得惨白如雪。

刺客欧日其朗盯着新娘子看，许久，她声嘶力竭地骂了起来：“是你？你这个不得好死的贱人！”

新娘子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不是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贱人！贱人！”欧日其朗仍然不依不饶地怒骂着。

“我不是贱人，我不是！王子，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没有对这个人说过。请你相信我。”

新娘子慌乱之中，失去了判别事物对错的能力，她只想着为自己辩解，可是，她的辩解却出卖了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听得出来，她口中的“王子”肯定不是哈里勒，那么这个人，必定就是皮儿。

原来，我判断是正确的，新娘子与皮儿确实早已相识。

皮儿默默地注视着新娘子，不像是我所认识的皮儿，也不像是我所认识的任何男人。他让我惊异。我第一次看到他酡红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表情，这种表情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述，它集合着伤感、怜惜、无奈、悲愤、心知肚明等等等等，唯独没有丝毫埋怨。

泪水顺着新娘子苍白的面颊滚滚而下。我们看着她，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扯下了头上的婚纱，脱去了大红的婚衣，她将婚纱和婚衣全都扔在了地上。婚衣里面，露出一身素净的衣衫。看样子，新娘子只是在她旧日的衣着之外套上了肥大的婚衣而已。月白色的衣衫上，绣着了紫菊的图案，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但我知道，紫菊花，一向是皮儿喜爱的花品。

新娘子走下座位，走到哈里勒面前。她用手指着哈里勒：“你……你在撒谎，我没有对你说过任何事情！”

哈里勒微笑：“是吗？那么，眼前的一切你该做何解释？若非赖你护佑，我如何躲得过今天这一劫？”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你！她没能得手真是遗憾，我宁愿你死。别说我什么都不清楚，我就是清楚也不会告诉你。”

“好啦，别使性子了。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我们已经是夫妻，哪有新娘子盼着自己丈夫死的道理。”

“你……”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吧。你这样走下来，很不吉利。你看，大家都看着你呢，以后，你还得多掌握一些宫廷礼数。”

新娘子怒视着哈里勒嘲笑的脸，然而，悲愤使她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侍卫上前，催请她回去，她无奈地转过身。她走得很慢，很慢，只有几步，接着，她伸出手，以惊人的敏捷抢过侍卫佩带的腰刀，将刀锋直接送入了自己的肚腹之中。

这一切比刺客行刺那一瞬来得还要突然。

我在一片惊叫声中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我的意识变得混乱，像做梦般昏头涨脑。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但愿一切都是我的梦境。

公主悄悄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指冰凉，触在我的手心冷得刺骨。我强使自己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更加惊人的一幕。不知何时，皮儿已在新娘子的身边，新娘子倒在他的怀中，奄奄一息。

“王子，相信我，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喘息着，对皮儿说。

皮儿温柔地回道：“我知道。”

“我不该答应嫁给他。”

“你是为了救我。”

“可是，我却害了你。”

“不，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只可惜，让你白白丢掉一条性命。”

“别这么说，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我很高兴。你应该知道，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王子，不，皮儿，我冷，抱紧我。”新娘子呼吸急促，声息微弱，显然，她的生命之灯正在熄灭。

皮儿紧紧抱住了她。两行泪水从他微闭的眼中滑下，滴落在新娘子苍白冰冷的脸上。

“别……哭。”这是新娘子留给皮儿的最后一句话。她抬了抬手，似乎想为皮儿拭去泪水，她的手臂刚抬到一半，便垂落下来。这是永远的垂落，与此同时，她的头也滑下皮儿的臂弯。

皮儿将泪湿的脸抵住了新娘子的额头，许久，除了肩头偶尔剧烈地抽动一下，他无声无息，一动不动。

哈里勒走到皮儿面前。

“好一对情深义重的爱侣。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要趁我娶亲的时候置我于死地。皮儿，你真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你好狠的心肠！”

皮儿连头也没抬，他冷冷地回答，语气里听不出丝毫悲伤的味道：“哈里勒，你机关算尽，我赌你难逃一死!”

“是吗？难道，你还能杀得了我吗？”

“还能杀得了你？难道，我曾经杀过你吗？我一点都不怀疑，你比任何人

都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你演了一出好戏，一箭双雕的好戏。现在，你得逞了。我就是想知道，在这部戏里，这个女人，或者说，这个‘刺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想来，她也只是你的一个棋子吧？”

哈里勒示意将欧日其朗带走，严加看管起来。皮儿说道：“等等，我有话问她。”但是没有人理他，按照哈里勒的命令，侍卫推着双臂被捆绑起来的欧日其朗向帐门走去。皮儿冲着欧日其朗的背影喊道：“你等着吧，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哈里勒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帮凶！”

皮儿的话产生了作用，欧日其朗的脚步明显趔趄了一下，她猛然回头望着哈里勒，脸上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

哈里勒抿着嘴唇，依然摇摇手，侍卫将欧日其朗推了出去。

“皮儿，你认罪吧。”哈里勒只对皮儿说。

“认罪？你早就给我定罪了，还需要我来认罪吗？”

“皮儿，只要你把实情告诉我，看在我们是同母兄弟的分儿上，我会对你网开一面的。”

“哈里勒，你这个小人！”

“皮儿，其实你不认罪又何妨！你的罪行有目共睹。我只是希望给你个机会。”

“机会？给我死的机会，给我百口莫辩的机会，是吗？哈里勒，我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卑鄙。”

“你这样固执对你真是一点好处没有。你害死我的新娘，将我的喜事变成丧事，你对这一切难道就不觉得有丝毫愧疚？”

皮儿怜惜地放下新娘子，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他盯着哈里勒，眼睛里喷射出一股怒火。我想，如果眼睛真的可以燃烧的话，皮儿眼中的怒火一定可以点燃哈里勒，将他烧为灰烬。

哈里勒不由自主地避开了视线。不过，他随即将目光移回在皮儿的脸上，这种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示弱。

一对从同一个母亲怀抱中诞生的亲兄弟就这样默默对峙着，我发现他们的外形居然有几分酷似。

终于，哈里勒微微笑了。他依旧做了个手势，似乎想让侍卫将皮儿带下去，可是皮儿猛地向哈里勒扑过去，用手扼住了哈里勒的脖子。哈里勒根本没有闪避，在皮儿扼住了他脖子的瞬间，三柄长剑从背后刺穿了皮儿的身体。

婚帐里再次骚动起来。女宾席中发出了一声惨叫，一个女人昏厥了，被她惊慌失措的丈夫急急忙忙地抱了出去。

我也想尖叫，也想昏倒，可是公主抓着我的手，她给了我勇气，我强迫自己把这悲惨的一幕看完。

被剑刺中的皮儿脸上露出一种解脱的神情，手，慢慢地从哈里勒的脖子上松开了。他没有立刻就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挣扎着回到了新娘子身边，跌坐下来。他伸出手，重新将新娘子抱在怀中，然后，他仰头看着哈里勒，艰难地说道："你赢了。你完蛋了。"

说完，他溘然而逝，用死亡换回了追随所爱的自由。我相信，他与他死去的爱人，将在天上相聚。

婚帐里弥漫着血腥的气息，我再也忍不住，干呕起来，鼻涕眼泪一起汹涌而出，我像晕船一样难受得生不如死。

公主把我拖出了婚帐。

侍卫没有阻拦我们，但是其他人被挡在了帐中。我和公主站在大帐外的风口，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血液一点点流回到我的心脏里，我冻住的神经苏醒过来，这使我头痛欲裂。

以前，即便目睹过战争酷烈的场面，也没有让我产生过这种快要死去的感觉。所有的一切如同噩梦一样，喜庆的婚礼殿堂转眼间变成了两个人的坟墓，我倒真的希望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

公主，我的母亲，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知道我没事了，她递给我一块丝帕，让我把脸擦干净。

我抬头望着她时突然想到一件事，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欧乙拉公主都保持着一种麻木的平静。她好像早有预料，不做任何徒劳的努力。我不止一次领教过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身上所具备的超凡勇气和智慧，但我还是为她吃惊。死去的毕竟是皮儿啊，当皮儿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对他像对沙哈鲁一样疼惜。可是，如今她目睹了皮儿的死亡，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悲伤的样子。

"塞西娅，你没事了吧？"我将丝帕揉成团，攥在手里，公主温柔地望着我，语调平静柔和。

我摇摇头。

"进去吗？"

"不，我宁可死，也不要进去。"

"好吧，那就等着哈里勒派人来，把我们带到我们该去的地方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没完，哈里勒会调查所有人的。”

“调查？”

“是啊，他得找出来，皮儿还有没有同党？”

“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是皮儿做的吗？”

“不相信又能如何！”

“公主……”

“什么？”

“我觉得……”

“觉得什么？”

“你和以前不一样。对这件事，你好像很麻木。”

“我经历过比这更糟的事情，这就是宫廷。”

“更糟的事情？你说的是……”

“许多年前，有一个无辜的女人也像皮儿这样死在了我的面前。而那时的我，像今天一样，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为她做。那个时候，我像今天一样，什么事情都没有为她做。”

“你说的女人……是谁？”

“她……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她是我的母亲。”

“你的母亲，天哪！”

公主温柔的杏仁眼里闪现出迷离的泪光，由于回忆的痛苦，她的脸色由苍白变得铁青。

“公主……”我担心地叫了起来，她的痛苦感染了我，我比她还要难过，还要感同身受。

好一会儿，公主拭去泪水，稍稍平静下来。她用一种令我感到陌生的语调说道：“这就是宫廷，充满了阴谋和杀戮。因为宫廷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试图逃离，我曾经这样做过。逃离，既是为了逃命也是为了远离宫廷。我一路向西，逃到了西察合台汗国，到了这里之后我才发现，一旦离开宫廷我竟寸步难行。我没有一项技能可以让自己

安身立命，离开宫廷我只能成为索度他们这些人的累赘。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宫廷之中，再次面对阴谋与杀戮。这是我的宿命，改变不了的宿命。我只能如此，为了活下去，为了等待死亡。”

“不！你别说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听你说，我不要你死！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就……我就再也不跟你说一句话了。”

想到公主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想到皮儿和新娘子的悲惨结局，我的恐惧爆发了，我歇斯底里地大声哭喊起来，我惊人的哭声和喊声引来了侍卫。公主束手无策地看着我，除了听任我病态般的发作，她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让我安静下来。侍卫走过来，惶惑地看着我，等我的哭声变哑，低弱下来，他们对公主说道：“公主，哈里勒王命令，要我们护送您进城。”

公主依然点了点头。当然，这是她所预料到的结果，她说过，哈里勒一定会就刺杀之事展开调查，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被牵连进此事之中。我的恐惧随着眼泪流出我的心里，我平静了许多。

我对侍卫说：“我也要去。”

是的，我无论如何要跟公主一起去，哪怕被关进监狱，即便是死，我都不会离开公主的身边。

侍卫回答：“好。”

侍卫的话音甫落，婚帐的门打开了，所有参加婚礼的宾客一个跟着一个被押出婚帐。他们将随我们一道，回城接受审查。我看着这些因为参加了一场悲惨的婚礼而成为嫌犯的人，他们在婚帐外彼此相顾，惊恐不安。因为他们，其实也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人预料得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会成为下一个，再下一个的牺牲品，对于无法预知的命运，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只有欧乙拉公主，只有这个经历过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的女人无惧生死，像水一样平静，像风一样从容。

伍

皮儿临死前对哈里勒说过一句话：“你赢了。你完蛋了。”

开始，我并不明白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后来，事态的发展逐步证实了他的预言，“皮儿事件”最终成为哈里勒王权衰落的开端。

那一天，哈里勒的侍卫将我们这些不幸参加了婚宴的人全部押回城中，之后，我和公主以及所有的人都被关入了城中的大牢。

针对城中是否还存在皮儿的同党所展开的调查一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每一天，都有一些人被定罪处死，也有一些人被无罪释放，允许回家。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哈里勒一直不肯审问公主，也不肯释放公主，他就让公主在监狱里面待着，一再目睹那些被定罪的犯人在被严刑拷打时生不如死的模样。

公主的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哈里勒让她饮用白酒，她在饮酒前被迫服药，以及受刑者的哀鸣不绝于耳，这一切都加重了她的病情，头痛最严重的时候，她陷入长久的昏睡之中。

我将带在身上的一块玉佩悄悄塞给了狱卒长官，哀求他无论如何要将公主的病状告诉哈里勒，并代我请求哈里勒派个大夫过来给公主诊治。可是，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没有等到哈里勒派任何大夫过来看视公主，而且，那个答应给我传信的狱卒长官我也再没有见到他。

公主依然昏迷不醒，我无望地守在她的身边，用清水为她擦拭着身体。我想起公主说过的话，她说："我曾经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是的，我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经历过担心公主死亡的恐惧，因此，当我再一次陷入同样的恐惧中时，我没有方寸大乱而是头脑清醒。

我想到沙哈鲁，不止一次想到他。我在想，如果这一次公主真的死了，他连与公主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假如真是那样，他该怎样悔恨终生？他又该如何不能原谅自己？

事实上，如果公主真的死了，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也会悔恨终生。这个女人，她将我养大，将我带在身边教我爱我，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我却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没有为她做。

假如她真的死了，我宁愿随她而去也不要留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

我突然有些憎恨沙哈鲁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他却一直按兵不动？为了争夺王位，米兰沙、阿卜白克、只汉沙、奥玛、哈里勒、皮儿，他们这些人明争暗斗，他们当中，只汉沙和皮儿已经死了，可沙哈鲁始终守在自己的封地，我看不到他有任何行动。

沙哈鲁应该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这一次，我对他感到失望。

从早晨到中午，我滴水未进，只是不停地给欧乙拉公主擦拭，设法让她滚烫的身体清凉一些。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公主从来都是个喜欢洁净的女人，躺在这样肮脏的地方受苦受难真的太委屈她了。

隔壁的监狱里又传来受刑者的呻吟和惨叫，那一声声哀怨的嚎叫像锉刀一样锉着我的心脏，我的心口钝疼，感觉自己快要发疯了。正因为这样，我也觉得庆幸，因为昏迷，公主再不用听到这些声音，再不用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折磨。

接连熬了两夜不曾合眼，我好像睁着眼睛做了一个短短的梦。梦中，我看到狱卒打开门，一个人走进关押我们的牢房，一开始我以为是沙哈鲁来了，后来发现是个女人，她向公主俯下身体……

我浑身颤抖了一下，惊醒了。

眼前混沌的人影变得清晰起来。原来不是梦！我的视线里充斥一个肥硕的身体，她正俯视着欧乙拉公主。

“妃主！”我呼唤出声。

是妃主罕则黛没错，哈里勒不肯来，还好妃主来了，只要妃主来了，她一定可以救欧乙拉公主。

我跪在罕则黛的面前，抱住了她的腿。我哭着央求她：“妃主，请您救救公主，请您一定要救活公主！”

罕则黛用她粗短的手指碰了碰我的头发。我抬头望着她，她的眼泡浮肿，肥胖的脸颊闪闪发亮。

这张脸，这个人，我简直有些不敢相认。

一定是皮儿的死使她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短短的几天之内，她像一个被充满气体的气囊一样全身鼓起。对于她，我已经不能用“肥胖”这个词来形容她了。她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可怕的样子，的确让我想到充气的气囊。或许，我该用“肿胀”这个词形容她更合适？

“塞西娅，公主这个样子多久了？”她的声音喑哑浑浊，我琢磨了好一阵儿才总算弄明白她问的是什么。

“从我们被关进大牢那天，她的头痛病就犯了，她一直很痛苦，前天晚上，她开始陷入昏迷。”

罕则黛思索着，目光闪闪。片刻，她似乎做出某种决断。她命狱卒立刻将欧乙拉公主送回她自己的住所治疗，她这样吩咐时语气极其强硬。作为哈里勒的母亲，没人敢违背她的命令，狱卒乖乖地跑去准备躺椅。当我看着公主被两个狱卒小心地抬出牢房时，我知道，公主终于有了可以活下去的机会，在那一瞬间，所有的感激都化作泪水在我脸上滚滚流淌。

罕则黛为公主请来了城中最好的大夫，经过他们紧张的救治，公主柔弱的生命之花再次得以绽放。这期间，哈里勒只来过一次，他说他是来看望母亲，然而，由于他是如此言不由衷，所以罕则黛将他带到了公主的房间。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病中的公主。

公主刚刚服过药，正要躺下，看到他进来，公主似乎有些惊讶。

罕则黛站在我的身旁注视着公主，一时间，我们四个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片刻之后，公主向哈里勒伸出了手。哈里勒因为意外而踌躇，但终于，他还是走过去坐在了公主的床边。

公主细细地审视着哈里勒疲惫的面孔，语气中不无担忧："哈里勒，你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罕则黛用手捂住了嘴。我像她一样，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

哈里勒也一样心中疼痛。他不敢相信，这个被他折磨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女人，竟然一如既往地疼爱着他、关心着他……天哪，他为什么要来看望她！

"公主，我……"

"无论多么辛苦，都要注意身体。别让你母亲太为你担心。"

哈里勒垂下了头。我以为他会向公主道歉，可他站了起来："公主，您休息吧。我……我得走了。"他说着匆匆忙忙地起身向外走去，他的确不会道歉，可是在他转身离去的刹那，我看到他的脸上闪过了深深的懊悔之色。

他无法再待下去，如果再待下去，他一定会向公主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他如果那样做了，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半个月后，公主的病情得到控制，我征得罕则黛的允许，带着公主回到了欧琳堡。几天后的一个中午，罕则黛突然光临欧琳堡，她说她来看望公主，但我分明感到她是有话要对公主说。

公主的身体一直没有完全复原，她变得更加瘦小了，下巴尖尖的脸上，一双眼睛显得更大更深了。她走路的时候摇摇摆摆，就像一阵风都能把她吹倒。可她还是那样热情地接待了哈里勒的母亲，这倒并不是因为罕则黛救了她一命，而是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很尊敬这位性情刚毅的妃主。

我亲自下厨，做了一盆色香味俱全的素菜拌面。阿依莱是个有心人，在明朝的那段日子，他记下了几种美食的做法，我将其中面条的做法加上我的独创，做出了一种连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当我将拌面端到罕则黛和公主面前时，她们疑惑地尝了一口，不由得都发出一声赞叹。

银果面包早就没有了，好在有索度的妻子为我们烤制的馕。索度的妻子烤馕的手法别具一格，经她烤出的馕既酥香又可口。

我们的这顿午餐算不得丰盛，除了拌面和馕，桌上就只有酸奶、马奶酒、葡萄酒和甜瓜。可是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公主陪着罕则黛稍稍喝了一点马奶酒，她们并没有吃馕，因为拌面太可口了，她们只想吃拌面。罕则黛是胃口本来就好，但公主也吃了小小的两碗。自从公主生病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吃得如此让我开心。很快，一盆拌面被我、索度夫妇、罕则黛妃主带来的两位侍女在内的七个人吃得干干净净。

吃过饭，索度夫妇、两名侍女将餐桌收拾下去，只留下了甜瓜和奶茶。我为罕则黛和公主斟上热气腾腾的奶茶，然后，我走到公主的身后，很自然地轻轻为她按摩着头上的穴位。这是我常做的事情，绝不会因为罕则黛在场就觉得不便。事实上，在公主优雅风度的背后是一种率真和不拘小节，罕则黛对公主素有所知，因此，她也没有任何要我回避的意思。

罕则黛垂询公主有什么需要，公主说没有。可是我有，我请求罕则黛再次恩允我带公主回一趟塞西娅洞。

“塞西娅洞吗？为什么？”罕则黛奇怪地问。

“那里的气温现在最适宜，我想带公主泡泡药池，您也知道，这会对公主恢复健康有帮助。”

“噢……”我分明感到罕则黛犹豫了一下。当然，我了解她的顾虑所在，这毕竟不是她完全说了算的问题。

公主不想为罕则黛增添麻烦，她笑着说：“不用。”

罕则黛注视着公主，这个女人虚弱的样子让她的心里产生了几许怜惜，她答应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等公主的身体再恢复一些吧。”

罕则黛点了点头：“也好。”

她目光闪闪地望着公主，她的样子让我进一步确定她的确有话要对公主说。果然，她犹豫着唤了一声：“公主啊……”

公主的目光落在罕则黛的脸上。此刻，她是那样体贴，她体贴的表情促使罕则黛将难以启齿的话说了出来。

“公主，您要帮我。”

“帮您？”

“是，您一定要帮我。”

我不明白罕则黛在说什么，但似乎，公主明白。

“可我，怎么帮您呢？”

“只有您能让沙哈鲁放过哈里勒，只有您。”

“您是否多虑了呢？沙哈鲁是个仁慈的人，我想他不会对哈里勒……”

“不是这样的。沙哈鲁是个仁慈的人没有错，可是，米兰沙的儿子奥玛、奥美的儿子、皮儿的部将现在都归附了沙哈鲁，他们不会也像沙哈鲁一样仁慈的。他们对哈里勒怀有……怀有警惕之心，我担心他们会说服沙哈鲁，伤害哈里勒。我听说，他们正在劝说沙哈鲁出兵撒马尔罕，但沙哈鲁忙于稳定波斯周边动乱的局势，暂且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可这是早晚的事情！哈里勒已经越来越势单力孤了，一旦沙哈鲁陈兵撒马尔罕城下，哈里勒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很担心我的儿子，莎勒坛和皮儿都已经死了，我在世上唯一的亲骨肉就只剩下哈里勒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也离开我的身边。如果是那样，我宁可随他而去，与我的儿子们相聚于天上。公主啊，您知道吗，如今，如今也只有您能够帮助他了。”

“既然您如此担忧……好吧，我愿意试试看。”

“这么说，您答应了？”

“哈里勒有您这样的母亲为他着想，就为这一点，他也不该受到惩罚。”

“即使他伤害过您您也不在乎吗？”

“您说伤害我？这一点，我的想法和您不一样。”

“不一样？”

“是啊。您想想看，难道不正是我说服艾库他们从狱中救走了兀鲁伯？难道不正是我为沙哈鲁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令撒马尔罕的防守力量有所削弱？这一切假如不是哈里勒，换了别人恐怕不会让我活下去。但哈里勒并没有追究我的罪行，不，非但不予追究，他反而用宽广的胸怀包容了我。”

“可后来他也让您饱受痛苦。”

“是的，像个孩子一样，对母亲的不公做出一种小小的报复。也许您没注意，哈里勒的身上一直有一种孩子气，尽管这种孩子气让他不那么适合统治国家，但让我觉得他很可爱。我从不介意他的恶作剧，真的。”

罕则黛傻了。

说真的，我也傻了。

公主竟然这样理解所有的问题，她竟是这样理解的！在精神恍惚的刹那，我简直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一位这样的女人！

我看到罕则黛的眼圈一下红了。或许，她也像我一样，直到此刻方才明白，心胸并非那样宽广的哈里勒为何独独饶恕了公主？

因为哈里勒分明知道，一旦杀掉公主，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这样的女人！

这是一种绝世独立的风采，一旦失去，永不再现！

“谢谢！”许久，罕则黛真诚地对公主说。

公主向罕则黛微微一笑。

微笑是公主的承诺，罕则黛放心了。罕则黛比任何人都明白，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主张杀掉哈里勒，只要欧乙拉公主对沙哈鲁说一声留下他，那么，沙哈鲁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照办的。

我终于理解了一个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像公主一样，对罕则黛的屈尊降贵充满同情，肃然起敬。

陆

在帖木儿王引以为荣的宫帐发生喋血事件后不到两个月，哈里勒竟然又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短短的时间内，他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做了两次新郎，而这一次，他娶的是他此生最心爱的女人——沙朵萝乐。

沙朵萝乐原是贵族汗甫丁的妻子，人们都说她容貌艳丽，舞姿曼妙，世所少见，但在我的印象中，她只不过是个傲慢与轻佻兼而有之的漂亮女人。据说，哈里勒最初是在汗甫丁举办的一次家宴上见到她，自此便被她深深迷住了。这之后，他使用了一切办法迫使汗甫丁将沙朵萝乐献给他。不仅如此，人们传言，为了迎娶沙朵萝乐，哈里勒要在宫帐举行一次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婚礼。

然而，这场极尽豪华的婚礼欧乙拉公主和我都没有参加。

我也许可以原谅哈里勒，不会将他的劣行全部告诉沙哈鲁，可我在骨子里依旧憎恶他。因为，如果不是他，公主的健康也不会每况愈下。我不光拒绝参加婚礼，也拒绝为哈里勒的新娘设计任何首饰。我以受到惊吓失去灵感为由，在得到罕则黛妃主的允许后，带着公主回到塞西娅洞疗养身体，以此避开了哈里勒的纠缠。

我们从塞西娅洞回到撒马尔罕时，哈里勒的婚礼已经结束将近半年了。

我们听说了一些事情，事情似乎会对哈里勒产生影响。

索度告诉我们——不是他亲眼所见，只是他听到的一些传闻——自从娶了沙朵萝乐为妻，哈里勒再也不肯到其他夫人的房间里去。他每天守着沙朵萝乐，寸步不离。她的舞姿让他陶醉，她的歌声让他痴迷，他就这样不顾一切地守着她，忘记了他是一个君王，世间还有其他事情等待他去处理。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一个女人牢牢地占据着属于许多女人的男人，无节制地索取他的性与爱，其自私不可能不招致其他女人深刻的嫉恨。这些女人同样也是哈里勒的妻妾，她们甚至比沙朵萝乐更有身份和地位，也不乏青春与美貌，可是，她们却不得不忍受一个后来居上的女人那得意的、放浪的笑声。

妒意，像烙在心里的疤，被耻辱感撕扯得鲜血淋淋。而积怨，就像发酵的酒，越是深埋，越是浓烈。

公主无法不对哈里勒的行为感到忧虑。尽管她什么也没有说，可我知道，她比我更敏锐地预见了一种必然的不幸。

虽然她并不知道，不幸最终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哈里勒面前。

不知哪个多嘴的人将公主回来的消息报告给了沙朵萝乐，在我们回来的第三天，这个女人突然派人来邀请公主到她的宫帐做客。沙朵萝乐的宫帐原本属于图玛大王后，大王后在帖木儿王东征前被沙哈鲁接到哈烈，此后宫帐一直空着。哈里勒大婚不久，便将大王后引以为傲的宫帐赐给了沙朵萝乐。

也许出于某种炫耀的心理，沙朵萝乐邀请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她的前夫汗甫丁和哈里勒的其他夫人。公主被沙朵萝乐的侍卫接到宫帐时，宫帐里已经坐了很多人，这些人都是哈里勒的臣子及其家眷，他们不得不来，但一个个神情严肃、默不作声。他们这种表现，使本来应该热闹的场面显得有些冷清。

不过，当公主出现在宫帐之中时，人们重又变得活跃起来。每个人都向公主问候，脸上露出久违亲切的笑容。沙朵萝乐也很难得地走下座位迎接公主，可惜，她夸张的热情和做作的言辞，无法让人对她产生好感。

哈里勒来得稍稍晚些。他与沙朵萝乐居中高坐，不经意地显出一脸倦怠。直到宴会宣布开始，汗甫丁和哈里勒的众位夫人仍然没有出现在宫帐中，沙朵萝乐心中不快，用一种极不耐烦的态度派了几个侍卫前去催请迟到的人。不久，回话一一带到，汗甫丁借口身体不适，拒绝前来；哈里勒的夫人们却毫不客气，不仅说了些难听的话，还将沙朵萝乐的侍卫撵出了府邸。沙朵萝乐如同赌气的孩子般，非要侍卫原样转述每位夫人的回话，她一边听，一边脸色变得铁青。派去催请哈里勒大夫人的侍卫最后一个回来，大夫人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却像刀子一样戳进了沙朵萝乐的心窝。大夫人说，这么下贱的人也配请我！听了这句话，沙朵萝乐将桌子上所有的杯盘都扔在了地上，扔完了，揪扯着自己的头发，

号啕大哭。

参加宴会的人全被吓得不轻，众人也不管哈里勒要如何哄她，从公主开始，人们一个跟一个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宫帐。在帐外，公主抹了把额头上浸出的汗水，神情轻松了不少，她问我：“塞西娅，我们要怎么样回城去呢？”

“能不能将这个荣幸给我，让我亲自送您回城呢？”一个浑厚的男音突兀地在我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原来是他，他是旭烈兀汗的后人，我一时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给他的新婚夫人设计过一对手镯。

“谢谢您，塔哈尔。”公主依然记得他的名字，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好意。

我们上了塔哈尔的马车。塔哈尔的马车宽敞明亮，四周围着紫色的纱幔。塔哈尔让我与公主坐在一起，他自己坐在公主的对面。

塔哈尔是个浓眉大眼、长相英俊的年轻人，以前，他从没有机会与公主如此接近，因此，他好像有些紧张，不知道该对公主说些什么才好。

公主设法消除了他的局促与不安，她微笑着问他为什么没有带夫人来。

“她回娘家了。”塔哈尔简短地回答。

然后，他们谈起一些愉快的往事，谈起他们共同熟悉的人。回忆是愉快的，因为那个时候，帖木儿王还活着。塔哈尔做过帖木儿王的贴身侍卫，后来被擢为将军，协助王孙哈里勒坐镇撒马尔罕。塔哈尔对帖木儿王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却绝口不提哈里勒，更不提刚才在他眼前发生的那一场闹剧。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很快，马车停在了欧琳堡金碧辉煌的正门前。

塔哈尔第一个跳下马车，将手臂伸给公主。当公主轻轻扶住他的手腕时，我看到他的脸上闪动着欢乐的光芒。

塔哈尔没有拒绝公主的邀请，他大概也想看看传说中的欧琳堡是什么样。他跟随在公主的身边，闭紧嘴巴，眼睛四处张望。他不断变幻的表情告诉我，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令他心神激荡。

索度夫妇在厨房忙碌，听说公主回来了，他们跑出来迎接她。公主一见到索度，就笑眯眯地对他说：“索度，有吃的东西吗？我都快要饿死了。”

那一刻，塔哈尔的惊奇简直无以复加。在他心目中高不可攀的公主，原来竟像孩子一般天真、娇弱。

索度急忙回答：“有，有，马上就好。您和您的客人先回大厅喝杯热奶茶，我这就将午饭备好。”

索度不问我们为什么参加宴会却饿着肚子回来，任何时候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公主多等。

塔哈尔留下来，享受着索度和他的妻子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简单却很可口的午餐。谈话不受拘束，塔哈尔心情愉悦。临别时刻，他真诚地向公主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他希望不久之后可以带着夫人来欧琳堡做客。公主对他和他的夫人表示欢迎，并说，欧琳堡的门永远向他们夫妇敞开。

索度按照公主的要求，将塔哈尔送出欧琳堡。他转回来的时候对公主说，塔哈尔见公主的身体有些虚弱，准备明天派人送些名贵的药材过来，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希望公主不要拒绝。

公主苍白的脸上闪现出可爱的笑容，对于温暖的馈赠，她当然不会拒绝。

塔哈尔乘着马车走了。对他而言，今生今世能在欧琳堡受到公主的款待，与其说是一场愉快的经历，不如说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塔哈尔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第二天，他果然派人送来了名贵的人参、鹿茸和灵芝，随行的还有一位大夫，大夫交待索度，这些东西可取适量炖汤喝，也可以浸泡在酒中制成药酒服用。

大夫为公主检查了身体，虽然他慢言细语，神态轻松温和，我却敏感地发现他的眉间隐隐锁着不安。检查完，他向公主告辞，吩咐索度随他去取药。我像往常一样陪在公主身边为她按摩，努力忘掉大夫古怪的表情。

我尽量让自己去想塔哈尔。

后来我发现，我其实一直在想沙哈鲁。我不知道，沙哈鲁是不是也在惦念着公主？如果是，他又如何忍心不来？

不，我不能再想沙哈鲁，还是想想塔哈尔——不如想想塔哈尔。

我敢说，塔哈尔的确很想再次拜访欧琳堡，可是这样的愿望在公主活着时居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其后不久撒马尔罕城中发生了一件更加让人震惊的事情。

而一切事情的起因，还得从沙朵萝乐说起。

那天的宴会，沙朵萝乐受到了哈里勒其他夫人的羞辱，她的愤怒可想而知。为了报复，她向哈里勒提议将这些对她不敬的夫人们分别赐给大臣

或者将军。一开始，对于这个异想天开的提议哈里勒当然不予理会，可是，沙朵萝乐羞愤之下病倒了，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眼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就要离他而去，哈里勒终于迁怒于同样陪伴了他多年的夫人们，下令将这些女人全都赐给追随他的十余位贵族，并下令，不许任何人对此事有任何异议。

他做出这个决定后，沙朵萝乐的病不药而愈。

然而，对另外那些被赐嫁臣子的女人而言，世间最大的污辱恐怕莫过于此吧。这些对哈里勒由爱生恨的女人，转而劝说自己新嫁的丈夫们联合起来，废除昏庸的哈里勒，杀死可恶的沙朵萝乐。由于她们的态度是如此坚决，在她们的一再劝说下，在一心想报夺妻之恨的汗甫丁积极游说、联络下，贵族们终于发动政变，他们带领军队冲进王宫，将哈里勒投入监狱，将沙朵萝乐装进囚车，并在囚车上贴上淫妇的字样，由一匹瘦马拉着，每天游街示众。

在这些发动政变的贵族当中，有一个就是塔哈尔。他凭借高贵的身份，成为撒马尔罕临时的主人。

这时，已顺利平定除西波斯之外各地叛乱的沙哈鲁不失时机地派遣一支军队来到撒马尔罕城下，这支军队由兀鲁伯率领。他们到来时，塔哈尔命人打开了撒马尔罕的城门，将兀鲁伯迎进城中。

几天后，沙哈鲁率领的本军也进驻撒马尔罕。回历八○九年（约1407年初），他在众望所归中登临王位。

至此，历时两年的王位之争，终于像公主所期望的那样，由胸襟开阔、智慧超群的沙哈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仅如此，也正如公主所期望的那样，沙哈鲁表现出他天性中的仁慈和大度。他亲自到狱中释放了哈里勒，他还让人打开囚车，将饱受羞辱和折磨的沙朵萝乐送还哈里勒，然后命他们镇守伊剌黑。

与生平最爱的女人相伴，命运向哈里勒露出了一丝微笑。与他俩一同前往伊剌黑的，还有妃主罕则黛。

在经历了无尽的担忧与思念之后，沙哈鲁和兀鲁伯与我们终于团聚了。当兀鲁伯像一头饥饿的小鹿扑向草地一样扑进欧乙拉公主的怀抱时，我看到沙哈鲁转过身去，静静地、飞快地用手拭去了突然溢出眼眶的泪水。

然后，他又转过身来，两眼痴痴地注视着公主。

在公主偶尔抬头，他与公主目光相接的刹那，他的脸上闪过深刻的思念，也闪过隐约的骄傲。

是的，他做到了，他果然做到了。帖木儿王病逝之后，他审时度势，不是急于争夺王位，而是不遗余力地稳定帝国局势，努力收复因帖木儿王的病逝而面临丧失的领土，他的所作所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的雄才伟略，也让那些在争夺王位中失势的如奥玛、米兰沙等人选择依靠他。可以说，正是他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使他的力量成倍壮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最后一位对手哈里勒却因为对王位的急切攫取导致众叛亲离。

他做到了公主希望他做到的事情，这才是他的骄傲所在！

因为以后不会再提到哈里勒，我在这里不妨先交待一下他的结局。沙哈鲁轻而易举地夺取撒马尔罕，即位之初，沙哈鲁即命哈里勒夫妇镇守伊剌黑。自此，哈里勒再也没有离开那里，直到五年后也即回历八一四年七月（1411年11月）病逝。

他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曾经为哈里勒带来无穷祸患的沙朵萝乐是如此深爱着她的丈夫，哈里勒死后，她立刻自杀以殉。沙哈鲁闻讯，命人将这一对恩爱情侣合葬于剌夷。

这样的结局或许让人惋惜，但不管怎么说，哈里勒死后有他心爱的女人陪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了。

几天后，妃主罕则黛因大量酗酒猝死于宫中。沙哈鲁下令将她葬入她儿子哈里勒的陵寝，因为沙哈鲁知道，罕则黛无论生与死，都不愿再见到三哥米兰沙。

第十一章 最后的统一

壹

沙哈鲁即位伊始，即着手恢复因激烈的王位争夺而导致混乱的帝国秩序。首先，他听从公主和塔哈尔等人的劝告，在王宫中隆重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明朝使臣——这些明朝使臣原本是来觐见哈里勒王的，他们并不清楚帝国中发生的变故，因此，当他们得知王位易主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两个月后，沙哈鲁派使臣入贡明王朝，以行动重申他与永乐皇帝交好的愿望。

其次，他招徕工匠，修复和重建撒马尔罕、哈烈等有名大城中那些富丽堂皇却不幸毁于战火或人为的建筑物。可以说，在审美情趣上，沙哈鲁像他的父王一样，一向偏爱庞大而坚实的结构，他们的爱好使得这一时期的建筑物，大多是穹隆形状，并以厚实的墙壁和粗长的柱子作为支撑。而装饰长柱的雕镂，犹如帖木儿宫帐中的陶瓷铺壁，色泽协调而美观。

在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同时，沙哈鲁还拨出巨款，用于奖励诗人、画家，以及为天文学家、历史学家们提供优厚的待遇、良好的环境，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帝国很快走出战争的阴影，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沙哈鲁虽然是个爱好和平的君主，却也是一位英勇顽强的战士，他不希望西波斯长期从帝国中分裂出去，因此，他在回历八一○年（约1408年）派三哥米兰沙及侄儿阿卜白克坐镇阿哲儿拜展，以期择时从阿哲儿拜展出征西波斯，重新统一帖木儿帝国。米兰沙、阿卜白克欣然受命，事实上，从帖木儿王时代，阿哲儿拜展就是米兰沙（后为阿卜白克）的领地。

据有西波斯之地的黑羊王朝首领余速甫是个很有谋略的人，他针对沙哈鲁的意图，想出了一个以攻为守的对策。经过数日的准备，他突然出兵帖必力思，来势凶猛。米兰沙、阿卜白克父子仓促迎战，先胜后败，在败逃起儿漫途中先后阵亡，余速甫于是攻下帖必力思。

沙哈鲁在撒马尔罕得悉兄侄噩耗，无比悲愤，决定亲征余速甫，夺回帖必力思，为兄长和侄儿报仇雪恨。

出征的日期已经确定，出征前的准备工作依旧繁琐而紧张。这一次，兀鲁伯既不用领兵也不用随军，被他的父王留下来，坐镇撒马尔罕，代行王权。看得出，沙哈鲁的这个决定让欧乙拉公主心里轻松了不少，毕竟，兀鲁伯是公主最心爱的孩子，天下又有哪个做母亲的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

趁着大军出发还有一段时日，兀鲁伯陪赛回了一趟碣石，看望阿亚和沙奈。沙哈鲁登临王位不久，作为主要功臣之一的沙奈既不肯接受新的任命，也拒绝了沙哈鲁王慷慨的赏赐。随后，他以年老体衰为名坚辞一切职务，要求还乡。对沙奈而言，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当他年逾古稀时想要平静生活的愿望变得如此强烈，他对我和公主说，他只想与阿亚离开王廷回到家乡碣石，重过不乏辛苦却也逍遥自在的放牧生活。公主对沙奈这个洒脱的决定充满赞赏，沙奈和阿亚离开撒马尔罕前，她将沙哈鲁赐给她的一匹上等明朝丝绸转赠给他们。

我本来也要和兀鲁伯、赛同行，可我临时接了一个任务，只能留下来，为西班牙国王设计一套茶具。

在我的设计刚刚有了一些思路时，沙哈鲁突然出现在欧琳堡。他是带着阿依莱一起回来的，他们的到来，令公主又惊又喜。王位争夺战消耗了帝国太多的实力，沙哈鲁登基后一直处于极度忙碌之中，这还是他第一次抽空回到他曾经的家。

索度夫妇和沙哈鲁带来的御厨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当公主、沙哈鲁、阿依莱和我，我们四个人在多年之后围坐在一起享用午餐时，时光似乎倒流，一切似乎又回到从前。

可惜，只能是“似乎”，现在的我们已不再是那时的孩子。

我们彼此自由自在地交谈，气氛既融洽也有几分伤感。沙哈鲁的目光总是停留在公主苍白的脸上，他虽然一直在笑着，可是他笑纹里时隐时现的忧虑却无法隐藏。我从来没有告诉沙哈鲁哈里勒曾经如何对待过公主，这是公主的叮咛，因为一旦沙哈鲁知道了实情，他一定不会原谅哈里勒，一定不会！因此，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罕则黛妃主正是由于预料到这一点，才会放下身份哀求公主。

公主吃得很少。她虚弱的神态逃不过沙哈鲁关注的眼神，当最后一道果盘端上来时，沙哈鲁放下酒杯，关切地问道：“公主，您不舒服吗？”

公主摇摇头，“我没事。老毛病了，你不用为我担心。”她的语气里依然充满爱抚，就如同沙哈鲁还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可是，沙哈鲁又怎么可能不为她担心呢？在哈烈的日日夜夜，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女人，他曾担心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担心得想要立刻出兵撒马尔罕，将这个女人接到自己身边……

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个女人为他吃了多少苦，可他能够想象到一切。

“公主。”

“什么？”

“这次出征回来，我想陪您去哈烈看看好吗？塞西娅和阿依莱也去。”

“好。”公主抬眼望着沙哈鲁，酒靥里全是温暖的笑，“哈烈一直是我向往的城市，我非常想看看你新建的图书馆。”

“您等着我，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公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沙哈鲁的请求，可最终，她还是食言了。

沙哈鲁对余速甫的征伐过程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顺利。黑羊王朝在余速甫统治时虽然已经走上穷途末路，但余速甫本人仍然不失为一个果敢刚毅、善于用兵的首领，何况，余速甫完全清楚，一旦兵败，沙哈鲁决不会宽宥他这个杀害了米兰沙和阿卜白克的凶手。他抱着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信念顽强抵抗，这使战争从一开始便呈现胶着状态，大约一个月后，沙哈鲁的军中爆发奇怪的瘟疫，大量马匹死去，沙哈鲁不得不暂时放弃他的复仇计划，下令还师。

就在我们接到沙哈鲁即将返回的消息时，欧乙拉公主病倒了。

公主这一次的病来得很和缓，不像前几次那样让她备受折磨。她的脸苍白宁静，柔弱无助，好像又回到了我初见她时的模样。她静静地躺在病榻上，长生天怜悯她，愿意她带着她的美丽回到天上。

兀鲁伯一直都在哭泣，两只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他是坚强早熟的孩子，他从小娇生惯养个性却远比他的父亲更为坚强。其实，从他还是个婴儿起，人们就很少看到他长时间地哭泣。只有一次，那一次也是因为公主得病，十岁的他早已是赛的小丈夫，可他搂着赛的腰哭得惊惶失措。赛不断地安慰他，告诉他公主不会有事，不会有事，他却不信，直到公主的病情得到控制，睁开眼睛跟他说话时，他才满怀欣喜地亲了赛的脸蛋一下，破涕为笑。

对兀鲁伯而言，公主才是他真正的母亲。他从出生起就被送到了公主身边，即使他和赛成亲之后，他仍然坚持与赛住在公主的宅第他自己的那间卧室中，他从来不曾设想过，有一天公主会离他远去。

而且，这一天还来得如此突然。

十四年的时光，公主将他带在身边，抚养他、爱护他、教育他，他身上每一样优秀的品质都能折射出公主自己的影子，他的灵魂和思想像是公主灵魂和思想的延续，而他的亲生父母所能给他的，只有他的生命。

他是不能没有公主的。我呢，我又何尝不感到害怕！如果公主抛下了我，我该到哪里去跟她捉迷藏，然后从她的背后调皮地推开她的紫纱窗？

在公主面前，我像兀鲁伯一样小，一样不想让自己长大。

公主说，她喜欢孩子，孩子是她的生命，我、沙哈鲁、兀鲁伯、阿依莱，我们依赖她的爱长大，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将她永远留在身边。

她是长生天钟爱的孩子，她将带着她的美丽回到天上。

在我心碎的注视下，在兀鲁伯惊慌的哭泣中，公主的生命之花正在一点点枯萎，只有三天不到的时光，我看到了长生天向她张开的怀抱。

沙哈鲁终于没能赶上见欧乙拉公主最后一面。

他出现在公主面前时，我们已经给公主换好了一件崭新的素雅的衣衫，浅浅的灰色，点缀着一些鹅黄色的碎花。公主生前一直偏爱浅灰色，所以，我用丝绸为她做了这样一件蒙古袍。可惜，她只试了一次，却一直没有机会穿。在她弥留之际她吩咐我给她换上这件衣服，因为是我亲手做的，她要带走，如同带走我的爱。我们给她戴上缀满珍珠和玉石的罟罟冠，罟罟冠是她从故国带来的，她说，她死后，要穿着蒙古包，戴着罟罟冠，做一回真正的蒙古女人。

我给公主化了一个最精致的妆容。过去每次参加宴会，都是我为她梳理头发，然后稍稍为她修细她嫌有些宽阔的眉毛，除此，她只略施粉黛。在艳丽的鲜花丛中，她仿佛一朵圣洁的雪莲花，静静地开放，静静地凋谢。

但现在，我第一次违背公主的意愿，给她用了腮红和口红。她的面容太过苍白了，她的嘴唇也太过苍白了，我不想让她看起来像死去一样，我宁可相信她是在熟睡中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的。

兀鲁伯从昨天晚上起就开始发高烧，我让赛给他喂了药，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沙哈鲁和阿依莱匆匆忙忙走进来时，只有我一个人守着公主。阿依莱看了一眼我的表情，已经明白了一切，他默默地跪了下去，泪水像冲开的小溪一样在他脸上纵横，他却没让自己发出一声呜咽。

沙哈鲁的眼睛里再一次露出我所熟悉的惊恐，但是惊恐转瞬被他抹平。他走到欧乙拉公主的面前，坐下来，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他不知不觉地颤抖了一下，一定是那刺骨的凉让他发抖。他久久凝视着公主的脸，这张脸一如生时，恬静安详。他就那样注视着她，像她一样恬静安详。那个因为爱扑在溪水里放声恸哭的男孩，那个俯在公主的胸前叙说衷肠的男人，都已经不见了，沙哈鲁顷刻间变成了一个老人，老得不再畏惧自己和别人的死亡。

我明白，此刻的沙哈鲁与其说是在为公主送行，不如说他是在为他此生最爱的女人以及随着这个女人一同死去的自己送行。

在天上，即使他的灵魂只能远远看着公主美丽的身影，他也会萦绕成

风，轻轻拂动着她的长发。

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忘怀，唯有爱不能。

他将躯壳留了下来。他是百姓们的君主，妻子们的丈夫，儿子们的父亲，他必须留下来，治理好他父亲帖木儿王留下来的庞大帝国。在那生死未卜的几年间，他从哈烈城一步一步走向撒马尔罕的御座，是公主站在他的身后支撑起他的勇气，公主不会让他就此放弃。

他的心里是不是还会吟哦那首被他烧掉一半的诗？用我随风舞动的孤寂爱我的国家……如今，孤寂的君主只能更爱他的国家。

旁边的卧室里传来兀鲁伯的惊叫声，赛急忙温柔地安慰着他，他慢慢安静下来。沙哈鲁突然想起一件事来，他还没有见到儿子。

“兀鲁伯，他怎么了？”

“他病了，早晨，他昏了过去。”

“昏了过去？要紧吗？”

“没事了。大夫来给他看过病，开了几服药。他太累了，太伤心，整整两天，他不吃不喝，一步不肯离开公主的身边，现在，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你放心，赛在照顾他，他不会有事的。”

“哦，阿依莱，你替我去看看兀鲁伯。”

“是。沙哈鲁王。”

我目送着阿依莱离去，沙哈鲁唤了我一声。

他的声音让我感到陌生，他的声音苍老喑哑，流露着无尽的疲倦。我不由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们望着彼此。

“塞西娅……”

“怎么？”

“公主去世的时候，有没有给我留下话呢？”

我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放在他的手上。信是公主弥留之际口述，让我记下来交给沙哈鲁的。

信的内容我都记得，公主希望沙哈鲁替她照顾好兀鲁伯，她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这个孩子。

另外，她托沙哈鲁照顾我，照顾阿依莱。尤其是我，她希望我能改信伊斯兰教，嫁给阿依莱。公主对我说过，长生天不是信仰，是信念。我没有把她这句照原样写下来，我把它换成了：沙哈鲁，我爱的人，请你好好地活下去，为了我，为了兀鲁伯，为了你的国家。

沙哈鲁将信捧在手中，他低头亲吻着浅灰色的信封，黑黑的眼睛里再一次闪过无尽的孤独和比死亡还要寂寞的空虚。

贰

回历八二二年（约1419年），沙哈鲁再征阿哲儿拜展，与余速甫激战于帖必力思城外。这一仗，双方互有胜负。次年十一月，也许天意厌烦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余速甫一夕之间暴病身亡，沙哈鲁趁机大败黑羊王朝军队。余速甫的几个儿子死里逃生，退到西波斯招募军队继续与沙哈鲁为敌，战争时断时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黑羊王朝为白羊王朝所灭，沙哈鲁与白羊王朝签订和约为止。

西波斯已确定脱离帖木儿帝国的统治，尽管如此，帝国仍在沙哈鲁的治理下处处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

依然广阔的帝国领土牵扯着沙哈鲁太多的精力，随着兀鲁伯从一个翩翩少年长成了一个勤勉多思的青年，沙哈鲁开始考虑父子共治帝国。

一切很快有了结果，沙哈鲁要回到哈烈去，兀鲁伯则需留在撒马尔罕。临行前，沙哈鲁召见了我，他对我说：“塞西娅，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哈烈。”

我回答他：“不，我要留下来，留在塞西娅洞。我把塞西娅洞布置成了我和公主的家，我要和她在一起。”

沙哈鲁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问：“可以让我去看一看你的塞西娅洞吗？”

“我正想请你去呢。”

“那么，我就推迟几天行期吧。”

我回答：“好。明天，我在塞西娅洞等你。”

沙哈鲁果然按照与我的约定将行期向后推迟了五天。第二天一早，他天没亮就出现在我的山洞前。

他将侍从都留在洞外，索度将他请到洞中。这一次，若非索度的带领，他们要想顺利地找到塞西娅洞并不容易。

在洞中，他看到了那块匾额，还有我亲手制作的香炉。阿亚香饼在香炉中燃烧，那香气永远幽雅。他知道，我说得没错，我真的把塞西娅洞布置成了我和公主的家。在这个家中，他是一个最受我们欢迎的客人。

我请他坐下，为他端来银果面包。

刚刚出炉的银果面包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浓郁果香，我起得很早，亲手烤制面包，我要让沙哈鲁吃一回刚出炉的面包。沙哈鲁当然吃过以风味独特而在宫廷享有盛誉的银果面包，但像这种用圣女泉的泉水做成的面包，甚至连他的父亲——伟大的帖木儿王都不曾有幸品尝过。

我请沙哈鲁坐在洞外的石椅上，像一个殷勤的主妇一样亲手将热气腾腾的面包和果仁茶摆上石桌。

山里的空气有些凉意，我特意为沙哈鲁披上一件下摆绣着海棠花的银灰色披风，又在石椅上放了一块绣着海棠花的棉里布面坐垫，在石桌上铺了一块同样绣着海棠花图案的蓝色天鹅绒。

无论坐垫、桌布还是披风，原本都是我为公主准备的。在公主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因此，每当我把她接到塞西娅洞，我都会注意让她在享受清新空气的同时，不要受到山中湿凉之气的侵袭。

当然，泉水和山洞早就存在，哪怕它们没有名字，它们也静静地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然而，在我之前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它们，是我第一个发现了它们，而且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将它们变成了现在的塞西娅洞和圣女泉。还有，我在圣女泉边精心修建了药池。可以这么说，塞西娅洞才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我将这块无人涉足的隐秘所在，变成了连神仙都会羡慕的休养之地。

记得塞西娅洞修建完成后，我曾向帖木儿王请求，希望他将塞西娅洞和圣女泉赐给公主。帖木儿王不曾多问一句便慷慨地同意了，在他颁布的王令中，他明确规定，任何人，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没有王命在身或不经主人邀请，都不得私自进入塞西娅洞。我并非不清楚，但凡帖木儿王的马蹄所过之处，他必定会被许多人视为魔鬼的化身，但在我的心中，他始终是个慷慨的君主，就像他当年在做绿林好汉的时候一样，他会把抢来的牛羊一点不留地赐予他的部下和百姓，慷慨似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最美好的天性。

另外有一点也很令我放心，那就是，即使没有王令，能够找到塞西娅洞的人也少之又少。我想这一定是因为长生天不希望公主被凡尘过多地打扰，所以有意用层层叠叠的山石、密密匝匝的树木掩藏了进入塞西娅洞的道路。我听索度说过，那些慕名想要进入塞西娅洞的人往往会在离药池或者洞口很近的地方迷路，塞西娅洞和圣女泉或许当时就在某个人的眼前，可这个人偏偏视而不见。对于索度的说法我深信不疑，有一点可以成为证明，那些为我修建了药池和山洞的工匠，在他们离开塞西娅洞

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再一次找回到这里。

帖木儿王虽然每年会吃到美味的银果面包，喝到用山中独有的青果和甘醇的泉水酿造的青果酒，但他确实一直到病逝在东进的征途都没有机会成为塞西娅洞的客人。当然，那个时候公主需要照顾兀鲁伯，自己每年也只会在塞西娅洞住上一段时日。对公主来讲，在山中的日子像是度假，因此每一次她都会邀请一些女眷同行，其中受邀次数最多的自然是大王后，这使大王后很幸运地在药池中治好了她的心悸旧疾。现在，公主已经长眠在塞西娅洞后面的丛林中，按照她生前的要求，我独自安葬了她。我早就决定用一生陪伴她，不再离开她的身边。

我在沙哈鲁的对面坐下来，看着他。沙哈鲁一边喝着果仁茶，一边动作缓慢地将面包掰成小块儿放进嘴里。对于他的啧啧赞叹，我丝毫没往心里去。

他怎么可能瞒得过我呢？

他愉快的神情掩不住眼神里的落寞。是的，在行将分别的时刻，他的愉快是做给我看的。作为客人，对于主人的盛情，他得表现出自己的欣悦。然而，恐怕此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喝些什么，吃些什么。

这或许正是我赞赏沙哈鲁的地方。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他出人意料地表现出隐忍和顽强，他以韬光养晦、各个击破的策略战胜了锋芒毕露的哈里勒、奥玛和皮儿等人，坐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他可能从未觊觎的王位。

从王子到王，于个人而言确实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但我了解沙哈鲁，掌管着偌大的帖木儿帝国，做了王的沙哈鲁不可能回到做王子时的沙哈鲁。唯一不变的是他的爱。沙哈鲁用一生爱着一个女人，即使沧海桑田、阴阳相隔，也无法改变他初恋的情怀。

悄悄珍藏的爱情，永远的心痛与幸福，除了欧乙拉公主，天底下又有谁配享有这样的痴恋！

沙哈鲁的茶杯见底了，我为他续上茶，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喝？"

我用手指轻轻触摸着他的手背，回答他："我要看着你喝。"

他笑了，将我的手拢在他的手心里，他的手温暖而又潮湿。"你还像小时候一样，真好。"

"是吗？我怎么觉得我老了。"

"没有。在我的眼里，你还是十四岁时的样子。"

十四岁，我曾将自己交给沙哈鲁。那个在他的身体下悄然绽放的少女之

花，是我的骄傲，也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沙哈鲁。”我轻轻唤道。

“什么？”

“好好活着。”

“你在担心这个吗？”

“是的。”

“你是唯一了解我的人。”

“是的。”

“你放心。”

“可以吗？”

“嗯。欧乙拉她也叮嘱过我啊。”

“所以你不会忘记，对吗？”

“对。为了帮助我，她承受了太多的惊吓。现在，我像她希望的那样夺得了王位，如果我做不到，又怎么能够对得起她！”

“你说……做不到……什么？”

“做一个好君主，治理好帖木儿王留给我的国家，让它变得更加强盛。这是欧乙拉对我的希望。还有，我要活着，用我的眼睛替她看天上飘浮的云朵，用我的鼻子替她呼吸清冽的空气，用我的耳朵替她倾听美妙的音乐，用我的嘴巴替她品尝世间的美味。我知道，只要我活着，她就会活着。只有在我永远闭上眼睛的那一天，我才能够无愧地和她一起离去。”

泪珠从我的眼眶中缓慢地滑落，然后滴在沙哈鲁握着我的手上。此时此刻，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沙哈鲁天性聪慧，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公主，了解公主对他的爱与期望。为了公主，沙哈鲁从来不畏惧做任何事情。而我，何尝不是如此！我甚至有一种预感，公主早早离去，就是为了将她的寿数转移到我远比常人健康的身体上，因此，我将活到像两个人那么长久。

沙哈鲁一直默默地望着我。当我不再流泪时，沙哈鲁满怀温柔地用他那只因为常年握着马缰而变得有些粗糙的手掌，为我拂去脸上的泪痕。我们注视着对方，我们的目光毫无顾忌地流露着对彼此的爱意，我们依然那样亲密，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谁会像我们一样将对方视作最亲密的知己。

“塞西娅，”沙哈鲁重新将我的手拢进他的手掌中，“你知道吗，无论我人在哪里，我都会像现在这样想念着你。”

“我明白。沙哈鲁，我爱你，永远不会改变。”

“我也一样。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一天，那一天，你创造了奇迹。”

“是的，我也没有忘记过。你也许不知道，当你来信告诉我们小妃主怀孕的消息时，我的内心是多么自豪。我把一切的奇迹都归功于我自己。”

“你可以的，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塞西娅……”

“你想说什么？”

“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拒绝了阿依莱？”

“不是。”

“真的吗？”

“真的。你和阿依莱，你们在我的内心里占据的位置不一样。我对阿依莱所怀有的情爱，是真正的男女之间的恋情。如果我此生还曾怀着将自己托付给一个男人的希望，那么，这个人必定会是阿依莱。”

“可我听说你再一次拒绝了他。”

“我犹豫过，也矛盾过，可是，我始终不能决定是否可以为了他而改变自己。这种改变包括我所坚持的信仰和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因此，如果我不能为他而改变自己，就代表着我不能够全身心地爱他，如果我不能全身心地爱他，爱就失去了它所应该具备的平等意义。即使阿依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的爱的付出，我仍然做不到将一个内心抱有缺憾的自己交付于他。我不能那样做，不能。对于我深深爱恋的阿依莱来说，任何缺憾都不公平。”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不过，真的很可惜。”

“没什么，等来生吧。”

“来生吗？”

“是的，如果有来生，希望能够与他再次相遇。”

“可我真的不希望来生遇到欧乙拉。”

“为什么？”

“如果我寄希望于来生，只怕我今生爱她爱得不够。”

我与沙哈鲁四目相对。一时间，我只觉得心潮翻滚，无法开口说话。沙哈鲁的痴情，让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对于一个爱到刻骨铭心，爱到生死难忘的男人，竟然还会觉得自己爱得不够，对于这样的男人，我又能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对他的仰慕和热爱？

吃过茶点，索度捧着淡蓝色的棉质浴袍和浴巾来请沙哈鲁更衣入浴。浴袍的衣领处和浴巾四角照例绣着海棠花的艳丽图案。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公主偶然得到一幅水粉画，一幅色彩艳丽的海棠图，当时，她的表情是那么激动，她对我说，海棠花是她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一种花卉，因此，她的心中一直把海棠花当成是母亲的花。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在为她准备的披风、坐垫、桌布、睡衣、浴袍和浴巾上全都绣上海棠花的图案，我想，当公主与海棠花相伴时，她一定会觉得自己是被拥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

是啊，我怎么会随便让别人包括我自己使用欧乙拉公主用过的东西呢？沙哈鲁是唯一的例外。欧乙拉公主已经离去，我希望海棠花的图案同样能够给沙哈鲁寂寞的心灵带来些许慰藉。

沙哈鲁泡洗药浴至少需要一个时辰，到时他会感到饥饿，我必须提前做好午餐。我在离沙哈鲁吃早餐不远的地方支起铁锅和铁架，铁锅里煮着的东西不必操心，我只需要不断翻动架在铁架上的牛腿肉就好。

烤牛腿肉，这是沙哈鲁最喜欢的食物了，稍微麻烦的是切成条状的肉块必须得事先腌制得恰到好处。沙哈鲁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当我为他做烤肉，他都会说感觉自己像在过节一样。

除了烤牛腿肉和铁锅里煮炖的食物，我还特意为沙哈鲁准备了青果酒。事实上，这已是世间仅存的青果酒了。

在我发现圣水泉和塞西娅洞后的第三个春天，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的青果树垂下它细长翠绿的枝条，不再开花也不再结果。与此同时，它旁边的两棵原本不知名的大树却仿佛一夕间在枝头开满了黄粉色的小花，并且令人惊奇地结出了椭圆形的果实。

夏天过去，果实已有水梨那般大小了，不久，果皮上青绿的颜色一点点褪去，最后竟变成美丽的银灰色。我无法解释天地间赋予的秘密，惊奇之余，给两棵树起名“银果树”，从此，银果树成为圣女泉边最美丽的风景。

当深秋来临，银果树上的银果完全成熟之后，我将它的果实摘下来尝了一颗，我发现，成熟的银果与青果完全不同，它的果肉咀嚼起来有几分像炒熟的核桃，而味道又像新鲜水果一样酸甜适口，令人唇齿留香。我几乎在当时当地就放弃了用它代替青果酿酒的念头，相反，我做了一个大胆的试验，将它的果实磨成果粉，做成面包。正是这个尝试使银果面

包代替了青果酒成为帖木儿宫廷中最独特也最珍贵的风味。

现在再回头来说青果酒。记得我第一次将酿好的青果酒进献给帖木儿王时，我特意留下两坛分别标上我和阿依莱名字的青果酒埋在青果树旁的地下。到沙哈鲁正式登临王位的那年，这两坛酒埋在地下的时间已经超过十年。沙哈鲁即位后举行的盛大宴会上，我把标着我名字的一坛酒送入宫内，当酒坛启封的瞬间，几乎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它美妙的醇香中。

如今这一坛标着阿依莱名字的青果酒里加了几味阿依莱从明朝带回的珍贵药材，它或许不如单纯的青果酒那么可口，喝起来会有些中药的涩味，但有一点我不会弄错，我找一位著名的宫廷大夫鉴定过药材的药性，还让他尝过药酒，他说，这种酒将青果的营养和药补的特性集于一身，堪称酒中珍品，经常饮用必定会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正因为“阿依莱青果酒”如此珍稀，我才小心地留到现在，在我与沙哈鲁行将别离之时，我将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沙哈鲁。

我刚将烤好的牛腿肉端上石桌，倒上青果酒，沙哈鲁回来了，他还没有换下睡袍，一举一动都显得闲散愉悦。这是因为泡过药池后人的全身都会极度放松，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美妙的梦境中醒来。

沙哈鲁又渴又饿，迫不及待地将一杯青果酒一饮而尽，然后很优雅地开始吃烤牛腿肉。他称赞我烤肉的手艺越来越好，我只笑不答，因为他太饿了，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沙哈鲁喝了几杯青果酒，要我给他换上马奶酒。青果酒太过珍贵了，他舍不得多喝。但是，青果酒里的药性和超过十年的埋藏，都成倍地增加了酒的作用，沙哈鲁虽然只喝了五六杯酒，看起来倒像喝了很多酒的样子，一双眼睛有些发红，而且还变得喋喋不休。

他回忆起我们小时候的许多趣事，连公主剥好橘子先给了我这样的小事他都记得。他说，当时，他觉得公主很偏心，对我耿耿于怀差不多整整一个白天呢。我的角色则自然而然地从一个殷勤的主妇转变成了一个纵容孩子的母亲，无论沙哈鲁说什么，我都静静地听，静静地笑。

后来，我掀开锅子，端上了酸奶炖胡萝卜汤。沙哈鲁愕然面对着这道久违的菜肴，热气腾上了他的眼睛，他的滔滔不绝戛然而止。

我叉起一块胡萝卜，放在沙哈鲁面前的瓷盘里。沙哈鲁慢慢咀嚼着酸奶胡萝卜独特的味道，突然，他将双手蒙住眼睛，将头支在石桌之上，一动不动。许久之后，他的肩头剧烈地抽动起来。

沙哈鲁在塞西娅洞逗留了五天，第六天的清晨，他向我告辞。

我把他送到出山的山路上，他望着我，微笑：“塞西娅，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

“两个月，最多不要超过三个月，你到哈烈住上几天吧，让我跟你说说话。在这个世界上，她能为我留下的，只有你和兀鲁伯了。”

“我明白，我会的。”

我目送着沙哈鲁离去，他无法挺直的背影充满了惆怅。他会成为一个仁慈的君主的，但作为爱人，他在公主离去的那一刻已不复存在。

他说过，他要用随风舞动的孤寂爱他的国家，他说过的，在他失落了爱情的时候。

他还说过，他要好好活着，在他的一颗心已经死去的时候。

叁

公主没有看错沙哈鲁，他的确是个热爱和平的君主。他对西波斯的敌人固然严厉，与此同时，他却很注重修复与明朝的关系。

回历八二三年（约1420年，永乐十八年），阿依莱第二次作为使臣出使明朝。

自帖木儿朝开始，帝国向明朝进贡的第一大项是战马，第二大项是宝石，第三大项是珍禽异兽如狮子、受过专门训练的猎豹、哈喇虎喇（即彪，中亚所产一种野猫）、鹦鹉、鸵鸟、猞猁狲、金毛猱狗以及这些动物的皮制品如狮子皮、金钱豹皮等。其中，最受中国皇帝欢迎的还是形象威仪的狮子。

明与帖木儿朝的贡赐贸易中，主要是彩缎、纻丝、绢布、银钞和瓷器，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和孙子兀鲁伯尤其钟爱明朝的青花瓷，此外，这父子二人还对明朝文化如痴如醉。与父王分治南北帝国的兀鲁伯曾在撒马尔罕建造了一座雕刻的清真寺，寺中顶篷和墙壁皆覆以黑石，并用由木块组成的明朝画装饰起来。另外，他在科希克山麓开辟了一个花园，这个花园中有一个亭子，称为瓷亭。之所以称为瓷亭，是因为亭子前面矮墙下部皆用兀鲁伯派人从明朝采办回来的瓷砖铺砌而成。

兀鲁伯的书房，摆着一只浅绿色的瓷花瓶，这是明代龙泉窑青瓷中的杰作。兀鲁伯曾将它赐给公主，公主逝后，兀鲁伯将它摆在书房，为的是每天看到花瓶，如同看到公主一般。

对瓷器颇有研究的公主跟我说过，瓷器具有除玉石以外其他任何物质都不具备的特点：一是把任何液体倒入瓷器中，浑浊的部分沉到底部，上面得以澄清；二是它不会用旧；三是它不留下划痕，除非用金刚石划

过，因此瓷器还可用来检验金刚石；四是用瓷器吃饭喝水可增进食欲；五是不论瓷器多厚，在灯光或阳光下都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部的彩绘或瓷器的暗花。最后一点，则是瓷器易碎，不易运输。有此六大特性，瓷器遂成为中亚、西亚与欧洲贵族及富商竞相炫耀自己财力的新宠。

当年，也就是回历八一六年（约永乐十一年），明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第一次出使帖木儿帝国。对于出使的感受，他曾做《西行诗》以志纪念，其中一首《至撒马儿罕国主兀鲁伯果园》脍炙人口：

加趺坐地受朝参，贵贱相适道撒蓝。不解低头施揖让，唯知屈膝拜三三。饭炊云子色相兼，不用匙翻手自拈。汉使岂徒营品腹，肯教点染玉纤纤。

诗中说帖木儿朝不分贵贱，见面互称“撒蓝”，施礼不会低头作揖。而最让汉使不习惯的，还是吃手抓饭，为了保持庄重，他们也只好饿肚子了。

帖木儿朝对于明使臣的重视程度以及接待规格也不亚于明朝方面，在帖木儿朝用来接见外国使臣的宫殿里，御座的右方座位，曾是明使的专座，其他各国使臣一般都排列在明使的下首。对此，陈诚再赋诗一首，记述了沙哈鲁及兀鲁伯父子对他的隆重接待和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大国心态：

乔林秀木隐楼台，帐殿毡庐次第开。官骑从容花外人，圣恩旷荡日边来。星凰至处人争睹，夷貊随宜客自裁。才读大明天子诏，一声欢笑动春雷。主翁留客重开筵，官妓停歌列管弦。酒进一行陈彩币，人暄四座撒金钱。君臣拜舞因胡俗，道路开通自汉年。从此万方归德化，无劳征伐定三边。

帖木儿帝与明朝的交往在沙哈鲁、兀鲁伯时代达到顶峰，后来，随着帝国的四分五裂，这种交往也就名存实亡了。

帖木儿王是个以严厉著称的人。他力求完美地整顿和修饰组成他实力基础的中亚各地。他将一批批被俘的工匠、科学家和艺术人才，从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和印度驱赶到河中地区。尤其是首都撒马尔罕，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手工业者、杰出的文人学者以及科学艺术人才，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将撒马尔罕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举个例子来说，帖木儿大清真寺和帖木儿陵都是这一时期建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同时，他怀着对出生之地的热爱，在碣石城修建了许多花园、清真寺，当然也包括阿克萨莱宫，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出使帖木儿帝国时，曾在碣石城做短暂逗留，他认为，阿克萨莱宫无论从规模还从壁画艺术上来讲，都堪称世界上最优美的建筑物。

我所了解的帖木儿王不仅通晓突厥语和波斯语，还能熟练使用察合台文

（即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得名于十三四世纪的察合台汗国），但是他对文化这种东西显然不像他的后人那样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然后将帝国分封给他的子孙。他坚信即使不必讨好史学家或者文学家为他书写传记，他的名字也一定能够镌刻在伟大的成吉思汗后面。

沙哈鲁和兀鲁伯始终没能据有如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在世时一样广大的领土，他们的帝国缺了一角，帖木儿王病逝不久，西波斯便从帖木儿帝国分离出去。但沙哈鲁和兀鲁伯在对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上远胜于帖木儿王，这一对父子齐心协力，将哈烈和撒马尔罕建成南北两个巨大的文化中心。

哈烈是文学家、诗人、学者的聚集地，非但神学、医学、法学、伦理学的研究受到鼓励和保护，文学与艺术在这里都得到空前发展。兀鲁伯比他的父亲沙哈鲁更进一步，他在撒马尔罕建造经学院，在经学院对面建造哈纳科、穆卡塔清真寺和奇希尔苏丹与库鲁努什霍纳宫。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建筑艺术的典范。库鲁努什霍纳宫的花园里有一座奇尼霍纳殿，殿壁上装饰着优秀画家的绘画，并以瓷砖进行镶嵌。

回历八三二年（约1428年），兀鲁伯在十数位天文学家的协助下，建成了一座大天文台，在这座天文台中，首次查明了星系的位置。九年后，兀鲁伯以这项一直开展的工作为基础，编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同时也最具科学发现和科学意义的天文表。在这个复杂的天文表中，不仅标明了数以千计的肉眼看不见的星宿位置，甚至还标明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的东方城市。

我为沙哈鲁父子感到骄傲。在沙哈鲁回到哈烈的第二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中，他以请求的口吻邀请我到哈烈做客。这虽然比我们之前的约定提早了一个月，我还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沙哈鲁知道，我喜欢旅游——当然，是在公主活着的时候。

我用闭目养神打发旅途的辛苦和寂寞。一路上，我总想起第一次旅游的经历，尽管那个时候的我还是个孩子。终于看到哈烈的城门真让人高兴，更让人高兴的是，沙哈鲁早早派出侍卫在城门迎候我，这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个很高的礼遇。之后，沙哈鲁在宫中为我举行了一个温馨的家宴。不仅如此，第二天，他还放下手上一切事务，亲自陪我参观了哈烈最著名的伊迪亚丁堡。

伊迪亚丁堡的气势极其宏伟，据说这座著名的城堡多年前曾遭到帖木儿王的破坏，沙哈鲁坐镇哈烈时决意修复它。他不仅亲自参与了城堡设计，还经常到工地视察，而当时参与修复工作的工匠和民伕多达七千余人。

中午，沙哈鲁神秘地对我说他要带我去个好地方，于是，他拉着我的手攀上了城堡的楼塔。没想到，这里竟然栖息着一群体态优美、毛色漂

亮、并且对我们毫无惧意的野鸽，与我们相比，它们更像是城堡的主人。我和沙哈鲁带了许多馕和水，我们欣赏着目力所及的景致，就着习习凉风，吃了一顿美妙无比的午餐。野鸽在我们身边咕咕叫着，不时飞落在我们的肩头，为了表示对贸然打扰它们的歉意，我们将食物和水慷慨地分给了这些可爱的主人。

从伊迪亚丁堡返回，已是下午时分，沙哈鲁吩咐侍卫远远跟着，然后和我溜到街上，像普通人一样吃了一顿滋味独特的烤肉大餐。

愉快的一天就这样一晃而过。从第三天开始，身为帝国君王的沙哈鲁就鲜有时间像前两天那样一门心思陪伴我了，他的事务繁杂，我甚至只能在晚上见他一面，让他听我唠叨几句旅游的感受。

我在哈烈的行动不受限制。虽然沙哈鲁不能陪伴我，可他给我安排了最好的向导。在哈烈逗留的最后几天里，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城中那座壮丽的图书馆里。图书馆为酷爱文化的沙哈鲁所建，馆中收集了世界各地众多的书籍和艺术品，包括我为帖木儿王制作的水晶象棋。沙哈鲁父子去世，帝国衰落之后，这副蒙古象棋据说落在了月即别帝国昔班尼汗的手里。

我留恋哈烈，留恋沙哈鲁，可我最终还要回到塞西娅洞。我已经离开欧乙拉公主太久，我想念她甚于世间的一切。

沙哈鲁亲自为我送行。他的临别礼物是一本厚厚的诗集，我只翻看了一页，泪水便潸然而下。原来，这就是那本诗集啊，诗集里收录了沙哈鲁从少年时代起到如今写给欧乙拉公主的所有情诗。

我们约定，最多三年，我还会来看望他。

从哈烈即将回到撒马尔罕途中，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索度派人通知我，阿依莱出使归来，不幸染上一种古怪的病症，生命垂危。

我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撒马尔罕。一路上我都头昏脑涨，我只想着一件事，一向身体很好的阿依莱怎么说病就病，乃至一病不起？

欧琳堡冷清了许多。公主去世后，只有十几个负责卫生的杂役、两个厨子、索度夫妇和他们的儿子阿依莱，还有我，被特许住在这里。欧琳堡是沙哈鲁、兀鲁伯、阿依莱和我的家，然而，此刻的我，回到欧琳堡再没有回家的感觉，公主带走了一切，我的内心只留下挥之不去的凄伤。

索度和他的妻子都苍老了许多，显然，阿依莱突然病重使他们身心俱疲。我顾不上跟他们叙旧，直接和索度来到阿依莱的房间。

阿依莱还住在他小时候住的房间里，房间的陈设不多一点，不少一点。阿依莱和我一样，是一个拒绝改变的人。

索度悄然退去了，我走到阿依莱的床边。我看到虚弱的阿依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我。他的眼睛也许不像以前那样明亮了，但里面依然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我突然有一种喉咙发紧的感觉，公主、沙哈鲁、阿亚、沙奈、阿依莱，他们原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除了沙哈鲁去了离撒马尔罕有几千里之遥的哈烈，其他的人为什么像约好一样，都要先后弃我而去？

阿依莱向我微笑，我也努力向他微笑，在他的身旁坐下来。

阿依莱说的第一句话是，塞西娅，我等不到四十岁了。

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也许，真的是我害了阿依莱，我拒绝婚姻，阿依莱无奈地尊重了我的选择。当父母多次流露出希望他与别的女子成婚的愿望时，他笑着对父母说：等我四十岁，如果我四十岁时塞西娅还不肯嫁给我，我就死了这条心，娶一个不像她那么古怪的女人成亲，生儿育女。

可是，长生天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我即使不后悔自己的执拗，想到他的父母在他去后孤苦无依，我就无法不为自己的决定自责。

阿依莱为我拭去泪水，他问我："如果我活下来，在我四十岁的时候，你会同意嫁给我吗？"

我望着他，我可以撒谎，但是，阿依莱喜欢的是我的直率，所以，我只能痛苦地摇了摇头。

"那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吗？"阿依莱依然微笑着问，他并不生我的气。

他从来不生我的气！我是个任性的女人，阿依莱从小就懂得纵容我的任性。

是啊，为什么不能嫁给阿依莱，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想改变，还是因为某种东西横亘在我与阿依莱之间？或者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对婚姻怀有畏惧？

我坚信，我一直都在深爱着阿依莱，我不能给他的，只有婚姻。

我回握了一下阿依莱的手："我爱你，很爱。你是我此生唯一想嫁的男人。"我认真地对阿依莱说。

阿依莱的脸上再次闪过一抹知足的笑容。

"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吗？"

我摇头。

“第一次见到你，我看到你眉间的金星。我以为那是画上的，没想到是生来就有的。还有，你长得比我所见过的所有女孩都丑。”

我含泪而笑。

真的是那时候吗？如果是，那么，我又是什么时候觉察到我与阿依莱之间的姐弟情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出使中国归来吗？

记得阿依莱第一次作为通译随使团出使中国时，还只是个小孩子而已。那一年是中国的洪武二十八年（约1395年），阿依莱年方十二岁。当时，明与帖木儿朝往来使用的语言有波斯语、汉语、蒙古语和突厥语，阿依莱因为小小年纪便精通上述语言被帖木儿王视为天才，加上他头脑灵敏，能言善辩，因此，帖木儿王会选中他充当使团通译和副使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我生平第一次与沙哈鲁有了肌肤之亲。那一次似乎很亲近其实很疏远的经历使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变成了注重仪表、仪态迷人的少女，但我从来没有将沙哈鲁视为我生命中的男人。我说过，我与沙哈鲁彼此相爱，但我们之间的爱不是男女之爱，而是除男女之爱以外的其他各种爱的总和。我的眼睛关注着沙哈鲁，为他的烦恼而烦恼，为他的无奈而无奈，但那绝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爱情。如果非要把爱的定义狭隘化，我知道沙哈鲁从来没有爱过我。

而我，也从来没有爱过沙哈鲁。

事实就是如此。

随后的日子，阿依莱随使团到了明朝。他回来那一天好像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节日，我们所有的人，公主、我、索度夫妇，还有尚未返回哈烈的沙哈鲁和他刚刚怀有身孕的妻子，我们都围在阿依莱身边，听他讲出使途中的故事。

所有的一切，清晰如昨。

阿依莱拉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脸上。

他的手心滚烫，脸也滚烫。欧乙拉公主病故之后，阿亚和沙奈也先后辞世。兀鲁伯虽然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也是我小妹妹的丈夫，但他毕竟是帖木儿帝国名符其实的储君，是辅佐沙哈鲁治理国家的君主，我不可能真的把他当做我的亲人。因此，除了沙哈鲁和阿依莱，我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亲人。如今，阿依莱又要离我而去，我不明白，长生天为什么独独把我留下来，甚至在未来的日子里还给了我很高的寿数，却一个个夺去我所热爱的人？

是因为长生天要我活着见证什么吗？所以才赐予了我一颗金星，赐予了我超凡的想象力和一双灵巧的手？

可能是吧，因为后来，我果然见证了一个帝国的全部兴亡。

我和阿依莱的交谈一向波澜不兴，我喜欢听他用他那种特有的平静的语调跟我说话。小的时候，每当我和他发生一些小孩子之间常会有的争吵，我赌气不跟他说一句话，他有个特殊的办法哄我开心。那就是，他总会选在我准备午睡的时候跑进我的房间，在我的身边坐下来，不紧不慢地给我讲有趣的故事。我的心里原本不想理他，可他的声音让我心绪宁静，因此，往往他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就已经沉沉睡去。而当我醒来时，我便与他和好如初。

让我心如刀绞的是，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阿依莱那样对我说话。

如今，轮到我用不紧不慢的语调给阿依莱讲述我在哈烈的所见所闻。我天生善于描摹细微的事务，阿依莱即使在病中，依然听得津津有味。我的语调让他欣慰，终于，他在我的注视下沉沉入睡。

几天后，阿依莱安然辞世。我很清楚，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阿依莱的内心是满足的、快乐的，不仅因为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而且因为他可以感受到我对他全部的爱恋与不舍。

我送走了我在生命中最爱的男人，我像答应欧乙拉公主一样答应他，用我的眼睛，替他多看看这个世界。

肆

阿依莱死后，我就很少再回撒马尔罕的欧琳堡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塞西娅洞度过。除了兀鲁伯每年的寿辰外，我只在回历八二七年（约1424年）、八三○年（约1427年）因为其他的事情回去过三次，第一和第二次是因为索度夫妇在八二七年先后辞世，第三次则是因为奥玛的儿子、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出生。

奥玛抱病请我为新生儿祝福。当我将孩子抱在怀中时，我看到他的脸庞端正，酷似他母亲的模样。

我对奥玛说，这个孩子，将成为米兰沙家族的希望。

我并非随口说说，我的感觉每一次都很准确。这是长生天给我的启示，长生天从来不会欺骗我。

果然如我所料，小生命的到来不久之后将他的父亲送往天堂之路，临终前，奥玛放心地将卜撒因托付给前来探视他的堂弟兀鲁伯。昔日的恩恩怨怨烟消云散，此后，卜撒因便在堂叔兀鲁伯的精心抚育下一天天长大，日渐成长为品格端肃、胸怀大志的青年。许多年后，当兀鲁伯被自

己的儿子杀害，帝国陷入空前的动荡与混乱中之时，恰恰是被兀鲁伯抚养长大的卜撒因努力统一了河中地区，使帝国被斩断的生命之丝再度得以延续。

更可贵的是，卜撒因留下了一个优秀孙子，这个孙子，巴布尔，被我预见将会成为一代伟大的君王。

回历八五○年十二月（1447年3月），我被兀鲁伯紧急召到哈烈。这一次远赴哈烈的原因，是因为沙哈鲁病重。

沙哈鲁吩咐兀鲁伯，要我单独觐见。因此，兀鲁伯亲自将我引到寝宫门口时，低声对我说："塞西娅，拜托你了。"

我点点头。兀鲁伯无非是拜托我让他的父亲走得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这一点，我想我会尽力做到。

我走进寝宫，一个宫女恭敬地将我引到沙哈鲁的病床前。宫女悄然离去了，我俯视着沙哈鲁的脸。

沙哈鲁孤独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雕花木床上。这张雕花木床的式样和图案都是我为他设计的。其实，在沙哈鲁和兀鲁伯父子两人的宫廷中，他们都已习惯使用我为他们设计的许多东西，从床到几案到镜子到盥洗用具等等，我对大自然的钟爱和独有的审美情趣无所不在。多少年来他们的习惯一直没有太大改变，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倒不完全是因为我所设计的每一样东西都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我在后期的设计里充满了感伤和怀旧的情绪，这样的情绪恰恰能引起他们父子的共鸣。

沙哈鲁仿佛睡着一般，微微合着眼睛。他的脸颊深陷，头发完全白了，岁月无情，当年的英俊潇洒和活力无限都在岁月中消磨殆尽。

我默默凝视着他，直到他睁开眼睛，看到了我。

"塞西娅，你刚进来吗？"

"有一会儿了。"

"是吗？难道说我又睡着了？"

"当然，你从小就觉多。"

"你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

"对，你可老多了。"

他向我微笑："可你一点没见老。你的样子，好像比我年轻三十岁。一定是圣女泉让你永葆青春的容颜。"

“是啊，要不他们怎么都叫我老妖精呢。”

沙哈鲁艰难地微微一笑，我一直有办法让他开心起来，哪怕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

“塞西娅，你知道吗，我一直都在惦记着你，担心你赶不上来送我，那样你会遗憾的——像我当年一样，抱憾终生。”

“我一定能赶上。”

“这倒是。你一向体格强壮，不像欧乙拉那样柔弱。”

沙哈鲁的眼睛里蓦然闪过回首往事的黯然。

我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手，他将我的手攥在了他的手心里。他的手像他的人一样苍老了，失去了往日的力量。

“沙哈鲁，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认真地找话来同沙哈鲁说，我希望他走时不要太寂寞。

“什么？”

“那次，你从哈烈回来，如果不是因为公主突然病倒，你会过来看望她吗？在你来之前，小妃主先来过，她向公主说了你们的状况，公主很忧虑，她答应小妃主一定好好劝说你。可我当时心里没有一点底，我太了解你的个性，如果你不愿意，只怕我根本请不来你。你告诉我，如果不是公主意外生病，你会来吗？”

“会。”

“真的？”

沙哈鲁微微叹了口气，他的记忆清晰如昨。“塞西娅，快两年了，我和她的分别，毕竟快两年了。走的时候，我曾强迫自己把一切都放下，我也以为距离和时间可以帮助我把一切放下。然而我错了。在我与她分别的两年里，你永远无法体会突然离开她远在波斯的我有多么孤独！有的时候，我思念她几乎思念到有一种快要发疯的感觉。我每天夜里都梦见她，而她，总是我初见她时的模样，脸上带着几分稚气，眼睛里闪动着温柔的光芒。真主啊，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女人像她那样爱孩子的，但如果不是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宁可不要做被她亲自带大的孩子，而做一个可以保护她一生的男人。不瞒你说，那次奉旨回宫觐见帖木儿王，没有见到她之前我一次次设想着与她见面的情形，我猜想她会对我说什么，我又会对她说什么。至少，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两年前的那个任性的男孩，我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对待她。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孩子气一如既往，见到她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之前所有的准备都派不上用场，我的膝盖在颤抖，我想，如果不是你的支撑，只怕所有的人都

已看出我的失态。我见到她已是如此，你说，我还能有足够的决心拒绝她的要求？”

“原来你心里的想法是这样。不过，你知道吗，你那时搂着我的手臂一直都在颤抖，那时，我就担心你不敢见她。”

沙哈鲁的脸上重又露出温暖的笑容：“我的手臂也在抖吗？”

“抖得很厉害，我听得见你的心跳，咚——咚——像擂鼓一样。”

“什么时候？我跟欧乙拉说话的时候吗？”

“是。不过，你居然冷冷地对她说：您好。”

“是吗？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只顾注意她，又不敢让人看出来我有多么在意她，我矛盾极了，好些事都不记得。”

“还好我记得一切。”

“因为这样，你就担心了？”

“嗯。”

“担心我伤害她？”

“是的。”

“可你应该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地伤害她。她的心宽广得如同无边无际的草原，我的爱和恨都只是在她的心上流淌的小河，她容纳了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却不会改变她的辽阔。”

“她爱你，沙哈鲁。”

“我知道，但不是你说过的男女之爱。塞西娅，我也想问你一件事。”

“你问吧。”

“你真的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吗？”

“为你那一次的行为？”

“那一次，那一次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那种感觉竟然强烈到无法克制，我想我一定是疯了。”

“没什么。我很高兴。”

“高兴？”

“公主，你，我，阿依莱，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只是爱的方式和表现各有不同。沙哈鲁，在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想嫁的男人，我知道你敏感的内心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一个人足矣。所以，我怎么会蠢到用你一时的冲动来惩罚我一生的幸福。”

“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肯嫁给阿依莱？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活着时一直深爱着你。”

“公主跟我说过，长生天不是信仰，是信念。可是当公主永远离开我之后，长生天变成了我唯一的信仰，我不能为阿依莱而改变。”

沙哈鲁再一次微叹：“真够傻气的。”

“我们好像都很傻。”

“却无怨无悔。”

“是的，无怨无悔。”

沙哈鲁脸上掠过一抹笑意，疲惫地合上眼睛。“说真的，塞西娅，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等得太久了，我的内心从来没像这一刻这样轻松过。我的心里没有遗憾，更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这几十年，兀鲁伯一直协助我治理国家，他的才能证明，他将成为百姓们拥戴的君主。”

我默默地想，你的确生了一个对百姓仁慈，长于治理国家的好儿子，问题在于，你和米兰沙那些野心勃勃的孙子，他们是否能够令你放心？恐怕很难。我这样想着，嘴上却什么也没说。

或许，沙哈鲁也未尝不知道这些，他只是不想再去考虑。正如他所说，他等待着这一天等了太久，从公主离开他的那一刻起，他已经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近四十年的时光，他信守了对公主的诺言，将国家权力移交在兀鲁伯的手上，照顾我们所有的人，坚强地活下去。

现在，他累了，他需要休息。

在他去后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我仿佛听到公主在轻轻叹息：我们蒙古人，总是自己打自己。

因为自己打自己，庞大的蒙古帝国早已分崩离析，像烟花盛开的帖木儿帝国，想必也终将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见到我，沙哈鲁了却了最后一桩心愿，平静地睡着了。此后，他再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任何话。第二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即阳历3月13日），他溘然长逝。我没有为他的逝去太过悲伤，他在帖木儿帝国虽不完整却还强盛的时候离去，这对他来说是件幸事，他不必像我一样，见证帖木儿帝国后来的衰亡。

沙哈鲁的葬礼极尽哀荣。因为，我看到有许多学者包括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哀悼，沙哈鲁兼容并蓄以及和平治国的政策在四十年间成就了帖木儿帝国文化上的辉煌，这是他的功绩之一。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我看到无数百姓在为他的去世哀哀哭泣，他们的眼泪像珍珠洒落在地上，那是人世间最高贵的殉葬品。

公主带大的沙哈鲁，他背负着国家富强的命运，到了遥远的地方，那里，是他一生向往的天堂。

我和兀鲁伯久久站在沙哈鲁的墓前，我们谁也没有哭泣。当我们最后一次向他安息的灵魂施礼，转身离去时，兀鲁伯走在我的身边，用手扶住了我的胳膊，他在我耳边轻轻唤道："塞西娅。"

我微笑："兀鲁伯，你有话想对我说吗？"

兀鲁伯沉思着问："你觉得，在天上，我父王能够见到公主吗？"

"会的。其实，所有的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无论生与死，公主无时无刻不守护在我们身边。"

"但我还是希望……"

"希望？什么？"

"父王的一生很不快乐，我多么希望他自由自在的灵魂是快乐的。何况，我只有想象着他的离去是为了与公主在一起才不会悲伤，我只愿父王残缺的梦在公主的身边变得完整。"

我的眼圈红了，然后，眼泪冲出我的眼眶。我的思念像泛滥的河水一样在兀鲁伯面前肆意奔流。

我活着，但我失去了阿亚、沙奈，失去了欧乙拉公主、我的母亲、我的妹妹，失去了阿依莱，现在，我又失去了沙哈鲁，只有我，我还活着。

我必须活着，活得像两个人那么长久。

兀鲁伯温柔地搂住了我的肩膀。

我伫立回头，我想起我还有一句紧要的话没有对沙哈鲁说。

对不起！这是我隐藏了三十八年的歉意。

是的，在沙哈鲁已经离去之后，我没有理由不向他道歉，我要对他说"对不起"，为我守护了三十八年的谎言。

三十八年前，欧乙拉公主突然病逝。那时，沙哈鲁回到撒马尔罕，他没能见公主最后一面。安葬了公主之后，他向我问起公主弥留之际都说了

些什么，其中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我对他撒了谎。公主在最后一次短暂的昏迷中，一直喃喃呼唤着一个人，那个人其实是——她的母亲。

当时我对沙哈鲁说，那个人是他。

当时，我必须那么说。我知道，唯其如此，我才能够帮助沙哈鲁找到让他支撑下去的理由。

我并不为此后悔。我道歉不是因为我后悔，而是因为沙哈鲁就要见到公主了，我知道她会帮我守住这个秘密。

尾声 燃放在帝国星空的最后一束烟花

俟帖木儿王病故，帝国已不能保持完整，波斯西部领土率先被土库曼的黑羊王朝据有，后黑羊王朝又为白羊王朝所灭。

沙哈鲁赢得王位，将首都南迁哈烈，原首都撒马尔罕交由太子兀鲁伯治理，这样，帝国事实上就形成了两个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只有依靠着兀鲁伯对父王王权的承认，才能维持着帝国的统一。

兀鲁伯在位两年，被野心勃勃的儿子剌迪夫剌杀，剌迪夫即位半年，又被巴巴所杀。剌迪夫死后，帝国内部内讧不断，最终分裂成河中政权和呼罗珊政权，而各地割据势力也纷纷谋求摆脱中央控制。

回历八五五年（约1451年），一度主宰了金帐汗国命运的月即别帝国诞生了一位后来让世人震惊的婴儿，这位婴儿与他的先祖昔班（成吉思汗之孙，术赤之子）同名，后人将他称作昔班尼汗。回历九○六年（约1500年），他率军占领河中地区，夺取撒马尔罕，河中地区遂形成由月即别人建立的中亚诸汗国。

七年后，昔班尼汗引军攻占了呼罗珊。

至此，曾经盛极一时的帖木儿帝国被历史的长河无情淹没，风暴过后，只留下巨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帝国覆亡那一年，塞西娅已是一位一百二十六岁的老人。

每天清晨，塞西娅坐在圣女泉边舒适的藤椅里，仆人们将她抬到这里就离去了，中午为她送来野果浆、面包和加了杏仁粉的鲜奶，晚上才将她接回山洞。塞西娅的背早已佝偻如弓，脸上、脖颈上的皮肤好似干裂的树皮。可是，她的一双眼睛却越发呈现出坚定的铁灰色。她还能拄着拐杖沿圣女泉走上几十步。如果她坐着不动，她苍老的目光就会一直越过湖前嶙峋的怪石丛，注视着隐藏在石丛后面的崎岖山路。这条山路是外

界进入圣女泉塞西娅洞的唯一通道，它的入口没入崇山峻岭，常人很难寻觅。事实上，从塞西娅度过自己的一百一十一岁生日之后，便很少有陌生人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塞西娅眉间的金星在一个清晨突然消失不见，塞西娅知道，自己不久之后也将像金星一样消失于天地之间。

对尘世她不再留恋。她要去寻找她的公主，她知道，这个像她母亲一样的女人一定会用自己温暖的怀抱迎接她，像她常常做的那样。

塞西娅从不怀疑，长生天还会惠顾帖木儿。纵然帖木儿和他的后人早已伊斯兰化，他却像他一生崇拜的成吉思汗一样被视为天之骄子。凭借长生天的福荫和帖木儿在天之灵的护佑，他的后人并没有因为亡国而灭族，其中，据有费尔干纳盆地的乌马尔，幸运地在锡尔河上游保有一个小小的王国。

乌马尔是卜撒因的第四个儿子，卜撒因是帖木儿之子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在世时，曾将河中地区再度统一起来，但他终其一生未能重新占有西波斯及西亚诸地。他将他的疆土分封给自己在世的几个儿子，帝国灭亡之后，只有乌马尔在自保之余，还能做着光复帖木儿帝国的美梦。

只是，他也清楚地知道，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何堪与帖木儿的千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相比！

偏安一隅的王国早已威风不再，幸运的是，国王乌马尔却凭着祖先的荣光娶到一位值得他终生骄傲的王后。王后是统治着东察合台汗国伊犁之地的察合台后王之女，身体内流淌着“黄金家族”高贵的血液。

而比这更幸运的是，王后为国王生下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国王为儿子取名巴布尔（蒙古语，“英雄”之意），那时他还不知道他膝下的这只幼虎有朝一日会雄踞南亚次大陆，建立又一个强盛的、绵延三百余年的王朝。

这个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作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是蒙古一词的突厥语变音，莫卧儿帝国也即蒙古帝国，巴布尔以此献给他的母亲，献给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献给他的先祖察合台汗、成吉思汗。

塞西娅见过巴布尔，或者说巴布尔有幸见过这位金星圣女。那是十五年前，巴布尔年方九岁，塞西娅一百一十一岁。

事实上，对巴布尔而言，他在圣女泉度过的短暂的一百天，才算得上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圣女泉像人们传闻的一样疗效显著，让他时常感到生不如死的皮肤瘙痒症经过沐浴，日渐减轻，直至痊愈。

其次，他在塞西娅洞结识了两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玩伴，他们一个是塞西娅的仆人巴巴的孙子巴巴乌拉，比他大一岁，另一个是一位像月光一样皎洁迷人的女孩，名字叫佐维然，比他小一岁。

两个孩子与他一见如故，形影不离。巴布尔一直想不明白“佐维然”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很好听，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叫过这个名字。相处得熟了，佐维然悄悄告诉他，她其实是个孤女，有一天清晨塞西娅走出山洞时，看到洞口放着一个不知被谁丢弃的女孩，包裹着女孩的貂皮襁褓很华贵，而与女孩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同样裹在襁褓里的一个纯金项圈和两个红宝石头饰。当然了，展示在塞西娅眼前的一切虽然表明了女孩很不一般的家世，但塞西娅发现女孩时，女孩已经奄奄一息。

当时，塞西娅俯身抱起女孩，女孩居然费力地睁了睁眼睛，看了她一眼，随即又陷入昏睡之中。佐维然说，塞西娅后来告诉她，正是这一眼激发了塞西娅身上沉睡的母爱，让塞西娅对她心生怜惜，决心无论如何要将她救活并且养大。此后的日子里，塞西娅每天白天都抱着她沐浴温泉，晚上抱着她入眠，塞西娅的执着感动了长生天，她不仅被救活了，还奇迹般地从一个两只脚先天有缺陷的婴儿变成了现在巴布尔所看到的健健康康的女孩子。

佐维然的经历让巴布尔更加相信了塞西娅的神奇。除此之外，每天坐在圣女泉边，沐浴着午间斑驳的阳光，任微风周身萦绕，听塞西娅讲起他的六世祖帖木儿王的丰功伟业，也让他心驰神往。

当然，就算把这些事情统统抛开，单是他在塞西娅洞吃到的银果面包，也足以让他终生难忘了。银果面包的原料独一无二，因为在圣水泉边长着两棵独一无二的果树，每年秋天，树上的银色果实成熟，塞西娅就让巴巴将成熟的果实摘下来，去掉果皮和果核，然后将果肉晾干磨粉，就得到两袋珍贵无比的原料。巴布尔病好时，正赶上银果面包制作的季节。他亲眼看到，用上述方法磨出的果粉细如面粉，只要加入适量的水揉成面团放在烤炉中，再不需要添加其他任何佐料，比如牛奶、糖、油等，就可以烘焙出松软酸甜、果味诱人的银果面包了。

两袋银果粉只够做六十个面包，即使帖木儿王在世时，除了帖木儿王、大王后、王妃以及几位王子，其他人很少有一饱口福的幸运。到了兀鲁伯王去世，银果面包更加成为神奇的传说。没想到，巴布尔却在塞西娅洞吃到了传说中的银果面包，他感到，这一切都预示着他未来的好运。

一百天后，巴布尔被他父亲派人来接走了，他与塞西娅、巴巴乌拉和佐维然依依惜别，他对他们说，他一定还会来看望他们。如果万一他来不了，他随时欢迎他们去找他，他们永远是他的朋友。

巴布尔离开那天，天空中下起了小雨，塞西娅让他带上最后两个银果面包路上吃，巴布尔吻了吻塞西娅皱纹纵横的脸颊，又与巴巴乌拉和佐维然拥抱，他没想到，从此以后，他真的再没有机会回到塞西娅洞。

圣女泉不再涌出泉水的那一天，塞西娅在药池旁安然仙逝，享年一百二十六岁。

塞西娅死后，按照她的遗嘱，忠诚的仆人巴巴乌拉将她的遗体连同她生前用过的所有东西都一起留在了山洞之中。

巴巴乌拉是巴巴的孙子，巴巴临终前将塞西娅托付给他照料。巴巴对孙子说，好好照顾塞西娅吧，她会使你和你的子孙得福的。巴巴乌拉信守了对祖父的承诺，一直留在塞西娅身边。他不管将来如何，但是塞西娅和塞西娅洞使他免于在战乱中丧生。他幸运地活着，娶了心爱的佐维然为妻。不仅如此，妻子还为他生下了两个健壮的儿子和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了。

巴巴乌拉对塞西娅洞做了精心的布置。山洞以木桩、树枝、乱石填充其内，以巨大的石块填充其外，这样一来，外人即使寻到这里也很难进入洞中。

何况，没有了泉水，便意味着没有了药池，没有了药池，也就没有了寻觅圣女泉和塞西娅洞的必要。塞西娅为自己的身后设计好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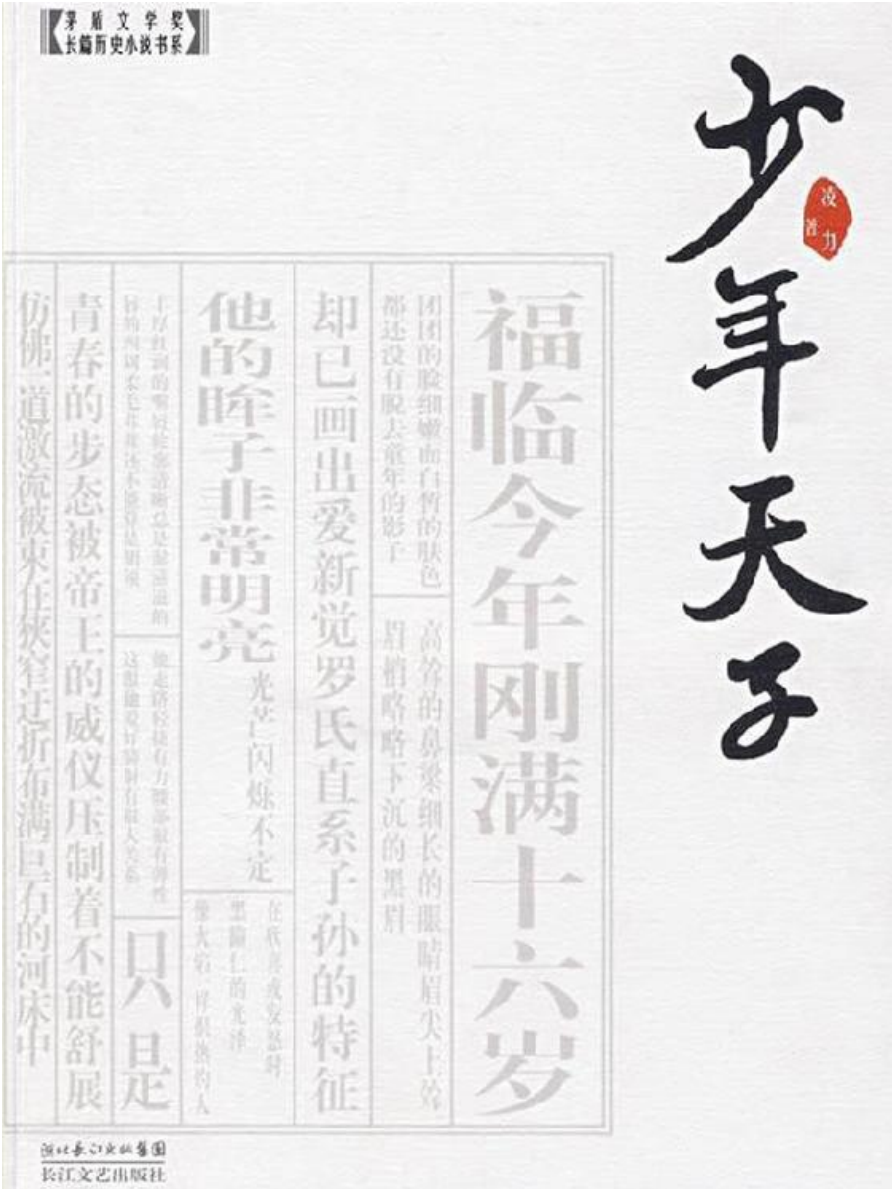
巴巴乌拉将要动身前往费尔干纳（大宛）投奔巴布尔了，塞西娅预言过，他的寿数可能不会超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去世时都只有三十四岁），但他的妻女子孙中总会有人因为他的选择而尽享人间的荣华富贵。

巴巴乌拉不在乎。在与塞西娅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早看淡了生死，在他内心深处，死即是生，他愿意接受塞西娅向他敞开的怀抱，像小时候那样，沐浴着夕阳的光辉，奔跑回塞西娅的身边。

他愿将他的福泽留给妻儿，留给他的子孙后代。

站在崎岖的山路上，巴巴乌拉最后一次回顾断流的圣女泉和即将干涸的药池。心里有一丝凄凉，有一丝迷茫，唯一的安慰是，塞西娅在回到长生天的时候，允许他带走无比珍贵的香炉，他坚信，这个塞西娅无数次点燃阿亚香饼的香炉，必定会带给他的子孙好运。

因为，塞西娅把长生天的祝福留给了他们。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描写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政治生涯与爱情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出版后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矛盾交织，自幼受到汉文化薰陶的顺治崇儒教，重文士，习汉俗，力倡“满汉一体”，摒弃“勤兵默武”，停圈地，整

吏治，罢三饷，宽逃人法，与民休养生息，但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满族亲贵，策划于密室，争斗于朝堂，顺治的改革举步维艰，风云迭起。

龙庭上威严万分的顺治，却是一个多情善感的皇帝。他不顾母后及朝臣的反对，执意钟情于已成为弟媳的乌云珠。两心相许，互为知己，痴心相爱，感天动地。爱与恨，生与死，权力争夺，刀光剑影，迭相交织。最后爱子被害，董鄂妃逝去，顺治万念俱灰，一心遁入空门，但不幸染上天花，英年早逝。

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凌力女士以史为翼，驰骋于文学的天空。宏大的历史背景与传统叙事艺术相交熔，跌宕起伏，千曲百回。语言洗炼典雅，流畅精美。评论家曾赞曰：一部不可多得的深沉凝重、大气磅礴的历史小说佳作。

- 引子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引子

一

从山海关到京师，正东西走向。其间五百余里，平野广袤，峰峦起伏，滦河、白河、青龙河在川原上滚滚流淌，雄伟的古长城在燕山山脉间蜿蜒，永平府就在这山川接界的地方。

都说永平府的风水对王者不利。二十二年前，大清朝廷还在关外，同太宗皇帝共执国政的二大贝勒 [1] 阿敏，就因为弃守永平问了死罪。到了大兵入关，定都燕京，八旗亲贵在京师四周跑马圈地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 [2] 又看中永平，禁止他人圈占。不久，皇上亲政，追论多尔衮谋逆大罪，削爵削谥，籍没家产人口，“欲驻军永平以篡大位”，便是主要罪状之一。

有些亲贵却不在乎前车之鉴，多尔衮一垮台，便纷纷来永平府设立王庄、田庄。这两年山川秀美的所在，不时出现楼阁亭台点缀的花园、歇山顶的高大堂屋、卷棚式的青砖住房，一派华美富丽，乡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了。

在老百姓眼里，永平府何止风水不好，它简直是个大劫大难之地。就说那次二大贝勒阿敏弃守永平，临行时一次屠城，将归降的明朝官员和所有百姓，不管男女老少，杀了个一干二净。后来，这里又成为明军、清军、李自成军反复争夺的战场，走马灯似的杀过来杀过去，终于无人可杀，只余下遍地瓦砾，满目榛荒。

偏偏小民眷恋故土祖坟，一俟战事南移，便络绎回到残破家园。趁着朝廷蠲免三饷 [3] 、轻徭薄赋，也仗着永平府圈地较少，居然人口渐增、耕地渐复，近年才又成为京东较为繁盛的大府。

到了顺治十年，除去南明永历 [4] 据有西南一隅，郑成功还在东南海上抗争，十分天下，八分已归大清。对于远处北方的永平，战乱已成为过去。农事方毕，秋霜初降，逢着此地最有名气的东岳庙会，三村五庄的进香赛神队伍，便从四面八方拥向东岳庙的所在地——虹桥镇。

虹桥镇的东岳庙前和通向四乡的大路口，早已布棚林立，摊贩如云了。火势旺盛的炉边，热气腾腾，铜勺敲着锅边当当响，卖的是油炸果子、油豆腐、豆浆、豆腐脑、杂碎汤；提篮挎筐的小贩声声吆喝，叫卖着酱鸡、卤蛋、夹肉火烧、点红馒头；茶棚、酒棚随处可见；落花生、炒栗子、金黄柿子、山里红，更摆得一堆一堆的。小地摊最多，在兜售用麦草、箔纸编制的各种玩具：身上写着“富贵有余”字样的红鱼；手捧大元宝笑嘻嘻的“招财童子”；盛满银锭、金光闪闪的“聚宝盆”；象征福气的红绒蝙蝠，等等。摊贩的主顾主要倒不是赛神队伍，而是这些来自方圆百里内的游人看客。这里既有身着直领衫、交领衫、毡帽布鞋，被满洲人称为“蛮子”的汉人，又有长袍短褂、皮帽皮靴，被汉人叫作“鞑子”的满洲人、蒙古人；既有缠腰带、背褡裢、一脸风霜的庄户人，又有长衫翩翩、满面书卷气的文人。不管是哪种人，都将在这纷纷攘攘的庙会上吃饱喝足看够，然后买点小玩艺带回家：买个“聚宝盆”，叫作“求财如意”；买只绒蝙蝠，叫作“戴福还家”。只这吉兆，就够叫人舒心快意的

了。这就难怪太阳才上一竿，镇上已经万头攒动，一片嘈杂了。

“来了！”“来了！”镇北欢声四起，人们纷纷拥向路口，直铺出去半里路之遥。他们让出主道，翘首北望。可不是！两个村的赛神队伍已在镇外一里处的岔路口会合，仿佛地面突然生出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小树林！锣鼓喧天动地，越敲越近，盖过了一切声响，把虹桥镇那年节般的气氛，撩拨得更加红火。

一张长二丈、宽三尺的红色长幡，由一群吹鼓手簇拥着，首先进镇了！长幡白边白字，写着“庄户屯进香赛神会”。随后的十面神幡同样高大，色分黄、橙、红、绿、黑、白、蓝、紫、翠、粉，一张张非常精致漂亮：有的顶着生动的莲朵，有的悬着鲜艳的流苏，有的垂着长长的飘带，彩线满绣的流云海水、花草鸟兽，围绕着一行行或白或黑的斗大汉字：

“敕封北极悬天真武大帝”；

“敕封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

“敕封忠义仁勇伏魔关圣大帝”；

“敕封五湖四海行雨龙王”；

“敕封山神土地财神三圣之神”；

“敕封青山水草马王元神”；

“敕封山川地库煤窑之神”；

……

每面神幡前都有数人抬着一尊神像。神幡神像之后，便是庄户屯拿手的过会：五虎棍、秧歌、十不闲。色彩缤纷的队伍载歌载舞，变换行列，煞是好看。路两旁人群涌动，喝彩叫好不绝。最热烈的一声满彩，抛给了手持头幡的那位壮汉。二丈长的幡旗，碗口粗的撑竿，加起来重量不下百斤，他竟把竿底顶上肩头、前额和肚皮，高高的幡旗摇摆着看看要倒，惊得人们尖声怪叫，他却快移脚步，轻扭身躯，刹那间恢复了平衡。

“北地民俗果然粗犷，也就难免粗俗！”人群中一个身着紫红漳绒披风的文士对同伴大声说，力图压过震耳欲聋的锣鼓响。他的同伴看他一眼，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猛然间，一派箫笙管笛，歌吹盈耳，又一队赛神行列进镇了，长长的黑色头幡上，一行白色大字格外醒目：“马兰村进香赛神会”。

犹如海面刮过一阵烈风，人群中顿时卷起一重兴奋的大潮。疯魔了似的

观众，你推我拥，拼命朝前挤，后边有人合掌念佛，前排又跪倒几位老妇人频频叩头。原来，头幡之后，那绣满绿竹、白底红字、大书着“南无南海观音菩萨”的神幡，冉冉而至，幡下的观世音却是活生生的真人所扮：云髻高耸，顶着雪白的佛巾，两绺青丝轻飘飘地垂向胸前，长眉入鬓，杏眼半垂，朱唇微努，粉腮娇艳，眉间一点佛痣鲜血似的红，一手托净瓶，一手持柳枝，一动不动，活脱脱是“净瓶观音像”的再现。难怪喝彩声如潮，压过了锣鼓吹打；难怪有人随着这面神幡一步一揖、三步一叩首地同往东岳庙祈福。

“好一个南海水月观音！”着紫红披风的文士眉飞色舞，鼓掌大喊。他的同伴却拈着胡须看呆了，半天才喃喃地说：“宝相庄严，宝相庄严！真如青莲化出，狮驯象伏，令人尘心顿洗！……值得访他一访！”

着紫红披风的文士哈哈一笑：“我料他不过三流歌童，笑翁其有意乎？”

“什么话！你初次北上，还不知道，如今京师歌场浪荡妖淫，不堪入目至极。此童姿秀神朗，眉目轩爽，若能有所成就，堪扫梨园颓风也未可知……”

两人谈论间，神幡神像、高跷、旱船、狮子舞渐次过完，路边观众也在队尾合围，簇拥一团，即将进镇。

忽见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冲进镇，像条小红鱼似的从人群的缝隙中钻过，极力向前追赶。她汗水涔涔，面色发白，瘦瘦的小脸仿佛被惊恐的大眼睛占去了一半，小嘴艰难地翕动着，很引人注目。她终于追上了马兰村的进香行列，一把拉住那高大魁梧的跑旱船的“艄翁”，放声大哭。她呜呜咽咽地说了几句什么，周围的村民顿时惊呆了。“艄翁”摘下头顶的破草帽，慢慢地在胸前揉成一团；而那位标致出众的“观音大士”却猛跳起来，直眉瞪眼地嚷道：“我不干了！回村！”

“回村！回村！”众人醒悟过来，一呼百应，人人心急火燎，大吼大叫。于是，幡旗、神像、旱船、高跷和两头杂有金箔丝的鬈毛黑狮子，花花绿绿、高高大大、神神怪怪，拥着又瘦又小的红袄女孩，掉转头，一阵风似的冲出了虹桥镇。

“怎么回事？他们不进香了？”

“八成家里有人得了急病……可也用不着众人都回去呀？”

“我看是回村救火！”

……

人们惊异不定地猜测着，议论纷纷。嘈杂的喧闹中，蓦地挤出一声惊慌的锐叫：“圈地啦！有人去他们村圈地啦！……”

圈地！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落在虹桥镇上空，落在这上万百姓的头顶，人群猛的一静，跟着就爆发了海潮般的喧嚣，密集的人堆里的骚动，很快就扩展成可怕的拥挤和混乱。前几年京畿一带的跑马圈地，已使人们成了惊弓之鸟，如今马兰村又圈地了，莫非是个先兆，永平府都得遭殃？人们再也无心进香祈福了，各村赛神队都想赶快出镇；所有看热闹、做生意、赶集的百姓也急匆匆地要赶回家去。许多股人流纠结一团，你冲我突，不知有多少人被撞倒、挤伤、踩翻，霎时间这里暴喊，那里惨叫，大人吼，小孩哭，乱撞乱挤的人群腾起的黄尘，直冲上天，把整个虹桥镇都遮没了……

黄尘散落以后，虹桥镇如同遭了一场劫难，满地是丢弃的大小鞋袜、破碎衣片、踩坏的筐子篮子、摔烂的柿子鸡蛋、碰翻的杂碎汤。只有几个肮脏的乞丐，在印满杂乱足迹的尘土中寻拣吃食。

清晨那繁荣的市面、热闹的年节气氛，仿佛是一场梦幻。

马兰村头，十一面长大的神幡靠放在树上，一尊尊神像，排列在道路两旁，而那些身穿红绿彩衣、一脸脂粉黛色的村民，早已散进村南开阔的川原，像棋盘上摆满的棋子，一个个守护着自家的田地。村边老槐树下，站着几列手持蓝色小旗的骁骑兵。许多百姓围着骁骑兵领队跪求哀告、哭叫争辩，“艄翁”、“观音”和红袄小姑娘也挤在人群中。

领队听得不耐烦，掏出鞭子，左右开弓地一顿猛抽，才把围着的村民打散。他大喝一声：“圈！”骁骑兵们嗷嗷怪叫，放马狂奔，在一大片田地周围插满了小蓝旗。一个村民扑跪在地头，呼天喊地，捶胸恸哭：“我的地！我的地呀！……”

那位“观音大士”的云髻、佛巾和净瓶，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变成穿着肥大白道袍的秀美少年，他蓦地暴跳而起，照着一名骁骑兵的肚子，猛撞过去，骁骑兵一个跟头摔出去好远；另两名骁骑兵大怒，立刻举起长枪一左一右逼住了他。

少年心慌，撒腿就跑，骁骑兵拍马追去，长枪的枪尖只在少年后心弄影。银光忽的一闪，少年叫声“不好！”纵身一跃，就地急速地打了几个滚，但那飞起的一枪还是刺中了他的左臂。他一把按住伤口，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渗流出来。少年一扬脑袋，眼睛喷出怒火，一脸豁出命去的倔强神态，挺胸正对一拥而上的骁骑兵和他们的长枪。

“嘎啦依里剋[5]！”一声大喝，仿佛炸响一个爆雷，只见人影飞动，刀光闪闪，“嗖”的一声响，两支长枪枪尖连着红缨突然一起落地。冲在最前面的两个骁骑兵大惊，一勒缰绳，战马扬蹄嘶鸣。一位壮实得像铁塔似的老满人站在他们和那小蛮子之间，用快刀削掉了他们的枪尖。更令人惊异的是，这老满人尽管衣袍敝旧，却佩着皇族的标志——红带子。

这些骁骑兵们显然是汉军旗的，立时傻了眼。

老满人挥刀大骂：“阿济格居色波哀特拉拉波阿衣巴图鲁色木比[6]！”他说的满语，骁骑兵们可能全都没听懂，但都吓得跪倒了，静听着甩过来的一串臭骂。只有最后一句他们听得明白：“多霍罗[7]！”他们立刻照办，恭恭敬敬地叩了头，乖乖地拉马走开了。

老满人愤愤地将腰刀入鞘，对谁也不理睬，倒背着双手，大步回村去了。

“同春哥！”红袄小姑娘直扑过来，面无人色，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和怜惜。她一把托住少年的左臂，结结巴巴地说：“你伤，伤着啦！……”一语未了，眼泪倒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少年脸一红，勉强笑道：“擦破点皮，不碍的……”

村民们终于聚在一处，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两个文士走近村民，想要弄清来龙去脉。谁知村民们对他俩一打量，立刻变了神色，眼睛里透出一股冷冰冰的敌意，像避瘟疫似的纷纷躲开了。

穿紫红披风的那位打了个哈哈，说：“你我的装束把他们吓跑了。”

确实，他俩的便袍、便帽、披风，都是满洲式样的。村民们虽然都已薙发留辫，但衣裳大都是前明通行的交领衫、直领袄，妇女还是短襦、长裙、发髻，全套汉家服饰。留须的一位不禁深深叹了口气。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站在一边筒着手看热闹。仔细端详，他竟是个身着袍褂马靴、头戴皮暖帽的满洲娃娃。留须的文士招呼他：“哈哈珠子[8]！哈哈珠子！”

那孩子高兴得一蹦，跑了过来，用流利的汉话快活地说：“哎呀，你会说我们家的话！”

“告诉我，哈哈珠子，这是怎么回事？”

“圈地呗！那个粮户小头目，拿地投充[9]了安郡王，又去投佟皇亲，连带着把跟他有仇的人家的地都投充了去，冒说是他自个儿的！……”孩子指手画脚，热心地介绍着。

“哦？安王爷……”留须的文士一惊，定定神，又问：“那位红带子是什么人？”

孩子自豪地一挺胸脯：“是我的玛法[10]呀！”

“你们是哪个旗的？怎么住在这儿？”

孩子脸一沉，喊道：“我不告诉你！”说着扭头就跑了。两位文士瞠目相视：这古怪的地方，有这许多古怪的事，古怪的人！

沉默许久，穿紫红披风文士黯然道：“我只说南边冤狱伤天害理，今日才知，北边圈地也……唉！”

留须的一位看看同伴清秀白皙的面容，触到他眸子深处的冷光，沉吟道：“这样吧，明天一早，我就去见安王爷。”

穿紫红披风的眼睛不看同伴，低声说：“那么，我在京师候你？”

“一言为定！”

马兰村口，二人拱手作别。

二

惊蛰方过，一场春雪又不歇气地下了一天一夜。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屋顶、楼台、道路，遮掩了一向的纷乱和肮脏。熙熙攘攘的京师南城，一时变了模样。街上行人稀少，小黑驴载着主人，不紧不慢地穿街走巷，撒下一路清脆的串铃响。驴蹄在雪地上翻出一个个银杯似的印痕，随即就被紧跟驴尾巴的淘气孩子踏碎了。

转进莲子胡同，小黑驴竟自踏上一处朱红大门的石阶，蹄声得得，串铃丁当，吓得门丁一把拦住，大声叱道：

“你这人，讲理不讲理？怎么骑驴往人家里闯？……”

驴背上的人推开风帽，露出一张笑眯眯的脸。门丁喜得一跳：“啊呀，是吕爷！”他转身对门里高喊道：“吕爷来啦！”里面一递一声地重复着向内通报。

“笑翁！你到底来了！等得我好苦！”有人一路喊着，转过影壁，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双手扳住来客的肩膀，笑道：“雪天故人来，大吉大利！”

二人相携进门，过影壁，入游廊。数月前他俩在永平马兰村分手，至今才得重见，自然很是愉快。迎客者显得格外潇洒豪爽，笑着说：“园中红杏将开，不料飞雪又来。春寒料峭，不亚于寒冬哩！”

来人略一沉吟，低声说：“文康所托，极是不巧。安王爷还未来得及过问，便拜宣威大将军，统兵戍防归化城去了。有负老友，惭愧得很！”

迎客者眼里掠过一道失望的阴影，旋即笑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

又何必挂怀？我原本未抱多少期望……”

这是两位江南名士。来客姓吕名之悦，字笑天，家在钱塘，人称笑翁。他四十三四岁年纪，长髯及胸，神态蔼然，眼睛里常含笑意，令人可亲。迎客者陆健，字文康，籍贯仁和，世家子弟。他面白无须，眉黑发青，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然显得年轻，不失一翩翩佳公子。只有特别留意，才能发现在豁达、从容风度的掩盖下，他眼睛深处的冷漠和无情。钱塘和仁和同属杭州府，两人早年就诗酒唱和，十分相投。国变之初，吕之悦因文名受聘为一位满洲将军家的塾师。陆健却因人诬告谋反，陷入了江南十世家狱。这件牵连江南最大的十家士族的案子，延续数年，时紧时松，始终不得了结。陆健仗着万贯家财，上下打点，也仅买了个不入狱受辱的处境。这次他北上进京设法解脱，正巧与老友重逢。原来吕之悦随东家进京后，被满洲亲贵中的“南派”安郡王慕名延为宾客，便自告奋勇要为陆健向安郡王说项。安郡王出猎永平，在王庄驻跸，于是才有二人同往永平之举。

说话间他们已到花厅门首。陆健道：“你来得正巧，今天，在京的南边故交旧友为我设一日酒戏饯行，尽都是些愤世嫉俗、不得志的他乡之客，你听。”花厅传出一阵阵哄笑，有人鼓掌，有人喊叫。“来吧，我给你一一引见。好多朋友都对你仰慕已久了。”

“不必不必！”吕之悦连连摆手，“你还不知我？最爱独坐独酌，听诸人言，观诸人行，细细品味，乐无穷也！……你方才说什么饯行，你要南归了吗？”

陆健略一迟疑，哈哈一笑，并不作答，径直领老友进了花厅。在这宽敞华丽的厅堂里，充溢着酒香和薰炉飘出的檀香气息。十多个人或坐或立，围着正中一张镶大理石的紫檀雕花圆桌，大说大笑。花厅东西两侧，用四套相同的紫檀雕花短榻、台几和太师椅，隔出四个小间，面向正厅，若断若连。各小间布置不同：或以山石盆景取胜；或悬琴剑、列古鼎；或陈书画以悦情；或供鲜花以迎客，最宜于清谈品茗。吕之悦舒服地向短榻上一靠，顿觉梅香扑鼻。数盆古梅怒放，为这精致的小间平添了一派江南风韵。吕之悦推陆健出去，愉快地说：

“你既卖关子，就请去应酬别人吧！让我在红梅花下享享清福！”

陆健笑着走回正厅。两个书僮正扶一位醉者离席。此人眼睛都睁不开了，却还扬眉挺胸，口齿不清地吟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复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摇摇晃晃，“咕咚”一声躺倒地上，招得众人鼓掌大笑。

陆健端起桌上那只光华灿灿、镂刻着凤凰牡丹花色的双耳银觚，眼睛遥遥呼应着吕之悦，笑着大声说：“我再讲一遍：这只银觚容酒三斗，能胜饮不醉者，银觚奉送，陆健陪饮，以谢诸君厚意。自辰时起，已醉倒十八人。难道此觚终将无主吗？……”

院中一声“客来！”一个年轻人打中门阔步而入，喧闹声戛然而止，靠门边的几个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好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但见他月白风帽，月白长衫，一领湖色披风飘在身后，细眉长目，隆鼻朱唇，皎如玉树临风，有飘飘欲仙之概。他登上台阶，直入正厅，扫视一下一双双流露出惊诧和赞美的眼睛，傲然一笑，大声道：

“来！银觚注酒！”

书僮赶忙奉上斟满美酒的银觚，他接过来，对酒面轻轻一吹，然后如长鲸汲川，几大口就吸去了觚中酒的一小半。他仿佛来了兴致，一甩头挥去风帽，一伸手撩开披风，“咕嘟咕嘟”不歇气地开怀畅饮，直喝到头仰身倾，银觚倒扣。他高声赞美道：“好酒！好酒！”一手倒拿银觚向众人示意，又十分洒脱地深深一揖，清湛的目光望定陆健：“在下徐元文，特来为陆健兄饯行！”

陆健立刻接过银觚，示意侍童注酒，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来人，心里很激动。

众人惊叹不已：原来是江南世家昆山旧族徐府的公子徐元文！人们望着这两位一见相许的风华人物，小声地传说着这位徐公子的才名轶事：

“……人都说他年方髫龄，已具公辅之量。一日自书馆回家，过门槛时偶然扑倒地上，他的父亲扶他起来，戏曰：‘跌倒小书生。’他应声而对曰：‘扶起大学士！’……”

“知道吗？他的亲舅父就是一代大儒顾亭林先生啊！”

“所以嘛，云游两京，浪迹天涯，至今不肯入仕……”

银觚酒满，陆健举觚朝徐元文、又向众人一揖，高声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吟罢，俯身就觚饮酒，渐渐直腰、抬头、仰面，一饮而尽，不漏不滴，无声无息，仿佛细流汇入深潭，自然而又冷静。他把空觚掷给徐元文身后同来的小童仆，又向众人举手高高一拱，道：“多谢！”

众人喝彩鼓掌，满堂喧笑。唯有远远坐在短榻上的吕之悦，望着陆健，紧皱双眉，拈须沉吟。

宴桌摆在大厅，东道主们来请众人入席。陆健是主宾，被首先让进。酒过三巡，鼓乐齐鸣，粉墨登台，一齿句《南渡记》开场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的笑骂声一浪高过一浪。

第一出是李自成进北京，明朝进士、户科和兵科给事中陈名夏、龚鼎孳投降，被授为直指挥使，巡查北城。两人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第二出，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陈名夏、龚鼎孳吓得逃往江南。他们抖着

水袖，丧魂失魄。第三出，二人逃至杭州，追兵蹑踪而至，一时情急，躲到岳坟前铁铸秦桧老婆王氏胯下。正逢王氏月事，当追兵过后二人出来时，头上尽是血污……

事实上，龚鼎孳降清后曾升任左都御史，不久又被罢免；陈名夏才高品劣，虽然现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却是人人唾骂，满、汉都瞧他不起。《南渡记》以他们为靶子，既少忌讳，又很出气。所以，当两人走出王氏胯下，满头满面污血淋漓时，举座狂呼叫好，喧闹声险些掀了屋顶。

“啪！”一声山响，一位清瘦、严肃的文士拍案而起，大喝道：“岂有此理！不成体统！”他虽气得满面通红，却在强自抑制，好不容易换了冷静一点的声调：“污秽如此，焉可入目？快取清水来！”

人们瞠目相视，认出他是湖广文士熊赐履，以文章道德闻名于时。这是怎么了？难道要作法事？童仆连忙捧上一盂清水。熊赐履背对戏台，面朝大众，从容取水清洗双目，然后闭眼肃立片刻，大步走出客厅。众人先是愕然，随后哄然大笑，一时“假正经”“假道学”的喊声响遍厅堂。

笑骂声渐渐停息，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格外清晰：“诸君何需嘲笑熊公子！此人严正耿直，道学深湛，来日方长，不可限量。”说话的是笑容可掬的吕之悦。

陆健笑道：“笑翁应许他什么？”

吕之悦捋着须髯，说：“一代宗师，道学大家。诸公子孙将争列门墙。”

“那么徐元文徐公子呢？”

吕之悦像吟诗般颇有滋味地说：“其淡如菊，其温如玉，其静如止水，其虚下如谷。有经世之才，具宰辅之量，大器也。”

许多人都不相信地笑着交换眼色。徐元文给众人的印象并非如此。唯有徐元文本人不自觉地抓紧自己的手腕，眼睛里闪过一道惊愕的光芒。

一位相貌异常俊美的年轻文士坐不住了，挨上前深深一揖：“学生张汉，祖籍嘉兴府，二十四岁，请笑翁赐教。”

吕之悦眯眼看看他，笑道：“且赋诗言志。”

张汉挺胸凹腹，神采飞扬地吟道：“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

《南渡记》的作者许巨源已届中年，却十分粗豪，此时也赶来赋诗言志：“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

吕之悦点头笑道：“张子十年勤苦，仅博红楼一看，当为风流进士。许子

嘛……”他望望浓眉大眼的许巨源，停了片刻，才说：“许子虽寒，必当大用。”

张汉又高兴又懊丧，脸儿红扑扑的；许巨源哈哈一笑，并不介意，各回席上。

陆健悄声问：“笑翁，你看许巨源，似有难言之隐？”

吕之悦低声答道：“英华太露，诚恐不寿。”

“那么，你看我呢？请直说。”

“你？半世坎坷，晚来得福。”

陆健大笑：“我的事你都清楚，自然说得好听！”

吕之悦看得明白，陆健的一双眼睛毫无笑意，倒是掩藏着难以名状的、深深的忧虑。就像这整个聚会的情调一样，高呼大叫，狂饮大笑，乃至那不成体统的《南渡记》，这一切玩世不恭、故作旷达的名士派头，都是为着掩饰和发泄：掩饰内心的悲酸，发泄不得志的愤懑。吕之悦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信不过老友么？”

陆健笑容倏失，对吕之悦默默注视片刻，然后探手入怀，掏出一封信，默默递过去。吕之悦抽出信函展开，寥寥数十字，个个都写得很大，很潦草：

“江南十家谋反案风声日紧，诬告者辈出，君将被陷拿问。近期切切不可返杭，事急事危矣！千万千万。”

吕之悦倒抽一口凉气，紧皱眉头，低声道：“若是这样，则京师也非善地，不可久留，万一通缉文书呈送到京……”

陆健叹道：“今日不已饯行了吗？”

“出京后，你意欲何往？”

“如今我是有家难归，有友难投，只好云游天下了。”

吕之悦沉吟片刻，说：“文康不妨时时通个音信。待安王爷回京，我设法为你求一道赦书……”

陆健一摆手：“不必了！陆健一人何足道，十家十族，几百户，数千口啊！……”他说着，眼里突然涌出泪水。吕之悦望着他，也说不出话了。

陆健用手指缓缓抹去泪水，平静地说：“尚有一两件琐事要办，日内就将

离京，不再聚了，后会有期！”

这天正逢初八，是石镫庵的放生日。

庵堂前的石阶上，摆着一笼鸟雀；石阶下的双轮推车上，放了一盆鱼虾、一筐螺蚌。鸟雀叽叽喳喳叫个不了，水中鱼游虾跳，螺蚌不时探头出壳。陆健赶到这里，已是最后一名，赶忙把一尾二斤多重的红鲤放进水盆，便退入四周的放生善主行列中。

石镫庵的几位僧人低眉合掌，对着放生物诵经祝福毕，开笼放鸟。鸟儿获得自由，争先恐后地冲出樊笼，展翅高飞，在天空快乐地鸣叫。也有的呆头呆脑，留在笼中；或虽飞了出笼，却停落在屋角房顶。据说这鸟雀的放主便是孽缘未了，还须修善。至于鱼虾螺蚌，则由僧人用车送进皇城，投入金水河中。因为禁城之内，少有网罗钓饵之灾也。

得生的鸟雀的喜悦，使陆健十分感慨。放生车出庵往皇城去，他也不由自主地跟在车后，直走上西长安大街。

陆健并不崇佛信道，但他是个有名的孝子，必须替母亲完愿。

许多年以前，陆健不过七八岁，父亲为内阁学士，举家居京，母亲每月初八都要往石镫庵放生。这次陆健进京，母亲再三嘱咐此事，但陆健忙于奔走请托，几乎忘却。眼下就要离京，非办不可了。如今果真亲手放生，陆健却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说不清是替母亲完愿还是为自身祈佑了……

西长安门遥遥在望，陆健心头忽然涌上一股悲酸。当年他家就住近西长安门，在李阁老胡同里面，周围尽是国朝名臣名士的旧居。他曾指着李东阳故宅，稚气地斥骂这位三朝元老的虚伪圆滑；他曾钻进袁宗道寓所的抱甕亭外，在凉阴满阶的六株大柏树间捉迷藏；米万钟的湛园，更是他幼时的天堂，那石林、竹渚、松关，那曲水、欹云亭、仙籁馆，留下了他多少小小足迹！如今这一切，都被那些茹毛饮血、杀人如麻的蛮夷之族霸占了！他自幼心爱的“天堂”，想来已被糟践得不成样子……

不知不觉，已来到西长安门。放生车进了皇城，陆健等几位善主被拦在门外。他转身向南，打算取道棋盘街回南城，却见登闻院门口聚了黑压压的一堆人，在看门边张贴的文告。陆健好奇，也挤了进去。那正是登闻院告示，说，凡是圈地投充案件，因积压日多，不再受理，告状民人均应赴各县府州衙门申诉。

西长安门下这三间厅堂，叫登闻院；院内一座小楼，悬着一面鼓，叫登闻鼓。明朝旧制：民有冤抑，有关官府不为审理又不代转达，便可击登闻鼓告状。大清沿袭明制，每日派有满汉科道官各一人，轮班掌管此

事，隶属都察院。眼下辰时已过，登闻院栅门尚未开启。

看罢告示的人渐渐散开，却没有一人离去。天气奇冷，人们呵手、跺脚、搓耳朵，抵御着刺骨寒风，也不时互相打量一眼，目光都很沉重，谁也不做声。

两名兵丁来开门，人群忽拉一下围了上去。栅门“喀啦啦”响着刚拉开一半，一位少年像扔出去的一块石头，倏地冲向登闻鼓，从棉袍下抽出一把短斧，照着鼓面连击两下，蒙皮劈破，露出一个黑窟窿。众人大惊，立刻有兵丁赶去按住少年，把他连人带斧推上厅堂。告状的人们挤在院里门外，全吓呆了。

堂上官员怎样审问少年，院里听不清楚，但人们看到，几名差役按倒少年，举起水火棍就打。棍子起落，劈劈啪啪，声声入耳，打在满院告状百姓的心上。足足打了三十棍，少年居然一声不哼。两名差役拖着少年推出院门，人群中一个满面愁容的魁梧大汉赶忙冲过去，扶住了他。另有一名书办站在阶前对众人喊道：

“大人念他年幼无知，棍责逐出，不然要治重罪！现今登闻鼓劈破，登闻院无法理事，诸人都回去！何日开门，要等上司裁决。走吧！都走！”

众人被驱赶出门。有人埋怨少年鲁莽，有人可怜他挨打，围着卧在路侧喘气的少年看了片刻，便各自走开了。一直站在门外的陆健，见那孩子眉目清秀的脸惨白如雪，沁满豆大的汗珠，却仍是神情倔强、不肯认输的样子，心中十分不忍，又很感佩，于是上前说道：“我京中有住处，随我回去养伤……”

少年看他一眼，警觉地摇摇头，转向大汉道：“梓年哥，只得倚仗你了！……”

大汉眨了眨厚厚的眼皮，低声嘟哝道：“我，我要是回不来……”

少年咬牙道：“放心，梓年哥！咱马兰村多的是有良心的人！”

马兰村？陆健心里一亮，拉住少年的手：“去年秋天虹桥镇赛神，你可是扮过观音？你可是叫同春？可是为圈地的事来告状？”

同春和大汉一起望定陆健：“你？……”

陆健连忙说明情由。同春恨恨地说：“为圈地，我们来击过两回鼓了，每回都说我们不该越督抚官来京控告，赶出院门了事。乡下穷得吃不上饭，哪有盘缠上督抚衙门告状？县府州官又不受状子，还有法活吗？左右是个死，豁出去了！……”

陆健叹道：“即便如此，不也没有告准么？你们以后怎么办呢？”

少年和大汉都不说话了。大汉背起少年要走，陆健忙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塞在少年手中，说：“我帮不了大忙，好孩子，收下吧！”

少年一怔：“先生！……”

大汉背着少年对陆健跪倒了：“给爷叩头……”

陆健一扭脸，匆匆走开，再不曾回头。

一个时辰后，那大汉又出现在东安门外，破旧的棉袍外罩了件隶仆穿的黑色号衣。他看准了两位御史大人进皇城的机会，混进跟从的仆役队中，顺利通过了东安门，从东华门边顺着紫禁城墙，一直进入阙左门。大汉走到高耸入云的午门之下，就转而向北，从队列中单独分离出来。他远远望见几名守卫禁城的护军营军校朝他大步走来，深深吸了口气，发出一声震耳的尖厉喊叫：

“冤枉啊！——”

人们惊悚地看到，一个穿黑褂的大汉，扬着双手、迎着护军校、高呼着向北疾奔，在距护军校们三五丈远的地方，突然掏出亮晃晃的匕首，照着自己的胸膛狠命一刺，又踉跄着朝前冲了几步，慢慢地倒下了。他仰面倒下，躺在了午门前的长条石板御道上。即使离得很远，人们也能看到，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定定地望着，不知是望着天空，还是望着那遮尽天宇、黄瓦红墙的威严的五凤楼！

……

[1]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初，仍遵祖制实行四大贝勒共理国事，轮流执政。为了加强皇权，太宗不断寻机削除异己。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先后被治罪而死。唯大大贝勒代善因拥戴功受优遇。

[2] 睿亲王多尔衮，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弟、顺治帝之叔。皇太极去世时，顺治帝年幼，多尔衮为摄政王，总揽朝政大权。顺治七年病死，次年追论谋逆罪。

[3] 三饷：即明末最苛重的辽饷、练饷、剿饷，三饷加派，超过正赋数倍。顺治元年免除。

[4] 南明永历朝其时据有云、贵、桂及川、粤部分地区。

[5] 满语：住手。

[6] 满语：欺负小孩子，算什么英雄？

[7] 满语：滚！

[8] 满语：男孩子。

[9] 平民个人或全家随带土地房产，投靠旗人为奴，以求庇护，称为投充。

[10] 满语：爷爷。

第一章

一

“喤！——”

“喤！——”

五凤楼上，钟响阵阵。钟声沉重又辽远，响彻北京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庄严地宣告：皇帝出巡！

“啪！啪！啪！”静鞭山响，这是在静街。多数住户早已奉命回避，闭门不出，谁胆敢开窗窥视，定被巡街的捕快问罪。胡同口一道道栅栏都已关上。只有少数来不及躲开的小民，听到鞭声便立即匍伏，绝对不能抬头。

开道红棍，黑漆描金，由一对对銮仪兵高擎着走过。跟着便是由鼓、仗鼓、板、龙头笛、金、画角、金钲、小铜号、大铜号等组成的浩大乐队，一百五十多位乐师合奏着铙歌大乐“布尔湖”。小铜号圆润嘹亮，八管齐奏，以悠扬的旋律歌颂着满洲先世；大铜号四尺多长，八管同吹，震耳欲聋；四面铜鼓的敲击声比乐曲声传得更远，震得地皮簌簌发颤。乐队之后，三百多红衣銮仪校执掌着一百多对卤簿：伞——黄、红、白、青、黑、紫等色的龙纹伞、花卉伞、方伞、圆伞；扇——鲜红、金黄、单龙、双龙、圆形、方形、鸟翅形；各色幡、幢、麾、节、氅，锦绮辉耀；各种旗纛在风中招展，灿若云霞；枪、戟、戈、矛、钺、星、卧瓜、立瓜、吾仗，朱红的杆，纯金的头，显示着皇家的富贵和威风。浩浩荡荡、绚烂夺目的銮仪，导引着一顶黄幔软金檐暖步舆。十六名抬舆旗尉，头戴豹皮帽，身穿红缎织小葵花长袍，步伐整齐，又稳又快。紧跟步舆，是一把曲柄绣金黄龙华盖。两班举着豹尾枪、佩着弓箭大刀的御前侍卫分列华盖两侧，紧紧护卫着御舆。再后面，是捧着金香炉、金香盒、金唾壶、金盆、金瓶、金交椅、金杌等物的一大批太监。最后，是护军营的三百名精锐骑兵。辉煌的大队，在徐缓、庄严的乐曲声中静静前进，像一条彩色缤纷的河，向南流动。——这是皇帝排设仪仗中的第三等：骑驾卤簿，只用于皇帝巡幸皇城以外。

宣武门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总是那么繁忙热闹。因为地处南北城交界，南城的汉人和北城的满人都爱在这里交易买卖。今天早早就净了街，店铺关门，通衢阒无一人。道路上积雪扫得干干净净，撒上一层细湿黄沙，免得御驾行经时扬起灰尘。

一座淡灰色的三圆顶天主教堂岿然耸立，高出四周民房十余丈，与宣武门南北相峙。正中最高的圆顶上，巨大的十字架高指蓝天；正面门额，

神光彩饰围绕着三个大大的拉丁字母：ＩＨＳ——救世主耶稣的名字。教堂在六年前破土动工，按当时欧洲盛行的纤缛瑰奇式（Ｂａｒｏｃｋｓｔｉｌ）建筑式样修造。落成的日子，京师的满汉百姓成群结队，潮水般涌来，观看北京古城里前所未见的建筑奇迹。

浩大而庄严的天子仪仗，就停在了教堂门前。古老而富有东方色彩的华美卤簿、典雅深沉的乐曲，与崭新的欧式建筑、高耸的教堂塔顶，形成了奇特的对比。教堂拱形大门的台阶下，钦天监监正、皇上亲自赐号“通玄教师”的德国神甫汤若望，头戴蓝宝石顶戴的朝帽，身着绣孔雀的朝褂，项下一挂青金石的朝珠和一枚金色的十字架一同闪亮，正领着钦天监官员跪接圣驾。

静鞭三响，鸣赞官拖长声音喊道：“兴！——”

护军营骑兵们都跳下马背，端正姿势站好。

鸣赞官又喊：“拜！——”

乐队鼓乐齐鸣，奏起了《朝天子》。所有这红通通的一大片人，把街道挤得满满的，全都匍伏在地，大气也不敢出。步舆的黄幔一掀，一个身穿明黄团龙朝袍，头戴小毛貂皮缎台冠、脚蹬蓝缎朝靴的少年，走了出来。

鸣赞官高呼：“朝！——”

近千人的嗓音，合成洪大的震天撼地的祝贺：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伏地的一片红蓝相间、如同厚厚的地毯似的人丛中，以金黄色衣着为主调的少年从容而立，不但显得高大轩昂，而且如黄金铸就的一般闪闪发光。他就是满洲入关后的第一代天子——顺治皇帝福临。

呼喊停息，福临缓缓下舆，庄重地走向教堂大门。他远远望见汤若望那部金色的大胡子，眼睛一亮，唇边闪过抑制不住的笑容，浑身一紧，眼看就要跑起来。很快，他又皱皱眉头，熄灭了一脸兴奋的光彩，恢复了原有的庄重。

一位少年天子。

福临今年刚满十六岁，团团的脸，细嫩而白皙的肤色，都还没有脱去童年的影子。高耸的鼻梁，细长的眼睛，眉尖上耸、眉梢略略下沉的黑眉，却已画出爱新觉罗氏直系子孙的特征。他的眸子非常明亮，光芒闪烁不定，在欣喜或发怒时，黑瞳仁的光泽像火焰一样炽热灼人。丰厚红润的嘴唇，轮廓清晰，总是湿滋滋的。唇的四周柔毛茸茸，还不能算是胡须。他走路轻捷有力，腰部很有弹性，这跟他爱好骑射有很大关系。

只是，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舒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

他走近汤若望。

“不知圣驾降临，有失远迎，吾皇恕罪！”汤若望用流利的汉语，说着一整套礼仪上规定的辞句。

“玛法，朕不是免你跪拜了吗？本想不让你知道，一直走到你住处的。”

汤若望起立，碧蓝的眼睛满含慈和的微笑：“皇上的八百扈驾足以动地摇山，若望虽老朽，也不会不知觉啊！”

福临一笑，抢先登上台阶。汤若望连忙随后相陪。御前侍卫、太监、三百多名卤簿銮仪校，仿佛一条长长的、越来越宽的楔形尾巴，紧紧贴在福临身后，跟进了大门，护军营兵马则在大门外守护。

皇帝亲临民宅，非常稀罕。福临亲政以来，只到郑亲王济尔哈朗府中去过一次。济尔哈朗是叔辈，又是太宗皇帝遗命的辅政王。而福临拜访汤若望，已是第五次了。

大门内有一片宽阔的空场，铺着整齐的石板，正可以放置那条金碧辉煌、五色缤纷的大尾巴。福临停步，向随从们平静而庄重地下令：“你们都留下，不必随行。”

“喳！喳！”那些跑得满头大汗的御前侍卫们，虽说都是贵胄子弟，年龄也大得多，却都一字儿跪下，恭敬领命。

一个身段细巧、面庞俊俏的红衣太监抢前一步跪倒：“启禀万岁爷，奴才们跟去侍候。”

福临一摆手，头都不回地大步穿过空场，走进辟有三座门的白色大理石凯旋坊。只有汤若望跟着他去了。

大清皇帝怎么会有一个日耳曼族的外国玛法呢？

事情要追溯到福临亲政那年。三月里，福临率领几乎全部亲贵朝臣到口外行猎，仅郑亲王、巽亲王奉皇太后命留守京师。

一天，汤若望住处忽然来了三位满洲妇人，声称是郑王府眷属，因郡主患了重病，福晋不相信太医，想请博学知天象的汤若望医治。汤若望细心询问了郡主的症状，断定不过是春季最常见的感冒。他把一面十字架圣牌交给来人说：“请郡主将这圣物挂在胸前，四天之内便可痊愈。”

五天之后，三位妇女又来了，拿三百两银子和五匹金线织锦酬谢汤若望，并尊他为神仙。因为郡主果然在四天内康复了。又过了五天，她们再来送钱。汤若望起了疑心，不肯接受。她们就大方地把这笔钱捐给了

教会。

不久，一位蒙古妇人拜访汤若望，捐给他一笔更大的款子。汤若望说他从不接受来历不明的捐赠，这才迫使她吐露了真情：她的女主人，便是当今皇上的母亲庄太后。那位患病的郡主，是即将立为皇后的蒙古格格，也是皇太后的亲侄女。她又说，皇太后感激汤若望，今后要像对父亲一样礼敬他，愿时时听从他的指教。

汤若望虽然很惊奇，却不失时机地请这位蒙古妇人向皇太后转达一个对他的传教事业至关重要的忠告：皇太后是一国之母，迷信喇嘛僧徒是不明智的，会遭到有学识有理性的人们的非议。

皇太后很快就差人答复了汤若望这位义父：她不能立刻斥退喇嘛僧徒，只能渐次施行，但决不会允许他们干预国家政事。

这“父”与“女”从此竟以礼敬相崇尚，直接影响到皇太后的亲子顺治皇帝。十年前，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在入关进京的战乱中保护了汤若望，并把他作为博学多才的天算学家推荐给朝廷。后来他又向年轻的皇帝引见这个高大的蓝眼金发外国人。第一次见面，福临就被这位传教士的仁慈的长者风度、渊博的学识和明睿幽默的谈吐迷住了，极其赞赏母后和范大学士的眼光。

当年九月，皇帝大婚，汤若望不辞辛苦在宫中随同诸王群臣参加繁缛的典礼，以六十岁高龄而支持终日，使皇太后和皇帝都很感动。之后，汤若望又亲自到宫中庆贺他的义女新近因皇上大婚所获的尊号，得到福临母子更深的好感。于是，大婚后的福临，第一次亲自拜访了汤若望，并从此称汤若望为玛法。

两年以来，他们之间的情谊与日俱增，就连沟通他们的引线人——那位“郡主”、后来的皇后被废，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汤若望在朝廷里、在皇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地位越来越高。福临这么高兴来找他的汤玛法，就是明证。

福临通过有天篷遮盖的大理石游廊，穿房越室，走得飞快，不时停下脚步，微笑地等候汤若望。

“玛法，我不去客厅，那儿让人感到太客气啦。到你的住处去吧！”

“哦，好的。”

汤若望的卧室更像是一间书房。高大的到顶书橱布满四墙，满满地装着拉丁文、罗马文、西班牙文、荷兰文、葡萄牙文和德文的各种书籍，更有一函函线装的汉文、满文书。书桌又大又阔，整齐地摆放着文具和玻

璃器皿：烧瓶、量杯、试管。可称为装饰品的只有两样：一块安了乌木圆座的二尺高的天然水晶山，秀雅莹澈，上面镌刻了几位朝中名书法家的题字；一条五寸多长的木制双桅帆船模型，极为精巧。房间布置高雅朴素，唯有那张铺着洁白被褥的大铜床，带点奢侈的味道。一进门，福临竟自按照满洲人的习惯，盘腿坐上这张床，说：

“玛法，我早就想坐坐这张床了。它看上去又宽大又轻软，还很暖和！”

福临说着，拿过床头两个又厚又大又蓬松的枕头，垫在自己两肘下，开心地笑着。

汤若望沉默片刻，认真地说：“修士是不应该睡这样舒服的床的。上了年纪，对自己放松了，这真不可宽恕！”

“玛法，这是应该的呀！”福临惊异地扬扬眉毛：“你都年过花甲了。”

“哦，皇上，你坐了这床，老臣就必须另找上帝命我坐卧的地方了。你看，”汤若望指着室内的座椅、凳子，那都是福临前次坐过的，已经用金黄色的布封盖，不能再坐。臣民见到这样被封蒙的座位，应该叩头。而福临像所有不安分的男孩子一样，东坐坐、西坐坐，使得一屋坐具几乎全都封蒙了。汤若望接着诙谐地说：“我得吊在天花板上读写和睡觉啦！”

福临哈哈地笑了：“玛法，你还管这些劳什子礼节？你爱坐哪儿，尽管坐！……咦，这船多漂亮呀！”

汤若望见福临拿起双桅帆船模型翻来覆去地看，爱不释手的样子，笑道：“皇上喜爱，老臣敬献。”

“真的？”

“不过，不是这一只，是和它一模一样，比它大一百倍的真船，真正的莱茵河上的双桅帆船！”

福临高兴得满脸放光，喊道：“玛法，你太好了！我要驾着它游遍三海，网鱼钓鱼，那该多畅快！……”

汤若望慈爱地微笑着，望着热情真率的少年，不由得用他纯正的日耳曼语低声吟哦：“啊，他的发如冬之夜的黑，他的颈如夏之雪的白，他的脸如晨光之红……”

“玛法，你在说什么？”

汤若望把诗句译成汉语告诉福临。福临快活地笑了：“是在赞美我吗？我有这么美？……可是夏天怎么会有白雪？”

汤若望告诉福临，在他的祖国的南方，阿尔卑斯山的皑皑雪峰，终年矗

立在蓝天之下。说得福临心驰神往，刚想拍手称赞，又皱皱眉头，自觉忘形，便收敛了轻狂，沉静地笑道：“玛法，我要告诉你一些好消息！”

汤若望频频点头。福临一进凯旋坊，他就觉察到皇上那按捺不住的兴奋。

“饶州大盗曹志攀归顺！江南顽寇徐可进、朱元归顺！郑成功手下又有两路兵马归顺！”福临眉宇间一团喜气，振奋地挥动着胳膊，说出的话一句比一句有劲。

“哦，上帝保佑！”汤若望仰面向天，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仁爱，是君主的最大美德！”

“自去年五月，至今不过半年有余，见效如此之速，足见施仁政方能得人心，得人心才可治天下！”刹那间，福临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仿佛突然长大了十岁，成了一个精明、智慧、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玛法，你和范大学士一样，有功于社稷！”

满洲入关后，一直凭借武力和屠杀征服天下。然而越征越不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处处掀起反抗的怒潮，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到了顺治八年，由于连年征战，军费浩繁，朝廷财源枯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而刚刚亲政的福临，也和勋臣贵族们一样，以为凭借剽悍善战、凌厉无前的八旗劲旅，定能打平天下，所以继续推行武力征服的高压政策。顺治九年，桂林失陷，定南王孔有德败亡；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奉命征讨湘黔，又全军覆没。这丧师失地、两蹶名王的惨败，震动了朝野，也震动了十四岁的福临。

经过昼夜焦虑、寝食俱废的痛苦思索，福临才真正懂得了这几年苦读圣贤之书所获得的治国之道：应该把历代英主行之有效的仁政付诸实施，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当幌子。他带着急于图治的强烈愿望，反复咨询各种见解。在皇太后的支持下，他终于采纳范文程和汤若望的政见，放弃了徒恃军威的“勤兵黩武”，采取了招降弭乱的“文德绥怀”，从而完成了他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大转折。

从顺治十年五月开始，他发下一系列谕令、敕书、诏告，招抚郑成功、南明永历及全国各地的抗清兵马，言词诚恳，条件优妥。不过九个月，就见到这样巨大的成效，福临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啊！

汤若望完全理解福临的心情，欣慰地说：“这是上帝的启示，他永远保佑仁德的君主。皇上，你的选择是你一生最伟大的事件，是一个伟大君主的起步！”

福临脸色微微泛白，眼睛亮得惊人，全身振奋，好像生了翅膀，就要飞起来似的：“我要勉力做一个有为的君主，一个仁德之君，不亚于汉武唐宗、宋祖明祖！……玛法，我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君主吗？所有的都算？”

“为什么不能！”汤若望微笑着，快步走去，指着一面书橱上贴着的那张五颜六色、标满拉丁字的世界全图：“看这里，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兰西，是个欧洲大国。它的君主路易十四和皇上你同年，也是六岁登基。法兰西远没有中国广阔，路易十四至今尚未亲政。他和他的父亲两代君主，都因为有能干的首相，使法兰西日益强盛，如今已在美洲和印度，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海上强国争雄了。这两位首相都是红衣主教，一位叫黎世留，一位叫马扎罗尼……”

福临轻轻一笑，道：“他俩也如玛法这么博学多才，熟知天象吗？”

汤若望一怔。少年皇帝的敏感使他多少有些狼狈，但他立即笑道：“他们是世代相承的主教，不像若望身为客卿……或许有一天，皇上将与路易十四相遇于海上。我皇上雄才大略，必能……”

“不。”福临认真地一摇头：“我中华泱泱大国，礼义之邦，从来怀柔远土，沛恩万方！……玛法，朕仰法先贤，国运必定长久，天象一定会有表征，是吗？……走，我们到你的工作室去！”

“这……”汤若望略一迟疑，低了头：“圣母坛上的圣像新近换了一幅，皇上不想去看一看？”

福临看着汤若望，眼睛里闪动着狡黠和好奇：“先去工作室，后上圣堂。我还没有进过你的工作室哩。”

汤若望叹了口气，说：“好吧！”

工作室门上的锁“咔嗒”一声打开了，福临迫不及待地等汤若望推开房门，不料一股呛人的烟味随着烟雾迎面扑来，他厌恶地摆手挥开，定睛一看，两个满洲官员各自拿着一杆五尺烟锅，木雕泥塑一般吓呆在那儿。半晌，那两人才回过神，“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叩头，慌得连一句囫囵话都说不清楚了。

福临认识他们，都是钦天监官员、显赫的贵族：一个是内大臣苏克萨哈的堂弟，一个是议政大臣杜尔玛的侄子。福临的笑容一点都没有了，问：“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苏克萨哈的堂弟回话了：“奴才请皇上……圣安！汤……汤若望把我们……叫来，说是要革我们的差使！……奴才给皇上当差，他，他凭什么敢革我们的差使！”

福临转向汤若望，以为他一定有几分惊慌，不想却看到一脸坚决得近于执拗的表情。他不无惊讶地问：

“玛法，确实如此？”

“是的。”汤若望昂起白发苍苍的头，断然回答：“他们不称职！不学无

术，傲慢无礼，肆无忌惮地破坏钦天监的正当工作。我不能容忍！打算先通知他们不要再进钦天监，再向皇上奏请。因为皇上突然驾到，只好把他们暂留工作室。”

福临哈哈大笑，挥手令两名贵族退下，然后才勉强止笑，说：

“你……不怕我怪罪你？”

汤若望看定福临的眼睛，恢复了他特有的慈爱和亲切，说：“你不会袒护不学无术的人。羽毛相同的鸟才飞集在一处啊！”

福临点头叹道：“我明白了，你为什么宁肯要水鸭子一样的汉人入教，而不愿接受满洲人。”

汤若望笑着摇摇头：“不，上帝指示我，我们的鸭子都是鸿鹄。”

“哦？满洲人就不是鸿鹄？”

“不是。他们是鹫鹰，是嗜血的猛禽。”

“你说什么？”福临倏然变色，黑眉拧起，一脸威严。

汤若望直率地回答说：“成年的满洲人，由于长期的劫掠和其他恶习，加入基督教还不到成熟地步。”

“汉人就成熟？”福临声调都变了，高得刺耳。

“汉人的文化、道德，确实优于满人。”

福临的脸霎时涨得血红，嘴唇缩得看不见了，鼻翼急促地翕动，眼睛忽大忽小，目光阴沉得可怕，一场盛怒就要爆发：“你，你胆敢如此护汉排满！”

汤若望照直看着福临冒火的眼睛，面不改色：“皇上，尊贵的太宗太祖皇帝，就曾向汉人学了许多东西，大到官制，小到犁铧。如今你的一百个臣民里汉人占九十九，你怎能不了解他们？那些成年满洲人的嗜杀恶习，正要靠皇上你的仁德去感化改正，使他们最终免堕地狱……”

这双忠诚的蓝眼睛和这无可辩驳的道理，平息了少年皇帝的怒火。事实上，他不正在拼命地学汉文、读史书吗？他不是越来越倾慕这古老灿烂的文化吗？不过，他不能这样认输。他立刻找到了挽回面子的途径，以征服者的骄傲，批评那个亡国的末代皇帝：

“玛法，你那么推奖汉人，看看那可怜的崇祯吧，不就因为忌刻、贪婪、暴戾，失了天下，自缢煤山吗？”

汤若望不以为然。他在明朝的钦天监任过职，很知道明朝是被李自成摧

垮的，满洲不过从李自成手中夺来了现成天下。有首民谣流传极广：“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大哥。”[1] 如今这赵大哥家的小主子，却摆出这么一副虚骄态度，不是很可笑吗？于是，他答道：“崇祯皇帝的知识、道德和对百姓的爱护，都是很优异的，只是因为过分自信、固执……”

“玛法，你说他爱护百姓？”福临急躁地打断汤若望：“万历末年合九边饷银，每岁不过二百八十万；到了他崇祯，加派辽饷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练饷七百三十万，自古以来，哪有正赋之外，每年又搜刮二千万两银子的？民何以堪！所以我朝立都，第一件大事就是罢三饷以解民困，全国赋税按万历初年数额征收。玛法你说，谁爱护百姓？”

汤若望笑了：“这是本朝第一大仁政。老臣认输！”

福临的好胜心得到满足，自然恢复了情绪的活跃。工作室里到处是工作台、工具、仪器和计算桌，这引起了福临的极大兴趣。他在屋里到处走动，摸摸这个，看看那个：“玛法，这高高的跪凳，是你做祷告用的吗？日课祈祷要费许多时间吧？……这台起重机械的模型，是不是盖教堂时用的那种？……这些器皿是合药用的吧？你进给太后治病的药也是在这儿做的？照书本上做吗？哪本书里写着？这本？还是这本？唉，都是你们欧洲文字……”

起初汤若望还一一回答，后来只是微笑着应付。这个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权威无限的君王，和一切十六岁的少年心性没有两样，好奇，好动，几乎所有的角落他都一一搜寻到了。

在天文仪器面前，福临变得严肃了。汤若望熟练地介绍：这是黄道经纬仪，那是赤道经纬仪，这边两座是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那边两座是纪限仪和天体仪。他还简要地说明了仪器的使用方法。

福临指指桌面，那儿一摞摞纸上写满算草算式，鹅毛管笔扔在旁边，凹形的金属墨水容器中墨汁已经用干。他问：“这些，就是你的天算？你正在演算什么？”

“今年五月，有一次太白金星昼现。此外，九月里将有一次月食。”

福临聪慧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道强烈的光芒，他凝视着汤若望的蓝眼睛，说：“玛法，如果天上星宿的轨道可以预先测算，那就是说，它们的轨道必定如此，不可变更。那么，由星宿预示的灾祸也就不可变更了。上帝有什么办法克服这不可变更的灾祸呢？而且这同样的星象，难道对我和对朱由榔、对郑成功都是一样的示警吗？”

博学的汤若望一下子被问住了。但他不慌不忙地来了个缓冲：“皇上，我们到教堂里去，可以讲得更明白。”

汤若望虔诚地信仰上帝。作为一个传教士，如果能使一位中国皇帝成为

信徒，把天主教引到东方，拯救世界上最大国家的亿万灵魂，那将是他对天主的最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事业的最大成功。但他看到，福临的天性中固然有仁厚宽宏的一面，不过性情热烈急躁，一件小事就足以激起他的暴怒，毁掉劝谏者的一切希望。所以他汲取先行者利玛窦的经验，努力以天然宗教和一般道德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儒学和佛教，将基督教义融汇其中，把少年人的目光引向灵魂的解救，引向天主，最后，水到渠成，皇帝将不知不觉地被引导入教。

福临对汤若望，除了少年人的好奇和真心的尊重之外，还另有一番心事。目前全国各处抗清兵马中，对他心理上威胁最大的，是奉明朝正朔的永历帝朱由榔，而朱由榔本人和他的皇太后、皇后及太子，还有随侍太监和相当部分的大臣，都是基督教徒。汤若望在教会中地位很高，影响很大，礼敬汤若望，是招降朱由榔的一个重要姿态。如果汤若望能通过教会直接劝谕朱由榔就好了。但他贵为天子，怎好开口求人？万一人家以不介入政事为辞拒绝了，他怎么下台？

大教堂又广又深，堂顶如同高高的穹庐，上面用绚丽的色彩绘满了天堂和大神天使。从天窗投进一束束巨大的、长长的光柱，光柱交汇着，形成庄严、宏伟而又神秘的气氛，它照亮了墙壁上精美的浮雕，也照亮了五座高大而美丽的祭坛。地面铺着地毯，走上去毫无声息。汤若望陪同福临来到正中大祭坛下。祭坛修饰得金碧辉煌，无数烛光和鲜花供奉着救世主大圣像。耶稣身披长袍，头顶圆光，一手托地球，一手伸出降福。小天使和信徒们环绕着他，虔诚地向他祈福祝祷。

“赞美天主吧！”汤若望的声音热情而虔诚，“不论自然律则多么铁定不变，全能全知的上帝，总能根据他的意志安排自然律则的效果，以便向人类，尤其是向君王们默示训诫。因此，君主帝王们应该奉祀上帝，崇敬上帝。尤其是你，皇上。”

在小小的工作室里引起福临疑惑的道理，在这崇高的圣堂里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变得令人信服了。但那最后几个字使他忍不住问：“为什么尤其是我呢？”

“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又自命为天子。你统治着世界最大的民族，天主因此也特别眷顾你。”

“只要我改正我的过错，就能转移天灾天祸了吗？”

“是的。欧洲有一句谚语：哲人统治天上的星宿。”

“教导我吧，玛法，我怎样避免过失。”

汤若望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抚着胸前那部浓密的大胡子，向皇帝进劝：遵守帝王的责任和义务，厚爱百姓和官吏；专一信奉天主，不信任何假神假鬼；牢记孔圣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严格以天主制定的“十诫”律己……

福临静静地听着，很有几分虔诚。后来，他咬咬嘴唇，问：“上帝的律则，帝王也要和臣民一样遵行？”

“是的，皇帝比其他人更要遵守，因为他是榜样。”

沉默片刻，福临把眼光投向巨大的堂柱，仿佛在专心研究那些长了翅膀的光身子小天使为什么总在微笑。半晌，他突然问：“玛法，为什么天主教禁止男人多娶妻妾？”

汤若望装作没看见他闪烁不定的目光，从容答道：“这可以使儿童得到良好教育，也可使家庭和睦。这是上天的真意。”

“这条诫律，对帝王们也有效力吗？”

汤若望明知这是福临入教的一大障碍，但他是个虔诚严正的传教士，不肯牺牲原则去换取实利，不管这实利多么巨大、诱人。他点点头，沉稳地说：

“是的，它对帝王有加倍的效力，以树立好榜样。”

福临不做声了。

汤若望领福临走到左边的圣母祭坛下。坛上的圣母像，是罗马圣母大教堂所供圣母像的复本，出自一代大画师施乃（Ｓｃｈｎｅｅ）之手。福临默默地站了许久，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圣母。后来，他轻轻地说：

“玛法，请告诉我，她，圣母，愿意我挑选一个什么样的皇后？”

汤若望恍然悟出，这是福临今天来访的主要目的之一。他郑重地、诚挚地望着少年明亮的黑眼睛，说：

“选一个你最喜爱的人，一个能使你恪守诫律的人。”

“我最喜爱的人？”

“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就了夏娃。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地爱你的妻子。”

福临脸上掠过一片迷惑和茫然，跟着又沉默了。直到出了教堂，走进那种满果树、布满石雕、有一处迷人的喷泉的花园，他还没有摆脱沉思。太监和侍卫们蜂拥着跟了过来，他似乎也没有察觉。

和煦的阳光，略带寒意的春风，刚刚泛绿的小草，明亮的蓝天白云，终于使福临又回到温暖的世俗生活中来。庄严的教堂、神圣的天主圣母和玛法那纯银似的嗓音，曾使他灵魂净化，飞得很高。但是，高处不胜寒，远不如人间的喜怒哀乐那么诱人啊！

福临在被无数葡萄藤缠绕的白石小亭里坐定，对着阳光愉快地眯着眼

睛，宽舒地吁了一口气，笑道："玛法，我进你大门好久了，你还没给我拿点什么吃的喝的呢！"

"请皇上见谅。没有你的旨意，不敢随意进食。"

"我想喝一口你这园里葡萄酿的酒。"

深红色的浓葡萄酒被托在晶莹的水晶杯盘中呈进，同时奉上许多花色美丽的、按欧洲方式烘烤的糕饼。福临饮干一杯葡萄酒，说："玛法，等你园里的葡萄熟了的时候，给我留下，我要自己摘来吃。"

临行，福临又说："玛法，你需要我赐给你些什么吗？"

"谢谢皇上。我什么都有了。"

"那不行。玛法总得要向皇帝请求一点恩泽的！"

"皇上恩泽深厚，若望早已感激不尽了。"

福临蹙着眉头想了想，忽然高兴得目光闪闪："玛法，我有了个好主意！"他转脸对御前侍卫下令："着銮仪使告诉象房，把十八头驯象赶到教堂前的大街上来，让它们赛跑！"

"啊，皇上！……"汤若望想要制止，哪里能够！福临站在他身边，兴致勃勃地说："玛法，你可要特别留心，别让那笨重的象蹄踏着你……"

驯象所的象房离教堂不远。很快，十八头庞大的驯象被驱赶到了教堂前街。笨重的象蹄"咚咚"地踏着地面，仿佛上百只石夯上下起落，震得临街房屋沙沙颤动。巨象赛跑的奇观，就要出现在北国初春、大清帝国的京城长街之上了。

二

福临回宫，稍事休息，就往慈宁宫向他的母亲请安。

已是申时，西斜的太阳照得人暖烘烘的，御道边初绿的小草，橙黄色的琉璃瓦，红色的宫墙，白玉砌阶栏杆，互相映衬，格外鲜明。站在隆宗门高处，甚至可以远远望见淡黛的西山。富丽堂皇的慈宁宫，翻修完工不到一年，焕然生辉。紧连着的慈宁花园还在修理，参天古松郁郁苍苍，给这极少绿色的古老宫殿带来几分生气。

福临踏上两尊青铜麒麟之间的汉白玉阶，穿过气势宏大的慈宁门，太监、宫女们匍伏跪迎；然后穿过御道，跨过慈宁宫正殿的门槛，在一片寂静中，听到了他自幼惯熟的慈蔼、圆润的声音，说着亲切的满语：

“皇儿，你回来了。”

福临赶上几步，向母亲行了常礼，恭顺地问起她的饮食起居，既有儿子的孝敬，又有成年人的持重，还不失皇帝的威严。这三重身份，他已糅合得恰到好处了。跟在福临后面的四位妃嫔：两位博尔济吉特氏、佟氏和石氏，是东西宫的主位，也都恭顺地跪下请安。她们的灯笼锦丝袍闪着光亮，高高的两把头中露出粉红色的头垫，叉在头垫中间的头正闪着翠玉金银特有的光泽，压鬓的绢花光鲜夺目。在周围那些身穿蓝布长衫、平梳辫发的宫女之中，她们显得十分娇艳，恰似万绿簇拥着的春花。

庄太后是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大贝勒寨桑的女儿。她和她的姑妈、她的姐姐三人一同嫁给了太宗皇帝皇太极。由于这种婚姻联系，科尔沁蒙古始终支持皇太极统一满洲、夺取天下的战争，成为蒙古四十九旗中最强大的、举足轻重的一支。

当年，她是个有名的蒙古美人，草原上远近闻名。但是，比她的美貌声名飞得更远的，却是她的福命和聪慧。

她是寨桑的小女儿，自幼便器宇不凡，敏慧练达，娴于蒙文，爱读书史，通大略，善词令。据说她在七岁那年，随兄弟们到草原上巡视牧场，一个精通相术的喇嘛见了她大为惊异，说：“这是大贵人哪，怎么会生在此间？大怪事！”跟从的人并不奇怪，回答道：“这是寨桑贝勒的幼女，自然是天生的贵命！”喇嘛说：“我所谓的贵，何止于此！此女当与大国君王为偶，母仪天下！”从人们仍然不在意：“那是自然。扈伦四国，叶赫最大。我们贝勒一向与叶赫贝勒相好，想必我们格格要当叶赫国福晋了？”喇嘛连连摇头说，“不止不止！此女当偶万乘之君，为华夏兆民之母。”从人们一起哈哈大笑，说：“哪有天朝之主娶外夷之女为配的？快闭嘴！别胡说八道啦！”喇嘛被斥，只得走开，边走边嘟哝：“将来能否有验，非我所知，我不过就风鉴而言罢了……”

当时人们都当那是一句笑话，谁知二十五年后，皇太极病死，他的儿子福临即位；当年大兵南下，满洲入主中原，福临成了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尊生母为皇太后，正应了喇嘛“为华夏兆民之母”的预言。

当然，这些都是传说、附会。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了儿子的皇位，为了社稷江山，她曾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

她今年已四十二岁了，但仍然显得年轻妩媚。两道弯弯的眉毛又黑又亮，细长的眼睛仿佛总含着暖意，端正的小鼻子下面，有一张轮廓鲜明的嘴，看上去很有决断。高颧骨和宽下颌原是她所具有的蒙古族的相貌特点，中年以后渐渐发胖，这些缺憾反而被丰满的面颊遮掩下去了。她神态安详，举止端庄，在她面前，任何人都会感到自惭和敬重——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崇高尊贵的地位。

此时，她望着几位下跪请安的妃嫔，静静地说：“罢了。”随即又微微一

笑："自今以后，佟妃不必跪安，肃一肃吧。"

佟妃的脸儿霎时红得像一朵红月季。福临看着她，眼里含笑。佟妃极快地对福临一瞥，娇爱横溢，再也不肯抬头。其他妃嫔强笑着低脸站在两旁，心里不是滋味。

太后把目光转向福临："皇儿今天气色很好。"

"儿去汤玛法处谈说，又往郊原跑马，很是快活。"确实，他像刚刚出浴似的，面色红润，眼睛明亮，身姿英挺。

太后点点头："义父德行高尚，学问渊博，是难得的谏正良臣。替我问候了吗？"

"问候了。玛法还给母后带回两面圣牌，都在圣母坛上做了祈祷法事。"福临把两挂悬着耶稣受难十字架的金项链奉献给母亲："玛法说，应系于外衣下，可以祛病消灾。"

太后接过圣牌项链仔细瞧瞧，随即郑重戴好。小小的金黄色十字架悬挂胸前，在那一串珍贵的东珠佛珠间闪光。妃嫔和随侍陪伴太后的命妇们，对太后这出格的行动都很惊诧，汤若望这个外邦人还有所顾忌地要她戴在外衣之下，而她却……

太后抬头对众人一望，众人纷纷垂下眼帘。她不在意地笑笑，又问福临："汤玛法为什么送两面圣牌？"

福临眼睛望着别处："他说，那一面给皇后。"

妃嫔们顿时低了头，惴惴不安得令人可怜。那对博尔济吉特姐妹花无意间对视一眼，像碰着火似的赶忙闪避。佟氏拿手绢轻轻擦她白嫩的小下巴，遮住了嘴，也遮住了唇边的一丝微笑。

太后立即转了话题："皇儿读书太苦。同贤臣哲人叙谈来往，既长知识又能散心，胜于夜以继日。再不要像去年秋天，直读得吐血。"

福临笑道："母后再三教导，既为华夏兆民之君父，就得精通汉文、汉语。况且，儿要有所作为，哪能不费心血！武功文治，宽猛张弛，道理很深。近日儿正在仔细探究元、明两代失国的原因哩！"

太后笑道："好！想清楚了，说给我听。再有，我朝以弓马定天下，骑射固然不可偏废，但游猎须有节制。过于凶野，不免伤身，因猎误事，就有失正道了。"

"母后，"福临笑了，面容变得更像孩子："我现在不是改得多了吗？今年一次猎也没打呢！倒是母后天天闷坐，多不畅快！花园过两天就装修完毕，到时候我陪母后尽意逛逛！"

修复慈宁花园，全是福临的主意。皇太后以军事未定，国库空虚为由，多次反对。但福临自认是孝子，要以孝治天下，在这件事上没有让步，并说只是在旧花园的底子上略加修整，并不费钱，太后才不得不认可。

“听说园内绿云亭的亭额书法最佳，是吗？”

“是。都说是董其昌手书，潇洒自如，极妙。昨日儿还临他的字帖，内院学士看了，都说好呢！……”福临不免露出几分得意，顺口说下去：“要是从小就让儿读书临字，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苦了！……”

话一出口，他立即后悔了。这触着了母子间的一大忌讳。福临幼年失教，是当初摄政睿亲王多尔衮造成的。对于多尔衮，福临也罢，太后也罢，感情都非常复杂。三年前他们母子配合默契地追论多尔衮谋逆大罪以后，便都竭力避免提到他。福临恨他，十分地恨，痛恨之下有感激，因了感激而更加恨。太后恨他，痛恨之下却有爱，出于今日的地位和情势，爱和恨都得深深压在心底。

太后不动声色，又讲了几句闲话，平稳地说：“去吧。”

这是常规，表示皇帝和妃嫔们可以告退了。妃嫔们恭顺地排成一列，对太后肃了肃，后退着走了几步，转身鱼贯而出。花盆底的鞋子又高又硬，地毯也掩不住那碰地的声响。她们的腰身绷得笔直，上身一动不动，活像有一根竹竿从腰际支到头顶。这是宫里的规矩，走路不许像蛮子那样摇摆扭动。就连惟一的汉妃——永寿宫主位石氏，尽管是小脚绣鞋，罗裙短襦，一身汉家打扮，也竭力不摇不摆，僵僵地走了出去。

福临皱着眉头望着她们的背影，并无退出的意思。

太后温和地说：“皇儿，你也歇息去吧。”

福临摇摇头：“我不。”

太后疑惑地看着他，他抱怨地说：“额娘，你都看不出？人家肚子早饿啦！”

太后莞尔一笑，知道他是用这种类似撒娇的行为表示对方才失言的歉意。她吩咐摆上两桌酒膳，打发陪侍的命妇出宫。母子俩回寝殿次间一同进餐。因为这不是正膳，又在太后宫里，所以没有送膳牌请求引见奏事的搅扰，也没有川流不息的大小太监来上菜、布菜、进试毒银牌、尝膳等等繁琐的用膳手续，气氛十分和谐宁谧，几只金丝熏炉散发出阵阵浓郁的沉香，传送着温暖，令人神安心静。

母亲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又转到了选后：“皇儿，中宫不宜久虚。你究竟怎么打算？”

沉默片刻，福临说：“愿听母后教诲。”

“你长大了，未必肯听额娘的。”温静的语调掩不住淡淡的辛酸。皇后被废半年多来，她第一次在语气中流露不满。

福临低了头，不做声。

废去的皇后，是太后的哥哥、科尔沁蒙古贝勒吴克善的女儿，太后的亲侄女，当初由摄政王多尔衮作主礼聘的。就因为这个，不管皇后如何秀丽，如何至亲，福临心里都非常别扭。大婚前几个月，多尔衮病死，福临立时就要“退婚”，可是太后不允，而且吴克善已经亲自送女进京了。从国事论，以亲情言，大婚都不能不举行。婚后，皇帝、皇后果然格格不入，很快反目，不到两年，福临就不顾一切地要废掉皇后。皇太后原不同意，后来见爱子为此郁闷成疾，日渐消瘦，知道不能勉强，也就答应了。谁知朝中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臣子，尤其是汉臣，据古礼力争，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请慎重详审；满洲王贝勒大臣集议，也主张以皇后主位中宫，另立东西两宫。福临不但拒绝了一切劝阻和折中方案，还训斥诸臣沽名，严厉责骂了格外上劲的几位汉臣，吓得他们上疏认罪。这时，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首先表示赞同，议政会议便也遵从了皇上。皇后终于被废，降为静妃，改居侧宫。朝臣们第一次领教了这位少年天子的固执。

对于这件事，庄太后的心情比儿子复杂，考虑的方面也多得多。她豁达地一摆头，仿佛表示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然后认真地看定儿子的眼睛：“你的意思呢？”

福临的口气有些迟疑：“儿尚无定见……只是儿既为华夏之主，满、汉畛域似应渐次弥合。立后，能不能……”

太后细长的黑眉一扬：“已经纳了一位汉妃，又推重降将，封了孔、吴、耿、尚四王，满、汉一体的意思也就足够了。皇后是天下之母，天子之偶，非贵人不足当此！”

“那，母以子贵，若佟妃生子，是不是……”

太后微微摇头，半晌才说：“立后，必得为社稷江山着想。去年废皇后，蒙古四十九旗能不怨恨吗？天下未定，万不能自断股肱啊！……”

福临一时无言。为社稷计，就不能不听太后的教诲。立汉女为后，祖宗家法不许可，福临也不过是心血来潮。如果要他自己选择，汤玛法的话最使他动心。他要尝试着追寻一种新的感情，找一个他自己最喜爱的皇后。可是眼前这些有资格升为皇后的主位们，都不合他的心意。比较之下，佟妃还能得到他的欢心。

一出慈宁宫，福临的面容举止变得庄重舒缓，俨然一位身登九五之尊的

帝王。他由太监搀扶着上了御舆，大群侍从仍静静地跟在后面。时近黄昏，西天的晚霞给四围悄悄染上淡淡的紫色。在这淡紫的暮霭中，大内重重叠叠的宫脊飞檐，都蒙上一层忧郁的雾，压角的一排排蹲兽，也显得神秘而奇妙。深寂无人的御阶御道，更令人心头空落落的。一股难以言说的怅惘，一种想要得到什么又很难得到的懊丧渐渐涌上心头，福临在想什么？在寻求什么？是当一代英主的雄心？是以异族一统天下的壮怀？是仁德治世的理想？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或者，是因为立后？是了，谈了半天，母子对此没有达成协议。福临轻轻叹了一口气。

身边的内监，那个长得十分俊秀的吴良辅连忙凑近："万岁爷可要召见哪宫主位娘娘？"

福临在沉思中，不答。

"要不，奴才侍候万岁爷到各宫转转。"

福临十六岁，比同龄少年早熟。三宫六院的古老制度培养了他的好色纵欲，何况他性情热烈，正值青春猖獗的时期？明末的风气原本淫靡。吴良辅这些前明留下的太监，对宫廷里骄奢淫逸的一整套非常了解，用这来迎合年轻的皇帝，达到固宠的目的。福临惑于前所未闻的隐秘，不由他不把吴良辅当作心腹。好在上有太后的家法，福临自己也还足够聪明，不至于沉迷酒色而忘却国事。但此刻吴良辅见天天宣召妃嫔贵人的皇上只是摇头，也有些奇怪。

天边闪出了第一颗星，福临望望它，心头忽然闪过佟氏那爱娇的笑眼，于是说："朕想往景仁宫看看佟妃，就怕太后知道了要责怪。"

吴良辅忙道："圣天子百灵相助。万岁爷乃天下之主，谁不是您的奴婢！佟娘娘不定怎么巴望呢！……"

福临听得心里舒服，略一示意，御舆便转过乾清门进东一长街，到了景仁宫门前。早有太监报知，佟妃率领着住景仁宫的嫔、贵人、常在、答应等，在景仁门前跪迎。福临下舆，先把佟妃扶起，笑道：

"母后都免你跪拜了，你还跪我做什么！"

"皇上！……"佟妃脸上映着最后一抹晚霞，十分俏丽。

在景仁宫前殿行过常礼，福临便直接进到后殿佟妃的寝宫。其他嫔、贵人等各自回房。

"这一回，你不敢再骑马了吧？"福临笑吟吟地说，温存的神态中带了点甜美，使他的面容焕发出特别的魅力。

佟妃受宠若惊，连忙躬身回答："皇上放心，天家恩重，妾妃决不敢稍有闪失，必当恪守胎训。"

毕恭毕敬的官样回答，使福临顿时扫了兴头。她怎么毫无反应？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年前，正值福临与皇后反目。他郁闷至极，常常以骑射散心、励志。仲春时节，西苑明秀轩边几株海棠花开得艳如云霞，前来练射的福临在树下观赏、徘徊，不忍离去。忽然一阵娇声笑语从明秀轩另一侧传出，几位宫妃贵人在十多名宫女太监的簇拥中，也来到明秀轩。太监牵来一匹驯良的白马。她们原本相约跑马，来到这里却又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先骑。年龄最小、新近入宫的佟妃挺身而出，大声说："祖宗以骑射得天下，不敢骑马，真要羞煞！我来！"

宫妃贵人们拍手大笑。有人揶揄道："佟家妹妹不忘祖德，人小心不小。太后知道了，定当另眼看待哩！"

一位宫妃顺手掐了一朵并蒂海棠，插在佟妃鬓边："这朵并头花儿是得幸承恩的兆头！皇上今天准翻你的牌儿！"

佟妃满脸绯红，似笑似嗔，佯装不睬，掉头从太监手中接过马鞭，牵马走了几步，扳着雕鞍，踩上蹬子，一个漂亮的飞燕翻身的上马姿势，跨上马背。正待扬鞭，却见众人齐刷刷地跪倒，海棠花丛中走出了她们念念在心的顺治皇帝。佟妃忙跳下马，跪拜在地。顺治径直走到她身边，对她打量片刻，唇边露出笑意，随后转身走开。

当天晚膳，太监用玉盘进上宫妃的绿头牌时，福临找到了骑马的人儿。绿头牌上写着："景仁宫佟氏，年十三，汉军正蓝旗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福临轻轻翻过了这张牌子。当晚，佟妃就留在皇上的寝宫。

后来，不管皇后怎样吃醋闹气，福临却不停地召幸佟妃。他喜欢她，因为她稚气、娇小，对他十分依恋。初次行幸时她的惊惧和委屈，都使他觉得甜美。他常常不自禁地诵读着辛弃疾的那阕《粉蝶儿》：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佟妃正是一个十三岁的娇憨女儿啊！

遗憾得很，福临一旦跟她说起这些他深深倾慕的唐诗宋词，她就像一段木头。更有甚者，皇后被废之后，她渐渐变得那么一本正经，开口贤淑敬谨，闭口才德容止，令人生厌。今天又是如此！当初的依依之情都到哪里去了？

宫女为佟妃上晚妆，拿了两面镜子前后照着。镜子里的佟妃丰腴而娇嫩，桃花般的容色可以和鬓边的绢花媲美，一双圆圆的眼睛，横波流盼，很有情意。福临忍不住又念了一句花间词调侃她："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佟妃缓缓转过身，矜持地望着他，眼睛里一片茫然，显见不懂他说的什么。看她故作高贵，显示端重，完全掩盖了她原有的天真，福临心里泛起一阵不痛快：瞧瞧她，真拿自己当作贵妃、皇后了！

福临立刻拉下脸，一叠声地叫起来："吴良辅！吴良辅！把今天内院呈上的奏章拿来，我要批本！"

佟妃一点不觉得意外，柔顺地为福临收拾书案笔墨。福临从眼皮下打量她，希望她对自己的举动提出异议或表示不满，哪怕一点儿也好。可惜，一点儿也没有。

吴良辅领着几个内监捧上折匣。福临打开第一份奏折，这是内秘书院学士傅以渐的题本：

……朝廷设有法司以详刑狱，又设有都察院、通政司鼓状通状以伸冤抑，所以下通民情而上达天知。不意有鸣冤禁地毙命甘心者。如前十日有不知姓名男子于午门外持刃割腹，臣已不胜骇异。彼时以刑部必行究察，未敢烦渎圣听。今复于本月初八日，又有自刃于午门之前者。其姓名来历臣虽不能详知，但清禁之地何等严肃，一月之内两见惨刃，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者？且人情莫不贪生，苟非万不获已，讵肯自捐躯命？臣闻一夫负屈，足致干和。方今水旱频仍，圣心警恻，正宜理幽疏枉，溥皇仁而回天意，乃禁地尚有冤毙之民，海内无告者不知凡几矣！伏乞敕下该部，严察缘由，曾否经何衙门告理，务使受枉真情大为昭雪，使天下家传户晓。嗣后虽有迫切苦情，无难控告所司，不得轻秽禁阙，庶几朝廷肃而民情亦通矣……

福临看罢，勃然大怒，"嘭"的一拍桌子，站起来，愤然说："不成话！太不成话！查出来，决不宽贷！"他拧着眉头，瞪着折匣，气息一阵比一阵粗重：这样的大事，直到发生第二起才奏上来，而且不是刑部的题本！什么缘故？他正以"仁德"自诩，却来了当头一棒！……

佟妃摸不着头脑，连忙跪下求皇上息怒。福临烦躁地说："不关你的事。起来！"他掉头叫吴良辅："去传奏事处，命鳌拜立刻到乾清宫西暖阁进见！"

说话间，福临看了佟妃一眼，发现她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失望，心里稍觉不忍，但还是斩钉截铁地吩咐：

“起驾，回宫！”

三

“嘿！”熊腰虎背的蒙古壮汉一声大喝，御前侍卫尚之信仰面摔倒在红地毯上。他恼羞成怒，一骨碌跳起来咒骂一声，朝对手冲过去。对手已经叉腿握拳地傲然而立，像一棵挺拔的松树，望着他摇头：他不跟手下败将赛第二次。

“尚之信！”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一喊，红头涨脑的尚之信猛地省悟，记起这是保和殿，在御前。他连忙退下，惊出一身冷汗。

连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内，御前侍卫被这蒙古怪物摔倒了三个，都是素以力大闻名的勇士。保和殿内那微妙的空气，顷刻变得紧张了。

陪宴的王公大臣阴沉沉地互相交换眼色，心里火烧火燎的。他们中间未必没有高手，但身份所限，不能下场。正中的御座上，福临勉强维持着镇静，可是眼睛已明显地缩小，脸颊上的肌肉在隐隐抽搐。左侧就座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心里着急，既恨侍卫们不争气，又怕年轻好胜的皇帝失态，贻笑外邦。御座左侧，隔着理藩院尚书，客位上是满脸欢笑的喀尔喀蒙古使臣，他倒了一盅酒，亲自下位奉给他的随从——那个角力的蒙古巨人。只要再赢两次，他们就将大获全胜。

喀尔喀蒙古远在漠北，和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同是元朝的后裔，但没有归附大清，只是岁有九白之贡，即每年进献白马八匹，白骆驼一匹。清朝受贡后也回赐一批金、银、绸、缎、茶叶、烟、盐等物，维持友好交往。和往年一样，顺治帝在保和殿宴请进贡使臣。不料酒宴间使臣竟问起皇帝废去蒙古族皇后的事情，这使顺治很不高兴。所以当使臣提议由他的侍从官和御前侍卫角力为戏时，顺治竟轻率地接受了挑战，结果打成这样。如果五场皆输，他怎么承受这巨大的羞辱？

费扬古走到皇上身边，轻声说了些什么。福临眉梢一挑，惊异地瞪大眼睛，询问似的看看他，他轻轻点点头。福临说：“好吧！”

第四场角力开始了。一名侍卫走出队伍，向皇上跪叩，随后站起身，倒退数步，踩到红地毯，方转过身，面对蒙古对手。与宴的王公大臣全都一愣，或许他们觉得力量悬殊？

这名侍卫中上等身材，可是站在蒙古巨人对面，却像成年人身边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他连侍卫的黄色制服马褂也不脱，毛边小帽低低地压在眉际，但仍可以看出他已经不年轻了。要是仔细观察，就会被这侍卫的内

涵所震惊。他是那样强健、迅捷、黧黑，浑身仿佛带着战场的气味；他鼻高目深，长方脸上一部络腮胡子，锐利的目光使人联想到称雄山林的鸷鹰。侍卫的衣服掩不住他的出众气概，就像一把粗黑的鲨鱼皮鞘内的光华灿烂的宝剑。

沉醉在胜利中的蒙古大力士一触到对方的眼睛，便猛然惊觉。两人挓开双臂，半握拳，不眨眼地盯着对方，在红地毯上慢慢兜圈子，看上去平缓从容，互相并未接触，实际上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寻找对手的破绽，伺机猛攻。真像一只猛虎和一只黑豹在对峙。大殿上从皇帝到侍卫、太监，无不静屏气息，心弦绷得越来越紧。

蒙古力士似猛虎咆哮，腾空而起，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黑侍卫。他体重在三百斤以上，在充分地使用自己的优势。黑侍卫在对手扑到的一刹那，极其灵活地闪向一旁，动作胜过矫捷的黑豹。他顺着躲闪的式子，浑身一紧，跟着，突然间像火药爆炸，谁也没看清他的动作，只觉眼前有一道黄色闪电击向立足未稳的蒙古力士，那魁梧的巨人突然飞起，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咚”的一声巨响，沉重地摔在大殿门边，趴在那里不动了。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人们被黑侍卫的神力惊呆了。沉静片刻，福临神采飞扬，情不自禁地喝一声彩：“好！”跟着，欢声雷动，在大殿里回荡。王公大臣们起立，随黑侍卫一起向皇上跪下致贺，高呼着“万岁、万万岁”！蒙古使臣起初目瞪口呆，后来也随众恭贺。蒙古大力士慢慢爬起来，走到黑侍卫跟前，由衷地伸出两个大拇指，憨厚地笑道：“你，巴图鲁 [2] ！”

福临一招手，御前侍卫用银盘托出赏物：一对双耳高脚菊花金杯，各重十两，分赏蒙古力士和黑侍卫；彩缎十五匹，分赏今天角力的五位勇士。乐工们又奏起《金殿喜重重》，欢快的旋律伴随着欢乐的宴饮，保和殿大宴继续着……

宴会结束，与宴人员告退以后，黑侍卫才又一次上前向顺治叩拜：“奴才鳌拜恭请圣安。”

顺治高兴地说：“你回来的是时候，给大清争了光！”

“奴才刚从永平府赶回京师，一进宫就遇上费扬古，告诉奴才这儿的事。我们俩一商议，使了这一招。全是托皇上的福，奴才也光彩。”

“你从永平府呈来的专折，朕已看过。你办事是不错的。此事关系重大，朕已批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确议具奏。明日议政会议，你可将查得的详情说明。”

“奴才遵命。”

出宫的路上，鳌拜一直在思索。皇上此举，竟是在发动满朝文武对永平

府圈地案说短道长了。是什么用意呢？……

离左翼门还很远，守门的侍卫已齐声高喊着“伊里[3]”，肃立阶上向他致敬了。这本是对议政王贝勒大臣的常礼，但今天的喊声格外响亮，侍卫们脸上都有掩饰不住的敬仰和崇拜。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鳌拜从来以刚勇著称。眼下入关初年能征惯战的诸王名将相继谢世以后，论军功朝中无人能与他比肩，是满洲人心目中的英雄。想必是今天保和殿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开，又为他涂上一层辉煌的金彩！鳌拜沉着地点点头就过去了。他从来很少笑，此时正一门心思地想着明天的议政会议。

太和殿东侧的中左门，布置如坐朝形式，仿佛缩小了规格的金銮殿：正中设一小型宝座，座后有一扇山水屏风，屏前立两柄雀金宝扇；宝座前列有香亭熏炉，香烟袅袅，缭绕在丹柱之间。宝座两侧八字排开，摆着两列坐垫。越靠近宝座，坐垫就越高越精致，最后两张，雕龙绣凤，十分华美。这里就是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所，会议正在进行。

坐在正中宝座上的，是郑亲王济尔哈朗。顺治即位时，他受命与睿亲王多尔衮同为辅政王。多尔衮专擅，多方排挤他，甚至兴大狱籍没了他的家产，他都默默忍受，似乎颟顸无用。但他对福临非常忠心，一旦感到多尔衮的权势会危及幼主，他便竭尽心力，暗中做了许多保护福临的事情。多尔衮一死，各旗王贝勒心怀叵测，形势岌岌可危，他又与庄太后通力合作，把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归为天子自将，造成皇权的优势，最后，以赐死英亲王阿济格，作为这一场紧张搏斗的终结，稳定了八旗内部。三年多来，他始终扶持着顺治，忠心耿耿，全心全意。顺治对他也十分尊崇。他在朝中功高权重，是皇上以下的第一人。他今年五十六岁，高大肥硕，须发尽白。由于多年奔驰战场，受伤不少，看上去相当衰老。

东首第一位是承泽亲王硕塞。他是顺治的异母兄。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里，活下来八人，而真正参与打天下的，只有豪格和硕塞。肃亲王豪格英勇善战，功劳极大。顺治五年，被多尔衮借故兴大狱，削去王爵，在监中自杀。硕塞的军功远不及豪格，但因为是帝子皇兄，也封为亲王。他今年二十六岁，主管兵部衙门。

西首第一个座位空着，属于安郡王岳乐。因为案件牵涉到他，必须回避。

顺序下来的议政王贝勒还有郑亲王世子济度，信郡王多尼，贝勒尚善。此后的座位上，便是范文程、希福、伊图、杜尔玛、索尼、费扬古、鳌拜、遏必隆这些八旗亲贵大臣了。

鳌拜首先说明案情：永平府马兰村民王用修原有田地三十亩，佃给民人乔梓年耕种。后来他以此地投充安郡王庄，并买通庄头，当了粮户小头

目，欺瞒主子，暗中依旧把田佃给乔家，自取余利。不久，他因奸占乔梓年之妻，逼得乔妻投崖自杀，两家结仇，他又因此受安王府责打，怀恨在心，遂将田地改投汉军旗佟图赖庄上，并将平日与他不睦的柳、袁等数家民田诈称他家私地一同投充。乔梓年气愤不平，代众告状，处处不准，终于自刃于午门。

王贝勒大臣们听罢，一时没有做声。郑亲王却很爽快，开门见山地说："佟图赖虽是我的外甥女婿，我并不袒护他。皇上在顺治八年已经下过圣旨，凡占为牧场的民地，尽数退还原主。鳌大臣既已查明王用修投充之地确是民田，理当退还。"

硕塞笑笑，说："佟图赖派人圈地，是受投充人的骗，并不知道是民田。佟图赖可以免议。"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范文程咳嗽了一声。许多人的目光投向他，眉目间已透露出几分不满。范文程，三朝元老，内秘书院大学士，清初最有名望的文臣，太宗皇帝的主要谋士，是一个身材魁梧的辽东人，今年已五十七岁了，精神矍铄，很有气度。他曾一言定大计，为满洲取天下立了大功。他是汉人，自称是北宋范仲淹的后裔。多尔衮摄政时，范文程看出多尔衮的弱点，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但对豪格那一党，他也不附从。追论多尔衮之罪，范文程曾短期受牵连而免职，由于庄太后的提醒，顺治很快发觉这个错误，立刻给他复官，并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授议政大臣，对他言听计从，礼遇极厚。范文程在朝中威望很高，议政会议上，他的意见常常切中要害，王爷亲贵也不得不让他三分。现在，他要议论了，谁知他又会说出什么逆耳之言！

"我想，"范文程慢吞吞地开口说："鳌大臣题本上说得明白，圈地，不止圈了乔梓年一家，安王爷与佟固山额真所争的，也不止这三十亩田。要讲退还，两家都要全退。"

事实是，王用修改投佟皇亲后，安郡王虽然远出宣化戍边，家下人却不服这口气，领了骑兵去马兰村，把佟家圈去的地，又全都圈回安王名下。佟皇亲哪肯认输，再次派兵圈地……如此往复，马兰村的民田被全部圈占，这两家皇亲国戚还在那里纷争不休。

信郡王多尼还是一个少年，和顺治同岁。他是豫亲王多铎的儿子，一向倾慕安郡王，这时便说："原属安郡王的地，不该退还。"

郑亲王世子济度又高又壮，声若洪钟，眉头一拧，说："王用修二次投充，应该罚处！"

鳌拜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地面，说："佟府那个轻视君上的，才是罪大恶极，应该问斩！"他刚才讲起，佟皇亲家去圈地时，有人反抗说皇上已有禁止圈地的圣旨，佟家领队的竟说出"皇上小孩，什么圣旨不圣旨"的话。鳌拜刚才一言带过，众人也没留意，此刻突然拈出，众人吃惊不小。

老成持重的索尼连连点头附议："这是正理，这是正理。"

郑亲王倏然变色。济度已经"呼"地站起来要争辩，又被父亲用目光止住。

范文程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权衡一下轻重，和颜淡色地说："佟府家将，可交旗下管束论罪。两家多圈的民地理应退还。倒是王用修如何处置？此人逼死两条人命，应当偿命，斩立决。"

沉默了一阵，几个人同时激动地嚷开了："不行！""这太过分！"议政大臣们竟一起强烈反对，连鳌拜也不例外。

待第一阵喧闹过去后，郑亲王首先皱着眉头说："乔梓年夫妇都是自杀，王用修并无杀人罪。况且，乔家佃种王用修的投充地，可算是旗下奴婢的奴婢，就是杀了，也没偿命的道理！"

济度刚坐下，又跳起来，捏着拳头，态度激烈地高声嚷道："谁家里奴婢一年不寻死十个八个的？牛马不是也要死的吗？这也论罪，我们岂不都要下狱？"

"可不是嘛！""说得对！"众人同声支持。

遏必隆是议政大臣中身份最高贵的一位。他的父亲额亦都，是太祖皇帝天命建元时设置的五大臣中的第一位。遏必隆是额亦都的第十六子，母亲是努尔哈赤的女儿和硕公主。他的家族最受信任，和皇族关系极为密切，他有五个嫂子是公主，一个姐姐做了太宗皇帝的元妃。遏必隆年岁不算大，由于和皇室的姻亲关系，辈分却不低。他平日不爱说话，遇事也很少有主见。议论以来他半天不出声，此刻，他却慢声细语地说了这样一席话：

"咱们满洲东来，流血流汗，吃尽辛苦，总算用性命挣得一份家当，左不过就是府第、牧场田园、牲畜奴婢。投充人也算一大注吧！杀投充人，就像杀牛杀马杀奴婢一样，败人家的财呀！你说皇上开恩，为万民着想，退一点猎田牧场，算不得什么，以后再置。杀投充人，这不绝了财路？以后还有谁敢投充？王用修二次投充，责罚他的主子也就是了。不然，人家十几年拼命苦战，为的是什么？……"

遏必隆这个忠厚人的老实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范文程想想也觉得有理，便不再坚持己见了。

九卿科道会议，照例在午门外阙左门举行。所谓九卿，是指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正卿；科、道，指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由于各官名额都是满汉各一，加上内院学士及书记

等，将近百人。会议已毕，满臣有的面露悻悻之色，有的还在挥手大声叱骂，各自散回朝房。汉官或低头走开，或三三两两小声谈论。会议不顺利，出了一件前所未有的怪事。

从来的九卿科道会议，无不以满臣为重心，以满臣的意见为结果，汉官不过唯唯诺诺、画押而已。今天不知什么缘故，二十九名汉官竟敢另成一议，与满臣意见相左，而且居然都在另议上签了字画了押。满臣议得："安郡王与佟皇亲各自退还民田，王用修交主子严加管束。"二十九名汉官却进一步议得："王用修问斩。不敢受理乔梓年诉状，致其午门自尽之县府州官，一律追究问罪。"

奉旨参加会议的内秘书院学士傅以渐，收起汉官签押的奏本，沉思片刻，对为首的几名汉官说："列位胆气令人钦佩，只是……不妥吧？"

吏部尚书陈名夏仰头一笑："有何不妥！立朝纲、重法治，百年大计，万世基业。皇上聪明天纵，定有明鉴。"

傅以渐低声问："不怕有朋党之嫌？"

陈名夏一甩衣袖，掉头走开，冷笑道："正不知谁人在结朋党！"

傅以渐望着他洋洋自得的背影，叹道："得意便忘形，祸不远矣！"

陈名夏同礼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说笑着，同归朝房，在午门前遇着了大内出来的范文程和宁完我。

五个人满面笑容，互相拱手问安。

五个人都是汉人，都说汉话。

五个人都是朝廷的大学士：范文程是初立内三院时的内秘书院大学士；宁完我在顺治二年升任内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是内秘书院大学士；金之俊有内国史院大学士之衔；陈之遴新近也授为内弘文院大学士。然而，范、宁都是辽东人，满洲崛起之时便投奔了去，所以范文程隶天子自将的镶黄旗，宁完我隶汉军正红旗，如今都是旗人，参与议政——皇帝以下的最高级会议，成为议政大臣。陈名夏三人尽管学问出众，更有才干，却只能是"九卿"。

陈名夏向范文程说起九卿科道会议的两议："……不斩王用修无以平民愤；不处罚县府州官无以清吏治。如今天下未定，处处地荒丁亡、财尽民穷，再不收拾人心，只恐千里皆起乱萌，焉能久安长治！"

范文程听着，并不表态。后来，他高高地向众人一拱手，徐徐说："老夫尚有它事，先行一步，失礼失礼！"他转身踏上御道，向端门走去。

宁完我素来鄙视陈名夏，此时，瞟了他一眼，讥刺地说："据你所言，想

必有长治久安之策了！”

陈名夏道：“焉能没有！只要依我两件事，便可天下太平！”

宁完我盯着他：“哪两件？”

陈名夏把头上的红缨顶子向后一推，摸着剃得发青的前额，说：“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

宁完我脸色都白了。他尽管讨厌陈名夏，也没料到他会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陈之遴、金之俊更加惊愕，瞪大了眼睛一起望着陈名夏。

陈名夏哈哈大笑，侃侃而谈：“何需如此惊怕！前日皇上亲临内院，鄙人也曾上奏：当年豫亲王南下江宁，招抚百官，概予留用，又求贤薄税，民心大悦。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故明侍郎李乔予以痛骂，并出示各城门云：‘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头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于是乎，大兵自江宁至杭州，一路传檄而定。南人大多文弱，素不知兵。江南乃财赋所出之地，本应护惜此一块土，以备供养国家之用。谁知摄政王薙发令下，本已帖然归附的江南，顿时揭竿而起，纷纷抵抗，至今此起彼伏，不得安宁。足见留发复衣冠，方可得民心。蒙皇上首肯，并无他言。”

宁完我说声“告退！”便愤愤地走了。陈名夏对着他的背影鄙夷地哼了一声。

金之俊一向谨慎，忙劝道：“此人乃开国文臣，何苦开罪他。”

陈名夏一摆手：“什么开国文臣，沐猴而冠！在前朝，他连生员都不曾考中。前日在内院，他竟然讥刺我降顺。我也不客气，劝他莫要五十步笑百步！说得他面红耳赤，无言对答。哼，左不过故明降人，又不是满洲旧族，神气什么！”

金之俊道：“还是谨慎为上。”

陈名夏笑道：“之俊兄，你就看不出？朝廷缺我们不得呀！满洲以武功得天下，国体官制尽都承袭明制。没有我们这些故明旧臣，谁来给他指点呢？再者，皇上英明无比，改黩武为招抚，足见皇上决意推行仁政，近日又常以‘满汉一体’谕示诸臣，不正是汉臣之福音？……”

三人傍着御道边青绿的宫槐，边说边走。陈之遴道：“果如名夏兄所见，则龚鼎孳起复有望了。”

陈名夏说：“正是。他昨天还折柬相邀呢。过两日去看他。”

三人声音越来越远，身影越来越小，和宏伟的九重宫阙相比，小似蝼

蚁，微如芥子。

次日，福临在养心殿东暖阁批本，越看越不对头，越批越不是味道，立命召大学士金之俊、学士傅以渐、王熙进见。

金、傅、王三人应召而来，跪倒在红地毯上，屏息静气，惴惴不安。福临板着脸，掷下一件题本。

金之俊展开一看，是少詹事李呈祥的奏疏，竟提出“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的建议！金之俊暗暗吃惊：满人功高权重，多数不识字少见识；而部院中有才有识的汉官如同虚设。这种情况向来如此，纵然错误百出，但也无法可想。况且上面还有满洲诸王亲掌六部，李呈祥有多大胆，敢上这样的奏疏！

福临眼内隐隐闪出怒光，提高声音说：“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直是一派妄言！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委任，尔等汉官反生异意！从实据理而言，难道不该首崇满洲？不是满洲东来，尔等能有今日的荣华富贵？”

三名汉官慌忙摘帽放在地上，连连叩头请罪。

福临“啪”的又扔下一份题本，那是头一天二十九名汉官的另议奏文。他狠狠地说：“朋党之弊，历朝视为异端，不想竟再见于本朝！分明是汉官心志未协，不务和衷，对满员之见，故为乖违！历朝不能容，本朝更不能容！”

金之俊匍伏地面，不敢抬头。

第三份题本摔下，金之俊打开一看，顿时面无人色，额头上沁出黄豆大的汗珠。那是宁完我参劾陈名夏的弹章。题本的第一句，“为特参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情事叵测事”，而陈名夏的首项罪状便是：“陈名夏痛恨我朝薙发，鄙弃我国衣冠，曾谓臣曰：‘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

福临虎着脸，最后说：“题本发下，从重议处！”

三名汉官再叩而起，倒退着出了暖阁，急急忙忙地走了。

福临满脑门冒火，感到他在受夹板气：满族亲贵和太后都暗暗责备他亲汉，而汉官得点甜头，就登鼻子上脸，公然用这种方式挑战！他，毕竟是努尔哈赤之孙、皇太极之子，大清的皇帝啊！

他烦躁地在养心殿外的月台上走来走去。二月的阵风挟着寒意，兜头刮来，他不禁缩了缩肩膀。吴良辅连忙跪下启奏：“请万岁爷添衣。”

福临理也不理，只管紧皱眉头，背手快步走着。

“万岁爷请添衣裳，看着凉。”吴良辅不厌其烦地又奏。

“讨厌！”福临厉声喝，瞪了他一眼。要是旁人，也就闭口了，吴良辅仗着平日皇上的宠爱，赔着笑脸又说：“万岁爷，添件衣裳吧！着了凉，奴才怎么交代……”

福临勃然大怒，一把夺过吴良辅腰带上悬挂的鞭子，照着他没头没脑地一顿猛抽，劈劈啪啪地打了好半天。吴良辅跪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受着，不叫喊、不呻吟，也不躲闪，就像一块石头，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姿势。

福临打累了，扔掉鞭子，喝道：“滚！”他自己精疲力尽，慢慢走向养心殿去了。

几名小太监悄悄扶起吴良辅，见他俊俏的脸上也着了几鞭，装出一副同情的样子直摇头，故意好奇地低声问：“吴总管，不碍的吧？”

吴良辅轻轻摸一摸脸上的伤痕，微微笑着说：“咱们万岁爷就是真龙天子。这叫做龙性难攖，懂不懂？”

经常挨福临鞭子的内侍们，似懂非懂地望着他，咂咂嘴，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四

南城顾园，是龚鼎孳的住宅。用他宠爱的二夫人顾媚生的姓氏为名的这处庭园，以山石、清溪、桃花、柳荫著称于时。龚鼎孳罢官以后，终日饮酒醉歌，俳优角逐，似乎十分旷达。他家是合肥豪富，当风流寓公毫不作难。

仲春时节，满园花开草长。青青柳丝织出一片轻烟，烂漫桃花有如团团红云，山石溪水都被染上一层轻红。清溪上飘浮着娇嫩的桃花瓣，在园中曲折萦回、潺潺流淌，忽而穿过玲珑石山，忽而绕过古朴草亭，到绿杨桥下汇成一潭清池。池水如镜，映出亭台楼阁、绿柳红桃，也映出绿杨桥上凭栏而立的陈名夏和龚鼎孳。

两人都是文士装束。陈名夏身着满式无领蓝衫，外面罩一件貂皮镶边暗蝙蝠花纹的烟色缎马褂，头上一顶瓜皮小帽。龚鼎孳穿的却是前明秀士常着的直领蓝衫，夹里对襟，胸前以绦带随便一系，头上无帽。两人同岁，都在不惑之年。陈名夏风度翩翩，尚可辨出当年探花郎的丰采。龚鼎孳却神色悒郁，心事重重，他出神地望着两人在水中的倒影，伤感地说：“唉，整整二十年了！”

陈名夏心头一沉，飞扬的神采收敛了些，低声应道：“是啊！……这绿杨桥还是旧时物……”

二十年前，陈名夏和龚鼎孳一同金榜题名，又同授兵科给事中，同榜进士成了同僚，关系格外亲近。公余歌饮留连，曾一同来过南城。那时，这里是一所废园，断壁残垣，野花无主，只有绿杨桥完好无损。两人曾漫步桥上，对废园主人的升沉大发感慨，进而浩叹人生无常，前途难料。但那不过是得意之余的无病呻吟，故作风雅而已。焉知二十年后，历尽沧桑的当年风流进士，又在桥头相聚？感慨深到极处，反而无话可说了。

陈名夏一扬头，望着潭边红绿相间的色调，信口吟道：“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龚鼎孳没有抬头，却低低地吟出两句古诗：“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陈名夏看了他一眼，他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便直起身子，对陈名夏忧郁地一笑：“走走吧。”

龚鼎孳降清后，按原官原品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不久，他属下的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发难，朝中掀起弹劾大学士冯铨和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个人最先薙发迎降，孙之獬甚至全家男女都改穿满装，取媚当权。当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袒护三人，诘责诸臣。龚鼎孳攻冯铨最力，当面斥之为“阉党”、“魏忠贤的干儿”。冯铨以龚鼎孳曾降李自成，反唇相讥道：“何如逆贼御史！”多尔衮故意问龚鼎孳：“冯铨所说可是实情？”龚鼎孳答道：“岂只鼎孳，魏徵亦曾降唐太宗！”多尔衮怒道：“只有无瑕者可以戮人，怎能以闯贼比拟唐太宗！”冯铨没有参倒，龚鼎孳倒降八级调用，补了上林苑丞这样一个小官。不多时，小官也不让他做，干脆罢免了。

龚鼎孳是江南有名的才子，诗文与号称文台领袖的钱谦益、吴伟业齐名。自顺治四年罢官家居至今，慨叹良深。陈名夏倒没有忘记同命老友，常相来往。顺治亲政后时时巡幸内院，一次在陈名夏处见到龚鼎孳的诗文，赞叹不已，还说道：“真才子也！”陈名夏于是认定龚鼎孳终有起复的一天，不时以此安慰老友。

他俩顺着溪边漫步，柔弱的柳条从他们头顶、肩上拂过。前面有一树盛开的白碧桃，掩映着一座连着短廊的四角亭。短廊折而向东，与住宅的内廊相接，那里传出一阵女子的笑语，两人停步花下，不禁会意地一笑。他们是通家之好，陈名夏自然熟悉这笑声出自何人。

当龚鼎孳因投降被人指责气节有亏时，他总是回答：“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位小妾，便是发出动人笑声的顾媚生，龚鼎孳赠她一个表字：横波。

嫙 嫙

顾媚生领了两个仆妇，穿过短廊，走进四角亭。她婷婷，如弱柳扶风，步态很美，一身明末官宦家妇女家居的装束：玉色罗裙，粉色窄袖圆领衣，戴一披高领绣花云肩，浓黑的头发高高盘在头顶。她怀抱着一个绿锦缎绣百子图襁褓，不时亲昵地把脸贴上露在襁褓外的花花绿绿的小帽。她在亭中的青花瓷墩上坐定，把襁褓递给身边的乳母。乳母不敢怠慢，立刻解襟开怀喂奶，顾媚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少顷，喂完奶，顾媚生又对另一仆妇——保姆示意，保姆从乳母手中接过襁褓，小心地打开，抱起婴儿，撩开尿布把尿。婴儿手脚乱动，就是无尿。保姆说："禀太太，小相公尿罢了，要不要就包上？"

"包上吧，当心受风。"顾媚生懒洋洋地回答。

虽说隔着花影看不真切，总是大致不差。陈名夏很惊奇。他知道顾媚生进香拜佛，百计求嗣，始终没有结果。难道抱养了一个孩子？他转向龚鼎孳："孝升，横波不是上月还往碧霞观求子的吗？"

龚鼎孳先有几分尴尬，继而放声大笑："何需瞒你！来看看我们这位内外通称小相公的娃娃吧！"

顾媚生见二人进亭，站起来笑迎。陈名夏寒暄几句，便俯身去看保姆怀中的"小相公"，顿时大吃一惊，哪有什么孩子！那只是用罕有的白檀香木雕成的一个男婴，四肢可动，笑容满面，异香扑鼻，衣帽都用镶金嵌珠的锦缎制成，华丽非常。好一颗掌上明珠！

陈名夏扬声大笑，连连称赞："匪夷所思！匪夷所思！不是媚生，哪来如许空灵绮想！"

龚鼎孳半赞半怨地瞟了顾媚生一眼，笑道："就是这么个人，你说我拿她有什么办法！"

顾媚生也笑了，邀他们进客厅，又回脸问陈名夏爱喝什么茶？

顾媚生已年过三十，可谓徐娘半老了，但仍有令人迷醉的魅力。她一颦一笑，一举手一回身，都曾经过精心设计，对镜练习过千百次的。这位秦淮金粉世家的娇女，远非一般烟视媚行之流所可比拟。如今，她把夫人的尊贵、名妓的娇媚糅合起来，又成另一种使人爱怜的风姿了。她对两个男人点头一笑，抢先去为他们安排茶点。陈名夏看着那楚楚动人的身影，拍着老友的肩头说："真所谓惑阳城、迷下蔡！孝升艳福如此，教人羡慕不已呀！"

龚鼎孳一摆手："算了算了，谁似你官运亨通，位极人臣！有道是情场得意，官场失意嘛。"

陈名夏又放声大笑了。他很爱大笑，而且笑得很得意，很张狂。龚鼎孳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他关心着别的："听说近日朝中又出了大事，由圈

地引起的？”

“不错。”陈名夏把事件的经过讲了一遍，得意地说：“安郡王和佟皇亲两家都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佟家，原本不是满洲人嘛，狐假虎威！”

“二十九人另立一议……不会出毛病吗？”

“不会！绝不会！皇上天纵聪明，非凡人可比，亲政以来，颇有作为。最难得他勤学苦读，自四书五经至诸子百家，以及诗词歌赋，无不涉足。皇上的汉话、汉文，朝中满人不能及其万一！你想，我对皇上说：若要天下安，留发复衣冠，皇上竟也点头称是。可不是一代英主吗？……孝升，没有请别的客人？”

此时，二人已走进客厅，小戏台面前只摆了三张宴桌。

“还有一位，他想见你，求我引荐。”

“何许人也？”

“说来怪有意思。刑部主事李振邺那日由公事房回家，途中听见小孩子们跳着脚齐声唱：‘不要喊，不要喊，来年状元名张汉。’哪知次日便在一个朋友家见到了张汉，这朋友也是听了童谣特意寻访，才把他请到的。李振邺与我有师弟之谊，就把此人引来顾园。今天邀他作陪，他还叫了戏班凑份子……”

正说着，家人禀报：张汉先生来拜。陈名夏官高位崇，又是主客，端坐不动。龚鼎孳接了张汉进来。张汉见陈名夏就拜，说了许多“大名久仰、如雷贯耳”的套话。陈名夏略略还礼让座，对张汉打量一眼，直截了当地喝彩道：“好一个英俊美少年！若不是孝升引见，乍一觑面，一定当你是梨园佳弟子！”

张汉的脸红了一下，立刻赔笑说：“不敢。”陈名夏的狂傲实在令人难堪，怎么一见面就将人贱比为戏子？龚鼎孳打着圆场，令仆役上菜，丫环斟酒。双庆小班班主前来请他们点戏，陈名夏当仁不让，点了《风筝误》里的三折：《前亲》、《后亲》、《惊丑》，龚鼎孳点了《金雀记》里《乔醋》一折，张汉点了一出《南渡记》。

“《南渡记》？孝升听过吗？”陈名夏问。

龚鼎孳摇头。张汉笑道：“双庆班刚由南方来京，便会演此戏，可见流传之广。学生正要请老大人一观，可知世人心术之坏，时下风气之恶！”

“这么说，你是听过的了？”陈名夏瞥他一眼。

“是。”张汉庄重地向后退了退，说：“《南渡记》为江南许巨源所作，此人乃一失意文士，笔下刻毒之至，老大人不可不提防一二……”他竭力使

自己说得义正辞严、态度忠诚，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感到慌张。

戏宴开了，张汉并没有觉得轻松。在陈名夏这样的大贵人面前，他自惭形秽，战战兢兢，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但这是千载难逢的进取的机会，怎能错过？

为了求取功名，张汉煞费苦心。那首童谣是他一手制造的。他正当落魄，无依无靠，也无人引荐，便想出一条妙计：买了一大包枣和糖饼，在大街小巷见了小孩就给一把，要他学说两句童谣："不要喊，不要喊，来年状元名张汉。"京师果然是首善之区，见效之速出他意外，他很快成为好客之家的座上宾，被到处引荐……想不到小小伎俩，胜过筹思多时的计划和行动，居然得到了成功。

今天，张汉观察陈名夏的态度，毫无佳兆。这位大学士目中无人的骄狂之态，反宾为主的嚣张气焰，给张汉很大压力，他不得不竭力挣扎，时时注意着陈名夏的神态。大学士喜他也跟着喜，大学士笑他就立刻笑，大学士皱眉他赶紧摇头，大学士喝彩他抢先击节。他必须给大学士留下好印象，为以后直接拜会他铺平道路。

可是陈名夏只顾和龚鼎孳吃酒议论，看也不曾看张汉一眼。在尴尬的绝望处境中，张汉勉强支撑着看过两折。第三折，是《风筝误》里顶精彩的《惊丑》，男主人公韩世勋被丑女詹爱娟吓得丧魂失魄。那小生很会作戏，水袖抖得漂亮，一脸惊惧之色维妙维肖，令人叫绝。陈名夏大声喝彩，张汉却蓦地站了起来，好像受了惊吓，随后又觉得失礼，重新坐下。陈、龚两人都没有注意他。

渐渐的，张汉的眼睛瞪大了，一个丑陋的脸隐隐浮现着，还有暗红的帐幔、闪烁不定的灯光……可怕的回忆纠缠着他，他浑身战栗，闭上了眼睛。但戏台上的词曲却无情地向他袭来：

"……惊疑，多应是丑魑魅将咱魇迷。凭何计，赚出重围？……"

他再也无法忍受，摇晃着站起来，对主人拱手道："学生还有些贱事要料理，不能终席，老大人见谅！……"说罢，他脚步踉跄，跌跌撞撞地走了。

陈名夏鄙夷地一笑，简单地说："喝醉了。"

龚鼎孳摇摇头："唉，如此名士！"

张汉离席，顾媚生就可以从帘后移进厅中看戏了。三人说笑着越看兴致越高。顾媚生曾是红氍毹上的一代名优，自然指长道短，格外精神。

《南渡记》开始了。两个主要人物——一生一末刚刚自报家门，三位看戏的立时寂静无声。台上人哪里知道他们所演的角色正坐在台下观看，还因为报酬优厚而格外卖力，又唱又说又做，曲尽其妙。

台上的陈名夏、龚鼎孳血污满面地从王氏胯下爬出的一瞬间，顾媚生一声刺耳的尖叫，双手蒙脸，跑出了客厅。龚鼎孳面色铁青，浑身颤抖，说不出话，只对闻声而来的戏班班主连连挥手，叫他们赶快退下。

一阵混乱之后，客厅空空荡荡，只剩下陈名夏和龚鼎孳。两人慢慢转过惨无人色的脸，互相看了一眼，龚鼎孳突然“哇”地放声痛哭。陈名夏没出声，只有两行泪水沿面颊缓缓流下。

龚鼎孳捶胸顿足：“名节扫地至此，还有什么可说！……”他的羞愤很快转为恼怒，咬牙切齿地骂道：“许巨源！你个黄口孺子！阴损如此，必杀以泄忿！……”

良久，陈名夏才慢慢地轻声说道：“我辈吃亏在怕死二字，自然不如史可法、阎应元，却不肯自甘寂寞，总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要在名利场上角逐一番，则又不如黄梨洲、顾亭林……可是，我辈总也算是应运而生、应运而出。大兵进关入主中原，若无我辈，成何世界？人生在世，人生在世啊！……”他突然仰天大笑，笑了好一阵，笑声既狂妄又悲酸，很像夜枭在月夜林中的呼叫，龚鼎孳直听得停止了痛哭，毛骨悚然。

陈名夏睁着泪汪汪的眼睛，笑盈盈地对龚鼎孳说：“当个内院大学士，锦衣玉食，调和天下，上为天子分忧，下为万民解苦，这比当年死于忠节，比今日浪迹江湖，是强过，还是不及呢？……”

龚鼎孳和陈名夏互相安慰着，心境渐渐平和了。他们约定三日后到陈名夏府上聚会。陈名夏还再三嘱咐，一定要带顾媚生去，好开导开导他的妻妾。

他们没想到，乌云已笼罩在陈名夏的头顶。

当晚，刚刚回府的陈名夏被逮锁问罪。圣旨命吏、礼二部大臣会同刑部共同审理这一案件。

五

辰初三刻，皇上退朝了。

早朝后的第一件事，是往慈宁宫向母后请安，这是福临定下的规矩。

在宫内，仪驾比较简单：前面侍卫举着四杆豹尾枪导行，便舆四角各有一名御前侍卫，挎着名叫“小神锋”的二尺多长的宝刀跟随，太监打两面

雀金扇，头顶遮一柄黄罗伞，后面跟着一些服侍小太监。

福临坐在舆中，心情十分不快。没想到陈名夏的案件震动了整个朝廷，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员，无论满汉，都眼巴巴地盯着。福临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难以应付。

宁完我的弹章参了八条，主要的，一是“留发复衣冠”；二是陈名夏父子暴恶，揽权纳贿，结党营私，士民怨愤；三是涂改谕旨。会审时，陈名夏只承认第一条，说其他各款都是诬陷。而宁完我会同内秘书院学士刘正宗共证陈名夏所犯各罪都是事实。今天早朝，吏、礼、刑三部会审后题本上奏，最后拟出的处理意见是：斩。现在，陈名夏的生死，完全取决于福临了。

朝廷里的倾向太鲜明。参与议政的王公大臣和满官对此十分快意；多数汉臣口中不说，却都表现出一种兔死狐悲、黯然神伤的忧郁。敢于替陈名夏讲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汤若望……

刚进慈宁宫，迎接福临的，竟是一派檀板轻敲、笛声嘹亮、歌喉宛转。东配殿里新搭起小宫台，庄太后和两位太宗的妃嫔——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还有一位太祖皇帝的寿康太妃，在许多福晋命妇的陪同下，正兴致勃勃地观看傀儡戏。傀儡大约有真人的四分之一大小，做得十分精细，说唱操纵都由太监担任。一出劝善的《鱼儿佛》正演得热闹。福临一脚踏进配殿，吓得那些福晋命妇们纷纷站起身向后退避、低头、跪倒。

福临依次向寿康太妃、庄太后、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等祖母、母后请安。她们一一受礼，问了皇帝好，便要向庄太后告辞。庄太后笑着挽留说：“今儿的宫戏怪认真的，戏码也好，还是看完吧！一会儿有北边新进的松仁、白果，正好品茶。”

白发苍苍的寿康太妃先笑着坐下，懿靖大贵妃和康惠淑妃也跟着告坐。庄太后起身笑着对她们道了歉意，领着福临往慈宁宫正殿走去。刚进殿门，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一个宫女回配殿请佟夫人。

一位衣饰华丽的满装贵妇走来向福临请安。太后笑着对福临说：“照家常礼数说，这是你的丈母，不该受礼的。”福临连忙逊谢。按宫内制度：内廷主位遇娠，有生母者允许进内照看。福临问道：“佟妃的日子近了吗？”

佟夫人连忙回答：“就在这个月了。”

庄太后笑道：“这是宫内主位第一次诞育，佟夫人要精心照料才好。早些回景仁宫陪伴去吧。”

佟夫人连连称是，后退几步，向殿外走去。

福临的不快又增加一重：太后引见佟夫人，无非是表示她对佟图赖家的恩宠。这不是又在给自己增加压力吗？

母子俩方坐定，太监来禀告：郑亲王济尔哈朗恭请皇太后召见。太后看看福临，福临立刻站起来说："额娘，皇叔一定是为了陈名夏的事情。"

庄太后扬了扬眉峰，没有说话。

"额娘，我把复审的题本带来了，请额娘过目。"福临说着，吴良辅跪进折匣。太后的贴身女侍苏麻喇姑接过打开，双手放在太后的御案上。

庄太后先吩咐太监："请郑王进宫。"然后对福临说："皇儿，你还是从安郡王和佟皇亲两家争圈民地说起，近日朝廷里都有些什么议论？"

很多次了，不等福临细说，母亲已把朝中大事的来龙去脉摸得一清二楚。福临知道，这些进宫侍奉母后的福晋、命妇们，等于是一个副朝廷，但他还是对母亲的明睿感到惊奇，不由得说："额娘，你什么都清楚吧？"

庄太后避开他的问题，只静静地望着他，道："说吧！"

于是，从午门自戕案到陈名夏狱成的全部过程，由皇帝绘声绘色地向皇太后叙述了一遍。听罢，太后不表态度，低头去看题本。

郑亲王进宫来了。他向皇太后和皇上的跪拜被止住，太后赐给他一个座位——那是一个杏黄色的织着龙纹的锦缎坐垫，置于太后右侧向南较远的地方。郑亲王盘腿坐下，因为这一阵走得太急，止不住喘着粗气，脸色泛白，看上去很虚弱，和他魁梧肥硕的身材很不相称。太后连忙命太监赐茶，并和悦地说："王兄年纪大了，要多多保重。行走不便，乘马进宫吧。自家骨肉，不必太拘礼。"

在紫禁城乘马，这是极高的礼遇。郑亲王非常感动，又要下位叩谢，再次被太后止住。他喝了那碗热气腾腾的奶茶，方觉得心定气静，这才诚笃地仰望着福临说："皇上是不是有赦免陈名夏的意思？"

福临不置可否。

"奴才就是为这事求见，请太后、皇上明察，陈名夏不能赦呀！……皇上很看中他的才学，但我大清富有四海，我皇上是平天下的主子，有能耐的人比河里的沙子还多，不少陈名夏一个！这人一向结党，是个反复小人，皇上早就瞧透他了……"

济尔哈朗指的是两年前的事情：御史张煊弹劾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时，议政大臣谭泰袒护陈名夏，反而以诬奏反坐，判处张煊死刑。不久，谭泰因党附多尔衮论罪诛死，顺治复命议政王贝勒大臣按张煊所劾陈名夏罪状再审。陈名夏竭力为自己辩解，到了

理屈词穷之际，便哀哀哭泣，诉说自己投降有功，希冀免死。当时福临对议政王大臣们说：“此人真乃辗转狡诈的小人，罪实难赦。但朕已有旨，凡与谭泰事有牵连者，皆赦而不问。若罪陈名夏，则失信于天下了。”这样，陈名夏才得以革职留命。福临毕竟看重陈名夏的学问才干，去年，陈名夏复职。但刚得意一年多，又生出事来。

福临不大高兴郑亲王提起往事。因为就是顺治九年那次赦免陈名夏，他的出发点也是重才而不是守信。此刻他说：“朕观历代英主用人，无不用其所长弃其所短，如汉高祖之用陈平，魏武帝之容张绣。须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要掉书袋，郑亲王哪里是福临的对手！那些繁复杂乱的汉文，至今他仍是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石。但是他有对朝廷最实际的考虑：“皇上说的是。可陈名夏的大害不只在反复，要紧的是结党。二十九名汉官胆敢另立一议，本朝从来没有过！陈名夏就是魁首，就是害群之马，不加严惩还成个朝廷？……”

福临半晌没做声，后来迟疑地说：“或者免官遣戍？……”

郑亲王叹息道：“皇上心地慈善，奴才真怕皇上养虎伤身。这种不忠不义的小人，奴才瞧着都发怵。皇上这样待他，他对皇上又安过什么好心？”他惴惴不安地迅速看了庄太后一眼，太后坐在她的宝座上，一如既往，端庄、慈蔼、温和，看不出可否。于是，他硬着头皮使出了杀手锏：

“多尔衮摄政那会儿，皇上年幼，陈名夏不是夜谒睿王府，陈请多尔衮登皇位的吗？”

福临浑身一震，紧紧咬住牙关。郑亲王心疼地看着福临，继续说：“多尔衮虽然回答说‘本朝自有家法，非尔等所知’，没有接受，但陈名夏立时由学士超擢吏部侍郎，从此大受重用。幸亏老天爷不佑恶人，多尔衮病死，不然……唉！”郑亲王低下头，老态龙钟。

福临也低着头不出声，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济尔哈朗知道击中了要害。凡事凡人，只要和多尔衮逆谋有所牵连，就能立刻激起福临的憎恶；只要被多尔衮打击排斥过，就能立刻引起福临的好感。多尔衮一倒台，索尼、希福、鳌拜、遏必隆等人立刻参与议政，就是这个道理。

郑亲王站起，向皇太后和顺治躬身再拜。他真心疼爱这个十六岁的侄子，知道自己这么说会刺激福临，心里很觉难过，可又不能不说。他默默地望了福临一会儿，叹了口气：“唉，皇上不要过于劳累，奴才去了。……”

济尔哈朗走后，母子俩相对无言，不时交换一道目光。后来，庄太后轻轻赞叹道：“真是个忠心耿耿的老臣！”她看定福临那目光游动的眼睛，温和地问：“皇儿，你的意思呢？”

“陈名夏有罪，但罪不至死。汤玛法今天还有奏本替他讲情，说身为君上的，必得仁慈为本。儿一心施仁政、行王道，怎能随意诛杀大臣！”

太后微微一笑：“玛法道德高尚，是个仁义长者。但究竟是外邦人，不懂得中土民俗人心、历朝兴衰，更不懂得治理天下的根本。”

福临乌黑的眸子盯住母亲，竭力隐藏心里的不服。

“陈名夏并非不可赦。但是赦了陈名夏，李呈祥赦不赦？他可比陈名夏罪名小官职低；陈名夏、李呈祥都赦免了，二十九名汉官结党如何处置？只得不闻不问，他们比陈、李更少罪名。三案都不定罪，议政王贝勒大臣服不服？满洲亲贵服不服？八旗将士服不服？皇儿，你坐江山究竟靠的谁？”

福临一哆嗦，垂下眼帘，浓黑的睫毛簌簌抖动。

“能靠那些汉人吗？皇儿，我屡次要你想，今天还要你想，你以为天下汉民已经都臣服了吗？如今你身践帝位，本当懔懔然如以朽缰驭六马，稍有闪失，就会使太祖、太宗百战得来的天下毁于一旦。皇儿，你千万不可大意啊！……”

福临觉得背上滚过一个又一个冷战，额头也渗出了汗珠。他羞愧地低声说：“我只是想，陈名夏罪不至死，所以……”

庄太后温静地笑笑：“到了这个地步，还谈什么有罪无罪？”略一沉吟，她说：“只须治陈名夏抹删谕旨、结党营私之罪。‘留发复衣冠’的话，就不必提了。”

福临钦佩母亲。因为这样一来，不仅为福临曾首肯此话留了面子，也免得更激起汉臣汉民的反感。

佟夫人进了景仁门，绕过一架名为远山叠翠的大理石方屏风，穿过前院，由西侧门进了后院，见她的女儿端坐在寝殿前廊，身上洒满灿烂的阳光。廊边雀替上挂着几只金丝鸟笼，两个宫女给笼里添食添水。佟妃身子一动不动，只噘着小嘴，扬着下巴颏，逗弄面前那只活泼的青绿相间、黄腹红嘴鹦哥。

“哎哟，我的姑奶奶！你可真有闲心！”佟夫人风风火火地来到前廊，倒没有忘记向她的亲女儿请安。

佟妃转过脸，睁大圆圆的眼睛：“出什么事儿啦？”

“你舅爷爷进慈宁宫，请太后一起劝皇上。也不知劝妥了没有！皇上要是

非赦免那个姓陈的南蛮子不可，那可怎么办哟！”

佟妃今年刚刚十四岁。进宫时是个十足的毛丫头，还在玩抓子儿的年龄，因为想娘几乎天天哭鼻子。近年渐渐学会不哭了，却又怀了孕。自己还是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眼看又要当妈妈，真是又惊又怕又喜又忧。她的小小的心里只装得下三个人：皇上、太后和她未出世的娃娃。别的她无暇去想，也没有兴趣。对这些朝政，她更是一点不懂。佟夫人进宫后对她多方开导，她依然不那么开窍，这时便说：“一个汉官，赦不赦的，有什么了不起！”

“哎呀，好我的姑奶奶！我跟你说了这么些日子，敢情白费唾沫！这姓陈的南蛮子纠了一伙子汉官，专跟咱们过不去！”

“不就是退还圈占民地那事吗？皇上说叫退，就该退嘛！”佟妃在支持皇上这方面，毫不含糊。

“退百十亩地算什么，对咱们也不过九牛一毛。可那姓陈的蛮子又要杀投充人啦，又要处罚地方官啦，明摆着要倒咱们的架子，打咱们的威风呀！他要成了事，还有咱们旗人的好果子吃吗？……”

佟妃稚气地望着母亲。佟夫人一拍手，叹着气叫一声：“我的小冤家！这事儿还挂着你呀！”

“我？”佟妃耸了耸细细的眉毛，有点惊异。

“可不是咋的！”佟夫人赶紧把女儿搀进卧室，扶她在又软又厚的床上躺好。等宫女们都到外间侍候了，佟夫人才坐在床边的绣墩上，压低嗓音，开门见山地问：

“你就不想当皇后？”

这话太尖锐了，佟妃的脸“刷”地红到脖子根，简直像一块红绫，连颧上、唇边那些黄褐色的蝴蝶斑也被红晕盖过去了。她尽管入世不深，许多方面还是个孩子，但对自己的地位却非常敏感。皇后被废以后，她常常半夜醒来，悄悄地祷告苍天神佛，保佑她能有继立之份。这是她的秘密，平日决不敢有所流露。她本能地感到，如果她这“非分之想”被人发现，定会招致皇上的厌弃，温厚慈爱的皇太后也会憎恶她，她将如皇后被废为静妃、永居侧宫那样，被贬为庶妃或贵人，永无出头之日。她的从不敢出口的隐秘，竟被母亲一语道破，窘得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脸红什么！”佟夫人心直口快：“现今皇上虽说有一位皇子、两位公主，可他们母亲位份低。主位娘娘里，你第一个有喜。我看你这肚子尖，花花脸，准生儿子！母以子贵，历来如此，还有什么说的？……”

佟妃微微一皱眉，连忙伸手抚摸自己凸出的腹部。不安分的小东西，正在肚子里踢脚伸拳。佟夫人的话其实多余，佟妃自己想过何止几百回。

“你继立皇后，原是十拿九稳，偏偏这姓陈的蛮子跟咱们作对。皇上要是赦他，对咱家算个啥意思？你当皇后还有啥指望？”

佟妃愣住了。她真不曾想到这一层。

“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你倒没事人儿似的！你也该瞅空子给皇上念叨念叨，可不能喝那南蛮子的迷魂药！”

佟妃扯着绫被把脸盖上，细声说：“宫里有胎训，皇上有半个月没来了。再说妃嫔不许预政，这是家法，我不能……”

佟夫人呆了半晌，“嗐”了一声，说：“真是的！好端端的美事，要是败在南蛮子手里，老娘我死不瞑目！……这南蛮子究竟有什么妖术，迷得这些人把祖宗的规矩都忘了？别瞧那安郡王，也是那路货！……”

“你别说了！叫人听了笑话咱家没规矩！”佟妃突然不高兴了，显出了主位娘娘的身份。佟夫人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太过分，连忙收敛，躬身谢罪，按照官定的礼节说：“娘娘恕罪。臣妾实在是心中不平……”

宫女进来禀告：“启娘娘，佟夫人的侍女求见佟夫人。”

佟夫人慌得猛然站起，旋又坐下，急煎煎地对佟妃说：“消息来了！我叫她到舅爷爷府上去打听来着！”

佟妃不知哪里来的劲，忽地坐起来：“快传她进来！”

侍女进见，先跪佟妃，后跪佟夫人。佟夫人一把拽住急问：“怎么样？”侍女抬头一看，佟妃和佟夫人神情紧张，都瞪大眼睛盯着自己，一眨都不眨，顿时心里发慌，舌头打结，半天才说道：“皇上……批下吏、礼、刑三部题本，说是，念在陈名夏率先投诚，效劳年久……”

侍女一口气上不来，那母女二人脸色刹那间雪一样白，佟妃嘴唇都灰了，脸上一块块黄褐斑变得非常触目。佟夫人急得扬手要打侍女，侍女已缓过气，继续说：“……皇上开恩，将斩刑改为绞刑。是绞立决！”

静默片刻，佟妃颓然倒在枕上，随着脸色复原，笑容也渐渐泛上嘴角眉梢。佟夫人乐得手舞足蹈，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好皇上！好皇上！这才是太祖、太宗的好子孙！”她拍着大腿，爽快地说笑着，透露出早年部落妇女的带有男性味道的豪气。她扯住侍女又问：“就这些？还有吗？”

侍女想了想：“御史李呈祥免死，流徙盛京。二十九名汉官分别予以革职、降级、罚俸处分。”

佟夫人乐不可支，推了侍女一把：“去！回府给我拿几件衣裳，今晚赶回宫里来！”这分明是要侍女回佟府报喜。侍女会意，匆匆往宫殿监领腰牌去了。

宫女侍女都不在跟前，佟夫人兴致更高了：“哈哈，这一回，你爹能当国丈，我叫啥呢？国丈母娘？你兄弟可就是正牌的国舅啦！封王咱也不想，可封个公侯太师啥的，总错不了吧？永平府那些个田地，都封给咱们家好了！皇后的娘家，看谁还敢争！”她又拉着女儿的手，怜爱备至地抚摸着，笑眯眯地说：“你从小儿就命贵，好几个有名的老道都算你大富大贵，有个老和尚还指实了说，你有皇后之分。我们心里明白，不敢告诉你。打你一进宫，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啦！……”

她再也坐不住了，在屋里走来走去，兴奋地大声叨叨：“可得敬谢老天，敬谢神佛保佑！快，快！我得立马给佛爷烧炷香！”她找来线香点着，跑到卧室后的小次间，那里佛龛上供着一尊尺多高的金佛像。她举着香拜了又拜，嘴里不住地念着祷词。不一会儿，她觉着有人挨着她跪下了。回头一看，她那身子笨重、相貌娇小的女儿，也举着线香，满脸喜悦和虔诚，对着金佛像频频拜祷。

“万岁爷，膳齐。”管膳大太监向站在一盆牡丹花前发愣的福临跪禀，福临无可奈何地回到东暖阁。洋漆花膳桌上已经摆好三十多个珐琅质、银质及瓷质的盘、碟、碗。两名摆膳太监一左一右地站着，前面还有四个养心殿当值太监垂手恭候。福临入座后，摆膳太监便把一品一品的菜碗菜盘的银盖打开，请皇上过目。看见皇上用眼瞧哪品菜，就得赶紧拿它往皇上跟前挪。福临此时毫无胃口，连眼皮都不抬。

吴良辅乖巧地走过来，用眼色支开了摆膳太监，笑道：“万岁爷批本批了两个时辰，怎么也得进点膳。”他看着满桌的菜，点着数地说：“万岁爷往这儿瞧，这一品燕窝丝鸡丝香蕈丝火腿丝白菜丝，鲜美无比；这一品燕窝冬笋肥鸡热锅，热腾腾香喷喷；攒盘里烧狗肉、锅塌鸡丝、晾羊肉，是北地的名菜；黄碗里芽韭炒鹿脯丝红黄相间，是太庙的供献；象眼小馒头，又软又暄；折叠奶皮子、酸奶子，白格生生馋人眼！……”

吴良辅一套油腔滑调，活像是市上酒楼的跑堂，倒把福临逗笑了，说：“贫嘴贱舌的，馋死你！”

吴良辅赶紧跪下叩头：“奴才哪敢承望万岁爷的赏，只求皇上开开脸，进得香，奴才就是饿三天也心甘情愿！”

福临半笑半恼地说：“少给我耍嘴皮子！”他在面前的几个碗里夹了一点菜，吃了几口，便放下筷子，微微蹙起眉头说：“把菜赏给妃嫔们。佟妃那儿多分两品。”

太监们连忙撤膳，用黄锦锻的棉包袱将膳盒包好，捧着、抱着、抬着退出养心殿，紧赶着送往东西各宫。

吴良辅还在接福临的话茬：“佟娘娘日子近了，是得好好保养。要是诞育

一位太子，可是大清的洪福啊！”

福临心头一动：太子？为什么是太子？……佟妃想当皇后？她凭什么？……

上午，他从慈宁宫回来，立刻批下题本：陈名夏处绞，李呈祥和二十九名汉官都给了严厉惩罚。下笔时他并不犹豫，甚至还有点痛快。批本很快被送走了，陈名夏的死便成定局。之后，他在批复其他题本时，脑子经常回到这件事上来。想到几乎天天照面的内秘书院大学士，才干卓著、倜傥不群，能和福临论诗谈史的陈名夏，三两天内便要成为一具尸体，他又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感到违心的痛苦，感到受了压制的愤懑。他绝非对母亲不满，因为母亲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着想的。他忍受不了郑亲王的挟制！是的，他觉得这位老叔王是在利用他痛恨多尔衮的弱点，达到庇护亲贵的目的，而最终还是为了他的外甥女婿佟图赖！

这些思绪纠缠着他，使他心情十分恶劣。吴良辅一句有关太子的话，一下子使他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了：郑亲王表面上是为江山社稷，实际上也在营私。他打击陈名夏是为了保护佟图赖，保护佟图赖是为了帮助佟妃谋取后位……

福临站在一排排蓝缎遮掩的巨大书橱边，紧紧抿住嘴唇，下巴凸了出来。史书史册浩如烟海，记载了多少帝王将相的兴亡，多少宫闱秘事掩盖着争权夺利的生死搏斗！那些昏昧的、醉生梦死的帝王糊里糊涂，像被人玩弄于指掌中的木偶。可是我福临，是大清一统江山的第一代君主，决不能任人挟制，决不软弱！

他稳稳地转过身，背起双手，一步一步走回西暖阁，在御案上找出那两份重要题本，坚定地提起了朱笔。

佟夫人的侍女回到景仁宫，已是上灯时分。佟妃母女的喜气，因皇上赐给菜肴而更加火炽。一品燕窝鸡丝香蕈丝火腿丝白菜丝装在五福大珐琅碗里；一品山药酒燉鸭子热锅盛在红潮海碗中，另有紫龙黄碟装的干湿点心四品；五寸黄龙盘盛的奶饼敖尔布哈一品；银碟小菜四品，佟妃都毕恭毕敬地吃了。富丽的御用餐具还放在八仙桌上，等候御膳房的太监来取。

佟妃脸上一团娇慵，流露出愉快和满足。佟夫人不住声地又笑又说：“……想想啊，上午批本绞了那蛮子，中午就赏来御肴，皇上的心意还不明白吗？有情有义呢！”她不再压低嗓门，满院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啧啧！这膳具多漂亮！多精致！瞧见吗，这是龙盘，还是黄龙盘哪！拿这紫龙碟黄龙盘给你送点心，准有意思。这可不是小事！……咦，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进来呀！”她发现侍女悄悄地站在门边，伸手把她拽进来，问：

“家里人都乐坏了吧？你家老爷再不用吊着他那大马脸啦！这可是托姑奶奶的福！……你怎么不说话？”

侍女跪下，低头道：“禀夫人……禀夫人……”

佟夫人心绪正好，很爽快：“有什么为难事，尽管说！”

“禀夫人，圣旨下到府里，说是圈占的永平府民地一概退还；不敢受理民词的县府州官停职待参；老爷罚俸三月，降二级……”

“啪！”佟夫人抡起胳膊抽了侍女一耳光，跺着脚喊道：“你胡说！小贱人，看我不鞭死你！”

侍女连忙叩头呜咽道：“奴才有多大胆量，敢捏造圣旨……”

佟妃脸色一变，张嘴倒吸一口冷气，把手指咬在唇齿间，抽抽噎噎地哭了。佟夫人心乱如麻，顾不得细问侍女，连忙回身搂着女儿安慰：“快别哭！伤了胎气，可不是闹着玩的。小孩子家嘴没遮拦，胡说八道，别听她的！……”

“佟妹妹好吗？”清脆柔媚的声音从院里传来，仿佛含着笑意，响亮地招呼着。永和宫端妃和景阳宫恭妃进来了。这一对姐妹花，都穿着蒙古式的锦缎便袍，端妃粉红，恭妃深蓝，闪着柔和的亮光。这是两位科尔沁蒙古王公的格格，难得来景仁宫串门。佟妃有喜以后，她们更不舒坦，只是慑于皇太后的威严和宫里的规矩，不敢形于词色。这会儿，她们来做什么？

佟妃困难地移动身子，请她们坐上临南窗的短炕。宫女为她们收拾好杏黄缎垫和靠枕，奉上奶茶。她们向佟夫人表示了问候，坐下了。

端妃流动的目光，立刻集注到八仙桌上：“呀，佟妹妹，御膳房的人还没来收膳具？我那儿的早就收去了。”

恭妃笑道：“刚上我那儿去收。今儿赏的菜怪有味道的。”

佟妃不由得看了母亲一眼，佟夫人傻了似的张嘴瞪眼，一语不发。客人看在眼里，互相使着眼色，暗暗发笑。

端妃说：“佟妹妹，我们姐儿俩可有要紧事告诉你……”

恭妃连忙打断：“先别说，让妹妹猜一猜。”

佟妃强笑着摇头，表情十分可怜：“小妹猜不着。”

端妃笑嘻嘻地说：“告诉你吧，咱们就要有一位中宫娘娘了。妹妹猜是谁？”

端妃和恭妃都笑着，闪烁的目光一起盯住佟妃。佟妃经受不住，脸色渐渐发白，心头怦怦乱跳，手心捏出了冷汗，用变得不像是自己的嗓音，哑声说："我不知道。"

端妃柔媚的笑容里含有显而易见的幸灾乐祸："还是我们科尔沁蒙古格格，咱们皇太后的侄孙女，静妃的侄女儿！"

恭妃补了一句："今儿下午，皇上的谕旨。"

佟妃耳中嗡嗡乱响，冷汗顺着背沟流。她们又说些什么，她全没听明白。她强笑着、挣扎着，把端妃和恭妃送出宫门。晚风送来她们的窃窃私语：

"还当自己能爬上去呢，不就仗着肚子里有货吗！"

"这下子可好了，看她还张狂！……"

佟妃感到恶心，眼前金花直冒，浑身一软，晕了过去。

当晚，太医被紧急召进景仁宫。上夜的敬事房太监、御药房首领太监急得团团转，佟妃的呻吟已变成可怕的嘶叫了。萨满太太 [4] 头戴神帽，身系腰铃，手持皮鼓，摇头摆身地击鼓跳舞，满嘴里高声诵着神祝，鼓声铃声随着她越来越快、若颠若狂地舞动和叫喊，响得越急越乱。她从景仁门跳进前院，跳上月台，又在寝殿门口跳祝。佟妃的阵阵哀号，佟夫人带着哭声的劝慰，仍然透过跳神的鼓铃诵祝声传了出去。

黎明前，夜色最浓、天光最暗之际，一声婴儿的啼叫冲破黑暗飞上天空。他拼命地哭叫着，哭叫着，仿佛受了极大委屈，又愤怒，又响亮，用力呼吸着人间甘美的、又充满苦难的空气。他将走过漫长的一生，完成宏伟的大业，英名永留史册。但他的第一阵啼哭，和所有婴儿并无不同，也是一首动人的生命之歌。

第一颗晨星升上来了，默默俯视着九重宫阙。随在晨星之后，是渐清渐亮的黎明。

这是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六

顺治十一年六月十六，福临二次大婚。这一天行册立礼和奉迎礼，仪式最为隆重。由于连年征战，郑成功和朱由榔长期与清朝大军相持，互有胜负，军费开支浩大，财赋情况吃紧。但帝王的威仪必须维持，因而大婚典礼仍然那么豪华、奢侈和气派，一点不亚于第一次大婚。

这一天，京城和全国各地都奉到喜诏，人人须穿红戴绿，家家要张灯结彩，以示万民同庆。偌大一座北京城，登时打扮得花团锦簇。新增设的十三衙门里的管事太监，领了些差役往平民居住区发放喜饼，人们拥挤喊叫，有的哭有的笑，挤伤了许多人，热闹嘈杂的声音给喜洋洋的气氛增色不少。

这一天，是皇家的喜庆，皇城另是一番天家气派：宫内各处御道铺上了厚厚的红毡毯；门神、对联焕然一新；午门以内各宫门殿门高悬大红灯笼；太和门、太和殿、乾清宫和坤宁宫还要悬挂双喜字彩绸。从太和殿外直到天安门前，陈设着皇帝的法驾卤簿：五颜六色的旗、扇、伞、幡，金光闪闪的刀、斧、钺、戟，成百成千，站成笔直的队形，使人眼花缭乱；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直排出午门，驾辇拉辂的大象和御马肃立在侧；午门外左右两列，站了四只巨大的开路导象、四只身背金色嵌珠玉宝瓶的宝象，它们庞大的身躯和凶野的外貌，足以吓坏初次进宫的人。中和韶乐设在太和殿前廊下的东西两侧，丹陛大乐设在太和门内廊下，与陈设在午门宝象之南的铙歌鼓吹相呼应。一旦典礼开始，三支大型乐队将把欢快的喜乐撒遍大内，撒遍整个紫禁城。

慈宁宫外陈列着皇太后的仪驾，数百人鸦雀无声、整齐森严。各宫主位及太妃们都集中在慈宁宫正殿，分列在庄太后左右，等候着典礼的钟声。

皇太后高坐在宝座之上，因为穿了全套礼服而显得越加庄严高贵：三重宝石冠顶上，珍贵的东珠围绕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九只镶了珍珠的金凤环集在皇冠的四周，金凤嘴里各衔着五串珍珠垂挂，前面的垂向前额，侧后方的垂至耳下肩头；马蹄袖的深紫色朝袍外，罩着石青色绣行龙朝褂和披肩，上有山海日月龙凤图案，显示着无上的尊严。可是，即使面临这样的大典，又处在如此高贵的地位，庄太后仍不改她一贯的自然而慈蔼的大度。

午门上钟声响了。一派管笛悠扬，导迎乐队吹打着典雅的乐曲，在御杖的前导下，出隆宗门缓缓而来。后面，礼部尚书恭引身着礼服的皇帝，步往慈宁宫向皇太后行礼。一声口令，皇太后仪驾的卤簿高高举起，恭迎皇上。

乐队和礼部堂官留在慈宁门外恭候，福临进入慈宁宫。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及太监宫女们跪下迎驾，懿靖大贵妃和康惠淑妃站在宝座左右，和太后一同受了皇帝的礼拜。

母子对视片刻，都微微一笑。母亲的笑容里满含着安慰与鼓励，儿子的笑容表示着体谅和一点无可奈何。

太后会意地说："此女秉性温良，恪守其职，孝敬节俭，淑仪素著，是皇儿佳偶。自此以后，中宫有主，内政可修，佳儿佳妇，永谐合好，我也放心了。"

福临深深一拜，按礼仪规定，说了一长段答辞，什么“秀锺华阀，德备坤仪”，“溯懿亲于渭阳，定嘉祥于妫汭”之类。最后，他添了一句规定外的话：“母后觉得好，想必是好的了。”

福临再拜而出。乐曲声又嘹亮地响起。太后耳边总萦绕着儿子多加的那句话，心中一丝不安在扩大，似乎有某种不幸的预感。她连忙稳定心绪，闭眼静了片刻。

白发苍苍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承泽亲王硕塞在御杖的导引下进入慈宁宫，奏请皇太后驾临保和殿。太后将在那里接受皇后之母及公主、福晋们的朝见。皇后进宫后，太后还要在那里接受皇帝和诸王的礼拜，并赐宴皇后之母。

庄太后起身走下宝座出殿，妃嫔们按各人位号有秩序地跟从在后，到保和殿参加大婚典中的内礼。太后忽然停步，回头看了一眼。面色疲惫、脸庞消瘦，身材细弱得绣袍在身上打晃的佟妃，在这群丰满鲜艳的宫妃中显得非常刺目。太后微笑着柔声道：

“康妃，你产后体弱，失于调养。大典很累人，你怕吃不消。先回宫养息去吧，喜宴我着人送去景仁宫。”

佟妃因生了皇子，进号康妃。听了太后体贴的吩咐，她心里感动，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大喜日子是不能哭的，她连忙跪下拜谢，声音有点呜咽：“谢太后恩典。”

慈宁门外乐声大作，佟妃知道，太后升舆了。又等了片刻，料想太后已经走远，佟妃才扶着两名宫女离开慈宁宫。

今天，她不能如平日那样穿隆宗门、过乾清门，直接由内左门进东一长街回景仁宫，甚至也不能从启祥门过永寿宫，穿月华门、日精门到东一长街。正殿、中宫今天只属于正位的人——皇太后、皇帝和皇后。而她只不过是康妃，要想进到正位，还有贵妃、皇贵妃两大台阶。只是皇上一直没有册立贵妃、皇贵妃，她才因生子而存了那么一段痴心妄想。如今，全都破灭了！

她满心凄楚，缓缓地、悄悄地向北走，折而向东进启祥门，出螽斯门折向北，便是那条静寂的西二长街。两旁宫墙矗立，头顶只露出窄窄的一道蓝天，重重殿阙、层层宫院，仿佛都深深陷没在厚重的宫墙之下，只有一道道深黄琉璃瓦屋脊、高高翘向天际的飞檐和檐上九个欲飞的压角兽，求救似的浮出墙头。她们的脚步声在宫墙间空寂地回响着，直走到最北头，也不曾见到一个人影。要不是骄阳似火，真会令人感到阴森可怖。

出百子门，向东直行，到了御花园。佟妃走得很累，天气又热，鬓发都被冷汗湿透了。乍一走进这座松柏如盖的御花园，阴凉的风顿时使她打了个寒噤。

这边是千秋亭，对面是万春亭。福临刚立她为妃的时候，不是常到这里来的吗？他们不是十分恩爱吗？那时她还把“千秋”“万春”当作佳兆呢……不到一年，她就失宠了。生了一个皇子，也没能挽回她的厄运。他有了皇后，还会有皇贵妃、贵妃；还会册立很多很多的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她们还会为他生许多许多的皇子皇女。多子多孙，这是皇家的愿望，也是皇家的规矩，不然和千秋亭、万春亭遥遥相对的东西二门，为什么命名为“百子门”、“千婴门”呢？

午门钟鼓齐鸣，打断了佟妃的胡思乱想。皇后进宫了，中宫有了主人。一年多的幸福、甜蜜、期望、野心，如同一场春梦，消失了；如同御沟里的河水，流逝了。留下来的，只是那个小皇子，刚刚三个月。在紫禁城高大厚重的宫墙内，那小小的婴儿，是她惟一的亲人……

她不敢恨谁，甚至不敢恨自己命苦。怨望，是宫妃失德的一项罪过。不妒嫉、不申辩，才算恪守谨顺之道。此时，她只热切地想要见到她的儿子。——按出生时序，他是顺治皇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

孩子刚落地，就被保姆抱走，交到早已预备好的乳母手中，养在乾东五所。佟妃只在孩子满月时见过他一面：乳母抱他到太后宫中朝见祖母时，她和其他宫妃以相同身份抱了他一会儿。宫里有规矩，尽可以有宫妃在自己宫中养育其他宫妃所生的皇子皇女、甚至亲王的子女——当然，这是对宫妃的特殊宠幸——却不许亲生母子同居一宫。清代吸取历代母以子贵或子以母贵，因而结党乱政的教训，采取了这种违逆骨肉之情的宫规。

今天，不是去看望孩子的好机会吗？

她抬手抿了抿鬓边的乱发，掸了掸宫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庄重而有信心地走向琼苑东门，步履稳健，不要人搀扶。两个宫女惊异地互相望一眼，紧紧跟上。

佟妃并不由长宁左门折向南，走东一长街回宫，却头也不回地继续往东走。宫女又互相看了一眼：娘娘难道要绕远走东二长街吗？

千婴门下，佟妃停步片刻，毅然转身向北。宫女惊慌地喊了一声：“娘娘！”佟妃像没听到一样，径直走向乾东五所大门。两个宫女紧跑两步，拦跪在佟妃面前，哀求似的齐声喊着：“娘娘！……”

佟妃细眉一竖，瞪起圆眼怒喝道：“想挨鞭子吗？”宫女无奈，只得让开。佟妃简直是凭着直觉，一脚踏进第二所，一眼就看见保姆抱着她的儿子在檐下逗弄。孩子又白又胖，因为大婚喜庆，也换上绣龙的黄色锦缎小袍，头上胎毛未剃，黑黑的披在额前、鬓角和脑后。“孩儿！我的孩儿！”佟妃暗暗地喊，仿佛啼血的杜鹃，心里在流着酸泪苦血。

孩子不知受了什么感应，慢慢转过头，黑亮亮的眼珠盯住了佟妃，随后伸出一只胖得像藕，手背上有四个小坑的小手，咧开没牙的小嘴，笑

了。佟妃再也忍不住了，猛冲过去，一把夺过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发疯似的亲吻着孩子的小脸、小手、脖子、头发，一阵哭又一阵笑。

佟妃还是个孩子。儿子出生后被抱走，她并不觉得多少痛苦，仿佛抱走了一只心爱的小瓷猫或是景仁宫中一架精巧的自鸣钟，不大在意。她的感情和思虑，都被后宫的大事，自己的荣辱升沉吸引了。只有今天，只在此时，她身上那沉睡的母性觉醒了。怀里这个软软的、暖暖的、活生生的小东西，和自己竟是这样的血肉相连，紧贴着他柔嫩的小脸，感觉那小手的触摸，听着他咿咿呀呀的娇嫩声音，她的心一阵又一阵地在幸福和甜蜜中战栗。这张可爱的小脸上，有他的脸形、他的眉毛和鼻梁，又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嘴。她细细分辨着，大滴大滴泪珠滚落下来，落在孩子的小脸上。

保姆早吓呆了，跪在佟妃脚下不知所措。院里还有两个乳母，也都原地跪着，头都不敢抬。两个宫女十分着急，对保姆连使眼色，保姆终于明白过来，对佟妃叩了个头，躬身退下。不一会儿，本所当值太监率领着侍奉皇子的四十人同来参拜娘娘，其中保姆八人，乳母八人，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各四名，还有一些守门、清扫等执事太监。

当值太监赔笑道："三爷饮食起居平安康泰，娘娘放心。"

佟妃全不在意，一门心思地撩着孩子柔细黑亮的胎毛。

"娘娘请回。上面要知道了，奴才们吃罪不起。"

佟妃视而不见地看看他。他浑身在发抖，不住叩头。

"娘娘开恩！""娘娘开恩！"四面都在哀告，侍奉阿哥的四十人环绕着佟妃母子跪成一圈，连连叩头。她们谋得这份宫里差使何等不易，要是丢了，可怎么活！

宫女小声说："娘娘回宫吧，叫人知道了，可就……"说着，她想从佟妃怀里抱过三阿哥。可是出生以来就不认识母亲的小皇子，却信赖地搂住母亲的脖子，全身伏在母亲怀中，谁也不要。佟妃全身簌簌发抖，她又怎么能舍得放开手？

前殿的中和清乐，随风时强时弱地飘到乾东五所，筵宴快要结束了。宫女急得连连说："娘娘，不能耽搁啦！各位娘娘一回宫，事情就包不住啦！"

"娘娘开恩！""娘娘开恩！"四十个人一再叩头哀求。宫女对领班乳母使了个眼色，乳母向佟妃告了罪，站起身解开衣襟，露出半边丰满的乳房，终于把阿哥吸引过去。三阿哥舒服地躺在乳母臂弯里，贪婪地吸吮着乳汁，咽得咕噜咕噜地响，不时转过眼珠照应着母亲。

佟妃不忍再看，转身便走。刚到门口，阿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佟妃脚一软，几乎跌倒。宫女却在连连催促：“娘娘，快走，快走吧！”

佟妃低着头，咬紧牙关，一步不停，出了乾东五所，出了千婴门，进了长宁左门，走上东一长街。可是孩子的哭声紧紧追着她，像一记又一记鞭子，抽打在她的心上，逼得她越走越快，越快越急，仿佛逃进了景仁宫。跨进寝殿的门槛，她就瘫倒了，耳边却还是她儿子那无限委屈的、抗议似的哭啼……

太和殿和保和殿的内、外盛大喜宴结束了。皇上恭送皇太后还宫后，由内监持御杖、红灯导引，前往坤宁宫。

福临缓缓走着，不慌不忙，还在回忆方才的筵宴。他打定主意要仔细琢磨济尔哈朗的表情，心里怀有一种恶作剧的愉快，相信能从老亲王脸上看到沮丧。没想到郑亲王对这次联姻非常高兴，喝了许多酒，以至于满面红光，显得年轻了很多。福临心中纳罕，召他到宝座跟前，说道：

“叔王，你像是非常快活。”

“可不是嘛，皇上。我真的担心过一阵子，怕皇上鉴于废后的不快，在联姻的事儿上发生别的意外。亏得太后明断。科尔沁蒙古与大清世代相婚好，北部屏障如故，祖宗山陵可以放心了。有太后在，真是大清的福气呀！”

由于喝酒，他的话比平日多，但决不糊涂。去年朝廷命安郡王岳乐为宣威大将军驻归化城，准备应付喀尔喀蒙古的进犯。就是因为四十九旗蒙古、特别是科尔沁蒙古忠于大清，喀尔喀蒙古才没敢轻举妄动，乖乖地前来进贡，安郡王也才罢兵回京。要专力对付南方的郑成功、朱由榔，没有安定的北方是不可想象的。

济尔哈朗喜眉笑眼地连连说：“皇上，好！就是这样最好！……”他的红脸白须相映生辉，更显出一派忠心耿耿。他并没有为佟妃谋立皇后。福临既感动又惭愧，连忙叫内侍用自己的金杯再赐老亲王一杯酒。

福临又召来了汤若望。他看看对方的眼睛，便明白两人都想起那次在天主堂关于选后的谈话。

“玛法，我……又结婚了。”有什么话令福临难于启齿。汤若望点点头，同情和安慰的目光抚慰着苦恼的少年天子。

“玛法，我不知道她，我没有选择的可能，我……”

“我都明白，皇上。你只能这样。尽力去爱那姑娘吧……你会幸福

的。”汤若望说罢低头告退，可是福临还是感到了他那没有说出口的惋叹和怜悯。

现在，福临就要走进他的新婚洞房了，可是眼前仍然交替出现着两位老臣的面庞，耳边依然响着两位老臣的声音。他不由得感慨万端，长叹一声，迈进坤宁宫门。

在东暖阁门口，福临停下脚步，目光从右到左，掠过整个洞房：南窗下一铺大炕，炕桌东西设两个宝座；紫檀龙凤雕落地罩；玉如意、瓷瓶、珐琅瓶的陈设，鲜红的墙上、宫灯上、桌灯上连绵不断的双喜字；北边靠墙，东边一套简易宝座陈设，西边一座龙凤喜床：五彩纳纱百子帐、大红缎绣龙凤双喜字炕褥、明黄和朱红彩绣百子被，被上压着装有珠宝、金银、谷米的宝瓶；床前低头坐着新娘子：红衣红裙红花，连同喜庆的红帐红褥，以及整个洞房的红墙红门红灯，暗红一片，逼得眼珠如同要凸出来似的，很不舒服。

福临立刻联想起上一次大婚。陈设、气氛全都一样，也这么暗红暗红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坐在喜床上的新娘子也和上一次相似，一个从无所知、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她是前一个皇后的侄女，也会像她姑妈一样骄横、刁钻吗？记得和她相处不到三年，事事不合，动辄争吵，看来天性相忤。这一个能好到哪里？看上去也那么健壮高大……福临一下子觉得心里别扭，胸口发闷，扭头要出坤宁宫。太监们慌了。两个首领太监跪倒在地，全身匍伏着求告：“皇上，您千万可别……”

福临皱着眉头苦笑了一下：“这是怎么啦！天气太热，我出去风凉风凉，就回来。别总跟着我！”

福临信步在坤宁宫檐下走动。夕阳西下，金红色的霞光涂抹在紫禁城这一片雄伟的建筑群上，使它更加金碧辉煌。一群鸽子从殿顶飞过，清脆的鸽铃声直逼重霄。福临目送鸽群消溶在风日晴朗的淡紫色天空，不觉精神为之一爽，回头想想，心下更加空空荡荡。

轻风拂面，吹过一阵阵凉气，飘来一阵阵清香。这是茉莉和晚香玉的气息，馥郁的暗香缓缓流动着，萦绕在福临身边。福临暗暗沉吟：“哪里来的花香？……”冷不防，一个甜美的声音，像低吟的洞箫，随着轻风和花香，飘到福临耳边：

“……哪能忘记江南呢？岑参《春梦》诗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我可是梦牵魂绕呢！……”

是汉话！诵的是唐诗！

宫里头，太后太妃也罢，主位贵人也罢，甚至宫女太监，一概说满语。一整天在满语的海洋中酬酢的福临，登时耳目一新，仿佛在冰天雪地中看到一朵鲜红的春花；又像身处暗室，忽然透进一束明亮的月光，十分令他动心。他向巨大的朱红圆柱边靠了靠，为的是不让说话的人发现

他。她是谁？……

“哦，你要是尝过无锡水蜜桃，太湖东山枇杷，别样水果，再不要吃的哟……”

这个圆润有力的声音，福临熟悉，是豫亲王的夫人，满人私下称为“蛮子福晋”的刘三秀，因为她是地地道道的江南女子。豫亲王南下时，她正孀居在家，被抢到军中。她的美貌、机智、练达，终于使她脱颖而出，作了豫王夫人。后来生了儿子，主持了家政，受了封诰，成了皇太后宫中的常客。她一定是奉命来侍候合卺宴的四名福晋之一。那么另一个说话的是谁？听声音要年轻得多……

那声音又响了，柔婉动听：“是时候了，皇上怎么还不进宫？……”

蛮子福晋嘱咐着：“一会儿侍候皇上、皇后，千万别说汉话，当心得罪。”

“是。这里不是只有我们两人吗？”声音中含着笑意。

福临忍不住了，一步跨下檐阶。白玉栏杆边，靠着两位身着华丽朝服的贵妇，豫王福晋在左，福临认识。另一位呢？福临的目光急切地投向她，那位全身都沐浴在夕阳之中的娇小玲珑的年轻福晋。他们的目光接触了。刹那间，福临的心猛然缩成一团，感受着一种尖锐的痛苦，使他不得不屏住呼吸，脸色煞白；跟着一阵慌乱，心又“扑通扑通”乱跳，猛烈地撞击着胸腔，面颊像火烧着一样通红。好半天，他无法使自己平静，心神飘飘摇摇，仿佛飞上了九霄。

她太美了！她的美不仅在于桃花般的容色，珍珠贝似的牙齿，端正秀丽的小鼻子和珊瑚那样红润的嘴唇，也不仅在于那一双令人惊奇的眼睛——如同清澈的冰下游动着两粒纯黑的蝌蚪，晶莹明净、灵动活泼——，她的美更在于她那开朗从容的气度和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聪颖、才华和真挚。满洲贵妇、宫廷妃嫔，何曾有过这样的美人？

豫王福晋很不安，怕皇上听到她们的汉话交谈，连忙拉同伴跪下：“皇上，时辰不早，请进宫吧！”

这声音像来自遥远的地方，福临恍恍惚惚，满眼都是那位不知姓名的福晋的面庞。

福临身不由己，不知怎么就进了洞房。后来的事，在福临脑子里一片模糊混乱。他记得自己坐上龙凤喜床，和皇后各吃了两个子孙饽饽，那是因为他使的筷子是她进奉的；他记得皇后梳妆上头，那是因为她在皇后跟前忙活，为皇后梳上双凤髻、戴上双喜如意、插上扁簪富贵花。他也记得合卺宴的情形：他与皇后在南炕上对面而坐，黄地龙凤双喜膳桌上满摆着菜品，他吃了没有，尝过哪品菜，他都很模糊；但是那些菜品复杂而吉利的名称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是她从门外膳房首领太监手中

接来，安置桌上，并轻声细气地报着喜名：两个大赤金盘盛着猪乌叉和羊乌叉；两个赤金碗盛着燕窝双喜字八仙鸭和燕窝双喜字金银鸭；中赤金盘装了四品：燕窝龙字拌熏鸡丝、燕窝凤字金银肘花、燕窝呈字五香鸡、燕窝祥字金银鸭丝——合成了“龙凤呈祥”；两个中赤金碗盛着细猪肉丝汤，两个红底金喜字瓷碗盛着燕窝八仙汤；五彩百子瓷碗四个，各盛着老米饭和子孙饽饽，每个瓷碗都带有一个镶有十六块宝石的金碗盖……至于膳桌上原来陈设的膳具：赤金镶玉筷子、金银汤匙、赤金螺蛳碟小菜、赤金碟酱油、红底金喜字三寸接碟、带盖赤金锅和赤金锅垫等等，不管多么金红耀眼，他全都没有看见，连窗外那照规矩不停地唱着“交祝歌”的两对结发侍卫夫妇，声音那么响亮，他也充耳不闻。他的视听，他的意念，全被她——那个有一双令人惊异的眼睛的福晋占据了。

福临有同龄少年人的思维特点，一旦精神被某一事物吸引，就全神贯注，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会抛到脑后。此刻，他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侍候喜宴的另外三位福晋，忘了坐在他对面的皇后——他的新娘，甚至也忘了自个儿，今天举行大婚、身为新郎的皇帝。好在他的丧魂失魄、心不在焉，都被庄严的帝王威仪掩盖着，所有的人，或出于羞怯，或因为敬畏，都没有发现。

合卺宴罢，大婚礼成。大清顺治皇帝又有了一位皇后。

四位福晋跪叩，向皇帝、皇后告退。福临猛地清醒，有点口吃地说：“怎么，你、你们要走？”

这叫什么话！那双晶莹的黑眼睛略露惊异，又闪过一道光亮，唇边泛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使福临一下子发窘了。蛮子福晋忍着笑，一本正经地说：“皇上，这是您的大婚洞房啊！”

福临一惊，愣住了。洞房东门直通坤宁宫东过道，四位福晋鱼贯而出，陆续消失在红底金双喜字的木影壁后面。福临略一回味，顿时明白了自己可笑的处境：一个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心思不在自己新娘身上，倒被另一个邂逅相遇的女人吸引，以致神魂颠倒，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胸中烦闷不堪，心头空落，仿佛实实在在的心被她带走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心的空壳。

他再对羞怯地垂头而坐的新娘看一眼，越发觉得她和她的姑妈一模一样！穿了礼服的腰身竟像一只木桶！“粉面如土”四个字忽然闪上心头，他像吞了个苍蝇，浑身不舒服。他慢慢踱出洞房，站在坤宁宫门口，极力向天空望着。天黑了，星星争先恐后地向他眨眼。哪一颗明亮？哪一颗暗淡？哪一颗闪着蓝光？哪一颗蒙着橙黄？啊，数都数不清……可是，看哪，东天一片银光，十六的圆月大如银轮，皎似冰盘，升起来了，升起来了！灿灿银辉照亮了天空和大地，群星失去了光彩……

她就像这轮明月，吸引着他，使他的心燃烧，使他的灵魂战栗！……可

恨月下老人错拴了红线！今晚的新娘为什么就不是她？……

福临长叹一声，依然呆望着月亮。

“万岁爷，早早安歇吧！”吴良辅轻轻跪倒，小声禀告。

“你还在这儿？”此时的福临见到吴良辅不啻见到亲人，连忙扶起他，迫不及待地问：“今天侍宴的四位福晋是谁？”

吴良辅眼珠一转：“万岁爷是问最年轻的那位吧？她是……嗳，万岁爷敢情忘了，去年这会儿选秀女，原本选过她的，让皇后给搅黄啦。”

福临忽然想起来了，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晰。那次候选的有二百多人，每五人一班，立在殿前，由皇帝、皇后共同挑选。应选年龄是十三到十七岁。她在的一班年龄较大——她最小，也已十四了——偏偏都风姿绰约，行动嬝娜，皇后一看就不高兴，立刻说这一班年纪太大，不懂规矩，走路腰肢扭动，违背宫里制度，蛮子味太重，决不可留。这正逆了福临的意思，两人当时就顶撞起来。首领太监见势不好，慌忙把这一班人打发走了，免得加剧帝后的不和……

这么说，她今年该是十五岁，小福临一岁了。怪不得一见面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么，”福临犹豫地问道：“她现在？……”

“禀万岁爷，皇太后指婚，配给皇十一弟了。”

“什么？”福临大喝一声，一把攥住吴良辅的胳膊，吴良辅痛得龇牙咧嘴，喘着气小声央告：“万岁爷，您轻点儿、轻点儿，您龙性龙力气，奴才吃不消！……她，她真的是皇十一弟的福晋啊！……”

福临颓然放开手，如同浑身浸进冰水，冷透了心。太宗的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他的幼弟，懿靖大贵妃所生，今年刚十四岁。他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

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人啊！福临心里苦极了，好像吃了黄连。惟一使他发生热烈情爱的女子，却被别人占有了！唉，福临，纵然你有三千佳丽、六宫粉黛，纵然你贵为天子、富有四海！……

[1] 其中朱、李、赵暗示明、李自成、满洲。

[2] 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

[3] 伊里：满语，起立的意思。

[4] 满族流行的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萨满太太是跳神作法的女巫。

第二章

一

小小香荷包，缨络飘飘，月白缎底上的绣图，像真景一样美：碧绿的莲叶从水中托出粉红的并蒂荷花，一对文彩绚丽的鸳鸯，在花下相依相傍。柳同春忙里偷闲，独自躲进青枫小林中，又一次拿出梦姑给他的荷包凝视着、抚摸着，心潮翻腾，不能自已。

他没有爹娘，从小跟着柳师父学艺，长住在永平府马兰村，边练功夫边种地。

他和梦姑青梅竹马，早已情投意合，非常要好。梦姑从来不曾用“小戏子”这样的话嘲笑他。前年圈地事发，同春受了伤，梦姑一家母女三人常来照料他这没娘的孩子。后来土地被圈的几家人实在无法生活，柳师父便把他的两个养子兼徒弟同春、同秋提前佃给了庆乐戏班，拿佃身银帮助众人渡过难关。乔梓年拼了性命，终于夺回了马兰村民地，村民们也义不容辞地帮这孤寡一家耕种出力。去年夏秋两熟丰收，马兰村的日子好过多了；同春也在京师走红，和久负盛名的刘银官、陈玉官并称“梨园三杰”，一时身价百倍。久病的养父便要乘时为他张罗亲事，他心里早看定了幼年时的小伙伴。今年清明节，他为此专门请假回乡求亲。原以为当年同舟共济，必定一说就准，不料乔氏口紧，推说梦姑年幼，要过两年再议婚。同春心里又难过又疑惑。是梦姑的小妹妹容姑跑来，对他悄悄地透露了真情。小姑娘天真地说：

“我娘别的都不嫌，就嫌你们爷儿仨都是唱戏的！”

同春很不服气：不偷不抢不卖身，凭本事吃饭，比谁贱？他问容姑：“那，你姐的意思呢？”

容姑蹙着小眉头，悲哀地说：“我姐眼睛都哭成红桃儿啦！……她让我偷偷地给你这个包袱……”

包袱里，两双青布鞋，一件红肚兜，一个香荷包。当时他落了泪，立刻把他预备的聘礼——一对碧玉镯子交容姑带给他的心上人。他不能耽搁，只得赶回京师。

他常常想念梦姑，不时拿出信物来看。一见到信物，就像见到梦姑，总觉得心口发烫，鼻子发酸，泪水涌满眼眶。眼下，对着这小小香荷包，他又一次暗暗发誓：天荒地老，决不辜负梦姑的情意！

“云官！云官！张老爷叫你！”背后有人在喊同春，他如梦方醒，又跌回到现实中。今天是吕之悦先生四十五岁生辰，借正阳门外浙绍乡祠诗酒宴客。同春、同秋兄弟和京师几个有名的优童都被招来侑酒。吕先生品行道德学问，都令同春佩服，应召并无怨言。可是与宴的那些文人学士，大多是些自命情种的好色之徒，歌场流连、俳优角逐的老手，见到他们，同春就心里就腻，又不敢得罪他们，怕断了自己的衣食，只得在夹缝里觅生活，不冷不热，落落寡合。这反倒提高了他的身价。

张老爷，就是张汉，已在李振邺的帮助下，谋了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他脸庞丰润了，服饰鲜明了，气概也洒脱了，再没有最初那种畏畏缩缩、唯唯诺诺的寒酸气了。他和李振邺、龚鼎孳围一小圆桌随意而坐，桌上摆着八珍攒盒，装了些下酒菜餚，酒壶、酒杯胡乱摆开，正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京师名伶的优劣。

张汉召来同春，拉他站在身边，像出示什么古玩似的对另两人说：“请看此人，近日改演小生，真可惜人也。其实他演旦角，真正秀颖无双，娉娉婷婷，绝无浮艳之态，于儿女传情之处，演来颇为蕴藉，而台下叫好声寂然，岂不可怪！依我说，好花看在半开时，闺情之动人在意不在象。若是于红氍毹上观大体双，岂不味同嚼蜡？”

大体双的典故出自七百年前五代的南汉，国君刘鋹荒淫无度，曾令宫女与人裸合，自拥波斯女旁观，名之白“大体双”。这比喻引得李振邺哈哈大笑，龚鼎孳忍不住也笑了。

李振邺忍笑道：“这话也难说。刚才来送酒的明官，诨名水蜜桃，水团脸盎润如膏，笑容可掬，见了他没有不爱的。扮出戏来，巧笑蛮声，工于妩媚，但颇带村俗气。《背娃子》一出中演乡下妇人，神情毕肖，又娇痴谑浪，真是旦色中专结欢喜缘的冤家！一出帘则叫好声四起，多有豪客捧场，门前颇不冷落。汉兄如何解释？”

张汉笑道：“这叫作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民谚云：三月三，荠菜花

儿上灶山。得其时罢了，未必长久。”

龚鼎孳抚掌点头：“正是正是。即使观戏听歌，自有风雅村俗之分。老夫最爱莲官，浓纤合度，秀雅出群，面如芙蕖，腰似弱柳，竟像吴下女郎，决难料想他是北国男儿。观其丰采，如在粉红糅绿中忽睹牡丹一朵，艳丽夺目，使人爱玩不置……”这位老风流、老名士，津津乐道，有如吟诗作赋，一字一句念得很有滋味。

李振邺不甘落后，笑吟吟地说：“老前辈言之有理。不过水蜜桃自有出奇之处，难道不曾风闻？”

“老夫不知，”龚鼎孳捻着胡须悠然自得地说：“只记得吴下金阊有一名妓，也叫水蜜桃。”

“这倒奇巧，真可谓两般滋味尽酝酶了，哈哈哈哈！”李振邺很为自己的调笑得意，笑嘻嘻地接着说：“京师水蜜桃，两只俏手妙绝人寰，老前辈不知吗？”

龚鼎孳断然道：“决不如莲官！”

“老前辈敢打包票？”

“有何不敢！你我立时来一个樽前相比。负者罚作东道，改日请客！”

李振邺拍案叫绝：“好！好！这样的风流韵事，足传千古！汉兄，快请仲裁！”

宾客们闹哄哄地围过来，同声叫好。莲官和绰号水蜜桃的明官都被召到桌前，伸出自己的双手。仲裁们一个接一个，上前去又摸又捏又嗅，玩过来弄过去。他们的动作和表情，使站在一旁的同春羞得闭上了眼睛，一个接一个寒战从背上滚过，冷汗淋淋，顺着额头、脖颈一个劲儿地流。他满面通红，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里去。此时他突然明白了，在这里，没人拿他们这些戏子当男人看，没人拿他们当人看。他们是玩物，是这些名士发泄他们卑污感情的玩物！这些名士，不也这样津津有味地玩弄女人的小脚吗？……他但愿此刻眼睛瞎掉，永远不看这可羞的景象；他但愿立刻就死去，永远不蒙受这样的耻辱！

一名仲裁的曼声宣告，硬灌进同春耳中：“明官之手，肌理腻滑，丰若有余；莲官之手，肢节秀削，柔若无骨。明官逊于莲官！”

又一阵哄然叫好。喧闹中有人问龚鼎孳：“老前辈何以如此知根知底？”

龚鼎孳信口吟道：“酒入情肠不自持，玉纤偷握笑侬痴。藕梢洁白羊脂腻，甲乙樽前各自知。……”

人们鼓掌呼叫，高声称赞，乱哄哄的一片。其中却冒出一个清脆而柔媚

的嗓音，娇滴滴地说：“龚老前辈，我要你这诗，肯不肯给呢？……”

莲官——同秋的声音！同春吃了一惊，睁眼细看，才发现今天同秋打扮得格外妖娆，脸上粉白黛绿，颊染胭脂，唇点朱红。往日的羞涩此刻像被风吹去了一般，满脸妍笑，一身媚态，那双羊羔般令人爱怜的大眼睛半睁半闭，在睫毛掩盖下闪闪发光，充满了诱惑和挑逗……这是同秋吗？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同春吓呆了，心头一阵狂跳。

这时，出去迎客的主人吕之悦陪同客人进来了，宾客们才恢复常态，全都起身拱手相迎。自从吕之悦由他的东翁鄂硕将军正式推荐给安郡王以后，他的声望更高了。

吕之悦性情坦荡平易，从不与人相忤。遇到能写文章的人，就一起谈文章，遇到通晓音律的人就一起谈音律，遇到善于琴棋丹青的人，就一起谈琴棋丹青。他常爱独行村落，遍游山巅水涯，碰到村翁溪叟、樵夫牧童，他也乐与谈说，周旋终日毫无倦色。

他是钱塘人，北游数年，老妻屡次寄书劝归，都被东家一再挽留下来。当了安王的宾客后不久，妻子又来信催他，他便写诗呈安郡王：

老妻书至劝归家，为数乡园乐事赊：

西湖鲤鱼无锡酒，宣州栗子龙井茶，

牵萝已补床头漏，扁豆犹开屋角花。

旧布衣裳新米粥，为谁滞留在天涯？

安王看了诗非常赞赏，说吕之悦性情之恬适无人可比，天下难得，是真名士、真才子，要朝夕请教，更不肯放还了。

适逢吕之悦四十五生辰，他的妻子又托人寄来一幅亲手绘制的故乡山水图，问他何日还乡，在文人间一时传为佳话。这一次安王肯不肯放他南归呢？

吕之悦迎进的客人，虽然也和主人一样，青衣便袍、头戴风帽，但身材高大，两肩宽阔，四十以下年纪，一双眼睛亮闪闪的，气度很是轩昂。吕之悦站在他身边，就更显得文质彬彬、书生弱质了。

宾客们都不认识这位宽肩膀的来人，从吕之悦一向具有的不卑不亢的态度上，也猜不出此人的身份。但见此人爽快地举手一拱，声音洪亮地

说：

“来迟一步，搅了诸位的清兴，抱歉，抱歉！”

宾客们参差不齐地寒暄一番，来客便转向主人说：“笑翁，尊夫人的手笔，总要赐观的吧？”

吕之悦笑道：“在隔壁小间挂着，刚刚裱糊起来。”

两人相视一笑，举步走向大厅一侧。后面几个黑衣黑袍的仆人也想跟过去，来客回头制止道：“门口侍候。”

吕之悦对大厅扫视一周，说：“云官，你来。”

霎时间，同春像是脱去一件既肮脏又沉重的衣袍，离开那群风流名士，他觉得浑身轻松。

这是一间精致的小花厅，完全是江南风格。长条案上摆了两盆春兰；方屏风上水墨迷离，展示着富春江秀水，子陵滩烟雨；花梨木的窗扇和挂落，镂空细雕出喜鹊闹梅的图案；紫檀木的太师椅嵌着云壑飞泉的大理石靠背；茶几古色古香，光可鉴人。一幅长卷横挂在东墙上，题为《故乡山水图》，画的是杭州西湖全景。宽肩膀的来客在图前站定，背着手仔细看了许久，赞不绝口，并笑吟道：“应怜夫婿无归信，翻画家山远寄来。可谓千古逸事啊！”

“你这风流倜傥的诗句，正可为之传神！”吕之悦和悦地赞道。

“这图运笔灵妙，潇洒幽闲，直追唐六如。贤伉俪才具，真不让明诚、易安。”

“见笑见笑，”吕之悦一摇手：“无师无法，有渎清视了。”

同春送上茶点。两人坐下，很随便地闲扯着。

“笑翁，唐六如这六如二字，做何讲解？”

“据记载，是取佛家之说。我不信佛，也不懂佛经，说它不清。但是鄙人倒愿君六如。”

“哦？”

“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龙，一如高柳蝉，一如巫峡猿，一如华亭鹤，一如潇湘雁。”

“再说一遍！”

吕之悦微笑着，一字一句地重复。来客目光闪闪，精神振奋，蓦然站

起，大步如风地走到窗前立定，仰望长天，宽厚的胸膛一次深深的起伏。他吐出一口长气，猛回身，向长条案一挥手，高声说："笑翁，请留此六如宝墨！"

同春早听得呆了。这是另一个境界，使他如登高山，如临旷原。吕之悦喊他一声，他才赶紧跑过去侍候文房四宝。

吕之悦写得一笔刚柔并具、古朴大方的魏碑体。这十八个字，用浓黑的徽墨写在洁白如雪的宣纸上，苍劲有力，浑如铁铸，很有气势。宽肩膀的客人站着旁观，不住点头。写罢，吕之悦正要搁笔，来客说："慢！笑翁的行草二书也闻名于时，何不一并赐教？"

吕之悦笑笑，另拿出一张宣纸，换了一枝鸡狼毫，舔足浓墨，提笔在手，问："写什么好，唐诗？"

"不！我来念，你来写。题目：咏雪。听仔细了：漫天坠，扑地飞，白占许多田地，冻杀万民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才写了两句，吕之悦的眉毛就不住耸动，写罢，掷笔大笑。来客也笑，比笑翁之笑更爽快、更开朗，声音也更洪亮。

吕之悦道："想不到事隔一年有余，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来客笑道："怎么能忘呢？历来都说跪谏、哭谏，唯有你来了这么个诗谏。偏偏只有你这一诗谏，令我大惭。"

吕之悦说着玩笑话："当时正逢君怒，深恐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我是既怕死，又不得不谏，无奈，才出此两全之策啊……"

"笑翁再这样说下去，我可要无地自容了！"来客一挥手，接着说："事后回味愧不可当。皇上明见万里，实在是我自己糊涂，罚当其罪！圈地一事的处置，皇上确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为大清的万世基业着想，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笑翁，我总还当得起深明大义四个字吧？"

"当得，当得！"两人相视而笑，很是坦诚。

同春目不转睛地望着来客，心里惊疑不定：他的英武轩昂，就是在汉人中也是不多见的；他的风流儒雅在满人中更是绝无仅有。既不似贵胄宗亲那么狂妄傲慢，又不似一般臣僚那样虚礼谦卑，他是谁？……

同春摆下棋盘棋盂，二人入座对弈。同春又偷偷地仔细察看来客的一双手：大而丰厚，手背青筋暴露，但肤色柔润，指甲修得很整齐，右手拇指还套了一个翡翠扳指。连他的手也这么令人难以捉摸。

棋子落棋盘，清脆的声音很好听。来客一面下子一面说："笑翁执意回乡，强留不恭，只有一事请先生务必应承。国家初创，百废待兴，朝廷

求贤若渴。先生巨眼识人，荐贤之任，请不要再推托了。京师朝中虽有大臣荐举，但贤才多流落山野间。笑翁性爱山水，一举两得，岂不甚好？”

“那么，复命之后？”

“礼送先生南归钱塘。”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同春一把扯住伸手下子的吕之悦的衫袖，对棋盘东南角匆匆一指。这一子若落在别处，那一角就没救了。吕之悦忙回手连出子突围，终于化险为夷。来客惊异地注视着同春，那闪闪发亮的眼睛看得同春侷促不安。

“这个小幺儿忠心为主，倒有几分眼光。”

吕之悦淡淡一笑：“在他们那行，难得有他这么干净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日后的路正难走呢！”

“那么，此人当是梨园三杰中的云官了？果然名不虚传。”来客目不转睛地看着同春，微微点头。

吕之悦将来客送出浙绍乡祠时，云官又被宾客们拉住了，他们要为优伶赠联。伶童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娇媚百出，如能得到一位名士的赠联高挂楹间，他们的身价将大大提高。

云官被第一个推出。

那位满面皱纹的老名士摇头晃脑，眯着眼瞧定同春，抑扬顿挫地念道：“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李振邺连连摆手，大声道：“不妥！不妥！”

张汉接着说：“云官无媚容无俗态，有翩翩佳公子之风，在梨园如匡庐独秀，岂能用这等脂粉文字！”

那名士不服：“你来一联无脂粉气的如何？”

张汉不慌不忙地高吟：“有铁石梅花意思，得美人香草风流。”

众人拍案叫好。同春心头一热，不免看了张汉几眼。张汉微微一笑，对他点点头。同春竟生出一种知己之感。

莲官站在席间，袅袅娜娜，粉面含春，不时向龚鼎孳飞媚眼。龚鼎孳如

饮醇酒，闭目品味，慢慢吟出一联赞语：“子夜清歌，宝儿憨态；汉官杨柳，秋水芙蓉。”

莲官弯腰左敛，像戏台上扮小旦时那样轻俏地向这位老前辈致谢。冷不防李振邺哈哈大笑，别有意味地对莲官使个眼色，调侃地说，“莲官，我赠你一个别号：十全。”

“谢李大人！”莲官喜不自胜。十全，不就是十全十美吗？

李振邺醉迷迷地挨近莲官，把手搭在他的肩头，乜斜着眼，笑道：“以十全之名，我赠你一副绝妙好联：十分如我意，全不怕人听！”

猥亵的含意太露骨了，宾客们哄堂大笑。有人笑得喘不过气，便连声咳嗽。同春的脸“刷”地红了，心头火烧火燎，像被人抽了一鞭子。他愤怒地望着同秋——莲官，却见他只露出一点儿尴尬和羞怯，很快便自如地同着众人一道笑了，笑得娇滴滴的，还作态地扭了扭身子。

又有伶童走入席间接受赠联，同春无心再听，大步走到同秋身边，压住火气低声说：“跟我来。”

同秋这回真红了脸，咬住嘴唇，低头跟着同春乖乖地来到门外廊下。两人面对面站着，同春眼里冒火，同秋却望定地面，紧紧抿住搽得通红的嘴唇。

他俩同是柳师父的养子和徒弟，同春大不到一岁，两人一同学艺，一同佃进班子，感情一直不错。同春拿出师兄的身份，劈头就问：“爹给咱们定的规矩，你忘了？”

同秋不做声。

“老实讲清楚，不然，别怪我无情！”同春瞪起了眼睛。

恐惧、羞怯，夹杂着耻辱，同秋嘤嘤哭泣，慢慢跪下，低声说：“昨天，到李府唱曲，他把我留下。后来，他就把我……”他的声音消失在呜咽中。同春直跳起来，挥手重重掴了同秋一耳光，骂道：“你这个没家教的下流东西！”他恨李振邺荒淫无耻，败坏了他柳门的规矩；他更恨同秋没出息，叫人作弄了，还对他媚笑！

这一巴掌把同秋打急了，也把他的羞怯和耻辱打掉了。他捂着脸挺身站起，抗声分辩：“怪我吗？怪我吗？咱们不就吃的这碗饭吗？人家设堂子、赚大钱，住的神仙洞府，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车来轿去，逍遥自在，不就靠的这一手？人人都这样，咱们硬撑着讲干净，谁信你？”

“咱们凭本事吃饭，自重自爱，就得出污泥而不染！”同春跺着脚，几乎喊起来。

同秋含泪的眼睛里透出一道冷光。今天这场谈话他早已想过了，也想透了。他要走另一条路。他抹去泪水，平静地说：“不染，不染，说来容易。去年一年，你在梨园红得发紫，可算是凭本事吃饭。一年下来，不就只挣了一副碧玉镯子吗？……人往高处走，我不愿意像你那样窝囊一辈子。要想干净就别当戏子。命里注定干这一行，就说不得干净！谁让咱们不投生到公侯府宅、书香门第呢！……”

同春愣住了。要想清白也这么难！梦姑的娘不肯应承这婚事，有什么可怪？单是戏子这名称就足够玷污梦姑的了！……同春用双手蒙住脸，身上不由得起了一阵寒战。等他重新抬起头，同秋不知何时已悄悄走开了。他跳起来，发疯似的冲向大门，去寻找送客的吕之悦。他猛地跪倒在老先生跟前，呜咽着说：“吕先生，你救救我吧！”

吕之悦吃了一惊：“你这是怎么啦？”

“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我要脱籍，哪怕回乡种田！”

吕之悦点头叹道：“我早对诸人讲过，你外相虽美，但眉目间英气太重，终非此道中人。不过你是名优，脱籍身价怕不下千金。你可有此财力？老朽客居京华，筹措千金也不是易事。再有，脱籍之后，你果真能下田耕作吗？多半还得给人当书僮家仆，仍然为奴，何苦多此一举？”

“吕先生，我决意回乡耕读一世，决不再入梨园！”同春回答得斩钉截铁。

“也好……难得你能如此自爱自重，理当相助。”吕之悦沉吟着，下意识地回头朝大门看了一眼：“要是他肯说句话就好了。”

“谁？”

“方才跟我对弈的那位客人。”吕之悦微微一笑。

“那位先生好大气概！他是谁？”

吕之悦从容不迫地答道：“安郡王。”

“啊？”同春大吃一惊，不觉打了个冷战。

二

两位行客一进到山脚下，就感到阴凉沁人，非常快意。吕之悦对张汉说：“我们等一等云官。”他俩各占一块大青石坐下歇脚。这里绿树合围，溪水潺潺，十分幽静。在骄阳下走了一个时辰，吕之悦不免有些气喘，张汉也满头是汗，文雅地用衫袖在脸上轻轻沾着。

同春提着一只竹篮跑到跟前，打开篮盖，把热粽子分给吕之悦和张汉，笑道：“端午节的时令货色，比平日的好。寺观里出家人做的，很干净。”

三人都饿了，剥了粽叶大嚼，吃得格外香甜。同春一面吃一面指手画脚地介绍：“那是挂月峰，那是紫盖峰，上边，瞧见吗？松树林子中间，古塔那儿叫万松寺，西边就是舞剑峰，老人说是李靖舞剑的地方……”

吕之悦纵目观览，点头赞赏：“峥嵘突兀，峰峦竞秀，苍松擎天，飞泉奔泻，果然名不虚传，京东第一山！”

同春兴头更大了：“对，对！人们都说，这盘山是五峰八石七十二寺观，上盘奇松，中盘怪石，下盘飞泉，可以跟天下胜景比高低哩！”

张汉叹道：“九华奇秀，不入江上名山志；巢湖亦江淮巨浸，不入禹贡水经。盘山何足道，居然名扬四海。山川有知，宁不感愤！”他是在说山水还是说人？吕之悦和同春都看着他，他轻轻一笑，仿佛回过神来：“老前辈尚记家乡风物否？人道江南景似江南人，文弱秀雅有余，壮阔雄豪不足，其实不然！钱塘大潮就不必说了，只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扬子江，都是非常奇景！当年道出江左，阅月间我遍历诸地，纪之以诗，至今犹难忘怀。”

张汉请求再三，才得随同吕之悦出京访贤。吕之悦对他人品虽不无疑惑，但还是爱他才学，也就收了这个弟子。现在张汉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明明想显示诗才。吕之悦向来不爱忤人，接口便道：“想必是得意之作了，倒要领教。”

张汉清清嗓子，吟诵他的《大月渡太湖》：“广寒八万四千户，太湖三万六千顷。姮娥子与洞庭君，良夜迢迢斗冷清。弯弯月子照当头，翦翦春风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

吕之悦轻轻拍了拍巴掌，笑道：“好！看来你当年颇有气概，想必是雄心勃勃的了？”

张汉扬眉挺胸道：“丈夫既有此六尺身，何以不流芳千古！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至将相，虚此一生！”

同春着迷似地望着张汉，心里充满敬仰。这样年轻、这样有才华，对同春又如此看重的人，他没有遇到第二个。

由于吕之悦的斡旋，安王府戏班把同春由庆乐班买去。庆乐班不敢讹拿，只按当初佃进的三百两身价加三成三，算了四百两银子。随后安王爷一句话，放同春脱籍为民。同春感激涕零，听说吕之悦要往京东一行，便自告奋勇地为他带路，然后便回马兰村。一路上，同春轻松愉快，活泼得像天上自由飞翔的小鸟。他拿吕之悦当长辈尊敬和服侍，也记得张汉在自己心头引起的知己感。张汉的才华和雄心，使他联想到许

多戏台上的英华人物：周公瑾、李存孝、陆逊，还有潘岳、唐伯虎等等。瞧，张汉不也很有光彩，很令人倾慕吗？……他太年轻，不明白张汉对他的看重和赞赏是为了接近吕之悦，也看不清吕之悦对张汉的保留态度。

张汉一见吕之悦含意不清的微笑，连忙自我解嘲地掩饰道："这都是早年的痴想。如今，壮志销磨已尽，此生当终老江湖了。"

同春心头又闪过泛舟五湖的范蠡、富春江上的严子陵。

吕之悦平静地笑道："真能为天下万民忧，登第拜相亦是好事。"

张汉怔了一怔，低头拱手恭敬地说："老前辈金玉良言，晚生谨受教。"

同春蹲到溪边舀水，笑着介绍："这股泉水从翠屏峰出来，一路都在石头上流，叫涓涓泉，又清又甜，四季不干，什么时候喝它都不会闹肚。……咦！这是什么？"

清澈见底的泉流中，一片字纸飘浮而下。同春连忙捞上来，吕之悦和张汉一看，却是一页刻写精美的《离骚》，不过无头无尾。纸形很方正，并无损伤。

张汉道："莫非盘山里藏有大贤？"

吕之悦看着这页湿淋淋的《离骚》出神。同春喊道："又下来一张！"他赶去捞过来。仍然是《离骚》，内容正好与前一页相接。

吕之悦说："端午佳节，或许有人在祭奠屈原。"

张汉说："果真如此，这人决非寻常之辈。"

同春提议："我们循着溪水逆流向上，总能见到他的。"

吕之悦夸赞这是好主意，三人便沿着泉流上山。林木葱茏，峰回路转，路旁怪石十分别致：巨大的元宝石比马车还大；酷似菱角的紫石方圆数丈；古松伸臂，仿佛迎宾，可是松下横卧的一条二丈多长的石蟒，又会把来客吓一大跳。空谷下泉声低回，半山腰隐隐有咏哦之声。清溪绕半山亭流下，声音想必是从亭中传出。三个人借着茂密的林木遮掩，悄悄走近草亭，观看动静。

亭中也有三个人。一人穿着蓝袍，背身而立，一动不动，不知是在倾听，还是在观赏山景；临溪两人，一人着白色道袍、白色道冠，手中捧一册书，高声诵读，读的正是《离骚》。他每读完一页，就扯下来扔进溪水，任其飘浮而去。他身后，一个褐袍道童呆呆站着，无动于衷。

不多时，一本《离骚》诵完撕光，顺水流尽。白衣道人发狂似的大叫大喊，仰天恸哭，声泪俱下地吟出一首诗："年过四十去游方，终日修行学

道忙。说我平生辛苦事，石人应下泪千行！”

蓝袍人并不回身，只朗朗地说：“道兄，出家人清净无为，何苦如此作践自己。”

吕之悦一愣：这不是陆健的声音吗？他记起陆健的狱事，不觉回头看了张汉一眼，想把他支开。

同春又惊又喜地悄声说：“这就是今年开春来我们村里的那个白衣道人，通医术、会看风水，可真有道行！……”

张汉面色蓦地阴沉下来，说：“世上最数这些出家人奸诈，多是骗子！我向来不信，也从不与结交。老前辈，我往别处走走，明日蓟州城会齐，请你去看鼓楼上那块《古渔阳》匾额，听说是严分宜 [1] 的手笔哩！”他恭敬地对吕之悦一揖，掉头转向另一条路，上山去了。

亭里的人也听到他们的声音，一时静了下来。吕之悦走进草亭，和颜悦色地拱手笑道：“陌路相逢，俱是他乡之客。这位道兄，这位仁兄，都有端午登临的雅兴啊！”

道人极快地对吕之悦上下一打量，笑道：“既相逢便是缘分，请坐。”

陆健听到吕之悦的声音，心里“扑通”一跳，回身看到是他，神色都变了。同春看见陆健，惊喜异常，张口要叫，陆健袍袖一挥，对同春使个眼色，微微一摇头。久在舞台的同春还有什么不明白，立时闭嘴。陆健见吕之悦也装出不相识的样子，才慢慢平静下来，恢复了悠闲自在的表情。听到道人殷勤的表示，他也抬抬手，吐了两个字：“请，请。”亭中石桌边有四个石墩，三人便坐下叙谈。

吕之悦说：“听道兄读骚吟诗，忧愤何深？”

白衣道人洒脱地一笑：“文人积习，至死难改。”

“那么，道兄曾是文士了？怀才不遇，真人生一大慨叹啊！”吕之悦进一步试探。

白衣道人避开话题，笑道：“往事不可追，谈它何益。总归是命里注定。”

吕之悦笑道：“说起命里注定，还真不由你不信。我认识一位老先生，钱塘张曼，已年登古稀，医卜、堪舆、风鉴之术无不通晓。前朝万历年间曾游辽东，归来后对人讲：‘据风鉴而观，王气聚于辽左；看那些人家的葬地，三十年后皆当大富贵；而闾巷间儿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将相，莫非天下将从此多事？’当时人们都以为他狂妄。谁知三十年后，果然一一应验。或许万事真有前定？”他说着，平日看上去有几分矇眬的笑眼，突然闪出精明锐利的光泽，盯住了白衣道人。他相信，对方一定会做出反

应。

白衣道人含笑道：“这类事，检之史书，比比皆是。唐李固的《幽闲鼓吹》中，曾记苗晋卿一事。苗公落第归乡，途中遇一老人，自称知未来事。苗公于是问道：‘我应举已久，有一第之分吗？’老人答道：‘何止此，大有来头，只管再问。’苗公道：‘我久困于贫变，但求一郡守，能够得到吗？’老人道：‘更向上。’苗公问：‘那么按察使呢？’老人道：‘更向上。’苗公惊异，再问：‘为将为相吗？’老人答道：‘更向上。’苗公发怒，说：‘将相更向上，难道能作天子？’老人笑道：‘真者不能得，假者即可得。’苗公以为事属怪诞，惊出一头汗。后来苗公果然出将入相，唐德宗驾崩，苗公以首辅居摄政三日，应了老人‘真者不能得，假者即可得’的预言。可见命皆前定，安知人间没有第二个苗公？”

白衣道人修髯飘飘，风致潇洒，仿佛出世神仙。但他复述的这段轶事，以及他眼睛里偶尔闪出的寒光，令人想到山林深处目光鸷锐的鹰鹫，决非肯低伏人下、轻易认输之流。吕之悦暗暗点头。

陆健接下去说道：“讲起定数，我也想起一个故事。前朝崇祯末年，流寇势焰大张，烈皇日夜忧劳，曾令一心腹太监便装出宫，探听民间消息。路遇测字先生，太监出一‘友’字请占卜吉凶，测字先生问占卜何事，答曰‘国事’，先生道：‘不佳，反贼早出头了。’太监急忙改口说：‘不是朋友之友，是有无之有。’测字者皱眉道：‘更不佳，大明已去了一半了。’太监再次改口：‘不是的，是申酉的酉。’测字者长叹道：‘越发不佳。天子是至尊，至尊斩头截脚，还成什么体统？’……”

三人一起沉默下来，只听得松涛阵阵，涓涓泉在亭畔低吟，是不是明朝覆亡的往事使他们心有余痛，黯然神伤？

吕之悦打破沉默：“一亡一兴，虽说有天命，却也在人力。兴亡之间，名将如云，才人辈出啊！”

陆健和道士都不搭腔。后来陆健站起身，对另两人拱手一揖：“花谢花开，时去时来，福方慰眼，祸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足哀，得失在天，敬听天裁。”

白衣道人也站起来，对陆健拱手笑道：“便是公孙子都听君此番话，躁进之心也当涣然冰释！”他顺着陆健的话题，高声吟唱着走出草亭：“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听于天，有何不可！”他反复吟着这四句，头也不回地自顾自去了。小道童紧跟在后，很快，师徒二人就消失在浓密的树荫山草之中，吟唱声越来越远，终于听不见了。

“文康！”

“笑翁！”

陆健和吕之悦互相紧握双手，互相重新打量，像所有久别重逢的老友一

样，既高兴又感慨。同春也连忙向陆先生拜谢当年相助之恩。吕之悦这才详细地知道了永平府圈地案的全部内情，嗟叹不已。他转而问道：

“文康，这两年你怎么样了？江南狱事……”

陆健苦笑：“我？仍然逃亡在外，藏匿山泽田野间！……”

“你？……唉！赦书未得，我愧对老友啊！……”

“此事非你力所能及啊！……江南十旧家之案已成大冤狱，陷入囹圄者何止百人，受牵连者也在千人以上。说十姓谋反，确属冤枉，只是……唉，也是十旧姓在前朝百年荣华显赫，为富不仁，平民百姓恨之入骨，一旦改朝换代，诬告在所难免！……”

陆健告诉吕之悦，因为他平日以信陵君自命，周济贫困，所以狱急之后，受惠之家多方保护他，使他逃过多次追捕。好在通缉他的布告只在江浙两省张贴，他躲来北方，反而比较安全。

“你就永远匿隐山泽，做亡命之徒？可惜了你的才学啊！”吕之悦问话中感叹很深。

“还谈什么才学！”陆健一声冷笑：“终日有如被猎犬追捕的野兔！只望老天开眼，昭雪冤狱吧！”

“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吕之悦紧皱眉头：“朝中就没有相知肯帮一把？当年你救助过那么多人！”

陆健眉梢一动，沉吟片刻，又摇摇头：“年深日久，未必还记得我。”

“是哪一位？”

陆健凝视着吕之悦，确信这位一向慈和厚道的朋友不会有害人之心，便缓缓答道：“傅以渐。”

“傅以渐？这可是个帮得上忙的人啊！去年八月，他已经拜内秘书院大学士了。你跟他交情深浅？”

“这……很难说。只看他是否念及旧情了。”

吕之悦见陆健不肯深谈，也就不再追问，想了想，说：“这样吧，尽老夫所能，助你一臂之力，务必使此冤情上达天听。不过我位居幕宾，终归成效有限。你再给傅以渐写封信，让这个小幺儿立即送往京师，多方使力，或许平反有望。”

“好！”陆健虽在难中，仍不失他的豪爽气度，立刻向同春索取纸笔，就石桌写成一信。但交信给同春时他有些迟疑，仿佛不好出口。最终他还是嘱咐了一句：“此信必须交给傅大学士的王氏夫人，就说是夫人娘家的

报安书。”

吕之悦很高兴：“原来你与大学士夫人娘家有交情，这就更好了。听说傅大学士伉俪情笃，至今不曾置妾……同春，你今天就回京师送信，送罢信再回乡。”

“好的！”同春知道了底细，回答很痛快。

吕之悦又问：“刚才那道人你早就认识？”

“不，今天上山才遇到。仿佛有些才学，很是狂傲。攀谈之间，觉得他对我别有所图。”

“你是指……图财？”

“不。像是图无贝之才。他吟诗诵骚，几次试探我，很有网罗我的意思。你呢？也不单是来游山玩水吧？我看你倒想把道人连同我一起网罗了去，对不对？”

吕之悦大笑道：“你这个鬼精灵，真正不减当年！……不过，你听我这老友几句忠告：大清社稷得之于流贼李自成，吊民伐罪，为大明雪了亡国之耻。历数前朝，得天下之正，可与汉高祖、明太祖媲美。所以明之旧臣仕清，也算不得叛逆。皇上亲政以来，施仁政行王道，改征剿为招抚，各处逆命抗拒者渐次平定，足见海内人心厌乱求治。虽然云贵南明和东南郑成功时有动静，但强弩之末，终难有所成就。至于山野间盗贼横行，久乱之后在所难免。你亡命其间，可要看清情势、拿定心性，若真被逆人网罗了去，再要拔出来就不容易了！”

陆健笑道：“放心。我一向并不热衷，仕宦之情淡然如水，哪里有作乱的兴致。十多年，实在是乱够了！”

“还有，你要尽早离开此处。我看那道人很怪……”吕之悦心里还挂着个张汉，生怕他得知陆健被追缉，告发上去，又要连累许多人。这话他不好出口。

最后，吕之悦把自己的盘缠分给陆健五十两银子，两人一揖而别。吕之悦上山，陆健下山，同春跟他一道走了。

张汉气喘吁吁地登上盘山，松林的浓密绿阴把烈日遮得一丝不透，空气中弥漫着松脂松花特有的清香。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摆脱忧郁，初上山时的愉快被无意撞上白衣道人的事完全破坏了。他见不得和尚、道士这些方外人。他记忆中最耻辱、最惨痛的一件事，就是因为相信一个道士的算命才造成的。

张汉本是浙江嘉兴府生员，原名吴自荣，在家乡颇有才子之名，可惜家贫如洗，总不能出头。顺治二年，他十七岁，决意趁鼎革之际上进，卖掉仅有的几亩薄田，奔赴京师。他认定京师是人文聚会之所，定有际遇。谁知蹉跎半年，想谋一学馆舌耕为生也不可得。他生计日益艰难，便起意走捷径以登仕途。他汇集了明代锦衣卫有关制度，趁着朝廷广开言路，具疏上奏，敬请朝廷仿明制设锦衣卫掌狱刑，使校尉缇骑缉访民间，以防谋叛害国。他本以为此疏一上，必能立受奖许，得到识拔，不料御批下来，斥责他“率尔妄陈，谬希进取，独不思圣主当阳，朝政肃然”！“至设立锦衣卫缉访一款，乃明朝极弊，尤属狂悖”！“应依上书诈不以实律，杖一百，徒三年”。幸而逢到恩诏，才免杖免徒，但被革去生员衣顶为民。

他窝囊极了。仕途未登，反而丢了顶子，断送了前程。当年在家乡被人誉为神童的才子，眼看就要沦为乞丐了。

谁想福星高照，一个老旗人看中他的才貌，要招他为婿，并说只要他肯就婚，便帮他恢复顶戴。他受宠若惊，又喜又怕，忙不迭地应承了亲事，暗中又多次求神打卦，因为这家贵人竟看中自己这么个落魄文人，总使他奇怪、不放心。神签和卦文都大吉大利。一位颇有名气的老道还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此婚女貌郎才，必生贵子。”

婚事办得冷清，既没有吹打，又没有请客，一顶素轿把他从南城一个破烂小旅舍里抬进内城，两扇黑色大门前，两个女奴引他到上房，拜了岳父岳母，就被送进侧院的洞房了。他心里不满：人家娶亲也比这气派！可是不敢有一点流露，反而自我安慰：或许满洲人招赘，就有从简的规矩吧？……

洞房里倒是光彩焕然，喜气洋洋。炕桌上一对红烛明明亮亮，照着炕头盘腿而坐、红袄红裤红顶头的新娘。天！这么宽的肩膀，这么厚的胸脯，好大的块头！当他怀着一丝不安揭开头盖时，吓得他往后一缩，掀翻了炕桌，跌碎了碗，子孙饽饽撒了一地。他手脚冰凉，浑身寒战，这个新娘怎么这样可怕？左脸白右脸黄，一半头发黑，一半头发白，连两只眼珠的颜色都不一样：黑发黄脸这边是人眼，白发白脸那边眼睛黄蜡蜡的，像死羊眼一样。他几乎晕过去，这才明白自己上了当！

生米已煮成熟饭。他是个即将沦为乞丐的人，能抗拒这样的骗局、这样的命运吗？新娘子人虽丑陋，性情倒不泼悍。她好心地扶他起来，劝他吃菜喝酒。到了这步田地，他也就委委屈屈地上了炕。

老旗人说话算数，婚后立即着手给他活动恢复顶子。他看出老旗人心里有鬼，对人只说他是收来的义子，为他买顶戴也藏藏掖掖地怕人知道。他很机灵，坚持恢复顶子的事要自己去办理。老旗人毕竟憨厚，对他并不疑心。于是他乘机改名叫张汉，籍贯仍写嘉兴，不肯换成汉军旗。

他果然变成了嘉兴府秀才张汉，并从此抛弃了他那丑怪的妻子。嘉兴府

生员吴自荣从人间消失了。他毫无内疚，一身轻松。在钻营附势的紧张活动中，有时他会想起那段生活，想起怀孕的丑妻。一年后，出于好奇，他曾改装到那条胡同去打听，可是他的岳家也消失了。邻居一个小女奴悄悄告诉他：老旗人犯了罪，全家流徙尚阳堡；他的丑女养了个儿子，也一同带走了。

在京师紧张的应酬、奋斗中，他难得有时间沉思默想。今天，在寂静的山林中，啁啾鸟语，潺潺泉流，仿佛推着他去回忆，他信步在松间游荡，任凭往事一幕一幕在心中翻腾……

两只小鸟突然叽叽喳喳地从他面前惊慌地飞起，他脚下一滑，身子向前冲倒，跟着，一个尖锐的声音朝他嚷嚷："你干什么！把我的网冲坏了！"

张汉定睛一看，自己果然撞上了一张捕鸟网，惊得架杆上两只"呼伯拉"[2] 扑棱着翅膀乱叫。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愤怒地跳出树丛，冲他气呼呼地喊："鹰都叫你吓跑了！你赔！你赔！"

绣花小袍子已经很旧，小黑马靴也沾满了泥土，辫子缠在头顶，汉话又说得这么好，看样子这小孩并非贵家子弟，用不着赔小心。张汉不耐烦地说："我又不是故意的！"他转身要走，小男孩一把揪住他的衣袖，大声喊："玛法！玛法！"

一个老满人从松林中冲出来，粗壮有力的大手往张汉肩膀上一拍，张汉只觉得身上像压了一块磨盘。只听那老头儿用满语吼道："你敢欺负小孩子！"

张汉一回头，两人顿时惊住。张汉向后一缩，老满人朝前一冲，双手把住张汉的肩膀摇晃着，又惊又喜地嚷着："天爷！天爷！……我到底还能见你一面！……"他满面堆笑，掉头招呼那小男孩："费耀色！快来给你阿玛 [3] 叩头！来呀！"

费耀色迟疑着。这个不讲理的男人，竟会是他阿玛？看看玛法几乎要发怒了，他只好跪到张汉面前，叩了三个头。张汉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苏尔登非常激动，断断续续地说："我当初骗你，是我不好。你跑了，我不怪你。你为我留下这个小孙子，我要谢谢你。你这些年过得顺当吧？"

张汉犹犹豫豫地用满语支吾着："我……"

"当初不知哪个多嘴的告我的状，旗主发怒，因为私嫁女儿打了我一百鞭；因为招赘汉人，把我们全家发配到尚阳堡。我那女儿，你的妻，到尚阳堡不久就病死了。小费耀色三岁的时候，我的老伴儿又去世了。现在，只剩我们祖孙俩相依为命……"

张汉慢慢集拢模糊的目光，仔细看看苏尔登，好落魄的样子：衣袍敝旧，须发苍苍，皮靴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一双大手又黑又脏。张汉一转眼，发现费耀色一双黑眼睛正聚精会神地审视着自己，虽然眉清目秀，可也不难寻出他母亲的面影，也许不久后他也会变成半白半黑的怪人……他镇定了，后退一步，躲开苏尔登的双手，勉强问道："你们，是皇庄的鹰户吧？"

苏尔登直发愣："是啊……三年前，我们从尚阳堡回来，小费耀色喜欢捕鹰……"

张汉冷冷一笑："你认错人了。"

苏尔登惊住了："你，你，说谎！"

费耀色不眨眼地盯着张汉的眼睛，认真地说："说谎话的人是胆小鬼！"

张汉又羞又怒，一甩袖抽身便走，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在松林边，他正遇上飘然而来的吕之悦。吕之悦见张汉气急败坏的模样，连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张汉心头和嘴头都打磕绊，找不出话来回答，只说："岂有此理！认错了人，还要纠缠不清！真是岂有此理！"

张汉越是怒形于色，吕之悦越觉得蹊跷。因为他隐隐觉得张汉表现得太过火，使他忍不住要去看个究竟。张汉自顾自下山了。吕之悦进了松林，远远看见那个衣着敝旧的老满人直挺挺地叉腿坐在石头上，两手按着大腿，胸脯一起一伏，脸上毛丛丛的胡须都拧挲开来，浑身喷发着怒气。男孩子站在他身边，一手扠腰，动也不动。

"真不是东西！"老满人突然一声大吼，把吕之悦吓了一跳。他仔细地打量对方，终于很有把握地喊道："苏尔登！"

老满人吃了一惊，转过布满红丝的眼睛，猛地站起身，大步跑来，拉住吕之悦的手连连喊道："吕先生，真是你吗？……"

顺治二年，吕之悦在杭州被镶白旗甲喇章京鄂硕将军罗致府中设馆教授子女。苏尔登是鄂硕的内兄，虽然已是远亲，但因随征到杭州，也常到鄂硕府中走动，因此与吕之悦相识，很敬佩吕之悦的学问，还想跟吕之悦学说汉话。不久苏尔登随队调回京师，就不曾再见面。如今苏尔登怎么落魄到这种地步？两人互叙温寒，不几句话就转到苏尔登的现状，苏尔登立刻想到刚才那个不肯认亲的吴自荣，顿时骂了起来："天下竟有这样禽兽不如的人！虎毒还不食子呢，他连自己的亲儿子看都不看一眼！……"

"究竟怎么回事？"吕之悦扶苏尔登坐下，和悦地问。

苏尔登怔了一怔，坦白地说："这事，最先有我的不是……你还记得我女

儿吧？白白净净、漂漂亮亮，谁不夸她？我们回到京师，就把她聘给了本旗梅勒章京的儿子。没想到成婚不到半年，她生鼠疮，头发白了，脸也变了样，给休了回来。本旗二十七个牛录里没有人肯来再娶，我难道让女儿白放着？那次往南城办公事遇上这家伙，看他有才有貌，又孤苦零丁，这才起意招赘……”老头儿不厌其烦，把前因后果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最后说：“我为招了个蛮子女婿，被旗下弟兄笑骂了许多年，还流徙尚阳堡，跌了我红带子身份，吃了这么些苦头。就算我当初骗婚，这罪过也抵了吧？吕先生，你是知书明礼的好人，你倒评评看，谁亏待了谁？那小子该不该吃一顿教训？”

吕之悦心里很不平静，没想到张汉还有这么一段可悲的经历。双方都有所图，也都得到了一些、失去了一些。造成现在这种不近人情的局面，又该怪谁呢？……他慢慢地说：“苏尔登，不要生气吧！这事既怪你又怪他；既不怪你又不怪他。人生到这世上来，总要活下去的呀！费耀色这孩子能有依靠，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苏尔登一把搂住费耀色的小肩膀，骄傲地说：“这可是个乖孩子，将来准是条好汉！巴图鲁！”

“那你还管他认不认这个儿子！他若认了，带走费耀色，你肯吗？”

苏尔登憨厚地嘿嘿笑了：“好先生，你说得对！”

吕之悦再次打量着祖孙俩：“这么说，前年在马兰村赶走圈地骁骑、救了柳同春的，就是你呀？”

“哦，哦哦，有这回事。先生也知道？”

吕之悦笑着讲了那次见闻，最后说：“小费耀色，你那会儿要肯告诉我你的姓氏，咱们不就可以早点见面了？”

雄赳赳的小好汉，这会儿才露出点难为情的样子。

“你们祖孙俩……日子过得不顺心吗？”

“哪里话！亏了鄂硕到旗主那儿讲了情，我们三年前从尚阳堡迁回来。我看中马兰村那地方好，就安了个家，有月银、有奴仆、有马群、有山场，什么也不缺。费耀色最喜欢猎鹰，缠着我要到盘山来玩，我怎么拗得过他？”

“鄂硕近日晋升护军统领，他的女儿已赐婚给皇十一弟，是一位福晋了。你不去贺喜？”

“他家格格不是你的学生吗？当然要去贺喜！”苏尔登笑眯眯地说：“我们祖孙多亏了他！费耀色说要捕两只最好的海东青，送给恩人！”

吕之悦下山走得很慢。今天遇到的事使他感慨万端。田园荒芜，可以开垦，三两年总能恢复；人丁凋敝，可以再生，二十年内可望繁盛。但大乱之后，民气复苏何等艰难缓慢；异族入主，贵贱之间的鸿沟又何等深长！士为民之秀，得士心便易得民心，刚从荒野进入中原的八旗旗主们懂不懂？号称英明的少年天子懂不懂？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天下太平、人间大同呢？……这一切，他都想不清楚。他决定，见到张汉，决不提有关苏尔登家的一个字。因为此事实在令他难置可否。他一向自诩为识人巨眼，现在却在怀疑自己了。

三

柴门“喀啦啦”一响，九岁的容姑连蹦带跳地冲了进来：

“姐！姐！同春哥又要回来啦！他不唱戏啦！”

梦姑猛地停下纺车，眼睛瞪得大大的：“真的？听谁说？”

“村里人早传开了。白衣老道给柳大爹带回来一封信，是同春哥让捎的。……姐，人家都说，同春哥是为了你才这么着的！”

“别胡说！”梦姑满脸红晕，低声斥责一句，眼睛却像晓星般闪亮。两度春秋，当年的红袄小姑娘，出落成秀美的少女：浅淡的眉峰如远远的山影，微微蹙起的眉尖使她总带着天真纯洁的神情。圆眼睛变长了，眼尾向鬓边扫去。小小的嘴像樱桃那么红，也类似樱桃一般的圆。略长的鸭蛋脸，更增加了她给人的温柔善良的印象。小妹妹一点不怕她，一晃脑袋，眨动着圆圆的大眼睛，天真地说：

“我没胡说呀？你不是愿意嫁给同春哥的吗？”

“死丫头！”梦姑一手捂住发烫的脸蛋和含笑的嘴唇，一手推开纺车跳下炕，装作生气地说：“再说看我不打你！”

容姑像小山羊似的往屋外一跳：“我偏说，我偏说！姐姐天天都想同春哥！……”

梦姑追出去要捂容姑的嘴，容姑撒腿就跑，一个跑一个追，姐妹俩嘻嘻哈哈，闹成一团。

“梦姑姐姐！梦姑姐姐！”院外的喊声使姐儿俩停了追闹。梦姑开门一看，是费耀色这个小鞑子。他不肯进门，只递给梦姑一个折成飞燕的纸，悄声说：“我在盘山碰到同春哥了。他让我带给你这个，过几天他就回来……可别叫旁人知道，同春哥嘱咐的！……好啦，我走了。”

“费耀色别走！”容姑在院子里命令似的叫道：“我给你留了好些麦黄杏，

等着！”她跑回屋，拿出装满黄澄澄的鲜杏的扁竹篮，杵给费耀色，才扬着小脸说：“你走吧！”费耀色笑嘻嘻地对她扮个鬼脸，抓几把杏儿塞进兜里，吃着走了。

梦姑心慌意乱，手里攥着那张纸条，像捏着一团火，急急忙忙掀帘退回里间，好半天呼吸才平缓下来，抖抖索索地打开那只“飞燕”。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梦姑贤妹见字如晤：吾已脱籍，五、七日内将归。婚事谅无阻碍，望贤妹放心。

兄同春即日

他真的要脱籍归田！……他是京师的红角儿，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结识的都是大老官，金窝银窝他都不要，全是为了我啊！……梦姑想着，感念已极，不觉热泪满腮。

这消息，娘知道了吗？……娘和村边环秀观的住持袁道姑交好，今天又上观里去了，说不定知道得更早！可娘的心意到底怎么样？……

圈地官司打完以后，安王庄竟破例把那三十亩地仍旧佃给乔家，而没有收回交粮户耕种 [4] 。乔氏于是成了二佃主。由于王庄的土地不纳粮不上税，交了佃租后，乔家所获比哪一年都多。乔氏因而也有点财大气粗，眼睛高上去了。她能如梦姑的心愿吗？……

梦姑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两只手扭结着，揉搓着，皱一回眉头又悄悄抿嘴笑，终于呆不住，嘱咐容姑看家，自己上环秀观去了。

白衣道人来马兰村以后，因是道友，就借住环秀观。袁道姑很仗义，把前院大殿两侧的四间客房让了出来，自己领两个徒弟住到后院。梦姑一家和袁姑姑交好，后院又都是女道士，她没什么忌讳，见门虚掩着，便轻轻推开进去了。

松阴满地，蝉声悠长，幽静的观院一尘不染，确是出家人修身养性的地方。梦姑不觉脚步儿也轻了，气息儿也微了，生怕搅扰三清，受到天罚。偏偏厢房里传出人声，是那两个小道姑：一个在呜呜咽咽地哭，一个在絮絮叨叨地劝，几句莫名其妙的话飘到梦姑耳边：“……哭啥哩？杨贵妃娘娘也当过道姑，武则天娘娘还剃光头当尼姑哩！……”

这叫什么话？出家人不是修仙吗？梦姑心里有事，无暇多想，只管走进

袁姑姑的上房，掀开门帘，轻轻喊道：“姑姑！”

没人回答。堂屋正中供着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圣像，像前一尊宣德炉，青烟袅袅，香火正旺。看这样子袁姑姑并未走远。她等候片刻，到底忍耐不住，一看西耳房门上没锁，便推门而入，仍然不见人影。做法事的铃、杵、钹、锣等物擦得干干净净，在暗屋里也闪闪发亮。所有的高桌低柜，被褥法衣，都放得整整齐齐。靠北墙立着个一人高的空木柜，有些歪斜，破坏了整个小屋的和谐。梦姑走近把木柜扶正，却猛地吃了一惊，木柜背后的墙上，竟有一扇新开的暗门！梦姑心头突突乱跳。

她竭力抑住慌乱，好奇地把暗门推开一道缝，贴脸偷看一下，认出来了，那边是前院老君殿的西房。阳光透过窗棂，把这间屋子照得透亮。屋子中央摆了一桌酒宴，鸡鸭鱼肉，十分丰盛。白衣道人的那位外相威猛、燕颔虎须的仆人，身着褚红色外衣，在往桌边摆酒杯，白衣道人陪着一位青衣客低声谈话。那人须发灰白，清癯有神，梦姑从未见过。她十分疑惑，白衣道人师徒是全真，怎么可以开荤？

门“呀”的一声轻轻推开，白衣道人的徒弟走了进来。看到他，梦姑不由得一哆嗦。往日每当她到观里烧香，这个道童总在旁边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眼里像有一团可怕的烈火，直扑梦姑，像要吃人。可是现在，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面容苍白、双眉紧皱，身姿和表情满含悲伤，显得那么清秀、忧郁，竟使梦姑对他同情了：是不是他冒犯了师父，特来领罪，等候受罚？

然而，梦姑万分惊异：白衣道人、青衣客和褚衣仆人一道站起，抢前几步，一字排开，竟齐齐跪倒迎接小道士，并恭敬地奉小道士上坐。小道士坦然承受，毫无局促。坐定后，三人又肃然行了三跪九叩礼，小道士抬抬手，三人才在左、右、下三个座位坐下了。

梦姑完全昏了头，不知眼前这怪事是真还是梦。她怕被人发现，不由得缩紧身子，瞪大眼睛，屏住了呼吸。

小道士声调呜咽地说：“流亡数省，也没有找到一块立足之地。最近听说李定国退出广东、败走南宁，乐安王朱议溯兵败被杀。观时度势，天意可知……诸卿历尽艰险随我奔波，本想使我继承祖业，但大势已去，如何是好？……”

褚衣仆跪在席旁启告：“近日听说鞑子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病死，入关战将俱殁，正是主少臣疑，国事不稳之际；郑成功已陷舟山，势力大张，不如前去投他，乘机而为！”

白衣道人摇头道：“郑氏名虽奉明，志在自立，可联而不可投，且舟山狭小，非用武之地。至于鞑子朝廷，主虽年少但颇具见识，上有太后挈纲，下有良臣辅佐，外有吴三桂、尚可喜一干人卖命，根基已牢，一时难以动摇。唯有南联永历，东通郑氏，立定脚跟徐图发展，或许大事可成。”

青衣客从袖中取出一图，展在小道士面前：“臣筹划六年，惟此一区可暂立国。昨日接到几处旧将密书，都正练兵积粟待变。臣意先取三山为根本，然后御驾亲临，勇气自当百倍！……”他的声音越来越轻，四个人脸上表情也越来越开朗。

梦姑听不懂他们的对话，却明白了这小道士不是平常人，正处在艰难之中，不得不改装流亡。于是，说书瞎子口中许多落难公子的故事都在她心里活动起来，她更加可怜这个倒霉的“公子”，对白衣道人这些“义仆”也就格外敬佩。这些日子积存心头的对小道士的恶感，转眼间消失殆尽了。

酒过三巡，小道士低声说句什么，三位“义仆”面露难色。小道士不高兴了：“既欲延某一线祀，却又如此推托！”

白衣道人赔笑道：“臣等窃愿王爷以大业为重。况且先前已经……”

“时至今日，本王尚无子嗣！”小道士抢过话头，生气地说：“若是绝后，大业纵使成就，又是谁家天下？”

白衣道人连连解释：“王爷息怒。实在是弘光帝前车之鉴，深恐酒色误事，臣等不得不再三进谏。王爷所欲，臣已嘱环秀观主去办了。”

小道士面色转喜：“办成了？”

“想来没有阻碍。袁道姑已对她明说。她只要一见凭证。”

小道士笑道：“这好办！叫袁道姑领她见驾！”

褚衣仆出去一忽儿，又领进两个妇人。前面那个头戴道冠、身穿水田衣的自然是袁姑姑；后面一位梦姑看不真切，悄悄向前探探身子，跟着猛地往后一缩，吓了一大跳！天哪，是她娘乔氏啊！

袁姑姑拉着乔氏竟也向那小道士跪下叩头了！梦姑又惊又怕，心跳得怦怦响。她自幼温良、听话，非常胆小怕事，眼前的景象，本来就比说书唱戏的那些故事更神秘，也更可怕。母亲竟卷了进去！这就更加不可捉摸。梦姑像发寒热病似的簌簌发抖，不敢再往下看，偷偷溜回家去。

她倚着炕桌，托着腮，想了好半天，拿说书和唱戏的故事套来套去，也没想出个名堂来。她叹口气，不想了，起身从炕洞深处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又一层地打开，那对碧玉镯子第一百次托在她小小的手心里，那么莹洁光润，像早春新柳初吐的嫩芽，像翠鸟艳丽的羽毛。她把脸儿贴在温润的玉镯上，同春哥的影子便出现在眼前……

有人敲门。她连忙藏好她的宝贝，伸了个懒腰，走去开门。

“啊！你！……你找谁？”梦姑意外地看到，门前站着小道士，他的目光

像烈火一样炙热，烤得梦姑心里发抖。

小道士舔舔干裂的嘴唇，勉强笑着："就找你！"

"不！不！"梦姑惊慌失措，急忙关门，但小道士身子一横，挡住了。"我娘不在家，谁也不让进！"梦姑竭力压抑着恐惧，正颜厉色，口气非常坚决。

"我知道你娘不在家……你娘方才找我了。你看，这不是你娘给我的吗？"他举起左手，无名指上，一只镶了梅花形珍珠的金戒指赫然在目。梦姑一见就怔住了，这是母亲珍藏多年的惟一宝贝，是当年父亲娶母亲的定物。原是一对，那一只已在十年前随父亲入葬了。

趁梦姑发愣，小道士跨进门，返身把大门插上。梦姑慌了，张口要嚷，小道士一把捂住她的嘴，用不容反驳的口气命令道："不许嚷！跟我来，有要紧话告诉你！"

除了许多年前，父亲曾这样对她说话以外，这是第一个用强制的口吻指使她的人。她被慑住了，不由自主地随他走进里屋。小道士目光灼灼、声音嘶哑地说："这戒指，是你娘给我的定亲信物。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他说不下去了，眼睛和脸都涨得血红。梦姑在他的逼视下步步后退，吓得浑身发抖，嘴里不住地念叨："不！不！……"

乔氏在袁道姑屋里呆了很久，才喜孜孜地回家。

白衣道人来马兰村才三个月，治了许多人的病，救了好些人的命，远远近近谁不说他是活神仙！"活神仙"的话，谁敢不听？袁姑姑说得也对，眼下这朝廷，虽说对百姓比前朝厚道，可他是外夷蛮族，再宽厚也是邀买人心，不能信！乔氏是前朝贡生之妻，知书明礼，哪能忘记忠义为本的正理！"到底贡生之妻，有见识有心计！"这是白衣道人说的，听来很是舒心。因为她并不轻易相信小道士是龙子龙孙，她硬是索看了小道士的龙钮金印，上面确实用篆体刻着"大明阳曲郡王朱"几个大字。金印为凭，还有假吗？再听白衣道人、青衣客说起天下大势，处处起反尘，省省有接应，不出三五年，大明定当复兴，梦姑就是王妃了！

乔氏没想到自家风水如此之旺，居然能出一个王妃！那小道士也真看他不出，今天摆开架势，仔细瞧瞧，果然是龙眉凤目，面如冠玉。梦姑好福气啊！乔氏欣然同意白衣道人的安排：让小道士和梦姑暗中成婚，表面上仍维持他的小全真的身份。

她兴冲冲地回到家来，一推门，门不开，随手敲了几下，没动静。乔氏纳闷，用力打门，喊道："梦姑，开门哪！"

一阵匆忙的脚步声、门闩响，门开了，小道士站在她面前，头发、衣裳都湿淋淋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脸色发青，胸脯起伏，气息很不平稳。

“你？……”乔氏倒抽一口凉气。

小道士笑吟吟地悄悄说：“丈母，本王已纳你女儿为妃了！”他点点头，甩开步子飘然而去。

乔氏站在门边，怒、惊、喜、怕，心里非常混乱，一时不知所措。“哇”的一声，梦姑在屋里痛哭，乔氏一惊，冲进里屋，掀开门帘，她就什么都明白了。女儿披散着头发，半裸着身子，正在往房梁上扔汗巾。她赶上去一把搂住女儿，喊一声“我的傻闺女！”娘儿俩抱头大哭。

梦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活了！……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哪！……”

乔氏语无伦次地抚慰女儿：“好闺女，可别往绝路上走……他是个王爷……娘已经把你许给他，他是你丈夫了……”

梦姑哭得昏头昏脑，接口就诅咒：“什么该死的王爷！挨千刀的丈夫！……这么作践人，叫人怎么活啊！……”

乔氏温存地搂着女儿，为她梳理头发、擦去泪水，又给她穿好衣裳，等她把许婚的详情细细说了出来，刚才一心寻死的梦姑这才听懂了，顿时惊得面容雪一样白，脱口而出地说：“同春哥就要脱籍回乡了呀！……”

乔氏心里一抖，鼻子发酸。今天她去找袁道姑，原是商量把女儿嫁给脱籍归来的柳同春的；带去的那只戒指，也是给袁道姑瞧瞧，用它给同春做信物是不是寒酸。谁想见到袁姑姑，事情就全变了……乔氏叹了口气，轻声说：“傻孩子，自古来女人讲的是从一而终。如今你已失身于他，就死心塌地跟他一辈子吧。同春，你还想他做什么？……”

这时梦姑才弄清了今天这桩事的真情。三年来，她用少女曼妙玲珑的心、真挚的情爱，编织着神秘甜美的梦——那只属于她和同春的梦。今天，这梦破碎了。她心里一阵剧痛，眼前发黑，身子一仰，昏了过去。

“梦姑！梦姑！”乔氏流着泪，抱着女儿用力摇晃。好半天，梦姑才吐出了一口气。

“屋里有人吗？”一个响亮的铜锣般的声音在院里问，吓得乔氏一哆嗦，这才记起大门没关，赶紧迎了出去。一出屋门，她就不由自主地停了步：这是个像柏树那么魁梧结实的虬须大汉，黑红的脸庞，闪闪发光的眼睛，又生疏又熟悉。

“你……”乔氏只吐出一个字，心口怦怦乱跳，手脚暗暗打战。

“娘！你不认识儿啦？”大汉扑过来，跪在乔氏脚下，仰头道：“我是你大儿柏年啊！……”

“天爷！”乔氏高叫一声，跌坐地上，盘着腿，又笑又哭：“老天，这不是做梦吧？你还活着，你回来了！……我只当乔家男人都死了，绝了后了！……你身子骨倒结实，这么大个子！……我只当我再没脸见乔家先人了，你还活着，活着呀！……”她抚弄着儿子的头发、肩膀，颠三倒四地唠叨着，高兴得有如癫狂。

乔柏年用手指抹着眼睛，声调哽咽着说：十年了，我总惦着老娘，惦着家乡，惦着祖坟。今儿总算九死一生，捡回一条活命！……”

乔氏不错眼地打量儿子：“你倒还认得家，就这么照直走进院里来了！吓我一跳！……”

“儿子哪里寻得着家门，是个同路进村的漂亮小伙儿指的路。”

乔氏一怔，有点紧张：“你说谁？”

“指路的小伙儿呀！热心肠，好身板，俊模样。娘认识他吧？他说他叫柳同春。”

乔氏无言，拉着儿子粗壮有力的大手，哭了。

屋里的哭声再起。但已不是方才那嚎啕不息，泪滔滚滚。这哭声几乎听不到，那是令人心碎的、肝肠寸断的饮泣……

四

“禀太太，有位夫人来拜望。”

顾媚生放下右手拿着的《玉台新咏》，左手仍然抱着她那个装纱点银、香气袭人的“小相公”，蹙了蹙淡淡的弯眉，说：“糊涂！为什么不报来客府第？”

老仆连忙躬身，诚惶诚恐地说：“来客不肯明言，只说是太太的故旧。……坐着八抬大轿，仆从烜赫……”

顾媚生想了想，说：“请她在内花厅待茶。我即刻就来。”

老仆下楼去了，顾媚生这才把“小相公”递给身边的保姆，站了起来，端茶盏用香茶漱漱口。丫环赶忙捧上唾盂，待她吐罢，又赶忙退下。但顾媚生并不急着下楼，款款走到窗前。精雕细刻着云朵仙鹤的椭圆窗洞上，蒙着绿莹莹的亮纱，她可以清楚地直看到大门、二门、前院，外面

却看不见她。

随着家中老仆，先进来两个艳妆的丫头，跟着，一位贵妇人扶着一个丫头的肩，慢慢走进来，身后随着两个丫头，丫头的背后是两个穿号衣的老仆。再看那贵妇，披了一领镶金嵌银的湖色披风，头上蒙一幅如云似雾的面纱。顾媚生不快地想：尊贵也罢，矜持也罢，犯不上到我家来摆！

话虽如此，她还是很快下楼去到内花厅，早在进门之前，就把亲切、灿烂的笑堆上面庞。跨进花厅，她心里一惊：来客已除去面纱披风，侧立壁前，观赏那一幅宋代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此人下着白罗裙，上穿淡绿对襟薄绸衫，一头黑亮的秀发全堆上头顶，用一根赤金点珠凤头扁簪穿住，有如乌云中展翅飞翔的一只金凤凰。面貌虽然看不见，但风姿绰约，淡雅如仙，令顾媚生为之气夺。

听到脚步声，贵妇转身面向主人，莞尔一笑，露出洁白如贝的牙齿，款款地说：

“顾太太，久闻大名，特来拜望，不见怪吧？”

顾媚生笑着寒暄：“拜望二字，实不敢当。请坐，请茶……”她心里却在暗暗纳罕：此人面容似曾相识……她称自己顾太太，难道是江南宦门的家眷？

“顾太太别来无恙……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顾媚生仍然妩媚地笑着，那双有名的号称横波的眼睛在笑的掩饰下，极快地上下打量来人，非常得体地、决不使人见怪地轻轻摇了摇头。

来人忽然不笑了，正色道：“媚姐，你忘了？十五年前，荷花盛开时节，在姑苏虎丘西施井边，银炉焚香，义结金兰……阿姐，你当真记不得了？”

最后一句，用柔媚的苏白道出，立刻勾起顾媚生那遥远的回忆。她惊喜地一把捏住来客的双手，失声喊起来：“素云小妹！素云小阿妹！……阿妹，想不到你我还有见面的一天！”顾媚生动了真情，不再注意自己的表情、姿态，又激动又急切地问：“这些年你都在哪里？甲申、乙酉两次劫难怎么逃脱的？如今在何处安身？为什么到今天才来看我？这些年叫我好想啊！……”说着说着，泪珠成串地淌了下来。

素云微笑地拍着顾媚生的手背，温柔地安慰着：“阿姐，你我不都好好的吗？甲申、乙酉已经过去十二年了。阿姐快不要哭，我是专来找阿姐叙旧的呀！”

顾媚生慢慢安静了，听到素云在“叙旧”两个字上加重了口气，立刻会意，说：“这里不好讲话，快跟我上楼，到我房里去！”她拉着素云的

手，两人亲亲热热地走向庭院深处。一路上，她不住打量素云：“阿妹，你好风姿，好气度。算来也该有三十岁了，看上去好像不到二十哩！不知谁有这么大的福气，能消受你这一代佳人哟！……你看你，仆从如云，落落大方，想必嫁了个金龟婿，做起了夫人，对不对？……他是谁呢？在京师吧？在哪个衙门当差？”

素云笑而不答，只说：“阿姐，你样子没变，性情也没变，还像早年那么活泼的。结拜的时候，论年纪你是阿姐，论性情，你可是最小的小阿妹哟！……”

顾媚生笑道：“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亏你还记得它！”

十五年前，她们都是不到十六岁的姑苏名妓。六月二十二日，姑苏人称之为荷花生日，她们相约到虎丘西施井畔焚香结拜。她们都颇通诗书棋画，选择的时间地点很有诗意。她们愿自己像荷花那样美丽清香，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西施同她们一样，是美人，也是个以色事人的风尘女子，西施终于有个与心爱的人泛舟五湖的大好结局，那也正是她们所向往的。

两人携手走进顾媚生的香闺，抱着“小相公”的保姆和侍女连忙跪下请安。素云立刻上前抱过“小相公”仔细欣赏，笑道：“真正名不虚传。阿姐的‘小相公’精致得很呢！一定能带一个弟弟来！”

“你也听说我家‘小相公’了？”顾媚生瞟了素云一眼：“我知道外面有人骂我是人妖！才不理他们呢，人妖就人妖！咱们生来是挨骂的命！再说，女人家生不出儿子，丈夫再疼爱，亲戚朋友当面不说，背后总是要骂的，什么母鸡还生蛋，母猪还下崽的，讨厌死了！……我要是有个儿子啊，顾太太三个字怕不重过千斤！”说到这里，她突然心里一动：素云上楼一见木孩子，就称“小相公”方才进门，第一声就喊顾太太。十多年不见了，这些近日的事怎么她都知道？

当初，龚鼎孳做左都御史时，朝廷赐给命妇诰封。按制度，诰封必须颁给原配夫人。龚鼎孳不敢违命，派人送回合肥原配夫人处。夫人却说：“我已受先朝两度诰封，不能再受新朝诰封。诰封给顾太太吧！”这样，顾媚生就受诰封成了命妇，而“顾太太”的称呼也就被人叫开了。顾媚生倒也欣然接受，因为可以避免“二夫人”“姨奶奶”之类令她厌恨的头衔，不过，和“夫人”这样的正式称呼比，仍然不免矮了一头。

这是八年前的事，而“小相公”的出现，只在这三两年。顾媚生不高兴了：“阿妹，想来你这些年都在京师，为什么不来看我？不知道我吗？”

“哪能不晓得阿姐的大名！”素云笑着说：“早些年不敢来，近几年又不能来。阿姐莫要生气。”

“这话怎么讲？”

素云看看保姆、侍女，笑了笑。顾媚生明知她在卖关子，还是等侍女们穿梭似的在桌上摆满精致的茶点和小菜以后，才把她们打发出去。只剩下姐儿俩了，顾媚生道："好啦，你讲啊！"

"早些年，姐夫在朝官高爵显，你妹夫无名小卒，不敢高攀；近些年，朝中满、汉同列不同权，处处要小心，又怕人说结党营私，有碍官声……"

"那么，今天怎么敢来了？"顾媚生不满地问。

素云笑眯眯地压低声音："近日你妹夫扈驾出都，我才得空来看望阿姐。"

"扈驾？"顾媚生心中一惊："阿妹的夫婿究竟是谁？"

素云挽过顾媚生的肩头，凑在她耳边小声说："山东聊城傅以渐，字于磐……"

"啊！傅以渐！内秘书院大学士！"

素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歪着脑袋靠在顾媚生的肩上，三十岁的人了，倒像个娇羞的女孩儿。

"哎呀，你是宰相夫人哪！"顾媚生推开素云，假意要拜下去，素云一把拦住，嗔怪道："阿姐，看你！"

顾媚生无所顾忌地哈哈大笑。当年她的狂笑曾风靡了江左文士，今天也还能辨出早年那丝毫不损媚容的狂笑的影子。她心里真的高兴，这对丈夫的起复不会没有好处。她拍着素云柔软的小手，连声说："好啊，好啊！当初结拜，数你年纪小，大姐笑你有富贵命，你还生气了呢，说什么定要效仿西施，隐居山水花木间。如今怎么说？"

素云一笑，拉顾媚生一道坐下，顺着她的话问："姐妹们近况如何？这些年一点音信也没有。"

顾媚生道："倒是我们这些在野的人家，来往走动得勤，芝麓又极好客，消息蛮灵。"于是，她扳着手指算：大姐柳如是后来嫁给钱谦益，顺治三年，钱谦益在明史馆充副总裁任上乞归，回常熟与柳如是家居，以著述自娱，颇为安乐；二姐便是她顾媚生；三妹陈圆圆已是平西王次妃，顺治初年她留京时，还时有来往，平西王接她随军，出京时顾媚生曾去相送；四妹董小宛，嫁给江南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三年前已经去世……

"金陵的一帮姐妹呢？"

顾媚生与柳如是一起，在崇祯末年去了南京，对秦淮名妓的归宿都很清楚：马香兰病死，和另一位公子侯方域交好的李香君出了家，卞玉京和寇白门也都遁入空门。

“唯有我们这些俗人，还在红尘中沉浮！”顾媚生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感慨的话，随手在杯盘间拈了几块蜜饯果脯，津津有味地嚼着。

“哎哟，阿姐，再吃这些东西，你还要胖起来，再胖可就不容易养儿子了！”

“死丫头，嘴巴还那么刁！”

“阿姐消息灵通，可曾听说江南十世家谋反的事？姐妹们有没有给牵连进去？”素云终于小心地、仿佛无意地发问了。

“知道知道！那是早些年的事了，死人破家的不计其数。要是芝麓还在都察院，总会拼死进谏的。姐妹们嘛，要有，便是钱家、冒家。可不曾听说呀？”

“好像还有仁和陆文康家吧？”素云突然单刀直入，提出了她此来的中心题目，不过口气非常平缓，似在随意闲扯。

“不错，仁和陆家，弄得很惨，偌大一所宅第改作了官舍，万贯家私查抄一空。”

“家中再没有人了？”

“不是入狱监禁，就是绝了户，记不清了……你和陆家相识？”

“倒不。是一个亲戚与陆文康有同窗之谊。”素云表示很有兴趣，便夹起了一块凉藕，跟着她就暗暗松了口气，不用她再挑动，顾媚生已义形于色地讲起这场冤狱的详细经过，滔滔不绝。这些都是由来往于龚鼎孳门下的文人之口传出，比官吏的文书奏折生动得多。看来，这位二阿姐对于素云在苏州后来的遭遇竟一点都不知道，或许已经忘却了。

素云样子很悠闲，吃着点心，喝着香茶，似听非听。实际上，顾媚生的每句话，她都听进心里去了。直到顾媚生转到别的话题，她才起立，走来走去地巡视阿姐的香闺，不断向她打趣。当她停在窗前，像顾媚生刚才看她那样向外观看时，却不由得怔了一怔，她看见她的老仆正在与一个少年书僮讲话，就是这个明眸皓齿的俊书僮，害她找得好苦。这真是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阿姐，那个小厮是你家的人？”

顾媚生走过来看了一眼：“那是芝麓的门生张汉的书僮。说来可怜，他原是梨园名角，偏发誓不肯再唱戏，要脱籍归田。结果父亲病死，订亲的媳妇又退了婚，只落得无家可归，无亲可投，这才又回到京师。他敬慕张汉的才学人品，自荐当了书僮。可是他又不肯卖身为奴，只算是个侍候张汉的伙计。张汉倒也愿意，这就叫做缘分。主仆两个，都跟画儿上的潘安、宋玉也似的……”顾媚生说着，掩嘴笑了，是那种中年风流女人

说到漂亮后生时暧昧的酸溜溜的笑。

“阿姐，我们下楼去，我要找他问话。”

“哟，小阿妹，你那大学士不醋吗？”顾媚生斜瞟素云一眼，笑得更厉害了。

“阿姐，我找他可不是为他漂亮标致。一个月前他替我娘家捎来一封信，还没谢他，也没细问，他就走了，再没找到。今儿个可要问问清楚！……”

素云到家，随傅以渐出去的仆人前来禀报：主人安好，今天下午就能回府。

素云灵机一动，身子摇摇晃晃，跟着躺了下去，喊头痛说恶心，午饭也没有吃。于是阖府都知道了：夫人中暑。

院里一派寂静，素云那深邃宽大的寝室里，更是宁谧十分，几乎能听到檀香香烟在空中袅袅飘动的细微声息。侍女在门前、在床前垂手而立，大气也不敢出。素云懒懒地躺在翠帐如烟的绣床上一动不动，头脑却异常活跃、灵敏。十四年的岁月如同一道厚厚的沉重的帷幕，慢慢揭开了。正因为时间相隔太久远，素云得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事情的全部过程，好像她是一个戏台下冷静的看客，而不是当事人：

浙江仁和陆健，才气豪放，风流潇洒，有名的佳公子。和所有豪门公子一样，喜欢蓄养歌姬侍妾。他春游姑苏，遇到十六岁的名妓素云，惊为天人，以三千两银子为聘礼，把她买回家中。素云色艺为诸姬冠，自然受到格外的宠爱。

一天，忽有山东书生投刺请见，门丁以从不相识为理由予以谢绝。这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书生非常固执，安坐门前，大有候陆公子驾出的意思。陆健只好在客厅接待了他。书生无暇寒暄，自称“山左傅以渐”，因听说陆公子侍姬中有一名叫素云的，艳倾宇内，特地赶来一睹风采。

陆健颇觉意外，迟疑半晌，逡巡着说：“劳君远来，请先待茶，慢慢商议。”

傅生慷慨陈词：“某千里徒步而来，于公子并无他求。公子若幸而许我，诚当少候；否，则不必相留。”

陆健无奈，又不肯失了“信陵公子”的名声，便同意了，傅生这才就座。此时已近暮夜，陆健即命仆人摆上酒宴款待傅生。酒过数巡，灯烛辉煌，环珮锵然，十多名侍女前导后拥，如众星捧月，素云出现了。傅生

起立，长久地凝视素云，叹道：“果真名不虚传，不负我来此一行！”说罢就向主人道别。陆健坚持要留他多住几日，傅生笑道：“得睹倾城之貌，私愿已遂，岂是为饮食而来！”他一揖告辞，径自走了。

陆健坐立不安，怏怏不乐，如有所失。惆怅之余，猛然惊觉，拍案大呼道：“陆健、陆健，何爱一妇人而失国士！”他立刻牵来骏马，跨上雕鞍，向北飞奔，终于在三十里外追上了傅以渐，强制他一同回府，并以最高礼遇款待他。第二天傍晚，陆健把傅以渐引进一间红烛高烧、锦帐华褥的寝房，对傅以渐拱手道：“君来此虽属无心，但其中似有天意。我今以素云相赠，此室即洞房，今晚即七夕。”

傅以渐坚辞不就，说夺人所爱将陷他于不义。陆健笑道：“君何迂腐！自古就有赠姬之事。我念君家力单，难致佳丽，我粉黛盈侧，岂少此女。我视君为大丈夫，方有此举，何必效书生羞涩之态！”说罢，侍女已导引素云出拜。傅以渐惊喜过望，便也就依从了。

在陆府，傅以渐夫妇过了满月，陆健又为素云出装奁十箱，更赠傅以渐千金，送归聊城。傅以渐安然当了富家翁，从此得以博览群书，专心举业。

甲申之变天下大乱，傅、陆两家音书断绝，整整十二年了……

素云在床上翻了个身，侍女连忙用托盘捧上一把精致的小茶壶，素云端着喝了一口，重新躺下，又跌入绵长的回忆……

这件事从头到尾，两个男人都以豪爽侠义相标榜，自以为可传为佳话，可留于青史。但陆健也罢，傅以渐也罢，谁都没有想到去问问素云的意思，问问素云到底喜欢谁，愿意跟谁——尽管她身价高达三千两银子，尽管她是个倾国倾城的姑苏美人。直到洞房花烛夜之前的那个下午，陆健才告诉素云要把她嫁给傅以渐。

素云大吃一惊，感到蒙受了耻辱。应该说，她见到的傅以渐，给她的印象是不错的：宽额、隆准、阔嘴，目光湛湛，清亮如水，当时她就想，此人仪表非凡，气度轩朗，前途未可限量；但是她眷恋的是风流潇洒的陆公子，她的主人。她哭了。

她的眼泪好像使陆健有些感动，他柔声说：“你是嫌他穷吗？你这么个超逸的人儿，竟也脱不了俗气。你想想，你就是在我府里过十年二十年，仍不过是个歌姬，嫁给傅以渐，你就是他的结发妻子。傅以渐乃国士，你还愁当不了一品夫人？”

素云使气，跺着脚说：“我不管什么夫人不夫人，我真心喜欢你。可你，拿我当一件东西，随便送人！……”

陆健不说话了，在窗前默默地站了许久。他眼睛不看素云，低声说了一段话，那忧郁的声调，伤感的表情，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素云，别看

我只大你三两岁，在男女之间的事儿上，真情实意早就埋葬到坟墓里去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凡事不过逢场作戏，何必认真？对你也无非如此，你有什么可留恋的？不错，我拿你送人，没有把你当人看。那么从今以后，我拿你当我的妹妹，好不好？哥哥送妹妹出嫁，当是天经地义了！……”

他没有食言，送给她的嫁奁跟他亲妹妹的相同；她随傅以渐回山东后，在来往书信中他也以兄长自居，称他们为贤妹、妹夫……

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听那小书僮说起在盘山相遇的情景，他该是很狼狈的了。他一定老了许多，十四年没见了！……

十四年来，她与傅以渐相依为命，倒也十分恩爱。傅以渐确是个不同凡响的男儿，他并不在意素云的出身，也从不问起素云在陆府的那段歌姬生涯，一心一意拿她当结发妻相待。素云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后，他连娶妾的心思都打消了。顺治三年，他以头名状元大魁天下，授内弘文院修撰。为了显示荣贵，同榜进士纷纷在京纳妾，他却毫不动心。事后素云问他何不入乡随俗，也纳小妾？他笑道：“任它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耳！纵然美女如云，谁能比得上拙荆？”

傅以渐居官谨慎，尤其拜大学士以后，得在议政王大臣、满尚书等满洲亲贵间周旋，既要施政，又不能得罪他们，真是费尽心力。江南十世家谋反案，从顺治初年直闹到今天，满官总是一口咬定。因为这十家是明朝的首富大户，文人渊薮，在满人看来，他们谋反是确定无疑的，不严加镇压，江南就难以服帖。傅以渐敢去碰这棘手的事儿吗？弄不好，丢官丧命都是可能的。不见陈名夏的前车之鉴！

可是，人不能没良心啊！……素云努力压制着烦乱，在心里演习着如何说服激励自己的丈夫。

“夫人，你怎么样了！”还在窗外，傅以渐就急不可待地大声问。他一进门就听说素云卧病，一步未停，边走边脱朝衣、朝帽，直赶到寝室，几个大步就迈到了床前。侍女连忙把纱帐挂上银钩。

素云慢慢回脸，睁开迷迷矇矇的眼睛，看着自己的丈夫。十多年来，他的最大变化，就是唇边颔下多了一些胡须，略略遮住了阔嘴；由于薙发，额头更显得宽大，可是鼻梁高耸，目光清湛，和当初一样，是个可以依赖的男子汉。她怦然心动，忽然觉得一阵轻松，微笑道：

“你瘦了。一路劳累吧？”

“我还好。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会中暑呢？”

“在花园太阳底下站久了。”

“丫头为什么不撑把阳伞？”他转头要责问侍女，素云连忙示意侍女们退

出，说：“不怪她们，是我不小心。”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好些了。就是心里有事，总放它不下。”

傅以渐端起茶壶喝了两口，坐在床边，安慰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来帮你排遣。”

“这几日，天天晚上梦见庙里判官戳手指斥我，说什么‘女子也当报养育之恩，你岂能忘记娘家’！连梦三夜，心绪不宁，如病缠身，但我向来不记事，离家年久，又逢世乱，实在不知娘家在何处啊！”

傅以渐想了想，和悦地说：“贤卿难道忘了？按理而论，仁和陆府实在应该算是你的娘家，对不对？”

素云恍然，似有所悟地连连点头：“对的！但不知陆健在哪里？”

傅以渐叹口气，低声道：“我听说顺治初年，陆家就牵入十世家谋反冤案中了。去年拜大学士后，也曾暗地差人到仁和寻访他的消息，回报说痛遭冤祸，家没身亡。怕你难过，一直没有告诉你。”

素云静静地对傅以渐凝视片刻，说：“相公本是一介寒儒，贫困交加而得以专心向学、坐致通显，实在是陆文康的恩德；你我十数年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也实在是陆文康的情分。我想相公不会忘记吧？”

“没齿不忘，终身铭记。”傅以渐说得很郑重。

“那么，如果文康至今尚在，你将何以报答？”

傅以渐一惊，看素云时，病态全无，炯炯目光直视自己。他毫不犹豫地说：“果真如此，以身相报尚且不惜，何况其它！”

“此话当真？”

“可对天日！”

素云立刻拿出陆健的那封信。傅以渐脸色都变了，开封时双手略略发抖，但他还是从头到尾读完了这封写给妹夫和贤妹的信。信中不过恭问起居寒温，但末后说了一句：“因遭冤狱，数载亡命山野，昭雪无由。”

素云一面看着傅以渐的表情，一面小声解释：“这是你出京后一个小厮送来的，连他也不知文康现在何方……”

傅以渐看罢，收信入封，面容严峻，沉吟不语。

素云见状，猛跳起身，从枕下抽出一把锋利的剪刀，扯下自己的头发就

剪，傅以渐连忙阻拦时，已剪下一绺二尺长的青丝了。素云手捧青丝，望天发誓：“人生在世，信义为本。要是不能报恩，狗彘不如！要这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啊！……”

傅以渐夺过剪刀，生气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性急！不报文康之恩，我成什么人了？朝廷里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大权尽属满官，汉员不过是陪从。我虽拜大学士，也不过秉承皇上和王大臣会议的意思办事，哪能说了就算数？何况逆谋大案非同小可，满官视为禁脔，从不让汉官插手……”

“照你这么说，报答文康还不是一句空话！”

“我想，惟一的希望在皇上。天子圣明，或许有开恩之举，但也需时日。我将遍谋有识之士，看准有利之时机，会同申奏，这都不是十天半月能办得成的……”

这些，素云理解。不过她还是问了一句：“那么解江南冤狱的事，你是经我提醒才想到的吗？”

“哪里。如今讦告成风，汉官人人自危，再不设法阻止，成何朝廷？成何世界？”

“唉，”素云长叹一声，又躺下了：“但愿皇上明察秋毫，解天下冤狱，让江南还如旧日江南那般昌盛明丽吧！”

[1] 严分宜：即严嵩，明代权臣。

[2] 呼伯拉：用来做捕鹰诱饵的小鸟。

[3] 阿玛：满语，父亲。

[4] 清代皇庄、王庄等庄园下属大小庄子，由庄头率数家奴户统一耕种，庄主供给生活必需的粮食、住房及工具、籽种等物，收获所得全部归庄主。庄子分粮庄、菜庄、果庄等，奴户便称粮户、菜户、果户等。庄头及奴户都是庄主的奴隶，是庄主私有财产的一部分。

第三章

一

转眼间冬去春来，到了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八，是庄太后的圣寿节，和皇帝的万寿节一样，也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一大早，皇帝就率着诸王及文武百官到慈宁宫行庆贺礼；他们退出后，皇后率六宫妃嫔、公主、福晋、命妇再进慈宁宫行庆贺礼；第三拨是皇子们在内监的导引下给太后行礼叩头。慈宁宫内张灯结彩，只这三拨人的庆贺礼仪，就把大半个上午占尽了。接下去是太后的万寿宴。按制度，寿宴应设在慈宁宫正殿，皇太后南向升宝座，皇后率妃嫔进茶进酒，殿南搭舞台，戏舞百技并作。但是，今年是太后四十五整寿，加上去年年景好，国家渐趋稳定，太后十分高兴，便格外开恩，寿宴不仅恩及近支王公的福晋、命妇，与太后有母子名分的福临的同父异母兄弟都被留下与宴，几位小皇子、小公主也被带来了。

太后仿佛要一享天伦之乐，打破了以前筵宴男女分席的常规，凡是夫妻便同在一席；凡有皇子、皇女的妃嫔，也让她们母子、母女相聚。这就成了一次真正的家宴。庄太后作为这庞大、显赫、高贵家族的最尊贵的长辈，自然能享受到任何人都无法体味的自豪和满足。

“万—岁—爷—驾—到—！”慈宁门外太监拉长声音响亮地喊着，院里廊下的人们立刻跪下、匍匐在地，恭迎皇上。福临大步流星跨进宫门，站在门内的台阶上，矜持地背着手，目光仔细地扫过每一个人，长长吁了口气，表情有些不安。他抬抬手，简单地说：“起。”他毫不停留，直奔后殿。太后身边还有许多福晋、命妇环绕着。

福临在后殿门口一出现，除太后以外的所有人又一齐跪倒。福临先到母亲面前行了常礼问了安，随后一声轻轻的“起”，那些打扮得艳如春花的贵妇人都直挺挺地站起。福临对她们看了一眼，脸上一团失望，眼角都垂了下来。

太后看在眼里，嘴上却喜孜孜地说着调侃的话：“今儿的寿宴真不该让你来。我请的客人怕都要吃不饱啦。”

福临笑道：“母后说哪里话！儿为天下主，必须孝治天下。母后寿宴不与，儿子岂不是千古罪人！至于宾客嘛，我怕他们要吃得走不出慈宁门呢！”

“这倒为什么？”

“谁让母后调教得慈宁宫的厨子一个赛似一个呢？”福临在这里，心灵口

巧，很能讨好母亲。太后快活地笑了。

“母后，儿子这个慈宁宫家宴的主意可好？皇家规矩太多太严。要能像平常百姓家亲戚来往，做满月，喝喜酒，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该有多好！”

“规矩不能没有，家人团聚也该快活些才好！”太后和悦地说，心里却在暗笑儿子拙劣的障眼法儿。她断定，她这性情热烈暴躁的儿子，决不会在五句话之后还能掩饰住他的真实意图。

果然，福临紧接着问：“襄亲王怎么没有来？”

去年二月，也是在太后的圣寿节上，福临与他的幼弟博穆博果尔夫妻谈得十分高兴；过了三天，他派太监去博穆博果尔府，赐给幼弟一大批书画珍玩；跟着，二月二十一日，未满十四周岁的博穆博果尔竟被皇上封为和硕襄亲王，引起朝野的惊异。由此开始，皇帝突然对自己的幼弟格外宠爱。当了亲王，博穆博果尔必须参加许多以前不常参加的典礼，并每日随朝站班。皇帝因此就可以经常召见他，可以经常请他的福晋参加宫内的许多宴会。

不止一个人在太后耳边说起这件事。尤其是去年中秋、重阳、冬至三次内廷家宴，皇上不仅格外优待襄亲王夫妇，竟然在御花园多次单独与襄王福晋说笑。最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交谈用的是汉语，弄得向太后私下禀告的人也说不清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太后倾听这些密探们——主要是些得脸的太监、宫女和他们的主子娘娘——的密报时，从来都面无表情，不置一词。醋味太重的妃嫔若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便会被太后斥为有亏妇德；说皇上的坏话，更是绝对不允许，那有宫规管着。宫规里也有鞭笞和杖刑，不过太后从来不用罢了。

太后绝对地维护儿子。因为他是天下之主、万乘之君。她从来明睿智慧，儿子的作为，儿子的心思，决逃不出她那时时含笑的慈蔼的眼睛。早在大婚后的第二天，她就觉察到福临心绪不宁，对新皇后仍不满意。当福临向她提出晋博穆博果尔为亲王时，她已大致猜到了他的用心。不过，庄太后可不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更不是个普通的母亲。她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太后，怎样对待身为君上的儿子。她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宽容。只要不越过危险界限，她一概宽容。事实上，这是对待她的这位聪慧异常而又喜怒无常、性情暴躁的儿子的最好办法。她确实从她的丈夫皇太极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是个绝不亚于任何男性智士的女智多星。

听着儿子的问话，看看儿子的表情，太后心里如同黑松鸡落在雪地上，一清二楚。但她决不点破，很自然地回答说：“他俩往寿康宫迎接懿靖和康惠去了。”

懿靖大贵妃是博穆博果尔的生母。她和康惠淑妃原先都是元朝的直系后

裔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福晋。天聪八年，皇太极领兵攻打察哈尔，成吉思汗的末代子孙从此灭亡。皇太极收纳了林丹汗的两名福晋。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称宽温仁圣皇帝，设置后宫。清宁中宫大福晋即皇后，是庄太后的姑妈；西永福宫庄妃便是庄太后；东关雎宫宸妃是庄妃的姐姐。当时，懿靖大贵妃为西麟趾宫贵妃，康惠淑妃为东衍庆宫淑妃。懿靖大贵妃早年为林丹汗生了察哈尔蒙古汗的继承人额哲和阿布鼐。当蒙古四十九旗归附时，皇太极以延续元朝苗裔、不忍废绝之意，命额哲为察哈尔蒙古旗的旗主，封为和硕亲王，并以皇二女固伦公主马喀达下嫁。顺治二年额哲亡故，其弟阿布鼐袭王爵，公主也转嫁阿布鼐，至今驻守察哈尔旗。博穆博果尔生于崇德六年，与额哲、阿布鼐同母异父。

庄太后对待先皇留下的其他妃嫔，一贯非常优厚。博穆博果尔夫妇先来慈宁宫问了太后圣安，太后便打发他们去迎接大贵妃和康惠淑妃。福临一向佩服母亲的大度，又知道襄亲王夫妇确实已来，也就放了心，便跟母亲饶有兴致地谈论起寿宴上的戏目。

东西两庑的中和韶乐，奏起了皇太后升座乐，曲调庄严而徐缓。庄太后在乐曲声中登上慈宁宫正中的宝座，所有的妃嫔和王公福晋们在帝、后的率领下，整齐地跪在宝座前。太后坐正，乐止，人们在宣赞太监的带领下同声祝贺：

“愿圣母皇太后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人多声响，大多数是女子，合在一起十分好听，在阔大的殿宇中引起了回声。

太后微微笑着，朗朗地说：“今儿的寿宴是家宴，都是自家骨肉，不要拘礼，酒随意喝，话儿畅心说，我这个子孙满堂的老妇人也要高兴高兴！”

殿堂里泛起一片笑声，比平日庄严肃穆的典礼轻松多了。福临却不肯草率，一定要正式向太后敬茶敬酒，太后只得同意。于是，排列在慈宁门檐下的中和清乐演奏起《朝天子》，福临率着他的五位兄弟走向太后宝座。他身后按年龄顺序排列着镇国将军叶布舒、辅国公高塞、镇国将军常舒、镇国将军韬塞与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承泽亲王硕塞已在前年病逝，博穆博果尔就成为皇太极诸子中惟一的亲王了。按爵位而言，镇国将军离着亲王还有六级：辅国公、镇国公、贝子、贝勒、郡王、亲王，通常情况下，本不能同拜同起；而且博穆博果尔原来并无爵位，一下子晋封亲王，几个哥哥十分眼气。今天是家宴，除了皇上、皇后，只讲辈分长幼，不论官职爵位，博穆博果尔只能排在最后，叶布舒他们心里自然痛快，只是不好表现出来。博穆博果尔却是一肚子不高兴。当了一年亲王，他已习惯于处处受尊崇了。不想，行进途中福临回头看了一眼，笑笑，停步对博穆博果尔招招手。博穆博果尔赶紧跑两步追上来，福临牵着他的手，一同端着金杯，并肩走到了太后宝座前。殿里一片压抑的惊叹和窃窃私语，目光都集中到福临和博穆博果尔的脸上。博穆博

果尔不免趾高气扬，得意洋洋，几个哥哥只得亦步亦趋地跟在一位天子、一位亲王的身后。福临呢，脸上泛起恭敬的微笑，正合他此时此地的身份。他心里却是一阵阵沉醉，因为在无数投向他的目光中，他感到有一双乌黑晶莹的眸子，透露出惊讶、不安和恐惧，也透露出赞美和知心。这就足够了，其他的哪怕一万双凤眼美目对他都没有意义，都不存在。他不觉把步子迈得更稳健有力，使身姿更加潇洒自如，而那使他面貌开朗英俊的微笑，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唇边、眼角。

太后接过儿子们进上的金杯，豪爽地一饮而尽，然后又分赐他们每人一杯酒。趁此机会，福临向站在宝座两侧的妃嫔、福晋们很快地扫过一眼，心头一跳：她到哪里去了？再搜索一遍，仍然没有见到那双明艳无比的眼睛。一刹那间，福临浑身像缠上蜘蛛网似的不自在，面孔阴沉下来。如果她不在，如果她没有看见，没有听到，福临所做的一切，不都枉费了心机吗？福临回到设在太后宝座左前侧的御座上，情绪低落，连宝座和食案上金光灿灿的膳具仿佛都失了光彩。

《朝天子》在一遍又一遍地奏着，乐队里的歌工用嘹亮的响遏行云的歌喉，和着乐曲，唱出祝寿祝酒的贺辞。皇后率着六宫妃嫔、公主、福晋向太后敬茶敬酒。大殿中心仿佛开出一坛五颜六色、光艳夺目的鲜花，又仿佛集中了一群宛转娇啼、眩人耳目的彩鸟。福临淡漠地望着她们，“粉色如土”四个字又一次在他心头闪过。

突然，她出现在第三排最后一个位置上，是福晋中的最后一名。福临惊喜地看着她。显然，刚才她被那些躯体高大的女人完全遮住了，像一堵墙遮住了一丛芳兰。在这一群高大健壮、举止呆板、色彩艳丽的满、蒙贵妇之中，她显得越加娇小玲珑，仪态万方，那么温文尔雅、蕴藉脱俗，仿佛是一个晶莹剔透、放着光芒的玻璃人儿。“啊！乌云散开了，明月出来了！”福临在心里高声赞美着，胸际顿觉豁然开朗，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好：殿堂高了，宝座更辉煌了，茶酒菜肴为什么如此香美？歌工的歌唱为什么如此动听？福临觉得自己的精神仿佛进入一个从未经过的仙境，心里那么明亮、欢乐。当太后向大家赐酒以后高兴得爽声而笑时，他也借题发挥，放声大笑，像孩子那么率真、欢快、无所顾忌，惹得坐在对面皇后御座上那位正宫娘娘胆怯地看了他好几眼，他也毫不在乎。欢乐像一道清纯甘美而又湍急的溪流，腾着浪花，从他心上流过，从他全身流过……

中和清乐奏起了轻松欢快的《金殿喜重重》，寿宴正式开始。斟酒斟茶的宫女用彩色绸袍换去了蓝布长衫，乌油油的大辫子根上梢上都插了鲜亮的绢纱花朵，脸上薄施脂粉，在各席间来往如飞，川流不息。

皇帝和皇后离座，向太后跪拜。福临笑吟吟地说：“皇太后圣寿，儿臣等恭进寿礼：白银万两，上用缎纱百匹，珍珠六百串，珊瑚珠六百串，请母后笑纳！”苏麻喇姑笑着替太后接过帝、后的寿礼红单。这是每年一次的例贡，理所当然。《金殿喜重重》奏得更响了。

各宫主位也顺次进献她们的寿礼。因为帝、后的大宗寿礼已代表了她们这些晚辈，所以她们的礼品多半是象征性的：永和宫端妃献上一串佛珠；景阳宫恭妃奉进一尊金佛；永寿宫恪妃，宫中惟一的汉妃，别出心裁，用珍珠和金丝银线在两双明黄缎花盆高底鞋的鞋帮上，嵌绣了丹凤朝阳的华丽图案，引起周围许多贵妇的啧啧称赞。

景仁宫康妃，是主位中惟一有儿子的人。今天居然能抱着自己的孩子向太后祝寿，使她非常快活，万分感激太后。她紧紧搂着怀中的三阿哥，在太后宝座前跪下去。那不满二周岁的皇三子，一双小胖手用力擎着一只用金丝银丝编织、镶嵌着珠玉的玲珑小巧的手炉，高高举起，用奶声奶气的嗓音，亲切地喊：

“皇阿奶！暖暖手！”

古老厚重的宫阙，庄严辉煌的殿堂，忽然迸出这种近似天籁的声音，本来就令人心头一颤，皇三子又异常聪明伶俐，对这盛大的场面、无数陌生的面孔毫不畏惧，更使太后喜欢。她亲自下座，从孩子手中接过礼品，对康妃说道：

“生受你了。三阿哥他……”

话未说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个长着红润的圆脸蛋、眼珠乌黑的漂亮又健康的孩子，突然张开两只小手，喊道：“皇阿奶，抱抱！”

大家愣住了。太后也是一怔。怎么办呢？

因为赴寿宴，其他人可以穿礼服而不必穿繁缛的朝服。像康妃这样，只梳了隆重场合下才梳的两把头，不需戴金冠；只穿一件貂皮出锋的锦缎毛里宫袍，不需带披肩、加长外褂，所以抱孩子不觉困难。而太后因为是“寿星”，必须穿上全套朝服：三重宝珠的九凤冠，朝袍、朝褂、朝珠、披肩俱全，一身龙凤辉煌，也十分沉重。真要抱孩子，双臂难以回环，胸前珍贵的饰物也会弄坏。况且皇太后抱小孩，实在有失身份。

康妃轻轻拍了三阿哥一下，说：“不要嚷嚷！”

太后却伸出双臂，把皇三子接在自己怀中。即使是一岁以内的婴儿，也能准确无误地判断人们对他的态度：是真喜欢他还是假装喜欢他，或者是厌恶他，这是不会说话的孩子的一种本能。皇三子偎在太后怀中，全身贴在她宽阔的胸脯上，双手紧紧搂住祖母的脖子，一张娇嫩的小脸亲亲地贴到太后的面颊上。

怀中一团温暖、娇嫩的小身体，脖子上绕着两条柔软的小胳膊，面上贴一张散发着温暖的奶香的小脸蛋，这一切，表示着绝对的信赖和无比的依恋。庄太后许多年没有这样的体会了。她不自觉地紧紧搂住小男孩，在他那胖嘟嘟的小脸上亲了一下，喉咙里涌上一股又辣又酸的热气，逼得她几乎落泪。

人们瞪大眼睛望着宝座上这祖孙俩，惊讶得说不出话。一片寂静中，太后轻轻一笑，说：“你们知道吧，三阿哥满有意思的。去年周岁抓盘，他张开两只小手，竟把翡翠盘里所有物件全抓起来了！……将来，应是福寿绵长，文武全才了！”

按皇家制度，皇子周岁设的晬盘，例用玉陈设二件、玉扇坠二枚、金匙一件、银盒一件、犀锺犀棒一双、弧一张、矢一支、文房四宝一份。去年皇三子一古脑儿抓了所有物件，使祖母非常高兴，赏了许多玩物锦缎，至今说起来，还禁不住地自豪。

太后开了头，皇子的叔伯婶母及其他额娘也跟着凑趣，进上许多吉言。皇三子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但因他们的母亲封号都在贵人以下，上不了正席，纵然心里因不服而酸酸的，也得跟着大家一起笑。

抱走皇三子又费了一番手脚，那孩子像膏药似地粘在皇阿奶身上，康妃和保姆忙得满头大汗，在三阿哥的哭声中，才把他揭下来。还是老办法，由乳母去为他止哭。

太后心里很感慨，被一个婴孩所依恋，心里甜甜的、暖酥酥的，那滋味既不可言传，又异常舒坦。

福临满脸堆笑，注视着这一幕。能使额娘高兴，他也很快活。他的长子牛钮在顺治九年夭折，没有引起他多少悲痛。一则孩子太小，死时才三个月，又瘦又弱，是一位答应所生；二则他自己那时也太小，不过十四岁。近年他才开始重视子嗣。皇二子比皇三子只大八个月，远不及皇三子健康聪慧。加上皇三子的母亲地位尊贵，福临对皇三子也很喜爱。不过，今天他的心不在孩子身上。他等着看自己的兄弟们向母后贡献寿礼。

叶布舒、高塞、常舒、韬塞四对夫妇相继上前，分别奉献了佛像、佛珠、白玉塔、金香炉。自他们各自领封建府以来，寿礼从未超出过这种格式，非常庄严、高贵、稳妥，决无标新立异之嫌。苏麻喇姑郑重接受，太后微笑着点头。

十五岁的襄亲王和十七岁的福晋，像一对金童玉女，齐步向前，手中各执一柄鲜红的珊瑚如意，跪进太后。难得这一对如意大小、形状、颜色都很相近，在洁白的长丝穗的映衬下，更显得红似云霞，玲珑可爱。太后忍不住从苏麻喇姑手中接过这一双如意，轻轻抚摸一下，温润细腻，与上等羊脂玉一样贵重。她把如意交苏麻喇姑收好，正要有所表示，襄亲王夫妇各捧着一个玉盘又跪下了。襄亲王托盘里放了一把藕节底、荷花身、莲蓬盖的古色古香的陶壶，旁边是一只同样色泽的荷叶杯，栩栩如生，仿佛风吹来就会摆动似的。亲王福晋的托盘里放着一个鲜红的填漆食盒。两人同声说：“请太后尝新。”

苏麻喇姑会意，先提起陶壶向荷叶杯里注入，淡绿色的清亮的水泠泠作

响，一股清香在太后四周散开了；再打开食盒盖，小巧的盒子里如橘瓣似的分成九格，每格里放了一些干鲜果品。

太后喝了一口茶，只觉得清香沁人心脾，非常甘美；又从果盒中取了一枚长生果吃，香脆满颊。她很满意，问襄亲王："这茶是怎样烹煮的？又香又清醇。"

博穆博果尔一下子答不上来，有点结巴地说："茶……茶里放了东西……"

"什么东西？"

"这……我也不清楚，问她好了！"博穆博果尔不觉露出小孩子心性，朝他的福晋一摆头。

"启禀太后，"襄王福晋董鄂氏从容地回答，亲切地笑着，露出白灿灿的贝齿："这水是去冬从松针、竹叶上扫下来的雪，攒在坛子里，烹茶时候，又添了松仁、佛手和梅花三味，水滚三道煎成。"

"怪不得！"太后笑了："这茶可以叫作三清茶了！……那么，这果盒也有讲究吧？"

"是。"董鄂氏笑道："这叫九九果盒，九样果品，每样九颗，都有一个吉祥如意的名色，奴才已写成名签，放在果品底下了。"

"哦，还是你念给我听听吧！皇儿，你们夫妻也来看看、听听。"太后兴致很高，对这个最小的儿媳妇似乎格外喜爱。福临巴不得这一声，立刻凑到太后桌边。

襄王福晋也不推辞，立到太后席前，一样一样地指给太后看："龙眼，如同瀛海骊珠；栗子，仿佛上苑琼瑶；莲子，又名玉池莲颗；葡萄，胜过仙露明珠；荔枝，堪称绛囊仙品；白果，恰似宝树银丸；白枣，可比安期珍品；松子，美其名曰蓬山翠粒；长生果，能催令昆圃长春。"

"好，好！"太后很高兴："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看来你的诗文颇有根底。"

"奴才自幼随父驻防杭州，父亲请了满、汉两位师傅教导。"

"怪不得你有那么一种江南水乡的秀雅文静，竟像个汉家书香门第的姑娘，不像我们满洲的格格儿。"说着，太后自己也笑了，拈一颗松仁放在嘴里，慢慢地品味。

她最后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贬还是褒？董鄂氏琢磨不透，一面逊谢着说："太后赏脸，奴才谢恩！一面小心地抬头，想看看太后的脸色，谁想遇上福临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她心一慌，连忙垂下眼帘，退回自己席

上去了。

太后宝座和福临宝座之间靠后一席，是懿靖大贵妃的座位，太后略略侧过身子，笑着对她说：“皇妹，博穆博果尔孩儿成亲以后，变得多了。”

大贵妃先是一笑，后又皱皱眉头，说：“可不吗？这样下去，他也要变成南蛮子了！”

“怎么，你看这个儿媳妇……”太后很有兴趣地问。

“哪里，太后指婚决没有错的。我是说博穆博果尔。咱们满、蒙八旗，毕竟靠骑射起家，尚武不尚文啊！”

这时，馔肴陆续进上，所有的人在自己席上向太后一拜礼后，坐下开宴。太后和悦地笑笑，没有再说什么。殿外舞台上，古老的队舞——扫蟒式已在热烈快速的乐曲伴奏中开始了。身上挂着模型马、象征骑兵的八名八旗兵士，身着甲胄，手举弓矢，周旋奔驰，追逐十数个跳跃翻腾的象鼻怪兽。席间的气氛变得更加轻松，如同平日亲友宴会一样，执着酒杯串席说笑，也不会有人见怪。

福临径直走到襄亲王夫妻席边，并且毫不犹豫地坐到两人之间，弄得两人都有些手足无措，想要叩拜，福临连忙挡住，笑起来：“太后已经明谕，今儿是家宴，只行家人礼，不行君臣礼，你们不要这样。”

博穆博果尔连忙给皇兄斟酒，福临举杯一饮而尽，随后端着金杯，对襄王福晋说：“弟妹，该你了。”

福晋看了襄亲王一眼，襄亲王催促道：“快给皇上斟满！”福晋低头一笑，执金壶给福临满上，福临又一口饮干。福晋道：“皇上好酒量！”

福临对她笑笑，说：“可惜没有好酒！”

襄亲王惊异道：“宫里的玉泉酒，不是天下头一份吗？”

福临摇摇头，笑着看看幼弟，又看着弟妇说：“这类酒，日饮千盅不醉，无味至极！听说江南有名酒，叫做梨花春，甘芳清冽，香沁肌骨，味厚而浓，饮一小杯就会沉醉终日。不知此生可有福气一尝。”

襄亲王说：“一坛酒何足道！叫他们贡来就是。”

福临叹道：“山高水远，咫尺天涯，谁知能不能一近芳泽？……不过，我今日仿佛闻到了梨花春的清香，已觉沉醉，真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弟妹，你一定会说我身在酒国，沉醉终日吧？”

福晋避而不答，另起话头：“梨花春确是难得的好酒，色呈浅绿，所谓倾如竹叶盈尊绿，酒质浓厚，香气一屋……”

襄亲王问：“你怎么知道？”

“我家在杭州时，师傅吃过这种酒。他的老友送他一小坛，他足足吃了一个月，每天一杯，沉睡半日。但凡开坛，便觉浓香四溢，我们这些不会吃酒的都觉醺然欲醉，连站在院里的家仆，也是直咽口水。最后那两天，酒香把我阿玛招来了，两人对饮，一起醉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把两个老人家扶回卧室，一路上他们还满嘴嚷嚷：好酒！好酒！”

福临和博穆博果尔都笑了。福临道：“你师傅这么好酒？”

福晋连忙说：“不。他酒量不大，但很爱持杯，最是南士习气，每当酒酣，便议论风生，精妙无比。他本来就博古通今，诗才隽逸，半酣时文思尤其敏捷。一天，他喝醉了，伏案而眠。我跟幼弟费扬古悄悄议论，‘水如碧玉山如黛’一句以何为对，争了半天，谁也对不出好句。想不到老师醉梦中眼都不曾睁开，便说道：‘可对云想衣裳花想容。’说罢，仍旧呼呼大睡。等他醒了问他，他竟全然不知！”

福临笑道：“接对的可是李太白的《清平乐》？你再用汉话把两句诗念一遍。”

福晋照着念了，福临点头笑着用汉话说：“这些诗词，必得用汉话去读，平仄声韵才有味道。”

福晋也用汉话答道：“正是呢。我为太后试写了几首祝寿的贺诗，要是用满语读，便毫无诗味，只得作罢了。”

这以后，他们的对话都用汉语。博穆博果尔全然不懂，但既不敢插嘴，更不敢表示不满。

福临道：“何不将诗呈来，让朕一读呢？”

福晋笑道：“乱笔涂鸦，有渎圣目。但我从师习琴数年，待皇后千秋之日，一定要奏琴献寿。”

福临心里很不受用，便道：“你师傅又喝酒又作诗又弹琴，想必是个风流人物。”

福晋暗笑，只得恭敬地侧面回答：“当年师傅客居扬州，有人卖鹤，师傅家道贫寒，却倾囊买了两双，准备回乡时一起带走，不料嘲笑讥讪一时俱来。师傅恬然答道：‘我家门可罗雀’对鹤如对良友；我夫妇老乏丁男，抚之如倚玉树；嘎然一鸣，悦心盈耳，抚琴观舞，排忧解愁，此乐何及？’为此，他赋诗十章　为友人吟诵。家父听了此事，深敬师傅为人，这才千方百计聘入家中设馆。”

“哦。你师傅叫什么名字？就不愿涉足仕途吗？”

福晋庄容相对，答道：“师傅姓吕，名之悦，字笑天，人称笑翁。他说：‘皇清以义受命，其垂统之谊甚正。然我辈生于明世，食明粟已久，不可为失节之妇，以为异日子孙羞也。’唯愿新朝施仁德之政，顾念天下百姓疾苦。他说他虽然力量微薄，也要为此奔走，乐而不疲。”

福临倾慕地说：“这正是所谓高士啊！……他如今到哪里去了？”

“前几日家母说起，师傅曾在安郡王府作幕宾，近日已告辞南归了。”

“告老回乡？”

“不是的……据说江南近日冤狱重重，十家旧姓谋反一案，株连甚广，内情大有出入，但十数年不解，师傅想要……他要去为此奔走。”

福临没说话。他对这位笑翁的行动，既赞赏又反感。赞赏他的正气、勇气，反感他干涉自己的治理。

“万岁，”襄亲王福晋忽然改了称呼：“南人儒雅文弱，不禁摧残，江南又是财赋所出之地，如今永历伪朝及郑成功两处叛乱未平，安定江南人心、安定江南地方，实在不可小视。万岁仁厚圣明，想必早有成算的了。”

福临惊奇地看着眼前这粉光玉润的美丽面庞，那双眼睛如同晓星，灼灼闪亮，燃着一团勇敢的火焰。他心里很感动，半晌，突然问道：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襄亲王福晋“刷”地红了脸，假作斟酒布菜，低下头去，很轻很轻地、责怪地说了一声：“皇上……”

一名太监走来跪下：“启禀万岁爷，太后请你过去，看一件暹罗国进贡的新奇物。”

福临只得离座而去，临行又停下脚步，再回头问：“你不肯告诉我？”

襄亲王福晋抬眼迅速地看了他一下，复又低头，用更轻悄的声音说：“乌云珠……”

“乌云珠……”福临的心怦怦直跳，满脑子想象着用龙飞凤舞的狂草写出的这三个可爱的字，“这是说一颗乌黑闪光的宝珠啊！不是在形容那举世无双的眼睛吗？多美！……你，为什么不是个蒙古姑娘呢？为什么不生长在科尔沁草原呢？……唉，若真生在蒙古、长在草原，怕也就没有这样明慧，没有这种令人陶醉的水乡丰采和儒雅的书卷气了！……”

二

乾清宫西侧的弘德殿，和养心殿东暖阁、乾清宫西暖阁一样，都是皇上常日听政视事的地方。不过，在弘德殿召臣子入商国事，更显得郑重。

汤若望第一个上前跪倒，他是那样兴奋激动，面孔红红的，映照得白发白须更加雪白，眼睛更加碧蓝。

福临看着他笑道："玛法，你怎么又行跪拜？荷兰国来进贡算得什么大事，值得玛法这样高兴！请坐下说吧。"

汤若望笑着，照规矩盘腿坐在宝座下首的坐垫上，说话比平日又快又响："皇上你是不知道，我离乡几十年，现将在这离故土万里之遥的海外接待家乡的人，心里太激动了！……"

"玛法，你不是德意志科伦城的人吗？和荷兰并非一国呀！"

"皇上，我们虽分处两国，但我自幼就会荷兰语，在科伦读书的时候，许多同学是荷兰人，总有同种族之谊啊！老臣既获皇上知遇，在中华帝国得到这样的荣宠，同乡们不辞万里，远航而来，我无论如何要尽尽心。请皇上看在老臣的薄面上，给荷兰使团最高礼遇！"

福临笑道："玛法讲情，朕哪能不准！可是玛法，看你这么高兴，你可清楚荷兰使团此来有没有别的使命？"

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汤若望愣了一愣，说："他们是代表荷兰大公向陛下致敬的啊！我看了他们那礼单，真是一份重礼！送给皇上、太后和皇后的，都称得上是国宝！还有许多天文仪器、钟表，非常精美，非常精美！啊！我离开欧洲不过四十年，金属技艺竟大进了！"

汤若望说着说着又兴奋起来，福临不禁微笑了：数年以来，他一直谏正皇上保持帝王的威仪：要不苟言笑，对臣属尤应持慎重缄默态度，等等，而今天这位仁慈和蔼的道德引路大师，一旦激动，竟也如小孩一样单纯。于是福临说："玛法，凡是你的请求，朕都很高兴赐准。这次接待荷兰使团，就以你为主，礼部侍郎陪同你去办。只是，玛法不要忘了，几年前达赖喇嘛来朝，你还对朕有过谏正呢！"

那是顺治九年，被人敬为活佛的西藏达赖喇嘛向皇帝驰报，愿进京觐见，途中将带领三千喇嘛和三万蒙古人为护卫。起初福临打算亲临边地迎候法驾，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汤若望不仅上了一封很长的谏书，还亲自面奏皇帝，认为皇帝不可自失尊严招致这种耻辱。

汤若望的谏正发生了效力。皇帝改派一位亲王出京远迎大喇嘛。法驾抵京时，皇叔郑亲王迎于城下，皇帝本人则赴南苑游猎。在那里，福临坐大殿等候，达赖喇嘛进殿时，皇帝起立把手递给他表示亲敬，并在右侧亲王序列中指给他第一个座位。

后来得知，达赖来京的许多心愿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使皇帝成为他的一位喇嘛弟子。汤若望于是又向皇上陈述：这大有失于一位天朝君主的身份。皇帝与喇嘛应当各行其是，各尽其职。结果，尽管那位活佛在京受到隆重礼遇，清朝并于次年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而他的主要心愿还是落空了。

提起往事，汤若望略一沉吟，道：“皇上放心，老臣有数。现在我先去贡使馆舍看望荷兰使团。……啊，那名叫德·戈耶尔的使臣，也许认识我的许多在荷兰各地和阿姆斯特丹的老朋友呢！”汤若望兴致勃勃，面部表情非常热烈，福临不好意思再给这位老人泼凉水了。福临准许他离开时，他久盘的腿因麻木竟站不起来，皇上上前亲自搀他起立，扶持着他，直到侍卫们上来替换。福临举手一招，四名御前侍卫连忙跪下听命。福临说：“你们护送玛法出宫，往贡使馆舍。路上要小心，不要惊了马，摔着玛法。”侍卫们簇拥着传教士出殿。福临良久站立，目送着白发苍苍的汤若望的背影。

当值的四名大学士，望着满怀拳拳之情的皇上，非常感慨。对于这位少年天子，他们都深感知遇之恩。

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亲政时，他不过是个管理御宝的中书舍人，经常背负皇帝金印跟从福临往南苑游猎骑射，神态总是那么从容镇静，一丝不苟，不卑不亢，很有气概。福临心里认定此人不凡，很想破格提拔重用，又怕众人不服，便以他的少年心性，想出一个绝妙而又简单可行的诡计。一次大朝聚会，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大学士们都在御前，福临突然说：

“中书图海举止异于常人，当置于法，立斩！”

众人大惊，纷纷以其无罪为图海请命。鳌拜甚至直言陈词，说杀无辜是君上无道之举云云。当众人情绪激昂达于顶点时，福临才板着脸说：“如不杀，则须立置卿相高位，方可满足其愿，不生他变！”

于是，图海当殿立授内院学士。不几年拜内弘文院大学士、授议政大臣，去年加太子太保，兼任刑部尚书，成为满洲新人中晋升最快的一名干练大臣。

金之俊，字岂凡，江南吴江人，明朝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曾官明朝兵部侍郎。顺治元年清兵入京，谕命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原品同满洲官员一体办理国事，金之俊便为新朝兵部侍郎，以蠲田租、赦降众、举漕政等要事得到朝廷信任。顺治亲政后，金之俊又密奏：凡旗人不得经商，王公不得私离京师，内监擅出宫门者斩等，深得福临赞赏，很快由兵部侍郎历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升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即使他参与了二十九人另立异议的事件，也没有对他的升迁发生影响。但金之俊心中毕竟不能无愧。当讥讽陈名夏、龚鼎孳的小戏《南渡记》在民间演开之后，也有诋骂他的顺口溜在京师私下传唱：“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

大忠臣。”为此，金之俊怒愧交加而病倒，便上奏请求致仕。皇上不但不准，竟遣了宫中画工去为金之俊画像，说要留在自己身边，以慰想念之情。

今年初，金之俊假满上朝，福临很动感情地对金之俊和大臣们说：“君臣之义，贵在相维始终。尔等今后不要以引退请归为念。去年之俊病体沉重，朕特遣人绘其真容，是念彼已老，惟恐不能再见，故而不胜眷恋……朕简用之人，都愿皓首相依，永不离别啊！……”

一番话，说得大臣们鼻酸心热，金之俊更是唏嘘流泪，叩谢不已，发誓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之恩。

内秘书院大学士成克巩的心情和金之俊相似。他的父亲是明朝的大学士，他自己是崇祯十六年进士。甲申年避乱家居不出。新朝建都北京，他被引荐进内国史院。顺治亲政后，以成克巩为世家子，对故明官制旧事知之甚多，堪为借鉴，因而不次擢用。顺治九年，成克巩由弘文院学士迁吏部侍郎，十年擢吏部尚书，十一年擢秘书院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以故明大学士之子，得到这样的重用，他怎么能不感恩戴德？

至于傅以渐，和他们三人都不一样。他在前朝只是个白丁，到新朝方应科举。自顺治三年大魁天下，到顺治十二年十个春秋，他从内弘文院修撰、内国史院侍讲、左庶子、侍读学士、少詹事、内国史院学士直升到内秘书院大学士、内国史院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对于他来说，清朝比明朝看重他，而顺治亲政前后，他又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以国士相待则以国士相报”、“士为知己者死”这些在读书人中长期传播的信条，是非常有用的。

福临回身，正遇上四位大学士神态不尽相同、却都含着忠诚的目光。他心里很满意，缓缓走回宝座，面带微笑地坐下，以说闲话的口气随便地说：“《资治通鉴》，朕已阅过两遍，顺便也翻看了二十一史及《明实录》。据卿等看来，汉高祖、汉文帝、光武帝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六帝相较，谁为最优？”

金之俊对奏：“唐太宗似乎过于诸帝。”

福临说：“不然。明太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能及。”

成克巩立即奏道：“皇上此言明见万里。去年六月皇上命十三衙门立铁牌，严禁中官纳贿干政；十一月斩纳贿贪赃之巡按御史顾仁，二事震动朝野，足见我朝立法业已初具规模。这也是天子圣明……”

福临皱皱眉头，说：“去年朕就诏告大小臣工：朕缵承鸿绪已十余年，治效未臻，疆域多故，水旱迭见，地震屡闻，皆朕之不德所致。而内外章奏动辄以‘圣’称，是加重朕之不德！克巩忘却了吗？”

成克巩连忙跪下，摘帽叩头请罪。

福临说：“这倒不必。尔等须牢记，今后凡章奏禀词，不得称‘圣’。……”略一停顿，又说：“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天意、未顺人心之事，尔等直言无隐，当者必旌，戆者不罪。”

事情来得突然，大学士们一时不知所对。傅以渐想要出列上前，被年老的金之俊用目光止住。陈名夏之死，给汉官心理上造成很大压抑。他们在皇上怀柔亲善的鼓舞下，好不容易来了一次抗争，第一个回合就全线溃败，整整两年，一片沉寂。如今，小皇上又要鼓动了？

福临继续说：“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辅治，法司用刑务求平允，方能上合天意，下得人心。江南十旧姓谋反一案，自国初以来延绵十年，株连极广，至今未结，究竟是实是虚？是实，刑部应拿出证据；是虚，诬告者就该反坐。岂能成一积案，十数年不清？”

现任刑部尚书图海忙奏道：“江南十旧姓谋反，立案于顺治二年，初时由江南领兵王贝勒处置，归刑部办理时大局已定，虽曾有人提出疑议，但不得结果。顺治八年后，顺承郡王兼理刑部，一切惟命是听。郡王乃国家重臣，事务繁多，实在无暇细细查阅案情，认定是实。尚书侍郎皆相随画诺，不敢异议。”

福临面露不悦之色：“如今你是刑部尚书，为什么不查疑用刑？”

图海迟疑着没有回答。福临眼睛一闪，目光像刀子那么锋利，直射图海。顷刻间，福临止住了怒气，说：“法者，天下之器，不以喜怒为轻重。你身为刑部之长，职守所在，有何疑虑，不敢在朕前直陈？”

图海终于跪地免冠叩头，奏道：“恕奴才之罪，实在因为贵贱有别，不敢冒昧回奏，有渎圣听。江南十旧家谋反案，立于顺承郡王。顺治九年顺承郡王谢世，顺承小郡王袭位后仍兼刑部，自然不敢翻案。刑部处理重案，往往尚书、侍郎商榷未定，王爷所差司员已持王爷拟定奏本邀各官画押，当时谁敢不遵？皇上恕奴才妄言之罪，以奴才所见，亲王、郡王位望高贵，可使他们为大将军、为议政王，却不可使他们兼六部部务。”图海的话戛然而止，仿佛没有说完，仔细想想，该说的都说了。

福临的面色反倒平静了，眼睛依然闪闪发亮，那是另一种兴奋的光芒，图海说到他心里去了。他说：“刑部如此，其他五部可想而知，江南十家狱可想而知。以渐，你意如何？”

傅以渐趋前几步，奏道：“去岁三月，皇上下谕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还诏示诸臣于政事之暇留心学问、荐举贤才，此诚英明之举，文武盛世当不远矣。江南乃人才渊薮，十旧姓都是百年望族、书香门第，士人众望所归的世家。解江南十旧家狱，正当其时。”

福临微微点头，乌黑的眸子里光亮闪烁，透露出压抑不住的振奋：“之俊年高持重，以为如何？”

金之俊躬身答道："去岁正月，皇上命在京在外各官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其时江南奏折中便有几本提及此案冤枉，曾蒙皇上过问。如今讦告之风大起，不是诬人谋反，便是借投充、逃人两法害民。正可借此案严肃反坐之律，一扫此风。"

福临望着金之俊，没有做声。

在圈地基本停止之后，逃人就成了民间动乱的主要问题。通过征战、投充等各种手段，旗人从上至下都大量蓄奴。奴婢不堪忍受主人的摧残，纷纷逃亡，朝廷于是立下严厉的逃人法。此法虽也惩罚逃奴，不过鞭一百、刺字、发还原主而已，逃跑三次者方处绞刑；而窝藏逃人者却立斩不赦，妻子、家产、房地一概籍没。实际上，窝主所以敢于窝藏逃人，多数情况是因为逃人是他们多年前被满洲旗人掠夺去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因此，逃人法在汉民百姓眼里，是毫无道理的诛族灭门的酷法，极其可怕。顺治初年战事频繁，许多奴仆随主出征，逃人问题还不尖锐。近年战争移到边境，中原和北方渐趋平静，逃人就越来越多，逃人法于是更加严厉。顺治十一年，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不仅窝主正法籍没，邻居十家也要房地家产入官，人口流徙宁古塔；乡约、地方鞭责四十；地方官降级；捕得逃人若在途中复逃，解差也要流徙。皇上认为此议过严，命议政王大臣等再议，结果仍以原议上奏，迫使福临不得不认可。这样苛酷的连坐法，加上奸恶之徒的诈索财产，使多少百姓家破人亡。

金之俊见福临没有表示反对，便鼓足勇气进一步说："直陈政事得失，乃言官职责所在，一孔之见，难免失之偏颇。况且应皇上明谕直言民间疾苦，即使有误，也罪不至流徙。求皇上宽言官之罚，否则言路缄口，朝无直臣，非庙廊之福。"

去年正月，应皇帝直言民间疾苦的诏谕，许多言官题奏逃人法害民。兵科给事中李裀极论逃人法的弊端，提出了由此产生的极可痛心的七种后果。他的奏疏在顺治御案上留了十几天，顺治很为震动，将此奏本发下议政王大臣会议。谁知议政王、贝勒、贝子、大臣们一个个气得脸色发青，痛骂李裀，竟然以"'七可痛'情由可恶，李裀当斩"奏报呈上，把顺治气得直跳起来，他批了个"不准，发回重议"。议政王大臣们于是改议为"杖八十，流徙宁古塔"。他们已经让步，顺治也不得不让步，于是便批下："免杖，安置尚阳堡。"

这些过程，几位大学士一清二楚。他们表面上在谏正皇上，骨子里的目标是议政王大臣。这个高踞于内院之上的议政会议，是实际的执政集团，使内院处于从属地位，也分去了皇帝的权力。

福临懂得大学士用心之苦，他握着宝座扶手，几个手指按笛似的轮流弹过金色的龙头，紧蹙眉峰，沉吟片刻，缓缓说道："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各家役使之人皆征战所得，甚是艰辛。满洲之有役使家人，犹如中原江南之民有房产土地一般。不想十余年间，背主逃亡

者日众，隐匿者尤多，满洲各家必将日益贫困，特立严法，以止此风。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亦万不得已，非朕之本心！……”

大学士们万万没有料到皇上如此坦率地说出他的苦衷，一时相顾无言，不敢进一步深谏了。

福临微微一笑，熄灭了眼睛里那团明亮的火光，淡淡地说：“这几件事待朕深思熟虑后，再做定夺。去吧！”四名大学士向皇上拜辞出殿，福临又添了一句：“以渐暂留。”

傅以渐是真正的新朝贵官，福临对他特别信任。当他恭立御座旁时，发现皇上的一双眼睛又在熠熠发光，暗示着他内心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在跃动。福临盯住傅以渐的眼睛：“以渐，你似乎没有把话讲完。”

傅以渐脑子转得飞快。福临的个性和他的处境，都使这位少年天子喜怒无常。他需要满洲亲贵支持时，就把汉大臣推一推；他需要抑制满洲贵族了，又会把汉大臣拉一拉。他的自尊心强得惊人。有位朝臣进言睿亲王多尔衮功大于过，乞赐昭雪，被他流徙宁古塔；有位言官听民间传说宫监往扬州买女子而上疏进谏，他恼羞成怒，斥为渎奏沽名，流徙尚阳堡。因此傅以渐不得不特别谨慎。当然，他也不愿意辜负年轻皇帝对他的特殊信赖。他精细地、小心地挑选着词句，说了这样一番话：“陛下上承天命，主宰天下，并非一方诸侯，当以神州万民为念，不只是八旗满洲。”停了片刻，他说起了仿佛与此并不相干的另一个话题：“有史以来，元代最无制度，马上得天下，又于马上治天下，毫无长治久安之法度，立国未到百年，便群雄并起，土崩瓦解了。其所以能箝制万民数十年，仅恃凭武力而已。明太祖，诚如陛下所称，乃一代英主，承元代法纪荡然之后，参酌百代之得失，定立国之规，足与汉、唐相媲美。但所以能够成就大业，也在明太祖英敏果决，独断专行，言必信，行必果，不许他人掣肘，也决不受人播弄，法峻典重，执法森严。若非后代嗣君昏庸乱法，大权旁落，明代享国何止二百七十年！”

福临扭开脸，目光避免与傅以渐接触，投向殿顶涂金雕龙的华丽藻井，静静地说：“然而开国之初，杀戮功臣，明太祖不免有伤盛德。”

傅以渐后退了两步，拱手说：“汉有韩信，明有蓝玉，读史至此，诚可感叹。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伊始，若无约束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功劳，骄纵横暴，民生凋敝，也不能立国长久。汉高祖、明太祖诛杀功臣，虽千古叹为寡恩，其实也是汉、明开国之功所以能够速就的原因。”

福临猛一低头，灼灼发亮的眸子盯住了傅以渐。他眼睛里包含的内容太复杂了：惊奇、喜悦、恐惧、恼怒、感佩、疑惑……傅以渐强迫自己咬紧牙关，坦然承受。他很明白，他若流露出一丝畏缩和心虚，就会留下“唆君之恶”的口实，弄得不好，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将断送在这一点点

真情的表露上。

还是福临年轻，先笑了起来，说："以渐不愧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史学精博，立论独到。好！"听皇上自动把这一番对话纳入史学的轨道，傅以渐才松了一口气。福临一声"赐茶"，结束了君臣之间的心腹话。两人都明白，话说到这个程度，就不可再说了。

傅以渐走后，福临怎么也坐不住了。

今天听政，他原想只抛出江南十家谋反案加以解决，不想牵涉到早就梗在他心头的亲王、郡王兼理六部的惯例，进而又触及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这个祖制，是他始未料及的。

福临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不能不遵循祖制，维护满洲八旗。但他是皇帝，又正当年少，血气方刚，锐意求治之心异常强烈。要顾念天下百姓的生计，必然与满洲八旗的利害发生抵触。他想在两者间寻求平衡，非常困难。福临踱出了弘德殿，走上乾清宫汉白玉丹陛。吴良辅以为他要回宫，便招呼小太监准备。福临一摆手："不回宫，我随便走走。"

"要不要命御辇侍候？"

"不用。"福临从乾清宫门前折向南，走上汉白玉甬道。

"万岁爷可是到哪位娘娘宫里去？"吴良辅压低声音问。

"不去。"福临头也不回，只管漫步南行，也没有让吴良辅继续答话的意思，吴良辅不敢做声了。自去年六月顺治铸了严禁内监干政的铁牌以来，太监们一个个都夹起了尾巴。皇上这一年来变化也很大。如果说他过去是纵欲，那么现在可说是节欲。主位们很少应召。坤宁宫皇后那儿，福临本来就去得不多。至于其他贵人、常在、答应，连见皇上的面都难。皇上经常独处乾清宫，批阅本章，苦读诗书，有时又对灯凝望，若有所思。大家都暗暗称奇。有的人猜到了缘由，只是不敢说或不肯说罢了。吴良辅就是其中之一。

福临信步南行，出了乾清门，心里还在翻腾。亲王、郡王兼理六部，是福临亲政时，摄政叔王济尔哈朗的意思，他也愿意以此表示对诸王拥戴自己度过多尔衮死后的危机的奖赏。这些亲王、郡王们表面驯顺，实际上各行其是，处处使顺治感到掣肘……议政王大臣会议呢？有时简直在和皇上作对！……他应该怎么办？像明太祖那样，他不行，他不是开国之主，没有那样的威望；当个窝窝囊囊、形如傀儡、无所作为的皇帝，他又不甘心！

应该怎么办？顺治的脑子非常专注，紧张地活动着……亲政那年，兼理六部的亲王、郡王都是同辈的堂兄，有战功、有威望，奈何不得。如今除了掌工部的岳乐，其他继任者都是晚辈，怕他们何来？……对！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祖制，搬它不动，但王爷兼理六部并非祖制，完全可以由

此入手！福临想着，决心渐定，面露笑意：“对！就以江南十家谋反冤狱为由头，从刑部入手，停了诸王兼理六部的弊政！……事关大局，必定震动朝野，又要跟议政王大臣们对垒一番了！……是不是先跟额娘商议商议？……”

福临停步，举目四望，才惊讶地发现，他竟步行到右翼门下来了。贴在身后的几十名太监组成的“尾巴”诚惶诚恐地跟着他，谁也不敢问他一句。他不免自己好笑。回头一望，慈宁宫已落在身后，经冬后愈显墨绿的松柏覆盖着慈宁花园高高的墙头，松柏间探出嫩绿的新叶，那是银杏和青桐今春新吐的枝芽。

不如进慈宁花园漫步一回，想想怎样说服太后。从花园直接进慈宁宫，路更近一些呢。

进了花园南门，便见青石由墙根向外散开，疏疏莽莽，有的偃卧，有的直立，渐渐聚成一丘小山，石色深青，形体规整，纹理横竖清晰，颇具苍劲深远的意趣。登上小丘，可以看到慈宁宫的琉璃殿脊，福临不由想起半月前的圣寿节。

那时，宾客们都已离去，暖阁里只剩下他们娘儿俩。太后对福临讲起太宗皇帝征伐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往事，从头到尾，有声有色。讲得最详细的，是皇太极如何继绝世，立林丹汗之子额哲为察哈尔蒙古旗主，如何因此而受到蒙古各旗的爱戴。太后最后笑道：“蒙古四十九旗中，察哈尔旗归附最晚，兵马仅次于科尔沁。难得他们举国归附后，始终忠心耿耿，北边宁帖无事，朝廷才得以全力向南。论起来，额哲、阿布鼐和博穆博果尔是嫡亲的同母兄弟，与你也有手足之谊。你对博穆博果尔特别爱重，阿布鼐和察哈尔旗定会感恩戴德，我也高兴非常哩！”

福临笑着连连点头。但是，母亲和儿子心里都清楚这一席话说的究竟是什么。他俩思虑的中心都是那个人，虽然那个人的名字提也不曾提到。

福临那热烈的感情，哪里会因太后的反对而冷却！越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越显得珍贵。她的美丽的身影和面容在福临心上生了根。是她委婉的提示，使福临牵出江南十家冤案这个头，去打开集中治国权力的道路。她也许并非有意，福临却已把她当成知己，爱得发狂。可惜他不能任意召她进宫，只能焦急地盼望着宫廷的节日，盼望她进宫向皇太后问安时，自己能够当面遇上。即使说不上话，看她一眼也是好的。

事实上，福临有多少话想要对她讲啊！

身为皇上，谁敢对他把心里话掏尽？傅以渐不敢，汤若望不能，连额娘也不情愿。他们不是因为害怕，便是出于担心，或是需要维护某种尊严。他不是也不能对别人说心里话吗？他必须具备天子的威仪，必须不被人看透。然而，他又是多么想说说真心话，多么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啊！……皇后虽然秉性淳朴，却有德无才；其他妃嫔，除了盼他光临，盼望生皇子以提高自己的位分之外，还懂得什么？……她出现了，像荒

凉沙漠上流淌的一道清泉，像孤寂原野上飘洒的一阵欢快的笛声，他的心怎么能不向她倾倒？几乎在见面的第一瞬间，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

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福临的愿望格外强烈：想见到她！她明慧的眼睛，知心的笑，一定会给他勇气和力量。

福临快步穿过花坛，踏上临溪亭南的石板路，两旁古老的参天银杏已经蒙上新绿，花坛上的牡丹、芍药尚未发芽。临溪亭四周松柏繁密，枝叶相连，拂檐掩楼，满目苍翠，竟看不清临溪亭北的路径。

“扑棱棱”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振动了空气，两只白羽黑尾的丹顶鹤高叫着飞上天空，在松柏上方盘旋，福临停步注目鹤飞的当儿，一片笑语从临溪亭北传了过来。一个女子含笑的声音问：“以后我们叫你福晋呢，还是叫你格格？”

那个甜美低沉的、福临从来不曾忘却的声音回答了：“在宫里叫格格，出宫叫福晋，好不好？”

福临拔脚就跑。跟从的太监大吃一惊，皇上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儿？只得跟着盲目地跑，却怎么也追不上万岁爷。福临几个大步便冲过临溪亭，突然出现在襄亲王福晋面前，吓得那一群女子“刷”的全跪倒了。

福临旁若无人，眼睛只望着福晋，叫了一声：“乌云珠！……”这名字，他在自己心里，在黄昏清晨、花前月下，独自叫了无数遍，今天是怎么啦？声音都不像是自己的了。

乌云珠连忙跪叩请安，随后站起来，笑道：“启禀皇上，太后今天召我进宫，认我作义女了。”

“哦？”福临望着她乌黑晶莹的眼睛，心里一寒，心里暗暗喊着母亲：“额娘，我的额娘！这些全都没用，全都太晚了！什么也拦不住我了！……”他稳了稳自己，笑道：“好啊，这下我该叫你皇妹啦！”

乌云珠红了脸，仍然含笑，接着低声说：“太后要我教她说汉话，读汉诗……”

“当真？”福临惊喜地扬起浓黑的眉毛。

“嗯。太后很喜欢上次我们敬献的九九果盒各种名目，她说很美，很有诗意。要是用汉话念出来，一定更好听。”

“啊！你……”福临高兴得很，一伸手，连袖子带胳臂抓住了乌云珠：“我正有要紧事跟你商量，来，到临溪亭里坐。”

乌云珠胳臂被捉，很难为情，低声地带着嗔怪说：“皇上，你！……”

福临这才对周围那些使女看了一眼，仿佛现在才发现她们。他全然不把她们放在眼里，也不松手，半拉半搀地把他的皇妹请进亭中，直到两人面对面地在石桌两侧的石墩上坐下，他才放开乌云珠。

借着太监和侍女分别送上坐垫的间隙，福临已整理好自己的思绪，便滔滔不绝地就江南十姓案、就诸王兼六部事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等等，把自己的想法倾吐了出来。

乌云珠起初十分狼狈和羞怯，神态极不自然，老是做贼心虚似的偷偷觑看亭外呆立着的侍女。但很快她就被福临的话所吸引，目光专注，心无他顾了。她虽然一声不响地听着，但她那极富表情的一双大眼睛，已把她内心的意向全都透露给了福临，福临在这明媚春光般温暖的双眸中，感到了理解和支持，这比任何语言更使他振奋和心醉。

福临终于说完了，默默望着她。她像悟到了什么，又一次红了脸。不过她迅速恢复常态，掠了掠被春风拂到额前的乌发，不再躲避福临那逼人的火热目光，镇定而坚决地说："皇上是天下万民之君王，并非满洲一部之酋长！……皇太后一定会帮助你！"

"乌云珠！"福临几乎喊起来，声音都哆嗦了。

两双明亮的眼睛互相凝视，两颗年轻的心在激烈跳动。此刻的沉默，饱含着深情，但它也阻止了感情激流的冲荡。福临努力使声调恢复正常，说起他极想和乌云珠交谈的思考："皇妹，我近日反复阅看《明实录》，受益不浅。明之亡，一亡于制度废弛，二亡于庸人柄政。总之是君主昏愦，百官旷职，终于民穷财尽，内外交困。"

大清朝廷自太祖、太宗皇帝以来，都在探究明弱明亡的原因，或说任用宦官，或说偏用文臣，或说贪风炽烈，或说民气文弱，莫衷一是。还没有人像福临这样说出过如此深切的原因。乌云珠目光闪闪，像清晨的露珠，满脸是赞赏的微笑，这使福临得到鼓舞，想的说的更加深切了：

"我想，明亡虽亡于崇祯，明衰却早衰在正德、嘉靖间，到了万历则病入膏肓，此后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便益发不可收拾。纵有明太祖再世，怕也无力回天了。所以，崇祯殉国之日还说'朕非亡国之君'，可谓执迷不悟了。"

"是。"乌云珠认真地说："从来一朝之亡，非一代之过；而一朝之兴，亦非一代之功啊！"

"说得好！"福临兴奋地说："我必将以明为鉴，效法先贤，为后代子孙开出一条路来！……不过，"他遗憾地摇摇头，笑着说："如今天下初定，疮痍未复，那太平盛世，我或许看不到了……"

"可是，开基创业之主，都是永垂青史，为万世所敬仰的。"

“你说，我是开基之主还是守成之主？”

“开大清疆域，创一代制度，难道不是开创？眼下两事，皇上不是正在开创吗？”乌云珠直视福临，说得很有信心。

“对！”福临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开基创业，总要吃些辛苦，受些艰难……”

“皇上，你怕吗？”乌云珠像对知己朋友似的，同情中含有鼓励。

“我？”福临凝视着乌云珠的眼睛，觉得雄心壮志和似水柔情融汇进一道欢乐的暖流中，在他全身冲击回荡。他用低得只有她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深情地说：

“我要说服太后，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不怕。”

三

阳光明媚，百花盛开，三月来临了。慈宁花园含清斋前，白、紫两色玉兰相继开放，像是立在树间的无数只白玉紫玉雕就的酒杯，盛满春光的浓酒，散发出醉人的甜香，弥漫在清幽的小庭院，从窗际檐下直沁入雅丽的正房。

南窗下一铺长炕，铺着毛毡，毡上蒙了明黄缎褥。庄太后舒舒服服地倚着绣凤明黄靠枕和扶枕，半坐半躺，一个伶俐的小宫女拿了一对美人拳为她轻轻捶腿。炕边一左一右的乌木雕花椅上，坐着太后的两个干女儿：襄亲王福晋董鄂氏——太后左右现在称她乌云珠格格——和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被称为四贞格格的孔四贞。孔四贞今年刚十五岁，长得很漂亮，但眉梢高扬，粉面含威，和乌云珠一比，她多些武气，少些文气；多些骄气，少些劲气。由于她到底还小，仪态表情中常带着些令人爱怜的娇憨。她正在讲着桂林城破、她父亲临死前的情况：

“……那时，父王对母亲说：‘我不幸少年从军，漂泊铁山、鸭绿江间，指望立功受爵，垂名青史，不料毛大将军忠心为国反被惨杀，这才归命本朝，从此青云直上，历受两朝知遇之恩，封亲王，赐藩土，荣宠至极。我受大清厚恩，誓以身殉，你们早早自作打算吧！’母亲指着我兄妹二人说：‘王爷无需虑我不死，只是小儿辈有何罪过，要遭此劫难？’见父王沉吟不语，母亲忙唤保姆背我兄妹逃走。母亲哭着把我们送出大门，对保姆说：‘此子若能脱难，当度为沙弥，再不要像他父亲，一生驰驱南北，落得如此下场！’我们才跑到城门口，回头一看，王府的大火已经烧、烧起来了！哥哥也没了下落……”

四贞呜呜咽咽地哭了，乌云珠忙上前劝慰。太后叹息着说：“定南王出身山野，血性忠烈，殁于王事，阖门死难，实在令人敬叹！乌云珠可知

道，那时四贞的母亲同几位如夫人一起自缢，是定南王亲自纵火烧了王府，他北向三跪九叩之后才拔剑自刎，家口一百二十人全都被害了……”

董鄂氏连忙说：“定南王死于王事，合朝悲悼。前年四贞妹扶榇还京时，和硕亲王以下数千人郊迎，三品以上大臣数百人日夜守丧，又恩谥忠烈，造墓立碑，岁时祭祀，太后还收四贞妹为养女。定南王泉下有知，也可安心瞑目了。”

庄太后叹道：“定南王在四汉王中来归最早，功勋卓著，靖南、平南都出自定南门下，死得太早了！……”她心里的另一句话不好出口：孔有德若在，吴三桂就会受到牵制，不至于如此烜赫。如今平西王的威势已经成为庄太后的一块心病了。她转而笑道：“四贞小小年纪，生长王府，倒不娇养。我看你马上功夫不弱。”

“父王整日督催我们兄妹练武，说天下未定，骑射不可放松。我们从小都开得弓放得箭，文墨上却没功夫，不像乌云珠姐姐，是个才女。”

太后笑道：“你们俩一文一武，都可算是一时难得的女中英杰。乌云珠，你骑射功夫怎么样？……乌云珠？”

望着窗外发愣的乌云珠一惊，茫然望着太后的笑脸。四贞出声地笑了，说：“姐姐，你的心飞哪儿去了？母后问你骑射功夫如何呢！”

乌云珠连忙跪下，先请太后免失仪之罪，然后答道：“孩儿骑马尚可，武功不行。”

太后笑道：“哪个怪罪你！不过，你可真有点心神不定呢。”

乌云珠低头道：“昨夜失眠，至今还觉怔忡不安，母后恕儿不恭。”

太后轻轻“哦”了一声，看看她，不再说什么。

四贞满语说得很好，加上她那清脆的声音，色泽鲜艳的小嘴，绘声绘色地讲起“山如碧玉簪，江作青罗带”的桂林山水。乌云珠赔着笑脸，强打精神听着，但不多时，心又飞走了。从昨晚起，她就不曾平静过。她知道，福临要在今天把江南十家狱和罢诸王兼六部这两件大事批下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福临亲政以来的重要关头，她不由得心里七上八下：皇上能不能成功？……

太后正在静静地听四贞讲述，忽然抬起手，微微欠了欠身子，说：“四贞，别说话。”孔四贞吃惊地闭了嘴，捶腿的宫女也停下双棰，屋里屋外宫女、太监屏息凝神，一个个都凝固在前一刻的那个动作上。他们发现，太后在侧耳听着什么，神情很专注。

屋里一片寂静，春风掠过窗外的玉兰树，花朵落地，发出轻微的“扑嗒”“扑嗒”的声响。乌云珠小声说，“母后，是落花。”

“哦，”太后笑笑，重新倚倒在靠垫上：“我还以为你们皇兄来了呢！……也该下朝了！”她眉头微微聚拢，有些担心的样子。

四贞哼了一声，撒娇地扭扭身子：“人家讲东说西，卖力不讨好，都那么心不在焉！额娘和姐姐都有心事！”她瞟了乌云珠一眼，一脸娇嗔，把嘴撅得老高，逗得太后不得不笑。

乌云珠赶忙走过去，温柔地抚着她的双肩，软语温存：“好妹妹，谁不知道咱们皇额娘最喜欢你？可皇额娘是太后啊，朝廷有了大事，她哪能不挂心呢？皇额娘惦记皇上，总是正理儿呀！”

四贞“扑哧”一下笑了：“我是逗皇额娘高兴的！要是连这个理儿都不懂，我可成什么人儿啦？”

太后看看乌云珠，沉吟片刻，笑道：“昨天夜里我也是一宿睡不着，翻过来折过去的，到现在还心不定呢。你们姐儿俩能猜得出我这是怎么啦？”

四贞笑嘻嘻地抢着说：“我知道，我知道！皇额娘一定想着再抱十个二十个大胖孙子！”

太后忍不住笑出了声，道：“瞧这丫头！”话音刚落，院里传进来大太监的喊声：“万岁爷驾到！——”

一阵靴子响，福临兴冲冲地快步走了进来。太后已经坐正，四贞和乌云珠都跪下迎驾。一看乌云珠在，福临的眼睛亮了，唇边泛起宽慰的笑。这自然没有逃出太后敏锐的眼睛，她只当没看见，一如既往地接受儿子请安问候，并沉稳地等待儿子禀告她极其关心的大事。从福临进门时的脚步神态，她已猜出结果不坏，但不亲自听到，她是不能放心的。

请安刚罢，福临已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眉飞色舞、指手画脚地说下去了：“额娘，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顺利！……图海提出江南十家狱不实，王贝勒大臣争得面红耳赤。勒尔锦坚持原议，说他父亲定案无误。图海拿出许多证据和诬告者的供词，勒尔锦可什么也拿不出，只好认输！……额娘，我原以为罢诸王兼六部一定会吵翻天，哪知事情全然出我预料。安郡王岳乐先请解任，并且盛赞此举明智，于社稷有利。康郡王杰书随着安郡王，鳌拜极力赞同，老臣索尼虽没有做声，也没有反对。这么一来，其他议政王大臣顺水推舟，议的结果，全如儿意！”

太后点头：“皇儿平辈的亲王、郡王中，以位望而言，除了简亲王济度，就要数岳乐。济度南征未回，众人自然就尊重岳乐的意见了。议政大臣中，索尼资历最老，鳌拜军功最著。难得他们对皇儿如此忠心！”

福临高兴得像个孩子，坐立不安地走来走去，直搓手指尖，恨不得跳起来才好。他笑吟吟的眼睛看看乌云珠，掠过孔四贞，望定母亲：“这下子额娘可以放心啦！”

太后笑笑，说：“不要高兴得太早，还会有麻烦。”

福临和乌云珠脸上的笑意几乎是同时闪没了。福临急忙问：“怎么呢？为什么？”

太后安慰道：“不要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慢慢对付就是了。哦，乌云珠、四贞，我们说的你们都明白吗？”

孔四贞显然什么也没明白，连连摇头。

乌云珠的表情和福临那么合拍，这就使太后证实了一开始就存在心头的疑问。乌云珠稍一犹豫，坦率地说：

“这是皇上英明之举，长治久安之策。”

太后缓缓地说：“你像是事先已经知道了呢。”

乌云珠粉腮上泛出一层淡淡的红晕，福临暗暗咬嘴唇，不住拿眼睛看她。她不看福临，照直说：“禀母后，几天前在这里遇到皇兄，皇兄说起过。”

太后问：“那时候你就这样说的吗？”

“是。”

庄太后皱皱眉头，心中滚过一阵激荡，不由得十分感慨：这样有才识的女孩儿，又是皇儿痴心所爱，当初没有留在宫中，反而应大贵妃之请配给博穆博果尔，实在是埋没了她。不然，真可以是福临的贤内助了！

庄太后内心疼爱乌云珠，但她又必须顾念亲情和皇室的利害，不得不用各种办法防止福临和乌云珠的过分接近。现在看来，她的防范没有效果。她是过来人，只要看看两个年轻人的眼睛，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那不是什么天子龙目、王妃凤眼，那就是互相钟情的十八岁少男与十七岁少女的眼睛，美丽、纯真、火热！

太后正有暗自嗟叹，坤宁宫首领太监进来跪禀：皇后想请乌云珠格格到坤宁宫讲诗作画，求太后恩准。

太后笑了，说：“乌云珠，你将来要成本朝的曹大家了。”

乌云珠躬身道：“孩儿哪里敢当。”

太后笑道：“既然你嫂子下请，就去吧，姑嫂们在一处说说话儿，把你的灵气儿、文气儿传给她些个。”

乌云珠跪拜道：“女儿就从坤宁宫出宫，不来拜辞母后了。母后多保重，过些日子再来给母后叩安。”

太后说：“你去吧。我想你的时候，自会打发人去接你。下次来多住几天。”

乌云珠登上坤宁宫四名太监抬的便辇，出了慈宁花园。走到空旷的御道，风很大，坤宁宫首领太监小心地放下绸帘。便辇轻轻晃动，乌云珠仿佛坐上游船，在波浪微动的水面起伏。她慢慢闭了眼。福临便又一次出现在眼前……不，不是现在的，而是四年前，她刚从江南回到京师，第一次见到的那位十四岁的少年天子……

八旗人家的格格是很贵重的。她们都有一次当秀女入宫应选的机会，都有可能成为尊贵无比的宫妃。在娘家都是父母疼爱、兄嫂谦让、奴仆害怕的“姑奶奶”。早年在关外，满洲女子所受的束缚和限制，远不像关内汉家女儿那么严苛，姑娘家更是享有汉人女子想都不敢想的自由：不缠足、不闭锁、能见客、能上街、会骑马、会射箭，虽经太祖、太宗两代皇帝倡导从父从夫的妇德，毕竟影响不深，习俗难改。乌云珠就是这样的满洲格格，在家里是个备受宠爱、说一不二的姑奶奶，豪放、开朗、洒脱。但是，她生长在江南水乡，有一个崇信李卓吾的江南才女的母亲，一位“蛮子”额娘；又有一位钱塘老名士的师傅。母亲给了她聪慧的天赋，师傅培育了她出众的智能和过人的才华。她于是又兼备汉家才女的蕴藉、温柔和多情善感。

两者结合，造就了这么一枝奇葩，兼有满汉女子的特长，外柔内刚，含而不露，有心胸有见识。老天爷偏又赋予她绝代姿容，明艳惊人。她十二岁的时候，父母亲友和师傅便暗自惊讶，眼看着伶俐的小山鸡出脱成华美的雏凤。亲人们又喜又惊又犯愁地私下议论：“这可不是咱家留得住的，老天生就的做主子的命！”师傅教得更严格更认真了。她自己呢，笑容更美、更温柔，说话更少了。

她十三岁了，应选秀女的日子近了。

七夕之夜，在闺房里，她长久地对着镜子独自微笑。她是那样爱慕自己的倩影，不禁亲密地对镜子里的“她”悄声细语：“你看你面如春花，眼似秋水，秀外慧中，以至于此！能不叫人爱死！……你千万不能随波逐流，自误终身。无论如何，要争得个‘凤凰于飞，和鸣锵锵’！”红霞飞上镜中美人儿的香腮，乌黑的眸子像星星一样闪亮……

她最不放心的是，那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能不能跟他“和鸣”“于飞”？这常使她深夜不寐、辗转筹思。人们传说他年少英竣、仁厚嗜学、果断明睿，是真还是假？选秀女是国家大典。乌云珠相信自己能入选。万一他不值得她入宫呢？她自有办法。选秀女无非选身段、气度、脸蛋。要改变这些，在乌云珠来说，毫不困难。

“应选之前，一定要见他一面！”这是乌云珠对镜子里的自己说的第二句话。他可以用国家大典来选她，她也要用她的办法去选他。如果不够格，她宁可不进金碧辉煌、锦衣玉食的皇宫，而去寻找她的“凤鸟”。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由皇帝亲临、王公贵族都参加的大规模围猎，在京师以北延庆县的山原间举行。鄂硕将军必须参加。他领着几十名家将和护卫，在长长的万人围猎大队中很不起眼。当长号和鬷篥声遥遥传来时，行进中的队列立刻左右闪开，让出大路，皇上的仪仗热热闹闹地过去后，皇上本人骑着一匹火红的烈马，在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国戚皇亲的簇拥下，飞驰而过。鄂硕和周围的人们都跪下了，不敢抬头。但他眼睛的余光发现，他的左侧，一名护卫公然抬头向圣驾张望。鄂硕大怒，扭过脸去就要发火，可那护卫俊美的脸儿在他眼前一闪，投给他一个顽皮中带着羞涩的笑，使他张口结舌，一个字也骂不出来了。他很快就猜透了女儿的心，也就原谅了女儿的“不法”行为。他看到爱女穿上护卫的漂亮短褂长袍，格外俊俏可爱，只是夹在那些彪形大汉的家将中，太显得娇小玲珑罢了。

日出之前，号炮三响，令旗一招，万余名合围将士齐声吼叫，一时角鸣鼓响，旗帜飞动，声势浩大，惊天动地。方圆数里的包围圈迅速缩小，围中被轰赶出来的鹿、狐、兔、黄羊，漫山遍野、乱窜乱跑。皇帝站上高高的看城，挥手发令：“出猎！”人们欢呼着扬弓搭箭，跃马挥刀，纵横驰骋，尽情追逐，粗犷兴奋的呼喊和马蹄声、马嘶声、兽叫声、号角金鼓声搅成一团，随着扬起的黄尘飞上高空，在天地之间震荡。

鄂硕一直把乌云珠挡在身后。一只火红狐狸飞窜而过，撩起他的兴头，他夹马一跃，奋力追赶。追出一箭地，背后忽然传来女儿的惊叫，扭头一看，一只受伤的花斑豹扑向乌云珠，惊得他一个冷战从背上滚过。他一声大叫，纵马返冲过来。乌云珠脸色惨白，拨马便逃，豹子愤怒地咆哮着，紧追不舍。事情太突然，周围的人都吓呆了。

在合围之后、开猎以前，皇帝已命令虎枪手用排枪将包围中的猛兽全部击杀。这只豹子想必只是受了伤，受伤的猛兽却是十倍的危险！鄂硕急忙搭弓射箭，已经够不着了！眼看花斑豹离乌云珠越来越近，将士们怕伤着人，也都不敢放箭了。偏偏乌云珠的马竟冲到为围猎而挖成的二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壕堑边，人们失声惊呼，鄂硕仰天大叫，闭上了眼睛，乌云珠不死于豹口，也要摔下深堑！

只见乌云珠猛力一勒缰绳，又突然放松，同时举鞭向那雪白马胯下狠狠一抽，大喝一声：“冲！”那马纵身一跳，跃起四尺来高，前后蹄拼命地张开，几乎成了一条线，如同展翅翱翔的鹰，一瞬间飞过了壕堑。当马的四蹄踏上壕堑另一面的土地时，人们不顾一切地喝彩了，为这骑士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机警地逃出险境而欢呼。

花斑豹追到壕堑边，凶恶地一声怒吼，原地打了个圈子，阴沉沉地按了按两只前爪，俯下身子，肚皮贴到了地面，跟着后臀耸起，长尾一竖，眼看就要跳过壕堑。人们一起吆喝，纷纷搭弓扯箭。

在豹子纵身离地的一刹那，一支飞箭尖啸着，“嗖”的一声，直贯豹子咽喉。豹子一声哀号，从半空中摔进壕堑。

“万岁！万万岁！”四面响起欢呼。大家看到壕堑外侧赶来一队人马，在许多穿黄马褂的侍卫们簇拥之中，顺治皇帝端坐在火红的御马上，正在收弓。刚才那准确有力的一箭，是皇上亲自射的。

乌云珠骑着白马兜了一圈，转回到壕堑边时，鄂硕已率从人赶到皇上跟前谢恩，并且连忙推乌云珠给皇上叩头。乌云珠像片树叶子似的颤抖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跪在那儿说不出话。鄂硕急忙奏道：“禀皇上，这是奴才府里一名小使，没见过世面，不会说话，胆子小，奴才替他谢皇上救命之恩。”

福临笑道：“还是个小孩子嘛！吓坏了吧？照他的骑术，不该这么胆小的！”

乌云珠慢慢抬起头，很快地看了皇上一眼，正遇上皇上漫不经心的目光，她慌忙低头，心头怦怦直跳。皇上显然很惊讶，扬起黑黑的眉毛，分明要问什么。鄂硕又怕又慌，手心捏出了汗。正巧一名御前侍卫来禀报：郑亲王赶出一群梅花鹿，请皇上快去开射。

福临年轻的脸上跃动着虎虎生气，看看壕堑对面的猎圈，人人马鞍上都挂了猎物，而圈中野兽仍然纷纷奔逃，多不胜数。他立刻下令道：“围开一面，任其逃窜，给来年留下种兽！”说罢，他随着那个御前侍卫催马而去。跑出十来步，他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张望。但侍从如云，马快如飞，他看不清乌云珠，乌云珠也看不见他。他和他的侍从们像一团金色的云霞，很快就在乌云珠的视线中消失了。

且不说其他，只是救命之恩就足以使乌云珠对福临感激、爱慕了，何况他仪表英俊，出言爽利，神态活跃，确有仁厚之心呢！当乌云珠从猎场回到京师时，少年天子占据了她的心，她已是情之所钟，不能自已了。她暗自盼望着早日应选，盼望着再一次见到意中人。

后来事情变成那样，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她竟被指配给博穆博果尔。这位皇弟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她很伤心，恨嫉妒的皇后，恨舛误的命运，甚至也恨福临。好在她是八旗女子，没有汉族那种严酷的贞节观念，虽然违心地出了嫁，倒没有想到去上吊投河，只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落个彩凤随鸦的结果。表面上，她温良柔顺地做她的福晋；内心深处，却始终不能忘情，盼望着见到福临，甚至庆幸着作为他的弟妇，总有再见他的一天。

她正在这隐秘而强烈的感情中煎熬，福临终于发现了她。那时她已长成了，青春焕发，艳丽惊人，一面渴望着爱和被爱，一面苦度着徒有虚名的皇子福晋的生涯。对于福临的试探，他的一步步逼近，她心里又惊又喜，多少有点儿恐惧，但决不拒绝。叔叔娶嫂子，伯父纳侄媳，在满洲习俗中很为平常，没人当作大逆不道。当年庄太后与睿亲王多尔衮，不就是这样吗？……

便辇停了，太监掀帘，乌云珠扶着太监的肩头下辇。这不是坤宁宫。一

路上乌云珠只顾想心事，不知来到什么地方。各座宫门大同小异，都是两面绿瓦红墙夹两扇九九八十一颗铜钉的红门，门外一块雕龙照壁，门里一面雕花琉璃影壁。乌云珠既不能分辨这是哪一座宫门，也无心观赏那些精美的浮雕。皇后召见，不论从国礼，还是从家礼而言，她都要谨敬小心。

一进院门，满目姹紫嫣红，处处盛开着牡丹，芳香四溢，招得整个院子里充满蜜蜂的嗡嗡声，各色蝴蝶翩翩飞舞，和这国色天香的花王争奇斗艳。乌云珠从花盆间的小路曲折而行，不时停步观赏，浏览挂在花下的金牌银牌上的曼妙雅号。瞧啊，这绛红的珊瑚映日，粉红的锦帐芙蓉，洁白的寒潭月，墨紫的烟笼紫玉盘，银红色的杨妃春睡，鹅黄色的大金轮，淡淡轻绿的幺凤新绿，还有一花多色的汉宫春、紫霞仙、胭脂点玉、娇容三变等等，多少种牡丹，纷纷向她探出玉盘大的花朵，争呈它们娇艳的姿色。乌云珠左顾右盼，喜不自胜。她生来爱花，对这驰誉天下、名传今古的洛阳花哪能不动心？不过她记着此来的目的，不敢久停，勉强自己挪动脚步，穿过这由盆栽牡丹摆成的花田，轻轻分开挡在路间的花朵，终于走上殿前的月台。乌云珠这时才想起抬头看看。大殿檐下蓝青底、金色雕龙边的匾额上，用满、汉两种金字写着：养心殿。

乌云珠一愣。片刻之间，她明白了。红晕顿时飞上面颊，有如阶前那倩红艳冶的名品牡丹——洛妃妆。两名养心殿太监已经跪下迎候她进殿了。乌云珠慌乱中回头看了一眼，隔着牡丹花丛，送她进养心殿的坤宁宫太监和便辇早已离去。养心殿内外静悄悄的，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血流，只听得见蜜蜂的嗡鸣和蝴蝶粉翅的扇动……

乌云珠犹豫片刻，一抿嘴唇，横了心：盼望了那么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事到临头反而胆怯了？她一手抚住胸口，帮助平息心的狂跳；略闭了一会儿眼，稳住自己的呼吸，然后从容地解开披风领扣。养心殿太监连忙上前替她除下披风，她迈步走进了养心殿。在大殿正中的宝座前，她恭恭敬敬地跪拜之后，便细细打量他日常听政、批本和读书的地方。

两壁的金画、殿顶的轩辕宝镜、燃着沉香的熏炉、各种形状的香柱香亭以及宝座四周富丽堂皇的装饰，这些她只一眼带过。吸引她的，是靠着东、西、北三面墙的那几十架紫檀木的巨大书橱。她怀着自己也说不清的敬意，打开了蒙着深蓝色绸帘的橱门。多少书啊！书的山，书的海，令她惊叹，使她赞美，她由感佩而生欣慰，轻轻叹了一口气。

乌云珠品味着自己的境遇，恍然想起一出杂剧，剧中那位素梅小姐也处在同样的矛盾中，最后她决心赴约与情人幽会，说了一句大胆出色的道白："奴想贞姬守节，侠女怜才，两者俱贤，各行其志……"乌云珠有没有当侠女的胆识，敢不敢行自己之志呢？……她在"明传奇杂剧"一栏，抽出了槲园居士的一册，随手一翻，翻在象牙书签插记的地方，啊！这不正是那出叫作《素梅玉蟾》的杂剧吗？一段硃笔勾画的眉批赫然在目："极是佳论，非具侠骨，不能道此。"正文中加了硃点的句子，就是素梅那段大胆的独白！

鲜红的硃笔点划，仿佛一朵朵跳动的火焰。能用硃笔在御用图书上勾画的，还能是谁呢？乌云珠的心潮翻滚得沸腾了一般，想不到两人的心竟如此息息相通！乌云珠因为深深被感动而热泪盈眶，眼前一片模糊。

“乌云珠！”福临站在门口喊了一声。乌云珠浑身一颤，回过身去望着。福临朝她奔来，越走近，他的步子越慢、越轻，脸色煞白，浓眉漆黑，强制的、燃烧的目光，火一般燎人。乌云珠没有后退，没有畏缩，她凝视着他，迎接着他。这不只是一位皇帝、一位天潢贵胄，也是怀着不可遏止的热烈情爱的男子，是她所爱的、愿为他献出一切的男子！

“乌云珠……”福临目不转瞬，闪烁着更加强烈的烫人的光芒，低声地、轻轻地呼唤着。

乌云珠低头，悄声喊道：“皇上……”她躬身要拜，被福临一把拦住。

身体的突然接触，冲破了他们之间最后的矜持。福临张开双臂，乌云珠倒在他的怀中。两人紧紧地拥抱着，一动也不敢动。相握的手，感到彼此的血脉在手指间卜卜流通，紧贴的胸膛，感到彼此的心在腔子里怦怦剧跳，仿佛发生了强烈的共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福临猛然抱起了娇小的乌云珠，大步走向后殿。

正午的阳光下，满院烂漫的牡丹色泽更加娇艳。醉人的芬芳随着春风，弥漫在养心殿的每一个角落。

四

太后刚从慈宁花园回宫，顺承郡王勒尔锦便来求见太叔祖母。

勒尔锦不到二十岁，一望而知是在绮罗丛中长大的。白皙、纤弱、娇嫩，除了黑眉还像他曾祖父那样线条刚硬，高直的鼻梁还带有祖父的余威，其他，眼睛、嘴唇、肤色，乃至一双小手，都是另一样的，令人联想到女子的柔弱。

皇太极的长兄、礼亲王代善，在努尔哈赤去世后让位于皇太极，有让贤的大功；皇太极去世时，各旗为了继位争得剑拔弩张，几乎闹出一场内讧；庄太后又是靠了礼亲王的支持和协助，立福临为帝，以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平息了事端，为半年后入主中原、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础。因此，代善对皇室的功劳是不言而喻的。皇帝给代善一族的礼遇也格外优厚。清初八家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代善这一支系占了三家：礼亲王的爵位由其七子满达海、孙常阿岱世袭；代善的长子岳托封克勤郡王，传长子罗洛浑，再传于子，即如今的罗科铎，改封号为平郡王；代善的三子萨哈璘追封颖亲王，其子勒克德浑进封顺承郡王，再传于子便是这位勒尔锦。现在袭爵的平郡王罗科铎和顺承郡王勒尔锦，是顺治皇帝的孙辈，庄太后的重孙辈，勒尔锦年龄又小，在曾祖母面

前，不免拿出重孙子的身份，撒娇耍赖，哭哭啼啼。

“太妈妈，太妈妈！”勒尔锦用满洲话口口声声叫着曾祖母，并跪着膝行，直到庄太后脚下：“玛法信不过我们了！六部也不许我们管了！我们总是玛法的亲族子孙啊！还不如那些狡诈的南蛮子吗？”

太后勉强笑道：“哭什么呢？八旗男儿抹眼泪，自来没有听说过！……你们都是皇族贵胄，位望崇高，养尊处优，朝廷不曾亏待你们。自家的兄弟子侄孙儿，哪有不信之理！只是六部事务繁杂，处事要依法依理，诸王征战出身，未必通晓。与其乱法乱政而后不得不加处治，何如防患于未然？皇帝此举，也是为诸王着想。你何必这样！”

勒尔锦怔了一怔，用手抹抹眼睛，说：“管不管六部，还在其次，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太祖、太宗皇帝总是训……训诫，诸王与皇上共议国政。要是诸王连六部事务也不能过问，和祖宗之法不就相……相背了？”

太后明白，勒尔锦决不是只替他自己说话。从他平日的不学无术，从他眼下背书似的进言，可以断定是诸王把他推出来的。他辈分小、年岁小，不至于触怒皇上，也使皇太后易生怜惜之心。太后不禁暗暗为福临庆幸：皇儿真有福啊！在他亲政前后三两年内，平定天下、功高权重的诸王都已谢世，不然，今日进谏的决不会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勒尔锦了。她认真地说：“敬天法祖，是皇帝的本心。诸王兼六部并非祖制。太宗皇帝在世，纪纲法度也时有更张，何况这件小事！……你这么哭天抹泪的，想是舍不得兼理刑部？那么我来考考你，刑法律则能背得几条？讲几件援例案件给我听听，好不好？”

勒尔锦的头垂下去了，不敢回答。

“那么，从今以后，你天天坐堂审案，不许游猎骑射，行吗？”

“那怎么行！”勒尔锦委委屈屈地说：“太妈妈，我不会说蛮子话，也识不得蛮子文，再说，我们天潢贵族，谁愿意亲自同那些下贱的蛮子打交道！”

“那你管刑部管些什么呢？”太后叹了口气，说：“你的祖父萨哈璘，在诸子侄中最受太宗皇帝器重，他通达敏锐，精通满、汉、蒙文，整理治道，对国家很有建树。你能有他的智能才干，又何止兼理六部呢？”

勒尔锦眨眨眼，欲哭无泪，不敢再看太后。太后也觉得无话可说了。国家开创的那些年月，爱新觉罗家族出了多少文经武纬之才！他们聚集在太祖、太宗皇帝周围，真是一派叱咤风云、龙腾虎跃的发皇气象！几十年过去了，开国元勋或死或老，顺治皇帝要怎样才能把先辈开创的大业承继下去？他也需要人才，不只为了打天下，更为了治天下。……

勒尔锦前脚走，索尼跟着就进了慈宁宫。他向太后三跪九叩之后，匍匐殿中，半晌不做声。

太后料想他也是为议政会议而来。他不是没有反对皇帝吗？太后和颜悦色地说：“索尼，你是太祖皇帝身边的头等侍卫，三世老臣了，有什么话不好出口呢？”

皇太极去世之际，索尼首议册立皇子而不立皇弟，使多尔衮、多铎等亲王不得不退让三分，为福临即位立了大功。多尔衮摄政时，索尼不肯阿附多尔衮，为维护顺治而结怨于摄政王，两次被借故罢官去职，差点儿杀头。直到顺治亲政，才恢复了他的职权，又进一等伯世职，擢内大臣、议政大臣，并总管内务府——实际上就是权力很大的皇室大管家。他的父亲硕色和兄长希福，在太祖时就是有名的文臣。他们父子兄弟精通满、汉、蒙文，是满洲少有的博学世家。索尼正直朴实，有时甚至十分固执。但他所有这些品行，都服从一个忠字。他对太祖忠，对太宗忠，对顺治忠，都忠到了忘我的程度。这时，他向皇太后再拜道：“禀太后，奴才一生从不敢对皇上有半点贰心，也从不敢想皇上有举措失当之处……”他心情沉重，浓密的须眉抖索着，说不下去了。

太后安慰地说：“索尼，你站起来慢慢讲。”

“不，不！奴才要讲的话，实在是为皇上着想、为江山社稷着想，可又实在是冒犯皇上！奴才决不敢不跪……”

太后决定直截了当：“今天议政，你并没有持异议。”

“是！是！奴才从来不敢违逆皇上的意思。奴才是请皇太后开恩，求皇太后开导皇上，到此为止，不可再走远了。……”

“这两件事，皇帝做的不对？”

“不！不！皇上没错，皇上全对！只是……诸王的祖先随太祖、太宗皇帝百战艰难，开基创业，功勋卓著，皇上这样处置，只怕他们私心不服。如今天下未定，众多八旗将士还在军前征战。皇上此举，不怕动摇军心吗？……”

“有那么严重？”太后微笑着问。索尼连忙叩头，正要回奏，宫女禀告：懿靖大贵妃求见。太后想了想，便请她进来一道听听索尼的意见。索尼又向大贵妃叩拜一番，等大贵妃坐定后，继续谈下去。

“那么，索尼，”太后静静望着索尼略显老态的身姿，沉着地问：“依你之见，江南之狱不可解，诸王兼部务不应罢？”

“不，不敢！君无戏言，岂能更改。奴才只是恳请，一要到此为止，二要对汉官严加检束，免得他们借此又生骄狂轻慢之态，也可以安定八旗将士之心。前岁斩陈名夏、惩处二十九名汉官，就煞住了他们的气焰，朝廷内外两年间安静无事。”

太后沉吟不语。大贵妃立刻听懂了索尼的意思，说道：“皇姐，索尼三世

老臣，很有见地。当初祖宗创业，满、蒙世世代代结为姻亲。太祖、太宗一统各部，皇帝入主中原，蒙古各旗立有汗马功劳，至今又镇守北疆，保护祖宗陵寝。蒙古四十九旗只尊满洲八旗在前，决不屈居南蛮子之后。汉人狡诈，可用而不可重用。皇姐心里必定是有数的。”

太后微笑道：“索尼，听说会议时安郡王岳乐自行让贤，不肯再掌工部，康郡王杰书附议，鳌拜和图海也很赞成。”

索尼心头激动，竟跪在那儿直摆手：“再不要提起！图海等人身任六部尚书，不愿受诸王制约，自然赞同。鳌拜全然是成君之过！凡皇上所说，他没有不赞成的！至于安、康两位王爷……”索尼咽口唾沫，努力使自己镇定。因为他不管怎样不满，却牢牢记着，这是王爷，是皇室宗亲：“太后明鉴，两位王爷都是这些年满洲兴起来的‘新派’，学汉书、习汉俗、亲近汉人，离祖宗的成法旧制，越来越远……”

大贵妃紧接着说：“皇姐，这路‘新派’，不只是皇亲里有，满官里有，就连女眷里也时兴得很哩！皇上若是亲近‘新派’，更张旧制旧俗，全学了汉人，咱大清可真要换药不换汤啦！”

索尼连连叩头，连连说：“正是呢，正是呢！奴才怕的就是这个！……皇上嗜好读书，又爱书画诗词，迟早要去亲近那些文人学士。汉家文学实在厉害，如同迷魂药，沾唇便迷，奴才深知其险，实在不敢埋怨皇上……只愿皇上以大局为重，以大清天下为怀……”

太后庄静地说：“天下一千数百万户，一百户中汉人占九十九。皇帝抚驭亿万黎民，岂能不通汉语汉文？只要不沉溺、不迷醉、不妨政事便好。”

“是，是！”索尼无言对答，恭受太后赐茶后便拜辞出宫了。

太后沉静地看着大贵妃，含笑道：“皇妹方才说起女眷里头的‘新派’，不知指的是谁？”

大贵妃保留了很多蒙古女子的粗犷和直爽。她佩服庄太后，却学不来庄太后的教养，多年的宫廷生活也磨不掉她的特性。但凡说儿媳妇的不是，做婆婆的没有一个不上劲的，大贵妃自然不例外：“除了她还有谁！我真后悔当初求皇姐把她指配给博穆博果尔！她哪里还像咱们满洲、蒙古家的格格儿！只要缠上小脚、戴上髻子、穿上衫子，可不就成了个蛮子丫头了吗？走路也那么一扭二摆的，真叫人看不下去！皇姐还收她当干女儿，白疼她！……最叫人不放心的，皇姐，你说她有没有有点子狐媚？我真怕她缠上皇帝……”

太后叹口气：“唉，这个我也有些担心。进关十三年了，不能总跟在关外时候那样放肆，得有规矩，要讲君德，不能叫南人看笑话。”

大贵妃想想，说：“这事皇姐你也为难，皇帝总归是皇帝。我想着，先皇十四位公主，十二位都比皇帝年长。除去升天的五位，下嫁蒙古的就有

五位。皇姐的雍穆长公主、淑慧长公主跟皇帝是同胞姐弟，从小就疼爱他。要是让公主们还朝省亲，皇姐可以骨肉团聚，公主们也可以帮着劝导皇上，再说，雍穆还是皇后的亲娘呢！”

太后点点头。大贵妃确实在为皇室着想。因为她的女儿端顺长公主下嫁蒙古阿霸垓部王公，已在顺治七年去世。公主死后，朝廷又以礼亲王代善的女儿续嫁过去，大贵妃不过认她为义女，公主还朝，大贵妃并无骨肉团聚之喜。于是太后说：“你想得很周全。皇儿性情多变，有时候也固执得很。他对董鄂氏另眼看待，多半是因为婚姻不称心。我想，让他憋在心里，也不是好办法。定南王之女孔四贞端庄秀美，又是忠勋后裔，如能立为贵妃，或许能够使皇儿移情。”

大贵妃笑道：“太后看得远、想得深，说的正是！立四贞为妃，不但可以使皇帝移情，定南王部下也会感激不尽！定南王和平西王是汉王的头儿，定南王女儿册皇妃，平西王儿子招额驸，天下蛮子哪能不附朝廷！”

太后的笑容消失了。大贵妃说到要害处，使她不快，便岔开话题说：“皇妹说的公主还朝省亲，确是个好主意。如果公主们能够带来四十九旗王公的妙龄女儿为皇儿充实后宫，就更好了……容我仔细想想吧！”

大贵妃会意，起身告辞，临行时忧心忡忡地低声道：“皇姐，咱们那个博穆博果尔年纪还小，儿女私情不怎么上心，可是脸皮嫩得紧哩，一点也不能伤……”

太后笑道：“放心。”

苏麻喇姑搀扶着太后，慢慢走回寝宫。往常，太后总要和这个自幼相伴的贴身侍女说两句轻松的笑话，今天她却没有这份心思。苏麻喇姑看她脸色不好，关切地说：“太后，叫他们上参汤吧？”太后点点头。

太后坐在寝宫明间的花梨木宽榻上，端起参汤喝了两口，放在几上，沉思地看了苏麻喇姑一眼：“你说，皇后可知道内情？”

苏麻喇姑老老实实地说：“请皇后来问问。”

太后又想了片刻，便命人召皇后来慈宁宫。

皇后来了，如往常一样跪拜后，站在一侧等候太后问话。皇后壮实高大，面貌端正厚朴，显得心地纯良。她的父亲绰尔济是庄太后哥哥吴克善之子；她的母亲是庄太后的女儿、固伦雍穆长公主。她既是庄太后的侄孙女，又是庄太后的外孙女，现在又是庄太后的儿媳，可谓亲上加亲。不过错了辈份，福临其实是她的亲舅父。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她是小辈，皇后的身份也撑不起她的架子，常常显得畏葸胆怯。对于这个没有主管六宫能力的外孙女，一向爱才的庄太后不能不深以为憾。

对外孙女，太后不讲什么客气，劈头就问：“皇儿，襄亲王福晋还在你宫

里吗？”

皇后面现惶惑之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太后目光一寒，猜到其中另有蹊跷，紧接着问：“上午你不是着人来接她去坤宁宫的吗？”

“是……”皇后低下头，支吾了半天，终于说：“是皇上他……要我打发人去接的。”

“接到哪儿？”

“到……养心殿……”

“你就依了他？”

皇后可怜地红了脸，低声答道：“是……”

“你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是我们博尔济吉特家的格格呀！”太后语气很重，乌黑的眉毛鹰翅般扬向前额。皇后既委屈又难过，跪下了，噙着眼泪轻轻地喊：“母后……”

太后凝视着她，好半天，叹了口气，说：“你也贤惠太过了！……”她终于找到这样一个词代替她心里的“软弱”和“无能”一类贬意更深的词。“我现在要往养心殿，你跟我一路去看看吗？”

皇后把头埋得深深的，面容都看不见了，声音细微得几乎听不清：“儿实在不便前往，求母后宽恕……”

去养心殿的路上，太后心里很不愉快。这样的儿媳妇，自己都不称心，儿子岂能如意？门第、容貌、才能、性情都要相当，才是好姻缘。看来，这一段婚姻，又委屈儿子了！庄太后暗暗嗟叹：谁让你是皇帝呢！

福临在殿门前躬身迎接穿过牡丹花丛而来的母亲。太后一一巡视盛开的牡丹，连连赞叹，目光却不时掠过儿子的面容。福临平日白中微黄的脸色，今天竟隐隐透出红晕；眼睛水汪汪的，含着柔情、露着倦意；嘴唇鲜红丰润，敏感的嘴角微微颤动，竭力想掩住那沉醉的微笑，平日那英气勃勃的眉目间也好像糅进了几分妩媚。太后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晚了！已经晚了！

太后迈步进殿，转入东暖阁，仿佛不经意地问：“皇儿在读书？怎么不去西暖阁？”她看到南窗下的炕桌上摆着热茶和一函打开的书，皇帝日常读书习字、批阅本章，都是在西暖阁。

福临不大自然地说：“随便翻翻，一会儿就去西暖阁。”

太后翻出书函的封面。她虽不精通汉文，书名却还是认得的：《花间

集》。她低头翻书，突然抬起双目，望定福临的眼睛，毫不含糊地问：“董鄂氏刚才在这里？”

福临骤然红了脸，直红到发际耳根。他避开母亲尖锐的目光，没有说话，望着侧面透雕的隔断。

“她——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福临声音虽低，却并不胆怯。

“年轻人胡闹，也要有分寸，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福临沉默片刻，坚决地转过脸，小声说：“额娘，儿并非胡闹。董鄂氏正堪与儿作配，她才具有总领六宫、为一国之后的才德。额娘，你就看不清？”

太后摇摇头，容色略略和缓地说：“皇儿，你有什么不明白？用汉人的话说：你和她，姻缘簿上没有份！”

“额娘！”福临的脸色骤然煞白，暴怒倏地狂风般刮起，他抑制不住，不顾一切地脱口喊道：“让我摊上两个博尔济吉特氏的平庸之辈，还不够受吗？……”

“放肆！”太后提高声音，斩钉截铁地摔出两个字的斥责。

半晌，养心殿内静悄悄的，母子相对，都是黑眉白脸，非常相像。太后的怒容渐收，恢复了平日的沉静，她说：“传我谕旨：自今日起，皇亲宫眷没有我的特许，一概不许进宫！违旨者严惩！”这声音如生铁铸成般坚硬，像寒冰一样令人发冷，在深邃的殿堂里竟引起了回声。太监、宫女们从来没听过太后的这种声调，都吓得跪倒在地，不敢仰视。

福临也跪下了，垂头送太后出宫。他一句话也不说，太后从他身边走过，他仿佛也没有知觉。太后乘机迅速地斜眼看看儿子，他的两道黑眉紧蹙在一起，和紧紧抿着的嘴唇相配合，显出一副非常执拗的神气。太后立刻走开，步履平稳，步速中常，再没有回头看儿子一眼。她的博尔济吉特族高傲的自尊心受了损害。哪怕这损害者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也不能原谅！

黄昏时分，皇城的宫殿在暮霞的背景上渐渐变成深色的剪影，寂静的宫廷透露出一股无法言喻的忧郁和惆怅。初夏温馨的空气也不能减轻伤心人的痛苦。追随着宛转的歌声，从养心殿中送出阵阵悠扬的丝竹之音，那拖得长长的音调如泣如诉，更增加了暮夜的缠绵和哀怨：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伊人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未昏时，月半明时。

这一曲《折桂令》，曲子高雅，词文俚俗，却道出了福临的心病。他不等煞尾，便扔开了手中玉笛，斜躺在雕龙御榻上，心头万种滋味，无法排遣，又烦躁又忧伤，想发脾气都没有精神。笛子一停，陪伴着品箫奏琴吹笙敲檀板和唱歌的小太监们都赶忙停止，不知所措地望着皇上。福临有气无力地看他们一眼，说："再唱吧，我听听。"

另一个小太监连忙拿起一根竹笛吹奏，于是歌声又起：

相思有如少债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担愁，准不了三分息。这本钱儿见她时方算得……

福临闭眼听着，一动不动，心却飞走了，飞出养心殿，飞出皇宫，去寻找他苦苦思念的另一颗心……

从皇太后到养心殿来过以后，又过了六天。福临天天把自己关在养心殿里，哪儿也不去，谁都不见，丧魂失魄，寝食不安，连往慈宁宫请安的礼节都丢了。皇后和妃嫔去问候，一概挡驾，所有宫女都不准进养心门。今天是常朝之期，福临总算记得自己是皇帝，勉强去听政，草草处理了几天来堆积的国事，早早地又回来了。首领太监吴良辅怕皇上闷出病，召来乐工、歌工、太监，陪皇上奏曲取乐。福临精通音乐，尤爱吹笛。但今天，音乐也不能使他解脱。

福临突然睁开眼睛，对吴良辅说："去值房看看，苏克萨哈来了，立即引见。"

吴良辅一愣，不敢怠慢，立命召对太监去接。

吴良辅和苏克萨哈可是老相识了。当初苏克萨哈密告睿亲王多尔衮谋反，就是通过吴良辅上达给顺治的。这几年苏克萨哈一直征战在外，皇上召他做什么？

苏克萨哈来了。他是领侍卫内大臣，内廷近侍，在皇上面前本不像外臣那么拘谨，这会儿却显出几分沮丧。

苏克萨哈白白胖胖，高身量宽肩膀，带着所谓的富贵相：五官端正，眉平鼻直嘴正，看上去很是忠厚，实则十分精明。

他是额驸之子，母亲是太祖的第六位公主。他自幼与皇室来往密切，又是摄政王多尔衮的亲信，非常熟悉八旗旗主、诸王与皇室的关系。多尔衮一死，他看准时机，与睿亲王府护卫一起首告多尔衮谋逆，这正投合了顺治和郑亲王的需要。多尔衮追黜王位、夺爵削谥，“多党”在朝中的势力立时土崩瓦解。苏克萨哈因此授议政大臣，擢巴牙喇纛章京。他并不就此自尊自安，深知以讦告得赏终将被人鄙视，所以顺治十年主动请命，与经略洪承畴会剿湖南。三年征战，他在岳州、武昌等地，打出六战六捷的战绩，大败大西军孙可望、刘文秀部，得到二等精奇尼哈番的军功世职，擢升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

今天顺治临朝，苏克萨哈当值，一直在顺治身边。顺治精神不振，苏克萨哈多次奏请皇上回宫休息。顺治突然想起苏克萨哈是正白旗人，与董鄂氏同旗，便有意追问。苏克萨哈想必已从内廷听到风声，便假作无意地说起当年与鄂硕一家的来往，说起自己的妻子与董鄂氏是闺中密友的事。顺治大喜，立刻手书一信，要苏克萨哈设法带给董鄂氏，并要当晚回信。现在苏克萨哈向皇上跪叩之后，便呈上了一封浅蓝色的碎金信笺。

福临急忙接过打开，却见上面只有二行娟秀的小字：

皇上孝治天下，太后之命不可违。

今世已无望，唯盼来生。

福临颓然倒在靠背上，一团欢喜化为云烟。他是约董鄂氏私会的，却等来了这么一个令人心碎的回答！……

苏克萨哈暗中打量皇上的神色，小心地说：“乌云珠自幼便姿容绝代，才华出众。正白旗的亲友女眷都以为她必定入选宫掖，与皇上作配，谁知……”

“她的母亲果真是……江南才女？”福临气息微弱地问。

“是。原是苏州世家女，到济南探亲，正遇我大兵南攻，鄂硕旗下将士抢

来献给鄂硕。只当是普通妇人，鄂硕就想硬来。谁知她寻死觅活，坚不顺从，在壁上题了一首绝命诗，便悬梁自尽了。鄂硕这人皇上也知道，跟安郡王一个味道，新派人儿，最爱跟那些蛮子文士混在一起念诗喝酒。他看了那绝命诗，当下就后悔个不了，说是唐突了才女，十分罪过。好在奴婢们解救得早，才女没有死得成。鄂硕从此拿才女当菩萨供养，就差没有烧高香了。一来二去的，才女被鄂硕的真情打动，竟下嫁了他。几年后，鄂硕夫人病故，他就趁着朝廷恩准满汉通婚，把才女扶了正。才女的女儿乌云珠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格格儿。谁知道那位蛮子夫人是怎么调治的，格格、阿哥都跟玉石树珍珠花一样，照得人眼都睁不开……”

“你还记得那首绝命诗吗？”福临颇感兴趣。

“记得的。”苏克萨哈用生硬的汉语念道：“生小盈盈翡翠中，那堪多难泣途穷。不禁弱质成囚系，魂化杜鹃啼血红！”

福临听罢，低头叹息，半晌无语。

苏克萨哈沿着皇上的思路，说着福临心里想着的事儿：“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乌云珠十岁时候就会写诗。有那么一首，正白旗的格格们拿着它用汉话念，当成顶时兴的事儿呢。就二十个字：春雨过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闺动春思，春树叫春莺。八个春字哩！……”苏克萨哈住了声，再看看皇上在灯影中显得苍白的脸，突然说：“皇上，何必这样苦自己？咱们究竟不是汉人，管它那一套！德格类死了，先皇不是把他老婆赐给小叔子阿济格了吗？先皇之兄莽古尔泰死后削爵，他的福晋也由先皇之命分赐给肃亲王和克勤郡王，这还是叔母嫁侄儿呢！”

福临摆摆手，叫他不要再说了。她的信上写得明白：她不愿成君之过，要求皇上孝治天下，他难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入关了，毕竟不能与关外时候相比啊！……

苏克萨哈走后，吴良辅为了给皇上开心解闷，竟旧业重操，粉墨登场，在皇上面前演戏了。只见他宽衣博带，头戴高冠，状如《九歌图》中的三闾大夫，升座高踞，自称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知，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是万事不求人的“天下师”，态度极其倨傲。他到底是从宫中戏班出来的高手，虽然久不登台，演来仍然惟妙惟肖，看他那种“万事通”的样子，福临也不禁微微发笑。

人们于是纷纷向“天下师”求教。一个小沙弥上前问讯道：“老师既言博通三教，请问释迦如来是何人？”

“天下师”一本正经地想了想，一本正经地回答：“女人。”

小沙弥大吃一惊：“啊？如来怎么会是女人？”

“天下师”振振有词：“《金刚经》云：‘趺坐而坐。’若非女人，何需丈夫

坐了然后才坐呢？”

一名老道士抢上来问：“那么太上老君是何人？”

“天下师”认真地回答：“也是女人。”

“胡说！”老道愤然斥责。

“天下师”不慌不忙，一挥袍袖：“《道德经》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若非女人，何患于有娠乎？”

道士张口结舌时，一儒生上前打躬问道：“文宣王孔老夫子是何人呢？”

“天下师”毫不犹豫：“还是女人！”不待儒生发怒，他已眼睛都不眨地一口气解释下去：“《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若非女人，为什么要待嫁呢？……”

“天下师”那种自以为是的夸张表情，故意歪曲的三教经典，终于逗得福临哈哈大笑。吴良辅在台上看到福临大笑，立刻跳下高座给皇上叩头。福临道：“良辅久不登台，今儿该赏你点什么东西呢？”

吴良辅说：“只要看见万岁爷笑了，奴才就心满意足了，什么赏也比不了哇！”

吴良辅的忠心很使福临感慨。当吴良辅卸去戏装，再到福临身边侍候时，福临说：“难为你了。”

吴良辅连忙跪下：“万岁爷说这话，折杀奴才了。万岁爷这么愁眉苦脸，闭锁深宫，总不是长久之计。就是奴才献丑博得万岁爷一笑，也不过片刻之间啊！”

福临深深叹了口气，凝视着群星闪烁的夜空，不做声。

“万岁爷，别怪奴才多嘴。万岁爷总不能为这事跟皇太后对着闹哇！别说皇室八旗不会向着万岁爷，那天下百姓心眼儿里也不能向着万岁爷啊。再一说呢，万岁爷终究是万岁爷，六宫妃嫔贵人，天下秀女多着呢，难道非她不可？”

福临心烦意乱，竟自吟出一句古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话倒也有这么一说。可人生在世，谁去自找苦吃呢？相思病岂是皇上害的？这不成大笑话了吗？奴才演了半天的戏，万岁爷笑了。万岁爷倒品品那滋味啊！……”

福临心里一颤悠，半笑不笑地盯着吴良辅：“朕已立了铁牌，严禁中宫干政，你敢以戏入谏？”

吴良辅吓了一跳，万岁爷的精细、敏感实在令他害怕，连忙笑道：“奴才哪里敢预政！奴才只是说，人生不过百年，万岁爷不必这样折磨自己。三教同源，道德尊严，那毕竟在虚幻之间，说到实处，能令人乐而忘忧者，唯有醇酒妇人。虽是谐语，未必都是笑谈。沉而不溺、迷而不惑，或许真是仙境……”

福临背手站着，一直仰望着中天。不知他是否听到吴良辅的话，只是星光映在他的眼睛里，光芒十分凌乱。

此后不到三天，福临又变了，纵欲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他仿佛被色欲燃烧着、追逐着，寻找着一切机会发泄他惊人的热情和精力。皇后、妃嫔、贵人、答应、常在都害怕了，宫女们也惟恐被他碰到。按他的谕旨，御药房每天向他呈进强壮药。一位御药房官员上奏，请皇上保重身体，招来福临的大怒，把这官员革了职，遣送回乡。他又恢复了每天向皇太后请安，在皇太后面前也毫不隐晦地表示他与皇后妃嫔的恩爱，甚至对平日来陪伴皇太后的命妇也非常钟情。不久这样的故事也传出来了：太常寺卿某人之妻入宫侍皇后，出宫回家时，衣服头饰未改而面目全非，竟换了一个人！某人不敢声张，但传闻却一直到了皇太后耳中。皇太后只得严谕皇上：革除命妇入侍之旧例。

皇上失德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传进慈宁宫。庄太后起初还在静观事态的变化，因为福临在处理政事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混乱和胡涂。到了六月底，福临终于病倒了。庄太后才真的着了急。

五

苏麻喇姑领了皇太后的懿旨，匆匆赶到宣武门教堂来找汤若望，但被门前的仆人挡住了。苏麻喇姑只好说道：“我家有重病人，求汤老爷去救命的呀！”

一听她那种夹带着蒙古喉音的生硬汉话，仆人的态度立刻由冷峻变为恭敬，说：“实在不是我不肯通融，汤老爷正在对教徒大众布道讲经，这个时候，谁都不见！上回我放进一个亲王府书吏去找他，他立时大发脾气，给我一顿臭骂，差点儿把我赶走！”

苏麻喇姑惊讶道：“我以为汤老爷是个没脾气的仁慈老人哩！”

“谁说他不仁慈啦？对穷人、对病人和对小孩，他那心肠软得像水；可是谁要碍了他的传教大事，那就像干柴烈火。一碰就着，可凶哩！……好在他事后总后悔，从不整治人。”

“咳，六十多岁的人了，生闲气干啥！”

“哦哟，他可不像个花甲老人。从早到晚忙个不了，不是布道施洗，领着

教徒作礼拜，就是拜访教徒，还要上钦天监。

他呆在家里也从不歇着，写呀、算呀、配药呀、制造机器呀，他还弹钢琴哩！你想，当初睿亲王的纪功碑有多重？他都能造出机器把石碑吊到空中！……哎呀呀，真神了！”这仆人说起汤老爷的本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眼看他要接着说起汤老爷造教堂、铸大炮、建要塞的奇迹了，苏麻喇姑连忙拦住他说：“我不即刻求见，让我进教堂听他布道好不好？”

仆人更高兴了：“好哇！你快去听吧，听了你也会入教。汤老爷讲得可好啦，石头人都要掉泪！”

苏麻喇姑刚进教堂门，便听到汤若望的声音在穹庐般高大浑圆的教堂顶内回响，黑压压的一排排教徒，像被迷住了似的瞪大眼睛，静静地听：

“……人间充满罪恶，人类充满罪恶！这来自人类的原罪，啊，这便是人类始祖亚当犯罪留给后代的无法自救的原罪！它使人类难于免除下地狱的悲惨结局。上帝为了拯救信奉者的灵魂，献出了他的亲生儿子、我们受苦受难的救世主！作为替罪的赎价，我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主耶稣舍了他的身体，化为饼；舍了他的血，化为酒……教徒们啊，这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啊！……”汤若望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不要说女教徒们流着泪喃喃低诵耶稣的名字，苏麻喇姑也被白发苍苍的汤若望高举双手的虔诚样子深深感动了。

“信徒们！总有一天，世界的末日会要降临，那时候，我主耶稣将对古往今来的全体人类进行最后的审判。上帝的子民将升入天堂，那些不信奉上帝的恶人罪人、那些异教徒将永堕受苦的地狱。我亲爱的教友们，愿你们时时自省自问，坚定对天主的信念吧！……”

信徒们拥向汤若望，把他团团围在中心，询问教义、求解疑难、请赐祝福。苏麻喇姑远远望着，知道一时难以见到他，便走出了教堂，在那宽敞华美的大理石门廊里等候。信徒们渐渐走散，苏麻喇姑再进教堂时，汤若望已不在那儿了，只有几名执事在收拾场地。刚才那个仆人看见她，说：“你还没见着汤老爷？要想见他要腿快嘴勤。这会儿他到后面花园里去收葡萄啦，快去那儿找他吧！”

花园里一片浓绿，空气里飘散着玫瑰花丛的芳香。果树很多，红红白白的桃子、紫莹莹的葡萄很是诱人。有人站在梯子上摘果实，但茂密的枝叶遮住了他们的身形和面孔，苏麻喇姑仍然找不到汤若望。

一阵哇哩哇啦的奇怪喊声从一棵大桃树下传出，一个衣饰华丽的外国人，摘下饰有鸵鸟羽毛的宽檐大帽子，像舞蹈似的，姿态优雅地朝树上弯腰行礼。登在梯上摘桃的人也哇哩哇啦地回答着，口气异常亲切热情。苏麻喇姑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却听出了汤若望那熟悉的声音。那外国人是谁？她隐向树边，仔细观察着。

汤若望背着一只装满鲜桃的小篓下了梯子，两个碧眼外国人便一同在树下的石桌边坐定，仆人送上丰盛的点心、葡萄酒、烤鸡和烤肉，两人兄弟一样亲热地互相拍着肩膀，爽朗地大笑着，举起了酒杯。汤若望用荷兰话吟诵祝酒诗，他那抑扬顿挫的优美声调，像唱歌一样好听：

红玫瑰烂熳地开着花，蓓蕾在饮着春天的气息，祝福呀，爱酒的人，一切祝福！

那位外国人热情奔放，一手高擎酒杯，一手豪放地挥摆着，仰着脸陶醉地祝酒：

高高地举起盛着红色酒的杯呀，这里是自由的大地，圣人与酒徒是一个呀，农夫不殊于王帝！……

两人碰了酒杯，一饮而尽，开怀大笑。

汤若望命仆人把摘下来的葡萄、桃子和地窖里的所有葡萄酒全部装车，随客人送到贡使馆舍。仆人有些犹豫，汤若望严厉地瞪他一眼，催促道："快去办，一点也不要留！"仆人无可奈何地去了，汤若望才回过头对客人说："这些人永远不懂，远离故土到异国他乡是多么艰苦！"客人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汤若望一拍自己白发苍苍的头，哈哈地笑了。因为他竟随口对客人说起了汉话。

告别时客人热烈地拥抱了汤若望，又恳挚地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汤若望点点头，客人才高兴地又行一次优美的鞠躬礼，神气地走了。

"汤玛法！"苏麻喇姑这才上前向汤若望行礼。

汤若望认识她，当初汤若望和庄太后的最早联系，就是由苏麻喇姑担当的。他有些吃惊，连忙站起来："苏麻喇姑，你怎么来了？太后生病了？"

"太后安泰。太后有要事相商，要我来跟玛法详谈。这儿……不大方便吧？"

汤若望把苏麻喇姑领进他的小书房。在那里，苏麻喇姑按太后的旨意，向汤玛法讲了福临近日的变化和病状，请玛法为福临治病，对他近日的荒淫失德，好好谏正一番。

汤若望听着，脸色越来越阴沉。除了作为传教士对传教国君主的职业兴趣之外，他真心喜爱这个聪慧好学而又性格无常的少年。福临对他的敬慕和依恋，使他这个虔诚的上帝的信徒、纯洁的传教士常常产生一种父亲般的感情。近一个月他忙于传教事务和接待荷兰使团，竟不知福临陷进了这样的感情漩涡，这使他心情沉重。他立刻回答说："请回禀太后，我一定尽我的努力。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麻喇姑忙问："这两三天能去吗？太后很着急呢！"

汤若望立刻站起身："我这就进宫求皇上接见。正有一件要事禀告皇上。"

苏麻喇姑很高兴，起身道谢、告辞，好像在无意中说了一句："刚才那个夷人的帽子真漂亮。"

汤若望道："你看见了？荷兰人航海全世界，见多识广，服饰也别出心裁。"

"哦，他就是荷兰人！"

"对。他是荷兰使团的副使，阿姆斯特丹人，是我一个老同学的弟弟。万里他乡遇故知，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这次他们入朝进贡，贡礼真是价值连城，皇太后都说是前所未见啊！"

汤若望笑道："是的，不只给皇太后、皇上、皇后送礼，议政王贝勒大臣也都各有一份。只送礼一项，我替他算了算，荷兰国耗银怕在二十万两上下了。"

"花这么多钱！为什么？"苏麻喇姑试探着问。

"他们想订一个通商条约，想在澳门居留，想……总而言之，想打开中国的大门。"

"那他们真幸运，在这儿遇上玛法这样的同乡同族和老朋友，又这样仁慈、热心肠。"

汤若望脱口而出，笑道："刚才，副使也这么说……"

苏麻喇姑也笑了："我要是你，玛法，当然要帮忙的！"

汤若望用碧蓝的眼睛望着她，很温和地说："最终要太后和皇上定夺。"

苏麻喇姑确定地说："能行。玛法你不也是外国人吗？他们送这么重的礼，礼重情重。太后、皇上最重情义的。"

汤若望笑了，点点头，没有再搭话。苏麻喇姑告辞走了。

汤若望沉思片刻，提笔疾书，写了一道用语尖锐的谏书，跟着就唤轿出门进宫。不费什么周折，他立刻被传进养心殿。

福临身着明黄丝织龙纹便袍，没有戴帽子，正倚在炕桌边看书。乍一见，他的病情不似想象的那么严重，汤若望略略放了心。福临看见他，抛开书，止住他跪拜，微微一笑，说："玛法，好些日子不见了。"

汤若望不觉心下一沉：福临笑得十分可怜，面颊凹陷，眼圈发乌，嘴唇和两颧上一片不健康的潮红，看来身体已相当虚弱了。他按照入宫途中的考虑，先谈起荷兰的通商要求。

福临疲乏地说："玛法就此事所上的奏折，朕都看过了。通商的事，不妨由内院和理藩院派人与他们谈判，定一个通商条约，只要互有好处，谅也无妨。"

"不然！通商不过是借口，通商的背后来意不善！老臣奏折中再三提醒皇上小心谨慎，就是为此。"

"难道……"福临望着汤若望，有些惊异。

"皇上，荷兰正在成为世界大国，几十年来穷兵黩武，海上舰队尤为强大，称雄一时，不久就有可能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殖民国家。中华地大物博，人口繁盛，哪会不使之垂涎三尺？门户一开，再想关就不容易了！"

福临点点头说："如今我台湾一岛孤悬海外，正是被西班牙、荷兰两国占去。"

汤若望紧接着说："正因为此，澳门还是留给葡萄牙人，不许荷兰取得居留权为好。"

福临笑道："玛法的意思，是要他们三国互相掣肘？"

"正是。朝廷还需致力于郑成功和南明永历。他们三国相互牵制，于我有利。"

"玛法，"福临感动地说："荷兰使团是你家乡同族，我见你那么感慨，对使团又如此关切，以为你一定要为他们说项。谁知你全不这样！朕不能不感佩玛法忠心为朕。古来客卿决难到此地步。"

汤若望不觉有些脸红，说："陛下是疑心老臣的真诚吗？荷兰使团是老臣故乡族人，老臣欢喜、热心出自真情；老臣熟知荷兰国的用心，为陛下

朝政国运着想，也出自老臣忠心。还有一层，老臣直说，陛下勿怪。陛下难道忘记，老臣是一个传教士吗？”

福临愕然地注视着汤若望，一时没有弄清他这番话的含意。

汤若望不论在朝中地位多高、钦天监事务多忙，也不论由于满洲人对天算学的无比惊讶而对他持有的无比崇敬，他时时刻刻都记着自己是传教士，一切活动，一切艰苦紧张的学习、劳作和奔走，都是为了传教，为了天主的信仰在中华大国的土地上滋生成长，使中华亿万人民皈依神圣的罗马教廷，使中华亿万受苦受难的灵魂得到天主的拯救而升入天堂。荷兰使团的故旧之情不论怎样使他欢喜感动，他都没有忘记荷兰人信奉的是加尔文派耶稣教，是与汤若望信奉的天主教耶稣会完全对立的一派。让加尔文派的势力进入中国，是汤若望无法容忍的。所以在欢迎家乡故旧的到来时，他使用他的地位、力量和对皇帝的影响，一方面给荷兰使团以最热情的接待、最高的礼遇；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使荷兰使团的打算归于失败。汤若望简要地向福临说明了加尔文派对他传教的不利之外，而后说：“老臣以为，唯有这样，才算是既顾念私交，又不碍大局。”

福临笑道：“依玛法的意思，如何答复荷兰使团为好？”

“万里远航，万金贡礼，总不能不给一点面子啊！”

福临由炕桌上抽出一张纸签，写了几个字：“八年进贡一次，可附带小宗贸易。”

汤若望不再说什么，他已经胜利了。他的思想便转到皇太后要求他的那件困难的事情上。

“玛法，你不对我讲些有趣的事吗？”福临重新倚在靠枕上，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疲乏。

汤若望小心地说：“老臣有话，只能在四只眼睛之下向陛下进呈。”

“在四只眼睛之下”，是顺治与汤若望之间的口语，开始于顺治亲政那一年，意思是回避一切人，只他们两人密谈。这多半是汤若望要向顺治说些规正的话，又要照顾他那十分强烈的自尊心而特意安排的环境。福临会意地遣开太监和侍卫，汤若望便毫不犹豫地把那封谏书呈了上去。

福临懒洋洋地打开谏书，看了没几句，登时满面通红，又羞又恼，把谏书往炕桌上一摔，气呼呼地说：“你把朕当作什么！”他背着手，大步走回寝宫去了。

汤若望忐忑不安地独自站着。急躁而喜怒无常的小皇帝会拿他怎么样呢？下牢？杀头？……殿内殿外静悄悄的，毫无声息，凶吉莫测……他素以忠诚直谏在朝中著称，皇上难道会杀直臣而给自己招来不义之名？

不会。汤若望掸掸袖子，捋捋胡须，慢慢地一步步出殿下了月台，穿过庭院，走向养心门。

“汤若望留步！”养心殿首领太监喊道。汤若望心头一跳，只得回头，再次进入养心殿。福临已坐在东暖阁的便榻上了，见汤若望走近站定，便指给他坐垫，并赐了茶，随后福临用平静的声调问：

“玛法，哪一种罪过大些，是吝啬，还是淫乐？”

“淫乐。尤其是地位崇高的人。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它引起的祸害要大得多！”

福临镇静地听罢，点头默认。又问：“如果淫乐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欢，只是为了排遣郁闷呢？”

汤若望沉着地说：“淫乐是帝王失德的行为，乱伦也是一种失德。怎么能指望用这一种失德去改正那一种失德呢？”

“啊，玛法！”福临忽然失声喊起来：“我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啦！……”他站起身，想要喊些什么，身子却摇晃起来，脸色也变得煞白。太监赶上来扶住他。他本来已经很虚弱，这一阵很动感情的谈话，使他几乎昏过去了。

汤若望协同两名太监把福临扶入寝宫的床上，为他盖上薄薄的锦被，就要告退。福临像孩子似的拉住他的手，不放他走。皇上命他的玛法坐在床边，支开了侍从，一声长叹，伤心地说：“玛法，用你们的诗句说：我是一只夜莺，然而他们却不让我去拜访玫瑰园！……”他用细微的声音倾诉，像潺潺的溪流，飘着青春的花瓣，腾着晶莹的泪珠，既有甜美的蜜，又有酸涩的苦酒……汤若望屈身向床上，仔细地听着、品味着。还是苏麻喇姑说的那些事情，在这里却变得那么美丽、充满哀怨和绝望……

汤若望离开养心殿时，太阳已经偏西。他心事重重、步履缓慢，福临的忧郁症仿佛传染了他。要不要向太后进言？皇上的病将会由此而起，并渐渐加深的……

福临倾吐了许多日子以来郁积心头的愁闷，竟感到一种轻松，仿佛洗了一个澡，浑身又疲乏又舒服，吃了御药房送来的汤药，便沉沉入睡了。

太后听了汤若望的禀告，不免吃惊，儿子的状况使她不安，太后的尊严终于向母亲的慈爱让了步。她立刻带着苏麻喇姑到养心殿探望，见福临睡得正熟，不忍把他叫醒。她多时没有这么贴近地看看自己的孩子了，又不愿立刻就走。她亲自用金钩挂起玉罗纱帐，拿起床边的拂尘，为儿子挥去偶尔飞来的苍蝇。

寝殿深邃而清凉，外面的热气丝毫不能透入；空中时浓时淡地流动着花

香和安息香，那是从仙鹤香柱和数盆兰花里飘散出来的；四周一片寂静，苏麻喇姑伫立门前。庄太后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憔悴的面孔、唇边毛茸茸的胡须、在雪白的脸庞上显得特别黑的眉毛，说不尽心头的爱怜和感慨。她目光渐渐模糊了，透过这张很有男子气概的脸，她仿佛看到了另一张脸，一张拳头大小、红红的、毛茸茸的、眼睛都睁不开的小脸，她的惟一的儿子的小脸……

她嫁给皇太极的时候，还是个十二岁的少女。皇太极比她大二十一岁。由于她聪慧秀丽、明睿豁达，很得宠爱。当她表现出一般女子少有的识大体知大局的涵养时，皇太极竟拿她当后宫谋士，举棋不定时常常找她商量，她也从丈夫那里学来知人善任、用人驭将和处理军国大事的本领。可惜她命中子星不旺，十六岁、十九岁、二十岁连生了三胎，都是公主。在她二十二岁那年，她的姐姐进宫了。次年，崇德元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改国号为大清，她被封为西永福宫庄妃，她姐姐被封为东关雎宫宸妃。宸妃宠冠后宫，夺去了皇太极的全部情爱。崇德二年七月，宸妃生了皇八子，皇太极便有立为太子的意思，特地为他的出生而大赦全国。如果这个幸运儿活着，皇九子福临绝没有九五之分。偏偏在福临出生的前两天、崇德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八子夭折了。皇太极和宸妃一样哀痛，连皇九子的出世也不能使他高兴。崇德六年宸妃病重，皇太极竟不顾前方与明军在松山、宁远大战，撇下诸将赶回盛京。宸妃去世，皇太极哭得数次昏迷，迅速憔悴衰弱，不久就病倒了，一年后驾崩。此后，庄太后扶保着五岁的福临，经了多少生死搏斗，历了多少惊涛骇浪，才使他成为顺治皇帝，才有了今天。儿子又要为一个女子憔悴病倒，丧失现有的一切吗？……

福临翻了个身，喃喃地说："额娘、额娘，你也曾青春年少，你也有你的情愫，为什么对儿子这般冷酷！"

太后一怔，心里"扑通扑通"直跳，连忙立起身向后一仰，仔细看看福临，见他熟睡如故，知道是在梦呓。她又回头瞅一眼，苏麻喇姑站在门前，仍然形同木偶直立不动，这才松了口气，重新坐下。但她的心却再也无法平静了。

我的青春？我的情愫？……是从丈夫的情爱转移到姐姐身上的时候开始的。和自己同龄的皇弟多尔衮，文武全才，何等英俊潇洒！彼此情意相通，不是也到了梦魂萦绕、寝食不安的程度吗？皇太极去世，福临得以即位，虽然是自己依靠礼亲王力争而来，但当时诸皇弟中继位呼声最高的多尔衮却甘居摄政，拥戴她的儿子、五岁的福临为帝，除了许多其他原因，为了她，是多尔衮私下向她重复过一百次的理由啊！那时她对多尔衮感情是不言而喻的。她感激他，爱恋他，他俩不是在一起度过许多甜蜜的日子吗？……如果不是他后来囚死肃亲王豪格，又娶了肃亲王福晋；如果不是他瞒着她私自往连山偷娶两位朝鲜公主，那么他死后被人告发谋反，她是不会轻易赞同的。现在呢？往事流水般逝去，而青春的回忆却仍然令人耳热心醉，使她沉浸在美好的感情里，尽管已带了那么多的惆怅……

不知过了多久，庄太后抹去眼角的两颗泪珠，轻轻站起来，无声地离开了。

福临醒来，半个太阳已衔在西山顶，山间薄薄的翠微抹去了它的金色光芒，于是残阳如血，暮霭被染成淡淡的紫色。福临凝视着落日一点一点地被山峦蚕食，感到恼人的黄昏一点一点地向他袭来。轻松和舒适在慢慢消失，悲哀和空虚重新占据了他的心。他害怕寂寞的黄昏，黄昏使他更加思念心爱的人。但越是思念，越感到绝望，绝望更带来深深的、无可奈何的凄凉。

这些日子，他纵欲到荒淫的程度，为的是摆脱这无望的爱恋。疯狂的日夜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而且使他更加觉得空虚和寂寞。那些女人不理解他，她们在他那里寻求的是别的东西：恩宠、地位、权势和金钱。她们媚他、顺他、怕他，就是不爱恋他。这，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因为他心里存在着强烈的对比。于是，事后他便觉得索然无味甚至厌恶，痛恨这些女人，也痛恨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痛苦再迫使他寻求解脱，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重复着可诅咒的历程，形成疯狂的恶性循环。

是病弱使他中断了这种循环，独处宫中，悔恨着过去。汤若望的谏正惊扰了他，他加倍害怕自己的罪恶。不！他再不要过那疯狂的生活了！他时时想起那个牡丹怒放的正午，一千个女人给予他的合在一起，也抵不了那片刻的恩爱，那是完全的、完全的心灵交融啊！……我不要千千万万颗星辰，只要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我不要世上千万种娇艳的花卉，只要那一朵独压群芳的牡丹！老天，你为什么不成全我呢？……

他凝视着西天最后一抹粉红色的云霞，那里仿佛蕴藏着生气，令他觉着一星儿温暖，迟迟不肯返回寝宫。暮色更浓了，绿色的萤火虫在草木间飞舞，午门钟鼓声声，震动了寂静的夜空，他若有所思地长叹一声，低吟着：“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此情此景，古今相隔千年，何等相似啊！

“禀万岁爷，太后遣苏麻喇姑给皇上送来菜肴。”小太监也学乖了，说话都轻声悄语的。

福临点点头。苏麻喇姑和一个提食盒的宫女走上月台给福临叩头。苏麻喇姑转致了太后的慰问，福临躬身谢过。苏麻喇姑吩咐宫女道：“你把食盒送去吧！”宫女低头随小太监去了。

苏麻喇姑说：“皇上，太后那边还有事，我得先走一步。那宫女布好食盒，让她自己回慈宁宫就是。”她说罢便匆匆走了。天色已晚，福临看不清苏麻喇姑的表情，不免有些纳罕。若在病前，这是常事。可现在，一个宫女能引起他的注意吗？他不快地站在月台上，不想回殿。那宫女老不出来。他想还是亲自去把她打发走为好。总是太后身边的人，不可简

慢。

福临走进寝殿，穿蓝布袍的宫女正面灯背门，在慢吞吞地摆弄食盒，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垂在身后，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摆动，煞是好看。福临全无心思，只说："夜已深了，着人送你回慈宁宫吧！"

福临刚开口，宫女浑身就颤抖起来，她慢慢回身，低头跪下，悲切切的，含泪叫道："皇上！……"

福临大惊，猛地冲到近前，一路碰倒了两只圆凳，碎了几只玉碗、翡翠瓶，一把搀起宫女，两人面对面地站着。福临的嗓音哆嗦得几乎难以成声：

"乌云珠！……"

两人紧紧拥抱，放声大哭，像两个受了无限委屈的孩子，泪水交流，湿透了他们的衣襟。

后来，乌云珠的泪水始终不曾断过，湿透了鸳鸯缎枕，也湿透了福临的肩头和胸膛。她抽泣着，痛惜地低语着："看你，瘦得剩一把骨头了……"

福临无限爱怜地抚摸着自己心爱的人，勉强笑着："清宫不是楚宫，可是你的腰也变得这么细，真苦了你啦……"他的声音也带着呜咽，感动得说不下去了。

天亮之前，乌云珠要回慈宁宫。福临恋恋不舍地拥着她，无限深情地望定她墨玉般的黑眼睛，说："但愿你我天长地久，永不分离，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乌云珠什么也没说，目光灼灼，亮若晨星。福临奔到案前，在一幅洒金素花粉红笺上挥笔疾书：

顺治十三年六月三十，书唐诗赠乌云珠，永志不忘。

昨夜洞房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福临把花笺交给乌云珠，说："立此存证，决不相负。你还记得吗，这首唐诗？……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你……"

"记得。"乌云珠的眼睛带着梦一般的神色，"两年了……可是我，四年以

前就认识你了……”

“啊，什么时候？”

“我……现在不告诉你！”乌云珠嫣然一笑，转身要走，福临一把拽住，再次搂在怀中，像哄孩子似的说：“天还不亮，我着人送你……”

“不，不用了。苏麻喇姑要来接我的……”

两天之后，福临召博穆博果尔到养心殿西暖阁。这三天中，他一直想找到一个妥善的办法，把事情最终了结，然而多少有些犹豫和胆怯，尤其害怕失德的罪名。不想一桩意外使事情迅速激化，易怒的福临简直是勃然大怒了。

他勉强抑住胸中怒火，接受了襄亲王的跪拜。怒气竟掩盖了本来可能产生的内疚和羞愧。

博穆博果尔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他对这位皇帝兄长一向是又敬又怕的。他施罢大礼，见了兄弟常礼，便恭恭敬敬地垂手站在一侧，准备聆听教诲。

福临控制不住自己，开门见山，冲口问道：“你怎么敢把乌云珠格格囚禁内室，不给吃饭喝水？”

博穆博果尔张口结舌，怎么也想不到皇上会知道这事，并为这事召见自己。“她……她……”他很快窥了一眼皇上严厉的表情，连忙接下去说：“我，我要休她！”

福临心中一喜复又一惊，忙问：“为什么？”

博穆博果尔到底只有十五岁，除了皇上、皇太后和大贵妃，他不怕任何人。此刻他急于表白，便直言不讳地说：“好些日子了，她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她不是我的女人吗？原来，她早有了外心！……”说到这里，博穆博果尔红了脸。男子汉大丈夫，要说老婆和别人私通，无论如何是一件十分羞耻、难于出口的事。可是他偶尔抬眼对皇上一瞥，皇上竟也血红了脸，眼睛向别处张望。博穆博果尔没料到皇帝哥哥与自己如此休戚相关，很是感动，一横心，把什么都说了出来：“前天，趁她睡着，我本想……哪知在她贴身小衣里，搜出一张素花笺！皇上请看，这还不是淫诗艳词吗？这野男人肯定是个南蛮子！自命风流的无耻之徒，下流东西，混账黄子！……”

福临早认出了那张诗笺。有生以来，他不曾被人这样当面痛骂，顿时暴怒迸发，大喝一声：“住口！”跟着，他几个大步冲到博穆博果尔面前，

一抡胳膊，“啪”的一声，重重地搧了他的皇弟一个耳光。

博穆博果尔吓得赶忙跪倒，洒金素花粉红诗笺也飘落在地上，十八岁的皇帝和十五岁的亲王，兄弟俩都咻咻地喘着气，挨打的莫名其妙，打人的有口难言。

半晌，福临仿佛恢复了常态，带着傲然的神色，不顾一切地说道：“这张诗笺，是我给她的！”

博穆博果尔大吃一惊，就像头顶炸了一个闷雷。可是皇帝又说了一句更加简单明确，使人眩晕的话：

“我要娶她！”

博穆博果尔面色如纸，眼睛发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体摇摇晃晃，眼看就要摔倒。福临上前扶住他，盯着他无神的眼睛说：“三天以后，给我回复。你去吧！”

第二天，七月初三，襄亲王府里传出丧音：博穆博果尔薨。

消息进宫，大贵妃哭昏过去，太后和皇上也掉了泪。几天以后，大贵妃向庄太后哭诉：皇十一子襄亲王，竟是悬梁自尽的。

七月中，礼部按庄太后收养董鄂氏进宫的懿旨，向皇上本奏，将择吉于七月底册立董鄂氏为贤妃。皇上以襄亲王薨逝未久，不忍举行，谕礼部改在八月择吉册妃。

六

九月重阳，秋高气爽，白云蓝天，万里金风。

山顶的草亭，是岳乐特命修建的，四柱六角，石桌石凳，下围栏杆，上盖茅草，既为今日登高所用，也算是补路修桥的善事，为行人提供方便。

吕之悦举杯，一饮而尽，对岳乐一照杯底，笑道：“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哈哈哈哈！”岳乐大笑，跟着也干了一杯，说：“要是拿这食盒薄酒为你接风洗尘，不但太简慢你笑翁，也叫人骂我寒酸。这不过是为重阳登高助兴罢了。至于接下去的两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可就更用不到我身上了。”

两人酒已半醺，推杯而起，步出山亭向四处远眺。由于天气晴好，一眼

能望出二三十里：北边重峦叠嶂，沟谷纵横，南边一马平川，河流蜿蜒，一时尽收眼底。劲爽的秋风涤荡胸怀，分外畅快。置身于天地间，仿佛能感到天地的抚爱、宇宙的呼吸，人变得那样渺小，无足轻重；人生变得那么短暂，转瞬即逝，心胸不由得被自然展宽了。亲王忘却尊贵的身份，布衣扔掉一贯的矜持，都变得兴致勃勃，不拘形迹。

“你不要以为罢诸王兼理六部使我有不得意之叹，”岳乐远望群山、面带笑容地说：“政务繁琐庞杂，哪有诗酒猎宴轻松痛快！出了错儿，即使皇帝不予深罪，自己的名望可就难保啦！实在不如现今这个宗人府左宗正的官儿舒服。宗人府的事嘛，我总还懂得，管得来！”

吕之悦道：“早听说罢诸王兼理六部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王爷首当其冲，竟能如此淡然，实在难得。”

“倒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淡然处之。”岳乐虽然嗜好文学，仍保持着满族人爽直的特点：“初听皇上谕旨，心里也不是味道。可是仔细想想，满洲靠弓马骑射起家，战场上可以百战百胜，但有多少人识文断字、通史谙政呢？我还懂汉文汉话，治理部务尚觉茫无头绪；诸王尽是后辈，不学无术，多半不谙事务，弊端极多。六部乃分掌国政的衙门，岂能草率。诸王中我年最长、辈最高，学问也数得上。我若引退，诸王也就无话可说了。”

吕之悦心里暗暗叹道：“满洲贵胄中如果多几个岳乐，国初战乱就不至于延续十数年而不息了！”他拱手向岳乐说：“为国为君，忠心耿耿，做人做到王爷这个份上，可算得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

“你大概不知道吧，罢诸王兼理部务的由头，正是江南十旧姓冤案。”

“当真？”吕之悦十分惊讶。

“一点儿不错。你刚由江南来，听到什么消息？”

“啊，这可值得大书特书！江南狱解之日，万民空巷，扶老携幼往江南总督衙门外，观看各家接回受冤亲友。大哭的，大笑的，这边喊，那边叫，处处轰动。诬告者都已反坐入监，顿使人心大快。被释的一名秀才在当衢通道北向叩首，大呼万岁万万岁！引得其他被释者和围观者尽都叩首欢呼，声震重霄，那情景实在令人泪下……”

岳乐眼睛里一片喜悦，无限神往。吕之悦貌似感叹、骨子里很尖锐地说：“只凭武力或酷刑，决难至此啊！……”

岳乐脸颊一抽搐，瞥了一眼吕之悦，眼睛深处亮出一丝野性的光芒，蕴藏着一种抗拒和暴戾。吕之悦装作没看见，遥望山川，悠然自得地说：“所以，行王道者得天下长久，行霸道者得天下短促，实在是人心归向所致啊！皇上仁德，解江南狱，便是最大的安抚人心。明末人心丧尽，百姓极苦，朝廷多行仁政，能得人心。一甜一苦，百姓岂不择甜而

弃苦！”

岳乐频频点头，表情又恢复了原有的从容。

吕之悦又问：“我一路北上，所过之处，各州县衙门都在筹措垦荒，说是有皇上谕旨下来。是怎么回事？”

岳乐笑了，笑容中闪烁着与他年龄身份都不大相称的捉弄人的意味，道：“先不说这个，还有一件大事你可知道？笑翁，贵门生进宫了。”

“你是说鄂硕女儿乌云珠吧？我早已知道，三年前就入宫为襄亲王妃了，离京前又听说太后认她为义女。”

“不，不！如今她入主承乾宫，八月初册为贤妃，本月已晋为皇贵妃，年前就要行册封大礼了！”

吕之悦目瞪口呆，半晌才说：“这，这怎么可能！”

岳乐笑道：“难道骗你不成！你忘了，我是左宗正。”

“要论才德姿容，乌云珠堪配天子，只是，只是……那襄亲王呢？”

“襄亲王已在七月初三去世了！”

“啊？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兄纳弟妇，常人亦不屑为，何况一代人主！礼义之国，同族从不婚娶，治棲之俗岂可见于今日！……”

看着吕之悦痛心疾首的样子，岳乐抚掌大笑：“这才是你们汉人的迂腐！又非同宗血亲，皇上不过兄代弟职，满洲常有之事，有何不可！唐高宗子纳父妾，唐明皇父夺子妻，反而播之诗歌，艳羡不已，足见你们汉家文人口是心非，虚伪十足！哈哈哈哈！”

吕之悦一时竟也无话可答。

岳乐笑够了，正色道：“笑翁，贵门生实在是皇上的贤内助啊！自她入宫，皇上病也好了，人也胖了，气色红润，脾性都变得平和了许多。最难得的是，皇上和太后为诸王加了俸禄，安抚了八旗，近两个月，皇上连下三道谕旨，要各直省督抚垦荒地、清刑狱、惩贪官。这些政事以前虽也有过谕令，如今却是赏罚分明：今后各官升迁都要考核垦荒之数；刑法案件一年不清者罢官；官吏贪赃十两以上者杖徙、革职，永不叙用。皇上诚然爱民勤政，其中未必没有皇贵妃的功劳！”

吕之悦非常认真地问：“那么西南和东海……”

“郑成功手下大将黄梧率众归降，郑成功兵败，官军收复舟山。李定国、孙可望奉朱由榔退守云南，洪经略、吴平西、尚平南、耿靖南与孔定南部将分驻四川、两广和贵州，各自划地而守，势成远围。对郑、朱两

处，皇上都一再谕命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看来，必有一段时日的平静……”

“啊！”吕之悦轻声地喊，双手举向天空：“老天，老天！你总算哀怜万民、赐给太平了！二三十年的战乱、涂炭啊！……”

见吕之悦红了眼圈，岳乐不解地问：“笑翁，你这是……”

吕之悦难为情地摇摇头：“老啦，心肠反倒软了。王爷马背征战，崇府起居，绝想不到这三十年战乱天下万民的惨苦！……但愿太平盛世早早来临吧！”吕之悦笑容满面，突然撇开岳乐，到草亭四周的草丛中撷摘野花。金黄的野菊、蓝蓝的矢车菊、鲜红的石竹，采了满满一把，他选了几枝特别艳丽的，插进衣襟和帽边。

岳乐笑道：“重阳插茱萸，你却戴花，所谓老风流是也！”

“诗曰：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见笑、见笑！”

岳乐道：“国家承平有日，求贤更不可忽……”

“是了，是了。我只顾闲扯，竟把最要紧的事忘却了。这次我北上，是真正地交令了。再给你推荐三位贤士：湖北孝感熊赐履、江苏昆山徐元文、浙江仁和陆健。”

“且慢且慢，让我记下。”

他们一道走进草亭，侍从送上笔墨纸张，岳乐郑重地记下三人的姓氏、籍贯。吕之悦继续说：“熊赐履是当今难得的理学人才。治乱世、消疮痍、安民生，非儒学不可。徐元文有宰辅之量、宰辅之才，年少英俊，前途不可限量。至于陆健，才高气豪，在江南颇负人望。此次江南狱解，他也获释。三人俱是白衣秀士，王爷不妨仔细访求。”

“三位贤士现在何处？”

“熊、徐二位，或许还在京师。陆健草泽亡命数年，一旦遇赦，总要回故乡的。只怕他不肯应承。”

“但有三顾之诚，自会感动贤士。……不过，还有一位，笑翁漏去了。”

“谁？”

“你！”

“我？”吕之悦笑着连连摇头：“贤与不贤，自己难于评说。但我这个人是决不可做官的。”

“你总不至于迂腐到耻食周粟吧？”

“不是那个意思。”吕之悦静静地说：“我一生只堪为宾为友，不能为奴。”

岳乐不觉变了脸色，有心发作，觉得不妥；想要含糊过去，又觉此人才高气傲，太不识相，有损他王爷的尊严。正踌躇间，不知从何方传来“嗯嗯呀呀”的奇怪声音，岳乐和吕之悦对视一下，亭外的侍从也东张西望，不等他们交换意见，那声音猛地延长，“哇哇”地冲破沉寂，从草亭一侧的深草树丛中飞起。婴儿的哭声！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岳乐立刻快步走出草亭，吕之悦和侍从们随他一起循声而去。草丛里露出一个不大的木头箱子，哭声从里面冲出来，尖锐而响亮，表示着不满和伤心。

打开箱子，里面竟是一对半岁左右的女婴，肤色洁白，头发乌黑，哭得声嘶力竭。吕之悦惊喜异常，抢上去把两个女婴抱有怀里，用他的长袍大襟把她们包裹起来。因为两个孩子各自只戴了一个绣着莲叶荷花的红肚兜，各人的左手上勒了一只小小的缀着银铃铛的银镯子。

吕之悦招呼侍从在石桌上铺了坐垫，把两个婴儿摆上。她们受到老人的安抚，已经不哭了，并肩躺在那里，一模一样的两双黑眼睛天真地打量着吕之悦，看得这位从未有过儿女的老人心里发慌，又惊又爱，不知如何是好。

岳乐也走进草亭，赞叹道：“好一对孩子！父母竟忍心扔掉！看木箱上钻了许多眼子透气，倒是还想让她们活下去。”

一句话提醒了吕之悦，他连忙在婴儿身上寻找，果然在红肚兜的一角，翻出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念上天好生之德，大慈大悲，求恩人收养这一双无辜女婴，免入虎狼鹰鹫之口。”

吕之悦把纸条给岳乐看，兴奋地说：“老夫一世无子，不料好运当头，天送来一双女儿！定是哪家女儿生得太多，溺死又不忍心，才出此策。好！好！老夫我谢过天地，谢过她俩的父母！”他站在女婴身边，向天地和四方深深作揖。

岳乐也为这奇遇高兴：“笑翁，这真是天赐福分啊！把这一对姐妹花带回江南，嫂夫人也要笑逐颜开了。”

吕之悦笑道：“她呀，要把大牙都笑掉！”随后，他赶忙抱起孩子说：“王爷，下山吧，两个娃娃怕是饿了。”

岳乐打趣道：“才做爹爹，就冷暖连心啦？这也是两个娃娃的造化，遇上你这好心人！……好，下山吧。”

侍从们小心地抱着两个婴儿，簇拥着王爷和吕之悦慢慢下山。途中，岳乐突然压低声音对吕之悦耳语道：“笑翁，两个婴儿你先抱走，回京以后悄悄送一个给我，好不好？”

吕之悦吃了一惊，短短半个时辰不到，他好像已对这两个女婴产生了父爱而难以割舍了，他问；“为什么？”

岳乐有几分为难地小声说：“家家都有自己难念的经，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笑翁，我重重谢你。”

吕之悦沉吟着：“这个嘛……”

“笑翁，就当是老友之请吧，不肯帮忙吗？”

吕之悦只得点点头，心下很是沮丧。岳乐非常高兴，说话声音又大了：“本月中，下嫁外藩的公主就要还朝，理藩院和宗人府都要忙个不可开交。你我明天就回京。”

“也好！”吕之悦回答得无精打采。

“还有，寻访陆文康的事，还求笑翁多多指教，回京后从速办理！……”

一行人走下山去，情况相当奇怪：侍从威严，一路打道，吆喝行人回避；主人却青衣小帽，看不出身份；众多人役中又掺杂着两个婴儿，不时用响亮的哭声替主人的谈笑伴奏……

几天后，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吕之悦把两个女婴中的一个送给安郡王。两人在密屋中商谈了几条协定。岳乐要求：吕之悦绝不向任何人透露真情；将来的任何时候，吕之悦名下的女儿永不进京。吕之悦要求：保存两个孩子的肚兜和手镯，为将来孩子寻找亲母留下证据。他们给这姐妹俩取名时，推敲了很久。因两个孩子肌肤雪白莹洁，便一个取名冰月，一个取名莹川。不久，吕之悦就带着莹川南下回故乡去了。

岳乐寻找陆健费了不少心力，没有得到下落，他便派专人往浙江仁和去等候了。但陆健并未离开直隶。受傅大学士夫人之托去寻找陆健的柳同春，带回了陆健给傅大学士夫妇的一封信，对邀他进京的意思表示感激，但坚决地谢绝了，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某昔日之施，君今日之报，前后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尽。自兹以往，君为熙朝重臣，某为山林逸士，两无所憾，不复相见也。……”

傅以渐夫妇看后，叹惋不置，连着好几天都在议论。傅以渐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惆怅，素云更是忽忽如有所失，很长时间，心里都不平静。

第四章

一

春风绿了川原，又是清明时节。

坡上一株老杏树，曾经繁茂得有如一团淡绯色的云，此刻却在春风中零落了，花飞满天，片片飞花扑打着坡下青冢，也扑打着几株弱柳下的蓝衣少妇。她跪在两座并列的新坟面前，像落花一样惨白、憔悴。

谁还能认出这个目光痴呆、神情木然的女子，就是曾被人赞为“大乔”的梦姑？两年了，梦姑一肚子苦水向谁诉说？

当她的身孕再无法遮掩时，小道士还俗与她成婚。这引起哥哥的愤怒，臭骂梦姑无耻下流，败坏门风，像摔破抹布似的摔给她一百两银子，叫她滚蛋。母亲好说歹说，才倚着娘家的后墙，拿这银子盖起一所小院，安置了这对小夫妻。

梦姑怕她的丈夫。怕他忌刻阴沉的目光，怕他终日不言不语的恶毒的静默，尤其怕他无休无止的对她的欲念和作践，仿佛她连娼妓也不如，只是一样东西，一件衣服。她有身孕后，丈夫不踢她的腰了。梦姑明白，这是为了她肚里的孩子，他的后代，而不是为了她。就连白衣道人最终决定要小道士还俗，不也为的这个吗？他们要她生儿子，生朱家的后代。梦姑自己也盼望生个儿子，好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

不幸她生了女儿，一对可爱的双胞胎。所有的人都失望了！小道士冲进产房，凶狠地盯着自觉有罪而觳觫不安的梦姑，一步一步逼近，猛一伸手揪住梦姑的头发，让她的脸正对自己，然后慢慢地、像在一次一次地积蓄力量似的，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直到梦姑嘴角出血、乔氏跪在地上哀求为止。从此以后，小道士像是从中获得了乐趣，几乎每天都要折磨梦姑。在这种时候，他总要梦姑面对着他，他要仔细地观看她脸上的痛苦表情，听她凄惨的哀叫。他嘴角挂着一丝残忍的笑，仿佛在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个小道士，把对家族败亡的痛心、对自己一落千丈的愤懑、对恢复祖业的绝望和对新朝世人的仇恨，一古脑儿发泄到梦姑身上。

梦姑无处诉怨，经常带着一身又青又红的创伤去向母亲哭诉。母亲只能陪她掉泪，决不敢埋怨。她不时悄悄抚慰女儿说：只要大功告成，梦姑就是王妃娘娘了！忍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

命运还嫌梦姑受苦不够，又给她准备了更大的折磨。

半年以前，白衣道人往南边联络了一路人马，说要在重阳节起事攻占县

城，不成功便扯旗上山。小道士看着这种热热闹闹、成功在握的样子，甚至露出了笑脸。谁知南边有人首告，事情败露了。小道士吓得泪流满面，浑身哆嗦，脸色比纸还白，冷汗湿透了衣衫。白衣道人见他太不成话，跪在他面前，求他拿出点高贵气概来面对危局。偏偏褚衣老仆在村外遇上一队队满兵，回来一禀告，他们都觉得自己已被包围，决无生路了。小道士吓得抖作一团，光张嘴，发不出声音，好不容易说出了一句话："女人们……一概给我殉节！"这样，他们三个就可以轻装逃出，免得家眷被俘受辱，从此灭了活口。

小道士原想效法崇祯帝，亲手杀死女儿，却没有崇祯帝的胆量。他命令褚衣老仆抱走了两个孩子，转脸又立逼乔家母女三人和袁道姑师徒三人自缢。女人们哭哭啼啼，不肯就死，白衣道人竟发疯似的拔剑威逼。危急之际，乔柏年在院外叫喊母亲和容姑回家吃饭，意外地止住了白衣道人即将发作的凶杀。白衣道人并不放松，扣住容姑，只让乔氏出去跟乔柏年周旋。乔氏再次回来时，破涕为笑，原来村外鞑子骑兵是王爷的护从，为保护王爷登高远游而在附近巡逻的。一天乌云散开，白衣道人松了口气，小道士却瘫倒在地了。事后他们才知道，南边与他们联络的人已经逃走，知道他们真情的两名首领，一个投崖自杀，一个被官兵射死，他们竟安然躲过了厄难。

当时梦姑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出去救女儿，但褚衣老仆回报说已将她们扔进深山了。梦姑不顾一切地攀上山顶，见到的只是破碎的木箱……从此她失去了惟一的安慰和欢乐，变得痴痴呆呆，再也不会笑了。

清明节，她为两个女儿在乔家祖坟边筑了坟台，埋下她们的小衣服、小帽子、小鞋，为她们烧纸、祭奠，就像墓里真的躺着她们小小的身体似的。她默默祝祷，愿心爱的孩子每日入梦，安慰她苦透了的心……

一阵轻风，柳条拂过她的头顶，她抬头望了一眼：柳树！这柳树啊！……柳树是那年同春哥第一次从京师回来时栽的，那时候，他还悄声地问梦姑："你说，我为什么把柳树栽到你家坟地上？"梦姑怎么会不懂呢？他姓柳啊！他要与她生死相依啊！那时梦姑又喜又羞，头都抬不起来了……这一切已经多么遥远，好像发生在几十年前、梦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又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梦姑手扶弱柳，凝望着天边的白云，仿佛在云间看到了同春的淡淡面影。她深深叹了口气，喃喃地说："同春哥，你在哪儿？这辈子还能见着你吗？……"

两行清泪，汩汩而下。

"大姐，打听个事儿！"轻俏柔和的女人声音响在梦姑背后，她微微一惊，赶忙回身。离她不远，一个长相好看的年轻女子微笑着，一身行装，还背了个包袱，首帕拉得很低，几乎遮住眼睛。稍远的路边还有两个女子伫立着，头低得看不清面貌和年龄，也在等待着她的回答。

"你们庄子上有没有个白衣道人？"

梦姑一惊，再次打量眼前的几个人：蓝布长袍，黄白色茧绸裙，腰里束一条青罗带，打扮毫不起眼。她们表情恳切，温和的微笑和求人帮忙的低下口气，减少了梦姑的疑虑。她问："找老道有事？"

女子更加谦和了："方圆百里都传遍了，说他医道高，我们是诚心诚意来求仙方的。"

梦姑放心了，一指环秀观："就在那儿，每天下午行医赐药。"

女子低头弯腰谢了，并不就走，又小声问："白衣道人有个徒弟叫月明，也在这里吗？"

梦姑咬住嘴唇，心头怦怦乱跳。月明，这是她丈夫的道号。她慌乱地不知所云："这……我不知道……"

三个女子很快走向环秀观。梦姑呆呆地朝她们后影儿望了片刻，叹了口气，开始慢腾腾地收拾祭品。她迟延着，真不想回家。不知她那丈夫又会在什么时候发作。一想起他歪扭着脸的怪笑，她就浑身发抖。

大路上静悄悄，只有梦姑一人踽踽而行。自从垦荒政令下到永平府，马兰村的无地平民非常高兴。他们有的按规定从县里贷得耕牛、籽种到山边去开荒，有的干脆举家离开永平，回到河南、山东去垦田。朝廷垦荒政令规定，新开土地六年不征赋税，这下可救了不少穷苦人。如今正值春耕大忙，村子里大白天也难听到人语，只有狗吠鸡鸣，东一声，西一声。

梦姑走过哥哥门首，正遇哥哥手持书卷在院子里一面踱步一面吟哦。他看见梦姑，略停了停，梦姑连忙躬身请安，再抬头时，乔柏年已转过身，用脊梁对着她了。他自梦姑成亲以来就是如此，梦姑早已习惯得不觉得什么羞辱了。她低头慢慢转过围墙，迈进自家院子，仿佛染上了寒热病，从心底里打起了冷颤。

小道士盘腿坐在炕桌边习字，这是白衣道人再三请他坚持下来的。梦姑进屋，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可是又写了几个字以后，便厉声吆喝："倒茶！"

梦姑心里害怕。她战战兢兢地捧着茶盏一步挨一步地走近，一抬头又看到他那不怀好意的假笑，她不觉后退了一步。

小道士一拍桌子站起来，梦姑顿时浑身哆嗦。

"砰砰砰"，院门被打得山响，白衣道人的声音在叫门。梦姑放下茶盏，遇赦似的奔了出去，小道士也站起身，掸掸袍子，在房门前站定。

门一开，一群大哭小叫的女人冲进院子，扑上前来，环跪在小道士周围。她们后面，跟着阴沉着脸的白衣道人，最后是抹着眼泪的乔氏和满

脸心事的袁姑姑。乔氏回身把门闩好，一见门边站着的女儿，搂着她就哭开了。

梦姑又惊又怕。她认出来，是刚才问路的三个女人，此时都去掉了首帕，一个个可算得年轻美貌；袁姑姑的两个徒弟没戴压发冠，全然俗家女子打扮，虽不及那三个漂亮，但正当十七八岁豆蔻年华，面色鲜艳，体态轻盈，也很招人看。这是怎么回事？梦姑偷眼看看丈夫，只见最后一点尴尬已从他唇边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脸毫不在乎的冷笑。他稳稳地站着，说：

“怎么都跑了来？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哇”的一声，问路的女人放声大哭，其余的也跟着哭，哽哽咽咽，无休无止。小道士脸一沉，大喝道：“不许哭！我又没死！”

女人们一起怔住，哭声戛然而止，好半天才化为轻轻的抽泣、咳嗽、擤鼻涕。问路女人终于声调凄切地说：“主上一走就是三年。古时候还有个孟姜女万里寻夫呢，小女子就没有这份志气？千辛万苦来到永平，路上遇到她们，只说是找老道求仙方的，谁知她们也是你的……”她捂脸又哭了。

“主上！主上！”一个小道姑着急地嚷：“你可是已经封过我们姐妹的了！你没有说过还有别的女人……”

乔氏一脸严正，提高了嗓门：“胡说！我女儿明媒正娶，你们谁敢夺她的位分！”

刹那间女人们吵成一团，这个申明自己也有媒证，那个证实“主上”亲口应许，有的说成亲在先位分最高，有的争辩同居时日最长的是正房……乱纷纷的一片喧嚣，吵得唾沫星子乱飞，眼看就要动手揪打。梦姑一声不响地倚在门边，静静流泪。小道士斜眼看着她们吵闹，仿佛很是惬意。

“不要嚷了！”白衣道人喝道：“你们找死哇！”

女人们停嘴一想，寻思过来，赶忙低头，不敢做声了。白衣道人郑重其事地走到小道士面前，深深一揖，十分庄严地说：“道人于草泽之间得遇主上，多年来披肝沥胆，竭尽忠诚，无非想辅佐主上复兴祖业。当年弘光、隆武在艰难之际，不是荒淫无耻、沉湎酒色，便是昏庸懦弱、毫无作为，使甲申、乙酉几度复兴局面毁于一旦。主上必得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方能重开天地另辟河山。如今未见分毫成就，却缠绵于女色，一而再再而三，全不以大业为念，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道人实不能再忍，就此告退！”

白衣道人一拱手，小道士慌了，满脸赔笑，拦住举步要走的老道说：“是我不好！念在我年轻任性，思虑不周……”

“你年轻，如今占着你家宝座的人更年轻！”白衣道人冷冷地说：“如今他奖励开荒、严惩贪赃、清理刑狱，天下人心尽被他笼络而去，复兴大事还有多少指望？”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小道士赔笑继续说：“本朝三百年来深仁厚泽，万民岂不怀想？人心思故乃是常情。那人纵然聪明有为，不过是夷狄之君，难为华夏之主，普天下汉人百中九十九，岂能容他？先生谏正，我已知错了。一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人生不出一丁半男，我心里着急；二来《礼》中有论，天子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八十一世妇……”

“如今你身在草莽，性命尚且时时有危，如何便以宫中妃嫔之数为法？”

“是是是，我知错了！……”小道士一再赔笑认错。

两人态度都很认真，又都有些惯熟，这一幕已经演过不止一次了。两人心里都明白，他们是一根线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小道士需要老道帮他恢复失去的天堂，老道必须有小道士为号召才能成就大业。所以到了矛盾激化的关头，总有一方退让，维持他们的联盟。可是女人们都听呆了。她们争做王妃，却没想到“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她们争夺的这个对象，究竟是谁？她们怀着更大的敬畏，跪在那里不敢动弹。当小道士对着老道突然用粗话嘲骂她们是“不会下蛋的老母鸡”时，她们居然羞愧得红了脸，自觉有罪地落了泪。

白衣道人面色转霁：“但愿主上以复明为念，时刻不忘……”

“且慢！”一个粗嗓门一声大喊，后墙头忽然跳下一个人来。人们大吃一惊。小道士拔腿蹿回屋里，女人们尖声叫喊，老道“飕”地拔出了腰间的短刀，寒光一闪，直刺向来人前胸。乔氏和梦姑同声惊叫，叫声未落，老道却失色地喊出声：“啊！……”原来，来人略略一扭身躯，躲过白衣道人的刀尖，动作快如奔电，一把攥住老道握刀的手腕向后一拧，夺下武器，便架在敌手的脖颈上。这是乔柏年。他不变色、不喘气，站在那儿像一座铁塔，黑红的脸上一双锐利的眼睛令人发抖，低声喝道：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乔氏连忙劝阻：“儿啊，不要鲁莽……”

“娘！”乔柏年扭头向母亲：“这道人说的是卖头的话，干的是卖头的买卖，咱可不能马虎！”

白衣道人挺身昂首，对着亮闪闪的短刀毫无惧色，冷笑一声：“不错，是卖头的事！你告官府去吧，你娘你妹子都跑不了，诛你们九族！”

乔柏年哈哈一笑：“告官府？我那么傻？就手结果了你们师徒，叫做毁尸灭迹！这二十来年，死人死得海去了，不多你们俩！”

老道不由自主打个冷战。乔氏拉着梦姑跪倒了："儿啊，看在娘的面上，看在妹子面上……"

"哈哈哈哈！……"白衣道人忽然扬头大笑，笑声拖得很长，虽然显得勉强，却含着一种说不出的悲愤。

乔柏年诧异道："你，笑什么？"

"我笑我道人聪明一世，竟把粪土当了珍珠！我只道一位前朝贡生之子，自幼读的圣贤之书，定是个顶天立地、大义凛然的男儿，不料无君无父、无仁无义、鼠目寸光，不堪共语！罢！你杀了我吧，算我道人瞎了眼！"老道说毕，竟挺着脖子往刀刃上撞。乔柏年猛地缩回短刀，发光的眼睛盯住老道，冷冷地说："讲清楚再死不迟。"

道人尖锐地看了乔柏年一眼，镇静地掸掸道袍，抚起弄散的乱发，从容地讲起来：

"我记得那是十四年前，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狗奸贼曹化淳这个阉党开了彰义门，李闯流贼潮涌而入。我烈皇帝登上煤山，眼望满城烽火，叹曰：'苦我民耳！'"老道平静的面容渐渐发红，稳定的声音渐渐发抖，越来越激动："之后，我烈皇帝回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到戚臣周奎、田弘遇府第；又剑击长公主，令皇后自尽；次日天色未明，遂再登煤山，以帛自缢于古槐之下……"说到这里，白衣道人泣不成声。乔柏年咬牙切齿，竟然滴下泪来。

老道极快地瞥了乔柏年一眼，又吞咽着泪水继续说："嗣后，太子被周奎出首，死于满廷，永王也在乱兵中被杀……"呜咽至此，仿佛底气突壮，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唯有三殿下流落民间，得以存活至今。"

"什么？"乔柏年一惊，几乎跳起来。

"三太子乃先君亲子，难道不比永历、隆武、弘光这些藩府更具人君之分？……"

"他，三太子，现在何处？"乔柏年嗫嚅着问，激动得发抖。

白衣道人深深地看了乔柏年一眼："他遇到一位先朝旧臣，二人扮为道家师徒。近年他入赘一乔姓士子家中，士子之母深明大义，那士子反倒……"他盯住乔柏年不说了。

乔柏年直跳起来："你，你是说我那妹夫，他？……"

老道慢悠悠地点头，捋髯，努力掩饰住胜利的神采。

"拿证据来！"

白衣道人不慌不忙，郑重地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放在地上，对它三跪

九叩，然后一层层解开，露出里面的三件宝物：一块九龙玉佩，是三太子幼年金项锁上的镶嵌；一颗端本宫印章，是三太子所居宫殿的金宝；一幅崇祯皇帝的御笔诗，写明了赐给三子慈炤。

乔柏年脸色煞白，对着这无可怀疑的三宝，“扑通”跪倒，伏地大哭。周围的女人们此时才回过神来，跟着一同跪倒，一片痛哭，虽然都那么有声有色有泪，但是悲是喜，是愧是惊，只有各人自己知道了。

乔柏年拭泪而泣，对白衣道人一拱双手，慷慨陈词：“我乔柏年自幼从学，岂不知礼义廉耻！鞑虏入关南下，灭我之国，毁我之家，败我之纪纲，夷我之祖宗，所谓妻子可杀，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孔子著《春秋》，要义在严夷夏之大防，汉族衣冠，岂能就此沉沦终古？我早有誓言：不降志，不辱身，不灭胡氛死不休！”

白衣道人满面喜色，竖起拇指：“好！是英雄本色！……那么，方才你是……”

乔柏年嗬嗬地笑了，说：“这就叫不见真佛不下拜！况且我早就疑心你不是寻常道人，正好借此机会弄它个水落石出，也试试你的胆量！你没看见吧，我是拿刀背对着你脖子的！”

白衣道人笑道：“这还看不见？正因此，我才敢吐露实情呀！”

两人互相注视、打量片刻，一齐大笑。乔柏年把短刀往地下一摔，刀锋“刷”地插进土里，直吃到护手。白衣道人先是一惊，随后连连喝彩：

“好力气！好身手！”

……

乔柏年从襟怀里掏出一个红绫小包，很快打开，露出一颗两寸见方的虎纽银印，翻出印文，对老道说：“请看！”

老道看罢，微微一笑，也从怀中掏出一个黄绫小包，拿一颗相同形状的银印，翻出印文。两颗印并排挨在一起，一方印上刻着“大明永历朝总兵官乔印”，一方印上刻着“大明永历朝总兵官朱印”。两人相对大笑着收起了印。乔柏年拱手向老道：“先生想必是一位宗室了？”

“正是。我祖乃贤宁侯。”

“失敬失敬。先生何不将三太子之事奏知朝廷？”

白衣道人蓦地变了脸色，剑眉紧皱，目光阴沉：“尊兄想必记得当年弘光朝之伪太子案……那太子十有八九是真，却被弘光帝下入监狱，满虏破了南都，太子便遭毒手……前车之鉴啊！况且，此间人马势头，远不及西南桂王，正名之事，还须待以时日。不过，有三太子在，何愁宏业不

就！”

是的，朱三太子是帅旗，是号召，可以招兵买马，可以招降纳叛，可以把永历桂王的人、把郑成功的人都拉过来！名正，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就是他乔柏年，辅佐朱三太子，将来便是皇亲国舅、开国元戎，不是比效忠永历朝更加名正言顺吗？

拿着永历朝的印，使着永历朝的钱粮，却暗自经营着三太子的大业，这明明是吃里扒外的不义行为，却因了朱慈炤的“名正”而成为良臣智士的义举！“名正”真可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啊！

乔柏年立刻整顿衣裳，领众人进屋去叩见三太子。屋里哪有小道士的踪影！大家慌了，你看我，我看你，几个女人又要哭，忽听一阵轻微的“嗒嗒”声，眼见墙边那躺柜的盖子不住地颤动。白衣道人叹了口气，上去掀开柜盖，朱三太子“哇”地惊叫出声，他正缩成一团，在柜里发抖呢。见是老道，总算放了心。几个人把他扶出躺柜，他才渐渐恢复常态。

乔柏年不敢迟疑，立刻走到小道士面前跪叩见礼，并口称：“以往不知实情，多有冒犯，乞三太子殿下恕罪。”

小道士一贯害怕乔柏年，此刻他心中尚有余悸，慌忙扶起说：“呃，呃，快请起，快请起。”

乔柏年走到梦姑面前，直挺挺地跪倒：“王妃娘娘，千万恕臣无礼。臣枉读诗书，空有见识，万不及母亲和贤妹的慧眼，能于风尘之中识真龙！”

乔氏笑得合不拢嘴。梦姑又酸又苦的心里略添了点甜味。

乔柏年又说：“敝处窄狭简陋，实在委屈了诸位。我想自明日起翻修，就后院盖出中、东、西三套房，供娘娘们起居……我家贤妹，自然是要住中房的啦？”

女人们喜出望外，小道士也很感激，梦姑的地位就在这不经意之中确立了。老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分派住房、用具、钱粮的乔柏年，慢慢捋着长须，默默点头：这真是个人才，也可能成为劲敌……必须细心谋划、加意笼络，即使做不到肝胆相照，也需要同舟共济，好渡过重重难关……

袁道姑一直没有开口，此时突然说道：“日后居家过日子，这些大礼都免了吧！万一露了破绽，大家都得送命！”

老道连连点头：“正是正是，就是平常亲友称呼才好。”

乔柏年笑道：“说的是。娘，你陪同女眷们进屋歇息，喝茶说话儿。道长、妹夫，请过我家书房叙谈。”

三个普普通通的平民，同时又是前明的一太子、两总兵，互相谦让着走出梦姑的小院，绕墙而行，进入乔柏年近些日子新盖成的两进双院的砖瓦住宅里去了。

二

三伏日洗象，是京师一年一度的佳景盛会。洗象的地点，在宣武门的响水闸。每年到了这一天，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市井商民乃至优倡隶仆，无不前往观赏，聚集两岸往往达数万人。有钱的主儿自有他们的好办法，出大价钱租赁响水闸两旁的房屋。由于争相抢租，租金越抬越高，一天竟达二十两银子。有的房主更聪明，在临河一面设座，一座租钱两三千文。不少房主因此发笔小财，转而做起买卖，开起了小店。乔柏年租到了这么一个座位，不慌不忙，吃过早饭，慢慢由虎坊桥的住所向北漫步。

乔柏年怎么敢进京师呢？

乔柏年和白衣道人彼此亮明身份以后，决定合为一家共同应付越来越艰难的局面。在此之前，他们各自进行的那些秘密联络、准备起事，都没有成功。寻访的贤士们表现冷淡，不愿就“辅佐故主”的高位；平日接触的百姓平民，则对十多年的动乱大有切肤之痛，只求温饱太平，不肯“从龙”。况且新朝蠲三饷免赋役、奖垦荒等项新政，比前朝留给百姓的活路要宽一些。老百姓可不像读书人，讲什么殉故主、念前朝。

为此，乔柏年和白衣道人兵分两路：白衣道人师仆三人和袁道姑，着力于联络招抚各地义士，特别是那些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乔柏年原本领有永历帝的旨意，要打进新朝充当坐探和内应。要混进朝廷的中枢，除了需要大量的银钱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正途出身。银子，南明的供给绰绰有余；要挣个出身，乔柏年这位贡生之子，自然要走科举这条路。今年是顺天乡试的丁酉年。乔柏年已在县、府花钱买了一名拔贡，过了端午便大摇大摆地进了京师。他要凭自己的有贝之财和无贝之“才”，去敲开宦途的大门。

“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乔柏年走到宣武门时，已经大汗淋漓。他抬头一望，叫苦不迭。响水闸周围，早已车轿成山，万头攒动，喧嚣嘈杂，几无插针之隙了。他仗自己力大气壮，在人群中挤来推去，竭力想靠近他租了座位的临河小楼，谈何容易！他像置身于海潮中，一会儿被人流挤到南面街口，一会儿又被更大的力量推向西边护城河桥头。他大口大口地喘气，热汗横流，不由得想起古书上“嘘气成云，落汗如雨”的典故。

宣武门里传出的一片金鼓、大铜角和画角的悠长的呜咽，盖过了嘈杂得令人头昏的喧闹。“来啦！”“来啦！”人群更加兴奋，也更加拥挤。乔柏

年急了，使出蛮劲，一双胳膊抱在胸前，竖起两个生铁铸成似的厚肩膀，左冲右撞，向前夺路而去。

“乔、乔大哥！”一声高喊，止住了乔柏年的脚步。

“你，你不是同春吗？”由于同春是乔柏年回故乡见到的第一个人，也因为同春和梦姑的一段婚姻纠葛，乔柏年对他印象很深，一见面就认出来了。他一把抓住同春的手，热情地摇晃着：“两年多不见，又长大了，像个小伙子啦！……也在京师啊？做什么呢？……”

他乡遇故知真是一种奇妙的感情。同春刹那间忘记了旧日的怨恨，兴奋地摇晃着对方的手，高兴地嚷：“什么时候来京师的？村里乡亲们都好吗？……”三伏的炎热、拥挤的闹哄哄的人群，使他通红的脸上流着一道道汗水，明亮的眸子闪着热诚的光采。

乔柏年快活地说：“乡亲们都好。我母亲身子骨不如过去，总是上了岁数。容姑可长大了，她们常念叨你的好处呢，当年圈地那会儿……”

同春的眼睛暗淡了，笑容在消失，脸上肌肉隐隐抽搐，紧握的手也松开了。这时人群又在骚动，几股强大的人流一齐拥往护城河桥头，喊叫声震耳欲聋。原来，大象出城了！乔柏年和柳同春之间猛然挤进一大股人流，隔开了他们，他俩身不由己地被巨大的力量卷向相反的方向。乔柏年挥手大喊：“你住在哪儿？”同春挥手回答着什么，但人们被那些大得如同小山丘的象弄得如痴如醉，狂喊乱叫，乔柏年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哪能听见同春的回答？

乔柏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进了小楼，出示楼主人开给他的条子，被领到临窗的一张椅子上就座。乔柏年用力擦汗，并向窗外观看。只见护城河边像是突然凸起一道灰色的巨堤，二十四只大象齐刷刷地排列在那儿。鼓声阵阵，似急雨、如闷雷、若海涛，两岸数万名嘈杂喧闹的观众刹那间一齐静寂下来：哦，大象动了！迈开沉重的石柱般的粗腿，走动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护城河，仿佛苍山颓倒入水也似的，眼看河水涨上了岸边，岸边的人们哄笑着、惊叫着向后躲闪。炎热的天气、清凉的护城河水必定使这些南国巨兽很开心，方入水中，便快乐地游动，一如矫捷的蛟龙，笨态全无。它们不时扬起巨大的头，扇动两片蒲扇似的耳朵，长长的鼻子舒卷自如，吸足了水往身上喷洒，满意地用细细的声音长吟着。二十四头大象，背上都坐着一个象奴，赤膊短裤，随着大象入水的深浅，他们也时时浸没水中。一只淘气的小象入水那么深，象奴有时在水面上只露出一个发髻。

乔柏年不禁感叹：“果是奇观！三千钱花得不枉！”

背后有人轻轻一笑：“洗象奇观不只在象，也还在人。”口吻里多少带点嘲弄，却不使人难堪。乔柏年回头，看见一位俊书生背手立在他椅后，面带笑容，悠哉游哉。

楼窗边座位是三千文一客，已经客满；座位边拥挤着许多站客，都是楼上茶座的买主，二千文一位，既能看洗象，又少花一千文，不过此时无座而已。所以二千文座比三千文座还难得。乔柏年不是京师人，哪里懂得这些诀窍。京师人却能由此断定，乔柏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老财。

“人？有什么奇观？”乔柏年不解地问。那书生笑而不答，只对河岸扬了扬头。“嗬！”乔柏年惊叫道：“这么多人！”

洗象这段护城河两岸的绿槐树下，密密麻麻尽是人，从水边直铺到堤岸高处，看不到一点黄土的地面，连槐树上也爬满了人，有些树枝都给压弯了，颤颤悠悠，很是惊险。

背后又传来书生悠闲的声调：“人道是两岸头脸如鳞次贝编，尊兄以为如何？”

乔柏年觉得他在问自己，连忙回头友好地笑笑：“我看，更像向日葵黄熟之日的那个葵盘！”

书生放声笑道：“比得当，比得当！妙极了！”

大象浴不多时，岸上鸣金，锣声噼噼，象奴们依令吆喝着用棍子赶打，令大象起身出水。它们不情愿地拱起肥厚的背，进三步退两步地慢慢上岸。淡灰色的身体因着了水，变得黧黑了。岸边的人群给它们让开一条路，自然又引起一番拥挤叫喊。

“这么快就洗完了？”乔柏年有些失望。

“不能久，”俊书生和蔼地解释：“一久它们便要相雌雄，相雌雄就要发狂，乱跑乱踏，岸上诸君将血染尘沙了。”

鼓声咚咚，长号呜呜。大象列队，在銮仪卫的彩旗导引下，迈着落地如石的使地皮发颤的步子，消失在宣武门那古老而高大的城门洞里。响水闸附近的几万名看客又是一番喧闹拥挤，终于渐渐散去。护城河的水恢复了平静，凉气从岸槐的绿阴中缓缓透出，沁入临河的楼窗。租赁座位的客人们，经过这半天的兴奋、流汗、叫喊，都有些累了。伙计们按照惯例送上茶水和点心。

乔柏年桌上是头等点心：一笼水晶小包，一碟鸡茸虾仁酥饺，一盘两面黄的芝麻小烧饼，一大碟明盛斋酱牛肉。乔柏年邀请俊书生来自己桌上用茶点，他也不过分推辞，很大方地移座相就。

乔柏年爽快地笑道：“真所谓一见如故！在下乔柏年，永平府拔贡，应顺天乡试来到京师。”

“在下姓张单名汉，祖籍嘉兴，国子监生。”

两人拱手，彼此道了失敬，方举盏推让间，旁边桌上爆发一阵大笑，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那一桌五六个人，都是儒生装束，围着茶桌正说得热闹：

“……许巨源，你们还记得吗？几年前写《南渡记》骂陈名夏、龚鼎孳变节的那位，今年乡试，他竟也列名与考！”

“这有什么奇怪！真才子里除了徐元文、熊赐履等十数人，应试者不在少数。在下有诗一首，正咏此事：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哈哈哈哈！”人们笑得东倒西歪。乔柏年与张汉对视着微微一笑，都不说什么。一位老年儒生抚须叹道：“笑什么呢？人各有志嘛！”

“不错！确是人各有志。”另一湖色衣袍的儒生笑着：“有诸客围坐饮酒，各言其志。或欲生财进宝，或欲为广陵刺史，或欲乘鸾升天。一客闻而笑曰：我愿兼而有之，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笑声中，一位颔下无须的少俊立起，做手势要众人肃静，然后摇头摆脑地讲起另一个故事：“昔日一人下了地狱，应投生人间，因向转轮王道：‘要我为人，必须依我心愿方肯去。’阎王问何心愿？此人曰：‘父是尚书子状元，绕家千顷五石田。鱼池花果般般有，美妾娇妻个个贤。充栋金珠并米谷，盈箱罗绮及银钱。身居一品王侯位，安享荣华寿百年。’阎王道：‘有这样的好处我自去了，还等到你？’”

又一阵笑声哄然而起，整个楼上的茶客都被这几个人有趣的笑谈吸引了。

柳同春匆匆忙忙上得楼来，一眼见到张汉，又抱怨又急切地说：“大爷，你叫我好找！上茶楼也说一声啊！……”

“同春！”乔柏年惊奇地站起身：“这位张相公是你主人？”

柳回春一回脸看到乔柏年，先是惊讶地一笑，后来脸红了红，没有那么热情了：“是。你认识我家大爷？”

“同春！”张汉也惊奇地说：“你认识这位乔先生？”

“是。我们是同乡。”同春老老实实地回答，转而一想，不由得惊奇地问：“怎么，二位大爷也相熟吗？”

乔柏年哈哈大笑，道：“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张汉也笑着说：“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

两人心里高兴，拘束少了，喝茶吃点心，说些轻松的笑话。乔柏年初来

京师，需要有依托；张汉为了生计和前程，正要寻找来京应试的财主；同春站在张汉身后，也有他的想头：要是他们俩交得好了，便能间接听到梦姑的消息了……

满脸是笑的张汉忽然一愣，夹着水晶小包往嘴里送的动作也停了下来，微微把头偏向那些闲谈的儒生，对乔柏年使了个眼色。原来他们谈起了最使人关心的本科顺天乡试：

“……学使遴选八府之秀，有四千余名；而合天下之拔贡、岁贡、官生、民监，又有一千七百余名。今年举人名额只有二百零六人，我看多数将为贡生所得！”

“这却为何？”好几个人同声问。

“君不见贡生者，乃四海九州拔尤而进之者，不是父兄为高官，就是家内称豪富；不是交结缙绅以博高名，就是挟诗文、结坛社以相恐吓。人人自以为高魁探囊可取，折桂唾手而得，实则哪一个不去通关节，探路径？生员焉能与之匹敌！”

“正是正是！今年北闱 [1] 出头怕是极难。一个个考官不是贪财受贿，就是结纳权贵。仅同考官李振邺一人，就不知卖出几多名额了，哪里还有公道可言！”

“唉！新朝会试已经五科，科场之弊愈演愈烈，孤贫才高之人岂不永无出头之日了？新朝当政者竟不闻不问！”

“这还不明白？分管科举事务的主考官、同考官哪一个不是汉员？满大人中谁个识得四书五经？关外人直朴憨厚，恐怕什么叫通关节还不明白哩。如李振邺这班少年科举名进士，哪里把不通文墨的满大人放在眼里！……”

乔柏年轻声问张汉：“老弟，这位李振邺是何许人？”

这一问，正搔着张汉心头的痒处，他舒心地吁了一口长气，得意地笑了：“若问别人，我或许略识一二；若说振邺夫子，再无人比我知之更深的了！”看他那神气，仿佛儒生议论的李振邺不是在贿卖作弊，竟是在完成什么丰功伟业。自明末流传至今的多年习俗，不是都把那些精通关节路径的人视为干才而恬不为怪吗？

乔柏年不相信地耸耸眉毛：“怎么，足下与同考官相熟？”

“正是。”张汉心里如三伏天喝了口冰水一样舒坦。

“啊，失敬失敬！……多半有亲戚之谊？”乔柏年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

“与在下兼为师友，还沾点儿亲，故为通家之好。”

“哦，难得难得！”乔柏年转脸问同春：“想必你也见过这位李大人了？”见同春点头，他暗暗高兴，想不到自己运气这么好，他奉承着张汉说：“老弟好福气，这样的师、友、亲，几世修来的啊！……这么说，李大人已经分房就聘了？”

“对。五月里奉到圣旨，将分校北闱。”

“这一科老弟是必中无疑了！”乔柏年笑着，轻轻地拍拍张汉的肩膀。张汉陶醉地微闭双眼，用尖尖的手指抚摸他秀气的面颊，笑而不答。乔柏年凑近去悄声说：“老弟能拉兄弟一把吗？”

张汉饧着笑眼、含着醉意说：“这也不难。看你肯不肯出手了……”

乔柏年笑着轻轻问：“当真？”

张汉回答的声音更轻：“信不信在你……”

他俩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连同春也听不见了。两人凑得更近，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频繁。

“张爷，你在这儿！找得我好苦！”一个短打扮的中年男子进门就嚷：“你家娘子请你立即回家，说有要紧事呢！”

张汉起身，亲热地捏着乔柏年的手说：“难得今日相遇。”

乔柏年笑道：“但愿一言为定。”

“你这么着急？”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张汉笑得更加有味道了，“好吧，就依老兄，明日下午佑圣观再会。”

“一言为定，先欢宴，后过付。望老弟玉趾早临。”

两人相对一揖，心里都充满愉快的憧憬，各得其所地告别了。只是乔柏年有几分纳闷：那个来请张汉的中年男人，为什么望着张汉的背影儿笑？笑容里分明带着掩饰不住的诡谲和幸灾乐祸。

小巷深处，一座只有三间正房、一列西厢房的小院，掩隐在一棵浓密的大槐树下。小小的门首也被两株柳树笼罩在绿丝绦般的柳条中。已不能辨出原色的双扇门上，镌刻着不知何年题上去的套话——“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或许它曾是小商人的住宅，眼下却是张汉的“府邸”。

院门紧闭，浓阴遍地。由于槐、柳交盖，这小院虽处闹市，却清凉幽静，别有洞天。窗帘静静地垂着，房门纹丝不动地关着，知了拖着悠长的调子，不厌其烦地聒噪着。

知了突然停了声息，因为窗帘后面透出一个女人压低了嗓子、撒娇耍赖的声音："主子要是真心爱我，这点事有什么不好答应？不为他，也得为我呀！……"说话的是张汉新娶的夫人，小名叫粉儿。此时，她只戴了一张银链挂颈的血红肚兜，一双雪白的胳臂勾着李振邺的脖子，揉搓得这位风流进士、本科的钦点同考官魂飞魄消，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

这是怎么回事？

当初张汉结交李振邺，就是料到天子爱少俊，此人早晚要分校秋闱，所以呈身援附，为自己的科第开一条门路。李振邺见张汉交游甚广，也想借以招摇，结识各方面的"善主"，能于秋闱中大抓一把。二人顿成莫逆之交。张汉贫穷，便寄住在李振邺寓所。一对挚友形影不离，日夕相傍，食宿俱共，十分亲密。

粉儿原是南城一妓，李振邺赎出为妾，已相随两年有余。今春李振邺接到夫人家信，说端午节便要来京安家。李振邺素有河东之惧，便想出让粉儿，但是未得其人。一日偶尔与张汉闲话，说："你客中无聊，何不觅一妙姝以自遣？"张汉苦笑道："除非哪夜一跤跌到金窖里！"李振邺慨然道："我家眷将来京师，有一妾可以相赠。房屋床帐什物，一切需用由我办理。"张汉欢喜无限，连连叩谢，以为当世豪杰也难与李振邺相比。粉儿见过张汉，别的不说，一张俊脸就很使她中意。就这样，张汉又做了新郎。

新房及里面的床帐被褥，一切物件，是粉儿随身带来张汉身边的，尽是李家旧物。李振邺偏偏不是厌旧之人，夫人来京也阻不住他对张汉小院的关心。很快，粉儿就成了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夕则张氏新妇，昼为李家外室。李夫人当然被蒙在鼓里。张汉呢？

三天之前，李振邺来看粉儿。粉儿趁着过去的丈夫亲热之际，娇滴滴地抱怨说："主子不念旧情，何必又来亲近！真是可怜我，就该选一个富家儿郎了我终身。偏偏随了这么个儿穷鬼酸鬼，难道叫我终年喝西北风？"

李振邺连忙抚慰："别着急，我已筹划多时了。念你多年侍候，颇有情义，必令你稳坐暖炕，煤炭饽饽终岁无缺！我近日将入帘分校。你可悄悄对你那新郎说，教他寻觅好主，每主六千，使用加二，我得整数，你家得使用。倘能觅得三人，你家不就可坐得三千金了吗？你又何需忧贫！"

粉儿大喜，当晚就告诉了张汉。张汉高兴得狂喊乱叫，一会儿对着粉儿跪拜，一会儿搂着粉儿乱咬，粉儿又是娇笑，又是尖叫，好不容易才把他推开。他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粉儿说："与其为人谋，何如自为谋。还不如就把关节卖给我，我以半价相赏，另一半算他惠赐。那样，

丈夫我中举，你将做夫人，又何羡于区区三千金？你应以此计相告，他总不会驳你的面子！”

今天，李振邺又来这处别院，粉儿撒娇耍赖，就是要李振邺答应张汉那进一步的打算。

李振邺攒着眉头说：“好不容易点了房考官[2]，哪一个不趁此机会多弄点儿？给张汉有什么好处！他一无财帛，二非权贵，三也算不得真名士。眼下嘱托之人极多，而数额有限，恐怕……”

“可是你上回说的，让我们寻三个好主，你得一万八，我们得三千六。就算我们不要那加二的使用，每主再多要他千儿八百的，你也吃不了几个银子亏！”粉儿扳着指头给李振邺算，果然相差不大。李振邺倒无言以对了。

粉儿见李振邺有了活动的意思，更加来了劲儿，身子扭得像条水蛇，边哭边说：“这点儿小忙都不肯帮，早知道你不把粉儿放心上！还在这儿做什么？快回你家太太身边卖好去吧！”她翻身扯出床边李振邺的衣服，一件一件扔到床头的木几上：“快穿上！快去呀！……我好命苦啊！呜……我去求见太太，向她告了罪，就去死！有什么活头啊！……”

李振邺软了：“有话好商量，你这又是怎么啦？……我看你呀，小心眼儿里全装的张汉，一口一个我们叫得多亲热！……”粉儿捏着小拳头，使劲往李振邺胸膛上擂。李振邺笑道：“你就像那个齐女一样：东家子富而丑，西家子美而贫，两家都来提亲，齐女却说两家都嫁，但食于东邻而宿于西邻。你不就是这样的水性人儿吗？……”

李振邺原想用这个笑话逗粉儿，粉儿愣了半晌，伤心得真哭了，泪珠儿一串串地抛落下来，抽抽噎噎地说：“这怪我吗？谁叫你娶我作小婆子？……谁叫你把我让给这个穷酸！……”

李振邺连忙搂住她：“好了好了，依你，全依你！……”

粉儿慢慢止住哭泣，扭头对李振邺“扑哧”一笑，像只猫儿似地团起身子，滚进他的怀中。李振邺笑道：“还有一件事，你去对张汉说：我入闱期间，他那书童小同春须要借给我。难得有这般灵秀的使唤小厮。”

粉儿瞪他一眼：“你老毛病又发作了！”

李振邺连连否认：“不要胡说！棘闱森严，哪容儿戏！……再说，你个粉儿我都应付不过来，还顾得上别人？”

粉儿“哼”了一声，说不清是什么意思，懒得再搭腔了。

张汉回到家门口，满心狐疑地站定了：院里房中一片静悄悄。他犹豫片刻，伸出右手，轻轻地竖起尖尖的食指和中指，小心翼翼地戳在门上试

着推了推，里面闩着！他咬咬嘴唇，有点不知所措。

同春看了一眼说：“门没锁，新奶奶在家，我来敲门。”

“慢着！”张汉连忙抬胳膊挡住。一瞬间，他的脸上飞起一片红晕，直红到耳朵根。他不敢拿眼睛看同春，害怕透露真情。刹那间羞耻淹没了他，任何一个男子汉都无法漠然视之的耻辱啊！……可是，前程呢？仕途呢？……一个寒噤从他羞得冷汗淋淋的背上滚过，他清醒了，咬紧牙关，忍过最初的冲动，避开同春诧异的目光，在柳树下慢慢踱起了步子，努力做出一副悠闲的表情。同春看着纳闷：三伏天，又热又渴，汗湿衣衫，不快回家，在自家门口游逛什么？他不满地说：“不是奶奶差人请你回家的吗？要不，我敲门，奶奶怪罪下来，我担着。”

张汉面色恢复了正常，只是望着同春笑而不语。尽管他笑得难看，同春也意会到他的默许，便大胆上前敲门。

“谁呀？”粉儿拖长声音，不客气地问。

“奶奶，大爷回来了！”同春提高嗓子回答。

“等一等！”粉儿的声音仿佛在生气，又仿佛含着笑。

一袋烟工夫，门闩响了，出来的却是李振邺！同春吃惊地张张嘴，瞪大了眼睛。张汉的脸“刷”地又红了，活像煮熟的大虾。李振邺平日的黄白脸，也如抹了一层淡淡的水胭脂，光润照人。对眼前这尴尬的场面，他虽然多少有点难为情，却并非无法应付。他轻轻在张汉肩头一拍，用老朋友的亲密口吻悄声说：“快回去，有好事等着你！”不等张汉回过味儿来，他侧身一拱手，说声“回见”，竟自摇摇摆摆地踏着炎热的阳光走了。

张汉定定神，总算把突然又冒出来的酸苦交加的强烈嫉恨压了下去。他再一次恢复了正常，不理会同春阴沉的脸色，重新在脸上堆满笑容，掀开竹帘走进正屋。粉儿笑盈盈地前来迎他，粉红的纱衫，桃红的撒腿绸裤，懒懒的步子，扭摆的腰肢，张汉从她肩上望过去，一眼就看到了卧室里凌乱的情状，不觉又红了红脸，但一点也没改变他脸上装出来的、显得非常自然的赞美——他知道，这是粉儿觉得最受看的表情。

“他答应了！”粉儿笑吟吟地说。

“当真？”张汉直跳起来，脸上倏地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嘴唇竟也发起抖来，抢上去捧住粉儿的一只小白手，咽了一口唾沫，才说出后面的话：“全答应了？”

“哟，你怕什么呀，手都哆嗦上了！原先他说给三个数额，其中一个就给你，只要你一半银子；另两个主也着你去找，每主八千，使用加二，使用仍归咱们。呶，这是他要我给你的，让看完千万毁掉……是不是就是

关节？……”

张汉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来一看，那张白纸上写着：“文章中填出‘自古人生’四字，并用‘□’字为记号。”张汉看罢，“扑通”一声跪倒在粉儿脚前，连连作揖：“太太的大恩大德，在下终生不忘，定要为太太挣一个夫人诰命！太太，真辛苦你了！”

粉儿的粉面刹那间红云飞起，啐了张汉一口：“看你胡说些什么！……人家还要借小同春呢！”

“好说好说！”张汉站起来，把那小纸片看了好几遍，“嗤嗤”两下撕掉，揉成一团扔开，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张汉蹭蹬半世，总算有出头之日啦！……”

见他手舞足蹈的样子，粉儿扬扬纤细的眉毛笑道：“你发什么疯啊！……事情还没有办成，这么早就高兴上了？”

张汉猛地省悟过来：“真是你说的，大意不得！”他向粉儿说到日间听来的议论，不无忧虑地说：“如果他私授关节的仅此三五人，我此科必中无疑。可是如今人言藉藉，通关节者不在少数。将来出价高的上升，出价低的必退，那时还能保定我这只出半价的张汉吗？”

粉儿蹙眉想了一阵，晃了晃发髻蓬松的头，很自信地说：“没事儿！等他明后天来，我把这事砸实，非取你不可！”

张汉微微一愣，本想说：“他明后天还要来？”可是话到口边，却变成：“那就全仗太太斡旋了……”

当粉儿到厨下去备酒菜时，张汉悄悄从屋角拾起那团纸，小心地展开、抚平，藏进了怀中。

同春进院后便径直走回自己那又闷又热的下房，倒在床上，眼睛瞪着黑魆魆的屋顶，一动不动。张汉和粉儿的对话、笑声一阵高一阵低地传到他耳边。他不想听。他已经大致明白了事情的内幕。这一切如此肮脏、下流，难道世界上就再没有一个干净的去处了？……他不由忆起铺满山坡的蓝瓦瓦的马兰花，芳草青青的坟场上那绿苞初含的小柳树，那一双清澈、明净、满含深情的眼睛，那个美丽的、绣着并蒂莲花下一对鸳鸯的香荷包……多么美好、纯净的时光啊！像明月一样圣洁、山泉一样清纯！……和那相比，眼前不是地狱吗？……

他苦闷，他烦恼！

佑圣观里酒正酣。宾客虽然不过五六人，却都是出得起高价的财主。张

汉请他们作陪，无非是想在他们中间招揽牵头，以名利双收。他们竟也奉张汉上座，围绕着他，神色恭敬地听他吹嘘。此刻的张汉正是兴豪致逸、色舞眉飞：

“……李兄少年进士，才高气豪，是朝中难得的人才！此科点为同考官，足见上司看重，前途无量！李兄于汉为师为友，交往多年，声气最密，本人得入监读书，全仗李兄推荐。至于此科嘛……”

宾客们艳羡之色油然而生，这使张汉心里非常舒服，恨不得停下话头，专意闭眼享受一下得意非凡的乐趣。但观门外匆匆的马蹄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从洞开的窗扇向那边看了一眼，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喜孜孜地说：“太巧了，正说他他便驾到。你们看，振邺兄来了，已在观前下马，必是来寻我的！……我们赶快下楼迎接，我来引见！……”

张汉又高兴又得意，语无伦次。李振邺的突然出现使他非常感激，不管李振邺来干什么，都会给他一个出足风头挣足面子的机会。他撩袍急忙下楼，在楼梯上一个跌滑，险些滚下去。幸而乔柏年伸手把他扯住，他哈哈一笑，众人也凑趣地笑了。他们都有些兴奋：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见到这样的关键人物，但凡是来赴科举的人，谁不想入非非？此刻他们对张汉简直如对神明了。在乔柏年扶住张汉的同时，有好几个人争看去拍打张汉袍子上并不曾沾上的灰土，关怀备至的慰问声此起彼伏：“摔着没有？”“千万要小心啊！”“让我搀着你吧！”……

在楼前石阶边，张汉和他的朋友们迎着了李振邺。张汉恭敬地躬身拱手笑道：“李兄，来找我吧？”

李振邺一头汗水、满脸乌云，迎头就是一句：“不找你找谁！”

张汉一愣，还没回过神来，李振邺已逼到跟前，左右开弓，噼里啪啦地连抽张汉十几个耳光，大声叱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我拿你腹心相待，你竟敢在外面诋毁我，败坏我的名望！……”

众人惊呆了，做梦也没想到会见到这个场面。乔柏年首先醒悟过来，连忙上前拉住，大家也跟着纷纷说好话，为二人排解。张汉羞惭欲死，简直无地自容。李振邺却不顾这一切，打了骂了出了气，转身大步出观，跳上马背，一阵鞭响马蹄响，一瞬间不见了踪影。

刚才李振邺去和粉儿相会，粉儿按原定计划把张汉的担心告诉他，原想就此把事儿砸实。不料李振邺不审舆论的来历，竟认定是张汉在外面对旁人议论了他的长短，立时大怒，驰马来寻张汉，演了这么一出笑剧。

好半天，张汉方作出反应，跳起来大骂：“李振邺，你算什么东西！你才是真正忘恩负义呢！……列位等着瞧，我今天回去一定骂到他家，痛骂！丑骂！大丈夫决不忍气吞声！……”

众人连忙劝解，嘴里说着堂而皇之的好话，脸上却都掩饰不住地露出鄙

夷的神色，不久便接二连三地托故告辞了。最后只剩下东道主乔柏年，强压内心的失望和轻视，勉强陪着赖着不走、仍在絮絮叨叨骂着李振邺的张汉。

乔柏年的不耐烦已形于词色。张汉突然停止絮叨，十分精明地看着乔柏年，说："昨天你我讲好的事，可以敲定了吧？"

乔柏年不快地笑笑，不答话。心想此人太不知耻，分明是个骗子兼无赖！

"刚才这事必是误会，尊兄不可一叶障目，失却良机啊！"

乔柏年忍不住说："同考官如此待你，还有什么关节能到手？"

张汉翘着尖尖手指，抚摸着被打得通红的脸，笑道："你不知内情，也难怪。此人有两样把柄在我手中，日后他不能不就范。"

乔柏年微微摇头，他不相信。刚才李振邺的行动，决非有把柄在人手中的人所作所为。

张汉犹豫一阵，终于下了决心，小声地说了粉儿的来历和李振邺借同春的事，然后得意地眯着眼儿，道："事关内宠和外宠，他岂能不顾念几分？"

乔柏年心头作恶，很想朝他无耻的俊脸上再搧一顿耳光！他别转脸好不容易才勉强忍住，望着观院中的松阴，说："粉儿的事，你们两厢情愿也就罢了。同春岂是那路人！"

张汉笑道："我倒忘了，同春是贵同乡哩！同春倒真不是那种人，不然也不会脱籍了。就算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吧，也是钓鱼的香饵，他李振邺总要照拂一二的。况且，那关节我已到手了……"

"哦？"乔柏年转脸过来看他。

张汉斜眼看看乔柏年，忽然哈哈大笑，说："尊兄真可谓谨慎，在下如此推心置腹，你还不信吗？……这样吧，你先付半数，事成之后再付一半。"

"若不成呢？"

"不成？"张汉脸色一变，面颊上肌肉抽搐着，使他眉眼都扭歪了，咬牙切齿地低声说："若叫我身败名裂，一无所得，我就跟他拼了！"他抬头触到乔柏年诧异的目光，连忙收敛，又在脸上堆起笑容，爽快地说："我立字据，如果不成功，这一半退还你！"

乔柏年望着张汉，半天没做声。

为了达到他必须达到的目的，他不能放过一线希望，只得同意，付给张汉四千两的银票。

回到住处，乔柏年止不住阵阵恶心，后来扶着桌子痛痛快快地呕吐了一阵，把佑圣观里那一顿丰盛的山珍海味吐了个干净。

三

九月里，秋闱榜发，人情大哗，物议沸腾，落榜的秀才们义愤填膺，纷纷指骂考官行贿通贿。监生张汉首先发难，愤而剪发告状，刻写揭帖投送科道各衙门，揭露分房考官李振邺纳贿；不久，嘉善考生蒋文卓再写揭帖遍传京内，嘲骂了酉乡试徇私舞弊；接着，又传出杭州贡生张绣虎借张、蒋二人事由为囮子，从李振邺等考官处诈得一千二百两银子的消息。人们的情绪被这些事件搅动得日益汹汹，连街谈巷议也拿这当作最有兴味的题目，津津乐道，一浪高过一浪，都要等着瞧瞧后面还会有什么好戏。

大学士傅以渐宅中也不例外，虽然主人从来严禁下人谈论国事。两个书童、两个茶童，在书房小院的走廊里围着主人的贴身侍从德寿，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这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伤毁一点点都是罪过。那位张监生竟然剪去头发告状，大闹科道衙门，显见是怨愤至极了！”

“哼，考官纳贿作弊，从来如此！”德寿不免要卖弄他知道得多，教训似的说：“跟你们说吧，那同考官叫张我朴的，早就动手了。考前三个月起，客厅檐下就挂上一个鸟笼，养一只黄鸟。凡有人来求关节，他就故意当着来人逗引小鸟，时时盼顾，还大声训诫下人，要好好喂食喂水、清扫鸟笼。客人不免要问：‘此鸟何处得来，大老爷恁般珍爱？’他便说：‘此鸟从禁中来，一飞冲霄，可以上达天听。你看秀才顶子上一丢丢儿锡也值三百两，我这里难道不该十倍、二十倍？’求关节的来客自然心领神会，还不大捧银子大捧银子地送！”

“偏不送钱的主儿呢？”

“没钱，有势也行。你看京官里三品以上的大老爷家子弟，不是一个个都中了吗？”

“可就苦了才高志大的寒士了。”

“可不是！”德寿晃晃脑袋，仿佛是个主讲。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况且是一位状元宰相，家人们一个个说话都尽力转文，德寿是主人亲随，“七品官”味儿就更足，他清清喉咙，道：“新举人王某，不过仗舅舅是显官；赵某全凭他那有钱的老婆，一副金簪，一双珠环，就值万

金！……”

“真的？”没见过世面的小茶童瞪大了眼睛。

“没听说三位士人喝酒行令么？一人道：‘京师有一舅，顺天添一秀，舅与秀，生人怎能够！’另一人曰：‘佳人头上金，举人顶上银，金与银，世间有几人？’第三位说：‘外面无贵舅，家中无富婆，舅与婆，命也如之何！’”

德寿的怪腔怪调和一脸夸张的悲酸表情，使四个小厮忘乎所以地放声大笑。

“住口！”一声断喝，大学士傅以渐满面怒容，出现在前廊月门前。他那魁梧的身体几乎挡住了半扇红门，团龙朝袍、仙鹤补褂、青金石朝珠、红珊瑚顶子朝冠，这一身上朝的礼服，使他更显威严。德寿和小厮们登时变了脸色，连忙跪倒请罪。他们没料到主人今日散朝这么早。

“大胆！放肆！”傅以渐继续训斥着：“国家大事是你们可以议论的吗？为什么犯禁？德寿，你知罪吗？”

德寿抖作一团：“求老爷……饶奴才这一回！……”

傅以渐阴沉着脸，看也不看他一眼，说：“正不能饶你，不杀一儆百，哪能令行禁止！”

“老爷！……”德寿哀声求告，小厮们也不住叩头。

客厅执事手托名刺盘，快步走来跪倒：“禀老爷，刑科给事中任克溥任大人求见。”

傅以渐看了名刺一眼，扭脸恨声说：“等我回头收拾你，仔细你的皮！……请任大人在前院客厅待茶。”

主人的脚步声消失了，奴仆们才站起身来。德寿慌得满地乱转。大学士轻易不惩处下人，一旦犯在他手里，那可真要大吃苦头了。小书僮出主意：去求夫人劝解。德寿一拍脑瓜，拔脚就往后堂跑。

后堂厢房一间精致深密的小花厅，清凉喷香，素云正在这里接待她的好友、龚鼎孳夫人顾媚生。素云横躺在窗下的美人榻上，顾媚生斜靠着榻边的竹床，身边都摆了一张放置香茗、梅汤、茶点的小圆几。两人都没心思去动那些东西，慵懒娇柔地放松全身，津津有味地说着她们的体己话。从二十年前说到眼前，从亲朋好友说到儿女丈夫。顾媚生当然想通过素云、也就是通过傅以渐设法使丈夫复职；素云由丈夫那里知道皇上看重龚鼎孳的才学和他在文坛的地位，对顾媚生也很顾念旧时情义。她们正在议论的，是一件使她们很感兴趣、却又不敢公然说出来的秘密。

“素云，”顾媚生压低嗓门：“听说了吗？皇贵妃生了一位皇子。”

“嗯。听我那口子说，皇上近日心宽体胖，神采奕奕，想必也在为此高兴。不过……至今不见宗人府宣告。”素云说着，轻轻一笑。

“可是我听说，皇子四月初七就降生了。”顾媚生的声音已近似耳语。

“是吗？”素云轻声一问，听不出她是否知道这消息。她们俩都是受过诰封的命妇，重大节庆不时出入内廷，有些事比她们丈夫知道得还多、还详细。

“皇贵妃几时进宫的？”

“去年八月底，八月三十。”素云记得一清二楚。

“九月、十月……到今年四月初七，”顾媚生故意扳着手指算：“才七个多月呀！皇子怕是早产了吧！……”说罢，她拿那张粉红色纱绢掩着嘴嘻嘻地笑起来。素云从榻上瞄她一眼，也跟着笑了。她俩越笑越止不住，索性拍手哈哈大笑。素云笑得还不像顾媚生那么放肆，但春兰秋菊同在轻风中摇曳，妩媚倍增，直笑得喘不过气来了，她们才尽力止住了笑。顾媚生一句话说出了她们这阵大笑的全部含义：

“天潢贵胄尚且如此，我又何需为风流世家羞耻！”

“阿姐，说话要小心些！……不是一族，风俗总归有些差异的……哦，阿姐，我敢跟你打赌：这位皇子非同小可，一旦宗人府宣告他出生，只怕就要立为太子啦。赌不赌？”

顾媚生拿纱绢轻俏地往素云身上一甩，笑道，“鬼精灵，想得倒好，明摆着的事儿，谁跟你赌！……”

侍女端了几样新鲜点心进来换碟冲茶，她小心地看看女主人的脸色，赔笑道：“夫人，德寿求见。”

“哦，什么事？”素云和顾媚生都坐起身。

“他不知为何冒犯了相爷，来求夫人宽解。”

素云掠了掠鬓发，说：“带到门上。”她笑容尽敛，端庄沉静，俨然一位德言工容俱全、威重内含的宰相夫人。

德寿跪在花厅门口，不敢仰视，只顾叩头。

听罢德寿的叙述，素云静静地、不动声色地说：“你到市上买一条大鱼，送到厨下，午饭上席。去吧。”

德寿莫名其妙，不敢违拗，连忙退下。

花厅中只留下两位闺中密友时，顾媚生忍不住问：“你卖的什么关子？连我也糊涂了。”

素云只管笑着让顾媚生品尝新送上的点心：“这是我家厨子的拿手菜，虾茸酥饼，阿姐尝尝。”顾媚生拈起一块金黄油亮的酥饼，咬了一口，果然鲜美无比。但她顾不上赞叹，又回到方才德寿引起的题目上：“顺天乡试确是弊端百出，人心愤恨。你——，你那口子听说了吧？”

素云笑笑，把一只玉盏里的梅汤小口小口地喝下去。

“垣台的御史、给事中们，一个个就无动于衷？”

素云笑道：“阿姐至今还有兴趣过问外事？——快尝尝这碟里的冰酪奶皮，这可是关外传进来的珍馐。”

顾媚生无可奈何地端起了银碟，说不上是赞叹还是不满，暗道：“好一位宰相夫人！”

午饭席上，傅以渐双眉紧皱，一脑门心事，对着满桌菜肴，颇有些不愿下箸的意思。素云同往常一样，面带微笑，从容而关切地为丈夫布菜，令侍女为大学士斟上一杯色如红宝石的晶莹醇美的珍珠红。她说：“天大的事儿也不用在吃饭的时候费神。忘了仇真人的养生术了？”

道家名流仇真人从江西进京，王侯士大夫纷纷延请。傅以渐在宴请他的席间问起养生术，他说：“相公如今锦衣玉食，即神仙中人。”他还指着桌上的烧猪笑道：“今日食烧猪，便是绝好养生术，又何必外求！”傅以渐对他非常赞赏，对素云说：“唯有真学道者，方能有这番见地。”

素云提起仇真人，为的要傅以渐放松情绪，从容随分。傅以渐却推开酒杯，摇头道：“你我终究不是修道人。顺天乡试闹得沸沸扬扬，朝野不安。曹本荣曹大人，你记得吧？年初和我领旨同修《易经通注》的，他是本科主考，不知为何如此糊涂，被那些分房考官搅得乌烟瘴气！”

“相公，你是内国史院大学士，修书修史是本分，科场事与你何干，你怎好越俎代庖呢？”

“唉，实在是顺天乡试太不成话！听说各房考官各有私人，千余试卷虽然糊名易书，但通关节者没有不举目了然的。为了寻到私人，考官各房甚至打纸团交换，寻剔翻索，一片混乱，成何体统？榜下之后，舆论大哗，人言藉藉，那些房官就该谨言引罪才是，偏偏那帮少年进士毫无顾忌，如李振邺辈，还动辄向人吹嘘：‘某某中举由我之力；某某本来不通，我以交好而使之登副榜；某某我虽极力欲使其中，无奈某老作祟，未能如愿。’如此等等，竟历指数十人，能不使怨恨者更加怨恨！”

“相公并未参与此科，哪里得来的消息？”

“方才刑科给事中任克溥来访，谈了许多。”

“刑科给事中！难道他想弹劾此事？”

“嗯。据他说，左副都御史魏裔介也有此意。”

素云心中暗暗吃惊，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丈夫的情绪。她缓缓问道：“任大人此来必是探你的口气。你欲何为？”

傅以渐漫不经心地夹了一片鲜笋送进嘴里，顾不上细嚼，回答道：“科场流弊自前朝到如今，延绵不绝，世人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但我朝新立，抡才大典关系最重，况事出京师，有关各省观瞻，岂能听之任之！如今物议沸腾，连走卒奴婢也……”说到这里，傅以渐火气上来了，对素云讲了德寿的行径之后，声严色厉地说：“若是下人竟也侈谈治国要事，岂不反了！德寿现在哪里？叫他来，决饶不了他！……”

素云连忙对侍女使个眼色，说：“上鱼！”

一只椭圆形的鱼盘上，躺着一条尺多长的红烧鲤鱼，身上浇了一层酱红色的浓汁，香味扑鼻，使人馋涎欲滴。傅以渐一向嗜鱼如命，立刻撇开处置德寿的事，用筷子在鱼胸处揭了一大块送进嘴里细细品味，随后一口喝干了那杯珍珠红，从袖中扯出雪白的纱绢擦擦胡须，非常满意地笑道：“真难得！此鱼为何如此肥美？”

素云微微一笑，直视着傅以渐的眼睛，像吟诗那样一字一句柔曼地说：“没有别的，但水宽耳。”

傅以渐一怔，略略回味，恍然而语，看着素云哈哈地笑了：“人常说微言谈笑可以解纷，不想夫人亦谙此机，真所谓闺阁智士也，难得难得！……好，我免惩德寿就是。”

素云嫣然而笑：“你道我只是为了德寿吗？”她敛起笑容，眼睛里的神色变得非常冷静，“相公，我不讲‘将相顶头堪走马，公侯肚里好撑船’，也不说‘不哑不聋，做不得阿翁’，只说本朝入关便连岁开科，科场考官取士尽是汉人，早已为山左诸大老 [3] 所嫉恨。科场流弊虽然可恨，若一旦揭发，不正遂山左大老之心？他们必定以此为借口生出大事。你周旋于满汉之间已然不易，何苦陷入此事，做倾害汉官的发难之人？”

傅以渐看着素云，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顾媚生出了傅宅，乘轿到前门廊坊头条珠宝市取了定做的珠环首饰，又

亲自去买了四样好酒，这才摇摇摆摆地回到她的顾园。她还没下轿，就从轿侧小窗上看见丈夫正立在大门前送客，客人骑马离去，还转身向龚鼎孳拱手致意。

“啊，夫人回来了。”见顾媚生掀帘下轿，龚鼎孳抚着开始花白的胡须笑逐颜开，夫妇俩相随着同回后堂，一路上龚鼎孳就没有停嘴，那万分体贴的口气全然像是对待一个娇宠惯了的女孩子——这是老夫少妻常有的现象：“累坏了吧？口渴吗？饿不饿？快到家躺一躺，洗洗干净，我给你预备下了你爱吃的烧鸭……”

顾媚生瞟了丈夫一眼，鼻子里哼一声：“就是烧鸭？”

龚鼎孳连忙笑道：“哪里会忘呢？炸骨头要热吃才又酥又香，我早叫人备好了料，只等你一声吩咐就开炸。”见顾媚生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笑了，龚鼎孳轻轻吁了口气。顾媚生最爱把鸭骨头炸得又焦又脆，就着下酒，嚼得咔嘣咔嘣响。

回到寝室，顾媚生并不肯躺下休息，拿出从珠宝市取回的玉钗金簪珠环，对镜打扮。她已经三十五岁了，看上去还很年轻，一双横波欲流的眼睛亮闪闪的，在镜中与金玉珠宝争辉，引得龚鼎孳俯在她耳边笑道：“横波真乃天人，鼎孳如此艳福，不知哪世修来！”

顾媚生抿嘴一笑，瞪了丈夫一眼，突然兴奋起来，猛地站起身说：“你等一等，别进来！”她很灵活地一扭身，闪进寝室一侧的小屋，那是她梳妆更衣的地方。龚鼎孳笑笑，不觉心旌荡漾：有这样一个尤物伴在身旁，虽死何憾？他醉迷迷地微微阖上了眼皮。

“喂，看我呀！”顾媚生娇媚的声音里分明有一股自骄自矜。龚鼎孳一睁眼便不得不连连眨动，眼前的人儿太光彩眩目了：云髻高耸，双头凤钗左右贯穿；光灿灿的金步摇缀着点点水钻，垂向前额，垂向双耳和双肩，仿佛闪烁在乌云间的星光；点蓝点翠的银饰珠花，恰到好处地衬出黑亮的柔发和俊俏的脸；月白小缎袄外，披了一幅湖蓝色绣着云水潇湘图的云肩，一颗鲜红的宝石领扣在下颏那儿闪光；玉色罗裙高系至腰上，长拖到地，鲜艳的裙带上系着翡翠九龙珮和羊脂白玉环；长长的、轻飘飘的帛带披在双肩，垂向身后，更映出那潇洒出尘的婀娜风姿。龚鼎孳忍不住喝彩：“极妙！极妙！宛如二十年前初见君！岁月催人老，独独对你留情……”他心里忽然“格登”一跳，住了声。因为他认出来了，这是前朝末年最时兴的装束……

满心骄傲的顾媚生并不理会丈夫情绪上的微妙变化，一转身，迈着早年在舞台上练就的“水上飘”的台步，又飘回她的小屋。再出来时，已换了另一副行头：鬓角抿得油光水滑，头上的高髻不见了，头发全梳到脑后，做成两个短燕尾；戴着金丝点翠的发箍，两边各插一朵拳头大的朱红娟花；耳戴三孔三坠的金环；身穿长及脚背的宽大氅衣，银红的底色上绣了八团翠黄的秋菊图案，周身镶宽白缎绣花边，外压狭花绦子；脖

子上围一条长及衣裾的雪青绸巾；衣裾下露出一双金钱绣云头的高底花盆鞋；右手拿着乌木细长杆烟袋，铜烟锅，杆上坠着红缨穗的烟荷包，左手拿一只钿子。——这是目下时兴的满洲贵妇出门做客的打扮。

龚鼎孳被眼前这五颜六色的一团刺得眼花，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言不由衷地称赞道："好！洒脱，大方！"

顾媚生笑了，把手中的钿子——那个嵌了翡翠、碧玉、东珠的贵族妇女的头饰——戴到了头上，得意地问："如何？这钿子，听那珠宝商家说，是宫里最时兴的样子哩！"

龚鼎孳勉强笑道："果然华贵，非同一般。不过戴上钿子，这一身衣裳就太寒酸了，须穿朝服礼服才配……"说着说着，他走神了，声音越来越轻，后来竟瞪着眼睛呆在那儿。

搔首弄姿的顾媚生还转着身子问："我穿哪一身好看？汉装还是满服？"她听不到丈夫回答，才转过身来，一见他那副样子，顿时败了兴头。近些日子他常常这样，顾媚生认为这是他开始衰老的最早象征，不由得心头火起，那张粉面胭脂脸，直如窗上的竹帘，说摔便摔了下来，说话也不自觉地变成地地道道的苏白："呆鹅头！阿是吃了砒霜？发啥呆？菜油麻油，侬倒寻一件由头好哦？"

龚鼎孳皱皱眉头，顺手拉过一张椅子坐下，闷闷不乐地说："谁料到许巨源那个狂生，本科竟能中呢？"

顾媚生不做声了。秋闱榜发后，她已不止一次听丈夫说这句话了，有时愤慨，有时恼火，今天这种带点凄然的口气倒是第一次听到。她略一思索，便明白了，正是她任情改装取乐，使他回想起三年前看戏受辱的痛苦。她能说什么呢？当时她不是也大哭出声，脸上发烧，背沟淋汗的吗？不过她终究是女人，事随境迁，不大在意。谁想到年过半百的丈夫，心头还有那么深的怨毒！她收起横眉怒目，打叠起一片温柔，软声说：

"本科考官弊端百出，他侥幸得中，未必有真才……"

"不错！"龚鼎孳一拍大腿："方才任克溥来，论的正是此事。他要上疏弹劾呢！"

"好哇！该出口气，你要撺掇他干！"顾媚生叫起来。

"哪能这么讲话！这事关系重大，不可轻率！"

"至少也要摘了他的举人顶子！"顾媚生尖声嚷着。

"唉，总要出以公心，权衡利弊啊……"

顾媚生瞪大了眼睛盯住丈夫。她记得清清楚楚，三年前龚鼎孳曾哭叫着说：“必杀以泄忿！”……她还想问点什么，侍女在门外喊道：“禀太太，炸焦脆来了。”

龚鼎孳忙道：“上席！”

两个使女走进寝室中堂，调好桌面，摆下杯盘箸匙，然后把食盒里的菜肴一样一样地摆了满桌，都是下酒的美味：南炉烧鸭、白鲞冻蹄、卫水银鱼、江南冬笋。被许多碟盘围在正中的大盘，就是顾媚生最喜欢的焦炸鸭骨，酥黄喷香，热烘烘的，还轻微地噼啪作响。顾媚生顿时眉开眼笑，一叠声地叫添酒杯，她和龚鼎孳要一人四只杯。

龚鼎孳正在奇怪，侍女已把太太今天买回的酒斟上了。霎时间酒香飘散，满屋醉人。再看那酒杯，更令人惊叹：宝石般红、琥珀般黄、水晶样清湛、翡翠般绿。龚鼎孳故意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装作吃惊非凡的样子。顾媚生高兴得“格格”直笑，推了他一把：“憨大！天天宴客，什么没见过，做出这副鬼样儿给谁看！不认识吗？那红的是珍珠红，黄的是瓮底春，白的叫梨花白，绿的叫茵陈绿……”

龚鼎孳打着哈哈朝顾媚生一揖，“总是娘子好色，难为你集四美酒于一席，我酒福不浅！”

顾媚生伸手在他脸上轻轻一拍，嘲笑道：“天下若推好色之魁，除了夫子还有谁？小妇人哪里敢当！”

“哈哈哈哈！”龚鼎孳开怀大笑，夫妻相对干杯。龚鼎孳又不服地说：“鄙人乃多情而非好色。说到好色，登徒子之俦大有人在，无过于李振邺、张汉！”

“哟，这二位不都是贵门生吗？”

“所以，我才颇知内情啊！这二人既好内又好外，内争粉儿，外争灵秀，闹得不可开交。粉儿的事你是知道的。那灵秀，两人都不得到手……”

“灵秀是谁？”

“哦，忘了告诉你，张汉那长随书童柳同春，给李振邺入帘时借去当亲随，改名灵秀。据我所知，张、李二人都有‘不利于孺子之心’，但张汉乖巧，一心以情感之；李振邺少年进士，轻狂孟浪，在闱中必有无礼之行，被灵秀峻拒。榜发之后，张、李势成水火，于是才发生了剪发告状。仇愤虽发于出榜之日，怨恨实结胎于粉儿再嫁、灵秀易主之时……”

“那么，灵秀对李振邺在闱中所作所为，一定很清楚了？”顾媚生脸上满是笑容，但眼睛已经不笑了。

“那是显而易见的。”

顾媚生不笑了，认真地问："方才任克溥来，你有没有把这些内情告诉他？"

"哎，什么话！"龚鼎孳拂袖而起："二人都是我的门生，家丑怎好外扬，况且我还是师辈。"

太太的细眉皱了起来："倒也是。任克溥也是晚辈，当初你在左都御史任上时，他才是一名新进御史吧？……不如找内院大臣。傅以渐胆小怕事，未必有用……王永吉如何？当初他与你相交甚好，如今又兼领吏部。"

"不妥，不妥。"龚鼎孳背着手，站在那里连连摇头。

"有什么不妥！这事揭发出来，左不过革职废考。就李振邺辈的所作所为看，还不该是怎么的？……难道你就不明白，这是你起复的大好机会？"

龚鼎孳的眼睛里刹那间闪过一道光亮，又很快消失，仍在缓缓地摇头。顾媚生气得直跳起来，用低沉的语调急促地说："你那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肯讲，还要逼着我讲！……我讲就我讲！满、汉势如水火，皇上虽然尽力弥合，谈何容易？你的才学早为皇上认可，欠缺的只是满洲权贵的心许了。把科场舞弊揭发出来，一定能得到满大人的欢心。你还会以寓公了此一生吗？……"

龚鼎孳望着顾媚生，说不清他眼里是什么表情，似喜似悲，似笑似嗔，既有赞叹、惊异，又有屈辱和羞愧。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一句话也不说，转过身去。

顾媚生火冒三丈，一手指着龚鼎孳的后脑勺，气得连说了几个"你"字，又突然火气全消，冷冷地说："随你吧！反正从秦桧老婆胯下钻出来的，不是我顾媚生！"

龚鼎孳猛地一扭身，满是皱纹的脸和一双眼睛都血一样红，狂怒地冲到顾媚生跟前，一把揪住她银红氅衣的前襟，抡开巴掌，"啪啪"抽了她两耳光。

顾媚生倒退几步，惊呆了。不要说嫁他以后，就是从小懂事以来，也没人敢弹她一手指头！她登时就要撒泼大闹，可是只对丈夫看了一眼，便愣了。龚鼎孳面色惨白，脸被强烈的感情刺激歪扭得几乎变了形，大口大口地喘气，张着的右手下意识地按着胸口，全身在簌簌发抖。刹那间，顾媚生全明白了。她慢慢走到丈夫面前，轻轻跪下，拉了拉丈夫的衣襟，小声叫道："芝麓……"

龚鼎孳一哆嗦，低头看了一眼，俯身搀起顾媚生。顾媚生就势倒在他怀里，他无力地抚着妻子丰满的肩膀，两行清泪凄凉地流了下来。

四

十月小阳春，风物宜人。万绿如海、芳草芊绵的南苑，迎来了秋郊射猎的浩大队伍。龙旗猎猎，画角长鸣，黑骏玉骢迈着矫捷欢快的步子，振响了銮铃，把欢乐的一串串铃响飘洒向一望无际的秋原。

南苑，是皇家禁苑。周围城垣回环延绵一百二十里，四方九门：正南南红门、正北大红门、正东东红门、正西西红门，此外还有回城门、黄村门、小红门、双桥门、镇国寺门。苑内有海子多处，河流纵横，林密草深。元代这里就是天子纵鹰射猎的飞放泊，明代又将这里扩展为如今的规模。清朝因袭旧制，并设海户一千六百人，各给地二十四亩，养育禽兽、栽种花果，既供天子射猎，又用于大阅讲武。苑中有行宫数处，皇上不时来这里居住，有时也在这里处理政事。到了炎夏，皇太后和宫眷也时常到这里避暑。今天来南苑的，是刚刚散朝、用罢晚膳 [4] 的顺治皇帝。

福临穿了一身射猎的便服，披了一幅黑丝绒披风，骑着他心爱的玉骝骝，英姿挺拔，神采焕发。他没穿龙袍，也没戴皇冠，但谁也不会把他只当作贵族子弟。除了他本人的气质和胯下这显而易见的千里驹之外，还有一顶没有第二个人敢戴的红绒结便帽和珍贵的嵌东珠珊瑚马鞍。这马鞍以镀金银丝镂花为边，上嵌豆大珍珠二千余颗，米珠三万余粒，豆大红珊瑚珠二百五十颗，小红珊瑚珠一万余颗。鞍前像印章般突起的圆形珠托上，闪耀着列成品字形的三颗龙眼大的东珠。这具马鞍的造价或许能够估计出来，但由于它是御用之物，便成了无价之宝。

年轻的天子坐在无价的马鞍上，迎着爽劲的秋风，顶着碧蓝无际的天空，纵目四望，宽舒地长长吸气呼气，那满意的神情，竟如孩子一般带着几分狂喜，仿佛就要张开双臂大声叫喊。但他的手一收，收回胸前，带住了马。庞大的侍从队伍也跟着停下。福临微微扭转身躯向侧后方远望，后面跟上来一队人马，桃红柳绿、莺叱燕咤，仿佛把春天唤回到了寥廓而斑斓的秋光里。那是宫眷队伍，她们年轻貌美，马上功夫都不弱。女子乘马本来就好看，这些宫眷在皇上面前，自然更加婀娜多姿。福临却目不斜视，只不转瞬地盯着前面的那匹桃花马。

马上那位美人，玉容映着斜阳，艳如碧桃初放。她戎装窄袖，上下一色绯红，身后飘扬着玫瑰色的丝质披风，恍如暮霞飞落人间。这朵红云飞到福临身边，美人儿就要翻身下马向福临请安，福临连忙笑着作手势拦住："不必了，不必了，上马下马太麻烦。你来得真快。两年没骑马，在宫里又闷了一年多，趁着秋高马肥，正好散散心！"

"皇上挂怀，妾妃不敢当啊！"董鄂皇贵妃笑盈盈的，催马上前，于是二人并骑，缓辔同行：一个天亭表表，一个花枝袅袅，看上去那么和谐、美好。两人的随行队伍按常规自动调整：董鄂妃带来的宫眷、宫女环绕着皇上和皇贵妃，她们的后面，是皇上的侍从、侍卫。

福临微倾上身，靠近乌云珠，轻声笑道：“你过我马上来好吗？我带你。”

乌云珠雪白的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嗔怪地瞅了福临一眼，低声说：“看你！……”

“哎，我是好心啊！”福临认真地说，“你分娩刚刚半年，千万不要劳累了，看你脸色多白，况且你体质本来就弱啊。”

乌云珠笑着，神采飞扬：“皇上，你太小瞧我了。忘了我头一次瞻仰圣容，不正是马上驱驰之日吗？”

福临深情地盯着乌云珠，只觉心头仿佛灌满了蜜，甜得有些呼吸困难；一股欢乐在胸间回荡，就要奔突出来。他不愿抑制，扬头大笑，青春的热血在全身奔腾。他一勒缰绳，右手高举那柄镶金嵌玉的马鞭，朝座马后臀一抽，猛松丝缰，玉骝骝欢快地一声嘶叫，飞箭一般向南猛冲，尥开四蹄，如一道白色流星，划过黄绿相间的平坦坦的草原。乌云珠心里暗暗着急，连忙鞭马追赶，侍从宫女也紧紧跟上。但福临的那匹神骏蹄下就如生风一般，她们哪能追得上！眼看那白色的流星画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向东边弯过去。乌云珠灵机一动，掉转马头向东，猛加三鞭，抄直线近路去拦截福临。桃花马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情，跑得又快又稳，风声在耳边呼呼地响，地上的杂草拉出了长线，乌云珠果然在二里以外，跑到了福临马前数十丈的地方。玉骝骝见到了同类，自然而然地追跟在后，当桃花马放慢步速时，它也无意超过可爱的伴侣，并和它一样改用碎步慢跑了。

福临大笑道：“你真灵巧！竟然抢先一步。”

乌云珠微微笑着，略略喘过几口气，说：“是侥幸取巧。”

福临审视着乌云珠，不禁挨上去替她擦拭额上的汗珠，感叹道：“贤卿秀外慧中，真令人爱煞！天地钟灵秀，我们满洲也能诞育仙女！”

“陛下快不要这样说，叫人羞愧死！”乌云珠顽皮地笑笑：“天地无私，并不独爱一族。即使妾妃蒙皇上誉为天人，也忘记不了妾妃之母乃江南才女啊！”

“正是正是，塞外风云，江南秀色，才使朕得以有你这样一位才貌双绝的贤妃啊！”话未落音，玉骝骝踩着一片湿漉漉的草丛，前蹄一滑，马身往前一闪，差点把福临摔下去。乌云珠惊叫了一声，陡然伸手去拉她根本够不着的福临，也几乎从马背上掉下来。好在福临用力一勒缰绳，玉骝骝猛地纵身跃起，又恢复了平衡。福临得意地笑道，“如何？朕的骑术还说得过去吧？……你怎么啦？脸色雪白雪白的，吓坏了吧？”

乌云珠抹了抹额上的冷汗，说：“陛下继承祖宗鸿业，讲武事、练骑射，自是安不忘危的意思。但马蹄怎能靠得住？以万民仰庇之身轻于驰骋，

妾妃深为陛下忧。”

“贤妃这一番咬文嚼字，可以做得一篇奏章了。”福临不在意地开着玩笑。

“陛下驰马疾速如飞，又凶野异常，实在叫人提心吊胆，你……也该为我想一想，为太后、为皇子……”

福临心里一阵感动，笑道：“今天我不过是太畅快了。天高地阔，风爽马健，真使我一舒怀抱，烦闷顿消！”

“怎么？”乌云珠敏感地扭头注视着福临。

“唉，你不晓得，议政王大臣那帮老头子，真不知是什么心肠！……”他向乌云珠细说起这件使他长期以来十分恼火的事情：

春天，郑成功被赶到福建沿海岛屿上，定远大将军济度班师回朝，于是福临的注意力便完全集中到朱由榔占据的西南。对南明的战事，福临已全权交给大学士洪承畴办理。自洪承畴出任以来，各种诽谤诬蔑之词就不断从满洲亲贵那里灌进福临耳中。尤其近两年，洪承畴围而不攻，长时间屯兵湖南，不见进取，弹章更如飞雪一般呈进皇上。福临不为所动，始终信任洪承畴。因为他知道，洪承畴正在苦心孤诣地贯彻福临的剿抚并用的方略。谁知这一来，又引起议政王大臣中的另一番议论，说什么南明拥有的李定国、孙可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两员虎将啦；什么地险兵悍，攻入不易，不如划地以守啦；甚至有人提出干脆放弃云贵两省，同南明小朝廷两相和好。这把立志要做一代雄主的福临气得七窍生烟。他今天对董鄂妃说起，不免又形于词色：“一统天下，金瓯岂能有缺！入关才十四年，这些人便如此老朽昏庸、怯懦无能，当年平定天下的锐气都哪里去了？真想挑几个最不中用的，严加惩处！”

乌云珠非常文静地说：“这等事情妾妃安能置喙？但以妾妃愚见，诸大臣纵有过失，终究是为国事着想，并非为自身谋利。陛下不必生气，喻以理动以情，总能使其心服。不然，大臣尚且不服，何以服天下之心？”

福临望着她感慨地说：“有你在身边，朕心中着实松宽多了。……”

他们并马交谈，又亲密又愉快，不知不觉，东行宫就在眼前。福临看看天色还早，便说：“你先去歇息，我随意去转转，射几只山鸡野兔，明天就有下酒物了。”

乌云珠蹙紧眉头：“陛下驰马千万当心，以天下为重啊。”

福临温存地笑着，摆摆手，领着侍卫们驰走了。

太阳落下西山，暮色渐浓，福临才余兴未尽地回到东行宫。他连正殿也不曾进，直接走向后面的寝宫。刚转过正殿屋角，就见乌云珠站在后殿

的汉白玉阶石上翘首盼望。她已换上了宫中常服：松松挽就的飞燕髻，只簪了一只莹洁的玉簪，淡绿的夹衫外面，加了一件长长的、镶了雪白毛边的果绿貂皮半臂，领口和衫子的下摆，都滚着银丝点缀的绣花边，拖到地面的玉色长裙在衫子下面只露出不到一尺长。她浑身几乎没有什么金银珍宝之类的华丽饰物，却绰约多姿、淡雅飘逸，有如青娥素女——她永远使福临感到新鲜，不论在装扮上还是在性情仪态上。

她立刻下阶来迎接福临，担心地说："太阳下山以后，风冷露寒，你衣裳穿少了吧？真怕你受凉。快进殿歇息吧。"

进到寝殿正间，福临刚在为他专设的宝座上坐下，乌云珠便像普通宫女似的斟了热茶送到他手上，并仔细察看他的面色，说："回来这么晚，一定很累了。先喝杯热茶。"

福临接茶，又一把拉住她的手，笑道："我一点不累，也不冷。射猎大有所获，光山鸡就三四十只，肥得都飞不动了……"

"看你手这么冰凉，还说不冷。"她抽身走进东梢间寝室，拿出一个双云头式的掐丝珐琅手炉，递给福临，让他赶紧放进怀中。福临笑道："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些事叫侍女宫监去办就行了，你忙些什么！"

乌云珠像没听到似的，忙着出殿去传膳。

当一桌酒膳摆上来时，乌云珠侍立在福临身边为他布菜，为他剥去虾皮、剔去鱼刺、鸡骨，为他盛上燕窝冬笋鸡汤，轻轻吹去热气，吹开浮油，捧到福临面前，催他快喝。她比用膳的福临更忙。

福临说："你坐下，跟我一道用膳。"

乌云珠笑道："皇上厚意，妾妃心领了。皇上还是多与诸大臣共餐，他们也好多沾皇上宠惠，常承皇上笑颜……"

"又是这话！我已听了你的，常与王大臣共餐，也不时赐以克食。我就要你现在跟我共餐。"

"陛下，妾妃位卑，不敢……"

"胡说！你不是我儿子的亲娘吗？"福临带笑斥责着，并"啪"的一声放下筷子："再不答应，今儿这顿饭我可就不吃了！"

"陛下……"

"人家百姓家夫妻要是也这么拘礼，还有什么朝夕唱随、闺房之乐？你我真不如生在平民之家。"福临伸手一把拉住乌云珠，硬拽她和自己并排坐在那张宽大的七宝雕龙御榻上。乌云珠满面惊惶，急忙挣扎着站起来，连连说："陛下，千万不能这样！千万不可！皇后娘娘也不曾有此礼

遇……”

“皇后？”福临鼻子里哼了一声，随后摇摇头，轻声叹了口气，说：“眼下不在宫里，那些劳什子礼节全数免掉！咱俩过几天轻轻松松的好日子！蓉妞儿，你们端一张软垫椅子来，让你主子坐下吃饭！”

蓉妞儿是乌云珠的亲随侍女，连忙同两个宫女一道，把软垫椅搬到御榻右侧，乌云珠只得坐下，拿起了包银象牙筷。福临刚才阴沉下去的面容才重新开朗了。

饭后，庄太后的侍女苏麻喇姑领着福临的乳母来到行宫，董鄂妃连忙将她们迎进寝宫正间。福临从北炕宝座上站起来，受了她们的跪拜，向乳母笑道：“嬷嬷回来了？老家都好？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他又转向苏麻喇姑：“太后安好？这么晚了还打发你来南海子，有要紧事吗？”

苏麻喇姑笑道：“我的事不要紧，嬷嬷的事要紧，嬷嬷先说。”

乳母是个面目慈祥的妇人，满面红光，身体健康。两年前她回关外老家探亲祭祖，今天刚回宫就闹着要看看福临。可是，她进了门，却一直不错眼儿地盯着乌云珠。这会儿笑着说：“有什么要紧的呢？就是两年没见皇上，心里想得慌。托太后和皇上的福，家下这二年日子都好。皇上身子骨也好？这位娘娘眼生，老奴才给主子请安了。”她对乌云珠跪下去，乌云珠赶忙搀住，柔声说：

“嬷嬷，我年轻不晓事，当不得你的大礼，实在不敢。”

“当得的！”苏麻喇姑笑道：“嬷嬷，这是新近进位的皇贵妃董鄂娘娘。你今儿在宫里见的那个白生生的四阿哥，就是董鄂娘娘诞育的。”

“哎唷唷，佛爷保佑，竟给皇上降下这么一位天仙似的娘娘来，叫我这老婆子可开了眼啦！”

“嬷嬷，”福临装作不高兴的样子：“你不是来给我请安的吗？进屋来也没看我几眼，尽盯着她瞧了！”

“哎呀，该死该死！”乳母轻轻拍着自己的脸，好像在掌嘴：“一进屋，我这心就全在娘娘身上了，谁叫娘娘生得这么受看呢？瞧瞧，可不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哪儿去找这一对金童玉女呀！……”她乐不可支，说话就少了忌讳。福临和乌云珠都身着便装，并肩站在那里，年轻美貌、风度翩翩，真像一双并生的白荷花。苏麻喇姑心里也在暗暗赞美，但她可不像乳母那么毫无分寸，连忙打断：“嬷嬷喝酒怕喝多了，高兴得这样！……”她双手捧上随身带来的锦缎包袱，说：“太后命我专程送来这两袭貂皮褂子，说是南苑比宫里冷，请皇上、娘娘保重，别着凉。”

福临和乌云珠连忙起立，接了母后的赐品。

“太后还说，没什么大事就早点回宫。要是皇上想多呆几天射猎，就让娘娘先回去。”

福临笑着瞟了乌云珠一眼，乌云珠没有理他。

“太后让奴婢转告皇上，娘娘产后不久，要经意保重，不可劳累了。伤了身体，唯皇上是问。奴婢出宫时，太后又嘱咐一句，要娘娘早日回宫。”

福临笑着又瞟了乌云珠一眼，说：“朕是太后亲子，反不如她得母后宠爱，真真羞煞人！”

谁都听得出这是他心中得意的反话，都凑趣地笑了。

乳母同苏麻喇姑走回她们的住处——东配殿后的平房，小声说着话儿。苏麻喇姑埋怨乳母：“看在咱俩有十几年交情的份上，我得嘱咐你几句。你老糊涂了，怎么胡说八道呢？刚才说的那些要叫坤宁宫的人听去，有你的好儿吗？”

“唉，唉！我真是老背晦了。我一见她那模样儿，就把什么忌讳都忘了！……”

“这位娘娘啊，模样儿还在其次，难得她心眼儿又好又灵，脾性儿和善，会体贴人。本来就招人爱，又识大体、明大义，太后哪能不疼她！今年三四月间，她父兄相继亡故，那会儿她正临产，闻信大哭，太后和皇上都加意安慰她，也真为她忧虑。她听说后，就发誓不再哭了。太后、皇上问她为什么忍泪，她说：‘我怎么敢因自家悲痛而使太后陛下忧伤呢！我之所以痛哭，不过念及养育之恩、手足之情罢了。我父、兄都是心性高傲的人，在外行事时有悖理之处，深恐他们仗恃国戚为非作歹，那岂止辱没我的名声，举国上下也会说皇上为一微贱女子而放任他们肆无忌惮。我为此也曾夙夜忧惧，生怕他们闯出大祸。如今幸而安然善终，我还有什么可悲痛呢？……’”

“果然难得，果然难得。”乳母赞不绝口。

“她学问深，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太后也喜爱这些，自然更疼爱她，一时一刻离她不得。你看，她才出宫半日，太后就叫我来催啦。”

“唉，真可惜。”乳母轻轻叹息。

“可惜什么？”

“别怪我胡说。皇上要是早选上她，只怕有皇后之分啦！”

苏麻喇姑好半天没搭腔，后来也叹了一声：“唉，这些事，咱们为奴婢的哪里说得清。皇上已经废了一位皇后，还能再废一位吗？再说，太后、皇上不管怎么疼这位娘娘，也抹不去她那大缺欠呀！”

“啊？什么缺欠？”

“你不知道？这娘娘的额娘是个南蛮子！……”

她们不知道，那蛮子额娘的女儿，此刻也正在谈论她们。

“陛下，这嬷嬷是你最早的一位嬷嬷？”

“是啊，我从小儿吃她的奶，八岁以前都是她陪着我睡，管着我的衣食住行。”

“可是陛下六岁就即位了呀。”

“不错。我还记得即位那一天，就是她抱我出宫的。”福临已用膳完毕，一手端着茶杯，随意坐在一张软垫椅上；一手揽过乌云珠的腰，把头轻轻靠在她胸前，愉快地回忆着：“那天天气特冷，内侍跪进貂裘，我看了看，便推开了……”

“为什么呢？”

“别着急，听我说嘛。御辇来了，嬷嬷想搂着我一同入座，我说：‘这不是你能坐的。’嬷嬷又惊又喜，把我抱上御辇，便在道边跪送。你瞧，她不是很懂事吗？进太和殿登了宝座，看殿内外密密麻麻的文武百官，我倒没有发慌，可是瞧见许多伯叔兄王都在殿前立候，叫我心里有些疑惑，我悄悄问身边的内大臣：‘一会儿诸位伯叔兄王来朝贺，我应当答礼，还是应当坐受？’内大臣说：‘不宜答礼。’后来钟鼓齐鸣，王公百官分班朝贺，我果真一动不动，端坐受礼……”

“圣天子自幼便有人君之度啊。”乌云珠笑着赞美，低下头把面颊贴在福临乌黑的头发上。

“不过，看伯叔王们偌大年纪，向我这六岁的人儿跪拜，心里又着实不忍。所以朝贺完毕，朕便起立，一定要让礼亲王代善伯先行，朕方肯升辇。记得代善伯白发苍苍，见我礼让，竟然落泪了……朕得承继大统，代善伯当居首功。”

“以妾妃度想，首功当归太后。”乌云珠和悦地说。

“那是自然。我是仅指宫外而言。”福临捏住乌云珠的一只小手，轻轻摩挲着。

“貂裘的事呢？陛下还没有说完。”

“哦，貂裘，”福临笑笑：“朝贺完毕，朕回宫后才对那进貂裘的内侍

说：‘貂裘若是明黄里，朕自然愿着；那里子偏是红的，朕岂能穿它？’内侍连连叩头请罪，朕倒也不曾罪他。”

乌云珠笑道：“陛下六岁便如此敏慧，晓得上下尊卑贵贱，自是世间少见。方才邀妾妃同席，又作何解？”

福临哈哈地笑了：“此一时彼一时也。顺我心者，叫作顺天行道；逆我心者，我岂不另寻出路？不然，做皇帝也太少乐趣了！……”

乌云珠正想回驳几句，养心殿首领太监领了几名太监前来送奏章，这些奏章都是奏事房和内院今天送到的。福临随手翻了翻，便把奏章堆在御案上，置之不顾。他心里恼恨这些奏章破坏了他们温馨而又宁谧的交谈。

乌云珠不安地望着那一摞奏章，说：“这不都是朝廷机务吗？陛下怎么搁置不顾呢？”

“没关系。都是些循例旧事，让他们去办吧！今晚我们可以清清净净地共度良宵……”

乌云珠想了想，笑道：“陛下，就算那些都是奉行成法的事情，安知其中没有需要因时更变，或因他故必须洞察内情的呢？陛下常说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一身承担祖宗大业，就是疲倦困顿之时，也当勉力支持，何况今日如此悠闲。”

福临轻抚乌云珠的背，笑着感慨地说：“你呀，真成了我宫中谏臣了！……来，一同阅本。”

乌云珠连忙站正了躬身答道：“妾妃闻妇无外事，岂敢干预国政。千万不可，陛下还是专心批本，妾妃陪伴始终。”

“就依你。”福临笑着说，坐在御案后的宝座上。

乌云珠叫宫女们端上两盏白纱笼的掐丝珐琅桌灯放在御案上，点亮两侧的四盏紫檀框梅花式立灯，加上屋顶吊着的九盏宫灯，东次间明亮得如同白昼。乌云珠又命宫女把她的绣花绷架放在御案一侧。宫女们悄悄侍立，福临专心批本，乌云珠则静静地在绷架上刺绣，寝宫一片宁静，只能听到蜡烛芯毕剥的炸响和镂空梅花薰炉内木炭清脆的燃烧声。

看到一本，福临几次提笔又放下，面露不忍之色。乌云珠放下绣针，站起身：“什么事使陛下如此牵心？”

“是今年的秋决疏。其中十多人，只等朕报可，便要立即置于法。朕一时不忍下笔。”

乌云珠走近，对那秋决疏望了片刻，一行行黑字透露着死亡的气息。她

脸上顿时升起悲哀的阴翳，皱眉道：“这十多人并非陛下一一亲审，妾妃度陛下之心，即使亲审也未必全得真情，而所司官吏中有不少愚而无知的人，怎能保这十数人尽无冤抑？民命至重，死而不可复生。恳求陛下留意参稽，凡可矜宥者竭力保全。”乌云珠的声调有些哽咽，接着又补充一句：“妾妃以为，与其失入，宁可失出……”

福临默默点头，又看了一遍，提笔在几名死囚犯的姓名上写了“复谳”两个字，在另几个死囚犯的姓名上做了减等的记号，随后折了页码。

“陛下，那逃人窝主一抓就斩，不是也太……”乌云珠的话没有说下去，因为她看到福临怕冷似地缩缩肩膀，并紧紧皱起了浓眉。她连忙返身取过太后赐给的貂褂，给呆想着什么的福临披上。福临趁势抓住她温暖的小手，苦恼地看着她温柔的眼睛，低声说：“你还不知道我？我当然知道逃人法太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不得已啊！……”

他猛然松开乌云珠的手，重新拿起笔，仿佛又要埋头批本。但是，他抑制不住因刚才乌云珠的提问而产生的烦乱和不安。乌云珠在他身边默默站了片刻，安慰地摸摸他无力地放在案边的左手，轻轻退下，转身去料理那两只三尺多高的青铜鎏金、镂空作梅花纹的四足熏炉，往熏炉里撒了两把沉香，并命宫女再给福临取来一只脚炉。

当福临终于合上最后一本奏章时，夜已深了。乌云珠小心地把绣针插在绣绷上，起身到西次间的小火炉上为福临端来一直炖在那儿的冰糖银耳。福临背着手踱来踱去，看着好似悠闲，乌云珠却能感到他神情上的不安。她把玉碗递给他，看看他的眼睛，轻声说：“还有事？”

福临接过碗，用匙子在碗里调了调，喝了一口，然后说：“前日召见安郡王，他说起顺天乡试考官受贿作弊，物议沸腾，寒士怨愤，一些饱学之士不肯应试，是否预见到科场弊端？我朝新立，此事尤其不能轻视。榜发已近一月，言官奏折竟无一人提及此事，怪不怪？”

乌云珠道：“顺天乡试一事，我也听说了，京里怕是已经传遍。满洲御史对科举一向生疏，未必体察内情；汉官多半心有疑虑，不敢贸然上疏。况且有关者多是汉人汉官，相互回护徇情也在所难免。”

福临皱眉道：“朕从来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委任，尤喜接纳汉人文士，为何汉官总生枝节？”

“陛下若设身处地略加体味，此事此情实在不足为怪。得民心得士心，确非一日之功。科举本是得士心的大事，万不可掉以轻心。君臣如父子，陛下何不训诫臣下以为后戒？”

“这几日，我正想下一道训诫谕旨，又觉得不够分量。看来……”他停了停，连舀了几匙子，把一碗冰糖银耳吃下一大半，随后把玉碗往炕桌上一顿，主意定了，目光闪闪地说：

“明日，朕面召汉大臣及科道官。”

“明天就面召？”乌云珠口气中虽有点儿惊奇，但脸上的笑容和眼睛里的神采，分明表现出对年轻皇帝的赞赏和爱恋：“回宫吗？”

“不，就在南苑。”

南苑西行宫的大殿，虽没有太和殿、乾清宫的规模，却也十分宏伟庄严。宝座的设置同乾清宫的一样，很是辉煌。宝座边陈设着一对铜胎珐琅嵌料石的象托宝瓶——御名为“太平有象”，还有一对质量相同的角端和仙鹤。宝座后有绣了日月星云的宝扇，宝座前御陛左右有四个香几，上面的三足鼎式香炉里焚着檀香，香烟缭绕，大殿气氛肃穆。

丹陛之下，光润似墨玉的金砖墁地，按照品级，跪着一排又一排的汉大臣。前排是举朝知名的内院大学士：秘书院大学士王永吉、成克巩，国史院大学士金之俊、傅以渐，弘文院大学士刘正宗。其次一排是九卿，其中有户部尚书孙廷铨、礼部尚书王崇简、吏部尚书卫周祚、左都御史魏裔介，后面还有各部院衙门的副职长官，如兵部侍郎杜立德、户部侍郎王弘祚等人。这里还有一批风华正茂、才堪大用的内院学士：李霨、王熙、冯溥、吴正治、黄机、宋德宜等。不过，人数最多的还是朝廷的言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他们品位不算高，在朝中却有很大影响。他们有负责稽查内外百司之官的职责，有直接向皇帝上书指陈政事得失并弹劾官吏的权力，不过，他们的职守，和所有官吏一样，也受着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三年前，言官们此起彼伏地就逃人法的弊政上书言事，被议政王大臣会议全部否决，言官李呈祥、季开生、李裀、魏琯等人先后受到流徙处分，便是一个例证。今天皇上面召汉大臣训诫，主要的用意就是针对他们的。

大殿中，除了御前侍卫、当值内监以外，只有内国史院大学士额色赫、内秘书院大学士车克、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哈纳和吏部尚书科尔坤几员满官，再就是侍立皇上左右的带刀领侍卫内大臣鳌拜和苏克萨哈了。他们都肃立丹陛，面对着上百名匐伏在地的汉官，虽然都是蟒袍补褂、朝靴朝珠，心情到底不同。

福临的声音响亮又缓慢，不似他平日的语调。大殿太高旷了，他的话声仿佛在空中震颤，引起嗡嗡的回声：

“……朕亲政以来，夙夜兢业，焦心劳思，每期光昭祖德，早底治平，克当天心，以康民物。乃疆域未靖，水旱频仍，吏治堕污，民生憔悴。朕自当内自修省，大小臣工亦宜协心尽职，共弭灾患。”

这一段话相当平和，皇上并未把责任全推给臣下，听上去还是亲切有理的。

“国家设督、抚、巡按，振纲立纪，剔弊发奸，将令互为监察。近来积习乃彼此容隐，凡所纠劾止于末员微官，岂称设职之意？嗣后有瞻顾徇私者，并坐其罪！”

指斥督、抚、巡按，为什么要说给这些不是督、抚、巡按的人听？

“制科取士，计吏荐贤，皆朝廷公典，岂可攀缘权势，无端亲暱，以至贿赂公行，径窦百出，钻营党附，相煽成风？大小臣工务必杜绝弊私，恪守职事，犯者论罪！”

训诫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跪听的臣子中已经有人在努力克制发寒热般的颤抖了。

“至于言官，为耳目之司，朕屡求直言，期遇綦切。乃每阅章奏，实心为国者少，比党徇私者多。嗣后，言官不得摭拾细事末员，务必将大贪大恶纠参，其涤肺肠以新政治！”

福临收住话头，不再发挥，用几句套话结束了他的训诫。百官们山呼万岁，再次叩拜，起立，按顺序站列殿前。

礼赞官正要宣布皇上起驾，言官行列中突然闪出一员官吏，此人身材瘦小，显得十分精干，他抢上几步，跪在丹陛之下，高高托着一沓本章，高声喊道：

“臣，刑科给事中任克溥，为顺天丁酉乡试科场大弊，有疏本上奏，请圣上过目。”

众官为之一惊，顺治不觉一喜。顷刻之间，任克溥的奏章已展示在御案之上了。

大殿里顿时寂静无声，所有的汉官都望着任克溥，耳朵却仔细听着宝座上的声息。有人惴惴不安，有人暗暗高兴，自然也有人无动于衷。但这一切都只能放在心里，若形于词色便是失礼，将被当殿纠参处分。

福临看罢奏章，满面怒色，拍案而起，厉声道：“传旨：奏本内有名人犯，立即拿送吏部，着吏、刑二部会审！”

当各人犯一起押送到吏部衙门时，又一道圣旨下来：

“着内大臣苏克萨哈、鳌拜主持吏、刑二部会审！”

苏克萨哈是皇上宠信的近侍大臣，鳌拜在议政大臣中以果断能干著称。皇上派了这样两员大臣，足见对此案非常重视。吏、刑二部的尚书、侍郎，尤其是汉官，不得不格外小心，尽量缄口不言。

五

内院大学士兼吏部汉尚书王永吉在吏部大门下了轿，进了大门。宽阔的石板路直通大堂。他从大堂旁门进中院，过穿堂，一架紫藤盖满了小院，老干如蟒、盘曲而上，如今落叶已尽，繁密的藤干藤枝纠缠在架子上，仿佛许多绞在一起的灰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官场上那复杂的、绞缠不清的明争暗斗。藤架的那一边有屋三楹，檐下额匾上有三个厚实凝重的大字：藤花厅。王永吉当然知道，这架紫藤是明初吏部尚书吴宽亲手种植，距今已将三百年。藤花厅，是吏部长官治事之所，平日是科尔坤的公事房。今天，王永吉心中有几分得意，他是来到藤花厅的惟一汉官。不多时，内大臣苏克萨哈、鳌拜和刑部尚书图海都到了。他们要商讨第二审的程序。

仆役送上热茶，便退下了。五位大臣各自安坐，上来就是一阵冷场。

按皇上谕命，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其贤、田耜、邬作霖、张汉、蒋文卓等十多人，全数被拿到吏部审问。由于他们身份不同，是按命官、中式举人和应试三起分审的。

第一轮会审过后，气氛很沉闷。因为上有内大臣坐阵，中有科尔坤、图海等满尚书主审，平日审案的汉尚书、侍郎如陪坐一般，唯唯诺诺，不出一语。满臣对科举一向不大了然，审不出个名堂。初审下来，什么也没弄清楚，怎么向皇上交代？

苏克萨哈玩着茶盏盖，漫不经心地笑笑，扫了众人一眼，说："我看，初审不中用啊！"他白白胖胖，容颜滋润，很得皇上欢心，事事顺遂，常常流露出几分心满意足。有时目光一闪，眉头一皱，会突然透出内藏的劲气，但那种情况很少。

鳌拜点点头，喝了一口茶。在内大臣中，他的地位不如苏克萨哈，虽然他比苏克萨哈年长，又军功卓著，但从来以下属自居，又一贯不爱说话。遇到这件主要和汉人打交道的案子，说不好汉话的鳌拜，就宁肯不做声。

图海为人深沉，凡事不动声色，这时却搔了搔刮得发青的鬓角，附和说："正是，似乎不得要领。"

科尔坤较为爽直，忍不住说："可不是！审案中这也说关节，那也说关节，这关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四名满官的目光集中到王永吉身上。

王永吉心里暗暗好笑，脸上也没忍得住。他本来就长得一副笑模样：团团脸，细眯眼，说话之前嘴角先就咧开了，唇上的胡髭也跟着向两边翘

起。此刻，他得意地抚着颔下的长须，改变一下坐的姿势，拿出行家里手的架势，用流利的满语解释“关节”一词：“所谓关节，就科场而言，是指考生与考官私下约定的暗号，据此暗号，考官可在千百卷中取出这名有关节的考生。自然，因钱因势或因其他缘故，考官就将关节卖给他的私人。至于关节本身，花样极多。譬如考生将自己姓名、籍贯嵌在文章中，或者造出一两个怪僻的字，甚而事先约好用一句古文、古诗，如此等等。纵然糊去考生姓名、籍贯，试卷另行誊抄，关节仍然可以上达考官。顺天乡试每一关节至少值三千两，高的可达万金。考生若想必中，则多买几位考官的关节，那就要花大价钱了。”

四名满官这才明白。科尔坤首先恨声说：“这些南蛮子，如此奸狡，真真可恨！”

苏克萨哈带笑不笑地说：“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正永吉笑道：“自有科举以来，一概如此。所以贫寒之士，科场蹭蹬者，无不怨愤。”

科尔坤皱眉道：“这帮南蛮子刁滑无比，初审毫无头绪，二审怎么办？”

确实，三名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和三名中式举人陆其贤、田耜、邬作霖都不认账；被任克溥在弹章中点为见证的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也只供说他是见到张汉、蒋文卓揭发科场作弊，信以为真，才向任克溥随意提到自己将具疏检举，并无实证；张汉和蒋文卓则一口咬定三名考官受贿，并指出受贿银两数，但又拿不出证据。

王永吉笑道：“列位大人对这帮汉人士子知之不深，不可被他们蒙骗过去。他们之所以口硬，实在是欺列位对科场不熟罢了。列位大人若肯依我，自能立见分晓！”

当王永吉出厅去时，图海说，“就依他的意思二审吧？”

苏克萨哈和鳌拜交换一下眼色，鳌拜皱着眉头说：“他若审清楚，我们不是反居下风了？”

图海冷冷一笑，说：“南蛮子审南蛮子，我们正可冷眼旁观，侧耳细听。”

苏克萨哈频频点头，科尔坤还伸了大拇指笑道：“好主意！”鳌拜最后也同意了。

二审的第一堂，便是李振邺与张汉的对质。

大堂正中生着两位内大臣，科尔坤和图海在他们左右设座。王永吉的桌案设在他们四个人的左侧前方，旁边还有书记的位置。四人的右侧前方则是吏、刑两部的副职长官。大堂左右，丫丫叉叉地摆了各种刑具：大杖、中杖、夹具、皮鞭、铁链等等，看上去自是一派阴森可怖的审讯气氛。吏部大堂向来不设刑具，二审开始后，王永吉说既是吏、刑会审，就应该摆出刑具来。

李振邺和张汉被押上大堂，看到和初审全然不同的布置，先就害怕得直哆嗦。可是两人一照面，竟都恨得咬牙切齿，忘记了恐惧。张汉恶狠狠地冷笑道："李振邺，你也有今天！"李振邺不答腔，"呸"的一口唾沫啐到张汉脸上。张汉跳将起来，被衙役按住了。

王永吉故意问："你二人是新怨呢，还是旧仇？怨仇如此之深，莫非曾经相识？"

张汉跪在堂下禀诉："回老大人的话，我与他相识三年有余，他的劣迹我无所不知。今科秋闱，他竟敢犯朝廷大法，学生不顾私情参揭此弊，为天下失意人吐气！"

"哦，你倒颇明礼义呀！"王永吉赞了一句，转向另一个："李振邺，你认识张汉吗？"

"回大人，彼乃忘恩负义之狠毒小人！可叹我两榜进士、朝廷命官，竟不曾看穿他的蛇蝎心肠。"

张汉又要跳起来，被衙役再次按住。

"忘恩负义，此话怎讲？"王永吉故作惊讶。

"他当年孤身流浪京师，下官只因动了爱才之念，将他收容府中，为他谋得监生资格。见他孤苦可怜，又为他娶妻买宅。不想此人欲壑难填，见我被朝廷点为同考，便强要关节，以求一逞，被下官峻拒。在佑圣观，下官也曾当众教训他，此后便全然绝交。他怀恨在心，便使出这般手段诬陷下官，大人明察秋毫……"

"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张汉被李振邺那侃侃而谈，毫不在乎的神态激得火冒三丈，直跳起来，衙役还想按住，见王永吉在摇头示意，便罢了手。于是张汉指着李振邺跺脚大骂："你这个伪君子、假善人！卑劣至极，无耻之尤！……屈辱和羞怒一齐涌上心头，他不再顾什么脸面，也不再留任何后路，首先就出乎意外地喊出了他一向最不敢触及的丑事："什么爱才、收容，说得好听！他明明是诱我做他的男宠！……娶妻买宅，娶的是什么人？是他不要的小妾……嫁给了我，还要当他的外室！……我也是个人，是个读书种子啊！……"他声泪俱下，滔滔不绝地把往事全部倒了出来。书记不停地笔录，舔墨的工夫都很短。王永吉得意地微笑着，不时瞟一眼满大人，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听呆了。

张汉直说得大汗淋漓、声嘶力竭，那根剪了一半的辫子像一根秃尾巴，在背上晃来晃去。李振邺有些沉不住气了。不过想到交给粉儿的那纸关节已经毁掉，张汉并无实在证据，便又安了心。张汉话一落音，他就急急申辩道："全然是胡言乱语，蓄意诬陷！男宠也罢，外室也罢，都是人间游戏，况且你若不情愿，谁能用强？至于出卖关节，断无此事！"

王永吉这时才插进来问了一问："是啊，张监生，口说无凭，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张汉发疯似的"嗤"地撕开棉袍，白生生的飞花满堂飘扬，撕碎的布条耷拉到了地面。他从胸口的棉花里抽出了一张纸，双手呈上。

王永吉一看，那是拼贴在一张硬纸片上的六七块揉皱的碎纸，上面字迹却很清楚。王永吉笑了，拿起硬纸片对准李振邺："李振邺，来认认，是不是你的笔迹？"

李振邺只扫了一眼，顿时脸色惨白，跪倒了。好半天，他强自挣扎，用无力的声音申辩道："这毕竟没有成为事实，我……我终究没有让张汉中举……"

"那田耜呢？邬作霖呢？"张汉瞪着发狂的眼睛喊叫起来。

"田耜，邬作霖……"面对眼睛像两团炭火的张汉，李振邺第一次害怕，心虚了。他努力振作，翕动着嘴唇，用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谁能证明？……谁能证明？"

"那两笔五千两银子的过付人可以作证！"张汉尖声嘶叫着，说出了两个过付人的姓名。这沉重的致命一击，把李振邺完全打垮了，他双腿一软，瘫倒在地。

王永吉满意地微微笑了，扭头看看满大人的眼色，他们都对他点头。王永吉扬脸对衙役作个手势：把张汉带下去。

"李振邺，你还有什么说的？"

李振邺瞪着失神的眼睛，说不出话。

"如今你贪赃有据，而张我朴、蔡元禧秽迹无凭，看来这次北闱科场大弊定是你一手造成。你到底贿卖了多少关节，以至于士子怨愤、物议沸腾？不重惩你怕是无以谢天下了！……"

"不，不！"李振邺突然高举双手，拼命摆动，仿佛一个溺水的人在垂死挣扎，"让我一个人承担罪责，不公平，不公平啊！……"

"还有别人通同作弊吗？"王永吉的话像是审问又像是提示。

"田耜、邬作霖的银子他们都来分润，各分去一千两……"

“他们，指何人？”

“张我朴、蔡元禧。再说，他们也各有私人。”

王永吉抓住时机，乘胜追击，立刻下令提张我朴、蔡元禧上堂对质。这一下子，初审时坚不可摧的堡垒立刻垮了。这三位同考官：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大理寺右评事张我朴、国子监博士蔡元禧，在大堂上像疯狗一般互相乱咬。王永吉稳坐钓鱼船，只静静地每隔一会儿抛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把他们之间的隐私全暴露了出来。

这一堂审问结束了。四位满大臣重新回藤花厅时，王永吉拿着满、汉两种文字的笔录呈给两位内大臣。鳌拜只点点头，苏克萨哈笑道：“久闻王中堂才干过人，真是名不虚传！”

王永吉谦逊道：“不敢当不敢当！要论才干，原左都御史龚鼎孳比学生高过十倍，当初学生常受他指点。”

图海道：“中堂大人过谦了吧？”

“哪里哪里。”王永吉一个劲地嘿嘿直笑。

科尔坤道：“我看只要把过付人拿到，人证俱全，此事便可结案回奏了。”

王永吉摇摇手：“早哩早哩！此案所涉远不止这些人这些事。必须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哦？”鳌拜鹰眼闪亮，锐利地直射王永吉：“还有破绽？”

王永吉笑道：“正是。请看这几句话。”他翻开审讯笔录，指着这么几行字：

李振邺：我叫灵秀到你房中寻对时，你做什么来？

张我朴：我没见灵秀到我房中。

李振邺：谎话！你又支他到我房中寻对！

审讯当时，满大臣被他们三人间的凶狠攻击所吸引，对这话并未注意。此刻科尔坤不解地问：“这不过是房官们闹中无聊，闹出点子争风吃醋，有什么破绽可抓？”

王永吉笑笑，说：“不然。这灵秀可是个要紧人物。”

苏克萨哈拖长声音问：“王中堂的意思是——”

王永吉不笑了，认真地说：“立即审问灵秀。”

科尔坤立刻站起来：“我这就着人去拿他。”

王永吉也急忙站起来，连连摇手：“千万不要惊吓了他，对此人，必须用软的……”

王永吉认为自己是聪明的：既为龚鼎孳说了好话，又没有露出龚鼎孳给他出谋划策的痕迹，这样，既能向龚鼎孳交代，又不至于显得自己没有才干。

审问灵秀的地点，是穿堂东侧的一间小厅。同春，也就是灵秀，走进来时，几位满大臣不觉互相看了一眼：这小厮真个美貌灵秀！幸亏王永吉对梨园戏曲兴趣不大，否则他会立时认出这是三年前驰名京师的伶童。同春不论是当优伶还是当书童，对这些高门贵户的厅院都很熟悉，礼节也懂，不过经官司牵进重案，这是第一次，所以心里还是有些发慌，进门便跪下了。

王永吉在桌案后稳稳坐着，说：“报上姓名、籍贯、年龄。”

“小的柳同春，顺天永平府人，今年十八岁。”

“你是监生张汉的家奴吗？”

“回大人，小的不是奴婢，是平民。受雇张汉家为长随书童，期限三年。”

“你为何又当了同考官李振邺的亲随？”

“李大人与我家主人交好，入闱前借我去服侍他。”

“如今张汉揭举李振邺纳贿贪赃，你可知情？”

“小的不知道。”

“你随同李振邺入闱，难道不知道他暗通关节的情事？”

“……回大人，小的不知。”

王永吉笑了，命亲随把椅子从桌案后搬到桌案一侧，他坐下后对柳同春

道："到这里来，跪近一些。"

同春不知所措，只好跪到王永吉膝前，心里直害怕。王永吉和颜悦色，用非常亲切的语调说："听我讲，你不要害怕，找你来只是做个见证，没有别的意思。李振邺贪贿作弊是他的事，你跟他非亲非故，怎会连累到你呢？只要你说实话，不会难为你。"

同春低下头，默不做声。

"你看，如今你主人揭告李振邺，要的是实据和见证，否则张汉就要以诬告而反坐得罪，你难道见死不救？……"

同春心里乱纷纷的。他有时恨张汉没志气，奴颜婢膝；可是为了功名利禄，天下的士子谁个干净？张汉受欺辱的境遇，张汉对同春的爱护，都使同春同情他。况且同春虽然自尊自重，却是个本分人，既做了张汉的书僮，理当向着主人。李振邺呢？同春讨厌他甜腻腻的笑容，恨他卑污的企图，想到他那副下流的醉脸就恶心！可是，李振邺是官啊！……

"听说张汉颇有才学。许多有才之士不能登榜，一辈子落榜，这实在不公啊！如今李振邺坚不吐实，可是已有数名过付人作证了。你在闱中难道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岂只是蛛丝马迹！同春手里握着他们要命的证据，不过当时他收藏这证据别有用途……

那天，各房考官都在阅卷，李振邺忽然交给同春一张纸，上面写着二十五个人名、籍贯，要他到张我朴房中试卷里去寻找查对。考官们各有私人，而本房试卷有限，都得派亲信到各房翻找，揭开糊上的名字看了以后再封上。同春知道这是作弊，但他不能违拗，果然查出了一大半。张我朴见此情景，也写了一纸人名，托同春到李振邺房中寻对，也找出不少。事后，李、张两人都忙于应酬门生，忘记了这两片纸。

同春把这纸片留下了。他要用来防身。李振邺多次纠缠他，都被他摆脱了。如果他还不罢休，进一步逼到头上来，同春便打算用这张纸威胁他，叫他乖乖地滚蛋。同春只想以此保护自己，不懂得要挟对方获取好处，所以一直藏着纸片，不露一点痕迹。张我朴的纸片完全是顺便一道留下来的……

可是……同春怯生生地偷眼看看王永吉，小声问："那李大人、张大人若坐实了贪贿，会杀头吗？"

王永吉摇头："不至于。但必得革职，永不叙用！"

"革职……那是他们活该！"同春下了决心，解开上袄，从贴身里衣口袋里拿出了那两张纸，说明了它们的来历。这是李振邺、张我朴的亲笔，可说是铁证如山了。

王永吉眉飞色舞。满大人虽然说不好汉话，却听得明白，一起把目光投向王永吉和他手中的两张纸。王永吉得意地点着字纸说："看看，这头一名果然就是陆其贤！……哦，这里还有许巨源……啊？！"他脸色陡然一变，目瞪口呆，双手哆嗦起来。图海见状，立刻走过来从他手中拿过纸片，细细看了一遍，皱皱眉头，眼睛透出笑意，随即对衙役一挥手，示意带走同春。他目送同春被带出小厅后，才转向王永吉：

"王中堂，这关节中第五名，高邮王树德，与足下有什么瓜葛吗？"

苏克萨哈、鳌拜、科尔坤听到这一问，都凑到图海身边，仔细观看他手中的纸片。王永吉脸色灰白，一霎那就蔫得像秋霜打过的衰草。听得图海问话，他强打精神地说："……那是舍侄，不想他如此不肖！……兄弟我……向诸大人告回避。翌日将上疏自劾，陈请处分……"他说着，竭力作出一副愤慨的样子，但撑了不多时，自觉无趣，叹了口气，垂着头，慢慢出去了。

苏克萨哈对鳌拜使了个眼色，忍不住哈哈大笑；科尔坤骂了一句："狡诈的南蛮子！"也跟着放声大笑；图海一边笑一边摇头；极少发笑的鳌拜，竟也在唇边露出了笑意。

张汉和同春被拿不过三天，乔柏年已换了三次住处。科场案被揭发，牵连的人又多，乔柏年自然要特别谨慎。只是他这人胆子大、爱冒险，总想知道案子的结果，不舍得立刻离开京师，还想看看动静。

十月二十七日，他去游鹫峰古寺，信步走到西单牌楼，很快就发现自己在逆着人流行进。今天街上的人特别多，扶老携幼，骑马乘轿，都兴致勃勃地往南走。乔柏年一把拽住一个走得飞快的小厮，小厮急得跳脚、喊叫，却一点脱不开身：

"你这人，干吗？去晚了就占不着好地儿啦！"

乔柏年笑着，并不放手："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去？"

小厮挣扎着，恨恨地说："看杀头！"

"啊，杀谁？"乔柏年一惊，松了手，小厮撒腿跑了。

一向行刑都在午时三刻，现在太阳还在东天。这小厮真是爱热闹！乔柏年摇头笑笑，背了手，迈着四方步，也改了方向，慢慢顺着宣武门内大街向南走去。行人越来越密了。

眼前一座茶楼。乔柏年觉得口渴，反正时间还早，便跨了进去。门边一群长衫秀才围着茶桌又叫又笑，像疯了似的。一位士子高举茶碗，大声

说："考官认权不认人，知钱不知文章，屈杀多少名士！天网恢恢，天道好还！"

"天下寒士今日扬眉吐气！"另一个也举杯大喝一声。

"以茶当酒，浮一大白！"第三个喊声震动屋梁。

"干！"十几个秀才轰然响应，高举十几只茶碗、茶杯，"呯！"的一撞，碰碎了好几只杯、碗，瓷片、茶水飞溅，众人哄然大笑，痛快的笑声把小小茶楼几乎抬了起来。

乔柏年不喝茶了，拔脚就往宣武门跑。但凡行刑杀人，宣武门口都要贴告示。莫非科场案结了？他脚下生风，竟赶上了几位服饰华丽、骑着高头大马的满洲贵公子。他不由得又放慢了脚步，因为这几位贵公子也在议论。他们年不过二十岁，说的却是漂亮的京话：

"……任克溥十六日上疏，吏部、刑部十八日拿人，二十六就结案上报，今儿个便行刑，真个干净利落！"

"这一回是天威震怒。说是不加严惩，将失天下士人之心。吏、刑两部的折子一上去，皇上立时就批下来了！"

"这些南蛮子，给脸不要脸。仗咱们满洲的余惠才当了官，不好好儿给咱们干事，饶得了他？"

"汉官没个好东西。杀吧，杀个干净，我才称心！"

"真格儿的，我家老子今儿约了帮老兄弟，喝酒庆贺呢！"

"我们家也是。都一样儿！……"

乔柏年不再听他们说笑，加快步速赶到宣武门。高大的门洞一侧果然贴着告示。除了吏、刑二部宣布行刑的事由以外，上面还有皇上批下的谕旨，盖着鲜红的御印。很多人在围看，又有兵勇把守，乔柏年不敢硬挤，只听有人在朗声宣读：

"……贪赃枉法，屡有严谕禁止，科场为取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徇私！所审受贿、用贿、过付种种情实，目无三尺，若不重加惩处，何以警戒来兹？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着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

乔柏年没听完，转身走向菜市口，他一定要看看这次行刑。一个声音在心里幸灾乐祸地喊着：

"叫你们再给鞑子卖命！这回可得了上好的报应！……"

太阳升到中天。声声大锣和长管、鬻篥呜呜咽咽的长鸣从内城传来。宣武门外街道两旁人山人海，直铺到菜市口。松鹤年堂前的大场子上，早就聚集了数万名看热闹的京师人，他们一会儿互相大声传告着“来了，来了！”骚动片刻，一会儿又伸长脖子向北张望，耐着性子等候。

监斩官骑着马，在简单的四杖四旗二扇一伞的仪仗导从下，缓缓地过来了；接着是穿红色外衣、手持大砍刀的刽子手行刑队；最后，便是由众多兵勇押送的七辆囚车。观看的人群顿时一阵哄乱，你拥我挤，指手画脚，乱嚷乱叫，分辨着谁是李振邺、张我朴，谁是倒霉的陆贻吉。

“为什么说陆贻吉倒霉哩？”乔柏年不解地问身边那个像是什么都知道的人。

“他呀，没落几个钱，只当个过付，以知情不举一同正法。”

“那个中式举人陆其贤呢？”

“他聪明，不必挨这菜市口一刀，落个身首异处。他在监里服毒自杀了。”

监斩官已经坐在桌案后的椅子上，桌案上笔砚俱全，放着行刑公文。因时间未到，他正襟危坐，纹丝不动。七名人犯一字排开跪在案前三丈远处，每人身边由两名兵勇把臂，身后刽子手挺刀待命。

正午的阳光晒得热烘烘的，刽子手赤裸的肩臂和脑瓜顶都沁着油汗，闪闪发亮。菜市口的喧闹渐渐平息了。按照惯例，如果朝廷有特赦，就该在这个时候送来。今天会不会有特赦圣旨？看那位张我朴挺着腰、直着脖子的强硬表情，或许有什么门路？

人群的海洋突然起了骚动。引起这阵骚动的并不是特赦使者，而是一个浑身缟素的女子。她头上银白首饰，身上白罗衫、白罗裙，一双小脚穿着白绣鞋，婞婞婷婷，一手掩着嘴低声哭泣，一手挎一只蒙着白布的竹篮，一直走到李振邺面前。乔柏年看得一清二楚，惊讶地张大了嘴：这是张汉的老婆粉儿！她是为张汉赎罪，还是为还旧情？……看哪，她跪在李振邺面前了！

李振邺在昏沉中听到有女子喊他，慢慢睁开双目，竟触到粉儿的一双哀怜的泪眼。他很意外，反倒清醒了，苦笑一声：“你来做什么？”

粉儿不回答，只管低头从篮里拿出水酒泡饭、几样菜肴，点燃了一尊香炉里的线香。这是法场生祭，监斩官和刽子手都不能干涉的礼节。囚犯七人，只有李振邺一个获得这样的“礼遇”。李振邺感慨地说：“想我李振邺，亲朋好友遍京师满天下，临死之日，惟有一个被我遗弃的女子为我送行，天哪！……粉儿，你难道不恨我？”

“恨！就因为恨你，我才把你的所有内情都告诉了张汉，原想要你吃点苦头，不料竟……你恨我吧？”

李振邺悲哀地摇摇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是自作自受……你来看我出丑？”

“不。就是有千般仇恨万种怨毒，你这一死也都抵消了。一夜夫妻还有百日恩呢，何况……”粉儿别转头，让泪珠滚下去。

李振邺仰天长叹：“啊！粉儿能够如此，李振邺虽死何憾！……来，酒！”

粉儿隔着香炉和袅袅青烟，对李振邺三拜三叩，然后端起酒水饭，用匙子喂他饭，用筷子给他夹菜。李振邺大口大口地吃着，不停地喊：“酒！酒！酒！”

李振邺吃完饭菜，粉儿把那一碗泡饭的烈酒凑到他唇边，像喝白水似的，他咕嘟咕嘟喝个碗底朝天。他笑道：“粉儿，多谢你，让我醉梦归天！……”顷刻之间，他醺然大醉，眼看就要瘫倒。这时，长管铜角响了：行刑时刻到！

粉儿惊叫一声，掩面逃进了人丛。张我朴连喊带骂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你们这些朝中大臣！我忍死不肯牵连你们，你们但凡有点心肝，总该为我请求一道赦书。你们装聋作哑，天地不容！我死也不饶你们！……”两个兵勇揪住他，狠狠打他耳光，并把口衔勒入他的嘴中，他再也出声不得。他带着满腔愤恨，立眉竖目，但是一下子他就被推倒了，刽子手举起了大刀……

七人正法之后的第二天，他们的家资被抄没，老幼家属被逮系狱中，定案后将流徙尚阳堡。

随后，缇骑四出，提拿有关各犯五十余人，尽是贿买关节的应试士子，不久，这些人的家属也先后入狱。

接着，和这些士子有关的汉官被拿问。再后来，以风闻不举而失职的科道官也进了监狱。法网越拉越大，落网的汉官越来越多。当朝廷下令顺天丁酉科复试之后，各地应参加复试的新举人，像囚徒一样，被府、县衙门拘捕锁项，押送起解至京。这个时候，朝署半空，囹圄尽满。镇抚司前，茶馆、酒馆、饭铺纷纷开张，热闹繁盛超过前门。同这种景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官士子震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真不知这一科场大狱，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主管此案的，还是那两名内大臣、两名满尚书。他们岂肯轻轻饶过那些奸狡的南蛮子？

[1] 当时称顺天府乡试为北闱，江宁（南京）的江南乡试为南闱。

[2] 同考官为协同主考官阅卷之官，因在闱中各居一房，又称房考官，简称房官。试卷由房官先阅，加批荐给主考。

[3] 山左大老：暗指满洲贵族。

[4] 皇帝用膳，早膳在上午六点到八点，晚膳在上午十二点到下午二点。

第五章

一

退朝之后，福临按照惯例去向太后问安。才出隆宗门，他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和狂喜，望着慈宁门，大叫一声“额娘！”撒腿就跑，像十四五岁的男孩子那样无所顾忌，弄得平日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的那一大堆侍从内监，也只得捧着金盂、金杯、金盆等等御用物品跟着一块儿跑。他们哪里追得上福临，还没有到慈宁门，便跑得气喘吁吁了。

跑到慈宁门，福临遥遥望见殿前月台上几盆菊花间露出母亲的青玉钿子，便又大喊道：“额娘！”他飞跑着进了宫门。太后抬起头，惊讶地耸起了细眉。她身边的宫女、内监们一个个张大了嘴，这太不可思议了：天下至尊、万民之主，竟这样不顾威仪地跑了起来！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狂跑的福临跨过门槛时绊了一下，猛地摔进门里四五尺远，趴在地上。所有的人都“哎呀”一声，吓呆了，近在咫尺的守门太监甚至一时都没想到该去扶一扶皇上。

眨眼工夫，福临跳起身来，仍然兴高采烈，跑下石阶，穿过汉白玉铺砌的御道，一直冲到母亲身边：

“额娘！大好事，孙可望降啦！”

“什么？”庄太后瞪大了眼睛，似乎有些不相信。

“孙可望跟李定国火并，孙可望跑出云南，投降了！”

“啊！佛爷保佑。”庄太后深长地出了口气，双手合掌，两眼望天。

“这一下，朱由榔的内情，云贵的山川形势就可了如指掌，兵力布置也将成局在胸！我要立命洪承畴率军进击，我要再委一位抚远大将军率军入征云南！……”他一面说，一面兴奋地挥着双手，在太后面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转身一会儿扬头，狂喜地张开双臂，大声喊道：“这是上天助我，一展怀抱，成就天下一统大业，开万世昌明之基！……”

“皇儿，你不愧是太宗、太祖的儿孙，成就这一番事业……”

“额娘，儿的心胸何止于此！儿要上越明祖、汉武，做一代有为之君！”

“好，好！……”太后仔细地望着儿子闪亮的目光，红彤彤的面孔，心里既感慨又激动，一时说不出别的，便笑道：“看你，袍子都擦破了。手摔坏没有？”

福临伸出手，掌心在沁血，笑道：“额娘宫里太干净了，儿摔了这么一跤，手上也没有粘灰。”

太后托着福临的手，用雪白的绸巾轻轻沾去点点血迹，轻声说：“洪承畴经略军事四年之久，终于见了成效。”

福临眉飞色舞地说：“母后，孩儿这些年要是听了议政王大臣和皇兄、皇弟们的议论，把洪承畴罢免革职，焉能有今天？儿所以力排众议，始终重用他，实在是深知其才干见识，决不会无故屯兵四年之久。他暗中联络永历朝文武，终于拆掉了他们的一根大木梁。额娘，儿可以算得上知人善任的了。”

太后笑道：“不要这样得意哟！……远征云南，皇儿想拜谁为大将军？”

“济度春天才班师，不宜再出。岳乐如何？”

太后抚摸着一朵金黄色的龙爪菊，摇摇头：“岳乐博见有才，留在朝中事事可助你一臂之力。不如派多尼……”

“多尼？”福临心里打了个磕绊。信郡王多尼是豫亲王多铎的长子，多铎则是多尔衮的同胞弟。派他出征，福临不能不斟酌。他望着眼前一片绚烂夺目的秋菊，暗自沉吟。

太后看着儿子，轻缓地说：“如汪洋大海，包容万方，才是人君的度量。多尼因嫡母刘三秀的调教，在宗室中也如岳乐一般，从不跟你作梗，为什么不加任用呢？”

“多尼的骑射倒也罢了，可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的智谋。”

“那都在其次。多尼征云南，不过是代天子巡狩，以天子之威临滇而已。至于征战机宜，总领全局有洪承畴，攻伐阵战有吴三桂、尚可喜、耿仲

明，八旗之师尽可督战……皇儿要明白，汉家天下千余年，养就了无数人才，这是我们满人万万不及的。满洲不但要善学，更要以汉制汉，才是上策。”

“母后明见万里，儿遵命，不日即拜多尼为定南大将军。”福临目光灼灼，非常精神。

“好！”庄太后看着儿子英姿勃勃的样子，心里很觉安慰，一股温存的母亲的柔情油然而生，但她立刻收敛了，转了话题：“皇儿，随我到东庑去走走。”

“额娘又为儿预备下好吃的了？”

“不是好吃的，是好看的。”

母子俩边走边说，心情振奋而又愉快。但一踏上东庑的长廊，太后就向福临做了个手势，要他不出声，要他放轻脚步，她自己首先就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做着样子。福临觉得很有趣，又很奇怪：皇帝和皇太后需要对谁这般小心周到？除非神佛！……走不多时，便听见苏麻喇姑用满语在缓慢地、有腔有调地说话。太后朝福临摆摆手，两人在门外站定。苏麻喇姑的声音更清楚了：

“……长白山上的天池，跟海一样，清亮亮绿莹莹，水上浮着一个鲜红鲜红的果子，那还不照眼哇？库伦仙女在天上也没见过这么美这么香的果子。她游到跟前，张嘴就把红果吞了下去。过了十个月，仙女生了个大胖小子，他就是咱们满洲的祖先布库里雍顺……”

“我知道我知道！”一个娇嫩的童声口齿伶俐地抢着说：“我还会唱呢！”他立刻高声地唱起了《布尔湖》：

布尔湖，明如镜；库里山，秀列云屏。

风来千顷秀，雨过数峰青。萃扶舆淑气是天地钟灵。

有天女兮降生池畔，吞朱果兮玉质晶莹，珍符吻合爰生圣……

歌唱的声音纯正嘹亮，节奏准确，还有一股孩子的热情。唱罢，他说：“我父皇出巡，乐工奏的就是《布尔湖》。将来我长大了骑马出巡，也要他们奏《布尔湖》！”

门外，福临惊异地低声问母亲：“是谁？”

太后笑笑，也压低声音说：“我作主，把你的三个儿子都送来慈宁宫养育，让我也享享做祖母的福。”

福临笑道：“但凭额娘。”

“苏麻喇姑如今天天领着二阿哥三阿哥，欢喜得了不得……”

“那四阿哥呢？”福临忙问。

太后看他一眼，笑了：“知道你最爱四阿哥，哪能不格外经心？专拨一排偏殿养育他，你放心好啦！真是个偏心眼儿的爹！”

福临在母亲面前有些难为情，强词夺理地说：“额娘就不疼四阿哥？”

太后笑道：“疼，疼，是孙子都疼！四阿哥长得真好，玉琢粉妆似的小人儿，一双水凌凌的大眼睛就像他娘。连三阿哥都很喜爱他，每天晚上不去看看他，就不肯睡觉。何况我这当祖母的呢！”

“苏麻喇姑，”屋里孩子的声音又响了：“再给我讲讲脚下七星的故事！”

“都讲过十遍了！”

“不行，还要讲，还要讲！”

“唉，好吧好吧。别往身上缠，规规矩矩地坐正，像个好皇子的样儿，我再给你讲……”她讲的是老哈王 [1] 脚下有七颗形如北斗的红痣，被当作有天子气的异人，好不容易逃脱了明朝的追捕，后来终于成就帝业的故事。

外面游廊上，庄太后笑着对福临说：“听见没有？三阿哥跟你一个样，从小就喜欢听这个故事。”

“四阿哥长大了，也会这样……怎么听不到二阿哥说话？”福临说着，同母亲一起推门进去。

苏麻喇姑赶忙站起向母子俩请安。三阿哥扬着两只小手扑向太后怀中：“皇阿奶！”随后又懂事地向福临跪了说：“三阿哥叩见皇阿玛！”

这么个小小的还没有桌子高的人儿，长了一副惹人喜爱的机灵相，偏偏学着大人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不由人不笑。太后忍不住把他抱起来，在他细嫩的脸蛋上亲了一下，说：“皇阿玛刚才问，二阿哥呢？”

三阿哥搂住奶奶的脖子，凑在奶奶的耳朵边，眼睛转向次间的乌木座榻，小手指头贴在脸边指着，小声说：“哥哥在那边，——你可不要骂他，啊？——他又睡觉了……”

顺着三阿哥的指示，太后和福临看见二阿哥四肢摊开，仰巴叉地躺在座

榻上，睡得正香。福临不觉皱了皱眉头。只听三阿哥快活地说：

“皇阿奶，你不是也给我讲过脚下七星的故事吗？我也有脚下七星！”

“你？”庄太后又惊又笑地问。

“是啊！不信你看！”

三阿哥从奶奶怀里挣脱下地，一屁股坐在厚厚的地毯上，利落地脱掉小靴子、小布袜子，把两只胖胖的小脚丫举得高高的，兴高采烈地说：“看我的七星！”

太后和福临母子俩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三阿哥雪白的脚掌心，一左一右，果然各有七颗血点般的、排成北斗形状的痣，像一串红亮的珠子。两人几乎同时蹲下身子，一人捏了一只小脚丫，仔细地看着，用手指抹了抹，才发现那只是用胭脂点的假痣。苏麻喇姑在一旁嚷起来：“哎呀，我说你拿我的胭脂做什么，原来……”

太后和皇上啼笑皆非。福临故意皱着眉头说：“真捣乱！小小年纪，玩的什么花头！”

三阿哥瞪大了眼睛，说：“皇阿玛，我不是皇子吗？脚下有七星，不是王就是帝，我怎么能没有呢？”他很可笑地皱了皱眉头，学着大人深思熟虑的样子，光着脚丫、背着小手在地毯上踱了几步，仰起头，神色很是认真地说：

“长大了，我要学父皇，当天下之主！”

福临非常高兴，一把搂过孩子，夸奖说：“好孩子！才四岁年纪，便有这般志向，不愧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可是，他一接触到孩子那双极像母亲的眼睛，立刻就败了兴头，眉梢一耸，放开了三阿哥，沉声问道：

“两个阿哥汉话、汉文学得怎么样了？”

苏麻喇姑连忙回答说：“四十个奶娘嬷嬷里，一多半是汉人，两位阿哥汉话都说得好。就是嬷嬷们不识字，没人敢教阿哥汉文。”

福临寻思片刻，说：“母后，要请几位饱学宿儒来教导他们才好。”

太后点点头。又问：“四阿哥那儿，再去看看？”

三阿哥跳着脚，尖声地叫起来：“我也去！我也去！”

四阿哥实在太可爱了。这六个多月的婴孩，十分健康活泼。他被裹在白绒小袍子里，脸色如花蕾似的红润娇嫩，大大的眼睛犹如深夜的天空，漆黑漆黑的，闪烁着星光。他见有人进门，便从乳母怀里探出身来，张着两只小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两脚不停地踢动。

三阿哥跑得飞快，冲到跟前，搂住小弟弟，乳母只好蹲下身迁就这小哥儿俩。三阿哥对着四阿哥恳求道：“好小弟，你叫我哥哥呀，叫阿哥，阿——哥——……”

四阿哥闪动着机灵的大眼睛，望着三阿哥笑，张开没牙的红润润的小嘴，用力发音：“阿——阿——”

一双大手猛地把四阿哥抱了起来，三阿哥抬头看，皇阿玛已把四阿哥紧紧搂在怀里，反复亲他的脸蛋和脖子。福临的髭须撩得孩子不舒服，他哼哼唧唧地要哭。太后一把夺了过来，抱在怀里温存地抚慰着，并埋怨地瞪了福临一眼。福临笑了笑，不做声。冷不防，三阿哥天真地问道：

“皇阿玛为什么亲小四弟，不亲我呢？”

福临发窘了，看了母亲一眼，正遇上母亲那嘲笑的目光，不觉脸上微微一热。不过他很快就找到借口：“四阿哥还小，你可是男子汉大丈夫了！”

“真的？我是男子汉大丈夫？”三阿哥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刻挺胸凹肚，满脸放光，得意非凡：“那我能射箭跑马了？”

“对，对，明年你就可以上马了……”福临连忙允诺，心里一动，急匆匆地看了母亲一眼，对三阿哥说：“我来问你，父皇百年之后，如果小四弟即位当了皇帝，你怎么办？”

三阿哥脱口而出：“我做亲王大将军，辅佐小四弟！……”他想了一想，忽然问：“我有脚下七星啊，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

毫无掩饰的孩子的话，勾起太后和皇上母子俩的多少心事，两人互相望着，一时竟无话可说了。后来，太后换了个话题：“皇儿正值青春，子息不旺。后宫佳丽难道尽不入眼？专房之宠太过，六宫妃嫔哪能不生怨望？多子多福、多子多助，帝王家尤其如此啊！”

“是。”福临恭恭敬敬地躬身静听，神色极为孝顺。

然而，当晚召来养心殿寝宫的，仍然是四阿哥的生母，他最宠爱的董鄂妃。

今天的折子不多，时交二更，福临便已批完。他伸臂直腰打个舒展，手还没放下，董鄂妃已端着一杯热茶从东次间走出来，送到皇上手边。

福临笑着看她一眼：“你在那边做什么来着？怎么就算得这样准，正好送了茶来？”

乌云珠笑笑，说：“我先在刺绣，后来习字。”其实，刺绣和习字都是幌子，她的全部心思都在皇上身上。

“我今儿也还没临帖呢，看看你的字去！”福临兴致勃勃，端着茶盏，搂着乌云珠的肩膀，一同走到东次间。一张长长的八仙桌上，十几张洁白的高丽进贡的雪浪纸上，墨迹淋漓，尽是乌云珠临帖所写的隶书。福临一张张拿起来看，看一张赞一声，最后说：“不想近日你隶书也写得这么好了，真是家学渊博，所谓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啊！”

“陛下竟拿钟公赞卫夫人书法的名句称赞妾妃，实在不敢当！妾妃无卫夫人之才，陛下草书却在钟公之上……”

福临哈哈地笑了：“多蒙才女之女奖许了！不过，今天我要考考你这才女的诗才！”他焕然生采的目光扫视周围，掠过富丽华贵的西洋金钟、嵌珠镶宝的玉如意、珊瑚玛瑙盆景、水晶宝石屏风、金碧闪彩的孔雀宝扇、精雕细刻着龙飞凤舞的紫檀木剔空隔断，最后，停留在南窗最上角的茜纱槅上，从那里看出去，宫殿殿角的飞檐一侧、蓝黑色的深不可测的天空中，挂了一弯淡金色的月牙儿。“有了！就以新月为题！”福临笑着对乌云珠点头。

乌云珠笑道：“不限韵？”

“那不便宜了你！限十一尤。”

“好，幸而不是窄韵！”

“给你这才女，窄韵也嫌宽！限钩、楼、头、秋四个字吧！”

“有奖罚吗？”

“自然有。做得好，我这一双白玉镇纸就归你；若是做得不好……”他看了看嫣然含笑的那双眼睛，忍不住附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乌云珠的粉面立刻飞起一片红霞，瞥了福临一眼，扭过了身子。她端起茶盏，用碗盖拨开水面上漂浮的茶叶，喝了两口；随后又打开吐籽石榴式食盒，拣了一块松仁酥饺，递给福临。福临没有用手接，只张了嘴等她把点心送进口中后，轻轻咬住了她的手指。

“呀，陛下，你还这么淘气，为君为父之人哟！”乌云珠半嗔半笑地说。

“为君是对万民。为父是对小辈。在你这里，只不过为丈夫罢了。”福临笑着，一手揽着乌云珠的纤腰，一手拿筷子夹了一块香蕈喂给乌云珠，然后说：“你不要以为拿一只酥饺便能贿赂我这考官，快快做诗！”

“妾妃哪能有七步之才？陛下也不是正牌的考官。”

“谁说不是？天下的进士，都是朕的门生。顺天丁酉乡试作了弊，朕将亲自复试。若不精通四书五经，敢揽这样的大事？你呀，怕是分娩之后文思迟滞，要考不出来了！”

“陛下真以为妾妃做不出来吗？”乌云珠扬了扬黑得发亮的秀眉，转身望着窗外新月，有声有韵地轻轻吟着，像一首柔情绵绵的短歌：“云际纤纤月一钩，清光未夜挂南楼；宛如待字闺中女，知有团 在后头。……”

“好！”福临鼓掌大喊：“真所谓情深意切，不枉了才女之号！这位待字闺中的女儿，可是你？……好了，白玉镇纸归你！”乌云珠刚伸手去接，福临却又缩回手去：“慢着慢着，我看那边还有一首诗呢！”他指着八仙桌上那张精妙的绣幅。

那是一幅绣在白色锦缎上的墨竹，挺拔潇洒于山石苍苔之中。通常题诗处空着，但下款日期却已绣好，那正是今年夏天福临往塞外狩猎的时候。

乌云珠道：“妾妃确有新诗一首，想请御笔亲题。”

“我写上以后，你再绣出来，是吗？”福临很觉有趣，立刻坐到桌边，提笔舔墨：“快快念来！”

乌云珠并不转身，依然凝视着窗外新月，缓缓念道：“此去惟宜早早还，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岂是男儿泪染斑？……”

福临运笔疾书，几乎不能抑制心头的激动，飞快地钩完最后一笔，把羊毫往笔架上一搁，几个大步跨到乌云珠身边，双手扳着她的肩膀，轻喊了一声：“乌云珠！”乌云珠转身，跌入他的怀抱。她温柔地歪头靠在福临胸前，悄声细语地说：“我绣这幅诗竹，为的是一旦我离陛下而去，要它同我一起入葬。有你的手迹陪伴，九泉之下我也心安了。”

“乌云珠……”福临语声哽咽，把乌云珠紧紧贴在自己的心窝上，一股激情在胸中冲荡。他突然放开乌云珠，冲回桌边，从笔架上拔下一管最大的云中鹤斑竹管大提笔，铺开雪浪纸，饱蘸浓墨，飞笔纵横，写下了一副对联：

大白狂浮客舞剑，

小红低唱我吹箫。

紧接后面，如流水般写了一段跋：“上联是英雄气，下联是儿女情。人之所以为人也。”写罢，将笔用力一掷，扔出一丈多远，直摔到正间地上，留下一串墨迹。他只觉心头一股豪气，痛快异常，扬头望着乌云珠：“如何？”

乌云珠笑道：“确是巧对，不过……”

“不过什么？”

“对常人而言，此联摹写性情，尽够了；对陛下，则不免小巧浅淡。”

福临很有兴趣，故作庄重地说：“请道其详。”

“对陛下而言之英雄气，当有包藏宇宙、吞吐天地之气概，横 赋诗、投鞭断流略可方比一二……”

“那么儿女情呢？”福临眼睛熠熠生光，追问道。

乌云珠笑道：“陛下，我不过怕你过于儿女情重。我想再续一句话。”

“是吗？续来我听。”

“陛下之跋云：‘上联是英雄气，下联是儿女情，人之所以为人也。’妾妃续接一句：‘用得其中为圣道。’陛下以为……”

福临畅快地哈哈大笑：“续得好，续得好！‘用得其中为圣道’！画龙点睛啊……乌云珠，有了你，朕于儿女情一无所憾。后宫有你在，朕不挂牵内事，正可专意综理天下，大展朕的抱负！”他用力搂住乌云珠的肩膀，炯炯目光，仿佛透过镶金饰玉的文窗、穿过富丽雄伟的宫墙，凝望着苍茫无极的南方大地，激动地说：“多尼不日便要领大将军印南征。一旦收复云贵，寰内一统，且看我大展雄图，除旧布新！愿朕在有生之年，治得国泰民丰、四海归心，成就汉武、唐宗一般的大业，让万民重见尧舜之天地！……”他的设想，他的计划，他的决心，如激流涌出，滔滔不绝，兴奋、慷慨，神采飞扬。乌云珠被他深深感染了，脸儿红扑扑，眼睛亮闪闪，侧着脸目不转睛地着迷似的凝望着他。福临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雄心壮志之中，他用力捏住乌云珠的手，说：

“你看，朕能办得到吗？”

“乌云珠得遇陛下，三生有幸。陛下资质之美，旷古少有，自四龄以来，苦读诗书，习尧舜文武之道，不就是为了成就一番大业吗？乌云珠愿为陛下马前卒！”她的目光亮如天边的启明星，胸脯起伏，口中微微喘气。她的心中，鼓荡着热腾腾的激浪。她把今天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铭刻在

生命的历程上，以前，她爱皇上胜于爱福临；今后，她爱福临超过爱皇上……

“啊！你真是我的知己！”福临盯着乌云珠的眼睛，非常感慨地轻轻叹了一声。

乌云珠一下克制不住，猛然搂住福临，在他面颊两边用力地亲了好几下，福临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微微一愣：文静温柔的乌云珠从来不曾这样！他大声笑着搂住乌云珠的腰，飞快地就地转了好几圈。他的心里像雨后蓝天上升起一道彩虹，纯净、开朗，莹澈无瑕。此刻，他的心头沸腾着如火的激情，灵动的目光立刻停在百宝橱中，取出他的紫竹笛，神采焕发地说：

“乌云珠，我们……我和你，真是太美满了！”

他拿竹笛凑上嘴唇，嘹亮的笛声飞腾而起，带着欢乐，带着柔情，带着一颗火热的跳动着的心，飞出寝宫，飞出养心殿，飞上星光灿烂的夜空，散落到金碧辉煌的六宫……

坤宁宫里灯烛辉煌，几名主位娘娘正陪着皇后说话，热腾腾的奶茶使她们谈兴倍增，讲起当年太祖、太宗皇帝在关外时的武功，讲起科尔沁部落的丰功伟绩，一个个如数家珍，无比兴奋，显示出草原女子的豪爽气概。在座的四位娘娘，三位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家的格格：皇后和她的妹妹淑惠妃，以及她们姐妹俩的姑姑谨贵人。谨贵人同已废的皇后一同进宫，她俩是堂姐妹，皇后被废为静妃，谨贵人也就一直得不到升位，不能成为一宫之主而居住在景仁宫。除了三位博尔济吉特氏，第四位娘娘便是景仁宫主位、康妃佟氏。

悠扬的笛声透进帘栊，热闹的谈笑倏然停止，坤宁宫里一时竟悄然无声，任凭那行云流水般的美妙声音在殿梁间缭绕。明亮的灯光透过精美的宫灯的红纱、玉珮和流苏，流泻而下，把四位年轻美貌的娘娘笼罩在一重淡淡红雾之中，犹如蓬莱仙姝。但她们都竭力避开彼此的目光，害怕泄露心头的苦痛。

笛声终于停了，但静默持续着。康妃低头不语；皇后端起奶茶无声地抿了一口；谨贵人看看皇后，两人的目光一碰，各自慌忙闪开。谁来打破僵局呢？

淑惠妃年龄最小，今年不到十七岁，跟姐姐入宫时还是个小孩子，非常疼爱她的姐姐，早就为身为正宫皇后的姐姐受冷遇而愤愤不平。刚才她一直嘟着嘴摆弄手绢，见大家都不吭声，忍不住了，冲口而出：

“又是承乾宫的主儿在养心殿，不然皇上会品笛？”

皇后像没听出妹妹的不满口气，平和地说：“皇上的笛子吹得越发好了。”

淑惠妃看了谨贵人一眼，“嗐”了一声。谨贵人皱皱眉头，说：“我也就罢了，左不过一辈子当贵人居冷宫，一辈子见不着皇上的面儿，谁叫我命不好，跟静妃一道入宫呢！可你是皇后哇！淑惠娘娘年轻美貌，佟娘娘还养了阿哥，都有位份的，怎么也咽得下这口气！”

淑惠妃撇撇她那花瓣似的鲜红的小嘴：“别忘了，人家是皇贵妃，只比皇后低半肩，比咱们都高贵！”说罢，她又看看姐姐，可是皇后的面色平静得令人失望。

康妃低声说：“四阿哥更金贵，皇太子想必是四阿哥了……”她声音越来越轻，消失在含糊的似有若无的叹息中。

谨贵人恶意地扬扬刚硬的黑眉，讥笑地说：“哼，四阿哥！谁知道这四阿哥是谁的种？……”

皇后瞪了谨贵人一眼，喝道：“不许胡说！”论亲谊，皇后是谨贵人的侄女，论家法，谨贵人低皇后五级，尊卑悬殊，所以谨贵人立刻闭了嘴，低头不语了。皇后继续说：“皇贵妃颖慧过人，贞静循礼，生性孝敬，谦和宽仁，宫中上下都很喜欢她，皇太后更像待亲女一样疼爱她。虽然受皇上宠爱，她并不曾恃宠干政，说不上失德……”她有点说不下去了。

淑惠妃嘴快，立刻说：“可是人家都说，皇上渐习汉俗，亲近汉臣，随意更改祖宗旧制，都是因为她在皇上身边的过！”

“谁说的？”皇后眉头微皱，掉头看看妹妹。

“大贵妃和康惠太妃都这么说！”

皇后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大贵妃因襄亲王过世，自然不喜欢皇贵妃……”

“可她也真是半个南蛮子呀！”谨贵人憋不住，大声接过话头，并且站了起来：“这谁不知道？她不就是凭了她那南蛮子狐媚气儿，什么湿（诗）咧干咧，什么琴咧画咧，哄得太后、皇上拿她当心肝儿宝贝儿！……要是再立四阿哥当太子，我的皇后娘娘，你这正宫还能住几天！”

淑惠妃急忙打断她：“瞎扯什么！废过一个皇后了，还能再废第二个？皇太后不管怎么疼她，终究是咱们博尔济吉特家的人！”

谨贵人愤愤地说：“要是立四阿哥做太子，我就气不过！咱们满洲的天下，怎么能让半个南蛮子女人的儿子去坐？皇家的血统不就给糟污了？算算现今后宫的主位娘娘，就甭说太后跟皇后了，淑惠娘娘、恭妃娘娘、端妃娘娘、静妃、加上大贵妃、康惠太妃、再加上太祖皇上的寿康

太妃，不都是咱们博尔济吉特家的吗？任谁养一个阿哥，也比四阿哥高贵啊！偏偏肚子都这么不争气！”

皇后看看闷头不响的康妃，责备道：“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谨贵人连忙把手搭在康妃肩上，心直口快地说：“康妃娘娘，你别吃心，你们佟佳氏好歹都是咱们旗人。我宁愿三阿哥做皇太子，也比四阿哥强十倍！”

康妃起立，脸上一无表情，谦恭地说：“夜已深了，让皇后早点歇息。谨贵人，我们回去吧！”

淑惠妃也告辞了，临行时她压低嗓门急切地对皇后说：“姐姐，你要快生一个阿哥才好！如果抢在立太子之前，那么立嫡不立庶，四阿哥就当不成太子，你的皇后任谁也夺不成了！”

皇后端庄地说：“你快走吧，不要这么胡言乱语！”

可是，当宫女们铺好锦缎被褥，放下绣着丹凤朝阳的床帐，坤宁宫内一片寂静时，皇后却用美丽的荷花鸳鸯锦被蒙住头，哀伤地哭泣了。此刻她用不着强使自己摆出皇后的派头，她也不再是富贵烜赫的万民之母，她只是一个孤寂凄凉的、时时担心着自己命运的可怜的女人……

二

十一月望日，是大朝之期。照例，从太和殿到大清门陈设法驾卤簿，殿前有丹陛大乐，午门上钟鸣鼓响，王公、文武百官及外国使臣跪拜进贺表，再入殿向皇上朝拜跪叩，接受皇上赐茶后再叩拜，然后奏中和韶乐，皇上退朝，王公、百官等依次退出，大朝典礼告成。为了表示朝廷的威仪，每月应有一次大朝。但是顺治帝为了勤于政事，也为了戒除百官的慵懒疲塌，励精图治，竟定为一月六朝，文武百官都得从四更起直忙到太阳出。年老的大臣就不得不勉力而为了。

天子年轻有为，并不因大朝而取消当日的内朝听政。于是各部院大臣由侍卫传旨宣召，经内右、内左两门，进日精门、月华门，鱼贯而入，直达乾清宫。各门前和御道、长廊上，隔不数步便有带刀侍卫肃立，气氛很是森严。大臣们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目不斜视，眼前只可看到前一位同僚的朝褂下摆和朝靴。

大臣行列中的内国史院学士王崇简，今年不过五十六岁，一向心宽体胖，像个笑眯眯的弥勒佛。此刻他却心神不定，眼前一片模糊，前面朝褂摆动，朝靴起落，在他眼中像木偶的动作一样呆板。他尽力想摆出平静如常的神情，但惴惴不安的心绪使他胸脯起伏，呼吸失常。他在苦苦思索，他方才说那话时，在场的有谁呢？

……大学士金之俊肯定听到了，他不是还抬袖拭了拭眼睛吗？钦天监正汤若望也听到了，他当即轻轻叹了一口气，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和金之俊在一起的傅以渐呢？他仿佛没有听到，不仅眉毛不曾动一动，连眼珠也没有动。可怕的是正前方离他不远的那三个人：内大臣苏克萨哈、鳌拜和揭发丁酉科场大案的刑科给事中任克溥……

他记得，自己抬袖抹泪时，苏克萨哈惊异地看他一眼，便侧脸向任克溥问话，想必是要任克溥证实。任克溥低头举目，责怪地看看王崇简，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于是，两位内大臣的目光一起射向王崇简父子，鳌拜的鹰眼里透露着威胁，苏克萨哈不怀好意地露齿一笑……唉，当时我怎么就那么情不自禁呢？……会不会招来大祸？正赶上科场大案的气候，汉官人人自危，我父子可别……王崇简越想心越慌，可是有什么办法！大错已经铸成，只能硬着头皮进乾清宫，听天由命了！

王崇简随众叩拜后，立在内院学士一班官员中。他略一抬眼，触到儿子王熙的目光，只有他能看出，这位内弘文院学士内心也很紧张。

河南巡抚正在跪奏，响亮的声音在乾清宫正殿中回响："河南嵩山采得奇草灵芝，乃国家祥瑞之征兆，实是天子圣明所致，特进贺表及灵芝……"说着，把身边那个精致的木匣和匣上的红封贺表高举过头，等着内侍来接。

高高的宝座上，顺治略一沉吟，朗声道："政教修明，时和年丰，人民乐业，方为祥瑞。你为封疆大吏，巡抚一方，当敬天勤政，惠养元元。芝草何奇，安可用此？去吧！"

河南巡抚连忙叩头谢恩，哈着腰倒退着回班，站定以后，才用马蹄袖拭了拭额上的冷汗。

随后，各部院堂官先后面奏政事常务，殿内气氛才变得和缓了些，王崇简父子对视一下，两人的表情都轻松了许多。

不料轮到六科呈事启奏时，顺治忽然把给事中阴应节召到御座边说："你参劾江南科场的折子，朕已看过。详细面奏。"

阴应节立刻跪奏："南闱之弊比之顺天乡试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考方犹、钱开宗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举人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与方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求皇上立赐提究严讯。"

顺治又问："尤侗的《万金记》，可是近日所作？"

阴应节回秦："江南士人都说是为此而作。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正指南闱二主考之姓氏。"

尤侗是江南有名的才子，高才不第，愤懑难平，便写了这出杂剧，描写

主考万白、金云，极尽行贿通贿之能事，录取的三鼎甲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也被刻画得穷形尽相。此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刚刚开始在江南流传。皇上这么快就知道了？

阴应节继续奏道："北闱弊端一揭，人心大快；南闱大弊不发，无以服士子之心。两主考方犹、钱开宗撤棘归里时，道过毗陵、金阊，士子成群追舟唾骂，甚至投砖掷瓦，激愤之情可见一斑。且江南为文人渊薮，尤需慎重……"

顺治身着朝冠朝服，绣金龙袍和花纹复杂的山海日月团龙褂同金光闪闪的雕龙御座非常相称，他那年轻的面容因头戴三重宝石的皇冠而显得格外威严庄重。他微皱眉头，平稳地说："天下一统，岂有南北之分？南闱弊端早有风闻，经尔题参面奏，朕愈可洞悉其奸。方犹、钱开宗陛辞离京之日，朕曾面谕遴选真才，竟敢罔上坏法，殊属可恶！"他说着，声音提高了，怒容也出现了。他让内监递下阴应节的奏本，转向御前大臣和当值大学士："传朕旨意：方犹、钱开宗并同考官俱著革职，中式举人方章钺由刑部差员役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此本内所参情事及闱中一切弊窦，著江南总督郎廷佐速行严查明白，将人犯拿解刑部。方拱乾著明白回奏！"

御座边的奏对，并不是殿中文武官员们都能听清，但这一道圣旨由御前大臣在殿前一宣布，宛如殿脚下发出一次地震，气氛骤然紧张，汉官禁不住心里打鼓、脚下发软，眼看一团裹着闪电暴雷的乌云，又逼到了头顶！

北闱大案至今不过半月，在朝汉官多半有所牵连，一个个胆战心惊，寝食不安。李振邺、张我朴等七人之死，镇住了一大批文人。就是与科场案无关的汉官，也转瞬间矮了三尺，本来就受制于无知无识的满大人，如今就更不得抬头了。谁想雪上加霜，又来了个江南科场案！这下又要有多少汉官陷进去？看看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鳌拜等人的神色吧，看看简亲王济度、巽亲王常阿岱他们的冷笑吧，难道真要把汉臣一网打尽？

王崇简、王熙父子，被眼前严重的局面压得喘不过气来。年过半百的父亲，竟然变了脸色，连嘴唇都颤抖了。一年前，皇上亲临内院时，召见了王熙，夸奖他这位日讲官讲得好。那时，王崇简已是内国史院学士了，皇上便当即加恩，擢王熙为内弘文院学士。王熙感激谢恩时，皇上笑道："父子同官，古今罕见。因你才德兼备，特加此恩。"于是王崇简父子同官，一时传为美谈。父子俩也就更加尽心竭力、勤于供职了。像他们这样受到特知的汉官，为什么也这样害怕呢？

各部院启奏公事完毕，人们正想松口气，却又出了一件爆炸性的事情。按照惯例，在朝会结束前，负责纠察朝会秩序、百官仪容礼节的纠仪给事中、纠仪御史要向皇上纠参失仪官员，即使没有，也要例行报告。于是，当日的纠仪给事中之一任克溥出位跪奏：

“纠仪给事中任克溥禀奏：今日大朝之前，西班文武百官与外国使臣进贞度门就位时，内国史院学士王崇简，见朝鲜使臣竟垂头而泣，大失朝仪，求皇上处置。”

苏克萨哈正在御前，立刻大声奏道：“任克溥纠仪启奏不实，左袒王崇简父子，求皇上明察！”

顺治道：“奏详情来。”

鳌拜出班，有条不紊地奏道：“禀皇上，此事奴才亲见。西班进贞度门后刚刚就位，外国使臣便从西班前经过。朝鲜使臣头着冠帽，两侧戴貂皮耳掩。王崇简神色惨然，指着朝鲜使臣对其子王熙道：‘此乃明朝旧制也！’说罢便垂头哭泣，王熙也闷闷不乐，面有悲色。奴才以为这不是失仪小事！王崇简父子受大清重恩、皇上特知，心里却念念不忘故明，分明有叛逆形迹。”

王崇简、王熙父子立刻出班跪倒了。

顺治面带怒容：“王崇简、王熙，有何驳辩？”

王熙抢着回禀：“禀皇上，小臣无辩。只是罪在小臣，不该向臣父问起。求皇上定小臣之罪，饶恕臣父。”

王崇简回禀：“启奏皇上，臣无辩。一时情不自禁，唯请处分。”

内大臣索尼出班齐奏：“禀皇上，据奴才所知，当事人并不止王崇简父子。大学士金之俊、傅以渐都在场。傅以渐不制止、不举发，金之俊竟陪同下泪，居心叵测。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也通同叹息。求皇上一并处置。”

满殿的汉官，一看殿前跪下谢罪的几位汉大臣，不是地位最高的大学士，就是受皇上特知的近臣，一个个都觉得大祸临头、在劫难逃。连侍卫内监们也吓呆了。大家都在等待着天威震怒。乾清宫中，鸦雀无声。

顺治明亮的眼睛静静地从左到右扫过一遍，竟不作任何表示，一抬手，说道：“起去！”接着便站了起来，这表示要“退朝、回宫”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只得跪倒送驾。

皇上回宫去了，各官依次退出。被参的王崇简父子、金之俊、傅以渐、汤若望、任克溥等人，便都打点着上本自劾请罪。

福临回到养心殿，时间已过辰正，御前侍卫立刻传上早膳。今天大朝和内朝相连，他早就饿了。他把一碗略带紫色的老米饭就着燕窝鸡翅火熏片香蕈汤吃下去，才放慢了进膳的速度，有心好好品尝一下几道初进上的南菜——这是江南总督郎廷佐特地送来宫中的扬州名厨役做的——可是刚才乾清宫中发生的事情，总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眼前晃动，弄得他心

绪不宁，仿佛失落了什么东西，却想不起来是什么。

福临放下五福捧寿铜胎珐琅饭碗，看了一眼那一品盛在银碟里的折叠奶皮，侍候太监连忙把它挪到皇上跟前。这时，养心殿当值首领太监领了四名小太监，各捧一个长二尺、宽一尺五的银方盘，顺序跪到皇上身边。福临扯过胸前白绸绣龙怀挡擦擦嘴，侧身对四个银盘看了一眼，微微一愣：银盘里的粉牌全摆满了，这可是多年不曾有过的事儿！平日递呈的膳牌顶多两盘。这是为什么？

福临再仔细看看，不禁皱起了眉头：银盘里泛出一片红色，那里的牌子差不多都是红头牌！

这是皇上的规矩：凡遇到值班奏事引见的日子，如果文武臣僚请求引见或需要奏事，必须在皇上用膳时递呈牌子。宗室王公贝勒用红头牌；文职副都御史以上、武职副都统以上用绿头牌；来京的外官，文职按察使以上，武职副都统总兵以上，用一般粉牌。牌上缮写姓名、籍贯、家世、入仕年岁、考绩功勋等等。

福临顺手在银盘里翻了翻，个别几张绿头牌也是议政大臣和部院堂官，竟然没有一名汉官求见奏事。他联想起内朝时的情景，心里更不痛快了。

一起又一起的王公贵族、满洲大臣恭恭敬敬地进殿又出殿。最后一起才叫到安郡王岳乐。

岳乐叩拜后，福临赐座赐茶。岳乐接过茶盏在氈垫上坐定，抬头看看皇上：福临面露倦色，眼睛里透出无法掩饰的厌烦。岳乐体谅皇上的心情，也知道年轻的皇上最后才召见他的用意。作为国家的尊贵的王爷，或是作为宗室皇亲，他们俩交往并不密切，但是一遇政事上的坎坷和国策是非的争论，他们却暗自彼此引为知己，感受到对方的有力支持。至于爱好南蛮子悠久灿烂的文化，他们更是因有同好而情感相通了。所以他俩谈话最少客套，别人听来也许莫名其妙，但他们自己全懂。囿于皇上的尊严和王爷的身份，他们不得不维持那种不即不离的奇怪关系。不然，他们可以继伯牙、子期和管仲、鲍叔牙而成为生死之交的。

“皇上，他们都来了？”岳乐微笑着，恭敬地问。

“可不是！”福临憋了半天的闷气，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出路，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就跟事先约好了似的，今儿个都上朕这儿表忠来了！之后，骂一顿南蛮子，谏一通仰法太祖、太宗；更有甚者，竟然求朕恩准往山东、江南圈地、恩准严逃人之法……这是怎么了？满洲大臣、宗室皇亲也要结党营私不成？”

岳乐注视着皇上，沉静地回答道：“依我看，借仰法太祖、太宗为辞，求官求利为实。当年太祖皇帝在辽东颇恨汉族读书士人，见了就杀。太宗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重用范文程、宁完我，招降洪承畴，重用孔、

耿、尚等降将，方有甲申入关之壮举！”

“正是。历来治理天下并无成法，旧制必须日有更张。就以圈地而论，国初人民逃亡，土地荒芜，东来将士无以为生，圈地牧放耕作，原无不可。如今百姓安居多年，再行圈占，势必搅扰民间，举国不安。唉，这些人眼光短浅心胸狭窄，只看到鼻尖上的小利，不知顾大局、识大体；明明没有治理百姓的学问，又不肯多读书史，国家政事怎能完全仰仗他们？……汉臣呢？才具见识确实高出满臣，但竭忠效力又远远不及。难啊！……”

“皇上，”岳乐忽然郑重其事地说：“就汉臣而言，思明者便为不忠，不思明者便为忠吗？”

福临一愣，闪烁的目光看定了岳乐，十分专注，轻声道：“皇兄，请说下去。”

“皇上，今日膳牌尽是红头，端倪已现。朝中满臣见机而起，排挤汉臣，近因是早上内朝，远因是顺天科场案。皇上需要心里有数。”

福临脸颊微微泛红，说：“朝廷连岁开科，选举人才，正为识拔汉族之秀民。考官贿买关节，大干法纪，不用严刑峻法，何以平天下寒士怨恨？”

“皇上明睿，远见万里。科场之弊诚然可恶，理应严明法纪，时加匡正。但凡汲引人才，自古以来，从无以斧钺刑杖随其后的道理。铨选之政纵然堪称清平，但能免贿赂，不能免人情；科举亦然，无可讳言。如今屡兴大狱，正法流徙，治罪甚于大逆，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福临扬扬黑眉，想说什么，又竭力忍住，面色越加红了。岳乐不是没有看到，也知道年轻皇帝脾气极大，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说下去：“皇上不见今早内朝时的气氛？汉臣人人自危，个个失态。顺天科场案，满臣借机扩大事态，株连极广，已使汉臣缄口寒心，如今南闱弊端又发，若不妥为处置，势必蔓延全国，关系至巨。皇上，你要权衡轻重啊！……”

“那么，皇兄高见？”

“科场案处置宜轻不宜重！”

“什么？”福临一拍桌子站立起来，闪着怒火的眼睛盯住岳乐，他无法忍受这样直截了当地违逆自己心意的奏对。

“皇上，恕奴才直言，”岳乐不为所动，侃侃而论：“信郡王不日南征，平定云贵。一统大业，眼见成功。洪经略、吴平西等人均在前敌，各省督抚提镇也以汉军旗汉人居多。戎马倥偬，国家根基尚未大定，一切要政，宜宽宜厚。请皇上明鉴。”

福临咬住嘴唇，刚刚升起的怒火刹那间消散了。一统大业，对他来说，

是光华灿灿的闪烁在头顶的瑰宝！他沉思片刻，忽然微微笑了，凑近岳乐，压低声音，意外地说起了别的：“皇兄，另有一件要事劳皇兄办理。有见于眼下情势，此事不得不格外周密……”

他们的语声越来越细，最后皇上和王爷一同笑了，还互相递着眼色，仿佛两个配合默契、通同作弊的童生。

福临走出养心门，抬头看看，太阳已渐近中天。时序虽已仲冬，正午却还晴朗和暖。他信步去慈宁宫向太后请安。这虽是每天必行的礼节，他并不以为繁琐，如果他有一天没有见到母亲，反而会若有所失，很不自在。

未到慈宁门，吴良辅便来禀告说太后到慈宁花园延寿堂去了，并出主意由揽胜门进园，让太后感到意外的喜悦。揽胜门是侧门，太后当然想不到皇帝会走侧门。福临对此很开心，到了揽胜门前，他又灵机一动，让众多的随从停在门口。进园后，他蹑手蹑脚，尽力躲在树干花丛背后，悄悄地鹤行鹭伏，全然没有个皇帝的体统。

延寿堂前的丁香、海棠、榆叶梅最盛，现在落叶已尽，但密密的枝条足以遮掩福临。当他听到母亲的声音，便隐身在一丛丁香后面，透过横斜的枝蔓，寻找母亲的身影。

正午的阳光明亮辉煌，延寿堂前的廊子被晒得暖洋洋的，庄太后坐在一张扶手圈椅上，长长的头发披散着，乌黑油亮，几乎垂到地面，仿佛披了一张浓厚的黑纱。董鄂妃手拿象骨梳，满面笑容，不时蹲下、立起，认真地为婆婆通头、梳理，并听着婆婆慈蔼而平静地说着话儿：“……这种野鸡常在草中，人马一过便惊飞起来，但飞不多远，更不能翻山，力气一尽便从空中跌下，扑到草丛里，再没有别的能耐了，只把脑袋藏进草窝，看不到人便以为人也看不到它，这时候你就只管拾吧，一只只都是活的呢！”

“母后什么时候带我们去见识见识？现在正是冬狩的好时候，看孩儿给母后拾它十几只大肥松鸡！”董鄂妃一面笑着说，一面把太后的头发挽成髻垂在脑后，用一支点了水钻的金凤簪轻轻簪住。

“你昨天送来的野鸡味道就很鲜，大约是在松柏林里猎来的。只有吃松仁、柏籽的野鸡，才有这种美味。”

“母后真是博识！那些野鸡的确是儿臣幼弟从西山松林坡猎到的……母后看看，儿臣手艺可好？”董鄂妃拿了一面西洋大圆镜请太后照看，太后满意地笑道：“看什么呀，你做的事儿还有错吗！”

娘儿俩正在说笑，两个小孩儿身着小箭袍，脚踏小皮靴，各人手中提着

小弓，腰悬小箭壶、小宝剑、小佩刀，丁零当郎，滴里嘟噜，径直跑近太后、皇贵妃身边，一起嚷道：

“皇阿奶，皇额娘！我们都射中了！”

他们是皇二子、皇三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像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天真烂漫，活泼可爱，跑得一头大汗，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儿，使太后、皇贵妃笑逐颜开。庄太后笑着揽过两个娃娃：“射几箭？中几箭？”

三阿哥只是笑，二阿哥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有三弟射得好。我五箭中了二箭，三弟五箭中了三箭。”

董鄂妃笑道：“都好，都好！练到十岁，就都能百发百中了！瞧这个，额娘赏你们的好箭法！”她解下襟上两个嵌银丝绣花荷包，两个娃娃欢呼着朝她扑过去。她把荷包一人一个地系在他俩的襟扣上。

太后笑道：“你的荷包本来就是六宫第一，这一对怕是最精巧的了。给这小哥儿俩，可惜了。”

董鄂妃笑道：“母后快别取笑儿臣啦！两个荷包值什么！阿哥们是大清的储君，骑射又是祖宗起家的本领。儿臣再愚笨，在这事上还有什么舍不得！……哟，瞧这哥儿俩一头汗，罩褂也没穿，看着凉！保姆呢？保姆！”

保姆应声而至，跪在阶前。董鄂妃从保姆手中接过小罩褂、小皮帽，亲自给两个阿哥穿戴好，又扯下襟边的手绢，细心地给小哥儿俩擦汗。庄太后心下感叹，眯眼望着忙碌的董鄂妃暗暗点头。随后，她也拿出两个梅花形的小金锞子赏给孙子，说：“把这装进荷包里压包吧！记住你们皇额娘的话，可要当先祖先皇的好子孙！……”

别说庄太后心里感到宽慰舒坦，就是这边悄悄站在树丛中的福临，心头也是热烘烘的。所以当他出人意料地突然出现在婆媳俩和孩子们面前时，一点儿也没有平日必须摆出来的威严和矜持。

董鄂妃连忙站起，想领两个阿哥回慈宁宫。太后笑道：“让保姆领他们回去吧，你再坐会儿。皇儿又不是生人，你还怕他吃了你不成？”

庄太后很少开玩笑，今天不知是心绪特别好，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福临觉得很愉快，董鄂妃却瞟了福临一眼，悄悄地红了脸。

按照常例，福临总是把当日朝中大事向母后讲述一遍，太后也总是静静地听，很少插话。此刻，站在旁边的董鄂妃形同虚设，大气也不出了。

福临讲罢，太后又按惯例频频点头，说：“皇儿御宇多年，处事得当。总之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能使江山永固、四海安宁便好。”她转向董鄂妃：“你说呢？”

董鄂妃欠身道："母后，儿臣身处内宫，只预内事。国家政务，非儿臣可以过问。"

太后含笑点头，又对福临说："从谏如流，乃古贤君之德。皇儿要时时记取，免致错误。……"她沉吟片刻，终于说："安郡王岳乐为国效力年久，颇有见地，多有建树，如今开国诸王均已谢世，岳乐也该进位亲王了吧？"

福临心中一喜，明白了太后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他连忙说："母后明见，儿早有此意！……"

"好。"太后笑着，慈祥的目光抚慰着儿子："午后，你该到坤宁宫去了吧？"

"额娘，"福临习以为常，笑嘻嘻地说："午后，儿还要去瀛台，办理一些重要政务。"

"母后，"董鄂妃垂着头，红着脸低声说："平日皇上午后总是读书、习字、射箭，并不理政的。"

"谁说的？"福临扭头瞪了董鄂妃一眼，又回头笑着对母亲说："儿已传旨，召王崇简父子和金之俊、傅以渐、汤玛法等人进宫了。"

太后非常注意地看着儿子的眼睛，似乎有些惊异，随后便宽慰地笑了，向后靠着椅背，道："你果真越发长进了，我也就放心了……那么，从瀛台回来就去吧。"她轻轻叹了口气，说："皇儿，你不要忘了，你毕竟是皇帝，不是寻常人家的丈夫、儿子和爹爹……"

"是。"福临连忙笑眯眯地回答："儿子一定尊太后懿命，从瀛台回来就去坤宁宫。"

可是，董鄂妃将福临送出延寿堂时，福临凑近她，用只有她能听到的声音，威胁地说："你竟敢讨厌朕，把朕往外推！听着，今晚朕到你的承乾宫去！你等着，看朕不把你吃了！哼！"

乌云珠正想反驳几句，福临已头都不回地大步走开了。她被撇在那儿进退两难，委屈得几乎想要哭出来。要做名垂青史的贤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时如果她回头向延寿堂望一眼，就会看到庄太后正凝望着这一对小夫妻的背影，摇头叹息呢！太后的心情，不也是很复杂的吗？

王崇简父子接到进宫的谕旨，联想到早朝发生的事，不由得变了脸色，但传旨太监似乎又没有恶意。两人满心狐疑，坐着官轿，竟被引到西苑门，在门前，与同时奉召的金之俊、傅以渐、汤若望、李霨、伊桑阿等

人会齐。这里除了汤若望，都是内院学士、大学士；除了伊桑阿是满洲正黄旗人，其他都是汉官；汉官中除了李霨，都跟早朝被劾事件有关。大家面面相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此来何为，也就没有心思交谈了。

几名召引太监带路，一行人进了西苑门，沿着初结薄冰的太液池南行，过一座雕栏玉阶的石堤，高高的翔鸾阁便赫然在目。瀛台上黄、绿两色琉璃瓦的建筑群犹如仙山琼楼，在苍郁如绿云的松柏的簇拥中闪闪发光。他们没有上阁，向东一拐，从牣鱼亭和镜光亭之间，踏上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小路掩映在太湖石间、松柏树下。走在这条小路上，如在深山，非常寂静，只有风吹树动和他们的脚步声交织着，伴随他们在山石间迂行。

他们被引到一扇小绿门前，像王崇简这样的胖子，一次只能进一个人。门两边高墙壁立，墙头露出高高的屋脊和两棵巨大的青桐。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一处囚禁所？

惊疑不定之际，门开了，一股梅花的清香扑面而来，他们迎着这缕花香走进深幽的小院，举目一望，太湖石砌山叠嶂，湖石间几株老梅疏枝横斜，红白相间，开萼吐芳。北边三间通屋，檐下一匾：随安室；南边三间通屋，檐下一匾：桐荫书屋。他们谁也不曾到过这里，今天来到此处是福还是祸？太监们知礼地退到门前和檐下。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站在院里发愣。

“万岁爷驾到！”从连接涵元殿、添韵楼的那道顺山势而下的长廊里，传来这么响亮的一声，几名年轻太监前导，顺治皇帝出现在桐荫书屋西侧连接长廊的小门前。他头戴红绒结顶冠，身穿石青色暗团龙织锦袍，外罩貂皮明黄面如意端罩，腰束黄绸绉搭包，脚下粉底皂靴，这一身家常打扮，加上他和蔼的神色，使这些待罪的臣子们放下了心，立刻跪上去叩头请安。皇上点头微笑道：

“朕日理万机，难得有此闲暇，特召诸卿一聚。众卿均是朝中饱学有才之士，平日讲学常聆赐教，今日诸卿只当以文会友，不必拘礼。”

说罢，他率先走进桐荫书屋，众人也躬腰跟进。首先投入眼帘的，是沿着墙周一圈的数十架图书，锦匣牙签，琳琅满目；书橱间排列长几和百宝橱，其中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印章图册，罗列生辉；十几个高及人胸的彩绘大瓷瓶，装满了长长短短的书画卷轴，几只掐丝珐琅夔凤纹薰炉热烘烘地喷着檀香，弥漫一屋。福临对众人惊诧的表情很得意，便进一步解除他们的拘谨，重复说道：“众卿不必拘礼，不在金殿在书房嘛！……来，上茶！”

内侍鱼贯而入，给每位大臣敬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福临笑道：“这茶以松仁、梅英、佛手沃雪烹煮，宫中叫作三清茶。众卿品一品，其味如何？”

众人以口就杯，细细品味。伊桑阿首先赞美说：“禀皇上，奴才自来不曾

喝过这样的好茶！”

福临笑道：“比奶茶如何？”

伊桑阿道：“各有品味。”

李霨道：“此茶清醇甘美，足以比之美酒。”

福临笑道：“所以啊，客来茶当酒，对饮乐陶然！”

众人都笑了。皇上今天不止和蔼可亲，还透露出一种潇洒倜傥的神态，非常接近这些文人学士们一贯欣赏的风度。他们的精神渐渐轻松了，放开了。

汤若望道：“请皇上赐老臣配方，老臣也好如法炮制。”

福临扬头爽快地一笑：“玛法，你早说喜欢，朕早着人给你送去了，保你三十年享用不了。”

汤若望抖动着白眉白须，笑着说：“老臣哪里敢指望三十年！”

福临转向金之俊：“朕记得你与玛法同年，应该都是六十六岁了吧？如今却都鹤发童颜，是寿高有福之人啊！”

两个老臣连忙躬身逊谢：“陛下金口，折煞老臣了！……”

福临指着南窗下的长几说：“那儿有数幅宋、元、明三朝字画，请诸位鉴别一下真伪。”

说起书画，这些人都是内行，也都喜好，顿时都走到长几边，翻册开卷，或凝神细看，或啧啧赞叹，各有一种情态。福临旁观，很觉有趣。他回头发现汤若望站在一边，便小声问：“玛法怎么不过去看看？”

“皇上，你知道我对中国书画实在是不通的。”

福临灵机一动，像孩子那样对玛法挤挤眼，好像串通他跟自己一起恶作剧似的，退到书屋正中案边，拔出青玉九龙笔架上的紫毫，在满雕梅鹊闹春图案的端砚中舔足了墨，抚平案上的雪浪纸，小声说：“玛法，我画个人儿给你看！”

不多时，汤若望的大声赞叹把众人吸引过来：“皇上，这太妙了！无处相像又无处不像。这，大约是中国画的魅力吧？诀窍是什么呢？”

福临笑而不答，把那张画出示众人。

“哦！王学士！”众人惊呼一声。画上果然是王熙：像所有的写意一样，笔墨淋漓，衣纹线条都很粗略，而姿态风度却维妙维肖，面部画得较为

细致，须眉毕肖，呼之欲出。大家看看画像，再看看王熙，都忍俊不禁，也忍不住地赞美皇上的画工。

王熙伏拜于地，乞皇上将此画赐予。福临笑道："不行，不行，画人非朕所长，还是山水画更有意趣。"他重又提笔，略一寻思，运腕急写。笔下林峦深密，水明石秀，神清意远，潇洒疏阔，寥寥数笔，一幅清淡爽朗的水墨山水便呈现在众人眼前了。众人纷纷赞叹：

"皇上此画，真得宋元画之三昧！"金之俊捋须而笑。

"皇上以武功定天下，万机之余，游艺翰墨，真升平盛世之佳话！"傅以渐也感慨不已。

福临看定王崇简，说："崇简精于品画，你看如何？"

王崇简连忙躬身答道："陛下胸中丘壑，有荆、关、倪、黄辈所不到者，自是得之天授，非凡人所及啊……"

福临拿这张画递给王崇简，笑道："那么，这一小幅就赐你留念吧！"

事出意外，王崇简愣了半天，才跪上去双手接过，连连叩谢。福临又掉头对王熙说："你年轻，在朝中供职还长着呢，所以赐父不赐子。"

王熙红着脸含泪跪下谢恩，众人这才真正松了口气。

"众卿所观书画确系真迹吗！"

大臣们纷纷夸赞皇上的珍品都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确系真迹。福临命内侍又拿出数幅书草，请众人观赏。金之俊看罢脸色忽变，汤若望仍是不懂行，其他人则盛赞笔力遒劲圆活，是难得的佳书。

福临道："正是呢，朕也以为此字之佳，十分难得。……这是崇祯帝的手笔啊！……"一片寂静中，他拿过一幅，小心地亲手展开，凝神注目，好半天，才无限感慨地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

王崇简心头一热，顿觉鼻子发酸，眼角湿润。那边金之俊也低下了白发苍苍的头。

傅以渐道："所以本朝为故明报君父之仇，不愧仁义之师。"

伊桑阿道："正是。大清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明之遗老至今不肯出仕，实在不智之至。"

福临笑道："今日以诗酒相酬，那些旧话就不必提了。来，上灯！"

内侍们络绎不绝，点烛上灯，请他们到随安室用酒膳。福临领先，众人

亦步亦趋，出了桐荫书屋。但见院中梅树老枝壮干上，都悬了彩灯，时近黄昏，花开更盛，梅花灯火相映照，愈显精神。阵阵梅香袭来，使众人都有些沉醉了。随安室门大开，数桌丰盛的酒膳已经摆齐。福临笑道："今日灯下持酒赏梅，众卿必得佳句。无诗无词者罚三大杯！"

大臣们都笑了。汤若望躬身奏道："请皇上宽恕，今日是教中斋戒日，实在不敢饮宴。"

"哦，怪朕疏忽了。来，拿扇子。"福临接过内侍呈上的一把他亲手绘画、并印有广运之御宝的折扇，递给汤若望说："玛法，这扇赐给你，请你提前回去吧！"

大臣们看着这把扇子啧啧称羡，汤若望虽然谢了恩，对扇画毕竟说不出个名堂来，将它收在怀中，向皇上和众人告辞，随着护送他的侍卫出门去了。

伊桑阿笑道："汤玛法大约是怕做诗，借故逃席吧。"

李霨也笑道："那把扇子出自皇上手笔，万金不换的奇宝，汤玛法怕是一点不懂哩。"

福临点头笑着叹息道："汤玛法忠心耿耿，精于天文算学，笃于天主之教，品德高贵，有'圣人'之称，是我朝难得的客卿。可惜不生在东土，对中国实在所知太浅了！……"

王崇简和王熙借此机会向皇上跪叩下去，说道："臣父子早朝失仪，实在罪该万死，乞皇上饶恕。"

福临看看王崇简父子，再看看众人，笑着缓缓说道："何须如此。身为明臣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朕岂不明此理？"

皇上的话，大出众人意外，不仅王崇简父子汪然出涕，其他大臣也都跪下了。

"众卿这是怎么了？"福临连忙伸手阻拦。

大臣们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金之俊颤巍巍地呜咽着说："皇上以大义相激劝，之俊等没齿不忘……"

"众卿快起，请入席吧！"福临满面春风，愉快地邀请着，自己领头往随安室走去。但灯光映照着红梅，景色迷人，芳香醉人，使他忍不住在梅花灯火间流连低徊，竟信口吟出四句诗来："疏梅悬高灯，照此花下酌。只疑梅枝燃，不觉灯花落。"

金之俊忘形地高声喝彩："好诗好诗！奇事奇句，古今未有也！"随后，自觉失态，连忙躬身谢罪："乞皇上恕臣失仪之罪。臣实在是文人固习，

一时难改……”

福临哈哈一笑：“正要众卿不拘礼仪，方有意趣。王熙，早就听说你颇有诗才，文思极快。即席赋诗填词，如何？”

王熙略一沉思，便低声吟哦道：“黄昏小宴到君家，梅粉试春华，暗垂素蕊，横枝疏影，月淡风斜。更烧红烛枝头挂，粉蜡斗香奢，元宵近也，小园先试，火树银花。”

福临连声赞道：“妙，妙极了！‘小园先试，火树银花’……‘横枝疏影，月淡风斜’，何其风流，何其妩媚！调寄《眼儿媚》，连词牌都选得好。来，来，进屋写下来！”他兴致勃勃，甩开步子，轻松地迈进了随安室。

大臣们随着进室，金之俊和傅以渐落在最后。金之俊的目光一直不曾离开过福临，这时悄悄地对傅以渐说：

“皇上气宇轩朗，风流潇洒，不仅有君人之度，兼具士大夫之风，天下将忘其为夷狄之君矣！……”

傅以渐起初瞪了他一眼，后来又不禁频频点头，感慨不已。

三

一夜风雪，把熊赐履家的竹篱门都堵住了。

清晨雪霁，熊赐履呵了呵手，抱着竹帚扫雪，从房门扫出小径，又推开栅门。清晨的阳光投在雪地上，映出淡淡的粉红色，而未照阳光的阴影处，又泛出浅浅的蓝色，互相映衬，使洁白的雪地显得既纯净又多姿多彩。熊赐履不禁抬头望了望东升的太阳，却见一个身着风衣风帽的人踏雪而来。他认出来了，那是他的朋友徐元文。

两人相见，彼此拱手。徐元文洒脱地一挥袖，指着才扫出的小径说：“这可谓雪径不曾缘客扫了。”

熊赐履说：“我还是用老杜的原句吧：蓬门今始为君开！”

熊赐履和徐元文，是三年前在为陆健送行的酒宴上相识的。第一次见面，彼此并无好感。熊赐履看不上徐元文的才子腔调，徐元文也不喜欢熊赐履的道学面孔。这也难怪，两人的出身、境遇太不一样了。

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书香门第。家中虽不贫寒，也非富族。当年张献忠打进湖广，熊赐履阖门数十口被杀，唯有熊赐履因随母亲躲回娘家而侥幸活命，从此母子相依，过着清贫的生活。母亲对儿子督课极严，熊赐履学问渊博精深，实在是亏了母亲的教导。三年前来京，也是

母亲催促再三，要他游学四方、会见师友、增长见识的。他的学问品格，使不少人倾慕；但他的性情过于严毅，道学讲得过于认真，又使人们对他敬而远之。他对此也并不在意，就了三两处学馆，拿了丰厚的束修，大半送回湖广奉养老母，余下的在南城龙泉寺、太清观之间的桃花坑买了两间小屋，平日独来独往，课余或读书习字吟诗，或艺花莳菊弄草，怡然自得，一无所求。于是人们给他一个绝妙的头衔：布衣高士。

徐元文大不相同。他出生于江南有名的世家——江苏昆山徐氏大族。人们无法考证昆山徐家与明初的中山王徐达、明中期的宰相徐阶有什么瓜葛，但徐家确是世代豪富，而且世代文运昌盛，出了不少学问之士，就连与徐家联姻的也都非同一般。徐元文的舅父，就是闻名南北的学问大家顾炎武。

徐元文字公肃，兄弟三人都以才学著称，徐元文尤其被人看作神童才子。人们传说他年方十二，就以秀才身份考举人。同辈见他年少，说道："小小朋友就要作官，想作多高？"他答道："阁老。"众人便出对耍笑他说："未老思阁老，"他应声而对道："无才做秀才。"逗得众人哄堂一笑，原想讥笑他，反而被他讥笑了。又传说他幼年随父赴宴，一位国公和一位尚书同时赐他杯酒，他只好用两手各接一杯。尚书立刻出对道；"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他立刻对上说："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这些传说自然更为他增添了光彩。

他诗才超妙，性格风流潇洒，文人骚客无不倾仰。金陵文人筠泉，一天忽在酒宴间扬言：愿化为绝代丽姝，为公肃执箕帚。又有无锡秀士冯云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这些赞美议论，自然牵惹了元文夫人的诗肠，以至于诗中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句子，那倾倒之心，爱才而兼钟情，可说是到了极点，一时传为美谈。然而这一切被狂放文人传诵的风流佳话，在严毅正直的熊赐履看来，不是太轻薄了吗？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这两个人也许一辈子也不肯相识，一辈子都认为彼此是格格不入的。

那年清明，徐元文与一帮朋友借龙泉寺诗会，兴遄逸飞，非常畅快。不料会散之后遇上大雨，正在归家途中的徐元文只得敲着路边一扇栅门，大声请求避雨。出来开门的竟是熊赐履，两人不免一怔，毕竟曾经相识，便都拱手为礼。雨中不好叙话，熊赐履就请徐元文进屋。

才进蓬门，徐元文顿觉眼前一亮。春初寒意尚浓，城内、郊外还是一番萧疏荒漠景象，而熊赐履的院子里已是满目碧色了。待到迈步进屋，只觉绿意盈怀，徐元文更加惊异：虽然四壁萧然，但修洁无尘，茗碗火炉、方桌圆凳，位置妥帖。最令人注目的是墙根桌边、窗台阶前，瓦盆土盎排得满满的，种的全是绿草。那些草芊绵娟秀，鲜媚非凡，徐元文叫不出名字，也从来不曾见过，连声赞美。熊赐履爱草成癖，得到这样的真心赞赏，也很高兴，引徐元文进里屋去看他最喜爱的翠云草。徐元

文又惊异地看到，窗下书桌座椅都已敝旧，椅背上还缚了一张撑开的雨伞，桌上纸砚摊开，墨迹淋漓，显然主人刚才就坐在伞下写文章。熊赐履见徐元文望着伞，不在意地指指屋顶说："一下雨便漏。"

桌上一盆翠云草，旁边两只小陶钵，一钵中盛白豆，一钵中盛黑豆，徐元文好奇地拿起来看看说："赐履兄以此代弈？"

熊赐履摇摇头，和蔼地说："不，这是古时性理贤人澄治思虑的良方。读书作文之余，常常默坐自省。每起一个善念，就把一粒白豆投进钵中；每出一个恶念，就投一粒黑豆。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尔后白豆多黑豆少，尔后不再有黑豆，到最后连白豆也没有了，才能达到至境。小弟如今离至境还远，既有白豆又有黑豆。"他很坦率地拿另一个钵子给徐元文看，果然白豆、黑豆大致一样多。

徐元文一时心下很觉敬重，说："不料赐履兄如此苦志苦学！……兄雨中著书，必有佳句了？"

熊赐履说："不过读了宋史，见了几首咏诵岳王的诗词，偶有所感，得了一联而已，请赐教。"他把桌上那张纸递给徐元文，只见上面写了两句诗，墨迹还未全干：

宰相若逢韩侂胄，将军已作郭汾阳。

徐元文拍案叫绝："好句，真说得绝！咏岳王之诗何止千万，这两句立论新奇，前所未有啊。何不续成一首整诗？……"

徐元文告辞时，天已晴开了，夕阳斜照着新雨之后的庭院，翠云草贴地平铺，饮着雨珠，一碧无隙，看上去就如绿毯茵茵，春意盎然。徐元文不觉叹道："敬修这一园芳草，叫人顿觉生意满眼，多少诗情画意，真个流连难舍啊！……"

数日后，熊赐履应邀回访，受到热情款待。徐宅宽阔华丽，自然非熊赐履居处可比。但书房的清雅幽静，壁上书画的端庄大方，也使熊赐履感到满意。二人在书房酒谈茶话，很是畅快。引起熊赐履注意的是主人文具用品上的铭文。

桌上一方端砚，紫檀砚盒盖上雕了嵌绿漆的阴文，题为"自用砚铭"，字体是飞动的草书，认得出是徐元文的笔迹："石友石友，与尔南北走，伴我诗，伴我酒，画蚓涂鸦不我丑，告汝黑面知，共我白头守。"

熊赐履拨过他俩品茶的阳羡砂壶，上面又有用隶书工工整整写下的铭文：“上如斗，下如卣，鳌其足，螭其首，可以酌玉川之茶，可以斟金谷之酒。”后面用小楷写了一行下款：丁酉春元文志于燕京。

徐元文见他对铭文这么注意，便笑着从书房一角的卧榻上，拿来一只空心粉底、松鹤白云花色的瓷枕，说：“这铭文是所谓游戏之作，敬修不要见笑。”熊赐履接过来一看，枕上铭文写道：“甜乡醉乡温柔乡，三者之梦孰短长？仙人与我炊黄粱。”

熊赐履暗暗称奇。这些铭文确实才气横溢，亦庄亦谐，幽默洒脱，可见作者的才华功力。尤其使他欣赏的，是铭文内含的哲理。那枕铭说得多么透彻！太合他的心意了。他真想拍案称好，但他一向没有喜怒形于色的习惯，只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句：“想不到风流才子并不浅薄哩！”

徐元文哈哈大笑，熊赐履一向严峻的面容也变得温和蔼然了。他们从彼此身上找到了共通的东西，因而产生了友情。不过，两人一贫一富，贫者十分耿介，一文钱也不肯妄取，多次谢绝富朋友的周济和邀请做客的柬帖。富朋友并不见怪，每过三五月，便亲来熊赐履陋室探望，二人诗酒相酬，长谈不倦，欢聚一日，又各自分散。徐元文仍在士大夫文人间来往，熊赐履仍往学馆教授蒙童，两人关系倒也十分自然。

今年九月重阳日，二人已经聚过，徐元文为什么又来探望？徐元文进屋，并不客套，开门见山地说：

“敬修，你儒学深湛，满腹经纶，难道就以学馆了此终身？”

熊赐履感到意外：“公肃此话何意？”

徐元文道：“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不日云贵收复，天下一统，疗疮痍、苏民气、安天下，非孔孟朱程圣道不可。早年吕老先生誉兄将为道学大家、一代宗师，兄就不想有所作为吗？”

熊赐履说：“这样看来，公肃也有出仕的意思了？你舅父亭林先生能够答应吗？”

徐元文豪爽地笑道：“男子汉大丈夫纵横一世，且不说博取功名、封妻荫子，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老话，如今也用得着。你我满怀才学，为什么不做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呢？能使天下万民安居乐业，博得个青史留名，也不枉此生了。至于我舅父，一向耻食周粟，要为大明守节，但近年来也不反对我们兄弟出仕了，足见人心思定已不可逆转。敬修莫非真要做齐、夷？”

“哦，倒不是。本朝剿灭张献忠，对我家倒有雪恨报仇的恩义，我也不想上首阳山。不过贫士出仕，唯有科举……”

“正是！我原也担心科场承明末之滥觞，弊端百出。今年顺天科场一案，

李振邺、张我朴授首，人心大快；江南科场弊端已发，朝廷必将严惩。皇上英明有为，天下科举铨选必将一扫积秽，杜绝弊端。这不正是我辈出头之日吗？”

熊赐履已经动心，但不动声色。

“敬修，不少同道朋友来我处聚会商讨，你也同去谈叙谈叙吧。”

熊赐履想了想，说：“容我三思。今日实不得空。”

“哦，学馆有事？”

“不，我要去城外海会寺烧香还愿。”

“风雪初停，城外寒冷，改日再去吧。”

“君子平日好整以暇，便遇荣悴显晦之变化均不应改变其处世准则，天气之阴晴冷暖何足挂齿……”

徐元文见他的道学劲儿又上来了，连忙笑道：“罢，罢！不劳你的大驾，改日再聚吧。”

熊赐履走出海会寺时，天色晴好，丽日当空，田里的积雪滋润润的，仿佛就要融化似的，空气很是清冽新鲜。郊外果然不同于城里，真令人心胸开阔、精神爽朗！刚才他在佛前求签，得了个吉字，心里很高兴。自从母亲来信告诉他聘定叶家小姐后，他表面上无所表示，实际上非常兴奋，以至于借故来海会寺占卜凶吉。就是最有学问的人，面对不可知的、又无法左右的命运，有时也难免求助于神灵。不过他很看重自己的名声，特意选择了远在城外的海会寺，省得被人知道了笑话。

他迈着方步，悠闲地南行。远远望见路边一座方亭，两面招子上斗大的“酒”“茶”二字老远就能看清。他觉得口渴，不觉加快了步子。

方亭虽然敝旧，却很宽绰，位置也好，面临官道，紧靠凉水河桥边，轩窗四面，亭内很是明亮。主人家卖茶卖酒卖食物，来往行旅正好借此歇脚。因为风雪才停，亭中客人不多。熊赐履一进门，店主就连忙起身招呼。熊赐履打量四周，竟在亭柱上看到一副对联：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吃杯茶去，

谋衣苦谋食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

这副对联语虽俚俗，但在诙谐中含着一丝酸楚。熊赐履点点头，随店主人引导，在亭柱一侧入座。伙计送上热茶，他又要了几样点心，饶有滋味地吃着，腹内实在也饥了。

亭外一阵嘹亮的马嘶，蹄声得得，五六名骑兵在亭前下马，大踏步地走进方亭。客人们一看他们那满洲人的装束和气度，一个个低头吃茶喝酒，连说话声都消失了。

为首的那位，仿佛是个军官，忽然停步看那副对联，很感兴趣地轻轻念出声来。虽然他有满人说汉话的特别味道，但念得还是满流利的。好几个客人都偷偷地打量他，只有熊赐履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全不注意。

“主人家，这副联子是近日题的吗？”小军官笑着问。

“不，不，小人盘进这个酒食铺的时候就有了。”

小军官笑着点头：“难为他对得这样巧。”他环视整个茶亭，客人都连忙避开他的目光。只有熊赐履旁若无人地喝茶。这满人军官偏偏看中了他，推开要引他上座的店主人，径直走到熊赐履对面来了。

“先生是位文士？”来人笑着招呼一声。

“不敢，儒生而已。”熊赐履只得客气地一拱手，抬眼看了来人一眼。接着，他不得不再看第二眼，并在心里掂量着：虽然此人貂帽、旧袍、黑马靴，装束毫不起眼，但面若冠玉，眼似晨星，神采奕奕，顾盼生辉，决不是一般的旗下军士；但说他是贵公子，看去却不油滑；说他是皇亲，又不骄矜，到底是什么人，熊赐履拿不准。熊赐履淡然相待的态度并没有使对方不快，他体谅地笑笑，坐了下来。店主人和伙计连忙上前殷勤招待，他面前立刻摆满了点心和茶具。

满洲军官一手放在桌上，一肘搭在椅背上，姿态很好看，显然要和熊赐履谈点什么。不想随来的另两个满兵却跟同桌的和尚搭了话，声音响遍茶亭，吸引了所有的人：

“哟，我说和尚，你怎么也吃馒头哇？敢破荤？世上只有火居道士，难道还有火居和尚？”取笑的话儿出自那个小个儿满兵，是一口流利的、毫无杂质的京腔。

“阿弥陀佛！贫僧的馒头没有馅。”那和尚慈眉善眼，看上去有五十岁上下，低声慢语，很清晰。

“哦，哦，怪不得你一顿吃这么多呢！”满兵毫不放松，继续取笑地指着和尚面前的几盘白馒头：“瞧你这些个，真像、真像……”他一时找不到

适当的词，眼睛朝窗外瞟了几眼，忽然开心地接下去说：“就像你们这城外的坟包！”他很为自己的比喻得意，和同伴一起哈哈大笑，同时又不住地察看满洲军官的脸色，显然是希望能博得他的笑容。

老和尚眯着眼，看了看远处的累累荒冢，确实很像。他微微一笑，清清楚楚地吟诵道：

“城外俱是土馒头，城中尽是馒头馅。”

熊赐履和他的同桌都不由得一惊，一起掉头看那和尚，神色不免有些悚然。可是那两个满兵全不懂老和尚说的什么，嘴里一个劲儿地嚷着：“胡说胡说！诚心不让人听明白啊？”“什么馒头馅！谁是馒头馅？你是啊？”

和尚眼睛半闭，平静地说：“老僧若不修行解脱，也和你们一样，终为馒头馅……总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万事莫非前定，大数难逃。该当馒头馅者必当，得解脱者终将解脱。”

“你越说我越糊涂，什么‘大数’，小数，不懂！”满兵一拧脖子，声音越发大了。

和尚又微微一笑：“也罢，今日老僧就来开导开导你。有位老翁精通数术，一天，一位道者前来问数，往老翁家竹床上一坐，床竟立时塌坏了。道者要赔偿，老翁笑道：‘成败有数，何必赔偿！’他拿折断的床脚给道者看，只见上面有一行小字：‘此床某年某月某日有仙翁来坐，床不能载，数当坏。’老翁笑着对道者说：‘你一定是位仙人！’道者很惊愕，连忙说：‘连神仙都躲不过数吗？’话刚说完，人就不见了。”

不仅满兵，连茶亭中的客人们，都被和尚一番言语说得毛骨悚然，目瞪口呆。熊赐履仍然不动声色，同桌频频向他使眼色，并悄声问：“这和尚是谁？”

熊赐履摇摇头。他确实不知道。

和尚对众人的反应很满意，动手把馒头装进布袋，移步离座。在亭柱边他又站了一小会儿，然后双手合十，对店主人道：“施主，这副对联忒俗气了，老僧赠你一联可好？”

店主满脸堆笑，连忙说：“承老和尚好意，多谢多谢。柜上的！仔细听着，写清楚了！”

和尚闭目静默片刻，一字一句地念道：“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东西。”念罢，他合掌向店主低头道谢，转身便走。

“老和尚留步！”满洲军官纵身跳起，奔到和尚身边：“请问老和尚法号，宝刹何处？”见和尚一双明净的眼睛只盯着自己而不回答，连忙补充说：“我听老和尚言语，很有才学。老和尚下的这副对，语虽浅淡，却颇

具禅理，很是敬佩！”

和尚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方，说：“贫僧名性聪，法号憨璞，住城南海会寺。”

军官笑道：“老和尚谈数，不会明于人而暗于己吧？”

和尚慈和地笑了：“松阴夹径寒侵面，山色连天翠滴衣。论数，贫僧今日当遇贵人。”

军官顿时笑容尽消，瞪大了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和尚。和尚也不理会，略一躬身，掉头而去。军官愣了片刻，拔脚追出门外，两名满兵也赶着跑出茶亭。店主发急了，紧追着喊了两声，发现他们都还站在门前说话，才放了心。

熊赐履把茶钱放在桌上，掸掸衣裳，正正帽子，站起来，从另一边门出去了。外面天色仍然十分晴朗，近处村郭，远处西山，抬眼望去，非常清晰。他不想就回城里，便迎着太阳向西信步而行。此刻，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重逢这位陌路相遇的满洲军官。

太阳偏西以后，风很快就变得寒冷了。熊赐履倒不怕冷，只怕时间太晚，城门关了回不得家。正待转身，一声声敲打传到耳边，他不经意地侧脸一望，十数丈外，大道南边的田畴中，一所破败不堪的土坯茅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断壁残垣也能住人吗？熊赐履好奇地走过去，一幅凄凉的图画展现在他眼前：在空无所有的土房茅檐下，一位衣衫褴褛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举着一把缺口旧斧，吃力地一下又一下地劈着木柴。他满头滴汗，一脸愁容，枯瘦的颈脖、手臂、腿杆，就如同他手下的那些干柴棍儿。

老人的样子太可怜了，熊赐履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上前拱手招呼道：“老伯伯！”

老人停斧，在破烂不堪的衣袖上抹了一把汗，无神的眼睛扫过熊赐履，仿佛不曾看到什么，又举斧劈柴。

“老伯伯，你这么大年岁了，怎么还干这样吃力的重活？你的儿子、孙子呢？”

老人手中的斧子掉了，张大了眼睛：“老天爷，这是湖广口音哪！”

“是的是的，我是湖广儒生。听老伯伯说话，也是湖广人？”

“哎呀，乡亲！乡亲啊！”老人一口湖广话，丝毫未改，望着熊赐履，张着没牙的嘴，亲热地笑了，用衣袖不住地擦眼泪。

“老伯伯，你……”熊赐履话未说出，老人大惊失色地喊了一声：“小

心！”拽住熊赐履，一同摔倒在地上。一支响箭尖啸着从熊赐履身后飞过，把一只不知何时跑来的灰兔钉死在田原上。其实，箭离他们还很远，用不着这样惊慌的，可是老人已吓得浑身簌簌发抖了。

一马飞奔而来，骑者跳下马拾起灰兔，挂在马鞍鞒畔，随后牵马走了过来，竟是在茶亭同桌的那位满洲军官！他一见熊赐履也是一怔，跟着就爽快地笑了：“啊哈，咱们真有缘，又见面了！真对不起，射箭太急，你受惊了吧？”

“处变乱而不惊，乃君子本色。”熊赐履文绉绉的回答，使军官又笑了。他指了指说：“这位老人是你相识？”

“不。素不相识。近在京畿，民贫如此，老无所养，令人心酸！”

军官这才仔细看看老人，甚至走进那间不挡风雨的土坯茅屋转了一圈，出来后，面色大变，轻松和英武的气概不知到哪里去了，眉头紧蹙，默默无言。熊赐履面对这位满洲军官，也不知说什么才好。老人乍见一身戎装的骑者，十分害怕，现在觉出他并无恶意，也敢偷眼打量他了。

军官终于叹了口气，问道：“老人家，境况何以到这种地步？有谁欺负你了？”

老人愁苦地望着他，口气中带着惊惧：“你？……”

军官道：“老人家不要害怕，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旗下牛录章京……”熊赐履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他竟无端地红了脸，继续说：“但我舅父在刑部供职，有什么冤屈，你尽管对我说。”

老人疑惑地看看他，不敢开口。

“老人家贫寒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一位舅父在户部管赈济的福建清吏司做事，他专管周济贫民，总能帮你的忙吧？”

这位军官的舅父真多，也真有用。熊赐履又看他一眼，他装作没看见。老人却听懂了，“扑通”一声跪在他脚前，连连叩头说：“大老爷给小人作主！大老爷给小人作主！……”

老人的湖广腔太重，年轻的牛录章京听不大明白。当老人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时，他就一点也不懂了。他摆摆手，要老人停下，说：“老人家是哪里人？”

熊赐履说：“章京大人，他是我同乡，湖广人氏。我来讲给你听。……老人家，你讲吧，这位大人是一片好心哩！”

老人讲起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四十年前，老人家乡大灾，他孤身一人来到京师，从做烧饼、果子的小

买卖起家，终于买地盖房、娶妻生子，家道很是兴旺。国变以后，京畿跑马圈地，他的几十亩好田尽被圈占，他到处哭号诉说，户部大人才给他换到凉水河边的沙质劣地，还分散在哩哩啦啦的三处地方。老人无奈，与两个儿子分了家，各种一处土地，勉强度日。不料顺治初年被旗下掠去的小儿子不曾死去，因为受不了主人家的毒打虐待，探得父兄消息，便逃了出来。第一次逃到二哥家，因逃人法严，二哥被当作窝主斩首；第二次逃到大哥家，大哥也因此丧命，他自己也因两次逃跑被主人家活活打死。三个儿子都没了，老人夫妇孤苦零丁，痛不欲生。但就是这样，厄运还是不肯放过他们。旗下一位参领看中老人的房地，强迫老两口投充，老两口不肯依从，那参领竟率人打上门来，硬指老两口窝藏逃人。老妻吓死了，老人被迫献出土地、房屋、财产，留下一条老命。如今一无所有，不得不在这破草屋里栖身，借卖木柴换口饭吃……

说到最后，老人声泪俱下，熊赐履的眼圈也红了。

牛录章京脸色煞白，黑眉紧蹙在一起，粗重的呼吸清晰可闻。好不容易，他才开口问："你为什么不去上告？"

熊赐履叹气道："他怎么告呢？逃人法是朝廷大法，谁敢不遵？听说朝廷里凡是反对逃人法的人，一概革职流徙，连大臣也不放过。一个小小贫民，能有什么办法？"

老人听懂了，连连摇头摇手道："不敢告，不敢告。旗下人原本就厉害，更不要说人家还是皇亲！"

章京浑身一震："你说什么？谁是皇亲？"

老人害怕了，急忙跪倒，连连叩头："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有讲！……"

费了好大劲劝解、安慰，老人才战战兢兢地吐露了实情：劫夺他财产的那参领的丈母娘，是个老早嫁给满人的蒙古格格，她的同母异父妹子，是当今皇上的贵人。

年轻的章京大人也给吓住了，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熊赐履瞟了他一眼，心里冷笑道：原以为你真有几分胆识，不想也是个孱头！

熊赐履的想法或许从他眼睛里透露了出来，章京看他一眼后，忽然羞恼得红头胀脸，大喝一声："你笑什么？敢轻慢我？看我把你……"他猛地噎住，静默无语了。

"章京大人，"熊赐履心气平和地说："学生什么也没有讲。"

章京气恼地哼了一声："你是什么也没讲，可是你的眼睛什么都讲了！"

"我的眼睛讲了什么？"

“你……你在怨恨圈地投充逃人法！”

“哦，章京大人，圈地投充逃人法害民如此之烈，百姓能不怨愤？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

章京语塞。熊赐履叹道：“民穷则国弱，民怨则国乱，千古不易之理啊！……”

一瞬间，章京大人消了气，关切地问：“你说什么？”

熊赐履自顾自地发挥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先贤早有教诲，朝廷不乏饱学之士，就不懂这个道理？”

章京大人望着熊赐履，好半天，突然笑道：“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熊赐履皱皱眉，严正地说：“姓熊名赐履，字敬修，湖广人氏，住南城龙泉寺边桃花坑……”

“怎么，你就是熊赐履？”牛录章京惊讶地脱口而出。这回，轮到熊赐履反问了：“你说什么？”

“哦，没什么。听说过先生大名，日后一定要请先生赐教。时间不早，先生可以回城了。”

“你呢？这位老人家呢？”

“放心，我自有办法。”这位章京大人恢复了爽快，弯下身和蔼地对老人说：“老人家，我这里有马，请你坐上，我们一道去找那参领评理！”说着，他得意地望着熊赐履，顽皮地挤挤眼儿。

熊赐履怀着惊异、敬佩、担心等等自己也说不清的复杂感情，望着马上老人、马下章京渐渐远去的背影。在夕阳的映照下，在瑟瑟的寒风中，那背影竟那般清晰，好像永远不会从平坦的原野上消失似的。

回城的路上，熊赐履心头萦回往复的，尽是今天一路的印象。可是，还有奇迹在等着他呢！

半夜，酣睡中的熊赐履被“嘭嘭”的敲门声惊醒。他家徒四壁，从不怕盗贼，而敲门声又响又急，也不像做暗事人的行径。他高声问道：“谁呀？”

门外有人答道：“请先生开门，有要事相求。”

熊赐履穿衣着鞋，点灯整容，一切收拾妥帖，才出去开门。他心里猛地一惊：借着暗淡的烛光和天上的微微星光，他看到从房门到院门，一直到竹篱外的大门口、路两旁，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就门前的几位看，都穿着一式的黑袍号衣，头戴翻边皮帽，在黝暗的夜色中，更显得一个个

高大魁梧，目光灼灼。

熊赐履心里害怕，但一想到君子不畏强暴、不畏权势的古训，便又挺起胸，一晃脑袋，故作镇静地问："赐履一介寒儒，诸公到此何干？"

一个穿号衣的走近两步，赔笑道："先生大喜。京师大富翁罗公想请你设馆府中。"

"罗公？"熊赐履诧异地重复一句。他历数自己在京师的交游，并没有一个姓罗的富翁，还是大富翁。

"罗公亲自驾临了！"穿号衣的回头一望，慌忙率众人退后，让出中间的路，一个个垂手低头，屏息而立，神态十分恭敬。熊赐履本来很怕他们踩坏自己的草根、花苗，见他们这么有礼，又不禁点头赞赏了。

罗公快步走来，对着熊赐履拱手一揖，笑容满面地说："熊先生，大名久仰，如雷贯耳，今日识荆，三生有幸啊！"这一套文人初晤的套话，他说得很自然，也很真诚，熊赐履不得不答礼："实在不敢当！请进寒舍一叙。"

罗公毫不客套，立即进屋。两人分主客坐定，熊赐履抱歉地说："尊客来得意外，恕赐履不能茶酒相待了。"

罗公哈哈一笑，爽朗地挥挥手："应当我向先生谢罪，搅扰了先生清梦，失礼之极！不过迫于情势，不得不如此。罗某虽然声势烜赫，但不喜人前招摇，选在入夜来访，先生不见怪吧？"

罗公黑眉黑须，长得很有气概，尤其一双眼睛，湛湛如秋水，灼灼似晓星，而且快人快语，爽朗洒脱，很容易令人产生好感。熊赐履连连逊谢，罗公开门见山，毫不客套地说："听说先生道德文章早就驰誉乡里，如今更是名满京师。罗某有两个亲侄，苦于没有高士教诲，愿请先生为师。"

熊赐履摇头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乃南方下士，何足为人师。况且我已设馆三年，早生厌倦，不日将归故里了。"

罗公非常诚挚地说："家母寡居多年，望子成龙心切。但我兄弟均不争气，幼年失学，至今憾然。家母立意要使孙辈以文章道德立身扬名，只是名师难得，总不合意。如今得知先生声望，家母指名要请先生。为人子者，敢不从命？况且罗某对先生亦是钦佩万分，还请先生念我一片至诚……"

熊赐履经不住罗公的再三恳请，也喜欢他那种豪爽的气度，便答应了。罗公大喜，说："蒙先生高情厚谊，罗某一家感激不尽！"他向熊赐履深深拜揖致谢后，直起身，对门外一声招呼："来人，备马！"

几名精干仆人立刻进屋，向熊赐履请示如何收拾行李。熊赐履惊讶道：“今晚就去？”

罗公笑道：“先生不必惊怪，罗某办事向来喜欢干脆利落，当日事必在当日办完。今日罗某是亲来迎接先生的。”

熊赐履无法反对，只得由他。于是罗公陪同熊赐履骑马，几十名仆从提着灯，燃着火炬，前导后从，热热闹闹地离开了熊赐履的桃花坑旧居。

走不到半个时辰，熊赐履就糊涂了，拐来拐去，都是他从未走过的道路，也辨不清东南西北。到了罗府大门，熊赐履又吃了一惊：好一所崇垣峻宇、灯烛辉煌的府第！他平生不曾到过这么富丽华贵的地方。但他牢记先贤教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维持着君子应有的气度。

罗公将他送进一所幽静小院的上房，便告辞而去。几名俊秀的书僮立刻上来殷勤招待，端茶进水，铺床下帐。不多时，一名老仆跑到他面前，恭敬地禀告：

“禀先生，府中人多事杂，地方阔大，家规极严。先生有何需求，请立时告诉奴才，奴才当为先生奔走。先生不可随意走动，不可离开此院，免得奴才们受罚……”

熊赐履心中不快，真所谓豪门深如海啊！

次日，罗公领了两个小孩儿前来拜师。拜师礼十分郑重，光见面塾礼就是白银百两。这出奇丰厚的待遇，打消了熊赐履辞馆的念头。而且，两个弟子黑发卷卷，极为聪颖可爱，绝非他这几年设馆时的弟子可比。这样一来，熊赐履就接受了罗府家馆那必须牺牲部分自由但待遇十分优厚的条件。

罗公对熊赐履说：“因家母爱孙心切，不许他们早起。并请先生千万不要笞挞他们，有了过失请告诉罗某，自有家法处置。”

此后，两个弟子每日午后来馆读书，熊赐履便尽心教授。罗公的供奉极为丰厚，还不时前来相陪说话。至于寄往湖广的束修，也从不需要熊赐履经手，每过数月便得母亲家书，告以“已收银若干，望安心就馆，母平安”。

四

人们不记得有哪一年冬天，像顺治十四年冬天那般和暖。呼啸的刺骨寒风很晚才来临，地面和屋檐上的冰凌都存不住，一过午便化尽了。但是，这年冬天顺治皇帝从南苑发出的一道又一道谕诏，却像猛然刮来的卷地狂风，震动了朝野，不管心里对它赞同还是反对，全被它的猛烈和

突然惊住了。满洲亲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十二月，第一道谕旨下，重申停止圈地："京畿百姓自圈地、圈房之后，流离失所，饥寒迫身。良善者无以为命，丧其乐生之心；不肖者煽惑讹言，相从为盗，以致陷罪者多。长此以往，则国无宁日。此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

次日，又有谕旨，命吏部开列因请宽逃人之禁而得罪流徙的言官；

三日后，一道就逃人法专向满洲官兵的谕诏发下来了：

"……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

"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

这道谕诏如同一次地震，激起了剧烈的反响。督、抚居然可以对旗下人逮捕、治罪！这不是破天荒的事吗？有的人奔走相告，喜笑颜开；有的人如有所思，深自反省；有的人神色沮丧，长吁短叹；更有人愤愤不平，哭到家庙告祖。总而言之，它触动了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汉是满，是旗人是平民，朝野一派沸腾。

顺治皇帝仿佛不理会这些已刮得很猛的风，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就像在沸油里溅进了水，简直炸开了。他批下吏部上奏的官员稽考功过的题本上，要求选拔确有学问才能的人进部院各衙门，替下一批颟顸无能之辈。使人们激动的不仅是这道谕旨本身，而是由吏部传出的皇上亲自点到的那些"确有学问才能"的人名录：杜立德、李霨、王崇简、王熙、王弘祚、冯溥、孙廷铨、伊桑阿……老天爷，除了伊桑阿，全都是蛮子文士！惟一的一个正黄旗满洲人伊桑阿，也是顺治九年中式的进士！哼！文人们都交好运了！……

大雪纷纷，总管太监吴良辅领着小太监吴禄骑马从南苑赶回大内。吴良辅貂帽风衣，吴禄披了件斗篷，踏着雪顶着风，急急忙忙北行。

走到前门棋盘街闹市，酒楼上飘来的阵阵酒香阻住了吴良辅的马蹄。他在一间宽大的门脸前下了马。这是一处带楼座的酒馆，高悬着"杏花村"的黄杨木底松绿大字匾额，檐下吊了一串系着红绿绸子的牌幌，写着

十几样名酒：玫瑰露、状元红、竹叶青、莲花白、苹果露、五加皮、黄连液、佛手露、史国公、雪花白、茵陈露等等。

吴良辅把缰绳扔给门前冲他点头哈腰的酒馆伙计，领先上了酒楼。吴禄惴惴不安，东张西望，几乎跟不上吴良辅的脚步。老板恭敬地引他们进一间小小的雅座，酒、菜霎时便到。吴良辅脱去风衣貂帽，开怀畅饮，并招呼吴禄动筷子喝酒。

吴禄不到十八岁，是个伶牙俐齿、眉清目秀的小太监。他十岁入宫，在大内万善殿内书堂读过书，专为在御前侍候受过训练，这是许多太监一辈子也巴望不到的福分。这正是总管太监吴良辅赐给的恩惠，他对吴良辅自然感激不尽。大约是因为同姓，加上这孩子乖巧、会奉承，吴良辅居然很喜欢他，近日又把他提拔成养心殿御前太监，这可是了不得的荣耀！吴禄对于吴良辅来说，既是心腹，又像子侄，说是兄弟也不错，说是朋友也可以。吴良辅那么有权势，百官大臣都以结交他为荣；吴良辅那么凶狠阴沉，小太监见了他如同耗子见猫；唯独对这个吴禄，吴良辅是闻声则喜，觑面便笑，好像是他前世的老婆。他从来都管吴禄叫“小幺儿”，恨不得把一身的本事都传给他，把他当成亲儿子似的。有权势的大太监，多半都有这路毛病。

吴良辅喝了两盅酒，身上热和了，伸手捏捏吴禄的耳朵垂，笑道：“小幺儿，还不喝两盅暖暖身子？”

吴禄心里不安，回答说：“总管，咱们是奉万岁爷旨意回宫见皇后娘娘的，误了事……”

吴良辅哈哈一笑：“误不了！万岁爷那心里我还不知道？要不是碍着家规呀、礼法呀，他才不想打发咱们跑这一趟呢！”

吴禄点点头，一耸眉尖，又说：“可喝多了酒，怎么敢见皇后娘娘呢？”

“没事儿！喝两口醋就解了酒味儿啦。再说，还怕她怪罪？她这中宫未必坐得长！……”

吴禄一惊，回头想想，又慢慢点了点头，拿起了酒杯。

“小幺儿，这些日子我忙得晕头转向，总没逮着空儿问问清楚。那天在茶亭，憨璞老和尚到底说了点儿什么，万岁爷到底给打动了没有？你细细说给我听听。”

吴禄于是绘声绘色地把那天茶亭里和尚的表演和皇上的反应细说一遍，听得吴良辅频频点头，面露喜色。吴禄最后说：“和尚说他曾经遍游江南，与南中耆旧诗词往还唱和。万岁爷听了格外高兴，说以后要往海会寺拜望他哩！”

“好，好，太好了！”吴良辅高兴得双手在胸前一握，满面含笑。这完全

是个女子的动作，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娇媚，一般人看了会觉得肉麻。吴禄早看惯了，只管问着他不明白的事："就让和尚去见万岁爷不就成了？干吗要弄这么个圈套？"

"这你就不懂了！"吴良辅眯着眼儿笑，"万岁爷的心性你还摸不透。这叫做偶然机遇，最能让万岁爷上心、觉着有趣。要是和尚求见，不但身份低了，不得万岁爷看重，而且不要一两天工夫，万岁爷就会撂到脑后去了。再有一层，要是正经八百地引见和尚，汤若望又要诤谏个没完，又该咱们吃瘪。"

"可人家都说……"吴禄迟疑地望望吴良辅，又小声嗫嚅着说："人家都说汤若望是真圣人，咱们何苦……"

吴良辅眼睛里明明有一股怒火。不过，他半笑不笑地看了吴禄一会儿，说："实话对你讲，小幺儿，我费这么大心思，要万岁爷亲近佛爷，为的就是避开那位圣人。只要有他在，咱们总没有舒心快意的时候。他跟咱们是猴儿吃麻花——满拧！哼，他还真当自个儿是万岁爷的品德师父呢！也不想想，他那天主圣母什么的，在咱们中国谁吃那一套啊？能抗得过咱的如来佛观世音？能抗得过咱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吗？……要论他那个人儿，挺正经，不贪赃不枉法的，可那又顶啥？他堵了咱爷儿们的路哇！……哎，我说小幺儿，陈之遴给的那几万银票到手没有？"

"人家说，要等那差使到手才交钱呢！"

"哈，猴精！一点儿亏不吃啊！……"吴良辅转眼间又感慨起来，拍拍吴禄的肩膀："咱爷儿们这路人，一辈子有什么指望？不就多落俩钱儿，图个老来福！不趁着年轻力壮、万岁爷宠信的当口多弄点，将来收尸都没有人啊！……"他摇摇头，又点点头，表情很有点悲凉，使他漂亮的面容刹那间像是老了十多岁，眼皮下嘴角边的皱纹都越加触目了。

"可是万岁爷跟太后都那么看重汤老爷，咱们动得了他？"

"要不叫他圣人呢？要不咱爷儿们得小心着办呢？不过这话还有另一说，"尽管两人坐在小小的单间，吴良辅还是向四周望望风，压低嗓子说："你说万岁爷跟太后为什么赶着他叫玛法？告诉你吧，小幺儿，那是为了南明永历！……"

"啊？"吴禄的眼睛瞪得溜圆，张了张嘴。

"小孩子家，这样的大事你就参不透了！永历一家老小都进了天主教，文臣瞿式耜、武将焦琏什么的全都是教徒。这天主教传来中国也七八十年了，传教士哪儿都有，永历那边儿也不老少。汤若望道德学问是传教士里拔尖儿的，你想，朝廷尊他敬他重用他，会没有道理？"

"呀，万岁爷和太后真有心计啊！"吴禄叹了一声。

“什么心计！这叫治国的本事！”吴良辅赶紧训诫他两句，又接着说：“眼下孙可望降了，永历看看就要玩儿完。只要南明一垮，这位汤玛法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不信，走着瞧！”

吴禄生怕总管喝醉，小心翼翼地说：“总管，咱们走吧？”

“着哪门子急！”吴良辅脸一沉，要发脾气，忽而一回味，暧昧地笑了：“哦，我想起来了，你新近认了个干妹子，是景仁宫里头的吧？怪不得急着要走，半个多月不见面儿，想坏了，是不是？”

吴禄也嘻嘻地笑了。

“罢，罢！咱们走！”吴良辅端起醋壶，连着喝了三大口，酸得他龇牙咧嘴，可还不住嘴地调笑：“小幺儿，有了妹子结了对子，可别忘了哥哥。喝醋的味儿真不好受哇！”

雪下得越发大了，密如帘栊，仿佛从天顶垂下一面巨大的轻纱，透过它看远近景色，更显得庄重、肃穆，还带有一点神秘。金殿碧阁化为玉宇琼楼，皇家御苑别是一种风姿。

坤宁宫里，温暖如春。鎏金银丝罩的熏炉内，红螺炭火正旺，烧得又红又亮，和头顶悬着佩玉流苏的金红色宫灯相辉映，耀得东暖阁明亮照眼；一对绘着八仙庆寿的粉底五彩瓷大花瓶里，插着初放的红梅和白梅；几只椭圆形的郎窑水仙盆中，淡黄蕊洁白瓣的水仙花在碧玉似的长叶衬托下分外精神；浓郁的花香和着熏炉里阵阵飘出的沉香，把整个坤宁宫都包在一团馥郁醉人的温香中了。

皇后的住处，今天换了几样摆设，使前来问候、说话解闷的主位娘娘们又是看又是摸，赞不绝口。淑惠妃是皇后的亲妹子，又是每天必来的人，最为随便，守着那台紫檀龙凤五屏风铜镜台，不住口地称道那活生生的雕工，时不时地对镜台上那面荷兰国进贡的大圆镜瞧几眼，扬扬眉，掠掠鬓，欣赏自己娇美的面影。

端妃扯着恭妃，要她看那对脂玉夔龙雕花插屏。恭妃却扯着端妃，要她去看南窗下那一对金海棠花福寿大茶盘。后来，两人一道走到南边大炕一角，静妃在那儿静静地站着，低头望着八仙桌上的摆设——那是在一对翡翠瓷观音瓶之间躺着的一件古铜蕉叶花觚，蕉叶舒卷自如，像真的一样，谁能想到是用坚硬的铜制成的呢？更妙的是花觚内透亮的清水养着两朵带叶的红芍药。这便是宫中有名的唐花了。

静妃，就是四年前被顺治废掉的第一个皇后。因为皇上不在宫中，她也来坤宁宫向皇后请安。被废以来，她一向落拓，今天却特意打扮了一下，显得容貌俏丽，衣着华美，还竭力维持着当年的格格和正位中宫时

的高贵气度。这是因为，尽管宫规宫礼只讲位分等级，不论其他；但在博尔济吉特家的格格里，她毕竟辈分最高——是皇后的姑妈，不能太塌架。不过命运对她的打击清清楚楚印在她的眼角和额头，二十二三岁的人，蛛网似的细纹已经铺满了这些地方，搽脂抹粉也遮盖不住。如果她笑一笑，便如三十岁上下的妇人了。见端妃和恭妃走来，静妃强笑道："瞧这花觚古色古香的，真是件宝贝。"

端妃笑道："淑惠妃刚才说，这是皇上二次大婚时的妆奁呢。姐姐你那次进宫，妆奁一定是更……"恭妃连忙向端妃使眼色，端妃缩住口，旋又笑道："妹妹有口无心，姐姐请莫生气。"

这真无异于当众奚落。但静妃几年来受冷遇，早已习惯了，不在意地说："这花觚配鲜红芍药，更是艳丽非凡的了。"

端妃道："芍药虽好，总比不上花王牡丹。"

恭妃也笑道："是啊。况且这是唐花，不是当令名花，要按月令来说，早已过时了。"

静妃冷冷扫了她们一眼，淡淡一笑，反击道："说的是。腊月当令，唯有梅花。其他百花百草，任有百媚千娇，也只好凋零自落了。"

端妃、恭妃互相看了一眼，连连点头说："正是呢，姐姐说得对。"

那边，皇后的亲妹子淑惠妃照着镜子，头也不回地招呼皇后："姐姐，瞧见吗？今儿个像谁下了帖子似的，咱们博尔济吉特家的人都来齐了。哦，不过，还少个谨贵人。"听皇后不答，她才回头去看。皇后坐在那里，正对着一双黄面红里百子五彩大果盘发愣。她连忙走近，看了一眼那彩色大果盘里神态各异、活泼顽皮的一百个小孩儿，顿时明白了姐姐心头的苦楚。她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不过她毕竟负担轻些、想得开些。她用绣花粉红绸绢轻轻往姐姐面前一扑，笑道："姐姐，打发他们叫谨贵人来，凑个双数儿，咱们好斗牌啊！"

皇后这才回过神来，看了妹妹一眼，轻轻叹口气。

"要不，咱们打马吊玩玩？"

皇后摇摇头。

"姐姐，"淑惠妃放低了声音："你要闷出病来的。找太医来瞧瞧？要不，到后花园去赏雪？……"

皇后苦笑道："你别瞎张罗啦。"

淑惠妃装作生气的样子："可不是，谁叫我没长谨贵人那么一张厉害嘴哩？她不来，姐姐就不给笑脸儿！……咦？说曹操，曹操到！……"

果然，康妃和谨贵人披着貂皮风雪氅，前来向皇后请安了。眼快心灵的淑惠妃一眼就看出来，这两位心里都有事。谨贵人没了平日的爽利劲儿，眼圈儿红红的。这是怎么啦？

坤宁宫总管太监跟脚儿进来禀告："万岁爷打发吴总管和小吴子来向皇后报信儿。"屋里的娘娘们登时住了口，停了动作，眼巴巴地瞧着皇后。皇后也觉着心口跳得怦怦直响，声音有些发抖："传他们进来！"

吴良辅和吴禄叩过了头，恭恭敬敬地跪在炕前地毯上，吴良辅说："奴才给皇后、主位们请安。"

"罢了。回宫来有什么事？"

"禀娘娘，奴才奉万岁爷差遣，回宫禀告娘娘，皇太后前天夜里三更时分起，浑身发热，涕泪不止，头痛头晕。昨儿个病势更重，又添了咳嗽。今儿个一直昏睡不醒……"

"召太医瞧了没有？"

"太医院的院使和左院判领了八名御医在南苑侍候着。万岁爷心中焦虑，昨日往上帝坛祷祀，今儿又冒雪再次前往。皇贵妃娘娘日夜侍奉太后床前，寝食俱废……"

淑惠妃撇嘴哼了一声，背转身去。端妃和恭妃互相交换了个眼色，满脸不屑的表情。倒是平日最恨董鄂妃的谨贵人毫无表情，像是什么也没听到，望着地面发呆。

吴良辅继续禀道："要是皇后和主位们想去南苑……"

坐在皇后身边的淑惠妃一口接过来："南苑要是用得着我们姐妹，哪儿还等到今天？我们一个个笨嘴拙舌的，又不会甜言蜜语，又弄不来那个诗呀画儿的，没的惹人家讨厌！"

吴良辅赶紧低头，不敢说话了。

十一月中旬，皇帝和皇贵妃陪着皇太后游幸南苑，仿佛儿子、媳妇同着老母三人去享天伦之乐。皇后嘴里不说，心里可不是滋味。妃嫔贵人们，就更加愤愤不平，怨声载道了。整整一个月，宫廷的中心转移到了南苑，大内一派冷清。皇上在宫里，不管怎么说还有点儿盼头，这一个月，连点活气儿都没了。现在太后病了，又想起我们来了！哼，谁得脸谁应承去吧！别净想好处自个儿揣，坏事让别人摊！……不过，这么多妃嫔贵人，连皇后在内，敢于把这不满形于辞色的，也还只有这位淑惠妃。

看两名太监叩个头要退下的样子，淑惠妃看了姐姐一眼，对他们喝道："慢着！还有话问你们！"

“喳，喳。”两名太监赶紧跪好。

“皇上身子骨好吗？”

“回主位的话，万岁爷今冬在南苑校猎，能吃能睡，人长胖了，面色也红润了。”

“还有呢？”

“还有？……”吴良辅摸不着头脑。

“大胆！都说皇上近日办了件什么事儿，京师全传遍了，怎么还瞒着我们姐妹？”

“回主位，有，有！万岁爷办那件事可真厉害！不止京师，怕是天下人都要盛赞万岁爷呢！……小吴子那会儿就在万岁爷跟前……小吴子，还不快细细禀告！”

“喳、喳！”吴禄磕了响头之后，便发挥他口齿伶俐的特长，讲起那天皇上微服出猎、遇上劈木柴老汉的故事。最精彩、最有戏剧性的部分在后头，在皇上陪老汉到镇上找参领讲理的时候。

在参领的住宅大门，门丁根本不让他们靠近。是皇上一口流利的满语，才使门丁疑惑着进去通报。谁知那参领竟以为小事一段，自己懒得出来，叫他老婆出来应付。这女人高大肥胖，一向凶横惯了，哪里把个老蛮子和小旗丁放在眼里，兜头就是一顿臭骂，还说什么：“就是抢了，就是占了，谁叫他是蛮子，活该！你敢拿我怎么样！”

皇上气极了，说：“你们竟敢这样无法无天，告到地方去，有你们什么好？”

参领老婆扬头大笑，说：“只要你敢告，去告好了！我要怕了你，下辈子不是人！”说罢，她又竖起眉毛恶狠狠地叫骂，要他们滚开。她见皇上站在那儿不动，抄起门边的杠子就朝皇上砸去，嘴里还骂着：“打死你这个多管闲事的小杂种！”

皇上大怒，一声断喝，抽出他的硬弓只一挡，那女人的棍子飞出去两丈远。这时候，皇上的侍卫队赶来护驾，几百人把这所宅子围了个密不透风。参领和他老婆一听说这小旗丁竟是皇上，登时吓昏过去。皇上怒气不息，立刻命侍卫动手，把参领全家就地斩首示惩！

皇上临走又发了一道谕旨：参领的全部财产房地，都赏给那个可怜的老汉，并亲口封这老汉为一镇之尊。

小吴禄绘声绘色，说得活灵活现，皇后和妃嫔们都听呆了。吴禄最后又得意地说：“没过两天，城外城里的人全知道了，谁不夸咱万岁爷是圣明

天子啊！……”

吴良辅和吴禄已经退出去好半天了，坤宁宫里还是那么静悄悄的，谁也不肯说话。

“哇”的一声，谨贵人突然放声痛哭。大家望着她，心里仿佛有某种不幸的预感，胆小的恭妃忍不住发抖，使劲往端妃身边靠。谨贵人跪倒在皇后面前，哭得头都抬不起来。

“谨贵人，你这是怎么啦？快别哭了。”皇后说话总是那么细声慢语的。

“禀皇后，那是……那是我的侄女儿啊！……”谨贵人泣不成声。

“什么？”皇后吃了一惊：“你是说，刚才……”

谨贵人哭着连连点头。素来不爱说话的康妃，这时慢慢地、轻声地解释道：“我母亲今天来宫里也说起这事。那参领夫人，确是谨贵人同母异父姐姐的女儿。”

皇后沉默半晌，安慰道：“谨贵人不要这样，想必皇上他不知道那是你的亲眷。”

康妃突然沉下脸，愤愤地大声说：“他知道！他全知道！我母亲问过的！”

大家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平日不动声色、严谨文静的康妃会这样激愤。康妃发现众人的目光，脸上红了红，慢慢低下头，不再做声了。

“皇上他，他也太没有情义了！……”谨贵人还在哭。

皇后婉转地说：“谨贵人，你也不要太难过。你那侄女实在也太过分，竟然动了棍子，皇上是万民之主……”

“姐姐，你还要替他说话！”淑惠妃不平之色溢于言表：谨贵人的侄女怎么会知道他是皇上？……不用说了，他心里，哪儿还有咱们这些人！早被那个蛮子女人狐媚得忘了本！……”

“淑惠妃！”皇后斥责道：“竟敢如此大不敬！……”淑惠妃连忙跪倒，其他人也赶着跪下为淑惠妃请罪，但每个人心里未尝不为淑惠妃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而感到痛快。

妃嫔们告退，淑惠妃照例留在最后。皇后拉过她的小手，轻轻抚摸着问：“你说，我是亲去南苑问候好呢，还是打发人去问候呢？”

淑惠妃气冲冲地说：“别去！一个也别去，咱们博尔济吉特家的全都别去！皇上宠侧妃、违祖训、变祖制，说到头还不是太后惯的？太后不顾亲疏，胳臂肘儿朝外拐，宠着那个蛮子女人，我都气不过！你还是大清

门抬进来的皇后呢，就这么忍气吞声？咱们都不去，太后心里就会明白，咱博尔济吉特家的格格也不是好欺负的，说不定她反倒会回心转意呢！”

“可是，皇上他……”皇后迟疑不决地说：“皇上一向讲孝治天下，我要是不去……”

“他能怎么样？他已经废了一个皇后了，还敢再废你？祖宗没有过的事，就是中土历朝也没有过，他断然不敢！姐姐，你的性子也要刚强一些才好哇！”

就这样，皇后终于没有去南苑，也不曾遣使问候。

庄太后病了，病得很重。她已挣扎了三天三夜，仍然逃不出可怕的高热和半昏迷状态。无数奇特的景象、无数狰狞的鬼脸，总在她头顶盘旋。她想大声喊叫，她想双手推开那死死缠绕着她的、莫名其妙到令人心悸的五颜六色的彩斑彩带。但实际上，她连手指都无力动一动，嘴唇翕动得几乎不能察觉，轻轻的气息吹出勉强可以听到的字：

“不要……啊，不要……”

忍过一阵剧烈的头痛，她叹了口气，跌入更深的昏迷……

怎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科尔沁大草原了吗？啊！草绿如茵、繁花似锦的草原啊！天是那么高、那么蓝，一尘不染；地是这么宽、这么远，一望无边。连一阵阵风都这样香，这样恬静！她跳下马背，展开双臂，扑向草地，扑向这从童年就熟悉、像妈妈一样亲爱的故乡的大地……

蹄声得得，远远跑来一骑，多么剽悍英俊的骑士！绿草黑马红披风，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上飞驰……她来不及多想，身子一抖，那骑士像摘花一样弯腰把她从草地上抱起。两人炽热的目光接触了，啊，多尔衮！……她仿佛又回到当年，丈夫宠爱姐姐冷落她，她把孤寂怨恨都深深埋在心头，不动声色地仍然往草原上围猎。是的，那次她从马背摔下来，飞马来救她的，正是九王爷多尔衮，年轻、英武、仪表堂堂。不过，她尽管动心，却并未越礼。她毕竟是皇妃，是多尔衮的亲嫂子。

不，这不是二十多岁的多尔衮，这是装束威仪亚赛皇上的摄政王！他在笑，就像庄太后当面斥责他不该私娶肃亲王福晋时那样笑着，他重复着那句话：“我多尔衮总归是个男人哪！”可是，真该死！即使他这样无耻、负心，他那红润的阔嘴、白玉似的面色和漆黑的眉毛仍然动人；她尽管又气又恨，心底却还是爱恋着他……

他的面容怎么变了？长出了胡须，添满了皱纹？天哪，这是太宗皇上，

是她的丈夫啊！她跪下了，深深地低了头。

“你在我面前请罪吗？你这忘恩负义的女人！”丈夫在咆哮：“你让我在寝陵里也不得安生！我决饶不了你！”他抄起他那沉重的弓照她迎头打下。她闭着眼睛喊叫起来：

“你打吧，打吧！我对不起你，可是我对得起你们爱新觉罗的祖先！你驾崩之后，要不是我联络礼亲王，拢住睿亲王，立我们的儿子为帝，平息了各方的争端，那八旗之间一定要互争帝位，自相残杀，把太祖皇上千辛万苦开创的基业付之流水，爱新觉罗氏也将烟飞灰灭！……我有过错于你，可是有功于社稷江山！……”

丈夫的铁弓放下了，冷笑道：“算你强词夺理，你就没有一点私爱？你就全心为的社稷江山？”

她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挺直身子：“有私爱，是皇上逼出来的。宸妃入宫，皇上就忘却了早年的恩爱，使妾妃虚有其名，如处冷宫……”

“你撒谎！”她的亲姐姐、太宗皇帝最宠爱的宸妃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指着她的鼻尖，愤愤地说：“你的私爱，绝非这一点小事！你私爱自家的儿子，一心想让他当上太子，你将来好当皇太后。就是你，咒死了太子！……”

“没有！我没有！太子死时，我方临产……”她心里发慌，说话有气无力。

“没有？”姐姐的两道目光像剑一样锐利，一直射进她心底：“你嘴上说的都是好话，心里就是诅咒太子早死，好让你的儿子登基。如今你可称心如意了！我可怜的儿子啊！……”宸妃放声痛哭，哭得她毛骨悚然。是的，她私下盼望过太子早死，可是她把这个心愿始终深藏心底，对谁都不曾透露过，姐姐怎么会知道呢？……

太宗沉重的叹息就像一声闷哑的雷，在她头顶轰响着，滚滚而过：“啊，帝子从来不幸，多少人要死于非命！”……

她浑身发寒，大汗淋漓，一个冷战使她从昏迷中惊醒过来。她竭力张开双目，只见寝宫里灯火荧荧，十分昏暗，床边坐着一人，双手支着下颏，正在打盹。

“水……”她轻轻一呻吟，床前的人立刻惊觉，连忙从保温的棉褥子里拿出一把热乎乎的精巧的宜兴紫砂壶，一手抱着太后，一手小心地喂茶水。庄太后从勉强睁开的眼缝里看了看，断断续续地说：“董鄂……你还在这里……”

董鄂妃连忙温柔地低声说：“母后大安。太医都说不要紧的，养养就好。”

太后费力地摇头："不，我不行了……太宗皇帝召我了……"

董鄂妃"扑"的一下跪在床前："母后，你千万别这么说！你怎么也不能走！儿情愿替你去，皇上不能没你……娘！"两颗豆大的泪珠顺着董鄂妃的脸颊滚了下来。

太后勉强装出个笑脸："傻话……就你一个……在这里？……"

董鄂妃说："皇上刚走。他为母后已到上帝坛祈祷三天了。上天念皇上和儿臣们的诚心，一定会赐福母后……"

可是，太后已经再次跌入昏睡中去了。

第八天早上，头一束阳光射进寝宫，百宝架上那座精美的金黄色的四面转花西洋钟"叮叮当当"地打了七下，悦耳的声音把庄太后唤醒了。她觉得神志很清醒，身上也凉苏苏的很舒服，只是没一点力气。她喊了一声：

"苏麻喇姑！"

声音虽轻，在一片寂静的寝宫里却很震人，床前、矮凳上、寝宫门口、殿外走廊顿时人影晃动，欢声笑语窸窸窣窣地透过窗棂："太后说话了！""太后喊人啦！"……

董鄂妃猛地跳起来，为太后撩开帐子，注视着太后，嘴唇颤抖，极力忍住就要迸出的泪，笑着说：

"母后，你，你可见好了！……"

苏麻喇姑在一边笑道："太后，皇贵妃在你床边守了七天七夜了！"

"我的好孩子！……"庄太后忍不住喊了一声，乌云珠扑过来，太后把她搂在怀里，两人一齐落泪了。苏麻喇姑一面擦泪，一面叫人去禀告皇上。

可皇上已经闻讯奔来，正赶上娘儿俩一边擦泪一边笑。福临连忙上来向母亲大礼跪拜，像孩子似的说："额娘，你快把儿子急疯了！你要是再不好，儿子也不想活了！"

"胡说！"太后笑道，"亏得你孝心感动了上天，也亏了你媳妇这么细心照料！……怎么不见中宫和其他妃嫔？"

董鄂妃抢着说："母后，这几日大雪不停，没人回宫报信，娘娘她们不知道母后得病。"

福临的面色霎时阴沉下来，像是堆上了乌云，不满地白了董鄂妃一眼，可是一看到她惨白的憔悴面容、乌黑的眼圈、强打精神的笑，又无可奈

何地把目光转向窗外。

“不知道？”太后重复一句，软弱地皱皱眉头，眼睛转向苏麻喇姑：“七八天了，也该着人来问问吧？”

苏麻喇姑低下了头，不敢看太后充满失望的眼睛：“……没有听说……打发人来过……”

太后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一个也没有？”

大家都不做声。之后，董鄂妃竭力笑着安慰道：“母后，总是今年瑞雪纷纷、堵塞了道路的过。可是瑞雪兆丰年，来年五谷丰登，万民太平，天下一统……”

“我不要听这些！”太后又疲乏又厌烦地说，无力地闭上眼睛：“朝廷有党争，后宫也闹起了党争。博尔济吉特家的格格们结了党，向我这姑妈、姑祖母示威啦！……”

“母后千万别生小辈的气。小辈们年轻不懂事，母后你多多教导。姐妹们或有一时疏忽，顾念不周全，对母后总是孝敬多年，各有所长。皇后主六宫，替母后分忧解愁；淑惠妹、端妃、恭妃姐陪母后去温泉，一路照应，多么尽心……”

太后一声长叹，打断了董鄂妃的话：“你不用说了……这些格格们，娇生惯养，不识大体，不懂事，真不懂事啊！……乌云珠，好孩子，你又太懂事了！……偏偏懂事的这么少，只有你一个……”

福临连忙搭话：“额娘，我就不算上一个？”

太后苦笑道：“算上你，算上我，不也才三个吗？”

福临顿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额娘，朝内懂事的人还有的是呢，安亲王、康郡王不都是吗？”

太后微微摇头：“太少，太少……那边人多势大。难哪，真难哪！……”她疲乏地闭上眼睛。

福临眼睛里忽地燃起一团火，明亮灼人。母亲的话从来不曾说得如此明白，一下子激起了他的雄心。他相信自己的权势和力量，他不怕那边的阻碍，他大声地说：

“额娘，你瞧我的吧！我是当今皇帝！”

太后没有睁眼，像微弱的回声似地发出一声叹息：“唉，皇帝，皇帝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乌云珠，过来。”

董鄂氏走到床前，太后捏住了她的手，含着泪，凄惶地歉然道：“好孩

子，委屈你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乌云珠心头一酸，一串泪珠滚落下来。

福临暗暗咬着牙根，鼻翼剧烈地翕动着，一股红潮忽然涌上他的脸庞，染上他的双颧和眼睛，浓黑的眉毛在眉间结成了疙瘩。

乌云珠为太后盖好锦被，又着实安慰了好一阵，才直起身子，遵从太后的旨意，向皇上拜辞，回自己寝宫歇息去了。她脚步轻飘，有如浮云。出了太后寝宫，迎头看见清晨的太阳，她一阵眩晕，身子摇晃着，嘴里小声嘟哝：“别让太后知道，别让……”她脑袋一仰，昏倒在搀扶她的两名宫女的胳膊上。

五

顺治十四年年底到顺治十五年年初，宫里头大大小小的事纷乱如麻，搅得人心惶惶，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又要出什么娄子。

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太后从南苑回宫。

十二月二十八日，为皇太后病愈，皇上命拨下帑银八万两，一半赏赐八旗兵丁，一半赈济京畿贫民。

十二月二十九日，因皇太后大病初愈、皇贵妃劳累过度而病倒，皇上下令取消了辞岁迎新的乾清宫家宴和慈宁宫宴等许多内廷庆祝。这样，一年中最热闹红火的除夕、元旦，宫里却是冷冷清清，人人心头都有一种说不清的凄凉，并隐隐地觉得不安。心里最为忐忑的，要算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了。因为她生性忠厚，比别人更多了一层自谴自责。

初三日，皇后和淑惠妃姐儿俩去逛后花园。淑惠妃那张利落的小嘴，吧嗒吧嗒地一个劲儿劝慰着心神不定的姐姐：“姐，你这是干吗？自找不痛快！太后不是什么话也没说咱们吗？咱们去请罪，我看她满面春风，和颜悦色的，喜人得很！后来，又赐给各宫好些南苑的猎物，待咱们不是更好了吗？我早说了，咱们一硬气，太后倒会回心转意，你瞧，这不就应了？”

“唉！”皇后心事重重地叹息道：“总归是太后病重，咱们没尽子妇之道，心下总归觉着说不过去……”她摇摇头，垂下了眼帘。

脚下是用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嵌就的有精巧花纹的石径，扫得非常干净。石径两边的花坛里，曾经在春三月里招得蜂狂蝶舞的艳丽无比的牡丹、芍药、玫瑰，此时花叶凋残，只剩下枯枝干茎在寒风中瑟缩；高大的乔木叶落殆尽，密密的枝桠伸向阴沉的天空。惟有松柏树依然苍翠，给冷落的御花园增添了几分肃穆。路边，树下，侍从的宫女太监悄悄站着，

大气也不敢出，就像那些石坛石盆里的木变石、海参石一样。冷清的空气，寂静的园林，只回响着这两个高贵女人的花盆鞋底敲打在石径上的清脆声音，和她们那风吹竹林似的低吟絮语：

“说不过去，请过罪也就是了嘛，还要怎么样？”淑惠妃笑着，帮姐姐扯好披风的貂帽。

“……皇贵妃病了，也该去承乾宫看看……”皇后低语道。

“啊？你还要去看她？”淑惠妃瞪圆了眼睛：“要不是她，你会落得眼下这个样儿？”

“唉，她是为侍候太后累病的啊！……”

“那叫活该！她就爱做这种事，讨得太后和皇上欢心，真是争宠有术、固宠有方，古今后妃难得有她这种狐媚子！”淑惠妃对董鄂妃的恶感达于极点，一说到她，话就非常尖刻，充满了鄙夷。

皇后无可奈何地摇头说：“你呀，进宫这么久了，后妃之德竟没有多少长进。妒忌，是犯七出之条的，身为后妃就更……”

淑惠妃在姐儿俩单独相对时，总是毫无顾忌地摆出小妹的娇憨态的。她双手捂住耳朵，跺着脚说：“我不听，我不听！这全是南蛮子那一套，咱们祖先没这一说！”

皇后忧心忡忡地停了脚步，无端地看看自己笼着的银灰鼠皮暖手笼套，小声说：

“皇上打南苑回宫以后，坤宁宫一次也没来过……他……他召过你吗？……”

淑惠妃脸儿红了红，跟着用冷冰冰的声调，板着脸说：“没有！一回也没有！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不稀罕！”

“小妹！”皇后制止地喊了一声，脸也红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想，为了咱们失于问候的过错，皇上一定很生气，会不会把咱们……”

“不会不会！太后都没有怎么样，他敢吗？他就愿意人家说他是有道明君。废了一个皇后，他已招来了失德的名声！皇后又不是宫妃，更不是宫女，关乎国家体面的事儿……”

淑惠妃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那副义正词严的样子，倒给了皇后不少安慰。一阵匆忙的脚步声打断了姐妹俩的知心话儿。坤宁宫首领太监满头是汗，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表情十分紧张，姐妹俩立刻意识到又出了大事。他一头跪倒在皇后面前，半天说不出话。

“什么事？”皇后恢复了她的端庄平静，淑惠妃也恭敬地后退两步，静静

站在皇后的侧后方，像个又贤惠又淑静的宫妃。

“禀皇后，今日万岁爷发了两道谕旨，头一道说托上天爱顾，皇太后重病痊愈，是天下万民之福，所以要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外，其他罪犯都要减等赦免……”

皇后庄重地点点头，说：“皇上纯孝仁厚，大赦天下，万民景仰。”她等了一下，想听听首领太监报告第二道谕旨，见他只管低着头不做声，不得不又问了一句：“还有呢？”

首领太监连连以头碰地，口吃吃地说：“求主子饶恕奴才……奴才实在……实在不敢说……”

皇后觉得心口猛烈跳动，极力克制地说：“讲吧！”

“万岁爷谕旨责备主子……说皇太后圣体违和，皇上还三次到上帝坛宫祷祀，而主子竟无一语奉询，亦未遣使问候，大违孝道，所以……自正月初三起，停中宫笺表……”

“啊！”淑惠妃惊呼一声，用手捂住了嘴。皇后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低头禀奏的首领太监继续艰难地说下去：“万岁爷还谕令：下诸王贝勒及议政大臣会议……处置办法……”

中宫笺表，是皇后特权的象征。皇后在三大节——万寿、元旦、冬至时，或在特殊喜庆日，或有特别请求，可以使用皇后之宝，直接向皇上进笺表致贺或提出要求，皇上是不能拒绝的。停了中宫笺表，等于取消了皇后的权威，而又下诸王贝勒大臣会议处置办法，下一步不就是要废皇后了吗？

皇后抬起手，扶住自己的头，一阵晕眩、恶心，她有点站立不稳。淑惠妃尖叫一声，扑过来跪在姐姐脚前：“姐姐！不，娘娘！都是我不好，都怪我！……是我出的坏主意！……我去找皇上请罪，让他处罚我吧！……”她先是呜咽着断断续续地自我谴责，继而喉头哽塞得泣不成声，最后索性放声大哭，弄得皇后在扶她站起来时，也泪流满面了。

停中宫笺表的消息，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六宫；又像一团乌云，迅速地遮蔽了天空，使本来就显得威严、肃静的大内，气氛更加紧张、冷酷。人们惶惶不安，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局面。有些乖巧的主位和宫人，不免要看风使舵。于是，往承乾宫探望皇贵妃的人，突然增多了。

董鄂妃刚从南苑回宫病倒时，除了永寿宫的汉妃石氏、庶妃董鄂氏和一两位无名贵人之外，没有人踏进承乾门；而现在，日精门之东的东一长街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都是去向皇贵妃请安的。其中不但有庶妃

穆克图氏、乌苏氏、巴氏、那拉氏以及众多的贵人、常在、答应，还有博尔济吉特氏的格格端妃和恭妃。在那天夜分初定时刻，静妃居然也悄悄地来探望了董鄂妃。只是由于董鄂妃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太医要她安心静养，所以来请安的人也只是上前肃一肃，问问安好便退出了。

福临则是每日必来，或是看着她吃药，或是陪着她用膳，有时候便坐在皇贵妃的床沿上，两人小声说笑着，谈天道地，一同消磨冬日的黄昏。如果董鄂妃已经睡着，福临就轻手轻脚地看看门前小火炉上为她熬的参汤和药剂，再到床前撩开帐子，看看她的被子是否掖紧，气色是否好转，随后便在床前轻轻坐下，静静地一坐就是半个时辰，有时竟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一般。只有从他嘴角不时闪过的笑意，能觉察出他不过是陷入甜蜜的回忆。承乾宫一位老太监，是明宫留下来的旧人，他惊叹不已地对同伴们说："真没见过这样的多情天子！要不说人家关外人生性淳厚朴实呢！"

承乾宫里，不论是同住的贵人、答应，还是一般的宫女、太监，对女主人都是真心爱戴感激的。董鄂妃待下宽厚仁爱。她自己穿戴住用并不奢华，却经常拿她的例银赏赐下人，帮助下人渡过难关。皇太后和皇上赐给的克食，她从不忘记分给同住的姐妹；因了她的推荐，一年多来，皇上有数的几次除皇贵妃以外的召幸，竟遍及了承乾宫的几位贵人、答应，这是何等的荣幸和恩惠啊！她们怎么能不全心向着皇贵妃呢？况且她一向又那样和蔼可亲，从无严词厉色，不摆高人一头的架子。

这次董鄂妃病倒，整个承乾宫似乎都病了。大家说话声也小了，脚步动作也轻了。开始几天，见她又瘦又衰弱，像是病得不轻，承乾宫里上上下下饭量都减少了。这几天眼见她有了起色，众人才有了笑容。皇上停止中宫进笺的谕旨，她们都知道了。但承乾宫的人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对此既不表示惊异，也不表示愤怒或高兴，淡然处之，好像与他们无关。只在偶然的机会或场合，两个承乾宫的人互相交换一道目光、一个会心的微笑时，才会流露出她们内心的得意和痛快，以及同时产生的志在必得的情绪。

这个重要消息，却没人告诉皇贵妃。福临是不愿意告诉她，其他人大概怕她过分高兴、有碍病体而不敢告诉她。

这天清早，皇贵妃起床了。侍女们都很高兴，欢笑声异于平日。她们服侍她梳洗完毕，搀扶她坐在炕上的软毡靠座上，她的贴身侍女蓉妞儿连忙用莲瓣贴金圆盘托上三只带耳的青瓷小碗，一碗参汤、一碗莲子粥、一碗奶茶。按规矩，董鄂妃先喝了参汤，又喝了奶茶，然后捏着小银匙慢慢搅着莲子粥，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味。

"主子这些日子吃东西都没有今儿香甜。"蓉妞儿高兴地说。

董鄂妃莞尔一笑，说："真格的，我今儿觉着好多了……蓉妞儿，这两天我瞧你们挺高兴？"

“主子病好了，奴才们心里都快活。”

“不是这个。我冷眼儿瞧，你们像有什么好事儿瞒着我。”

蓉妞儿把脑袋一偏，笑道：“主子的心就灵到了十二分不成？谁也没敢在主子跟前透一丝儿风呀！”

“别这么鬼头鬼脑的了！你们能眉听目语，我就不能心生九窍？快说！别招骂！”董鄂妃嘴里威胁着，脸上笑着。

蓉妞儿眨眨眼，凑近主子，小声说：“娘娘还不知道呢，昨儿个皇上下诏，停了中宫笺表啦！”

“什么？”董鄂妃吃了一惊，病后苍白的脸上骤然泛出一丝红晕：“真的？”

“奴才怎么敢对主子说假话！”蓉妞儿满面得意，晃着脑袋笑道：“这会子，坤宁宫里不定怎么个乱糟糟哩！”

董鄂妃的笑容渐渐收敛，红晕渐渐消失，一双水凌凌的灵活的黑眼珠忽而瞅着蓉妞儿，忽而转向窗外，很不安宁。蓉妞儿发现她神色异样，不解地说：“娘娘你这是……奴才们这几日可都为这个快活死了！……”

董鄂妃心神不定地瞟了蓉妞儿一眼，蓉妞儿错把这当成了鼓励，要害话儿直截了当地便冒了出来：

“这不明摆着吗？娘娘眼下就要进位皇后啦！……”

这话太尖锐、太赤裸裸了，仿佛捅到董鄂妃的心肝肺叶上，她浑身猛的一哆嗦，脸儿顿时涨得血红，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不是靠两道密密的、颤动的睫毛用力锁住，说话就会滚下来。过了好半天，她才控制住自己，深深叹了口气，蹙着眉头说：

“该死！你看你都胡说了些个什么！”

蓉妞儿摸不着头脑，赶紧跪下。

“蓉妞儿，你到我身边有些日子了，我有亏待你的地方吗？”

蓉妞儿大惊，连忙叩头，急急惶惶地说：“主子待奴才恩重如山！奴才一年内死了爷爷又死了爹，靠了主子恩典，才体体面面地办了事。奴才粉身碎骨也忘不了……”

“别提那个。就看在咱们主仆一场的分儿上，你实实在在地对我说，皇上停了中宫笺表，宫里头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说好的多，还是说不好的多？”

“这……那一条藤儿的蒙古格格儿，总是人多势众……”

“再有，要是当真皇上又废了中宫，你说宫里头赞成的多还是不赞成的多？还有议政王大臣和满朝文武呢？还有天下的万民百姓呢？连废两个国母，能算有道明君吗？”

“……”蓉妞儿瞪着眼睛，什么也答不上来了。

董鄂妃摆摆手说：“去吧。”蓉妞儿退下后，她便用手支着两腮，撑在小小的炕桌上，沉思起来。她外表平静，如同一尊玉雕观音，而心里却翻腾着暴雨狂风，久久不能平息。她想的比她说的要多得多。

蓉妞儿在院里刚喊了一声：“万岁爷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传到董鄂妃耳边。她太熟悉他的脚步了，立刻下了炕，边走边整鬓角，拉扯衣裳，要出寝宫迎接。可是福临已经进来，在门边握住了她的双手：“哦，你已经起身了，果真见好了！”他像孩子那样真心地欢笑着，松开手，略略后退两步说：“让我好好看看你，气色如何？”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笑道：“真所谓淡雅如仙，清露晓风中一枝梨花！”

董鄂妃“扑哧”笑了：“陛下错爱，妾妃有幸。愿来生化为百花之精，有百种变化，长侍君侧。不然昨天是梅花，今天又要做梨花，不知何时又要当荷花……”

福临也想起上次比乌云珠为“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的故事，哈哈地笑了。

福临无心，乌云珠有意，看来是随意的谈笑，被乌云珠渐渐引到关于《三国演义》的话题上来了。福临对此很有兴趣，说：“有人把《三国演义》列为六大才子书之一，倒也有点眼光。只看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何等神采，何种笔力！太宗皇帝令人将此书译成满文，还命百官将士通读，大有深意啊！”

“正是哩！”乌云珠连忙接上话茬儿：“曹孟德虽被骂为汉贼、奸雄，但此人却真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

“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对吗？”福临一口接过来，二人用的都是书中原话，不觉相视而笑。福临兴致勃勃地说：“朕最赏识曹孟德处，在烧乌巢劫粮草大败袁绍之后。他从袁绍抛落的文牍中，拿到他的部下通袁的大宗书信，谋士们都说这是清除内奸的好机会，他却说，当初袁绍兵多将广、势力浩大，不要说我手下的人，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能否保住头颅，又何必苛求他人呢？他下令将书信烧掉，不予追究。无此心胸，如何能成就英雄大业！”

“陛下说的是。妾妃也以为曹操目光远大，最能审时度势，极有自知之明。”

“哦？”福临笑着，和乌云珠同坐在南墙大炕上，隔着炕桌相对饮茶：“何以见得，学生愿闻其详。”这句话用的是昆曲的小生道白，很有韵味，招得乌云珠嫣然一笑。她说：“三国鼎立，魏势最强。江东孙权派人往洛阳进贺表，请曹操即帝位为天子。曹操看了劝进表笑道：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辞而不受，终生就当了个魏王……”

福临目光一闪，凝视着乌云珠，短短一刹那的对视，他就明白了：“你都知道了？”

“是，陛下。皇后为人善良仁厚，说不上有失德之处。”

“不。朕以孝治天下，皇后有违孝道，无可原谅！”

“陛下责备皇后，自有道理，但皇后是皇太后的嫡亲侄孙和嫡亲外孙啊，太后病重，皇后哪里会不关切？妾妃揣度，皇后必是焦虑忧念过甚，反而一时思虑不周，失于询问。皇太后训诫她几句，已经足够了，皇上你却……”

福临望着乌云珠，目光里既有惊异，又有疑惑，还有深切的敬意和爱怜。他竟一时说不出话了。

“陛下一向英明，但此举……妾妃实在为陛下担心。”

“哦？”

乌云珠坚决地说：“天下初定，主少国疑。陛下为万民之主，德高则万民敬仰，社稷安定；失德则人心背离，江山难固。天下人民不只满洲，汉民南士尤其看重君德君行。陛下一身系天下安危，凡有举动都应格外谨慎。废后已是不德，岂能一而再？况且，两位皇后都是博尔济吉特家格格，陛下就不思虑蒙古四十九旗的人心？……”

福临站起身，烦躁地在炕前快步踱了几个来回，站住，紧皱黑眉，望着窗外，说：“此人着实无才，难主六宫……”他猛地回头，盯住乌云珠：“你总不该不明白，我是为了什么……”

乌云珠不等他说出，已扑跪在他脚下，频频叩头：“陛下如果突然废了皇后，妾妃决不敢再活在世上！务求陛下体谅皇后的本心。要是陛下还肯开恩，让妾妃留在世间侍奉陛下，就求陛下万万不可废皇后！”

福临惊讶万分，倒抽了一口凉气。侍奉在侧的太监、宫女们，都惊得目瞪口呆，连出气的声音都给压低了。

福临终于长叹一声：“咳！历代多少宫闱惨变，莫不起于夺嫡。像你这样的，真还没见过呢，可以上得无双谱了……”

乌云珠身子一软，双手抱住了福临的双腿，像个小女孩一样把面颊也贴

了上去，声音哆嗦着说：“只要陛下江山永固、社稷安定，满、蒙、汉万民一体太平，妾妃愿以侧妃了此终身……”

福临连忙把乌云珠扶起，抚摸着她瘦瘦的双肩，充满爱怜的目光在她美丽、消瘦的脸上来回流连，用感动得发抖的声音说：“朕的贤妃……朕的爱妃……只是太委屈你了！如此心胸，如此眼光，如此才德，如此容貌……”他说不下去了。

乌云珠何尝不觉得委屈！她扑倒在福临怀中，用力把脸偎进他宽阔的胸膛，听到他胸腔里心脏的搏动，想到自己的境遇、自己的命运，顿时泪如雨下。但这是无声的饮泣，那苦楚是钻心的、难忍的，又得拼命压制住，她不觉从头到脚都剧烈地颤抖了。

福临对乌云珠的异常反应害怕了，连忙轻轻拍着她的背，一再地小声问着：“怎么啦？这是怎么啦？不要这样哭啊！……”

乌云珠终于抬起满是泪痕的脸，用极低的只有福临能听到的声音说：

“妾妃也怕……被放在炉火上……烧烤啊！……”

停止中宫进笺的诏令传到景仁宫，恰如雪上加霜，上上下下的人心都凉透了。

那天早起，乾东五所的嬷嬷就来禀告，说是三阿哥夜里发病，浑身滚烫，已经昏睡过去。平时不言不语、总皱着眉头的康妃也有些发急，忙不迭地跑去查看，傍晚回来时已是一脸乌云。两个说话声大了些的宫女，立刻被她竖着眉毛骂了一顿，还叫太监拉了出去，一人掌嘴二十。于是，景仁宫的人都知道大事不好，三阿哥必定病势不轻。这岂不是要命的事！自打董鄂妃进宫，这里的人就把希望寄托在三阿哥身上，要是三阿哥有个好歹，康妃娘娘还有什么想头？景仁宫的人还有什么奔头？

偏偏在掌灯时分，两个消息同时传进：皇上停了中宫进笺；太医确诊三阿哥是出天花，皇上立命把他迁出宫去。

康妃当时便眼前一黑，昏厥过去了。陪伴康妃的谨贵人和几位常在赶忙上前搀扶，掐捏人中帮助顺气。她们自己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出于愤怒，也一个个颤抖不已。

天花，对满洲人来说，是最可怕的疾病。在关外时，他们就对之畏惧万分。当年大军多次南侵，入关抢掠，但凡遇着天花流行区，他们都早早改道绕行，有时干脆退兵。定都燕京后，几次天花流行，夺去了许多皇室贵族的生命。说来也怪，这病在满洲人身上特别凶险，十有八九难以活命。每年天花流行季节，皇上都要远驻南苑，甚至跑到长城外的草原

上去“避痘”。顺治初年因此立了法令：“凡民间出痘者，即令驱逐城外四十里。”结果，不但天花患者，连偶然发热或生疥癣等疮害的人，也一概驱逐。遇到这种情况，北京城里一片喧嚣纷扰，病人、家属，一串一串地被逼离家出城，流离失所，冻饿交加，哭声震天，死于途中的不在少数。更有一些贫家的弱儿稚女，因父母无力移居城外照料食宿，便被抛弃道边，任其生死。这成了清初京师的一大弊政。只是在南城御史赵开心上书摄政王，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处理办法后，这道法令的扰民程度才缓解下来。

但这并不能减轻满洲人对天花的畏惧心理。所以，三阿哥染了天花，皇上居然把他驱逐出宫，对康妃、对景仁宫的人们，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程度不下于停止中宫笺表所引起的反应。

这一夜，出于各种心理，景仁宫的人都没睡好。谨贵人屋里过了半夜才熄灯，康妃寝宫里则通宵明亮。

次日清晨，谨贵人和三位常在按常礼向康妃请安。康妃和往常一样，静静答了礼，便要她们各归住处。三位常在走了，谨贵人留下了。康妃看看她，没有做声。侍女送上奶茶，康妃做个手势要谨贵人坐下喝茶。谨贵人谢过坐下，两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端着银碟银盏，不时呷两口，吹吹热气。气氛非常沉闷，憋得人喘不过起来。

谨贵人偷眼看看康妃：天！一夜之间，她怎么换了这么一副冰霜面孔？平日显得深沉含蓄的黑眼睛，完全失去了生气，变得呆滞死板；由于一夜未眠，脸色蜡黄，眼圈乌青，像是苍老了十岁……

康妃从眼角瞟了谨贵人两眼，皱了皱眉头：谨贵人额窄颚方的带几分男子气的面孔，此刻竟是红红的，表情紧张又兴奋；低压在细眼上的刚硬的黑眉在微微颤动；她还不住地眨眼，似乎想要掩住眸子里跳动着的不安定的光点。康妃心里很不受用：这会儿你起什么劲儿！

两盏奶茶都喝下去了，康妃还没有说话的意思。谨贵人实在忍不住了，说道：“娘娘，不去打听一下三阿哥给搬到哪儿去了？”

康妃冷冷一笑：“爱搬哪儿搬哪儿，关我什么事！”

“娘娘！……”谨贵人吃惊地喊道。

“这孩子是他爱新觉罗家的血脉，他们不心疼，我心疼什么？”

“娘娘，要是你再不照应三阿哥，那可就更……”

康妃哈哈地笑了，笑得人毛骨悚然。她说：“就得我们娘儿俩一起死了才干净，才称了他们的心！我……”她突然咬牙切齿地说：“就是死也要死在他们后头，看看谁熬过谁！

她口气中刻骨的怨毒，使谨贵人骤然兴奋，猛地站起来说：“娘娘，你不能这么着！……昨儿夜里，我得着祖宗启示了！”

“什么？”康妃皱着眉头直看着她。

“真的！是真的呀！……昨儿一听见那些倒霉的信儿，我心里那个气呀！难道我们博尔济吉特氏要败给那个南蛮子女人？难道祖宗千辛万苦开创的基业，要传给那个蛮子女人的儿子？……我气着、想着，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只听耳边有人喊：‘快醒醒，接驾！’慌得我登时跪倒在地，哎呀，太祖皇帝和太宗皇帝站在我面前，就跟圣容图像一模一样，威严魁梧，当下我只有叩头的分儿。太祖皇帝开口说话了，那声音就跟午门上的铜钟一样亮，他说：‘朕一生南征北战，打下江山，不容外人抢夺！’太宗皇帝接着说：‘子孙若不敬天法祖，朕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宁！你既是朕家儿媳，一定要为宗社、为爱新觉罗氏挺身而出！’我于是再三叩头，向二圣奏道：‘儿臣领命，万死不辞！’太祖皇帝便捋髯笑道：‘果然如此，朕向佛爷求情，赐你生生世世降于富贵之家！’我才要谢恩，掼了一跤，就醒了。”

康妃早听呆了，直瞪着眼，带着敬畏小声问：“真的？太祖、太宗皇帝托梦给你了？”

“我的娘娘，你是谁，我是谁呀！我怎么敢对祖宗不恭？难道不怕天雷轰？”

“那，你……”康妃盯了一眼谨贵人。

谨贵人眼里放射出狂热的光芒，浑身是劲地攥着双拳说：“我哪怕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她仿佛又回到大草原，骑着骏马，发疯似的纵横驰骋。她眉毛高扬，胸脯挺直，一股压抑不住的热情从她全身向外喷涌，使她此刻显得又美丽、又可怕，紧紧地吸住了康妃的目光。康妃心里犹豫，尽量把口气放冷些：“事已如此，你就是领了先帝圣命，又有什么法子？”

谨贵人急忙向康妃跪下，叩了个头，说：“我思谋半夜，已想出了一个好法子，心里正自不安，就有二圣来托梦。这是先帝指点，必得要这么办！”

康妃没有搭腔，谨贵人急得眼都红了，说：“娘娘请放宽心，天塌下来，我一人担当，决不连累别人！”

康妃从眼角向四周看了看，谨贵人立刻大声说：“娘娘，前日穿那双鞋花样新鲜受看，能不能赐我多看两眼？”

康妃站起身说：“进里屋来瞧吧！”

她俩一同进寝宫里间去了。

一顿饭工夫，两人再走出来时，各自神态大变。康妃一反平日的沉静和刚才的阴冷，变得心慌意乱、举止失措，她下意识地掐下一朵唐花——花坞新送来的玫瑰，高高地擎着，一只手无缘无故地把花瓣一片片扯下来，细长的手指在不住地颤抖。她咬着嘴唇，视而不见地望着花瓣，好像决心不再开口。

谨贵人的狂热劲似乎已经过去，变得冷静沉着，像是一位女谋士，在向康妃小声地陈说利害："我的娘娘，水火哪能相容？用蛮子的话说，得要破釜沉舟！不然对不起祖宗，更对不起后人！"

康妃的声音颤抖得听不真了："这……于心不忍啊！"

"可这是先帝的旨意啊！"谨贵人急了："我不修今生修来世！我宁可近支宗派继位，也不能让他当太子！……"

两人忽然都噤住了。因为从北边，隔着高高的宫墙，传来一阵行云流水般优美动听的古筝乐声，丁丁冬冬，无比清越，好似玉石相击，又如泉滴深潭。但这一声声又都像重锤，锤锤击在两人的心上。乐曲间，她们甚至隐隐听到，还夹杂有清脆甜美的笑声。啊，是她！——隔一道北墙，那边就是承乾宫！

康妃打了个冷颤，脸都扭歪了。她痛苦地闭上眼睛，静默片刻，再睁眼时，脸上又挂满了冰霜。她用力扔掉手中那朵凋残的玫瑰，走出寝宫，站在台阶上，呆着脸吩咐道：

"传辇，禀告皇太后、皇后，我要出宫去看望三阿哥！"

宫里的规矩，皇子出痘，只有生母可以探视。康妃只领了几名随侍宫女往西华门外福佑寺看望皇三子，这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两三天后，活活泼泼、粉妆玉琢的四阿哥，竟也浑身发热，染上了天花。

[1] 东北民间称努尔哈赤为"老哈王"。

第六章

一

窗户纸上有个铜钱大的小洞，冬日明丽的阳光透过它照进屋里，投射下一个扩大了四五倍的圆圆的日影。望着日影从炕头移向炕角，从炕角爬上东墙；望着它由亮黄变得金黄，由金黄染上淡红，梦姑坐立不安，越来越害怕，心头掠过一阵又一阵寒颤：她的丈夫就要回来了！

东厢房里一片喧闹娇笑，多半是在斗牌；西厢房里哭声夹着骂声，一定又在吵架。她们不理睬梦姑这位“正宫”，梦姑更不敢招惹这些“妃嫔”。

春天里，白衣道人师徒亮明了身份，和乔柏年认亲结盟，共图大事。借哥哥的光，梦姑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朱慈炤不再动手打她。可是哥哥五月份到京城赴顺天乡试，梦姑立刻又陷入苦境。朱慈炤故态复萌就不必说了，连那些住在东西厢房的女人们也合伙欺负她。家庭里的事从来如此：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梦姑既拿不出正房的虎威和派头镇住她们，她们当然就要称王称霸，反过来镇住她，谁叫她那么温顺良善、软弱可欺呢？除了原先环秀观的小道姑还讲点儿昔日情分，其他女人，哪一天不甩给梦姑没完没了的叱骂、嘲讽、讥笑呢？

哥哥走后，朱慈炤就不准乔氏进后院，却许可容姑不时来和姐姐作伴儿。容姑才十二岁，不懂事，当姐姐的什么也不敢对她讲。但那天梦姑擦身的时候，容姑突然闯进来，一眼就看到姐姐胳膊、大腿、胸背乃至肚皮、乳头上一块块怕人的红紫伤瘢，小姑娘吓得尖叫一声，扭头要跑，梦姑慌忙喊住她：“小妹！”容姑愣愣神，扑过来抱住姐姐遍体伤痕的身子痛哭失声，边哭边骂，骂姐夫不是人。梦姑心惊胆怕，从此不敢让妹妹再进后院。这一点点亲情也断绝了，说梦姑身处活地狱，真不为过。重重折磨，她还哪得活气来？

哥哥，你到哪里去了？眼看腊尽年残，你为什么还不回来？

圆圆的日影映在东墙，红得深了几分，又向上移了半寸。梦姑死死盯着日影，心底的寒颤向全身扩散。三天前，朱慈炤随白衣道人出门，说是今天日落前回来。这三天，梦姑像在做梦，梦到自己回到幼时，在过年。这三天，也像小时候的年节那样，过得飞快。她又将被拖回那个漆黑的、布满毒针尖刺的深坑，日影每移动一分，她就被拖近一步……

日影的边沿模糊了，却更加红，红得像血，像梦姑伤口沁出的血珠……梦姑恐怖地瞪大眼睛，浑身哆嗦：难道不是这可恶的日影在拖她，把她重新扔进可怕的深渊吗？……梦姑突然跃起，扑向躺柜，从柜底下掏出小铁锤和一把钉子，跳上炕，对准日影的中心，把钉子拼命砸进去，砸

进去！“咚咚咚咚”！她急促地砸，砸进一排长钉，她要把日影钉死在墙上，让它不再移动！让那可怕的时刻不会到来！……不，她办不到，日影又移上去了！……

梦姑愤怒地扔下钉锤，冲到窗前，“嗤”的一声，撕下一块衣襟，贴住那个窗纸洞，双手死死地把它捂住！她不要再看见那块移动的血斑，她受不了这无情的折磨！……

“嘎——吱——”堂屋的门轻轻响了，梦姑一惊，衣襟块掉到炕上，她缩住身子细听：有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她这东屋。须知朱慈炤从来是要所有女人都在院门内跪接的。这是谁呢？梦姑疑惑着下了炕。

门帘悄悄掀开，站在那儿的正是他，梦姑的丈夫、这里一大群人的“主上”、三太子朱慈炤。不过，平日的骄横、高贵、刻毒、阴森，此时都不见了。他疲惫得就像要垮架子的茅棚，摇摇晃晃，虚胖的面颊和眼角一起垂落下来，脸色白得吓人，丧魂失魄地望着梦姑，又像什么也没看见。

梦姑不敢看他，只顾忙碌着：放炕桌、上什锦攒盒酒菜、烫酒、沏茶，然后低头出屋，去叫东西厢的“妃嫔”来陪酒侍候——每天的规矩如此。不料朱慈炤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不！不！——别去叫她们！全都靠不住，靠不住哇！——”

梦姑倒退几步，刚倚在炕沿站定，朱慈炤猛扑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她脚边，紧紧抱住她的腿，声声哀叫：

“你别离开我！别撇下我一个人！求求你，求求你啦！……我完了！全都完了！……”

朱慈炤放声大哭，拿脑袋一下下地撞着地，撞得“嘣嘣”响。

梦姑吓得心头怦怦乱跳，在惯常的恐惧和厌憎中，竟生出一丝怜悯。她身子一动也不敢动，只怯生生地扯扯朱慈炤的衣袖，小声说：“爷起来。坐。”

朱慈炤此刻像个挨打受气的小孩，擦鼻涕，抹眼泪，挨在炕桌边又抽泣了一会儿，竟然向他从不放在眼里的梦姑，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

三天前，他和白衣道人一同去都山。都山里有一支号称五千人马的绿林豪强，响应永历南明，愿受招抚，起兵抗清，恢复汉家江山。朱慈颐仍以假阳曲郡王的身份，前去封官颁印。此行是他第一次公然以王爷身份露面，所以异常兴奋，大有重见天日、不可一世之概。但是，进山一看，人马不足八百，尽是疲马锈刀；所谓的豪杰，一个个匪气十足，令人惧怕。头一天，首领对他们还十分客气，盛宴款待，再三解释说，因为鞑子朝廷出了垦荒免赋的政令，把四千人马给勾引跑了，剩下的人马虽少，却都是精兵强将，大有可为。第二天，王爷封官颁印，豪杰们声

口就不大好了。得到铜印、木印和委官札付的“义士”们虽也叩谢皇恩，却又不住地提起赏赐和军饷这两件要命的事。朱慈炤随带的那一点金银珠宝，直如杯水车薪，哪里济得事，徒惹豪杰讥笑。首领们面色不善，对朱慈炤和白衣道人顿时冷下去，当晚将他二人安置在山寨背后的小独院，连服侍的下人都不派给。第三天清晨，朱慈炤和白衣道人急于挽回局面，早早起身，刚刚转过山坡就惊呆了：山寨已空，不见一马一卒，寨门栅栏焚烧尽净，昨夜见到的都山大营已成荒山废墟。两人不知虚实，赶忙逃离。出山后，道听途说，才知道都山的八百人马已受朝廷招安。这些豪杰们没有绑他俩去请功，就算是对大明朝廷了不起的忠心和怀念了！……

说到后来，朱慈炤已是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阳城山那路兵马去年就受了招安……林山有千把人，也在今春散尽……只有都山这一支，人强马壮、声势最大，历来寄予厚望的，却又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啊，我靠什么恢复祖业？还有登龙位的一天吗？……完了！全完了！……”他全身无力地伏倒在炕桌上，碰翻了几只酒杯。一只小银杯滚落地下，“叮当”一声，清亮好听。

“啊，酒！……”朱慈炤抬身，惨惨地一笑，“喝酒！喝酒！……”他嚷着，攫过酒壶，抓起酒杯，自斟自饮，斟一杯喝一杯，好像这不是酒而是水，片刻间灌下去了十几杯。他的脸红上来，眼睛也斜了，仰着脖子口齿不清地吟道：“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知道吗？这是我伯父……弘光的诗，说得多透彻？……他到底坐了两年天下，皇帝的福，他可是都享尽了！……我呢？……我呢？……”

梦姑脸色都白了，想要乘机退下，因为往常朱慈炤一吟出这两句诗、一提到弘光帝，马上就要动手打她、骂她、折磨她、作践她。

“不准走！”朱慈炤大喝一声，血红的眼睛闪出兽性的残忍，盯住梦姑，梦姑哆嗦着缩向墙角。“你也想溜？……你也想丢开我，去受招安？……我饶不了你！”他逼近梦姑，先朝他刚才抱着痛哭的梦姑的腿猛踢两脚，梦姑膝盖一痠，跪倒了。他又揪住梦姑的前襟，左右开弓，“噼噼啪啪”地抽了十多个耳光。梦姑的两颊登时肿起来。朱慈炤歪扭着脸刻毒地笑道：“你只有这样胖胖的，才有点儿美人儿味道！”

半醉的朱慈炤力大无穷，拎起瘦弱的梦姑扔上炕，随即便如饿狼一般扑上去。梦姑痛苦得浑身的脉络都在缩紧、在痉挛，血液似乎也凝固了，欲哭无泪，欲呼无声，恨不得一死了之……

一番强暴过去，缠绕着朱慈炤的恐惧和绝望丝毫未减。他原要听这女人惨叫，听她哀告，那样，他会感到自己是强者，是豪壮而且高贵的征服者，便能求得心理上的些许满足，获得精神的暂时平衡。可是这个女人，外表美得叫人眼红，内里却是一坨冰疙瘩！不管他怎样肆虐，她只是一声不响，冷冷忍受，没有任何反应，简直是不理睬他，或许就没有

把他当成人？……可他朱慈炤，是龙子龙孙，是太子！要不是这可恶的世道，这些该杀的人们，他早就登九五之尊，是天下第一人了！……看着躺在炕角一动不动的梦姑，朱慈炤照例又迸发了暴怒，跳上炕去，对着梦姑踢、打、拧、掐，口里恨恨地骂着："你是死人吗？你怎么不死！你这冰女人！冰女人！冰女人！……"

梦姑咬紧牙关，闭紧了眼，任随他打。她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死吧！打死我，我就好了……

"姐姐！姐姐！"容姑的清脆嗓音突然在院里响了，欢天喜地，故意大声嚷着："你猜猜，谁回来啦？"

朱慈炤住了手，眼里掠过一道兴奋的亮光，又歪扭着脸笑了笑，要下炕。梦姑看到他的笑，心里一寒，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跃而起，猛然拖住朱慈炤的腿，咬牙说："你不能……她还是个小孩子！……"

朱慈炤俯首一声冷笑，刻毒中带着得意："哼，你这下动心了？"随即一脚蹬开梦姑，喊道："小妹，屋里来！"

梦姑不顾一切地喊："小妹，你别……"朱慈炤一记重拳打向她面门，把后面的话打掉了。

门帘一掀，容姑蹦跳着进屋，朱慈炤从门边蹿出，一把将她拦腰抱住，按在炕沿，撕扯她的衣服。容姑吓得又哭又骂，又踢又打。梦姑忍着浑身疼痛，冲过来拉拽丈夫，解救妹妹。但朱慈炤不管不顾，眼睛血红，额上青筋暴起，疯了似的大喊大叫："我伯父弘光，一晚上能弄死两个幼女，我就不如他？……啊！"他尖嚎起来，因为容姑在他手上狠咬了一口。

"住手！"几乎同时，一声大吼震动了屋梁，一只大手抓住朱慈炤的后领，把他拎起来，狠狠摔进椅子里。

"哥哥！"梦姑和容姑异口同声地大叫，容姑立刻扑到铁塔般的哥哥身边，放声大哭。

"你！"乔柏年虎目圆睁，瞪着朱慈炤，拉风箱似的大口喘气，愤怒使他的神色很可怕。朱慈炤吓得缩成一团，直哆嗦。但君臣之礼终于使乔柏年硬压住火气，他怎么敢以臣犯君？他紧皱眉头，躬身一拜，说："主上，乔柏年回来了。"

朱慈炤也很快摆出自己的身份，大模大样、摊手摊脚地向椅背一躺，拉长了声音："哦——是你呀，刚回来？好些日子不见了。"

乔柏年怒目一闪，旋又忍住："主上，为人处事，不可逾分。"

朱慈炤扬扬眉毛："并无逾分啊？姐妹共事一君，乃千古佳话！"

乔柏年猛一抬头，浓眉下目光灼灼，颜面涨得紫红：“她才十二岁，还是个孩子！”

朱慈炤仰头一笑：“这，你就不明白了。我们祖上就讲究选幼女进宫侍候，叫作采阴补阳。哪一年不选个二三百！专要八岁到十二岁的。说起来，容姑还嫌大了呢！……”

乔柏年满腔怒火，真想往朱慈炤那无耻的得意笑脸上狠狠搧两个耳光！前明的大好江山，不就是因为一代代皇帝荒淫无耻、昏庸腐败而断送了吗！……他拼命克制住自己，拉着容姑，掀开门帘，大喝一声：“走！”

出门那一刻，容姑回头，悲切切地哭叫着：“姐姐！——”

乔柏年匆匆跨出环秀观大门时，月亮已升起来了。他心急火燎：必须立刻找到白衣道人，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刚才他怒冲冲地来到观里，是为了找白衣道人论理。朱慈炤不成器，欺人太甚，白衣道人这位“帝师”若不好好教训教训他，乔柏年宁可不当国戚，也要另投别门！再说，他刚从南方回来，许多大事也得跟这个牛鼻子老道商议。不料白衣道人不在观中。观主袁道姑忧心忡忡地告诉他：今天下午，白衣道人师徒才从都山封官颁印回村。老道回到观里，一句不提都山，只是不停地喝酒，先要袁道姑陪饮，袁道姑量窄喝不了几杯；又叫褚衣仆同饮，褚衣仆被他灌醉了；然后拽来守观门的瘸子，他又觉得喝不尽兴，干脆身背大酒葫芦、手持酒杯出观去了。袁道姑怕他出事，也跟出观门，见他在路上遇到人就拉住人家陪他喝，实在不成体统，便上前劝了两句，竟招来他一通大骂。袁道姑无奈，只好回观。白衣道人已不知荡到哪里去了。

看这情形，莫非都山出了事？都山这支人马，是乔柏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笼络过来的，命根子一般，他怎么能不着急！可是到哪里去找白衣道人？乔柏年停步四顾，月光如水，映着斑斑雪光分外冷清，万籁俱寂，哪有人影人声？

远远山坡下，忽有人在呼叫：一阵长啸，一曲狂歌，清夜遥闻，格外清晰。乔柏年循声奔到近前，果然是白衣道人！他坐在一方大青石上，醉得东倒西歪，衣衫不整，发髻蓬乱，举着酒葫芦正在喝酒。

“先生，快别喝了！”乔柏年上去要夺酒葫芦，白衣道人把他推开。好大的力气！乔柏年十分惊讶，不由得细细打量他。他仿佛不认得乔柏年，甚至不注意眼前有人，咕嘟咕嘟喝下两大口后，抹嘴大笑，笑罢高歌，歌罢狂叫，叫到后来，竟汪汪汪汪地学起狗吠，吠声不绝，声调越来越高，嗓子越叫越嘶哑，高不上去了，忽然跌落下来，呜呜咽咽地恸哭。

乔柏年连忙推他："先生，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我是乔柏年，刚从南边回来！"

白衣道人流着泪笑道："不醉！我一点不醉！柏年老弟，我认得你，来，陪我再喝三杯！……"

乔柏年道："还说不醉，怎的学狗叫！"

白衣道人摇头晃脑："告诉你，我就是醉死，心里也不糊涂。至于学狗叫，每每酒足，常自为之，不肯为人道而已！其中缘故，说来伤心。多年来，我从不肯露本相，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可说呢？……我要对你讲讲心里话，我憋得慌，憋得慌啊！"他抓住胸口，凄凉地一笑，笑得乔柏年心酸难忍，劝慰道："先生有话尽管说，我乔柏年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

老道忧伤地摇摇头，暗淡无光的眼睛仰望着明月，呆呆地半天不做声。乔柏年小声提醒："先生，你要说什么？"

"是了，我要说说……"他一下子像老了十岁，佝偻了腰，龙钟之态可掬，慢慢地说下去："当年鞑子南下，攻破郡城，我身为郡守，慨然赴死，义不容辞，便率妻妾及大小家人昭告天地，北面拜君，尔后从容就缢。我妻有孕在身，悬于梁而胎堕，家有一犬竟守之不去，邻家之犬争欲啖胎，吾犬则奋而斗杀之，先后啮死四犬，而吾犬之力竭亦死……举家男女二十六人，偕堕胎及吾犬均亡，唯我以绳断昏绝于地而独活……每念及此，心痛如绞，借醉而为犬吠，无非凭吊之意……苍天！我若不能驱杀满虏，成就光复，何颜对室中就义之二十六人？……"白衣道人满脸泪水，一口气噎住，说不下去了。

乔柏年连忙为他揉胸捶背，切齿道："满虏入关，灭我社稷，杀我人民，占我地土，淫我妻女，亡国之痛念念在心，所谓人神共愤是也！先生不必这般惨苦，驱夷蛮、图恢复，正需我辈奋发！"

白衣道人仰天浩叹："无望啊！大势已去，气数将尽。与其偷生，何如一死，追寻我家二十六位义民！……"他掩面痛哭。

乔柏年心下一沉："你说什么？难道都山……"

白衣道人摇头道："一夜楚歌，吹散八千子弟兵；一纸垦荒免赋政令，也吹散了都山的四千人马！……"他详细说起都山、林山、阳城山三处兵马逃散降清的经过。乔柏年听得手脚冰凉，背上直冒寒气，猛地一捶青石，大叫道："这不可能！我不信！"

白衣道人用无神的眼睛看看乔柏年，惨然道："不信，那就随你了……记得十年前，鞑子初进中原，江西总兵金声桓反，大同总兵姜瓖反，那才叫一呼百应，旬日间所在尽叛！其时不仅有故明皇室为号召，有李闯、张献忠人马处处抗清，还有因圈地、逃人、薙发诸令逼迫而不堪为奴、

相率成盗的无数流民，正是天下大乱，杀人如麻的时候，应了三百年一大劫啊！……可惜这时机已一去不复返，不复返了！……”

月下的白衣道人，毫无醉意，狂态尽收，冷静下来，但一派颓丧、绝望，像一条垂死的白鱼软弱地躺卧在大青石上，往日的从容自信、深不可测的智睿、令人生畏的劲气，此时全都消失了。乔柏年忍不住问道：“难道先生你……”

白衣道人仿佛没听到，自顾自说下去：“要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事物常态；大杀大乱大劫之后，人心思定，也是常理。十年以来，鞑子朝廷看准此理，剿抚并用，渐次平定各方，又革除明季三饷，蠲赋免役，禁圈地、宽逃人法、奖励开荒，重用故明旧臣，开科取士，严禁科场弊端，种种举措，无不顺乎民心，你我还能有什么作为？……”

乔柏年却不是轻易压得垮的，很快就恢复了平日的大丈夫气概：“先生不必灰心！我永历朝、国姓爷俱是兵多将广、势力雄厚。我此次乡试落榜后，去了南京，找到了永历朝廷的人。有皇上的勤王谕旨，要各路义军在鞑子攻进云贵时起兵策应。听说国姓爷第一个接了旨！只要各处勤王大兵一齐动手，未必不能重开局面！……”

“做梦啊！”白衣道人冷冷一笑，“永历朝若真有大势头，也不必诏令各路勤王了！都山、林山、阳城山兵马如此，其他各处可想而知。至于郑成功，说实话，老夫从不深信，安知他没有自立之心？……如今你我兵微力薄，已然进退失据了！唉！……”

乔柏年解开襟怀，拿出一大摞绢质和纸质的札付，上面有委任总兵、副将、参将等职务字样及永历年号、红印；又拿出几颗寸径的木印、铜印、银印和一面大黄旗，说：“先生请看，这都是朝廷新颁下的，正好请贤聚兵，以为号召……”

白衣道人拿起那颗银印在手中掂了掂，说：“只有这颗还值得几两银子，那些全都无用！废物！”他一举手，把乔柏年捧出的印和札付全都挥到地下。

“你！”乔柏年真弄不清这老道是醉是醒。听他说起天下大势、自身遭遇，清晰明白；可看他表情行为，又时时像个醉汉。他俯身去拾印时，老道两句话说得他也丧了气：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眼下只凭忠义二字……哼，无赏无银，谁肯卖命？”

沉默良久。乔柏年突然抢过酒葫芦连喝了几大口，一擦虬须，说：“主上身边无宝么？”

白衣道人思忖片刻，静静地说：“若想就此洗手不干，自然可以拿去折卖养家；如若还不死心，则奇货可居，分毫不能动！”

“啊？”乔柏年大为惊讶：“难道三太子有假？”

白衣道人苦笑：“何必问他真假，要的不过是朱三太子这块招牌！”

“既然如此，”乔柏年提高声音恨恨地说：“这人太不成器，不堪为君！”

白衣道人平淡地：“何止此人！他们朱家子孙，哪一个不是骄暴昏庸、不堪为君！但凡有几个如鞑子朝廷小皇帝也罢，天下哪会弄到眼下这般地步！”

“你？……”乔柏年瞪大了眼睛。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何必再瞒你。我乃崇祯壬子进士，身历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眼见各朝无事不败坏，无处不糜烂，真正是救无可救，气数已尽了！……”

“那么，你并非以复明为志了？”乔柏年尖锐地逼问一句。

“怎么说呢？我也姓朱，但并非皇族。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又道，乱世出英雄。郑成功能自立，我就不能自立？……唉，这都是早先的念头，如今壮志已随流水去，日后隐居山林，诗酒了此残生吧！……”白衣道人又露出醉态，嘻嘻笑着，伸手搂住了乔柏年的肩膀。然而道人的这番话，却如石破惊天，震撼了乔柏年！他心头如雷鸣电闪，刹那间转过无数念头，生出无限感慨，仿佛从湍急狭窄的小溪流突然跳进气势雄伟、波涛壮阔的大河大江，胸襟豁然开朗。他眼里燃烧起一团烈火，明亮灼人，伸手拍拍白衣道人，说：

“先生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先生既肯开诚布公，柏年决不相负！虽然时事维艰，大丈夫岂能忍辱偷生！你我同舟共济，总能成就一番事业！”

“你，还有出路？”白衣道人眯着布满血丝的眼看着乔柏年。

“当初我联络各地义士，除都山这三处之外，还有几处小股人马。我想约定新正举事。只要谋划得当，便能出奇兵速进速退，攻破县城，那钱粮库不就是我们的？有了钱粮还愁没人？”

“哦？”白衣道人的眼睛猛的一亮，又聚合成鹰鸷那般锐利的光芒。他不再说什么，却蓦地挺直了腰，跳下青石，俯身把他挥到地上的印和札付仔细收捡归拢。乔柏年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些废物还可助你我一臂之力呢！”

白衣道人哈哈地笑了，不带醉意、不含悲怆、没有狂态，是这个寒冬月下夜话以来的第一次。乔柏年暗自嗟叹：“此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如老林巨泽，令人目眩心迷、莫测高深，总也揣摩不透啊！……”但他明白，他们必须合作。于是他正视白衣道人，口气认真严肃地说：

“有件事，请先生玉成。”

“只要鄙人能办到。”

“给我梦姑妹子一纸休书！”

“哦，这个嘛……新正举事之后吧！”

“好，说定了。”

几天之后，马兰村来了十多个外路人，骑着马，后面跟着骡子，骡驮子里满满当当不知都装的什么。他们一个个身强力壮，很是神气。惹人注目的是他们身上还背了弓箭，腰下悬了宝刀。有人说是一队富商，路过马兰村，看望相知乔柏年；有的说是京师大户腊月出猎，借乔柏年家宽敞的院子歇脚；更有人悄悄猜测，是山里的“大王”，来寻他们的眼线。一时间马兰村里议论纷纷，不过谁也不敢在外面说出不中听的话。乔柏年财大气粗，老道人道法高明，谁敢去触霉头？

二

入夜之后，京师内城各门闭锁，灯光寥落，人声渐息，而南城却到了一天中最沸腾又最神秘的时分。棋盘街、大栅栏、廊房头、二三条胡同、肉市、鲜鱼口、打磨厂、珠宝市，是旅店、货栈、茶楼、酒馆丛集之地，灯火辉煌、人语喧闹。买卖吆喝、划拳行令，加上众多会馆的夜戏锣鼓，汇成一片夜市的特殊音响。京师两大戏楼，一名查家楼，一名月明楼，都正是笛声悠扬、粉墨登场，一派春花秋月的旎旖风光。查家楼，在正阳门外肉市；月明楼，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两大戏楼之间，樱桃斜街、玉皇庙、西珠市、东草厂，再向南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粉坊街、果子巷，则是娼妓优伶居住集中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华灯照天，银筝拥夜，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是京师有名的“销金窟”。顺治初，曾冷落过两三年，顺治十年以后，又繁盛起来。

进妓馆闲游，叫做打茶围；到优伶所设堂中闲话的，也叫打茶围。时人改旧诗曰：“一去二三里，堂名四五家，灯笼六七个，八九十碗茶。”因为优伶家常备小纸灯数百，客来则提灯引进，客去又各给一盏小灯引出，门前还悬着灯笼。于是南城这几条胡同，入夜以后，一眼望去如列星荧荧，既是风流的招牌，又是低贱的标志。

同春居然走到这灯火辉煌、清歌缭绕的樱桃斜街来了，他说不清心头是什么滋味。

三年前，他下了多大决心，费了多大力气，才离开这个地方。那时候他发誓，这辈子决不再踏上这片土地。可是今天，他不得不来找他的师弟柳同秋——眼下京师有名的红相公、媚香堂主人莲官。十五的月亮光华四射，路边雪堆白得晃眼，寒夜冰冷刺骨，空气仿佛都冻得发蓝了。同春裹紧了身上单薄的棉袍，踏着月影，在川流不息的车马游人中，在如萤火飞动的大小灯火里，走进了媚香堂。

媚香堂主领徒弟应条子陪酒去了，再有半个时辰就会回来。因为莲官是颇具盛名的红相公，陪人筵席，只需酒过三巡便可登车它去，主人不得相留，而酬金却不得少于十两，至于赏赐的金玉珠翠、貂袍罽锦，多得不计其数。

“做相公的到了这个身份，就算是顶尖了！”这是媚香堂的门丁对同春说的感慨不已的赞词。他把同春当成替家主前来邀请莲官的小厮，当成自己的同类，不肯放他进门，却把他留在自己的小屋内，一边等候，一边吹嘘媚香堂。同春无奈，只得听着。

门外一阵马嘶，辚辚车声直响到门前，在檐下那写有“媚香堂”三个金色大字的大红纱灯照耀下，一辆漂亮的雕花篷车停下了。门里门丁小厮赶忙迎了上去，掀开车帘，三位裘服翩翩、绣衣楚楚的佳公子下了车，匆匆进堂上去了。同春认出来，走在前面的正是同秋。

过了一会儿，门丁领同春上堂，小声嘱咐说：“堂主脾气不好，你回话可要小心着！”

同春皱皱眉头，不禁想起当年那个腼腆的、娇怯得像女孩儿一般、时时需要他保护的小师弟。

进了门，首先投入同春眼帘的，是一身月白缎貂袍、外罩镶水红珠花边的茜红短褂的同秋，满头黑发油光漆亮，脸上一层淡淡的水粉胭脂，看上去还那么娇艳。一个小僮儿双手捧着铜盆跪在那里，侍候他洗手。

“禀大爷，”门丁谄笑着单腿跪下：“这人已经等了半个时辰，他说是大理寺评事大人家的……”他伸手扯扯同春的衣襟，要他跪禀。同春不动。

同秋一副娇滴滴的不耐烦的样子，像被惯坏了的女人那样从牙齿缝里说：“真讨厌！这么晚了，天又这么冷，还没完没了啦？……”他甩甩手上的水珠，另一个小厮赶忙拿干净手巾替他擦干伸在那儿的双手。他这才转过身子面对同春，但眼睛并不看他，带过一阵浓烈的香味：“哪家大人？”

门丁又扯同春的衣襟，同春轻轻推开，沉重地低声说：“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同秋一耸眉尖，盯住了同春，刹那间瞪圆了双眼，抢上几步，一把拉住同春的手，喊了起来：“师兄！是你呀！”

“师弟！……”同春嗓音哽咽，同秋却已滴下眼泪。门丁诧异地看看同春，悄悄地退出去了。

“三年不见了，师兄你可好？”同秋把同春让在客位坐下，命徒弟进茶进果之后，无限感叹地问。

“我好。师弟你呢？”同春看着同秋女性十足的面貌和动作，反问一句。

同秋轻轻一笑，意味十分复杂。说他得意吧，却含着一些凄婉；说他无可奈何吧，又有几分矜持。他转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说：“酸甜苦辣，此中滋味都已尝尽，还有什么可说的？”

同春心头一酸，移开目光打量房中陈设，却是意想不到的雅致简朴，并无绮罗香泽习气。室无纤尘，几净窗明，壁上尽是名人书画，摆设也仅古琴一张、洞箫一支、自鸣钟一座。正中墙上一轴横幅，上书十六个小篆：“座中佳士，左右修竹，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潇洒风流，为一室增色不少。同春以前到过不少优伶的“香窠”，锦幙纱厨、琼筵玉几，无不光耀夺目，至于周彝汉鼎、壁钟衣镜，多半豪贵人家也很少有。寝室则更是华丽、香软，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到了那里也会迷失本性。同秋不是已经上到“红相公”的地位了吗？住处怎么这样素净？

同秋看出师兄的疑惑，说：“跟做生意一样，与众不同才能出众，鹤立鸡群才能不群。眼下文人秀士最时兴，唯有脱俗方能得名人赞赏。不然，红相公就红不成了！”他说来心平气和，如同武人说弓箭、文人讲文章一样。他打量着同春一身寒酸的装束，稍一迟疑，问道：“师兄还在作书僮？”

同春摇摇头。科场案发，李振邺被杀、张汉被囚，他的饭碗砸了。好在他是平民而非奴仆，尚能出入北城南城为人临时做工。虽然仅得温饱，却无需随人俯仰。但这些用不着对同秋说。同春笑笑，道：“师弟，你这媚香堂肯收我吗？”

“啊？”同秋吃了一惊，想不到同春会提出这个要求。他为难地蹙起淡淡的细眉，像女子那样掏出绸绢沾着嘴角，轻轻地擦了擦，强笑道：“师兄不要跟小弟作耍。”

同春又笑着逼了一句：“听说你日陪数筵，日进百金，还养不了哥哥我这张口？”

“师兄，要是只为一口饭，小弟我能养你到老！若是陪筵接客，恕小弟直言，三年前你本可艳压群芳，独冠京华，小弟决计望尘莫及！……如今，晚了。不独师兄已晚，就是小弟也已日暮西山，不过趁芳春将歇，积蓄后半生的使用罢了！……”他那竭力修饰的姣美的脸，显出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怆然和憔悴之色，同春暗暗叹息。他知道，干同秋这一行享受盛名不过数年，大约十三四岁初次登台唱红以后，便有许多大佬出大钱奉承，使之有能力开设堂子，红遍南城、红遍京师；十六七岁到达全

盛；十八岁以后便要衰落，因为人越来越像男子，被称作“浔阳妇”而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同秋过年不就要十八岁了吗？

“师弟，”同春真诚地劝道：“多积些钱也是正理。置些田产房屋，娶妻生子……”

“不，不，我不要子孙！”同秋突然打断师兄的话：“他们免不了也要操这梨园生涯，我宁肯孤独一世！”他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听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子说这样的话，实在令人难过。同春打心眼儿里原谅了师弟。

“师兄，你一向清清白白，今儿个怎么又……”

“不，不！我的意思你没有理会。我想请你荐个班子！”

“师兄你要登台唱戏？”

“嗯。”

“你想进哪个班？唱什么角儿？”

“哪个班都成，只要是新年往永平府一路去的就行。角色也随便，生、旦我还都能拾得起来。”

“你要去给师父上坟？”

“要去。也要挣口饭吃。”

同秋眼珠一转，问：“还要看看乔家母女姐妹吧？”

“不用多问了。师弟肯不肯帮忙吧！”

“师兄是当年的梨园三杰，至今脍炙人口，任哪个班子，怕不要抢得打破头！这有什么难！师兄，三年没听你唱了，唱一折好不好？我去叫笛子、笙、板来！”

同春点了一出《桃花人面》，这是班子里常演的戏目。但同春并不唱主角蓁儿的段落，却做起博陵崔护那潇洒文雅的身段；他并不唱《初遇》那一折，偏偏要求试一试《题诗》那一折的《落梅风》带三令：《甜水令》、《得胜令》和《折桂令》。

同秋为他轻敲檀板，笙笛悠扬，奏出了引子。同春半板不错，开口便唱：

［落梅风］：细雨洒轻寒，绿绣芳茸浅，隔溪的沙鸟几处如相见。满旗亭花开俨然，盼不见去年人面。

在这里有一句简单的道白：“此间已是她门首了。”同春念得吞吐萦回、柔肠百转，随后便唱出那有名的三令：

［甜水令］：呀，为甚呵村庄冷落，朱扉镇锁，春风静掩，桃李笑无言？可正是云离楚岫，雾散秦楼，玉去蓝田，则教我对花枝空忆当年。

［得胜令］：千种恨，向谁言？万般愁，空自怜。你可是化朝云阳台畔？俺怎能结同心古树边？盘旋，看水上双飞燕；迁延，听枝头泣杜鹃。

［折桂令］：望芳郊晴岚半天，看几个典春衣，行歌绣筵。谁似俺春恨绵绵，良辰无那，泪洒风前。哭如痴，吟如醉，海棠边又增新病；住不可，行不能，桃花下怎寻旧缘？枉自留连，漫自俄延，空目断烟波画船，空历遍云山墓田……

同春连唱带做，唱得如痴如醉，做得活灵活现。到后来，他竟唱出了眼泪，敲檀板的同秋都看呆了。

唱完了，同秋停板，笛师停笛，笙师缓缓放下了玉笙，他们像睡着了似的愣了片刻，几双如醉的眼睛同时望着同春，又好像没看见他。终于，同秋先叹了口气，说：“真是太妙了！师兄非但不减当年，简直是声情并茂，绕梁三日！”

笙师一个劲儿地打量同春，不知拿什么话赞美才好。老笛师弄清了他就是当年的云官后，捻着胡须笑道：“怪不得！我说多年没有听过唱这么好的角色了嘛！搭班的事，包在我身上！……”

当晚，同春住在了媚香堂。后来又来了些打茶围的客人，同春只得避到后院小屋里去了。

望着如海的天空，望着圆月和灼灼闪耀的寒星，同春的心里如沸腾了一般。出于自感自叹自写心情，他选唱了《桃花人面》，而演唱“三令”的结果，却使他心绪更加缭乱了。

他何曾忘记过梦姑？

不管怎么贫困，他都不肯卖掉那一副碧玉镯子；不管心里怎样怨恨乔家母女，他都舍不得扔掉梦姑留给他的惟一信物——那个精心绣制的香荷包。他见过优娼与狎客间的“情爱”，也见过张汉、粉儿与李振邺之间的“情爱”，他见得太多了，多得令他作呕。面对这些，他怎么不怀念少年时那纯美无瑕的情感？正如置身污泥浊水的恶臭中，回忆起一泓透明甘美的清泉一般，清泉愈显得美好，梦姑愈加令他怀念。他并不是没有成家的机会，张汉、李振邺都曾替他物色过。但怎么能与梦姑相比？虽然梦姑已属他人，成了梦里的姑娘，但他仍想找一个和她相仿的人儿。

张汉被囚、李振邺正法，他要娶亲，就更加渺茫了。

谁想得到，会有昨天的奇遇？

昨天，他当临时小工，在隆福寺帮一家花炮棚卖货。从入腊到元宵节，花炮都是热门货。但凡年前逛隆福寺，但凡家中有孩子，谁不买花炮过年呢？同春帮忙的棚摊子花色最齐全，除了一般花炮棚都有的大小花盒、各种鞭炮、烟花竿子、盆花瓜架之外，还特地办了几种新花样：水浇莲花、金盘落月、飞天十响、五鬼闹判，最响亮的名字是炮打襄阳城。所以这一摊生意最兴隆，临时伙计柳同春也忙得满头大汗。

远远走来两个鞑子，一老一小，显然是来操办年货的，身后还跟着几个专为挑担背筐的仆役。小鞑子硬拉着老鞑子在几个花炮棚间转悠过来转悠过去，这儿买几种，那儿买几样，最后停在同春守着的货摊前，爷儿俩叽哩咕噜地说着满洲话。同春忙着应付别的主顾，没注意这一老一小，不料，一串清脆的、地地道道的京东话从那小鞑子嘴里甩出来：“卖花炮的！每样盒子、鞭炮给我们来五个！五鬼闹判、飞天十响、炮打襄阳城，一样来十个！”

这下子同春可认清楚了，快活地大叫：“哎呀！费耀色！”

费耀色一愣，黑黑的眼睛一闪，跳着脚叫道：“同春哥！是同春哥！你怎么在这儿！……玛法！玛法！”

苏尔登走过来，见到同春非常高兴，“呱啦呱啦”说了许多话，同春只听懂了几句，不过是问他这些年都在哪里，做什么事，如今过得可好，有没有娶亲等等。对这些问题同春一个也不想回答，只含糊地说：“都好，都好，费耀色长得这么大了，差点儿认不出来了。”

他们说了好一阵，弄得那花炮棚主人不住地用眼睛瞪同春。要不是因为费耀色爷儿俩是满洲人，他早就扯开喉咙训斥他的临时小伙计了。机灵的费耀色一眼看到那主人的脸色，对爷爷说了几句满语，老人立刻对身后的背筐仆役招招手，从筐里提出一盒红纸包的点心，又从怀里摸出一个铸成五福梅花形的小银锞子，让费耀色一起给了同春。同春心里感动，一个劲儿地推辞，费耀色就一个劲儿地强塞。苏尔登玛法指着自己

的脸，笑着用半生不熟的汉话费劲地说：“这个面子……不给我？”

同春不再推辞，向老玛法表示了谢意。苏尔登摸着胡子，嘿嘿地直笑，爷儿俩高高兴兴地走了。

玛法的黄狼皮帽刚刚消失在起伏的人群深处，费耀色又跑了回来，一把抓住同春的手，凑在他耳边紧张地说：

“同春哥，快去救救梦姑姐姐吧！她快要活不成啦！”

同春疑心自己听错了，但双腿一时竟软了，嘴唇也簌簌发抖，心慌意乱到极点：“你说什么？”这句话是凭本能冒出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说了没说。

费耀色一口气把容姑告诉他的那些事全倒出来了：小道士怎么骗娶了梦姑；怎么把一对双生女孩扔到山里喂狼；怎么趁她哥哥不在家霸占她家的田产房屋；怎么虐待梦姑，等等。临了，费耀色再三嘱咐：“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对容姑发了誓的，连对我爷爷也没敢说！……同春哥，我见过的人里头，数你最侠义、最好心肠了，你快去救救梦姑姐姐吧！”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很为自己眼里冒出来的泪花感到羞耻，说完话，赶快转身，抹着脸跑走了。跑出十来步又停下，双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状，再喊一声：“同春哥，可得赶早啊，就指着你啦！”

费耀色消失在稠人广众之中。同春浑身发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猛烈的嘣嘣心跳撞击着胸腔，太阳穴像有一柄锤子在急速地敲打，痛楚、愤怒、忧虑，一时都集中在胸臆间，闷得他喘不过气来：原来是这样的！梦姑受骗了，乔家受骗了，老道师徒必定是垂涎乔家的财产和梦姑的美貌！我，也受骗了！……

可是，小道人已经还俗，梦姑已经是他的妻子了，柳同春是外人啊，有什么办法呢？……他双手抱住了头，难过得几乎要哭出来……

当年，同春是个倔强刚烈的孩子，敢斗骁骑兵，敢击登闻鼓，公堂上三十棍打下来，大人都要哭天喊地，他小小年纪却一声不哼。可是，自从进了京师，在梨园行过的是那样的日子，后来又跟了那样一个主人，天天见到的是那样的冠盖来往，世态人情在教训他，所见所闻、亲身所受的种种经历，像一层层沙土，掩埋了他的本性，他以为看透了世情，为人也变得越来越世故圆滑。梦姑，是刻在他心灵深处的青梅竹马的情侣，是永远和他那被埋藏的本性紧紧连在一起的。只有梦姑能够震撼他，能够唤醒他的本性，使他打破自封的厚壳，还原为早年那个性情刚正、侠骨柔肠的柳同春。

同春的心在颤抖，浑身在颤抖。他看见了什么？……啊，是遍体鳞伤的梦姑！她奄奄一息，痛苦无告地向他伸出双手，美丽的眼睛里涌动着泪，绝望地呼唤着：

“救救我！救救我呀，同春哥！……”

同春猛地站起来，额上青筋暴起，双手捏得“咯嘣”响，黑眉紧皱，眉梢几乎飞上双鬓，但他的眼睛却渐渐变得冷静、镇定，重又闪出像钢刀那样锐利而坚毅的光芒。

就这样，腊月十五的月明之夜，他造访了三年不曾见面的媚香堂主人。

正月初一，永平府虹桥镇上比往年热闹。除了秧歌、高跷、舞狮子，还请来了一台戏。这可不是一般的野台子戏，甚至不是县里府里的那些戏班子，这是京师有名的聚庆班。因此，四镇八村、周遭百里的村民，都早早地赶了来占地方看戏，一饱眼福。爆竹声击浪轰雷也似的，和着锣鼓声、唢呐声、车马喧嚣声、买卖吆喝声、呼儿唤女声，交汇成一片，直响到戏台前。戏台前更是人山人海。

《开门见喜》、《招财进宝》之类的节令开场戏已经演过去了，接着演的就是当时颇为盛行的《闹门神》。写的是除夕之夜，新门神上任，旧门神却不肯让位。钟馗、紫姑神、灶君、和合仙都被邀来劝解，旧门神执意不听。最后，还是九天监察使者下界查办，把旧门神和他的仆从顺风耳谪遣沙门岛了事。这是一出轻松的短喜剧，人们都很爱看。因为它是当令戏，写的除夕元旦，人物也是人所共知的家神；而戏中的旧门神，颇似官场上一些人的嘴脸，戏文把他骂得十分痛快。所以新门神指责旧门神的几段嘲骂曲子，竟有许多人合着一起唱：

〔踏阵马〕桃符神传说与老三台（指旧门神），他贪图则甚？腌臜无赖，骨瘦枯柴，赤髭须都变雪白，只争些门面在，那管它百事虺<ruby>齿<rt>句</rt></ruby>，万口哈哈。

〔天净沙〕你只道多年当道狼豺，张的牙爪无对，恃神通布摆，兴妖作怪，不见那雪狮子倒头歪！

戏场上气氛热烈，还因为大家喜爱台上的伶工。唱得最多的是新门神，他唱得清越无比，而且扮相俊美，身段潇洒。京东一带自明朝中叶以来演戏成风，人们听戏看戏水准极高，如今见到这么一个好角色，真是又惊又喜、如痴如醉。还有扮紫姑神的那个旦角，虽然只有几句话、一段唱，可是风神绰约，容貌娇艳，也使人们惊异了一阵。

不知什么时候，几名衙役也走进看戏的人群。他们旁边一个平民指着台上的新门神说：“就是他，还有那紫姑神。”

另一名观众显然是个百事通，对此人不屑地看了一眼，撇嘴说：“连这也不知道？扮新门神的叫柳云官，扮紫姑神的叫柳莲官，上好的一对儿！下面还要唱《京兆眉》，他俩就要扮小两口啦，那才叫好看呢！明儿个他们唱《荆钗记》，四十多折，总得演三天吧！这回可过了戏瘾啦！……”

旁边的许多人嘘他，因为新门神又开始唱了。

几名衙役互相看看，一个小声说：“怎么样，上吧？”

另一个小声回答：“唉！唱得实在是好！”

“可不！真想看罢《京兆眉》《荆钗记》再……”第三个声音更低。

“那怎么行！误了事谁个吃罪得起！”第四个显然是个小头目，跟那三个就有些不同。

“唉，好歹让我们看看《京兆眉》吧！”两名衙役同声恳求，小头目望着五彩缤纷的戏台，也不忍就下决心。

《京兆眉》刚刚下场，台下突然一片喧闹，不知哪里来的一队骑马满兵包围了戏场，衙役们则冲进人群，冲上戏台大叫着：“拿贼匪！拿贼匪！”他们挥着棍子、戒刀和捕绳，见戴白帽子的就抓，还不时掀下男人的帽子。一时间人群大乱，小孩哭大人叫，拼命四下逃窜。衙役打伤了许多人，又挤伤了许多人，乱了半天，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同春和同秋他们见势不好，连忙卸装换衣，想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不想衙役们已经冲进后台，见到他俩，一声冷笑，上来就拿铁链当胸锁住。同秋吓得一个劲儿地哆嗦，同春气得眉眼都歪扭了，喊道：“你们干什么？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乱抓良民？”

“哼，好一个良民！”衙役冷笑一声，拉了他们要走。班主一群人围上来跪下哀告道：“大老爷，大老爷！他们实在是良民，放了吧！我们从京师来，回去没法交代啊！……”

“别拿京师吓唬人！”衙役恶狠狠地说：“这是叛逆大案，十恶不赦！”

“啊！”同秋一声惊呼，晕了过去。同春竖起眉毛还要争辩，班主连忙抢着说：“大老爷，这两位实在是我们打京师有名的媚香堂请来的名角儿，在京师多年，相与的都是大人老爷，决无叛逆情事，求您……”他悄悄塞给衙役一个红纸包。

“哈，原来是一对兔子！”衙役鄙夷地笑骂一句，说：“老板，实话告诉

你，这里出了一桩谋反大案，案中人以身带大明通宝、永历通宝、隆武通宝、弘光通宝各种铜钱为凭证，戴白帽或不薙发为记号。这两个人昨儿戴白帽，这一个还留长发，被人首告了，没个跑！”

老板和同班伙伴万分着急，老板连忙解释说：“实在冤枉啊！这位媚香堂主，一向唱旦角，头发稍长原是朝廷准许的呀；他俩昨天遥祭师父，是戴了半天白帽，今天并没戴啊……”

“不管那些！见了官再说！”

同春和同秋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押进镇上的巡检所。

因为抓的人太多了，巡检所监房早就填满，不得不腾出公堂大厅两侧的公务房。同春、同秋和三十多个人都被塞进一间公务房，准备下午解送到县。

同春抱歉地看着同秋娇弱的体态、痛苦不堪的表情，叹道：“都怪我！不该把你拉到这里来，让你受这苦楚……”

同秋疲惫地垂头说：“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说的？是我自己要来，不怪你……”他说着，娇怯怯的就要哭，同春连忙脱下外衣弄成坐垫，搀他靠墙坐下。他立刻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便嘤嘤地哭了起来。

同屋的人，尽管都是被抓进来的，都有一肚皮怨愤，但在两个戏子面前，却觉得自家身份很高，一个个都摆出不屑置理的样子。见同秋啼哭，反而轻薄地互相使眼色，几个浪荡子竟不怀好意地讪笑着去逗他。同春老实不客气地瞪他们一眼，说：“不要欺人太甚！”

一个满脸邪气的中年汉子眯着眼打量同春，猥亵地笑着说：“小可怜样儿！生气了也别有味道，来，让我瞧瞧……”他伸手就来摸同春的脸。同春怒火中烧，左手一挡，右手一掌打在那人胸口，那人“哇”的一声惊叫，一下就摔了出去，狠狠地撞在墙上，随后躺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气，话都说不成声了。众人都吓住了。门外巡丁听见喊叫，吆喝道：“乱喊什么？再喊就加铁链铁镣！”

人们真的不做声了，被巡丁、也被同春镇住了。同春正眼儿也不瞧他们，独个儿走到窗前，抱着肩膀，透过破窗户纸，呆呆地向外望着。突然，他大喊一声，把众人吓了一跳：“玛法！苏尔登玛法！”他一面喊一面用力捶打窗户，高叫冤枉。

原来，他看见巡检官正客气地点头哈腰，陪苏尔登走上巡检所的正厅。同春这一喊，苏尔登果然停步朝这边看了看，对巡检说了两句，巡检立刻命巡丁把同春押过去。

苏尔登一见是同春，很是惊讶，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同春便把自己和同秋搭班来永平唱戏，不久要回马兰村给师父上坟，在这里无故被逮的前

前后后说了一遍。巡检在一旁听着，一面看看苏尔登的脸色，一面很有几分不安地把同春的话用满语讲给苏尔登听。他知道苏尔登听汉话十懂八九，只是不会说，所以不敢胡言乱语。

苏尔登从毛茸茸的灰白眉毛下威严地看了巡检一眼，说："这两个唱戏的娃娃我认识，他们的师父我也认识，不是贼匪！快放他们回乡给老师父上坟！"

"是，是！"巡检哪敢不听从。可是苏尔登非要亲眼看着同春、同秋哥儿俩获释不可。这样，同秋也被提出了临时牢房，和同春一道向苏尔登玛法叩头致谢。

苏尔登连忙把他俩搀起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感慨地说："明明还是小娃娃，怎么转眼就成小伙儿啦？还是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唉，我怎么会不老！"他又用蹩脚的汉话连连说："老了，我可真老啦！"

同春问："苏尔登玛法，费耀色也在这里？"

"不。这里，马兰村，很乱。他，送京师去了。"

"马兰村很乱？"同秋惊惧地小声问。

苏尔登的灰色浓眉皱起来了，沉默片刻，说："那个白衣道人，那个袁道姑，那个乔家的人，叛逆！谋反！你们不要去找他们！懂吗？"

同春只觉脑子里"嗡"的一响，咬牙把一声惊呼硬憋回去。这时候，这种情况下，他应该什么话都不要问。

同春哥儿俩被一个多嘴的巡丁送出巡检所。此人因为是戏迷，又看了他俩的戏，态度相当客气，他悄悄说："你俩真走运，认识那个老满人。这桩谋反大案就是他告发的，所以巡检不敢不听他的话。要不然，才不肯放你们呢，多抓一个反叛多一份功！"

"他告发的？"同春又吃了一惊。

"犯案的人挺多，是吗？都抓住了？"同秋也问。

"可不是！都槛送进京了，年前就押走了！抄查出好些金银财宝、好些伪永历的印信、札付，真了不得！……哦，只有那个叫乔柏年的，那会儿没在家，没抓住。没事儿！过了年就会来个天下通缉！谋反大案哪，跑得了？……"

槛送进京了……梦姑呢？容姑呢？她们也被拖进这场弥天大祸了吗？同春的心像坠上了沉重的铅块，往下沉，往下沉……

三天后，同春送走了因惊吓而病倒的娇弱的同秋，独自回到了马兰村。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棵独立山坡的老杏。它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张开枯枝，迎接归来的游子。它，能唤起同春多少美好的回忆啊！抚摸着那黝黑如铁的树干，同春心里热辣辣的。他没有心思慨叹，攀着老杏的枝桠，举目北望，村边的环秀观，观后不远的乔家院落看得一清二楚。古旧的观门贴着交叉封条，崭新的乔家红漆门上，也贴着交叉封条。没有人声，没有人影，甚至也没有过路的行人。同春很快就明白了，因为乔家院边的小巷中，不时露出巡丁的红缨帽顶，他们是在监视、等候，要撒网捉鱼啊！……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乔家母女看来都……同春没有力气再往村里走了。他扶着树干坐下，坐在老杏树那从地土中突出的坚硬的老根上。原野、山川、村落，历历在目，依然和过去一样，但是，它们怎么看上去那么苍白、那么凄凉？就和同春的心一样，空落落，白茫茫……

三

车轮儿“吱吱吜吜”响个不停。两头黄牛也许是太老了吧，走得这样慢。新年刚过，天气便转暖，太阳当空，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躺在粮车上的柳同春，随着车身摇晃着，舒服得仿佛睡着了。

同春在马兰村的老邻居家住了几天，乡亲们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慢慢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用说了，那老道师徒谋反蓄意已久，乔家也着了他们的道儿。腊月里到村里来的那许多骑马带刀的人，想必是他们的同伙。又是那个王用修，几次去偷听，不得要领，又不敢得罪乔柏年，便去搬动老鞑子苏尔登。别瞧苏尔登平日不管闲事，也不欺负人，可一听说有人谋反，登时炸了，上旗里一告，县里也知道了。旗里县里两下里一齐动手，老道师徒和同伙们一个也没跑掉！

环秀观、乔家院都被抄个净光。谁知道那小道士还娶了那么多房妻妾？这回一网打尽，连袁道姑都抓去了。后来那伙子里有好些人自首，把凭证、记号和新正日要抢县里粮仓银库的事都说出来了。这才在各处布下罗网，捉拿不薙头的、戴白帽的人。说起戴白帽，还有个讲究。那伙人有句口号，叫做“红花开败黑花生，黑花单等白花青”，说是清朝戴的是红帽，他们戴的是白帽，就如秋霜一般，专打红花。……

那么梦姑的下落呢？谁也无法回答。所幸梦姑生为女子，不至于“立斩”，但是“入官发卖”，或“给付功臣家为奴”，则是此案中所有女子逃脱不了的命运。在京师这么多年，同春见的还少吗？

常有这样的事：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显得宝贵；常有这样的人：命运的打击越是沉重，他越是不肯屈服！在离开马兰村，离开养育了同春一生最可珍爱的情感的山山水水的那一刻，同春对天发誓：他非要救出梦姑不可！

如今，他躺在嘎嘎作响的牛车上，正在筹划如何探寻梦姑的下落。他丝毫没有睡意，头脑极为活跃。他仿佛一下子变得聪明了，而且精神百倍：他要去救人！他这样一个低贱的、为许多人所不齿的下等人，要去打救更苦的、落入火坑的人！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引以自豪的高尚目的，纵然前途未卜、困难重重，他也觉得活着有了希望，有了味道。

这辆装满粮袋的牛车，是他老邻居的。这老汉最善种黄米和黏高粱。京师一家点心铺专要他这两样，给价比别处高一倍，只是要他每年送两趟。本当秋后就送，因故拖到立春，同春正好跟他搭伴，一路做了他的帮手。车又重，牛又慢，两人轮流赶车，昼行夜宿，到京师已经是第三天过午了。

一进永定门，同春就觉着异样，街上人马车辆比往常拥挤。老汉心里发怯，把鞭子交给了同春。同春赶车可不生疏，不管在戏班还是当书僮仆役，这是少不了的差使。他“叭”地甩出响鞭，指挥辕牛沿着深深的车辙稳稳当当地往北走去。那家点心铺在前门粮食店。

“啊哈！小同春儿！好大一车粮食！打哪儿发财儿回来啦？”一个难听的公鸭嗓大声嚷着，吓了同春一跳。原来是他跟张汉当书僮时认识的一个京师长随，有名的无赖。同春不愿意搭理他，冷冷地回一句：“人家的货，我给赶车！”

那人跟在车边走着，哈哈一笑：“别哄我啦，就你这身打扮，赶车的？骗毛孩子也不信哪！”

同春皱皱眉头。这倒是真的，他还穿着年节穿的那件皮褂子呢，是打同秋那儿借来的，他自己也忘了。

“瞧瞧，圆不了谎啦！”那人很讨厌地格格直笑：“哎，我说你倒停停啊，我有话跟你说，别太不给面子啦！……”

同春无奈，喝牛停车，那人立刻亲热地拉住同春胳膊：“好兄弟，这些日子没见，怪想你的，走，上兴盛居喝两盅，我请客！”

同春忍气，应付着说：“大哥好意，小弟心领了。改日吧，我眼下要赶车送粮，天不早了！”

“唉，唉，你听我说呀，”他的眼睛骨碌碌地直往车上转溜：“哥哥我这些日子运气不好，混得穷透了，几家的活儿都辞了，眼前就揭不开锅啦。——这么着吧，好兄弟，你借给我一石粮食怎么样，过两个月准还，成不成？”

“你说什么呀！”同春责怪地说：“这粮食真不是我的！人家辛辛苦苦打永平府赶来京师送给粮主，误了事不是玩的！”

老汉赶紧下车过来，赔笑道：“这一车又不是大米白面，尽些个黄米黏高

粱，桂兰斋早订下的，实在不能动。”

那人哪里肯听，死皮赖脸地缠住同春：“是你的也罢，不是你的也罢，这点面子还不给？就一石，就一石！一个月就还！”

同春懒得再费口舌，脱开他的手，跳上车帮，口里“哦吁”一声，鞭子一甩，两头牛迈开步子，大车慢慢起动前进。那无赖大怒，往前跑了十来步，拦在车前，挥胳膊甩掉大褂，“噗”的一声仰天躺在车辙中。他跷起二郎腿，抱着双臂，洋洋得意地喊道：“你们这两个老悭！敢压我吗？要敢，今儿老子等着！要不敢，老老实实给我十石粮！”

同春又气又急：“你给我起来，耍什么无赖！”他跳下车去拉那无赖，那无赖叫喊起来：“打死人啦！把胳膊拉折啦！——”他倒真有力气，像长在地上似的，同春不但拉他不动，而且他又喊又叫地招来许多人围着看热闹，众目睽睽，同春反而无计可施。谁不怕这个不讲理的泼皮呀！

老汉上前哀告，那无赖把头一扭，听都不听。老汉无奈，说：“算我倒霉，送你一石黄米，总行了吧？”

“嘿嘿！晚啦！早给我一石不就没事了？这会儿，不行！”

“唉呀，好爷哩！”老汉急得满头大汗：“十石实在太多，小老儿一年也打不下多少，求你减些个，我给你老叩头……”

那无赖躺在那儿傲慢地笑道：“叩头顶个屁用！就是十石，一颗也不能少！”

太阳偏西了，聚观的人越来越多，像几堵墙似的围着看热闹，有的说笑，有的叫骂，同春手足无措，老汉急得直掉泪，可就是没办法对付这个无赖。后面压了一长溜牛车骡车，都动弹不了，急得乱吼乱骂。

一阵马嘶，几匹高头大马跑近，一个头戴貂帽、身着绣花战袍、披一领黑绒披风的伟岸丈夫下了马。人群立刻给他让出一条道，表示对他寄予劝解的希望。他看了看情势，皱着又粗又黑的海参眉问：“怎么回事？”

老汉连忙指着无赖道：“他说要不敢压死他，就得给他十石粮！”

那人两大步就跨到无赖身边，冷笑一声，喝叱道：“这话是你说的？”

无赖大怒，一拍胸脯：“就是老子说的！关你什么事？”

戴貂帽的人一言不发，猛一回身，夺过同春手里的鞭子，“啪”的一声狠抽牛背，两头牛一惊，猛地向前蹿去，轰隆隆大车一阵响，竟从那无赖身上压了过去！车过后，一片血迹，那无赖腹裂而死，脸上是一副极度惊惧的表情。

围观的人大惊失色，胆小的吓得抖成一团，附近的司坊官和乡约闻讯赶

来，车主老汉和同春都觉得大祸临头了。可是戴貂帽的人竟毫不在意，静静地说："他自己求死，何必让他活着！"他又回头催促老汉说："你们走吧，是我杀他的，没你们的事！"

可是司坊官和乡约见出了人命，哪里肯放车走，还叫来些巡检、捕役，要绑这戴貂帽的人去见官。这里正在闹闹嚷嚷地不可开交，忽然有人喊："南城御史来了！"果然，开道锣一声又一声，主管京师南城治安事项的巡城御史闻讯赶到了。

南城御史走近现场时，巡检和捕役正拿出绳索要绑那肇事人。御史一看大惊，喝退众人，赶紧冲上去几步，跪到戴貂皮帽人的脚前，叩头道："小官来迟，特地请罪！"

围观的人们哪能想到这个局面，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悄悄地直嘘气。戴貂帽的人声音有些沙哑，但气势很充沛，有一股镇人的威严："这是皇城御道，奸民横行如此，要巡城御史干什么用？"

御史连连叩头，面色如土，听他继续大声说："再有学这无赖的，今天就是样子，压死勿论！"说罢，他转身上马，那一小队刚才站在人圈外窃笑的骑兵跟在他身后，向北驰去。

巡城御史站起来，对着司坊官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为什么不早早差人来报？饶不了你们！鞭三十！"

御史身边的役吏不管三七二十一，扯下司坊官挥鞭就打，打得他们不住地叫喊求饶。人们都吓呆了。这戴貂帽的到底是什么官？这么大的威风！

同春身边那个胥役悄悄对同春说，"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我也刚知道——那是简亲王！"

人们咋舌不已。谁不知道，简亲王济度——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儿子，是眼下朝中最尊贵、最威严的亲王啊！

简亲王济度回到他巍峨富丽、仅亚于皇宫的亲王府，早有侍从家仆等在门前迎接。他觉得有些累，但又非常兴奋以至于根本坐不下来。刚才在前门处置那个无赖，以及由此引来的一场戏剧性的情节，使他很觉痛快，但更使他振奋的是，皇上任命的安南靖寇大将军、信郡王多尼，今天出师了！

他坐在舒服的软榻上，喝着热腾腾、香喷喷的奶茶，一碟碟黄黄的酥油点心引人食欲。可是他还在体味着今天浸透他全身每根经络的那种激情。

……五色旌旗飒爽飞扬；无数的龙纹伞、扇、旛、幢、麾、氅、节耀眼辉煌；金钺、卧瓜、吾杖金光闪闪；仪象、玉辂富丽雄壮——盛大的法驾卤簿直排到午门！出征大将军率出征诸将身着彩服，从午门开始，在两排卤簿的迎候和致敬中，由鸿胪官导引着，庄重而肃穆地踏着汉白玉御道，穿过王公百官的侍班队伍，一步一步升上太和殿玉阶，在雄伟无比、神圣无比的太和大殿，跪受大将军印，奉天子敕书，这是什么样的荣耀啊！……

随后，大将军跟从天子往堂子行礼，祭大纛，那又是何等的庄严！祖先的嘱望、满洲的命运，此刻仿佛一下子交给了大将军！……

长安左门外的天子黄幄中，皇帝亲自赐大将军酒，大将军跪受，饮毕上马，更有文武大臣代皇上送大将军至郊外饯行，礼、兵二部堂官亲自为大将军奉茶把盏。大将军率从征将士望阙谢恩，便率大军代天子去巡狩、平定天下了！……

在这无比隆重和雄伟的大典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大将军。大将军是谁？今天是信郡王多尼。但济度不时有一种幻觉，仿佛他又受命为大将军，又做了一次盛大的命将出征典礼的主角！像三年前他受命为定远大将军去征剿郑成功时一样！这无与伦比的庄严仪式，是由祖上流传下来的，体现着祖先的尚武精神。济度的血管里，流淌有努尔哈赤的血、皇太极的雄心和济尔哈朗的忠诚，合成了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伟大抱负！

正是这种激情，促使他越礼郊送信郡王。因为按礼节，身为亲王的他，是不必同文武大臣一样去郊外饯行的。他不但去了，还带动好几位亲王、郡王也去了。临分别时，济度执着多尼的手，虎目炯炯地说：

“多尼！杀出咱们八旗的威风！”

也正是这种激情，使他当场约请同去的子侄弟兄们，那些王公贵族中的小辈，下午到自己府中射圃练射。

三碗奶茶喝过，他沸腾的心绪略略平静了些，正想着要不要召福晋、侧福晋来说会子话，门上报进：巽亲王常阿岱、显亲王富绶与其弟温良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顺承郡王勒尔锦五王联翩在府前下马，求见王爷。济度很高兴，立刻出迎。在正殿行了宾主礼，再行家人礼，济度便立刻领诸王到射圃去了。

射圃，在王府东侧，长宽都在百丈以外，高大的墙垣下一圈槐树，围着平坦开阔的场地，能跑马、能射箭、能习武。树下有几排小平房，平房的那一边是菜圃和花圃，管理菜、花和武器的奴仆就住在那些平房里。紧靠王府主要建筑这边，建了一座观射楼，那是雕梁画栋、绿琉璃瓦顶、飞檐上蹲着七只压角兽的华美建筑，完全符合亲王府的制度。观射楼是专供王爷和王府子弟练武时观射、休息用的。济度把客人们带到了这里，楼下正厅已摆好茶酒菜肴，地上也铺好了毡垫座位。

在世的皇族亲王、郡王中，和顺治皇帝同辈的，只有简亲王、安亲王和信郡王三人了。信郡王多尼今天已受命领大将军印出征；安亲王岳乐，和济度一直不那么亲近，而且论威望、论尊贵，也不能和他这位郑亲王世子相比。常阿岱、富绶、猛峨，是子侄辈里有威望的王爷。康郡王杰书虽说不完全与济度合拍，但终究是常阿岱的堂弟。孙辈的两个郡王，克勤郡王罗科铎已随多尼南征，只有这位年轻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在京。他不免有些娇弱，但正因为此，非要他来不可！……济度打量着诸王，心里很觉安慰：朝中有名气的王爷，都在这里了。他脸上泛出长辈的和蔼笑容，这和他威风凛凛的浓眉虎目极不相称。他说：

“今日送大将军出征，贤侄们有何观感？”

诸王显然都有许多感受，但在济度面前不敢放肆。常阿岱为人和他外相相似，比较粗莽，首先扬着头大声说：“真正叫人痛快！一肚子闷气全扫光啦！打天下、平四海，还得靠咱们八旗将士！”

显亲王富绶是肃亲王豪格的儿子，顺治皇帝的亲侄。他承继了父亲的勇武体格，也承继了父亲的豪迈气概，他说：“叔王，八旗男儿百战一生，不到这等地步，枉为人了！”

济度听着他们振奋的言谈，正合心意，非常高兴地说：“今日真大长了八旗的威风！贤侄们胸怀大志，自有拜将受印的一天！他年都当大将军，老叔我死也瞑目！……祖宗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所以八旗必须以骑射为本务。今日老夫心绪振奋，特邀贤侄们来此较射，准备了小小彩头，为贤侄们助兴。来，端上来！”

侍从们顺次走上，捧上几样珍品放在正中间的桌上：一只洁白无瑕的羊脂玉雕荷叶瓶，两只嵌宝石金杯，三只点翠镶红白玛瑙银盌。一个个光彩夺目，很是诱人。济度又指着射场正面的三个支架，笑道：“贤侄们请看：右边是鹄子，中间是花篮，左边是绸巾。各射三箭，射鹄子中最上层羊眼者为胜，射得篮开者为胜，射绸巾穿透者为胜。九射九中者得玉瓶，九射六中者得金杯，九射三中者得银盌。怎么样？”

诸王这时都来了精神，不像刚才那么拘谨了。猛峨温顺地笑笑，说：“叔王，要是我们五个都九射九中呢？玉瓶可只有一只呀！”

济度捋着不长的硬胡子笑道：“要能这样，老叔补给你们四只玉瓶，就怕你们没有拿玉瓶的能耐！”

这五位亲王、郡王，是开国诸王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孙，虽说没有先辈那般神勇，一个个也还年轻力壮、武艺不凡，被济度一激，都坐不住了，摩拳擦掌地要显显本领，纷纷到厅侧的武器架上选取弓箭。勒尔锦辈分最低，年纪最轻，心也最虚。他不敢说自己骑射低劣，只能硬着头皮跟叔辈们一起去选弓箭。

要射百步之外的目标，又用的是镞长五寸、箭长三尺的祖上传下来的透

甲锥，不选硬弓根本不行。勒尔锦愁眉苦脸地选了一张弓、九支箭，回到正厅，对远远的鹄子、花篮看了看。郑亲王家传的鹄子是四层箭靶，最下一层大小确和黄鹄差不多，上一层就如飞鸽，再上一层小如麻雀，最上层被称作羊眼，因为那只假鸟做得只有羊眼那么小。至于花篮就更奇巧了：那是由许多铁圈相衔合组成的葫芦形的东西，葫芦的腰间有一个红色的小木环，飞箭只有正好穿过木环，所有铁圈才能全部张开，使那葫芦变成一只漂亮的花篮。老天！别说射了，那羊眼和红环看都看它不清！……

“勒尔锦，你平日也用这箭练射吗？”济度站在勒尔锦面前问他。勒尔锦心里发慌，说：“没，没有。额娘说我还小……”

“还小？”亲缘上和勒尔锦关系最近的常阿岱不客气地说：“我八岁练骑射，十三岁就能开硬弓。你今年多大啦？”

勒尔锦不语。济度和气地笑笑，从勒尔锦箭囊中抽出一支箭，拿在手中，从箭镞头捋到箭羽尾，深情地说：“看看这箭，不愧透甲锥的英名！射中了必定洞穿，能够连贯二人还有余力。你父亲勒克德浑当年为平南大将军，攻进南京，就用这透甲锥，开硬弓射太和门，深至没羽，惊得南明弘光朝上下百官股颤而降。八旗所以威镇天下呀！”

“是，我日后一定发愤练武……”勒尔锦低头小声说。

常阿岱不满地瞅着他：“你怎么就拿不出咱们八旗男子汉的气概？看看阿里玛，就是死，也不倒咱满洲巴图鲁的架子！”

猛峨小声问：“阿里玛，是不是老顺承王爷手下那员骁将，能举千斤石狮子的那个？怎么死了？”

常阿岱说：“可不是他！骄横过了点，不法的事做得太多，竟闹到宗室头上，皇上赐死了，他还不当回事儿。直到坐了行刑车往菜市口斩首那节骨眼，他才明白过来。车到宣武门，他大吼大叫：‘死就死，咱不在乎！可咱是满洲人，不能叫蛮子看我的笑话！把我杀在门里吧！’他拿两脚一分，挂住了城门甕洞，那车竟走不动了。行刑官也是满洲人，禀了皇上，依了他，果然死在宣武门内。”

“真是个奇男子！”猛峨和富绶称赞着。几位叔辈王爷的眼睛都望着勒尔锦，勒尔锦羞红了脸，再不敢抬头。

“对呀，”济度拍拍勒尔锦的肩膀：“咱们满洲人，可不能让汉儿看笑话！”他说着，从勒尔锦箭囊中抽走三支透甲锥，放进三支普通的小镞头箭，说：“射红环必须用小箭。好了，你们开射吧！”他稳稳当当地坐在一张铺了虎皮的大扶手圈椅上，眯着眼观看那五位王爷较射。

第一项射鹄，用透甲锥，居然个个三箭俱中，射中羊眼——自然不包括勒尔锦。勒尔锦的弓太软，透甲锥甚至射不出一百步，常阿岱和富绶哈

哈大笑，勒尔锦不敢在长辈面前发脾气，羞得几乎要哭出来。济度命他用小箭射那麻雀大的中鹄，总算不错，箭箭到位，其中一箭中的，多少挽回点儿面子。

第二项射花篮，勒尔锦自知无能，收了弓，站在济度身边看他们四个人射。这回常阿岱和富绶各中两箭，常阿岱的堂弟杰书、富绶的亲弟猛峨却又三射三中，远远望见那六个小葫芦顺次翻变成六只花篮，煞是好看。济度很快活，忙命斟酒上来，射中两箭的喝两盏，射中三箭的喝三盏。他笑道："痛快！痛快！今天都遇上痛快事儿！"他一高兴，又把在前门处罚无赖的事说了一遍。

常阿岱因射飞了一箭，心里正在懊丧，听济度这么一讲，来了情绪，说："叔王，为你这件痛快事，再赐侄儿一杯酒吧！"富绶也附和着，猛峨、杰书、勒尔锦自然凑趣，一同敬了济度一盏酒。常阿岱还粗声大气地说："叔王，咱们满洲人治国理政，就该这么干脆利落！快刀切豆腐！快刀斩乱麻！普天下但凡是个人，谁不怕死？凭了快刀，没个办不成的事！干吗偏去听那蛮子文人的什么仁政啦、什么民心啦，鬼话！……"

"你喝多了？别胡扯！习武练射就习武练射，这不是谈政事的地方！"济度瞪了常阿岱一眼，他不敢做声了。

射绸方巾，是最难的一项。因为绸子很软，又悬在空中，射出的角度必须丝毫不差才能洞穿。常阿岱和富绶大力射出的箭，带着响亮的啸声，都从绸巾下滑走了，全都不中，气得常阿岱拍着脑袋唉声叹气。猛峨心细，射起来很慢，瞄准好半天才放箭，可是只有第三箭洞穿了绸巾。

没想到不爱说话的杰书，稳稳当当站定，左手如托泰山，右手舒张，开弓如满月，一箭出去，绸巾穿透，二箭长啸着刚离弦，第三支箭紧跟着追出去，"嗖""嗖"的两声响，另两块悬在空中的绸巾都被穿透了！

济度鼓掌叫好，笑着站起来："啊，玉瓶有主啦！早听说康郡王内秀，话不多本领不小，果然不错！"他把装了玉瓶的精致的檀木匣子给了杰书，盛着金杯的红木匣子给了九箭七中的猛峨，常阿岱和富绶两个大力士，都是九箭五中，各得一只银盌。勒尔锦呢？济度总归是简亲王，不会使这位顺承郡王太难堪，送给他一个质地很好的翡翠扳指。这东西原本是射箭的人戴在拉弦的手指上保护皮肉的，后来又成了一种装饰品。济度送他扳指也有两个含义，既是一个纪念，又鼓励他练好骑射。所以常阿岱开玩笑地说："叔王，我还不如也只中一箭呢！我宁肯要那个翡翠扳指！"说得勒尔锦头都抬不起来了。

新正刚过，还是日短夜长，不觉天色黑了下来。观射楼一侧燃起大火，火上架着直径五尺的大锅，锅里煮着两只七八十斤重的整猪。肉香味随着热腾腾的白气飘散到射圃的每一个角落，令人馋涎欲滴。厅内地上铺席，席上铺红毡，毡上设貂皮坐褥六个，围成一圈。每一坐褥前有一个直径一尺的银盘、一个直径五寸的银碗。众人一看便知，这是满洲祖上

传下来的最隆重的吃肉大典，只有大祭祀、大喜庆，才会有这种盛举。今天简亲王竟用这种隆重的礼节招待他们，使他们十分感激。

济度仍在评论着方才的较射："贤侄们箭法各有长处。论力量，常阿岱最强；论刚柔并济，杰书第一；要论巧，勒尔锦将来还有希望……"

富绶笑道："早就听说叔王箭法神妙，可惜天已黑了，不然，真想请叔王一射，让我们开开眼界……"

济度沉吟片刻，微微一笑，令护卫把靶放在射场一百二十步之外。他紧一紧袖口，挑选了一把硬弓、三支带响哨的透甲锥，走到起射点等候。他像一个铁铸的汉子，生了根似的站在那里，不远处的火光在他脸上身上闪动，为他披了满身红云，看上去那么英伟豪壮，撼人心魄。几位王爷不觉看呆了。

布靶处远远传来一声长长的吆喝，想必靶已布好。什么靶子呢？众人费了好大劲才看清远处那三点极其微弱的淡红色亮点。哦，那是悬在空中的三点香火啊！

济度不理会众人的惊愕，搭箭开弓，盯着那遥远的微弱香火，"嗖"的一箭飞出，"呜"的一声震耳的尖啸猛然响起，很快，第二响，第三响，三支响箭，音调各不相同，一声比一声高，呼啸着飞向靶子，只见三点香火，从左到右，"扑""扑""扑"地依次熄灭了！

这么准的眼力！这么快的动作！这么大的力量！众人惊异得静默有顷，才一面揉着方才瞪得凸出去的发酸的眼珠，一面喧嚷着交口赞美：太叫人惊叹了！

厨役用一只二尺直径的大银盘，献上一大块十斤左右的方肉，同时端上一只尺径大银碗，盛满浓浓的肉汁，一只长柄银勺放在碗中。一名侍从则用金盘托来一只粗陶大碗，把它双手捧放在济度面前，随后向碗里倾满香味浓烈的高粱酒。诸王盘膝坐定，济度便举起这盛满高粱酒的粗陶碗，说："贤侄们想必知道，此碗是先祖与太祖皇帝兄弟们初创基业时围坐烧肉饮酒所用。如今，我们靠太祖、太宗皇帝的福佑，靠当今皇上的恩养，得有今日的荣华富贵。切不可忘记祖宗创业的艰难，一定要承继祖业，效法祖宗！请！"

说罢，端碗喝了一口，按辈分年岁的顺序，递给常阿岱，常阿岱喝了一口，再传给富绶，然后是杰书、猛峨、勒尔锦，最后仍回到济度面前。济度从腰间解下晶亮、锋利的薄刃小刀，从那块热腾腾的方肉上片下一块薄如纸、大如掌、肥肉瘦肉和肉皮兼而有之的白肉，送进嘴里大嚼几口，然后挥手做了个姿势，大声说："请！"

众人也都拔出小刀，连说带笑，割肉大嚼。既没有盐，也不蘸葱酱，就是白煮肉和肉汤。但肉煮得又嫩又香，这些人从早上送大将军出征，下午又较射到天黑，早就饿了。常阿岱和富绶更是狼吞虎咽。十斤肉顷刻

将尽，常阿岱连声高喊：“添肉！添肉！”作为主人的济度，高兴得满脸是笑，连连向诸位贤侄称谢。肉吃得越多，则越表示对主人的敬重，主人才会特别高兴——这是满洲的习俗。满洲王公贵族都能吃肉，如常阿岱，一人一顿便能吃十斤。于是，热腾腾的方肉不断地一盘一盘送上来，浓烈的高粱酒一碗一碗斟上来，主客都吃得痛快，饮得酣畅，说笑声如同锅下的火焰，越烧越旺。

一位总管这时来到济度身边，跪安后，说：“禀王爷，宗人府哈达主事下午就来请见王爷，说是由刑部拨给功臣家为奴的人口十名……”

“已经送来了？”济度笑着问。进奴仆犹如进财物，令人高兴，也是皇上赐给的一份荣耀。

“已经押到下房，请王爷过目。”

“不必了。禀知福晋处置就是了。不要忘记入门家训。呃，这批人口是哪里拨来的？”

“主事说，是永平府的一桩谋逆案。人口不少，各王府都分拨了一些。先送到本府来的。”

“好，去吧。款待那位主事。”济度一摆手，总管退下。他转向诸王笑道：“贤侄们回府，也要有人口进项了。谋逆案多半牵连广，入官人口最多。”

富绶笑道：“可惜是北人，若是南方叛案，还能得着几个美女哩！”

众人哈哈大笑，常阿岱喷着酒气，问富绶道：“老弟，你家下口子不少啦，还贪心不足哇？……近日背主逃走的还多吗？”

富绶皱皱眉头：“不见少。”

常阿岱转向杰书：“你家呢？”

杰书文静地说：“皇上都说了话，咱也不得不松宽些。说来也怪，松宽些，给他们吃饱穿暖了，他们倒也不生事了。”

常阿岱大手一挥：“鬼！咱才不信哩！这些东西都是贱骨头！你略松宽，他就要蹬鼻子上脸啦！给他们吃饱穿暖，得多大花销？……老弟，学学我吧，我有好办法对付这些家伙！”

勒尔锦忙问：“叔王家有什么好办法？”

常阿岱哈哈一笑：“别的不说，只教你一件：每晚上给他们一人睡一条凳，用结实麻绳把他们绑在凳上，绑得紧紧的，看他往哪儿逃！天亮了解开，叫他们干活去！”

济度摇摇头，皱眉对常阿岱说：“贤侄，皇上已经谕令恩养奴仆了，你怎么还这样粗鲁呢？天天如此，未免过分了！对奴仆之辈，像驯马一样，要紧的是去掉野性，一次就足够了。我立入门家训，就是这意思。奴仆进门，先给一顿鞭打，必须打出威风，叫他梦里想起来都发抖，越是喊叫哀告，越不能住手。直打到他无声无息，鞭子抽在身上劈啪响，像打着石头木头一样，才算打消了野性，这奴仆也才可用。但只能打这一回，以后不是重罪不能轻易动鞭子，懂不懂？”

“不懂！”仗着酒气，常阿岱愤愤地说：“想咱们祖上，凭着骑射武功才得来城池、牧场、牛马、奴仆，这是老天爷给的！得了天下反倒这么多事，这也不准、那也不许，天下不是我们满洲人打的吗？皇上倒听信那帮南蛮子的鬼话！……”

“可不是！”富绶面色也阴沉了：“放着自家兄弟子侄不亲近，倒把那些蛮子文士一个个提升起来……皇上离祖法祖制越来越远，离汉人汉俗越走越近了！”

猛峨紧张地小声说：“听说皇上把鳌拜和苏克萨哈训斥了一顿，怪他们科场案株连太宽哩！”

“哼！还有那位皇贵妃！”勒尔锦醉醺醺的，说话少了顾忌：“明明就是半个蛮子，皇上偏宠着她！要是皇四子真的正位太子，这天下……嘿！”

杰书也忧心忡忡地说：“看样子皇上又想废皇后，这真叫人，唉……”

济度摆摆手：“唉，你们不要乱说乱讲，皇上自有他的难处……”

可是这些人喝了许多酒，都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酒后牢骚，原本难免，何况他们还没有沾染多少汉人士大夫那一套虚伪的舌辩术。好在济度比较清醒，及时撤了酒，把大家带回府中，让进客厅奉茶去了。

这些满面通红的王爷们刚坐定，简亲王福晋从后殿嚷着，惊慌失措地直冲进来。诸王爷都是晚辈，连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福晋的表情和行动实在有些失度，她挥着手，拍打着大腿，喊叫起来：

“哎呀，可了不得啦！皇四子他、他夭折了！”

众人吃了一惊，济度忙说：“你说的什么话？别犯胡涂！”

“哎呀呀，刚才宫里的李总管来说的！皇三子死里逃生，痘出透了。皇四子没福，今儿早上就……”

“别喊叫啦！”济度生气地吼一声，福晋不吭气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消息震惊了。勒尔锦有心露出喜色，一看连常阿岱都紧绷着脸，他也连忙收敛了。

好半天好半天，济度才双手合掌，虔诚地仰头望天，小声地说：“惩罚啊！真是上天的惩罚啊！……上天示警了，就看皇上改不改啦！……”

四

阵阵春风掠过太液池水，皱起层层鱼鳞似的波纹，使得倒映在水中的白塔和玉带似的金鳌玉蝀桥都轻轻地颤抖了。遥望东南，西苑的黛色接连着雄伟的紫禁城，气势逶迤连贯，与秀美的景山交相辉映；近看琼华岛，亭阁楼榭依着山势分布，高低错落有致，掩映于苍松翠柏之中，山麓沿岸一排双层六十间临水游廊，像一条美丽的花边彩带，装点得琼岛有如仙境；眼前是映着蓝天的透碧澄清的水，点缀着新绿的长长柳丝，不住地点着波面，点出一个个一闪即逝的小圆圈。

从五龙亭放眼远望，真叫人心旷神怡！庄太后的御座设在正中的龙泽亭中，她却没有坐，正倚着亭边白石栏杆，观赏水中来回游动的红金鱼。

正月里，皇四子因痘疹早殇，在宫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两个多月过去了，极其悲痛的和极为高兴的人，都渐渐平静了，余痛尽管深沉，余喜尽管悠长，却已经不再影响宫廷的正常生活了。庄太后为了排遣心中的气闷和忧伤，消消宫里的晦气，特地领了后妃们来北海散心。后妃们都很高兴。一到五龙亭，太后就要她们各自去散步游玩，无需在她身边侍候。于是湖光山色之间，绿树芳草、桃红李白的地方，处处都有身着红、绿、粉、紫、蓝各色锦缎绣袍的人儿在闪动，恰如春花绚烂，为山水生色。

太后沿着汉白玉雕栏，顺着曲折的平桥往东，走到滋香亭，送走了那条头戴红冠的大金鱼，回眸岸边，见两位宫妃正在一丛丁香花侧说话。一个穿着绿色绣花锦袍，梳着两把头，鬓边插着靠绿色的绢花，一双花盆底的绣鞋也是淡绿色的，绿莹莹的色调，和这春三月的天气很相称。旁边的那个一身汉家打扮，水红的交领宽袖衫，淡粉的百褶裙，头上松松地挽了个垂牡丹的发髻，发间金钗在阳光下射出黄澄澄的光芒。不用说，这是永寿宫恪妃石氏了，宫里头只有她是汉家装束。那一个是谁呢？一绿一粉，互相映衬，不像荷塘里出水的莲叶和粉荷花吗？庄太后命人召她们过来。

太后没想到，那个绿盈盈的美人儿，竟是她的亲侄女静妃。记得她自被废以后，日常里服饰落拓，毫无生气，配上那整日的愁眉苦脸，连宫女们见了她都要躲着走。今儿是怎么啦？

太后笑道：“我真是见老了，老眼昏花的，这会儿才认出来是你！病全好啦？”

“谢母后动问，儿病已痊愈。”静妃连忙躬身回答，那双精致的绣鞋完全暴露在太后面前，她觉得非常眼熟，便问道：“你这鞋面花样这么精巧，像是皇贵妃的绣工。”

静妃答道：“母后真有眼力，正是皇贵妃赐给儿的。”

太后心里一动，再抬头看看恪妃，觉得她头上的金凤钗也似乎见过。恪妃发现太后的目光，连忙敛身说：“太后，臣妾所戴金凤钗，也是皇贵妃所赐，本是一双，分给静妃姐姐和我了。”

太后笑了，说：“难得你们这样交好。”

静妃咬咬嘴唇，说：“母后大约不知道，儿上月偶感风寒，并不想惊扰别人。皇贵妃知道了，竟亲自来永寿宫侧居看视，膳食药饵，件件经心，每夜陪伴到更深，次日天刚明又来慰问，整整三天三夜，直到我病愈起身，她才重回承乾宫，我……母后，儿是被废之人，又居侧宫，宫中上下，打心底里说，谁肯正眼儿瞧我呢？石妃姐姐是永寿宫主，可她身为汉家，别宫姐姐也不爱理会她。总是只有我们姐儿俩同病相怜罢了，谁承想皇贵妃对我们这么真心呢？何况正值四阿哥去了，她心里不知怎么苦哩，倒来侍候我！……我这心里……唉！”静妃说着，泪眼莹莹，低下了头。

“她心地仁厚，实在难得……”一向羞怯胆小的恪妃，只说了一句，就低头悄悄地后退了两步。

静妃又说：“儿原本心灰意懒，只觉一生无望。皇贵妃一再为我宽心。她总是说太后英敏通达，皇上一代明主，皇后仁爱有德，正要我辈内外辅助，成就大业，万不可颓然自弃。”

太后笑道：“怪不得你精神了许多。皇贵妃说的是正理儿。难得这孩子这么懂事。”

“母后，她来了。”静妃看看亭西，笑着说。果然，董鄂妃沿着太液池西岸，拂着水边青青的柳条，向五龙亭走来。淡淡的雪青色锦袍，乌黑的头发，雪白的面庞，和红墙绿柳一同倒映在水面，袅袅婷婷，煞是好看。她身后跟着一个小宫女，蓝布袍子大黑长辫，很秀丽，却又显出一团稚气。

太后眯着眼瞧瞧，说：“那跟着的是蓉妞儿吗？怎么越长越小了呢？”

静妃和恪妃都笑了。静妃说：“那不是蓉妞儿。皇贵妃说蓉妞儿已经二十三岁，该出宫配人家了，年前就送了陪嫁出去了。这个小丫头是内官监今年刚送来的。”

太后看见乌云珠，心里就很受用，她说：“你们别处玩会子去，别忘了日中回鲜碧楼用膳。”

静妃和恪妃猜到太后想和董鄂妃说说娘儿们的体己话，便会心地微笑着对太后肃一肃，离开了。

“你来做什么？我不是叫你们各处玩玩儿的吗？”太后见董鄂妃不待人请，径直来到亭中，心里高兴，却故意板着脸问。

董鄂妃全不把太后的脸色当回事，笑吟吟地带点儿顽皮劲儿走近来说：“我们都走了，娘跟前没人在。我想想心里不忍的，回来侍候着，看看娘有没有使我的地方。”

太后忍不住笑了：“好甜的嘴！怨不得连静妃这个坏脾气也服你。”

“刚才静妃姐姐和恪妃姐姐来过了？”

“论年岁，她们倒算得姐姐了。”太后笑得很舒心，“你到永寿宫侍候静妃，没听你说起过呀！”

“分内的事，还用打扰娘的清静吗？”董鄂妃微微歪头，有点撒娇的味道。她很快收敛了娇态，微微蹙眉道：“静妃姐姐太苦了。娘，都四年了……娘的亲侄女，皇上的亲表姐……”

庄太后轻轻叹了口气。

董鄂妃亲热地凑到太后耳边，悄悄地说：“娘，我向皇上劝奏过几次，他，有点松口了！”

“啊？”太后微微一愣：“你劝他什么？”

皇贵妃声音更低了：“要不升贵妃，最少也该封她一宫主位。娘说好吗？”

“你！”太后看着乌云珠动人的、流光四射的眼睛，心里又惊异又感慨：这个有心胸的孩子，活脱脱就是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啊！她一反平日的矜持，拉过乌云珠柔软细嫩的小手，叹道：“真难为你了，好孩子！想得这么周全。有你在我那儿子身边，我死也瞑目了……”

“娘，快别说这样的话！要死，我替娘死去！我准死在娘前头！”董鄂妃笑嘻嘻地说。

“别胡说！这叫什么话！……说真的，四阿哥去了，我这心里头……就像割去了一块！我看我那儿子也瘦了一圈。倒是你，成天不是劝慰我，就是劝慰皇帝，照看膳食寝处，忙得不可开交。我怕你因为没了四阿哥会过于悲痛，要大病一场，谁知你像没事儿一样，你就真的不想四阿哥？……”

一道强烈的光焰从乌云珠眼中闪过，以致使她美丽的面容不禁抽搐了一下。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勉强笑道：“娘，人非草木，儿也不是铁石心

肠。娘和皇上，都是一身系天下安危的至重至贵的人，儿纵然不肖，不能帮着分忧，也绝不能使太后和皇上为儿分心。四阿哥产下后，我常常怕他夭折，使太后、皇上忧伤。他长得越招人爱，太后和皇上越喜欢他，儿心里越是不安。如今他果然短命而去，幸而太后自重，没有因悲痛而伤圣体；也幸而皇上自重，没有因哀伤而妨政事，儿实觉自慰，岂敢为此一块肉而劳太后和皇上长久挂怀呢？唯愿母后不再伤悼，保重圣体要紧。”

太后听了这番话，非常感慨，不由得摇头道：“四阿哥原要立太子的啊！皇儿早有此意，我也想待他满三周岁时行立储之礼。谁想……唉！”

“娘还是不要再想他了！儿早就想明白了。难道非得自己生的儿子为天子才欢喜吗？只要是皇上的骨血，就是爱新觉罗的后代，立贤立长，不都一样吗？”

“啊！难得你深明大义，不顾私戚，以礼自持！皇儿对我说，我还不尽相信哩！……你可真像我的女儿！”太后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乌云珠说笑了：“娘，你忘了？你早就收下我做女儿了嘛！”

“这是前世的缘分，让你投生到了我的身边。”太后表面是在开玩笑，其实在借机发挥她的感慨。但她很快地接下去说：“你到鲜碧楼去张罗张罗午膳吧。苏麻喇姑领阿哥们玩去了，没人去照料，还真不放心。”

董鄂妃稍觉意外，不知太后为什么要打发她走开。等她走上镜影斋的汉白玉台阶，在透空花墙外的引溪亭站了一会儿歇起时，她明白了。她看到皇后、淑惠妃、康妃和谨贵人相随着走向五龙亭。想必太后早看见她们了，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冷场，便让她回避了。

她不怕处于那种场面，她有对付的办法，那就是四个字：以柔克刚。但那毕竟很费心力、很累人，避开了也好。不过，今天避开了，还有明天，还有后天，什么时候才能相安呢？……敌视的目光是少些了，端妃、恭妃本来就是骑墙的；恪妃一向跟她不错；静妃也倒向了她，她的日子或许越来越好过呢！

“三阿哥，不要看书啦！你病刚好，皇阿奶要你出来散心，怎么不肯听话呢？……”苏麻喇姑在花墙那边唠唠叨叨，董鄂妃转过墙去一看，苏麻喇姑高高举着一卷书，三阿哥伸着手一跳一跳地够，口里不住地嚷：“给我！给我！”

苏麻喇姑一眼看到乌云珠，连忙笑着说：“给皇贵妃请安啦！”说着就要下拜行礼，乌云珠赶忙拦住，笑道：“苏麻喇姑，你是太后身边的人，我们做晚辈的，可当不起你这一拜啊！再说，你还用跟我这么客气？”

苏麻喇姑笑道：“那不显得我太不懂事了吗？三阿哥，快见你皇额娘！”

三阿哥自来喜欢这位温柔美丽的皇额娘，立刻单腿跪倒，高声喊道：“皇

额娘吉祥！”

乌云珠笑着把他一把搂过来，说：“你病了这么些日子，让额娘好好瞧瞧你！”

孩子变得清瘦了，圆脸成了尖脸，眼窝略向下陷，面色也失去了往日的红润。最触目的，是在鼻子、前额和面颊上，添了十几颗麻子。幸亏没落下一脸大黑麻子，不然这一张清秀的脸就会完全给破坏了。但大病初愈后的苍白，掩不住孩子旺盛的生机，看他那乌溜溜的灵活的眼睛，开始泛红的蔷薇色的嘴唇，都显示了一股活泼泼的春天般的气息。他笑眯眯地说：“皇额娘，我全好了，可皇阿奶还不让我上学，还老让苏麻喇姑管着我！我告诉你，”他伏在乌云珠耳边说悄悄话：“她才管不住我呢！我会偷偷看书的！”

乌云珠也在他耳边悄悄说：“你看的什么书呀？”

悄悄话在继续：“师傅要我背的《千家诗》。你帮我从苏麻喇姑手里要过来好吗？”

“她不会给我的。我另送你一本好吗？”

“好！我明天去拿。”

“好！”

苏麻喇姑见他俩一递一地咬耳朵，笑得合不拢嘴，说：“三阿哥，别缠着皇额娘啦！咱们上五龙亭看皇阿奶，讨一只船去池上逛逛不好吗？”

“好，好！我去坐船！”三阿哥跳蹦着欢声喊叫，忽然停下来对乌云珠说：“皇额娘，叫小四弟跟我一起去坐船吧！我好久没见他了，真想他呀！”

乌云珠像被人打了一棍子，摇晃了一下，有些站立不住，脸色刹那间变得雪白。

苏麻喇姑慌忙阻止：“三阿哥，不许胡说！”

“我没胡说呀？你们说我生病，不让我去看小四弟，可是我现在病好了呀！”

乌云珠拼命抑制住浑身的颤抖，喉头哽咽，呼吸困难。

苏麻喇姑拉了三阿哥就走：“快些！船要开了！”

三阿哥边走边回头，说：“皇额娘，叫小四弟来吧！我教他念诗！将来他长大了，我教他射箭！……”

孩子的声音消失了，周围没有人了。乌云珠猛一转身跑进那一片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山景中。啊，这一棵西府海棠，竟开得这样红，这样艳丽，这样繁茂绚烂！乌云珠一头冲到树下，跌跪在花丛中，双手蒙面，失声恸哭！海棠花在风中瑟瑟颤抖，落下来的是花瓣？是泪水？是血滴？……

母亲失去儿子，原是人世间最难忍受的痛苦，而乌云珠的痛苦比这更深、更重，又有谁知道呢？

四阿哥死讯传来，她把自己捂在严密的锦被里痛哭。她心疼得活不下去了。儿子死了，她觉得五脏六腑都在大出血，她自己的存在也变得没有了意义。后来，她想到了福临，才找到重新站起来的气力。为了他，为了他的大业，她得活！不管怎么难，她不能离开福临！为此，她得在自己全身披上坚厚的甲，既不让内心的悲痛透出去，也不让外来的同情和哀伤透进来。她得以恬然的神色去安慰太后和皇上；她得以绝无戚容的表情去对付那些幸灾乐祸的目光；她得表现出对儿子绝不萦念，才能最有效地帮助福临、保护自己。为了她所深爱的福临，她得付出多少代价，忍受多少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的煎熬啊！

今天，她看见三阿哥，本来就容易触发对亲子的怀念，不想这孩子又在她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要见他的小四弟！那难忍的片刻，她极力忍住了，但这已超过了她的意志的限度，随后，郁积了这么久的哀痛，便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她哭得浑身发抖，声断气噎：“我的可怜的孩子啊！……”

是不忍听，还是不忍看？又一阵风过，满树摇颤，扑簌簌，片片落英撒了乌云珠一头一身……

若不是此时出现的一件怪事打断了她，她一定会哭昏过去：太湖石后面，仿佛回应，也有呜呜咽咽的哭声！

乌云珠猛地从悲痛中惊醒，记起了自己的身分和处境。她迅速地擦干眼泪，整整鬓发和衣袍，庄重地走过去，平静地问了一声：“谁在那儿哭？”

太湖石后面转出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宫女，正是今年二月里才分到她身边的小丫头，偏巧跟她原来的贴身女侍蓉妞儿同名，只少那个草字头。她喜欢这个容妞儿天真、纯洁、聪明、机灵，常常带她在身边。她为什么哭？

容妞儿跪下了，擦着眼泪叩头请罪：“求娘娘别生气。我见娘娘哭得那么伤心，奴才心里也难受……奴才知道主子你哭是想儿子，奴才哭是想妈……”说着，那泪珠子啪嗒啪嗒地又掉了下来。

皇贵妃沉默了好半天，终于说：“别哭了，容妞儿。只要你听话，主子不会亏待你。今儿个主子在这儿哭，对谁也不要说。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可是，娘娘，想儿子掉眼泪，跟想妈掉眼泪似的，谁都一样啊，你怎么就不能呢？”

乌云珠眼圈一红，忍了又忍，叹了口气，说：“宫里头的事儿，你不懂。别问了。走吧！”

苏麻喇姑领着三阿哥到五龙亭时，皇后和淑惠妃已不在那里，康妃和谨贵人正陪着皇太后说话。

“皇阿奶！”三阿哥欢快地喊着，跑到跟前搂住太后的脖子：“好多好多花全都开啦！”他忽然意识到什么，放开太后，正正经经地向她跪下，说：“三阿哥给皇阿奶请安！”

太后笑道：“好，好！病一场，长三分见识，懂事啦！……还不见过你额娘！”

三阿哥转向康妃，嘴里喊着“额娘”，恭恭敬敬跪了一安。康妃忙把儿子扶起，看看他的气色，说：“见好多了。”

太后对康妃说：“过两天就是三阿哥的生日，项上金锁该换了。新锁我已经给他备下，旧锁你明儿就送坤宁宫去吧。”

这是满洲的制度：凡祭神处必须和正寝同在一处，所以宫里祭天跳神处设在坤宁宫西间。这又是皇家的规矩：幼年皇子皇女项上金锁必须每年更换，旧锁必须放进坤宁宫西间壁上悬挂的子孙袋里，以谢神天保佑。

康妃应了一声，回头去看三阿哥的项锁，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站在他对面的谨贵人，仿佛在竭力回想什么。谨贵人在他的注视下局促不安，但在强自镇静。

趁着那边苏麻喇姑向太后絮叨三阿哥不听话、总是入迷地看书的当儿，康妃一把扳过三阿哥，让他面对自己，说：“别东张西望的，让我看看你这锁……”那边谨贵人也向太后告辞说天太热了，要去脱件小袄。太后以为康妃母子怠慢了谨贵人，所以谨贵人有些不高兴，便说道：“三阿哥，你还没有给谨贵人请安呢！”

康妃手心捏出了汗，看着三阿哥走向谨贵人；谨贵人脸色微微发白，恨不得立刻扭头逃走。可是当着太后，她俩毫无办法。再说，那天三阿哥正在高烧的半昏迷中，他能记得当时的人和事吗？

三阿哥一个跪安下去，谨贵人只得谦让着扶他起来。三阿哥一抬头，很近地触到谨贵人一双细长的眼睛和唇边茸茸的黑汗毛，突然欢呼着跳起来：“哎呀，我想起来了！是你呀！我的泥鹿泥兔泥鸭子，还有那个会摇

头的不倒翁，你都给我的小四弟了吗？我的红肚兜儿，小四弟爱穿吗？……”

康妃绝望地叱责说：“三阿哥，你胡说什么！”

三阿哥不满地回头看了母亲一眼，生气了：“又说我胡说！皇阿奶，我没胡说！”他兴高采烈地拉着太后的手，指着谨贵人说：“上回她穿着蓝布袍子，梳着一根辫儿，我还叫她胡子妞儿，可没有今儿好看！……”

太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慢慢地从宝座上站起来，目光变得异常尖锐而又冰冷。康妃和谨贵人在她寒光四射的眼睛注视下低垂了头，谨贵人身上那深紫色的锦缎袍不停地闪着光，她在发抖。

太后沉声问了一句：“三阿哥，你说的是什么时候？”

三阿哥被突然出现的可怕气氛吓住了，直往苏麻喇姑怀里躲，结结巴巴地说：“我，出、出痘的时候……”

长久的沉默。

一只嗡嗡叫的蜜蜂不知从哪片花丛飞来，在这些呆立不动的人们中间转了几圈，又飞走了。之后，便只有太液池的轻浪拍着五龙亭下的石基发出的汩汩水声了。

太后的表情庄重而又威严，很清晰地吩咐道：“苏麻喇姑领三阿哥回宫歇息。康妃，你去吧！谨贵人随我来。”说完，她径自出了五龙亭。谨贵人突然一昂头，快步跟着走去。康妃真想喊她一声，又咬咬嘴唇，忍住了。她回过头来，三阿哥向她跪辞之后，也跟苏麻喇姑走了。五龙亭里，只留下了心慌意乱、手足无措的康妃。

走进深幽雅静的韵琴斋，庄太后坐定，命宫女关好门窗后全都退出去。然后，她的锐利目光直射谨贵人：

“你说吧，谨贵人！”

谨贵人刚才那种畏惧、惊慌，此刻一点儿也没有了。她直挺挺地跪在姑母脚前，从容地毫无迟疑地说起了事情的始末：是她趁着康妃去西华门外探视出痘的三阿哥之机，改扮随行宫女，骗得三阿哥手中的玩具和贴身小肚兜。回宫后又买通了四阿哥的一位乳母，把小肚兜给四阿哥穿上，把泥玩具放到四阿哥枕边。四阿哥果然也得了天花……

“你！……”庄太后咬着牙，指着谨贵人只喊了这么一声。沉默许久，她长叹着摇摇头，痛心地说：“你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

“姑妈，我不能眼看祖宗的家业叫蛮子夺走，我不能眼看我们满蒙高贵的血里混进蛮子下贱的血！我宁可自己染上天花死掉，也要叫那个小蛮子

滚出皇族去！母后，我为的是祖宗，一片忠心可对上天！”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谨贵人说得非常平静，毫不动容。看来，她早就想到过今天，准备好今天了。

“你就不想想，四阿哥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他是皇家的后代，爱新觉罗的子孙！你害死皇子，就有大罪！”

“我知道。可是我永不后悔！”

庄太后像个男子似的，在屋里大步地来回踱着，紧锁着眉头，不时停下来，略一沉吟，又继续踱下去。谨贵人仍然直挺挺地跪着，脸上是一片视死如归的倔强。

庄太后终于停步，站在谨贵人身边，眼睛不看她，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听好，阿琪。”她叫的是谨贵人在娘家的小名，“我是大清皇太后，不能愧对太祖、太宗，不能愧对祖上先辈，不能愧对当今皇帝，容忍你的罪过，必遭天谴；你是我的亲侄女，是我们博尔济吉特家的格格。身为博尔济吉特家的格格，我不能让家族的名望受到玷辱！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谨贵人脸上掠过一阵抽搐，但她坦然回答：“我明白。”

“康妃知道内情？”太后忽然这样问。

“不！我只是说很想念三阿哥，要扮宫女去看他。”

庄太后心里明明不相信，却点了点头。沉吟片刻，她倏地转脸正面对着谨贵人，目光停留在侄女头上那朵珍珠五福梅花上，庄重地说：“好吧！姑妈成全你的忠心，给你身后的荣名位分。你放心。”

谨贵人连忙叩头：“谢母后恩典！”

太后挥挥手，转开脸，语声有些沙哑：“你，你去吧！”

谨贵人站起身，心头充溢着壮烈的感觉，快步走向门口，但她又放慢步子，停在了门口。她慢转回身，轻声说道：“姑妈，我，我去了！……”

她的尾音颤抖着，划破了寂静的空气。她看见她的姑妈背她而立，肩头抖动了一下，但没有回身，也没有说话，只把右手举到两把头一侧的流苏穗边，慢慢地、轻轻地摆了摆。谨贵人心头一酸，推门而出。

庄太后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谨贵人的鞋底敲在砖地上的橐橐声，越来越远，终于消失了。她一直仰望着屋顶那装饰着龙凤花纹的华丽顶棚，但眼前一片白雾，什么也没有看见。后来，她翕动嘴唇，低低地喊了一声：“阿琪，我的烈性孩子！……”她闭了双眼，两颗沉重的泪珠，从眼角滑过高高的颧骨，沿着丰厚的腮，滚落下来……

太后把自己在韵琴斋里关了很长时间。当她出现在鲜碧楼上的膳桌旁时，谁也没觉得她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她仍然谈笑风生，和蔼慈祥。只在人们禀告她说谨贵人因身体不适提前回宫时，她的嘴角才颤抖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种既坚决又惶惑的奇怪神情。那只是一瞬间的事，除了心虚的康妃和聪明的皇贵妃，谁都没有发现。

这一天对顺治来说，是十分繁忙的。因为今天是文华殿经筵大典的日子，比一次早朝要劳累得多。不仅有许多隆重的仪式、礼节，还要讲书讲经讲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侍郎、学士、詹事都要充任经筵讲官。每次经筵，满汉官各选八人，分别按自己的理解宣讲，最后还要由皇帝阐发书义、经义，诸官跪听御论。讲毕，皇帝召与筵各官进殿赐座赐茶，表示礼敬恩宠。累尽管累，福临每次都从经筵中得到不少启示，常常使他灵活的头脑转动到眼前的实际治国之道中去。

回宫时，他又疲倦又愉快，带着这样的心情，往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听说太后游了一日北海，身体劳倦，正在寝宫歇息，他便立刻直奔寝宫。

太后坐在炕上倚着靠垫打盹儿，一个宫女在轻轻地为她拿捏双腿，其他宫女静悄悄地垂手站列门边炕前。福临一进屋，太后便睁开眼，笑道："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今儿个有些累吧？"

"还好。额娘领后宫去逛北海，怕是真累着了。"

"哦，不算什么，还没有老得走不动呢！"太后点头一笑，又一扬头看看儿子，动作很是洒脱利落，使福临眼里也不禁流露出赞赏的笑意。

"你今儿个在经筵上讲些什么？"太后问。

"儿讲的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阐发了足有一个时辰，又顺便讲了讲宽猛相济的道理。我看百官听得很入神呢！"福临不免有点儿自我欣赏。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太后重复着，连连点头，不知她是在夸赞这圣贤之道呢，还是夸奖儿子："讲得好！那弓弦要是张得太紧，不就要断了吗？"

"额娘若御经筵，一定是个上好的讲官！"福临由衷地赞美。

太后神色一变，笑容消失，看定福临："皇儿，你的弓，是不是张得太紧了？"

福临一看母亲的神情，立刻站了起来，恭敬地回答道："儿听母后教诲。"

“皇儿，你一心继承祖志，一心要成就天下一统的大业，壮志可嘉，我很高兴。不过太急太快，怕不妥当，所谓欲速则不达。如今内外都迫得太紧，不要生出什么大事来！”

“母后请明示。”太后的表情口气，使福临感到紧张。

太后叹道：“事情都逼到眼眉前了，你还不知觉吗？外，有六王聚会；内，有四阿哥夭折……”

“额娘，你说什么？”福临一把握住了母亲的手。

“来，让我仔细说给你听……”

母子俩进了寝宫最东端的小梢间。宫人太监们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皇帝粗重的可怕喊声却有两次透过重幙传了出来，还夹杂着桌椅翻倒、瓷器粉碎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无声无息，人们正有些担心这母子俩会不会出什么危险，却突然迸发出皇上暴怒的狂吼：

“这不是天意！不是天罚！我不服！——”

太后提高了的声音也隐约传出来，仍然十分平稳：

“皇儿，你不是小孩子了，好好想一想吧！”

皇上离开慈宁宫的时候，神情古怪而可怕：他的脚步和身姿，都给人一种颓然而去的印象；脸上像戴了一副木制或冰制的面具，又硬又冷，毫无表情；可是只要触到他的眼睛，就会被那里的狂暴和绝望吓一大跳，那是两团火，两团熊熊燃烧的火！而皇太后也没有按照惯例送他出宫。

第二天，宫里都知道了，昨晚上万岁爷龙性大发，用鞭子没头没脑地把几个养心殿太监抽得遍体鳞伤，还威胁说要砍掉他们的脑袋！但就在这天的晚上，景仁宫发出丧音：谨贵人病逝。

发丧那天，皇后以下各宫妃嫔都来到景仁宫。皇贵妃拿了自己最好的一套衣袍，为死去的谨贵人换装。谨贵人脸上倒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像睡着了似的宁静安详。

皇贵妃为她换好衣裳，站在那里凝视着死者，一面不住地掉泪，一面感叹着轻轻说：“姐姐髫龄进宫，如今正当年华，为什么不能为皇上多多效力，就骤然去了？真叫人痛惜啊！……”

皇后，淑惠妃和静妃、恪妃、端妃、恭妃等人，都在抹眼泪。倒是康妃，站在董鄂妃的对面、谨贵人遗体的另一面，虽也拿着手绢擦泪，但她没有泪，她只觉得恨！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恨对面那个女人，那个泪流满面的虚伪奸诈的美人儿！她还哭！她哭个什么？这一切，不都是因为她吗？康妃的心被嫉恨咬啮着，浑身犹如火烧。她不能流露一点真

实感情，只得无可奈何地拼命低头，竭力抵挡。她狠狠地咬着嘴唇，直到她觉出舌尖上的咸味、下唇的疼痛……

几位内廷公主也闻讯赶来。谨贵人的死对她们可说是无关痛痒，但出于礼仪和宫规，她们也都掏出手绢抹着眼圈。

这时，皇上的谕旨到了，那是谕礼部、抄送景仁宫的："贵人博尔济吉特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今一朝遘疾，遽尔薨逝，予心轸惜，典礼宜崇。特进名封，以昭淑德，追封为悼妃。……"

这就是说，谨贵人终于登上了主位，将按妃位进行礼葬了。后妃们为谨贵人幸庆：得到这隆重待遇，死也瞑目了！

妃嫔们各自休息时，孔四贞走到董鄂妃身旁，轻轻叫了一声："姐姐！"

董鄂妃抓住她的手，含笑的眼睛盯着她看，只不说话，看得孔四贞红了脸，小声说："姐姐，你的眼睛真坏！"

董鄂妃凑在她耳边悄悄说："我早听太后讲了。什么时候进宫圆房啊？……"

"姐姐！看我撕你的嘴！"

董鄂妃不笑了，紧紧捏着孔四贞的手，知心地说："好妹妹，你快来吧！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你不知道，我多难啊！"

"我知道。我心里害怕。"四贞耳语着，"看到谨贵人那样子，我觉得怕极了！这里，陷进来再出不去的呀！……"

"你真的不肯？"董鄂妃忧伤的眼睛几乎使四贞落泪，可她还是硬着心肠说："我不能……我没有姐姐那样的才干和胸怀，我会淹死的……姐姐，别怨我，你好自为之吧，我已经向太后辞过亲了……"

董鄂皇贵妃长叹一声，对四贞可怜地笑了笑，慢慢走开。她脚步不大稳，容妞儿立刻上前搀住了她。她的背影那么瘦弱，显得精疲力尽。孔四贞眼里不禁又涌出了泪水。

几天以后，一件受贿作弊的案子被揭发了出来，因为是由宫内捅到皇太后驾前，皇上大怒。受贿卖官的总管太监吴良辅被判死刑，贿请的汉大学士陈之遴被罢官，并流放盛京，另一名汉大学士王永吉也被罢官，还有一大批汉官因受牵连而纷纷被免职、降职、罚俸，朝野又是一番震动，神气了不几天的汉官又失了神，各种不利于汉官的传说又不胫而走：没有最后定案的丁酉科场案还得从严惩治；刚刚揭发的江南、河

南、山东、山西等科场案必定处置更严……

接着，皇上奉皇太后命，将已停止的中宫笺表，如旧制封进，恢复了皇后的特权和身份，同时，命静妃为长春宫主位，赢得宫中一片感恩的眼泪和欢笑。

最后，在三月二十七日，追封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

于是，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张得太紧的弦，松下来了。

五

五月榴花红胜火。安亲王岳乐一向喜爱它炽热的颜色，正当时令，王府处处都是盛开的红得耀眼的石榴花。不过这几日，绚丽的榴花也得让位了，因为府里张灯结彩庆贺王爷生辰。府门口的胡同好几天水泄不通，车来马去，人山人海，都是赶着来送寿礼的，抬的、担的、捧的，红红绿绿、金花银叶，流水似地往安王府里涌，那热闹红火，真跟过年一样。

今天是岳乐寿辰的正日子，来拜寿的，可就都是冠盖人物了！这使得王府门前的热闹中添了些威严和富贵气，别说下人们屏息静气，就连马到门前，也不敢扬声长嘶了。

王府东侧，是一所规模很大的花园。花园一隅有一所幽静精致的梨花院。岳乐在这里设宴招待他的显贵客人，朝中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也都是他的亲戚子侄。

院子正中有一个从南面房屋中突出来的小型戏台。戏台下面摆着一人一桌的丰盛席面，巽亲王常阿岱、显亲王富绶、康郡王杰书、温良郡王猛峨、顺承郡王勒尔锦、端重亲王齐克新以及敬谨郡王尼思哈等人，都在这里就座，由岳乐的儿子蕴端、玛尔浑等人相陪。左右两边是塑有圆、方、六角、梅花、石榴、宝瓶等各种形状花窗的长廊。在廊里看戏吃酒的，是来拜寿的福晋格格们，自然由安王福晋、侧福晋们相陪。正对戏台是一间正厅外的敞轩，只设了两席，坐席的右面一位是今儿的寿星，身着采色吉服的安亲王岳乐；左面一位，便是简亲王济度。

按辈分，他俩是兄弟；按位分，岳乐新进亲王，不及济度。平日两人政见不尽一致，来往较疏。但皇族的规矩，最讲兄弟亲戚之谊，岳乐比济度年长，哥哥的生日，弟弟非拜不可。所以，简亲王着了礼服，领着福晋和两位侧福晋，早早就过府拜寿来了。

自家亲戚欢聚，照例气氛比较轻松。五月的天气已相当热了，王爷、福晋们纷纷去了礼服冠带，轻摇小扇，一面吃酒，一面闲谈，兴致勃勃地看着台上的戏文。

一齿句方罢，台下一片谈笑声，称赞这齿句《黄鹤楼》做得真热闹、真好。廊下的福晋、格格们尤其赞扬剧中的刘备和周瑜。不一会儿，戏班的班主领了扮演刘备和周瑜的伶人，直走到敞轩前，向安王爷和简王爷谢赏。

岳乐对“周瑜”看了一眼，说：“你不是云官吗？”

同春低头恭敬地回答：“是。”

“唱、做、念俱佳，比以前越发出色了。我记得你已经脱籍。”

“是。”同春恭敬地又答一声。班主连忙补充道：“禀王爷，他如今是民人，只搭班唱戏，不陪酒，不拜师父。”

“哦，也算难得……既入此门，再要谋别的出路也难。日后能做个梨园教习，也可善终其身了。”

“是。”同春第三次回答后，随同“刘备”、班主领赏去了。

“王兄，你见过这个唱戏的？”

“哦，此人在梨园，可算是佼佼者，不卖色相，没有媚容俗态，性情举止有翩翩文士风，所谓阳春白雪是也！”

济度笑道：“王兄爱和那些文士们来往，所以连这么个唱戏的也看重。文士文士，文弱之士，有多大用处？打天下打天下，总归要靠打！要靠骑射，要来武的！”

岳乐也笑了：“贤弟难道没有听说？从来成就大业的，武功文治，缺一不可。马上得天下，还能马上治天下吗？”

济度说：“马上得天下，为什么不能马上治天下？当年太祖太宗皇帝，不就是马上治天下吗？”

岳乐并不直接回答他，绕过了祖宗的武力攻战，另开议题：“历数前朝，凡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我大清开国不久，要治理中华偌大疆土，满蒙汉万千百姓，为长治久安计，正需参酌古今，定下制度。”

济度鄙夷地耸耸鼻子：“明朝就有制度，还不是一样亡于李自成一帮流寇，让位于我大清？”

“不，事情不那么简单。皇上在内院阅读史书，曾亲谕道：‘明太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足见明初所定制度原无不善，但日后逐渐废弛，国祚也就衰弱下来。到了万历末年，明朝大局实已败坏，所以还能延续数十年而后亡，制度之力也！我们不可不认真参详啊！……”

济度脸上已露出不耐烦，强笑着说："王兄，掉书袋子，我掉你不过，也没这份精神。咱们爱新觉罗氏是天女后代，天生的贵族、英雄！有上天佑护，既能得天下，就能治天下！用不着去跟下贱的蛮子们学什么制度！……"

岳乐耐心地带着劝解的口吻说："贤弟武功超群，确是祖宗的好子孙。我们爱新觉罗也确是天女之后，天潢贵胄。不过，满洲一族的渊源呢？贤弟你还不知道吧？我近日查了许多史书，满洲来自建州女真，上溯五百余年，正是女真建立大金的时候，享国一百多年，与北宋、南宋共始终；更向上推，唐代的渤海国，也是女真所兴，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享国近二百年。如今大清又承大金，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来愈大，终于据有天下，我满洲族之强固可想而知！但是，尧舜禹三代以前呢？谁是女真族的祖先？仔细推究，未必不是黄帝的一支……"

一刹那，济度双眉倒竖，胡须乍起，虎目圆睁，就要发作：好你个岳乐，竟然把爱新觉罗氏和下贱的蛮子联上了祖宗！他转而一想，现在是给岳乐拜寿，无论如何撒不得火。他虽然憋得一脸紫红，只是愤然说出几个不连贯的字："你，你，竟敢……"

"贤弟，你这是怎么啦？"岳乐看着济度的样子，不知是真的奇怪，还是装的惊讶，正要招呼从人，却见门官引了一位宫中太监赶到面前跪禀："王爷，皇上召王爷即刻进宫！"

岳乐和济度都吃了一惊，但又不能问。岳乐匆匆地向济度说："贤弟，不能相陪了。改日到府上请罪。"

"什么话！皇上召你，不要误了，快些走吧。我也告辞了。"济度和岳乐彼此一请，岳乐便慌忙去准备进宫了。

梨花院里的客人们，因为有蕴端、玛尔浑兄弟相陪，情绪仍然十分热烈：两廊的女眷们多日不见，正好趁此时机说说话儿，交换各自知道的趣闻，谈兴正浓。济度让侍从告诉福晋要早些回府后，自己便率了部分从人离府而去。蕴端兄弟恭敬地送他到大门外，他却一直闷闷不乐，一路上都在苦苦思索：皇上这么急地召岳乐进宫做什么？……

梨花院西南角一间三楹屋，是供伶人休息化妆的地方。坐在窗口的同春，正好看见简亲王缓缓离去的背影，立刻联想到他在前门压死无赖的雄姿，回头问陪同小太监："那位王爷不是简亲王吗？怎么不再看几出？"

小太监凑过来看了一眼说："真是简王爷！……咱这儿净演文戏，简王爷不爱瞧！"

"简王府也常叫戏班子吗？"

“叫的少。简王府自家有王府大班，他专爱瞧《西游记》、《十床笏》这路热闹戏。”

“哦……”同春沉吟片刻，又问：“小内官，像你这样的，是皇上赐给王爷的呢，还是王府自家买的？”

“都有。王府自家买来的多。”

“不是还有宗人府、刑部拨给功臣家为奴的人吗？”

“那就海啦！……可当太监的没有。他们多半到庄子里去干活，女的才留府里，洗衣局、厨下、茶上都要人。”

同春心里怦怦直跳，尽量随便地问：“今年府里又进人啦？”

小太监想了想：“没有。去年中秋节刚进过。哎，你快吃点心哪，这是我们福晋赏的，谁不知道我们安王府点心是京师头一份！……你不是还有戏吗？等着吧，准还有好些赏银呢！福晋格格们有的是私房钱，又最爱瞧戏……”

同春十分失望，却不能不笑容满面地与小太监周旋。

永平逆案中女子全都入了官，发给功臣家为奴。同春既要有可能进入功臣之家，设法打听梦姑的下落，又要找到谋生门路，解决衣食问题，两全之策只有一条，那就是重入梨园，再施粉黛。同春毫不犹豫地搭上了京师有名的戏班。凡是应王府贵宅的戏差，他总是格外出力、也格外上心。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梦姑一点儿踪影都没有打听到。今天又落空了。他真不想再往下唱了。同春动手拆包头、脱戏衫、换彩鞋。

屋子另一角的班主瞧见了，大声说：“云官，你怎么啦？下面还有你的《占花魁》呢！”

同春道：“我头晕，直犯恶心，浑身不舒坦。下面的戏免了我吧，找别人顶两出好不好？”

“哎哟，你这是要我的命啊？”班主急了，连连打躬作揖：“好云官嘞！人家要看的就是你这秦小官哪！怎么敢回戏呢？王爷要是发了火，咱们也别想囫囵着出府门了！……兴许是这屋里太闷，散散就好，散散就好！”

屋里真是又热又闷，可是唱戏的伶人敢随便出去“散散”？连那么喜爱云官的小太监也不敢作主。偏偏梨花院总管是个戏迷，一听云官不唱《占花魁》，当然不答应。总管一通融，小太监才敢领了云官到旁边小园子里散步透气，说好不许走远。

小园子里一派浓绿，高树矮丛挡住了阳光，空气荫凉又宁静，更衬得远远近近的石榴花像一团团鲜红的火焰。同春深深地呼吸着甜美清纯的空

气，舒展着身体，随着小太监在山石水流间漫步，觉得精神爽快，连小太监跟他说话，他都半听半应的。

小太监的一句话，猛地钻进他耳中："……你演好了，各王府的福晋、格格都会有重赏，光这赏钱就够你几年花销……"

各王府？这个"各"字太重要了，竟使同春心里"咯噔"一跳。如果他今天能给各王府的王爷、福晋留下深刻印象，就为今后进各王府的戏台开了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对！得演，一定得演，要拿出本事，演得台下这些人神魂颠倒！

同春一个急转身，坚决地说："回去吧！下头还有我的戏。"

"你头不晕了？"小太监好心地瞅着他。

"溜达了一阵，好啦！"同春一笑，顺着石子拼花路，在假山中绕来绕去地走回梨花院。小太监追在后面，疑惑地咕哝着："这是怎么走的？绕不出去了？……"

一道长廊突然横在眼前，两头蜿蜒着深入到花木深处，看不清方向。绿琉璃瓦，红柱红栏杆，檐下彩绘花鸟山水，十分华丽。隔着长廊的另一边，修竹掩映方亭，石桥跨过流水，花圃里万紫千红，各色月季争奇斗艳，玫瑰花香浓郁醉人，一阵阵飘向同春。同春很是惊奇，刚刚放慢脚步，小太监蹿上来一把拉住他，脸色都变了："走错了！快回头！"

同春见他急得头冒冷汗，嘴唇发抖，忙问："怎么啦？……"一语未了，长廊那边，翠竹摇动，传来女子清脆的笑声。小太监一语不发，拽着同春掉头就跑，那手还在不住地哆嗦，直跑出那个绕得人头昏脑胀的太湖石山群，梨花院就在眼前了，小太监才撒开手，抹去头上的汗，摸着胸脯说："你可吓死我啦！……那道廊子是府中的禁线，那边是府中女眷游玩的花园，男仆不经召唤，或是外人闯过廊子，就别想要命啦！……"

同春吐吐舌头，静静心，进了梨花院。

从竹林小径中走出一个十八九岁的侍女，细瘦的身上，淡黄衫，白绫裙，外面罩件竹布长背心，腰里束条深蓝色汗巾。她低头出了竹林，便静静站在路边垂手侍立，等候后面的主人。她是简亲王侧福晋的女仆，是马兰村被籍没入官的乔梦姑，也是刚刚被拽走的同春极力想寻找的人。

不论她的心已怎样麻木，事变突发的那天以及此后的所有经历，她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老道师徒在正房里关门密谈；东西厢房的女人们嘻嘻笑着掷钱卜卦，看谁先得子；梦姑如常地呆坐着，脑子里空空的一无所有。忽然大门被急慌慌地敲开，母亲和容姑冲了进来，脸色惨白。容姑说，费耀色

偷偷给她报信，说是他爷爷苏尔登跟王用修已经带了巡捕来抓老道师徒和乔柏年了，叫他们全家快跑！

老道一听，立命褚衣仆把守大门，他领着小道士开了后门一溜烟地逃了。人们又哭又喊，追着老道师徒跑上山去。可是他们刚爬上山头，就发现无数满兵已把整座山包围起来。老道当机立断，命众人分头逃跑，到一百里外落草青龙山的李秋霜处会合。后来的事情就很混乱了，梦姑和母亲、妹妹失散，却被小道士紧紧揪住不放。这位朱三太子把梦姑和另一名袁道姑的徒弟一同塞进山洞，自己也躲了进来，用匕首吓唬两个女人不许出声。

一个时辰后，满山遍野都是搜山的清兵，密密麻麻如同蚁群，沉重的脚步声好几次从头顶滚过，眼看躲不过去了，朱三太子眼睛通红，一脸疯狂，掷下匕首逼催两个女人自裁殉节。梦姑虽已多次见过他这副嘴脸，仍然觉得害怕，顺从地就要拾起匕首，却又双手哆嗦，下不了狠心。忽听那被逼急了的小道姑问："你要我们死，你呢？"

"我？我要逃到深山老林，出家当和尚，远离尘世，了此一生！"朱三太子眼里满是绝望和凄惶。

小道姑火了："什么？让我们死，你去出家？鬼话！"她一脚踢开匕首："你不死我也不死！"

"你，你大胆！"朱三太子颤抖地指着她低声喝骂："告诉你，我是太子，崇祯皇上是我亲爹！妻妾不能辱于敌手！你，你们立刻给我死！"

"到这个份儿上，太子顶屁用！我就不死！"小道姑越加倔强。梦姑像痴呆了似的听着这大胆的、她想都不敢想的对骂。

"好，好，你这贱人敢抗君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看我收拾你！"朱三太子拾起匕首，浑身抖得像一片秋风里的枯叶，抬手就要去扎小道姑，梦姑连忙把他拉住，"扑通"一声跪下了。朱三太子回头一看，勃然大怒，举手就朝梦姑狠狠刺去。梦姑一闪，匕首划破了衣袖，把胳膊刺了一道长长的血淋淋的伤痕。小道姑不顾一切，大声叫喊起来："杀人啦！朱三太子杀人啦！……"

梦姑没有挨第二刀，满兵已冲到洞口。所有跑上山来的人，一个也没逃掉。

下山时，又出了意外。窄小的山路，只容一人行走。道士师徒两个男人在前，由四名满兵两前两后地押着；妇女用长绳绑成一串，隔着一队满兵远远跟着。山路一弯，正临悬崖，那老道用不知何时脱开捆绑的双手，一把抱住朱三太子，纵身便向悬崖跳了下去。女人们尖声乱叫，满兵也慌了，队伍散乱了好一阵。后来领兵的将军下令放箭，满兵沿小路密密站成一条线，箭如飞蝗般"嗖嗖"射下悬崖，随后又用长绳吊下满兵去看究竟。女人们被押进虹桥镇巡检所，不知道那次搜索的最后结果。

但是第二天，她们看到了巡检所门前的旗杆上，高吊着老道士的人头……

实在是梦姑这些年太苦了，后来的经历对她都不算什么，她漠然处之。只在刑部把她们分派给各王府贵宅为奴时，她突然意识到，从此再也不能与母亲、妹妹见面，这便是生离死别，她这才抱着亲人恸哭，哭得极其伤心，泪水滔滔不绝，仿佛借此把这么多年的屈辱、痛苦、爱和恨都哭个干净。

她果真哭干净了，从此变成一个冰雪般的人。本来就没有笑容，现在连愁容也没有了，平得如同一潭秋水，淡得犹似一缕轻烟。因为这，入简王府后那一顿凶暴的鞭打，男子汉们都在呼天抢地，叫爹喊娘，她却始终一声不出，使茶上主管十分惊奇，把她讨去做了茶上奴婢；又因为这，她被侧福晋看中，退了那个饶舌的侍女，把她要来做了身边奴婢。她今天就是跟着侧福晋来安王府拜寿，照看侧福晋的女儿的。

竹叶儿簌簌响，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十二三岁的格格儿，手拉手地走了出来。身穿银红缎袍的是简亲王的三女儿，身穿雪青缎袍的是安亲王的三女儿。两人小时候就是相互来往的好友，近两年见面少了，这一聚会，就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儿：

“……你后额娘对你还好吧？”问话的是简亲王的女儿，她岁数稍大些，有点儿做姐姐的味道。安亲王元妃四年前去世，现在这位年轻的那拉氏是继福晋。

“也就罢了。就是我父王，老疼着她养的那小格格儿！”

“总归是这样的，疼小不疼大。听我额娘说，你后额娘养那小格格的时候，差点儿病死！”

“真的！她住的小院都封了，谁都不许去看。后来她病好了，又说小妹妹命硬，犯了什么星宿，抱出府去养了，到十个多月才又抱回来的。”

“你喜欢那个小妹妹吗？”

“喜欢！可乖啦，长得好看，小嘴甜极了！才两岁多，什么话都会说啦！”

“是吗？抱来跟咱们玩玩好吗？我一个小妹妹都没有。”

“好！好！”岳乐的女儿跳着拍手，立刻叫她的侍女去禀告福晋。济度的女儿转过头，对梦姑吩咐道：“阿丑，你也去，帮着抱小格格儿！”

阿丑——这是梦姑在简王府侧福晋那里得来的名字——默默对小主子一屈膝，随安王格格的侍女去了。

安王福晋那拉氏正抱着那个小格格看戏。小格格听话地一动不动，只闪动着两只大眼睛东瞧西望。一听说姐姐要她去花园玩，立刻张开胖胖的小手往使女身上扑。台上的《占花魁》正演到《受吐》一折，卖油郎秦钟的温柔体贴、善良真诚，被伶人云官表演得淋漓尽致，尤其使廊下的贵妇们感动。那拉氏正巴不得有人把孩子领走。

简亲王侧福晋的席位就在旁边。她见阿丑在歌吹彩衣面前也那么低着头、目不邪视，心里好笑，想寻点儿开心，便说："阿丑，你也不抬头看看，多风流美貌的秦小官哪！"

梦姑只得通过面前那扇花瓶形的壁窗，对戏台看了一眼。被赞为"风流美貌"的秦小官正侧脸向名妓王美娘倾吐心曲。梦姑不在意地低了头，她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她后退几步，转身跟随抱小格格的侍女走了。身后传来她的女主人带笑的声音："这个阿丑，是我亲自选来的，难得她是个哑巴，酒色财气全不沾……"

梦姑静静地亦步亦趋。前面那位使女换了一下手，小格格那张天真无瑕、非凡美丽的小脸就突然正对着了梦姑。一个颤抖从头顶滚到脚趾尖，梦姑觉得心被铁爪子猛地抓了一把，疼得缩成了一团。天哪，这不是她的女儿吗？……但愿这不是在做梦，但愿这不是在发疯！……

小格格全神贯注地盯着梦姑，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从密密的睫毛下简直要望到梦姑心底。那双黑白分明的、晶莹动人的眼睛！梦姑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曾经怎样抚摸过、亲吻过这双眼睛啊！女儿，一双比画儿上金童玉女还要可爱的女儿，曾是她生活的惟一的安慰，惟一的希望……

梦姑心慌气短，眼前发黑，一片又一片白蒙蒙的雾从眼前的黑暗中飘过去，她支持不住，马上要晕过去了。可那小格格突然从使女肩膀上向她伸出小手，清脆地喊道：

"嬷嬷！西提乌伦比逼！[1]"

这一声明明白白的鞑子话，使梦姑浑身一激灵。她顿时清醒过来，眼前的白雾消散了。这是一位裹在绸缎金银里的格格，注定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的郡主，怎么会是她那已经落入狼腹的女儿呢？

梦姑伸出了手，小格格一下子就扑到她怀中，搂住了她的脖子。这温暖的、微妙的接触，在她心里唤醒了受过重创的母爱，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的热流冲激着她冰凉的心，多少日子来她完全干枯的眼睛，竟湿润了。

雪青袍的格格先跑来抱去了小妹妹，银红袍的格格赶上去抢夺，嘴里不住地嚷着："哎呀，多美的小奴恩[2]！可爱的小奴恩！"两人争着搂她、抱她、亲她，弄得她大声叫嬷嬷。两个姐姐把小格格带到花圃，吩咐侍女们采来许多玫瑰、月季，插了小格格满头满身，又把五颜六色的花瓣穿成芳香四溢的花串，戴在小格格头上、脖子上。不大工夫，她们

四周就堆满花朵花瓣，招得蜂蝶纷纷，围着三个女孩儿乱飞。小格格不肯离开梦姑，总是牵着她的手，或是倚在她怀中，似乎这样她才笑得更开心，喊叫得更痛快。直玩到太阳偏西，天色渐晚，她竟躺在梦姑怀里，把小小的可爱的头紧贴在梦姑心房，安安稳稳地睡着了，睡得非常甜美。

保姆来接小格格了。梦姑伸手递出孩子时，竟一阵心酸，手臂不自觉地一抖，小格格猛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保姆，又转脸到处寻找，一眼看到梦姑，立刻探出身子向她扑过去，大喊着："嬷嬷！我要嬷嬷！我要嬷嬷！"

梦姑不得已接住了她，她搂住梦姑再不撒手。所有软的硬的办法都使了，全都没用，小格格放声大哭，又喊又叫，身子乱踊乱动，闹得众人手足无措。安王福晋和简王侧福晋闻讯赶来，也没法使小格格离开梦姑。一时间孩子哭，大人嚷，骂侍女，骂阿丑，骂不懂事的小格格，乱成一团，谁也听不清别人说什么，谁也拿这个两岁的尊贵的小郡主没办法。

"乱嚷什么！"威严的声音不耐烦地一喝，乱糟糟的喧闹立时平息，下人们都赶忙跪倒。这是下朝回府的安亲王。福晋迎上去唠叨了一遍，岳乐惊异地耸耸眉头，亲自走到梦姑跟前，疼爱地说："冰月，好孩子，看看我是谁？"

小格格不放开搂着梦姑脖子的双手，转过脸看到安亲王，含着眼泪笑了，用叫喊得有些沙哑的声音委屈地喊道："阿玛……"

"跟阿玛回屋里去，该吃饭了。"

"我不！"抽抽噎噎的小格格更紧地搂住那简王府女奴。

岳乐轻轻地、不为人觉地叹了口气，说："阿玛给你带了一对小白兔，不去看看吗？来，阿玛抱你！"

小格格犹豫了：小白兔该多么可爱呢？……让又高又大的阿玛抱着，一定很快活的！……

"来吧，冰月。"岳乐真的伸出两只手。这是两只从来没有抱过孩子的、坚强有力的高贵的手。

小格格贴着阿丑的脸，娇爱地说："嬷嬷，我去看了小白兔就来找你，你可不要走啊！"

简亲王侧福晋在一旁急得直嚷："阿丑，快答应，快应啊！"

阿丑只好点点头。小格格这才放心地扑到安亲王手中。可是这双舞刀射箭的手，却经不住一个两岁娃娃的重量，差点儿把小格格摔了。阿丑惊

慌地“啊”了一声，连忙蹲身用双手去接。这时岳乐才看到了一直低头不语的这个女奴的面容：高颧骨、深眼窝，瘦削的双颊，尖得像钉子的下巴，怪不得叫阿丑。只有眼睛又黑又亮，不算太丑……

岳乐对简亲王侧福晋说：“弟妹，这小丫头把你打搅得够了，真对不起。我要赶快带她回去，不能送你了，请不要见怪。”

简亲王侧福晋连连笑道：“王兄别客气，自家亲戚，说什么见怪不见怪的？你快请回吧，有嫂子送我呢！”

安王福晋那拉氏送走亲友后回到她那精巧华美的寝宫，只见岳乐已脱去朝服，只穿一件洒金月白绅衫，手里端着一盏茶，在屋里走来走去，脸上一团烦躁。远远地，能听到小格格还在哭闹，大概已抱到后院去了。

那拉氏有意地笑道：“听听，这小丫头还在哭。这也算是前世的缘分？”

岳乐看她一眼，皱皱眉，没有答茬儿。

“刚才简王侧福晋答应把阿丑给我了。她还说阿丑的好处就是丑，分不去男人的心。你瞧她说得多有意思！我也得想法回她件礼物才是……送她一片绸子，可好？”

岳乐又看她一眼，还是不说话。

那拉氏急了。她是继室，按年龄她可以当岳乐的女儿。到了这种时候，她可就瞪眼了：“你怎么不说话？你……”

“行了！别嚷了！”岳乐立刻接口说：“白费心机！跟你说，半个月内，这孩子要送到宫里去。”

“啊？你疯了？”那拉氏大惊失色。

“你胡说什么！”岳乐面色很难看，叱责着福晋：“这是皇上的亲口谕旨。皇贵妃丧子以后，想收养几位小郡主在身边，也好冲淡哀思，有所寄托。”

那拉氏一下子哭了：“她把我的孩子弄了去寄托哀思，我的哀思往哪儿寄托呢？”

岳乐叹口气说：“你怎么糊涂了呢？这是皇上的恩典呀，别人家想还想不到呢！再说，又不是你亲生女儿……”

“不是亲生是亲养！这小东西多招人爱，你还不知道？我实在舍她不得！……怎么单要咱家的格格？”

“简亲王家两个，顺承郡王家一个，咱家一个。皇贵妃抚养，将来得公主封号，食公主俸禄，这还不是天大的好事？……再说冰月进了宫，你也好时常进宫去给皇太后、皇贵妃请安，那可是我们满洲的非凡女子，好好学学她们的见识和胸襟吧！”

听了这话，那拉氏的激动略略平息了。实在也难怪她。她是在初产子殇的悲痛空虚的情况下，得到这个玉女儿似的小格格的，疼爱之情一点不亚于亲生。丈夫几句话点明了关节紧要处，她只能接受这无可更改的决定。她看了看丈夫心事重重、双眉紧蹙的面容，叹口气，反过来安慰地说：“你也不要这样忧烦了吧。着人给你上些点心好不好？”说着，递给他一把扇子：“大生日的，皇上召你进宫，就为的这件事？”

岳乐不看福晋，也不回答，无缘无故地把摺扇撒开，合上，撒开，再合上，又心不在焉地在胸前扇了两下，说：“我到书房去坐一会儿，谁也不要来打搅我！”随后他背着双手，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开了。

和岳乐担心的那件大事相比，送冰月进宫算得了什么？

皇上是又犯小孩脾气了？皇上是一时心血来潮？不像。他似乎已经深思熟虑，把岳乐当作第一个能接受他想法的人，紧急宣召进宫相商的。

天色暗下来，西方收尽了最后一缕暮霞，如海一般深邃无际的天空中，星光点点，争先恐后地闪现出来。岳乐盯住了最亮的一颗，那是一颗光芒中带点蓝色的大星，正从高高的天际向大地张望，令人心里微微颤抖。这不就是岳乐今天感受到的皇上的那双眼睛吗？皇上在阐述他的“新政”时，眼里不也闪射着这样令人心悸的光芒吗？

皇上推开案头那一函函、一卷卷《资治通鉴》、《明实录》、《文献通考》、《明会典》，非常振奋地说：“王兄，朕决意准酌古今，除旧更新，全力整饬制度！重要的一着，是把内三院扩为内阁，设殿阁大学士，并另设翰林院和掌院学士官，与六部同品级。最要紧的，”他停顿了一下，眼睛发亮，语气坚决地说道：“是要除去议政会议名色，内阁六部直接受命于朕！”

“这……这不是完全仿照明……明制了吗？”岳乐口吃得厉害，顿觉心慌意乱，呼吸急促。

“如果明制有效，为什么不能仿照？”皇上毫不在意，继续神采奕奕地说：“议政王贝勒大臣，年迈功高，但见识短浅，治国为政，常常不合时宜。可使他们高位厚禄、养尊处优，但从政者必须有学识有远见。不然，治国平天下谈何容易！……”皇上还滔滔不绝地说了他的许多设想：考查官吏，禁绝贪污，奖励开荒，收罗人才，收集散落民间的书籍，恩养故明宗室，赐予明末殉难诸臣谥号和祭祀，以至设日讲官，天天侍皇上研读书、经、史，等等。可是岳乐已不能静心听进去了。撤议政制度、改内三院为内阁，这两件大事太惊人，压倒了一切！可以想象，一旦公布，定是朝野的一次大地震，满臣和王公贵族不但会暴跳如雷，还

会……真不敢设想那后果！……”年轻的皇帝啊！正月里丧太子，人人都说是上天对他违祖制近汉俗的惩罚，难道他竟毫不警觉？这才五月，丧子的哀痛还没有过去，却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想撤掉议政这古老的祖宗定下来的大法！这怎么得了！……

在满洲贵族中，岳乐常被人讥为“新派”，今天他不是还在对济度侃侃而谈，鼓吹什么“参酌古今、定立制度”吗？不料皇上比他走得更远，竟要向议政制度开刀了！这，连岳乐都难以接受，何况别人？

这时候，岳乐才明白了皇贵妃收养四个格格的用意。这是向亲贵们示恩表宠。济度将是最坚决的反对派，于是对他的恩宠最高，收养两个。她真是皇上的贤内助啊！

替皇上想想，岳乐可以理解这一切。年轻有为的天子，想要一整山河，偏偏议政王大臣掣肘分权，屡屡阻挠皇上的施政，以他那样一个性格极强的人，哪里能忍受得了？可是替议政王大臣、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想一想，手中大权突然被剥夺，哪怕是去过养尊处优的悠闲日子，能心气平顺吗？……

书房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安亲王岳乐在焦灼不安之中度过了他的生日之夜。

六

“嘭”！济度那铁钵大的拳头猛砸在乌木茶几上，碗托、茶碗、碗盖跳起来好高，又跌下去摔得粉碎，浅棕色的奶茶溅得到处都是，也溅了济度一身。可是，他毫无所感，瞪着虎目，额头和粗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大声吼道：

“什么？撤议政？见鬼！”

他双手一背，大步在中厅很快地走来走去，分明是一只关在铁笼里的焦躁的猛虎！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黧黑的脸涨成猪肝色。他骤然停步，愤怒地又添了一句：

“敢动祖宗的大法？……皇上这是喝了蛮子的迷魂汤啦！”

鳌拜站在左侧，像他一贯表现的那样，满脸严毅刚正，不露声色，也不轻易说话。站在右侧的苏克萨哈却是从容和蔼，嘴角挂笑，永远给人以亲切的印象。他微笑着劝道：“王爷，你不要发火。皇上也只是有这么个念头，随意说了两句，并没有立即就办的意思……”

“不！”济度大巴掌一伸，粗声说：“皇上我可知道，一旦定了主意，八匹马也拉不回来！……撤议政、改内阁，这不明明是扔掉祖制，改习汉俗

明制吗？你俩也是议政大臣，撤了议政，把我们这些人都搁到哪里去？”

苏克萨哈想一想，说：“听皇上的意思，王爷们劳苦功高，用尊位厚禄奉养，世代相承；大臣可以入阁为大学士，仍不失当朝一品之位……”

“汉俗！汉俗！汉俗！”济度连吼三声，一声比一声愤怒，震得堂上的屋檐似乎都在轻轻颤抖：“我们满洲八旗，英雄盖世，蛮子本是我们脚下贱奴，如今……罢！不等他撤议政，我明日便上朝辞去议政！谁受这腌臜气！”

苏克萨哈轻轻一笑，小声说：“王爷，要是辞议政的人多了，皇上兴许倒不撤议政了……”

“什么？你说什么？”济度一愣，连忙问。

“我想，如今天下未平，哪能没有百战百胜的八旗呢？”

济度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苏克萨哈，你真是咱满洲的智囊！……唉，没想到皇上耽于汉俗，连兄弟至戚之情都不顾了！”

鳌拜半天不做声，这时才缓缓地、庄重地说：“王爷，这也难怪皇上。若不是当年多尔衮专擅，几乎危及帝位，皇上怎会有如此戒心呢？要说亲情，皇上还是很厚重的。皇上不日就要选几位郡主进宫抚养，加公主衔食公主俸禄。皇上亲口对我说，王爷父子对国家功劳最大，要选王爷名下两位格格进宫呢！”

“哦？”济度的气果然消了一些，沉默片刻，决然道：“我知道了，你们走吧，我自有我的办法！”

临走，苏克萨哈又嘱咐几句：“王爷，辞议政不是小事。万一皇上犯了脾气，真的准了你的辞本，反倒骑虎难下。但只微微放风，使皇上耳有所闻，也就足够了。”

济度半笑不笑地说：“怪不得人们说你善辨气色、善观风向呢，果然果然。”

苏克萨哈的脸略微红了红，哈哈一笑，鳌拜沉着脸瞥他一眼。济度这样的直肠子，一向瞧不起苏克萨哈。可是在眼下情势中，他又不能不佩服他审时度势的能力，几句不酸不凉、又酸又凉的话，正表达了济度的复杂心理。

送走两位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济度闷闷不乐地走回后殿，一片笑语声从福晋的住处传来。

“姐姐，他们家那八宝鸭也不知怎么做的，实在好吃！”这是一位侧福晋的声音，显然是在对福晋说话。

“不只八宝鸭，那烧鸭也很好。难得烧那么烂，我这不中用的牙也吃得动、吃得香。”这是福晋带笑的声音。

另一位侧福晋兴致勃勃地悦：“我问过了，那叫南味烧鸭，还有酒焖肉，还有叫什么、什么东坡肉的，从来没见过！是人家打江南找来的厨子烧的。……姐姐，咱们家不好也买几个蛮子厨师吗？烤羊肉哇，白煮肉哇，真吃够了！”

是啊，安王府的宴席实在不同一般，连济度也吃了个嘴光肚胀，啧啧称赞，女眷们叹赏，他不也有同感？

“不只吃的呢，瞧瞧人家用的那扇子，啧啧，怎么就那么好看？那团团绢扇，香喷喷的檀香扇，哎哟哟，只要这么斜斜地往下巴颏一遮，坠着玉珮的缨子这么一晃悠，再这么抿嘴一笑……”侧福晋必定正在摆姿势作表情，引得女人们一阵笑声，“别笑哇，我学不好。可就这么一下子，再丑的女人也能把男人迷住，对不对？”

女人们嘻嘻哈哈地一阵乱笑。“额娘，额娘！”笑声中三格格尽力压过众人的声音：“人家的袍子都跟咱家的不一样！又薄又软，说是没绣花儿，可上面闪着一朵一朵的亮花儿，一走路，风再一吹，飘飘的可好看呢！可咱家这衣裳，绣这么厚，硬板得像铁皮！……”

“格格，跟你阿玛说说好话，”第一位侧福晋鼓动着：“人家的衣料都是从杭州、苏州特地买来的。只要你阿玛点头，咱们府差个人去江南，还不易如反掌！”

“额娘，你去跟阿玛说呀！”三格格向母亲求告，福晋笑着连连答应。

“姐姐们请看，”刚才论扇的侧福晋笑道：“这是安王侧福晋教我的，也打江南传来。这样敷粉，这样拍胭脂……拍成这样，叫桃花妆。再拍成这样……叫酒晕妆。要是这样……最后再薄薄地扑一层粉，就叫飞霞妆了。”

“哦！”女人们出自肺腑地惊叹着。不知谁轻声说：“到底蛮子历国久远，连名字都这么好听：桃花妆、酒晕妆、飞霞妆……”

“还不止这个呢，人家生了病都会收拾打扮。瞧，就这样……剪三块鲜红的红绫，沾上药膏，贴在两鬓和眉心……姐姐们请看，多俏！这叫病西施妆，别是一种娇态，更招人爱啊，是不是？”

“哎呀，这些南蛮子！……”女人们惊诧不已。这句话里一点不含平日那轻蔑、嘲笑的意思，倒带了一种说不出口的景仰。

济度一脚踏进门，这样一副景象映入眼帘：福晋斜躺在正中的长榻上，笑眯眯地看着听着，两侧的四张椅子，是侧福晋和三格格的座位。第二侧福晋正拉着她的贴身侍女站在正中为大家表演，茶几上香粉胭脂狼藉

一片，地上散落着一些红绫碎屑。那个被当作展品的女侍，一脸浅浅的红粉色、即所谓飞霞妆，眉间和两鬓贴着指甲盖大的圆圆的红绫膏，果然显得俏丽又娇美，仿佛变了一个人。连济度也不免对她多看了几眼。

女人们见王爷进来，连忙请安。那侍女跪下叩了个头，惶惶然退了下去。见王爷脸色不好，女人们全都敛起笑容，不敢出声，只有福晋赔着笑脸，请王爷上座叙话。

济度仍然站在门前，一双眼睛阴沉沉地轮流打量他的内眷。他竭力压着火，用讥讽的口吻说："你们刚才在做什么？这么高兴，这么有劲？"

女人们垂下眼睛，谁也不敢答话。

济度突然控制不住，大吼起来："你们也喝迷魂汤啦！混账东西！给我滚！都给我滚！——"

侧福晋们和三格格惊惶满面，连忙跪一跪，便急急忙忙地退了出去。济度还不甘休，对着她们的背影追骂一句：

"再敢学蛮子那一套，看我揭了她的皮！"

橐橐橐的木底鞋一阵乱响，女人们溜得飞快，三格格还摔了一跤，被一个侧福晋拽起来就跑，眨眼间她们就都消失在高大的殿角墙垣之间了。

济度余怒未消，转过脸来训斥福晋："看你把她们纵容成什么样子！南蛮子那些妖里妖气的东西，竟透到我的家里来了，成什么话？你不管，反倒跟她们一起瞎咧咧！"

福晋虚心下气地劝道："王爷别生气了。吃饭穿衣，都是小事，何必那么认真？再说女人家谁不爱打扮？她们打扮还不是给你看？犯得着发那么大的火？"

"我不看！这是亡国之音，亡国之妆！懂不懂？咱们满洲家要严守古朴祖风，这汉俗汉风一点不能沾！你管着府里内事，风气坏了就得怪你！"

福晋心里不高兴了，可是没敢表现出来，沉静片时，才缓缓地、温柔地说："我不过赞了一句他们菜做得好。吃那八宝鸭、东坡肉，你不是也说比煮白肉好吃吗？"见济度一下子答不上来，她又轻轻地说："要是都按祖先的习俗过日子，咱们还该回到深山老林里，架上火堆烤黄羊腿，何必住这大殿高堂，吃这细面白米的饭、煎炒烹炸的菜呢？"

几句话把济度噎住了。他更加生气，瞪着眼指着福晋的鼻子："你就知道婆婆妈妈这一套！习俗风气是大事，你懂不懂？"他探手入怀，掏出一个油纸包，摔给福晋，声色俱厉地说："我看你是忘了。给我念！"

福晋咬咬嘴唇，打开这尚有济度体温的纸包，拿出那块写满满文的白

绢，跪在地面的毡垫上，展开白绢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白绢上抄录着老郑亲王、济度的父亲济尔哈朗在病重垂危之际向顺治皇帝所上的奏疏。这道奏疏，在简亲王府处处可见。所谓的银安殿王座后面的檀木屏风上有；练骑射阅武的观射楼正厅里有；客厅里有；连济度的寝宫里也悬挂着木刻的这道奏疏。这还不够，还要带在身边，时刻不离。眼下这种情景，在简王府中，重复过何止百遍。儿子如此忠诚不渝，郑亲王泉下有知，也该安心瞑目了。

郑亲王去世到现在只不过三年，简王府里的人谁不能拿这道奏疏倒背如流？何况福晋！

“……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

“太宗缵承大统，亦时与诸王贝勒讲论不辍，崇奖忠直，录功弃过，凡诏令必求可以顺民心，垂久远者。又虑武备废弛，时出射猎。诸王贝勒置酒高□，以优戏为乐，太宗怒曰：‘我国肇兴，治弓矢、缮甲兵，视将士若赤子，故人争效死，每战必克。常恐后世子孙弃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慆淫。今若辈为此荒乐，欲国家隆盛，岂可得乎？’遣大臣索尼再三申谕。

“今皇上诏大小臣工尽言，臣以为平治天下，莫要于信。前者轸恤满洲官民，闻者懽忭。嗣役修乾清宫，诏令不信，何以使民？伏祈效法太祖太宗，时与诸王贝勒大臣等详究政事得失，必商榷尽善，然后布之诏令，庶几法行民信，绍二圣之休烈……”

福晋读完，将白绢双手捧交给济度，济度接住，加重语气问：“记住了吗？”

福晋轻轻答道：“是。记住了。”

“起吧！”济度不看福晋，虔诚地、认真地把白绢折叠整齐、包好，郑重地收回怀中。福晋看他消停地坐下了，才试探着说：“有件事得告诉你，看怎么办好。”

“说吧！”

“塔葛二娘说安王福晋想要她的那个阿丑……”福晋小心地看看济度的脸色：“亲戚家要三五口子人，我从来不吝啬。可是岳乐家……我不知深浅，你拿个主意吧！”

“岳乐……岳乐，”济度皱着浓眉，嘴里咕哝着。福晋知道他和岳乐关系不大好，不止一次在家中骂岳乐是忘祖的不肖子孙，很瞧他不起，只当济度一口回绝，再骂两句了事，见他这么沉吟着，倒有些奇怪了。

济度在窗前大步走了两个来回，猛一停，双手叉腰，大声说：“哪能只给一口？要出手就得十口！拣好的，拣壮实的，别小气！……说起来，十口也嫌寒伧。去装上十斤辽东人参，十盒鹿胎膏，再加一串上等的东珠，全是咱们的家乡宝货！”他用力挥着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十分豪爽：“拿咱的家乡宝货当主礼，那十口就算个添头！怎么样，这份寿礼算得厚重了吧？”

福晋不解地望着他，小声说：“你……才刚还在为忘祖制近汉俗大发雷霆，怎么又……”

济度仰头大笑，笑了个痛快，然后说：“女人家见识短，哪里摸得清这内中诀窍！安王总归是自家兄弟，总归也是一位议政王，懂不懂？”

黎明时分，养心殿里忙得不亦乐乎，在昏昏灯光中，人影憧憧，来去匆忙，都在为皇上起身、梳洗奔走。夜来皇上没有召幸妃嫔，早上的事原应少一些。可是今天并非常朝之期，不过是乾清宫听政，皇上却要郑重其事地穿上全套朝服。还有一层，皇四子去后，皇上的脾气格外暴躁，太监们挨鞭子已成家常便饭，所以每个人都不得不格外小心、繁忙。

一名小太监进上香茶，穿戴即将完毕的福临接到手就喝，“噗”的一口吐出来，眉毛一竖，连茶盏带茶托、盏盖没头没脑地砸过去，小太监头一闪，正砸在他肩头，顿时浑身热气腾腾，满是茶水茶叶，茶具也摔得粉碎。福临怒骂道：“该死的东西！谁让你进这么热的茶？烫死朕吗？”

小太监吓得只是叩头，话都说不出来。

“越是有急事，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越是耽误！养你这样的有什么用！……”

首领太监连忙跪下：“万岁爷息怒，万岁爷息怒，他刚来养心殿当差，饶他这一回吧！……”

“滚！”

首领太监忙推那浑身哆嗦的小太监叩谢皇上，匆匆退下。

“朝珠！朝珠！”福临又不耐烦地大喊起来。太监们面面相觑：管朝珠的太监竟不在寝宫，看皇上这么急躁，都为他捏着把汗。福临气得直咬牙，瞪着眼就要骂首领太监，却听得前殿一声喊：“万岁爷，朝珠在这儿！”那太监像只没头苍蝇似地撞进寝宫，跪在福临跟前，双手高高举着福临要的那串珊瑚朝珠。福临一把夺过来，又一脚踢过去，那太监摔了个跟头，又爬起来恭恭敬敬地匍匐着不敢动，福临骂道：“专跟我作对是怎么的？越急越打岔！拿你们都办了！”

这管朝珠的太监赶忙回禀："万岁爷息怒！实在是寝宫里找不着，奴才急得要死，才跑到前殿暖阁里去找的。耽搁了万岁爷，奴才该死，奴才该死！"他连连扇自己耳光，扇得劈啪乱响。

福临猛地想起是自己前日下朝到西暖阁临帖时，把这挂他认为给他带来好运气的红珊瑚朝珠，放在百宝橱中的。他不再说什么，瞪了那太监一眼，在御前侍卫的导从下，往乾清宫去了。

别的太监拉住管朝珠的太监："行了，别打了，不疼吗？"

他叹口气："瞧你说的！哪能不疼，可总比挨鞭子强啊！"他摸着又红又烫的面颊说："要是皇贵妃昨儿来了寝宫，今儿哪至于这样啊！"

"可不是吗！……"太监们一个个摇头叹息。

福临的心情，太监们哪里知道。今天他这么郑重又这么急躁，是因为他在自己心里，把今天看成一个非凡的、决定胜负的、一个天子生涯中了不起的日子！

皇四子的死，给他很大打击，但是他不相信亲贵们明谏暗传的那些天罚天警的危言。后来，太后在把其中真相告诉他的同时，要他想一想，是不是上天假手谨贵人来惩戒他？他有没有违背天意人心？这时他才害怕了、寒心了。透过"天意"，他看到的是满蒙亲贵对汉制汉俗的深恶痛绝，是他们对他离经叛道行为的强烈不满。谁知道这不满会到什么程度，会造成什么后果？……

福临这么多年刻苦学经读史，很想有所作为，以英主明君而流芳青史。他看到，关外的、祖先的一套，不能再套到今天富有四海的大清国了。最方便、最现实的借鉴，自然是明太祖创立的制度。如果汉人的文弱能被满蒙的尚武精神所加强，而满蒙的野蛮又被汉人的文明所开化，大清国满蒙汉一体天下，不是会比历朝更强盛吗？

福临雄心勃勃，企求着天下一统而后大治的局面。然而他的每一步除旧更新，都受到阻碍，每向前走一步，都很艰难。他，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并不真正至高无上，并不能令行禁止。横在他面前的，像一座大山，就是这祖先传下来的、牢不可破的古老制度——议政会议。福临这位第三代皇帝，满洲的后辈，敢不敢动动这庞然大物呢？

福临暗自筹划很久了，第一个支持者自然是董鄂妃。他原已确定立太子后便着手撤议政，谁想太子未立而死，他的决心也几乎消失。皇四子之死，使他灰心了许多日子。

征南大军的胜利进展鼓舞了他，他的雄心又抬头了。他找到了第二个支持者：开国勋臣、太宗皇帝倚重的军师、已经致仕在家的大学士范文程。他向年轻的皇帝进言：事权集于君主，天下大治可望成就。福临提出的撤议政、组内阁，这位老臣也很赞同，不过他特别提醒皇上：撤议

政极其不易，不但违祖制，而且易失满洲人心，请皇上仔细推敲参详，用最稳妥的办法，缓缓施行。

但福临岂是慢性子人？想法一旦成熟，多等半天，他也忍耐不住。于是他很快就去找第三位支持者——庄太后。这一位支持者却不那么明确，沉思了许久，才同意他不妨一试，但决不可逼得太急太紧。多作试探，不行就收。善放善收善始善终，务必稳定人心，不伤大局，才好。

召安亲王进宫向他交底，可说是试探，也可说是寻找第四位支持者。可是平日深沉坚毅的岳乐竟被惊住了，说到最后，他才犹豫着回禀说："皇上孝治天下，如果撤去议政，改动祖宗大法，恐怕人心不服。四海未平，八旗尚在征战，是否可以缓办？至于改内院为内阁，有利无害，可以施行。"

福临又有意在内大臣面前透露，听他们的反应，也让他们去试探诸王贝勒的口气。但结果多半不佳。

福临筹思终夜，决定孤注一掷：今天，他要在乾清宫轮流召见诸王贝勒，把话挑明说破，逼他们就范，——他要短兵相接了！

以天子之尊、皇帝之威临之，福临未必不能出奇制胜！但这终究是违背祖制的，是太祖太宗皇帝屡屡明谕禁止的事，干起来不能无愧，不但暗自怕人议论反对，心灵深处也觉得对祖宗不起而负担很重。——虽然他决不会承认这一点。急躁、暴戾，正是为着掩盖这软弱的一面的。

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见的第一位，是顺承郡王勒尔锦。他不是议政王，辈分低，年纪又小。福临首先召见他，意在攻取薄弱环节。但他一开口，福临的心就凉了半截。勒尔锦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有主见、这样能言善辩："禀皇上，撤议政、改内阁，奴才以为不可。崇德二年夏四月，太宗皇帝圣谕曰：'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寝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祖先圣训，子孙辈不敢忘；祖先定制，子孙辈不可改。皇上明见万里，恕奴才直言……"勒尔锦说着，连连叩头。

听他像背书一般流畅平板，福临又气又好笑，但他必须拿出长辈的尊严，皱眉问道："你的骑射如何？是不是明日往景山校射，考考你的马上功夫？"

勒尔锦哪敢做声，只趴在毡垫上，拼命低头。

"怪就怪在连你也侈谈什么祖先圣训！"福临盯着勒尔锦，厉声问："谁教你背这些话的？"

勒尔锦吓得一哆嗦，战战兢兢地说："实在是皇室宗亲……都怕皇上撤去议政，大家商量好来进……进谏，都说皇上从谏如流……奴才也事先准

备下了……”

“难道你就不明白，治理天下不同于当年在辽东？制度不加更张取舍，万民怎能服帖，天下怎能安定？……”福临看了看勒尔锦空洞的眼睛，那里只有恐惧和迟钝，他忍不住高声问：“朕的话，你听懂没有？”

勒尔锦只当皇上又发脾气了，连连叩头，满脸冒汗，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老话：“皇上明见万里，恕奴才之罪，祖宗成法，万万不可更变！……”

福临说不出的气恼，一挥手：“去吧！”勒尔锦忙不迭地退出了乾清宫。

安亲王岳乐一走进来，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就使福临觉得安慰，但他一贯沉毅坚定的眼睛后面，透露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怜惜，这使福临心里很不是滋味。

果然，岳乐跪拜后，非常恳挚地说：“撤议政、设内阁是皇上英明之举。治理天下原无成法，太宗皇帝若能入关为天下主，也会如此。关外关内，地理人民情势不同，国家制度若不变更，犹如二十岁大汉再穿五岁时的娃娃衣裳，不是憋死大人，就是弄坏衣裳……”

“正是正是！”福临很高兴，一时忘记臣下禀奏时应不动声色地保持天子尊严，激动地说：“大清国已是一个巨人，朕要为他缝制合体的衣袍！”

岳乐叹了口气，说：“皇上，千好万好，只是为时太早。”

“为什么？”福临一急，声音走了调。

安亲王沉重地说：“皇上明鉴。岳乐以为，待南明殄灭、云贵收复，天下一统后，再着手变更，似乎更为稳妥。”

福临寄予希望的第二个人，是康亲王杰书。他有不少地方和岳乐相似，但为人特别谨慎。因为他虽是礼亲王代善的后代，却非嫡传，年纪轻，资历浅，文不如岳乐，武不及济度，在同辈亲贵中，以谦谦君子的姿态周旋其间，使得人们都对他抱有好感，他也时时注意与各派力量保持同等距离，决不越过界限。今天应召，他显得紧张，跪拜时因误压袍襟差点摔跤，目光也闪烁不定，可见内心不安。

他这样说：“更变祖宗成法，恐怕会使满洲人心惶乱。人人都知太祖、太宗开国创业，规模制度可传永久。敬天法祖尤为满洲视为金石之言。求皇上三思而后行。”

福临不愉快地问：“你是不赞同了？”

杰书恭敬地回答：“杰书不敢。但杰书不敢独树一帜。多数王公大臣赞同，杰书也赞同。”他想一想，又补充道：“皇上切勿轻视众人对撤议政

一事的愤慨。万一各位王叔王兄合力抗辩……皇上要心里有数才好！”

福临一惊，立刻追问：“难道他们敢结党乱政？”

“不，不是的！诸王贝勒大臣对皇上耿耿忠心，决无二意。然而，这样的事，不谋而合怕也难免……”

杰书已经跪叩拜辞走出东暖阁了，却又违反礼仪地重新回来，恭恭敬敬地对福临小声说：“皇上，能不能弃其主而求其次呢？……请皇上明察。”

福临明白杰书的意思。当然，改内院为内阁比撤议政容易。但对福临来说，撤议政却比改内阁更重要。

连碰了三个软钉子，福临心情很不好，也觉得累，但仍然坚持把议政王贝勒大臣以及六部满尚书一个又一个地召来单独面谈。结果很使他丧气。这些王公大臣都表示忠于皇上又忠于祖先，都歌颂皇上英明有为；都记得保持满洲优势，不近汉俗汉制的圣谕（其中也包括顺治亲政初发出的同一内容的谕旨）；都不同意撤议政——理由当然各种各样，不过，福临从中摸到了一根脉络：议政王贝勒大臣唯济度马首是瞻。

福临在暖阁里沉思着踱了好半天，命太监进食。他喝了奶茶，吃了点心，觉得心力都准备得比较充沛了，才命召简亲王议事。他要集中力量对付这最后一个回合。他认为只要成功，便可反败为胜。他预料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激烈的交锋！

哪知实际情况跟他的想象完全不同。

被福临一向看作粗鲁无文、不善词令的简亲王，行礼就座之后，就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他首先从怀中掏出他父亲的奏疏，恭恭敬敬地向皇上念了一遍，然后就提起当年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皇上想必记得，多尔衮曾想削议政，把议政王大臣会议放在一边，他一人独揽大权。他又罢诸王兼理部务，使六部尚书听命于他一人。多尔衮如此变更祖制、胡作非为，引起满洲公愤，丧尽人心，一旦死去，身败名裂，岂不是报应？”

福临勃然变色：这不是明骂多尔衮，暗指他福临吗？为了打胜最后一个回合，福临竭力隐忍着。况且济度也不给他发脾气的机会，越说越慷慨激昂了：

“我满洲威临天下，靠的就是祖制旧俗，子孙万代传下去，便能子孙万代永保社稷江山。这是我们满洲的传世之宝，要是丢掉，就是金宝玉宝也是没用！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又要被人家夺回去，人家无需用弓箭刀枪，只这汉制汉俗，就会将满洲这一支上天的骄子、仙女的高贵后代淹没在汉人的大海里！……满洲可就真要完啦！……”

福临实在忍不住了，一拍桌子，怒喝道：“胡说！”

济度眼都不眨，立刻从坐垫上站起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皇上恕罪，皇上就是杀了济度，济度一片忠心可对皇上，可对祖先！皇上以为济度不肖，济度甘愿领罪。只要皇上一句话，济度立即辞去议政，从此不问朝事；议政王贝勒大臣也可以全体辞职告退，受皇上处分。但是议政的制度决不能改！”

一个王爷怎敢在皇上面前说出这种口气的话？他敢。因为他确是一片忠心。皇上要是因此处分他，他就更有“以死谏君”的忠名而得到更大的荣耀。他实实在在感到背后有许多人支持他，他一点不孤立，所以他无所畏惧。

而皇上呢？在济度义正辞严的指责下，福临内心深处的歉疚被触动了，竟然产生了输理的感觉，气势上不由得矮了一截。他知道，济度这种外软内硬的威胁并非戏言，只要济度一撂挑子，就会有一大串人跟上来，不仅会使他丢尽面子，还会使统一天下的大业付之流水，后果怕要更为严重！……福临心里打了个冷颤，没有勇气重提撤议政的话题。他强压住心里沸腾了似的愤怒——那是对济度，对所有议政，尤其是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的愤怒，忍气用不大平稳的声音说：“那么，改内三院为内阁呢？”

“禀皇上，明朝亡国，多半亡在偏用文臣上，那是亡国的制度，决不可照办！”

“王兄此言过分了吧！”福临冷笑一声，鼻翼迅速翕动，眼睛忽大忽小，话几乎是一口气冲了出来，像质问似的声音又高又响：“当初先皇设立内三院八衙门，不正是参照明制？太祖时候有没有这些设置？”

确实，太宗皇帝设立内三院和吏、兵、刑、户、工、礼六部以及都察院、理藩院，人人都知道是仿效明制。太宗自己都说：“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这也是人所共知的。济度顿时哑口无言，气焰弱了，但还是非常固执地说：“禀皇上，太祖皇帝定下的国事合议制度，先皇并没有改动！……”

福临勉强笑笑：“那么，王兄替朕谋算谋算，如果不撤议政，只改内阁呢？就如先皇那样，行不行？”

济度微微一愣，马上意识到皇上让步了。他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那就另是一说了，可请议政王大臣商议。”

福临心里非常别扭，苦笑道：“朕想撤议政，无非是因为国事繁忙，诸王贝勒大臣功高年老，理应安富尊荣、颐养天年，朕治国理政也可得速效之用。既然王兄等以为这是祖宗大法，不可轻动，朕也有从谏如流的度量。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设殿阁大学士，其实也不过是畅通办事渠道，再说内阁规模也应与我大清国相称才好。”

一直跪在那里的济度，低头默想片刻，非常虔诚地说：“皇上明鉴，济度

以为内阁大学士比内院大学士多了一倍[3]，又有学士、侍读学士等名色，其中汉人尤多，他们参赞国政，虽然学问高超，办事有才，终究非我满洲，不可付予高位重权，免伤我大清国体……”

福临咬着牙问：“王兄的意思是……”

“济度思忖再三，殿阁大学士不应高过正六品……”

“什么？”福临吃惊地说：“内三院大学士还是正二品呢！”

济度不动声色，依然恭恭敬敬地接着说下去，好像不曾被皇上打断过：“内阁不能与六部同级，大学士不能与尚书同品，免得内阁职权太重，有碍皇上理政治国……”

内阁的殿阁大学士，在明制中是崇高的相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授大学士通常称为拜相、大拜，意思是皇上要礼敬、要拜托宰相调理天下大事。此刻，济度竟提出小小的六品官！六部衙门里的员外郎是六品，各省司、道、府、州、县中，州官的副职是六品，拿员外郎和州同的品级加给文华殿大学士、东阁大学士，这实在不伦不类，荒唐透顶！气得福临半晌说不出话。他突然身子向后一仰，扬头放声大笑：“哈哈哈哈！……”

皇上的失态令济度吃了一惊，抬起头：“皇上，你这是……”

福临笑得前仰后合，全然不顾帝王的威仪，断断续续地又笑又说：“哈哈哈哈！王兄……忠心可嘉，朕……哈哈哈哈！不忘王兄……教诲，哈哈哈哈！……去吧！……”

济度默默站了一会儿，担心地说：“皇上保重！”

福临一面笑一面频频挥手：“……去吧去吧！……我没有发疯！……”

济度走了，福临还在笑，笑！他败了，他彻底失败了！他要撤的，撤不了；他要扩展的，被他们挤压了；他要提高的，他们硬往下拉！他被他们打垮了，落荒而逃了！……

像大笑的爆发一样突然，福临猛地停止了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一股暴怒烈火一样蹿上来，撞着胸膛，烧上头面，他像战场上杀红了眼的武将，发出一声长长的、惨烈的嘶叫，抄起炕上那张花梨木的精致小炕桌，连同桌上的茶具、一套青玉文房用具，双手高高举起，狠命往地下摔去！不要说那些脆弱的器具，连小炕桌也散了架，木腿木条四处迸飞，吓得里外侍候的太监一个个合眼、闭嘴、低头，心里乱扑腾，真怕皇上迁怒自己，脑袋搬家。

福临大踏步出了暖阁，出了乾清宫。他走得飞快，不管不顾。御前侍卫和太监们一窝蜂的跟在他身后小步跑着，又不敢靠得太近。快到月华

门，他才放慢了步子，最后停在门边。他既不回头，也不动弹，冷冷地说：

“从今天起，朕谁也不见！奏本全送内院。向太后禀知，朕在西苑。速召汤若望来西苑虚白室见朕！”一句一顿的命令发完，福临昂首挺胸地走了。

虚白室在西苑静谷的西北角，地势低，深陷在重重太湖石之间，被树丛的浓绿所荫蔽，深邃幽静，如在山谷。整整两天，福临和汤若望把自己关在这仿佛隔绝了人世的小屋里，只有几名御前太监才能应召进入。

长桌上摆满了瓶、罐、玉钵以及烧杯、天平等用具，方桌上堆满了书，线装的《本草纲目》和几本精装的羊皮面德文书尤其触目。福临想要知道那种极珍贵的琥珀油是怎样制成的，要亲自当一当制药师。

福临和汤若望两人一会儿翻阅书籍，研究制法，一会儿命御前太监干各种下手活。福临试图把琥珀化在一种奇怪的液体中。干了一整天，琥珀油也没做出来，福临又想制珍珠粉了。于是又查书、研究，动手制做。珍珠粉毕竟要容易些，到虚白室的第三天，福临坐在天平边，亲手拿珍珠粉一包一包地称出三百包。这时，福临才露出汤若望熟悉的那种纯真的稚子之笑。

“玛法，我估算每包珍珠粉要值十两银子呢！”

“皇上，要是加上皇帝亲手采制的价值，我恐怕它不止一百两啦！”汤若望抚着鬈曲的长须，慈爱地笑道。

“是吗？”福临显然很高兴：“我要拿一半进母后，五十包给皇贵妃，余下的都给你，玛法。你拿去给穷人治病。”

“谢谢你，皇上。上帝会奖励你的仁慈。”汤若望这时才摇摇头，叹道：“皇上，你近日瘦多了。”

“是啊！……”福临也是一声叹息。

“四皇子被上帝召去了。他的灵魂上了天堂……”

福临微微一笑，虚幻的安慰不能止住心头的痛楚。他不同意天主教的教义，把夭折也当作幸福。他拉开话题：“多亏这琥珀油和珍珠粉，让我镇定了。玛法你说，一个人为什么推不动一座大山？”

问题古怪而突然，汤若望并不慌张：“一个人力量太小。”

“还因为那座山太大太重！”福临气冲冲地添了一句。沉默有顷，他轻轻

地说："朕梦见朕在推一块石头上山，山顶松柏苍翠，云海壮观，可见旭日东升。可是越推越吃力，石头竟越长越大，越推越重，不多时朕便寸步难行，石头却长成大山，不但朕推它不动，一旦松手，它会向朕迎头压下，朕将粉骨碎身！……玛法，你会圆梦吗？"

汤若望摇摇头："请原谅，我从来不信那个。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福临凝视着汤若望，很长很长时间，才低声说："玛法，你一定能懂得……"他余痛未息，紧皱着黑眉，说起了三天前那次痛苦的失败的较量，随后便像多年前那样，真挚地望定他的玛法老师，准备得到安抚和对策。

汤若望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合掌叹道："主啊，饶恕这些可怜的罪人吧！"他转向当年的学生，像个指迷长者似的谆谆告诫："体面的中国人特别顾及面子，他所视为第一义务的是外表品行端正，无可指责。至于他实际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很少顾及，只要没人知道他的缺德、缺点，或是罪恶过失，他就胜利了。这可真正是这个民族的一大缺点，这就是虚伪！许多人决不承认怕死，总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老母在堂，子孙年幼等等作怕死的借口。议政王爷们分明贪恋权势，却拿敬天法祖作幌子，反抗皇上的变革……真可悲啊！皇上，如果你不注重你的臣子们的道德训诫，以后的事情更难！欺骗、讹诈，哦，多么丑恶，上帝啊！……"

有句话或许是他想说而不敢说的：皇上分明想集中更大的权力，却也寻找着虚伪的托词……玛法的道德说教使福临厌烦，玛法那纯洁的上帝离福临太远。面临这样严重的争夺，谁讲真诚谁就缺乏取胜的手段和下台的梯子。玛法不懂得华夏，他的上帝，不理解华夏！

玛法的说教却从另一方面点醒了福临。此时他才看清，太祖、太宗皇帝为了集权在手，是怎样煞费苦心：不仅一边强调合议制，一边设置三院八衙门分去王公旗主议政会议的权，——用玛法的话说，这又是虚伪的，——先皇不是还做过几件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明而又残忍的事吗？还有，睿亲王多尔衮若不抄没削爵，福临焉能有今天？这不是什么道德不道德，虚伪不虚伪，这应该叫做：雄才大略！

福临倏然站起，仿佛心血来潮，十分兴奋地说："好，朕也有对付的办法了！他不是要把大学士都降成正六品吗？朕就来它一个'照旧例兼衔'，大学士兼理六部，仍旧正二品，看他们还说什么！哼！"

汤若望的说教忽然被打断，已是吃了一惊，听福临这么一说，好半天默不做声地望着年轻的天子，好像他是一个垂危的病人，眼光里满是怜悯和遗憾。

福临心里毕竟知道正直、真诚、友爱这些玛法倡导的道德是好的，是对的，在汤若望这样的注视中，心里渐渐觉出些羞愧和不安。他"嗐"了一

声，重新坐下，沮丧的心绪不知不觉地又抓住了他。

七

转眼间，又到了中秋。

顺治皇帝在学士王熙、冯溥陪同下，在西苑万善殿召见两位高僧。一位是去冬皇上在南郊偶遇的海会寺住持憨璞性聪，他后来被请入万善殿与皇上谈佛法、讲禅机，很得看重，赐号明觉法师。皇四子夭亡，顺治心绪恶劣，十分消沉，广购佛像，并在信佛的太监们怂恿下，起意召请南方高僧来京说法。憨璞性聪于是推荐了他的两位法祖：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今天在座的另一位高僧，便是龙池派禅宗第四代得道高僧中的玉林通琇。他已到京有些时日了。

召见礼节、见面问安等等已经过去，谈话继续着，神秘而吸引人，福临简直有一种忘形的明慧感。玉林通琇那稳如泰山的打坐姿态，长眉疏髯、清瘦宁静的面庞，从容蔼然的表情，细长的眼睛里那超凡脱俗的光亮，使福临像发热的病人在额前突然敷上冰雪一样，心下的躁乱顿时化尽，无比清爽。他带了几分敬仰说："从古以来，治理天下都是祖祖相传，日理万机，不得闲暇。如今朕好学佛法，从谁而传？"

玉林通琇道："性聪来书，称皇上佛心天子，久修梵行，慧性敏捷，时以万几之暇，体究禅宗。今蒙皇上召对，果如所言。老僧观皇上，乃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信仰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故为天下之至尊。"

听一位高僧这样揄扬自己，福临心里非常高兴，笑道："朕想前身的确是僧。如今每到寺院，见僧家明窗净几，总是低回不忍离去。"

"皇上夙世为僧，未曾忘却习气。"玉林通琇点头道。

福临兴味更浓："朕再也不能与人同睡了。凡临睡时，都命一切诸人出去，才能睡得着。若闻得一些气息，则通夕辗转不寐。"

"此亦习气使然。有睡诀云：先睡心，后睡眼。"

"老和尚此诀真古今未发之妙！"福临欣然又问："参禅悟道后，人还有喜怒哀乐么？"

"逆之则怒，顺之则欢。"

"大都如此，参禅还有何难？"福临笑问道。

"也不难。不见庞公云：'难，难，千石油麻树上摊。'庞婆云：'易，易，

百草头上祖师意。’灵照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

“却是灵照超过庞公、庞婆。”

“正是。参禅学道，不需别处寻讨，但二六时中，向穿衣吃饭处会，行住坐卧处会，于此平常心即是道，无憎爱心即是道。不需截根盘之固执，钻骨髓之治疴，冷地里忽然觑破，始信从前都枉用了功夫！”

福临心顺口服地赞道：“老和尚说的是！哦，请问，寿昌无明和尚与云门湛然和尚俱有高名，果真悟道善知识吗？”

“二老悟不由师，而知真行卓。无明和尚有偈云：‘冒雨冲风去，披星戴月归，不知身里苦，难虑行门亏。’至于湛师，则云流天空，事过即忘，尤称无心道人。”

福临称羡不已，又问，“还有个雪峤和尚，听说他性情真率，从不事事，末后示寂又十分超脱。老和尚可知此人？”

“雪大师乃老僧的先法叔。丁亥年八月十九日微疾，次日亲书一纸示众云：‘小儿曹，生死路上须逍遥，皎月冰霜晓，吃杯茶，坐脱去了。’到二十六日酉时，果然索茶饮，口唱雪花飞之句，奄忽坐化。”

福临听着，无限神往。高僧那圣洁的、超凡脱俗的事迹，神秘而富有诗意，对他这个在红尘欲海中沉浮得伤心、厌倦的人，有着无比的吸引力。他问起的几位老和尚，都是江南有名的大师，不但佛学精深，诗文素养也都很高。福临情不自禁地说：“朕极喜雪峤大师书法。先老和尚磬山与雪峤师兄弟书法孰优？”

玉林通琇淡淡笑道：“先师学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师天资极高，学力稍欠。故而雪师少结构，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先师常对琇讲：‘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甚好字，不过亏我胆大罢了！’”

福临笑道：“这正是先老和尚所以擅长书法的所在！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圆活。老和尚书法也极好，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不知老和尚楷书曾学什么帖来？”

“通琇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来又临夫子庙堂碑。一向不能专心致志，故无成字在胸，往往落笔就点画走窜了。”

福临道：“朕也临此二帖，怎么到得老和尚境界。”

“皇上天纵之圣，自然不学而能。但通琇辈未获一睹皇上笔下龙蛇势耳。”

福临立刻命侍臣就案上研墨，把笔架宣纸放在书桌上。他选了一支大

笔，迅速濡毫，写了一个“敬”字。他写得来了兴趣，起立往八仙桌上，连书数幅大字，和尚和学士都凑过来看。福临搁笔，拿了最后一幅给玉林通琇看，笑道：“这幅如何？”

玉林通琇也笑了：“此幅最佳，乞皇上赐给通琇。”

福临笑着连说“不堪不堪”，通琇已从福临手上轻轻拽去，连连致谢说：“恭谢天恩。”

福临笑道：“朕字不足道，崇祯帝的字才真可称佳呢。”他立命小内监取崇祯字幅和书桌上的常读书过来。

福临拿崇祯的字幅一一向玉林通琇展示，赞不绝口。

玉林通琇不住地看，不停地点头，不说什么。这正是他的特点：皇上不问，他决不强自奏对；即使回答，也不涉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好坏，显示出清净无为的佛门子弟的品格，这就更使福临钦佩。

福临又指着内监抱来的十多部书，说道：“这些都是朕读过的书，请老和尚看看。”

通琇细细翻看一遍，《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先秦、两汉、唐、宋、元、明著作，无不毕备。通琇不由合掌笑道：“皇上博古通今，真乃夙世之大智慧！”

福临微微叹息，道：“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因而失学。十三岁上，九王谢世，朕始亲政，但批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辰牌至午，除处理军国大事外，经常读到夜晚。不过顽心尚在，很多不能熟记。每到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过血。从老和尚来，朕才不苦读了，今唯广览而已。”

玉林通琇确实动了真情。他原先只对这个夷狄之君能说流利的汉话，有这样高的汉文素养感到惊异，听了这一番话，他很感动，说：“天子如此发愤，实在历代罕有。由此可知，皇上参禅悟道，决计不难。”

一阵醉人的甜香，随风飘进万善殿。福临深深吸一口气，道：“真香，仿佛是丹桂。老和尚以为如何？”

通琇笑而不答。王熙奏道：“皇上，今日是中秋节。”

福临恍然道：“真的！朕竟忘却了。下午还要往皇太后处拜节，不能久坐了。他日再来拜会，求老和尚赐教。”

通琇连称“不敢”，逊谢着送皇上出殿。

万善殿前，松柏成荫，几株桂树满身是花，嵌在绿叶枝干之间，香气浓

郁。福临笑道：“‘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这白乐天的名句，想必是老和尚身边风光了？”

“不敢说。”通琇笑道：“皇上渊博，精通古今词赋，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啊！”

福临觉得在松柏丹桂下交谈别有意趣，谈兴正浓，没有就走的意思。他顺着树干，向上望到一棵白皮古松的顶端，说道：“老和尚说到古今词赋，朕以为，纵观历代，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都是所谓开天辟地的文章。到了宋臣苏轼，他的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这前后两篇，哪篇最优？”

玉林通琇沉思片刻，说：“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

福临高兴地一拍手，说：“老和尚论得极当，与朕意一般无二！……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他竟背诵起《前赤壁赋》来，有声有色，非常流畅，一双明净如秋水的眼睛，出神地望着松荫，望着松荫之外的阳光绚丽的天空。不，他已经视而不见，完全步入苏东坡勾画的秋江月夜的清奇美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王熙、冯溥和性聪都听得呆住了。玉林通琇抚摸着稀疏的长髯，很是入神、专心。

福临以“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一句结束了全文。王熙和冯溥互相交换一下目光，笑意中甚至带了点自豪的味道。福临问：“老和尚，朕念得可对？”

玉林通琇实实在在地答道：“一点不错。”

福临道：“前后相较，晋朝无文章，唯陶潜《归去来辞》独佳，朕也为老和尚背诵背诵。”

福临接着就诵起那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名篇，那位辞官归田的东晋彭泽令的佳作。从序言开始，一字不差，如行云流水，真挚明朗。像所有想要显示一下自己才智的文人一样，福临也流露出那种小小的得意。听一位“夷狄之君”、天下之主津津有味地背诵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不仅滑稽，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可是博古通今的学士也罢，道德深湛的高僧也罢，都又恭敬又惊异地听着，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

诵罢《归去来辞》，福临意犹未尽，又诵《离骚》。《离骚》很长，朗诵到中间，便有些磕绊错序。福临自己先笑了，说：“久不经意诵读，真

是忘前失后了！”

今天，在玉林通琇和憨璞性聪眼里，在王熙和冯溥眼里，皇上不仅博学多才，和蔼可亲，而且天真烂漫如此，真如赤子一般。

福临呢，仿佛遇着了知音，心里非常畅快。久已郁郁的情怀，竟如得到解脱，脸上出现了消失已久的笑容。

出万善殿，沿太液池畔南行，步步都是美景，使心胸已然舒展的福临更加豁然开朗。岸边垂柳又长又密，仿佛梳妆的美人垂下的长发。溶溶碧波，倒映着荷叶莲花，越向南走荷田越密，放眼远望，竟是一碧无际了。

清风徐拂，吹来一阵阵荷花荷叶那独特的芳香，沁入福临心脾，他全身都轻松下来，竟有飘飘欲仙的遐想。不是吗？耳边隐隐有管弦之声，越来越真，悠扬动听。从天上飞来？从水面送来？从莲叶荷花中漾来？福临如同进入了美妙的幻境，放慢脚步，醉心地倾听着。管笛箫笙和着歌声越加清晰了：

“白云飞，黄叶飏，秋风起，菊秀兰芳。回车步马将何往？还到湘潭上。……”

哦，唱的是《端正好》，尤侗的新制杂剧《读离骚》中第二折的一段。果然是水殿歌声，倍加清越。这本是屈原的唱段，由宫人们合声唱来，别有情趣。刚才还在万善殿背诵《离骚》，这不是令人愉快的巧合吗？……转过水湾，远远的一座高阁簇拥在绿天花海之中，那是刚建成的莲花阁。歌声更强了：

“那湘君啊，兰旌横大江，湘夫人啊，辛楣葺曲房，中洲北渚愁予望。听瑶琴宝瑟参差曲，想碧杜红蘅飘渺香。还惆怅，空盼着九嶷如黛，几时对二女明妆……”

尤侗的《读离骚》被送进宫中后，福临很喜欢那文采。后宫识汉文的妃嫔有数，而懂词曲的只有董鄂妃一人。所以福临看罢，就把本子交给了她。他曾有意令宫中乐工演习弹唱，谁知近日事事不遂心，他哪里还有兴致！如今，能够如此体贴他的意念，竟令宫人们演习出来，还能有谁？福临心里暖洋洋的，嘴角含笑，加快了步子。

莲花阁上，珠帘半卷，董鄂妃坐在长塌上，榻正中放着一张小几，几上就摊着那本《读离骚》。十几个十三岁上下的小宫女，一半人吹笛、鼓瑟、品箫、弹琵琶、吹笙、敲板，一半人和着乐曲唱词，在廊下演习不少时间了。她们见皇上突然上了阁，都停下曲子跪安。福临摆手道："罢了罢了！只管演习你们的，朕也听听。"

董鄂妃早已迎上前来。福临笑道："我猜就是你，再没有第二个。"

董鄂妃温柔地笑道："是为今晚中秋家宴演习的。此剧中，东皇太乙、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山鬼全都出场，人多热闹，又照着仇十洲的《九歌图》新作了几套行头。陛下要不要过目？"

"亏你想得周全。鬼精灵，一直瞒着我的吧？好，今夜同母后一道观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等着瞧！"

两人说笑着，一同走到阁中。却见容妞儿那一队随侍宫女中站了一个保姆，抱着个胖胖的大眼睛小姑娘，红红的小嘴像玫瑰花蕾似的努着，非常招人爱。福临在正座上坐定后，董鄂妃才在旁座上坐下，伸手抱过那小女孩。小女孩不哭也不笑，只是好奇地东张西望。当她眨动着长长的、像把小扇子似的浓密的睫毛，定睛看着福临时，福临忍不住笑了。他拉起她一只藕芽般的小手，柔和地问："告诉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

"三岁，叫冰月。"声音清脆悦耳，像小黄莺在枝头啼鸣。

"冰月。这名字好哇！……那三个呢？济度和勒尔锦的？"

"都还小，留在宫里乳母带着。这小妮子真招人爱，也大些，我试着时时把她带在身边。"

"论长相，论颖慧，她不像你的侄女儿，倒像你的亲生女儿，长大又是咱们满洲的绝代佳人！"福临笑着说。

董鄂妃正疼爱地抚摸着冰月的头，为她撩开前额的鬈发，说："也许真是前世有缘，这妮子见我就怪亲的……哦，今儿个你看上去气色挺好，怪高兴的！"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虽没有喝酒，业已半醉了……"福临兴冲冲地讲起上午谈禅的经过，自己豁然开朗的解脱感，然后说："你也学禅修道吧！清净无为、清心寡欲，红尘烦恼其奈我何？你也该解脱解脱，这两年，

你烦恼得太苦了！……”

董鄂妃垂头不语，静默片刻，后来抬头笑笑，回答说：“好哇，我拜陛下为师，肯不肯收呢？”

福临也笑了。忽然他对廊外一挥手，提高嗓音道：“停一停！”一直演练的乐曲停了，福临走过去，说：“这一处曲子尺寸不合，要再宽一些。‘水车荷盖鲛人舞’一句重新演练。檀板拿来！”

“啪”，檀板一点，乐曲重新开始。在皇上亲自指点下，曲中误差都被改正过来。又演唱了两遍，福临才满意地退了回来。董鄂妃迎着他说：“古谚说，曲有误，周郎顾。可以比得眼前风光吧？”二人相视而笑。

宫女们演习完毕，董鄂妃赏她们一大盘点心，吩咐她们晚上用心演唱，唱好了另外有赏。

宫女们走后，董鄂妃说：“皇上，我们也走吧？”

“走？我正不想走呢！她们奏唱一番，便有点心吃。朕做了半日教习，连茶也不给一口。你也忒偏心了。”

董鄂妃高兴地笑着，很久没见过福临这么轻松愉快了。这使她那绷得很紧、压得很重的心宁贴了许多。她笑吟吟地说：“那叫他们送些点心清茶来，好吗？不过，你要小心点，别吃太饱。晚上太后的家宴还有好吃的呢！”

“真的吗？”福临像孩子一样高兴：“好，只打个点儿。你陪我一块儿喝茶。”

董鄂妃打发容妞儿去传差，小冰月却伸手要跟容妞儿走。董鄂妃于是只留下两名宫女在阁中侍候，其他人都下阁去了。她又不放心地走到廊下对容妞儿吩咐道：“传了差，把冰月送回宫去，哄她睡觉，不然晚上她该犯困了！”

容妞儿尖声尖气地回答，把福临也引过来了。莲华阁建在水中，周围尽是荷叶莲花，那条通往岸边的小路完全被亭亭如盖的莲叶遮住。容妞儿、保姆、小冰月和宫女们几乎隐没在这一片绿莹莹的荷田中，只是由于她们的淡蓝衫子和冰月那身鹅黄色亮纱小袍子，才使她们在翠盖红衣丛中偶尔闪出身形。

站在廊下纵目远望，西苑三海尽收眼底；琼华岛上绿树拥着白塔；雕栏玉砌的金鳌玉蝀桥如一道白虹卧在太液池上；宫墙之内，重重殿阙雄伟壮观；回望瀛台，更如仙山琼阁在波光树色间闪耀。福临心旷神怡，顺手拉过乌云珠，并坐在红栏下，说：“太液秋风，果然秀丽，不枉占了燕京八景之一，叫人心怀为之一爽！”

“陛下，还记得宋人杨万里的名句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莲花阁四周荷花怒放，在明媚的阳光中红白交错，格外精神。福临笑道：“虽不是西湖，这景致也看得过了。来年天下一统，四海平安，朕要江南一行，领略水乡风光，探究苏杭水土，何以熏陶出爱妃这样明慧秀雅的人儿！”

“皇上取笑了。”乌云珠嫣然而笑。

福临看看乌云珠，再看看水面荷花，又回头看乌云珠，情不自禁地说：“牡丹号称国色天香富贵花，哪里能比江上芙蓉风流潇洒。面如芙蓉柳如眉，正可以赠爱妃了！”

“皇上过奖。”乌云珠面色愈加娇艳。

“你我并坐临流，消受绿天花海，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你读了尤侗词曲，笔下功夫可好？”

乌云珠赞叹道：“真是当今才子！”

福临笑了：“爱妃慧丽过于玉环，尤侗之才也不亚于李白，你看朕比李三郎如何？”

乌云珠心头一颤，不由敛起了笑容，一股悲凉之感像秋风似地扫过她心底。她努力压下这不祥的莫名其妙的心绪，正容答道：“那是一位昏懦之君，以一庸才安禄山尚不能制，到了马嵬之变，又不能保其所爱，英雄志儿女情无一足称，安能与创业垂统圣文神武之君王同日而语！”

福临大笑，快乐非常，说：“贤卿所言，可谓快论，当浮一大白！朕愿与贤卿同保长生，万岁千秋永无离别，断不似李三郎之始合终离，空抱绵绵之恨！……今日正是中秋佳节，家宴后你来养心殿，朕与你对月盟誓，生生世世，永为夫妻！”

这时福临的目光、面容、表情，都像一个大孩子，洋溢着真挚之情。乌云珠心头一热，鼻子一酸，竟滴下泪来。福临连忙抬手为她抹去泪珠。

半晌，乌云珠才神色黯然地说：“皇上受命于天，日月方长。妾妃以蒲柳之姿，蒙陛下宠幸，天恩高厚，没齿不忘，虽粉身碎骨也难酬答。只怕福薄之人，当此重恩，反而折寿，不能长侍陛下啊！……”

福临不明白乌云珠怎么会突然生出这种念头，连忙安慰道：“朕与贤卿谈论古人，你怎么竟郁郁不乐了呢？水上逢秋，易生悲感，我们回去吧！”

董鄂妃擦净泪花，换了笑脸说：“不忙，还要等茶点来呢。”她突然跪下，说：“妾妃有两件事求陛下恩准。”

福临惊异地看着她："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

"陛下看在妾妃入宫以来侍奉太后皇上尚属尽心的分上，务必恩准。"

"好。你说吧！"

"求皇上对各宫主位普施恩宠，不使六宫生怨。皇上如今子嗣不旺，继统承位不能无人。这实在有关社稷安危，陛下切不可因私情而误大事……"

福临不痛快地笑笑："贤卿，你再为朕生一位太子啊！"

乌云珠双目莹莹欲泪："妾妃……怕难有此厚福了。况且，四阿哥之死，未必不是六宫怨气所钟，怨气郁结，上达诸天，上天才降下这样的惩罚……"

福临脸都白了。他想制止乌云珠说下去，他知道内情。但他没有说话，因为"怨气所钟"确是实情。

"妾妃原本有心推荐四贞妹进宫，共同辅佐皇上，不想她已向太后辞婚，说定南王生前已将她许了孙姓，妾妃一番心思就此落空了。但选秀女日期已近，妾妃有一堂妹今年候选，容貌身材都与妾妃相似，年方十六，读书明礼，落落大方，只是诗文上略差些。若皇上留意，禀告太后选她进宫，妾妃就感恩不尽了！"

乌云珠说，皇上若不恩准，她就要一直跪下去。这时送茶点的人已络绎进阁，福临无奈，只好都答应了。

用茶点的时候，董鄂妃又变得容光焕发，谈笑风生，尽力说些趣闻轶事，琴棋书画，并不住地打听几位高僧的事迹，他们谈佛的详情，打听学道参禅的方法，这使福临刚刚有点低沉的心绪又开朗了。两人说说笑笑，在近来少有的欢乐气氛中度过中秋节的正午。

福临望着董鄂妃，心里暗暗赞美："多么美，多么明慧，又多么才华横溢啊！这样的女子，真所谓钟天地灵秀之气，和她在一起，永远不会厌倦，永远没有个够。历代美人，讲才貌德行，谁能跟她相比？福临，你好福气啊！……"

董鄂妃感到福临的注视，竭力不去看他。但那钟情、爱恋的目光，还像他们最初相见时候一样炽热、一样真挚。她怎么能不感动？可她又不得不尽力避开，因为这会更加重她内心的伤痛。她的儿子去世后不久，她开始觉得体内深处产生了衰弱，这衰弱在一点点地向外扩张着。她心慌气短，常常眼前发黑，昨天还咳嗽出一口带血丝的痰。她觉得自己已得了不治之症……

这些，她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也包括福临。

[1] 满语：你抱我！

[2] 满语：小女孩。

[3] 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按满汉各一人计，应有十二名大学士。

第七章

一

一交顺治十六年，前方的胜利消息便雪片般飞来。正月，多尼、吴三桂、赵布泰等四路大军会师于平越府，随后再分三路取云南，所向皆捷，不久就收复了昆明。继而大军追击永历帝朱由榔，进克永昌，在怒江之滨磨盘山一场大战，清军虽然中伏损失不小，但最后大获全胜，李定国奉永历帝出逃缅甸，于是云贵全部收复。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镇守四川，西南诸省大定，统一大业终于完成了。举朝上下一片欢腾，满洲王公贵族更是兴高采烈，他们攀上了他们祖先不曾达到的高峰！

由于撤议政改内阁造成的矛盾和龃龉，此时都淹没在胜利的狂欢之中。各地一些响应南明的小股造反人马，都被轻而易举地平定下去了。三月里，郑成功曾率军进犯浙江太平，企图减轻云贵方面的压力，但被官军击败，远遁海岛。撤议政虽未成功，但内院改内阁和增设翰林院，总算是付诸实施了。顺治踌躇满志，开始计划许多统一后的大事：撤回大军，削减军费，改革赋税，进一步推行“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等等。

福临身边也一切如意。宫内平静和顺，太后福体安康，后妃相亲相爱，阿哥、格格也都平安。由于皇上“雨露均匀”，各宫主位的怨气平息了许多。董鄂妃的堂妹已经进宫，封为贞贵人，和姐姐一样受到皇上的宠爱。政暇日，顺治或与后妃们饮宴说笑、赏花看戏；或召内阁、翰林院学士谈诗作赋；或往万善殿拜访玉林、木陈等高僧，参禅学道。总而言之，一切都顺利得不能再顺利，他自己也十分满意。

七月初七乞巧节，是民间所谓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日子。喜鹊、乌鸦之类，一整天都应当不见踪影，因为它们都去天河为牛郎、织女搭桥了。偏偏有两只喜鹊，不知为什么缺少仁义心，不曾飞往遥远的银河，只在坤宁宫前黄澄澄的屋檐上跳来跳去，喳喳乱叫。容妞儿正跟皇后的侍女在阶前卜巧，听到鹊噪，抬头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悄悄说：“俺再没喜气要你报的。你别叫了，你走吧，快去搭桥吧，人家夫妻一年就见这么一回面儿，这点儿忙你都不肯帮吗？……”

“唉呀！瞧我的这个多好！”皇后的一个侍女拍手笑着喊：“容妞儿，快来瞧呀！”

台阶上放了四五个盛满清水的瓷碗，晒在太阳下。女孩子们各拿一枚小针，轮流往水碗里投。沉入水底，最拙；能浮在水面，就算有巧。再看水底针影的形状：散如花，动如云，中等；如果细如线，尖如锥，这投针的女孩儿便是最巧手了。这就是俗称丢针儿的小姑娘七夕之戏，也叫

卜巧。到了晚上月出的时候，女孩子们还要往供桌上摆瓜果糕点和自己的女红绣品，向银河祝拜，乞求织女保佑她们拙的变巧，巧的更巧。

阳光在水面上嬉戏，女孩子们忽而叹息，忽而欢笑。容妞儿最后一个丢针。小小银针像贴在水面的一根羽毛，极轻极稳，水面纹丝不动，碗底透出一道细细如丝的线。“哈，容妞儿最巧！”女孩子们笑着嚷叫起来。

笑嚷声惊动了董鄂妃，她走出暖阁，女孩子们赶忙低头敛容，恭敬地站好。董鄂妃看看阶上的碗，笑了，说：“在卜巧吗？你们最巧的是谁？”

皇后的侍女跪下笑道：“禀皇贵妃，是你宫里的容妞儿。”

“快起来，什么大事，还要跪禀。”董鄂妃和蔼地说：“倒不知道容妞儿这么好运气，今儿晚上还得乞乞巧吧？”

女孩子们都笑着连连点头称是。

“好。皇后病体初愈，你们不要大声说笑，好吗？”董鄂妃依然那么和蔼地提出要求，宫女们哪能不立刻遵行？看她移动着弱不禁风的身体回到坤宁宫，她们忍不住小声议论开了：

“多亏了皇贵妃，不然，咱们皇后这一病可就难好了！”

“可不吗！五天五夜，皇贵妃眼睛都没闭过，守在床边喂水喂药，洗脸洗脚，就是坤宁宫侍女、太监还轮着歇息呢，她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

“唉，不管哪宫主子病了，皇贵妃都去亲自照看，她的心眼儿也太厚道了！”

“哼，谁再说董鄂娘娘想当皇后，我就不信！……”年龄最小的一位皇后侍女刚不平地说了一声，就被旁人把嘴捂上了，还挨了几句申斥：“这话是你能说的吗？快闭嘴！”

容妞儿只是听着，没有搭碴。她比她们知道得多得多。她知道董鄂妃五昼夜目不交睫；她知道皇后病危时，董鄂妃每离皇后榻出寝门便落泪说：“皇上委我侍候照看皇后，要是不能痊愈，可怎么办哪！”容妞儿还亲眼见她设香案为皇后祈祷。但容妞儿更知道在这耗费心力的五昼夜之后，皇贵妃更加消瘦、更加虚弱了；夜晚更难入眠，痰中见血的次数也更多了。不过皇贵妃严禁容妞儿对别人提起这些，如果犯禁，她说就要把容妞儿立刻赶出宫去！

容妞儿可不愿离开这里！在她短短的一生中，还没有对谁产生过这样又敬又爱的感情。在马兰村的时候，她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丫头。她爱母亲、姐姐，也爱大哥。但对母亲她是爱而不敬，对姐姐是又爱又怜，对大哥是怕多于爱。怎么能跟皇贵妃比呢？皇贵妃像是天上的神仙啊！

当初容姑全家被押进京，很快就被赏给功臣家为奴了。容姑因为年龄小，干不了活，王府都不要，最后落到一家包衣佐领手中。包衣按说是满洲的家奴，可是待自家的奴婢却格外凶狠，不到半个月，容姑就被打得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一头黑发被揪得七零八落，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姑娘被折磨得没了人形，容姑的眼泪都哭干了。

谁知主人家忽然变了面孔，对容姑好起来。做了两套绸子的鞑子袍，另拨了一间干净屋子让她住，不仅不再饿肚子，隔三岔五总有好菜好汤款待她。容姑是直心眼的小女孩儿，对她坏她就骂，对她好她又很感激，不多时竟养得白白胖胖，倒像主子姑娘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天真。这是为什么？容姑想不透，也不爱想。但主母很快就向她透了底：她得顶替主人家的女儿去选宫女。

宫女不同于秀女，是每年由十三衙门中的内官监办选，选自包衣佐领下各家十三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女儿。她们的地位比秀女低得多，主要供内廷各宫主位役使。年满二十五岁就被遣出宫，由母家另行择配。

容姑的主人主管选宫女，暗中早已做好手脚，惟一要堵的漏洞是容姑的嘴。于是容姑受到严厉警告：胆敢透露真情，就把她的母亲和姐姐杀掉！

就这样，容姑莫名其妙地进了宫，成了承乾宫扫地送水的粗使丫头。由于她天真的笑脸、秀丽的眼睛和对本宫主子的说不清的倾慕，董鄂妃注意到她，很快就使她代替出宫的蓉妞儿，做了皇贵妃随侍宫女中的一名。

容姑心甘情愿地服侍皇贵妃，一片忠心。皇贵妃也喜欢她，但做得从不过分，恰到好处地使容姑感到皇贵妃另眼看待，又不使其他宫女、太监有所觉察。不管皇贵妃怎样得到内廷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不管皇贵妃平日怎样谈笑风生，神采奕奕，容姑却知道皇贵妃有多少说不出的苦楚、有多少需要背人流泪的辛酸。在这些时候，容姑恨不得跪到皇贵妃面前，搂着她的双腿替她痛哭一场，哪怕只向她说一句安慰的话呢！但容姑不敢……

“容妞儿，你听！”冷不防皇后的侍女小声叫她：“皇贵妃又讲笑话了，咱们去听听啊？”

果然，从暖阁打开的窗纱里传来了笑声。自打皇后的病有了起色，陪在床边的皇贵妃又多了一件事，为皇后读书讲史，不时讲几个小笑话为皇后解闷。可是皇贵妃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身体衰弱而又孤单的时候，有谁来给她讲笑话解闷呢？容妞儿摇摇头，她不忍心去听。

东暖阁里，董鄂妃果然在强打精神，给皇后讲笑话：“从前有个邢进士，长得十分矮小，有一次在鄱阳湖遇到水盗，水盗把他的财物抢到手，便要杀他灭口。强盗刚刚举起鬼头大刀，邢进士赶忙凑趣说：‘人家已经叫我邢矮子了，假如你再砍了我的头，我不就更矮了？’强盗听了不觉大

笑，收起刀，放他走了。”

皇后又笑了，道：“难得这位邢进士不怕死。”

“正是呢！万事只要想得开，死在眼前都有办法化解。”董鄂妃笑着说，很是自然亲切。

皇后斜靠在凉榻上，董鄂妃坐的椅子就在榻边。窗外强烈的阳光经过浓绿的窗纱后，已经变得十分柔和，仿佛带着淡淡的青绿。这样的冷光斜射在董鄂妃的脸上，使她的面庞更显苍白，眼圈的乌青色也更浓重了。皇后心里不过意，说：“我的病已经全好了。你辛苦了这么些日子，也该好好歇歇了，不要天天来陪我……”

“娘娘言重了。妾妃等辈理当事皇上如父，事皇后如母，母病，子女怎能不尽心尽孝呢？但凡有体贴不周之处，娘娘多加教训才好。”

皇后望着董鄂妃美丽的眼睛，感受到一阵煦煦暖意，心里很激动，却不知说什么才好。后来，她长叹一声，握住了董鄂妃的一只手，含泪道：“你真是好人！心肠好！……一向都是好的……我只当你处处邀买人心，不是想取中宫之位，也要日后当皇太后。这回我病倒，心想你不知有多高兴、不知怎么盼着我早死呢！……哪晓得你全然不是的，你这样待我，我……唉，我太多心了！”

董鄂妃把另一只手也伸过去，轻轻抚摸着皇后胖胖的手背，诚挚地说：“皇上治国日理万机，劳心费神，娘娘内为六宫之主，外替皇上分忧。如今天下归一，国事政务、宫外宫内都会更加繁忙。妾妃若能为皇上娘娘分担细务，分忧解愁，不但责无旁贷，也是一大快事，理当的啊！……”

皇后道：“我病已全好，明日要去慈宁宫请安。太后遣人来问候看视，真叫我羞愧啊！……妹妹，我们明天一起去，好吗？”

听到最后这一个新的、从未有过的称呼——“妹妹”，董鄂妃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她连连点头称是。

当董鄂妃向皇后告辞时，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了。她怕自己起不来，便撑着椅子扶手，猛地一站，只听耳朵里“嗡”的一阵尖啸，顿时眼冒金花，意乱心慌，摇晃着就要摔倒，皇后惊呼一声，宫女们连忙赶来扶住她。皇后看她嘴唇都失去了颜色，忙问：“你这是……嗳呀，快去传太医！……”

董鄂妃勉强笑着安慰皇后：“娘娘，我不要紧的，回去躺躺就好。你好好歇着吧！”

容妞儿和一个坤宁宫侍女扶着董鄂妃，只走了几步，董鄂妃又回头对皇后笑道：“娘娘，明儿早起等着我，咱们一起去慈宁宫跪安。”

次日清晨，后妃们按每日必修课，都往慈宁宫请安，前前后后络绎不绝。唯有皇后和皇贵妃七八天没有亲身来慈宁宫了，遇到的妃嫔都向她俩请安，为皇后康复而祝福，为见到皇贵妃而欣慰。皇后看得清楚，董鄂妃在宫中上上下下很得人心。如果在过去，她会因此而郁闷心酸的。今天她却由衷地高兴，因为她明白了：她和董鄂妃像自家姐妹似的友爱，她也会得人心的。

淑惠妃和贞贵人正陪着太后说话。见她俩一同来了，太后很高兴。两人一同跪下请安，站起来时，皇后怕皇贵妃体弱无力，向侧后方的皇贵妃斜过身子，伸过手去扶了她一把。在皇后，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在皇贵妃，心里很感动。其他人可就觉得诧异了：皇后怎么能降低身份去搀皇贵妃呢？淑惠妃蹙蹙眉头，愤愤不平的神色立刻不加掩饰地从眼睛里透露出来，使劲白了她姐姐一眼；贞贵人还年轻，只管看着她的姐姐，脸上泛出羞涩的愉快的笑；太后呢，显而易见地非常高兴，立刻命二人坐下，细细问起皇后这些日子生病到痊愈的情况。

皇后感激地讲起皇贵妃五昼夜衣不解带、目不交睫的辛苦侍奉。皇太后频频点头，十分感慨。皇后说完，和皇太后一期望着皇贵妃。皇贵妃红了脸，很难为情地立起身，低声说："娘娘夸奖，实在不敢当，这原是妾妃分内事……"她的瘦弱的身姿，羞赧的神态，愈加令人怜爱。皇太后拉着她一只手，疼爱地说："我的儿，真难为你了……"

皇太后盯着董鄂妃看了片刻，又用另一只手拉着皇后的手，笑道："古时候有位大舜帝，娥皇女英姐妹同心，辅佐君王成就千秋大业。今日里你们姐妹相亲相爱、和顺端敬，可称又一代贤后贤妃。辅佐皇帝励精图治，做我们满洲的娥皇、女英吧！"

皇后和皇贵妃都笑着敛身向皇太后致谢。但董鄂妃心头却忽然闪出《九歌》中《湘夫人》的名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她联想到娥皇、女英投水殉舜的结局，太后的比方竟使她产生不祥的预感，心里暗暗发抖，但她尽力把这悲哀遮掩了过去。

太后用商量的口吻说："立秋已过，我想到温泉去住几天。皇后病体初愈，正好去静养，乌云珠，你也去吧！"

董鄂妃迟疑片刻，说："儿近日气虚体弱，还是不去为好。"

皇后说："禀母后，昨天皇贵妃在儿宫中昏厥过。这些日子她太劳累了。"

皇太后说："我知道你近年身心交瘁，亏虚太过，正需要好好静养。我特地着人命西鹤年堂配制了白凤丸、八宝丹、女金丹几种名药，专治气血不足、经血不调等一应妇人病症。……贞贵人也去，时时扶持，总是姐妹，好照应。"

听到这样体贴的、充满母爱的话，泪水直在乌云珠眼里打转儿，毕竟有人真疼她，她的劳瘁得到了报偿。

贞贵人连忙答应："我正想去呢！跟姐姐做伴儿最好。"

太后瞪了贞贵人一眼："不是要你给姐姐做伴儿，是要你多照看姐姐的病！"听太后的口气，分明很喜欢那个一团稚气的贞贵人。贞贵人悄悄从太后背后向姐姐顽皮地挤挤眼儿，董鄂妃只当没看见，又禀道："母后恩德，儿铭记在心。只是这些日子皇后病重，宫内事务繁杂，许多事情都没有办完。儿想把内廷事务、宫规宫训都弄出个头绪，再……"

太后叹道："就是一块坚玉，也经不住日夜磨损，何况血肉之躯呢？你聪明过人，才智出众，又识大局顾大体，原是好的。只是后宫一年到头多少事，你怎能事事都担在肩上？操劳过了，操劳过了！我正要你离后宫往温泉静养。这些日子老没见你，说话儿都没趣。您能不能勉强起来跟我一同去，让我这老太婆高兴高兴呢？"

董鄂妃连忙跪下，说："母后言重了，儿实不敢当。儿一定同去。什么时候动身？"

"哦，我已让他们准备好，用过早膳就动身。你们也回宫收拾一下。淑惠妃，我们去后，宫里的事你代管几天。我已告诉皇帝，有什么大事，差人来温泉禀告。"

淑惠妃早跪下领命了。

后妃们出了慈宁宫，入启祥门，在月华门前分手。董鄂妃笑着对淑惠妃拜了拜，说："妹妹，家里的事就累你了！……"

淑惠妃微微一笑："没什么，理当代劳……"当她眼望着董鄂妃姐妹的背影消失在月华门内，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殆尽，气愤愤地说："狐媚子！看把她兴头的！"

皇后皱眉道："你又在胡说什么！"

淑惠妃两年来长大成人，稚气退了，对董鄂妃的嫉恨更深了："我就看不惯她拿腔作势，装神弄鬼的，把太后哄得一腔心思全在她身上了！你看看刚才那个劲儿！"

"刚才怎么啦？太后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

"哎哟我的姐姐，你也给胡弄住了？你当你真能跟她当什么娥皇、女英？"

"为什么不能？"

"天无二日，后宫也不能有两个皇后哇！瞧她这狐媚子把太后和皇上都灌

迷糊了，谁不说她比你强？早晚姐姐你这皇后得让了她！”

皇后皱起黑黑的细眉：“她要想当皇后，我死了不是正好？前几天她为什么要不顾自己地照看我？”

“……邀买人心呗！”淑惠妃迟疑片刻，找出这么一句话，大约自己也觉得不能自圆其说。

皇后叹了一口气，说：“妹妹，做人总要讲良心。人家为了救活我，累得半死不活，我再猜忌人家，可就太说不过去了……”

“姐姐，难道你就真不明白，你们俩势如水火？”

皇后摇摇头：“水火也罢，木土也罢，我可不能忘记在我垂危之际，她陪伴我的日日夜夜。你是我的亲妹子，不也就白天来看看，晚上仍然回你的储秀宫吗？”

淑惠妃咬住嘴唇，无言以对。

“妹妹，你还是多想想这几天如何理事吧！不要再往皇贵妃身上费心思了。”

皇后走了。淑惠妃不满地低声嘟哝：“好，好！不听劝，后悔迟！……”

对董鄂妃的恶感，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除。淑惠妃已不是当年那个孩子气很浓的少女了。她认定，以门阀和大清的利益而言，皇后非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的格格不可。这样，她便是当然的候补皇后。可是有了董鄂妃，不但她的希望成了泡影，姐姐的地位也受到威胁。如果董鄂氏比她们博尔济吉特氏更高贵，淑惠妃也认了，偏偏她是个卑贱的南蛮子的女儿！这是淑惠妃死也不能服气的！

谨贵人在世，淑惠妃还有个可以畅所欲骂的谈伴。谨贵人不明不白地死了，淑惠妃便想到了另一个同盟者康妃。不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康妃是她的另一个劲敌。因为康妃生了皇子，而淑惠妃和她的姐姐连个格格也没有生出来。康妃也是一位候补皇后，只是她的威胁比董鄂妃小得多，而且远不如董鄂氏逼近眼前，所以淑惠妃还是打定了联合康妃的主意。

“远交近攻”，这个产生于战国时期著名的连横合纵斗争中的策略，正在被一位年轻的宫妃使用。她也许根本不懂这个名词，也不知道那一大套史书上精彩的记载，但她却完全掌握了，这种策略的精髓，并且用来得心应手。

淑惠妃站在月华门前想了想，便举步进门，往景仁宫去了。景仁宫主位虽然极少讲话，也极少露出笑容，但她只要讲出一句来，就很有分量，对她大有启迪。对此，淑惠妃已感受多次了。

皇太后领了皇后、皇贵妃、贞妃和身边的公主格格到温泉去后，宫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福临上朝下朝，军国大事不少，回宫后不需去向太后请安，也见不到董鄂妃姐妹的面，不免觉得孤寂，不习惯了。他看看书，练练字，找乐工来奏些曲子，自己也和着吹笛消遣，有时召淑惠妃、端妃、康妃来养心殿一宵，虽然不及董鄂妃那么知心着意，总可消些寂寞。一天一天，平平静静地过去，再有两天，去温泉的人们就要回来，福临颇有一日三秋之叹。

晚膳后，福临在养心殿前的月台上漫步，几盆秋海棠茂盛得如同矮树，一串串深红浅红的花开得像无尽的缨络。海棠花下有几个十分精巧的的粉彩花鸟小瓷罐，那里有小太监特地为皇上装来的蟋蟀，“唧唧唧唧”地叫得正欢。顺治幼年时爱斗蟋蟀，直到十二、三岁了，还和太监们斗蟋蟀赌输赢，当然，他是从不输什么的。其实，那时他怕摄政王加害自己，故意装得像个不懂事的贪玩的孩子，即所谓的韬晦之计。太监哪知真情，只当皇上喜欢这东西；年年入秋都弄来孝敬他。他也乐得听听蟋蟀那悦耳的鸣叫。

福临顺手从门边小几上的果盘里，拿了一颗鸡蛋大的马牙枣，一点点掐碎了，喂那罐里张须高唱的斗士。

“淑惠娘娘来了！”小太监在旁边禀了一声。

福临抬头，漫不经心地向养心门看了一眼，立刻好奇地扬了扬眉梢。他身边的侍卫、太监们也都惊异地瞪大眼睛。

淑惠妃是应召来养心殿的，坐着轻便舆——一种四人抬的无顶小轿。皇上的肩舆有“尚乘轿”管理，首领太监二人，侍监、太监三十二人，随时承应抬舆。后妃当然也可以向“尚乘轿”要舆，但为了方便，有时也由本宫太监抬。今天淑惠妃乘的还是她平日所乘的便舆，而抬肩舆的人，却换成了一色的蓝布袍、大黑辫的宫女，不是四个，而是八个。女孩子们没有干过这样的重活，一个个脸儿发红，口里喘气，汗珠子顺着脖子往下流。淑惠妃虽然不重，可那肩舆是硬木家什，跟块石头似的沉。

淑惠妃早就注意到皇上和众人的惊讶表情，抿嘴一笑，轻快地下了肩舆，大声嘱咐宫女：“明儿早起来接我。还是你们几个来！”

宫女们领命，抬着依然沉重的空肩舆，脚步错乱地走了。

进到寝宫正间，福临忍不住问道：“你怎么别出心裁，弄这帮宫女抬舆？她们怎能抬得动？”

“所以呀，我才用了八个。不好吗？”

“为什么不叫小太监抬？”

淑惠妃等的就是这一问。她故作神秘地一笑，说：“哼，小太监！恣肆放浪，不成体统。我也是今儿才知道。以后哇，我宁肯走路，也不要他们给我抬舆！”

“哦？怎么回事？”

“我……”淑惠妃今天的样子又神秘又好奇，仿佛小了五岁，竟向皇上挤挤眼，笑着悄悄说：“我真……从来没听说过，太可笑啦，康妃姐姐发现的，皇上召康妃姐姐来……”

福临不高兴了：“你既知道，就说，何必再问别人！”

淑惠妃也怕福临发火，忙说：“我说我说，这真是天下奇闻！康妃姐姐还怕皇上生气，一直不敢说呢……”

福临不耐烦地催促道：“到底是什么事？”

淑惠妃心里多少有些紧张。她娇媚地笑笑，端起茶几上一盏也许是福临喝剩的凉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才定下心来，问道：“皇上博古通今，尤其注重前明之鉴，一定还记得天启年间的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1]吧？”

福临皱皱眉头：“朕早就见到这些前车之鉴，所以立铁牌严禁中宫干政……你也想干政？”

“不，不！”淑惠妃连连否认：“这完全是内事！皇上想必知道，客氏先与太监魏朝有私，后又与魏忠贤相通。在乾清宫西暖阁，两魏因争夺客氏而惊驾……”

“朕知道。”福临不让她说下去，因为那件事情太丑恶了：天启帝一天午睡时被惊醒了，魏朝、魏忠贤与客氏只好跪请处分。天启帝竟说：“客奶奶，你到底要跟着谁？朕替你断。”客氏便指了魏忠贤。于是，经过“圣断”，客、魏竟成“夫妻”，从此狼狈为奸，结党乱政，肆意横行。前明的败亡，终于无可挽回。

“那么，皇上想必知道‘对食’的意思了？”

“嗯？这倒不晓得。”

淑惠妃笑道：“所谓‘对食’，在前明宫中盛行，宫女常与别的宫女或太监结为‘夫妻’，如同客氏与魏忠贤一般，就称‘对食’。如今宫中使女仍然沿袭明宫旧俗，不过不称夫妻，而是结拜太监为兄弟叔伯……”

“也不过求个互相照应，有什么奇怪。”

“可是，明是兄弟叔伯，暗中也许还是‘对食’。”

福临一笑：“就称夫妻，也是假夫妻，有什么要紧？”

淑惠妃的脸迅速地红了，咬着嘴唇，嘻嘻地笑个不停，半天才小声说：“妾妃原也以为是假夫素。其实……不假！……”

“什么？”福临一惊：“难道太监有假？”

“不，太监……太监也不假。”

“别这么吞吞吐吐的！”福临的眸子射出怕人的寒光。

淑惠妃面红耳赤，附在福临耳边笑着轻声说了几句话，福临一怔，眉毛直竖起来，压低声音问：“你见到过？”

“没，没有！……可是宫女们私下透露……承乾宫里就有……”淑惠妃真像是在传笑话，掩着口只是笑。

福临大怒，把淑惠妃一推，她踉踉跄跄倒退几步，赶紧跪倒，吓得直哆嗦。福临眼睛冒火，直逼到淑惠妃跟前，一把揪住她的袍子前襟，脸色铁青地喊道：“你撒谎！”

淑惠妃瞪大惊慌的眼睛。她想到他会发火，却没料到他会发这么大的脾气，而且来得这么快！她像憋着气出不来似的，好半天，眼泪“哗”地流了下来，连连叩头说：“妾妃有多大胆子，敢在皇上面前说谎？我只当是个笑话，说给皇上解闷的，没承想皇上生这么大的气……实在是康妃姐姐宫里的太监吴禄，跟皇贵妃身边的两个容妞儿都结了干亲。这个吴禄跟别的小太监吹牛，被康妃姐姐无意听见，怕对皇贵妃名声有碍，不敢声张，只把吴禄赶出了景仁宫。可是吴禄是原先吴良辅的干儿子，并没有出内廷，又到‘尚乘轿’当差了。我听了康妃姐姐的话，心里对这帮太监直恶心，才换了宫女抬舆。这都是明宫旧习、下人恶俗，跟皇贵妃怎么也不会有关联。皇上千万别生气。怪我心直口快，兜不住事儿，就别再问了吧……”

“承乾宫！……”福临眼睛发直，脸色非常可怕。

“皇上，皇上！”淑惠妃跪着向前爬了好几步，哀求道：“这种事说什么也不会跟皇贵妃有关，只有那些卑贱的下人才能干这种丑事。皇上对皇贵妃情深如海，恩重如山，皇贵妃决不会辜负皇上这一片真心的。千万别张扬！千万别怪罪皇贵妃！千万别去承乾宫搜寻那个！……”

淑惠妃的话，一句句像鞭子，狠狠抽在福临心上。他的心痛苦地缩成一团，痛苦又使怒气在胸中膨胀。他脑子里十分混乱。但淑惠妃的最后一

句话却使他打了个冷战：

“什么？搜查承乾宫？”

“不，不！”淑惠妃竟尖声叫起来：“千万不能去搜查，千万千万！皇上，求求你！就当我年轻不懂事、胡说八道，不，就当我一个字也没说过！……”

福临红头涨脑，额上青筋暴起，渐渐失去了理智。淑惠妃越是这样说，越激得他非要弄清真相不可。他逼近淑惠妃的眼睛，问：“你为什么不让我搜查承乾宫？嗯？那些妖具在谁那里？在吴禄身边，还是在容妞儿身边？”

淑惠妃惊惧地看着福临忽大忽小的眼睛，不肯做声。

“嗯？”福临的目光像寒光闪闪的利剑，杀气腾腾。淑惠妃吓得像小老鼠似的缩成一团，抖抖缩缩地小声说：“……吴禄说……都放在容妞儿那里……”

福临狠狠一挫牙齿，召来养心殿首领太监李国柱，命他立即率人往承乾宫搜查宫女容妞儿的住处。李国柱领旨刚要走，福临心里忽悠一闪，昏眩中似有一线光亮，他把李国柱叫回来，严厉地叮嘱道：“带去的人要牢靠，随便找个借口，不许让人知道是去搜查。要是走漏半点风声，小心你的脑袋！”

李国柱诺诺而退。不到一个时辰，他就回来向皇上交差，在寝宫的东次间，他把一个小木匣子呈交皇上，低声禀告：确实是从容妞儿床下的衣物箱中搜出。福临的手颤抖着，打开匣盒，便看到里面用丝巾包着的几个形状奇异的小包。他打开一个小包只看了一眼，便像被烫着了似地撒手扔下，“啪”的一声合了盖，扭头走开，胸口堵得发闷，如同看见百花竞发的月夜芳园中聚集了一群叫声凄厉的叫春猫，忍不住一阵阵作呕。

正间里酒膳尚未撤去，他大步冲过去，端起那一大壶新进的醇厚浓烈的玉泉醴酒，咕嘟咕嘟喝水似地仰脖灌了下去，随后用力把酒壶往门外猛的一摔，通往正殿的过道上清脆的陶瓷碎裂声在高大的殿堂内引起了回响。他声音嘶哑地大吼：“无耻！——”

他醉了，但没有忘记亲手给那小木匣加了一道御笔亲封，之后便沉沉入睡。他既不知道太监给他解衣脱靴，也不知道李国柱小心地收好那木匣，更不知道淑惠妃从西梢间跑到东梢间来看他，眼睛里闪烁着隐隐的笑意。

第二天，皇太后一行就回宫了。福临去看视母亲，后妃们也向皇上跪安。看她们的气色，都显得比在宫里时红润些，还透出一股新鲜。年轻的小董鄂贵人，更是鲜嫩得如同一朵半开的玫瑰花。

福临不动声色地看看董鄂妃，她只用眼睛对他微微一笑，这是别人觉察不到，而只有福临能够感到的一种知心的笑。福临的心一抖，嗓子眼像塞了一团棉花，非常难受，直想喊叫："不！她不是那样的！她是无瑕的仙女！……"

当晚，福临召董鄂妃来养心殿。但不是在寝宫，而是在福临平日读书习字的西暖阁。董鄂妃稍觉惊异，并没有表现出来，她含笑向皇上行罢礼，像平日一样，婉静温柔地笑着，满目爱抚，如同春阳般倾洒在福临身上。她轻轻说："好些天不见了，皇上安好？"

福临不做声，只是严厉地审视着她。他在心里说："如果她心中没鬼，她会一直很坦然；如果她表现出不安，那么……"

可是董鄂妃从来没有承受过福临这种怀疑的冷冰冰的目光，心里惊异，神情上自然不安起来，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她勉强笑道："皇上，您这是怎么啦？……"

啊，瞧她笑得多虚假，那是装出来的笑！福临心里透过一阵寒流。面对乌云珠，他原先的设想都做不到了。他没法像审案那样步步逼近中心，没法使用这样那样的障眼法儿，没法在这里那里设置圈套。他什么都忍不住了，"啪"的一声就把那小木匣撂在董鄂妃身边的茶几上，铁青着脸，冷着声音，指着木匣命令说："打开它！"

如果她看到木匣里的东西时迷惑不解，一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表情，那就好了。那就是说，她根本不知道这种丑事！福临板着脸，不眨眼地盯着董鄂妃的动作，胸膛里，心跳得怦怦直响。

木匣打开了，绸巾也摊开了，董鄂妃的脸红了，她看了福临一眼，扭开身子低下了头。她知道！该死，她知道啊！福临差点儿喊出声，拼命克制着，故意问道：

"你……你知道这东西？"

"这……怎么说呢？……可以算是知道的……"

啊！她居然还露出那么一点羞涩的笑容……她真会装腔作势啊……不，不一定！福临猛然决定抛出最关键的情况，她只要大吃一惊，那还是表明她不知情："这东西，是从你的贴身侍女容妞儿床下衣箱找出来的！"

福临全神贯注、目不转睛，要攫住董鄂妃脸上一丝一毫的变化。他期待着董鄂妃一声惊叫，期待着她几乎跳起来的又惊又怒的表情。然而，他落空了！董鄂妃只是表现出轻微的惊讶，更多的却是为难，还轻声地说道："哦……"

福临的心一下子像是浸到了冰水里！她知道，她全知道！她却长时间地护着那个容妞儿，长时间地瞒着我！……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她过分

宠爱那个有点疯气的丫头？会不会她也和她们成了一伙？……这念头刚在福临脑中闪出，立刻就紧紧地抓住了他，他眼前竟那么逼真地出现了容妞儿使用这些妖具的影像，出现了太监吴禄和容妞儿在一起的影像，忽然，容妞儿的身影被乌云珠所代替，是乌云珠在和吴禄、在和那些下贱的太监……福临几乎要昏过去了，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大吼："你！你还不知罪吗？"

炕桌被他拍得一跳，他的脸色倏然间变得十分狂暴可怕。董鄂妃这时才大吃一惊，忙说："陛下，你这是……"

"啪！"一记耳光重重搧在乌云珠脸上。福临的面孔已被愤怒扭歪，涨得发紫，眼睛像火炭一样燃烧，打过乌云珠的手停在空中，止不住地颤抖着。乌云珠吓坏了，白着一张脸，瞪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不知所措。福临恶狠狠地喝道："你！你胆敢抗辩？"

乌云珠慌忙跪倒，低头，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福临一个急转身，用脊背对着乌云珠，仰着脑袋对窗外看了许久，自然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用稍稍平静一点的、差不多维持了他的帝王尊严的声调，说："回宫去！自责待罪！"说完，不等董鄂妃叩头谢恩，他拔脚就离开了西暖阁。

董鄂妃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从这天起，董鄂妃不曾出过承乾宫。皇后和其他妃嫔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向皇上求情，皇上不理；去看望待罪的董鄂妃，董鄂妃也不提一句起因；知道内情的淑惠妃，也许还有康妃，更是一个字也不肯透露了。

整整十天，皇上没有召见皇贵妃。后宫的人们从窃窃私语变成了议论纷纷，终于传到了皇太后耳中。于是，皇太后特意召皇上进慈宁宫。

二

福临是一位以孝治天下的皇帝。每日省视母后，一年三百六十日，除了不在宫中的日子，一次也不曾缺礼。处理内廷事务的旨意，也从来都以"奉懿旨"的名义发下。至于皇太后亲自召见，他更是即刻就到，从不迟延。这是由感情和礼仪混合而成的敬仰。此刻，他正带着这种自幼而来的习惯感受，望着母亲和悦、温润的眼睛。母子已谈了一会儿了。

"皇儿，"太后微笑着说："额娘要考考你。天下一统，一举而灭除南明，靠的什么？"

福临对此想的并不少，毫不迟疑地说："上托上天护佑，祖宗英灵，下靠兵士奋勇，将帅得人。再者，儿为政处事也举措得当，不敢自称英明，

却从不昏聩。”

“那么，皇儿你为政的最大长处何在？”

福临想了想，说：“明季酷政之后，满、汉水火之际，善用仁厚宽和之良药。”

太后满意地点点头：“对，这是皇儿明见之处。可是为什么明于外事而暗于内事呢？”

福临刹那间红了脸：承乾宫的丑事母后也知道了！这种房幄不修的内情，即使对亲生母亲，也是难于出口的。

庄太后装作没看见儿子的难为情，眼睛望着八仙桌上两瓶盈盈的白荷花，继续说：“先贤早就有话：男女居室，人之大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世无怨女旷夫，才称得太平天下。宫女久闭宫中，情窦开时，难免生事，所以本朝订有新制，二十四岁出宫婚配。前明宫女数千、宫法森严，尚且不禁‘对食’，皇儿对此何必认真计较？事情总在宫墙之内，又无真迹。常言说得好：‘不瞎不聋，做不得阿翁。’这件事，皇儿你的度量和明智，真还不及皇贵妃哟！”

“她？……”福临的脸又红了。

“她早就知道，早就对我讲过。她说，讲天理、论人欲，她都得宽容。祖先在关外草创天下之际，不曾拿这当成了不起的大事，既存天理，也不灭人欲……”

福临目光闪烁了一阵，说：“那她自己会不会也……”

太后目光倏地阴暗了，望着儿子，责备地摇摇头：“皇儿你不该这么问，更不该这么想！要问后宫女子有谁肯立时裂开胸膛把心掏给你，那只有她！”

福临自觉有愧地低下头，小声嘟哝着说：“淑惠妃和康妃她们，都拿这当丑事、当笑话……”

“这当然是个疤，不是朵花。不过，就是景仁宫和储秀宫，要是也去搜查，一样都有……”

福临咬住了嘴唇。

果然，当晚奉皇上密令去景仁宫、储秀宫等处搜查的李国柱，向皇上缴来了许多“妖具”。福临嘴唇咬得更紧了。他命李国柱把它们送到本宫主位那里，要她们自己处置，并传了一道严谕：不许透露半点风声，违旨者死罪。以后也不许再提此事。

发现了这个秘密，福临应该很不痛快，这究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福

临心头却有一种云开雾散的感觉，轻松了大半。还有一小半呢？就是如何去弥合和皇贵妃之间的感情裂痕了。就这样宣召皇贵妃来养心殿？好像他在认错，这绝对不行。还是等皇贵妃自己来向他请求免罪更为体面。当晚，他没有翻任何主位的牌子，只等着皇贵妃。太后既然亲自出面和解，她怎会不知道？

从黄昏等到月出，从三星高照等到银河偏西，福临一会儿在殿前闲步，仿佛数着点点流萤；一会儿习字作画，却又将作品一张张都团了扔掉；一会儿捧起唐诗高声朗读，读不到半首便持卷凝思。总之，不管做什么，他的听觉都高度紧张、灵敏，每一点动静都会引起他的一阵心跳，还得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太监们谁心里不明白？他们暗暗好笑，眼见皇上成了那等着跳墙会莺莺的张君瑞了，可是谁也不敢有点儿笑模样，一个个装得跟面人儿似的，全无表情。

这一夜，乌云珠没有来。福临完全失眠了。焦灼和紧张，竟催得他的感情上升得比初见乌云珠时还要炽热。十二天没有见到她了！任他掩饰，任他设法转移感情，他仍然受不了那种食无味、寝不安、没着没落的相思味儿。在这十二天里，他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又打太监又踢宫女，对召来的主位们更没个好脸色。玉瓶、玉盏和碧玉如意都被他摔得粉碎。有个小太监，只是因为把书放颠倒了——没有照皇贵妃整理的样子把象牙书签朝外放，他就抽了他二十鞭，还罚他跪了半天。这些脾气，他都当着主位娘娘，好像专门发给她们瞧！想必是太后听了主位们的诉苦，才决心出面的。

相思之苦，最难排遣，何况养心殿里处处留着乌云珠的踪迹？书房里有她用过的笔砚、她临摹的楷书；妆台边有她忘在那里的一副珍珠耳环。东梢间的卧室是他们俩共有的，任何主位，哪怕是皇后来了都不能到那里和皇上同寝，如今空了十二天的卧床，似乎还保留着她的温香。他的腰边还挂着她亲手为他绣制的精致的香囊……要是走出寝宫，来到养心殿，引起甜蜜回忆的事儿就更多了，不是吗？那个牡丹盛开的美好日子，他俩在这里定情……

天亮了。福临还在养心殿的廊下走来走去，又焦躁又烦恼，其中还夹杂着说不出的甜蜜。他想念乌云珠，整个身心强烈地渴望着她。但皇帝的威严和体面又在阻止他、束缚他。他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夹缝，想出两全的办法，让乌云珠回到他的怀抱。怎么办呢？他抚摸着腰间那漂亮的香囊，蹙着乌黑的眉毛，实在有些进退两难了。

“启禀万岁爷，武英殿大华士傅以渐、兵部尚书伊图、梁清标求见。”一个奏事太监小心翼翼地跪禀。

福临心不在焉地望望他，视而不见，仿佛没有听到。

太监不见万岁爷示下，不敢起身，又不敢抬头，只好再禀一遍，略略提高声音。

“宣进殿来。”福临一挥手，转身回养心殿等候。

召引太监领着三位大臣匆匆地进来了。梁清标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伊图简直就是满脸乌云，唯有傅以渐仿佛不改常态，颇有宰相风度，但他微微发颤的手指，表明他在努力压制内心的不安。

三人跪拜完毕，起身抬头，只见皇上穿一身红绸暗龙纹蓝袍，黄腰带上悬着七宝小刀、玉佩香囊、流苏缨穗等杂珍，头上没戴帽子，项间没挂朝珠，乌黑的头发泛着光亮，象牙般黄白色的面庞染上淡淡红晕，一双明亮的眼睛仿佛含水的星辰，漆黑的眉，眉梢轻轻颤动，手里轻轻摇着一把墨兰折扇。好一个俊逸潇洒的翩翩美少年！他笑盈盈地问：“众卿不等朝会，有什么急事？”

伊图连忙奏道：“禀皇上，郑成功兵临金陵城下了！”

福临耳边“嗡”地响过一阵尖啸，脸色骤然失去了血色。为了掩饰心头的慌乱，他“啪”的一声，连扇子带手掌在桌上猛一击，扇骨断了。他站起来，厉声问：“甲喇额真赫特赫的大军呢？”

六月里，郑成功兵进长江口，朝廷立刻派赫特赫率军增援江浙，阻击郑成功。前些日子不断有捷报传来，如今是怎么回事？

伊图嗫嚅道：“赫特赫兵败，在镇江阵亡，所部被歼……”

“什么？镇江？……”这几个字福临几乎是喊出来的，难道扼守长江险要和南北运河的重镇镇江，业已丢失了吗？

伊图触到皇上的目光，吓得不敢再说话。傅以渐竭力拿出他平素镇静、从容的气度，详细地报告这个惊人的坏消息：“禀皇上，六月里郑成功已做好大举北上的准备。他自封招讨大元帅，以张煌言为监军，率十七万水陆大军，兵分八十三营。郑成功亲率马步军在崇明岛登陆，攻焦山、破瓜州、占镇江，如今已经围困了金陵；张煌言率水军沿江而上，攻占芜湖后，又分兵四出，徽州、宁国、太平、池州等三十余州府县均已陷落；如今金陵城中只有兵马三千，总督郎廷佐困守危城，绝非郑成功的对手，而江南各地闻风而起、蠢蠢欲动者不在少数。形势岌岌可危，请皇上早做定夺！”

呆了半晌，福临声音沙哑地说：“再派八旗劲旅，增援金陵！”

梁清标心情沉重，声调也很沉重：“禀皇上，征云贵大军远在边陲，鞭长莫及；畿辅重地，岂能防卫单弱？各省驻防八旗，目下尤其不可轻动，唯有各处绿旗营尚可调遣。只是，这绿旗营……”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白，绿旗营是汉人军队，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未必可靠。

傅以渐竭力沉着地说：“禀皇上，无论如何，必须速发救兵，以安定人心。不然的话，江苏与畿辅间只隔山东一省，一旦蔓延，京师可危。况

且这消息不日就将传开，百姓必定惊惧、混乱，甚至有人趁火打劫，扩大事态，难保不生他变。臣以为不如就近发山东、安徽各处驻防八旗及绿营，立往金陵解围，至少也要挡住郑成功北上！……”

“调盛京八旗！调湖广八旗！调蒙八旗！……”福临又急又怒，声音都变了，脸色铁青地喊：“一定要挡住他北上！”

三位大臣刚刚离开养心殿，福临方才努力压制的急和怒，就再也压制不住了！更可怕的是，被急和怒掩盖着的惊恐、慌乱，一阵又一阵地、越来越强烈地袭击着他，各种可怕的想法争先恐后地从他脑海里冒了出来：

江南，江南，朝廷的财赋重地，天下税赋一半都来自江南啊……平定云贵，靠的就是江南宁帖，粮饷源源不断。如今落入郑成功手中，这不断了朝廷的半条命吗？……

郑成功，这软硬不吃的汉子，我杀了他的父亲、兄弟，他当然要破釜沉舟，拼死一战，决无投降余地的……他是谁？小民们叫他国姓爷，他打的是朱明旗号！汉人但凡有一星一点怀念故国，都会处处向着他！……刚才傅以渐不是说了，他已得了三十余府州县，还有许多地方蠢蠢欲动，准备响应，连朝廷的命官，那些汉官们，不是也已望风而降了？……金陵城中守兵三千，可是满兵只有五百啊！汉人军队能靠得住吗？郎廷佐也是汉军旗的，他靠得住吗？……

眼看金陵陷落只在早晚间。金陵一失，江南半壁就将完全落入郑成功手中，那时，安徽、山东起而响应，必定势如燎原，蔓延到山西、直隶，京师就将被包围，普天之下的汉人就会一起动手，拿起刀枪，杀向占领和盘踞在他们祖居田庐上的凶暴的满人，那时满洲将陷于反叛的汉人的汪洋大海！……满蒙八旗才有多少人！怎么敌得过这样的汪洋大海？这一切就要来临，这是满洲的末日，是爱新觉罗氏的灭顶之灾！……

福临越想越慌，越慌越怕，大滴大滴的汗珠沁出额头。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和镇静，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突然大叫一声：“额娘！……”撇下惊呆的侍从们，撒腿就没命地向慈宁宫狂跑，好像背后有青面獠牙的鬼怪在追赶他。

“额娘！额娘！”福临一头冲进庄太后的寝宫。他那射出狂乱目光的眼睛、痉挛的扭曲的双手、类似疯癫的动作，把太后吓了一跳，可是她还来不及有所反应，福临已“扑通”一声跪在她脚边，气喘吁吁地说：

“额娘，我们，退出山海关，回老家去吧！回到我们祖先呆的地方，回到我们应该呆的地方去吧！”

庄太后黑眉一挑：“皇儿，你疯了？”

“不，不！”福临慌乱地站起来，双手不住地颤抖：“江南已经丢了！郑成

功就要攻陷金陵，安徽山东一反，畿辅危在旦夕！汉人几千万，几千万哪！哪能容得我们，额娘，我们快走！……”

“你给我住口！”庄太后脸颊抽搐，狠狠地咬牙喝道。可是福临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仍然瞪着惊惧的眼睛在那里乱嚷乱叫、指手画脚：“额娘，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庄太后大怒，一把揪住福临的脖领，眼睛里燃烧着福临从不曾见过的熊熊烈火，使她此刻不仅威风凛凛，而且那么凶狠、可怕，福临吓住了，噤住了，看她狠狠挥开了右手，料想她就要抡过来狠狠揍自己耳光。不想那只手顺势拿过茶几上的一杯夏令冰水，“哗”的一下，狠狠泼在福临头上。福临一个冷战，被冰水浇得透不过气来，不由自主地又跪倒了。

庄太后指着福临，叱骂的话像沉重的石头，一句一句照皇帝头上砸过来：

“你这个败家子！窝囊废！草原上的兔子也比你强！你的父亲和祖父流血拼命打下的江山，你竟然胆小得要弃土逃跑！你怎么配当爱新觉罗的子孙？你的血里怎么就没有祖先的英雄气概！你这个懦弱卑怯的东西，我生你的时候怎么没拿你扔去喂鹰！……”

没有见过，甚至也没有人想到过，庄太后，一向那么温和、慈爱、明智，此刻会火山爆发似地破口大骂。事实上，她真气坏了。如果不是突然想到儿子的身份，那重重的一巴掌一定要抽在至高无上的皇帝脸上。

头上、脸上、身上都湿淋淋的福临，起初惊呆得如同木鸡，继而羞愧得满脸通红，到后来，涨红的脸变成紫色，太阳穴卜卜乱跳，浑身颤抖，突然挺身一蹦，竟迸发出狂暴的急怒，大吼一声：

“我去收拾这个郑成功！”

他“嗖”的一下拔出七宝刀鞘里寒光凛凛的小刀，上指苍天，目光疯狂地咬牙切齿道：“亲征！亲征！立刻御驾亲征！不得胜还朝，就战死疆场，额娘，你静候儿的消息！”他掉头就跑，太后一把没拉住，他已箭一样冲出了慈宁宫。

愤怒得双手还在颤抖的庄太后，此刻又被儿子突如其来的疯狂震惊了。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令她是亲生母亲，也觉得非常意外。她决不容忍她的儿子成为一个怯懦的、无所作为的君主。但是亲征，这关系着入关十六年的整个王朝的稳定甚至存亡。皇帝一旦亲征失败或是阵亡，那就毫无退路、毫无补救了！

庄太后一把抓过另一杯冰水，猛然把热烘烘的额头贴了上去。在这重大的关系社稷安危的时刻，她必须使自己迅速冷静下来。凝思片刻，她立即动身追往养心殿，劝阻福临。但她晚了一步。养心殿太监禀告说，万岁爷不吃不喝，怒气冲冲，踢倒了好几个小太监，草草着了朝服，救火

似地奔往乾清宫上常朝去了。

乾清宫里，表面威严沉静的福临，脸色白得像纸，用高得刺耳的声音宣布："……朕意已决，即日御驾亲征！"

已被郑成功围金陵的消息弄得惊恐不安的王公大臣们，听得这一声，不啻暴雷在头顶炸响。他们都了解皇上的性情，也就更知道此举的巨大危险，一个个急得变了脸色，纷纷奏告劝阻。不多时，皇上的御座前、丹陛上就跪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不想这反而激起福临的更大愤怒，他登时双眉倒竖，操起御用宝剑，左右开弓，乒乓一气乱砍，把他那精雕细刻、金光闪闪的八宝金龙御座劈成了碎块，他"当啷"一声掷剑于地，暴怒地喊道：

"谁再敢阻止朕御驾亲征，就要他像此座一样！……傅以渐，胡世安，你们立即给我拟出亲征旨意，广告京师、天下，晓谕百姓！"

福临的声音在乾清宫那高大深邃的殿堂中发出震人的嗡嗡响，王公大臣、文武百官，谁还敢再说一个"不"字？

一连两天，整个皇宫内院混乱一团，都被"御驾亲征"搅得昼夜不宁，惊慌失措。人们听说皇太后试图使这疯狂的皇帝恢复理智，用温言细语平息他的暴躁，但无济于事，皇上一直没有松口。皇太后又派皇上的乳母去皇上跟前劝诫，因为福临一向敬之如生母。可是这位嬷嬷鼓足勇气的话还没说一半，皇上就跳将起来，恶狠狠地嚷道："再要罗嗦，就把你劈成碎片！你不知道朕在乾清宫的宣谕吗？"嬷嬷吓得差点跌了个跟头，连忙离开了这个不可理喻的人。

更大的混乱像瘟病一样，已在京城中传染蔓延。金陵失陷的谣言，本来就使许多人惶恐不安，很怕刚刚平息了十来年的天下又要大乱，而各城门贴出的"御驾亲征"的布告，更证实了他们的忧虑，一场大战乱，仿佛就要从天而降，迫在眉睫，压向头顶了。一夜之间，全城各处都像被捅开的马蜂窝，乱成一片，不少商号闭门，闹市骤然冷落，动作快的人家已经在收拾细软，准备外逃避难了。至于八旗之家，则不得不准备从征，也是一派惶惶不安。整个京城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深恐触了龙鳞招来杀身大祸，又不甘心眼见朝廷危若累卵而不管不顾的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们，便走马灯似的纷纷往慈宁宫谒见皇太后，求太后设法劝阻皇上。想必是得到了皇太后的暗示。这些人又都掉头打道宣武门，去汤若望处求他帮忙。这样，天主堂前的那条街，整日价车如流水马如龙，拥挤不开。相识的仆从们见了面，代替互相问好的第一句话是："汤老爷应了吗？"回答者总是满脸忧伤地摇摇头，仿佛去参加了一个葬礼。

亲王显贵、部院朝官都来了。汤若望不胜其扰，却一直不肯答应。事情很明白，皇上向来说话算数，又正在气头上，谁敢去劝，谁就十有八九要被"劈成碎块"的！

天黑以后，汤若望才疲倦地倒在他的躺椅上。整整一天繁忙的接待，几乎把这个白发老人累垮了。他内心还有一层说不出口的忧伤。近两年来，他的这个学生一天天亲近佛门禅宗，一天天冷淡和回避他这当年极为尊崇敬爱的玛法，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也许这股老年人的委屈，也是他执意不肯答应的一个原因吧。他的新来的助手，有一头深褐色鬈发和深褐色眼睛的南怀仁神甫，看了他一眼，便去倒了一杯汤若望心爱的莱茵白葡萄酒——这是南怀仁特意为汤若望带到中国来的——送到他手中，同情中带着怜惜，说道："约翰，你的神情那么忧郁，——你真累坏了！"

"谢谢。"汤若望接杯喝了一口，轻轻舒了口气。

对面的苏纳神甫感叹道："这些大人物，多么卑怯！自己没有勇气以死谏君，却要拉一位老人为他们挡箭！"

白乃心神甫又高又瘦，深陷的蓝眼珠一直望着屋顶，耸耸肩说，"这有什么奇怪呢？中国的皇帝，比我们欧洲君主的权力大得多——偏偏他又是这样喜怒无常，不可理喻。"

汤若望朝白乃心摆摆手："不，不！那孩子决非不可理喻。盛怒之中，谁也不免糊涂。"

白乃心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你还为他分辩？难以理解！他对你不是越来越冷淡了吗？亲征这样的大事，你事先竟一点都不知道！"

汤若望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脸却突然涨红了，碧蓝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全然是一个因委屈而伤心的老人情态。众人都看到了，又都避开目光，不忍看他。汤若望毫不觉难为情地掏手帕拭泪，低语道：

"哦，可怜的孩子！……"

沉默片刻，苏纳神甫说："那么，皇帝是要亲征了？"

白乃心对南怀仁说："皇帝亲征，势必不可收拾。我刚从外面回来，北京城乱得要翻天啦！皇帝一旦将他的御林军都带走，京师畿辅之地定会大乱；皇帝若是战而不胜，天下大乱，恐怕就不可避免了！……"他表面轻松、骨子里沉重的话，使说话不多的南怀仁突然抛出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天下大乱，对我教会有什么好处？满洲垮台、皇上不幸，对我们传教大事是利还是弊？"

他虽然越过白乃心的肩头凝视着墙上的圣母画像，说话也是轻轻的，仿佛在自言自语，却使正在喝酒的汤若望动作一顿，放下酒杯，那么尖锐又那么沉重地看了看南怀仁。

大家都感到了南怀仁低语的重量。但是，殉道者毕竟不是可以劝说的，何况论年龄、论资格，他们都是汤若望的后辈。一片沉默落在了这间深

邃、简朴的屋子里。

汤若望慢慢站起来，白须白发白眉，粉红的脸膛上笼罩着庄严和神圣，手抚胸前的十字架，徐缓地说："好吧，我去。为了人民的安宁，为了耶稣会的荣誉，为了传教事业的前途，也为了那可怜的孩子，即使是拿性命去孤注一掷，也是值得的。上帝与我同在。"

次日一早，另外三位神甫专为汤若望做了弥撒，祷告上帝保佑汤若望成功。想到皇上的喜怒无常，想到满洲嗜杀的野蛮旧习，汤若望向同伴们告别时，四个人都流泪了。后来，汤若望用手指抹去眼泪，勉强笑道："朋友们，不要像哭死者似的哭我吧！正义的事业，上帝会看到的。"

晨雾弥漫，宣武门城楼变得遥远又模糊，在悲壮苍凉的气氛中，南怀仁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老神甫远去，不知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他？不知他能不能生还？

紫禁城越来越近，汤若望渐渐从苍凉的心情中解脱出来，变得冷静了。不错，近来皇上疏远了他，被那些僧徒包围着。那些僧徒都是坚决反对天主教的，这对教会很不利。皇上也不是许多年前汤若望所熟悉的那个少年了，他长大成人，不可能还像小时候那么依恋他，又正在暴怒的火头上，这是汤若望处境危险的地方。不过，汤若望了解福临，知道他天资聪慧，有极高的判断能力，有极锐敏的目光。他不相信，连白乃心神甫都能看清的形势，福临会看不清。也许出于他高傲的帝王尊严，即使是气头上说错的话也不肯收回？对福临那种病态的自尊，他是太熟悉了。

聚在朝房的王公大臣们，一见汤若望，如同见到救星，一齐围过来，七嘴八舌说个不了，无非是问候、感谢、钦佩、催促。原来，整整两天了，没有一个人敢向皇上进谏。汤若望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这些显贵，只得静静听着。当召引太监传他上殿时，他才客客气气地一拱手说："诸位为国爱君一片诚意，若望不胜钦佩，少陪少陪！"说罢昂首挺胸地随着太监去了，毫不理会背后那一道道含意复杂的目光。

这位召引太监一向与汤若望交好，途中便把这两天发生的事，一古脑儿细细说给汤若望听，并说："皇上眼下已经有点安静，不像前两天那么大喊大叫了。"

汤若望心里一动，或许福临已经明白过来了？但是他决不会自动撤销亲征的旨意，必须有人来给皇上台阶下。汤若望感到庆幸，这人可能就是自己。这对转变皇上对自己的态度，对今后的传教事业真是大好事！

福临坐在乾清宫的暖阁里，面色依然严峻，双眉紧锁，双唇紧闭，有力地昂着头，一副高傲中带着固执的表情。看到皇上这种态度，汤若望心头一凉、一紧。但是仔细端详，福临右手执一柄描金牡丹折扇，左手翻着一函《玉台新咏》，汤若望心中又是一热、一松。这是他所料想的最

好情况。

汤若望连忙趋前几步，跪到福临脚下，双手递上他昨夜在灯下斟酌再三的奏疏，随后便匍伏在地，不再抬头。他听到纸声窸窣，知道皇上在翻阅他的奏章。不待福临发问，他便很深挚地说："触怒皇上，本是死罪。但若望宁肯粉身碎骨，也不能辜负皇上的信任，不能不忠于职守，有所见而不言。皇上一身系社稷江山安危，系天下万民所望。老臣以十数年忠诚，恳求皇上罢亲征之议，恳求皇上，不要使国家再濒临破坏的边沿……"汤若望说得感情激荡，曾经战乱的他，一时竟老泪纵横了。

沉默有顷，汤若望听到一声没有料到的那么轻柔的语调：

"玛法请起。"

汤若望疑心自己听错了，抬头一看，福临的情绪已经完全变了过来，表情虽然只不过可称为平缓、平静，但眼睛分明已透出温和的光泽。

"玛法一片忠诚，使朕心下感动。玛法的奏疏说得透彻。毕竟玛法博古通今，见解精到。朕虽不敢与历代贤君相提并论，却也懂得从谏如流的道理……"

福临大约还说了些别的，但汤若望已经听不进去了。在皇上夸赞他见解精到时，他心里一轻松，顿时觉得四肢瘫软，差点动不了。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常态，他又向皇帝建议说："郑成功即使攻占金陵，也不是无法补救，只需拿出重饷，速派援军，先堵住他北上的路，再令征云贵大军回师攻战，郑成功在江南是不能立足的！"

那些应召来乾清宫草拟诏书宣告亲征作罢的大学士和学士们，都以万分感激的目光向汤若望表示感谢。这消息风一样传遍了紫禁城，汤若望出宫时，不论内宫还是御前侍卫、乾清宫侍卫，全都向他行注目礼；王公贵族对他点头微笑；满、汉文武大臣向他弯腰；一道一道宫门边的侍卫一递一声地高喊着："伊里！"向他致敬。他们的笑容是真心实意的，他们的快乐是显而易见的。汤若望竟又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想到将有许多显贵体面人物又会来拜望他，会把他当成国家的救星，他真觉得自己是个扶危济困的英雄了。他昂首阔步，向所有的人微笑，心里有一股孩子般的得意和快乐。他的得意和快乐围绕着一个中心：此举提高了他的地位和威望。他自顾自地笑着，轻声地用科伦家乡话自语道："教会的神圣事业将因此而获得更大成功！……哦，太好了！……"

福临那紧张得几乎达到破裂程度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他暗暗地舒了一口气。其实，昨天承乾宫送来董鄂妃的请安请罪折之前，他的盛怒已过，明白自己的错误了。董鄂妃的折子除了为自己的过失向皇上领罪，陈请贬位以外，还委婉地恳求皇上以社稷江山和百姓黎民为重，千万不

可自蹈危机。立国未久，京师尤重，相信皇上能临危不惧，稳如泰山。郑成功东南一隅，决不能与天下抗衡。一番知心而明睿的话，使福临更清醒了。但是，旨意传了，布告发了，御座也劈了，怎么收回？怎么下台？

汤若望的冒死进谏，恰逢其时。玛法是皇太后的义父，掌管天文天象的博学大臣，在民间享有“汤圣人”的美称，身份、地位、威望明摆着，就着他的手下台，再合适不过了，皇上不仅不失体面，还可博得“从谏如流”的美名呢！

大臣们都已匆匆退出乾清宫，赶着去办理收回“御驾亲征”的一层层事务。完全平静下来的福临，接过小太监送上的香茶，喝了两口，眉头重新紧锁了：不好下的台下了，亲征作罢了，可是郑成功怎么办呢？……多尼、罗可铎大军尚在云贵；岳乐不能离开；济度呢？顺治十一年他曾挂定远大将军印，专征郑成功。郑成功多年不灭，退而复来，济度上一次南征不成功有很大责任，这次再让他出马，也说得过去。不过……福临早就感到济度对自己不满，让他挂印远征，能完全放心、松手吗？

福临瘦长的手指在御座的扶手上轮番按捺着，他在沉思。他忽然想起，康妃的母亲是济度的表姐，三四天以前，简亲王福晋还同佟夫人一道来景仁宫探视康妃。要不要从康妃那里探探口气，看看简亲王的怨气究竟有多大，究竟主要为了什么，然后再作定夺？

夏日天长，看看钟表已过戌初，而窗外天色还不暗。福临决定今晚到景仁宫去。刚要传旨，他又犹豫了。他从案上的红木摺匣中拿出皇贵妃的奏摺，不知第几遍地打开来看，那娟秀清晰的小字恰如其人，一霎时就使福临产生如处春风的感觉。他轻轻抚摸着她的字，心头滚动着阵阵柔情。今晚，他原要召乌云珠来养心殿的呀！他暗暗盼望着的一天终于来了，可是……

福临终于把那摺子放回匣中，心里说：“乌云珠，为了社稷江山，又要委屈你一夜了！……”

此刻，乌云珠正在坤宁宫与皇后闲话。一场骇人的暴风雨、一次可怕的危机终于过去了，两人都由衷地高兴。皇后笑容满面。皇贵妃仍然带着几分忧虑说：

“虽然宫内、京师就此平稳了，可是对付郑成功，还要花大气力呀！”

皇后说：“那是外事了，自有文武大臣们辅佐皇上料理。”她爱怜地看看董鄂妃消瘦的面颊，叹道：“你身子这么虚弱，总是用心太过了。也该静心调养才是啊！”

董鄂妃一笑："姐姐美意，小妹心领了。只是我生来的贱脾气，凡事只要过耳，便不能不过心；但凡过心，便忍不住地要细细思虑。所谓心劳命薄，不如姐姐厚福啊！"

皇后连连摇头笑道："罢、罢！巧妹子再不要挖苦笨嘴拙舌的老姐姐。倒是说说看，皇上究竟为了什么，竟怪罪到你头上了？"

董鄂妃的头低下去了，静幽幽地说："总是我不好，惹他生气。不怪他这么多天一直远着我……"

"唉，说不得！"皇后蹙了双眉，"他离了你，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见天发脾气摔东西打人。要是有你在身边，这回也未必闹得这么凶……"

一个坤宁宫小太监急急跑进来寝宫门口，结结巴巴地禀告："万、万岁爷，驾到！"

二人吃了一惊，心里顿时发慌，互相对视一眼：二更已过，夜这么深了，皇上为什么驾临坤宁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又出了什么意外？

皇后急急忙忙地说："妹妹快随我出去接驾！"

董鄂妃连忙答道："不行，我正待罪，没有皇上旨意不能面君，姐姐你快去吧！"

皇后刚刚迎出中门，福临仿佛浑身燃着烈火，大步闯进坤宁宫，从跪下请安的皇后面前，"呼"的一声挟着一股疾风闪过去了。皇后心慌意乱，赶忙站起身，随着进了中门。只见福临双手叉腰，站在正中，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一脸盛怒，面色惨白，牙齿咬得格格响。他厉声喝道："李国柱！进殿听宣！"接着，"哗啦"一声拔出了腰刀，吓得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总管太监李国柱更是跪在那儿缩成一团，像一只瑟瑟发抖的老鼠。

"哐啷"一声，皇上把腰刀扔在李国柱面前，他那愤怒而严酷的声音在殿内震响："立召乾清宫值夜侍卫，带朕的腰刀往景仁宫取佟氏之首复命！"

"啊！——"情不自禁的惊叫，来自好几个方向、好几个人之口。皇后大惊失色，急忙扑到皇上脚下："皇上！皇上！你这是怎么啦！……"福临暴怒地一脚踢开皇后，皇后"哎哟"叫了一声，福临全然不顾，向李国柱吼道："你敢迟延，朕先杀了你！"

李国柱双手捧着御用腰刀，抖抖索索地跑了出去。董鄂妃从寝宫冲出来，猛地跪倒在皇上膝前，双手抱住福临的腿，哀声求告："皇上，皇上，你不能啊！……"

福临一哆嗦，惊讶道："你！……"他怎么也没想到，董鄂妃会在此时此地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他又惊又痛，弯下腰，双手扶住了满脸是泪的乌

云珠。

“陛下，佟家姐姐是皇子生母，于皇家有大功，无论如何，罪不当死！妾妃待罪多日，今天陈请处分。皇上若处置佟家姐姐，就让妾妃替她担待了吧！”董鄂妃说罢，朝福临一叩头，站起来转身就走。福临伸手没拽住，她已急急忙忙跑出了殿门。福临大声一喊：“乌云珠！——”殿外黑沉沉的夜色里，回答他的只有“橐橐橐橐”急促的木底鞋的敲击声。福临惊呆了。皇后这时已由地上坐起，大腿侧被福临那一脚踢得很重，她一手悄悄地抚摸着伤处，重新跪在皇上面前，含泪道：“皇上，看在我们姐妹的分上，饶了康妃吧！……”

福临当然听得出“我们姐妹”是指她和皇贵妃，也发现了她轻轻抚腿的动作，知道自己踢重了，心里有些后悔，脸上怒气稍稍减退了几分。宫女、内监们全都跪下了，同着皇后求情。福临板着脸，并不做声。沉重的空气压得人无法呼吸，只有窗下那金色的西洋自鸣钟“滴答滴答”响个不停。

李国柱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一进门便跪倒在地，双手高举着那柄闪着寒光的腰刀，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禀万岁爷！奴才与当值侍卫赶到景仁宫，皇贵妃娘娘不知怎么也在那里，护住康妃娘娘，不准用刀，说要是动刀，就连她一起……奴才们不敢造次，特来复旨。”

“佟氏呢？”福临狠狠地问。

“康妃娘娘跪地领罪，要奴才转奏万岁爷，说她死不足道，死不足惜，只求万岁爷……她求万岁爷亲自动手杀她，她说她死而无怨……”

半晌，福临不言语，大家都提心吊胆，谁也不敢抬头，只静静听着，不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皇贵妃为什么不回来？”谁也没想到福临接下来问的是这么一句话。

李国柱并不知道皇贵妃刚才也在坤宁宫，所以对“回来”二字有些莫名其妙，但他一点不傻，立刻禀道：“万岁爷，奴才离开景仁宫的时候，皇贵妃娘娘和康妃娘娘正搂在一处，抱头大哭呢！”

福临一时辨不清心头滋味，既感慨，又赞叹，又是愤恨，又是疼爱，酸甜苦辣，搅成一团。他长叹一声，朝着正殿中的宝座，慢慢地坐了下去。

三

京师各门贴出了罢亲征的圣谕，恰似一剂凉药，混乱局面很快平息下来。跟着，朝廷封达素为安南将军，带领索洪、赖塔两员大将率师南下

增援，阻击郑成功，京师就完全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繁华。

长街上人来人往，又变得热闹了。

远远走来两个人。前面一个穿了件显然不是他自己的肥大长衫，人几乎被淹没了，却挺胸凹腹地迈着洒脱的步子。不管他怎样强打精神，也掩不住那一脸菜色和深陷的眼窝显示出的贫寒。后面一个短打扮的佣工，打着一袋米，亦步亦趋地随着，摇摇晃晃。

佣工一翻肩膀，把米袋放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喘气。

“你怎么又歇下来了！”穿长衫的跳着脚大声嚷叫。

“唉，实在对不住。让小人再歇口气。”佣工低声下气。

“歇气，歇气！像你这么干活，什么时候才能到家！”穿长衫的喊叫得更凶，招得街上行人和闲汉围上来看热闹。一个高大的穿灰 袍的汉子分开众人，问：“这是怎么啦？”

瘦骨伶伶的佣工身躯单薄得像块木板，眼泪汪汪地连连说好话：“小人不好，小人不好，误了大爷的事！实在气力不佳……”

雇主瞪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没力气就别拿这份脚钱！”一看穿灰 袍的汉子高直的鼻梁两边闪动着一双炯炯虎目，气概不凡，大有爱管闲事的劲头儿，他连忙解释说：“大爷，我雇他扛米，可他倒好，三步一停、五步一歇，一顿饭工夫，走不出半里路，我能不急吗？家里等米下锅呢！”

那双浓眉下的虎目一转，直射佣工：“你也是个男子汉，这六七十斤的小玩艺儿，你就这么吃劲儿？”

佣工看看雇主，又看看围观的人，不知怎的伤心起来，叹息道：“我哪里当得了佣工扛得了米啊！……先祖乃前明刘大学士，我……唉！”他抱着头蹲下去。

人群一片惊讶议论声，灰 袍汉子不由得倒退一步，上下打量这个穷途落魄的贵公子。不想那雇主惊叫道：“天哪！你是二宝表兄？……咱们是亲戚呀！”

“你？……”佣工吃惊地站起来，瞪大眼睛。

“唉，我是张松江之孙，咱们是姨表亲啊！”雇主又喜又悲。

人群中一老者笑道：“既然都是贵胄，又是亲戚，就别难为人家了，把米分给人家一半就是。”

雇主红了脸：“这……可不行！我家断炊两天，好不容易厚了脸皮向故仆求告，才得了这五斗米、二百文钱……”他咬咬牙，转向佣工：“表哥，一同到我家去吃顿饱饭吧。”说着，他挽挽袖子，自己去扛那袋米。他还不如他表兄，那袋米竟纹丝不动，人群中腾起一片哗笑，打趣、嘲骂此起彼伏，表示着强者对弱者的轻视，发泄着对潦倒的贵公子的幸灾乐祸。两个瘦弱又胆小的豪贵子孙又羞又窘，竟互相搂抱着哭了，其中一个嘴里还呜呜咽咽念着“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灰绀袍汉子没有笑，他伸手攀住路边一棵槐树的胳膊粗的树干，略一抖腕，“喀吧”一声就撅断了，略事修整，交给两位“贵公子”，说：“两个人抬着走吧！”

两人抬着米袋，趔趔趄趄地走远了，围观的人才议论着、说笑着、叹息着慢慢走散。灰绀袍汉子拦住一位须发灰白的老人：“刘大学士、张松江是什么人？”

老人正沉浸在今昔感慨中，不在意地顺口答道：“那都是前明崇祯朝的宰相啊！谁料子孙败落至此！……”他又回到自己的感慨中，轻轻摇头叹气，慢慢迈步，嘴里喃喃地念着：“五斗米，五斗米，两公子，抬不起，枉读诗书怨劬劳，乃祖乃父岂料此？……”

灰绀袍汉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尊矮粗厚重的铁狮子，他在沉思。几名牵着马的王府护卫近前跪请王爷回府，他才心事重重地跨上金鞍。

这是简亲王济度，为了散心解闷，出府来微服游走。偏偏目睹了刚才的一幕，给他沉重的心又坠上了一块大石头。

自从为撤议政的事他公然站出来反对福临、并迫使福临让步之后，在满洲勋贵中，他的威望更高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皇上对他的戒心更大了。撤议政的风波是过去了，以后呢？济度忠心耿耿，决不向任何有损满洲八旗威望的行为屈服，哪怕是皇上的旨意！皇上会后退、会屈服吗？皇上会怎样对待他这位满洲忠臣呢？

竟派达素为安南将军南征，置他济度这个郑成功的老对手于不顾！三年前，不是他把郑成功赶到海岛上去的吗？眼下朝中有资格佩大将军印的，除了他济度还有谁？可是这么紧急的危难时刻，皇上不肯用他！猜忌之心，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至于皇上自己，为了郑成功围金陵，闹得个天翻地覆、一塌糊涂，像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哪里有一点人君之度？

当济度听到密报，说皇上初闻警报竟惊慌得想逃回关外去时，他在气恼和愤怒中，第一次闪过一丝朦朦胧胧的念头：“这样的皇上，能行吗？”

今天看到的这两个败落到如此地步的前明宰相后代，使他受到很大刺激。王公贵族、满蒙八旗的后代，他简亲王的子孙，会不会也沦落到这种地步？……那位年纪轻轻的皇上，醉心于前明制度，崇儒教、重文士、习汉俗，那不正是要拿满洲子孙送上这条败落的路吗？想到自己的孙子、重孙子也有可能变得和那两个褴褛、委琐的人一样，手无缚鸡之力，乞讨佣工为生，最后在贫困潦倒中死去，济度不觉打了个冷战，快马加鞭地赶回王府。

进了府门，他顾不上喝茶、休息，立刻在正殿王座上坐定，把他的六个儿子召到跟前，一排站起，命他们齐声背诵老郑亲王济尔哈朗的那段临终奏章。儿子们知道父亲的脾气，并不奇怪这样的举动，加上一向害怕父亲，便听话地大声背诵：

“……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

济度的儿子们从小受到严格的骑射锻炼，一个个高大魁伟，熊背虎腰，一横排站在堂前，真像一列茁壮的小松树。祖父的遗表，他们从小背到如今，早已滚瓜烂熟，张口就来。看到这样的虎豹儿郎，听着充满青春力量的粗壮中略带沙哑的整齐的声音，做父亲的心头迸发着自豪和振奋，刚才那些阴郁的思虑暂时撇到了脑后。

儿子们齐刷刷地背诵完了遗表，济度照例来一段训话。今天的训话有内容，不似往日那么枯燥。济度纵然不善描述，还是把街头所见详细地说给儿子们听。最后，他沉下脸，把如钢似铁的话一句句掷向阶前：“我们天潢贵族、八旗世家，决不可沾染汉人文弱恶俗，不然就会亡国破家！威临天下、百战百胜，靠的就是弓马刀箭。我急急忙忙赶回来，就是要领你们到射圃去，考考你们的骑射，懂不懂？”

“是，王阿玛！”儿子们同声回答，震得窗纸沙沙响。

“二弟！二弟！……”女人的声音从殿外长长的廊子那边一路响过来，呜呜咽咽的。一个穿着素色蓝缎袍、梳着两把头的贵妇，搀着两个丫头，跌跌撞撞地出现在阶前。济度皱皱眉头，站起身，大步跨出殿门。儿子们早闪开路，又一齐跟在济度身后出门迎接。他们都认得，那是济度的表姐佟夫人。

佟夫人的母亲是郑亲王的表妹，佟夫人与济度的亲缘关系隔得相当远。如果她只是一位汉军都统夫人，两家不会有多少来往。然而佟夫人的女儿是景仁宫康妃、皇三子的生母，这就大不一样了。

佟夫人还是那样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控制不住自己，进门就拍着巴掌哭喊道：“二弟呀，你可快想法子救救你那外甥女儿吧！”说着，拿手绢捂着嘴，放声大哭。

济度父子摸不着头脑。小辈们赶忙上前向表姑妈请安，佟夫人也只挥挥手，还是哭。济度道：“表姐这是怎么啦？哪个外甥女儿？得重病了吗？”

“哎呀呀，你怎么全不知道？我的凤女儿啊！”

“什么？康妃娘娘？”济度大吃一惊，可是一见儿子们惊讶困惑的表情，他立刻一耸浓眉，对儿子们严厉地说：“退下！”儿子们听话地鱼贯而出。

“福晋呢？”济度拧着眉头问内官。

“安王福晋领着格格来玩，福晋陪她们在园中赏花。”

“安王福晋让几位侧福晋陪着，叫福晋立即到水阁！”

四周临池，只有一座曲桥通向花园的水阁，幽静又清凉，是商议机密大事的好地方。济度屏退侍从，佟夫人便向济度夫妇讲起前天晚上景仁宫发生的事情：

安静下来的皇帝，发布了新的谕旨，天黑以后，竟来到景仁宫。自董鄂妃进宫以后，皇上就不曾来过这里，这实在是主位们盼都盼不到的荣宠。康妃心头的多年积怨，这天不知怎么全都涌上心头，态度十分冷淡。皇上倒是想方设法跟她搭话，她的回答一句句都满含妒意，表面恭恭敬敬，骨子里没有一点好气。

皇上说：“皇三子在太后宫里养得很好，聪明活泼，能诵四书，会背唐诗，书法也很有长进。”

康妃答：“多谢太后、皇上养育三阿哥之恩，但愿他骑射过人，日后长成，威震天下。”

皇上又说：“金陵局势甚是危急，朕想拜大将军南下征讨，担心的是朝中诸王未必能够胜任。”

康妃又答：“当年简王讨伐郑成功，大获全胜的。”

皇上点点头，说：“大获全胜？那何至于又有今天？”他又笑笑，眼睛却没有笑，说：“你在为你的表舅请封吗？”

康妃不敢就此事再说下去，便换了温和的口气说：“多年来，皇上对江南百般爱惜，如今郑成功一到，连皇上简派的汉官都倒戈了，足见南蛮子最无情义……”

不知是觉得康妃弦外有音，还是讨厌她有意揭短，福临的脸色一沉，故意戗着她说：“江南州府倒戈，大半由于年来政事弊端太多，南人尚未口服心服。朕为天下万民之主，无论满、汉，自应一体爱护！”

康妃一向说话不多，这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跪下进谏道：“近年来皇上习汉俗、亲汉人，把祖宗旧制日渐丢弃，宗室满臣反被疏远，长此以往，妾妃恐人心尽变，我大清社稷江山……”

福临一口接过去，表情虽然很冷漠，眼睛已经冒火了：“这些话谁教你说的？是你表舅吧？”

“不！谁也没有教我！”康妃突然慷慨激昂地提高了声音，“皇上，你再不能作负天背祖的事了！不然天理不容、人心丧尽，一旦有事，就是想要跑回辽东，也是办不到的了！”

仿佛浑身的血都涌上了头脸，福临连眼睛都红了，他登时大怒，一脚踢倒了扯着他衣襟的康妃，气咻咻地吼道：“放肆！胆敢倚势要挟！”一个急转身，他冲出了景仁宫。

皇上跑到坤宁宫，立召侍卫封刀来斩康妃，要不是皇贵妃极力救护，康妃早就没命了。如今她待罪景仁宫，不日就要受到处置。以皇上那样的心性，她胆敢揭皇上的短处，即便有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求情，也未必就能留得住性命。

“二弟呀，快想想办法吧！”佟夫人说完，掩面痛哭。

在佟夫人叙述过程中，济度不止一次地捏拳、搥腿、喘粗气、耸眉，表示不满、愤怒等等强烈感情。佟夫人说完了，他却变得异常冷静、沉稳，半天不说话，非常专注、非常入神地在想什么事情，面容十分严峻，毛茸茸的浓眉之下，一双暴突的虎目仿佛闪着电光，透露出某种可怕的东西。两位夫人看了他一眼，都不由自主地打个寒噤，慌忙闪开目光，谁也不敢开口了。

是的，济度心头此刻正有一种极度紧张的感觉，危险已迫在眉睫！皇上的那些话不都是深深的猜忌？猜忌的后面还不隐藏着杀机？否则，他怎么会毫不犹豫地封刀斩康妃？这个喜怒无常的孺子，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死，不甘心。更不能甘心的，是大清江山的命运。济度一死，满洲八旗就失去了中流砥柱，这个糊涂的皇帝会把天下拱手送给南蛮子！不行！绝对不行！济度不能眼看这个不肖子弟败坏门庭！不能让明代宰相子孙的命运降落在满洲八旗子弟的身上。

济度一横心，面颊的筋肉搐动着，似有一团烈火要从虎目中喷出，盯住面前两位夫人，从牙缝里轻轻地挤出了三个字：

“废掉他！”

这轻得几乎听不见的话，却像一声霹雳，把两位夫人震得呆住了。她们面无人色，索索发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济度。

济度深深吸了一口气，带着一种壮烈的气概，重复一遍：“废掉他！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样，我济度才能无愧于先父，无愧于祖宗英灵！”

简王福晋离开后，年岁与安王福晋相仿的三位简王侧福晋，谈笑更少了拘束。临水荷亭上，鲜果、雪藕、水瓜堆得到处都是，阵阵清风吹过水面，掠过荷田，拂动岸边垂柳，把荷花莲叶那特异的芳香阵阵送到这些贵妇人身旁，实在是惬意得很。

小冰月成了众人的爱宠，从这个福晋膝上转到那个福晋怀里。她一双大眼睛表情丰富，一张小嘴灵巧非凡，三岁多的孩子，已经什么话都会说了。

“姐姐，”抱着冰月的侧福晋向安王福晋笑道：“你的这位小格格，哦，不对，如今是位小公主了，日后要出落成个绝色美人儿啊！”

冰月小脸儿一扬，清脆的声音像黄莺儿啼叫：“就是。我皇额娘也这么说，说我将来比她还要美呢！”冰月说的皇额娘，就是抚养她的董鄂妃。她一天到晚把皇额娘挂在嘴上，比说起自己母亲还要自然、经常。安王福晋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嘴上什么话也不敢讲。

“你皇阿玛也这么夸你吗？”一位侧福晋好奇地问。

小冰月的头垂下来了，丧气地嘟哝着说：“皇阿玛说我比不上皇额娘，他说皇额娘是天下最美的美人……”

贵妇们互相望望，有点诧异。因为她们都知道董鄂妃待罪宫中，还为此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冰月也因此才被接回安王府“探亲”。简王的两个格格还不会说话、走路，未被恩准接回。抱着冰月的侧福晋弯腰望着冰月天真的脸儿，用逗弄的口吻掩饰着好奇：“真的吗？”

小冰月不高兴了：“谁骗你！那天先是皇额娘抱着我对皇阿玛说话，皇额娘笑了，皇阿玛就一下子把我和皇额娘一块儿搂在他怀里，坐在他腿上，嗯，他把我们搂得很紧很紧的，我都快喘不过气儿啦！就是那会儿他说的。”

福晋们涨红了脸，想笑，不好意思笑；想说，又不敢说。因为小冰月口

里的皇阿玛，就是当今皇上啊！安王福晋觉得这实在不成体统，连忙制止：“冰月，你乱说什么！”

小冰月可爱的小脑袋一歪，不服气地说：“我没乱说！皇阿玛还讲，我要是不用功念书，将来连皇额娘的一个手指头尖都比不上！”

安王福晋又好气又好笑，说：“罢，罢，我的小祖宗，别在这儿嚼舌头了！阿丑，领她到园子里找格格们玩去！”

小冰月仿佛巴不得这一声，立刻伸出双手，扑到那个不声不响的阿丑怀里，娇爱地把小脸倚在阿丑肩头，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儿，笑嘻嘻地去了。

亭子里少了个孩子，冷清片刻。

“姐姐，这阿丑跟小公主就是有点缘分哩！”说话的侧福晋是原来阿丑的主人，话音里不无买好的意思。

安王福晋忙说：“正是哩，还要多谢府上慷慨相赠。冰月就是要她，怪得很。这回进宫去接冰月回府，换了好几个人，冰月都不肯回来，又哭又闹的。阿丑去了，冰月才笑了，乖乖地回来了。”她没有好意思说出口，连她亲自进宫去接，女儿也不要她。

“那样的话，可不能让阿丑送冰月回宫。”

另一位侧福晋莫测高深地露齿一笑：“送冰月回宫？怕不是一两个月内的事吧？”

第三位侧福晋比较谨慎，连忙扯开话题：“姐姐，我看阿丑该换换名字，她越来越不丑了。还是不说话吗？”

安王福晋很高兴话题的改变，笑道：“还那样，人家总当她是个哑巴。可是跟冰月在一块，有人听见她小声嘟哝呢！……”

真的，在花园深处，在青桐那浓密的树荫下，几个鼓形青花瓷墩围着一张精巧的石桌。阿丑——梦姑抱着小冰月，像安王福晋说的那样，正在小声嘟哝。

梦姑成为奴婢已经一年半了。她冰雪般冷，死水般静，常常使她那些粗鲁的主人也感到惊奇。但是去年五月，梦姑初见小冰月，古井死水竟卷起波澜，天然的母性使她浑身燃烧了一般，她发狂似的疼爱这个玉琢金裹的王府小格格。只过了半个月，孩子进了宫，这像割去了她的心肝，她大病了一场。病好之后，她依然又成了冰雪人儿。

这次接回冰月，冰月还是那么依恋她、爱她，她也从孩子的依恋中感受到极大的快乐。只是她比上次清醒，知道这快乐转瞬即逝，只会留下更

深更长的苦痛，不如自己心里放淡些，不要再那么神魂颠倒，寝食俱废了。

还有一个原因，分散了她对冰月的注意和感情。

那天，她抱了冰月从承乾宫出来，在二门口和三个宫女打了个照面。一眼就能看明白，中间一个是被两边的人看管监视的。被监视的宫女很年轻，脸貌和行动显得一团天真，她抬起悲伤的眼睛，对站在门边让路的梦姑视而不见地扫了一眼，梦姑顿觉心口“扑通”一跳，差点儿喊出声来。老天，这不是容姑小妹吗？她怎么会到这里来了？这时，搂着她脖子，倚在她肩头的小冰月欢快地叫了一声：“容妞儿！”

中间那个宫女回头看看，对冰月心不在焉地勉强一笑，走了。梦姑的心怦怦乱跳，真想追上去看个究竟。但她不敢。这是禁地。一点差错就会丢掉脑袋。认错了怎么办？她被看管着，定是犯了事，能跟她说话吗？退一万步说，她果真是容姑小妹，那肯定是假冒进宫，她不敢、也不该去认她。透露出她们家的底细，等于给容姑带来杀身大祸。想到这些，梦姑的腿都哆嗦了，她把孩子抱得更紧，把脸紧紧贴在孩子娇柔的身体上，努力使自己平息下来。

可怜的梦姑，抱着自己的亲骨肉，却一心以为是主子家尊贵的格格；迎面遇上多年共患难的亲妹妹，却多看一眼也不敢……

然而，这次无意的碰面，却消融了她那颗冻住的心的一个小角落，毕竟唤起了她对亲人的挂念，对手足之情的留恋，对少年时的美好回忆，一缕温暖的活气，在她胸膛中慢慢地，连她自己也不能觉察地升起来了……

此时，她大约是第十遍地向冰月咕哝了：“格格，那个容妞儿到底是谁呢？什么时候进宫的？”

“嬷嬷，”冰月舒舒服服地坐在她怀里，还伸着一只小手轻轻捻着嬷嬷柔软的耳垂：“我都跟你说了好多好多回了，她是我皇额娘的近身丫头，进宫一年了。她喜欢我，我也喜欢她。那几天她给关在屋子里了，我要了她好多回，皇额娘都不理我……嬷嬷，别说她啦，给我讲故事吧！……”

梦姑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了，便亲了亲小格格喷香的脸蛋，定定心，开始讲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放牛娃，爹娘都死啦，大家叫他牛郎……”柔和恬静的声音，像潺潺溪水，叙述着在千百万人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老传说……

故事讲完了，冰月哪肯罢休，要嬷嬷再讲。小手触到梦姑的脸，冰月惊讶了：“嬷嬷，你哭啦？不要紧，我回宫去就叫皇阿玛发兵，到银河架一座很大很大的桥，让他们天天见面，好不好？”

梦姑也没料到自己会落泪。见到容姑，打开了她一扇心扉，旧日的感情

复萌了，许多极其遥远的往事又涌上心头。牛郎织女总还有一年一会，而她那青梅竹马的情谊却被埋葬掉，永远也见不着他了！……

“冰月！冰月！”简王格格和安王格格手拉手地跑来了。梦姑连忙闭嘴、擦泪、起立。两个小姑娘上来就抢着抱冰月，可是冰月觉着嬷嬷的怀抱最舒适，哪里肯让她们窝窝囊囊地抱自己？她把头藏进嬷嬷怀里，尖声叫着抗议。

简王格格眼珠一转，神秘地说：“冰月，跟我去瞧戏，咚不隆咚锵！好不好？”

冰月开心了：“瞧戏呀？我去！我要去！”她回手勾住梦姑的脖子，“嬷嬷也去。”

简王格格瞥了梦姑一眼：“去就去吧，回头不许说出去！我们要是挨骂了，阿丑就该挨鞭子！”

安王格格很高兴有了新奇事可做，连忙说：“她不敢说的。她又不会说话！”

两个小姑娘在前面一蹦一跳，梦姑抱着冰月随后，走向花园深处。转过葱绿的小山坡，悠扬的横笛声从绿荫一隅远远飞来。她们走得更快了。

“哎呀，额娘！”简王格格小声惊叫，往旁边一闪身，把另外三人一起拽到路边太湖石后，那里有一架蔷薇，正是枝密叶茂的时候。简王格格示意大家别做声，一个个小心地藏在蔷薇架外，惴惴不安：也许简王福晋看到她们了？

没有。她什么也没注意。她竟然连个丫头都没带，一个人慢慢往这边走。她走近了，简王格格吃惊地张了张嘴，几乎不相信这就是她天天见面的嫡母，脸色这么难看，神情这么惊慌不安，不住地眨眼，喘长气，看上去比平日老了十多岁，大约是腿脚发软，她扶住路边的太湖石，走不动了。

安王格格忍不住，想走出去扶她，被简王格格一伸手拦住了，嫡母就是嫡母，不是亲妈。

简王福晋站了片刻，竟往蔷薇架走过来了。吓得架外几个人大气也不敢出，小冰月觉得很有趣，跟姐姐和嬷嬷一样不出声，只透过密密的蔷薇叶小心地观察那位失色的贵妇人。

福晋是冲着架下石凳来的。她颓然坐下，像散了骨头架子似地呻吟着，不住叹气：“天哪！天哪！”凄楚的声调吓得两个小姑娘面面相觑。福晋又双手合掌胸前，低头闭眼，默默祈祷，嘴里不住地念叨：“佛祖保佑，佛祖保佑……保佑成功，万事如意，免受杀身大祸！……”她定了定神，摇摇头，向四面张望一番，重新收拾起散掉的架子，挺直了腰板，摆出

亲王福晋应有的端庄和尊贵的仪态，走了。

小姑娘的诧异只是一会儿工夫，一转身就把这些忘了，王府戏班的锣鼓笙笛有更大的吸引力。简王格格可以卖弄的东西多着呢，她神采飞扬地向女伴介绍：“我们府的班子演武戏是头份儿，《西游记》哪家也演不过我们！演孙猴子的那小内监一口气能翻七七四十九个跟头。就是文戏不济。后来我阿玛说了，武戏、文戏都得拔尖儿！管家没法子，才打外面请了个唱小旦、小生的教习。那人呀，哎唷唷，真漂亮，就跟年画儿上的人儿一个样儿！……”

“真的？”安王格格也兴冲冲的。这个岁数的女孩子，通常是拿演戏的人和他们所演的角色合在一起崇拜的。

她们终于走进花园西墙边的小院，在离戏台相当远的廊下站住了。多遗憾，台上演习刚完，小内监们正在脱戏衣，伴奏的人也在收拾锣鼓家什。两位格格忍不住，走近舞台，指指点点。她们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惟一不是内监的那位请来的教习身上。在一色太监中，他真如鹤立鸡群，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俊朗飘逸，风流潇洒，是男人心目中的崔莺莺、杜丽娘、王美娘、卓文君，又是女人梦里的张君瑞、柳梦梅、秦钟、司马相如……

台上的人们立刻发现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小主子，管班大太监忙不迭地跑过来请安，谄媚地笑着，认真地报告排练情况，其他人也都垂手躬腰，满脸赔笑。那位教习扬了扬眉梢，向身边的小徒弟悄声问道：“那是谁？”

“府上的三格格和安王府的三格格，神仙也似的！”

“不。我问的是远处廊下领孩子的那个女人。”

梦姑刚把冰月放在地上，给她细心整理弄皱了的小绸衫，还没来得及向戏台看一眼呢。

“哦，她呀，她叫阿丑，原来是侧福晋屋里的丫头，送给安王福晋了，是安王小格格的嬷嬷。丑八怪，像只猴子！”

教习笑着摇摇头，仿佛在嘲讽自己心里的什么怪念头，掸掸长衫，扭身转往台后。这时，梦姑抬头看了一眼，天哪！她一手捂住嘴，刹那间脸上的血色消失得一干二净，像一个单薄的、纸糊的人，在风中瑟瑟发抖，黑得像无底深渊的眼睛，射出两道疯狂的光芒，投向那教习的背影。当他的身影从戏台上消失的那一瞬，梦姑浑身绷得紧紧的弦一下子断了，如同挨了重重一击，她瘫坐在廊下栏杆上，一动也不能动了。这是他！这是他呀！

“同春哥！——”梦姑呜咽着，轻轻地动了动嘴唇，泪如雨下。谁能计算出梦姑苦难的心里积存了多少泪水？如果她能任情一哭，那么，何止如

泉如流，何止三天三夜！……

“嬷嬷，你怎么啦？”小鸟儿般清脆宛转的声音，唤回了她。不，她连任情一哭的权利也没有。她能去找同春，哪怕去打听一声吗？不能。她是王府奴婢，她还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奴婢：她没有脸面去见被她背弃了的同春哥……

当晚，安亲王回寝殿时，安亲王福晋已经做客回来，正逗着小冰月玩，三格格也在一旁陪着。冰月一见阿玛便扑了过去。岳乐抚摸着冰月柔滑拳曲的头发，拿出一副黄澄澄的金项圈，给她戴好，随后叫人把她领走。阿丑低头进来，把欢天喜地的冰月抱了出去。

“嗯，冰月明天回宫。”岳乐脸上毫无表情。

“啊？这么快？”

“回府十二天，已经是皇上的特恩了。”

“唉！”福晋立刻就显得那么愁眉不展了：“不能再留几天？”

“再多十天还是要走。何必呢。”

“那还不如不回来！……这么说，皇贵妃她……”

“皇贵妃自请处分，皇上一概都免了。这就好啦！”岳乐轻松地吁了口气。偏偏金陵被围的时候，皇贵妃待罪，闹得这么一塌糊涂，实在有损皇上威严。“作客作得不好吗？”

“也就罢了。”福晋口气很淡。

岳乐当然听出了她的不满，道：“两家过去交往太疏，难免有不周之处，不足为怪。”

“我……”福晋看看丈夫，脸红了，不大情愿地说，“我虽年轻些，又是续弦，可好歹总是亲王福晋，他们府里，老是三位侧福晋陪着我。”

“福晋没有陪你？”

“初时倒也出面相陪，倒也客气。后来不知简王召她去做什么，一个时辰不露面，再入席的时候，就那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笑得都勉强，就像巴不得我早点走开才好，哼！”

“不要多心嘛，也许人家府里出了什么事。”岳乐笑了笑。

“可不吗！鬼鬼祟祟的，净哄人！我看她心神不定，就照直问了句：是不是另有客人？有事就请便。她倒慌了，说知道我爱静，今天只请我过府，没有其他亲友。可是我们出府那会儿，明明看到常阿岱和齐克新的亲随在门口等候，还迎面遇上尼思哈的车仗呢！”

“哦？”岳乐心里一动，眉毛也随着一扬。常阿岱就不用说了。敬谨亲王尼思哈也是反对撤议政的骁将。端重亲王齐克新虽是自己的亲侄，并不和自己同心，倒是简王府的常客。而且亲戚往来，何必讳言呢？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府中会有什么事呢？……”

三格格插嘴道：“准有事！准有事！要不大福晋干吗喊天叫地呢？”她说起花园见到的情况，只是记不清大福晋到底怎么说的。

岳乐心里有点紧张，略一思索，问：“还有谁听到了？”

“嗯，简王三格格……对了，阿丑抱着冰月也在。”

“叫阿丑来！”

阿丑跪在王爷和福晋面前，纤小文弱，倒不像一般奴仆在王爷脚下那么胆战心惊。她仍是那样冷冷的淡淡的。今天的奇遇，叫她伤心透了，她也想透了。此时，她正是任凭生死，一无所求，因而格外漠然。

福晋拿刚才的事情问她。她略一思索，淡然道：“大福晋说：‘佛祖保佑，保佑成功，万事如意，免受杀身大祸！’”

“对啦，对啦！她就是这么说的！”三格格拍手证实。

“去吧！”岳乐看了阿丑一眼。阿丑起身退下。

这是什么意思？济度要做什么？岳乐紧皱眉头，感到一股寒意向他袭来。“免受杀身大祸”？身为亲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怕什么杀身大祸？除非谋逆，像多尔衮那样……难道济度他，会有谋逆之心？！……岳乐惊出了一头冷汗。

“王爷，我想起来了，佟夫人也到他们府里去了！”

“哪个佟夫人？”岳乐一时懵了。

“咳，康妃的生母，简亲王的表姐嘛。她们也瞒着，是下人嘴里漏出来的。好像大福晋离席，就是去接她的。”

岳乐几乎一夜未眠，他竭力想弄清内幕。仅只这些蛛丝马迹，他已经感到一个危险的阴谋正在策划中。但是，光凭猜测无济于事。他焦灼地翻来覆去，仍然想不出个头绪。最后他决定明天去请教范文程和汤若望，这样才定了心。矇矇眬眬即将入睡之际，不知怎么，脑中竟闪过阿丑跪在那里的身姿：淡淡的、冷冷的，站起来时平稳从容，黑眉下是垂着的

长长的眼睛，由密密的黑睫毛画出两道明显的小圆弧。她并不丑嘛，为什么起个阿丑的名字？真见鬼！

四

金风玉露，又是秋天时节。刚入八月，就飞来了江南的捷报：金陵围解，郑成功大败，率残部逃出长江口；皖南的张煌言也因此兵败遁走，三十余府州县次第收复。于是朝野欢腾，从大内到王府，从部院衙门到各官私宅，处处悬灯结彩，贺宴喜席摆个不了，感天恩、谢皇恩、酬祖恩，热闹了好几天。喜气也传染了京师平民，街市上一派过节景象，许多地方燃放炮仗，人人见面拱手道喜，彼此说一声“恭喜恭喜，天下太平”！二十多年兵荒马乱、人命如草的局面终于结束了，原先大明的所有版图都已归了大清，人们终于盼来了安定。

各种神神怪怪的无稽之谈，又在人们中间传开了：什么关老爷显灵，阵上助了大清；什么郑成功营内出了怪物，不战自乱，只得仓惶逃走，等等。仿佛郑成功之败确属天意，不然，十数万大军围困只有三千守军的孤城，怎么会落个大败呢？大家都知道，安南将军达素的援军还没有赶到呢！

实际情况是，围困金陵后，郑成功骄兵轻敌，满足于附近州郡的望风归附，认为金陵孤城指日可下，不需费力。困守金陵的江南总督郎廷佐无力抵抗，以谈判投降条件为借口，实行缓兵之计。郑成功竟然上了当，一心等待受降。他手下将士也就屯兵坚城之下，日夜遨游江上，张乐歌舞，捕鱼饮酒。清将苏松总兵梁化凤登高瞭敌，竟然见到围城大军军仪不整、毫无戒备，许多军士在后湖游水嬉戏。他当机立断，即刻率兵突然出城袭击，破营垒拔大纛毁营寨，炮火连发，矢石雨下。郑军毫无防备，仓惶应战，主要将领甘辉阵亡，于是全军大乱，纷纷溃退，终于立脚不住，迅速退出长江，返回厦门，从此元气大伤。北路败退，南路的张煌言孤立无援，很快也就跟着败亡了。

好像老天爷特别爱顾大清，给它特殊的气运，救无可救的危局，也会突然发生令人不能相信的变化，变得有利和顺畅。实际上，所谓的气运，包含着合理事物获胜的必然性。金陵事变的始末，撇开当事人的智能、意志、决策的正误等等表面因素，从根本上讲，反映了人心的一项重大变化：经过二十多年痛苦的战乱，经过清朝入关十六年策略比较明智的统治，人们盼望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已经超过了抗清的民族意识。

收复云贵，驱逐郑成功，完成天下一统大业，这在许多读书人心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总结成四个字：天命所归。熊赐履就是其中之一，他决定要出仕，要有所作为了。

几天前，熊赐履就向管家说了辞馆的意思。管家不敢作主，主人近日又很忙，只得请他勉留几日，待主人抽空来馆再作商议。由于近两年主家的优厚待遇，熊赐履不能说走就走，只好耐心等待。

下午，两个学生来了。行礼归座后，那眉清目秀的弟弟阿金立刻问道："先生，你要走吗？"

熊赐履道："谁告诉你的？"

"管家昨天说的。先生别走，让阿玛再给先生加钱。"哥哥阿玉比弟弟阿金大不到一岁，两人长得很相像，都是高鼻梁、细长眼、黑眉毛。但憨厚的哥哥，远不如弟弟灵秀，说出的话也实实在在。

"真的，先生别走。我们小五弟也长大了，不久也要来读书的。"阿金说得很认真，黑晶晶的眼睛又明又亮。

熊赐履心中感慨，在小孩子面前无所遮拦地说："想我熊赐履，说不上满腹经纶，也称得起博古通今，纵然不能安邦定国，总该治理民间，列班朝廊。岂能舌耕一世，就此沉沦？总要一登仕途，博它个封妻荫子。"

哥哥不在意地说："这有什么难。告诉阿玛，给先生官做，不就好了吗？"阿金忙向哥哥使眼色扮鬼脸，哥哥吐吐舌头，缩缩脖子。可惜两人的怪相熊赐履都没看到，他正自摇头而笑："孺子之言，何其狂妄！朝廷是你家开的店铺？官位也像货物一般可以送人的吗？……"

"先生，"阿玉连忙报告说："昨天你出去那半个时辰，有位先生来找你。管家没有让他进书房，说你不在，他就走了。"

"哦？来人叫什么名字？"

"嗯……不记得了。"两个学生知错地低了头。

熊赐履有些生气。他到此就馆，千好万好，只有一件不好，就是不自由。初时根本不许他出门，他以辞馆相要挟才准他一月一天假，可以外出，但不许透露此间消息；可以访友，但不许朋友来访，弄得他聚友倾谈的兴致失了一大半，自己也不愿出门了。十天前一次外出，正值江南捷报传来、京师欢腾之际。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听说皇上要为天下统一特开恩科，朋友们都雄心勃勃地打算蟾宫折桂，也劝他一同赴考，做太平盛世的贤臣。他着实动了心。由于决定要辞馆，也就不顾主家的禁令，把住处告诉了几位朋友。那么，来访的是谁呢？是不是他们已经为他报名应试，特地来通知他呢？

"岂有此理！连来人姓名都记不住！"

先生向来难得说句重话，小哥儿俩自觉有过，难为情地低头听训。阿金抬头，乖巧地说："请先生不要生气，那位先生进院，我们从窗口偷偷看

到了的。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拿出一张淡黄色宣纸，伸出小手提笔濡墨，一面在纸上轻轻地描，一面嘴里不住地讲：“他没戴帽子，头发黑黑的，额头宽宽的……眉毛也黑，是这样的……眼睛又圆又长，鼻子是这样的……没有留胡须，嘴巴宽宽的，嘴角这儿有一颗痣……穿着长衫，腰里系了丝绦……”一个人物像出现在纸上。虽然线条并不均匀流畅，人体的大小比例也不尽妥当，但五官的位置、特点，尤其嘴角那颗痣，竟使此人状貌栩栩然。熊赐履一看，笑了起来，说：“这不是昆山徐元文吗？”

哥哥拍手道：“对了！对了！他是说他叫徐元文的。”

熊赐履喜爱地望着年幼的学生。这个六岁的孩子很是聪明可爱，天赋极高，记忆力很强，熊赐履还没见过比他更出色的学生。他很爱看书，几乎能过目成诵，并且记得很牢。主人要求熊赐履因材施教，这样，兄弟俩的进度就大不相同。哥哥还在念《论语》，弟弟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也只剩下《周易》这部变化多端、难学难讲的一经了。阿金的奇慧，曾使熊赐履起过这样的念头：我本人也许以“饱学秀才”终此身，但将以这个神童之师而扬名天下。阿金前途不可限量。只要有大海，金龙就能翱翔飞腾；只要时势来到，这孩子会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就连夺去许多小儿生命的可怕的天花，也不能奈何他，只给他脸上、手心上留下了十几颗白麻子。

麻子集中在鼻梁两侧，眉心处有三颗重叠在一起的麻子疤痕，像一朵三瓣花，由于位置适中，反给这张清秀的小脸平添了三分俏皮。

“好了，我回头再去找徐元文吧！”熊赐履一拂袖，表示要了却这段公案：“你们各自把昨天讲的书背一遍、讲一遍。”

阿金流利地背了一段《易经》，清晰地讲罢后，熊赐履要他看下一篇，等考完哥哥再给他讲解。阿金坐下，翻弄一会书页，便埋头读去，不出一声。这边阿玉背书颇费功夫。《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只有“子路率而对曰”那段话能够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讲得也差不多，其余都背得结结巴巴，自然也讲不明白。

按照设馆时的约定，不许先生责打责骂学生，熊赐履只得重新给这个学生讲了一遍。讲解时，他不时用双目余光注意着另一桌上的阿金。阿金一动也不动，一直在专心看书，但翻页未免太快，两只胳膊又何必都支在书桌上呢？

讲完孔子四位弟子的个人志愿，熊赐履不由得责备了学生两句：“你们兄弟一同开蒙，都从千字文读起，你怎么就不如你弟弟？还是不用功啊！你看阿金，学得又快，记得又牢，就连临帖也比你用心，看着满像样子。好好用功，得像个哥哥才行！”

阿玉嘟着嘴巴，坐下了。

熊赐履喝了几口浓茶，转身说：“阿金听讲书。阿金！”

阿金吓了一跳，“啪”的一声合上书，黑黑的眼睛望着老师，神色有些惊慌。熊赐履不动声色，问：“下一段看完了？”

“是。看完了。”

“能看懂吗？”

“能看懂。”

“哦？你讲一讲看。”

阿金立刻把先生指定的那一段背了一遍，并流畅地讲解了大意。熊赐履惊异地皱皱眉头：“你怎么自己会讲解了？”

阿金笑嘻嘻地说：“先生，我昨天晚上看了《十三经注疏》，书里讲得真清楚，叫我茅……茅塞顿开！”他得意地用了这句成语，晃了晃脑袋。

“哪里来的书呢？”熊赐履不相信这样的豪富之家竟会有《十三经注疏》。

“他偷的！”阿玉在那边揭发说：“嬷嬷说他没日没夜地看书伤神，把书收了起来，他又给偷出来了！”

阿金赶快瞪了哥哥一眼。

“那么，你刚才是在看《易经》后面的内容了？”熊赐履说着，走近阿金的桌子，伸手去拿那本厚厚的《易经》。阿金慌了，连声喊：“先生，不是，不是……”熊赐履看了他一眼，书已经拿在手中了，略略一翻，原来是两本。盖在上面的一本确是《易经》，藏在下面的一本，竟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么，刚才使他入神的，当然不是《易经》了。

熊赐履拿起《资治通鉴》问：“你看得懂？”

阿金赶忙点头、回答：“是。”

熊赐履一看封面：二百零五卷，又问：“从头看的？看了多久了？”

见先生没有发怒，阿金照实回答：“是夏天吃冰核儿时候开始从头看起的。”说着，他不好意思地伸手摸了摸后脑勺。那边的阿玉早就在盯着，这时就抢先来了句嘲笑话儿：

“猴悲摸索头。”

比较起来，阿金没有阿玉壮实，是个精瘦机灵的孩子。但凡两人斗嘴生气，阿玉总是骂阿金是猴精。阿金瞟了哥哥一眼，立刻昂着头站起来，

向旁边跨了两步，说：

“虎怒纵横步！”

熊赐履忍住笑，指着窗外的假山说：“怪石巉岩虎豹形。”

阿金抬头看一眼檐上的郁郁青松：“乔松夭矫龙蛇势。”

熊赐履立刻又出一句：“蕈生钉钉地。”

阿金不假思索，应声而答：“笋出钻钻天。”

熊赐履大喜，说：“好，好！我熊赐履竟然教着了一位神童，定要与你叔父说明，不可辜负天地生你一片心意！不过，《通鉴》不妨晚看几日，先读一读王荆公的《伤仲永》吧！”他拿出为师的尊严，认真嘱咐着。

他实在很高兴。当晚主人来到的时候，他竟把辞馆的事放在后面，先向罗公把阿金的奇慧着实夸奖了一番，并要求主人为阿金更请名师，断言“此子前途不可限量也”。

罗公不住微笑点头，并不插话，等到熊赐履称赞完了，他才笑道：“更请名师，焉能高过先生？先生所言不差，阿金确非凡品，但玉不琢不成器，无名师难出高徒。先生何必要辞馆呢？”“实不相瞒，我辞馆是为了赴科举。”

罗公略感惊讶：“我记得先生向来并不热衷啊！”

“不错。但目下情势已大不相同。云贵收复，郑成功败亡，天下一统，足见大清天命所归。丁酉顺天、江南两案，朝廷执法如山，求贤之意颇诚。我辈读书人，自当顺应天意。”

主人的眼睛里倏忽闪出两道喜悦的光亮，欢快之情抑止不住，喷泉般溢了出来。他哈哈大笑，笑得熊赐履摸不着头脑，以为自己一席话，不值得主人那般欢喜。

主人把熊赐履的请求搁在一边，先问了个全不相干的问题：“先生大才，罗某早就敬仰，正想向先生请教。先生以为，大清朝廷制胜之道究竟何在？”

熊赐履想了想，说：“征云贵，复金陵，沙场血战，期间一刀一枪、一阵一战，赐履不知其详。然而人心向背实在最关紧要。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朝廷顺应人心，免去前明苛政，革除国初圈地、逃人法等弊端，又能严惩贪官，与民休息，以此人心信服，自然四方宁帖，国家安定。国家安定则耕织皆兴，太平兴盛指日可待。赐履以为，这便是朝廷的取胜之道。”

主人喜笑颜开，拱手连连道：“极是极是，承教承教！以先生大才，何患

不能腾达！再教吾侄二年如何？”

“乞见谅。天下初定，百废待举，赐履实不能再等了。”

主人凝视着他，露出几分感动的神色，说：“先生志大才高，令人钦佩。那么，只留一年如何？”

熊赐履心里着急，仍旧保持着他一向稳静的姿态：“感谢主人厚意。赐履将应本年恩科，已托朋友代为办理了。”

“托朋友？”罗公显然吃了一惊：“你朋友到此处来过？”

熊赐履多少有些难为情，因为当初主人再三嘱咐，不许外人到宅上来，他说：“因赐履决意辞馆，请朋友代为安排。昨日一个朋友来访，正巧我又不在……”

主人沉吟片刻，显然是这件事让他下了决心，笑道：“舍侄承蒙先生教诲，既然他们已能自学，也就不敢强留了……”

熊赐履很高兴，如释重负，立刻就要拜辞。

“且慢。”主人笑着一摆手，“先生稍待数日，鄙人还备有谢仪，为先生一壮行色呢！”

岳乐从王府后面那所隐蔽严密的小院落走回来时，天色已晚。两名护卫提着灯一前一后地为他照路。他很愉快。熊赐履的话虽然只是几句，却向他透露了一般平民的心绪和愿望。大清必能稳固！皇上所作所为虽然为亲贵不满，却很得民心！岳乐不求显达，尤其不愿意在王公贵族间出风头、争地位，他是那种实打实地关心国家命运的明智派。

岳乐走上一道月门的石阶，浓郁的花香迎面袭来。玉簪和夜来香的甜香中，可以分辨出馥郁的茉莉香。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啊，多宁谧、多美好！一抬头，意外地看到蓝海一般广袤深沉的天空上，半个月亮闪着淡金色的光芒。月光洒在树木、假山、藤架、亭台和水面，如同涂上一层水银，变得神秘而美妙。这来过无数次的花园，他简直认不出来了。他吩咐随从灭灯，自己先进了月门，走得很慢、很轻，在尽力地享受着宁静美好的月夜：桥下溪水泠泠地低吟，水面跳动着碎银似的月光。草丛中蟋蟀“唧唧”高唱，淡绿色的流萤好似飞动的小星。踏着树影、花影，岳乐心头飘过一丝淡淡的忧郁，感到一些儿沉醉。

另一种香味冲进鼻子里。这是线香。谁在花园里烧香？在关外，满洲人没有焚香拜祷的风俗，祭月拜兔儿神是八月十五的事，还不到时令。岳

乐顺着线香寻找来源。转过湖石、绕过花坛，紫藤架边有几株芭蕉。哦，是她！岳乐一眼就认出，这是福晋要来的那个侍女——阿丑。

阿丑对着月亮拜了三拜，跪下，叩头，把又一束香插在地上撮起的土堆里。她双手合十，虔诚地举在胸前，仰望明月，嘴唇微动，轻轻祝告。柔和的月光慷慨地洒向她，她脸庞如象牙雕就般细腻匀净，眉尖微微蹙起的细眉黑得发亮，那双满含泪水的大眼睛竟那么美、那么逗人爱怜，岳乐一时竟看呆了。

阿丑慢慢闭上了眼，双手无力地放下，身体也随着一阵松弛跪坐下去。她的头渐渐垂向胸前，月光便描出了她极其柔美的颈部线条。两颗又大又沉重的泪滴，在浓密的睫毛下汇聚，像水银珠似的，沿着面颊流下来，流向腮，流向下颏，滴到胸前。一颗滴下去，又一颗流下来，流下来……整个人形如一座玉雕，纹丝不动，只有泪水在流……一个孤独、凄婉的少女，柔弱无力、纯洁无邪、痛苦无告……

许多年以前，岳乐是个强健、顽皮、野蛮的男孩子，最爱马上驰骋、原上射猎，喜欢听野兽中箭时的嘶叫，喜欢看血淋淋的杀生壮景。一次在密林间射鹿，他竟一口气射杀了十六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林间草地上打起莽式 [2] 。树根绊倒了他，他跌进深深的草丛，细弱颤抖的呻吟，使他发现乱草窝里一头猫儿大小的幼鹿，也许刚刚出生，还不会走动，缩在草里瑟瑟发抖，不时昂头哀哀悲鸣，想必是在呼唤母亲。小鹿向他转过一双温柔、美丽的大眼睛，眨动着，眨动着，竟流出了泪水。岳乐第一次觉得心里发软，眼里发热，紧紧地把这个小生物搂在怀里。他想起他射杀的鹿中，确有一头临死时还在哀叫的母鹿，肚腹间白色的乳汁流进了鲜红的血液里……他抱回小鹿，精心喂养，小鹿长大后，他又把它放回山林。从此，他心里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或许正是小鹿在他身上唤醒的那些本能，使他长大后易于接受“蛮子”的文明？

今天，他不是又看到那双悲哀的小鹿的眼睛了吗？刹那间，他忘记了这是他府中无数女奴中的一个，忘记了自己是一位高贵威重的亲王，他心的最深处那根最细柔的弦被拨动了，召唤他的良知和慈爱。他只觉得对这可怜的女子满腔怜惜，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像当年怀抱小鹿一样，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保护她，不让狂风暴雨袭击她，不让邪恶玷污她，不让残暴伤害她！……

一阵夜风吹过，林木花草的窸窣响动更衬出夜的寂静。几只顺风飞舞的萤火虫冒冒失失地撞在岳乐脸上，他下意识地挥挥手，却把自己的沉思遐想也赶走了。一名护卫轻轻走来，分明要禀告什么，他一摆手，把护卫止住了。他略一思索，轻轻咳嗽一声。

不啻听到一声闷雷，阿丑倏地惊起，向四面张望，扶着芭蕉树干，以袖掩口，似乎在发抖。岳乐从藤架下慢慢走了出来，靠近阿丑，见她像一只受惊的羊羔，心里泛起一片怜悯，语调格外和悦：“这不是阿丑吗？”

阿丑一哆嗦，连忙跪倒，不敢抬头。

“这么晚了，你还呆在花园做什么？”

没有回答。

“你烧香、祷告、流泪，到底为了什么？”

阿丑低垂的头渐渐抬起，还是默不做声。

岳乐弓马出身，战场上勇猛无敌，跟随父亲饶余亲王阿巴泰南征北战，对创立大清江山，很有功劳。父亲崇尚汉家文化，他也成为皇族中最先接纳汉族文人、精通汉语汉文、喜爱诗词歌赋的有名人物。亲贵中，像他这样文武全才的人是不多见的。但是盘问女人，他却没有多大本事。几句直来直去的问话，把阿丑问得一言不发，他就毫无办法了。再看看阿丑，连那点惊慌之色也消失了，又是平素的冰雪冷态，还带着点豁出去的执拗表情。岳乐轻轻叹了口气，挥挥手，说：“去吧！”

阿丑眉梢一抖，蹲身低头谢过的时候，很快地打量了王爷一眼，断定确实没有怒容，她才脚步轻松地离开了。岳乐站着，注视着阿丑的背影。月光下，她的衣裳都被染成银白色，衣襟轻拂如柳，裙裾闪动似波，不是一尊款款而行的玉雕仙女吗？……

角门“嘎吱”一声，她出去了。岳乐收回目光，奇怪自己的柔和心境。他一向以英雄自况，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从不在女色上打圈子。今天是怎么了？这个如冰似雪、不言不语的女子，这个无依无靠、痛苦凄切的卑贱奴婢，为什么竟牵动了他的心？……

蟋蟀仍然“唧唧”地叫个不了，纺织娘和金铃子又以它们的歌声加入了这秋夜大合唱。护卫们侍立许久，王爷仍然没有回寝殿的意思。他们心里着急，却不敢催促。

沙沙沙，从通府内的园门那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护卫大喝道：“站住！什么人？”

来人喊着护卫的名字：“塞班，是你吗？我是雅库拉。王爷呢？王爷还没有回来？”他说着，走到近前。

“什么事？”岳乐转身，月光投射在他棱角分明、很有气概的脸上，看上去仍然浮动着几分恍惚。

“禀王爷，康郡王进府拜谒。”

“啊？”岳乐吃了一惊，“现在什么时辰？”

护卫赶紧回答：“戌末亥初。”

刹那间，熊赐履、阿丑、月光、流萤等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刚才那点迷迷茫茫的薄雾似的心绪，也像被一阵大风扫除得干干净净。岳乐的头脑立刻变得如往常一样冷静、锐利，短短的瞬间，无数问题潮水般涌过他的心头：

康郡王杰书虽然年轻，却是持重多思。他的堂兄常阿岱全心全意拥戴简亲王济度，杰书自然也会偏向那一边。去年那个令岳乐十分不安的“六王聚会”，杰书不是也躬逢其盛的吗？

十多天前，简王府的那次秘密会议——岳乐确信，济度一定召集了秘密会议，可能与康妃待罪有关——也曾使岳乐吃惊不小。他派了人去私下打听，回报说是饮酒聚谈，谈些什么，无从知道。怪就怪在简王福晋为什么那样心惊胆战？亲友会宴何必撒谎遮掩？岳乐费尽心机，探究不出会议的真情，也看不出那边的动静。正逢金陵围解、郑成功出江，朝野一片欢庆，皇上趁此喜庆，赦免了从皇贵妃、康妃直至下面宫女、太监的大小罪过，这不就皆大欢喜、天下太平了吗？

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岳乐相信康郡王此来关系重大，多半与那次秘密聚会有关。一位王爷，深夜出门拜客，决不会为了年成不好、夫妻反目、上司责怪。

岳乐脸上掠过一片阴云，眉间现出深刻的川字纹，果断地吩咐：“请至书斋相见。”护卫转身要走，岳乐又说：“传护卫班守卫，任何人不许进书斋！”

送走母亲，康妃佟氏静静地走回寝宫，静静地坐在她平日最爱坐的红木雕花扶手椅上。宫女进上茶盏，她连眼珠都不曾转一转。她能这样无声无息地坐多久呢？半个时辰，一个时辰，都是常有的事。宫女、太监们早已见怪不怪，放下茶盘、茶点，各自悄悄退下。深重、悠长的孤寂，便又严严实实地把康妃团团围住了。

许是景仁宫的侍女、太监太迟钝了，竟没有发现今日主子的神情大异于往日。只要看看她那双好像已变成两颗玻璃球、丧失了活泼的生命之光的眼睛，就足够了。她真的被震惊得痴呆了，感情和神经一片麻木，脑子像笨重的大石磨，困难地缓缓转动着：

母亲说什么？……为了挽救我，为了挽救大清，废掉他！他倒行逆施，背祖训、违天意，一步步拿天下拱手交给南蛮子，直闹得天怒人怨，再不当机立断，大清的江山就要被他葬送啦！……

废掉他，把他贬为庶人，或者厚道点，封他一个安乐公、闲散侯。那么

谁当皇帝？当然是你康妃的儿子，你就是皇太后了。那现在的皇太后呢？让她当太皇太后。她会同意的。

皇后呢？董鄂妃姐妹呢？皇帝都废了，他的皇后、皇贵妃、妃嫔等人当然都得废掉，跟他一起赶出宫去……废掉这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才能免除杀身之祸啊！哪怕他心里有你一丁点儿，会降旨取你的首级吗？别看眼下赦免了你，那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孩子，你心里可别犯糊涂！

要你办的事不多，只不过记住他的行动，通个消息。千万千万不能泄露，这可是要株连九族的啊！……

康妃佟氏恨福临。

跟福临圆房，成为他的一位妃子时，她还是一个对人事半通不通的小姑娘。最初的委身、最早的欢乐，使她内心里狂热地爱恋她的小丈夫。他是她的神明，她生命的依靠，她愿为他献出一切，死也甘心！他不是也同样钟爱她吗？花前月下，共度了多少甜蜜的时光。她不仅爱他，而且崇拜他，连他留下的脚印都使她倾心，恨不得跪下去亲手抚摸。如果他不得已召幸了别的宫妃，她便会抱着他的随便一件衣物，不这样就不能安眠。如果他出巡几日未归，她便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他一回来，总是首先召她去养心殿，两人久别重逢，竟比新婚更觉甜美。

她怀孕了，给她带来更加美妙的憧憬。他废了皇后，会不会为的就是她？她常常这么心迷神醉地猜测。受到宠爱、又有孕在身的她，应该继任皇后，这是百无一失的事情，她坚信着，毫不怀疑。而他，不也曾隐隐暗示过吗？她更爱他了，她的夫君，她的主宰，她腹中胎儿的父亲。他是这样年轻、英俊，天下万民之主啊！

谁料他竟会这样狠心，一次又一次地拿大石头迎头砸她，一次又一次地用冰水浇她那颗火热的心！

选皇后，让她冷了半截；董鄂妃进宫，使她冷透了心。她恨他全不念旧日情分；她恨他没有出息，拜倒在那个南蛮女人的石榴裙下。见到他们朝欢暮乐、心满意足，她感到钻心地痛苦，恨得把被头都咬破了。一个满怀爱恋的天真少妇，热血如潮，却被她倾心热爱的人抛弃，枉担着宫妃的虚名儿，长年累月独守空房，那孤寂不是能把人逼疯吗？她没有疯，满腔的爱都化作了冷酷的恨。要不是森严的宫规宫禁，要不是牢牢扎根于她心中的皇帝高于一切的信条，她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她变得沉默寡言，变得冷峻。福临就是偶尔召她往养心殿，也得不着一点愉快和乐趣。他更疏远她了。

她死心了吗？没有。她暗自做着挽回的努力。但是，她失败了，败得很惨。这就是最近的那桩景仁宫事件。

那天福临突然来到，她很意外。她之所以说了那些话，固然是想出出怨气，但更重要的是她心里隐藏着一个希望，希望改变自己在福临心目中的形象，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眼光、有胆识，敢于直言谏君的贤妃。她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比较，认为只有这样她才能超过董鄂妃，才能吸引福临，才能恢复福临对她的旧情。可惜她遵循的是满洲的传统道德，可惜她对福临的了解太浅，尤其可惜的是她选择了一个极不妥当的时机，在福临自觉卑怯、无地自容的时候，偏偏揭了他的短，损伤了他极其敏感的自尊心，终于使他暴跳如雷，要取她的首级！

这一大失败，弄得她心灰意懒，简直没有了生趣。皇上的赦免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快乐。倒是同她一道获赦的董鄂妃常来看她，安慰她。董鄂妃原是她最恨的人，可是这回皇上发怒，人家拼命来救，只这段恩义，她就不能不感激人家。董鄂妃常常给她讲故事解闷，但凡皇太后、皇上赐给衣物、食品、玩艺儿，也从不忘记送她一份。对董鄂妃的怨恨，无形中竟消了许多。如今，被母亲这一番惊人的嘱咐弄得心慌意乱、七上八下的她，思前想后，连董鄂妃常对她说的几句话儿也在耳边响起来了：

“……他一身而兼君、父、夫，你我命里注定和他甘苦荣枯与共，生而同命，死而同坟，还有什么解不开的！……”

无声无息，一动不动地坐着的康妃，心里正翻卷着狂风暴雨，头都想痛了，天地间的一切都搅成了一团，使她难以承受，感到一阵阵眩晕。时至正午，殿前强烈的阳光耀得人睁不开眼。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她想，还是靠在这儿打个盹，养神吧！

忽然，两名养心殿太监来到跟前，说皇上有急事召见。她吓住了，难道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她不敢违抗圣命，只得心怀鬼胎，随他们离开景仁宫。才出内左门，便遇到骑在马上等候着的福临。他沉着脸，怒冲冲地质问：“为什么这半天才出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她慌得心都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不敢答话，更不敢看他。忽听得他哈哈地笑了：“哄你玩的！咱们一起去南苑跑马，快来吧！”她这才抬起了头。心又猛的一跳，眼前是他那特别的、女人难以抵御的笑容：甜美、多情，目光如水一样流转、如丝绒一样温柔。多少日子没有看到这迷人的笑了，她心头暖烘烘的，直想掉泪。

绿草如茵，骏马欢实，他俩并辔而驰。福临不住地打量她，笑眯眯的样子使她心醉神摇，她小声嘟哝着：“你干吗老看着我？”福临不答话，却把她拦腰抱了过来，紧紧拥在怀中。她感到他呼向自己脖颈、耳畔的热气，又惊又喜，羞怯地说：“别这样，看人家笑话！”

福临大笑：“谁敢？你是我的妃子呀！”他一挥鞭，马跑得更快了，他也把她抱得更紧了，她几乎喘不过气来，但心里却是那样地得意、欢快！

马，突然惊慌地嘶叫一声，扬蹄人立。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许多

人手执刀枪弓箭，从四面八方步步向他俩逼近。啊，那不是表舅、表哥他们吗？但又不大像。他们是谁？他们在吼叫什么？

“昏君！昏君！”

“违天背祖，天怒人怨！废掉他！”

“废掉他！废掉他！”

“嗖”的一支响箭飞来，直穿福临胸膛！他朝后一仰，摔下马去。佟氏大惊，扑到他身上，箭镞已完全没入他的肌肤。他手捏箭杆，痛苦地叫着：“我要死啦！我要死啦！……”佟氏心如刀绞，搂住福临嚎啕大哭，直哭得气噎喉干，凄楚地喊道：“你不要死，你不能死！你死了撇下我可怎么办！……”

佟氏全身猛的一挣，醒了。她还坐在那把心爱的红木椅上，心在胸膛里狂跳不已，满脸泪水，遍体冷汗，头发和贴身衫子都湿透了。她侧耳听听，周围还是那么宁静。可是她的心却再也静不下来了。梦里情景历历在目，福临那痛苦的面容仍然使她肝肠寸断。她明白了，她恨福临，是因为她仍然爱恋着他，爱得很深很深……

是啊，他若死了，她怎么办？

同样的问题，他若被废，她怎么办？

她的儿子真能登上帝位？她真能当上皇太后？废掉老子立儿子，有多少可能？

董鄂妃那句话怎么说的？“甘苦荣枯与共”。无论如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能逃脱吗？

这里有最实际的利害：福临在，纵然是挂名，她是后宫主位，是皇三子的生母，将来可能有太后之分，至少是亲王之母；福临被废或是被杀，她便是废帝遗孀，将和福临的所有后妃一起给撵出宫去，决不会有好下场！……啊！表舅在骗人！母亲一定受了表舅的哄弄！

她，怎么能跟自己作对？

暴风雨平息了，天地渐渐恢复了晴朗。她沉着地洗脸、细心地妆扮，换了一套淡雅的月白色长袍，叫宫辇侍候往慈宁宫。

庄太后异常镇定从容，眼睛里凝聚着睿智和安详，神态中糅和了慈蔼和信任，像方才听康妃密禀一样，仔细地听着岳乐的密报。

刚才康妃禀罢，跪叩着替自己和母亲请罪时，太后心情激动，亲自下位把她扶了起来，并一反常态，把惶恐不安的佟氏搂在自己宽阔的怀抱中，含泪道："好孩子！叫我这当妈的怎么谢你好呢？亏得你不念旧恶，心里明白！你是大清的功臣！太祖、太宗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他从小就脾气坏，那天你偏偏戳到他的痛处，也是一时冒火，事后就后悔了，你再不要放在心上。为今儿个的事，他会感激你一辈子！"当感动得哭成泪人儿似的康妃告辞时，太后嘱咐道："不要对任何人讲，有动静立刻禀报。"

对岳乐，当然不能同样对待。她细心地听完岳乐的话，皱了皱又黑又细的眉，问："你以为，杰书为什么反戈？"

"杰书原本就和他们同路不同心。如今天下归心，杰书说他不能有违天命，定要忠于皇上。"

太后微微点头，又问："依你看，应该怎么办？"

岳乐立刻提出建议：马上以谋叛罪逮捕简亲王、巽亲王一伙，囚之牢狱，免生后患。

庄太后没有回答，又迈出男子一样的大步，在屋里快速地走来走去，步履带着风声，长袍刷刷地响。岳乐望着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亲叔叔、太宗皇帝皇太极。有一次他为一场大战的兵力布置去见皇帝，他也是这么走过来走过去，晃得岳乐的眼睛都花了。看看这位婶母，步态、表情，连那有时一手托肘、一手抚腮的动作，都跟她丈夫一样！

她一转身，归了座，往椅背上一靠，松开紧锁的眉头，神情庄重，俨然一位成竹在胸的统帅：

"要后发制人！告诉杰书，要继续深入其中，情况一有变化，立即告诉你。我叫苏麻喇姑等人每日与你联系一次。他们是想待机而动，我们便能趁机收网。"

"是！"岳乐回答着，心里暗暗佩服。

"再者，此事出在皇室，简王又功高威重，一旦败露，必是一大丑闻，对皇室、对大清都很难堪，都极不利。因此，要缜密而又缜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尤其不能让汉臣汉民窥出内情！"

"是！"岳乐简直是惊服了。他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的问题，太后一语就点破了。

"还有，皇上年轻气盛，此事断不许让他知道。但他身边须有可靠大臣特别经意护卫。内大臣索尼、鳌拜都忠诚可信，鳌拜武功也好，不妨将内情告知，要他们日夜警惕。只是千万不能惊动皇上。"

太后遇变不惊，处事明练，思虑周密，全局在胸，真称得上是女中豪杰！看太后平日那般温和、慈祥、迁就，仿佛安享清福的婆婆和奶奶，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她那帝王的眼光、统帅的气质，糅和着母亲的胸怀，就变成转危为安的巨大力量了。慨叹之余，在护卫人选上，岳乐略有异议："禀太后，近日鳌拜与苏克萨哈结了儿女亲家，两人无话不说。索尼年迈，不如换苏克萨哈领命为好。"

"苏克萨哈这个人么……"太后略一沉吟，接着说："也好，他很机警。不过索尼还得助你一臂之力，共同把事情办好。"

其他具体事务，太后统交岳乐安排。岳乐在出宫路上嗟叹不已：皇上真正有福，承乾宫里一位贤内助，慈宁宫里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可是这位母亲此时正静悄悄地站在寝殿窗下，望着珍宝几上那一双嵌珠玉如意，暗暗叹息：皇儿皇儿，天下事哪能尽如你意？革旧布新太急太快，树敌哪能不多？欢庆胜利中人们容易抛开旧怨，欢乐过去之后还有更长的岁月啊！皇儿，你该收收缰了！

五

"母后！儿今岁得一佳状元！"

福临兴冲冲的，满脸是开朗的、甚至有些天真的笑容，带了几分得意，向母亲禀告。

太后用她惯常的慈爱目光迎接儿子。触到他兴奋得发光的眼睛，红红的脸膛，她心里忽悠一闪，眼前浮现出另一个福临：在初夏的阳光下晒得脸儿红喷喷，眼睛像两颗小星星，小手高高举着他摔了好几跤才扑到的美丽的蝴蝶，在碧绿的草地上拼命踮起脚跟，想让自己更高一些，也是这么兴高采烈地嚷着：

"额娘，我逮着一个大花蝴蝶！……"

那时候，福临才四岁，他们也还没有进关。眨眼间十七年过去，他已是天下最大的中华帝国的年轻君主了，庄太后心里非常感慨；想到十七年的历程，那一次次险风恶浪，心里又说不出地惆怅……她终于微微一笑，温柔地说：

"佳状元？佳在哪里，皇儿这么高兴？"

"哦，母后，儿亲自出题、亲自主试、亲自阅卷，这一科状元进士，的的确确是我的门生。状元不但文才高，书法秀丽，外貌也俊美儒雅……"

"人品如何呢？"太后笑着问一句。

“儿曾面试咏鹤诗，他诗中有句道：鸣高常向月，善舞不迎人。诗以言志，可见人品必高！”

太后点点头。

“他是江苏昆山徐元文，江南才子。一甲三名，二甲一二名和三甲一名，儿都想见见，已到隆宗门候旨了。那位南士也在其中，母后不是想看一看的吗？”

太后看看皇上，母子俩相视而笑。

传宣太监到隆宗门一唤，三鼎甲和二甲第一、二名，三甲第一名，六位新进士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地随着召引太监鱼贯而行。熊赐履慢慢走着，至今还神思恍惚，如在梦中。

昨天晚上，管家备了车轿送他出宅。天色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认不得沿途道路。仿佛有人拦阻盘问，管家不知怎么应付的，每次都顺利通过了。在一排带长廊的高屋前，管家请他下车，领他进入其中的一间，嘱咐他在此静候，不要跟任何人说话，明天主人将亲来致谢，临走又留下一包衣物，要他明日穿戴。

屋内还有数人，都已倚墙靠桌地睡着了。屋里整洁清静，不像是不正经的地方，墙边还立着一只书橱。他随手取来一本，是陈寿的《三国志》。于是，他放下心，便在灯下读书消磨秋夜。

天蒙蒙亮，外面有人大声传呼道：“新官人排班！”熊赐履吃了一惊，摸不着头脑，同屋的人却都纷纷起身出门。他正不知所措，有人进屋问他：“先生就是湖广熊赐履吧？……哎呀，你怎么还没有着礼服？快换衣帽！”熊赐履也慌了手脚，那人上来就帮他一起穿衣戴帽着靴，然后领他出屋。外面人影憧憧，已经排成了长长的两行。他被安置在右边一排的第十名。熊赐履回头望一望，隐隐约约有百十来人。近处几个人面容尚且分辨不清，后面的人就更是模糊了，只看出一个个身姿僵挺，动作生硬，显得很紧张，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熊赐履惊疑不定，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谁？他放眼向远处、高处望去，极力想弄清周围环境。然而随着天色渐明，越来越浓的乳白色晨雾，像一面铺天盖地的帷幔，把一切都遮住了。帷幔后面还藏着什么？祸？还是福？熊赐履用力捏捏手背，痛得直皱眉：事情这么怪诞，竟不是梦！

熊赐履一横心：管他！我一生光明正大，问心无愧，有什么可怕的？听天由命吧！

队伍前进了。只有靴子在石板路上沙沙的摩擦声，而这石板路竟如此宽阔平整！他们在浓雾中走着，仿佛与世界隔绝了。

白茫茫的雾中，忽然传来阵阵钟声，浑厚又沉重，“嗡嗡”的尾音传向远方，震得熊赐履猛然一惊，这钟声，不是跟每次大朝之期午门上的钟声

一样吗？

踏着钟声，他们又走了许久，过了深深的城门洞，跨上拱形的白玉桥，天色大亮了。熊赐履无意间往自己身上扫了一眼，惊讶地发现自己穿的竟是簇新的朝服朝靴，前后的人也是一样打扮！忽然，一派乐声悠扬，从前方传来。熊赐履定睛细看，渐渐浅淡的晨雾中，隐隐露出太和殿那宏大雄伟的轮廓。天哪，这是熊赐履熟知的太和殿传胪大典啊！他熊赐履既没有应会考，又没有参加殿试，怎么会走在新进士的行列里？是冒名顶替还是阴差阳错？熊赐履惊出一头冷汗，什么也想不下去了，因为他顶着最可怕的罪名——欺君罔上。

丹陛大乐大作，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然后高唱道："顺治十六年九月开恩科，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接着，他唱起名来，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昆山徐元文！熊赐履一喜一惊。喜的是好友夺了鳌头，惊的是他会识破自己这个假冒的进士！不料唱到二甲第二名，就是他"湖广熊赐履"！熊赐履目瞪口呆，昏头昏脑地随召引官出班，跪到御道之左、状元、探花之后，他是第五名。天！这是怎么回事！

后面繁缛隆重的礼节很多，熊赐履像个木偶似的随人摆布。传胪后颁布上谕时，他又听到自己的大名，原来他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了。熊赐履百思不得其解，他凭什么得到这特殊的恩典？难道是罗公重金买来的吗？

今日皇上破格在乾清门召见殿试前十名，熊赐履又在被召之列。在太和殿，他们没有资格靠近皇上的宝座，而来到乾清门，与皇上的距离就不过十步之遥了。当熊赐履抬头恭觑圣容时，不想皇上正在看他，目光一对，皇上那明亮的眼睛里透出笑意。熊赐履一怔，圣容何其眼熟？他不敢再看，却在紧张地思索：那眼睛，那黑眉，那棱角分明的嘴，曾经聚成一副怒冲冲的表情……是了，是那位年轻的旗下小章京！两年前，他们在城南小茶亭初见，又相遇在可怜的老汉家门前……是他，一定是他！熊赐履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这个进士想必是皇上恩赐的了。

不过，熊赐履无功受禄，总是于心不安。况且，整个事情的经过，处处都透着古怪。他一面想一面走，差点儿踩着前面那位二甲第一名的脚后跟。

他们被领进慈宁宫，恭恭敬敬地参见了皇太后。熊赐履大约心里有鬼，只觉得皇太后不时地打量自己，那眼光里似乎也含着笑意。这么一来，他更不敢抬头了。

皇太后见到这些年轻有才、又非常知礼的新进士，很是欢喜，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赏给每人一个荷包、一朵金花、一个如意锞子，状元则得了双份。他们也都受宠若惊地谢了皇太后恩典，出宫去了。

直到出了天安门，走上了东长安街，新科状元徐元文才温文有礼地一把

攥住熊赐履的手，说：“啊呀，赐履兄，你我竟同登金榜，真是太巧了！会试殿试，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这两天你躲到哪儿去啦？”大魁天下的徐元文，往日那豪放不羁的气概竟一扫而净，穿上官衣还不到一天，已是标准的温良恭俭让了。

熊赐履支支吾吾，不敢照实回答。此刻他才感到浑身难受，原来汗水把从里到外的几层衣裳都湿透了。

慈宁宫里，母子俩还在议论。

“母后，儿的眼光如何？”福临得意地问。

“果然好。不负你两年来屡次复试顺天、江南举人！”

“要不是丁酉顺天、江南乡试狠刹科场邪风旧习，哪能选拔出这样的真才！所以，许多汉臣对科场案议论纷纷，总说处置过严，儿至今不悔！”

太后看了儿子一眼：“顺天一案还罢了，大多赦免；江南一案，诛斩似乎多了些。”

事实上，顺天科场案只杀了开初李振邺、张我朴那七个人，其余的因顺治避免酿成大狱而全部减免。但随后揭发出来的江南科场案，十四名主考和考官全都斩首，无一幸免。

顺治立刻答辩似的说道：“太祖皇帝以来，满洲便以婚姻维系蒙古。如今天下一统，用什么来维系汉民呢？儿以为科举最为得力。江南乃人材聚集之地，藏龙伏虎，日后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未必不出于江南。严办江南科场徇私舞弊，杀十数人而获数万秀士之心，值得的！”

庄太后本想说郑成功围金陵，一些州县官望风而降，未必和江南科场案杀人过多无关，但是想到儿子薄而又薄的面皮，金陵被围的旧事是再也不能提起的了。她转了个话题：“恩科试毕，你也该休息休息了。”

确实，为了禁绝科场流弊，自顺天科场案发以来，福临花费了很大气力，不仅亲自审讯、定案，还一次又一次地亲自出题、判卷，复试顺天、江南乡试中举的举人。这回开恩科取士，他又是从头至尾地全部亲自过目，劳累是可以想见的。

顺治笑道：“文事已毕，该捡起弓马了！时当秋高马肥，正好郊原射猎。”

庄太后心里“扑通”一跳，外出射猎，最是容易出事的场合！但她维持着自然的神态：“一定要近日就去吗？”

“早就想舒展舒展筋骨了！”顺治笑道：“二阿哥、三阿哥都去见见世面！还有皇兄弟、皇侄、皇侄孙们，来一次猎场校射，扬一扬我们爱新觉罗

的天威！天下一统，原该高高兴兴庆贺一番；近日贡来的好鹰，也该显显本领啦！……”

福临越说越兴奋，太后越听越担心。老天，他还要邀皇族同去射猎，这不是把自己送上门去吗？

“皇儿，”太后迟疑地说：“射猎，到底不过是游乐，何必这么大张旗鼓，惹人议论？……”

“额娘，”福临笑了：“射猎是顺便小事，儿有大事要办哪！”

“哦，什么事？”

“额娘忘了？不是早就商定，往昌平州祭奠崇祯皇帝陵吗？”

太后无话可说了。她懂得，这是福临应该而且必须做的事情。转而一想，让福临经一经凶险也好。只要事先有防备，她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安排。她凝望着儿子，低声用蒙语说了一句民谚：“草原上雄鹰的坚强翅膀，是在暴风雨中练成的。”

福临的蒙语不大行，连忙问：“额娘，什么鹰？”

庄太后笑了笑，说起了别的事情。

为了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哀悼和敬意，射猎项目要放在祭陵以后。在到达巩华城、即沙河行宫的当天下午，皇上在正殿前的开阔场地上，召皇家子弟较射，十五岁以下的皇侄、皇孙和皇子一律参加。

皇上坐在殿前高高的月台上，安亲王和老臣索尼一左一右相陪，内大臣鳌拜和苏克萨哈在御座后侧左右侍立。他们和皇上一样，都是一身戎装，想必在皇族子孙们的较射后，还要练练身手。大学士金之俊、傅以渐、礼部尚书王熙等文官也在一旁陪同，加上周围密集的侍卫，金盔银甲，补服花翎，在秋日午后的灿烂阳光中鲜明耀眼，把殿前月台装扮得如同一座彩楼。

校射的皇族子孙，年过十岁的每人射五箭，不满十岁的每人射三箭。箭靶放在三十步外，射手按着年龄顺序一对一对地入场比赛，有的挺胸凹腹、神气十足，也有的紧张失措、缩手缩脚。结果很平常，没有一个全发全中，也没有一个一发不中。他们的父兄大多在场，看看皇上没有笑容的面孔，都有些惴惴不安。

射手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两位皇子了。二阿哥刚满六周岁，号称八岁，三阿哥还不到六岁。眼看最后的几个十岁的皇侄孙就要射完了，安亲王

恭敬地向皇上说：

“皇上，两位皇子年岁太小，就免射吧！”

索尼从灰白的眉毛下望了岳乐一眼，也说：“皇上，王爷言之有理。皇子年幼，筋骨稚嫩，万一受伤，太后不安。”

王公大臣们纷纷附和，不知谁的一句话灌进福临耳中：“箭靶这么远，身小力单，万一射不中……”福临勃然变色，腾地站起，眼睛闪着恼怒的光。他到底没有发作，终于缓缓坐下，斩钉截铁地说：“谁也不免！”

二阿哥第一箭脱靶了，月台上死一样寂静，谁也不敢看皇上的脸。福临面色铁青，紧紧抿着双唇，额上一条暴起的青筋在卜卜地抖动。

第二箭，中红心！

第三箭，又中红心！

众人松了一口气，纷纷称赞。王公大臣向皇上躬身道贺：二阿哥小小年纪，身手不凡，将来安邦定国，武功必定横绝一代。赞颂声中，福临微微露出笑容。

三阿哥呢？该他出场了，怎么不见踪影？

这时，安王和索尼又说，皇三子太小，既然一时未到，就不必射了。福临对这个康妃所生的三阿哥，一向不怎么放在心上。他和四阿哥同得天花，四阿哥死了，他却活了下来，是不是他偷换了四阿哥的命？想到自己最疼爱的皇四子，有时福临对这个皇三子还隐隐感到厌恶。今天射箭不射箭倒在其次，临阵乱跑，却很叫人生气。福临的脸又阴沉下来，说：“找他来，一定要射！”

三阿哥并没有跑远。射场边围着看热闹的尚膳监养鹰鹞处的当值人员中，一个少年养鹰人引起了三阿哥的兴趣，因为他肩头站着一只状貌神骏、双睛猛鸷的青鹰。皇三子忘了射箭，竟跑到近处，目不转睛地打量那鹰。

“这是海东青吗？”他好奇地问。

“回小爷，是海东青。”少年见他皇族打扮，又不知他的确切身份，便恭敬地这么称呼一声。

皇三子忍不住想伸手摸摸海东青光亮美丽的羽毛，少年连忙躲闪开来：“小爷当心，它啄生人，可厉害呐！”

“怪不得书上说它玉爪金眸铁作翎呢，它准能拿天鹅！”

“能！拿过好多次了！”少年见自己心爱的鹰受到赏识，也很高兴，不由

自主地夸赞着，“它飞得可高啦！在高天打旋儿，能看见草里的蚂蚱；停在树梢上，能看清云里的小雀；扇翅膀一飞，直冲上天，比流星还快，什么鸟都逃不掉！……”

“三爷，快走快走，该你射了，皇上要生气啦！”一名侍卫跑了过来，打断两个孩子津津有味的谈话，拉了三阿哥就跑。三阿哥边跑边回头：“喂，养鹰的，你叫什么名字？”

回答声音很小，但顺风入耳，很清楚：“费耀色……”

偌大的射场上，现在只有三阿哥一个人面对箭靶了。他是那样幼小，像刚从土里钻出的小苗，像一朵红顶小蘑菇，像群鹰环伺的小雀子。他不觉得孤零、紧张、害怕吗？不。他全没往那上面想，也毫不懂得自己的处境，只管自自然然、高高兴兴地拿起他的小弓小箭，拉开了架式。嗬，只见他抿着小嘴，眯起眼盯着箭靶，右手一扬，小箭“吱儿”一声飞了出去，不歪不斜，正中红心！

“好！”有人情不自禁地高叫一声。大家全笑了。

第二箭，又中了！

人们的笑声、喝彩声交汇成一阵欢快的喧嚷，射场立刻热闹起来，气氛也变得轻松了。月台上一名侍卫大声喊道：“皇上谕令：再中一箭，赏穿黄马褂！”这喊声很快就淹没在阵阵笑声中了。

皇三子瞄准箭靶再射，第三箭又中红心！

“噢！——”人群欢呼了！年纪最小的三阿哥，成绩最好，连一直板着脸的皇上也不禁笑了。小小的皇三子倒挺绷得住劲，一本正经地收起他的小弓箭，一丝不苟地学着大人们的礼节，并不退回原处，反而一步一步从容地走上月台，跪在皇上面前。

福临故作不解的样子，问：“你要什么？”

三阿哥仍跪在那里，不说话，只笑着向皇上望。

福临哈哈大笑，说：“好了，好了！拿黄马褂来！”

索尼笑道：“皇上，仓卒间哪里能有小褂？”

福临笑道：“大的也罢，拿来再说，岂能失信于孺子！”

侍卫拿来了黄马褂，安亲王提着领，比了比，又长又大，直拖到三阿哥脚背。岳乐笑着，干脆拿黄马褂把孩子裹着抱了起来，说：“三阿哥好箭法！将来长大要成就什么勋业？”

三阿哥望着父亲只是笑，没有做声。

福临心头畅快，叫过三阿哥，笑道：“你们兄弟俩说说各人的志向，让朕听听看。”

二阿哥想了想，说：“我将来要领兵打仗，做一个南征北战的安国靖寇大将军，天下最厉害的王爷！”

岳乐笑道：“那么，是一位贤王了。三阿哥，你呢？”

三阿哥用孩子们特有的全心全意崇拜、爱戴的目光，望着父亲，声音朗朗地说：

“儿愿长大后效法皇父，勤政爱民，使天下国泰民安！”

福临心头一震，望着孩子纯真的眼睛，惊喜交集，很是感动，同时又泛出一丝辛酸。周围的王公大臣也被孩子这意想不到的回答惊住了：一个六岁的小皇子啊！

岳乐顿时觉得心里升起一种特别的敬意，再不敢拿皇三子当作六岁的小侄儿抱在怀里了。他恭敬地把三阿哥轻轻放下，然后说：“皇上，早就听说三阿哥熟读经史，聪慧无比，果然名不虚传！”

福临笑道：“未必。让我来考考他。”他略一思索，提了个古怪的问题：“孤独二字为姓氏，又为性情语、意境语，诗中却极少孤独连文，即使用也不佳，是什么缘故？”

三阿哥已将黄马褂穿在身上了，简直像一件肥大的曳地袈裟，他略略伸伸胳膊，尺把长的空袖筒拖了下来。小小的人儿淹没在这件明黄绸的大褂里，看上去又可笑又可爱。他却严肃地对待皇父的考试，很愿意在众人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才学。听了父亲的问题，他眨了眨黑晶晶的眼睛，反问道：

“古诗中‘孤云独去闲’，不是佳句吗？”

侍从的文士们同声惊叹，福临也感到意外。他呆了片刻，环视四周，看见月台汉白玉栏杆边摆着的一盆盆菊花，又说道：“天下名卉多不胜数，何以渊明先生独爱菊花？”

三阿哥想也不想地回答说：“秋菊有佳色，淡而能久也！”

福临又笑了：“此儿出语可人，真有几分聪慧。傅以渐，你来试试他。”

武英殿大学士傅以渐，因为自己幼时也以神童驰名乡里，所以不像其他人那么惊异。几名太监捧着棋盘、棋盂匆匆送往后殿，正好被他看见，灵机一动，题目有了。他低头望着那大马褂中的小人儿，说：“请赋方、圆、动、静。”

三阿哥不慌不忙地说："愿闻其略。"

傅以渐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三阿哥略略思索，眉毛一扬，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高声说："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

一片寂静。人们都被这小人儿惊呆了。一些人听懂了，惊异于他的聪明才智；一些人根本听不懂，也为他飞扬的神采、沉着自信的态度所折服。大学士傅以渐，对那神气活现的小男孩恭恭敬敬地一揖到地，然后回身向福临拜贺："臣恭喜皇上！这实在是国家祥瑞，主我朝得人之盛。天遣奇童生于皇家，大清江山永固，万世基业必能成就！"

赞颂、祝贺、欢笑随之爆发。福临笑着站起身，一手拉了一位皇子，往后殿走去，不时弯腰去和哥儿俩交谈几句。岳乐、索尼、鳌拜和苏克萨哈或近或远地紧紧跟着。岳乐和索尼还能表现出一些安闲，鳌拜和苏克萨哈紧张之色，已时时透露在表情中了。福临却一点儿也没注意。

第二天，东方才泛曙色，福临就起身了。太监们服侍他换了一套素色衣冠。他吩咐备辇后，坐下来用茶点。这时安亲王岳乐和索尼进来跪叩圣安。他俩神色都很紧张。仿佛带进一股秋夜的肃杀之气。福临奇怪地望了他们一眼，岳乐连忙双手呈上一个黄色绢封。福临接过来打开一看，上面写了一行满文，笔迹非常熟识：

"皇儿务必照安亲王与索尼老臣安排行动。母字九月"

福临立即感到有什么严重事情发生了，惊疑地耸耸眉尖，问："怎么回事？"

"恭请皇上遵太后懿旨，一切听臣等安排。"岳乐急匆匆地压低声音说："请皇上退入内间，千万不要出声。"说着，岳乐和索尼连搀带扶地把福临送进东暖阁的暗黑的小内间。隔墙上开有一小孔，岳乐指给福临，请他从那里观看动静。

福临刚把眼睛贴近小窗，就见暖阁珠帘一挑，李国柱领着一个人走了进来，他惊讶得差点儿喊出声：那人居然也是一身素服的皇帝装束，和自己十分相像，乍一看，如同窥见了自己的镜中影子！

那位"皇上"坐在刚才福临坐的地方，又饮茶又吃点心。拿点心的手明明在微微发抖，茶盏里的水晃晃荡荡，他却绷紧全身，故意作出悠闲自在的样子。

殿外太监进来禀告："车驾齐备，请万岁爷登辇。"

"皇上"只挥挥手，算是知道了，接着站起了身。侍候的太监鱼贯出殿，"皇上"也已走到东暖阁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暖阁中只有李国柱

还站在他身边，于是他突然转身，朝着小内间，也就是福临窥视的地方，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连叩三个头，站起身，掸掸袍襟，竭力模仿着福临平日一手拿朝珠、一手背后的姿态，同着李国柱出殿去了。

福临认出来了，他是养心殿洒扫院廊的粗使小太监，面貌身材原本和自己有几分相像，这么一装扮，他又竭力模仿，看上去竟如自己的孪生兄弟。为什么要这样？他刚才跪叩的举动是什么意思？福临想问，岳乐和索尼向他连连示意：千万别出声。

一会儿，殿外就响起一片例行喊声：

“万岁爷起驾！——”

“万岁爷起驾！——”

旗帜飘带在风中“扑啦啦”响，仪仗队伍中斧、钺、刀、枪“丁当丁当”互相碰撞，车行辚辚，马嘶萧萧，半个时辰后，大队离开行宫，沿着西北大道，向前明皇陵浩浩荡荡地前进。

行宫内一片寂静，岳乐和索尼护着福临出了小内间。岳乐急急忙忙地禀告：“是有人想借祭祀之机危害皇上。小太监李忠愿代皇上涉险。我们将计就计，来个金蝉脱壳，看他怎样行事！”

福临这才记起那小太监的名字，真不愧叫李忠，这样忠心爱主，平日怎么不多加恩惠呢？……他顾不上嗟叹，又问：“是谁居心如此险恶！”

岳乐和索尼对视一眼，有些不好出口的样子。岳乐说：“现在罪迹未显，难拿真犯。请皇上立刻更衣，我们骑马绕南路赶过去，那里有山有松林，正好隐蔽察看……”

福临心里已明白了大半，说：“简亲王、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还有康郡王他们，不是都已提前到那里准备祭奠事项了吗？”

岳乐与福临目光一碰，心照不宣，岳乐说：“正是，届时，他们都将到陵门前迎接皇上。”

索尼正气凛然地接着说：“只等罪恶彰著，叫他难逃法网！”

福临一把抓住两位忠臣的手，激动得声音发抖：“王兄、索尼，你们是国家栋梁、大清忠臣啊！处事如此明决果断、缜密精细……”

岳乐忙道：“不敢当此天奖！我们都是供差使走，听从调度，所有大事，都是皇太后细细安排，皇贵妃襄助计划的！”

“啊，额娘！……”他心头腾起一个滚热的浪头，差点儿滴下泪来。

小半个时辰后，一队骑兵，三十多人，一色乾清门侍卫装束，出了沙河

行宫，直奔向西的大路。他们跑得飞快，扬起的黄土弥漫四野，他们的身影全隐没在浓雾般的尘埃中了。

大队人马，旌旗蔽日，行进在寥廓爽朗的秋光里，前前后后二里多长，保持着均匀的速度，向西北山地移动。最前面是开路的銮仪卫仪仗，旗幡扇伞如同一团彩霞，斧钺枪戟像是闪光的星月。随后是数十名穿着颜色鲜明的黄马褂的侍卫，他们后面，十位内大臣护卫着皇上的御辇——那是八匹骏马拉着的华丽的金顶辂。马踏着细碎的步子，车行得平稳而庄重。一些御前侍卫和太监捧着皇上的用品围在御辇四周，以备不时之需。再后面，是侍卫组成的豹尾枪班、弓箭班，从行的王公大臣、皇子、皇侄们就跟着侍卫的队伍。最后有五百精骑武装护卫。

途中一切正常，御辇边的侍卫、太监，按时给皇上进茶点；太阳升上中天，地面气温升高时，也按规矩给皇上送进香薷散、乌梅汤等清凉饮料。

两个时辰过去，浩浩荡荡的人马已进入崇祯陵墓的大门了。这里三面环山，南面平川，陵内建筑完工没几年，崭新的黄瓦红墙，与天寿山各处明陵相映，放眼远望，很是气派。只是路边新栽的松柏还不茂盛。跟着御辇的内大臣遏必隆和费扬古并马而行，看看陵上光秃秃的土山，再比比远处绿树葱茏的长陵、景陵、永陵、德陵，不免有些感慨。

遏必隆忽然听到有“扑棱棱”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很奇怪，连忙寻找来源：一只雪白的鸽子，正从御辇边一名侍卫手中飞出去，冲上蓝天。遏必隆大怒，催马上前，一把揪住放鸽子的侍卫，低声喝道：“放肆！你……”话未落音，又一只白鸽飞出去了，这一回竟是费扬古身边的一位内大臣放的。平日总是笑嘻嘻的费扬古顿时变了脸，对那内大臣呵斥道：“你疯了吗？惊了驾，不要脑袋啦？……”

许多侍卫、内大臣侧脸、回头观看，放鸽子的二人并不在意，那内大臣还对大家说：“我不跟他嚷，我不跟他嚷！就要到头了，自见分晓！”大家全都莫名其妙，但在行进中，又在御驾前，不便多说。眼看仪仗已停，御辇又缓缓前行了一顿饭功夫，便过了碑亭，在稜恩门前停下了。

门前早跪了黑压压一片接驾的王公大臣，他们是提前来此做准备的。随行的王公大臣也早早地下了马，加入接驾的行列。跪在最前面的是简亲王济度。

刚才看见两只白鸽飞天，知道大功告成，济度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感谢苍天有眼，保佑了他，也就是保佑了大清江山永固，他的疑虑也随之消除。因为方才守陵军校前来禀告：西南门来了一队宫里侍卫，说是奉皇太后差遣，有急事要见皇上。什么急事？难道发现了他济度的图谋？这不可能！他命军校告诉他们皇上未到，不能进陵。现在大功已成，那

位溺爱儿子、纵子胡行的皇太后，即使发现了，又有什么办法？又能拿我怎么样？他过于高兴，过于得意，连从行王公大臣中没有安亲王和索尼这样的重要情况也没注意。

济度领着众人匍匐着，大声喊道：“给皇上请安！”声音虽不大整齐，却很洪亮，此起彼伏，山间荡漾着回声。但御辇的帘子毫无动静。王公大臣们惊异地互相交换着眼色。

“给皇上请安！”第二次请安的声音更大，过了许久，仍不见皇上掀动辇帘。简亲王开始显得有些焦心了。他是最尊贵、最有威望的亲王，此刻，大家都望着他。他于是下了很大决心，邀了巽亲王和几位德高望重的议政大臣，诚惶诚恐地躬腰走近御辇，轻轻揭开了辇帘，心里“扑通”一跳，皇上坐在那里！济度眼前一黑，强自镇定，仔细再看，皇上一动不动，垂着头，身体侧向右面，右臂扭在身子后侧，姿态很不自然。巽亲王心惊胆战地伸出手摸摸皇上，试试鼻息，顿时脸色惨白，大叫道：

“皇上驾崩了！”

“轰”的一声，人群中如炸了个闷雷，王公大臣惊呆片刻，顿时一片混乱，爬起身往御辇蜂拥而来，又是喊又是叫，不少人索性放声大哭，搅起了一团团尘土，满天飞扬。几百人都被这突然事变吓昏了！

简亲王在混乱中显得格外清醒，他虎着脸，大声发号施令。要侍卫们围成里外三圈，护住御辇，防止有人冲撞皇上的遗体。跟着，他几个大步跨上稜恩门前石阶，振臂大喝：“站住！不要乱嚷！”

他那沙哑的声音，如闷锣一样震人，一下子就把众人镇住了。大家一见简亲王站出来说话，顿觉有了主心骨，混乱局面很快平息下来，人人都望着济度，盼他赶快拿出主意。

济度首先把护卫御辇的内大臣和侍卫、太监全部召到面前，厉声质问：“早上从行宫出发时候，皇上有病吗？”

回答都说皇上好好的，也许犯困不多说话就是了。

济度的声音更严厉了：“皇上驾崩，定是途中遇害！”

遏必隆陡然从乱纷纷的思绪中解脱出来，指着那放鸽子的侍卫说：“禀王爷，他……”

话未出口，放鸽子的内大臣抢先说道：“禀王爷，遏必隆和费扬古在途中放鸽子！”

遏必隆和费扬古被这意想不到的倒打一耙惊呆了，竟张口结舌地说不上话。济度皱着浓眉，对他俩扫了一眼，故作惊讶地问：“什么放鸽子？怎

么回事？”

放鸽子的侍卫口里像吐珠子，话说得飞快：“他俩在快进陵门时放鸽子，定是在递送暗号！他们见我发现，就反咬一口！王爷明鉴！”

遏必隆和费扬古，平日一个是老蔫一个是老好人，这时都一反常态，红头涨脑地暴跳如雷，厉声分辩。“住口！”济度一声断喝，止住他们，然后眼望御辇，冷笑道：“你们四个人里，总有两人使诈，一定与皇上驾崩有关联。来人，把他们四个就地关押候审！”

四个人满脸冤屈、愤慨，被带走了。

济度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像铁铸的雄狮，浓密的海参眉下，亮如电闪的目光依次扫过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然后严峻而沉重地说：“皇上驾崩，实出意外，是我大清的大不幸。眼下两件大事刻不容缓：一要为皇上发丧，二要立即拥立新君。皇上归天，皇子尚幼，太后年又衰迈，难掌国政，拥立大事必得慎重计议。好在今天朝廷王公重臣都在这里，我想应立即召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确立新君，回京再向太后禀告……”他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密切注意着听众的表情。见他们一个个俯首帖耳，一副唯命是从的驯顺样儿，心里很满意，于是又就继位新君的选择发挥了几句，强调“敬天法祖”四个大字。说到后来，他发现听众有些异常，前排几个人怎么像受了惊吓似的张大了嘴，脸都白了呢？为什么凡是抬头看他的大臣，刹那间就呆住了呢？不行，他得赶快收住话头：“……今日的祭奠只好停下，诸位在偏殿等候。议政王大臣……”

“为什么要停下？”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在济度侧后方很近的地方问，声音不高也不大，却像是平空一声惊雷，济度浑身一哆嗦，心脏紧紧缩作一团，几乎不敢却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福临笑吟吟地站在他身边，继续说：“朕是专程来祭祀崇祯皇帝的。”

皇上穿着素罗袍服，头戴素色便冠，束得紧紧的玉带上悬着宝刀。他身后站着安亲王岳乐、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和鳌拜。只有从他们的辫发和马靴上的尘土可以看出，他们刚刚经过一段奔驰，衣服却都是新换的，干净平整，色泽鲜明。照例，护卫皇上的内大臣腰下都悬着宝剑。

惊得几乎停止了呼吸的王公大臣们，顿时回过神来，眨眼工夫，全都跪倒阶前，欢呼“万岁！”这声音比平日热诚百倍，好半天没有停息。济度也随众跪倒了。

福临的表情开朗到亲切的程度，继续大声说：“朕不过一时兴起，开个玩笑，找人作替身乘辇，朕领了侍卫郊原驰马，绕路到这里与众卿会合，不料出了这样的怪事。方才听简亲王各项处置，很是得体。日后，朕若猝然逝去，身后有简亲王这般理事妥帖，朕在黄泉，也可安心的了！哈哈哈哈！”他的笑很不是时候，不是味道。但今天的一切如在梦中，人人心中疑虑不安。皇上这么说，是真话还是反话，谁也捉摸不透。

皇上显然已决定结束这场闹剧了："护卫御辇的侍卫和内大臣中必有奸细，一律收监待审。方才简亲王处置遏必隆四人纷争很有道理，就请简亲王审理。苏克萨哈、鳌拜，你们随简亲王清查此事，回京审讯。去吧！"

苏克萨哈和鳌拜走到简亲王面前跪施一礼，请王爷先行。济度无奈，向皇上一叩头，站起来挺身而去。随辇的侍卫、内大臣已被那些乾清门侍卫缴了刀看守在一旁，此时便一同被押走了。

福临又朝巽亲王看了一眼，常阿岱面无人色，浑身战抖。福临没有理他，继续用亲切的声音说："诸卿各自退去休息，午时三刻开始祭祀。"

祭祀典礼很隆重，大清顺治皇帝亲自酹酒祭奠大明末代皇帝崇祯，同时遣派十二名学士分别祭祀长陵、定陵等十二陵，下令增加陵户，重加修葺，禁止樵采。

福临当天夜晚回到行宫，走进寝殿，才猛地感到了极度的疲倦和软弱，头昏眼花，耳鸣腿软。他连忙扶住门框，免得摇摇晃晃，一侧身，跌坐在门边的椅子里，浑身像瘫了似的，再挪动一寸也不能了。然而，身体的软弱还在其次，他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垮掉、在破碎。他颓丧已极，没有任何愿望，只想痛哭一场！……

事情的内幕很快就公布了。罪魁祸首，是放鸽子的侍卫和内大臣。他们的同伙是山中盗贼。两人都被斩首，但却没有口供，刑部审问之前，他们竟都成了不能发声的哑巴。

替皇上丧命的太监李忠，受到隆重祭祀，父母得了赏赐和诰封，惟一的兄弟也承恩进了学。遏必隆和费扬古都受到皇上的嘉奖。

事情仿佛就这样过去了。

不久，追论已故的三亲王——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十年前的罪名，削去巽亲王、端重亲王的王爵，将他们承袭王位的儿子常阿岱、齐克新降为贝勒。但巽亲王是礼亲王代善的一支后代，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皇上谕命，亲王王爵由杰书承袭，从此便是康亲王了。

简亲王济度，一月后便告病辞朝，回府休养。又过了些时候，便报病故。有人私下传说他是自杀的，但谁也没有确证。不过济度死后封赠及赐祭等礼节，都不合亲王身份，而且袭爵的诏令迟迟不发，后来竟没了下文。

[1] 奉圣夫人客氏是明天启帝的乳母，魏忠贤是宫中太监。

[2] 莽式：满族传统的民间舞蹈。

第八章

一

中天炎日高悬，七月的暑热把地面一块块巨大的方砖晒得滚烫。一丝儿风都没有。乾清门侧的值庐背靠高高的宫墙，闷热是可以想见的。

上月新落成的翰林值庐在乾清门左，一个多月来翰林们分班入值，以备皇上顾问。这真是极大的荣耀！一般文武官员到太和殿前就是极限，王公贵族的值庐也不过在乾清门的另一侧，翰林官竟能与王公贵族分庭抗礼，这真是大清入关以来闻所未闻的奇事。

今天入值的三位翰林，熊赐履是第一次轮班，徐元文、叶方霭都已当值多次。入伏以来，皇上宣召较少，他们较为清闲。徐元文在八仙桌边濡毫作画，叶方霭很有兴味地旁观，熊赐履坐在炕上一面看书、一面喝茶。不一会儿徐元文就直起身子，笑说一句："真热！"顺手摘了朝冠放在桌上。这举动自然不合朝礼，但叶方霭只是一笑，熊赐履根本没有看到，屋内一派闲适的宁静。

门开了，下朝的安亲王岳乐一脚踏了进来。翰林们起身迎接，岳乐一眼看到徐元文手中执笔，连忙说："状元公不要客气，坐下画吧，我正是来向你讨墨债的！"

徐元文也不客气，不但忘了着冠的礼节，还就依了岳乐的话，入座再画，并笑道："学生此画，正是为王爷而作。"

"哦，太巧了。只管运笔，我看看就走。"岳乐笑着走近桌案，背着手欣赏徐元文挥洒。

叶方霭深恐徐元文因失礼获罪，故意在一旁凑趣地说："山野之士，疏放自然，眼前徐某人者，真所谓'脱帽露顶王公前'了！"

岳乐一听就明白他的用意，指着画面笑道："君不见'挥毫落纸如云烟'吗？"

一问一答，风流儒雅，三人相视大笑。岳乐对拱手侍立的熊赐履扫了一眼，仿佛初见，说："这位是……"

"翰林院检讨熊赐履。"叶方霭连忙介绍。

"幸会幸会！是哪一科出身？"

岳乐一进值房，熊赐履就觉得眼熟，现在他确信不疑，这就是自己的东家，京师豪富罗公。原来他竟是当朝亲王！身为亲王，何苦用假名请自己设馆？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请师？……他正拿不准该如何表示，岳乐断然作出从不相识的姿态，一面问话，一面目光灼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自有一种威慑的含意。于是他明白了，一年多设馆的历史应当永远忘却，从此一字不提。他还没有回答，叶方霭已经代言："禀王爷，我们三人同榜，是为同年兄弟。赐履兄是湖广有名的道学人才。"

"好，好！"岳乐抚须微笑："朝廷求贤若渴，列位前程无量。切不可辜负圣上一片爱才之心啊！"

"是！"三人恭敬地垂手回答，徐元文已把朝冠急急忙忙地戴上了。岳乐看他一眼，笑了："这是送客的意思吧？我还是走了的好，状元也好免冠作画，早日令我书斋生辉！"

安亲王走后，徐元文又脱了帽子，一面画，一面听叶方霭发感慨："皇上劝学崇儒，经训史策不离左右，绰有士大夫之风，真不愧一代贤君！"

"唉！"徐元文叹口气说："天子英明，宋王贤德，爱才用才本为社稷，却被人私下讥为'专好延揽汉人南士'。只此翰林值庐之设，便大费周折，何况其他！"

"啊？"叶方霭惊异地说："怎么会呢？"

"设翰林值庐，皇上早有谕示，议政王大臣会议却一再歧议，不是说'文学之士不宜过崇'，就说'直庐深入禁中大为不便'，顶着不办。皇上批示三次，发了脾气，议政才勉强议行。"徐元文侍从皇上机会最多，深知内情。

"皇上决策，竟也不能行？"叶方霭疑惑地问。

"唉，议政之制，是由辽东祖上所传，无人敢碰。听说前年皇上曾有罢议政之心，终因亲贵抗命而作罢。"

"咄咄怪事！"叶方霭也是江苏昆山人，徐元文的小同乡，两人同榜进士，一个状元一个探花。但他北来不久，对满洲许多"家法祖制"知道得很少，不免少见多怪。

"岂止这些！近日朝廷封孔王之女孔四贞为定南王，遥制广西，又下嫁和

硕公主于平南王之子尚之隆，实在是牵制平西王的英明之举，也因议政们顶着，拖延了许久，上月才得办成。”徐元文放低声音，但并不避开熊赐履。

“议政王大臣，为政竟如此颟顸、狭量吗？”叶方霭转向一直认真读书的熊赐履：“敬修，你以为如何？”

熊赐履不动声色，放下书本，正正经经地说：“我辈既知学道，自无有违名教之处。但终日不见己过，便绝圣贤之路；终日喜言人过，便伤天地之和。”

叶方霭哭笑不得地看看徐元文，徐元文笑道：“叫你别招惹他，让他安然读书，你偏不听，挨一顿教训才舒服！”

叶方霭也笑了，咕哝着说：“这小老夫子！”

但是两人都明白熊赐履提醒他们的用心，便转了话题。

“皇上传徐元文、叶方霭、熊赐履！”门口召引太监这一声喊，使三位翰林都有些意外，连忙整顿衣冠。徐元文刚刚脱下的朝帽，又一次戴上了。三人随着召引太监鱼贯而出，走上雕栏白石台阶，穿过乾清门，向乾清宫走去。外面真热，走不多时便汗流浃背了。但这不只是因为热，他们心里都很紧张。

自去秋祭祀崇祯皇帝以后，皇上的脾气十分暴躁，几乎在每桩事情上都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发生龃龉。最近的一件发生在前天。皇上不知为了什么，大发雷霆，一道严旨，把吏部满尚书科尔坤和两名满侍郎一齐撤职查办，独留汉尚书孙廷铨和两名汉侍郎在部。这还得了！吏部班列六部之首，职掌全国文官的任免政令，是最为要害的部门，这不等于把吏部送给汉官了吗？且不说满朝王公贵族、满洲官员如何愤慨，就是孙廷铨他们也惴惴不安，立刻上表辞谢，请求皇上赶紧重新委任满尚书来部主持。

不想皇上昨日便批回孙廷铨的奏章：“不准。照常办事。”内阁和翰林院，是皇上费尽心力新增设的部门，自然向着皇上。但议政大臣和揽着六部中其他五部大权的满官岂肯罢休？皇上今天宣召，会不会是为了此事？他们这些新入朝的翰林夹在皇上和议政王大臣之间，滋味很不好受。怎么办呢？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皇上那因肝火太盛而泛出不健康红色的敏感的面容……

走近乾清宫的崇台高阶，檐角飞起的大殿矗立着，遮去了半边天，殿前的带刀侍卫直排到乾清门，几乎二十来步就站着一个，更增加了乾清宫的威严。三位翰林不常进乾清宫，此时不免屏息静气，更加小心翼翼，也更加紧张了。

进了宫门，金光闪烁的宝座就在乾清宫大殿正中设置着，他们不敢抬

头，不知皇上是否在座。随着太监向西一拐，他们被带到西暖阁。太监在门口把帘子一掀，一团沁人心脾的花香就把他们围裹了，三人跨进门槛，顿觉暑热全消，如同置身于清凉芬芳的仙界。略略抬头往上一看，啊呀，炕上端坐的这位书生，这位潇洒文士，难道竟是皇上？可是这分明就是皇上啊！三位翰林公连忙跪安，口称："臣徐元文、叶方霭、熊赐履恭请圣安。"说罢起立，走到炕前，低头跪在那厚厚的红毡垫上，听候皇上吩咐。

皇上今天变得让人不敢认了：头上不戴帽，身上不着蟒，脚下不穿靴，一身淡蓝色单纱暑衫，腰下浅色禅裙，光脚上一双吴中式样的草鞋，辫发乌亮，双眉漆黑，苍白的脸庞上一双含水的眼睛，手中一柄山水折扇，玉扇坠下流苏飘飘，这不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江南世家公子吗？这样的皇上，学富五车的翰林公们做梦也没想到过。这位文士皇帝笑道：

"列位请起。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想到列位与朕同好，爱在书山词海中打滚，闲来无事，请诸君看看朕的藏书。列位皆饱学之士，所谓读书破万卷者，正好为朕拾遗。"

福临说罢便下炕，对三人招呼一声："随朕来。"他领头走出西暖阁，进入乾清宫大殿，指给三人去看那沿着左、中、右三面墙摆着的几十架书橱书柜。徐元文他们三个沿路看过去，只觉进了书山书海，应接不暇，不仅诸子百家、经书史书无一不备，诗词歌赋、传奇小说也都包罗万象；书柜书橱群中，夹着多宝柜、百宝格，里面摆满了商彝周鼎、哥窑宣炉、古砚古墨、玉璧玉爵，至于印章画卷，更多不胜数，那些木变石、鸡血石、青金石的印刻，无论色泽还是雕工，都罕有其匹，令人叫绝。书柜、百宝柜的脚下，蓬蓬勃勃一带浓绿，浓绿中缀着星星点点白色、淡黄色、淡红色和淡绿色的花串，这是由数百盆茉莉、兰花等鲜花堆铺而成的花廊，清芳扑鼻，鲜艳耀眼。翰林们一路看，一路嗟叹，不只是要向皇上说好话，真的也觉得惊异万分。

看他们惊诧不已，赞不绝口，福临自然很得意，忍不住笑了，领他们重新回到西暖阁，赐座赐茶。福临这时才说："明末天下大乱，我朝初创，又用武多年，许多书籍流散民间，极易湮没消亡，着实可惜。朕曾下诏各省学臣搜求遗书，虽有成效，犹恐疏漏尚多。卿等何不就此将记得的重要遗书写出？朕也好着人专意搜求。"

徐元文他们三个告罪一声，就着饮茶的小几，各写了几十种目下不见版本的书名，呈交皇上。福临看了，连连点头，又指着几种不曾见过的书，问起内容和作者。即使是皇帝和小臣，一旦有了共同爱好的话题，谈话就会越来越融洽、越来越投机。翰林们见皇上如此重视书籍，也就是重视文治，心里都很受鼓舞。后来，他们觉得谈话的气氛似乎已到应该结束的时候了，不想皇上又非常从容地问：

"常言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诸卿新进朝班，觉得群臣百官之中，何人最贤？谁最疲软？可有极不称职的官员？近日朝廷时政，得失如何？"

翰林们傻了眼，一时不敢回答。并不是他们没有看法，而是没有把握，不敢在皇上面前乱讲。一个不小心，就会断送多少人的前程，招来无限怨恨。叶方霭来得最快，躬身答道：“谢皇上恩典，以朝政大事相问，但初进小臣，实不能备知。”

福临微微一笑，另起了一个话头：“近来京师名流社会不少，大约是以文会友的意思吧？”

徐元文答道：“士人结社乃明季遗风，流传至今。”

熊赐履说：“由天启年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斗，便可知结社结党之大概。”

福临道：“慎交社、同声社眼下可谓极盛。几年前两社虎丘大会，到者数百人，还在关壮缪 [1] 前设誓，彼此永不相侵，诸位可有耳闻？据说前科状元孙承恩也是慎交社中人。卿等可曾结社？”

三人都回答说没有。福临不再问，笑道：“跪安吧！”

翰林们起立、跪安，依次向门边倒退，叶方霭不小心踩了熊赐履一脚，熊赐履脚尖奇痛，哪敢做声。退到暖阁门槛，三人才恭敬地转身出去。

他们按照朝礼，神情肃穆、步履稳重，由东廊南行。已经走到乾清门了，背后又追来一个召引太监说：“叫徐元文。”徐元文看看两位好友，转身随太监返回乾清宫。熊赐履和叶方霭摸不着头脑，又不能问，只得回值房去了。

徐元文再进乾清宫，皇上身边又多了一位官员，那是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正是徐元文的顶头上司。福临笑道：“今日谈兴忽至，不吐不快。朕要往万善殿，与玉林国师谈禅，召二卿随同前往。”

于是，皇上乘肩舆，学士翰林随从步行，太监们抱了许多书画，一行人顶着七月的骄阳，径往西苑。玉林通琇早已领着徒弟 溪森在殿前迎候了。

一切礼仪过去，玉林与皇上分宾主坐定。王熙和徐元文在皇上两侧侍立， 溪森在玉林身后侍立。这里是玉林的禅房，屋宇高深荫凉，清茶飘香，窗明几净，松柏森森，令人清心忘俗。玉林身边的长几上，摆满太监们抱来的书画。福临笑道：“前些时送来的多是朕幼年读过的书，这些是近年常常翻阅的。”

玉林略略翻看，抽出一册，题名《制艺二百篇》，那是明朝洪武年开科举以来的乡试、会试程文。玉林笑道：“这些八股头文字，皇上读它何用？”

福临笑了：“老和尚有所不知，朕要主持会试、殿试，点选进士们的文章。史大成、孙承恩、徐元文三科状元，都是朕亲自擢取，确是鄙门生！请看，这便是新科状元徐元文。”

徐元文向前，对玉林通琇深深一揖。玉林连忙起立还礼，对徐元文仔细看了一眼，点头赞叹，双手合十向福临说：“老僧庆贺万岁得人。”

福临很高兴：“他是尤西堂弟子，正所谓名师高徒啊。”

玉林道：“尤侗才子之名，江南尽知。”

福临慨叹道：“场屋中士子，常有学寡而成名，才高反埋没的事情，尤侗便是如此。此人极善作文，但仅以乡贡选推官。九王摄政时，他又被按臣参黜，岂非时命不济！”

玉林道：“琇曾听说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唯恐皇上不知耳。皇上既知，何难擢之高位？”

福临的面色有些不大自然。即使是在乾清门建个翰林值庐，尚且费尽了吃奶的力气，如果把以词曲闻名天下的尤西堂提拔到高位，又不知要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不过他还是表示说：“朕亦有此念……哦，那书堆里便有尤西堂文集。”

王熙说：“皇上前次御临经筵，提起临去秋波悟禅的一段公案，尤侗文中似乎写到了。”

福临说：“哦，朕只浏览，未曾细读，你取来朕看。”

王熙拿书翻到《临去秋波那一转时艺》一篇，呈交皇上。福临立刻往下看去。他面带笑意，眼不离书地说道：“笔砚来！”太监立刻捧上笔砚，他提起笔，在文章上时批时点，不住声地称赞说：“才子！果然是才子！”玉林通琇不禁走了过去，就着皇上的手细细观看，也露出赞赏的微笑。

王熙提到的“临去秋波悟禅”，是禅宗的一件趣事。相传丘琼山路过一个寺院，看见四壁上画的尽是《西厢记》故事，便问道：“空门安得有此？”寺院住持回答说：“老僧正是由此悟禅。”又问：“从何处悟？”住持说：“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丘琼山含笑连连点头。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西厢记》里《惊艳》一折中，张生初见莺莺时的曲词。尤侗拿它作为八股题目，模仿当时文体，戏作了一篇文章，刻入《西堂杂俎》集中。想必顺治爱读《西厢》，又识八股文，所以如此击节叹赏。他批点到篇终，看见玉林在侧观看，便指给他看文章的最后一句“更请诸公于此下一转语看”，并笑着说：“虽是游戏文字，才情之高，令人钦佩。应付八股，游刃有余。”玉林、王熙等人都笑了。

福临忽然掩卷，说：“请老和尚在此下一转语。”

玉林摇头道：“不是山僧境界。”

福临回顾正在微笑的 溪森，说：“ 溪何如？”

溪森答道：“不风流处也风流。”

福临开怀大笑，众人也为 溪森的巧妙转语叫好。它意寓双关，蕴藉圆转，出自和尚之口，别是一番意境。由《西厢》悟禅固奇，在经筵上谈《西厢》更奇，皇上与高僧以《西厢》谈禅尤奇。徐元文只听得头晕目眩，暗自惊异。

福临从书堆中抽出《韵本西厢》给玉林看，说：“这是词曲家所用元韵，与沈约诗韵大不相同。就是《西厢》，也有南调北调的差别，老和尚都看过吧？”

“老僧少年时曾经翻阅过。至于南北西厢，琇实在未曾识别。”

“那么，老和尚以为此词如何呢？”福临表面一本正经，拿《西厢》去问得道高僧，实在有些顽皮。

玉林通琇却不动声色，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此词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远非其他曲词所能及。……有一《红拂记》，不知曾经御览么？”

福临悦：“《红拂》词妙，但道白不佳。”

“却是为何？”

“不该用四六句，令人只觉头巾气十足，意趣索然。”

“正是。敬服圣论。”

“苏州有个金若采，老和尚可知其人？”

“听说有个金圣叹，不知是他不是？”

“正是其人。他曾评点《西厢》、《水浒》，议论虽有无限遐思，却又过于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之故。”

“如此，他与明朝李贽就是一样派头了。”

……

听着他们一问一答，徐元文简直应接不暇。皇上以《西厢》考和尚，考不倒，足见和尚外学之博；和尚以《红拂记》考皇上，皇上批评中肯，毫不作难，皇上读书之博也可见一斑了。至于金圣叹批《西厢》的刻本，徐元文家住昆山，离苏州不过百里，只听说近年刚刚刊行，还不曾读到，而皇上深居九重，竟能先睹，求知之勤，实堪惊佩啊！……

徐元文再把思路拉回来注意听讲时，他们已谈起玉林不日出京回山的事。皇上方才那谈笑风生的洒脱气概，不知怎的，忽然消失得无踪无影，眼睛里一片消沉的愁绪，强作笑颜地说："老和尚答应朕三十岁时前来祝寿，庶几可待；报恩和尚说他来祝四十，朕怕候他不得了。"

玉林劝慰道："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

福临用拇指和食指弹弹自己的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似略好看，"又揣着胸怀说："但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

"皇上劳心太甚。深幸皇上拨冗繁少思虑，以早睡安神为妙。"

"唉，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总是谯楼响了四鼓，倦极而卧，才得安枕。"

"乞皇上早为珍摄，天下臣民幸甚。"玉林说得很真诚，不想却勾起福临更深的悲哀。他停了片刻，终于静静地说道：

"财宝妻妾，是人生最贪恋摆脱不下的。朕于财富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妾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他咬住了嘴唇，停了停，接着说："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诧，王熙和徐元文甚至都吓呆了，不知该说什么好，幸而玉林通琇接过了话头："皇上，常人剃发染衣，不过是机缘使然罢了；大乘菩萨则不然，常化作天王、人王、神王和宰辅，以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的烦恼，普施大慈大悲的懿行。如果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万劫修行，也到不了诸佛田地。就今日而言，若皇上不现身帝王，则这番召请耆年、光扬法化的盛举由谁来做？故而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

他说的是事实。自从顺治崇佛以来，各处寺院的重建新建和各种法事道场，在京师变得十分纷繁、隆重，皇家的大量金钱，投入了崇佛礼佛事务之中，佛门的影响在日益扩大，这不正是像玉林通琇这样的高僧们所企望的吗？许多南方高僧如憨璞聪、玄水杲、玉林通琇、茆溪森、木陈忞等，都相继来京，接力续进地围绕着福临。这些高僧都很博学，有高深的诗文素养，善投顺治所好。他们言语投机、志同道合，顺治也因醉心于汉家文学而落入佛门圈套，把早年间受汤若望感化而不信僧道的信念完全抛弃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福临自身的苦闷。如果他想一辈子享尽欢乐，当一个穷奢极欲、腐败昏庸的君王，那他决不会有任何苦恼。但是偏偏他想有所作为，偏偏他又相当英明，偏偏他又处在满族初主中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他就得经受无数痛苦。正是这些痛苦，逼得他向佛门寻求解脱。

玉林通琇身为知名高僧，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皇帝出家呢？所以他头头是道地说了这么一番话，真不愧国师之号。顺治听了也不得不频频点头。然而顺治并不就此罢休，退了一步，说："不出家也罢，老和尚收朕为弟子吧！"

"啊，这如何使得？"玉林没料到这一着。

"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茆溪相待才好。"

"这……也罢，老僧依皇上就是。"玉林生怕这位年轻的皇帝又会使出别的更叫他为难的招数，再说收一个皇帝为门徒，总是佛门盛事。

"那么，就请师父给朕起名吧！"

玉林推辞半天，福临固请不让。当玉林终于提笔要选择法名了，福临又从心底里深深地叹口气，忧伤地说：

"师父赐朕法号，必得拣一个最丑的字才好……"

王熙和徐元文看着皇上眼睛里游动不定的光芒，一时更加不知所措，身为文学侍从，哪里敢管皇上的这些事情？

玉林书写了十多个字进呈皇上御览。福临自己选择了"痴"，上一字则是禅宗龙池派第五代的"行"，于是，顺治皇帝的法号便是"行痴"了。

福临还要行见师礼，玉林哪里敢受。王熙和徐元文此刻却敢说话阻止了，因为这明显地与朝廷大礼不符。福临只得作罢。他望了一眼茆溪——全名茆溪行森——，笑道：

"茆溪，从今以后，朕要称你师兄、法兄了！"

福临说他"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难道董鄂妃也不在他心上？不是的。今春以来，她便病倒了，卧床缠绵至今，一天重似一天。

多少太医，开了多少药方，竟然毫无起色。福临天天都去承乾宫，每见到瘦弱得风吹就倒的乌云珠强打精神，欢颜相对，他都心酸难忍。太医早就暗示过了，但福临不肯相信她真会离他而去。虽然理智告诉他，这只是早晚间的事情了。所以，他所谓的“妻孥”中是不包括董鄂妃的。或许他出家的念头也是由此而起？

福临没有回养心殿，径直往承乾宫看乌云珠。他今天和文士、和尚一番畅谈，虽然很痛快，却也勾起了心底深深的忧郁。如果乌云珠没有患病，会最恰当地给他安慰，使他如同洗个温水澡似的浑身舒坦、精神百倍。

黄昏时分，残阳如血，给整个宫殿涂上一层使人心醉又叫人感到沉重的暗红色。福临止住下人通报，迈步进了承乾门，转过石雕影壁，走月台、过前殿，叮叮咚咚的琴声伴着晚香玉的甜香，随风飘来。福临惊喜得几乎要跳起来：除了乌云珠，宫中无人会抚琴。那么，她病体有了起色？

福临兴奋地加快了步子。琴声悠扬，更清晰了。真美啊！琴声蕴涵着空灵秀美，使他产生御风云霄之上、飘飘欲仙的美妙想象，同时，又使他不觉联想起“高处不胜寒”的名句。当福临走近寝宫时，那明媚的、飘忽的、绵绵不绝的尾音，引导他感受明月、流星、夏露、秋霜……他不知不觉地停了脚步，微微闭上眼睛，沉浸在袅袅余音和悠远深长的意境之中。

突然，铿铿锵锵，琴声震响，清越奋迅，慷慨激昂，仿佛天边雷暴，头顶电闪，狂风骤雨即将来临，使福临惊愕之极。他想象不到，七弦古琴居然能奏出这样昂扬的情绪。他也无法相信，这种大江东去似的曲调，能从他的乌云珠那羸弱的纤指下迸出。他赶紧往前冲了几步，未到门前，屋里“砰”的一声响，仿佛什么沉重的东西砸在琴上。琴声断了，代之而起的，是悲痛欲绝的凄婉哭声：呜呜咽咽，若断若续，比嚎啕大哭更令人心酸。福临十分紧张，大步闯进寝宫，眼前的场面使他惊呆了：

北墙上，一横卷古画端端正正张着，画下一张供桌，供着些夏令瓜果和一炉香。供桌前是矮而长的漆黑的琴桌，张着乌云珠心爱的古琴——“春风”，坐在细席坐垫上的乌云珠，正全身伏在她的“春风”上伤心地哭泣，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答扑答”直往下落。但哭出声的并不是乌云珠，而是跪在她旁边托着银盘送药盅的容妞儿。药盅已经打碎在地，容妞儿也哭得跟泪人儿一样了。

福临心慌意乱，扑到乌云珠身边，扶起了她。谁知泪眼迷离的乌云珠回头看到是皇上，既没有强支病体地跪拜——她一向如此，虽然福临已免了她跪拜——，也没有在瘦得可怜的脸上泛出一丝知心的笑——她一向如此，虽然谁看了那笑容都想落泪——，竟不顾一切地扑到福临怀中，搂着他恸哭失声。福临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失态，慌得心头“卜卜”乱跳，手指都在哆嗦了。他紧紧抱住她，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她柔滑的黑

发，努力咽着唾液，用发干的声音安慰着：“别哭，别哭……你是怎么啦？……你一向不这样啊……”小声说着、安抚着，触到的是一副瘦伶伶的、柔弱的、无依无靠的骨头架。福临觉得心的一角在慢慢地撕裂着，非常痛楚，一低头，两颗又大又沉的滚烫的热泪，“叭嗒”一声，落到乌云珠的耳腮旁。乌云珠敏感地一哆嗦，抬起湿漉漉的脸，望着福临：“你，你怎么啦？”

福临强笑着：“你怎么还问我呢？你这是怎么啦？……”

“我……”乌云珠咬咬嘴唇，干瘦的面颊上闪出令人爱怜的酒窝：“我心里难过……我舍不得你……”

福临很少从乌云珠嘴里听到这样直截了当的情话，心头一热，眼睛又红了，说：“你是不是听说朕要出家心里难过？谁告诉你的？”

“出家？”乌云珠大惊失色，眼泪刹那间干了。她一手抹去腮畔的泪珠，一手紧紧握住福临的胳膊，嘴唇颤抖得很厉害：“你……你为什么？……”

“不要急嘛，”福临连忙说，“我没有出家，只不过拜了师父、赐了法名罢了。”

“你……厌弃我们了。”乌云珠的泪水又“刷”地落了下来。

“唉，你还不知道我吗？……实在是心里太苦，太苦了……或许只有空门能赐给我片刻宁静。”福临神色惨淡地低语着。乌云珠痴痴地望着福临，不说话。容妞儿早拾起破碎的药罐药盅，悄悄退下了。

福临站直身子，长叹一声，慢慢仰起了脸，不知是在吞咽泪水，还是要透过华丽的殿顶上视那渺茫无际的苍穹。他的声音中饱含着一种不常见的悲愤，以致分不出他是任吟诗，还是在直抒胸怀：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抚世安民踞帝都！平生志气，总想英明有为，不敢说媲美太祖太宗，颇愿追步唐宗、明祖。奈何力不从心，步步维艰！……我还在推那大石，山坡却越来越高，越来越陡……我精疲力尽了，推它不动了！它怎么就这样重，这样重啊！……”

乌云珠已经不哭了，她像立在寒风中的秋杨，全身哆嗦。福临看她一眼，猛然紧紧地抱住她，喊道：“你为什么要生病？你不要离开我！只有你在支持我，帮我推那大石头上山。要是失了你，我就全垮了！……啊，乌云珠！……”

乌云珠伸出冰凉的小手，摸索着福临发抖的嘴唇、烫人的眼睛，低声说：“不要这样，陛下。就是没有我，还有皇太后。她的心里，总是支持你的。”

“可是……”福临一下子松开乌云珠，像刚才抱她一样突然，几乎失声叫起来：“天哪，她的心里！她的心里将永远瞧我不起，永远鄙视我！……想想去年七月，她的那些话、她的声音、她的眼睛！……啊，我竟会那般卑怯，那般懦弱！多么丑恶啊！多么丑恶啊！……这是我一辈子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我还有什么脸面，去和额娘侈谈治国平天下！……”他张开两只大手，紧紧抱住了头，跌坐在短榻上，整个身姿都表现出内心的极度痛苦，使人看了，心里非常难受。

刹那间，乌云珠忘却了自己的痛苦，走上前去，轻轻靠在短榻扶手上，又轻轻扳过福临倚在她怀中，抚摸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肩背。她的动作中注入了那么多温柔的爱，如其说是爱侣，不如说更像母亲。她像耳语那样小声地、慢慢地说着，仿佛妈妈给生病的孩子讲故事：

“近日卧病，不知怎的，常常忆起幼时。六岁那年随阿玛下江南，额娘领我回苏州认亲。我欢天喜地地去会表姐妹表兄弟，哪知他们都直眉瞪眼地骂我‘杂种’、‘小胡妖’！还合伙偷偷打了我一顿。我找额娘哭诉，额娘哭得比我还凶。原来姥爷和舅舅姨妈都不认她，说她失节败坏门风，还问她为什么不死！……后来回京师，阿玛又领我去认亲，叔叔伯伯们竟当着我一齐嘲笑我阿玛，堂兄弟堂姐妹全骂我是‘贱胚’、‘蛮婆’！又打了个头破血流……”说到这里，她声音岔了调，眼圈又红了。这幼年的屈辱是深深刻在她心中的，虽然事隔多年，至今犹有余痛。停了片刻，她才平复，继续说下去：

“……那时候我真气极了！我想，我阿玛开得硬弓，骑得烈马，是战场上杀出来的巴图鲁；我额娘作得诗、画得画、弹得琴，是知书达礼的才女，我阿玛娶我额娘，我额娘嫁我阿玛，哪些儿不好？又关他们什么事？阿玛、额娘爱我像掌上明珠，我必得为他们争气！那时候，我就发誓：一是要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一定要胜过一切满汉女子，让阿玛那边的满亲，额娘这边的汉亲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长大了，读了许多书，懂得了文武兼备、宽猛相济的道理，更发奇想：父族尚武，百战百胜，骁勇无敌；母家尚文，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武功文治熔于一炉，必然锻出古今中外从未得到的宝剑；满汉一体，大清必能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国富民强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福临早已听得痴了。乌云珠从未诉说过幼年的委屈，今天怎么突然提起？……她的念头多奇特，可又多合福临的心意啊！

乌云珠仿佛看透他的心思，瘦弱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面颊，声音更低，说得更慢：

“妾妃不敢说与陛下志同道合，但自认是陛下的知音。皇上所作所为，皇上所想所念，妾妃以为都是识大局知大势，合乎天地正道。妾妃愿为此百年大业略尽绵薄之忱，便是死了也心甘情愿啊！……”

福临看着她，沮丧和痛苦渐渐淡了，心里十分感动。

“妾妃常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今磨难重重，安知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后成呢？”

福临浓黑的眸子里闪出两点光亮，微微点头道：“好，贤妃说得好！……朕越发不能让你离开了。”

“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乌云珠心里一痛，冒出这么一句古诗。她眼见福临神色又变，赶忙笑着解释说：“百年聚合，终有一别。皇上一向旷达，难道还看不透？如果这样，又怎能参禅？”

福临愣了一愣，强笑说：“你我相约生生世世永为夫妻，岂是百年二字可以了的？”

乌云珠略带凄婉地笑了。

“这不是张灵的《招仙图》吗？”福临看着墙上那幅横卷，“是鉴赏，还是祭奠？”

《招仙图》，构思非常巧妙，笔法简洁潇洒。图的右下方，雕栏玉砌的石桥边，一位宫妆美女静静立着，仰望高天，满腔倾慕、期望之情。中间隔了很长很长的一片空白，一笔不画，一色不染，那是无限苍茫、寥廓、幽远的大地和天空。最后，在长卷的左上角，现出了浮云中的一轮明月。整个画面给人凄清欲绝、无限空阔的特殊感觉，既使人想到“高处不胜寒”，又使人想到“空照秦淮”的种种意境。

乌云珠答道：“二者兼而有之。”

“那么，这是宫妃在招广寒宫里的嫦娥呢，还是广寒宫的嫦娥在招宫妃呢？”福临在尽力缓和气氛。

“我想，也是二者兼而有之。”乌云珠的声音打了个磕绊。

福临却没有听到，仍然注视着《招仙图》，说：“这位桥畔美人儿，倒真与贤妃有几分相似哩！”

“是吗？”乌云珠几乎问不下去，把头扭开了。

“你今天是不是好些了？刚才进来听见你在弹琴。”

“是。午间起来觉得很清爽，就试了试手指，叫她们挂出这卷图，弹了一曲《广寒怨》。”

“不，不对。起初弹的是《广寒怨》，后来呢？那曲激扬壮烈的琴声呢？那声韵同风雨江涛相仿佛，绝不是《广寒怨》，你只弹了一小会儿……”

“那，那叫《烈风雷雨颂》，”乌云珠忍泪回答说：“是我幼年从师时，师父教给的。”

“你为什么不弹完，就倒在琴上哭呢？”福临关切地问。

乌云珠怎么能告诉他呢？午后她略感轻松，起身弹琴，是想试试自己的体力，也想借以抒发情怀，于是弹起了《烈风雷雨颂》。谁知弹了不几句，便觉体力不支，一时头昏目眩，冷汗淋漓，眼前一片昏黑，差点儿晕过去。她明白了，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顿时万念俱灰，推开容妞儿送来的药，伏在琴上便哭了。

不，她什么也不肯告诉福临。今天她看到福临伤痕累累的心，他的沉重的精神负担，她决不肯使他增加新的痛苦。但是，她心里又有许多许多话要说，想要留给福临，这是她一生挚爱的人，他们一同经历了多少风浪，一同尝过多少甘苦啊！想当初青春年少，他们像一对年轻美丽的凤凰，雄心勃勃，向着朝阳，比翼奋飞。但是，狂风暴雨，明枪暗箭，给他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创伤！凰已奄奄一息，凤还能振翅翱翔吗？……

乌云珠用双手轻轻地、无限爱怜地托住福临的面颊，泪光闪闪的黑眼睛无限留恋地扫视着亲爱的面容，最后，她努力绽出一丝微笑，小声地回答福临：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福临心头掀起一重热浪，喉头哽住了，目不转睛地盯住了他的这位贴心的情侣、志同道合的知己、他心目中惟一的妻子，嘴唇颤抖得说不出话来。

乌云珠又用冰凉的手捏住福临的手指，用更微弱的声音问道：“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福临像搂抱孩子似的，把乌云珠紧紧搂在怀中，低头把脸贴在她身上，阵阵呜咽眼看就要从胸中涌起，他都勉力抑制住了。他要乌云珠学佛参禅后不久，乌云珠每见到他，常常以这句参禅语相问。最初他笑而不答；乌云珠病后，他避而不答；今天呢？他满心苦楚、辛酸，连出声都不易了，怎能回答？

二

顺治帝宣诏天下，征求各地名医来京师为皇贵妃调治；

顺治帝派内外大臣，广祀百神，为皇贵妃祈祷；

顺治帝大赦天下十恶以外的罪犯，为皇贵妃乞福。

然而，皇贵妃病体日渐沉重，毫无起色。

福临亲自往西山碧云寺礼佛，为皇贵妃祈祷——在这以前，他只为皇太后的病做过这样的事情。

中秋刚过，桂子飘香，碧云寺在西山的绿海中，幽静得不似人间。福临在寺院住持陪同下，走进大雄宝殿。住持虔敬地呈上一束线香，福临接过，郑重地往佛前长明灯上点燃，“扑”，小小的火焰一跳，线香燃着了，袅袅青烟飘起。福临虔诚地擎着线香，仰头望定了慈眉善目、法相庄严的巨大的如来全身。

“扑”，小小的火焰又一跳，熄灭了。一位总管太监脚步错乱地闯了进来，撞倒似地跪下，满面仓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启禀、万岁爷，皇贵妃，病、病危！”

福临顿时脸色大变，将手中线香往香炉上一插，一言不发，转身就走。那些下不完的台阶，无穷无尽！福临心急火燎，连跨带跑，一步三阶地往下跳，随从太监们跑得张着大口喘气，也追不上他。他跑到寺院门口，撇下御辇，从侍卫手中夺过缰绳，翻身上马，猛抽一鞭，那黑骏马掀起前蹄，昂然一声长嘶，往前一纵，便飞箭一般蹿下山去。总管太监一看，急得又喊又跳，一面跑一面指着那些发愣的御前侍卫、仪驾及豹尾班、长枪班，大吼道：

“快跟上追呀！你们这些笨蛋，发什么呆，快追呀！”

太监竟敢骂侍卫“笨蛋”，这还了得！但此刻谁也记不起这些上下尊卑了，侍卫们如梦方醒，跳上马，呼啦一下跟着追下山。于是从西山通往西直门的大路上，如同一场激烈的长途赛马，道边行人都吓得东逃西散：一匹黑亮的骏马挟着风暴骤然驰过，后面又有一群马队卷着黄尘席地而来。一路上鸡飞狗跳，撞倒了踩伤了多少人，谁也计算不清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跟上来了一队无法飞跑的手持笨重仪驾的骑兵，人们才知道是皇上出巡，赶紧老老实实地跪在路旁。

侍卫们在西直门前追上了皇上。那是因为门前关吏不认得漆黑马的人是谁，拦马要税。福临抬手就给了他一鞭子，准备纵马冲门。就是这点耽搁，侍卫们赶到了，大喝道：“闪开闪开！皇上御驾在此！”

关吏吓得屁滚尿流，跪在道旁像捣蒜般磕起头来。福临已经把他忘了，加鞭就要进城，侍卫们已乖巧地冲到皇上的前面，打马飞跑，大声喊叫：“闪开闪开！大小官员军民人等一齐闪开！圣驾来了！”这样，才避免了更多的伤害和更大的骚乱。

福临对这一切全都没有注意，没看见也没听到，只有一个意念支持着他：“快，快！再快！一定要见到她！哪怕是最后一面！快！……”

西直门、新街口、西四牌楼、西安门，飞也似的从他们身边闪过，远远地抛在身后。御马监精心喂养的这些骏马，大约从来没有这么狂奔过，一匹匹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汗水把马毛粘在一起，又往下滴答着。人

也不比马强，里里外外的衣裳都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而皇上仍然发疯似地抽打胯下的黑骏马，只有当如注的汗水要迷住眼睛时，他才匆匆地擦了一把。

这一股旋风穿过金鳌玉蝀桥，直刮到了玄武门[2]前。这里是大内，是紫禁城，任何人到此都得下马下轿。侍卫们不敢违禁，都勒住马缰，准备下马了。忽然听见“啪！啪！”两声猛烈的鞭响，皇上全身几乎贴在马背上，“嗖”的一下狂风一样冲进了玄武门！侍卫们来不及眨眼，来不及反应，只惊得目瞪口呆，没有一点办法。

福临失去了对其他一切的反应能力，几乎是凭着本能，纵马冲进顺贞门，在御花园内横冲直撞，闯出了东门，奔驰在东一长街上。自从二百多年前大明永乐皇帝兴建起这所举世无双的辉煌宫殿群以来，在重重金殿的黄瓦红墙之间，还从来没有人敢冒死牵马从这里过一过，而今这暴烈的马蹄声却在高高的宫墙间震响！

福临的耳边只有风声、马蹄声和自己心里那越来越紧、越来越响的呼喊：快！快！

承乾门闪过去了，许多宫女、太监惊慌失措的面孔闪过去了，福临直奔到后殿寝宫才勒住了马。他刚跳下来，马便四蹄一软地瘫倒了。福临连看都没看一眼，一头冲进寝殿。啊，这不是她吗？安详地躺在那里。她不是嘱咐他、等待他早早回来的吗？他要奔到她床前，有人拦住了他。谁敢这么大胆？他一抬眼，看见了母亲。但看不大清楚，恍恍惚惚，只觉得她脸色白得像纸，但有两处很红的颜色斑，这是怎么回事？他无暇多想，他要和他的乌云珠说话。

庄太后又一次拦住了儿子，用嘶哑的嗓音低声说：

“皇儿，你来晚了！……她已经……”

皇太后说不下去了，转过脸痛哭失声。

福临没有听懂，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看了看母亲，再看了看她，推开那些来搀扶他的妃嫔贵人，向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像梦游人那么飘忽……突然，他猛地扑到她面前，双手一齐伸到她口鼻之上。

“啊！”他惨痛地大叫一声。

“啊！——”他又发出一声悠长而惨烈的哀号，仿佛有人在他心窝上捅了一刀，又像受伤的猛兽临死的嗥叫；接着，他朝天喷出一口鲜血，仰面一倒，失去了知觉。

原先来承乾宫为董贵妃哭泣的后妃们，这时又在为皇上痛哭了。她们慌作一团，围上去又是揉太阳穴，又是舒胸顺气，乱糟糟的没了章法。唯

有皇太后抹着泪，命妃嫔们全都走开，让太监把皇上小心地抬到中间的长坐榻上，吩咐速传太医，自己便坐守在儿子的身旁了。

太医很快就来了。宫妃们都聚在里间静悄悄地听着。这正是方才眼看着皇贵妃咽气的那位太医，乍一见皇上的样子，吓慌了神，脸也黄了，手也哆嗦了，大滴大滴的汗珠顺着脖子滚了下来。他战战兢兢地跪上前、低着头，伸出三个手指按在福临的手腕上，竭力调平自己的呼吸，诊脉片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低头道："禀皇太后：皇上是急痛攻心，加以劳累过度，一时昏厥。待学生开一剂舒胸顺气、开窍镇惊的凉药，就会好的，请太后放心。"

太医退去，皇太后舒了一口气，里屋的后妃们一轻松，竟又哭出了声。刚才她们真被吓坏了。皇后走了出来，看看依然昏迷的福临，对皇太后说："额娘，要不要送皇上回养心殿？"皇太后失神的目光掠过皇后，摇了摇头。

"可是，承乾宫里这么乱，董鄂妹妹的……还在里面放着，皇上躺在这里，怕不合适……"皇后低头小声说。

"不，你不明白！……"太后长叹一声，扭过头去用手绢按住突涌出来的泪水。是啊，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一旦苏醒，第一件事便会是要看乌云珠，即使把她移到别处，他也会不顾一切地跑到承乾宫来；要是有人阻拦他，他会暴跳如雷，用他无上的权威把他们全部处死。他的性情，他对乌云珠的一腔痴爱和伤悼，不让他尽情发泄，憋在心里，会把他逼疯的。

皇太后深思片刻，命苏麻喇姑召来四名壮实的宫女和四名魁梧的太监，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皇上的举动，出了意外就要他们的脑袋。

皇后莫名其妙地看着皇太后的这一番布置，完全不明白她的用意："额娘，你这是……"

"不要问了，"皇太后不看皇后，用手绢捂住嘴和鼻子，声音变了调，呜咽着说："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皇太后料到福临会有一番疯闹，但她也没想到会闹成这种样子，简直要把所有的人都逼疯了。

福临醒来时，非常安静，就像刚从睡梦中睁开了双眼。他看到满屋淡淡的红光和在红光中浮现出的母亲那亲切、慈蔼的面容。原来，血红的夕阳穿过窗棂，正投射在雪白的东墙上，把一屋的空气都染红了。

福临定睛望着母亲，惊讶地说："额娘，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在这里？我怎么在这里？"他支撑着坐起来，太后连忙把他按住，他也浑身无力地颓然躺倒，说："我生病了吧？怎么全身又酸又痛，一点力气也没有？……哦，额娘，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你知道吗？好像我从什

么地方拼命打马赶回宫来，可是回来承乾宫，乌云珠已经去了……”

皇太后背转了脸，仿佛去拾什么东西。

“额娘，人家都说梦是反的。我既然梦见她病死了，她就一定不会死，病一定能好，对吗？”

皇太后双肩耸动，就是从背后看，也能发现她在哭泣。

“额娘，你怎么了？咱们一起到承乾宫去看乌云珠，让她给你讲几个笑话，你就百愁尽解了！”

皇太后再也忍受不住，离座走开了。里屋传出一片压抑不住的啜泣。原先站在福临榻头的皇后，转过来走到皇太后坐过的地方，一双眼睛红红的，俯身望着福临，用她最温婉的声音，强笑着说：“皇上忘了，这儿就是承乾宫啊……”

“什么？”福临一下子坐了起来，诧异地说：“你在胡说什么呀，明明是养心殿！”

皇后也扭开脸，抽泣着转身走开了。

福临满腹狐疑，先看到自己躺着的长坐榻，又慢慢地环视四周。福临的脑子像巨大的千斤石滚，笨重而吃力地转动着，非常缓慢、迟钝，漠然的目光扫过默默无言地站立各处的妃嫔宫监，她们红肿的眼睛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他的眼光落到墙上：宋人的《风雨归舟图》；元代赵孟的书法条幅；墙脚下摆满宫中的夏季三清花——茉莉、晚香玉和夜来香，照例在红、黄、蓝三彩瓷盆里栽着，为的是和白花绿叶相调和，这不是她的高雅见解吗？……那是一幅什么横卷？这么熟！啊，明代张灵的《招仙图》！

一道闪电击破了混沌的迷雾，他浑身猛烈地一颤，全想起来了！倏然间，他容颜大改，严峻、庄重、冰冷，惨白的脸上两道黑眉高高飞扬，乌黑的眼睛深处亮起两朵火光。他一下子站起来，不摇晃，不踉跄，不慌不忙，完全不像个病人的样子，迈着坚定而沉重的步子，缓缓走向寝房。

他怎么能够这样镇定？他要干什么？所有的人都惊慌地望着他，害怕地给他让路。八名宫女、太监紧跟在他身后，谁也不敢问他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实在冷得可怕。

乌云珠容颜如生，只是比生时更安详、更宁静，嘴角似含一丝微笑，仿佛为最终获得了解脱而庆幸。这是一尊白玉雕就的仙女，美得使人落泪，圣洁得使人下跪。福临默默凝视着她，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然后跪下去，从她胸前拿起那双冰凉的小手，贴在自己脸上，洒了几滴热

泪。他又把她的手小心地放回原处，微笑地望着她，小声说：

“乌云珠，我的乌云珠，等等我吧！”

他静静地从腰间那缀着红蓝宝石、嵌珠镶金的刀鞘内抽出锋利的短刀，对乌云珠的遗体一示意，仿佛让她看看自己殉情的决心，然后掉转刀锋，非常从容镇静地刺向自己的咽喉。

当他拔出短刀时，人们大惊失色，妃嫔中有人尖叫起来，皇太后和皇后都不顾身份地扑了上去。最靠近皇上的太监、宫女，到底身手矫健，也因为福临的动作委实太庄重沉着了，所以拿刀的手一下子就被太监扳住，夺走了短刀。两个力大无比的宫女一左一右地抱住了他，使他动弹不得。

“皇儿，你不能犯糊涂！……”皇太后气喘吁吁地嚷。

“皇上，你可不能啊！……”皇后几乎与太后同时叫喊着。

可是这些话福临都完全没有听到。自杀被拦住了，竟激起了他的暴怒。他一下子便如疯狂了一般，不知从哪里突然来了一股惊人的力气，左一推右一撞，挣开了两个宫女，又飞起一脚踢倒了身边的太监，大喊大叫：“谁敢拦我，我叫他立地就死！我不活了，我就是不想活了！……”他的眼睛像通红的炭团，面孔烧着了似的血红。他甩开众人，略一低头，便猛力撞向墙壁。太监、宫女又一窝蜂地拥上去阻拦，裹着福临一起摔倒在地上。

哭声、喊声、尖叫声，乱得一塌糊涂，几乎要掀了殿顶。福临又从众人的纠缠中摆脱出来，左顾右盼，分明要进行第三次冲击。庄太后不顾一切地冲到他面前，哭着大叫道：“福临！你就先杀了我吧！”

福临一愣。从他懂事以来，还没有人敢直呼其名。定睛一看，面前是悲痛欲绝的母亲，而母亲又说出了这样的话！福临吃惊了，眼睛里流露出犹豫，犹豫的背后，理智闪出一星光亮。

“你是不是要我再浇你一杯冰水？”太后又喝了一声。福临打了个冷颤，在母亲面前跪倒了。

皇太后颓然倒在椅子上，胸口大起大伏地喘了几口气，竭力平息了片刻，终于勉强用她平日温和的口吻说下去，不过嗓音还在颤抖：“乌云珠最后还念念不忘地嘱咐，她说：‘今日儿殁，自是天命，万望皇上自珍自爱，以祖宗大业为重，以社稷万民为重，不必伤悼。’她这样识大体顾大局，你竟敢为一己之爱而忘祖业？怎么对得起乌云珠？”

皇后走近前来，跪在皇帝一侧，含泪进言：“董鄂妹妹临终时再三说：‘妾妃将去，此乃定数，亦无所苦。唯独不及酬答皇太后与陛下恩情于万一，太后年将半百，为妾妃伤悼，妾妃虽死而不能心安……’妹妹孝

养太后，至死念念于怀，皇上也需自己珍重，勿伤太后之心！……”

妃嫔们也纷纷环绕着太后和皇上、皇后跪下了。满屋的人都跪下了。请求、哀告之声充斥宫内，泪水滔滔不绝。他们恳求皇上体念太后和仙逝而去的皇贵妃的一片苦心，万万不可自寻短见。福临昏昏沉沉，不死不活，最后，大约耗尽了精神，瘫倒在地，又晕了过去。

这一夜，皇宫内院处处彻夜无眠，各宫灯光都亮到天明。福临死活不离开承乾宫，皇太后和皇后只好也陪在这里。妃嫔们回到自己宫中，一夜心惊胆战，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意外。许多主位烧香祷告，求神保佑皇上安好。

后来的两天两夜，二十四名强壮的宫女、太监轮班昼夜看守皇上，防止他再行自杀。一切可能造成伤害的东西，像小刀、棍棒、重物，甚至花瓶、洋钟，全都收了起来，使皇上无隙可乘。不知是皇太后那慈爱的、充满理性的谆谆教诲起了作用，还是太医的几剂越来越厉害的凉药安神定魂，在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之后，第三天清晨，福临终于安静下来，跌入了昏昏的沉睡。皇太后、皇后和妃嫔宫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各自抓紧时机歇息养神。

庄太后已经疲惫不堪，却无法入睡。福临这寻死觅活的一闹，勾起她多少心事！她不禁想起福临的父亲、她的丈夫皇太极。当初她的姐姐关雎宫宸妃去世时，皇太极也是悲恸得死去活来，动辄哭晕过去，不饮不食六天之久，半年之内朝夕痛悼，一过旧宫故地就要流泪，还数次往宸妃坟前奠酒痛哭。皇太极正是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哀痛，体质和精神日渐衰弱，一年后重病而亡。儿子和父亲竟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大有作为的英明之君，却又都忒多情。情深情重，竟成魔障，弄得这样无法收拾，难以自拔。

宸妃是庄太后的亲姐姐，董鄂妃是庄太后的干女儿，她对这两人都知之颇深，也十分喜爱。但是，她们一个夺去了她丈夫的情感，一个占据了她儿子的心，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又怎会不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憎？不过，庄太后不同于一般女子，她知道应该把这厌憎限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所以，当她再往承乾宫探视福临，面对一个棘手的局面时，轻而易举地应付下来了。

福临已经移住承乾宫正殿。按规矩正殿是行礼的地方，不能住人，而今为了皇上，只得破例了。福临还很衰弱，半躺半坐在御榻上。皇后、淑惠妃、康妃、恪妃等主位围坐相陪，不管心里愿意不愿意，她们都在不断啜泣，小声地追述着皇贵妃的许多好处。

见皇太后进来，皇上和后妃们都起立迎接。皇太后从容随分，不拘礼节地坐到榻边方椅上。刚刚坐定，福临已跪在她脚下了：“儿不肖，惊扰母后，劳累母后，求母后恕儿之罪。但儿有一心愿，望母后成全。”

见他已不似前两天那么疯狂，太后料定不会再有自杀的危险，便和悦地

说："但凡合理合礼，皇儿只管令行就是。"

福临迫不及待地说："儿要以皇后之礼为乌云珠发丧。"

殿中刹那间极其安静，仿佛被皇上这句话吓住了。淑惠妃、康妃、恪妃她们拼命低下头，不敢看皇后的表情；皇后的脸顿时通红，泪水眼看就要夺眶而出，尴尬和委屈逼得她真想跳起来逃出宫去。皇太后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看着福临，似乎担心他神志还不清醒。半晌，皇太后轻轻摇头，慈和地说：

"皇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事啊！皇后明明在，乌云珠明明是皇贵妃，而要待以皇后之礼，你说这妥当吗？这与国家、宫廷体制全都不合，朝中众臣必有异辞，纷争不下，何苦来呢？"

福临惨然道："儿今万念俱灰，母后若不准儿所请，儿愿削发披缁入山学佛，不再参预人间之事了！……"

皇太后心头又悲酸、又愤慨，许多话想说而不能出口。此刻她心中冲出一个极其强烈的愿望：愿人间不曾有过乌云珠，愿可诅咒的天地永不使这一对痴情儿女相遇！这真是大清的极大不幸！要是她能做得了下一代皇帝的主，就决不许他有宠妃，决不让他情有所钟！……

不料，皇后擦干眼泪，跪在皇帝身旁，向皇太后说："母后，董鄂妹妹侍奉皇上五年，贤孝和顺，实在能代儿妇之职，儿妇本有心以皇后之位相让，不想她竟仙逝……以皇后之礼丧葬，实在与儿妇初衷相合。朝中诸臣若有异议，可以儿妇本意晓谕。这样，就是后世史臣，也不能将此举议为皇帝之过了……"

福临大觉意外，非常感激地看了皇后一眼。这一眼看得皇后又是心酸又是欣慰，脸不觉又红了，泪珠却扑簌簌滚了下来。妃嫔们也惊异非常，虽不敢私相议论，也互相交换了许多意味不同的目光。

庄太后让胸中的郁闷消散片刻，平稳地说："皇后既然体贴皇帝之心，不生妒忌，我又何必拂违你们夫妇的好意呢？"她转向福临："皇帝就把皇后的意思谕示朝廷诸臣。至于诏书，可称奉我的旨意。"

福临喜出望外，再一次向母后叩拜，皇后也随着跪了下去。

次日，皇帝降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皇贵妃董鄂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才德兼备，足毗内政。今忽尔薨逝，予心甚为轸惜，应追封为皇后，以示宠褒，钦此。'朕谨遵慈命，追封皇贵妃董鄂氏为皇后，应行典礼尔部即议以闻。"

礼部不敢怠慢，在董鄂妃死后的第四天，便在停灵的承乾宫举行了隆重的追封礼，追封董鄂妃为皇后。

在董鄂妃去世的当天，庄太后见皇帝死去活来，一切不顾，自己也深爱董鄂妃的为人，所以代皇帝传谕：“辍朝五日，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并公主、王妃等哭临。”现在，董鄂妃已成为董鄂皇后，福临便以皇后之丧连续发下圣谕：

召江南、五台山高僧，遣中使迎来宫中，为董鄂皇后礼忏营斋，设水陆道场；

征天下巧匠，为董鄂皇后构设冥宅；

命学士王熙、胡兆龙编纂《董鄂皇后语录》，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皇后传》；

命内阁自八月至十二月，票本尽用蓝墨，以示哀悼，明年新正方许恢复朱色；

命诸大臣议谥；

命全国服丧，自京诏到日，官吏一月，百姓三天。

……

从满洲入关，到天下一统，十七年以来，朝廷还没有举行过这样隆重的葬礼。于是，北起长白山、黑龙江，南到两广福建，西越河西走廊，东至海滨，广袤辽阔的大地上，处处设其灵位，飘起白幡，成为第一次震动天下的国丧。

福临把自己关在养心殿东暖阁，不许任何人打扰，闷头抒写胸怀。从第一次见面到如今，六年多了，往事历历在目，养心殿里处处留有她的痕迹影象，使他触目伤情。福临咬紧牙关，什么也不去看，任凭思绪潮涌，奋笔疾书，把一腔感念都倾注笔端。然而泪随文下，泪多还是墨多？一行行字迹，是墨汁写就还是泪水染成？

头七之后，董皇后的灵柩就要移往景山寿椿殿。福临要在今晚把这篇祭文焚化在她的灵柩前。从来作文章不像今天，哀思如泉，文思如泉，泪水如泉。只恨手笔太慢，数千言竟无点窜，手不停笔地一挥而就。搁笔之后，他仿佛痛哭了一场，胸中的郁闷、哀伤减轻了许多。他走出暖阁，走出正殿。廊下几张桌椅，是供小内监抄录皇上御笔的，此时他们一个个竟哭红了眼，哽哽咽咽地抽泣、叹气。见皇上出来，连忙跪倒。

福临拿起抄录的纸折看了看，说：“哭什么？”

小内监忙奏道：“实在是万岁爷的祭文催人泪下，奴才们实在忍不住

了……”

福临一个急转身，连忙走开了。

这天已是八月二十六了，二鼓以后，福临换了一身素色衣服，小内监提灯、侍卫护从，静悄悄地走向承乾宫。福临的想法，是趁夜深人静，最后一次与乌云珠单独相聚，一诉衷情。寂寂秋夜，仿佛理解他的心情，连风声都息了。满天星斗，银汉无声，因为月黑而星光格外明净，闪烁的光芒，使他不禁又想起乌云珠的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走近承乾宫，便听得一片人声和哭声。这是怎么回事？董皇后死后第三日起，每天都派李国柱传旨把苏溪森和尚召来承乾宫，上堂拈香，对灵小参，福临也曾相陪。现在这么晚了，是他还在灵堂吗？原来是皇太后、皇后和妃嫔在灵堂哭泣，她们也是来为董皇后送行的。

福临向母亲请安，后妃们向皇上请安，礼毕，皇上坐到皇太后左手下，强笑着安慰道：“母后不要悲伤太过，还是早早回宫歇息吧！”

在董皇后即将离宫之时，皇太后的哀痛陡然变得异常强烈，她神色惨然，声调呜咽地对福临说：“她实在称得上是皇儿的嘉偶啊！我一心指望你们两人永偕和好，娱我晚年，谁知竟中道而分！从此以后，谁能像她那么侍奉我？谁能如她那般顺我心、合我意？我有话又能与谁共语？谁还能与我一同筹思谋划？……”她竟说得泣不成声了。福临低头无语，皇后和妃嫔们的哭声更恸了。

“你们不要这么大声哭了，稍稍克制些吧！”皇太后转向后妃们。但她们哪里肯听，哭声依旧，没有一个回应一声。要知道，她们的哭，并非只为悲痛，也包含着委屈、不平、对太后一番话的不满。太后叹口气，泫然泪下，说：“你们这些人，难道都没心没肺吗？怎么连一句答话都没有？她听我说话，决不会这个样子！……你们走吧，都回宫去吧！不要在这里加重我的伤心了！……”

福临也厌烦地挥挥手，后妃们只好知趣地退出去了。随后，福临请母亲止哀回宫，皇太后疑虑地看看他，他苦笑道：“母后请放宽心。”

皇太后也走了，福临便独对灵柩了。小太监捧来金炉，福临就面对灵堂，拿起他亲笔写的祭文，一字一句地读下去。开始还想硬撑着朗朗而读；后来泪随语出，抑制不住；读到最后，声音嘶哑，泪湿胸襟，几乎不能完篇。小太监流着泪举起火，福临在灵前亲自把祭文一页一页地焚烧在金炉之中。

福临祭毕，便默默坐守在灵前。千回百转，哀思总难撇开，连想闭眼歇息片刻，也都做不到。乌云珠去了，福临的一切都随她去了，只剩下这无用的躯壳！……

天亮时，奉旨前来承乾宫为董皇后舁柩的八旗二三品官员近百人，已在承乾门外等候。茆溪森和尚也奉命来为董皇后起棺。茆溪向皇上参拜后，手举线香对灵小参，口念偈语道：“几番拈起几番新，子期去后孰知音？天心有月门门照，大道人人放脚行！”

福临站在一旁，突然忍泪问道：

“一口气不来，向何处安身立命？”

和尚向皇上躬身道：“谢皇上重重供养。”

福临咬住嘴唇，泪水沿着消瘦的面颊慢慢流下。

抬棺柩的三十二名八旗二品官，身着丧服，帽顶饰白，各自站好位置，举杠上肩。茆溪以佛杖指着灵柩念偈道：“举步涉千岐，孤坐又成迷，且作么生，得恰好去。”他以杖上引，大喝一声：“起！”八旗二品官们一起用力，沉重的棺柩离地而起，缓缓出了满堂素帷白幔的正殿。

福临说：“谢和尚提拔。”

茆溪森道：“圣驾珍重。”

大员们抬着棺柩走下月台，往承乾门移动，突然承乾宫的宫女、太监们冲上去拦道痛哭，哭得死去活来，攀着棺木绳索，不许抬出宫去。眼看几个宫女就将哭昏过去，护灵大臣呵斥责骂都没有用，当着皇上又不敢动鞭弄杖，一时竟然手足无措了。福临走过来，看着这些哭得如丧考妣的下人奴婢，心里十分感慨，半晌无言。后来，他非常和蔼地问：“你们为什么拦路？”

一名太监哭着回答：“奴才们舍不得董鄂娘娘！”

福临笑了笑，说：“她去了，你们将分发别宫主位名了，难道不愿意？”

“不！不愿意！”太监拼命摇头。他们再清楚不过，别看那些主位现在哭得伤心，日后她们会把对董鄂娘娘的怨恨都发泄在他们这些承乾宫旧人的身上。

一个宫女惊惶地哭道：“那还不如跟了她去呢！”

“哦，好丫头！朕想跟着她去而不得……好，你们暂且让开，朕有话对你们说！”

宫女、太监们不敢违命，棺柩终于顺利地出了承乾门，进入东一长街

了。

福临对痛哭的奴婢们细细看过一遍，缓缓说道："朕的心愿不能完成，朕可以成全你们的心愿。你们就都随董皇后去吧，替朕好好侍候她！"

哭声陡然增强了一倍，有人真的哭昏过去。福临点头赞叹，举步出宫去送灵柩。茚溪在承乾门外追上福临，躬身道："皇上悲悼，确是纯情。但我佛大慈大悲，上天有好生之德，敢请朝廷免去多人殉葬……"

福临脸一沉，不高兴地说："殉葬乃国家旧俗，不然董皇后有何人服侍？况且，朕想随她同去，尚且不能，奴婢们自愿殉主，忠义可嘉，朕岂能不成全他们？"

茚溪还想再说什么，福临已不顾而去。想到满洲贵族皇家确实有殉葬的风俗，这位以慈悲为本的和尚也就无可奈何了！

三

重阳节的第二天，九月初十，是董皇后的三七，这一天，将按国礼焚化大行皇后的梓宫。

由于不忍目睹，皇上、皇太后和皇后都不参与这个大典，委派安亲王全权主持。为此，在寿椿殿月台上，特地为安亲王设了杏黄圆伞和宝座，供他坐镇指挥。其实真正的组织者是司吏院、宣徽院和文书馆，他不过总揽其事而已。下边禀告秉炬的茚溪和尚未到，请候片刻。

参加大典的各宫主位、公主、福晋、命妇等，在正殿中等候，满洲亲贵和汉员分别在东、西配殿等候。岳乐闲等无事，举步走向东配殿。未进殿前，明明一片嗡嗡的说话声，他一进门，声音蓦然停止，只有一句没煞住："……真重得厉害，不定放进了多少珍宝……"有人撞了一下说话人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忙把后半句咽下去了。

这里有康亲王杰书、显亲王富绶、信郡王多尼、克勤郡王罗科铎、顺承郡王勒尔锦以及贝勒、贝子、公等亲贵和八旗统领、都统等近百人。亲贵们都有座位，旗下大员在亲贵面前自然不敢坐，原本分散地站在各处喝茶、吸烟、小声交谈，此时一齐沉默下来。这沉默表示着一种情绪，形成了十分沉重的压力，使岳乐有种暴雨前闷得不能喘气的感觉。

王公贵族们起身迎接岳乐，他现在是王公中辈分最高、爵位也最高的人了。岳乐和颜悦色地请大家坐下。许多人避开他探寻的目光，重新端起

茶碗，衔起烟管。岳乐决心打破沉默，笑说：“方才诸公正谈得热闹，说什么物品太重来着？”

站在窗前一位八旗都统躬身说：“禀王爷，是奴才随意说的。那天我们抬大行皇后的金棺往景山来，实在很重。”

“他说的不假，”一个眉毛灰白的八旗统领证实说：“比当年太宗皇帝的棺柩重得多！”

“太宗皇帝的丧葬也没有这么排场啊！”远处人丛中，不知谁极其不满地冲出这么一句。接下去，又是沉默，长久的沉默。坐着的亲贵们分明听到了，却都装作没听到；分明心里有气，却故意装得无所谓。但这不自然的沉默，却充分表达了他们敢怒不敢言的情绪。前几天，一名辅国公和一名承政因在国丧中作乐，皇上大怒，撤了承政职差，夺了辅国公爵位，一并禁锢了起来。哭临的最初几天，凡内大臣和命妇哭而不哀的，皇上都要发火，要交礼部议处。只是由于皇太后竭力劝解，这一条才没有贯彻下去。满洲亲贵，十有八九对皇上宠爱董鄂妃大不以为然，因为董鄂妃是半个蛮子，是所谓的“新派”。如今这种局面，他们心里能不愤慨吗？

沉默许久之后，有人轻叹道：“唉！太过了！……”岳乐本想回头看看说话的人，却忍住了。一抬眼，正碰上康亲王杰书的目光。杰书微微摇了摇头，吁了一口气。

岳乐离开东配殿，又走进西配殿。这里可热闹多了。许多人大声地谈论着，简直是在炫耀。他们见安亲王来了，一起跪安。岳乐请大家不要拘礼，随后召大学士傅以渐到配殿北头净室，问道：“于磐，据说为大行皇后拟谥，很费了几番功夫？”

平日端庄稳重的傅以渐，脸上竟也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躬身答道：“是。我等先拟了四个字：孝献端敬，皇上不允；再拟六字呈进，皇上还是不允；加至八字，为孝献庄和温惠端敬，皇上仍很生气，说全不足以褒扬贤后，谕令再拟，于是才拟了十二字，便是现在的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沉默有顷，岳乐说：“皇上对这谥号满意了吧？”

傅以渐摇摇头：“哪里。皇上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但‘承天’须嫡配能用，‘辅圣’须有子继位才能用。皇上虽然不惬于心，也是没有办法啊。”

沉默了更长的时间。外间谈话声音很是杂乱，几句特别响亮的调门直传进净室：

“张宸这小子，自来不见有多大本事，这回可抢了头功，升主事了！”

“他升主事？真想不到！兄弟刚刚回京，快说给我听。”

“皇上遍征董皇后祭文，词臣学士凡是恭拟哀诔祭文进呈的，都得了重赏，但皇上称心的祭文寥寥无几。偏偏张宸进呈的祭文中有句云：‘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听说皇上读到此处，泫然泪下，连连称善，便采用了张宸的祭文，张宸也因而官升主事了。”

“哦！……”答者口吻中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嘲讽。

“何止这些，”第三个声音加了进来，“前几天叩谒金棺时候，无不呼天抢地，如丧考妣。知道为了什么吗？凡是哭得不哀痛的人，都要议处；哭得哀痛的人，动辄赐给上方珍物。听说公主、福晋、命妇们得赏最多！”

“唉，真是多情天子啊！……”

这同样是一句说不上是褒是贬的叹语。

傅以渐偷眼看看岳乐，岳乐正望着他，他也就硬着头皮说：“王爷明鉴，皇上此举是否太过？……”

岳乐皱眉道：“御史、给事中都是朝廷言官，理应直言无隐，直陈得失，怎么不见一人进谏？”

傅以渐道：“要是其他事体，皇上纳谏不难。唯独此事，皇上是一副固执心肠……”

岳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比汉官更知道皇上的脾气。如果他最崇敬的皇太后都劝他不转，别的谏正还有什么用？满人对皇上此举不满，原在意料中；汉官竟也这么忧虑重重，反应也这么强烈！朝廷里满与汉、满臣与皇上、汉臣与皇上，裂痕会不会越来越深？那会导致什么局面？济度的故事会不会重演？唉，皇上皇上，你为什么这样不管不顾？你到底能不能作一个英主明君？……

岳乐心情沉重，撇下傅以渐走出了配殿。大典为什么还不开始？还在等什么？他有些焦躁，信步走出大殿的前院。院外一处空场已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是举行大典的地方。空场上，许多带刀卫士严密守护着两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就是董皇后的冥宅，由数百名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而成。这是两座和承乾宫正殿、寝宫尺寸完全相等的高大木制模型，以沉檀为骨架，房顶刷金，窗棂雕银，纸壁纸墙上饰以文采富丽的云锦和西川锦，用明珠、宝石装点得豪华辉煌。董皇后生前所用的一切床帐、家具、器皿和珍宝摆设，全照承乾宫的样子在冥宅内摆好，一件不少。董皇后的灵柩已经移进冥宅正殿，周围许多僧人敲着木鱼、铙钹念经礼拜。众多僧人中间，岳乐认出那端坐蒲团、闭目养神的老和尚，正是主办景山大道场、被请来秉炬举火的茆溪森。

茆溪既已到场，还等什么呢？岳乐不解地皱起眉头。当他望见冥宅寝宫的后门大开着，恍然大悟，便在为举行焚化大礼而设的铁栏边站定了。

“站住！站住！”背后传来卫士威严的呵斥。岳乐回头一看，一个女子从寿椿殿后侧冲出来，跌跌撞撞地直奔铁栅栏。卫士见吆喝不住，“哐啷”一声，长枪相击，交叉一拦，旁边另两名卫士“刷”地抽出了腰间钢刀。那女子吓得摔倒在地，浑身战抖，挽在头顶的黑发也披了下来。卫士们厉声喝问，她不知是过于惊吓还是天生哑巴，竟一声不吭。

岳乐心里一跳，连忙大步走了过去。卫兵们一见安亲王，赶紧收起兵器，跪倒请安。岳乐不等卫兵启禀，就生气地对女子说：“怎么在这里乱跑？还不回去！”

这是阿丑。她应该随安王福晋在寿椿殿等候，这么丧魂失魄地跑出来干什么？王爷的呵斥吓住了阿丑，她眼睛里露出被追捕的小动物那样可怜的畏惧表情，怕冷似的缩紧身子。可是当她朝岳乐身后看了一眼，便惊叫了一声，趁着谁都没有拉着她，猛跳起来，像受惊的鹿，向前飞跑，撞上那道铁栏杆，便双膝一弯，跪倒了。

岳乐十分恼怒，赶上去一把攥住阿丑的胳膊，低声喝骂道：“你竟敢在这儿给我丢脸！滚回去！”

从不在王爷面前求告的阿丑突然开口了，声音很低很低，岳乐简直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王爷，求求你！他们来了，过来了！……”

他们？他们是谁？见阿丑瞪得很大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和惊惶，岳乐心里纳罕，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景山山坡上，转过来一列失神的人群，前面十名太监，后面二十名宫女，鲜丽整齐：袍冠是新的，宫服是新的，连头上的珠花、绢花也都是新的，宫女甚至还描了眉，搽了胭脂。不过一个个都像重病人，垂着头，[illegible]着肩，拖着脚步，鱼贯而行。冥宅寝殿的后门是为他们打开的，他们便是为大行皇后殉葬的那三十名奴婢。他们已经服了毒药，正拼出最后的气力走进火葬场。只有死在冥宅里，才是他们最大的光荣，他们的家属亲人才能得到那笔数目挺高的赏银。

阿丑把脸贴在两根铁栏杆之间，仿佛成了一具僵尸，连她的面色也泛出死人似的惨白，只有乌洞洞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从面前走过去的一个又一个殉葬者。在卫士们面前，岳乐觉得难堪，心头火气，一把将阿丑提了起来。任凭他把她的手臂几乎捏断，阿丑连头都不回，全然不理睬。这可把岳乐气坏了：一个下贱的奴婢，竟不把身为王爷的主人放在眼里！他一甩手，阿丑便摔出去好远，头重重地撞在铁栏杆上。岳乐追

过去，高高扬起那能拉十石弓、舞六十斤长枪的手臂，心里暗想，只要她告饶，或是吓得流泪叩头，他就放下手，不打她。

然而，阿丑那样地看了他一眼，目光就像一道闪电，亮得怕人，里面有疯狂、有反抗、有厌恶、有仇恨，就是没有恐惧和求告，撞破的额头流下的鲜血，更加强了这道目光的力量。岳乐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目光，不由得一愣，阿丑却极快地掉过头去，继续全神贯注地瞪大眼睛，把这个威严的王爷完全撇在了脑后。岳乐倒有点不知所措，心里很不得劲，涌出一股说不上是尴尬还是羞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宫女，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发疯似地撕扯着头发，跳起来回头拼命跑着，刺耳的尖叫声响彻景山：“我不想死！我不要死！……我要我娘！……”

她跑出去十多步，押送护卫已大步赶上，一把把她扯住，手执金瓜朝她头顶一击，她张着两手乱抓了几把，仰天倒了下去。两名护卫抬着她，最后走进冥宅。他俩再出来时，便锁上了冥宅寝宫的后门。

冥宅正殿里的僧人开始纷纷撤离，只剩下秉炬举火的 溪和他的两名大徒弟了。

阿丑自言自语，从牙齿缝里挤出低低的几个字：“她呢？没有她？……”岳乐低头看时，紧张过度的阿丑，晕倒在铁栏边。岳乐这时才悟到，可能殉葬的宫监中有她的亲人。他唤来护卫，吩咐他们扶出阿丑，交给安王府总管。他想回府以后，一定要仔细问个清楚，一定饶不了这个任性的、不驯服的奴婢！

大火终于烧起来了！躬逢大典的妃嫔、公主、福晋、命妇、王公贵族、文武百官，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匍伏着恭送大行皇后归天。几百名和尚诵经祝福的巨大声浪，都被熊熊大火的呼啸声音压倒了，其中夹杂着大大小小的爆炸，那是冥宅中珍奇物品迸碎破裂的响声。火焰腾起数十丈高，五颜六色，喷出的沉香檀木的特殊香味，飘散到十数里之外，整个紫禁城、整个皇城都弥漫着这浓烈而古怪的奇香，随着阵阵微风，还飘向了东城、西城、北城甚至南城……

人们都伏地不动，木雕泥塑一般，谁也看不见谁的表情。但安亲王想象得出，那是些愤懑的、讥讽的、冷峻的、痴呆的面孔，由此可以生出最可怕的不忠。岳乐对着冲天大火暗暗祝祷：但愿就此把这件事情了结；但愿这大火使一切都成为过去；但愿人们很快就忘却这次丧礼；但愿皇上由此悟出一番道理，再不做逾分越礼的事情！

但是，皇上并不就此却步，又做了更过分、更耸人听闻的事，令所有的

人都目瞪口呆了。

十月初八，由茆溪主办的景山水陆道场到了最后一天，圣驾来到寿椿殿，为董皇后断七。四十九天以来，白日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晚上放焰口。忏坛、金刚坛、梵纲坛、华严坛、水陆坛，热闹异常，无数僧人、无数官员、无数奴仆，忙得晕头转向。每逢七，皇上便亲临道场祭奠，呜咽不止，连出家的和尚们也为之感慨万端。七七四十九天总算过去了，大行皇后的梓宫已成为宝宫[3]，香花供养，备极庄严。水陆道场收了法事，朝廷上下，宫廷内外，都松了一口气。

茆溪森在极端劳累的四十九天之后，也不由得躺倒了。他要放心开怀地好好睡一觉。但他的清梦未到，皇上的圣谕却到了，说圣驾即刻就到万善殿，要他准备迎接。茆溪无奈，只得赶紧起身。这位情深似海的天子又要为董皇后做什么法事？真不知他有多少泪水，至今也流不干净。

殿前苍郁的古松柏下，迎接皇上的茆溪暗暗吃惊，哀愁悲戚已从皇上眉目间一扫而光，他神态自然、从容、平静，目光里含着某种成熟的冷峻，仿佛两个月中长大了十岁。等到迎进了万善殿，分宾主坐定蒲团时，皇上竟霎然微笑，俨然是一位和善的大施主。茆溪的倦意一霎间消失了，特别小心在意地侍候着这位面容苍白的君王。

“谢和尚启建、主持景山水陆道场。大行皇后得以超生，免去轮回之苦，朕五内俱铭。”福临平静地说，表情和悦。

茆溪答道：“董皇后于庚子秋月轮满之时成等正觉，与悉达太子睹明星而悟道无二无别，真乃奇事！所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福临点头叹道：“唯有这样送她去了，朕才觉安心，才对得起她的一片真情。朕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茆溪静静地说：“龙女成佛，圣驾珍重。”

福临也静静地说：“如今朕心如死灰，万念俱空，来寻和尚为朕剃度，从此出家为僧。”

茆溪大惊，打了个冷战，大声说：“万岁切切不可萌此念头！国君一

身系天下安危……”他说着，紧张得满脸通红。

福临冷漠地说：“出家人参禅学道，不可任意喜怒惊惧，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是也。和尚岂不明白？”见茆溪被他这两句话说得垂了头，福临笑了：“师兄，这殿旁净室，从此归朕修行打坐，朕再也不回乾清宫、养心殿了。师兄度得人间一位天子遁入佛门，岂不是一件大功德？”

茆溪沉默片刻，仍然低头低声道：“万岁不可，万万不可！”

“师兄不信朕的诚心？”福临平静而从容地转了转身，左手拽过脑后那根乌黑油亮的辫子，右手抽出腰间短刀，“噌”的一声就把它齐根割断了！

“哇！”内侍们惊得大叫着扑上去，但已经来不及了。福临的各种举动平静尊贵，不动声色，极合身份，唯独这关键的割辫子动作，闪电般快，任何人都来不及反应。那根乌黑的辫子，像蜿蜒扭曲的蛇，“刷”地扔到当地。众人望着它最后扭动了一下，仿佛是件活物，一个个呆若木鸡，惊得不会说话了。

“哈哈哈哈！”福临摘了帽子，晃晃脑袋，黑发散乱地披满脑后，得意地、痛快地、又带着点悲怆地大笑着，笑声在深邃阴沉的万善殿内回荡。他擦去腮边笑出来的眼泪，说：“千万根烦恼丝顷刻断绝，何等容易！从此后赤条条无牵挂！……师兄，你还不肯剃度朕吗？”说罢，他又纵声大笑。

出于惊愕、出于感动、出于某种虚荣，也出于隐隐的恐惧，茆溪吩咐徒弟备香案、呈戒刀，就在万善殿内，他用颤抖的双手，为大清帝国皇帝净发。半个时辰后，这位皇帝已成为一个新剃的光头泛青、新披的大红袈裟耀眼的精瘦清秀的小和尚了。

皇上削发出家的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惊了朝廷里的一切人。大清天子竟会作出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议政王大臣紧急会议，第一项决定就是严格封锁消息，议论透露者斩；第二项决定，则是所有臣子都去轮流叩见皇上，求他还俗回宫、处理国事。至于内宫就更加慌乱了。从早到晚哭声不停，皇后和妃嫔们都处在被抛弃的境地上，抚今追昔，能不伤心？

禁令再严，消息还是传遍了京师。人们窃窃私语，联想起惊人的花费浩大的董皇后葬礼，多情天子的故事便到处流传开来。汉官士子知道一点

底细，更添油加醋，使这事的始末成为一件骇人听闻的丑史；佛门信徒盛赞这位舍弃荣华富贵、舍弃皇位的天子，说他不愧为金轮王转世投胎；还有人目睹这场混乱，以为时机大好，颇想有所行动。于是，五城兵马司得到许多不轨预谋的报告，五城察院飞速上报，层层抵达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一道指令紧急下达：护军营护军统领、参领、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等率领的京师守卫部队，一概日夜巡逻、严加戒备，以防发生意外。

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亲贵和满洲大臣，川流不息地往万善殿见驾，劝说皇上回心转意；公主、福晋、命妇及后宫妃嫔，也络绎不绝地往慈宁宫叩谒皇太后，为皇太后宽心解愁。说来也怪，在人来人去，烦忙慌乱之中，只有两个人一丝不乱，一点不慌。一个是福临自己，一心一意打坐参禅，亲贵大臣他一概不见，只在有兴时召请词臣学士谈诗论画，但政事一个字不许提。另一个呢，是庄太后。她既不去万善殿，也不表示悲哀忧愁。来叩谒的，她一概都见；安慰劝解的话，她一概都听，并且总是带着慈和的微笑，不对儿子出家发表任何看法。这母子俩！

在皇上剃度的大事发生之后，这是安王福晋第二次进宫了。上一次本是去劝慰皇太后的，谁想皇太后并不悲愁。她回府便和丈夫商量，把冰月接回王府。董皇后去世，皇上又做了和尚，冰月不就成了无爹无娘的孤儿？安亲王同意了，今天夫妇二人都进宫来了。岳乐自然是去万善殿见驾，一天一次，次次都吃闭门羹。今天怕也是照旧。

在东华门，夫妻俩就分了手，岳乐去西苑，那拉氏带阿丑来到景运门前。要接冰月，非阿丑不可。但没有宫内主子的特许，奴婢不能越景运门一步。那拉福晋下轿后吩咐阿丑在景运门外那一排侍女室等候，自己便进了门。

那拉氏最弄不懂这个阿丑。模样儿近来越长越好看，眼神儿却越变越痴呆。大行皇后焚化礼完毕回府，丈夫对她说起阿丑的怪异行动，要她盘问出个究竟。她费了好大精神，最后气得她不顾安王府仁慈厚道的好名声，动了鞭子，但阿丑一言不发，还是一无所获。你就是拿刀子撬开她的嘴又有什么用？她像个哑巴。丈夫对她的行动不以为然，她只好瞪他一眼说："有本事你自己去试试看！我就不信这石头人有什么心事，看热闹罢了！"

梦姑怎么会没有心事呢？但是，这些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使她坚信只有成为哑巴，才能避免新的不幸。她一直为承乾宫的容妞儿心神不定，却没有可能打听她的情况。那天在景山，她待在侍女室的一个角落，幽幽的像只小老鼠。可其他侍女一个个都知道许多事情，你一言我一语，不几句就谈起了殉葬。天哪，承乾宫的宫女、太监都要被活活烧

死！这一瞬间，梦姑竟毫不犹豫地断定，容妞儿就是她的可爱可怜的容姑小妹！积蓄已久的思亲、悲愤突然借着这个缺口喷发出来，一向无声无笑、冰冷如霜的梦姑爆发了，发疯似地冲出侍女室，冲到铁栏边……老实说，那天若不是正好由她的主人安亲王主事，若不是正好安亲王对她怀有一种说不清的好奇，她是休想活命的了。她曾向焚化大礼的场所呆呆地看了很久，价值千百万的珍奇瑰宝、沉檀冥宅、大行皇后的棺柩、殉葬的三十名宫监，都已化为灰烬。容姑呢？殉葬者中没有她，她到哪儿去了？这一切她怎么能说？也许容姑的生命就悬在她舌尖？……这该死的宫墙啊！要是能飞到承乾宫去看一眼呢！……

几声唿哨此起彼伏，从南边那一片柏树林传了出来，离得不远，几个穿宫内侍从衣服的人在那里调鹰。可怜的鸟儿，原来是在高山峻岭之上、蓝天白云之间自由自在地飞翔的，现在却被锁挂着双脚，就是飞，也不过十几丈远！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梦姑眼前一闪，她的心怦怦直跳。这身影唤起她记忆深处那非常遥远、非常美好的梦：满山遍野蓝瓦瓦的马兰草，老杏树的繁花，母亲、容姑、同春哥、同秋弟、小鞑子费耀色……费耀色！就像是他！跟两年前跑来给容姑报信的小鞑子一模一样！只是长高了半个头。

梦姑心慌气短，瑟瑟发抖。两年多来，第一回碰到了一个熟人！她眼里突然涌满了滚烫的泪水……但是，会不会弄错？他肯不肯理我？我这低贱的奴婢！……

梦姑暗暗一咬牙，豁出去了！她走出侍女室，急中生智，装作低头寻找东西，慢慢往柏树林挪去。景运门侍卫懒洋洋地看她一眼，没理会，只顾和门里太监继续小声聊天。

梦姑一步步接近了那个人，只觉心要从嘴里跳出来。她紧紧按住胸口，突然一抬头，用她自己都觉得生疏的声音抖抖索索地问："小爷，有没有看见一张绣花丝帕？"

那"小爷"不在意地回头，说："没有！……"可他立刻张大了嘴，眼睛瞪得铜铃大："你，你……是梦姑姐姐？"

"费耀色！……"梦姑只叫了这一声，喉头便哽咽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费耀色顾不得许多，忙问："你在哪里？怎么进宫来了？"

"我……在安王府为奴……今天随福晋来……"

"没有见到容姑姐姐？"

"她！她在哪里？快告诉我！她还活着吗？"梦姑一把拽住了费耀色的胳

膊。

费耀色忙说："别急，听我告诉你……"

就在焚化大礼的前一天，费耀色随笔帖式一同去景山送猎鹰，那是大行皇后生前最喜欢的一只海东青，要为她殉葬。同时送去的还有两只白猫、一笼金丝雀、一笼相思鸟。他们被领到景山半山腰的一所屋子里，那屋子窗户都钉得死死的、糊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里面的景况，但他们都知道，里面关着与猫、鸟同命运的殉葬人。

费耀色他们快要离开时，忽见一名总管太监领人匆匆走来，对看守的卫士说了几句什么，卫士便进到屋里，不一会儿押出一个神志昏乱、衰弱已极的宫女，来人便把她半搀半拽地带走了。费耀色几乎跳起来，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宫女就是容姑！

焚化礼上，费耀色也仔细辨认过，殉葬众人中确实没有容姑。他留心打听，一个偶然的机会，上司们闲谈中透出内情：太后身边的苏麻喇姑禀告太后，说容妞儿曾犯有过错，不配殉葬，又说她疑惑容妞儿不是旗下姑娘，那就更不配随大行皇后去了。太后立命查究，很快查清了底细，容妞是冒名顶替的奴婢！皇上大怒，把容妞原主家夫妇斩首示众，容妞没有留在宫里的资格，给撵出去了。

"……她出去以后的事儿，就再也不知道了……"费耀色说到这儿，神色突然有些慌张，赶紧小声说："来人了！……有了容姐姐消息，早早告诉我！……"

"费耀色！"随着这声大喝，一个头目模样、眉毛粗重的人快步走了过来，一把扳住费耀色："不许跟奴婢下人搭话，你又忘了！你调的鹰呢？飞啦？怎么跟上头交差？混账东西！"他怒冲冲地抬手就是一鞭子。

费耀色抬胳膊护住头脸，鞭子抽在他的背上。他直跳起来，大哭大喊："她丢了帕子问我见到没有，也怪我吗？鹰飞了有什么稀罕，三阿哥要我撒开来调驯的，不信去问三阿哥，干吗打我？呜……谁不知道我费耀色是尚膳监养鹰鹞处年岁最小的当差人，你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负啊！呜……"他故意把自己当差的处所详细说出来，偷偷对梦姑眨眼，大声哭叫着。

一听三阿哥三个字，头目先就软了，可又不肯立刻低头，故作不耐烦地说："别哭了，我不打你就是。可你撒了鹰，飞跑了怎么办？海东青啊！我也得跟着受罚！"

费耀色歪着头不屑地瞪他一眼，转身对天空打了个尖而响亮的唿哨，那只远远地落在大松树顶端傲然雄视的钢灰色鹰，展开双翅，"呼"地飞了起来，在他们头顶盘旋了两圈，轻轻落在了费耀色肩上。

"嗨、嗨，好小子！"小头目高兴了，连忙向费耀色表示好意："算我打错

了，请你喝酒行不行？把你这手教给我……”小头目搂着费耀色的肩膀，两人向南走了。

梦姑对费耀色的背影看了好半天，慢慢走回侍女室，心里高兴得乱哄哄的。亲人！同胞妹妹！活着，逃脱了可怕的无情的火，活着！她想跑、想跳，想扯开嗓子大喊大叫！但她什么也不能做。她躲进侍女室的一个小小的、昏暗的角落，面向冰凉的墙壁，先把滚烫的双手贴上去，接着又把火热的面庞贴上去。她兴奋得心里难受，对着墙壁轻轻笑着，泪珠扑簌簌直滚下来。她的暗黑如墨的心里，透进了一丝希望的光亮。

她的女主人此时心里却凉了半截，因为太后不肯把冰月还给她。太后微微笑着，慈祥得使你不能有一点不满，说出的话，即使反对的人听了也不能不连连点头：

“……我老了，就喜欢孙子孙女们陪着我，看他们玩耍听他们笑语，也是晚年一乐呀！小冰月最惹人爱了。前些日子我受风寒，门窗紧闭着防风吹，冰月倚在我怀里说：‘皇阿奶冷，所以怕风，对吗？可是风也怕冷呀！’我问她风怎么会怕冷呢？她挺认真地瞪大眼睛说：‘风要是不怕冷，为什么也喜欢往人怀里扑？’你看看！……”她说得满脸绽开了笑纹，抚了抚头发说：“多乖的孩子！我这当阿奶的，怎么舍得身边少了这么个宝贝哟！”

安王福晋只好陪着笑，心里却有点发酸。太后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又说：“还有一层，你一定想过了。冰月已是公主，名分一定，不好降尊了！……”

那拉氏连连点头。这时太监禀告安亲王求见，庄太后笑了，说：“果然来了，进来吧！”

岳乐进宫，一见妻子在座，先就沉下脸，向太后跪安后，便向福晋说：“你回去吧。”

福晋还想对丈夫念叨几句，要讨冰月回府住几天。岳乐面色很难看，根本不想听她讲话，立刻阻止她说：“我有正事谒见，你在这里不便，快向太后跪辞。”

福晋虽然满心委屈，还是听话地向太后跪安。太后一直微笑地望着他俩，听他们说话，见福晋告辞，也没挽留的意思。

福晋刚走，岳乐就急忙说：“太后，皇上仍是不肯相见。不过今天有所不同，有一小沙弥来传皇上圣意，命我来见皇太后，说皇上有事委托了皇太后。”

庄太后没有说话，只对苏麻喇姑做了个手势，苏麻喇姑走进寝宫，回来时手中捧了一只镶嵌着黄金掐丝龙凤的玉匣。太后就着她的手打开匣盖，翻出一张纸，一声不响地递给了岳乐。

岳乐接过一看，就认出了皇上那苍劲有力的字迹，题为“行痴和尚上圣母皇太后书”。才看了几行，岳乐的脸都发青了，不等看完，他已经双膝跪倒在太后面前，身上如发寒热病似的一阵阵颤抖，说：“太后明鉴，岳乐若有此念，天打五雷轰！”

行痴和尚在上书中，除了告不孝之罪和表示断绝红尘之外，中心是要岳乐主持国政，如果太后认可，他将禅位给岳乐。

庄太后笑道：“起来吧，不值得这样。我要是疑心你，也不会给你看了。”

岳乐抹去脖子上流淌的冷汗，迟疑地说：“可是——，怎么办呢？皇上他什么话也听不进，谁也不肯见……”

庄太后敛起笑容，沉思道：“不到火候，急也无益。去年金陵危急就是这般模样。越劝越不听，越压跳得越凶。但他毕竟不笨不傻，静下心来自会明白的。”

岳乐心中仍不安定，说：“这一次不同以往。董皇后去了，皇上他伤心过度……”

太后长叹一声：“唉，连你也不明白！他这样，难道仅仅为的是乌云珠吗？……”

岳乐一惊，迷迷茫茫的心里忽然明亮了，一阵心酸、一阵心痛，眼泪“刷”地落了下来。

半天，太后抑住悲酸，重新平静下来，说：“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况且是已死的美人？但凡醒悟，不难选择。纵然他一时不悟，有内阁、六部和议政会议，国事还不至于因此停顿下来。我看要他省悟，恐怕解铃还需系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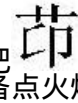
“太后的意思是……”

太后笑了：“行痴和尚的师父玉林通琇即将来京，派得力大臣出京相迎吧！”

果然如皇太后所料，没过几天，十月十五日，国师玉林通琇到京，几乎是下马就直奔大内万善殿；十月十六日，皇上回宫；十月十七日，像没事人似的，皇上一早上朝，处理国事，心气平和，神态自然、宁静。确实，他从此不摘帽子，人人都知道他背后不拖辫子，但谁敢看一眼呢！

所有的人又松了一口气，危机总算过去了。

后来侍从太监禀告皇太后，玉林国师处理此事极为干净利落，劝皇上还俗也不过用了三五句话。

玉林一进万善殿，立刻命他的徒子徒孙们把  溪森捆绑在石柱上，四周架起柴木，因他竟敢替皇上落发，准备点火烧他。随后，玉林进了他的小徒弟行痴也即福临的方丈室。两人一见，光头和尚与光头皇帝相对，玉林纵然心事重重，也忍俊不禁了。而福临呢？又是一场开怀大笑。

福临立即对玉林说："朕思上古，唯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法，师父以为如何？"

玉林摇头，正色道："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

福临默然沉思。殿外呼喊声喧闹一片，堆起的柴薪已经点着了火， 溪森念佛声盖过了所有的嘈杂。福临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忙道："师父不要怪罪师兄，是朕命他净发的。"

"怪不怪，无需细究。除非皇上蓄发， 溪不能无罪。"

烟火腾起， 溪森已被裹在其中了。福临无可奈何地笑道："饶了师兄吧！朕静听师决就是。"

溪森得救了。代价便是福临蓄发还俗。

以为危机过去的人，又高兴得太早了。蓄发后的皇上像是换了个人。他对国家政事失去了兴趣，再没有从前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日理万机的劲头了。上奏本章堆积如山，他懒得批阅；大臣们求见，他也不高兴翻膳牌。他整日不是看书便是参禅，此外便是打猎出巡。在宫内，他对皇太后恭顺如旧，但对后妃们极其冷淡。只有小董鄂妃，被他天天翻牌，召往养心殿，引起后妃的强烈嫉恨。在朝廷内，他好像把对济度的愤慨和对董皇后早逝的怨恨一古脑儿撒在满洲亲贵身上，对他们格外疏远，也格外严厉。许多满大臣都害怕皇上又要搞什么新花样，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

他几乎不再提起董皇后，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会渐渐把往事忘却。

可是，十二月初，玉林通琇归山时，皇上赐给他御笔亲书唐诗一幅，笔墨淋漓，仿佛滴着泪珠：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

四

按照惯例，各衙门腊月二十三封印，要到次年元宵节后才开印。这二十来天的年节，京师自然热闹非凡，喜气洋洋。元旦前后这几天，爆竹声彻夜不停，路上官轿、车马、行人比平日拥挤百倍，百官朝贺，士民走访亲友、祭祖祀神。至于南城、琉璃厂、前门一带，更是百货云集，人山人海。满街花灯、彩棚，鲜红的春联，五彩的门神，烘托着新衣新帽的游人；贺喜声、欢笑声、叫卖声，和着锣鼓秧歌，一片沸腾。大有太平昌盛景象。

顺治立朝以后，物价一年比一年降低，渐趋平稳。白米，从初年的每石纹银五两，降到如今的每石一两五钱。麦子，由每石二两降到如今的一两；每匹布由五钱降到二钱上下；盐，由每斤一钱降到每斤一分；猪肉由每斤一钱二分降到每斤五分左右。物价稳则人心定，京师繁华也就不言而喻了。遇到岁首元旦佳节，无论官民，自然都要畅意一欢。

过了初三，武英殿大学士傅以渐府中来客才渐渐减少。初四这天，傅以渐夫妇本想谢客休息，却又来了两位兴致很高的客人。一位是龚鼎孳的夫人顾媚生，当然由素云接到内室相侍，说笑了一个时辰，便告辞而去；另一位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尚书衔的王熙。王熙与傅以渐从前交往不多，自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之后，两人都因体制变革而高升，傅以渐拜殿阁大学士，王熙掌翰林院，并都得到了皇上的宠信，他们之间也就逐渐成了知交。他们在许多重要事情上都能常常互通消息，并且谈到过子女的婚姻之约。

王熙去后，日已当头，傅以渐沉思着慢慢走回寝处。一进中堂，意外地看到素云已端坐窗前长几之旁，面前罗列长卷、画幅和画册，正在那里悠哉游哉地玩赏。素云见他进来，抬头莞尔一笑，说："什么话说这么长时间？怎么不留他用餐？"

"哪里能如此草率！况且你有什么拿手好菜留客？"

"别的不说，只我亲手烧一道西湖醋鱼、一道南味烧鹅，就叫他双脚离不得傅宅。如何？"素云笑着说。

"好，不如犒劳了我吧！"傅以渐笑呵呵地说。素云很久没见到丈夫这么愉快地笑了，心里也很高兴，亲自为他斟了热茶，端到他面前，道："你像是很开心。王熙带来什么佳音？"

"你这双眼睛啊！真厉害！"傅以渐笑笑，放低了嗓音，"昨天皇上召王熙

去养心殿，讲论了一个多时辰。王熙很是鼓舞。他方才还在说，身为汉官，一介庸愚，竟荷蒙高厚之恩，任以腹心，虽生生世世竭尽犬马，也不足以答万一。”

“那是恩宠特重了。不知讲论些什么？”

“这，他当然不敢说。但听口气，皇上似有振作之举。”

“哦？你是在为此高兴？”

“可不是！皇上也真该振作了，一年多不专心理事……”

“一年算什么！前明的皇上，一个个几十年藏在深宫，从不视朝，一个大臣也不认识……”

“皇上毕竟是英明之主，那些昏王岂可同日而语！只禁朋党、禁中宫干政两件，就是有鉴于前朝亡国而施的善政，何况皇上多年勤政，事必躬亲。也是近年多事，难免……唉！好在皇上有心收拾，一旦振作，自然见效。”

素云又慢慢回到窗下翻看拾掇那些书画，说：“即使皇上奋发，你又能有什么作为？你们内阁职责，不过是批本，批本无非援引旧例、照此办理罢了。这份差使，即便让一庸人去做，也可成为大学士，可惜了你这份才具。……除非把六部移至内阁之下，如同唐代六部之于尚书省一般，那你这大学士才像是尚书令，称得起名副其实的宰辅呢！……”

傅以渐笑着轻轻说：“王熙今天言谈中，就有这番意思。细细揣摩他的话音，似乎是他和皇上讲论的主要内容哩！”

素云把目光从画卷移向傅以渐：“那么，议政王大臣能依吗？六部满尚书能依吗？近日满洲亲贵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安王大受冷落，你知道不知道？”

傅以渐的笑意冻结在唇上。他知道，亲贵们早就不满皇上违祖制近汉俗，近日又增加了宠妾和佞佛两条罪名，指的当然是董皇后之丧和皇上削发修行。在他们看来，皇上失德不谓不大，所以他们的怨气不能不深。他们的怨气撒在安王头上，今年皇室元旦祭祖、走谒亲友，安王府竟冷冷清清，极少亲友贺年，尴尬万分。……

“好了，我的大学士，别发愣了！”素云笑吟吟地曼声说：“你来看看这卷画，我把它挂在书房好不好？”

傅以渐凑过去不经意地扫了一眼，却走不开了。这是一幅描绘江南春色的山水图。迷濛的烟水云霭、妩媚轻柔的春风、丘壑间的隐隐翠微，竟似透过画面向他扑来，使他不禁想到了“杏花春雨江南”，想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想到了“春江水暖鸭先知”……

门吏领着内阁一名笔帖式在门外求见。傅以渐连忙出见，笔帖式向大学士跪禀道：“御前侍卫传谕：皇上昨夜不豫，今日病情加重，大学士和九卿明晨齐集后左门问安。”

傅以渐顿觉心头发慌，但维持着表面的镇静庄重：“皇上是何病症？”

“高热不退，烦躁不安，尚无确诊。”

“去吧！”

笔帖式走后，傅以渐忙回内室，把这消息告诉了素云。当晚，夫妻俩辗转反侧，久久不能成眠。

次日黎明，诸王公、内大臣、内阁、部、院、翰、詹、卿、寺、科、道各衙门官员，齐集后左门请安。正处新正之际，但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都已除去，彩灯彩饰也都收起。百官见此情景，知道皇上的病没有起色。一名总管太监匆匆从宫里出来，与几名议政王大臣低头耳语，神色很是仓惶。这一切成为无形压力，使空气十分沉重。跪在内阁序列中的傅以渐，只觉身上一阵阵发冷，面孔又火辣辣地发烧，心里很乱。他听到某种响动，侧脸看时，竟是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跪在那里发抖，苍苍白发白须白眉，把他的面容遮去了一大半，但仍能看出他发自肺腑的深深悲哀。

傅以渐代表百官朗声跪奏：“今当腊尽春来，寒暖交替之时，圣躬违和，臣等微忱，恭请皇上避受风寒，静养珍摄。一应本章尽送内阁拟票请旨，皇上请放宽心。愿皇上早日痊愈，则国家万民之大幸也。”

跪着的百官同声奏道：“愿皇上早日痊愈！”

御前侍卫对众人说：“稍侍。”他转身要回养心殿转奏，又有人颤抖着嗓子喊道：“请等一等！”那是汤若望。他流着泪请求御前侍卫转奏皇上，允许他这位老臣觐见万岁。

不多时，御前侍卫转来，向百官传达了皇上的口谕：“朕偶感风寒，一二日内可望痊愈。尔等所奏，朕已具悉。部院各衙门齐奏本章，一并送内阁大学士处即可。”

御前侍卫又转向白发苍苍的汤若望，传达了皇上的答复：汤玛法忠心耿耿，皇上感念至深，待皇上病体好转时，一定召玛法进见。

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们惶惶不安地商议着。慈宁宫首领太监捧来了皇太后懿旨，谕令释囚犯、减刑狱、免死罪；要求传谕民间不许炒豆、点灯、泼水。此刻众人恍然大悟：皇上出天花了！

天花，这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的病症！皇上以二十余岁的成人而患天花，危重至极啊！王公百官顿时心慌意乱，聚在那里愁颜相对，谁也没

有办法，谁也说不出话，阵阵寒风吹得人五脏六腑都冰凉冰凉的了。后左门，如同一座小金殿，雕梁画栋、富丽庄重，聚集了数百名冠服整齐的国家大臣，此时却像一个人也没有似的寂静。

安亲王最后说了一句："久聚无益，散了吧！"人们这才各自出宫，竟也没有一个人再说一句话。

汤若望却不肯离去，他要内监替他带给皇上一本画册，并替他转奏皇上："陛下灵魂的永久福乐，现在已到了很危急的地步，我不能不为此着急。请陛下至少把这文本阅读一遍，这是人类死后的情景和天国的永生啊！"

内监一向尊重这个老教士，答应替他转奏。半个时辰后，内监回来了，告诉汤若望，万岁爷读了那文本，深深感叹了一番，并要他向汤若望传达这样的口谕："朕知道汤玛法是真心爱护朕的。但由于朕的许多罪恶，朕已没有见上帝的资格。朕若能康复，或许愿意信奉玛法的天主。然时至今日，痘疹凶险，万不容朕行此事了……"

汤若望老泪纵横，唏嘘不已，不住地用本国语言情不自禁地反复念叨着："主啊，宽恕他吧！……"

然而，皇上还有话对他的玛法说："传谕汤玛法立即往慈宁宫叩见皇太后，有要事相商。"

劳累和伤感都不能使年迈的传教士却步，他立即随着内监往慈宁宫去了。

皇太后容色疲惫、憔悴，眼睛已经红肿，坐在御榻上以手撑额，轻声啜泣。她的忧伤、恐惧，随着一声又一声的深深叹息透露出来。苏麻喇姑一面自己抹泪，一面给她披上一件深蓝色的貂皮披风。正殿里过于空旷冷清，虽然生了好几盆火，仍比寝宫冷得多。

太监一报告说汤若望进宫，太后立刻抹去眼泪，坐直腰身，双手静静放在膝上，一股英睿的气度便从她身上驱走了愁容悲泪形成的老态。她恢复了平日的稳静、从容，只是常常闪现的温和笑容却完全消失了。她请汤若望坐下，宫女们献上了奶茶。

太后不等汤若望说通常的谒见词，便开门见山地说："玛法，皇帝病笃，继位的太子还未诏封。我督促皇帝，他却提出一位堂兄。我与诸王商议，父子相承是正理，继位者必须是皇子。皇帝想知道玛法的见解。"

汤若望心中澎湃着热浪。这样的大事竟来征求他的意见，足见福临内心深处对他还保持着少年时代的依恋。一切嫌怨委屈霎时都消散了。他噙着热泪，简直没有怎么寻思，慨然道："子继父位、父子相承，是中国自古的大道，也是西国乃至天下的大道。太后所见甚明，应立皇子！"

庄太后点点头，说：“皇六子三岁、皇七子两岁、皇八子刚出生十三天，不足论了。皇五子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生，今年四岁；皇二子顺治十年七月生，今年八岁；皇三子顺治十一年三月生，今年七岁。皇五子、皇二子的母亲都是庶妃，皇三子的母亲是景仁宫康妃。这孩子极聪明，好读书，善弓马……”庄太后觉得自己说得多了，停了停，问：“玛法你看，诸皇子中谁能当大任？”

汤若望当然听得出太后的意向。如果太后所说确实，不带偏爱，皇三子应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不愿意就这样附议皇太后，自低身份。所以，思索片刻后，他说：“据我所知，诸位皇子中，唯有皇三子已经出过天花。如皇太后所说，他又聪明过人，勤于学习，那么老臣以为，皇三子继位比其他皇子继位更有利于大清帝国的稳固。

在当前局面中，这难道不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可以击败任何竞争者的理由？汤若望举足轻重的建议，促成了这一个了不起的决断。只是皇太后也罢、汤若望也罢，此时绝没有料到，他们决断要继位的小皇子，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使中国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帝国，给灾难深重的黎民百姓开辟了百年的和平与安定的局面。

太后对汤若望的意见非常满意，尊敬地站起身，命太监搀送汤玛法出殿，并用肩舆将他一直送出紫禁城，又一次给这位德国传教士以极高的礼遇。

一桩重大的事情解决了，太后郁闷的心略略轻松了些。但是事情还多得很，还得她一桩一件地处理。她是太后，不是皇帝。但此时，她的决策和她的事情，比皇帝的更加重要和繁忙。亏得当年草原生活给她带来极好的身体素质，不然，这样凶猛的感情冲击和纷至沓来的事务，她是绝对吃不消的。

苏麻喇姑赶紧给太后送上热气腾腾的鲜奶茶、奶皮子和几样精美的点心，并递给她一个嵌翡翠红玛瑙的银手炉。太后把手炉放在怀中，慢慢喝着奶茶、吃着点心，仍在默默地思考着什么。等她吃罢茶点，苏麻喇姑上前收拾了家什，让宫女们端走，随后用满语问：“太后，要召皇后来吗？”

太后摇摇头，轻轻地说：“传董鄂妃。”

苏麻喇姑不敢抬头看她，悄悄退下去传太后旨意。

董鄂妃来了。她越来越像她的姐姐，连表情和动作都有几分相似。只是眼睛没有她姐姐那么灵活聪慧，气质上也像缺点什么。不准确地形容，那便是少了董皇后的雍容大度，和那一团令人起敬的儒雅的书卷气。她还年轻，才十八岁，刚刚进了妃位。向太后跪安后，她拭着泪眼低头站立，心里有几分惶恐。皇太后郑重其事地单独召她到慈宁宫，这还是头一次。

“到养心殿去请安了？”太后问话很是平稳。

“是。”

“你看，皇上的病可望痊愈吗？”

董鄂妃呜咽着：“妾妃恨不能以身代皇上受病……”

太后眼里闪过一道强光，随后又收敛了，反问一句：“真的？”

“只要能为皇上添寿，妾妃情愿折自己的寿数！”

“哦……”太后略一沉吟，断然问道：“如果皇帝眼下就归天，你怎么办？”

“我？”董鄂妃吃惊地瞪大眼睛望着太后，心头怦怦乱跳。

“你不是他最宠爱的妃子？”

“我……”董鄂妃低下头，伤心地又吐了这么一个字。

“这不是已经招来东西六宫的许多嫉恨了吗？你如何能独善其身，如何自保呢？……”

董鄂妃潸然泪下，双膝一软，跪倒了，直哭得浑身哆嗦。

“这又为什么？”太后蹙起眉头，突然又一扬眉梢：“你是不是有孕了？”

董鄂妃连连摇头，抬起美丽的、满是泪水的脸，像一朵春雨中的梨花：“太后，妾妃就是到死也不能明白……都说皇上宠爱我，无非是天天召我到养心殿去，皇上读书，叫我给他送茶；皇上写字画画，叫我给他磨墨；皇上打坐参禅，叫我侍立一旁，说是佛边天女。话不多说，笑容少见，更没有……”董鄂妃缩住口，脸迅速地红了，直红到耳根。

“怎么？”太后惊异了，“你是说他不曾与你同床？”

董鄂妃头更低，脸更红，声音更小：“每晚……都是在一张床上睡的……可他像是块冰，任你费尽心力，也休想化开半分。……他从不理睬我，倒头便睡，直到天明……”

“竟是这样！”太后不胜惊骇，“有多久了？”

“自姐姐仙逝以后，便是这样……”

太后呆了半晌，极受震动。她的多情的儿子，竟又如此无情！他真不该投生在帝王家啊，多少烦恼，多少忧伤！……太后慢慢抬起手，说：“去吧。”董鄂妃跪辞，捂着红红的脸儿，抹着一阵一阵的泪，退下了。

庄太后了解儿子，相信这是真的。别人呢？东西六宫的妃嫔贵人们相信吗？皇后相信吗？……

傍晚，养心殿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减轻，热度渐退。宫里一片欢喜。皇太后领了后妃们前往探视。

福临拥被靠坐在床头，看上去衰弱、消瘦，肤色变得苍白而透明，仿佛蒙了一层薄冰，乌黑的眼睛里两点冷冰冰的光却非常稳定。他先向太后笑道："额娘，儿子不孝，累你许多烦恼苦痛……"

太后强笑着坐在福临床前，说："年来多事，劳累也是常情。母子间何需说这样的客气话。"

福临笑了一下，说："二十四年养育教诲之恩，容儿来世报答。万求额娘恕儿今世不孝之罪，愿来生仍与额娘成为母子，另开一番事业。"

太后忍泪安慰道："你眼看好了起来，还要这样说话！"

"好了起来。不错，我是要好起来了。"福临看一眼床脚边站立着的皇后和康妃，两人便走到床前跪下，含泪道："给皇上请安……"

福临平静地说："日后，赞襄皇太后、辅佐幼主，便是你们的事了，望尽心尽力……"

康妃心如刀绞，突然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福临的双手搂在自己怀中，放声痛哭。她的动作一下子撕掉了她历来冷冰冰的外衣，把她自己也不全理解的真情猛然喷发出来。她悲痛欲绝地仰面望着福临，泪如泉涌地喊着："把我带去吧，我不愿离开你！哪怕你不理我，不爱我，打我，杀我！……我情愿！死也情愿！……"她哭得从头到脚剧烈地战抖着，她那烈火般炽热的真情的吐露，使在场的人都掉泪了。

面对这个热烈的、几乎不认识的康妃，福临无限感慨，叹道："你不能去。皇三子即将继位！……"

"啊！"听到皇上亲口宣布，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叹。皇太后是由于欣慰，皇后是因为在意料之中，妃嫔们觉得心里踏实了，康妃却是又惊又喜又痛又愧，哭得更凶，几乎喘不过气来。

福临小心地从康妃手中抽出右手来握住皇后的手，望着她们两人说："不要哭，不要哭了……朕对不起你们。但这不能怪朕，朕的本心原不想害你们，只是无法违拗自己的本性罢了……但愿你们来生再不要投胎富贵人家，去尝一尝人间的情爱吧！……小珠儿，小珠儿呢？"

自从姐姐去世，再没有听到这样亲切称呼的董鄂妃，连忙从众人背后走了过来。福临想放开康妃的手，但康妃紧紧握住，只管把脸贴在上面哭泣。福临便又抽出右手来握住了董鄂妃的小手，静静地笑道："半年多

了，你枉担了虚名，也亏你一声不响，默默忍受。你和你姐姐长得太像，心地也一般无二，世间、宫中怕是都容你不得的。与其日后受百般苦痛，不如跟我一起去吧。我们一起去见她。”

董鄂妃这时反倒不哭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皇上，神色坚定，连连点头。

福临的目光越过皇太后，越过面前粉白黛绿的后妃们，环视着床头几上堆积着的许多图书、画卷，长叹一声，说：“朕将去矣！独念茫茫泉路，能读书否？悠悠来生，解读书否？……”只在此刻，他眼睛里的冰仿佛消溶了一点，沁出了两滴冷泪。但他很快抹去，仍用冷静的声调说：

“皇额娘，朕已想好皇三子的名字，就叫玄烨。”

次日，正月初六。三鼓刚过，王熙已急急忙忙奉召来到养心殿，此时的福临浑身滚烫，脸庞猩红，但神志还很清楚。他躺在御榻上，用微弱的声音对跪在榻前的王熙说：“朕患痘症，势将不起。你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就在榻前书写。”

王熙恭听着，只觉得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竟不能成语，一片含糊，到最后，泣不成声了。

福临叹道：“朕平日待你如何优厚，训诫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不必如此悲痛。况且已是何时，安可迁延从事？”

王熙勉强拭泪吞声，听皇上口述，就御榻前写成诏书首段。他见皇上说话困难，便奏道：“如此撰诏，臣恐圣体过劳。容臣奉过皇上面谕，详细拟就，进呈御览。”

福临点头同意，把诏书大意讲了一遍，王熙便出殿往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去了。他写好一段，便送往养心殿，先后三次进览，撰写完毕后，日已渐落西山。御前侍卫告知王熙，所撰诏书已蒙皇上钦定，皇上命学士麻吉勒、贾卜嘉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然后将宣示王贝勒大臣和文武百官。

王熙踉跄着出宫去了。暮色渐合，辉煌的殿阙宫门在最后的一道阳光中，闪着凄凉的光泽。环顾大内，竟没有一点声响。王熙心中悲怆无名，只觉那一阵阵北风，比三九寒冬时还要刺骨！

王熙撰拟的遗诏，此时就放在慈宁宫庄太后的桌案上，她已经看过四遍了。

就这样发布吗？

不！那怎么行！福临的固执心肠，在遗诏里也不减分毫。“满汉一体”的话，现在怎么能写在遗诏上？把六部放在内阁之下，撤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制等等，这会造成什么后果，激起什么样的反抗啊！

庄太后绕着桌案大步地踱来踱去，两道乌黑的眉毛几乎扭结在一起了。但她心里并不乱。她现在要做的，不仅是分辨是非，更要紧的是权衡轻重。

从内心深处说，庄太后是站在儿子一边的。儿子所做的集权的努力，儿子学汉文、用汉人，这一切都是为了江山永固、社稷长存，都是有远见的举措。但是他太沉迷了！不分青红皂白，全盘汉化，前明是怎么灭亡的？而且他推行得这么专断、这么仓促，怎能不激起满洲亲贵的愤慨！

如今的情势，汉族新服，满洲方张。掌国柄者所惧怕的，在满不在汉，怎么能够逆时势而为之？

至于要安亲王辅政，那就连提都不能提了！不记得多尔衮辅政、济尔哈朗辅政留下的遗痛吗？

不！遗诏决不能这样发布出去。

可是，这是自己惟一的爱子的临终愿望啊！……庄太后一阵心酸，跌坐在御榻上，双手蒙住了脸。福临幼年的面容姿态，福临短短一生遭受的无数痛苦，一时都从眼前闪过。他的欢乐，他的苦恼，他的暴戾，他的雄心，哪一桩不是她这母亲的延续，哪一件不紧紧连着她的心？做母亲的，怎么能不尽最大力量满足儿子的临终嘱托啊！白发人送黑发人，世上还有比这更使人心碎的事情吗？……泪水，像溪水似的，从她指缝间流了下来……

然而，真的要把遗诏公诸王公大臣，会是什么后果？庄太后脑海里出现了福临登基前，八旗之间为拥立皇帝而发生的那场剑拔弩张、几乎流血的争斗；出现了简亲王济度那威严固执的表情；出现了许许多多亲贵和八旗将领愤懑、疑虑的目光。是啊，国家初定，边疆的战尘刚刚消散，刚刚驯服的汉人中，还有许多不驯服的危险的眼睛，有南方的士族；有力量日益膨胀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还有远踞海岛，但时时威胁着大清的郑成功……这一切靠什么力量去稳定？只有满洲八旗啊！……

不能因母子私情而乱国家大事！不能以个人好恶迷惑了对天下大局、朝野时势的判断！庄太后想到了丈夫的雄心，想到了自己的责任，终于站起身，用凉水洗了脸，擦干净脸上身上的泪渍，又换了一套宝蓝色的绣袍，缓缓地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桌案前。

她推开王熙撰拟、经福临钦定的遗诏，另外铺下宣纸，沉思片刻，伸出手，毅然提起了笔。

正月初八，各衙门提前开印。官员们黎明时分就应盥洗完毕，穿上朝服入署办公。但他们消息灵通的长随回来禀告：天安门启而复闭，只传大学士、九卿及礼部官员入朝，进门就摘帽缨，其余官员各散回家。

本朝制度，有了大丧官员才摘帽缨。皇上虽然患病，但是春秋正富，至于有此大变吗？职小位卑的官员们不知底细，心内惴惴不安，不免出门探听，遇到熟人，便互相讯问，但谁也没有确实消息。眼看着内外城门尽闭，八旗兵卒一队队戒严巡逻，大小街道行人寂寂，一派惶骇，他们又都赶紧缩回家中等候。

等到申正，太阳垂下西天，大内传旨下来，召所有官员携带朝服入朝，先往户部领取素帛，然后在太和殿西阁门前集中等候。皇上驾崩的消息已经传遍，皇三子继位的传说也被确认，百官有了新君，心绪才比较安定了。

二更时分，皇太后亲御太和殿，王公亲贵、文武百官，按照大朝时的礼节和位置，跪听宣读遗诏。当时凄风飒飒，云阴欲冻，气氛极为幽惨，不少人竟情不自禁地呜咽失声了。丹陛上和丹墀下，各有一名宣谕官员在大声宣读，阵阵北风把一字一句都清晰地送到每个人的耳边：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从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

皇上的遗诏，便用这样沉重的口气，列数了自己的十四项大罪，其中最使人震动的除了第一项外，还有：

自责于诸王贝勒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

自责不信任满洲诸臣，反而委任汉官；

自责于端敬皇后丧礼诸事太过、逾滥不经，不能以礼止情；

自责委任使用宦官，致使营私作弊，等等。

读罢十四项大罪，宣谕官员声音有些嘶哑，喘了口气，宣谕遗诏的最后部分：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三子玄烨，佟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宣谕完毕，宣谕官郑重地宣布：“奉皇太后懿旨，遗诏同哀诏一起，遣官颁行天下！”

听谕时候，群臣匍伏，肃静一片。宣谕一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放声大哭。于是太和殿前，哭声震天，和后宫那沸腾的哭声相呼应，地动山摇，日星隐耀。谁能从这满耳哭声中细细分辨号啕者的心境？有人为礼节而哭，有人因知己感而哭，有人为今后日子担忧而哭，也有人为松了一口气而哭；至于大多数满臣和王公亲贵，大约是心里满意，兴奋得不能不哭了。

王熙冷汗如雨，里外衣裳都湿透了。这显然已不是他亲手撰拟、由皇上钦定的那份遗诏了。皇上面谕的重要内容，他当时特别精心地一条条记住，在措词上很下了一番功夫的。现在，除了个别句子是他的手笔，其他的都已删除了。莫非皇上一去，朝政就要大改大变了？只听遗诏的口吻便可知道，日后辅政大臣将顺从朝内宗亲，为满洲八旗张目了。那么国事将如何？天下万民将如何？……还有，他这个见到过皇上遗诏真本的人，又将如何？能不能善保头颅？……趁着百官痛哭的机会，王熙也愁肠百转，放声哭泣了。

受命的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满脸悲恸，步履庄严地走上丹陛，向诸王贝勒等跪告说：

“皇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但从来国家政务，都由宗室办理，我等都是异姓臣子，何能担此重任？愿与诸王贝勒共任国政。”

诸王贝勒纷纷辞谢，康亲王杰书代众人答道：“大行皇帝深知四大臣之忠诚才干，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不必谦让。请奏知皇太后，辞告皇天上帝和大行皇帝灵前，便可受事。”

四大臣谦恭地领命，进太和殿奏告皇太后去了。不多时，皇太后命宣懿旨：“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诸王贝勒大臣及文武百官勿退，候新皇登极。”

群臣于是暂时散开，各归值房和天安门内的官署。没有去处的，都在午门外露天席地而坐，静候天明。四大臣已拟好誓词，往大行皇帝殡宫前、往团城正大光明殿皇天上帝前设誓，并焚烧誓辞……

正月初九来临了。风日晴和，一扫昨夜阴霾。黎明时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便身着朝服等候着。五鼓，銮仪使率官校到太和殿前陈设法驾卤簿，千余人组成的仪仗队伍，从太和殿直排出天安门；乐部率和声署陈设编钟玉磬等大型乐器；仪制司郎中奉在京王公百官贺表进殿内，陈设在左楹表案上；内阁中书奉笔砚陈设在右楹案上。天亮了，鸿胪官引王公和一二品官入右翼门、引三品以下官员入左右掖门，东班由昭德门、西班由贞度门同进到太和殿前，各自按品级就位。礼部堂官二人往乾清门奏请御殿。午门上的钟鼓响了。巨大而洪亮的声音振荡着，向远方传送，宣布紫禁城的新皇帝即将登基了。

因在国丧期，中和韶乐设而不作，肃静中，礼部堂官二人及前引大臣十人为前导，领侍卫内大臣二人率豹尾班执枪侍卫十人、佩刀侍卫十人后扈，簇拥出一位身着小龙袍、头戴缎台貂尾三重冠皇帽的小小皇帝。他从容地、庄严地迈着步子，小朝靴在龙袍下闪动着，走进太和殿，一步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端坐龙椅之上，两条腿半悬在空中，但他的表情十分严肃、郑重，完全不像一个七岁的孩子。

阶下三鸣响鞭，午门钟鼓再次鸣动。王公百官的朝贺开始了……

皇三子玄烨即帝位。他就是康熙皇帝。

五

“……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此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四位辅政大臣率领着文武百官，在乾清宫大行皇帝灵柩前齐声朗读、共同发誓。殿内殿外跪满了全身孝服的文武官员。殿内素帏垂地，两庑白布帘张，一阵阵徐缓、整齐的誓词声，使乾清宫越加肃穆、悲壮……

“臣等奉大行皇帝遗诏，务毕心一力，以辅冲主。自今以后，毋结党，毋徇私，毋黩货，毋阴排异己，以戕善类，毋各执己见，以妨大公。”……宣誓的声音，响遍京师：内阁官员聚集武英殿，由大学士领誓；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院衙门，各在官署大堂，由掌印官领誓；八旗劲旅、各聚集旗下带甲官兵，在校场列队，由统领领誓……随着哀诏发向全国，各省文武百官也都按照同样的程序宣誓。各处誓词一式三份，一份宣读焚化于大行皇帝殡宫前，一份赴正大光明殿焚读于皇天上帝前，另一份收藏禁中。

这一切，是皇太后接受四辅臣誓词时授意进行的。

哀诏发往全国，官员必须在本衙门守制在丧二十七日，不许回归私第，早晚哭临九天。百日国丧中，禁挂红、禁宴乐、禁喜庆，违者治罪。于是丧礼的银色浪潮，从京师起，席卷了整个中国。

正月二十一日，大行皇帝的殡宫将移往景山寿皇殿。头一天，就开始从东华门到景山陈设大驾卤簿。一般百姓凡有可能在这条路边寻到相识人家的，都想借地饱览一番。但内城居民尽是八旗人家，汉人能够攀识他们的极少，想要亲眼一睹这空前盛况，几乎没有可能。

柳同春却获得一个机会。

董皇后病逝，带来了百日国丧。柳同春和同行们一样，失业了。十二月开禁，正逢除夕元旦，戏班生意十分红火，班主还指望着元宵佳节大捞一把，不想又接着来了第二个国丧。同春是名角，平时尚有积蓄，不但自己度日，还能接济几个穷朋友。许多三四流角色只得纷纷去打零工，以度过这艰难的第二个百日。

朝中有一名酷爱昆曲的贝子爷，早就想把柳同春罗致进他家戏班，柳同春多次都婉言辞谢了。此时，他派一名管家邀柳同春到他府里点对曲本，报酬待遇从优，为日后请同春入贝子府戏班留下地步。同春百日内毫无进项，也想借此多拿几个钱接济同行，便应承了。

贝子府在皇城内东华门外北池子，同春的住处是一座临街的小楼，正可以清清楚楚地观看北池子的街景。正月二十这一天，管家早早地就来告诫同春，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开临街的窗户，否则将被治罪。但他又悄悄告诉同春，可以从窗户侧面的一小块玻璃那里偷看，看的时候要关好门，不要被人发现。说实话，同春除了失业的苦恼之外，对皇家的两次丧事是不关心的，皇帝、皇后和他这个汉家梨园子弟、卑贱的小百姓离得太远了。可是看个热闹，他还满有兴趣。

“啪！啪！啪！”三声带着悠长尾音的响亮的炮仗声，像在同春耳边震动，把他猛然惊醒，一瞬间，他忘记了身在何处。茫然四顾，小小的房间还笼罩在蒙蒙曙色中，四堵白墙，一道门通向外间，从门帘的缝隙中，看得到外屋的火盆、窗边的书桌和桌上的一摞摞院本。他倏地想起了今天的大事！那三声巨响，不是炮仗，而是净街的响鞭啊！他急急忙忙穿上衣裳就往外屋跑，贴在那块玻璃上向外瞧。天色阴晦，好像还在飘雪花，屋顶地面薄薄一层白。北池子整条街都已洒扫干净，寂无行人，只有无数顶子上戴孝、身穿素服的官员站在路边，一个挨一个，像一条白花花的长蛇阵，南不见头，北不见尾。这想必是恭送梓宫的百官了。他们起身比同春更早，还要在寒风中立候。同春想，皇上的官儿也不是好当的！

又三声鞭响，百官在路边跪下了。浩浩荡荡的卤簿队伍过来了。

开道二红棍，黑漆描金，上粗下细，由身穿蓝灰色布袍、顶子上红缨全除的卤簿校尉双手擎着，两人一列，过去了十几对；然后是二红棍，形状同前，但如对半剖开一般。红棍没过完，府里的管家悄悄来到，叫同春赶紧洗漱，他闩好了门，端把椅子和小几放在玻璃小窗边，把带来的早点、热茶放在几上，招呼同春一道坐下，兴致勃勃地共进早点，共看热闹。

开道棍后，武仗过来了：烂银长枪十对，方天画戟十对，戈十对，矛十对，蛇首锥十对，尽是镀金朱色漆杆；跟着的，是金光闪闪的钺、星、卧瓜、立瓜、吾仗各五对。两人从没见过这么多叫不出名字来的武器，哪里还顾得上吃茶点！

又一对开道红棍，后面如同铺天盖地，锦绮辉耀、五彩缤纷，节、幢、旛、旌、旗、麾各五对，分黄红蓝白黑五色；各种扇：圆形、方形、兜状、云头状、鸟翅状，每式也分五色；各种伞：龙纹伞、莲花伞、百花伞、圆伞、方伞，每式又各五色。最后一对黄罗曲柄伞，结束了这浩大的如云似霞的队伍。

跟着过来了八十匹有辔无鞍的散马，又接着二十多匹鞍辔俱全的御马。鞍、辔、镫一律镶金嵌珠，华丽无比。鞍首雕龙衔着一颗珍珠，怕有拇指大，鞍后三颗珍珠嵌成三花形状，也有青豆大小。马鞍上驮着枕头，枕头顶上也绣着口衔珍珠的金龙。

两个偷看的人互相比拟着珠粒的大小，惊叹不已。同春忍不住小声说：“这雕鞍绣枕，哪一件都是无价之宝啊！”

管家说：“可不是，拿去大丢纸，太可惜了！”

“大丢纸？什么意思？”

“焚化哇！就是烧掉！”

“啊？！”同春瞪大了眼睛。

“嘘，别说了！快看，骆驼！”

果然，几十匹骆驼，繁缨垂貂，庞然巨物，每匹都驮着绫绮锦绣及账房、用具什器；后面跟着背弓插箭的骑马侍卫数十人，又有捧着御用弓箭的侍卫数十人，牵猎犬御马的侍卫数十人。只看看那御用箭和御用伞袋吧！箭用乌黑的鸦翎粘金制成，伞袋用的是黄色罗绮，凡是针绣缝缝处，都密密麻麻地贯穿着明珠。就这一袋上的珠子，已不知可当民间多少百姓的口粮了！这些，加上后面侍卫手中所执的赤金壶、赤金瓶、金唾壶、金盥盆、金盘、金碗、金交椅、金交床等物，金光灿灿，夺人眼目。同春看得眼花缭乱，几乎惊呆了。

管家小声说：“这些都是大行皇帝御用过的，全都大丢纸！”

同春叹道：“太可惜了！何必如此呢！”

“大丢纸，就得大呀！”管家眉飞色舞：“前日听小爷说，他随贝子爷进宫哭丧，亲眼见到了宫里的小丢纸……”

“还有小丢纸？”

“头七一过，就要在宫门外焚烧大行皇帝用过的冠袍衣履器用珍玩。你不知道，那乾清宫门外设了两间大棚，东佛西道，竖起幡竿，昼夜念经作法事。小丢纸就丢在两棚之间，佛祖、道祖知道了，就会保佑大行皇帝。小爷说，连皇太后都亲临乾清门，说是穿着黑衣袍，扶着石栏杆，哭得要昏过去的样子，宫女太监跟着一块儿哭，百官跪在两边儿哭，远远听着，后宫里更是哭声震天……焚烧宝器的时候，说那火焰都是五色的，声音像爆豆儿似的。那珍珠是着一颗爆一声儿，爆了不晓得多少万声儿啦！小丢纸都这样，大丢纸还不……”

“来了！”同春打断管事，叫他快看。银山雪浪也似的队伍，排山倒海地涌了过来，送过一片震天动地的哭声。道边跪迎的百官们放声大哭，加入浩大的哀悼中。白花花的人群，簇拥着黄幔软金帘、铺着紫貂大座褥的灵舆，后面便是巨大的大行皇帝的梓宫，用朱红锦袱严密遮盖着，像缓缓移动的红楼。梓宫前有青布衣裳的童子二三十人，哀哀痛哭；梓宫后面是乘马执绋、白衣孝帽、哭声不停的诸王、贝勒、贝子、公和满、汉大臣。梓宫后面还有一个较小的灵舆，随着一个较小的棺柩，用紫花缎袱遮盖着。

“后面那棺材是谁？”同春奇怪地问。

“哟，你还不知道哇？那是小董鄂妃，皇上驾崩，她跟着就从死了。朝廷赐号贞妃。她是董皇后的妹妹呀！……”

“那，那些青衣童子……可是殉葬的？”

“这可不清楚……他们既能穿黑，大约是养在太后宫中的王贝勒子弟吧！哦，你看，皇太后！”

六十四名宫监，抬着一副素幔步辇过来了，由白衣袍、白首帕的宫女们簇拥着。在周围素白之中，皇太后穿一身黑缎丧服，非常醒目，她容色惨白，目光凝滞，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高贵而孤寂的石像。后面还有五辆素车，六七辆青幔车，那显然是后宫的皇后妃嫔和阿哥们了。

公主、福晋、命妇们的车轿洪流般涌过来后，哭声变得尖厉而嘈杂，填满了北池子整整一条街。道边百官哪敢仰视，还不如楼上偷看的两名下人来得自由。由于职务上的关系，管家对京师这些宗亲贵族知道得一清二楚，絮絮叨叨地向同春卖弄着：“……瞧见那辆顶上有翟鸟的车吗？那是建宁长公主，就是下嫁平西王之子吴额驸的那位公主，大行皇帝的亲妹子……街东边那辆车瞧见了吗？那是承泽亲王福晋的，论起来，还是

大行皇帝的亲嫂子呢……瞧这边这副舆，上面带八宝莲盖的，喏，就在眼皮底下，是安王福晋的……哎呀！你干什么？你疯啦！”管家惊呼着，拦腰抱住了面带疯狂、要动手开窗的同春，用力一绊，同春跌坐在楼板上：“你不想要脑袋，我还要活呢！”

同春愣了愣，蓦地跃起，再凑到玻璃小窗边。

没有错，是她，就是她！随侍着那辆八宝莲盖舆的素衣丫头，就是梦姑！

千辛万苦，千回百转，千寻万觅，终于见到了一面！他想喊不敢喊，想开窗又不准开，难道就眼看着她又一次消失在茫茫人海？……他的心跳得怦怦乱响，起身就要下楼。管家一把扯住：“到哪里去？你不知道闯禁要杀头？”

同春站住，牙齿咬得格格响。

管家缓和了口气：“你见到什么人啦？这么风风火火的，不怕出乱子？”

同春简直不用现编，话已出口：“我妹子跟我失散五、六年了，刚才见她在那八宝莲盖舆旁边走着！”

“那她是在安王府当差了。你去安王府打听就是了。”

“不行，我得见见她。万一看错了人呢？”

“倒也是。这样吧，大丢纸过后，队伍就要散了。安王府的车仗还得从这儿过，你看准了，上去问一问。”

同春看看街上，王公贵族福晋命妇们的车仗已经过完，道边百官也纷纷起立，准备跟大队同往景山。没有别的办法了，同春只好点点头。

上午过去了。正午时分，阳光露出了云缝。皇城内仍旧九衢寂然，一片凄清。末正时分，景山那边遥遥传出长号呜咽和说不清是鼓声还是炮声的沉闷震响。半个时辰之后，旌旗侍卫、香车宝马，如八月十五的大潮，从北池子奔涌而过，刹那间填街塞巷。早早等候在路边的柳同春，被这不可遏止的滚滚潮流冲得七歪八倒，为了站住脚，他不得不紧紧贴着墙根。他急切地寻找着，恨不得长出四只耳朵八只眼睛，可是眼前这人山人海，把他的眼睛闪花了，喧嚣的车声、马声、吆喝叱骂声，把他的耳鼓震得发木了。梦姑，你真是沙滩上的一粒石子，大海里的一根针，到哪里去找啊？

到安王府，到那八宝莲盖舆的主人家去！

梦姑，等着吧，我就要来救你了！

武英殿大学士傅以渐从景山回府时，心绪非常恶劣，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在轿里，想打瞌睡却毫无睡意。

四位辅政大臣已经很快地开始施政了。

在办理大行皇帝丧礼的间隙，他们抓紧时机，以新君名义发了第一道圣旨，晓谕诸王贝勒、文武大臣，说是朝廷将“详考太祖、太宗成宪，勒为典章”，并引用大行皇帝罪己诏中“不能仰法太祖、太宗，多所更张”的话，表示“今当率祖制，复旧章，以副先帝遗意”。

傅以渐和许多汉大臣，仿佛临秋的草木，已经由此感到了寒意，料到朝廷将有一番变更。他曾迫不及待地把这些新情况告诉夫人，素云半晌不语，后来问他：“你以为朝廷变更大不大？”

傅以渐摇摇头：“皇上尸骨未寒，他们要是大变，不怕天下人之口吗？”

素云半笑不笑地说：“未必吧？他们已忍了多年了。我看，你不妨料它变更得大而又快！”

果真应了素云的话。辅臣发出的第二道谕旨，便是三撤四复：撤十三衙门；撤内阁、翰林院；撤太常、光禄、鸿胪诸寺；复内三院；复理藩院；添六科满洲官各一员；添五城满御史各一员。总之，凡是从明朝引用来的政体制度都在被裁被罢之列，凡是祖制都要恢复。

傅以渐一班汉大臣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和素云又有了这样一番对话：

素云说：“这一下，议政王大臣们兴高采烈了吧？”

傅以渐勉强说：“你也不好这么讲。比方撤十三衙门、驱逐内官，总是一项善政吧？前明宦官乱政，为害之烈耸人听闻。这一下去了后患。听说逐出的太监有四千多人呢！”

素云冷冷笑道：“倒也算是一桩正事，那还是因为十三衙门仿了明制。好戏还在后头呢……你们汉臣就不想想后路？”

傅以渐苦笑道：“怎么好这样说话呢？先皇对我信赖始终，他们总不至于把我一脚踢开吧！”

素云没说话，只似笑似叹地望着他，但目光里的意思他完全可以读出来：“正因如此，你才前景不妙哇！”素云到底没把这话说出来，却关心地抚着丈夫的肩头，道：“你去秋咳血，扶病理事。眼看入春了，可要小心。”

傅以渐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只好忧郁地望着她，微微苦笑而已。

昨天，内阁又奉到第三道谕旨，涉及两件事情，把大学士们都惊住了：一是以简亲王济度嗣子德塞袭爵；一是重新严申逃人法，恢复旧制，窝逃者斩首籍没，并连坐四邻和乡里长。

简亲王德塞袭爵，表示着从济尔哈朗到济度一班人的胜利。而重新严申逃人法，更将使天下震惊，难保不因此发生新的动乱。

傅以渐心头非常沉重，当他把这些情况告知素云时，她竟沉了脸不出声，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今天在景山寿皇殿，面对大行皇帝的灵柩，傅以渐思绪万千，泪如泉涌。皇上去世才半个月，生前的心血已付诸东流了……

轿停了，从人打开轿帘，傅以渐步履缓慢地走进大门、二门、穿堂和内门，却不见素云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他按惯例在花厅里喝着茶，歇了片刻，心头烦闷，便站了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他猛然在北墙边停下，因为那里悬着的画卷换了一轴新的，十分触眼。画上是大笔濡染的张果老，笑眯眯地倒骑着黑毛驴。一笔漂亮的草书，在旁边题了一首五言绝句：

世间多少人，谁似这老汉？

不是倒骑驴，凡事回头看。

傅以渐愣愣地站了半天，咀嚼着这二十个字的滋味。“凡事回头看？……我若回头，看到的是什么？皇上宠信，为政精明，虽然居官谨慎，但以汉人而得高位，哪能不遭满官亲贵猜忌？……”傅以渐想着，心里“扑通扑通”直跳。这必定是素云有意悬挂的，她是在劝我急流勇退。但是，退了以后又怎么办？不管怎么说，拜大学士、居相位，烜赫荣耀，他哪能一点不留恋呢？他要去找素云！

出了花厅，沿宽廊走到寝室前的小书房，那是他消闲、读书、作画的小方轩，进寝室非过此不可。他一眼便看到桌上铺开一幅白纸，上面墨迹犹新，用非常规整的大篆，写了这么一段俚俗小诗：

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

回头只一看，又有挑脚汉。

傅以渐出神地看着，唇边露出一丝笑意，这个女子的见识和心胸真是了不得！……不过，真的就到了这种地步了？还不至于吧？他以手抚胸，慢慢地沉思着走进卧室，以为素云会在这里等他。但他没有看见人影，只有两个丫头在中堂侍候。

“夫人呢？”傅以渐问。

“夫人到厨下为老爷准备晚膳去了。”

“哦。”傅以渐在乌木雕花太师椅上坐下，一抬头，又一幅新换上的画映入眼帘。那是一幅工笔山水人物画，桃花杨柳，山溪河塘，远村近郭，半晴半阴。几处牧牛村童或嬉戏水边，或斗牛柳下，或骑牛吹笛，或伏牛背奔走，维纱维肖，栩栩如生。画的右上角又有一首题诗：

牧子骑牛去若飞，免教风雨湿蓑衣。

回头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归。

傅以渐拈须大笑，自言自语地说：“贤哉夫人！智哉夫人！……来，备纸笔！”

两个丫头连忙铺纸溶墨，傅以渐走到桌前，凝思片刻，提起了笔。此时，素云的声音在背后响起：“终于提笔了！”

傅以渐回头笑道：“夫人，你真可谓女陆贾、雌隋何，使我茅塞顿开。喏，我这就修本，挂冠告退。”

“我看你还难以下笔吧？恳请告退的理由呢？”

傅以渐笑道：“我正为此有几分踌躇。”

素云笑道：“忘了你的咳血症了？”

“哦，哈哈哈哈！”傅以渐大笑：“承见教，承见教！”

慈宁宫中，一片宁静。由于正值大行皇帝丧期，处处仍弥漫着悲痛的气氛。又因为庄太后连日哀伤劳累、病倒床上，所以悲痛中又潜伏着新的不安：要是这个时候太后再有什么意外，天下非大乱不可！宫女太监都小心翼翼地踮着脚走路，压着声音说话，生怕惊扰了皇太后。

寝宫里，太后安卧床上，似乎还在睡着。苏麻喇姑坐在床前做着针线。南窗下炕桌边，玄烨在专心看书，两个金丝熏炉烧得正旺，龙涎香悄悄地向四周弥漫。寝宫里非常静，只听得西洋钟的“滴嗒”和玄烨间或翻书页的声音。

一双小小的脚迈进寝宫的门槛，随后一双胖胖的小手拨开门帘，露出冰月那张圆圆的苹果似的小脸，一双黑莹莹的大眼睛眨动着，轻手轻脚地跑到庄太后榻前。苏麻喇姑向她连连摆手，示意她不要惊醒皇阿奶，随后抱起她，在她红喷喷的腮上亲了一下，送到玄烨炕桌的另一边，小声说：“好好玩，不要出声。”

玄烨满像个哥哥的样子，又做手势又努嘴又眨眼，告诉她别惊醒皇阿奶。冰月冲着哥哥扮了个鬼脸，两个孩子都抿着嘴笑了。自从董皇后去世，冰月移养慈宁宫以来，受到所有哥哥姐姐的宠爱。皇三哥对她最好，她也和皇三哥最能玩到一块儿。

冰月立刻拿起玄烨的笔，跪在炕桌边用玄烨的御用纸墨临帖。这里不会有人指责她“僭越”，身为皇帝的玄烨还非常热心地在旁边指导。一个“凤”字，冰月总写不好，玄烨急得夺过笔，连写了三个给她示范。她开始不高兴地嘟起了嘴，玄烨攥着她的小手写了一个，她又笑了。

太后在床上翻了个身，慢慢问道：“苏麻喇姑，有什么要紧奏章送来吗？”

这边冰月撂下笔跳下炕，扬着双手直奔过去，喊道：“皇阿奶！皇阿奶！”她上去搂住太后的脖子，把小脸贴在太后的腮上：“你病好了吧？准好了！皇阿奶得什么病都会好的！”

庄太后心里一阵轻快，亲亲小冰月，说：“哎呀，真香！冰月最亲皇阿奶，是不是？”

玄烨在这边不高兴地搭碴儿说：“皇阿奶，还有我呢？”

太后笑了，说：“都亲，都亲！……亏得皇阿奶在草原上长大，要不然，这回可真活不成了……好啦，冰月放开手，让我起来。”

冰月蹙起小眉毛，摇摇头：“我不！皇阿奶不许死！皇阿奶死了，冰月怎么办，没人管啦！”

太后心头一软，笑道：“好，好！皇阿奶不死，不死！……”

冰月这才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苏麻喇姑服侍太后穿上衣服，靠床坐好，一面为她梳理头发，一面说："辅臣拟的几项谕旨已经发下，是用皇上圣谕发的……"

太后听着，没有做声。那几项谕旨不能不发。面对眼前大局，她只能以辅政大臣的政见、措施，来平息前几年福临的过分行动造成的积怨。贞妃的殉葬，也平息了后宫多年的愤慨。皇帝归天没有引起动乱，内外平静，她很满意。

"方才有两件要紧折子，一件是吏部的，说江南一个叫周南的秀才，千里迢迢，专程赶来京师，上书请太后垂帘听政……"

"哦？……太后垂帘听政，我朝向无此例呀！……国家政务繁杂，我已力不从心，还是专心抚育教训为好。平心而论，要不是为了这冲龄天子，我何必再留人世！……"太后说着，眼眶竟红了，声音也呜咽了。苏麻喇姑连忙劝解道：

"太后千万珍重，不必再伤心了。总是佛爷的意思，谁也违拗不得的……"

庄太后看了看这位从幼年就一直相伴的贴身女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抚摸着梳得很光洁的鬓角，慢慢站起身，问："还有一件呢？"

苏麻喇姑心事重重地说："是一道密折，平西王吴三桂奔丧。"

庄太后一怔，又慢慢坐下。当她们谈起国事时，冰月已懂事地跑回玄烨身边。两个孩子听着苏麻喇姑和皇阿奶说话的口气，都感到那是一件大事。

云贵收复之后，朝廷定下三藩兵制，三藩中实力最强的平西王吴三桂，朝廷委以镇守重任，就在云南驻扎下来。其间，顺治十七年，户部和兵部鉴于云南省俸饷年需九百余万两，加上粤、闽两藩，共二千余万，天下财赋，大半耗于三藩，建议召还满兵，撤裁绿营兵五分之二。吴三桂闻信，于当年四月上奏，说是边疆未靖，兵力难减，请求带兵入缅甸灭绝南明。这本是强藩拥兵自固的老伎俩，但鞭长莫及，朝廷没有办法，反而加意笼络吴三桂，搁下了撤兵之议。后来朝中多事，三藩的事反倒顾不上了。

如今全国举丧，吴三桂以奔丧名义来到京师，骨子里究竟是什么用意？对于这样的强藩雄镇，又正值朝廷遭逢大变故之际，不能不加意提防。

太后沉思有顷，说："呈那折子来！"

不多时，慈宁宫总管捧着折匣进来了，先跪安道："奴才给老佛爷请安！"

玄烨即位，已经尊庄太后为太皇太后，所以太监们都改了称呼。加上驱逐大批宦官，留下的人对老太后自然感恩戴德，态度格外恭敬。

苏麻喇姑接过折匣，打开后将折子呈给庄太后。她立即埋头看了下去。折子上禀告说：吴三桂奔丧颇不一般，他是提兵远道、络绎启行的，本人还在湖广，他的前驱已到了畿南，人马塞途，居民走匿，引起了各处的骚乱。请朝廷及早准备，以防不测。

很明显，这次吴三桂前来京师察看情势，很怕朝廷借机把他留下，所以故弄了一番狡狯。那么，要不要将计就计，把他扣在京师呢？……不妥，要是那样，当下就会激出变乱，况且还有闽、粤两藩呢？眼前只有隐忍了。

庄太后拿定主意，对苏麻喇姑和总管说："平西王及其部下，远途劳累，人马众多，不必入城，以免引起误会，惊扰百姓。但该王忠诚可嘉，命其在京城外搭棚设祭，成礼后便可归去。"

"是。"两人连忙回答，看上去苏麻喇姑是松了一大口气。

那边两个娃娃非常注意地听着、看着。大人们的表情和对话，那忧虑重重的气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太后慢慢坐回到长榻上，玄烨和冰月这才跑到她跟前。冰月在说短道长地为她解闷，而她却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玄烨。她终于沉声问道：

"你登基已经二十多天了。你打算怎样当这皇帝呢？"

听了祖母的询问，玄烨变得庄重了。他望着祖母憔悴的、满是病容的脸，恭恭敬敬地说："孙儿无他愿，唯愿天下平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

听到这么聪慧懂事的、不是一般孩子所想的孩子话，庄太后一阵心酸，搂住了玄烨，落泪道："留给你的，可是一副重担子啊。要是你不能自强不息，不肯深思得众得国之道，那，这大清天下……"

她语音哽咽，说不下去了，默默地闭起了眼睛。她觉得自己仿佛在向高空飞升，升得很高很高，俯视大地，白茫茫的一片，东南西北几万里，处外设祭，处处飞幡，处处飘烟，处处哭声，宣誓的声浪在每个角落起伏……这广大的华夏帝国的土地啊！你埋藏着多少忧患和悲痛，又潜伏着多少可怕的动乱！……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京师，京师的目光又集中到紫禁城，而在冷冷清清的紫禁城里，此刻，一个穿黑袍丧服的老祖母，搂着她的穿一身孝服的七岁小孙子，正在孤寂冷清地流着眼泪……

1984年2月初稿

1985年1月修改稿

[1] 关羽尊称。

[2] 即神武门。

[3] 盛骨灰的罐。

序:女性题材的开掘与作家的人文视野

——记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

常智奇

继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全三册）出版后，壮心不已的杨焕亭先生再度挑战自我，又创作出了一部鸿篇巨制——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以两百多万字的皇皇大作奉献于广大读者，这再一次见证了他的创作实力和坚实的文学步履。在《武则天》即将出版之际，他特诚邀我为这部新作写几句话，以弁卷首。对于历史人物武则天，我素无研究，但盛情难却，遂写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女性主题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圣母，二是怨妇，三是烈女，四是祸水。圣母类有女娲、姜嫄、王母娘娘、吕雉、慈禧等。她们在温情、理性、独尊与细腻、敏感、阴狠的两极对立或爱恨参半中，把人的价值投向女权主义，在“德”与“才”之间，建构女性主体；怨妇类有刘兰芝、窦娥、琵琶女、林黛玉、祥林嫂等，她们在隐忍与闺怨、凄婉与郁愤、呻吟与苦难中，用自持与妥协把人的价值投向对封建神权、夫权、族权的控诉和责问；烈女类有杜丽娘、李香君、嫦娥、孟姜女、祝英台等，她们在儒家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环境中，对女性“内言不出阃外”的道德坚守之内或叛逆之外的两极处，把生命的价值投向挑战或冲破旧制度的黑暗，用生命的毁灭点燃心中理想的曙光；祸水类有妲己、褒姒等，她们在“男权中心”的道德歧视和压迫下，以一种扭曲的极端方式，把青春、爱的生命价值投向对落后势力的反抗。这些林林总总的女性题材作品，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绚烂的画廊。而武则天则属于圣母这一类。

目前，表现圣母类题材的“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文坛风生水起，但这些作品大都是西方女权主义文库中“拿来主义”的观念移入和创作方法的借鉴。真正使女权主义文学创作走向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审美范式的作品，应从杨焕亭先生的《武则天》论起。

西方一位哲人曾指出：“看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应该首先看这个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在大唐时代，出现武则天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女皇，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历史壮观、政治胜景，研究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政治因素、人文基础、吏制条件、精神构成、文化形态等，是促进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关于武则天，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误解和独断，她的形象往往被简单化为窃权大盗、“面首”政权、酷吏主义、反传统主义、家族主义等等。客观地讲，武则天有很多面具，要寻找自身同一的“真正武则天”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武则天”，不等于没有一个多面孔的武则天，更不等于没有一个聚集在“武则天”名下而区别于其他思想感情的武则天。于是，深入细致地厘清武则天面具和臆语背后的思想真言，搞清楚她的思想感情与那些链接在她身上的种种猜测、臆想、独断的关系，尤其是分析她的历史作用、价值意义、正负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形象。

这是一个集历史意识与艺术审美于一体而完成的艺术形象

故事是从风云一世，伟业赫赫而又对武媚怀着复杂情感的李世民撒手人寰，唐朝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切入的，从而构成了她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宏阔背景。一方面，唐朝经过李渊、李世民两代皇帝的经营，进入经济、政治稳定时期，面临着发展和中兴的课题；另一方面，因为李世民晚年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也积累了诸多的宫廷矛盾，它深刻地影响着武则天的命运。

武则天先侍奉太宗李世民，后又侍奉其子李治，其中的沧桑和苦涩只有她自己深味。这种身不由己的遭遇，使她成为一个踏破封建伦理的樊篱，无视封建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跨入价值论绿草地的历史人物。她的恢宏气度、超凡脱俗、心狠手辣和敢为人先的行为方式都与此有关。而这些，都是见诸史籍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杨焕亭先生对弥漫于历史长河中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封闭的、保守的伦理判断的突破，贯之以一种动态的、联系的、全面的、开放的、进步的价值判断。

武则天的女权主义，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之中的，是从人本主义生命激情中生长出来的，是从情感携裹着“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中生长出来的，是备受压迫和束缚的中国女性向皇权政治与血缘伦理的一次本能的反抗。她在取得权力的路上，与维护李氏王朝的势力做了一次次腥风血雨的较量，从长安大明宫到神都洛阳，从瑶光殿的丹墀内到诸王任职的州郡，时时唇枪舌剑，处处刀光剑影，到处血污飞溅，人头落地。鲜血冲垮了横亘在权力途中的高山峻岭，白骨填平了她登上女皇宝座途中的深峪大川，经过浴血奋战，她才竖起了“大周”的旗帜。这不是个体自然生命的自由生长和绽放，是中国男权中心的皇权世袭制发展到极端处的一次女性反抗的总爆发，总展示。这样，《武则天》此书就不单纯是一个杰出女人的故事，而是被作者赋予了浓郁的人文色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从历史的逻辑出发，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勋代表因武则天是女性而反对她参与政治给予了道德层面的否定，这是本书的看点之一。

这是一个集性格主导性与多样性于一体而塑造的艺术形象

作为一位政治家，武则天有着从唐太宗那里继承来的胸纳万里江山的品格，有着杰出的治国才能、政治智慧和大局意识。为了推进经济发展，早在任皇后时期，她就提出了十二建言，提倡大兴农桑，节俭政治，特别是在执政以后，制定了经济发展纲领——《兆人本业》，抑制豪强兼并；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她可以摒弃前嫌，大胆起用曾经反对她的裴行俭，从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总章选制改革；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她不拘一格起用曾经打过败仗的王孝杰，一举收复西域四镇；而她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与刘仁轨、娄师德、狄仁杰、李昭德等人的肝胆相照，彼此心知，无论如何都是感人至深的。她的大局意识体现在绝不将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情感生活纠缠在一起，从而对苏良嗣痛打薛怀义、狄仁杰痛打王庆一的举止给予了容忍和宽恕。因此，她是一个携天子以令群

臣，能驾驭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治国方略，能控制局面，精于权术，有雄才大略且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是一个敢为人先，开宗立派，革古鼎新，有胆略，有魄力的改革人物。所有这些，构成了武则天性格的主导性，使她能够光彩灼灼地站在中国古代帝王的行列。

武则天的生命价值体现在“求权力意志”的层面上。她认为人不可能在其被抛入的世界中被动地生存，人必须对存在的世界表态、发言，证明自己存在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创造和建构自己“理想世界”的生存状态。人必须在一个“有定形”“有起源”“有终点”“有意图”“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秩序”“有规律”“有尊严”“有地位”的世界中生存。在这条道路上她“损人利己”“呕心沥血”“煞费苦心”“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唯我独尊”“舍我其谁”地活着。武则天的权力生存论是由借助爱情、生育取得皇权，挟天子以令群臣，“清君侧”，形成以武氏为主的政治势力。集创作与评论于一身的杨焕亭先生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传记文献，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思维的丰富想象，用审美的表达对这三部分进行了形象生动而又鲜活的情感诠释。诚如黑格尔所说：“性格的特殊性应该有一个主导的方面，但是尽管具有这个定型，性格同时仍须保持住生动性和完满性……”

这是一个内心矛盾与环境矛盾相交织而刻画的艺术形象

武则天是一个从宫廷底层一路冲杀，坐上女皇宝座的历史人物。这种特殊的经历浇铸了她独立、理智、进取、勇敢、冷静、隐忍、猜疑、妒忌、阴狠、残忍的性格，也夤演出她复杂的内心矛盾，扭曲了她与李治及其儿女们的关系。

在人性的层面上，从贞观十八年雪中相识到贞观二十三年被李世民遗诏发配感业寺；从永徽二年被接回宫，到最后被立为皇后，她对李治付出了一个女人的真爱。“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不仅寄托了对李治的思念，也把她婉丽的一面表露得淋漓尽致。即使在“二圣”并立的日子里，她对李治的情感都是真挚的，唯其如此，在李治驾崩后，她才倾其才华和情感，写下了千古绝唱——《述圣纪碑》。这也正是作者厘清武则天情感世界的一条线索，是对历来武则天爱情观评估的一种颠覆。作者的意图在于，从人的存在角度还原一个女人的原生心态。

问题在于，当面对权力诱惑和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时，她的内心就陷入剧烈的冲突。她淡漠亲情，残杀子女，嫁祸于人，排斥异己。尤其当她报复地看待男人的情感世界时，整个心理就被扭曲了。她认为“以她的美丽与魅力，就在这张皇榻上同时拥有两三个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他们是什么？与自己脚上的鞋子一般无二，随时都可以换掉，而她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不仅仅是迥然相异的男人味道，更有旷古迄今从来没有过的女人的自尊”。她拥有薛怀义、沈南璆、张昌宗、张易之等面首。这时候，她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的道德观念是：自私、利己、自主、强权，强调恶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这种内心矛盾的复杂，是由她所生存的环境矛盾促成的。她一生执政五十多年，她周围的人在权力的交替中，形成剧烈的道德人格分化：许敬宗教子无方，其子与后娘乱伦；李义府自恃得宠，贪欲无度，连襁褓中的婴儿也要求封赐，他还私相授受，卖官鬻爵；薛怀义卖身求荣，恃宠跋扈；武承嗣杀人奸尸；来俊臣不断纳妾；武崇训与寺院女尼李裹儿私通；张宗昌、张易之侍女显淫，作恶多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狄仁杰、李昭德、娄师德、姚璹、姚崇、宋璟、徐有功、王孝杰这些杰出政治家，才使得她性格的主导性得以合乎逻辑地发展和完善。

上官仪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被武曌陷害绑赴刑场准备杀头时，“忽然发现他并不那么仇恨武曌。从长安到洛阳，他目睹了武曌应付裕如地处置朝廷面临的内政和邦交问题。平心而论，他很感佩她的定力和智慧超越了许多男人，包括当今皇上。别的不说，单是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的几次大战，她辅佐皇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且连战连捷，就足以让那些狎昵厮养，骄纵失度的唐室亲王们汗颜。”“姜恪也对皇后谋断极为赞同，不仅仅是这一次出兵高丽，多年来每每朝堂议军，皇后总有不凡之见，对天下军势了然在胸。”这些情节和细节的设置和描写，都是在“道德评判的二律背反”处，思考着历史人物的社会地位、作用和价值。在这里，道德的二重性是用鲜活的生命演绎其历史的逻辑层次的。

正是在这两种势力的影响下，武则天成为直面人生，痛饮生活酿制的苦酒、委屈周旋、以守为攻、借力打力、以柔克刚、工于心计的坚韧女性。她从感业寺回宫后，遇到了两股势力的排挤和打击：一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等人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柳奭、长孙无忌、韩瑗、崔敦礼、上官仪、于志宁、裴行俭、来济和褚遂良等忠君护国大臣。左右夹击中的她强忍内心的苦楚，笼络人心，逢场作戏，竭力争夺，培植亲信，遍布耳目，恩威并举。她在许敬宗、崔义玄、李义府、袁公瑜、狄仁杰、李昭德、上官婉儿、武三思等人的极力拥戴下，竭尽全力，终于打开了一个行使女皇大权的政治空间。

武则天的个人成长史，是皇权中心与平民意识、男权中心与女性反叛、世袭势力与反抗力量、抱残守缺与除旧布新的斗争史。她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仕女，从太宗阶下的显才扬气、感业寺的青灯黄卷、宫闱深处的争宠夺爱、废黜皇后的生死较量，到多次以莫须有的罪名“清君侧”、泰山封禅显圣威、“二圣”临朝功卓著、培植家族势力与李氏抗衡，到神都受宝尊号为“圣母神皇”、天授元年称帝……这里有太多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更有丰富的人类社会政治学的内涵。

在作者宏大的叙事结构中，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浮雕感

武则天的政治斗争史，作者写的是风云诡谲的政治，是政治风浪中的人的情感，是政治家情感深处的隐痛和酸楚。例如武媚杀女诬皇后、李□死后她的酸楚，狄仁杰死后她的感伤等，通过这些典型细节的描写，展现了她人性的一面。

李治在武曌胁迫下的压抑与隐忍，李旦的三次被迫让国，六年别殿空悬，爱妃双双失踪，他的自尊心被母皇摧毁得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心灰意冷和聊度余生……

宦海险恶，从者多艰，无论是忠实于李治的宰相还是追随武曌的大臣，他们各为其主，人人作难，个个自危，如履薄冰。武曌专权，随心所欲，排斥异己，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崔宣礼为夷陵令……裴行本、李嗣真流表岭南，降皇太孙李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王、卫王李隆范为巴陵王、赵王李隆业为彭城王，李昭德被贬为南宾尉……

女皇至高无上，一手遮天，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忠良。李贤面对李弘的碑石，潸然泪下，为他可怜的皇兄，也为他无奈的父皇。上官婉儿在李贤被害后的痛苦心情，李显与狄仁杰见面时的提心吊胆。

作者十分注重以细腻的笔触去刻画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例如长孙无忌“被皇上‘赐告’的日子里，他只带了府令和十几名卫士悄悄离开京都，前往昭陵拜谒先帝和故长孙皇后。车驾行了整整三天，才到岚浮翠绕的九嵕山下。抬眼望去，平原北缘的一座山峰直刺青天，环峰九座山梁，巍辟峻峭，与主峰成拱卫之势。此时正是正午时分，五彩祥云时而攀上峰顶，时而飘落山谷，与浅蓝色的雾霭拥抱在一起，远远地可以听见跌落沟壑的飞瀑轰鸣。这一切，让长孙无忌浮想联翩，忆思漫漫……”“如今，嵕山依旧，人已去矣，长孙无忌久久地望着伏虎般的山陵，不禁老泪纵横。”……

人性在皇权高压下的呻吟，人情在仕途多舛中的哭泣，写得那么动情，那么入情入理。

给尘封的历史人物注入鲜活的情感血液，在人性的基点上寻找历史发展的逻辑层次，是作者极力追求的一种艺术表达

武媚从感业寺回宫后深藏不露，以德报怨，委曲求全地到褚遂良府上拜师学书，她对褚遂良的尊敬、恭维，对其字的评价，一下子打动了他，使他有“知音”的感觉。这就为后来褚遂良在武媚册封为“昭仪”一事上的顺水推舟奠定了情感基础。

武曌最后还权李氏，“看着眼前几度被自己废黜的儿子，如今重新登上皇位，她心底五味杂陈，有着对过往的不舍，有着对命运的感喟，有着对早年的愧疚。”“其实，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应该是李贤才对。”“往事如烟，一切都已逝去，一切无可追回。此时，她忽然地就想到那个曾经同自己姐妹相称，最后圆寂于西山的明霁，那是她到洛阳后，第一次在龙门山遇见她。显然，那一次明霁对她的变化感到很惊异和困惑。两人分手时，明霁留给她的话是什么，她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明霁告诉她：“人生本是业报相续，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莫非自己的今日，即是

业报因果。“几所不作，未得所失”，自己要早一天明白，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这些描写都是很精彩，很动人的。

作者对女性寄予深切的理解、认知和同情，对皇权至上的封建思想和世俗观念给予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在众多无子宫中妃嫔、婕妤、才人被驱赶到感业寺削发为尼，为太宗皇上守灵从戒一节的描写中，字里行间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凄婉、幽怨、悲恸和隐忍。作品中明霁的陈述，上官婉儿的孤凄，太平公主婚姻的不幸，几个皇妃王妃的遇害……都看得出作者对封建社会妇女的深深悲怜。

作者很注意在叙述的过程中，用隐喻、暗示、象征的细节设置和描写表现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例如李旦知刘妃和窦德妃觐见武曌而惊昏，打破玉砚，裂口不偏不倚，恰好从中间断成两片，伤口的裂痕如刀切一般。这些形象的描写，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作者的知识储备是渊博而充足的，政体吏制、朝廷议事、佛学法界、诗词创作、文言骈体、古语修辞、书法史论、美术品鉴、皇宫的衣食住行、古玩瓷器、中医病理、针灸穴位、周易天象、节气稼穑等方面的情节设置、场景和人物关系描写，都显示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应有的知识修养和艺术储备。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史学骨骼、学术品质、传记色彩、文学精神的历史小说。我很欣赏。

（本文作者系原陕西文学院院长、研究员）

2014年11月22日于长安古都大明宫遗址公园

- 上卷：凤鸣天下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七章

- 中卷：君临九州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下卷：凤凰涅槃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上卷：凤鸣天下

第一章

英主托辅奔黄泉

武媚饮恨入禅院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正是小麦成熟的日子，京都长安却一连下了半个月的阴雨，从终南山飘来的乌云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关中大地，哗啦啦的大雨倾泻而下，整个长安就像泡在水里，大街小巷弥漫着一股霉味。

坐落在终南山北麓的翠微宫，在雨雾中看上去比平时模糊了许多。廊庑下那些内侍省的太监、宫娥个个垂首而立，一副悲哀兮兮的样子。从含风殿里传出的浊重的呼吸，让他们的心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松懈。

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去年皇上还雄心勃勃，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道打造舰船，准备发三十万大军征讨高丽，怎么说病就卧榻不起了呢？

刚过知命之年的李世民睁开沉重的眼睑，看着在榻前守护多日的太子李治问道：“这雨下了有些日子了吧？”

“过了端阳节就一直下下停停，大概有半月之久了。”李治脸上掠过依稀的痛楚应道。他说完这话就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病体日重的父皇，眼里含着酸涩的泪花。

自从父皇病倒后他就负起了监国的重任，内政、邦交、祭祀，不管多艰难，他都可以同大臣们商议排解，唯有这天雨，非人力所能左右。因此，在父皇焦急的询问中，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李世民示意近侍把自己的后背垫高一些，可一垫高，他立时就咳得胸闷气喘。太监王濛立即上前斥责近侍粗心大意，重手重脚。李世民摆了摆手，示意不干他事。

看着殿外阴沉沉的天，李世民情不自禁地长叹：“今年京畿之地歉收，上天以灾象谴朕矣！”

“此阴阳大化之故，父皇不必多虑。儿臣已命京兆尹敦促京畿各县，趁雨停之际抢收。前日京兆尹来报，说百姓已经将火炕腾出来烘烤麦粒。”李治在一旁安慰道。

李世民点了点头说：“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朕病疴染身，你当恭谨理政，不可掉以轻心。”

李治闻言忙道：“父皇，儿臣愿病患加于己身，以减父皇之疾。望父皇不要忧虑，安心养病。”

就在收回目光的当儿，李世民惊异地发现太子这些日子竟瘦了不少。前些日子，贴身太监王濛告诉他，太子因为忧心他的病体而食欲锐减，他闻此禁不住心疼。为当初长孙无忌等力主立其为太子而欣慰，为自己在立嗣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愧疚。他这样想着，从心底涌出由衷的感慨：“你能孝爱如此，朕死无恨矣！”说完，他就把目光转向王濛，“司徒大人来了么？”

“陛下，长孙大人已在殿外等候多时了。”

“宣……他……进来，咳咳咳……”李世民咳了几声，说话有些断断续续。李治要上前为其捶背平喘，被拦住了。他一转身，就见长孙无忌已经跪在了病榻前。

“微臣参见陛下，殿下。”

李世民示意长孙无忌平身，又让宫娥赐坐，用爆满青筋的手久久地抚着长孙无忌的手道：“朕这一病，朝政大事皆赖于司徒，看看，你的头发也越来越稀了……”

未料李世民话未说完，长孙无忌竟放声大哭，泪如泉涌。惹得众人也泪水涟涟，悲不自胜。

长孙无忌的哭声蕴含了太多的意味。从隋朝义宁元年跟李渊举事起，他就几乎没与李世民分开过。那时他就发现李世民有雄才大略，便把妹妹嫁给了他。他与众人一起策划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鼎力辅佐李世民登上了帝位。至今他仍然记得，当初房玄龄提出“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的谏言时，他那句“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这正是促成李世民下决心为社稷而舍私情的关键之语。

其实他也清楚，论出谋划策，他不如房玄龄、杜如晦；论统兵打仗，他不如李靖、李□，但在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于凌烟阁时，李世民却将他排在了第一位，这份皇恩让他一想起来便铭感肺腑。

“唉！朕宣爱卿进宫是有话要说，你如此涕泪怆然，朕还怎么开口呢？”李世民叹息道。

长孙无忌闻言，哭声戛然而止，他抬起头看了看一起流泪的太子，就什么都明白了。皇上在这时宣自己进宫，必是与托孤有关。因为他现在不仅是当朝宰相，而且当初太子李承乾被废后，是他力主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

这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转眼已六年过去了。李世民也越来越觉得立晋王为储，他们兄弟都会相安无事，如果换成魏王李泰或吴王李恪，皇家就无法风平浪静。

长孙无忌有时候也觉得委屈，因为朝野至今仍私下指责他主张立懦弱的李治是因为其乃妹妹的亲子。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难道李泰就不是皇后亲生的么？他自觉如此是为社稷长治久安，问心无愧。

作为舅父，他也清楚李治的不足，所以总希望李世民龙体康健，好多传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见识给太子。然而天不佑唐，皇上在这年五月就一病不起了。

其实，就算李世民不宣他，他也打算进宫拜见。最近他不断风闻太子私下与武才人过从甚密，这让他很是担忧。这样的事他也不好向皇上明奏，何况他还在病中。但他决定从武才人身上着手，平息这种议论。他擦了擦泪湿的眼角，就听见李世民对太子说道：“你先退下，朕有话要与司徒商议。”

听闻此语，王濛等人也自觉随太子退出了大殿。

见含风殿只剩下长孙无忌，李世民便把他的思虑摊在长孙无忌面前——

“爱卿可否记得，几年前李淳风曾为朕卜过一卦？”

“陛下说的是那‘女主昌’的卦辞么？”

“正是！那次卜卦后，就有人向朕进了民间流传的《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那时朕怀疑左武卫将军李君羡，他的封邑名中有个武字，又自称五娘，正应了那个卦辞，故而朕将其外放为华州刺史。孰料他与妖人相通，朕一怒之下斩了他，结果非但没有破机，朕的病反而加重了。”

见长孙无忌听得很认真，李世民又继续说道：“朕前些日子又传李淳风卜卦，他说‘仰稽天象，俯察历数，此人已在宫中，为朕亲属。’以爱卿观之，此人该是谁呢？”

这话让长孙无忌心头“咯噔”一下，忙接过话茬道：“陛下之言令臣茅塞顿开，臣多日反复思忖，只是不知该不该向陛下禀奏。”

“你我虽为君臣，实乃兄弟，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

“谢陛下赦臣大胆直言之罪。臣窃以为太史所言之人，乃宫中武才人。此人虽为女辈，却性情刚烈。陛下可还记得，那年得一名马，刚烈狂躁，朝野无人能驯。唯武才人说可驯之，并要陛下赐她三件器物——铁鞭、铁剐和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剐剐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武才人固然聪慧，然阳刚之气正附了太史所言，她将来必会妨害大唐社稷。故臣以为，应速除之。”

长孙无忌的直言不讳，让李世民很吃惊。这些日子，他不是没有想到这层，现在听长孙无忌一说，所有纷乱的线索都很清晰了，可要他对自己曾喜欢的女人下手，还是心存疑虑，毕竟那个“武媚”的名字是他惊艳之后赐予的。尽管后来因为那次驯马的狂言，让他第一次对她产生了厌恶，可要除掉她，他内心还是有些不忍，觉得有些太残酷。

李世民没有直接回应长孙无忌的话，他疲倦地闭上眼睛说道：“这事容朕想想，朕今日召卿来就一句话——朕来日无多，治儿性情温良，宽仁孝友，朕倘有不测，还望司徒能辅佐太子，光大社稷。”说罢，他将脸转向内侧，不再看长孙无忌。

“臣身为司徒，又是太子舅父，护卫大唐江山责无旁贷，万死不辞！”及至离去之时，长孙无忌又是泪流满面，那样子让王濛看了都心碎。

可路过太子的安喜殿时，长孙无忌却见一个身影闪进了殿门。看那体姿丰盈的模样，不是武才人又是谁呢？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在陛下重病的日子里也关心起龙驾的身后事了？长孙无忌的心头一下子又沉重了许多！不！过两天，等皇上精神好些，一定要重提“杀武”之事。这事关江山命运，他不能再有丝毫犹豫……

这本不是一个该流泪的季节，可大家的眼泪却像门外的雨一样多。武媚刚一掩上殿门，泪水就哗哗地涌出了眼眶。看着她脸上的脂粉被冲成一

道一道的，李治就心里不忍，等宫娥和太监们退出去后，他就上前捧起武媚的脸缠绵地说道：“你为何又哭了？这对眼睛不好。”

武媚抽动着肩膀道：“臣妾是忧心皇上的病啊！”

“难得你如此牵挂父皇，本宫心里十分感激。”

可武媚接下来的话却让李治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臣妾就只有依靠殿下了。”

“嗯……呵呵……今年这雨水为何这么多啊！”李治看着窗外，顾左右而言他，他知道武媚所言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父皇昏昏入睡之时，他曾向太医询问过父皇的病情，尽管太医说得很隐晦，但他还是明白了，父皇已病入膏肓，西去只是时间问题。这意味着他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大唐的执掌者。可即便如此，他也无法确定能否呵护眼前这个美艳年轻的女人。

他眯着眼睛，看着武媚那双满含期待的眸子。他觉得这双眼睛太迷人了，有种无法言说的诱惑，只要被她看上一眼，就注定今生都无法走出她情感的迷宫。

他们是在贞观十八年一个落雪的日子相识的，父皇征调了十万多人亲征高丽，刚刚立为太子的他奉诏监国，在三省的辅佐下处理军国大事。

那是一个初雪的午后，李治阅看上表和奏章累了，在太监的陪同下到花园赏雪。

冬日的花园，卉木凋落，几只寒鸟在枝头瑟缩着，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兴味索然。可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读书声从雪中飘来，那声音温柔中透着刚劲，脆亮中含着忧郁。李治抬眼望去，就看见雪幕中那一缕耀眼的嫣红。

那红太惹人了，李治的眼睛顿时亮了，便向随侍的太监问道：“这是宫中哪位女子如此痴心地在这埋头读书？”

“她就是曾因驯马而震动朝野的武才人，今年二十六岁，进宫已经十二年了。”太监见太子询问，回答得十分详细。

“哦？”李治有些走神，他因为内心的悸动而脸上发热，本打算转身回殿，可不曾想，武媚竟在他神情恍惚之中，袅袅婷婷地来到他面前。

“臣妾参见太子殿下！”

李治“哦”了一声，就感到一对热辣辣的目光投了过来，那目光仿佛一团火焰，融化了他肩头的落雪，又似两汪春水，汩汩流进他的心底。

四目就那么痴痴地对视，直到太监提醒，李治才蓦然觉出自己的失态，仓皇间收回目光就要离去，却听见武媚在身后柔柔地喊了一声“殿下”，他的脚就再也挪不动了。

武媚捧起手中的书道：“臣妾近日在读《太史公书》，有些心得，都写在书眉了，请太子殿下赐教。”说罢，她将书放到李治的手中，然后施了一礼，转身就匆匆离去了。

风卷着雪花，吹起武媚润了毛边的斗篷，恰似春燕的翅膀，跃跃欲飞。望着她的身影融入雪幕，李治的心也跟着去了，只愣愣地说了一句：“如今宫中，似这样潜心攻书的女子实在是凤毛麟角啊！”

后半天，李治的心思都随着武媚的读书心得徜徉了。他非常吃惊，一个久居深宫的女子竟对王朝兴废看得如此透彻，她在《秦始皇本纪》上这样写着眉批：

夫政之兴在人，政之废亦在人。秦四世而霸，据天下之雄图，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穆公问政于百里奚，问贤于伯乐。始霸西戎，诸侯盟会；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法性十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秦皇用李斯，并兼天下，四海为一。惜哉二世一朝，赵高肆虐，指鹿为马，纲纪大乱，遍国囹圄，赭衣载道，一朝倾覆，其亡也忽。嗟乎！兴废于人，其然岂其然哉？

李治读着读着就出了声，心随文动道：“武才人，真奇女子也！”

然而，当他刚刚翻开新的一页时，却从书中掉下一张薄绢，拾起一看，却是她赠予自己的一段话：

殿下玉颜龙貌，气宇轩昂；温良恭和，宽仁德厚，乃帝王之资，人主之气也。性德凝寂，麋归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乃社稷福祉也；妾身得遇殿下，实为枯木逢春，久旱遇甘霖，心邈邈而久仪，情纷然而思靡……

看那字体，刚健有力，颇有几分男子之气，然而，字里行间分明流淌着空有春色，不为人识的抑郁，于礼赞自己的辞藻中寄托了不尽的希望。李治屏退身边的宫娥和太监，迅速地焚烧了这些烫心的话语。

李治的情感顿然由欣赏转向了怜悯，他知道武媚的纠结都在那次驯马上，也许她的本意是要博取父皇的垂爱，却不料适得其反，从那以后，父皇就很少召见她了。

在这深深的宫苑中如被父皇冷落，就意味着一芳红颜将在寂寞中老去。李治觉得，这对武媚很不公平。

那一天，李治在武媚的眉批后写了很长的一段话，从此也掀开了名义上两辈人，而事实上是两个青春芳华之人间的相知相依的扉页。

武才人总是避开太监和宫娥把自己撰写的文章拿给李治看，李治看后也会予以呼应。数十日下来，两人都有了两情相悦的感觉。

事情的变化在贞观十八年的腊月，那天一整天李治都没有见武才人的影子，心里便不免空荡荡的，人也变得魂不守舍。那天他破例没有回寝殿陪伴太子妃，而是留在了明德殿。

在随便用了些晚膳后，他要太监和宫娥们到殿旁的暖阁去，不传唤不必进殿伺候。他手中握着文书，眼睛却看着暮色中的殿门发呆，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着男服的身影闪进了殿门。

是她！是她！她终于来了。

“媚！”李治在心里呼唤着她的名字，快步迎了上去。

仿佛一切是水到渠成，一切都顺理成章，无须任何的序幕和前奏，两个年轻人就拥抱在了一起。

那短暂的一个时辰是何等的刻骨铭心！他们将宫廷礼仪、名分和伦理都抛在一边，用男人的雄健和女子的狂热，完成了灵与肉的交融。在情如泉涌，销魂荡魄的那一刻，李治觉得过去与太子妃的生活，是多么刻板、呆滞和索然无味。

贞观十九年，秋天造访长安的季节，李世民率大军凯旋了。可曾为大唐社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魏徵却在这欢庆的日子里薨殒了。

大战告捷的喜悦与良相故去的悲痛交织在一起，李世民根本没心思对太子这几个月监国的行为进行详细的考察；他更不会想到，曾爱过也厌恶过的武媚，竟背着他夺取太子那颗宽仁的心。

四年的时间短暂而又漫长。明里，他们都自觉遵循着宫廷人际关系的藩篱，可暗里，武媚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李治的情感世界。她荡漾在眸子里的秋波，总是在不经意间搅动着太子的心田，使他躁动不安，心猿意马。他无法判定他们之间究竟能走多远，而她却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李治身上。

现在，她需要李治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李治不敢直面武媚往日炽热、而今却阴冷的目光，口中讷讷道：“只要本宫在，你无须担心。”

“殿下若是食言，臣妾定将你我之事公之于众。”武媚十分不满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从牙缝里挤出两声冷笑。之后，她又轻轻拉着李治的衣襟，说话的语气也明显地柔和了，“不过臣妾相信，殿下一定能够带着臣妾走出艰危的。”

那芬芳使李治无论如何也拒绝不了这个女人的请求，他抚摸着武媚的长发道：“本宫一旦登基，你还愁没有出头之日吗？”

武媚望着眼前的太子，心中想——这句话说得还像个皇上。

然而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李世民既没有给长孙无忌诛杀武媚的机会，也没有给李治转圜的余地。

五月十一日亥时二刻，李治就被从含风殿过来的太监唤醒，说是皇上紧急召见，他闻言心一下子就悬到了半空。脚刚刚跨进殿门，就看见司徒长孙无忌、中书令褚遂良早已到了。太医署的几名太医正轮流为父皇诊脉，他们正双目紧闭，侧耳细听。

长孙无忌示意大家到外室说话。李治向太医令问道：“父皇的病究竟如何了？”

太医令无奈地摇了摇头，领着太医们跪倒在太子面前。

长孙无忌见此便道：“你就说尚有多少时日吧！”

“若过得了子时，陛下也许……”

褚遂良正要接着问话，只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猛咳，宫娥们急忙上前为皇上捶背抚胸，只见一口鲜血从李世民口中喷出，染红了宫娥手中洁白的丝绢。

李治见状先自慌了神，回身抱住长孙无忌道：“舅父！父皇……父皇他……”

长孙无忌伸手为李治擦去泪水，脸上就多了许多庄重，话语中也带了几分责备：“皇上以宗庙社稷托付殿下，殿下岂可效匹夫唯哭泣耳！”

李世民从昏迷中醒来，声音虽然微弱，但话语却很清晰：“朕方才与皇后相约于昭陵。皇后言道，朕去之前，需处置好后宫诸事。褚爱卿，拟诏：后宫妃嫔、婕妤、才人诸等无子者皆令出宫，削发禅院，为社稷祈福。”

李世民喘了喘，目光就益发离散了，无力的手伸到帷帐外，指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道：“二卿近前来。朕今后事付与公等。太子仁孝，公等所知，善辅导之！”

李治在一旁听着，又禁不住柔肠九曲，一声“父皇”……就扑倒在李世民的榻前。他感到父皇的手拂过自己的发鬓，轻若浮风，早没有了当年的温热和力度。那可是一双曾挽弓仗剑的手啊！

他很忧虑，当父皇这座山倾倒之后，他能不能担起这万里河山。他的肩膀因为过度的悲痛而战栗。

李世民似乎感觉到儿子的忧恐，几乎只用太子一人可以听见的声音说道：“有无忌、遂良在，你勿忧天下！”

随后，他留给褚遂良的最后一句嘱托是——无忌尽忠于朕，朕有天下，多其力也。朕死，勿令谗人间之。

也许他预感到了什么，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离开人间。

在儿子和臣下的注视下，他的脉搏慢慢地停止了跳动，两颊的血色也渐渐地褪去了……

长孙无忌从褚遂良手中接过遗诏，反复地看了几遍。他猜不透李世民的心思，一向从谏如流、果断刚毅的他为什么没听从自己的意见，向那个妖冶的武媚下手呢？他现在也只能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来解释这一切了。

皇帝驾崩，天摇地动。诸事都等着去处理，他再也没有时间去深究皇上的心理，回身对王濛道：“请公公速到掖庭宫宣诏，令后宫妃嫔、婕妤、才人等无子女者即日出宫。”

此时，长孙无忌还没意识到皇上留下这个武媚究竟会给大唐带来什么，而他作为辅国大臣，又将和她发生怎样扯不断的关系。

……

感业寺位于长安西北，寺后不到五里，就是汤汤渭水。山门坐北向南，远衔苍茫秦岭，上悬“感业寺”三个鎏金大字，潇洒俊逸，颇有王羲之的风骨，据说是皇上的笔迹。

入得寺门，修竹繁茂，古树参天，曲径通幽。主殿巍巍居中，供奉着如来与各路菩萨；两边的偏殿供奉着四大天王、十八罗汉；早课房、说经坛、藏经楼等，构成一个占地三百多亩的庞大建筑群。

一大早，悠悠的钟磬声从大殿内传向远方，迎着太阳从遥远的天际冉冉升起。朗朗的诵经声打破了晨间的寂静，使每个走进它的僧尼或香客，都顿然产生一种朝圣的庄严感。

秉承遗诏，鸿胪寺崇玄署的官员早在李世民驾崩的那天凌晨，就飞马将“宫中妃嫔、婕妤、才人等无子女者发归禅林”的消息通报给了寺院住持明镜法师。

五月二十六日一大早，她就率尼姑们在法堂等候。

明镜已经老了，一脸的皱纹，目光看上去有些呆滞。皇上的妃嫔婕妤中无子女者落脚到寺院，这不是第一批，她自己就是隋宫中的婕妤。触景生情，她的心便泛起无言的酸涩。虽说禅林静处，修得正果也无不可，

可作为女人，若有一线生机，又何必到这里孤守青灯呢？

这念头一闪现，明镜就有了一种亵渎佛祖的负罪感，她忙抬了抬已经松弛的眼皮，对侍立在身边的明月道：“到寺外去看看她们到了没有？”

明月还很年轻，整日的坐课诵经还没有褪去她脸上的青春。她匆匆来到寺外，远远望去，山门外的大道上，浩浩荡荡地来了十几辆车驾。

“哦！又是一群可怜的女人。”明月轻轻地叹息着，眼圈也红了。

其实，真正伤心的还是坐在车驾里的女人们。她们一个个都以泪洗面，说不清的惶恐和酸楚。她们中有人被皇上宠幸过，却一直腹内空空，生不了维系自己命运的皇子；有的数十年来连皇上的面也没见着。当此时刻，她们都明白，从此以后，她们将在寺内终老天年，不会再有风月之事叩问心窗了。

武媚的车驾走在车队靠后一段，身边是三个平日里为争得皇上的宠爱明里冷眼，暗斗心机的美人，直到坐上了这车驾，她们仍为过去的纠葛而耿耿于怀。

武媚心里有些瞧不起她们。她们太浅薄，只知钩心斗角，耍小心眼，哪里懂得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呢？

一路上，武媚没有和她们说过一句话，甚至都懒得看她们一眼，只是低着头想着自己那些被爱和恨炙烤的心事。

追忆这十二年的日子，她觉得自己幸运多了，从十四岁进宫，她就受到皇上的宠爱，这一半来自于自己对皇上雄才大略的崇拜。当年她从父亲口中听到皇上的传奇故事后，就对能生活在他身边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她不像别家的女儿，等待着圣恩沐浴，她要抓住一切机会，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现在皇上面前。

另一半则源于李世民对武媚聪颖的刮目相看。李世民把宫内藏书给她看，她不但看了，而且能对许多事情做出自己的评判；李世民喜欢写字，尤其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就要武媚也临写《兰亭序》，她不但写了，而且几于乱真；李世民喜欢战马，她就学骑马，而且信誓旦旦地声言可以驯服烈马。

可李世民最终也没想要晋升她进入婕妤的行列。才人算什么呢？虽说官阶为四品，可在后宫，它属于中下之级。

从结识太子那时起，她就暗暗恨着如今躺在棺椁里的李世民。在被告知将要发送寺院的消息后，她更是恨得把被角都咬烂了一块，心里暗暗发誓——武媚若有出头之日，定要让这大唐社稷天翻地覆。

她也埋怨李治的优柔寡断。

王濛到掖庭宫宣诏时，声音尖细、严厉、冰冷。这是褚遂良事先安排的，他就是要告诉武媚，从此打消再回皇宫的念头，好好做一个早晚诵经的女尼。

武媚不知道这些，她仍希望李治在这时候能出面留住他。在其他妃嫔们嘤嘤饮泣时，她走到王濛面前，提出要见新皇上的请求。王濛的眼角不经意地流露出鄙夷和轻视，他懒得回答她，转身就上了回宫的车驾。看着王濛的背影，武媚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在心里骂道：“仗什么势？总有一天，我会要了你的头颅！”

“感业寺到了。”耳边传来崇玄署威仪使的声音。

在羽林军的督促下，武媚和后宫的女人们收拾好随身的物品下了车，她的目光穿过人群，就看到山门前站着许多迎接的尼姑。直到这时候，她满腹的怨恨才渐渐被一种惆怅的自哀所取代。

她在心里呼唤着李治，却已潸然泪下，泪水打湿了手中洁白的丝绢。那丝绢上面绣着一双劳燕和垂柳，这是她打算送给李治的，如今却做了自己的陪伴。

在即将迈进寺院的大门时，武媚禁不住回头望身后的长安，心想：“皇上！你可还记得武媚吗？”

五天后，明镜法师在法堂举行了庄严的受戒仪式。武媚一身素衣进了法堂大门，低着头跪在明镜法师面前。

明镜毕竟是有过阅历的大师，当她要武媚抬起头听诫时，很快就从她那双秋水中捕捉到了一种不安分。她足足看了一刻时辰，才平静地说道：“武媚听诫。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爱著，名离欲尊。自心皈依法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众中尊。你可愿遵从？”

“徒儿愿意。”

明镜法师接着又说：“佛家有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法师问一句，武媚答一句。可说到“不淫邪”时，武媚心里顿了片刻，就起了疑问，何谓淫邪？孟子曰：食色，性也。又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情相悦，人之性也，为何说是淫邪呢？可她明白，现在不是辩解的时候，于是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的其他戒律，对她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

“既是愿意受戒，自当为我佛门中人。本住持就赐你法名‘明空’，从此，红尘之武媚不复存矣！你当静心修行，早成正果。”明镜法师说完，转身吩咐侍立一旁的明月，“为她剃度吧。”

明月知道，此刻是女人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她捧着剪刀和剃刀来到武媚面前时，轻轻地说了一声：“你静心些，过一会就没事了。”

面前的武媚却分外的安静，没有表现出任何悲哀的神情。明月心里有些惊异，便知这女人小视不得，剃刀在手中也不听使唤了。

这一头秀发曾赢得了两代皇上的宠爱，陪伴她度过一个个幸福的时刻，武媚心里又怎么能不珍爱呢？女人没了长发，还是女人么？可她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绝不让人看笑话，反而安慰明月道：“师姐不必犹豫，既入佛门，自当削发剃度，了绝尘缘，明空毫无牵挂。”

受戒的仪式整整持续了一个时辰才结束。武媚回到住处，打开包裹，翻检从宫中带出来的衣服，一件件靓丽鲜艳。尤其是那件石榴红的裙子和玫红色的披风，是先帝东征期间太子暗中赠送的。那是他们第一次暗合，也让她感受到殿下的男儿多情，宽仁温存，她被冷落的忧伤终于在太子那里获得了抚慰。

可现在这一切都用不上了。昨日，与她同舍的明月告诉她，现在穿在身上的衣服叫素衣，是专为尼姑缝制的。穿了它，心就离红尘远了，一心向佛，清静无尘，才能修得正果。

这些话武媚不爱听，即使在她受戒，跪在法堂的那一刻，她的心也不曾有丝毫的平静，她依旧深深依恋着昔日的太子，当今的皇上。

女为悦己者容。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皇上才能再看到她的艳服玉钗，花容月貌。武媚一下子扑到床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

风云一世的太宗到昭陵陪伴长孙皇后去了。

九嵕山因为一代帝王的“入驻”而显得更加巍嵯崔嵬，岚浮翠绕。“因山为陵”开创了帝陵形制的先河，也标示着“贞观盛世”已渐行渐远了……

太宗葬礼后的六月初一，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辅政大臣的主持下，李治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

尽管此前有过监国的历练，可坐在太极殿每日问政听奏，批阅书表，对李治来说乃是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他现在很忙，也很勤政，登基没多久就一连发出几道诏书，布告朝野——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李治言出即行，将太宗晚年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从内宫传出的消息说，他每天接待的各路官员达十数人之多，询问着开辟清明新政的良策。

但言路一开，也不免鱼目混珠。这天李治从众多的上书中发现了一件由洛阳人李弘泰写的举报，指称长孙无忌谋反，这是通过中书省转呈给李治的。

褚遂良十分佩服先帝的英明，因此，当李治要他甄别真假时，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回道：“陛下！此乃奸人诬告，长孙大人自随先帝以来，忠贞不贰，天日可见！”

李治的眉宇间也藏不住怒气：“爱卿所言，正合朕意。然依爱卿之见，可否追查幕后主使？”

“先帝将辅佐陛下的重任托付给长孙大人，必引起朝野奸佞妒忌。眼下陛下刚刚即位，朝纲待整，若兴师动众，必致人心大乱，正中奸人下怀。臣以为可将李弘泰正法，亦可震慑敌胆。”褚遂良建议道。

十一月，李治诏令大理寺会同刑部对李弘泰严加审理，以诬告之罪将其斩首。接着，又下诏封长孙无忌为太尉，位列三公之首。

对皇上的擢拔，尽管朝野有人认为长孙无忌之所以如此得到重用，全凭是皇上的舅父之故，可大部分朝臣还是从皇上的从谏如流，勤政怀民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可眼看时近腊月，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却发现李治对几位辅政大臣关于册立皇后的奏章搁置案头，心里便有些不解。一日早朝后，朝臣们纷纷走出太极殿，发现天空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褚遂良紧走几步，赶上长孙无忌说道：“如此瑞雪天，大人可有兴致围炉饮酒一杯？”

长孙无忌明白褚遂良是有话要说，于是停下脚步问道：“那中书令大人欲往何处？”

“哈哈哈！难道大人想藏着府中佳酿不予下官享受么？”

长孙无忌也笑了笑道：“大人何时见过我小气？”说完，两人遂上了车驾。

好在他们都居住在崇仁坊，且相距不远。进了高大的坊门，街两边都是商铺和酒肆；酒旗飘飘，店幡高扬，街上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其间有不少异域的游人。尽管百姓们见了官员的车驾，都自觉地让在两边，但他们还是放慢了速度。

到了长孙无忌的府第，他急忙吩咐夫人准备酒菜，然后两人就在客厅里对饮起来，三杯美酒入腹，褚遂良的话就多了。

“陛下将我等册立皇后的奏章搁置，不知是何意啊？”

长孙无忌放下酒杯，却在空中停了箸头，听完了褚遂良的话，也不觉应

道："这也正是我纳闷的。"

"莫非陛下对王妃不中意？还惦记着那个武才人？"

长孙无忌叹息道："依我的意思，当初就该杀了那个惑乱君心的武媚，可先帝偏偏在弥留之际留下一道诏书，让她遁入空门，往后再要怎么样就棘手了。"

"先帝将陛下托付给我们，下官是如履薄冰啊！可即便如此，也不能由着皇上的性子来啊！"褚遂良有些担心。

"我也是如此想，王妃是先帝亲自选定，立为皇后，上慰先帝，下合礼制。"

"有消息说，自武才人去了寺院后，陛下是常常传萧淑妃进宫呢！"褚遂良又说道。

长孙无忌沉吟片刻后道："不管萧淑妃现在怎样，眼下只能立太子妃为后。虽说太子妃目前无子，但我已有打算，准备将后宫刘氏之子李忠过继到太子妃膝下，这个太子妃与刘氏皆无异议。事关社稷存续，你我不可踯躅彷徨。"

褚遂良十分佩服长孙无忌的虑事周密，他举起酒杯，由衷地说道："大人高明！明日早朝之后，约上李□，就立后之事协力奏明皇上，务必在正月举行立后大典。"说罢，他就起身告辞了。

长孙无忌送到府门外，发现雪下得更大了，街巷都铺满了银色，好多店铺也早早地打了烊，街道上少了往日的喧嚣。

人世总有许多的无奈，各有各人的忧伤。

坐在龙案边的李治不能闲下来，一闲下来就被无尽的烦恼所缠绕。在先帝最后的日子里，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发配寺院，作为当朝太子却一筹莫展。

这大半年来，他几次动了要前往感业寺的念头，可事到临头，他就踯躅退缩了。

刚刚即位，百事待举，在众目睽睽下去看一个先皇的才人，朝臣们会怎么看？别人不说，仅舅父长孙太尉这一关就过不了。他也明白，至少现在要堂而皇之地把武媚从寺院内接出来是很不现实的。

不过除了武才人，他也钟情于萧淑妃。这不仅是因为她生了一个皇子，两个公主，更因为她没有王皇妃的矜持与刻板。她的美貌和纤柔常常让李治将王皇妃惹起的烦恼转化为相拥交欢的醉悦。何况，她是前朝皇家后裔，生于名门望族，哪一点都比王皇妃强。

太尉和中书令的奏章在案头放了多日，他一直没有批。但是，今天他不可能拖下去了。朝会一结束，李治刚回两仪殿，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就跟着进来了。他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来，却仍然问道：“朝会上诸事均已议定，卿等何事，非要到两仪殿来见朕不可呢？”

长孙无忌撩了撩袍袖，清了清喉咙说道：“陛下！臣等日前所奏，谏立皇后之事，不知陛下考虑得怎么样了？年近岁尾，臣……”

“这……”李治环顾了一下几位近臣，见一个个正襟肃穆，便挥了挥手道，“朕初临朝，政事烦累，立后之事，待以后再说吧……”

“陛下！”褚遂良不等李治把话说完，就接过话茬谏道，“后宫之安，关乎社稷，臣请陛下速做决断，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李治听了这话就有些不耐烦了，道：“立后本属家事，朕自有分寸，何劳卿等费心，你们退下吧，朕要批阅奏章了。”说罢，他便低头翻阅案卷，把大家晾在一边。

这态度顿时惹起长孙无忌的不快，虽在行为上仍拘于君臣之礼，但说出口的话却是重了不少。

“陛下此言差矣！皇帝何言家事？”因为是在内殿，他的话语中暗含了长辈的教诲，“先帝弥留之际，榻前殷殷相托。今后宫无主，先帝泉下有知，岂非治臣等疏于职守之罪？陛下又怎么面对先帝呢？”

“太尉言重了。后位册立迟早何碍于江山大计？”李治还是不愿谈及此事。

褚遂良又跪下劝道：“太尉之言，亦乃臣肺腑之言。臣恳请皇上早立中宫！”

李□也跟着褚遂良跪倒道：“立后虽系陛下家事，然自古以来，家宁国兴。何况陛下衽领山河，袖系国权，实家国难分矣。请陛下早立中宫！”

李治看着跪倒在面前的三位大臣，笑了笑道：“卿等今日是要逼宫么？不怕朕治你等忤逆之罪？”

可长孙无忌毫无惧色，目光直视李治道：“为社稷而死乃是大忠。陛下纵然将臣等火焚鼎烹，亦难动摇臣等尽忠报国之心。”言罢，他挺起身子，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大殿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李治不免有些尴尬。且不说其他两位，长孙无忌乃亲舅父，甥舅龃龉，传将出去势必动摇人心。他起身来到丹墀，一一扶起三位老臣，话中就含了责备的意思：“卿等今日这是为何？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么？”

长孙无忌脸上的肃然渐渐退去，他站起身，装着样子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道：“这么说陛下是恩准臣等的奏章了？”

李治叹了口气道：“朕又何尝不想早日立后呢？只是皇妃进宫以来，一直未能为朕生下一男半女，她掌管后宫，只恐难服人心。”

“此事不劳陛下多虑，臣已托上安公主说服刘氏，将陈王出继给王皇妃。如此，皇后有子，国不愁无嗣，大唐将永享万世，岂非两全其美？”

长孙无忌这番话让李治再无推脱余地，他回到龙案前道：“难得众位爱卿忠贞为国，朕就准了卿等所奏，立王皇妃为后。择定孟春吉日，于太极殿举行立后大典。并命太史推演阴阳，勘定改元年号。”

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闻言，同声高呼道：“陛下圣明！”

虽说此事随了众臣的心愿，可李治心中却是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感觉。王皇妃、萧淑妃、武才人的影子轮番在他脑中摇曳，望着三位大臣的背影，他忽然觉得很累，便仰面躺在龙椅上，口中讷讷道：“何谓圣明？朕连女人都不能亲选，这能叫圣明吗？”

第二章

黄卷不锁红尘梦

宫烛犹照寂寞心

转眼又逢五月，依旧是农家的麦收季节，依旧是荷池碧叶亭亭的初夏，只是朝廷元改历新，人事焕然。天气分外晴好，一连数日骄阳高照，热风漫野，京畿周围麦浪滚滚，一片金黄的世界。就在这丰盈和沉实的季节中，唐廷迎来了太宗的祭日。

五月十一日，李治亲率三省六部的大臣到太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典，献牺牲，颂祭文，行三叩九拜大礼。慎终追远的氛围使他再度回想起贞观的辉煌岁月，思考着自己未来的责任。五月二十六日，他又将亲往感业寺，参加由明镜法师举办的法事，为父皇的在天之灵祈福，为大唐享国长久而祝祷。

端午节后，鸿胪寺遣崇玄署令来感业寺宣达皇上的旨意时，尼姑们刚刚做完早课，捧着经书正准备散去。他的到来引起了武媚的关注，她猜想朝廷一定有重要官员要来寺院，但会是谁呢？是褚遂良？还是长孙无忌？如果是他们，那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宫中时，这两个老儿对自己最挑剔。那个长孙无忌甚至还当着太宗的面，责备自己举止张扬，难保他们不进谗言，抹去自己在当今皇上心中的美好印象。

武媚想到这里，转身便向藏经楼走去，近几个月来，她已经抄完了《华严经》，准备借《解深密经》来读。

藏经楼在寺院后面的松柏林旁，武媚沿着种满兰草的小径缓缓地朝前走着。如今也正是兰花开放的时节，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驱散了她方才荡起的淡淡忧伤。

武媚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兰花，放在鼻翼间贪婪地嗅闻着。她的举止很快引起了不远处在修剪花草的明远的批评："明空！你干什么呢？出家人第一戒就是不杀生，你怎能把好好的花摘下来呢？"

武媚皱着眉头瞪了明远一眼，心中埋怨，却并不多做理论，便继续朝前走去。过了前面一个拐角，一座两层高的建筑就出现在眼前，碧玉的琉璃瓦与粉白的墙壁在阳光下灼灼耀目。登上二楼，褐红的门半掩着，在这值守的明霁远远地看见武媚，出来迎接道："明空师妹来了，快进来吧！"

武媚进了门，呼吸着那诱人的檀香味道："多谢师姐。"

明霁接过《华严经》，将其放回经柜，然后两人就在蒲团上坐着说话。

"你都看完了？"明霁问道。

"嗯，我看完了。"武媚点了点头，随手从袖中拿出一卷手抄的经文说，"烦劳师姐看看，可有疏漏错谬之处？"

明霁接过抄卷慢慢展开，立刻就被武媚那一手小楷惊呆了，一笔一画，一丝不苟，显然是用了心的。她抬头痴痴地看了武媚好一阵子，才由衷地惊叹："明空！你好用心啊！我佛有灵，当赐福于你。"

武媚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喝着茶。

在这个寺院里，有谁能理解她的苦衷呢？一年来，她都是在思念和期盼中度过一个个遥夜的。她人在空门，心却在红尘，她忘不了与李治在一起的那些销魂酥骨的日子。去年六月初一，李治举行登基大典的消息传到寺内，她伤心地哭了。年底，又传来立了王皇妃为后的消息，她彻夜不眠，辗转反侧，诅咒上苍无眼，怎会让那个平庸的女人做了皇后？

她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白天忙忙碌碌还好说，夜晚最是难熬，所有的伤心似乎都涌向了那时。开始，她是守着窗外的星星打发时光，可越数就越不能入眠；后来，她干脆就不睡了，拿了《华严经》来抄。她的字是经过太宗亲手指点的，风骨昭然。她又是个有心人，看了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的字就细细揣摩，很快就入境了。果然，一俟抄起经书，她的心倒安静了不少，而且对经文的含义也益发熟稔了。

明霁比武媚大几岁，对她的事也有些了解，在续了茶之后，她问道：“师妹如此聪慧，抄了一遍经就会有不少心得吧？”

“也是一知半解吧。”武媚呷了一口香茗。

“依贫尼看，抄经也算‘行者之功’。我佛‘一切万法，唯识无境’，是以一切外境皆是诸识所变现的相分。因此诸尘境界、山河大地、有情无情，皆是此识所变现者，并无实体。能如此认识，则了达自心，不迷于境。能如此修为，则必渐次断除烦恼，心得解脱而不为境所转。”明霁慢慢说道。

“还是师姐解得深。佛经说，人生世间，有六烦恼，即‘贪、嗔、痴、慢、疑、恶见’，我反复体味，六恼其实也就是两恼，一者‘欲’也，一者“情”也。去‘欲’则行善，去‘情’则心宁。行善而心宁，断无烦恼缠身。”见师姐谈起佛理，武媚也接道。

明霁点了点头：“师妹果然冰雪聪明。我佛慈悲，度你入慈航慧海，必能成大器。”

闻听此言，武媚掩口笑道：“道理虽是如此，可真的要做到‘断惑证真，达于无为之境’又谈何容易？”

她这么说着，却见明霁的眼角渐渐湿润，最后泪珠都涌出了眼眶。她不免有些疑惑，问道：“师姐这是怎么了？”

明霁含泪讪讪地笑了笑道：“还是师妹说得对，断绝尘缘，殊非得已啊！”说罢，她便背过脸去擦泪。

明霁师姐心中一定藏有许多的惆怅，今天我得好好跟她说一下心里话。武媚一想到这儿，就起身去把半开的门全掩上，又续了茶水，才回到座位上。这时候，明霁的情感也转了过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武媚见此忙道：“都是明空不好，惹得师姐流泪。”

明霁摆了摆手道：“不关你事，是贫尼想起了早年的一些事情，因此伤情。”

武媚将身子朝前挪了挪道：“师姐若是不见外，不妨讲来给我听听，也许这样心里会好受些。”

这明空不同于其他尼姑，她善解人意，可以抛开刻板的教义谈论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个很不错的人。明霁这样想着，望了望窗外开得正盛的石榴花感叹道：“但凡在尘世有一线生机，我等又何须在空门孤灯相守呢？”

武媚并不打断她的话，只用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她，听她慢慢地追怀那

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明霁的老家在并州，童年是在祁县度过的，那时她的父亲正好任祁县县令。十六岁时，她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明眸皓齿。她自幼喜读诗书，父亲也教她儒家经典，让她知书达理，早日嫁个如意郎君。谁知她却被书中那些男女相恋的故事搅乱了一颗春心，在后花园荡秋千的时候，心里都在想着墙外有没有俊公子走过。有时候，她在绣楼里做女红，会忽然哧哧地笑起来，心问不知将来哪个有情男儿会穿上自己的针线。

那年清明节，她唤了丫鬟和家院去踏青。柳枝柔柔，草色青青，跟随着紫燕的翩跹漫步在香尘弥漫的阡陌，她被撩拨得心花怒放。她追捕着飞过墙篱的蝴蝶，却不料一个闪身，手中的丝绢随风飘到了一个公子的肩头。双眼对望的那一刻，明霁惊呆了，天哪！世间竟有如此的美男子。那模样不正是梦里千回看见的么？

那男子手捧着丝绢，目光穿过前面的柳枝，直直地看着面前这位姑娘，及至发现自己失态时，耳根不免有些发热，他走上前来问道："这是小姐的丝绢吧？这一对燕子绣得真是栩栩如生，在下物归原主。"

"多谢公子！"她觉得心跳有些慌乱，像怀揣了一只兔子。

"小姐的燕子绣得活灵活现，若是有诗相配，岂不更美。"那位公子又说道。见她没有拒绝的意思，他便吩咐书童拿过笔砚，顷刻间，一首心语就跃然绢上：

花上蝶对舞，绢中燕双飞。

缕缕知君意，相偕不须归。

看到此诗，明霁就这样把他装进了自己的心里。后来，她打听到那位公子就住在文水县城的另一条街上，就常常差丫鬟暗中向他索诗，并绣在自己的小物件上，又让丫鬟送了回去，然后就是盈满蜜意的等待。

这样的爱来情往持续了大约两年，终于被公子的父亲发现。身为将军的他勃然大怒，不久，明霁的父亲竟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县衙的院内。衙役们赶到家里通报时，父亲的尸体已被雨水浸泡得面目全非了。

明霁的心被撕扯成碎片。如果不是清明的邂逅，横祸如何会上门呢？如果没有那些要命的诗，也就不会有家破人亡的惨剧。可这些都不能动摇她对公子的爱，她相信只要她坚不屈从，就有希望。

可是几天之后，公子遵从父命，将绣有诗句的那些丝绢退还给了她，并附了一首冰冷的诗：

炭冰岂相容，蒿芷难共生。

自兹断袍去，今世不再逢。

从此，她的心就死了。她绝望地孤身一人在世间茫然独行，不知何处是家园，何地是归宿。一天，她梳洗整齐之后，从容地投进了城外滔滔远去的河水，却不想被从这里路过的明镜救起，带进了寺院……

因为过于感伤，明霁的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她不得不背过身去平息自己的情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过身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只是想起了往事，我十分惭愧！不过自那以后，我就不相信世上再有真情男子了。我现在已是心如止水，只求禅中有静，静中有禅，早日找到出世之谛。"

这故事听得武媚泪光盈盈，而满脑子都是李治的影子。贵为皇帝的李治都不能理直气壮地与自己相爱，遑论一个将军的儿子？世间的男人都是这样的薄情么？她自始至终没有说自己也是并州人，因为她十四岁就来到了长安，话语中都是长安口音。

看着时候不早了，武媚拿了一本《解深密经》离去，到楼下时，回看凭栏相送的明霁，一种顾影自怜的心境油然而生。

她一回到斋舍，明月就迫不及待地跑来说："明空！你知道吗？皇上要到寺内做法事呢？"

武媚心里打了一个激灵，急问道："是何人告诉你的？"

"老住持啊！她要寺内上下洒扫庭除迎接皇上呢！而且为了皇上的安全，羽林军还在周围布满了岗哨呢！"明月又道。

可武媚的目光却黯淡了，轻轻道："皇上来不来跟我们有何关系呢？我们还不得每日坐课诵经。"

"你这是怎么了？那些从宫里来的女人们听说皇上来了，一个个喜形于色，你倒好，态度冰凉冰凉的。"明月就有些不解地问道。

武媚没有答话，径自回到自己的床前想着心事。明霁与明月简直有天渊之别，一个是水晶般的晶莹剔透，一个却是石头般的缺乏慧根。不过明月整天乐呵呵的，倒是可爱，可偏偏话说不到一块。难道她真的把这佛门当成今生的归宿了么？

明月也觉得和一个冰冷的女尼在一起很无聊，听到外面有人喊她，便匆匆忙忙出去了。屋内只剩武媚一人时，她那锁不住的情感便像激流一样翻腾起来，浑身也跟着燥热，不一刻就汗湿了酥胸。她终于明白，世上有些事看似淡远了，可只要一个契机，它就会很快复苏，重新长成葳蕤的春草。她忘不了李治，她在心里祈愿他是为自己而来的。

她打开靠墙的箱柜，拿出许久不穿的服饰，才人在宫中属于正四品，服

饰是太宗赐的，配着绛色或黛色的腰带、披肩和长流苏。头饰也是专为四品才人打造的，以祥云环绕的五尾凤簪。多少次，当她穿着这些衣服风情万种地出现在李治面前时，她看到的是他迷离的目光，如醉如痴的模样。

可如今，物是人非，铅华不再，这些衣裳自然是沉于箱底了。一头乌发也早已剃度，凤簪没了傍依，又如何能展翅飞翔呢？她不敢想象，当年的太子、如今的皇上见了她这副模样会做何感想。万般思绪，此刻都化作了她口头的诗句：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武媚吟着吟着，又潸然泪下。正欲取纸笔记下这字字含血的诗句，却听见衣柜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她低头看去，却是一只硕鼠不知何时钻进了衣柜，将李治当年送给她的披风咬了几个破洞。她顿时蛾眉凝结，怒火填膺，一把抓住老鼠狠狠地摔在地上，用脚连连踩了好一会儿，才舒了一口气骂道：“你可知道咬了何人的衣物么？你可知道逆我者的下场么？”

明月从外面进来，看见武媚极度扭曲的面孔，整个人就木然了，及至看到地上的老鼠，更是十分吃惊地问道：“明空！你这是为何呢？你不知道出家之人不能杀生么？”

武媚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与我为敌者，必如仓鼠，死无葬身之地。”

明月便不敢再接话茬，忙拿了扫帚一边清扫，一边道：“住持正传你问话呢！”

武媚回身看了看明月便出了门，她没有想到，明镜法师会带来一个让她命运出现转机的消息。

……

眼看五月二十六日一天天临近，李治的心也越来越焦躁。虽然他暗地让贴身太监李荣去了一趟感业寺，曲折地表示了要单独见武媚的意思。可他知道，要真的见上一面也不容易。虽说李荣回复说明镜法师已通知了武媚，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一个个瞪眼盯着，后宫的王皇后与萧淑妃更是虎视眈眈。

没能立萧淑妃为后，是他心里无法排解的纠结。辅政大臣们可以逼她立王氏为后，却无法遏制他的偏宠。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纤弱、聪慧、美丽的萧淑妃，在武媚在禅院苦熬的日子里，他夜夜传萧淑妃到甘露殿侍寝，在她身上寻找当初与武媚缠绵的感觉。

萧淑妃也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她不断变换花样迎合李治的情欲，她的轻盈、柔媚往往使李治在极度疲劳之后，却仍然企图重新雄起，于是不得不用春药去满足欲望。而王皇后只能独守空房，度过一个个寂寞遥夜。她也是女人，也需要男人的爱抚，更需要皇上的慰藉。可李治就是不宠幸她，她也奈何不得，便只有把这一腔怨恨都倾泻在萧淑妃身上。

这种积在心头的怨恨，终于在三月皇后亲桑那天爆发了。王皇后凭借手中权力，斥责萧淑妃违背圣意，怂恿家人糟害百姓；萧淑妃也不相让，反唇相讥王皇后怀不上龙种。

王皇后就觉脸上无光，回到京城，她就跑到皇上面前哭哭啼啼。李治非但没有责备萧淑妃，反而怒斥她心胸狭小，不能母仪天下。那天，王皇后回到清宁宫整整哭了一夜。当值太监把这个消息禀奏给李治，他也自觉有些过分，于是升迁王皇后的舅父柳爽为中书侍郎。

李治无法知道王皇后得知他在感业寺见武才人会是怎样一种心境，不知她会不会像对萧淑妃那样醋意大发，甚至说出一些极不得体的话来。他抬头看了看伺候在身边的李荣，便问道："倘若皇后对朕去见才人心生埋怨，你说该如何是好？"

太监是掌握皇上秘事最多的近臣，也是对皇上心事揣摩得最透的人。李治在东宫做太子时与武才人之间那些枝枝节节李荣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才会让他去知会明镜法师。他正在整理文书奏章，闻听陛下问话忙回道："才人乃先朝之人，曾恩宠有加，皇上借法事之际探视抚慰，于制于理都不为过，皇后贤惠大度，断不会不顾大局触怒龙颜的。"

"朕本不想与皇后同去，然又恐违逆先帝之意愿，也有违于制。倘若太尉、中书令和中书侍郎问将起来，朕也无法回答。"李治又说道。

"陛下，奴才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朕就是要你出主意，你还啰唆什么？"

"依奴才之见，既然宗庙祭祀是国事，劳动了朝野公卿，那法事就该是皇上家事了，无须再劳动各位大人，若只皇上与皇后同去，诸事自不难办。"

"嗯，卿之所奏，正合朕意。传朕口谕，五月二十六日，朕将携皇后前往感业寺，只需崇玄署令随从即可。"

宣完诏令后，李治的心才轻松了些，看着天色不早，便放下案头公务，对李荣道："移驾清宁宫，朕也有些日子没去看皇后了。"

"遵旨！"李荣一脸的喜色，朝着殿外喊道，"皇上移驾清宁宫！"

……

太阳渐渐西斜，五月的阳光，金色中透着白炽。殿外的大树枝头，叶子懒懒的挂在树梢上。王皇后望了一眼栖息在浓叶深处的两只倦鸟，眼里噙满忧伤的泪水。

这些日子，她一直失眠，常常在深夜醒来，之后就睁着眼睛呆坐到天明。久而久之，她又患了咳嗽的毛病，药倒是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

其实她自己很清楚，这病的根子在心上。在外人看来她是后宫的至尊，可她哪里能管得住妖媚的萧淑妃呢？半年了，皇上似乎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个耳鬓厮磨了十几年的女人在守望着他。甚至从甘露殿吹来的风都带着皇上与萧淑妃竟夜狂欢的味道，把她的心割成碎片，使她的杀心不断涌上心头。但她也只有这个心，没这个胆。若让萧淑妃不明不白死在后宫，皇上能饶得了她么？

王皇后擦了擦眼角，就听见司药在帐外轻声道："娘娘，药已煎好，请您服药。"

她转脸看去，宫娥早就捧着漱口的茶盏在一旁待着，司药手中的药碗还冒着热气。

王皇后皱了皱眉头道："本宫一闻见这药就五内翻腾，还是不喝了吧。"

司药上前微微曲了脊背道："太医说了，这药能平咳息喘，娘娘服了就会见好的。"

王皇后没法，只得接过药闭着气一口喝了，之后漱了口才在榻旁椅子上坐了下来，对身边的宫娥道："把那本《汉书》拿过来本宫看看。"她随手翻到外戚一卷，眼前赫然就是《孝武陈皇后传》。

在做太子妃的那些年月，她目睹了先帝与长孙皇后相濡以沫的爱情。长孙皇后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至诚至孝，不涉朝政。为了给后宫嫔妃立标建规，她还亲自编写了《女则》一书，采古代后妃之得失加以评论警醒。先帝看后，感而恸哭，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长孙皇后驾崩后，先帝亲为之选九嵕山为陵，并立下诏书，百年之后，将与皇后合葬。

在被立为皇后之后，皇上便亲手把《女则》交到她手中。她也正是从《女则》中见到了皇后们迥然相异的命运，她发现皇后们并不都像婆婆那样幸运。因此看到这卷《孝武陈皇后传》，她就把自己当下的处境与陈皇后联系在了一起。陈皇后是一面镜子，让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初！武帝得立太子，长主有力，娶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十余年无子，闻卫子夫得幸……

她觉得"十余年无子"这几个字十分扎眼，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而一想到

自己没有子嗣，她的肩膀不由得抖动得厉害，似乎感受到了萧淑妃鄙夷的目光和皇上积怨的嗔怒。

王皇后不忍再看下去，便放下书问身边的宫娥：“吴尚宫来了么？”

“奴婢来了！”吴尚宫从殿外匆匆进来，“不知娘娘有何吩咐？”

王皇后示意吴尚宫坐下，两人开始说话。

“那边有消息么？”

吴尚宫知道皇后指的是萧淑妃那边，便道：“自淑妃之子李素节被封为雍王后，最近又诏令他领雍州牧，娘娘说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王皇后撇了撇嘴道：“呵呵！这孩子现在正春风得意哦！”

“听说萧淑妃逢人就夸她的儿子是神童，日诵古诗辞赋五百言，就连他的老师徐齐聃都说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呢！”吴尚宫又道。

王皇后听后就笑了：“再聪明也只有六岁，还是个孩子，连拉屎尿尿都要宫娥们伺候！”

“娘娘！要紧的不是他能怎样，而是皇上怎样看他，奴婢可听说皇上对这孩子可喜欢了。奴婢只是担心，万一皇上看中了他，立为太子，那……”吴尚宫放低了声音道。

“皇上那么多皇子，哪一个不比他强？”王皇后有些迟疑。

“皇上是有几个儿子，可他们的娘亲都出身卑微，有哪个像萧淑妃那样受宠呢？”

王皇后倒吸一口冷气，不能不承认她分析得有理，于是眉宇间便多了一些忧虑：“那依尚宫之见该如何呢？”

吴尚宫将身子朝前挪了挪道：“奴婢倒有一个主意，不知可否？”

“你不说，本宫如何能知恰当与否？”

吴尚宫看了看站在大殿内的宫娥，王皇后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大声说道：“你等先退下，本宫有事再传。”等众人离去后，她又看了看吴尚宫，示意她说话。

“娘娘可知后宫有位刘姓的宫女？”

见王皇后不置可否，吴尚宫继续道：“奴婢听说她的儿子李忠与萧淑妃的儿子一样大，只是因为其地位卑微而遭冷落，为此刘氏常常黯然神伤，埋怨自己连累了儿子……”

王皇后伸手止住吴尚宫的话道：“你的意思是让本宫把这个孩子收养过来？”

“奴婢正是这个意思。如此一来皇上就没了立李素节的理由，而且此事长孙太尉、褚大人会鼎力相助的。”

王皇后点了点头：“这不失为一条良策，可刘氏会愿意本宫夺走她的儿子么？”

“这……”吴尚宫想了想道，“娘娘明鉴，这世间哪有母亲不希望儿子出人头地呢？何况刘氏乃一宫女，如果不将孩子过继给娘娘，恐怕将来连命都保不住。”

经过这一番分析，王皇后明白了，眼下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断萧淑妃的后路了。可是她还是有些犹豫，问道：“只是这话由谁来说好呢？”

“奴婢愿效犬马之劳。”

“可这事情还得皇上恩准呢！”

“皇上那边应该没有障碍，何况奴婢听说这个李忠也非常聪颖呢！就是皇上也有所偏爱，到时候请长孙太尉出面，皇上就不好说什么了！”吴尚宫又道。

王皇后看了吴尚宫许久，觉得这女人也十分了得。她对后宫诸事如此清楚，思虑如此周密，她还真是个人物。好在她年纪大了些，否则将来难保不是自己的对手。

两人正说到关键处，却见太监进来禀奏道：“娘娘，柳大人进宫来了。”

“哦！舅父到了，快快有请！”

吴尚宫恰到好处地结束了谈话，很知趣地退下了，出殿门时，她遇见中书侍郎柳爽，忙施礼道：“柳大人来了，奴婢有礼了！”

柳爽点头笑了笑，表示还礼。进殿后，柳爽大礼参拜道：“中书侍郎柳爽参见皇后娘娘！”

王皇后道一声“平身”，便上前搀起柳爽，吩咐赐坐、上茶，而后问道：“舅父怎么进宫来了？”

柳爽捋了捋胡须道：“魏国公六十大寿，想举办寿宴，特请微臣进宫向娘娘禀奏，看要不要知会朝臣公卿。”

魏国公王仁佑是王皇后的父亲。虽说是皇上册封特进，享国公待遇，却是一个散官。王皇后也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能有今日，皆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于是道：“为父亲庆寿，本是做儿女的责任。可皇上刚刚颁发诏

令，要求朝野厉行节俭，不可铺张。本宫的意思就不必劳动各位大人了，到时本宫请皇上恩准省亲，再请褚大人写几个字，在府上小聚即可。”

“谨遵皇后旨意。”柳爽见王皇后如此说，就答应了下来。他正准备离去，却发现皇后近来瘦了许多。

她一定是遇见什么不畅快的事了。皇后怀不上龙子他是知道的，皇后遭到冷落他也有所耳闻，但劝谏的意思刚到口边，却变成了别的话语，他也不愿意触及皇后的痛处：“后宫诸事繁多，娘娘还要珍惜玉体才是，府上的人都牵挂着呢！”

柳爽的话一出口，王皇后的眼圈就红了：“多谢舅父牵怀，可本宫这是心病啊！”她说完这话，就把一肚子的委屈全倒了出来，听得柳爽心里沉沉的。

柳爽是个明白人，如果任由眼下的情况发展下去，难免有一天皇后之位会被萧淑妃所取代，那时势必会危及王柳两家。当官事小，丢命事大，既是进宫来了，就该替皇后分担。如此想着，柳爽道：

“不知娘娘知否，皇上将在五月二十六日去感业寺做法事。”

“这事本宫早已知晓！皇上已降旨让本宫随他去为先帝英灵祝祷！”

“那娘娘可还记得那个削发为尼的武才人？”

“如何能不知道？正是这个狐媚当年迷得皇上神魂颠倒，为此本宫也没有少生气。”

“臣是在想，娘娘能不能说服皇上将武才人重新招进宫来呢？”柳爽眼睛转了转道。

王皇后闻言很是吃惊，不知自己的亲舅父怎会说出这种话来，不由生气道：“舅父这是说的什么话？如今陛下身边已经有了一个萧淑妃，再引入一个武才人，这不是前门进狼，后门入虎么？”

柳爽笑了笑道：“这就叫以毒攻毒啊！”

“舅父此话怎讲？”

“请问娘娘，武才人与萧淑妃相比何如？”

“武才人虽然妖媚，却博古通今，萧淑妃才气自是不如。”

“这就对了！陛下之所以宠爱萧淑妃，那是因为武才人不在身边。依臣观之，陛下没有一天不思念武才人。即使娘娘一千个不愿意，陛下要纳她为妃，您也是挡不住的。倘若娘娘大度一些，主动谏言陛下将那个武媚

重新招进宫来，那皇上的心思必不在萧淑妃身上。”

“倘若两个妖媚合起来对付本宫呢？”王皇后有些担心道。

柳爽摇了摇头：“这个娘娘不用担心，一山不容二虎，两个美人碰到一起，只会相互嫉妒。岂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乎？”

王皇后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舅父所言不无道理，可是在情感上一时半会也转不过弯来，于是起身对柳爽道：“寿宴之事，就请舅父将本宫的意思转达给父母，至于武才人一事，还是让本宫好好想想。”

于是，柳爽站起来告辞，临出宫时，他又强调了一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娘娘此事确实要细细思谋。”

舅父走了，大殿里就剩下她一人，吴尚宫和舅父的话便交替在她耳边回旋。盘算良久，她心底渐渐现出一丝光明来。吴尚宫的谏言自不待说，舅父的主意虽为下策，可眼下也没有什么良方能把萧淑妃击败。至于那个武才人，只要她知恩图报就行了，就算翻了脸，不是还有那几个讨厌她的大臣们管束么？

夕阳西沉，晚霞在天际染出一道道玫瑰色，殿外的大树枝头传来归鸟的欢叫，一天又过去了。李尚食进来问道：“娘娘，晚膳的时间到了。不知您想吃些什么？”

“本宫今日食欲欠佳，就喝点稀粥罢了。”

王皇后话音刚落，就听见殿外传来太监李荣脆亮的喊声：“皇上驾到！请皇后娘娘接驾！”

仿佛久旱逢甘霖，王皇后整个心软酥酥的。毕竟皇上太久没驾临了，她竟有些手忙脚乱了，忙率宫娥、太监等一干人出来迎驾道：“臣妾恭迎圣驾！皇上万岁，万万岁！”

“平身！”李治挥了挥手，自己先进了大殿。

一进殿他就闻到了淡淡的兰香，再看了看殿内的陈设，花草都换了新的。临窗几盆兰花，正开得欢艳。

他记得还是太子时，先帝为他选了王兰为妃。大婚的当晚，夫妻交欢甚笃，都觉得销魂。太子妃曾绵绵地告诉她，因为幼时名中有个兰字，所以，她十分喜欢兰花。虽说那时她的父亲王仁祐还只是个罗山县令，可罗山上盛产兰花。为了她，她父亲派人上山挖了许多兰花回来，种满了府邸。

这故事曾让李治很感动，他爱屋及乌，便也在太子府的花园内种满了各式各样的兰花。

“这兰花刚开吧？”他淡淡地问道。

“禀陛下，这花是五月初开的，次第连接，二十多天不败。”王皇后忙回道。

“哦！既是如此，你就早该奏明朕，也好与皇后同赏。”

闻听此言，王皇后的心里就起了涟漪，幽幽道：“臣妾见陛下国事繁忙，不忍打扰。”

“哦，还是皇后有心。”李治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见李治没有将话题延续下去，王皇后也就刹住话头，小心地问道：“皇上还没有用晚膳吧？”

“陛下批阅奏章，直到白日西沉。”这时，李荣小心地在一旁插话道。

李治立即领会了李荣的意思，便道：“朕今日就在此与皇后共进晚膳。”

王皇后闻言忙传来尚食，要她准备了酒宴。席间，李治只说要和她去感业寺去做法事，却一句也没有提武媚。王皇后心里没底，只好顺着李治的话走，间或插些谈话调节气氛。二人相处得虽然很平和，却没了当年夫妻间的那种轻快和愉悦。

饭罢，夜色益发浓了。宫娥们奉茶上来，王皇后亲自捧给李治，然后就默默地坐在一旁。李荣在一旁见了，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皇后也是人，夫妻同床这样的事她怎好先开口，此时只有自己出来打圆场。

“陛下，陛下今夜……”李荣故意拖长语气，把下面的话留给了李治。

孰料李治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时候不早了！移驾相思殿！”

在李荣愣神的同时，王皇后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自己也呆着不知所措。

“移驾相思殿！朕的话你没有听见吗？”李治的声音明显带了恼怒。

李荣正要再传口谕，突然听见“扑通”一声，就见王皇后跪倒在地了。

“陛下！臣妾有事禀奏。”

李治脸上冷冷的，语气十分平淡道：“皇后这是为何？有话平身再说。”

但王皇后没有起来，就跪在李治面前把思谋了一下午的话说了出来。李治听着听着，眼圈就热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皇后会主动请他把武媚召回宫中。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他还是追问道。

王皇后说着话，泪水就模糊了双眼：“臣妾也读了《女则》，深为长孙皇后之德行所感动。臣妾不才，然为社稷，为陛下计，臣妾愿陛下接武才人回宫。”

李治的心弦被王皇后的一番话弹拨得上下翻腾，没想到王皇后如此贤惠识大体，便为自己刚才的自私而生了微微的惭愧。

“你们退下吧！朕今夜就在这过了！”……

黎明的时候，萧淑妃才疲劳地睡去，等她醒来时，阳光已照进了窗棂。她一摸酥胸，汗津津的，便用丝绢擦了擦一对丰满的乳房，便有种麻酥酥的感觉在血液中弥漫。

萧淑妃朝外面娇滴滴喊道：“蔡尚宫在么？”

“奴婢在！”蔡尚宫应声进来，站在帷帐外问道，“娘娘昨夜睡得好么？”

“好什么呀！没有皇上在身边，本宫一夜都梦魇不断。只有被皇上抱着，本宫夜里才睡得安稳。”

蔡尚宫没有答话，却在心里道：“娘娘也真是的，这样的话也说得出口。”

萧淑妃起身，身边的宫娥立即伺候她穿衣着裳。先是穿了一件束胸，那乳沟就显得分外明显；接着就是一件浅黄色的襦衣，外套一件红衫，长及膝下；下裳是裙子，高及束胸，然后是一件纱罗衫披上肩头；最后是束上腰带。不一会儿，萧淑妃就光彩照人了。

蔡尚宫上前扶着萧淑妃来到梳妆台前，几位宫娥开始为她梳头。

蔡尚宫在一旁问道：“今天为娘娘梳个孔雀开屏髻如何？”

见萧淑妃点了点头，宫娥们就一边编发辫，一边盘头，待盘成一个锥髻，就用珠翠制成孔雀开屏簪饰于髻前。

最后就是化妆，可此时萧淑妃的目光已不再那么集中了。蔡尚宫猜想，娘娘的心这会儿一定又四处放飞了。

的确，萧淑妃感谢父母给了她一张艳若桃花的脸，不仅养了皇上的眼，也让宫中的女人们羡慕嫉妒。但在她看来，嫉妒又算什么呢？只要皇上喜欢，嫔妃们就是恨掉牙也没有用。她也在心底感谢上苍，仅仅一夜，李唐未来君主的种子就在自己的肚子里生根发芽，并迅速长成了一个六岁的男儿，这使得皇后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她还得从心底感谢祖先，为她留下了高贵的门第，从根源上论，她也是南梁皇家的后裔呢！就说那个刘氏吧！她也为皇上生了个儿子，可是因为出身低微依旧抬不起头

来。

等化完妆，半个时辰都过去了，蔡尚宫拿了镜子让萧淑妃前后照照，她也暂时刹住了心思，看着镜子里光彩熠熠的自己，自信地笑了。

“小王爷起床了么？”她问的是自己的儿子。他虽然担任了雍州牧，但实际上人还住在宫里，所有的军政事务都由朝廷派去的长史打理，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份文书传进宫里向雍王报告辖内情势。

“起来了！小王爷正在书房读《小学》呢！”蔡尚宫答道。

“传他来见！”

“是。”

一个宫娥去了不一会儿，雍王李素节就来到了相思殿。

向母亲行礼问安后，萧淑妃看着儿子，眼里就溢出满满的幸福。这孩子真是随了皇上，少年英俊，难怪皇上喜欢呢！

“《小学》读完了么？”萧淑妃等儿子坐下后便问道。

“母亲！儿臣快读完了，徐师傅说，下一步要为儿臣讲《大学》呢！”

萧淑妃点了点头：“好好好！节儿啊，你得文武皆备，才能当得大任。娘的全部希望都在你的身上，懂么？”

“儿臣一定不负母亲期望。”

“记住！你母亲可是皇家的后代，你不要与那些出身卑微的弟兄们混在一起。”

“可李忠、李孝都是儿臣的哥哥啊？大家在一起玩耍很有意思呢！”李素节有些不解。

萧淑妃闻言立刻变了脸，声音中就带了严厉：“凤凰与鸡能一样吗？你要不争气，娘可不饶你！”

见儿子点头答应了，萧淑妃才云破日出道：“嗯，那你回去吧！”

李素节便欢快地走了，像鸟儿飞出笼子一样。

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萧淑妃又问蔡尚宫：“陛下昨夜去了哪儿？”

蔡尚宫摇了摇头只说不知道。

萧淑妃的眉头顿然皱起来了——莫不是宫里又来了迷惑陛下的年轻女

人。正胡思乱想间，一个太监进来禀奏道：“皇上那边传来旨意，说皇上与皇后去了感业寺，叫各宫娘娘不必随行。”

“你说什么？”萧淑妃大惊，直到消息得到证实后，她才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很久才狂怒地喊道，“出去！都给本宫出去！”

第三章

感业寺两情相泣

中书令中流触礁

按理，感业寺的佛事从春至夏先后有三场，第一场是年庆祝祷，在大年初一的早课时，大众一起唱赞、诵经，为国家祈祷风调雨顺，为护法檀那祈求福慧；第二场大约在清明前后，称为春祭，由明镜法师主持，祭奠德高望重的圆寂法师，或应朝廷诏命为重臣名将的亡灵祝祷；第三场叫作结夏，一般在阴历四月十五日，表明寺院生活进入夏日。

在这样的日子里，鸿胪寺崇玄署都会指派令丞来寺院转达朝廷的贺忱，或赠送皇上赐予的礼物。

可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的结夏推迟到五月才举行，为的是与太宗的祭日相合。而李治拒绝了朝臣的陪同，只带皇后和太监、宫娥们前往，这使得此行又带了几分神秘色彩。

鸿胪寺卿为新皇上的出行做了周密安排，除在五月初就派遣崇玄令知会了明镜法师外，朝廷又在五月中经过“三省”集议，由户部拨钱作为整修寺院的布施；临近法事前，李治还口谕崇玄署赐予每位尼姑素味膳食，在法事日饮用。

明镜法师从每个细节中都感受到贞观遗风的存在，自然对皇上的到来倍加重视。她将诵经和祭祀的每个环节都反复演练，而武媚因为勤于抄写佛经，精于“唯识”机理而很受她的青睐。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太监李荣秘密传递了皇上将见武媚的意思。

明镜内心就有些为难，在这样的日子和场合，让皇上与一个削发为尼的女人私下会见，这传出去了会影响寺风的。她苦苦思索了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让武媚升座说法的点子。这样，皇上完全可以以询问经文释义的理由堂而皇之地与武媚见面。她把武媚叫到法堂内道：“出家人要远离红尘，六根清净，让你升座说法，你须专心致志，不可旁骛。”

武媚很谨慎也很庄重地回道：“谢谢法师，弟子记住了。”

“此次说法非比寻常，皇上要亲自来听，你须当小心，皇上问什么，你就

说什么，明白么？”

武媚立即领会了住持的意思，低眉顺眼道：“明空明白，请法师放心。”

“好了！你下去准备去吧。”明镜说完这番话，闭目合十，但武媚是什么时候走的，她心里都一清二楚。

武媚走出法堂的脚步是轻快的，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

一年多没有见，她想象着此次皇上前来寺内做法事，应该是穿着冕服吧！这情形她只在贞观年间见过，那时她刚进宫不久，就看见了太宗前往宗庙祭祀时穿的冕服，那衣裳与平日的常服和朝服完全不同，上身为黑里带微赤的玄色，下裳为红色，上下绘着象征吉祥的章纹。而冕冠的顶部有一方长方形的冕板，缀有“冕旒”，表示虔诚和严肃。皇上及其率领的朝臣，都要按品级佩戴不同宽度的绶带、蔽膝和穿赤色的鞋。年轻的李治若穿上这一套衣服，那该是怎样的风采呢？

武媚从心底里感谢明镜法师破格让她升座说法，这样皇上就不用在一色素衣的尼姑中寻找她了。她已经盘算好了，一定要把经文解释得透彻而又清晰，让李治觉得她依旧是那个美丽而多智的武媚。

她入院以来难得的欢颜，让平时只知乐呵呵做事，而很少窥探别人内心的明月也颇感惊奇，她一边收拾炕铺，一边问道：“明空！你有何事竟这样高兴啊？”

武媚没有抬头，眼看着经文，顺口回道：“住持让我明日升座说法呢！”

“真的？”明月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罪过！罪过！佛祖在上，我何时诳骗过他人？”

明月闻此便投来羡慕的目光：“师妹不愧是宫里来的，刚刚一年就能升座说法了。”

武媚双手合十道：“那要感谢住持提携。”

“师妹！你到时升了职司，可不要忘了我啊！”

明月所说的“职司”，就是寺院里专管各类事务的“知事”，一般由有才能而又深孚众望的尼姑担任。

武媚并没有正面回答，她心里笑着明月的没心没肺，把“职司”看得那么重要。

“呵呵！明月真是浅薄，我是什么人？岂是小小的‘职司’所能拴得住的。”武媚心想。

……

五月二十六日一大早，感业寺钟磬高鸣，佛灯普照。宽阔的法堂内坐满了老少尼姑，每人手中捧着一卷《华严经》。另一部分专事迎送的尼姑，也早早地在山门外等候皇上的到来。

辰时三刻，皇上的车辇浩浩荡荡地停在山门之前。宫娥、太监们很快地分成两列，站在法堂门前的道路两旁；左右武卫将军率领的羽林军也四下散开，但只能在山门外警戒，为的是不打扰寺内的清静。

皇上还没下车辇时，太监李荣就来到左右武卫将军身边轻轻耳语了几句。两位将军闻言点了点头，立即吩咐属下："佛门圣地，你等只需尽心警戒，不可大声喧哗，惊扰佛祖，军法从事。"

随后，在李荣的陪同下，李治朝山门走了过来，在他的旁边是宫娥搀扶着的、步履缓缓的王皇后。远远望去，太宗生前题写的"感业寺"三字金光闪闪，恢宏而又耀眼。李治心中顿时腾起思亲追远的肃穆，目光中呈现出分外的庄重。

明镜法师上前双手合十道："贫尼恭迎圣驾。"

依照规制，由寺院乐师高奏迎送皇帝的法乐。沉闷而又宏大的旋律，从山门前传到不远的渭河，激起阵阵回音，每一个演奏者都将为皇上演奏看作荣耀，各自奉献着自己的绝技。

在一位负责礼宾的"职司"引导下，明镜法师陪同皇上进了山门。

感业寺建在平川，没有山寺那样的崎岖和曲折，一路上李治如同漫步，轻松而又惬意，时不时地指着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厅堂，向法师提出问题，或者抒发感慨。进到寺内，又有一批乐师演奏起朝廷保留的音乐经典——庆善乐。

这庆善乐原为贞观九年太宗驾幸武功诞生地，宴请从臣于渭滨时所做的词曲。那"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的昊天壮志，那"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的触景抒怀，那"共乐还乡宴，歌此大风诗"的大气雍容，都让李治沉吟于视听之间，流连于万象之际，思接先帝宏文，心游佛山慧海。朦胧间，他似乎看到太宗就在眼前含笑而立，他暗地拜托父皇在天之灵，护佑大唐天下苍生。

他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这首可以与《大风歌》相媲美的诗，在被宫廷乐师广为传唱四年后，十四岁的武媚就进宫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李治只是觉得这女子有一种丰腴的美。

不过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她不但能熟练地演唱庆善乐，而且还能用楷书抄得整整齐齐送给先帝看，而先帝则把它拿给当时的太子承乾学习。

承乾没有注意的东西倒引起李治的瞩目，他细细看着那一笔一画，就觉得这女子太聪明了，有书艺的天赋。她进宫后不久，就能将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的书法融于她的书写中。也正是这首诗的抄本，让他在贞观二十二年与她彼此心仪。

再看那演奏的阵容，乐器也不尽是中原的竽、鼓、琴、筝，还有西域的胡琴、南夷的芦笙、草原的马头琴、天山的六弦琴，甚至还有东瀛的乐器。他又是一番感慨，在他少年时，先帝与魏徵等曾讨论过大唐与异族之间的关系，先帝曾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父皇的这番见解，如今都在这些乐器上体现出来了。

这情景让李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前些日子，龟兹国王布失毕立其弟为王，引起部落纷争。四夷不安，唐可安乎？这次回去一定要诏命恢复布失毕的王位，安抚各部落。这也正是父皇的"爱之如一"吧！

走完夹道，李治就到了大殿之前。明镜法师道："今日法事先祭祀大唐列祖列宗，接着是请明空升座说法。"

李治心中暗称明镜是个明白人，对他的意思理解得很透彻，轻轻点头道："朕既进了这佛门净地，自然一切都听从法师安排。"

这个中秘契鸿胪寺卿却是一点不知，只觉得皇上今日心境很好，也就意味着他办事有力，脸上堆满了笑意，忙接着李治的话道："皇上圣明，皇上驾临感业寺，让这里山水生辉啊！"

等李治与王皇后在大殿如来佛像前站定之时，鸿胪寺卿代表皇上奉献了供品，都是些新鲜的果蔬，并无宗庙祭祀用的"牺牲"。他还虔诚地在佛像前焚香，乐师们高奏法乐渲染气氛。一曲终了，身着冕服的李治静心闭目，双手合十，心里默默祝愿，耳边听明镜法师念完一段《华严经》后，庄重地说道："我佛慈悲，超度苍灵。护佑大唐，业垂万世。"

接下来就是放生，李治与王皇后在一干人的簇拥下，来到寺内的放生池。鸿胪寺的官员将盛了鲤鱼的木盆和关了鸟儿的笼子放在池边，明镜对着生灵高声诵念："南无华严经门！南无华严经门！"

众人也跟着大声念，这是叫佛号，只有大声地从心底念出，被放的生灵才能听见，放生者才能获得果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在大唐疆域内，所有的生灵都是大唐要呵护的。李治在鸿胪寺卿和崇玄令的帮扶下端起木盆，将鲤鱼放入池中，它欢快地在水中游着。

这边，王皇后在吴尚宫的搀扶下来到挂在树枝上的鸟笼前，她轻轻拉开笼门，那鸟儿大概是关得太久了，一时有些惊慌，在笼子里转了几个圈，却找不见出去的门。王皇后看了，也许一时想起宫闱深深，人际纠葛的事情，竟泪汪汪的，她上前摇了摇鸟笼，绵绵地说道："鸟儿呀鸟

儿，你若是听见法师的佛号，了然本宫的心情，就归去深林吧！”

这话刚刚落音，那鸟儿就“扑棱棱”地飞出了鸟笼，在空中盘旋了片刻后，就叽叽喳喳叫着朝藏经楼旁的松树林深处飞去。

明镜法师在一旁看了，很是感动，忙道：“‘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不杀为诸戒之首，而放生为众善之先；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娘娘善缘广远，必能感动佛天，功德圆满。”

跟随的宫娥和太监们也爆发出欢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等到把这一切身业做完之后，大家才来到说法的佛堂。吴尚宫、宫娥和太监们被留在了大堂之外。

佛堂前已摆了几个蒲团，李治、王皇后、明镜法师、鸿胪寺卿和崇玄令依次在蒲团上打坐，开始听武媚说法。

武媚一身素衣，刚刚长出不久的头发因为今天说法，又剃去了，远远望去有些发青。王皇后看了心里觉得很不好受。为什么入了佛门就非得要削发呢？一个玉做的人儿没了一头乌发，不知少了多少风情？

明镜是何等聪明之人，只瞥了一眼，就猜到了王皇后的心事，贴着她的耳朵道：“僧尼剃度是入法门的第一道关口。以佛法论，发乃红尘之源，削之脱尘去俗。故而入法门者须得剃发受戒，表明根绝尘缘，一心向佛。”

“唉！空长了一副美人眉眼了。”王皇后“哦”了一声，心中还是为坐在法坛上的武媚惋惜。她悄悄打量一下身边的皇上，他看上去还算平静，但眉宇间的怜惜之情是掩盖不住的。她的心七上八下的，说不清当初提出将武媚带回宫究竟是祸还是福。

武媚自知己心从没离开过红尘，然今日坐在法坛上面对皇上，纵然有千重的心潮也只能忍着、压着。她正襟危坐，肃肃然，手捧《华严经》，环顾一下便说道：“陛下、娘娘、住持以及众佛友，贫尼入寺一年，道行尚浅，对我佛经文一知半解。然法师不以贫尼浅陋，点名说法，贫尼且将平日心得略陈于此，疏漏之处，还望赐教。”

“唉！还是嘤嘤其鸣，却人非昨日了！”李治的眼就有些模糊了，掏出丝绢擦了擦眼角，生怕被泪水遮挡了眼睛，失去了注目昔日佳人的机会。

武媚并不矜持，她侃侃而谈，从佛学东渐说到玄奘西行；从宗教流派说到修行消业。她情感平静，像行走于空谷幽溪；她侃侃其论，若月下流泉旁修竹深处的抚琴；她释读透彻，若智者秉烛夜行，心灯洞明，最后，她把全部的论述集中到了华严宗的修行上——

各位佛友！依贫尼看来，唯识乃大乘之不共法。唯识之义，为令行者了知：除心所有法外，尚有与心不相应的行蕴所摄之法，以及内外的十一种色法，以俾于修行时不迷于色、心等内外诸法。其终极之要旨，乃在“五重唯识观”，何也？夫贪、嗔、痴、慢、疑、恶见者，即人处尘世之六烦恼，又有忿、恨、覆、恼、嫉、悭、诳、害、骄、无惭、无愧、掉举、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之二十“随烦恼”，我佛慈悲，教众生修善断恶，遗虚存实、遗滥留纯、摄末归本、隐劣显胜、遗相证性，从而转识成智，而修成贤圣。

在结束说法时，武媚道：“我佛之所以又称之为‘慈恩宗’，也在于行善报恩。贫尼不才，然向来明白知恩图报之理，入寺年余，得住持教诲，谆谆其切，不胜感激。”

说着她走下法坛，来到明镜法师面前，双膝跪地，双手合十，缓缓三拜，众尼看了无不动容。

武媚转而来到皇上和皇后面前，如是三拜，待平身时，竟然无尘，素净异常。李治看了有些不能自已，目光中多了不尽的柔情，好在他与众尼同向而坐，背对着大家，没有谁能读得出他此刻的心境。

明镜法师早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忙对武媚道：“明空！你说法已毕，就先行退下吧！待会皇上、皇后还要咨问修行持静之法，你不可远离。”

法事告一段落时，就到了用膳的时间，寺院做了美味的素菜，仅豆腐做的菜肴就达十几种，吃得李治和王皇后频频称赞。

饭后，明镜法师请皇上和皇后到茶室饮茶。皇后却说要到寺内转转，还想到藏经楼去借些佛经回去诵读抄写。

“皇后尽可挑选些带回去就是。”明镜法师说着，对准备离去的明月吩咐道，“你去告知明空，让她陪皇后到寺内各处看看，然后到藏经楼挑些抄写清整的经文奉赠皇后。”

“是！”明月转过身，脸上老大的不乐意。哼！又是明空。住持这是怎么了？好像这寺内就一个明空。她有什么好？看她那一双细长的丹凤眼，就知必是一身的风骚，是那种惑乱朝纲的女人。

现在，茶室里只剩明镜法师陪着皇上说话。

李治接过女尼奉上的茶汤，细细端详，就见那茶叶如梭似毫，泡入杯中，芽头在徐徐展开时叶片齐齐向上，茶水淡黄而澄明，入口甘甜，余味含香，有一种润滑的感觉。明镜法师很适时地介绍道：“此茶采自金州之西城，是佛友所赠。”

李治“哦”了一声：“朕平日所饮之茶皆来自江淮一代，不知金州也有如此香茗。可见我大唐疆域辽阔，珍奇遍地啊！”

“要说这茶还与明空有些机缘，她去年刚进寺内不久，就随贫尼去金州赴友寺法会，她发现当地茶叶非同寻常，回来后就写了一篇《茶议》，畅言饮茶与向佛修行之理。从那时起，贫尼就觉得她是一奇女子。”

李治点了点头：“朕今日听她说法，也是微言大义，甚是缜密，朕亦获益匪浅，此皆法师教诲有方之故。”

明镜听出话里的意思，顺势道：“贫尼这就去传明空来，皇上有什么问题，不妨询问于她。”

见李治微笑点头，明镜忙要伺候在旁的女尼去传明空前来。女尼转了几个地方，都没有见到武媚，待到了后院的松林旁时，她才看见王皇后与武媚相扶着走下了藏经楼，远远望去，她们似乎很亲密。

不错！此时她们正谈论着还俗的话题呢！

到寺内这半天，王皇后才真正见识了武媚的才华，被她的博闻强识所震撼，被她的莺啼燕鸣所倾倒。刚才在藏经楼，她看了武媚亲手抄写的《华严经》，更是瞠目结舌，天底下竟有如此奇女。难怪太宗当年分外宠爱呢？而时为太子，现今的皇上就和她有了些说不清的关系，那时候她也哭过、闹过，但那都是发生在安喜殿里的事。眼看挡也挡不住，她也只有绝望地放手了。

在法堂听武媚说法时，皇后就动了心思。自从她提出召武才人回宫的谏言后，不是没有过忧虑和动摇。她最担心的就是皇上把心思都放在了武媚身上，那真就是引狼入室了。可反反复复了几次，她终于还是信了柳奭的话，眼下先把那个讨厌的萧淑妃制住再说。

王皇后相信感恩是人的本性，她谏言皇上召武媚还俗，无异将她从苦海中拯救出来，她武媚负了谁，都不可能负她！特别是武媚说法结束时那番感恩的话，让她相信武媚不是那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人。

眼看已走进了松林，王皇后终于决定把盘算多日的心事和盘托出，她掂了掂手上的经卷，就找了说话的由头：“看姐姐这经卷抄写得工工整整，一目了然。本宫虽不懂书艺，也是佩服之至了。不过姐姐打算就这样在寺内一辈子，将青春都给了青灯黄卷？”

皇后突然这样一问，武媚还没做好准备，沉吟了一会儿，眼睛就湿润了：“唉！此事还是不说为好，一说贫尼就空自伤心。”

“姐姐有话就说么，兴许还有转圜之机呢！”王皇后劝道。

武媚转过脸望着王皇后，发现这并不是皇后临场触机，她沉吟了片刻道：“谢娘娘体恤，只是太宗驾崩，一道遗诏就把武媚发配到了禅院，如今虽事过时移，但又有谁敢违逆先帝旨意，引武媚出去呢？”

“当今皇上啊！”

武媚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眼看着刚才在眼眶里聚积的泪水，此刻都涌流出了眼眶：“才人乃先帝所封，皇上就是有心，也慑于议论，哪里还……也许上苍注定贫尼的命该如此，就在这了此残生吧！”

这番话说得王皇后心里酸酸的，她把心中所思反复掂量之后，终于鼓起勇气说道：“若本宫说服皇上召你进宫呢？”

虽然武媚已揣摩出了皇后的意思，但当她听到皇后要向皇上陈奏召她进宫时，还是表示了难以言状的惊诧：“娘娘为何如此呢？”

“本宫不能看别人受苦，更不能看着姐姐这样的美人把华年消磨在禅林僧院之中。”

武媚双手合十，转身站在皇后对面道：“娘娘厚意，贫尼先行谢了。”

王皇后忙拉住武媚的手道：“姐姐不必这样，本宫心领就是了。”

这时，女尼来到她们面前，忙施礼道：“贫尼参见娘娘！住持传明空前去厅堂，说皇上有事要询问呢！”

王皇后点了点头，示意武媚可以离去。

“真是抱歉，贫尼不能陪皇后了。”武媚言罢，施礼之后转身便离去了。

王皇后又对那传话的女尼道：“本宫有些累了，师父就带本宫去客舍歇息吧！”

……

武媚到了茶室，明镜法师叮嘱她好好回话后，就很适时、很得体地告辞了。在走出茶室的时候，她严肃地对伺候的尼姑道：“皇上在里面说话，你等需远远地站着，切勿大声喧哗。”

李荣对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也心知肚明，他向宫娥和太监们挥了挥手，也撤到离茶室一丈远的地方：“皇上有要事询问明空师父，你等不经传唤，不可靠近，违者以律论处。”

“媚！这些日子你可还好？”李治话刚出口，喉咙就已经哽咽了。

“皇上！”武媚顾不得一身素衣，也忘记了刚才的侃侃而谈，忘情地扑到李治的怀里抽泣道，“皇上！臣妾没有一天不思念皇上啊！一道寺院高墙，隔不断臣妾思念皇上的心啊！”

“朕也想你啊！”李治俯下身子，吻着武媚的红唇。

武媚抬起含泪的丹凤眼，细细地打量着李治：“皇上瘦了，国事繁忙，万望皇上珍惜龙体。”她说这话时，手慢慢地顺着皇上的发髻朝下摩挲。嗯！他还如当初一样温情。她又悄悄隔着下裳去握那曾很熟悉，也曾给她欢悦的精灵，仿佛又回到了那缠绵悱恻的时刻。

李治闭着眼睛任泪水流淌，任武媚纤纤细指拂过他的肌肤。她的手依旧绵软和细柔，她的气息一如当初芬芳诱人。他站了起来让自己紧紧地贴着武媚，似乎她的心跳都听得清清楚楚。

“媚！你也瘦了。”李治捧起她的脸庞道。

“皇上！”武媚双臂勾着李治的脖子，“你可知当先帝遗诏后宫嫔妃无子者发往寺院时，臣妾曾要见皇上，可他们说什么都不让见，臣妾的泪一直在心里流，在梦里流啊！”

“唉！”李治抚着武媚的肩膀道，“朕也想到去看你，可臣下们围着朕廷议登基大事……朕……唉……”

“臣妾不怪皇上，臣妾知道皇上的难处。今日皇上能来看臣妾，臣妾已心满意足了。”

“不！朕此次前来就是要召你回宫的。”

武媚眨了眨眼道：“真是如此么？皇后那……”

“就是皇后禀朕请求召你进宫的。”

“皇上！”

“媚！”

两人再度坠入情海……

一番云雨之后，武媚调皮地扯着李治的胡须道：“皇上，住持那里……”

“这你不用担心，朕自会向法师提出让你还俗的。”

当晚，李治与王皇后在寺院内歇息。

晚膳以后，李荣向明镜法师传达了皇上希望武媚还俗的意思。皇命如天，明镜自知无论如何是留不住了，遂找来武媚，望她往后多做些对寺院有益的事情，说到动情处，明镜法师流了泪，武媚也是柔肠百结，未言已泣。师徒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李治与皇后返回京城。明镜法师率了寺中众尼送到山门外，武媚也在送行者之列。看着皇上的车辇渐行渐远，她的眼睛模糊了，心里呼唤道：“皇上，你早点接臣妾回京吧，这寺院臣妾一天也不愿意待

了。”

第二天，明镜法师私下里召见了武媚，对她道：“自今日起，你就作为俗家弟子单独居住，待长发蓄起后，我自会禀奏皇上的。”

武媚又是泪水盈眶道：“弟子来到感业寺，多蒙法师教诲，心刚刚平静下来，还请法师奏明皇上，就让弟子陪伴法师吧！”

明镜法师分外感动，双手合十，闭目沉默良久才道：“皇命如天！我不可违背，你且下去吧！”

李治诏命武媚还俗的消息很快就在朝野传开。几位辅政大臣终于明白，皇上的感业寺之行，就是奔着武媚去的。

早晨的朝会气氛有些沉闷，皇上要武媚还俗，遭到褚遂良的反对。他认为武才人出宫乃先帝遗诏，现在要接她回宫，那置先帝于何地呢？

长孙无忌率先响应了褚遂良的奏议，道：“武才人乃先帝遗诏出宫人之一，纵然还俗，也该待朝政顺畅了之后再说。事出突兀，臣等莫衷一是。”

李治听了非常不高兴，申斥几位老臣道：“先帝托万里江山于二卿，是要你等谋军国大事，正朝廷纲纪，谋久安之策，孰料卿等对后宫之事耿耿于怀，此岂是辅政大臣之所谓乎？”

“皇上！臣等所奏，正为社稷安危。”

长孙无忌还要争辩，被李治喝住：“朕意已决，太尉无须再言。朕念太尉乃舅父，不予计较，还不退下！”

“皇上若要执意为之，请治臣等辜负先帝之罪。”

眼看两位大臣跪倒在地，李治气郁填膺，脸色苍白。正在这时，就听见阶下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皇上息怒！臣有本要奏。”

李治转脸去看，却是卫尉卿许敬宗，他靠在龙椅上，闭着眼睛，挥了挥手道：“你说吧，看你还有何新词，都说出来吧！”

许敬宗并不着急，将手中的笏板举了举道：“臣以为，召不召才人回宫乃皇上家事，无须顾忌旁人说三道四。”

李治的眼顿时睁得老大，看着许敬宗道：“爱卿还有话说么？”

“臣以为武才人才识过人，乃后宫中之佼佼者。经年禅院固守青灯，岂非屈才？今陛下拂尘还珠，乃圣明之举。所谓其他云云，皆是托词。”

许敬宗的陈奏既符合李治的意思，而且获得了包括辅政大臣之一的李□

的赞同。李治当朝要中书省拟诏，责令感业寺好生安置武媚，一年后还俗。

退朝后，长孙无忌没回署中，在司马道上等着褚遂良。约一刻时间，褚遂良从太极殿出来了，看见长孙无忌在司马道上徘徊，隔着几步就打招呼道："大人怎么还没有走？"

等褚遂良来到面前，长孙无忌便道："这个许敬宗，他究竟想干什么？"

"下官刚才被皇上留住，就是说的这件事情。皇上说，这是皇后陈奏要武才人还俗的。"

"大人以为这是真的么？"

褚遂良道："依下官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大人也知道，皇上宠爱萧淑妃，皇后这是要用武才人牵制皇上，使之不能偏爱！"

"糊涂！皇后真是糊涂，萧淑妃金玉其外，充其量就是希望多和皇上待在一起。可武才人就不一样了，我担心从此后宫将无宁日。"

"事已至此，我等只能尽力为之，避免这女人觊觎后宫。"褚遂良点头称是，"倘若武才人得势，莫说皇后，就是我等恐怕都难逃厄运。"

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幸言中了。从此以后，李治时不时地借节令之际去感业寺小住，而且每次都是偕皇后同往。太久的期盼，太久的分离，使他们彼此都有了一种焦渴。每一次都没有太多的语言，肢体的交织就是最美妙的篇章，武媚的万种风情，让李治的情感每次都能迅速进入高潮。

九月初，他们又一次见面。云雨之后，武媚道："臣妾在宫中时就喜欢骑马狩猎，眼下正是秋高气爽时节，皇上择个日子，臣妾陪您外出狩猎如何？"

"朕也有此雅趣，待朕选好狩猎场，就一同前往。"李治痛快地答应了。

"何须选择狩猎场？终南山正是最佳场所。"

九月二十七日，在左武卫将军李猛率领的百骑陪同下，李治和武媚便朝终南山北麓驰去，孰料刚到万年县就遭遇了大雨，好在县令得知皇上出行遇雨，匆匆赶来接驾。适逢谏议大夫谷那律在那儿查访吏情，也一同赶来见驾。

两人将李治一干人等接到县衙，命人烧了热水，为他们沐浴。

武媚的浴汤是县令夫人亲试的水温，又撒了采摘的玫瑰。武媚进了浴盆，县令夫人看着几位丫鬟为她洗发、擦身，梳妆，待她出来时，真是通体芬芳，染香了整个厅堂。她红润粉嫩的脸颊煞是美艳，尤其经过几

个月的调养，那被剃度的头发就乌油油地长了起来，益发增添了几分妩媚。县令夫人心驰神往，心里道：“皇上就是皇上，身边的女人一个个貌似天仙，哪是我等小家所能比拟的呢？”

洗漱完毕，县令适时地来到厅堂对李治道：“皇上驾临敝县，乃上苍赐福。臣在菊香楼略备了些酒菜，为皇上和娘娘接风洗尘。”

“如此甚好！”李治十分高兴。

武媚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已经有数——这万年县令和夫人都是有眼色之人，将来必定有用。

“也请两位大人赏光。”县令转脸对李猛和谷那律道。

大家簇拥着李治来到“菊香楼”，店家早已将菜肴备好。酒过三巡，只见店小二端上来一盘菜肴，其丝细白如玉，汤汁也洁白如乳，旁边一朵雕刻牡丹，栩栩如生。李治夹一筷子入口，果然爽滑细嫩，忙对武媚道：“你也尝尝，此菜做得可谓色香味俱佳。”

武媚尝了也频频点头，问坐在一旁的县令道：“如此佳肴，本宫是第一次见到，不知叫何菜名？”

县令忙唤来店家询问，店家回道：“启禀皇上、娘娘，此菜名叫牡丹燕菜。是将萝卜丝漂去辣味，然后撒上太白粉入锅蒸成。”

武媚听罢，连道几个“妙”字。

这时店小二又端上来一盘菜，也是白红相间，不用说吃，仅是看看都是眼福。店家又忙着介绍道：“这道菜还未取名，是混合鲜奶、鲜虾加蛋白制成。鲜奶蛋白铺陈象征白雪，用鲜辣酱翻炒虎尾虾，装饰上头表意桃花。”

李治品尝之后，兴之所至，脱口而出道：“如此珍稀菜肴，无名岂不可惜？朕就赐名雪夜桃花吧！”

“皇上圣明！”谷那律和万年县令都住了筷子，“这道菜经皇上和娘娘赐名，臣等尝起来也觉得诗意盎然。”

“臣妾回到京城，就把这两道菜列进御膳，皇上想吃了，臣妾就去做。”武媚接着他们的话道。

李治高兴，看了一眼武媚，不无遗憾地说道：“你喜欢骑马狩猎，孰料天公不作美，早知如此，就该让尚衣备些油衣才是。”

谷那律身为谏官，此时却揣摩皇上的心思道：“皇上倘能以瓦为之，必不漏啊！”

李治闻言就笑了，他看了看窗外，正是雨雾蒙蒙，终南山若隐若现，于是对武媚说道：“今日这出畋就罢了吧！待日后另择良机！”

“皇上圣明！臣妾就依皇上，不过谏议大夫的陈奏倒让臣妾想起一件事。先帝驾崩年余，太极殿应留给朝臣瞻仰，再说皇上整天在那出入，总被怀远忆亲所扰，心也静不下来，依臣妾之见，不如搬进大明宫，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李治皱了皱眉头道：“朕早有此意，只是几位老臣总是吹毛求疵，借先帝压朕。”

“皇上乃九五至尊，岂能被几个臣下缚住手脚。如果皇上说话都不顶用，大唐还是大唐么？”武媚说罢，低下头饮酒，一时满座沉默，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她的话锋芒毕露，让在座的臣下一时蒙了，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谷那律在心里打鼓——这个武媚，绝非寻常的女人。

李治一回京就遇到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许敬宗和中书侍郎韦思谦联名弹劾褚遂良，其罪名是抑价购买中书省译语人之地，有藐视朝廷，以权谋私，以上凌下之嫌。

许敬宗素与褚遂良不和，这是朝野尽知的事，而韦思谦作为中书省仅次于中书令的要员，举报弹劾，足见其确有其事。奏章谏言将褚遂良发大理寺审理，这让李治有些为难。

褚遂良是太宗临终托付的辅政大臣之一，而且当年在立他为太子时功绩卓著，现在要自己亲手将他送往监狱，这……

可李治并不清楚，这个韦思谦早年以进士入官，多年无缘擢升。后来，太宗年间的吏部尚书高季辅在看了他的履历后道：“本官在吏部任职，职责是为朝廷选官，如此人才，岂能以小疵而弃大德？”遂举荐他做了监察御史。

太宗晚年，他又擢拔中书侍郎。然而他到任不久，就与褚遂良屡生龃龉。

褚遂良率直鲠亮，批评属下向来不讲情面，常常弄得韦思谦下不了台。积久成怨，当他得知皇上因武才人还俗一事贬斥他后，就觉得机会来了。恰在这时，署中译语人找到他，埋怨中书令凭恃位高爵显，在购买他的园地时压抑价格。韦思谦立即去了许敬宗府上，商量两人联名上书弹劾他。

许敬宗闻言之后喜形于色道：“韦大人！机会来了！”

韦思谦佯装懵懂：“下官愚钝，还请大人明示！”

“真是个老滑头！”许敬宗心里骂道，遂将褚遂良在朝堂上的情状一一详

述，末了还道，“抑价易地，素为朝廷禁止，身为宰辅，以身试法。我等弹劾，亦是为了整顿纲纪，严肃律令。”

“那大人觉得胜算几何？”

“只要奏章递上去，朝野知道了这件事情，皇上就不能坐视不理。呵呵！至少他这个中书令是坐不稳了。”

果然，李治处在进退维谷之中。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在朝会上处理此案。遂在早朝后将长孙无忌、大理少卿张睿册、许敬宗、韦思谦召到两仪殿询问。

李治扬了扬手中的奏章道：“卫尉卿、中书侍郎弹劾中书令无视律令，以强凌弱，抑价估地，众卿以为该如何处置？”

张睿册道：“依臣之见，时易土地，只要双方自愿，应视为无罪。”

他的话很快获得长孙无忌的支持，他捋了捋胡须，脸上就分外严肃了：“微臣以为张大人所言甚是，褚遂良纵然有错，也不至于触犯律令，恳请皇上开恩。”

长孙无忌的话音刚落，就遭逢韦思谦的强烈反对：“太尉所奏是在助中书令逃罪尔！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需，臣下交易，岂能准估而定。此风渐长，我朝威令何在？今后还有谁肯为朝廷效命？”

长孙无忌闻言有些愠怒，不再理会韦思谦，面君而立道：“据臣所知，韦大人公办时常有错谬，中书令多所指责，故而挟嫌报复，请皇上明察。”

李治正欲说话，谁知许敬宗突然近前一步道：“长孙大人所言差矣！下官以为且不说韦大人以律行事，出于公心，纵然有报复之嫌，亦非诬告，褚大人抑价已成事实。请皇上明察！”

“臣主案情审理，以为褚大人罪不当罚。”张睿册又道。

韦思谦严词驳斥，绝无退却的意思：“大理寺掌管刑罚，竟欺下罔上，其罪当诛。”

两仪殿的气氛有些剑拔弩张，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李治，期待他作出判断。

李治觉得以眼下的情势，若不对褚遂良给予惩处，恐朝野难服，然诛之则亦难以让长孙无忌这帮老臣诚服。于是他走下龙案，在大臣间走了一圈，回到案头时，心里已有了主意。

“诸位爱卿，褚遂良无视律令，抑价估地，其罪不轻。然朕初即位而先杀老臣，先帝泉下有知，岂不悲乎？朕意，免去褚遂良中书令，迁同州刺史；张睿册罔视律令，迁循州刺史。韦思谦拟诏，送门下省签发吧。”

皇上的诏令送达给褚遂良时，他正在府上。

当初李荣把他看到的奏章内容暗送给褚遂良时，他就知道自己被政敌盯上了。他清楚这是政敌争斗的必然结局，但他还是很后悔，因为自己的不慎而导致外放。

送走宣诏的使者，他摈退丫鬟、府役，甚至连夫人也不许近身，一人在书房闷坐。他细细追溯，所有的风波都与他的性格有关。当初吏部擢拔韦思谦到中书省任侍郎时，他的确有些抵触情绪。他曾暗察过韦思谦的所作所为，虽无大过，却也瑕疵明显。因而平日里求全责备多了些，但这有什么错呢？当初魏徵就是这样要求他的。可他没有想到，韦思谦竟耿耿于怀。

至于许敬宗，虽说才华过人，然内心阴暗，少时正逢隋末乱世，其父许善心为隋朝大将宇文化及所害，他为了活命，反而舞蹈以庆之，孰料被时为内史舍人的封德彝所见，说与他人听。他怀恨在心，贞观元年，封德彝殒薨，许敬宗奉命撰写碑文，他以笔为刀，盛加罪恶，把一代名相涂抹得面目全非；他又贪财而好色，其妻裴氏有一婢女，生得花容月貌，许敬宗暗暗垂涎，裴氏刚刚去世，他就纳为继室。这样的人向来为褚遂良所不齿，朝堂上免不了言语冲撞，今日落在他手里，自己倒也坦然。

然而不管怎么说，总是自己行为不够检点，以致授人以柄。

褚遂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将事情看透，就不再生气。他起身来到案头，铺纸泼墨，笔走龙蛇，不一刻便满纸烟云，气象万千——

平生岂能尽如人意 回首但求无愧我心

刚放下笔，耳畔就传来一声高呼：“好字！好字！”

褚遂良一听就知道是长孙无忌来了，随口答道：“什么好字，不过是下官的心境表达罢了。”待转过身，他才发现还有一人——新任秘书少监上官仪。他年方四十，生得风流倜傥。

对这位秘书少监，褚遂良早有所闻，其为人耿介，文章锦绣。贞观元年，刚刚十九岁的他就以《对求贤策》《对用刑宽猛策》两篇文章深得太宗青睐。贞观六年，他随皇上行至武功庆善宫，宴会上，他献诗《过故宅》两首，一时语惊四座。

这两人结伴而来，显然是有慰藉和送行之意。

褚遂良的字名闻域内，平日里索字者相望于道。然而，他的行草却是不大示人的。今日泼墨，皆乃性情之为，长孙无忌捧在手上看了半日，唏嘘不止：“有言曰书者，心书也，大人平日多书楷书，多为修改诏书文稿，虽笔力雄健，却不难看出造作，今日字以情发，奔放如流，瀚逸神

飞，此书艺之珍品矣！”

上官仪也赞道：“大人这字潇洒飘逸，可见其胸怀坦荡，为人磊落，岂是几个小人丑类所能玷污的？”

“游韶（上官仪的字）所言，老夫深有同感。大人此次外放，也是情非得已，不消三年五载，大人还是大唐栋梁之臣。此次中流触礁，也是事出有因，往后你也要甚微慎行才是。”长孙无忌劝道。

“好在同州距京都不远，到时下官可找个理由去拜望大人。”上官仪道。

两位的一番话说得褚遂良心里暖烘烘的，他忙吩咐下去准备酒菜，且做壮行之饮。

酒菜上齐后，褚遂良先举起手中的酒杯，满怀感慨道：“宦海沉浮，在下早将名利看淡了。只是皇上近来先召武才人回宫，是听信许敬宗等人之言。在下担心，往后去这朝中……”

长孙无忌闻言心里也沉沉的：“大人所忧者亦本官所虑。现在皇上对武才人恩宠有加，本官只怕那李淳风之卜筮真的应验。”

褚遂良端起酒杯，热血就涌上心头：“既然先帝将朝政托付我等，我等自当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上官仪刚过不惑，血气仍然方刚，一杯酒下肚印堂就红了，说出的话也是火辣辣的：“在两位大人面前，下官高山仰止，然亦有忠肝义胆，若是有一日大唐需下官赴死，下官亦绝无畏惧。”说完，他借了酒意高声吟诵：

禁园凝朔气，瑞雪掩晨曦。

花明栖凤阁，珠散影娥池。

飘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

幸因千里映，还绕万年枝。

长孙无忌听罢，合掌击节道：“大人之诗，吟雪言志，气清怀高，将来必是前程无量。”

酒阑席散之后，已是暮色沉沉，踏着夕阳洒下的绛紫色，走在安仁坊的街道上，长孙无忌的步履有些踉跄。

第四章

朝事纷纭思佳丽

仲秋月柔归唐宫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元宵佳节在皓月日渐丰满的时光中终于到来了。

虽然自入冬以来就没有下过一滴雨，可当一年一度的佳节日益临近时，从大内官邸到闾里街坊，都暂且把灾情放在一边，一心一意忙于节庆了。

李治因为武媚就快还俗，心境显得轻松而又明朗。近来，他对王皇后有了新的看法，她不但提出召武媚回宫，而且还很热情地请求留她在身边……这使得两人一度冷却的情感渐渐升温，到元宵节前就近于和谐了。

李治显然对元宵佳节也十分上心，正月初五，他就传许敬宗过问宫内节庆的安排，他要求在太极宫里搭建“玉龙飞转”的灯轮、飞彩叠翠的灯塔和繁光远缀的灯楼。

“上元佳夜，朕要偕皇后登楼赏月观灯，与民同乐。”

他也没有忘记叮嘱许敬宗，让崇玄署知会明镜法师，在上元日点灯敬佛，除早课外，尼姑们放假三天。善于揣摩上意的许敬宗就想起了《尚书》中那句“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暗忖这不是佛光普天，而是大家都沾了武媚的光。

不管怎样，只要皇上高兴，他的心思就不会白费。至于长孙无忌这些人，爱说什么就随他去。

于是他会同工部尚书，抽调了少府寺最好的工匠，把宫观连属的太极宫装扮得灯天彩地。不仅如此，皇后和嫔妃们居住的后宫也是灯花绽开，银树玉立。

在这期间，许敬宗还专门去了一趟感业寺，察看灯节的筹备情况。此行之后，他更是十分感慨武才人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自去年皇上来过感业寺后，武媚就独居一室了。走过那座刻意搭建的“鲤鱼跃龙门”灯景，许敬宗不由自主地唏嘘了一声。唉！明镜法师算是把武才人的心摸透了，不久，这鲤鱼恐怕要成龙成凤呢！

明镜法师对着室内轻轻地问道：“明空在么？朝廷来人了。”

武媚闻声从室内出来，笑盈盈道：“师父来了，快快请进！”

许敬宗见了忙上前参拜道：“下官卫尉卿许敬宗拜见武才人！”

武媚莞尔一笑道：“谢许大人前来探望。”

明镜法师见两人并不陌生，便随口道：“许大人来此，必是皇上有旨，贫尼就不打扰了。”

趁武媚送明镜的当儿，许敬宗环顾了一下室内的摆设，梳妆台、黄花梨木榻床、红木书案、文房四宝、经卷诗书样样俱全，与宫中一般无二。特别是墙角的一盆兰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与对面花阁上的水仙相映成趣，映出主人明快的心境。不用说，这一切肯定是皇上命人置办的。

许敬宗觉得这武才人一旦回宫，很快就会如日中天，美倾三宫的。等她回来时，他又是一番惊异。天哪！不到一年，她当初那被剃度的头发重新瀑布一样地垂在肩头，一双丹凤眼顾盼生辉，饱满的红唇像樱桃般的滋润。

他怕武媚看出自己的失态，急忙把目光移往别处道：“下官奉皇上口谕，特来拜见才人。”

武媚见状心里觉得好笑：“朝野谁不知道你许敬宗是个色鬼，那点小心思还瞒得过我吗？”就在这一刻她打定主意，要将他紧紧握在手里。

“妾身感念皇恩，请许大人转达妾身对皇上的问候。”

“才人有什么要下官效力的，下官当竭尽全力。”

武媚没有对许敬宗的许诺做出回应，她知道许敬宗已读懂了自己的目光。

回到京城，许敬宗特意向皇上回奏了明镜法师对武媚的百般呵护，李治自然十分高兴，就差崇玄署令送去了赏赐。

正月十五，暮色刚刚降临，长安就沸腾起来了。天上明月繁星，地上满城彩灯，将天地融为一体，若此刻登上灯楼，浑然不知何处是凌霄，何处是尘世。从春名门到金光门，从明德门到宣武门，一家家店铺或宅第门前，人们手中都握着长长的“爆竿”，那声响仿佛春雷滚过长空。

除了建筑物上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彩灯外，每人手上都举着一盏灯，于是长安沉浸在一片灯海之中，蔚为壮观。东西两市精彩纷呈的百戏一直喧闹到凌晨卯时，不夜之城又迎来了新的黎明。

大约在申时一刻，李治与王皇后、萧淑妃登上太极宫承天门，他们从这里远望，整个宫观都尽入眼底。

李治在中间位置就座，不过李荣很快便发现今天这两个女人有针锋相对的意思。王皇后牵着刚刚过继不久的陈王李忠，而萧淑妃身旁站着的是雍王李素节。

同为皇子，李忠更多地承继了父亲的温良宽厚，他看见李素节，急忙跑过去拉着他的手要一起玩耍，李素节也十分高兴，两人乐滋滋的。

这情景让王皇后心里极不舒服，在心底埋怨儿子缺少帝王的刚健，阴沉着脸喊道：“今日良宵佳节，你不陪着父皇看灯，哪里有皇子的样子，还不快过来？”

孰料话音刚落，萧淑妃就不依了，脸颊涨红，蛾眉战栗，批评儿子的话就带了别的意味：“你如何就不长记性，出来时本宫是怎么叮嘱的？要你为父皇背诵《西都赋》的，怎么跑到那边去了？”她一把将儿子拉到身边，脸上就挂满了冰霜。

看着两个女人又闹别扭，李治心里也是老大的不快，他瞪了一眼王皇后和萧淑妃道：“看灯就看灯，你们何其多事？朕记得为太子时，先帝就曾谆谆教诲，要朕善待诸王。他们兄弟平日见面不多，借这个节庆说说话有什么错？”

两个女人便不再言语，将心思集中到陪皇上观灯上来。

这李素节虽然只有六岁，却博闻强识，看到满眼花灯绽放，爆竹轰鸣，一时少年意气，《西都赋》就呼啦啦地出口了——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饰珰。发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

那不失童稚的可爱，却又带书卷的气度，引来李治欣喜的目光，他抚摸着李素节的脑袋，一高兴就对李荣道：“此子可教也！传朕口谕，赏雍王钱五千。”

李素节闻言纳头便拜：“儿臣谢过父皇！”

王皇后侧目看去，萧淑妃眉眼间分明带着几分得意的神采，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指着陈王道：“皇儿，你拿什么敬父皇呢？”

李忠吭哧了几声道：“儿臣近来正在读《论语》，有些心得。”

李治回眸看了一眼道：“哦？说来朕听听。”

“子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儿臣以为德政与仁政，乃立国之基。”李忠娓娓道来。

李治满意地点了点头，也吩咐李荣给予赏赐。尽管萧淑妃多次在耳边吹风，希望能立李素节为太子，但现在看来，李忠于政事更熟知一些，而前些日子，长孙无忌、于志宁也相继陈奏，希望能早立李忠为太子。李

治没有立即回复，他还需要听听其他臣下的谏言，毕竟这是关乎国脉的大事。

但他心中已有一个打算，作为对王皇后谏言武媚回宫的褒奖，元宵节后，他要擢拔柳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参与朝廷大事。

哦！那个黄门侍郎宇文节也应在擢拔之列，他虽年迈体衰，但性格秉直，有了他，立储的障碍会小一些……

元宵节后的朝会上，这两项任命几乎没有任何障碍就通过了。只是李治发现，三省辅首都年事高迈，这对于他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狂欢总是短暂的，而烦恼却接踵而来。

朝会一结束，户部尚书高履行就进了两仪殿，他一脸的愁容。李治见了笑了笑道："何事让爱卿愁眉苦脸的？"

因为高履行娶了东阳公主，曾被册封为驸马都尉，又加上东阳公主在太宗女儿中排行第九，故两人说起话来并不像其他臣下那样拘谨。

"去年秋季，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去冬至今春，又是数月无雨，臣不胜惶恐，夙夜不安，特来禀奏陛下！"高履行说出了他的担忧之事。

李治闻言沉默了许久，他不明白上苍究竟是何意。贞观时期，连年风调雨顺，府库充盈。怎么自己刚刚即位就灾情不断，莫非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么？他抬头看了看高履行道："那依爱卿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呢？"

高履行从容道："年节一过，百姓面临的就是春荒。臣所忧虑者，乃百姓无粮而自乱。"

李治忙摆手截住了他的话道："爱卿的意思朕明白了，天下诸州，或遭水旱，此因朕之不德之果，兆庶何辜？朕自当矜物罪己，载深忧惕。这样吧，凡开春粮廪已空者则事资赈给。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雍、同二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存问，务尽哀矜之旨，符朕乃眷之心。"

看着皇上处置起关乎安百姓、固社稷的事情来果断清明，特别是严于责己，果有太宗遗风，高履行就生出几分感动，忙道："陛下圣明！如此天下百姓可安心了。"

李治又接着道："赈济借贷，终非长策，爱卿可知会中书侍郎柳爽，拟诏颁布天下，令州县凿渠饮水，掘井汲泉，兴利除弊，大倡农桑。"

“皇上之意，正乃臣之所思，臣这就去拜见柳大人。”高履行走出殿门，却看见宗正寺卿李博义正在塾门坐着，两人寒暄了一番，话音刚落，李荣就在殿门口尖声叫道：“皇上有旨！李博义觐见！”

听见李博义叩见的声音，李治抬了抬眼皮道：“平身！年节刚过，爱卿急着见朕，所为何事啊！”

听皇上这口气，李博义倒有些嗫嚅了。

李治见了就有些不高兴了，道：“爱卿有话就说，在这儿支支吾吾，有何难言之隐么？”

李博义闻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陛下圣明！臣有一棘手之事无解决之法，奏请陛下圣裁。”

他所奏之事还真是轻重不得，事主偏是李治长辈滕王李元婴。他是高祖第二十二个儿子，自小娇宠，纨绔成性。先帝曾将之封为滕王，孰料他在封地内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以致民怨沸腾，去年，李治将其贬为苏州刺史。他非但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竟然不顾太宗皇帝正在丧期，畋游无节，数夜大开城门，叨扰百姓。今年正月初一，他又别出心裁，登上王宫楼门，要属下弹射街上行人，击中者有赏。御史台将此事奏给宗正寺，李博义知道了之后就显得十分为难。

“如此颓废，与晋灵公何异？”不等李博义奏完，李治已是怒不可遏，掷下手中批阅奏章的朱笔道，“亲王如此，社稷安可固乎？真该将之……”

李博义眼瞅着皇上，等待着下文。他也对这个滕王厌恶之至，如果皇上真下了决心，他也绝不会手软。他知道长孙无忌、于志宁这些老臣都是这样的想法。

然而发过脾气之后，李治的身子向后靠了靠，发出的却是一阵悠长的叹息。何况，荆王李元景等也都是蔑视朝制，目无法度的长辈，难道都要诛杀么？那样难免会发生一次“七国之乱”。

他直起身，望着阶下的李博义，变了说话的语气：“爱卿所奏，乃朕之心忧。亲王如此，何以教化百姓？然则，先帝方去，国殇未竟，朕怎可妄开杀戒？朕当亲自修书一封，对其多所责备，促其醒悟。”说完，李治便下笔叙道——

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闻《诗》《礼》，夙承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岂谓不遵轨辙，逾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备不虞，关钥闭开，须有常准。

鸠合散乐，并集府僚，严关夜开，非复一度。遏密之悲，尚缠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纷纭？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遂乃驱率老幼，借狗求置，志从禽之娱，忽黎元之重。

时方农要，屡出畋游，以弹弹人，将为笑乐。取适之方，亦应多绪，何必此事，方得为娱？晋灵虐主，未可取则。赵孝文趋走小人，张四又倡优贱隶，王亲与博戏，极为轻脱，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为乐？家人奴仆，侮弄官人，至于此事，弥不可长。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令与王下上考，以愧王心。

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言及此，惭叹盈怀。

写罢，李治又吩咐李荣封了签，盖上了玉玺，这才郑重交到李博乂手中。

带着皇上的书信出宫，李博乂的心境很复杂。皇上在处置宗室的事情上优柔寡断，这让他感到担心，这样下去，以后那些“元”字辈的王爷们就越发目无朝廷了。

可还没有等李博乂走上司马道，又被李荣传了回去。李治并没有改弦更张，收回书信的意思，而是想了一个新的主意——

“朕反复思虑，与其挞伐，勿如分化。传朕旨意，赐诸王帛各五百匹，唯不赏滕王李元婴、蒋王李恽，并在敕命中加上一句——滕叔、蒋兄能自给自足，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

李博乂领旨后转身出了两仪殿，就忍不住笑了：“呵呵！陛下还真有意思，竟有如此理政的。”

内政不宁，边疆也就不稳。这不，兵部尚书崔敦礼的奏章呈上来了。他在奏折中说，曾在西突厥内乱中投靠大唐，被封为瑶池都督、沙钵罗叶护的阿史那贺鲁听说太宗驾崩，竟自立为沙钵罗可汗，还夺取了西州、庭州等地，意图与天朝对抗！

李治看了之后大怒，狠狠地击打着御案道：“反了！反了！如此背信弃义之徒，不诛不足以安边陲。崔爱卿何在？传朕旨意，命庭州刺史骆弘义发兵征讨！”

李荣忙跑到殿门外宣崔敦礼觐见。可还没等李治说出发兵讨伐之意，崔敦礼就呈上了骆弘义的奏报，提供了一个“上兵伐谋”的计策——阿史那贺鲁虽自立为可汗，可他焉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的部落西边，乙毗射匮汗国正虎视眈眈，陛下若能遣使说之，则我朝不动刀兵，亦可安边。

李治放下奏报问道：“崔爱卿以为此策如何？”

“臣以为眼下国丧未竟，唯安定可安人心。故骆大人之言，不失为定边上策。”

“好！那就依此策而行事。”

崔敦礼得了旨意而拱了拱手，但并未离去，而是近前道：“陛下，突厥人生性强悍，多疑善变，不知法度，少守信义，仅仅安抚尚不能使其臣服。据臣所知，阿史那贺鲁长子现在长安担任宿卫，陛下何不授其官职，让其随朝廷使者同往瑶池说服其父？”

“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朕也觉得现在不是兴兵之际。崔爱卿以为何人能担当此任呢？”

“通事舍人桥宝明能言善辩，又精通突厥之语，必能胜任！”

“好！此事就依爱卿。传朕旨意，敕桥宝明为朝廷之使，即日前往瑶池宣慰！”

等批阅完这天的最后一道奏章，已是夕阳西垂了，李治第一次感到了疲倦。他闭目良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李荣近前问道：“陛下，不知您晚膳在哪里进？”

“就在两仪殿。”

“那今晚由哪位嫔妃侍寝？”李荣又问道。

李治沉思了片刻道：“还是让萧妃进宫吧，朕也有事要对她说……”

大约酉时三刻，早早沐浴后的萧淑妃被太监们用锦被包了送到甘露殿，一路上她的心都是湿漉漉的，思绪伴着轿舆的闪动而飘荡。

被帝王宠幸，她不是第一次。皇上年轻，她也年轻，他们都需要激情和浪漫。当李治在宫娥们伺候下上了皇榻时，就把白天的烦恼都抛在了一边，全身心地付与这玫瑰色的夜晚。

粉色的帷帐，粉色的锦被，萧淑妃粉色的胸衣，都让他的情欲像礼花一样绽放。他们时而交颈呢喃，时而相互摩挲。皇榻像一汪湛蓝的海，浮着他们漫无边际地遨游。

比起其他女人放荡的疯狂，李治觉得萧淑妃浅浅的笑，微微的喘，带着猫儿叫春时的轻轻呻吟似乎让他更加曼妙和惬意。身子一步步深入，情感也一层层浓重。随着姿态的变换，萧淑妃也将崭新的感觉带给李治。

眼前是茫茫的大海，大海的中心是芬芳四溢的湖心岛，他们牵着手飞向湖心岛，一任情与欲放纵和驰骋……

高潮过去后，两人渐趋于平静，相对而卧时，萧淑妃看似很不经意，却把思谋了许久的想法提到了李治面前。

“皇上！”她柔柔地呼唤着。

李治摩挲着她卷曲的头发道：“爱妃有何话说么？”

“皇上亲政已经年余，还没有考虑立储之事么？”

李治没有立刻回答，事实上他也无法给她一个明确的回答。且不说立储向来为朝野所瞩目，仅仅是后宫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现在想来，元宵节那天王皇后与萧淑妃各自带了陈王和雍王，显然不是无意间的触机，女人们在这些事上往往感性而又聪明。李治的手离开了萧淑妃的发际，脸上变得严肃了：“立储事关国脉，岂可草率行事？这是要廷议的！”

“臣妾知道，可朝臣们还不是看皇上的眼色行事，您心里总有个数吧？”

闻言，李治的脸色渐渐变得不悦了：“自古立储以嫡，无嫡立长。眼下忠儿已由皇后收养，就是议立也……”他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怕萧淑妃脸上过不去。可萧淑妃却不管这些，她关心的就是儿子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臣妾有一句话不知当讲否？”见李治没有阻拦的意思，她放胆道，“素节不管怎么说也是臣妾所生，可陈王就不一样了……”

李治顿时睁大了眼睛，那样子让萧淑妃心里开始感到害怕。她情知自己话说过了头，触怒了皇上，忙努着樱口嗫嚅道：“臣妾只是想……”

李治没有接萧淑妃的话，却对外面喊道：“来人，送淑妃回去。”

“皇上……臣妾……”萧淑妃的呼唤声从耳边渐渐淡去，但李治这时候一点睡意也没有了。王皇后、萧淑妃的影子交替在他眼前晃动，她们一个为自己的地位，一个为儿子的前程，何时将国家兴亡放在心中呢？尤其是萧妃，都是平时宠坏了，说起话来尖酸刻薄。她轻视李忠的出身，这让李治心里极不舒服，难道他身上就没有朕的骨血么？

可从感情上讲，他不能不考虑到萧淑妃带来的欢愉，不能不面对她那双秋水涟漪、楚楚动人的眼睛，也不能否认李素节的聪颖与博闻强识……

他们身上都流着朕的血液，哪一个都让他左右为难。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无力，先帝不也曾想立吴王李恪么？他的母亲可是前隋炀帝的女儿啊！

唉！她们哪一个能和武媚相比呢？武媚心中常装着整个社稷，李治回想起先帝离京的那些日子他们之间那些推心置腹的书信往来和谈话。当时有臣下以为国家正逢盛世，当以兴工商、治农桑为要，高丽隔江相望，劳师远征，得不偿失。可武媚却不这样看，她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威威天朝，岂能容藩国作乱？认为太宗征伐高丽是正确的。

尤其让李治不能忘怀的是，先帝亲征高丽之前，曾将军国大事托付给侍中刘洎，命他辅佐李治监国。他竟当着李治的面对先帝道：“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

之后，李治与武媚幽会，具以告知，她当即指出——洎与人窃议，窥窬

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实乃奸臣矣。她要李治禀奏太宗，宜早除此人。

记得在感业寺相遇时，两人虽不乏卿卿我我，然武媚的言谈举止中依旧是国之大事——皇上初即位，凡事不可操之过急，须体恤民意，善于纳谏，使贤者进而不肖者退。

面对立储这样的大事，她会怎样处理呢？李治很想传她到身边说说心里话。可感业寺之于皇宫，却远在天涯。

纵然朝臣中有许多人对武才人还俗持有异见，朕都要接她回宫。李治望着窗外渐渐明晰的曙光想。

……

立嗣的问题，不仅让后宫嫔妃和皇后之间纠结不断，朝臣们更是意逐情牵。

京畿之地过了端午就拉开了麦收的大幕。尽管一冬没有透雨，可清明节一连三天的春雨，就让庄稼噌噌朝上蹿。此刻登上城楼，放眼八百里秦川，袤袤金色，麦浪滚滚，从渭水岸边直到终南山脚下。

看着这样的情景，京兆尹李世年的眉梢每天都挂着掩饰不住的喜色，特别是去年秋天皇上籍田的地方，因有专人侍弄，庄稼长势分外见好。这些情况通过尚书省很快就传到了李治那里，他自然是龙颜大悦，不但在朝会上褒扬了李世年治理有方，而且要朝臣们有空就到城外走走，体验民情风俗。

邀请出去体验民情的名单是由李世年拟定的，但他明白以自己的官阶只能是应个名，没有长孙无忌点头，谁都不会应约的。他把自己关在房里冥思苦想，反复斟酌，才拿了草稿到太尉府聆教。

长孙无忌将草稿浏览一遍，觉得很合自己的意思。柳爽、于志宁、张行成、韩瑗……这几位都是在褚遂良案发后主持朝政的核心人物，更为要紧的是，他们当初都极力主张立王氏为后，现在又都在立嗣问题上积极支持陈王。这些人走在一起，名义上是探视民情，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一个说话方便的空间。

长孙无忌的眉宇舒展多了，将名单搁置案头，请李世年喝茶：“如此甚好，三省之长大体都在，回来后更利于向皇上禀奏。”说完他拿起笔在名单里划去了自己的名字。

李世年有些不解，问道：“大人！您这是……”

长孙无忌呷了一口茶后笑道：“老夫年迈，近来又患足疾，不便前往。勉强去了也是大家的累赘，所以就免了吧！”

“既是如此，大人好好休息！只是少了大人，同僚们总以为憾。下官已让属县略备薄酒，还特地到终南山打了野味下酒，这一来……”李世年有些遗憾。

长孙无忌理了理胡须道：“这个来日方长……”

离了太尉府，李世年仍然有些失落。他相信太尉真是病了，他后悔自己知道得太晚，没有带上看望的礼品。

李世年虽然办事利落，但为人太过老实，不善猜度别人的心思。他根本不知道长孙无忌之所以婉拒了他的邀请，是有更幽深的心机。

近来皇上在一些事情上，特别是在召武才人回宫的事上屡屡与他发生龃龉，甚至有时对他避而不见。进入二月后，他就不断提请皇上立陈王为太子，可李治就是缄默不言，而他对萧淑妃的倾情也让长孙无忌担心皇上会有立雍王的意思。这样，他苦心孤诣将李忠出继到王皇后膝下的计策岂不功亏一篑了么？

这样的争论在两仪殿已经发生过几次，因此他不想给人留下把持朝政，胁迫皇上的话柄，这次他要借助群臣特别是三省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长孙无忌起身向外走的时候，忽然想到岸边垂钓的老者……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五月初十，柳爽一干人乘着车驾出了长安。沿着沣河一路走来，每到一处李世年都请各位大人稍做停留，品评麦子的成色，询问百姓的心情。他们依照麦收的顺序由南向北，一行首先到了户县、杜陵一带。

张行成站在田头，揪了几株麦穗，放在手心揉了揉，金色的颗粒立刻弥漫着浓浓的麦香。于志宁手搭眉头朝远处看，田垄上农夫们面朝麦田背朝天，正在收割麦子。大家都被炎日晒得大汗淋漓，肤色黝黑。见此情景，于志宁的眼神有些模糊不清了：“唉！天下最苦，莫过于种地之人。”

“大人所言甚是！《诗经·七月》曰：‘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我等应爱惜民力，才不负皇上怀士爱民之圣恩。”

于志宁点了点头，深以为然。从贞观三年担任中书侍郎起，太宗对农商的关注让他深有感触，那时太宗每次外出暗访，都点名让他跟随。有一次太宗到周至查看“籍田”，不料一羽林卫误踩了嘉禾，被太宗当面鞭笞四十，在场的农夫当时都感动涕泪。现在，他从新主身上看到了先帝遗风。

柳爽在一旁看了，心里暗笑这老儿真是个书呆子，一垄麦子就激动成这样，忘了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脑子一转，便上前道：“大人所感，在下感

同身受。大人如有雅趣，不妨前去访访那位老者如何？”

见于志宁点了点头，柳奭又征求了张行成、韩瑗的意见，四人沿着田埂前行。家丁们立即追了上来，被张行成拦了回去：“本官要和几位大人说话，你不必总是跟着。”

他们一行来到田头的一棵古槐树下，巨大的树冠投下浓浓的阴影，一阵微风拂过，柳奭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话也随着爽风出口了：“二位大人！自褚大人任同州刺史后，皇上将中书省诸事委与在下，数月以来，在下所忧者乃立嗣大计，今日有幸与诸位聚在一起，不知各位大人有何意见？”

于志宁闻言便道：“此亦是在下之所虑，端午那日，在下还与长孙大人谈及此事。内宫有消息说，皇上对萧妃情有独钟，难免不会将雍王放在首选。”

张行成也道：“论家世，萧妃也是前朝望族，皇家世系。依礼该淑容娴静、知书达理，如皇上给她的封号一样。可她偏又刻薄尖酸，心胸狭窄，虽有花容月貌，却少国母之资，若是立了雍王，只怕后宫将……”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但意思大家都明白了。

柳奭将脸转向于志宁问道：“不知太尉大人是如何想的？”

“《春秋》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皇后膝下陈王，虽非亲生，却是皇上骨血，长孙大人认为立陈王为国储，乃是正理。”

“只要长孙大人是这个态度就好说了。眼下能劝皇上的，也只有长孙大人了。”柳奭点了点头，但他还是有些担心，“不过，虽说长孙大人与皇上为甥舅关系，可毕竟一为君，一为臣，若皇上一意孤行，他也无可奈何。”

“这……”韩瑗沉吟了片刻道，“这倒不是什么难事。皇上宽仁慈爱，断不会做出违制之举。”

“请大人明示！”

“先帝所立‘五花判事’之制，中书省代皇上草诏，须得经门下省审议，方可由尚书省发出。倘若皇上立雍王为储，在下可在审议之时驳回，然后请太尉进谏，皇上必会从谏如流的。”韩瑗回道。

柳奭还是不放心，道：“话虽如此，可这样一来，未免有僭越之嫌。”

“这个大人不必忧虑。先帝已为后世立下楷模。贞观之初，唐与突厥大战，兵力匮乏，中书令封德彝谏言十六岁以上的丁男悉数从军，先帝准奏，令其拟诏。孰料在门下省被侍中魏徵驳回，先帝遂收回诏书，此事一时在朝野传为佳话。依在下看，此次皇上也必能采纳我等谏言。”张行

成说得胸有成竹。

听了这番话，柳奭和于志宁也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里，彼此都明白了心思。这时李世年过来了，后面跟着一干县府的差役，抬着一篓洗好的鲜桃。他喜滋滋道：“下官已在城内‘甘亭楼’备了酒席，见各位大人沿途劳顿，户县县令先送来当地鲜桃，为大人们解解渴。”说着他向后招了招手，户县县令忙跑过来，一边擦汗，一边拜见各位大人。

看到新鲜的桃子，大家这才感到真有些唇焦口燥了……

柳奭虽代理中书令，可三品的官阶使他仍事事必须倚重长孙大人。他一回到京城，就匆忙赶往太尉府，将一路上与张行成、于志宁等人所议禀告了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眉头掠过不易觉察的笑意道：“如此甚好！大家因公而忘私，皇上一定会愉快纳谏的。”

第二天朝会一开始，柳奭就向皇上谏言尽快完成立嗣，尽可能在明春正月举行立太子大典。他的陈奏很快就得到了张行成的呼应，他也出列意气昂扬道：“柳大人所奏，臣等感同身受，陛下已有四子，只有早立东宫，才能安定宗室，强本固基。臣朝暮思虑，唯陈王忠，乃诸王之长，仁厚敬德，请立为太子。”

韩瑗、于志宁等人几乎众口一词，力主立陈王为太子。李□虽然沉默，但张行成从私下里已得知，他从内心也是赞同立陈王的。

李治一直静静地倾听朝臣的陈奏，但他的心思一直在高速运转，他暗地打量着长孙无忌，一副平静如水的情态。他越是这样，李治就越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背后推波助澜的结果。

呵呵！李治在心里笑道，老人家这是借大臣的谏言逼朕下决心呢？在大家说完之后，李治站起来道：“众位爱卿心忧社稷，朕甚知之。立储事关社稷，朕决定由太尉主持集议，三省之长与会形成议决，然后奏朕定夺。”言毕，他遂命李荣宣布退朝。

按长孙无忌的提议，集议在门下省公署举行。待大家坐定后，长孙无忌环顾一下道：“皇上下旨集议立储大计，不知各位大人有何高见？”

张行成招呼署中曹掾给各位大人沏好茶之后道：“依在下观之，皇上下旨集议，必有不便言明之心事。”

“是否与召武才人回宫一事有关？”柳奭猜测道。

他话一出口，长孙无忌的脸色就阴沉了：“立储乃国家大计，绝不可与武

才人牵扯在一起，误了社稷。”

他一想起那个妖媚的武才人就觉得愧对先帝，现在皇上竟要召其回宫，他已下定决心，就算豁出衰朽之身，也要阻止她回京。长孙无忌喘了喘气，说话的声音明显粗了：“老夫即便不做太尉，亦当冒死进谏，劝陛下息召才人归京之念。”

同僚们都为长孙无忌的凛然气度而感染，纷纷表示当追随其后，协力同心，尽肱骨诤臣之责。唯独于志宁不言，这引起长孙无忌的注意。

“大人为何缄默？难道是老夫错了么？”

于志宁赶忙作揖回道：“非也！大人忠君之心，天日可见，下官高山仰止。然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皇上之所以将立储大计下旨集议，正是要我等在武才人这事上有所回旋。倘若我等就此纠结不前，势必让皇上分心。”

“那依大人之意该当如何？”

“悠悠万事，立储为大。我等不妨奏请皇上召武才人回来，这样也好让皇上同意我等奏议立陈王为储之事。其实，就算我等不陈奏，皇上也是要召武才人回京的，我等不妨顺水推舟。”

韩瑗闻言赞道：“于大人此法甚好！退一步乃为进两步。能使君臣和谐，内外一体，社稷长久。”

长孙无忌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妥协：“老夫只是担忧这狐媚一回来，从此后宫再无宁日。”

“大人所忧不无道理，因此我等须处处提防，使她不得册封，不得介入后宫诸事，更不得干预朝政。”张行成道。

“依老夫的性格，是断不会向皇上奏请此意的。”长孙无忌无奈地同意了。

孰料一直没有说话的尚书仆射李□这时候发声了：“此事就由在下来说吧。”

长孙无忌愣愣地看着他心想：你这个老滑头真会抢时机，好事都让你干了。

他脸上十分不悦，李□很快就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作为跟随高祖起事的老臣，他整整陪伴了三代皇帝。出为战将，为扫除边患身经百战；入为重臣，为安定社稷呕心沥血，可太宗病中曾将他贬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他即被召回拜为尚书仆射。这前前后后的颠簸，使他深感唯有处处谨慎，才不至于仕途波折。他知道先帝之所以在临终之际做

出那样的决定，还是担忧他和太子的关系。

尽管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他获得了赐姓的殊荣，但还是改变不了他骨子里是外姓的现实。因此，尽管他在内心对长孙无忌的坚守和抗争给予理解，可在场面上却总是保持沉默，或者以立储和册封后宫均是皇上家事为理由疏而远之。因此，面对长孙无忌的误解，他并不辩白。

可埋怨归埋怨，长孙无忌也觉得眼前只有李□是最合适进谏的人选。

于是集议的结果是由李□向皇上陈奏：一是议立陈王李忠为太子；二是谏言召武才人回京。朝廷内外终于以这样的妥协实现了君臣之间的和谐。

在皇上恩准集议结果的当天，柳爽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皇后。因此，关于武才人回京的筹备也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

时光就这样在朝廷人事的相互催促中到了中秋节。

遵照皇上的旨意，鸿胪寺崇玄署早在八月初就到感业寺宣达了武才人回宫的诏命，并以皇上的名义向寺院行了布施。明镜住持在感恩朝廷的同时，就越发觉得武媚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许她就是佛祖赐予禅院的福祉。

不是么？自从她来了以后，朝廷的赏赐和布施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数额巨大，她也由此而对武媚分外的照顾。从春天开始，她特地派了明月专门照看武媚的起居。

自从去年秋天约了武媚到京郊游猎之后，李治每逢节令就要到寺内进香。这种举止常是毫不声张的，只有李荣一人知道。明月正值青春年华，自然对男女之事十分敏感，总是在做完手中之事后就悄悄地退出了。这些不仅武媚，李治也心知肚明，时不时地让李荣赏赐一些寺院用得上的什物给她。

昔日的佛门姐妹，如今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明月有时候心里也不舒服，可她把这一切都归于上天的安排，归于佛家的机缘。也许，她今生就是这样的命运。

回宫日子越是临近，武媚的心境也越是复杂，她忽然发现对曾经很不习惯的感业寺有一种莫可名状的眷恋。且不说明镜法师的殷殷关爱，明月的早晚相伴，她尤其同情来自并州的明霁，为她将大好的青春消磨在早晚的诵经之中而惋惜。她决定在离开前一定要去看她一次，既是感谢，也是辞行。

这天，武媚带着抄好的经卷来到藏经楼，她远远地就看见明霁在二楼门口招手。待走到近前，明霁淡然一笑道：“明空师妹！你何时走呢？”

武媚撩了撩额前的长发，莞尔一笑道：“皇上有旨，中秋节我就要在宫中过。”说着，她就在明霁对面坐了下来。

明霁给武媚沏好了茶，看着淡黄色的茶水在杯子中晃动，明霁终于将斟酌了许久的心里话说了出来：“师妹！贫尼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师姐与我情同手足，有什么话不能说呢？”

明霁的眉毛都蹙郁在了一起，显出几般凄楚：“你想过没有，回宫之后会有许多烦恼呢？”见武媚没有打断，明霁继续道：“皇上倒是百般地爱，可后宫那些女人们恐怕就难说了……”

武媚点了点头，这些她怎会没想到呢？萧淑妃的冷眼自不必说，就是那个温言软语劝她回宫的王皇后，哪会甘心卧榻之旁有一位皇上恋着、护着、爱着的女人呢？她早看出来了，王皇后对她的亲昵其实是想借钟馗打鬼。此番回京，她就没打算过平静日子，谁要敢对她心怀叵测，她就要像踩死老鼠一样，让其死得非常难堪。

“师姐提醒的是，这也正是师妹之所虑。不瞒师姐说，师妹这次回京就一条，绝不让任何女人与我争宠，谁要跟我斗，不死也得脱层皮。”

闻言，明霁惊诧地瞪大眼睛看了武媚半天，没有说话。她忽然觉得眼前这位并州同乡看上去十分陌生，她也第一次发现，原来师妹也是容不得别人夺爱的刚烈女子。

武媚显然也发觉自己吓着了明霁，那双丹凤眼又挂上了盈盈笑意：“师姐这一年的恩德我是不会忘记的。他日倘能出头，我第一个感谢的就是师姐和明镜法师。”

武媚是怎样走的，明霁浑然不觉，她的心被烦乱塞得满满的。

八月十四，大约巳时，朝廷就来人接武媚了。除了鸿胪寺的官员，许敬宗、李博乂也来了。明镜法师率众尼姑在主殿门前迎接朝廷官员。

朝廷一干人先向佛祖进香施礼，叩拜之后才和寺院的住持、知事们一一见面。武媚在明月的陪伴下来到大家面前，许敬宗高声道：“武才人接旨！”

武媚撩起裙裾，跪倒在地道：“臣妾接旨。”

皇帝制曰：才人武媚，恭慧睿智，博古通今，禅院两载，带发修行，功德圆满，准予回宫，复其四品封赐，置于清宁宫。钦此。

武媚神情有些恍惚，她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把她安排在王皇后身边，而不给予萧淑妃一样的待遇。她的怒火很快地涌向大脑，眼看眸子就红了，甚至连谢恩都忘记了。直到许敬宗提醒，她才转过神来，伏地严肃

道：“臣妾叩谢皇上隆恩。”

她神情的细微变化，明镜法师是看在眼里的，她有些担忧，示意明月扶起武媚，然后缓缓地走到她的面前，双手合十道：“明空！我佛慈悲，必度良善之人。你尘缘未尽，于今相别，来日方长，你还要好自为之。南无华严经。”

此时，武媚的眼角也涌出了复杂的泪水，上前双手合十，向明镜法师道别，当她抬起头时，就看见了人群中的明霁，便忘情地与她抱在了一起。

“明霁师姐！就算到了天涯海角，我也不能忘了你！”

这时，她耳边传来鸿胪寺官员的呼唤：“请武才人上车。”

第五章

武才人巧于周旋

濮王府风起青萍

同州横卧在八百里秦川东端，绵延五十余里的铁镰山像一条巨龙，在城南展开它跃跃欲飞的雄姿，汤汤东去的渭水从城北汇入黄河。因其处在京畿，因为近水楼台，常常受到朝廷关注，所以城池也建得高峨耸秀。又因为建在平原上，因此城内的街道也显得宽敞从容，巷闾纵横，店铺林立。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春早，正月刚完，惊蛰就唤醒了沉睡的土地。特别是冻了一季的渭河，竟早早地解冻了。硕大的冰凌被寒冷的渭水托着，缓缓朝东涌去，相互撞击的声音汇成开冻的怒吼，回旋进古城的梦乡。

吹面不寒杨柳风！刺史褚遂良这些日子显得很闲适散淡，虽说离皇上远了些，可也有远的好处。这里不是边关，他干脆放手把署中事务都交给长史，甚至司马们前来请示，他都给推了。他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写字。谁要就给谁写，并且分文不取。不久，同州的大小商铺都挂了他写的牌匾，因而生意分外红火，府衙的税赋自然也日益丰盈。

褚遂良于是很得意，干脆走出州府，到所属各县走了一遭，他走到哪里就把字留到哪里。很快，各县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消息传到朝廷，李治就很感触，觉得这样的人外放非常可惜，有机会一定要召他回来。

皇上的心思褚遂良自然不得而知，他照旧在闲逸中打发时光。二月初，华县县令到州府拜谒，酒足饭饱之后，县令又要索字。褚遂良道：“前些日子不是写了很多么？你怎么如此贪婪呢？本官倒成了你的县丞了？”

县令笑着忙道：“大人海涵，下官哪里是给自己讨字，实在是因为本县杨氏宗族中出了一位神童，四岁即可吟诗，下官是想请大人给他写几个字，奖掖一下。”

“哦！可是汉弘农杨震杨大人的后人？”

“大人英明！正是杨震胄裔，名唤杨炯，天资聪颖。”

褚遂良点了点头，弘农杨震的传奇他也听了不少，最熟悉的莫过于“深夜赠金”之事。有一年，杨震升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昌邑县，曾得他举荐的昌邑令王密深夜来见，要送他十斤金子。杨震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道：“暮夜无知者。”杨震就有些生气了，道：“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为无知者？”王密惭愧而出，从此廉明自律，不敢懈怠。

前次他去华县时，还看了矗立在杨氏墓园山门内的“四知方”牌楼，不想此家竟出了如此神童。

“不知该童是怎样的聪颖？”

“大人且听下官详禀。就在今年正月，杨家来了一位客人，正是闻名遐迩的骆宾王。他见杨炯生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便要他当众赋诗。孰料一杯酒未喝完，他竟脱口而出：‘紫气逐夜来，人间日换新；檐下风吹柳，天地又一春。’此诗一出，语惊四座，连骆宾王都惊叹不已。”

“这骆宾王本官知道，平素有些倨傲，他看上的人自是不差。好！本官就写一副‘鸿鹄高翔’如何？”褚遂良道。

县令击节，连道三个“好”字！褚遂良正要铺纸下笔，耳边却传来一阵说话声，接着府令就进来禀告说京城来了人。褚遂良无奈地笑了笑，放下笔来到前堂，原是秘书少监上官仪到了，他高声道：“褚遂良接旨！”

褚遂良忙跪倒在地，山呼万岁。

制曰：着即同州刺史褚遂良回京听任。钦此！

“谢陛下隆恩！”

褚遂良接旨后便邀上官仪到客厅叙话，县令见两位大吏有话要说，便知趣地告辞，孰料褚遂良将其拦住，将上官仪介绍给他。听说上官仪是门下省官员，县令纳头要拜，上官仪连道：“免了，免了！贵县一定是来向褚大人索字的，本官就借机一饱眼福吧！”

“大人这样一说，下官倒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说着，褚遂良铺开宣纸，写下了“鸿鹄高翔”四字，然后题款、压章，客厅里顿时就溢满了墨香。他又把字的来由叙说一遍，上官仪就十分感慨。

等那字干了之后，县令才小心地收起。这时只听褚遂良道：“自与大人京中一别，悠悠三载，今日相见乃天意也！在下已命人在‘飞鸿楼’备下酒菜，县令大人不妨一起痛饮一番……”

这顿饭足足吃了一个时辰，出了店门，县令就告辞回华县了。褚遂良与上官仪回到刺史府，品茗三巡，酒就醒了几分，话也多了起来。

上官仪打趣道：“大人这回真是鸿鹄高翔了啊！”

“大人这是话里有话呀？”

上官仪哈哈笑了，道：“听说皇上要任大人为吏部尚书，兼同中书门下三品，你都当了宰相，今天这酒喝得值。”

褚遂良却不以为然，离京前他就是同中书门下三品，皇上这次召他回

京，充其量也就是官复原职。

上官仪见此，诡秘地眨了眨眼道：“不知大人可知否，武才人回宫了。”

“听京里的人说过。皇上就是太宽厚，太仁慈了。”

“可有一件事情大人一定不知道。”

“何事？”

“这次是武才人恳请皇上宣大人回京的。”

褚遂良十分吃惊，且不说自己曾力主先帝杀她，就算没有这事，皇上也不该听凭一个女人干政呀！皇上虽然懦弱，却不该如此糊涂。他听了连连摇头。

“自武才人回京后，就安排在皇后身边，皇上去萧妃那儿便少多了，大都待在清宁宫。”上官仪又道。

褚遂良闻言沉吟了一会儿，他的心不免沉重起来：“时候不早了！大人且先到馆舍歇息，待在下将同州诸事交代一下，就回京履职。”

两人走出府门，太阳已在西山山头了。城外飞来的群鸟纷纷落在府门前的大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褚遂良一声叹息，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都三年了。他无法知道，这次回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上官仪没有说错，半个月后褚遂良回到长安，就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天早朝后，李治在两仪殿单独召见了他。

“朕当时那样处罚爱卿，殊非得已。”李治以这样的语气开始谈话，褚遂良心中就十分感动。

“微臣深知陛下用心良苦，若非这样，微臣对百姓之疾苦又何以能如此熟悉呢？”

君臣都明白，时过境迁，此时就该同心同德，共谋大计。他们在默契中将不愉快的过去翻过了，把精力集中到处理眼下的朝政上来，褚遂良呈上拟任朝臣的名单道：“臣遵陛下旨意，已将拟任诸公列于上，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展开奏章，看得很仔细：

宇文节任侍中；

柳爽任中书令；

兵部侍郎韩瑗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

看到这里，李治停下了，心中生出由衷的感慨——为褚遂良的胸襟，为他的以社稷为重。去同州前，这中书令本是他的，论理，这次回来也该是官复原职。但他却不计较这些，毅然地举荐了中书侍郎柳奭。其他的几位，有的比他年轻，有的却比他大了许多，他都能一一人尽其用，这不仅需要胸怀，更需要胆识和勇气。

“马上要举行立嗣大典，爱卿对太子之师可有谋虑？”李治放下奏章又问。

褚遂良闻言笑道：“微臣这另有一份名单，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接过来看了一下，就觉得让他做吏部尚书真是恰当。看了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是费了心思的。

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再合适不过了。在太宗时代，他就曾做过太子李承乾的左庶子，对他屡有进谏。他家学深厚，先后修过《隋书》《大唐礼仪》等，雅爱宾客，接引忘倦，刚正憨直。让这样的老臣来当老师，太子必是日有长进。

张行成兼太子少傅，更合朕意。其人锐言形成，体局方正，先帝以其为廊庙之才。做太子少傅，正是名副其实。

还有高继辅，为人刚正不阿，敢言直谏，又在先帝时任过中书令，治国理政，诸子百家，无不通晓。三人各有所长，琢璞成玉，正心塑形，传道劝学，太子未来必是一代圣君。

李治拿起朱笔，在奏章上批了“准奏”二字，眼里充满了欣慰：“爱卿虑事周详，乃社稷大幸。朕意让中书省照此拟诏，送太尉过目，如无异议，即可发送门下省复议颁布。”

“微臣谨遵陛下旨意。”褚遂良赶忙起身，准备离去。

“爱卿留步！朕还有话说。”李治说着走出了龙案，来到褚遂良面前，“武才人已经回宫，想来爱卿已经知道了！”

“臣一回京就听许大人说了。”

“她暂无册封，先留在皇后身边。只是她喜好书艺，多次向朕陈奏欲拜爱卿为师，不知爱卿意下如何？”

“这……”褚遂良捻着胡须没有回答。

李治一看便知道他的心思，他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心结还没有打开，而且还对召武媚回宫一事也颇有抵触。

让武媚跟褚遂良学书，也是为以后册封排除障碍。想到这一层，李治又道：“后宫佳丽成群，可如武才人这样专于书艺者绝无仅有。若爱卿能加以指点，后宫以为楷模，岂非我朝幸事？”

皇上以商量的语气与臣下说话，褚遂良就是再有千重心结，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点头同意：“微臣自知书艺欠佳，诚恐误了才人。然皇上之意，臣敢不从？今日回府，臣就着手筹备此事。”

“如此甚好！”李治听了十分高兴。

走出两仪殿，褚遂良发现李荣在塾门前徘徊。看见褚遂良，李荣急忙上前问道：“褚大人这是要回署中？”

褚遂良点了点头，随后又问道：“武才人回宫后，皇上心境很好吧？”

李荣颔首称是，并道：“武才人回宫后，一改刚烈性格，温柔随和，尤其在皇后面前百依百顺，对下人们也是开言即笑，后宫都说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褚遂良没有说话，心里就翻开了浪花——也许是自己多虑了，经过感业寺这番曲折，也许武媚的性格变了，他也不能总是揪住旧事不放。

一回到府上，府令就告诉他武才人来了，现正在前厅说话。他倏然一惊，这来得好快呀！他顿时悟到，刚才皇上在两仪殿的一番话就是打个招呼，其实早就说好了。不管怎么说，她是先帝的才人，眼下虽无封号，却是迟早的事。不管自己心里怎么想，行为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怠慢的。

他匆匆换了常服来到前厅，一进门还没等他开口，武媚就起身行礼了：“妾身冒昧打扰，很是不安，望大人海涵。”

果如李荣所言，褚遂良急忙还礼道：“不知才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寒暄之后，两人相向而坐，夫人退下后，褚遂良命丫鬟续了茶水才道：“不知才人登府有何见教？”

武媚掩口笑道：“大人乃当朝名相，朝野共仰，妾身何敢言教？只是奉了皇上口谕，向大人学书艺来了。”

褚遂良忙作揖道：“才人此言折杀下官了。才人想必知道，先帝朝有欧阳询公，楷书《醴泉铭》闻名遐迩；还有虞世南公，丹书昭仁寺碑文，可平涛息浪。微臣不过平日喜欢翰墨而已，何敢对才人赐教？”

“大人谦恭了。既是皇上命妾身前来向大人求教，自是因为大人的字超凡脱俗，自成一格。”武媚欠了欠身子接着道，“妾身虽为女儿身，却对大

人的书艺揣摩神往已久。”

这段开场白的确让褚遂良对武媚刮目相看。先帝在时，他也听过不少关于武才人喜好书艺的传闻，他原以为这不过是女人一时起兴，写写消遣而已，未料她竟如此上心，忙道：“才人不吝赐教，下官愿闻其详。”

“大人如此谦虚，那妾身就不揣浅陋了，说错了还请大人见谅。妾身曾将大人的《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与欧阳询公的《醴泉铭》做过比较，依妾身拙见，欧阳询公笔力险劲，结构独异，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而大人之字，取法王羲之，融会汉隶，正书丰艳，自成一家，行草婉畅多姿，变化多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我大唐书艺，若是前有欧阳询、虞世南，后无大人创格，岂非故步自封尔？”说到这里，武媚又把话锋转了回来，“妾身点滴之见，让大人见笑了。”说完，她翘起兰花指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茶，樱唇显得十分红润。

褚遂良听得十分认真，这倒不是武媚的话对他多有褒赞，而是她的侃侃而谈让他忽然有一种“操千曲而知音”的感觉。写了这么多年的字，他也曾将自己与前贤后秀在心里做过比较，却不似如此细微，看来这武才人研磨自己的书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让他尤其感动的是，武才人竟把他的字置于大唐书艺的延变中去品评，这实是少有的做法，也让他十分高兴。

到了这时，武媚也觉得火候到了，随即拿出几幅自己的书法道：“妾身回宫以来，有幸每日聆教于陛下，胡乱涂了几幅习作，烦请大人给看看。”

褚遂良接过作品大体看了一遍，脸色便肃然起来，心中暗道，这哪里是习作？分明是书中上品。虽然以书家的眼光看微有瑕疵，可无论是章法布局还是书体结构，都有一种兰香芳秀的气息在其间流淌，婉柔中隐寓刚烈，平和中偶见险峻，他禁不住脱口赞道：“好字！好字！”

武媚闻言忙摆手道：“大人此言，实在是折杀妾身了。”

“下官何时口是心非过？”接下来，褚遂良便对作品中的不足做了很适度的评价，武媚也从心底感叹褚遂良的目光犀利。褚遂良忽然觉得武媚并不那样让人生厌，而武媚则为自己的步步为营而暗喜。

她见时候不早了，便见好就收，起身告辞。褚遂良送到府外，直到武媚登车离去，他才回身进了前厅。他发现武媚将一幅字留在了几上，是一段她抄写的《华严经》。褚遂良捧在手上，双目有些迷离，他实在猜不透这女人的心思。

对了！我回来后还没来得及去拜望长孙太尉，我现在就拿着这字去拜望他，他一定能透过这娟秀刚劲的字迹，看透武媚微妙而曲折的心思……

武媚离开了褚遂良的府邸之后，却没有直接回清宁宫，而是去了李忠读

书的凌烟阁，她在这见到了奉旨为李忠讲书的侍中于志宁。

六十四岁的于志宁须发都白了，只是因平日保养得好，脸色很红润，让人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去年过了年之后，他就向皇上提出，希望有年轻人到侍中任职，他自己干一些可以光前裕后的事即可。李治很体谅他，答应尽快遴选新人，要他将署中事务交予侍郎处理，到书馆来专心为李忠讲书，这实际也是一种暗示——李忠被立为皇嗣已成定局。

武媚的到来让于志宁感到有些突然，脸上不免显出几分矜持，但武媚温暖的笑意很快就化解了他的疑窦。

这老头现如今还有一个光禄大夫的虚衔，武媚一下车就先施了礼，随之出口的话也让于志宁没有婉拒的理由："老丞相一向可好？妾身是奉了皇后旨意前来看望陈王的。"

"陈王也牵挂皇后呢！"于志宁说着便邀武媚进了讲书堂旁边的客厅，并要人去通报陈王殿下。

不一会儿，李忠就出现在客厅门口。他已经八岁了，生得阔额浓眉，只是目光有些游离彷徨，举止也有些拘谨。武媚在心里笑了，想这李唐皇室怎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太宗叱咤风云，到了李治便少了些霸气而多了些温雅，而眼前这个孩子竟不带半分杀气！

不过她现在的目光却是分外的温柔，带着母性的暖意。她拉着李忠在身旁坐下，详细地询问他的饮食起居，文墨辞章，然后便转达了皇后的旨意："殿下一定要锲而不舍，刻苦自励，习文演武，将来成为有为之主。"

说完这些，她又从怀里拿出一方玉虎镇纸道："此为皇上所赐之物，殿下一定用得着，现在转赠殿下，也是妾身的一点寄望和心意。"

李忠接过镇纸答谢道："本王定不负父皇希冀，母后厚望。谢才人厚爱！"

武媚又拿出自己写的一幅字对于志宁道："妾身奉皇上旨意随褚大人研习书艺，现写了一幅字想赠予殿下，不知可否？"

于志宁接过书卷，展开一读，原来是摘录孟子的一段语录——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看完这字，于志宁觉得武媚实在是个有心人，她写这段话最适合陈王的处境，不唯王皇后看了高兴，皇上也一定会龙颜大悦的。他正揣摩着武媚的心思，又听见她道："孟子又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妾身常想，人之一生，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如果没有了困苦，没有了敌手，必怠于安乐，岂有不亡国的。大人以为如何？”

于志宁惊诧地看着武媚，半天才回过神来。在陈王身边的这几个月，王皇后时不时地召他进宫询问陈王的学业，那种怜子之情溢于言表。可她多为关注陈王能否立为国嗣，却少有思索何以能使其成为有为之君。他忽发另想，假若这孩子是才人的儿子，她又该怎样处置呢？这种纠结直到武媚离开后都没有散开。

难怪皇上力排众议要接她回京呢！看来她的确非同寻常，唉……暮色渐沉时，他心头生出无以言状的沉重……

天边还剩最后一缕晚霞，长安的大小建筑都涂上一层古铜色，坊间的街灯与店铺的门灯相继点燃，照着武媚的轿舆朝清宁宫移去。马蹄声“嘚儿、嘚儿”地敲打着地面，在武媚的心头演奏着明快的心曲，她的眉宇间溢出的是得意自信的微笑。

她在心里整理着回京几个月来的每一个细节，点点滴滴、枝枝杈杈，那是一支爱、恨、忍交织的心曲。她是何等聪明的女人，怎么会体味不出皇上安排她到清宁宫的苦心孤诣呢？那是为了能早晚都见到她。她看得出来，那个只知争宠，却不知怎样博取皇上欢心的王皇后对云雨之事并不专情，这又如何能让精力健旺的皇上守在她身边呢？

她不知道王皇后是否发现，皇上现在喜欢到清宁宫完全是因为自己。他们常在甘露殿幽会，她躺在皇上的怀抱里，常常在心里嘲笑王皇后的愚蠢——为了一个萧淑妃，她竟不惜让自己进宫。

两年的寺院生活，没有磨去她被太宗冷落、被驱赶出宫的仇恨。她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这后宫的主宰，自从被皇上接回京的那一天起，她就发誓要夺回失去的一切，要让那些曾图谋除去她的人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想起他们她就咬牙切齿，甚至在向褚遂良求教书艺的时候，她都没忘记在谦恭的笑意之后掩藏杀机。才人对她来说只是过去的名分，它总让她在与皇上幽会时有不尽的尴尬，她迫切需要李治的册封，这使她不得不选择隐忍。

她不但要千方百计博取王皇后、大臣们的愉悦，更要时不时地对在王皇后身边的宫娥们施以恩惠。有几次，她在征得王皇后的同意后，将皇上赏赐的布帛都分给了宫娥们。于是她们成了她的耳目，常常把皇上与皇后、皇后与柳爽的谈话内容透露给她。

做这些事需要承担许多的屈辱和痛苦，但她不在乎这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她常用这样的箴言抚慰自己。

“吁”的一声， 驭手打断了她的思绪，清宁宫到了。当她出现在门口时，就看见了皇上那张烙下她不知多少唇印的脸……

尽管以许敬宗为首的一干人私下里不断进谏，希望李治在立嗣的问题上慎之又慎，但他的一切奔忙在以柳奭为首的皇后一系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托孤大臣的反对中，有如狂风地里的灯盏，明明灭灭。

一天，当许敬宗把这一切告诉武媚时，她竟狠狠地斥责了他，还要他们改弦更张，支持立李忠为皇储。她嘲笑许敬宗太短视，不懂若欲取之，必固予之的道理："你真糊涂！不立李忠，难道还立那个雍王不成？你记住！是龙是凤，迟早要展翅高飞的。不然上去了到时也得下来！"

他没读懂武媚话里的意思——她现在还没有儿子，一切都只有到那时再说！

到了七月，立嗣的所有准备都就绪了。大典在太极殿举行，很盛大隆重，除了李泰称病没有到贺外，皇室的诸王、各州刺史都来了，高丽、新罗、突厥以及西域各国的使节也都送来了丰厚的贺礼，所有这些都让李治想起当年自己经历这一切时的情景。

李忠被于志宁牵着手走进太极殿面对如此多的大臣时，他陷入了短暂的惶恐，这一刻他忽然想起在掖庭深院的可怜亲娘，当他从皇后目光中捕捉到少有的威严时，心不由得就收缩了。是的！他现在是皇后的儿子。

当他从宗正手里接过太子印玺，并听凭长孙无忌将紫绶披上肩头时，李治宣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永徽三年的朝廷格局，随着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的任命而尘埃落定。

……

皇朝的秩序看起来平静如水，李治每天照常到太极殿批阅奏章，太子李忠也正式移到东宫明德殿居住，按时去凌烟阁听少师、少傅讲述各类经典。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天一大早，李博乂就急匆匆来到两仪殿禀奏道："皇上，濮王李泰昨晚薨了。"

李治闻言，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潸然泪下，沉默良久才问道："皇兄没留下什么话么？"

"王爷弥留之际，殷殷惦念陛下。唯祈陛下承先帝大业，光大李家社稷。"

"皇兄！"李治喊了一声，就昏了过去。李荣上前抱着皇上，又是呼唤又是掐人中，过了一会李治才缓过气来。他望着聚在身旁的众人道："你等何必如此惊慌，朕不过是过于悲痛罢了。"

太医忙上前为李治诊脉，虽然脉象有些异常，却是情之所至。大家扶皇上坐定，李治悲不自胜道：“皇兄少善属文，才华过人，词采美丽，聪明绝伦。传朕旨意，制以‘诏葬’，以鸿胪寺护桑，追赠太尉，雍州牧。自今日起，朕辍朝六日。”

宗正、太常、鸿胪寺推算卜筮，确定十一月二十五日出殡，但整个葬礼从下诏之日起就开始了。朝臣中除了太尉长孙无忌因舅父身份而免去吊唁外，在京诸王、公主都前往守灵和祭祀。宗正寺和鸿胪寺秉承旨意调动四十人作为仪仗，日夜守护在灵堂前，羽葆鼓吹，哀乐低回。

朝廷还特地拨出赙物三千段，米粟三千石，赐东园秘器。而且葬礼的费用皆从朝廷府库中支出，以表达皇上与濮王之间的兄弟情深。十一月十四日，朝廷又请法藏禅师到濮王府超度亡灵，为李泰的往生祈福。

李治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朝野进一步体味当年先帝之所以传位给他，正在于他能够善待各位弟兄的缘故。

然而，这葬礼是一个舞台，此时此刻，常常来往于朝堂的、徒有虚位赋闲在家的、在太宗年间因犯事遭受冷落的都得以聚在一起，演绎出各种的悲欢哀愁，传递着驳杂而又迥异的心绪。有一进灵堂就扑倒在地放声大哭的，有默默流泪而一言不发的，有满目藏怒而顿足捶胸的。这情景让参与治丧的许敬宗感觉到，濮王的故去，也许会成为一场风雨的发端。

傍晚时分，法藏禅师的法事刚刚开始，许敬宗就看见两个人进了灵堂。他们一脸的悲痛，跪倒在灵堂前大呼道：“皇兄！本宫来迟了！”“皇兄！你文采一生，却英年早去，何其冤枉啊！”

这一声呼喊之后，顿时哀声满堂，泪雨纷飞。许敬宗不由得心头一惊，这不是高阳公主和已故丞相房玄龄的爱子、驸马房遗爱么？顷刻间，往事重新涌上心头。

这高阳公主乃是太宗的第十八个女儿，年轻时因与玄奘法师的高徒辩机私通，受到太宗严厉斥责，令她自那以后不得进宫。

高阳公主无法释怀的怨恨是，当先帝对这件事严词追究时，她曾抱着希望去找父皇十分喜爱的九哥、当今的皇上，希望他能谏言父皇将大事化小，并赦辩机死罪。孰料李治非但不从中斡旋，竟然如同遇见瘟疫似的对她避而远之。

那天，她在李治的书房外站了许久，说了许多近乎请求的话，可连一个同情的字也没有得到。后来，李治推开门对她道：“妹妹做下如此有辱家门之事，父皇怎能不降罪呢？你还是好自为之吧！至于那个辩机你就不要再管了，他死有余辜。”

从此，兄妹就断了来往。李治登基后，曾几次邀约几位公主，她和巴陵

公主都借故婉辞了。

莫非吊唁逝去的人是为了给活人看的？她们这是要告诉皇上，她们心中牵挂的是一个曾差点从他手中夺走太子之位的人？许敬宗说不清楚，不知是什么力量驱使他朝这方面想。

然而，未及他理清头绪，只听耳边传来太监尖细的嗓音："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到！"

巴陵公主是太宗的第七个女儿，两人依礼进香、跪拜后，被太监、宫娥引领出了灵堂，到旁边的侧厅用茶。一进门，先期到的高阳公主和房遗爱忙站起来恭候道："姐姐也来了。"

巴陵公主擦了擦红红的眼角，就哽咽了："唉！你们说说，四皇兄年轻时身子该是多么劲健，以致找不到合适的腰带，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谁说不是呢？"高阳公主说着声音就低了许多，"前日妹妹去姑母处拜望，听她说皇兄这些年心境很不好。去年，皇上还责备他用度奢靡。"

"九弟也真是吹毛求疵。"巴陵公主撇了撇嘴，"作为皇上不悉心打理朝政，却对自家弟兄动辄怒形于色，你说说，他一亲王吃好些穿好些玩好些有什么错？又不是用朝廷的钱。"

高阳公主说着又伤心起来："父皇临终时原指望他能善待诸王和公主，孰料他一登基就翻脸不认人，也只有到姑母那里还能说几句贴心话。"

她们说的姑母乃是高祖的第十五个女儿，太宗的御妹丹阳公主。虽说是长辈，但年龄上却与她们的长兄李成乾不相上下。太宗在世时，她最是骄横，动不动就闹到两仪殿。甚至当初为了拥立李泰，不惜以死相逼。太宗常常也无奈地叹息："唉！朕的这个妹妹，比之汉朝的长公主刘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两位驸马虽然没有插话，但公主们的议论在他们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可不是么？自从李治登基以来，朝事皆决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何曾想到他们这几位驸马呢？房遗爱更是一想起长孙无忌的老脸，气就不打一处来。

论起来，他家对社稷的功劳一点也不比长孙无忌差，连先帝都不止一次说父亲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可父亲去世才刚刚过了四年，新皇就将一代名臣置之脑后了。

今非昔比，房遗爱总忘不了太宗因喜欢高阳公主给予自己不同于其他女婿的礼遇——授予他为中郎将、散骑常侍、官至太府卿，掌握着朝廷的金帛、财帑，实是别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可一场公主与辩机私通的案子让他们的父女情分走到了尽头，以致太宗

驾崩时公主竟没有一滴泪水。可即便如此，当今皇上也不该牵连于房氏，将他与兄长房遗直贬为房州刺史和汴州刺史啊。从那时起，房遗爱就对朝廷积了太多的怨恨。虽远隔重山，但他没有一天不想着回到京城。

三年来，他借向朝廷输送麝香、蜡、钟乳、苍矾石、布、麻等稀缺珍品的机会，将兵器带进在京城的府中，并招徕丁壮，伺机兵变。这件事他做得很隐秘，除了高阳公主，谁也不知道。

现在，面对与有同样心境的柴令武，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对这位刚被免去卫州刺史，以足有疾而滞留京师的国公之后，他需要从一些话中把握他的心思。房遗爱放下自己的境遇不说，转而为柴令武鸣不平："就说世伯！生前也是先帝敕命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哪一点不如长孙大人，为何仁兄就被冷落了呢？"

柴令武道："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渐，现刚刚到了第二代就和光息锐，日趋日衰。往后去尚不知有怎样的厄运等着我们。"

房遗爱握了握拳头道："再怎么说我等都是将门之后，岂能为人鱼肉？"

这话是什么意思？它让柴令武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正要阻拦，却听见隔壁传来葬丧礼职司的声音："吴王殿下到！"

"哦！三哥到了！"

巴陵公主和高阳公主急忙刹住话头来到灵堂，就看见吴王李恪高大的身影。虽然他与李泰并非一母同胞，可血管里李氏血液让他早忘记了当年兄长被废后，兄弟之间围绕立储而发生的种种不快。

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看见三哥的肩膀剧烈地抽搐着，鼻翼间的欷歔声听起来非常浊重："四弟！为兄来看你了！四弟呀！如今皇上圣明，朝政清明，你我兄弟正要乐享清平盛世，你如何就走了呢？你真让为兄肝肠寸断啊！四弟！"

高阳公主听着这些话心里就极不舒服，心想当初要不是长孙无忌等人执意要立李治，你何以落得如此下场？她上前扶住李恪的胳膊道："逝者已矣！三哥还要节哀，妹妹还有话与你说。"

李恪转过身，眼里布满了血丝："为兄过于悲伤，体力不支，就此与你们四个作别了。"说罢，在太监的搀扶下他朝外走去。

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一干人送到府外，看着李恪登上了车驾。

"姐姐！三哥怎么越来越胆小怕事了，自己兄弟姐妹说说话，皇上还能降什么罪？"

“谁说不是呢？”巴陵公主道，“自从废太子风波之后，三哥就解纷和光，甘做事外人了。他这是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能与九弟相比，他是前隋炀帝的女儿所生。可他才气过人，深得父皇宠爱，要不是当年长孙无忌等人掣肘，他就是储君了。现在如果不收敛锋芒，恐怕会招祸的。”

高阳公主不得不承认巴陵公主的话有理，两人转身回到濮王府，见更漏已是戌时，法藏大师的法事已经结束了，正与许敬宗、李博乂在侧厅饮茶。

她站在门外的树影下打量着室内的三人，除了法藏大师正襟危坐外，其他两人脸上并无过分的悲郁，看许敬宗谈笑风生的样子，一定是官场很得意了。最近她不断从宫里得到消息，说自从武才人回京之后，这个许敬宗有事没事总往清宁宫跑，而且皇上也对他越来越器重了。

“哼！还不是皇上的鹰犬？”高阳公主在心里骂道，“小人得志！自古为鹰犬者，能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高阳公主扭过头对着巴陵公主，朝里面撇了撇嘴。巴陵公主却没有回应妹妹的表情，似乎有点神不守舍。

不错，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但巴陵公主毕竟年长几岁，许敬宗的影子让她忽然有一种担忧，刚才她们在侧厅的对话不会被他听到吧？如果传到皇上那里，岂不要落个僭越犯上之罪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巴陵公主虽然生得晚，可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是整个贞观年间私下里都绕不开的话题。她的伯父、叔父均死于乱箭之下，他们的儿子也都全部赐死。

不知是内心的紧张，还是凉夜风冷，巴陵公主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她眼中的许敬宗一下子变得面目狰狞，她下意识地拉了拉柴令武的衣袖道：“祭奠已毕，我们还是速速回府吧！”

柴令武点了点头，就要府令去招呼车驾。高阳公主见状，忙问道：“姐姐这就要走吗？”

“嗯，时间不早了！还有一段路程，你我就此作别，有话留待日后再说。”说完这些之后，她又来到侧厅对许敬宗和李博乂道，“烦请两位大人转达本宫对陛下的问候，本宫告辞了。”

许敬宗和李博乂忙起身施礼：“臣等恭送公主。臣等一定向陛下禀奏二位公主的盛意！”

高阳公主没有回两位大臣的话，就径直跟着巴陵公主来到府门外，早有府令在那里伺候着。两人执手正要话别，却见一人上前打拱施礼道：“小人乃驸马薛万彻的府令，丹阳公主本意是今日约两位公主到府上叙话，不想在此延宕甚晚。明日我家主人在府上等候两位公主和驸马。”

不等巴陵公主说话，高阳公主抢过话头道：“你去回禀姑母，明日一早本宫就与姐姐一同登门拜望。”话刚落音，她就挽起巴陵公主的胳膊道，“姐姐！请上妹妹的车驾，妹妹还有话对你说。”

车轮在石板道上碾出“咯咯”的声音，渐行渐远，但许敬宗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他的心思追高阳公主等人的背影而去，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山雨欲来啊！”

李博乂有些不解地问道：“好好的，大人何来这样一句话？”

许敬宗也不回答，拉起李博乂就回了侧厅，这才叹了一口气道：“李大人不觉得两位公主和驸马的行为有些古怪么？”

李博乂为人老实，虽然管着皇室大小之事，却并不擅长于揣测别人的心思，不以为然道：“濮王薨殒，他们理当吊唁，在下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啊？”

“大人的心思都用在丧事上，这也难怪。方才在下如厕路过侧厅，无意间听他们对陛下颇有诽怨，莫非是要借濮王丧礼闹出什么动静？”

李博乂一脸茫然道：“大人之言有些危言耸听，现今陛下广布仁德，四海晏然，朝安其邦，民安其业，他们能翻起什么浪花呢？也就是发发怨气而已。”

许敬宗可不这么看，道：“不！悠悠万事，社稷为大，你我同为皇上近臣，怎可疏于职守呢？大人且在这守灵，在下这就进宫去禀奏皇上。”

李博乂笑道：“许大人糊涂了，现在已是子时，宫门紧闭，你如何进得去呢？”

许敬宗闻言尴尬地摸了摸后颈：“还真是……那就等到明日早朝后再奏吧！”

第六章

武媚献计平内乱

长孙蓄谋除政敌

变幻了一夜的天空，终于在凌晨降下漫天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在长安的大坊小闾。气温骤然变得奇冷，廊前的小径被人踩过的地方结了一层冰凌，但没过多久，就又被雪覆盖了。

这是永徽三年（公元653年）的十一月，薛万彻望着门外茫茫的雪雾，

不免有几分烦躁：“天公有知，当为濮王不平。”

他在客厅里坐了下来，喝了一口热茶，问门外的府令道：“公主、驸马们还没有到么？”

府令看了看天回道：“想来也快了。”

“如此拖沓，岂能成就大事？”他重重地拍打着案几，许多心事就从这敲击声中流到眼前。

说起来，他也是跟随高祖、太宗打天下的老臣了。远的不说，单说贞观二十二年，他以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率众三万，渡海入鸭绿水，高丽朝野闻之震恐，纷纷弃城而逃。

大军凯旋，孰料太宗却听信了李□的进言，以“职乃将军，亲唯主婿，发言怨望，罪不容诛”的罪名，将他免官流放到象州，直到新皇登基大赦时才得以回京。

但这样平静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他就又被外放为宁州刺史。今年年初，他才得以归来，被授予司徒、左武卫大将军，属掌管京师宿卫的重臣。

但这似乎并不能消除他对两代皇上的积怨，他看当今皇上什么都不顺眼。论起治国，他比不上已薨的濮王李泰；论起治军，他不能望吴王李恪项背；论起才识，他哪里能和荆王李元景相比呢？他能当上皇帝，不就是有一位权倾朝野的舅父么？

这时，府令在门外禀报道：“老爷，高阳公主、丹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柴令武到了。”

他不得不把诸多烦心事放下，对府令道：“速报公主得知！”

他说的公主是夫人丹阳，现在他一想起与公主的初婚之夜仍禁不住脸上发热。拙笨的他竟不知男女之事，夫妻数月不同床，太宗闻言，忍俊不禁，拊掌大笑。之后他邀来各位驸马，传以儿女缠绵之事，他方才开窍，生下一堆儿女。

此刻，几位公主和驸马都云集在司徒府的前厅。丹阳公主属长辈，与薛万彻坐在上首，巴陵公主与柴令武居左，高阳公主与房遗爱居右。他们要府令在门口守着，无论谁来，一概不见。

其实，这样的聚会已有过多次，现在不过是要梳理一下准备的情况。

房遗爱很自信地说道：“小侄借回京奔丧之名，让别驾率汴州精骑与柴兄之兵在同州会合，于华山密林中埋伏，一旦有事，不用半日就可到达长安。另外，小侄府中所藏兵器足可武装六百勇士，此亦举事之奇兵。”

柴令武点了点头：“小侄也在府内招了各路侠客，随时听候调遣。”

一阵风从窗外吹进来，众人打了一个寒战。薛万彻从座位上站起来，脸上掠过几分自信：“老夫虽患了足疾，然坐镇京师，料定诸辈必不敢动。不瞒诸位，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出师有名。”

他并没有向两位晚辈透露自己所蓄的兵马，但他心里有数，自隋末追随高祖起事至今，数十年经营，他在京中的势力盘根错节，亲信不少。他相信只要振臂一呼，这大唐的半边江山就会坍塌。

高阳公主闻言蛾眉一转道：“这有何难？他现在召那个武才人进宫，岂非淆乱人伦？仅此一点，就该交出大唐江山。”

她一想起早年的屈辱就觉得委屈，同为皇家后人，为什么际遇就如此不同。九哥作为皇上，可以与父皇喜欢的武媚卿卿我我，为什么她就不能与辩机有一点私情呢？她至今都不认为那有什么错，不就是他生得英俊潇洒么？

她不止一次在心里为自己寻找与辩机私通的理由。父皇只看到房遗爱乃将门之后，身躯刚健，却并不知道他选了一个银样镴枪头，无法带给她女人所需要的一切。新婚第一夜她哭了，从此两人维持着表面的和谐，而内心却越来越冰冷。而就在这时，一次寺院的进香，让辩机走进了她的生活。

辩机是真正的男人，他的狂癫，他的遒劲，在她心头荡起从未有过的湟漾和澎湃，那一刻，她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从寺院回来后，高阳公主曾有过短暂的惶恐，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房遗爱的目光。但很快，她就找到了平衡的方法。她为房遗爱找来两名宫女，这样，双方都明白了对方的需求，也学会用“一本正经”去掩盖彼此的龌龊和荒唐。不过，事情最终还是被太宗知道了，结局就是从此禁止她入宫。

但高阳公主觉得，作为九哥，李治千不该万不该，就因为房氏兄弟争夺房玄龄的国公封爵而将她的夫君贬到房州。

“哼！如此忤逆，枉为人君！”高阳公主气愤地丢下这句话。

巴陵公主立即拍掌叫好，以为这不失为一条有力的理由：“我等就再演一场‘清君侧’的好戏。”

高阳公主发现，这会儿唯有丹阳公主双眉紧蹙，没有说话，隐隐从叹息中听出几分伤感，她忙用试探的语气问道：“姑母为何沉默不语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思虑不周之处？”

丹阳公主抬起头时，眼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自从薛万彻对朝廷屡生怨

恨后，她就深深地陷入噩梦之中。现在，夫君竟要趁濮王殒薨之时举事，她的心就罩上了浓浓的恐惧。多少次她都暗自决计，要将这一切禀奏给皇上，好让朝廷有个警戒，但事到临头，她还是退缩了。她爱大唐江山，但更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女，她不愿意看着一家人被推上刑场。

可事情的发展哪由得了她呢？她仿佛看见丈夫的脖子上套着法索；她又仿佛看见李治在血泊中痛苦地呻吟。她战战兢兢地转过身子，面对侄女、驸马和夫君道："举大事必慎其终始，改换新主，非同儿戏，你等如此，就不怕落个谋反罪么？"

"糊涂！我等如此，也是为了拯救大唐社稷，何来造反之说？"薛万彻挥手打断她的话，朝外挥手，"来人！送公主回内室休息。"

丹阳公主被宫娥们扶出去时，依旧望着她那利令智昏的夫君。"夫君！三思而后行啊"的声音久久地在众人耳边回旋，薛万彻叹一口气，目光掠过短暂的冷峻："请房大人下令举事！"

房遗爱点了点头："姑父大人！小侄的六百勇士就交与您。请您设法让他们潜入宫内，控制宫禁。然后飞鸽传书，命房州长史率军火速赶到长安，埋伏在前往濮王府的路上，只要皇上从这里经过，就一定要逼其退位。然后昭告天下，说皇上私纳才人，有失国体，拥立荆王登基。"

薛万彻闻言拍手称快道："贤契不愧是房大人之子，事成之后，必是股肱之臣。"

"柴兄可拨一部分人马去护卫荆王府，另将一部分人马换上禁卫盔甲，去劫持李忠，以此逼迫皇上交出玉玺。"只是房遗爱忽然发现，在长安举事，他的兵马显然不足，当他将犹疑的目光投向薛万彻时，就从那双老迈的眼里捕捉到了桀骜和自信。

"贤契尽管放手去干，老夫在京城经营多年，卫营将军中断骨心腹十数人，他们都曾盟誓，愿意誓死追随老夫！"

"如此便胜券在握了！姑父果然是久经战阵之人，临事不惊。事成之后，当为司徒、太尉，光大李唐基业。"房遗爱大喜过望。

薛万彻摆了摆手道："诸事未竟，言此尚嫌过早。老子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依老夫观之，皇上性格柔弱，还请两位公主明日进宫，多施以亲情，以分皇上心力。"

房遗爱闻言补充道："王皇后、萧妃不在话下，倒是那个武才人颇多心机，公主还要小心谨慎才是。"

"那本宫过两天就去皇后那探探虚实。"巴陵公主道。

随后，薛万彻举起酒杯，面对房遗爱、柴令武，声音略显沉重，但却是

刚劲有力：“大唐安危，在此一举。君我同力，共谋大业。”

……

“共谋大业？他们真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武媚冷冷地笑了。在两仪殿，她收起近日向褚遂良研习书法的习作，对李治和前来奏事的许敬宗道。

她的气度深深地感染了李治，使他在刚听完许敬宗陈奏后的情绪稳定了许多。自登基以来，他秉承先帝遗诏，谨遵祖制，待诸王宽，待臣下慈。甚至在他们骄奢过度时，也只是加以温婉的训诫。就说刚刚殒薨的李泰，且不说先帝在世时他尽享宠爱，以致朝野侧目。就是在当朝也是“车服羞膳，特加优异”，何曾委屈了他们？还有高阳公主与房遗爱，尽管因兄弟争袭国公之位，闹得满城风雨，他不得不将之外放房州，可一年之后，他就将其调回了京城。孰料他不图报恩，反而满腹怨诽，图谋不轨，岂不让人伤情？竟至于听了许敬宗的陈奏，他沉默良久，一时无法平静纷乱的思绪。

“朕以仁爱之心博施海内，视朝野群臣若手足，彼等为何要负朕？”

聆听着皇上的叹息，武媚不免觉得有些依稀的失望。过去与他在一起缠绵时，她多专注于他的风流倜傥，文辞清雅，却不曾对他执掌朝政后的作为有过多思考。如今，当杀机濒临时，他的优柔寡断让她感到困惑，难道他不知道江山社稷从来就隐寓着君臣反目，众叛亲离，甚至弑君杀宫，连龙案也染着血迹么？

武媚为李治斟了一盏茶，亲手奉上，那一双蛾眉顿时拉直了，透出凌厉的冰冷：“陛下可知，抱仁怀慈，于不贰忠臣，虚怀君子，乃必知恩图报；于逆贼贰臣、背恩负义之流，无异于养虎为患。荀子曰：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所谓分均则不便，势齐则不一。陛下欲图泛仁博爱，实乃不可行矣！”

“才人所言至理矣！”许敬宗接着武媚的话道，“今乃房遗爱等人背义负恩，此非陛下之过，乃贼之罪也！除之，则上符天意，下慰列祖，社稷之幸也。”

“卿等所言，朕不是不明白，只是丹阳公主乃朕之姑母，高阳公主与巴陵公主皆朕之御妹，与朕血脉一体，朕实不忍对她们轻动杀机。”李治叹道。

“陛下之言差矣。昔齐桓公九匡诸侯，功业赫赫，易牙自烹其子为肴献于桓公，竖刁自阉而得宠，开方双亲丧而不归。管仲谏言逐三贼出朝，然不久桓公复召其回宫。后桓公病笃，三贼合谋，逼走太子。前车之鉴，望陛下速做决断，否则大唐危矣！”

武媚透彻的分析让许敬宗深受感染，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李治面前道：“事急矣！请陛下为大唐计，速速平逆讨罪！”

到了这个地步，李治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刚要下定决心，李荣匆匆进来禀奏道：“陛下，殿外有一丫鬟装扮之人，声言是从薛司徒府来的，带了丹阳公主的密信，要面见陛下。”

三人闻言面面相觑，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一下子弄不清缘由。倒是武媚很冷静，马上就镇定下来道：“两仪殿岗哨林立，禁卫森严，料一个女子不敢妄生歹意，陛下不妨宣她进殿问话。”

李治点了点头。

女子身上的披风落了一层雪，她进殿也不看四周，纳头便拜道：“陛下，奴婢奉丹阳公主之命，有书信呈陛下圣览。”

从李荣手中接过书信，李治刚刚看了一行，就感到了危机近迫的气氛——

臣妾丹阳昧死上疏皇帝陛下：

先帝中道崩殂，陛下承继大统，掌握宇内。今四海升平，万民欣然，百业兴焉，恩泽昊昊。然国运昌盛，岂容风云骤临？圣朝威仪，岂忍兵戎交革？薛氏世受皇恩，岂能背主负义？然其拒逆耳忠言，生不测之心，欲图不轨，臣妾乃高祖血脉，历三朝而荣贵，与圣朝共衰荣。今叩请陛下为社稷荡枯腐之朽，为大唐还清朗乾坤。

然薛氏随高祖举义于隋末，建功于贞观，击窦建德于冀州，战薛延陀于朔州，平高丽与鸭绿水，姑念其功在大唐，臣妾冒死恳请陛下法外开恩，免其死罪。皇恩浩荡，臣妾伏泣跪拜！

收起书信，李治的眼睛有些潮湿，姑母的一番话让他纠结盘桓，等李荣带女子下去后，他仰天长叹道：“列祖列宗在上，非是儿臣要动兵戈，实是因为社稷安固存亡系于一身，殊非得已。李荣何在？”

李荣应声进殿。

“速传太尉、兵部尚书、尚书仆射进殿议事！”

刚才的一封信，使两仪殿本来就紧张的气氛更趋紧张了。李治擦了擦额头细密的汗珠，转脸看了看身边的武媚，却发现她并不惊慌，反倒格外平静。

就在李治将目光投向她的时候，武媚说话了：“陛下无须担忧，我大唐十六卫精锐曾跟随高祖、太宗征战数十年，臣妾就不相信他们会跟着逆贼背叛朝廷。眼下最要紧者，莫过于陛下镇定自若，处乱不惊。只要陛下

平贼意决，必是君臣同心，内外戮力。薛万彻之徒，必是黔驴技穷！”

“依微臣看来，贼众必借濮王丧礼兴风作浪。”许敬宗跟着道。

武媚眼里露出几许轻蔑：“邪不压正。与其守株待兔，不如引蛇出洞……”

“那你的意思是……”李治瞪大眼睛看着武媚。

“依臣妾之意，陛下不妨放出话去，就说后天巳时要亲往濮王祭奠。贼众闻之，必于途中设伏，到时羽林卫将士一举擒拿贼首房遗爱。贼众无首，将不战自乱。”

许敬宗闻言连道：“这万万不可！陛下金玉之躯，安危关乎社稷，岂可冒此大险？”

“尚书岂不闻兵不厌诈的道理？”武媚笑道。

许敬宗一听顿时就明白了，打心眼里被她的计策所折服。这女人实在了得，若是有朝一日直上九天，不知会有怎样的气象。

“房遗爱、薛万彻久经沙场，岂能轻信朕的口谕。”

“若臣妾没有猜错，此正是逆贼所期待的。”

武媚的智勇给李治很大的鼓舞，他豪气涌上胸膛，义正词严道：“那此事就依二卿，传朕口谕，后日巳时，朕与皇后要前往濮王府。”

“陛下圣明！陛下气度不输高祖、太宗，此乃大唐之幸，黎首之幸！”武媚赞道。

这时李荣进来说太尉、尚书仆射、兵部尚书到了，正在塾门候旨。

“太尉到了，臣妾在此多有不便，这就告退了。”说完，武媚施礼后就从侧门出去了。

李治看着她的身影一直在视线中消失，才回过头来道：“宣太尉、尚书仆射、兵部尚书觐见。”

……

自从濮王灵堂回来，十几个时辰过去了，李恪仍没有走出失去兄弟的悲怆，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响。

外面，雪落静无声，而李恪的心里却翻江倒海，一浪高过一浪。远逝的、近前的、未来的……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谁也不见，甚至王妃几次敲门，都被拒之门外。

论起来，他也不过三十四岁，头发却过早地白了，顺着纶巾的边缘，可以看见鬓边的银霜。岁月的纹痕沿着两颊一直延伸到腮边，当年饱满的天庭变得阴暗粗糙，哪里还寻得到英气勃勃的影子？李泰的离去让他有种黄泉路近的蹙郁。

往事历历在目，桩桩都是抚不平的伤痛。在父皇的十四个儿子中，他虽排行第三，却因并非长孙皇后所生，又因母亲乃前隋炀帝的女儿，常常遭到长孙无忌等内臣的冷落和警惕。

从童年时起，留给他的记忆是辛酸多于温暖。他自小善骑射，有文武才，父皇常当着群臣的面以“类己”相赞，这自然引起了长孙无忌的警惕。他从皇上的口气中似乎感受到了一些什么。他们自知太子李承乾被废，而李泰因为过于张扬被太宗淡出视野，嫡系中还有谁能与他吴王匹敌呢？

无论于公于私，他们都不能容忍一个亡朝的外甥成为大唐的国嗣。果然，在长孙无忌的支持下，李治被立为新太子。其实在李恪的心目中，这是符合情理的结局，他也根本无意介入国嗣之争。从此以后，他把才气收起来，只求和母亲平安度过一生。

新皇登基时，他是第一个送上贺礼的。大典那天，他向李治送了一道奏章，那言辞的恳切让李治十分感动——

陛下唯承祖训，尚德隆法，仁以施政，俭以吏风，贞观遗风，永徽新政，纯信明义，垂拱平章，四海晏然，圣朝基业赫赫，陛下圣光焰焰。臣与陛下，同气连枝，甚慰欣然……

在奏章中他隐约表达了退隐的意思，希望从此安享太平，不再参与朝政。但不知道是李治为他的诚意所感动，还是根本就没有看出他的心迹，竟诏命他为司空，这使得他进退维谷，以后言行不得不慎之又慎了，以致他有时远远地看见诸王或者公主就有意地回避了。

可世上有许多事情，你越是回避就越是不期遭遇。在濮王灵堂前与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的际遇，让他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他从房遗爱和柴令武的目光中读出了难以掩饰的怨恨，就担忧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想到这里，他再也在书房里待不住了，对外面喊道：“传王妃与几位王子到前厅。”

不一刻，王妃萧氏和长子李仁、三子李琨、四子李境来到前厅。李琨和李境因玩射覆游戏正在高兴处，对父王的忽然召见老大的不高兴，坐在一边不说话。

李仁毕竟十四岁了，他先向父王问安，然后问道：“父王传母妃（继母）

与孩儿们前来，是有事要叮嘱么？”

“仁儿说得不错！本王传你等前来，正是要告知你们濮王叔父殒薨了。”李恪道。

李仁看了看萧氏道：“孩儿已经得知，正要禀奏父王前往吊唁呢！”

李恪摇了摇头：“本王已于前日去了，你等就不必兴师动众了。”

萧氏接道：“臣妾与仁儿商议过，不去恐朝廷怪罪下来……”

“亲王殒薨，是最容易生事端的时候，因此你要对他们兄弟严加管束，不可给人口实。这几天就命他们在府中读书，违者鞭笞二十。”李恪还是摇了摇头。

他没有将自己心底的担忧告诉妻儿们，不愿意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受折磨。他目光柔和地说道：“自你母亲与二弟去世后，本王视你们为生命，唯愿你等兄弟平安无事，修为积德，报效朝廷，明白么？”

见儿子们点了点头，李恪又道：“你们下去吧！本王有话要与你们母妃说。”

当前厅只剩下他与萧氏时，李恪终于将自己的担心说给了她，他拉着萧氏的手道：“你我虽贵为皇胄，但毕竟嫡庶有别，因此一定要谨言慎行，千万不可自招其祸。这几天若是有人来找，就说本王病笃，暂不见客。”

“哦！殿下如此说，臣妾倒想起一件事来。”

“哦？”

“昨日晚间，府役从门外捡到一封书信，那是写给殿下的，不想让臣妾给忘了。”

“什么书信？你为何不早说？快拿来给我看看。”

展读书信，李恪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那信中的文字让他心惊肉跳，呼吸骤然加快了：

王兄乃一代雄杰，文韬武略，朝野折服。昔日若非长孙无忌掣肘，今日新皇非王兄莫属……今陛下妄违祖训，无视人伦，欲纳武氏入宫；妄听谗言，忠奸不辨，唯长孙氏之是为是。夫圣朝者，乃李氏之天下，非长孙氏一人之朝廷；兴社稷者，乃诸王、公主之共责，岂容庸主怠朝……

虽没有署名，但从笔迹上看，这是高阳公主写的。

李恪放下书信，呆呆地望着对面由阎立本所绘的太宗图，讷讷自语道：“果然不出本王所料。”

“出什么事了？”萧氏问道。

“他们要反。信是高阳公主写的，这岂非要陷本王于不忠不孝么？”李恪说着就站了起来往外走。

萧氏一步上前，拦住他问道：“王爷这是要去往何处？”

“本王要进宫禀奏皇上。”

“王爷这是要将书信交给皇上么？”

“本王心底坦荡，无须掩饰。”

“唉！王爷聪明一世，为何糊涂一时？”萧妃夺下李恪手中的书信，眼里就涌出了泪花，“王爷心底坦荡，未必长孙太尉就思想无邪。倘若他拿这书信作证据，王爷还能洗清自己吗？”

“那依爱妃之见呢？”李恪想了想，不得不承认萧氏的看法有道理。

萧氏将书信投进香炉，眼见那几页纸化为了灰烬。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紧急的脚步声，李恪抬眼去看，原来是府令站在厅外了。他无法判定，这事对他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

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欲图谋反的消息，没有让长孙无忌感到任何意外。

在皇上向他们通报了这个消息后，长孙无忌辛辣地讽刺薛万彻是个莽汉，嘲笑房遗爱不自量力、柴令武利令智昏：“陛下岂不闻以卵击石之愚乎！长安固若金汤，若非如此，老夫还有何颜面面对太宗仙灵。”

李□对长孙无忌的话深表赞同：“骄兵必败，房遗爱、薛万彻高估了自己的军力。据臣所知，仅左右金吾卫营中就有不少将军对薛氏的飞扬跋扈早已不满，只是没有个机会除之，只要陛下诏令一出，必是旌旗竞奋，将士同力！”

“有人谏言朕放出口谕，说将前往濮王府吊唁，引出叛军聚而歼之，诸位爱卿以为如何？”李治问道。

长孙无忌闻言很是吃惊，何人见解竟与自己所思如出一辙，且先于他而上奏皇上？但此时他也不便细究，只是点头连道：“此计甚妙！只是需有一人与皇上容貌相近，以此迷惑贼众。”

李治闻之又是一惊，感叹武媚知兵之深，暗自庆幸舅父没有深究。

李□接话道：“这个不难，微臣前日散朝后从司马门经过，见一执戟郎的

容颜与皇上十分相近，现在就由他假扮皇上，诱敌出巢。”

李治转脸又问崔敦礼道：“那爱卿以为如何呢？”

崔敦礼忙回道：“两位大人高见。遵陛下旨意，微臣拟调左卫将军张延师率禁卫精锐在濮王府周围设伏，此人骁勇善战，又处事周密，定能手擒贼首。此外，微臣欲调右金吾将军庞同善率军夜围薛万彻府，一举剿灭叛贼老巢，调左武侯将军于东门拒叛军之援军。其余京师禁卫，各司职守，护卫太子、皇后。”

“微臣虽然老迈么，然擒贼平叛应付裕如，就由臣亲率禁卫守护太子，敢保太子毫发无损。”李□请命道。

事不宜迟，李治转脸对伺候在旁的李荣道：“传朕口谕，命濮王府众人于灵堂前迎朕。”

长孙无忌特别加重语气道：“此事声势一定要大，陛下可诏命许敬宗、李博义和鸿胪寺卿随行，以迷惑叛贼。”

这才是真正的运筹帷幄，李治目光炯炯地环顾着身边的几位大臣，语意刚毅地说道：“三位爱卿听旨，此次平叛，悉由太尉总决，两位爱卿通力协同，贻误时机者斩无赦！”

“微臣遵旨！”

此刻，平日的政见相左、心性相隔，明哲保身的谨言慎行，都因为一场宫廷风雨的到来而淡远了。只有在这紧要关头，李治才体味到先帝托孤，对自己、对社稷是多么的重要，他情不自禁看着三位大臣，话语中带了浓浓的深情：“大唐的社稷都在各位爱卿身上了，望众位勿负朕望，朕在此静候捷音。”

出了两仪殿，李□看见长孙无忌的脚步明显地缓慢了，并且不时回头望着跟在后面的崔敦礼。他情知他们有事要说，遂向二位揖别。长孙无忌也不阻拦，待李□上了车驾，才对崔敦礼道：“大人陪老夫走走如何？”

崔敦礼见此说道：“太尉有话不妨直言！”

长孙无忌明显老了，背有些驼，却依然精神矍铄，目光中透出沉静和狡黠：“崔大人想过没有，刚才在殿中，无论是你我还是陛下都忘了一个人？”

“请太尉明示！”

“难道吴王与叛贼没有牵连吗？”

崔敦礼不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长孙无忌，他猜不透太尉的心思，为何忽然想起了久已不在朝的吴王。

“太尉过虑了吧？下官听说吴王素来严于约束，举止有度，行为循规，甚至禁止到访的朝臣议论朝政，每有外行，必先奏明皇上。如此淡泊之人，岂会有非分之想？”

“大人糊涂！”长孙无忌以长辈的语气批评道，“大人不闻昔日汉朝之梁王刘武么？他外表谦恭儒雅，敬畏景帝，背后里却觊觎储君，派遣刺客行刺拥立太子的大臣，岂非口蜜腹剑？今昔相比，你还能相信吴王已收敛了那颗躁动之心么？”

“太尉所虑也不无道理，然《唐律疏议》是大人写就，倘若轻信传言，不重证据，又如何向朝野交代呢？”崔敦礼还是有所疑虑。

“这个大人多虑了。”长孙无忌对自己的推断充满自信，“老夫既是为国除害，自然不会因证据不足给人以口实。”

崔敦礼便不好再说什么了，末了留下一句话：“下官署理兵部，对律例不大清楚，还请太尉与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多沟通，才好定夺。”说罢就告辞了。

长孙无忌望着崔敦礼渐行渐远，才收回目光，嘴角溢出依稀的冷笑，撒下一句“如此胆小，岂可统万军于麾下”的话，就上车离开了司马道。

辕马的蹄声缓缓地敲着地面，与车轮声浑然一体，将长孙无忌的思绪拉得很远。

贞观十六年，那是一个让他伤心纠结的岁月。他看着长大，又由他鼎力举荐的太子李承乾与太宗交恶了。事情缘由是承乾行为放荡，纵欲沉沦，竟与一个叫称心的乐人纠缠不清。太宗闻之大怒，杀了称心，还连坐数人。承乾怀疑是李泰告密，怨心逾甚。又在宫中搭起棚室，日夜作乐，悼念称心。右庶子孔颖达和左庶子于志宁规劝，他不但不听，反而招募刺客张师正追杀他们。

更令太宗不能容忍的是，承乾在听到李泰有可能取代他为太子时，竟勾结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扬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人谋反，欲纵兵入西宫。贞观十七年，齐王李祐反于齐州。承乾大笑，对纥干承基道：“本宫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事后纥干承基被抓，太子谋反之事暴露。

在社稷与亲情冲突之际，太宗选择了江山，将此案交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等人处置，最后太子被废。但让长孙无忌无法理解的是，太宗竟置朝臣立魏王李泰为嗣的陈奏于不顾，执意要立吴王李恪为太子。

那李恪算什么？他非嫡子，名不正言不顺；母亲又是前隋的公主，倘若他成了皇上，那无异于隋朝的复辟，这是长孙无忌所不能容忍的。

那天朝会后，他和太宗在两仪殿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以内兄和丞相

的身份，疾言厉色地申明了自己的理由：“陛下此举，可想过长眠于昭陵中的文德皇后？微臣记得皇后弥留之际，多有托付，言辞恳切，现嵕山犹在，而情已去矣？皇后泉下，岂不涕泪怆然？”

“立嗣之事，关乎社稷，贤者但举，与文德皇后何干？”太宗不以为然。

“陛下此言差矣！当年炀帝昏庸，民怨沸腾，遍地薪火，触之即燃。微臣与皇后追随高祖，与陛下共生死于战阵，同患难于艰危，皆为解民于倒悬，救世于危羸。今天下方定，陛下又欲立吴王为太子，莫非要复故隋之业，置英烈亡魂于不顾？”

李世民据理力争：“爱卿所言，未免危言耸听。李恪虽杨妃所生，亦乃唐室血脉。”

长孙无忌也毫不退让，以死相抗：“陛下若要立吴王为太子，请先除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画像，杀了微臣。”

这样的激辩不止一次地在两仪殿延续。那也是长孙无忌最紧张的日子，他夜访褚遂良，私会李□，联络于志宁，发动朝野轮番向太宗力荐李治为太子。

作为亲舅父，长孙无忌对文德皇后生的每一个儿子都了如指掌，他不是不知道李治懦弱的性格，但他宁可用一个才气平庸，却能容人的李治，也不愿让大唐的国柄落到体内流着一半隋室血液的李恪手中。

李世民在朝野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将目光落在李治身上。

在长孙无忌看来，风波并没有平息。李恪也从来没有放弃觊觎皇位的野心。十几年来，他的眼睛一天也没有离开李恪，他断定李恪清静淡泊，不过是韬光养晦，是沉默的等待。他不相信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欲图谋反时，李恪能熟视无睹地去做一个旁观者。

既然李治把平叛的权力给了自己，他一定要趁机除去这颗在心头堵了十多年的赘瘤，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私心，做这一切都是效忠朝廷。

“吁！”驭手一声吆喝，车驾停在了府门前，打断了长孙无忌的思绪。他抬眼一看，雪渐渐地小了。

夫人一边为他清理着身上的雪花，一边要丫鬟拿来常服，嘴里还吩咐道：“如此大冷的天，老爷还出去办事，你们快去为老爷备几样小菜，烫一壶热酒来驱寒！”

长孙无忌心不在焉地回应夫人的热情，却没听见她在说些什么，他还没有从思绪中走出来。

这时，府令在门口禀报道：“老爷，中书令柳奭大人、左卫将军张延师大

人求见。”

长孙无忌闻言十分纳闷，不知这两人是怎么走到一块的。可他很快就判断出来，至少张延师前来是与平叛脱不开干系的。他的眉头顿时就展开了，立即吩咐下去准备酒菜，他要与两位做映雪之饮，还没忘记让丫鬟为两位大人打去肩头的落雪。这份热情与细心让那些平素见惯了他冷峻的丫鬟、府役们多少有些不习惯。

此刻，长孙无忌已换上干爽的常服出现在客厅门口，柳爽与张延师急忙起身相迎。宾主相互见礼后，张延师道：“雪天到访，甚是唐突，还望太尉见谅。”

柳爽也道：“太尉年事已高，还在为朝事奔波，我等还来讨扰，真是不安之至。”

“哪里！哪里！”长孙无忌也十分客气。

大家说着话，酒菜就上齐了，丫鬟为各位大人斟满了酒，长孙无忌的脸上就充满了融融的暖意：“窗外大雪纷飞，庭中炉火正旺，正是饮酒的最好时节！老夫敬两位大人一杯！”

柳爽和张延师正要起身，却被长孙无忌拦住：“此乃府中小聚，各位大人就不必拘礼了。”

饮了太尉的敬酒，柳爽和张延师自然也要回敬，如此酒过三巡之后，三位的脸上就带了春色。长孙无忌夹了一块肉，津津有味地咀嚼着，话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请两位大人尝尝，此菜名曰‘羊臂臑’，这是选了上好的羊腿肉，再佐以葱、姜、花椒烹制而成，食之补中益气，驱寒健体。”

他俩品尝之后，果然入口爽滑，舌尖生香，回味无穷。柳爽是个有心人，正在想太尉何以上了这道菜，是有什么用意吗？便听见长孙无忌说话了：“老夫每食此菜，常心生遐想，人这一生宁做饥饿的虎，也不能为安逸的羊。贪图安逸，必成饿虎口中之食。”

这番议论，又将话题转到正事上来了。

张延师道：“崔大人已向末将转达了皇上的平叛旨意。末将已命各路校尉今夜一律白衣掩甲，埋伏在濮王府途中的酒肆、店铺中。”

“如此甚好！”长孙无忌并没有向他们透露由执戟郎假扮皇上的秘密，生怕不慎会引起叛贼疑虑，“陛下安危，俱系于将军，万不可大意？否则，吾等皆成千古罪人矣！”

“除了部署探哨外，末将还布置了强弩，叛贼若敢妄动，末将定让他们万箭穿心！”张延师又道。

长孙无忌点了点头，开始将话题往吴王身上引：“拒内探禀报，叛贼拟在事成之后拥立荆王称帝，然素不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需谨防有人趁乱而起，窃国篡位。”

柳爽立即明白了太尉的意思，问道：“大人是指吴王么？”

“依老夫观之，吴王觊觎皇位远甚于荆王。一则荆王乃叔辈之人，虽有觊觎之嫌，却违逆太宗遗诏；二则其谋略才学远逊于吴王。相比之下，直接威胁陛下者，乃吴王也。”长孙无忌放下手中的酒杯，接着道，“将军若能拨出千人将吴王府团团围住，使之不能离王府半步，则陛下吊唁之行万无一失矣。”

张延师双手抱拳道：“请太尉放心，末将这就去安排。不过……”

“将军但讲无妨。”

“末将伏击叛贼，房遗爱之流有负皇恩，诛之毫不足惜，只是高阳公主乃先帝之女，皇上的妹妹，末将不知该……”

长孙无忌将酒杯重重地击在案头，眼里立时结了冰，从牙缝里吐出几个字：“除恶务尽！吴王犹不能赦，何况公主乎？”

末了，长孙无忌又加了一句话：“今日所议，只在你我三人心中，不可让他人知道。”

“如此，末将便明白了。”张延师起身告辞，长孙无忌也不阻拦，他已从柳爽的目光中猜到，他一定有话要说。

果然，张延师一走，柳爽就把最近的新发现禀告给了长孙无忌：“近日，皇后宣下官与于大人一同进宫，询问了太子近日的学习。皇后说话间露出了惆怅和惶恐，说自武才人回京后，皇上倒是不再去萧淑妃那边了，可他却常常借口夜间观书而住在甘露殿，并且只传武才人一起论书。”

“哦！有这事？”长孙无忌眉头皱了一下，脸色顿时就严肃了，“那武才人近来都干了些什么？”

柳爽回道：“据皇后说，皇上把武才人安置在相思殿，又把宫中存书交与她看，还要她跟褚大人研习书艺。”

“哦？”

“这武才人甚会笼络人心，把皇上给予她的赏赐都分与皇后身边的人，这些人感恩于她，都喜欢看她的眼色行事。”

“老夫几次听陛下说，皇后常在他面前奏言才人之美，何以会有如此之事发生呢？”长孙无忌有些不解。

柳爽将酒杯推到一边，身子朝前挪了挪道：“太尉有所不知，刚刚进宫时，武才人确实卑辞屈己以事皇后，皇后宽仁贤惠，故常于皇上面前美言。然则人心叵测，知其面而难知其心。直到有一天吴尚宫禀奏皇后，言说才人要她报告皇后的起居诸事，她才恍然梦醒，识其真实面目。”

柳爽说到这里，长孙无忌已无法保持静心倾听的仪态，他很吃惊，这个武才人的权变之术让那浅薄的萧淑妃黯然失色，她竟想到以求学书艺为名而试图扫清册封路上的羁绊；他更惊异于她的精明，竟会以小恩小惠而攫取宫人之心。他“呼”地从座上起身怒道：“荒唐！荒唐！”他顿足捶胸，向着窗外的冬雪喊道：“先帝在天之灵，可知我大唐危矣！都是微臣一时手软，才留下如此祸根。”

他十分感叹，为何皇后就不懂得这些呢？他了解自己的外甥女，当今皇上醉心于风流，倘若有一天他事事听命于武氏，这大唐的江山岂不要毁于裙钗么？

长孙无忌顿时感到一种灼热焚烧着胸膛，眼前顿时天旋地转，他突然昏厥在地。冥冥间，他似乎听见有人在呼唤：“太尉大人……”

第七章

败局恰似雪融水

昭仪终得云登天

雪住了，云层依然很厚，终南山终日隐藏在雾岚之中，偶尔可以看见积雪覆盖的山头挺立云霄，把寒气撒给广袤的关中平原。

长安在经过几天的兵戈相击之后，终于渐渐地归于平静。

这叛乱来得如此迅速，又败得如此惨烈。护城河里飘满了断头缺臂的尸体，血腥味被寒风吹到很远的地方。

房遗爱没有想到，房州的兵马根本没能进城，就被挡在了城外。同属十六卫的将士相互杀戮起来，连眼睛都不眨。长安东门护城河外，喊杀声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平息下来。他是在焦急等待京外援兵的那个晚上被抓的。现在，躺在大理寺的监房里，他仍不相信这场周密策划的举事会如雪崩般地迅速失败。

当他命人放出信鸽，并且看着薛万彻给六百名门客换上禁卫盔甲时，他就断定不久的将来，这长安城将归属于他。

荆王算什么？不要以为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大谈梦里常常手抓日月的传奇就了不起，但在房遗爱的心中，他就是一具老去的尸体。一旦事成，他

将会弃之如敝屣。大唐江山，也有高阳公主的一份。不仅他自己这样想，薛万彻、柴令武他们必是一样，只不过各怀异梦罢了！但他们有异梦又能怎样呢？他是举事的主帅，将来他们都得拜倒在自己脚下。

房遗爱将目光从窗外的雪幕转到身后的火盆上，红红的木炭之火让他想起战场上的烽火，踌躇满志的心一下子变得焦虑起来。依照他的估算，房州兵马早该在薛万彻的接应下进了长安，再顺利一点，就应该擒住那个风流皇上了。可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连一向心高气傲的高阳公主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信鸽该不会落到朝廷的手里吧！"

"这怎么可能呢？举事之议甚是机密，朝廷岂可得知？公主大可不必担忧。"

但高阳公主仍疑窦难消："本宫担心的是你那位木讷的兄长。倘若他向皇上举报，你我则完矣。"

房遗爱摇了摇头："不会的！他那个胆量，诚恐树叶落下打在头上，焉能生出此等举止？"

话虽这样说，可他的心里也不踏实。即便是兄长严守父训，不生同胞反目之念，但眼前的沉闷也足以让他坐卧不宁了。

这时，只见府令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扑倒在地，喘着粗气道："公主、驸马，大事不好了！朝廷的禁卫把府院给团团围住了！"

"什么！你说什么？"房遗爱"呼"地站了起来，从身后的剑架上取下宝剑就要往外冲。

高阳公主拦住他，厉声问道："你慌什么？料定他们也不敢将本宫怎样。快随驸马上墙看个究竟。"

可是一切都晚了，她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前院人声嘈杂。房遗爱冲到前厅，只见数百身着棉甲的羽林军禁卫冲开府门，拥了进来，为首的竟是左武卫将军张延师的长史，口称奉命捉拿叛贼，免得血染了这皇家圣地。

房遗爱情知事情败露，也不答话，上前对着一个年轻的将领就是一剑，只听"当"一声，他的剑被铜锤破开，双方厮杀了不到十个回合，房遗爱一走神，手中的剑被击落在地，羽林军禁卫冲上前就用绳索将他缚了。

一位队正领着禁卫就要往里冲，将领厉声将其喝住，双手向内作揖道："末将奉皇上之命前来擒拿反贼，请公主勿做无谓抵抗，随末将前去见长孙大人。"

“大唐朗朗乾坤，何来反贼？分明有人诬陷驸马。”高阳公主闻言蛾眉倒竖，话语中添了几分轻蔑，“你让本宫去见长孙老儿？笑话，本宫乃先帝之女，当今皇上的御妹，岂能屈尊去见老贼，本宫这就随你去见皇上，看他能把本宫如何？”……

雪地上留下两条车辙，那是囚车碾过的痕迹，不过很快就被高阳公主车驾的辙痕覆盖了。

此刻，这辙痕还在房遗爱的眼前延伸，还能听到公主的呼唤。

皇上会怎么处置自己呢？思绪刚飞起来，就听见牢房里一阵脚步声，接着便是一阵沉闷的说话声！哦！那是薛万彻的声音，他也进来了。

房遗爱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牢房门口，透过阴暗夹道之间的微光，看见薛万彻被狱卒推推搡搡地从眼前经过。他浑身是伤，一脸的血污，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在地上拉出哗啦的声音。

薛万彻侧过脸，就看见与他一样戴了刑具的房遗爱，顿时怒目圆睁，脱口骂道：“都是你多事，害得本官也跟着受累。”

“软骨头！”房遗爱闻言在心头骂道，他不再理会薛万彻，又埋头去想自己的心事。

隔壁的狱门“咣当”一声就打开了，狱卒叫了一声“进去”，就听见“咚”的一声，薛万彻就摔倒在地了，接着便传来他的嘟囔：“想老夫乃大唐健将，为国家效力岂不更好，焉何要掺和房遗爱谋反呢？”

闻言，房遗爱在心里笑他的患得患失：“哼！现在后悔，晚了！”

薛万彻环顾了一下牢房，与平日里金玉馔羞实在是有天壤之差，就觉得这些天发生的一切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曾那么自信在府卫军中的影响，派出长史、别驾暗中联络各路将郎，可结果却是只有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追随自己，而从房遗爱那里接收过来的门客还没有进得大内就被识破，一个个做了阶下囚。

围攻薛府的将郎中，有不少曾是他交往多年的故旧。特别是那个右金吾将军庞同善，当年与他一同从军，一同擢拔。当年他没有福分做高祖女儿的驸马，如今却率军前来擒拿他了，这是天意，还是人意？

在刺倒了数十名禁卫，而自己也身负重伤后，薛万彻终于明白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行，因此，当他刚刚与庞同善交锋时，就放弃了抵抗。

“今日落到将军手里，老夫算是栽了。”

庞同善笑道：“不是栽在末将手里，是栽在大唐律令之下。仁兄戎马一

生，功在社稷，如今生出如此叛逆之举，真是晚节不保。末将也是奉诏行事，多有得罪。”说着，他便命禁卫将薛万彻绑了推上囚车。就要离去时，却见丹阳公主哭喊着追了上来：“驸马！都是本宫害了你！”

薛万彻艰难地扭过头看着丹阳公主，他没有听明白她的话。

庞同善上前见礼：“事已至此，唯愿皇上法外开恩，能宽恕薛兄的罪行。”

公主流着泪道：“当初本宫之所以向皇上禀奏反叛之事，是希望皇上念在骨肉情分，开释夫君之罪。孰料，终了还是披枷带锁……唉……”

薛万彻闻言十分吃惊，当庞同善率领禁卫入府宣诏时，他就十分纳闷如此机密之事皇上为何这么快就知道了。及至现在知道是公主告密时，他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大骂一声“愚蠢”之后转过脸去不再说话。

天渐渐黑了，狱卒燃起走道的灯火，昏黄的灯光照着四周，他有些臃肿的身影映在墙上，看去有些模模糊糊。牢门的铁索响了一声，耳边传来狱卒的吆喝声：“吃饭了！吃饭了！”

经过半天折腾，薛万彻这才感觉真有些饿了。他艰难地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牢门口，端起面前的瓷钵，眼见是粗糙的小米外加简单的菜肴，他顿时觉得喉咙发涩，没有了食欲，对狱卒吼道：“如此糙食，让老夫如何吃？老夫要喝酒！”

狱卒们相互看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他还要酒喝？半夜娶媳妇，做梦吧！就这糙米饭，你爱吃不吃！说不定哪天人头一掉，想吃都没有了。”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薛万彻叹息道。

草草地吃了钵里一半饭食，他再也吃不下去了，干脆靠着墙望着窗外冰冷的雪天发呆，长安街头的情景再一次在他眼前浮现。

大理寺设在义宁坊内，义宁坊又在开远门边，正处于长安城的西北角。从薛府所在的大宁坊到大理寺狱要经过一条横街，羽林卫押着一位朝廷大员从街上经过，这消息很快在酒肆间传播开来，当囚车从街上走过时，他麻木的神经被各种议论催醒——

“可惜！英名一世，却毁在谋反上。”

“什么英明一世？他头上长着反骨，你还不知道吧？他早年跟着刘黑闼反朝廷，被太宗俘获，太宗不计前嫌，收他为将，高祖更将他招为驸马，孰料他竟以怨报德，反叛朝廷，真该千刀万剐！”

“看他一副凶煞煞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个好人！”

后来众人都说了些什么，他也无心听，也没有听进去，只觉得有无数双眼睛愤怒地看着他。到后来，有人向他扔烂菜叶、臭鸡蛋，甚至是剩饭，他也无力躲避了，脏物、血迹与雪水混在一起，让他面目全非。

他平生第一次尝到“倒行逆施”的苦果，可这苦果是自己种下的，怨不得别人。

城头的更声响过四次之后，薛万彻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灯影照着他蜷缩的身子。当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睁开惺忪的眼睛，他才发现对面的牢房里竟多了一个人。

天哪！这不是吴王吗？他怎么进来了，难道他也是举事者么？

但薛万彻立刻就打消了这个猜想，朝野谁不知道吴王向来不待见房遗爱呢？朝野谁又不知道吴王早已隐身在府第深院了呢？他现在还记得，新皇登基之时吴王情真意切的贺词，他怎么可能一起举事呢？

薛万彻爬到牢狱门口，以试探的口气问道：“殿下怎么也进来了？”

李恪轻蔑地朝这边看了一眼：“都是你等妄生歹意，反叛朝廷，连累了本王。”

薛万彻似乎明白了什么，发出一阵怪笑：“殿下有今日，恐怕是长孙那老儿造的孽吧！”

李恪转过脸不再说话。靠墙坐着，脊梁就一阵阵发冷，没有什么比被冤枉更令他伤心。

他很庆幸，在禁卫没到之前，萧妃就烧掉了高阳公主的那封信，否则事情会更糟。

张延师的部将在吴王府并没有遭遇反抗，当府中禁卫一个个剑拔弩张时，却被李恪坚决拦住了，他厉声喝道：“你等还不退下？将军奉诏而来，你等是要僭越犯上么？”

守卫吴王府的旅帅一脸委屈地说道：“逆贼反叛，与殿下何干？末将跟随殿下多年，深知殿下心地坦荡，光明磊落，英名岂容他人玷污？倒不如让末将率领禁卫拼上一死，救殿下出城。”

李恪慢慢按下旅帅手中的兵器道：“你的苦心本王心知，然若真是如此，则是自污其面，就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

“可末将明知殿下冤枉，岂可袖手旁观？”

“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昔日屈原被靳尚之流陷害，流放沅江，行吟万里，终流芳百世；而王莽之徒，虽可乘一时之势，终究不能长久。大唐乃李氏社稷，非长孙氏一人所能遮天。本王相信陛下定能明辨是非，

还本王一个清白。”李恪弹了弹衣袖的灰尘，很平静地向刑枷伸出双手，“本王知道，将军奉诏行事，就随你去吧！”

张延师的部将一时口涩，竟不知该如何面对。李恪的一番话铮铮有声，连他也怀疑这样坦然的亲王会参与谋反。

“末将……”

“将军忠于朝廷，乃职责所系。只是离开之前，本王尚有一不敬之请，还请将军宽谅一二。”

一个亲王竟用这样的语气对自己说话，其处境之难部将也是感同身受了，大声应道：“殿下有话尽可以说。”

“王妃和几位王子现在后院夜寝，请将军勿为难他们，本王这里先谢过了。”……

往事如烟，李恪不愿意再想这些，他只盼萧妃与几个儿子能平安地度过这一劫。

……

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这些天一直处在不安中。他在署中待不住，总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他在太子身边也无法安心，因为他不敢面对太子那双稚气的眼睛，一看见他天真的模样，他就有一种负罪感。

在朝廷，宇文节有个“明习法令，办事干练，宽宏大度”的名声。可现在，他在东宫陪伴太子时，就觉得宽宏大度有时反而成为一种缺陷，比如他与房遗爱之间的交往就正是如此。

那还是太宗年间的一次朝议，年轻气盛的房遗爱给他难堪，他不但没有计较，而且也从未在皇上面前提及。高阳公主得知此事后，十分感动，遂督促房遗爱登门致歉，两人从此成为忘年之交。

前些日子，高阳公主忽然到东宫拜见太子，并且有意无意地打听太子的起居。她是大唐的公主，又是当今皇上的妹妹，他没有理由拒绝她。当时，他完全没有将之与谋反联系起来，直到事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挟持太子的叛军还没有动手，就被尚书仆射李□的人马打得七零八落，否则，他真成了千古罪人。

恼人的是，昨夜到狱中探望房遗爱的房遗直带来了他的亲笔信，希望他能说服皇上，看在高阳公主的分上，免除他的死罪。

这让宇文节十分为难，他是个很重友情的人，又高居相位，他情知反叛对皇上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掂量得出轻重。他于是觉得，永徽三年的腊

月，每一个日子都似乎十分寒冷难耐。

从凌晨亥时起，他就再也无眠，起身来到书房，思谋着今日的朝会该怎样应对。卯时一刻，府令在门外禀告，说上朝的车驾已经备好了，他才理了理本就十分烦乱的思绪，匆匆忙忙地赶往太极宫去了。卯时三刻，宇文节的车驾停在司马道外。下了车驾，他抬眼望去，塾门前人头攒动，在晨曦中显得影影绰绰。及至他来到大家面前，就听见长孙无忌底气很足的声音："大唐天下，朗朗乾坤，岂容几个蟊贼兴风作浪？陛下圣明，一举剿灭叛逆，还我清平世界……"

"赖陛下圣明，太尉虑周，君臣同力，贼众必灭无疑。"太子少师于志宁接着长孙无忌的话道。

大家则纷纷点头称是。谁都知道，虽然坐在朝堂上的是李治，但朝政的决策一半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

宇文节没有参与这种礼赞式的议论，他在为房遗爱的信纠结。但他觉得长孙无忌看他的眼里多了几许的冷漠和讥讽，这让他浑身不自在，似乎心里的秘密被人看穿了似的。

长孙无忌很会把握朝臣情绪的转换，当他看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褚遂良出现在塾门外时，就很适时地收住了话头。他是个明白人，虽然现在褚遂良已不是三省之长，可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一点也不比自己轻。

他立即改变了在众大臣面前的态度，很谦恭地走到褚遂良面前道："诸大人到了。"说着就牵起他的手，走进了两仪殿。那亲密的样子招来不少人羡慕、嫉妒的目光。

辰时二刻，李治出现在朝堂上，群臣一起下拜。

"众位爱卿平身！"李治坐在御座上，挥了挥手。

朝会的议题很集中，就是议论该如何处置房遗爱等一干罪犯。

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首先禀奏了案情审理情况，接着李治问道："房遗爱图谋反叛，朝野共愤，然此案牵涉甚众，当罪当其罚，不知众位爱卿有何意见，即可一一奏来朕听。"

中书令柳奭出列道："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皆驸马都尉，房遗爱更兼散骑常侍、右卫大将军，爵不可谓不显，位不可谓不高。然其不思报效朝廷，反纠集党羽，图谋反叛，不杀不足以震慑逆贼。"

宗正李博乂也出列附和道："柳大人所言，甚合大唐律令。臣以为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身为宗室，骄恣甚过，有辱先帝风范，当削其爵位，撤去封赐。"

褚遂良立即接过李博乂的话道：“臣以为仅此尚不显大唐律令之威，请陛下赐其自缢。”

但一说到丹阳公主，李治即为其开罪，见臣下们没有异议，李治又道：“丹阳公主乃朕姑母，在紧要关头上书朝廷请求平叛，朕意其不在刑罚之列，令其居于府中，安享富贵。传朕口谕，丹阳公主举报有功，着宗正寺颇予抚慰，勿多刁难。违者斩无赦。”

说完这些，李治一转脸就看见一直低头不语的宇文节，问道：“如此大案，有人要劫持太子，若非李□将军指挥若定，则太子危矣！你身为太子詹事，为何无言？”

宇文节顿时就失了色，跪倒在地道：“微臣没能保护好太子，罪该万死，然臣对陛下忠贞之心，天日可见！”

“哼！”御史大夫韦思谦断然打断了宇文节的话，“据御史中丞韩瑗禀告，事变前两日，高阳公主曾经到东宫探访虚实，宇文大人能不知乎？”

经韦思谦这样一说，大理寺卿李道浴也想起了一件事，道：“据典狱官禀告，房遗爱在狱中时曾托人带信给宇文大人，大人何不将信札公之于朝堂？”

长孙无忌听到这里便勃然大怒，厉声斥责道：“宇文节为臣不忠，为人不义，朋党比周，当免去其侍中一职，下大理寺审理。”

在获得李治的允准后，长孙无忌对着殿外喊道：“来人！将反贼宇文节押下去。”立即就有羽林卫进来，将宇文节拖了出去。从殿外传来的宇文节“冤枉”的呼喊声，在大殿回旋了许久。

可让长孙无忌纳闷的是，当他呈上对荆王和吴王处以极刑的奏章时，李治却置于案头问道：“众爱卿是否还有事奏？若无，就此退朝吧。”

出了太极殿，褚遂良就追上了长孙无忌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是要赦免荆王和吴王的罪行么？”

长孙无忌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褚遂良见此又道：“此事不能就此罢了。”

“褚大人所言极是！要紧的不是这两人究竟怎么样，而是如果不除掉他们，今后还会有人打着他们的旗号图谋不轨。”崔敦礼也十分不解皇上的意图。

长孙无忌铁青着脸，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就听见李荣在身后喊道：“三位大人慢走，皇上在两仪殿等着呢！”

事情不出褚遂良所料，面对三位大臣，李治把心思和盘托出：“诸位爱卿

也明白，荆王与吴王，一个是朕的叔父，一个是朕的兄长，杀之，朕心何忍？朕意免其一死，可乎？”

“不可！”长孙无忌因为过于严肃，话语不免显得有些矜持，“陛下所谓之情，乃叔侄兄弟私情，微臣所言乃国运社稷大情，舍小情而为大情，此陛下顺天应势之举，万不可犹豫彷徨。”

“太尉之言不无道理，然据朕所知，荆王虽行为狂悖，然并无谋反之实，乃为薛、房之徒所迫；至于吴王，更与谋反一案无关，骨肉相残，先帝在天之灵何安？”李治仍坚持己见。

“陛下圣明，微臣原也以为吴王与本案无涉，然据大理寺审理，房遗爱已供出高阳公主致吴王密札，欲图结党谋反。故而臣以为，当依律定其死罪。”崔敦礼也劝道。可他并不知道，为了给李恪罗织罪名，长孙无忌曾派遣心腹夜探大理寺狱，以赦免房遗爱死罪为条件，令其在公堂上言与李恪共谋之情。

平日深居简出的吴王陷入谋反案，这让褚遂良很是吃惊。可供词、信件草稿俱在，不由得他不相信，作为托孤大臣，他只有选择站在长孙无忌一边。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面向李治而立，话语中就带了惋惜和沉重：“一位亲王竟蝇营狗苟于暗处，密谋篡位，故臣以为杀之可矣。”

到了这时，长孙无忌已从李治无奈的眼神中看到诛杀荆王和吴王已成定局，他不等李治开口说话，就连忙下拜，先声夺人了：“陛下不以私情用事，诛杀逆贼，威德震慑朝野，即使是先帝在天之灵，亦必护佑大唐享国万世。”

褚遂良和崔敦礼也立即随着长孙无忌跪倒在地，口称：“陛下圣明！”

李治还能说什么呢？

看着三位大臣出了两仪殿，李治的怒火都朝着李荣发来了：“太尉即便是朕的舅父，总该居于臣位，岂可挟持于朕，真是岂有此理？”他郁闷地将奏章推到一边道，“朕倦了，传令移驾清宁宫，朕要与才人叙话。”

……

雪后的花园，一方静穆明澈的琼玉世界。

刚刚开放的蜡梅，在银雪的映衬下，直垂到结了冰的水面。阵阵冷香随风飘到院子里的小径上，在浓密的竹林枝头打着漩涡，久久不愿散去。而竹林此刻青枝素雪，劲节傲骨，偶尔有落雪坠地，发出沙沙的叹息；几只不晓寒冷的鸟儿，在道上留下一个个足痕，恰似梅花的倩影。

从院中的暖房里走来几个说说笑笑的人，清脆的笑声落进平湖，在冰面上荡起轻悠的回音。

王皇后漫步在刚刚扫过的砖铺小道上，一阵风来，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这情景，立即引起了武媚的注意，她忙要身后的尚衣给王皇后披上披风："皇后金枝玉叶，冻坏了身子，不唯皇上挂心，臣妾也必然会牵肠挂肚的。"

王皇后莞尔一笑，整个面容都是暖洋洋的，说出的话也带了春色："这还要多谢才人的细心关顾。"

武媚垂下眉毛道："若非娘娘在皇上面前美言，焉有臣妾今日，臣妾时刻都记着娘娘的恩德呢！"

王皇后闻言"咯咯"地笑出了声："你这张嘴呀，真能把八哥说下树来！"

接着，王皇后就谈到了前几日武媚送给她的墨迹："本宫不懂书艺，只觉着看上去很美！哦，对了！你写字的那墨是怎么来的？扑鼻的香味，本宫每日只要进了内室，就不由得多呼吸几下。"

听了这话，武媚在内心暗地鄙夷王皇后的浅薄，惋惜褚遂良这些书艺大家殷勤地为她送字，真是明珠暗投了。接着她又为李治抱屈，生在这皇家宫苑，却偏偏不能爱其所爱，与这等平庸的女人厮守，岂不误了青春？但她口里说出的话却是让王皇后分外的舒服："哎呀！娘娘慧眼。那墨是褚大人送给臣妾的，说是皇上赐予的，来自岭南呢！"

王皇后"呀"了一声道："难怪呢！从皇上和褚大人那来的自然都是宝物了。要不，怎么说我大唐物华天宝呢？"

"娘娘所言，令臣妾大受教益。"

王皇后忙摆了摆手道："本宫不会想得太多，就想着伺候好皇上，替皇上管好后宫就是尽本分。"

武媚没有回应王皇后的话，她从来不认为王皇后应该坐在后宫的宝座上，她认为这个位子就属于她。

此刻，王皇后却将话题转到武媚的儿子李弘身上来："弘儿近来可好？"

"托娘娘的福，弘儿现在都牙牙学语了。"武媚的丹凤眼顿时拉成了一条线，她轻轻为王皇后弹落在肩头的雪花，整个人就沉浸在甜蜜之中了。那是一种反复咀嚼，回味不尽的幸福感。

那次感业寺的幽会，皇上再一次向武媚证明，他是一个雄健的男人，而不懂风情的王皇后则是一方荒芜的土地。之后，就在她陪着李治到终南山下狩猎的第二天清晨，她就忽然不能闻油腥了，名厨烹饪的佳肴，她一入口就想吐。永徽二年八月刚刚回到宫中，她的弘儿就降生了。这消息让李治欣喜若狂，他为儿子起名为"弘"，并派太监到处访寻了乳汁丰满的乳娘。

她不是没有想过儿子的未来，但她更明白当务之急是先正了自己的名分。而且，近来她发现自己的身形又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那妊娠反应再度搅得她五内翻腾。与怀弘儿不同的是，她喜食辣，并暗中请了太医诊脉，获知将会是一个公主。

她旺盛的生育力更增添了她走向未来的自信，但她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王皇后，她哪里配分享做母亲的喜悦呢？

武媚跟上王皇后的脚步，与她并肩而行："娘娘对皇上最近的平叛如何看呢？"

王皇后没想到武媚会问这个，随口答道："本宫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太子的安危。如今太子安然无恙，本宫就放心了。"

这话让武媚怀疑她究竟有多爱皇上，她怎么只关心太子而对皇上的危难漠然置之呢？没有皇上，哪来的太子？

这半天游园就让武媚觉得她与王皇后之间话不投机，她顿时兴趣索然，却又不得不虚与委蛇。这时，只见从园门口进来一个人，那不是皇上身边的李荣么？

他先向王皇后行过礼，然后才传达皇上的口谕，说皇上在温室殿召见才人。

王皇后的脸上霎时就落了一层霜，对跟随在身边的吴尚宫说一句"回宫"，就抛下武媚转身走了。

当温室殿内就剩下李治和武媚两个人时，她忘情地扑进李治的怀抱，用柔软的发鬓蹭着李治的下颚，那酥痒的感觉让李治十分难耐，他用暖暖的手捧起武媚的脸，爱恋地说道："看看！这脸冻得发红，又是到园子里去读书了吧！"

"哪里呀！臣妾是陪皇后娘娘散心去了。"

"哦！"李治应一声，"难得你如此明白！倒是朕……"

武媚转身就坐在李治的怀里，她侧过身子，一双纤纤细手抚摸着他的脸颊道："皇上瘦了！一场平叛耗了皇上多少心思，臣妾一想起来，就恨不得亲手杀了那些佞臣叛贼。"

觉得武媚的身子有了反应，李治一边揉搓着她的酥胸，一边道："此次平叛，若非爱妃谏言，何来今日局面？"

武媚瞟了李治一眼道："臣妾不过进了一言，驱散云雾，皆在皇上圣明。"

"朕很吃惊，你所谏的竟与太尉不谋而合。"

“这不奇怪。反贼倒行逆施，国人皆可诛之，何况太尉与臣妾都是皇上身边人呢！”

李治点了点头：“依朕观之，爱妃才真是识大体，谋大局，乃治国御臣之才啊！”

武媚心中暗暗吃惊皇上的感知，嘴里却回避了他的话锋：“臣妾只想日夜依偎在皇上身边，藤缠树绕，恩恩爱爱。”

李治便有些动情了，抱着武媚便进了内室，想要温存一番。正要亲吻，却被武媚挡了回去：“皇上且慢！臣妾有事要禀奏。”

于是两人就并肩坐在榻上说话，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皇上准备如何处置这些国贼？”武媚问道。

一提起处置叛贼，李治刚刚被柔情平息的怒火就燃烧起来：“处置什么？朕都成了摆设了。”

武媚不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李治。

“就算他是朕的舅父，就算他是托孤大臣，朕也非三岁幼童，事事都要顺着他。”

“皇上所怒究竟为何事呢？”

“荆王、吴王，一个是朕的叔父，一个是朕的兄长，朕欲赦免二人，太尉和吏部尚书却力主诛杀，一副挟持朕的架势。”

武媚眨了眨眼睛，没有任何犹豫：“太尉是对的。荆王、吴王乃心腹大患，早日除之，于社稷利莫大焉！”

“哦！为何你也如此说？”

武媚从榻上起来站在李治面前，那眉眼立时就带了冷峻：“荀子曰：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何谓黑白，是非之明也。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荆王、吴王心怀叵测，即使此次未参与谋反，不能说日后不心怀叵测。”

见李治精心倾听，武媚又接着道：“道者，君之道也。然在臣妾看来，为君之道，莫若杀伐。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识奸邪而不能除，是误国也。”

“如此说来，是朕错怪太尉了？”

“也不全然是。太尉动辄以托孤大臣自居，挟天子以令群臣，此亦篡臣之为也，陛下不可不防。”

李治召见武媚，原为一吐心中不快，孰料她一番宏论，拨云见日，在他面前展示出另外一方新天地。灯影下，他看着眼前的女人，丰若有肌，柔若无骨，益发觉得其可爱，由不得情马脱缰，抱起武媚，在温室殿旋转一圈。但见那一双秋水，经这一撩拨，盈盈涟漪，闪闪其光；青峰兀立，半山虚掩，雪肤酥酥，两人便情难自禁。

武媚仰面娇滴滴道："看皇上这样子，臣妾就遂了陛下的愿。只是陛下千万要轻点，臣妾这身子也是玉做的……"

李治搂着武媚的脖子，话便不清楚了："朕明日早朝就提出册封你为昭仪。"

"陛下！"武媚如梦呓语中，就感到潮水波澜迭起地涌来了……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千方百计拖延的册封武媚一事，还是在永徽三年腊月的时候到来了。

这天早朝一开始，李治就把册封之事提上朝议。

卫尉卿许敬宗自然是册封的积极推动者，皇上的话刚落音，他就出列说话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就显得格外脆亮而有节奏："才人自归京以来，身在后宫，屈己以事皇后，大度以待左右；谦恭以接臣下，善解人意，贤淑恭慧。待太子有若亲生，奉陛下以兰心蕙质。册封昭仪，顺天意而合人心。"这番话说得李治频频点头。

但他的谏言却遭到了秘书少监上官仪的反对，他逐一驳斥道："许大人之言未免言过其实。所谓身在后宫，屈己以事皇后，依臣看来，乃是后宫女子分内之事；所谓大度以待左右，据臣所知，其间有不少乃陛下所赐，她转而馈赠他人，是否有轻皇恩之嫌呢？至于待太子有若亲生，更是无稽之谈，她至今无名无分，岂能与皇后比肩？故微臣以为，册封不当，还请陛下三思。"

许敬宗也不相让，反讥上官仪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上官仪又批评许敬宗另有图谋。两人相持不下，李治就有些烦了，道："二位爱卿为何打起口水仗了，分赠朕之所赐给尚宫、宫娥们，才人早就禀奏朕知晓了。"

长孙无忌一直暗地打量着两位同僚的争论和皇上的表情转换，他已从李治的话中听出了对上官仪的不快，他没有改变阻止册封的初衷，但他不想过早站出来说话，就是要借群臣的力量压皇上收回他的心思。

长孙无忌将目光转向于志宁、张行成和韩瑗，这三人都是同中书门下三品，他们的言语无论对谁都举足轻重。而三位也读懂了他的意思，先后出列陈说不能册封的理由，虽然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但长孙无忌觉得最要紧的还是都以当年李淳风与太宗的谶语为依据——

当年太宗与李淳风有这样一段对话：

太宗问于李淳风："朕之天下今稍定矣。卿深明易道，不知何人始丧我国家，以及我朝之后登极者何人，得传者何代？卿为朕历历言之。"

对曰："欲知将来，当观以往；得贤者治，失贤者丧；此万世不易之道也。"

太宗曰："朕所问者非此之谓也。欲卿以术数之学，推我朝得享几许年，至何人乱我国家，何人亡我国家，何人得我国家，以及代代相传，朕欲预知之耳。"

淳风曰："此乃天机，臣不敢泄。"

太宗曰："言出卿口，入朕之耳，唯卿与朕言之，他人者不能知之耳。卿试言之。"

淳风曰："臣不敢泄。"

太宗曰："卿若不言，亦不强试，随朕入禁宫。"于是淳风侍太宗登高楼。

太宗曰："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卿可为朕言之。"

淳风曰："乱我朝之天下者，即在君侧，三十年后杀唐之子孙殆尽。主自不知耳。"

太宗曰："此人是文是武，卿为朕明言之，朕即杀之以除国患。"

淳风曰："此乃天意，岂人力所能为耶？此人在二旬之上，今若杀之，天必祸我国家，再生少年，唐室子孙益危矣。"

太宗曰："天意既定，试约言其人。"

淳风曰："其为人也，止戈不离身，两目长在空，实如斯也。"

……

但在长孙无忌看来，这些都是旧话，还不足以说动皇上改弦易辙，他需要新的证据来引起皇上的注意。就在这时，太子少傅张行成出列说话了。

他挪动着老迈的身躯，走出阵列道："远的不提，就说近情吧！臣记得永徽元年，晋州地震，陛下问臣原因，臣当时对曰：天，阳也，君象；地，阴也，臣象。君宜动，臣宜静。今静者顾动，恐女谒用事，人臣阴谋。又诸王、公主参承起居，或伺间隙，宜明设防闲。且晋，陛下本封，应不虚发，伏愿深思以杜未萌。事情刚过去三年，房遗爱谋反案发，应了天象。今天下方定，然女宠用事一象尚未参验，臣启陛下慎思而行，以江山社稷为重。"

张行成的话在韩瑗心中引起强烈共鸣，等他一退回阵列，即上前道：“少傅之言，金声玉振。微臣以为，地震者，乃天以灾象验证淳风之言。止戈为武，女人主阴，二者相合，正不可册封之据也，臣请陛下缓行册封之事。”

李治闻言依然有些犹豫不决。

到了这时，长孙无忌觉得该是自己说话的时候了。

“臣以为各位大人所奏，殷殷萦怀于社稷，切切忠诚于陛下。册封一事，关乎后宫，臣觉得陛下不仅要搁置册封，还应口谕皇后，对武氏严加约束，不可放纵。”

眼见反对册封者占了上风，许敬宗心里非常着急，怕皇上真采纳了反对册立的进言，这样，他私下里收受武媚的好处就成为一桩还不清的债。正在双手摩挲间，却听见皇上说话了：“褚爱卿、李爱卿这半天为何未有一言？”

褚遂良和李□相互看了看，急忙出列回应皇上的话。

“各位大人的话令臣颇受教益。然册封昭仪，毕竟不同于册立皇后，可急可缓。依微臣看来，封亦可，不封亦无碍朝局，臣唯陛下之意是从。”褚遂良道。

闻言，长孙无忌的脸上立时阴云密布，心里骂道：“这老鬼真是老奸巨猾，武氏求学书艺，让他不知好歹了。”但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的话又让他大为震惊，他将此事视为皇上家事，觉得让大臣们廷议此事是多此一举。

“李大人之言，于理于情无懈可击，既是皇上家事，何劳诸位大人唇焦舌燥？臣请陛下颁诏，册立武才人为昭仪。”褚、李的话让这半天有些招架不住的许敬宗大受鼓舞，一下子显得理直气壮。

见此，长孙无忌疾言厉色道：“许敬宗误国，请陛下将其发大理寺治罪！”

这半天，李治虽没有说话，但对长孙无忌的固执早已怒不可遏，不待他说完，就狠拍龙案道：“太尉之言未免太危言耸听了。”

长孙无忌却不以为然道：“皇上之言，臣不能苟同！”

大臣们纷纷把目光投向长孙无忌，不知他怎可用这样的语气与皇上说话。

“何谓误国？太尉是说朕是纣王，而武媚是妲己么？”

“臣不敢！臣只是……”

“只是什么？太尉可知道，第一个提出要朕坚决诛杀叛贼的不是太尉，而是武才人。太尉又知道是谁第一个赞同拘捕吴王的，还是武才人。”

“正因为如此，臣才忧心……”

李治决然地挥了挥手，制止长孙无忌继续说下去。

“太尉不要再说了，朕不是轻易可以挟持的君主。”李治抛下长孙无忌，直接问道，“中书令何在？”

柳奭应声出列。

李治以很严肃而又不无负气的口气道：“拟诏！册封武媚为昭仪！退朝！”

“陛下圣明！”大臣们用沉闷的声音恭送李治离开，接着，大家也纷纷散去。

大殿里只剩下长孙无忌一个人呆呆地看着龙位，他说不清此时此刻自己是什么心情。李荣近前提醒道：“长孙大人，皇上已经走了。”

长孙无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问道：“公公，武媚真的谏言皇上平叛了么？”

从李荣那得到证实后，长孙无忌仰天长叹道：“先帝呀！大唐从此国无宁日矣！”

蔡尚宫慌慌张张地回到甘露殿，甚至顾不得礼仪，就站在萧淑妃面前重复一句话：“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萧淑妃懒懒地倚在榻上，不耐烦地问道：“何事如此慌张？”

蔡尚宫咽了口唾沫道：“启禀娘娘，皇上册封武媚为昭仪了。”

“什么？”萧淑妃撇了撇嘴，一下子从榻上坐起来杏眼圆睁道，“你说武媚封了昭仪？”

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她很清楚，这位居二品、列于九嫔之首的册封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呆呆地望着从窗前飘过的云朵，泪水就顺着脸颊静静地流到了嘴角。而她的牙关却咬得很紧，以致樱唇咬出了血都浑然不觉。

蔡尚宫一见就慌了神，一个劲地呼唤道：“娘娘！娘娘！您想开些。”

萧淑妃不说话，也实在想不出能恰当表达自己心绪的词句。自去年八月武媚被召回京后，皇上就很少传她进宫了。一年来，她在惶恐、抑郁中度过了一个个难耐的日子。她曾哭过闹过，在无法感动皇上之后，她开

始变得心灰意冷，日日用烈酒麻木自己的情感。

哀莫大于心死，短短三百多个日子，她的青春容颜不再，形销骨立地守着一座空荡荡的宫殿。

遭受了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的打击，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平安无事。可从中宫得到消息说，这位武媚很有心计，把皇上和皇后哄得团团转。蔡尚宫还告诉她说，这武媚笑里藏着王皇后不曾有的阴暗。

唉！现在她封了昭仪，说不定会有一天欺负到她的头上，进而危及儿子。

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仿佛有一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不要！不要！”萧淑妃瑟缩着身子惊叫道。

她的模样让蔡尚宫有些心疼，她跟了萧淑妃这么多年，第一次发现她如此恐惧一个女人。

“娘娘！您还是要想开些。”

萧淑妃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惊吓到了蔡尚宫，就有点不好意思道：“本宫没什么，就是心里堵得慌。”

蔡尚宫沉思了片刻道：“娘娘也不要过于悲伤，依奴婢看来，还有比娘娘更难受的人呢！”

“你是说皇后？”

蔡尚宫点了点头道：“皇后说动皇上召武媚回宫，原是为了排挤娘娘，然依奴婢看来，册封武媚昭仪，却是她不愿看见的。”

见萧淑妃听得很专注，蔡尚宫进一步道：“奴婢相信，不久皇后一定会过来拜访娘娘的。”

“真的么？”萧淑妃有些茫然地问道。

第八章

敬宗献媚荐党羽

后妃抗武释前嫌

永徽四年春，在长孙无忌的主持下，经过大理寺和刑部分别审理，株连千人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二月甲申，李治下诏判处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刑；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赐自尽；其胁从者皆流放。

李荣奉诏给怀孕的武媚送补品时曾道当他按旨在诏书上加盖玉玺时，皇上流着泪说："先帝托国鼎于朕，曾言于太尉，立朕为太子，则魏王、吴王存，孰料朕却送他上了刑场，朕何其伤痛？知朕者几人也？"

武媚听罢回道："陛下性情温柔，关键时不免优柔寡断，烦请公公转奏陛下，本宫也有三问，请陛下三思。其一问者，房遗爱、高阳公主犯上作乱，该不该以律问罪？其二问者，亲情国法，孰大孰小？其三问者，陛下拨定风云，剪除国贼，何愧之有？君者，课群臣而诛奸佞；法者，除暴虐而安良善，此乃天经地义，望陛下勿彷徨左右，贻误社稷。"

李治听了李荣的转奏，沉默良久后道："昭仪之言，金声玉振，但话虽如此，然朕终不愿见宫室溅血。"

惊蛰那天，一大早便响了几声春雷，接着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但夹带着丝丝寒意。位于长安西市十字街口的"独柳树"此时岗哨林立，羽林卫将前来观看行刑的百姓挡在十丈之外。

午时三刻，奉诏监斩的刑部尚书唐临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和参与谋反的几位将军推上行刑台。到了这时，他们已不存生的念想，一个个面如死灰。

在房遗爱、薛万彻身首异处后，柴令武的神志已经模糊，于毫无痛苦的混沌中走向了生命终点。午后未时，行刑官来向唐临禀告，说所有重犯皆被处决。

唐临起身望了一眼台下，失去头颅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泥水里，血已染红了地上的积水……

与此同时，前往宣诏的太监们纷纷回到两仪殿，向李治回奏，说荆王、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均已伏法。李治问道："那吴王是如何处置的？"

"吴王那是太尉持了皇上诏书亲往的。"李荣回道。

李治挥了挥手，让众人退下，他想一人好好静一静。

躺在龙位上，他的思绪却十分纷乱，眼前尽是长孙无忌与李恪怒目对视的情景。李治在心里念叨——既是赐死，太尉就不要再难为他了，让朕将来面对先帝时，也好少些纠结……

李恪一梦醒来，才发现牢房都空了，一片死寂。

他梦见了太宗，他依旧那样天庭饱满、目光似电、神威灼灼。太宗抚着他的掌心问道："你母亲杨妃可好？与九弟是否和睦无碍？"

他勉强点了点头。

太宗对当初没有立他为太子表示了由衷的惋惜："朕知道你一向通晓大局，性度恢廓，既有文武大才，又有容人雅量，你一定要辅佐治儿打理好朝政。朕对突厥、高丽等边患常萦萦于怀，你一定要率军远征，拒敌卫国，护佑大唐。"

他正要说话，忽然一阵风来，太宗的身影升入云霄，李恪追了很久，终不见父皇音容，只从云端传来他杳渺的呼唤："恪儿！父皇走了，你好自为之。"

李恪一个激灵便醒来了，他回忆梦中的情景，不禁泪水潸然，暗暗沉吟："父皇！您可知道孩儿现在已身陷囹圄，拘捕孩儿的不是别人，正是儿时朝夕相处、血脉一体的九弟啊！"

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房遗爱等人都已被押往刑场，唯独留下了他。他抬头看了看，不知什么时候春雨也转成了雪花，从天窗飘落到牢内了。他忽然觉得，人就如这雪花一样的脆弱。自被牵连到房遗爱案中后，他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只是希望皇上念在昔日情分，善待萧妃母子。他觉得，以李治的性格，这点请求他不会拒绝。

李恪想到这里，朝着牢外喊道："狱卒！拿纸笔来，本王要上书。"

话音刚落，就听见狱门"当"的一声打开了。接着，传来典狱官谦卑的声音："太尉大人请！"

"李恪在么？"那是长孙无忌苍老的声音。

李恪立马就明白了，他没有机会上书皇上了。他靠墙躺下，闭了双目，尽量不再想那些伤心的事情。

此刻牢房已经打开，长孙无忌出现在门口高声道："圣旨下，李恪接旨。"

李恪艰难地爬到牢门口，忍着膝盖的伤痛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长孙无忌清了清嗓音，宣读道：

制曰：查吴王李恪，心怀叵测，觊觎国鼎，密与房遗爱谋反，罪不容赦，着即赐自尽。其子李仁、李玮、李琨、李祎并母萧氏，皆流放岭南，永不得进京。钦此。

李恪听罢，朝南面拜了拜，口称谢皇上隆恩。当他抬起头时，就看见长孙无忌讥讽的目光。

"殿下此刻心境如何？"长孙无忌笑问道。

李恪报以冷笑：“太尉果真心中无愧么？”

“本官奉旨除患，何愧之有？”

“太尉肆权弄威，挟天子以令群臣，诬忠良为奸邪，敢说无愧于先帝，无愧于朝廷么？”

“哼！任殿下巧舌如簧，百般辩解，也难洗清谋反之罪，陛下念你为李氏血脉，赐你自尽，落个全尸，你该谢主隆恩才是。”

“太尉不觉此言出口，腑内心虚么？本王光明磊落，心底无私，今遭此诬陷，乃造化使然。倒是你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矣。”

长孙无忌顿时脸色通红，大怒道：“狱卒何在？赐他白绫，令其自缢。”

“不劳狱卒动手，本王去也！”李恪大喊一声，转身向牢房的墙壁狠狠撞去，霎时脑浆四溅，气绝身亡。

“没有想到他会如此。”长孙无忌不无遗憾地耸了耸肩，“本官是想看看他被勒死的丑相。”

二月乙酉，李治连下几道诏书，对与谋反案有染的官员给予了处置——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被流放岭南；太常卿王道宗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

在离开京城的时候，年过五旬的宇文节流下了伤感的泪水。他内心清楚，褚遂良与长孙无忌是借此机会，对与他们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致命一击。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房遗爱谋反”是怎么一回事，只不过是在同这位驸马都尉酒中叙话时，说了一些褚遂良行事太霸道的话而已。出了长安的南门，他回望了一下城楼上飘着的“唐”字大旗，打马而去。

二月戊子，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被贬为庶人，置于巴州；尽管房遗直没有参与谋反，但也未幸免于难，皇上一道诏书，就将其贬为春州铜陵尉；薛万彻之弟薛万备流放交州；撤销房玄龄配飨太庙的资格。

然而，波虽平而心难宁。

长孙无忌没有从杀伐中获得任何快感，整个春天，他都陷入难以自拔的惊悸之中。他常常在梦中看到满脸血污的李恪，怒斥他颠倒是非，诬陷良善，天地不容，迟早要死无葬身之地。醒来后，他独对青灯，坐到上朝之时才匆匆离开府第。

坐进车驾，他耳边却总是回旋着李恪临死前的那句话——倒是你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矣。他不知道这句咒语，会在哪里应验。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动辄对属下和家人大发雷霆。有一次丫鬟奉茶上来，他尝了一口便大骂：“你是要烫死老夫么？”顺手端起茶杯，就向丫鬟泼去，当即将她的脸烫得通红。

仅仅对下人这样也就罢了，这些日子夫人最怕见他那张阴沉的脸。有一次他一人独坐在书房发呆，不想夫人盛了一碗银耳汤进来要他喝了补补身子。他伸手就打翻了汤碗，回身就给了夫人一巴掌道：“你鬼鬼祟祟，是要吓死老夫么？”

及至反省这些行为，他又为自己的多疑而内疚。他有时甚至想，与其如此终日折磨自己，倒不如早些死了好！

春分那天，他终于在樊笼一般的府邸待不住了，只带了府令，到城南的曲江池畔去踏春。

杨柳如烟，桃夭娇艳，池水浩渺，但没有一处景物能让他流连。不到两个时辰，他就要驭手驱车回转。可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多日不见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从对面的小径上转过来了。

褚遂良显然也发现了长孙无忌，急忙赶过来行礼道：“太尉也来踏青了？”

“嗯！心中烦闷，出来走走。”

“在下也是纷事扰心，欲寻个排解之处。”褚遂良指了指前面不远处的桃花林道，“近来这桃林边上新添了一家酒店，大人若是不嫌弃，不妨与在下小饮几杯，也好去去这心中闷气。”

“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两人来到桃林边，但见一间不大的门面，檐头飘着酒旗，浓浓的酒香染得桃花都散着醉意。他们平日玉食馔羞吃惯了，如今倒对这民间酒肴有了新鲜感。店家眼尖，见来人虽着了常服，却是衬了洁白的衬领，便知不是普通的游客，就热情地请进雅间。

褚遂良让长孙无忌点菜，他道：“老夫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哪会点什么菜，还是你来吧！”

“彼此彼此！”褚遂良无奈地笑了笑，遂要店家拣了一些有乡间意味的菜肴，还温了一壶老酒。两人边说边吃，酒过三巡，话题就又扯到房遗爱谋反一案上来了。

长孙无忌道：“老夫近来一直不安。大人说说，那李恪临刑前的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有先见之明，知道日后有人要为难老夫？”

其实，褚遂良这些日子也害着同样的心病，据说那位王宗道离京时，也

托人向他转述了同样的话，不过他还是宽慰道：“在下的遭际与大人一般，大人与在下随先帝历尽风雨，什么风浪没有见过，大人且放宽心，万勿自扰。”

长孙无忌将筷子停在空中，摇摇头道：“事情恐怕没有大人所言那样简单。老夫昼夜思虑，似乎置你我于死地之人就在身边。”

褚遂良心中暗惊，忙蘸了酒水在案上写了一个“武”字，问道：“大人是说……”

长孙无忌心怀几分忧虑，擦去那字道：“大人真是明鉴！老夫听说自从她被封为昭仪之后，皇上就对皇后越来越不待见了。”

褚遂良没有说话，当初因武媚跟自己研习书艺，在册封这事上态度暧昧，以致有今日之果，心里除了自责，生怕长孙无忌旧事重提。

果然，长孙无忌顺口便道：“大人当初如与老夫同心同德，何致有此忧呢？”

褚遂良脸上就有些发热：“过往之错，在下深以为疚，当务之急，还要我等携手，才能防患于未然。”

“不是未然，而是危机就在眼前。大人有所不知，此次平叛，武氏所见竟与老夫同，这岂是女流之识乎？房遗爱诸贼落马，皇上究竟是从你我之谏，还是纳武氏之言，我等还莫知其里。因此，依老夫观之，这武氏将来必是你我之患。”

褚遂良呷了一口酒道：“大人所言极是，在下也担心……”

长孙无忌摆了摆手，截住褚遂良的话头：“酒喝到这里，你我也该回去了。”说罢，他让府令结了酒钱，两人先后出了门。

长孙无忌道：“隔墙有耳，你我心知即可。大人不可一错再错，贻误社稷，如此，即便身后亦无颜见先帝龙颜。你我以后只要保住皇后，武氏之野心必不能得逞。”

褚遂良上前一步握住长孙无忌的手，脸上顿时严肃了：“请大人放心，在下心在大唐，定与大人同舟共济，匡扶社稷。”

太阳西斜，耀眼的光芒照着春林，褚遂良抬眼远眺，禁不住“哦”了一声，长孙无忌有些好奇，回转身问道：“大人看见什么了？”

褚遂良遂指着从曲江池东北方蜿蜒而来的花径道：“那不是许敬宗大人与婺州刺史崔义玄么？他们怎么走到了一起？”

长孙无忌捋了捋胡须，若有所思道：“这个崔义玄也曾参与隋末举义，随先帝大战王世充，屡立战功。先帝攻下洛阳后，转任他为隰州都督府长

史。贞观年间，他做过左司郎中。听说此次回京，专为禀奏章叔胤叛乱一事。据说此人借陈硕真之名兴风作浪，破睦州，杀掠百姓。消息传到京城，皇上急召他进京询问战情。”

褚遂良记起来了，前几年，睦州确实出过一位名叫陈硕真的女子，曾举兵造反。后自言仙去，与乡邻辞诀，结果后来有人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见了她，遂举报朝廷，皇上见其是一疯癫女子，便诏命开释，孰料事过数年，竟又有人假其名兴兵。

长孙无忌收回目光道：“物以类聚，这两人走到一起，必有所蝇苟，你我须得提防。”说罢，他上了车驾便离去了。

褚遂良没有看错，许敬宗这会儿正和崔义玄环曲江池漫步。几年的江南为官，颠覆了他对曲江池的印象，过去烟波浩渺的一池碧水，如今在他看来就是一湾清溪。他之所以邀许敬宗出游，也是为说话方便。

他们刚在曲江池边的“望江楼”饮了京都名酒，品尝了曲江池的鱼肉。酒足饭饱之后，两人都有些懒慵，看眼前的景物都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

崔义玄伸了伸腰，话就随之出口了：“不瞒许大人，虽说婺州山明水秀，可毕竟是蛮夷聚居之地，又距京城千里，还请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调下官回京。”

许敬宗道：“在下怎能体味不出大人的心境呢？虽然在下入朝较晚，然大人之名早已如雷贯耳，大人久在边关，亦非长久之计。只是……”

见许敬宗欲言又止的样子，崔义玄忙道：“莫非大人有不便之处，不妨直说。”

许敬宗环顾一下四周道：“大人有所不知，京城鱼龙混杂，朝政皆由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把持，此二人沆瀣一气，挟天子以令天下。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就是陛下也莫之奈何。”

崔义玄“哦”了一声，不再说话，两人沉默着朝前走。

良久，许敬宗才打破沉闷：“也不是没有直达天庭之路，只是不知道大人愿走否？”

“哦！”崔义玄紧走两步，要与许敬宗并肩，却不料被路旁的一枝玫瑰挂住了衣袖。许敬宗见了，就暗想——看来崔大人注定要与石榴裙结下不解之缘了。

“只要能调回京城，下官听大人的。”

“如此甚好！”许敬宗道，“大人离京之前，在下会带您去见一个人。”

“大人能否先告知是哪家大人？”

“到时您就知道了！”

“好！下官就等大人的消息了。”

谈完正事，许敬宗又问道：“大人就在婺州为官，不知那里可有珍奇古玩乎？”

“婺州出瓷器，以青瓷为主，还烧黑、褐、花釉、乳浊釉和彩绘瓷，这些都是朝廷贡品。下官此次进京就带了一些，也给大人准备了一份。”

“好！有了这个就好办了。”

三天以后的朝会上，崔义玄将婺州叛乱之情势禀奏给李治。李治当庭诏令他率州域府兵征讨叛贼，解民于倒悬。散朝以后，许敬宗又悄悄拉着他进了仪秋宫，后面还跟着崔府的府役，他们抬着一个大箱子，里面不知装的什么。

这仪秋宫原是武德年间修建供后妃居住的。武媚回京前，李治派人重新整修一新，青砖铺道，广植花木，特别是栽植了武媚喜欢的玫瑰。

正是阳春三月，玫瑰盛开之际，沿着花径一路走来，香尘纷飞，芬芳沁脾。崔义玄忽然联想起前几天游曲江时被玫瑰绊住的情景。

许敬宗告诉崔义玄道：“此乃皇上爱妃武昭仪居处，我等须得小心谨慎。”

闻言，崔义玄遂收敛了心神，紧随在许敬宗身后。

他们在殿门前看见了此宫的管事张尚宫，许敬宗忙上前施礼道：“请尚宫禀报一声，就说卫尉卿许敬宗与婺州刺史崔义玄求见。”

“两位大人少待，奴婢去去就来。”

等待的时候，崔义玄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他虽然从没到过中宫，但从殿前的陈设就觉出武昭仪的不同寻常。只见左右两边各竖一柱华表，其顶端用横木交叉成十字，似花朵状。上面用铁线绘制了莲花图案，扯丝拉蔓，一派生机勃勃。顺着华表往前看，又有两棵合欢树，还没有开花，但叶子却已很浓密了。贞观年间他在京城做左司郎中时，就听人说过武昭仪性情刚烈，曾声言要驯服烈马，不想她却是很有情趣之人。

他正想着，就听见张尚宫在殿门口道：“娘娘请两位大人殿内叙话。”

随后，许敬宗与崔义玄就双双跪在武媚面前。

“平身，赐坐。”随着武媚说话，两人才抬起头来，看见她手中捧着一部

《太史公书》，眉宇间溢出几分笑意。

武媚显然与许敬宗很熟悉，待两人坐定后便道：“许大人可是有些日子没来了！”

“臣除了处理府中诸事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奉了皇上的诏命在编修国史，碌碌其忙，着实惭愧！”许敬宗答道。

“编修国史，唯在史识，若太史公之秉笔直书，方能流传千古。”

“娘娘所言，字字珠玑，臣谨记在心。”

“你这张嘴就会拣好听的说。今日来见本宫，又有何事？”武媚笑道。

许敬宗从怀中拿出一卷文稿道：“臣今日拜见娘娘，除了请安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臣将部分国史手稿清誊一份，想请娘娘赐教；二是婺州刺史崔义玄久仰娘娘芳誉，托微臣引荐。”

武媚从张尚宫手中接过文稿道：“既是尚书有意，那就先放在这里，本宫抽空瞧瞧，若有心得，定当奉告。”说着，她就把目光转向了崔义玄，“崔大人在太宗年间曾做过左司郎中，如今只做刺史，多少有些屈才。”

崔义玄忙道：“臣虽在京外，然素闻娘娘博通经史，淑德慧识。今番进京，带了些婺州的特产，想请娘娘慧目鉴赏。”

许敬宗听了忙在一旁帮腔：“听说娘娘喜好书艺，微臣特将娘娘赐予臣的题词托崔大人要婺州窑精心描摹，烧制了一只梅瓶，还请娘娘过目。”

见武媚面露喜色，许敬宗忙向崔义玄使了个眼色，崔义玄会意，忙要府役抬了梅瓶进来。

这瓶高有二尺，白釉如云，温润亮泽，大腹尖底，描摹了武媚的字——道源在天，境由心造。潇洒中见厚重，圆润中透刚烈。经过窑工烧制后，就有了很强的浮雕感。

张尚宫扶着武媚围着梅瓶转了一圈，眼见得她的丹凤眼笑成一条线，心想这许大人真是条虫儿，钻到娘娘的心里去了。武媚一边称赞做工精细，一边脸上却严肃起来：“本宫那字比起陛下来，天壤之差，何敢上了瓷器，存之永久？”

许敬宗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揣摩不透她这话的意思，只有唯唯诺诺。但武媚的语气迅速转了过来，“既是拿来了，就放下吧，下不为例”，说着，她挥了挥手，要两人重新落座。

“崔大人有什么事情么？”

崔义玄闻言道：“启禀娘娘，微臣久在边关，虽风餐露宿，但这是将士职责，不过微臣的老母已过茶寿，去日无多，臣欲床前尽孝，还请娘娘体谅。”

“哦！”武媚沉吟了一声，“皇上不是诏令大人婺州平叛么？”

崔义玄忙答道：“臣定不负圣恩，剿灭叛贼，卫我社稷。”

“如此甚好！陛下用人，唯才是举，大人若能剿灭叛贼，本宫定当在皇上面前美言。若是大人要是渎职懈怠，贻误战机，不唯陛下要追究，就是本宫这里也绝无周旋之地。”武媚站起来，踱着步子道。

崔义玄听得出来，这话虽然很平静，但分明藏着冷峻。

武媚又接着道：“一切皆在大人，本宫等大人捷报。”

许敬宗心中窃喜，他是何等聪明之人。他知道昭仪意在皇后之位，绝不愿屈居嫔妃之列。可是她也清楚，要走这一步，横在面前的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等人，自己若没有几个心腹，就是皇上也难以为她撑腰。而崔义玄的投奔，自然使她又多了一分力量。

出了仪秋宫，崔义玄一摸额头，汗津津的。许敬宗问道：“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崔义玄尴尬地笑了笑：“下官也说不清为什么，平日里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今日见了昭仪不知为何倒生出莫名的畏惧。”

许敬宗又何尝不是这种感觉呢？每一次拜见武媚，他的心弦都绷得很紧。

“所以，我等要谨慎小心才是，不然连头颅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朝廷的人事在纷忙的日子里演绎出新的变化。九月，右仆射、北平定公、太子少傅张行成薨殒，李治趁机任褚遂良为右仆射，仍兼着吏部尚书一职；十月，任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位居三省之首。十一月，从婺州传来战报，婺州刺史擒获陈硕真和章叔胤，斩首数千级。

许敬宗将消息第一个禀报给武媚，并且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崔义玄临战布局，骁勇善战的细节：“微臣听说，下怀戌一战，贼众弓弩甚强，左右以盾遮蔽。崔刺史说，‘刺史避箭，人谁致死？’遂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大军进至睦州，降者以万计。”

武媚闻之，意味深长地说道：“看来崔刺史该回京了。”

不久，皇上下诏调崔义玄进京，拜为御史大夫。

崔义玄明白，这都是因为武昭仪的缘故，回京后，他第一时间就去拜见了武媚。

蔡尚宫的预见终于在永徽四年得到了证实。十二月初，王皇后破例地到了相思殿。

吴尚宫先来传话，说皇后一会儿就到。蔡尚宫脸上露出得意的神采，急忙转身进了大殿，向萧淑妃禀报，说皇后娘娘来了。

萧淑妃懒懒地抬了一下头，鄙薄地朝外看了一眼道："现在倒想起本宫来了？就说本宫身子不适，不方便见人。"

"娘娘三思，奴婢猜皇后这次必是为了武昭仪之事来的，娘娘不见实是不妥。一则她是皇后，主持后宫，不见于礼不通；二则时过境迁，娘娘也可以乘机探探皇后的心思。"蔡尚宫劝道。

"这么说见得？"

"奴婢只是谏言，这事还得娘娘定夺。"

萧淑妃沉思片刻道："好！那就见见吧！"

刚刚收拾妥当，就听见中宫太监高声传话道："皇后娘娘驾到！"

萧淑妃率宫娥、太监一干人等出来迎接。昔日情敌相遇，脸上都抹不去旧有的矜持，然说出口的话却是热情和谦恭的。

"不知皇后娘娘驾到，臣妾有失远迎，还请恕罪。"萧淑妃迎道。

王皇后脸上的阴云顿然散去，言语中就多了诸多大度："闻知妹妹偶有小恙，牵挂非常，早欲来看，无奈琐事缠身，以致延宕至今，还请妹妹见谅。"

"妹妹怎敢劳姐姐大驾？"说着话，萧淑妃就搀王皇后进了殿。

王皇后环顾了一下殿内的陈设，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显然，这几年萧淑妃也过得很沉郁，殿内的一切都显得老旧而凌乱，这情景让她生出隐隐的同情。

这两年，皇上所有的心思都在武昭仪身上，从不想要与她有过一夜温存。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她觉得自己老去了许多。晨起懒理妆，日晚倦梳头，靠对太子的寄托支撑自己。以己体人，她发现萧淑妃也瘦如黄花，形销骨立。

说起这两年落寞难耐的日子，萧淑妃的泪水就稀里哗啦地流个不停："姐姐你看，这相思殿都快成'想死殿'了，门外的花草已许久没有侍弄，都荒了。"

从殿外跑来一只金毛狮子狗，它腾地就跃上萧淑妃的膝盖，两只耳朵亲昵地蹭个不停。萧淑妃一边轻轻地抚摸着那一身泛金的毛，一边对王皇后说道：“只有这狗懂得妹妹的苦，终日陪伴，不离不弃。妹妹有时就想，人啊！有时候还不如物。”

“谁说不是呢？”王皇后朝前挪了挪，接着萧淑妃的话道，“本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说起来我还是后宫之主，可皇上什么时候拿我当皇后看呢？”她的一百句话抵不过武昭仪的一句话，就连她身边的张尚宫，也是奴仗主势，说起话来趾高气扬的。

有一次，吴尚宫从外面回来，眼泪巴巴地向她倾诉，说她带人到宫闱局去领取暖的木炭，恰好张尚宫也去了，非要抢在前面，甚至口出狂言，说皇后不算什么，她不敢动昭仪。

“妹妹你说说，这后宫到底是谁当家？还有规矩没有啊？”王皇后越说越气，竟忘了在嫔妃面前的尊严，耸动着肩膀抽泣个不停。吴尚宫见状，急忙递上丝绢，王皇后擦了擦眼角，抬起头时就发现萧淑妃正陪着流泪，便不禁感动：“往日姐姐有不周之处，还望妹妹宽谅。”

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人多年的积怨也渐渐远去了，彼此都觉得同病相怜。

萧淑妃也向皇后这边靠了靠，鄙夷道：“先伺候先帝，现在又来蛊惑皇上，这算怎么回事呢？”见王皇后没有阻止的意思，她又道，“妹妹不为自己，就是为姐姐遭此妖女欺凌打抱不平，也绝不能让她在后宫横行。”

王皇后叹一口气道：“谁说不是呢！可皇上就听她的，这有何办法？”

在蔡尚宫给王皇后续了茶之后，萧淑妃继续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我们姐妹多向陛下禀奏武氏恶行，臣妾就不信皇上一句都听不进去！”

王皇后点了点头：“妹妹说得对，孟子曰，国人皆曰杀，则杀。众人都说这贱人的不是，皇上总该三思吧！”

“以往都是妹妹年轻不懂事，让姐姐伤心了。从今以后，妹妹唯姐姐之命是从。”萧淑妃拉起王皇后的手道。

看着时间不早了，王皇后起身准备回清宁宫。萧淑妃忙命蔡尚宫拿了一件狐皮内褥，双手奉给她道：“腊月天寒，这内褥就送给姐姐御寒吧！”

王皇后接了过来，递给吴尚宫道：“改日我在清宁宫备宴请陛下光临，妹妹陪坐，怎么样？”

萧淑妃点了点头，心想——木讷的王皇后今天总算是开了窍。

回到清宁宫，值守的太监禀报："中书令柳爽谒见，现正在偏殿等候。"王皇后"哦"了一声，要吴尚宫传他到大殿。

行过朝礼，王皇后命人赐坐。她见柳爽一副惆怅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是朝事不顺，便询问道："舅父这是有什么心事么？"

柳爽喝了一口热茶，身子暖和多了，道："皇上近来一直在思谋对屈突通等十三位武德年间的功臣加赠官秩。如果没有障碍，年后就要颁布诏书了。"

"这些人都是早年跟随先帝南征北战的老臣，劳苦功高，加赠官秩也在情理之中，既是圣意，舅父遵旨拟定诏书即可，何必计较呢？"

"其中十二位功在社稷，褒奖亦无不可。只是那武士彠，一个挑担卖豆腐出身之人，虽说后来随高祖打过天下，可他出身卑微，又在贞观九年卒亡，亦在加赠之列，朝野多有不服。"柳爽皱了皱眉头，接续刚才的话道，"陛下这是爱屋及乌，是为了取悦那个武昭仪。"

"那太尉和右仆射是何看法？"

柳爽叹了叹气道："正是两位大人顶着，门下省的崔大人将诏书搁置了一段时间，前日驳回到中书省，微臣正愁如何向皇上禀奏呢！"

王皇后理解舅父的难处。如果皇上执意要将武士彠列进去，最为难的还是柳爽。他不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树大根深，又有托孤大臣的身份挡着，就只能夹在中间了。

"如此，舅父这中书令是越来越难做了。"

柳爽摩挲着双手道："微臣的委屈都在其次，臣所忧者，乃皇后也。如今武氏势头正旺，皇上宠爱有加，臣又听说皇上对李弘也青眼有加，这样任其下去，势必会危及皇后和太子。"

王皇后内心从萧淑妃那获得的温暖，立刻被舅父的一番话浇冷，霎时又是泪光盈盈："本宫的心都被舅父说成一团乱麻了！"

见此，柳爽便以长辈身份批评道："臣以为，为了大唐社稷，为了太子，娘娘都应该设法阻止武氏图谋得逞。"

王皇后听后，便把与萧淑妃尽释前嫌，联手抗武的事情说给他听。柳爽一听，眉头顿时展开了："此不失为亡羊补牢之策。只是皇上对武媚百般宠爱，娘娘谏言要有理有节，万不可触怒龙颜，功亏一篑。"

"嗯，舅父也要多到三省走走，以达戮力同心之功。"

柳爽颔首称是，然后起身告辞了。出了清宁宫，他才发现在说话的时候，天空已黑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就要降临了。

腊月初七用过晚膳，王皇后就唤来李尚食，吩咐她精心烧煮腊八粥。

李尚食在宫中待了十几年，懂得煮食腊八粥的意义。往年都是由宫闱局事先将黍、稷、稻、粱、禾、麻、菽、麦八种谷物精心舂碾出多色主料，然后辅以精肉、芫荽、葱、姜等作料，从先一天晚间酉时一直煮到第二天辰时，直到达到黏稠、晶亮的程度，才很肃穆地和了“太牢”一起呈送至郊庙，这一则是告谷神一年耕耘收获之喜，二则是祈福社稷永世太平。按《礼记》记载，还要分飨粥食，尽享神灵恩泽。

辰时一刻，李尚食回奏说腊八粥已煮好。王皇后答了一声“知道了”便不再作声。看着李尚食退出大殿，她才对吴尚宫道：“派个太监过去请萧淑妃过来品尝腊八宴。”

“皇上那边呢？”吴尚宫问道。

“本宫已派人禀知太子，他自会请皇上过来。”

天明时下起了雪，不大，落在地上静悄悄的。辰时三刻，李治率太子和百官来到城南郊庙的圜丘前祭祀五谷神，太常寺的官员主祭。这一行人早在前一天晚上就沐浴净身，黎明时又换上祭服，在庄严的《祀圜丘乐章》旋律中，献牺牲、腊八粥，奠玉帛，进熟食。李治率先品尝，然后百官依次分之。说是进熟食，只不过是个形式。

祭祀完毕，太常寺官员来到圣驾前禀奏道：“郊祀已毕，请陛下移驾甘露殿歇息。”

这时，李忠来到御前道：“儿臣有事禀奏。”

李治眯起眼打量着李忠，目光很慈祥、很柔和，心中涌动着父亲的疼爱之情。一转眼，忠儿都十一岁了。看那眉眼，处处都留有自己的影子。他现在已想不起刘氏的模样，只记着他是皇后的儿子，当今的太子。他虽声音未脱少年稚气，但举止间却多了许多皇家的气度。

“忠儿有话就说吧。”

李忠扫了扫衣摆的浮尘，以显对奏事的认真：“启禀父皇，母后在清宁宫静守一夜，为父皇煮了腊八粥，邀父皇带儿臣去品尝腊八宴。”

李治“哦”了一声，却沉默了。

昨夜，他在仪秋宫与武媚缠绵时，武媚告诉他她又快生了，而且太医诊脉说这次又是一个皇子。闻言，他的心就如三九天忽逢小阳春般的舒坦，伏在武媚高高隆起的腹部久久不愿离开，整个人都沉浸在幸福的漩涡中了。

他并不知道武媚在胎儿的性别上隐瞒了真相，只为她旺盛的生育力而感

奋。如果这回再添一个皇子，他就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列祖列宗面前了。他立即打消了要带她去祭祀的念想，吩咐贴身太监和张尚宫悉心照料。祭祀完毕，他哪儿也不想去，只想一门心思地回到武媚身边。

可太子的陈奏却使他有些为难。

且不说皇后怎样，太子长到这么大第一次郑重提出请求，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的：

“好！你就和朕一起乘车同去。”

雪花在车驾周围曼舞，这日子落雪常预示着来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这日子里飨食腊八粥，他的个人情感与社稷之情融合在一起，很难分清。这时，他才觉得冷落皇后太久了。

他看了看在一旁专注赏雪的太子，不经意地却是疼爱地拂去太子肩头的雪花问道：“你母后一向可好？”

李忠回道：“母后康健，每日早晚都在佛龛前焚香，祝父皇万寿无疆。”

李治没有回答儿子的话，他不知道如何回应太子的话，似乎觉得说什么都显得虚假。他把话题转到太子的学业上，详细地询问少师每天都向他讲授些什么，少傅又要他做些什么。在李忠一一回答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道：“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要日日精进，将来才能担得起治国大任。”

此时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对太子关心得太少了，心里隐隐地生出一种身为人父的自责。

清宁宫到了，下了车辇，李荣迅速上前为李治撑开罗伞，却被他挥手挡开了，他话里话外都带了喜气：“不妨事！有道是瑞雪兆丰年，朕喜欢感知来年的丰岁之兆。”

李忠闻言十分高兴，他越过李荣，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大殿喊道：“父皇驾到！父皇驾到！”

等李治踏进殿门时，王皇后、萧淑妃已率两宫的太监和宫娥，呼啦啦地跪倒一片：“臣妾恭迎圣驾！”

“平身！”李治挥手之间，发现萧淑妃也在迎驾之列，眉头暗地皱了一下，但这情绪很快就如浮云一样散去，毕竟，她是自己曾爱过的女人。

爱不爱在心，场面上总是长幼尊卑有序的，皇上与皇后自然坐了上首，萧淑妃居侧，太子坐在对面。

饮了几杯香茗之后，王皇后对李尚食道：“吩咐御膳房，上腊八宴。”

宫娥们捧了酒肴鱼贯而入，一一摆好，待每人杯中斟满酒时，王皇后举杯来到李治面前道：“年节将近，今逢上腊，喜降瑞雪，臣妾愿皇上万寿无疆，社稷德配长久。”接着是萧淑妃敬酒，李治都一一接受了。

轮到太子敬酒时，李治脸上的表情才活泛了。饮下美酒，李忠坐回到自己的位置问道：“儿臣不明白，为何每逢腊八就要郊祀，还要食腊八粥呢？”

李治对太子的提问很满意，他以皇上兼父亲的语气开导儿子道：“《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祭百神以报啬也。飨农，以及邮表畷、禽兽等，仁之至，义之尽也。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故迎而祭之。祭坊与水庸，事也。故祝曰：‘土反（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皮弁素服而祭之。你身为太子，将来要掌管江山，须记腊祭之要在尚农、兴农、悯农，国无农而不稳。”

“儿臣记住了。”

品尝了腊八粥，李治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他人在清宁宫，心里却惦记着仪秋宫中的武媚，这情态王皇后和萧淑妃看得清清楚楚，她们相互传递了一下眼色，就双双起身跪倒在李治面前。

“你们这是为何？”

王皇后和萧淑妃回着李治的问话，眼泪也随之涌出：“请陛下为臣妾做主。”

“你们有何委屈？”

于是，王皇后与萧淑妃，一个陈奏武昭仪如何忘恩负义，不念旧情，一旦册封，立时便傲岸不羁，常常口出不逊之言；一个则倾诉武昭仪如何收买下人，探听后宫消息。

萧淑妃说到伤心处，伏地而泣道：“陛下若不为臣妾做主，臣妾之命则休矣。”

王皇后也跟着萧淑妃的话道：“请陛下严责昭仪，使其不得放肆。”

两人正为武媚的恶行相互补证，孰料耳边传来一声怒吼：“罢了！”

她俩的话音戛然而止，吃惊地看着李治，只见他脸色铁青，双目发红，手颤抖地指着王皇后斥责道：“你身为后宫之主，不思礼让，搬弄是非，这成何体统？你要有昭仪一半才智，也不枉皇后之号。”接着，他又大声申斥了萧淑妃，然后朝着外面吼道，“回宫！”

那声音很响亮很恐怖，久久地回荡在清宁宫的各个角落。

李忠一下子跌倒在地，自被封为陈王，他就没见过父皇发这样大的火。

王皇后、萧淑妃也呆了。

第九章

长孙谏言论天谴

武媚杀女诬皇后

长孙无忌很懊恼，他对皇上追官的原委心知肚明，都是因为武昭仪要追封她的父亲武士彠，又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得不抬出老臣们做陪衬，可他就是没有办法扭转皇上的意图。

追封的诏书经过侍中驳回，再拟，再驳回，再拟……来回几个回合，还是在永徽五年的三月庚申发出了。

要求为已故父亲追封，只是武媚册封后的第一次试探，她已经摸清了皇上的心性。

那一天，当李治伏在她的身上聆听胎儿的心音时，她带着几分娇嗔就提出了这个请求："家父追随先帝一生，臣妾如今又做了昭仪，每日沐浴皇上的恩泽，家父总得有个与眼下情势相符的身份，否则臣妾在外面也很难堪。"

李治抬起身子，面露难色地说道："昭仪之言不无道理，只是贞观以来功臣甚众，诸如屈突通追随高祖和先帝，随征西秦，平定刘武周；东击王世充，功居第一。独封你父，恐朝野不服。"

"这有何难？"武媚将李治的手从腹上移开道，"陛下可从故臣中选一些功高者一并封赐，家父也在其中，这既显陛下追远思旧的仁德，又平息了朝野的议论，岂不两全其美？"

听完这话，李治很感佩这女人的聪明，她说出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密不透风的。可他没有想到，这事最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媚很欣慰，皇上这回总算自己做了一回主。有一就有二，他今后完全没有必要再顾及那些老臣的情绪了。

长孙无忌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这场与这个女人的争锋中再一次败北。而且他有一种预感，这仅仅是个开始，这噩梦将伴随他今后的每一个日子。于是他以有恙而"请告"，一连数日把自己关在府中，检查自己究竟

是在哪个环节失了算。

在被皇上“赐告”的日子里，他只带了府令和十几名卫士悄悄离开京都，前往昭陵拜谒先帝和故长孙皇后。车驾行了整整三天，才到岚浮翠绕的九嵕山下。

抬眼望去，平原北缘的一座山峰直刺青天，环峰九座山梁，巀嶭峻峭，与主峰成拱卫之势。此时正是正午时分，五彩祥云时而攀上峰顶，时而飘落山谷，与浅蓝色的雾霭拥抱在一起，远远地可以听见跌落沟壑的飞瀑轰鸣。这一切，让长孙无忌浮想联翩，忆思漫漫……

说起来那是贞观初年的事，有一天，才情横溢的太宗打理完一天的国政后移驾到甘露殿，随意翻阅着浩如烟海的藏书，无意间就看到了《上林赋》。那缤纷如云的遐思，那行云流水的铺排，那凌空万里的气度，让太宗心潮翻卷，尤其是读到“于是乎崇山矗矗，□□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崎，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一段时，他的目光凝滞，完全沉醉在司马相如的描述中了。之后，他立即让太监宣长孙无忌来共赏。

“此地有如此美景，朕欲前往狩猎，爱卿可愿同往？”李世民问道。

他们之间既是君臣，又是兄弟，更是出生入死的密友。私下里，太宗常忘记身份之间的差别，而更多地将之视为知己。

长孙无忌当然没有不愿意的，但他完全没有想到，此次出行会开启“因山为陵”的先河，它的首倡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妹长孙皇后。

一想起端庄、贤淑、大度而又不显山露水的长孙皇后，长孙无忌心里就满怀惋惜，她不该就那么早离去。

贞观十年，三十六岁的长孙皇后英年殒薨，弥留之际留下一句“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唯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的遗言。因为他们的相濡以沫，使得太宗无法违背皇后的遗愿。那一刻，他想到了九嵕山。他要将钟爱一生的皇后藏进大山，让她与青山同在。他将此陵命名昭陵。昭者，光明也，它是皇后高德风范的象征。

从此，在太宗的心里，昭陵就成为他和长孙皇后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起点。知太宗者，莫如皇后。他没有忘记那刻骨铭心的爱，因此后来他对长孙无忌道：“朕百年之后，亦葬于昭陵。”

如今，九嵕山依旧，人已去矣，长孙无忌久久地望着伏虎般的山陵，不禁老泪纵横。

昭陵台署令闻知太尉前来谒陵，急忙率两位署丞和录事前来迎接：“事前

未接到宗正寺文碟，不知大人驾到，卑职有罪。”

“老夫此行，就是想来看看先帝和皇后，并未知会宗正寺，你不必自责，也不必总是陪着，老夫有府令和卫士跟着即可。”长孙无忌道。

“就依大人。”台令接着又要录事命膳厨到附近采买野味和菜蔬准备膳食、酒肴。

长孙无忌分外感慨，这就是身居要位的苦衷，想过常人的日子都难。只要他一动身，就总有大官小吏前呼后拥。加上与先帝和当今皇上的特殊关系，他更是让这些五品以下的官员手足无措。看看！阳春三月，台令的脸上却是豆大的汗水。

他一定是吓坏了——长孙无忌想着，就换了和悦的语气强调道：“老夫只是私访，你等不必跟在左右，该干什么就去干好了。”

“大人！卑职……”

长孙无忌挥了挥手道：“去吧！看你顾虑重重的样子，老夫反而不自在了。”

台令这才带着一干人马姗姗离去。

长孙无忌让府令和卫士远远地等着，他独自一人沿着北坡宣武门的司马道缓缓而上，就到了祭坛。香烟缭绕中，他怀着深深的愧疚伏地跪拜，口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撕心裂肺的痛：

“皇上、皇后，微臣来看你们了。你们将大唐的社稷和陛下托付给微臣，微臣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以致妖人危乱朝政，臣罪该万死啊！”

“皇上，您可听得见臣的声音。您在天有灵，请托梦于陛下，促其猛醒，臣纵九死而无悔矣！”

冥冥间，他听见有杳渺的声音自九天落下，很遥远，却很清晰！哦！那是先帝在说话：“大唐安危，悬于一系，爱卿乃国之砥柱，岂可知难而退？朕闻之，其忧何堪？”

长孙无忌抬头看去，只有几朵白云悠悠地挂在祭坛上空，云间飘来吟诵的声音：“止戈不离身，两目长在空。”

哦！这不正是当年李淳风留下的藏头诗么？要是当今皇上有先帝的知人之明，他又何须怀着这么多的纠结呢？

长孙无忌仰望上天，又听见九嵕山顶忽然响起阵阵雷声，顷刻间，祭坛上空下起了大雨。雨雾中，一团火球掠过陵顶，落在对面的山崖背后。眼见得一道壁立千仞的岩石被雷电击碎，腾起漫天烟雾。府令担心太尉年高不经风雨，就拉着他要到不远处的寝殿避雨，却被一把推开了：“此

先帝以灾象警策于老夫矣！”

大雨很快将跪倒在地的长孙无忌浇了个透湿，但他完全不顾及这些，头紧紧地贴在地上，口中念道：“臣谨遵皇上旨意，纵然老骨粉碎，人头落地，也绝不让奸佞肆虐，妖媚得逞。”

当晚，长孙无忌便浑身烫热，昏昏沉沉中总是重复着一句话：“臣愧对先帝，愧对皇上。”

台令闻讯，匆匆赶到榻前轻声道：“大人年事已高，怎经得起如此发热？卑职这就差人进京奏明皇上，让太医署派人来。”

长孙无忌紧闭双目，摇了摇头道：“不必了！你就近请一位乡间郎中开些祛寒的药即可。”

经太尉这样提示，台令忽然想起来了，附近的陵户中倒真有一位郎中，相传是汉时太医坊名医淳于意的后人，遂唤了署丞去找。

半个时辰后，当这个叫作淳于显的郎中进来时，长孙无忌已烧得神志不清了。淳于显缓缓拉过太尉的手放在脉枕上，细细地诊着。府令在一旁看着，就心里发急道：“大人究竟为何症，你快讲来！”

淳于显并不着急，诊罢脉，又看了看舌苔，但见舌苔厚而黄，偶尔伴有腥味，就心中有数了。

“启禀大人，太尉乃内火攻心，肝气郁结，外受风寒，斜侵其表。草民先开三剂汤药驱除风寒，待正气上升后，再去内火。”他边说边开了药方，然后又对台令道，“请大人派一位精细之人随草民前去抓药。”

府令闻言便道：“台令大人且在此守候，让在下跟随郎中前去抓药。”

吃了淳于显开的汤药，到黎明时长孙无忌的烧就退了。醒来后，他声言腹中饥饿，台令忙命膳厨熬了粥，长孙无忌一连喝了两碗才问道：“老夫这是怎么了？”

府令上前道：“大人昨夜发热，是台令寻了乡间的郎中诊治，大人吃了郎中开的药，精神好多了。”

长孙无忌闻言谢道：“有劳大人了。”

“只要大人康健，卑职就心安了。”台令连忙回礼。

“吩咐下去，老夫今日就起程回京。”长孙无忌说罢就要下榻，孰料忽然一阵头晕，就跌倒了。

台令急忙上前扶住，出口的话温暖而又至诚：“三剂药刚服了一剂，大人的身子尚显虚弱，怎经得起路途颠簸？不如就在此将息数日，再回京也

不迟。”

有什么办法呢？毕竟自己已不再青春年少。可长孙无忌没有想到，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等他回到京城，夫人告诉他柳大人到府上几次拜望，说有要紧事通禀。

“他没有说是何事么？”

夫人诧异地回道：“老爷这是怎么了？他来找老爷，肯定是朝廷的事情，怎么好告知老身呢？”

于是长孙无忌便不再询问，他断定柳爽一定还会找他，他一定有要紧的事要和他说。

果然，他刚刚进了书房，府令就进来禀报：“吏部尚书柳爽大人求见。”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又问了一遍，直到确认后才相信是真的。看来在他离开京城的日子里，朝廷又发生了不少事情，而他最关心的还是任吏的变化。

来到前厅，柳爽正在那里呆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见长孙无忌进来，他忙起身施礼道:“大人一回家就前来叨扰，真是不好意思。”

两人坐下来说话，长孙无忌问道：“老夫听下人通报说大人做了吏部尚书，这是为何？”

“是下官主动请辞中书令的。大人也知道，去冬今春，为了给武士彠追封，朝野反对者众而赞同者寡。然陛下执意要封，下官左右为难。门下省驳回，下官就得禀奏皇上。陛下不言先帝之‘五花判事’，反倒责备下官办事不力。三思而后行，下官觉得倒不如辞官为好。”

“还有其他原因吗？”

“这其他原因么……本官不说，大人也明白。自从武氏回京后，陛下对皇后日渐冷漠。去年皇后辛辛苦苦准备了腊八宴，席间说到昭仪使人暗探中宫，飞扬跋扈。陛下非但不听，反而怒斥皇后太多事了。”

柳爽喘了喘气，继续道：“自那以后，陛下就带着武昭仪住到京畿麟游的万年宫去了。下官担心如此下去，事事为难，还是早些辞了好。谁知本章递上去后，陛下只准下官辞去中书令，却改作了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希望能从这些话语中判断出皇上做这些决定有多少出自于内心，又有多少来自于武昭仪。皇上没有完全恩准柳爽的“请辞”，起码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废除王皇后的意思，这多少让他感到欣慰：“陛下留大人做吏部尚书，考课百官，选贤任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当如褚大人一样恪尽职守，为社稷选忠信不谄之臣，

为贤者开诤言无碍之道。”

然而，接下来柳爽说起的一件怪事却引起了长孙无忌的注意。

皇上带着武昭仪驾幸万年宫，忽然那里就遭了水灾。

万年宫原为九成宫，贞观年间，因时任太子率更令欧阳询的一篇楷书《醴泉铭》而在离宫别馆中倍有盛名。李治即位后，便改为万年宫，做了自己的避暑之所。

然而，今年开春以来，一直跟着褚遂良研习书艺的武媚忽然对万年宫的《醴泉铭》感了兴趣，她说在欧阳询生前时未能当面聆教，深以为憾，她就是想看看欧阳大人的字与褚大人有何不同？更重要的是她从李治批阅奏章的笔迹中看到欧体字的影子，她就越发地仰慕欧阳大人了。

李治闻言，心头就淌过汩汩的清流，他什么时候在王皇后和萧淑妃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请求呢？没有。她们除了争宠，就是喋喋不休地在他耳边说着昭仪的是非。

李治觉得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请求，于是刚过了春分，他就带着武媚上了凤凰山。

闰四月丁丑那日夜间，天空先是繁星密布，朗月当空，大约在酉时三刻，皇宫背倚的凤凰山头忽然乌云密布，顷刻间大雨倾盆，洪水暴涨，巨大的水浪直朝万年宫宣武门扑来。守卫皇宫的宿卫大惊，纷纷散走。

李治拥着身子日重的武媚，隔窗望着从空中滚过的惊雷大呼道：“天杀我也！宿卫何在，快救朕出去！”

可没有一人回应他的话，只有越来越大的山洪声。正在两人茫然失措之际，从殿外传来一位年轻将领的怒吼。李荣跌跌撞撞奔到门外，看见宿卫们一片混乱。

“回去！快回去！哪有身为宿卫，天子有难而畏死者？”

俄顷，这名年轻的将领带着几名宿卫冲进寝殿，背起李治和武昭仪就冲出大殿，直奔高处。

他们站在一座山坡上，回望着山下的寝殿，它早已被大水封了门。借着闪电的光亮，他们又看到狂涛卷着山沟里的百姓奔向下游。李治环顾周围，年轻的将领早已带属下撑起了一方油布，为他和武昭仪挡雨。他这才惊魂趋定，问道：“少将军姓什名谁？朕要赏你。”

年轻的将军以军礼回道：“微臣乃右领军郎将薛仁贵。”

武媚也十分赞赏薛仁贵的临危不惧，道：“疾风而知草之劲，板荡而识臣之忠。此是岂赏赐所能概之？陛下当擢拔重用薛将军。”

李治又一次感到武媚的不同凡响，点了点头道：“爱妃所言甚是，朕回京后就命人去办。”

薛仁贵连忙谢道：“谢主隆恩，微臣有本上奏。”

“将军有话尽可说。”

薛仁贵道：“今夜大雨来之突兀，宿卫为护卫陛下，溺死者不计其数，望陛下抚恤诸护卫家小，以慰亡灵。”

李治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武媚道：“将不畏死，乃社稷大幸。臣妾回京后，当亲撰祭文，勒石刻碑，以为永志。”

这是皇上回京后在朝会上讲述的一段惊险，柳奭只不过复述了一遍。

“大人！依下官看来，这风雨来得也太蹊跷了。”

长孙无忌此刻已完全沉浸在他说的那个风雨夜的细节中去了，根本没听见他在说什么。闰四月丁丑夜，自己在哪里呢？哦！那不正是在昭陵陵台署发热的那个夜晚么？他瞬间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越是觉得先帝在天有灵，以灾意谴告皇上和自己。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对武媚说的那些话十分敬佩，甚至认为这是应该由皇上说出来才更加合理，可偏偏这些话出自昭仪之口，他就不能容忍了。她越是语出惊人，就越是大唐潜在的“不幸”。

长孙无忌心头倏然地升腾起一种当仁不让的责任感，他必须遵循先帝的嘱托，阻止皇上在武媚的石榴裙下一天天沉溺下去。

他叮嘱柳奭一定要在任上守好选官的每一个环节，绝不可以给不肖者可乘之隙。送走柳奭后，长孙无忌吩咐夫人，他要草拟奏章，不经允准，任何人不得进入书房。

长安五月的天气比京外热得早，长孙无忌拨亮灯盏，心思一下子都集中在给皇上的奏章中了，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他也顾不得擦，引笔铺纸，所有的忧虑都凝结在毫端了：

太尉臣长孙无忌上疏皇帝陛下：

《洪范》曰：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子又曰：“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夫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贞观以降，民殷国富，乃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之故。永徽之政，君臣和谐，乃因陛下圣德，感动于天。然则天道皇皇，周行不怠，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忧远虑，不可不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

失。

察天观人，丁丑之灾，雷逾宫观，山水喷薄，宿卫百姓或为鱼鳖，陛下可幸有惊无险，此岂非天意乎？夫昔纣王宠妲己，喜观炮烙而社稷倾覆；幽王之宠褒姒，嬉戏诸侯而国亡；前车之鉴，振聋发聩，臣望陛下察古知今，以史为鉴。塞奸佞之道，拒妖人之言。承先帝之遗愿，光大唐基业。臣纵以衰朽之骨，伏乞陛下！切切！

“看看！舅父又教训起朕来了。”

奏章送到两仪殿时，恰逢皇上正在看武媚撰写的《安丁丑宿卫亡魂书》。他正被武昭仪沉郁而又激昂，慷慨不乏婉转的文笔和一卷清丽沉稳的楷书所陶醉。此时此刻，他觉得后宫佳丽成群，没有能和武媚相比的。孰料太尉一纸奏章，坏了他的兴致。

武媚手捧奏章，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非但没有发怒，丹凤眼里反而露出几许嘲讽：“在太尉的眼中，臣妾与妲己、褒姒无异。皇上何不准了太尉的奏章，岂不为朝廷除了一害。”

李治闻言就有些急了：“爱妃何出此言？你巾帼不让须眉，何罪之有？”

武媚笑了，丹凤眼拉得很长，水汪汪的：“臣妾要的就是皇上这句话，其他人爱说什么，就任由他说去。”之后她又抚摸着自己的腹部，话语中添了几分娇嗔：“再有几个月，臣妾腹中的皇子就要呱呱坠地了，臣妾可不愿意让些许的不快给他添堵。”

这些话她是说给皇上听的，她这样的性格怎可能对别人的非议漠然无视呢？一回到仪秋宫，她就对长孙无忌恨得咬牙切齿：“哼！与本宫过不去，迟早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谁又惹娘娘不高兴了？”她的话吓了张尚宫一跳。

“除了皇上那位老而不死的舅父，还能有谁？”

张尚宫“哦”了一声，随即禀报道：“清宁宫的尚食传话来说，皇后又到萧淑妃那去了。”

武媚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张尚宫又禀报道：“卫尉卿许敬宗大人又带来了一位官吏，现正在殿外等候娘娘召见呢！”

“好！宣他们进来吧！”

张尚宫出去片刻，许敬宗就进来了，和他并肩走着一位瘦削的汉子。武媚一看就笑了，她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中书侍郎李义府。两人见过礼，武媚赐座后就打开了话匣子。

李义府进宫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一睹昭仪的风姿，因为他的仕途现在正面临不测。他一向善于阿谀逢迎，为长孙无忌所不齿。前些日子他在朝会上对长孙无忌的灾异说持有异议，惹恼了褚遂良和柳奭一干人，他们联名弹劾，李治迫于压力，将他贬为壁州司马。

在满怀惊惧等待敕命的日子里，他闻听卫尉卿与昭仪过从甚密，于是他找到许敬宗陈诉苦衷，欲从武媚这儿打通关节。

许敬宗没有回避废立皇后的纠葛，直接道："依在下观之，陛下早有立昭仪为皇后之意，只是因为担心长孙无忌等一帮老臣有异议才隐忍。仁兄若能与在下一起力谏皇上，岂非可以转祸为福？"

李义府一听便道："这有何难？在下愿追随尚书大人，全力玉成此计。"

现在，两人都觉得无须遮掩，直接将这个话题提到了武媚面前。

许敬宗道："微臣听说长孙无忌又向皇上陈奏，将万年宫水灾和昭陵雷火之事都归咎于娘娘，真是岂有此理！"

武媚淡然扬眉，看不出半点生气的样子："这些烦心事不说也罢！有道是清浊自知，本宫何许人陛下明白即可。"接着，她把目光转向李义府说，"朝中传李大人乃'笑中刀'，这是为何？"

李义府一惊，心道这女人果然厉害，口里却道："微臣不过是奏事和颜悦色，而处事刚猛了些，长孙无忌等人便诬蔑微臣笑里藏刀，这真是冤枉啊！"

武媚笑了笑，不置可否。

李义府接着又道："微臣素闻娘娘通略国史，善诗文，今日亲聆圣音，真帝王之姿也！"

武媚急忙摆了摆手，说话的语气却骤然严肃了："大人言重了，本宫只想陪伴陛下左右，并无非分之想，你等在这说说也就罢了，若是在外信口开河，就休怪本宫无情了。"

李义府一向很自信，连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不放在眼里，现在面对从那双丹凤眼里投过来的冰冷，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但在一旁的许敬宗却并没有收住话头的意思，他接着李义府的话尾道："娘娘旨意，微臣谨记在心。不过，朝野上下都在议论，说当今皇后平庸无才、气量狭小，难以母仪天下，倒是娘娘您早该晋封皇后了。"

武媚不置可否地看了看许敬宗道："是么？"

"许大人所言，乃朝中众臣所愿。"李义府随即附和。

“两位大人言过其实了，褚遂良、长孙无忌就不在其列。”武媚不以为意道。

许敬宗很鄙夷地撇了撇嘴说道：“一帮老朽，螳臂当车。”

李义府接道：“微臣今日与许大人来拜见娘娘，就是要禀奏娘娘，臣等要上奏陛下废了王皇后，另立娘娘为后。如此则后宫井然，陛下也好安心打理朝政。”

然而，武媚又说出了另外一番话来：“各位大人萦怀社稷之心，自不待言。只是立后废后，事关重大。虽意在群臣，可权在陛下，强为之，峣峣者易折。本宫以为两位大人不妨与崔义玄、来济说说，这也可以集思广益嘛！”

从仪秋宫出来，李义府拉了拉许敬宗的衣袖道：“昭仪娘娘真是聪慧过人，说话滴水不漏。”

许敬宗回道：“娘娘度量岂是聪慧所能概之？依在下观之，昭仪胸纳万里，目极八荒也。”

他俩一个居住在永兴坊，一个居住在同兴坊，中间隔着一条大街，分手时李义府道：“日后诸事，就要仰赖仁兄提携了。”

许敬宗连道彼此彼此，遂驱车回府。他这一生风流成性，心情一高兴，就想家里的虞氏了。

这虞氏乃他结发妻子裴氏的婢女，裴氏有病期间，他俩便有染。裴氏去世以后，他顺势就续了弦。与裴氏相比，虞氏不但年轻，人也水灵。两人在一起时，那女人撒娇颦笑，雀跃温柔，颠鸾倒凤，常常让他神魂颠倒，乐不可支。

他想着此时此刻，虞氏该是怎样焦急地等待着他，又该是怎样地沐浴净身，云鬓酥胸，艳若桃花。他禁不住浑身燥热，血液澎湃，额头就渗出了点点汗珠。

他心猿意马，不断地催促驭手加快行进，马蹄声比刚才密了许多。

远远地瞧见府门，许敬宗急不可耐地跳下车，恨不得立即见到他可心的美人儿。

府令在门口站着，许敬宗问道：“夫人呢？”

府令脸上有些泛红，口里却嗫嚅着不说话。他撇下府令，径直奔向后房内室。及至来到门外，却听见从里面传来女人的娇喘和男人的声音：“夫人之乳饱满若水蜜桃，子昂艳羡久之，今日终得以观，果然是洁如美玉，丰如山岳，难怪父亲爱之有加呢！”

女人道：“公子！你我只做快事即可，休得提他。”

闻言，许敬宗的脚软了，他口里骂着，无法再迈进内室一步，只朝着外面高声怒吼道：“府令何在？”

府令急忙赶来答道：“小人在！”

“命子昂前厅见我。”

……

其实，日子最难过的还要数王皇后。

三月，皇上带武昭仪去了万年宫，她的心就被掏空了一样。偏偏在这时候，吴尚宫从宫外带来消息，说她的母亲魏国夫人和舅父柳爽拜见六宫嫔妃时没有礼节。她就更加心神不安，坐卧不宁了。

皇上回来后，她几次求见，都被挡在了甘露殿外。而殿里面却传出武昭仪娇嗔的笑声，让她听了心酸。这些，她无法对太子说，他还只有十三岁，盛不下人生的风雨迷离，道路坎坷。再说，她也不愿意给他白纸一样的心灵涂下过多的阴影。

可她一个人又怎能承受得了这么多的痛苦？她现在能够倾诉的对象就是萧淑妃。她们追忆了近两年来情感上遭遇的折磨，倾诉各自的心事。不过谁都没有也不敢指责皇上，而是把一切都归咎于武昭仪。每逢这时候她就充满了自责，要不是自己当初恳请皇上把这个妖媚的女人接回京城，哪里会有今天的结果呢？在这件事情上萧淑妃并不说话，她的话都在心里：你这叫引狼入室，自作自受！

她现在唯一的希望都在太子李忠身上。可是当武昭仪为皇上生下一个李弘之后，她的这种自信就动摇了。她发现自己与武昭仪是何等不同，皇上是因为太子才保留着她这个事实上已经没有了的位子。她于是就担心有一天太子的位子会不会被那个只有四岁的李弘所取代，那样，她的下场不会比那些未沐圣恩的宫女们好多少。

有一天，她和吴尚宫在一起说起这些伤心事。吴尚宫比皇后年龄大，她看惯了后宫夺爱邀宠的悲欢沉浮，陪着皇后流泪。

“奴婢深谙皇后的伤痛。”吴尚宫把丝绢递到皇后手中，看着她擦去眼角的泪珠道，“奴婢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来听听。”

“奴婢听说宫中的太监是皇上的耳目，又最能说上话，后宫的许多人都是通过给他们行好处才打通关节，娘娘不妨也试试。”

王皇后沉思片刻后道：“尚宫此言乃为本宫着想，可本宫与皇上乃结发伉

俪，又是先帝钦定，现今却要屈身这些人，传将出去，不唯本宫颜面尽扫，也有失皇上尊严，此法万万行不得。”

吴尚宫闻言无法接上皇后的话茬，于是又劝道：“尽管眼下皇上独宠昭仪，然则她毕竟是嫔妃，娘娘何不传她到宫中把话说开，告知她不可造次？”

皇后低下头叹息道：“如此以怨报德之人，岂是本宫所能说服的？不瞒尚宫，本宫看着她那双丹凤眼，不知怎的总有一种脊梁发冷的感觉。”

吴尚宫听明白了，皇后对武昭仪的感情已从当初的亲昵转为惧怕，这真是她的悲哀。

日子就在皇后的惴惴不安中推移到了十月。

立冬日，天空没有下雪，一大早太阳就暖暖地洒在宫墙上，温暖着每一条窗棂和雕花。临窗幔帐上留下翠竹的影子，偶尔从还没有开放的梅树枝头传来一两声喜鹊的啼唱。

触景生情，刚刚梳妆的王皇后听着一声声脆亮的歌唱，心底就投进了清晨的阳光。是啊！她许久没有听过喜鹊的歌唱了，这会不会是在报喜呢？也许皇上今日早朝后会驾临清宁宫呢！她心里就如揣了一只兔子般跳个不停，她急忙传来吴尚宫，吩咐将大殿内外清扫干净，说喜鹊传报，一定会有人来。

吴尚宫的眼圈就红了，她从心底同情这个虽贵为皇后，却被寂寞缠绕的女人。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从仪秋宫传来的消息禀奏给了皇后。

“启禀娘娘，那边生了。”

“哪边？”

“昭仪娘娘为皇上生了一位公主。”

“什么？你说什么？”王皇后一下子跌坐在榻上，好久没有说话。前前后后数十年，从萧淑妃到武昭仪，她发现自己同她们所有的冲突就在这皇嗣上。

“上苍不公，为何总是让恶人得势啊？”王皇后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人累到了极点，便向身边的宫娥们挥了挥手说，“你等退下吧，本宫想静一静。”

过了一会儿，当她抬起头时，才发现吴尚宫没有离去。

“你怎么还没有走？”

“奴婢不忍娘娘一个人伤心。”

“你说说，本宫的命为何就这样的苦呢？”

吴尚宫向前挪动了几步，就站在皇后的身边用试探的语气说道：“依奴婢看来，眼下就是一个转机。”

王皇后看着吴尚宫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表明她很期待接下来的话。

“奴婢以为公主总是皇上的骨血，娘娘是该有探慰之意。再说娘娘这样做了，必然感动皇上广开天恩，与您重修旧好。”

王皇后沉思片刻后道：“此事容本宫再思忖思忖。”

几个时辰以后，王皇后就将尚宫、尚衣、尚食们传到大殿，宣布了要去探望武昭仪的决定，并且对该送些什么都一一叮嘱了。

这消息很快就通过平日收受武媚恩惠的李尚食传到了仪秋宫。

“呵呵！皇后要来啊！”听了张尚宫的禀报，躺在榻上的武媚眉宇间掠过不经意的得意，“让她来看看也好，让她见识一下女人是怎样生儿育女的。”

第二天上午巳时一刻，王皇后的轿舆就停在了仪秋宫的殿门前。张尚宫抬眼望去，皇后娘娘的身后跟了一大群尚宫、尚衣、尚食、宫娥和太监。太监们抬着皇后准备的礼物，一盒一盒的，都是些丝绸、参茸、凤凰蛋之类的名贵物件。

一名小太监扯着尖细的嗓子喊道：“皇后驾到！”

张尚宫忙率领仪秋宫的宫娥、太监出来迎接，哗啦啦地跪倒了一片：“昭仪娘娘刚刚分娩，命奴婢在此迎接皇后娘娘。”

王皇后道了一声“平身”，就示意张尚宫在前面引路进入殿内。

首先映入王皇后眼帘的是一张丰满的、青春的、毫无倦意的面孔，一双丹凤眼里充满了感激和谦卑：“闻知姐姐要来，妹妹感激涕零，本应亲自迎驾，无奈产后虚弱，不便走动，还望姐姐恕罪。”

王皇后难以相信这话是出自武媚之口，似乎她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好像一直就是情同手足的姐妹。

毕竟冰冷了太久，王皇后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吴尚宫在一旁提醒道：“皇后娘娘为昭仪娘娘备了喜庆的礼品，是不是命太监们抬进来？”皇后这才恍然大悟，要吴尚宫奉上礼单。武媚看了之后吩咐张尚宫接收，随后自己与皇后坐着说话。

皇后很亲切地问到了昭仪产后的玉体可否安康，饭菜是否可口，乳娘可否找到，言谈举止间，她表现了一位后宫主人的大度和亲近。

武媚对皇后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地回答了，她还有意识地强调这一切早在临盆之前就由皇上亲自安排了。一提到皇上，她的丹凤眼就眯成一条线，一副幸福陶醉的样子。她用这样的方式炫耀了自己在李治心目中的位置，又刺痛了王皇后。当她从皇后的脸上发现了些许的难堪时，她“咯咯”地笑出了声，保养得很好的脸颊容光焕发。

“不瞒姐姐说，妹妹在生产中才更能体味到陛下是很会体贴女人的。”

王皇后就这样被武媚冲得七零八落，她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接下来的场面。

武媚很快就揣摩透了皇后此时的心思，她缓缓地站起来道：“姐姐既然来了，就看看公主如何？”

王皇后心不在焉地跟到了内室，但见一只奢华的小床上，婴儿刚刚入睡，梦里含着稚嫩的笑。初生的婴儿毛茸茸的，还看不清到底是像李治，还是像武媚。但对于从未生育过的王皇后来说，就觉得这孩子太漂亮了。

她那母性的慈爱目光久久地停在婴儿的脸上，读着她淡淡的眉毛，读着她睫毛长长的眼睛，读着她翘起的嘴唇，眼前就幻化出梦境般的绚烂。仿佛这婴儿不是武媚生的，而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样，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芳香。唉！且不说给皇上生个龙子，就是生个公主也不枉到这后宫一场。想着想着，她的眼睛就模糊了，那种对命运的感喟就渐渐地塞满了胸臆。

她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扁平的腹部，“唉”了一声就转身朝外走去——她怕自己承受不了这种现实的残酷。

武媚跟在身后道：“姐姐累了吧！请到外室饮茶。”说着她向张尚宫使了个眼色，张尚宫会意，立即要宫娥们伺候皇后歇息。

武媚转身进了内室，就对着熟睡中的婴儿沉思起来。王皇后刚才看孩子时的那种贪婪，那种痴爱，她都看在眼里。她发现王皇后来得太是时候了，她的一颦一笑都让她看到了如何取代这个平庸女人的契机。要紧的是，她必须在孩子和后位之间做出选择。

她在心里问着熟睡中的婴儿，可她听到的只有孩子细微的呼吸。

哦！你不回答，娘给你回答，你就舍出自己帮娘这一回吧！你走了，娘会时时念着你的。看着娘坐上皇后的位子，你能不高兴么？你不要恨娘，这个世界太残酷了，娘也是情非得已。

武媚的眼里含着泪花，牙齿紧紧地咬着衣袖，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她随即就抹去泪水，拿起枕头向婴儿的面上压去，她整整压了半刻，直到确认孩子已经死了才放手。

这时从外室传来皇后的声音，那是她准备回宫的招呼。但就在这个时候，殿外却传来了太监李荣尖细的声音：“皇上驾到！”

太监们依次向内传递：“皇上驾到！”……

武媚转身就出了内室，和王皇后一起跪在了仪秋宫前。

李治已知道武媚生的是一位公主，但他并不计较这些，他依然把她看作是与武媚真爱的结果。朝会一结束，他就在李荣的陪伴下来到仪秋宫了。

随着轿舆的振动，李治的思绪也如春水一样荡起了阵阵涟漪，温馨而又惬意。

虽说前些日子长安外城坍塌，虽然太尉长孙无忌借此又以灾异上书警示他，但他依旧漠然置之。随着武媚的分娩，他更加相信天道与人道从来都是各行其常，互不相扰。如果说真有天意，那么他应该感谢上苍赐予了他一个公主。

现在，李治已经走下轿舆，在李荣和太监、宫娥的簇拥下来到仪秋宫前面。他环顾了一下拜倒在面前的人群，一眼就发现了皇后的身影，瞬间就生出了欣慰。皇后纵然有千错万错，但她还是识大体的。

“平身！”

李治挥手越过众人，在殿中央刚坐下，就听见了武媚脆亮的声音：“谢陛下前来探望臣妾。”

“爱妃受苦了。”

在屏退左右后，李治也没有忘记皇后，道：“难得你及时来看望昭仪。”

王皇后忙道：“谢陛下夸奖。”说着话，她的眼圈就红了。

李治见了就有些不耐烦道：“公主降生乃朕之喜事，你泪巴巴的成何体统？”

武媚笑着道：“公主正在熟睡，请陛下进内室去看看。”

李治点了点头：“好！”

于是两人来到内室，武媚俯下身子，很亲昵地说道：“儿啊！你睁眼看看，父皇来看你了。”

“儿啊！父皇来看你了，你快笑笑！”

忽然，武媚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说话也不连贯了：“陛下……这孩

子……怎么脸色发青呀！”她说着说着，纤细的手指就伸向婴儿的鼻翼，之后就连连后退。

李治见状大惊，连忙来到跟前。

在确定孩子已经断了呼吸后，武媚转身就哭着跪倒在了李治面前：“陛下！臣妾罪该万死。”

她凄厉的哭声在仪秋宫的每个角落久久地回响，也让坐在外室的皇后大吃一惊，她急忙走进来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昭仪为何如此悲痛？”

武媚并不答话，只是一个劲在那哭道：“陛下！您要为臣妾做主啊！是谁竟如此狠毒，害了公主啊！”

王皇后心头一沉，急忙俯下身子去看，随后便“啊”的一声站立不稳，“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这是怎么了？臣妾刚进来看过，还好好的！”

“哼！”李治脸上顿时布满阴云，厉声责问道，“你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王皇后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就跪在了李治面前：“皇上明察！公主乃皇家血脉，陛下骨肉，臣妾何敢加害啊！”

李治不再理会王皇后，上前扶起武媚，抚着她的肩膀道：“爱妃还要爱惜玉体，朕会命人彻查此案的。”他宽大的衮袖拂过王皇后的脸颊，“你回宫面壁自省，不经朕允准，不许出宫。”

王皇后的心里一片空白，她没有发现，武媚此刻正在一旁冷眼看着她，眼角露出阴冷的笑意……

第十章

唐皇喜新欲废旧

朝野上下起锋争

这一夜对许敬宗来说，是一个难耐的不眠之夜。

坐在前厅等待儿子的时候，他心中五味杂陈，是愤怒，是酸楚，是哀伤，是饮恨，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觉得胸口像塞进了一块巨石，憋得难受。

他闷头不语地坐着，但没过多久，他就站了起来，在庭中来回地踱着步子，两手不停地摩挲着，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儿子做下苟且之事让他颜面尽扫，不要说他是堂堂的卫尉卿，就是寻常百姓也不能容忍。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如果不是想到去世的裴氏，他真想一刀结果了许子昂的性命。

更让他惊怵的是，这样的丧德之举若是被皇上知道，他这个卫尉卿必遭贬官丢职的厄运，若是被长孙无忌等人抓住把柄，说不定连性命都保不住。想到这些，他浑身不禁打了一个“激灵”，对着门外喊道：“府令何在？”

府令应声进来，许敬宗很严肃地对他说道：“告知府内上下，今夜之事若有外传者，杀无赦！”

“小人明白！”

走出前厅时，府令与从后房出来的许子昂打了个擦肩，他没敢多说什么，就匆匆离去了。

当衣衫不整的许子昂站在许敬宗面前时，他一转身就给了儿子重重一巴掌，眼看着儿子的脸上起了五道手印，许敬宗大怒道：“狗东西！你还是人么？”

“父亲此言差矣，父亲骂孩儿是狗，无异于自骂矣。”

许敬宗气得浑身发抖：“你！你怎敢如此放肆……你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么？”

许子昂满眼的不屑，反唇相讥道：“父亲还记得母亲么？如果孩儿没有记错，在母亲病重期间，父亲不但不思救治，反而夜夜与虞氏床笫寻欢，若说谁对不起，最对不起母亲的恐怕就是你。”

“你……”许敬宗被儿子一阵抢白，手指气得发抖，跌在座上半天说不出

话来。

再看看许子昂，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父亲若无话说，孩儿便歇息去了。”说完，他一转身出了前厅，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望着儿子的背影，许敬宗连连叹息道：“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继之耳边却传来了虞氏的哭声，她半掩酥胸，头发蓬乱，一进门就跪倒在许敬宗面前放声大哭道：“老爷！你可要给妾身做主啊！”

“你个贱人，败坏家风，有辱本官，还有脸哭！”许敬宗脸色铁青，飞起一脚将虞氏踢倒在地，起身就进了书房。

冬夜漫漫，寒风扑打着窗棂，发出嘶嘶的哀声，似乎要撕破这薄薄的窗纸。尽管府令把木炭盆烧得通红，但许敬宗还是觉得阵阵冷气从脊梁处向全身蔓延，手脚似乎已被冻僵，动一动都刺骨地疼。当他咬了咬嘴唇，感觉到自己还活在人世的时候，许子昂和虞氏的影子就像鬼魂一样在他眼前晃动。

这已是他第二次发现他们在一起了，他断定他们已不止一次地幽会过。当初虞氏来做婢女时，年方十六，连个姓名也没有；许子昂也因“颇有才藻”而被皇上敕命为太子舍人，如此年华陪伴太子左右，甚是受人瞩目。他几位相近的朋友见了，无不称道许门大幸。

大幸？许敬宗自嘲地笑了，现在有谁能了解他此时的痛苦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种下的祸根还得自己来除。看来这个不孝子是不能待在京城了。眼看着武媚的势头日渐增长，册立皇后只是个时间问题，她需要他推波助澜，他也需要借此仕途精进，他不能因防着儿子而分了心。

他打定主意，明日朝会上……不！现在已是凌晨丑时，应该是在今天的朝会上向皇上提出，将许子昂外放岭南。

可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向皇上奏禀呢？说他与继母私通么？这样一来，岂非将家丑扬于朝野？他想来想去，最后决计还是以大不孝的罪名为说辞。

“狗东西！你不思悔改，就永远滞留岭南吧！”许敬宗这样想着就铺开了稿纸。

他在朝野素有“文名”，写起这类奏章来得心应手。可在罗织儿子的罪名时，他还是反复斟酌，谨慎措辞，既表明他遵照先帝旨意，秉承孝道；又要度量恰切，给儿子以改过回转之地。他觉得手腕下的笔很沉重，毕竟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过了卯时，许敬宗终于在奏章上落下了最后一笔——

《吕氏春秋》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武德以来，我朝以孝立国而四海为一。今臣子不笃谨孝道，居处不庄，莅官不敬。夫罪莫重于不孝。臣乞陛下，流臣子于岭外，以养仁者之性，以全忠君之志。

他发现“居处不庄，莅官不敬”这两个词最恰当地表达了心境，既隐含了对儿子的责备，又可以做出别的解释。

卯时三刻，许敬宗收拾好表奏就早早地上朝了。出得府门，他抬头看天，残星西坠，启明耀光，天空很净，没有一丝云彩。

坊间的酒肆、商铺早早地开了门，店主和店小二正忙忙碌碌地悬挂酒旗、店标，晨曦中人头攒动，人声熙攘，一派生机。

许敬宗打了一个哈欠，这才意识到昨晚一夜都没合眼。

“都是让这两个冤家闹的！”车驾碾过一条条街道，他仍然没有走出对儿子和续弦的怨恨。

塾门已积聚了不少来上朝的官员，他感到气氛有些异乎寻常，就连平日里最喜欢在朝臣面前放言的上官仪今天也三缄其口，木然地坐在一旁。

在等待上朝的官员中他看见了李义府，上前拉了拉他的衣袖，两人便到塾门外说话，许敬宗问道：“发生什么事了？看他们一个个脸上都带了霜。”

李义府眨了眨眼睛道：“大人还不知道么？武昭仪刚刚生下的公主不明不白地夭折了。”

“啊？这是怎么回事？”

李义府摇了摇头，说话的声音更低了：“听说先是皇后去探视了婴儿，须臾皇上驾到，昭仪满心欢喜地请皇上去看，却发现婴儿已经气绝了。”

许敬宗只是听，而思绪却在快速地旋转。他在京多年，对皇后的品性比较了解，说她嫉妒昭仪或许是事实，若说她杀人以泄私愤则是万不可能的。但他此时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皇上对这件事的态度，他更希望此事成为他说服皇上改立皇后的契机。

“那大人你的看法如何？”许敬宗不动声色地问道。

李义府道：“依在下观之，皇后的嫌疑最大。”

“大人所言与本官不谋而合。”接下来，他说话的语气就渐渐激愤起来，“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谋害公主，此举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义府随声附和道：“谁说不是呢？待会上朝后，下官定要启奏皇上严查此案，缉拿凶手。”

晨曦微明中，许敬宗握了握李义府的手，很用力，那意思都在其中了。

可一直到巳时一刻也没有皇上临朝的消息，大臣们正议论纷纷，却见李荣出现在太极殿前高声宣布道：“陛下偶有不适，今日罢朝。太尉长孙无忌、右仆射褚遂良、司空李□到两仪殿回话，其余诸位大人各回署中。”说罢，他便转身向两仪殿去了。

看着朝臣们纷纷散去，许敬宗与李义府交换了一下眼色便上了司马道。

许敬宗道：“大人你立功的机会来了，本官倒要看看，长孙老儿对公主一案有何说辞。”

李义府环顾一下周围道：“如果下官没有猜错，陛下此刻正举棋不定呢！此乃陛下性格，我等该与崔大人联名上奏，谏言皇上立武昭仪为皇后。”

许敬宗点了点头：“此处非说话之地，请大人到署中详谈。”

说话间司马门便到了，两人各自上了车驾，心却在同一件事情上揪扯不断……

其实，在这件事上最为揪扯的还是李治。

如果说在此案发生之前他对王皇后与萧淑妃还只是厌烦的话，那么，现在废黜皇后的冲动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胸。

那天，当王皇后的自我辩解缺乏让他信服的依据时，他就认定她已被嫉妒和狭隘蒙蔽了善良的本性，丧失了作为后宫主宰应具有的德行。

就在许敬宗因为儿子与虞氏的苟且而长夜不眠时，李治也把自己关在温室殿里经历着情感的折磨和煎熬。在理智上，他不愿相信与自己厮守了十数年的皇后竟对自己的婴儿动了杀机，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使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之排除在凶手之外。

更漏敲响子时，李治面壁而立，悠长的呼唤让在外室值守的李荣和宫娥们一阵阵揪心：“父皇、母后，你们上天有灵，能告诉孩儿该如何面对吗？”

在两仪殿伴驾五年多了，李荣这还是第一次遭遇皇上如此大的情绪激荡，他几次想进去劝解，都被李治厉声呵斥了出来。至于其他宫娥太监，更是大气都不敢出。李荣先后伺候过许多后宫嫔妃，他是亲眼看着当时的太子和太子妃一起从贞观岁月走到永徽执政，从相濡以沫走到两

心相隔的。他最担心的是皇上因承受不了这件事的打击而病倒。

时间已是子时二刻，他终于决定，即便是皇上再次申斥，他也要尽到职责，让皇上走出痛苦。

他的脚步声惊动了李治，但他没有转身，只是冷冷地说：“朕说过要一人静一静，你何其多事？”

“陛下！”李荣热泪如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几乎是爬过一块块冰冷的地砖，来到李治身后，“陛下龙体乃社稷之所系，黎民之牵挂，朝臣之萦怀，万不可积郁成疾。如此，奴才罪莫大焉！”

李治转过身来，稍微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道：“你起来说话。”

“谢陛下。”李荣站起发酸的双腿，而后转身向木炭盆里添了薪炭，又奉上了一杯热茶。

李治接过来喝了一口问道：“你以为皇后会杀公主么？”

“这……奴才不好说。”李荣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照直说。”

李荣小心翼翼道：“奴才不相信皇后会做出如此举止。”

“朕也不愿意相信，可不是她又会是谁呢？”

“这……”

“如此大案朕若不惩戒，恐从此后宫便会震荡不已了。”

“陛下！此事还需慎重处置。”

“朕总该给昭仪一个交代。”

李荣不能不承认皇上的忧虑有道理：“此事尚需与太尉、右仆射大人从长计议。”

“朕会听他们谏言的。”

但当他在两仪殿面对三位辅政大臣时，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在大家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李治把在舌尖上来回滚动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朕想听听三位爱卿对此事的看法。”

褚遂良随即问道：“微臣闻听有人怀疑皇后与此案有染？”

“不是有人，朕就如此认为，那日在仪秋宫里，除了昭仪就是皇后，难道

昭仪会亲手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么？”

长孙无忌则断然否定了皇后有嫌的可能：“依微臣平日所见所知，皇后虽未有皇子，然一向仁厚贤惠，断不会迷失本性去残害人命。”

李治眉头间露出不满，道：“难道太尉以为昭仪有嫌疑吗？”

“微臣虽无证据怀疑昭仪，然那日仪秋宫绝非皇后和昭仪两人，两殿尚宫、尚食、尚衣十数人，太监、宫娥也不少，焉知他们不会妄生恶念？请陛下敕命宗正寺与大理寺严查，此案必能水落石出。”

在两仪殿议事不同于大殿，无须顾忌君臣礼序，因此在两人说话间，褚遂良插了进来：“微臣以为，太尉所奏乃查明真相之根本，轻易怀疑皇后，必致后宫人心不稳。”

李治道：“爱卿此言差矣，难道遍查宫娥、太监，后宫人心就不会乱吗？”

“即使如此，也比随意怀疑皇后要好。”长孙无忌肃然道。

“朕就不明白了，为何太尉总是处处为皇后辩解？”

长孙无忌闻言已无法安坐着与皇上说话了，他呼地起身道：“非微臣袒护皇后娘娘，还请陛下三思。皇后与陛下结缡十数载，其言行尽在掌握之中，知皇后者莫如陛下，臣相信陛下绝不会轻言皇后有罪。”

“听太尉的意思，难道是朕受人蛊惑了？”

李治亦无法尊尊然了，他说话的声音也明显地加重了。但长孙无忌毫不顾忌，干脆将话题指向武媚：“依臣观之，必是昭仪思女心切，杯影生疑，请陛下明察秋毫，勿轻信人言，致成圣朝人心自危，先帝神灵不安。”

“太尉这是危言耸听了！”李治说着，将目光转向一直不说话的李□，“爱卿焉何无语默坐？”

长于披甲挂胄的李□对宫廷纠葛向来不大关心，这半会儿他听着甥舅二人争论不休，一则对太尉不顾君臣礼数感到心烦，二则也对皇上怀疑皇后持有异议。不过在他看来，不论太尉与皇上之间的语言如何激烈，毕竟都是亲属之间的龃龉。现在皇上点了自己的名，情急之中他生出一条计来：“纵然不是皇后所为，但光天化日之下扼杀大唐公主，此贼若不归案，那大唐律令何在？可兴师动众必使后宫人人自危，因此微臣以为，陛下可命三司暗查，一旦案情大白，既可洗清皇后嫌疑，又可使贼人落网。”

褚遂良跟着李□的话道：“司空所言不失为一条良策，太尉以为呢？”

长孙无忌在心里暗骂李□滑头，但面对与皇上的争执，他的情感也没转换过来，也没有良策，只有赞同李□的谏言。

至于李治更是进退维谷，李□的一番话终于破了僵局，他遂说道：“司空之言，甚合朕意。传朕旨意，命大理寺卿李道裕、刑部尚书唐临，还有新任监察御史崔义玄协同侦破此案。”

走出两仪殿，李□先行告辞了，长孙无忌也不挽留，看着他上了车驾才对褚遂良道：

“大人以为皇上真的释解了对皇后的怀疑么？”

“案子没有告破，皇上怎么可能释疑呢？”

“老夫跟随先帝半世，别的不敢说，但看人是向来无误的。陛下今天的说辞，必是来自武昭仪那里，只有她才会如此急于引火于清宁宫。”

褚遂良一点击破：“这样说，皇上今日还没有把话说完？”

长孙无忌道：“大人明鉴！皇上召见我等的本意就是想试探改立皇后的可能，只是你我执言，他不便再说罢了！”

“如此说来，查案只是个借口？”

“然也！倘若老夫没有猜错，不管有没有发生此案，武昭仪都要对皇后取而代之了。”长孙无忌站住了，他等褚遂良与自己并肩后才很严肃地说，“老夫豁出这项上人头也要阻止武昭仪入主后宫。不过若真到了那一天，大人将何以自处呢？”

褚遂良用力握了握长孙无忌的手，那说话的语气就十分的慷慨：“下官与年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知外甥者莫如舅父。看着三位大臣相继走出两仪殿，李治对自己没能准确地表达全部的想法而遗憾。召他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申明立武媚为皇后么？可他不得不承认这有一段很艰难的路了。长孙无忌绝不会屈从他废皇后，并且仅仅一个他就很棘手，何况在他周围还有褚遂良、韩瑗、崔敦礼、上官仪等朝臣，从召武媚回宫到册封昭仪，再到追封武士彠，哪一次他们没有阻挡过？

李治批阅奏章的心思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朱笔在空中举着，心却在武媚与皇后之间徘徊。若不是李荣在旁边提醒，他也许会永远就这样举下去。

“陛下龙体要紧，不可太费心思。”李荣见此揪心地说道。

李治没有听见他的话，依旧在那里发呆。李荣近前捧上一杯茶道：“陛下！请您歇息片刻。”

“哦！”李治放下笔，接过茶杯呷了一口，思路又回到武媚身上，“你说说，此事朕该如何处置？”

“唉！”李荣一边整理奏章，一边叹气道，“奴才何敢言此大事？”

“此时只有朕与你二人，你说又何妨？”

“依奴才看来……”李荣终于打消顾虑，顿了顿道，“以公事论，陛下为君，太尉为臣，太尉必须要听陛下的；然若以亲情论，则陛下为甥，太尉为舅，陛下为此事屈尊探访，亦在情理之中。”

“哦！朕明白了。”李治截住李荣的话头道，“你是说，舟行逆水，非人能为；不如转而顺风，赖自然为之。此乃贵柔守雌之道也。”

“奴才想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说不明白。”

李治的眉头展开了，他从内心感谢李荣，他一句不经意的话为自己打开了思路，他现在不但自己要去探访舅父，他还要带上武媚，不管她对长孙无忌有着怎样的积怨，他都要说服她。

当他在仪秋宫对武媚谈此想法时，她对李治的旨意不仅心领神会，而且欣然愿意同往：“蒙陛下圣恩，臣妾被封为昭仪。若以亲情论，陛下的舅父亦是臣妾之舅父，探望长辈，亦在情理之中。”

她说这些话时的平静让李治感到很吃惊，他望着她的一双丹凤眼，试图从中捕捉一些什么，他心里暗惊，怎么她总是比朕先想一步呢？

但他随之就不免有些难堪。先帝在世时，她位居才人，与太尉是同辈之人，现在转而为晚辈，她竟然就认了，这女人究竟有着怎样的胸怀呢？

其实，两仪殿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过武媚的眼睛。

李治并不知道，在他驾到之前，许敬宗刚刚离开，他们联名请求册封武媚为皇后的奏章现在就在她的内室藏着。送走许敬宗，武媚缓缓打开奏章，一句一句地斟酌着，思绪也随着文字而回转。许敬宗真无愧为巨笔妙手，他言废立之利害，论说弥伦，缜密无懈；他言昭仪之恢廓颖睿，思旷虑远，精稔法度，词彩旖旎，林泉幽明。

武媚不是那种利令智昏的女人，她看得出来这文稿中有哪些是名实相符，哪些是溢美阿谀。话说得太过反而会适得其反，难达目的。她要宫娥取来笔墨，将那些不实的句子一一删除。

当她的笔在文稿上留下墨迹的时候，思绪便转向了另一处。

前些日子，她读《周易·系辞》时，有一句话令她印象极深：“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她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几行字上，心里来来回回地揣摩着。想那虫儿都懂得以

屈求伸的道理，那人呢？她很快就将之与自己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人也该是这样，该屈的时候就得屈。她武媚纵然是龙，现今也必须蛰伏，以待风生水起之时。

只要长孙无忌在她走向皇后的道路上让开一方天地，要她怎么样都可以。她心思的这种微妙变化一旦面对李治，就立刻被涂上了温顺、驯良、豁达的色彩，她仿佛一只羊儿，让李治手中的长鞭无论如何也不忍哪怕轻轻地落在她的身上。

“难得爱妃如此通达。”李治拥着武媚，在她的脸颊烙上深深的吻痕。

然而两人的拥吻很快就被武媚的泪水冲淡了，李治有些慌神，捧着她丰满滋润的脸蛋道：“刚才还好好的，你为何又泪流满面的？”

“臣妾是想起了可怜的公主，刚刚来到人间就……”她抬起头，丹凤眼一下子就变得很冰冷，“若是查出凶手，臣妾定要将其碎尸万段！”她说话的神情与刚才的妩媚判若两人。

李治轻轻抚摸着武媚的肩膀道：“你放心，朕不会让凶手逃脱的。”

……

十月后半月的一天，长孙无忌正在前厅与夫人说话，他们正在商量如何迎驾。

前两天，李荣来宣达皇上的口谕，说十月十六日太尉生日那天陛下要驾临府上。

长孙无忌从来都是秉承长孙皇后的遗训，倡导节俭，不事张扬，免得给有些别有用心之人留下话柄。可这次皇上要亲自来，又是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他就不能不有所准备。

太尉府不缺山珍海味，宴席也好办，要紧的是皇上一人来，还是与皇后一起来呢？自皇后被列为嫌疑人后，已多日没有她的消息了，长孙无忌很希望他们能一起来。但他知道，这样的希望杳之又渺。因此，当夫人问起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皇上一人来吧！”

“也是。府令日前外出办事，回来说坊间都在传皇后谋杀了公主，夫君以为这是真的么？”

哦！连夫人都知道了，足见是有人刻意在城内散布此消息，长孙无忌暗忖此事定与武媚有关，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道：“皇后贞淑，焉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显然是有人陷害……眼下，大理寺、刑部、监察御史正在加紧侦查，夫人不可轻信流言。”

“妾身素来不闻朝中、宫中事宜。妾身担心的是夫君生性刚烈，免不了有

池鱼之殃。”

“先帝托孤于我，我岂能袖手旁观，尸位素餐，我自有分寸，不劳夫人操心。”

长孙夫人见此情景忧心忡忡，但她也知道，说也是徒劳，知夫莫如妻，长孙无忌从来不会听她的。于是她站起身，准备回后房去，却见府令慌慌张张地进来禀报说皇上驾到了。

长孙无忌心头一惊，问道：“就皇上一个人么？”

“皇上是偕昭仪同来的。”

闻言，长孙无忌的眉头骤然就紧了，心想这女人的到来断然不单纯是探访，必是与废皇后一事有关，他转脸就对府令说道：“你转告李公公，就说老夫身体有恙，不便见客。”

“不可！”长孙夫人急忙截住长孙无忌的话头道，“皇上乃国家之君，夫君乃朝廷之臣，君幸臣家，臣不相见，这会犯下欺君之罪的！”

长孙无忌还要说话，就听见府门外传来李荣的传唤：“皇上驾到——”

他来不及细想，就带着府内一干人跪倒在地道：“微臣迎接圣驾。”

李治急忙上前一步扶起长孙无忌道：“舅父平身！”

武媚觉得脸上无光，长孙无忌只拜见皇上，连她的名号也没有提，显然是有意冷落。李荣眼快，忙对长孙无忌道：“昭仪娘娘也来探望太尉大人了。”

长孙无忌向武媚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武媚不经意地笑了笑，心里想迟早让你老儿知道本宫的厉害，说出口的话却是：“闻知太尉华诞之日，本宫知道太尉一向不事铺张，见素抱朴，送珍惜古玩不免亵渎了太尉的品格，故写了一幅字，还请太尉指缪。”说完，她命宫娥展开一副装裱一新的卷轴，但见上面用“二王”的笔意写了一首诗——

南极星辉逢令旦，松柏节操老而坚。

大江流湍歌砥柱，国有疑难问尊前。

再看这字行云流水，瀚逸神飞，刚者斧劈，柔者绕指，本朝的几位书艺大家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的风格皆可寻见。长孙无忌虽然脸上没有退去矜持，却从心底感叹武媚的才情过人。而且她赠送的日期无可指摘，所书的贺诗也毫无过誉之嫌。他找不出任何可以拒绝的理由，只好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吩咐府令接了，遂邀皇上与武媚一同入席。

长孙无忌先以朝臣的身份向皇上敬酒，言道：“微臣向来疏于过寿，今日感念皇上在微臣寿诞之际驾幸府上，臣先饮此杯，谢陛下隆恩。”

李治急忙转过脸应道：“朕今日过府，完全是私下向舅父贺寿，何论尊卑？朕祝舅父松龄鹤寿，岁望期颐。”说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长孙无忌和夫人十分感动，也陪同一口喝下杯中之酒。

重新落座后，李治就把带来的寿礼说出：“舅父寿诞之日，朕岂能空手而来？闻听舅父有三子正当华年，朕欲令他们报效朝廷，特敕命为朝散大夫，随时听朕传唤。”说完，他命李荣将敕命文书交予了太尉。

皇上当着夫人的面为宠姬之子封赏，这让长孙无忌有些尴尬，但他只有沉默应接，叩谢皇恩。当他用余光打量夫人时，果然发现她脸上掠过短暂的不悦，好在她识大体，瞬间就转换过来了。

长孙无忌的心刚刚安定下来，又听见皇上道：“李荣，快呈上礼单请舅父过目。”

李荣忙屈身向前，长孙无忌接过来一看，上面是皇上赏赐的十车金宝缯锦。他想，如果这是在长孙皇后时期，这断然是不会有的。

“皇上！微臣……”

“朕说过了，今日只叙甥舅亲情，不谈君臣尊卑！舅父辅佐朕开创永徽新政，功莫大焉，区区缯锦，价值几何？”

这时，武媚很适时地出面说话了。她举起酒杯，丹凤眼里充满了敬意：“太尉年高德劭，国之大幸。本宫敬太尉一杯，聊表敬意。”

长孙无忌迟疑片刻，还是接受了，随后长孙夫人也向皇上与昭仪敬酒。于是，酒香人欢，似乎两仪殿君臣之间的龃龉都淡远无影，只有亲情在推杯换盏中缭绕弥漫。

看着说话的气氛渐浓，武媚悄悄地碰了碰李治的足尖，李治会意，举杯借机说出了今日来此的目的：“朕尚有一事，还请舅父玉成。”

见长孙无忌没有说话，李治接着说道：“皇后进宫十数载，至今无子，李忠出继，终非亲生。故朕以为，皇后该自辞椒房，另择淑贞。此乃后宫大计，尚需太尉顺势应时，为大唐社稷再建殊勋。”

长孙无忌这才明白了皇上今日来此的真正目的，前面所有的封赠都是为了这句话。他看了看皇上身边的武媚，就进一步确认皇上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肯定与她密议过。他顿时警觉起来，决定从此刻起每一句话都要慎之又慎，绝不可失马错局，致成不追之悔。于是他对夫人说道：“老夫不胜酒力，你且到后厨做些醒酒汤来，老夫陪皇上即可。”其实他这样说是

不愿意让夫人为他担心。

在长孙夫人起身告退后，长孙无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双目迷离，一副深醉的憨态，以致吐出的每一个字似乎都散发着醉意。他以舅父的口吻追叙了长孙皇后离世时，李治尚不晓人事，先帝“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岁序屡迁，触目催感”，竟然数年一人独处，不近后宫，亲自抚养皇上。他每思皇后音容，倍感先帝不以“夫不祭器妻”为约，建层观，望昭陵，爱之至深而念之愈切。说到伤心处，他老泪纵横，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了酒杯。

他说话颠前倒后的，刚刚说罢李治的童年，又念及对长孙皇后的礼赞，说她生前“布衣补丁”，“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堪称母仪天下，姜嫄再生。然则，她常以“牝鸡之晨，唯家之索”而自约，真是千古一人啊！

忽然，长孙无忌的思路就回到了现实，面对长空声泪俱下：“皇后！今日陛下驾幸臣府，为臣庆贺寿诞，你看见了么？你有话要对他说么？”

眼看着事先设的局被长孙无忌的醉语冲击得零碎不堪，武媚就在一旁皱起了眉头，她断定太尉是为了回避皇上的话而装醉。可看他语无伦次的样子，又似乎是真醉。

最令她不满意的是李治，竟然跟着太尉的话涕泪怆然，跌入怀念母后的情感漩涡中不能自拔。她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太对了，应该立即离开这里。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她没有丝毫犹豫就来到李治面前说道：“陛下，天色已经不早了，太尉年高，还是请陛下回宫歇息吧！”

长孙无忌并不阻拦，跌跌撞撞地来到府门前，口齿不清道：“陛下圣安，陛下慢行。”

寿宴过去了几天，期间武媚又托母亲杨氏多次去长孙府上说项，皆不果而归。

“看来！这个老儿是诚心与本宫过不去了。”坐在仪秋宫的殿中央，武媚的心境由郁闷转而恼怒，由恼怒而成仇恨。一想起那天在太尉府的遭际，她就禁不住柳眉蹙郁，五内翻腾，看宫中的人和物都不顺眼了，就连清晨在枝头吟唱的小鸟都罪该万死了。

“张尚宫！”武媚朝着外面高声喊道。

张尚宫一听这语气就猜出她生气了，急忙进来询问。武媚命令道：“叫几个人把那些讨厌的鸟儿轰走，一大早叫得令人心烦。”

张尚宫应了一声“遵旨”就退出去了，不一会儿，殿外就传来太监赶鸟的

吆喝声。

武媚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又唤来张尚宫就是一通训斥：“本宫就图个清静，你等的声音比鸟叫还大，这不是故意给本宫难看么？”

张尚宫心里发怵，忙应道：“奴婢这就去要他们小声驱赶。”

出了大殿，来到太监们中间，张尚宫的嘴朝里边努了努低声道：“娘娘心烦着呢，你们小心点。”

看着大家一个个战战兢兢的模样，武媚也觉得不关他们的事，都是那个长孙老儿不识时务。他仗着自己是皇上的元舅，难道就可以挟持皇上为所欲为么？她现在想起来，认定长孙无忌那天根本就没有醉，而是装醉说话给自己听。什么“布衣补丁”？她倒是听说长孙皇后有一件珍贵的“羽衣”，光是鸟儿就选了数十种，不知有多少可怜的生命丧在她的手中；什么“牝鸡司晨，唯加之索”？这不是在变着法儿来骂本宫么？太尉有什么了不起？她的母亲再怎么说也是皇上追封的功臣之妻，他竟然不给面子。哼！他与感业寺中那只大鼠何异？逆本宫者，能有好下场么？

然而眼下严酷的现实是，朝臣们对皇上的废立之志多不赞同，她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地位还不足以对抗。

好在昨天许敬宗又到宫中来了，武媚将删改奏章的初衷和思路一一告知了他，言语中就带了诸多暗示：“不是本宫一定要争皇后之位，实在是因为王皇后肆意作恶，谋害公主，枉为后宫主宰，加之卿等鼎力拥戴，本宫亦不好推脱。明白么？”

许敬宗很快就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随即回道：“臣回署中后就将奏章文稿清誊一遍，然后立即送达皇上。”

武媚皱了皱眉头：“可皇上册立的诏书要成立，尚需过中书等三省。现在太尉虽非三省之长，实则三省诸事不经他首肯，诏书断然会被驳回。前几日本宫随陛下去他府中说项，却被其拒之千里。”

许敬宗闻言沉思了片刻后说道：“娘娘若是信得过微臣，臣即往太尉府中陈说利害，想他总该猛醒吧！”

“倘若如此，那当然再好不过，然而依本宫观之……”

武媚刹住了话头，但下面的意思许敬宗已经明白了，他接道：“太尉年迈，不识时务。臣等先礼后兵，和则两利，若他一意孤行，到时还要请娘娘说动皇上大义灭亲。”

武媚点了点头，她希望许敬宗能够在长孙无忌封闭的幔帐上撕开一道口子。

……

清晨，太阳还躲在城墙背后，凌烟阁的正堂、花木和道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霜花，白茫茫的。进入十一月，冰冷渐渐地走向了深处，益发地彻骨了。每天，都有秋末残留的叶子星星点点地飘落地面，传递着萧瑟的气息。

太子少师于志宁下车时，太阳才露出半个脸庞，他银灰色的胡须被照得透亮，在冷风中丝丝晃动。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忽然就生出了“老之将至”的悲凉。

走进中庭，迎面可见墙上的二十四功臣画像。长孙无忌、房玄龄、屈突通等一个个神色专注地看着自己。他们有的早已作古，有的虽然还健在，却也是鬓发苍苍了。

贞观以来，这里曾坐过三任太子，从废太子李承乾到当今皇上，他都曾以左庶子的身份陪伴过，如今他又每日陪伴着当朝太子李忠在这里读书。

在张行成有病“请告”后，为太子讲书的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经过一场“房遗爱谋反案”，当年的前辈和同龄沉沉浮浮，他都不知道该怎样向太子讲述墙上这些功臣们的生前身后事。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愿意过早地给他讲太多的腥风血雨。

转身出了中庭，于志宁来到讲书堂，却没有发现李忠的影子。昨天他布置的一篇文章《论触耆说赵太后》，他也只写了几行字，后面是几点墨迹。

于志宁的心就悬到了半空，忐忑不安地走到一位太监面前问道：“公公没有看见太子么？”

年轻的太监抬头发现太子少师，就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回答道：“昨日午后，太子埋头为文，忽然来了一位宫娥与太子耳语了几句，太子就匆匆离去了。”

于志宁回到讲书堂，手捧墨痕已干的纸，呆看了半天，忽然地就心头一沉：“莫非……”

关于皇后“谋杀”公主的风波初澜乍起时，于志宁就知道了，但他一直瞒着李忠，这除了他压根就不相信皇后会生此恶行外，更重要的是他怕伤害了太子。他们本来就非血亲，他怕他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

于志宁心里充满了不安和自责，一双昏花的眼睛不断地在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搜索着太子的影子。巳时一刻，他远远地看见太子从停在门口的轿舆上下来了，他也顾不得吩咐宫娥们退下，就踉踉跄跄地朝着讲书堂跑来了。一进门，太子就一头扑在于志宁的怀里放声大哭：“少师！母

后她……”

于志宁轻轻抚摸着太子的手，发现它冰凉冰凉的。他心底叫苦道，这事还是让他知道了。

伴随着太子的哭声，于志宁的胸口一阵阵的绞痛。人生悲欢，殊难预料，眼看过了年就该为太子元服了，却不意中途风云突变，他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李忠住了哭声，但饮泣并没有停止：“少师，您说母后真的会杀人么？”

于志宁决然地摇了摇头：“皇后淑仪，朝野有目共睹，她怎会起害人之念呢？殿下切不可轻信流言。”

“不！少师在诳本宫，本宫听说父皇要废掉母后了。”

“殿下……”

“朝野无人不知，少师却瞒着本宫，这是何道理？”

“殿下……微臣……殿下又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呢？”

李忠的喉结颤了颤道：“昨日午后，许子昂与本宫言谈中说母后已涉嫌‘谋杀’公主，不久就会身陷囹圄。本宫随即到清宁宫去看望母后，母后却让本宫好自为之，恐日后再难呵护本宫了！”

“唉！皇后怎可如此轻率？”于志宁在心里想，转而安慰太子道，“皇后安然无恙，请殿下不必太过忧虑。”

话虽这样说，但他自己也无法在凌烟阁安坐了。当初是他与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一起请求立李忠为太子的，如今若是皇后被废，那太子岂能安存？

他早已平静的血液被眼前的危机唤起新的涌动，他要去找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同僚联名上奏皇上，劝阻废立之议。想到这，他转身就跪在了李忠面前。

李忠很惶恐，忙道：“少师这是为何？快快请起。”

“眼下朝廷内外流言四起，是非莫辨，微臣恳请太子静心读书，慎勿轻动。须知我不乱，人必自乱。太子明白么？”

见李忠点了点头，于志宁站起来摸了摸发酸的两腿，眼看着眼圈就红了：“臣衰年朽骨，唯有忠心天日可鉴，纵使臣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言罢，他就出凌烟阁去了。

李忠茫然地望着于志宁的背影，心被压抑到了一个狭小的角落。

他想老师一定是去觐见父皇了，但愿他能够还母后一个清白……

第十一章

武昭仪频施心计

王皇后身陷谋网

车驾进了坊门转进小巷，许敬宗要驭手放慢车速，为的是给自己留下思考怎样对付长孙无忌的时间。

出了仪秋宫，他就为自己主动请缨的举止而后悔了。当时只是为了博得昭仪的好感，他才放言说可以去说动太尉，可话出口之后，他依旧心中无底。

虽然同朝为官，他与长孙无忌向来是政见相左，多有碰撞，私下里则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此前他都不知道长孙无忌住在哪个坊间。所以，越是接近太尉府，他的脚步就越是踯躅，猜不出他将会看到怎样一副冰冷的面孔。

天冷了，他伸出手哈气，就触动了装在袖中多日的奏章。他之所以一直放在身边，是因为他无法预测这道请求流放儿子的奏章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什么结果。现在，他决定先在长孙无忌这里探探虚实，不过依长孙无忌的性格，他对家风向来是不含糊的。

驭手长叫一声“吁”，车驾就停在了太尉府门前。

果真不是冤家不聚头，许敬宗刚跳下车，就看见从太尉府出来的于志宁与韩瑗。三人对视片刻，还是许敬宗先上前见礼道：“两位大人如何也来了？”

韩瑗接道：“大人平日与太尉少有走动，焉何有空来了？”

于志宁则不无讽刺地说：“呵呵！太尉府遇见稀客了。”

许敬宗就有些不好意思，道：“下官是有些事要向太尉请教，所以前来拜访。”

“如果我没有猜错，大人此行一定是为了皇后废立之事吧！”韩瑗说着又顿了顿，“若是如此，还是请大人回府去吧，太尉是不会折尊屈从的。”

许敬宗转了转精明的眼珠问道：“那么韩大人您是怎么想的呢？”

韩瑗肃然道：“皇后母仪万国，素无过错，废之不妥。本官将协同于大人等上疏，请陛下明察。”

“韩大人不怕担僭越犯上的罪名么？”

于志宁插话道：“我等心中无愧，何惧之有？倒是许大人要自省呢！”

许敬宗不再接话，转身便进了太尉府。

韩瑗望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自语道：“可惜了一身才情，未能尽忠朝廷，反成鹰犬！”随后便上车快快离去。

此时，许敬宗已坐在了长孙无忌的前厅，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下官素仰太尉大人刚正不阿，胸纳万川。往日多因署中公务缠身，错失聆教良机。今日登门拜访，甚是唐突，还望大人海涵。”

长孙无忌一脸严肃，挥手示意许敬宗喝茶：“老夫衰朽之身，何堪人仰？大人有话不妨直说。”

“不瞒大人说，下官眼下正有一棘手事，还望赐教。”许敬宗说着将奏章草稿递过去，“请大人看看这个。”

长孙无忌大略看了一下，侧目问许敬宗道：“只是不知令郎怎么不孝了？”

许敬宗低头沉默片刻，脸上就显得有些不自然：“下官十分惭愧，此家丑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长孙无忌不再问下去，便道：“老夫虽不便细问详里，然也知现今朝臣之子多纨绔不羁，目无法纪，恃父兄之威鱼肉百姓，若不严加管教，我大唐社稷总有一天要被他们葬送。大人深明大义，奏请皇上将令郎外放，历练摔打，不失为教子良策，老夫十分感佩。”

许敬宗忙施礼道：“大人一言如醍醐灌顶，下官谨受教矣。”

长孙无忌深知许敬宗的为人，揣摩他登门肯定还有其他话要说，于是干脆直接点破：“大人过老夫府上，不单是为一纸奏疏吧？大人有话不妨说来，老夫洗耳恭听。”

“大人果然料事如神。不瞒大人说，下官也是受人之托，难以拒绝。若有不周之词，还望大人海涵。”接着，许敬宗就把武昭仪如何伤心之至，皇上如何思女心切，皇后如何嫌疑重重等一一道来。

长孙无忌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的话道：“大人究竟要说什么？何必绕来绕去。”

“大人快人快语，下官也就不遮遮掩掩了。眼下虽然谋害公主案尚无头绪，然陛下废立之志昭然，我等身为朝臣，应深思圣意，顺势应时，此乃为臣的本分。切不可固执己见，触怒龙颜。”

“大人的意思是要老夫拥立武氏为后？此事乃昭仪求之不得吧？”

许敬宗笑道：“是不是昭仪的意思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这样想，大人必不愿背上胁迫天子的罪名吧？”

“罢了！”长孙无忌森森然打断许敬宗的话，“你这是在威胁老夫么？”

“下官不敢。”

“话都说到此等份上，你还有什么不敢的。”长孙无忌斩钉截铁道，“皇后无过，废后之说从何而来？武氏乃先朝才人，感业寺尼姑，其祖素无根基，立之难服朝野。”

“大人可知，王侯将相本无种乎？”

长孙无忌慨然道：“任你巧舌如簧，也难移老夫之志。若欲立武氏，除非老夫陈尸长安！”

“长孙大人，你……”

“你不必再说了，还是朝堂上见吧。”说完，长孙无忌便朝外面喊道，“送客！”

府令应声进来，对许敬宗说道：“许大人！请吧！”

许敬宗颜面无存，拂袖就出了太尉府前厅。

……

转眼就是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六月，朝臣中围绕皇后废与立的争锋愈演愈烈，李治的龙案上摆着两道奏章，一道是由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联名力保王皇后、反对册立武昭仪的上疏；另一道是由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和袁公瑜等人署名坚决要求另立中宫的表章。

这些表章只要送到李治这里，就没有武媚不可以看的，她看了之后不免有些焦虑，她担心“谋杀公主案”拖得越久，新的疑点就会越多，如果有一天长孙无忌等人知道是自己亲手杀了女儿，那她几年来的心血将会功亏一篑。

但她感觉得出来，这一年皇上对她的宠爱不仅没有丝毫淡去，反而更加浓了。在去年前往昭陵谒祭先帝和长孙皇后前夕，皇上已经答应她过了年就册封她的长子李弘为代王，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抚慰她因为女儿被害所蒙受的情感创伤。

也许是因为爱得太深，她在跨过三十岁后生育进入了旺盛期。女儿死后不久，她就又怀上了龙种，并在前往昭陵的途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李

治欣喜万分，亲自为儿子起名曰贤。

那一夜，在礼泉县的行宫中，李治捧着武媚略显消瘦的脸庞深情地说道：“开年以后，朕要同时册封弘儿和贤儿。”

当时，武媚就紧紧地依偎在皇上的肩头，以婉丽的笑回应他的爱：“陛下待臣妾同气连理，臣妾无以回报，能为陛下生下几个皇子，臣妾死已足矣！”

李治忙用手捂住了武媚的樱口道：“爱妃何出此言？朕与你情同一人，身同一人，来日方长，切勿再出此言。”

武媚撒娇地回了李治一个媚眼道：“都是臣妾有罪，臣妾以后不说就是了。”

但是，她的笑来得快，哭也来得快，正说话间，眼里又是泪光闪闪的。

李治伸手为武媚擦去泪水问道：“爱妃生下皇子乃社稷之喜，朕之喜，爱妃焉何又是泪水洗面了？”

“陛下！臣妾是想到了可怜的公主……”

闻听此言，李治就沉默了。

的确，这是一件既伤心又烦心的事。一年来，“公主谋杀案”毫无进展，三司都为找不到证据而束手无策。李治觉得不可思议，如此大案怎么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呢？他为此还把大理寺卿李道裕、刑部尚书唐临和御史大夫崔义玄召到两仪殿严厉斥责，说他们办案不力。然而，随着李贤的呱呱坠地，他的思绪开始转换了，一个儿子足以疗治武媚内心的痛苦。他已打定主意，不再追究公主被害的案子，而把心思集中到废立皇后的大计上来。

“贤儿是上苍送给朕与爱妃的，”李治从武媚怀中接过婴儿，目光却停留在她的脸上，“朕要重重赏赐爱妃。往者已去矣，来者方可追，爱妃聪慧，自不难明白朕的心。”

武媚笑靥融融，却没有回应皇上的话，只是很庄重地点了点头。她已从皇上的话音中听出，他不准备再追究那桩无头案了。

她暗暗地咬了咬牙，将对女儿的思念存入心底。李治的优柔彷徨足以说明，他虽然对王皇后“谋害”公主心存疑窦，但并没有最终斩断与她的脆弱情丝。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紧紧抓住皇上的心。

正月，她和皇上从昭陵回来，就遇到了一件牵涉到大唐与藩属国关系的紧急军情。

二月，新罗王的使者到长安来了，他急奏高丽国连兵百济、靺鞨侵入新

罗北境，连下三十三城，请求朝廷火速驰援。朝会上，有的大臣认为新罗与大唐远隔大海，远途劳顿，谏言主要以调和为要；有的大臣则以为高丽、靺鞨、百济为本朝藩国，擅兴兵戈，目无朝纲，必欲诛伐，方能见天朝声威。双方各持一说，莫衷一是。

退朝以后，李治闷闷不乐地来到仪秋宫，看见武媚正和李贤的乳娘说话。

“哦！几日不见，又长了许多，你看这双眼睛，多像朕。”李治将怀抱中的孩子还给乳娘道。

武媚眼尖，透过皇上眉宇间的细微变化揣摩着他一定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于是转身对乳娘道：“你先退下，记着多给孩子换褥子，不可马虎。”

此时，大殿里只剩下李治和武媚两人，她一边吩咐宫娥为皇上换上常服，一边问道：“陛下是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么？”

“你怎么知道朕不愉快了？”

武媚笑了笑道：“皇上刚才逗贤儿时，虽父爱昭然，却也是强颜欢笑。”

李治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唉！朕的心都让爱妃揣摩透了。”遂将朝堂上战与不战之争述说了一遍。

武媚听完，几乎不待思虑就道：“如果臣妾没有猜错，主战者乃太尉与兵部尚书。”

见李治点头肯定，武媚又道：“太尉谏言乃彰显天朝声威之良策，区区高丽、百济、靺鞨，竟敢违旨逆行，轻我大唐，若不发兵征讨，大唐声威何在？更有甚者，诸藩从此以后各行其政，离信背义，此则害莫大焉。臣妾请陛下选良将率军征讨，勿可犹疑。”

“爱妃觉得远途征战，大唐能胜券在握么？”

武媚眨了眨丹凤眼，话语中就充满了自信：“听许敬宗说，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精稔兵法，多次负戈远征，皆战绩卓然，陛下何不大用之？”

“好！朕就依昭仪。”李治看着武媚，再一次在心里问自己，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五月，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军击高丽、百济，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班师长安之时，旌旗耀日，兵戈如林，李治带着武媚亲自出城劳军。

武媚觉得经过这次战事，李治对她已从情感上的宠爱转到朝政上的倚重了。而这一切，王皇后永远不是她的对手。但她认为仅有这些还不够，

她还需施些手段来加大皇上与王皇后的裂痕。可皇后谨言慎行，暂时无懈可击。

现在正是辰时二刻，武媚已早早地坐在大殿里看书了。六月的长安天气渐渐燥热起来，她有意着了一件薄如蝉翼的紫色外装，内衬枣红色的束胸。接连生了几个儿女，她担心自己那一对饱满的乳房会垂落下去，因此孩子刚一坠地，她就让乳娘抚养。她的身体是益发地丰腴了，可这有什么要紧呢？昨夜在狂欢中，李治揉搓她的乳峰，说就喜欢她这样的身子。

她相信皇上说的话，他们之间的爱是深入灵魂的爱，她常在意念深处把自己与皇上看作一个人，皇上的哪怕一根头发，她都认为只能属于自己，绝不允许与其他的女人分享。

这种依偎从贞观十九年就开始了，它延续得越久，她就常常会生出奇想，真有那么一天与皇上一起坐在朝堂上听大臣们奏事，那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呢？她不觉得这想法有什么不对，既然是替皇上分忧，这有什么错呢？但她明白，至少眼下这一切都还是那么遥远和虚幻。

这一会儿，她的心却飞到了朝堂上——皇上这会儿在做什么呢？又在为面对长孙无忌等人的诘难而尴尬么？

她迅速收回心思，把目光转到书上来，这才发现，无意中捧在手上的是回宫以后李治送她的一本故长孙皇后撰写的《女则》。皇上说他也曾向王皇后送过一本，她明白皇上的意思，这是要她效法古人，温顺守道，夫唱妇随。

这怎么可能呢？她是那样的人么？而且长孙皇后也不是那样的人啊！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这是长孙皇后写的诗，看样子她也从来没甘于寂寞啊！她说是不干政，却庇护了不少大臣。

武媚眉目间流露出不经意的讽刺，待她重新将目光停留在一段文字上时，却从中发现了三个触目惊心的字——巫蛊案。这段文字并不长，讲述了汉朝孝武皇帝的皇后阿娇，为与卫子夫争宠，做巫蛊祝诅情敌，事情败露后株连千人的故事。

“哦！巫蛊？不就是今日之‘厌胜’么？”武媚惊出了声。

追昔抚今，她惊疑地发现当年之汉宫与今日之唐宫何其相似？那王皇后会不会也像阿娇那样祝诅自己呢？嗯！困兽犹斗，何况人乎？她一定会这样做的，即使眼下没有，但心里一定早就如此想了。

武媚神采灼灼，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不已。她放下书，朝外面喊道：“张尚宫！”

“娘娘有何吩咐？”张尚宫应声进来。

“近来李尚衣那边有消息么？”

张尚宫立即明白昭仪是要听王皇后那边的动静，便答道：“自公主被害后，皇上命皇后闭门思过，就很少听到那边的传闻了。”

武媚显然对张尚宫的回答很不满意：“你们哪！就知道围着本宫说那些无用的话，一点也不长心眼。你能断定皇后就此收心了么？为何公主被害之事侦查年余，却不了了之了呢？”

见张尚宫低眉顺眼地听着，武媚接着道：“依本宫看来，王皇后必不会就此罢休。再说她受到皇上的谴责，闭门思过，你也该替本宫去探望呀！”

“是。奴婢明日就去清宁宫。”

张尚宫说罢，正要退出，就听见武媚低声吩咐她近前来，接着武媚在张尚宫耳边密语几句，眼见得张尚宫的脸色就变了：“娘娘！这个……奴婢……她可是皇后啊！”

武媚刚才还很温和的面容忽然就阴云密布，冷眼瞅着张尚宫道：“哼！你怕皇后，难道就不怕本宫么？按本宫的意思去办，本宫不会亏待你的。”

“奴婢明白了，奴婢即刻去办。”

“如此甚好！下去吧！”望着张尚宫战栗的背影，武媚无言地笑了。

魏国夫人柳氏坐在女儿对面，禁不住流下浑浊的泪水。数月未见，皇后竟变得形销骨立，没了往日丰盈的影子。

“皇后娘娘凡事还要想开些，皇上不过是受了那个妖媚的蛊惑而已，总会回心转意的。”她相信自己的女儿是被冤枉的，她多希望皇上廓清迷雾，还女儿一个清白。

王皇后对母亲的话十分惊慌，连连摆手道：“母亲千万不可如此说，那都是女儿的错。”

柳氏拉着王皇后的手说：“皇后就是太柔弱了，老身明日就去见皇上，为你申冤。”

王皇后无奈地看着母亲，将脸转向一边。她认为母亲对后宫知之甚少，以为皇上当年看在她的分上，赏赐了一个魏国夫人的封号，她就可以在宫内外自由出入。

孰知这宫里每一块砖都浸着血和泪，每一道阶梯都是一座雷池，越过了就会有犯上之罪等着她。她更不知道，正是因为她借着魏国夫人的身份在嫔妃面前不讲礼数，为她的女儿招来了太多的对手。

“母亲！你倘是为女儿着想，为忠儿着想，就千万不要去惹恼皇上。须知皇上因为公主的事，已对女儿厌恶至极，你这时若是去，恐怕……”

“那老身不去就是了。”柳氏道，“可纵然老身不去，你舅父乃吏部尚书，每日出入于朝堂之上，他总该奏明皇上，澄清是非吧？”

“舅父原本为中书令，何以降为吏部尚书？皆因公主一案皇上震怒，舅父才被波及。”

柳氏沉默了，她不得不承认女儿说得有道理。日子就像做梦一样，变化莫测而又吉凶难卜，但她怎么也挥不去对往昔那些荣耀的眷恋。

若从高祖皇帝那里论起，李王两家就是世亲。当年高祖皇帝的亲妹妹，太宗皇帝的姑母同安公主嫁到王家时，她的女儿才初晓人事。几年以后，当她的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出现在同安公主面前时，公主被她的美艳惊呆了。

公主很快就想到了时为晋王的李治尚未婚娶，如果将这门亲事撺掇成了，那她这个姑祖母岂不与汉朝的长公主刘嫖一样可以随意出入后宫了么？这念想一出，第二天同安公主就进宫去见太宗了，几天以后，她便将侄媳妇柳氏传到了厅堂，宣达了太宗的旨意——择定吉日，为晋王和侄孙女成亲。

不久，太子事发，晋王被立为太子，王氏晋为太子妃。

这真是生女如花胜生男。她的父亲王仁祐一夜之间从罗山县令升为陈州刺史。随着新皇的登基，王家的日子就如新春的太阳一样蒸蒸日上。皇上敕封王仁祐为特近、魏国公。她魏国夫人停留在司马道上的车驾，曾让多少人投来艳羡的目光。

然而，那荣耀的日子就如朝露一般，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一年来，虽然女儿还住在清宁宫，可失去了陪伴皇上的机会，这与打入冷宫何异？看着女儿终日以泪洗面，她恨透了妖媚的武氏。

“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没有皇后，何来她的今日？”柳氏一想到这些，就气郁填胸，“有一天犯到老身手上，定要杀了她。”

“怪就怪女儿有眼无珠，没有看透她那不安分的心。”

“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么？”

王皇后正要说下去，却发现李尚衣站在了门外，一副拘束的样子。

王皇后打住话头，立即恢复了威仪：“有事么？”

李尚衣欲言又止：“奴婢……”

王皇后就有些不高兴，大声道：“有话就说，吞吞吐吐成何体统？进来吧！”

李尚衣提起裙裾，小心翼翼地进前来，站在皇后母女面前：“奴婢看娘娘整日里愁绪满腹，泪水不断，益发恨那昭仪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李尚衣的声音更低了：“门外有一人，自称巫师，能操‘厌胜’术，可为皇后祈福，诅咒恶人。奴婢就想，娘娘饱受妖媚欺凌，何不邀其做法，祛邪扶正。也许能感化陛下，使娘娘再沐圣恩，度过艰危。”

王皇后听着，先是浑身打了个激灵，继之脸上就堆起了恼怒，责备李尚衣不知深浅，敢在她面前兜售妖术，斥责她快快退下。

李尚衣正欲退去，就听见柳氏从旁说话了：“皇后何必惊慌呢？想那巫师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与神鬼对语，可卜吉凶……”

王皇后决然地拦住了柳氏的话头：“母亲，女儿乃皇上至亲，岂可信奉妖术？若是陛下知道，女儿岂不罪加一等？”

“皇后糊涂，倘不祝诅妖媚，唤回皇上一片真心，又如何重修旧好呢？陛下若怪罪下来，就由老身一人承担，千刀万剐，任由处置。”说着，柳氏就要李尚衣带巫师进来。

李尚衣出得殿门，眉目间就流露出揶揄的笑。她来到竹林旁的值守小室，将皇后母子情态一一告知了张尚宫。

张尚宫闻言之后道：“昭仪娘娘言道，事成之后将有重赏。”李尚衣这才将张尚宫从街头寻来的巫师带来见皇后母女。

那巫师穿着一件紫色八卦衣，散开的头发用一条黄丝带扎着，目光炯炯，美髯飘飘，俨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进门之后，他大礼参拜，柳氏令其平身后就问道：“不知大师有何法术可以降服妖人？”

只见巫师从宽大的衣袖内拿出一盏卧有七条油捻的小灯轻轻吹了一口气，七条火苗竟然同时点燃，窜出半尺高。随后他眨了眨眼睛神秘地说道：“此灯乃命符七星灯，只要贫道念动咒语，善良者消灾免祸，作恶者必受天谴。”

接着他又拿出几个布偶，有的头上戴着脑箍，有的胸前穿着钉子，有的项上拴着锁子。他将布偶环着灯盏排列后，这才严肃地对柳氏道：“布偶乃恶人之意象，夫人只需每日子时以针刺之，为恶者必周身剧痛。不消

三日，必命归黄泉。”

柳氏在一旁听着，昏花的老眼渐渐发亮，及至巫师演示完毕，那眼睛都泛起了绿光。她不由自主地挪到七星灯旁，小声地问道：“依大师观之，恶人现在何方？”

巫师沿着七星灯转了一圈，忽然地从腰间拔出木剑，指向仪秋宫所在的东南方，缓慢却有力地说道：“老夫人请看，东南方彤云翻卷，妖人必藏身彼处，待贫道作法惩之。”

王皇后先还是茫然地听着巫师云里雾里的说辞，直至他拿了长长的钢针朝布偶猛刺时，她再也无法忍受，倏地从座上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喊道：“住手！”

柳氏与巫师顿时定在当地，木雕一般地望着皇后。

王皇后来到大殿中央，双目痴呆地看着巫师，许久没有说话。巫师不禁有些心虚，向后倒退了几步道：“皇后娘娘这是何意？”

“何方妖人竟敢在清宁宫作法弄鬼，来人！”清宁宫左卫将军应声率禁卫冲进大殿，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刀锋指向巫师。

王皇后冷冷地打量一眼惊慌失措的巫师道：“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唐中宫，是皇家圣地。你敢于此擅作妖术，实乃罪该万死！”

左卫将军领旨后大喝一声，禁卫们挥动兵戈，将七星灯和布偶刺得七零八落，几把宝剑瞬间横在巫师的脖颈上。巫师大惊失色，“唰”地跪倒在地，连呼饶命。

王皇后挥了挥手，众禁卫将他赶了出去。

清宁宫终于恢复了宁静，王皇后将这前后发生的事梳理了一遍，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倒在榻上。

刚才一番刀光剑影让柳氏也怕了，等禁卫退出后，她才发现李尚衣在混乱之中不见了。

王皇后挣扎着坐了起来，宣吴尚宫进来询问李尚衣的去处。

吴尚宫应道：“奴婢方才看见李尚衣捧了两个布偶出宫去了。”

王皇后闻言后泪如泉涌，口中讷讷自语：“母亲，您这回是害了女儿了……”

太阳升上长安城头的时候，两仪殿就渐渐闷热起来。尽管水车把清凉的井水不断引上殿脊，又顺着琉璃瓦流到殿前的水沟里，李治仍然汗流浃背，甚至顾不得威仪，将朝服敞开，露出胸部。

与武媚的夜夜竟欢，使李治近来频感倦怠，脸色也不像初登基时那样红润。皇上身子微妙的变化李荣是看在眼里的，因此，在他批阅完一卷奏章，刚刚放下手中的朱笔时，宫娥就适时地奉上了用玫瑰花苞精制而成的茶。李治轻轻抿了一口，顿觉神清气爽："此茶果然醒神解渴，难得你忠心耿耿，为朕想得如此周到。"

"谢皇上夸奖，这是奴才分内之事。"接着李荣又说，"李义府欲拜见皇上，正塾门候召。"

"李义府？"李治一时想不起这个人。

"李大人系中书舍人，长期在中书省供职。他说有要事禀奏皇上，奴才见皇上忙着，就让他在塾门等候。"李荣解释道。

一提中书舍人，李治就想起来了。前些日子，武媚曾向他提过这个人，说他才气过人，长期受到长孙太尉和褚遂良的挤压。接着这个人的足迹就越来越清晰，现在搁置案头提请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联名奏疏中就有他的名字。

他顿时来了兴趣，他要看看这个被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不待见的中书舍人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李治直起身子，向李荣道："宣他来见。"

"奴婢遵旨！"李荣来到殿口，朝外喊道，"陛下有旨！中书舍人李义府觐见。"

侯门深似海，皇廷高如天。来自瀛洲饶阳的李义府，自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被剑南巡查大使李大亮以"有文才"举荐到朝廷后，就从未离开长安。然而曾几何时，太极殿、两仪殿对他来说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所在，他用了整整十九年的春秋寒暑，才终于走进了皇上与大臣们商议军国大事的殿堂。

走出塾门，两仪殿辉煌的殿门就在不远的前方，李义府却有些踯躅彷徨了，那种久有的自卑和猥琐再度爬上心头，那浑厚结实的玉辅首似乎在一瞬间幻化成长孙无忌、褚遂良轻蔑的目光。往日，他只能在皇上出行时才能一瞻黄罗伞盖的奢华、皇宫禁卫的森严、仪仗的浩荡，却从无缘一睹皇上的风采，现在他迈着稳健的步伐一步步走进皇家大殿时，就尽其所能地勾画着坐在龙位上批阅奏章的皇上究竟是怎样的风采卓然，让接近他的每一个人都望而生畏。

他越觉得梦想终将成为现实，就越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充满了怨恨，他就是要让这些动辄以托孤大臣自居的迂腐们看看，他李义府照样可以辅佐皇上，与他们一起站在太极殿上参与军国大政。可在眼下，他还无法判断今天的朝见会对他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

他走进大殿的脚步轻得几乎让李治没有觉察，直到他跪倒在丹墀之内时，李治在抬头的一瞬间才看见了他，接着听到的就是他怯生生的声

音："小臣中书舍人李义府参见陛下。"

"平身。"李治打量着战战兢兢的李义府，他似乎并没有武媚描述的那样好，至少呈现在他眼前的笑脸看上去不那么真实，好像是画上去的一般。

而李义府也在心中想，皇上看起来倒不如昭仪令人生畏呢。

场面沉默了一下，李治就问道："听说你有事要禀奏，说吧！"

李义府提起朝服下摆又要跪拜，李治拦住他道："你就站在那里陈奏，朕好听得清楚。"

其实，李义府下跪的动作完全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现在见皇上还算随和，他的胆子大了许多："启奏陛下！微臣所奏，正与皇后废立之事相关。"

"哦！"李治扬了扬眉毛，目光集中了许多，"说来朕听听。"

李义府见此，很快就知道皇上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说话的语气便顺畅起来："臣前日已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几位大人连署上奏，求陛下立昭仪娘娘为皇后。"

"嗯！朕看到了。"

"微臣今日觐见，正是要向陛下奏明此非臣等私谏，乃天下百姓之所望，朝野众臣之共识。故臣请陛下拂逆臣之言，择善言而从，速立昭仪为后。"

李治点了点头，脸上流露出满意和喜悦："爱卿之言，坦荡真诚，朕就是想知道天下人对此事是如何看的？"

"臣任崇文馆直学士时，常有机会遍阅经史。汉武之废阿娇而立卫子夫，后宫井然，乃以德胜；光武帝废郭皇后而立阴丽华，人心所向，乃以才胜。前车可鉴，故陛下废立，天经地义，无须他人说三道四。"

"好！爱卿继续说下去。"李治听得很专注。

"前些日子微臣到并州公干，百姓闻昭仪娘娘回京，纷纷陈书州府，请求朝廷立昭仪娘娘为后。据许大人说，卫府官兵也都纷纷陈书署中，请求陛下速立昭仪，以顺上天之意。"

"卿之所言，知于史，察于今，言之成理，甚合朕意。"李治说着，对一旁的李荣道，"传朕口谕，赏中书舍人李义府珠一斗。"

第一次见皇上就受到如此礼遇，李义府不免受宠若惊，忙不迭跪倒，头紧紧地贴着地面，声音就带了哽咽："谢皇上隆恩。"

李治上前扶起李义府道：“爱卿埋没太久，朕今日识之，犹觉晚矣。爱卿好自为之，日后朕择机大用。”

李治回到龙案，拿起案头的一份奏章问道：“许敬宗上表奏朕，以不孝之罪名求发子昂到岭南，爱卿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置？”

李义府道：“许大人深明大义，严正家风，此事他也曾与臣言过。然在许大人看来，社稷事大，家私事小。为彰显我朝以‘孝’为本之国策，故而才有这样的奏章。”

李治手摸着许敬宗的奏章，油然自语道：“看来这个许敬宗做卫尉卿是有些屈才了。”

闻言，李义府心中就暗喜，他知道自己和许敬宗的机会来了。

此行的目的已经到达，李义府很适时地向皇上告辞了。他还要把今天与皇上所有的谈话都告诉许敬宗，他们还要一起再去拜见昭仪娘娘。

李义府离开不久，李荣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说是仪秋宫中的张尚宫有事禀奏。

“昭仪怎么了？”李治呼地从座上站起来，“速传她来见。”

张尚宫带给李治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有人在宫中行“厌胜”之术，诅咒昭仪娘娘，娘娘浑身刺疼，几于昏迷，口里只是喊着：“陛下救我！陛下救我。”

“何人如此大胆，竟敢祝诅昭仪。快移驾仪秋宫！”即将出殿门之时，李治又喊道，“命太医随朕前往。”

……

仪秋宫一片忙乱。

太监们在大殿里围了一圈，而宫娥们则把武媚团团围在中央，一个个哭成泪人儿，口中只是喊着昭仪娘娘！昭仪娘娘！

武媚咬紧牙关，紧闭双目，只重复着一句话：“陛下救命……”说着，她又侧了侧身子，低声呻吟，“哎哟，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李治赶到仪秋宫时，淳于太医已经到了，正牵着红色丝线为武媚诊脉。他听到外面喊“皇上驾到”，就收了丝线，随同太监、宫娥们来接驾。

李治下得轿舆，顾不得命众人平身，就直奔内室，来到武媚榻前，他的殷殷关爱便都在温言软语中了：“爱妃！朕来了，朕来看你了。”

武媚睁开眼睛，看见李治，眼角就涌出了两股泪水：“陛下！臣妾休

矣！”

“爱妃何出此言，朕这就命太医为你诊治。”说着，李治来到外室问道，“昭仪究竟患何病，你速与朕奏来。”

淳于太医道：“启奏皇上，昭仪脉象有力、脉速均匀，乃无疾之征。”

“既是如此，焉何不堪其苦？”

“微臣亦感奇怪。”

这时候，张尚宫近前禀报道：“昭仪娘娘曾言，‘此病乃宫中有人祝诅所致’。”

淳于太医很不以为然，道：“微臣从来不信什么‘厌胜’之术。”

“太医既是不信，却对昭仪的病不知，岂非昏庸？”李治闻言便有些不悦，转头问张尚宫道，“你可查出是何人所为？”

张尚宫迟疑片刻道：“现清宁宫的李尚衣就在外边，陛下宣来询问便知。”

“那还不宣她来见朕！”

李荣出去不一会儿，就带着李尚衣进来了，但见她手里捧着两只布偶，其中一只上面还扎了几根针。李尚衣依照武媚的吩咐，将王皇后与柳氏请巫师作法，祝诅之事详说了一遍。李治还没有听完，已脸色铁青，对着外面大吼一声：“传朕旨意，魏国夫人自今日起不得入宫，皇后不经恩准，不得离开清宁宫半步。命右领军郎将薛仁贵率领禁卫，前往清宁宫搜寻证据！”

武媚虽然闭着眼睛，但李治的话她一句不落地听了进去，皇上没有将皇后逐出清宁宫，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他在废立之事上仍举棋不定。她胸口顿时觉得堵得慌，上不来气，长呼一声：“陛下救命……”

李治转身就奔向内室，紧紧抱住了武媚……

七夕前后，处在盛暑之中的长安忽然落了雨，从初一一直下到初六，初七凌晨云团才渐渐散去，到黎明时，已是晴朗的天空了。

酒肆、店铺的店主们一边挂酒旗、店标，一边与邻店的同行说着话，都说这老天有情，偏在这七夕的日子放晴，好让牛郎织女踩着鹊桥去赴一年一度的约会，好让人间的女子在夜间的井台边聆听来自凌霄的情话。

太阳刚刚升起，空气中便散发出碧树、青草的味道。这时候，从城西开远门走来几个人，当前的是一匹铁色青马，后面是一辆车驾，上面坐着一位妇人，再就是几个随行的府役。

柳爽勒住马头，回望长安城门，眼里布满了忧伤。

皇上是在朝会上贬谪他为遂州刺史的。对此，他没有感到意外，自武媚回京以后，他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他在内心埋怨姐姐糊涂，怎么受了“厌胜”之术的蛊惑呢？可就在昨夜饯行的小饮中，他释然了。既然是武媚设下的陷阱，那即便这次不被诬陷，必有新的风波在等着她们，她不取代王皇后是不会罢休的。

因此，当柳氏对他的离京表示自责时，他却以宽慰的语气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姐姐不必过于自责，兄弟只有一句话，我离京后，皇后那边还要你多费心思，万不可触怒龙颜。”

柳氏含泪点了点头，就泣不成声了。

世事难料，荣衰就在一瞬间。从中书舍人到中书侍郎，从中书令再到吏部尚书，直至成为一个州刺史，永徽三年以来的经历让柳爽对宫廷的变幻莫测有了切肤之感。思来想去，自己不过是一颗棋子，主宰不了自己，也主宰不了别人。但是，当告别长安时，他确信这棋局背后的操盘手已成了武媚，不只是王、柳两家，他确信往后去包括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顾命大臣都会随着武昭仪的意志而沉浮难料。

但他柳爽毕竟不是长孙无忌，随着皇后的失宠，他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了，他更多的是关心遂州对于自己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从巴蜀回来的人说，那里江河纵横、土地肥美，可毕竟那曾是夷族聚居之地。从京城到遂州，要翻越一座终南山，往来不易，恐怕今生就要将骨骸丢在远乡了。

这时，从身后的车驾里传来夫人的埋怨声：“早知要受牵连，还不如有个百姓家的外甥女好。”

“糊涂！”柳爽回身看一眼夫人道，“人不能昧了良心。如果不是蓉儿做了皇后，老夫能成为三省之长么？能做到吏部尚书么？现在蓉儿蒙难，你却说出如此不通情理的话来，说得过去吗？”

夫人闻言不再言语，西行的路上就只有马蹄敲打路面的声音，寂寥而又单调。

第二天下午申时一刻，一行人来到岐州所辖的扶风，当晚在驿馆歇息，第三天早晨，岐州长史于承素便赶来送行了。

现官不如现管。扶风县令见长史前来，便一改前一天的冷漠，亲自在城中的“五凤楼”摆了酒宴，为两位州官接风。

人世炎凉，隔日恍若隔世，柳爽有说不尽的感慨。至于这位于承素大人，虽然他在任吏时见过名字，却没有见过面，柳爽猜想他大概是受命于州刺史，例行公事而已，孰料这位长史举杯时的一句话却让他十分感

动。

“柳大人！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下官虽与大人从未谋面，却是在大人在吏部尚书任上迁为长史的。从京城来的友人告诉下官，柳大人多有美言。下官虽不才，然绝非落井下石之辈，请大人饮下此杯，公我就是朋友了。”

柳爽的眼睛发红，他冰冷的心因一句古道热肠的话而充满了温暖。他举起酒杯，“当”的与长史碰出声来，所有的话都随着酒意洒向内心深处。

酒阑席散后，两人都有些微醉，相携着回到了驿馆，柳夫人早早地睡了。于承素道：“小弟仰慕仁兄久矣，既是嫂夫人安寝，你我兄弟不妨做竟夜之谈如何？”

柳爽闻言大喜，道：“一切悉听贤弟安排。”

月牙儿很嫩，就挂在西边天际，黑魆魆的天空只有几颗稀廖的星星。驿令送来泡好的香茗，两人对坐而饮，不一刻，酒意散去，话也多起来了，长史问：“想当年，仁兄在中书令任上，朝野瞩目，焉何落得如此田地？”

“唉！”柳爽长叹一声，“真是一言难尽。”

“倘是仁兄不以小弟为外人，不妨说出来，心里畅快些。”

柳爽眯起眼睛打量了许久，确信无须戒备时，才将武昭仪如何设局，皇后如何失宠，自己如何受到株连悉数说与他听。于承素欷歔不止，连道宦海险恶，沉浮无定。

月牙儿早已在西天消失，不远处的农家传来雄鸡报晓的声音，两人才和衣睡去。不料刚刚入梦，就听见有人急促地敲门，柳爽昏昏沉沉地开门去看，却是随他赴遂州的老府令，他禀报说夫人昨夜受了风寒，现在已发烧咳嗽。

说话声惊醒了于承素，他忙来到柳爽面前说道：“既是嫂夫人有病，仁兄也不必急于西行，扶风城里有几位名医，小弟命县令传来便是。”

柳爽忙谢道：“如此真是感谢贤弟了。”

当下县令传来医家诊了脉，开了药，安排妥当之后，于承素才对柳爽说道：“嫂夫人诊病诸事，小弟已吩咐县令尽职尽责，小弟尚有公务在身，不便奉陪了，还望仁兄海涵。”

柳爽急忙作揖谢过：“贤弟风尘仆仆赶来，为兄已甚不安，焉敢再误朝廷大事？你尽管放心回去，为兄待夫人病情好转，也便登程去了。”

然而柳爽没有料到，夫人这一病就是半月，尽管有丫鬟司药送膳，他也

得早晚陪着。期间，再也没有见于承素前来探望。他也没有多想，只当贤弟公务繁忙。

这一天，医家又来为夫人复诊，言病人已经康复。柳爽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他便准备去一趟县衙，一是表示感谢，二是打个招呼，准备启程。

进了县门街，县衙就在眼前，抬眼望去，只见衙门前多了许多京城来的禁卫，柳爽十分惊异，不知是哪家大人体察民情，到这小县来了？

柳爽正欲进去，孰料一衙役上前拦住道："朝廷钦差在此，你速速离去。"

柳爽回道："烦请通禀一声，就说遂州刺史柳爽求见。"

衙役听说是一位刺史大人，立时换了笑脸："大人少待，待小人进去禀告。"

衙役去了片刻，出来后又换成冷脸道："大人有令，命你堂前回话。"

柳爽如坠五里云雾，懵懵懂懂地跟着衙役进去了。二堂坐着三个人，除了县令，一位正是多日未见的岐州长史于承素，另一位他却比较生疏。

柳爽向三人施礼，他们仿佛视若不见，没有任何的回应，一个个脸上挂了霜。他就越发不明白，转脸问于承素道："贤弟如何到了，也不告知为兄？"

孰料于承素一改前些日子的慷慨热情，看他形同路人："待罪之人，本官何齿于与你称兄道弟。"

"贤弟！这是……"

没有等他再说下去，那位生疏的人站起来说道："本官御史中丞袁公瑜，奉旨宣诏，柳爽接旨。"

柳爽来不及思考，就与于承素和县令跪倒在二堂，耳边传来袁公瑜的声音："据岐州长史于承素举报，遂州刺史柳爽在赴任途中，漏泄禁中之语，罪加一等，再贬荣州刺史。"

柳爽脑中"轰"的一声，一片空白……

当袁公瑜宣读完诏书，连道几声"柳爽谢恩"时，他才如梦初醒，纳头拜道："谢陛下隆恩。"待起身时，他心中的愤懑终于无法抑制，狠狠地瞪了一眼长史，"既有今日，何须当初？"

于承素眼睛转了转道："大人休怪本官，实不相瞒，本官奉昭仪密旨，在此恭候多时了。若无当初，你又如何能道出心迹呢？"

柳爽不再说话，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条鱼，落入了一张很大的网中……

第十二章

仪秋宫敲山震虎

两仪殿生死相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永徽六年的中秋节眼看就到了，从终南山头吹来的风早已没了夏日的酷热。一阵清风拂面而来，没有什么比之更惬意、更舒心的了。然而，境由心造。现在行走在咸阳原上的三位朝廷大臣，却从秋的风讯中领略到一种暗含的萧瑟和寥落。

秦时明月今安在？当年摄制四海的一代帝都咸阳，已经繁华不再，沦落为京兆府下的一个县。只有秦宫的废墟，在秋风中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长孙无忌的目光越过高原的秋云，久望着不远处的安陵，勾起了对这位惠帝的追忆，瞬间，他的目光湿润了。当年高祖刘邦驾崩之后，吕太后临朝称制，一切政事皆决于吕后，可怜刘盈郁郁寡欢，英年早逝。而眼前的大唐，也正处在存亡的关头啊！

他忽然想起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永徽二年，正是在这一天，皇上不顾他和褚遂良等人的劝阻，执意将那个武媚接回京城。转眼五年过去了，从册封昭仪到追封武士彠，从“谋杀公主案”到现在意图废掉皇后，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不理解，为什么每一次武媚能都以胜者的姿态出现在皇上身边？难道自己果真年老迟暮了么？

长孙无忌回过头，看见褚遂良和长安令裴行俭的车驾跟在后面，就要驭手停下，自己干脆下车步行。他穿过安陵墓园的松林西行不远，就到了赵王如意陵。他不能不感慨吕雉的阴毒，虽然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成为“人彘”，虽然刘如意在宫中伴寝迟起而遭到“毒杀”，但你看看，她做给活人看的这些伎俩何其精致，如意的陵墓高峨，丝毫不逊色于惠帝的陵塚。那么！眼下的武媚呢？他不敢多想。

他这次是应裴行俭的邀请一起来咸阳原郊游的，这裴行俭乃隋初光禄大夫裴仁基的次子，父兄被王世充杀害，他幸免于难，投奔秦王帐下，现在做到了长安令，官居五品。近来，他闻听皇上要立武昭仪为后，甚感不安。平心而论，他与武媚没有任何过节，只是在长安令任上去感业寺布施时遇到过这个女人。他也曾听说过她的一些传闻，心想如果这个女人成为后宫的主宰，那朝政还能皆决于皇上吗？

裴行俭明白，以他的资格根本不可能去劝谏皇上改弦更张。故而，他拣了这个秋天的日子，邀约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出游。他要避开许敬宗、李

义府等武昭仪的耳目，把自己胸中的郁闷讲给两位大人听。

长孙无忌被裴行俭的刚直所感动，他欣然地接受了邀请。

他久久地望着赵王如意墓头的青草，重重的心事如这青草一样密密匝匝，以致他觉得胸口很闷，还隐隐疼痛——为着长眠在坟墓里的古人，也为了活在当今的世人。

褚遂良与裴行俭是在赵王如意陵墓边的柏树林下车的，两人说起近来的朝事，也是愁肠百结。

裴行俭道："社稷兴亡，匹夫有责，在下虽官卑职微，然一刻不敢忘记报先帝知遇之恩，更不愿意看到大唐江山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褚遂良为裴行俭的凛然正气而感喟，也为自己在册封昭仪时的瞬间犹豫而自责，他接着裴行俭的话说道："足下所言，本官深有同感。此事责在臣下，而决在皇上……"

"大人明鉴！"

两人说着话，来到长孙无忌身边，他却没有发觉。褚遂良问道："大人在想什么呢？"

长孙无忌转过身来道："老夫想起了先帝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褚遂良道："裴大人今日要我等来这咸阳原，可以说是史镜人镜兼而有之。"

裴行俭接着道："在下也以为现在之朝事，虽无临朝称制之忧，却有山雨欲来之势。"

长孙无忌朝前漫步着，边走边说道："就人镜而言，昭仪比之吕太后，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褚遂良深表赞同，沿着长孙无忌的思路说："就史镜而言，高皇帝去后之势，与先帝驾崩之后何其相似，荣衰都在女人干政上。本官至今记忆犹新，册封武氏为昭仪时，皇上列举'房遗爱谋反案'中武氏所奏竟然与你我陈言一般无二，意在说武氏有治国之才。前些日子，皇上又当着本官的面褒扬昭仪对高丽之战的见解与太尉相合。"

"故而老夫常想，这两件关乎社稷的大事，皇上究竟是采纳了武氏的奏言，还是听从了我等的谏言，亦未可知。"

裴行俭忧虑道："现今武氏仅为昭仪，皇上已是言听计从，倘若真的做了皇后，那就……"

长孙无忌长叹一声道：“不堪设想。”

说着话已是日近正午，裴行俭道：“天色不早了，想两位大人已腹中空空，不如在下命人找咸阳县令来，安排在城中用膳如何？”

长孙无忌拒绝道：“既是郊游，又有许多话要说，有个县令在身边反而不便，不如就在咸阳城中觅一家干净的酒肆，我等边吃边谈罢了。”

于是三人出了林子，乘车朝北而去，走了几里便从东门进了咸阳城。一路看着，三人由不得又是感慨万千。想当年咸阳作为秦皇兴业故地，东西四百里，南北二百里，渭水潅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宫观二百七十，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何其博大沉雄，然而，一朝覆亡，排山倒海，项羽一炬，易为焦土了。

“秦之兴也勃，亡也忽，罪在赵高，失在二世。”褚遂良触景生情。

三人走到城中央十字路口，发现东北角有一家酒肆，上书“西去天阁”四字，门前站着几位门迎，竟然高鼻阔唇，卷发络胡，一看就是来自西域的商贾。褚遂良言道：“虽然膳食乃西域风味，店主却是我朝商贾，不过雇了些西域名厨。本官在同州任刺史时，曾来此一游，应店主之邀，遂写了店标。”

长孙无忌道：“好！大人既是来过，那就是这里了。”

还没有进门，那几位西域胡人竟然用流利的长安话道：“三位楼上请。”

“楼上可有雅间？”裴行俭问。

“上好的雅间有的是，客官尽管上去就是。”

刚刚上了几级楼梯，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热情的招呼：“哎呀！这不是褚大人么？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金天爽风啊！”褚遂良笑着捋了捋胡须，把长孙无忌和裴行俭介绍给店家。听说太尉大人到访，店家立时满脸堆笑，连道贵人到了。

三人随了店家登上二楼，拣了一间僻静的雅间落座，小二奉上菜谱，褚遂良笑道：“拣些西域风味的菜肴上来，酒嘛，就上长安玉液好了。”

店家命小二前去准备，自己则为三位大人上了好茶，他先斟一杯给长孙无忌道：“太尉大人有所不知，小店经营西域菜肴，因长安人不善食外来膳食，一度惨淡不堪，自褚大人写了店标之后，日日客满，生意兴隆，小人正不知道该怎样谢大人呢？好在上天把这个机会给了小人，今日的饭钱就算在小人账上。”

长孙无忌三人推了许久，终究架不住店家的热情，只好由他去了。

不一会儿菜上来了，竟然有一大盘西域的烤全羊，据店家说是用松枝烤的，鲜香扑鼻。还有西域的油炸食品，外焦内酥，咬一口余香不尽，其他几样菜蔬也都十分可口。店家向三人敬过酒后道："三位大人慢用，小人还要招呼其他客人，就不奉陪了。"

待店主走后，酒过三巡，他们又接上了刚才在汉陵前的话题。

裴行俭道："在下今天请两位大人来，也是为了躲开武氏的耳目，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要阻止皇上改立皇后。"

"不瞒裴大人，老夫与褚大人连署的奏章已经递送到皇上那里，皇上就是压着不批，显然心生恼怒了。"

裴行俭闻言欷歔不已："如此义举，大人就该告知下官，也好搭个帮衬啊！"

褚遂良呷一口酒说道："太尉也是为大人着想，不想牵连太多的人。"

裴行俭沉默一会儿后又说道："在下闻听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也连署上奏皇上，请求册封武昭仪为皇后。"

"有这等事。彼等取悦武氏，蒙蔽圣听，竟然在并州武氏故里教唆百姓连署上书朝廷，唯恐天下不乱。"长孙无忌听到这话，显然十分生气。

褚遂良也摇了摇头："可皇上高兴啊！大人只要看看朝廷近来的任吏，就不难看出皇上的心思了。皇上先是任韩瑗为侍中，改崔敦礼大人为中书令。接着，就任中书舍人李义府为中书侍郎，参知政事，这等于是与崔大人平分职权了。听说下一步皇上还要迁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长孙无忌叹息道："许、李二人皆武氏党羽，陛下如此的安排，足见武氏气焰甚盛。"

褚遂良对此深表同感。

"绝不能让武氏图谋得逞，为大唐社稷计，在下以为太尉和右仆射当激流勇进，力挽狂澜。若要在下出力，在下万死不辞。"

裴行俭的慷慨陈词，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深受感染，三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杯相碰。然而就在这时，却听见门外传来店小二的说话声："客官！您坐么？小人这就为客官上菜。"

来人摆了摆手，示意不要声张，偏那店小二没有眼色，高声说道："客官是不是想进那雅间，不过那里已经有三位京城来的大人用了。"

褚遂良对来人不知深浅、干扰他们说话很生气，猛地拉开门，大声斥责道："谁人在此高声喧哗？"

这一喊不要紧，褚遂良惊出一身冷汗，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竟是御史中丞袁公瑜。

袁公瑜很是尴尬，忙上前施礼道：“大人……也到这里来了？”

褚遂良借着酒力，面露不悦道：“袁大人既是来了，何不进来同饮，悄声立于门外，这是何道理？”

“褚大人……下官也是偶然来此，不期与大人相逢，扰了大人的酒兴，罪过！罪过！”袁公瑜说着，仓皇失措地施了一礼，下楼去了。

褚遂良回到雅间，将前后经过说与二人，裴行俭惊道：“莫非我等所言，皆被这小人偷听去了？在下猜他一定回去向武氏报信去了。”

长孙无忌不以为然，也毫不惊惧，欠了欠身子道：“如此小人，理他作甚？老夫就是要让武氏明白，只要有老夫在，她休想踏进清宁宫一步。”

“大人如此肝胆，遂良亦愿肝脑涂地。”眼看时间不早，三人再度举杯相互砥砺。当晚，长孙无忌、褚遂良、裴行俭三人就在咸阳城中歇息。

八月十四夜间，正是冰轮渐次丰满之际，银色的月光从窗口投进来，淡淡地洒在地上，十分幽静。偶尔爽风从渭河吹来，三人便少了许多的睡意，于是就聚集在长孙无忌的房间品茗说话。

说起最近的几件事情，大家都感到十分郁闷。

本来六月间，柳奭被罢中书令后，皇上诏命来济任中书令，然而，他见废立举步维艰，遂要来济因隋制特置宸妃，位居一品，这样，皇后与武氏并立，后宫实为二主了。

褚遂良回顾了一下说道：“此事本官也听说过。来大人以故事无之为由，劝阻皇上，终使皇上回心转意，罢了此念。”

裴行俭接着道：“来大人此举显然获罪于武氏，仅仅做了两个月的中书令就离任了，崔敦礼大人继任了中书令。”

褚遂良道：“崔大人为人正直，我等倒也放心。”

长孙无忌听着听着，不禁笑了：“依老夫观之，现在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皆廉官主事，武氏要想取而代之实非易事。”

话虽如此，可他们三人仍以为不能掉以轻心，给武氏及其追随者以可乘之隙。长孙无忌打算回京以后，由裴行俭上疏极言废立之利害，再由他和褚遂良直接面君，力劝皇上。

更漏过了子时，三人才告分手，送走褚遂良和裴行俭，长孙无忌索性不睡了，枕着渭水的涛声，他思谋起回京的举措来。这一次，是绝不能输

给武媚了。

一声鸡啼，东方渐露晨曦，又是一夜不眠，长孙无忌自嘲，说是出来郊游，倒比在京城更累，这不，刚刚躺下，他脑际中又浮现出袁公瑜的面容。

哼！他一定是受了武氏的密遣，追踪他们来了……

长孙无忌没有猜错，大约在辰时二刻，袁公瑜已坐在仪秋宫的大殿里向武媚奏事了。

武媚先是对他的岐州之行给予了褒扬："大人暗遣岐州长史探听柳奭心机，有功于朝廷，本宫当奏明皇上，擢拔大人。"

"谢昭仪恩典。臣仗义执言，就因为长孙老儿等把持朝政，意图挟持皇上，臣愤愤不平，忠贞之心，上苍可见。"袁公瑜连忙离座谢恩。

武媚眯起丹凤眼，看着眼前的御史中丞一副谄媚的表情，甚觉厌恶，不过在眼下，这个人还用得上。在示意他喝茶之后，武媚又问道："近来那干人还有何动静？"

袁公瑜回道："娘娘就是不问，微臣也要禀奏。"

"哦？"闻言，武媚立即坐正了身子，"说来本宫听听。"

于是，袁公瑜就将在咸阳城中的所见所闻述说了一遍，末了，他义愤填膺道："长孙老儿、褚遂良且不说，裴行俭算个什么？一个五品的长安令，竟敢目无皇上和娘娘，岂非自不量力么？"

武媚嘴角撇了撇道："看来这个裴行俭是在京城待得太久了，不晓国事民情，本宫欲让他去京外历练历练，你觉得如何？"

昭仪娘娘把话说得如此肯定，令袁公瑜非常吃惊。

三天以后的朝会上，李治果然诏命裴行俭任西州都督府长史。不要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就是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长事前都一无所知。口谕之后，李治严令中书省拟定敕命，责令裴行俭尽快离京，不可在京城延宕。说这些话时，他一直板着脸，没有一丝笑容。

许敬宗这回算是真正感受到了昭仪的果断和她在皇上心中的位置。

出了太极殿，李义府迅速追上许敬宗，小声问道："许大人对今天的朝会如何看？"

许敬宗小声回道："依在下看来，皇上这是第一次打破了'五花判事'的惯例，把三省撇在了一边。"

“依皇上的性格，会如此独断么？”

“皇上性淳温厚，在下以为此意皆出于昭仪，不过是借皇上的口说出来罢了。”许敬宗无意间回头，发现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就在身后不远处，于是他用手暗示了一下，加快了脚步，顺口放出了一句话：“昭仪此乃杀一儆百之术，打在裴行俭的身上，却是痛在那帮老朽的心上啊！”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与许敬宗的看法一致。

褚遂良不无忧郁地说道：“‘五花判事’一旦破了，武氏将无治矣！”

长孙无忌接道：“武氏这是给我等看呢。依老夫看来，用不了几天，皇上就会提出废立之事，此乃你我最后一搏，否则他日到了泉下，我等无颜见先帝了。”

“只是裴大人做了鱼肉，甚是冤枉。”

长孙无忌没有接褚遂良的话，他的心里很乱，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快地演变成今天这个结局。他在心里怒骂袁公瑜为人奸诈，发誓有一天要用他的头来为忠良报仇。

裴行俭没有参加太极殿的朝会，当他从褚府府令那里获知自己被外放西州后，没有丝毫的惊诧，从那天在“西去天阁”与袁公瑜遭遇后，他就想到了今天的结局。因此，第二天，当李荣前来宣读皇上诏书的时候，他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作为太监，李荣不好对此事有什么议论，但他还是对裴行俭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去西州，山高路远，大人有话，咱家可以代奏陛下。”

裴行俭道：“微臣谢陛下隆恩，戍边卫国，乃朝臣之责；臣之事君，若子之事父，故臣当赴戎机，绝无滞留京都之意。”

“大人好自为之。”李荣的眼睛有些湿润，说完就转身回宫去了。

两天以后，咸阳原上，长孙无忌、褚遂良、新任侍中韩瑗、中书令崔敦礼都来为裴行俭送行。

一个五品官有这么多大人来送行，他很感动，想柳爽当初离京时的形单影只，抑郁的心境获得了少许的慰藉。

西州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大唐灭掉麴氏、高昌国后设置的州，远在天山以东，距京城长安万里之遥，沿途要经过西域诸藩国，天气变化无常，免不了风餐露宿。说是到那里去赴任，无异于流放，长孙无忌一想到他是代自己受过，心里就很不好受，想安慰几句，却是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借酒表达自己的心境：“虽说是同品奉调，可毕竟不比京城，请大人饮了这杯，也好壮行。”

裴行俭理解长孙无忌话里的意思，急忙起身举杯相碰道：“谢大人。好在在下本就是行伍出身，年轻时就戎衣被身，志在边陲，此去正好遂了心愿，也算是任当其所吧！各位大人不必牵挂。”

褚遂良说道：“同是赴边，境有不同，大人此行皆因废立皇后而遭池鱼之殃，我想起来总是心中不平。”

想着几个月的朝事纠葛，长孙无忌眼睛有些发热：“陛下为晋王时，长孙皇后殒薨不久，老夫看着他长大。善读书，知礼仪，宽仁、敦厚，岂可有此离经背道之举，倘是老夫没有猜错，此必武氏于陛下面前谏言所致。”

其实，大家也明白这个情势。倒是裴行俭即将西行，却也心事重重：“为臣者，当以国之忧为己之忧。在下最担心仍然在于废立大计。圣朝安危，在此一举。”

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韩瑗，他慨然举酒，那话就从舌尖上滚动了：“大人尽管放心前去，本官虽蒙陛下垂爱，委以重任，然绝不敢因私废公，置社稷安危于不顾。纵血溅两仪殿，也绝不让武氏图谋得逞。”

崔敦礼也站起来，话语中也带了悲壮：“有太尉坐镇，三省联手，必能力挫武氏野心，卫我大唐社稷。”

于是，五人又杯盏相撞，长孙无忌用一句话做了结语：“他日大人荣归，倘是老夫骨骸尚在，定在‘西去天阁’摆酒为大人接风洗尘。”

日色过午，裴行俭上马时有些踉踉跄跄，崔敦礼急忙上前搀扶，他拦住崔敦礼，顺口就吟出了一首诗：

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

霸陵无醉尉，谁滞李将军。

长孙无忌很吃惊，他竟在醉乡中引出了自己早年游灞桥时的诗句。那时候，他正当盛年，雄心万丈，转眼已是华发霜鬓，只有这诗，还能够让他回到酒酣胸坦的岁月。长孙无忌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泪水模糊中说了一句：“大人等等。”

众人转头看去，只见长孙无忌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路边，折了一枝渐渐发黄的柳枝，来到裴行俭面前道：“带上这柳枝，长安就在大人心里了，纵是千山万水，难隔思乡之情。”

韩瑗见长孙无忌赠了柳枝，忙弯下身子用丝绢包了一抔黄土道：“这一抔土大人带上，撒在西州的土地上，故里就在身边。”

褚遂良也很动情，遂从袖中拿出一幅卷轴：“我就赠大人一副字——关山

飞度，请大人收下。”

崔敦礼忙解下腰间的青锋剑，双手捧上：“请大人带上这把青锋剑，为大唐建功立业。”

众人一一告辞，褚遂良说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还是让裴大人上路吧。”

于是，裴行俭辞别众人，扬鞭打马朝卫队追赶而去，在他的身后，卷起团团烟尘。

长孙无忌等四人的心里都觉得空落落的，一时没有话说了。还是崔敦礼打破了眼前的沉寂：“各位大人！裴大人走远了！可是我等还任重道远啊！”

众人不由得默默地点了点头……

九月，天渐渐清凉下来的时候，朝廷改任卫尉卿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许敬宗明白，这一切都是武昭仪从中举荐的结果，朝会一结束，他就进了仪秋宫，一进门就跪倒在地道：“谢娘娘恩典。”

武媚却没有他那样兴奋，她放下手中的书，要许敬宗在对面坐下喝茶：“感谢什么？你们就知道说好听的，只打雷，不下雨。本宫是白疼你们了！”

许敬宗唯唯诺诺，不发一言。

“那个裴行俭离开京城了？”武媚又问道。

许敬宗点了点头：“微臣正要禀报这事呢。听说侍中韩瑗、中书令崔敦礼都跟着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到咸阳西送行了。”

“兔死狐悲，古今常理。”武媚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哼！一个五品官，竟然想与本宫为敌，找死！”

许敬宗谄媚道：“微臣明白，娘娘这是做给长孙老儿看的。”

一听这话，武媚立即严正地说道：“本宫给谁看呢？事关社稷安危，本宫岂能被私情所扰。”

“微臣才疏学浅，不知娘娘韬略，请娘娘恕罪。”许敬宗闻言吓得忙道。

武媚不接许敬宗的话，把话题转了：“下一步你等将如何做？”

“微臣已鼓动京内外诸多大臣再次连署上奏皇上，请求废掉王皇后。”

“本宫也不是非去做皇后，只是臣民拥戴，本宫也是盛情难却。”

许敬宗立即明白了武媚的意思，他赶忙接道：“娘娘不说，微臣还忘了，臣已经向皇上禀奏，除了并州，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诸位大人的故里百姓数十万人也上书皇上，请求娘娘荣登椒房殿。”

闻听此言，武媚满意地点了点头道：“本宫心怀社稷，天日可鉴。我大唐百姓，心系社稷，倒比那几个迂腐之人强多了。本宫就是要让长孙无忌等人看看，皇后不仅能治理好后宫，亦能辅佐皇上光大大唐基业。”

许敬宗立即恭维道：“以娘娘之才，岂止是辅佐皇上，就是坐上龙位也必能让天下臣服，遐迩来仪。”

听了此言，武媚在心里笑了，但脸上却是顿然变了色：“刚刚做了礼部尚书，你就如此放肆，本宫何时要做皇上？此话传将出去，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记住，陛下乃九五之尊，如果有人觊觎皇位，本宫会让他死得很难看。”

许敬宗的心一阵阵地收缩，忙不迭跪倒在地道：“微臣知罪！微臣知罪！”

“起来吧！知错就行了。”武媚轻蔑地望了一眼许敬宗，立时换上一副笑脸，“爱卿不是有个儿子外放岭南了么？有信来么？”

许敬宗的心这才有了些微的松弛，忙回答道：“犬子有信来了，言说岭南地广人稀，不堪其苦。”

武媚“哦”了一声说：“让他忍耐些，有机会本宫自会禀奏皇上，召其回京的。爱卿是聪明人，该做什么不用本宫细提。你下去吧！”

出了仪秋宫，许敬宗整个人都软了。他觉得武昭仪真是捉摸不透，一转身就变了脸，往后去该处处谨慎了。

重阳节是朝廷法定的“三令节”之一，李治口谕停朝三日，官员纷纷出城登高。许敬宗也早早地协同宗正寺安排皇上和武媚去咸阳北原登高了。

第二天，李治与武媚游历谷口。他们站在大坝旧址，望仲山岚浮翠绕，葱茏蓊郁，滔滔泾水从谷底淌过，流入关中大地。遥想当年秦皇任用郑国凿谷口，通渠水，李治不由感慨万千，随口咏诵道：“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武媚在旁听了道：“秦皇凿郑国渠，汉武开白渠，虽利在百姓，然则，俱往矣。陛下选贤任能，必能再造皇皇新业，岂秦皇汉武所能比乎。”

这话李治听起来很顺耳，他禁不住就牵住武媚的手，登上一道高坡

道："知朕者，昭仪也。"

但接着武媚就说出了一番让李治很吃惊的话："永徽政行六年，何以踯躅不前，陛下想过没有？臣妾近日夙夜思索，陛下正当盛年，踌躇满志。然身边都是前朝老臣，处处掣肘，何时才能复兴贞观盛世？"

话说得太突然，李治没有丝毫准备，一时也不好回答，他回头看了看武媚，没有说话。武媚于是接着说道："国之兴者，在人，陛下身边所需者，不是倚老卖老之徒，乃年富精进者也。依臣妾看来，许敬宗、李义府这些中年朝臣，皆兴国之大才，治政之栋梁，却常常为一班老臣所排挤。陛下若能大用，何愁朝纲不振？"

许敬宗在后面跟着，闻言心中窃喜，看来，这回真是跟对了。

然而，武媚接下来提出的问题却让李治十分为难。她朝李治飞了一个媚眼，不无撒娇地说道："陛下！臣妾想听听朝臣们议政，不知可否？"

"这……"

"陛下！"武媚用肩膀蹭了蹭李治。

"不可！后宫不干政乃我朝规制，母后犹不敢越雷池半步，况昭仪乎？"

"昭仪！昭仪！皇上除了记得臣妾是昭仪外，还记得什么？皇上若是看臣妾不顺眼，干脆发回感业寺得了，岂非眼不见，心不烦了？"武媚说着，眼里就泪花蓬蓬的。

李治的心就被这一抔泪水泡软了，他伸出手为她擦眼泪，武媚一扭身子，喉咙里就传出饮泣："陛下总说爱臣妾，可就是……就是……"

"好了！你容朕想想。"

过了一会儿，李治终于说话了："太极殿爱妃是绝对不能去的。朕就在两仪殿设一帘幕，朕与群臣议政，爱妃就在帘后静听，若是有何针砭，待众臣退下后言之如何？"

武媚的脸上这才有了活泛的气象。也好！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总有一天，她会坐在朝堂听臣下奏事。于是她转哭为喜道："臣妾谢陛下。"

"你呀！"李治爱怜地看着武媚，无奈地摇了摇头。

许敬宗和李荣都不知道刚才什么事让娘娘流泪，皇上又是用了什么法子让娘娘破涕为笑的，见两人重归于好，他俩的情绪也跟着轻松了许多。他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李治已打定主意，不管遇到多大阻力，回京后都要完成废立大计。

重阳节后第一次朝会后，李治召长孙无忌、李□、于志宁、褚遂良等到两仪殿。

出了太极殿，去两仪殿的路上，褚遂良对几位同僚说道：“今日陛下之召，多为中宫，上意已决，逆之必死，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功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见先帝？”

“大人此言差矣！老夫深受国恩，先帝临终之言，言犹在耳，皇上竟然忘却旧事，遑论追远。老夫今日进了两仪殿，并未有全身而退之备。”长孙无忌也决然道。

“太尉此言差矣。太尉乃陛下元舅，不可使陛下落下诛杀元舅之名。”说毕，褚遂良看了看太子少师于志宁，他低头不语。

看得多了，于志宁便道：“褚大人看下官作甚？下官老迈，唯各位大人之见为见就是。”

褚遂良又望了望李□问道：“司空何无言乎？”

李□不答话，却上前向长孙无忌施了一礼道：“下官老疾又犯，眼前天昏地暗，难以自持。废立之事有劳各位大人，下官先回府去了。”

褚遂良上前拉住李□道：“两仪殿就在前面，大人此时退出，甚为不妥，还是与下官一起进殿奏明皇上，传来太医，与大人诊治即可。”

李□抬起眼睛问道：“大人说什么，下官为何听不见呢？”言罢，他推开褚遂良，跌跌撞撞地出宫去了。褚遂良明知他在装病，却又无法当面揭穿，只好怏怏不乐地望其远去。

长孙无忌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遂劝道：“褚大人理他作甚，他是官做得越大越惜命。”说罢，转身就进两仪殿去了。

褚遂良、于志宁见事已至此，也不敢怠慢，跟着长孙无忌的脚步进去了。

三人进了殿门，很快就发现这议事的大殿有些异样，皇上的龙位背后多了一道青竹做的帘幕，里面黑乎乎的，褚遂良遂问道：“陛下！这是……”

李治摆了摆手说道：“不干你等之事，何须细问？”

三人手持笏板，齐刷刷跪倒在地道：“微臣参见陛下。”

李治挥了挥手道：“罢了！平身赐坐。”

武媚藏在帘幕背后，看着三人落座，在心里埋怨皇上太软弱，太顾及顾命大臣的情绪，心想她要是皇上，直截了当拟一道诏书，费什么口舌。

这时候，李治又说话了：“今日召诸位爱卿来，依旧是老话题。皇后无子，朕今欲废之，立武士彟之女，大家以为何如？”

三人相互看了看，没有说话。李治就有些不悦：“召你等来，却不说话，这是何道理？如无禀奏，朕将命中书省拟定诏书，颁行天下。”

武媚暗中说，早该如此。

“不！臣有话说。”褚遂良抬起头面向李治，语气十分庄重，“皇后乃名门之后，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媳，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无过，岂可轻废？臣不敢屈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你……”李治心中恼怒，却是无从发火，怒道，“武氏焉有过乎？回京以来，为朕生下二位皇子，功在社稷，难道不可以立么？”

“皇上如此说，无异于让先帝蒙羞？”长孙无忌从座上站起来，话音中就带了严厉，“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陛下纵可以掩人耳目，难道可以瞒过上天么？万代之后，史将何谓陛下？”

李治顿时满脸通红，额头淌下了一溜汗珠，尴尬、愤怒、无奈都写在了脸上。至于武媚，尽管躲在幕后，然而长孙无忌的话却如钢针，刺在了她心里的最软处。她意欲开口，却因事先的约定而只能暗暗地将牙咬得“咯咯”响。

台前幕后的李治与武媚正在难堪中，偏偏褚遂良又接着说道：“陛下必欲废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

李治被逼到绝处，发了狠话：“朕是非武氏不立。你等从之则生，逆之则死。何去何从，卿等思之。”

孰料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褚遂良这回却摆出一副不怕死的架势，他将手中的笏板放在阶陛上，干脆脱了冠冕，头在地上磕得“嘣嘣”直响，不一刻，就满面污血。

“臣今忤逆陛下，罪当伏诛。”褚遂良伏地而泣，泪水伴着血水染红了大殿的地砖，声声句句直指李治的心，“微臣既不能承先帝之托，又不能屈从陛下，这顾命大臣徒有虚名，倒不如还了陛下的笏板，陛下下一道诏命，放臣回乡罢了。”

大殿里每一个人都因为褚遂良的洒血乞归或吃惊，或无奈，或愤怒，或惭愧。

李治也很吃惊，他完全没有想到褚遂良会如此固执，他甚至想干脆一刀斩断君臣情缘，然而，太宗皇帝临终的遗言让他无法循着自己的意志走下去。

于志宁也很惭愧，他低下了头，忽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当年在凌烟阁时的那种豪气被岁月磨光了，当年与诸位同僚相约的誓诺已在一场场的风波中丢失了。当武媚在他的眼前一步步地实现目标时，他甚至以“天意”为自己的不作为做借口。然而，此刻褚遂良让他感到无地自容，但他没有勇气站出来辩护，只在心里默默祈求皇上开恩，赦免褚遂良的冲撞。

因褚遂良面对皇上置生死于不顾而怒火中烧的还是武媚。这就是当初坐在前厅里与自己切磋书艺的褚遂良么？这就是追封父亲武士彠时通情达理的褚遂良么？武媚终于明白，他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人，多在世界上留一刻，自己就多一个劲敌。她忘记了与李治事前的相约，怒不可遏地大声喊道：“何不捕杀这獠！”

“这个武媚！不是让朕难堪么？”李治在心里埋怨着，干脆转过身去，不再理会褚遂良。

武媚的声音让几位大臣惊呆了。尤其是长孙无忌，他久久地看着那面竹帘，心想皇上是从什么时候允许武氏暗中窥听大臣们议事的。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已顾不了许多了，当务之急就是阻止皇上对褚遂良动杀机。情急之中，他几乎不假思索，对着竹帘喊道：“褚大人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

李治又一次气馁和无奈，对身后的李荣道：“带褚遂良出去。”然后他颓然地坐进龙位，对长孙无忌等人挥了挥手，“你等也退下。”

几位大臣刚刚退出，武媚就从帘后出来问道：“皇上为何不下旨杀了他？”

“你是要朕冒天下之大不韪么？倘是杀一个褚遂良就能让他们屈从，朕早下旨了。”

武媚叹一口气道：“陛下如此瞻前顾后，如何摄制天下？”

“你们是要逼死朕么？你也下去，朕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感业寺回到京城，李治第一次对武媚发了脾气。

然而，两仪殿的风波并未平息，第二天新任侍中韩瑗又掀起了一波激浪。

自与裴行俭作别后，连日来韩瑗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一个五品的长安令尚有勇气为社稷挺身而出，自己作为三省之长岂能对朝纲大事熟视无睹。他忘不了临别时裴行俭的目光，他认为绝不让远行之人失望。过了重阳节第一天朝会后，他直接到两仪殿觐见皇上，请求撤除废立之议。说到伤心处，韩瑗涕泣极谏。李治大怒，喝令他退下。可韩瑗并没有打算退缩，第二天又去进谏，李治干脆不见。第三天，韩瑗不再求见，干脆写了一道奏章，极言废立之危害——

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黩圣代。作而不法，后嗣何观！顾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荆棘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娴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唯陛下详察。

李治看后，良久不语。韩瑗将武媚比作妲己，他从内心不能接受，然则一句“作而不法，后嗣何观”却让他无言以对，他不能不对后人的评价有所顾忌。因此，他索性将奏章置之案头，不再理会。

褚遂良回到府上疗伤，长孙无忌称病不参加朝会，韩瑗、崔敦礼据理力争，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推波助澜，朝会上，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常常在吵闹中散朝。

事情的发展犹如中流遭遇礁岩，浪涌波激，李治一筹莫展，武媚心急火燎，不断地召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责备他们办事不力：“本宫在皇上面前屡屡进言，擢拔你等，你们却连几个苍迈老人也无可奈何，将来还怎么辅佐陛下治国理政？”

许敬宗一边听着武媚的指责，一边思虑峰回路转的途径，忽然他脑际一亮道：“微臣记得那日陛下传几位顾命大臣时，原本也是传了李□的，不料中途他旧病复发，回府去了。”

经许敬宗这么一提，武媚也想起来了，她那天的确没有见到李□。

“娘娘，他究竟是真病了呢？还是故意装病？”许敬宗故弄玄虚地说道。

“嗯！爱卿所言不无道理。依本宫看来，李□必是与长孙老儿政见相左，故意托病罢了。”武媚想着想着，眼里就晶亮闪烁，眉宇便悠悠颤动，“看来是该奏请陛下召李□来问一问了。”

第二天早朝，李治闭口不再提“废立”之议，于是兵部上书禀奏，说右卫屯大将军程知节从葱北道来报，征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大捷。随即，李治诏命遣使前往劳军。

此事一了，户部尚书高履行出班禀奏道：“入秋以来，京外连降大雨，冲毁道路多处，陆运不通，京师米价暴涨。臣请开仓放米，平抑物价，请陛下定夺。”

李治回应道：“京城民心，关乎社稷，传朕旨意，从府库中出米粟，平抑市易。”

接着工部尚书禀奏，说洛州大雨，冲毁了天津桥。

李治道：“如此灾情，就由工部拨款修桥，严令洛州刺史督办，不可延殆。”

韩瑗站在丹墀之内，看着李治一件件地处理朝政，颇具太宗气象，就愈不能理解他为何在立后一事上不知回转。因此他决计等退朝之后就到两仪殿，奏请皇上批阅前几日的奏章。

然而，李治没有传他的意思，却听见李荣尖细的声音叫道：“陛下有旨！李□到两仪殿觐见。”

韩瑗失望地出了太极殿，步子显得有些迟滞。他虽然一时还猜不透皇上传李□所为何事，但他料定与废立之议脱不开干系。他忽然惊异地发现，自皇上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氏以来，就没有见李□说过一句话。他心里没底，不知道李□会对皇上说些什么。他正心猿意马地想着，却听后面传来了脚步声，他回身一看，却是礼部尚书许敬宗。

许敬宗满脸堆着笑：“大人为何在此徘徊？”

“本官是想起了一件事，故而……”

许敬宗狡黠地眨了眨眼睛道：“听说大人就废立之事陈情皇上……”

闻言，韩瑗的脸色顿时严肃了：“上朝奏事，乃臣下尽忠之责，不妥么？”

许敬宗干咳了两声道：“非也！可在下以为，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他人又何必妄生异议呢？”

“许大人这是什么话？两者岂可等同？”

“没什么意思。在下只是说了些识时务之言，请大人斟酌。”许敬宗说罢，不等韩瑗回答，就转身离开了。

“如此，则与狗彘何异？”韩瑗看着许敬宗的背影骂道……

第十三章

英国公一言破局

武皇后凤翼展翅

从太极殿到两仪殿的路并不长，但李□却用了比往常更多的时间才走完。

有几次，眼看到了殿门前，他又折回去了。然而，一想到皇命如天，他就为自己的犹豫而惭愧、自责。

他的这种难堪，从围绕要不要召武媚回京就开始了。永徽二年六月的户县、杜陵之行，他主动请见李治，转奏长孙无忌等人以立李忠太子为条件而同意武媚回宫的谏言，在很长时间里，他被同僚们私下非议，很是纠结了一阵子。

现在，他又面临新的抉择。要么跟着长孙无忌等人走，坚决反对立武媚为皇后；要么顺着皇上的意思，不惜得罪同僚，站在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一边。他在心里埋怨自己，怎么越老越胆小怕事了呢？

他不是先帝临终选定的顾命大臣，却又是当朝资质最老的朝臣之一，皇上每临大事又偏要把他拉进这些人中间。他至今忘不了永徽元年，当他被刚刚登基的皇上从叠州任上召回京城时，君臣之间在两仪殿里的那一次谈话。

“朕初承宏业，百废待举，爱卿在先帝朝时，被称为‘纯臣’，还请为复兴大唐基业尽股肱之力。”李治当时显得十分诚恳。

李□闻言十分茫然，他是“纯臣”么？长孙无忌乃太子元舅，自不必说，褚遂良凭什么就能成为顾命大臣呢？论资质，他二十三岁归唐，一直不离高祖和太宗皇帝左右，不曾有过任何的离心叛道之举；论功劳，他跟随李世民参与了讨伐刘武周、王世充等多次战役；太宗朝，他与李靖负戈被甲，先后多次征讨东突厥，平定北地，血染战袍。又在高祖兴业故地并州任都督十六年，被朝廷视为“称职”，入朝以后，先后任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并被高祖赐姓“李”，这样的“纯臣”何以在太宗临崩之际，就忽然不纯了呢？难道皇上封他为英国公，仅仅是为了安定他这个异姓重臣的心么？

作为一代功臣，李□出京拓边不是第一次，可唯有这次赴叠州，他是怀了千万纠结的。在叠州的日子，他反复思虑过半生的沉浮悲欢，唯一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仕途险恶，宦海无常”。

再次回到京城时，他已五十九岁，当年的雄心豪气早已在岁月的烟尘中散淡，建功立业已是昨日梦幻。他打定主意，要以一颗平静的心去看待纷纭朝事，为子孙求一个平安的处境。但这些事他只能藏在心里，当着皇上的面，他说道：“臣虽老迈，然忠唐之心不改。陛下垂爱，臣谨记在心，不敢懈怠。”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勤勉的，只要是皇上的旨意，他都尽职尽责地去办。

他对当今皇上也有着深深的感恩，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皇上命人为他画像，并且亲自为序。皇上在序文里说：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茂德旧臣，唯公而已。

每每想到这些，李□总是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当李荣站在殿门口焦急张望的时候，李□最终做出了抉择，他迈开步子，进了两仪殿。

李治对李□的到来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不待他下拜，就急忙上前扶道：“老爱卿到了，快快请起。赐坐。”

待李□坐下，李治又道：“听说老爱卿老疾发作，朕忙得都没有顾上！此朕之过也。”

一听这话，李□很感动，也很不安：“臣些许小恙，何敢劳陛下顾念。陛下牵挂微臣，臣不胜惶恐。”

“朕召爱卿前来，想必你已清楚何意。”

“微臣愚钝，请陛下明示。”其实，李□内心是清楚的，不过，这话由他说出来，总觉得不好意思。

“朕欲听听老爱卿对废立之事的谏言。”

“这……”

“爱卿不必顾忌，心所思之，口即言之可矣。”

李□沉思片刻，捋了捋胡须道：“臣以为，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哎！还是老爱卿明白！”李□没有想到，皇上还没有开口，倒从竹帘背后闪出一人来，他定神一看，却是武媚。

李□忙道：“不知昭仪娘娘在此，微臣多有得罪。”

武媚一脸的笑意，从丹凤眼里溢出的每一寸目光都是温暖和真诚的：“本宫素闻老爱卿识大体，顾大局，今日一见，果然如此。”说着，她就转过身来对李治施了一礼，“陛下！李□功在大唐，臣妾以为应该多加封赐才是。”

李治应道：“爱妃言之有理，朕明日就口谕吏部办理。”

李□是个聪明人。皇上该问的话问了，自己该说的话也说了，再留在这两仪殿就显得没有必要了。他起身准备告辞，武媚见状，又提醒皇上道：“前些日子老爱卿老疾复发，陛下何不传了太医为他诊治一番，也好彰显陛下体恤臣下之德。”

李□忙谢道：“区区小疾，昭仪的盛意臣心领了，臣还是回府治疗吧！”

“老爱卿这就不对了，赏功罚过，自古亦然，老将军戎马一生，宏绩卓劳，本朝能比肩者庶有几人？陛下垂爱老臣，您就领旨谢恩吧！”武媚笑道。

李□越发觉得尴尬和不安，前日分明是装病，现在倒弄巧成拙，若是太医查出无病，不唯成为朝野笑柄，也难逃欺君之罪啊！想到这里，他决计坚决离开，忙跪倒在李治和武媚面前道：“谢皇上隆恩，只是臣的病经过治疗已经好了，臣这就告辞了。”

李治看李□坚决要走，也就随口说道：“既然如此，朕也不多此一举，老爱卿回府吧！”走出两仪殿，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真的有了一种说不出的不适，他在心里问自己，刚才在皇上面前的态度是否错了。纵然废立是皇上家事，可两仪殿是什么地方？那是皇上与臣下议决军国大事的地方，怎么可以在竹帘背后藏一个女人呢？即便是先帝，也不敢有此越制之举啊！唉！这是怎么了……

望着李□离去的背影，武媚眼中就流露出得意的笑意：“呵呵！果然不出所料。”

李治见此十分好奇，就问道：“爱妃在说什么？”

“陛下不知道吧？前日陛下召长孙无忌、褚遂良，还有李□几人到两仪殿，臣妾在竹帘后没有看到李爱卿，就情知他不愿意与那帮人同流合污。刚才他坚辞不让诊脉，正好证明了臣妾的猜测。”

唉！这究竟是怎样聪明的一个女人啊！李治在心里感叹。待他回身看去，却发现武媚正在翻看奏章，她抬头时，两人目光撞在一起，武媚静静地看着李治，眼圈就红了：“陛下！您瘦了。”

一句话，李治的心就热了。聪明的女人总是能从细微处发现男人的变化。

“唉！知朕者，武媚也。近来为了废立大计，朕心力交瘁，有时候真想……”

武媚立即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她干脆把这层纸给捅破了：“现在本朝能臣如云，何必在乎那几个老臣，该动纲纪就要动，方显陛下之威。”

“唉！朕又何尝没有觉得他们的掣肘呢？可先帝有遗旨，朕……”

闻言，武媚就笑了：“陛下无须违背先帝遗旨，只需把他们外放出京即可。陛下眼不见，心不烦，彼等也免得看见臣妾心堵。”

“此事干系重大，容朕周虑之后再说。”

“臣妾谨遵陛下旨意。”武媚了解李治的性格，他这样说，等于接受了她

的谏言，“哼！长孙老儿，看你这回如何执拗。”

至于下一步，她早已思谋好了。

几天之后，李治颁布了立武媚为皇后之前的最后一道诏书，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

当时褚遂良就在朝堂上，他没有做任何辩解，也没有感到任何意外。他很庆幸，皇上还是慑于先帝遗旨，没有对长孙无忌开刀。有他在，他即便骸骨弃于他乡，也无怨无悔了。

走出太极殿，褚遂良就有种从此诀别京都的伤感。此去的潭州乃荆楚故地，曾是楚国的南境，距长安千里迢迢，重山阻隔，恍若世外。他明白这一定是武媚的谋划，她也许欲将自己置于死地而后快，只是因为皇上的仁慈，才得以免除刑罚。然而，若想要重回京都，那希望是渺然若云了。

他忽然想起一代名士贾谊当年流放长沙时的苍凉情景。那一年，二十三岁的贾谊因谏言汉文帝应将位高权重的臣下外放出京，返归封地，而结怨于周勃、灌婴、冯敬等权臣，汉文帝面对强大的压力，只好贬他于长沙。抚今追昔，褚遂良觉得自己的结局与古人何其相似。

回看身后，除了太监和宫娥们低头忙着各自的事情外，朝臣们早已散去了。哦！他这才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太极殿的。

九月的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自己仿佛瞬间被挤压成一片黄叶，随着萧瑟的秋风漂流无涯。褚遂良狠狠地捶打了一下胸膛，在心底埋怨自己还没有离京就先有了天涯孤鸿的悲哀。大丈夫岂能如此懦弱！

在即将走完司马道，车驾映入眼帘时，他想起了贾谊的《吊屈原赋》：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镆铘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哀哉贾谊，吾随你来矣。褚遂良还是忍不住洒下了凄然的泪水。

贾谊“俟罪长沙”，屈原“遭世罔极”，当世人将盗跖、庄蹻视为廉者，而将镆铘视为钝刃时，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

褚遂良最后回眸了一眼高峨耸秀的太极殿，慨然地登上了车驾，对驭手道：“回府！”

此时，长孙无忌、韩瑗、崔敦礼、上官仪等都聚集在褚府，等待他归来。下了车驾，听了府令的禀报，褚遂良内心不安，急忙换了常服，来到前厅见礼：“真是惭愧！让各位大人久等了。”

大家纷纷站起来还礼。

长孙无忌首先开口道：“皇上现今不经三省集议，随意贬官，不合本朝规制，又不给朝臣说话的机会。老夫明日就到两仪殿去问问陛下，先帝遗旨还有用无用？”

韩瑗、崔敦礼和上官仪闻言也都纷纷表示，定要追随太尉上殿，为他褚遂良讨个公道。

褚遂良苦笑道：“各位大人的心意下官领了，只是讨公道就不必了。现今违制之事非唯这一件，难道大家没有发现两仪殿现在多了一道竹帘，那个武氏就藏在帘后暗听朝臣奏事么？此乃我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啊！”

长孙无忌长叹一声，对韩瑗和崔敦礼道：“欲亡其国，先亡其制，大唐危矣。两位大人正当盛年，又为三省之长，当以身赴国，挽狂澜于既倒啊！”

韩瑗应道：“大人嘱托，下官谨记在心。大人乃三朝元老，德高望重，有大人在前，下官绝无后退之说。”

崔敦礼应道：“诏书已颁，绝无收回可能。明日就由下官出面为褚大人饯行，各位大人出面作陪如何？”

褚遂良庄重地回道：“这些事就免了吧，陛下正在盛怒之下，我等聚集，让许敬宗之流知晓，又会惹出许多是非，给武氏提供口实，反而对各位大人不利。”

长孙无忌有些不以为然：“老夫就是要看看，武氏能奈我何。”

褚遂良叹了口气道：“陛下登基已有六年，自在下贬谪之日起，扶孤托孤云云不复存在，我等为大唐江山计，还是好自为之吧！”

大家都觉得褚遂良的话不无道理，乃风雨命途之参验。崔敦礼站起来，双手作揖道：“想想八月裴大人离京时，大人与我等咸阳送别，慷慨悲壮，未料刚刚两月，大人又要远行，心中……”一番话说得众人心里酸涩异常，许久竟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长孙无忌等相继离开后，褚遂良要府令把府役和丫鬟们传到前厅，见他们一个个蹙郁着脸，他禁不住就宽容地笑了：“人生一世，变故甚多，聚散终有常，你等不必凄凄切切。”

几位丫鬟哭出了声，纷纷道：“这些年来，夫人待奴婢有如亲生，今日夫人忽然要离开，奴婢这心里……”

褚夫人也掩面泣道：“老身谢你等多年的关顾……”没有等再说下去，后头就哽咽了。

褚遂良见此不高兴道：“夫人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好了不流泪的么？”

褚夫人又断断续续道：“老身这是想着夫君冤枉。当初要不是受命托孤，也就不会得罪那个武氏，何来今日之果呢？”

“你这是什么话？先帝托孤于我，乃以我为信臣。为臣者不为江山谋，毋宁死。该来的你躲也躲不过，再说，这又不是第一次离京，你哭哭啼啼，还怎样说话？”

眼见夫人情绪渐渐平静，褚遂良开始安排后面的事情，他环顾了一下前厅的人群道：“本官此次受命出任潭州都督，山高路远，日后还能不能回京亦未可知。故而召你们来，就是将家中所存银两、细软悉数分与你等，各自回家谋生。”

有几名府役当场表示不愿散去，褚遂良劝说良久，见其随意甚坚，只好答应带着他们，其余的人各自领了银两，说好等褚遂良离开京城后再行散去。

第二天卯时三刻，褚遂良早早起身，府令叫了四辆车驾，三辆装了必用的行装，一辆夫人坐了，静静地离开坊间，到了城门口。守门的司直见是褚遂良，忙上前施礼道：“褚大人！您这是……”

褚遂良笑了笑道：“本官奉调潭州，今日启程，烦劳司直大人打开城门。”

“唉！大人既是远行，朝廷总该有人送行才是。”

“本官向来不喜张扬，故而才选这时赶路，就是怕惊动同僚。”

司直十分佩服，忙让守门的士卒去开了门，眼看着一干人渐渐地隐入晨曦之中。

出了城门，褚遂良回看了一眼长安，又一次双目潮热：“陛下！微臣去了。”

这时，从远方传来声声鸡鸣，在秋日的村舍间久久回旋……

王皇后与萧淑妃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了李治关于“废黜皇后”、“撤去萧淑妃封赐”的诏书。她们共同的罪名就是暗中对武昭仪行毒，共同的去处是掖庭管辖的冷宫。

太极宫的太监手捧诏书来到清宁宫时，王蓉正和太子说话。

孤守寂寞的王蓉对这每五天一次的请安非常珍视，她早早地备了茶水、果蔬，等待太子的到来。

此刻，太子已经向她问过安，在对面坐了下来。太子虽然无法知道母后与父皇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发现母后日渐地消瘦了，往日保养得很好的皮肤开始泛黄，即使宫娥们敷了比平日多的脂粉，依旧掩盖不了难对铜镜的憔悴。他的心就很不好受，安慰道："母后！您瘦多了！"

一句话说得王蓉心肠绞痛，万般的委屈霎时涌上心头。本来武媚没有回宫时，皇上就很久没有到清宁宫了，自从武媚回到京城，他就更是人在咫尺，心在天涯了。她现在体味到这种落寞比当初武才人在感业寺中要残酷多了，比起囚犯来，她只不过多了些表面的浮华而已。

人世间到底有没有后悔药呢？王蓉现在连肠子都悔青了。当初怎么就迷了心窍，向皇上谏言召那个妖媚回宫呢？对这件事情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她的母亲柳氏就不止一次地要她慎之又慎，可她就是不能容忍萧淑妃在自己眼前与皇上卿卿我我。

现在看来，那个萧淑妃充其量也就是与自己多争些皇上的宠爱，也就是甩些脸子给自己看，说些话给自己气受。 可这个武媚呢？她要的可是皇后的位子。而且动起手段来，何其阴险毒辣。她到现在也没有明白，那个刚刚生下的婴儿究竟是怎么死的。当皇上严斥她害死了"公主"时，有如晴天霹雳，惊得她半天合不拢嘴。她心里明白自己陷进了一个预设的局，以致无法找到洗清冤情的理由。

从那一刻起，她就与囚犯无异了。两年多了，她没有能够走出清宁宫一步，每天围着她转的除了吴尚宫外，就是些宫娥太监了。那桩案子后来究竟怎么样了，没有人告诉她。而在这期间，曾因告发自己行"厌胜"之术的李尚衣也忽然失踪了。一天，吴尚宫从宫外回来带给她一个消息，说在终南山下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李尚衣的尸体，整个人裸着身子，仵作验尸后说有被人强奸的痕迹。依理说，这陷害自己的女子死了她应该庆幸才是，可她还是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要不是当初谏言皇上召回那个妖媚，李尚衣也不至于走上这条不归路。

她就是这个软性子，见不得别人遭难。可现今自己遭了难，有谁来怜惜呢？但这些话她不能对太子说。他年纪还小，她不愿意让他这么小就知道宫廷的血腥："本宫就是觉得身子有些困乏，太医诊脉后说无大碍，调理调理就好了。"

"母后还要珍爱凤体才是，孩儿在凌烟阁读书才能安心。"

"你有如此孝心，本宫甚感欣慰。不过你身为太子，当秉承父皇旨意，潜心修学，将来大唐江山都在你肩头呢！"

李忠点了点头，然后提出一个让她十分难堪的问题：“母后可否告知儿臣，孩儿是母后亲生的么？”

王蓉脸色立时变了：“好好的！你如何提出这个问题？”

“那日于少师被父皇召到两仪殿问事，孩儿一人在凌烟阁作文，中书侍郎李义府来了，闲叙之间，他说儿臣乃掖庭刘氏所生，过继到母后名下，儿臣就是不信，所以才问的。”

“此等流言，显然别有用心。是否亲生，你父皇最是清楚，何须你虚生疑窦？”王蓉不愿意将“母子”间的叙话延续下去，转头对吴尚宫说，“时间不早了，送太子回去吧。”

就在这时，殿外传来太监尖细的传唤：“圣旨到，王蓉接旨。”

王蓉心头“咯噔”一声，她来不及想，就拉着李忠跪倒在地上了。

太监一脸的冰冷，高声宣读道：“皇帝制曰，皇后王蓉、淑妃萧氏谋行鸩毒，加害武昭仪，着即废为庶人，牧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钦此！”

王蓉顿觉脑里“轰”的一声，霎时一片空白，仿佛惊雷在耳边轰鸣。

“王蓉谢恩……”

太监连喊三声，她才清醒过来，额头贴着地面，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说道：“臣妾……谢皇上恩典……”

李忠蒙了，爬到王蓉身边问：“母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蓉一把将李忠抱进怀里，终于哭出了声：“儿啊！娘冤枉啊！”

“儿臣不相信这是真的，父皇一定是搞错了。儿臣要面见父皇，替母后申冤。”李忠说着，来到太监面前，伸手一个耳光过去，就见太监的脸上起了五道血印，“都是你等在父皇身边搬弄是非，冤枉母后。本宫要面奏父皇，将你等一个个碎尸万段！”

太监低下头，唯唯诺诺道：“奴才只是奉旨宣诏，请殿下息雷霆之怒。”说着，他又对王蓉说，“陛下旨意，请娘娘交回皇后印绶，即日前往掖庭。”

“啊！”王蓉一个趔趄，几乎摔倒在地。宫娥见状，急忙上前相扶，却被她一把推开了。

好狠心的李治，我与你数十年的情分，你一道诏书就此割断了。她心里怨恨地想着，嘴里却道：“请公公殿外少待，本宫有几句话要对太子说。”

掩了殿门，来到内室。母子相拥而泣，李忠抬起泪眼问：“母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娘正要告诉你，我现今已不是母后，更不是你的亲娘，李义府没有说错，你娘确是在掖庭受苦的刘氏。当初你娘生下你时，因出身卑微，怕耽误你的前程，遂将你过继给我。”王蓉说着，捧起李忠被泪水浸渍的脸，“你也看见，你父皇一道诏书，娘的皇后位子就烟消云散了，你问为什么，娘没法跟你说清，你得去问你的父皇。于今以后，我将和你的亲娘一样到掖庭受苦。儿啊！娘往后无力再呵护你了，那个妖媚可时时盯着太子的位子，你还要好自为之。”

王蓉说到这里便不再言语。李忠深深地拜了三拜，然后起身回宫。伴随着踯躅的脚步，是太子断断续续的声音：“母后！您永远是孩儿心中的亲娘……”

隔着窗，王蓉看着太子的身影渐渐地远了，直到看不到才回过头，转身进了内室。不一会儿，她捧出皇后的行装和印绶对太监道：“妾身且将原物奉还陛下，也烦劳公公转呈陛下，就说妾身是冤枉的，妾身并不曾有些许害人之心，请陛下明察。”

太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向随来的禁卫喊道：“送娘娘去掖庭。”

其实，掖庭并不远，就在太极宫旁边。大约一个时辰后，王蓉就出现在掖庭门口。刚刚下了轿舆，就看见了萧淑妃的身影。比自己年轻几岁的萧淑妃韶华不再，形容灰暗，见了王蓉，她嘴角一撇。

王蓉一下子就读懂了萧淑妃眼里的话语，将忏悔的目光投了过去。她担心萧淑妃不能读懂她的心语，可她发现萧淑妃的目光里少了许多怨恨，而溢出别样的凄婉。

王蓉忽然明白，灾难唤起的总是久违的善性，共同的遭遇稀释了她们之间的恩怨，彼此有了一种同是沦落人的亲近。

这一切当然瞒不过掖庭令的眼睛，于是他当场又宣布了皇上的第二道诏令，要她们在掖庭悔过自新，不可随意说话，也不可随意走动。

李治还有一些没有写进诏书的口谕，那就是王皇后与萧淑妃虽贬为庶人，然则，她们毕竟与朕相守多年，不可等同于其他宫女，不可苦力虐之。违者斩无赦。而这一切，王蓉和萧淑妃当然无从知道。

随掖庭令来到深院，一位宫娥领着她进了一处屋宇：“娘娘就在此处安歇，有事传唤就是。”说完，就退出去了。

王蓉环顾一下室内的陈设，显然不能与清宁宫相比，但是也一应俱全，收拾得还算干净。她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母亲，诏书已撤去了她魏国夫人的封号，往后免不了遭人冷眼，她心中五味杂陈，理不清是该怨、该恼

还是该……

以往的日子，母亲和舅父不听她的告诫，对嫔妃们多有傲慢，不但积怨甚多，也为自己树了太多的敌人。她多希望母亲能对她自己的遭遇有所反思。

她很庆幸，皇上在诏书里没有提到父亲。他虽然已经去世，但只要他被追赠的封号没有被撤，母亲也会受到荫庇而逃过武氏的迫害。皇上不会连这最后一点情分都不顾吧……

“这是剪除逆贼，顾什么情分？”第二天，在仪秋宫，当许敬宗将掖庭的情况禀报给武媚的时候，她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击碎了王蓉的幻想。

许敬宗忙回应道：“娘娘所言甚是，微臣也是如此想。”

“一个已死之人，扛着那么多的封号，就是庙里的一尊菩萨，不搬掉他，就总有人拿他做文章。”武媚道。

“微臣明天早朝就禀奏皇上，撤除王仁佑的封号。”

武媚点了点头：“本宫要你跟踪那两个贱人是否搬进掖庭，情况如何？”

好厉害的武氏，果然要斩草除根，许敬宗心中暗想，嘴里却忙道：“微臣听掖庭令禀报说，陛下曾经口谕，王、萧二氏封号虽废，然毕竟侍奉陛下一场，不可虐之。”

武媚听着听着，眉毛就竖起来了：“皇上这是什么话，两个贱人欲对本宫下毒，又有谋害公主之嫌，更不必说此前行“厌胜”之术诅咒本宫。不杀已是宽容，焉能养尊处优？皇上那边你不要管，你去向掖庭令传旨，将王、萧二氏居处四壁窗户尽数封闭，只留送食小口。本宫要让她们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许敬宗站在那里没动，好像还在等着什么。

武媚奇怪地看了看他，怒道：“去呀！你还迟疑什么?”

“微臣遵旨！”

许敬宗转身就要离去，不料武媚在后面喊“回来”。他打了一个激灵，站在那里不动了。武媚上前道：“你此去还要告诉掖庭令，要他严守机密，若有半点泄露，拿他是问。”

看着许敬宗走出仪秋宫的背影，武媚脸上才有了笑意。这时张尚宫进来了，走进殿门的那一瞬间，她看见了昭仪的笑。那是一种春风送我上云端的得意，又是看着对方在痛苦中倒地的快意，还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畅意。张尚宫跟随武媚多年，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笑会是如此丰富，如此复杂。然而，当她向武媚道一声“娘娘千岁”时，这一切瞬间消

失了，留在她脸上的只有温雅和端庄。

武媚在榻上坐下来，问站在面前的张尚宫："那个姓吴的尚宫现在何处？"

"启禀娘娘！听说她也被尚宫局遣往了别的嫔妃处。"

武媚眨了眨丹凤眼道："本宫听说这吴尚宫当初可是铁心侍奉王氏的，这样的人倒比那背主子，讨好卖笑的人强多了。你去尚宫局传旨，调她到本宫身边来，本宫要善待她，让她看看什么人才是值得她悉心侍奉的主子。"

张尚宫忙恭维道："娘娘如此宽怀，吴尚宫倘是知道，定会千恩万谢的。"

武媚目光很柔和，笑了两声："此术非你尽知。去吧！"

……

褚遂良一走，长孙无忌的心就缺了一大块，骤然病倒了。李□站在武氏一边后，老迈的于志宁更是谨小慎微。

没有了太尉做领袖，韩瑗、崔敦礼、上官仪等虽然在两仪殿就此向皇上禀奏过几次，可他置若罔闻，有时候还捎带着斥责，他们便觉得自己的分量与老臣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内心就有了胆怯，说话也不如以前理直气壮了。想想围绕废立的风风雨雨，真有点曲终人散、青峰不再的凄凉。

朝廷的舆论现在是一边倒，早先由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联署拥立武媚为皇后的表章后面签名的人愈来愈多，到了十一月初，朝廷文武官员竟有大半都站在了拥武一边。许敬宗本来就善属文，干脆将原来的表奏反复修改，添加了许多的溢美之词，重新呈上。李治阅过大喜，立即传来崔敦礼，要他依照许氏文章的语气拟定诏书，向百官知会册立武氏的旨意。

制曰：武氏门第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钟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忤目。盛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文字既出自于许敬宗文笔，由李义府刀笔再造，送到崔敦礼这里，他几乎说不出什么可以删减之处。于是带了文稿，来找韩瑗。两人将文稿反复看了几遍，都从对方的目光中读出了惊诧。许敬宗笔下的武媚，比之长孙皇后不知要贤淑多少倍。韩瑗于是又找来上官仪，他大略看了一遍，哑然失笑："这许敬宗还真是位阿谀逢迎之徒。如此文稿颁布天下，岂不贻笑世人？"

崔敦礼素习兵务，不尚文辞，指着文稿问道：“两位大人说说，这‘事同政君’是何意思？”

上官仪道：“大人有所不知，这是一段西汉甘露三年的掌故，是说宣帝时，太子刘爽所宠爱之太子妃司马良娣去世，太子思念，郁郁寡欢，宣帝遂选前绣衣御史王贺的孙女王政君为太子妃。太子在丙殿一见政君，顿时惆怅消去，结果一次宠幸，即身孕皇子，乃后来之汉成帝是也。陛下之所以要引这段掌故，不仅在于借政君故事表达对武氏的宠爱，为当年先帝临终前他与武氏往来寻找理由，更在于强调武氏为大唐生下了几位聪颖过人的皇子。其间的玄机两位大人还看不明白么？”

经上官仪如此一说， 韩瑗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摩挲掌心道：“这么说，随着王皇后被废，太子也……”

崔敦礼道：“皇后被废，太子又危，如之奈何？”

韩瑗站起来，在厅中踱着步子：“现在太尉病倒，李□倒戈，我等势孤力单，硬来不仅于事无补，且会加剧太子的危机。”

“那依大人的意思该如何？”

“眼下拥武之势，百川沸腾，吾等只能静观其变，因势利导。”说完这些话，韩瑗又要上官仪在趁人不注意时，去太尉府上通报消息，商议对策。

可第二天早朝后，韩瑗就被李治传到两仪殿，遭遇到了一件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君臣私下相见，李治自然也少了朝堂上的肃然，免去许多礼节。他开宗明义，直奔主题：“朕下诏册立皇后，朝野对此如何看？”

韩瑗回应道：“陛下圣明。立武氏为后，天下所愿，百官所期，联署络绎不绝，即是明证。”

李治闻言就笑了，很开心地说道：“朕听说爱卿也署名了。”

韩瑗没有直接承认，却说出一句无懈可击而又冠冕堂皇的话：“人心所向，岂可逆动？陛下圣意，敢不从命？”

李治便觉得韩瑗到底是个明白人，先前也许是太尉所迫，于是就从心底里感佩武媚处事之周详：“朕也要给爱卿看一样东西。”说着，他就要李荣将武媚的表奏拿给韩瑗看。

展开表章，见是一段让他无法捉摸的文字，看那颇有褚遂良书艺的清俊，显然出自武媚的亲笔——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廷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

后面的话他没有看，也用不着看，他完全被武媚的心机弄糊涂了。是欲擒故纵，还是尽释前嫌？他的神情引起李治的注意，遂道：“爱卿这是怎么了？”

韩瑗用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掩饰自己的尴尬：“谢皇后不计前嫌，臣只是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一时……”

李治走出龙案，抚着韩瑗肩膀哈哈大笑：“爱卿是听太尉的说辞太久，故而吃惊。知皇后者，朕也。皇后胸怀宽广，可纳百川，岂是太尉所能理解的。”

韩瑗没有接李治的话，起身就跪倒在地：“微臣不才，蒙陛下不弃，至有今日。然臣自知才疏学浅，难当相任。请陛下开恩，准予臣辞去侍中一职。”

闻言，李治就有些不高兴，眼看着脸拉下来了：“爱卿这是何故？先前你等跟在太尉身后，极力阻止朕册立新后，皇后不予计较，反而奏朕褒赏。你却提出辞呈，岂非心怀积怨？”

“陛下息怒，此乃臣肺腑之言，还望陛下体恤。”韩瑗分辩道。

“眼下新后方立，盛典未举，朕不会允准的。念你中道省悟，迷途知返，朕不怪罪你也就罢了。退下吧！”说罢，李治不再理会韩瑗，埋头批阅奏章去了，一直到韩瑗告退时都没有再抬头。

出了两仪殿，韩瑗就看见李□在塾门等候皇上召见。因为当初李□在废立之争的折中圆滑，韩瑗在心里很是瞧不起他，两人每于朝堂上见面，总是有些矜持，今天韩瑗也没有打算多说话。孰料李□倒先起身向他打起了招呼：“韩大人这是要回署中么？”

韩瑗便故作惊讶：“哎呀！没承想老大人进宫来了，您一向可好？”

不管政见多么相左，甚至恨之入骨，偶然遭逢，仍然免不了应对敷衍，这就是官场不言自明的潜规则。韩瑗的热情，让李□多日来的困顿和不安稍有松懈，忙上前说道：“唉！老迈昏庸，每况愈下，到了该致仕的时候了。”

韩瑗不再周旋于彼此的寒暄，问道：“老大人这是要去见陛下么？”

“陛下召老夫进宫，不知道所为何事。听李公公言大人在里面，老夫只有静坐候宣。”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李荣在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宣司空李□觐见。”

李□听宣，忙作揖道：“大人慢走！老夫先进去了。”

韩瑗一直望着李□进了两仪殿才转身离去，他猜想，皇上在这个时候召李□进宫，定是与立后大典有关。他无法理解，三省之长都在，宗正寺李博乂不是皇上的近亲么？怎么偏要召李□商议呢……

韩瑗当然无法知道，选定李□主持立后大典乃是武媚的意思。立后诏书刚刚颁布时，她就向李治提请由李□主持立后大典了。

在从两仪殿的竹帘后走到前殿的时候，武媚的眼里溢出的每一缕光彩都是柔和的，当她走到正在批阅奏章的李治身旁时，女人的全部柔软和多情都集中在那一张饱满而又滋润的嘴唇上："臣妾之所以要请老爱卿授玺，就是要让太尉等人明白，臣妾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绝非彼等所言的那样无情。"

十一月下旬，立后大典在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终于在肃义门举行，距王蓉和萧氏被废仅仅半个月。

武媚不愿意再等，从贞观十一年进宫，她整整等了十八年，太久太久的忍耐让她付出了青春的代价，屈指数来，她已经三十二岁了，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二岁呢？太宗阶下的显才扬气，感业寺的青灯黄卷，宫闱深处的争宠夺爱，她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反而有人把她描摹成蛊惑皇上的妖孽、欲图报晓司晨的牝鸡，这公平么？

她对李治选了这年终岁尾的日子举行大典十分感激，这意味着她将告别疲惫的昨天，从此步入辉煌的年月。

她对自己出现在百官面前时该是一种怎样的风姿分外注重。早在皇上刚刚决定废黜王皇后时，她就暗暗地将尚衣局的官员传进仪秋宫，详细地询问了当年立后大典上皇后的服饰。在听了尚衣局官员的介绍后，她指名要照当年武德皇后的那种色彩和款式去筹备。她要借此告诉百官，无论从姿色，还是从才智，她都要超越长孙无忌那个妹妹。长孙皇后有什么呢？不就是在太宗动怒时说了些醒脑的规劝话么？ 她武媚要协助皇上打理国政。

她向李治提出，百官朝贺要放在肃义门，除了要打破以往册立皇后大典的模式外，据说站在门楼上，可以望见城北的感业寺。她忘不了那些寂寞的岁月，也感恩那个钟磬悠悠的所在，常常念叨明静法师曾给予的关顾。

立后大典前夕，她特地要鸿胪寺崇玄署的官员到寺中去了一趟。他们回来说，明静法师已于去年圆寂，现寺内大小事暂由明霁代理。当晚，她就于皇榻上奏请皇上诏命明霁担任寺院住持，并要鸿胪寺以她的名义送去千两银子的布施。

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昨夜，她第一次失眠了，有几次她都悄悄地洒泪，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抚今追昔的感伤。

辰时一刻，武媚已在张尚宫、吴尚宫和祝尚衣的伺候下装扮整齐，按照皇后祎衣的配套，十二束花构成的首饰，成对分插在双鬓，一样的深红色；上衣是丝织的深青色绢帛，上面绣了羽毛绚烂、五光十色的雉鸡和长尾山鸡，是用五色、十二等的丝线织成的。至于袖口、领口的边缘，都用朱色染成的细纱闰绣。其他配饰也都是流光溢彩，连乘坐的轿舆也都按照大小尺寸配了花饰。宫娥们装扮完毕，就拿来两面铜镜，好让她前后观照，弥补不足，做到尽善尽美。

武媚前后左右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特别对一直在一边忙碌的吴尚宫说道："本宫看重的就是你的忠诚，不会因为你的过去而计较。"她有意识将王皇后的名字略去，觉得她不配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她的口中。

"多谢皇后娘娘宽容。"吴尚宫在心里感叹自己的命运。作为亲眼看见武媚作为的女人，不管她表示出怎样的宽容大度，她都无法在内心深处原谅她。

辰时三刻，武媚乘着轿舆来到太极殿，宗正寺和吏部的官员都在这里等着。武媚第一次走进太极殿，远远地瞧见李□捧了皇后的印绶站在皇上身旁，也许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他的脸上过于严肃，甚至近乎冰冷。

武媚在宫娥的搀扶下，由宗正寺卿李博义引导缓缓来到李治面前，行礼叩拜。

李治挥了挥手，目光里外都是爱怜。

武媚看见李治眼里溢出的湿润，她似乎听到了皇上的心跳，也深感这一天的来之不易。

李□秉承皇上的旨意，走上前去，将皇后玺绶交到武媚手中。整个过程时间很短，李□没有一丝的笑容，只是在武媚接过印绶的那一刻说了一句"恭喜皇后娘娘"，然后退在一旁。

这时，乐师高奏"庆善乐"，武媚在宫娥的搀扶下随着李治缓缓地离开太极殿，登上了前往肃义门的轿舆。

肃义门楼，张灯结彩，地毡铺展，从门口到二楼的台阶站满了羽林卫岗哨。楼前除威武森严的皇家仪仗外，百官从辰时一刻起就云集在这里。今天，担任护卫的正是万年宫的宿卫，于大水中救过皇上的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他骑着皇上御赐的白马，站在骑射队首，分外瞩目。

各国前来朝贺的使节被安排在百官之后，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标示着大唐德及万里、惠普八方的强盛。

当李治先行登上门楼入座时，乐声响起，爆竹轰鸣，百官拜倒，山呼万岁。那声音汇成巨浪，一浪高过一浪地扑进了武媚的胸怀。

登上门楼的那一刻，武媚倏然回眸望去，楼下人头仰望，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呼声都来自大唐域内的每一个角落。她伸开双臂，那绣了雉鸡的宽大衣袖仿佛凤翼，飘然欲飞。

大唐的万里江山都在她的怀抱中了……

第十四章

血淋淋二妪骨碎

恶煞煞武后梦魇

进入腊月，冬渐行渐深，长安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雪季。

从腊月初三开始，其间总是只有一两天晴日，接下又大雪漫天飞舞。晴时融了的雪刚刚冻成冰块，便被新雪覆盖。如此日复一日，到了腊月下旬，京城的巷闾便堆起了一座座“雪山”。

长安，就像一个大冰窖，人走在街道上，瑟瑟缩缩，牙齿打战，行人就益发稀少了，昔日繁华的坊间，如今显然萧条了。

在一些偏僻的街道，那些清晨起来打开铺门的人会忽然发现台阶上蜷缩着一个人，心想这样冷的天气躺在店铺门前算什么？于是伸手一推，那人一动也不动，整个都冻僵了。

到辰时三刻上朝时，臣僚们纷纷议论起街头冻死人的消息。朝会一开始，也成为当日廷议的中心。京兆尹出列陈奏道：“陛下，据闾里禀报，京城冻死者已过百人，多是无家可归的乞丐或疯癫之人。不知此事如何处置，还请陛下定夺。”

李治一听就很不高兴，责备京兆尹治理不当，遂要户部拨款赈济贫民：“皇皇京都，竟然尸体横陈，是朕之不德。令京兆尹率府下臣工，督促闾里将冻尸运往城外好生掩埋。贻误者，斩无赦。”

说完，他又转头对李荣道：“把朕的烤火木炭中拨出一些送往贫户门首，以表朕体恤百姓之怀。”

臣下们心里都清楚，皇上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唤起他们的爱民之心，等于在无言地斥责他们的冷漠。大家立即当殿表示，愿意拿出府上的积蓄赈济贫苦。为此，李治觉得今天的朝会总算少了一些空泛的议论而多了些实事求是。

退朝以后，走出太极殿，雪眼看着又大了，李荣吩咐黄门备了轿舆，送李治到两仪殿。早有太监和宫娥把殿内烤得暖烘烘的，仿佛与窗外是两

个季节。

李治看了看红彤彤的炭火，回想起刚才朝会上所奏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心里就高兴不起来。他刚刚坐定，还没有来得及翻阅奏章，李荣就近前说道："陛下，礼部尚书许敬宗请求召见，现在塾门等候。"

李治心想，这许敬宗和李义府几个人是怎么了？有事不在朝会上说，偏偏喜欢背后奏事，但还是引他觐见了。

许敬宗要说的事还真是不好在朝会上说。眼看着年节将至，今年又逢武媚新立，朝野该如何举动，他已有一个筹划的奏章，言之甚细，不便当朝详奏。

"既是不便在朝会上说，你就对朕奏来。"

"微臣遵旨，"许敬宗现呈上奏章，"陛下圣览之后，臣再一一禀奏。"

李治大体浏览了一下奏章，发现许敬宗不愧"善文"之誉，不仅言语优美，且条理十分清楚。他的奏章大致有三条：一是既然立了新后，就该有除旧布新的气象，因此，他谏言朝廷命太常寺精算历法，考据经典，商议改元之事；二是今年除夕，百官当在太极殿向陛下、皇后贺岁，酒宴诸事亦应早有筹划才好；三是来年元日当由陛下率百官祭祀太庙，向先帝灵位奏明改立新后，以求上顺天意，下尊祖宗。

李治看完后放下奏章道："爱卿所言，甚合朕意。这些事情都是非为不可的，明日朝会上朕就命太常寺筹办，只是早朝上众位爱卿纷纷陈奏雪灾之情，朕甚悯之，故而一切宜从简，不可铺张浪费。此亦先帝遗旨，不可不遵。"

"皇上圣明！"许敬宗嘴上连道，其实心里早有了打算，皇上日理万机，哪顾得上过问每个细节，只要皇上恩准，余下的事他与武皇后直接定夺即可。而且他也看出来了，凡是武皇后所进之言，皇上很少驳回，她当然不会让这个入主后宫后的第一个年节过得太寒酸。只要既成事实，皇上就是不愿意也没有办法了。

李治在奏章上批了字，抬头时却发现许敬宗并没有离开的意思，遂问道："爱卿还有事么？"

许敬宗近前一步道："臣近来反复思虑，觉得此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

李治放下手中的笔道："何事让爱卿如此踯躅？"

许敬宗正了正衣冠，脸上顿时就严肃了："臣知道王皇后没能为皇上生下太子，才不得已将陈王过继到膝下。近两年，武皇后先后为皇上生了两位皇子，此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辉宜息。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

天庭？”

李治的手在空中停住了，他没有想到许敬宗会在年终岁尾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紧紧地盯着许敬宗，等待他说下去。

许敬宗见状便撩起朝服下摆，跪倒在地道：“臣以为此乃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矣。”

李治心头一震道：“皇后虽废，太子无错，爱卿勿复再言，还是退下吧！”

但是许敬宗却并没有后退的意思，反而挪动着膝盖，距皇上更近了些：“微臣深知此乃陛下家事，父子之间，人所难言，朝野诸僚心知肚明，未敢尽言，臣更知所奏不无逆鳞之嫌。然臣忠于大唐，心洁如霜。纵然煎膏染鼎，臣亦甘心。”

闻言，李治的表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这一切当然瞒不过许敬宗的眼睛，他知道皇上优柔寡断，心里反倒平静多了。待李治要他起来奏事时，他猜想皇上的心开始向武皇后和她的儿子倾斜了。

李治还没有深思此事，许敬宗就进一步说：“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

经这样一提醒，李治忽然想起来了，半个月前，就刚刚将王皇后和萧淑妃送往冷宫的第二天，太子李忠就在于志宁的陪同下来到两仪殿，恳请他饶恕王皇后。

李忠涕泪双流地跪倒在地道：“儿臣虽非母后亲生，然待儿臣远胜亲生。儿臣不信，如此贤惠豁达之人会对武昭仪下毒。儿臣恳请父皇严查，还母后一个清白。”

李治很为难，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李忠的请求。一切都已成定局，覆水难收。他抚摸着李忠的肩膀，不忍拂逆儿子的心愿，寻找了一句堂而皇之的话安慰道：“朕定会让大理寺和刑部审理的，你身为太子，当以国事为重，不可陷入后宫是非。”

李忠头抵着地面，泣不成声：“儿臣只求母后平安，只要母后转危为安，儿臣甘愿辞去太子之位。”

听到这话，李治的心都要碎了，他那天陪着儿子一起流了泪。

如今，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他又一次遭遇了难堪，犹豫道：“忠儿已有自让之意。不过，他毕竟没有大错，再说太尉尚在，此事朕当周密虑之。”

可许敬宗还是不放手，立即接上他的话道：“子曰：‘泰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作为春秋时的人杰，太伯自让，遂成千古佳话。今太子自让，此正是改立国储的大好时机，望陛下勿再犹豫，宜速从之。”

“好了！朕知道了。你一大早就拿这些事情来烦朕，朕连奏章都看不下去了。”李治从案头站了起来，“你若无他事，就陪朕出去看看雪吧。”

“谨遵陛下旨意。”许敬宗见火候已经差不多了，就顺势答应了。

然而，李荣却力劝皇上待在殿内：“京都大雪一下就是多日，周天寒澈，皇上龙体要紧，还是不去吧？”

李治甩了一下衮袖道：“朕每日在殿内看那永远看不完的奏章，都快变成笼中的鸟儿了。今天你就是说破天，朕也要出去转转。许爱卿，随朕来。”说罢，他就向外走去。

李荣看皇上执拗，知道拦不住，忙要太监、宫娥们紧随身后，谁料却被李治一声斥责：“朕就想自在一会儿，你等前呼后拥的，朕还怎么与人说话，退下！”于是，只许敬宗、李荣跟着他步入庭院。好在这会儿雪小了，只飘着零星的雪花。

走在漫天皆白的宫苑，李治胸中的闷气一下子消散了不少。他抬头望去，高大的桧、松枝条被积雪压得垂了下来。风吹雪落，更见松柏的凛凛傲骨。松柏旁边，一树蜡梅矗立在天地之间，阵阵冷香扑鼻而来。梅花不远处就是一座亭子！哦！他记起来了，贞观十九年，他就是在这遇见武媚的。恍惚之间，已十年过去，两仪殿物是人非，先帝长眠嵕山，王皇后去了冷宫。世事浮云苍狗，让李治忽然生出了人生苦短的感慨。

他感到自己继位以来许多事情似乎都很不顺心，先是“房遗爱谋反案”让不少朝臣落马陈尸，接着一场“公主谋杀案”让后宫风雨迷离，长达一年的审理之后却是不了了之，中书令柳爽被外放。后来围绕废立皇后，又是君臣失和，又是后妃反目，又是褚遂良贬走潭州，长孙太尉一病不起。这到底是怎么了？他也说不清。

前不久，他遣李荣去了太尉府探视长孙无忌，带回来的是舅父的责备，言说他逆先帝遗旨，失忠奸之辨，让老臣寒心。李荣还说，太尉在说这些话时，浊泪涌流，几度咯血。李治听了，沉默良久，也是泪光盈盈的。

他感到很委屈。几年来，他如履薄冰，若临深渊，多次开仓赈济灾情，甚至不惜拿出皇室府库资财，何以就在舅父的眼里违逆了先帝的遗旨呢？

他明白，舅父的心结都在武媚这件事情上。可他思来想去，却无法判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难道皇上就该为了国事失去自己的所爱么？武媚又

有什么错呢？她不该爱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么？不！他首先是一个男人，其次才是皇上。如果他连喜欢自己女人的权利都没有，那他宁愿不做这个皇上。他在心里埋怨太尉不知权变，太古板。他多么希望在改立皇后之后，不！在改立太子之后，朝事能够宁静如往，好让他把心思集中到理政上来，不知现实会不会如他所想。

前面有一条夹道，扫得倒也干净，沿着夹道看去，纵深处有一道门，并没有上锁。

李治问道："这小巷通往何处？"

李荣忙上前回答："此乃掖庭偏门，平时下人们从这里出入，倘若掖庭死了人，也是从这里出宫的。"

李治"哦"了一声，忽然就把话题转到已废黜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身上来："她们可也在此思过？"

李荣点了点头。

"朕记得，当初要她们出宫时，朕曾经口谕，思过可矣，然不可非礼。"

许敬宗见皇上刨根问底，心里很不安，上前一步道："据臣所知，彼等过得也算安静，掖庭令并不曾为难她们。"

"爱卿身在礼部，倒对掖庭深院知之甚多呀？"

许敬宗听出皇上话里的责备意思，脸一下子就红了。朝臣是禁止到掖庭和永巷去的，违者要发大理寺诏狱或腰斩的。他忽然就觉得如芒在背，忙找话来搪塞："陛下！微臣也是听从掖庭出来的公公说的，至于内里如何，微臣也是未听未闻。"

然而，李治却没有再追问下去，却要李荣速传掖庭令前来回话。

李荣并没有马上离开，他知道，在那里居住的有被皇上宠幸一夜，未结珠胎，从此弃若敝屣的；有孤独守望，终生都无缘见皇上一面的；有不懂风月，惹恼了皇上，被发配到这里做苦力的。让皇上到这样的地方去，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呢？

许敬宗的心弦更是要绷断了，王蓉与萧淑妃的景况他一清二楚，若是让皇上看了龙颜大怒，追究下来，免不了自招其罪。然而，看皇上一副非去不可的样子，情知今天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了。但他已在心里打定主意，明天朝会后就到清宁宫见武皇后。

不一会儿，掖庭令急匆匆地赶来了，李荣交代了皇上的口谕，掖庭令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煞白，呼啦一声跪倒在雪地上，战战兢兢地说道："皇上龙体要紧。天寒地冻，还是改日晴好了再去吧！"

“放肆！”李治脸色顿时充满了愠怒，斥责道，“你竟敢阻挡朕的脚步？”

掖庭令忙道：“微臣不敢。”

李荣在旁边拉了拉掖庭令的袍袖，低声道：“皇上龙颜不悦，你就不要自讨没趣了，快起来带路吧。”

掖庭令从地上爬起来，眼看着膝盖湿了一大片，可他此时只想着保命，哪里顾得了这些，跌跌撞撞地在前面走了。

几人从偏门进去，经过几道回廊，沿途一座座房舍倒还青砖琉璃，有些气魄。走着走着，他们就从中看出些级次的差别来。掖庭令小心翼翼地向李治介绍着每个房间居人的身份和境况。及至来到掖庭深处，李治忽然发现眼前的居室与别处相比有些异样，门从外面锁着，窗户都用青砖封闭，只有墙壁上有一小口，他不免心生稀奇，问道：“此处所居何人？”

“这……陛下……微臣……”

见掖庭令说话支支吾吾，李治顿时起了疑心，说话的声音骤然高了许多：“朕问你，皇后、淑妃安在？”

掖庭令正要说话，却从许敬宗的目光中看到了阴冷，话又从舌尖上滚回腹中了：“陛下！微臣……”

“朕问你皇后、淑妃安在？你却搪塞支吾，来人，将掖庭令拿了……”随着李治一声令下，随行的羽林卫立即上前将掖庭令按倒在雪地上。

李荣见状，忙上前说道：“还不从实禀奏，你要以身试法么？”

掖庭令头上冷汗淋漓，脸色煞白，牙齿“咯噔”地响个不停，他现在是进退维谷。不说，皇上饶不了他；说了，武皇后那里定难交代。他思前想后，进亦死，退亦死，毋宁先过了眼前一关再说。于是壮胆说道：“皇上，室内关的正是王皇后，萧淑妃在另处关囚，境况若此。”

李治闻言大惊，忙吩咐打开室门。迎面一股夹带着腐气的冷风扑来，他已经顾不了这些，一步跨进门去，却是黑乎乎的看不见人，他嘴里喊道：“皇后在哪里？皇后在哪里……”

许敬宗是最后一个进入室内的，他心中七上八下的，心想明日该如何向武媚交代。

室内没有生火，寒意彻骨，李荣怕冻着皇上，忙要掖庭令抬了旺火木炭盆来。借着火光，李治才看清楚，在阴暗的角落里坐着形容憔悴的王蓉，顿时，他鼻翼间就酸了：“皇后！你如何成了这般模样？”

王蓉的身子已经冻僵，欲起身接驾，却无论如何也动弹不得，悲极而泣

道：“妾乃戴罪之身，何得更有尊称？”

“朕曾口谕，皇后册封虽去，然衣食供给如旧，今见皇后形同囚犯，朕何以忍？”说着李治回转身来，指着掖庭令的鼻子吼道，“小小掖庭令，竟敢视旨意如儿戏，该当何罪？”

王蓉见状道：“陛下息怒，妾身至有今日，不关掖庭令之事。妾身初入冷室，原是境况如故，后来就每况愈下，其间必有隐情，陛下不问也罢。”

话一出口，听者各异。李治循音思事，大致已经明白幕后的主使，暗暗地就生出诸多无奈来；而许敬宗认为王蓉为掖庭令辩解，分明就是告诉皇上此乃武皇后加害之故；李荣虽对朝事向来小心，然而面对王蓉的遭遇，他也在心底感受到了武媚的阴毒；至于掖庭令，却是于危难中对原皇后有了瞬间的感激。

许敬宗情知这场面如果继续下去，掖庭令免不了实话实说，如此，则武媚的心机暴露于朝野，必成长孙无忌等人的把柄。想到这里，他忙上前道：“天冷！皇上还是早些回宫吧！回到宫里，一切都好说。陛下九五之尊，臧否只在一念间。”

其实李治也明白，掖庭令并没有这样的胆量，除了武皇后，没有第二个人敢发令虐待昔日皇上的女人。而这样的话，他又不能当着王蓉的面说透，许敬宗的话正好为他解了围，他转身对王蓉道：“你且少待，待朕回宫后就处置这件事。”说完，他最后看了王蓉一眼，转身就朝外走去。

从后面传来王蓉微弱的声音：“陛下！妾身还有个不情之请，还请陛下恩准。”

闻言，李治的脚步就如何也挪不动了：“你有话就说，朕听着呢。”

“陛下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就乞陛下改此院为回心院吧。”

那一瞬间，李治的心顿时软了。也许当初的决定有些草率了，可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选择么？

……

“她还想再见天日，简直是异想天开！”第二天，在清宁宫，武媚对前来奏事的许敬宗说道，“她没有别的选择，她的出路就是一条，死！”

许敬宗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没有从武媚的言谈举止中看出她对皇上的发怒有丝毫的惊恐，倒是一对丹凤眼燃烧的火焰让他的恐惧胜过在皇上面前很多倍。

武媚在殿中央踱了一圈，然后就站在许敬宗的对面问道：“你说！这两个贱人该如何处置？”可她并不要许敬宗的回答，而是直接说出自己的主

意，“先让人杖王、萧两人各一百，待彼等昏迷，断其手足，捉酒瓮中，令其骨醉。”

许敬宗很吃惊地看着武媚，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倘若陛下问起，又该如何？”

武媚的眼里露出得意的笑：“为什么要禀奏皇上呢？等处置了二妪之后，他就是知道了又能奈我何？许爱卿，你看何人去做这件事合适呢？”

许敬宗不敢怠延，忙道：“既是皇后的旨意，就由微臣去做吧！”

武媚摇了摇头：“礼部尚书焉能去做这等事，本宫日后还有大事与爱卿商议，岂能车干卒事？”

“那李义府呢？”

“也不妥，他现今参知政事，去杀两个囚犯式的女人，岂非笑话？”武媚沉思了片刻，眉毛一扬，“有了，就让袁公瑜去做，他不是总想进取么，本宫就给他个机会。”

许敬宗真的折服了，他猜不透这个女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御人之术。走出殿门，回望矗立在殿门前的那对石狮，他忽然生出瞬间的后悔。可现在已经晚了，面对这样一个女人，他情知身后已是绝壁，没有一寸退路，他必须要走下去。

两天以后，御史中丞袁公瑜就带着皇上的敕命到掖庭来了。他是从武媚手中拿到的敕命，至于这充满杀气的诏命是从哪里来的，他没有丝毫怀疑，也不敢有些许疑心。当他站在王蓉居室的中央宣读完皇上的敕命后，竟然没有从废后的脸上看到有多少惊恐。

王蓉挣扎着从冰冷的炕上爬起来跪倒在地，听完宣诏，她朝两仪殿方向深深地叩拜道：“妾身谢陛下，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说罢，她慨然而又绝望地走出居室，融入了雪幕之中。

不一刻，从隔壁室内传来声声惨叫，先还高声呼叫“陛下救命”，而后渐渐地变成呻吟，到最后了无声息，一片死寂。

这时候，掖庭令战战兢兢地来报，说一切处置妥当，请他前去验看。待他来到隔室，王蓉已在昏迷中被砍去手足，置于一酒瓮中，只把血淋淋的头露在外面，分不出男女。

没人知道，王蓉在走上断臂台时，究竟是怎样复杂的心境，是恨还是悔……

袁公瑜平生第一次经历这惨烈的场面，眼前的情景让他两腿发软。他忙退出来，对掖庭令道：“萧氏现在何处？速带本官去看。”

从最初听到来自王蓉居室附近惨叫的那一刻起，萧淑妃就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被人夺爱，本已积了太多的仇恨，现在面对屠杀，她又怎么会甘心？她的神志自进入掖庭的当晚就开始狂癫恍惚，常常把居室冻死的老鼠当成武媚，生吞下腹，还从牙缝中挤出怨恨："你想害本宫，本宫先吃了你。"

然而，当袁公瑜宣读皇上的敕命时，她却格外地清醒，张口就把死鼠的血喷在了袁公瑜的脸上："狗官！甘做妖武爪牙，你不得好死。"

袁公瑜恼羞成怒，大呼一声："将萧氏的手臂砍了。"

但见禁卫中有人一刀下去，萧淑妃的左臂就掉在了地上。她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待片刻被疼痛催醒后，她又大骂道："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我生生扼其喉……"一言未了，右臂又被砍下……

这一切，就发生在掖庭令面前，他不敢相信那天皇上在掖庭探看王、萧时的眼泪到底有几分真诚，仅仅隔了两天，为何就是另外一副心肠。他越想越怕，以致当萧淑妃被装进酒瓮时，他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袁公瑜没有等到掖庭令醒来，就宣读了皇上的第三道敕命，称掖庭令居心叵测，不遵圣意，私设公堂，害死废后和淑妃，着令杖二百而死。

这场杀戮，直进行到暮色沉沉，才告一段落。

按照吩咐，袁公瑜令掖庭丞代管诸事，自己忙进宫向武后禀报去了。

……

湘江自南向北，昼夜不息地奔往洞庭湖，潭州在湘水南七十里，岳麓山横亘在县南，云母山雄踞于县北，拱卫着留下千古史事的荆楚大地。

褚遂良离京一路南下，虽然一路上江流滔滔，峰峦叠嶂，但他并没有立即赶赴潭州，而是让府令送夫人先行，而他沿着当年贾谊的路线，绕道平江，去汨罗城追寻屈原的足迹。

这不仅因为他眼下的境况与屈原、贾谊极为相似，更因为从儿时起，他就从父亲那里不断听到这位当年楚国的左徒是如何的才气逼人，为靳尚、子兰等人所嫉妒；是如何的为了表达对楚王的忠贞情怀，即使在流放沅江时仍然三次上书朝廷，试图唤起楚王抗击秦军的意志。当年父亲讲得最多的是，在秦军攻破郢都后，他怀石投江，以身殉国，留下千古悲歌。说起来，他与屈原同属江南人。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自进入宦海以来，就处处把屈原作为自己修身的楷模。

现在，他弃车骑马，只带着屈原的《离骚》《九歌》，顺着汨罗江畔孤独地流浪。秋日的江水碧澄如镜，从岸上传来一声声纤夫的号子，远远

望去，江心的一艘艘船被疲累的汉子们拖着，慢悠悠地远去。

是啊！当年就是在这江边，渔父曾经与屈原有过一段苍凉而又沉重的对话，渔父不能理解屈原的孤独，说他身为三闾大夫，何以落到如此地步？屈原则回道，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褚遂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醒乎？醉乎？清乎？浊乎？煎熬了多少人的魂灵，屈原大概不会知道，多少年后，他褚遂良会踏着他的足迹行吟喟叹。

从江对面驶过来一只小船，撑船的是一位老者，苍郁的歌声吸引了褚遂良的目光，遂招手让他过来，不一刻，船家就到了南岸。船家显然是在这渡口很久了，见多识广，一看褚遂良的装扮，就猜出是一位出身府衙的人，问道："官爷这是要过江么？"

褚遂良作揖道："请问老丈，此去屈原祠如何走？"

船家道："官爷是要拜谒屈原先生么？那屈原祠就在江畔的玉笥山。"说着，他指了指江北。

褚遂良抬头望去，那里果然苍山翠峰，白云缭绕。他想，屈原不用再忧国壮怀，他一定静静地坐在祠中，眼观过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请问老丈！能渡我过江北去吗？"

船家就笑了："老小儿每日来往于江上，所渡之人大多是祭奠屈原的，因这个原因，老小儿的进项要比别处少一半。有左徒的眼睛看着，老小儿不忍多收船钱。"

褚遂良遂从马背上的行囊里拿出银两道："请老丈渡我和马匹过江，这银子就归老丈了。"

船家笑了笑道："官爷眼尖，老小儿这船正好容一人一马，再多了就需分两次渡，看官爷气度不凡，银子就免收了。"

褚遂良惊道："这怎么可以呢？如此，我岂不形同无赖了么？"

双方推脱再三，褚遂良只好收起银子，却又从行囊里拿出一副字来道："老丈既是不肯收银两，这字就请老丈收下，若是有一天不方便了，尚可换些银两。"

船家有些疑问："果真如此么？"

褚遂良指了指落款道："只要看到这名字和这印章，定是不会少给的。"

船家虽不识字，却听得出来这位先生的字必是千金之墨，遂收了字，安顿人马上了船，晃晃悠悠地朝北岸划去，但见船家一边荡桨，一边唱道：

屈子行吟已千年，

泱泱楚水思无边，

岁岁离骚端午泪，

满船米粽念先贤。

……

褚遂良又是一番感慨：一个人去了这么久，还在百姓的心里活着，他的伟岸自然不是当世人所能说清的，所谓流芳百世，也不过如此吧！如此想来，自己遭遇的诸多委屈和不公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了江北，褚遂良与船家相别，骑了马朝玉笥山走来。脚下白云缭绕，眼前松柏苍郁，林深鸟鸣，流泉潺潺。日色西斜时，他到得半山腰，才发现这座建于汉代的祠堂甚是雄伟。从正面牌楼入祠，道路两边兰草覆盖，秋菊盛开，修竹掩映；再往深处，又见回廊的墙上题满了后人吊唁屈原的诗句。过了丹池，就是中殿，内设有神龛，供奉着“故楚三闾大夫屈原神位”。褚遂良在这里伏膝三拜，才又向深处而去。到了后殿，殿中矗立着一尊石刻的屈原造像，刀工简练，取石之自然趋势，重在神似。他在京都时，没有少去过茂陵，对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耳熟能详，如今一见屈原造像，便知出自汉朝刻者之手。

大殿的四周，又有今人刻了屈原的辞赋。其中一段，让褚遂良流连忘返，心思神驰：

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

岂余身之所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褚遂良的心豁然就洒进了一缕阳光，想起在京都作别同僚时，他曾一度心灰意冷，原打算到任后将诸事委与长史，他就以读书写字聊度余生，不再过问是非！如今面对先灵，他心中就生出几分惭愧。他需要冷静地思虑在新地方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才对得起先帝的嘱托。处江湖之远，也不能忘忧国之责啊！

到长沙时已是十月初了，其间，他又到贾谊的故宅凭吊了几次，他的心又豁然了许多。贾谊屈于长沙，尚能忧国怀乡，况自己一方都督乎？接着，就去了湘江江防巡察和访问民间疾苦，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此来虽任的是军职，然因为在朝野的名声，又做过吏部尚书，故而潭州刺史每遇大事，总是很愿意找他商量。有一天，当他们在一起说到长

沙附近的巴人、僰人与汉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时，刺史忧虑道：“往年每每事起，都督总是派兵镇压，结果是越压越烈，他们干脆据山为王，筑寨为垒，昼扰夜袭，民不堪其忧。”

褚遂良应道：“下官此次巡察，正为解汉人与蛮人之阋。下官记得，先帝曾言：‘自古贵中华，轻夷狄，唯朕爱之如一。’此言乃大唐社稷固本之基，不可不详察。”

刺史连连点头：“在下正是此意。”

褚遂良站起来，望着窗外一岭一岭的茶山道：“据当地巴人和僰人说，他们的茶山缺水，故而下官打算趁眼下无战事，调兵开渠引水，以解灌溉之难，也广张陛下圣德。”

刺史闻言，双手抱拳道：“大人此议，利国利民。从此汉蛮亲为兄弟，共固大唐江山，真万世功业矣。”

十一月初，天尚不冷，褚遂良从军中抽调水工，勘测地势，寻找水源，绘制图谱。刺史也不闲着，在周围乡村广贴告示，僰人、巴人闻之，纷纷传扬皇上恩泽，不几日，聚集山寨的人也先后下山，投入到修渠引水的工程上来了。

腊月的一天，褚遂良正和水工们划定引水渠的走线，就见山下跑来一个人，乃是都督府的曹掾。

褚遂良收回目光，问：“为何如此慌张，有事么？”

曹掾答道：“京城来书，卑职怕是军情急件，不敢怠延。”

“哦？”褚遂良接过书札，拣了一个角落浏览起来，看着看着脸色就变了。合上书札，他的目光显得分散迷离，讷讷自语道：“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

褚遂良的心被牵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他无心再在茶山上盘桓，便向水工交代了一番后，就下山去了。

等他回到都督府时，岳麓山头黑云密布，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雨雪就要来了。

褚遂良觉得很累，他躺在后庭的榻上，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信中所描写的情景不断地在他的眼前迭现，一道道血泪，一声声呻吟，一具具尸体……

信是韩瑗写来的，他在信中说王皇后和萧淑妃死了，四肢被砍掉后丢进酒瓮，连个全尸都没有留下。长孙太尉闻言，拖着病体去见皇上，据皇上说，这是掖庭令所为，他已畏罪自杀。然区区小令，焉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

韩瑗在信中还说，武后肆权弄威，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大得其势，皇上已敕命李义府参知政事，现今武后在各个官署广布耳目，稍有不顺，即被诬获罪，朝野人人自危……

褚遂良从榻上起来，将书札投入火中，很快，随着一缕青烟，这一切化为虚无。

谁能说清他这都督府就没有武氏的耳目呢？他不能再让一位挚友死于酷刑之下……

做完这些，褚遂良就来到案头，铺开稿纸，开始给韩瑗复信：

潭州腊月，时逢岁尾。江风送寒，冬意渐深，所幸圣光普照，帝德泽被，华夷一体，民心思定。仆虽不才，当秉承陛下旨意，兴农植桑，情赋黎首，保一方百姓，固大唐基业……

一阵阵冷风扑打着窗棂，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大雪在年关岁暮时到来了。

即将进入辰时一刻之际，太极殿的声潮终于归于平静。

朝臣们在向皇上和皇后举行了盛大的祝岁后，每人都在此刻收到了皇上赠送的“名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名刺”上同时刻上了两个人的手笔，正面是李治潇洒的行书，银钩铁画，行云流水，很有王羲之的气度；而背面则是武后亲书的“与民同乐”，清秀而又峭拔，颇有些巾帼不让须眉的豪爽。看来皇上对皇后爱之甚深，心仪“比翼鸟”的凌空并飞。

韩瑗与上官仪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就读懂了彼此的担忧：会不会有一天，皇上让武氏坐在朝堂上听大臣们奏事呢？其实，这种感觉在两仪殿挂上竹帘那天起就有了，他们多么想将这沉重的心事说给中书令崔敦礼听，可他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倒了。没有他参加新年的朝拜，他们都感到了势孤力单。

但有一些人是喜形于色的。李义府和许敬宗频频举杯，表达对来年的恭贺。似乎这个除夕夜注定属于他们，除了皇上与皇后，其他人都是陪衬。

许敬宗显然对自己筹办的第一个除夕盛宴很得意，他把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当太常寺卿宣布进入新的一年时，李治很适时地颁布了第一道诏书——

制曰：自今夜子时起，改元显庆（公元656年）。

在大臣们轮番向皇上和皇后恭贺新春之际，皇上的第二道诏书下来了

——

制曰：太子李忠降封梁王，同任凉州刺史；册封李弘为太子，四月举行加封大典，大赦天下。

伴随着一道道诏书，“皇上万岁，皇后千岁”的声音在太极殿一浪高过一浪地经久不息。

武媚即使在这样的氤氲中，也始终保持着一个女人特有的敏感。她发现皇上在接受臣下的朝贺时，仍然无法掩盖强颜欢笑的勉强。她明白，皇上仍没有走出王蓉和萧淑妃悲剧的阴影。但她并不担心，随着掖庭令的死去，这一案将永远成为一桩悬案，不会再有什么结果。她将用自己的柔情似水抚慰皇上受伤的心灵。她很自信，李治很快会在她的床笫之欢中忘记一切。

子时三刻，太常寺宣布了皇上的口谕——来年元日，皇上将率百官前往太庙祭祀天地尊神和先祖天灵，除夕的朝拜才得以落下帷幕。

此刻，李治与武媚已回到了清宁宫。他有些疲倦，宫娥们伺候他换上常服，他就躺在皇榻上呆呆地不说话了。甚至武媚被宫娥们簇拥着进来时，他也毫无觉察。

武媚屏退左右，静静地坐在李治身旁，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拂过他的额头，那是一种滑腻、芬芳的感觉：“新年节庆，皇上有心事么？”

李治转过脸来时，武媚就从他的眼角看到了两滴泪水：“朕忽然就想到了废后，她毕竟与朕共枕十数年，却遭此惨祸，朕……”

武媚伏下身子，饱满的两颊缓缓地磨蹭李治的鬓角，从她鼻翼间散发的玫瑰露味一丝丝地渗进李治的心脾，而出口的话语让他的沉郁渐渐地稀释了：“臣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逢佳节，多思至亲。臣妾怎能忘记皇后感业寺的知遇之恩呢？好在掖庭令畏罪自杀，她在天有灵，也会心安的。陛下还是龙体要紧。”

武媚一边说，一边伸手为李治宽衣解带，接下来的话也就含了娇嗔：“除旧布新，陛下就高兴些好么？”

李治一任武媚将自己赤裸裸的身子呈现在守岁的宫灯之下，待他再睁开眼时，整个人就呆了。站在他面前的武媚，简直就是一个凝脂洁白的玉人，粉面桃腮，似乎轻轻一弹，那露珠儿顿时会滴落皇榻；卸去高髻后的长发瀑布般地垂在两肩，于是，那一双丹凤眼益发地顾盼生辉；一双丰乳，伴随着轻盈地一跃，眼见得与他的胸脯贴在一起了……

与武媚在一起，李治感受得到她的贪婪和旺盛的欲望，也从她的身子获取活力。

“睡吧！朕有些累了！”李治喘息着说，他的确有些累了，他发现她从来就没有满足的时候。

隔壁暖阁间的宫娥来为他们擦了身子，武媚仍然处在兴奋之中，她躺在李治身边，手却仍然握着软下去的阳根，柔声说道：“陛下！”

“皇后有话要说么？”

武媚给了李治一个吻：“臣妾想改名字？”

“哦？”李治转过脸，与武媚面对面躺着，很诧异。

“武媚这名字原本是先帝赐予的，与陛下在一起时，臣妾总是……”

李治立即明白了：“改什么名字好呢？”

“臣妾想好了，在感业寺时，臣妾法名明空，就用这两个字组在一起，起名武曌如何？”

李治就笑了：“亏皇后想得出，朕记得仓颉造字时，可没有这个字啊！”

“这世间的字本来就是造出来的，没有的话，臣妾就给它造一个不行么？”武媚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她的畅想，“就如这朝规一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顺势应变，国家才有前途，如长孙太尉那样，抱残守缺，何时大唐才能兴盛呢？”

李治不能不承认武媚的话有道理，顺手将她揽进怀里道：“好，朕就准奏，自显庆元年起，皇后就改名武曌。”

“皇上圣明！”待她转脸去看时，李治却已鼾声大作了。

“唉！他这身子骨，怎好满足女人的情欲呢！”说完，她自己也闭了眼，不一刻就入了梦乡。

在梦里她被一群老鼠裹挟着钻进了一个很大的不见天日的深洞，渐渐地她就感到身子在收缩，到后来也变成一只老鼠，老鼠们拥立她为鼠中之王，抬着她在洞中游玩。忽然，一道绿色的光从洞外投射进来，那是一双多么可怕的绿色眼睛，在暗夜里搜索着猎物。随着一声猫叫，她就被生生地擒了去。

她惊魂失魄，声嘶力竭地大喊道：“皇上救命！”身子一激灵就醒了，摸摸身子，竟是冷汗淋漓。哪里有什么恶猫，耳边是李治的呼唤：“皇后怎么了？皇后怎么了？”

“皇上！吓死臣妾了！”她一头扎进李治的怀，把梦中情景说与他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臣妾记得，那个可恶的萧淑妃临死前说，到了阴间，要化作一只猫，咬断臣妾的喉咙……”她惊恐地看着黑漆漆的窗外，浑身颤

抖个不停，“猫！猫！猫就在窗外，皇上，臣妾害怕，臣妾害怕。”

见状，李治的心就软了，他紧紧地把武曌抱在怀里：“朕明日就下旨，禁止宫中养猫！”

“谢陛下。”

武曌再次在李治怀抱中入梦的时候，已是卯时一刻了。她的梦并没有完结，她在梦中看见了王皇后与萧淑妃。她们鲜血污面，披头散发，衣衫褴褛，来到窗前，嗤着牙齿，恶狠狠地喊道：“妖媚！还我命来。”

她拼命地奔跑，可怎么也跑不动，眼看着二鬼长长的指甲伸进她的肉体，她觉得自己完了，又是一声大叫“皇上救命”，整个人就缩成一团。

“皇后！皇后！”李治摇着武曌的身子，“皇后今夜这是怎么了？总是噩梦不断的。”

“陛下！王皇后、萧淑妃之死不干臣妾的事，可她们却在梦中向臣妾索命。”

“唉！梦乃虚妄，皇后不必害怕。朕乃九五之尊，神鬼能耐朕何？”

然而，当武曌睁开眼睛时，就分明看见王皇后与萧淑妃站在窗前。她再也不敢入睡，紧紧地搂着李治的脖子，眼泪哗哗地流：“皇上！臣妾死活也不在长安住了，就让臣妾迁往洛阳，今生再不愿意看到这两个恶鬼！”

李治已经被武曌的惊慌折腾得毫无睡意了，也许，她说的都是真的。回想登基以来的诸多变故，他竟然也对长安有了一种莫名的厌倦，鬼使神差地对武曌说：“就依皇后，今日早朝，就议定在洛阳新建东都，待一切妥帖后，就送皇后过去。”

东方渐渐发白，辰时二刻，显庆元年的元日拉开了崭新的帷幕，朝臣们早已云集在塾门，等待皇上前往太庙……

第十五章

洛阳宫静人不闲

敕命贬官几苍凉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洛阳宫殿终于修葺一新，消息传来，武曌心头的阴影终于有了一丝消散。一开春，她就说动李治，乘着车辇大摆仪仗，带着羽林禁卫浩浩荡荡地移驾洛阳。

武曌不止一次地对李治说，一旦洛阳宫殿修葺竣工，她就常住那里，不再回长安了。她受不了王皇后、萧淑妃夜夜梦中的纠缠。

可李治比谁都清楚，这不是普通的百姓搬家，它牵动三省六部和朝野官署的布局。从情感上说，他与武曌爱得太深，与她在一起，他获得的不仅仅是身心的愉悦，更在于每逢要紧时刻，她总是会有不同凡响的谏言，使他在陷入山重水复之时，总能峰回路转。 如果真的分开，那么刚刚过去的废立风波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宫嫔妃众多，而能够走进李治内心深处的就她一人，这是一种超乎肉体的相知。

还在去年十二月，老臣程知节率领大军西进鹰娑川，与西突厥四万人展开大战，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突入敌营，大败突厥军，杀获千五百余人，获战马及器械不可胜计。这引起副大总管王文度的嫉妒，不久，他竟然谎称皇上有旨，斥责程知节恃勇轻敌，将军旅交与他节制。随即，他收军不许深入。队伍班师途中，又遇归附的突厥散兵，王文度不顾苏定方反对，将其悉数诛杀。大军凯旋之后，王文度坐矫诏被判当死。然而此事涉及程知节，李治便有些举棋不定。他毕竟是跟随太宗多年的老臣，戎马一生，临到晚年却被处刑，李治于心不忍。

在和三省首辅在两仪殿就此商决时，武曌就在竹帘后听着，待大臣们一走，她就来到前殿道：“皇上，古今治军，法度为先。此次贻误战机，责在王文度，然程知节不辨是非，轻信流言，致使三军追贼不及，倘不处罚，恐人心不服。其死罪可免，活罪必究，故臣妾以为，可以免官论之。”

这话当然还是由李治在朝会上说，但是得到了侍中韩瑗和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等人的赞同。

武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介入朝政，而且李治也越来越觉得，有武曌在身旁，他在任何时候都是心清神定的，甚至不知不觉地总是将烦琐的朝事告诉她，她就像影子一样与他随时相伴。

可她却提出要常住洛阳，他不能设想，没有了她，他该是多么的寂寞和

孤独；没有了她，他又如何在朝事的漩涡中应付裕如，御臣理政。

其实，武曌要常住洛阳的消息，不只是让李治踯躅，也在朝臣中很快引起了议论。

这一天朝会后，许敬宗没有马上回署中，而是来找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

这李义府是当初自己推荐到武后身边的人，可他一旦参知政事，就是事实上的宰相，与接替崔敦礼的来济平起平坐，让许敬宗一想起来就心中不快。难怪韩瑗等人暗地里叫他“李猫”，他那一直都微笑着的脸后不知藏了多锋利的刀子，生出了多少玄机。

以目前李义府的势头，他无论如何已经奈何不了，且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武后移驾洛阳的问题，他必须放下内心的不快，去和他商讨是跟随武后去洛阳，还是留在长安。

李义府没有忘记他是怎么到今天这个地位的。他尤其感激的，是显庆元年那件因艳事而惹起的风波。当时他闻听洛州有一位叫淳于氏的绝色女子被拘于大理寺狱，他就暗中嘱咐大理寺丞枉法将其释放，纳入李府。这事很快就被韩瑗等人抓住不放，他们联名发起弹劾，皇上大怒，命给事中刘仁轨拘拿他。李义府怕事情泄露，又逼死大理寺丞，因此激起朝野众怒，大家纷纷上书皇上，力主判他腰斩，若非许敬宗进宫奏明皇后，及时斡旋，恐怕今年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忌日了。结果，李义府非但没有受到追究，反而深得皇上重用，而跟着韩瑗等人的侍御史王义方却被贬为了地方的钱粮官。

李义府用从岭南采回的新茶招待许敬宗，掩上门，他便开宗名义直奔主题：“大人不回署中，却来找下官，不单是为了喝一杯香茗吧！”

许敬宗呷了一口茶，指着李义府道：“人谓大人‘李猫’，名副其实也，任何事都瞒不过大人。”

李义府道：“若是下官没有猜错，大人定是为皇后移驾洛阳而来。”

许敬宗点了点头：“若是皇后久住洛阳，朝臣势必两分，一班人留在京都，一班人迁往洛阳。你我何去何从，事关前程，不可不虑。”

“大人所言极是。”李义府说着就在许敬宗对面坐了下来，“不过，依下官看来，皇上必不忍皇后一人留在洛阳，故往后去陛下大概多在洛阳，长安只为留守罢了。”

“这样说来，三省六部均要迁往洛阳。”

“起码有一半人要跟随皇上过去。”

“如此我便明白了。”许敬宗道，“你我还是追随皇上为上。”

“对你我来说，与其说是追随皇上，倒不如说是跟随皇后。这些年在朝，下官算是看明白了，凡是皇后谏言的事情，陛下都乐于采纳。只要我等在皇后左右，任那班老朽如何恣肆都无济于事。”

李义府的一番话让许敬宗豁然开朗，忽然他眉头一皱，似乎若有所思：“照大人如此说，洛阳迟早要和长安并立，我等何不奏明圣上，干脆就将洛阳定为东都如何？”

“好主意！如此一来，长安那些腐朽们来往奏事多有不便，久而久之，陛下必是人远心离，岂不清静了许多？”李义府击节称快，“不过此事事关重大，你我只能相机陈奏，眼下还是先做好陪伴皇上东去的准备。”

许敬宗点了点头……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义府所料，二月，李治就与武曌一起移驾洛阳。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大理寺卿段宝玄、新任度支尚书（自显庆元年起，改户部为度支）杜正伦被留在长安；而礼部尚书许敬宗、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太子少师于志宁以及从三省六部中抽调长史以下官员则随行。

对李治来说，他的心从此分成了两半，他无法摆脱对长安的眷恋，更对离开以后的政事萦萦于怀。当朝会对移驾洛阳毫无异议时，他反而有了一种担心。当大臣们纷纷离去后，他指名韩瑗到两仪殿问话。也许因为这是离京前君臣最后一次谈话，气氛不免有些沉闷。

李治问道：“朕不日即将前往洛阳，长安朝事皆委于爱卿，爱卿有何建议吗？”

韩瑗的心境很复杂，自从去年为褚遂良辩冤遭到皇上的斥责后，他现在说话谨慎多了，他定了定神道：“有陛下坐镇长安，臣早晚陈奏，心底踏实。然这一分离，臣的心就空落落的。”

“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好在爱卿处事稳健，朕就是在洛阳也心安。朕召你来，就是要叮嘱你，凡事多与诸位臣僚集议。大政要事，可快马报朕知道，不可擅处。当年刘洎自比伊、霍，擅开杀戒之训，应以为鉴。”

“既是如此，臣当殚精竭虑，勉力为之。不过，臣有不敬之请，还请陛下圣裁。”韩瑗接着道，“陛下能否将太子留在长安，臣若有事也好禀奏。”

“唉！”李治长叹一声，“他还只有六岁，能知道什么？”

韩瑗依然求道：“臣观太子天资聪颖，见识敏捷，他留在长安，若陛下在矣。”

“此事容朕与皇后商议后再做定夺，爱卿退下吧！”

韩瑗施礼告辞，然而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回来，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爱卿还有话要说么？”

韩瑗嗫嚅再三，还是决定将压在心底的话和盘托出：“臣因为褚大人辩冤，被陛下责备，然臣还是以为，褚大人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倘若陛下大开天恩，召其回京，则长安诸事定矣。”

闻言，李治觉得很为难，皇后在这事上一直很纠结，他若是赦免其罪，必致夫妻失和，即便到了洛阳，也难有个平静的日子。他沉吟良久后道：“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逆犯上，故以此责之，还是等他反省之后再说吧。”

于是，韩瑗又一次失望地离开两仪殿，他不再提辞官归田的请求，他知道在这种情势下皇上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一阵风吹来，他打了一个寒战，忽然就有了一种老之将至的感觉。

春分那天，皇上与皇后终于启程。太阳刚刚露出半个脸面的时候，太极殿前已经挤满了送行的大臣。李治与武曌站在车驾旁，与大家告别。来到韩瑗面前时，李治抚着他的肩膀道：“皇后已经同意将太子留在长安，于老爱卿也留下。”

武曌接着道：“太子年幼，尚需历练，还请韩大人费心。”

韩瑗忙拱手道：“请陛下、皇后放心，有臣在，担保太子安然无恙。”

武曌却道：“本宫要的不是大人关照他的起居，而是要教会他如何治国理政！”

然而，太子李弘却挣脱了于志宁的手，跑到武曌面前，哭着喊道：“母后！儿臣要随母后去洛阳，儿臣不想一人留在长安。”

于志宁大惊，急忙上前劝解道：“皇命如天，殿下不可任性。”

来济因兼着太子詹事，也急忙出来劝解。

“走开！”李弘一把推开于志宁，哭喊的声音更大了，“母后！儿臣绝不留在长安！”

“放肆！”武曌刚才还很温柔的脸上霎时怒若雷霆，她冷冷地望着李弘，厉声申斥道，“荀子曰：‘学不可以无师。’少傅者，太子之师也，你竟敢如此无礼，还不退下！”

李弘惊恐地看着武曌，忽然觉得母亲很陌生。他不敢再大声哭闹，但是咬着袍袖低声哭泣，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这情景让武曌心里极不舒

服，责备的话语就更加凌厉了：“你身为太子，竟然如此贪恋私情，何以能成大器？还不拉他退下！”说罢，武曌上了车辇，任李弘追着车驾呼唤，却是头也没回。

见此，韩瑗十分感慨武曌的刚强、凛冽。出行的队伍越来越远，他依旧站在那里沉思着，以致上官仪到了身边，他也浑然不觉。

“大人在想什么呢？”上官仪问着，却并不等他回答，“大人定是对皇后答应留下太子不解吧！她总是会有异于常人的举止。”

韩瑗却道：“大人有没有发现，来送行的臣僚中没有太尉的影子？”

“前日下官去探视太尉，他对皇上移驾洛阳十分不满，遂借口有病，不来送行了。”

听着这话，韩瑗拉着上官仪向司马门走去，在路上他感慨道：“太尉这样执拗，亦非长策。与皇后这样的女人周旋，硬来恐怕难以奏效……”

皇上、皇后移驾洛阳的消息由内侍府知会沿途州、县，刺史、县令们自是出城十里迎接，离城十里远送。东行队伍旌旗映日，仪仗连署，浩浩荡荡，绵延数里，许多州刺史为妥善安排如此多的人马，都忙得不亦乐乎。若是到了穷州穷县，往往是刺史府成了皇上的行宫，而官府的驿站到民间的旅店都被随行人员挤得满满当当。尽管如此，刺史们仍然提心吊胆，生怕龙颜不悦，招来大祸。

时近清明时节，李治和武曌终于到了洛阳，车辇从应天门进入皇城。洛阳令率属下大小官员，在宫城外迎接。

这洛阳宫原是隋朝的旧宫，当年隋炀帝大兴土木，将应天门建得十分奢华。门上飞观相夹，观有二重，上重为紫薇观，左右连阙高一百二十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时为秦王的李世民率军攻破洛阳，他厌恶隋炀帝的荒淫无度，下令拆除应天门上的飞观。李治即位后，秉承先帝遗旨，洛阳宫一度落寞，渐渐地淡出百官的视线。

然而，一场废立风波竟唤醒了沉睡的宫观。李治不忍自己心爱的女人夜夜被噩梦折磨，终于答应了她移居洛阳的请求。现在，应天门经过整修，焕然一新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城门由门楼、朵楼、阙楼构成。向南突出的巨大阙门为三出阙，那是天子的最高象征。阙与城之间由城墙相连，城门东西两侧的朵楼、阙楼以厩庑相连；两侧分布着整齐的柱洞，洞外侧砌有青条石基，基石中间以铁链细腰相连，固定在一起。洛阳宫不仅恢复了隋时的豪华和气魄，而且恢宏和瑰丽都远胜于旧宫。

车驾缓缓地行进着，武曌掀开窗帘朝外看，如此雄伟壮观的皇城，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象。这一切让她眼睛渐渐潮湿，看身边的李治都有些模糊了。

她知道，李治这样做都是为了自己。作为君主，他虽然逊色于先皇，然而作为一个男人，他比太宗更知道怎样去爱一个女人，更能读懂女人的心。她被情感驱使着，悄悄地朝李治身边靠拢，耳鬓的发丝轻轻地在李治的腮边摩挲："谢陛下对臣妾的厚爱。"

李治不说话，慢慢牵起武曌的手。他抬头一看，贞观殿到了。

李治携着武曌下了车辇，见随行的官员和洛阳府衙的大小官吏跪倒了一大片，山呼万岁。他伸开双臂，招呼大家平身。

洛阳令上前，小心翼翼地欢迎道："微臣恭迎陛下、皇后。"

李治笑了笑，问道："各省官署、羽林卫营盘可否布置妥当？"

这时，李荣便上前禀奏道："洛阳令早在开春前就将宫城布局绘制成图报内侍府，奴才日前曾禀奏陛下，陛下居贞观殿，平日里批阅奏章在武成殿；皇后居洛城殿；中书省官署在明福门，其他省部官署依次排列。"

李治听罢，看了看身边的武曌，对内侍府的安排十分满意，接着又对李荣耳语几声，然后就听见他尖细着嗓子喊道："陛下口谕，天庭据此，乃若北辰，位比长安。洛阳令晋升正五品，与长安令比肩！"

洛阳令忽感头顶圣光普照，一种温暖直向胸臆扑来，他忙率着大小官员齐刷刷地跪倒在了李治和武曌面前……

接下来的几天，来到洛阳的各省部官署、内侍府各府、坊相继安排就绪，李治和武曌开始了在洛阳的新生活。

白日，李治到武成殿批阅从长安送来的奏章；武曌或在洛城殿读书、习字，或到武成殿走动，隔帘听听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向皇上奏事。有时，也外出踏青寻春。

夜间，一般来说，李治都到洛城殿与武曌温存。他不愿意因"贞观殿"的名字而惹起对旧事的回忆，免得因为尴尬而坏了他们的兴致。

武曌感到在长安自在多了，更重要的是，她终于告别了夜夜被厉鬼索命的折磨，不久脸色就开始红润，皮肤也恢复了往日的白皙和细嫩，一副青春焕发的风姿，连李治也常常梦一般地跟着皇后颠鸾倒凤，像是回到了当初的岁月。

自从过了而立之年，她越来越感到李治的精力大不如前，有时候还显得很疲倦。她想着应该为自己心爱的男人做些什么？于是找来李义府，要他安排皇上到周围走一走。

到洛阳后半个多月就是谷雨，春天的脚步一天天地走向深绿。有一天晚上，两人在床笫之欢后，对面躺着说话，武曌告诉李治，洛阳城南的伊

河两岸正是花红柳绿之时，他可以前往一游，也好从每日看不完的奏章里解脱一下。

李治笑道：“朕知道！那确是一踏春好去处，更有北魏以来的石刻造像，气势恢宏，佛光氤氲。”

武曌的丹凤眼顿时光彩灼灼：“臣妾离开感业寺多年，总忘不了明静法师的关照，正想为她超度，为当年的姐妹们祈福。就让臣妾陪陛下走一趟吧！”

李治捧着武曌满月般的脸颊，话里就带了男人的温柔：“你呀！总是让朕难以拒绝。”

武曌的头就偎进李治的怀抱，撒娇道：“谁叫臣妾是武曌呢？”

第二天，李治便宣布罢朝三日，由许敬宗和李义府陪同，前往伊阙览胜去了。

春深时节的伊河两岸，数十里的柳林拉开一道绿色的长廊，清清的河水就从这长廊间流过。水流很急，不时荡起一个个漩涡，恰似武曌欢腾的心浪。河东岸不远处，花农种植的牡丹开得正盛，一朵朵芬芳馥郁，天香四溢，李治一会儿看看牡丹铺开的云霞，一会儿看看身边的武曌，觉得她就如这牡丹，娇艳欲滴，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

武曌抬头看去，只见伊河西岸的龙门山上，洞窟连属，气势恢宏，便对李治道：“臣妾欲往龙门山拜佛，恳请陛下恩准。”

李治点了点头，问身边的李荣可有舟船过河。

还没有等李荣回答，李义府忙上前禀奏道：“皇上，臣已命洛阳令备了龙舟，请皇上登舟。”

一干人上了龙舟，没过多长时间，就到了河对岸的洞窟前。众人边走边看，每到一洞，李荣、许敬宗和李义府都代皇上进香和布施。

武曌很快就发现北魏的造像活泼、清秀、温和。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心中除了肃然和钦敬之外，又不免加了遗憾：“看这秀骨清像，好倒是好，就是显得不那么丰腴，与我大唐风韵有隔世之遥。”

李义府忙在一边解释：“皇后娘娘有所不知，孝文帝以瘦为美，故而造像偏于清秀。”

“所谓移风易俗，肥瘦之美，因时而迁。本宫既选定洛阳常住，自然要张大唐气度。”武曌说着，转而面向了李治，“臣妾以为，不妨在域内选能工巧匠，就在这龙门山上择窟造像，以我朝宫廷男女为模，将来必是另

一番气象。”

李治闻言笑了，道：“皇后总忘不了与佛结缘。”

“臣妾也是为祈社稷万世稳固啊！”

见此，许敬宗不失时机地响应道：“微臣也觉得皇后之见深邃悠远，还请陛下虑之。”

“此议甚好！传朕口谕，命鸿胪寺崇玄署尽快拿出方案，朕要亲自过问。”武曌对李治投去一缕温柔的目光，情不自禁地挽起他的胳膊朝前走去。

几人来到古阳洞里，但见十九座造像碑记，银钩铁画，笔力沉稳，刀工遒劲，特别是那点画之间，峭拔挺峰，似有剑气如虹。

“陛下！如此书艺，弥足珍贵。上承汉隶，下启我朝楷书，真乃瀚逸神飞，美不胜收。倘是陛下有意，何不将我朝书法也勒碑刻石，岂不锦上添花，自成一方风景。”

“嗯！还是皇后虑远思邃，可褚遂良的也刻么？”

“人书两分，怎么可以因人废书呢？”武曌没有丝毫犹豫便道。

“此事不劳陛下与皇后费心，就由微臣去办好了。”许敬宗见机便把这事揽了过来。

李治很满意许敬宗总是善解圣意，高兴道：“爱卿去办此事，定是大功一件。”

武曌于是借题发挥：“朝廷要是多几个许爱卿与李爱卿，何愁大唐基业不能光大，哪像那几个老朽，不思报效朝廷，却处处掣肘。”

李治便不回应了，他不能忘记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要紧关头对自己的扶持，他不愿意让这些是非坏了自己的兴头。

武曌很快就读懂了李治的心思，也不再辩解，她心里却有了另一番打算，她绝不容许这种让皇上为难的态势继续下去。

然而，当李荣正要引导皇上继续览胜时，去看见武曌的两眼发呆了。

那不是明霁法师么？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一身素衣，脚蹬麻鞋，只是背影看上去有些佝偻。当年感业寺的日子一瞬间都涌上心头，武曌无法抑制心头的激动而温婉地喊了一声：“明霁法师。”

明霁回转身来，顿时陷入惊诧和慌乱中，她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皇上与武曌。

“贫尼参见陛下、娘娘。”明霁双手合十，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道。

武曌忙向李治介绍道：“当年在感业寺，多亏了明霁关照，臣妾才不至于孤单。”

“朕早闻法师慈悲为怀，今日异地相逢，朕不胜欣喜。”

“我佛慈悲，能与陛下在此相见，也是佛缘。”明霁回应道。

武曌插话道：“许久不见，臣妾有些话想与法师说，恳请陛下恩准。”

“好，那皇后随意，许爱卿、李爱卿就陪朕到别处看看。”于是，随行的禁卫就跟着李治走了，还有一些远远地跟在武曌后边。

此刻，武曌已换了另一种语气：“师姐为何到了此地？”

明霁回道：“龙门的圆觉法师要登台说法，邀贫尼前来，不巧却在此处与娘娘相逢。”

武曌闻言便不依了：“你我姐妹一场，别总是娘娘这样叫着，难不成有一天我做了皇上，你还不见我了？”

明霁心里很惊异她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口里却改了称呼道：“明空！听崇玄署的官员说，你回宫后一切皆好，姐姐很是欣慰！”

武曌一撇嘴道：“好什么呀！那个长孙老儿总是与我过不去。”

明霁道：“我佛慈悲，宽大为怀，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那怎么可以？若不是我这些年与之抗斗，早就成了刀下之鬼。”说着话，武曌眼里就火花飞溅，似乎站在面前的不是明霁，而是长孙无忌。

明霁就在心里感叹，她是枉进了一场佛门：“宫苑险恶，贫尼深知，娘娘还是好自为之。”

两人似乎都感到了话不投机，于是明霁就换了个话题道：“皇上追赠武大人为司空、司徒、周国定公，也是娘娘恪行孝道之故。”

武曌合十感谢：“不瞒师姐说，我已与皇上迁来洛阳，师姐若是不急着走，不妨随我回城中小住，也好叙同乡之谊。”

“南无华严经。”明霁双手合十，婉谢了武曌的邀请，“出家人以四海为家，贫尼习惯了，住进皇宫，反倒给娘娘添了累赘。好在你我姐妹法门重逢，也见我佛慈海无垠，贫尼就此告辞了。”说罢，明霁转身便离去了。在路上，她的心情是沉重酸涩的，她虽遍阅《华严经》，却无法估量武曌的未来。可她有一种预感，这位同乡绝不是皇后之位能够满足得了的……

从龙门归来，武曌的心境也不那么平静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影子总在她的眼前徘徊，她喉咙里就像扎了两根鱼刺，分外难受。她决计要给这些人最后一击。

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李治谏言，任命许敬宗为侍中、李义府为中书令，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尽管现任的中书令是来济，然而自贞观以来，中书省都是两令并置，现在皇上又在洛阳，怎能没有一位贴身的宰辅呢？至于侍中，那个韩瑗怎能和许敬宗相比呢？而且李治也觉得这样安排，他打理起朝政来就方便了许多。

而在许敬宗等人的谏言下，李治已将每日视事改为隔日早朝，武曌有的是时间与这两位心腹见面。她人在洛阳宫，心并没有闲着，她的眼神穿越千山万水，紧紧地盯着长安的方向。

这一天，她把许敬宗与李义府传到洛城殿问话："跟着皇上与本宫在这里消闲，有些乐不思归了吧！"

许敬宗与李义府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明白皇后话里带了批评的意思，忙道："皇后有何吩咐，还请明示。"

一见他俩不明所以，武曌竖着丹凤眼道："那就让长孙无忌、褚遂良对你们明示吧！"

"哦！娘娘指的是长安那边。您放心，微臣何曾有过一刻的松弛。这不，崔义玄、袁公瑜有消息来了。"说着，许敬宗呈上两件书札。

武曌打开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随之骂道："这帮逆贼！若不早除，国无宁日。"

原来，御史大夫崔义玄和御史中丞袁公瑜联名在奏章中举报，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以桂州用武之地，授褚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

封好书札，武曌一脸的阴沉："社稷安危，在举手之间，明日早朝，你等速奏陛下，不可延误！"

"微臣遵旨。"说罢，许敬宗、李义府起身告辞。

武曌又示意道："李大人先行，本宫还有话与许大人说。"

等李义府退出后，武曌问道："前些日子，龙门之行，不意与明霁法师相遇，爱卿可还记得？"

"哦！娘娘说的是感业寺住持，微臣看您待之甚厚，不便近前，就陪陛下看碑刻去了。"

"论起来，这明霁也算是本宫的乡里，然甚不识时务，仍以当年住持的语

气训诫本宫，一想起来就气人。”

许敬宗明白了武曌的意思，立即做了个杀的手势。武曌并没有阻拦，而是叮嘱道：“本宫只是不愿再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她知道得太多了。”

“微臣明白！定不留蛛丝马迹。”

辞别了武曌，出了洛城殿，许敬宗只觉得脊梁发冷，似乎是武曌的眼神刺透了自己的肌肤。他惊慌中回头看去，暮色中的殿门宛若一孔张大的口，仿佛随时都可以吞掉他。

是的！她连一个曾与自己共苦的尼姑都不放过，说不定哪天就会向自己举起屠刀。

从洛河上吹来的七月风，酷热而又潮湿，许敬宗的袍子贴在身上，黏糊糊的……

皇上的诏书到达长安的时候已是八月，秋已走下秦岭，进了京都的街坊，前些日子炎炎如火的天气一下子就有了凉意。

韩瑗、来济谢过皇恩，跪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谋反”这突如其来而又子虚乌有的罪名让两位宰辅蒙了。

皇上的诏书说得很严厉，然处置却很微妙，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查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密与褚遂良谋反，欲以桂州为外援，敕贬韩瑗为振州刺史、来济为台州刺史；褚遂良为爱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终生不得朝觐。”

哦！韩瑗渐渐悟出，一切的根源就都出在这任命桂州都督上。

还是在二月，桂州下辖的几位县令联名上奏朝廷，言潭州都督褚遂良治理有方，汉人与巴人、僰人相处和睦，民安其业，恳请朝廷转任褚遂良为桂州都督。尽管奏章是由韩瑗呈递上去的，可皇上当时也为褚遂良不为位卑懈怠而动容啊！是皇上当殿命中书令来济起草诏书的，为何刚刚过了几个月,忽然就有了谋反的嫌疑呢？

要命的是，这一道诏书不唯将他与来大人贬谪出京，还株连褚遂良和柳奭，这对本来就命途多舛的他们岂非雪上加霜？

来济现在才明白，得罪了武曌会是怎样的结局。永徽三年，许敬宗曾登门说项，要他依附于武媚，被婉言谢绝；永徽六年，在废立的风波中，他又在褚遂良、韩瑗等人联署时签了名。面对皇上的诏书，他忽然发现当今皇上即位以来，最短命的就是三省首辅，他在任才刚刚一年。

来济仰天长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但韩瑗还是纳闷，既是谋反，当处极刑，何以贬官论之。

他们并不知道，李治在看了崔义玄、袁公瑜的弹劾奏章后，本以证据不足为由而驳回的。可就在这关头，武曌从竹帘背后出来，说既是在反与不反之间，皇上也不能毫无警惕。倒不如免了他们的现职，流放京外，永不朝觐。彼等若是果真被冤枉，自是坚冰严霜而不改其志。若果真有反骨，必是蠢蠢欲动，那时剿灭也不迟。

韩瑗从地上起来，打了打袍摆上的灰尘，就去拉来济。四十七岁的来济踉跄着身子起来，不由得悲泪双流，面向东方大呼一声："陛下！臣冤枉啊！"

"大人不必过于悲观。"韩瑗劝道，"只要保住性命，今后就还有辩冤的机会，从今之后，你我天各一方，大人尚须珍重，以待来日。"

闻言，来济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韩瑗又道："去岁，陛下任大人为太子詹事，虽说职在掌管局、坊，然则实太子之师也，离京之前，大人尚需向太子与于大人辞行。"

来济叹道："如此，大人与在下一起走一趟吧。"

然而，当他们来到凌烟阁时，却被值守的禁卫拦住了："御史大夫崔大人奉皇后之命在此看护太子，你等罪臣，不得入内。"

韩瑗请求道："那就烦请禀告于大人，就说我与来大人在阁外等候，向他辞行。"

禁卫冷笑道："不必了！于大人已经发话，今日拒见一切访者，两位大人请回吧。"

见求告无用，两人遂转身离去。在路上，来济十分感叹人情冷暖："想昔日这凌烟阁中，在下来去自由，禁卫们敬畏有加。如今倒成了路人，真是'朝为座上宾，幕落阶下囚'啊！"

韩瑗安慰道："大人不必如此，李□、于志宁两位大人是官越做越大，胆越来越小。彼等明哲保身，不见也罢。"

来济看了看韩瑗，他比自己年长四岁，自小生于关中，而今却要渡海远到振州任职，与囚犯何异？皇上诏书说得很明白，不许再朝觐，意味着从此将浪迹天涯。一想到这些，他又禁不住热泪盈眶，拉着韩瑗的手道："大人珍重，小弟在府上略备薄酒，与大人饯行，就你我二人，不醉不休。"

韩瑗摆了摆手，很伤情道："大人心意我领了。自永徽以来，如此聚会已非一次，每一次都怆然而散，饮下的是苦，留下的是念，何时有过欢悦呢？倘若皇上有一天大开天恩，你我定有缘再见，到时当一醉方休。"

“大人……”来济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

裴行俭来西州任长史已经五年了，高昌这地方虽处西北边陲，气候却是比岭南热多了。时值九月，仍然炎日如火，烤得人从早到晚都是大汗淋漓。

高昌这地名，是回纥语的音译，意思是“秦城”。裴行俭闲时观看当地史书，总是引起不尽的遐想，当年秦皇可曾挥剑西至，有哪位将军横扫了这遥远的地方呢？后来汉武帝远征大宛，猎猎旌旗又是怎样漫过这戈壁滩上呢？这一切都排解了他许多的乡愁，竟然在年复一年的边陲风雪吹拂下爱上这片灼热的土地。

九月，正是高昌葡萄、瓜果成熟的季节。昨天，当地回纥族部落首领就送来了甘美的葡萄和甜瓜。那葡萄一颗颗晶莹如玉，大如马奶，故名为马奶葡萄，咬一口嘴角流蜜，而不似长安的葡萄那样含了酸涩。裴行俭每每接到礼品，都先不吃，而喜欢坐在一旁静静地欣赏，看太阳一点一点地将它涂得晶亮。那光线从窗外投射进来，也一丝一丝地投进他的心苑，牵出一缕缕的追忆。

五年前，当他在“西去天阁”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相别西来时，官阶也从五品降为六品，他原以为这辈子不过如此，于边陲的冷月寒风中聊度余生。一路西来，沿途千里戈壁，茫茫沙海，昔日盛极一时的王国留下的断垣残壁，写满了他苍凉的胸臆。

两个月后，当他出现在西州都督府门前的时候，一幅让他感慨的场面将浓浓的愁绪洗得淡如残云。

西州都督麴智湛将军亲自率领幕府官员在帐外迎接他。裴行俭忽然就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一种被灼烫的诚惶诚恐。在当晚的宴会上，唐将军的一番话给了他归家的温暖。

唐将军并不在乎官阶的差别，先行举起酒杯道：“朝廷的是非本将不大懂，也不想知道。然裴大人一手好文好字，却是闻名朝野的。本将自幼习武，粗通文墨，向来敬仰文人雅士。请裴大人饮下此杯，往后你我就情同手足了。”

那一夜，裴行俭虽喝得酩酊大醉，却是醉中风流。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大喊：“拿笔来！”待幕府撰掾奉上笔墨，他狂笑着道：“褚大人有言，无精笔佳墨不能为书，下官则是笔无论精敝，墨无论优劣，皆可为之。”言罢，他就在丈二长的绢帛上泼出了巨大的“边关夜月”四字。其字疾如奔马，狂若飓风，飞白处形断而意连，墨发时若云霭重重，一时笔惊四座，满堂喝彩。

没几天，麴智湛竟把那字装裱，高悬于自己帐内，逢人便讲此字出于自

己长史的手笔。

裴行俭虽官居六品，然因为有一个长史的头衔，位仅在麴智湛之下。因而，唐将军要属下的司马陪同他先巡视一番边关。半个月后，唐将军安排他主管西州农商、诸族的安抚，他这一干，就是五年。

麴智湛没有看错人，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当地回纥族兄弟寻找水源。一整个夏天和秋天，他就泡在回纥兄弟中间，带着酋长们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地勘测，把自己学来的东西都用在了找水上。第二年秋天，当他开挖的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给百姓引来汩汩清流时，回纥的兄弟将他当作了神。在丰收的庆典上，十数名回纥小伙抬着他抛向了天空。不久，周围的王国都“慕义而归附”了。

“裴大人，你官居六品太委屈了。”麴智湛常常为他抱屈，于是每次向朝廷的奏章中，他都不忘大谈裴行俭的功绩。

现在，裴行俭已是四品长史了。他没有一天不想念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崔敦礼等一起从风雨中过来的同僚。只要长安来人，他都要打听他们的境遇。然而，显庆二年春以来，关于他们的消息却少之又少，他不免有些心急。

帐外传来说话声，裴行俭听出是录事参军的声音，忙对值守的卫士道：“快请参军大人进来。”

卫士连忙去请，录事参军进来后，裴行俭一边吩咐上茶，一边问道：“大人一早来此，有要紧事么？”

录事参军十分感慨，他俩的官阶相差了四个等级，可他从来没有从裴行俭身上感受一丝傲慢。仅从这一点，他就断定裴行俭将来必大有前程。他饮一口茶道：“大人到此数年，也喝惯高昌的奶茶了。”

裴行俭闻言哈哈一笑道：“在下现在非但能喝奶茶，就那牛羊肉，食之亦甘啊！”

“难得大人能随遇而安。”说着，录事参军从怀中拿出一封书札来，“潭州有信了，大人请过目。”

裴行俭眉宇立时展开，接过书札急不可耐地打开粗看了一遍，才知此信是春季写的，辗转到这已是秋日了。他心中十分感喟，大唐江山万里，真是天各一方啊。

从信中可以看出，褚遂良的心境比前一年好多了。因其在潭州治理有功，巴人、僰人与汉人情同兄弟，桂州诸县县令联名上书请他前往，朝廷已改任他为桂州都督了。他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是为大唐社稷建功。只是此行离朝廷是越来越远了。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不管怎么说，只要他活得不那么窝囊就好，裴行俭久悬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送走录事参军，裴行俭迫不及待地铺开稿纸，给褚遂良复信——

西州都督府长史裴行俭拜见褚大人：

京都一别，匆匆数载，云树之念，萦萦于怀。江湖虽远，忧乐在民，闻大人任上，功业赫赫，华夷一体，此所谓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者也。朝廷改任桂州都督，虽职属平移，褒奖之意不言而喻。桂州长安，遥遥千里，陛下在心，宛若咫尺。中书侍中，韩、来掌管，必达圣听，归京之时，指日可待。仆之身在西北……

裴行俭正要写下去，却又听到门外有说话的声音，不一刻，值守卫士进来禀报，说都督府的卫士送来书信，唐大人担心是大人家书，便急命送来了。

他只好把刚写了一半的书信停下，打开第二封书札，看那熟悉的字体，就知道是韩瑗的手笔。侍中日理万机，韩瑗却亲笔写了书信，必是有事。他抬头看了身边左右，待他们退下后才展开书信，细细读了起来。

这一读如同晴天霹雳，裴行俭顿感头晕目眩，险些跌倒。及至靠在榻上，他两眼就直直地望帐外越升越高的太阳，讷讷自语道："为何会是这样……"

韩瑗的信是八月写的，就是快马送来也得一个月，想来他在离开之前做了最后一次安排。裴行俭忽然觉得，与韩瑗、来济的遭遇相比，自己当年的冤情实在算不了什么。两位宰相就这样寒心地离开京都，去做一个州的长史，皇上这是怎么了？而整天跟在武皇后左右蝇营狗苟的许敬宗、李义府竟然得以把持相位，皇上这是怎么了？褚遂良因政声甚佳而改任桂州都督，焉何就忽地成了内外勾结的"贼党"了呢？桂州与京都且不说数万里之遥，重山阻隔，单是沿途接垒连堡，区区一州兵马，能奈朝廷何？皇上这是怎么了？

裴行俭忽然打了一个寒战，心底的那一团疑云渐渐散开了，围绕废立皇后而生的风波并没有因为他和褚遂良的离去而结束，那个野心勃勃的武媚正一拨拨地清除着她的政敌。她最终要怎么样？他一时还理不清楚，然而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永徽新政正遭遇被颠覆的危险。

褚遂良走了，崔敦礼殒薨了，韩瑗走了，来济走了，下一个将会是谁呢？嗯！一定是太尉长孙无忌，在他周围的枝丫被一个个剪除之后，他一定会成为武氏清除的对象。武氏之所以这次没有将长孙太尉牵涉进去，根本的原因是他还有一个皇上元舅的身份。但裴行俭知道，以武氏刚烈、独断的性格，这一条十分脆弱的关系绝对挡不住她实现自己图谋的步伐。但长孙太尉目前却是他和韩瑗等人唯一的希望，不管遇到怎样的风险，他都不能再倒下了！

裴行俭已没有心思再为他的两位知己复信了，他对着帐外喊道：“卫兵何在？备马！”他要向唐都督告假，回长安去见太尉。

在西州都督大帐，麴智湛对裴行俭的行为很是不解：“没有陛下的诏命私自回京，就是擅离职守之罪，大人考虑过么？”

“韩大人在离京前给下官的信中说，皇上已与皇后一起去了洛阳，下官悄悄进城探视完太尉就回来，不会有事的。”

麴智湛虽是一介武夫，这些年很少去京都，可宦海的险恶他也是多少有所耳闻的，他不关心皇后该谁来做这种是非之争，他关心的是粮草供给和部下的安全。眼下，他最关心的是长史的安危，他不愿意自己千方百计擢拔起来的人才毁于无谓的纷争，他要裴行俭在对面坐了下来，以少有的冷静问道：“大人纵然平安回京，又能做些什么呢？”

裴行俭应道：“下官要提醒太尉，要对奸佞有所警觉。”

麴智湛一听，就觉得此话太单纯了：“请问大人，太尉与大人谁在朝时间更长？”

“这还需问么，自然是太尉。”

“那再问大人，对如今京都之风云，大人与太尉谁更详知？”麴智湛没有等到裴行俭回答就自言自语道，“那自然是太尉了。太尉身在陛下左右，犹不能阻止韩、来两位大人被贬，况大人于千里之外乎？本将与两位宰相未曾谋面，却知道他们乃大唐忠良，今遭奸人陷害，本将之愤慨甚于大人，然本将绝不许再有一位忠良之人落入陷阱，还请大人三思。”

裴行俭很吃惊，麴智湛的一番话至理至情，他很久没有说话。

没过多久，麴智湛又说话了：“大人的意思，本将明白；大人的情感，本将亦有体会。请大人修书一封，本将派遣心腹司马六百里加急进京送给长孙太尉，这总可以了吧！”

“多谢大人！”裴行俭说着，就提衣跪在麴智湛的面前，“知行俭者，大人也。”

第十六章

东都宫中雷霆骤

长安城里雨满楼

褚遂良是在赴任桂州都督的途中接到朝廷贬他为爱州刺史的诏书的。变

故发生得如此突然，他不得不改道继续南行，于显庆三年春到了爱州。当北国依旧春寒料峭的时候，这里已是山木葱茏，稻花溢香，天气转热了。

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他忽然就觉得现在离长安非常遥远了，以致京城在他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了。他不能想象，当年的中书令、原任的刺史柳奭是怎样在这孤处一隅的天地里度过难耐的岁月的。

正在筹备移交的柳奭在九真城外五里地迎接褚遂良，这不仅是因为当年在朝廷时，褚遂良作为托孤大臣之一曾坚定地站在王皇后一边，更因为他二次从同州刺史任上回到京都后，宁愿屈居于吏部尚书，将他推上中书令的位子。现在，他们都被列入再次贬官的诏书中，同是天涯沦落人，自是更多了一分亲近。

站在九真城外的茅亭里，柳奭不时将焦急的目光投向远方，希望早点从不远的山道拐弯处看到褚大人的身影。他知道，爱州多山，褚大人一定会骑马来的。

终于，从松柏苍郁的山崖后面转出十数骑来。走在前面的，不就是褚大人么！柳奭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对陪在身边的九真县令道："快备好酒菜，我们就在这里为褚大人接风。"言罢，他就匆匆地奔山道上去了。

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两人相遇了，执手相看，彼此都从对方眼里看见了泪花。

"大人！您瘦了！"柳奭道。

"您也一样，不但瘦了，也黑了。"

柳奭笑道："爱州天热，终年赤日炎炎，焉能不黑？"

这话说得有些轻松，其实，褚遂良这几年履职的潭州，亦与北国气候迥异，他的皮肤也被晒得黑黝黝的，一脸的美髯都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九真县丞领着褚遂良的随从先行进了城，柳奭则邀了褚遂良来到茅亭，早有九真县令在那里迎候，看见褚遂良，他忙上前参见。

褚遂良道："县令乃九真父母官，爱州治所就在九真，往后还请大人多关照。"

县令忙应道："下官唯大人马首是瞻，当不遗余力。"

褚遂良打量一下案几上的几样菜，都不大知道名字。柳奭在一旁介绍，说此地民俗异于长安，菜肴都带着南方的色彩。说着，还给褚遂良斟了九真产的米酒。

褚遂良尝后，连道好酒！

饮过几巡，九真县令觉得是该知趣而退的时候了，遂起身道：“两位大人慢饮，下官尚需回城为褚大人安排起居事宜。”

柳爽也不阻拦，任其去了，遂把话题转到了目前的情势上。说到王皇后被废，又被武曌残害而死，柳爽流下了辛酸的泪水，对着远方黛色的青山怒吼：“武曌！你做下此等人所不齿之事，天理不容，将来必不得好死。”

褚遂良陪着柳爽流泪，并借着酒意告诉他朝廷已将洛阳定为东都，皇上和武后大半时间都在洛阳，朝廷大事皆决于武氏，许敬宗、李义府等鹰犬用事，就虚构了韩瑗、来济、褚遂良谋反案。

柳爽疑惑道：“未经大理寺审理，亦无嫌犯‘狱词’，焉能定谋反罪？”

褚遂良苦笑道：“本来就子虚乌有，何来‘狱词’之说。武氏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排除异己耳。将吾等贬谪出京，从此，陛下身边皆武氏之徒矣。”

“难道皇上就任其恣意诬告忠良么？”

褚遂良无奈地摊开双手道：“兄台所言，乃书生之见耳。不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故乎？记得在同州刺史任上，在下曾到杨震祠中谒拜，闻当年皇帝乳母王圣大兴土木，奢靡惊人，公愤而曰：白黑溷淆，清浊同源。现今，我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忠而见疑，信而遭谤。大唐乾坤，究为何人天下？”柳爽站起来，凭栏眺望，远山重隔，他只能看到一里外的沟坳，“难道大人就此罢休，任人宰割么？”

酒喝到这个地步，两人都已深醉，褚遂良傍着柳爽而立，愤慨盈胸，用力击打着栏杆：“我等承先帝遗旨，深受陛下隆恩，岂能容奸人横行？在下遭此不白之冤，必上奏天庭以辩之。”

柳爽紧紧地握着褚遂良的手，那理解和相知都在其中了。

接下来的几天，柳爽就陪着褚遂良到九真以外的几个县转了转，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随后便向褚遂良辞行。他知道圣命难违，既是离职，滞留延宕，必授人以柄。褚遂良不无惋惜地说道：“本想和大人做推心置腹之谈，未料时局如此，在下也不强留，就送你出城，也好在路上说些话。”

这天晨曦初现时，两人各自带了随从，悄悄地离开九真城，踏上了北去之路。晨雾在山峦间缭绕，那山显得影影绰绰的，就如当今的朝事一样扑朔迷离。

褚遂良与柳爽将马交给随从，两人并肩而行，足尖被露水打得湿漉漉的，一阵清凉，褚遂良道：“我等现今就如这晨间行走之人，要想不湿履

已无可能，皇上已在诏书上断绝了你我回京的机会，往后去你我就要好自为之了。”

柳爽有些伤感：“从今以后，你我便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只要武氏不去，断无回朝可能，纵然回去，也是引刀而死。”

“大人也不必过于悲观，在下记得马援将军曾经有言，‘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你我生为大唐之臣，岂可因锋挫而悔初衷？”说着，褚遂良弯腰从山道上捡起几块红石，交与柳爽，“大人在爱州四年，政声甚佳，山水有情，带上这个，日后看见，也不枉为官一任了。”

褚遂良的豁达和大度深深地感染了柳爽，他感慨道：“闻大人一言，胜读十年诗书。在下就是明日遇难，今日仍将为大唐江山竭忠尽命。”

其实，此时两人心中都很明白，所谓“谋反案”的风波并未过去，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定会穷追不舍，借机滋事的，只是此时彼此都不愿意给对方心头投上过多的阴影。

韩瑗、来济被逐出京城后，当年反对立武氏的就只剩下太尉与上官仪了，他俩都不约而同地为两人的安危担心。

柳爽道：“唯愿陛下看在甥舅之面上，不要为难太尉。”

褚遂良闻言揣测道：“依在下看来，此次所谓‘谋反案’没有将太尉牵涉进去，多为陛下斡旋之故，以武氏之品性，最恨者乃太尉矣。然则彼亦有投鼠忌器之忧。”

看看已经走出十余里，柳爽谢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在下与大人就在此分手吧。若今生有缘再会，在下当与大人一醉方休。”说完，柳爽上马便离去了。

褚遂良一直看着他们消失在丛山密林之中，才收回目光。

清明前后，爱州的早稻已经放黄，农夫们纷纷下地收割。褚遂良也不愿意一人待在府上，常常到田头察看收成，间或下到田间帮农夫插秧，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六月的一天，眼看夕阳将沉，暮色渐浓之际，忽然西南方向黑云滚滚，霎时雷声大作。爱州长史刚招呼褚遂良离开田间，大雨就倾盆而下。卫士迅速撑开雨伞，护卫他来到一农家平时看护庄稼的草棚避雨。

褚遂良匆匆走进棚屋，却不料被一软乎乎的东西绊了一跤，卫士忙从旁搀扶，褚遂良定神去看，却见地上躺着一个人，蓬头垢面，分不清男女。

卫士上前呵斥道：“何人竟在此横卧，几乎绊倒大人，该当何罪？”

他正要抬脚去踢，却被褚遂良严词喝住了，他上前轻声道：“你从何处来，如何成了这般模样？”

那人挣扎着起身，跪倒在褚遂良面前，声音微弱地道：“不知大人来此避雨，小民罪该万死……”一句话没有说完，“扑通”一声又昏了过去。

褚遂良手拂过他的额头，感觉滚烫滚烫的，情知他患了病，就忙对卫士说道：“救人要紧，待会儿雨住了，你背他回府，请良医诊治。”

卫士有些迟疑：“大人，此人身份不明，万一他是歹人，我等岂不……”

长史在一旁责备道：“你何来如此多的话？纵然朝廷重犯，也该救治之后再行处置。就按大人说的办，贻误诊治，拿你是问。”

山涧的雨就像小儿的喜怒忧乐，来得快去也得快，大家说话间，雨住云散，一道彩虹悬挂在西天，褚遂良一行背着病人回府。沿途百姓见刚才还在帮他们插秧的刺史大人如今又背了一位路人回家，纷纷拥到田头说道：“大人体恤民情，解民疾苦，真乃民之父母。”

一回到府上，褚遂良便命府役为病人换上了干爽衣衫，又请来爱州城里的名医为之诊脉。医家细细地查了一遍，来到外间对褚遂良道：“病人脉象平和，并无大碍，只因长途跋涉，多日未进食，体虚气弱。服一剂驱寒汤药，多进饮食，自会康复。”

安顿好病人，褚遂良回到后堂，因为心绪烦乱，没有多少食欲，草草用了些饭菜，便独自一人进了书房，摇一把蒲扇，想起心事来。

近年来朝廷风云变幻，他一想起来就为社稷的存亡而夜不能寐。当初，太子承乾谋反案发后，是他与长孙无忌力阻先帝立吴王李恪为太子，坚决拥立晋王李治，然而谁又能想到，他今天会被武氏所左右呢？也许当初他和长孙无忌都错了，竟没有发现他和武曌之间那些明明暗暗的瓜葛。

曾与他一起反对立武氏为皇后的同僚一个个被逐出朝廷，他就想起史上“清君侧”的故事来，可景帝面对七国之乱，诛杀晁错是显得多么无奈，何况他诛杀的只有一人。而今武氏罗织罪名，要击倒的是一大批人。他不敢想象，照此下去，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会怎样地祸国殃民，怎样地肆权弄威。

至于个人的境遇，他从选择站在太尉一边时起，就将荣辱置之度外。可如今将一个“谋反”的罪名加在头上，他感到的不仅仅是委屈，而是愤慨。当年周公被诬篡权，尚有岁月可以见证。而他如果不为自己辩冤，那么一旦客死他乡，谁能还他一个清白呢？

褚遂良的身子渐渐发热，以致汗水湿透了常服。他决计上奏皇上，洗雪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词。他铺开稿纸，那满腔的委屈和愤怨顿时如潮水般地倾泻出来——

爱州刺史臣褚遂良伏乞陛下：

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馀齿，乞陛下哀怜。

在奏章的末尾，他之所以谨慎地选择了“乞陛下哀怜”的句子，是不愿意给能够看到这份奏章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留下话柄。但这几个字从他的嘴里出来，让他感到十分悲哀，竟至于搁笔案头时，埋头号啕痛哭了许久：“陛下！臣之心天日可鉴啊！”

有敲门声从外面传了进来，接着是夫人的声音。他急忙止住哭声，擦干了眼泪拉开门。

“老爷！您这是怎么了，眼睛红红的，又伤心了？”

“不碍事！老夫刚才迎风落泪。有事么？”

“老爷！您救起的那个人原来是一位女尼。”

“哦！你带老夫去看看。”

两人来到旁厅，那人也洗得干干净净，女人的身姿便呈现在他的面前。

女子见褚遂良进来，忙起身多谢他的搭救之恩。这一看让褚遂良大吃一惊：“这不是感业寺的明霁法师么？焉何流落到此？”

明霁法师的伤心事被这句温婉的话勾起来了，顿时泪水夺眶而出：“大人！此事说来话长。”

现在回想起来，明霁依旧走不出那噩梦般的恐惧。

那天在龙门山与武曌相遇实出于意外，但极不投机的叙话让她顿时有了一种隐忧。她发现两年的感业寺修行没能使武曌脱去尘埃，她那绝不容许别人与自己争宠的性格已膨胀为觊觎权力的欲望，过度的仇恨使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个敌手。念在同乡之故，她坦诚地劝她对别人多些宽容。没想到，这番话会给她带来杀身之祸。

明霁从来不怨恨别人，也就少了对别人的警惕，她每日照旧到龙门寺听圆觉法师说法，晚上找一便宜的客栈过夜。开始的几天倒也平安无事，

然而那一个八月后半月的秋夜，她做完一天的功课，托着疲累的身子躺进榻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里，她被秋雨的声音唤醒，却听见窸窸窣窣拨门的声音。她吓坏了，蹑手蹑脚地回到床边，仓皇地钻到床下。

门被拨开，她听出是两个男人的声音。他们在屋里寻找了半天，后来只听一人疑惑道："也许房间错了。"

另一个男人道："怎么可能呢？白日里在下反复踏踩了的。"

"回去！禀奏皇后去。只要她没有离开洛阳城，就一定能找到。"

明霁这才明白，一切都是那天龙门相遇惹的祸。

后半夜，她是在战栗中度过的，黎明时分，城门刚刚打开，她就化装成乞丐逃了出去！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感业寺了，便沿途乞讨，躲过一个个关卡，一直往南，辗转一年就到了这里。

听完明霁的诉说，褚遂良怒不可遏："且不说法师与武氏有同乡之谊，她连给自己多方关顾的佛门姐妹都不放过，其蛇蝎心肠，可见一斑。"

"若非大人相救，明霁定然抛尸荒野了。"

褚遂良沉思片刻后道："法师既是到了这里，就在本官管辖之内。不过，本官料定那武氏断然是不会罢休的，因此法师不宜再出入于佛寺。就换一个法号，在府上住下吧。早晚诵经、功课，一切照旧。"

明霁起身又要拜谢，却被褚遂良拦住："本官对佛事略知一二，法师就改名清化吧！"

明霁道："悉听大人安排。"

从旁厅出来，褚遂良感到给皇上的奏章绝不能直送洛阳了，他要寻找一位心腹，将奏章送到太尉那里……

不管两京之间的任吏怎样变换，也不管武曌怎样将清除政敌的打击面不断扩张，但她始终没有忘记悉心辅佐李治，她对经国济世和邦交的大事从来都很上心，而且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她知道通过"谋反案"扳倒了一批人，使长孙无忌一派元气大伤，可她更清楚那些还在朝的大臣时刻盯着自己的举止，寻求进击的机会。因此，她总是借助皇上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不，显庆三年刚刚开春，她就帮助李治处置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邦交事件。

惊蛰刚过，龟兹国王布失毕与其相国那利就几乎同时上表，陈奏君臣之间的交恶。事情的缘起是因为那利与布失毕的王妃私通，他虽然屡次训诫，那利却置若罔闻，他希望朝廷能够帮助他弹压那利。

李治一听此事就烦，如果每个藩国都拿这些事上奏朝廷，那他还怎么打理国政？可武曌在看了奏章后，却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藩国淫乱，有辱朝廷声威。她谏言将两人召进京，囚那利于大理寺狱。

随后朝廷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护送布失毕归国，由于途中布失毕病卒，朝廷干脆诏屯卫大将军杨胄与龟兹大将羯猎颠展开大战，后平定其部，并于其地建立了龟兹都督府，命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消息传开后，西域各国震恐，纷纷上表忠于朝廷。

八月，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率众内附；十月，吐蕃赞普前来请婚。

这样，至少在东都洛阳，许敬宗等人都被皇后的举重若轻所折服。可当他们将溢美之词陈于武后面前时，总会受到她的呵斥：“此皆陛下神威，本宫不过进言耳，你等需谨言慎行，不可放肆。”

其实，武曌有时候也很烦恼，她常常感叹亲手扶持起来的心腹们不自重，不争气。特别是那个李义府，自恃得宠，贪欲无度，连襁褓中的婴儿也要求封赐；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私相授受，卖官鬻爵，傲视臣僚，以致与中书令兼度支尚书杜正伦结怨甚深。有一天，他们竟然在皇上面前相互指责，李治一怒之下，干脆罢免了他们的宰相，贬杜正伦为横州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刺史。

李义府不服，到洛城宫向武曌哭诉，却遭到她的严厉申斥：“两位宰辅不和，何以为群臣表率？陛下贬官，乃宽宏之举。若是本宫，必诛杀之。”

武曌当然明白，李义府的离去，等于自己少了一只臂膀，因此在斥责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加以抚慰：“皇命如天！你且去赴任，本宫会相机向陛下陈情，召你回京的。”

后来，她又及时向皇上谏言，改任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寺卿辛茂兼任侍中。在她心中始终有一个原则——就是绝不给长孙无忌的门属登上相位的机会。她在做这一切时，往往不露声色。在与李治的谈笑间，她实现了情感与理政的契合，她自信皇上需要这样的辅佐。而且，她一直在寻找机会，要给长孙无忌最后一击。

机会终于来了。

显庆四年四月的一天，朝会刚散，许敬宗就心急火燎地来到洛城殿，一进殿门就先说了一句：“娘娘！大事不好了！”

武曌放下正在阅读的《春秋》，眉宇间掠过短暂的不悦：“何事让爱卿如

此慌神？”

许敬宗从袖间拿出一卷表文道：“臣前几日上朝时，路过司马门，接到有人告密，言说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结党营私，臣与侍中辛大人将其拘捕入狱，连夜审讯，韦季方招供，背后主使乃太尉长孙无忌。”

武曌“哦”了一声道：“有这等事！可有证据？”

“韦季方、李巢狱词尽在。”

闻言，武曌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意：“这老儿果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此等大事，今日朝会上何不奏明皇上？”

“事关重大！微臣还是先禀奏娘娘知道。”

武曌的脸上顿时严肃起来：“长孙无忌乃陛下元舅，竟然觊觎天庭，天理不容。事急矣，你即刻去武成殿面见皇上，请皇上速做决断。”

“遵旨！”许敬宗立即告辞，转身准备离去。

“且慢！”武曌从身后又叫住了他。

“娘娘还有何旨意？”

“陛下性情温厚，遇事少决断。爱卿定当据实告之，使其勿犹疑不定，本宫随后就来。”

“微臣明白了。”许敬宗出了洛城殿，直接奔往武成殿。

“什么，你说什么？”李治对许敬宗的所述十分吃惊，“你说太尉参与谋反？这怎么可能呢？说太尉受小人离间，也许会有，但他绝不至于谋反。爱卿所奏，危言耸听，朕却全然不信。”

“微臣也不愿意相信太尉谋反，然微臣审案之后详细推究，觉得太尉反状已暴露无遗，可陛下却犹疑不定，恐非社稷之福。”许敬宗一脸的真诚，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暗中打量着李治表情的变化，他揣摩透了皇上的性格，只要他不断加剧紧张气氛，皇上的情感就可能倾斜。他说着，就跪倒在地了，“微臣与太尉素无过节，绝无诬陷之嫌，微臣为社稷安危计，请陛下明察。”

果然，李治的脸色渐渐地变得惨白，眼睛也红了：“此社稷之祸，亦朕家门不幸。朕之亲戚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奈何？”

许敬宗近前一步道：“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太尉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

李治没有接许敬宗的话，他对此事感到很不可思议，他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许敬宗按照与武曌事先的商议，绝不给李治犹疑彷徨的机会，他近前一步继续道：“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

李治对许敬宗的话很不满意，眉头紧皱道：“元舅谋反，何庆之有？”

“陛下！臣恐长孙无忌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还需速做决断才是。”

然而，这毕竟是一桩大案，更关乎长眠在昭陵的先帝与母后，关乎一个曾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太子之位的重臣的命运，一旦铸成大错，他不但无法向朝野交代，更无法面对列祖列宗。

李治的心被许敬宗的陈奏搅得七上八下，他已无法在龙案里安坐，他在大殿里踱着步子，一双手来回地摩挲着，末了，他挥手对许敬宗道：“你且下去，此案关系重大，容朕与皇后商议后再说。”

“陛下！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李治的话音刚落，就见武曌从竹帘背后转了出来。

李治有些吃惊地看了看她，愕然道：“原来皇后一直在听啊？”

“臣妾与陛下休戚相关，同气连枝。陛下安危，即臣妾安危，臣妾岂能袖手旁观？”说着，武曌转脸对许敬宗道，“你且退下，本宫有话向陛下陈奏。”

“皇后！国逢大难，朕之不德。”许敬宗一离开，李治就满脸愁容地拉着武曌的手道，“皇后难道相信元舅会谋反么？”

武曌扶着李治坐下，吩咐宫娥换了热茶，对伺候在一旁的李荣道：“你且退下，没有旨意，不可擅入。”于是，李荣领着一班内侍退了出去。

饮过热茶，李治两颊渐渐有了血色：“皇后！你说朕该何以处之？”

武曌并不急于回答李治的问话，而是轻轻理了理发鬓，话里就带了十分的体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臣妾又何尝愿意相信此案为真呢？”

“唉！还是皇后能体谅朕的苦衷。”李治说着，拉起了武曌的手。

“臣妾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见李治听得很用心，武曌继续道：“臣妾今日翻阅前朝实录，方知识人之不易。想那宇文述当初拥戴隋炀帝为太子，功绩卓著，杨广即位后，升其为左翊卫大将军，封许国公，又将自己的女儿南阳公主许给他的次子宇文化及为妻。然而，恰恰是这个宇文述，在隋末军乱中弑君夺朝，意图篡位，做了瓦岗军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请陛下明鉴，所谓知人知面

不知心，陛下不可以不慎防。”

李治沉吟良久道：“皇后所言，不无道理。然元舅非宇文化及，若无确凿证据，非唯朕不信，也无颜以对母后在天之灵。先帝驾崩之际，曾说元舅乃忠臣，朕岂可信韦季方一面之词，以铸成千古遗恨。”

武曌便不好再说下去，就回到了洛城宫，当日她便暗地遣人传许敬宗进宫，要他连夜再审，定要拿出证据来。当晚，许敬宗对韦季方施以酷刑，终于取到了“谋反”的种种“细节”。

第二天一大早，许敬宗即去面见李治：“前者微臣审理不周，失之证据不足。昨夜，微臣复审，得之甚详，故而禀奏陛下。微臣问韦季方：‘太尉与陛下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韦季方答曰：‘有一次去太尉府上拜望，恰韩瑗亦来访，说柳奭、褚遂良劝立李忠为太子，今太子既废，陛下因而对太尉生疑。由此太尉忧恐，及至族侄长孙祥外放为荆州刺史、韩瑗获罪，太尉为自安计，因而谋反。’”

许敬宗说着，又拿出审讯的口供呈送李治阅看。他看完口供，就涕泪双流。许久，他才放下狱词，仰天而泣道：“即便如此，朕也绝不忍杀之。若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

“臣在编修国史时，曾对历朝故事多有检索。想那汉文帝之元舅薄昭，当年也曾扶持文帝登基，然一旦触犯刑律，文帝便遣百官素服而哭杀之。时薄太后尚在世，然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太尉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敬宗说着，竟然伏地号啕大哭，“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陛下若疑微臣忠诚，可杀之，臣无憾矣。”

许敬宗的这番殷殷陈词，悲壮慷慨，让李治很感动，他上前扶起许敬宗道：“爱卿至诚，朕深领矣。”

由此，李治对长孙无忌谋反一案深信不疑，他不再对长孙无忌存依稀的系念，也觉得没有必要传长孙无忌来甄别事情的真伪：“许敬宗听旨，削长孙无忌太尉之职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

“请陛下三思。如此处置，日后必养痈为患。”许敬宗还想争辩。

“此事就到此为止，朕不能落千古骂名。”

许敬宗知道，眼下也只能如此，他尚需向武曌陈奏后再做进一步打算。他知道，没有达到皇后之期，她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他也不好交代。不能斫其主干，必当削其枝叶，于是，他急忙问道：“那长孙无忌之同党褚遂良、韩瑗、柳奭之流呢？柳奭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长孙无忌，陛下万不可姑息养奸。”

“好！就依爱卿所奏。诏削褚遂良、韩瑗、柳奭官爵，免于志宁官。”

“微臣遵旨！”

许敬宗正要离去，李治又道：“诏除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褚遂良之子褚彦甫、褚彦冲之名，长孙冲流岭南，褚彦甫、褚彦冲流爱州。”

等许敬宗走到殿门口时，李治又从身后喊道：“遣发沿途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

许敬宗不禁有些茫然：“这个还请陛下明示。”

“他毕竟乃朕之元舅，又年过六旬，朕不忍看他长途颠沛。再说了，朕还恩准他准一品供给。你无须多言，退下！”

第二天朝会上，李治以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参知政事，责令他们会同李□、许敬宗一起办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朝会一散，许敬宗又来询问武曌。武曌淡然道：“本宫明白了，照旨即行可矣。”

许敬宗离开后，武曌沉默半日，自语道：“如此优柔寡断，岂人主之所为乎？”

……

蝉鸣鹊噪，长安的七月就显得慵懒和不安。

凌烟阁前的槐树枝头，蝉声尤其悠长又沉闷。太子李弘的注意力就无法集中，他时不时地瞅瞅外面的天空，心却穿越云彩，飞到洛阳去了。

自从朝廷定洛阳为东都后，父皇和母后就很少待在长安了。每年二月一过，他们就移驾东去，将自己留在长安。他很不理解，长安有什么不好？洛阳又有什么好，以致父皇和母后乐不思归？他更不能理解，为什么每一次都不带他去？他毕竟只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开母后的怀抱，他就感到寂寞和不安。

这一会儿，他又走神了。这让担任都讲令侍讲的上官仪很为难，他知道李弘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师生，还是君臣。尤其他是武曌的儿子，倘是责备过严，她必然怀疑他借太子发泄私愤。

上官仪轻轻地唤了一声，李弘没有回答，他又连喊了几声，李弘才转过神来：“侍讲是唤本宫么？”

“太子有心事么？”

“本宫刚才在想，世间所有的母亲都不爱自己的儿子么？”

上官仪明白了，太子的心结仍然在武曌没有将他带在身边。然平心而论，上官仪在这一点上很感佩武曌，她并不娇怂儿子，而是早早地就让他独处，接受严格的宫廷教育。

顺着太子的思路，上官仪劝慰道："微臣今日所讲之《触詻说赵太后》，正是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前朝赵国太后，面临强秦虎狼，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赵公子去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怜子心切，犹豫彷徨。左师官触詻闻言，对赵太后说，'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微臣以为，皇后深意正在于此，殿下勿复疑也。"

"本宫明白了，侍讲继续讲课吧！"

然而，上官仪却有些心不在焉了，他说不清为什么忽然就心跳加快了，精神有些恍惚，似乎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正想把课停下来，就见于志宁慌慌张张地出现在书堂门口，向他招了招手。

上官仪安排好太子温课以后，急忙来到室外，于志宁将他拉到一边的槐树下道："大事不好了！皇上从洛阳发来诏书，责令查处太尉谋反案，株连褚遂良、韩瑗、柳奭诸位大人及其亲属。三位大人已被除官，朝廷命大理寺遣人追捕，老夫也被免去太子太师之职。"

见上官仪十分惊讶，于志宁又很沮丧地道："老夫一向息事宁人，未料还是难逃厄运。"

上官仪叹道："武后之'清君侧'，比之汉代'七国之乱'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太尉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于志宁说："诏书已命兵部尚书任雅相大人、李□大人与度支尚书卢承庆，还有那个许敬宗审办此案。现在许敬宗尚在来长安途中，任大人要老夫借向太子辞行之机告诉大人，速去将此事禀报太尉，好有个应对之策。"

"好！在下立即就去。"

上官仪回到讲书堂对李弘道："微臣有些事情要出去一会儿，就先行告退了，太师有话要和殿下说。"说完，他施了一礼，就准备离去。

李弘见状问道："发生什么事，侍讲为何如此慌神？"

"无事！太子安心温课吧，微臣回来要查看的。"言罢，上官仪直奔太尉府去了。

于志宁呆站在讲书堂外，他不知道该如何向李弘陈明自己的遭遇。他多少有些悔愧，自永徽五年以来，他明哲保身，结果不能自保……

凌烟阁外的嘈杂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转脸看去，见是右骁卫将军庞同善带着羽林卫进来了，他急忙退到一边。庞同善进了讲书堂，先向李弘行了拜见礼，然后禀奏道：“殿下，末将奉皇后之命，前来护卫。”

李弘疑惑道：“凌烟阁平安无事，禁卫终日值守，要什么护卫，你等还不退出去？”

“此乃皇后之命，微臣不敢违旨。”庞同善说完，就将羽林卫散开，凌烟阁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李弘又问道：“请将军明告本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庞同善为难道：“末将只奉了皇后旨意护卫太子，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说完，他站起来将图写的二十四功臣像反复地看了看……

这边，参知政事、兵部尚书任雅相正在司空李□府上为如何向长孙无忌宣诏而费心思。

任雅相很为难，一道诏书，他便由兵部尚书进入宰相之列。但他更明白，论起为将的经历，他根本不能与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相比，显庆二年，苏定方率军征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他只是燕然都护，被任命为苏定方的副将。然而仅仅两年，他就迁升相位。许敬宗曾告诉他，这是皇后谏言的结果。因而，从情感上说，他从心底感谢皇后的知遇之恩。

可他毕竟不是许敬宗，他虽对长孙太尉与皇后之间的龃龉略有所闻，但并不认为太尉有什么错，太尉不过是践行先帝的旨意而已。因此，在他刚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时，就先去拜望了长孙无忌。现在，他却要以“谋反”为名去治太尉的罪，他觉得进退两难。

“司空真相信太尉会谋反么？”任雅相问李□。

“老夫年迈，也难辨真伪。”说出这话的时候，李□都觉得十分别扭。他和长孙无忌都是曾辅佐先帝的重臣，他对长孙无忌还是比较了解的。说他性格执拗，敢于面折皇上是真的，然而要说他谋反，他绝对无法相信。

自永徽以来，皇上与武后待他不薄。在他寿诞之日，皇上与皇后都送礼过来；别的大臣进宫，从司马门起就要下车步行，皇上却特别恩准他乘小马出入宫禁；又不惮他老迈，授予他司空之职。一边是同度艰危的同僚，一边是有恩于他的皇上与皇后，他不知该做何选择。

“这么说！大人是相信太尉谋反了？”

李□还是没有说话，任雅相就有些着急：“皇命甚急，大人总该拿个主意吧？”

是的！作为臣下，怎可违背朝廷的旨意呢？更何况他一世忠勇，岂可晚节不保？李□最终做出选择，遵照皇上旨意，遣送长孙无忌出京。

可他并不知道，任雅相已将消息透露给了上官仪。他正要说话，府令就在门外禀报道：“老爷，中书令许大人到了。”

“快快有请。”李□与任雅相急忙起身，到府门前迎接许敬宗。

众人到了司空府前厅，李□便迎接道：“许大人来了，老夫与任大人心中就有底了。”

这个老滑头，许敬宗在心里骂道，脸上却堆满了笑：“下官奉陛下旨意前来与两位大人同办长孙无忌谋反案，实乃下官之荣幸。下官一到西都，就急忙来拜见两位大人了。”

看着许敬宗喝下一口茶水，李□道：“老夫正和任大人商议如何办理此案呢！”

许敬宗精明的眼睛转了转道：“临行之前，皇后反复叮嘱下官，长孙无忌所恨者，唯陛下改立太子，因此需防逆贼以太子为人质，要挟朝廷。”

“下官已命右骁卫将军庞同善前往凌烟阁和东宫日夜护卫殿下，如果下官没有猜错，庞将军率领的羽林卫早已到了。”任雅相接话道。

许敬宗点了点头：“任大人果然见微知著，皇后若是知道了，定当谏言陛下重赏大人。”

任雅相的脸上就有些尴尬：“下官只想着为朝廷尽忠竭命，断无邀宠求赐之欲。”

众人闻言一笑，许敬宗又道：“长孙无忌为三代老臣，在朝廷盘根错节，门生故吏甚众，一定要防止他罗织党徒，危乱京都。”

“这个许大人不必担心，老夫已和任大人议定，今夜子时，左卫将军张延师率领宿卫包围太尉府，绝不让逆贼逃窜。”李□道。

许敬宗赞道：“司空大人果然身经百战，运筹帷幄，如此便万无一失了。”

任雅相又问道：“许大人从洛阳来时，皇上还有什么旨意么？”

“没有了！陛下深信，两位大人定会不负圣望的。”在此，他隐瞒了李治要善待长孙无忌的细节。

“哼！长孙老贼，本官劝你依附皇后，你当面回绝，这次你死定了。”在与几位臣僚分手时，许敬宗暗地里对自己说。

许敬宗耸动着肩膀离开司空府的得意身影让李□看了很不舒服，他的心很乱。尽管寻找了皇命难违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可这非但没有平静他的心绪，反而如投石入水，他的心池因许敬宗的到来而变得十分浑浊。

回顾这一生，他曾受到朝廷和臣僚多次褒奖，先帝曾说他“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震殊俗，勋书册府”，还多次当着群臣的面夸赞他“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当今皇上每临大事总是征询他的见解，尽管他有时候委曲求全，但自认绝无二心。

至于说与长孙无忌个人的关系，现在想起来，他们的战袍上都曾染着高丽人的血。贞观十八年，他们一起跟太宗皇帝征讨高丽，在一次激战中，他陷入重围，是长孙无忌率军冲入敌阵为他解围的。那次战后，他握着长孙无忌的手说，今生知己者，唯公也。

然而，现在他却要亲手去追查长孙无忌的谋反案，他内心的痛苦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现今的处境又有多少人理解？就是他自己似乎也不能原谅。也许，今生他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给长孙无忌安上“谋反”的罪名。

李□一夜无眠，他把自己关进书房，谁也不见……

第十七章

凄惨惨黄泉路近

威赫赫政归中宫

当上官仪匆匆赶到太尉府，将消息告知长孙无忌时，他倒没有丝毫的意外和惊慌，他很从容地合上正在看的《太史公书》，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呵呵！老夫料定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只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快。”

上官仪就有些着急了：“刀都架到脖子上了，大人焉何就不着急呢？”

长孙无忌自嘲地笑了笑道：“着急有何用？老夫总不能去求那个女人刀下留情吧？她是那种人么？”

“依在下的意思，趁皇上的诏书还没有到府上，大人不妨出城暂避一时，也许过一阵子皇上的情感平伏了，就会赦免大人！”

“为何要躲？躲得了今天，你能躲过明天么？老夫亲自修订的唐律，深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就是跑到天尽头，只要还在大唐域内，就时刻有被拘捕的可能。”

上官仪的脸色就越发沉重了："大唐可以没有上官仪，但不能没有大人。请大人速速改装，在下这就带大人出城，一直向南去爱州。"

"糊涂！"长孙无忌以责备的语气道，"他已为废立皇后之事担上了一个'谋反'的罪名，老夫若是前去，岂不让他又担上了窝藏钦犯的罪名？老夫毕竟是陛下元舅，任他武氏巧舌如簧，陛下必不忍置老夫于死地，大不了流放岭南。倒是老夫一走，能在陛下身边尽忠辅佐者唯有大人了。此地乃是非之地，大人不可久留，还请速速离去。"

上官仪的眼里就涌出了泪水："想那于大人一世谨小慎微，孰料仍没有逃脱武氏之手。既然苟且死，壮烈亦死，何不引刀向天，唯留肝胆于后世，上官不才，愿与大人一起。"

"大人此言又差矣。自古有死为社稷者，有生为社稷者。倘生能为社稷谋，何须选择死？大人一死容易，然往后何人代老夫监视武氏？"长孙无忌说罢，不由上官仪再辩，对着门外喊道，"来人！送上官大人出府。"

待府令进来后，长孙无忌又道："从后门出去有一小巷，人迹罕至，大人从那里绕道回府，不会引人注意。大人保重！"说完，他一把将上官仪推出去，掩了前厅的门，上官仪的心顿时碎了。

不一会儿，府令送上官仪回来，告诉长孙无忌说府前门外多了许多可疑的人。长孙无忌没有理会，叫他去传夫人到前厅议事。

不一会儿，夫人高氏在丫鬟的搀扶下来到前厅，一进门，就凄然泪下道："老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夫人都知道了么？"

高氏摇了摇头道："前两天收到兄弟高履行的书信，说皇上下诏，他已经由益州都督贬为永州刺史了。"

"都是老夫连累了他。"长孙无忌长叹一声，接着他又道，"上官仪刚才来过，说皇上发来诏书，要查办老夫与褚遂良谋反的案子。"

夫人听罢，就又哭了："自古及今，哪有舅父反外甥的？又有哪个外甥如此对待将他扶上皇位的舅父的？老身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要去洛阳问问，没有老爷哪有他？"

长孙无忌苦笑道："夫人这就糊涂了。难道夫人没有看出，此皆武氏所为？皇上懦弱，难以自持，故而奸人得逞。上官大人冒险前来报信，说武氏已命庞同善到凌烟阁布置岗哨，老夫估摸着皇上的诏书已经到京了。"

夫人流着泪叹道："此乃长孙一门不幸矣！"

“何止长孙不幸乎？前有柳奭，后有褚遂良、韩瑗、来济，我朝忠良岂止长孙一门？有此诸君，老夫纵死无憾矣！”长孙无忌止住夫人的哭声又说，“老夫要你来，就是商议将府役、丫鬟人等一概遣散，免遭刀剑之苦。至于你我，就听天由命吧！”

夫人点了点头，哀叹道：“想老爷本洛阳人，现却被从洛阳发来的诏书治罪，岂非上天弄人啊？”

傍晚，太尉府上的人大都离开了，只剩下府令和几名卫士。长孙无忌对府令道：“老夫就在书房，朝廷来人了你速禀就是。”

接着，长孙无忌开始一件件地清理自己撰写的文书草稿，凡是与武氏有关的都一一焚毁。特别是贞观二十三年先皇病重的日子，他曾与褚遂良一起谏言诛杀武氏。现在想起来，似乎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他越来越觉得，这也许是先帝留下的一个错误。他试图透过那涂抹得面目不清的文字寻找曾经的思绪，却觉得曾经发生的和现实发生的事是多么虚妄。他将奏章草稿丢进火里，立即燃起一串蓝色的火苗，须臾之后就熄灭了。

他就这样一卷一卷地烧，忽然，在卷帙浩繁的文书中，他看到了熟悉的笔迹。哦！这不是裴行俭写给自己的书信么？那信是由西州都督麴智湛派人六百里加急快马送来的。自皇上移驾洛阳以来，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这样的快信了。裴行俭希望他能出面为褚遂良辩冤，可他知道，有武氏在前面挡着，皇上哪还听得进去自己的话呢？屈指数来，与自己站在一起的臣僚中也就只剩下裴行俭和上官仪了，他期待他们将来能有所作为。

他很犹豫要不要烧掉这慷慨激昂的信件，那上面每个句子都在灼烧着他的心——

太尉国之砥柱，社稷之重臣，岂能苟安图生而置大义于不顾乎？如此，可面对嵕山昭陵乎？可面对长孙皇后乎？可面对上天重负乎？行俭虽在一隅，然大唐安危，系欲一怀。请太尉以国事计，力挽狂澜，挫贼之图谋。

遂良者，国之栋梁，托孤大臣，岂有二心？此皆奸佞所诬，还请太尉明察，谏言陛下改弦更张，召褚大人回京，共谋国是……

这封信曾让他心潮起伏、老泪纵横，却不知道该怎样回复，他记得当时只是写了些保重云云的话。他知道裴行俭一定会充满怨气，可远在西北边陲的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处境呢？

长孙无忌最后看了一眼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然后狠心地投到了钵内，直看着它化为灰烬。“裴大人！保重。”长孙无忌在心里说。

该烧的都烧了，长孙无忌站起来时，就觉得腰酸背痛，精神也有点恍

惚。

这时候，府令有些慌神地进来禀报，说左卫将军张延师率领宿卫已将太尉府团团围住，中书令许敬宗，兵部尚书、参知政事任雅相入府来了。

长孙无忌将头上的冠冕摘下，轻轻弹了弹道：“终于来了。你不必惊慌，请他们前厅等候，老夫换上朝服就来。”

然而，未等府令出去传话，就听见院内传来许敬宗的声音：“长孙无忌接旨。”

长孙无忌也不出来迎接，只要府令传话，说既是皇上圣旨到了，岂可随意为之，自然是要身着朝服拜接。许敬宗遭到抢白，又因制度使然，不好发作，只有耐心等待。至于任雅相本就不相信太尉会谋反，便沉默地跟在许敬宗身后亦步亦趋。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长孙无忌才出现在天井内，很庄严跪倒在地，口称：“吾皇万岁万万岁！”

许敬宗随即念道：

制曰：查太尉长孙无忌身为国戚，不思报效朝廷，前曾违逆圣意，反对立武皇后，今又密与褚遂良、韩瑗谋反，危乱朝纲，罪不容赦。朕念及托孤辅政有功，着即削去封邑、官爵，贬扬州都督，置黔。钦此。

虽是贬为扬州都督，却要发往黔地安置，这与流放无异，从此一定是抛尸僻地了。长孙无忌谢过恩，但他脸上依然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愤怨，仿佛这一切就是天定的，他不过是随了天意，走了一趟行程罢了。他面对东方道了一声：“陛下！罪臣不日即启程南行！”

任雅相上前劝慰道：“陛下忧虑大人年事已高，故而要本官遣宿卫援送至黔。”

与其说援送，倒不如说押解，长孙无忌心里明白这又是许敬宗的主意，随即转身道：“老夫与许大人同事一主，今虽遭诬陷，然忠心不改。离京之前，倒是有几句话送给大人。”

许敬宗没有搭话，心里暗笑道，将死之人，看你还能说些什么。

长孙无忌的目光中掠过一丝讽刺：“老夫闻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大人以此为镜，不妨自问，忠臣乎，篡臣乎？多行不义必自毙，大人好自为之吧。”

许敬宗的脸腾地就红了，眼里分明就充满了怒色，他不置一言，甩袖而去，从身后传来长孙无忌的放声大笑：“哈哈哈！此真是蝉翼为重，千钧

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啊！”

任雅相又怎能不理解长孙无忌此时的心境呢？当天井里只剩下两个人时，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在下情知太尉被冤，然圣命难违，还望大人一路保重。在下就遣左卫将军张延师护送大人离京。”

闻言，长孙无忌就感喟世事难料。当初他一手制造了吴王李恪谋反案，就是派张延师去拘捕的，如今倒轮到了自己，这是不是报应呢？但他还是向任雅相表示了感谢。可第二天，他却在护送的宿卫中看到了中书舍人袁公瑜的影子。

车驾出了长安城，转向西行。回望京都长安，在六月的烈日下，岚气浮动，宛若波浪，那城便像浮在水中，晃晃悠悠，这情景，让长孙无忌忽然地就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禁不住问走在前面的张延师道：“张将军，为何袁公瑜会出现在宿卫队伍中？”

张延师道：“末将亦不知其详，只听许大人说，这是皇后的旨意。”

长孙无忌便沉默了。

袁公瑜并不回避长孙无忌疑虑的目光，他以能为皇后押送朝廷钦犯而感到荣耀，他催马越过张延师，来到长孙无忌面前，故意大声道：“下官奉皇后旨意，来送大人远行。”

长孙无忌冷看了一眼袁公瑜道：“袁大人言重了，老夫现为朝廷钦犯，何来大人一说？”言罢，他头转向南边，看着遥远的终南山了。

袁公瑜落了个没趣，心里就老大不舒服，暗暗骂道，看你老儿还能活几天，随后便打马朝后去了。

七月，长孙无忌一行终于到达了黔州的治所彭水。贞观以来朝廷实行的“羁縻”制度，使得这里形成了以“三谢蛮”为核心的五十多个羁縻州，范围是东西五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九十八里。朝廷为稳定西南边陲，遂分别授予其酋长以王、侯、伯爵位，任命为都督、刺史。此地人畜田耕作，刻木为契，宴聚则击铜鼓。

长孙无忌被发配的彭水系“南谢蛮”领地，他们岁岁向朝廷进贡当地的珍奇财宝，朝廷也借此机会任命他们的酋长为都督或刺史。酋长谢强当年到长安朝觐皇上时，与长孙无忌见过面。然而，当从洛阳的飞报中得知他已是朝廷钦犯时，谢强一时竟很茫然。远离京都的他只知道素来有“蛮人”因不满朝廷而反叛的，却不曾闻长安也会有人会向朝廷发难。可有一点他是明白的，长孙无忌既是朝廷钦犯，自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迎接；又因为他是皇上元舅，怠慢亦觉不妥。于是，谢强选择了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接风酒宴。

席间，袁公瑜以中书省使者、张延师以兵部遣将的名义向谢强转达了皇

上的口谕，提醒他说长孙无忌虽系罪犯，然一切以一品待遇处置。

谢强举起牛角杯，先向两位钦差敬了酒，才转过身向长孙无忌敬道："大人落脚黔州，乃我族人之幸。大人在黔，宛若家居，不必拘束。"说罢，他仰起脖子，将米酒灌进腹中。长孙无忌见他喉结耸动，腹内咕咕作响，始知"蛮人"饮酒之快意。

连敬三杯，长孙无忌脸色通红，加之天热，他索性袒了胸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脯，要和谢强行酒令，输者连饮两杯。

张延师在一旁看着，内心很不平静，想这酒是什么？是苦闷之际借以发泄的缘由，是愤怒之际借以燃烧的火种，是快意之际借以畅怀的熏风？长孙无忌喝的是苦酒，这是很伤人的。他转过脸对谢强道："太尉年高，大人还是适可而止，伤了太尉的身子，皇上那里不好交代。"

长孙无忌已有些浅醉，他从座上站起来，按住张延师的胳膊，话里话外都是豪气："将军小看老夫了！当年老夫跟随太宗大战高丽，庆功宴上，虽无斗酒成诗之才，却是壮怀激烈，慷慨热血，些许米酒岂能醉倒老夫？来！来！来！接拳……"

袁公瑜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上前向长孙无忌作揖表示敬意："老大人真是英雄暮年，壮心不已。人生难得几回醉，下官借花献佛，敬您一杯！"

长孙无忌轻蔑地看了一眼袁公瑜道："你且站在一旁，老夫就要与刺史大人行拳。"

谢强就有些为难了，可酒喝到这个份上，情感就像决了堤的大水不可遏制，谢强只好接了长孙无忌的拳，连划了三局，都是长孙无忌饮了，到了最后一轮，谢强不敢再迁延，与长孙无忌同饮三杯，方"鸣金收兵"。

长孙夫人见老爷醉得一塌糊涂，倒在榻上就鼾声大作，忙命丫鬟拿湿巾为他擦脸："唉！你如何醉成这样？"

长孙无忌睡得很沉，他在梦里游走。时而回到长安的坊间，与褚遂良品茗对弈；时而到了窦山昭陵，与先帝和妹妹洒泪相语；时而又到了洛阳，当面指责武曌惑主乱朝。武曌恼羞成怒，要皇上下令赐他自缢而死。他挣脱府卫士卒，大呼冤枉。

他眼里充着血，看着站在皇上身边的武曌怒骂道："你惑主乱政，必是逃脱不了鼎烹火燎的下场。"

"哼！"武曌的笑透着冰凉，"你说对了！本宫往后就是要造鼎烹火燎的刑具，只是你老儿看不到了。"

"你！"长孙无忌觉得心里堵得慌，他睁开疲倦的眼睛，果然看见袁公瑜和两个穿着夜行衣的人站在面前。他脑际"轰"的一声，知道自己完了。

“你们要干什么？”他试图挣开两个黑衣人有力的臂膀，却浑身使不上力，“你等竟敢暗杀陛下元舅，就不怕皇上判你等极刑么？”

袁公瑜很得意，说话的声音有点变调：“本官奉陛下手谕前来处置反贼，何来暗杀一说？此乃皇上手书，你还有怀疑么？”长孙无忌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去，果然是他熟悉的笔迹。

袁公瑜小眼睛精明地闪着光，不无讽刺地说道：“本官就再称你一次太尉大人，你是选择自缢呢？还是让我们动手呢？”

长孙无忌的酒完全醒了，情绪反倒变得格外平静：“老夫自跟随先帝以来，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何须你等脏了老夫的身骨？老夫死而无憾，只希望你等不要伤害夫人。”

“本官一向心怀善端，让太尉大人一人上路，何其忍心？事到如今，本官不妨告知太尉，夫人已先行一步，您去吧！本官自会向皇上禀奏的。”袁公瑜又笑道。

长孙无忌彻底绝望了，他奋力推开两位黑衣人，从案头捡起丈二白绫扔上房梁，踩了案几上去，长啸一声：“陛下！臣去了。”

袁公瑜对两位黑衣人道：“还不助太尉大人上路。”黑衣人迅速撤去长孙无忌脚下的案几，他浑身颤抖几下，就气绝身亡了。

他只觉得自己的身子轻薄得仿佛一片枯叶，在天地间飘飘荡荡。周围团团黑云，阴风嗖嗖。他俯身看去，长安城在风雨中显得模模糊糊，洛阳宫在夜色里宛若一堆墓冢。

忽然，他看见对面走来的褚遂良，他一脸的血污，眼睛被血浸渍得殷红：“遂良！老夫看你来了！”

“太尉大人，遂良陪你来了。”褚遂良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遥远，他分不清是风声还是人声。

“好！我等一同去地府状告武氏。”

前面是一座悬在血河上的桥，那桥很窄，摇摇晃晃的，随时都可能坍塌。桥面很狭窄，仅能容一人通过，桥的那头，站一个个孤零零的老妪，那不是夫人么？长孙无忌想，这大概就是奈何桥了。

在长孙夫人身旁还有两个年轻的身影，他们面无血色，一身素衣，倚树而立。远远望去，就像悬挂在树上的两片薄纸。褚遂良发现那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仲。

“儿啊！都是为父害了你们呀！”褚遂良迅速越过长孙无忌，朝桥的对面跑去，风把他的本已褴褛不堪的衣裳剥得精光，他赤裸着身子在阴风里

奔跑。

“褚大人，老夫来也！”长孙无忌跟着褚遂良的脚步跑过河去，投进了夫人的怀抱……

褚遂良一个激灵醒过来了，看着身边的夫人早已穿戴整齐，用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他：“老爷！您这是怎么了？浑身火烫火烫的，还整夜喊着甫儿、仲儿的名字。”

褚遂良觉得额头清凉清凉的，原来是夫人用湿巾敷在他的头上：“昨夜老夫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长孙大人和甫儿、仲儿了。”

夫人伸手摸了摸，发现他的烧已经退了，便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老爷是想亲人了，故而才有这般梦境。”

“可这梦也太奇怪了。”褚遂良喝下夫人递过来的热茶，“老夫在梦中看见长孙大人脖子上有被勒的血印，看见彦甫、彦仲站在奈何桥边呼唤。”

夫人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有些怕了，可口里却安慰道：“杀人不过头点地。皇上罚也罚了，贬也贬了，还能怎样？”

褚遂良挣扎着起来，靠在榻上道：“老夫预感京都一定出事了。可这里距京都千里迢迢，消息闭塞，老夫……”

“老爷不要过于担心，倘是京都有事，甫儿、仲儿会有信的。”话虽这样说，可夫人的心里也七上八下的，甫儿和仲儿在京为官，已经许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褚遂良的心已被凿得百孔千疮，她不忍再让他担心。

后厨熬了点米粥，褚遂良喝过后睡了，褚夫人悄悄来到偏院，看见明霁法师正在佛堂前做功课，念完一段《华严经》，她双手合十道：“南无华严经！我佛慈悲，护佑褚大人举家安泰。”

褚夫人十分感动，忙在明霁身边跪下道：“佛缘无涯，度我褚家脱离苦海。”

做完这一切，两人相携着来到佛堂外边。明霁问道：“褚大人身体如何了？”

“吃过法师开的药，烧已退了，这会儿已经睡了。”

明霁放了心：“将养几日，必会康复，夫人但放宽心。”

“只是没有孩儿们的来信，他的心就不安宁。”

明霁安慰道：“两位公子都已成年，置身宦海，自会知进退的。”

“老身也是这样说，可他……”

褚夫人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就见府令进来禀报：“启禀夫人，京城来人了。”

闻言，褚夫人的心就“怦怦”跳个不停，她急忙向明霁告辞，跟着府令来到厅堂，见一浑身血污的人坐在那里，先自吃了一惊。

那人听见脚步声，一转身见是夫人，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出了声：“夫人！大事不好了！”

褚夫人已认出这是褚彦甫府上的总管，遂问道：“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甫儿、仲儿怎么样了？”

总管道：“武氏诬告长孙太尉谋反，褚大人被作为同党再次被牵扯进来，陛下将两位公子免官，流放爱州。少爷离京来此途中，遭恶人追杀，在距爱州二百里的深山遇难！都是小的无能，没有护卫好两位少爷，小的该死。”

总管的头在地上磕得“嘣嘣”直响，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儿啊”的哭声，顷刻间褚夫人便倒地不省人事了。

府令见状，忙对站在一旁的丫鬟道：“快！快去请清化法师来！”

丫鬟去了不一会儿，明霁就来了，她握着夫人的手腕诊脉，须臾间两眼便淌出清亮的泪珠：“夫人去了。”

这消息让府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丫鬟、府役哭成一片。明霁心中悲愤交加，想这一年来若非褚遂良夫妇关照，她也不知该如何度过。她在心里恨武曌，诅咒佛祖为何不将恶人收了去。但她更知道，褚遂良还在病中，她止住大家的哭声，问总管道：“朝廷对褚大人做何处置？”

“褚大人的官职均已免去，许敬宗已遣御史大夫崔义玄前来拘捕大人回京。”总管应道。

“事急矣！此事须速禀大人得知，好有个应对之策。”……

褚遂良在病榻上听完禀报，挣扎着起身，眼望北方，仰天长啸：“大唐危矣！”他只觉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上涌，顿时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染红了白色的内衣。他仰面躺在榻上，昏过去了。

府令和总管扑上前去，抱着褚遂良呼唤道：“褚大人！褚大人……”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一切，正应了褚遂良昨夜的梦境。

明霁法师赶过来拨开人群，用力挤压褚遂良的人中，半日，他长出一口气，立时哭声弥漫了整个内室：“甫儿、仲儿，都是为父害了你们哪！夫人，我对不起你呀！陛下，微臣冤枉啊！”

见褚遂良醒过来了,大家的心落了地，纷纷上前安慰。褚遂良对围在身边

的人道：“你等且退下，老夫有话要与清化法师说。”

待众人退了出去，褚遂良对明霁道：“朝廷钦差很快就要来爱州了，老夫已无力保护法师，还请法师早做打算才是。”

明霁流着泪道：“大人深陷危机，仍不忘贫尼安危，让贫尼铭感肺腑。贫尼不信大唐天下，没有贫尼立足之地。大人眼下还是养好身子要紧，不必为贫尼担心。”

褚遂良摇了摇头道：“武氏心狠手辣，必不会放过你，好在老夫这几年经营爱州，与辖下县令们相处甚佳，老夫现在就修书与崇平县王县令，让他护送法师继续南下……”

明霁十分感动，一时语塞，看着褚遂良写完书札，她已是泣不成声了。

褚遂良安慰道：“法师慈悲为怀，必得佛祖护佑，不必伤心。如无他事，法师且去歇息，老夫想一人静一静。”

明霁走后，褚遂良将前后发生的事情梳理了一番，情知武曌是下了斩草除根的狠心的。想到了这一层，他对两个儿子和夫人的遭际反而有了一种释然。倘是自己先被拘捕回京，腰斩长安西市，留下他们迟早还是一死。现在，他觉得自己已了无牵挂，即便眼下就告别这是非颠倒的人世，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褚遂良脸上掠过一丝僵硬的笑意，其实生与死不过是一张纸，穿破这薄薄的隔离，岂非此亦彼矣，彼亦此矣。一切的一切都将化为烟云，有谁能说，今日之死不会换取来日之生呢？

褚遂良挣扎着起来，觉得整个人都是麻木的。这样也好，免得太清醒会留下太多的痛。他不再犹豫，从墙上的剑鞘中拔出宝剑，用力朝自己的脖颈抹去，一股鲜血从刀口处涌出，洒落地上，开出艳艳的花朵……

九真城外的山坡上新起了四座坟茔，其中有两座衣冠冢。清晨，从对面山头飘来的细雨默默落在坟头上，恰似离人的泪水，点点滴滴渗入赭红的新土中。

明霁早早地备了香烛，来到墓前。她的泪水与雨水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人怨，哪是天怒。她双手合十，默默诵经，送这曾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刺史大人和他的夫人、儿子远行。她多想为他们办一场法事，让他们的在天之灵早日告别苦难。可是此刻，她也只能默默地念道——

佛法宏大，无生无死，一切皆空，生亦空，死亦空，所以生即死，死即生，生死只是在一个轮回当中，死是另一个个体的生，生意味着另一个个体的死，一切都是缘法。我佛慈悲，慧海无涯，愿大人早逢轮转，更生涅槃……

虽然身在佛门，然明霁毕竟亦是肉体真情，又怎么可以忘记尘世恩怨呢？她脸上看似平静，而心里却在流血。当雨水顺着蓑衣“嗒嗒”地落在草丛中的时候，她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身后跪倒了一大片身影，不仅有曾随褚遂良来爱州的府令、丫鬟和府役，更多的是当地的百姓。这一刹那，她忽然明白了许多。她相信褚遂良没有死，他就在百姓的心中活着。

当她回身合掌，向众人道谢时，府令问道：“法师欲往何处？”

明霁看了看远方一峰接着一峰的山脉，缓缓地说道：“于今四海为家日，吾心安处即吾家。”说罢，她慢慢地朝着弯弯曲曲的山道走去，雨水很快淹没了她的足迹……

显庆四年七月，大唐的土地到处是鲜血和悲歌。

皇上诏命，御史大夫崔义玄赴振州、象州追索韩瑗、柳奭，就地处决。

长孙祥因与长孙无忌通书而处绞刑，他的兄弟长孙恩则被流放檀州。

凉州刺史赵持满只因姨母乃韩瑗之妻，就被枷押至京师。酷刑之下，赵持满毅然坚持身可杀，辞不可更。许敬宗便要狱吏代书“狱辞”，将之诛杀在西市。

驸马都尉长孙铨乃长孙无忌族弟而被株连，他化装成乞丐逃到“流所”，很快被人举报，当地县令不敢藏匿，当场命衙役杖杀。

凡是与长孙无忌一案有染者，皆流放岭南。

在许敬宗呈报给武曌的文书中说，长孙氏、柳氏贬降者十三人，于志宁一族贬者九人。韩瑗、褚遂良、长孙无忌三家除籍，永不为京都臣民。

坐在洛城殿里，武曌看着这些数字，丹凤眼就眯成一条线，她看着殿外开得正盛的木槿花，心里很是惬意，可说出的话依旧严厉而冰冷：“此等反贼，国之蠹虫，必除恶务尽而安之。要继续严查，不使一人漏网。”

许敬宗点了点头道：“微臣明白，微臣就安排大理寺去查。”

“李义府到了普州后怎么样？”武曌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他来。

许敬宗道：“李大人在任上官声甚好，只是没有一天不牵挂皇后。”

武曌长叹一声道：“难得他知恩图报。只是当初他和那个杜正伦闹得不可开交，竟然在朝会上唇枪舌剑，有失体统，陛下也是不得已才将他贬谪出京。好了！现在也该是召他回京的时候了。”

许敬宗犹豫道：“皇后娘娘所虑甚周，只是陛下那里……”

“陛下乃九五之尊，当然要听从他的旨意。改日本宫在陛下面前谏言，先让他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曌说到这里，眼睛顿然睁大了，“政之兴衰在人矣。主持选任，事关重大，本宫可不愿意再落入他人之手。”

“娘娘明鉴！”许敬宗预感，从此以后这朝中的大小事宜，由皇后主事的日子已不远了。

八月中秋节前，李治偕武曌回到了长安。可此时他的心一片空落和怆然。因为心情的原因，他要车辇选择了距太极宫最近的通化门进城。一路西行，虽说时令刚刚交了八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可长安街头古槐的叶子却早早地黄了，一片片金色的叶子在风中飘飘荡荡，落在车辇周围，发出“窸窸窣窣”的哀歌，于是，莫名的惆怅便丝丝缕缕地环绕着李治，让他感到此地是如此的陌生。

这一次回归西都，他竟要李荣传口谕给皇后，希望与皇后分乘两辆车驾，但是遭到了武曌的婉拒，于是他便很违心地顺从了她的意志。是什么原因？似乎是清楚的，又是不清楚的。

一路上，他们晓行夜宿，李治的话比永徽年间少多了。有时候，他独自一人坐着，会从胸中吐出长长的叹息，尤其让他难熬的是，每到一处行宫，夜间总是失眠，勉强睡着了，也是噩梦不断，他常常看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一身血污的样子。

一样的长安，不一样的感觉。武曌的目光恰如八月的秋阳，温暖而又鲜亮，看眼前的一切都是勃然而又畅心的。秋树多情，秋花有意，秋山清朗，秋水缓缓，显庆四年的中秋属于武曌，身边这个男人属于武曌。她不再担心长孙无忌的发难，也不再忧虑嫔妃们的争宠。这一切，都使得她的脸上呈现出滋润的水色，即便不化妆时也是白皙粉嫩的。她自信，在这个宫中，没有一个女人在她这样的年龄依旧如此容光焕发。

她之所以婉拒了李治的旨意，一定要和他共乘一辆车辇，就是要把这种感觉传达给留守长安的朝臣们。她轻轻地碰了碰李治的胳膊：“陛下，进城了。”

可她没有从李治脸上看到任何的欣喜时，她的感奋骤然退去。李治的脸色缺少光彩，目光呆滞，这让她有了担心。她心里很明白，自己导演的两场“谋反”案让他身边的近臣损折殆尽，他承受不了如此严酷的现实。他之所以容忍她这么去做，完全是因为太爱她的缘故。她不能看着他就这样消沉下去，她要让他尽快走出旧事的阴影。

“陛下！此次回京，该为弘儿加元服了。”

“哦？”李治瞬间打了一个盹，近来他的头总是晕，“他还只有七岁，就是到了十月也才八岁，还不到年龄。”

“臣妾就是想让陛下高兴。”武曌向李治投来热辣辣的目光，“古往今来，便国不法古。年龄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李治最难拒绝的就是从那双丹凤眼中散发过来的炽热：“好！就依皇后，此事就由礼部和宗正寺操办，皇后替朕多过问便是。”

“谢陛下！到时候还要大赦天下，以彰陛下圣德。”武曌又趁机建议。

“好……”

李治回答着，似乎又要睡去，武曌却在一旁提醒道：“陛下！太极宫到了，大臣们都在司马道上迎接呢！”

“哦！朕又回到长安了！”李治应着，眼睛就有些湿润了……

人同此心，一回到长安，他们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想尽早看到自己的儿子——太子李弘。当天午后，李弘就在上官仪的陪同下来清宁宫拜见父皇与母后。

许久没见，母子不免有些矜持和生疏，这让武曌心里隐隐作痛，眼角潮湿了，她拉过李弘问道：“你心中还记恨母后没有带你去洛阳么？”

李弘忙回答道：“儿臣不敢！儿臣知道母后是为了儿臣好！”

“这就对了！”

武曌为李弘抻了抻衣襟，就听见李治问道：“弘儿近来在学些什么？”

上官仪忙在一旁回道：“启奏陛下、皇后，殿下近来在读《礼记》。”

“哦？”

李弘在一边解释道：“先是博士郭瑜讲解《左传》，儿臣发现里面尽是些篡臣弑君之事，儿臣不忍卒读，就改学《礼记》了。”

上官仪赞道：“太子聪颖，举一隅而以三隅反，此社稷之福矣！”

武曌听了也很高兴：“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诚至理也，然则，治国理政，素以礼法并重，前长孙太尉、李□曾撰《唐律疏议》，请侍讲择机授之。”

“皇后所言甚是，朕也是这个意思。”李治也很赞同。

闻听此言，李弘很不解地问道：“儿臣闻太尉因谋反而获罪朝廷，母后却要儿臣读他撰写的《唐律疏议》，儿臣甚是不解。”

武曌笑道：“这你就不明白了。其一，《唐律疏议》乃长孙无忌秉承你父

皇旨意而撰，非私著也；其二，自古圣王治世，不因人废言。功罪两分，乾坤才能清朗。”

李弘听了唯唯点头，上官仪在一旁听着，也十分吃惊于武曌的高屋建瓴，心中便又添了几分忧惧。

这样的谈话少了许多亲情，看看时间不早，李治便道：“朕决定十月为你加元服，你定当刻苦自励，才不负朕之厚望。”

李弘向李治和武曌施了一礼，便起身告辞了。

出得宫来，李弘问上官仪道：“做皇上的儿子都这样么？”

上官仪没有回答，只是说道：“皇上、皇后的话殿下要谨记在心，距加元服大典不过一个多月时间，殿下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从司马道旁的树枝上飘来一片黄叶，落在上官仪的肩头，他捡起黄叶，胸臆间顿时铺满沉郁和落寞。

第二天朝会上，李治先询问了自离开长安后的政事变化。当许敬宗将关于处置长孙无忌的奏章呈上来后，李治看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他不愿意再回首那些伤心的往事。

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出列陈奏：“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谋反案后，贬降朝臣很多，三省六部留下不少空缺，急需填补，请陛下圣裁。”

李治道：“选贤任能，国之根基，爱卿不妨在州、县选拔有识之士充实朝官，奏朕知晓。”

“微臣遵旨！”李义府一脸的笑意，其实关于省、部的人选名单就在他袖中藏着，之所以没直接上呈，是因为他要先向武曌禀报。散朝以后，他就直奔清宁宫。

武曌刚刚起床，昨夜她又开始做噩梦了，直到黎明时才昏昏睡去，现在，她惺忪的睡意还没有退去。对于用人的名单她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一个疑点：“这个卢承庆任度支尚书不到一年，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否有些快了？”

李义府解释道：“娘娘有所不知，卢大人在先帝时曾任民部侍郎、检校兵部侍郎等职，本朝也曾多次奉旨出使突厥，后来，由于褚遂良诬告，被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简州司马，其人精于计算，量入为出，朝野皆以为能。”

武曌的眉宇展开了，心想受过褚遂良排斥者必是忠良之士，便道：“如此甚好！你奏明陛下即可。”

当她没有看到崔义玄和袁公瑜的名字时，抬头看了看李义府。李义府立刻明白了武曌的意思："崔大人年迈不宜再任高职，他已向陛下陈奏，请求外放刺史。至于袁公瑜么，因为在谋反案中，他先后逼死包括长孙无忌在内的数人，朝野哗然。一下子擢拔恐怕……"说到这里，李义府刹住话头，小眼睛暗地打量着武曌。

武曌眉毛皱了皱说："爱卿所虑甚周。袁公瑜见风使舵，可以为鹰犬，却不能为栋梁。还是让他待在中书省起草诏书吧！"

接下来，武曌又在名单中看到了"许圉师"的名字："这个许圉师显庆二年就已迁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何以此次又加检校侍中？"

李义府道："许大人此次侦查长孙无忌谋反案时，虽未直接涉足，却是搜集证据，多有建功。故而……"

"好！"武曌收起名单，"只要在平叛中建功者均予赏赐，就照这个名单起草奏章，呈陛下圣裁。"

"微臣遵旨！"李义府很谦恭地说道，"娘娘圣明！微臣明日早朝就呈陛下圣览。"

至此，显庆四年的三省六部班底基本上都按武曌的意思安排就绪了。

站在朝堂上的上官仪听到诏书上所列的名字，就在心里喟叹，从今以后，真是政归中宫了。

十月，太子加元服的盛典如期举行，李治当日同时下诏大赦天下。

立冬那天飘起了些微的雪花，武曌去了一趟感业寺。

今非昔比，鸿胪寺崇玄署官员早在前几天就知会了寺院，寺院就陷入一片仓皇。明霁住持自两年前去了龙门后，至今不知去向，这一年多时间都是职司们轮流主持法事。皇后又是曾在这里落过发的，弄不好降下罪来，谁也担待不起。大家在一起研判了许久，没有个主意，最后明清提出："因为早年明月曾与明空在一起住过，还是由她代明霁迎接皇后娘娘吧？"

明月一听，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贫尼道行浅薄，怎能担此大任？"

明清劝道："大家都知道你为难，可为了佛门姐妹，你就勉为其难吧！熬过这段日子，明霁回来就好了。"明月推脱不过，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明月司职后，首先布置的事情就是把皇后当年蓄发等待回宫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那是她希望的始点，也留下她与皇上最难忘的记忆；她还要明清去把藏经楼的经卷整理好，说不定皇后要借些经卷回去；至于法堂更是不待言，当年皇后就是通过说法才得以见到皇上的。

这天一大早，大家云集在山门口等待着皇后的到来。

远远地瞧见仪仗成列、旗帜漫卷、车驾辚辚，好一派皇家气度，众女尼们面面相觑，惊异武曌与当年被逐时的天壤之别。

隔着几丈远，皇后下了车辇，朝着山门步行而来，那闰了毛边的猩红色披风被雪映得分外鲜艳。

明月带着众人站成一排，双手合十迎接道："感业寺出家众恭迎皇后，南无华严经。"

武曌先去了佛堂，由张尚宫代为进香，闻听钟磬悠悠，许多的记忆都在一刹那涌上心头。待她在蒲团上打坐，听明清说法时，就感到了皇上的体温。是的，当年皇上与王皇后就是坐在这个地方听她说法的，物是人非，如今那个愚蠢的女人早已化为一抔黄土，而她还活着。

出乎明月的预料，出得法堂，武曌并没有去自己蓄发修行的房间，她觉得那是很屈辱的一段时光，不看也罢。她沿着松树林边的小径，直接去了藏经楼。她在当年与明霁叙话的地方站了许久，直看到楼下的雪越来越密，才向茶室而来。

一杯香茗滑过喉咙入了腹，浑身都是清爽的，武曌问道："不是明霁住持寺院么？怎么不见她来。"

明月的眼里就溢满了泪花："皇后娘娘有所不知，感业寺这两年遭逢大难了。"

"怎么了？明霁怎么了……"武曌的丹凤眼立时睁得老大，一副很吃惊的样子。

明月饮泣道："两年前，明霁法师应龙门寺圆觉法师之邀前去论法，不想就再也没有回来。"

武曌眉头皱了皱，问伺候在一旁的张尚宫道："你随本宫在洛阳时，可曾见过明霁法师？"

"奴婢不曾见过。"张尚宫有些慌神，不敢抬头去看皇后。武曌对自己亲手布置追杀明霁一事如此镇定，这令她毛骨悚然。

武曌的丹凤眼里渐渐地蒙上一层薄雾，顷刻间就化为盈盈泪光："想那明霁法师与本宫是同乡，当年在感业寺时多蒙她关照，不想……"

当晚，武曌以皇后的身份在法堂为明霁做了一场宏大的法事，女尼们为皇后的念旧怀远而深为感动。

第二天，武曌又召集女尼们道："寺院不可一日无主，各位法师尽快推举住持，报朝廷恩准。"

离开感业寺时，入冬的第一场雪已经下得很厚了，车毂碾过，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武曌掀开车驾的纱帘，望着漫天飞雪，忽然看到在寺院墙外的一角，一树红梅开得分外灿烂，她仿佛听见，春天已经在南山那边起步，朝着长安而来了……

第十八章

武后锦衣归故里

梁王黯然囚黔州

再相爱的夫妻也有同床异梦的时候。对长安的情感，李治与武曌是大相径庭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着慈母和严父的温馨，尤其是自东都西还后，他的这种眷恋益发浓了。每日早朝后，他就喜欢一个人待在两仪殿，看着那些旧物追忆似水年华。

那是贞观十年，他温柔、贤惠、仁孝俭素的母后溘然长逝了。当时已经封为晋王的他只有八岁，而妹妹晋阳公主只有三岁。父皇每思他们幼年丧母，暗自垂泪。在母后葬进昭陵第二年的清明节前，他因为思母心切，竟不顾乳母的阻拦，拉着妹妹跑到两仪殿哭着向父皇要娘。正在批阅奏章的太宗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丢下手中的朱笔，一边拢着李治的肩膀，一边抱着晋阳公主，悲不自胜，他当时流着泪道："明日朕就带你们去看母亲。"

第二天，太宗前往昭陵吊唁长孙皇后，没有带太子李承乾，也没有带魏王李泰，就带了他和晋阳公主。站在伏虎一样嵯峨的陵塚前，太宗悲极而泣道："皇后！你别朕而去，治儿初晓人事，兕儿年幼娇弱，朕不忍他们遭失爱之苦，故亲养于膝下。"太宗还特别嘱咐乳母，什么时候晋王和公主想娘了，不待恩准，即可到两仪殿觐见。

他就是从那时起发现父皇包举宇内的胸间始终保留着对母后深沉的爱，而且也有着一副怜子的柔肠。

然而，这些早年的忧伤，非但没有淡化他对长安的情感，反而使他将之视作与母后的相依。所以，尽管他为了武曌而移驾洛阳，甚至不顾韩瑗等人的劝阻而将之定为东都，但他依旧深深地眷恋着长安。

他有时候会懵懂地问身边的李荣："朕是不是不应该定洛阳为东都？"

李荣明白，皇上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皇后，他更清楚其间包蕴了许多无奈。可如此敏感的问题，要他怎么回答呢？毕竟武皇后不是王皇后，他只能顺着皇上的意思道："我朝自开国以来第一次有两都之设，此乃陛下深谋远虑之举，朝野皆以为善。"

“你们哪！除了唯唯诺诺，有几个能懂得朕的心啊！”李治摇了摇头，便不再问，他知道再问也问不出结果来，又低下头想心事去了。

武曌就不一样了，长安，带给她太多的积怨，太多的情殇，太多的恐惧。从八月中秋回到清宁宫，那中断了许久的噩梦再度于深夜走进她的帷帐。现在，每夜缠绕着他的不仅仅是王皇后与萧淑妃，还有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柳奭等人，他们每人手中持着一条绞索套在她的脖子上，让她几于气绝。她常常在梦中惊醒，直到天明也不敢再合一眼。她一天都不想在长安再待下去，为太子加过元服后，她就向李治谏言，要回洛阳。

李治捧着武曌日渐消瘦的脸庞，望着她因为失眠而布满血丝的双目，揩拭她莹莹如珠的泪水，心就软了。你爱一个女人，你就得分担她的痛苦——李治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答应她十一月初就起驾回东都。

武曌很感动，她也明白长孙无忌这个案子给李治的创伤很重，她希望李治能换一个环境，尽快地走出痛苦。

这天，她得到李治的恩准，来向母亲荣国夫人杨氏辞行。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程序。到了显庆四年，只要武曌提出的请求，李治没有不答应的。

荣国夫人的府邸在离宫城不远的翊善坊，气魄比已故王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府要阔绰多了。不唯门楼高大奇伟，就是来往的官员从门前经过，也得下马住轿，悄然而去，生怕惊扰了皇家外戚。

清宁宫的太监前几天就知会了荣国夫人，整个府上就为皇后的到来洒扫庭除，张灯结彩。甚至连丫鬟们如何行拜见的礼仪，如何回答皇后的问话，如何进退都一一训练了一遍。

荣国夫人同时也知会了武曌的姐姐、韩国夫人武顺带着一儿一女前来迎接皇后。武氏姐妹三人，一人早殇，剩下的两位出脱得蛾眉玉颜，宛若露花。

那是在武曌刚刚册封为皇后不久的一天，武顺偕丈夫、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进宫探望妹妹，恰好李治正与武曌在温室殿说话。当武顺夫妇双双拜倒在皇上面前的时候，李治不禁为她的美艳而吃惊。没过几天，皇上的诏书下来了，武顺被册封为韩国夫人，凭借“门藉”，她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宫禁了。

杨氏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姐妹在一起聚聚。

大约是辰时三刻，皇后的銮驾就停留在了荣国府前。车驾刚停稳，一位小太监就赶快上前趴在地上。武曌在张尚宫的搀扶下，踩着小太监的脊梁下了车辇，母亲杨氏便率领府内上下跪地迎接。

“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荣国夫人和韩国夫人几乎同时喊道，后面的府役、丫鬟们也都跟着。

武曌扫视了一下面前的人群，道了一声“平身”，众人才小心翼翼地起身。大家分站在府门两边，看着皇后搀扶着母亲进了府院。到这时候，她才以女儿的身份向母亲行了参拜礼。在母亲仓皇中扶起她时，她看到母亲的鬓边又增添了不少的白发，但她仍然能感受得到，随着境遇的好转，母亲的脸色却是红润多了。

这是武曌最欣慰的。要说母亲也是弘农杨氏的后人，四十岁时嫁到武家做了续弦，那时候，先房相里氏生的几个儿子年纪尚小，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们成人，其间相继又生下她们姊妹三人，又跟着父亲走南闯北，居无定所，何曾有过一天的安宁呢？若非母亲一辈子笃信佛祖，但求清静，恐怕早就……

一想起贞观五年，在荆州都督任上的父亲武士彠去世后，几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武元庆、武元爽仗着是原配夫人的儿子，处处为难身为继室的母亲，她就恨不得杀了他们。

贞观十一年，太宗选了十四岁的武媚进宫，母亲哭成了泪人儿。在荆州的阳关道旁，伴随着州府官吏相送的隆重场面，母女们洒泪相别。武媚望着府门前的母亲，留下一句话：“娘！女儿一定要让你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此后，杨氏曾经回到文水故乡，却不承想遭到武元庆兄弟的挤对，只好又回到长安。而这时候，武媚已经进了感业寺。探望女儿回来，杨氏禁不住失声痛哭，不知偌大京都，何处是乡关？最后是许敬宗收留了她。

随着武曌的二次入宫，不但杨氏的境遇得到了根本改变，就连她的大女儿也被封为韩国夫人。现在母女坐在厅堂里说话，杨氏满心都是对女儿的感激之情。许敬宗也没有白付出，她从武曌那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韩国夫人不失时机地唤出儿子贺兰敏之与女儿贺兰蕊儿参见姨娘。两个外甥，一个生得玉树临风，一个生得楚楚婉丽，武曌平日里就喜欢有加。

贺兰敏之天生就是个坐不住的主儿，不一会儿就溜去后花园找那些丫鬟去了。倒是蕊儿一直陪着母亲坐着。

武曌问道：“蕊儿今年该是——”

“十五岁了。”韩国夫人闻言道。

“也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武曌道了一声。

可蕊儿却在一旁说道：“姨娘，皇上威严么？”

武曌一听这话就咯咯地笑了：“你小小年纪如何这样说话？赶明日带你进宫见见不就知道了？”

韩国夫人连忙批评女儿：“这孩子，不知整天在想些什么？”

此时，荣国夫人抚摸着皇后的掌心，一种血缘的亲情传递在她们的心间：“皇上近来可好？”

“长孙无忌的案子让他身心俱伤，他没有想到元舅会谋反。女儿正想着让他换个环境，再回到洛阳去，今日就是来向母亲辞行的。”武曌还告诉母亲，皇上对武氏很关照，他已经接受了许敬宗等人的谏言，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以使升降去取，时称允当，礼部郎中孔志约等已将武氏家族升为一等。

杨氏感慨道：“此皇上隆恩，亦是许大人之情。”

韩国夫人也插话道：“此皆赖妹妹在皇上左右。”

武曌笑着应道：“是皇上隆恩不假，可要不是有女儿在皇上身边，今生恐怕您都要居于人下了。”

杨氏点了点头，以为武曌说得在理，就不由得想起丈夫前妻的两个儿子来：“依为娘看来，皇后返回东都后，当抽个机会回并州老家看看。”

武曌一听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她是要借此做给自己两个兄长看。武曌被册封为皇后，李治又追封武士矍为太尉、荣国公。他们借着父亲的福荫一个做了宗正少卿，参与诸王和外戚事务的署理；一个做了少府少监，整天钻在朝廷府库里。朝野以为皆因皇后之故，可武曌心里清楚，此乃皇上对武氏一族的看重，若是从她论起来，是绝不会让他们进京为官的。

“女儿也正有这个意思。此次归乡，女儿要大宴亲戚故旧，让他们想想当年是怎样对待我们母女的。”

闻言，杨氏的眉眼中就溢出了笑意：“最好请皇上北巡文水，一路圣德广播，万民山呼。”

武曌就在心里感佩，母亲虽然年过七旬，仍然如此机敏，难怪生下的女儿一个个精明非常。她是要借皇上为自己张目呢！

母女正说得高兴，丫鬟前来禀报，说后厨的酒菜已经备好，请大家入席用膳。

武曌笑道：“女儿每日在宫中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倒是常常想起家乡的老陈醋、刀削面，甚是可口。”

杨氏道：“家中正是为皇后备了这些文水的菜肴。”言毕，母女相偕着向

后堂去了。

这顿饭吃了整整两个时辰，吃得武曌乡情悠悠，亲情绵绵，尤其是喝了些杏花村后，说起话来就口吐莲花，余香不散了。

出得厅来，抬头看看，日色西斜，武曌遂向母亲告辞回宫。杨氏也不阻拦，宫里有宫里的规矩，女儿现今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武曌离开荣国府后并没有直接回清宁宫，而是去了甘露殿，那是李治休憩读书之处，曾留下他们幽会缠绵的温馨。她想，李治一定在那里。

自八月回到长安后，无论是她还是李治，都忙于选配三省六部的班底，很少享受那种没有纷扰而又宁静的叙话和两情之间的浪漫了。她又是个情欲旺盛的女子，没有男人的情感滋润，她就觉得过得没有意思。

此刻，武曌已下了銮驾，她把所有的太监和宫娥都打发回了清宁宫，只留下詹事和张尚宫同行。看见甘露殿朱色的殿门，她被杏花村燃烧的情欲冲得浑身燥热，两颊绯红，额头香汗蒸腾。她回身对张尚宫和詹事道："你等在殿外伺候，本宫去见皇上。"

李荣看见皇后来了，忙上前施礼拜见。武曌问道："皇上可在？"

"正和太子殿下说话呢！"李荣回道。

刹那间，她涌出心坝的情潮消退了，欲望之火也迅速熄灭了："太子为何这时来了？"

"奴才也不清楚，只是见太子脸色有些不高兴。"李荣说着，就要进去通禀。

武曌拦住他道："不必了，本宫自己去看看。"说着，她就径直进了甘露殿。

当着太子的面，武曌先行礼道："陛下，臣妾回来了。"

"嗯。"李治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声，武曌就在一边坐了下来。

李弘看见母亲，孩子天性顿时复苏，就要扑向武曌的怀中，却被她严厉的目光拦住了："你身为太子，怎可这样随意，宫廷的礼仪都忘记了么？"

李弘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不情愿地退回到原地，依照礼节向母后参拜之后，才小心翼翼地入了座。

不知为什么，李弘自懂事时起，就觉得母亲虽然美丽，却不亲近，脸上总有他说不清的冰冷。正胡思乱想间，武曌却在一旁问话了："你不在凌

烟阁读书，为何来见父皇？”

见状，李治替李弘做了回答：“朕不日即移驾东都，欲留太子监国，不承想他说父子分居两地，他日夜思念朕和皇后，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欲随朕与皇后前往东都。”

李弘也怯怯地看了看武曌说道：“儿臣……”

还没等他开口，武曌的脸色霎时变了：“你如此儿女情长，焉何担得国政？甘罗十二岁便出使赵国，舌战赵国君臣，传为千古佳话，你也该如他一样学会担当。你父皇令你监国，正是要授你御国理政之术，你当悉心体味才是。”说着话，她挥了挥手，叫李弘退下！

但李弘并不打算走，却将目光转向了李治：“儿臣此次随父皇、母后东行，非唯续亲缘之爱，更有他虑。方才儿臣已向父皇陈奏过，请父皇明察。”

武曌很诧异，转脸问李治道：“他刚才说了什么？小孩子的话陛下也相信？”

李治沉思了片刻道：“太子闻听皇后将回并州故里，以为此正察知民情之机，朕也觉得为君者当晓百姓疾苦，方能知民贵君轻之理，而爱惜民力，节俭从政，此乃贞观、永徽之风也。”

可武曌还是不依：“陛下如此骄纵，他将来怎么担当大任？”

“弘儿所言不无道理，皇后不事娇惯，亦是为母之良苦用心，朕甚知之。这一回就允了他吧，总让他待在宫中，亦非良策。”李治的目光此刻变得十分柔和，对李弘来说，这目光散发着父亲的慈祥；而就武曌而言，则暗含了不尽的深爱。

武曌便也被这曾让她倾倒的眼神融化了！唉！国家大政与亲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她一时也有些梳理不清了，转过脸对儿子道：“就且遂你一次愿，还不谢过父皇。”

李弘便高兴地笑了，纳头拜道：“谢父皇、母后，儿臣这就回凌烟阁准备去。”

看着李弘退出甘露殿，武曌的眉头皱了皱道：“唉！臣妾怎么觉得他倒不如贤儿聪颖豁达，遇事有主见呢？”

李治很不以为然：“都还是孩子，贤儿不过四岁，封为潞王，领岐州刺史，不过是徒有虚名。”

武曌不再争论这些，在长安的日子不长了，她得珍惜这段时光：“陛下！臣妾今夜就不回清宁宫了！”

李治看了看摊开在案几上的书道：“朕本来还要将皇后转来的许敬宗撰修的《国史》稿子看看呢！”

武曌的脸上流淌着悠悠的春情，闪烁着一双丹凤眼道：“臣妾与皇上在一起时，那些鬼魅就不敢来了。”随后，她缓缓地走到李治面前，帮李治理了理衣襟，那所有的爱都在这极不起眼的细节中了。

李治最不能抗拒的就是这双眼睛，他的心火迅速地被点燃了，呼吸也显得粗了，在武曌顺势躺进他怀抱的那一刻，他有力地抱起了她，朝内室走去。

武曌毫不掩饰她对男人的强烈欲望，她放肆的叫声让这个冬日的傍晚炫出与季节极不协调的躁动。

十一月初，李治与武曌带着太子返回洛阳，他重新恢复了每日在武成殿批阅奏章的生活。

这一天，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任雅相送上奏章，陈奏西域的思结都曼率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叛，已击破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边陲告急。

登基十几年来，李治在处理起军务来倒是应付裕如的，他当即诏令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前往征讨。

第二天早朝后，任雅相又来禀奏，说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一举大捷。

李治放下奏章说：“这个薛将军朕知道。永徽五年，朕避暑于万年宫，夜逢大雨，山水直冲宣武门，宿卫将士惧而走散，是他临危不惧，救朕与昭仪于危难之中，未料他驰骋疆场亦累累告捷。传朕旨意，遣兵部侍郎为使者前往高丽劳军，重重赏赐。”

任雅相告辞出去后，忽然就对皇上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虽然在处理武氏与长孙无忌的纠葛中皇上显得优柔寡断，可今天他调兵遣将，挥洒自如，颇具先帝遗风。

显庆五年的春节李治和武曌是在洛阳度过的，边关传来的消息让他们这个节过得很愉快：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兵临思结国马头川城下，将城池围了个水泄不通，都曼自知难以挽回危局，遂开门投降。现在使者正押解都曼赶来洛阳。

李治看罢奏章，大喜过望：“苏爱卿治军有方，战之必胜，乃我朝之栋梁，惜乎朕只在朝堂上见过几面。等他有一天入朝，朕一定要与他做竟夜之谈。”

在过了上元节的第一次朝会上，任雅相即向李治禀奏，说朝廷的使者已

押解都曼到了洛阳。李治听后十分振奋，问丹墀内的众官道：“诸位爱卿，如何处置都曼，大家不妨奏来朕听。”

大理寺卿辛茂闻言随即出列道：“依律论之，思结国为属国，乃大唐臣下，臣请陛下将之交与大理寺审理，依法判罪。”

他的谏言立刻得到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义府赞同，他素知武曌心事，像如此关乎国威的生杀她绝不含糊，因此，辛茂的话音刚落，他就接道：“臣以为辛大人所虑甚是。此斫枝以震叶矣，西域各国闻之，必震恐惊悚。”

许敬宗也以为杀之能以儆效尤。其他朝臣见武曌的几位心腹皆言必杀，以为这是她暗授机宜，一时之间喊杀之声弥漫了大殿的每个角落。

李治看了看群臣，禁不住感叹朝野现今如褚遂良等敢言直谏之士太少了。正喟叹间，只见任雅相站出来道：“使者在押都曼回京之际，还带来了苏将军的亲笔书信，将军在信中言说当初是他承诺都曼若是投降，当奏明朝廷免其一死。”

李治接过苏定方的书信，觉得他所言甚和先帝“爱之如一”的国策，随之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众位爱卿现今还以为必杀都曼方能安定西域么？”

大家一时摸不清李治话里的意思，便都保持了沉默。眼见得李治的脸色沉了下来，都讲令侍讲上官仪就说话了：“大唐岂可言而无信，杀都曼容易，损我朝形象事大，苏将军深明大义，请陛下圣察。”

“上官爱卿所奏正合朕意。对遐迩藩国，动之以威，抚之以礼，方能使其心服。”说着，李治又转脸对许敬宗道，“传朕旨意，免都曼死罪，令其归国报效朝廷。”

众臣这才异口同声道：“陛下圣明。”

朝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很快通过许敬宗和李义府之口传到武曌那里。武曌听了后道：“陛下如此处置西域国君，乃长治久安之策。你等目光短浅，当深解圣意才对。”

出得洛城殿，许敬宗还在回味着这番话，他对李义府道：“皇后真有些捉摸不透，刚乎？柔乎？”

李义府精明的小眼睛挤出一丝笑意：“我等愚钝，还是悉心揣摩上意吧。刀刃上的日子会不会过，就看能不能摸清皇后的心思了。”

其实，无论是许敬宗还是李义府，都无法读得懂武曌的内心世界。她从这消息中获得的并不仅仅是皇上在睦邻邦交中的智慧，更让她感到欣喜的是，皇上已经走出了长孙无忌“谋反”案的阴影，开始振作起来，她深爱的男人又重新坐在朝堂上指点江山了。

但她希望李治能进一步明白，陪伴在他周围的，不在于是李义府还是褚遂良，是长孙无忌还是许敬宗，要紧的是大唐江山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算什么？说好些，是朝廷的工具；说不好的，与走狗鹰犬无异。驾驭好他们，是做皇上的英明所在。

武曌觉得，这是提出回并州省亲的最好时机，而且他一定会答应的。果不其然，二月，李治与武曌离开洛阳，北上巡视。

尽管李弘要求跟随父皇和母后同往，但李治反复考虑，还是将他留在了洛阳。在武成殿里，李治对李弘道："朕原也有带你北上的打算，然朝事纷纭，国不可一日无主，你留下监国，群臣才能遇事心定。"

李弘虽然一时还无法理解父皇的深意，但当他看到母后丝毫没有通融的意思后，自知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

离开洛阳时，李弘与留守的省、部大臣们到城外送行。他眼巴巴地望着李治道："儿臣愿父皇、母后一路顺利，儿臣在东都盼望父皇、母后早回。"

武曌闻言就有些不高兴了："你迟早要握国玺，为何如此贪恋父母之爱呢？"

在这个时候，李治并不想过多指责儿子："朕此去并州，多则三月，少则两月即回，你当勤于政事，不可懈怠。"

李弘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随后，李治又对上官仪道："太子读书之事，朕就托付你了。"

"微臣遵旨。"上官仪应道。

皇上出巡的队伍于二月半到达并州。在城外五里的柳林铺迎接的除了并州长史李冲玄，知顿使狄仁杰，文水、祁县县令外，还有武曌的两个兄长：宗正少卿武元庆和少府卿武元爽。

李治之所以对北行并州十分热心，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是武曌的故乡，更因为是他做晋王时曾领过并州都督一职。虽说只是个头衔，可从此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当宿卫传来前面就是并州城外的柳林铺时，李治说了一句"速报皇后得知"，就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的丛丛柳林了。尽管午间的风还透出料峭的寒意，可他还是从浓密的柳树枝头捕捉到了星星点点的鹅黄。他的内心顿时涌动着滚滚春潮，恍惚之间，他登基已经十一年了。想想先帝当年这样的年龄已是功业赫赫，他不禁生出无言的愧意。

车驾停在柳林铺村口的阳关道上，李荣高声传道："陛下口谕，并州都督府长史李冲玄、知顿使狄仁杰前来见驾。"

太监们依次传过去，不一会儿，李冲玄便偕狄仁杰来到御驾面前，他俩双双跪下道：“臣李冲玄（狄仁杰）恭迎陛下、皇后。”

“平身。”李治道了一声，就和武曌一起打量起面前的这两个人。这位都督府长史虽是官居五品，却有些猥琐；倒是身边这位年方三十的狄仁杰，眉宇间透出儒雅之气，加之生得的器宇轩昂，武曌便先暗自喜欢上了。只是她没有料到，多少年后，就是这位狄仁杰成了她安邦定国的重臣。

武曌望了望前方的道路，虽说平坦，但并不像沿途别处州郡那样大肆整修过，不过是清除了道边的杂草和砾石而已。她顿生诧异，正待问话。狄仁杰就主动来到圣驾面前道：“启奏陛下，李大人曾有意征发吏民数万新筑御道，被微臣劝阻，臣以为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须新筑御道，此必不合圣意。”

“哦！”武曌沉吟了一声，忽然想起了行前的一件事。

原来朝廷曾知会并州都督府长史李冲玄，要他举荐一名熟悉当地民情风俗的官员担任知顿使，负责御驾在并州期间的食宿和道路。李冲玄立即想到都督府法曹参军狄仁杰是并州人，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了然于胸。加之其善读经史，口齿伶俐，便报给朝廷。

武曌平日听惯了许敬宗、李义府的阿谀之词，现在见狄仁杰如此坦荡，且绝无奉承悦上之意，暗惊此人明于圣意，胜过那个褚遂良。抚今追昔，她也很惋惜，其实她很看重褚遂良在同州的那段政绩，若非他一意孤行反对自己，也不至于那样的结局。

这时候，就听见李治说话了：“爱卿此言甚合朕意，真丈夫矣！”

武曌的脸上也溢出了由衷的笑意，皇上这话也正表达了她此刻的心境，她也很适时地强调了自己的欣喜：“难得爱卿如此体察君民之情，那我们进城吧！”

于是，李冲玄与狄仁杰骑马在前面引导，御驾随后，从跪在道旁的并州官员旁经过。

伴随着车驾的节奏，武曌的目光贪婪地抚摸着故乡的山水，自那年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并州后，这是她再次踏上生她养她的故土。当她低头去扫视道旁接驾的官员时，发现了武元庆和武元爽的身影，他们头贴着地，不敢看恢宏的皇家队伍。她的心头霎时生出无言的厌恶：他们怎么会在这里？

武曌决然地转过脸去，不愿看到他们的嘴脸，她觉得武氏家族出了这两个趋炎附势之徒，简直是奇耻大辱。她在心里暗暗决计，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让他们偿还当年欠下的情债。可她没有想到，刚刚住下，他俩就到行宫来拜见了。

当张尚宫将他们求见的话传进来时，她的脸上除了冰冷，看不到一息热气，她连头也没有抬就说道：“陛下一会儿就过来了，让他们从哪来就回哪去，本宫不怪罪也就罢了。”说罢，她拿起一本《汉书》就读了起来。

过了好长时间，武曌抬头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张尚宫问道：“他们走了么？”

张尚宫禀报道：“他们还在宫门外跪着呢。”

武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两个无赖，让他们进来吧！”

闻听宣召，武元庆与武元爽急不可耐地跪在了武曌面前：“微臣参见皇后娘娘。”

“此处何来皇后娘娘？只有你等虐待的奴婢！”

闻言，武元庆立时惊出一身冷汗，他头贴着地面连道：“微臣有罪……”

武曌冷冷扫视了一眼跪在脚下的两个男人问道：“说说！你们何罪之有？”

武元爽忙道：“启奏皇后娘娘，微臣此次专程从长安来到并州，就是为了弥补当年冷落继母之过，恳请娘娘念在武氏血脉的情分上，饶恕微臣当年的无知。”

武曌放下手中的书卷，话语就带着十分的尖刻：“情分？你等无义之徒，也侈谈情分？本宫且问你，父亲在荆州任上溘然长逝，你们面对我孤儿寡母，想过情分么？慈母携我姐妹三人回到并州，欲为亡父守孝，你等却百般刁难，那时候，你们想过情分么？本宫落难，栖身感业寺，你们想过情分么？没有！可是你们更没有想到的是，本宫会有今天吧！”

这一番话说得武元庆、武元爽冷汗直冒，浑身战栗，心想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从长安赶到这里，他们悄悄地打量武曌的神色，真担心惹恼了她，把性命丢在这故乡的荒野。

“你等以为能有今日，是你们才智过人么？非也，皇皇大唐能士如云，若非皇上恩典，追谥父亲为荣国公，你们焉能有今日？”武曌来到武元庆和武元爽面前，指着他们的脊梁继续道，“若论你等当年所为，本宫恨不得处以绞刑，姑念你们亦为武氏血缘，本宫就不予追究了。本宫不愿再看到你们，你们走吧！”言罢，武曌转过身子，径自进了内室。

张尚宫看了一眼武元庆和武元爽道：“二位大人，请吧！”

武元爽抬头看了看张尚宫小声道：“不是说陛下待会儿要来么？下官还想拜见……”

张尚宫不禁笑道：“大人还想见陛下？没听懂娘娘的意思么？”

有武曌在中间，武元庆和武元爽情知是不可能见到皇上了，两人提起袍裾，悻悻地出了行宫……

连日来，李治与武曌在许敬宗、李义府和李冲玄陪同下，游览了并州域内的名胜。走在晋祠松柏掩映的殿宇间，李治油然想起了大唐与并州的渊源。武王灭商之后分封诸侯，把次子叔虞封于唐。叔虞死后，其子燮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故改唐国为晋国。而他的祖父高祖皇帝七岁就袭封唐国公，隋末战乱中从此处起兵，成就了一统大业。这使得李治对脚下的这方土地怀着深深的情意。

太常卿代表皇上向叔虞神位献“少牢”，乐师们高奏雅乐，宗正寺卿李博义以皇上的名义高吟祭词。庄严、肃穆的感觉笼罩祠内的每个角落，也久久地盘桓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而武曌的心绪却被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深深地浸染了。史书中武王之妻、叔虞之母邑姜，在她的意念中复活了。她光彩照人的形象，她与武王周围的大臣并列而成为“治内”之臣，连孔子都不得不惊叹其“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而邑姜的父亲就是周朝的重臣姜尚。抚今追昔，邑姜的命运身世与自己何其相似。据说，邑姜被后世尊为圣母，难道大唐不需要一位光耀朝野的圣母么？

李治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武曌的微妙变化，当她默默地站在他身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种形式当成了习惯。

也许是因为曾有过感业寺的向佛岁月，武曌每到一处，都对寺院表示了分外的关注。回到并州没几天，她就谏言李治去看坐落在天龙山的佛洞。于是他们传话给狄仁杰，选了当地的法师做向导，追寻佛光而来。

狄仁杰是个细心人，他特地安排轿舆送皇上与皇后登上峰顶，倾听龙王洞泉水叮咚，潺潺流向山下。在山顶，他们环顾四周，群山起伏，松柏葱郁。武曌禁不住感喟道：“好一个洞天福地！”

李义府忙跟着道：“娘娘慧眼，臣亦观其佛缘氤氲。”

狄仁杰引领着皇上与皇后一干人等来到第八个洞窟，指着佛像道：“陛下、娘娘请看，此乃东魏造像，手法朴实、简洁，与洛阳龙门造像颇为类似。”

武曌顿时目光灼灼，禁不住“哦”了一声道：“狄爱卿果然目光犀利，观事入木三分。但本宫以为佛像之造，当随时移。大唐造像，当以丰腴为征。”说着，她转身向身旁的李治建议道，“皇上何不让鸿胪寺在此造像，成一方佛事，岂非美事？”

李治点了点头：“朕之佛缘，结于感业寺，自然要弘扬佛法。一俟回到洛阳，朕就命鸿胪寺去办。”

闻听此言，武曌心头一热，顿时有了春风扑面的感觉。世上多情男儿，莫过于皇上也！

的确，武曌能想到的，皇上都想到了。从天龙山回来。李治就道：“明日朕与皇后同去为荣国公扫墓。荣国公戎马一生，廉俭忠勤，抚循老弱，赈其匮乏、宽力役之事，急农桑之业，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功在社稷。朕为他扫墓，也是在广张道义。”

“陛下！”武曌还能说什么呢？她依偎在李治怀里，感受着夫君浓浓的爱意。灯光下，李治的脸色有些苍白，眼里多了些许的血丝，尤其是两鬓间已潜入了星星点点的白发，她的心忽然就一阵绞痛。

“陛下！政事伤人啊！看看，您都有白头发了。”武曌从李治怀中爬起来，慢慢地拔了一根，捧在掌心，随之眼泪就下来了，“陛下！臣妾希望您永远年轻。”

李治并不在意，笑了笑道：“人生而有长，长而有老，运命使然，何必有杞人之忧。”

“不！臣妾不能看着陛下就这样消瘦下去。”武曌轻轻地将白头发藏进首饰盒内，拥着李治的脖颈说，“臣妾有一不敬之请，不知当讲否？”

见李治没有阻拦的意思，武曌继续道：“往后若是不要紧的奏章，就由臣妾批阅；些许小事，也由臣妾处置。陛下但思社稷大计，不知可否？”

“哦！”李治在发出感叹的同时，心里怦然动了一下。自古及今，从汉朝吕太后到隋朝的独孤皇后；从当朝的长孙皇后到王皇后，没有一个女人当着皇上的面提出这样的请求。李治望着武曌迷离的丹凤眼，他很迷茫，说不清这里面有多少是出于对自己的真爱，有多少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权欲。

殿内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最终还是李治打破了沉闷的气氛：“夜色已深，还是早些歇息吧！明日还要祭祀荣国公，至于代阅奏章之事，容朕回东都后再议。”

不用说，祭祀武士彠的典礼是宏大庄严的，一切都依照礼仪进行。李治在闻听武元庆和武元爽也从长安赶来了，便口谕他们陪祀。

自有并州建制以来，历朝由皇上、皇后祭祀者，武士彠是第一人，自然惊动了周围十里八乡的百姓，墓前一下子拥来了数万人。有人说，老将军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身后会有如此的礼遇；有人说，还不是因为生了个当皇后的女儿……

很快两个多月过去，眼看着三月将尽，无论是李治还是武曌，都觉得离开东都时间不短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太子监国，他们也从内心感到不放心。这一天，李治传来许敬宗、李义府和李冲玄到行宫议事，言皇后有

意在并州朝堂宴请故旧邻里，要狄仁杰拟定名单，由宗正寺筹办。

从行宫出来，许敬宗向李义府讨教道：“此次宴请花费，大人有何见教？”

李义府立即明白了许敬宗的意思：“大人是不是想说，本次宴请费用悉由并州支出，内侍省和少府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然也！在下的意思是账面上这笔费用仍从内侍省出，而实际上则由州府出，如此……”许敬宗的眸子转了转，“眼下并州都督空缺，诸事皆决于长史李冲玄，其人以取悦陛下为能，当不会细究。”

李义府诡秘地眨着小眼睛道：“此事大人与下官不必出面，就让那个狄仁杰去说。”

“狄仁杰……”许敬宗顿了顿道，“此人精明过人，恐难以对付。”

李义府就笑道：“大人不明白宦海深深的道理么？现今他一个小小的七品法曹，焉知内侍省的曲折。就说这是皇上的旨意，他还好说什么？”

许敬宗还是有些担心：“若是事情败露，我等要犯欺君之罪的。”

李义府觉得许敬宗有些过于谨慎：“他敢去问陛下么？他不想做官了？何况武元爽乃少府少监，眼下就在并州，他唯恐得罪了皇后。他来做证，还怕狄仁杰不信？”

经李义府如此分析，许敬宗的心稍许定了些。他知道，无论是他还是李义府，都嗜好女色，光靠朝廷的俸禄哪里应付得了女人无休止的开销？不趁机拿些，一天都甭想过下去。

当日午后，许敬宗传了狄仁杰。

接到中书令的传唤，狄仁杰料到皇上要回东都了。这两个月的知顿使他当得很累，从出行车辆的安排到一路观看的名胜，从祭祀的礼器置办到名胜的选择，他都要一一过问。那个李冲玄只知道每日不离皇上和皇后左右。

狄仁杰深感，皇家一餐饭，百姓度年粮，他从心底盼望着皇上早日踏上归途，好让百姓们安安静静地从事农桑。因此，一进驿馆，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就直接问道：“大人传下官前来，莫非是皇上要回东都了？”

许敬宗很吃惊狄仁杰的见微知著，可他却没有直接表达皇上要离开的意思，而是把皇后要宴请故旧邻里的消息告诉了他：“皇上口谕，皇后回归故里，万民欢悦。既是在并州地面，大人又是钦命的知顿使，此事就由大人去办。”

狄仁杰应道："为朝廷效命，乃下官职责所在，当竭力尽忠，不辞其劳，只是这开销……"

许敬宗显然已备好了说辞，待狄仁杰话音一落，他就接上了话茬："此事还是请并州长史李大人定夺吧！并州乃陛下首职之地，又是皇后故里，为朝廷尽力，也是应有之义。"

狄仁杰何等聪明之人，怎会听不出中书令的弦外之音呢?他整了整衣冠，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待他抬起头来，脸色就肃然了，然出口的话却是从容不迫的："我朝于武德年间颁布租庸调以来，每丁年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年为朝廷服力役二十日。此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百姓对朝廷之奉献，皆在其中。此高祖厚生养民之策，岂可制外又增负担？朝廷有制，公室开销，一应由内侍省和少府支出。陛下圣明，必不至有伤民之举，必是有人取悦于上而责之于下，向大人出此下策。"

许敬宗听后，脸色就有些不自然，微愠道："难道知顿使要抗旨么？"

狄仁杰慨然道："我朝向来以诚治国，以信立国，此贞观、永徽之政之所以得民心也，下官绝不相信此意出于陛下之口。"

"你！"许敬宗表情已从不高兴转为恼怒，"你年纪轻轻，如此放肆，难道不为前程考虑吗？"

"仁杰以身许国，非图一己之利，乃为社稷谋，为百姓思。大人若是为难，下官将面见陛下，陈明情委。"狄仁杰说着就要起身告辞。

许敬宗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斥责道："小小七品法曹，竟然如此桀骜，陛下万邦至尊，岂是你随意可以见得了的？此事你不必再管，传并州长史李冲玄来见！"

狄仁杰毫不相让："大人不必费心，下官既是朝廷钦命的知顿使，自然全权管理陛下起居事宜，纵然李大人前来，也是无济于事。下官告辞！"

"请便！"许敬宗手指着狄仁杰的背影，一时说不出话来。

却说狄仁杰出了驿馆，就直奔李治与武曌的行宫，要面见皇上。可禁卫并不认识他，既不通禀，也不说话。狄仁杰见状便要往里闯，却被禁卫阻拦。正争执之间，李荣从宫中出来了，他看见两人正在争吵，忙上前道："你们为何在此喧哗？这不是知顿使大人么？"

禁卫解释道："他要硬闯行宫，属下阻拦不住，因而争吵。"

"知顿使大人来此，必是与陛下、皇后明日宴会有关。"李荣呵斥了一番禁卫，转脸对狄仁杰道，"请狄大人少待，咱家这就进去禀奏陛下。"

李荣进去不一会儿，便出来道：“陛下口谕，宣知顿使狄仁杰觐见。”

于是，狄仁杰随李荣进到殿内，恰好看见武曌也在这里，他却并无望而却步的胆怯，上前跪倒道：“臣知顿使狄仁杰参见陛下、娘娘。”

李治道一声平身，待狄仁杰站起后，又问道：“狄爱卿有事么？”

狄仁杰遂将在驿馆与许敬宗所谈一一奏来。李治听完，看了看武曌道：“爱卿所奏，朕听明白了，你且退下，有事朕会让有司通知你的。”

看着狄仁杰离开的背影，李治问武曌道：“皇后如何看待此事？”

回宫十数年，武曌对许敬宗的性格摸得很透，知道是他们又打着皇上的旗号对地方颐指气使。她虽私下里多次训诫，然他们秉性难改，偏又遇见了软硬不吃的狄仁杰，这不是败坏朝廷名声么？可她心里也清楚，许敬宗是她的心腹，也不能因事废人，于是宛转其词道：“这个许敬宗说来也是老臣，为何如此不会办事。行前陛下有旨，并州之行用度悉由内侍省与少府开销，何须为难地方，更何况并州乃臣妾故里，更不能用地方钱财宴请亲戚故旧，传将出去，会冷了百姓的心。”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李治很欣慰武曌与自己心意相通，转脸对李荣道，“传朕旨意，明日朕与皇后在行宫宴请故旧邻里，所有用度悉由内侍省开销，不得擅自滋事扰民。”

此时，武曌的脸上溢出由衷的笑意。明日，她将同皇上一起出现在乡里的宴会上，她要用汾河水酿的汾酒，感谢这方给予了她今天一切的土地……

四年血雨腥风，一任房州刺史，当年的废太子、现今的梁王李忠由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成长为十七岁青春少年。

巴山孤寂，楚水凄凉，因“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而得名的房州，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座囚笼。他每天看着房州城外望不尽的崇山峻岭，一种天涯孤鸿的悲凉之感挥之不去。

那一场围绕废立皇后而掀起的风波，残酷无情地摧毁了他头上大唐太子的光环。而那年元宵节，当着父皇面背诵夫子理政格言的李忠第一次品尝了宫廷的血腥。现在，已逐渐进入青春年华的他回顾自己以让出太子之位而试图保住王皇后的行为是多么的幼稚。

王皇后最终还是被废了，一个妖媚的女人鸠占鹊巢，让他的父皇陷入痴迷。他很快被降为梁王，接着又从都督贬为房州刺史。

他记得，离开京城前曾想再看一眼父皇，但皇上没有答应这个可怜的请求，甚至连一句“训诫”的话都没有给他。外放的路上，他一直在想，一定是那个可恨的武媚剥夺了他们父子相别的机会。

初尝世态炎凉，击碎了在凌烟阁读书时于志宁为他注入的鸿鹄远志。年仅十三岁的他忽然感到人生很虚幻，很无奈。从那以后，他将自己放逐于房州的山水之间，像一个农家子弟一样聊度人生，不再抱回长安的奢望。

但不久就传来消息，说已被废黜的王皇后与萧淑妃被砍去了手脚而亡，而被发配到掖庭做苦力的生母也不明不白地投井身亡。那一天，他没有流泪，只是从此夜夜都在梦中看到王皇后残缺不全的肢体，惊醒后，他对着窗外黑魆魆的夜色悲呼："父皇！这是为什么？"

从此，他精神恍惚，每次外出都觉得有一个身影在身后跟着。他担心有人企图暗杀自己，回头看去却什么也没有。

显庆四年的一天，房州长史从外地回来，匆匆来找他，说曾经鼎力扶持他为太子的长孙无忌谋反，被发配到黔州自缢身亡，褚遂良的两个儿子在流放爱州的途中，双双被刺身亡。

李忠顿时感到阴谋正一步步向他逼近，他颤抖的身子蜷缩在府厅一角，捂着双耳道："本王不要听！本王不要听！"

长史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不知道，他只是重复着一句话："本王要死了！本王要死了！"

这一夜，府役们被李忠高一声，低一声的号啕扯乱了心，无法入眠。东方刚刚破晓，李忠对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却不见梁王的身影，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着楚服，涂脂抹粉的女子。

"你看一下，本王如此装扮如何？"府令才看清，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梁王殿下。

"殿下！您这是……"

李忠眼里挤出依稀的怪笑："掩人耳目呀！如此装扮外出，刺客还能辨出本王么？"

"殿下！"府令捂着脸背过身去，"天哪！亲王被逼改换女装，这是什么世道啊？"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显庆五年三月的一天，李忠刚刚换好行装，准备带几名卫士外出踏青，却见府令出现在门口。

"有事么？"李忠问道。

府令神色有些慌张，禀报道："殿下，朝廷的使者到了，现正由长史大人陪同向刺史府来了。"

“哦？”李忠很惊诧，四年了，没有人想起他。他不禁为自己身上的女装感到尴尬，“快！替本王换装！”

“不必了吧！”从门外传来一声讽刺的笑声。李忠抬头看去，见来人手里捧着铅封好的圣旨，他就知道一切已来不及了。

长史介绍道：“殿下，使者乃御史中丞袁公瑜大人。”

话音刚落，袁公瑜立即变得一本正经，高声道：“梁王李忠接旨！”

“臣接旨。”李忠连忙跪倒在地。

袁公瑜宣读诏书的声音高昂而又放肆——

制曰：查梁王李忠，不思报效朝廷，不谋农桑养殖，不恤黎民甘苦，私衣妇人服，又数自占吉凶，惑乱人心，诋毁皇后，着即废为庶人，徙黔州，囚成乾故宅。钦此！

宣完诏书，袁公瑜的声音拉得更长：“李忠谢恩！”

见没有回音，众人定神看去，见李忠已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袁公瑜暗自窃笑，怎么堂堂皇上之子，会如此骨软呢……

第十九章

飞凤得意扶摇上

司空献计改百官

袁公瑜回到东都的第二天，即到武成殿向李治复旨。

行前，他曾到洛城殿去讨皇后的口风。武曌放下手中的经卷，沉思片刻后道：“事情不言而喻。荀子曾说过，男子女服，乃是乱世象征，恐非社稷之福。”然后，她的丹凤眼一转，莞尔一笑，“不过，爱卿不难明白，此陛下父子之间的纠葛，本宫不便多说，你从房州回来，径直禀奏皇上即可。”

袁公瑜立即明白了皇后的意思，既要置李忠于绝境，又要不留痕迹。

走完司马道，就到了武成殿前，恰遇李荣从殿中出来，忙上前施礼：“陛下可在殿中？”

“陛下正与崔义玄大人说话呢，袁大人且在塾门等候片刻。”李荣回道。

“哦！崔大人是向陛下辞行来了。”袁公瑜进了塾门，心想此公先任刺史，年高回到京城，却不料又被外放。他的心便觉得沉沉的，说不清是怎么一种味道。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场长达几年的废立皇后风波过后，该擢拔的都擢拔了，唯有他仍然在中书舍人位子上徘徊。但他知道，上了这船就毫无后退的余地，生死都得往前走。

他刚刚呷了一口茶，就见崔义玄从殿中出来了，同病相怜，袁公瑜急忙上前问候道：“老大人也进宫来了。”

崔义玄急忙回礼：“老夫是向陛下辞行的。”

“大人这就要启程去蒲州了？”

崔义玄点了点头：“圣旨已经颁布，老夫就不便在京多留了。”

“大人向皇后娘娘辞别了么？哦！您肯定去过了，大人是一定要去的。”

崔义玄读懂了袁公瑜话里的两层含义。一层是皇后有没有挽留的意思；另一层就是窥探他有没有对前些日子省、部官员的调整心存芥蒂，为自己没有得到重用而结怨在心。他并不想就此多说什么，他了解袁公瑜的为人，稍有不慎就会被他出卖。

其实，从回到长安时起，崔义玄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中，当他发现长孙无忌并不像许敬宗等所说的那样心怀叵测后，他就对自己的行为开始了检讨。他固然感激当初许敬宗说动皇后在皇上面前谏言将他调回了京城，可如果是以陷害他人的方式，他的内心便很难安静下来。因此，换个角度去想，自己没被擢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崔义玄以年龄为由回答了袁公瑜的问题，袁公瑜有些不信，笑道：“老大人此去蒲州亦是暂住，很快就会回京的。”

崔义玄摇了摇头：“老夫已将家小迁往蒲州，不打算回来了。”说完，他向袁公瑜作别，登上了回去的车驾。

袁公瑜很纳闷，崔大人怎么可能对外放蒲州心安理得呢？未及细究，就听见李荣宣他进殿的尖细喊声。

袁公瑜深知皇上急于知道李忠的消息，便将梁王的恐惧情绪污蔑成了“腹诽”，还将他“衣女服”说成是对皇上唯皇后之命是从的讽刺。此外，他还把在外听到的关于梁王“卜吉凶以求自安”的消息颠倒为“厌胜”之术。终于，在陈奏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听到了李治的一声怒吼：“罢了！”

袁公瑜的声音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李治的“龙吟”：“身为人主之子，行祝诅‘厌胜’之术，与弑君何异？如此逆子，乃圣朝不幸！”

骂完，李治突然觉得头脑眩晕，看什么都很模糊，他揉了揉眼睑惊异

道：“朕这是怎么了？”

李荣吓坏了，急忙上前搀扶，却被他一把推开：“袁爱卿且先退下，朕想静一静。”

袁公瑜战战兢兢地退出了武成殿，他不知道自己刚才的陈奏是福是祸。

过了好一会儿，李治才问道：“袁爱卿走了么？”

“走了。陛下，您龙体要紧，可千万不要动气。”李荣应着，提出要传太医前来诊治。

“朕不妨事，只是很伤心。”李治不能接受袁公瑜所奏之事，更不能容忍来自亲骨肉的诅咒。在袁公瑜陈述的过程中，他几次动了杀机，临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他想起最后一次看到王皇后时，曾承诺善待太子，又想到了两仪殿前李忠为皇后而哭辞太子的情景。心想就是这样一个忠厚的皇子，如何会……

这时，李荣又低声上前禀奏道：“陛下，吏部尚书李义府求见。”

李治不说话，扬了扬手，李荣便明白是应允了，他来到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宣吏部尚书李义府觐见。”

李义府一进殿就觉出皇上的神色不大对头，他又不便细问，只得小心翼翼地跪倒在地道：“臣李义府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治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了：“平身！爱卿有何事就说吧，朕听着呢！”

李义府声音顿了顿道：“陛下，有人弹劾度支尚书卢承庆因用人不当，致使征讨高丽的大军粮草转输不济。”

“什么？你说什么？”李治睁大了眼睛，听李义府复述了一遍后，顿时整个人垮了，“朕这是怎么了？子叛臣离，亲反人散。”

想这卢承庆说来也是贞观老臣，褚遂良在朝时曾屡有打压，是朕在汝州温泉遇到他，问明原委后重新起用的，孰料他竟犯下用人失察、渎职之罪。他有负于朕啊！李治忽然觉得整个大殿都在摇晃，仿佛那巨大的房梁就要直向他压来。他头疼得厉害，大叫一声“疼死朕了”，便昏厥了过去。

李义府见状，一步上前抱住李治呼唤：“陛下！陛下……”见没有回应，他立即转脸向李荣道，“请公公速传太医进宫，并禀奏皇后娘娘知道……”

回洛阳几个月了，可武曌的心却静不下来，回想起在并州的日子，她每日都浸渍在皇上博大的爱河中。

她不能忘记那宏大的宴会场面，文水的“三老”来了，曾是父亲儿时的玩伴，如今已成耄耋老人的故旧来了，曾与母亲在艰难时世中朝夕相处的邻居来了。男人们被安排在行宫的外堂，女人们则坐在内殿。酒是家乡的汾酒，菜是闻名遐迩的晋菜，话是温暖的并州乡音。

乡亲们为故乡出了一位皇后而感到无限荣光，纷纷向皇上和她敬酒，每一句话都热腾腾的。他们也没有忘记向她远在长安的母亲送上祝福。

皇上也偏爱她的故里，当场传旨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者皆授郡君，这也是大唐开国以来所没有过的。

更令武曌兴奋的是此次并州之行让她认识了狄仁杰，这个比她小八岁的法曹无论是气度、睿智还是干练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才长期埋没在州郡岂不可惜？她已决计要向李治谏言，擢拔这样的年轻人到京都，到朝廷。她需要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心腹，同样也需要狄仁杰这样的才俊。

正当她在遐想时，李荣急匆匆地进来禀奏道：“娘娘不好了！皇上昏倒在武成殿了！”

“为何不速传太医令诊脉？”武曌闻言大惊，怒斥李荣。

“太医令已经到了，陛下要奴才请皇后前去见驾。”

武曌不再说什么，急忙乘轿舆来到武成殿。许敬宗、李义府、李博乂等人已经先到，正在候着。大家看见皇后来了，纷纷让开一条通道。

武曌一进内室，就坐在李治病榻前道：“陛下！臣妾到了。”

李治起身去拉武曌的手，却感到天旋地转，看东西很模糊：“皇后在哪里？朕何以看不见呢？”

武曌大惊，忙来到外面厉声问太医令：“陛下病笃，你等却束手无策，就不怕本宫降罪么？”

太医令“扑通”一声就跪倒了，解释道：“娘娘请息怒，陛下乃急火攻心，以致视听模糊，臣已邀集太医坊会诊，改了处方，不久定会康复的。”

武曌鼻翼间“哼”了一声：“贻误了诊治意味着什么，想你也不难明白。”

这时李荣出来悄声对武曌道：“娘娘，陛下有话要对您说。”

武曌又进了内室，看着李治痛苦的样子，她的眼泪就不由得流个不停。她抚摸着李治的发髻，哽咽着说道：“陛下，臣妾……”

李治叹了一气道：“太医们尽心尽责，你不要难为他们。皇后你近前来，朕有话对你说。”

待武曌向御榻边挪了挪，李治便问道：“皇后，你还记得在并州时曾言代朕批阅奏章之事吗……”

“陛下！”武曌截住了李治的话头，“此事当下还是不说吧，陛下龙体要紧。”

“不！”李治欠了欠身子道，“你看朕风晕目眩，目不能视，往后百司奏事，朕怎么处置得了？”

“陛下！臣妾……”

“你不要推辞，朕知你生性明敏，处事皆能称职，乃上天赐你于朕矣。”李治说着，就对许敬宗道，“传朕旨意，自今日起，百司奏事，悉由皇后决之。”

“陛下！”武曌久久地看着李治，没有再说下去。她百感交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表达自己的心绪。她不知道朝野将会怎样看待皇上的这道诏书，但她却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显庆五年十月十三日……

次日清晨卯时，文武百官早早地聚在武成殿门口等待着隔日一次的朝会，可眼看辰时三刻已过，仍然不见李荣的传唤，不少人就有些沉不住气了——

“往常这时候，朝会都快散了，今天怎么了？”

“不会是皇上龙体欠安吧？”

“你胡说什么？昨日还看到李大人到武成殿奏事呢！”

还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许敬宗、李义府、任雅相三位宰相也没露面。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终于看见三人与李荣一同出现在大殿前。李荣高声宣布道——

陛下口谕：朕苦于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自即日起，朝会暂罢，百司奏事，暂由皇后决之。百官臣僚往洛城殿奏事。

一听这个消息，众位大臣面面相觑，上官仪更是暗暗吃惊，皇上将朝廷大事悉委皇后处置，这是要干什么？回到东宫，他的心很纷乱，在向太子李弘讲书时，他半天不知所云。可事已至此，他知道已无回转可能。

接下来的日子，武曌便开始坐在洛城殿里听百司奏事。她是兢兢业业的，每一道奏章都看得很仔细，并且总是以皇上的名义提出处置的办法。她为自己规定了每天批阅的奏章份数，完成不了是绝不休息的。

你要爱一个男人，你就得分享他的欢愉，分担他的忧愁。每当一位臣下

带着她留下朱笔墨痕的文书离开洛城殿时，她总是这样想。

做完这一切，她又匆忙踏着暮色赶往贞观殿探视李治，看着宫娥们熬好汤药，她亲自尝了凉热后又端到榻前，伺候李治服用。然后，她就坐在榻前将一天的朝事一件件地说与李治听。说到前方捷报时，她最大的快慰就是分享李治发自内心的笑意，她最喜欢看的就是李治的脸色一天天好起来。

“臣妾今日处置了一件邦交大事，陛下可愿听吗？”

见李治点了点头，武曌继续说道：“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遣使者押解百济战俘到京，其中有百济王义慈。苏将军横扫敌国，功在大唐，然依臣妾看来，百济与我朝隔海相望。杀人盈城，非战之胜，服人心者，胜之胜也。故臣妾斗胆，将义慈以下皆释，还以陛下的名义下诏，依据我朝‘羁縻’之策，在百济设立了五个都督府、三十七个州。陛下，臣妾此举不知当否？”

“岂止当乎？此皇后彰我大唐神威，明朕之德惠也。百济百姓闻之，当南面而拜之。”李治缓了一口气说道，“朕不仅要开释百济战俘，且还要借此大赦天下！”

“陛下圣明，崇义虑远。臣妾明日就要中书令颁诏，大赦天下。”

“有皇后在，朕无忧矣！”李治屏退左右，忘情地与武曌拥抱在了一起。

自李治生病以来，两人已有多日没在一起感受肌肤之亲了。无论是武曌还是李治，都有了一种炽热的欲望，他们把一切政事置于一旁，而专心地共赴巫山……

后半夜，盈后复亏的月牙悬挂在西天，聆听着王朝地位最高的两位男女的绵绵情话。

武曌搂着李治的脖子道：“陛下，臣妾有一谏言，不知当讲否？”

“皇后有话尽管讲。”

“臣妾闻听许州气候湿润、山林鞠茂、颍河贯境，欲请陛下往彼处巡幸，以利康复龙体，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有皇后打理国政，朕正好出东都散散心。”李治沉吟须臾，便答应了。

几天以后，宗正卿李博义便陪同李治东行许州。

摆脱烦琐的政务，李治全身心地投入山水的怀抱，他四处游猎、巡视，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当他十二月十九日回到东都后，武曌不仅把朝政打理得有条不紊，而且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这又让李治感到了震撼。

原来在李治出巡的日子里，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任雅相来到洛城殿，武曌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到了他面前：“本宫近来观我朝与藩国交往，何以东北之高丽、西北之突厥、西南之吐蕃、吐谷浑等屡犯朝廷，禁而不绝？”

“微臣身在兵部，近来也一直在思虑个中原因。”任雅相立即从皇后的丹凤眼中捕捉到了威严。

“爱卿不妨讲来本宫听听！”

“微臣以为，我朝所行‘羁縻’之策，威抚并用，固然效用甚大。然则藩国君主，多为唯利之徒，反复无常。故而屡剿屡畔，禁而不绝。”

武曌频频点头：“倘若我朝集中兵力，聚而剿之，使其永无还手之力，后则常驻军于彼国，岂非久安之计？”

这一番话听似非常平静，然而任雅相却从中感受到帝王气度，忙道：“皇后明示，令臣顿开茅塞，诚不以数倍于敌之军力讨之，不足以显圣朝之威！”

“那依爱卿看来，先取哪家为上呢？”

“百济既灭，则高丽可图矣。且高丽素来不尊朝制，倘出兵征剿，不仅事半功倍，且可杀一儆百，震恐西域各国。”任雅相似乎早有对策。

“爱卿所言，正合本宫之意，爱卿不妨拟一个出将名单送本宫阅看。”

武曌的果断又使任雅相吃了一惊。回到公署，他未敢怠慢，当日拟就出击高丽的将军名单，第二天一大早就送到了洛城殿。武曌又一一询问了每位将军的资历，当她从名单中看到“契苾何力”这个名字时，便讷讷自语道：“此人本宫在先帝时就听说过。”

任雅相介绍道：“皇后好记性，契苾何力将军本铁勒族契苾部人，出身铁勒可汗世家，后率部归唐，在征讨西域和高句丽战事中屡建战功。先帝驾崩后，他欲以身殉葬，为陛下所劝阻。其人忠肝义胆，烈烈其骨，朝野无不叹服。”

“好！就以契苾何力为□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和刚刚离任不久的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军分道出击高丽！倘兵力不够，那朝廷开春将募大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马进军平壤、镂方行营；以鸿胪寺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诸部至平壤。”

“天！此乃永徽以来未有之大军云集。”任雅相不敢抬头，只暗暗地打量武曌，猜不透皇后的用兵方略是从哪里得来的。

皇后精稔的调度，大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概，此岂是庸常女子所能为乎？那一天，任雅相是怀着钦敬的心情离开的。他很惭愧，为将多年，他何曾有过如此宏大的谋略呢？

李治一回来就得知了这个方略，他顿时呆了，许久没有回过神来。相依多年，他竟然对此知之渺渺。皇后的气度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冷却已久的热血重新沸腾起来。他不但决定于来春改元，而且萌发了要亲征高丽的冲动："大业振兴即在眼前，传朕旨意，来年改元龙朔，朕要亲征高丽，再续贞观华章！"

三月的一天，李治与群臣及外夷使者在洛城门饮宴时，特意安排了《一戎大定乐》，这是亲屯营排练的出征舞，他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欲御驾亲征的决心和意志。

不仅如此，李治还对武曌的方略做了调整，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并总计三十五军，水陆并进，欲一举剿灭高丽。

碍于皇上的颜面，武曌对兵力部署的改变没有提出异议，可皇上跃跃欲试的雄心却让她添了心事。她先后征询了许敬宗、李义府的意见，由于他们对于用兵方略不甚了了，于是她又传召了任雅相。

"依爱卿之见，皇上御驾亲征胜算几何？"

"这……"任雅相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爱卿当以社稷为重，万不可屈从上意，误了大事。"武曌鼓励道。

"胜算大概不上三成……"任雅相想了想还是说了出来。

"爱卿可否陈情得详细些？"武曌没有理会他的犹豫，又直接问道。

任雅相见此，便鼓起了勇气道："陛下非太宗皇帝，上马取天下，下马治天下，久历战阵，知兵善谋，可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陛下就不同了，他自幼在宫中长大，又深得先帝宠爱，即便知晓些兵法，多为纸上之论。此不可一也！"

"那二呢？"

"这二么？皇上大病初愈，尚在康复之中，臣有些担心……"见武曌没有打断的意思，任雅相继续说，"其三，为君者，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今天下大定，戎羌臣服，猛将如雨，谋士如云，何须陛下亲征，使能臣干将畏首畏尾？"

听了任雅相的陈奏，武曌频频点头："爱卿之言，也是本宫之意。本宫当

不遗余力，力劝陛下为社稷改弦更张。”

三月下旬，朝廷的出征计划一直围绕着两条线展开。一条是朝廷上下紧锣密鼓，为进击高丽调兵遣将。边关将士严阵以待，只等皇上亲率大军到来；任雅相、萧嗣业等在朝任官之人抓紧移交署中事务，只等皇上召唤，即渡海出征。另一条则是武曌不止一次面劝李治放弃亲征。因此，关于皇上御驾亲征的消息虚虚实实，一直悬在空中。

将士们着急，武曌更是心急。

可李治被一曲《一戎大定乐》燃起的战争欲火却烈焰熊熊，似乎忘记了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的痛苦，那颗勃勃雄心将武曌的劝告拒之门外：“贞观十九年，先帝以多病之躯还亲率大军征讨高丽，朕才不过三十四岁，为何就不能出征？”

“陛下且听臣妾一句好不好？”武曌尽量柔声柔气，不愿在夫妻之间造成任何不快，“此一时彼一时矣。陛下病恙初愈，彼国海深风寒，若是旧疾复发，臣妾罪莫大焉。”

“皇后是担心朕不善用兵么？”李治固执地为自己寻找着理由，“朕乃太宗之后，在先帝身边耳濡目染，对兵法也知晓八九。高丽弹丸之地，朕唾手可得。”

闻听皇上口出大话，武曌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干脆直截了当道：“臣妾只是不愿意见陛下拿战阵做儿戏，贻误了江山社稷。”

李治的脸霎时变得通红，微怒道：“皇后是瞧不起朕么？朕巡狩许州，皇后布阵谋战，大兴兵戈，为何朕刚提出亲征，皇后就寻种种理由阻拦呢？朕就不明白了，这大唐究竟是姓李还是姓武呢？”

“陛下！”武曌骤然提高了说话的声音，话语里也带了明显的愠怒，“陛下若这样说，也请恕臣妾不恭。请陛下自问，与太宗皇帝相比，谋断若何？请陛下自问，社稷与陛下荣辱进退，孰轻孰重？请陛下又自问，此去究竟有几成胜算？陛下讳疾忌医，社稷之大不幸也，请您三思而后行。”

“你！”李治本来想说一句“放肆”，但还是没有说出口。这是自武曌回宫以来，他俩之间第一次发生如此激烈的口角。当李治回头去看时，才发现武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

“哼！都是朕平日宠惯，才致她如此目无尊上……”他颓然地望着大殿上空，久久无言，留下沉重的叹息。

而武曌更是一肚子的火。一回到洛城殿，她就劈头盖脸地将张尚宫、许尚衣等人痛骂了一顿。太监、宫娥们低眉顺眼地站在那里，一任皇后发泄，不敢说一个字。他们已经摸透了她的性格，在这个时候辩解，无异

于自寻死路。

过了一会儿，武曌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她开始清理自己的思路，扪心自问道：难道你不爱一个雄视八荒的帝王么？难道你没有发现他身上流着太宗的血液么？唉！刚才的确是有些冲动了。男人最忌讳什么？就是将他与其他人比较——即便是他引以为荣的父皇。

在张尚宫奉上热茶的时候，她脸上的阴云渐渐消退，吹了一口浮在杯面上的茶叶，淡淡地说道："你等退下吧，本宫想一人静一静。"

杯子里的茶水泛起微微的涟漪，武曌的思绪回到了刚才的争论上来，她自觉那三问真是太伤皇上的自尊了。

他何曾用这样的语气与自己说过话呢？没有！爱是细雨微风拂过心苑的谐和，是流云柔水缠绕情感的抚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这一切李治是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的，让她一想起来就如醉如痴。可今天……

不！她没有错。她需要的是如何让皇上接受现实。你爱她，就该想着如何让他读懂自己那颗晶莹的心。

她想起刚刚进宫时，常常听到有关长孙皇后的传闻。据说，有一次，侍中魏徵当着朝臣的面指责太宗皇帝，让他当场下不来台。太宗曾暗发狠言，要杀了这田舍翁。后来回到后宫，太宗和长孙皇后说起此事，长孙皇后听后退下，一会换了朝服出现在他面前，太宗很诧异，长孙皇后却说，主明则臣直，魏徵之直，乃见皇上知人之智啊！

"贤哉！莫如长孙之襟度也。"武曌决计不再争论，她要向皇上上书，诉说她的担忧、苦衷和真爱。她相信，一俟从感性回归理性，皇上一定能触摸到她刚烈背后的那一方柔软。

武曌听了思绪，放下茶杯，朝外面喊道："来人，笔墨伺候！"

窗外，三月的雨淅淅沥沥地唱着清幽的春歌，武曌的心也被浸润得湿漉漉的，她铺开洁白的绢帛，毫端饱蘸浓墨，仿佛第一次与李治激情一样，将满腹的心事呼啦啦地倾在诉说的溪流——

孟子曰："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夫高丽之与我朝，乃宗主藩国之设，臣之事君尊卑。故出命以讨罪，天子之事也；执命以伐逆，将军之职也。况高丽者，弹丸小国，焉用御征？远者昔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近者岂不闻炀帝三征高丽，将损兵折；先帝雄兵渡海，坐困东瀛倭夷。何也？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然陛下居于北辰，将必口言而嗫嚅，足进而趑趄，此岂非用兵之大忌乎？一言若差，铸成危局，悔之晚矣，臣妾请陛下明察。

臣妾之爱陛下，甚于自身，不忍陛下远师劳顿，露宿惨风，旧疾初愈，又添新忧。陛下必不忍臣妾看朱成碧，泪雨沾襟，悠悠情殇，人何以堪？……

午后，李荣发现案头多了一封上表，封签上印着皇后之玺。他想这必是重要信件，等李治一坐定，他立刻呈上，恭请圣览。李治看了看印玺，知道又是为了出征之事，遂放在一边，去批阅其他的奏章。

李荣见状，小心地上前道："皇后上表，必是大事，陛下还是先看看吧！"

"好！朕且听你一回。"李治先还是想了想，最后还是拆开上表。他脸色先还比较平静，看着看着就动容了，读到最后，他竟然情不自禁地出了声。

且不说武曌所论入情入理，言之有物，单是这柔肠百结的话语，就让他一时心魄摇荡，心波难平，他不禁赞道："贤哉！皇后矣！"

李治合上书表，动容地对李荣道："传朕口谕，朕罢亲征，征讨三军悉由兵部节制，诸将务必戮力同心，彰我大唐国威。"说完，他就起身向外走去。

李荣急忙跟了上来："陛下这是……"

"朕去看看皇后。"

"好嘞！奴才这就差人去传话。"

等李治来到洛城殿时，武曌已早早地到司马道上迎接。她远远地看见皇上，就率宫娥和尚宫们跪迎了："臣妾恭迎圣驾。"

李治急忙一步上前拉起武曌道："皇后这是干什么，快快平身！"

武曌挽起李治的胳膊，一边朝殿内走，一边回头对李荣等人道："你等先在殿外候着，本宫有话要单独向陛下陈奏。"

掩上殿门，两人都放下了在宫人面前的矜持，武曌忘情地扑到李治的怀里，一任他的胡须在脸颊蹭出痒痒的、麻麻的感觉；而李治却伏下身子，贪婪地嗅着武曌身上的淡香。

阴云散去是丽日。武曌抬起头，望着李治道："请陛下宽恕臣妾的任性。"

李治也捧着武曌的脸道："皇后的上表朕看过了，皇后说得对，朕若御驾亲征，将军们当无所适从，不敢阵前决断，这岂不误了大事？"

"陛下圣明。常言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陛下欲在东线开战，不能不

顾及西线突厥的虎视眈眈。”

“皇后所虑，亦朕之所忧矣。”李治看来也很担忧。

武曌向李治身边靠了靠道：“臣妾今日思谋，又与许敬宗、李义府和任雅相几位爱卿合议，想我朝倘能使吐火罗、嚈哒、波斯等十六个藩属国所置的八个都督府、七十六个州、一百一十个县和一百二十六个军府，都统一于安西都护府治下，那样西域诸国就在我朝掌握之内，则陛下无后顾之忧矣。”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设州置县，悉由皇后以朕名义处置。”李治听后，欣然应道。

六月中，唐朝征讨大军分别在浿江、辽东、洛阳举行了出征仪式。在这样的场合，武曌自然是以皇后身份，而李治的一举一动都让将士们感到了朝廷的神威。

洛阳城外搭起了阅兵台，由三百多名军乐者组成的乐队分列在高台两侧，演奏着《一戎大定乐》。府兵组成了威严而又严整的方阵，旌旗猎猎，旌麾北向。年轻的司马、别驾们身着银色的、赤色的甲胄，骑着战马列在队伍之前。

午时三刻，李治在皇后、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的陪同下登上检阅台。他俯视着台下的军阵，向伺候在一旁的李荣点了点头。李荣便高声道——

高丽不尊朝制，藐视发令，南侵百济，西犯新罗，倚强凌弱，涂炭生灵。朕欲发兵讨之，昭告天下州郡，以高丽为戒，无犯朝廷……

之后，许敬宗代表皇上向任雅相授旗。

奉诏出征，对卒伍出身的任雅相来说不是第一次。显庆二年，他就曾随右屯卫将军苏定方讨伐过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可不知为什么，这次出征他的心绪很乱，不知是不是因为此次进军方略皆出于武后之手，真应了褚遂良生前所谓的“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的民谚。似乎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盘绕在他心头，久久无法挥去。

从许敬宗手中接过绣了“唐”字的大旗，任雅相递给身边的掌旗司马。刚一转身，他就看见武曌满脸自信的模样，虽然他从内心钦佩武曌的用兵才能，但又不得不承认“牝鸡司晨”确是一种危险的征兆。

当长号吹出沉闷的号子时，任雅相勒紧马头，向皇上告辞。随后他拨转马头，朝东北方向驰去……

大军出征后不久，就接到了来自边关的战报，说苏定方破高丽军于浿江，连战皆捷，把高丽国都平壤团团围定。

一封封来自前线的捷报，催促王朝的脚步走进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春天。尽管风中依然有料峭的寒意，然毕竟是阳气蒸腾的季节，等到二月惊蛰一过，那涌动的春潮就从渭河升起，将关中平原铺出一片新绿。

当初因为皇上有病、由武曌代理朝政的格局，渐渐地演变为君臣习以为常的秩序，大臣们一般都是在洛城殿向皇后奏事，凡属于可以即刻处置的，就由武曌当场定夺；凡属于应该由朝会或集议来确定的，则由武曌面奏李治，由李治出面主持。当然，所有的诏书、敕命、令、制等都以皇上的名义发出。

这一天，武曌在批阅奏章时却常常停下笔来，思绪沿着奏章的文字呈现出空前的活跃。

那是一份已被李治批阅过的奏章，是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卢承庆离京赴任润州刺史前写给朝廷的。他在奏章中述说了自己因调度不周而导致讨伐高丽的大军粮草不济，因此必须负责，此外他还不无痛心地说道——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苟臣唯利君利国而为忠，并无荣辱进退之私忧。

臣闻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臣又闻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三省六部”、“五花判事”，历之弥久，陈陈相因，职而不通。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臣愿陛下明察……

他这不是批评朝廷职责不清么？而且矛头直指的是贞观以来的“五花判事”之制。

看到文末，李治在上面批了一段话——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三省六部”、“五花判事”者，先帝草创，历之两朝，官循其规，民安其制。所谓言改者，乱国之议……

武曌的笔停住了，她的思绪被卢承庆的奏章搅得波澜顿兴。她站起来在殿内踱着步子，一字一句地推敲卢承庆的话语，觉得他提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或者说渐次忘记的问题。固然“三省”之设，宰辅集议，利于集群之智；“五花判事”，皆执其奏，戒除阿从，鲜有败事。然久而自弛，亦所难免，中书门下，各执己见，岂不误了大事？ 职责不清，难免推诿延误。

就说卢承庆吧，如果度支与少府职责清楚，就不会影响前方的粮草转输了。然人们只追人之失，而不思制之过，此一错再错之源啊！

她进一步想，以前长孙无忌等人不正是借“五花判事”之制在废立皇后一事挟持皇上么？若非皇上坚持不退，若非李□在关键时刻一言九鼎，哪里还会有她今天坐在朝堂上代皇上批阅奏章的机会呢？她转过身来到案头，提笔准备在卢承庆的奏章上留下自己的墨痕，却在举手的那一刻犹豫了。

事关朝制，她不可不慎重。她明白得首先在李治那通过了，才能拿到朝会上庭议。可由谁来说服皇上呢？许敬宗不行，他虽为心腹，然家风不良，皇上早有耳闻；那李义府更不行，他入朝以来贪贿成性，几度犯事，倘非自己庇护，他早就入大理寺狱了。

武曌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再去找司空李□。只有他出来说话，才可能平息因改制引起的任何风波。她觉得从并州回来这么久了，应该邀他来东都看看，看看皇上恩准的龙门造像工程进展情况，看看东都可以与西都媲美的山水，顺便还可以把二儿子李贤也带来。

李贤已经七岁了，从长安来的臣下们说到潞王，都夸他聪颖非常；他的乳娘也曾说潞王相貌俊秀，颇似皇后。每次回到长安，李贤都会来问安，举止庄重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和太子李弘相比，他就不那么恋母，皇上与她移驾洛阳时，一次也没有听说他要跟随的话，甚至在大臣们送行时，都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了。

武曌也是个女人，既有着对李治炽热的爱，又有怜子的深情。她开始担心这样生分下去，一旦李贤长大成人，母子间会发生什么。她看得出来，在自己的两个儿子中，李治似乎更加宠爱贤儿，近来他也一直念叨，说许久没有见贤儿了。

武曌这样想着，开口就传了张尚宫……

三月底，洛阳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日子，李□奉诏护送李贤来到洛阳。他只说自己此行就是为了护送潞王，却闭口不提劝解李治改制之事。

事实上，自从接到武曌发自洛阳的密信后，李□的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了，他感到自己再次遭遇了尴尬。如果说当初在废立皇后时他选择了站在武曌一边，是因为那的确是皇上家事，可这一次，武曌则把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甩给了他。显然，皇后邀他来就是为了说服皇上。可对于他来说，做这事简直是如履薄冰。他对武曌的心思揣得很透，她是要借改制来笼络人心，开启一个虽然她没有坐在朝堂上，却胜似临朝决事的格局。

但李□作为跟随太宗打江山，又被当朝皇上分外尊崇的老臣，他深知改“三省六部”和“百官”非同小可，牵涉到贞观之风的传承，弄不好，他就会成为离经叛道的贰臣逆贼，下场可能比长孙无忌还要悲惨。

这一切，李治并不知道，他因为见到了可爱的李贤而再一次感到了李□的以永终誉。

到达洛阳后的第二天，李治在瑶光殿设宴为李□接风。在座的除了他和武曌，还有中书令许敬宗。席间，许敬宗向李□说道："老将军外击突厥，屡建战功；内辅陛下，殚精竭虑，出将入相，功在朝阁；在下奉皇上口谕，特向老将军敬酒。"

之后，李□颤巍巍地来到李治和武曌面前敬酒，说出的话就带了黯然神伤："知微臣者，谓微臣奉上忠，事亲孝，历三朝未尝有过；不知臣者，谓臣明哲保身，模棱两可。然臣无他，唯以唐室兴衰为挂也。"

李治知道，在废立皇后这件事情上，李□是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所不齿的。但李治心里明白，李□没有从他这获得一息私利："朕明白爱卿,知爱卿忠心，朕就饮了这杯。"

君臣落座后，李治又道："司空护送潞王有功，朕要重重赏赐。"

李□正要推辞，却被武曌拦住："司空大人就不要推辞了。"

李□只有顺势回道："那臣就谢皇上隆恩。"

一个时辰后，武曌看李治有些累，就对李荣和许敬宗道："二位先陪陛下回贞观殿，本宫还要向司空大人询问贤儿在长安的情况。"言毕，一干人便分头走了。

到了洛城殿，武曌先下了车驾，来到李□的车前叮嘱太监和宫娥道："老将军年事已高，你们一定要小心才是。"等到太监们扶李□下车后，她又亲自搀着李□进殿。

李□就不免有些诚惶诚恐，连道："皇后如此，真是折杀老臣了。"

武曌吩咐宫娥上了上好的武当云雾茶，说是醒酒。其实她也知道李□久在边关，几杯酒岂能醉了？喝茶不过是说话的引子罢了。

武曌热情地询问着路上的情况，特别还问到关中的春耕可已开始。李□都一一做了回答。

"听说大人有一虎孙叫李敬业，在太仆寺做少卿。"武曌不经意地将话题转移。

"谢皇后惦念。敬业年轻，不谙世事，平日里倒是喜欢结交一些文人雅士。"李□应道。

"本宫听说有一位叫骆宾王的年轻人很富才情，敬业与他交往甚多。"

李□摇了摇头："这个……微臣倒没有细问，皇后要见他问一问么？"

“本宫只是随便问问。敬业年轻有为，又喜好结交文士，将来定是前程无量。本宫要在皇上面前举荐！”

李□急忙站起来谢道：“敬业年轻，尚需历练一番才会大有出息，谢皇后惦记。”接着，他就把话题转到密信上来了，“皇后书中所言改制之事，臣不甚了了，还请您明示。”

武曌示意宫娥给李□续茶，接着身子向前挪了挪，显出几分亲切：“‘三省六部’、‘五花判事’之制设置久矣，本宫欲谏言皇上顺时而改，大人以为可行否？”

李□作了一揖道：“微臣想知道皇后是作如何想。”

于是，武曌将多日来所思前后讲述了一遍，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李□表情。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李□举起手中的杯子，看着橙黄色的茶汁，心随着袅袅的热气上下翻涌。经历过废立皇后风波，他不是没有看到“三省”权势太重的诟病。但他知道现今在三省任职的，都是皇后的心腹。不要看他们对皇后恭顺非常，可真要削他们手中的权力，未必不会抵制。李□呷一口茶，很委婉地将自己的思绪呈现在武曌面前：“皇后所虑，亦臣之所忧。《易》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故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积久成习，不思因革，国之患也。”

听了这些，武曌很是感慨李□虽为武将，却通于人文，因而并没有打断他的话，只是很专注地听着。

李□见皇后没有打断，便接着道：“然则，此事当循序渐进，未可一曝十寒。”

“本宫愿闻其详。”

“依臣之见，不妨先从更名开始，而职任如故。”李□说出了他的想法。

听到这个后，武曌的眉头不经意间皱了一下：“此岂非名异而实故，与本宫所思相去甚远矣！”

李□似乎早已料到武曌会如此说，便微笑着放下手中的杯子道：“臣还有下意呢！自古有‘循名责实’之说，夫《春秋》一卷而注者百家，此乃以议训更其名矣。”

武曌立即明白了李□的意思——这职任如故是说给皇上听的，以议训改名，也就是根据新的名称对职责做出诠释，才是问题的要害。

她的眉宇间顿时闪烁着熠熠光彩，觉得李□不唯精明，而且是个城府很深的老头，看来褚遂良等人言他“狡黠”之评不虚。但她还是暗地将兴奋

藏在了眼睛背后，而出口的话亲切中带了谦恭：“不瞒老将军说，本宫所虑乃陛下因陈旧制，怕乱求稳而已，老将军一席话让本宫眼开一域。如此，还要烦劳老将军向陛下呈明改名之便。”

“这……”李□犹豫片刻，终究还是答应了，“微臣遵旨，明日就去拜见皇上。”

“如此便多谢老将军了。”武曌连忙起身。

送走李□，武曌在案头边坐了下来，想到再过几天改制之议一旦上了朝会，臣下将会有怎样的心境？许敬宗和李义府又将会怎样想？他们会不会因为“三省”权力变小而心存疑虑呢？

这时，张尚宫进来，轻轻禀告道：“娘娘，时间不早了，该用膳了。”

武曌没有回应，仍然沉浸在李□的话语中……

第二十章

情悠悠情深结怨

心郁郁君臣互探

进入龙朔二年，太子李弘就十岁了，这正是人生最烂漫的季节。虽然他初晓人事，但是涉世不深，一切都透着想象和憧憬的青涩。虽说如此，可李弘却过早地告别了童稚的天真，先是四岁被懵懵懂懂地立为太子，接下来刚刚七岁，父皇和母后移驾洛阳，就诏令他监国。现在，虽然随驾到了东都，却总是觉得距父爱和母爱那么近，又那么远。

在洛阳，他进出的区域就是文思殿；陪伴他的是属于长者之列的中书令兼太子宾客许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等。他们个个文思斐然，讲起书来口若悬河，可就是少了同龄人之间的天真无碍。

坐在文思殿里看着这些老臣每日走马灯般地围着自己转，中规中矩行臣下礼节，李弘常在心里问自己，不知他们这样到底累不累？反正，他作为太子已经很疲惫了。

他很怀念与李贤一起在长安的日子，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说想说的话，玩想玩的游戏。那时陪伴他的是上官仪，他以通达豁然的风度与太子殿下共处，除了为他们讲书，也为他们出些有趣的游戏取乐。

课听累了，上官仪就要公公们捧一瓯、盂之器物，覆盖某一物件，让他和陪读的李贤竞猜，猜错者罚酒一杯。结果常常是李贤胜出，酒都让他喝了。李贤很聪明，懂得和太子虽为一母同胞，却有着君臣的差异。往往在胜出几局后，他便有意猜错，既维护了太子殿下的面子，又不致兄弟情分失和。

上官仪在一旁看着，就在心底感喟，倘若宫廷永远没有血腥的争斗该多好。太子大概不会知道，他的今天是用多少人头落地换来的。

后来，李弘跟随父皇和母后到了洛阳，李贤却留在了长安。他就感到了难耐的孤独，常常在梦里看见弟弟，他依旧是那样的聪颖有趣，那样的才思敏捷，那样的知礼明义，显然比三弟李哲强多了。尽管李哲只比李贤小一岁，可他怎么就那样木讷和呆板呢？与他在一起，李弘觉得索然无味。

太阳渐渐地升上洛阳城头，给清晨的殿堂涂上灿灿的金色，有几株桃树的枝头正开着娇艳的桃花，在刚刚吐了绿的嫩叶间迎风绽笑；从高墙外飞来几只紫燕，在桃花丛中嬉戏。

风带着花香飘进厅堂时，李弘的心就无法在书卷上停留了。他的目光追

逐着紫燕的身影顾盼。他想着这样的时光，远在长安的李贤在干什么呢？是不是与他一样怀着云树之思呢？还是对天吟诗寄托他的志向呢？

刚刚晋升为中书侍郎的上官仪从外面迅步走来。春风吹起他宽大的袍袖，显示了主人的志得意满。他夹着一卷装裱得十分精致的文稿，一进文思殿就看见李弘正眼望天空发呆，就知道他的心思飞到了宫外。

站在大殿门口，他有意识地咳嗽了两声，才手捧书卷施礼道："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一连喊了两声，李弘才转过神来，望见上官仪手中的卷册，问道："师傅手中是哪家大人的杰作？"

"待微臣展开，殿下就一目了然了。"上官仪笑着，就要在一旁的宫娥展开卷轴。

李弘一看，不禁为它的恢宏气势、绝妙书法而感叹不已："真乃书中上品，文中精作。"

说起来这是龙朔元年的事情，那年重阳节，李弘邀许敬宗、许圉师、上官仪和杨思俭到文思殿后院的亭子饮菊花酒。席间谈及讲书，李弘道："古今嘉文妙品美不胜收，汗牛充栋，然诚如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倘能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岂不可达取精用宏之效？"

在座的几位都以为太子所议不失为功在当朝，利及后人之大计。上官仪更是为太子的妙思而感动，为自己这些年的讲授而欣慰，借着酒意，他敞开胸襟，驰骋文思道："微臣建议，此书编成后就请太子题名为《瑶山玉彩》如何？"

大家纷纷击节称赞，孰料李弘却连连摆手道："本宫虽习字多年，但毕竟功力不深，还是请父皇题写吧！"

许敬宗犹豫道："陛下的字法自汉魏，直逼'右军'，笔走龙蛇，只是近来陛下龙体欠安，恐怕……"

见此，许圉师在一旁说话了："皇后娘娘的书艺早年颇得褚遂良的好评，她若能题写，最好不过了。"

杨思俭也赞同道："若如此，陛下一定高兴万分。只是这件事情就当请许大人代劳了。"

许敬宗当仁不让，第二天就进宫向皇后禀奏。武曌欣然应允，当即便题好了。

现在，此书的第一卷已装裱一新，李弘就觉得这是自己做太子后办的第

一件有意义的事，便感喟道：“倘如潞王能看到此书就好了。”

上官仪笑道：“殿下总是忘不了长安，潞王殿下早已迁为沛王，而且已于前日到了洛阳。”

闻言，李弘的眼睛立时就亮了，高兴道：“真是太好了！本宫这就去看他。”说着，就要向外走。

上官仪上前拦住道：“殿下何须着急，微臣刚从陛下那来，皇上与皇后已经恩准，明日沛王就要来拜见殿下了。”

“唉！本宫恨不得马上见到他。”李弘不得已收回脚步。

上官仪觉得李弘的性格中缺少了武曌的独断，却多了李治的宽仁，不知这对他将来承继国脉是不是一种幸运呢？其实他还有一件事情没告诉李弘，李贤之所以能来洛阳，完全是因为皇后欲推动改制，拉了李□来说项的缘故。

自长孙无忌“谋反”案发后，上官仪明显地感到在朝堂里势孤力单，他不得不“曲中求伸”。作为太子近臣，他一刻也没有忘记用“贞观”风范去雕琢李弘的品格，从不提起容易引起武曌警惕的人和事；作为中书侍郎，他谨言慎行，绝不给许敬宗等人提供排斥他出朝堂的机会。这倒不是他刻意去扭曲自己的性格，而是他始终想着长孙无忌那句“好自为之”的嘱托。也许正因为如此，武曌在去年秋天谏言李治晋升他为中书侍郎。

昨日，武曌在洛城殿召见了他，征询对改制的看法，他并没有表示反对。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只要职任如故，名称无关紧要。

武曌显然对他的表态很满意，他看得出来，她最担心的就是他站出来反对。上官仪在心里想，再聪明的女人，也有疏忽的地方。

怀着这样的复杂心境，他开始了对太子的讲书……

第二天辰时二刻，上官仪与杨思俭陪着李贤到文思殿拜见太子李弘，并且还带来了一位玉面少年。

经年未见，李贤又长高了，习武演阵让他的身体变得更结实了，也让他更加习惯于遵循朝廷的礼仪：“微臣李贤叩见太子殿下。”随着声音落地，在他身边的少年也跟着跪下了。

李弘急忙上前一边扶起李贤，帮他拍打膝盖的尘土，一边说道：“自家兄弟如此繁文缛节，岂不生分？贤弟快快请起。”

但李贤仍然循规蹈矩：“臣弟谢太子殿下。”

扶起李贤，李弘看着他身边的少年问道：“贤弟！这位是……”

李贤拉过少年，眉飞色舞地介绍道：“他是臣弟近来新招的撰修，姓王名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其兄才藻相类，时人谓之‘王氏三棵树’也！”

听李贤如此介绍，王勃急忙上前施礼道：“臣久闻太子殿下才高气雄，今日一见，果然器宇不凡。”

上官仪见三个孩子在一起分外高兴，便向杨思俭使了个脸色，两人悄悄退出殿外：“难得殿下兄弟相聚，我等就不要在旁碍眼了，本官署中还有些事情，就先告辞了。”

杨思俭揖手回礼道：“上官大人请自便。”

上官仪走出了一截，却又转回来道：“本官有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不知大人想问何事？”

“本官闻听令爱与太子年纪相仿，生得美貌聪颖，不知可否属实？”

“哦！小女也就十岁，只是生于陋室，岂敢言蔽芾甘棠，妄攀龙姿？”

上官仪眉宇间就流出淡淡的笑意：“大人鸿运来了。昨日皇后已向陛下谏言，要为太子选妃了。”

“不敢妄攀！不敢妄攀！”杨思俭忙摆手，可心里却是一阵暗喜，果真如此，他也就不用当这个随于显贵之后的舍人了……

望着两位大人离去，李弘孩子的天性终于得以毫无拘束地释放出来，他拿出上官仪送来的《瑶山玉彩》，与李贤和王勃一起赏玩。李贤就为太子做了如此一件大事而十分兴奋，特别是那些灿若珠玑的清词丽句，读得几位少年个个脸上飞彩，眉间溢情。

李贤是个有心的孩子，看着文书相映生辉的《瑶山玉彩》，不由得浮想联翩，顺口说出一番让李弘和王勃大为惊异的话来：“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皇兄之举，堪为臣弟之师范。臣弟近听侍讲读范晔所修之《后汉书》，犹觉年代久远，掌故塞道，解之不易，故而有意召集我朝善治经史者加注释疑，不知皇兄意下如何？”

“贤弟才华横溢，鸿鹄志高，相比之下，为兄的《瑶山玉彩》倒显得小篇碎章了。”

李贤忙摆手道：“惭愧惭愧，皇兄之言令臣弟无地自容。”

王勃听着两位皇子的话，不便插嘴，待到两人间歇期间，便将话题转到了欣赏武曌的题笺上来：“皇后娘娘的字源于欧阳询，神却在褚遂良，点画之间柔中透刚，若非有皇后玉玺，真是男子英气多于巾帼阴柔。”

但这番话却没有从李弘兄弟那获得回应，他不免显得尴尬，忙道：“微臣妄言，不知天高地厚，还请殿下恕罪。”

世间有许多共鸣只在心头震颤，并不都溢于言表。无论是李弘还是李贤，都不得不惊异王勃论字知人的敏锐。在他们的心中，母亲正是这样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皇后，可敬却无法亲近。从记事时起，他们就很少与母后待在一起，他们对乳娘的亲近远胜于生母。偶尔被母亲传到身边，也只是唯唯诺诺地听母亲训讲罢了。久而久之，母子之间倒不如父子之间亲近了。

这些话，他们不仅不能对王勃讲，就是兄弟之间也只是心照不宣。

接下来的几天，周王李哲也加入到兄弟相聚的行列中来了。他虽然在才气方面差了许多，但玩兴很浓，且常会想出许多游戏来。几天下来，孩子间的那些该说的话都说了，接下来干什么，他们却不知所从。

这一天，弟兄几人都觉得宫里生活无味，正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李哲便说话了：“二位皇兄整日在宫中苦读，焉知洛阳城中有不少好去处。在承福坊就有一家斗鸡场，煞是有趣，不知二位皇兄可有兴趣一观？”

“你焉何知道有此游戏？”李弘疑惑地问道。

李哲的耳根子顿时红了，口里支吾道：“臣弟也是听太监们说的。”

“太监们敢向你禀奏此事么？必是你趁机出宫，寻访到彼处作乐。你若实话实说则罢了，倘是支吾其词，我便禀奏母后。”李贤不相信。

“什么事都瞒不过皇兄。”李哲苦笑着将自己如何化装被太监带出宫外，观看斗鸡的事一一陈来。王勃在一边听了，解释道：“眼下长安、洛阳斗鸡之风甚盛。朝廷并未严令禁止，微臣还听说有些州郡还筹办斗鸡赛，周王殿下偶尔出宫亦无大错。”

“照你如此说，我等亦可出宫看看。”李贤说着，看了看李弘，见他也心有所动，便问道，“明日我们兄弟也化装出去走走如何？”

李弘还是有些犹豫：“此事倘被父皇、母后得知……”

李哲忙接上李弘的话道：“你我兄弟不说，谁又敢多生口舌？”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李弘扮作富家子弟，只带了两个太监便悄悄出了城，来到重福门外，李贤、李哲各带了两名便装卫士在那里等候。加上王勃，一行竟有十人之多。

一干人进了重福坊门，就看见一家店铺门前聚满了人，那正是洛阳城中最大的斗鸡场。那鸡场所养的斗鸡个个如狼似虎，非置对方于死地才肯放手，真是斗者心弦紧绷，观者心惊肉跳。

店主人见来者气度不凡，知是非常人家子弟，急忙上前，觍着笑脸道：“几位少爷到了，是要喝茶，还是斗鸡？”

李弘便向王勃使了个眼色，他连忙上前说道：“店家，请问你这可有上好的斗鸡场？”

“少爷是要斗鸡啊！有，有！请随小人到后院。”店家抬手示意往里面请。

几个人来到后院，但见一只只鸡都在鸡栅里养着，看上去精瘦挺拔，身体轻巧，脖子上毛很稀，店家介绍说那是斗鸡时留下的痕迹。鸡群见有人来，一个个羽毛倒竖，脖子长伸，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李弘对李贤和李哲道：“你俩先斗一场，为兄看看再说。”

于是，李哲的眉宇间就表现出轻车熟路的架势，将李贤让在前面：“这栅中有一只黑鸡和一只锦红鸡，二哥想要哪一只？”

李贤仔细看了看黑鸡，身材虽然瘦小，眼里却露出道道凶光，遂选了它。两人各自押了银子，又选了两位宿卫做持鸡手，来到院中决斗池内。双方各自放出手中的斗鸡，一场厮杀便宣告开始了。

两只鸡在池内相互对视，又转了两圈，各自寻找攻击对方的机会。那黑鸡似乎很胆怯的样子，锦红鸡则十分亢奋，不断地发起进攻，可每一次都被黑鸡躲过。正在锦红鸡志得意满间，不料黑鸡忽地转过头来，咬住了它扬起的脖子死死不放，锦红鸡摇头摆尾，试图甩掉对方，可终不能得手。再看看下面，四只爪子交织在一起，接连翻了几次，仍然撕扯不开。眼看着锦红鸡的脖子上鲜血直淌，它瞅着机会就扇动翅膀逃之夭夭了，黑鸡也不追赶，低下头吃持鸡手送来的豆子。

眼看选中的鸡败下阵来，李哲的脸色顿时通红，连道要再行决斗，如果连输三局，他甘拜下风。李贤却并不赌气，他雍容大度，干脆将李哲让在前面。结果两局下来，锦红鸡落荒而逃。

李哲很沮丧地要宿卫把银子给李贤，他却谢绝了：“斗鸡原为娱乐而已，三弟何须认真？三弟若是真有兴趣，就去邀大哥应战。”

听了这话，李哲心想，失之桑榆，也许能收之东隅，便来到李弘面前叫阵：“大哥焉何旁观，何不与小弟来斗一场？”

这一阵厮杀看得李弘眼急心跳，目光来回在两只鸡身上徘徊，甚至觉得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然而，一旦偃旗息鼓，他的心却掠过莫名的悲凉，眼前的残酷、惨烈与宫廷争斗有何两样，不都是要把对方赶尽杀绝么？他忽然就对斗鸡生了不尽的厌恶。

他不愿意扫了两位兄弟的兴致，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搪塞：“今日我们

本就是暗中出城，时候不早了，上官大人若是久不见我，势必惊动父皇和母后的。”

“兄长所言正是。”李贤点了点头，转脸又对李哲道，“你的银子就奉献出来，我们觅一家酒馆浅酌几杯如何？”于是众人向店家付过钱便出了门。

他们向前走了不到百步，只见一家店铺门前酒旗飘飘，酒香弥漫，大家便在店小二引导下上了二楼，拣一处僻静的雅间坐了。

店家将上好的菜肴和酒酿端上来，李弘以兄长的身份举起酒杯道：“春风煦煦，春阳暖暖，难得你我兄弟相聚，为兄先敬各位一杯。”言罢，他仰起脖子先饮了。接着，李贤、李哲、王勃等相继敬酒。

然后，李贤看了看从斗鸡场到酒家都没有话的王勃道：“人道王撰修六岁解属文，九岁读颜氏汉书，十岁包综六经，至于为诗为文，更是七步成诵，大有曹子建之风。今日相聚，就以斗鸡为题，若触目成文，我当重赏。”

王勃喝了些酒，印堂红光闪闪，双目迷离其神，也不谦恭推让，站起来先向李弘等人行了礼，转身高声道：“不瞒诸位，在下今日确有奇思，戏为《檄周王鸡》。”说着，他来到座前，摇头晃脑地诵起来。

观之愈切，状之愈真，一篇檄文，将斗鸡的激烈、现场的紧张、斗者的全神贯注、观者的人心起伏，描绘得荡气回肠。尤其是对两只鸡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

首先，它在李弘的心底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个王勃哪里是在写鸡，分明是以物喻人，言世道艰危之理啊！哎！李弘在心里惊呼，莫非他刚在斗鸡场上看穿了本宫的心理。

而李贤更是惊于王勃的才思泉涌。他岂止七步为诗，简直就是温酒属文。李贤不仅暗喜自己结交了一位才俊，还听出了王勃文章的弦外之音，向来喜听史事的他对王朝的兴替耳熟能详，便携着王勃的衣袖竟然趁着酒意把剑起舞了……

唯有李哲很不以为然，觉得两位兄长过于敏感，认为现今父皇、母后理政，天下太平，何须杞人忧天。

看着天色不早了，李弘说道：“我等出来有些时辰了，现在日色西斜，还是赶快回宫去吧。”

众人这才刹住兴头，各自回去了。

李弘回到文思殿，果然上官仪焦急地站在殿门前向远处眺望。看见太子，他顾不得行君臣之礼，急匆匆问道：“殿下这半日去何处了？”及至细看，上官仪发现李弘两颊绯红，便更吃惊，又问道，“殿下喝酒了?”

李弘点了点头，只觉得疲倦得厉害，竟然伏在案头呼呼睡去了。

上官仪无奈地摇了摇头，命宫娥给太子盖上锦被，自己一人苦思冥想该怎样应对皇上的追问。

唉！为师难，为皇家师者犹难。

当日相安无事，第二天一大早，李荣慌慌张张地赶来传皇上口谕，宣太子到洛城殿觐见。上官仪一听，就知道昨日的事情已经败露，便对太子道："都是微臣失职，现在陛下与皇后尚在气头上，还请殿下小心应对才是。"

李弘一进洛城殿，发现李贤、李哲灰溜溜地站在那里，便小心翼翼地上前道："儿臣参见父皇、母后。"

李治铁青着脸道："太子尚知有父皇、母后么？你等竟然化装出宫，去斗鸡场游乐，这成何体统？"

李弘偷偷打量了武曌的脸色，只见她凤眼冰冷，便先自怵了，说话就显得畏畏缩缩："二弟初到东都，儿臣就想带他出去看看。还请父皇看在他年幼的分上饶恕这次吧，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

"太子殿下倒很仗义啊！"武曌鼻翼间"哼"了一声，回身拿起案头的一卷绢帛道，"看看！你等都干了些什么事！"

李弘从地上捡起文稿一看，天哪！这不是王勃昨日吟诵的《檄周王鸡》么？原以为他只是顺口说说，却不料他竟然书成文稿，此岂非自招其祸么？

李弘并不知道，在重福门外分手后，李贤对王勃的文章依然萦萦于怀，要他赋墨为稿，连夜拿给了司空李□看。

李□将文章前后浏览了一遍，不禁为这些皇家子弟的纨绔放荡而吃惊，等李贤一走，他立即进了宫，将《檄周王鸡》呈给武曌。

"玩物丧志，国之大患。前朝炀帝，荒淫无度而丧国，昔滕王元婴，燕饮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从民借狗求置，所过为害；以丸弹人，观其走避则乐而丧节。皇后不可不明察。"李□说得很沉重，也很痛心。

武曌也很吃惊，她原以为让兄弟相聚，以增进脉亲之缘，孰料惹出这样一场闹剧，她立即觉得这是做母亲的失责，拿着文章就到武成殿见李治。

武曌看了看坐在身旁生气的李治道："你等皆为大唐贵胄，身系国脉，竟不能待己严以周，依本宫观之，大唐国脉迟早要断于你等之手！"

李弘此刻已不敢再做任何辩解，低着头一任武曌训斥。李贤却对母后的

话不以为然，加之他与武曌分多聚少，就有些口无遮拦了：“母后言重了。儿臣不过是偶尔出城嬉戏，王撰修的文章也不过一篇戏文，岂能为乱国政呢？”

“放肆！”武曌愤怒地斥责道，“你竟敢如此与本宫说话？”

李治亦大声斥责道：“小小年纪，目无尊长，你还不跪下？”

李贤拧着脖颈极不情愿地跪倒在地，侧目去看李哲，他已吓得浑身颤抖，也跟着自己跪下，口里却道：“儿臣年幼无知，都是皇兄唆使之故，还请父皇、母后宽恕。”

“哼！你就这点出息，将来也就是个……”李贤在心里瞧不起李哲。

武曌正要再行严斥，李荣进来禀奏道：“陛下，娘娘，司空李□大人求见。”

“本宫正要问他事呢，宣他进来！”武曌想也没想就应道。

李□一进门就觉得气氛紧张，明白都是那篇文章掀起的风波。此刻，他也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自悔。他们都还是孩子，若非那个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王勃唆使，焉有今日陛下、皇后殿堂训子？

他整了整衣冠，向李治和武曌陈奏了对此事的看法：“依微臣观之，三位殿下乃交友不慎之失，因此殿下可教而王勃其罪需惩。”

“哦？”李治有些疑惑，问道，“王勃何许人也？”

李□应道：“据臣所知，王勃其祖乃隋末大儒王通，其父王福畤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他自诩神童，常于人前显才夸能，实为纨绔不羁之徒。”

“都是些小聪明。走狗斗鸡，皆玩物丧志之为，偶尔有之，殊可宽谅。可你看看，这王勃都写了些什么！”

李治这么一说，李贤急了，顾不上自己正在受责备，站起来道：“父皇！王勃才气逼人，精通经史，然绝非纨绔之徒，还请父皇明察！”说罢，李贤转过身来，看李□的目光就带了恼怒和失望，“本王因你德高望重，在西都多有信任，才将文章送你观看，孰料司空竟然借此邀功争宠，于此不难见司空为人，难怪为长孙无忌所不齿。”

李□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殿下误会老臣了，老臣……”

李贤满眼的不屑：“心虚了吧？哼……口是心非。”

李□没有想到遭到一个孩子的抢白，特别是提到了长孙无忌，让他很久以来就不安的心绪愈益烦乱，竟然一时语塞，想不出应对的辞藻。

这时候，就听武曌大喊了一声：“还不跪下！你眼中还有父皇么？”

“儿臣不敢。”李贤应声而倒，再次跪在李治的面前。

《檄周王鸡》的内容大致是站在沛王一边，抨击周王的鸡，武曌浏览一遍后，说话的声音更加严厉了：“此等扬才夸词之作，岂非离间诸王？来人！传皇上口谕，将王勃逐出沛王府，永不许再入。”

“母后！”李贤的泪水伴随着呼唤而下，“斗鸡檄文，皆王勃尊儿臣之嘱而作。儿臣纵欲任性，轻于修为，罪该万死，求母后严责儿臣，千万不要将王勃逐出王府！”

“父皇！儿臣知错了……求父皇饶了王勃。”

望着儿子满脸的泪水，听着不绝于耳的声声祈求，李治的心软了，他很为难地看了武曌一眼道：“贤儿既已知错，皇后不妨……”

“前人尚知‘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需早教，勿失机也’的道理，陛下岂可姑息怜悯，助长错谬。”说罢，武曌不再理会李治，朝着仍然滞留在殿中的李荣发火了，“你如何迟滞不行，是等本宫要了你的头么？”

李贤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便朝着李荣退去的背影大喊。武曌“哼”了一声道：“喊什么？本宫还未问你等之罪呢！”说着，她传在外面伺候的张尚宫进来，命她传话给许敬宗、上官仪，叫他们对李弘严加管教，令其面壁思过。

张尚宫唯唯诺诺退出后，武曌又对李□道：“司空离开洛阳时，请带沛王回长安，本宫不想再看到她。至于李哲，本宫念其年幼，暂免处罚，于今以后，不许再出宫一步。”

李□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他更没有想到，武曌会置李治的旨意于不顾。背着皇后，他暗地打量，看到了皇上的无奈和难堪。

李□忽然就有了一种无以言状的惶恐和忧虑：这些日子以来，自己朝上朝下劝说皇上接受皇后改制的谏言，究竟对其一生护卫的大唐社稷是功乎，还是罪乎？

不管怎么说，李治在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鼓动下，允准了改制的谏言，并同意将之提交朝会廷议。

李治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他很清楚许敬宗、李义府皆是皇后引荐的人，而且那许敬宗对皇后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有排危解难之恩，至于李义府，数次犯事都是皇后说情免于处罚的。而上官仪就不一样了，他早年追随太宗，后来又一直任秘书少监，受于志宁、张形成等影响颇深；又长期担任太子侍讲、中书侍郎，许多诏书都是他亲手起草的。所以，他

希望上官仪能够在改制一事上陈述利害，疏导群臣。

可朝会上，上官仪不仅没有对改制提出异议，反而与许敬宗、李义府、许圉师等人一起鼓动、赞同，李治就大惑不解了。一场酝酿了几个月的改制，终于在龙朔二年春的朝会上最终勘定。

李治当场颁诏改百官之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九寺、七监、十六卫，皆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

朝会在“陛下圣明”的呼声中散去，在大臣们各自回署中时，李治留下上官仪到武成殿问话。

屏退左右，李治要李荣掩上殿门，直截了当地问上官仪道：“爱卿真以为改制乃因革之策么？”

上官仪沉吟片刻后说道：“微臣唯陛下旨意是从，既然陛下诏命改之，微臣当遵旨起草诏书，颁行天下。”

李治叹了一口气：“朕留下爱卿，就是要你据实告之，孰料爱卿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甚失朕望。”

上官仪连忙解释道：“陛下，非微臣言不及义，实因为改制乃存亡继绝之大计，陛下、皇后皆有明示，微臣诚恐一言出口，引祸着身，殃及上官一族三百余口。微臣罪莫大焉，还请陛下恕罪。”

李治一叹，在榻上坐下，不无伤情地说道：“朕至今犹记，永徽之初，朕大开言路，每日坐朝问事，百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逆耳诤谏者相望于道，金玉忠言者前后连属，进言献策者络绎不绝，何以今日却少闻金声玉振之说，更无剖心放胆之人，朕真愧于先帝也。”

上官仪分明看见李治的眼睛湿润了，不由得怦然心动。他虽然猜不透李治对此大动官名究竟有多少歧见，可他能从皇上沉重的叹息中感到许多无奈。也许他只是对皇后干政心生怨气；也许他从一官一职的演变中感到了隐约的危机。上官仪摸不透李治所想，所以仍然选择了以退为进来回应皇上的忧叹：“百官改名，木已成舟。微臣所虑者，山雨欲来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秋气未至而萌发于枝叶之落。所谓蝼蚁之穴，溃堤千里，陛下不可不察。”

李治看了看外面，静无人声，遂对上官仪道：“爱卿可否一一告朕？”

“恕臣直言，自褚大人与长孙大人案发以来，朝堂中有多少人出自陛下选任？”上官仪压低声音，还是觉得话说得太露骨，又转了语气道，“陛下不妨详查，许大人以逢迎阿谀为能事，岂能有真言上奏陛下？李义府贪财好礼，岂能荐有识之士于朝堂？臣所虑者，彼等蒙蔽皇后，罢贤人而

亲不肖，则为患大矣。”

李治忧虑道：“那依爱卿之见，朕罢了他们的官如何？”

“不可！”上官仪决然地摇了摇头，“自李义府任吏部尚书以来，朝堂侍郎、长史及以下官员皆系许大人和李大人引荐，如今已成气候；且他们于皇后处专奏顺耳溢美之词，陛下若大动干戈，必致皇后于尴尬之地。”

“那依爱卿之见，朕当何以处之？”

“臣闻，王者之制，选贤以任能，量才而授官。于今之计，必自选忠义贤能之士，如此，则贤者进而不肖者退，朝纲之振指日可待矣。”上官仪沉默良久，又说道，“有两位良才，不知陛下尚记得否？”

“不知爱卿所指何人？”

“一位乃当年的长安令裴行俭，现在西州都督府任上已多年。臣闻裴大人恪尽职守，铨品人物，将材文雄。壮容伟绩，凛然英风。现西州都督唐休璟新薨，西州无人主持大计，陛下何不委以重任呢？”

“那另一位是谁呢？”

“这另一位……即是前任侍中、今庭州刺史来济大人。恕臣直言，长孙一案中，他遭逢池鱼之殃，在庭州任内，来大人廉明清正，官声甚佳。”

这番话让李治陷入沉思，现在想起来，两年前将百司奏事之权交与武曌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以致前几日处罚李弘兄弟时，武曌竟然当着李□的面置自己的口谕于不顾。今日如此，他日终将若何？尽管上官仪话很曲折，但他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可他一想到皇后，就有些发愁了：“朕又如何能忘记他们呢？裴行俭尚好说，来济在长孙一案中陷入太深，朕若起用，不唯皇后厌之，朝野必起风波。别的不说，三省宰辅那就是一关。”

上官仪觉得皇上的话很有道理，如今三省不就是许敬宗、李义府和任雅相几人么？纵然任雅相无歧见，许敬宗、李义府必鼓动皇后出面阻止。

李治也有自己的想法。裴行俭自到西州后，不再与长孙无忌有染，因此他已决计以西域事急为由，任命裴行俭为西州都督府都督。这样，他久在边关，皇后倒也去了心病。至于来济，他还是要先放一放：“远的先且缓图，当下朕先擢升爱卿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微臣谢陛下隆恩。不过，依臣之见，陛下还是与皇后商议后再定夺。”上官仪目光很专注，但话语很平静，“当初命百司奏事，皆由皇后署理，乃陛下朝会上宣示的旨意，现今陛下绕过皇后，必致朝野猜度，人心离散；再者，李义府大人乃吏部尚书，主持选举，亦当由他提交朝会才合制。”

李治不能不为上官仪虑事周密而感叹，君臣之间油然地就有了一种默契。在上官仪即将离开武成殿时，李治破例送到了殿门口：“今日之谈，君臣机密，爱卿勿示他人。”

上官仪庄重地向李治施了一礼道：“请陛下放心，臣明白。”

走上司马道，上官仪忽然觉得自己的脊梁冰凉冰凉的。回看武成殿，在二月的阴云中显出几分凝重。他清楚，今天自己所说的一切对以后的日子意味着什么？他反复思索了刚才与皇上说的每一个句子，在确认没有任何可以授人以柄的纰漏后，才迈开了步子回署中。

他刚刚迈进公署的大门，就发现许敬宗正在与许圉师在厅堂说话。

这个许圉师说起来也是老臣，有才干，善艺文。显庆二年以来，就迁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显庆三年，因为修宫廷实录有功，而被朝廷封赐为平恩县男。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任上，他虽然从情感上对皇上废王皇后颇不赞成，却从未在朝堂上表露过。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也从不显山露水。长孙无忌案发后，他因无牵连而为皇上与皇后所看重。李治对他的评价是“此人无异心，少是非”。武曌则欣赏他的木讷，只有许敬宗一直怀疑他与长孙无忌暗中有牵连，却苦于没有证据。

这两个平日在朝堂上貌合神离的人坐在一起，绝非要说什么贴己话，一定是朝廷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见状，上官仪忙上前向许圉师行礼：“侍中大人今日怎么有空过中书省来了？”

许圉师回答道：“大人有所不知，边关来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任雅相大人在征高丽途中溘然殒薨，老夫前来与许大人相商，该如何向陛下陈奏。”

上官仪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顿时无言了。他了解任雅相，因奉诏而违心地与李□等一起查长孙无忌“谋反”案，在兵部任上，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多少次，他在与上官仪饮酒时，常常在进入醉乡后而捶胸自悔：“目睹无中生有，诬良为奸，重臣惨死而回天无力，本官羞在相位啊！”“太尉冤枉，不知几时方能洗雪啊！”……

他后来之所以接受任浿江道总管的旨意，也正是要摆脱这难以释怀的心理重负。行前，他曾经对上官仪说，与其在朝廷这样负疚地活着，倒不如投身疆场，纵马革裹尸，亦无悔矣。

孰料此一去竟成永诀。

这消息让上官仪心中泛起阵阵酸涩，哽咽道：“据兵部丞、令说，任相为将，从未奏亲戚故吏从军，凡卫府缺员，皆移所司补授，实属难得。”

许圉师对此话深表赞同，声音也有些喑哑：“上官大人所言，正是任相光明磊落之处。老夫听说他常谓家人曰，官无大小，皆国家公器，岂可徇便其私。”

上官仪接着道：“故而，任相统兵出征，士卒无不奋勇当先。无他，服其公也。”

许敬宗在旁听两人一唱一和，心中就有些不大舒服，似乎这话里都带着对他的讽刺。可为了一个逝去的魂灵，他也不便发作，于是就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敷衍：“所谓盖棺定论。任相一生，足为楷模，吾等还是速速禀奏陛下得知为上。”

“下官看还是分头行事为妥，中书令大人禀奏皇后得知，侍中大人禀奏陛下知道，下官就等着听命于两位大人，拟诏昭告朝野吧！”上官仪眼睛转了转道。

闻言，许敬宗侧目打量了一下这位在中书省的副手，脸色有些扑朔迷离。自长孙无忌“谋反”案发后，他整个就变了一个人，随和、通达，有时候装糊涂，有时候又很圆滑，再也没有听到他在朝堂上为那几人辩冤了。官做到这个分上，也算明白了……

隔日的朝会上，李治在听到任雅相殒薨的禀奏后，流泪不止，当朝要上官仪拟定诏书，由吏部、礼部、鸿胪寺筹办，命慈恩寺、感业寺的僧尼于长安通化门外做法，迎接任雅相的灵柩回长安；并命同州刺史前往渭南任府宣示圣意，抚慰妻女。

接下来，应该是上官仪出列上呈改制的诏书了。可他刚刚举起手中的笏板，却看见李荣匆匆走到李治的身边耳语几句，就见皇上的脸色变了，立时对殿上的文武大臣说道：“今日朝会就到这里，退朝！”言罢，他就带着李荣径自离开了。大臣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轿舆疾疾奔走，李治犹感太慢，不断地要李荣催促加快脚步。

当李荣将武曌胎气下沉的消息告诉李治时，他的心顿时乱了，再也无法坐在朝堂上听取大臣们的陈奏。有什么比武曌腹中的龙种更重要呢？自从感业寺回到宫中，这已经是她怀的第四个龙子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对她的爱胜过了宫中的任何嫔妃，而对她的任性和骄矜也给了一个大唐王朝至尊的男人才可能有的宽怀和理解：“唉！好端端的，如何就忽然动了胎气呢？”

一路上，他反复寻找着致病的原因，却不得要领，便不禁埋怨起武曌的疏忽来。难道她不知道腹中怀着朕的龙子么？为什么还要强撑着身子批阅那么多的奏章呢？可他转念一想，这能怪她么？她不是为了替朕分忧么？

李治摇了摇头，打断了思路，问轿外的李荣道：“到了么？”

“到了。”李荣一边回应，一边吩咐太监们落轿。

李治下了轿，顾不得太监们“陛下驾到”的传呼，口里喊着“皇后安在？皇后安在？”便进了洛城殿。几名太医看见皇上，纷纷赶来参见。李治甚至连“平身”都顾不得说，只一个劲地问道：“皇后怎么样了？皇后怎么样了？”

没等太医回答，他干脆进了内室。只见武曌脸色苍白，一改昔日的俏丽和绰约，疲倦地靠在榻上。她看见皇上进来，挣扎着要起身，却被李治一把按住了：“皇后！千万不要轻动。”

“陛下！臣妾……”

“皇后什么都不要说了，朕现今所盼，皆在你母子平安。”

“都是臣妾不小心，动了……”

“唉！是朕整日忙于琐事，忽略了皇后有孕在身。”李治早已将前几日因太子与诸王而发生的龃龉忘记了，生出了沉沉的负疚。

这种情绪武曌一一看在眼里，他了解李治的性格，他无法在自己的面前保持帝王的矜持。

说了一会儿温存话，李治又来到外室，问太医道：“究竟什么原因致皇后胎气下沉？”

“陛下，微臣切皇后脉象，之中有阻隔凝滞之象。此乃气为邪阻，气机不畅。或情志拂逆，气机郁滞，则气不能畅达以鼓荡血脉；气机不畅，阳气不得敷布之故。”说到这里，淳于太医令顿了顿，“臣冒死问陛下，近来可有何事致皇后情志不舒么？”

李治想了想道：“皇后平日性情疏达，胸襟宽阔，当无气郁之机。”

淳于太医令沉默片刻说：“恕臣直言。隋人巢元方所著之《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结气候》指出：‘结气病者，忧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气留而不行，故结于内。’臣反复思忖，此乃致胎气下沉之诱因。”

李治很清楚，皇后的病根就在诸子出城斗鸡上，而当时他试图宽恕儿子，也使她很失望。但这些话他又不能当着太医的面讲，于是就顺势道：“朕明白了，你等就以气郁疗治，不可疏忽。”

“微臣遵旨！微臣已为皇后开了一剂安气保胎的药，已命太医丞亲自调配去了。”

“你等不可擅离职守，否则，朕唯你是问。”

……

回到内室，与武曌相向凝视，李治发现她明显消瘦了，眼睛周围都有了一圈“眼晕”，衬托得两颊失去了往日的润泽。唉！她每日拖着有孕的身子还要听百司奏事，批阅奏章，不断就国政大事向自己建言，让他一想起来就很不落忍：“唉！都是太子和贤儿行为有失检点，惹得皇后气志不畅，此朕之过也。”

武曌凄然一笑道：“皇上也不要自责，臣妾所气者，在他们不知自励自强。魏徵有言，‘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纵欲极乐，亡国之兆；臣妾所悲者，乃他们皆臣妾所生，唯十月怀胎之艰，分娩之痛，乃知不成器之苦；臣妾所忧者，乃在他们都是皇家血脉，倘不凿磨，只恐毁了社稷。”

武曌的眼圈有些发红，看上去泪光盈盈的，浸得李治的心软了：“诸子虽系皇后所生，实乃朕之龙子，朕必不放纵姑息，当命少师、少傅、詹事，尽职尽心，勿可懈怠。朕也当时时耳提面命，苦其心志。”

武曌欠了欠身子道：“臣妾谢陛下。”

看着武曌破涕为笑，李治忽而觉得原来准备好的许多话都说不出口了。他不好意思找借口收回她听百司奏事的权力，更无法中断她坐在洛城殿批阅奏章之习惯。他甚至想，在武成殿与上官仪的那番谈话是不是自己太多心，太狐疑了，辜负了皇后的一片真情……

第二十一章

许左相事发田猎

来刺史身殉疆场

龙朔二年六月十五日的太阳刚刚跃上嵩山顶的时候，便从洛城殿中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李治的第八个儿子、武曌的第四个儿子呱呱坠地了。

阵痛是从昨夜亥时开始的，当时李治正在武成殿中翻阅武曌此前批阅的奏章，李荣将张尚宫传来的消息禀奏后，他就再也无心品读那些充满智慧的文字了。他把这些文字引发的思绪抛在一边，就要前往洛城殿。李荣见此上前劝道：“太医令早已带了几名‘宫直’在‘产阁’照顾，陛下在殿中等待消息即是。”

“皇后为朝事殚精竭虑，替朕分忧。当此之际，朕岂可置之不顾。速备轿舆，勿复多言。”李治不容置疑地说道。

武曌毕竟三十八岁了，加之先前为太子放纵不羁而致“流产”先兆，因服了保胎药剂，阵痛虽早，可婴儿却迟迟不能降生。皇上的到来，让太医令和“宫直”们的心悬在了空中，生怕有个闪失，招来杀身之祸。太医令

叮嘱“宫直”们要小心谨慎，不可有一息疏忽。

李治深知太医们心中的紧张，以抚慰的语气道：“朕觉得在这里坐着距皇后近些，你等不必胆怯，依医理处置即可。”

众人一听，心稍有宽解，但气氛依旧紧张。

李治先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产阁”，到黎明时终于扛不住，沉沉地入了梦乡。在梦中他看到从嵩山顶上升起的太阳，巨大如轮，金光万丈，将洛城殿上空的云彩照耀得五彩缤纷。霞光中，几名仙子捧着一个男婴袅袅婷婷地下界，直向自己的胸怀扑来。他伸开双臂正要拥抱，却被婴儿的啼哭唤醒了，忙问身边的太医令道：“皇后怎么样了？皇儿怎么样了？”

未及太医回答，张尚宫欣喜地上前禀奏道：“陛下！是个皇子。”

李治又问：“朕可否进去看看？”

太医令道：“皇后、皇子平安，陛下可近前亲近。”

李治进了“产阁”，“宫直”们正用温水绢巾为武曌擦拭汗水。刚刚降生的婴儿哭过之后，已酣然入睡了。李治从“宫直”手中接过绢巾，轻轻地拂过武曌的额头，她苍白的脸上就溢出了开心的笑意：“谢陛下。陛下双目布满血丝，臣妾甚是不安。”

李治将绢巾交给“宫直”道：“你等且先退下，朕有话与皇后说。”

待左右退出后，李治低下头，忘情地吻着武曌的额头：“皇后受苦了！”

武曌抚摸着李治的脸颊，话里就多了疼爱：“皇儿眉眼可像陛下呢！”

李治应道：“朕希望他多些皇后的刚烈，将来好撑起大唐国鼎。”

武曌笑了笑道：“还是先请陛下为皇儿起个名字吧！”

李治站起来在“产阁”里踱了一圈，又瞅了瞅熟睡的婴儿，将梦中所见说与武曌听，之后便道：“皇子出生，应了朕的梦境，皇儿就起名旭轮吧！”

武曌也欣然同意：“陛下！此名乃兆我大唐如旭日临海，蒸蒸日上。”

李治俯下身子，抱起婴儿就要亲，却被武曌拦住道：“陛下的美髯虽好，可旭轮细皮嫩肉，何以受得了呢？”

李治闻言哈哈大笑，惊醒了怀中的婴儿，啼哭声惊动了值守的“宫直”：“殿下一定是饿了，微臣这就抱他喂乳去。”

即使躺在产床上，武曌还是记挂着改制之事。李治告诉她诏书尚未发

出，武曌便道：“此事久拖无益，还望陛下当机立断，将诏书发出去。”

“此事朕已了然于胸，皇后不必担心，只是这三台宰辅，朕尚要斟酌。”李治又道。

“不知陛下欲选哪位爱卿？”

“朕意，左相可委与许圉师，右相么，眼下只能是许敬宗兼之，待有合适人选之后再行调配。”

“那李义府呢？”

皇后提起李义府，原在李治预料之中，在他们刚刚说起改制之时，他就想好了说辞：“李爱卿主持选举，政绩颇佳，现已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朕意等许敬宗转为太子少师后，他再来做右相。”

闻言，武曌满意地点了点头：“陛下所虑甚周，让他等等无妨。”

见皇后心情不错，李治趁机就提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上官仪，一个是裴行俭。武曌沉默了一会儿道：“上官仪多年来在中书省代陛下拟诏，用功甚勤。臣妾看过他拟的《黜梁王忠为庶人诏》，行文简约，言辞犀利；尽管李义府曾报他与长孙无忌“谋反”案有染，然依臣妾观之，此人练达通畅，才思过人，尚可为我所用。不如就任他为西台少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仍兼太子少傅如何？”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许圉师虽为左相，然则处事寡断柔和，若以上官仪补之，则三台相谐，贤者同力，朕也少操诸多心。”李治脸上露出不经意的惬意。

“至于裴行俭么……”武曌有些犹豫。

“裴行俭早年曾随褚遂良非议皇后，朕贬之出京，以儆效尤。他到任后克己自省，知错而改，协助都督唐休璟戍边保境，功业卓著。现西州都督唐休璟病故，任位空虚，朕恐为突厥所图。故欲任他为西州都督，久驻边城，无须回朝。”李治解释道。

武曌的脸色就释然了，忙道：“臣妾替陛下听百司奏事，岂是心胸狭窄之人。量才荐官，选贤任能，非唯陛下治国之要，亦臣妾治所秉持也。裴行俭改过自新，然尚需历练，臣妾之意，让其代行都督之职，以观品效，再起用不迟。”

“如此甚好！朕明日朝会上就让上官仪拟诏。”

李治虽一夜未眠，可皇子的诞生，就任吏与皇后交谈的融洽使他精神焕发，忘记了疲倦。一回到武成殿，他就召见了上官仪，安排了对三台宰相和裴行俭的任命。

上官仪走在司马道上的脚步轻快而又迅捷，对自己的任命在皇后那没有任何障碍他并没有感到意外，这些年的韬光养晦足以消除皇后对他的疑虑，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皇上信守他们之间的秘密，给皇上重新独尊以时间和机遇；令他感到意外的倒是皇后对裴行俭看法的转变，他忽然对以往关于皇后的旧见产生了瞬间动摇——难道是自己的感觉错了？不！他现在已经顾不得对这些进行深究了，他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裴行俭。

“上官大人！上官大人！”有人在后面叫，他回身一看，原来是新任左相许圉师。

上官仪停住脚步，等许圉师一赶上来，他第一句话就是：“恭喜大人荣任左相。”

“唉！老夫倒有些忐忑不安了。”

“哦？”上官听出许圉师话里有话，有些意外，“大人这是……”

许圉师长叹一声：“上官大人何等聪明之人，难道还看不出端倪么？与许敬宗一起共事，老夫能轻松么？”

这话说得有理，不唯许敬宗，许圉师一任宰相，立即就会成为李义府等人诋毁的目标。他们专以陷害诬告他人为能事，倘稍有不慎，即会陷入圈套：“大人所忧，亦在下之虑也。我等当好自为之，绝不为奸佞提供口实。”

“老夫自律，并非做给人看，乃为正纲纪、清政风。只是……”许圉师顿了顿道，“老夫素仰大人，故而也无须隐瞒。老夫有一犬子，名曰自然，现在宫中任奉辇直长，自幼骄纵，目无尊长，老夫担心……”

闻听此言，上官仪的脸色就严肃了，道：“现今百姓最痛恨者，即官宦子弟仗势欺凌，还望大人严加约束子嗣，万不可滋事生非。”

看看司马道就要走完了，上官仪与许圉师相揖话别，登上各自的车驾，心里都沉甸甸的。

许圉师担心的事，在他履任两个月后就发生了。

十月的一天，他从署中回到府邸，刚刚脱下朝服，府令就来到前厅禀报道：“老爷，大事不好了！”

许圉师本来在朝堂上就因与许敬宗政见不和而憋了一肚子火，现在看到府令慌慌张张的，眉毛就拧了起来：“你何时才能稳重些？老夫看着就心烦。说！何事不好了？”

“少爷今日出城游猎，踩踏了郊外田主的稼禾。田主甚为恼怒，出言不

逊，激怒了少爷，竟然以鸣镝射之……”府令报道。

不等府令说完，许圉师就急忙问道：“可曾伤着了田主？”

“幸未射伤。”

许圉师“哦”了一声，一股怒气直向着眼角逼来：“蠢材！官已做到了七品，还如此让人不省心，会有多大出息？传他到前厅回话。”

不一会儿，许自然来到前厅，一进门，就招来了许圉师一记耳光，脸上顿时起了五道血印，随即又听到父亲严厉的责骂：“蠢材！偌大年纪还不知深浅，还不跪下？”

许自然极不情愿地跪倒在地，手捂着脸道：“父亲在朝中遭遇不快，就回到府中拿孩儿撒气。孩儿虽不才，也是七品朝廷命官，传将出去，让孩儿如何做人？”

“哼！”许圉师冷笑两声，“你还知道自己是朝廷命官。说，今日又如何滋事闯祸了？”

“孩儿以为多大的事，不就是踩了田主几株稼禾么？值得父亲如此雷霆之怒？”

“蠢材！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你踩踏百姓稼禾，本就有罪。进而以鸣镝射之，倘是伤及人命，就是他人不言，为父也会绑你上殿面君，自请领罪。”

许自然很不以为然：“父亲未免小题大做，危言耸听。这大唐的万里江山姓李不姓许，只要您到朝野打探一番，那些王爷、公主有几个替祖宗基业忧虑的？滕王站在宫墙上弹射百姓，陛下不过训诫而已。别人都不珍惜，您倒看重了。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三台宰相之一，您问问，许敬宗大人都干了些什么？”

许圉师被儿子奚落，愈加恼怒，他手颤抖着指向儿子，脸色憋得铁青，口中却是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朝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进来了，许圉师喊道：“将这个不肖之子拉下去，杖一百！”

府令大惊，“唰”地就跪倒了：“老爷，一百杖少爷如何受得了，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还没有等许圉师回话，许夫人就被丫鬟搀扶着从后室来到前厅，人还没到，哭声就先回旋在梁柱之间了。及至来到面前，许夫人竟泣不成声了：“然儿纵有千错，过在老身和夫君。训诫申斥，殊不为过，若论动刑，就先从老身始。”

许圉师见夫人竟然背了荆条，一跺脚，大呼一声道：“糊涂！老夫若不严

惩逆子，别人就要问罪了。”

许夫人拉着贴身丫鬟跪下道：“别人问罪，且让他来问老身吧！”

“朝政反复，人心叵测，夫人知道什么？”

“老身就知道虎毒尚不食子，夫君毒于虎矣！”

夫人的固执让许圉师更加恼怒，他大喝一声：“快扶夫人退下！没有听见老夫的话么？拉下去……”说完，他面墙而立，给了夫人一个背影。

不一会儿，隔壁就传来儿子的惨叫，每一声都像鞭子抽在许圉师的心上，他脸上的肉剧烈地抽搐着。打到八十杖时，儿子的声音渐渐小了，许圉师的心就一阵阵蜷缩。这时候，府令过来禀报道：“老爷，少爷昏厥过去了，气息很弱，再打恐怕……”

闻言，许圉师回转身来，浊泪两行，喉头哽咽着道：“老夫如此，也是为他长些记性。你们把他抬到后室好生调养。”

府令欲领命退下时，许圉师又补上了一句：“备好银两，明日老夫亲自上门向田家道歉。”

第二天晨曦初露之际，许圉师着了常服，戴了纶巾，扮作商贾模样出城奔乡间去了。

按照儿子提供的地址，他找到了那位田家，那田家的妻子却说昨夜洛阳来人，将田主接走了。

“敢问大嫂，接走田主的人是何等模样？”府令问道。

“天黑灯暗，妾身也没有看清楚。来人只是说替夫君打赢官司。”

许圉师心头一沉，觉得大事不好，转身对田主妻子说道：“犬子少教，老夫在此替他道歉了。留下些许银两，聊补损毁。老夫先行告辞，改日闲暇再来拜访。”说完，他拨转马头，回去了。

府令抽了坐骑一鞭，追上了许圉师，二马并行，许圉师满腹狐疑地问道：“会是谁如此迅捷地接走田家呢？”

府令喘了一口气道：“必是奸佞之徒，欲图借机滋事。”

许圉师点了点头，情知此事绝非教子不善那么简单，断然不可瞒皇上，他已决计在明日早朝时先于别有用心者向李治请罪。

“唉！老夫这宰相当的……”看看洛阳城渐渐近了，许圉师千般滋味无以言说，留在城外的只有久久的叹息。

……

褚遂良去了，司宪大夫（御史中丞）韦思谦的心却始终没有明快的一天。说起来那是永徽初年的事了，他一纸弹劾，致使皇上将褚遂良贬为同州刺史。当时，他以为自己不过是履行了一个谏官应尽的职责。几年以后，当褚遂良不顾个人安危，与长孙无忌等人一起力阻立武曌为后，当那场风波夤演成两件“谋反”案而导致近千人头落地时，当王皇后与萧淑妃惨死在武曌的“刀宰”之下时，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发现在以往的日子里对褚遂良了解得太少了，他为自己在褚遂良掌握“选举”任上没有得到重用而徒生怨恨感到惭愧。

往事如烟，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等一个个喋血长安，而他却始终没有能够入武曌的眼。他现在依旧记得，袁公瑜带着许敬宗的手谕来找他，要他为褚遂良“谋反”举证时的情景。

袁公瑜眼睛滴溜溜地转，寻找着韦思谦的软肋：“当初若不是褚遂良挤压，大人何止于今日仍然在御史中丞的任上徘徊呢？”

“人臣苟利国家，知无不为，岂恤于私。在下弹劾褚大人，乃在为公，绝无以怨报德之行，今亦无落井下石之为。”韦思谦是这样回答的。他对自己这十多年固步不前并不后悔，他凭着一位谏官的良知，目不窥园，恪尽职守。

近来有人举报，说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李义府凭恃皇后之宠，为所欲为，卖官鬻爵，又贪污抚恤驻朝鲜军之费用，他正不动声色地暗中调查。他现在处事谨慎多了，他知道自己触动的是皇后的臂膀，在没有铁证以前，他绝不声张。

今天不上朝，他整个上午都在署中整理文书。午后休息片刻后，他又投入到对举报者所言事实真伪的甄别中。李义府再不得人心，毕竟是陛下钦命的宰辅之一，退一步说，即便不在相位，他也应该秉以公心，务必做到罚当其罪。

这时，在公署门口值守的府役进来禀报，说西台舍人（中书舍人）袁公瑜求见。

“哦！又是他。就说本官正在处理公务，改日当登门求教。”话虽如此，但他还是赶忙将有关李义府的文书藏了起来。

果然，府役没能挡住袁公瑜，他一进司宪公署就尖着嗓子，不无讥讽地说道：“听说大人忙于公务，难道下官会有私务叨扰大人吗？”

韦思谦忙起身相迎，口中说道：“不知大人有何赐教？在下洗耳恭听。”

袁公瑜入座后，呷了一口茶道：“下官遇到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案

子，特来向大人通秉一声。”

“哦？是什么事呢？”

“有一家大人的公子，论起来也是朝廷命官，他游猎于野，踩踏百姓稼禾，非但不道歉，反而欲箭伤田主。此等祸国殃民之徒，该不该办？”袁公瑜眼里透出几分神秘。

韦思谦问道：“不知是哪家大人的公子，竟然如此大胆？难道他不知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吗？”

“还会有哪家大人？”袁公瑜仰起头来说道，“下官若是说出来，就怕大人就要知难而退了。”

“身为谏官，弹劾不法，本在职内。大人不说出姓名，怎知在下就不敢弹劾呢？”

“好！下官钦服大人的胆识。”袁公瑜放下手中的茶杯，击节称快，然后就把许自然涉猎伤民一事的述说一遍，最后以不无挑衅的语气道，“如此败类，大人说该不该依律问罪呢？”

韦思谦应道：“未见百姓诉讼，单凭大人一言举报，在下亦无从问案啊！”

袁公瑜笑了笑道：“这个大人不用担心，下官已将人带来了。”说完，他走到厅前招了招手，但见院内蹲在大树下的一位乡人瑟瑟缩缩地过来了，一进署门便先行跪倒了，头贴着地，半日不敢抬头。

袁公瑜大声道：“上面坐着的乃当朝司宪大夫韦思谦大人，你有何冤枉，尽可道来，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

那乡人也不说话，只将从怀中掏出的诉状高高举过头顶，脸憋得通红，说出了几个字：“大人为小民做主啊！”

韦思谦接过诉状，大略看了一遍，便收起放在身后的案头，对跪在下面的乡民说道：“讼词本官已经看过了，你先且退下，待本官核实举证后，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乡人刚刚退出，袁公瑜亦起身告辞，韦思谦本就不耐其烦，故而也不挽留，吩咐司宪中丞送客。袁公瑜刚走，他就在心里叫苦不迭：“许大人！你如何能骄纵公子，此为相之大忌也！”

从司宪署出来，袁公瑜就到了许敬宗府上，坐在右相的客厅里，他按捺不住心头的亢奋，喜形于色道：“天赐良机啊！大人，天赐良机啊！”

许敬宗脸上就有些不高兴了：“你在朝为官已有多年，何时才能改掉这轻浮的毛病呢？是何事让你如此按捺不住啊？”

袁公瑜立时变得谨慎多了："启禀大人，前几日许圉师之子游猎郊外，踩踏田家稼禾，遭到田家斥责，又以鸣镝射杀，现被人告到司宪大夫韦思谦那里了！"

"哦！竟有这回事？"许敬宗心头掠过一阵暗喜。许圉师，你不是自诩两袖清风、家门风正么？当年任黄门侍郎时，你不是嘲笑老夫教子不严么？焉何你也有今天。但这些思绪一旦转到脸上，立时水波不兴，临而不惊，"许自然乃奉辇直长，秩虽低，亦是朝廷命官。他为宰相之子，若无证据，万不可妄言。"

袁公瑜身子往前挪了挪道："下官前日连夜访得田家，取来其射人之鸣镝，上刻有许自然的名号。此可谓铁证，岂能抵赖了之？"

许敬宗这才点点头道："身为宰相之子，不循法度，视百姓性命若草芥，此危害社稷矣。"

"是可忍，孰不可忍。"袁公瑜意气昂昂。

许敬宗看了看袁公瑜，觉得他虽然庸俗不堪，且浅薄浮躁，但关键时还是有些用处。听了事发经过，他对如何借机向许圉师发难已有了完备的思虑，他打算一会儿就前往洛城殿将案情禀奏给皇后，待获得明示后再启奏皇上；接着就要利用隔日朝会的机会，在朝臣中广为散布，让许圉师没有在皇上面前辩解的机会。

"作为西台舍人，举报臣罪有功，本官当奏明陛下，定有重赏，不过……"许敬宗对正在等待明示的袁公瑜说道，还故意拉长了说话的尾音，"据本官所知，韦思谦向来办案谨严，非有确证，绝不轻易为治，因此你当心中有数。"

"多谢大人明示，下官明白了。"袁公瑜退出厅堂，脸上便挂上了得意的奸笑，似乎右相府邸长长的回廊在他面前铺开了金色的通达之道，一路上遍布美人与金银，"许自然，休怪本官多事，实在是因为本官在舍人位上寂寞太久了。"

袁公瑜一离开，许敬宗就差人前往司列太常伯（吏部尚书）、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李义府署中，相约一同前往洛城殿拜见武曌。这不仅因为他与李义府平日里在朝堂多相呼应，彼此深知，更因为李义府主持"选举"，决定着官员的升降臧否，有其在身边，他心中会踏实些。

现在，两位朝廷大臣相遇在洛城殿司马道口的冀阙下了。相互寒暄之后，两人先后走上司马道。李义府道："不知皇后将对此案如何看？"

许敬宗笑了笑道："皇后如何看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等如何禀奏。"

李义府心中暗笑，你许大人扳倒褚遂良，又扳倒了长孙无忌，论起无中生有，搜罗证据，比起我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其实在接到许敬宗的相约后，李义府就明白自己的机遇到了。对改制之后任许圉师为左相，李义府至今仍耿耿于怀。许圉师究竟对朝廷有何功劳呢？他不就是修了一部实录而受到皇上的青睐么？从其走进左相官署的那一天起，李义府就一直在暗中寻找机会。他没有想到，许自然竟为自己创造了扳倒他父亲的机会。

李义府油然生出一种“正义感”，作为主持“选举”的宰辅，他绝不允许官员无视律令、恣意妄为，撼动社稷根基，他凛然激昂地对许敬宗道：“下官决计向陛下上疏，弹劾许相失责之罪。”

许敬宗又补充道：“不止这些。上次褚遂良‘谋反’一案中，那个韦思谦拒不举证，这回看他又该如何？”

“真是一箭双雕。”李义府说完，两人相视一笑。

走到洛城殿外，登上一层层阶陛，就听见从殿内传来婴儿的笑声，他们才顿悟到小皇子殿下已经四个月了。

这时，张尚宫从里面走了出来，许敬宗和李义府急忙上前道：“烦请尚宫通秉一下，就说许敬宗、李义府求见。”

“二位大人少待。”

张尚宫转身进了殿，对正全神贯注逗小儿子玩的武曌道：“娘娘，许大人与李大人求见。”

“哦！宣他们进来。”武曌将旭轮递到乳娘手中，示意他们从偏门出去，然后拿起一本《春秋》，正襟危坐地等待两位大臣朝见。

当听到下面传来“微臣参见皇后娘娘”的声音时，她轻轻放下手中的书道：“平身！赐座！不知两位爱卿此时进殿，有何要事陈奏？”

李义府看了看许敬宗道：“还是许大人说吧！”

于是，许敬宗便把许自然田猎伤人之事详细叙述了一遍。他的陈奏刚刚落音，就看见武曌的脸色很难看了。他们知道，皇后一定是怒火中烧了，依她的性格，绝不会放过许圉师放纵儿子的行为的。

“糊涂！许圉师真是糊涂！奉辇直长系朝廷命官，生杀予夺当由大理寺判决，他身为宰辅焉何不循律法？不奏明陛下？岂非欺君罔上之罪乎？”

许敬宗和李义府相互看了看，都惊异于皇后的一针见血，他们倒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一起奉承道：“皇后圣明！微臣明白了。”

得知皇后的态度，两人欲起身告辞，却被武曌拦住了：“本宫还有话说。”

两人不知道皇后又有何事，心中不免忐忑不安，目光中也流露出几分惊惧。武曌见了就笑道：“卿等何须紧张，本宫有如此凶煞么？本宫是看二位爱卿奔走于朝廷内外，心有不忍，本想抚慰一番，不想吓着你们了。”其实，她心里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顿了一下，武曌又道：“本宫记得许大人有一子，早年曾流于岭外，不知近来可有消息？”

“臣感念皇后牵系。犬子流放岭南八年多，显庆三年，臣奏请皇上，乞犬子归京，然岭南蛮荒之地，犬子身心俱遭摧残，回京不久即病卒了。”许敬宗说着，眼眶有些湿润。

“那时本宫尚未听百司奏事，故而不甚了解。爱卿严整家风，殊为可贵。然表乞流放，大可不必。”武曌说着，挥了挥手，“时过境迁，爱卿还是珍重为好。你可以退下了，本宫有话尚需与李爱卿单独说。”

闻听此言，许敬宗很知趣地出了洛城殿回署中去了。

武曌看了看李义府问道：“许相事发，爱卿做何感想？”

李义府眉毛颤动了一下说道：“臣有三痛。一痛许自然身为仕宦子弟，不思修为，不重官德，危害百姓，忤逆圣意；二痛许相身为宰辅，纵子犯罪，恐日后朝野难服；三痛臣作为选官，用人失察，竟致许自然这样的纨绔之徒入官，请皇后治臣失察之罪。”

武曌很满意李义府的回答，道：“本宫留你，正是要告诉你，许相事发，陛下必严惩不贷，许敬宗改任左相已是必然。右相空缺，爱卿素来中直干练，善解上意，本宫有意在陛下面前再荐爱卿，还望你好自为之。”

李义府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意，连道：“皇后待臣恩同再造，臣没齿不忘。”

但接下来武曌说话的语气就重了：“不过近来朝野对爱卿颇有微词，本宫就接到不少举报，言爱卿专以卖官为事。其间虽不乏捕风捉影，然爱卿不可不警觉。本宫爱才，向来是德才兼备，有才无德，与佞臣无异。倘爱卿触犯律法，本宫绝不姑息。”

这番话说得李义府心惊肉跳、毛骨悚然。他立即跪倒在武曌面前道：“皇后之言金声玉振，微臣当谨记在心，不敢疏忽。”

走出洛城殿，李义府抬头看了看天空，又掐了掐胳膊，发现一切如常时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方才，他在皇后眼里看到的，不仅仅有女人的柔媚，更有大理寺的刑具、刽子手的屠刀。这些，既在武曌的眸子后面藏着，也在他的头上悬着……这种情绪一直伴随他回归府邸，都没有转换过来。

晚膳以后，李义府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他思忖许久，觉得许圉师获罪，无论如何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在朝制上，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享有宰相的权力，参与大政的集议，可毕竟不是宰相，最终主持大计者依旧是左右相。他一向很鄙夷许圉师，因为其完全是靠资历才熬成了左相。除了一部实录，他甚至找不出一件可以为朝野瞩目的业绩。在眼下这个当口，李义府觉得自己要小心翼翼，不能像许圉师因为一件小事而翻船。儿子、女婿都在长安，自己鞭长莫及，他必须向他们讲明情势。

李义府铺开绢帛，笔却在手头凝滞了，写什么能让他们克制欲望，清静其心呢？过去多年来，他们的一切作为有哪些没经过自己的默许呢？言之凿凿，岂非以墨涂面，弄巧成拙。踯躅半日，他终于在信笺上留下几句含义模糊不清的话——

东都秋雨迷离，长安秋色日深，你等需谨慎所为，万不可……

他在心底期望儿女们聪明些，能够读懂他文字背后的意思。

终年积雪覆盖的天山横亘在庭州南缘，形成了一道高耸入天的屏障，护卫着这方距京都迢迢千里的土地。

庭州有过辉煌的岁月，曾是西域王国的王庭。然而，连年战乱，使这里一直备受摧残，直到大唐在这里设置州郡，其地已铅华不再，萧条荒废，成为贼众出没之所。

一转眼，来济到这里任刺史已三年了。

长安秋一缕，轮台万里霜。清晨起来，他走出帐外，举目四眺，满地银霜，将茫茫戈壁涂成银色，壮观而又苍凉。今秋少雪，空气中弥漫着干涩的冷意。来济抹了一把两颊，冰凉冰凉的，始知长安只在遥远的思念中了。

显庆五年（公元659年），他到海隅台州还不到两年，朝廷的敕命便来了，将他从东南沿海的台州改任到西北的庭州。圣旨说得很明白，终生不得回京，就此断送了他的回朝念想。

路上跋涉了七八个月，等他踏上这方遥远的土地时，已是大雪纷飞的初冬了。在台州时，他感受到的是见云即是雨；而在这里，云就是雪的母亲。只要灰云覆顶，用不了多久就是大雪满弓刀。那一天，他在马上望着天山，有一种天柱巉辟，候鸟绝迹的冰冷。

人，有时候很脆弱，有时候又很刚强，来济拥着坚硬的马鬃流泪了，他知道自己今生将把残年衰骨抛在这里。这对曾任过太子宾客、詹事，又做过中书令，可谓权倾朝野的他，该是多么残酷。

也许是因为在李弘身边的缘故，尽管被牵扯进长孙无忌的“谋反”案，但

他侥幸逃脱被诛三族的命运。当初离开京城时，他就把家小转回了江都故里。从此，他将一人在遥远的边城聊度余年。

他曾有过万念俱灰的消沉，将庭州统统交与长史署理，他则每日纵酒独醉，酩酊不醒。他自诩惬意、潇洒、自在，常常在深醉时拔剑起舞，潸然泪下。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不是他来济的品格。他可以麻醉自己的肉体，但是麻醉不了那颗报效朝廷的心。

有一天，他带着微醉的酒意驱马来到域内的轮台县。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块石碑。岁月的风雨已把它剥蚀得面目全非，然而，拂去沙尘，他看到了一个名字——李广利。对于此人，他并不生疏，任太子宾客时，他曾向李弘讲授过司马迁的《太史公书》，熟悉当年贰师将军西征大宛，灭掉轮台的故事。

李广利算什么？他在汉武一朝，是将军们嘲笑讽喻的对象。他尚且能够横刀仗剑，剿灭轮台，那我来济一朝宰辅，岂能沉没于酒中？我要重新振作起来，一改庭州荒凉破败的旧貌。

显庆五年冬，来济遍访当地三老，钩沉陈年轶事；踏遍茫茫戈壁，寻找湮没的辉煌。在显庆五年除夕夜宴边城将士的集会上，他把重修庭州城池的蓝图呈现在大家面前。

如今两年过去，蓝图已初成现实。它虽然与台州相比，不仅单调得只有一条街，而且几乎看不到一座像样的亭阁楼宇。然而，它作为大唐西域的边城，迎风飘扬的“唐”字大旗却十分耀眼。

让他最为欣慰的是，这里不论是穹庐还是屋舍，门皆东向，以表向慕皇风，心系长安之意。

庭州的城墙也很有特点，全部采用戈壁沙石砌成。虽然少了城砖的严整雄浑，却足以捍卫城中百姓的安定。来济还利用戈壁石的不规则，在城墙上设置了诸多参差的箭孔，让来犯之敌无以应对。它已经受了几次小规模进攻的考验，据说西突厥将军阿史那苾力曾不止一次地猜度，不知是大唐哪位将军驻守庭州，何以昔日荒凉之地就固若金汤了。

长安的消息很杳渺，闲暇之余，来济只能靠回忆温习那些曾经让他感动的细节。关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皇上和皇后，凡是接触过的事情，他都不放过。当初皇上废王皇后，一时遭到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礼抗，便转而要将武媚封为宸妃，时为中书令的他和韩瑗以“古无宸妃”为由出面阻止。可武媚立为皇后后，非但没有问罪于他，反而上表称他忠公，请皇上加以赏慰。

现在，他能够说服自己的唯一理由是，武媚试图像对待许敬宗、李义府那样将自己拉到她的名下，可他却让她失望了。在被免去侍中的那一刻，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孰料竟然还能在刺史任上盘桓数年，他常常在夜色中向天而立，感谢上苍有眼。

“启禀大人，西州来书了。”一位录事参军站在他的身后。

“哦！是裴大人的书札。”来济将满腹心事搁下，回到帐内。他拆开书札，果然是裴行俭潇洒飘逸的笔迹。

裴行俭仍然以当年的语气与他讲话，遣词用语表现出十分的尊敬。他在信中言道，朝廷现今主要是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执事，皇后说动皇上改了百官名称，上官仪已是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上官仪曾多次在皇上面前为他与来济说情，都因为武后从中阻拦而失败。近来西州都督唐休璟殒薨，帐下无人，朝廷命他以长史身份代行都督职守。

裴行俭还告诉他，朝廷已以洛阳为东都，开有唐以来两都之先河。三省六部一分为二，一半在洛阳，一半在长安。

来济很久不闻朝廷的消息了，偶尔有长安文书，也是由都督府转送的。他真有一种被抛在天边的悲凉。

但现在他已不在其位，朝廷的风风雨雨与他没有关系，他更关心的是庭州的父老。

天山北麓的秋天与冬天无异，十月、十一月也是突厥人血液最骚动的日子。尽管显庆二年，朝廷派遣两路大军剿灭了西突厥，然盘踞在天山以北的残余势力阿史那苾力部仍然时不时寇边犯境，杀掠百姓。庭州新筑之城，因近年来边贸宏昌而备受突厥人垂涎。他必须早谋武备，以防突厥人偷袭。放下书信，他便要录事参军请长史、司马到帐中议事。

因庭州属于中、下州，故而来济官秩从四品，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尽管如此，来济却不心生怨言，他将个人荣辱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为国戍边。

说到士卒情势，长史一脸的惆怅：“大人知道庭州两万将士，多由肃州、瓜州、沙州征募。他们思乡心切，加之久不见朝廷抚恤，更无长安使者劳军，已积怨甚多。倘若突厥来犯，下官真担心……”

司马接着道：“征募的士卒风霜经年，多已老衰，大人到任后，于当地征集丁男入伍，虽暂解兵源短缺之急，然庭州地广人稀，此策难以为继。故而……”

“两位的难处本官深有体味，然阿史那苾力磨刀霍霍，大战在所难免，吾等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御敌驱寇，保境安民，此为官为将之天命矣！”说完，来济招呼两位幕僚来到庭州地图前，手指沿着天山以北缓缓移动，“诸位请看，庭州东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东至西州五百里，西至碎叶两千两百二十里，北至坚昆牙帐约四千里。除西州裴大人可借援兵外，其他只能是望梅止渴而已。故而，依本官看来，眼下只能靠我两万将士守城。”

两人幕僚点了点头："大人言之有理。"

"西州长史裴大人乃本官同僚，现代行都督之职，请长史速派一名干练使者前往通报突厥军情，两地联防，形成策应之势。"说完，来济转脸对司马道，"请将军立即召集各部将领，本官要军前训诫！"

"好！末将这就去传唤。"

大约一刻之后，庭州城内外屯军将官齐集刺史府前的校场。来济一身银色盔甲，配一把龙泉宝剑，在司马的陪同下出现在军阵之前。

环顾阅兵台下，年龄参差不齐的士卒组成的军阵让他心酸，但他更清楚，只有自己振作起来才能安定军心，共御强敌。来济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诸位！本官移职庭州，承蒙诸位鼎力同心，才有今日之形势。我军血沃劲草，骨埋戈壁，使庭州固若天山，突厥屡犯而不能克。此亦是陛下圣德之沐，大唐军威使然，诸位之功必彪炳青史，名垂千古。"

话锋一转，来济声音变得幽悲哽咽："然本官深知，自我朝屯兵庭州以来，士卒多者有历三代之久，如今孙辈已成少年；亦有孤身在军，老而无所者。庭州远离京都，孤悬一隅，使者罕至。然上苍有知，吾等忠唐之心可鉴。眼下阿史那苾力部正伺机来犯，本官虽已过知命之岁，然必当身先士卒，以身许国，与诸位甘苦共尝，艰危同担，虽九死而无悔。"

说到最后，来济从箭壶中取出一支箭，高高举起在手上道："众位将士，人人皆为本官军正，若见本官遇敌退却，人人皆可诛之。"言罢，他将箭拦腰折断，扔在地上。

他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将士，他们都知道来济曾是官居二品的中书令，现在被贬为从四品，在场有哪一位能比他更委屈呢？他已年过五旬，尚心雄万夫，志在千里，他们作为大唐臣民，护卫家园，也就是护卫自己。一位校尉终于无法再保持沉默，振臂高呼道："剿灭突厥，保我疆土。"

跟着校尉的呼喊，在他身后是此起彼伏的声浪——"剿灭突厥，保我疆土……"

来济此时心头的滋味难以言表。他深感惭愧，依他现时的处境，根本无法排解他们的乡愁，也无法给他们带来什么，可他们却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他。来济按捺不住心头的百感交集，在舌尖上回旋的只有一句话："来济谢过诸位了……"

当晚，来济和长史、司马一起到城墙上巡察了一遍，当他看到部属们瑟缩着身子在冷风中值守，他的心一阵阵绞痛。他觉得应该把这里的情况告诉远在江都的夫人，也许在她收到这封信时，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了。但他要让儿子们知道，他是为大唐社稷而死的。

回到刺史府，他铺开绢帛，手有些发抖，便放在嘴边哈了哈，才赋笔属文：“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

最后一句话还没有写完，司马就冲进来了叫道：“启禀大人，突厥人夜袭庭州了！”

他草草地折叠封签，交给随司马同来的录事参军，说了一句“速递江都”，就奔出去了。

庭州城外已是火光冲天，来济登上城楼远远望去，突厥骑兵已与城外的唐兵厮杀在一起。突厥人把骑射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在唐军阵中横冲直撞，战刀所指，一片人头落地。

来济发怒了，厉声问身边的司马道：“我军的骑军呢？我军的骑军呢？”

“刚才探马来报，我军骑军在城外遭遇了数倍的强敌围攻，无法驰援步军。”司马应道。

闻言，来济转身就向城下走去，还随口吩咐道：“你和长史大人誓死坚守，等裴大人的援军到来。”

“大人！您……”

“本官率卫士营骑兵出城迎敌，解救步军。”

“不可！大人万万不可！就是迎敌，也该末将前往。大人一介文官，若有意外，末将……”司马一把拦住来济。

来济挥剑，割开司马拽在手中的战袍道：“你敢不从命？”

司马一愣，呆在了那里。

来济头也不回，踩镫上马，对紧跟在身后的卫队大喊：“随我来！”

一阵迅捷的黑影掠过，秋风卷着马蹄声向夜色中滚去……

第二十二章

许圉师抗上获罪

李义府坠落尘埃

袁公瑜一走，韦思谦又把诉状前后认真看了一遍，虽觉此案不大，但牵涉到左相，自己能否公平断案，给田主一个交代，必然为朝野瞩目。于是他便无心静坐署中，收拾起案卷，径直奔往许圉师的府邸。

“有人将令郎告到下官那了。”在跟着许圉师走进前厅的当儿，韦思谦说道。

“此事已在老夫预料之中。无怪他人，乃老夫教子不严，疏于训诫，才有今日。老夫已将逆子杖刑一百，现已卧榻不起，正在疗伤。”许圉师说这话的时候满腹心事。

韦思谦暗暗打量一下许圉师，发现他似乎苍老了许多。他明白此案的分量，顿生恻隐之心，又为他杖下无私而感动。可他肩负台院监察之职，担检举弹劾之责，不能以情代法，只有保持沉默。

许圉师招呼韦思谦喝茶，遂将事发之后，自己如何扮作商贾登门道歉；如何知道当日夜间有人将田主接进东都，承诺助其诉讼的细节述说了一遍。韦思谦听着听着，就觉得此案绝非一起诉讼那么简单。联系到两个时辰前袁公瑜引田家入公署递交诉状之举，情知左相必是被许敬宗等人盯上了。

韦思谦放下茶盏，站起来问道：“大人可否让下官查看一下公子的伤情？”

“遵大人之意。若非他头上尚有奉辇直长这个头衔，老夫真想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许圉师说着，两人一起穿过后庭大门，进了一座四合院。

来到上房内室，只见许自然趴在榻上，脸色苍白，头发蓬乱。他见父亲陪着一位朝廷官员进来，负气将头转向一边，一副不屑的架势。许圉师见此很不高兴，训斥道：“司宪韦大人前来探视，你如何这等无礼？”

许自然艰难地扭动了一下身体道：“既有当下，何必当初。父亲既然不念父子之情，何不将孩儿一顿乱棒打死，免得您看着心烦。”

许圉师一口气被堵在胸中，回不过话来，他瞪着儿子，正要怒骂，却被韦思谦拦住了：“公子不必动怒，令尊如此亦出于无奈。公子在朝为官，自不难知道现今朝堂许敬宗、李义府一个个虎视眈眈，只怕没有机会扳倒……”

许圉师怒道：“蠢材！你哪里知道，有人已将诉状递到司宪台了，韦大人就是专为此事而来。”

许自然却不相信，道：“一个农家田主，连司宪台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焉何会呈诉状？即便诉讼，也当到洛阳令那里才是。”

“愚蠢！他不知道，有人知道啊！你涉世太浅，焉知宦海险恶？”许圉师恨铁不成钢。

许自然这才真正地担忧了，朝廷要处置起一个小小的七品奉辇直长，与掐死一只蝼蚁无异，他转过脸来时，目光中就多了惊惧：“司宪大人，这

可如何是好？”

韦思谦负有执法之责，自然不便多言，他上前轻轻掀开他的被子，低头查看一番，不禁暗暗吃惊许圉师下手之重。他的手稍稍触了一下，许自然便疼得龇牙咧嘴。

韦思谦覆上被子，道：“公子好好休息，改日下官再来探视。”

回到前厅，韦思谦很是感动：“大人先于律令严责令郎，乃为官之明，下官将在朝堂上奏明，恳请陛下不要因令郎涉案而陷大人于不忠不义。”

许圉师长叹一声道：“老夫先谢过大人。然则老夫身为人父，岂能脱得干系？倘许敬宗等人咬住不放，只怕此劫难逃。”

“大人所忧，亦下官之虑。然下官之所以如此，非唯为大人考虑，乃情在社稷。若是让许敬宗、李义府之流独霸朝堂，那将臣无宁时，国无宁日。自长孙太尉‘谋反’案发后，能抑二人者，唯大人与上官大人耳！”韦思谦宽慰道。

许圉师虽然心中无底，却不得不承认韦思谦所说乃一针见血。但他还是觉得不能因为自己而置大司宪进退失据，便慨然道：“大人所言，一片至诚，老夫心领了。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况犬子乎？大人当以律判案，该定何罪就定何罪，绝不要姑息怜悯；即便老夫领罪，亦无悔矣。”

看到许圉师两眼潮湿，韦思谦亦心绪烦乱，一时语塞，当下告辞。

走出许府，韦思谦抬头看去，已是日色西斜，光晕中多了淡淡的橘黄，将车驾长长的影子涂在坊间的路上。“嘚嘚”的马蹄声伴着驭手马鞭的脆音穿过林立排列的店铺，让他一下子回到了早年的岁月。

诞生在河南阳武的他似乎命运注定坎坷，刚刚举进士时，他踌躇满志，抱负满腔；他狂傲不羁，自恃才高，可自从应城令任上被时任的吏部尚书高季辅发现调到京城后，他就在侍御史任上徘徊不前了。他似乎不在乎这些，仍然很自信地来回于府邸到公署的路上，并且常常对身边的同僚放言：“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他读得懂同僚们投来的鄙夷目光，可他却不管这些，依旧我行我素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

他办理的最大案子就是时任中书令的褚遂良强买中书译语人之地的要案，那时候李治刚刚登基，从谏纳言之风蔚然朝野，褚遂良被贬出京，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到三年，褚遂良回京任吏部尚书，他一下子就被贬为清水县令，但这不能折他半寸锐锋。当友人劝他知进退，敛锋锐时，他报以自负的笑意：“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触机便发，固宜为身灾也。”

友人满含困惑问：“你这又是何苦呢？公若为此而殃及妻子，如之奈

何？”

韦思谦先还能平静地倾听，此时却是满目肃然，一副凛然不可屈的模样：“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友人被深深地感动了，执手凝望良久，感喟万千：“公威在正、在廉、在信、在无欲也。呜呼圣朝，为何因小疵而弃大德也？”

值友人时任潞王府长史，出于惜才，将他举荐到府中任仓曹，负责为潞王管理谷物。进府那天，友人不无期待地说道：“公岂是池中之物，屈公为数旬之客，以望此府耳。”

果然，李治因为喜爱李贤而对他周围的人倍加关注，不久他就做了右司郎中。直到朝廷改制之时，他又被任命为大司宪，而且是在洛阳。但他没有想到，上任后第一件案子又是关于一家位居宰相的大人。

暮色渐沉，辕马发出几声“啾啾”的鸣叫，打断了韦思谦的思路，西天晚晖只剩下几片赭红色的残霞，而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跃出洛水，惨淡的银光洒在砖铺的道路上，他顿时感到了几分清冷和寒意。毕竟是十月了，韦思谦抚了抚肩头对驭手道：“快点，天色不早了。”

“嗯！”驭手答应一声，一甩鞭子，那马儿的步子顿时快了许多。

韦思谦的思绪也在迅速运转。他将此案与褚案做了对比，发现了两点相异之处。一点是褚案系褚遂良直接触犯律令，而许案却是儿子犯案，父亲受到牵连；第二就是同为宰相，面对刑律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褚遂良一意孤行，拒不改过和认错；而许圉师就不同了，他不但严责了儿子，还决计要向皇上领罪。

当府门前灯笼闪耀着清亮的光芒时，韦思谦心中的云团渐渐散去，开始透出一线希望的靓蓝。他要说服皇上，说服朝堂上的同僚，将许自然犯罪与许圉师区分开来，或许这样可以为朝廷保留一位清正廉明的宰相，一股足以抑制许敬宗、李义府的力量。

“吁！”驭手一声吆喝，马儿在府门前停住了。

府令出来迎接道：“老爷回府了。夫人正等着您用膳呢！”

“哦！冗事缠绕，回府晚了。”他说着，就到后堂换了常服。

来到中庭，见夫人正在那里坐着等候，案上摆满了各种菜肴，虽无山珍美馐，却也琳琅满目，还有杜康美酒。韦思谦不禁愕然：“夫人这是……”

“孩儿恭祝父亲大人寿比松龄，福如东海。”话音还未落，两位儿女从一

旁的门内走了出来，拜倒父亲面前。

儿子送的是一方巨大的“寿”字，其字甚是雄健，上款题曰：司宪韦大人寿诞志庆，下面的落款是西台主书冯承素。

一方印章，一款题名引起韦思谦的注意，他的眉头顿然皱了起来：“这冯承素虽官居八品，书艺却是超绝，有‘一字百金’之誉，你这字从何而来？”

“父亲忘了，孩儿因字迹清秀，被上官大人举荐到西台任修撰，恰与冯先生在同一署中。前日，孩儿向上官大人请告为父亲筹办华诞，不料被在一旁的冯先生听到。他仰慕父亲为人，便随手写了‘寿’字相赠，并分文不取。”

“你就欣然领受了？”

“韦氏家风甚严，孩儿岂敢收受他人礼品。孩儿是当着上官大人的面付了银子的。”

“如此甚好！为父一生多在御史台供职，办案无数，深谙人不畏我威而畏我廉。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你入仕时日尚短，万不可纵欲放任。”既是自己寿诞，他就不便太多教训，韦思谦点了点头，转脸笑看着女儿道，“你也备礼了？”

女儿莞尔一笑，呈上了一盘寿桃。那寿桃颜色甚是鲜艳，韦思谦看了十分高兴，连道还是女儿知为父也。他还顺便问了女婿近况，女儿一听此言眼里便充满了泪水，道：“夫婿远在西州裴行俭大人麾下，已有数年未见面了。”

韦思谦心感愧疚。当初女婿在京都宿卫中任校尉，本也安定无忧，可褚遂良复出后，寻机将之调往西州，由校尉降为旅帅。说到底，都是跟着自己受了牵连。好在裴行俭为人正派，量才授官，听说女婿又被擢拔为校尉了。韦思谦收下礼品，目光中就多了许多温柔：“为父知你孤守之苦，然则将士戍边乃天职也。况裴大人一代名将，跟随他必有大造。”

这时，夫人在一旁插话道：“你们父子平日忙于公务，好不容易借夫君华诞，家人团聚，夫君言不离为官选将，岂非将府邸变了朝堂？饭菜都凉了……”

韦思谦不好意思地刹住话头道：“好！不谈国事！吃饭吧。”

经他这一说，妻子儿女如释重负，纷纷举杯向他祝寿。

但是，夫人还是敏感地觉察出韦思谦在整个筵席期间都心神不定，有时候，还对儿女的祝寿答非所问。她猜度着夫君定是在外面遭遇了难事，待酒阑席散后，她就有意留夫君到前厅饮茶。

丫鬟奉上茶具后，夫人亲自烧了滚烫的伊河水，放了大苏山产的“雀舌”，第一遍冲去茶尘，第二遍才轻轻地注入盏中。但见那茶形如鸟雀舌尖，茶汤淡黄微绿，滋味香醇。韦思谦缓缓抿一口入腹，顿觉神清气爽，脱口道：“好茶！好茶！”

“夫君有所不知，前些日子妾身到龙门拜佛，遇一佛姑，相谈甚洽，临别时她赠妾身一包大苏山的‘雀舌’。妾身正要问明法号，可一转身，她竟然无影无踪了。”夫人叙述着这茶的来历。

“哦！莫非她……”韦思谦忽然想到褚遂良被贬爱州时曾救过的一个女尼，据言当年她曾到过龙门。

夫人见状，便问道：“老爷认识她吗？”

韦思谦打了个岔道：“老夫如何认识她？夫人留老夫用茶，非唯叙家事吧？”

“老爷贤明！今日是老爷五十大寿，家人相聚，你为何心思彷徨，精神不定。是在朝堂上遇见难事了么？”

“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渐’，依老夫看来，到不了五世，即门风坍塌，泽光散去。治国不易，齐家犹难。”韦思谦叹了口气，遂将许自然践踏百姓稼禾，牵连到许大人的前因后果述说了一遍。

夫人一边听，一边欷歔感叹，末了道：“生下如此不肖之子，许大人当然心忧如焚了。”

“岂止许大人之子，现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皆因仕宦之子恃家世之威，危害百姓，鱼肉乡里，此风不煞，总有一日要断送大唐社稷的。”

“此乃皇上所虑之事，老爷何须杞人忧天？不唯官宦子弟无视律令，滋事妄为，王公贵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老爷一人，有何回春之术？”

韦思谦很吃惊于夫人的一番话，她虽深居简出，倒对世事洞明清醒。然则，他一生耿介，性格使然，不得不忧：“夫人之言差矣。若是天下官吏皆浑浑噩噩，尸位素餐，一任奸佞横行，危害百姓，食朝廷俸禄者能无愧乎？”

“妾身跟随老爷半世，风雨相扶，深知仕途艰辛。还乞您为儿女着想，谨言慎行，不可再让当年故事重演。”

韦思谦也不辩解，只是道：“在其位一天，就要为社稷尽力一天。夜深天寒，夫人早些歇息，老夫还要起草明日上朝的奏章呢。”

“唉！秉性如此，其之奈何！”夫人为韦思谦加了一件外衣，“天冷了，老爷不可太晚了。”

送夫人走出前厅大门，韦思谦抬头望去，不禁“呀”了一声，原来天空不知什么时候落雪了。

卯时三刻，大臣们都早早地云集在武成殿外的塾门，等待隔日一天的朝会。韦思谦赶到的时候，许敬宗、上官仪、李义府、许圉师等人已先行到了。

也许是为了躲避大家的议论和目光，许圉师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一任塾门内外喧嚣声时起时伏。

许敬宗今天显得很活跃，他看见韦思谦来了，主动迎上来打招呼道：“大司宪到了？”

“右相表率，下官岂敢怠延。”韦思谦急忙还礼，心里在想许敬宗一定会问起许自然一案的。

果然，当两人相向而立之时，许敬宗便问道：“不知大司宪对许自然一案审理如何了？”

韦思谦略一沉吟道：“下官办案，向来以大唐律令为绳，必重证据，请大人放心。”

这时，李义府凑上来说道：“不知大司宪可否详告之？”

“大人位在宰辅之列，定当知道案情尚未真相大白之前，是不能公之于世的。下官身负检举弹劾之责，对任何以身试法者绝不姑息。”

“那是！那是！”李义府自讨了个没趣，忙转身来到许圉师面前，脸上堆着笑，但出口的话却带了讥讽，“下官闻听大人一向家教甚严，焉何公子竟然糟害百姓，举止无度呢？”

许圉师自知理亏，也不辩解，他看了李义府一眼，又低头想该怎样应付今天的朝会了。

辰时二刻，李治出现在朝会上。李荣宣布，朝臣有事，尽可陈奏。

首先是奉常寺奏请龙朔四年正月于泰山封禅，李治当场恩准，还要太常寺与鸿胪寺协力玉成；接着，宗正卿李博乂奏请立皇子李旭轮为殷王。对于此类宗室封赐之事，大臣们都不会提出异议。

接下来，李治问有何事还需要陈奏，就听见李义府出列道：“启奏陛下，据西台舍人袁公瑜举报，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许自然出城游猎，踩踏百姓稼禾，不思道歉，反以鸣镝射伤田主。田主诉讼至大司宪韦思谦处，彼竟不审理案情，反而出入于相府，蝇营狗苟于密室。微臣以为许圉师、韦思谦无视大唐律令，纵容犯罪，罪不容赦，当免官发详刑审讯。”

“哦？”李治将脸转向许圉师问道，“爱卿可有此事？”

许圉师回答道：“确有此事。”

李治闻言龙颜不悦，责备道：“卿在相位，难道不知‘君者，舟也；民者，水也’乃先帝箴言么？竟然纵子践踏民田，可知罪乎？”

许圉师随着李治的责问就跪倒在殿前了：“启奏陛下，臣子身为朝廷命官，无视律法，践踏民田，罪在不赦。臣……”

“既是知罪，就该奏朕知道。”李治挥了挥手，又转过脸来问韦思谦道，“司列奏你不治罪犯，可有其事？”

韦思谦这才明白，塾门前李义府那一番话原是早有预谋。他觉得此时只有自己站出来说话，才能平息关于许自然案的种种流言。好在皇上追问，给了他说话的机会。

“启奏陛下！”韦思谦出列，正了正手中的笏板，“许自然践踏民田，意欲以鸣镝惊吓田主，依律当治罪。微臣接到诉讼后，即详阅诉状，亲临侦查，发现其情有二。其一，许大人闻知公子肇事，当即命府役杖击一百，致皮开肉绽，卧榻不起；其二，许相亲往田家致歉，加倍赔偿。因此微臣以为，许大人知过而改，善莫大焉。故而无须免官断狱，面壁思过可矣。”

追着韦思谦的话尾，许敬宗出列道：“韦思谦所言，分明是为许大人掩罪开脱。身为人臣，纵子犯罪，若不严惩，纲纪何在？臣为宰辅，以为不治许大人之罪不能安社稷，定民心。”

详刑寺卿辛茂将也以为朝臣犯罪，当严惩不贷，主张将许圉师免官治罪。东台侍郎刘祥道、司宪大夫窦德玄纷纷附和，强烈要求惩办许圉师。

在朝会上声音一边倒的时候，李治却表现了分外的冷静，他自认还是比较知左相的，他也相信韦思谦的话并非妄言，他从内心里希望许圉师能从自己的斥责中听出宽容的弦外之音。

“圉师为宰相……”他有意省去了左相的姓，希望许圉师能从这称呼的变化中感受得到他的良苦用心，“其子侵害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

孰料许圉师完全没有理解皇上的意思，把憋了半天的愤怒一股脑儿凝聚在反驳皇上的责备上。他脸涨得通红，近前一步高声道：“臣备位枢纽，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击。”

这话一出，上官仪就急了，不断地使眼色欲图阻止他说下去，但许圉师全然不顾这些，依旧站在那里手舞足蹈，慷慨陈词：“至于陛下指责微臣

作威作福者，臣愧不敢领。自古作威作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奉事圣明，闭门自守，安敢作威作福？”

上官仪的心就悬到了半空！唉！书生！你这不是当着朝臣的面让皇上难堪么？

果然，李治由最初的严厉责备转而发怒了，用从没有的高声怒道：“放肆！”

李治颤抖的手指着许圉师：“你是恨手中无兵么？依你之言，若是手握重兵，岂不草菅人命，为霸成性，意欲谋反么？”

许敬宗认为时机到了，往日朝堂的恩怨情仇，一瞬间都化为一举击倒对方的力量。当李义府不顾皇上身边有李荣与宫娥的侍奉而奔上前去抚着皇上的胸口劝他息怒时，许敬宗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箭语词锋直指许圉师，痛骂他与韦思谦狼狈为奸，包庇罪犯。说到激动处，许敬宗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人臣如此，罪不容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朝臣们都以为许、韦二人必死无疑，丹墀内大臣跪倒一片，要求将两人腰斩的呼声此起彼伏。

再看看许圉师，他好像知道辩解无益，干脆跪在一角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其实，此刻心急如焚的还要数上官仪。他完全没有料到，一件不算大的案子却使君臣陷入对峙的僵局。他非常清醒，这一切只能使忠者伤怀而奸佞得逞。他必须设法缓和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必须找到说服皇上的理由，必须让许敬宗等人无懈可击，必须保护两位臣僚。

上官仪迅速镇定了神情，走到许圉师身边低声道：“大人过分了。以大人之聪慧，为何听不出陛下的宽惠厚爱，隆恩浩荡呢？令郎不羁，非唯伤民，亦伤君心。”接着他转过身面对李治，很恭敬、很从容地说道，“许自然身为朝廷命官，不思自约，恣意妄为，其罪昭然；许大人身为人父，难辞其咎；各位大人激愤之词，忠心可鉴；陛下对许相严责，非为一人之得失，乃在警示吾等为臣子者，意在正朝纲之律纪，约官吏之所为，明教化之本源。吾等当醍醐灌顶，警钟长鸣。”

这番话一出口，上官仪凭直觉感到朝堂上的气氛缓和多了。他又向前挪了挪身子，使自己与李治距离更近些：“许相登门致歉赔偿，足见其体民疾苦之诚；杖责令郎，足见其怒子不羁之痛；至于未及上奏圣听，乃忧陛下龙体不适。韦大人受理诉讼，据实禀奏，实遵为臣之道。臣僚之情，惺惺相惜，在所难免，然并无徇私枉法之为。故而微臣以为，许自然伤民之利，依律当治罪；许相教子不严，也理当自省。罚之可以，杀之不可，请陛下圣裁。”

说完，上官仪入列静站，等待着皇上的裁决。当然，他的眼睛也没有闲

着，来回扫着每一个在场者的表情。许圉师和韦思谦从心底里感佩上官仪的回旋之术，尤其是许圉师，这会儿听上官仪侃侃而谈，心里似乎吹进缕缕凉风，纷乱的思绪渐渐归于清醒，不禁为自己刚才的举止而悔愧。若非上官仪出面，自己今天是死定了。

再看看许敬宗和李义府，他们平日里在朝堂上翻云覆雨，巧舌如簧，如今千般的心计都被上官仪的一番陈词化解了。李义府最担心的就是皇上在上官仪的谏言之后改变了主意，堵塞了他的相路，于是再度出列道："上官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在微臣看来，不思齐家者，岂能居相位而无为。许相纵然可免一死，亦无颜站在朝堂，为群臣之表率矣。故而臣以为当免去许圉师本兼诸职，令其闭门思过。"

上官仪不再反驳李义府，今日朝堂上的结局也只能如此了。

李治并不昏聩，即便许自然踩踏百姓稼禾，但罪不及死，他刚才所有的声色俱厉都是因为许圉师太不给他面子，竟然敢当面顶撞他。上官仪的话不仅让他挽回了面子，也促使他冷静了下来。但他也认为李义府所奏言之成理，威权并重。他环顾了一下站在下面的臣下，终于做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裁决："左相许圉师教子失责，不思改过，抗上逆礼，咆哮朝堂，着即免去左相，贬虔州刺史，以示惩戒；其子许自然，下狱问罪；大司宪韦思谦判案迟缓，降职侍御史，仍职司宪台，着任窦德玄为大司宪。上官仪拟诏，右相许敬宗初审，奏朕批阅。"

"陛下圣明！"

上官仪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他相信许圉师的外放只是暂时的，他为政清廉，朝廷必有重新起用的时候。

朝会散了，可李义府心中的疑团没有散，一向将笑容挂在眉梢的他目光呆滞了，出了大殿，他在司马道上等待许敬宗，希望他能说些什么。

"皇上这是怎么了？免了许圉师的相位，却不任命新宰相，难道他要让左相的位子空着么？"

许敬宗也很纳闷，依他的判断，许圉师免了，他自然会转为左相，但是皇上却如演奏一曲乐音，在人心高悬之处，却戛然而止了。

"唉！此事恐怕还得从皇后那里着手。"

"大人言之有理，下官也是这个意思。皇后必不能容忍皇上任一位她看不上眼的臣下做宰相。"

许敬宗道："世事难料，老夫发现皇后近来对那个上官仪倒颇有好感。"

李义府立即一脸的肃然："一定要阻止上官仪的图谋，否则，我等在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

两人相互看了看，转道去了洛城殿……

来济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到洛阳，已是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正月了。元宵节后的第一个朝会上，上官仪向李治禀奏了这位前中书令不释甲胄，赴敌而死的悲壮事迹。李治听后黯然神伤，却因为其涉及当年废立之事，又不便多有褒奖，只传下口谕，准予将其灵柩接回长安，择地安葬。

朝会上，李义府被任为右相，许敬宗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门下三品。虽然朝廷未明确其为左相，但武曌向来是把他视同为左相的。每逢大事，都先听他的谏言，然后才向上官仪与李义府咨询。

也是在这次朝会上，司度上奏建大明宫费资过多，入不敷出。于是李义府进言减百官一月俸禄，同时加赋雍、同等十五州，以奉大明宫。

上官仪以为减百官俸禄以充作宫室用度尚可说得过去，但加雍、同等州民赋则有失民心，可他思之再三，还是将话咽进了腹中。他不愿意因小失大，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等他去做。

而司宗李博乂则上奏，说新城公主不明原因暴薨于府中，疑为驸马都尉韦正矩所害。李治当即下诏，要辛茂将将其拘捕，严加审理。

退朝以后，李治回到武成殿，想着自己最小的皇妹溘然离去，不由潸然泪下："御妹可谓命途多舛，早年尚长孙铨，因太尉谋反而青春寡居；后又尚韦正矩，不想又遭此厄运。此上天以命谴朕也！"

李荣便也跟着流泪，早年在太宗身边时，他在宫中常常看到新城公主在宫苑中嬉戏，知道晋王兄妹之间的亲昵，便劝慰道："人已去矣，陛下龙体要紧。眼下惩办凶手，对逝者而言乃安灵之至要也。"

李治点了点头："若证据确凿，朕要将这贼碎尸万段，以慰御妹在天之灵。"

正月底，辛茂将陈奏了新城公主案情始末。李治下令在长安西市行刑，将韦氏父子斩首，其族流放岭南。

然而，龙朔三年的春天对李治来说似乎是个多事的季节，不顺心的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三月的一天朝会后，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有意晚走一步，到武成殿将一封书札呈给了李治："此乃司宪台侍御史韦思谦的举报，臣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从李荣手中接过呈上来的奏章，大致浏览一遍，脸色立时就阴沉了，问道："依爱卿观之，韦思谦举报属实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义府几起几落，皆与贪贿好色有关。朝野传闻其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言载道。韦思谦不以进退为意，侦查

取证，其疾恶如仇之情昭然可见。”上官仪虽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其意思李治十分清楚。

“人之所失，皆因欲念，朕亦颇闻彼之作为。”李治沉思片刻，放下奏章，说话的口气反倒缓和了，“刚刚贬谪了一个许圉师，如今又现李义府贪贿之行。传将出去，朝野必议论纷纷，容朕三思后再做定夺。”

上官仪一听就立即明白了，皇上必是要与皇后商议之后才好决断，他也不强求皇上立即做决定。自武曌听百司奏事以来，他虽然厌恶她的独断与跋扈，却也常常对她嫉恨贪腐的态度深以为然。他相信，尽管李义府是她的心腹，但在治贪惩腐这件事上，她定然不会与皇上抵牾龃龉。

听着上官仪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李治脸上的和悦迅疾退去而变得心事重重了。他把一纸奏章反复地看了看，就不得不感佩韦思谦做事的周密。那里面的桩桩事情都让他触目惊心——

李义府进封河间郡公，做了右相之后，其家上至去世老父，下至襁褓中的婴儿，皆有官衔，皆领取朝廷俸禄。

李义府之母、妻子、女婿，借卖官鬻爵敛财，以致求官者、为亲人寻求法外开释者连属塞道，门庭若市。

李义府改葬祖父，州县官员争相献媚，征召人夫、车、牛载土筑坟，昼夜不息。高陵县令张敬业因昼夜督工，竟然累死在墓场。至于改葬之日，文武百官争相送礼，各种器具、用品都极尽奢靡，车马、供帐相望七十余里。

……

写到这里，韦思谦在奏章上油然长叹——我朝自高祖以降，纵王公者，无如若此矣！

李治将奏章扔在案头，狠狠地拍打着案头怒道：“如此贪蠹，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皇上在批阅奏章时如此震怒，殊不多见，李荣慌忙上前劝慰。然而，他很快就发现皇上的龙威来得快、去得也快，甚至有些沮丧地低下了头。李荣知道，皇上一定想到了皇后，他有着臣下无法理解的苦衷和无奈。

过了一会儿，李治抬起头的时候，李荣就从他的目光读出了不尽的沉郁：“移驾洛城殿，朕今夜不回贞观殿了。”

李治不会想到，当他的轿舆停在洛城殿前时，李义府刚离开不久。他更不会想到，李义府向武曌禀奏的中心话题就是要她提防上官仪。他还特别举荐由东台侍郎刘祥道出任司列太常伯，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年老多病，且处事谨慎，这样选官诸事必时时禀奏而绝不敢自断。

武曌又一次褒扬了李义府的干练和多思，勉励他在右相任上多所作为。当她正为与李义府推心置腹的交谈而欣悦之际，就听见从殿外传来“陛下驾到”的声音。她并不像其他嫔妃那样惊慌，只是缓缓地站起来，让李义府从偏门退下了，之后才对张尚宫道：“随本宫迎驾。”

李治已习惯了这种并不追求繁文缛节的见面，两人相携着进了洛城殿，他看见案头堆了不少奏章，这些都是要经过皇后阅看才呈给他的，有些不需要庭议的，皇后便布置有司去办。因此除三台宰辅之外，有许多朝臣很久不曾看见皇上了。

呷了一口热茶，李治觉得嗓子清润了许多，便对武曌道：“朕龙体不佳，将所有的朝报、奏章、文书悉委皇后阅看，皇后也太辛苦了。因此朕今日寻思，太子已十一岁了，有司所奏之事，若无要紧，即可由太子阅办。”

武曌甜蜜地笑了笑道：“陛下圣明。让弘儿历练历练也好，正好臣妾这里就有些无关紧要的文书，明日就遣人送去。”

用膳的时候，武曌将李义府所奏悉数说与李治听，中间也夹带着她的溢美之词。李治只是听，也不多插话，充其量就是微微颔首。武曌何等敏感，她从皇上微妙的情绪变化中嗅到了异样的气息。她立时刹住话头，向李治敬了一杯酒，将有关李义府的话题岔了过去。

晚膳以后，武曌传乳娘将旭轮小皇子抱来了。他已经八个月大了，见了李治便咿咿呀呀的。李治从乳娘怀中接过旭轮，俯下身子，亲吻他嫩嫩的笑脸，逗得他笑个不停。

“扑哧”一个响屁，接着他一泡尿便洒在了李治的怀中。武曌见状，立即怒目投向乳娘：“你是如何看护皇子的，怎能将尿洒在陛下的龙衮上？”

乳娘诚惶诚恐，李治倒不那么在意，他被李义府惹起的烦恼此刻都被旭轮的一泡尿冲散了，他拦住武曌的话道：“旭轮尚未学语，此乃哑语也，是与朕亲热呢！”

“皇上真会说笑。”武曌也不再追究，丹凤眼眯成了一条线。

“时候不早了，臣妾为皇上宽衣安歇吧！”见皇上心情好转，武曌遂要乳娘将旭轮抱了下去，那一双纤纤细手伴着嘤鸣就伸到李治面前。

李治借着灯光打量着武曌，旭轮的出生丝毫没有影响她政事之余的柔情似水，那漫过他身体的每一根手指都是富于弹性而又光滑的。这个时候，他总在朦胧中将坐在洛城殿里批阅奏章的武曌看作另外一个人，眼前的她才是自己情感的依托，才是自己深爱着的武曌。

他对武曌的诉求是知之甚深的，尽管因年岁日增与朝事烦忧他有时候会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借助药物而满足了她的激情。可今夜他心不在焉，

李义府的影子总是横亘在他和武曌之间，使他一次又一次陷于疲软。

武曌期待的冲击和高潮始终没有到来，她觉得自己的判断没错，她不再强求李治的雄健，而是直接问道："陛下有心事么？"

唉！朕的任何心思都瞒不过她！李治在心里感叹一声说道："为何朕十分信任之人，总是负朕？皇后以为李义府其人如何？"

"他诟病甚多，善于掩藏心计，不为臣僚认同，这些臣妾都知道，然则，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论起体味上意、办事干练来，恐怕朝野可比者无几。"武曌评价得十分直接。

"单是不认同倒也无伤大碍，然贪欲无度，恃权弄威，则为社稷之蠹虫矣！"

"哦，陛下果然心中有事，是听到什么流言了么？"

"仅是流言倒也好说。"

李治遂将韦思谦诉状中所列一一道来，武曌听得丹凤眼瞪得老大，一副惊异的神色："有这等事？臣妾观他平日谦恭卑微，用度简朴，莫非……"

"韦思谦不畏相权，足见为人磊落，所奏俱实。"李治从胸中发出悠悠感喟，"两个月之间，两位宰相相继被弹劾，朕不知人矣！"

武曌没有接李治的话，李义府出乎意料的行为让她的自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些印象中曾经的殷勤、忠贞、善解人意都因为李治的一席话而被割裂得支离破碎。从情感上说，她的确需要李义府、许敬宗来实现她不断葳蕤着的梦想。可如果他们真如韦思谦所报，又岂能堂而皇之地站在大臣面前畅言朝政呢？听惯了她嘤鸣的李治被她的沉默吓住了，他上前抱着她的肩膀问道："皇后何以默然，是朕过于唐突了吧？"

"臣妾是难以置信啊！"武曌摇了摇头，很慵懒地躺进李治的怀抱。看了一眼李治，她又很婉转地说道，"陛下所言甚是。两月之间两位宰相倾舟，非我朝幸事。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依臣妾之意，陛下还是先行训诫，若彼不思改过，当依律治罪。"

李治还能说什么呢？他同意了武曌的谏言，决计再给李义府一次机会。

可武曌仍然不放心，又建议道："隔日武成殿中，陛下严词训诫彼等。臣妾隔帘听奏，若彼一意孤行，臣妾绝不姑息。"……

第三天朝会一开始，李义府便眉飞色舞地向李治陈奏，说诏书已六百里快马发往长安，同、雍等州刺史正加紧催缴民赋解往京都，以充公室之

用；接下来，他又将百官减俸清单呈上。

李治接过名单，置于案头道：“爱卿果然雷厉风行，大明宫成指日可待。散朝以后，爱卿到武成殿，朕有话说。”

退朝之后，上官仪还在想着皇上刚在朝堂上的庄重神色，心里便生出几分疑虑，皇上不直接将韦思谦的奏章转交详刑卿问案，却单独留下李义府，究竟是何意思？他一时也猜不透，只有静观其变了。

“上官大人！上官大人！”这时身后传来声声呼唤，他回头一看，却是新任大司宪的窦德玄。

“呵呵！窦大人有事么？”

“上官大人见识卓远，依大人观之，皇上会与李相说些什么呢？”

上官仪浅浅一笑道：“陛下之事，臣下如何知道？”

“大人能不知道？下官听说李相听信杜元纪之言，以居府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厌胜’之。于是他加紧敛财，其间收受长孙太尉之孙长孙延钱七百缗。下官这里有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的密告一件，大人要不要看看？”窦德玄便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哦！有这回事？”上官仪眉头皱了皱道，“大人乃司宪台上官，可直接到武成殿禀奏陛下。”

“李相眼下正得宠于皇后，他又与陛下在武成殿说话，下官去不是……”窦德玄有些犹豫。

“你何须直接面圣，将此密告直接交与李公公即可。”

窦德玄顿开茅塞，连连道谢，转身就往武成殿去了……

此刻，李义府正站在武成殿中央等待着皇上的旨意。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三月的风吹动了他的袍裾，飘飘然若鸟儿双翼，他依旧保持着微笑和卑微：“陛下传微臣前来，不知有何旨意？”

李治摆了摆手道：“朕今天召你来非为他事，朕闻爱卿之子及婿不谨，多为非法，朕一直为爱卿掩覆，爱卿宜戒之。”

李义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这些行为会被皇上知晓，他精明的头脑快速地旋转着，判断着皇上究竟对此事知之多少。他认定皇上这只是一种试探，决计先发制人，不等李治继续问话，他就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怒不可遏地反问道：“又是何人在陛下面前搬弄是非了？”

李治闻言很不悦，道：“你只言朕所指真伪否？何须问其所从得焉？”

“臣问心无愧，何须言真假？”李义府向李治施了一礼，“陛下若无其他旨意，臣就告退了。”说罢，他便转身缓步离去。

李义府傲慢不羁的身影让李治的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他怒吼一声“反了！反了！”便挥臂将案头上的卷宗哗啦啦地扫了一地。

李荣惊呆了，数十年来，没有哪个臣子会对皇上如此无礼。即便是身为元舅的长孙无忌也从来不敢在两仪殿上有些许的僭越和傲上。李义府，你多行不义，必自毙矣！

窦德玄赶到武成殿时，正遇见李义府怒冲冲地从武成殿出来，他急忙避到塾门，等他走远后，才来到刚在殿外站定的李荣面前道：“请问公公，陛下此时可在否？”

李荣向里面努了努嘴道：“正和皇后说话呢！”

窦德玄道：“陛下既然有事，下官不便进去打扰，这里有一道奏章，烦请公公转呈陛下。”

李荣接过上书道：“陛下龙颜大怒，待会儿我定然转呈。”

送走窦德玄，李荣进了武城殿，看见李治和武曌都是一脸的怒气。

李义府的确错了，武曌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起用他，也可以面对诸多的政敌保护他，更可以对他无关政局的错谬甚至不轨忽略不见。可她绝不能容忍他对所爱的李治无礼，对大唐的至尊轻慢。当她在竹帘后看到李义府满怀怨恨和不屑离开武成殿时，就在心中向他举起了刀剑。

“此等逆贼，不诛之不足以平朝野之愤。”武曌站在李治面前说道，“大唐疆土万里，绝不缺许圉师、李义府之流。”

“朕好言训诫，孰料他竟冥顽自负，逆法抗上，难道大唐律令形同虚设吗！”

“哼！李义府不知天高地厚，利令智昏。本宫可以用他，亦可以杀他。”

武曌的那个“杀”字几乎是从牙齿间挤出来的，听得李荣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小心地上前禀奏道：“陛下、娘娘，刚才大司宪窦德玄来过，托奴才转呈一道奏章。”

李治接过奏章递给武曌，少顷，就听见她一声大喊：“好个逆贼，竟敢做‘厌胜’之法，祝诅皇上。来人！传宪窦德玄、辛茂将进宫，立即拘捕李义府。”

受武曌情绪感染，李治许久因为头风而淡远的气度再度回到胸臆间，对武成殿詹事吼道：“遣使者星夜前往长安，传李□来东都监审！”

“轰隆”一声，春雷在大殿上空炸响，开春以来的首场雷雨从洛阳城上空倾泻而下……

第二十三章

娇婴方啼相府内

风波又起宫苑中

第二天虽不是朝会的日子，然而李义府在武成殿遭到皇上训诫而恼羞成怒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朝野。尤其是闻听皇后为此而蛾眉怒竖时，大家断定这个平日里恃宠骄横的逆贼必死无疑了。特别是那些饱受欺凌的侍郎或令丞们，更是期待皇上能诏令将其腰斩，朝堂上也就从此清气俊朗，朗日耀庭了。

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却一直很清醒和冷静。他相信皇后面对李义府对皇上的无礼也许会发怒，甚至会起杀机。但风雨之后，难保她不会转圜，毕竟他们在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两案中有着盘根错节的牵系。显庆三年，不就有过一次李义府因为多树朋党、贪得无厌而被贬为同州刺史的经历么？可不久之后，皇后便借故追查长孙无忌“谋反”案而说动皇上将其复职了。

前车之鉴，犹未远去。因此，当韦思谦来到上官府，为自己一年多的侦查终于有了结果而兴奋之至时，上官仪却没有任何的重负卸肩之感：“老夫尚未接到皇上关于起草诏书的旨意。”

“那不过是朝夕之别，此贼触犯龙庭，罪在不赦。”韦思谦很自信。

“一切尚无定数，我等不可大意。”

韦思谦就觉得上官仪有些过于谨小慎微，离开相府的时候，他甚至不惜与上官仪打赌，言道若是李义府被皇上开释，他愿请上官仪饮酒。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上官仪所料，在十一月的朝会上，李治诏令将已经拘捕入狱的李义府流放嶲州，子率府长史李洽、千牛备身李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贞并流廷州，司议郎李津流振州。

大臣们不禁面面相觑，不清楚一个蔑视当今圣上的人为什么会死里逃生。

朝会结束后，韦思谦在司马道上等着上官仪，一见面就道：“大人料事如神，下官惭愧之至，这顿酒请定了。”

上官仪摆了摆手道：“酒就免了吧！老夫以为李义府大祸不死，必是皇后

手下留情。不过其没有带职贬谪，终是圣朝之幸。”

尽管如此，朝野仍然因为除了一位奸人而弹冠相庆。许多令丞听到这个消息，甚至号啕大哭，不能自已。

以后好多日子，关于李义府的传闻便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洛阳街头还流传着一篇戏文，题为《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因为李义府在吏部尚书和右相任上，见人奴婢中之有色者，擅纳为妾。他被判流放后，这些人纷纷叛离。于是那文字便讽刺说，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有一天，上官仪在司马道上遇见同来上朝的司刑太常伯刘祥道，打趣道：“大人何时任了河间道行军大元帅了？”

刘祥道闻言有些不好意思道：“大人取笑了，李义府一介书生，何用兴动兵戈？既然如此，十六卫府将军如云，也无须下官挂帅啊！”

上官仪也笑道：“此露布来自民间，足见李贼所为不得人心。大人主审此案，也是顺乎天意民心啊！”

对李义府的流放，心境最为复杂的还要数许敬宗。当他从李荣口中得知李义府无礼抗上时，心中暗自叫苦不迭。唉！这个李猫，都做到右相了，为何还如此不知深浅啊！他不敢怠慢，匆匆赶到洛城殿拜见武曌，恳求她法外开恩。

武曌抬了抬眼皮，冷漠地说道：“本宫念他有才，虽屡遭弹劾也用之。孰料他不思检点，竟然触怒龙颜，若不杀之，皇威何在？律令何在？”

许敬宗自知李义府的厄运无可挽回，于是退而求其次，他先是顺着武曌的语气将李义府痛骂了一顿，然后很婉转地说道：“微臣无识人之能，罪该万死。李义府贪贿抗上，罪在不赦。然微臣知娘娘体爱臣下，姑念他曾为娘娘尽忠效力，还乞陛下和娘娘开天恩，免其死罪。”

武曌先是毫无所动，渐渐地脸上才有了活气：“就依爱卿！本宫且去说服陛下，看能否给其一条生路。”

在李治诏令将李义府流放嶲州后，许敬宗没敢登门送别。可就在其被押解离京的前一天晚上，李府府令送来一个包裹，说是主人让交给许大人的，看能不能转给皇后。

许敬宗打开一看，里面有两首诗稿和一卷文稿。

一首诗题为《咏鸟》：

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许敬宗见此自语道：“非别人不肯借你一枝，是你不珍惜皇后这圣朝第一枝啊！”

另一首诗题为《咏鹦鹉》：

牵弋辞重海，触网去层峦。

戢翼雕笼际，延思彩霞端。

慕侣朝声切，离群夜影寒。

能言殊可贵，相助忆长安。

许敬宗判断这首诗是李义府在司宪狱中写的，你都深陷囹圄了，还想入非非，梦着云端的彩霞。唉，你本来就在云端，为何要触皇上这张“网”呢？

不过，这字里行间透出的忧伤和凄凉还是让许敬宗不禁动容了。这不但因为李义府是他引荐给武曌的，更因为这些年两人在朝堂上每每呼应，击倒了一个个政敌。现在，李义府一走，他顿时有了孤舟独木的感伤。

许敬宗放下诗作，拿起文稿，“度心术”三字赫然跃入眼帘。及至他展卷阅读，脑际突然“轰”的一声，似有飓风骤起。那些“治吏治心，明主不弃背己之人也”、“民心所向，善用者王也”、“权重勿恃，名高勿寄，树威以信也”、“贪，示廉者智也”、“敌之不觉，吾必隐真矣”的心得，让他再一次感到李义府的城府之深。他们虽然同朝为官多年，也算得上至交，可何曾听他说过这些呢？

这也许是一个更为真切的李义府，他这些年不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么？每日在朝堂上看到的李义府，谦恭和蔼，总是一副笑脸；对于皇后交办的事，他从来一丝不苟；他曾经在朝堂上激烈抨击卢承庆用人不当，度支省贪贿之行时有发生；到头来，他却成了最大的贪官。他许敬宗究竟对李义府知道多少？

许敬宗收起文稿，认真包好。他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些送到皇后那儿去，也许，皇后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触。

几天以后，在武成殿，李治将李义府留下的手稿拿给上官仪看，并十分感慨道：“朕不敏，无知人之智。”

上官仪对李义府的心语没感到任何的意外，皇上被蒙蔽太久，以致养痈为患。他认为李义府此时倾覆，对朝廷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陛下何须自责，李贼僭越犯上，罪该万死。陛下宽仁，流之驩州，他当感恩才是。微臣记得先帝曾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镜者，正与反两存也。故微臣恳请陛下以李义府为镜，诏群臣引以为戒。”

李治深以为然："爱卿所言，正合朕意。痛定思痛，更知为何夫子言为政以德。德者！立人之本，治国之基也。朕近日阅看兵部呈来驻百济水军总管、青州刺史刘仁轨的奏章。言道我军虽在百济白江口海战大败高丽，然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他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刘仁轨本武人，尚知为官以德，岂李义府所能比矣！"

"陛下圣明！显庆四年，刘仁轨因奉旨查处李义府贿赂案而遭到嫉恨，又逢李贼杀人灭口，查无实证，未能定罪，故而遭贬刺史。"上官仪趁机为刘仁轨解释。

李治微微颔首，情知皆是自己当初听信一面之词，又兼皇后说辞，以致忠臣被诬，奸佞得势，遂要上官仪拟诏为刘仁轨在长安筑府邸，并厚赏其妻子，还要派遣使者前往劳军。

趁着皇上心境较好，上官仪很适时地提到了裴行俭："皇上眼下最要紧的莫过于选贤任能。记得两年前陛下曾要裴行俭代行西州都督，据兵部朝报，他屯垦戍边，功业赫赫，尤其是在西突厥攻掠庭州之时，他率军亲往驰援，大败突厥阿史那苾力部，使其一年期间不敢东顾。"

"这朝报朕看过，就依爱卿所奏，擢拔裴行俭为西州都督。"

"谢陛下隆恩。"

上官仪起身告辞，李治却在身后道："爱卿留步，朕尚有话说。请爱卿另行拟诏，将李义府之罪行公诸朝野，令百官尽知。今后有欺君罔上、口蜜腹剑者，杀无赦。"

"臣谨遵陛下旨意。"上官仪点到即止，他没有把话说得太满，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许敬宗在皇后那里很得宠。皇后是何等聪慧之人，她若是闻听自己在皇上面前谈论德才，定然生疑。欲速则不达，他仍然需要忍耐。

转眼到了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八月，李治偕武曌，率领许敬宗、上官仪等人回到长安。他没有直接与皇后入住大明宫，而是去了当年的晋王府，在那里一住就是七天，直到皇后派詹事前来探视，才回到宫中。

李荣起初还有些疑惑，可住进晋王府的第二天傍晚，当他亲眼看到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蕊儿进了王府时，便禁不住惊得瞠目结舌。天哪！在嫔妃们一提起皇后就噤若寒蝉的日子里，她怎么会想到自己的外甥女会夺爱呢？

接下来几天，他都能从皇上的寝宫里听到女子的浪笑和喘息声；在后花园的湖边，看到他们双双相依的身影；在御膳桌边，看到蕊儿与皇上推杯换盏的欢悦。直到有一天，皇后身边的詹事前来请驾，皇上才极不情愿地回了大明宫。

接下来，在回长安的第一次朝会上，李治诏任司列太常伯刘祥道为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他还突然宣布，册封韩国夫人的女儿贺兰蕊儿为魏国夫人。他之所以选这个场合宣布这件本属内宫的册封，也是因为朝会上武曌不在场。

上官仪继续做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许敬宗专任太子少师、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知西台事，这结果上官仪是早就预料到了的。本来，刘祥道与窦德玄都因为在惩办李义府一案中立功而受到李治的青睐，可因为对上官仪不放心，故而武曌没有对刘、窦的任命提出异议。况且，李义府在任右相时，就曾因刘道祥年迈又谨慎而推荐他接任司列太常伯，为的就是让皇后方便介入官吏的选任。

上官仪不计较这些，他要的是为社稷尽忠的机遇。可刘祥道的心中却颇为不安。朝会上，他曾以年事已高为由恳请辞去右相而未果，现在，他紧追上官仪的脚步，不无愧疚地说道："论理这右相之位大人受之无愧，老夫春秋已高，霜雪满鬓，何德何能竟居相位？"

上官仪回了刘祥道一个坦荡的笑脸："大人不必如此，剪除国贼，大人于社稷功莫大焉。在下虽无实职，然亦列宰辅之序，当同大人同心同德，共辅圣上。"

刘祥道十分感动，说道："有大人此言，老夫视大人为知音也。今后还望大人多所指谬，老夫不胜感激。"

出了司马道，两人便各自回府去了。

十一月，是一年中最短的月份。车驾刚刚驶进坊间，天就黑了。一家家店铺前昏黄的灯火映出街道上的车影人影，模糊而又恍惚，只有马蹄敲击地面的声音带来依稀的归家之暖。

儿子上官庭芝的妻子郑妍近来就要生了，他虽然还不知道儿媳所怀究竟是男是女，然从内心来说，他希望是个男孩。儿子在周王李哲的府上任属官，秩禄虽不高，但因为陪伴在亲王身边，就分外引人注目。他亦反复叮嘱儿子不可恃宠滋事，昨日上朝之前，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要他向周王告假，回来照看儿媳，尚不知周王是否准告。

"吁……"驭手一声吆喝，车驾停在了府门前。府令看见上官仪，急忙上前搀扶，一脸喜色道："相爷！少夫人生了。"

"哦！"上官仪一边往府内走，一边问道，"男孩女孩？"

"相爷！是个千金。"

"哦，老夫知道了！"他没有表示出特别的高兴，这让府令有些失望，因为这毕竟是少爷的第一个孩子啊！

上官庭芝已在前厅等候父亲的归来，见上官仪进来，他便吩咐丫鬟帮父亲换上常服，就在这时，母亲从门外进来了，高兴道：“虽说儿媳生了个女儿，却是双目玲珑，粉面红唇，一看就知道将来必是聪慧娇娥呢！”

“唉！她尚在襁褓之中，焉能知道未来？老夫只求她健健康康足矣！”上官仪一脸的平静。

“父亲所言，孩儿记下了。既是女儿家，就请父亲起一个名字吧！”上官庭芝说道。

上官仪略思片刻便道：“孩子既是生得玲珑婉丽，就叫婉儿吧！”

众人都以为这名字起得好，顺口、好听、简明，一时都念起来。

用过晚膳，上官仪却没有了睡意。进了书房，府令早将炭盆火烧得旺旺的，又为他泡了上好的茶。坐在案几前，他将书架上的书拿来翻阅，却无论如何也看不进去，所有的心思都被婉儿的诞生缠绕得茫然无绪。

这次回到长安，他明显地感到皇上与皇后之间有了一种说不清的疏离。皇上为何不住进新起的大明宫，而对晋王府怀着深深的眷恋呢？据跟随去了晋王府的太监王伏胜说，每当夕阳西下时分，皇上总是屏退左右，独自一人坐在王府后花园的假山石边发呆。有几次，他都看到皇上暗自垂泪。李荣曾告诉他，早年皇上喜欢在晚膳以后同太子妃一起沿着花园的小径散步。也许是触景生情，眼前风物唤起了他如缕的追忆。唉！说到底他还是忘不了废皇后啊！

他猜度，皇上与皇后一定在洛阳时发生过语言抑或是情感上的龃龉。

哦！他想起来了，在回到长安不长的日子里，李治曾在宣政殿语焉不详地向他透露过将政事委与皇后的追悔。刚刚说了几句话，李荣就禀奏说许敬宗来了。皇上立时转而对皇后机敏，政事处置周详礼赞有加。

风平而波未息，从此上官仪的心就难以平复了。他估摸这断了的语线一旦临场触机，还会获得接续。

然而，李治似乎把自己说过的话完全忘记了，一切都回到了原初，每日的奏章仍然由武曌批阅之后再送他，现在，太子每五天也听诸司奏事。但是上官仪还是从皇上的目光中读出了隐忍的压抑和忧伤。他担心如此下去，总有一天皇上与皇后会经历情殇的。而且他也很忧虑，担心这冲突最终会将他牵扯进去。婉儿在这样的时候降生，对上官家族，对她自己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外面飘起了雪花，朦胧的夜色中，那雪宛若散玉，轻扬而又无声地落在阶前，不一会儿就积了白白的一层。府令进来提醒道：“现在已是子时，还请老爷早些歇息吧。”

“夫人可已歇息？”

“正在少爷房内照看小姐呢！”府令应道。

“嗯！你退下吧，老夫即刻就寝。”

看着府令离去，他走出书房，俯下身子捧了一捧雪，从额头开始，顺着两颊慢慢擦拭，顿时一股清凉沁入血脉，他整个人也清醒多了。等他再回到案头时，他的思路已变得十分清晰——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必须继续忍耐下去，直到皇上接续语线的那一天。

“启禀娘娘，外边下雪了。”张尚宫小心地站在纬帐外说道。

“知道了！”武曌伸了一个懒腰，坐起身来。

宫娥们扶着武曌来到梳妆台前坐定，依照装扮的程序，先为她细细地梳理着黑色的长发，等到顺溜光润了才开始挽高髻。接着，宫娥们分别在两鬓各插六枝花。做这些时，大家都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可当铜镜里映出武曌丰满的脸庞时，她还是手托香腮叫了一声：“住手！”

宫娥们顿时心惊肉跳，不知道哪个环节惹得皇后生气了，一个个泥胎般地站在那不动了。

但她们并没有招来皇后的斥责，而是在铜镜里看到那双满含吃惊的丹凤眼。皇后的手正沿着眼角慢慢地下滑，向两颊移动。是的！一种伤春的情绪正顺着她的手指在心底蕴出一片惆怅。那些无法用脂粉掩盖的细纹是什么时候爬上眼角了？为什么再也找不回那个在太宗身边吟诗写字的武媚了，再也追不回当年那个与太子在崇文馆卿卿我我的武才人了？四十岁，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年龄。

所有时间的流逝，都记着身心的疲惫。从洛阳回到长安后，她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忽地有了一种无言的隔膜。皇上一回长安就住进晋王府，绝不仅仅是为了追忆少年时代的烂漫或者长孙皇后殒薨后仅剩的父爱。因为，那里还有另一个女人的余温。那就是曾经的太子妃、后来的皇后王蓉。她死在自己的手里，她们之间即使在梦境里也是一对情仇。她怎么能够容忍一个男人躺在自己身边，而心中却想着别人呢？

仅仅想想倒也罢了，他在皇榻之上的屡屡走神更是让她爱恨交织。她是天生的情种，渴望男人的身心抚慰，渴望夜夜不倦的颠鸾倒凤，渴望在男人身上获得满足。可他们往往是以激情始而以伤情终，皇上早年的雄健都到哪去了？每回没有多久，他就趴在她如雪的身子上气喘吁吁，任她撩拨挑逗，也无济于事。

她被威严和冰冷所掩盖的欲火常常焚烧着他们之间的情感。他越是回春无力，她就越是强烈渴求，在得不到床笫之欢的时候，她就会无端地在生活中挑剔，借故发泄。如果李治是个男人，面对她的叫阵发一次雄

威，她也许心里还好受些。可他每每无奈的退却，便使得两颗曾经依偎的心渐渐地疏离了。她怀疑皇上有了新欢，并借故将身边的太监王安送到李治身边，要他早晚将皇上的举止禀告自己。

可她没有想到，王安带给了她一个怎么也想不到的消息，说内宫有人说，皇上经常在承欢殿与魏国夫人做竟夜之欢，以致误了朝会。

现在轮到武曌无奈了，当初是她不顾贺兰越石的感受而把姐姐带到宫中的。与其让那些嫔妃们在皇上面前散香示艳，倒不如姐妹共侍一主。后来也是她把蕊儿带到皇上面前的，当时在她看来，蕊儿还不过是个孩子。

可偏偏是这个蕊儿，让她品尝了鹊巢鸠占的痛苦。

这个该死的蕊儿，武曌在心里默默咒道。这些苦，这些恨，这些空虚和寂寞，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种下的苦果能够对谁说？况且这争宠夺爱之人出自武氏门下，她也无法告诉别人。

“继续吧！”武曌对着铜镜道。她的话永远是凌厉和威严的。

于是，先为王皇后做尚宫、后来在武曌这里改作尚药的吴泓，捧了用云母、白玉、人参研磨而制的“嫩面膏”，开始为武曌做面部保养了。她先从额部开始，最后涂满了整个面部。立时，有一种微微的清爽缓缓向着面部的各个角落渗入；紧接着，又是一阵暖暖的感觉，似乎是春花开放的声音。武曌闭着眼睛，想象着她十四岁的少女时代。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吴尚药用清水一点一点地将膏药洗去，然后又用泡了玫瑰花瓣的水清洗一遍。当武曌再次坐到铜镜前时，宛如换了一个人。

宫娥们捧了衣装过来。今天她选择是一件深青的祎衣，青衣、革带、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自从代皇上听百司奏事后，她只有在傍晚政事之余才换上便服。她这样做，一是为了彰显皇后的威严，二也是表达了她对大臣们的看重。

等到一切收拾完毕，冯尚食立即送来“驻颜安神粥”。武曌舀了一点含进口中，点了点头道：“还不错。”

这时候，张尚宫进来禀报道：“娘娘，袁公瑜大人前来拜见！”

武曌摆了摆手，让身边的宫娥们退下，然后对张尚宫道：“宣他进来吧！”

在李义府任右相时，袁公瑜是通过他将谏言转到武曌这里的。李义府被流于巂州后，他很担忧了一阵子，生怕自己被牵扯了进去。直到近日，许敬宗重新找到他，要他为皇后觅一位懂得“厌胜”之术的人，他才又觉

得希望来了。

在宫中施行“厌胜”之术，一旦被皇上知道是什么罪行，许敬宗比谁都清楚。当年王皇后、萧淑妃的血腥下场他是亲眼看见的。他可以为皇后做任何事情，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慎之又慎。但袁公瑜却没有这样的敏感，他很高兴许大人的开明，把觐见皇后的机会给了他。

在听到张尚宫的宣达后，袁公瑜的心怦然直跳，以致走起路来身子有些僵硬。

“微臣西台舍人袁公瑜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平身！抬起头来！”武曌道。

袁公瑜惊魂未定，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看眼前的武曌。那丹凤眼中投来的每一道目光都是扑朔迷离的，让他捉摸不透。

武曌问道：“遣你所办之事，可有眉目？”

“微臣已将人带来，现就在塾门等候皇后宣见。”袁公瑜定了定神又道，“此人为终南山道人，名郭行贞。道行幽深，法术精妙。”

武曌挥了挥手，目光和说话的语气霎时变得十分冰冷：“好了，本宫知道了。今日之事你不可外传，若走漏风声，后果怎样，想必许大人已明告于你，退下吧。”

袁公瑜出了蓬莱殿，郭行贞忙从塾门出来急问道：“皇后可愿见贫道否？”

袁公瑜擦了一把头上的汗珠道：“娘娘正等着道长呢！你可要小心行事，不可造次。”

当郭行贞站在武曌面前时，他两手相抱道：“贫道参见皇后娘娘！”

武曌的脸上顿时充满了暖意，道：“闻仙长道行高深，本宫欲问‘厌胜’之术，还望仙长不吝赐教。”

郭道士眨了眨眼睛道：“夫‘厌胜’之术，名为一宗，实分两异。有以物‘厌’恶者，通常为用桃板、桃人作法，以祝诅恶行，轻者患病，重者死命；有以钱求‘安’者，以铸刻‘千秋万岁’、‘ 天下太平’、‘宜室宜家’钱币埋于地下，念动咒语，化险为夷，化凶为吉者是也。”

“本宫除恶求吉兼而有之，道长若能玉成此事，本宫定有重赏。”武曌眉头展开了，向外面喊道，“张尚宫！命王伏胜来见。”

王伏胜本是李治身边的太监，自武曌听百司奏事之后，他就负责将她批阅过的文书、奏章呈送给李治。四五年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一会儿，王伏胜进来了，先行过参拜之礼，然后就垂手而立，一副规规矩矩的样子。武曌遂将协助郭行贞作法之事委任与他。王伏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道：“奴才谨遵皇后旨意。”但武曌还是反复叮嘱他此事万勿外传。

“奴才明白！”王伏胜还是一句话，就引着郭道人退下了。

一连数日，蓬莱殿中香烟缭绕，郭行贞围绕香烛，挥舞木剑，口中念念有词，又要宫娥们用钢针猛刺偶人，以驱除鬼魅；接着，又要宫中的太监将刻印了“千秋万岁”的钱币埋在从蓬莱殿前往宣政殿和紫宸殿的路上。他屏退左右，很神秘地对武曌道：“只要皇上和皇后的轿舆从这里经过，都会有诸神护卫，蟊贼不敢靠近。如此坐朝则天下太平，退朝则宜室宜家。”

但武曌还是觉得郭行贞的说辞太虚无缥缈了，离自己所想的差距太大。除了赏赐之外，她又要王伏胜多加启发郭行贞，他也渐渐地明白了。有一天，在绕着蓬莱殿转了几圈，经过一番作法后，郭行贞来到大殿，以天帝的语气道：“蓬莱诸仙，今圣母神皇在上，速来拜见。”一副肃然的样子。

武曌坐在上面觉得蹊跷，殿内明明除了香烛，就是她自己，宫娥太监们都被打发出去了，郭行贞却在那里振振有词，煞有介事。正将信将疑中，郭行贞来到面前道：“启禀娘娘，各位神仙参拜之后，已乘云到上界为娘娘祈福去了。”

武曌抬了抬眼皮问道：“仙长刚才言蓬莱诸神前来拜见，为何本宫看不见呢？”

“娘娘，人神迩近，只在心中，感之则有。此诚孔子所言，祭神如神在。”

“哦？”武曌就笑了，“仙长不是崇信道家么，何以又与孔子结缘？”

郭行贞解释道：“儒道原为一脉，皆出于《易》。”

武曌又“哦”了一声，心里却埋怨他言不及义，空于饶舌。正要再问下去，却忽然听“哎呀”一声，待她定神看去，只见郭行贞圆睁两眼，神色惊异地看了她一眼，就跪倒在地了：“贫道参见圣母神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大惊，忙要王伏胜掩了殿门，立时就怒容满面了：“好个郭行贞，本宫传你来原是为大唐祈福，孰料你信口雌黄，一派胡言。王伏胜，给本宫拿了！”

可郭行贞闻言并不慌乱，他早已清楚这一切都是做给外人看的。他缓缓地站起来，摇了摇手中的拂尘道：“贫道乃上仙所遣，娘娘纵然杀了贫

道，不过消了凡间肉身，也无伤仙体。只是方才所言虽出于贫道之口，却是玉帝旨意，言说几年之后必有圣母神皇出，其祖在并州，这岂非娘娘乎？”

“本宫念你多日辛劳，不降罪也就罢了。今日之事不可外传，若是泄露了出去，本宫绝不轻饶。”武曌的神色并没有丝毫放松，朝外面喊道，“张尚宫，带郭道长下去，多加赏赐。”

“奴婢遵旨。”张尚宫应了一声。

郭行贞刚刚出了殿门，武曌的脸色骤然就变得十分冰冷，她要王伏胜近前来附耳道：“此人不可久留，宜速除之。”

王伏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蜡黄，身子也筛糠般地颤抖个不停：“娘娘！奴才……这可是人命关天啊！”

“哼！”武曌怒道，“那就拿你的命抵他的罪如何？”

“娘娘息怒！奴才这就去办。”

“记住！不可用宫中之人。”

……

“蕊儿！朕就爱你的雪肤。”承欢殿里，李治搂着贺兰蕊儿，手顺着她光滑的腹部移到一对酥乳上，轻轻地摩挲着，那感觉真是惬意极了。麻酥酥的痒，蕊儿就禁不住“咯咯”地笑起来。

李治的情绪高涨，剧烈的冲击和震颤席卷了蕊儿娇嫩的身姿。往日在武曌那里压抑的情欲如出笼的猛虎被释放出来；而蕊儿的秋波滋润着他生命的每一缕时光。此时此刻，皇后从他的意念中淡远，他呼唤道：“蕊儿！蕊儿！”

但无论是他还是蕊儿都十分明白，武曌不是废后王蓉，她不会容忍李治身边躺着另一个女人，她一旦知道了此事，定会在宫中掀起轩然大波的。

当风暴过去，港湾恢复宁静的时候，蕊儿就泪光盈盈地搂着李治道：“陛下！臣妾好害怕。”

李治沉默了一会儿，说出的话却软弱无力：“只要身边人不说，皇后怎会知道？”

蕊儿虽然年轻，可武曌的做派却让她刻骨铭心。自荣国府一聚后，她就将武曌的举止作为楷模。现在面对皇上的犹豫，她竟然说出了一句让李治十分吃惊的话：“陛下若是爱臣妾，就不妨听臣妾一句进言。皇后恣肆弄权，陛下何不废了她？”

“你！”李治愣愣地望着蕊儿，心中翻起了巨大的浪花——天哪！她与当年的武媚何其相似。甚至连说话的语气、眉毛的颤动都毫无二致。她小小年纪，为何会有如此心机？

“此话你在朕这里说说无妨，传将出去是要招祸的。”李治不容蕊儿再说下去，便对着外间喊道，“来人！送魏国夫人回去。”

“陛下！臣妾……”

李治没有再看蕊儿一眼，直到她被太监抬出了承欢殿……

长安的雪这半个月总是下下停停，尽管宫娥太监们从一大早起来就不间断地清扫，可过不了多久就又是厚厚的一层。

唯有宣政殿前的积雪，近日来却停止了清扫。

李荣就是不能理解，那天皇上为何突然会对扫雪之事大发雷霆呢？他说那雪冰清玉洁，飘然若美人之窈窕，落地如琼玉之凝脂，悬于枝头，乃梨花纷然；化而为冰，犹琉璃之晶莹。你等如此横扫，岂不污了这洁净、清韵？他当场就要将扫雪的小太监杖责二十，亏了李荣好言相劝，他才熄了心火。

后来，李荣才从王伏胜的口中得知，皇上的气生在皇后不经恩准，就去了荣国夫人那里之事上。

“越来越放肆了，她眼中还有朕么？”李治在批阅奏章时，常常会停下笔来，自言自语。可李荣只能听，他了解皇上的性格，他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对于皇后，他有着许多的无奈。

作为宦官，李荣对男女间的情感纠葛缺乏体验。他不明白，都是女人，都一个个如花似玉，为何皇上在王皇后面前的威势到了武皇后这里就难以奏效了呢？武皇后又凭什么让万邦至尊的皇上总是在紧要关头退却呢？他猜度，这里面肯定有他人无法知道的玄机。

辰时三刻，李治坐进龙案，翻开奏章对李荣道：“你出去看看，有谁动了朕的雪？”

李荣来到殿外，却看见新任司戎太常伯的姜恪从塾门出来道：“烦劳公公通禀一声，就说下官有军情陈奏。”

李荣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宣他觐见。

“朕闻爱卿有军情禀奏，是何事说来朕听。”

“臣遵旨！”姜恪说着，将一道奏章呈了上去，“此乃驻百济熊津都督刘仁轨的上书，恭请圣览。”

李治接过奏章，大体浏览了一遍后道：“朕不是敕命他还朝么，为何又上书恳请留下？”

还是在十月的时候，升任检校熊津都督的刘仁轨上书言道——

检校熊津都督臣刘仁轨上疏皇帝陛下：

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

臣问：“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

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

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

咸言：“初发家日，唯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

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

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冒死奏陈。

李治当时就被感动了，在这个朝堂上，他已经很少听到如此直接的逆耳忠言了。他当即敕命右威将军刘仁愿率军渡海以代旧部，敕刘仁轨还京。

可眼下这奏章……

姜恪早年曾跟随契必何力在铁勒道任过安抚副使，深知士卒戍边之苦，便道：“臣以为刘大人所奏，乃肺腑之言。刘大人在上疏陛下之际，微臣又接到右威将军刘仁愿来书，称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劝刘大人不要节外生枝，免遭别人诬陷。岂知刘大人慷慨陈词回道，‘人臣苟利国家，知无不

为，岂恤其私？”

李治又一次感喟道：“传朕旨意，令刘仁轨仍执熊津都督。六百里快马前往东都，敕命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尉，协助刘爱卿召集余众。”

“遵旨！待上官大人拟定诏书，陛下亲阅后，微臣即遣人星夜送往东都。”

出得宣政殿，眼看着雪花又飘起来了，姜恪心想，关中琼玉皑皑，不知百济如何的冰天雪地了，真是苦了士卒了。

姜恪走后，李治越想越觉得刘仁轨所奏不那么简单。朝廷对驻守百济的将士勋劳授爵，生者慰劳，死者吊祭，原是定规，何以后来就名存而实弛了呢？显庆五年，度支尚书卢承庆因为用人不当，致使前方将士粮草不济，被贬为润州刺史，不知可与百济士卒贫敝有关?

这个意念一旦上了心头，李治就无法再批阅奏章了，他抬起头对李荣道：“明晨早朝后宣上官仪进宫，朕有要事问他。”

其实，宣政殿与东西台只是一墙之隔。宣政殿门外是绕着宫殿的回廊，东廊之外为东台省、史馆等，西廊之外为西台、中御府监。出了殿门，穿过横墙门，就到了西台。

这时候，一位小太监的身影在殿门口闪了一下，李荣就知道必是有大臣要觐见皇上了。他忙来到殿外，却看见了在蓬莱殿为皇上传递文书的王伏胜。

“皇后有奏章要转给陛下么？”

王伏胜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

王伏胜的忽然觐见，让李治有些诧异，便问道：“皇后不是去荣国府了么，焉何还有文书转来？”

王伏胜吞吞吐吐道：“奴才……”

李治便知道他必有不为他人所知的事情禀奏，遂要李荣到殿外看看司马道上的雪可否清扫干净，并要他掩上殿门。

直到李荣的身影消失在殿外，李治才转过身来，却见王伏胜“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了：“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在不赦。”

闻言，李治的脸就拉下来了：“你有何事尽管奏来，不必如此。”

“奴才犯了欺君之罪。”王伏胜遂将武曌最近的所作所为战战兢兢、断断续续地述说一遍。刚刚落音，就听见上面大呼“气杀我也”！待他抬头看时，李治却已倒在龙案后面，昏厥过去了。

王伏胜大惊失色，一面上前抱着李治，一面朝外面喊道：“来人哪……”

李荣闻声冲进殿来，扑到李治面前猛掐人中，半晌，李治才缓过气来，却是头风复发，天旋地转，眼睛模糊了：“朕这是怎么了？”

“陛下不过是头风复发，奴才这就去传淳于太医令进宫为陛下诊治。”

李治摇了摇头。王伏胜更是仓皇无措，跪在地上泪水双流道：“陛下！都是奴才该死，请陛下杀了奴才吧！”

李治闭眼养了一会儿神，疲累地说道：“你举报有功，何罪之有？且先退下吧。”

王伏胜还是不愿起来，道：“陛下即便大开天恩，蓬莱殿奴才也是回不去了。”

“唉！是朕当初要你前往皇后处的，你且留在宣政殿吧！”李治叹了一口气。

等王伏胜一走，李治又问道：“现今是何时辰了？”

“已是申时二刻了。”李荣应道。

“你亲自去上官府邸，密宣上官仪连夜进宫。”

“陛下！您的病？”

李治的声音顿然高了：“让你去就去，朕死不了。”

……

日月如梭，一转眼，卢承庆来润州已经四年了。

从度支尚书、参知政事降职为润州刺史，卢承庆除了时不时有些伤感，却没有任何怨言。有多少次黄昏，他沿着大江南岸骑马缓行，望着如血残阳映红一江碧水，甚至心生出对皇上的依稀感恩。

比起被贬到庭州的来济，被一贬再贬到爱州的褚遂良，甚至被贬到西州的裴行俭，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了。润州山清水秀，物阜民丰，气候湿润，民风醇厚。此若不是上苍的眷顾，他就只能感恩皇上的恻隐和宽怀了。

在他到任之前，润州域内官员贪贿成风，民怨载道。有些农夫不堪重负，聚集到湖河港汊处或到城郊的永镇山为寇，专以劫富济贫为生。他到任不久，就在润州城内广贴告示，宣布润州官员有收受贿赂者，民可举报，查有实据者，当即报朝廷免官；若有人举报刺史有贪贿之行者，可直送大司宪。

宜兴县令以身试法，判案时收受原告贿赂，颠倒是非，诬良为盗，被举报到刺史府。卢承庆亲自主审，还被告清白之名，当场革去宜兴县令之职，报吏部行文。好在那县令与主持选举的李义府毫无瓜葛，很快朝廷下达文书，县令便回老家以稼穑为业了。其他不干净的县令则纷纷退还贿款，或交到州府。消息传开，百姓欢腾，都说润州的天晴了。

他又亲往湖河港汊和山坳招徕流亡者，令归其业。不到一年时间，润州便民安其业，官勤其位。长史见状，要奏报朝廷表功，却被他婉谢了："下官尽忠朝廷，福祉黎民，乃为官者之责，何求虚名？"

长史闻言十分感动，一天，两人署理完政事，长史邀卢承庆泛舟太湖。四千多里的水域，在卢承庆面前展开千里烟波。正是午后时分，乳白色的水汽在水面扯丝拉絮般浮动，舟行湖中，宛如一片秋叶。这情景，让长史再度想到卢承庆的宦海沉浮，便感叹道："在下观大人沉浮进退，泰然处之，果真心波不兴么？"

卢承庆笑了笑言道："下官有一往事，大人可愿听否？"

长史微微颔首。

"下官在太宗朝曾主百官考课，有一官督漕运，遭风失米。本官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下官感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无喜容，亦无愧色。下官嘉之，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现在想来此事，比之其雅量，下官望而不及。"

"大人能着人善，令在下感佩。"长史赞道。

卢承庆望着远方的湖心小岛，目光迷离，沉入往昔的回忆："下官此生沉浮莫定，若是心中块垒淤积，早就命殒中道了。"

但长史还是不能明白，言道："难道朝廷的处置百无一错，都罚当其罚么？"

未及回答，行船忽遇一漩涡，就颠簸得十分厉害，船家不免惊慌，生怕两位大人有个闪失。然而，卢承庆却镇定自若地说道："船家周年荡舟湖上，熟知水性，岂能为些许风浪旋流所惊吓，你只管从容应对，等过了这段，水面就当宽阔平缓、安然无险了。"

果然，不一会儿，船就平稳多了。再看看前面，一片芦苇葱茏苍翠，卢承庆朗朗的笑声就洒在了周围的浪花里："宦海如行舟，时时有风险，下官宠辱不惊，其奈我何？"

"难道大人没有委屈之时么？"

卢承庆收住笑意道："人非圣贤，焉能无忧，焉能不被曲解？"

长史虽系朝廷命官，却是土著人氏。贞观二十三年中进士后被任为吴县县令，后被擢拔为州长史，未再进长安。对朝堂风雨他只是耳闻，卢承庆一番话让他大开眼界，情知宦海险恶，非常人所能思之。

日暮时分，两人才回到城中，各自回了府邸。

卢承庆一进门，府令就告诉他说京都来人了，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异。自来润州后，除了与上官仪有间或的书信往来外，绝少京官来此。即便有，也是被贬路过之人。这大冬天的，有谁会餐风露宿、不期而至呢？他忽然就有了担心，是不是朝廷又要追究他了！

这样想着，他来到前厅，就见灯光下坐着一位年约五十的官员，看上去十分面熟，却一时没有认出。待那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时，他不禁“哦”了一声，这不是大司宪韦思谦么？他急忙上前见礼：“不知大人到此，下官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韦思谦摆了摆手道：“事非昨日。在下因为许自然一案为李义府陷害，已贬为司宪侍御史了。”

“又是李义府！”卢承庆又一声感叹。

“多行不义，必无善终。李义府因卖官鬻爵，贪贿无度，又因僭越抗上而免官，已被流放到嶲州了。”韦思谦道。

“下官也闻听此事了，真是善恶有报。”卢承庆长舒了一口气。

丫鬟进来给两位大人续上热茶，卢承庆转了话题问道：“大人此行……”

“在下是奉辛茂将大人和上官仪大人之命，来向大人问一件旧案。听说大人当年将拨付给百济驻军抚恤军资悉数交与李义府了？”韦思谦问道。

“是的，当时李义府是遣了少府卿武元爽前来提取的。”

“百济熊津都督刘仁轨大人屡次上书朝廷，言及士卒疲羸，冬衣夏服，纷思西归，军心不稳。辛大人与上官大人疑为此资财为李义府私吞，后来审理‘厌胜’之案时果然发现二十万钱来路不明。”韦思谦道。

“这事只要问武元爽便知。此案若明，李贼难逃腰斩，下官的冤情也可以洗雪了。”卢承庆站起来，在厅中踱着步子，望着窗外的夜色悲喜交集，“上苍有眼啊！四年了，下官背着重负度日如年，盼的就是这一天啊！”

第二十四章

上官仪长安喋血

大明宫二圣临朝

上官仪听到宣他连夜进宫的消息，心弦顿然就绷紧了。若非紧要之事，皇上不会如此紧迫而又机密的。

李荣离开后，他来不及多想，就要府令唤醒睡梦中的驭手，悄悄上了车驾，急忙赶往宣政殿去了。

登上车轼的那刻，他没有忘记叮嘱府令千万不要惊动夫人和儿子、儿媳，以免他们担心。

可就在这时，从后庭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穿越静夜直扑他的心间，上官仪的脚步就显得踯躅了："你去看看，孩子为何啼哭？"说完，上官仪转身就登上了车驾。

雪越下越大了，车毂碾过，发出沉闷的声音，反衬出深夜的寂静。上官仪仰头看了看夜色中的雪幕，就打心头感谢天公作美，使他进宫的行踪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他有预感，那天皇上中断的语线就要接上了，这让他喜忧参半。从理智上说，他倒希望这机遇来得晚几天，好让韦思谦从润州拿回李义府贪污的证据，但显然皇上不是为了李义府一案而夜里召他进宫的。

那又会是何事呢？上官仪摇了摇头，决计不再想这些事，一切待见了皇上自会明白。

车驾拐了一个弯，从左银台门进了宫，在一僻静处停了下来。上官仪下得车来，却发现太监王安在司马道上等候。王安带着上官仪曲曲折折一番，终于到了宣政殿。抬眼望去，里面的灯亮着，李荣正站在门外朝这边张望。

"哎呀！大人怎么才到？陛下都等得急了！"望见上官仪的身影，李荣急忙上前迎接，随后要王安在塾门值守，他自己则带着上官仪进去。

李治在内室的皇榻上躺着，李荣隔着帷帐说道："陛下，上官大人到了。"

李治应道："哦，快请上官爱卿入内觐见。"

进入内室，借着灯火看去，上官仪不禁大吃一惊，仅仅一天时间，皇上形容消瘦，脸色蜡黄，目光也没有了往日的光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不便多问，只是纳头便拜道：“微臣上官仪参见陛下！”

“平身！赐座！”李治欠了欠身子。

上官仪这才问道：“陛下龙体欠安，何不传太医进宫？”

李治没有答话，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李荣拉了帷帐，转身出了殿门。王安正在木炭盆前烤火，见李荣进来，忙起身让座，显得十分谦恭：“辛苦公公了，快来取暖。”

等李荣在上首坐下，王安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说话的声音就小了：“公公！皇上这么晚传上官大人进宫，会有何事如此紧急呢？”

李荣的脸顿时拉下来了：“这宫中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等只管伺候好皇上，不该知之事万勿妄探，否则，罪莫大焉。”

王安忙频频点头道：“小的明白了。”

李荣暗自打量了一下王安，他已年过三十，从皇后那边过来也有四五年了。当时皇后的理由是照顾皇上，可李荣就不明白，皇上身边的宫娥、太监成群，哪用得上一个并无多少能耐的他呢？但皇上却没有拒绝，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过，王安平日里少言寡语，倒像个实诚之人，但今晚他对皇上举止的上心却引起了李荣的警惕。他虽然还不能确定皇上与上官仪会谈些什么，可凭借在宫中多年的经历，猜度必是与皇后行“厌胜”之术有关。因此，他又多了几分谨慎，对王安道：“你在此小心守候，不可远离，我进去看看就来……”

而李治此时正在琢磨怎么开启话题，他怕自己直截了当将心事袒露出来，会让上官仪感到突然——毕竟他和皇后爱之至深，朝野尽知。

“李义府流放嶲州后，有何消息？”他以这样的语气开始了君臣之间的谈话。

上官仪明白皇上召他来绝不是为了说这些，但他还是将有关李义府的情况禀奏出来：“陛下，自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朝廷，言及百济官兵疲羸不堪、人心不稳后，微臣便会同大司宪侦查缘由，现今可以肯定李义府贪污军资，以致卢承庆被冤。臣已命韦思谦前往润州取证，不日即有结果。”

李治点了点头道：“朕是悔不当初。”

上官仪没有接李治的话，只是目不转睛地倾听。

“若非朕患头风而目不能视，既无皇后听百司奏事，亦无李义府恃宠弄权，贪占府库资财，卖官鬻爵，败坏政风等行为发生。”

上官仪渐渐听出皇上话里的意味，也触摸到他欲言又止的心迹。他特别关注“恃宠弄权”这几个字的分量，这显然是暗含了对皇后纵容的愤怨。可他仍然没有说话，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向榻前移了移，等待皇上把话题深入。果然，他看到李治的目光骤然暗淡，整个面容都含了不尽的痛苦，说话的声音也沉闷了许多。

“朕与皇后相濡以沫数载，自认爱之有加。然则……”李治顿了顿，“彼自感业寺回宫之初，尚能屈伸忍辱，奉顺朕意。然自显庆五年朕患疾以来，悉委朝政于她，她则渐生骄矜，专作威福，顺昌逆亡。朕每有所为，动辄钳制，以致李义府违旨抗上，目无国尊。”

上官仪的眉毛悠悠地颤动了片刻，感叹于皇上的坦率直言，心想这大概就是皇上前几日想说而又收回的话吧。上官仪的嘴动了动，又合上了。这倒不是他对皇上所言有同感，而是他无法从李治迷离的目光中判断他们夫妻之间的心沟究竟有多深？他了解皇上的性格，偶尔抱怨或许有之，若论分道扬镳，恐在两可之间。

但接下来，当李治将王伏胜奏武曌在蓬莱殿中行“厌胜”之术的作为告之时，它在上官仪心头引起的不仅仅是吃惊，而是义愤填膺了。他用长孙无忌、褚遂良、柳奭等人尸骨堆垒起来的忧恨顷刻间就燃成熊熊的心火，他用忍耐压抑成的刚直迅速地膨胀为砥柱中流的责任感：“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

“啊！”李治惊呼一声，“爱卿明达，深知朕意矣！”

可上官仪发现皇上闪烁的目光旋即暗淡了，他仰面望着窗外黑魆魆的夜色，说话的语气中便多了犹豫和彷徨：“今日之武氏，既非昔日之王皇后，亦非初归时之武昭仪。其气骄而恣横；其势大而难御；其枝盘根错节，爱卿以为废之易乎？”

上官仪不免有些失望，但他以为机不再来，若不趁皇上龙颜盛怒之际废掉武氏，则李淳风当年所言必不幸言中：“此势在必为，陛下不可踯躅。皇后自听百司奏事以来，以李义府主持选举，确多党羽配置，屡折国之栋梁。然则依臣观之，东西台有司多忠良之士，十六位诸司多忠勇良将。陛下一呼百应，百川沸腾，些许国贼，能奈我何？夫国有五蠹，譬若人之疽痈，如不早除，必为大患，臣愿陛下早下圣断。”

李治上前扶起上官仪道：“前车之鉴，朕不忍爱卿步元舅、遂良之后尘。”

上官仪此时心中唯有废掉武曌之决心，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上前一步，跪倒在李治面前，激昂而又悲壮地说道：“夫大丈夫者，身以死国，死而无憾，何惧鼎烹刀俎。倘果有难至，臣引刀碎骨，在所不惜。”

见上官仪慨当以慷、壮怀激烈，李治自是十分感动，眼眶顿时湿润了：“难得爱卿忠肝义胆，就依爱卿，今夜拟诏，明日朝会上就废武

氏。”说着，李治对外面喊道，“李荣何在？”

李荣应声进来。

李治的头痛此时已消了大半，人一时倒精神起来，他要李荣研墨备笔，又唤宫娥进来续了热茶，加了木炭，并在炭盆旁边置一案几。待绢帛铺开后，李治又要李荣去了殿外值守。

引笔开墨，上官仪心潮起伏，笔底风云惊，毫端爱恨交。静夜里，他似乎听见来自爱州的凄风楚雨，闻见来自黔州的仰天长啸。他的手剧烈地抖动，以致绢帛上撒了点点墨迹。

查皇后武曌，昔先帝驾崩，遣入佛门，孤灯黄卷，朝夕悲戚，朕甚悯之，诏以归宫，垂爱甚笃……

李治在一旁看了道：“先帝朝旧事不提也罢。”

上官仪领悟到皇上不愿当年尴尬现于诏书，遂挥笔删去，继续写道：

朕垂爱甚笃，先昭仪而居嫔妃之首，后立后而主宫闱臧否。然则，彼屡负朕恩，恣意威福，性非和顺，把持百司，养奸惜佞，违旨妄为，甚失朕望；又私做“厌胜”之术，暗行祝诅之为，惑乱朝纲人心，逆天违制，罪在不赦。着即……

上官仪在砚中蘸了蘸墨汁，正要写“撤去皇后印玺，令其面壁思过”几字，却听见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他抬头看去，原来是李荣惊慌失色的身影。他来到殿中央，口中结结巴巴地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了。”

“何事如此惊慌？”

“皇……皇后……朝宣政殿来了。”

“什么？你说什么？”李治“扑通”一声就坐在了龙案背后，两眼发直，“她如何会深夜而至？”

“奴才刚出殿去看，发现从皇后身边来的王安不见了。”李荣应道。

李治暗暗叫苦，心想何以将这个人疏忽了。

上官仪此刻已无法将诏书再写下去了，他多希望皇上危而不惊，直面严酷的现实。可当他将目光转向李治时，看到的却是一张仓皇无措的脸，一双茫然神散的眼睛，一个战抖不已的身影。他心头急速闪过两个字——糟了。

从进宫的那一刻起，上官仪已反复斟酌了此举的结局，他并无丝毫的惊慌，起身向李治施了一礼道：“事已至此，请陛下将墨稿暂藏之。若皇后

觉察，陛下尽可言此乃微臣谏言。臣不胜愚钝，然为国赴死，即无憾矣！”

李治略定了定神，对李荣说道：“你先带上官爱卿暂避偏殿，皇后进来不见爱卿踪影，纵然疑虑，亦无实据。”

李荣与上官仪刚从偏门出去，就听见外面“皇后驾到”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想来是皇后进殿了。

上官仪的猜测没有错，当他铺开绢帛的时候，王安已偷偷地进了蓬莱殿，将皇上深夜召他进宫的消息陈奏给了武曌。

武曌没有任何意外，问道：“你可知他们说了些什么？”

王安犹豫片刻后道：“奴才不知。奴才只见上官大人一进宫，皇上就要奴才与李公公到塾门守候，不经宣唤，不许进殿。”

“你还见到了什么？”

“奴才白日伺候皇上，看见为娘娘传送文书的王伏胜进了宣政殿。”

这一下武曌真吃惊了，不禁从心底埋怨自己太疏忽，她只说让王伏胜处置郭行贞，却不承想他会去宣政殿告密。皇上召上官仪进宫，必是与“厌胜”之术有关。她无法再安然卧在蓬莱殿了，她令王安下去，朝着外面喊道：“张尚宫！随本宫赴宣政殿。”

此刻，从蓬莱殿来的太监、宫娥呼啦啦地在宣政殿外站成一片，立即惊动了在暖阁值守的宣政殿太监和宫娥们，大家也纷纷拥了出来。李治呵护多日的雪地顷刻间被踩得面目全非，遍是脚印。

武曌的脚步一踏进宣政殿门，就立即看到了放在木炭盆旁边的案几和笔砚，眼中就溢出不无讽刺的冷笑：“陛下真是勤政，深夜还要批阅奏章。只是您不在龙案上批阅而在丹墀之内，这未免有失体统。”

“这……”李治口中嗫嚅，含糊其辞，转开话题问道，“皇后不在蓬莱殿中安寝，为何深夜到此？”

武曌的话里就带了尖酸和刻薄：“本宫与陛下同气连枝，本宫惦念陛下，不可以么？”

“皇后说笑了，朕是担心皇后路上受风寒之苦。”李治忙安慰。

“谢陛下！陛下平日龙体倦怠，不胜其劳，百司本章皆由本宫先行署理，今日却是雪夜召臣下进宫，让本宫莫知其因，陛下可否告知本宫实情？”武曌一双失去了温暖和妩媚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治，让他有些发怵，他还发现武曌的话中少了臣妾的谦卑而直称本宫。

“皇后这是从何说起？大雪漫天，深寒覆野，朕召臣下进宫作甚？”

武曌的脸上立时布满了愠怒，对外面喊道：“宣王安进来。”

李治就更加慌神了，忙道：“皇后这是何必，就算朕传大臣进殿议事又有何妨？皇后不也常常于暮色中传许敬宗进宫么？”

李治的怯阵武曌看在眼里，她并不给他回旋的余地：“进宫议事，还要笔墨伺候，是边关军情紧急，还是朝臣僭越犯上？”

见李治摇了摇头，武曌紧逼道：“既然两者皆无，那必是有事瞒着本宫。”

“朕已将百司奏事委与皇后，何须隐瞒？”

“同床异梦亦未可知。”说着话，武曌就移步到了龙案前。

李治见状，忙上前拦挡，言道：“案头尽是皇后批阅过的奏章，李荣尚未整饬，纷乱无绪。”

武曌也不理会，就从奏章堆里发现了露出一角的绢帛，她顺手拉了出来问道：“这是何物？”

李治的脸色益发苍白，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及至武曌将文字看了一遍，那脸色顿然变得铁青，从鼻翼间发出震怒和讥讽的“哼哼”之声。她转身一步步朝李治走来，她每进一步，李治就掩面倒退一步，直退到大殿的一角，眼看着再无退路。

武曌满腹的愤怨终于化为无以遏制的怒火，厉声问道：“陛下是要废黜本宫么？”

“这……”

“白纸黑字，焉何支吾？”武曌的泪水在眼眶中旋转，但最终没有溢出眼角，“本宫未料陛下如此无情，想当初感业寺重逢，陛下与本宫海誓山盟，相爱终生，言犹在耳，陛下竟毁前言，纵百姓男儿亦无地自容，况陛下朝野至尊乎？本宫自回宫以来，房遗爱反叛，褚遂良、长孙无忌把持朝政，本宫悉心辅佐陛下，力挽狂澜，整肃朝纲，终使大唐乾坤朗朗，海内晏然。显庆五年，陛下风疾发，本宫每日听百司奏事，署理内政邦交，西击突厥，东征高丽，夙兴夜寐，一饭三哺，终使陛下龙体康健，朝事井然。请陛下扪心自问，本宫何负于陛下，今陛下竟起废黜之念，绝夫妻情爱？”

武曌转回身来，踱步到龙案前，将诏书墨稿扔在案头，将诉说做了一个结语：“呵呵！这龙案也该有本宫的一半，本宫非王蓉之辈，岂是一纸诏书废得了的？”

武曌回头看去，只见李治孤立殿角，惭愧之情难掩，她便知皇上在自己的疾言厉色下已退却了。这么多年，她十分清楚李治的性格，也知道他爱自己很深，他没有勇气与自己恩断义绝。于是，她迅速来到李治面前，挽起他胳膊，脸色也和缓起来："臣妾知道，以陛下包容域内之心，体恤八方之情，定不会生此欲念，必是有奸人从中离间，撼我国基，毁我社稷。其居心叵测，罪在千刀万剐。"

武曌说这些话时，声音忽然变得十分高昂，上官仪在偏殿门后听了，就要冲出去。李荣一把拉住他，那目光是说大人不可妄动，且听皇上如何说。

果然，李治的心也软了。当他在武曌的搀扶下回到宣政殿中央的时候，终于忍受不了她复杂的目光，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重重地低下了头，把愧疚融进了低沉而又无奈的话语之中："唉！朕何有此心，此皆上官仪教朕。"

武曌闻言，"扑哧"一声便笑了，笑声久久地在宣政殿上回旋："哎！果然不出臣妾所料，若非他信口雌黄，搬弄是非，陛下岂能有今日之怨？"

说完，武曌挥舞着宽大的衣袖，带起的冷风吹得炭盆里的炭火忽亮忽暗。她刚才对李治的温婉顿然消去，代之而起的是疾言厉色，是恼怒呵斥，她一双丹凤眼来回在大殿偏门扫描，嘴里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锋利："本宫知道你没有离开这大殿，也知道你藏于何处。你乃国贼，亦乃男儿，做得出来就该担得起。何须遮遮掩掩，藏身暗处？"

话音刚落，就听上官仪高声应对："本官在此，何须你枉费心机？"上官仪从偏殿走出来的脚步铿锵而有力，在大殿里敲击出"叮咚"的节奏。

"呵呵！除了你上官仪，别人绝无此胆，敢在陛下面前进言！"

"不对！"上官仪截住武曌的话头道，"你专恣弄权，凌君窃国，残害忠良，擅用奸佞，国人皆可诛之，本官不过代国人之意而为之。"

"放肆！你本乃长孙无忌余党，本宫惜才才将你擢拔相位，你不思图报倒也罢了，竟然蛊惑陛下，行废黜之行，真是罪该万死。"

"哈哈哈！"上官仪放声大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本官敢做敢当，千刀万剐，任凭处置。"

"来人！将上官仪拿下，交大司宪审理。"

蓬莱殿詹事率羽林卫冲了进来，却被上官仪冷眼拦住了："本官一介书生，何须劳动斧钺？"说罢，他来到李治面前，行了臣子大礼。

当他被套上镣铐，走出宣政殿时，从夜色中传来悲壮的长啸："长孙太尉、褚大人，下官追随你们来了。"

这声音让李治的身骨坍塌了，他在心里流泪，暗暗为上官仪送行。

可武曌在宣政殿荡起的杀气并没有随着上官仪的离开而散去，她先是下令拘捕了告密的王伏胜，接着命大明宫禁卫连夜前往上官仪府邸，抓捕他的儿子上官庭芝，搜查谋反证据。

当王伏胜被拖着从云集在殿门外的太监和宫娥人群中穿过时，他们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觉得皇后的刀随时可能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李荣从偏殿后门出去转了一个大弯，绕行司马道回到了宣政殿，他拨开人群，小心翼翼地来到大殿，就看见武曌含愠的眼睛："公公这会儿不在宫中伺候陛下，何处去了？"

李荣战战兢兢道："启奏娘娘，奴才奉皇上之命吩咐下面搬运木炭去了，这不天冷么。奴才不知娘娘驾到，罪该万死。"

"罢了！"武曌不再理会李荣，转过身来到李治面前，"臣妾让陛下受惊了！自明日起，臣妾要坐朝问政。"

不等李治同意，她又传张尚宫进来，要她和李荣连夜知会御府监，在紫宸殿与宣政殿悬挂竹帘，误者格杀勿论。

当张尚宫和李荣退下后，大殿里只剩下武曌和李治了，她又恢复了女人的妩媚和温润，亲自为李治斟了热茶压惊。当她用纤细的手指梳理皇上蓬乱的头发，傍着他坐下的时候，就感觉到李治的身子在微微颤抖："陛下这是怎么了？"

李治很赧颜，说道："此刻已是卯时，宫深天冷，朕不胜其寒。"

武曌遂脱下自己身上的披风披在李治肩头，可随着这一举止，说出的话却让李治的颤抖加剧了："臣妾今夜就不回蓬莱殿了，臣妾与陛下就在此等候宿卫抓捕上官庭芝的消息吧。"

"一切悉听皇后。"李治的牙齿碰撞出"咯咯"的响声……

上官府邸的府令一觉醒来，已是卯时，以往此时该是伺候老爷上朝的时候了。可老爷自昨夜进宫至今未回，他的心神就有些慌乱。正准备提醒少爷，却不料上官庭芝早已起身，来到前厅问道："父亲可已起身？"

"唉！老爷昨夜被皇上召进宫中，至今未回，小的正牵挂呢？"府令应道。

"你为何不告诉我？"上官庭芝说着话，脸上就严肃了。

"老爷不让小的惊动家人。"府令又是一声叹息。

上官庭芝便不再说话，想着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非要父亲连夜进宫

呢？可他想了半天，也没有头绪，遂要府令帮他备车，想到周王府打听。

然而，府令出去了不一会儿，就仓皇地回来说道：“少爷，大事不好了！禁卫包围了府邸，蓬莱殿詹事带着禁卫闯进来了。”

上官庭芝的脑际“轰”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心想一定是父亲出事了，便忙对府令道：“快去禀告老夫人，家中大小人等，没有允准一律不许出来。”

话刚说完，府令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蓬莱殿詹事已经来到面前，对身后的禁卫大声道：“速将前后围住，不许一人走脱。”接着又宣布道，“皇上口谕，上官仪目无朝纲，滋事妄为，欲图进言，废黜皇后。着即削去本兼各职，发司宪审理，其子上官庭芝并家人一并拘捕。敢于违抗者，杀无赦。”说罢，便向禁卫挥了挥手。

“慢着！本官父子触怒龙颜，理应伏法，然老夫人体弱多病，还望大人开恩。”上官庭芝上前阻拦。

詹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依旧要禁卫只管去后堂抓人，他则将上官庭芝缚了，推推搡搡地出了府门。

被锁进囚车的那一刻，上官庭芝在心里埋怨父亲的办事不慎，以致累及家人。但他相信，以父亲的阅历绝不会贸然提出废黜皇后，必是得到了某人的暗示或者陷入了别人预设的陷阱。

冷风穿过坊街，吹在上官庭芝的脸上，沙沙地疼。片片雪花落在眉毛和脸颊上，一片清凉。他艰难地回头看去，只见上官族的大小百余口人被驱赶出了府，他年过五旬的母亲被押上囚车，风吹来她的悲泣和模糊不清的诉说；他看到了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婉儿，也许是因为对女婴的恻隐，她们母子坐了府中的车驾。他记起昨夜女儿忽然无端地大哭不止，妻子欲图用母乳止住哭声，可她刚刚含了一口，就又哭了起来。哦！他明白了，那一定是父亲进宫的时刻。他很后悔，那一阵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唉！他忽然又想起当这个孩子刚刚降生时，父亲的惆怅和担忧。他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孩子刚来到人世，就遭遇了厄运。

她也许就不该出生。他在心里默默地这样想。

囚车和长长的队伍上了长安大街之时，正是辰时一刻，大梦初醒的人们忽然看到一队囚犯从街头经过，纷纷驻足观看。不一刻，道旁就云集出两道人墙。其间，有见过上官庭芝陪同周王出游的，也有知道他是当朝宰相儿子的，纷纷发出了猜测和议论。

“这不是上官大人的公子么？犯了何罪，披枷带锁的？”

“还会有何罪？非贪即反，要不怎么会被关进囚车。”

“不是说上官大人一向清廉公正么？”

“唉！现今官场有几个干净的，即便上官大人清廉，能担保他的儿子也清廉么？”

上官庭芝闭上眼睛，听任各种声音在自己耳边此起彼伏。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父亲怎么样了。

囚车拐了一个弯，驶上前往刑详署的道路，上官庭芝似乎看见，死神在远方向他招手……

辰时三刻，大臣们在紫宸殿等待皇上到来，他们意外地发现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没有出现在朝堂上，而且紫宸殿的龙案后也添置了竹帘，大家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何事。

李治终于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上了朝堂，他一脸的疲倦，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目光也显得十分呆滞。

太子少师、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许敬宗在竹帘后看见了武曌的身影。他断定，从今以后皇后要临朝了。

当李荣宣布上朝之后，司戎太常伯姜恪即出列奏道：“陛下，大司宪已经查明，朝廷拨付驻百济抚恤官兵资费确系被李义府挪用，卢承庆一案系冤案，臣恳请陛下甄别。”

李治等了一会儿，见竹帘后面没有声音，遂道：“李义府流放鬻州，永不续用，此事就此了结。”

这时候，就听见武曌在帘后说话了：“李义府贪占军资，损我大唐国威，罪在不赦。今后遇改元大赦，其不在列。”

许敬宗见皇后说了话，忙率先道：“‘二圣’圣明！”

大臣们也都跟着道：“‘二圣’圣明！”

右相刘祥道对朝堂上的变化十分惊异，大唐立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皇上与皇后并尊的情势，他一时还适应不过来。正思绪纷乱间，又听见武曌在竹帘背后道：“百济乃我大唐藩国，岂容倭国染指？我军常驻彼处，当倍加抚恤。请皇上追加伤者抚恤、死者吊祭费用，发往熊津都督府。”

“就依皇后。”李治应道。

“加太子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为同东西台门下三品，主持诏书草拟。”武曌接着道。

刘祥道又是一惊，且不说这两人未经司列选荐，单说草拟诏书向来由上官大人承担，何以中途忽然就易人了呢？但这话既是出自皇后之口，他自然不便再说什么。让他更为不解的是，皇上竟然又说“就依皇后”，连“所奏”二字都省去了。

许敬宗虽然未动声色，但他从皇后临朝，并指定两位侍郎奉旨拟诏上推断，上官仪一定出了事。

散朝以后，刘祥道在司马道上遇见了窦德玄，两人面面相觑良久，都很迷茫。

“究竟发生了何事？”

“在下也是如坠云雾，莫名其妙。”

“上官大人怎么了？”

无论是皇上还是皇后，都没有提上官仪半字。他们不好妄加猜测，但心情都比较沉重，无法判断皇后临朝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唉！你我均已年老，且顺势而为吧！”刘祥道说着，与窦德玄揖手告别。

……

许敬宗一进蓬莱殿，就遭到武曌劈头的申斥：“你等整日浑浑噩噩，别人把刀架在本宫的脖子上了，你竟一无所知，甚让本宫伤心。”

许敬宗忙道：“皇后息怒。上官仪作茧自缚，罪该万死。”

“你就会说这些，不想想这事该如何处置？”

“还请娘娘明示！”

“你是要让朝野都知道有一份要废黜本宫的诏书么？”武曌长叹一声，将上官仪草拟的诏书递到许敬宗手中。

许敬宗大体浏览一遍，不禁为其激烈的措辞而感到吃惊：“这个长孙无忌的余党终究还是原形毕露了，真该千刀万剐。”

许敬宗一脸的愤懑，就要将诏书投向木炭盆，却被武曌一把夺走：“如此美文，烧了岂不可惜。本宫的意思，你该明白了吧！”

许敬宗点了点头道：“微臣记得上官仪曾做过废太子、梁王李忠的訾议参军，而那个王伏胜曾为李忠心腹。梁王被废，他心存愤怨，难保此次没有牵连。”

武曌不露声色道：“本宫也是为陛下着想，此事若是传出去，朝野将如何看待皇上？只是，此事须可靠人去办！”

“臣已想好，西台舍人袁公瑜办起这事来得心应手。”

“好，此事就依爱卿！”武曌起身，“你退下吧！本宫要诵经了。”

许敬宗走后，武曌又把上官仪草拟的诏书反复地默诵了良久，虽然觉得那些文辞刺目伤情，然她却不能不为上官仪的文采所感喟。及至看到“着即”之后再无下文时，她不由会心地笑了笑。若非王安及时密告，一旦此事上了朝会，她如何能扭转逆局？只是没有结尾的文章未免残缺有憾，她便拿起笔在后面续了一句“收回皇后印玺，令其闭门思过，钦此”，然后就置于一边了。

武曌来到佛堂，宫娥与太监们肃立在外，陪伴她的是几位从感业寺来的女尼。武曌合掌静默之后，才在蒲团上打坐。一女尼在她面前摊开一卷她亲手抄写的《华严经》，她瞅了瞅，便在心里默诵：

慧眼明彻，等观三世；于诸三昧，具足清净；辩才如海，广大无尽；具佛功德，尊严可敬；知众生根，如应化伏；入法界藏，智无差别；证佛解脱，甚深广大；能随方便，入于一地，而以一切愿海所持，恒与智俱尽未来际；了达诸佛希有广大秘密之境，善知一切佛平等法，已践如来普光明地，入于无量三昧海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

随着诵经，她的心回到了在感业寺的岁月，那苦涩伤感的记忆虽刻骨铭心，却让她终生与佛结缘。哦！龙门石窟造像该有些进展了吧！等回到东都，她一定要和皇上到龙门看看……

诵完经回大殿的路上，武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问张尚宫道：“本宫闻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生有一女，名唤婉儿，可有其事？”

“确有其事，奴婢还听说这婴儿生得十分乖巧俊美。”张尚宫回道。

武曌“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直到在蓬莱殿下轿舆时，忽然才道：“上官仪有罪，婉儿无辜。你去一趟内侍省传本宫口谕，将婉儿母子配入掖庭。”

……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黔州，冬天显得十分漫长。气候依旧非常寒冷，从沅江吹来的冷风，使这里的一切了无生机。

冬树瑟缩着身子颤巍巍地站在风中，偶尔有枯叶从枝头落进江里，随即就与冰凌凝结在一起。

抬眼望去，枯草在江岸铺开一片冷黄，似乎就这样永远地沉睡在梦中，

苏醒无期。太阳每日懒洋洋地从天空走过，刚过午后就已散去依稀的温暖，苍白地挂在枝头。

这一天东方刚刚放亮，黔州城郊郁山深处的高墙内走出一个身影，晨曦投射在他的肩头，看上去有些单薄。也许是因为衣衫单薄，他的身子在冷风的吹袭下缩成一团。

他腋窝里夹着一卷纸钱，手中拎着一个食盒，左右看了看，才向郊外走去。在刚刚转过山道的时候，有两个身影也悄悄地跟了上去。

过了年，梁王李忠就二十一岁了。他现在已是一介庶人，父皇的一道诏书割断了他同皇家的最后一丝联系，从此他与彭水的老百姓无异。可因为他同王皇后的关系，他的生存境况却要比普通人家糟得多。他被限制在这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每一步都得经过刺史谢强派来的旅帅允准。

谢强比谁都明白，李忠虽被贬为庶人，可他是皇家血脉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改变不了。世事难料，说不定哪天皇上起了恻隐之心，他又会东山再起，成为赫赫一方的亲王。因此，他对李忠采取外紧内松的囚禁。只要他不走出郁山，而且有士卒跟着，就从不过分为难。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谢强便将明囚改为暗囚。那一天，他亲自来到囚所对李忠道："在下向来对落难之人多有悯情，殿下……"这称呼刚一出口，他就觉得十分别扭，遂又改口道，"你只要不使在下为难，尽可在彭水城内外走动。"随之，谢强又召来旅帅，要他暗中派兵看守，不可因囚徒逃走而授人以柄。

其实，李忠自己也很清楚，在这四面环山的地方他也逃不出去。而且他至今也没有走出恐惧的阴影，担心有一天会被人刺死而抛尸荒野。因此他恪守着囚所的规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然而，囚所可以囚禁他的身体，却锁不住他对往昔生活的追忆。与在房州不同的是，他现在更多的是追寻他的伯父——废太子李承乾的悲凉人生。那是贞观十七年的往事，伯父发动政变引起了一场宫廷血案，被皇祖贬为庶人。那年九月，李承乾被押到黔州，就囚禁在郁山。那是怎样的度日如年，怎样的忧愤悲郁，怎样的孤独寂寞，怎样的惴惴不安，而又是怎样的于心不甘。三年后的一个冬夜，伯父怀着对长安的眷恋郁郁而去，就葬在郁山。后来，虽然被允准移葬昭陵，魂归故都，可当地的百姓都说，每到更深夜半，郁山上都会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号啕，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算起来也不过二十多年，他却成为这里的第二个囚徒。他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再有一位废太子被投进这孤寂的深山。但他在梦里，总会看到伯父在召唤他。

自李忠来到这里后，那号啕声就搅得他心神不宁，有时候彻夜不能眠。那些看守的士卒都是些"蛮族"的孩子，每闻哭声，他们就龟缩在屋里不

敢出来。

他们曾私下里问他能不能到山上祭奠一番，以使李承乾的灵魂得到安宁。昨天，他向旅帅请求去祭奠，竟然得到了允准。

太阳刚爬上山顶，那金色的光芒投在大地上，经过一夜聚集的银霜在阳光下闪光，很是晃眼。他感到很欣慰，终于有机会可以对同命运的亲人寄托自己的哀思了。

郁山囚所建在高坡上，几间屋舍被围在高墙内，但因为地势较高，站在门前就可以看到当地百姓在山上劳作。从远处传来几声牛叫，这也勾起李忠的向往，假若可以不被烦恼所困，他宁愿沉醉于农耕稼穑……

而现在，百姓们正埋头烧掉一坡的荒草，浓烈的烟草味伴着袅袅的白云在山谷间缭绕。对一个经年囚禁的皇家废太子，那呛鼻的辛辣也是芳香的。他贪婪地吮吸着，以致被熏得涕泪交流。看到他从面前经过，百姓们抬起头来憨憨地笑，目光流露出陌生的诧异。

山崖边有一湾滴水泉冒着热气，清幽如镜，须臾就荡起微微的涟漪，平静的那一刻，水面上映出山石的影子。像一个在沙漠里跋涉的旅者忽然发现了绿洲，李忠蹲下去掬起一捧水良久地望着，当那水从指间流尽，他第二次将手伸向泉水时，就在泉面上看到了自己须发皆白的倦容。唉！他才二十一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若不是那场变故，他该是加过冠礼的年龄了。

当李忠再度抬起头的时候，惊恐得两眼发直。他在头顶的一片翠云里看到了伯父——废太子李承乾。难道是上苍的点化吗？他降生在皇宫的时候，李承乾已殒薨多年，可他竟然一眼就认出那个站在云端的影子就是当年的废太子李承乾。他依旧潇洒风流，似乎刚与那姿容美丽的“称心”欢舞归来；他依旧脱落不羁，好像从来就没有谁能阻挡得了他的放纵。从云间飞来的笑声，爽朗而又清晰。

“伯父在上，孩儿有礼了！”李忠蒙了，他急忙跪倒在地。也许是李承乾的出现撞动了他苦涩的心弦，他终于无法压抑住扑打着心岸的情感激浪，伏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从云端飘来李承乾的声音，断断续续，缥缈而又怪异：“忠儿！你我同为太子，同为囚犯，当年先帝以‘谋反’之罪囚我于此；忠儿让贤又能如何？不照样做了囚犯么？所谓是亦非矣，非亦是矣。世间是非，皆人为之，天何言哉？”

“孩儿记下了。孩儿万念俱灰，只图了此余生。”

“忠儿，休看你远离京都，可要命之刀随时伴你左右。伯父赠你一诗为谶。”随即，那诗就随风在耳际回旋：

昔时山水还依旧，殿苑又逢一度春。

座上皆言宫锦好，笼中痛晓困囚辛。

几许锐锋成老钝，无多青鸟噪林深。

自是浮华梦里走，朝来喜有耕夫吟。

此时，从山谷间刮来一团云，在李忠周围环绕良久才飘然散去。眼前只有郁山连绵，春寒刺骨，不见了李承乾的踪影，李忠将手中的纸燃化，蓝色的火苗带给他依稀的温暖。他又从食盒里拿出黔州产的烈酒洒在地上，酒渗入地下，发出“嗞嗞”的沉吟，仿佛李承乾醉后的叹息。

他回到囚所，回望身后的山林，才发现一直有两名士卒跟在身后，而他竟浑然不觉。

“呵呵！殿下，我们又见面了。”他刚走进高墙，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及至发现是西台舍人袁公瑜时，大难临头的恐怖立刻布满了他的心头。

“在下已是庶人，不想见任何人。”李忠绕过袁公瑜，进了屋子。

“可长安有人惦记着殿下呀！”袁公瑜说着，就跟着李忠的脚步进来了。他在一旁坐下，一双眼睛来回地在李忠身上转，看得他心里直发怵。

“大人如何这样看在下？”

“呵呵！本官为殿下惋惜，如何当年倜傥的殿下却早生了华发？”

李忠不再回应，只将手来回地摩挲着。

“本官来此，是来接殿下回京的。”见李忠还是不作声，袁公瑜接着说道，“本官还给殿下带来一个好消息。”

李忠没有说话，满腹狐疑地看了袁公瑜。

袁公瑜也望着李忠，从他的眼里读出了关切，于是便故意拖着长长的声调道：“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上官仪与宦官王伏胜密谋反叛，已发大司宪审理。”

这话一打住，袁公瑜就在李忠的目光中捕捉到了惊异，他继续道：“上官仪早年曾在殿下府中做訾议参军，王伏胜亦在殿下身边做事。皇上、皇后有旨意，只要殿下举报二贼罪行，就接殿下回朝，或居京都，或居东都，任殿下选择。”

李忠跌坐在杌凳上，沉重地垂下了头颅。他猜不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自己是祸还是福，但他明白，此时哪怕是一句错话，都会给自己带来灭

顶之灾：“大人知道，在下离京已有九年，九年来，在下潜心修为，面壁思过，对朝中诸事一无所知。”

袁公瑜抬头看了看窗外道：“听说当年殿下为太子时，曾与上官仪谈论过《左氏春秋》，说到鲁国公子翚弑鲁隐公息姑、郑高渠弥弑郑昭公忽时，殿下以为是僭越犯上。而上官仪则以为，君有道则辅之，君无道则弑，可有此事？还有人说，上官仪曾在殿下面前说过，陛下性温厚，难抵昭仪柔媚。”

这些平日里因讲书而引出的议论很多，大都是因时因事而发。这些话是在什么情况下，哪种场合中说的，李忠的记忆里都是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他反复斟酌，决定还是以沉默应对。但袁公瑜并不在乎李忠说不说，他认为只要李忠沉默，就表示承认了。

两人默坐良久，袁公瑜突然高声道：“李忠接旨！”

李忠本能地一哆嗦，顺势就跪在地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袁公瑜高声念道：

制曰：查李忠心存叵测，耿耿于废黜之恨，萦萦于止水重波，密谋与上官仪、王伏胜反叛，罪不容赦，着即赐死。

念罢，袁公瑜向身后挥了挥手，早有随从将一条白绫套在李忠脖子上。

李忠早已昏厥，他没有任何痛苦地被推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嘿嘿！”袁公瑜笑了笑，从怀里拿出“证词”，拉起李忠的手在签名处按下去……

几天以后，郁山上便起了一座新坟。

第二十五章

长安西市血溅雨

岱岳峰下女与禅

袁公瑜带着废太子李忠的“证词”回到长安，已是麟德元年十二月了。

武曌密示许敬宗启动了审案的表奏。朝会上，李治口谕许敬宗、刘祥道、窦德玄和检校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乐彦玮、孙处约，会同详刑施宽集议，务必证据确凿，罪当其罪。

这时候，武曌在帘后发话了：“上官仪、王伏胜、李忠密谋反叛，罪不容

赦，尔等须秉承陛下旨意，严加审讯，不可疏忽。”

“遵‘二圣’旨意。”几位大臣异口同声。

许敬宗听出了武曌话里的意思，案情性质已定，不管审理的粗与细，证据是否确凿，结局都是一样的。

退朝以后，在前往西台署的路上，刘祥道悄悄拉了拉窦德玄的衣袖道：“大人对此案如何看？”

窦德玄本是外戚，他的曾祖父乃高祖太穆皇后的父亲，祖父与太穆皇后是表姐弟。到了他这一辈，虽然与皇室的亲缘关系仍旧维持着，可毕竟情非昨日。故而，他一向处事小心。从内心说，他绝不相信皇上十分倚重、皇后非常看重的上官仪会犯上作乱，可面对右相的问话，他选择了谨慎的答词：“事发深夜，吾等尚在梦中，原委不甚了了。既然皇上与皇后都认定有罪，你我且遵旨行事吧！”

闻言，刘祥道的目光中就露出了失望：“大人与在下同为宰辅，人命关天，万不可视同儿戏啊！”

窦德玄回头看了看身后，见许敬宗、乐彦玮、孙处约与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才摇了摇头低声道：“大人言之有理，不过，你没有注意到么？皇后是绝不会饶恕上官大人的。”

“在下也不是有意违旨，倘证据确凿，自然依律论处，只是在下总觉得此案疑点甚多。”刘祥道还是有些不甘心。

窦德玄正要说话，许敬宗跟上来高声问道：“两位大人议论何事，不妨说给下官听听。”

不待刘祥道回答，窦德玄抢了话过去道：“在下与刘大人正说此案非许大人领衔不可，否则不能结案。”

许敬宗闻言很高兴：“陛下、皇后委重任与吾等，下官当尽心履责，绝不敢掉以轻心。”

乐彦玮、孙处约虽然刚刚进入宰辅之列，可永徽以来的朝堂风波他们是耳闻目睹。特别是孙处约早年与来济同窗，来济曾发誓定要做到宰相，他却把目标定在为皇上起草诏书上。对一个朝夕与皇上相伴的西台侍郎意图谋反，他满腹狐疑，所以没有随许敬宗的话尾，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此刻，五位宰相在署中围着炭盆而坐，大家都知道许敬宗在皇后心中的位置，纷纷把目光投向他。许敬宗也不谦让，问详刑施宽道：“上官仪可有供词？”

施宽叹一口气道：“下官先晓之以理，然他矢口否认其罪；下官无奈之下动了大刑，彼则干脆闭目封口，任凭处置。”

“那王伏胜呢？”

“王伏胜胆小惧死，刚一动刑就招了。”

许敬宗伸长了脖子问道：“那他是怎么说的？”

施宽展开手中的“狱词”道：“据他招供，上官仪多次要他探听皇后行踪，又多次密信黔州，与废太子李忠密谋反叛。”说着，他拿出袁公瑜带回的“证词”，让各位宰相阅看。

袁公瑜本就是许敬宗秉承武曌旨意派去黔州的，这“证词”他自然早已目睹，故而随意浏览一番，便递给身旁的刘祥道道：“人证确凿，上官老贼招与不招，于定案无碍。”

刘祥道没有接话，把“证词”反复看了看，就发现了不少漏洞：“诸位大人！在下以为，说上官仪勾结梁王，密谋反叛，有违常理。想来诸位不会忘记，显庆五年七月，上官仪为朝廷拟《黜梁王忠为庶人诏》，此举梁王不可能不心生怨恨，又如何会与他私相密谋呢？其二，梁王被贬为庶人后，囚之郁山，重兵看守，加之黔州距京都山高路远，上官仪如何密信往来？其三，梁王身为囚徒，无一兵一卒，纵有反心，亦无此力啊！”

许敬宗很吃惊于刘祥道的迂腐和固执，道：“大人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陛下与皇后会诬忠为奸么？难道朝廷会逼迫梁王做伪证么？”

“在下不敢。在下只是就证词真伪而言。”刘祥道说着来到窦德玄面前，指着“证词”后面的指印道，“大人曾任大司宪，定然多有参验。请大人仔细看看，通常由证人亲按指印，其痕必是色相均匀，然在下观此指印，却是呆板失重，且极不规则，显系强按。”

窦德玄捧着“证词”斟酌揣摩良久，正要说话，却见许敬宗冰冷地瞅着自己，遂改口道：“刘大人所言不无道理。故而在下以为，应拘拿李忠到京讯问，自然不难辨明真伪。”

孙处约在一旁道：“朝廷使者前往黔州时，陛下已有诏书，赐梁王自裁，葬于郁山了。”

刘祥道心中“咯噔”一下，知道死无对证了，便不再说话，沉默地坐在一边。

这时候，施宽说话了：“诸位大人！王伏胜现在狱中，他的‘狱词’亦是上官仪谋反之罪证。”

集议进行到这里，再说下去亦无多大的意思，检校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乐彦玮便出来打圆场道：“臣者，君之辅也，既是辅佐，自然不是主宰。此案陛下与皇后既已勘定，我等无须说三道四，只管定罪即可。”

这话立即得到了许敬宗的赞同：“还是乐大人甚解圣意。既然诸位让下官领衔集议，故依下官之见，上官仪、王伏胜、上官庭芝应斩于西市，籍没其家，流于岭南。”

众人散去，刘祥道没有离开西台，独自一人坐在署中，由上官引刀油然想到自己，情知在相位上坐不久了。

果然，第三天的朝会上，李治除了诏令对上官仪等人处以极刑外，还免去了刘祥道的右相之职，改任为司礼太常伯。

走出紫宸殿，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刘祥道忽然想到又是一年春归时，再过几天就是麟德二年了，自己又老了一岁：“唉！人命如草菅，都不能等到过了元日吗？”

“大人糊涂。”这时候，许敬宗从身后追来不无讽喻地说道。见刘祥道没有应声，许敬宗接着道，“大人可知当初是何人推举你为司列太常伯的么？是李义府大人。他在皇后面前多次褒扬大人处事稳健，谨慎殷勤。孰料大人所为甚失圣望，陛下如此，殊非得已。”

刘祥道至此才明白，他与李义府有着难以言明的瓜葛，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多说一句话，转身仓皇地走了。

冬雪在停了七天后，在腊月二十一的一大早又开始纷飞起来。

辰时三刻，长安西市街口的“独柳树”岗哨林立，从左右武威将军到别驾、校尉，从旅帅到伍长，一个个披甲带盔，荷弓持枪，专注地注视着前方。

朝廷要处斩宰相的消息一时成为长安的议论中心，这是自房遗爱谋反案后又一惊动京城的行刑。从昨晚子时开始，全城戒严，禁止走动，一街两行的岗哨平添了森森的杀气。宿卫士卒只要看见有人影晃动，立刻就会发出大声地呵斥；倘是感觉形迹可疑，便会立马拘捕。

上午巳时二刻，从东南方向传来车毂碾过的声音，将士们一改刚才冰天雪地下的瑟缩，一个个挺直身子警惕地朝来路张望。果然，十几辆囚车在禁卫的押送下呼啦啦地过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太监王伏胜。大刑之后的伤口，血已凝固，寒风吹过，呈现绛紫色的疤块。可他没有感觉痛苦，他的神经已经麻木，一任囚车载着自己驶过漫长的街道。

在事发当夜，胆小的王伏胜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一步一步地被审案的侍御史们引向深处，把自己作为的每一个细节都与上官仪牵扯到一起。侍御史承诺，只要他能举报上官仪谋反的罪行，就可以禀奏皇后法外开恩，留他一条活命。可是当他在“狱词”上画押之后，便没有人再去理会他了。直到遍体鳞伤的他再度被投进司宪诏狱，他才明白这是一个骗局。手抓牢房的栅门，他号啕大哭，是悲凉也是自责。

从那天起他的精神就极度恍惚了。昨夜，狱吏送来上好的饭菜，他憨笑着大嚼大咽，喝得酩酊大醉。当他被推上囚车时，依然在梦中。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忘记对上官仪的愧疚。

囚车的轮毂撞上一块寒冰，剧烈的颠簸使得车驾几乎倾覆，可他依旧浑浑噩噩，在梦中憨憨直笑，似乎不是去赴死，而是赴一场盛宴。

“后面的那个高个子是何人？”一位士卒小声问身边的伍长。

“上官仪的公子，在周王府中当差。”伍长说完，做了个打住的手势。他盯着上官庭芝的囚车，不由得感叹有其父必有其子。看！他怒目圆睁，头颅高扬，人间果真有不怕死之人。

一向十分注重仪表的上官庭芝衣衫褴褛，血迹斑斑。他自那天黎明被捕入狱后就做了死的打算，审讯中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一任各种刑具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上官庭芝至今仍不相信父亲会与李忠谋反，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武曌与许敬宗等人虚构出来的，所有的证词和狱词都是严刑逼供下成立的。所以说与不说，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还没有经历人世甘苦，就要陪着他一起上路了。

可在登上囚车的时候，他没有在囚徒队伍中见到妻子和女儿的身影。她们怎么了？是死在狱中了吗？

他十分沮丧，在心里埋怨自己太没出息，不仅没有让父亲满意的建树，死到临头了还如此儿女情长。

上官庭芝狠狠地闭上眼睛，将一切的家恨都驱除出脑际。他知道，父亲的囚车就在后面紧紧跟着，他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追随父亲。

由于系本案的主犯，羁押上官仪的宿卫比其他囚犯都要多，而且一个个虎背熊腰，凶神恶煞。但他却心如止水，很平静地看着街旁的禁卫一批批地进入目光，又一批批地滑出视线。这恰如这些年的朝廷，一批人来了，一批人走了，流水一样，他都记不清自己该属于哪一批。

他为无数人的擢拔、册封、贬谪和处死撰写过诏书，这期间有皇室的王公殿下，有自己内心视为知己的宰辅大吏，还有心怀叵测的朝廷蠹贼，也有后宫的失宠嫔妃。因此，自审案一开始，他就看透了武曌要将自己与李忠揪在一起的用心。

多少次面对询问，他报以轻蔑的冷笑，觉得这罪名编得太离谱。他曾亲自代皇上拟定诏书，贬梁王李忠为庶人，又怎么会与一个落魄而又手无寸铁的皇子谋反呢？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既然，前面走着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等为反对武曌而殉国的先驱，他的死无非就是步他们的后尘而已，所以他很淡定。

风卷着雪花，吹得他蓬乱的华发飘如芦花，睁开眼睛看，他知道刑场就在前面的“独柳树”。他咽了口唾沫，忽然发现他并不那么仇恨武曌。从长安到洛阳，他目睹了武曌应付裕如地处置朝廷内政外交上的问题。平心而论，他很感佩她的定力和智慧超越了许多男人，包括当今皇上。别的不说，单是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的几次大战，她辅佐皇上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而且连战连捷，就足以让那些狎昵厮养、骄纵失度的唐室亲王们汗颜。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力主皇上废黜了这个女人，以防李唐社稷易主。他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认为这只是尽了一个臣子的使命而已。让他感到悲凉的是，在他眼里很圣明的皇上竟然会在紧要关头方寸大乱，把君臣之约抛在一边。他死了有什么要紧，他忧心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遏制武曌那颗骚动狂野的心。

在即将赴刑的前夜，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将发生在宣政殿里的事情写成文字，托人带出狱去，他要告诉远在西陲的裴行俭和在相州刺史任上的许圉师，他是为废黜武曌而死，并非诏书上所言的谋反。

好在进牢狱的第二天，他就从狱卒口中听出了江都乡音。狱卒是当年流浪到京城，他当时就听说有一位乡里在朝为官。及至后来，当他得知他就是当朝宰相之一的上官仪时，顿时肃然起敬，为故乡有这样一位闻名遐迩的宰辅而感到脸上有光。没有想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司宪诏狱。

狱卒告诉他，说上官夫人及其家人已被流放到岭南，眼下大概已在途中了。

及至他问到婉儿母女，狱卒便摇头说不知道。上官仪在心里很自责，认为自己此生最对不起的就是夫人。

昨夜，狱卒送来一盘白切鸡、几样小菜和一壶老酒，上官仪便明白了，他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三杯酒过后，狱卒道：“与大人相识一场，乃小人三生之幸。大人有何事要托付，小人一定尽力。”于是，上官仪将写好的书信悄悄地塞到他手中。从此他再无牵挂，将那酒菜吃得一干二净，倒在牢房里大醉入梦。

在梦中他看到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他们丝毫没有老去的迹象，一个风流倜傥，手捧一卷翰墨谈笑风生；一个矜持肃然，俨然皇上元舅的傲岸。两人在一棵亭亭如盖的松树下席地而坐，面前摆着几样菜蔬酒酿！

哦！那不是自己用过的酒菜么？看见上官仪，褚遂良回首招呼道：“呵呵！上官大人何以也来赴会？来，在下敬你一杯！”

上官仪正要举杯，却不料酒杯被从身后伸过来的一只手夺去，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韩瑗！哦，站在他身旁的不是来济么？他身上的盔甲还没有卸去。

“吾等为废黜武氏而聚，正所谓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此酒岂可独享。”韩瑗爽朗的笑声在天地间回旋，旷远而又空灵，引起一阵阵回声。

来济叹道：“可惜，独缺了裴行俭……”

上官仪正要说话，忽然牢门“咣当”一声开了，他从梦中醒来，就看见牢房外站满了宿卫，一位狱吏上前为他换了一件赭色的囚衣道：“请大人一路走好。”

上官仪淡然一笑，出了牢门，朝囚车走去，脚镣在地上拉出“当当”之声。

同上官庭芝一样，他希望在上囚车的那一刻看到儿媳和孙女，尽管他觉得这孩子刚刚出世又要离去，然与其留在人世间饱受折磨，倒不如随自己一走了之。但是他没有看到她们母女的身影。是皇上忽生恻隐之心赦免了她们么？可那个武曌能容忍么？

刑场到了，上官仪被推下车，上官庭芝就站在他身旁，被两位刽子手钳制了臂膀。看见父亲，上官庭芝忽然泪水便涌流而出：“父亲！孩儿陪伴您来了。”

上官仪说着话脸色顿然就严肃起来：“大丈夫生当人杰，死亦鬼雄，为何流泪？”

“父亲！孩儿并非惧死，乃为大唐社稷而泣。”

上官仪心头一热，禁不住老泪纵横，仰天叹道：“先帝若在天有灵，当救我大唐矣！”

行刑官向监斩的施宽禀报：“午时三刻已到，请大人验明正身。”

施宽的步履有些踉跄，行刑官赶忙上前扶住。他并没有来到囚犯面前，而是远远地望了一眼就从案上投下火签，转身便回了监斩台。

王伏胜是在没有任何知觉下被砍去头颅的。

轮到上官庭芝时，他已不再流一滴眼泪，转身看一眼上官仪说道：“父亲！孩儿先行一步了。”言罢，他挺直身子，对刽子手道，“来吧！痛快点！”

那一双愤怒的眼睛让刽子手举起的刀有些颤抖，他不再有任何犹豫，一道寒光闪过，上官庭芝的头颅落进雪地，脖颈间喷出一股热血，糊住了刽子手的眼睛。

上官仪看着儿子圆睁怒目的头颅，仰天长笑：“庭芝吾儿，真人杰矣！”

刽子手一脸惊慌，手中的刀被狂放的笑声震落。上官仪看着刽子手的仓皇，放声大笑道：“老亦死，死于国亦死，岂不痛快？哈哈哈……”

上官仪的死成了覆盖在大唐朝野的漫天乌云。大臣们人人自危，生怕一句错话引来杀身之祸，朝会上几乎都唯李治与武曌之命而是从。

对这种现象看得最透还要数司空李□，从永徽初年回到京都后，他目睹了房遗爱谋反案和为废立皇后而一代代宰相倒下的严酷现实，从褚遂良到长孙无忌，他几乎参与了所有案件的审理，即便置身事外，李治也是多次遣人上门征询他的谏言。他有时也常常为自己要紧关节的退守而惭愧，但也只是瞬间一念，他很快就能找到原谅和开释自己的理由：“与其为一个女人的去留而争锋，不如为效命疆场而尽忠。”

因此，尽管他对上官仪谋反一案存有疑虑，却从未在李治面前说出一个字。相反，当他与皇上在宣政殿叙话时，总是会顺着皇上的意思回话。

有一天，李治问道：“朕闻炀帝拒谏而亡，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于今竟无谏者，何也？”

李□很快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他记得上官仪刚刚入狱时，皇上曾遣人问政于他，他也明白皇上不甘于将上官仪送上断头台，但他还是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二圣’诏命，臣之规范，唯从而已。”

后来许敬宗告诉他，皇后对他的回话十分满意，甚至要群臣效仿他的作为，忠于朝廷。

现在面对皇上暗含的批评，李□丝毫没有惊慌，似乎他早已准备好了说辞：“陛下何须自责，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呵呵！”显然，他对李□的回答不尽满意。然而这话冠冕堂皇，似乎也无懈可击，李治只有一笑了之，将话题转到新的任吏上来，“上官仪伏法后，相位实缺，依爱卿之见，何人可以入阁？”

李□想了一会儿道：“司戎太常伯姜恪可当此任。他因战功而入相，朝野不会有非议。”

李治点了点头，在几天后的朝会上，姜恪便被任命为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

依理，上官仪的死除去了武曌的心腹之患，她应该心境舒畅才对，可刚

过了正月，她的旧病就再度复发。特别是去了掖庭见过上官庭芝的妻子荣儿和女儿婉儿后，她的病就益发重了。

几乎是在上官仪父子赴刑的那个上午，武曌传张尚宫前来问婉儿母女的状况。张尚宫回说她们已到掖庭一个多月了。

“人言上官庭芝的女儿生得玲珑俊俏，所谓有其母必有其女，本宫倒要看看这上官仪的儿媳究竟为何方天仙。移驾掖庭。”武曌便去了掖庭。

听说皇后驾到，掖庭令急忙率左右丞和暴室丞前来迎接。

尽管武曌回到京都后，从来没有到过掖庭，可她对这里并不陌生。永徽六年，就是她下令将软禁在这里的废皇后与萧淑妃断臂置于瓮中的。不仅如此，她还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囚禁在这里。

被宫娥和太监簇拥着穿过掖庭甬道，联想起一个月前那个深夜发生的事，她不禁有些后怕，若非王安深夜告密，也许她此刻就在这里遭遇折磨了。

掖庭令是在永徽六年后接任的，大家对这里曾发生的一切都讳莫如深，所以他对前事知之渺渺。当武曌的目光停留在一间幽暗的房间前时，他急忙上前禀奏道：“娘娘，此为失宠嫔妃之居处。”

“哦！你可知关过何人？”

“这……微臣……来得晚，也不清楚，只是听职守多年的老太监说过，似乎是一位废皇后。”掖庭令支吾道。

“谁要你说这个？”武曌一个激灵，忽然觉得风有些冷。她裹了裹凤袍，转身向前走去。

掖庭令吓出一身冷汗，忙不迭地上前道：“微臣该死……”

“婉儿母女现在何处？”过了一会儿，武曌的脸色便缓了过来，问道。

掖庭令道：“罪臣之妻，微臣罚她在后院做苦力去了。”

“传她到前厅来见。”

“微臣遵命！”

掖庭令去了不一会儿，便引着一位怀中抱着女婴的少妇进来了。她虽然着了苦力衣衫，却洗得干干净净，通体透着官宦人家妇人的知书达理。一进厅中，她先自跪下道：“罪臣之妻荣儿参见皇后娘娘。”

“抬起头来。”武曌令道。

那女子缓缓面向武曌，不卑不亢，果然生得温婉淑媛，眉目清秀，气度不凡。武曌惊异之余，想如此女子若是进了宫中，不定会惹出多少风波，转念又可惜她落在了罪臣之家。

“张尚宫！将那婴儿抱来让本宫瞧瞧。”武曌很快从荣儿的脸上察出惊慌，遂补了一句话，“你不必惧怕，上官仪伺机谋反，罪在不赦，然婴儿无辜，本宫也曾有过一女，可惜早殇，故而对你怀中婴儿生了怜悯。”

荣儿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婉儿递给张尚宫。

武曌抱着婉儿细细打量，这孩子生得玉儿一般粉白嫩红，淡淡的弯眉，宛若三月青杏，煞是可爱。婉儿对她也没有陌生感，逗一逗就“咯咯”地笑，仿佛懂得大人的疼爱似的。

武曌忽然想起母亲曾描绘过自己儿时的容貌，与婉儿在时的模样何其相似，那情感渐渐地就由怜悯转为喜欢，也许十四年后，唐宫里又会站着一位当年的武媚。

“她叫什么名字？”武曌不由得问道。

“启奏娘娘，婴儿名叫婉儿。”

“婉儿？”武曌将婴儿还到荣儿的怀里，“好名字！今日就到这里，你下去吧。”

荣儿向武曌深深施了一礼便出了门，想公公与丈夫此时正在狱中受难，她纵有千般怨恨也只能压在心头。其实身在掖庭的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武曌说话的当儿，亲人们已倒在血泊之中了。

武曌一直盯着荣儿的身影消失在甬道暗处才回过头来，她对掖庭令道：“这孩子生得聪慧伶俐，将来必有造就，你须好生照管，不可为难她母女。若敢违旨，本宫定不轻饶。”

掖庭令急忙应道：“微臣遵旨。”

“好了！本宫要回去了。”武曌说着，站起了身，张尚宫立即上前搀扶着她出了门。

掖庭令将武曌送到轿舆前，她正要踩着一位小太监的背上轿，忽然一阵冷风吹来，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但她并没有在意，处在人生巅峰的她，自认鬼魅不敢近之。

当晚洗漱一毕，她上榻看了一会儿《华严经》，便不知不觉地歪在枕上入了梦乡。她先是被两个厉鬼牵着在天地间漂游，接着来到一条深山古道，血水流淌，乌鹊群舞，从血河中站起一个个魂灵，都是死于刀下的当朝臣僚，而走在最前面的一对拖着沉重镣铐的赭衣囚徒，不正是被处

决的上官父子么？他们脸上似乎没有怨恨，而从胸腔中发出的声音恰如闷雷滚过长空：“武曌！你窃国篡权，残害忠良，欺君凌下，必无好报！吾等生前不能废你，即便到阴府也不饶你！”

冥冥间，她的脖子被套上绞索，两个厉鬼依照上官仪的吩咐用力向两旁拉。她顿时胸闷气短，一激灵便走出了梦境，浑身冷汗淋漓。

武曌朝外面喊道：“张尚宫！”

张尚宫进来，见武曌满眼的惊惧，知道她又做了噩梦，急忙上前扶着她靠榻坐了，安慰道：“娘娘定是劳累过度，等奴婢传太医前来诊脉开药，安神补心。”

但接连服了几剂药，武曌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益发加重了。太医们每听蓬莱殿召见，都提心吊胆，做了与家人诀别的打算。

武曌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病因，长安再度让她烦不可耐，让她离心日增。终于，二月的一天，她向李治提出要回洛阳去。

这一回李治没有执意留在京城，上官仪的死在他的心里拉开了难以弥合的伤口。他也需要暂时作别这伤心地，调解一下心境。

这样，在春分到来之前，他们又带着朝野班署，返回洛阳，这回她没有再住进洛城殿，而是搬到了新起不久的合璧宫。

趁上官仪一案李治示软的余波，武曌在离开长安前，严令韩国夫人母女留在长安。李治心里虽然负气，却也没有干涉。

皇宫的生活回到了既定程序，朝野奏事仍然先由皇后听取，再转奏给李治。

武曌一回到洛阳，俨然换了一个人，处理起政事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精恰得当。

一天，司戎太常伯、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姜恪来奏，说显庆五年皇上曾任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尉，协助都督刘仁轨召集余部，安抚地方，共御高丽。可其因百济与新罗国素有世仇，至今不敢渡海履职，滞留在洛阳。

藩国不宁，圣朝岂安？武曌要姜恪传话给扶余隆，令其遵旨回国。她又向李治提议，诏命刘仁轨说服新罗王法敏与扶氏释却旧怨，若是再起战事，圣朝必重兵伐之。五月，扶余隆在唐军的护卫下回到熊津。八月，经过刘仁轨几个月的斡旋，扶氏终与新罗在熊津城结为同盟。

入秋以后，李治登基以来第一次泰山封禅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刘仁轨遵照朝廷旨意，邀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等藩国使者渡海来到洛

阳。消息传到高丽，高丽君臣经过廷议，以为尽管唐朝未邀，然亦不能无礼，也不甘人后地派来了使者。

面对这样一场封禅大典，武曌的心也没有闲着，政事之余，她用了很大的精力听取许敬宗向她讲述历朝封禅的故事。她发现自秦始皇封泰山以来，历代的大典都是男人主祀。这让她感到不公，为何女人就不能参与祭祀封禅大典呢？

许敬宗立即领会了皇后的心思，道："微臣编修国史之日，每读汉武封禅之旧事，亦有同感。况当今'二圣'临朝，国威远播，四夷来服，皇后奠献，不唯正当其时，且人心所向。"

于是，十月十五日，武曌亲向李治上表，极言命妇奠献之利："封禅旧仪，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率内外命妇奠献。"

表奏送达武成殿，李治就有些为难。他先是召来司礼太常伯刘祥道询问，刘祥道因上官仪一案被罢，惊魂未定，一听就知道是武曌向旧制发难。于是他支支吾吾，莫衷其事。于是李治又召来许敬宗，他直截了当道："自古封禅，本无定制，全在当朝。微臣以为皇后奠献，乃我朝幸事，陛下当诏准。"

李治于是明白了，许敬宗必是先在皇后那里讨了口风，故而谏言与表奏如出一辙，他甚至怀疑这表奏就是许敬宗草拟的。

第二天朝会上，李治要刘祥道会同司宗寺（宗正寺）、同文寺（鸿胪寺）、司祠（祠部）就封禅诸事集议，却没有就命妇奠献说一句话。退朝以后，他立即要李荣召已恩准免朝的李□进宫问话。

"皇后表奏，明春泰山封禅由她率命妇奠献，朕孤陋寡闻，爱卿有何见地，可直言之。"

李□沉吟良久，却并如李治所要求的直言，而是讲了一段汉武帝封禅的故事："当年武帝封禅时，曾问计于太常博士，或曰'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或曰'不与古同'。大哉汉武，摈弃旧说，驾行岱岳，大典俨然，刻石勒碑，遂成千古佳话。夫因革损益，天地常理，况乎我朝旷代盛兴，四海偃然，遐迩一体，垂拱平章。皇后颖睿，气度不凡，奠献亦无不妥。"

"哦！依老爱卿之言，皇后表奏应予恩准？"

李□虽然年迈，心里却十分明白，知道皇上挡也挡不住，不过寻一个台阶下罢了。他这一番话，等于送了顺水人情。

果然，第三天的朝会一开始，李治就下诏——

禅社首以皇后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封禅坛所设上帝、后土位，先用蒿秸、陶匏等，今宜改茵缛、罍爵，其诸郊祀亦宜准此，自今郊、庙飨宴，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阵之乐。

十月二十八日，李治留太子监国，偕皇后及参与封禅大典的中、西、东台宰辅、各司公卿，从洛阳出发去泰山。沿途从驾的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互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率其扈从跟随，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塞道路，喧嚣非常。许敬宗走在朝觐队伍里，不禁感慨，大唐神威，逾秦汉甚矣。

皇上与皇后的车辇前有仪仗开道，后有羽林卫护驾，车队两旁又以骑射夹道，数十里外，即可闻鼓噪马嘶，气势十分恢宏。波斯国、乌长等国的使者第一次跟随大唐皇帝出行，一个个瞠目结舌，由衷地感叹。

这是自并州省亲后，武曌最畅快的旅程，她尽情地享受着沿途州府的高接远送。每一个州都派了精明干练的知顿使安排皇上、皇后途经本地的食宿、通途。

这也是一路感知天地的旅程，皇上与皇后每到一地，当地的州刺史们都尽其所能地推介辖内的名胜古迹。

十一月，李治与武曌的车驾来到濮阳。濮州刺史为帝后接风后，又亲自陪同皇上游览了五帝庙。

李治偕武曌漫步在殿宇古林间，感知上苍的浩浩恩泽，追思大唐文明隆盛渊源，流连忘返，竟不知暮色渐沉。李治问身边的臣僚道：“濮阳谓之帝丘，何也？”

窦德玄紧随在皇上身边，见李治把目光投向自己，他的脸立刻憋得通红，低下头道：“微臣孤陋寡闻，确不知其里。”

许敬宗在一旁听了，心里暗笑这些外戚只知道花天酒地，遂上前道：“陛下，此地乃颛顼所居圣地，故而谓之帝丘。”

武曌听了就分外高兴，趁机说道：“古人云‘不学，其见不若盲’，窦爱卿当效许爱卿刻苦自励，以达天性。”

窦德玄很惭愧地揖手道：“微臣汗颜。当遵皇后旨意，学而不厌。”

许敬宗很得意，他乐颠颠地移步与步履蹒跚的李□并肩行走，并说道：“大臣不可以无学，下官见窦大人不能应对皇上之问，实在羞愧。”

他原以为李□会顺着自己的意思说出一番褒此贬彼的话来，孰料李□却道：“许大人多闻，信美矣；窦大人之言亦善矣。”

许敬宗闻言脸上流露出不屑，心中骂了声老滑头，便径自追赶皇上的脚

步去了。

这样，走走停停，等到了泰山脚下的齐州，已是麟德二年十二月了。一行人马歇息十日，才出发来到泰山脚下的博县。

时间抹去了上官仪之死给李治与武曌带来的隔膜，几个月来，他们第一次住进同一行宫，并且再度回到了当初那种依偎的浪漫时光。

他们都暂时地抛却了身上的光环和外衣，而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本真的男人和女人，去感知狂欢、沸腾和快感，甚至在隆冬的季节把自己折腾得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对武曌来说，情欲的饥渴远比因朝事歧见而生的夫妻龃龉更让她难受，在这个粉色的夜晚，她宣泄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温情和魅力，以抚平前些日子横在他们面前的沟壑。直到更漏过了卯时，两人才渐渐地感到了疲倦。

武曌躺在李治身旁道："眼看岁尾在即，看来今年的春节该是在泰山过了。"

李治抚弄着武曌的长发，惊异于她驻颜有术。这头发乌黑油亮，与那些刚刚进宫不久的宫女一般无二。

听着武曌的呢喃，李治点了点头："无论在何处过年守岁，皆如京都。"

武曌从这话里感知到了李治的振作，道："臣妾以为开春封禅最好。一年之计在于春，阳气升腾，万物萌生，皇天后土的恩泽都在春日了。"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明日就让刘祥道传旨下去，正月举行封禅大典。"

"臣妾率命妇亚献，开旷古新举，可不愿意仓促应付。"

"据朕所知，尚衣局已经为朕与皇后置了祭服，华美而典雅。"

……

东方既白，从山谷里传来破晓的鸡鸣时，两人才沉沉地睡去。

一觉醒来，太阳跃出海面，将灿烂的光芒洒向每一道山峰，李荣和张尚宫站在帷帐外轻轻地呼唤。武曌很欣慰，昨夜她睡得很沉、很香，没有再看到索命的厉鬼……

这一天，刘祥道奉命到泰山查看祭坛修筑情况，齐州刺史先行到达等候。两人沿着山道一路漫步，先看"封祀坛"，再看"降禅坛"，最后登顶查看"登封坛"。

"封祀坛"在泰山南路四星处，为圜丘状祀坛，取法"帝丘"之意，上面置了从东西南北采来的五色土，以表大唐社稷"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之

意。其中东方为青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

忽然，刘祥道在“封祀坛”旁看到一道石碑，问齐州刺史道：“此碑是何人所立？为何双石同座，覆以石盖？”

刺史回道：“此事乃显庆五年皇后差遣许敬宗大人监立的，取名‘双束碑’，以表明皇上与皇后并立天下，共治四域。”

“哦！”刘祥道记起来了，那一年皇上的确曾有过封禅泰山的打算，只是因为天灾而搁浅，那也是皇上头风病重，皇后主政的日子。只是他没有想到，皇后竟然早在五年前就把“二圣”临朝碑记在泰山之侧了。也许从她回到京城那一天起，就一直为之而苦心孤诣着。

刘祥道终于明白皇后为什么表奏皇上，一定要率命妇亚献，她要通过这场大唐盛事让天下百姓都知道，大唐不仅有一位威加海内的皇上，更有一位胸有韬略、不让须眉的皇后。

这女人的心机太过玄微，刘祥道不敢往深里想，随即说道：“还是皇后虑远啊！”

新春的爆竹送走了温馨可意的除夕，迎来阳气直升的正月。正月十三，一场盛大的封禅大典在泰山下拉开帷幕。

辰时一刻，太阳冉冉升起，泰山主峰和西南方的社首山，沐浴在绚烂的阳光下。“封祀坛”前，数百名朝臣、几千名羽林卫和附近的百姓庄严肃穆地站在场上，一双双目光投向修葺平整的大道，等待着皇上与皇后的到来。

辰时二刻，李治与武曌庞大的车队终于进入人们的视线，场上立即爆发出海浪般的山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皇后千岁千千岁！”

李治走下车来，旁边是皇后武曌，这种“二圣”并立的情景立即引起百姓的注意，有人在下面偷偷议论：

“看皇后的气度，比皇上还要轩昂。”

“不要胡乱揣度。江山万里主于一人，何来并立一说？”

但他们的议论比起欢呼声，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头一天，皇上与皇后已在“封祀坛”前祭祀了上帝，今日他们将登上峰顶，在“登封坛”封玉牒。

泰山县令为“二圣”准备的轿舆早早地停在了山下，精壮的轿手轮流抬着

两挺轿舆，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缓缓而上，每个人都心弦紧绷，生怕颠着了皇上与皇后。

上山的速度也是极为讲究的，等来到“登封坛”前，恰好是巳时三刻。

登封坛四面出陛，站在坛前俯视山下，群峰逶迤，奔涌如浪；松柏苍郁，碧涛滚滚，祭场上的人宛若群蚁，密密层层。

在乐师演奏的洪大的“庆善乐”声中，奉常寺官员代皇上献“太牢”，然后，全场乐声静止，宣读祭文。李治从南面的阶陛升坛，将一封事先写好密封、藏于玉匮的玉简文书置于坛内石碱。据说这玉简文书是皇上禀报上帝的文书，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外人莫能知之。

待皇上被执事引导退下后，就进入皇后率六宫嫔妃升坛。只见一群宦官举着锦绣织就的护帷，引导她们从北面的阶陛来到坛前，将盛在金匮中的、缠以金绳、封以金印的玉简文书奉给配帝的石碱。

武曌分外肃穆，在将玉简文书藏进石碱的那一刻，她许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祈愿，期待有一天撤去竹帘，堂堂正正与李治一起坐在朝堂，听百官奏事，接受各国使节的朝拜。

她今天的服饰也分外耀眼，着了一件大红色凤袍，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站在嫔妃们前面，显得卓尔不群。

做完这一切，她在宦官护帷的遮掩下绕坛一周来到李治身边，与他一起观看下面的节目。

嫔妃们亦步亦趋地跟在皇后身后，连大气也不敢喘。王皇后、萧淑妃的惨死梦魇一样伴随她们走过了这么多年，她们早已不敢奢望能沐浴皇上的雨露，要不是武曌安排了这次亚献，她们恐怕今生再也无缘见皇上一面了。

接下来，奉常寺的祭祀官员酌酒入爵，再奉给皇上与皇后洒于地上，以为敬天之意。伴着阵阵的酒香，太乐署的歌者踏着鼓吹署乐师的旋律，登台献歌。

这一切，对武曌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她看重的是自己以皇后的身份出现在封禅大典上。而更重要的是，她超越了长孙皇后，真正将“二圣”临朝的局面呈现在天帝面前。

第三天，李治与武曌又降禅于社首山，祭祀后土。

第四天，李治与武曌在行宫接受朝臣与各国使节的朝觐、朝贺。来自波斯、乌长、高丽、倭国的使者因为这次大殿而对文物隆盛大开眼界，纷纷拜倒在“二圣”面前，发出“天朝万岁”的呼声。

武曌很欣慰，不久，“二圣”并立的消息将通过这些使节传遍海外。

也就是在这一天，李治接受武曌的谏言，改元乾元，大赦天下。

孙处约为皇上拟定的诏书这样写道——

制曰：岁逢吉年，国遇改元，赐文武官阶、勋、爵。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马、县令、妇人郡、县君；七十以上至八十，赐古爵一级。民酺七日，女子百户牛酒。永流罪者不在其列……

大典落幕，喧哗散去，可武曌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从被太宗发配到感业寺，她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在泰山顶上成为朝野敬畏的巅峰。平静下来时，她常常想到年过七旬的司空李□。每一次，都是他在紧要关头为自己扫除障碍。

这一天午后，她应齐州刺史的邀请，与皇上一起游览城内的大明湖。她还特地召李□陪同，并乘坐了一条画舫。

湖水涣涣，碧波荡漾，远山如黛，层楼叠翠，这让武曌心旷神怡，情绪分外明朗，话自然地就多了：“听闻老爱卿故里距齐州不远？”

李□忙回答道：“回皇后娘娘，老臣乃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东明县东南）人也。”

武曌的脸上立即溢满了笑意，对李治道：“老爱卿戎马一生，老当益壮，白首霜心，功在大唐。皇上不是还要赴曲阜祭孔么，臣妾以为当中途转道曹州，以圆老爱卿还乡省亲之愿，也彰陛下体恤臣下之心。”

李治觉得武曌的谏言不唯及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愿，遂赞同道：“此议甚好，烦劳皇后传旨给窦德玄、刘祥道和许敬宗，就说朕要取道曹州，亲往司空故里宣慰老爱卿。”

皇上与皇后的这番话让李□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样回应。良久，他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地跪倒在船上道：“老臣谢‘二圣’隆恩！”……

第二十六章

中秋夜心事各怀

蓬莱殿蕊儿折枝

乾封元年二月，刘仁轨被诏回京，任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

自显庆元年因查处李义府一案被排斥出京，至今整整十年。他一直在海对面的高丽、百济，先后参与了显庆五年的唐灭百济大战、龙朔三年的

驱除倭寇、救援熊津都护刘仁愿的白江口大战。

时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的上官仪即刻将战报送至皇上案头，陈明当年冤情。李治随即厚加褒奖，并遣使渡海劳军。

那诏书就是由上官仪拟就的，当朝廷使者在熊津都督府宣读诏书时，六十二岁的他面西而跪，怆然涕下，高呼："陛下圣明，臣死无憾已！"

远征归来，长安已非昨日。不唯太极宫旁又扩建了大明宫，令他最为伤心的是曾在艰难时世中屡次为他伸张正义的上官仪已魂销人去。抚摸着西台署的旧案，似乎还残留着故人的余温，刘仁轨神伤无语。

其实，他与上官仪实在说不上私交。永徽年间，他在门下省任给事中，具体负责审议封驳诏敕奏章，秩禄正五品；上官仪在秘书省任少监，主要掌管经籍图书。在官署林立的长安，常常相逢而不相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由于涉足李义府的案子，他们才得以彼此知悉。

世界上最辽阔的是人心，最敏感的也是人心。对社稷的忧患，对大唐的忠诚，让他们冲破藩篱走到了一起。

在百济驻军的日子里，他本来是有许多话要对上官仪说的，可现在他只能托云霓带去他的思念了。

皇上已飞报长安，他在曲阜拜谒孔庙，并至亳州拜谒老君庙后，只在东都停留六日即返回长安。皇上要他执位以待，并过问西台诸事。

人生苦短，岁煎人寿。屈指算来，他已是六十六岁的老者了。他明白自己为朝廷效力已时日无多，因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每日准时来到大司宪署，如在军中一样一丝不苟，他不能对不起上官仪。

这是三月的一天辰时，当他来到西台署时，几位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正聚集在一起，他们见刘仁轨到了，纷纷上前迎接，刘仁轨急忙还礼。进入署中，他见每个人脸上喜不自胜，不免感到诧异，问道："何事让诸位喜上眉头？能否说来老夫听听？"

"刘大人，李义府已死于嶲州。"一位谏议大夫说着，上前将一卷文字递了过去。刘仁轨展开一看，是李义府写给皇上的一首诗，题为《在嶲州遥叙封禅》。刘仁轨虽不懂诗词，亦觉得文采斐然——

天齐标巨镇，日观启崇期。岩峣临渤澥，隐嶙控河沂。

眺迥分吴乘，凌高属汉祠。建岳诚为长，升功谅在兹。

帝猷符广运，玄范畅文思。飞声总地络，腾化抚干维。

瑞策开珍凤，祯图荐宝龟。创封超昔夏，修禅掩前姬。

东后方肆觐，西都导六师。肃驾移星苑，扬罕驭风司。

……

特别是“创封超昔夏，修禅掩前姬”、“东后方肆觐，西都导六师”几句，极言皇上与皇后封禅名逾三皇五帝，功越秦皇汉武。但刘仁轨看得出来，这诗分明就是写给皇后的。何谓“修禅掩前姬”呢？自秦皇汉武封禅以来，未闻有皇后亚献的，武曌当属第一人。

刘仁轨顿生感喟。单凭才情，无论是许敬宗还是李义府，恐怕这个朝堂上没有几人可以媲美比肩的。可他们的德行，又该是多么令人不齿。他合上诗稿，有些感叹道：“一首诗不值得诸位如此弹冠。”

这时候，就听臣僚中有一人道：“大人有所不知，今春朝廷改元大赦天下，李义府以为止水复波之机到来，遂向皇上进了这首诗。孰料皇后旨意，长流之人不在此列，李义府闻讯，当夜吐血而亡。”

刘仁轨“哦”了一声，抬头看去，却是西台舍人源直心。他记得那年奉命渡海为苏定方大军运输粮草，途遇海风，船沉粮没，消息传至京都，李义府乘机谏言皇上，将他拘捕入狱，正是这位源直心替他辩冤。十年归来，他却仍在舍人之位上，这让他不免欷歔。

“昔日李义府恃宠弄权，朝野自危。及其触怒龙颜，贬为庶人，人心大快。今见大赦，又闻此诗，疑其又东山再起。至知其无望而终，故而庆幸。”源直心又近前一步道。

“哦！老夫不知，臣僚惧李义府甚于虎矣。”

刘仁轨发现，就在大家众说纷纭的时候，有一人却沉默不语地坐在角落里。那不正是当年奉李义府之命，赴百济拘捕自己的监察御史袁异式么？记得袁异式到百济后曾对自己说，“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为计。”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他逃亡海外。他婉言谢绝了袁异式的提示说，“丢失粮草，过在自己，国有常刑，公依法弊之，在下无须逃命。若使遽自引以快仇人，窃未所甘。”他当即自戴枷锁，由袁异式押回京都。

也许袁异式还记着这件事情，内心很不安吧！刘仁轨来到他面前，先施了一礼，继之说道：“久违了，袁大人。”

袁异式十分惶恐地起身还礼道：“大司宪施礼，折杀下官了。”

刘仁轨笑了笑问道：“大人为何在此沉默不语？”

“这……”

“老夫知道，大人还在为当年之事纠结，大人不必郁郁在心，你不过奉命行事耳。”

众人都为刘仁轨的大度而感佩，纷纷说道：“大人久在海东，戎马倥偬，今日无事，大家不妨小聚，一则为大人接风，二则为庆李义府之死。”

刘仁轨忙摆手道：“各位大人的心意老夫领了，然前者将军戍边，乃为天职，回京履职，恩在皇上，无须滋事张扬；后者虽罪恶昭彰，然人去事亡，何来相庆一说呢？”

这高风亮节让袁异式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几天，他趁空闲力邀刘仁轨小坐。刘仁轨心知如果不应邀赴宴，袁异式的心结永远不会打开，于是他欣然前往。席间，刘仁轨饮下袁异式的敬酒之后，将酒觞掷于地面摔得粉碎，慷慨陈词道：“老夫若念畴昔之事，形同此觞。”

袁异式一步上前，拱手道：“大人度量让下官惭愧，下官不才，愿以臃肿之姿追随大人。”

这话余音未散，四月底，李治便偕皇后从洛阳回到了长安。

五月初的朝会上，司戎太常伯、同西台三品的姜恪禀奏道：“陛下，高丽国大莫离支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他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南产知留守事，孰料有人趁机向男建、男产进言，说男生素来厌恶两位兄弟，意欲除之，不如先为之计。于是，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男生。男生走保别城，派遣其子献城到熊津向朝廷求救。”

李治向刘仁轨问计：“爱卿久驻熊津，依卿之见，当如何处置？”

“我军久攻高丽不下，皆因泉盖苏文父子挟国君以令臣下，抗朝廷而肆恣为，泉氏兄弟反目，此正我伐高丽之良机。”刘仁轨便趁机建议。

这时候，就听见武曌在帘后道：“刘爱卿所言甚是。本宫以为渡海为战，不唯传输不易，且人地两生，倘能借重男生之力，岂不事半功倍？”

这是刘仁轨第一次听武曌论兵，便由衷感慨皇后知兵之精、善断之睿，就跟着道：“皇后娘娘所言真乃制胜之道，微臣也以为解男生之围，莫过于借力还力，以彼攻彼。”

姜恪也对皇后谋断极为赞同，不仅仅是这一次出兵高丽，多年来每每朝堂议军，皇后总有不凡之见，对天下军势了然于胸。姜恪正思忖间，从帘后又传来武曌的声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本宫以为出师有名才可制胜。故当以安抚为号，方能赢得人心，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在朝臣们的惊诧声中，李治又道：“皇后之言，正合朕意。传旨，以右卫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将兵救之；以泉献城为右武威将军，充当向导；以右金吾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道总管，共讨高丽。”

退朝以后，姜恪并没有立即回署中，却来到宣政殿对李荣道：“烦请公公

禀奏陛下，就说下官求见。”

“陛下此时正和皇后说话，请大人于塾门少待。”李荣回道。

其实这会儿武曌正就宰相人选向李治进言。说是进言，实则是商榷。自上官仪被诛以来，这已是司空见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武曌一言定局。

“不知陛下可知李义府在鸷州已忧愤而死了？”武曌话音里带着惋惜，“论才气，李义府不在许敬宗之下，然则他不能自律，终于自毁，殊堪为训。”

李治点了点头，他为武曌没有对李义府之死耿然于心而欣慰。现在刘祥道又因上官仪一案受到牵连，被罢知政事，右相一职空缺，他需要就此征询皇后的意思。然而，没有等他开口，武曌倒先说了：“臣者，国之辅也，相位不可一日或缺，臣妾认为刘仁轨足以胜任。”

朝堂议兵，刘仁轨韬略在胸、见地非常，给武曌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心中把他与前任几位宰相做了对比，觉得他不唯兵法熟稔，且治政有思。她还读过他向朝廷上的几份表奏，都言之成理，直陈所见。

她暗暗打量李治的表情，就知道他与自己不谋而合了。果然，她在李治那里看到的是频频点头：“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朕明日就召乐彦玮进宫拟定诏书。”

“陛下知人善任，臣妾欣慰之至。”见李治今天心境愉悦，武曌适时而又恰切地将自己思谋已久的心事说与他听，“冤家宜解不宜结。臣妾自泰山归来，久思武氏一门，虽同父异母几位兄长曾对家母无礼，然毕竟时过境迁。臣妾姐妹三人，姐姐已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妹适郭孝慎，惜哉早亡。余者赖陛下圣恩，皆以公卿。臣妾有意由母亲出面于府中设宴，叙血脉之缘，释往日之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李治笑了笑道：“皇后此虑甚周，朕早有此意。如此，则定国公（武士彠）当含笑九泉。朕明日就命司宗寺会同内侍拨付钱币，以为资费。”

闻言，武曌的脸上就绽开了暖暖的笑意，她急忙谢过李治，道：“臣妾之家宴，不用府库资财，朝廷为荣国府所拨用度足以开销。”

李治就为武曌的通达而感动：“皇后所为足为楷模，朕心甚慰。”

见时间不早，武曌便起身告辞，移驾蓬莱殿去了。这是上官仪一案之后，李治与武曌少有的坦诚，也让李治对武曌的郁结渐渐散去。

武曌走后，李荣进来禀奏道：“陛下，姜恪大人求见。”

李治闻言皱了皱眉头，心想出兵高丽之事，朝堂已经议决，他还有何事

来见？但出口的话却道：“宣他来见。”

姜恪所奏和刘仁轨有关：“臣在司戎任上多年，辅佐‘二圣’西击突厥，东伐高丽、百济，赖陛下神威，边城捷报累进。然臣年事已高，自知力不从心，今刘大人还朝，微臣有意辞去大司戎之职，由他来做，于私于国两利，还请陛下恩准。”

李治停下笔，看了姜恪许久，不禁笑了：“请问爱卿，君与刘爱卿谁为长？”

姜恪一愣，进殿时他只管陈言，却未详细算过，现在皇上询问，他才在心里计算了一番，倏然赧颜道：“刘大人长微臣三岁。”

“哈哈哈！”李治大笑，“长者老当益壮，而次者却言老迈。何也？”

“这，微臣……”

李治截住姜恪的话头道：“爱卿不必谦让，刘爱卿忠厚，严于律己，恭谨好学，筹谋策划，皆有方度。朕另有任用，请不必多言。”

“陛下！微臣……”姜恪还要说话，李治挥了挥手道，“爱卿让贤之怀堪赞，司戎乃军务枢机，爱卿不可掉以轻心。”说罢，他就埋头批阅奏章去了。

从宣政殿出来，姜恪一身热汗，然而，他回署中的脚步却是轻快而又迅捷的。

七月，朝廷的诏书下来了，刘仁轨以大司宪兼检校太子中护之职，又被任命为右相……

转眼又是八月，眼看暑流消退，秋云浩空，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一天天地临近了。

这一天，内府监武元爽来到司宗寺探访兄长。兄弟坐定，丫鬟上了香茗，便打开了话匣。

武元庆了解他的性格，借着内府监的职务之便，喜欢走街串巷，名为朝廷置办器物，实则中饱私囊。外人慑于皇后之威，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登门来访，绝不仅仅是讨一杯茶吃。

果然，武元爽放下酒杯，从怀中拿出一纸信函道：“兄长也收到此物了吧？”

武元庆看了一眼道：“你是说杨氏邀我等中秋饮宴之事吗？我当然收到了。”

“兄长如何看这事？”

武元庆呷一口茶，喉咙清爽了许多：“倘若为兄没有猜错，此定非杨氏主意，乃出于武曌之口矣。”

“哦？兄长何以见得？”武元爽往前挪了挪。

“所谓欲出行者，先观天色；入宦海者，先闻政声。自‘二圣’视朝以来，李义府忧愤而死，许敬宗春秋日高，老迈不堪，武曌欲固其位，必先强其枝，此时当然会想起你我兄弟。倘是为兄没有猜错，唯良、怀远亦收到了杨氏信函。”武元庆挤了挤眼睛。

他说的武唯良、武怀远乃武曌伯父武士让的两个儿子，一个官至司卫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一个任淄州刺史。

武元爽“啊”了一声，似乎明白了：“老太太是要借血缘关系为武曌培植党羽，与李氏抗衡。”

“然也！”武元庆起身给杯中续茶，继续分析情势，“贤弟忘了，武后初立之时，曾向陛下进《外戚诫》，极言外戚之患，恳请对我等严加管束，不可以宗亲而姑息放任。因此，你我兄弟至今官不过四品，宅不过二处。今日她忽续宗缘，岂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用心昭然也。”

武元爽不得不承认兄长见识之明，两人忆起显庆四年武曌还乡时遭受的冷落，犹感气愤难平。可他们也都有一个感觉，经过上官仪一案，武曌愈益专权，连皇上都让之三分，况他们并非重臣，硬顶恐非良策。

“那依兄长之见，我等赴宴否？”

武元庆道：“不管杨氏出身如何，然毕竟是我等继母，若断然拒绝，势必引祸。过几天怀远也要归京，到时再商量应对。”

最后兄弟俩商定，宴还是要赴，至于杨氏图谋须当警觉，绝不可轻易为人所用。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中秋节前夕，武怀远从淄州归京。他倒是自觉今非昔比，先去拜见了皇后，并献上淄州特产，然后才来看望两位堂兄长。

兄弟经年未见，武元庆在府中设宴招待。席间，武元庆问皇后近来的心境。他说皇后对所献美食欣然接受，而且反复叮嘱要他们到府上来看望两位兄长。

“呵呵！”武元庆举起酒觞，邀三位兄弟共饮，接着，就把一个他们很少去想的问题提到了大家面前，“诸位可记得王皇后当年邀武曌回京之事吗？诸位再想想，你我兄弟比之李义府与皇后之交如何？”

见众人摇头，武元庆继续道：“王皇后谏言陛下召武曌回京，结果死

于‘醉骨’；李义府助纣为虐，结果武曌弃之若敝屣，死于鬻州；郭行贞助其做‘厌胜’之术，事过亡命。前车之鉴，犹未远去，况我等当年与杨氏有隙久矣，大家不可不防。”

经这样一点拨，大家都觉得去赴宴有些为难，纷纷要武元庆拿主意。武元庆仰起脖子，饮尽杯中之酒，印堂就红云飞荡，话也显得不那么利落了：“有道是兵来将挡，毕竟她是皇后母亲，吾等继母，不去则理亏。故而依为兄之见，我等应不卑不亢，见机行事最妥。”

酒阑席散，武唯良、武怀远出得府来，借着酒意仰头看天，时值八月十四深夜亥时，一轮明月悬空，几颗星星相伴。然而他们再仔细一看，那月亮却只露出半轮，一半被一团黑云罩住；万籁俱寂中，从城北飞来几只乌鹊，留下几声寂寞的鸣叫，听起来瘆得慌。武唯良的话语中就多了几许恐惧：“此非祥音，令人发怵。”

武怀远的心顿时就沉重了，他也说不清此次归京究竟是福还是祸？但他还是安慰武唯良道：“我等乃堂堂大唐命官，怕什么？”

武唯良没有接话，只是在心底念叨：“父亲，叔父，愿您在天之灵佑孩儿平安。”

中秋节傍晚，西天的晚霞刚刚散去，月亮就从渭河河面升起。武元庆、武元爽、武唯良、武怀远兄弟相继来到了荣国府，府令和丫鬟们在门口迎候。看见武元庆、武元爽下了车驾，他们立即对着府内高声喊道：“司宗少卿武大人到。”

目送武元庆进了正堂，府令不敢怠慢，接着喊道：“内府监武大人到！”

等武唯良、武怀远兄弟进了府，被丫鬟引至后花园时，看到除了武元庆、武元爽外，还有一玉面少年在座。看见武唯良和武怀远进来了，他急忙起身相迎道：“舅父到了，请上坐。”

武元爽指着就年轻人介绍道：“他乃武顺之子，名贺兰敏之。”

“哦！”武唯良与武怀远没有深问，依序在武元庆下首坐了。武顺与皇后共侍一主的事在并州传闻甚广，他们总以此为羞。不过这敏之倒随其父贺兰越石，青春方开，已是玉树临风了。

大约晚上戌时三刻，月色落进后花园的湖水中，泛起点点银波；洒在湖岸的修竹花木上，婆娑温柔。看那悬空的月亮，玉兔飞动，桂树吐芳，却还是不见老夫人的身影，大家不免等得急了，眼睛不约而同朝花园口望去。这时候，就听见府令高喊一声：“老夫人到！”

荣国夫人在丫鬟的簇拥下从花园门口走来。数月不见，杨氏发福了，体态显得臃肿了许多，她两鬓如霜，满脸皱纹，拄着一根龙头拐杖，据说是皇上钦赐的。武元庆、武元爽兄弟急忙起身相迎，拜倒在老夫人膝

下："孩儿向母亲请安。"

"平身！"荣国夫人挥了挥手，表示了长辈的大度，接着，朝身后说道，"呈上来！"

随后，丫鬟捧着四卷字上来了。

荣国夫人道："今日中秋，武氏一族多年有了第一次竟欢之聚，皇后闻之，眼开眉展，欣然命笔，为你等兄弟题了字。"说着，她吩咐府令一卷卷打开。众人围观，见给武元庆写的是"同气连枝"，这本出自南梁周兴嗣《千字文》中的话，如今由武曌写来，确是很有寓意的了。给武元爽题写的是"君子不器"，为武唯良题词曰"反求诸己"，给武怀远送了"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贺兰敏之问道："皇后如何没有为孙儿写字？"

"你舅父在朝为官，皇后多些牵挂也是自然，你年纪尚轻，以后还有机会。"荣国夫人应道。

贺兰敏之没有再说话，但心里却想——本少爷生来爱色不爱字，不过是逢场打趣罢了，真要送来，只怕上面那些曲折的意思都让人心烦。

众人收好字再度入座，丫鬟们给每人都斟满了酒。武元庆率先起身向荣国夫人敬酒，言道："今日中秋，天下共庆，孩儿祝母亲瑶池春不老，寿域日日祥。"

听了这话，荣国夫人的脸上就笑成了一朵花。她怀想今昔，恍若隔世，不由得从心底为生了武曌而欣慰之至。借着酒力，她的话也随之出口了："你们尚记得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又何如？"

武元庆兄弟并不浑噩，荣国夫人分明没有忘记当年的龃龉，而且将他们兄弟今日的荣华尽归于皇后所赐。于是，便觉得这芬芳馥郁的酒酿里暗含了报复的意味，又有了要他们知恩图报的成分。他看了看几位兄弟，脸上果然都挂上了阴云。

此时，武唯良将一杯酒灌进肚里，就脸热眼红道："唯良等以功臣子弟早登臣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能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如此，则夙夜忧惧，不为荣也。"

武元爽也不甘示弱，接着武唯良的话道："孩儿不才，赖先严功业得有今日，不敢数典忘祖，有辱家门，更不敢借皇后之故恣意妄为。"

"你等之言差矣。皇后有今日，非由武氏，乃因杨氏系弘农望族，世代入仕。先祖杨振，汉世一品；至于文帝，开大隋基业，成一代人主。反观武氏，勿论女辈，男子素以庶族苟安于世。须知你等至有今日，乃因尔父跟随高祖、先帝创业勋劳之故。今陛下恩宠有加，尔妹贵为皇后，洗

雪旧辱。然则长孙诸臣，以身世之故，讥噪不已；上官叵测，屡兴风波，恶语相加，欲废后位。老身今日请你们几位过来，也是要叙血脉之缘，尽释前嫌，同气合心，共举大计。然听言观行，其心各异，不免令老身伤情。”荣国夫人说着说着，老泪就涌出眼眶，“老身已是八旬羸躯，去日无多，所思所虑皆在你等兄弟前程。此非老身一己之见，也是皇后之意。”

说完，荣国夫人用丝绢沾了沾眼角，不再说话。本来赏月饮酒的亲情之会，忽地就秋风萧瑟、冰冷沉寂了。仿佛一轮明月，洒下的不是千里银波，倒是一天寒霜。

荣国夫人很是失望，正要拂袖散去，却不料武元庆站起来说话了。

“老夫人所言甚是。”武元庆顿了顿，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忆起畴昔，我等兄弟无礼之处皆出于年轻无知，还请母亲见谅。来日方长，吾等当以孝为先，兄妹和睦。”

荣国夫人的神色这才活泛起来，举杯饮下一口酒，目光专注地投向武元庆，孰料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杨氏更加寒心。

“而今朝政大计，皆委与皇后，所决诸事，俱悉‘称旨’。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谋反案后，上官仪又引刀伏法。吾等兄弟闻之，惶然不可终日，尤恐遭遇不测，蹈王皇后、萧淑妃、太尉之覆辙矣。”

武元庆一番话在众位兄弟心中激起波澜，连一直没有说话的武怀远也站起来道：“长兄之言亦怀远所虑也。赖叔父功业，怀远乃得擢升，实如唯良兄长所言，不求闻达，只求平安足矣。”

武元爽虽没有说话，却跟着几位兄弟的声音频频点头。

荣国夫人十分吃惊，同是武氏一族兄弟，反而各怀心事，远没有许敬宗、李义府竭忠效命，她不禁在心中深深自责。早知如此，又何须费心铺张。唉！她本该料到这个结局的，只能暗暗叫苦，不知该如何向武曌交代。

人是自己邀请过来的，她又是座中长者，不可怒形于色。荣国夫人顿然显得大度起来，道：“老身一世坎坷，幸得皇后荫庇，终有晚岁之乐。今又逢佳节，亲人欢聚。难得你兄弟如此坦诚，有道是人各有志，何须强勉。今夜月色如昼，万方普庆，该说些高兴的事才是。”

然而此时武氏兄弟却已兴味索然，武元庆看了看大家，四位兄弟一同站起来向荣国夫人敬酒：”夜色已深，母亲春秋已高，不堪劳累，晚辈就此告辞了。”

贺兰敏之却是弄不明白舅父们究竟要说什么，外祖母召他们来究竟是何意思。其实，这会儿他的心思也根本也没在这儿，而是飞到丫鬟群里去

了。外祖母身边有几位好看的姑娘，或被他猥亵，或被他奸污，只是慑于皇后之威，她们不敢说罢了。看武元庆等人走了，他没有丝毫惋惜，劝道：“走就走了吧！您老还难过什么呢？”说完，他就溜出花园，寻姑娘们去了。

近来，他时不时被太子召进宫中对弈，有一天，竟然看见了太子中舍人杨思俭的女儿到宫中来找父亲，他一下子就被她的美艳迷住了。他回到府邸与府役们谋划，一门心思在想怎样将这可心的女子弄到手。

酒阑人散，只剩下杯盘狼藉。荣国夫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抑郁、愤懑和悲凉，她的自尊心从来没有像今夜这样受到如此的伤害。听着武氏兄弟相继离去的脚步声，她的脸如木炭在灼烧，从鼻翼间发出的声音让看惯了老夫人吃斋念佛的丫鬟们心里直战栗。

“哼！你等不仁，休怪老身不义。”她已打定主意，明日就进宫要皇后给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厉害瞧瞧。

……

风清月朗，云淡星稀，中秋的月光落进太液池，一泓碧水银波荡漾，碎浪涟漪，宛若万千颗明珠浮光耀金。偶尔有爽风吹过，摇碎了池中的簇簇树影和琼阁仙山。在这万方齐乐的时刻，上天也在回馈人间不尽的温柔。

李治与武曌的将赏月的地址选在太液池，真是颇费了内侍省的心思。

太液池是皇家的生命咏叹，遗下了秦皇汉武对仙境的向往。相传东海有汇沧海于其间的“归墟”，那里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乃神仙聚居之处。当年秦皇、汉武欲求长生不老药，遣方士往蓬莱求仙未果。后来秦皇曾于咸阳原的兰池宫筑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以了向仙之愿。汉武帝效法秦皇，于长安城开掘太液池，堆土为山，高二十余丈，亦名之蓬莱、方丈、瀛洲。现在这太液池新修于贞观九年，龙朔二年，李治在居东都其间重整大明宫，疏浚太液池。后来每每回到长安，便将之作为理政之余休憩览胜之佳处。

当月亮从长安城头刚刚露面的时候，李治偕武曌、魏国夫人贺兰蕊儿已登上太液西池的蓬莱岛。在飞檐斗拱的亭榭里，赏月的酒酿、果蔬、点心都已摆好。李治在李荣的服侍下坐在上首，武曌、贺兰蕊儿坐在侧旁。除了李荣和张尚宫站在李治和武曌身后，其他宫娥和太监都站在亭外，时刻听候传唤。

李治抬头东顾，望见东池的瀛洲岛上灯盏高悬，人影绰约，分明是太子在临月赏景，因此他目光中充满了做父亲的慈祥。哦！太子真的长大了。这神情武曌看在眼中，暖在心头。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年临盆分娩时的情景犹在昨日，太子如今已是十四岁的少年了。本来她打算让太子陪李治赏月的，可又想他总有一天要独立主政，何须总是跟在父母身

边，因此就没有这样做。

武曌轻轻地拈起一只蜜橘递给李治，说话就带了母性的温柔："弘儿长大了，也懂事多了。自从陛下令其听政以来，唯几毓性，处置得当。故而，臣妾允准他独往瀛洲赏月，好在近在咫尺，与同席无异。"

李治点了点头："皇后言之有理。过了乾元元年，他就十五岁了，该选妃了。"

"陛下圣明，臣妾听说太子中舍人杨思俭有一女，天生丽质，若是选为太子妃，自然是天作之合。"

"朕也听说过，不过总要弘儿满意才好。"李治笑道。

这时，贺兰蕊儿在一旁插话道："这有何难？杨思俭终日陪伴太子，对两个孩子的境况了然于胸。他与臣妾也不生疏，改日传进宫来一问便知了。"

李治颔首，以为蕊儿所虑甚周，但武曌脸上忽然就肃然起来。要说李治作为一国之君，身边多几个女人也不为怪，但武曌就是不能容许。姐姐在世时的那些耳鬓厮磨，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可她没有料到，蕊儿倒比她的亲娘还要厉害，近来常常趁她夜间批阅奏章之机，与皇上卿卿我我，越来越放肆。现在，她又要插手太子的婚事，岂非不知天高地厚？她正要说话，却听见池岸竽笙高奏、雅乐回旋，原来是太乐署为中秋节排练的歌舞开始了。

九春开上节，千门敞夜扉。

兰灯吐新焰，桂魄朗圆辉。

送酒唯须满，流杯不用稀。

务使霞浆兴，方乘泛洛归。

这不是自己写的那首《夜宴》么？记得那是在洛阳度元宵节时，当时面对火树银花、皓月当空，她一时诗兴大发，随口吟来，令在场的李治和许敬宗击节称快。之后，太乐署为之配了曲，并且以软舞演绎。但她听了那软绵绵的节奏，看了那婀娜的妖娆，心里就很不舒服，之后便不常关注了。

可此刻当秋风带着新编的乐曲飞到亭榭的时候，她的丹凤眼里顿时光彩灼灼。她欣喜地发现，歌舞中都流溢着男子的雄健和豪气。

融融月色下，一群身着盔甲的男子健步铿锵，旋转如风；而女子们身着配有饰品的软甲，下着喇叭式裙装。他们或聚或散，或环绕领舞者旋转，或成鹰展双翼。群舞云卷云舒，独舞丹凤奋翮；双人舞比翼齐飞，

金色的盔甲与碧绿的软甲相映生辉。特别是在唱到“送酒唯须满，流杯不用稀”时，那醉后的胸热胆张，那豪饮的浩然气概，那男子的心雄万夫，那女子的娇若玉兔，看得武曌得意忘情，逸兴遄飞，仿佛这个秋夜只属于她一人。直到曲终舞退，她才收回目光。然而，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睛突然僵直了。

灯影暗处，蕊儿正倚在李治肩头，把一只剥好的蜜橘送进他的口中。李治也正陶醉在蕊儿的脂粉香里，如梦如幻，当他忽然看到月光下武曌愤怒而又吃惊的目光时，急忙暗地推了一把蕊儿，旋即正襟危坐，一脸的正经。

正当两人尴尬之际，武曌却笑了，把话题转到了对乐舞的观感上：“陛下以为臣妾的诗配了健舞如何？”

“妙不可言！妙不可言！”李治此刻用武曌最愿意听的辞藻来掩盖自己的忐忑不安，但这种空泛的夸饰怎么可能减退武曌的怒火呢？只不过她有意不点破罢了。

蕊儿倒显得很坦然，没有丝毫的愧疚。在她看来，女人活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张粉嫩白皙的脸蛋，是那让洁雪逊色的肌肤，是能够唤起男人欲望的嘤咛。这些，她的姨母曾拥有过，因此击败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但她永远不可能再拥有了。对本应由男人们打理的朝政的过分热心，对身边情敌和政敌处心积虑的打击，使她华颜不再，秋倦早临。皇上也许需要她在国政上襄助，可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雪里吟诗的情趣了。她虽然一口一个“姨娘”叫得很亲，可还是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屑和得意。

武曌估计李治接下来一定还有话说，因此当蕊儿将一颗蜜橘递给她时，她欣然接受了，并且笑着道：“蕊儿年纪也不小了，魏国夫人的封赐也已经年，总该往前走些才好。”

李治看着武曌，双目迷离，似醒似醉的样子，忽然地就有了一种迷茫。依她的性格怎么可能对刚才的一幕无动于衷呢？或许，是因为与蕊儿的亲缘吧！

待他将武曌反复打量之后终于确信，皇后一定接纳了蕊儿——是的！她一定认为与其让别的嫔妃去蛊惑那一颗不安分的心，倒不如让外甥女去填补他的情感缝隙。

李治收回目光，吩咐丫鬟给杯中斟满酒，邀武曌与自己对饮，接着就把在舌尖滚动了许久的话且露且藏地说给皇后听：“朕有一事欲与皇后商议，不知可否？”

“何事？陛下但说无妨。”武曌就在心中发笑，而且她也猜到了皇上将要说什么。

“魏国夫人自入宫以来虽有封赐，却无内职。朕欲册封她为昭媛，不知皇

后意下如何？”

虽说在床笫之欢时李治不止一次地许诺要册封她，可在这样的场合提出这样的话题，还是让贺兰蕊儿有些吃惊，她一双杏眼直勾勾地看着武曌，不知皇上这一番唐突的话会引出怎样的风波来。

可就像这头顶的月亮刚才被云彩遮住，顷刻间又钻出了云层，重现它的美丽一样，他们都没有在武曌脸上读出狂风暴雨，反而看到了很妩媚、温暖的一笑：“就依陛下。一转眼蕊儿都出脱成如花似玉的美人了，也该有个名分不是？”

多年了，李治第一回从武曌口中听到她对册封另外一个女人的赞同，便忙不迭地对蕊儿道：“还不快谢皇后。”

贺兰蕊儿心领神会，站起来就跪倒在武曌面前：“孩儿谢姨娘恩典。”

武曌很温婉地上前扶起她，倒一下子有了长辈的架势：“你要说谢，就该好好伺候陛下才是。”

“孩儿遵旨。”贺兰蕊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抬头看天，月影西移，李治起身准备回宫，武曌辞别道：“陛下，臣妾今夜还要批阅几道奏章，便不能陪伴陛下了。”说罢，她转身便自顾上了轿舆走了。

那上轿时的背影，让贺兰蕊儿有些仓皇无主：“陛下！臣妾……”

“没事，我们移驾承欢殿吧。”说完，李治携起贺兰蕊儿的手便出了亭榭。

武曌刚一坐进轿舆，脸色顿时阴沉得能滴出水来。她一使劲，就把手中的丝绢撕成两半，口中骂道：“小贱人，竟敢向本宫叫阵……”

直到坐在蓬莱殿内室的榻上，她的怒色依然挂在脸上，气喘吁吁的，吓得身边的宫娥太监一个个胆战心惊。大家都悄悄地退出大殿，在外面伺候。

她暗地埋怨自己太疏忽大意了。这些年来，她实际上活得太累。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后宫嫔妃，而另一只眼则紧盯着朝堂。自显庆五年皇上赋予她听百司奏事的权力后，她夙兴夜寐，席不暇暖，也不承想将之交还给皇上。随着上官仪一案的结束，她还将竹帘挂到了紫宸殿。然而，她唯独没有想到一个在她眼皮下长大的外甥女会有一天占据了皇榻。

“本宫绝不容夺宫之行发生。”武曌咬了咬牙，举起宫娥们送进来的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她瞅了瞅碎在地上的残片道，“本宫要让你死得很难看……”

张尚宫在一旁听了，不禁打了个寒战。

第二天不逢朝会，刚刚辰时三刻，荣国夫人杨氏就进了蓬莱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将中秋之夜武元庆兄弟怎样在宴上发难，怎样不给她面子，怎样诋毁皇后的事叙说一遍。末了，她凄然唏嘘地说道："老身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彼等自视武氏功高，不以皇后的福荫为意。"

这真是严冬又逢寒霜逼。蕊儿的不知进退，武氏兄弟的冷眼相对，都在武曌心中积起了巨大的块垒。及至听完母亲的诉说，她的丹凤眼里就充满了愠怒，继之双眉蹙郁，鼻翼扭曲，露出了满脸的杀气，从牙缝里挤出的每一个字都如冰凌一样地凛冽："哼！一个个都活腻了，是想步上官仪的后尘么？本宫就给你等些颜色瞧瞧。"

第三天的朝会上，李治发布诏令，以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武唯良为检校始州刺史。即日离京，不可盘桓。

武氏兄弟情知诏命虽由李治发出，然贬谪之意必源自武曌。

这原是预料中的结局，从紫宸殿出来，兄弟四人相会在司马道上，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武曌的心机，表面上看来是皇后对外戚的谦抑，实则是借机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武元庆不免怅然若失，从此再也不能那样逍遥了："龙州之于京城，迢迢千里，与流放岭南何异？"

"得罪了那个妖媚，你我还会有好下场么？濠州自古乃贫瘠之地，多盗寇。去那里任官，一旦有事，罪名难逃。"武元爽也黯然神伤。

三兄弟中，稍好些的是始州，此地处巴蜀北缘，剑门关内，然亦多大山，不过荒僻之地。

武怀远本就在地方任官，对几位兄长的遭际倒是别有新见，道："诸位兄长何须惆怅，既是不愿在京都屈辱地活着，倒不如远走高飞，图个自在。"

四人正说着话，却见许敬宗从后面来了。四人避之不及，只好停住脚步。

跟随了武曌这些年，催白了许敬宗两鬓的乌发，眼看着就老态龙钟了。他上前向几位作揖施礼道："几位大人就要离京远去了，这一路山高路远，还望大家保重。"

武元庆谢道："皇命如天，下官不敢滞留京都，当即日起程。"

许敬宗叹一口气，话语中就多了过来人的体验："老夫为官多年，唯顺上而图存，大人何必让皇后伤情呢？她出此下策，也情非得已。还望各位

大人好自为之。”

武元庆听得出来，许敬宗是来宣皇后之意的。他虽心存恼怒，却无法彰达，只有频频颔首道：“多谢大人提示，下官告辞。”随后，他又向弟兄几人使了使眼色，便散去了。

“哼！长孙无忌、褚遂良乃扶孤大臣；上官仪乃当朝宰辅，皆死于皇后之手。你等本就是粪土之墙，纨绔之徒，无寸功于社稷，与皇后为敌，岂非自寻死路？”许敬宗望着武氏兄弟离去，不无讽刺地自语。

打发武氏兄弟出京，武曌的心没有丝毫的放松，她自感可以腾出手来处置蕊儿了。她一回到蓬莱殿，就要张尚宫去请魏国夫人过蓬莱殿小聚。

午后，贺兰蕊儿乘着轿舆来了。进得殿门，她看见武曌正在榻边看书，忙上前施礼道：“臣妾参见皇后，千岁千千岁！”

武曌抬起头来，立时脸上就堆满了笑意。她急忙下得榻来，扶起蕊儿，眼睛就乌溜溜地上下打量，及至发现蕊儿眼边闰了一圈黑色时，就“哎呀呀”地半是惊讶半是嗔怪道：“看看，这水灵灵的一朵花，怎么一夜之间就蔫了？这皇上也是，这水做的人儿哪经得彻夜折腾，哪能只图自己痛快，不懂怜香惜玉呢？”

及至蕊儿在对面坐下后，武曌又道：“本宫与皇上这些年耳鬓厮磨，可知道他的性格，只要上了皇榻，他就是一头狮子，任怎样风情万种的女人都会被他折腾成一只羊羔。嘿嘿！”

蕊儿被皇后这一连串的话说得粉面桃腮，含嫣带羞，竟不知该如何回应皇后的戏谑，只是低头哧哧地笑。

“从蓬莱岛回来后，本宫一夜未眠，想我姐妹三人，你的小姨娘早年病故，未留一儿半女；你母亲承皇上隆恩，册封韩国夫人，不想又于去岁溘然殒薨；唯本宫一人，中秋之夜，形单影只……”武曌收住笑容，眼中泪花蓬蓬，拉起蕊儿的手道，“今日本宫传你前来，就是想叙叙话。”说着，她向外面喊道，“张尚宫！酒宴备好了么？”

“娘娘，酒宴早已备好了。”张尚宫进来应道。

武曌牵着蕊儿的手来到偏殿，不一会儿宫娥鱼贯而入，摆好菜肴，又给两人斟满了酒。

“此乃你舅父从淄州带回之酒，用上好稻米酿成，醇而不烈，最适合女人宴饮。来，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干一杯。”武曌举杯邀道。

酒过三巡，贺兰蕊儿起身正要向武曌敬酒，却发现杯中有一粒尘埃，便立时不高兴了：“你等为何如此粗心，杯中落了沙尘，竟浑然不觉。”

武曌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斥责张尚宫办事不力，又起身到膳房去看，不一会儿便换了新杯归来，要张尚宫给蕊儿斟酒道：“都是下人粗疏，还望蕊儿海涵。饮了这杯，我们母女好继续说话。”

蕊儿就分外感动，透过杯中的琼浆，她似乎看到了母亲夫人的笑靥。端起酒杯，她眼望窗外秋日的天空说道：“母亲在天有灵，这一杯孩儿代您饮了。”

一杯下腹，武曌忙道：“快吃菜。”

贺兰蕊儿正要举筷，忽觉五内剧痛，只说了一句“姨娘你……”便七窍出血，倒地气绝而亡了。

武曌脸上掠过短暂的冷笑，旋而大惊道：“蕊儿！蕊儿！你怎么了？来人啦！”

张尚宫带着宫娥进来，见魏国夫人口吐鲜血，便伸手到鼻翼间参验片刻，随后道：“娘娘，魏国夫人去了。”

武曌先是吃惊，继之凤眼怒目道：“好个武唯良，献酒是假，想毒死本宫是真。詹事何在？速传禁卫捉拿武唯良。”

詹事应声出去，武曌上前抱着贺兰蕊儿，眼看着她的皮肤一点点地变成青紫，一副“茫然悲哀”的模样：“蕊儿！你是替本宫死的呀！本宫是不会忘记你的。”

良久，看着太监们抬着贺兰蕊儿出去，武曌吩咐张尚宫备车：“本宫要面奏皇上，将武唯良腰斩西市，为蕊儿报仇……”

傍晚，天空黑云密布，到酉时二刻便下起了蒙蒙细雨。

第二十七章

刘仁轨拨乱反正

李司空魂归昭陵

贺兰蕊儿的香魂追着蓬莱殿外的云彩走了，当李治闻讯赶到时，她浑身已经青紫，面目分外难看，雪白而又柔软的身子蜷缩成了弓形。

李治眼看着心爱的女人顷刻间香消玉殒，却不能当着武曌的面垂泪送别，只有将一腔的悲愤发在武唯良身上：“如此乱臣贼子，朕要将你碎尸万段！”他疯狂地掀掉了武曌案头的册卷，蓬莱殿顿时一片狼藉。

武曌第一次发现，一向温文敦厚、处事优柔的李治也有狂怒的时候。她

在洒了一大堆眼泪后来到李治身边，帮他整理散开的龙衮，泪眼里透着不尽的悲哀：“人已去矣！还请陛下节哀。臣妾已命大司宪严刑审讯，为蕊儿报仇。”

在后来的几天中，许敬宗秉承武曌的旨意参与了大司宪的审问。武唯良无法忍受大司宪的酷刑，终于招供。

这案子发得蹊跷，也判得迅捷。不久，武唯良被处腰斩。只是从此，后宫的女人们彻底断了对皇恩的期待，唯于日出日落中送走似水流年。而武曌也不再熬夜批阅奏章，而是将每一晚与皇上厮守的时间都填得满满的。

爱是如此断然无情地排斥了任何外力的入侵，而又是如此强烈而有力地促使守望者的反思。躺在李治身边，武曌常常扪心自问：在以往的日子里，她是否过于热衷朝政而给皇上的时间太少了呢？

可李治在武曌那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回蕊儿带给自己的那种青春与活力，那种云水交激的烂漫和惬意。他的心境更加抑郁，而头风也一天天地加重。

终于有一天，他把武曌、太子李弘、右相刘仁轨、太子少师许敬宗、左相兼司戎太常伯姜恪等召到宣政殿道：“朕病体日重，难以自持，欲命太子监国，不知众卿以为如何？”

刘仁轨表示支持：“陛下龙体欠安，修养至为要紧。好在太子已十六岁，前亦数度监国，臣等当鼎力辅佐。”

许敬宗跟着刘仁轨的话道：“皇后性敏，胸有天下，有皇后在，陛下就放宽心吧！”

李治喘了一口气，将目光转向了李弘：“二位爱卿所言，甚合朕意。你虽屡听奏事，然毕竟资历尚浅，凡事该请教母后才是。”

李弘的眼眶就湿润了，忽然有了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忙起身跪倒在地道：“儿臣谨遵父皇旨意。儿臣见父皇遭采薪之忧，忧心如焚，倘上苍有眼，儿臣愿代父皇患疾，以尽人子之孝。”

武曌在旁边听了，脸上就很不乐意，丹凤眼投给李弘的都是指责：“父皇让你监国，乃是社稷大计，你岂可辜负父皇重望，让本宫失望？”

面对母后的责备，李弘在内心却感到十分委屈，也为父皇对母后的忍让感到不安。他觉得母后作为一个女人，太好强专断，太不顾父皇的感受了，这对李唐江山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

借着这个机会，李弘借着前些日子朝廷敕命“凡征辽军士逃亡者，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一事向“二圣”陈奏道：“军法严重，

同队恐并获罪，即举以为逃，不暇堪当。直据对司通状关移所属，妻子没官，情实悲哀。”说到这里，李弘停下来打量着李治和武曌，他不知道自己的奏言父皇和母后能否接受。

“你既监国，当以国事为重，何必言而嗫嚅，吞吞吐吐。”武曌言道。

“《书》曰：‘举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儿臣伏愿朝廷收回敕命，对逃亡之家免以配没。”

太子的一番话，让刘仁轨和姜恪心中很不平静，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尚且能如此以近忧而及远虑，倒是他们这些久历战阵、自以为知兵的宰辅、重臣唯皇上之命而诺诺。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从彼此的脸上读出一丝愧意。恰在此时，耳边又传来武曌的声音：“几位爱卿以为太子所言如何，不妨奏来陛下与本宫听听。”

在这样的时刻，许敬宗是不甘人后的，他一开口就赞颂了太子的敢言直谏，继而话锋一转道：“皇皇大唐，朝令夕改，陛下如何取信于天下？因此老臣以为当强令逃亡者自首，否则，籍没妻子，充军发配边城，以儆效尤。”

“许大人之言差矣。所谓人心向背，关乎社稷安危。故政之所施，在安民心。况乎，即尧禹安能无过？倘陛下收回敕命，则军旅之属莫不感念‘二圣’之德。”刘仁轨有不同意见。

姜恪久在兵部，更知统军之难，立即对刘仁轨的话给予了积极响应，建议朝廷对逃亡将士多所抚恤，而安其心。

刘仁轨又近前一步道：“辽东将士之所以逃亡，皆因多年前李义府贪据军资，屏蔽皇恩。而今李义府毙命，若再追讨，岂非是非混淆，法度不明？故当务之急，在于安军。”

在大臣们就太子所言各抒己见时，武曌的心思一直在旋转，她尤其对刘仁轨的不屈阿上意十分欣赏：“二位爱卿所奏言简而意深。《兵法》云‘乱军引胜’，自乱军心，无异于助敌克我，故安军心即安社稷矣。本宫以为当废敕命，终止追逃。”

见从皇后、太子到大臣们都对敕命不以为然，李治自然也有了新的反思。看了看身边的武曌，他随之发了一道新的旨意：“传朕旨意，凡辽东逃亡军士不予追究，愿归军营者赐爵一级，愿解甲归田者，发盘缠归乡。”

武曌接着李治的话道：“为宣示圣恩，刘仁轨兼辽东道副总管，专任收容事宜。”

这是发生在总章元年（公元669年）十月间的事情。

皇上的旨意很快传到了辽东道所辖各军，将士们无不称颂皇上圣明，一时回归军营者络绎不绝。

到了总章二年八月，刘仁轨春风满面地到洛阳向养病的李治报喜讯来了。

他带来了三件喜事，第一件是去冬今春，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李弘巡视军营，发现士卒有吃榆皮、蓬实的，就私下命令赐给他们米粮。而将士皆以为陛下怀惠抱仁，泽被天下。第二件是辽东道士卒归伍，军心大振。第三件是乾封二年奉诏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的李□在征讨高丽大战中连战皆捷，首战就下十六城；副总管司列少常伯郝处俊、右金吾将军庞同善、辽东道安抚大使契苾何力诸将铁衣被身，率军长驱直入，终克平壤。老将军以右武威大将军薛仁贵总兵二万镇抚平壤，大军现正在班师途中。

“好！少而有为，老当益壮，诸将协力，国之大幸。”还没有等李治开口，武曌从竹帘后走出来，为三件喜讯击节称快，“前年右相谏言由司空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出击高丽时，本宫尚担心老将军年高，孰料他竟然运筹有度，势如破竹，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啊！”

李治点了点头道：“太子以资财赈济兵士，朕一则甚慰，一则不安。夫兵者，国之利器也，兵无食，国何以安？”

刘仁轨应道：“陛下之言振聋发聩，臣回长安后就督促州县致力农桑，充实府库。”

自李□屡次在要紧时刻都站在皇后一边以来，武曌就多了对他的牵挂。闻听他已大胜而归，急切要亲睹老将军的风采，遂对李治道：“司空年迈出征，一举扫灭高丽，绝东部边患，本宫以为陛下当起程回长安，迎大军归来。”

“皇后所言，正合朕意。”李治转过脸对刘仁轨道，“爱卿明日就起程回京师，筹备奏凯大典，朕与皇后随后就到。”

十月中，在李治和武曌回到京师后三天，李□率领大军回到长安。祝捷大典是在昭陵前举行的，阅兵台，祭祀台早在九月底就准备就绪。

秋末的九嵕山山峦起伏，冈峰横截，金叶飘舞，翠松翁郁。虽进入了一年的枯水期，然千古不竭的流泉汇集成飞瀑，仍然在几里外就可以听见惊涛的轰鸣。昭陵在翠峰环绕下矗立，正看如笔架兀立，侧视如伏虎啸谷。

从高丽国归来的将士身着清一色的铁甲，衬褐色战袍，在灵前布成一个个旌旗林立的方阵。对李义府的查处，对追讨敕命的终止以及刘仁轨遵循太子旨意遣使者劳军，让久驻百济、高丽的士卒告别了贫病饥寒，在总章二年冬天即将到来之前，换上了崭新的棉甲。如今，他们趁着胜利

的喜悦，集结在昭陵北坡。

从贞观十八年到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先后三次出兵高丽，终未能平定海东，带着未竟的遗憾而去。今日，李治要告知父皇，他完成了父皇的遗愿，以凯旋者的姿态接受他的检阅。

上午巳时，李治偕武曌在李弘、许敬宗、姜恪、刘仁轨的陪同下走上阅兵台。眼前铁甲映日，旌旗临风的气势，破阵乐的雄壮慷慨，让他心浪翻卷。他看了看身边的武曌，一时往事回环复沓，涌上心头。

武曌今天的情绪很好，也许是目前的大捷冲淡了她对往事的回忆，她的目光顺着刘仁轨的手指自东而西地念出了一个个将军的名字："辽东道行军副总管、西台侍郎郝处俊，左金吾将军庞同善。"当她没有在将军中发现辽东道安抚使契苾何力时，目光便凝滞了。

姜恪忙在一旁解释道："契苾何力将军为平壤都督，与薛仁贵将军一起驻军高丽，恢复农桑，安抚百姓。"

"哦！"武曌再一次想起当年李世民的箴言，"自古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便由衷地说道，"华夷一体，乃大唐无敌之故矣！"

武曌的目光最后定在李□身上了，秋阳下，他着一件金色盔甲，衬着猩红色战袍，头顶的盔缨在秋风中飘扬。他的气色看上去有些疲倦，却依旧不失为帅者的雄姿。武曌的目光温柔中多了庄重，这个人的命运不仅与大唐，而且与她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李□的心情更是不平静。望着巍巍昭陵，他的喉头酸涩而又哽咽。先帝三征高丽，他都是先帝十分借重的将领。那难忘的盖牟城大捷，那血溅疆土的白岩城围歼；那惊鬼泣神的南苏城攻掠如今都一一地被记忆复活。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刘仁轨举荐他任辽东道行军总管时，他慷慨赴任。尽管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然而他发誓要完成先帝的遗愿。

现在，站在威武的军阵之前，他在心里轻轻地说，先帝啊！老臣回来了！

在向昭陵献了"太牢"并行了三叩九拜大礼之后，盛典进入一个重要的程序，献高丽王高藏等君臣数十人于昭陵前。

长期被泉盖苏文挟持的高丽王高藏以及被俘的高丽大臣，在羽林卫的押解下来到昭陵前。奉常寺官员在庄严的庆善乐后宣读祭文，向先帝报捷；高藏等人面向昭陵行大礼之后，为自己不遵誓约，无视宗主国旨意，肆意派兵进犯辽东，请求朝廷恕罪。

当大家看着阅兵台时，武曌悄悄地在李治耳边说了几句话，李治便转脸对姜恪道："将高藏等人押下去，待祭祀太庙后处置。"

在高藏等登上车驾之际，从军阵中发出欢呼的声浪：“皇上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千岁！”

随着声浪，将士手中的刀剑在日光下寒光直闪，与旌旗相映生辉。

李治往日的不悦都随着大军的凯旋而渐渐淡去。不管他对蕊儿的死如何难以释怀，也不管皇后对后宫嫔妃们如何的恣肆跋扈，他都不得不承认在这次出兵前，她的许多见地为赢得这场战争起到了决定作用。在走下阅兵台之际，武曌的手轻轻地牵起他的衮袖，他们都在这一刻，忘记了许多的不愉快，尽情地享受大捷的欢愉。

接下来的几日，朝廷又押着高藏前往太庙拜祭。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大约十天，终于迎来了受降的日子。

受降仪式选在含元殿举行，依旧是武曌在帘后，李治坐堂前，可他口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两人私下里商定的。李治欣然接受了高藏的叩拜，接着，李荣代皇上宣读诏书——

制曰：高丽王藏，不遵誓约，罔视天朝，不惜民力，屡兴兵戈，侵我辽东。然念及政非己出，受人挟持，为体朕德惠，乃以高藏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僧信诚于兵临城下之际，起为内应，功德殊勋，赐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泉男产为司宰少卿。泉男建挟持国君，死守拒降，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臣民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

高藏、泉男生等人呆了，以为是在梦中。大殿经过短暂寂静，随后哗啦啦地跪倒了一大片，连连道谢陛下圣恩。

当高藏等人以大唐臣僚的身份走出含元殿后，皇上的第二道圣旨又下来了，对李□及属下将领分别赏赐。

朝政到了再度蒸蒸日上的重要转机，尤其是刘仁轨因为推举李□为帅扫灭高丽，又以抚恤前线士卒而很被武曌看重。武曌时不时地传他进宫议兵，交谈研习《孙子兵法》的心得。而且凡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禀奏，武曌都欣然接受。

而随着许敬宗的日益高迈，他被武曌召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刘仁轨敏感地觉察到，为当年被许敬宗、李义府排斥的官员们洗雪冤情，把他们聚到皇上身边，重振贞观、永徽之政的机会到来了。

这天不逢朝会，李治召刘仁轨到紫宸殿叙话。这种君臣间的小坐往往是很随和的，李治不拘于礼节，臣下也不顾忌皇上会不会龙颜不悦。李治还特别吩咐宫娥上了滇州上贡的好茶，直到那黄亮澄明的茶汁散发出淡淡的香味时，他才拉开了话匣子。

他们先从李义府的获罪说起，继之说到长孙无忌的晚节不保，又说到许圉师的教子不严、卢承庆的渎职失责。

刘仁轨静静地饮茶，专注地倾听，并不打断皇上的话。

历数完臣下的过错，李治又感叹眼下人才的匮乏："朕屡次于朝会传旨，要三台、诸司和州县举贤，然则至今了无进展，不知爱卿以为何故？"

刘仁轨向皇上抱拳作了一揖后道："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引荐，为谗者已指为朋党，致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不在臣也。"

毫不避讳而又直截了当的诤谏，让李治的面子一时很过不去，便道："朕要臣下举贤荐才，爱卿倒责难朕不惜才，何也？"

"陛下谓臣责难，乃折杀臣也。臣不过道出显庆以来朝堂的事实。且不论贞观之政，即永徽年间，陛下临朝问政，孜孜不倦；从谏如流，传为美谈，至有永徽新政。然则，自显庆以来……"

李治担心刘仁轨继续下去，会说出更多的批评来，忙摆了摆手道："过往之事，爱卿就不必重提了，就说眼下该如何办吧？"

刘仁轨心中笑了笑，想这就是皇上心理的微妙处，这已是承认了用人上的过错，他自然也该有礼、有节、有度，遂将座椅朝皇上面前挪了挪道："眼下就有两人，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

"哦？是何人？爱卿说来听听。"

"西州都督裴行俭，文韬武略集于一身，履职西州，西域诸国皆多义附；临下以恕，师德宽厚，又乃绛州闻喜人也，与皇后故里相去不远。永徽六年，因小过而远行西州十四载矣，于今已过五旬，人生至若朝露，究有十年几何？此人不用，政之失也。"刘仁轨见李治听得很专注，知道皇上往心里去了，便继续道，"现任雍州长史卢承庆，博学而才、崇德尚俭，只因李义府贪据军资，诬良为奸，故而遭贬。现李义府一案真相大白，就该洗雪调回京都。"

李治却没有马上决断，言道："此事朕当和皇后商议之后再定。朕既允准皇后临朝，当不该逾越独行。"

"陛下圣明。臣静候'二圣'旨意。"刘仁轨嘴上如此说，但在心底却掠过淡淡的忧伤。走出紫宸殿，眼看司马道即将到头，可他的心境却没有些许的轻松，他想这事如放在太宗身上，又将何以处之？总不至于如此优柔寡断吧！

正这样想着，就听见耳边传来许敬宗的声音，他回头看去，只见他正在

身后招手。他停下脚步，等他来到面前便问道：“大人这是从何处来？”

“老夫进宫向皇后禀奏太子学术之事。皇后要老夫带话给大人，请大人速去蓬莱殿回话。”

刘仁轨道一声“知道了”，便转去含元殿的路上，许敬宗却在身后喊道：“刘大人留步，老夫还有话说。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皇后传大人前去定是为了太子的婚事。”

“哦！这事许大人不是曾找过太子中舍人杨思俭么？”

“唉！大人有所不知，这杨思俭与长孙无忌、上官仪当初过从甚密，老夫又奉诏参与审理了这些案子，故……”

“下官明白了。”刘仁轨点了点头，就往蓬莱殿去了。

当他站在武曌面前时，果然她要谈的正是太子的婚事：“此事尚需大人出面知会杨思俭，择定吉日，举行完婚大典，也了却本宫一桩心事。”

刘仁轨完全能够体会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心，欣然表示即日即邀杨思俭到府上议事。但他又细思了一番后说道：“杨舍人的女儿，娘娘总该做些了解吧。毕竟今日的太子妃就是明日的皇后，不可不慎啊！”

闻听此言，武曌就对刘仁轨由衷喜欢。与许敬宗相比，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心为公，却又独有主见。她今天心境很好，话也说得十分温暖：“爱卿所言，思虑甚远。本宫会设法了解的。爱卿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皆甚得体，朝野感服。本宫曾阅过爱卿自熊津都督任上发回的奏表，不唯明之大理，且忠贞刚直。”

听了武曌的称赞，刘仁轨忽然就有了新的想法，这岂非正是向皇后陈奏选举的良机？但出口的话却是从自谦开始的：“微臣谢皇后垂爱。然则论起知兵，臣不如一人；论起治政，臣又逊于另一人。”

“哦？不知大人所指何人？是许敬宗，抑或是……”武曌有些疑惑。

“非也！臣所指善知兵者，乃西州都督裴行俭；臣所谓善治政者，乃前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卢承庆。”刘仁轨接着就将在李治面前的话复述了一遍，不过又多了许多细节。

他发现武曌先开始有些不耐烦，但随着他的陈述一步步走向深入，武曌的目光转而凝重，旋而闪光，及至听完陈奏，她的整个眉毛就展开了：“孟子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裴行俭所犯过错，皆在年轻，本宫也屡闻他在西州屡建战功，此非过而能改乎？儒将之名，驰誉朝野，此非人皆仰之乎？至于卢爱卿，本就是一桩冤案。听爱卿的意思，是要召两人回京？”

面对武曌的聪敏机智，刘仁轨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频频颔首，舌尖上滚动的只有四个字：“皇后圣明。”

其实，刘仁轨所禀奏，正是武曌这些日子的心结。原指望中秋节聚会，在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间唤起久违的亲情，以强大武氏在朝野的枝干。孰料武元庆、武元爽等人却冷冰冰的。正是刘仁轨一言点破了她的心雾，她既然已经与皇上一同掌管朝政，为何不落个“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的名声呢？

“爱卿之言，乃为相者之海量矣！”武曌眼睛转了转，自言自语道，“让他们做什么呢？哦！就让裴行俭做司列少常伯，主持选举；至于卢承庆么，就做司刑太常伯吧！这是本宫的意思。本宫明日当即奏明陛下，调二卿回京。”

刘仁轨没有任何迁延，第二天就把李治与武曌的旨意传递给了西台侍郎乐彦玮。三天以后，司宪侍御史韦思谦和袁公瑜携带着皇上诏书同时离京。

刘仁轨亲自看着他们上马离去，才回了府邸。雍州距京都长安近在咫尺，他估计卢承庆不日即可返回京都，只是裴行俭尚需些时日，让他不免有些着急。

昭陵前班师大捷后，李□就病倒了。

其间，李治、武曌和太子都先后探视过，并且传了最好的太医前来整治，还开了不少药剂。然而，皇上和皇后一走，李□就严令府令置之一旁而坚不服用。

这让府令很为难，一方面，他怎忍看将军拒绝服药，另一方面，这药乃是奉了皇上和皇后的诏命而开出的处方，他更怕担违抗旨意的罪名。

今冬无雪，但天每日却是阴沉沉的，又奇冷无比。

这一天，府令早早起来，却看到李家二老爷、李□的兄弟司卫少卿徐弼过府来了。对皇上赐姓李氏，徐弼只在表面上才认可，私下里却仍守着徐氏的姓。

“二老爷到了，请到后庭。”说着府令在前面引路，来到后庭的寝室。丫鬟正站在那里流泪，药汤洒了一地，他明白是老将军又发脾气了。

徐弼向丫鬟摆了摆手，要她下去，自己亲自捡起药盏，来到内厨收拾，重新给兄长熬药。刚才遭遇训斥的丫鬟愧疚而又小心翼翼地过来道：“都是奴婢不好，惹老爷生气了，还是奴婢来吧！”

徐弼道：“不关你事，是他老人家心烦，还是我来吧。”

红红的火苗映得他印堂发亮，也勾起他诸多的心事。那还是乾封二年，右相举荐兄长为帅时，皇上、皇后也曾担忧过他年迈。然而，当李□听到朝廷的召唤后，那一颗心就不能宁静了，那被岁月磨洗过的血液就再度沸腾起来；而他作为兄弟，他也怕兄长以七旬之身出征，精力不济，尤其是侄子李震早逝，留下孙子敬业兄弟，如果兄长再有个闪失，他这一门……

兄长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他不但去了，且连战连捷，大胜而归。可现在，看着兄长躺在病榻上，肿得脸色发黄发亮的样子，他就情不自禁地要问，那场战争是不是兄长生命的最后绽放呢？

他往炉中添了一把柴火，眼角就涌出酸涩的泪水，他面对躺着的一座大山，心中唯有惭愧。兄长像他这个年纪，早已成为让突厥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而自己呢？眼看年过不惑，又有何建树？

浓浓的药香弥漫在厨房的各个角落，他筛出药汤，来到后室兄长的病榻前，轻声呼唤道：“兄长！兄长！”

李□睁开疲倦的眼睛，看了一眼黑褐色的药汤，银白的眉毛就蹙在了一起：“不是不让再煎了么，你为何又端来了？”

徐弼应道：“此乃陛下所赐之药，兄长不服说不过去。”

“唉！你等为何就是不知道老夫的心呢？”李□吩咐徐弼将药置于案头，要他坐到跟前来，“你在司卫寺供职，就该尽职尽责，整日里往这边跑什么？老夫本山东农夫，遭值皇上圣明，位致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焉？修短有期，岂能医工求活？”

徐弼恳切地说道：“兄长服了这药，也算是不负圣命。你不服事小，然皇后追究下来，我等都要担罪。”

“陛下若问起，你就说服过了不成吗？”

“兄长一世磊落，何曾说过假话？现今为病患欺君罔上，岂非笑话？还是服下吧！”

李□接过药盏，叹了一口气道：“世间果真有强人所难之事。”随后闭上眼睛，一口气喝了。

徐弼笑道：“这就对了！皇后闻之，定然高兴。”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李□果然觉得轻松多了，坐起来说道：“还是兄弟说得对，服下药物轻松多了，你我兄弟很久没有在一起了，今日就饮几杯吧！”

徐弼急忙摇手道：“这病还没有好，喝什么酒？”

李□握着兄弟的手，话里就显得很深情：“为兄心中明白，人活七十古来稀，为兄已届八旬，也算长寿了！少饮无碍。”

闻言，徐弼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近来兄长总是不断地提到年龄，透露出寿之将终的伤感。今日忽地情绪好起来，他就觉得蹊跷。唉！兄长病到如此地步，还忍心拂逆他的意思么？于是，他急忙准备了酒宴，邀族中子弟相聚。

徐弼明白，兄长这样的状况已不胜酒力，故而席间多以叙话为主，酒便少饮了许多。侄儿们私下里受了徐弼的叮嘱，除了宴席开始之际敬了几杯后，再后来就是听两位长者说话。整个酒席不唯沉闷，且笼罩着淡淡的忧伤。酒阑之后，李□对兄弟道：“让他们回去吧，你来内室，我有话要对你说。”

徐弼搀扶着李□回到内室，安顿他躺下，这才在榻前坐了下来。

李□语气有些哽咽地责备道：“你身为族中长者，宴会上却泪水盈盈，弄得为兄心中也甚不好受。”

“兄长患疾，为弟忧心如焚，不能自已，故而……”

“我岂能不知？”李□打断了徐弼的话，“我自度必不能起，故借今日酒宴与你为别尔。你也不必悲泣，我这一生，自年轻时追随高祖、先帝，今又辅佐陛下，然究一生所为，不过三件大事：一是跟随先帝平内乱，一统天下；二是奉诏西讨突厥，东征高丽；三是遵陛下旨意，推立武氏为后，并参与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谋反案的审理。前两件事情，朝野当无异议。只是这后一件事至今非议之人甚多，然我心中无愧，功过当任后人评说。”

徐弼宽慰道：“天地自有公论，兄长不必梗揇郁蹙，而成木石块垒，这于病不利。”

李□觉得气力有些不足，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道：“为兄接下来要说的是后事。当年与我共历艰危的房玄龄、杜如晦均为凌烟阁功臣，然子孙不肖，为人不齿。因此为兄将子孙皆托付于你，待我葬后，你即迁入我堂，抚养孤幼。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

说完，李□双目微闭，两行浊泪顺着眼角淌下。眼看着气息越来越微，体温越来越冰冷了。徐弼先是以为兄长羸弱睡去，及至发现气绝之后，禁不住抱住李□号啕大哭，声声呼唤：“兄长！你如何就这样走了啊！兄长！你再看为弟一眼啊！”

此时正是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

之后，徐弼对着外面大喊：“敬业！敬业！”

李敬业带着他的两个兄弟李敬猷、李思顺从外面跑了进来，伏在李□身上痛不欲生：“爷爷！孙儿来看您了！爷爷……”

这时，从府门外传来李荣的声音：“皇上、皇后驾到！”

“业儿！快去迎接圣驾！”徐弼赶忙拍了拍李敬业的肩膀，就跪在了前庭大堂，“微臣李弼、李敬业恭迎陛下、皇后。”

李治吩咐他们平身，接着问道：“老将军病情如何？”

徐弼泣不成声：“兄长他……他去了。”

“老将军……”李治只觉得眼前一黑，险些跌倒，李荣急忙上前扶他坐了。

武曌也泪眼婆娑，道了一声：“老将军！本宫来迟了。”

徐弼上前道：“兄长临终之际，邀集族中子弟反复叮嘱，他身后诸子弟当同心同德，效忠朝廷，若有如房遗爱之类不肖者，先斩而后禀明朝廷。”

“老将军一去，大唐犹失天柱，此天欲考验我大唐矣！”

其实，比起李治来，武曌更能体味在后宫废立风波中，李□每条谏言的分量。他一边要深解皇上的情感，一边要应对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大臣，还不能授人以柄。那些日子，他是唯一能够让皇上下定决心的人。现在，面对亡灵，她从内心感到如果没有李□，也许就没有她的今天。若不是碍着皇后的身份，她多么想用哭声送这位长她三十多岁的老将军上路。

武曌的这种心思，刘仁轨看在眼里。他心想武曌也并非外界传说的那样冰冷无情，便适时地上前向李治与武曌禀奏道：“老将军远行，朝野悲恸。为今之计，是要勘定葬礼诸事。”

李治擦了擦眼角，对刘仁轨道：“李将军功在天地。传朕旨意，老将军陪葬昭陵。起塚如阴山、铁山、乌德健山。”李治停了片刻又说，“朕要亲自为李爱卿撰写碑文，以彰他护国殊勋。”

武曌很欣慰皇上在这个时候与自己十分默契，忙对刘仁轨道：“命司礼寺入终南山采上好石材刻碑，不得有误。”

第三天朝会上，廷议自李□逝世之日起，在昭陵脚下为之起冢，丧事所需并令官给。待陵塚竣工后，再行殡典。

一连三天，李治不闻大臣奏事，而是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为李□撰写碑文上。

对李治来说，李□几乎伴随他走过了童年、青年时代。早在他刚刚通晓

人事时，就常常从先帝那听到这位徐姓将领的故事，后来知道高祖皇帝为表彰他的战功而赐姓李后，他就有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不过，这只是洒在岁月路上的一些情感碎片，最让李治刻骨铭心的还是在他登基以后，在几乎所有的紧要关头，李□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边，甚至因此而不惜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误解。所有这些，都在李治的心中积起如伤筋断骨的“痛”，使他感到无论哪位朝臣的生花妙笔，都无法述尽李□对大唐耸若嵕山、长如渭水的功绩，也无法表达他对李□那种铸进心里的情感。

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去思考该从何处着笔，直到夜色渐深，含元殿万籁俱寂之际，他的文思才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

李荣传来宫娥，一人在一旁研磨，八人扯起丈二绢帛在龙案上铺定，四周压了虎镇。当砚中的墨香逐渐在大殿内弥散之际，李治手握狼毫，未曾落笔，两行热泪掉进墨汁，两个漩涡久久不散。

“爱卿弥留之际，未予朕留一语便溘然西去，此乃朕之不德也，今日朕就借这丈二白绢与你敞心。朕知你临敌应变，动合适机，与人为善，纳玉撷英，处世躬俭，奉诏即付。因而楷书不足以彰爱卿之潇洒俊逸，草书不足以展爱卿之壁立刚锋，朕就用这行书与你说话。”言罢，李治遂饱蘸泪墨，洋洋泼洒开来——

朕闻四维纪地，坤元所以载物；八柱承天，乾策由其列耀。故轩丘御历，资六相以经纶；丰水膺图，凭九臣而缔构。莫不道符金砺，契叶盐梅，虎啸龙腾，风翔云起。

……

高祖神尧皇帝应昊穹而拨乱，顺斗极以龚行。四海乐推，兆人思戴。及密来投附，公独未归。既承其旨，方奉皇运，诚于所事，造次必形，风霜之节，其在兹矣。高祖乃诏公为黎州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改封曹公，赐同国氏。公临危守义，类文聘之怀忠；建策承恩，同奉春之得姓。武德二年，又授右武侯大将军。是时国步未夷，王涂尚梗。

太宗文武圣皇帝愍兹交丧，大拯横流。公出赞元戎，入参神算。受分麾之重寄，沐赐棨之殊荣。刘武周率彼犬羊，凭陵汾晋；先朝躬亲矢石，公则任属偏裨，萧斧才临，朝菌俄翦。王充窦德，潜议合从，南濒控鹤之山，北距飞狐之塞。拥周韩之锐卒，驱赵魏之枭兵……

浮革船而度紫河。穷雁海而倾巢，就狼台以探穴，遂使地空塞北，候静漠南。汉将勒燕然之铭，胡骑动阴山之哭。既而频丁巨罚，殆不胜哀。累诏宽解……

故劳公暮年，出征外域。乃以公为辽东道安抚大使、行军大总管，韫玉帐之宏……纵间谍以知穷，因乡导而乘隙。殄兹寇垒，不藉九攻之劳；获彼凶渠，唯恃七擒之术。倾源拔本，海罄山空。万代逋诛，一朝清

荡。及旋，拜太子太师，加封二百户。公自少及长，忘身奉国……

曰仁必寿。竟爽神期，天不憖遗，歼我良懿。以总章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六……

听先帝说，当年李密归附大唐时，李□是他属下，统东至于大海、南至于长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辽阔疆域。可他秉承一臣不事二主的信条，宁愿将土地、人口、军人造册清理呈给李密，而不愿意见高祖皇帝。高祖闻之大喜，曰“感德推功，实纯臣也”，诏封李□为黎阳总管、莱国公，不久又加右武侯大将军，赐姓李氏。

如今，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及至写到李□以七秩高龄，奉诏出征，李治的心隐隐自责，倘若当时自己能够三思而行，也许可以使老将军延寿。他忽然觉得天旋地转，那笔就顺着指尖溜到了地上，将绢帛边缘染了一片淡淡的墨痕。

李荣急忙上前将李治扶到案边坐下，含泪道：“老将军已登仙途，而大唐社稷当续百代，皇上龙体要紧，万不可太伤情。”

李治闭着眼睛，心痛怀伤，语不成句：“是……朕害了他……”

东方既白，晨曦初露，李治终于收笔，他觉得很疲倦，上了内室的皇榻，他便沉沉睡去。

李荣打了个哈欠，正准备小憩一会儿，却见张尚宫进来传话，说皇后到了。他赶忙出门迎接，看到皇后两眼红红的，知道她也为李□殒薨而一夜没有睡好。

进得大殿，绕着龙案走了一圈，武曌不由得热泪盈眶，这才是当年那个才俊风流、文辞潇洒的李治。

李荣在旁边小声地问道：“娘娘，奴才还是去唤醒陛下吧？”

武曌摇了摇头，继续读着碑文——

内穷献替之言，外不彰其直；入尽弼谐之致，出不显其忠。就礼俗而存道，因善谑而申讽。抵掌宏议，庶政咸仗其谋；造膝诡词，群寮莫知其际。

在这里武曌停住了，皇上机敏，其间隐含了当年废立风波上的几多曲折，似乎有言犹未尽之处。她遂拿起案头的笔，在后面续写道：“夷险一致，宠辱不惊。”

李荣看了连连赞道：“陛下昨夜写到此处，亦觉未尽词意，只是没有想好，故而暂缺。如今娘娘这一笔正妙，真乃珠联璧合。”

关于安葬日期碑文也是空着的。是的！他走得太急了，所有的筹备都尚需时日。

也许正因为这溘然而去，让武曌一想起来就伤感，当她读到“竟爽神期，天不憖遗，歼我良懿”时，竟然嘤嘤地哭出了声。李荣和张尚宫也在一旁陪着流泪，只有他们才懂得，那个躺在棺椁中的老人对她来说曾有多么重要……

中卷：君临九州

第一章

裴少常力定选制

荣国府突生事端

“嘚嘚嘚”的马蹄声穿破暮色，劲风吹散了大漠孤烟，战马一声嘶鸣，前蹄在戈壁上磕出火星。都督府长史任惠急忙出了大帐，迎着翻身下马的裴行俭抱拳施礼道：“大人回来了！”

裴行俭还了一礼，回眸看去，远方一轮硕大的红日正慢慢地在大漠边缘沉没。他胸间顿时漫过一片苍茫，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来西州都十四年了。

在陪裴行俭回大帐的路上，任惠告诉他说朝廷的使者来了，现在正等着。

裴行俭“哦”了一声，不免心生诧异——多年了，他伴随着边关冷月，每日巡察在茫茫戈壁，目送着一队队商旅远去，也曾想朝廷会不会派使者前来抚慰。可是望断云山，留下的却是空寂的落寞。眼下，使者这久违的称呼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进了大帐，他就看见一位中年官员正就着灯光翻阅案头的书。那不是别人，正是司宪侍御史韦思谦。他连忙上前请道：“韦大人一路风尘，下官有礼了。”

韦思谦放下书，忙起身道：“在下一到西州，就听说裴大人巡视边陲，不辞辛劳，在下十分钦佩。”

裴行俭连道不敢。

等他话音一落，韦思谦就严肃起来，高声说道：“西州都督裴行俭接

旨！”

“微臣接旨。”

制曰：西州都督裴行俭，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将材文雄，壮容伟绩。着即调回京履新，钦此。

“微臣谢陛下隆恩！”裴行俭伏地长呼，及至站起来时已泪水滂沱了。他感慨岁月蹉跎，将他乌黑的双鬓易为白霜；他感念十四年的朝堂风雨，多少知己先他而去；他感激皇上，没忘记在遥远的边陲还有一位铁衣忠良。

看着裴行俭热泪盈眶，韦思谦和任惠的眼圈也红了。特别是韦思谦，更是心有块垒，口不能言，郁结心头，挥之不去。

当晚，裴行俭在行辕设了小宴，为其接风，所上菜肴皆依西域风俗。一只全羊以木棒贯穿首尾放在炭火上烤，酒是五百里外庭州所产的玉液。显庆四年，他率军驰援庭州刺史来济，当地酋长赠了他一坛上好的酒。他一直珍藏至今，是为了寄托对来大人的念想，不过今夜他们放开喝了。

开宴之际，裴行俭高举酒酿，倾洒在地道：“来大人！今夜在下与你同饮，不醉不休。”

任惠会意，急忙在旁边添了一个空座与一套餐具。裴行俭每举一次杯，都要向空座上邀约。这情景，让韦思谦十分感动。

席间，任惠告诉韦思谦，说裴大人主政西州十四载，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在各族中官声斐然，百姓感陛下恩德，心皆向往长安。

“西州有裴大人，乃百姓之福；大唐有裴大人，乃社稷之幸。”韦思谦说着起身来到他面前仰首狂饮，脸被烈酒烧得灼红，话也慷慨苍凉起来，“作为使者，在下期待大人早日归京担负大任。在下虽愚钝迟滞，然愿以臃肿之姿追随于玫瑰之末。”

任惠也趁着酒劲道：“下官在西州多蒙大人观照，不胜感激，于此作别之际，下官尚有一不敬之请，不知大人可否为下官留一墨宝？”

“这有何难？”裴行俭将一杯酒灌进肚里，转脸对着外面喊道，“拿笔墨来！”

不一会儿，两名士卒捧着墨砚进来了。裴行俭铺开绢帛，沉思片刻，挥毫便写就“心雄万夫”四字。刚刚落笔，身后就传来一阵掌声。

裴行俭也不客气道：“人谓褚遂良无精笔佳墨就写不出好字来，而不择笔墨快且好者，唯在下与虞世南矣。”

第二天，裴行俭和韦思谦骑两匹快马巡查边防，沿途营帐林立、亭堡壁垒，校尉旅帅军容整齐，因此，韦思谦由衷地感叹裴行俭治军有方。

两人放松马缰，漫步在草原戈壁之上，话题也变得宽泛起来。说到当今朝堂，裴行俭问韦思谦道："听闻大人已做到了司宪少常伯，为何又复任侍御史了？"

韦思谦叹了一口气："宦海险恶，大人自不难思解。当初许圉师大人为李义府所嫉，他趁许大人之子踩踏百姓稼禾之际，兴师问罪。在下秉公办案，不想遭池鱼之殃。好在陛下开恩，得以重履旧职。"

裴行俭望了望远方天山的白雪道："大人光明磊落，就如这天山，洁者自洁，污者自污，岂是小人所能误解！好在李义府自毙，刘仁轨大人主政，朝野清朗。"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许敬宗，便问道，"另一位许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年老失宠，皇后很少召见了。"

裴行俭"哦"了一声，看看日近午时，便向附近的军营走去。他们决定在那里歇息之后再返回行辕。

路上，裴行俭将百思不得其解的疑虑提到韦思谦面前："像下官这样的贬官，陛下要召回京，皇后那一关能过么？"

韦思谦勒住马头，向裴行俭身边靠了靠道："依在下观之，皇后虽恣肆专权，然于用人上却不失慧眼，不失胸怀。此次就是她接纳刘大人之谏言调大人回京的。"

闻言，裴行俭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应韦思谦的话。他离京太久了，许多事他还要等到回京后亲自去参验……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二月，裴行俭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长安。

坐骑驰过渭桥的时候，他勒住马头站在桥中央举目望去，渭河已结了厚厚的冰层，两岸的柳树上挂满了霜花，恰似万树梨花迎风怒放；河湾处的芦苇荡里偶尔飞起一只寒鸟，很快就融入茫茫大雾之中。

昨夜，他到了京郊的咸阳，就宿在当年赴西州时的西去天阁。他还点了永徽六年与褚遂良、长孙无忌春游时的菜蔬，在对面和旁侧各放了一只杯子，又给杯中斟满了酒，他满脸怆然地对着空座说道："两位大人，下官回来了。"言罢，他将酒洒在了地上……

他仿佛看见了长孙无忌棱角分明的脸庞，褚遂良潇洒的身姿，仿佛听见了上官仪爽朗的笑声。

今非昔比，时过境迁，长安物是人非，他需要从头收拾自己的心绪，重

新面对十四年之后的朝廷。他不知道该怎样适应“二圣”并立的局面，尤其是如何梳理与武曌之间的关系。尽管刘仁轨在给他的书札中对皇后的用人气度不无感佩，但毕竟他是因为反对立武曌才被迫离开京都的，而且那时武曌还没有今天的气象。

也许刘仁轨的感觉是对的，裴行俭收回目光，轻轻地鞭策了一下坐骑，飞快向桥对面驰去！咦？站在桥南头的不正是刘仁轨么？他顿时有些惶恐，急忙下了马上前抱拳道：“劳右相大人出城，下官不胜惭愧。”

“老夫之盼大人，若阳关之望归凤矣。”刘仁轨只这一句话，两个在往日并无多少往来的大臣就彼此交心了。

并马而行，两人进了长安城。一路走来，裴行俭不由得感慨世事沧桑，长安又新添了不少商贾店铺和皇家宫苑，让他徒生了诸多陌生。刘仁轨还告诉他，大明宫修葺一新，新建了不少殿宇。

“满目皆非昨日景，还将新花当旧花啊！”裴行俭满腹感慨。当年离开京都时，他的夫人因产后风而去世，刚刚出生不久的幼子也随母而去。他孤身一人，飘落西州，这也是刘仁轨很牵挂的。

“多谢大人还记得这些。下官在边塞十四年，多得诸族关照，期间有一女子库狄氏善解人意，多有关照，后经已故都督唐休璟大人的撮合，乃为续弦，膝下生有一子。此次回京，下官先行一步，他们母子由长史遣人护送，随后才到。”裴行俭解释了一下。

刘仁轨闻言合掌道：“大人能与胡人联姻，也是佳话一则。”

说着话就到了，刘仁轨道：“大人刚回来，府邸尚需清扫，老夫已在府上备了薄酒，为大人接风。明日老夫就陪你觐见‘二圣’。”

裴行俭十分感动，就恭敬不如从命，客随主便了。

洗去征尘，裴行俭来到膳室，刘夫人早在那里等候多时。

裴行俭谢道：“劳嫂夫人费心，在下深感不安。”

“大人与夫君皆戍边多年，其间甘苦老身深知，何言费心，还请大人畅饮。”说罢，刘夫人举杯向裴行俭敬酒，“饮罢这杯，就请大人慢用，老身就不奉陪了，夫君也好和大人说说话。”

当室内只有两人的时候，刘仁轨才将近年来朝堂变故一一说与裴行俭听。其中有些他在西州时已有所闻，有些则是第一次听说。他听得很专注，时不时地住杯停箸，甚至连酒洒了也全然不知。

“大人有所不知，上官仪一案致使数百人死于非命，梁王李忠以参与谋反之罪名而被皇上赐死于黔州。第二年，太子请求陛下恩准才得以迁葬昭

陵。”

裴行俭长叹一声道：“下官在西州闻听上官大人一案，为他的举止感到震惊又敬佩。”

“上官大人忠心天地可鉴，然则书生气太浓，做事操之过急，期待一纸诏书就可转不可逆之势，未免浮泛无根，到头来则事与愿违，不仅自己血溅西市，而且从此‘二圣’临朝，诸事皆决于皇后。”刘仁轨顿了顿继续道，“这也是老夫要对大人说的，眼下朝局非朝夕可扭转，故而你我需谨慎从事，顺势而为，多为朝廷做些实事为好。”

听了这话，裴行俭觉得刘仁轨虽久在海东，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外柔内刚，这也正是自己所缺少的。其实在回京的路上，他也曾反复梳理过这些年的宦海经历，从中也悟出不少道理。与其知之不可为而强为，不如情系百姓而求实。如今，这些想法都与刘仁轨的话契合了，他不禁生出知音难觅的感觉，油然端起酒杯，把满腹的敬意说给这位大自己十二岁的兄长听。

刘仁饮干完杯中之酒，然后告诉裴行俭道：“陛下已与皇后商定，任你为司列少常伯，主持选官。此乃大人大有可为之机。”

闻言，裴行俭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若此议出于武曌之口，那么，这至少说明她对朝事变革是洞若观火，切中积弊的。

自武德以来，任官虽广开才路，然选仕之制唯以出身门第定高下尊卑，以致布衣卒伍者仕路阻塞。大唐立国至今五十余年，正逢中兴，若因循旧习，必致有志者报国无门。

“下官定辅助大人革新选制，为贤者开道，为能者造境。”

刘仁轨为裴行俭的雄心所感动，禁不住越过席位，抱拳道：“大人正当盛年，报国有时，此老夫最感快慰者矣。”

日色过午，两人都有些微醉，出了刘府，裴行俭抬头看去，雾不知什么时候散了，岁末的太阳透出春的亮丽。他的心境也因这阳光而豁然开朗，屈指数来，该是腊月初八了。

他似乎听到冥冥间有一个声音在召唤。嗯！刘大人说得对，他要尽快开始新的生活，把积蓄了十四年的抱负捧给长安，献给朝廷……

裴行俭很快见证了刘仁轨在信札中对皇后的评价。回京第三天，正不逢朝会，刘仁轨偕裴行俭一同到宣政殿来拜见皇上皇后。

路上，裴行俭问道：“皇后与陛下并肩问事么？”

刘仁轨告诉他：“皇后在帘后，皇上在台前。”

裴行俭“哦”了一声，心想皇上能做到这样已很不容易了。

来到塾门，两人看见李荣，裴行俭忙上前见礼道：“烦劳公公禀奏，就说西州都督裴行俭觐见‘二圣’。”

“哦！是裴大人啊！”李荣惊异岁月如刀，在眉宇间刻镂下了每个人流逝的年华。看看，裴行俭的鬓角已有了白发。而裴行俭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李荣老了，老得须眉皆白，可还是一步不离陛下左右，真可谓忠心赤胆。李荣擦了擦眼角，转身进了殿，不一会儿便出来宣道：“陛下有旨，刘仁轨、裴行俭觐见！”

当裴行俭遵循刘仁轨的提醒，跪倒在宣政殿中央，口称“微臣裴行俭参见‘二圣’”时，李治放下了朱笔，睁开有些昏花的眼睛问道：“裴爱卿回来了！”

“陛下！微臣回来了。”裴行俭抑制住激动的语气，忍不住热泪盈眶。

刘仁轨道：“启奏‘二圣’！裴大人一回京就急着要见‘二圣’，只是臣因要与太子中舍人杨思俭商议太子婚典大计，故今日才来拜见。臣已向裴大人转达了陛下旨意，任命他为司列少常伯，与西台侍郎李敬玄主持选官。”

“如此甚好！本宫闻裴大人在西州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华夷睦邻，人皆称颂，今回京参知选官，必能擢拔英才，举荐贤能。”随着一声赞叹，武曌从竹帘后出来了，她满面春风，对裴行俭的归来充满了喜悦，似乎早忘记了当年的龃龉和不快。

这情景让李治很欣慰，道：“皇后所言，亦朕之所望。”

刘仁轨与裴行俭见此，几乎同声回答道：“臣等定不负‘二圣’厚望。”

然而，就在大家激动之际，武曌接下来的话却让大家有石破天惊之感：“两位爱卿且不要急于断言。本宫夜观史籍，乃知秦四世而霸，其兴在于制。故制立则国强，制废则国亡。选官之制，累代沿袭，陈陈相因。世卿世禄，屡废屡行。有隋以来，虽科举勃兴，然旧制未除。纨绔者得先祖荫庇而入仕，贤达者空怀壮志而无路。别的不说，如本宫几位兄长，因周国公有功而得以任官，结果不思报效朝廷，反而恃权妄为，鱼肉百姓。更武惟良投毒谋刺，罪在不赦。我朝立国久矣，选官之制不改，人才匮乏，何谈中兴呢？”

这话无论是李治，还是刘仁轨、裴行俭都没有想到，武曌言及选制因革，先从自己说起。尤其是裴行俭，更是一时瞠目，话就由衷地出口了：“皇后圣明！”

李治便马上对裴行俭说道：“朕给你十日时间，将因革选制呈与朕与皇后如何？”

裴行俭忙回答：“微臣遵旨！”

眼见时间不早，武曌便道：“裴爱卿刚回京，免不了造访应酬，可以退下了。刘爱卿先留下，本宫与陛下还有话要说。”

告辞出了宣政殿，裴行俭忽地生出一种如负泰山的感觉，皇后以武氏兄弟为据而言选官旧制之弊，令他很是震撼，只是还不知道在武氏家族发生了什么。

他问送自己出来的李荣道：“皇后几位兄长安在？”

李荣回道：“唉！说起来那是乾封元年的事了。皇后以谦虚之故，奏请陛下外放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两人一在职上忧郁而死，一因被人举报贪贿而在流放振州途中病死。”

裴行俭“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他离京太久，这做法有多少出于公心，有多少源于私怨他还理不清。皇后与几位兄长不和，他是知道的。

“皇后的族兄武惟良竟大逆不道，欲投毒皇后，结果魏国夫人却不幸中毒身亡，皇后下令将其斩于西市。”

裴行俭又“哦”了一声，这些事他在西州的确不曾闻听。登上车驾，回头看了看李荣转身的背影，裴行俭双目迷离，那感觉却无法用一句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武曌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他开始追溯，从褚遂良到长孙无忌，从韩瑗、来济到他自己，是不是对武曌太疏于了解了……

此时，在宣政殿内，刘仁轨正向李治与武曌禀奏太子婚典的筹备。

“臣曾就此征询过杨思俭，他深感‘二圣’知遇之恩，只是……”

武曌一听这话，便打断了：“难道他不愿意么？”

“那倒不是！他是忧虑自己门第太低，教子不严，有辱皇家声誉。”

又是门第桎梏，这也让李治感喟之至。世人一旦发迹，往往看重门第，可哪里知道他们的祖先也是从贫寒起家的：“朕与皇后皆悦，他不应再有顾虑。”

刘仁轨回道：“臣也是如此说的，杨大人当即表示一切遵从‘二圣’旨意。”

“这不就对了，本宫已问过太子，他言曾在偶然场合见过杨家小姐，他对这桩婚姻也心向往之。”武曌又表达了赞同之意。

刘仁轨便禀奏道已要司宗寺、奉常寺、内侍省同心协力筹办太子婚礼大典。而且太史推演阴阳，以明年秋日为吉时。

武曌十分感慨刘仁轨办事干练，不禁为当初听信许敬宗谗言，为了李义

府贬他到边关而感到惋惜，于是说道：“既是阴阳勘定，当是天意。爱卿当尽心为之，不可疏忽大意。”

刘仁轨觉得该禀奏的事都已说完，遂起身告退，不料武曌又叫住他道：“本宫已奏明陛下，龙朔二年改制以来已有六年，朝野多言不便，请爱卿回去召集三台集议，看是否要恢复旧称？”

李治接着武曌的话道：“朕自即位以来，愿听诤谏，朝野当以真言奏之，不可言不及义，口是心非，虚于应付。”

“臣不敢！”刘仁轨说着，便向“二圣”告辞。

出了宣政殿，他看见太子少师许敬宗在塾门等候。见刘仁轨出来，他忙上前问道：“大人奏事完了？”

刘仁轨点了点头：“大人这是……”

许敬宗咳了一声，显出一副老态。他迟疑片刻，才将准备致仕的想法说与刘仁轨听。

“哦？大人要告老还乡？”刘仁轨很诧异。

自永徽以来，许敬宗追随皇后，官至太子少师。然则，眼下已七十有八，步履蹒跚。

“陛下念臣年老，恩准骑马入宫，倘若老夫不知趣而退，待在朝堂，岂不碍眼？”

尽管刘仁轨因道不同而一向不待见许敬宗，回朝以来，诸事多与姜恪商议，可许敬宗这番话却在他心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岁月如梭，过了年，他也已年届七旬了，当急流勇退才是。好在裴行俭回来了，他芳林新叶，正当盛年，自己可以放心了：“大人清明！下官只比大人小九岁，开年也该乞骸骨致仕了。”

这时候，就听见李荣在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许敬宗觐见。”

许敬宗转身的时候，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刘仁轨急忙扶住，许敬宗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那眼里的慈祥和温柔在刘仁轨心里盘桓了多日，让他难以释怀。他一次次地感慨，善端者，人之本性，浮沉相扰，至有变异。像许敬宗这样的人，也有善心的时候。

王朝的选制变革，因为裴行俭的归来而风生水起。连日来，他遍访了东、中、西台及各司臣僚，征询对选官的灼见卓识。他很吃惊，朝野对选制的变革竟如此关注，以至于成为署中的中心话题。裴行俭很谨慎，他不仅仅听赞同的言论，更注意不同的声音。几天下来，他发现凡是反对新制的，大都是那些袭封了先祖爵位，而又在朝任官的功臣子弟。而

拥戴者则多为农家布衣，以科举而入仕者。

这有什么要紧呢？自古及今，变法未有一帆风顺的。让他有底气的是，从李治到武曌，都对新制寄予了厚望。还令他颇为欣慰的是，与他一起推进选制变法的西台侍郎李敬玄更是不遗余力。两人博集众长，一连数日不知晨昏旦暮，终于将复杂的吏制理出头绪来。

十二月十八日的朝会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选官新制。

关于选制的奏章前一日已送至李治与武曌的案头，裴行俭知道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明晰地阐释新制的思路。他一脸的肃穆，暗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的臣僚，从他们迥然各异的目光中读出了对新制诞生的惶恐、兴奋和诧异。他撩了撩袍袖，又整了整冠冕，使自己跃动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然后，他才缓缓来到大殿中央，展开文稿说道："大略选官之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身者，言其体貌丰伟；言者，取其言辞辩证；书者，取其楷发遒美；判者，取其文理优长。考虑资历、衡量劳绩而分别授任官职。"

此言一出，大殿中一阵骚动。他侧目看了看站在最前面的刘仁轨，从他坚毅的目光中获得了巨大的鼓励，便接着道："何以证身、言、书、判之臧否，乃在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体貌、言辞。及注授官职，须得征询其人便利。"

接着，他详细解释了选拔的过程："凡注授之官员，须在应试者中公开宣布，此所谓'已注而唱'。 然后分类罗列次序，由仆射选报东台省，给事中填注情况、意见，侍郎查核，东台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审定后上报皇帝，司列寺按皇帝旨意授官，分别发给凭信，称为'告身'。"

班列中又是一阵哗然，但裴行俭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继续侃侃而谈。无论是刘仁轨还是姜恪，都从心底感慨裴行俭西州十四年没有白待。

在裴行俭就选制做了陈述后，李敬玄又就如何选拔边远地区的官员，如何考核官员政绩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群臣的议论声中，李治说话了："诸位爱卿！政之兴在人，人之用在选官。选制之变，关乎社稷，众卿有何灼见，不妨奏来。"

大司宪乐彦玮、西台侍郎同东西台门下三品的孙处约，都是布衣出身，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对世袭门第早有异议。他们首先对新制表示了发自内心的赞同，极言新制广开贤路，大唐必人才荟萃，群英翔集。

"启奏陛下！臣有话说。"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际，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大家转脸看去，却是袭封英国公、现任太仆少卿的李□之孙李敬业。他将笏板举在当面，遮住自己不屑和放任的目光，"臣以为，新制贬抑功臣子弟，名为集贤，实乃不公，臣以为行之不便。"

他的话很快得到了袭封周国公、已改姓武氏的韩国夫人之子贺兰敏之的响应："李大人所言至为有理。夫君者，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选制在台，岂非暗讽陛下不知人矣！臣以为此乃奸人用心，当治罪。"

贺兰敏之的话音刚落，已故宰相窦德玄之子窦怀贞立即跟了上来，言道："新制选官权在司列，难免力所不及，照有所穷，如有人假公济私，阻塞才路亦未可知。"

贺兰敏之更是把矛头直指裴行俭："众所周知，裴大人当年是如何离京的，在下不言，裴大人心中自明。而今归朝，裴大人本当尽职履命，为何又生风波，实乃居心叵测，臣以为当严治罪。"

裴行俭很吃惊，这些功臣子弟沆瀣一气，才是朝廷潜在的危险。前有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为训，今又有贺兰敏之等人之行。他们凭借祖宗之功，趾高气昂，让裴行俭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把目光转向了姜恪，只见他颜面通红，摩挲双拳。果然，姜恪出列说话了，长期的兵戎生涯练就了他声若洪钟的气度："臣以为方才各位国公所言差矣。各位只见显爵之荣光，而不闻军功之艰辛。且不论别的，敢问李大人，可知故英国公李□将军遍体创伤几何？再问武大人，可知故周国公疆场险夷几何？你等不思报效朝廷，只为坐享其成，岂功臣之后所为乎？"

姜恪的话在刘仁轨心头激起层层浪花，可叹时人不晓"君子之泽，五世而渐"乃千古不易之理。他明白李敬业、贺兰敏之不过是其中的代表，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官宦子弟，倘若再不改弦更张，总有一天社稷要毁这些人手里。想到这里，他面朝皇上，说话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启奏陛下，姜大人所奏切中时弊，臣以为选制当改、当新、当行，臣恭请'二圣'圣裁。"

武曌在竹帘后听着朝臣们的争论，内心也很不平静，尤其是贺兰敏之的陈奏让她很是失望。若非武元庆兄弟逆鳞，哪会让他袭封周国公的爵位。他不知感恩，反而大言不惭，反对选制，这让她十分恼火。她之所以一直强压心火，就是要听一听宰辅们的声音。如今，姜恪与刘仁轨已说了话，该是她出面的时候了。

"众位爱卿！方才听诸位爱卿奏言，一则喜，一则忧。所喜者，乃刘爱卿、姜爱卿情在社稷，心忧天下。所忧者，在功臣之后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浑浑噩噩。本宫倒要问一句，扪心自问，国公之爵可有你等一滴血，一寸功乎？本宫还想问一句，今日朝堂之上颐指气使者，是有否恃权贪贿，倚强凌弱，欺压百姓之为乎？"武曌此言一出，刚才还声高气粗的几位功臣之后顿时蔫了，悄悄地低下了头。

武曌厉声道："乐彦玮、卢承庆何在？"

两人同时回答："老臣在！"

“退朝后，司宪寺会同司刑寺查一查这些功臣之后，看看他们背着陛下都做了些什么？如有触犯律令者，严惩不贷！”

李治觉得廷议到这个时候该是落幕的时候了，刚才皇后的一番话等于为这场争论做了结语，也代表了他此刻的心境，于是，他环顾了一下站在下面的臣僚说道：“传朕旨意，新选制于明春颁行，知晓州县。并改元咸亨，大赦天下。”

“‘二圣’圣明！”从紫宸殿发出的声涛，久久地在大明宫的建筑群间回旋……

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的春夏之季，李弘觉得每一个日子都是靓丽清朗的。在父皇与母后于坐落长安西南的九成宫避暑时，他与留守在京城的刘仁轨、裴行俭等一起署理朝政。

十八岁正是情窦初绽的年龄，太子妃的选定使他的梦想很快将触手可及。每当处理完政务，一人静下来的时候，他都会痴痴地面对殿门外馨香馥郁的花木，想象着那位佳人如云霞一般地飘到他的面前。

她到底是怎样的性格，是同母后一样温柔中多了阳刚，还是如表姐贺兰蕊儿那样小鸟依人呢？近年来，他看到父皇在母后凌厉目光下的怯懦，暗生了不尽的悲悯，他发誓将来太子妃一定不选母后那样的女人。他不在乎婚礼的浓重与否，他向往的是花前月下的厮守。

而另外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是，选制的变革使早年被父皇和母后严令出宫的王勃等才俊有可能重新入仕，他们就有机会一起谈文论诗了。因此，当李敬玄向他禀奏说已将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举荐给裴行俭时，他就期待着有一天与他们重逢。

现在正是上午巳时，八月的天气虽然在正午时分还有些热，但暑流的消退使得夜晚十分清凉。皇上已命内侍省传来消息，不日将回到京都，他需要将手头的事情处理好，好给父皇和母后一个交代。

他刚刚翻开一卷奏章，贴身太监郭纬就进来禀奏道：“殿下，姜恪大人求见。”

他知道司戎前来必是边关有事，忙停下手中的笔道：“宣他来见。”

果然，姜恪带来了一个令太子十分不快的消息。

说起来那是四月的事情，远在西南的吐蕃连下西域十八州，消息传来，朝野震惊。李治当即敕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总管讨吐蕃，并护送吐谷浑回归故地。

然而此刻却传来唐军大败的朝报，李弘很是震惊：“怎么会这样呢？”

“据军中虞侯禀报，此事皆在郭待封。早年征高丽时，其与薛仁贵并列，及至征吐蕃，其耻于居下。故薛仁贵所言，他多违之。乌海一战，薛将军以为乌海险远，军行甚难，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然后率精锐倍道兼行，必大破敌军。然郭待封不用其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便遭遇吐蕃军二十余万，后因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姜恪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郭待封该杀！”李弘怒而击案道。

“吐蕃知我将心离散，接连攻击，我军全军覆没，仅三将脱身而还。”

“三将误国，是可忍孰不可忍！兵法云，‘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今将不为民，争名于朝，焉能不败？”李弘顿了顿，说话的声音就加重了，“传本宫旨意，敕大司宪乐彦玮赴军，待将三人羁押回京后，关进大司宪诏狱。父皇、母后不日回京，待禀奏后再行处置。”

离开东宫，回望长长的司马道，姜恪有一种无言的欣喜。太子真的成人了，他处事的稳健、多思，使他对大唐后继有人充满了欣慰。

可李弘的心境却没有轻松，以致当尚衣令拿来婚典的服饰要他试穿时，他竟发了脾气：“你等为何如此着急，不是九月才行大典么？”

尚衣令小心翼翼地回道：“殿下先试穿，若有不适之处，微臣好让大匠们另做。”

“你等只求其表，何求其实？唉！本宫不与你等说，这礼装本宫不试了，拿下去吧。”

尚衣令道：“这……此非微臣之所为，乃皇后旨意也！皇后前往九成宫前夕曾传微臣到蓬莱殿，明旨礼装做好后呈殿下试穿。”

李弘于是就很无奈，只好勉强试了……

八月底，李治和武曌结束了一年一度的避暑回到长安。两人对太子署理的国政十分满意，严令将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免死除名，贬为庶人。

当李弘在宣政殿对朝政侃侃而谈时，李治与武曌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太子真是长大了，婚礼也迫在眉睫了。

回京第四天，武曌传司礼、司宗、奉常寺太常伯到宫中详细地询问了婚礼大典，知会各国使节以及州府朝贺等筹备进城，她对每个细节都寻根问底，直到觉得毫无纰漏才放心。末了她道：“太子婚礼，关乎国威，不可疏忽。你等当尽职尽责，若有贻误，本宫唯你等是问。”

然而，武曌没有想到，在大臣们刚刚告退后，荣国府府令便慌慌张张地进宫来了。武曌一见，刚才还满怀喜悦的心境顿时变得老大不快，责备道：“何事如此慌张失色，这成何体统？”

府令战战兢兢地说道：“启奏娘娘，大事不好了！老夫人她……”

“老夫人怎么了……快说！”

“老夫人病体沉重了，要小的进宫来禀奏，说是要见娘娘。”

武曌顿时有些紧张，大声道：“你老实说，老夫人究竟如何了？”

“从七月初起，老夫人就感不适，太子殿下曾多次探视，并遣太医诊脉司药，但终无起色。老夫人自言去日无多，便要小的进宫来，说有话要对娘娘说。”府令说着，眼眶就涌出了泪水。

武曌的心顿时绞痛了，她记得四月离开长安时，母亲尚颜面红润，体态康健，未料几个月过去，竟然病入膏肓。她不敢有丝毫的耽误，要府令速回荣国府，她随后就到。

“老夫人还说，让娘娘将太子妃带上。”府令又加了一句。

“知道了，你快回去吧。”看着府令离去，武曌朝外面喊道，“张尚宫！”

张尚宫应声进来。

“速遣人传太医令、太子妃素儿随本宫前往荣国府。”

张尚宫道一声遵旨，转身疾疾离去，武曌又在身后叫住了她：“你去禀奏陛下，就说老夫人病重了。”

随着张尚宫一声应答，武曌颓然地跌在榻上，忽然觉得心中空落落的，很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热辣辣的泪水顺着两颊淌到嘴角，苦涩的咸……

荣国夫人杨氏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就像一片云被风吹着，在天地间游荡，眼前忽而风雨滂沱，忽而愁云重重。而每一朵云彩上，都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别人，是曾对自己十分冷落的武元庆和武元爽，还有武惟良、武怀远。他们一个个怒目圆睁，声言是武曌害死了他们，要向她索命。她恐惧而又声嘶力竭地呼唤丈夫武士彠来救她。

哦！武士彠来了，依旧是盔甲被身，依旧是风尘仆仆。他为她擦去眼角的泪水，牵她来到一座佛山前。那里金光四射，殿宇嵯峨。佛祖莲台高坐，对跪拜在面前的武士彠夫妇道：“佛法无边，度你入慈航慧海。”

就在此时，杨氏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自远及近地穿越云霭，在耳边回响。哦！那是女儿的呼唤。她回眸寻找，果然在蓬莱殿前发现了武曌。

“母亲！女儿看您来了。”

荣国夫人睁开眼睛，发现武曌带着太子李弘、太子妃素儿，还有外孙左散骑常侍贺兰敏之。

八十岁的她看上去很憔悴，两颊浮肿，黄中透亮，武曌心头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含着泪道：“母亲刚才睡过去了。”她不愿意用“晕”字，那太伤情了。

荣国夫人低声应道：“老身方才在天地间看见你父亲了。”

“那是母亲精神恍惚，也是父亲在天之灵牵挂所致。母亲不必担心，本宫这就命太医令为您诊脉。”武曌擦了擦眼角，便来到外间，传淳于太医进去。

淳于太医将一条丝线系在荣国夫人右腕，一头用三指捏着，专心地捕捉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他收起丝线来到外间。武曌急忙问道：“老夫人病情如何？据实说来，恕你无罪。”

淳于太医就跪倒在地道：“老夫人脉跳微弱无力，紊乱无序。依微臣观之，老夫人病入膏肓，难以为治矣。”

“依太医估量，老夫人尚有多少时日？”

“大概不过两日。”

“本宫知道了，你退下吧！”

来到内室，未至榻前，武曌已泪眼婆娑了。荣国夫人双目微闭道：“佛祖度我，老身自知不久人世，将去之际，萦萦牵挂，不绝如缕。你父亲乃一代开国功臣，战功卓著，屡蒙圣恩，多所追赠。还请皇后奏明陛下，再事封赠，以慰在天之灵；自武元庆弟兄去后，敏之续脉。彼虽行为无常，还请善待。老身当年初到京都，举目无亲，赖许敬宗大人关照，乃得有余生。老身去后，定要知会他。”

说到这里，荣国夫人微微睁开眼睛，两行浊泪纷然而下：“太子婚事，事关国脉，更牵后宫，若非老身病笃，当亲观婚典。”

武曌的心被浸透了酸涩，忙传李弘和素儿进内室。

李弘偕素儿来到榻前，轻声道：“外祖母，孙儿来看您了。”

荣国夫人侧过脸看着一对年轻人，她伸出清瘦的手摸索着素儿的头发，就难得地笑了：“看看！出脱得像个玉人似的。”

素儿母亲早逝，这些年在父亲和乳母的抚养下，出落得楚楚动人。她感受着一位将去的老人的手无力地拂过自己的乌发，油然想起自己母亲离

开时的情景，禁不住泪流满面："老夫人一定会好的。"

荣国夫人喘一口气，声音低微地说道："难得太子妃一片孝心，老身即便去也放心了。"接着，她又拉起李弘的手说，"你为太子，将来要主宰大唐江山。后宫安则朝事顺，婚典以后，你要善待太子妃。"

李弘的喉头就哽咽了，童年时被外祖母殷殷呵护的记忆犹在昨日。往事历历，不想她已成垂暮之人。岁月无情，天不憖遗一老。李弘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此刻的心境，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老人毫无牵挂地去。他擦掉眼泪，换上笑容道："弘儿谨遵外祖母教诲。"

武曌见状，忍住泪水道："向你外祖母叩头谢恩。"

李弘遵旨一一做了。

贺兰敏之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当李弘和素儿在榻前听老夫人说话之际，他则一直透过薄如蝉翼的帷帐，暗暗地瞧着素儿发呆。

他从心底感叹造化怡人，生了这冰清玉洁的女子。不说那粉面桃腮，肌肤如雪，不说那青丝如瀑，螺髻盘旋，不说那纤纤素指，如丹朱唇，就说那一双眼睛宛若一泓秋水，波光涟漪，羞怯中含着沉静，顾盼中熠熠生辉，倒是与蕊儿生前有得一比。

他倾心素儿已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是在前年清明，他约了李敬业去踏青。在曲江池畔漫步，他的心思并不在桃烟柳雨，春和景明，不在水色山光，曲江流饮，他一双眼睛不断地在如织游人中搜寻着妙龄女子。当他的目光掠过池中央的画舫时，就被一位站在船头的女子勾了魂去。

"年兄是否动心了？"他的情态怎能逃过李敬业的眼睛呢？

贺兰敏之神魂颠倒，语无伦次道："美哉！美哉！若可与之一谈，死而无憾了。"

李敬业笑道："年兄既是喜欢，何不命衙役传来见见？"

贺兰敏之正要说话，却看见从舱内走出一位中年男子，正是太子中舍人杨思俭。他的心顿时收了，他担心自己的无礼行径被告到皇后那里。依皇后的性格，他不死也该脱层皮。

再后来，他就听说素儿已被选为太子妃。他曾嫉妒过，不平过，多少次在夜深人静之际问，李弘有什么呢？他哪一点比自己强呢？就因为他是皇上的儿子，就该把世间所有的美占为己有吗？

这种想法一旦脱缰而出，就漫无边际地横冲直撞，让他浑身燥热，血往上冲。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武曌那双冰冷的眼睛。

"敏之！你好生无礼！"武曌斥责道。

贺兰敏之打了一个寒战，急忙收回淫邪的目光。好在老夫人的贴身丫鬟出来传他进去回话，他趁机躲开了严责。

在几位外孙中，荣国夫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贺兰敏之。他父亲贺兰越石一生放荡不羁，对这孩子的影响太深。他空有一张英俊的面孔，一副挺拔的身子，却难成大器。荣国夫人已经拼了最后的力气留给贺兰敏之一句嘱托："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便垂下了瘦骨嶙峋的双手。

"外祖母！"贺兰敏之一下子感到天塌下来了，扑到荣国夫人榻前放声大哭。

武曌没有再流泪，她知道母亲去了。往后，这荣国府人去室空，空留一腔思念。她打起精神，对蓬莱殿詹事道："你速去禀奏陛下，就说了老夫人殒薨了。"言罢，她只觉得头晕目眩，张尚宫与宫娥们急忙上前搀扶。

可詹事还未离去，就听见府门外传来"陛下驾到"的宣唤。武曌急忙率太监、宫娥们出门迎驾。看见李治，武曌再也无法压抑断肠的悲痛，扑到他怀里便泣不成声了。

李治一声长叹，他进到内室，看了荣国夫人最后一眼，便来到外室对李荣道："宣旨！"

李荣捧着圣旨，高声念道——

制曰：荣国夫人殒薨，苍峰举哀，渭水垂首，国之彻痛，敕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故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功勋卓著，万古不朽。诏加赠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陛下口谕：太子与太子妃为太原王妃守灵，太子婚典另择吉日。

这一切来得如此自然，而又如此突然。在这一刻，武曌尽享了李治对自己的深爱，感受到了父母在皇上心中的位置。她油然地跪在李治面前，发自肺腑地道了一声："臣妾谢陛下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治一步上前扶起武曌，亲自为她拭去眼角的泪水，安慰道："为社稷计，皇后还要节哀。"

这时候，贺兰敏之上前请求"二圣"恩准他陪太子为外祖母守灵。

武曌闻言道："念你未忘记老夫人养育之恩，本宫就恩准你尽孝心。"

武士彠在一日之内由周国公追赠为太原王，使荣国夫人的丧葬立时成为朝野关注的中心。从后半天开始，在京的三台宰辅、各司首辅以及他们的夫人们都纷纷按照司宗寺和奉常寺的安排前来吊祭。荣国府内银羽纷飞，哀声动地，守灵和答谢盖由太子和即将过门的太子妃以及武氏家族的钦定续脉贺兰敏之履行。

暮色落地的时候，老态龙钟的许敬宗在府令的陪同下也到府中来了。他一进灵堂，就哭跪在灵前。他声声泣诉过往的岁月，一字一泪地追忆两家的友情。他的悲情让贺兰敏之感到极不舒服，他明白这哭声中含了太多的意味。

李弘则在还了孝子的礼仪后，以太子的身份安慰道："人已去矣！老师还需保重为要。"

在叮嘱郭纬送许敬宗上了车驾，李弘回转身子时，发现素儿脸色蜡黄，疲倦不堪。眼看时间已过酉时三刻，在她的父亲杨思俭吊祭之后，李弘就要府中丫鬟扶她到后房歇息。

贺兰敏之一直目送素儿转过了灵堂后面的回廊，才转过脸来对李弘道："时候不早了，吊祭者渐次稀少，殿下也去歇息吧，微臣在这里照看足矣。"

李弘难得看到贺兰敏之如此郑重其事地说话，他报以凄然，道："老夫人在世时，对本宫百般牵护，她如今去矣，本宫当替父皇、母后尽人主之情。你若困倦，不妨去厢房歇息。"

"那微臣谢殿下了。"贺兰敏之向李弘施了一礼，小心谨慎地退下。

他一出灵堂，没有去厢房，而是沿着后院的小径绕了一大圈，来到素儿歇息的后房。

天阴沉沉的，月朦胧，树朦胧，墨影掩径，守候在素儿房门外的几位府役和丫鬟昏昏欲睡。从室内传出素儿纤细的、均匀的呼吸，仿佛静夜里缕缕馨香，直入贺兰敏之的心脾，让他心猿不定，口舌干燥。

他轻手轻脚地来到窗前，用手指穿破窗纸朝里面望，那呼吸就骤然凝固了。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

上苍该是多么的偏爱，怎么将人间所有的美都给了她。也许是室内暖融，素儿睡得微汗津津。一双细长的胳膊露在外面，恰如玉色藕节般圆润。鲜桃般的脸庞，似乎还挂着泪珠儿，洁白粉嫩的脖颈，这隆起的双乳，这柔滑的肌肤……上天哦！你该是多么的不公，为什么她就不能属于我呢？

李弘究竟能给她带来什么？他自幼体弱多病，形销骨立。哪有一点男人的雄健和威猛。他自信只有他才能给予这女人以海的汹涌，浪的喷薄；给她山的崔嵬，原的逶迤；给她情欲的蒸腾，梦幻的绚烂。现在躺在他眼前的不是皇上、皇后的儿媳，也不是太子妃，就是一个散发着芬芳，让他神魂颠倒的女人。

他不是没有想到后果，然而当情感将理智压缩到狭小空间的时候，当一种报复的心理淹没了人性的时候，他为自己寻找了条堂而皇之的理由。

不要看皇上每日正襟危坐在朝堂上，可他的骨子里都是淫邪的。他的母亲本是有夫之妇，却要不时地被送上皇榻，而他的父亲还要在朝会时卑躬屈膝地面对皇上。

不！贺兰敏之不再多想，他绕开丫鬟、府役溜进室内，迅速扑灭灯火，像一头饥饿的狼向着素儿扑去……

第二章

李治且罢让位念

武曌鸩毒首摘瓜

结局是不言而喻的，贺兰敏之的行径不唯极大地伤害了李弘的尊严，尤其触怒了李治和武曌，不久他就被剥夺了太原王府续脉的地位，复其旧姓，并被逐出京城，流放雷州。

然而，这仍不能消解武曌的失望和愤怒，在贺兰敏之行至韶州时，她又密遣袁公瑜途中拦截，将其用马缰绞死。

这事让武曌伤心了很久，在武氏一门接二连三地出事之际，她不但颜面扫地，且感到很孤单。虽说皇子们都是自己亲生的，然而他们都是李氏的血脉，总不比武氏人用起来方便。因此，在袁公瑜即将离京前，她以武氏需要接续香火为由，在征得李治的同意后，特地要他绕道振州，召因受武元庆株连流放到岭南的侄子武承嗣回朝袭爵周国公，拜尚衣奉御，在殿中省供职。

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监国之后，母子间在许多政见上经常发生冲撞，武曌需要一个贴身的人为她排解难题和消解烦恼。她很明白，以武承嗣的才思和人品，根本无法与李氏兄弟相比，可眼下除了他，还有谁能来承继武氏的血脉呢？

起始于龙朔二年的改制在运行了十年后，终于在咸亨二年恢复了旧制，仍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署理政务。武曌内心清楚，这样的结果不过是当初反对她涉入朝政的继续，也是她必需的妥协。

咸亨四年八月，武曌奏请李治加封武承嗣为宗正卿，取代了老迈的李博乂，从此为他进入三省扫除了障碍。也就是在这一天，这对因为武元庆之死而一度生疏的姑侄终于暂时抛却前嫌，在蓬莱殿进行了一次毫不设防的谈话。

武曌没有隐晦她与太子之间的龃龉，也没有隐瞒她与李治在用人上的分歧。二十三岁的武承嗣对姑母的担忧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姑母所思，亦侄儿之所虑也。”

武曌问道：“你以为刘仁轨、裴行俭这些人可靠么？”

武承嗣往前挪了挪道：“论文韬武略，刘、裴皆在姜恪之上，眼下要推进朝事，不可不借重。然依侄儿看来，彼等总归与褚遂良、上官仪等人牵系甚深，不可不防。”

“那依贤侄之见，该如何处置呢？”

“臣闻听乾封元年，娘娘曾召集弘文馆直学士刘祎之、著作郎元万顷等为翰林院待诏，入禁中撰《列女传》《臣轨》等书，有九年了吧？”

武曌点了点头：“确有其事，这又如何？”

武承嗣建言道：“仅让彼等沉溺于编纂，岂非荒废了贤才？他们皆是治世之能臣啊！”

武曌没有打断武承嗣的话，她听得很专注。武承嗣的眼睛转了转继续道：“臣倒有一计，今后凡朝廷颁行文书，百官奏疏，皆由诸生密议研判，再奏明陛下颁行。如此，则宰辅之权分也，皇后可解远虑近忧，陛下也不至劳心费神。”

武曌的眼前一亮，她断定流放岭南对武承嗣不啻为一次历练，他比贺兰敏之成熟多了，由此她的亲近感油然又增加了一层：“好！贤侄所言，甚合本宫之意，你今日即可将此意转告彼等。”

“不仅如此，臣还以为必须设法使陛下不至于生疑。”

“你不妨详细奏来。”

“娘娘不难知道，陛下对长孙无忌一案至今犹存狐疑，耿耿于心。现在长孙无忌已死，无碍行政，娘娘何不奏请陛下复其官爵，说到底就是给亡人头上加光彩，安的却是陛下的心。”

“这……”

“微臣深解娘娘心结，故而得选一个适当时机自然为之，如此则陛下心安理得矣！”

武曌欣然笑了，这对姑侄终于在这个早上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契合：“如此甚好！本宫明日就去奏明皇上，追尊李氏先祖，追尊高祖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太宗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

武承嗣立即领会了皇后的意思，接着话道：“微臣即以宗正卿身份奏请陛下，皇上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

眼看时间不早了，武承嗣起身告辞，在回眸的那一瞬间，他惊异地从姑母眼中发现了难得的慈祥和温柔，甚至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而武曌在武承嗣身后也留下一句刻骨铭心的话——武氏于此有续矣。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武承嗣所料，八月，朝野举行了盛大的祭典，跪拜在祖宗面前，李治又一次热泪盈眶。

大典后第三天的朝会上，李治颁诏，皇上从此称天皇，皇后从此称天后，改年号为上元，大赦天下。

武曌也不失时机地向李治提出，恢复长孙无忌生前的官爵，以他的曾孙长孙翼袭赵国公爵位。随后，李治又恩准长孙无忌陪葬昭陵。

这些事均出自武曌口，让李治十分感动和欣慰。他与武曌之间因素儿被强暴而发生的不快，终于找到了新的平衡。当他们在秋末与太子一起重返东都时，两人都感到了近几个月来少有的和谐。

上元元年十二月，洛阳周围落了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东都的坊间和街道雪盈三尺，以致有司不得不调动羽林卫上街扫雪，但常常是前一天扫过，到第二天凌晨又雪厚如旧。朝臣们的车驾往往陷入雪中不能自拔，朝会的时间因而推后了一个时辰。

今天虽不逢朝会，可无论是李治还是武曌的心都随着雪在天地间飘荡。

前天的朝会上，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刘仁轨上奏，说洛阳街头大批平民百姓冻死，每日都有数十具尸体运往城外。

李治的心便无法再沉浸在奏章里了，他时不时地来到武成殿门前，望着鹅毛般的大雪，发出悠长的叹息："此天以灾异谴告于朕也。"

这天，他正在眺望大雪，就见皇后身边的太监武钦踩着积雪高一脚低一脚地从司马道上过来了。

上官仪案子之后，武曌婉言谢绝了李治要内侍省遣往身边的太监，而是遣人到并州故里召了武氏族中一位年轻人，净身后安排在身边。

李治转身回到案头，李荣就引着武钦进来了，原来是武曌有奏章呈上。

"你且退下，朕阅后会告知天后的。"

李荣往殿中央的木炭盆里添了些木炭，看着黑色的木炭渐渐变红，殿内重新暖和起来后，才静静地站在一边。李治将手头的文书推到一边，聚精会神地看起了武曌的上书。

天后究竟在奏章中说了些什么呢？以至于陛下如此用心。李荣心里想着，但又不敢多问。他看着皇上先还是能平静地默读，后来就不禁念出了声，还喜不自胜地拍案击节，发出由衷的感叹："慧哉天后也！慧哉天后也！"

李治放下奏章，抬头看见李荣正吃惊地看着自己，便挥手招呼道："你来看看这奏章！来！你念，朕听。"

李荣捧起奏章，尖细的嗓音在大殿回响——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

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李荣刚刚读完，李治击掌称快道：“整整十二条。强国体、美教化、振纲纪、褒先进，真可谓针砭时弊，周密详致。”

从李荣手中接过奏章，李治拿起朱笔在奏章后面批了“言约而文要，缜密亦详致，行之天下，朝野大治”。写完这些，他见暮色渐浓，便伸了伸胳膊，站起来对李荣道：“移驾合璧宫，朕要与天后共进晚膳。”起身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叮嘱李荣带上武曌的奏章。

从长安到洛阳几个月了，李荣第一次看到李治如此眉飞色舞，他的情绪也跟随着格外明朗了，他兴冲冲地来到殿外，尖着嗓子喊道：“天皇口谕，移驾合璧宫……”

此刻，武曌正与北门学士们谈论下午送往李治处的奏章。因为这些人通常是通过皇宫北门出入禁中的，故而称北门学士。

弘文馆直学士刘祎之道：“奏章虽由臣等草拟，然则条文思虑皆出于天后，臣等深受教矣！”

武曌看了看外面的雪道：“大灾突降，本宫忧心如焚，当替天皇分担。”

著作郎元万顷道：“天后圣明，建言所列十二条，条条关乎社稷，实乃治国理政之统要。我朝承平久矣，王公攀比，奢华成风，倘是蔓延滋长，必蹈前隋之覆辙。天后禁淫巧，倡怀素抱朴之风，中兴有望也！”

特地赶来参与十二建言修订的武承嗣也接着道：“京官八品以上益廪入，乃人心所向也。天后体恤臣下疾苦，真帝王之度量，朝野闻之，当感‘二圣’恩德。”

刘祎之又逐条对建言给予了赞誉，对它将产生的影响做了绘声绘色的展望，似乎眼前都是万民拜倒，山呼万岁的情景。

但武曌的心里非常清醒，这个朝廷不是几位北门学士所能左右得了的，即便李治批阅了奏章，还需上书、中书、门下集议之后才能由门下省发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不过武曌也很自信，她相信集北门学士群智而草成的建言，大多数都是出于平衡各方关系，体察民情民意，有利农商振兴。至于禁淫巧，得先从宫内做起，然后扩展到王爷、公主们，再说这也是极少的人。尤其是倡导王公以降皆习《老子》，更是李治孜孜以求的，故而当不会有多大阻力。

武曌觉得眼前的几位学士思维活跃，绝少腐气，将来都是治国良才。倘若当初就注重集思广益，调动诸生议政才能，如今当有不少人站在朝堂

了，于是便鼓励道：“诸位爱卿，本宫所呈之建言乃大家群智集益之果。大唐之兴，要在选才；选才之绳，要在实务。卿等不尚空言，本宫当奏明陛下，量才任用。”

武承嗣正要说话，却听见殿门外传来李荣的声音：“天皇驾到！”

武曌使了个眼色，迅速整理衣冠，北门学士们个个刹住话头，将正在编纂的《列女传》《臣轨》等文稿摊开，这才前去迎驾。

李治进得殿来，见几位弘文馆学士和著作郎都在，便笑了笑道：“天后这里甚是热闹啊！”

武曌在李治身边坐下笑道：“臣妾召他们前来，是要看《列女传》等书编纂得如何了，随后也好禀奏皇上。”说完，她又转脸对武承嗣和几位学士说，“你等先下去吧！”

“微臣遵旨。”武承嗣等人趁机出了殿门，各自回去了。

“天后所呈建言十二条，朕看了，字字珠玑，条条实务，朕意颁诏天下行之，明日就命中书省拟定诏书。”

武曌心里十分快慰，在她的心里，这十二条不唯乃当下施政之纲，更应为长久国策。她从案头拿起一卷《臣轨》道：“臣妾所修纂之《臣轨》已见大略，恭请陛下圣览。”

李治接过文卷，大略翻了翻，就感喟武曌精气健旺，每日要看许多的奏章，还要召集学士们著书立说，这些倒与母亲长孙皇后十分相近。

武曌指着前面的书名道：“人主之道，在御臣；御臣之道，在立规。此臣妾编纂此书之要旨。”

李治点了点头：“《书》曰：‘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群英莅职，众彦分司，虽复已积忠良，犹且思垂劝励，《臣轨》一部。想周朝之十乱，爰著十章，左准绳，右规矩，资栋梁而成大厦，凭舟楫而济巨川。天后于唐，功莫大焉。”

武曌闻言笑得很灿烂，人一下子显得年轻了许多，忙作揖道：“谢天皇谬夸。臣妾诚惶诚恐。”

李治正在兴头上，并不关注这些细枝末节，接着又是一番感慨：“先帝曾著有《帝范》，计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十二篇，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今天后又著《臣轨》，相映生辉，主行有范，而臣道有轨，至美政矣！”

武曌趁机说道：“陛下何不为之作序，以彰御臣之道。”

“此议甚好，朕就为序一篇。”

此时，张尚宫进来说晚膳已经备好。

“陛下请。”武曌随之挽起李治的胳膊，出了殿门，朝膳室而来。

雪花纷纷扬扬落在额头，清凉凉的，张尚宫忙命宫娥打开黄罗伞盖，却被武曌拦住了，她眉毛蹙郁在了一起，接下来却是沉沉的叹息：“这场雪灾，真是苦了百姓。”

这话如重锤敲打在李治的心上：“唉！纵然朕有错，上天谴于朕可矣，何必殃及百姓呢？”

及至进了膳室，李治看见一桌的珍肴美馐，眉头就皱了起来。武曌会意，丹凤眼立时添了愠怒，唤来尚食斥责道：“雪灾未了，坊有饿殍塞道，路有冻死之骨，你说陛下与本宫能安然食之么？”

尚食低首忙谢罪道：“奴婢这就撤下去。”

武曌叮嘱道：“命宫人将饭菜送到街头，周济冻饿者。”

上元二年三月的大唐四域，被十二建言荡起新的春波。武曌在燕剪垂柳的日子里，到洛阳城北、黄河南岸的邙山祭祀蚕神，不仅宫中嫔妃随行，李治诏令百官及朝集使陪同。

殿中省官员很庄严地献上“少牢”，百官分列行三叩九拜之礼，然后武曌走进桑园，轻轻地采下三片桑叶。这消息很快被传遍四面八方，东都四周迅速出现了养蚕热。

十二建言不过是武曌初试牛刀，从此以后，凡是臣下送来的奏章都要先经过北门学士的点评，才决定是否呈送给李治。譬如裴行俭在考核官员中，提出司农少卿韦鸿机为司农卿，奏章送到“二圣”这里，武曌先遣人探听了此人的根基，在确定没有门派的牵连后，才转奏李治。

这样一来，李治每日批阅的奏章大大减少，负担轻了，来自朝野的消息也少了。好在他从显庆五年以来早已习惯了“二圣”共理朝政，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头风益发地沉重，心中就渐渐生了莫名的倦怠。

这一天，吏部尚书裴行俭到武成殿觐见皇上，就选官之事禀奏。

前些日子，有一位叫刘晓的臣下上疏批评礼部取士，以文章论高下，致使天下之士舍德而趋文艺，导致空虚之风蔓延滋长。李治将之批给裴行俭，要他查处。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三月的太阳照耀着洛阳的大街小巷，绿色铺

满了坊间的高墙驰道。自回京以来，裴行俭从司列少常伯做到了吏部尚书，在天皇天后间巧妙周旋，小心翼翼地梳理各种关系，终于使“总章选官之制”不仅获得了“二圣”的赞誉，而且大多数臣僚都逐渐地适应了新的选举考课。现在，他朝着站在塾门口的李荣加快了脚步。

李荣看见裴行俭，忙上前催道：“天皇陛下等急了，大人还是快进去吧！”

裴行俭急忙脱下因为融雪而沾了泥水的朝靴，换上干净的布履才进了殿门。

免去一切繁文缛节，李治直截了当地要他禀奏查处礼部取士之弊。

“启奏陛下，臣到礼部查过，确有轻德重文现象，所幸录取之士的才智品性皆无失范之弊。因此臣以为此事提示即可，无追究必要。”

“爱卿之言，甚合朕意，此事就此了结。”接着李治就转了话题，问道，“自天后十二建言颁行之后，不知朝野有怎样的回应？”

裴行俭毫不掩饰自己对十二建言的赞誉：“天后建言十二条，堪为治世之纲纪也。纲举而目张，有了这十二条，所有的朝事都井井有条，肃然为序。”

李治要的就是这句话，他认为这来自曾被武曌疏远的官员的评议，较之袁公瑜这些人口中出来的要更加真实。

见李治心境不错，裴行俭趁机将观察了许久的两个人举荐到他面前。

“臣今日在审查集试文卷时，发现咸阳尉苏味道、绛州人王勮皆宰辅之才矣！”

“哦！他们年方几何？”

“启奏陛下，二人均是少年风华。就说这个苏味道吧，九岁能诗文，二十岁中进士。臣观其人，眉宇间流露出丈夫气，此阳征也。王勮亦是二十中进士，恰好都是二十七岁。”

“不知爱卿凭何而言二人前程。”

“臣赴西域期间，得高人指点，故通阴阳历数，善观人，不离者十之八九。”裴行俭解释道。

李治很是惊奇：“朕尚不知道爱卿有如此异能，那依爱卿观之，王勃、杨炯二人如何？”

裴行俭皱了皱眉头道：“这两人论才华皆可谓聪明过人，可他们恃才傲物，放荡不羁，一腹才华都用到饮酒作乐上了。”裴行俭理解皇上的意

思，因为王勃做过李弘的撰修，便间接表示了否定的意见。

话说到这里，晨间的阳光从殿门外投了进来，集成一方鲜亮，李治的心油然地飞到了殿外。合上文卷，他对裴行俭道："朕看奏折时间久矣，爱卿就陪朕在宫苑内走走如何？"

裴行俭知道，皇上的这种邀请往往是有些心里话要说，他当然不会拒绝。于是，李荣带了宫娥、太监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李治沿着宫苑的回廊缓缓前行。

风很柔和，抬眼望去，李治油然感喟节令无言的急迫。前几天枝头还是一片鹅黄的柳叶，现在已呈现出一片深绿，几只紫燕带了乳燕在林间穿梭觅食。花坛里的月季开得正盛，花香被风吹向宫苑的各个角落，连小径边的春草都是香的。蓦然回首，有一缕白云从天边拉开细长的丝带，在头顶盘旋，宛若曲江画舫荡起的浪花。

"岁月如流！一转眼，朕已过不惑之岁了。"阳光很亮，照得李治双目迷离，他流露出些许的忧伤。

裴行俭何尝不是一样的感触呢？五十六岁，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不敢有些许的怠惰："陛下正处盛年，乃社稷之望。咸亨以来，政事顺畅，域内宴然，众心归附，皆陛下、天后运筹有致。"

"爱卿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去冬雪灾，乃上天之谴；今春新罗骚动，乃藩国异心依在之征。朕每思及此，就觉得愧对列祖列宗。"

裴行俭触摸到了皇上沉重的心事，似乎春天在他的心里还很远。他将之归于皇上的头风疾，随后他紧走几步，劝李治一方面放松心境，精心调养；一方面按时传太医进宫，勤诊脉，适时用药。

前面有一座假山，山石采自终南山，石上青苔泛绿，池中涟漪涣涣，刚刚出水的清荷才吐了两片叶子。李治就势坐下，李荣在后面看见了，急忙捧了坐垫上来，李治拦住他道："天暖柳新，朕就石上坐坐何妨？你不必跟着，朕要与裴爱卿说话。"

但他还是接受了裴行俭从怀中拿出的丝绢垫在身下，眼睛望着柳荫深处的一对鸟儿发呆。那雄鸟似乎在何处受了伤，怯怯地卧在草丛中，雌鸟来来回回地将寻来的食物衔到雄鸟面前，又一点一点地喂进雄鸟嘴里。看着看着，李治的眼睛湿润了，他想起二十多年来与武曌的丝丝缕缕，恩恩怨怨，终于决定将埋藏在心头的话说给裴行俭听。

"自头风复发以来，朕思谋许久。"李治叹了一口气，"朕苦风眩甚，目不能视物，诚恐贻误社稷。天后性敏捷，谋虑周，见事疾，志刚烈，朕欲使天后摄知国政，爱卿以为如何？"

"这……"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裴行俭没有任何准备，一时语塞。在这一

瞬间，上官仪被腰斩的情景复现眼前。他至今不能忘记，刚刚回京时刘仁轨对上官仪的评说。那时候，他只是作为一段往事来听的，孰料如今他已经站在当年上官仪的位子上，所异者，只在一废一让。

裴行俭迅速权衡，觉得自己比上官仪更为尴尬，起码，那时候上官仪与李治的思路是一致的。而现在却是皇上主动提出让位，他在内心感到十分不解。

“裴爱卿！”

他没有听见皇上的呼唤。

“裴爱卿！朕问你话呢？”李治提高了说话的声音，把裴行俭从纷乱的思路中拉了回来。

“微臣在！”

“朕让你为难了么？”

裴行俭向四周看了看，见除了李荣和宫娥外，院内分外清静，这才凑到李治的面前小声道：“陛下之言，臣无异解矣！”他撩起袍裾，定了定心神继续道，“天子理外，后主内，乃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恐生祸乱矣！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以天后乎？”

“唉！朕又何尝愿意为之，只是朕这病……”

裴行俭迅速转换着思绪，寻找着为皇上排解惆怅的谏言。当他的目光转向那对鸟儿时，就定在那里。他眼睛一亮，迅速转过身来对李治道：“有了！”

“爱卿有什么话要说么？”

“微臣以为，天后乃巾帼女杰，有帝王气度。既如此，何不就让‘二圣’临朝现状维持下去，凡军国大事皆决于陛下，平日朝事依旧由天后处置，太子监国。如此，陛下可养龙体，天后可展其谋，岂不两全其美？”

李治依然沉默不语，似乎还是没有打消这个想法。

裴行俭近前一步，用几乎只有李治一人听得见的声音说道：“只要陛下还在朝堂，这江山就姓李，任何人都不敢生觊觎之心。”

闻言，李治沉思了片刻，最后终于打消了禅让的念头：“爱卿之言至忠，朕谨受教矣！”

正午巳时，裴行俭回到署中，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他不知皇上会不会如上次上官仪那样，将自己所言转告皇后。不过，他旋即就释然

了：“唉！你今日怎么了？所谓无私者无畏，你为社稷虑，心正胆正气正，何须惶恐不安？大不了如上官仪慷慨赴死罢了。”

这一次随父皇和母后来东都，李弘把一颗柔软的心留在了长安。现在想来，那完全是一次偶然的遭遇。

说起来那是去年八月的事，贺兰敏之案发，使李弘蒙受了巨大的屈辱。整整一个月时间，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素儿苍白的面容和无助的眼神。从噩梦中醒来，他对着黑魆魆的夜色狂呼：“贺兰小贼，本宫要杀了你！”

他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自责，为什么会轻信贺兰敏之的热忱，以致对他放松了警觉，让那个人所不齿的禽兽摧残了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

杨思俭后来含泪告诉李弘，说素儿精神恍惚，已经不辨男女，整日蓬头垢面在府中乱跑。李弘听了之后就泪流满面：“是本宫害了她啊！”

尽管武曌先将贺兰敏之流放岭南，继之又在途中绞死，然而，李弘从此在心中却种下了对武氏家族的愤怨，由此与母后有了一种无以名状的疏远。

刚强的武曌看着太子饱受折磨，流下了少见的泪水。她奏请李治同意，暂时终止了有司向太子奏事，又遣宫中太医精心调理。

不久，检校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向李治和武曌禀奏，说左金吾将军裴居道的女儿贤惠美貌，武曌便要戴至德从中牵线。

依照《礼记》，媒使应执白雁作为信物，恰在这时，从芙蓉园中获得一只白雁，李治闻之大喜：“汉获朱雁，遂为乐府；今获白雁，得为婚贽。彼礼但成谣颂，此礼便首人伦，异代相望，我无惭德也。”

皇上派媒使上门，对左金吾将军裴居道而言是四壁生辉的幸事，当然满心喜悦。

本来太子婚礼就是朝野瞩目的大事，因素儿一事，武曌为了抚慰李弘，更是极尽铺张，从三省六部到州县官吏直至四域藩国，都来朝贺。

李治被这盛大的场面所感染，油然对李荣说道：“东宫内政，朕无忧矣。”

婚后的生活看起来欢悦而又和谐，裴妃贤秀淑容，知书达理，处处依着太子，夫妻间倒也相敬如宾。然而，聪明的裴妃还是从温存时太子不经意地走神察觉到他内心的创伤并没有愈合。

有一天，她借省亲的机会向母亲泪诉自己的尴尬。母亲倒是通达，劝慰道：“儿啊，你既是进了皇家，就该学会忍耐。太子遭了那么大的变故，

一时转换不过来也是常情。你须知不忘旧人者皆纯情男子，亦当会珍惜新人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是秋天。看着枝头一片片黄叶被秋风吹得漫天飘落时，李弘的心头掠过无言的悲凉。在无朝事处置的日子里，他感到百无聊赖。这一天，他要郭纬陪同在宫苑里散心。

出了崇文馆，沿着雕梁画栋的回廊一路走来，沿途的菊花开得正盛，金灿灿地映出秋色的温柔。可李弘却吟出这样一首诗来——

此景无限好，霜来自凋零。

何似佳人去，焉知梦里情？

这些让郭纬觉得心里酸酸的，却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太子，只有跟着欷歔不止。

婚后几个月了，可太子就是忘不了素儿！唉！

隔着宫墙，一处殿宇的檐头横空而出，李弘问道：“彼处就是常说的掖庭？”

郭纬点了点头。

“你陪本宫去看看如何？”

平日里，内侍省绝不许轻易进入掖庭，否则是要治罪的，郭纬有些为难。可这是太子的旨意，他只有硬着头皮去通禀。

掖庭令闻讯，仓皇出来迎接。李弘道：“本宫今日无事，想到掖庭看看，你且在前面带路。”

掖庭内道路曲折，依照宫女，被打入冷宫思过的皇妃、公主和没入后院苦力的臣僚妇人等级，造了大小不同的建筑群落。

当他们来到一座朱漆大门的屋宇前时，掖庭令显得很紧张，说话也不顺畅了：“殿下！此处还是不看了吧！微臣带殿下去别处看看。”

“这是为何？”

“这……”掖庭令眼见得脸色苍白了。

“莫非你有藏娇之嫌，若是如此，本宫要治你藏匿之罪。”

掖庭令“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微臣何来胆量掖庭藏娇，只是……”

“只是什么？快说！”

“只是天后有旨，这屋里的人不许任何人见。”

他这一说，李弘越发地感到稀奇：“你老实说，室内关着何人，本宫可免你无罪。若是隐匿真情，本宫今天就要了你的性命！”说着，他对身后跟着的郭纬喊道，“传羽林卫！”

掖庭令十分惊恐，忙道：“殿下息怒，微臣不敢隐瞒。此处关押者，乃已废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宣城公主。”

李弘“哦”了一声，心想这不是本宫的姐姐么，遂道：“打开门，本宫进去看看。”

“殿下！这……”

李弘不再多说，又要郭纬宣羽林卫，掖庭令只好打开门，只觉一股“腐气”扑面而来。院内杂草丛生，尘埃遍地，许久不曾打扫了。两位消瘦而又不修面容的女子倚门而坐，绝望地看着天空，眼里早已没有了眼泪。那个大一点的大概就义阳公主了，见头顶有白云，痴呆呆地看了好一会儿，直到消失在屋后，才憨憨地笑道：“又走了……又走了……”

小一点的该是宣城公主，可那蓬头垢面的样子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

李弘的眼睛迅速潮湿，同是父皇的儿女，为何命运竟如天壤？为何上辈的恩怨要儿女来承担。他忽然觉得母后很可怕，她杀了她们的母亲尚不解恨，还要将她的女儿囚禁在冷宫，终年不见天日。李弘的心隐隐疼痛，他轻轻走上前去，试图牵起两位姐姐的衣袖，却让她们一脸的惊恐，趴在地上一个劲地喊：“大人饶命……”

郭纬上前道：“二位公主不必惊惧，当朝太子殿下来看望你们了。”

“太子殿下？哦！你是李忠皇兄么？”

郭纬介绍道：“他是李弘太子殿下。”

“李弘？没听说过。”

李弘忍着一眶泪水道：“二位皇姐受苦了。”

只这一句话，催开了义阳、宣城公主心头的酸楚，她们一时无言，只是抱头痛哭不止。郭纬要上前劝解，被李弘拦住了：“让她们哭吧，把这些年的委屈哭出来会好些。”

哭过痛过之后，她们清醒了，擦去眼角的泪水向太子施了一礼道：“多谢太子殿下关怀，此处非殿下可来之处，还请殿下离开。”

当她们得知当朝太子乃武曌亲生，她们的李忠哥哥早已不在人世时，不

仅绝望，更是警醒，她们最担心的是这次探视会给她们带来杀身之祸。

临别时，李弘留下一句话："本宫要救两位姐姐出去。"

第二天，李弘来到宣政殿，恰逢父皇和母后都在，他将两位公主的遭际如实禀奏，说她们均是大唐贵胄，为何要过那种非人的生活？李弘已发现了武曌的不悦，但他已经顾不了母亲的情绪："身为大唐公主，年近三十而不能婚嫁，整日囚于冷宫，岂非残酷无情？儿臣请求父皇、母后早日诏命两位公主出掖庭，择定吉日婚嫁。"

"唉！你不要说了，朕……"不等李弘说完，李治已凄然泪下，"朕对不起她们……"他似乎忘记身边还坐着一位曾将她们母亲断了手臂的武曌，而对往日的一切追悔不已。可等他的情绪渐渐平伏下来，心里就忐忑不安，担心武曌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是的！李弘看得清清楚楚，在父皇忏悔的当儿，武曌的那双丹凤眼在结冰，在喷火。然而当李治抬头的时候，那一切顿然消失，代之而来的是莞尔一笑。那笑，很温暖也很温情："陛下何须落泪？既是两位公主到了婚嫁年龄，自然不能养在掖庭了。"

李治没有想到，武曌对昔日情敌的女儿会如此宽宏，然而，他继之就释怀了。她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许她的心被李弘的诉说泡软了。可就在这时，他听武曌说道："恰本宫殿外值守者无妻，就赐予彼等吧！"

"你！"李治咽下一口气道，"她们好赖也是公主，你怎么可以如此……"

"此乃后宫之事，何劳陛下费心。"武曌脸上毫无表情，说完便朝外面喊道，"张尚宫，传两位值守者进来……"

李弘很吃惊、很茫然，对母后置父皇情绪而不顾生出无言的愤慨。

从那以后，武曌就很少召见他了。这次父皇赴东都，提出让他留在长安监国，武曌坚决不肯，宁愿将三省宰辅都带到洛阳，也不愿意将他留下。看来，母后是戒备日深了。

现在，望着窗外的春色，李弘十分惦念两位姐姐现在过得怎样。尽管他无法改变武曌的决断，可他从内心祝福她们过得幸福、平安，最起码受到两位皇宫卫士的善待。

这时，裴妃进来了。端庄秀丽的她看见太子在发呆，就悄悄站在一边，直到李弘醒过神来，才笑吟吟地上前问候道："春日暖暖，殿下为何在此呆坐？"

"你是何时进来的？"李弘有些诧异。

"臣妾进来有些时候了，看殿下想事，就不忍打扰。"

李弘便觉得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本宫方才是想到了长安的两位姐姐，不知道她们过得怎么样了？"

裴妃宽慰道："难得太子如此宽仁。依臣妾想，既是陛下亲生女儿，两位卫士又有多大的胆子敢对公主无礼？"

李弘无奈地笑了笑："他们自然不敢，本宫担心的是母后授意他们非礼两位姐姐。"

听了这话，裴妃便无言了。来宫中几个月了，她亲身体验了这位皇家婆婆的专横独断，在婆婆面前，她永远是温顺而又小心翼翼的。

两人正说着话，郭纬进来禀奏，说雍王李贤来洛阳了，现正在殿门等候召见。

李弘的脸上立时变得清朗多了，"快请他进来"，说着又急不可耐地拉起裴妃迎出门去。

虽是同胞兄弟，但自从李弘被立为太子那天起，就有了君臣之别。李贤看见李弘，急忙上前施礼道："臣弟参见太子、太子妃。"

李弘却没有这么多讲究，拉起李贤道："本宫正盼着你来呢！走，进去说话！"

李贤通禀了父皇、母后离开长安后的朝事，李弘都不在意，而是打断李贤的话直接问道："不知义阳、宣城两位姐姐境况如何？"

见兄长问起，李贤长叹了一声，将他所知的情况都说了出来。一天，他受太子临行前的嘱托去看望义阳公主，却不想看见她伤痕累累。他大怒，命卫士招来她的夫婿就是一顿狠打。那人忍受不了鞭笞，只好据实交代。说到这里，李贤的脸色就阴暗了："皇兄猜怎么着？他竟供出是奉母后之命，每日必须毒打皇姐三次。"

李弘的担心不幸成了现实，叹道："唉！你我有如此母亲，必获罪于天啊！"

这一天兄弟俩谈了很久，两人都对武曌颇有微词，对父皇的处境很是同情。

李弘有些疑惑："本宫就是不明白，母后为何要这样做。"

李贤道："臣弟亦有疑虑，她过去对武氏一族恨之入骨，现在又忽地将流放岭南的武承嗣召回京都，还要委以宗正卿重任。而贞观以来，宗正卿皆由李姓担任，她这是……"

"莫非她……"李弘禁不住"啊"了一声，旋即掩了口，他不敢再往深里想。

送走李贤，整整一个下午李弘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裴妃问了几次话，他都是答非所问。裴妃不免有些担忧道：“殿下何处不适，也该告诉臣妾，臣妾也好禀明母后，传太医诊治。”

李弘苦笑道：“本宫何曾有恙，只是心里憋得慌，你何须惊动母后。”

见夫君终于说话，裴妃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殿下吓死臣妾了。”

李弘捧着裴妃的脸道：“本宫有话憋在腹中，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裴妃目不转睛地看着李弘，一任自己的热泪洒在太子的衣襟上：“臣妾既与殿下结发，当生死与共，殿下有什么话就对臣妾说吧，千万不可憋出病来。”

于是，李弘将武曌的所有事情一一都说了出来，听得裴妃心惊肉跳。她虽是将军之女，却也不承想宫廷之内竟如此血腥。

“听了殿下的一番话，臣妾终于明白了您内心的痛苦。敢情殿下做这太子，还不如百姓家平和清淡。”

“岂止如此？若真如本宫疑虑的那样，本宫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李贤经常来宫中叙话外，李弘也在获得“二圣”的恩准后，邀请几位兄弟到洛阳城郊狩猎。但他心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打算，他要亲自向母后提出，要她善待义阳、宣城两位公主。

重阳节到了，武曌特地在合璧宫中举行重阳歌会，除留在长安的周王李哲和豫王李旭轮外，李弘、李贤兄弟都奉旨赴会。

李弘本打算谢绝赴宴，可裴妃劝解道：“既是节庆，百官齐集，殿下不去，反而使天后生疑。”这样踯躅徘徊良久之后，等到他们赶到合璧宫时，歌会已经开始了。

歌会显然是经过武曌精心构想的，太乐署出动千名乐工，鼓吹署、歌舞署各出了四百多名鼓者、歌者和舞者，可谓盛况空前。

李弘在太监引导下进了宫门，主殿上，王公、百官座前摆好了美酒佳馐。他携着裴妃悄悄来到紧邻李治身边的座位坐下，一转脸，就看见武曌恼怒的目光。他本想过去解释，又怕坏了母后的兴致，遂打算在歌会后去拜见父皇和母后。

裴妃暗地朝天后身边打量，就发现她身边多了一个十岁的女孩。那不是太平公主么？裴妃进宫后，只听说当初天后为给荣国夫人祈福，送她到感业寺修行，为何她没有佛姑的装扮呢？只见她正眉飞色舞地向李贤叙说着什么，连歌会也顾不上看。

李弘也在看太平公主。他记得在太平公主五岁那年，因身边养的宠物猫偷食了膳室的肉，她提起猫就摔死在阶前，从那时候起，他就觉得这位御妹的性格太像母后，倒是继承父皇的宽怀太少。所以他对她一直是疏而远之，倒是李贤同她相处还算融洽。

歌会是依照武曌的诗编的，一首一首演唱，都充盈着雄视八荒、包举宇内、俯瞰天下的帝王气度。每一首曲终，百官就爆发出“天后千岁”的山呼。武曌举起酒杯，向着百官高声道：“请众卿与本宫举杯，共祝社稷万世永固，江山锦绣。”

这时候，司宗卿武承嗣便命署中官员献上一幅横匾，上书“二圣永寿”四字，武曌命李荣收了。接着，百官起立山呼“天皇万岁，天后千岁”。狂涛般的声浪，在合璧宫上空久久回荡。

这是尊李治为天皇，武曌为天后以来最盛大的歌会，直到深夜才降下帷幕。当百官们纷纷散去后，合璧宫中就剩下天皇、天后和几位皇子、公主。

当宫娥和太监们将宫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重新摆上醒酒的果蔬时，李弘夫妇来到李治和武曌面前。

李弘首先请罪道：“儿臣因偶感不适，故而来迟，还请父皇、母后恕罪。”

李治摆了摆手：“既是有恙也就罢了，更深夜阑，你们可以回宫了。”

可这时却听见太平公主说话了：“太子皇兄哪是偶感不适，分明是轻慢父皇、母后啊！”

李治看一眼太平公主道：“你何其多嘴，对太子无礼，还不向皇兄和嫂嫂道歉。”

未等太平公主说话，武曌接上的话就带了不悦的责备：“公主有什么错？身为太子，不能践诺守信，将来如何执掌国政？”

李贤见武曌凤颜嗔怒，忙从旁插话道：“儿臣昨日去宫中拜望，见皇兄确是身体不适，还请父皇、母后宽恕。”

太平公主却撇了撇嘴，嘟哝道：“好呀！你们合起来欺瞒父皇、母后。”

李弘狠狠地瞪了一眼太平公主道：“小孩子懂什么？如今如此张狂，大了难保不篡国窃政。”

这话一出口，裴妃的心就骤然悬到了空中，情知太子祸从口出，忙暗地拉了太子一把，要他退下。果然，武曌用力地拍打案几，震怒道：“好啊！学会旁敲侧击、指桑骂槐了，太子是不是说本宫窃国了呢？好大的

胆子，竟敢向本宫发难。”

李治见事情不好，忙打圆场：“此话皆因太平而起，弘儿如何敢骂母亲？还不快向母亲谢罪！”可武曌在气头上，非要太子供出背后主使之人。

李弘情知言出于心，更不愿意牵连外人，拉着裴妃就跪倒在武曌面前：“儿臣一时言语莽撞，冲撞了母后，儿臣罪该万死。儿臣言从心出，并无谁人主使，母后要治罪，就治儿臣一人。”

在这种场合下，李治最是无奈和尴尬。他看了看身边的李贤，希望他能出面平息事端。李贤会意，转身也跪在武曌面前道：“今日重九，日月并应，享宴高会，宜为长久。天皇天后，正应此瑞兆，儿臣请母后息雷霆之怒，且饮了菊花酒，为父皇母后祈福纳祥。”

听了这话，武曌的情绪才有了转变，遂要张尚宫到御膳房去备酒，又对李弘夫妇和李哲道：“你等且平身，这次就依贤儿所奏，本宫且饶了你们。”

李弘却没有起来的意思，裴妃就急了，暗暗拉了拉李弘的衣袖道：“母后让殿下平身呢！”

李弘并不理会，伏地而泣道：“儿臣尚有事要禀奏父皇、母后。”

武曌听了便很不耐烦道：“你还有何事？说吧！”

李弘的呼吸急促起来，生怕自己在一瞬间动摇和退却。他将目光直视武曌，把一腹的不平倾泻而出：“儿臣不明白，既是母后应允义阳、宣城两位皇姐出嫁，就该善待她们，为何又要夫婿百般虐待呢？”

“你胡说什么？”

“非儿臣信口胡说，贤弟可以为证。”

李治的脸色十分难看，转脸望着武曌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武曌的脸腾地红了，旋即大怒道：“你这是在指责本宫么？”

“母后也有子女，倘若太平遭此厄运，又该如何？难道义阳、宣城公主非李氏血脉么？”

李弘还要说，可武曌的情绪反而平静了，脸上掠过一丝笑意道：“果真有此事？倘是贤儿看见，当不会错。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义阳、宣城公主皆陛下骨肉，岂容彼等欺辱。本宫当命内侍省彻查此事，严惩不贷。”

李治的脸上终于有了依稀活气，道：“天后既已答应彻查，你当平身。”

在众人为一场风雨终于平息而庆幸时，谁也没有发现武曌在太平公主耳边暗语了几句，她就出门去了。

不一会儿，宫娥们一人捧着一个托盘走到李治、武曌、李弘夫妇和李贤面前。待每人举起酒杯时，李治脸上充满了由衷的欣慰："凤阙澄秋色，龙闱引夕凉，满盖荷凋翠，圆花菊散黄。饮了这酒，大家就早些回宫歇息去吧！"

话音刚落，就听见耳边一阵娇嘤道："还有我呢！"太平公主快步来到大家面前，端起酒杯，与父皇、母后和两位兄长的杯子碰出一声脆响，仿佛所有的恩怨都被这清淡的菊酒消融了，至少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清风爽气，眉宇间都是朗月融融。

武曌似乎忘记了李弘方才的顶撞，她走到裴妃面前说道："弘儿体弱，你要悉心照顾才是……"

那一瞬间闪烁在母亲眉眸间的温柔，让李弘心底生出不尽的愧疚。踏出宫门时，他甚至想从此以后母子之间不再龃龉。可就在这时，他腹中忽地一阵剧痛，直感热血直向口中涌来。

李贤见状，冲上去抱住李弘，只见他口吐鲜血，两眼怒睁，手指无力地指向合璧宫内，未及说一个字就气绝身亡了。

"皇兄！太子殿下……"李贤抱着身子渐渐僵硬的李弘，悲哀的哭声在合璧宫的梁柱间环绕。

"殿下……"裴妃一声悲鸣，昏倒在李弘身旁……

第三章

天后含恨复摘瓜

李治苍凉绝人寰

这是永隆元年的三月。

上午巳时二刻，位于洛阳西的偃师西南景山脚下走来一队人马。为首的青年容貌俊秀，举止端庄，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箭衣，头戴一顶紫金远游冠，腰佩镂今雕龙鞘宝剑，骑枣红色骏马。中午的阳光洒在他的肩头和眉宇间，愈发显得他气度不凡，他就是大唐的新太子李贤。他的马鞭轻轻地甩在坐骑身上，那马一阵小跑，将身边跟随的几位官员甩了一大截。

他们是李贤的贴身太监郭纬，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大安，

太子冼马、兼充侍读刘纳言，洛州司法参军格希元。看着太子的马飞快前去，三人相互看了一眼，迅速跟了上去。

张大安是此次陪在李贤身边官阶最高的官员，他回头看着刘侍读与格参军说道：“太子有心，赶在清明前去拜谒恭陵，为的是与谒昭陵避开，毕竟孝敬帝没有坐一天龙位。”

刘纳言长叹一声道：“一转眼，孝敬帝薨殒已经五年了。好好的，他怎就忽然猝亡了呢？”

格希元赶上两位大人道：“朝野对这事讳莫如深，极少谈论，你我就不要妄猜了吧！”

他们几位都是被李贤召到身边注释范晔所撰之《后汉书》的。几年相处下来，他们都有一个不言自喻的共识，那就是李贤是几位皇子中最杰出的。他不仅相貌奇伟，而且才思敏捷。他们注释的稿子呈上后，他都要字斟句酌地阅读，常常就其中的疏漏提出质疑；尤其让他们感佩的是，太子对书中人物的批注，总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

张大安尤其感佩太子的博学宏识，他在督促加快《后汉书》进展的同时，还批阅了有秦以来朝廷与藩国之间的历史，写就了《列藩正论》三十卷，其高屋建瓴、取精用宏，毫不逊色于晁错的《削藩策》。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太子颇似太宗，此天赐我朝圣主矣。”刘侍读的话引起张大安的警觉，作为宰辅之一，他曾目睹了太子与天后之间一次次的龃龉，他在内心认为天后对太子的行为干涉过多，甚至在他监国期间都不能独断朝事。可是他更知道武曌的性格，他至今仍怀疑李弘的死乃天后之故。因此，他在心底为李贤捏着一把汗。

张大安转过脸来看了看刘纳言道：“陛下龙体康健，天后精神健旺，太子就是太子，各位大人不可轻言圣主！”

刘纳言和格希元很快就理解了张大安话中的意思，迅速刹住话头，追赶李贤去了。

司马道就在眼前，李贤勒住缰绳，那马前蹄腾空，“啾啾”一声嘶鸣就停在了路口。抬眼远眺，春日下的景山祥云缭绕，松柏碧翠，五年前栽下的松树现在都蓊郁葱茏了。因山为陵，皇兄就长眠在这大山深处了。

李贤眼眶有些潮热，在心底呼唤道：“皇兄！弟弟来看你了。”

五年前的那个重阳节，是李贤挥之不去的痛，他怎能忘记皇兄在他怀抱里一点点冰冷，直至成为一具僵尸的惨景呢？他又怎么能够忘记皇兄薨殒后，父皇一夜之间白了双鬓的严酷呢？他记得，第二天父皇没有征求母后的意见，就直截了当地对刘仁轨、裴行俭、张文瓘、李敬玄、武承嗣下了口谕：

皇太子弘，生知诞质，唯几毓性。直城趋贺，肃敬著于三朝；中寝问安，仁孝闻于四海。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唯耀掌之珍，特切钟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而弘天资仁厚，孝心纯确，既承朕命，掩欻不言，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亿兆攸系，方崇下武之基；五福无徵，俄迁上宾之驾。昔周文至爱，遂延庆于九龄；朕之不慈，遽永诀于千古。天性之重，追怀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谥者，行之迹也；号者，事之表也。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谥为孝敬皇帝。

这是白发人唯一能够做到的，也是武德以来唯一身后被尊为帝的皇太子。

武曌没有阻止，其实她内心的彷徨和痛苦很少有人知道。她私下里要武承嗣一定要将李弘的葬礼按皇帝的品级办好，不管别人怎样看，她求得的是内心的安宁。不管太子生前同她发生过多少不快，此时此刻，她只有将所有的光环都加在亡灵身上，才足以让她不再在梦中看到太子一脸怨恨的样子。

李贤不能理解，父皇为什么置皇兄中毒的事实不顾，而以“疾遽”为由将这一页迅速地揭了过去，他究竟在怕什么？

上元元年六月，李贤被立为太子。但是不久，他和武曌之间就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他发现，母后对宫中其他嫔妃生的儿女都表现出一种厌恶。七月，她因憎恨杞王李世金的母亲杨氏，以致不能容忍已外放做了慈州刺史的杞王。她暗授有司搜集罪证，罗织了一个“腹诽”的罪名禀奏给李治，将其免官。接着，又以同样的方法处置了萧淑妃生的郇王、已被贬为申州刺史的李素节，剥夺了他进京朝觐的权利。

李贤很吃惊，难道他不是父皇亲生的么？父皇怎么可以听任母后为所欲为，而又容忍她身边的臣下诬忠为奸呢？他先去拜见父皇，希望他能出面阻止，可他从父皇那里得到的却是无言的叹息和默然的垂泪；他转而去拜见母后，恳请她明辨是非，能够善待他们，但招来的却是严厉的训斥：“你心慈手软，优柔寡断，此非帝王所应为者。”

第二次冲突是因为改元这事引起的。

上元二年十二月的一次朝会上，武承嗣忽然谏言改元仪凤，大赦天下。缘由是自陛下患疾以来，天后署理朝政，内修善政，大兴农桑；外平藩乱，海内臣服，四方来朝。

仪凤！百鸟来仪，这意味着什么？

李贤当时就坐在李治身边，他对武承嗣的谏言大为不满，这不分明是为母后张目么？不管臣僚们的心中怎样想，可在他李贤的心中，这锦绣江

山姓李，父皇还坐在朝堂上，这也太明目张胆了！

朝会后，他直接找到母后，劝她拒绝武承嗣的谏言。

武曌很伤心，以至于十分恼怒。她同样不能理解，从自己身上掉下的骨肉为何就不能与她同心同德呢？那是她第一次大骂太子无知：“难道武承嗣所言皆虚么？难道不可以女主而改元么？本宫就是要让朝野明白，天皇天后原为一体，天皇即天后，天后即天皇也。”

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父皇又一次屈从于母后，改元仪凤，而李贤的情绪也日复一日地抑郁。

而母子之间的第三次龃龉是因为周王李哲与豫王李旭轮的任职。

仪凤元年，吐蕃入寇鄯、廓、河、芳诸州，朝廷敕左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州、凤州等兵防御。本来诏书中书省已经拟定，武曌却提出要时任洛州牧的周王李哲为洮州道行军元帅，任并州大都督豫王李旭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左卫将军契苾何力等征讨吐蕃。

虽然李哲与李旭轮领着都督军职，并且都在州牧任上，可知弟莫如兄。李哲性格懦弱，处事中庸，且玩物丧志；李旭轮虽谦恭孝友、好学，尤爱文字训诂，但不闻朝事。他们一个二十岁，一个只有十四岁，均无领兵打仗经历，让他们凌驾于契苾何力这些老将军之上，岂非徒有虚名？若是他们指手画脚，贻误战事，岂不要铸成大错？

他在朝会上据理陈奏，请求“二圣”收回成命，放手让将军们纵横驰骋，却遭到了武曌疾言厉色的斥责。

令李贤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位皇弟先是被朝廷的敕命惊破了胆，直到战事结束，都窝在京城不敢出来。甚至有一次，他们竟然跑到东宫，当着李贤的面埋怨母后的孤寡无情。

李贤无言以对，说不清是该为母后的决定感到遗憾，还是该为两位皇弟悲哀。

这些争执和龃龉，让母子间的情感也越来越远。更为可怕的是，宫中很快便传开了一种议论。

有一天，李贤正在为《后汉书》中关于东汉将领马武身世的注释而盘桓，贴身太监郭纬进来先给他奉了一杯热茶，接着帮忙整理书稿。李贤在一边看了，觉得这郭纬倒是个实诚人，话不多，干事却是十分利索，难怪皇兄生前十分看重他。因此，在只有两人时，他们之间的说话常常是十分随便的。

“近来外面都有些什么消息呢？”

“这……奴才……”郭纬有些支吾其词。

“你今天怎么了？”

“奴才不知该怎样禀奏。”

“你我相处非只一日，有何话不能直言？”

“这……奴才……”

郭纬还是有些犹豫，李贤就有些不高兴了：“本宫问你话，你倒三缄其口，闪烁其词。看来你是在本宫身边待得太久了，本宫明日就禀明天后，让内侍省另遣一人来。”

“殿下息怒，奴才说就是了，”郭纬急忙跪倒在地，“近来宫中暗里有不少有关太子身世的议论，因为事关殿下，因此奴才踯躅彷徨，还请殿下恕罪。”

“哦？他们如何说的？”

“他们说殿下乃韩国夫人所生。否则，天后为何总是看殿下不顺眼呢？”

李贤又问道：“你信么？”

“奴才怎么会信这些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说呢？”

李贤没有再问下去。当日下午，他把自己一人关在崇文馆里，反复检索二十年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小乳娘就对他说，他是母后在陪父皇前往昭陵途中生下的，难道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么？如果说这一切是真的，为什么在他被册封为太子后，母子间发生了如此多的不快呢？回想到皇兄的死，他对母后有了一种暗悬于心的恐惧，他担心皇兄的结局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从此，他做事就分外小心了。

但这似乎并不能让母后满意，他不断接到母后的书信，责备他不懂得为人子。

昨天，母后又差武钦送来两本书，一本《少阳正范》，一本《孝子传》，皆出自于北门学士笔下。很显然，这是一种警示。

而且，母后在随附的信中严厉责备他败坏宫中风气，竟与一位叫赵道生的户奴干起了“狎昵”的勾当，还不以为耻，反拒左庶子薛元超的进谏。在信的末尾，母后还不无忧痛地说道：“太子身系国脉，关乎社稷，其举止当否，朝野共睹之，本宫萦系之。万望反求诸己，严于约束，若再执迷不悟，勿谓本宫无情。”

唉！都怪自己一时糊涂，竟被那个面如粉玉的男子迷住了，着实有失检点。其实，细细想来，两人之间不过多了些超乎寻常男子间的彼此眷

恋，李贤还是有分寸的。

李贤狠狠地摇了摇头，决计将这些烦心事搁下，一心一意谒拜他抱憾而去的皇兄。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驱散了早晨的凉气，暖暖地照着仲春的偃师土地，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蒸腾的蓬勃，李贤的头上也渗出点点汗珠。

他放松马缰，等郭纬、张大安、刘纳言、格希元几位来到身边，便将马交给了卫士，然后沿着司马道缓缓地一路北上。越过阙门，道边依次排开的三对翁仲、一对天马，一对望柱，左右相对，迎接着他们的到来。在东排第一、二翁仲之间，耸立着《孝敬皇帝睿德碑》。

陵台令率署中在碑前肃立等候，他远远地看见太子，便立即跪倒在地道："微臣恭迎殿下！"

"待会儿本宫要到献殿祭祀孝敬皇帝，你等且去准备吧！本宫还要谒读碑文呢。"李贤挥了挥手让他们平身，陵台令等人便小心翼翼地退下了。

李贤来碑前，一脸的肃穆，目光默然扫过一行行银钩铁画的字迹，从胸腔间发出的叹息在碑石上荡起经久的回音，几位臣下便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李贤从字里行间触摸到父皇那一颗憔悴、苍凉而又无奈的心。他相信，这些赞誉字字都是带了情感的，皇兄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二十四年，但在当太子的十九年间，留下的都是勤政爱民的故事。

他记得自己曾陪太子在崇文馆读书多年，深知他对少师、少傅的尊重。然而，他却从不泥古，总是有自己的见解。当他不忍听《春秋》中杀父弑君的史事时，毅然接受了侍读的谏言，选择了读《礼》。多年后，两兄弟在一起回忆起早年的读书经历时，李弘说："不懂礼则无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之位，所以先王重视此道。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足见礼之于国，不可须臾离矣！"

李贤的眼睛模糊了，他依稀记得皇兄在自己怀抱里离去的时候，父皇就在身旁，他看着皇兄七窍淌血就昏厥过去了。在太子葬礼后一个多月里，父皇每日以泪洗面，人显见地苍老了。有一天，他去见父皇，父皇拉着他的手问道："贤儿！弘儿真是暴病猝亡的么？"李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断定父皇知道太子是死于中毒。

但是父皇隐忍了，他没有命有司追究太子死因，而在诏书中宣示李弘薨于暴病。这是一个十分冠冕堂皇而又无懈可击的理由，而所谓的禅让未遂也掩盖了多少泣然无语的细节。

为亡灵加了诸多的褒奖只是为了生者的心安理得，但李贤透过正午的阳光，却从父皇潇洒漂流、翰逸神飞的碑文里触摸到了点点血渍。

面对碑石，李贤潸然泪下，为他可怜的皇兄，也为他无奈的父皇。

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大安最能理解李贤此刻的心境，他俩在平日里虽然都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但彼此心里都是很明白的："陛下圣明，追谥先太子为孝敬皇帝，他当含笑九泉了，请殿下节哀。"

李贤点了点头，擦了擦眼角道："但愿他泉下有知，护佑大唐社稷享国万世。"

一干人来到献殿前，陵台令备好了牺牲、供品和香烛，乐师也早早地在廊庑间等候。虽不及太乐署那样声势浩大，却是笙、竽、鼓、吹俱全。李贤等人在陵台令的引导下，一一行三叩九拜大礼。

因为不逢清明，也非朝祭，诸如宣读祭文等程序都免了。

祭祀完毕，陵台令请李贤等到客厅饮茶，然后又将恭陵的营建进展一一禀奏。

李贤听后叮嘱道："孝敬皇帝生前仁爱宽厚，节俭勤政、你等须兢兢业业，不可懈怠。"

在陵台署用过午宴，李贤让陵台令不必陪着，一干人登上了景山之顶，大家头上都是汗津津了。李贤环视周围，但见半山间浮云沧海，回环缭绕，人在云上，宛若仙境，便连连赞道："白云峰，名副其实也！"及至极目远望，中原大地尽收眼底，此时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千顷碧海，万缕烟柳，桃若灿霞，草色晴翠。

江山如画，却染着多少将士的鲜血。李贤回头问张大安道："裴行俭大人有消息么？

调露元年，西突厥进逼安西，身为吏部尚书的裴行俭受命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途经西州时募得万骑，便假为畋猎，以计俘获西突厥都支。西州将士于碎叶城为他立碑记功。消息传来，朝野振奋。这年十一月，东突厥阿史德温傅、阿史那伏念反叛。李治与武曌不约而同地提出，改任裴行俭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钦命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征讨。李治亲为裴行俭设宴饯行，李贤奉皇上口谕作陪。席间，李治言道："爱卿有文武之才，今授爱卿二职，望勿负朕望。"

离开京城时，李贤以监国身份送行。执手相别时，裴行俭留下一句话："孝敬帝中道崩卒，殿下负命临位，东都冬寒，还望殿下为社稷计，倍加珍重。"

现在，他回想起裴行俭的别语，觉得自己之前却是忽视了这话外之音。

"姜（恪）大人接到边关捷报，裴大人在击东突厥时，以老弱士卒疲敌，以精兵伏敌，全歼叛军。"张大安回道。

“以本宫名义六百里快马驰书慰勉，大唐有此名臣良将，社稷之幸，百姓之幸。”李贤大为振奋。

郭纬应道：“奴才回到洛阳，就遣人前往边关。”

这时候，刘纳言赶上太子的脚步，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李贤看他有些欲言又止，便问道：“爱卿有何话要说？”

刘纳言犹豫了片刻，还是下定决心道：“不知殿下可知明崇俨此人乎？”

“你是说那位谏议大夫么？本宫在母后那里见过几次，也看过他检举贪官的奏章，文理不错。”

刘纳言“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这时候，格希元在一旁说话了：“微臣听说，这个明崇俨颇通‘厌胜’之术。”

李贤听了很不以为然，摇了摇头道：“身为谏官，不思规谏，却热衷于‘厌胜’之术，终非正道。你等不可效之。”

“微臣谨遵殿下旨意。”

然而，当李贤的脚步踏上山道拐弯处的一块石头后，就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了看张大安等人，心中不免就起了波澜。他们这是怎么了？为何忽然提起了明崇俨，是有话要说么？所言之事与本宫有干系么？

等到几个人赶上，李贤便问道：“你等何以无故提起明崇俨其人？他需要本宫举荐么？”

见众人摇了摇头，李贤又问道：“或是因其有罪，需向本宫举报么……呵呵！这也不是，那也摇头，你等必有事瞒着本宫。快说吧。”

张大安毕竟年纪大些，他一边拍了拍衣袖上的尘土，一边说道：“臣等也是道听途说，殿下不信也罢。”

“本宫什么都不知道，何谈信与不信？”李贤面露不悦。

于是，张大安看了看郭纬道：“事到如今，郭公公就不必犹豫了，还是禀奏为好！”

郭纬的脸霎时就白了，急忙要跪，却看到山坡陡峭，无处屈膝，只好低了头道：“还请殿下恕罪。奴才想了多日，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奴才没命了！不说，殿下若是知道，也要治奴才的罪。故而……”

“有话快说，你是要急死本宫么？”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奴才奉殿下旨意，前去天后那送殿下批阅的奏章，不意却看见了谏议大夫明崇俨。”郭纬接下来的叙说让李贤触目惊

心，“那明崇俨正奉天后旨意做‘厌胜’之术，为殿下兄弟几人看相。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看明崇俨作法，谁也没有在意奴才就在暗处站着。那明崇俨双目迷离，神情恍惚，若仙若幻。天后很虔诚地问他几位殿下的前程若何？那明崇俨以神仙的语气说英王状类太宗、豫王最贵，只有太子殿下不堪大任。”

“他这话一出口，奴才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这老贼是唯恐天下不乱。奴才再也无心听下去了，转身就疾步踏上归途，不小心碰倒了花坛前的一块石头，弄出了声响。奴才情急之中藏身在假山背后的一丛藤萝中，等太监们毫无所获回去后，才胆战心惊地回到东宫。多日来，奴才只是将这事告知了张大安几位大人，却不敢直言于殿下，还请殿下恕罪。”

“唉！你有何罪？”李贤转身往山下走，一路上气氛显得非常沉闷。

虽说此为妄言，可谁又知道天后对此作何想法呢？

李贤又问道：“这是何时发生的事情？”

“仪凤三年十二月。”

李贤的眼睛直了，心想糟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调露元年四月的一天夜里，明崇俨忽然在府中被杀，头颅悬挂在府门前。天后大怒，责令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合力追凶。她还禀奏李治追谥明崇俨为侍中，以褒奖他身在谏位，忠于朝廷的功绩。

这案子查了数月竟没有查出凶手，天后为此而将三部尚书传到合璧宫怒斥，声言如查不出真凶，将对三部尚书处以流表岭南。

哦！李贤想起来了，有几次他到合璧宫请安时，母后曾有意无意地同他谈起此案。那时他根本不知明崇俨曾就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做过“厌胜”之术，只是依据平日的言行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儿臣闻听明崇俨身在谏位，却热衷“厌胜”之术，蛊惑人心，必是获罪于仇家，故而被杀。”

“是这样么？”武曌很不经意地笑了笑，便将话题转移了。

“唉！都是本宫疏忽大意，也许那时候母后已怀疑此事与本宫有关了。”他在心里埋怨郭纬，为什么不早点将此事告诉他，以致他在母后面前毫无防备。

几个人来到山下，已是日色西斜。从士卒手中接过马缰，即将踩着马镫时，李贤忽然一个趔趄，差点跌下马背。张大安情知太子的心绪烦乱，急忙上前扶住他道：“有道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虚妄之言，殿下何须上心？”

李贤没有回答，他上了马便狠抽一鞭，朝偃师城驰去。一路上他忐忑不

安，不断在心里想是什么地方引起母后的警惕，是因为几次政见相左而惹恼了母后么？但直到偃师城楼映入眼帘时，他还是没有头绪。

“不在于自己有没有正气，而在于母后对此事如何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思回到东都，他暂时中断了《后汉书》的注释，除张大安每日出入于宫禁，在皇上与太子之间走动外，刘纳言和格希元都被通知回了家。他自己也闭门谢客，在惊慌中靠闷酒打发时光。

这情景可急坏了太子妃房钰。她不知道为什么一场祭祀能让太子神志恍惚、忧郁沉闷，终日不语，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房钰避过太子传来郭纬，问在谒拜孝敬帝陵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郭纬一下子软瘫了，战战兢兢地跪倒在太子妃面前叙说了事情的原委。

房钰终于明白，原来太子的所有心结都在明崇俨之死上，他忧心皇兄的悲凉会在他身上重演。房钰的父亲在朝廷任奏议郎，她从小受到母亲严格的教养，向往过一种夫唱妇随的生活，何况太子又是如此的风流倜傥而又英俊奇伟呢？

她来到书房，从容而又镇定地牵着太子的手说道：“臣妾出身将门，从小母亲就要臣妾忠孝节义。既然臣妾与太子祸福共担，臣妾当万死不辞。”

闻言，李贤捧起房钰俏丽的脸庞，禁不住眼热心潮：“本宫最对不起的就是爱妃了。”

“殿下不要这样说，今生能与殿下结缡，乃臣妾三生之幸。”

“唉！”李贤凄然长叹，“假若你嫁到百姓之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岂不快哉？何以会有如此担惊之事呢？”

“茅檐草舍亦有风雨，况宫苑深深。祸福无门，岂止你我。”房钰说着，禁不住抱住李贤，泪如雨下。他们默默相拥，默默地为彼此擦去不断的泪水，默默地任时间流逝。他们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厄运就在前面。

郭纬在门外轻轻呼唤，声音却有些急促：“殿下！大事不好了。”

李贤将房钰扶到座上，拉开门道：“何事如此惊慌？”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薛元超，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裴炎，还有御史大夫韦思谦奉天后旨意拘拿赵道生，据他招供，太子有反意。现在韦思谦、中郎将令狐智通大人在前厅等候。”

“本宫不过是多赐了些布帛财物给户奴，并无反心，何惧搜查？”李贤心里先是“咯噔”一下，但随之释然。

他来到前厅，韦思谦一见面，便上前见礼，然后捧出李治的诏书，高声宣读：“查太子李贤，怠于修为，举止失范，天后闻之，屡有严责，然则其不思悔悟，反欲谋反，今命御史大夫韦思谦入宫搜查，钦此！”

“儿臣谢陛下、天后隆恩。”李贤站起来时，韦思谦显得十分为难。

李贤宽慰道：“爱卿也是奉诏行事，有何为难？本宫心底坦荡，尽可放开让大人搜查，也好明本宫遭人诬陷之冤。”

令狐智通挥手招呼禁卫搜查，太子妃房钰急了，道：“你等怎可对太子无礼，不怕担欺君之罪么？”

“他们也是奉诏行事。”李贤说着，上前把房钰护在身后。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搜查的禁卫相继来报，说没有发现太子殿下谋反的证据。

韦思谦很不好意思，起身施了一礼道：“打扰殿下，微臣深感不安，微臣这就回去复旨。”

正当他准备离去，耳边却传来李贤的声音：“爱卿留步！爱卿既是来了，就不妨再细细搜查一遍，也好消除天后的疑虑。”

韦思谦的心中怦然一动道：“难得殿下如此宽宏，那微臣就再搜一遍。”

又过了半个时辰，领队的队史有些慌神地来到前厅，对韦思谦耳语了几句。韦思谦的脸色顿时大变，问李贤道：“殿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禁卫在后花园马坊中搜出皂甲三百余副，兵器若干。”

李贤“哦”了一声道：“那是本宫用于排演破阵乐时用过的，时过境迁，竟然忘了。”

“唉！”韦思谦有些失望，“此正与赵道生所供相符啊！”

闻听此言，李贤顿感事情严重，看着韦思谦口张了几次，最终没有说出话来。

房钰扑到李贤怀中，眼泪就淌在太子的衣襟：“殿下！你不是天后亲生么？为何会如此呢？”

韦思谦命禁卫将三百副皂甲和兵器装上车，拱手对李贤道：“微臣亦不愿相信殿下谋反，然事已至此，微臣只有如实向陛下与天后禀奏，告辞。”

韦思谦是什么时候走的，李贤全然不知。他的脑际都是兄长李弘吐血身

亡的画面，是他与房妃相拥走向断头台的情景，一种大难将临的恐惧覆盖了他的心苑。

郭纬在李贤眼前晃了数次，见他毫无反应，便吓坏了。他双膝跪在地上，急切地呼唤道：“太子殿下……殿下……”

李贤冥冥间看见李忠在远方向他招手，李弘在不远处向他微笑。他觉得自己的身子很轻，很薄，仿佛一片黄叶被风托着，在天地间飘荡，却总是追不上两位兄长。哦！他们已成了一片云，一片带血的碎云，融入了万里苍穹。

在天地间飘荡的李贤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呼唤他，他转身看去，却是房钰……

他睁开疲倦的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房钰的怀抱里……

“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的头深深地埋进房钰的胸间……

中秋在即，又逢万家团圆。

可在武曌的记忆里，这个日子很少让她畅快过。而永隆元年八月的洛阳，因三月无雨，气候依旧没有清爽的迹象。

太阳刚刚爬上城头，蝉噪就笼罩了宫苑，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坐在案头批阅奏章的武曌不得不一次次放下朱笔，要武钦吩咐宫人们驱赶。

武钦每逢这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他出去一会儿，便回来奏道：“娘娘，宫人们持竿满园驱赶，但此法难以奏效。”

“你等尽是无用之徒。”武曌扔下笔，眉头便紧紧地蹙郁在一起，身体朝后靠去。张尚宫急忙上前轻轻地为她按摩太阳穴，武曌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一任张尚宫保养得很好的手指滑过自己的额头。多年了，只有这种按摩才能使她的心境平静下来。

其实她心里很清楚，所有的烦恼并不源自蝉鸣，而在那个让自己揪心的太子身上。当臣下们将太子“狎昵”的消息禀奏给武曌的时候，她先是吃惊，继之失望，最后是恼怒。那些往日因政见相左而积累的不快都在这事上聚结成了厌恶，她立即要两位宰相和御史大夫查处。她宁愿这是一场误会——因为她无法忘记永徽六年在前往昭陵的途中，为迎接他的降生而经历的阵痛。

然而，对赵道生审讯所得的“狱辞”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他竟然试图谋反，这让她很伤心……

武曌闭着眼睛问道：“薛爱卿、裴爱卿等人可已到了？”

武钦应道：“几位大人都到了，正在塾门候召。”

“那宣他们进来吧。”

当薛元超、裴炎和韦思谦站在武曌面前时，却都不说话，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

武曌坐了起来，望了望面前的三位大臣，就明白了他们的心思，道：“爱卿们就如实奏来，本宫承受得了。”

可在听完韦思谦关于东宫搜查的结果后，武曌还是无法遏制心头的愤怒。她可以容忍他好声色，也可以容忍他对自己有怨气，可绝不能容忍他意图谋反。

大殿内陷入沉寂，几位大臣都屏住了呼吸。他们不安地打量着武曌，那难耐的沉默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

“谋反罪该万死。”武曌用力拍打案头，眉目剧烈地抽搐着，“本宫要废了他！”

随着这一声怒吼，几位大臣都跪下了。

薛元超反复揣摩着武曌的心思，迅速对自己的举止做了校正。他早年曾同李义府交好，在李义府被贬福州其间，他曾因在李治面前为李义府求情而获罪，被贬为简州刺史。后来，又因为与上官仪有书信来往，而被流放嶲州。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托人向武曌上书，极力推崇“二圣”临朝，盛赞天后颖睿。

上元元年，他果然被召回朝廷，而且很快就进入了宰辅之列。他自认为许敬宗之后，他是最能读懂天后的臣下。他对那次明崇俨的“厌胜”经过是了解的，他认为太子所谓的谋反不过是一个由头，根子还在那次相面之后，天后就有了废掉李贤的心思。

“天后圣明！”薛元超立即附和道。

可裴炎与韦思谦都以为废立太子，关乎社稷存续，应禀奏天皇决断。

武曌的眼眶此时也潮湿了：“本宫当然要禀奏陛下，不过，子欲弑父，父复何言？”

她话音刚落，就听见殿外传来李荣的声音：“陛下驾到！”

武曌擦了擦眼角，急忙起身出殿迎驾。

李治道了一声平身，进殿便落了座，对几位大臣道：“你等先退下，朕有话要对天后说。”

几位大臣走后，见李荣和张尚宫依旧在殿内候召，李治又道：“你们也退下吧！”

现在，大殿里只剩下李治和武曌，可气氛却异常沉闷和紧张，两人打量着对方，不知该怎样切入话题。

良久，还是李治先打破了沉默道：“朕想知道，天后对贤儿谋反一案的看法。”

武曌欠身面对李治，话语中就带了几分凄婉：“臣妾正要禀奏陛下，李贤身为当朝太子，屡次监国，竟置律令于不顾，私藏甲胄兵器，试图谋反，想陛下不难决断。”

李治的喉头有些哽咽，他多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在李贤的身上，李治处处看到太宗的影子。他相貌俊朗，眉宇英气，才过诸王，这一切都使得他对李贤的宠爱更重于李哲和李旭轮，怎么能眼看着他被废掉呢？

李治用试探的口气道：“朕也明白，贤儿有罪。然念其年轻，还请天后三思。弘儿殒薨刚刚五年，又要治罪太子，传将出去，藩国将如何服膺朝廷？”

武曌明白李治的意思，为他的重情于法而痛心，她撩起裙裾，向李治身边挪了挪道：“若论爱子之心，臣妾甚于陛下。然则，江山之于父子、母子之情孰大？想陛下不难明白。今太子犯法，可以网开一面，明日百姓获罪，将何以处之？”

“这……”

“曩者秦孝公变法，太子逆鳞，放逐乡野；汉武垂拱，太子获罪，发兵讨之；近者，成乾谋反，太宗废之。前车之鉴，陛下不可以不察。”

李治的目光充满哀伤，退而求其次道：“天后大义灭亲，殊堪钦敬。纵然废黜太子，且保亲王如何？”

“不可！据赵道生供词，太子宫中参与密谋反叛者不下数十人，尚不算臣僚中之追随者，陛下犹豫少断，必遗后患。”武曌神色肃然，没有给李治留任何空间，说完，她朝外面喊道，“来人！”

李荣和武钦双双应声进来，武曌厉声道：“传陛下与本宫旨意，废太子李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即日将其送往长安，幽于别所。其党羽皆诛灭伏法。”

“贤本亲生，天后奈何若此也！”李治颓然地跌坐在地上……

张大安因受到牵连被贬为普州刺史，刘纳言流放振州，左卫将军高行真之子高政因为是李贤的典膳丞，武曌责令其父训诫，被父亲和兄弟刺死于府中。

几天以后的朝会上，李治下诏册立左卫大将军、英王李哲为太子，改名

李显，并改元开耀。

这一天，洛阳城降下了第一场秋雨。这雨断断续续，持续月余，直到九月重阳节这天——也是李弘忌日，仍然阴雨蒙蒙。

李治每天独坐武成殿，望着秋雨默然垂泪，来来去去地重复一句话："贤儿！是朕害了你啊！"他不知道李贤囚禁在何处？他更怀念长眠在景山白云峰顶的李弘和葬在昭陵脚下的李忠。他们一个个离他而去，而他却很委屈地活着。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早年的浪漫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有孤独的苍凉。他和武曌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了，如今再也唤不回早年的风流和激情，再也没有兴味咀嚼当年相守的炽热、相爱的温馨。李贤谋反案后，他心灰意冷，干脆把朝事都推给武曌去署理。这让他常常感到很惭愧，觉得难以面对沉睡在昭陵的父皇……

昨天，武曌遣武钦前来禀奏，说想在重阳节宴请从前线归来，被钦命为太子少傅的刘仁轨和改任太子少保的郝处俊，恳请他恩准并亲往合璧宫，但他以头风病重而婉拒了。合璧宫让他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不愿意再看到那里的一廊一庑，一草一木……

自武曌署理朝政以来，改元也十分频繁，几乎是一年一改。

开耀刚一年，便改元永淳。

永淳一年后，又改元弘道。

李治的病体，也在这频繁的改元中走向沉重。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让他的心备受煎熬。

先是开耀元年，吐蕃国遣使来到洛阳要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他怎么舍得让年仅十五岁的公主远嫁异乡呢？情急之中，武曌在洛阳城中修建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而婉拒了。为了避免再生风波，武曌选了李治的嫡亲外甥——城阳公主的儿子薛绍为驸马。

接着是永淳元年四月，天空出现日食，朝廷的内政外交都面临困难。兵部陈奏，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率十姓反；关中饥馑，斗米要三百钱。李治的心绪一片烦乱，他又一次从京师出发返回东都，留下李显监国。

李显从被立为太子的第一天，就整天处于不安之中。几位兄长的被废在他心灵上涂下了浓重的阴影。在册立大典之后，他竟瞒着武曌来到武成殿，哭倒在父皇面前："儿臣自知理政不及李弘皇兄，驭臣不及李贤皇兄，今二兄获罪，儿臣战战兢兢，朝不虑夕，请父皇恩准，降儿臣为亲王。"

李治又如何不知道儿子的苦衷？然大唐江山已历三世，岂可断了国脉？

即便是换了李旭轮，就能保证武曌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么？可这些，他无法对儿子说，他抚着李显的肩膀道：“朕寄厚望于你。”之后，就再没有说话了。

在离开长安的前一天，李显再度拜见父皇，诉说自己的不安。李治只能好言勉励，叮嘱他诸事皆以天后为决，不可自行其是。这是他唯一能够对儿子说的话。

皇家的车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李治回头看去，李显和留守京城的几位大人仍然站在道边，他的眼睛又一次发酸。这种情景让坐在后面车辇的武曌看了心中十分不快，她在心底埋怨皇上年纪越大，眼窝越浅了，动辄泪水盈眶……

在洛阳的日子，李治终日头晕，已不能视事，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完成封禅嵩山的盛典，为大唐江山祈福。八月，李治诏李显赴东都筹备封禅诸事。可到了十一月，他的病情骤然加重，不得不再一次下诏罢了来年的封禅。

这段时间也是武曌最揪心的日子，她除了听百司奏事外，其他时候几乎就守在李治身旁。他们之间有过龃龉的时候，可这与当年甘露殿的相识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坐在竹帘背后听百官陈奏朝事，她的刚强和果断往往使包括刘仁轨、郝处俊在内的宰辅们感佩甚至汗颜，可谁又能体味她面对李治时的痛苦和惆怅呢？她多希望有一天醒来，能够看到一个永徽年间的李治重新坐在朝堂上。

她一遍又一遍地审查太医署的处方，一茬又一茬地撤换派往皇上身边的太医。

这一天，侍医秦鸣鹤被召进宫为李治诊病。秦鸣鹤乃汉代御医秦仲后人，他诊脉之际，武曌一直在外间等着。看见秦鹤鸣出来，不待禀奏，她便急忙问道：“陛下之病可治乎？”

秦鹤鸣道：“启奏天后娘娘，可治。”

“爱卿欲如何诊治？”

“针刺头出血，可愈。”

听了这话，一向果断的武曌犹豫了，她狐疑的目光反复审视着秦鸣鹤，道：“你要慎思谨行，这是在天子头上刺血，若有闪失，本宫岂容你生还？”

“这……微臣……”尽管武曌的话不无警告的意思，但他也知道，他面对的是大唐皇帝，他的银针不仅牵系着大唐江山，更牵系着他的妻子儿女乃至秦门百余口的性命。

正在他踯躅之际，李治说话了：“唉！朕一病人耳，谈何天子？爱卿但刺之，未必不佳。”

“陛下！臣妾……”武曌还要说话，却被李治挥手拦住了。

秦鸣鹤这才指捻银针，轻刺百会、脑户二穴。刺百会穴时他尚心神略定，然而，针入脑户穴时，他却浑身大汗淋漓了。从医半世，他清楚此穴乃禁针穴位，若失轻重，皇上将从此失语，那秦门百余口都将死于非命。

可此时此刻，他已没有退路，他一边小心地进针，一边询问李治的感觉。当行针至二分时，从穴位处渗出些微血点，但见李治面露喜色道：“朕目似明矣！”

秦鸣鹤浑身顿时瘫软，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就跪在了李治和武曌面前：“此陛下圣德感动上苍矣。”

武曌的面容这时才渐渐活泛了，她快步上前，伸手在李治眼前晃了晃，当获得回应时，她禁不住喜泪盈目道：“陛下复又能视，此天赐也。”

她转回身来，对张尚宫道：“取彩缎百匹赐秦爱卿。”

秦鸣鹤谢过恩后，却没有丝毫的欣喜。他明白皇上已病入膏肓，他今日的冒险，也不过是解一时之痛。

十二月，李治疾甚，不得不从嵩山深处的奉天宫回到洛阳。朝臣们早早地赶到天津桥等候，然而，他已无力再见这些与自己朝夕相伴的臣下了。

当日，他以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为同东宫平章事，并宣布改元。他本来是想登则天楼宣读这道诏书的，然而因不能乘车，而只能让百姓云集于楼前宣敕。

十二月初七夜，刚刚担任辅政大臣的裴炎被紧急召进宫中。他急急忙忙来到皇上榻前，李荣老泪纵横道：“皇上已昏厥了几次，一醒来就问大人到了没有。”

这时，就听到李治微弱的声音：“裴爱卿到了么？”

裴炎就忍住眼泪回道：“陛下！臣来了。”

李治睁开疲倦的眼睛，喘着气道：“朕时日无多，请爱卿代朕拟诏。”

“陛下！您说吧！”裴炎跪在榻前。

“朕去之后，以爱卿辅政，太子于朕灵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说完这些，李治仿佛经历了一场疲惫的远征，便昏昏睡去了。他的灵魂离开肉体，回到了他的父皇和母后的怀抱。

时间是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卯时二刻。

第四章

心苍茫李显临位

泪潸然天后情殇

后半夜落雪了，气候骤然变得僵冷。

裴炎捧着李治的遗诏，哭拜在灵前，口中讷讷道："陛下之托，泰山之重，臣……臣万死不辞。"

李荣更是泣不成声："陛下！你怎么就丢下老奴去了呢？这大唐的万里江山，离不开陛下啊！"

太监们、宫娥们更是哭成一片。

见此情景，还是裴炎冷静，他刹住哭声对李荣道："天皇驾崩，国之大哀，请公公速奏太子并告刘仁轨、刘景先、王德真与武承嗣诸大人进宫，下官这就去洛城殿禀奏天后。"

李荣也知道这是正事，遂应道："请大人放心，咱家即刻去办。"

裴炎又叮嘱道："告知羽林军将军程务挺，严令禁卫恪尽职守，密布岗哨，自此时起，贞观殿只许进，不许出。"

李荣道一声"知道了"，便吩咐宫娥太监精心看护李治的遗体，自己疾步出了殿门，往内侍省去了。

裴炎的车驾碾过雪尘，也把他的思绪碾得十分纷乱。他反复咀嚼遗诏中要太子灵前即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唉！从李弘到李贤，几位太子相继被废，在皇上的情感上拉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他显然担心事久生变，更担心天后另有所图。既如此，又为何要太子"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也许是出于呵护新皇帝的需要吧！皇上明白，李显根本没有力量与武曌抗衡。

裴炎清楚地记得，皇上驾崩之际，眼睛与嘴唇许久也没有合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又似乎有许多话没有来得及说。

"哦！"裴炎在心底暗暗惊呼，皇上的手指南方，莫不是牵挂开耀元年被天后发配到巴州的废太子李贤吧？还有豫王李旦……

从绛州闻喜县走出的裴炎，凭借着聪慧好学，从官居七品的濮州仓参军做起，一步一步地做到侍中，亲历了长孙无忌、褚遂良被杀，上官仪引刀，太子李弘暴病殒薨，李贤苍凉南去等事件。到他迁升宰相时，朝廷大事悉决于天后，宰辅们每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他明白纵然有意遵照天皇遗旨于灵柩前拥立太子登基，但不经天后恩准也是枉然："陛下！恕微臣违逆了。"

驭手"吁"的一声，车驾停在武成殿司马道前，裴炎下了车，一路小跑来到殿门外，对武钦道："请公公速奏天后，就说裴炎有事求见。"

见裴炎深夜进宫，武钦知道必有大事，遂转身进了殿，不一刻，出来的却是知制诰上官婉儿，她问道："天后批阅奏章甚晚，又忧心陛下龙体，才刚刚睡下，裴大人有急事么？"

"天皇他……"裴炎声音有些哽咽。

上官婉儿急了，忙问道："陛下怎么了？"

"天皇他……晏驾了。"

闻听这个消息，上官婉儿顿时就呆了，忙对裴炎道："下官这就禀奏天后"，说着一转身就疾疾进了殿门。

她来到内室帷帐前，却透过幔帐看见武曌睁着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屋顶。听见婉儿的脚步声，武曌"呼"的一下坐起来道："本宫刚做了个噩梦，梦见陛下驾着云彩前来辞行，说是要远游仙山，去看李忠。本宫伸手去拉，不料一个激灵就醒来了。婉儿，你快说……这梦……"

自仪凤二年十四岁的婉儿被武曌召进宫后，她的美丽聪颖，文辞旖旎，都让武曌抛却了当年与上官仪的恩怨，毅然委以她知制诰之职，掌管宫中诏命。也许因为同是女人的缘故，上官婉儿也将私家恩仇置之度外，一心一意地侍奉着武曌。现在，刚满二十岁的她已是武曌须臾不可离开的心腹之臣了。武曌高兴了，喜欢与她分享；烦恼了，也愿意向她诉说。

面对天后蛾眉蹙郁的样子，上官婉儿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一下子就伏在了武曌的榻前："娘娘，侍中裴大人来奏，说陛下晏驾了。"

可过了好一会儿，上官婉儿也没有听见武曌的回应，等她定神去看，却见天后昏厥在榻上。她急忙上前将武曌抱到怀中，向外面喊人！在殿外伺候的张尚宫快步进来，婉儿要她速备热汤，伺候武曌喝了。半晌，武曌才缓过气来，仰天长叹道："陛下！你我原为连理，你为何就抛下臣妾去了呢……"

她一任泪水哗哗地流向两颊；她埋怨该死的文书、奏章，以致让她错失了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她在心中暗暗自责，以往给他的关爱太少……

但是她迅速冷静了，她知道此时不是流泪的时候，当她抬起头时，目光就迅速恢复了坚毅和恒定，对婉儿道：“宣裴炎觐见。”

裴炎进殿后进行了简略的述说，然后建议道：“太子未即位，故微臣以为不应宣敕，当务之急是要安定朝野。”

武曌点了点头，对武钦道：“传本宫旨意，宣太子、刘仁轨、刘景先、武承嗣、王德真到贞观殿议事。”

武钦应了一声便出殿去了。

“裴爱卿随本宫同往贞观殿，本宫要亲瞻陛下遗容。”武曌看着李治的遗诏，又对一旁的婉儿说道，“你也随本宫前往。”

更漏已过卯时，武曌的轿舆停在贞观殿前，婉儿和张尚宫看见武曌下轿颤颤巍巍的样子，急忙上前搀扶，但被她挡开了。她的刚强和镇定让裴炎深受感染，他急忙紧追几步，随武曌进了贞观殿。

李荣在前面引路，武曌与上官婉儿、裴炎来到李治面前。

他脸上留下的焦虑，他半开的嘴唇好像隐藏了许多要说的话。那是对天后的叮嘱，是对太子的托付，还是对群臣的作别？他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每一个人，好像是在追寻什么。是舍不得天后，还是放不下膝下的一群皇子、公主，抑或是牵挂着未竟的大业？

这情景让上官婉儿心里很痛，祖父被杀的时候，她才来到这个人间。皇上的遗容让她想起远去的上官仪，她不知道他在走向刑场时有多少牵挂？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理解天后此刻的心境，他们毕竟一同走过了三十一年的漫长岁月，其间流淌了多少爱，留下了多少温馨的记忆，甚至连其间的龃龉都是没齿难忘的。

上官婉儿泪眼婆娑地上前劝慰道：“陛下驾崩，国事仰赖天后，还望娘娘节哀，珍惜凤体。”

“哀家……怎能不痛彻心扉呢？没有他，哀家将青灯黄卷，聊度余生；没有他，哀家又怎会主宰后宫；没有他，哀家焉能听百司奏事，处理朝政？”武曌饮泣着摇了摇头，长叹一声说，“这个朝堂哀家多存疑虑，甚而非议，可有多少人知道哀家与陛下相濡以沫，相亲以知呢？”

婉儿安慰道：“微臣深知天后失亲之痛，更知天后的苦衷。”

“难得你一片忠心。哀家此生所为，误解者多，理解者少。”武曌抬起泪眼看了看她，又俯下身子道，“陛下！您放心地去吧，臣妾定当辅佐太子，光大大唐基业。”说完，她细腻的手指轻轻抚过李治的额头、眼睛、嘴角。

皇上终于褪去了残留在脸上的痛苦和焦虑而平静地睡去了，仿佛经过一场远征，他进入了甜蜜的酣梦……

武曌转过身来的时候，就听见耳边传来号啕的哭声，是太子到了。

……

李显在梦中看见了父皇。

父皇已脱下平日象征皇权的衮服，着了一件仙家的黑色长袍。他脚步缓缓地来到榻前，温柔地梳理着他蓬乱的头发。这样的感觉李显许久不曾有了，他闭着眼睛一任这亲情的暖流从父皇的指尖流向他的每一条血脉，那一刻他甚至想，为了父爱，他宁愿就这样睡着而不要醒来。

可父皇的手骤然离开了，他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李显道："朕要远行了，显儿，朕将这万里江山托付于你了，你要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上以饰贤良而明贵贱，下以饰长幼而明亲疏；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你还要善待诸王，如是父皇方无忧矣。"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李显言罢抬头看去，却见天空只有一朵白云悠悠而去。

"父皇……"李显声嘶力竭的呼喊，惊动了身旁的太子妃韦香。

韦妃摇了摇李显叫道："殿下！殿下……"

李显一脸的茫然："本宫担心父皇的病……"

韦妃宽慰道："殿下不是昨日才进宫探视过么？殿下的孝心当感动上苍，定会保佑父皇化险为夷的。"

"话虽是这样说，可本宫这心……"李显心神未定，就听见郑尚宫在帷帐外急切地奏道，"贞观殿来人了，宣太子殿下进宫呢！"

"父皇他……"李显"呼"的坐了起来。

韦妃一边为太子穿衣紧带，一边命太监王晖备辇，便匆忙地奔贞观殿来了。

雪已经下了约有几寸厚，没了车毂外轮。一阵风吹来，李显禁不住瑟缩身子。韦妃急忙帮他紧了紧斗篷，贴着他的耳朵问道："倘若父皇真的……他会留下遗诏么？"

李显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韦妃，虽说他继任了太子，也许是汲取了李贤的教训，母后根本不让他插手朝政，只是要几位太子左右庶子陪他读书。清闲倒是清闲，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提心吊胆。

李显知道，自己去年被召到东都，名义上是要为来年的嵩山封禅做准备，其实是因为自己留守长安，热衷田猎，被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规谏不听，于是他奏明天皇、天后，结束了自己远离父母的生活。可是有谁能理解他的苦衷呢？说他怠于朝政也好，说他韬光养晦也罢，只有韦妃知道，他是怎样地生活在两难之中。

“唉！本宫现今所系念者，唯父皇龙体耳，岂能顾得了其他？再则，纵然父皇有遗诏，不照样要母后恩准么？”

韦妃长叹了一口气，目光中就充满了失望的暗淡。这李唐宗室是怎么了？自太宗之后，没有一个男人能顶天立地的！于是她说话的语气就加重了：“当此社稷存续之际，殿下万不可优柔寡断。”

李显不再回应韦妃的话，他有无以言表的无奈和苦衷，他自知做不了这个王朝的主。

车驾停在贞观殿前，羽林将军程务挺急忙上前迎接道：“殿下节哀，天后已在殿内等候多时。”

李显闻言便知父皇已经驾崩，他顿觉泰山崩顶，天柱倾倒，一进殿门便长呼一声：“父皇！儿臣来迟了！儿臣不孝啊！父皇，您为何弃大唐社稷，弃儿臣而去啊！”

他这一哭，先到的豫王李旦便跟着号啕不止，口中讷讷道：“上苍啊！为何不让我替父皇患疾，以尽人子之孝啊？”

与武曌同时到的太平公主年已十八岁，出脱得亭亭玉立。想起父皇生前对自己的百般宠爱，也是泪光盈盈。可她见两位皇兄大放悲声，不能自已，心中却是很不以为然——父皇驾崩，朝野无主，你等却哭成泪人，哪有男人的气度！

李显痛到至处，转身抱着李旦而泣，韦妃与刘妃亦欷歔不止。他们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太监、宫娥们，大殿内哭声一片。

看着两个儿子抱头哭成一团，几成不可收拾之势，武曌对李治的怀念迅疾转换为老大的不悦，不禁怒声道：“住了！”

两兄弟的哭声戛然而止。

武曌的眼睛红红的，话意却是分外刚强：“陛下驾崩，哀家之痛逾于你等千百倍矣！然则国逢大丧，山川举哀，诸事未备，你等痛哭不醒，岂是帝王之所为哉？”

太平公主也跟着武曌的话说道：“母后旨意，金声玉振。两位皇兄该振作起来才是。”

这话韦妃就不爱听，正要说话，却见裴炎上前扶起李显道：“天皇驾崩，新主虚位，还望殿下节哀，听候天后决断。”

见状，韦妃只好收住了话头。

武曌在殿中央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便问李荣道：“几位大人都到了么？”

“启奏天后，太子太傅刘仁轨大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刘景先大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岑长倩大人，太常卿王德真大人，宗正卿武承嗣大人已在殿外等候。”李荣应道。

“宣！”

李荣正要转身离去，武曌喊住他叮嘱道：“告诉他们，国丧待备，臣下节哀，违令者斩无赦。”

听到凌晨被宣进宫的消息，几位大臣顿时便知：一定是皇上病危了，大唐王朝又面临重要关头。他们不敢怠慢，纷纷向贞观殿聚集。

可这消息在每人心头引起的震荡却是迥然相异的。刘仁轨悲痛之余，最担心的还是武曌如何对待太子登基这件事。而武承嗣期待的却是武曌能够接过皇上的权柄，从而开武氏执掌国运的先河。于是，每个人都想从对方的眼里窥探一些有用的消息，却紧紧地关着自己的心窗，塾门的气氛显得沉闷而又紧张。

这时候，李荣在贞观殿门口高声宣唤：“天后口谕，刘仁轨、刘景先、岑长倩、王德真、武承嗣觐见。陛下驾崩，国事待举，节哀勿泣，违者斩无赦。”

随后，几位大臣聚集在武曌周围，个个是一脸的悲哀和肃穆。

武曌擦了擦眼角，对裴炎道：“宣诏吧！”

于是，众大臣纷纷拜倒在地，聆听李治弥留之际的最后一道旨意。

裴炎捧起李治的遗诏，先是沉默了许久，才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得稍为平静一些，随即诵读道——

朕闻皇极者天下之至公，神器者域中之大宝，自非乾坤幽赞，历数在躬，则凤邸不易而临，龙图难可辄御。所以荥河绿错，彰得一之符；温洛丹书，著通三之表。缅稽前古，其道同归。朕之圣祖神宗，降星虹而禀枢电；乘时抚运，逢涣沸而属山鸣。濡足横流，振苍生之已溺；援手四岳，救赤县之将焚。重称九寰，止麟斗而清日月；再安八极，息龙战而荡风波。自彼迄今，六十六载。黎元无烽柝之警，区宇恣耕凿之欢。育子长孙，击壤鼓腹，遐迩交泰，谁之力欤？

朕以眇身，嗣膺鸿绪，钦若穹昊，肃雍清庙，顾諟明命，载迪彝伦。嘉与贤士大夫，励精为政，勖已想蛟冰之惧，为善慕鸡鸣之勤。幸戎夏乂安，中外禔福，亘月鼍以覃正朔，匝日城而混车书。端拱无虞，垂衣有截，其天意也，岂人事乎。每导俗匡时，既宏之以礼让；恤刑薄罚，复跻之于仁寿。闻九农之或爽，则亏膳以共其忧；见一物之有违，则撤乐以同其戚。斯亦备诸耳目，非假一二言也。忧勤之至，庶有感于明灵；亭育之怀，谓无负于黔庶。就言薄德，遘疾弥留。往属先圣初崩，遂以哀毁染疾，久婴风瘵，疚与年侵。近者以来，忽焉大渐，翌日之瘳难冀，赐年之福罕邀。但存亡者人之晦明，生死者物之朝夕。常情所滞，唯圣能通，脱屣万方，无足多恨。皇太子显，握哀履已，敦敏徇齐，早著天人之范，夙表皇帝之器。凡百王公卿佐，各竭乃诚，敬保元子，克隆大业，光我七百之基，副兹亿兆之愿。既终之后，七日便殡。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诸王各加封一百户，公主加五十户。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各加一阶，三品已下赐爵一级。就徽以来入军年五十者，并放出军。天下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废万全、芳桂等宫。

裴炎念完，已是喉头哽咽，语不成句。听到周围哭声连绵，抬眼环顾周围，只见同僚们一个个涕泪纵横。皇上很明白自己的病情，他很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将结束生命看作朝发夕至一样的旅程。可裴炎知道，这些日子，他承受着巨大的肉体痛苦和心灵折磨。

至于太子与豫王夫妇，更是柔肠寸断，口里只有两个字："父皇……父皇……"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治的遗诏满怀深情，从皇太子即位说到武曌主事，从节俭治丧说到江山社稷，从百官晋爵说到百姓免课。说得在场几位大臣无不动容，追思漫漫。

武曌坐在上面，遗诏中每一句话她都一字不漏地吞入腹中。自显庆五年来，她一直与李治共同担当着社稷，曾有过多次的不谋而合，也曾有过多次的抵牾。她感念李治的宽容，每当她任性或者固执己见时，他总是顺从了她的意思。如今，这一切都只在她的记忆里永存。他对她的爱岂是他人所能深解的？现在，她觉得最好的追念就是原原本本地依照李治的遗诏安排后事。武曌擦了腮边的泪水，对身边的几位大臣道："各位大人，国不可一日无主，定甲子（十一日）日扶太子登基，在武成殿召见群臣。"

刘仁轨等人急忙转身，面朝李显道："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旦夫妇与太平公主也都一一拜见。

李显不免有些惶恐，怯怯地看了看武曌，见她点了点头，才对众位大臣道："平身！朕唯秉先帝遗诏，尊天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未决者，咸尊

太后决断。”说罢，他转身就拉着韦妃跪倒在武曌面前。

韦妃在下拜的同时，悄悄地拉了拉他的衣袖，暗暗表达了心中的不快——既然皇上主事，又诸事咸听太后，这算什么皇上？她多希望皇上能收回刚才的话。李显怎么能不明白韦妃的意思呢？在以往的日子，两人在太子府就父皇生前的懦弱没少过微词。然而当此之际，他敢将这些陈说在母后之前么？于是他甩开韦妃的手道：“父皇大丧，还请母后下旨。”

韦妃脸上微妙的表情，可以逃过神情恍惚的李旦的眼睛，却被敏感的太平公主看在眼里，她撇了撇嘴，心道：还没册封皇后，就想做了皇上的主，何其不自量力。

“平身！”武曌挥了挥手，待李显在身旁落座，武曌又道，“先帝遗诏，七日出殡，然一代天皇岂可草率安魂。先帝生前对京都眷顾非常，因此哀家以为应在长安京畿秉风水而置陵址，待成后送先帝灵柩西还。此事由太常卿王大人去办。甲子日，皇上于武成殿听奏先帝庙号、谥号勘定。”

接着，武曌又要武承嗣负责发丧、知会王公大臣吊唁。

“可知会二皇子李贤殿下？”武承嗣问道。

武曌眉宇一横道：“他既废为庶人，何来殿下一说；他忤逆谋反，又有何资格吊祭？不必知会他了，令其在巴蜀思过！”

“自礼部尚书裴行俭薨殒后，此职一直空缺，臣意敕礼部侍郎知会各国使节，禀奏其国君前来行吊祭之礼。”刘景先禀奏道。

武曌看了看李显，彷徨了片刻后道：“就依爱卿。”

“先帝驾崩，难免人心浮动，京师安危，不可不虑。故臣以为，应由兵部岑大人调集武威、左卫将军坚守四塞，而成拱卫之势；再者，诸王殿下中，难保没有觊觎皇位者。然韩王元嘉，修身洁己，内外如一，当代诸王莫能及者。其又地尊望重，倘陛下、太后多所加慰，致令宗室为楷模，则天下平矣。”刘仁轨也建议道。

武曌闻言十分欣慰，道：“哀家之意，进授韩王嘉为太尉、定州刺史。由岑爱卿调遣卫府兵马，护卫京师，以安天下。婉儿即可拟诏昭告天下，永徽以来入军，年五十者放出军；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

上官婉儿说：“谨遵太后旨意。”

更漏已是辰时一刻，武曌率领新皇、李旦、太平公主以及几位大臣，向李治遗体跪拜作别，人群中再度响起哭声，给凌晨的贞观殿涂上了哀哀愁云……

四天以后，李显在武成殿登基，尊李治为高宗，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武曌在帘后听政，上官婉儿站在她身旁。

李显第一次临朝，所有事项都是经武曌私下允准的。朝会上诏敕，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刘景先为侍中，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郭正一为国子监祭酒。

新的宰辅班底的组成，预示着那个让李治尴尬和无奈的岁月已经过去，李显和他的母亲、太后武曌正走进一个新的更加繁复的时代。

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岑长倩禀奏道："太后、陛下，臣紧急调左威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一旦有事，即可发兵勤王。"

太常卿王德真也禀奏道："太后、陛下，为先帝择选陵寝的太常寺官员已委任韦泰真星夜驰往长安，不久便会有消息。"

武曌对宰相班底的设置，让武承嗣有些失望，然其又不便多言，只是遵循武曌旨意，将知会王公们吊祭诸事做了禀奏。

眼见时间不早，武曌在竹帘后道："众位爱卿，国忧当前，朝野定当戮力同心，共度艰危。"

"自明日起，诸王、公卿、各国使节前往贞观殿吊祭，朕与豫王日夜为先帝守灵。"李显接着说道。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让李荣宣布退朝时，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心里很乱，坐在皇上的位子上，他不知该怎样处置各种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与太后的关系。他站起来看着朝臣们一个个离开大殿，又送武曌登上回合璧宫的车驾，才对李荣和王晖说，"随朕去贞观殿……"

上官婉儿随武曌回到合璧宫，就进了自己的居处，埋头草拟诏书。

铺开稿纸，一支纤笔就凝滞在半空了。她久久地瞅着雪白的素指，忽地就从一双明眸中涌出了珠儿一样的泪花，一点一点地掉进墨砚，很快就被黑色吞噬。

"贤！是婉儿害了你啊！"上官婉儿在心底轻轻地呼唤，现在一想起由她拟定诏书，让李贤由太子沦为庶人，并发往巴州，她就禁不住心里隐隐作痛，有强烈的负罪感。

祖父因图谋废掉武曌而被斩于长安东市的往事，是她从母亲那听来的，当年上官宰相伟岸的身躯她只能靠想象去描绘，远不如掖庭宫女留给她的印象深。

她只知道自己是在掖庭长大的，而且在十四岁以前，有一个至高无上的

女人不仅要求掖庭令对她们母女殷殷关照，而且不止一次地命人去掖庭探视，并要她的母亲教她读诗书，习礼仪。她就这样在一双丹凤眼的注视下脱去了童稚，渐渐长成一位妖冶艳丽、秀美丰盈的姑娘。

回忆起仪凤二年那个秋天的八月，她至今依然如在梦幻里一般。一天，掖庭令颠儿颠儿地跑来，一脸的谄笑告诉她天后要召见她。她那时还是一颗未脱去酸涩的青梅，并没有多想这次召见会给她和母亲的命运带来多么大的转机。

她天生的率真，嗯！也许还有祖父遗传的倔强，使她在蓬莱殿内见到武曌时，并不像宫娥们那样战战兢兢。当武曌命题要她为文一篇时，她文不加点，须臾而成，且文气通畅，辞藻华丽。看得武曌凤颜大悦，先是惊呼此文似夙构而成，继之又感叹其有乃祖之风。

抬眼再看上官婉儿时，武曌就更多了亲近。当她得知婉儿年方十四时，就不得不惊异人间果真有如此缘分，当年她被太宗选入宫中时，不也正是这样的豆蔻年华么？她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这孩子了，便对近身的太监武钦道：“传旨，免去婉儿母女的奴婢身份，婉儿选入宫中担任知制诰，起草文书。”

其时，李贤还身为太子，每隔五天就要到武曌殿中请安，他们母子常常就朝事交谈。太子的相貌奇俊、风流倜傥和谈吐不凡，很快地就摄取了婉儿那颗情窦初开的心。那些日子里，她在起草文书或代武曌批阅文书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走神，满脑子都是李贤的影子。她发现李贤并不像李显那样好声色，他喜欢吟诗弄文，身边聚集的也都是些骚人墨客。她听宫中人说李贤正与一帮博士注释《后汉书》，就期盼能一睹为快。

这一天，武曌要她将批阅过的一些文书送给太子，使他能从中悟出治国理政的道理。上官婉儿心中顿时就铺满春风，她对着梳妆台细细整理了容装，便脚步轻盈地前往文思殿。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张大安，太子洗马兼充侍读的刘纳言，洛州司法参军格希元正围绕着文稿高谈阔论，见皇后身边的知制诰飘然而至，知是有旨意宣达，都很知趣地告退了。

上官婉儿先礼见太子，然后传达了武曌的旨意，在李贤浏览文书的当儿，她大略地翻阅了一下他们刚刚完成的一部分书稿。

她天生聪敏，过目不忘，尤其是读了李贤的批注以后，顿时为他的文采倾倒了。她暗地把目光投向李贤，痴痴地望着他宽宽的额头、挺直的鼻梁，感受着从他身上散发的气息。

就在这时，李贤抬起头了，两个年轻人的目光热辣辣地碰在了一起。李贤为婉儿的美丽而惊异，及至发现自己失态时，才用文书中的一段话掩饰了过去。上官婉儿并不拘束，他们就《后汉书》敞开胸怀，无所不谈，李贤也被她的博学震撼了。

当他们陶醉于相爱的浪漫中时，李贤已纳左卫将军房仁裕的女儿房钰为妃，并且娶了南阳张氏为良娣了。

上官婉儿只能将对太子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她等待时机，希望有一天武曌恩准她到李贤身边，她不在乎什么名分，只要每天能看见自己心爱的男人就满足了。

然而，一场明崇俨被杀的案子莫名其妙地将李贤卷了进去，武曌要她起草贬李贤为庶人的诏书，这无异于用刀子扎她的心？

进宫后，她亲身经历了天后是怎样将一个个与她为敌的朝臣送上断头台的，她又怎么敢抗旨不遵呢……

李贤被押送回长安时，她曾悄悄地赶到城外一个偏僻的、不为人发现的角落默默地目送他西去。泪眼蒙眬中，她暗暗祝福他一路平安。

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看到李贤。后来她听人说，废太子被押解巴州时，房妃与几位王子衣衫褴褛，不忍卒睹。那一天夜间，她遥望西天，怆然涕泪。第二天，她在洛城殿见到了为李贤求添衣物的太子李显。

李显的叙述催下了李治辛酸的泪水，为自己的无能，也为儿子的命运；他为武曌的无情而纠结，也为李显的兄弟情义而欣慰，便叮嘱尚衣局备了衣物星夜送往巴州。这件事武曌知道后，倒也没说什么。

往事历历在目，天皇却已去矣。

上官婉儿放下笔，用丝绢拭干了腮边的泪水，刚刚以新皇的名义写下“朕闻天下者，民为本也……”就又停下了笔。她不能理解，太后为何对李贤如此厌恶，要剥夺他吊祭父皇的权利呢？纵然他是庶人，可也是天皇的儿子。太后即便不念母子之情，也不能不顾及躺在棺椁里的亡灵啊！

上官婉儿回转目光，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室外，值守的羽林卫在寒冷的雪幕中瑟缩着身子，几位太监忙忙碌碌地扫着雪。她知道自己这样想是徒劳的，只有收回心思全神贯注地写诏书。

人就是这样，往往是想丢下的东西反而盈盈系念，上官婉儿写完诏书的最后几个字，吹了吹淋漓的墨迹，心却依旧锁不住地飞向巴州。不！没有理由不让殿下知道父皇驾崩的消息。她决计修一封书信，托可靠的人带往巴州。

上官婉儿长长地喘了一口气，重新执管，这次与刚才书写诏书的感觉何其相异，这是从内心深处喷涌的流泉，一个字就是一朵浪花。她不管他现在是庶人的身份，依旧亲切地称他为殿下——

知制诰臣上官婉儿敬拜沛王殿下：

洛阳一别，匆匆数载。念去去关山万重，锦书难寄；思漫漫凉夜孤灯，泪雨凝噎。叹风流之寒月凋零兮，命途多舛；悲秀木之狂飙摧折兮，落叶萧然。巴州迢远，楚水凄凉，寂然之奈何？

日来洛阳雪浓，伊水低回而悲咽；天皇中道崩卒，别社稷而远行。举国哀恸，行号卧泣，涕泗横流。新皇负重登基，天后力砥中流……

写着写着，婉儿的心思就纷乱了。她担心继续说下去，会情不可遏地说出许多愤愤不平的话语，这非但不能抚平李贤的心头创伤，反而会给他带来横祸，反复掂量之后，她终于以“珍重切切”而收笔。

上官婉儿刚刚拭去腮边的泪水，就听见张尚宫在门外询问值守的声音。她急忙将书信藏了，开门说道：“尚宫到了，外边天冷，请到室内叙话。”

张尚宫赶忙施了一礼道：“多谢上官大人好意，天后传召，你我不可在此盘桓太久。”

“尚宫所言甚是。”上官婉儿说着，携了写好的诏书，随张尚宫沿着清扫得干干净净的回廊来到武曌居住的大殿。

见过武曌，上官婉儿先呈上草拟好的诏书。武曌浏览了一遍，凄楚的眉宇间露出一丝欣慰。婉儿在诏书里不仅将天皇生前的生民之爱表达得婉转而又深情，且对新皇上体恤民意、太后的情怀黎首表述得恰到好处。武曌在诏书上批了些字句，要武钦速送皇上阅批，然后送侍中签署。

在张尚宫适时退出后，武曌说道：“天皇去后，哀家心神聚殇，不胜凄然，你就来陪哀家说说话吧！”

“微臣遵旨。”上官婉儿说着，依照武曌的吩咐在对面坐了。暮色中，她悄悄打量着坐在上首的武曌，眼见她明显地消瘦了，满目的忧伤使得平日里坐在洛城殿听百司奏事的那个武曌从她的眼里渐渐淡出，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心里一下子就注满了同情，其实她也知道，处在这样的地位，别人的同情反而会伤了太后的自尊。然而，上官婉儿还是禁不住自己要这样想。

“太后！”上官婉儿欠了欠身子道，“您若是想到贞观殿去看看天皇，臣就陪您去看看。”

武曌叹息道：“三十多年了，每一个日子都刻骨铭心，他如今离去，哀家焉能不悲？只不过当着朝臣的面，忍住一抔眼泪罢了。”

上官婉儿安慰道：“进宫经年，太后待臣恩同己出。太后想哭就哭吧，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

于是，武曌的泪水再也无法锁在心堤内，哗啦啦地涌向眼眶。伴随着眼

泪，是双肩剧烈地颤抖。她从不放声号啕，而只是哀哀饮泣：“天皇啊！您撒手人寰，从此列入仙班，可知哀家形影相吊，寂然独鸣，残灯长夜乎？”

对故人的怀念，使武曌毫不掩饰她和李治之间的情感。回忆起那些浪漫的日子，五十九岁的她似乎回到了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竟要张尚宫从衣箱中拿出当年李治赠给她的猩红色斗篷给婉儿看：“这是天皇在贞观二十二年送给哀家的，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哀家二十四岁，因出言率直而受冷落。那一夜，他悄悄接哀家去会面。他看上去儒雅温文，可一俟上榻却是分外雄健，让哀家寂寞的身心沐浴甘露。黎明时分雪落宫苑，他将这件斗篷披在哀家身上……”

武曌又要张尚宫从首饰匣中拿出一只凤钗，对婉儿说道：“这是哀家立后时天皇赠予的。其实，尚衣局为哀家制作的皇后凤袍凤冠可谓朱锦金饰。然而，哀家独爱天皇在前往昭陵，夜宿礼泉那天夜间赠送给哀家这件金钗。”武曌捻动手中的金钗，咀嚼着早年的幸福，“也就是在那天子时，哀家生下了贤儿……”

上官婉儿心头一激灵，太后忽然提到李贤，这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她想到了他是他们夫妻的最爱，也许是对天皇的思念勾起了她对儿子的牵挂，也许这种情感会促使她做出让李贤回京吊祭的决定。可武曌的话到这里却戛然而止了，只见她的泪水断了线一般地落在金钗上：“唉！情物依在，人已去矣，此痛何堪，此痛何堪……”

上官婉儿贴着武曌，俯下身子，为她擦拭着泪水，用试探的语气问道：“太后是想召李贤殿下……”

“不可！如此逆子，岂可玷污天皇神灵？”武曌的脸色立即变了，横着眉毛，满腹狐疑地问道，“你为何如此谏言，替国逆张目？”

上官婉儿的心怦怦跳个不停，脸色一下子变得毫无血色，忙跪倒在地道：“太后且息雷霆之怒，臣只是听太后提到他，故而……微臣无知，还请太后恕罪。”

“罢了！”武曌的心境完全被这看似突如其来却又顺乎人情的问话颠覆了，冰冷地瞪了一眼上官婉儿道，“哀家恕你不知，不追究也罢，你且退下吧！”

上官婉儿怯怯地告退，她转过身时的背影让武曌忽然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弘道元年的除夕，因为李治的驾崩，往年的君臣大筵，精彩纷呈的歌舞、相扑、角抵、驯兽、舞狮、口技等都取消了，代之以臣僚之间的名刺恭贺。

酉时三刻，李显偕韦妃、李旦偕刘妃到合璧宫陪伴武曌守岁。服丧期

间，饮酒便罢了，御膳房备了上好的茶汤、果蔬。在李显夫妇向太后行了大礼之后，李旦夫妇以臣子的身份向武曌和李显祈福祝岁。此时此刻，李显和李旦都尽量回避父皇离去的伤情，祝福武曌福寿康宁，祈求社稷万世永固。

母子们叙话到亥时一刻，武曌就要李显夫妇回去："待会儿刘仁轨、裴炎等宰辅要'入阁守岁'，皇上须得在宫中等着。"同时她也要李旦夫妇回去，不必就这么陪着她。

李显和李旦先后向武曌跪拜辞行，说元日一早带孙儿辈祭祀宗庙后，就来向太后恭贺新岁。武曌凄然地笑了笑道："百行孝为先，你等心意到了即可。"

走出合璧宫，李显觉得脊梁冰凉冰凉的，他说不清原因，与母后在一起时，总被拘束和恐惧笼罩着，说话时舌尖都不灵便了。

韦妃看不惯李显的唯唯诺诺和战战兢兢，一上车驾就问道："皇上登基已有数日，焉何太后闭口不提立后之事？"

李显小声应道："此处乃合璧宫，有话回宫去说。"

韦妃很不以为然，道："怕从何来？这朝廷究竟是姓李还是姓武，是陛下主事还是……"

后面的话没出口，就被李显捂住了嘴。韦妃一腔的恼怒，暗自叹息这李唐刚刚去了一个没有骨头的，又来了个扶不起的。

李显刚刚截住韦妃的话头，抬眼望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天！武承嗣与太平公主夫妇先后在司马道边下了车驾，正准备进宫。刚才的话要是被他们听见了，岂非又要惹来一场大祸？

武承嗣与太平公主也发现了李显的车驾，急忙过来施礼。武承嗣、薛绍十分谦卑，太平公主就自由多了，问道："皇兄这是要回宫去吗？"

李显回道："朕奉母后旨意，与群臣'入阁守岁'。"

太平公主"嗯"了一声，见李显身边的韦妃一副气咻咻的样子，心想这女人怎么了？脸上便落了霜，转身对武承嗣和薛绍道："快进宫吧，母后等着呢！"

韦妃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哼"了一声。一干人呼啦啦地离了司马道，朝东去了。

太平公主三人进了殿，就看见武曌正与上官婉儿说话。行礼之后，众人依序坐了，宫娥们上了果蔬、珍馐、茶点，说话顿时就多了亲情的温暖。

武曌问道："长安择陵可有消息？"

"启奏太后，右武卫将军韦待价和曾经担任孝敬皇帝恭陵覆土之责的韦泰真星夜奔往长安，以为京畿好畤县西南之梁山为最佳陵址。"武承嗣说着，展开韦泰真所绘梁山图，但见此地三峰对视，浮云缭绕，气象万千，"梁山距太宗昭陵不过数十里，距长安不过百里。北望昭陵，南观长安，可谓形胜。"

武曌要众人近前来看，并特别征求上官婉儿的看法。

"梁山居高临下，三峰突起，主峰苍润高峻，山麓林木葱茏，北望五峰，南雄太白，真帝王之气也。"上官婉儿分析道。

武曌点了点头："婉儿慧眼，言之有理，就以此处为陵。"

"《易》曰：乾，天也。先帝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故陵名可定为乾陵，以象其至大至上也。"太平公主在一旁说道。

薛绍在一旁恭维道："公主慧言，乾元者天，祥瑞之兆。"

太平公主脸上溢出由衷的笑意。平日里她总是笑薛绍不读书，孰料这一番话说得倒还得体。当初下嫁薛府，是为婉拒吐蕃和亲之求。他并非自己心目中的男人，若非榻上功夫了得，她早弃之如敝屣了。

待武承嗣收起图卷，武曌说道："话虽如此，但还要送皇上阅看。破五之后，由裴相主持集议之后方可勘定。天皇承贞观之余烈，开永徽之新政；外御强敌，内修政治，功垂万世，故而，乾陵之形，类比长安，三阙进深，不可疏忽。"

武承嗣有些疑虑，嘀咕道："太宗三出阙，天皇亦三出阙，这……"

"天皇一生功业赫赫，有何不可？"武曌一锤定音。

"微臣元日之后，立即宣读太后旨意。不过……"武承嗣连忙回应。

太平公主见武承嗣话里有话，就有些不耐烦了："表兄有话就说，吞吞吐吐是何道理？"

"微臣听到有人上奏皇上，谏言将天皇葬于洛阳……"

"你说的是那位右拾遗陈子昂吧！"武曌道。

武承嗣道："哦！太后已经知道了。一个二十三岁的竖子竟敢口出狂言，极言长安饥馑，又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还指责太后不应大驾陪幸，真乃不知天高地厚。"

"如此狂徒，就该斩首。"太平公主也蛾眉横卧。

武曌转脸看了一眼上官婉儿道：“婉儿以为呢？”

上官婉儿莞尔一笑道：“书生之见，何须当真？彼姑妄说之，不听便了。”

“婉儿所言，正合哀家之意，况彼所言并非全无道理。天子四海为家，圣人包举宇内，不失睿言智语。传哀家口谕，赐陈子昂绢五十匹。”

闻言，上官婉儿又是一惊，太后算是摸清了这些文人的脾性。

更漏报子时一刻，又是一年春到人间。上官婉儿在一旁提醒：“天色不早了，待会儿大臣们都要进宫贺岁，太后还是早些歇息吧！”

然而，武曌却毫无睡意。她感慨时光之逝如风驰电掣，当年与李治在一起的浪漫和惬意犹在昨日。过了子时，她就岁交花甲了。她喟叹上苍无情，夺她至爱，从此宫苑深深，幔帐绮丽，无人伴她入眠。她感念身边人事更迭，风景迥异，又一茬新人聚集在身边。她更感思社稷的未来，担心李显不能……她也知道武承嗣对没有登上相位而耿耿于怀，而她也觉得宰辅里不能没有武氏家族的人……

在这个春逐五更来的时刻，她把所有的漫漫忧思埋藏在心里，看着身边的近臣至亲，心想，又一年春到了……

第五章

匆匆弱木朝夕折

飒飒武后三摘瓜

一夜无话，第二天卯时三刻，东都洛阳晨曦微露，料峭的寒意虽还在大街小巷盘旋，可春天依然在举国哀伤的沉郁中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人勤春早！李显偕韦妃及诸位王子、豫王李旦偕刘妃及诸位王子以及太平公主一家早早地到武成殿向武曌恭贺新春。

其实，在皇上与豫王、太平公主昨夜离去后，武曌只是睡了一会儿就醒了。她抱怨上苍无情，不给她和李治更多的厮守时间。在梦中她厮守的李治还是太子时候的模样，他们打马曲江池畔，用柳丝儿系着太阳，让时光永远属于他们；他们对饮在安喜殿，在朦胧醉意中双双起舞；他们沉迷在温室殿里，尽情地挥洒情感的丹青，在她生命的幕布上涂抹出色彩斑斓的画卷……那是春花秋月的温情，是云追雨丝的浪漫，是波翻浪卷的狂癫。可他怎么忽地变了脸色，离他而去，甚至连头也没有回，就那么被云带走了……

她睁开眼睛，发现身边空荡荡的，大殿中央的木炭再红，也不如被男人宠着、抱着的感觉。于是，寂寞顿然覆盖了她的心胸。她不能设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没有男人的狂吻和摩挲，她将怎样打发百无聊赖的漫夜。

武曌觉得身上很燥热，一种无处发泄的力量在身子里涌动，她就禁不住流着泪想，陛下！你好无情啊……她坐起身来，对着外间唤道："张尚宫，现在几时了？"

张尚宫应声来到帷帐前，小心翼翼地回道："启禀太后，现时是寅时三刻了。"

"宣上官婉儿来见。"

张尚宫出得门去，觉得地上很亮，抬头一望，原来是雪住了，黑魆魆的天空布满了冰冷的寒星。心想，老天有眼，新皇上一登基雪就住了，也许这是来年的好兆头。

她来到上官婉儿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值守的宫娥出来禀报，说知制诰大人刚刚睡下不久。张尚宫传达了太后的旨意，宫娥进去了不一会儿就出来了："请尚宫回奏太后，知制诰大人随后就到。"

当上官婉儿站在武曌面前时，她很吃惊于太后脸颊上的团团潮红，这哪是一个年届六旬的老者呢？

"太后新岁吉祥，万寿无疆。"上官婉儿用一句祝福的话语掩饰了自己的惊异。

"哀家睡不着，你陪哀家来说说话。"

"臣也正要来向太后恭贺新年呢！"上官婉儿进到内室，在武曌的榻前坐了下来。她们之间已经习惯了这种近距离的交谈。

"唉！"武曌长叹一声道，"你还年轻，尚无法体会男人对女子的重要，彼若朝露，女若晨花，晨花无朝露之润，会蔫蔫然而枯槁！彼乃薪火，女若薪炭，炭若无火，何以燃也！女人的身子，是要靠男人滋养的。"

上官婉脸上有些发热，她这样年龄的女人怎会不懂这些呢？李贤对她来说，该是多么难耐的折磨："臣深解太后之心境，臣也是女人啊！"

武曌又叹道："女人啊！即如哀家，可以坐在洛城殿听百司奏事，可以与政敌殊死搏斗，唯独对这男人宠爱的缺失忍耐不了。"

上官婉儿眼里润润的，那是女人沉入情感的征兆："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否？"

"这是私房叙话，你但讲无妨。"

“臣就是不明白，这世道何其不公平，为何男子可以有三宫六院、三妻四妾，而女人就注定要从一而终呢？”

武曌的心怦然跃动，她怔怔地看着上官婉儿，越来越觉得这女子天定与自己有缘分，怎么自己想到的，她都想到了呢？武曌情不自禁地拉起了上官婉儿的手心想，好聪明的女子。她知道这些话在臣下那里听不到，在儿女那更听不到。她本来想说知哀家者婉儿也，可话到口边，却收回去了，而提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哀家想今日就册封韦妃为皇后，婉儿以为如何？”

婉儿是冰雪人儿，韦香没有被封为皇后的情绪她是看在眼里的，她觉得武曌也一定看出来了，不过她也以为既然李显已经登基，韦妃册封皇后也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就顺着武曌的意思道：“太后圣明！臣以为此事关乎后宫安宁，当速决之。”

“如此甚好！现正值国丧，也不便举行封后大典，待会儿群臣贺春，即由皇上诏命先行册封，正好应了新春的喜气。”

“遵旨！臣这就为皇上起草诏书，待太后过目后就呈皇上。”

眼见时候不早了，武曌便起身梳洗整装后来到殿中央坐定。不一会儿，武钦进来禀奏道：“皇上、豫王进宫贺岁了。”

“好！宣他们来见。”

李显、李旦应召进殿，双双跪倒在武曌面前，向她拜年，然后送上贺礼。

武曌在接受了儿子们的朝拜后，问韦妃：“皇太孙来了么？”

她说的皇太孙，是指李显的长子李重润。他生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宗过五十而得长孙，喜不自胜，在满月那一天，他改元永淳，大赦天下。并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当时的吏部侍郎王方庆闻讯奏道：“臣闻晋惠帝、晋武帝皆曾置皇太孙，然未闻置官属也，太子官属即皇太孙官属”，才阻止了这场随兴之举。现在，李重润已经两岁了。

韦妃闻言，急忙回头吩咐乳母将李重润抱了过来。武曌看这孩子长得倒也宽额阔口、相貌奇伟，煞是喜欢，忙命张尚宫赏赐。

这样一来，刘妃心中不平了，急忙让乳母抱来刚刚出生几个月的王子李捻道：“捻儿祝福太后福寿康宁。”武曌当然也照例给予赏赐。

太平公主虽然来晚了，武曌照旧对她的长子，三岁的薛从简给予了赏赐。当孩子们分别由乳母带到偏殿玩耍时，武曌将册封皇后的动议提在了李显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哀家欲提请皇上册封韦妃为皇后，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李显即位，册封韦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太后之所以征询他们的意见，不过是寻找台阶。因此，他们以“母后圣明”来应对。至于李显和韦妃，更是纳头便拜。

“哀家已命上官婉儿拟好诏书，倘若皇上无异议，即可在朝臣们贺岁时于乾元殿颁诏。”

“儿臣谨遵母后旨意。”李显说着话，便从上官婉儿手中接过诏书。他浏览了一遍，不禁为她简洁、要约的文字所打动。他回看了一眼上官婉儿，就觉得这女子真乃上天造化，竟然将人世间的美都集中到她身上了。他心想，倘若她能到自己身边来，将来朝事岂不省心了许多？

他这种十分微妙的内心变化，当然没能躲过武曌的丹凤眼。从上官婉儿到偏殿拟诏的当儿，她就想到了这一层。自己儿子自己知道，李显不是韦氏的对手，早在他为太子时，她就常常闻听他在韦氏面前的懦弱。过一阵子她就打算让上官婉儿去辅佐皇上，也算是为她找到了归宿，不枉她六年来朝夕服侍在身边。

见李显没有异议，武曌遂要王晖去尚宝监加盖皇帝玉玺。

王晖刚刚离开，李荣就来禀奏，说大臣们来向皇上和太后贺岁，已云集在乾元殿塾门多时了。

雪后天晴，大年元日的阳光经过雪水的濯洗，显得尤其灿烂，金色中透着白炽，象征着嗣圣元年春天的生机。武曌站了起来，望着殿外，长舒一口气说道：“移驾乾元殿。”

……

春天的脚步，浪漫地走进了扑面不寒杨柳风的二月。韦皇后的父亲，豫州刺史韦玄贞第一次到洛阳来了。

接到皇上的敕命，不仅韦玄贞以为是在做梦，就是他的上司普州刺史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远在蜀地的六品参军，一夜之间擢升为四品刺史，而且就在东都畿地豫州。那一天，韦玄贞一人来到城外，对上天行三叩九拜大礼。若非那年那个不知名道长的点化，若非他配了旷世奇药，给了香儿雪肤皓目、花容月貌，特别是她身上散发的一股十步之外就能闻到的淡淡异香，又怎么会引得时为太子的李显的注意呢？

现在想来，他真是感叹天意怜幽草。那是一个草木蓊郁的四月，韦香正与丫鬟在后院荡秋千，偏偏太子李显从郊外狩猎归来，那围墙内的芳香让他销魂，让他驻马。他情不自禁地叩响了门环，尽管在韦香含羞离去的脚步中，他只看到了一个长发飘飘的背影。可从此她就进入了他的视线，再也走不出来了。不久，韦香便被召进宫中。

聪明的韦香懂得怎样博取武曌的心，她将道长的秘方献给武曌。武曌如

法服用，宫中的太监、宫娥们惊异地发现，年届六旬的她骤然梅开二度，容光焕发，宛若少妇一般楚楚动人。

李贤被废，李显得以立为太子，是不是与韦香进宝有关，韦玄贞不知道，然而，走出蜀地的那一刻，他忽然觉得一个香儿，比几个儿子要强得多。

在洛阳宫飞香殿，韦玄贞以臣子的身份参见了刚刚被立为皇后的韦香。父女见面，先行君臣之礼，然后韦香才拜见父亲，仔细询问了一路东来的情况。当韦玄贞告诉她母亲尚在豫州治所时，韦香流泪道："都是女儿不好，让您二老饱受颠沛之苦。"

韦玄贞摆了摆手道："为父本普州小吏，蒙陛下恩泽，得以擢升刺史，如何还敢再生非分之想，皇后不必自责。"

韦香命宫娥给父亲的杯中续了茶道："父亲何须自卑？今非昔比。想当初先帝在位，王皇后入住椒房，其舅柳奭为中书令；武氏立为皇后，其父武士彠一再追封，至今已追谥为太原王。难道他们真就比父亲强么？"

韦玄贞闻言有些心惊，他朝四周看了看，小声说道："皇后还是谨慎从事为好。陛下初即位，诸事未定，身旁既有太后决事，又有顾命大臣掣肘，不可不防。"

韦香蛾眉颤了颤道："正因为如此，皇上身边才急需心腹，本宫要奏明皇上，擢拔父亲入禁中，参与朝政。"

韦玄贞还要劝阻，却被韦香用目光截住："此事父亲勿再多言，本宫心中有数。"接着，她吩咐张尚宫，安排在宫中为父亲接风。

当晚，韦玄贞回到皇后在东都为他置办的宅第，一大群丫鬟、府役服侍他沐浴、更衣。然而，躺上榻床，灭了烛光，他却被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折磨得毫无睡意。他发现两年没见，女儿变得他已经不认识了，言语间多了许多霸气、横气。这也许是皇宫深院立身的需要，可唯其如此，他觉得他们之间生出了无以名状的隔膜。他望着窗外浓浓的夜色抚着胸口问自己：此次进京，对韦氏家族究竟是福是祸？他轻轻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香儿！为父……"

"香儿！朕的香儿。"李显搂着韦皇后的脖子，一口噙着左边小山一样的乳房，一只手慢慢地揉搓着另外一只酥乳。那女人散发的玫瑰香味，让他迷醉若幻，让他勃然坚挺，心马脱缰。他忘记了皇后又有身孕了，就要冲上去。

韦香在李显的脸颊上烙下一个曲线很美的樱桃唇印，又缓缓地吹了一口气，随着淡香的气息沁入李显的心脾，她道："陛下！会伤了胎儿的。"

但她知道李显需要什么，他当初就是冲着那香气来的，因而，她不断地

送香风给他。李显闭着眼睛，一任韦香在自己的身上抚摸、吻舔。但一会儿之后，韦香的手停止了，李显觉得有热辣辣的东西掉在自己的胸膛上。他睁开眼睛，吃惊地看到刚才还香风醉人的韦后，怎的就泪珠儿断线了呢："皇后这是怎么了？"

"臣妾是想到了椿萱二老，故而伤心。"

李显道："朕不是擢拔他为豫州刺史了么？"

"皇上的恩典，臣妾没齿不忘。"韦后的手指捋着李显的一缕头发道，"父亲这次到东都，臣妾发现，蜀中十数载的日月把父亲熬老了，鬓发白了不少，身子骨也远不及昔日。尤其是母亲，竟然不能随父亲来看望臣妾。臣妾这心里……"

李显明白了韦后的意思，道："这有何难，在京城造一府邸，接老夫人来住，刺史大人也可随时进京消闲作陪。"

韦后就叹息李显很不开窍，于是便转了话题道："陛下已继承了大唐社稷，今后有何打算呢？"

"朕就是雄心勃勃又能怎样？眼下裴炎等一干老臣，唯太后之命而是从，每每临朝，虽说太后帘后听政，可她不恩准，臣下何敢作为？朕名为皇上，实则与人偶无异。"李显长叹了一声。

韦后就知道她的话触到了李显的痛处。再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岂肯居于人下？她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想法提到了李显面前："陛下可还记得，太后身边之李义府、许敬宗乎？"

"那时候朕尚年轻，宫中常见他们，只是不甚了解。"

"当初太后若非李义府、许敬宗鼎力辅佐，焉有今日？反之，先帝若非长孙太尉、褚遂良掣肘，岂能在废立大计上举棋不定？"韦后玉润洁白的身子向李显靠了靠，那一对丰乳就蹭得他心里麻酥酥的。她向李显的脸颊吹了口气，继续说道，"臣妾的意思，陛下欲图社稷复兴，非有几位心腹不能有所作为。"

"哦！"李显点了点头，又迟疑了片刻才道，"皇后的意思是调刺史进京，就算朕有这个意思，太后那……"

韦香撇了撇嘴道："太后怎么了？太后终究是太后，这江山说到底还是姓李。陛下若是不想让武承嗣等人得逞，就不可优柔寡断。此社稷安危之计，请陛下三思。"

"此事容朕想想再说……"

说完这事，韦后便进入了梦乡，均匀的呼吸在李显耳边回旋，他反倒因

为那一番话而睡意全无了。父皇生前的委屈，母后的跋扈，都使他不能不承认皇后说得有理。他一一地回顾了身边的几位老臣，发现没有一个可以与他共艰危的，反倒处处束缚他的手脚。培植心腹，就是延伸自己的臂膀。

启明星在东方闪烁其光的时候，李显打定主意，这次来个先斩后奏，将韦玄贞调进京城委以侍中再说。等到传到母后那里，木已成舟，她又能怎样呢？四个儿子，她已废掉了两个，如果再对自己开刀，她将何以面对父皇的在天之灵，又如何面对朝野？

话虽这样说，但李显知道，要将现任侍中刘景先改任他职也并非易事，太后这一关无论如何是回避不了的。他这样反复地斟酌，到辰时三刻朝会前，他决定等朝会结束后，先探探裴炎的意思。

果然，在武成殿里，他的话刚一开头，就在裴炎那遇到了障碍："微臣深谙陛下之意，然则先帝刚驾崩，朝事初定，还是安稳为好。况且，陛下已擢升韦大人为豫州刺史，可谓皇恩浩荡，他当尽忠履职才是。"

李显解释道："裴爱卿所言不无道理。然则眼下朝事纷纭，千头万绪，朕欲图社稷中兴，必须集能臣于朝，还请裴爱卿理解。"

裴炎向前挪动了一下道："即使如此，韦大人也难服人心。"

"这却是为何？"

"陛下知道，韦玄贞本六品参军，蒙陛下圣恩，平步豫州刺史，这已属越格，如今又要委以相位，且不说太后处做何感想，就是刘仁轨等几位大人那里，也未必会赞同。夫吏制，乃太宗所制，岂可因私情而废之；再者，选官新制，本天皇、天后缔创，须身、言、书、判集试，又岂能无考课而任之？"

闻言，李显的脸上就非常难看了，说话的声音骤然重了："裴爱卿是借太后胁迫朕么？说到底这江山姓李，别说任一个侍中，朕就是将这天下赠予韦玄贞又有何不可？"

裴炎忙起身作揖道："陛下且息雷霆之怒，微臣绝无此意。微臣的意思是，此事须征得太后……"

不提太后尚罢，一提太后，李显的脸色更加阴沉了，道："裴爱卿倘是无事，就可以退下了。"说罢，李显便埋头看奏章去了。

出得武成殿，裴炎只觉得背后发凉，他怎么也不相信，一向懦弱的皇上竟然变得固执起来。他担心如果皇上一意孤行，真要任韦玄贞为侍中，必会导致母子失和。他没有心思回署中，而是径直踏上了去洛城殿的路。

在洛城殿上，按照武曌的吩咐，裴炎在她的对面坐下来。

“中书令一早来见，有要紧事么？”武曌有些奇怪地问道。

裴炎面露难色，踯躅不语。

武曌见此就有些不高兴了：“裴爱卿有话就说，如此踯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么？”

裴炎道：“微臣是在顾虑此事是否当讲。”

“爱卿但讲无妨。在哀家这里，若是臣下违律，爱卿尽可依律处置，若是诸王触犯刑律，则与民同罪。”

闻言，裴炎遂将在武成殿与皇上的争论述说了一遍。未及落音，武曌已是怒火中烧，蛾眉紧蹙，拍打着案头道：“反了！反了！刚刚登基，就意图弄权营私，倘若有朝一日羽翼丰满，焉能把哀家放在眼里？”

武曌的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的。大殿里一片沉默，过了许久，只听从武曌嘴里吐出几个阴森森的字来：“看来！这孽障是不愿做这个皇上了。”

裴炎见状，忙劝解道：“废立事关社稷存续，还请太后慎思！”

“哼！”武曌转过身，来到裴炎面前厉声问道，“慎思者何？三思者何？难道要等到他将刀架在哀家脖子上么？”

“这！微臣……”

武曌的声音骤然提高了：“难道要等到他将大唐社稷让与那个普州小吏么？哼！好你个韦香，不知天高地厚，刚刚册封皇后就干预朝政，哀家岂能容你！”接着，她就要裴炎传令，召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进殿议事。

二月六日一大早，刘祎之到飞香殿宣达武曌旨意，要李显到乾元殿听政。

自登基以来，太后临朝已是司空见惯之事，他倒没有多在意，便吩咐王晖准备车驾。他刚要离开，却见韦后从内室出来，问刘祎之道：“敢问刘爱卿，何事如此重要，竟要大人亲自来禀奏皇上？”

刘祎之回道：“微臣只宣达太后旨意，具体情况还是请陛下去了才知。想来非西突厥犯边，就是高丽国有事，还是请陛下移驾乾元殿吧！”

看着李显上了车驾，在羽林卫的护卫下离开飞香殿，韦香的心中生出莫名的仓皇。皇上的车驾走了许久，她依然痴痴地站在大殿中央，像丢了魂似的。

辰时三刻，大臣们云集在乾元殿，在京官员职事九品以上分文武和品次排列。只是当大家看见太后出现在朝堂上，且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时，便感到了气氛的不平常。

就连侍中刘景先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宰辅，也一脸的困惑。昨日午后，他去署中拜见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说他进宫去了。孰料一大早，就碰到了如此严肃的气氛。

再看看坐在太后旁边的皇上，似乎也很是不安，大家便预感一定有事情发生了。

大殿里静极了，甚至连呼吸的声音都显得如此清晰。见时间到了，武曌向外面挥了挥手喊道："程务挺、张虔勗何在？"

只听殿外高声应道："末将在！"

随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两位将军率领羽林卫呼啦啦地冲进了乾元殿，在两庑间散开，闪闪的刀光映得大臣们眼睛发酸，神情更加紧张。

武曌对身边的武钦道："宣哀家懿旨！"

武钦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声音有些发颤——

查李显有失人君作为，乏人主之德，着即废为庐陵王，即日监护离京，不可滞留。离京之前，幽于别所，违旨者斩。废皇太孙李重润为庶人。

只见程务挺、张虔勗身披盔甲，双双登上阶陛，扶李显下殿。

李显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没有料到，今日会成为他皇帝生涯的终日。他奋力挣脱两位将军的手，回头问武曌道："敢问母后，孩儿所犯何罪？"

武曌厉声道："你欲以天下与韦玄贞，还言无罪？"

李显明白祸从口出，在心里大骂裴炎，说话却换了语气："请母后明察，孩儿冤枉。"

武曌并不理会李显的辩解，大声说道："护卫庐陵王出殿！"

随后，她独坐龙位，目光灿灿，扫视群臣，话语里透着杀气："先帝以万世基业托于哀家，哀家自不能容忍落于他人之手。于今以后，敢违逆旨意者，无论何人，格杀勿论。散朝！"

在羽林卫的刀枪下走出乾元殿，大臣们的脚步是沉重的，心境更是烦乱。他们猜不透武曌此举是否意味着从此要临朝称制，独揽朝政。

刘景先在司马道上久久盘桓，等待着刘仁轨和裴炎。看看他俩从道路那

头过来了，刘景先急忙上前打拱道：“敢问两位大人究竟发生了何事，在下甚是懵懂。”

裴炎应道：“太后所指庐陵王之罪，大人还不明白么？”

刘景先感喟道：“果有此事啊！难怪太后凤颜动怒。那往后去……”

刘仁轨接道：“吾等唯社稷为重，至于其他，则听命于太后。”

裴炎觉得，三位宰辅在此，传出去未免引人生疑，忙说：“时候不早了，我等也散了吧。”

二月七日的朝会上，武曌宣布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帝，册封刘妃为皇后；以李旦长子、永平郡王李重器为皇太子。

李旦是在案头研习书艺时被武钦宣到乾元殿的。二十二岁的他生得玉树临风、粉面乌发。自幼对书艺和训诂学的痴爱使他整日将《说文解字》抱在怀里。近年来，他又迷上了草隶，书艺大有长进。对宫廷的风云他早已置之度外了，有多少次刘妃在温存时问他往后就如此枉度日月吗？他笑了笑说，难道要本王步皇兄后尘么？闲云野鹤，未尝不是求生之道。

昨天，曾在李贤身边现在侍奉他左右的太监郭纬禀奏，说新皇李显被废，他就更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李旦并不糊涂，作为武曌的儿子，他体会到龙朔以来“二圣”临朝给父亲带来的痛苦。因此，皇兄被废，似乎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想母后临朝称制，乃木已成舟之事。

因此，当武钦宣他进殿时，他很不解。及至听到当殿立他为新皇时，他非但没有欣慰，反而增添了不尽的恐怖。在武钦宣读完懿旨后，他甚至浑身发软，力不能支，怆然跪倒在武曌面前道：“儿臣年轻，不足以御臣理政，请母后临朝称制，儿臣愿做豫王，以孝伺候母后。”

武曌并不理会他的请求，还在朝会上同时宣布——新皇居于别殿，不干预朝政。

李旦出殿时的掩面而泣，深深地印在大臣们的眼中。他们明白，从此太后不再垂帘，而要直接临朝理政了。

裴炎十分失望，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皇上是新立了，却今非昔比，李旦真成为消闲的皇上，这不唯距离高宗生前所望相去甚远，也脱离他当初阻止李显的初衷。他觉得很可怕，朝政没有落入韦氏之手，却不能保证不落入武氏之手。

裴炎很自责，若果真那样，他就无颜见先帝于九泉之下了！

而刘仁轨更是疑虑重重，两人在司马道上相遇时，都从彼此的眼中读出

了相同的思绪，却是不敢多言，诚恐隔墙有耳。

刘仁轨没有想到，两天以后武曌就在武成殿召见了他。品茗中，她以征询的语气说道："自哀家问政以来，爱卿在朝为相，选贤任能；出为行道总管，负戈远征，于大唐社稷功莫大焉。此次废立，殊非得已。哀家感爱卿胸谋大局，为朝野表率，殊堪嘉褒。"

从熊津都督任上回到朝廷后，正逢先帝病笃，委政于皇后，至今已过去多年。刘仁轨不是都对武曌的所有行为看得惯，在心中也有微词，可他同时也感佩她在处理邦交、内政时的大度和智慧。然而，近来的风云骤变使得他对这番话有些迷茫，但他毕竟饱经风霜，许多事情并不喜怒于行色："谢太后隆恩。为臣者尽忠竭命，使命耳。"

武曌闻言，笑着说道："哀家欲让爱卿知西京留守事，望爱卿万勿推辞。"

"太后以西京安危悉委与臣，臣不胜感激，然臣自知老迈，恐负重托。"刘仁轨婉言推辞。

"昔日汉朝以关中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也。"武曌依然不放弃。

"西京乃祖庙所在，其任甚重，太后容臣思虑之后，再行禀奏。"刘仁轨不得不先应承下来。

当晚回到府上，刘仁轨只简单地用了晚膳，便吩咐夫人无事不许打扰，自己一人进了书房。他泡了杯浓茶，对着青灯陷入冥想。他忽然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抉择。一句错话出口，就有可能带来灭门之祸。可就这样默然顺从，负命西去，他又焉能甘心？特别是在前天的朝堂上，当新皇上战战兢兢匍匐在地恳求辞去皇位，让武曌临朝时的怯懦；当武曌很专横地宣布由她代理朝事，而不需新皇参政时，他的确蓄积了许多的愤懑。他呷一口茶，讷讷自问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呢？"

一声鸱鸮的哀鸣，惊断了他的思路。接着又是几声，声声直刺刘仁轨的心。这是先帝在指责自己么？油然间，上官仪慷慨赴义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他的心就情不自禁地悸动了一下。当初他遭李义府诬陷，被外放出京，是上官仪多次在高宗面前进言，使他终于得以还朝。现在，也许轮到他洒血洛阳了。

刘仁轨捋了捋灰白的胡须，心绪坦然多了。唉！你都如此年纪了，还顾忌什么呢？早在开耀元年，不就请辞过一次么？自那以后又几年过去，现今八十有三，纵然引刀，何憾之有？想到这里，他不再犹豫，迅速拿起笔伏案疾书起来。

天一亮，他唤来已做了太子中舍人的儿子刘浚，要他将上疏交与武钦。

刘浚疑惑地问道："不知父亲所奏何事？"

刘仁轨正色道：“你何须多问，照办即可。”

大约在巳时一刻，正与武承嗣说话的武曌接到了刘仁轨的奏章，其实，她最着急的就是刘仁轨对留守西京的态度。因此当武钦将奏章呈给她时，她就立即中断了与武承嗣的谈论，迅速地展开了奏章，从字里行间听到了一位老臣的声音——

左仆射臣刘仁轨上疏皇太后殿下：

臣衰朽老骨，太后不以为意，委臣以西京留守，臣不胜感激。然臣戎马倥偬，履冰霜于西域，驱突厥于王土；经战阵于海东，灭百济于藩地。至今华发霜鬓，岁逾耄耋，举止迟暮，诚恐汲深绠短，举鼎绝脰，操刀伤锦，恳请太后体臣之老迈龙钟，不堪居守。

然太后置新皇于别殿，不允陛下御臣理政，臣以为不妥。曩者汉惠帝崩，少帝继位，吕后临朝称制，大封诸吕，才有陈平、周勃诛吕氏之祸。以史为镜而知兴废，臣以衰朽之身，恳请太后为戒……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前车之鉴，深以为虑……

武曌看完，将奏章交与武承嗣。武承嗣浏览一遍后道：“仁轨老儿，分明对太后临朝心存不满，故而借古讽今。其朝野根基甚深，太后不如早除之。”

“鲁莽！”武曌瞪了一眼武承嗣，“或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仁轨以八秩之躯而敢言直谏，足见其无私。况其所言不无道理，你等在朝定当自律，不可放肆。否则，哀家定斩不赦。”

武承嗣虽然心里对武曌的话很不以为然，嘴里仍然道：“微臣谨遵太后旨意。”

“哀家要修书一封，你代哀家前去慰谕。”

“那是否要宣上官婉儿前来？”武承嗣问道。

“不必了，还是哀家亲为吧。”武曌说着便铺开稿纸。

只一刻时间，书便已草成，加了太后印玺，武曌交与武承嗣道：“命殿中省备些补品，就说哀家赐的。”

在前往刘仁轨府邸的途中，武承嗣还是不能理解，百司敬畏的姑母为何对一个行将就木的左仆射如此谦恭。直到在刘府门前停留时，他的疑窦仍然未消。

听说武承嗣来访，刘仁轨立即意识到与自己的上疏有关。他已做好了入狱的准备，故而要家人暂避后院，自己一人到前厅迎接。及至发现来者仅武承嗣一人时，他才稍稍心定，忙吩咐丫鬟上茶。

武承嗣也不客气，呷了一口茶水后道：“太后命下官来宣慰大人了。”

刘仁轨不解地看了看武承嗣问道：“这是为何？老夫有些不明白。”

武承嗣朝后面招了招手，只见几位太监抬了补品和布帛进来。武承嗣道：“太后闻听大人年老体衰，特赏赐高丽参、鹿茸及绢帛给大人。这里还有太后御书一封，大人看过就知道了。”

刘仁轨启开封签，展开书信，神色霎时庄严起来——

今日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诫，复表辞衰疾，怪望既多，徊徨失据。又云“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始终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惘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且端揆之任，仪刑百辟，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太后在话语中不乏温和的责备，但是毫无降罪之意，这是何等精明的女人哦！她并未回避刚看到奏章时的心境，但难能可贵的是“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在书的末尾，她又以“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表达诚意，“匡救”二字重如千钧，置他于托孤之臣的地位，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刘仁轨合上书，对武承嗣道：“请大人代老夫奏明太后，老臣不日将偕夫人赶赴长安。”

在武承嗣即将离开刘府时，刘仁轨又道：“前日有一商贾言，有人托他将此信札转交老夫，要老夫呈给太后。”

武承嗣问道：“不知是何人之书？”

“封之甚严，老夫并不知情，还是请太后亲启为妥。”

这一趟差事出得武承嗣如坠五里云雾，仍不明白为什么太后对刘仁轨的规诫毫不反感，还要赏赐宣慰；他更不明白太后究竟在书中说了些什么，以致让他感激涕零，慨然赴任。登上车驾的时候，武承嗣赧颜地摇了摇头。

几天以后，刘仁轨将刘浚留在新皇身边，自己带着家小前往长安，武曌命裴炎送行。

出了洛阳西城门，前面就是一座亭子。正是三月阳春的日子，亭边几棵垂柳挂了深绿，桃花谢了春红，在枝叶间长出毛茸茸的青桃。眼见已经出城十里，刘仁轨勒住马头，对身边的裴炎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裴大人就此回城吧！”

裴炎在马上打拱道：“裴某一生，阳关送客无数，然唯此次送兄，心境殊

异。”

刘仁轨见裴炎的眼圈红了，他知道，废掉李显是裴炎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武曌将李旦视同傀儡，更是出乎他的预料。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刘仁轨转身踏上西去的征程，裴炎直到那车队融入三月碧野深处，才长叹一声回城了。

刘仁轨终于答应做长安留守，使武曌松了一口气，有他在西都，她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经营洛阳上。

她觉得这些日子很疲倦，因此，在没有朝会的日子，她把所有奏章都委托给上官婉儿去批阅，摘其要者送给自己审核。她把空闲的时间都用来处置安葬李治的事宜。当着群臣的面她明确表示，五月，她要亲自陪送李治的灵柩回长安。

她还要亲自构思一篇碑文，尽书李治生前的文治武功。这样的事情，她最喜欢与上官婉儿在一起谈论。婉儿的聪颖常常使她们之间碰出语言的火花。

这是三月下旬的日子，暖暖的风吹着殿外的青竹丛林，林子边一簇簇的玉兰开得正盛，如玉色蝴蝶挂满枝头，又似雪花笑迎春阳。而铺满道边的兰草刚刚起身，绿油油的，美极了。它就像新酿的春酒，点点沁入武曌的心脾。

武曌六十岁了，然而韦香呈奉的秘方留住了她的光艳、玉润和风姿，就是不施粉黛，她看上去也不过刚刚四十出头，完全是成熟女人的风韵。这一点，不唯让拜见她的臣下感到不可思议，就是上官婉儿也很着迷。与武曌在一起的时候，她最惬意的事情就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看她的一笑一颦。此刻，当武曌字斟句酌地推敲碑文的时候，上官婉儿正眯着眼睛痴痴地望着她。

武曌一抬头，就看见上官婉儿痴迷的目光，禁不住笑了：“鬼丫头！你为何如此看哀家？”

“微臣是觉得太后艳光四射，真乃社稷之幸。”

“人生若梦。哀家现在想来，往事如在昨日。”武曌停下笔，她没有将年龄这个词说出口，那太让她伤感，因此她转移了话题，“你看看，哀家此处如此写如何？”

上官婉儿接过碑文草稿，看到如下一行字——

想空谷以载怀，望中林而式则，出潜鳞于紫泉之里，收逸羽丹霄之上，五往三就，志切求贤，得士以昌，……刑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去罚实

由于一德，胜残无杀于百年矣。若夫尧光四表，才临明昧之墟；禹奠九州，止届蛮要之服……

她读着读着就出了声，莺莺燕燕的煞是悦耳。似乎皇上的光热才刚刚开始散发，雄图才刚刚展开。这话未免过誉，但她惊诧的却是太后的才思："太后文笔，情真意切，光昌流丽，堪为至品。"

"哀家的这点文墨，得益于太宗皇帝啊！"

上官婉儿正为武曌撰写碑文怎的就忽然想起了太宗皇帝而不解，却看见武钦匆匆进殿来，在她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武曌脸色立即大变，叫道："呈上来！"

武钦战战兢兢地将一封书札呈给武曌，只见她打开之后，自右及左浏览一遍后便"啪"的一声拍在案头，震得刚才写的碑文草稿落在地上。上官婉儿急忙上前拾起文稿，随后小声地问道："何事惹太后动怒？"

"你看看吧！"武曌把书信丢给他。

上官婉儿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心底不禁"咯噔"一声。原来这是李贤的上书，对武曌不允准他回京吊唁提出了质问，言辞十分激烈。不过，最让她怦然心跳的还是那首《黄台抱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

她不禁在心中埋怨李贤处事不慎，为何用如此语气向太后说话呢？

武曌冷若冰霜，刚才的温和荡然无存，阴沉着脸对武钦说道："召裴炎进宫，哀家要问是何人如此大胆，向罪人传递先帝驾崩的消息。"

武钦正要离去，不料上官婉儿却来到武曌面前道："不必了，是臣向殿下寄书传递哀音的。"

武曌脸上的表情立时僵住了，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宠爱如亲生的上官婉儿会做出如此非礼之举，她再也无法保持矜持，厉声道："跪下！"

上官婉儿很镇静地跪倒在地。

"说！你为何要这样做？"

上官婉儿看一眼武曌道："太后容禀。"

"说！哀家看你有何辩词！"

“古语有云：鸟有反哺之情，羊有跪乳之恩，况乎人也！李贤殿下虽获罪流表，然父子情缘未断，父子之序犹存。故太后不恩准他回京吊祭，上不合于天理，下不合于人伦，臣恳请太后开圣天之恩，召殿下回京以尽人子之孝。”

“大胆！”武曌打断了婉儿的话，“此乃宗室之事，何须你多嘴？你竟敢背着哀家私传信件，该当何罪？”

上官婉儿不再辩解，俯下身子向武曌施了一礼道：“事已至此，要杀要剐，任凭太后处置。”

“反了反了！”武曌气得浑身颤抖，对着外面喊道，“羽林卫何在？”

四名羽林卫应声进来，武曌颤巍巍地指着上官婉儿喊道：“押下去，囚于别室，待日后再和她理论。”

上官婉儿毫不惊慌地从地上站起来推开羽林卫，道一声“太后保重”后，转身便出殿去了……

整整一天，武曌像散了架子一般，拒绝一切臣下的拜见。她一人躺在榻上望着大殿发呆，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哀家错在何处？为何最亲近的人都一个个背自己而去？不！错的是他们，是他们对哀家处理朝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在她的几个儿子中，李贤曾是她的最爱。李贤在被立为太子的几年中曾三次监国，并得到高宗的褒奖和群臣的拥戴，足见他深知为君之道。正因为如此，她对他的任何叛逆之举不仅敏感，而且绝不宽容。现在，当她发现身边的人竟偷偷向李贤传递消息时，她的思绪就延伸到另一个方向，会不会有人借拥护李贤的名义，而对她废李显之举兴师问罪呢？

她的眉宇不再舒展了，“呼”的从榻上爬起来，对着外面喊道：“来人！速宣袁公瑜来见！”

一个时辰后，大理寺丞袁公瑜已站在了武曌面前。当年的他如今已垂垂老矣，在聆听了武曌要他前往巴州检校（监视）废太子李贤宅第的旨意后，他再也没有当初处置李忠那样的勇气了，“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武曌面前，布满皱纹的眼角淌下两行浊泪：“微臣铭感太后恩典。然臣已非昔日，垂老迟暮，恐难当大任。”他有种难以言说的委屈，到了这个年纪才做到大理丞，相比曾与许敬宗、李义府一同追随武曌的臣下，他的仕途不可谓不缓，这使他有些心灰意冷。

武曌并不怀疑袁公瑜的诚意，借着灯火看去，她惊异于岁月刻刀的残酷，油然就动了恻隐之心：“那依爱卿之见，何人能担此大任呢？”

袁公瑜回道：“臣以为左金吾将军丘神□堪当此任。”

“如此甚好！那爱卿可以退下了。”武曌点了点头。

在袁公瑜告辞的当儿，武曌走下龙案，对伺候在身边的武钦道：“传哀家旨意，赐袁爱卿帛五十匹。”

袁公瑜几乎是面对着太后退出武成殿的，他佝偻的身影在三月的阳光下看上去很可怜，这情景让武曌轻轻地叹息。可这也只是瞬间的感慨，她很快就恢复了威严的神态，对武钦道：“宣丘神□进宫议事。”

第六章

天平谷深葬英魂

西归路远诉衷情

天平山纵横数十里，奇峰耸云霄，空谷幽邃，苍松葱郁，碧草茵茵，青苔漫径，陪伴着废太子李贤一家种着苦涩的心田，收藏带血的情殇。

曾经的楼观攀郁只在记忆中存在，现在能够勉为栖身的只是几间当地人帮忙搭建的茅棚，孤零零地畏缩在山谷的一角。一道柴扉，四面土墙，隔出一个狭小的世界，李贤与曾经的王妃房钰、良娣张颖、女儿李嫣、大儿子李光顺、二儿子李守礼和随行的几位仆人，就在这打发着贫寂的时光。

他们现在已与当地人无异，不唯女儿和儿子衣衫褴褛，就是李贤与两位夫人遮体的衣裳也是补丁积纳，重重叠叠，早已看不见当初的本色。

大约是上午巳时一刻，房钰提起刚刚补好的衣衫，李贤伸进两只胳膊，房钰为他结好纽带，李贤赧颜道：“都快成袈裟了。”

房钰的眼里就充满了亮亮的泪花：“太子受苦了。”

“唉！你如何就是改不了呢？”李贤嗔怪地看了一眼她说，“大山幽谷，只有庶民，何来太子？传将出去，岂非自招其祸？”

房钰点了点头。

这时，从身后传来良娣张颖的声音：“姐姐说说，夫君难道不是皇上的龙种么？为何就不能回京吊祭父皇？他不是母后亲生的么？为何被视为草芥呢？这世道，何言公平啦！”

房钰看一眼张颖，凄然而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话。但她内心却已认同了良娣的愤懑和不平。跌落尘埃的残酷现实，阶下囚的苦难历程，让这对昔日里曾为争宠而心存芥蒂的女人抛却了恩怨。她还是回应

道：“不去就不去，不说山高道远，单是睹物情殇，人情冷暖，夫君也受不了的。”

李贤低头收拾木桌上的书籍，听着两个女人的说话，眼边就润了一圈潮湿。想想四年来不堪回首的时光，品味着一千多个漫漫长夜的世情冷暖，他的心被揪扯着，在眉宇间凝成无以排解的惆怅。

他并非贪恋宫观深处的歌舞竽笙、声色犬马。自从被解往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的勃勃雄心锁进了幽闭的心室，如同进入冬眠的一头猛兽，他只能在漫长的梦魇中等待春天的复苏。唯一能够支撑他活下去的，是即将完成的《后汉书》注释。

那次西行名为援送，实为监押。率领禁卫押送的是左卫将军张虔勖，洛阳到长安，路途并不算远，不几日到达后，他遵照武曌的吩咐，当着长安令将李贤一家交给左金吾将军丘神□和武承嗣遣来的宗正丞袁公瑾——大理寺丞袁公瑜的胞弟。

李贤至今仍不明白，母后为何要将他羁押在父皇为太子前的晋王府，这是要折磨父皇的情感么？既为庶人，自然不能再享受亲王的礼遇。武承嗣有过交代，所有衣食供给仅为遮体果腹之需。永隆元年冬的第一场大雪降临长安时，监禁的禁卫都已换上棉甲，而李贤一家依旧是夹衣裹身。他与房钰、张颖尚好说，只是苦了两个孩子。

有一天，李光顺瑟缩着身子问他，祖父不是当今的皇上么？为何孩儿连一件棉衣都穿不上？

李贤抱着他泣不成声，他无法向孩子解释这一切。他忍着冻饿，连夜向太子李显修书，第二天他找到袁公瑾，望他看在父皇、母后的情分报信给太子，聊解度冬之急。

袁公瑾很为难，武承嗣临行前是暗地有过交代的，不经他的允准不能有任何优礼之举：“这……殿下，武大人那里……”

李贤道：“贤纵有罪，吾儿无辜，且系皇孙。公今日救他们一命，他日贤定以十倍偿还。”

从侧室里传来李守礼的号啕哭声，言语中夹带着“母亲，孩儿冷”的诉声，袁公瑾的心动了。他虽与袁公瑜出于一母，然而他向来看不惯兄长趋炎附势的举止。于是，他答应派可信之人将信札送到了太子宫中。

不久，从东都传来皇上的诏命，责令宗正寺为李贤一家置办冬衣和庆岁的酒食。除夕夜，他邀袁公瑾一同守岁饮酒。席间，袁公瑾告诉他说，太子看到他的书札后，凄然落泪，当即上奏恳请皇上赐衣。这些带着暖意的细节，让李贤感到兄弟情深，江山有望，他从此即便为庶民亦足矣。

除夕夜成了他生活的重要转折点，袁公瑾对他的监视明显松弛了。他常常借故走亲访友，把大量的时间给了李贤，让他有机会去完成《后汉书》的加注书稿。

然而，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多久就被打破了。

事情是从前线回来的检校礼部尚书、定襄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引起的。当他听说因明崇俨一案，太子李贤被废黜，当即进宫面见天皇与天后，据理为太子辩冤，但遭到裴炎和武承嗣反对，不久，他便郁郁故去了。

开耀元年十一月，天后的旨意到了长安，徙李贤一家到巴州。

李贤并不知道，裴行俭的举止触动了武曌心底的隐秘，他更不知道，武承嗣借着裴行俭的谏言在武曌耳边吹风，极言他的势力盘根错节，党羽密布，这一切都促成了武曌流放他的决心。

巴州刺史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接到了朝廷的诏命，因此，他一到巴州，就被安置在偏远的天平山中。据跟随来巴州的袁公瑾说，行前太子李显曾向天皇呈送了《请给庶人衣服表》，听来催人欷歔——

臣闻心有所至，谅在于闻天。事或可矜，必先于叫帝。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有至于是，虽自取之。在于臣心，能无愤怆。天皇衣被天下，子育苍生。特乞流此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则浸润之泽，曲沾于蝼蚁。生长之仁，不遗于萧艾。无任私恳之至。谨遣某官奉表陈请以闻。

李贤听着，苦涩地笑了，那无奈都在笑声中了。李显深知武曌的性格，不敢提袁公瑾的名字，生怕给他带来横祸。他知道，李显的措辞意在说服天后，他再想想自己眼下的处境，真与蝼蚁无异，与萧艾无差。

“皇命难违，殿下且在此屈居。仪陇县令已在城中为在下安置了居处，平日若是有事，在下会及时告知的。在下在这里，殿下一家反而不自在。”袁公瑾打断了他的思绪。

“大人尽可放心，我熟稔大唐律令，不会做出违律之举牵累大人的。”李贤十分感激，觉得袁公瑾正派多了。

送袁公瑾下山，眼看着他的身影融进一片绿色，李贤忽地感到一种被抛弃的寂寞。毕竟他们在一起交往经年，从最初的心存疑虑到相互敞开心扉，从最初的监视到后来的陪伴，他们之间留下了不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后来，当他移开警惕的目光时，李贤反倒有些不习惯了。

造化弄人！李贤收回目光，眺望远方，重峦叠嶂，昂霄耸壑，发出对命运的感叹：天平山，天不平，上苍焉知，这山中藏着一位忍辱受屈的太

子？

庶人的日子就是百姓的日子，无非多了几个仆人，可仪陇城中的富户，哪一家不是仆从成群呢？一旦回归民间，他才知道以往的宫廷生活是多么奢侈糜烂。尽管朝廷恩准了太子的上表，春秋之际供给换季衣衫，可在这最难耐的却是饥饿。在这穷乡僻壤，他得同山民们一样面对春荒，为饥馑发愁，他不得不要身边的仆人学会攀岩登高，寻找野果树皮充饥。

永淳元年二三月间，房钰、张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宫苑留下的痕迹，而充满了菜色……

李贤把这一切看作天意，他不再相信孟子把人生苦难同天降大任联系起来的箴训，而更愿意在艰难困苦中寻求内心的安逸和恬淡。空闲之余，他喜欢抄写禅宗的《华严经》。

在来巴州的途中，他路过木门县时领受了佛光的沐浴。那次遭遇，使他相信人世间真有说不清的机缘。那一天，眼看残阳西垂，暮色沉沉，李贤一行不得不叩响了木门寺的山门，恳请借宿一夜。谁知这一住下来，就遭遇了春雨，以致他在寺中滞留了数日。

有一天天阴，他到寺后的山披上散步，远远地就看到一位女尼在石上晾经。她将抄好的经书一页一页地摊开在石上，她做这一切时心无旁骛，似乎这世界上只有她和这些经书存在。

他走近晒经石时，她并没有发现，直到他叫了一声“法师”，她才抬头很温和地看了他一眼道：“南无华严经！施主有何指教？”

李贤忙施礼道：“不敢言指教。请问法师所晒何经？”

“此乃《华严经》，系玄奘大师从西天取回。”

李贤又问道：“敢问法师法名？”

“贫尼法名清化，云游八方四海为家。”

清化法师将经文一一摊好，这才转过神来与李贤相对，当她的目光掠过李贤的额头时，眉头不经意间就颤动了一下。她顿了顿说道：“若是贫尼没有猜错，施主乃皇家血脉。”

李贤大吃一惊，忙问道：“法师为何如此说？”

清化法师莞尔一笑：“这个，施主不必多问，贫尼久不闻凡尘中事。”

“法师可曾到过长安？”

见清化点头，李贤像是自言自语道：“不知法师可曾听说当年感业寺曾有

过一位明霁师父？那时在下刚刚出生不久，后来渐晓人事后，不断听人说起。”

清化法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言道：“因缘所生诸事，如幻如影，不能自主，不能永存。唯佛性不生不灭，纵然遇到‘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亦必心地清净。身心安处，何处无家？”

李贤被这一番话点拨得心胸清朗，知道自己与佛结了缘，遂向清化法师求经。清化欣然答应。

手捧经卷，李贤感慨道：“与法师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弟子顿悟，佛缘无边，后会有期。”

可第二天当他们要启程时，却发现清化法师早已离开。寺中住持告诉他，清化法师早年就在感业寺，后来不知因何变故就离开了，此次是从爱州云游而来。

爱州？那不是褚遂良一家遇难的地方么？

李贤哪里知道，她就是明霁，与他的母后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孽缘的明霁。她已从他的眉眼中断定他就是被废黜的太子李贤，所以才留下一卷经文，飘然而去。

他的经文已抄写了不少，心因此而安定了许多，他不再向儿子们絮叨宫廷的那些岁月，转而要他们跟着山人学会犁田，学会爬山，学会摘野果子充饥。

可是，他平息的心波还是被来自洛阳的消息再度掀起了悲浪哀涛。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除夕，当仪陇县令送来“抄手”（饺子）时，他才知道弘道元年过去了，新的春荒正在等着他们。

天气放暖的日子，很久没有碰面的袁公瑾上山来了，为他带来一封信，说是从洛阳到此的商贾捎来的。他打开信札，那熟悉的笔迹便映入眼帘：“哦！是婉儿！”

他可以忘记两都的一切，唯独忘不了与婉儿两心相仪的对望，忘不了他们围绕《后汉书》的倾心相谈，忘不了在洛阳城外回眸之时，那从树影背后探出来的一双垂泪的眼睛。

上官婉儿在信中向他传递了父皇已经驾崩，李显已经登基的消息，说太后已严令宗正寺不许他回京吊祭。

……君泱泱我唐之龙脉兮，何昊天以不公？君俨俨以人子兮，何夺爱以拒吊。迢迢千里于重山阻隔兮，音杳杳而不闻；愁云茫茫而思心无寄兮，惟哀哀而垂泪。遥夜漫漫而佳人独不寐兮，睹残月而凝眉；飞鸿过

窗而托我所系兮，乃祁君以宁靖。

李贤的手剧烈地抖个不停，随着信札脱落在地，他大叫一声“父皇”，口吐鲜血，昏倒在地。

房钰正在房内为儿子缝补衣服，听见外面“扑通”一声，便急忙出来看。只见李贤躺在地上，袁公瑾一脸仓皇，她急忙上前抱起李贤，用力掐他的人中，连声大喊：“夫君醒醒，夫君你怎么了？”

这时候，张颖与几个孩子也都冲了出来，围在李贤周围哭成一片。

李贤睁开疲倦的眼睛，口中喃喃自语：“我这是在何处？”

房钰告诉了他经过，李贤回想起刚才看信时的情景，禁不住仰天长啸：“父皇！父皇他驾崩了！”

大家都惊呆了。此时此刻，张颖已顾不得品味上官婉儿那些很温情的话语，她唯一牵系的是李贤的身子。

张颖又怀孕了，她拖着沉重的身子上前安慰道：“殿下也不要过于伤心，父皇驾崩，臣妾与殿下一样悲痛，然皇命如天，太后既是不允，殿下也不必强求。”

“母后！您为何如此无情？”挣扎着起身，李贤邀袁公瑾进到里屋，泪流满面地问道，“那商贾可还在？”

见袁公瑾点头，李贤又道：“父皇驾崩，我进京吊祭，乃人子之责，为孝之道。因此我欲向母后请命，恩准我与妻儿回洛阳吊祭。我知大人有诏命在身，身不由己，故而托商贾带回京都，转交太常王德真人。不说谁的信札，母后看后自然明白。”

袁公瑾有些迟疑：“这……”

“我现今可托之人，只有大人，还望大人玉成。”李贤打躬求道。

袁公瑾还能说什么呢？几年的相处，与其说他在监视李贤，毋宁说李贤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他。他慌忙扶着李贤道：“殿下如此，折杀在下了。好！殿下的信就由在下转送就是。”

眼看二月过半，回京的消息却越来越渺茫，他的心也愈益地冷却。现在，听着两个女人的议论，他聊以自慰地回应道：“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我等心有父皇，他在天之灵必有感知。”

说完，他回身看了一眼张颖挺起的肚子，脸上就加了惆怅：“唉！眼看春荒已到，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殿下何必如此说呢，孩子何罪之有？纵使我等忍饥挨饿，也要抚养好孩

子。”房钰抚着张颖的肩膀，向内室喊道，“丽芳！扶夫人进去歇息。”

李贤就觉得艰难时势见善性，不要说身边的两个女人如今情同姐妹，就是婉儿信中的缠绵悱恻，她们也都宽容了。

“还是夫人说得对。”李贤说着，起身向外走去。

房钰问道：“夫君欲往何处？”

“眼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大了，他们可以没有荣华富贵，却不能不知书达理。该去给他们讲讲‘小学’了。”

房钰笑道：“夫君这是读书读呆了吧？荒山野岭的，连一张纸都没有，谈何读书？”

“夫人这就不懂了，我当年在宫中就读过南梁散骑侍郎周兴嗣所作之《千字文》，至今仍记忆犹新，教起来何难之有？”说着，李贤出了茅棚的正屋，正要转身到“西厢房”，却看见有两人从山下走来，身影十分陌生。

及至跟前，却是县衙差役的装扮，他们上前施礼问道：“请问李贤在此处么？”

李贤还礼道：“在下就是，请问差官……”

一位差官道：“朝廷来人要见殿下，县令大人差小人请殿下去城中一趟。”

李贤问道：“敢问袁公瑾大人可在？”

两位差役摇了摇头：“小的只管奉命办事，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李贤回转身来，只见房钰、张颖与几个仆人站在身后，一双双惊恐的眼睛看着官差。他却笑了笑，心想朝廷来人了，是否意味着恩准他回京吊祭父皇了呢？也许是母后生了恻隐之心！唉！毕竟是她十月怀胎的骨肉哦！

李贤愁云紧锁的眉宇骤然展开了，对家人说道：“朝廷来人要见我，你等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

房钰却不放心，上前问两位差官道：“敢问差官小哥，来者可是哪家大人？”

差官摇了摇头道：“小的不知道，只看他是位将军。”

“将军？”房钰就生了疑窦。

“朝廷钦差，可以是文官，也可以是将军，夫人不必过于小心，我这就去

了。”李贤说罢，对两位差官挥了挥手，“走吧！”

这是李贤第二次进仪陇城。刚来时他坐在车内，没顾得上详细打量。曾经在两都长大的他穿过狭窄的街道，看着两厢的店铺纷乱驳杂，有砖木堆砌的瓦房，也有竹木搭建的茅棚。特别是那些歇脚的茶馆，都是瓦房前延伸的几间茅棚，四面无墙，摆几张白木桌椅。店主人肩搭一条绢巾，在桌前招呼客人。他的身后就是一座茶炉，一位汗流浃背的大汉拉着笨重的风箱，一看就不是富人的去处。可现在他看这一切该多么亲切，多么温暖，觉得它就和长安的坊间一样的繁华炫目。

县衙就在街道中段，虽然不能京城相比，但在一片棚户屋中却也鹤立鸡群，看上去有些气象。

李贤正抬头看，就听见年长的差役说道：“朝廷钦差与县令大人就在后堂等候，殿下进去吧。”

李贤点了点头，他转过一道萧墙，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路来到后堂，就看见一位穿着朝服的钦差正坐在堂中与巴州刺史及仪陇县令说话。

哦！怎么是他？李贤心中“咯噔”一声，朝廷焉何要派遣左金吾将军丘神□当钦差呢？记得那还是调露二年，“二圣”移驾东都，他在长安监国。有一天，时任吏部侍郎的刘祎之禀奏，说这位左金吾将军纵子犯罪，鱼肉百姓。他当时就将之传到明德殿严加训斥，责令其缚子送到大理寺，后来他的儿子被判流表岭南。母后在这个时候遣他来巴州，是何意思呢？

丘神□并没有起身，看到李贤进来，便道了一声：“殿下别来无恙乎？”

“托母后洪福，还算安好。大人此来巴州，可是母后要宣我进京吊祭父皇？”

丘神□并不急于回答李贤的话，一双乌溜溜的眼珠扫视了一遍李贤的着装，脸上就有了轻蔑的意味，心想真是人生无常，想当年坐在明德殿的太子何其清新俊逸，雅人深致而又气冲斗牛：“殿下一定不会想到，有一天也会如犬子一样流于此地吧？”

李贤似乎早料到丘神□会这么说，但他并不理会，只是进一步问道：“就请大人示下，母后可恩准我回京吊祭父皇？”

丘神□笑道：“殿下觉得可能么？殿下也不想想，一个被废为庶人的皇子，还有资格进京吊祭先帝么？殿下千不该，万不该唆使袁公瑾私传信件，致使袁公获罪。本官已将他缉拿，不日即解往东都交大理寺卿审理。至于殿下么……”丘神□看了一眼巴州刺史和仪陇县令，从身后的案头捧过一卷黄色绢帛展开，大声念道——

太后懿旨：查庶人李贤不思悔改，妄议朝政，私怨成垒，着即与妻儿分

居，幽于别室。

突闻此言，李贤的心顿时一落千丈，脑际一片空白。在丘神□的提示下，他额头贴地，谢过恩典。

“州中可有幽闭之处？”丘神□问坐在一旁的巴州刺史。

仪陇县令忙回答道：“县衙内尚有一密室，专为审理重案所设，不知可否？”

“如此甚好！只是刺史大人还需派官兵严加看守，也是为殿下安危之虑。”丘神□道。

巴州刺史忙接道：“接到大人传报，下官已命司马率军进了仪陇县城。”

李贤这时终于明白一切都完了，所有的祸端皆起于那封上书。他很后悔，自己的一时激愤为多少人带来了灾难。他不敢想象，远在洛阳的婉儿会不会风摧花折，难逃厄运；而眼前，袁公瑾已经披枷带锁，由监视别人沦为阶下囚；他不敢多想，房钰、张颖和他的儿女会不会因此而葬身异乡？

丘神□起身来到李贤面前，不无讥讽地挥了挥手道：“走吧！为殿下换个清闲去处。”

“慢着！”李贤推开丘神□道，“我一人获罪，然妻儿无辜，请不要伤害他们。上书乃我一人所为，不干他人之事，请大人放过袁公瑾。”

“殿下还以为自己是监国么？不过，本官可以告知殿下，太后口谕，本官职在检校殿下作为，并无追究妻儿家小之意，你尽可放心。”丘神□说完，立时就进来一队卫府官兵，将李贤团团围住。

哀莫大于心死。李贤这会儿万念俱灰，倒很坦然，他轻轻地拍了拍肩头的灰尘，对卫府官兵说道：“不劳各位，我自己会走的。”

李贤坦然面对惨淡，可丘神□的心思却没有闲适下来。当晚，巴州刺史为他接风，两人喝得酩酊大醉。一觉醒来，正是更深夜半，月明星稀，山风吹来，吹醒了他的酒意，临行时太后若明若暗的话语此刻都涌上心头。

太后要他检校，以备外虞，是否说明李贤在诸王、都督和刺史中尚有余孽未尽？果然如此，难保没有人会拥立李贤向太后发难。

太后还说，若遇不测，让他相机处置，这是否是一种暗示？果真如此，为什么不趁这次在太后面前争一次立功的机会呢？

身材魁梧的丘神□不仅承继了父亲——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身骨，更承继了他冷酷无情的秉性。早在他年轻时，父亲腰斩叛逆将军，掏其心肝

而食之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身为左金吾将军，他主管宫廷宿卫，属下每每犯纪，他动辄手刃其首级，悬于高杆以为戒；而他在喝得酩酊大醉时，往往杀了身边的卫兵，醒后又痛哭流涕，为此，他多次受到高宗的斥责。

然而，这鲁莽的性格并不妨碍他随机应变的处世方式。他清楚地看到，随着高宗的驾崩，李氏日益式微，但这又有什么呢？谁治国理政与他没有关系，只要不损害他的利益。

与其在这穷乡僻壤检校一位废太子，空耗时间，倒不如做出一个惊天之举。丘神□立即做出选择：他要设法让李贤自尽，然后回去复旨……

鲁莽的丘神□也有狡黠的时候，他并不急于将图谋付诸实施，而是每日在护卫下与李贤在城外散步，还时不时地询问些他为太子时的故事；有时候，他会以转达太后恩典的名义打开御酒，与李贤对饮；与此同时，他还要仪陇县令上山去告诉房钰和张颖，说殿下在城中有些事情要处理，让她们耐心等待。

春一天天走向深处，漫山杜鹃花渐次开放，火一样地烧红高天上的流云，烧红满目的青山，也焦灼着李贤一颗不安的心。他思念着在山上的房钰、张颖和儿女们，思念那虽然破陋却是充满着人情的茅棚；思念着那些陪伴自己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的书稿。他开始变得烦躁，时不时地问丘神□道：“母后囚我究竟是何意，大人不妨明说。”

这是二月二十七日的上午，晴了多日的天空布满了乌云，眼看一场风雨就要来临。看着这天，李贤的心飞回了天平山，说什么也不能待下去了。他对着窗外大喊：“来人！我要见丘将军！”

在他唇焦舌燥的时候，丘神□出现了，他脸上掠过冰冷的讥讽说道：“殿下以为还能回得去么？”他说着话，向后挥了挥手，一名卫府官兵递来一条白绫，丘神□指着白绫道，“不瞒殿下说，新皇已废，豫王登基，太后临朝称制，闻听州县有人欲借殿下之名图谋反叛，故而赐殿下白绫以自裁。现今殿下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自缢而去，一条是本官依法处置，何去何从，全在殿下。”

哦！他们兄弟的命运不幸被他所言中，李显既废，李旦虚设，圣朝何在？母既不惜骨肉殄灭，子心何系？白绫在前，与其死于刽子手中，不如自裁。只是一想到大唐基业未逾百年，帝不过三代，即行衰微，他就禁不住泪如泉涌。但他迅速擦去咸苦的泪水，沉静而又凛冽地望着丘神□道：“将军以在下监国时多所指责而含恨，我深解之。然则，我乃太宗之孙，高宗之子，岂可畏死。不劳将军，我自裁之。”

“悲乎！大唐危矣！父皇！儿臣来也！”李贤面朝北方，仰天长啸，慷慨登上杌凳，朝着悬在梁上的白绫伸出了脖子……

三月上旬，丘神□没有回长安，而是直接策马来到洛阳向武曌复旨。

他走在司马道上的步子是铿锵而又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揣摩透了武曌的心思，为果断斩断了太后的隐忧而得意非常，甚至想象出了太后快慰的笑意。他看见武钦的身影，急忙上前见礼，询问太后所在。

“太后正和太平公主说话呢！咱家这就进去禀奏。”武钦进去片刻之后就出来宣道，“太后有旨，宣丘神□觐见。”

一路上喜形于色的丘神□一俟跪倒在武曌面前时，就收敛起喜色，很拙笨却很庄重地行了拜见之礼。

太平公主并不避讳，问道：“这是哪家的将军，如此灰容土脸？”

武曌道：“下面可是左金吾将军丘神□？”

丘神□连忙回答：“微臣丘神□自巴州归来，向太后复旨。”

武曌抬了抬眼皮道：“哀家命你前往巴州检校庶人李贤举止，你为何擅离职守，私自回京？”

丘神□闻言很吃惊，猜不透太后话里的意思，便忙不迭地说道：“微臣是要禀奏，太后隐忧已除……”

武曌断然打断了他的陈奏：“哀家秉承高宗遗志，张大唐基业，朝野肃然，内外晏然，何忧之有？”

“启奏太后，李贤殿下他……”听了这话，丘神□不知说什么好，神色十分慌张，平日就口喑，现在更是结巴。

“他怎么了……”

“他自缢了！”

武曌忽地向后靠去，似乎身体一下子就散了架。她双目紧闭，两行泪珠倏然流到腮边，心就阵阵地撕扯出千般疼痛来。她说不上是痛还是怕，是喜还是忧，只觉得眼前晃动着李贤扭曲的面孔和一双忧郁的眼睛：“贤儿，请原谅哀家的情非得已，你秀木招风，哀家只能如此；贤儿！你就去吧，千万不要再回到哀家的梦中；贤儿……贤儿……”

武曌正饮泣间，就听见太平公主厉声道：“好你个丘神□，太后命你检校庶人，以备不虞，谁让你逼他自缢而死的，你该当何罪？”

这一声叫喊，让武曌幡然醒悟。废太子死于非命，对唐室来说是多么重大的事，她无论如何也得给朝野一个交代啊！她回身看了一眼太平公主，愤然拍案道：“丘神□渎职失责，以致庶人李贤自缢而亡，着即贬为叠州刺史！”

“还不快谢太后隆恩。”太平公主立即接道。

丘神□蒙了，他不敢抬头看武曌母女。当现实发生的一切偏离了他内心的期许时，他的目光顿时变得迷茫。是他曲解了太后的旨意么？是他擅动了杀机么？他忽然感到，太后的变幻莫测是多么令人匪夷所思。

望着丘神□的背影，太平公主对武曌道："事已至此，母后将何以处之？"

"若不是殊非得已，为母者怎肯见杀亲生而不痛？然安国定邦乃大爱，骨肉之情乃小爱，舍大爱而趋小爱，此哀家不为也。贤儿已去矣，他的在天之灵焉知哀家失子之伤？"武曌长叹一声，神情萎靡。

"儿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否？"见武曌不置可否，太平公主继续说道，"儿臣所谏者四：遣钦差前往巴州，妥为安葬，以求亡魂安妥，此其一也；复皇兄王爵，以慰朝野，此其二也；接房氏、张氏及诸皇孙回京，此其三也；最后，安抚丘神□勿使其生事端。如此，方显母后好德怀仁，也塞谤者之口。"

武曌点了点头："贤儿！哀家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些了，你泉下有知，该体会为母者之良苦用心了吧。"言罢，她掩面而泣……

五月，洛阳周围麦子已大体收完，广袤的豫州平原裸露在骄阳之下。刚刚种下的糜谷星星点点透出绿色，城内的柳树枝叶也更加浓密，碧帘一样的垂挂在街头。皇宫殿中、内侍省为太后、皇上避暑而处于一片忙碌中。

这天，宗正卿武承嗣到武成殿来向太后奏事了。远远地，他就看见上官婉儿进了殿，他知道李贤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唯上官婉儿重新被召回到太后身边，那个逼死废太子的丘神□也重新被任命为左金吾将军。为此，他不得不在心底里感佩姑母的手段。

武曌正在翻阅上官婉儿批阅过的奏章，那些娟秀的小楷使她渐渐忘记了她因私下为李贤传递丧信而惹起的烦恼，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由衷的感慨。

上官婉儿就在一旁站着，除了回以谦恭的笑之外，并无其他。

看罢一卷之后，武曌侧过脸问道："待了半天，你怎么不说话呢？"

上官婉儿笑了笑说道："太后褒奖，微臣受之有愧，故而不敢多言。"

"你还在为哀家的处置心里不满吧？"

"微臣不敢。"

武曌相信她的话是真的，于是继续埋头看奏章，但她并没有发现，上官婉儿笑意后面隐藏的忧伤。自从听到李贤自缢的消息后，她明显地瘦

了，那是用泪水浸渍的削骨，是用思念煎熬的清俊，是被愤怨交织的默然。多少次，她在梦中看到李贤扭曲而又痛苦的脸庞，似乎要对她诉说什么。醒来后，她向隅而泣，独坐天明。而就在这时，武曌宽恕了她私传丧信的罪行，从此，她便用凄然的笑封闭了挥之不去的思念。

“庐陵王李显一行已遵照太后旨意迁往房州，不日即可到达房州治所房陵县……”在这个场合，武承嗣说话的声音有意拖长了。

武曌听出了弦外之音，问道：“你为何踯躅不语了？”

武承嗣见太后发问，沉思了片刻道：“房州山深谷险，贼众出没无常，臣以为迁往均州昔濮王故宅为好。一则可解安危之忧，二则朝廷也好检校，以备不虞。”

“你思虑颇周，就依所奏。你遣人快马传哀家旨意，徙庐陵王于均州。”

武承嗣领旨，接着又向武曌禀报关于乾陵工程进展的情况。

武曌放下奏章，要上官婉儿也坐下来听听。

“在太常卿王德真大人的督促下，韦待价、韦泰真两人按图建筑，一丝不苟，到四月底，地宫已经开好，正在描绘壁画；三道阙门已经沿着司马道矗立在梁山南麓，其气势雄伟，能雄视渭水，远眺终南。”

听罢，武曌脸上绽出很久不曾有过的欣慰，她对武承嗣道：“明日早朝后，宣王德真到武成殿，议决先帝灵柩西归大计。哀家打算亲护先帝灵柩回归长安！”

“万万不可！太后凤体关乎社稷，当此先帝驾崩之际，太后万不可远途劳顿。”武承嗣连忙劝道。

武曌对此好像充耳不闻，她迷离着一双丹凤眼，那些早年幸福的枝枝节节似乎在这一瞬间都迅速在她胸中复活，是那样的鲜活如初。她保养得非常好的面颊泛起绯色的红晕，说话的声音就变得分外的温柔：“唉！你等焉知哀家与先帝之情乎？相识于霰雪之晨，相慕于经史之叙，相思于风雨迷离，不可谓不刻骨铭心，如今让他孤寂西去，哀家情何以堪？”

“这……”武承嗣有些语塞。

武曌转过脸，眼里的深情依然涟漪涣涣，她问上官婉儿道：“知制诰以为如何呢？”

细心的上官婉儿被武曌目光中婉丽和柔波打动了，她觉得坐在朝堂上指点江山并不妨碍太后对心爱之人的思念，先帝一定如生前一样地厮守着他们情感的泊岸：“微臣以为太后呵护先帝灵柩西归，乃爱之所至，情之必然，微臣愿随太后一同前往长安。”

“知哀家者，上官婉儿也。”武曌又一次发出由衷的感叹。

见此情景，武承嗣不好再说什么，他只有紧锣密鼓地为太后护灵西归做准备。

五月十五日，高宗的灵柩终于要回长安了。这天一大早，贞观殿南门外停着李治的柩车，巨大的棺椁周围堆积了晶莹的冰块，六匹昂首挺胸的战马系了白色的绸缨，齐刷刷地站在柩车前面。

诸王、大臣们送葬的车驾停在柩车后西边，而公主、嫔妃的车驾停在东边。一律的原色，没有上漆，没有装饰，以表示对先帝的哀悼；车上的幔布与丧服的颜色相互映衬，愈益增添了哀伤的气氛。从贞观殿到定鼎门街道两旁，按照吉东凶西的顺序，每隔一段都张挂了帷帐，如雪漫洛阳，东都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

依据周礼，出皇城这一段路上要由孝子牵引□车。朝廷为防突生事变，禁诸王回京奔丧，所以只有新皇李旦走在□车前面。

大约辰时三刻，李旦从车驾上走下来，这是他登基后第一次出现在朝臣面前。他脸色苍白，目光离散，眼不斜视，仿佛世间只有他一人。在太常寺官员的引导下，他径直来到□车前，一任牵绳套在自己肩头……

这情景，裴炎看在眼里，悲在心头，他望了望身边刚刚擢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中书侍郎刘祎之，很快便从他的眼里读出了同样的感受。但在这样的场合，两人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自李治的灵柩离开洛阳这一刻起，裴炎心头的自责渐渐变成一种信念，他扶着先帝的柩车，暗地提醒自己不要辜负了先帝的嘱托。他必须挽狂澜于既倒，让武曌将社稷还给李氏。

巳时一刻，武曌在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的陪同下登上护灵的大辂，周围是麾幢、佩剑的武士、虎贲甲卒等庞大的仪仗。

太常寺官员高呼一声“起柩”，鼓吹署的三百八十名吹鼓手鼓乐，柩车缓缓启动。跟在送葬队伍中的太监、宫娥们哭声大作。

武曌端然而坐，望着这长达十数里的送柩队伍缓缓移动，追思的大水苍茫而又汤然地漫过她的心海，每一个波流都旋流着爱的浪花。李治没有离去，他们仿佛再度相谐，去追寻爱舟起航的码头。

那是贞观十九年的一个晨间，雪中的一抹梅红，一个倩影，一曲吟诵，点燃了一个男人的青春之火！而他的眼睛，他的嘴唇，他的胸膛，就是在那个时候烙下她狂癫的吻印！

欲偕君之翔宇兮，何弃我而独翱。

君扶摇以九天兮，我秋水而涸枯。

……

太平公主伸手为武曌拭去腮边的泪水，她无法读懂父皇和母后之间那复杂而又曲折的感情。在她出生前一年，上官仪一案爆发，朝廷形成了“二圣”并立的局面。因此，从她记事起，父皇总是一副无奈和忍让的模样，这使她无形之中疏远了父皇而更愿意效仿母后的做派：“儿臣有些不明白，父皇为何总是对母后迁就再三呢？”

听了这话，武曌发出长长的叹息：“唉！岂止你等，朝中知你父皇者又有几人？自三代于今，皆以为男者主事。唯先帝卓尔不群，不拘旧格，先是让哀家听百司奏事，后又委朝政于哀家，虽非议者多，然有如此胆略，不唯本朝无二，即煌煌青史，也无人可比。你不知你父皇当时该有多难。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以托孤大臣之资，极言哀家听百司奏事乃‘牝鸡之晨’，而你父皇却力排众议，坚持让哀家视事。他不是软弱，而是独具慧眼，后来连长孙无忌都不得不承认哀家处事皆称旨。”

太平公主静静地听着。她发现母后被往事滋润的目光宛若一汪清泉，澄澈晶亮而又秋波潋滟，美丽极了。尽管她也觉得这目光与她花甲之岁的现实有些不相称，可她还是愿意那么专注地看着。

贵相知而心仪兮，拥锦衾以春宵；盛清露而花艳兮，怨黄鸟之早啼。太平公主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父皇在二十二岁时遇见母后，两人之间是怎样的炽热而又浪漫。武曌也攥着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她在女儿的血流中寻找着李治的体温。她完全回到了流逝的岁月，她的情思在爱海情波中荡桨泛舟。

上官婉儿听着武曌母子一点一滴，一枝一叶地追忆，心就浸染在女人的情潮中了。其实，贵为武曌这样的女人，同样也需要男人的爱抚。

武曌是一面镜子，上官婉儿追随着她的回忆而自顾。进入五月，她就二十一岁了，她忽然地就有了一种伤春的惆怅。

……

第四天，队伍行进到潼关之下。虢州刺史、仙掌县令等着了祎衣在此等候。

太阳渐渐西沉，暮色笼罩仙掌县大街小巷的时候，庄严、凝重的夕奠在县府门前举行。柩车前摆着羊、豕等牺牲，还有干肉三俎、黍稷两簋以及果脯、酒肉等。

李旦在太常寺官员的引领下来到高宗柩车前，行三叩九拜大礼，献牺牲等祭品，然后是随行的公主、朝臣们依序祭奠。

因为是为先皇举丧，故而不可在内堂用膳。虢州刺史命卫府官兵在仙掌县城内外用苇席搭了长棚供行进队伍用膳。熙熙攘攘，直到子夜才渐渐安静下来。

李旦与刘皇后的行宫距太后的行宫约有半里，李旦对太常寺的这个安排很满意，离母后越近，他的心神就越不安定。

子夜的月色依旧温柔淡然，洒下一地的银波。

上官婉儿已从梦乡中走出，完全没了睡意。她临窗而坐，檐下被月光涂下的竹影摇曳如画，浓浓淡淡，益发增添了春愁。她刚才在梦中又一次看到李贤，他悲泪怆然，拉着高宗的衣袖，问为什么不让他回京拜见……他拉着婉儿的裙裾，要她一起去面见父皇……

上官婉儿噙着泪水在心底轻轻吟唤："贤！你在何处？贤！那边也是五月了么？"她伸手掬起一缕月光，抹过脸庞，哦！湿漉漉的凉……

忽然，从内室传来微微的喘息声，她的心立时回到眼前。她担心太后身体不适，急忙轻手轻脚地朝内室走去。可她的脚步在帷帐前就倏然休止，呼吸也骤然屏蔽，目光是惊惧而又彷徨。

她看见太后裸着身子仰面躺着，双腿摩挲，呼吸急促，她显然不满足于这种虚拟的情境，泪水顺着眼角滴落在枕边。

也许这不是第一次……上官婉儿悄悄退了出去，留下一段空寂的时光。

第七章

易旗改制彰凤鸾

李唐宗室人自危

随着一场盛大国殡的落幕，甬道的三条巨石被铁汁浇灌，李治便永远长眠在了梁山深处。是时乃文明元年八月十一日。

秋云茫茫，秋雨霏霏，武曌在高两丈多，分为七节的《述圣纪碑》前站立了许久，那凝结着她的思念和追怀，由当时的皇上、现已远在异乡的庐陵王李显书写的文字，被填以金屑，闪闪发光。可它又怎么能尽述武曌与李治之间的依偎和缱绻呢？她冥冥间似乎听到一个声音——一切都过去了。

武曌的泪水在李治驾崩的这几个月中已经流干，留下的只有沉默。从此以后他们将阴阳两隔，只有在梦中对望了。可她毕竟是掌握了国鼎的当朝太后，因此，在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先后劝说下，她最后回望了一次雨中的梁山，然后决然转身，登上了下山的轿舆。从此，长安对她就没有多少情感牵系了，回到京城的第三天，她就启程去了洛阳。

迎接她归来的，除了当初送李治灵柩出城，留守东都的裴炎等人之外，她一下銮辇，就发现了行前被召回东都，授予右卫将军的武三思。

当年她因一时之愤，贬武元庆为龙州刺史，谁知他不久就忧郁而死。随着母亲的西去，她也来越觉得，如果没有武家的人，终究无法与那些拥戴李氏的臣僚抗衡。特别是废黜李显后朝野的忧闷之气，更使她对当初的泄愤多了一些理智的反思。而就在这时，武承嗣向她禀奏，说武三思年方弱冠，风华正茂，自幼重文习武，颇多才智。他随着年龄渐长，对父亲早年对祖母的无礼深感歉疚，希望能有报效朝廷的机会。武曌的心境顿时豁然，当即要上官婉儿拟定敕命，任武三思右卫将军，即日起入朝奉事。

在裴炎率领留守东都的臣僚向武曌行了大礼之后，武三思才上前伏地而跪道：“微臣参见太后。”

借着夕阳的余晖，武曌俯看着已经抬起头的武三思，她似乎瞬间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哦！那浓眉大眼、宽宽的额角、那魁梧的身材，将军的气度，倒真是武氏的血脉。油然之间，她的目光就温柔了许多。

“平身！”武曌以平日少有的平和语气说道。然后上前挽起武三思的胳膊来到裴炎面前，“三思年轻，以后还多赖裴爱卿关照。”

裴炎口称遵旨，可心中却是老大的不快——任命一位宿卫将军，宰辅们竟全然不知，那太宗创立之议事制度岂非废了？可他也只能忍着，他十

分清楚武曌的性格。好在宿卫将军成百上千，多一个无碍大局。

忙于应酬的武三思完全没有觉察到，有一双眼睛正默默地注视着他。待他转过身的时候，那张美丽清秀的脸庞顿时让他眼睛一亮。两人就这样对望了片刻，及至醒悟过来时，上官婉儿的脸就布满红晕，忙低下头挽起了武曌的胳膊。

这一瞥，彼此都把对方收入了心底，特别是武三思，自那以后每一次看到上官婉儿就走神，每次进宫他都要寻找各种理由与上官婉儿叙话，他发现她也并不反感。

这是九月的一天，武三思到武成殿向武曌问安来了。他自认为比武承嗣更亲近太后，向武曌请安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甚至比李旦还要理直气壮。

可只要上了武城殿的司马道，他的一切举止都是谨慎的，他总会向太监武钦先打听太后的情绪。他知道这武钦也是并州人氏，虽与自己不同族，可天下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

“公公好！太后可在忙着批阅奏章？”武三思来到武钦面前问道。

武钦叹息了一声：“从长安回来后，太后的睡眠一直就不好。这会儿知制诰大人正在为她按摩呢！”

“太后心情可好？”

“一大早就烦躁，这会儿被知制诰服侍得好多了。”

“烦请公公通禀一声，就说武三思来向太后请安。”

“好！将军少待！”

武钦进去不一会儿，就宣武三思觐见。武曌一看见他，就叫他赶快坐下，她有一个新的想法想说出来让大家参考。

武三思问过安，依照太后的旨意正好与上官婉儿相向而坐。他心里正在感叹造化弄人，将世间的所有美都给了这个女人，耳边就传来太后的声音：“哀家有意改官制，易服色，不知道你等意下如何？”

这想法上官婉儿并不陌生，此前武曌已在她面前提过几次。但武三思还是第一次听说，他忙面向太后说道：“微臣愿闻其详。”

“那就让婉儿说说吧！”

“遵旨。”婉儿应了一声便说道，“依太后意思，于今以后，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为凤

阁、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

闻言，武三思想了想说道：“太后主政，署中名称以鸾凤改之，甚为切当。”

“哀家主政，除旧布新，曩者官制，皆因男而设，哀家要开旷古未有之局，为巾帼长一回志气。”武曌笑了笑，心想这武三思果然揣摩透了她的心思。

“太后圣明。微臣许久以来也百思不得其解，曩昔男子可在朝廷做官，何以女子就只能主内，未免有轻视之嫌。”上官婉儿也表示支持。

“谁说不是呢？不过……”武三思有些疑虑。

“不过什么？”武曌的身子往前倾了倾。

“微臣担心裴大人他们……”

武曌眉头皱了皱道：“哀家不是没有想到这点。然自古及今，未有变法而一帆风顺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显庆四年，哀家曾说动先帝改百官，不久便被那帮老臣以行之不便而告终，此次绝不能半途而废。”

武三思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武曌接着说：“调你进京，就是要你辅佐哀家成就大业，明白么？”

“微臣明白了。”武三思连忙点头。

武曌移开目光，望着殿外西斜的秋阳道：“哀家不仅要改官制，还要将洛阳定为神都，将洛阳宫改为太初宫，看谁敢说三道四？自永徽以来，与哀家为敌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

武三思第一次听武曌用如此凌厉的语气说事，不免觉得惊怵，对先前发生的事他只是有所耳闻，现在亲耳听姑母说出，自然感觉不同。

“哀家将此议说给你们听，你等要心中有数。好了，哀家有些累了，你们都退下吧！”

出了武成殿，武三思与上官婉儿边走边说话。

武三思问道：“不知可否叨扰知制诰讨杯茶吃。”

上官婉儿被武曌的气度浸染了不少，莞尔一笑道：“将军莅临，蓬荜生辉，有何不可？”于是，武三思跟着上官婉儿来到她的居室。

一脚踏进门，他就被弥散在各个角落的兰香浸染得心旷神怡。他环顾周围，墙上悬挂着本朝几位书艺大家的字和阎立本的画。书案后面还有一幅字，遒劲中透着阴柔，潇洒中洋溢着霸气，他看了后面的玉玺，始知

乃武曌所题，就感受到她与太后之间的关系。

武三思不大懂得书画，但眼前上官婉儿出水芙蓉般的清丽让他不敢有任何的粗俗和造次，甚至觉得这些字画与屋主人真是相得益彰，十分般配："知制诰这里真是室雅兰香啊！"

"让将军见笑了。"上官婉儿很吃惊，纨绔的武三思竟也斯文起来了。随之，她命宫娥泡了茶，两人坐下说话。

武三思问道："听说太后近来睡眠不好，究竟是何原因呢？"

"太后贵为至尊，可她也是女人！先帝驾崩后，太后形影相吊，不堪寂寞，此间苦衷只有我体味得来。"

上官婉儿一语双关，道出了女儿家的隐秘，正处在青春期的武三思怎能听不出个中滋味呢？可眼下他还顾不了那么多。父亲当年与姑母之间的龃龉和结怨还要他来弥合，武三思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世道也真不公平。皇上每日嫔妃成群，而宫中的女人却只能孤独守望。"

"将军所言，亦吾之所想。倘若女子身边也有三五男宠，在我看来，既不违人伦，也不越礼仪。难道这世间都是男人的么？"上官婉儿语出惊人。

这一番话如雷贯耳，武三思抬头看了上官婉儿一眼，就觉得她不愧是太后身边的人，举止做派，说话的语气，简直就是太后的影子。武三思还觉得这趟进宫收获颇丰，弄清了武曌的内心所想。他想如果能为太后找到一个排解寂寞的男人，她一定不会拒绝的……他要考虑的只是以什么名义，以怎样的形式去填补太后情感的空白。

"嗯！就是他了！"出了武成殿的殿苑，武三思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脸上就露出得意的笑……

几天以后的朝会上，武曌口谕裴炎就改制大计召集宰辅们集议。

弘道元年以前的大臣集议，通常是在门下省公署内举行，自李显即位开始，集议便改为由中书省召集，场所也就移到了中书令公署。

参加集议的宰辅们，除了侍中刘景先，还有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王德真，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武承嗣，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刘祎之。左仆射刘仁轨因远在长安，故而缺席，但又增加了御史大夫韦思谦。

辰时二刻，裴炎已在署中等候了。对太后的建议，他从心底是不能接受的。先帝尸骨未寒，就对朝制做如此大的修改，且名之为凤阁鸾台，这意味着什么呢？她不是明目张胆地向域内外宣布，这个朝廷从此以后就由女人主政了么？那皇上将被置于何地呢？

昨夜，他为此而苦思冥想了半宿，终不得要领。作为集议的召集人，他不知该怎样主持这个会议。现在，他坐在案边，心里一团乱麻。秋日的阳光从窗口投射进来，按理说，那该是暖融融的，可裴炎不一会儿就一头的汗水。

“裴大人早！”裴炎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抬起头，就看见刘景先姗姗地进来了。

“谢刘大人。”裴炎一边起身打拱，一边要通事舍人为刘景先备座，奉茶。

两人落座后，通事舍人自觉地退了出去。刘景先看了一眼裴炎问道：“裴大人为何满目红丝？”

裴炎摇了摇头，一脸的无奈：“在下就是想不通，显庆四年的改制以不便而告终，为何太后又要重启此议？”

刘景先出身宰相世家，其父刘祥道于龙朔二年迁右相，然他处事谨慎，内怀忧惧。尤其看武曌专权，就曾数陈老疾，祈求隐退。关于显庆改制之得失，他从父亲那听说过。加之入阁后，他与裴炎相处甚笃，也就心无芥蒂，有话即说：“大人还看不出来么，太后先不要皇上理政，继之就是要颠覆太宗钦定的五花判事之制，然后集权于一身。”

见裴炎不住地点头，刘景先继续说道：“大人仔细想想，不唯阁名改得费心思，就连官名也颇有心机，太后将门下省首辅侍中改作纳言，这意味着什么呢？”

裴炎接住刘景先的话道：“昨夜，在下也是百思才明白。太宗当初设门下省，意在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现今一改纳言，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封驳之权尽失，只是传言者而已了。”

“中书令改为内史，亦不乏削权之嫌。如果没有记错，自汉以降，内史皆为署理京兆事务之职，在九卿之列。现中书令改为内史，岂非降职？”

说到这里，两人都明白了许多。

裴炎呷了一口茶，说话的声音有些沉闷：“因此，今日之集议无异于作茧自缚。”

刘景先叹道：“狂澜既倒，其挽也难。我等好自为之吧！”

这时候，从署门外传来武承嗣、刘祎之、王德真、韦思谦的说话声，两人遂收住话头，起身迎接。

事情一旦上了场面，许多真实就被掩盖在公允、中和的温情脉脉之下。现在，裴炎将繁复的心绪隐藏起来，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各位

大人！本官今日奉旨就改制一事集议，还请各位大人不掩珍藏玉，畅所欲言，直抒己见。”

武承嗣看了看年龄最大的太常卿王德真说道：“还是王大人先说吧？”

闻言，王德真就有点进退维谷的尴尬，他向来胆小，对这种牵涉到各方的事更是讳莫如深，但既然被点了名，只有硬着头皮说道：“在下以为，太后改制，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势在必行。”

但他没有想到，刘景先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敢问大人，这势在必行可有解吗？”

“这……”王德真沉吟再三，却给不出明晰的答案。

在一旁的武承嗣就急了，接过王德真的话道：“这有何费解呢？《礼》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诗》又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朝自高祖开国以来，已历七十余载，旧习迁延，循规蹈矩，不思进取，致有庐陵王将大唐江山私相授受之训，故太后临朝，于新其民，欲兴其国，改制因变，其势之所然也。”

王德真感激地看了武承嗣一眼道：“大人所言，正是在下之意。”

“刘大人有何高见，不妨讲来。”听了大家的对话，裴炎将脸转向刘祎之。

其实，在武承嗣为王德真解围的当儿，刘祎之一直在思考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说。宦海沉浮，他是有过切肤之痛的。早年，他的一位姐姐在宫内任职，有一天，武曌令其探访母亲荣国夫人的病情，身为中大夫的他借机与姐姐见面，不料却被天后得知。一怒之下，将他流配鬻州。好不容易近年来被召回朝，他又怎么能不珍惜呢？特别是太后临朝称制后，多次召他进宫问政。而他又每每参与其谋，改制就是他私下向太后陈奏的。因此，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撩了撩袍裾道：“在下以为改制乃兴国之上策，足见太后治国之明。”

现在就剩下韦思谦了，裴炎大体上猜得出他将怎么说。果然，韦思谦的话与刘祎之如出一辙，他的这种选择是用官场屡次颠簸换来的“明哲”。

裴炎看了一下在场的阵势，知道再讨论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干脆不再征求刘景先的意见——免得他忍不住说出不得体的话来。有武承嗣在场，用不了一天，这里的话就会传到太后耳朵里。

“诸位大人！”裴炎站起来在议事厅踱了几步，“集议到此已很明白，吾等当鼎力辅佐太后力行改制，以光大唐基业。如无他议，各位大人且回署中，本官当禀奏太后。”

“慢着！”在大家起身准备离去的当儿，刘景先站起来说话了，“各位大人

少待片刻，下官还有话说。”

裴炎知道他要说什么，忙道：“今日时候不早，大人有话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

“大人此言差矣！既是集议，下官就该有话说在当面，免生猜忌。”见大家坐了下来，刘景先说道，“我朝自贞观年间所行之官署设置，百官以为便，显庆改制未果已是明证。今先帝方安寝，又复改制，下官以为不妥。”

此话一出口，武承嗣就不高兴了：“大人所言，上逆太后旨意，下背朝野舆情，难道不怕落逆反之罪么？”

“大人这是何话？太后下旨让我等集议，下官有话说在当面，何逆之有？”

从集议开始，就很少说话的韦思谦说道：“刘大人之言虽直言不讳，却不合时宜。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现今太后主政，万民欢悦，朝野井然，改制正当其时，吾等唯遵从而见忠诚，大人勿复多言了吧！”

刘景先很诧异，这还是当初为扳倒李义府而不怕贬官的韦思谦么？真是浮云苍狗，人心难料啊！他看了看韦思谦，不无讽喻地说道：“大人何时变得如此圆滑了呢？大人早年可不是如此啊！”

韦思谦虽然两颊发红，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他也不辩解，只是略带轻蔑地笑了笑。太后主政已非一日，岂是朝臣所能阻挡得了的。阻之无益，不如从之。倒是裴炎为这种场面着急，更为刘景先的安危忧虑，急忙站出来道：“集议之刻，所见相左亦不为怪，何须伤了和气？好了！今日就到此吧。”

各位大人回到署中，刘祎之正伏案书写，见裴炎进来便问道：“裴大人对今天的集议怎么看？”

“很好呀！众位阁僚对太后遵从不二，此在下最为欣慰者。”裴炎应道。

刘祎之没有马上回应，而是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也许大人所言俱实。然则，个中有人心怀叵测亦未可知，大人还是警觉为是。”

裴炎是什么人，还能听不出刘祎之话里的味道。虽说都在中书省履职，可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号架在他头上，就与裴炎平分秋色了。而且他越来越觉得刘祎之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才是他必须谨防的。

“多谢刘大人提醒，在下先告辞了。”裴炎回了刘祎之一个微笑，转身出了署门，打道回府去了……

第二天，武承嗣就来到武成殿，将集议会上各位臣僚所为禀奏给了武

曌。

“裴爱卿如何说？”武曌最关心的还是他的态度。

“裴炎倒还明白，只是那个刘景先……”

“刘景先怎么了？”武曌的丹凤眼顿时睁大了。

“刘景先声言改制多有不便，又颠覆太宗官署设置，是为不妥。”

“他为何与其父判若两人呢？”

武承嗣向前挪了挪身子道：“微臣曾听韦思谦大人说，这个刘景先在先帝重病期间重拾上官仪牙慧，极言太后权重，主张削之。好在先帝圣明，未听其言。”

“可先帝还是任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将后事托付给了裴炎和他。”

武承嗣疾言厉色道：“如此贰臣逆贼，岂能让他把持相位，微臣以为该处之以弃市。”

“虽说哀家听百官奏事日久，然毕竟才临朝称制，滥杀则易乱。”武曌摆了摆手，冷冷地笑了笑，“看来是该给这位刘相挪挪位子了。”说完，她对站在身旁的武钦道，“传哀家旨意，以刘景先为太常卿、王德真为侍中、韦思谦为宗正卿。”

“姑母！微臣……”武承嗣不免有些失落。

“哀家知道你瞅着那个侍中的位子。哀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然则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你资历尚浅，过早擢拔则难以服众。换言之，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宰相何异？王德真固然平庸，却稳健些，此所谓用当其人，乃金石之策也。”

武曌呵呵笑了，站起来在殿里踱着步子来到武承嗣面前，抚着他的肩膀道：“你现今的礼部尚书可不要小看，主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邦交，整日不离哀家左右。当年许敬宗就是于此起步的。”

“谢太后隆恩。”

武曌挥了挥手：“话也说了，官也任了，你且退下吧，哀家累了。”

武承嗣很谦恭地向武曌行了大礼，才小心翼翼地出了大殿。在司马道的尽头，即将上车的当儿，他忽然改变了主意，对驭手道：“你且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说完，他转身就去了李旦的别殿。

他已许久没到过这里了。他想，不唯是他，大概文明元年以来的朝臣都忘记了这里还有一位不理朝政的皇帝。与武成殿动辄朝臣连属相比，这

里连门可罗雀都算不上。他之所以中途改道，正是要看看他这位表弟每天都在干些什么。

太监郭纬最先看到武承嗣，急忙上前搭话：“武大人到了，咱家这就进去通禀皇上。”

“不必了，我进去就是。”武承嗣挥了挥手。

“好！大人请。”郭纬往旁边让了让，看着武承嗣大摇大摆地进了别殿，心里一阵悲哀，就是“二圣”临朝的当年，没有太监的通禀，哪个朝臣敢直闯高宗的殿门。

其实，对武承嗣突然到来最为惊怵的还是李旦。

武承嗣进来的时候，李旦正全神贯注地画着一幅画。他画的是一棵古松，树杈间有一鸟巢，四只雏鸟嗷嗷待哺，旁边另一枝杈上，一只雌鸟正将一只虫子伸进最小的一只雏鸟口里。题款是《育雏图》，并附上了一首诗——

亭亭松如盖，悠悠慈母怀。

嗷嗷待哺者，唧唧盼亲来。

盖好名章、闲章，李旦俯下身子吹了吹，猛然抬头，却发现武承嗣站在旁边，他的脸色顿时苍白了，说话也不那么利索：“武大人何时来的？朕为何不知？”

武承嗣笑了笑道：“你我名为君臣，实为兄弟，何大人之称乎？还是叫兄弟更亲切。皇上这画画得好，太后看了一定高兴。”

“朕每日所思，唯母后恩德也，母恩浩瀚，朕终其一生未得报偿。”

武承嗣满意地点了点头：“皇上能如此想，实属难得，为兄定当禀奏太后。”

“如此便多谢表兄了。”李旦瞅了瞅武承嗣面前的杯子，一边招呼宫娥续茶，一边选择说话的措辞，“太后掌政，朝野晏然，表兄功不可没，朕钦佩之至。表兄若是喜欢这画，朕就将之奉赠予你。”

武承嗣接过画，忙不迭地说道：“皇上此言差矣，皇上为君，为兄为臣，该是赏赐才对。”

“母乃为天，朕乃为子，何敢言赐？”

闻言，武承嗣就觉得李旦对自己位置的认识，比李贤和李显清醒多了，忙道：“恭敬不如从命，为兄就收下了。”

李旦让宫娥把画装好，武承嗣觉得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遂起身告辞。李旦送到殿门口，话语益发谦恭："朕无他，唯书画诗词耳。表兄倘是喜欢，尽管来拿好了。"

武承嗣离去后，李旦回到殿中，发现刘皇后从后殿过来了，便问道："方才的话，皇后都听见了？"

刘皇后蛾眉拧在一起道："岂止是听见了，臣妾的肺都要气炸了，堂堂国君，竟在臣下面前唯唯诺诺。说到底，他还不是仗太后的势！"

李旦无奈一笑，并不反驳，但刘皇后并不因此而气消，而是继续发泄道："如此狂徒，能晓得何谓丹青？皇上竟送画给他，岂非珍珠落于粪溷？"

"朕哪是送他？朕是要他传信给母后，极表朕无心觊觎权力，唯母后之意是从。须知朕与皇后之命，皆系于母后喜怒。"说着，李旦的泪水哗哗涌流出了眼角。他又摸了摸刘皇后隆起的腹部道，"眼看皇儿就要出生，朕可不愿意他一降生，就惨死在淫威之下。"

"皇上！"刘皇后喉头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九月五日的朝会没有任何争议，朝臣们都对改制百般称颂。除了三省及其长官改名，左右仆射也改为左右相，从此，宰相这个一直掌握着朝政的职务成了一种褒奖功臣的虚职。与此同时，六曹以天、地、春、夏、秋、冬为职官名；至于秘书、殿中、九卿寺、少府寺、国子监等其他有司，也都以义类改之。朝廷还将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增设了右肃政台，以严肃纲纪。

武曌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凤眼看着下面的朝臣说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诸位爱卿，自今日起，改元光宅，大赦天下！王德真何在？"

"臣在！"

"哀家要你稽考神都源流，可有眉目了？"

"启奏太后，微臣与太常寺博士们遍查史籍，发现《礼记·月令》中曰：'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溯源稽古，考之典籍，乃知'神州，洛阳也'。因此臣以为，改东都为神都乃顺天应命之举，大唐复兴之兆。"

"众卿以为呢？"武曌高声问大家。

群臣一片呼声，朝会就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结束了。

裴炎是怀着沉重的心境走出乾元殿的。一场集议让刘景先丢掉了相位，让他的心里很不好受。其实，这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只是从此他更加

寂寞和孤立，有种独木难撑的痛苦。武承嗣、刘祎之、韦思谦站到了一起，留下一个老迈的王德真左右摇摆，他这内史还如何当？可一些事情就在这不经意间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十月，外甥薛仲璋忽然登门探望。他在朝廷担任监察御史，年方三十四五，正是年富力强之际，而且声誉不错。平日里甥舅之间忙于公务，偷闲来看看也是常理。

薛仲璋先到后堂问候了舅母，并送了一只高丽参，裴夫人自是十分感动，又询问他的母亲身心可康宁，精神可健旺。薛仲璋都一一做了回答。

“甥儿已得朝廷恩准，不日将出使扬州，巡察州县监察官员风纪。”坐在裴府前厅，薛仲璋对裴炎道。

“为何老夫事前毫无所闻呢？”裴炎有些惊奇。

薛仲璋解释道：“事出突然。本来甥儿是要到并州巡察的，可未及开行，却接到御史台命，哦！现今改肃政台了，言说扬州司马唐之奇举报扬州刺史陈敬之贪贿成性，故而将甥儿行程改为南行。”

“哦！如此老夫就明白了。”说话间，丫鬟上了酒菜，裴炎便道，“那今日老夫就借此为你饯行了。”

薛仲璋急忙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抢在前面为裴炎斟满了酒，话匣子也借此开启了：“舅父怎么看太后的这次改制？”

裴炎很吃惊外甥这样向自己问话，下意识地环视了一下周围，脸色一下子就严肃了：“肃政台之责在严纲纪，弹劾不法官员。你母亲常为你在朝作为而担心，老夫也以为你当自勉上进，至于朝事纷纭，不问也罢！”

“舅父用心良苦，甥儿深解。然甥儿至今犹记，少时舅父总不忘谆谆教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武氏专朝，玩皇上于股掌之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吾等身为大唐之臣，岂可熟视无睹？”

“唉！弱肉强食，自古亦然，当今皇上软弱无能，其母又强……”后面的话裴炎没说，一说他就忍不住心痛。

前些日子，他到别殿去看望皇上，说到处境，他比佛门中人还要淡泊，甚至连“唐室”二字都不愿意提，皇上到了如此不顾自尊的地步，也难怪武氏一族任意横为呢！可这些话，他不能对薛仲璋说，他太年轻，一旦说出去，连累裴、薛两家不说，皇上也难逃厄运。

虽是甥舅，可一旦打开哑谜，这酒就喝得寡淡无味。薛仲璋也隐瞒了一个细节，他暗中接到被贬谪为周至县尉的魏思温的密信，约他到扬州会见李敬业，商量起兵讨武之计。于是他转移了话题，笑着对裴炎道：“甥

儿也就是在舅父面前说说。皇上都不奋起，臣下奈何？甥儿还是遵舅父嘱托，履行职责，察劾为要。请舅父干了此杯，明日甥儿就要出京了。”

但裴炎还是不放心，一说到南下，他立即就想到李敬业，贬他到柳州任司马的诏书就是他拟定的：“虽说你年过而立，但毕竟未在州县任官，因此老夫还要提醒你，此去有两个人你要谨为提防。”

“不知舅父所指何人？”

“一位乃柳州司马李敬业，其人出生在功臣之家，自幼骄纵其性，就因为在朝堂上大骂武承嗣被贬；另一位是唐之奇，此人因是李贤的幕属而受牵连流表岭南。”

“哦！甥儿明白了！”薛仲璋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甥儿此去正是要见此二人。

这场酒从午后喝到日色将暮，甥舅二人都醉得较深，裴炎唤来府令，要他送薛仲璋上车。

“不妨事！我很清醒。”薛仲璋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了，上车时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府令急忙上前扶住。

薛仲璋走后，裴炎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外甥这趟差让他很不放心，总感到要出什么事，却又说不清：“快沏茶来，老夫要醒酒。”

丹水清清，从终南山南麓一泻而出，沿途不断有支流汇入，到均州已是浩浩汤汤了。它进入楚地南缘后又称为均水，均州之名便由此而来。均州雄踞在汉江之滨，武当山下，治所均阳西北的关门岩，像一道屏障呵护着它的生民。

从房州转道而来的庐陵王李显，在均州刺史的陪同下正站在关门岩前，望着滔滔东去的汉江而惆怅。

房州与均州，都地处楚地西北，本是毗邻，自古百姓说到两地都喜欢将“均”“房”连称，唯其如此，李显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还没有到房州，母后就又来了旨意，要他转到均州，这意味着什么呢？一路上他都为此而惶恐不安，生怕被人暗害。

他这种心思，被一路援送的羽林将军张虔勗看在眼里。他心里暗笑先帝的几个儿子，除了李贤之外，为何一个个都如此贪生怕死呢？从内心上讲，他已将命运系在太后身上，只要太后有密令前来，他杀起人来是毫不犹豫的。可太后临行前有过交代，只要他一路上好生押解，绝不可伤及毫发，否则拿他是问。故而尽管他从内心瞧不起这个废帝，脸上还是表现得尊重有节：“看殿下一副忧虑的样子，可否有话要对末将说？”

李显一激灵道：“本王看到这武当崇山峻岭，汉江滔滔东去，忽然有了一

种‘逝者如斯’的感触。”

张虔勗又问道：“殿下被废黜皇位，难道就不感到纠结么？”

他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李显立即警惕起来：“错在本王，母后不杀已是开恩，本王只有感恩，何来纠结？”

想你也不敢徒生怨气。张虔勗心里想着，抬头看了看前面又对李显说道：“前面就是关门岩，过了这关口就是均州地界了，末将向均州刺史交代之后就要回京了，殿下有话要带给太后么？”

“请将军代本王向母后祝福，就说本王一定静心思过，以纠往错。”

说着话，就看见均州刺史率属下在关口迎候，李显在心里悲叹：别了，东都；别了，长安！

当晚，均州刺史为李显和张虔勗一行接风。席间，刺史说道：“下官已在城中为殿下安排了王府，已派府卫士卒守护，殿下尽可放心安居。”

张虔勗接着道：“请刺史大人派人安排殿下入住，下官还有几句话要对您讲。”

刺史唤来守卫王府的司马交代了几句，待他离开后，张虔勗才将太后的旨意说给他知晓：“依太后旨意，庐陵王是要安置到房州的。可中途接到朝廷旨意，据说武承嗣大人以为房州不大安定，所以转来均州。庐陵王虽触犯国法，然依旧是一家亲王，防之可以，然虐之不可。还望大人谨记。”

第二天临回京时，在关门岩前，张虔勗又对刺史道：“每过一段时间，大人需将殿下在此情貌上奏朝廷。”

“下官明白了，还请将军代下官祝福太后。”

……

一转眼到均州已有月余，李显整日闷闷不乐，无所事事，有时候无端地发脾气，吓得刚刚一岁的儿子李重润大哭不止。

“殿下这是干什么？吓着润儿了。”

李显回看一眼儿子，内心就充满了歉疚：“唉！本王何愿如此呢？可你看看，门外有重兵看守，外出须向司马通报，这与囚笼何异？”说着，李显竟嘤嘤地哭出了声。

韦香的心就乱了，她一手抱着李重润，一手抚着李显的肩膀道：“臣妾听闻孔子当年绝粮时，尚能刻苦励志，诲人不倦，殿下今虽遭逆境，然衣食尚无忧。比之李贤皇兄，不知好之多少，何须如此不能自拔呢？”

闻言，李显止住了哭声，有些不好意思：“多谢爱妃提醒，本王失态了。”

正是深秋的日子，夜里躺在榻上，听着蟋蟀啾啾鸣唱，李显的心头顿时豁然，第二天就唤来司马道：“本王欲上山捉促织，请将军禀报刺史。”

过了一天，刺史到了，李显便道：“本王待在府中久矣，想出去散散心，还请大人允准。”

刺史皱眉想了许久，还是有些为难：“殿下心境，微臣深解。然太后有命，殿下不可出王府。微臣若是允准，岂非违背太后之意。”

“大人还信不过本王么？”

刺史还是十分为难，最后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由微臣陪同殿下去捉吧……”

有道是境由心造，站在关门岩前，望着漫山遍野的枫叶被秋阳映成一片殷红，让李显忽然想到了血。这是李弘中毒从七窍流出的血，是李贤自缢之后脖子上的血印，他的秋兴因这些联想而荡然无存，有些慌乱不堪地对刺史说道：“本王想回府了。”说罢，他抬头看山，天旋地转，一下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再度醒来时，李显发现自己已卧榻在床，忙问道：“本王不是在山上捉促织么？”

韦香见李显醒了过来，脸上才有了一丝欣慰的笑意，忙解释道：“殿下昏迷已两个昼夜了。”

“啊！这……”

“不是臣妾埋怨殿下，好好的捉什么促织？结果……”韦香眼睛红红的。

“本王哪里是因为促织，实在是看到那满山的红叶，就想到了两位皇兄可怜的下场。由人推己，说不定本王哪天就……”

李显长叹一声，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韦香堵住了嘴：“殿下千万不要说出口，臣妾……”

“快叫父王。”韦香转过身去，强忍着心痛抱起李重润。她知道，只有襁褓中的婴儿，才是李显的希望。他只要看到孩子，一切都会好的。

孩子灿烂的笑容映入李显的眼帘，他心中的惧怕渐渐远去：“爱妃哪里知道，以本王现今的处境，哪还有心情去玩蟋蟀，那不过是隐晦求生之术罢了。”

“臣妾深知殿下的苦衷……”

韦香刚刚说了一句，就听见府令急忙跑进来道：“禀奏王爷，刺史大人来了。”

韦香连忙要李显躺下，又给他的头上蒙了一块浸了热水的绢帛，这才迎到外室道：“王爷病了，谢大人牵挂。”

刺史曾闻李显有一位十步闻香的王妃，却是第一次见。虽说是一落魄王妃，却是天生丽质、淡香弥漫、沁人心脾。及至暗中打量，那白皙的雪肤，那玲珑的目光，都不因际遇沧桑而有丝毫的衰退。也许是王妃的气质感染之故，刺史说话就不敢造次了：“王妃言重了，王爷为君，下官为臣，看望王爷本是臣下的职责所系。”说着，他向外挥了挥手，就见一名士卒捧着一个蟋蟀罐进来了，“这是昨日上山捉的优等蟋蟀，下官为王爷送来了。”

李显在内室听见，忙谢道：“烦劳刺史大人亲自送来，本王内心甚是不安。爱妃，请刺史大人近前叙话。”

刺史来到门前先问安，接着就捧上蟋蟀罐说道：“昨日下官捉了许多促织，便连夜请均州行家挑选了这只，一大早就为王爷送来了。”说着，他揭开罐盖，一只精瘦却硕大的蟋蟀趴在里面，“这是有名的‘关将军’，它的头部又圆且大，是所谓的菩提头。单从这头来看，就知道是促织中的上品。”

接着，刺史又从蟋蟀的“须”、“眉”、“脸”一一地解析下去，末了说道：“王爷的这只‘关将军’不唯卖价昂贵，而且斗起来十分凶猛，连斗三场仍气势汹汹，不见疲劳。”

刺史的话，听得李显瞠目结舌，忙不迭地说道：“本王今日大长了见识，原来斗促织亦有如此学问啊！”

刺史合上蟋蟀罐，对士卒道：“为王爷好生伺候，待王爷康复，下官邀城中斗家杀他一场！历来都言斗促织乃玩物丧志，可下官不如此看，此智、勇、谋俱用矣。胜败之间，可见谋略。”

听刺史这样说，李显又警觉起来，忙道：“本王不大懂斗促织，只是看热闹罢了。”

刺史心里就觉得遗憾。他早听人说过，李显在为太子时经常乔装到斗鸡场厮杀，也曾间或到促织店中观战，正要套话，却不料被他封了口。见时候不早，刺史起身告辞，李显唤来府令恭送他到门前。

刺史一走，李显就对韦香道：“爱妃信不信？不几日，本王的行为就会送到太后案头了。”

韦香“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

第八章

武氏专权追远故

敬业谋反聚逆臣

这是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底的时光，清晨起来，城外道旁的杨树林落了一层金色的叶子。

一叶知秋，节令宣示了秋意的渐深。南望龙门，秋色如丹，霜叶烂漫；北顾邙山，苍郁浑厚，云雾缭绕，翠峰兀立，这些为神都平添了几分秀色。

大约在上午巳时，从宣辉门内奔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一位将军约四十开外，剑眉浓重、目光炯炯、气宇轩昂，他就是与张虔勗一起押解庐陵王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

前几天，他接到武曌的旨意，被任命为单于道安抚大使，督军以备突厥。

这是他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出征，六月，突厥阿史那骨笃禄趁唐朝废黜新帝之际，率部入侵朔州，杀掠官吏百姓。他奉命紧急渡河，将阿史那骨笃禄所部逐出唐土，得胜而归。武曌闻讯后十分欣慰，视他为刘仁轨、裴行俭之后的又一位杰出将领，并给予了重赏。不仅如此，武曌还封他的儿子程齐之为尚乘奉御，擢拔他的兄弟程务忠为太子洗马。

作为屡建战功，与苏定方齐名的一代骁将程名振的儿子，他曾跟随裴行俭屡经战阵，率军突袭突厥牙帐，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不管裴炎是出于对裴行俭的私怨，还是出于与他的交好，都多次在“二圣”面前举荐他，因此，他得到了“二圣”的青睐，仕途一帆顺风。

按理说，他应该从一系列封赏中感受到朝廷的恩泽，尤其是对武曌应该更亲近一些。可在他回眸反顾洛阳城楼时，眉头却紧紧地凝在一起，他发现此行的心境与七月时该有多么的不同。

朝廷又一次改制之后，所谓的左相、右相的权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裴炎由中书令改任内史后，虽依旧是集议召集人，可署理公务的回旋余地却大大地缩小了。加上知制诰一直在太后身边，许多诏命都不再经过纳言和内史公署。

这些使他一想起来就很不安，毕竟他是在名将之家成长起来的卫府将军，对太宗以来朝政变迁多有所闻。他担心这样下去会给朝廷带来纷乱和不安，更担心武氏有朝一日会取代李唐。所以尽管他西行主要是安抚人心，防止突厥进犯，但他还是无法遏制心头的纷乱。

在走出宣辉门的时候，他对前来送行的兄弟程务忠和儿子挥了挥手道：“你们该尽忠用命、履职署中才是，不必来送。”

“孩儿观父亲心神不定，此行山高路远，父亲还要保重。”程齐之在马上向父亲作别。

“为父有下属照看，你不必牵挂，照顾好你母亲才是。”程务挺说完，又转脸对程务忠道，“为兄离京之间，你应该多去探看内史大人。”

程务忠点了点头，对侄儿道：“时候不早了，我等回去吧！”说完他拨转马头，进城去了。

队伍走出五里地，程务挺再度回看洛阳时，已是影影绰绰了。他油然生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正要掉头离去，却听见一阵马蹄声自远及近而来。不一会儿，从道路拐弯处飞过一骑，马上的人喊道：“程将军，老夫送你来了！”

哦！是裴大人，程务挺让长史带领马队继续前行，他站在道边等候着裴炎的到来。

坐骑“啾啾”一声长啸，安静了下来。裴炎跳下马，上前作揖道：“昨夜就思谋要为将军送行，不料一大早署中有些急务耽搁，故而来晚了。”

“末将怎敢劳动大人？”程务挺牵着马与裴炎并行，“文臣辅政，武将戍边，自古亦然，烦劳大人送行，末将甚感不安。”

裴炎坦然道：“你我相交甚笃，送送何妨。再说老夫也有些话想同大人说。”

程务挺“哦”了一声：“如果末将没有猜错，大人定是要说前些日子改制一事，其实，末将也有许多话想对大人说。”

马蹄声嘚嘚，荡起裴炎心头的浪花：“且不说改制以凤鸾名之，呈女主之势，也不说破天荒改东都为神都。单说我皇皇大唐一年三改元，这成何体统？朝廷威仪何在？”

见程务挺沉默不语，裴炎又道：“这还是其次，老夫担心的是从此以后，太后将毫无顾忌，大用诸武，则汉之吕氏故伎重演矣！”

“此为国之大忧也！”程务挺也表示赞同。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下一步太后还要大封武氏先祖，以平息朝野以为她出身低微的议论。老夫已打定主意，拼死也要阻止太后的恣意妄为。”裴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似乎有种身负泰山的感觉。

程务挺被裴炎的气度深深感染了，他撒开马缰，一把握住他的手道：“国危见诤臣，我朝有大人在，社稷幸甚。末将不才，然以身赴国，石赤不

夺。大人有用得着末将之处，尽可吩咐。”

“我朝若是多几个砥柱之臣，何惧黑云压城？”裴炎紧紧握着程务挺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话说到这里，两人不知不觉已走出十里地。来到阳关路口，程务挺说道：“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大人还是请回吧。”

裴炎拱手道：“如此！老夫看着将军上路。”

“大人，末将去了！”程务挺说罢，打马追赶队伍去了。远方卷起一团烟尘，弥漫了裴炎沉重的心。

裴炎回到府上，府令告诉他，说太后有旨，要他明日早朝后到武成殿听宣。

“嗯！”裴炎眉毛闪了闪，心里想，也许是追封武氏祖上之事。

裴炎没有猜错，就在他与程务挺话别的当儿，武承嗣正借着陪同秋游龙门山的机会，向太后陈奏追封武氏先祖之事。

武曌今天的情绪很好，改制的顺利完成、神都的确定，都让她有一种春风得意的快慰。

气之感物，摇荡性情，心境不同，看眼前风物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态。在裴炎眼里萧瑟的西山红叶，却在武曌的心中灿若云霞， 比春花更具韵味。

从伊河岸边下了船，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一路走来，她的目光在每一片红叶上都落下了情感的印记。自显庆二年她到西山踏春，并定下继续开凿大型佛像之后，鸿胪寺崇玄署的官员近三十年来不敢懈怠，现今，石窟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远远地超越了北魏和隋朝。

崇玄令在前面引路，上官婉儿、武承嗣和武钦陪着太后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观看，她不时停下来，认真阅读石壁上的经文。这些洞窟造像多为佛、菩萨、天王、力士，也有世俗供养人和佛传、本生之故事。当她来到最大的、只是雕出了上半身的卢舍那大佛前时，巨大的佛像让她顿生敬意。记得当初决定开凿石窟时，她谏言造像一定要体现大唐的威仪和崇尚丰美的时尚。

眼前的卢舍那大佛丹凤眼迷离，面含微笑，脸颊丰润饱满，武曌看了就笑得很开心，跟在后面的宫娥和太监们也都陪同着笑了起来。

“微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上官婉儿眼睛很尖，见太后很专注的样子，顺着她的思绪说，“看这卢舍那佛天庭饱满，丰润毓秀，双目有神，眉如丹凤，倒很有些太后的气度。”

顺着上官婉儿的提示看去，武承嗣禁不住就“呀”了一声：“太后大福大贵，恩泽四海，人文化育，恰似佛光普照，普济众生。”

“就你这张嘴，能把鹦鹉说下树。”武曌的手指很温婉地弹了一下上官婉儿的额头。

“微臣可是肺腑之言，太后善行可比佛天。”上官婉儿的脸上掠过一丝娇笑。

“释教有禅宗一派，向来以为‘吾心即佛’，主张佛在心中，人人都有佛性。以此推论，只要修行止境，自是成佛了。想来这造像者也是本于此宗旨才有此思的吧！”武曌对上官婉儿的话不置可否。

这一番话说得众人频频点头，尤其是上官婉儿为太后的手不释卷，博览广识而惊异，不免觉得自己有些懒惰了。

然而，一样的话到了武承嗣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他并不是太关心太后是否能立地成佛，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为武氏世祖的追封上。

图谋追封祖宗已非一日，自被召回神都以来，武承嗣每日出入于朝堂，最难受的就是臣僚们不经意间的那种轻蔑目光。尽管祖父武士彠追随高祖、太宗屡建卓勋，可他仍然抹不掉商贾后人的背景。在仕宦世家看来，他家出身低微，再怎么也难进入士族行列，这让武承嗣的自尊心有些承受不了。伴随着改制的完成，他觉得洗刷门第之辱的时机到了。

“听太后如此一说，臣茅塞顿开。看那卢舍那佛慈眉善目地望着太后，想来便是以佛观佛了。”武承嗣紧走几步来到武曌身边。

“就你会说。”武曌笑出了声。

“谢太后夸奖。”武承嗣忙上前挽起太后的胳膊，一副虔诚的样子，“臣有一事想禀奏太后，不知可否？”

“何事？”

“臣入朝之后，常听到有些同僚拿武氏家世说事，言语间流露出轻视之色。因此臣以为现今太后该不失时机追封祖宗，一可以安先灵，二可以平息妄议。望太后圣裁。”

武曌转脸看了看武承嗣，沉吟片刻后说道：“此事哀家不是没有想过，只是你祖母殒薨后，先帝已追封你祖父为太原王。现今再行追封，朝野会不会……”

“太后所虑不无道理，然彼一时此一时也。前些日子，臣去并州文水公干，乡亲们都以为只有再行追封先祖，才能与太后至尊之位相称，也使那些迂腐之辈不敢腹诽。”

“贤侄所言不无道理。追封之事非同小可，哀家还要听听凤阁鸾台的宰相们如何说后再定。”武曌点了点头，转身便往回走。离开卢舍那佛的洞窟后，她的眼界一下子豁亮了许多。

宫娥们搀扶着武曌上船时，那洞窟门前的一缕余晖勾起了她的思绪。二十多年前，她就是在这里与明霁发生争执的，也是在这里起了除掉她的心思的。那样一个水灵灵的人就在自己的眼底下消失了，没留下一丝痕迹。

嗯！也许她早已不在人世了。武曌收回目光，决计不去想那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陈年旧事，就进舱了。

“明日早朝后，宣裴炎到武成殿议事。”武曌一坐下就对武钦说道。

……

早朝一散，裴炎就来到塾门等候武曌的召见。

“太后宣老夫觐见，不知所为何事？”裴炎一边喝茶，一边问武钦道。

武钦摇了摇头：“总归是朝廷大事，大人少待，咱家这就去禀奏太后。”

君臣见面后，武曌的第一句话却是：“左武卫大将军已经离京了？”

“程将军心忧社稷，不敢迁延，昨日微臣送他起程了。”裴炎坦然应道，丝毫没有避讳。

武曌又问起朝野近来对改制有何议论。

“国是太后既已勘定，臣下自是秉承旨意，尽忠竭命而已。”裴炎应道。

武曌含蓄地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心想：哼！你何时也学得世故了，自己的心结都没有打开，何谈其他朝臣？但她并不在这件事情上盘桓，她相信没人敢直接对此非议。因此，她很自然地，毫不经意地转移了话题：“听说裴爱卿有一外甥出类拔萃，颇有爱卿之风啊！”

裴炎立即听出太后的话重在后半句，这种似是而非的评说别人也许捉摸不透，但他是心知肚明的，太后这是存了戒心：“哦！太后说的是薛仲璋吧？他现在肃政台任监察御史，已奉命赴江南巡察谏官风纪了。”

“嗯！待他回来，哀家要亲自召见，倘若真是一位能者贤才，哀家要重用啊！”

“谢太后恩典。”裴炎说着话，眼睛却悄悄打量着武曌的神色，他猜想太后绝不会毫无目的地提起薛仲璋，接下来她一定有更重要的话要说。

果然，在沉默了片刻后，武曌说话了：“今日召爱卿来，是有一件要事。

近来不少臣下奏请，哀家故里并州、太原王当年的旧部也纷纷上书，要哀家追封祖上，立七庙。哀家举棋不定，故而与爱卿商议。”

裴炎情知这才是武曌召见他的本意，故意装糊涂：“微臣愚钝，愿听太后明示。”

“哀家也想追封先祖，这也是顺应民意臣心。”

“哦！”裴炎长吟一声后站了起来，面对武曌说道，“依微臣看来，首倡此议者，非奸即贼。”

“哦！何以见得？”武曌惊异地睁大了眼睛看着裴炎。

裴炎理了理胡须，尽量让说话的节奏平静些：“太后君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今有人要太后舍天下之公而营一姓之私，岂非奸佞？”

“哦？爱卿所言或有些危言耸听。先严追随高祖，尽忠太宗，体爱荆州黎民，大为天下，小光门第，追封其祖，亦不为过。爱卿何出此言？”武曌显见得不悦了。

可裴炎似乎并不顾及这些，他觉得太后唆使臣下进言造势，非主政者所为。因此撩了撩衣袖，向前一步继续说道：“当年吕太后临朝称制，大封诸吕。一日晏驾，陈平、周勃举事，尽诛诸吕。前车之鉴，微臣恳请太后三思。”

“裴爱卿此言差矣。”武曌也站了起来，在殿中踱了一圈步子来到他面前道，“哀家岂可与吕后相提并论？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哀家今追亡者，何伤之有？”

“太后今日追亡者，焉知明日不会以权委生者？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是当防微杜渐，此风不可长也。”

裴炎如此固执，毫无退却之意，既在武曌意料之中，又出乎她的预料。她当初估计裴炎的抵触是一定有的，但没想到言辞如此激烈。她觉得这样再谈下去，已无多大意义，不过徒添烦恼而已。她挥了挥手，截住了裴炎的话头，说话的语气已不似刚才那样和蔼温情：“裴爱卿之意，哀家大致明白了，你退下吧！”

武曌疲软地向后靠去，紧闭双目，听着裴炎的脚步渐行渐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慢慢睁开眼睛，问武钦道：“那个老儿走了吗？”

“走了多时了。”

武曌狠狠地瞅了一眼殿门外远远的树影道：“如此不识抬举，该杀！传婉

儿来见。”

“遵旨！”

武钦出去不一会儿，上官婉儿就来了，她见武曌一脸的愠怒，便小心地问道：“是何人惹太后生气了？”

“除了那个冥顽不化的裴炎，还能有谁？”武曌不再解释，而是直接下令道，“拟旨，尊哀家五世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太原安成王；先考武士彠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于文水故里筑五祖祠，以制吊祭。明日早朝时宣达。”

“微臣遵旨。”上官婉儿屈身一拜，然后转身出殿去了。

刚刚转过花坛，她却看见武三思从塾门出来，紧走几步来到她面前问道：“知制诰大人这是……”

“刚刚太后召见，要追封大人的祖上了。”上官婉儿道。

武三思脸上掠过一丝喜悦：“以太后至尊，早该追封了。”

上官婉儿不想纠缠武家之事，打住话头问道：“将军这是要去见太后吗？”

武三思赶紧摇了摇头，就笑她健忘：“上次知制诰大人说了太后失眠之症，在下回去后冥思苦想，终于找到疗治的良方了。”

“那就该禀奏太后才是，找下官干吗？”上官婉儿有些不解。

“此事重大，在下还是先和大人你商议过后再说。”

上官婉儿不再说话，默默地在前面引路，武三思跟着，来到她的居处。掩了门，上了茶，她对身边的宫娥道：“本官有话要与将军说，你们先且退下，不经传唤，不可进来。”待众人退下之后，她转头问武三思，“说说，你给太后寻到什么良方了？”

武三思哼哧了半天，就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上官婉儿不免有些着急，问道：“既是良方，为何吞吞吐吐的？”

武三思的脸顿时红了，小声道：“在下说出来，上官姑娘可不能生气。”

“你没有说，焉知我会生气？再说，此事与我无关，我为何生气？”上官婉儿笑道。

“上回你不是说，太后失眠是因为失爱而致么？”

“那又怎么了？”

“那……那……”

“急死我了，你快说呀！”

“那在下若是为太后找一位健旺男子，可否冲淡她的寂寞？”

闻言，这下就轮到上官婉儿沉默了。她的粉面泛起桃红，手托香腮，双目迷离。女人能不能像男人那样三妻四妾，这话她与太后谈论过不止一次了，可临到头，她还是有些害怕。

“你能不能说得详细些？”

“是这样！上官姑娘可知高宗有一位姑母千金公主，因早年丧夫，常年寡居，私下有一男宠，名为冯小宝，乃神都洛阳卖脂粉儿。他年方三十，长得玉树临风。闻太后病症，公主欲将其献与宫内，在下以为可做补阳之身。只是不知太后意下如何？故而不敢直说。”

“这……”上官婉儿抬起头，水灵灵的眼睛看得武三思浑身燥热，“我也以为，太后之病要在补阳，小宝未尝不可。然则，太后毕竟母仪天下，此事尚需时日才能水到渠成，更需贴近之人引荐。”

“那何人引荐合适呢？”武三思追问道。

上官婉儿一转念，眼睛就亮了：“有了！这事若由太平公主去说，最是恰当。”

“上官姑娘言之有理，明日在下就登门拜访太平公主。”武三思说着，就向上官婉儿身边靠了靠，他贪婪地嗅着上官婉儿散出的芳香，口里讷讷道，“在下第一次见姑娘，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

这一阵围绕太后失眠的话题，武三思详细地描绘了千金公主与冯小宝如何彻夜颠鸾倒凤，那些话看似粗俗，却让正在青春花季的上官婉儿浑身酥软，难以自持。她绵绵地歪进了武三思的怀抱，口中却是春山半掩地说道：“宫娥们都在外面呢！”

武三思也不答话，抱起她就走进内室。宽衣解带之后，武三思双手就抓住了她那一双粉嫩雪白酥胸。上官婉儿“哎哟”一声，两颊潮红，先还想把武三思推开，及至麻酥酥的感觉在全身蔓延时，她的手就垂了下去。

“将军！不敢……”上官婉儿如梦如幻地呻吟，试图护住那一方没有耕耘过的芳草地。可她怎抵得住武三思呢？那初始的酸疼掠过意念之时，她明白自己从此不再是刚刚绽开的花朵了。

武三思虽官居左卫将军，却也是情场高手。他懂得，温柔往往比放纵更能博取像上官婉儿这种初涉情海的姑娘的欢欣。他并不急于躁动，而是缓缓地出入，仿佛一位丹青妙手，在洁白的绢帛上皴擦点染，敷红描

绿，一层一层叠加情感的厚度，一波一波地荡起上官婉儿的快感。

上官婉儿仿佛被云彩拖着，在万里长空悠悠飘荡。而眼前，是郁郁葱葱的柳林，是芳菲馥郁的鲜花；她又觉得自己是一条鱼，被波澜推着，游过一个个岛屿。长这么大，她第一次品尝到做女人的滋味，它是这般不可思议又妙不可言。

之后，武三思有些疲累地趴在婉儿的身上，他想就此罢休，却不料腰身却被上官婉儿藕节一样的胳膊搂住了："你再待会儿，我……"她的眼睛很亮眼神却很散，她的话语很柔也很眷恋。

武三思被上官婉儿的美艳陶醉了，将舌尖伸向她的香唇，却招来她低声惊叫："哎呀！你看……"

上官婉儿指着身下洁白的绢帛，那是用女人初夜的血勾勒的图画。

唉！毕竟第一次。就凭这点，武三思就觉得很满足……

九月底，监察御史薛仲璋乘船一路南下到了扬州，但他并没有进城，而是到了黟县县令杜求仁的一处郊区别业。

杜求仁原本是洛阳的詹事司直，以弹劾官僚、纠举为职事，虽官位只居九品上，可臣僚素来不敢小视。后因为牵进庐陵王一案，他被逐出京城，来江南做了县令。

杜求仁准时出现在邗沟码头，看见有船靠岸，他急忙来到河边，见一位三十四五岁的中年官员下了船，便上前问道："请问阁下可是监察御史薛大人？"

薛仲璋点了点头问："阁下是……"

"下官乃黟县县令杜求仁，在此恭候大人多时了，请……"说着，他拉着薛仲璋就上了岸，登上了早已停候在岸边的车驾。两人刚刚进了车篷，驭手顺势就拉上了厚厚的幔帐。

"大人这是……"薛仲璋有些疑惑。

"此地人多眼杂，下官不欲别人知道大人来了。"杜求仁解释道。

约莫一个时辰后，车驾就到了郊外的杜氏别业。杜求仁先下车，对薛仲璋道："英国公就在里面，听说大人要来，他不胜高兴。"

进到室内，见有一巨大的弥勒佛慈眉善眼地迎接每一个人，只见杜求仁在佛像莲花座下扭了一下，背后竟自动拉开一道门，杜县令说道："英国公就在里面，请大人随下官来。"

沿着砖砌的台阶下到底层，薛仲璋借着灯光看去，发现这地下密室很

大，装修也颇讲究。中间一张大案顶头坐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英气勃勃，横眉阔额。

杜县令正要介绍，未料薛仲璋却抢先一步上前打拱道：“薛仲璋参见英国公。”

李敬业起身还礼：“薛御史一路风尘，辛苦了。”

“哦！二位认识？”

“英国公的祖父击突厥，平内乱，战功赫赫，乃一代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大人乃将门之后，在下久闻大名，十分敬仰。”薛仲璋解释道。

随后，杜县令又一一将李敬业的胞弟、周至令徐敬猷，曾任给事中、也因李显一案而被贬为栝苍令的唐之奇，曾任御史、被贬谪为周至县尉的魏思温和曾任过赤县主簿、如今辞官赋闲的骆宾王介绍给薛仲璋。

“呀！足下就是声名域内的骆宾王先生啊！在下久闻大名，今日有幸一见，果然气度不凡。”薛仲璋握着骆宾王的手，久久不松开。

“垂垂老矣，垂垂老矣。”骆宾王长叹一声，一句话说得在座的人脸色悲怆了许多。他当年七岁能诗，号称“神童”，一年朋友登门，适逢父亲正在放鹅，遂要他以鹅为题作诗一首，他不假思索，随口吟道——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永徽初年，他曾在道王李元庆属下，后来历任武功、长安主簿。仪凤三年为侍御史，后蒙冤入狱，次年逢朝廷改元，大赦天下，他不但得以复出，而且被任为临海丞。然而此时他已对仕途心灰意冷，干脆辞了乌纱做广陵游了。不料，今日旧事重提，勾起他的忧伤，算一算岁齿，他已年过五旬，夕阳西下了。

“在下虽穷途末路，尚苟活于人世。可怜王子安早殇，唯一篇《滕王阁序》流传于世。”

这说的是王勃。当年他被逐出雍王府后，一度浪迹天涯。后来，裴行俭主持选举，他们被刘祥道举荐到朝廷。可在裴行俭看来，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当时的“身、言、书、判”四个条件。

杜县令不无惋惜，又夹带着愤慨道：“都是那妖后不能容人，致吾等有今日。”

“当年子安在雍王府中做撰修时，不就是因为写了一篇《檄周王鸡》的文章，何至于妖后大怒，将其逐出王府，从此流落天涯。上元二年竟溺水

而亡，岂不悲乎？”

于是，大家对武曌的愤懑就从追忆王勃开始。

听着同僚们毫无顾忌的发泄，李敬业内心很不平静。被贬为柳州司马，他觉得蒙受了巨大的侮辱。其实他有什么错呢？不就是在刺史任上隐瞒了上缴朝廷的税赋么？不就是将朝廷赈灾的库银用作自建府邸了么？她竟不念旧情，一纸诏书把他由眉州刺史贬为柳州司马。

从眉州出发的时候，他在心底大骂武曌忘恩负义。如果当年没有祖父的周旋，她又怎么能够成为皇后呢？如果没有祖父在要紧关头选择站在她一边，她又怎么能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置于死地呢？可她一朝得势，便把这一切都忘了。他暗暗发誓，一旦有机会，定要报这蒙羞遭贬之仇。他没有想到，当路过扬州的时候，竟然遇到了如此多对武氏怀恨在心的官员。他们因为官阶太低，都希望他出来主持举事。可现在他有些失望，这些官员视私恨大于国仇，所有的愤慨都走不出武曌对个人的不公，如此目光，岂能成得了大事？

李敬业暗地看了看旁边的魏思温，虽然他只是兄弟手下的一位县尉，可在有限的相交时间内他已发现，魏思温的才气、目光都是在座其他人所不及的。

魏思温很快就理解了李敬业的意思，在骆宾王话音刚落之时，他就站起来捋了捋胡须，话就随着一双精明眼睛的闪动而出口了：“诸位！妖后逆天背唐，罪不容赦。吾等今日聚集在此，正为图举大事。依在下之意，还是请英国公赐教吧！”于是，众人收住话头，将目光投向了李敬业。

李敬业环顾了一下大家，知道他们都是一腹的怨气，可现在要紧的是有人出头拉起队伍。在他看来，这个首领非他莫属：“诸位！社稷者，乃李唐之社稷；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可妖后倒行逆施，翻云覆雨，诛杀忠良，可谓罪大恶极，天下当共诛之，人神共讨之。为今之际，最要紧的是要占领扬州，据以举事。而扬州刺史陈敬之乃武氏党羽，必先除之。”

“国公不必担心，下官奉肃政台之命，查处官员贪贿行径，明日就可进城，将其治罪。然后据扬州而号令天下，共讨武氏。”薛仲璋立即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古师出有名，吾等举事，若不以匡复大唐为号令，就很难达一呼而天下应之效。”魏思温又建议道。

“这有何难？”一直没有说话的徐敬猷站了出来，“眼下庐陵王正在均州煎熬，我等就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必是一呼百应，百川沸腾。”

魏思温想事总比别人更周密远虑些，他接着徐敬猷的话说道：“大人之言，如烛光照心。在下还有一言陈与各位大人，古今凡成大事者，千头

万绪，主事一人。因此在下以为，当推举英国公为首，我等戮力追随，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众人以为魏思温所言正是讨武枢要，便一致推举李敬业为首。随后又议定在诛杀陈敬之后，在扬州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一曰英公府，一曰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自任匡复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

这时候，杜求仁又从人群中带出一人来到李敬业面前。此人体格雄健，阔唇长目，着一身碧色箭衣，他上前施了一礼道：“不才王那相见过英国公。”

杜求仁解释道：“国公举事，身边不可少了卫士。那相乃下官外甥，生性仗义，因喜抱打不平而曾入狱。在下欲举荐他为卫士队正，不知国公意下如何？”

李敬业道：“如此甚好！从此你就跟在本官左右。”

接着，魏思温又从众人中引出一人来到李敬业面前道：“此人乃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教，善为刀剑、弓弩之技。我军新起，兵器匮乏，在下以为可命他总管兵器制作，以充军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生所虑周，就命他为弓弩司马，主管兵器制作。”接着，李敬业面对众人高声道，“诸位！吾等举事，遵天命，行大义。必当昭告天下，尽言武氏篡权弄威之罪。幸哉骆主簿明珠灿辉，就推举他为记室如何？”

众人纷纷称是，骆宾王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承蒙各位抬爱，观光（骆宾王的字）无他能，唯刀笔耳，定不负重托，写一篇讨武檄文，使其罪恶昭然天下。”

薛仲璋听一位叫李宗臣的与自己同为左右司马，却非常生疏，也不在场，不免心生疑窦。他的话一出口，杜求仁就笑了，道：“大人有所不知，这李宗臣乃扬州刺史府士曹参军，掌钱坊、武库。此人虽官居七品，却对武氏废黜庐陵王耿耿于怀。大人明日进城将陈敬之入狱后，即可与之衔接。”

见诸事勘定，魏思温向杜求仁使了个眼色，杜求仁会意，朝着外室喊了声：“来人！”但见一群衙役抬着一坛酒进来，给每人斟满，一名捕头抓了一只鸡，执刀朝鸡脖子上一抹，一股热血喷出。他无所顾忌，将血洒进每人的酒碗。

魏思温庄重地举起酒碗来到李敬业面前道：“请大人主持盟誓。”

李敬业接过酒碗，高高举过头顶，大声道：“吾等忠义之士，今日歃血为盟，共举讨武大业，匡复大唐社稷，誓死拥戴庐陵王，宁愿玉碎，绝不

苟且偷生。有叛逆者，形同此碗！”

“有叛逆者，形同此碗！”沉闷的声音在密室各个角落荡起阵阵回音。然后，大家将饮完的瓷碗摔成碎片……

这是扬州九月末的子夜，从邗沟岸边传来逆水行舟的号子声——

嗨哟！嗨哟！河水滔滔，往北行哟！

嗨哟！嗨哟！男儿背月，上征程哟！

嗨哟！嗨哟！男儿头上，三把火哟！

嗨哟！嗨哟！哪怕风大，波浪涌哟！

……

太阳刚刚升上城头的时候，扬州长史陈敬之已打点好行装，来到府门前的轿舆旁——他今天要乘船从邗沟入长江，去迎接路过的柳州司马。

前些日子，他接到武承嗣传来的快报，说新任柳州司马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公李敬业。他桀骜不驯，目无法纪，被贬往柳州。武承嗣还要他在李敬业路过扬州之时趁机除掉他，以绝太后后患。可他命人在邗沟码头等了多日，也没有见到李敬业的影子。

昨夜酉时，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李敬业的船今日到达扬州码头。陈敬之心中一阵窃喜，他要看看这名将的后人究竟是有三头还是六臂，竟然让太后心腹怀忧。他很自信，已在码头暗地布下伏兵，一旦李敬业的船靠岸，就难逃他布下的天网。

“你等要百倍警觉，不可使逆贼漏网。”陈敬之提醒率兵埋伏的司马。

“请大人放心，只要他出现在邗沟，就注定死无葬身之处。”

“李敬业乃将门之后，万不可掉以轻心，本官在码头与他周旋，若是本官理了官冕的帽翅，你等就从芦苇丛中出来打他个措手不及。若是本官不动声色，你等就不要轻举妄动，明白么？”

司马应了一声，急忙赶往码头去了。

巳时，邗沟的水面上腾起了缕缕白色的雾霭，在清风中缓缓飘荡，神秘而又美丽。往来的商船出没于水雾之间，宛若仙境。偶尔有水鸟成群结队从芦苇深处飞向天空，这情景让守在码头的陈敬之很不安，他生怕李敬业看出什么破绽，忙要身边的卫士去芦苇荡深处警示，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坏了大事。

大约在巳时二刻，从雾气中隐约驶出一条官船，虽然称不上雕舷画栋，

却也是富丽堂皇。陈敬之不禁紧张起来，头上冒出了汗珠。他的手几次都想伸向帽翅，但都忍住了。

官船驶进码头，早有一撑船者出来在码头上搭起一张木板。接着，一位录事装扮的人来到码头，施了一礼问道："阁下可是扬州长史陈大人？"

陈敬之点了点头问道："先生是……"

"在下乃肃政台录事，现肃政台御史薛仲璋大人就在船上，请大人随在下去迎接。"

"录事"刚刚说完，薛仲璋就出现在甲板上，高声谢道："难为陈大人在此等候，下官不胜惶恐。"

陈敬之见来者不是李敬业，紧张的情绪渐渐消散，朝船上作了一揖道："不知薛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薛仲璋笑着回答："好说！好说！下官奉太后之命前来巡察，多有叨扰，还请大人见谅。"

"哎呀！原来是钦差到了。"陈敬之立即一脸的惶恐和谦恭，"请大人下船，下官在府邸为大人摆宴接风。"

"扬州城是一定要进的，只是临行时太后召下官进宫，叮嘱见了长史大人，有几句密旨宣达。因此还是请大人上船来，待下官宣达完太后密旨，你我一同进城如何？"

"这……"

"下官知道，这几天柳州司马李敬业将路过扬州，朝廷下旨要大人密切关注。不瞒大人说，下官正是为此事而来，不唯太后，就连武承嗣大人临行时也反复叮嘱，要下官速与大人见面，商议应变之策。"

看薛仲璋一脸的严肃，"录事"在一旁附和道："事不宜迟，误了大事，太后追究下来，我家大人与您恐怕都承担不起。"

陈敬之沉默片刻，又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芦苇荡，心里盘算着利弊，这是在自己的辖域，且埋伏了那么多将士，他薛仲璋又能怎样？便答道："如此甚好！下官就上船拜见大人。"

陈敬之登上甲板，薛仲璋道一声"大人请"，便挽着他的胳膊进了楼舱。

这时，只见几位禁卫关了舱门，陈敬之惊疑之间问道："大人这是为什么？"

薛仲璋脸上的笑容骤然退去，大声道："陈敬之听旨！"

听了一声大喝，陈敬之糊里糊涂地跪倒在舱内道：“太后千岁千千岁！”

“查扬州长史陈敬之密谋反叛，特命肃政台御史薛仲璋前往拘拿。钦此。”薛仲璋念罢旨意又道，“你还不谢恩？”

“谢太后隆恩。”陈敬之俯下身子讷讷道，等他抬起头来，眼里就充满了惊恐，“大人弄错了吧！下官深受太后恩泽，忠于朝廷，严守一方百姓平安，焉何会谋反呢？”

“录事”拿出举报状在陈敬之面前晃了晃道：“此乃雍州人韦超之举报，还会有假么？”

“大人！下官冤枉啊！”

“你如有冤情，不妨随本官回神都面见太后，自可澄清。眼下还请大人委屈一下，先到狱中清闲几天。”薛仲璋说完转过身，对身后的禁卫道，“将陈敬之拿了！”

陈敬之一看周围的禁卫，自知已无法脱身，只好束手就擒。薛仲璋又来到甲板上高声对等待在岸上的扬州僚属们道：“本官系朝廷钦差薛仲璋，扬州长史陈敬之有谋叛之嫌，已被本官拘拿。太后旨意，由本官暂代扬州长史之职。”

扮作录事的魏思温朝芦苇荡里努了努嘴，薛仲璋会意，高声喊道：“芦苇荡中的人听着，本官乃朝廷钦差，你等若立即出来，本官将不予追究。”

埋伏在芦苇荡中的司马本就是按陈敬之叮嘱对付李敬业的，现在听说朝廷钦差到了，哪敢肆意抵抗，便出来迎接。薛仲璋在宿卫的护卫下，带着僚属们进了城。

当晚，几位司马在州府为薛仲璋安排饮宴，薛仲璋巧与周旋，编造了他与武承嗣如何往来，如何常常被太后召进宫中问政的情况。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告诉他们，当朝宰相裴炎就是他的舅父。

他说这些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司马们自是消除了满腹的疑窦，都表示愿意在薛仲璋的麾下尽力，为朝廷建功立业。

夜阑人静之时，几位司马喝得烂醉如泥，薛仲璋要宿卫将他们一一锁了关入牢狱，随后又要魏思温布置好岗哨。掩了居室的大门，薛仲璋笑着说道：“先生这录事扮得滴水不漏啊！”

魏思温也恭维道：“大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才是下官最为佩服的。”

“徐大人不日即到，先生速与李宗臣接洽，安排分发兵器事宜。”

魏思温应道：“大人请放心，此事下官做起来得心应手，何况还有杜大人的信札在此。”

第三天，李敬业带着徐敬猷、杜求仁、唐之奇、骆宾王等人到了扬州。薛仲璋带着魏思温、李宗臣迎到州府。李敬业特地让魏思温、杜求仁传扬州僚属到府中议事。

待大家坐定，李敬业目光炯炯地环顾了周围僚属，声音洪亮地说道："今日请各位来是要宣布一件危及朝廷的大事，众位知道，高州乃蛮夷之地，朝廷历来以羁縻之策对之，然则，高州酋长冯之猷不思皇恩，图谋反叛，本官奉太后密旨发兵讨之。今欲在扬州募兵，即行告知。李宗臣何在？"

"卑职在！"

"你速速打开府库，集囚徒、工匠于兵营，发放盔甲、兵器，由徐敬猷抓紧操练，不日即赴高州剿贼。"

接着，李敬业又对唐之奇、杜求仁道："两位即日前往扬州郊县，协同县令招募丁壮，以备急需。"

安排完这一切，李敬业又当场宣布扬州长史陈敬之密谋反叛，钦差薛仲璋已将其缉拿入狱，奉旨处斩。

陈敬之这几天在狱中反复思虑，从薛仲璋的举止中发现了诸多漏洞。昨夜，当他把这一切都梳理清楚时，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真正反叛的不是别人，正是薛仲璋。可是他明白得晚了，前来押解的士卒给他们嘴中塞了棉絮，他们是有口莫辩。

陈敬之被强压跪倒在地，当薛仲璋宣布他的罪行时，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愤怒，嘴中发出沉闷的"哼哼"声。他扭动着身子试图挣脱，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随着一道寒光闪过，他的头咕噜噜地滚到地上。

薛仲璋接过刽子手捧上来的人头，厉声道："本官奉太后旨意，对密谋反叛的扬州长史处以极刑。英国公奉旨招募丁壮，不日将赴高州讨逆。州县官员敢逆太后旨意者，斩无赦！"

恰在这时，李宗臣提着一颗人头来到州府。李敬业问道："兵器可分发了？"

"卑职前往府库调动兵器，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不提供钥匙，被卑职一刀斩于库内，现今兵器已发囚徒、工匠。"李宗臣回道。

在场僚属们看到血淋淋的人头，知道倘若犹豫不决，必是同样下场，便纷纷表示愿随英国公讨逆。

"本官奉太后密旨，你等只可尽招募之责，切不可肆意张扬，泄密者斩。"李敬业扫视一下面前的僚属们，又提醒道。

接下来的日子里，徐敬猷、唐之奇按李敬业的安排，一方面招募青壮入伍，一方面加紧操练。不到十天，竟募得十万之众。

这一天，军师魏思温来见李敬业，建议道："大人矫旨募兵，若延宕太久，必被有心者看出破绽，因此举事之期不可延宕。出师之名，亦需昭彰，不知骆记室写得如何了？"

于是，李敬业便命人传来骆宾王。他一进府厅，大家就闻到了一股酒气。李敬业面露不悦，道："大敌当前，举事在即，先生还有闲情饮酒？"

骆宾王眼睛通红，憨憨笑道："扬州黄酒，绵长醇厚，初饮无事，然多饮易醉。不过，依在下酒量，岂是几杯就可以醉的？"

凡在酒中自言未醉者，大抵已醉得很深了，魏思温忙上前拉了拉骆宾王的衣袖道："先生醉了！"

"在下何曾醉过，大人有话请讲。"骆宾王迷离着双眼。

魏思温不得已，只得硬着头皮问道："徐将军之意，是想问大人的檄文起草得怎么样了？"

"什么檄文？"骆宾王打了一个嗝，喷出满嘴的酒气。

李敬业看着生气，狠拍了一下案头大声道："人道文人无行，果然如此，十天前本官命先生起草《讨武曌檄》，现大战在即，先生倒将之置之脑后了。"

骆宾王"哦"了一声说道："大人如此一说，在下记起来了。笔墨伺候。"

"先生醉得如此糊涂，焉能舞文弄墨？"

"在下若是食言，愿意当面领罪。"骆宾王拍了拍胸脯，从侍女手中接过饱蘸浓墨的毛笔，唰唰地写下"讨武曌檄"四字……

第九章

观檄文武后惜才

逼还政裴炎入狱

"讨武曌檄"四字一落纸，笔酣墨饱，仿佛一把利剑直指长空，将李敬业、魏思温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骆宾王这会儿已醒了大半，他转脸望着窗外的淡云秋水，心想该从何写

起呢？有了！就从她的出身说起，如此，方见其非正宗道统也。他正了正头上的纶巾，又用手指捻了一下笔尖，笔走龙蛇，滔滔不绝，呈一发而不可收之势——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翠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藜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汉地，或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好！”魏思温在一旁看了，就情不自禁地击节称赞，“先生以‘伪’字起首，又言其出身寒微，词锋犀利，世人昭之，必奋而讨伐武氏。”

闻言，骆宾王微微颔首。

李敬业原本武将，不大理会文墨士者，他为魏思温的惊愕而感染，急忙俯身看去，但见翰墨淋漓间，句句咄咄逼人，忽地看到“掩袖工谗”，便问骆宾王道：“先生这是何意？”

魏思温在旁听了，上前说道：“将军是要问这四字的意思么？在下倒略知一二。”

李敬业“哦”了一声，转过脸来，魏思温撩了撩衣袖道：“论起这四字来，倒是有一段故事。曩昔魏襄王送给楚怀王一位美女，楚怀王对她非常宠爱。楚王的夫人郑袖知道楚怀王非常喜欢这个美女，就千方百计讨好这位美女。有一次她对这位美人说：‘大王非常喜欢你的美貌，可是不喜欢你的鼻子，你要想得到大王的长久宠爱，以后见君王时，最好把鼻子掩住。’这位美人听了后深信不疑，就按她说的去办。楚怀王对此大为不解，就去问郑袖原因何在。郑袖装出欲说不说的样子：‘我知道，但是不

能说。’在楚怀王的再三追问下，她才说：‘这位美人是厌恶大王您身上的臭味。’楚怀王听后，非常生气，马上下令把这位美人的鼻子割掉。这里则借此暗指武氏曾偷偷窒息亲生女儿而嫁祸于王皇后，使皇后失宠的事。”

这一番话说得李敬业瞠目结舌，惊叹道：“一样的事情，为何在先生笔下便如此洋洋洒洒，以古喻今呢？先生一支笔，果能敌千军万马矣！”然而，当他读到“弑君鸩母”一句时却很不以为然，说杨氏殒薨，实属终老天年，先生却道是鸩毒，这又是何必呢？

骆宾王解释道：“将军不闻孔子删《春秋》，令乱臣贼子惧乎？不如此，怎激起民愤？此所谓褒贬之笔矣！”

“当务之急是号令州县响应，天下只需闻武氏罪行，何须计较真伪？”魏思温也在一边帮腔。

闻言，李敬业想想也是。

魏思温眼见得骆宾王心逐意而腾跃，文因情而湍急，章典掌故，信手拈来，就不禁十分佩服。就说这“霍子孟之不作”几句吧，叹唐室无霍光之中流砥柱，借刘章之亡而悲唐室之弱，龙漦溢出，化为玄黿流入后宫，一宫女感而有孕，生褒姒，后幽王为其所惑，西周最终灭亡的故事指称武氏废杀太子李忠、李弘、李贤，致使唐室倾危。这种典故用在这里，实在是太贴切了，他正欲说话，却见薛仲璋从门外进来了，似乎有事情要禀报。

薛仲璋见李敬业摆了摆手，忙收住即将出口的话，顺着魏思温的手指，将目光投向纸上。

檄文文末这几句话既是对天下州县的号召，又暗含了“逆我者亡”的警告。真是回旋自如，揣摩透了大潮之际，朝臣们微妙而又复杂的心理。

在场的三人几乎同时喊出一声“好！”洪亮的声音绕梁而过，惊得屋檐下的雀儿扑棱棱地飞到了竹丛中。

“先生果然了得，后面这几句道出了本官起事的真意。自祖父起，徐家世受皇恩，岂敢有觊觎皇位之心，勤王举事，殊非得已。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李敬业尤为感叹。

魏思温倒是十分赞赏“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一句，对庐陵王和当今皇上而言，此事不可不思；对朝臣来说，此事不可不闻；而对武氏，则不可不惧。

骆宾王将笔掷于案头，伸了伸胳膊，长嘘了一口气。众人都被这沉闷的呼吸凝滞了，心里沉甸甸的，室内气氛呈现出难耐的沉寂。

“先生之檄文，大气磅礴，义正词严。武氏闻之，将不胜畏惧，州县闻之，将呈烈火燎原之势。”还是李敬业打破了沉默，他把目光转向魏思温，“事不宜迟，请军师招扬州城中之缮写者，将先生所撰檄文抄录出来，向州县广为散发，唤醒天下人共诛武氏之激愤。”

薛仲璋到这时才有了说话的机会，言道：“檄文一旦贴出，必是百川沸腾。一旦朝廷大军南下，必有一场恶战。故扬州非我军久留之地，我等既是勤王讨逆，就该早作打算。”

“长史言之有理。”李敬业领着两位来到地图前，“我等已在扬州滞留二十余日，十万之众不可能隐蔽太久。本官正要传你前来，与军师一同商议我军下一步该如何走。”

魏思温的手顺着地图上的标示慢慢北移，到洛阳时，眼睛就忽然地亮了：“将军请看，一条运河将洛阳与苏州、杭州、扬州串了起来。我军既是勤王讨逆，即宜率师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群起而响应！”

骆宾王也赞成道：“军师言之有理，只要攻下洛阳，则贼必亡。”

闻言，李敬业转脸问薛仲璋：“长史从洛阳来，以为如何呢？”

这半会儿，薛仲璋听着大家的话，思绪一直在迅速运转。在京多年，他对洛阳的城防比较清楚，那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尤其是成为神都以来，有司进一步整修、扩建，不仅在规模上超越了大业之时，而且城池也坚固了许多：

“依我军目前的情势看，虽有十万之众，然取洛阳显然乏力，倘若武氏召近畿军队自保，我军必寡不敌众。因此依在下之见，对洛阳宜缓图之。”

“大人未战而先灭自己威风，这究竟是何意？”魏思温惊异地问道。

薛仲璋似乎早已准备：“在下夜观星象，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以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

闻言，骆宾王转而又觉得薛长史说得有道理。

魏思温就笑道：“先生纸上谈兵犹可，若论排兵布阵，则暗之矣。若依薛大人之见暂居江南，则事迟也。一旦武氏回过神来，我等恐招架都难，遑论还手制胜？何况所谓霸业，则与我军举事之旨相悖，不可行之。兵法云，兵贵神速，我军只有一鼓作气，直取洛阳，才足以置武氏于死地。而我军之利，在匡复庐陵王，故而能得道多助，然一旦据江南而不北进，则必被人疑为自立谋反，武氏完全可以师出有名，大军浩浩南下矣！”

薛仲璋并不认同魏思温的见解：“先生之言，不免危言耸听，我军眼下势孤力单，须得寻求援兵，常州、润州远离朝廷，独立一隅，正乃我军可借之处。况且……”

“况且什么，长史不妨直说。”李敬业不喜欢吞吞吐吐。

“不知大人可知润州刺史是谁？”

经薛仲璋一提示，李敬业想起来了，润州刺史不就是他的堂叔父李思文么？祖父去世时，他正随裴行俭出击突厥阿史那部，未能回长安吊祭。后来，李敬业承袭了英国公之爵后，他们就很少来往了。此次被外放柳州，他本是要转道润州拜见的，孰料魏思温等人于此举事，他被推为首领。不管怎么说，他总归是李氏血脉，不看僧面，也该看看祖父的情分。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位平日很少谋面的叔父让他对占据江南成霸业充满了信心，考量迅速朝薛仲璋这方倾斜：“薛长史一言，让本官豁然开朗。明日本官就差人将《讨武曌檄》连同亲笔信送往润州，以求得叔父的襄助。”沿着这条思路，李敬业又说，“本官离京前，闻听薛长史的舅父、当朝宰相裴大人与妖后围绕废庐陵王一事屡生抵牾，足下若能修书一封，密传进京，说服其为内应，则我讨武大功则成矣。”

薛仲璋心里感到为难，他深知舅父的性格，他可以在朝廷犯颜直谏，可要他站出来与太后分道扬镳，是万万行不通的。但此时刚刚举事，他又不便驳李敬业的想法，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便道：“好！在下明日就写信给舅父。”

魏思温感到很失望，他觉得李敬业目光过于短浅，怎么会把勤王匡复的大义之举变成独据一方呢？他本想再谏言其改弦更张，可当看到其决心已定，难以挽回时，他只有改换思路，极言攻城略地之重要。

说起打仗，大家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于是当场议定一方面散发《讨武曌檄》，造举义之大势，另一方面则率兵攻打楚州。

不几天，由骆宾王撰写的《讨武曌檄》迅速传遍江南和岭南。当大军进攻楚州时，几乎兵不血刃，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山阳、盐城、安宜三县响应，唯有盱眙刘行举据城抵抗。李敬业大怒，派部将尉迟昭率众攻城。

尉迟昭要属下的旅帅乘战船到城下，搭起云梯，轮番进攻。刘行举凭城据守，将滚油倾倒在爬梯的军士身上，又辅之以火箭，这时已是光宅元年十月，秋风乍起，火借风势，风趁火威，攻城的士兵或浑身着火，或因云梯被烧断，进攻受挫。

尉迟昭见一连三天攻城无果，便发狠斩了几位旅帅。在几次进攻被打退后，他又欲斩伍长，却被偏将一把拦住了：“我军伤亡很大，将军如此滥杀，必致人心混乱。”

尉迟昭长叹一声道：“本将何愿意杀人，只是本将不杀他，上将就要杀本将，如之奈何？”

“依在下之见，与其劳而无功地攻城，莫如暂停刀兵，与军师商议良策再说。”

事已至此，尉迟昭只有命令属下暂时罢战，在盱眙城外扎营，安排好对策，自己飞马朝总营而来。

魏思温听了尉迟昭的陈述，亦觉得再战无益，忙到后帐唤醒刚刚睡下的李敬业道：“盱眙城地势险要，东、北濒临洪泽，我军伤亡太大，再攻也是徒劳。”

李敬业没有料到刚刚开战就受大挫，问魏思温道：“那依军师之见，我军将欲何为？”

魏思温正要说话，却听见门外响起长长的一声“报”，接着一位录事参军进帐来禀报道：“卑职奉命前往润州送信，孰料……”

“怎么了……”李敬业有些迫不及待。

“润州刺史非但不响应将军讨逆之请，还大骂我等乃叛国逆贼，还蛮横地要将卑职斩之刀下。多亏有人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为由，卑职才幸免一死，他还要卑职转告将军，要将这里发生的一切报往洛阳，奏明太后知道。”

“知道了，你且退下吧。”

等录事参军一走，魏思温就急了，叹道：“盱眙受挫，润州不降，此非吉兆也。”

“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军师就说如何办吧！”

魏思温站了起来，在室内踱了一圈后道：“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州县之所以敢对抗我军，是因为润州刺史乃封疆大吏。他若不降，江南各州必群起而应之，到那时危局难挽，功亏一篑，我等亦将死无葬身之地。”

“军师所言，甚合我意。传令下去，本官明日将亲率大军攻打润州。”李敬业道。

“大人不可操之过急，想那李思文拒绝我军所求，必然有所防备。不如我军暂且漠然置之，待他稍有松懈时出其不意攻之，则事半而功倍。等在下安排细作潜入润州，一旦有消息即可兴兵。”魏思温又出谋划策了一番。

“好！就依军师。”

是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天空留下一阵阵孤鸣，这声音令难以入眠的李敬业心中有种说不清的隐忧。他原以为一俟起兵，天下会竞相响应，不料连堂叔父都难以说服。他无法预测往后去战事将会怎样，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祖父统兵打仗是何等不易。

他步出帐外，登上营门前的土丘，就可以听见洪泽湖的涛声。月光下，远山水墨画般地在湖岸布开浓浓淡淡的风景。南望长江，对岸就是润州城。要打润州，就得南渡，这究竟是事半功倍还是得不偿失，他开始怀疑当初起事的决策是否正确。

身后有脚步声，他转身看去，见卫队队正王那相拿着斗篷披在他的肩头说道："夜深风凉，请大人回帐吧！"

李敬业感激地点了点头。

耳边传来夜巡的口令和回答声，他听得出，那是薛仲璋的声音。

薛仲璋显然也看见了李敬业，急忙赶过来劝道："夜深风大，大人还是回帐中歇息吧！"

李敬业嘘了一口气道："盱眙攻伐不顺，润州据守不降，开局如此，本官焉能入睡？"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过于悲观。明日我军重整旗鼓，定能凯旋。"

"本官是在思虑，我等据扬州而成霸业，究竟胜算几何，是否谋之不周？"

薛仲璋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他之所以不赞同直击洛阳，乃因为以疲劳之师而对以逸待劳之旅，无异于以卵击石。加之所募士卒多系囚徒、工匠，与训练有素的京师禁卫难以抗衡。现在见李敬业一鼓之后而见衰微之势，不免有些担忧。他明白当初自己假巡察之命离开神都，除非颠覆武氏，否则就再无回去之可能："依在下看来，我军之挫在润州顽抗，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渡江攻克润州。此役大胜，全局则活，江南州县惧我军之势，必然倒戈归顺。只要占得半壁江山，就不怕与武氏兴兵对峙。"

"长史所言，甚合我意。"李敬业说着话，就发现头顶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朦胧了。他再举目远眺，江面上起了大雾，二十丈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便大喜道，"此天助我也！"他要薛仲璋传令丑时一刻吃饭，三刻出兵，直奔润州城下。

再说润州城中的李思文从细作口中得知李敬业已放弃南过长江，攻打润州的消息，一颗心倒放下了。他判定李敬业根本无法攻陷洛阳，就从心底为自己庆幸。这样，他一不担心自己因亲缘之故，被拖进谋反案；二则润州百姓也无兵爨之祸。

当夜，李思文约了司马刘延嗣饮酒。

“大人料事如神，拒敌有方。倘若当初听了李敬业的劝降，将来必是车裂碎骨之下场。”刘延嗣盛赞道。

李思文仰头饮下一杯酒，喉咙里滚出得意的笑声：“敬业虽系吾侄，然其心浮气躁，与乃祖天壤之别，本官岂能为巧言所惑，做出有负朝廷之举？”

“将军韬略在胸，令职下敬佩之至。”接着，刘延嗣又行令劝酒。

李思文倒也爽快，输了就喝。到子时，两人已是酩酊大醉了。李思文被卫士搀扶着回到后庭，躺在榻上呼呼入梦了。

梦中听见天空一阵猛雷，霎时电闪雷鸣，黑云翻滚。李思文大惊，口中喊道：“司马何在？”

当他被值守的司马从梦中唤醒后，睁着血红的眼睛问道：“何事如此惊慌？”

“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李敬业的大军攻进润州城了。”

“不是说北上洛阳了么？”李思文虽有此问，但他明白李敬业是用了声东击西之策，不禁心中暗暗叫苦。他想披挂上马，却是酒意未去，浑身无力。好不容易穿上盔甲，被司马用力托上马，就被从外面进来的刘延嗣挡住了。

刘延嗣一脸的血，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道：“叛军已占领润州，李敬业的部将尉迟昭率部冲进府来了！”

李思文的酒这才完全醒过来，他接过兵器，率领身边的卫士就朝外冲。迎面而来的就是尉迟昭，他上前就是一刀，尉迟昭忙伸开长枪架住，李思文的胳臂被振得发麻。四面一片喊杀之声，李思文的心先自乱了。双方战了十个回合，李思文被擒于马下，连同刘延嗣一同缚了。

“将逆贼好生看管，等大人过江了再审。”尉迟昭对身边的士兵道。

……

太平公主将冯小宝引进贞观殿时，他显得紧张而又拘束，脸上不经意露出些微的抽搐，甚至额头冒出了点点汗珠。这毕竟不是在千金公主身边，而是去见一个生杀予夺都在眉宇一闪间的太后，一个让大臣们一想起就不寒而栗的当今至尊。

太平公主暗地打量着身边这个曾与千金公主夜夜耳鬓厮磨的男人，为他的窘态而好笑。这世间果真是物物相克么？在千金公主面前何等潇洒放肆的冯小宝，还没有见到武曌就先怵了，太平公主于是宽慰道：“你不要

过于忐忑，太后不是外界传说的那样不近人情，她很懂体贴人的。”

“嘿嘿！小人……”冯小宝愈益地不自在了，“小人并非忐忑，只是有些……”

“有些惧怕是不是？那本宫问你，在千金公主面前你怕不怕？”

“那不一样的。”

两人说这话就来到殿门前，太平公主问站在门外的张尚宫道：“母后在么？”

“太后娘娘批阅完奏章，正在榻上看书呢！”张尚宫说着，就进去禀奏了。

在这当儿，太平公主又一次叮嘱冯小宝，要他一定要随和些，不可过于拘束、紧张。而她也借这个机会，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前不久，当武三思把太医署关于补阳可以治疗失眠，而千金公主有意把冯小宝献给太后，并提出要她说服太后接受的时候，她的确有些为难。这样的话她怎好当着母亲的面说呢？可武三思说这是尽人间的大孝，“论心不论迹”，要紧的是能治好太后的病。她不得不承认武三思说得有理，而且，自那天她与上官婉儿就宫中男女不平等之事谈论后，她的心就没有平静过。皇上不停地换身边的女人，为什么母亲就该受孀居的折磨呢？但事到临头，她还是决定把话说得隐晦些，这样不唯太后心安理得，冯小宝也不那么尴尬了。

“太后有旨，宣公主进殿。”张尚宫出来宣道。

“遵旨！”太平公主看了一眼身边的冯小宝，催促道，“走呀！”

“公主，这……小人……”

太平公主俏皮地笑了笑，推了一把他。冯小宝一个趔趄便进了殿，公主也随之跟了进去。

“儿臣参见母后。”

“平身！”武曌放下书本，抬起头，看了一眼面前的两个人。

这一抬头仿佛一轮明月，银光灿灿地展现在冯小宝面前。他事前已知道太后与千金公主虽属两辈人，而实际年龄相仿。可眼前的武曌，哪像个年过六旬的老妪呢？她目光水润，如秋水潋滟，被一双弯眉衬托得神采奕奕；白雪一样的脸颊闪耀着迷人的光泽，细腻得如同锦缎，没有一丝皱纹；而那一头乌发云鬓高髻，雍容华贵，隆起的乳房在朝服下不安分地悠悠颤动，俨然一位品尝了情爱甘甜的少妇，每一个毛孔都透着成熟的、无须掩饰的风韵。冯小宝惊呆了，忽然就觉得自己把青春消耗在千

金公主身上是多么的不值。

有道是，男人要女人看。世间多情的女子对男人的感觉，甚至比男人对自己的感觉更为敏感。冯小宝在武曌迷离的双目中，看到了似曾相识，久别重逢的喜悦。武曌不用多想，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就断定这男人十分适合自己。他的眼睛、他的鼻梁、他的唇、他的宽阔胸肌，他的……她眯起的眼睛仿佛一面魔镜，眼前的男人被她剥掉了外装而赤裸裸地站在那里，让她回到了早年的岁月。

他们就这样相互默默地对视良久，直到太平公主悄悄提醒时，冯小宝才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仓皇地收回目光，跪倒在武曌面前道："小人冯小宝参见太后。"

"平身！"武曌的声音忽然有了嫩嫩的娇嘤，"张尚宫！赐座。"

无论是太平公主还是冯小宝，都窥探到了太后的不能自持。人同此心，当太平公主第一眼看到冯小宝时，就被带进无法自拔的迷幻，又怎么会对太后的心曲毫无所感呢？

但冯小宝也很明白，眼前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因此，尽管张尚宫置了座，他还是痴呆呆地站在那里。

"太医为母后所述之补阳术甚为有理，儿臣也把人带来了，请母后降旨。"太平公主恭请道。

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此武曌并不感到唐突，也无须保持矜持，她柔柔地对张尚宫说道："你伺候公主到别殿歇息，哀家有话要对他说。"

太平公主会意地笑了笑，跟随张尚宫出去了。

冯小宝有些惶恐，叫了一声："公主……"

太平公主回看了一眼说道："好好待着，一切听母后旨意。"

"你等也退下，没有哀家的传唤，不许进来。"武曌看了看伺候在身边的武钦道。这情景与当年在感业寺与皇上重逢时何其相似，只不过那时候伺候在身边的是李荣。

武曌像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般，眼睛从冯小宝的额头起步，慢慢地抚过他的全身。

"宝儿！你近前来，让哀家好好看看！"说着，武曌转身进了内室。

冯小宝刚说了一声"小人遵旨"，脚步却在帷帐前停滞不前了。武曌回头看他的模样，心中不禁生了爱怜，伸手一拉，小宝就顺势倒在了武曌的怀中。

“宝儿！你看哀家老么？”武曌捧着他的脸，痴痴地问道。说着她俯下身子，在小宝的额头烙下了一个饱满的唇印。那身上散发的兰香，一阵阵地沁入小宝的心脾，让他骚动不安。但他还是不敢放肆，只是小心翼翼地应着。

见状，武曌拉过冯小宝的手就放在自己双乳上。到这个地步，冯小宝才算摸透了太后的心思，于是就放松了许多，他一面抓挠武曌的乳头，一面贪婪地吮吸她凤体的淡香。

“宝儿！”武曌绵绵地叫着。

“太后……”

“哀家喜欢你，不过，哀家毕竟是后宫之主，从今日起，你不能再叫小宝了。”

冯小宝感觉太后的身子在战栗：“那小人该叫什么？”

“好宝儿！哀家为你已起好了名字，你现在的身份，就是公主丈夫薛绍的族叔，叫薛怀义。哀家安排你到郊外的白马寺任住持，到时，你出入禁中就方便多了。”

“就依太后。”冯小宝说着就进了武曌的身子……

当晚，薛怀义留在宫中侍寝。令他吃惊的是，太后的皮肤出人预料的滑腻和富于弹性，而她做起房中事来，竟与少女一般无二，欢腾得像兔子。

武曌的失眠症果然有了好转，她很适时地在卯时一刻让张尚宫送薛怀义离开武成殿，自己则甜甜地入了梦乡。

卯时三刻，正在沉睡的武曌被一阵急促的声音唤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已经站在帷帐外面的张尚宫道：“有事么？”

“武承嗣大人求见，说是有紧急军情禀奏。”

“知道了！让他在塾门等候。”

辰时一刻，武曌梳洗完毕，已经坐在武成殿中央了。武钦站在门口高声道：“太后有旨，宣武承嗣觐见！”

这半晌武承嗣心急火燎的，从扬州传来的消息让他如坐针毡，刚刚到了卯时，就急忙地进宫面圣了。

昨夜虽睡得很晚，但男人的滋养使武曌精神很好：“你究竟为何事就早早地进宫了？”

“启奏太后，大事不好了，李敬业他……”

“他怎么了？不是去了柳州么？”

武承嗣大声道：“太后有所不知，李敬业杀了扬州长史陈敬之，举兵造反了！”

“什么？你说什么？”武曌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在确认李敬业已聚集十万之众在扬州举事的消息后，她的脸顿时阴沉了，狠狠地击打身旁的案几怒骂道，“如此贰臣逆贼，哀家岂能饶他！”

武承嗣不敢怠慢，急忙又将李思文寄来的《讨武曌檄》呈上。武曌接过一看，“讨武曌檄”四字赫然映入眼帘，不禁冷笑道：“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然而，当她看了几行之后，就屏住了呼吸，为满篇犀利的文字所震撼。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曌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此文若非指斥哀家，确可称得上好文章，只是不知是谁为之？”

“李思文在来书中称，文章乃婺州骆宾王所为。据说，此人在仪凤三年曾做过侍御史，后来获罪入狱，出来后被朝廷任为临海丞，然他辞官而去了。”武承嗣应道。

武曌放下檄文，沉吟片刻道：“此丞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随后，武曌便把话题转到平叛上来了，向武承嗣询问破敌之策。

“据报，李贼初始以匡复庐陵王起事。攻下润州后，又在岭南广为张扬，言说李贤未去，就在军中，号令三军荡平武氏。”武承嗣描述了一下当前的形势。

“逆贼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蛊惑州县，将谋反朝廷易为李氏宗室与武氏族战，其狼子野心，可谓狠毒。”武曌点了点头分析道。

武承嗣立即接着太后的话道：“贼之用心，正在逼武氏出战。因此微臣以为，当以毒攻毒，我出师有名，天下必蜂起响应，贼将失道寡助。”

“爱卿所言有理，只是李氏宗室中谁能担此重任呢？”武曌问道。

武承嗣精明的眼睛闪了闪道：“臣保举一人，此人名李孝逸，现在卫府中任左卫将军，可担此重任。”

“哦？他不就是郑王李亮之孙么？以礼，先帝该称他皇叔才是。”

武承嗣所言之李孝逸，乃是高祖皇帝八叔之孙，淮安王李神通之子，高宗时曾经做过益州大都督长史。在高宗立武曌为皇后时，他虽然没有在

朝堂上表明意见，然而，当高宗就此事询问他时，他说：“皇上以为当废，自然需废；皇上以为当立，自然需立，朝臣自当遵旨而行。”也许因为这一点，武曌主事后对他多所关顾。

是的！以李孝逸率军讨伐，这场战事就是朝廷为讨伐叛乱而战，为捍卫李唐社稷而战，为天下百姓而战。想到这里，武曌的眉宇展开了：“今日早朝，就任李孝逸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扬州行军大总管，率军三十万南下克敌。”

此时已是辰时二刻，该是上朝的时候，可武承嗣却仍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武曌便问道：“你还有事要陈奏么？”

武承嗣犹豫了片刻后说道：“微臣怀疑裴炎与李敬业谋反有关。”

“哦？”

“李思文信中言到，裴炎外甥薛仲璋乃叛军主将之一，他出京城后，就直抵扬州，如今已做了李敬业的长史。”

“有这等事？难怪裴炎不向哀家禀奏南疆战事。”武曌昨夜与薛怀义床笫之欢的愉悦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冲得七零八落，联想到因庐陵王一事与她之间的龃龉，她的脸色顿时严肃了，“怂恿外甥犯罪，又不禀奏哀家，显见包藏祸心，哀家岂能容他？”

……

裴炎此刻真的无法形容自己的心境。卯时三刻刚过，他就匆匆来到乾元殿的塾门等候上朝。从前日接到薛仲璋送来的密信，他就感慨自己的担心终于还是成了事实。外甥离开京都时他的提醒还在回响，谁知他不但毫无顾忌地投进反叛队伍，而且密信要自己做内应，这怎么可能呢？

如此做，他将无法面对将社稷托付给自己的先帝，更会危及当今圣上。两天来，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心里乱极了。他现在最怕的，就是见到武曌。

他要密使转告薛仲璋，早日向朝廷认罪乃唯一出路，不要对他在朝内策应抱任何妄想。

裴炎还反复咀嚼了檄文中的每一句话，觉得倘若太后明白，借机还政与皇上，那么她将名垂青史。他心头顿然升起庄严的责任感，为了平息叛乱，为了大唐生灵免遭涂炭，他要劝太后还政于皇上。

洛阳十月的清晨，风中带了潇潇的寒意。裴炎裹了裹朝服，就见大臣们纷纷进来了。

司礼卿刘景先最先来到裴炎面前问道：“李敬业纠集十万之众向朝廷发

难，并声言雍王未薨，大人听说了么？”

见裴炎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刘景先附耳道：“此皆太后擅权所致。”

闻言，裴炎急忙摆了摆手，刹住了他的话头。

果然，他们的低语引起了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的武承嗣的注意，隔着几步远，他朝这边喊道：“二位大人说些什么呢？如此神秘。”

裴炎不自然地笑了笑道：“不干朝事，不干朝事。”

这时候，武钦在乾元殿门前喊道：“辰时三刻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今天朝会的议题很集中，武曌也很坦荡，她命武钦将檄文送给几位主要大臣传阅后，朝臣中便起了骚动。有骂李敬业狼子野心的，也有担心朝廷安危的。

武曌从龙位上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大臣，出口的话语就重了：“王德真、裴炎来了么？”

“臣在！”

“你等把笏板拿下来，看着哀家的眼睛回话。李敬业一介武夫，尚知用能士大才，你等身为朝廷宰辅，竟使骆宾王此等俊杰浪迹天涯，此非渎职乎？”

谨慎惯了的王德真面对武曌严厉的目光，有点慌神地说道：“微臣惭愧！”

“惭愧？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哀家记得，《尚书·周官》曰：‘官唯贤才’，‘进贤兴功，以作邦国’，你等终日浑浑噩噩，不思荐才，难怪我朝人才匮乏了。你等当反思己过，亡羊补牢。”

裴炎正要说话，却被武曌制止了：“你不要说话，朝会之后，哀家有话要问你。”

裴炎心头一惊，看来武曌已知道了薛仲璋叛逃之事，他的眉宇沉沉地垂了下来，再也听不到身边的廷议了。

这时候，武承嗣出列奏道：“启奏太后，据南来的消息，肃政台监察御史薛仲璋假借巡察之机投靠叛军，助纣为虐。而他乃裴炎外甥，臣请治裴炎之罪。”

可让裴炎没有料到的是，武曌并没有理会武承嗣的禀奏，而是直接将话题转到了平叛上：“李孝逸来了么？”

“启奏太后，臣在！”李孝逸出列回话。

“哀家命你为扬州行军大总管，李知十、马敬臣为副，将军三十万以讨李敬业。”武曌接着道，“李敬业愧对太宗赐姓之恩，自即日剥去李姓，改复姓徐。”

“微臣遵旨！”李孝逸道了一声，便出殿去了……

裴炎是最后一个离开乾元殿的，在前往武成殿的途中，他要将思路好好整理，以便陈奏更具说服力。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荡和磊落，他打算将薛仲璋送来的密信呈送给武曌，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乾元殿外，他遇到了正在等候的司礼卿刘景先。裴炎问道：“在朝会上，大人何以缄口不言呢？”

“在下正要出列，见太后不让大人说话，故退而不谏了。不过，在下最担心的还是大人如何应对太后。”刘景先道。

“老夫决计向太后提出还政之谏言。”

“大人所谏，亦在下所虑，只是如此一来，诚恐太后怀疑大人与徐敬业反叛有染。”

“君子坦荡荡。老夫心底无私，何惧流言疑窦？”

刘景先被裴炎的气度深深地感染了，执手相望道：“大人正气凛然，足为在下楷模。请大人尽可放心面圣，在下愿随大人之后……”

武曌一改朝会上的严肃，看见裴炎进来时神色反而平静了，道了一声“平身”后便吩咐宫娥赐座。

但裴炎却没有起身，就跪在武曌面前，回话就带了浓郁的沉重：“微臣失责，恳请太后治罪。此乃薛仲璋劝臣策应之书，恭请太后圣览。”

武曌被感动了，她为自己没有采纳武承嗣的谏言而庆幸，她大致浏览了一下薛仲璋的信便放在一边说道：“爱卿能把这信呈给哀家，足见你对朝廷一片忠诚。”

裴炎对太后的褒扬表示了谢意，却没有过于激动，他觉得太后误会了他的意思。因此，在武曌真诚地向他询问平叛之策时，他暗地咬了咬牙，就把思考了几天的话推出舌尖：“太后以为徐敬业此举目的何在呢？”

“爱卿明知故问，徐贼觊觎朝廷，擅兴兵戈，罪该万死。”

“非也！”裴炎已站在了武曌对面，“臣反复读过檄文，其字里行间并没有反叛朝廷的意思，自始至终都是指向太后的。”

“背叛哀家与谋反有何不同？哀家今日坐朝理政，背叛哀家与背叛朝廷无异。”

裴炎听得出来，武曌的语气中已带了愠怒，但他心里更明白，这是个借乱逼武曌还政的机会，至于个人荣辱进退，他已不在乎了。

“启奏太后！能否听臣一言。”

“你且讲来，哀家洗耳恭听。”武曌的眉头凝结在一起，冰冷地看着裴炎。

“谢太后。”裴炎清了清嗓子道，“大唐不仅有太后，更有皇上。且皇上已经成年，却不能亲政，致竖子得以为辞，起兵谋反。倘太后念先帝在天之灵，就当还政于皇上，则徐敬业不讨自平矣。”

“罢了！”武曌高声截住了裴炎的话，蛾眉眼看着就倒竖起来，“哀家宣你来，是垂问平乱之策，孰料你不为哀家分忧，反而要哀家还政，此举与贼众何异？”

“太后息怒，臣所谏者，正在破敌平乱之根本。”

“你！你与徐贼内外呼应，沆瀣一气，哀家要治你谋反罪。”武曌颤抖的手指向裴炎，朝外面喊道，“武钦何在？速传武承嗣、韦思谦、骞味道进殿。”

裴炎知道自己触怒了天颜，要获得宽谅已不可能，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道：“太后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只需传武成殿詹事将微臣送往司刑监狱即可。”

“不！哀家光明磊落，定当于群臣面前定罪。”

半个时辰后，武承嗣、韦思谦、骞味道应召来到武成殿。

武曌问道：“众位爱卿，裴炎放言哀家还政，则乱自平，卿等以为如何？”

“现在看来，微臣所谏并非杞人忧天。裴炎勾结叛贼，意欲谋害太后，该处以弃市才对。”武承嗣来到裴炎面前，不无讽刺地转了一圈道，“自徐敬业叛国以来，本官数次探访平敌之策，你竟支支吾吾，原来竟早与反贼同流合污。”

左肃政大夫骞味道接着武承嗣的话说道：“裴炎乃先帝临终托孤大臣，早欲挟天子以令天下。太后圣明，拨乱反正，主政改制，裴贼心怀愤懑，唆使外甥投靠徐贼。如此贰臣，若不绳之以法，朝纲何在？微臣身为肃政大夫，审查裴贼，义在不辞。”

“爱卿以为呢？”武曌转而问韦思谦道。

“微臣唯太后旨意是从。”韦思谦没有更多的话。

“裴炎，事已至此，你还有何话说？来人……”

武曌的话还没有落，就听见武钦进来禀报道：“启奏太后，司礼卿刘景先求见。”

“哼！他这个时候来……宣他觐见。”

刘景先在武钦的传唤声中踏进武成殿，就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裴炎梗着脖子站在殿中央，在他身旁的几位大臣一个个脸色阴沉，写满了怒气。再悄悄打量坐在龙位里的武曌，更是凤眼怒色，形容冰冷。他放慢脚步，来到武曌面前，撩起袍裾就跪倒了：“微臣刘景先参见太后。”

“哀家未有传宣，爱卿为何自来觐见？”

“启奏太后。”刘景先并不等武曌的“平身”口谕，便将笏板遮住颜面道，“微臣在署中闻听有人诬告裴大人谋反，特来向太后奏事。”

“刘大人所言差矣，不是有人诬告，是裴炎谋反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震慑贼党。”武承嗣连忙接起他的话茬。

“本官向太后奏事，大人焉何插言，岂非违礼乎？”刘景先斜睨一眼武承嗣，转过脸继续道，“裴炎乃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可明其不反。”

“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武曌说着，要武钦将薛仲璋的书信拿给刘景先看。

刘景先只是扫了一眼：“此信微臣见过。裴大人当时就严斥薛仲璋助纣为虐，并要信使转告他悬崖勒马。若是欲图谋反，何须如此？”

“若是裴炎真的谋反了呢？”骞味道反问道。

“倘若裴炎谋反，则臣亦反矣！”这意气之话一出口，刘景先就知道自己惹下祸了，忙道，“微臣之意，是太后不可冤枉忠臣，做出亲痛仇快的决断。”

但他的辩解根本无法平息失语带来的喧哗，武承嗣率先出列，严词斥责道：“哼！裴炎虽有异图，尚知遮掩。你竟悍然承认谋反，此贼不杀，社稷危矣，臣以为当把裴炎、刘景先发司刑审理。”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你等无非包藏私心，排斥异己而已。”刘景先讽刺的笑意掠过眉心，他不再理会武承嗣，而是肃然面对武曌道，“太后若有雅量，请将裴炎谋反案提交廷议，臣敢断言，证裴炎无反者十之八九。倘那时众臣皆曰可杀，微臣情愿领罪。”

“好！为使你等死得明白，也将其罪昭然天下，哀家就容你等多活几天。”

“太后圣明！”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很快做出了回应。

“将裴炎、刘景先发司刑诏狱严加看管，待明日早朝后再行审理。”武曌说完，转过身去挥了挥手，“你等也散了吧！”

……

第十章

裴内史喋血都亭

徐敬业兵败阿溪

一大早，薛怀义刚刚离开，武承嗣就急忙到武成殿向武曌陈奏，说裴炎下狱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刘景先为他说话，还有鸾台侍郎郭待举、凤阁侍郎胡元范等都称其无罪。

武曌皱了皱眉头，不以为然地责备武承嗣道：“你已年过不惑，做事为何依旧如此沉不住气呢？些许风浪就惊慌失措，能成什么大事？不是还有骞味道和凤阁舍人李景谌都可以为他的谋反举证么？”

“他们都是些文官，倒也好说，要紧的是单于道总管、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素来与裴炎交好，闻说他下了司刑诏狱，也有密表来京。微臣担心这些人一旦闹将起来，岂非又是一个徐敬业？”武承嗣连忙将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呈上来哀家看看。”武曌闻言便道。

展开表奏，武曌的心就提到了半空，程务挺在上书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与裴炎同朝为官，知其乃耿介忠诚之士，绝不至于营私结党，密谋造反——

夫人主之明，在知人善任，亲贤者而远不肖，今太后偏信于一面之词，徒生疑窦，滥杀忠良，岂非令谗言者快而忠贞者痛。如此迁延，焉知今日裴公下狱，明日李公、张公不重蹈覆辙乎？倘朝野人人自危，太后安可无忧乎？边将安可以身赴国乎？即微臣已终日惴惴然……悠悠万事，社稷为大，尚期太后明察。

“哼！他是在要挟哀家么？”武曌将奏章扔到案头，脸色十分难看，“哀家借重于他，他倒指责起哀家来了，岂有此理！”

武承嗣近前一步，说话的声色十分诡秘：“事情远非太后所想的那样简单，这个程务挺在神都时就与唐之奇、杜求仁等人过从甚密。据说，此二人外放出京时，他还到郊外相送，言语中不乏愤懑怨恨。今徐敬业谋

反，唐、杜皆追随，焉知他们不会与程务挺同谋。”

武曌倒吸了一口凉气：“哀家为何就没有想到这层呢？倘二贼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则神都危矣！依你看，此事将如何处置？”

“臣闻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当年与程务挺同为裴行俭副将，常因战事歧见而多有龃龉，不如派他前往军中将其处斩，以绝后患。”武承嗣似乎早把这一切筹划在胸了。

“单于道乃边陲要地，军中斩将，军心不稳，又该如何？”

“这个太后不用担心，太后敕命裴绍业为单于道总管，正遂了其欲建功之志。”

“如此，哀家即命婉儿起草敕命，不日即可出发。”不过，武曌也没有忘记提醒，“程务挺乃军中名将，威震西域，故而须秘密处之，不可给突厥以入侵之机。”

“臣谨遵太后旨意。”

武承嗣刚离开不一会儿，武钦便来奏道：“娘娘，一位叫姜嗣宗的郎将从长安来，有刘仁轨大人的上书要呈奏。”

难道刘仁轨也要为裴炎说情么？她记得刘仁轨离开洛阳时，裴炎送出十里，一时在朝野传为佳话。于是她对武钦道：“就说哀家正在批阅奏章，不见。”

武钦去了一会儿又进来道：“娘娘，来人言刘仆射确有重大要事禀奏，请娘娘务必召见。”

哦？武曌的思路因这句话转了过来，刘仁轨向来处事稳健，公而无私，绝不会因友情而罔视社稷大计。于是，她停下手中的笔，宣来人觐见。

行过君臣之礼后，武曌问道：“刘仆射一向可好？长安情势如何？”

姜嗣宗一一做了回答，又把刘仁轨的密扎奉上。武曌命武钦拆开封签，就看见了那熟悉的笔迹。

刘仁轨在上书中说，送信人乃卫府郎将，与裴炎相交甚笃。其人来长安后，言谈中不经意说出其早就发现裴炎有谋反迹象，却因重友情而没有举报。他以送书的名义将之送到洛阳，请太后依律处置。

贤哉仆射，真砥柱中流，股肱重臣矣。武曌心里这样想着，待她合上书札，脸上就带了愠怒：“姜嗣宗，你知罪否？”

姜嗣宗大惊，忙不迭跪倒在地道：“微臣不知所犯何罪，还请太后明示。”

“哼！你知仆射在上书中说了什么吗？”

“微臣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他在上书中说你早就知道裴炎心有异动，却藏匿不报，这与贼何异？”武曌说罢，大喊一声，“来人！将姜嗣宗拖下去。”

被冲进来的羽林卫缚了的姜嗣宗这时才明白，自己一言不慎惹下了杀身之祸，他便从心底大骂刘仁轨阴险狡诈。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刚刚押走一个又来一个，外面的大声说话引起了武曌的注意，她立即要武钦去看。

武钦来到殿前一看，原来是裴炎兄弟裴爽的儿子、身为太仆寺丞的裴伽光，他正因羽林卫的拦挡而吵闹。

这已是他第三次要求觐见太后了，前两次都被羽林卫挡在门外未能得逞。看见武钦出现在殿门口，裴伽光舍下羽林卫急忙来到武钦面前施礼道：“烦请公公代为禀奏，就说下官要觐见太后。”

“太后正忙于批阅奏章，大人还是请回吧！”

裴伽光没有搭话，直接从袖中掏出一个黑色口袋，上面贴了双重的封签，递到武钦手中。

武钦很诧异，问道：“大人所奏之事如此秘密，还要用封事？”

原来这“封事”乃秘密条陈专用的封袋，非重大事由不为。裴伽光深知自己官卑职微，又是裴炎案中牵涉之人，不用此法，恐难以见到武曌。现在见武钦问起，他也不便言明，只是回答道：“下官书中所陈正与裴炎一案有关。”

武钦的眼睛就睁大了，莫非他有裴炎谋反的新证？亲侄举报，裴炎必死无疑，便连忙道：“大人少待，咱家这就去通禀。”

“又是为裴炎而来的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哀家即便杀了这个老儿又如何？”武曌抬头看了看武钦。

武钦小心地朝上看了一眼道：“奴才观那裴伽光似乎并无求情之意，倒是带了封事前来求见。”

“封事？这么说他是来举报的。好！宣他觐见。”武曌停下手中的笔。

随着武钦的一声传唤，裴伽光第一次踏进这平日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大臣才能来的地方，那庄严肃然让他的心里不禁忐忑不安。然而，他也只是眉毛微微颤抖了一下，旋即便恢复如常了。

他明白，这是上苍赐予他的唯一机会，随着裴炎一案的发酵，他的父亲也被下了司刑诏狱，他的家人在案情大白之前也被禁在了府中，失去了自由。如果他不抓住眼前的机会，那他自己的性命也在旦夕之间了。他在心里埋怨表兄薛仲璋，若非他投贼，如何全族人会招此大祸？可他明白，埋怨解决不了问题，他只有趁此一搏，也许还有转机。

从殿门到武曌面前不过数十步远，可他感觉是如此的漫长而又重峦叠嶂，及至跪在武曌面前的时候，他的脊梁已经湿透了："微臣参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武曌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裴伽光，问道："你伯父谋反，你还有何话可说？若是有新证就呈上来，若是求情，哀家念你并非裴炎所出，且不与你追究，早早回署中去吧！"

"微臣是来为太后献计的，哪敢为伯父诉冤呢！"裴伽光应道。

"哦？"武曌发现这裴伽光说话果然不同凡响，脸上的表情就活泛了，"你有何计，且向哀家奏来。"

裴伽光先呈上了封事，武曌打开一看，起首一行字便是"为太后高枕无忧计"，便放在一边说道："你既然来了，就直说吧！"

"谢太后恩典。"裴伽光深深地伏地，待二次抬起头来时，却已泪流满面了。

武曌就有些不解，道："哀家命你奏事，未言而先流泪，这却是为何？"

"微臣这是为太后流泪，为社稷流泪。"听武曌"哦"了一声，裴伽光继续道，"依礼制论，太后乃李唐儿媳，先帝弃天下，太后遂揽朝政，变异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吾伯父忠诚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

"罢了！你这是在指责哀家么？"武曌厉声问道，一股冷气直朝裴伽光的脊梁而来。

"微臣怎敢指责太后，微臣这是替太后惋惜。"

"哼！"

"太后所为如是，微臣实为惋惜。倘太后能够听微臣一言，早日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宗族可全。否则天下一变，不可复救也。"

"胡说八道！你伯父获罪朝廷，已发司刑诏狱，你本应举报新证，戴罪立功。谁知你竟敢出此狂言，哀家念你年轻无知，就饶你一回，还不退下！"

这半晌武钦也吓坏了，今天一大早，不顺心的事情接连不断，他生怕太后一怒之下在殿前杀人，现在他看太后宽容了裴伽光，急忙上前劝

道："大人还是请回吧！"

可裴伽光却是一步三回首，口里喊道："太后今用臣言，犹未晚也！一旦有变，悔之晚矣！"

"哎呀！裴大人，你为何如此不晓人事，太后不追究已属不易，你何故如此固执？"

然而，就在裴伽光被武钦拉出殿门的当儿，他却再度跪倒在地，仰天长泣："太后！微臣劝您悬崖勒马……"

这回武曌真发怒了，每个字几乎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哼！你如此不识好歹，哀家岂能饶恕。来人，将裴伽光当殿杖击一百，流瀼州！"

羽林卫将裴伽光按倒在殿外阶陛前的平地上，就见雨点般的棍棒朝他的臀部打去。开始裴伽光还借喊叫缓解疼痛，到六十棍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武钦见状，忙进去向太后禀报。

"抬回府去，待伤情稍好后立即离京，永不续用。"武曌挥了挥手。

人是走了，但惨叫声却一直在武曌耳边回响。自裴炎案发生以来，为其鸣冤者络绎不绝，且个个都不惧死，这使她感到了裴炎的力量。因此，裴炎要么屈从她的意志，与武承嗣、武三思等人一起辅佐她；要么就必须去死，那是对以他为首的维护李氏力量的重击，也是对至今仍在左右彷徨的势力的震慑。

其实，她对裴炎还是了解的，他曾不止一次当着朝臣们的面犯颜直谏，而且她也多次接受了他的谏言，并且后来证明这都是正确的。他完全不用借助徐敬业来胁迫她！她一向看重裴炎的干练和清晰，认为他是刘仁轨之后最理想的宰相人选，可他偏偏……

一切的根源都在她废黜了李显，都在她对武氏宗族的封崇，可自己这样做错了么？她决计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只要他迷途知返，她打算不计较他的过去。

第二天，她召集了武承嗣、骞味道、李景谌和韦思谦，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他们。

这事首先引起了骞味道的不安，一向果断的太后为何忽然变得优柔寡断了，一定有什么原因影响了太后。他很警觉，只要裴炎翻案，他骞味道就不可能继续留在内史的位子上，因此他力主杀掉裴炎："臣请太后三思，为何叛军如此甚嚣尘上，皆因裴炎是其内应。裴炎一死，徐敬业反叛无望，则自然散去。"

他的话得到了李景谌的回应，他知道自己的举证本身就是讨太后欢心，多为捕风捉影之言，很难参验，一旦太后明白之后，他难逃欺君罔上之

罪，于是便情绪高昂地说道：“臣以为骞大人所言甚是。裴炎乃社稷之蠹，民之蟊贼，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他俩在说话的同时，都把目光转向了武承嗣，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支持。但武承嗣没有急于明确的表态，这段时间他与骞味道等人在朝中共事，明显感到他们与裴炎的差距。他们目光太短浅，过于注重个人得失，缺乏长远之谋。他反复揣摩了太后的意思，觉得倘能挽回裴炎的性命，则不仅他本人将感戴不已，就是太后这里也不失为一功。可当初是他第一个举报裴炎的，他也不愿意落一个出尔反尔的名声。就在大家等待的时间，他已将思路做了转换：“诸位同僚，下官深深体味太后惜才、爱才之情，深谙太后为社稷的深谋远虑。因此，依下官之意，我等应体察上意，说服裴炎倒戈一击，叛贼则不战而胜。”

“承嗣所奏，正合哀家之意，只是谁能担此说服大任呢？”武曌为武承嗣这么快就理解了她的意思而欣慰，她朝大家看了看，见骞味道、李景谌相继低下了头，就知道他们未行先惧了，而且她也知道，让这两个举报过裴炎的人去见他，必会适得其反。她的目光在收回前的最后一刻，落在了韦思谦身上，“韦爱卿为何一言不发呢？”

韦思谦欠了欠身子施礼道：“微臣以为，太后所虑，至为深远。夫斩易而服人心难，倘能说服裴炎遵循圣意，则更显太后海量宽怀，亦堵住叛军口实，使其失去人心，这岂不两利？”

闻言，骞味道的眉头就皱在了一起：“韦大人之言听起来轻巧，做起来未必容易。裴炎何许人也，他是先帝托孤大臣，若能一言而使其动，还用进牢狱么？”

李景谌也附和道：“与其徒费口舌，倒不如杀之痛快。”

韦思谦并不和他们辩驳，只是将目光对着武曌道：“两位大人所言也许不无道理，然则太后惜才之情，令微臣感动，为张达圣意，微臣愿到诏狱去见裴炎一面。”

“如此便有劳爱卿了。即便裴炎辞气不屈，天下亦知哀家仁至义尽了。”见韦思谦愿意去，武曌的眉宇顿然大展。

太后既已表态，其他人自然无话可说。出了武成殿，李景谌对骞味道道：“太后这是要赦裴炎死罪么？”

骞味道摇了摇头：“太后圣心无常，我等莫测其深，然则下官明白，裴炎只能死，否则，你我都不得全身而退。”

“大人有何妙计，可将这老儿置于死地？”

“下官深知裴炎品性，因此韦大人此行十之八九是徒劳无获。到那时我等力奏太后，将其处以极刑。”

……

这是十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下起的雨丝，从窗口飘进位于洛阳城东南的司刑诏狱，洒进裴炎的心里。他伸出手，一任冰凉的雨点落到手心，沁润他那颗焦灼的心。

从托孤大臣到反叛同谋，从座上宾到阶下囚，一切都如梦如幻。从被打入牢狱时起，他不再追忆那些站在朝堂指点大政的往事，更不眷恋那些被人尊敬和追捧的荣耀，这些，对于从风雨中走来的他来说，已经淡若浮云了。他只是痛心，曾经叱咤风云的太宗为何不能生下一个能够光大大唐基业的后人呢？为何一个威赫四域的王朝会落在一个如此有心机的女人手中呢？在他为了让这个女人把朝政还给李氏宗室而奔走的时候，为何就没有一个宗室之人振臂一呼呢？

到了这个牢狱后，他就听到司刑寺的令丞们私下议论，就在他进入司刑诏狱的第二天，当今的皇上李旦竟上书武曌，要求尽快将他判以弃市。他很吃惊，他之所以与武曌发生冲突，不都是为了他么？皇上惜命到了如此地步，这唐室复兴还有望么？

伴着长长的叹息，他用潮湿的手理了理蓬乱的白发，忽然就感到了眼角的老泪，及至最后竟然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上苍啊！你何故如此毁我大唐啊！先帝啊！你为何弃你的臣民而去啊……"

他的哭声惊动了监狱的典狱丞，他来到牢房前，看着老丞相痛不欲生的样子，心中老大的不解。他敲了一下牢房的铁锁，朝着里面高声说道："裴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呢？大唐官员汗牛充栋，又不只有您老一人。进了这牢房，您还是多想想自己吧。"

裴炎的哭声戛然而止，为自己刚才的失态尴尬："请狱丞大人见谅，老夫也是情之所至，不得不为啊！"

典狱丞摇了摇头，从外面递进一碗热水道："裴大人！天凉了，您喝口热水暖暖身子。"

裴炎接过碗，喝下一大口热水，身子果然暖和多了。他转过脸，投去一眼谢意。

"也许卑职少见世面，但就是不能理解朝堂上的大人们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为何身系牢狱还要牵挂那些想也无益的事呢？这有用么？倒不如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说不定……"隔着栅栏门，典狱丞自言自语道。忽然，他发现自己说溜了嘴，忙刹住话头，"卑职失语了，大人先歇息吧。"

典狱丞的脚步渐渐远去，也把裴炎的思绪带到了牢房外。他在想，朝廷是否已派兵讨伐了徐敬业的叛军？是谁来统帅官军？战事进行得如何？尽管他极不赞同武曌废黜李显，可他也极不赞成徐敬业等人谋反。从理

智上说，他对这种僭越犯上的行为是十分厌恶的，他又怎会与之同流合污呢？身陷囹圄的他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使百姓免遭涂炭，朝野尽快恢复平静。

思虑完这些，他有些疲倦，可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这让他惊悚不安，难以入眠。

牢房的门再度响了，说话声自远及近。

“大人请！”这是典狱丞的声音。

“裴大人近来如何？”

“启禀大人，黄昏时分还大哭了一场呢！”

“你前面带路，本官去看看老丞相。”

裴炎睁开眼睛，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官员来到牢房前。牢门打开后，那人对狱丞道：“你且退下，本官有话要对裴大人说。”

这时，裴炎终于听出，来的不是别人，乃右肃政大夫韦思谦。他欠了欠身子，举起戴镣铐的双手打拱问道：“韦大人夜间到此，是老夫的大限到了么？”

韦思谦脱去斗篷，在裴炎的对面坐了下来，又命随从摆开几碟酒菜，给裴炎斟了一杯举过头顶道：“大人饮过这杯，下官才好说话。”

裴炎并没有去接酒杯，揶揄地笑了笑道：“太后要送老夫上路，尽可腰斩于市，也好警策世人，何须鸩毒？”

韦思谦知道裴炎误解了，干脆先饮了才将另一杯放在裴炎面前。待裴炎饮了，韦思谦这才说道：“太后要杀大人，只需一道旨意即可，何须用鸩毒？下官自请来狱中，一则乃探望大人，二则也是有几句话想与大人说。”

“难得韦大人如此关顾，老夫借酒敬大人一杯，大人有话不妨敞开了说。”

“痛快！”韦思谦放下酒杯说道，“大人一世英明，托孤辅政，功莫大焉，此即太后亦念念在口矣。大人忠唐之心，天日可鉴，然大人也不难明白，自先帝弃社稷而去，庐陵王与当今皇上皆因懦弱，难当大任，太后主政，情非得已，大人又何须逼太后还政呢？且大人陈奏之时又在徐贼起事之际，难免给奸人造成口实，太后若不对大人加以处置，恐难平朝野舆情，此亦情非得已。”

“那依大人之意呢？”

韦思谦犹豫了片刻后说道：“下官已向太后谏言，力陈大人忠贞不贰，绝无反叛之心。因此太后要下官宣达她的意思，只要大人收回谏言，太后将赦免大人。”

裴炎摆了摆手，截住韦思谦的话头道：“韦大人不必再说了，太后的意思老夫已经明白，大人可以回去复旨了。”

“裴大人！您这是……”

“老夫感佩韦大人深夜探望，然老夫深受先帝恩泽，当初之所以支持太后废黜庐陵王，乃因他要将大唐江山拱手赠予韦玄贞，而绝非要转到武氏之手。太后一月两废，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举，骆宾王所指‘人神共愤’，虽难脱夸饰之嫌，然太后玩当今皇上于股掌之中，不得人心，却是事实。老夫已无颜见先帝于泉下，岂可再助纣为虐。”

“大人……下官……”

“自古宰相下狱，岂有全身而退之理？大人若真以为老夫忠贞唐室，就请奏明太后，司礼卿刘景先不过胁从之人，还请太后开恩。”裴炎说完，艰难起身向韦思谦叩首。

韦思谦有些仓皇不已：“裴大人！这使不得……”

十月底，武曌下旨斩裴炎于洛阳都亭。在听取了韦思谦的陈奏后，将刘景先贬为普州刺史。裴炎族中兄弟流于岭南，永不许回京。

行刑那天，天气忽然清朗了，裴炎被押往刑场，在那里，他看到了即将被流放的家人。他十分感激监斩的韦思谦允准他在最后时刻与亲人话别：“你等虽为老夫兄弟，然所任之职皆个人奋发而为，无老夫分毫之力，却因老夫牵累，流表异乡，不亦悲乎！”

言罢，他慷慨登上刑台，没有再看亲人们一眼……

李孝逸率领的讨逆军来到临淮，他原以为徐敬业乃一伙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孰料战事进展得并不顺利。

闻说李孝逸的军马浩浩荡荡南下，徐敬业立即从润州北返回扬州，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他屯兵高邮的下阿溪，凭水拒敌；又派徐敬猷逼近淮阴，使别将韦超、尉迟昭屯兵都梁山，互为犄角，彼此支援。

李孝逸遣偏将雷仁智先攻都梁山，第一仗就被徐敬业的军队击溃，遂按兵不进。消息很快被据城坚守，盼望朝廷大军的州县官员飞报给洛阳。武曌闻听李孝逸首战失利，十分震怒。这时，武承嗣又举荐了左鹰扬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总管，前往驰援。

这一天，李孝逸正在帐中为战事踯躅而愁眉不展，随军察纠军纪的殿中

侍御史魏元忠急匆匆地进来，将一封密札呈给他看。李孝逸拆开密札，大体浏览了一遍，眉头就皱了起来。放下密札，他一脸狐疑地问道：“果真如此么？”

“如果下官没有猜错，黑齿常之现今已在路上了。”魏元忠应道，“大人不难记得，这黑齿常之乃百济人，早年曾率部与苏定方激战于百济西部，以骁勇有谋略而著称。龙朔三年，时任方州刺史的刘仁轨率军在白龙口一役中大败百济军，并招抚了黑齿常之，从此他成为卫府名将，在与突厥和吐蕃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此人虽已年迈，然宝刀不老。”

“这么说，太后怀疑本将不能平息叛乱了？”

魏元忠虽官只有七品，然思路清晰，见李孝逸情绪焦灼，遂趁机劝谏道：“天下承平已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一俟其诛。然将军却久留不进，远近失望，朝廷若以他将代将军，将军将以何辞逃逗桡之罪呢？将军还是迅速进兵，以立大功。不然，灾祸就要临头了。”

这话让李孝逸的心顿然提到了半空，他想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乃李姓宗室，倘彷徨踯躅，会不会被疑为待价而沽，与裴炎一样逼太后还政。

“速传李知十、马敬臣将军议事。”李孝逸不是裴炎，他没有这个胆量，也不愿意背这个名。

不一刻，二位将军来到中军帐。李孝逸没有客套，直接问道：“我军徘徊不前，太后震怒，我军将何以自处，请各位将军各抒己见。”

闻言，李知十献计道：“韦超凭险自固，士无所施其勇，骑无所占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多杀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军直取江都，覆其巢穴。”

马敬臣则有不同看法：“超虽据险，其众非多，倘是我军多用兵击其所部，则前方兵力势必分散；如少留兵而守之，终为后患。倒不如我军先击韦超，此贼一败，其势必举。淮阴、高邮之地则望风瓦解矣。”

“魏大人有何意见？”有了事前的提醒，李孝逸十分看重他的建议。

“我军新到此地，雷将军失利，在于未知敌情。下官今日观察，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尽在一决，万一失利，大事去矣。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徐敬业将徐敬猷摆在临淮城外，却是一大失误。”

李孝逸很惊异魏元忠的分析，追问道：“哦！大人不妨详说。”

魏元忠理了理胡须，很自信地道：“这徐敬猷原本赌徒出身，只知道施些小伎俩，哪懂用兵之道！因此下官以为，诸军中以此最弱，其军心最易动摇。我大军临之，驻马可克。”

“我可虑之，敌亦虑之，奈何？”李孝逸又问道。

魏元忠笑了笑说道：“徐敬业骄狂，君不闻骄兵必败，加之敌新胜，过于麻痹，等他想到救援，却是远途难解近危。”

“大人一言，胜却千军万马。”李孝逸当即决定大军于当夜出击，一路自己亲率，偷袭都梁山韦超部，一路由李知十率领夜袭徐敬猷部。马敬臣留守临淮，与魏元忠一起防敌入侵。

有道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公作美，到了傍晚，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大作。站在临淮城头，望着对面敌营灯火明明灭灭，陪同李孝逸观看敌情的魏元忠大喜过望道：“此天助也！”

事情发展果然不出魏元忠所料，徐敬猷根本没有料到朝廷军队会在深夜来袭。

连日来战事倥偬，徐敬猷许久没有神游赌局了。随着韦超、尉迟昭新胜，他按捺许久的赌性迅速复发，不仅邀了几位别将在帐中大赌，连军营中的旅帅也趁机摆起赌局，借机敛夺士卒钱财。

中军帐中，李宗臣虽人在赌场，心却在却敌上。因此连输三局后，他便不想玩下去了，对徐敬猷说道：“这样的天气最是敌袭之机，请大人千万不可大意。”

徐敬猷一边整理赌具，一边笑李宗臣胆小：“论起来，且不说家兄威震南国，州县闻之，或顺然臣服，或望风而逃。今夜狂风大作，大雨将临，敌军焉敢轻易攻袭，难道不怕我军埋伏么？来！继续下注，本将若是赢了，就请众位将军喝酒。”

这样一直玩到子时，李宗臣内急，外出小解，看到门口的哨兵瑟缩着身子昏昏欲睡的样子，他上前就是一耳光，厉声斥责道：“你等竟然睡去，敌军若是此刻来袭，你命休矣！”

一言未了，却听见狂涛般的声音滚滚而来。借着寨门口微弱的灯光看去，天哪！官军仿佛从天而降，李宗臣暗惊大事不好。他一边转身，一边朝着中军帐的方向大喊：“敌军来袭，各位司马速速迎敌。”

“这怎么可能呢？”徐敬猷呆了，望着散落一地的赌具讷讷自语。匆忙中他被卫士扶上马，从偏门逃进了浓浓夜色。

李宗臣率领各路司马匆匆上马迎战，他本是扬州曹仓参军，哪里是唐将的对手？十几个回合后，李宗臣打马败走。其他几位校尉见主将逃走，也无心恋战，纷纷四散。官军取首级千余级，拔除了这颗前出临淮的钉子。

再说李孝逸率骑兵五千从正面攻入韦超的营寨，还命雷仁智率步军一万

在临淮周围设伏，专击逃窜之敌。

当晚，韦超为庆都梁山却敌制胜，于军营中摆酒设宴，喝得酩酊大醉，就酣然入梦了。他在梦中骑一匹神驹来到洛阳，将都城围个水泄不通。在洛阳城外，他将武三思斩于马下。武曌神色慌张地捧着玉玺向他称降，声言要还政于李唐。这时候，就听见身后传来大笑，回身一看，却是英国公徐敬业。

徐敬业手执宝剑正要砍去，突然天空滚过一阵猛雷，将韦超从梦中惊醒。他睁开惺忪睡眼一看，眼前哪有武曌的影子，却见一位旅帅惊慌失措地进来禀报，李孝逸亲率唐军攻进营寨了。

韦超顾不得多想，昏昏沉沉地披挂上马冲出营帐。只见夜色中火光熊熊，漫山遍野都是唐兵，他情知负隅顽抗只是徒然损兵折将，只草草应付几个回合，就趁夜色带人逃遁了。沿途又遭雷仁智的步军伏击，等到了下阿溪时，损折了将近一半的兵力。

第二天，李孝逸在都梁山召集军前会议，商讨下一步进军方向。

魏元忠趁着大胜分析道："都梁山和临淮城一战，我军士气高涨，正好一鼓作气，出击下阿溪！"

三位主将对魏元忠之言没有任何异议，于是决定先派一位叫苏孝祥的后军总管作为前锋，渡溪击敌。

魏元忠狐疑的目光掠过李孝逸的额头，问道："自我军讨贼以来，下官有闻雷仁智屡与敌接战，未闻苏总管接敌之举，今命其为前锋，这……"

"请侍御史放心。苏孝祥乃末将之属，虽初临战阵，然深通兵法，此去必予敌以重击。"李知十宽心道。

"先生筹划游刃有余，然若论知将，则稍逊之矣。"李孝逸也随声附和。

见状，魏元忠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两位副总管离开后，李孝逸反复揣摩了魏元忠的心理，也意识到他并非杞人忧天，遂又从自己部属中派遣左豹韬卫果毅成三朗率军协助苏孝祥。

守卫下阿溪前沿的是长史唐之奇，闻听官军压境，他一时惊慌莫是，一方面飞报徐敬业，一方面与偏将们商议应对之策。正当此时，细作来报，言说李孝逸率军渡溪探我军虚实。

唐之奇听罢，拊掌大笑道："兵者，诡道也！李孝逸不知因变，沿用夜袭徐敬猷之策，此乃兵家大忌！"言罢，他当即命令在溪对岸设伏，张网以待。

这一切苏孝祥却全然不知，五千人马刚刚上岸，埋伏在草丛中的叛军立时杀声震天。苏孝祥知道中了埋伏，急令撤回对岸，但为时已晚。

唐之奇命令部属万箭齐发，唐军大部来自北方，不习水性，溺死者过半。

“此乃天灭我矣！”苏孝祥大惊，一句话还没有出口，一只流矢飞来，他便“扑通”一声落入水中。

“苏将军！”成三朗挥剑拨开箭雨，正要上前抢救，不料从身后伸来数支钩连镰枪，将他拉下船去，缚了押送到大帐。

唐之奇从未见过李孝逸，但见对方将领被俘，忙对身边的军士大喊：“受缚者乃李孝逸也！”他料定从此官军将不战自乱，进军洛阳指日可待了。

“李将军本李唐宗室，不思匡复唐室，却替妖后主军，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成三朗大喊道：“贼将眼拙矣。堂堂大唐主帅，岂是尔等乌合之众所能擒得了的，爷乃左豹韬卫果毅成三朗！”

闻言，唐之奇不免有些失望，喝令帐下的军士将成三朗推出斩首。

成三朗并不惧怕，仰天大笑，那声音让唐之奇听起来有些发怵，不禁好奇地问道：“将军生死在本官一念之间，何故大笑？”

“我笑尔等鼠目寸光，不识大体。须知官军大至矣，你等破在旦夕，今三朗一死，乃为大忠，朝廷封妻荫子，流芳百世；你死，则妻子籍没，终不及我也。”成三朗说罢，昂然朝帐外走去，“本将顶天立地，只求快死。”

唐之奇被成三朗痛骂，又羞又恼，他从军士手中夺过战刀，“嗖”的一声砍了下去。伴随着一阵冷风，成三朗的头颅跌落在草丛之中。

两天以后，李孝逸率领大军在下阿溪西岸扎营。刚刚小胜，又遭大败，特别是折了两员部将，他本就彷徨不定的心又复动荡起来。

这一点看得最清的还是魏元忠。大军一路南来，他见李孝逸用兵布阵平庸无奇，就由衷地感叹李氏宗室后继乏人。

果然，在三路大军的军前会议上，李孝逸忧心忡忡地说道：“自与叛军大战以来，我军屡屡受挫，一时克之甚难。不如暂且退兵，等黑齿常之大军到后再做打算。”

李知十见此劝道：“眼下我军虽战不利，然已给叛军以重创。如果此时退兵，叛军必定会趁势追击，则我军必败矣！”

马敬臣内心也赞成李孝逸的主张，沉思片刻后道：“为战者，在审时度势耳。末将以为李将军之策不失为良谋，等黑齿常之将军至，破敌指日可待矣！”

眼看着退兵的主张占了上风，魏元忠的心中十分着急，他猜太后遣黑齿常之为江南道总管，不过是要借此对李孝逸施加压力，同时截断徐敬业的后路。倘此时畏缩不前，一旦黑齿常之参战，则李孝逸逗桡之罪难逃。如果是这样，自己作为监察的官员也难逃干系，可当面指责他们亦觉不妥。在三位将军围绕战与退各抒己见之际，他的思维一直在高速运转，等李孝逸向他投来征询的目光时，他已经胸有成竹了。

“各位将军所言不无道理。”魏元忠环顾了一下周围道，“不过！我军也不是没有克敌之良机。”

“哦？”闻言，三位将军不约而同地将脸转了过来。

“今日夕暮，下官临溪观天象，见乌鹊如云，盘旋于对岸叛军营寨上空，忽然记起当年曹孟德之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今下弦月而乌鹊飞，岂非敌之凶兆？其二，眼下正值隆冬时节，敌设伏之地乃溪对岸之芦荻荡，兵法云‘风顺荻干，此火攻之利’。今我军集天时地利人和而为一，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魏元忠自信自己的分析一定能扭转当前的局面，在等待主将做决策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平静多了。

三位将军的思路也因魏元忠的建言而发生了转变，以为其不失为克敌上策。当即，李孝逸发令回军下阿溪西岸，速速部署火攻。

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这天下阿溪沿岸大风骤起，水面冰封，魏元忠从溪边回来，兴冲冲地对李孝逸道：“此天助我也，将军今夜即可火攻制敌。”

李孝逸情不自禁道：“大人果然料事如神。”当即遣偏将雷仁智率三千人马渡溪火攻。

魏元忠没有猜错，下阿溪的徐敬业军此时已人心不稳。徐敬业没有想到，本来剑指洛阳的一场战争，却因长期盘桓在南国而不能北进。而因仓促起兵，供给不足，已是隆冬，属下兵士尚未换上棉衣；加之招募的士卒大多为当地人，大家思乡心切，军纪日渐松懈，有的已悄悄逃离了军营。唐之奇与杜求仁闻之，下令将这些逃兵追回斩首示众。可军需粮草无法解决，刑罚便失去了约束力，违反军纪者禁而不止。

十一月初，外出打探敌情的军士将从扬州和润州的街巷带回的几份通缉呈给魏思温，上面显示，赦扬楚民胁从者，得徐敬业首授官三品，赏帛五千；得唐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

看完之后，魏思温的眉毛蹙郁在一起，久久没有舒展。他明白，叛军中有不少人就是无赖，难保没有人为利益所惑，行暗杀之事。于是，他匆匆拿了通缉去见徐敬业。

出得营帐，忽见头顶上空乌鹊如云，北风呼啸，魏思温顿时就有一种不祥之感，进得徐敬业大帐中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军师这是怎么了？”骆宾王一把上前扶住他。

“不妨事！”魏思温尴尬地摇了摇头，他发现唐之奇、杜求仁、薛仲璋都在，遂将通缉令呈给徐敬业说，“将军看看这个。”

看罢通缉令，徐敬业脸色更阴沉了：“哼！武氏削夺李姓，正好，本官早不想姓那个李了，用三品官悬赏本官首级，价钱不低啊！”

薛仲璋也很惭愧，当初若不是自己坚持割据，也不至有今日之局面。这时候，就听魏思温说话了：“为今之计有三：其一，稳定军心，待士卒以亲，不可妄开杀戒；其二，释放润州刺史李思文，他毕竟为大人堂叔，不可不念骨肉之亲，此亦退路矣；其三，眼下正值隆冬，天气寒冷，不利于战，我军只能坚守，以待来春。另外，眼下天干物燥，须谨防敌军火攻。”

“唐军前次遭我重击，人心离乱，末将闻李孝逸正欲退兵。军师所言，未免杞人忧天。”唐之奇却不以为然。

杜求仁道：“难道他不怕引火烧身么？”

看着将军们互相争辩，骆宾王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当初他之所以投奔叛军，一是出于义愤；二是对英国公徐敬业匡复李唐满怀希望。可几个月下来，跟随徐敬业转战于扬州润州之间，他发现围绕在徐敬业周围的将领大多目光短浅，除了魏思温能在关键时刻献计献策外，其他人对行军打仗都不甚了了。进入十一月来，叛军日益艰难的处境常常让他想起当年在狱中吟就的诗句——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过去他感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现在他更无法奢望别人对他选择的理解，一旦叛军败北，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但他并不后悔，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已与这支队伍绑在一起了。

“在下以为，还是多听军师的见解。”骆宾王道。

“十一月了，风向乃自西北来，而敌之营寨在下阿溪西岸，敌若火攻，我军则无救矣。”魏思温苦苦谏言。

“先生所言，不无道理。”徐敬业当下做出部署，一是要薛仲璋去军营放了李思文，二是要杜求仁和唐之奇立即提醒将士严防敌军火攻。

薛仲璋走出营帐，就撞进司马李宗臣的怀中，遂问道：“将军何事如此惊

慌？”

“大人请看！”李宗臣的手颤抖着。

薛仲璋举目四眺，但见四面火光冲天，显然，唐军点燃了平日的天然屏障芦荻，火借着西风迅速从西北角烧进了大营。

“敌军火烧军营了！”薛仲璋大声惊呼，迅速向关押李思文的营帐处跑去。

中军帐中的每个人都听到了薛仲璋声嘶力竭的喊声，大家忽地站了起来，仓皇的目光一起聚焦在徐敬业身上。

徐敬业“嗖”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对唐之奇和杜求仁道：“二位速去率领我军向东南方向突围。”

“末将遵命！”两位长史旋即转身离去。

“敬业悔不当初。若是听了先生直捣洛阳的忠告，又岂有今日？现今我军置身火海，已临灭顶之灾。先生还是趁机逃走，也许朝廷有一日大赦，尚有生存之日。”徐敬业看着面前的魏思温缓缓说道。

魏思温摇了摇头：“思温虽一介书生，然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既然跟了大人，自然绝无反悔之意。思温愿生为大唐而战，死为大唐献身。”

接着，徐敬业又转身握着骆宾王的手，热泪倾眶而出：“先生追随敬业，以檄文昭告武氏罪恶，却没想失败来得如此迅速。也请先生速速离去，从此隐匿江湖，且待来日吧！”

“在下自写下《讨武曌檄》之日起，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便逃得一时，也难逃武曌一生的追缉。在下不才，然愿效军师，与将军共生死。”骆宾王也不愿意走。

“难得二位患难之际，生死与共！”徐敬业十分感动，只见他挥动宝剑，朝外面喊道，“来人！”

卫队队正王那相全副武装地应声进来。

“我军已陷入重重危机，自此时起，你率兵护卫本官及两位先生，须臾不可离开半步，明白了么？”徐敬业大声命令道。

王那相目光游离片刻，旋即高声回答：“明白！末将愿以生命护卫将军脱离险境。”

眼看着大火越烧越近，徐敬业的宝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大呼一声“随我来”，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第十一章

薛怀义恃宠跋扈

傀儡帝忍辱让国

光宅元年十二月，李孝逸率领大军凯旋。

这场事变导致举国大索，时间持续了月余，有人借此获得升迁赏赐，有人因涉案而受到贬谪流放，还有近万人身陷囹圄。

光宅二年（公元686年）春正月，为庆贺大捷，武曌宣布改元垂拱，大赦天下。

在新春的第一次朝会上，武承嗣谏言太后临朝主政，四海臣服，朝野井然。当今皇上久不理政，循名责实，太后该称“朕”，以明尊卑有序。

没有朝臣对此提出异议，骞味道、李景谌等人更是言辞急切地拥戴。

武曌在婉辞了一二后说道：“夫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天意民心，皆以为哀家必称‘朕’而纲纪方明，此岂可违之？从今以后，凡所颁制诰，皆以‘朕’谓之。”

接着，武曌又在武成殿召见了润州刺史李思文：“徐敬业罔视朝纲，恣意谋反，依律当族其户。朕念你深明大义，灭亲尽忠，故不予连坐，今拜你为司仆少卿，望勿负朕望。”

李思文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地，口称谢太后隆恩。前些日子，他一直忧心忡忡，生怕因徐敬业反叛而被连坐。现在，太后的一番封赐让他明白风雨已经过去了……这时候，耳边又响起了武曌的声音：“另赐爱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

“太后大恩，微臣铭感五内，没齿不忘。”李思文热泪盈眶，几不能语，心神似乎都在梦幻之中。走出武成殿，他觉得自己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为裴炎辩护的刘景先再度遭贬，外放做了吉州员外长史，由三品跌到从五品；而与程务挺亲善的夏州都督王方翼，因为是已故废王皇后的近亲而被捕入狱，后又被流放到崖州。

祝捷的宴饮多少可以冲淡因为左相（左仆射）刘仁轨在长安殒薨而给武曌带来的忧伤。自显庆五年她与高宗共同执政以来，刘仁轨是李世□之外最能够体会她旨意的老臣，也是在大局面前丝毫不糊涂的重臣。她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刘仁轨，还有谁能替她管理长安。

二月二惊蛰这天响了几声春雷，接着就下起了立春以来的第一场雨，这是武曌心境最为惬意的日子。她要武钦宣已升迁为左豹韬卫将军、受封吴国公的李孝逸到武成殿，听取关于战事的详细禀奏。

踩着明亮的水花，登上武成殿的阶陛，李孝逸满面春色，微风吹起他洒了些许雨滴的朝服，似鸟儿双翼一般的飘飘然。自入仕以来，他从给事中做起，历经益州大都督长史、左卫将军、左玉钤将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风光和自信过。及至拜倒在太后面前时，说话的声音都显得比平日高了许多："微臣参见太后。"

"平身！"武曌看李孝逸的目光很温暖，出口的话语也很温婉，"平定叛贼，爱卿功莫大焉，坐吧。"

待他坐在武曌的对面后，李孝逸很惊诧太后近来芙蓉重发，那双丹凤眼梨花带雨，若皎月灿星般的生辉，略显富态的身子如今也有了惊鸿艳影的轻盈。出征前，他就听说太后以男宠补阳的传闻，如今见她的神采则使他对此深信不疑。

武曌笑得很开心："爱卿平定叛逆，除了大唐心腹之患，朕喜出望外。今日召爱卿来，就是想听听详奏，以解朕好奇之情。"

李孝逸忙恭维道："此役大胜，全赖太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武曌显然不满足这种没有内容的回答，接过话头说道："那徐敬业乃将门之后，彪悍好斗，精于兵法，爱卿不唯平定叛乱，且取了三贼首级，其间必有诸多故事，可一一道来。"

"这……"李孝逸捋了捋美髯，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绪，"启奏太后，《兵法》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乃战之首。臣纳侍御史魏元忠言，以火攻破敌，大败贼寇，斩首七千余级，溺毙下阿溪中者不计其数。徐贼率轻骑走入江都，欲偕妻子奔润州，从江上入海逃往高丽……"

武曌听得很专心，不时谔谔点头，及至闻说徐敬业欲逃海外，眼睛顿时睁大了："爱卿又是如何擒得贼首的？"

"臣在扬、润二州广贴告示，声言能取徐贼首级者，依朝廷令授官三品，赏帛五千；得唐之奇等首授官五品，帛三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徐贼做梦也没有想到，最终取其首级者竟是他的卫士队正王那相。"李孝逸说到这才喘了一口气，那种心底的得意都溢于言表了，"第二天，臣正要遣司马往江上截杀贼众，魏侍御史带着王那相到帐前献了徐敬业兄弟和骆宾王的首级。叛贼一旦失去主将，顿时群龙无首，臣趁机与李、马两位大人四面合围，俘获徐党之魏思温、薛仲璋、李宗臣等人，至此，除贼将唐之奇葬身火海外，其余皆无一漏网。此乃太后神威，令敌丧胆。"

"也是徐贼逆天而行，失道寡助。"武曌听完后淡然道。

当李孝逸问到要不要给予王那相赏赐时，武曌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将这个王那相处以绞刑。”

闻言，李孝逸的嘴张得老大，一时反应不过来，朝廷不是悬赏徐敬业的头颅么？怎么太后……

“如此临危卖主之徒，即为人臣也必将朝秦暮楚，毫无气节，留之无用。只是可惜了骆宾王一介俊才，却追随反贼，又被小人所杀，令朕扼腕。”武曌十分鄙夷。

“微臣谨遵太后旨意。”但李孝逸心中却是发怵，自己虽说讨逆功高，可说不定她哪日变脸了也会将自己置于死地。正心事重重间，却听见太后问起了在这次讨逆中立了大功的魏元忠。

“太后有所不知，这魏元忠曾是国子监监生，因恃才傲物，故而多年未能入仕。仪凤四年，其曾上书言我朝与吐蕃之战得失。”

“你这一提，朕倒记起来了。”武曌打断李孝逸的话说道，“这封密奏朕看过，却是切中时弊。”

“先帝爱才，授他以秘书省正字，人却在中书省听命。”

“嗯！朕记得，他后来做了监察御史。”

“是的，太后好记性，他现仍是殿中侍御史。”

闻言，武曌皱了皱眉头：“如此才俊久而无迁，屈才了，朕就任他做司刑正。”

“太后圣明！”

“改日朕还要召见他，垂问治国理政之策。”

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武曌数次召见了魏元忠，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连上官婉儿和武承嗣这些整天围着太后转的近臣都无从知道。结果，魏元忠还没有到司刑署上任，就又转为洛阳令了。

这事很快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话题，洛阳令虽属五品，然因执掌神都，所以有机会直接向太后奏事。特别是随着官署东迁洛阳以后，长安日益式微，洛阳令比长安令更引人注目，非太后看重之人不能任之。

不仅如此，随着裴炎等人退出朝堂，武曌对宰相人选进行了调整。

除武承嗣、韦思谦、刘祎之留任外，五月，以修订大唐法律，勘定《垂拱格》而受武曌关注的地官尚书韦方质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六月，又以在建筑乾陵中功劳卓著，光宅以来精于荐才的天官尚书韦待

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七月，曾因与上官仪一案有染而流表岭外、又经人举荐做到文昌左丞（尚书左丞）的魏玄同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曾接替刘景先为纳言的王德真因被疑与徐敬业有来往，而被流到象州，另任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而对这些调整，最敏感的还是春官尚书武承嗣。在他看来，自从平叛之后，太后分外看重李孝逸引荐的人才，在朝会上也十分注意听取他的谏言。后来太后相继任命的宰相中，有不少人早年曾是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的门生故吏。例如苏良嗣，就曾是裴行俭当年主持选举时十分看好的人才。他担心随着平叛的大捷，李氏宗室在朝廷的势力迅速膨胀。这种感觉，在垂拱元年十一月，终因发生在武承嗣府前的一场龃龉而更加强烈。

那天，武承嗣刚从武成殿回到府中，府令就来禀告，说李孝逸欺人太甚。武承嗣就皱起了眉头，询问何故。

“清晨起来，府役们就在清扫府前的落花，不料李孝逸府中的卫士驰马从府前经过，大骂武府的人没有眼色，挡了他们的道。说着还一马鞭下去，一位府役的肩膀上就出了血。小的上前与之论理，孰料那带队的旅帅口出不逊，甚是欺人。”府令回道。

武承嗣的眉头就竖起来了，问道：“彼等说了些什么？”

府令先是支吾其词，欲说还休，直到武承嗣黑了脸，他才不得已说了出来：“他们说武承嗣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仗着太后的势么？说这朝廷说到底还是得靠李姓来支撑，没有他家将军平叛，武承嗣能心安理得地做春官尚书，能跻身宰相之列集议朝政么？”

“放肆！”武承嗣没有等府令把话说完，一掌下去，震得案几上的茶杯落了地，“哼！李孝逸胆大包天，敢向本官发难。”他很后悔当初向武曌举荐李孝逸率军讨伐徐敬业，他原本是想要师出有名，向世人宣示徐敬业所谋反者非武氏，乃李唐社稷。孰料李孝逸不思感恩，竟自命不凡，狂傲恣肆。

但他很快地就觉出了自己在下人面前的失态，渐渐地收了怒容，转而以责备的语气与府令说话：“此事老夫知道了，你等也要多加自约，不可造次，否则，滋事惹祸，老夫绝不轻饶，下去吧。”

第二天朝会后，武承嗣就怀着满腹的愤怨进了武成殿。当年的“北门学士”之一，如今的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刘祎之也在。

刘祎之看见武承嗣，急忙起身施礼，武曌拦住道：“爱卿不必顾忌，继续禀奏。”

“臣没有想到，朝臣中竟有如此推诿怠惰之人。前日在署中，一名叫房先敏的员外郎因徐敬业谋反案连坐，左授卫州司马，他不服而诣宰相署中陈诉。然内史骞味道大人竟回答说，此乃皇太后处分也。微臣在旁，当即对房先敏曰，‘连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何出于太后乎？’微臣禀奏此事，意在陈明此风不可长。”刘祎之继续道。

“你以为呢？”武曌问身边的武承嗣。

武承嗣的心思仍在对李孝逸的私怨上，听到太后问话，忙借题发挥道：“骞味道等以平叛有功而傲视群臣，善则归己，过则推君，何其可恶。”

“两位爱卿所言甚合朕意。骞味道不存忠赤，着即贬为青州刺史，以示惩戒。任裴居道为内史。”武曌眉毛横了横，转而对刘祎之说，“爱卿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赐物百段、细马一匹。”

“谢太后恩典。”刘祎之提起袍裾，跪倒在地。

武曌要他平身，接着不无训诫地对面前的两位大臣道：“夫为臣之体，在扬君德，君德发扬，岂非臣下之美事？且君为元首，臣做股肱，情同休戚，义均一体。未闻以手足之疾移于腹背，而得一体安者？日后再有诿过于君者，朕当重处。”

话说到这里，刘祎之知道自己该走了，就很知趣地起身告辞。

“一大早进殿，有要紧的事禀奏么？”武曌关切地问道。

“方才太后任裴居道为内史，这……”武承嗣没有正面回答问话。

“朕明白这个位子该由你来坐，然水至清则无鱼，徐敬业虽败，然宗室依旧人心浮动，朕若走得太急，岂非自覆其舟？这个裴居道虽无多大建树，却是孝敬皇帝的岳父，现今的秋官尚书（刑部尚书），任他做内史，一则朕不忘旧情，二则避免任人唯亲之嫌。”

“臣以为以太后至尊，即便用武氏族人，也没人敢说三道四。”武承嗣不以为然。

“侄儿此言差矣，朕要的是江山社稷，而非武家几人荣贵。你等虽为朕之至亲，亦不可恃威妄为。”武曌语气略微有点训诫之意。

“侄臣哪敢恃威妄为，即便谨言慎行，亦不为他人所容。”武承嗣“哼”了一声道。

这话一出口，即引起了武曌的注意：“你何出此言？”

武承嗣遂将府令所言对太后叙述了一遍。武曌听着听着，心倒渐渐平静了，待武承嗣一落音，反而以姑母的语气劝道：“侄儿不闻狐假虎威么？

府令的话你也相信？他们常常仗着是你属下，口出不逊，惹是生非，你当严加管束才是。”

武承嗣一脸的委屈：“仅仅傲视侄儿倒也罢了，那李孝逸自平叛归来后，酒前宴后，逢人便说离了李氏宗室，太后将独木难撑……”

“哦！有这等事？”武曌看了一眼武承嗣说，“李孝逸平叛有功，朝野有目共睹。你先且退下，朕自有方寸。”

看着武承嗣很不满意地离开了武成殿，武曌的内心却不平静了。关于李孝逸恃功狂傲的举止她近来也有所闻，而今由武承嗣说出来，她便不能不注意了。可她也深知，作为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身上也承继了太多不良的品格。因此，单就他和李孝逸之间的龃龉而言，她也一时难辨是非，需要作进一步查验。

武承嗣在司马道口上了车驾，他回看了一眼春日阳光下的武成殿，多少有些失望，他没有从太后的话语中感受到对李孝逸的恼怒，也无法判断下一步该如何扳倒这个给他难堪的宗室将军。

车驾载着武承嗣的漫漫思绪，驶过洛阳的一家家店铺，偶尔有一片深绿的柳叶落在车轼。耳边不断传来少男少女们外出踏青的欢声笑语，他的心头骤然一亮，禁不住自问：那个姓薛的大师在忙些什么呢？他的思路迅速转过来了，要扳倒李孝逸，薛怀义的枕头风比自己的谏言更有力量。嗯！他要给这个藐视自己的狂徒重重一击。他放弃了回府的打算，对驭手说道：“去白马寺。”

驭手应一声“遵命”，便拨转马头，朝上东门走去。

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七年，相传汉明帝因夜梦金人，遣使前往西域拜佛取经，回来后敕令修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为白马寺。自“二圣”定都洛阳以来，武曌倾资重新修葺一新，如今已是殿宇嵯峨、禅房堂奥、钟磬悠悠的佛门所在了。

薛怀义现今正坐在“方丈”室闭目养神，他一边捻动手中的佛珠，一边如梦如痴地回味着昨夜与太后的颠鸾倒凤。

当年的卖脂粉儿如今已经落发，刮得很净的头皮泛着青色的光。当初削发时，他是多么不舍得一头乌发啊！可当他想到从此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在当今至尊身上发泄情欲时，便释然了。

他昨夜酉时进宫，今晨卯时三刻离开。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他这个寺院住持被恩准避过众僧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仅如此，太后还要太医为他配了各种壮阳催情的药物。

他一旦登上皇榻，就不再是当初抱着千金公主的男儿，而是把自己变为一头狮子，一头猛虎。他也很吃惊，不知长眠在乾陵深处的高宗当年是

怎样满足太后如火般的情欲的。

太后坐在朝堂上是何等的威严，处理朝政来又是何等的有序果断。然而，当她渡入情海欲波，立即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欢腾得像一只矫捷的兔子，变着法儿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这时候不仅太后忘了自己的年龄，薛怀义也觉得抱着的是位丰满而又风骚的少妇……

但他是个男人，是需要被人追捧，被人尊重的。可他并没有在朝臣们的脸上看到任何这样的迹象。无论是在白马寺进香，还是在洛阳街头，他都能感受到那种鄙夷讽刺的目光……

不过，他有自己的报复方法，他纠集恶少、无赖，唆使其削发为僧，乘着太后赐予的御马御辇横冲直撞于街头坊间，动辄对近之者肆意鞭笞，然后得意忘形地扬长而去；有时候他在外出途中偶遇道士，便极意殴打，强令剃去头发。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朝臣见了他便纷纷侧目而视，避之躲之。有时候躲避不及，他就肆无忌惮地对朝廷命官大打出手。右肃政台御史冯思勗欲将之绳之以法，差点被他打死。朝臣们虽然对他深恶痛绝，可碍于他是太后的男宠，人莫敢言。

他脆弱的虚荣心在目无法纪的支撑下，暂时获得了满足，他很得意地放言——举朝上下，能耐我者何？

“哼！跟我过不去，只有死路一条。”薛怀义一想起这段日子，便很是得意，笑出了声。

此时，一位寺院知事进来禀报，说春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的武承嗣求见。

薛怀义迅速收回心马，对知事道：“有请！”

在洛阳，薛怀义与武承嗣最说得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太后关系特殊，还因为他也是朝臣中最为谦恭的，常常施以童仆之礼。只要是太后传唤，武承嗣都乐于为他执辔。

此刻，武承嗣已坐在薛怀义对面品茗了，他觍着笑脸问道：“大师一向可好？”

薛怀义点了点头：“吃得、睡得、玩得，焉有不快活之理？武大人今日莅临鄙寺，不光是为了说这些淡寡如水的话吧？”

“大师果然见事洞明。不瞒您说，承嗣今日来正是有一事相求。”

听完武承嗣的话，薛怀义讥讽地眨了眨眼说道：“李孝逸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太后脚下的一条狗，竟敢无视大人。”

武承嗣长吁了一口气说道：“谁说不是呢？可太后以为他平叛有功，不便贬斥。”

薛怀义避过太后的评价说道：“大人这口恶气，就由贫僧与你出。只要他来白马寺，不打死他，也让他皮开肉绽。”

“谢大师出手，不过酿成命案，朝野也不好交代，最好就是将之逐出京外。”武承嗣谢道。

薛怀义就笑武承嗣又要撒气，又要立牌坊，打死个官员能起多大风波？

武承嗣也不辩解，心里却想，这样的人在太后身边，迟早也是祸害。

说来也真是冤家路窄，第二天，李孝逸就带着家小到白马寺踏青来了。他近来心境不错，因此那天当府令将与武府的冲突禀告他时，他竟没有在意。现在，走在寺中的禅林佛院间，听钟磬声和诵经声掠过长空，李孝逸心中惬意极了，对身边的夫人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大雄宝殿，你我进去上炷香吧！”

夫人含笑点了点头。

到了殿门前，李孝逸要府役、丫鬟们在外面等候，自己偕夫人缓缓来到大殿。面对如来金身，他们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然后行了布施，才双双行跪拜礼。

他们做完祷告，正要离去，却见一帮手持棍棒的僧人进来问道：“来者可是左豹韬卫将军李孝逸？”

李孝逸见来人气势汹汹，急忙把夫人护在身后，上前答道：“正是下官，请问师父有何见教？”

其中一位膀大腰圆，脸色很横的知事道：“贫僧乃白马寺监司，我且问你，既是前来拜佛，为何不见本寺住持？”

李孝逸施了一礼道：“下官外出踏青，路过宝刹，进香拜佛祈福，本属私家之行，实在不敢叨扰大师，还请见谅。”

“哼！‘贵量’且下不了场，你还敢言‘贱量’，给我打！”

李孝逸见状，连忙对身后的卫士旅帅小声道：“速护夫人出寺，这里本官应付。”一言未了，就见十几名棍僧冲了上来，李孝逸拉开架势迎战。一名棍僧抡起棍棒就朝李孝逸头顶打来，他一偏身，顺势一拉，那棍僧就扑倒在地。李孝逸夺过棍棒做兵器，双方搏斗约半个时辰，棍僧们终不得近身。这时候，只听一位棍僧高喊“住持来了”，李孝逸一分神，当头挨了数棒，顿时血流如注，模糊了眼睛。

护送夫人下山的卫士们听到院内一片喊打之声，知道李孝逸遭了攻击，

立时分了一部分人回到寺院。见自家主人负伤，队正大喊一声，冲进去就要厮杀。李孝逸见状高声喝道：“住手！佛门净地，不可造次。”说罢，他转脸去看，果然薛怀义正朝这边走来。

薛怀义手捻佛珠，面目愠怒，盯着鲜血糊面的李孝逸道：“将军好大胆！这白马寺本是太后钦命重修，你竟敢在此撒野，该当何罪？”

“住持之言差矣！贵寺棍僧寻衅滋事，本官自卫，情非得已，何罪之有？”李孝逸分辩道。

薛怀义不由分说道：“你自恃功高，目无律令，来人！将之拿了，有理你找太后去说！”

队正护在李孝逸身旁，大喝一声：“谁敢动手，格杀勿论！”

李孝逸挥了挥手道：“你等且退下，本官跟他去见太后就是。”

“大人……你……”队正一跺脚，腿却挪不到前面去了。

李孝逸擦了擦眼角的血迹道：“堂堂大唐，朗朗乾坤，岂容奸人胡作非为？”

卫士们让开一条路，眼看着棍僧们将李孝逸捆绑起来向方丈室走去。

可是让李孝逸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从薛怀义面前经过时，却见他不知从哪找来一块砖朝自己头上打去，一股热血涌出脑门，接着棍僧中传出一声喊：“李孝逸打住持了！”

接着，棍棒雨点般地落在李孝逸的身上，他本能地将头藏进两腿间，一任棍棒在自己身上猛击……

李孝逸在府上躺了多日，外面的事情就知之甚少了。这天，府令从外面办事回来，告诉他说洛阳城中不闻将军被打的消息，却是白马寺住持薛怀义被殴传得满城风雨。据说，太后听了很生气。

“太后一向圣明，岂肯听一面之词？”李孝逸乃武将出身，不善猜度别人的心理，他想不到，不论是薛怀义自伤以栽赃他人，还是自己在白马寺与棍僧们的搏击，在经过薛怀义与武承嗣相互印证的陈奏后，都演变为他有意向太后发难了。

府令说完此事，又在门外禀奏，说新任纳言苏良嗣大人来访。

闻言，李孝逸便要起身迎接，从门外进到内室的苏良嗣按住他说道：“将军有恙，何须计较繁文缛节，老夫在此坐坐就走。”

李孝逸很感动，道：“老大人岁交耄耋，尚为朝事奔忙，令晚辈感喟不已。”

“闻听将军被那个狂徒围殴，老夫甚是吃惊。”苏良嗣从丫鬟手中接过茶杯，呷了一口，“薛怀义不尊礼法，举止狂狷，本性使然。只是为何单向将军寻衅，老夫却百思不得其解，是将军得罪了什么人吗？”

“在下自平叛归朝，深居简出，并不曾与人有过节。”李孝逸突然想起府令所禀武府门前事，遂说了出来。

苏良嗣听罢，点了点头道：“这就对了。此事与武承嗣脱不开干系，他兄弟眼下正得势，大人还是谨慎些好。”

从李府出来，苏良嗣益发感到自己这个纳言任得不是时候。世事多变，难保有一天他不和这些人发生冲突。但他内心很坦然，他是凭自己的才干坐到今天这个位子的，他处事向来光明磊落，不唯先帝知道，就是太后也明白他的秉性。

苏良嗣没有想到，他的感叹第二天就应验了。不过，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天早朝不知为何到得那么早。他在司马门前刚刚下了车，就不意与一疾行之人撞了个满怀。也许是那人走神的缘故，竟趔趄地跌倒地上，及至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时，一腔的愤怨都写在脸上了，指着苏良嗣的鼻子骂道：“你老儿没有长眼么？竟敢挡本住持的道。”

苏良嗣听出来了，这是薛怀义的声音，立时也一脸肃然，厉声道：“哼！您就是薛怀义吗？也不看看这是何等地方，你竟敢妄自出入？”

自出入禁中以来，薛怀义如入无人之地，上自大臣，下至宫娥，无不避之，何时受过如此奚落。他不通文墨，一时搭不上话来，哼哧几声后道：“贫僧将此事状告太后，治你轻慢之罪。”

这一来苏良嗣更是怒火中烧，冷笑道：“不晓朝纲，不遵法度，太后也不会宽恕于你。本官今天就先替太后打你个罔视刑律。来人！”

宫中禁卫见宰相喝令，纷纷上前。

“将这贼按到地上，捽其脸颊。”苏良嗣不由分说道。

禁卫们平日里对薛怀义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积怨在胸，如今得了宰相之令，顿时来了精神。四人将薛怀义摁倒在地，两人左右抽打他的两颊，不一刻，他就脸面红肿，眼圈发青了。苏良嗣这才喝令住手：“本官今日打你，是因为你上冒犯先帝、太后神威，下欺群臣，置大唐法律于不顾。本官还要告诉你，往后去如发现你从南牙出入，见一次打一次，打一次就向太后禀奏一次。”

苏良嗣说到做到，辰时二刻朝会一开始，他就坦然地将在南牙司马门前殴打薛怀义之事禀奏太后，不唯太后很吃惊，朝堂上也一片哗然，熙攘了许久才平静下来。

武承嗣、武三思兄弟出来指责苏良嗣冒犯佛法，殴打法师，理应治罪；而新任内史岑长倩则认为薛怀义受命入禁中公干，该遵循法度，严于律己。苏良嗣没有错。

永淳元年，这个岑长倩曾官至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曾奉诏代即将出征却意外殒薨的裴行俭征讨匈奴。后来，几经起落，才在垂拱二年再度入了凤阁鸾台，参与政事。

其他臣下也都对薛怀义此举各有褒贬，大家在奏事时，都很明智地将指责的范围限制在目无法度上。

武曌听着群臣议论，情绪由当初的吃惊渐渐归于平静，薛怀义做下这等事情，只能怨他行为不检点。男宠是什么呢？她玩厌了，可以换一个，而江山社稷一旦丢失，则不可复得。何况大臣们无论褒贬，都没有一人提到他出入后宫为何。想到这里，她挥了挥手，很坦然地说道："我朝重佛事，乃为社稷、黎民祈福纳祥，即便钦封的住持亦不能肆意妄为，苏爱卿打得对。朕还要传旨给殿中省，今后南牙只能宰相往来，违令者依律治罪。"

薛怀义隔了好多日子才再度进宫侍寝，在两人情感深醉时，他不失时机地倾诉被苏良嗣殴打之苦。武曌连训带哄地平息了他的委屈，抚摸着他滑腻的脸蛋道："宝儿呀，那些宰相，不是功臣世家，就是永徽元老，就是朕平日也礼让三分，你惹他们干什么？往后你就从北门进入，不可违旨。否则，朕也爱莫能助。"

薛怀义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依旨行事，这样一来倒也没有再生其他风波。

事情就此过去了，可苏良嗣的内心有许多日子都没有平静，他为太后的通达而感动。

其实这事也引起了武曌的一系列联想。进入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春，此事无形地冲淡了她与薛怀义的床笫之欢，于是，许久不曾犯过的失眠症重新复发。当她与薛怀义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如醉如痴，兴奋之至，可过后接踵而来的是疲倦，是烦躁，动辄对上官婉儿、张尚宫、武钦等人发脾气，甚至责打身边的宫娥和太监，武成殿的气氛整日处在紧张之中。

她对自己一手搭建起来的朝政格局也不放心，总怀疑宰相中有人会像裴炎那样提出还政的谏言。李孝逸与薛怀义在白马寺大打出手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枕边厮磨时传到了她的耳里，她虽不无嗔怨地责备薛怀义不该鲁莽行事，但在内心却认同了李孝逸心存异志的说法。

李孝逸的话一定代表了宗室对她临朝的看法。从高祖到高宗，亲王、公主、将军、郡主盘根错节，他们才是最可怕的。

她越是担心，烦恼就越不时叩响她的心扉。这不！有人密奏，说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刘祎之私议：“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她的眼睛透过眼前的奏章，似乎看到一双双冰冷而又仇恨的眼睛，她丢开手中的朱笔，闭目养神片刻，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这时候，上官婉儿进了殿门，她一眼就看出了太后的走神。她站在殿中央，直到武曌睁开疲倦的眼睛，她才上前施礼叩见。

“有奏章要呈给朕看么？”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缓缓来到太后身后，她一边轻轻地为武曌按摩脊背的穴位，一边回话：“有位叫作鱼承晔的侍御史，不知太后可曾记得？”

“鱼承晔？”武曌先是摇了摇头，但继之忽然眉头一展道，“朕记起来了，洛阳令魏元忠提过，他的儿子鱼保家据说被叛军裹挟，是朕赦免了他。”

“太后好记性。现今鱼保家向朝廷上书，言太后欲知人间之事，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

“那你以为呢？”

“此不失为广开言路之途。”上官婉儿表示了支持。

“爱卿所言，亦合朕意。可知会右肃政台，要韦思谦命有司绘图专制，布于两都、州县，凡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日六驿，送至京师。”

此时，上官婉儿已结束了按摩，正帮武曌整理衣领，她又忽然说道：“爱卿可拟一道诏书，贬李孝逸为施州刺史。”

闻言，上官婉儿很是不解，问道：“李大人平叛回来不到一年就外放出京，朝野会怎么看呢？”

“他竟敢殴打白马寺住持，又唆使属下在武承嗣府前滋事寻衅。朕若不处置，他们还不闹翻了。”武曌说着，从案头拿起一道奏章，“你看看这个。”

上官婉儿一看上面的标记，就知道是一道密奏，她打开一看，很是不解。刘祎之是太后最为亲近的大臣，怎么会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呢？

“既是密奏，当不会空穴来风。祎之乃朕所引用，亦有背朕之心，岂复顾朕之恩也。近臣尚且如此，遑论宗室？由此推之，宗室一定是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

上官婉儿十分感佩武曌的警觉，去年下半年，李敬业在扬州举事，她就听说亲王中有人曾唆使诸王准备联名上书，乘势要武曌还政于皇上。孰

料，徐敬业举事如同六月的阵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待平叛结束后，她遵照太后旨意，曾要武成殿太监暗中探听，却是不甚了了。

“太后圣明！祸因多藏于隐微，而发于未萌，不可不防。”

“你说说，朕若是还政于旦儿，彼等是否会弹冠相庆？”

“太后是要试探一下么？”

武曌很吃惊，旋即笑了，心想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上官婉儿。事情既已点破，她也不打算遮掩，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道：“朕就是欲试诸王之忠奸，人心之所向。”

上官婉儿沉思了一会儿后道：“这倒不难。太后不妨放出话去，就说准备还政于皇上，先看皇上如何举止？倘皇上欣然接受，则无疑身后站着诸王；倘皇上坚辞，则太后依旧临朝主政，朝野暗议便自然平息了。”

武曌眨了眨眼睛道：“你下去草拟一道诏书。”

“微臣遵旨。”

“朕不想给群臣留下虚与委蛇的印象，故而言辞定要恳切。”

“微臣知道。”上官婉儿暗暗感慨太后精于周旋，既要将事情做得圆满，又不给别人留下任何口实，她接着问道，“皇上那边的上书怎么办呢？”

“朕意由他亲笔来写，你可以润色，总是要见朝臣的么。”

“微臣明白了。”

但武曌似乎还不放心，在上官婉儿起身告辞之时，她还特别叮嘱此事只有她二人知道。

“也不让两位武大人知道么？”

“当然！”武曌没有留丝毫上的余地，“彼等见识太浅，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

离开武成殿时，上官婉儿的心境忽地变得复杂了。她说不清今天自己的谏言是不是一种忠诚，更想象不来皇上李旦在看到太后还政的诏书后是一副怎样的表情。一想到他将近三年来在偏殿过的那种门可罗雀的日子，她就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十分可怜，这一切都使得她的眼睛潮湿和酸涩，回居处的脚步也变得沉重多了。

一连数日，上官婉儿把自己关在室内，为太后还政诏苦思冥想，她已揣摩透了太后的心思，就思谋着怎样将话说得恰如其分。

进宫以来，她代太后起草过无数的诏、制、敕，向来以文采斐然，遣词精准而受称誉。可这一回，她有种才尽词穷的为难。多少次刚有了一个大略的思路，可才写了几句又觉不妥，干脆撕掉，案边地上已积了一大堆废纸了。

中午，太后差宫娥送来饭菜，然而她没有食欲，吃着吃着就走了神。

第三天晨曦初露的时候，她终于将文稿收了笔。迅速地来到梳妆台前，以最快的速度梳洗完毕，便急急忙忙到武成殿觐见。

“文稿起草好了？”

“启奏太后，文稿初成，微臣恭请圣览。”

“看你两目有了阴影，便知昨夜煞费苦心了。”

武曌把诏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眉宇间露出难以遏制的喜色，及至收起文稿，那满意都溢于言表了：“难得爱卿聪慧，深解朕之苦衷。请带上文稿到别殿拜见皇上，看他阅后如何应对？”

别殿距武成殿不远，上官婉儿进去的时候，太监郭纬正陪着李旦下棋。两人都对上官婉儿到来很吃惊，特别是李旦，眉目间立即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恐惧。他们匆匆收拾了棋局，起身迎接。

上官婉儿严格遵循着君臣之礼，道：“微臣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

李旦从没有上过一次朝，似乎早已习惯了被人遗忘，当上官婉儿拜见他时，竟至于没有任何反应。上官婉儿只得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李旦才木讷地说道：“不知知制诰到此，有失远迎……”

上官婉儿忙说道：“皇上如此说，折杀微臣了。”

“母后近来可好？”其实，他自己都觉得这话是多余的，因为昨日他才刚刚携皇后问安回来。

“微臣是奉太后旨意来向陛下呈送诏书的。”上官婉儿没有正面回答李旦的问话，说完，就双手递上文稿。

李旦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错，猜测太后在诏书中会说些什么，不免脸色有些仓皇。及至将文稿前前后后看了一遍后，他立时目光离散，脸色蜡黄，整个人呆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跪倒在地，对着案头的文稿，连连叩首道：“儿臣谢母后恩典，但还政之意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皇上失魂落魄的样子让上官婉儿心里有些难受。唉！论年龄，他才二十

四岁啊！却过早地苍老了。她急忙上前扶起皇上，又倒了一杯茶为他压惊，同时直截了当地说道：“太后要臣带回皇上的回应呢！”

李旦不假思索，就决然地摇了摇头道：“此事万万不可。母后临政，朝野井然，圣威四域，民丰物阜，朕感佩之至。有母后主政，社稷大幸。”

上官婉儿继续道：“可太后自感日昃忘食，夜分辍寝，欲养闲高枕，庶获延龄，还望陛下三思。”

“母后若是执意还政，无异陷朕于不孝，还乞知制诰转告母后，朕就在别殿聆听母后教诲，不胜感激。”李旦坚持己见。

上官婉儿面露难色道：“此类大计关乎社稷，更关乎陛下母子之情，臣妾转达，恐为不妥。陛下若坚辞不受，不如亲自拟一道上书，臣妾呈送太后，待她阅后再做商议。”

“好！这个上书由朕来写，只是无须再做商议，恳请母后为大唐社稷虑亲理万机，临御天下，忧劳兆庶。儿臣将每日为母后康健祈福，凡有虑之不周者，悉听教诲。”说完，李旦便唤来郭纬引笔铺纸。

李旦万千感慨，却踯躅许久，无从下笔。眼前浮现的都是皇兄李弘暴死、李贤自缢、李显房州漂泊的画面，他的心一阵阵紧缩，仿佛大祸就在眼前，手也不由得战栗不止。犹豫了许久，他才将笔落在纸上。

好在刚才与上官婉儿的叙话中，他已明晰了思路，故而还是当场草就了辞让的上书，只是因心情紧张，写到最后，竟大汗淋漓了。

接过郭纬递来的绢巾，李旦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对上官婉儿道：“你替朕看看，有何不妥之处尽可奏明，朕随手就改。”

上官婉儿也不客气，捧起上书大略浏览了一遍，见词诚意切，文句通畅，便道：“微臣这就带回去呈送太后批阅，并将陛下辞让之坚奏明太后。”

李旦送上官婉儿到殿门口，一直看着她上了轿舆，身影在墙角处消失，才转回头来。他发现刘皇后正泪流满面地站在殿中央看着自己，便走到她面前拂去眼角的泪水道：“好好的，你焉何又流泪了？”

“方才的话臣妾都听见了，陛下为何要辞让，是她提出要还政，又非陛下强争！”

“唉！你进宫多年，母后心思总该知道一二，焉何如此糊涂呢？”

“这江山本就姓李，她强夺而去，心亏理屈也是真的。”

“你难道忘记两位皇兄是如何死的？庐陵王是如何被废的了？眼看着宪儿、撝儿、隆基一天天长大，朕不愿意看到他们陷入灭门之灾。”

闻言，刘皇后就又哭了：“陛下堂堂一国之君，居人膝下，仰人鼻息，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李旦拥着刘皇后，内心一阵痛苦，眼泪就打湿了她的肩头，想起高宗便感叹道：“父皇！儿臣无能，愧对列祖列宗。”

正月二十日，依例朝会，辰时二刻，朝臣们分文武两班站立在丹墀内。当武钦宣布朝会开始时，大家惊异地发现，一直没有出现在朝会上的皇上竟坐在了太后身旁。

连武承嗣都十分纳闷，悄悄向新任内史裴居道问道：“皇上现身，太后这是为什么？”

裴居道谨慎地摇了摇头：“下官也不明白。”

朝臣的骚动正是武曌所需要的，待大家渐渐静下来之后，她朝身边的武钦点了点头。

只听武钦尖着嗓子宣道——

制曰：朕以庸昧，虔膺厚讬，宿承先顾，社稷宗庙，寄在朕躬。久亲庶政，勤倦成劳，自今日起，复政于皇上，朕方资药饵，冀保痊和，百官总已以听，有司尽职，上下一体，辅佐皇帝，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

宣读完诏书，武钦对呆坐在一旁的李旦道：“陛下，请接旨吧。”

李旦两眼无光，显得十分倦怠，几经提醒后，才起身来到丹墀内，伏地拜了三拜，说话声就带了颤音：“请母后收回成命。儿臣不堪重任，乞母后继续主政朝堂，此乃黎民之福，社稷之幸。”言罢，便潸然泪下了。

见此，武曌的脸就拉下来了：“朕还政于你，乃思谋良久之举，皇上推辞，却是为何？”

“母后！文武之道，凭经纬而开国；春秋之功，藉生杀而成岁。母后临御天下，忧劳兆庶，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集缉南薰之化。故得中外禔福，遐迩乂安。儿臣诚乞母后君临紫极，抚育苍生，普该有识之流，为启无疆之福。”

此刻，武钦暗地将昨日上官婉儿带回的稿子对照着看，发现李旦所述竟与文稿一字不差，知其用心良苦。

“皇上是要累死朕么？”武曌又问道。

这时候，只见武承嗣出列奏道：“皇上上书，意切词诚，微臣请太后为社稷虑而受之。”

韦方质、韦待价、魏玄同、魏元忠、韦思谦等一班宰相先行跪倒在地，祈求武曌继续主政，接着，朝臣们纷纷跪倒一大片。只有刘祎之保持了沉默，显然，那道密奏事出有据。

看看火候到了，武曌也见好就收，她欣悦地环顾了一下丹墀内的朝臣们道："皇上坚辞，朝野挽留，悠悠万事，社稷为大，朕不惜衰朽之身，昧旦忧勤，不遑寝食。于今之后，君臣同力，光我大唐基业。"

见太后心情大悦，裴居道趁机出班奏道："纳言苏良嗣大人表奏，宁州刺史狄仁杰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臣请太后下诏表彰。"

这消息让武曌分外欣慰，她当年还乡并州时，狄仁杰还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自仪凤二年奉调进京后，这些年没少历练，终于没有让她失望："传朕旨意，即日起狄仁杰调任神都，任冬官（工部）侍郎。"

接下来，武钦又当朝宣布了太后的旨意，指责刘祎之非议朝政，惑乱人心，着即发司刑诏狱审理。

除登基大典那天外，这是李旦第一次参加朝会，他对母后的多变十分吃惊。他做豫王时，刘祎之曾是他的王府司马。他擅书能画，文藻绮丽，使得他们之间超越了君臣的藩篱。况且，朝野都知道他是太后的心腹，怎么能……

李旦忽然热血上涌，从座上站起来要说话："母后！儿臣……"

可武曌根本无视他的存在，对武钦说了一声"退朝"，便径自出殿去了。

第十二章

告密风似飙过野

劝农雨如酥润心

李旦从乾元殿回到别殿，埋头扑在案头大哭，口中断断续续地自语道：“朕无能，救一臣下尚且无力，何谈社稷？刘爱卿！朕对不起你啊！”

宫娥和太监们顿时慌了神，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样劝慰皇上，只有小心翼翼地在一旁伺候。

郭纬明白，皇上的伤心都来自于乾元殿上刘祎之被贬，遂使了个眼色要众人退到殿外。他掩了殿门来到李旦身边劝道：“木已成舟，覆水难收，陛下还是要看开些。”

李旦抬起头来，泪水打湿了衣襟，耸动着肩膀道：“既是太后临朝，干脆就直接称帝罢了，何须虚设帝位，连朕说话的机会都不给……”

“陛下！”李旦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郭纬断然截住了，他上前附耳道，“陛下！您需谨防隔墙有耳啊。”

李旦的身子一哆嗦，遂收住了话头，对郭纬道：“你速去告知刘祎之家人，就说朕一定要上言母后，为他辩冤。再说他曾是母后心腹，当年‘北门学士’之中坚，也许母后会念其纂修有功，会发恻隐之心，赦他死罪。”

郭纬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内心却埋怨皇上糊涂。武元庆，太后兄长，一旦获罪，流表南疆，身死异乡；雍王李贤，太后亲生，杀而不皱其眉，况刘祎之区区臣下耳。可他觉着这样说让皇上太难堪，于是答应往刘府走一趟：“奴才谨遵皇上旨意，这就去刘府告知其家人。不过陛下也知太后秉性，聊尽心耳。”

面对严酷的现实，李旦也无话可说，目送郭纬离开别殿，他对伺候在外面的宫娥喊了一声：“来人！笔墨伺候。”

宫娥急忙滴水研磨，李旦刚刚弹了弹笔尖，就听见殿外一声传唤：“皇后驾到！”

李旦放下笔，皇后窈窕的身影就进入眼帘了，去年刚生下小皇子李成器的她，依然朱唇红颜，莲步轻移。李旦心中掠过欣慰的涟漪，这几年若不是她早晚陪伴，大概自己早已不想苟活于世了。

“陛下安好！”皇后问候道。

李旦点了点头。

刘皇后瞅了瞅案面摊开的笔墨纸砚，问道：“皇上这是要作画吗？”说着，她从宫娥手中接过墨碇，撩起衣袖研了起来。

李旦长叹一声，刘皇后循声看去，这才发现皇上的脸上泪迹斑斑，霎时便杏眼圆睁，惊道：“皇上遇到不顺心的事了么？”

李旦屏退左右，伤感之至地将乾元殿上太后如何假意还政，他又怎样地奉表固让，太后如何听信谗言，当殿将刘祎之发司刑诏狱的情势叙说了一遍，边说边涕泣不已，刘皇后那颗早已愤怨蓄积的心就无法平静了。

“太后专横，欺人太甚了。”刘皇后蛾眉倒立。

“皇后小点声。”说着，李旦向殿外努了努嘴。他现在是草木皆兵，似乎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太后的密探。他想起去年小年时，刘祎之到别殿拜见，君臣品茗间，刘祎之触景生感，说他有一天同凤阁舍人贾大隐饮酒，席间说起当今朝政，他言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当时，贾舍人倒也没说什么。孰料就在这还政礼让的朝堂上，母后便对刘祎之开了刀。

“显然是贾贼告了密。”刘皇后断定道。

“你说如此境况，朕哪有付于心丹青呢？”

刘皇后被李旦的一番话说得泪花蓬蓬，情不自禁地上前替他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如此度日，与牢狱何异？”

“更有甚者，有人建言太后铸铜匦以受天下密奏，此风一开，告密蜂起，诬良为盗，诬忠为奸者得以升迁，则天下危矣。”

“今日座上宾，隔夜阶下囚，这岂不让人人自危？”

“刘祎之因朕获罪，朕若置若罔闻，岂非让臣下寒心？朕决计上言母后，请其开恩，赦刘祎之死罪。”言罢，李旦起身就向案头走去。

刘皇后上前一把按住李旦的手道：“陛下三思，太后专断，焉可听陛下之言。救人未果，而自招其祸，累及诸子，到头来事与愿违。”

“皇后好糊涂！”李旦推开刘皇后的手说道，“朕记得皇兄李贤流放巴州后，曾在给上官婉儿的信中吟《黄台瓜辞》，今三瓜已摘，留朕孤守藤蔓。朕就不信，她真能无情地把朕摘掉。”

见李旦意决，刘皇后不禁为之动容。两年多来，她第一次见皇上拍案而起，就由不得拿起案头的笔递到他手中：“既是陛下必欲为之，臣妾当随左右。”

李旦虽生性懦弱，然自幼善文辞，执笔在手，情开湍流，一泻而出，将刘祎之对太后的忠贞不贰，屡建卓劳描绘得淋漓尽致。写着写着，李旦随心逐浪，涉及了铜匦告密一事——

儿臣以为，徐敬业倒行逆施，朝廷讨之，天道人心。然则，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究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

儿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乃其究竟，百无一实。母后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母后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盖惧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伏愿母后念之！切切顿首。

写完最后一个字，李旦觉得十分疲惫，他仰面靠在龙位上，闭目不语。刘皇后捧读墨迹未干的上言，想起自弘道元年以来朝廷的变故，回味两年来偏居别殿，门阙冷落的遭际，不禁潸然泪下。及至读到对告密风起的种种忧虑，她转过脸来看了看疲惫不堪的李旦道：“陛下一时激怒，言辞过激，臣妾……”

“朕是忧心朝纲废弛，百川沸腾，社稷危亡。”

刘皇后又问道：“皇上要不要盖玉玺呢？”

李旦苦笑道：“玉玺现在尚宝监处。即便有，朕敢盖么？”

刘皇后便无言了，停了一会儿又问：“此书该由谁去送？是托人转交，还是直达天听？”

李旦想了想道：“皇后可否让身边的袁尚宫去一趟，她虽年轻，然处事机灵，定可周旋恰当的。”

刘皇后觉得李旦说得有理，当下传来袁尚宫反复叮嘱，袁尚宫道一声明白，便转身去了……

自跟随刘皇后以来，袁尚宫不是第一次进武成殿，路径并不生疏；对上官婉儿她也熟悉，只是没有说过话。走完司马道，拐上廊庑，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她又折向了一条花径。二月春寒料峭，花枝尚未长苞，不免寂寥，倒是两边垂柳的柔枝，渐渐地挂了鹅黄。知制诰的门前，有几

位宫娥正在打扫枯叶尘土。袁尚宫上前道过缘由，宫娥见是皇后身边的人，自是不敢怠慢。不一会儿，那领头的宫娥就出来让袁尚宫进去。

上官婉儿这会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太后亲书的《垂拱集》，她一双明眸滴溜溜地随着太后的书法和文辞而流转，口中发出“啧啧”的感叹。她不知祖父当年因何原因就是对太后看不上眼，可眼前这一本仿王羲之书体而写就的文集，以中锋起笔，侧锋丰姿，捻转提顿，流转自然，时而云烟藏岫，时而锋芒毕露，着实令她赞叹。至于章法，首尾呼应，笔意顾盼，朝向偃仰，疏朗通透，形断意连，气韵生动，风神潇洒。其神其韵，几于乱真，却又透出女人的婉秀，尤其是太后梳理了自显庆以来奉诏听百司奏事，坐朝理政之参验，更是弥伦群言，高屋建瓴，邃思幽意，堪为策论之范。

上官婉儿尤其感动的是，太后竟把叙述自己进宫经历的文章给自己看，这份情感就是当今皇上也未能沐浴的啊！但是她也是理智的，那些蕴含在字里行间的宫廷争斗，尤其是太后十分得意的权谋之争，她从内心是厌倦的。而且，她对太后的独断专行也不无微词，可这一切，与太后机敏聪慧、韬略过人相比就微不足道了。

她放下书卷，双目迷离，整个心神都随着太后的文字走了。她由太后的做派又想到了她的几个儿子，唯有李贤最像太后，却早早死在了太后的威势之下。她无法想象，当今皇上是怎样打发那度日如年的时光的。

袁尚宫的脚步声打断了上官婉儿的思绪，她睁开双眼，就听见袁尚宫道：“尚宫袁婧参见知制诰大人。”

上官婉儿含嫣一笑道：“尚宫客气了，坐下说话吧。”

“职下是奉皇上旨意来请知制诰大人转呈上书的。”袁尚宫说明来意后，就将奏折递了过去。

上官婉儿接过李旦手书的奏章，大体浏览了一遍，就不露声色地对袁婧道：“请袁尚宫转奏皇上，微臣一定转呈皇上之书。”

可等袁尚宫一离开，上官婉儿的双眉就紧皱了。皇上昨日刚刚礼让朝政，今日就呈送言辞如此激愤的上书，太后会怎么看呢？这不是指责太后专肆么？就这样呈上去势必会被疑为不愿意让政，倘若触怒了太后凤颜，皇上必难逃李贤下场，最起码也会如庐陵王一样，被流放京外。那时候，这李唐江山究竟归于谁手，就真难说了。

上官婉儿摩挲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该怎么办呢？大约半个时辰后，她拉开门对外面的宫娥说道：“本官要处理太后送来的文卷，你等不可喧哗，不经传唤，也不可贸然进来。”说罢，她转身关了门来到案头，一笔一画地临摹起李旦的笔迹来。

当年在掖庭受到武曌的关照，她从小便临摹书艺大家欧阳询、褚遂良等

人的字，练就一手技巧。凡眼前文字看过几遍，即可通晓结体、章法、风范，仿出个八九不离十，若不细看，是难辨真伪的。

她细细揣摩起李旦的书艺，竟与太后相类，便心中暗自欣慰。她铺开稿纸，一字一句地抄了李旦上书中就刘祎之一案的陈言，而把关于告密的议论删除了。末了，她又反复看了看，觉得毫无破绽，才放心收入卷内，继续阅读起太后的文卷来。

第二天不逢朝会，一大早，上官婉儿便带了《垂拱集》来见武曌。

“朕的文卷你看完了？”武曌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示意她坐下说话。

上官婉儿洁净如玉的脸上就充满着玉兰般的微笑：“微臣惭愧。”

“哦？”

“微臣不知陛下日理万机，竟写得一手王右军的行书！真可谓遒劲，绝代更无。”

“呵呵！此乃后人礼赞右军之语，朕何堪当之？”武曌笑道。

“太后当之无愧。”

“朕向来以为，书艺者，天赋、心源、造化三者合一方能为之。”武曌说话时，脸上露出难以遏制的兴奋，毫不掩饰地言道，“此皆太宗教诲之功也。”

上官婉儿从年过六秩的太后脸上读出了少女的光彩。果然，武曌接过《垂拱集》，便动情地讲起一段让她难以忘怀的往事。

“往事如烟，然唯此一事，刻骨铭心。当年朕方进宫时，正值豆蔻已过，及笄未至，常在太宗身旁伴驾。太宗命朕研习右军之《兰亭序》，并悉心指点，殷殷不倦。也是朕生性喜爱书艺，日有精进，太宗十分喜欢。有一日，先帝进宫，太宗要他点评《兰亭序》文辞及书艺，他一时语塞，朕不忍其窘，乃冒胆提示。太宗龙颜顿怒，斥责朕不该多嘴，命朕当庭回答三问，若是答得上来则罢了；若是答不上来，则乱棍打死。朕毫无惧色，娓娓道来，不唯有条不紊，还独出新见，使太宗龙颜大悦。岁月如隙，转眼数十载过去了。若无当日，朕焉有今日？后来，先帝发奋，终成正果。他为李世□亲撰御书碑文，比之朕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上官婉儿静静地听着，幽幽情思伴随着武曌的追忆而丝絮般地飘舞着。面前这个曾经爱过两个男人的女人，也许因背伦而引起男人们的非议，可在她心中，太后活得坦荡，活得真实，活得有声有色。这就够了，女人这一辈子，有几个真爱过的男人存在心底，就是最大的欣慰了。

“婉儿！”

上官婉儿的心像云彩一样飘着，飞过大唐男人的丛林，他们金戈铁战、羽扇纶巾，他们峨冠博带、风流倜傥，他们诗林拔萃，文海泛舟，哪一个又将是自己的最爱呢？是那个武三思么？是那个武承嗣么？或许……

“婉儿！”

上官婉儿一激灵，这才发现自己走神了，脸颊顿时泛起红晕，掩了口道：“太后是在传微臣么？”

“看你目光飘忽，心思都飞到殿外去了吧？”

上官婉儿欠身回道：“微臣是被太后的往事感动了。读《垂拱集》时，微臣为太后的文章书艺而撼动，以为古往今来，集政事、才情、文章于一身者，唯太后耳。”

“朕希望你在身边能有所作为，朕已在心底谋计，今后我朝应选巾帼女秀入朝任官，与男人一样在朝堂议事，奉旨出使。”武曌很高兴上官婉儿能有这样的感觉。

“太后圣明！男人可以青史留名，女人也一样可以彪炳汗青！”看太后情绪很好，上官婉儿从衣袖中拿出李旦的上书，很婉转地说道，“微臣还有一事禀奏太后。”

“说吧！”

“是……”上官婉儿顿了顿道，“昨日皇上差袁尚宫送来一道上书……”

“哦！有这等事，呈上来。”

武曌接过上书阅看，待停留在最后一句话上，脸色勃然大变，“唰”地将上书摔在地上，怒骂道：“如此孽障！竟敢口出狂言，为逆贼说情，对朕说三道四。”

上官婉儿的脸便也严肃了。

“朕本欲还政于他，是他上书再三推让。如今，倒指责朕处置刘祎之不当，看来，他内心对朕积怨甚深，让政不过故作姿态罢了。”武曌并不等上官婉儿回应，就对武钦说道，“传朕旨意，令皇帝面壁思过，一日三省。”

上官婉儿明白，话说到这个地步她已没回旋的余地，只有道一声“太后圣明”，便起身告辞，出殿去了。

……

春分已过，伊河的浪花最先感知了“日暖春柳新”的融融和煦。

然而牢房里的人心，却离春天渐行渐远。刘祎之望着在牢房窗外盘桓的紫燕，油然想起去年这个季节，他在太后面前弹劾内史骞味道推过于君，致使其远行青州的旧事。此事犹在昨日，而自己的下场却比他更惨，说来真是人生无常。

晚饭还没有送来，刘祎之望着窗外树枝上的绛红色，就知道太阳即将在苍山之后隐没了，难熬的一天又过去了。他伸出带血的手指，在牢房的墙上划了一道。数了数，已经有三十多道了，自己已身陷囹圄一个多月了。

人在排解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唯一方法就是追忆往事。当年，他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四人以文藻而为世人称道，同为弘文馆学士。孟利贞早在龙朔二年先他三人而去，高智周也在四年前寿终，郭正一走得更早，永徽年间便终老天年了。四人中数他最年轻，却受到时为皇后的武曌的看重，使他得以入禁中，成为“北门学士”的一员，参与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书的编纂，并且有机会就朝政私下密议，最后以皇后的名义陈奏高宗。那时候，他是何等春风得意。尤其是在皇后上书高宗《十二建言》后，更是如日中天，很快由朝议大夫迁为中书侍郎，并兼豫王府司马。如果不是那次到荣国府私下看望姐姐惹恼了皇后，被流放嶲州，他的仕途本来是平直宽坦的。

也许是他当年的才气给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被召回京城，恢复原职。他从心底感谢太后的恩泽，他相信太后也感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让他参与了废黜李显，册立李旦的谋划。

他对李旦的情感远浓于李显。作为曾经的豫王府司马，他从心底希望新皇上有所作为，成为继高宗之后的又一个中兴之主。可他没有料到，就在新皇登基的当天，太后就剥夺了他坐朝理政的机会。有一天裴炎与他谈起这件事时，他很为难，也很尴尬。一边是对自己有恩的太后，一边是朝夕相处的皇上。在理智上，他不能不承认太后当政，不仅李旦望尘莫及，就连高宗与之相比，也很逊色；但从情感上说，他更希望李旦真正成为一个坐朝问政，光大基业的皇上。

他原本是保持沉默的。可谁知那个该死的贾大隐不但让他喝得酩酊大醉，而且引出了那么多关于帝后之间的话。酒醒后，他很沮丧、后悔，可是晚了。贾大隐直接去皇宫告了密，而接受告密的不是别人，正是武承嗣……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完了。

牢房的走道里亮起了灯盏，晃晃悠悠地，映出他佝偻的身影，一种凄惨惨黄泉路近的忧伤流过眼角，凝结成昏黄的泪珠。他没有食欲，望了一眼狱卒放在牢门口的晚饭，肠胃翻腾、恶心欲吐。这时候，就听见从身后传来说话声，那是夫人的声音：“这点银子请大人收下，给弟兄们买些酒喝。”

“好！你尽量快些，让上面知道，我要受责罚的。”

“请大人放心，韦思谦大人已经打过招呼。”哦！这是儿子的声音。

狱吏来到牢房前开了牢门。只听夫人叫了一声“老爷”，刘祎之一步上前抱住夫人，焦急地呼唤：“夫人！夫人！你怎么样了？

夫人睁开眼睛，那泪水就哗啦啦地淌到了胸前，嘴里只是“老爷、老爷”地叫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儿子跪在面前，凄然涕下道：“孩儿不孝，让父亲大人受苦了。”

刘祎之欣慰地摆了摆手，问道：“你与母亲为何能来探监？”

儿子从怀里拿出一张绢帛递到刘祎之手中，他看着看着，仰天长叹了一声：“吾必死矣。”

儿子大惊，痴呆呆地看着父亲道：“父亲，您不能吓孩儿啊！”

“非为父吓你，实因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陛下上表，徒使吾祸速至矣！”刘祎之将身子转向牢窗，怅然良久道，“陛下！你害了微臣啊！”

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刘祎之反倒平静了，他对夫人和儿子道：“若是皇上不上表，也许太后念老夫当年纂书之功，贬谪流放，皆可回旋。可皇上如此一掺和，太后必疑我为帝党，必杀不可。既然其祸不能避之，毋宁坦然相对，你回去好好赡养母亲，教子读书，勿失我望。”言罢，他端起夫人和儿子带来的酒，一饮而尽，便不再说话。

待儿子和夫人走后，刘祎之唤狱卒拿来笔墨，他要草书上表，言还政之利，恳请太后改弦更张，取信于天下百姓——

夫嵬乎大唐，猛将如雨，文士如云，希美之死，形同蝼蚁。然则，太后专断，上以代皇上临朝，下以开铜瓯之殃，致仇者竞相诬告，奸佞徒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赭衣塞道，遍野哀鸿，其悲然悲乎然也。嗟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微臣黄泉将赴，了无牵挂，唯念大唐江山，伏乞太后，明殷鉴之伤，暴秦之祸，纳贤者之言，尊上苍之意，还政于宗室，则天下黎首无不仰拜……

刘祎之很明白，这些奏疏只会加快他走向死亡的步伐，但他并不后悔，每日照样吟咏不止。其间韦思谦又来狱中探看过两次，意图说服他收回这些谏言，终无果而归。韦思谦不能理解，裴炎力主还政，乃先帝之托，刘祎之本太后心腹，何以固执己见而不知返。他也曾就此问过刘祎之，可他只是笑而不答。

武曌虽然对刘祎之逆鳞很惋惜，毕竟它曾是“北门学士”的中坚，为她能有今日建过卓勋。可当韦思谦、武承嗣先后向他禀奏了刘祎之的固执后，她终于决定，赐他家中自缢。

“朕不忍见他身首异处，枭首刑场。”武曌这样说道。

清明节前一天，天空飘起了立春以来的第一场雨，本来暖和的天气骤然转凉了。清晨起来，刘祎之正在牢窗前出神地看雨，忽然听到牢门打开，有人高呼“太后敕到”。

那是韦思谦低沉的声音：“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违逆圣意，欲图谋反，着即于家中赐死。”

刘祎之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惊慌，并以揶揄的语气反问道：“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韦思谦无言，他不得不向将死的刘祎之道出了一个残酷事实，那就是太宗亲创的五花判事制早已形同虚设，宰相议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如何执行太后的旨意。他已经老了，早已没有当年查处李义府之时的激情，更没有勇气直指政弊。

囚车押着刘祎之回府时，雨渐渐地大了，浓密的雨丝落在囚车内，冲洗着刘祎之身上的血迹。即将到达刘府时，他竟面目一新，除了无法洗去的伤疤外，周身干干净净。监刑的韦思谦十分惊异，莫非人世间果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造化：“上苍不让他带一丝尘埃上路啊！”他暗自感叹。

刘祎之走了，他走得很悲壮，即使在行刑的最后时刻，依然镇定地要儿子为他濯足，说是脚底也不能沾一丝污垢，才能去见高宗皇帝；他还自操数纸，援笔立成，给太后上了最后一道奏章。

刘祎之的绝命奏章在武曌案头放了多日，令她一想起来，就心中不安，难以释怀。刘祎之曾是她的股肱之臣，已然走上离经叛道之路，那其他朝臣呢？她不敢往深里想。一天夜里，她情不自禁地把这种感觉说给床笫依偎的薛怀义听。

“太后何须忧虑？不是有人建言设铜匦么？太后可奖掖告密，只要有人举报，立即治罪，还怕有人心怀叵测么？”薛怀义道。

“此事总需有人来做，宝儿看朝中何人可担当此任？”

“治有罪之人，须得意坚手狠之人。朝中诸臣，心慈手软，不能当此重任。微臣推举一人，此人名索元礼，乃西域人，在洛阳多年，是微臣义父，做起此事来定是利索，不知太后意下如何？”薛怀义建言道。

“哦！你不妨详说。”

“据臣所知，近来就有告密投书，状告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曾为反贼徐敬业制作过刀车弓弩。”

“好！此事就由他办。”

第二天朝会上，武曌不但召见了索元礼，而且擢升他为游击将军，为推使，可在洛州设置机构，审理“谋反者”。

正所谓作茧自缚，当初向武曌提出设铜匦纳密奏的鱼保家，没有想到索元礼审理的第一件案子竟是他。

索元礼将自己多年来研制的刑具悉数献给朝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件，一件是狱持，即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卧邻秽溺；第二件叫作宿囚，即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这些都是刑狱从来没有过的刑具。

鱼保家第一次受审，不肯招供，索元礼就令行刑者抬出铁笼，鱼保家看着这刑具，先自软瘫了，当下招供，不久就被判为死刑。

审判结果上奏到武曌那里，索元礼立即得到赏赐，于是他更加有恃无恐，上任不到一个月便办理了几件案子，牵累人数达千人之多，一时洛阳城内血雨腥风，囹圄人满。

对这件事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是两个“永徽”前后出生的年轻臣僚，一个是刚满四十岁的文昌台都事周兴，另一个是刚过了三十五岁生日的侍御史来俊臣。他们一个是长安人，一个是京畿万年县人，两人几乎先后相跟着来到洛阳。

清明刚过，洛阳城周围的麦子眼见得拔节起身，不几天就齐刷刷地站在平原上了。这也是一年最好的时节，读书抑或入仕的英俊少年，久居闺房的小姐丫鬟，还有宝马香车的公主驸马都在这样的日子，把自己放飞在蓝天白云之间。

自北魏在这里开凿石窟，尤其是武曌迁到洛阳居住后的二十多年间，伊河两岸成为春游的圣地。这一天，在伊河东岸的香山石径上，走着来俊臣与周兴。虽说同在秦地京兆，但这两人在洛阳却甚少来往。神都的官员常常以此来作为秦地人不朋党，喜好“窝里斗”的证据。其实，各自都把对方看作仕途上的政敌，这才是事情的症结，不过心照不宣罢了。两个人今天走在一起，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香山上的野花开得正盛，红黄蓝白，分外妖娆，一群群彩蝶在花中飞舞，但这些对矮胖的周兴和清瘦的来俊臣似乎都没有引力。周兴关心的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来俊臣为何忽然主动邀自己出来春游。

登上半山坡，转过路旁的一块巨石，周兴问道：“来大人今日约在下来此，不只是为了看着山花春草吧？”

“大人说呢？”来俊臣捻了捻下颌的胡须，不等周兴回答，又接着道，“依大人的岁齿和才气，真安于都事这个位子么？”

周兴叹了一口气说：“在下何尝愿意徘徊不前呢？然则，上天无路，报国

无门，想也是枉然。”

来俊臣道：“索元礼以酷刑而治告密案，受太后擢拔之事周大人不可能不知道吧？”

“那算什么？西域蛮夷之人，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在下审起案子来，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兴眼角掠过一丝轻蔑。

来俊臣毕竟年轻，走了几步，停下来等周兴与自己比肩后道：“眼下全国告密风甚盛，倘你我能够联手，还愁没有前程么？”

“听大人之意，已是胸有成竹了。”

来俊臣得意地笑了笑说道：“不瞒周大人，在下研习刑具已有多年，颇有心得，大人可愿闻之？”

周兴暗自吃惊，看这来俊臣年纪轻轻，其貌不扬，倒很有些心计，便忙表示愿意洗耳恭听。

前面是一方平地，植了亭亭如盖的青松，空地上设了许多石案几、石凳，供前来游山、拜佛的人小憩之用，场边就有一家茶铺。这会儿正是上午巳时，阳光从松枝的缝隙间投射到地上，将阴凉切割出大小不同的图案。山静鸟谈天，远处的沟壑传来一阵阵鸟鸣。周兴见状建议道：“上山路高，走得热了，不妨到林间小坐如何？”

“好！”

两人来到林间，挑了林深处的案几坐了。来俊臣不待周兴说话，就喊来店小二要了一壶“渠江薄片”，他向周兴斟一杯道：“此为我朝首推名茶，色浓味香。”

周兴呷了一口，果然清香沁脾：“大人对品茶倒颇有心得。”

“消闲而已。”

待茶饮过三巡以后，来俊臣对周兴道：“近年来，在下研造出一套刑法，大致说来，颇多精彩。譬如说‘凤凰晒翅’，将嫌犯手脚串联于木椽之上，朝一方旋转，裂骨疼痛；又譬如‘驴驹拔撅’，用物抵住腰肌，反向扼其项；再如‘仙人献果’，令嫌犯跪在地上，在枷上垒瓦，贼不堪重负，必招供无疑；还有‘玉女登梯’，让嫌犯立于高台之上，从后面强拉住颈上之枷。大人以为，比起那个索元礼如何？”

周兴听着，由衷地发出“后生可畏”的感叹，心想自己这些年于刑罚上多有创制，未料小同乡竟也费尽心机，一时真有些惺惺相惜的感慨。

“大人果然厉害。”周兴放下茶杯，捋了捋胡须赞道。

来俊臣忙摆了摆手："在下闻说大人于刑法上亦有高妙之作，何不赐教一二？也好让晚辈开开眼界。"

"雕虫小技，不敢与大人相比。日后若是行刑，一定请大人赐教。不过，在下倒是十分关注，大人有如此严刑酷法，何不呈给太后以治告密案呢？"周兴问道。

来俊臣叹了一声道："总需有人引荐才行。"

周兴眼睛转了转道："你我不妨去拜见武承嗣大人。他眼下最惧者乃人心叵测，正欲借铜匦之设排斥异己，此正你我用武之时。"

"大人如此一提，在下倒想起来了。外间传言武大人喜欢古玩珍宝，下官家中有一件高颈竹节铜训炉，是西汉阳信公主所用之物，此时正派上用场。"来俊臣也随声附和道。

眼见时间不早了，他们起身下山。两人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至少在眼下，他们都觉得有联手的必要。

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来俊臣所料，武承嗣盯着手中的明光闪闪的高颈竹节薰炉，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及至看了他们介绍刑具的图册后，就觉得他们正是眼下可用之才："本官眼拙，明日就向太后禀奏，举荐两位大人专理告密案。"

隔了一天，武承嗣进了武成殿，就看见武曌一脸的不高兴，忙上前小心翼翼地问候道："微臣参见太后。"

武曌放下手中的奏章："平身！坐下说话。"

"微臣见太后凤颜不悦，不知所为何事？"武承嗣试探着问道。

"还会有什么呢？铜匦之设，朝野沸腾。这些学士们不晓大政，却喜欢说三道四。前有骆宾王，眼下又有个陈子昂。"

"哦！太后这一说，臣记起来了。太后所说，就是那个在麟台（秘书省）任正字的陈子昂。"

"他在上书中极言铜匦之弊，以隋末杨玄感之乱暗喻徐敬业谋反，以隋炀帝大开屠戮而暗讽朕设铜匦。所谓'大穷党兴，海内豪士，无不惧殃'，所谓'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作乱'云云，这岂非危言耸听，他是要胁迫朕后退么？"武曌说着便有些愠怒了。

武承嗣听着，心中暗喜，立时怒形于色道："依微臣观之，陈贼乃徐敬业之党，与骆宾王之流无异，该千刀万剐。微臣今日参见太后，正是要向太后举荐两人。一人乃文昌台都事周兴，另一个是侍御史来俊臣。二位皆年富力强，处事干练，于刑罚颇有创建。"

武曌有些误解，她关注的是朝廷律法，遂问道：“两人对刑律知之甚深？”

武承嗣立即听出了武曌的意思，遂将刑具的残酷掩藏于心底道：“臣观二位，颇具汉之张汤风范。”

武曌点了点头道：“就依爱卿所奏，任周兴为秋官（刑部）侍郎，任来俊臣为左御史中丞，与索元礼、丘神□一起办理告密案。”

“太后圣明！”武承嗣接着上前一步说道，“启奏太后，陈子昂目无天尊，口出不逊，不妨命丘神□将其下狱，叫周兴与来俊臣审理。”

“不可！”武曌断然道。

“微臣不解，如此狂徒，留之何用？”

“糊涂！莽汉亦能治世乎？文武之道，社稷两翼。马上取天下，未必马上可治天下，太宗当年就十分注重对学士的重用。昔汉武临朝，欲将长安京畿之周至、宜春扩入上林苑，受到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当堂阻止，汉武非但不治罪，反而赐金银绢帛以奖掖；魏徵一介书生，曾多次当朝犯颜直谏，太宗爱之如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朕岂能对手无寸铁的士人肆意开刀？再者，彼直言于朕，比之骆宾王撰写檄文骂朕要强多了。”武曌这样边分析边教训道。

“这……微臣倒是没有想到。”

“你入朝较晚，诸事尚需三思，退下吧！”在武承嗣告辞之际，武曌从身后厉声叮嘱，“不可伤及麟台正字毫发，否则，唯你是问。”

武承嗣出得殿来，仍然很纳闷，太后忽兴告密之风，忽又对一群狂徒网开一面，她到底要干什么？他一时如坠云雾之中。

等他回到署中，周兴、来俊臣早在那里等候，武承嗣把消息告诉他们后，又加了一句：“明日早朝才能宣布，此前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两位大人不可大意。”

他把与武曌在宫中所言告知周兴、来俊臣，两人也大惑不解。来俊臣冷哼道：“陈子昂若犯在下官手中，不粉身碎骨也绝活不了。”

武承嗣忙道：“你还没有到任，切不可狂言，尤其不可违逆太后旨意，明白么？”

两人会意，连连表示：“大人放心，没有太后旨意，在下绝不动他。”

……

这一年，成了靠告密升迁，因告密死伤无数的年份。

雍州醴泉人侯思止靠卖饼为生，因行为不轨而受到恒州刺史裴贞杖罚，他怀恨在心，密奏裴贞谋反，被擢升游击将军、侍御史。

王弘义，以无德行见称，告乡里谋反，擢授游击将军、殿中侍御史。

其间，许多无辜蒙冤者不是被酷刑折磨而死，就是被打成终身残疾；不少人都是如鱼保家一样，刚刚看见刑具就先招供了。周兴、来俊臣根据诉状上奏朝廷，大批人或伏诛，或自裁。秋官署每日接到司刑上报的拘人、死人数量节节攀升。

朝臣们往往先一天还在朝堂奏事，当夜就被刑拘，第二天就传来不堪重刑而死的消息。因此，许多官员上朝前，先向家人安排后事，以示诀别。

一向懦弱平庸的内史裴居道每日更是如临深渊，惴惴不安，生怕有一天武曌想起他与故太子李弘的关系而动了杀机，他几次以年老多病为由，求太后允他致仕，都被拒绝。

裴居道辞归不能，干脆守住一句话——太后圣明，微臣依太后旨意是从。

他对自己的行为也严加规范，每日从署中回到府上，立即闭门谢客。他批阅文书也小心谨慎，一般都不说具体所指，只在别人批阅过的文书上写上一个“知”字。

在进入夏日的时候，朝廷的任吏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变化。老臣韦思谦被任为纳言，于垂老之年得以入相；苏良嗣改做了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韦待价做了右相。

让武曌欣慰的是，苏良嗣的正气凛然，重于修为，使他成为继刘仁轨之后在朝臣中威望最高的宰相。一年来，从洛阳到州县，告密者累百聚万，却没有触及苏良嗣的，因而在武曌看来，他无论从政绩上还是从品德上，任左相都当之无愧。

这些，苏良嗣当然也深有所感。他不仅处事谨慎，光明磊落，而且对妻子儿女都严管重教，不使他们在外惹是生非。武承嗣命周兴等人私下里搜罗许久，终无所获，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太后常召他进宫问政。

一天，武曌传苏良嗣进宫时，他把夫人叫到面前道：“太后召老夫进宫，吉凶未卜，倘有不测，速将家中细软散与府役、丫鬟，遣散众人。”

夫人就流着泪道：“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

苏良嗣道：“老夫不过心存忧虑，未必就一定祸从门入，你哭什么？”

苏良嗣的这种心境，直到在武成殿看到和颜悦色的武曌时，才有了松

弛。

君臣坐定，武曌说道：“朕近来阅观贞观、永徽之治，深感整肃朝纲与兴农活商不可偏废。铜匦之设，乃在整饬纲纪；兴农活商，在固根基。不知卿有何感触，说来朕听。”

苏良嗣沉吟片刻后道：“自永徽年来，先帝屡次颁诏，督课农桑，然诏制之行，时过境迁，民依然无所遵循。微臣以为，陛下应罗织文学士编纂各业行为则循，颁行天下，永为之志。于官，考课有据；于民，遵循有规。如此则民殷国富，社稷固强。”

“爱卿所奏，甚合朕意。朕已想好了书名，就叫《兆人本业》如何？”武曌击掌称快道。

“太后圣明。此名一则让天下百姓知我大唐天地之广，人口甚众；二则知我大唐域内百业兴盛，乐业务本。”苏良嗣在心里分外称道武曌的敏捷，忙回应道。

“朕将纂修之事悉数委与爱卿，不知可有难否？”

苏良嗣忙道：“微臣谨遵太后旨意。臣回到署中，就召集文士商研纲目。”

“人你不用找了。朕当年曾命刘祎之等编纂过《列女传》等书，一时才俊云集。现今擢拔的擢拔，犯罪的犯罪，然尚有周思茂、范履冰等在，爱卿可带他们起草文稿，也免得凤阁鸾台、诸尚书间掣肘扯皮，朕可不愿意为这些事费神。”

这就是武曌的不同他人处，她要将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中。苏良嗣老辣多谋，将太后的心思看得很透，只要是于民有利，于社稷有益，由谁来撰写并不重要。

自那以后，苏良嗣每日除了处置署中日常公务外，就将主要精力都投在了编纂《兆人本业》上。他先找来地官尚书，了解了垂拱年间国家的人口和诸业种类，然后由周思茂、范履冰等人分门列类，阐释介绍，提出农桑四时要则，规定地方官员对农业的管理，凡是能够达到“田畴肯辟，家有余粮”的，擢拔赏赐；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轻则贬官，重则革职查办。

时值九月，书稿终于杀青。苏良嗣在前面写了奏章，附上书稿，到武成殿来见武曌，却不意碰见了从殿内出来的武承嗣。寒暄之余，苏良嗣问道：“大人这是要回署中？”

“正为一件案子禀奏太后，讨个主意。”武承嗣应道。

苏良嗣便不再往下问，打了一拱，准备转身离去，武承嗣却上前道：“此

事与前些日子雍州山踊有关。大人一定记得，雍州新丰县有山踊出，初时六七尺，至月余而三百丈。群臣皆以为祥瑞，四方毕贺，太后降旨，改新丰为庆山。”

“不错！庆典方过，君民皆欢啊！”

“可偏偏出来个多事的江陵人俞文俊，竟然上书太后，声称‘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臣以为非庆也……’这下惹恼了太后，要下官传旨，将其举家流表岭外。”

苏良嗣对武承嗣的话保持了沉默。因为这牵涉到对太后的指责，他担心应了反被诬告，心想这位江陵人大概也算是一位学人，武曌不愿落个乱杀文人的名，否则就该“凤凰晒翅”了。

“大人办案有方。”苏良嗣说着，拱手告辞，进了武成殿。

武曌将《兆人本业》前面的奏章大体看了一遍，连声道好，深感苏良嗣是体会了她的意思的。此书不仅编纂的思路非常清晰，体例非常规范，文笔细腻而质朴，且很实用，并不艰涩，一卷在手，业事尽知。

“文稿且留朕处，待朕阅后，若无不妥，即可颁行州县。”

“太后圣明，《兆人本业》行之州县，来年必是五谷丰登。不过……”苏良嗣有些犹豫。

“哦！爱卿有话不妨直说。”

“启奏太后，臣闻州县豪强，兼并成风，以致农者贫无立锥之地。故而，《兆人本业》之行，前提是耕者有其田，如此，民心才能安定，太后圣恩方能及于域内。”

“爱卿所言极是。朕意由爱卿牵头，宰辅集议一次，议定抑制豪强之策，与《兆人本业》一同颁布天下，由地官署以朝廷名义赴州县查案，凡密告豪强者有赏。”武曌频频点头。

苏良嗣正要离去，武曌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传朕旨意，凡新开之地，免征三年赋税，以资奖掖。”

听着苏良嗣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武曌心中的快意如浪花一样翻卷，一时难以平复。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人奏称告密风致人人自危，为何苏良嗣却镇定自若，一如既往？故而，在她看来，畏惧者非贪即反。

嗯！苏良嗣虽春秋已高，然而夕阳晚照，灿烂如晨，此人尚可大用。她油然想起自刘仁轨去后，西京留守一职一直空缺，倘使苏卿前去，定能胜任。

因苏良嗣她又想到一人。去年，曾诏命在地方颇有政绩的宁州刺史狄仁

杰回朝，孰料宁州官吏、百姓万人签名上书，恳请朝廷暂留其一年，狄仁杰也表示还有些公务要处置。春花秋月，一年很快过去了，八月中秋前，朝廷曾六百里快马传敕召狄仁杰回京，想来他该在路上了吧！

第十三章

武承嗣献石图谶

唐宗室密谋匡复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春正月，神都洛阳年气依然，它在除夕响遍街坊的爆竹声中，在乾元殿的觥筹交错的饮宴上，而官员们的内心却是冰结雪铸的冷。

元日早上，皇上李旦、皇后刘媛带领在垂拱三年被册封的恒王李成美、楚王李隆基、魏王李隆范、赵王李隆业、内史岑长倩、检校纳言魏玄同、左相苏良嗣、右相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鸾台侍郎、地官尚书韦方质和即将赴长安留守的裴居道等人，在举行过祭祀大典之后，来乾元殿向武曌贺岁了。

武曌的气色很好，一年多来薛怀义的侍寝，使她的脸上丰满而又红润，就是脖颈处露出的皮肤也是白皙滑腻的，没有一丝皱褶。大臣们每每抬头仰望太后，都在心里为她的驻颜有术而惊叹。

李旦理所当然地走在前面，率领皇后与四个皇子先行向太后拜贺。这也是自朝堂让政以后，他第一次在如此宏大的场合与大臣们见面。当耳边传来“皇上春祺”的声音时，他很僵化地笑着招手，仿佛这山呼与他没有关系。按理，他是要接受山呼万岁的朝贺的，可现在，有过去一年举国杀戮的阴影在，谁还敢冒太后之不韪，而喊出“万岁”两个字呢？

带着皇后和几个儿子，李旦庄严地来到母后面前，感谢她的恩典。他的头深深地埋在衣袖间，泪水顺着眼角一滴滴地落在地上：“皇儿感念母后恩典，愿母后寿延无量。”

一刹那，武曌的眼睛湿润了，这情景让她想起了很多往事，那长眠在梁山怀抱的高宗皇帝，那先于白发人而去的李弘、李贤，也许，她还想到了刚刚从均州转到房州的庐陵王李显。

天生的母性在这亲情的氤氲中回到了她的眉宇间，她本该享受他们带来的天伦之乐的。

然而，不能，站在她的角度，没有别的选择，即便是母子之间。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苏良嗣、魏玄同、裴居道等都被皇上的跪姿强烈地震撼了，他们在心底震颤着同一个声音——陛下可怜。

接着，是太平公主与驸马都尉薛绍带着儿子向太后贺岁。

太后与皇上向臣下赐酒，武曌身板很直，她举起酒杯，面对朝臣道：“戊子初元，万象更新，朕与众位爱卿，与天下百姓共贺新春。”

臣僚们举起酒杯，面朝武曌，山呼“太后吉祥如意”！

谁也没有注意到，刚刚四岁的楚王李隆基忽然从乳母怀中挣脱，他越过李旦，径直来到武曌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奶声奶气地喊道：“孙儿恭祝皇祖母万寿无疆！”

李旦见此情景吓坏了，他急忙上前跪倒在地道：“是皇儿教子无方，还请母后恕罪。”

武曌却笑了，她上前抱起李隆基道：“小小年纪，即晓得君臣之礼，将来必成大器。”

李隆基童稚的脸紧紧地贴在武曌的胸前，很亲昵的样子。武曌低头看去，赫然吃惊——这孩子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口唇、额头处处都有太宗皇帝的影子，尤其是那双细长的眼睛炯然卓光，她的心片刻间生出莫名的悸动。

武曌与李隆基亲热了片刻才将其放下。她再去看李旦，他脸色苍白，一副很惊恐的样子。

贺岁进行了两个时辰，在群臣散去后，武曌留下苏良嗣、武承嗣和新任冬官侍郎狄仁杰到武成殿叙话。

大年元日本是假期，苏良嗣猜不透太后这时候召见会有什么急事。离开神都一年多，朝廷已物是人非。走路生怕被落叶打了头的纳言裴居道接替他任了西京留守，接续他为纳言的韦思谦也在年前以太中大夫身份致仕。朝廷今后有什么事情，还会遣人去垂询，然而，他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防着周兴、来俊臣等人了。而告密骤风的旋转，让多少风华正茂的忠良陷入囹圄，枭首殒命。

从乾元殿到武成殿并不遥远，也许是岁逢元日，感慨良多；也许是顾影自盼，又老了一岁，苏良嗣的思绪一下子拉得很远，离开神都时太后为他饯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一天苏良嗣紧赶慢赶，刚刚走完司马道，就发现武钦焦急地朝这边张望，他急忙上前问道：“下官来迟了么？”

“太后已在殿内等候多时了，大人就随咱家进去吧。”

也许是他的年龄与当年刘仁轨离开神都时相仿吧，武曌见苏良嗣进来，脸上立时充满了笑容。

苏良嗣打量了一下膳室，见酒菜早已备好，忙说道：“微臣见驾来迟，还请太后恕罪。”

“不妨事，朕今日略备薄酒，就是想与苏爱卿叙叙话。爱卿且先饮一杯，权作说话的引子。”武曌笑道。

在这样的时刻饮酒，臣下常常只是一种表示，并不敢畅饮。苏良嗣轻轻碰了碰杯子，就听见武曌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刘大人殒薨后，朕反复思虑，朝中再没有人比爱卿更适合去经营长安了。”

苏良嗣回应道：“刘大人德高望重，乃微臣楷模。”

“爱卿所言极是。朕看重的就是他胸有大局，磊落忠贞，敢言直谏。”

“臣当年出仕时，就尝闻刘大人诸多佳话，至今想来，仍感慨不已。”

酒过三巡，武曌的脸上就泛起了红晕，话也多了起来：“长安，太宗经略之京都，先帝神位之所在，爱卿此去，务必殚精竭虑，勿失朕望。”

“臣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苏良嗣急忙起身。

“听说爱卿乃雍州武功人氏。”武曌又问。

一句话勾起了苏良嗣的悠悠乡情，他已有许多年没有回故乡了。此次回去，他感到肩上的使命沉重，觉得这每一滴酒都是朝廷的一份责任。

武曌缓缓饮了杯中之酒，说话的声音也更柔静了：“爱卿可知太宗就诞生在武功，他年轻时在那留下许多的诗句。”说着，武曌轻启朱唇，哦哦诵道——

代马依朔吹，惊禽愁昔丛。况兹承眷德，怀旧感深衷。

积善忻馀庆，畅武悦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

白水巡前迹，丹陵幸旧宫。列筵欢故老，高宴聚新丰。

驻跸抚田畯，回舆访牧童。瑞气萦丹阙，祥烟散碧空。

孤屿含霜白，遥山带日红。于焉欢击筑，聊以咏南风。

昔年怀壮气，提戈初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

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

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于兹俯旧原，属目驻华轩。

沉沙无故迹，减灶有残痕。浪霞穿水净，峰雾抱莲昏。

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

武曌吟罢，长吁一声道：“朕很惋惜，终究没能去武功看看太宗先妣之旧宫为何让他如此眷恋不已。”

苏良嗣的眼睛湿润了，端起酒杯的手也微微颤抖。不管内心他对太后临朝有多么纠结，然此时此刻，他还是想起了太后协助高宗理政，在高宗驾崩后署理朝政的赫赫功业。他很明白，像太后这样的至尊，以诗话别都不是文人墨客的闲吟，而是含着对太宗的深深怀念，寄托着对他的殷殷期望。

“苏大人在想什么呢？如此出神。”

苏良嗣收回思绪回看一眼，见武承嗣与狄仁杰过来了，忙打拱道：“向大人祝岁，老夫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

武承嗣也笑应道：“辞旧迎新之际，人们总会抚今追昔。大人心境，晚辈深解。”

狄仁杰忙上前向苏良嗣恭贺新春：“下官去岁应召回神都，途经长安时与大人一叙，至今想来，真是胜读十年之书。”

他说的是第一次被武曌召回的旧事，当时路过西京，他先去拜谒了太宗昭陵、高宗乾陵，后又专程到长安城中拜见了苏良嗣。在宁州刺史任上，他就闻听苏良嗣痛捽薛怀义的事，而苏良嗣当年在担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时，也听说狄仁杰以知顿使身份阻止许敬宗、李义府要并州地方出资为皇后筹办谢父老宴的凛然正气。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苏良嗣对狄仁杰毫不隐瞒神都的腥风血雨：“大人回来得真不是时候。”

狄仁杰举酒对苏良嗣道：“大丈夫当以身赴国。时艰而见忠良，怀英（狄仁杰的字）不才，然愿效大人品节，绝不屈从权贵，必以热血殉我社稷。”

当夜，两人大醉，梦做得很沉也很香。孰料一觉醒来，朝廷的六百里快马急件到了，说宁州吏民上书朝廷，竭诚挽留狄仁杰延职一年。离开长安时，苏良嗣率西京留守署的官员将他送至咸阳以西，才依依马上相别。

现在，两人都为能在神都聚首而感欣慰。

苏良嗣谦虚道：“大人性刚正，品务实，故而深得宁州百姓拥戴。老夫那些话不过是人生一些参验，何敢言胜读，折杀老夫了。”

武承嗣在一旁打趣道：“年节之际，本是万象更新之时，两位大人倒对旧事念念不忘，莫非真的老了？”

两人相视一笑，并不直接回答武承嗣的话，而是转变了话题：“太后等着呢，我等速速进去吧！”

武钦引着三人进了殿，武曌已端坐在那里等着了，见诸位大臣进来，遂开口道：“各位爱卿！年节之际本无朝会，还要召各位前来议事，朕甚不安。”

几位大臣纷纷道：“过节事小，社稷事大，非有要事，太后不会召见。”

“还是几位爱卿能体会朕的心境，其实，这事朕早在节前就反复思虑过了，只是因为吐蕃犯境，朕忙于处置，现韦爱卿已率军出征，朕终于有机会与众位商议宗庙大计了。”

太后说这话的时候，武承嗣脸上有些不自然。当初，拜韦待价为西道行军总管负责征讨吐蕃时，他曾提出要指派军中御史监军，遭到了武曌的责备——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需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当时，武曌说得武承嗣满脸通红，为自己的心思被看破而十分尴尬。他忙接话道：“夏官署报，韦相率领大军一路西去，所向披靡。”

“此皆朕不设监军，将军纵横捭阖之故。”武曌言罢，把话题又收了回来，“今日朕召几位爱卿来，就是要就宗庙大计问政于卿等。洛阳勘定神都多年，朕也很少再回西都。朕以为自今年起，在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与此同时，朕亦欲为武氏先祖立崇先庙，诸位爱卿有何见奏，朕想听听。”

苏良嗣与狄仁杰相互看了看，都了解彼此的意思，遂把目光投向武承嗣道：“武大人定是胸有成竹，不妨先说。”

遇事敏捷的武承嗣立即领会了太后的意思，立李唐宗庙是人心的需要，而立武氏宗庙才是真正意图。既然两位大臣推举自己先说，他也就当仁不让，起身来到武曌面前提了提嗓子道：“太后此举，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前日，微臣秉承旨意就宗庙数垂询过司礼寺（太常寺），有博士谏言，武氏宗庙应为七室，李氏宗庙应为五室。盖因太后临朝，万民敬仰，皆先祖光前裕后之故。”

苏良嗣这回算是听明白了，原来太后一方面遣韦相出征，而她和武承嗣并没有闲着。而且博士们也学会了阿谀逢迎，见风使舵。大唐江山乃高

祖初创，太宗光大，高宗固之。无大唐焉有武氏？无高宗焉有太后今日御臣理政的机会？岂可本末倒置。不管太后平日如何看重自己，他都认为此举违背制度，他身为左相，不能坐视："启奏太后，《礼》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此百王不易之义也！今博士别引浮议，广述异文，不以国家常度为法，臣请太后三思。"

武曌的眉头皱了皱，便转头问回京不久的狄仁杰。狄仁杰亦不假思索地应道："微臣以为苏大人所言甚是。微臣深念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之宏略，慎终追远，承先启后之苦心。然则，《礼》有所源，国有法度，不可轻废，故而崇先庙应如诸侯之数。"

武承嗣没想到两位同僚一致持反对意见，一时着急，便说出不顾身份的话来："两位大人之言未免乃抱残守缺、孤陋寡闻之见。所谓移风易俗，因变故也。今太后承太宗宏业，禀永徽之治，内而使国泰民安，外而使异族臣服，前光世业，后昭来者，武氏崇先庙为何不能以七数？"

狄仁杰回朝以来，第一次与武承嗣直面，对其仗太后之势，颐指气使的神气也很看不惯，凛然道："武大人之言差矣。古者便国不法古，治世不循旧礼，然商鞅之变，在耕战也；汉武之变，在强国焉；贞观之变，在纲纪也；永徽之变，在中兴焉。今大人为一族之私而言变，不唯成世人笑柄，恐怕首先是曲解了太后的意思。"

武承嗣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狄仁杰的词锋犀利，一时回不上话来，脸憋得通红道："你……你信口雌黄，敢蔑视太后。"

苏良嗣见状忙道："太后这不是征询臣下谏言么？武大人何须动怒，年节之际伤了和气，于身心大不利。"

这话软中带讽，武承嗣怎会感觉不出来？可面对苏良嗣的笑脸，他却是无论如何也发不起脾气来。

其实，武曌此番问政也是要试试人心向背，现在，见两位自己平日十分看重的大臣均直言不讳地反对将武氏宗庙立以七数，这至少说明许多事情欲速则不达。她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思路，以责备的语气对武承嗣道："苏爱卿所言，亦朕之所思也，这不是大家在一起商议么，你何须怒形于色？那些博士都是些书呆子，怎么可知朕的衷肠呢？亏得两位大人提醒，否则一旦颁诏，甚失人心。"

说到这里，武曌伸开双臂，很大度地对三位大臣道："朕意已决，崇先庙立以诸侯数，唐室宗庙以礼为七数。此事不复再议，你等也无须在朝臣中传播。"

三人不约而同地赞道："太后圣明。"

武承嗣遭到两位朝臣的驳斥，心中愤愤不平，便借旧事发泄："臣闻李孝逸贬为施州刺史后，积怨朝廷，腹诽太后，竟然云自己名字中有白兔，

又道兔乃月中之物，故而，他有天子之相。”

“哦！有这等事？”武曌的眼睛睁大了。

苏良嗣与狄仁杰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此皆传言，未经证实不可轻信。微臣建议派人南去一问便知。”

“苏爱卿之言，正合朕意。”武曌说着，将脸转向狄仁杰，“狄爱卿！近来有人密奏，言吴、楚等地多淫祠，朕欲任你为江南道巡抚使前往查案，就便转道房州，代朕探视庐陵王，也到施州问清李孝逸的案情，如何？”

“微臣谨遵太后旨意。”狄仁杰应道。

眼见时间不早了，武曌便挥了挥手道：“今日元旦，卿等本该与家人团聚，却被朕耽误了，大家都回去吧，朕也要与公主团聚了。”

出得武成殿，武承嗣因话不投机，先行告辞走了。苏良嗣与狄仁杰也相跟着朝司马门走去。

新春的气息凝聚成淡淡的雾霭，在晨间的宫阙间徘徊，硕大的宫灯悬挂在司马道两旁的高竿上。但毕竟距立春还有三四日时间，因而，偶尔掠过的寒风扑到脸上，仍然是冷飕飕的。

在苏良嗣的记忆中，神都的春节有过两次低潮，一次是高宗驾崩那年，神都的所有歌舞竽笙都停止了，也禁止燃放爆竹，整个正月都是冷冷清清的；再就是这一回，因告密泛滥，臣僚出出进进都悬着一颗心。与高宗驾崩那年相比，这一回却是冷在心里。据说，有的朝臣把除夕年夜饭当作诀别饭来吃，再好的菜都被泪水淹成了咸涩。

“郝处俊你该知道吧？”突然，苏良嗣轻声问了这么一句。

狄仁杰回道：“知道！仪凤年间，下官调大理寺丞时，他任吏部侍郎，上元初，他为中书令，可谓一代名相。”

苏良嗣看了看周围，小声道：“上元中，高宗因头风病重，欲逊位与皇后，他竭力阻止，结果，祸及孙辈象贤。象贤为太子通事舍人。去年，他的家奴为了讨封，诬告主人谋反，太后命周兴拘之，严刑逼供，终不能令其开口，被强判极刑，临刑前，他大骂太后。太后闻之大怒，令肢解其尸，掘其祖坟，自此，凡行刑犯人，必于口中置木丸，以堵其口。”

狄仁杰摇了摇头，叹息道：“此风蔓延，实非朝廷之幸。”

苏良嗣提醒道：“狄大人初回京，说话也当谨慎，不应给奸佞口实。”

“多谢大人提醒，然下官以为为人臣者，当以诤谏而事主，勿以逢迎而谄媚，方见得忠诚。”

两人说着话走完了司马道，临上车前，苏良嗣告诉狄仁杰，这乾元殿不久也要拆掉改作明堂了：“据说，太后厌朝会之争论不休，又鄙薄儒生清谈，故而只与北门学士商议定制。他们说明堂当在国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薛怀义奉旨丈量，恰在乾元殿处，太后已命薛怀义主持此事了。”

“哦！此事下官倒是第一次听说。”狄仁杰的心情骤然沉重了许多，这次调回神都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一时也很纠结。

苏良嗣上了车驾，渐渐淡出了狄仁杰的视野，他收回目光，吩咐驭手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两人一个住在城东的坊间，一个住在城西的坊间。

“即将奉旨出京，你不可胡思乱想。”狄仁杰在心里提醒自己。就听驭手一声吆喝，马儿撒开了四蹄，朝前奔去……

在狄仁杰出使吴楚的日子里，武承嗣的心一直在翻腾着。元日一大早太后接受苏良嗣与狄仁杰的谏言，将武氏宗庙降为诸侯级，让他心中愤愤不平了许久。以致后来他多次谏言武曌改弦更张。武曌不但没有听从，反倒责备他处事太鲁莽。说苏良嗣、狄仁杰都是忠心耿耿的重臣，不可对他们心生疑虑。而这个朝廷就像一个大染缸，各色人等都要有，不能少了周兴、来俊臣，更不能少了苏良嗣和狄仁杰。而且苏良嗣和狄仁杰的话都是为朝廷着想，他若是为朕谋，就该找出朕之理政上合天意之证。

武承嗣回到府上，就陷入了苦思冥想，到哪去寻找证据呢？恰在这时，他的堂弟、左卫将军武三思来访。

听了堂兄的倾诉，武三思笑道：“兄长如此聪明之人，岂能被些许小事难住？”

武承嗣惊愕道：“听贤弟的意思，已是成竹在胸了？”

“成竹不敢说，然为弟提一件事，也可开兄长思路。”武三思娓娓道来，“兄长可记得进京后，太后要为弟读《太史公书》一事。一天，为弟看到始皇帝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的一段记载：荧惑守心（星象名）。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不知兄长认为此事影响如何？”

武承嗣很不以为然：“为兄要找上合天意之据，你说这些何用？”

武三思就笑道：“兄长焉能不知天意乃人意乎？为弟以为，那石壁本就是有人刻好置于彼处的。”

武承嗣明白过来了：“贤弟是说，这天意皆人为之矣！呵呵！贤弟一句话，令为兄茅塞顿开。只是这样的事情，谁来做呢？”

武三思道：“此事不劳兄长，为弟去找怀义大师，他眼下正在督建明堂，还怕找不到刻石的人。”

兄弟俩总算眉头舒展开来，武承嗣要家人备了些酒菜，两人相坐对饮，酒过三巡，武承嗣问道：“为兄闻听贤弟近来总喜欢去武成殿看婉儿姑娘，可有此事？”

武三思笑了笑道：“兄长也知道为弟的情况。为弟不喜读书，今太后命读《太史公书》，为弟哪读得懂，只好去找婉儿姑娘讨教啊！”

武承嗣听罢，哈哈大笑，以致杯中之酒洒入了怀中。

“兄长大笑，却为何来？”武三思有些疑惑。

武承嗣好不容易止住笑声，用筷子指着武三思道：“事情恐怕没有贤弟所说那样简单吧？为兄可是听说，你总喜欢偷个……”

武三思闻此打住武承嗣的话道：“兄长如此说就显得俗了，此所谓闻香识女人也。”

“呵呵！说说，是何滋味？”

“说婉儿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都不妥。若用肤若凝脂，腰如束素，暗香袭人更合适些，与她在一起最是销魂。”武三思迷离双眼，痴痴地看着面前的武承嗣。

武承嗣的脸上却是严肃起来，道：“此事若被太后知道，你可就大祸临头了。”

武三思忙求道：“此事还请兄长一定为小弟守口，万不可让太后知道。至于兄长所托之事，不需三日定有消息。”

三天以后，武承嗣刚刚回到署中，录事就来禀报，说有一汉子求见，说有要事。

“好！传他来见。”

不一会儿，录事引一手中捧了石头的汉子进来了。见了武承嗣，那汉子纳头便拜：“小民参见大人。”

武承嗣情知薛怀义的人到了，煞有介事地说道：“报上名来。”

“小人唐同泰，雍州人氏。”

武承嗣问道：“你欲向本官禀报何事？”

“启禀大人，小人是来向朝廷献瑞石来了。”那汉子道。

“哦！瑞石？呈上来。”

从录事手中接过一个包裹，武承嗣慢慢打开，只见被杂物铺垫的包裹中间有一块洁白如玉的石头，上面赫然写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那汉子说，数月前他在洛水边为人佣耕，歇息时间忽见滨水有一物闪闪发亮，他近前一看，原是一刻了字的石头。他不敢怠延，遂入城献与朝廷。

武承嗣心中暗喜，想这怀义大师也真能编，这故事不唯绘声绘色，而且天衣无缝。遂对录事说道：“带他下去领赏。”

“启禀大人，小人还有个不敬之情，大人能否引荐小人去见太后？”那汉子问道。

武承嗣道：“太后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见你等乡野之民。本官会向太后转奏你的忠心的。”

这事情前后做得十分隐秘，以致薛怀义当晚在宫中与武曌厮守时，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

第二天不早朝，辰时二刻，武承嗣就带着瑞石来到武成殿。将前前后后、根根节节向武曌陈奏了一遍。

武曌十分奇异，问道：“果真如此么？”

“恭请太后圣览。”武承嗣呈上白石。

武曌反复把玩手中的石头，色泽亮丽透明，石质圆润如玉，所刻字体为汉隶，拙朴而不失大雅，心中暗道天意果然垂爱于朕，一双丹凤眼顿然灼灼有光地说道：“《周易·蘩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礼运》又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朕观其石，圆而润，且名之为宝图。传朕旨意，册封唐同泰为游击将军。命司礼寺择定吉日，朕将受图。”

当然武曌也没有忽视受图谶所面临的障碍，她要苏良嗣召集检校纳言魏玄同，四年前因诿过于君而被贬谪、刚刚出任内史的骞味道，鸾台侍郎、地官尚书韦方质，加上春官尚书武承嗣，集议受图诸事。

图是由武承嗣敬献的，他当然是“受图”的积极推动者，他当着众位宰相的面眉飞色舞地描述“宝图”出水的机缘、时间、地点，说这应了易书所言之“书出洛”，此天以大任降太后矣。

骞味道几乎不假思索就对“宝图”大加礼赞，四年前一句错话险些丢了性命，这次能够重回神都，他以前事为鉴，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诸位大人，下官以为天意不可违。”

魏玄同见两人一唱一和，内心很不平静。早在任吏部侍郎时，他就对选举人才“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的弊端给予过猛烈抨击，以为“有志之士，在富贵之与贫贱，皆思立于功名，冀传芳于竹帛。”后来，因上官仪一案而遭流放。然宦海沉浮而不折其腰，他又怎么能任由虚妄的“图谶”蛊惑太后呢？

“诸位大人！老夫一生见闻世事，虽凤鸟河图之说见于典籍，然至今未见实证，故而孔夫子才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的感叹。现在如何可以轻信一乡野之人的信口雌黄呢？”

魏玄同的话刚落音，就遭到武承嗣的谴责：“大人是何意思？难道太后名之‘宝图’也是妄说么？大人是不是以为太后也不如大人呢？”

“大人何出此言。”魏玄同很不满地看了一眼武承嗣，“太后命吾等集议，老夫本于职责坦言所见，此乃正遵循太后旨意矣，何来僭越？集议政事，人人皆可畅所欲言，何谓犯上？”

“魏大人此言差矣？太后已为神石命名，足见其邃不可测，妙不可言。上天以宝物示我朝，于子民言，太后乃圣母；于朝纲言，太后乃神皇，大人还是顺从天意为佳。”骞味道附和武承嗣。

苏良嗣一直很认真地听着大家的话，他很快就从武承嗣与骞味道的话里听出这一切都是太后事先授意的。即使集议没有通过，依太后的性格仍然是要一意孤行的。何况，“圣母神皇”的尊号并没有改变皇上仍然存在的现实。尤其是正值告密风盛之际，弄不好会有更多的人头落地。作为太后亲委的集议召集人，他不能看着武承嗣等人借机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嫁祸于人。于是，他在骞味道说完话后就站了起来：“诸位大人，集议本就是各陈己见，政见相左亦不为怪，不可因情伤事。老夫以为各位大人所言皆金玉之见，即便‘宝图’不出，太后于我大唐，上承太宗大业，下开垂拱新局，尊为圣母，当之无愧。故而，当由老夫陈奏太后、陛下择定吉日，拜洛受图。”

本来众人以为苏良嗣的主意不失为上佳，集议到这个时候就不应再盘桓于细节了。可就在此时，地官尚书韦方质却说话了，除了对太后旨意表示遵从外，话锋却直指苏良嗣：“大人之言模棱两可，下官闻苏姓同僚中曾经有一位‘苏模棱’，未料大人也深通此术。”

苏良嗣的心就为韦方质的斜出而郁闷，好在众人都已起了身，他硬是忍住没有再多说话。

众人散去后，魏玄同也留下了，他责备苏良嗣中庸，苏良嗣也不埋怨，抚着魏玄同的肩膀道：“你我皆两鬓如霜，在下实不愿周兴之流借此兴风作浪，残害好人。”

魏玄同却不以为然：“哼！周兴能拿老夫怎样？当年若非老夫提携，焉能有他今日？”

苏良嗣劝道：“世间万物，唯人心难量。大人还是谨慎为好。”

在第二天的朝会上，苏良嗣不等武承嗣禀奏，就抢在前面将集议结果奏给武曌。武曌很高兴事情如此顺利，当朝下旨将在五月十一日（戊辰）亲拜洛，受宝图；祭祀南郊，告谢昊天；还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明堂举行朝觐，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集于神都。

诏书还特别强调，太后将在五月十八日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制神皇三玺。

朝廷的诏书以六百里快马疾速分发各地，到达博州刺史琅琊王李沖治所时，已是四月中旬了。

李沖是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之子，与李旦乃堂兄弟。不仅人生得相貌奇伟，而且受祖父的影响，又秉承父亲兼涉文史，长于骑射的家渊，从年幼时起，他就每日闻鸡起舞，夜半孤灯，故而博学多才，在宗室子弟中以才行而闻名。

安顿好朝廷使者，李沖回到署中，把朝廷的诏书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觉得事多蹊跷。太后临朝理政这是朝野尽知的，为何偏偏要造出个“河洛出图”的神话呢？而且，还要宗室前往神都朝觐，她究竟要干什么？他再继续读下去，“圣母神皇”四字如同钢针向他刺来。不唯称圣母，还要称神皇？这不是野心昭然若揭么？

四月的天气，李沖却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似乎看到了一幅血淋淋的画面！哦！她也许是要趁机将李唐宗室杀戮殆尽，以穷称帝之后患。他的眼睛无法再在诏书上滞留了，朝着外面喊道：“来人！传长史萧德琮来见。”

不一刻，萧德琮到了，两人又对朝廷的诏书字斟句酌了许久，不放过一个疑点。

“王爷所言甚是，属下也从诏书中读出了凛凛杀机！”

“依长史之见，本王该如何处置？”

萧德琮进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者徐敬业举事，因为仓促，故而被朝廷击溃。王爷当有所准备才是。”

李沖站起来在厅内踱着步，若有所思地道：“长史所言甚是。现今朝廷使者尚在驿馆等候，本王应该如何回应他？”

萧德琮附耳密语几句，李沖点了点头道：“就依长史。现今要紧的是做好两件事情，一件是火速遣人前往豫州，与老王爷商议对策，最好能劝阻他进京；第二件事情就是由你秘密募兵，以防不测。”

“王爷放心，属下当不负重托。”萧德琮应道。他跟随李沖多年，对其人其志深有了解，他有时候甚至想，以李沖之才，为何就不能做皇帝呢？别的不说，就眼下两件要紧事的部署，就足见其谋略过人。

第二天一大早，朝廷使者刚刚梳洗完毕，就见州刺史府的录事参军急匆匆地来禀报道：“大事不好了，王爷昨夜发热，已不省人事，长史请大人过去看看。”

“昨夜筵席上不是还好好的么？焉何一夜就病重若此？”使者有些疑惑。

“大人有所不知，朝廷诏书到达之前，王爷已患病数日，因为大人奉旨宣诏，王爷不敢怠慢，辜负了太后圣望，故而强打精神，勉力为之。”录事参军解释道。

使者“哦”了一声，两人相跟着来到李沖内室。帷帐倒垂，影影绰绰可见李沖躺在榻上，从胸腔中发出一阵阵的呻吟，一位年过六旬的郎中正在诊脉。

使者正要近前看望，却被郎中一把拦住道：“大人！使不得。王爷所患乃伤寒，发热、怯冷。大人千万不可靠近，以防有染。”

闻言，使者倒退一步，额头上渗出了汗珠。这时候，就听见李沖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道：“使君大人，本王乃不治之症，大人不可靠前，就在远处听本王几句话。”

使者相信李沖是真病了，忙应道：“王爷有话请讲，本使一定转奏太后。”

“请使君转奏太后，沖虽为侄辈，然尊太后胜于尊母。太后受宝，国之大事，本王本当朝贺，无奈伤寒染体，朝不保夕，还请太后宽恕。一俟康复，沖即赴京请罪。”言罢，李沖咳嗽不止，郎中端着铜盆上前，但见从他口中喷出一股血，人顿时昏过去了。

郎中抱住李沖大呼道：“王爷……王爷……”

身边的府役、丫鬟们见状，呼啦啦地跪倒在地，哭成一片。

使者上前问道：“先生！王爷他……”

郎中摇了摇头道：“呕血者，乃病入膏肓之征也，长则半月，短则三五日矣。”

使者隔着帷帐说道：“王爷且静养，本官回朝，一定转奏王爷病情。”

“王爷有病，下官就送大人归朝，车驾就在外面。”这时候，萧德琮从外面走了进来，陪同使者离开了。

送走朝廷使者，萧德琮急忙回到刺史府，只见李沖从榻上坐起来吐了口中含的鸡血道：“一股咸腥味，本王何曾受过此等罪？”

萧德琮上前笑禀道：“王爷这出戏演得形神兼备，使者上车时还在为王爷英年患绝症而惋惜不止呢！”

李沖淡淡一笑，随即又郑重起来：“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毕竟朝觐乃举朝重典，我等可以骗得了使者，却骗不了武氏那双眼睛，因此诸事都要抓紧。派往豫州的人走了么？”

“今日一大早就快马走了。”萧德琮回应道。

“唯愿父王能看穿武氏图谋……”李沖心中默默然。

“本王饱经风霜，观几多兴废沉浮，焉能看不穿其阴暗图谋。”在豫州府，越王李贞指着朝廷诏书，眉目间露出不屑和鄙视。

说起来，他在太宗诸子中排行第八，是高宗的兄长。可就因为是燕妃所生，便只能以亲王身份对九弟称臣。从青春风华到两鬓染霜，数十年来，他的纠结从来没有打开过。作为两小无猜的玩伴，他对李治的懦弱是看在眼里的。如果李治有一点太宗的秉性，也不至于让武曌占据了朝堂，对宗室又打又压。

在太宗诸子中，李贞向来以才干多思而与纪王李慎受到宗室的看重。在吴王李恪被杀后，他和李慎实际上成为诸王的首领。

可现在，他的眉宇紧紧地凝在一起，透过这道诏书，他似乎看到李唐宗室人头纷纷落地的惨景，听到耳边阴风嗖嗖的哀鸣，但他却找不到一个婉拒的理由。

是夜，天空阴沉沉的，没有月亮，只有汝河水滔滔地从城外淌过，沉闷的涛声击打着不眠人的心。室内，烛光将李贞修长的影子印在墙上，他问坐在对面的裴守德道：“你说！本王该以何策应对？”

裴守德是汝南县丞，也是他的女婿。端起酒杯，他与王爷一碰，酒就进了腹中，话也随之出了口：“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今京都情势不明，总该打探清楚才好。”

李贞点了点头道：“依你说，这趟神都本王还非去不可？”

裴守德进一步道：“父王不仅要去，而且还要备厚礼呈上，如此才能打消太后和武氏的疑虑。”

李贞眉毛一扬道：“本王之意也是这样。然吾等太宗子弟，高宗同胞，岂能忍看大唐社稷落入妖后之手，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神都就是一屠场。”

“父王所言不无道理，然依小婿看，未必‘受宝’之际，即是杀戮之时。”裴

守德分析道。

“哦？愿闻其详。”

“一则，王爷们虽然聚于神都，然其部属与子弟部属皆在京外，一旦有事，朝廷无力四面出击；二则，‘受宝’本是大喜，王爷们奉诏朝贺，乃遵旨行事，朝廷擅开杀戒，师出无名，于法无据，即便是太后也难以收拾残局。”

李贞频频颔首，以为裴守德分析得有理：“本王也以为太后之所以要宗室云集神都，亦在试探，吾等不妨将计就计，也试探一番，不过，本王迟早要与武氏翻脸，因此不能坐以待毙。”

李贞说着，举起手中的酒杯，邀裴守德将最后一杯酒饮尽，说话都带了浓烈的酒气：“你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王赴京后，州中诸事就由你打理。山雨在即，眼下最要紧者四件事，一要迅速修书，询问诸王境况；二要抓紧时间募兵，以备不测；其三，本王长子现在博州任上，速遣人送信于他，劝其不要进京，一切听候本王消息；其四，少子李规年轻气盛，在本王离开其间，你要多加约束才是。”

一番话说得裴守德内心繁杂了，似乎岳父有一种赴难的苍凉和悲壮，遂急忙双手打拱道：“父王放心，小婿不才，然情知本乃大唐臣民，岂肯屈命于妖后。父王所嘱诸事，小婿即可去办。只是，给王爷们的信该怎么说才不易露出破绽。”

李贞仰头望着黑魆魆的窗外，沉思片刻后道：“本王想起来了，前日收到黄国公李撰来书，他只写了一句话——‘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你就转这句话，诸王一看就明白了。”

“父王所言甚是，如此可保万无一失了。”

“去吧！”李贞拉开门，一缕疏雨扑面而来，与汗水混在一起，他骤然五内翻腾，满腹的酒都吐在门外的雨地上了。

……

五天以后，也就是四月二十二日，李贞带着天中山泉水酿造的“中州玉液”数十坛、银器数百件，还有绢帛千匹，由府兵护卫前往神都。他之所以要早些进京，也是要趁机会会诸王，特别是纪王李慎，就日后起事做些准备。

裴守德携家人前来送行，王妃、钰钟郡主与王爷挥泪而别。他走出一大截，女儿的声音还在耳边回旋：“父王，早日归来……”

大约在李贞离开两个时辰后，李沖的信使到了。

听了信使的禀报，府令呆了：“世事为何如此阴差阳错，王爷刚刚走了两个时辰。追恐怕来不及了。”

信使闻言又道：“小王爷有重要信件呈给老王爷。”

“差官少待，待我去请王妃。”府令说罢，就去请王妃。

不一刻，王妃来到前厅，信使施礼见过，王妃接过信一看，心就碎了，泪水哗啦啦地淌个不停，口中只是讷讷道：“时世多艰，王爷要保重了。”

府令在一旁劝道：“王爷一向处事稳健，此次必能化险为夷。”

“安排信使下去休息，拿笔墨来。”王妃止住泪水，就在案头铺开稿纸，将对儿子的思念，对时世的担忧，对越王命运的牵挂倾泻于纸上。末了，她语重心长地叮嘱李沖——

汝父进京，命悬一线。在汝父逗于神都期间，汝慎勿妄动。切切！

府令在旁边看了，觉得王妃心事沉重，却想不出一句劝慰的话来。

范阳王的名号听起来很大，实际上封邑就是涿州的一个县域。说起来，身为李唐宗室，面对武氏专权，大家都同仇敌忾，正所谓“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然在宗室内部，嫡、庶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李霭作为太宗十九子鲁王李灵夔的儿子、高宗皇帝的堂兄弟，被册封到偏远的范阳，数十年来，倒也独安一隅。

他本来已心境淡泊，自心底感念高宗的宽仁，打算就在这幽燕之地看看书，狩狩猎，了此一生。然则左玉钤将军李孝逸平定徐敬业叛乱，反遭贬谪的消息传来后，他的心就不能平静了。同为宗室中的非嫡系，他有了唇亡齿寒之感。说不定哪一天太后一道诏书，他就会身陷牢狱。

他相信这种感觉不只是他有，其他亲王也不例外。与其为人鱼肉，不如奋起一搏。但他也很清楚，独木难撑乾坤，何况他这样的旁系亲王呢？如何才能把这种感觉传达给诸王，他是颇费了心思的。说白了，怕被人告密；说得太隐晦，又担心别人另作他想。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高祖第十一子、现任青州刺史的韩王李元嘉之子李撰的书信，他很隐晦地写了“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的话。李霭很快就猜中了其中的意思，感受到了每一个字背后暗藏的玄机，他立即将这信抄给了堂兄李贞和他的儿子李沖。近几年，他同李贞父子走得很近。

这些天来，他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中。一方面，他无法判定李贞父子是否看懂了那话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将李唐宗室排了一个序，从太宗的兄弟那一辈起，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他的父亲鲁王李灵夔、越王李贞、纪王李慎，再到下一辈琅琊王李沖等，要说实力，足以与武氏抗衡，逼其退位。可他也很迷茫，为什么这些年来武氏却一再得逞，及至

到了取代当朝皇上的地步。

“诸王各求自保，焉能成得了大气候？”这是他最直接的感觉。

朝廷使者尚在驿馆，眼看着四月中已过，范阳距洛阳迢迢千里，去与不去他都得做出选择。正举棋不定间，录事参军来报，说是琅琊王派人来了。

李霭眉宇顿展，忙道：“快快有请。”

来人正是李沖的录事参军。李霭问道：“王爷可已启程赴京？”

录事参军道：“启禀王爷，我家王爷身患伤寒，已请朝廷使者代为请告。王爷怕您担心，故命属下前来送信。”

李霭“哦”了一声，他猜透了李沖的用意，遂又问道：“老王爷呢？”

“属下离开博州时，听说老王爷已经从汝南出发前往京都了。”录事参军回道。

李霭又“哦”了一声，他料定李贞此去神都，定有所谋，因为他已得知父王李灵夔也在路上了。

他打开信件，就看到了李沖熟悉的笔迹，除重复了李撰的话意外，还特别在下面加了一段话——内人病笃，已入腠理，非猛药不能遏其势，非施术无以去其疾。弟于博州遍访名医，皆言须标本兼治，内外相应，天人同力，以药固本，以术去痈，以气补体，乃得见奇效。

他这是要动刀兵啊！李霭心头怦然一动，血霎时就沸腾起来。为李沖的血气方刚，为宗室中终于有人奋戈而起。

李霭反复品味着李沖的话，他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他明白，对李沖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支持，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可他一想起徐敬业举事时，其兴也勃而其败也忽的教训，就觉着仇恨和热情是一种力量，可以使人拍案而起，却也能使人丧失理智，在复杂情势面前不思则罔。李沖气盛，眼下最需要的是冷静。

李霭来到案头，握笔沉思片刻，在稿纸上写道：“内人痼疾，非一医可以奏效，非一药可以除患。须得邀四方名医，会而诊之，若夫群医并起，事无不济。”

搁下笔，李霭问身边的录事参军：“琅琊王使者可曾用过膳？”

“早已酒足饭饱，就等王爷的回音呢！”录事参军回答道。

“本王欲使你同博州使者同往，亲将书信呈与琅琊王，不可贻误。”

“请王爷放心，属下定不负使命。”

做完这一切，李霭对外面喊道：“来人，请朝廷使者。”

不一刻，朝廷使者来到王府，两人见过君臣之礼，李霭就一脸的热情说道：“让使君久等了，还请见谅。”

“王爷谦恭了。敢问王爷何时启程？”使者急着想完成使命。

“本王请使君来，就是要告您，本王准备三日后与使君一起赴神都参与太后‘受宝’之仪。只是不知该送些什么礼品，还请使君赐教。”李霭一副谦虚求教的样子。

使者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因为这趟外差，也许会改变他的命运……

第十四章

南下方晓心向背

受宝暗藏山雨情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四月，正是吴楚之地春草葳蕤，春景明媚的季节。然江南道巡察使狄仁杰的到来，使得沿途州县的官员们再也没有心境沉醉在弱柳从风、丛兰裛露、芳草怀烟、密云衔雨的春色中了。

这是狄仁杰第一次负命南行，他一路上雷厉风行，推倒了滥建祠庙一千七百多座，只保留了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他留给江南官吏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以往对朝廷巡抚高接远送，馈礼赠金的习惯在狄公这里无法施展了，甚至连通常的饮宴都被他一次次地拒绝，官员们虽然当下尴尬，有失面子，或者有些官宦生出被弹劾的隐忧，但大部分官吏还是觉得不必再为接待大费周折，心境便轻松了许多。

刺史、县令们私下议论，朝廷的钦差若都能像狄大人这样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何愁朝纲不振，民心不顺？

其实，这样狄仁杰也不感到别扭。一切都在律令的范围内处置，风清气正，是非分明，他也不必背上额外的负担。

狄仁杰一路都在想着一个不解的问题。江南鱼米之乡，苏湖乃朝廷粮仓，忽然兴起了淫祠之风，原因恐怕不是官员们说的那样简单。他的这种思虑直到进了房州之后，才开始有了转换。

房州刺史任杰闻听朝廷钦差到了，一大早就率长史、司马到城外迎接。

州治所房陵城坐落在州中部的河谷、平坝处。马栏河静静地从城南流向远方，河两岸多为丘陵。四月间，山上修竹苍翠，树木葱茏，通向山外的道路就在蓊郁的林间穿越延伸——这也是到达房州的唯一大道，任杰焦急的目光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山道转弯处，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而慢待了朝廷大员。

论起来，秋官侍郎与刺史大体都是一个品阶，有的甚至还要略低一点，然因为他是奉太后旨意前来巡察，自然就不可小视了。

眼看日色已近正午，却仍然不见巡察使的影子。任杰就有些不安，担心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头对身后的司马道："你速带府兵沿着山路往前搜寻，直到接到人为止。"

然后，他又看一眼长史说："大人且先回州府，令膳厨备好酒菜，狄大人一到就开席。"

两人离开后，他又守候了一会儿，眼看时间已经过了午时，便觉得倦怠袭身，打了个哈欠说道："看来狄大人今日是来不了了，回城。"

而狄仁杰这会儿在哪里呢？他就在房陵的集市上慢悠悠地穿行。他在一家卖米的摊位上，捧起一把白生生的大米，问货主价钱，他恨惊异房陵民风的朴实。他们自产的大米，花费了多少心血，可是他们在计算价格时，常常忘了这一项。因此，这里的米价比别地的便宜了许多。不着官服的狄仁杰看上去就像一个乡间的老者，并没有进入这些货易者的视阈。

此刻，他正在米市的摊点旁蹲着与货主叙话。

"敢问老者高寿？"

货主忙摆手道："刚过花甲，不敢言高寿。"

狄仁杰笑应道："在下五十九，该称你老兄才是。"

货主被这和善的老头感染了，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先生从何处来，又要到哪里去，在何处高就？"

狄仁杰道他从中原来，闻听太后颁行了《兆人本业》后，深受百姓拥戴。去年成为大唐立国以来最丰实的年份，尤其是江南大米，闻名遐迩，就想着来做做生意。

这话一提，货主的眉毛就跃跃如飞了，说道："先生来得正是时候。朝廷颁行《兆人本业》，使百姓定其位，安其心，乐其业；朝廷又颁令百姓实田，以实际占有地亩计税。如此，则豪强夺田之事锐减。法行半年，天人相应，去秋的晚稻就丰收了。百姓无不称赞《兆人本业》是兴农活商的及时雨。"

狄仁杰回头看了看跟在左右的属下，笑得很舒心，对百姓的赞誉他由衷地点头称是。由此，他想到了当年在侍御史任上就为武曌的《十二建言》所感奋，那里面的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徭赋”。在“二圣”临朝期间，大唐国力渐盛，人口激增，万民乐业，这是包括上官仪等一贯反对她的臣僚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他进一步想，徐敬业反叛之所以短命，人心所向是一个重要原因。

狄仁杰站起来向老者告别，货主急忙问道：“先生不买米了？”

狄仁杰捋了捋美髯，神秘地笑了笑道：“在下做的是大生意，那一袋米不够。”说罢，他道一声“叨扰了”，就转身融入了熙来攘往的人流。

身着便服的卫士队正跟上去叫道：“大人……”

狄仁杰连忙用目光拦住他，队正始知出错，忙改口道：“老爷这是要去哪里？”

“看看植桑养蚕者去。”狄仁杰应道。

前面有一商号，店小二远远地看见一位老者走来，脸上立时堆满了笑意：“老先生请到里面看看。”狄仁杰闻言便走了进去。

这是一家经营丝绸的店铺，店家摊开一卷湖蓝色的绵绸道：“先生请看，这是去秋蚕丝染织而成，丝是上好的丝，颜色、花型也是时下最时兴的，先生要是有意，本店可让价给您，回去给夫人做件春衫是再合适不过了。”

狄仁杰摸了摸绵绸，果然手感、质地都不错。问过价格，他买了两匹，交给队正扛着。他站在柜台前与店家叙话，从《兆人本业》的颁行到地方官员的督促；从整饬欺行霸市到鼓励蚕农多养蚕出丝，店家发自内心地感谢朝廷的英明。

狄仁杰一边听，一边问道：“刺史任大人如何看待朝廷的诏策？”

店家很警惕地问道：“先生为何问这个，您是……”

狄仁杰也不避讳：“他是在下的一位朋友，多年未见了。”

店家道：“刺史大人为施行《兆人本业》，专门把地方豪绅召集到府上转达太后的旨意，还要他们将《兆人本业》广为传抄，发给百姓诵读。”

狄仁杰合掌击节，快意道：“这个办法好！韩非子曰，‘宪令铸之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就是这个道理。”他看得出，店家的称道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

出得店门，狄仁杰看见从对面坡上下来一对女子，手里提着刚刚采来的桑叶，袅袅婷婷地到集市上来卖，伴随着她们的脚步，山坡上飘来一阵

阵歌声。狄仁杰听得出这是当地的乡曲，他很开心地对队正说道：“民为邦本，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江山就固若金汤。”

再往前走，就是房陵县衙，门前拥了一群人，正在熙熙攘攘地议论什么，狄仁杰上前打问，方知堂上正在审理一起地产纠纷案。于是，他不动声色地站在人群中观察。原告乃当地的几户农夫，状告本乡豪绅关某采取殴打、私设刑讯手段，逼迫他们卖地。县令依据诉状，细细审理，开始的时候，关某仗着财大气粗，又有亲戚在京城做官，不把县令放在眼里。在事实面前，百般抵赖。县令下令将其按倒在地上痛打一顿，在场百姓都拍手称快。

听着县令对豪绅的严词申斥，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悄悄离开。他抬头看了看，日色已是正午，于是便对队正说：“听闻房陵黄酒很有名，你我寻个小店且饮两杯如何？”

队正知道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回避地方的宴请，忙道：“卑职就依大人。”

队正悄悄对身边几位卫士使了个眼色，几个人分别走在狄仁杰的前后左右。大家来到北街，那里果然有一家小店，经营的都是当地山间的小吃。他们上了二楼在一个角落坐下，店家立时赶来，问他们想吃什么。狄仁杰点了几样当地土菜，又要了一坛黄酒。等菜上齐后，狄仁杰夹了一筷子竹笋炒木耳对队正说：“这黑木耳可是房州的贡品，放在这里，就是寻常菜。什么事情一沾了官气，就离地气远了，诸位以为然否？”

这番话说得众人频频点头。

用过午膳，他们才缓缓地来到房州刺史府门口。队正上前对守卫的士卒道：“烦请通秉，就说江南道巡抚大使狄大人到了。”

“狄大人！哪个是狄大人？”

狄仁杰上前道：“老夫就是狄仁杰。”

这士卒也算是在刺史府值守多年的老兵，迎接过不少朝廷大员，可哪一个不是轿舆宝车，前呼后拥呢？现在眼前这个和善的老者竟称自己就是威震一方的巡抚大使，他说什么也不相信。

“您真的是狄大人？”

狄仁杰笑道：“难道不像么？”

那士卒就有点不好意思，忙道：“请大人少待，卑职这就进去通禀。”

不一会儿，府门大开，任杰率领刺史府的幕僚迎出门来。

“哎呀！狄大人！”任杰一步上前，急忙施礼道，“大人这一路微服私访，可是苦了在下了，派人沿山路探寻了十多里。”

狄仁杰上前还礼道：“老夫就是想到处走走，看看民情风俗。”

任杰又把幕僚和地方官一一介绍与狄仁杰见面，轮到介绍房陵县令时，狄仁杰赞道：“不用了，老夫看过县令大人审理案件的过程，县令一身正气，是非分明。大唐县令都如大人这样，太后《兆人本业》何愁不能落到实处。”

县令很是吃惊，心想他是怎么看到我审案的？

任杰见状，便转换了话题：“大人一路劳顿，下官在府内备了薄酒，为大人接风。”

“不劳刺史大人了，老夫方才已品尝了房州的黄酒，甘醇、清冽，尚有养生延年之功，真是好酒！”狄仁杰笑道。

任杰的脸上不免尴尬，但随即释然。他已从周边州县了解了狄仁杰一路的举止和起居，现在果然名不虚传，也就不勉强了。于是便邀狄仁杰到府内厅中坐下，品茗说话。

茶过三巡，狄仁杰道：“老夫奉旨一路南行，入了房州境内，却不同于苏杭，除民风淳朴，也绝少淫祠之作，却是为何？”

任杰解释道：“不瞒大人，房州辖内除佛、道、儒外，确少异祀。依下官看来，淫祠之蔓延，既因政风，也因经济。夫法之大行，邪恶不作；农桑大兴，庸闲不存；政风清廉，贪腐遏制，人心思定。当此之时，民之信任人力过于信神力，何须滥祀而茫然屈从于邪力。”

狄仁杰觉得任杰这刺史没有白当，他一路上的思索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他由任杰的话引出了新的思考，道统与人心何者更重要？太后恐怕不能光听朝堂上的议论，民心乃天，太后的《兆人本业》已深入人心了。

“大人所言，金声玉振。不出华堂，岂能闻如此金玉良言，老夫一定禀奏太后。”接着，他把此行房州要办的第二件事情提到了任杰面前，“老夫此行房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奉太后旨意探视庐陵王，不知殿下近况如何？”

任杰道：“自庐陵王迁来房州后，先住在房州城西二十里处的‘化龙’，然殿下惴惴不安，忧惧‘化龙’二字被人曲解，惹起大祸招身。于是下官又在不远处另建庐陵王城。”

狄仁杰赞道：“大人对朝廷的忠诚天日可鉴，倘无不便，烦劳大人与老夫同往探视如何？”

“一切听从大人安排。”任杰言毕告辞。当晚，狄仁杰在州驿馆歇息。

第二天一早，狄仁杰率数十名卫士，任杰又命州刺史府曹仓参军押了上

好的酒酿和干菜、肉脯等，浩浩荡荡地往庐陵王城来了。

马队沿着化龙河谷缓缓前行，河水不大，但水流较急，从谷底哗哗淌过。河谷两边的半山坡上，麦子已经放了黄亮。狄仁杰心中又是一层浪花——百业之兴，在于仁政啊！

二十里路大约走了半个时辰，便远远地瞧见在化龙河畔的一处平台上建了一座小城。其规模虽然较之京都王府小了些，然而也算是云阁连栈，檐牙高凿。远远望去，城头上有府兵巡逻。城门口两边站着两位府兵，见州刺史大人到了，急忙上前参拜。任杰大声喊道："江南道巡抚大使狄仁杰大人奉旨探视庐陵王殿下，你等速速放下吊桥……"

那府兵去了不一会儿，吊桥就落了下来，一干人从王城东门进去，狄仁杰就觉得任杰的确是有心之人，一座王城，王府就占据了六成的地盘，余下的四成用作修筑苑囿，虽不大，却也是四季常绿，三季有花。为了排遣李显的寂寞，城中还设了古玩、斗鸡场所、当地的风味茶餐等。王府门前，自是有另外一批府兵把守。

"这样很周密。他曾是皇上，也不能保证有一日还会再回京都。"狄仁杰在心里说。

李显至今仍不明白，初始本是将他贬到房州的，中途却传来一道太后的旨意，就转到了均州，可刚刚稳定下来，太后的旨意又下来了，要他返回房州。

那是发生在垂拱元年的事情，从那时候起又过去了四年，他现在甚至想不起当年在神都时过的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六年前，他曾赌气要将社稷赠予的岳丈韦玄贞在流放地去世，岳母崔氏被杀，他们的四个儿子韦洵、韦浩、韦洞和韦泚全部死于刀剑之下。消息传到均州，陪伴他的王妃韦香当场昏厥了过去。

这消息如同鬼魅，无时无刻不盘桓在他的周围，使他终日处在惊惧之中，精神日益恍惚。看到他这副模样，韦香的心都要碎了，常常以泪洗面。她的心境很复杂，一方面，她觉得愧对于殿下，如果没有自己当初一再的要求，李显就不会在裴炎面前说出那样的话；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李显太消沉了，一蹶不振，这不像是太宗后人该有的行为。因此，她一夜又一夜在床头苦口婆心地劝他振作起来。

李显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他知道，母后那双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远在异乡的他。他越是消沉，母后就越放心。

比起李贤当年在巴州的境遇，他已很满足现状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界不要干扰他的生活，他恳请任杰不要跟时跟节地来探视，尤其害怕听到朝廷钦差到来的消息，每一个人的到来，都意味着他要离开这个世界。

可他越是害怕，事情就越是不期而至。

清晨起来，用过早膳，他约了韦妃在檐下逗画眉玩。这画眉是他来到房州不久，一位云游四方的大师送的。那位法师看上去似乎与母后同龄，似乎也是并州人。他问法师年龄，她只是说入寺时，殿下还没有降世呢！旋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觉得，她身上一定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这一对画眉已学会不少人语，它可对李显说“殿下请”，也可以对王妃说“娘娘万福”，它还可以对客人说“恭迎您到来”。这不，它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李显，一条巧舌就在两片喙间弹奏出清脆而又清晰的声音：“客人来了！”

他一回头，就看见王府司马站在了身边：“启禀殿下，江南道巡抚大使狄仁杰求见。”

“何人？你说何人？”

司马刚刚重说了一遍狄仁杰的名字，未料李显一阵昏厥，向后倒去。司马眼快，赶快上前托住李显瘦弱的身子，韦香掐住人中，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气来，口中讷讷道：“吾命休矣！吾命休矣！”

韦香的心就伴随着泪水的涌流而疼痛。当年李忠、李贤的遭遇让他们得出教训，朝廷钦差登门之际，也就是流放者生命终结之时。这些年，李显只要一听到朝廷来人就惊恐万分。韦香随即做出一个决定，她要司马扶李显到后殿歇息，自己去见狄仁杰。

狄仁杰看见韦香，忙起身施礼道：“微臣狄仁杰参见王妃殿下。”

韦香道：“二位大人不辞劳苦，远途而来，我代庐陵王先谢过了。”

“启奏王妃，微臣此次是奉诏前来江南巡察淫祠之事，临行时太后叮嘱，要微臣转道房州，探视庐陵王和王妃殿下。”狄仁杰解释道。

“臣妾谢过太后恩典。不知太后差大人前来意欲何为？要杀要剐亦当明示才是。”韦香开门见山，毫不避讳。

好个伶牙俐齿的韦妃！狄仁杰心中暗叹，嘴里却说道：“王妃误会了，庐陵王久在房州，太后以慈母之心，昼夜牵萦，故而命微臣前来宣慰谕意。”

一直没有能够插上话的任杰趁机说道：“卑职与狄大人备了些好酒、菜肴送来，还请王妃过目。”说着，他向后挥了挥手，府兵们抬着酒坛等什物鱼贯而入。

韦香一一看过，却是不卑不亢，保持着仪态说道：“多谢两位大人，多亏

刺史大人关顾，殿下衣食足矣。”

狄仁杰又道：“微臣前来王城，就是想见见庐陵王殿下。”

韦香也不隐瞒，直截了当道：“狄大人有所不知，只因此前两位皇兄皆薨于朝臣之手，故庐陵王对朝廷大臣拒而不见。”

狄仁杰正色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微臣为人，想必王妃在宫中时也有所耳闻，岂是鹰犬之流乎？”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误斫昭陵柏树，当时，身为大理丞的狄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大怒道：“善才斫陵上树，使朕不孝，必杀之。”

太监李荣见皇上作色，暗中劝狄仁杰退却，然而他却毫不退让道：“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高宗听后，便罢了此事。这件事情，一时在朝中传为美谈。

看狄仁杰的神色，也不像是来行刑的样子。韦香脸上的疑云渐渐消去，回头对身边的宫娥道：“去请庐陵王殿下。”

李显在宫娥的搀扶下来到前殿，见了狄仁杰，他脸上的情绪很复杂，惊惧未去，又添矜持：“本王身患小恙，还请大人海涵。”

狄仁杰与任杰很严肃地起身，跪倒在李显面前道：“微臣参见庐陵王殿下。”

这声音很久远了，以致李显有些迟疑，直到韦香在耳边提醒后，他才不无惶恐地说道：“二位大人平身。”

众人坐定后，狄仁杰转达了太后的牵念之意，又问李显有什么话要带给太后。

李显明白母后的意思，她让朝臣前来探望，有作为母亲的思念，但更多的恐怕还是不放心。遂道：“请大人转奏母后，托母后洪福，本王在此心安理得，读书以养生为要；每日夙兴夜寐，皆为母后祈福，愿母后驻颜益寿，长生久视。”

狄仁杰表示一定转达。众人又聊了一会房州的山水人文，狄仁杰发现，李显不再想朝堂上的纠葛了，他的心在山水间徜徉，在诗书间遨游，倒真有些返璞归真的淡泊。可他毕竟是同曾高居皇位的人说话，深浅俱难，说者难受，听者也别扭。好在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看看天色不早，便起身告辞，李显、韦香也不强留。

看着两位大臣的身影消失在宫门之外，李显又一次感到韦香的重要，他也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刀下之俎：“唉！本王又活了一次。”

“殿下不要如此说，殿下刚过而立之年，焉知没有再起之时？”

“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制。”李显一回身就抱住了韦香，两行热泪滴落在她的脸颊上，热辣辣的。

辞别庐陵王，经数日辗转，狄仁杰于五月初来到了施州。在这里，他见到了刺史李孝逸。

当晚，李孝逸在府中宴请狄仁杰。

施州这地方，蛮夷聚居，风俗各异，山高地贫，然民风朴实，因朝廷多年在这些地方实施“羁縻”之策，故而在李孝逸之前，州刺史多为当地部族酋长。

说是宴请，也就是几样当地的风味菜肴和酒酿，始喝尚觉醇绵，一会儿就在腹中燃烧起来。狄仁杰饮过几杯，借着酒劲，话就出了口：“将军一世聪明，焉何相信图谶之术？”

李孝逸很纳闷狄仁杰怎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遂道：“大人所言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明示。”

狄仁杰放下酒杯道：“有人密奏太后，说将军拆字道，‘名中有兔，兔乃月中之物，当有天分’，可有此言？”

李孝逸很吃惊，关于朝廷告密风起，他也有所耳闻，但自己这里僻乡远地，这又有何干？孰料事情就冲着自己来了。李孝逸把一杯酒灌进腹中，仰天长叹道：“下官冤枉啊！如果下官没有猜错，此必武承嗣所为。”随后，他又将几年来与武承嗣之间的龃龉述说了一遍后，“当初徐敬业谋反，太后委以重任，下官至今难忘；我军大捷而归后，太后又多加赏赐，下官感太后天恩犹恐不及，何以会生出如此邪念？所谓拆字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狄仁杰相信李孝逸的话，他若是心存异想，当初何必要与徐敬业大动干戈呢？

“人言可畏。本使回到神都，定要向太后禀明事情原委，还将军一个清白。”

“如此下官多谢大人了。请大人转奏太后，下官定当尽职竭命，不辱使命。”李孝逸举起酒杯谢道。

酒喝到最后，已是戌时一刻。在回驿馆的路上，半轮如钩的山月悬挂在山头，淡淡的清辉照得远山如水墨画一般。白日喧嚣的县城宁静地伫立

在夜色中，只有清江从城外滔滔流过。狄仁杰忽地就生出“心远地自偏”的感觉，他不知道，当初李孝逸是以怎样的心境来到这里的。

旅途劳顿，狄仁杰真累了，加上喝了些酒，他很快地就沉入梦乡，等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升上山头。他刚刚洗漱完毕，驿令就上来了，说早膳已经备好，请他入席。

狄仁杰来到膳室，却只有长史一人，忙问李将军在哪？

“大人还不知道吧？昨夜子时，朝廷的圣旨就到了，称李将军所为逆鳞，图谶谣言，欲图谋反，本该斩首，念其平叛有功，着即流放儋州，已于黎明押送登程了。”长史回道。

狄仁杰手中的筷子“当”的一声就落在地上，痴痴地说道：“怎么会这样呢？”

“李将军在施州声誉妇孺，却遭此厄运，实属不公。”长史命人为狄仁杰换了一双筷子，接着说，“李将军临行时要在下转告大人，回京以后一定要为他辩冤。”

狄仁杰又问道：“长史可知，前来宣诏者是哪位大人？”

“过去不曾谋面，听李将军介绍说，彼乃左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大人。怎么？狄大人认识吗？”长史略一思索后道。

狄仁杰点了点头。他明白了，还是李孝逸说得对，一定是在他离京期间，武承嗣再度陈奏太后，诬告忠良，混淆是非。狄仁杰打定主意，回到神都后一定要向陈明原委，为李孝逸洗冤。

“请长史放心，本使对此事绝不善罢甘休。”

……

“哼！人都死了，他不罢休又能怎样？”武承嗣对从儋州归来的来俊臣道，“此事可做得干净？”

“大人放心，李孝逸死于心痛，有当地医家为证。”来俊臣拿出证据抖了抖。

武承嗣冷笑一声道：“此所谓顺昌逆亡也！”

闻言，来俊臣心里打了一个寒战，他不知道这命运什么时候就落在了自己头上。他立即谄媚地笑了笑，对武承嗣道：“李孝逸之死在于警示宗室，勿生妄想。否则，结局会更惨。

“大人言之有理。眼看‘受宝’在即，宗室云集神都，随时都会风云突变，你我须当谨慎应对才是。”这话是在武府说的，送走来俊臣，武承嗣想，“受宝”是一个机会，何不谏言太后将李氏宗室一网打尽呢？

这念头一出来，他就一夜无眠了。刚刚辰时二刻，他就急急忙忙地进了武成殿。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当他被宣进殿时，竟在这里看到了从豫州刺史任上回京述职的越王李贞。他忙上前见礼，口称道：“微臣参见太后、八王爷。”

武曌道一声“平身”，示意他在李贞旁边坐了，然后继续与李贞说话：“皇兄不以年高，不辞劳苦，进京参加‘受宝’之礼，朕欣慰之至。”

李贞忙欠身道：“豫州地处淮北，地脊人贫，微臣就带了些当地的古玩珍奇、土产布帛以表贺忱。祈求太后美意延年，祈祷我朝本固邦宁，享国万世。”

“那真是谢谢皇兄了。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朕也要送皇兄一件礼物。”武曌说着，对伺候在身边的张尚宫道，“拿朕的《兆人本业》来。”

张尚宫误了片刻，捧了一卷书进来，武曌指着书卷道：“此乃朕富民强国之策，今赐予皇兄，还望皇兄为中兴大唐戮力同心。”

李贞捧着《兆人本业》，看着书笺上的题字，心里先是一惊，接着就动起了心思——太后送此书究竟有什么意图呢？是一种示威，还是一种笼络，抑或是一种试探。她明知道自己在诸王中的地位啊！李贞接过书卷，忙不迭地说道：“微臣谢太后恩典。”

“旦儿羸弱，朕临朝理政，乃先帝临终之托，朕勉力为之。皇兄聪颖多智，社稷之固，还仰皇兄及各位王爷率先垂范，表里楷模，共图大业。”武曌话中显出送客之意。

李贞遂起身道：“臣谨遵太后旨意。武大人有要事禀奏，微臣就此告退了。”武承嗣忙站起身来恭送。

武曌对武钦道：“送王爷出殿。”

李贞刚一离开，武承嗣就对武曌道：“截至昨日，宗室诸王已全部到京。微臣以为应趁此机会将之剪除，也免其生风滋事。”

闻言，武曌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朕命你筹备‘受宝’大典，你却尽思谋这些……”

“侄臣这也是为姑母着想。姑母以为李贞之流真会效忠么？”武承嗣尽量装得很委屈。

武曌笑道：“彼司马昭之心，朕焉能不知？然则，诸王是遵旨前来参加大典的，若无异动，朕岂可做无名之举？”

“这……侄臣以为，今日不除诸王，将错失良机，悔之晚矣！”武承嗣仍不死心。

“爱卿之言不无道理。然古今成大事者不仅要进，更贵于忍，小忍而图大谋。眼下，朕只能静观其变，伺机而动。”武曌略思片刻后又说道，“你出去后立即去找左金吾将军丘神□，除京师卫戍要多增兵员外，尚需派出密探，密切注视宗室行迹，不可疏忽大意。”

“侄臣明白，这就去宣达太后旨意。”武承嗣走出武成殿时，仍然以为太后过于谨慎了。

落水北岸搭建了一座“受宝”台，高两丈，阔数丈，上面放置了洛神的神位。相传洛神乃上古伏羲氏的女儿，一天，她生了遍游天下的念想，便沿着“河水”一路南下到了洛水边，她为这里的山清水秀而缱绻，遂在此

定居。武曌就是据此将洛阳定为神都的。

早在太宗身边为才人的时候，她就从屈原的《离骚》中读过洛神的足迹，“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让她对这位美丽的女神日夜向往。后来，她跟着高宗来到洛阳，就在这洛水河边，她不止一次地从建安才俊曹子建的《洛神赋》中读出她的美貌，那“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的描述，带给武曌无穷的遐想。终于有一天，她向高宗提出，她要如洛神一样地留在神都。有时候她甚至想，自己就是洛神再世。今日，她终于有机会表示对这位女神的敬仰了。

高台四周，插着绣了“唐”字的彩旗，龙出云水，鳞光闪闪。从地面登上“受宝”台的阶梯都铺了猩红色的地毡，台上台下都有京师禁卫守卫。

不仅如此，在城南也设置了祭祀点。武曌深信，这“宝图”注定是上天的启示，回想这么多年自己在风云际会中走过的道路，她就对孟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箴训深信不疑。故而，她诏令群臣，在拜过洛神之后，还要祭祀天地。

司礼寺这几日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既要筹备祭祀的程序和物品，又要为太后缝制祭祀的祎衣。虽然这些都是由尚衣局采买制作的，然司礼寺要依照礼制提出要求。

至于宰相以下的朝臣们，遵照太后旨意，需要多次演练祭祀的步法、秩序。

苏良嗣作为左相，不仅时不时要被太后召进宫中就大典事宜咨询，更要率先参加排演。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几天下来已疲惫不堪。中间小憩时，他小声问魏玄同道：“大人果真以为‘宝图’乃上天赐予的么？”

魏玄同看了看不远处的内史骞味道和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韦方质，眨了眨眼睛，那意思是说隔墙有耳。苏良嗣遂收住话头，但他在内心从来不认为上天有意，他始终怀疑这是一场人为的预谋。

进入五月，神都的天气渐渐变热。五月十一日卯时二刻起，洛水边就聚满了人群，为拜洛神而开辟的场地上，人们依据事先的划分组成一个个方阵。最东边的是由龙门寺和白马寺来的僧尼，西边是司礼寺来的博士，中间是朝臣们聚集的地方，靠着朝臣的是从各地来的李唐宗室。沿着洛水，左右金吾将军部署了众多禁卫警戒。

辰时二刻，与往常朝会一样，武曌由李旦、苏良嗣、武承嗣、上官婉儿陪同，出现在群臣面前。人群中发出“太后圣明”的声涛，从脚下一直蔓延到洛水对岸，在山野间荡起经久不息的回声。

武曌今天着了一身新作祎衣，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青衣，革带，青袜、舄加金饰。

登上“受宝台”，武曌抬眼远眺，洛水自西南的崤山一路奔来，在洛阳城下因伊河的交汇而形成宽阔的水面，阳光蒸腾起的乳色水汽，随着风在河面上扯丝拉絮，婀娜缠绵。身后就是神都洛阳，她心头涌起千里江山奔来眼底，万世社稷掌中握定的不尽感慨。她十分看重这次受宝，因为它不仅象征着天意，也代表着民意。

巳时一刻，武承嗣宣布“受宝”大典开始。

白马寺住持薛怀义率领僧尼来到方阵前的空场打坐诵经，那些从《华严经》中摘出的经文都是武曌熟悉的。其间有些段落，她在感业寺时背诵过成百遍，现在从薛怀义等人的口中念出，她更有着别样的感觉。昨夜，她与薛怀义狂欢之际，他曾许诺，一定要把“受宝”大典上的佛事做得肃穆而隆重，那一片由杏黄色袈裟组成的风景，标示着薛怀义在太后心中的地位。虽然朝臣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心知肚明，可在这样的场合，一切都被蒙上了神圣的色彩。

接下来，是由宫廷学士们诵读曹子建的《洛神赋》，那又是完全不同的氛围。曹植文采奕奕，联类无穷，沉吟于视听之区，流连于万象之际的情感徜徉，听得武曌心驰神飞，让她回到了与高宗相识相知的年月。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怡；无良媒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

初读《洛神赋》时，高宗还是太子，而武曌也正值青春年华，多少次在崇文馆里，他们依偎在一起，被这旖旎的文章激荡起情爱的涟漪。

颂完诗文，就该宣读拜洛水的祭文了。

祭文出自上官婉儿的手笔，文稿起草好后呈送给武曌时，她一连读了两遍。哦！这婉儿也太聪明了，无论章法还是辞藻，她都很满意。武曌破例，就直接点名要上官婉儿宣读。

当上官婉儿莲步轻盈地来到台前展开文稿时，台下一度荡起一阵喧哗。然而，随着那婉转嘤咛的诵唱如春水般淌进他们的胸臆时，僧尼、官吏和诸王都屏住了呼吸。

彼伏羲之淑媛兮，结河伯以为俪；悲伯而伤之矢兮，牵后羿而洛嫔。思洛水之清流兮，乃移舟而南来。眷恋恋而不思归兮，乃教民以结渔。彼乌发以垂肩兮，若飞瀑之落谷；彼明目以览世兮，若皓月之临空……夫佑我社稷，福我子民……

上官婉儿的话音刚落，在典雅而又恢宏、凝重而又婉转的祭祀乐曲中，武曌率领李旦、苏良嗣、武承嗣缓缓来到洛神神位前，行三叩九拜之

礼。

等他们回到各自位置的时候，盛典的最后一个节目开始了。遵照旨意，苏良嗣手捧已经装入盒子的“神石”来到武曌面前，高声念道：“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武曌接过盒子转身递给上官婉儿，面向台下的僧尼、大臣和诸王高声道：“昊昊上苍，降大任于朕；尊尊洛神，托社稷于朕，朕当不负天意，欲图中兴。”

台下又腾起一阵声浪：“太后圣明！”

李旦就站在武曌身边，他跟随着台下的声浪而祝母后万寿无疆，德陪日月。他的目光暗淡而冰冷，因为他从上官婉儿的祭文和武曌的话中没有听出“中兴大唐”的字眼，一切都是含混不清的。然而，恰恰是这种含混不清，让他感到了危机。他用余光悄悄地朝台下看，就看到了一个恶煞的身影，那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杀了太子李贤的丘神□。他又转脸打量左相苏良嗣，但见他脸色严肃，没有任何兴奋的表示。李旦觉得浑身发冷，似乎如陷入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危险。

父皇！您在何处，您能体会儿臣的痛苦么？李旦在心里呼唤。

随后，一行人到洛阳南郊祭祀天地。

第二天，武曌又在正在建筑中的明堂接见朝臣，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并当着朝臣们的面展示了太后的三颗玉玺。它标志着，太后今后完全可以不用皇上的玉玺就能发布诏书。

李旦虽然陪伴在左右，可母后没有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在人们狂欢的声浪中，他被遗忘在了一个尴尬的角落。

可有人没有忘记他。在几天的大典仪式中，李贞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李旦，皇上暗淡的目光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猜得出皇上眼下的心境，他有着同样的感觉。

一向被诸王视为唐室砥柱的李贞人在明堂坐着，然武曌滔滔不绝的声音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从心底埋怨皇上的软弱。他打量着坐在前后左右的亲王们，情态各异的面容让他有些捉摸不定。

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做了武氏刀下的鬼魂么？纵然不为李唐江山忧虑，也该为自己的生死存亡着想吧？

李贞的目光暗地掠过人群，在不远处看到了纪王李慎。他眉宇平展，形容安静，很专注地注视着坐在上面的武曌。似乎所有的变故，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在太宗诸子中，他虽然排行第十，可他聪颖勤勉，见事敏锐，早在贞观年间任襄州刺史时，就以善于治政而受到辖内百姓的拥戴。他也是诸王中最有主意的人，不可能对目前的局面无动于衷吧！

李贞决计，待朝会散后，屈兄长之尊去纪王府一趟。

此时，纪王府中，李慎很恭敬地与兄长叙着话，追忆着儿时的趣事，询问豫州近年来的农桑丰歉，皇兄一家的起居安康，又很热情地往李贞杯里续茶，就是不说正题。李贞不免有些焦急，他放下茶杯道："十弟以为兄长来此就为了讨一杯茶喝么？"

李慎回应道："为弟愚钝，还请兄长明示。"

李贞问道："不知十弟可曾听说，皇叔李孝逸在流放儋州途中被杀了？"

"太后不是说此事乃一伙强盗所为么？"

"你难道会相信这个？李孝逸与我等相比，乃平定徐敬业叛乱的功臣，先是被贬，继之被杀，十弟不感到寒心么？难道十弟没有看到太后'受宝'背后的玄机么？"

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的李慎摸一把下巴叹道："此皆上天之意，你我又能有何作为？"

对于这个回答，李贞很不以为然，道："何谓天意？荀子曰，从天而颂之，无如制天命而用之。武氏如此铺排张扬，分明是要取唐室而代之，这一点，十弟真没有看出来么？"

"皇上都无良策，我等又能如何？"李慎迷离着眼睛，很平静地看着李贞。他怎么会看不透武曌的用心呢？在来神都之前，他已同身边的长史做了反复的磋商研判，深感自显庆以来，太后经多年经营，已鹰爪满朝，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从感业寺归来，在皇上面前哭哭啼啼的武媚了。而让他更感沉重的是，他的母亲韦贵妃本来就是北周遗老的孙女，虽贵为贵妃，并且为太宗生下了他，可从未得到太宗更多的恩宠。而他还有七个儿子，有的已入朝为官。一旦动起兵戈，不免流血折命。

李贞看一眼李慎道："皇上懦弱，我等不能坐视社稷易主。武氏一旦觊觎神器，必不能见容于你我兄弟。"

"兄长之言不无道理，然以为弟观之，眼下尚非举事之机。"李慎沉吟片刻，向李贞作了一揖道，"以为弟之见，兄长不如密与诸王商议，待时机成熟后再举事不迟。"

这话在李贞听来，无异于下了逐客令，可他又不便发作。

从纪王府出来，李贞很失落，眼眶中就噙满了悲凉的泪水。曾被高宗赞

为“渐天汉而含润。资日观以载文，艺重三雍，道优二陕，梁池挺秀，燕馆趋贤，位表衔珠”的李慎尚且进退维谷，踯躅犹豫，那其他亲王可想而知。更让他不安的是，远在博州的李沖还在等待着京城的消息。他怕李沖心浮气躁，贸然出兵，引火烧身。

在李贞逗留京都的日子了，又发生了两件事情，促使他对举事有了更加紧迫的感觉。

六月初一上午巳时，天空渐渐变得阴暗起来，李贞临窗仰望，只见黑云正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太阳，不一会儿，整个街坊夜色如墨，伸手不见五指。街道上脚步杂沓，人生嘈杂。有高声呼唤亲人的，有号啕大哭以为灾难降临的。

李贞读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日食在这个时间出现，对武氏家族和李氏宗室将意味着什么。他很快就想到了两点，一是武氏号称“圣母神皇”，必是得罪了上天和洛神，而以灾异谴告之；二是警示李唐宗室诸王，时不我待，机不再来，应该顺应天意，举事讨武。

日食的第二天，皇叔李元嘉之子，通州刺史李撰、范阳王李霭登门来了。

李贞问道：“二位兄弟焉何到此，身后没有人跟着么？”

李撰笑了笑道：“为弟什么人？岂是那些蠢材能跟踪得了的。为弟转了几条街才到了这里。”

李霭问道：“八兄可曾听说，东阳公主封邑被削，二子徙往巫州。”

“哦！有这等事，是何原因？”

“还能有何原因，不就是因为她曾尚高履行，而高又与长孙太尉乃姑表兄弟，太后因而恶之。”

“岂有此理！她心目中还有没有太宗？”

东阳公主是太宗的第九个女儿，本来就因为高履行一案受到牵连，接着又遭遇新城公主暴亡在府上，高宗怀疑夫婿韦正矩是元凶，怒而将其诛杀。东阳公主因为其保媒而受到处罚，迁往集州。

李撰愤愤不平地说道：“事情已过去数十年了，复又削掉封邑，岂非让宗室难堪？”

李贞的心就“咯噔”了一下，感到真是到了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地步了。

李撰接着问道：“受宝那日，兄长注意皇上了么？”

“没有！皇上怎么了？”李贞明知故问。

李霭悲道：“皇上脸色苍白，双目无光，眉含悲郁，其心之痛可想而知。”

其实，李贞又何尝没有同感呢？他能体会到皇上身在宫苑，如入囚笼，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滋味，只是慑于太后淫威，不敢有所表示罢了。何况，他的痛苦已不属于个人了，而是整个宗室之痛：“为兄也以为皇上表面上很顺服，其实在内心是日夜盼望我等起兵勤王，斩除妖后，还我大唐朗朗乾坤，匡复先帝基业的。”

两人听了都频频点头。李撰出主意道：“既是皇上有此意思，我等何不矫诏，就说‘朕遭幽系，诸王宜发兵相救’。”

李霭也在一旁支持：“我等不才，愿将勤王之军交由兄长统领，誓死匡复唐室。”

李贞握着两位兄弟的手说道：“当此之际，为兄应担当重任。”接着，他们又在一起商议了联络诸王的方法、起兵时间。

“为兄就不相信，当唐室大军兵临城下时，妖后还能坐在武成殿泰然无事。”李贞满腔悲愤道，“人言撰弟善属文，这勤王之诏就由你来写。”

李霭又道：“为弟已听说，七月武氏还要大封洛水、举行嵩山封禅，朝野都为此奔忙，此正是我等聚兵之良机。”

“显庆以来，宗室皆被武氏遣往各地，故同时举事尚需时日，我意十月最佳，二位兄弟以为如何？”李贞建议道。

两人都以为李贞不愧为诸王之首，深谋远虑。当下决定以书信通知诸王，十月同时在各地起事，共趋神都。

为避过朝廷耳目，李霭、李撰一直待到子时才趁着夜黑回到自己府中。临行时，李贞送至府门口，还特别叮嘱朝觐结束后，不要同时离开京城，以免武氏爪牙生疑。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贞独自一人，或坐车，或乘马，遍游神都山川风物、佛寺道观，兴趣来了还要吟几首诗，托上官婉儿呈给武曌批阅。武曌对这位皇兄也是刮目相看，每有感触也都写成文字加以褒扬，似乎大有知音难觅之感。

然而，只有武承嗣明白，太后这一切都是做给诸王看的。她私下里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李贞的关注。

“八王狡黠奸诈，不可掉以轻心。”她这样叮嘱武承嗣。

眼看六月已经过半，诸王相继离去，李贞觉得是该回去了。这天一大

早，他来到武成殿向武曌辞行：“微臣在神都期间，吟了几首谬作，承蒙太后不弃，微臣甚感恩遇之隆。”

武曌笑道：“人言八王善骑射，涉文史，兼有吏干。朕拜阅大作，果然不凡。”

李贞忙谦虚道：“微臣惭愧，太后赠《垂拱集》，微臣反复读解，果然字字珠玑。”

“哦！那你说说，朕的那个《垂拱集》有什么好呢？”

“字潇洒飘逸，自不必说。文章深意，微臣只用一字概之：真。”

武曌很吃惊，她看着面前的李贞，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评价自己的著作，这个人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啊……

第十五章

李沖博州独起兵

武曌神都操胜券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七月，远在博州的李沖收到了通州刺史李撰矫皇帝之名发来的“诏书”。

“诏书”痛数武氏专权，大兴告密之风，囹圄人满，朝野人心浮动，百姓怨声载道。说朕名为皇上，实与囚徒无异。继拜洛水、受“宝图”之后，武曌又于七月丁巳，更“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洛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垂钓，祭祀比四渎，定为中祀；又将“圣图”所出的泉水命名为“圣图泉”，在泉水所在地置永昌县。不仅如此，太后还封嵩山为神岳，封山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止放牧。同时，将发现瑞石的汜水改为广武。诸多举止，都在移社稷于武氏，大唐危若朝露。

李沖反复看着“诏书”，透过这沉重的文字，似乎看到皇上痛苦的挣扎，武曌淫邪的狂笑，昭陵的溃塌，乾陵的飘摇。

况且前不久，父亲李贞从豫州遣专使送来书信，详述了五月神都洛阳的情势，话虽然说得很隐晦，但字里行间都是山雨欲来的险象。两相照应，他的血液都被急火点燃了。

尽管父王在来信中已经告诉他，皇上囚入深禁，无力发诏，故而矫诏情非得已。然而，在他看来，诏书真假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李唐宗室面临被宰割的劫难。如果他这时候不出来担当，有何颜面见列祖列宗？

他的心中油然升腾起“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浩然。

他相信，宗室诸王必然也都收到了同一份“诏书”，这使他对讨武的必胜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徐敬业的悲剧绝不会重演，而专横的武曌必然被这熊熊大火焚毁。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眼看中秋节即将来临，却没有诸王起兵的消息传来。一天，他接到了通州刺史李撰的来信，言语间显露的情绪较之发布“诏书”时低落了许多，说不少王爷但求自保，对起事犹疑不决。特别是在诸王中颇有影响力的纪王李慎，竟然在来书中指责他们鲁莽，说此匹夫之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愚师也；还说太后固然专权，然施政多得人心，此时大动兵戈，是失道寡助，难逃败局；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诸王不可轻兴兵爨，致宗室喋血，生灵涂炭。

“人言纪王以善政闻，现今观之，徒有虚名耳。”李沖放下书信，情不自禁地感叹。

中秋节那天，他又接到范阳王李霭的来信，说派出去联络的使者回来，都是一副沮丧的模样，有的以为，眼下尚未准备好，不宜鲁莽；有的表示，待其他宗室王爷起事后必应之。李霭在来信末尾再次提醒李沖，鉴于眼下人心殊异，举棋不定，不如暂藏兵锋，待宗室四面并起之时，再行举事不迟。

李沖将信件扔到案头道：“这是什么话，群龙无首，焉能成事？若夫等待观望，讨武无期矣。”

太阳落于苍山之后，一轮明月从城头升起。博州城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万家团圆，一派节日气氛。然而，李沖的心却不在此，他让家人一同到后花园饮酒赏月，自己却约了萧德琮到书房议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沖也不隐瞒长史了。屏退左右，关了书房门，他便将范阳王的来信递给了萧德琮：“依大人观之，眼下情势如何？”

“这个么？”

“你我相知，无须避讳，直言即可。”

萧德琮捻须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不是下官小看宗室，诸王爷皆寸目也。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往昔诸侯尚知，诸王竟茫然若瞽，岂非愚钝？须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各自自保，必为武氏各个剿灭。”

“大人所言，正是本王的意思。”李沖站起来，望着殿外的秋月感慨道，“故而本王以为，今日不为，明日必死。不管别人如何，本王欲九月起兵。只要做起来，就不怕无人回应。”

“王爷所言极是。不过……”

“你不必顾虑太多，有何话，放开说。”

萧德琮道：“博州之于神都，在北，豫州在南。若能南北夹击，则洛阳在我掌握之中，届时诸王见武氏大势已去，必群起而攻之。”

李沖点了点头道：“大人所言，乃克敌制胜良策，待本王修书一封，星夜驰往豫州，报与父王知晓。之前本王要你招募兵马，现境况如何？”

“下官已募得兵马五千。”

闻言，李沖忧虑道：“我军乃新募之旅，战力当不能与府兵相比，须得加紧操练才是。”

萧德琮自信地回道：“自五月出榜招募以来，从者甚众，下官命熟悉为战之司马吴希智日夜操练，现已历三月，阵法与兵器都大有长进。王爷若是有空，不妨随下官到校场一观。”

“如此甚好！”

第二天，李沖披一件银色铠甲，骑一匹赤兔马，长史则着了黑色铁甲，骑一匹雪青马，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刺史府，直奔设在聊河河滩的演兵场而来。

八月，秋汛刚过，聊河水清澈见底，偶尔有落叶落入水中，宛若一叶叶小舟，摩肩接踵，缓缓远去。马蹄踩着河滩的鹅卵石，风驰电掣而来。

萧德琮高喊一声“到了”，两人便紧了紧缰绳，那马一声长啸，在聊河岸边停了下来。

隔河眺望，但见在河对岸宽阔的沙滩上，一队队的士兵正在队正的指挥下演练枪术。喊杀声在河湾的丘陵处激起阵阵回声。

一位年轻的士卒出枪不力，被队正看见，他上去一脚将其踢倒在地，厉声喊道：“站起来！”

士卒挣扎着站起来，队正手持长枪，站在他对面喊：“出枪！”

士兵犹豫了一下，队正迎面又给了他一记耳光，骂道：“练时不出力，战时必然要流血。你是出汗，还是要命？”

队正并没有发现王爷和长史的到来，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吼：“不对！”

队正一怔，转过身见是王爷，赶紧跪在了地上：“卑职叩见王爷。”

李沖看着眼前的这些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一二岁，与自己儿子的年龄不相上下，若非战争，他们绝不会在这沙滩上摸爬滚打。他把手中

的马缰递给身后的卫士，一脸严肃地来到阵列前面高声道：“队正只说对了一半。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自己存活固然重要，然则，最终还在于灭敌。舍此目的，练兵何为？”

他从一位士卒手中接过枪，来到队正面前，问敢不敢较量一番，队正赶忙低眉垂眼地说不敢。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本王，而是反贼。你定要心中有敌，才会眼中有敌，明白么？”

队正高声回答：“明白”，随后手持兵器，朝着李沖就是一枪。

这真是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好厮杀，但见寒星点点，银光皪皪，时而刺、挡、格、斗，时而疾行如飞，时而形虚实实，时而腾空下扎，时而斜出猛刺。一个是雏鹰展翅，一个是浪里白条；一个枪雨滂沱，一个稳如泰山。双方大战数十回合，李沖卖出一个破绽，待队正再来进攻时，拦腰打去，队正便气喘吁吁地摔倒在地了。

这一阵厮杀吸引了沙滩上的士卒都来观看，数百双眼睛跟随着搏击的起伏滴溜溜地转。精彩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掌声。

“如此练，方能有真功夫。”李沖转身拍了拍膝盖的尘土。

长史急忙赞道：“王爷好枪法，真有太宗皇帝遗风。”

李沖对这个评价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担当起匡复基业，扫除妖后的重任了。

队正问长史：“卑职斗胆问大人一句，我等如此苦练，将要应对何方敌军来袭？”

长史说：“你等只需练好功夫便可，多问无益。”

落霞孤烟时分，李沖与萧德琮一干人回到刺史府，洗漱完毕，李沖对萧德琮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还要加紧操练，否则，战事一到措手不及。”

走进大门，看见王妃与乳母正带着小王子在花坛前玩耍，他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他明白，这孩子自从他决定起兵之日起，将同他的父母一样不得安宁。

“叫父王！”李沖看儿子的眼睛有些发热。

儿子怯怯地叫了一声“父王”，李沖笑了，但几滴一直在眼角藏着的泪花却在笑声中落了下来。

王妃吃惊地问：“王爷，这是怎么了？”

李沖摇摇头说：“没什么，本王只是想起了一件往事。”

王妃将儿子交给乳母，陪李沖来到膳室用膳，李沖有些心不在焉，吃着吃着就住了筷子，陷入沉思。王妃呼唤了几次，他的思绪才转过来：“抱歉。本王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王妃说：“臣妾深解王爷心境，眼下武氏专权，百川沸腾，民怨载道，王爷欲替天行道，剪除妖后，故而……”

李沖叹一口气，放下筷子说：“惜哉李唐宗室，王公成群，竟然相互观望。若是本王再不出头，恐怕明日就为人鱼肉。”

李沖往王妃的食碟中夹了一块鸡肉说：“一旦举事，胜负难料，若是……”

“王爷不要再说了。”王妃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下，含在口里的菜无论如何就难以下咽了，“臣妾既随王爷，就当艰危共担，真到了那一天，臣妾先自刎于王爷面前，绝不落于贼手。”

这场晚膳用得太沉重。走出膳室，李沖还在心里埋怨自己……

节令一个接着一个，中秋的月光尚在李沖的心头徘徊，重阳节又一天天临近了。

节日前一天，李沖约了长史萧德琮和各路司马到府中议事。

“各位！眼看秋已过半，一旦入冬，天寒地冻，战事殊难展开。故而，本王决计重阳节举事。今日邀各位来，就是商议战事布局，还望众位畅所欲言。”

长史萧德琮说：“我军此举，目标直指神都，故而，南下第一要津，就是济州。刺史薛顗，乃驸马都尉薛绍兄长，不知他对举事如何看？不妨先派使者试探，如能说服彼与我等一起举事，则再好不过。”

司马吴希智说：“欲取济州，当先取武水。武水一旦占领，济州门户大开。”

“好！”李沖说道，“二位所言，正合本王之意，可派一使者前往济州游说，只要他不阻拦我军南进，就与举事无异。”

长史萧德琮道：“王爷放心，此事就由下官去办。”

第二天，萧德琮派了一位参军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济州，其他人则做攻打武水准备。

郭务悌很吃惊，七月以来，不断有消息说琅琊王在辖内招募兵马，他原以为是奉了朝廷之命，为与突厥作战秣马厉兵，如今看了萧德琮的来

信，他更是惊讶不已，陷入两难境地。他很明白，以武水县的军力，止暴惩恶尚可，要与李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若是随了反军，他日若事败，自己也难逃一死。

然而郭务悌毕竟早年在府兵中做过参军，官虽卑微，经验却是不少，当下传来县丞、县尉和师爷说："琅琊王起兵，乃反朝廷也，吾等乃朝廷命官，岂能应之。"他要县丞火速修好表奏，今夜从南门出去，一路所过驿站，换马不换人，以六百里加急奔往神都，禀奏博州战情。又对师爷说："你速修书一封，从东门出去，赶往济州刺史大人处求援。"

安排完这一切，他才对县尉说："等信差走后，你率领城中官兵和乡勇，紧闭城门，日夜防守，等待朝廷援兵。"

"谨遵大人之命。"

郭务悌长叹一声："老父随本官久居武水，平日里忙于公务，未能膝下尽孝，本意重阳节陪父登高，看来只能留待来日了。"

县尉说："反贼渡河，尚需些时间，不如今夜大人先回府与老大人团聚，属下巡察即可。"

郭务悌摇摇头说："琅琊王多思多疑，本官担心他识破，还是先部署为要。"

县尉很感动，道："大人对朝廷的忠心，天地为证。"

郭务悌说："我倒没有想朝廷重用擢拔，只求武水百姓平安度日。"

两人说着说着走上街头，夜色已经渐渐地浓了，白日很清爽的秋风，现在吹到身上却很瘆人，郭务悌不由得就打了一个喷嚏。他的心顿时沉重了，这清冷的风对于他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不敢多想。

此时，一队府兵掮着长枪，来到城墙根，准备上城楼去，被县尉一声喝住，一一检查了士兵的武装，叮咛队正，夜间要倍加警惕："我军力不济，要多备滚木礌石。"

"明白了！"队正答道，转身带着府兵上城楼去了。

郭务悌说："你我也到城楼上去看看吧！"

登上武水县城城楼，满目幽蓝色的天空，一道弯月寂然悬挂，身边只有几颗明明暗暗的星星，再往远处看，一切都被夜色所淹没。但郭务悌知道，博州就在河对岸，此时，也许萧德琮正掌灯阅看自己的复信，也许正在与琅琊王商议明日如何进攻武水。

郭务悌对身边仗剑而立的县尉说："本官就是不明白，博州沃野千里，平川如镜，粮丰民安，独据一方，偏安一隅，王爷何必要大兴兵戈呢？"

昏黄的灯光下，县尉茫然地看着郭务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其实对于他而言，只要能保境安民，至于这朝堂究竟是该姓武还是姓李，他关心不了，也并不关心……

第二天，前往济州的县吏回来了，言说济州刺史薛顗薛大人道李沖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杀鸡焉用牛刀，不日将派遣莘县县令率军驰援。

看着刺史大人的文书，郭务悌一头雾水，摸不清他到底在想什么？再想到敌我众寡悬殊，心里顿时吃紧了。

就在郭务悌接到薛顗文书的同时，济州使者录事参军高篡却进了李沖的博州府。

高篡没有带薛顗的片纸只字，但是带了口信，言道刺史大人深为王爷壮举感奋，本欲响应，然驸马都尉在京，故而有投鼠忌器之恐。但大人表示，若是义军途径济州，只作虚于应付状，绝不阻挡。

高篡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临走还转达了刺史大人的祝福。

更漏进了子时，预报着新一天的开始，然而，李沖却依然毫无睡意，他反复琢磨高篡话中的意思，试图读透其间的每一个字和隐藏其后的心思。

“大人说，薛顗究竟怀的什么心思？所谓虚于应付，究竟又是什么？”李沖问着身边的萧德琮。

萧德琮回道：“薛大人的话不无道理。然而人心叵测，眼下情势复杂，王爷不可轻敌。”

“长史所言，不无道理。然也不必过于谨慎。即便他变卦，我五千人马，又岂是小小武水县所能阻挡得了的？”说着，李沖又对身边的司马吴希智和别驾孟青道，“为防不测，你等各率五百军士，分别部署在西门和东门，倘是郭务悌开门迎接我军便罢，否则，你二位就攻城，以分散敌军兵力。”

萧德琮说道：“明日进军，下官可率千人走在前面，一路搜索前进，防止济州守军伏击。”

“就依长史。”李沖对待在一边的司兵参军道，“传令下去，寅时造饭，卯时出兵。”

卯时三刻，东方晨曦初露，博州刺史府下的五千军马，加上早先老营的千余人，总计六千多人，分为前后左右四军阵，集结在博州城下，看上去黑压压一片。书写着“唐”和“李”字的大旗迎着晨风飘扬。

李沖在萧德琮的陪同下登上阅兵台，直到这时，才向士卒亮出了讨武的

旗号。

“各位将士，武氏专横，囚皇上于宫禁，聚党羽于朝野。欲夺李唐社稷之心昭然若揭，本王遵循天道，自今日起，聚义起事，讨伐武氏，匡复李唐，诸位将士当戮力同心，奋勇杀敌，直捣神都。立战功者奖，畏罪退缩者斩无赦。”

人群中一阵喧哗，有的脸上就流露了不安，有几位军士小声说：“王爷这不是要造反么？你我怎么能为他垫背呢？”

一位年龄稍长的军士说：“事到如今，又能怎样？弄不好眼下就没命了。且走且看吧。”

李沖厉声要军伍肃静，向萧德琮挥了挥手，只见他抽出宝剑，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高声喊道：“出发。”大军便浩浩荡荡地朝黄河边奔涌而去，滚滚的烟尘很快就淹没了他们的身影，只有马蹄声在晨间的旷野久久回荡……

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已经距武水县城不足四十里了。这时候，前往侦察敌情的探马疾驰而至，向长史萧德琮禀报说，前面五里地，发现有府兵游动。

萧德琮问：“有多少人？”

“大约不足千人。”

萧德琮心中就打鼓，很疑惑这近千人马从何而来？然而，军情紧急，容不得他多想，忙对身边的传令兵说，速传两位旅帅来见。他忽然想到昨日济州使者高篡的话，心里道，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虚于应付了。

他便在心里骂薛顗奸猾，竟然脚踩两只船。义军胜了，他可以借此邀功；倘是官军胜了，他也可以借莘县县令平叛，洗清与李沖的牵连。难怪他只派了使者，却不曾写一句话。

“你率一支人马，从左边的林子过去，在身后袭击敌军。”他又对另外一位旅帅道，“你率军与本官同行，在正面迎接敌人。”

不错，迎面而来的，正是莘县县令马玄素率领的军队。

州府的文书一到，马玄素就对自己的县丞和县尉感叹道：“刺史大人这是一步进退自如的棋路啊！”

但马玄素还有自己的心事，既然是驰援武水，为何薛顗不让司马率府兵解围，却要他马玄素出兵？他怀疑薛顗只是作壁上观，做做样子罢了。莘县城内人马总共只有千人，现在抽调七百人援助武水，倘是不敌反军，自己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故而，从离开莘县的那一刻起，他就

十分谨慎。每走二十里，军伍就要停下来等待前面的消息。

这不，部队刚刚停下来，探哨就来禀报了，说前锋在距后军所在地不足三里处，遭遇了反军的伏击，寡不敌众，已向这边逃来了。马玄素大惊，说未料反军战力如此厉害，我军若是硬顶，必陷灭顶之灾。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对身边的县尉道："传令我军向东撤退，入武水城，如此，则不仅不负刺史使命，亦可与郭大人同商退敌之策。"

县尉道一声"遵命"，号令部属呼啦啦地朝东而去。

县尉又留下几名士兵，用树枝扫乱马蹄足迹，防止李沖兵马追来……

又是一年好风景。神都洛阳周围的山岭都渐渐地披上了金色或者红色，比起春天倒有了一种别样的美。

垂拱四年的重阳节，对于武曌，犹如雨后晴天一样的明朗和洁净，没有任何的杂陈和阴影。往年这个时候，她总是有意无意地会想起这是李弘服毒而死的日子，为此，她多年的九月九都是独自在武成殿度过的，那种自责和愧疚总是折磨得她食不甘味，席不安寝。

但是今年，这种情绪终于因为有了薛怀义而消失无踪了。他的玉树临风，他的巧思妙想，他的乖巧顺服，都给她带来诸多的愉悦，使她心中的纠结已然散去，而活出了新的春色。

春天，她终究还是拒绝了左相苏良嗣、内史岑长倩的诤谏，毁掉了乾元殿，并以薛怀义为监工，举国调集徭役者数万人，开始实现多年来欲在神都建明堂的夙愿。

一个女人，对自己所爱的男人会发狂到不顾一切。当年的冯小宝，现今的薛怀义，在武曌心目中不仅仅是侍寝的男宠，而且是心怀巧思的能人异士。垂拱二年，她就欲召薛怀义入住皇宫主持宫廷营造。然而，苏良嗣却要求将之逐回白马寺。

武曌就有些不高兴，说："尚贤使能，古之理也。朕观怀义乃能者，又有何妨？爱卿说三道四，肆意指责，是指责朕昏庸么？"

关于太后与薛怀义的缠绵撕扯，苏良嗣心知肚明，但那是太后个人私情，他从不提及，也不多想。可一个男宠堂而皇之地住在深宫，这是绝对违背礼制和祖训的。

苏良嗣向太后拱手作揖道："臣何敢指责太后。臣记得当年有位叫作罗黑黑的异族琵琶演奏者，技艺精湛，太宗皇帝欲使之教宫人乐音，也先行阉割，后为给使。今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于宫中主持营造，臣请阉之，庶不乱宫闱。"

"你！"武曌被苏良嗣的话噎得一时回不过神来，却又找不到治罪的理

由。而且苏良嗣如此说话，分明回避了让她难堪之词，她不能不承认这老儿的精明过人。因此随即转换思路道，“此事容朕再想想。”

从此，这事便没有了下文。

然而，在一夜一夜的欢愉中，她没有放弃当初的打算。时间推移到了垂拱四年，四月，她召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和武承嗣，征询对由薛怀义主持明堂修建的意见。

武承嗣与薛怀义因李孝逸之事而早已结成朋党，他自然是太后动议的坚定支持者：“太后圣明，用人不拘一格，微臣以为，建明堂，非薛怀义大师莫属。”

武曌又问道：“前年朕欲让他主持宫室营造，遭到苏良嗣反对。内史如何看呢？”

骞味道忙说道：“苏相不辨是非，太后岂能听他的。臣以为，怀义大师识见广博，定能胜任。”

“好！就依二位爱卿。朕意命苏良嗣回京，趁他回京之前，一切事情已成定局，那老儿就是有话也无可奈何。”

武承嗣就不明白了，建议道：“一个苏良嗣，老朽不堪，太后惧怕他作甚？调回神都，投之牢狱，岂不快哉？”

“你不明白，杀苏良嗣容易，平伏人心难。”武曌对此嗤之以鼻。

如今几个月过去了，投入数万人的明堂主体已然耸立起来。对于工程的每一个环节，薛怀义都不忘在与太后狂癫到高潮时，半是表功，半是撒娇地吹嘘描绘一番。

然而，他还是以明堂总领和白马寺住持的身份在武成殿向武曌禀奏了明堂修建的进度，并且邀请太后在重阳节这天到场巡视。

“好！就依卿所奏，朕明日走一遭。”武曌转头对武钦道，“传朕旨意，知制诰上官婉儿、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春官尚书武承嗣、地官尚书韦方质、左金吾将军丘神□、左卫将军武三思，随朕一同前往明堂。”

“皇上那边……”武钦又问道。

“你过去问问他，若是身体不适，亦可不去。”

果然，当武钦前往别殿探视时，刘皇后说：“皇上昨夜作画到深夜，偶感风寒，特向太后请告。”

闻讯后，武曌一脸的不悦：“不去也好，免得看了心烦。”

九月九日，秋阳爬上洛阳城头的时候，几位大臣早已站在司马道旁等候武曌。

辰时二刻左右，从贞观殿走出来一群宫娥、太监，两边是手持兵器的宫廷禁卫，接着是张尚宫在前面开道，然后，武曌在宫娥的搀扶下，缓缓地朝着司马道上走来。

武曌顾盼生辉，看着道旁一盆盆的金菊，她更是开心地笑了，显然对薛怀义的细致周到很是满意。花儿金风飘寒蕊，人却玉露摇丰姿，人花相映，重阳的节气就分外地透了浓香，武曌鬓边还插了张尚宫特意寻来的一小枝茱萸，看上去绿莹莹的。

武曌这一身装扮，让上官婉儿完全被太后的妩媚惊住了。她紧走两步，到太后身边，轻轻说了一句："太后美艳绝伦。"

武曌斜睨一眼婉儿，叹口气道："是么？朕感觉老了。"其实，在内心，她很高兴婉儿的赞美。

上官婉儿不经意间抬头朝前望了一眼，脸就腾地泛起红晕："哦！三思！看他玉树临风的样子。这些日子去往何处了，如何不见进宫来呢？"

她有些魂不守舍，急忙用衣袖掩了面，生怕别人看见自己内心的秘密。

明堂距贞观殿还有些距离，故而在司马道口，武曌被宫娥扶上轿舆，在即将拉下垂帘的当儿，她把头伸出轿舆，对上官婉儿喊道："知制诰，朕赐你骖乘，上来。"

"谢太后。"

丘神□一直看着上官婉儿的身子被垂帘遮住，还没有收回目光。这情景，让左卫将军武三思很不舒服，他上前狠狠地拍了一掌，丘神□转过脸来，恼怒地说道："干什么？吓我一跳。"

"上马吧！丘大人。"武三思一跃上马，狠抽一鞭，追着轿舆队伍去了。

丘神□朝地上吐口唾沫，骂道："仗谁的势！"也一打马跟了上去。

薛怀义早已率了大匠们等候，看见呼啦啦地来了诸多轿舆，他急忙上前，双手合十道："白马寺住持薛怀义恭迎太后，阿弥陀佛。"

武曌一手挽着上官婉儿，一边扶着宫娥，下得轿来，她打量着头戴禅巾、身披袈裟的薛怀义，丹凤眼便溢出舒心的笑意。这身行头是她亲自命尚衣局做的，薛怀义身材挺拔，眉目清秀，穿在身上自是十分得体，想起他一夜夜地给自己带来快慰，她的心头就涌起无言的怜爱。

武曌点了点头说："大师督建明堂，劳苦功高，朕将于明堂建成之日，重重赏赐，并对白马寺广送布施。"

“谢太后。”薛怀义赶紧施礼，随即扫了一眼随行的朝臣，当他确定没有苏良嗣时，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才快步走到太后身旁，向她禀奏明堂的建设情况，“据贫僧所知，周朝时的明堂为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凡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汉明堂高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屋高八十一尺，象九九之数。九室法九州，八窗法八风，十二重发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发七十二候。各个方面都比周明堂大了许多。”

武曌边走边听，觉得武三思、太平公主的眼力不错，这薛怀义果然聪明，虽在佛门，却对儒家礼制十分熟悉。

“历来一代胜于一代，此物生生不息之理也。”武曌道，“说到汉明堂，朕倒想起一些史事来。当年汉武帝十六岁即位，雄心勃勃，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长安杜门外建明堂。孰料遭遇窦太后之阻，不唯罢了窦婴、田蚡相位，而且推倒明堂。此于朕看来，未免狭隘。”

上官婉儿看了看太后说道：“哦！婉儿明白了，此所谓过犹不及也。太后圣明，尊佛而不废儒，乃再造春秋盛事矣。”

“朕以为，同则不继，和实相生。儒、释、道，于我圣朝完全可以各展其长，互为补正，何须扬此抑彼，有我无你呢？故而，朕此次建明堂，不以司礼寺住持，而以白马寺怀义大师住持，正是要打破儒释不相容之窠臼，开孔、佛互照之新局。”

“太后真乃千古神皇。婉儿跟着太后，每日聆教，胜于学馆。”

“你倒会说。”武曌很满意地看了看上官婉儿，转而问薛怀义，“记得朕曾看过我朝明堂图，觉得胜于前朝。”

此时，一干人已经来到工地，薛怀义不失时机地跟太后说：“神皇每每于图上的批阅，贫僧反复体味，与大匠精研细改，不敢疏忽大意。”

他指着眼前一排排高大的梁柱道：“我朝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中有巨木围，上下通贯，栭栌撑枇藉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泉。”

薛怀义咽一口唾沫，喉结颤了颤，继续道：“贫僧已经想好，明堂建成以后可号为‘万象神宫’，太后意下如何？”

上官婉儿在旁边听着，心里很惊异，薛怀义如何用这样商议的口气与太后说话？朝臣中也没有敢如此的。然而，武曌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反而很高兴地说：“此名甚好，怀义才思过人，深知朕的心思。”

薛怀义边走边介绍，几位朝臣渐渐地也看出些名堂来。骞味道碰了碰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韦方质说：“大人可看出些道理了？”

韦方质眼睛眨了眨，回答得很谨慎：“富丽堂皇，大大超越了前朝明堂的规模。”

骞味道为自己的发现很兴奋，笑道：“仅仅只是富丽堂皇么？”

“还有什么，大人不妨明说？”韦方质问道。

骞味道压低了声音说道：“我朝坤胜乾衰，阴盛阳衰之势于此可见矣。”骞味道指着明堂上的雕塑，进一步说，“大人仔细瞧瞧，自古龙为乾，主阳；凤为坤，主阴。可看看我朝明堂，圆盖上施以铁凤，九条龙围绕其周，岂非阴盛阳衰之象？”

韦方质心里“咯噔”一下，仔细一看，果然有九龙朝凤之意，心想这薛怀义算是揣摩透了太后的心思，但他立即一句话岔了过去：“嘿嘿！在下愚钝，倒是没看出个子午丑卯来。太后已经走远了，我们还是快点吧。”说罢，他加快脚步，与骞味道拉开了距离。

武承嗣与武三思走在一起，细细品味，却从薛怀义的介绍中读出另外的意味来。

武三思附耳对武承嗣说道：“为弟听说，‘咸’字在《易经》中有男女交媾之意。不知仁兄可否看到，怀义大师所建明堂，除了太后主政意象以龙凤呈现外，还嵌入了男女阴阳交合之意。”

“哦！何以见得？”武承嗣转过脸来，眨了眨眼睛。

“外界传怀疑大师命根坚挺。”武三思说着话指了指挺立的站着铁凤的圆木，武承嗣细心打量，会意地笑了。

武承嗣想随着明堂的建成，薛怀义将更为太后垂青，往后许多事情都得借重于他了，便看了一眼武三思道：“往后去，你我都得在怀义大师面前谨慎些，这风那风，不如太后耳边的枕头风。”

武三思说道：“兄长高见。为弟倒有一主意，日后怀义大师进宫，你我为之牵马坠镫未尝不可。”

武承嗣却没有回答，说不清该怎样回答。

左金吾将军丘神□本就是个莽汉，看这眼前的建筑高大宏伟，与宫殿无异，就不理解为何太后他们看得津津有味。加上秋日太阳温暖而不炎热，不一会儿就昏昏欲睡了。

有道是祸从口出。二次回朝的骞味道完全因眼前宽松的氛围而松懈了。在走遍明堂的各个角落后，又对身旁的韦方质发起议论来：“伟矣哉，明

堂之嵯峨乎。古者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近者施以珠玉，涂以丹青，铁鸞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

韦方质顿时听出了骞味道话里的意思，却明知故问道：“大人所言何意，是礼赞，抑或非议？”

曾经受过刘祎之弹劾的骞味道没想到韦方质会这样提出问题，心里不免有些慌乱，脸也红了，口也塞了：“大人这是何话？在下当然是礼赞了。”

韦方质没有再问下去，眼睛却流露出几分诡秘的笑，让骞味道瘆得慌。

其实，不只是骞味道作如是感怀，走在太后身边的上官婉儿也为明堂建筑的奢华而吃惊。她自幼博览群书，读过《淮南子》，那里面说，“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皆著于明堂”，换言之，古之明堂，在读经、讲经、朝诸侯，故而多为节俭，以警策朝野。而今明堂，雕梁画栋，着意铺张，太后意在夸功耀迹，于本意相去远矣。但她将这些藏在了心底，她明白，太后作为女人，对自己男宠的杰作，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

参观完明堂，薛怀义很谦恭地对太后说：“贫僧就在这明堂膳室为太后及各位大人备了素餐，还请太后品尝。”

武曌回转身来，对朝臣们说道：“朕悉心向佛，喜食素餐，不知各位大人可习惯否？”

陪看的朝臣们便纷纷附和……

这是武曌最感惬意和舒畅的日子，从拜洛水到“受宝”，从嵩山封禅到建明堂，一切是这样的顺畅。她甚至断想，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她给自己加上“圣母神皇”的光环了。她预计，不久的将来，她的命运将会迎来一个更重大的转折。

转眼日子到了九月底，武曌的情欲却并没有因为秋日的肃杀而有丝毫的减退。这天夜间酉时，薛怀义依照太后旨意来到了贞观殿。他是走偏门进到内室的。

灯火很亮，武曌在宫娥的伺候下，以芙蓉花浸泡沐浴，又服了当年韦香献的药方，皮肤立刻透亮白嫩，隐约可以看见皮下血脉的流动；而自内向外散发的香气，从帷帐深处飘向殿堂的各个角落，仿佛这高屋广厦绽开了芙蓉的芬芳；在张尚宫拉合了帷帐后，武曌迷离着丹凤眼说：“你且退下。”

“奴婢遵旨。”张尚宫很得体地向武曌施了一礼，转身离去。

顷刻，帷帐外就传来男人的脚步声。她立刻闭上了眼睛，只有修饰之后

的睫毛在眼睑处烙下淡淡的眼影。这几乎是所有女人在情感的潮汐即将到来时都会有的风姿，也是一个女人最迷人的时刻。然而，今夜，她等来的却是一个男人无奈的声音。

“太后！今夜可否早点歇息。”薛怀义怯怯地说道。

“却是为何？”武曌睁开眼睛，看着薛怀义。

“贫僧连日来在明堂工地忙活，有些力不从心。”

“你是要朕杀了你么？”武曌的脸上顷刻变得十分冰冷。

薛怀义本能地打了一个寒战。

武曌对着外面喊道：“张尚宫！”

张尚宫应声进来。武曌说道：“去偏殿取来‘千金秘精方’和‘长相思’。”

张尚宫取了药来，武曌便让宫娥端了黄酒伺候薛怀义服下……

丑时二刻时分，武曌和薛怀义刚刚平息情波，准备睡去，一向得体而知趣的张尚宫却不经传唤就进来了：“启奏太后！夏官尚书岑长倩、春官尚书武承嗣求见。”

“何事如此紧急，还要深更半夜进宫，就说朕已安寝，不见。”

“二位大人说军情紧急，故而进宫。”

“知道了。伺候怀义大师偏殿歇息，宣他们进殿。”

不一会儿，武曌已经穿戴整齐，在贞观殿等候两位大臣到来。岑长倩和武承嗣一进殿就不约而同道：“太后，大事不好了。”

“哼！身为朝廷重臣，每临大事，须有静气，纵然外敌入侵，亦不必如此惊慌。”

武承嗣道：“非突厥、吐蕃之攻也。济州刺史、武水县令相继急报，琅琊王、博州刺史李冲起兵造反了。眼下贼兵已渡河，将武水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贼众有多少人马？”

“济州刺史的朝报说，李冲在博州，募兵五千，加上原有府兵，约六千人众。”

武曌闻言就笑了，道：“六千乌合之众，就将你等吓成这样，圣朝若如此，还有希望么？”

岑长倩解释道：“倒不是六千贼众有何之惧，微臣所忧心者，乃星火燎原耳。《尚书·盘庚》道：‘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故而微臣深夜进宫，奏明太后。”

武曌收敛了笑容，岑长倩的话让她认识了事态的严重。五月拜洛水时，武承嗣曾经谏言趁宗室云集神都，一举剪灭。她顾忌无凭无据，怕惹起朝野风波。孰料几个月后，果真有人出来向她宣战。

“哼！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话虽这样说，但她内心却是十分担忧，看了看面前的两位大臣问道：“依二卿之意，该如何处置？”

岑长倩作为夏官尚书，主兵部，自然得先拿出对策：“微臣以为，应派卫府将军中之能征善战者，率兵星夜北上，讨伐叛贼。”

武承嗣附和道：“还要传旨给济州刺史，命他于当地募兵，阻击贼众南下，并与援兵相应，聚而歼之。”

“如此甚好！朕反复思虑，左金吾将军丘神□出兵最为合适，他有勇善战，定可克敌，大胜而归。”武曌点了点头，接着问，“那个八王爷近来如何？”

武承嗣回道：“据报他在神都期间，曾经登门游说纪王李慎谋反，遭到拒绝。”

武曌进一步部署：“先帝诸兄弟中，八王爷最是老谋深算，不可不防，传朕旨意，以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岑长倩为中原南道行军大总管，遏制李贞北上与博州之贼会合。”

岑长倩从内心感佩武曌的处乱不惊，镇定应对，忙说道：“臣谨遵太后旨意，不日即率军南下拒敌。”

“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光辅为诸军节度。”

“这个么？太后……”

武曌摆了摆手道：“朕知道爱卿要说什么。光辅久在京都，也该阵前历练，日后方能大用。”

岑长倩便不好再说什么。

武曌又问：“还有何事，不妨奏来。”

武承嗣从怀里拿出一卷黄色绢帛说道：“州县急报，李唐宗室都收到了皇上发出的诏书，号令宗室诸王发兵勤王，同驱神都。”

武曌接过来，借着灯火仔细观看，不禁一时血液上涌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他竟敢号令宗室杀他母后！速传尚宝监。”

不一会儿，尚宝监便神色慌张地来了。武曌见面便问道：“你可知罪否？”

尚宝监低头拜倒在地道：“微臣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武曌把盖着皇帝玉玺的勤王诏扔在地上道：“你自己看吧。”

尚宝监捧着诏书，反复观看，良久才抬起头，面对众人肯定地说道：“启奏太后，此矫诏也。”接着，便将自己平日管理皇上诏书，对玉玺篆刻线条的体味比对眼前的“诏书”述说了一遍，“陛下请看，这玉玺边款毛糙，线条无力，乃赝作矣。”

武承嗣狠狠地瞪着眼睛说：“你敢断定这诏书是假的？”

尚宝监说：“若有误，奴才甘愿领罪。皇上玉玺藏在尚宝监，奴才日夜派重兵把守。钥匙由奴才与两名佥书分别掌管，缺一人即无法打开印库。”

“朕险些冤枉了皇上。”武曌听罢，心一下子松了，朝后靠去。此时，更漏正报卯时三刻。

第十六章

李贞父子皆殒命

狄公奉诏赴豫州

武水县县尉站在城楼上，远远瞧见一队人马朝这边奔来，忙令军士备好滚木、礌石、弓箭以迎战，又遣人速报县令郭务悌。

说话间，那队人马已经来到城下，领军的官员对着城头喊道：“城楼上可是郭县令，速命属下开城门。”

县尉从城垛上伸出头问道：“敢问阁下是何方军伍？”

领军的官员道：“在下乃莘县县令马玄素，请速放下吊桥，放我等入城。”

县尉正要回答，只听身后传来脚步声，郭务悌已过来吩咐道：“让本官与他说话。”

马玄素与郭务悌乃同科进士，二人并不生疏。郭务悌见城下果然是马玄素，忙令守门军士放下吊桥，马玄素即刻率领七百人马气喘吁吁地拥进城内。刚刚拉起吊桥，就听见护城河外马蹄生波，人声嘈杂，郭务悌定神一看，原是李沖的长史萧德琮率领的一千多人马到了，他不由得心底打鼓，好险哪，若是稍晚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日午间，两位县令就在县府小酌，席间说到迎敌之策，马玄素说道：“既是大人向薛刺史求救，为何不见济州出兵？”

郭务悌也皱了皱眉头道：“下官也十分疑惑，按理，薛刺史与驸马都尉薛绍乃同宗兄弟，看在太平公主的面上，薛刺史出兵平叛，责无旁贷，此亦立功良机，却不知为何迟迟按兵不动。莫非……”

马玄素呷一口酒，苦涩而又辛辣，点头道：“大人之虑，不无道理。眼下我等只能固守自保，投降是万万不可的。吾观琅琊王之众，军容纷乱，定难持久。”

郭务悌赞同道：“马兄高见。下官接到密报，朝廷已任左金吾将军丘神□为行军大总管，星夜赶往博州平叛。我军只要忍耐几日，就可等来援军。”

二人说话当下，即命两县军士加强防守。

再说萧德琮率领的博州军已在城下叫阵半日，一直无人应声，正要号令攻城，旅帅来报，说琅琊王到了，就在距城一里地的林间扎营。萧德琮即命司马吴希智率军攻城，自己则快马赶到李沖营寨。一见面，他就不无遗憾地对琅琊王禀报：“慢了一步，让贼人逃进了武水城！”

李沖命卫士给萧德琮上了茶水，胸有成竹道：“武水不是洛阳，本王已命军中望气观了天象，这两天就会有风，倘是用柴草塞其城门，届时趁了风势，以火攻之，还怕城不能破？”

“王爷果然运筹帷幄，胜券在胸。”

当即，琅琊王帐下别驾孟青便率军士用装满草垛的车子塞了城南门。

傍晚，营寨前的军旗果然猎猎作响，李沖走出帐外，禁不住大喜过望，忙对身边的萧德琮道：“此真天助我也。大人可速命弓箭手将火把投向草车，两千步军随后，单等城门一破，就夺取城池。”

“好！下官遵命。”萧德琮唤来别驾孟青，两人率了步军埋伏在护城河边的草丛中，又命弓箭手将蘸了羊油的箭镞集中射向草车。不一会儿，十几辆草车便火势熊熊，浓烟滚滚，城楼上的官兵士卒被熏得咳嗽不止。萧德琮见时机已到，便对身边的孟青挥了挥手，草丛中的伏兵纷纷腾跃而起，朝着火光奔去。

然而，就在这时，风向突然急转，热辣辣的火苗不烧向城门，反而向着萧德琮的队伍扑来。风助火威，火借风势，冲在前面的士卒身上已燃起了火苗，发出惊惧的呼喊。跟在后面的军士怕殃及自己，潮水般地向后退去，不少行动迟缓的，被踩在脚底，不一会儿就没命了。

这情景被守城的郭务悌、马玄素看见，又命弓箭手连发火箭反攻，两千

博州步军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哭喊声、惊叫声、大火熊熊燃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指挥攻城的孟青惊呆了，朝萧德琮投去疑问的眼神。萧德琮也摇了摇头说道："在下亦莫名其妙，望气不是说风向在北么？为何忽而转南？"

孟青看着士兵一片片地倒在火海中，气得破口大骂："若是见了望气，定将其碎尸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

但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城中的两位县令见风向大变，当下派一队弓箭手，悄悄地出了东门，绕到李沖大营背后，趁乱放了火箭，烧了营帐。叛军措手不及，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见大势已去，也趁着夜色逃散了。

黎明时分，李沖、萧德琮和司马吴希智才得以在黄河岸边相遇。一个个焦头烂额，蓬头垢面，哪里还有一点举事的气概呢？

李沖问道："孟青呢？"

吴希智摇了摇头，萧德琮叹一口气道："想是葬身火海了。"

吴希智气咻咻地说道："望气不是说天象宜于火攻么？为何风向却反而烧向我军。"

李沖这才想起，自昨夜起，就没有见望气的影子，愤然道："二位不必太气馁，捉住望气者，定要将其斩首，祭祀我义军亡灵。"

萧德琮环顾了一下周围，五千募兵早已四散无踪，身边仅剩下亲兵、家童数十人跟随，忙对李沖道："此地不可久留，倘是追兵赶来，我等寡不敌众。下官以为，还是渡河回博州再图来日。"

李沖点了点头，无尽伤感："莫非天灭我唐？何以首战即溃。"

三人正准备到草丛中寻找来时的渡船，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喊话声，李沖顺着声音望去，那不正是望气么？顿时变了脸色，骂道："好个望气，竟敢蒙骗本王，今日你是活到头了。"他转身对吴希智说，"去把那贼捉来，本王倒要看看他有几条命。"

不一会儿，吴希智押着望气来到李沖面前，他没有任何惊惧，也不说话，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

李沖黑着脸问："你为何蒙骗本王？"

"王爷果真想知道么？"望气大义凛然道，"王爷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在下虽蓬麻之辈，然尚知忠君之理，岂可与反贼为伍？"

"好个贼人。"李沖大吼一声，手起剑落，望气人头落地，草叶上贱满了

殷红的血。

吴希智见李沖握着剑的手在发抖，说不清他是因为内心恐惧，还是愤怒交加，忙上前安慰："王爷何须与这等小人计较。"

李沖在战袍上擦了擦血迹，很疲累地说道："渡河吧！"

李沖前几日靠李霭信件支撑起的自信如春来冰融般地坍塌了，他回看一眼望气血淋淋的头颅，拖着分外沉重的脚步转身离去。望气临死前的话虽然简短，却是人心的标识，五千募兵顷刻四散，是否也是因为有了与望气一样的心境？

他的脚踩在松软的秋草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他担心草丛中会不会忽然涌出一簇伏兵，要了他的头颅。然而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兵败会成为一种情绪，瘟疫一样地在宗室诸王中传播，使许多人缩回手脚。那样，他的全部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他很后悔没有听从李霭的话，等待诸王联络好后同时举事，此次仓促起兵，也注定是这个结局。

他哀叹宗室被太久的安逸抹去了当年高祖太原举义，太宗浅水原大战的锋锐，如今的宗亲已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一局失而局局失。"李沖讷讷自语，道不尽的繁复心绪。

吴希智劈开芦苇，好在来时的船只尚在。数十人分乘两条船向北岸驶去，船到中流时，李沖狠狠地拍打船舷，仰天长叹："天不容我矣。"

萧德琮听闻潸然泪下，劝慰道："王爷何须悲叹，我博州尚有千余精锐，留得青山在，何愁春不至。下官虽然愚钝，然愿追随王爷，重整旗鼓，再张风帆，以图南下克洛。"

吴希智没有回应两人的话，心里已打起了退堂鼓，武水弹丸之地、辖下小城，尚一败涂地，遑论神都。但下一步究竟如何走，他还没有想好。他迷茫地望着对岸的山水，梳理不清自己的情绪。

九月二十二日，过河后又经过两天的疲累行军，一干人终于来到博州城下。

正是午时，大家腹中饥饿，便在城外的岗子上坐了歇息，李沖唤过吴希智吩咐道："让城门司直放下吊桥，本王要进城用膳。"

吴希智道一声"遵命"，转身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后，他才回来。

李沖疑惑地看了看吴希智问道："如何去了这么久?"

吴希智回道："守城军士误以为是朝廷府兵来攻城，故而犹豫不决。见了

卑职后，才相信是王爷回来了。”

“既如此，王爷就进城吧。”萧德琮见李沖依然不放心，他接着说，“谨慎起见，下官走在前面，若有变，也好应对。”

吴希智见状忙说：“长史尽可放心，卑职就在王爷左右，即使生变，卑职当以身保护王爷。”

及至走到吊桥中央，李沖看到城门口的士兵阵容整齐地列队迎接，悬着的心方才落地。想到立即就要见到王妃，几天来的疲劳顿时远去，正要转脸去褒扬吴希智，却吃惊地看到，六七名军士用力关了城门，将他的随从全关在了城外。

“这是为何？”李沖警惕地去抽腰间的宝剑，却不想吴希智早已将剑架在了他的脖颈。

“你……”

吴希智冷笑着说道：“在下若是再跟随王爷盲动，必死无葬身之地。与其如此，倒不如用王爷的头换得千人的命。”言罢，揪着李沖的头发，手起剑落，头颅就在手上了。

一股热血“噗”地喷到走在前面的萧德琮身上，咸腥的味道，让他一阵恶心，不等他回头看，就被守军穿胸刺了一刀。他只沉闷地“哼”了一声，就扑倒在地，气绝身亡了。

吴希智仗剑站在城门中央对身边的军士说道：“诸位已经看见，李沖谋反，短短七日，即遭惨败。我等朝廷臣民岂可附逆。本司马自今日起，主持博州事务，等待朝廷大军到来，敢违令者斩，肆意杀人及盗者斩。”

旅帅见机立马带头高呼：“听凭将军调遣……”

九月二十四日，丘神□率领朝廷大军，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博州。吴希智率了博州录事、司功、司仓、司户、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参军及市令、丞、文学、医学博士等大小官员出城迎接。

吴希智以临时主政的身份上前说话，言李沖等人谋反，违天理、逆人心，他忠于朝廷，已斩了李沖、萧德琮，并率博州大小官吏前来迎接将军。

丘神□冷冷地看了吴希智一眼，“哼哼”笑道：“如此说来，司马功在朝廷了。”

“卑职不敢邀功。然将军兵不血刃而得博州，太后闻之，当大大封赐。卑职无他，只求在将军麾下效力，报效朝廷。”

“呵呵！如此说来，你为大忠了？”

吴希智听出丘神□话中有话，不敢再说下去，只说道：“但凭将军调遣。”

丘神□从腰间拔出宝剑，在空中挥了挥，闪过一道弧光，厉声道：“好个贪婪小人。李沖谋反，本官奉诏讨逆，正要生擒逆贼，发肃政诏狱，疑虑问罪，谁料你私动杀机，灭口毁迹，该当何罪？来人，给我拿下。”

话音刚落，早有两名校尉出来，将吴希智缚了。

“将军！你不可如此，卑职冤枉啊！”吴希智绝望的喊叫，不仅使得迎接朝廷大军的官吏们毛骨悚然，也激起丘神□杀人的快感，这位曾经逼死太子李贤的将军许久没有用人头发泄情绪了。

“你不是说本官夺取博州兵不血刃么？本官今日就给每一个士卒的刀刃都染上血。”丘神□来到吴希智面前说着，面对跪在地上的博州官吏大喝一声，“此等贼众，跟随叛贼李沖，图谋问鼎神都，及李贼兵败，又转脸攀附朝廷，岂能容留在世。来呀，将反贼头颅砍下，悬挂城楼，示众三日，有敢收尸者斩。”

官吏群中一阵骚动，知道今天难逃厄运，有的挣扎起身，大骂丘神□滥杀无辜，必遭天谴，有的昏厥过去，有的跪地求饶，有的感到与其哀求无望，倒不如死个痛快，从地上爬起来，迎着府兵的刀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府兵们得了丘神□的将令，狞笑着一拥而上，有的抓住官吏的头颅，一刀割下来，举在手中放肆地狂笑；有的将之按倒在地，剖了腹，揪出肠子，挑在刀尖。短短半个时辰，博州城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丘神□一眨不眨地看着府兵们杀尽博州官吏，觉得还不足以向朝廷禀奏讨逆功绩，又把几位司马叫到面前，吩咐屠城一日，破袭千家。

“若遇王妃，其将奈何？”

“除恶务尽，格杀勿论。”丘神□没有丝毫犹豫，言罢又对跟随在身边的录事参军道，“今夜就在琅琊王府歇宿。连夜草拟奏章，飞报朝廷，就说我军进入博州，大举破贼，斩首两千余级。琅琊王死于乱箭之下。”

录事参军正要转身离去，丘神□又在身后说道：“同时奏报神皇，济州刺史薛顗怯敌渎职，坐失剿敌良机，按律该问罪。去吧！”

……

“怎么可能呢？”李贞手持裴守德送来的急报，怆然涕下，“从起事到殒命，只有七天啊！难道这是天意么？”

他摇晃着站起来，遥望北天，深长呼唤：“沖儿！你是为大唐捐躯，你是

去见先帝了么？你要禀奏先帝，大唐危在旦夕啊！”

裴守德抚着李贞的肩膀，提醒道：“岳父大人，现在不是悲痛之际，朝廷派了夏官尚书岑长倩为行军总管、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节度，率领十万大军，奔豫州而来，岳父当有对策，方能御敌啊。”

两人说话的地方乃上蔡县城。

李沖在博州首义的消息传到豫州，李贞当即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焦虑之中。他在内心埋怨儿子的处事不慎，在诸王还处在观望之际，他为何就贸然兴兵了呢？

他忙找女婿裴守德商议。他一直觉得裴守德任县丞显然是屈才了，此人虽然官卑职微，然善谋多智，稳健慎思。

果然，裴守德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岳父大人，为今之计，只有我豫州起兵，南北策应，方能牵制妖后，使其顾此失彼，以免琅琊王陷入孤立无援之险境。”

“好！贤婿所言，正合本王之意。”九月二十二日，李贞在豫州举事，率军北上，一举攻下上蔡。

那天站在上蔡城头，他很乐观，断言他们父子如此举动，必然可以起到登高而招、一呼百应的效用，用不了多久，大唐域内，必若火之燎原，陷妖后于灭顶之灾。

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儿子会败得这么快，他的大军还没来得及从上蔡出发，李沖死于叛将刀下的消息就如三冬的寒风，吹冷了他的心。他该如何面对还留在豫州的王妃的泪水？现在，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青州那边有消息么？”他说的是霍王、青州刺史李元轨。

裴守德有些讥讽地说道：“老王爷以为眼下不是起兵良机，他尚需看看朝廷情势，让岳父大人也千万不可轻动。”

“那么，江都王那里呢？”

“眼下尚无消息，据说是在日夜募兵，细节无从得知。”

“唉！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不可与谋矣！”李贞在室内踱着步子，约有一刻时间才住了步子，将目光转向裴守德说，“事到如今，还有一条路可走。”

裴守德没有说话，但听得很专注。

“既是诸王观望，我等独木难撑，不如本王自缚往神都向太后请罪，她念及先帝同脉之情，也许可以赦免本王，即便我一人伏诛，能救王妃、儿

女也值得了。”李贞言罢，仰天叹息，“想我一字亲王，落得如此下场，悲夫。”

裴守德很惊讶，一向善于治政的越王竟会一下子万念俱灰，忙劝道：“不可！万万不可！太后是什么样的人王爷不是不知道。她为陷害王皇后，不惜杀死亲生女儿；她为专肆朝政，不惜毒死太子李弘；她派遣丘神□逼死雍王李贤时，连一滴泪水都没有。请问岳父大人，您与太子、公主相比孰亲？彼等尚不能见容于太后，况王爷乎？”

“可眼下……”

裴守德正要说话，却见一录事参军进来，低声耳语几句，便把一封信递在他手中。裴守德拆开一看，对李贞说：“寿州刺史赵瓌大人与常乐公主复信了。”

“哦！呈上来。”李贞接过书信，一看就知道是常乐公主的笔迹。

常乐公主是高祖皇帝第十九女，论辈分他该称她为姑母，论起年龄，也该在七旬了。她十分感谢越王为李唐宗室命运而敢于担当的举止，在信中气宇轩昂地写道：

若诸王皆丈夫，不应掩久至是。昔杨氏篡周，尉迟迥乃周出，使天下响震。功虽不成，威震海内，足为忠烈。况诸王国懿亲，宗社所托，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尚何须邪？祸且至矣。人臣同国患为忠，不同为逆，王等勉之。

合上书札，李贞面带愧色道：“姑母乃女流，尚有如此气节，我乃李氏之脉，何以优柔寡断，进退踯躅，真愧对列祖列宗也。”

裴守德接过信看完说：“公主所陈，正眼下宗室之危。岳父大人勿可犹疑，也许，置之死地方可后生。小婿闻新蔡令傅延庆募得乡勇两千人，所属各县兵丁，大约五千人，总计七千人马，尚可御敌于豫州城外。若战事顺利，沿途招募兵丁，不日即可募得十数万。”

李贞的斗志被常乐公主的信件和裴守德的分析再度激发出来：“所谓兵不厌诈，严密封锁琅琊王的消息，放出话去，就道琅琊王连克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只要我等力战，援兵朝夕至矣。”

两人当下议决，将七千兵勇分为五营，授裴守德以大将军，负责调度部署军力御敌。

正说着话，只听见门外传来一阵争吵声，裴守德急忙出去，原来是李贞少子李规要进帐参见父王被卫兵拦住了。他知道，李规这时候来，定是与出兵有关，便要卫兵放他进来。

李规一进门，就直截了当地问道：“大战在即，父王为何要孩儿回汝南

去？”

李贞解释道：“现大兵压境，本王担心你母亲的安危，故而要你赶回汝南，护卫你母亲。”

“父王之言，孩儿不敢苟同，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上蔡守不住，汝南也难逃厄运。与其让孩儿守在母亲身边，倒不如让孩儿在这里阻敌，为母亲做一屏障。”

一番话说得李贞眼潮，叹气道：“唉！你还年轻，你兄长已殉国，你再……”

李规挺了挺胸脯说道：“孩儿年已二十，当年霍去病率军翻越祁连山，长驱数千里，也不过十八岁。大丈夫浴血疆场，马革裹尸又有何妨！”

李贞抱着李规的肩膀，两行浊泪顺着脸颊而下，喉咙也禁不住紧了。这情景，让裴守德心中五味杂陈，油然感动，然而，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以七千之众对朝廷十万大军，无异以卵击石。即便少将军武艺超群，终难扭转危局。他更知道，当今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自己身边没有能征善战之将，何以调度布阵？想到这里，他站起来向李贞施了一礼道：“请岳父放心，母妃那里，有郡主照管，她虽无布阵带兵经历，却也懂得些兵器，防身当无大碍。就让少将军留下，您也有个照应。”

话说到这个分上，李贞还能说什么呢？本来此次起兵，就兵微将寡，再走一个，便更显势孤力单。

“好！本王就依大将军所禀。”李贞抚着李规的肩膀道，“本王命你与裴大将军一起，在豫州城东四十里据守。”

李规大义凛然道：“孩儿定不负父王嘱托。”

“战场上刀枪无眼，本王要你慷慨而去，平安归来，如此，我才好向你母妃交代，明白么？”李贞满眼疼惜，转身他又对裴守德说，“本王把规儿托付给你了。”

李规抱拳跪倒在地答道：“孩儿明白。”

话分两头，且说岑长倩与张光辅率领讨逆大军一路朝西南方向而来，行至距豫州城六十里处时，安下营寨。隔数里就可以望见营帐连属，旌旗映日。

虽奉了朝廷诏命共同出兵，但岑长倩一路上的心境是压抑的，以职论，他是夏官尚书，掌朝中兵务，且为同平章事，而张光辅此前只是夏官侍郎、同平章事，是自己的副手。岑长倩不能理解，太后为何要让他来节度战事。说到底，还是对自己不放心啊。

岑长倩就是这样的性格，尽管在心底对朝廷的任命心存不满，然而，在事关社稷存亡的大计面前却是毫不含糊的。因此，刚一住下，他就骑一匹快马，到二里外的张光辅帐中商议进军事宜。

张光辅心里也明白，自己虽为节度，朝职毕竟在岑之后，若论起排兵布阵，他也不如屡次出击突厥的岑长倩，所以他也担心岑内心不服，同僚掣肘，于是，特地向武曌奏请，带了洛州司马房嗣业、洛阳令张嗣明来。这两人，一个少读兵书，以迅捷称；一个精通兵器，以善战而名。岑长倩进来的时候，两位将军正和张光辅说话，见了夏官尚书，三人忙起身迎接。

张光辅说："大人有什么事情，命曹掾或参军知会一声，在下过去即可。大人屈尊自来，折杀在下了。"

岑长倩笑笑坐了说："你我均为朝廷而战，又都在夏官署，何分彼此。本官来就是想和大人商议如何进军。"

张光辅说："在下正要与两位将军过大人处，房将军已于昨日进军途中先行派探马潜入上蔡城中打探消息，获知豫州署中九品以上官员五百余人，皆受胁迫，我军只要摆出必欲灭之的强势，必致人心浮动。敌军倘从内倒戈，如此则豫州可取矣。"

岑长倩心中惊异张光辅虽一介文官，却懂得"兵不厌诈"之术，点头道："房将军所陈甚为重要。李氏宗室不是总诽谤太后治政乃违天逆人，离太宗之径，背高宗之道么？一旦官吏倒戈，归附朝廷，其言不攻自破矣。"

"大人高见。"张光辅赞道。

岑长倩接着说："据探马来报，贼众人不过七千，所谓李沖二十万兵马朝夕而至，乃虚张声势，沖贼早于九月二十三日在博州城被所部司马所杀。故而，本官认为，可兵分三路，一路由本官率领，攻打上蔡；一路由房将军率领，直取豫州；一路由张将军率领，在上蔡、汝南之间布兵，使敌首尾不能相顾。"

张嗣明又献计道："依末将之见，我军对外摆出围而不打之势，另遣小股人马混入城中，待到夜阑入梦之际，在街巷间广播官军攻城消息，敌不知其里，必先自乱，我军趁势攻城，不知可否？"

岑长倩击掌道："此计甚妙。二位将军可速去准备。"

当节度帐内只留下岑张二人时，岑长倩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提了出来："贼众与我相比，众寡悬殊，战事将不会持续多久，多则三五日，少则一二日，如何善后，尚需你我定夺。"

张光辅道："有消息说，丘神□将军将投降贼众尽皆杀戮。在下以为，此

正合神皇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之意。在下以为，豫州之投降官兵，亦应做如是处置。”

岑长倩沉吟须臾说：“大人既已知道豫州官吏为贼胁迫，若是不辨是非而屠城溅血，恐失人心，还请慎思。”

张光辅不以为然：“大人未免过于拘谨。眼下虽只豫州在战，然观之域内，诸王暗地磨刀霍霍，若不开杀戒，何以震慑宗室诸王。我等深受神皇恩泽，岂可心有旁骛？”

岑长倩便沉默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听张光辅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他早年在署中做侍郎时的谦恭到哪里去了？他之前为了取悦主上而不惜滥杀无辜的谈锋让岑长倩非常担心。

看着时间不早，岑长倩起身告辞，回去的路上，张光辅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旋。他似乎看见一张张血污的面孔，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唉！已经有一个丘神□在博州酿造了惨绝人寰的血案，他不能再看到豫州域内冤魂塞道。

不！绝不能让张光辅的图谋得逞，他要阻止张光辅用无辜者的头颅去邀功争宠。回到帐内，已过了酉时，岑长倩却毫无睡意，他要将博州和豫州发生的一切上奏武曌。

夏官尚书同平章事臣岑长倩启奏陛下：

李贞父子，不思圣恩，密谋反叛，罪在不赦。讨逆伐罪，天道人心。然臣观之，罪在一人，余皆所迫。闻官军至，降者成蹊，若久旱之地，而逢甘霖；若途之饥者，而闻炊烟。伏地跪拜，山呼神皇。人心向背，于此见于一斑。故臣乞陛下，惩办首恶，宽恕胁从，慎勿伤及无辜。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 蹇叔之言，以败其师，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臣愿陛下慎思慎行，则社稷之幸，万民福祉。

他没有直接点出丘神□和张光辅的名字，他相信武曌一定能够明辨是非。写完奏章，反复看了几遍，他又在末尾添了几句：

我军三十万大军逼近豫州，破贼指日可待。李贞伏法，豫州空虚，乞陛下早定刺史，以安民心。

封好奏章，看看帐外，后半夜的残月冷清地照着中原大地。想到明天，或者是后天，这里将面临一场战事，他的心别有一番滋味，忽然想起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凶器也”，自己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让守卫把录事参军喊了进来，将手中的奏章交给录事参军，叮嘱道：“明日一早，你人乘快马飞驰洛阳，交给知制诰直呈陛下。记住，不要让张节度的属将看见。”

送走录事参军，岑长倩才稍稍平静了。他估计，张光辅要向朝廷报功，

也得在战后，那时他的奏章早已到了武曌面前。

接下来的日子，三十万官军将上蔡和汝南两城团团围住，却没有进攻的迹象。

九月底，厚厚的云层积为连绵阴雨，每日落入汝水之中，以致河水骤然暴涨，一座汝南城，真的成为“悬瓠之城”，而上蔡城中的街巷更是成了小河。

李贞每日看着雨雾茫茫的天气，眉头都被愁云锁住了。他十分清楚自己军队的底细，这样的天气越是绵延，他们就越是被动。各路旅帅也不断前来禀报，说城中粮草紧缺，人心不稳，他真担心酿成内乱。

绝不能坐以待毙，他已打定主意，要督促裴守德和李规主动出击，杀出一条血路来。想到这些，李贞对外喊道：“来人！”

进来一位司兵参军，李贞便让他出城传小王爷与裴守德进城议事。司兵出帐不一会儿，又慌慌张张地回来禀报说：“大事不好了，小王爷与裴将军营地被官军趁雨夜袭，两位大人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全线溃败，现带着随从正朝王爷府奔来。”

“如何会这样呢？”李贞一下子跌倒在案边，望着黑漆漆的窗外，只是不停地说，“完了！完了……”

卫士上前扶他，却被挡开，他无力地挥了挥手说：“速去外面打探，看战况究竟如何？”

这时候，只听见府门外一片嘈杂，惊慌的脚步声声声敲打在李贞的心坎上。忽然就听见有人高喊：“官军打进城了！逃命啊！……”

李贞浑身一个冷战，“嗖”地拔出宝剑，就向外冲去，正好与进来的李规、裴守德撞了个满怀，“咚”的一声，三人都跌倒在地上。朦胧中，李规听见父亲熟悉的喘息，便放声大哭：“父王！完了，一切都完了。”

李贞抱着李规已经没有了眼泪，只是双手捧着李规流泪的脸庞说：“孩儿！父王不怪你。此天不予我也。”

裴守德的头紧紧地贴着地面，饮泣着述说了被夜袭的经过：“小婿罪该万死，都是小婿轻敌，原以为官军在这样的雨天不会出战。”

然而，李贞此时已没有心情追究责任，他更担心汝南城破后王妃与女儿的命运：“可有救王妃及郡主之计？”

裴守德大哭道：“张嗣明见上蔡战起，必率人攻取汝南。我等纵有此心，已回天无力了。”

“如何会是这样，如何会是这样？”李贞还是不敢相信兵败如山倒的严酷

现实，“难道我七千之众，如此不堪一击么？”

裴守德说：“固然敌众我寡，难以取胜，然则，更令人惧之者，乃在我辖内官员闻官军夜袭，临阵倒戈，若非小王爷与卑职醒得早，早成了奸细的刀下之鬼。人心叵测，难以识之。”

三人正说着话，就见一录事参军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启禀王爷，大事不好了，有人打开城门，现在官军正潮水般地向王府开来。”

三人没有一人回应录事参军的话，本能地抱在一起。李规紧紧地贴着李贞，哭说：“孩儿不想这么年轻，就死在乱刀之下。”

“我等既已举事，就当慷慨赴死，岂能沦于贼手。”裴守德言罢，从腰间拔出宝剑，向脖颈抹去，一股热血喷出，他仰面躺倒，眼睛圆睁，望着王府的楼顶，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李贞被强烈地震撼了，一把推开李规，仗剑在手，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李规说：“非是为父绝情，实在是因为与其酷刑死于敌手，倒不如自裁，少了许多的屈辱。”

李规没有回避父亲刺来的剑，在利剑穿胸的那一瞬间，他浑身痉挛，血直往外涌，染红了李贞的战袍。

“规儿！规儿！”李贞抱着李规渐渐僵硬的身体，声嘶力竭地呼唤。当又一把剑穿透他的后背时，他甚至没有感到痛苦，只说了一句“父皇，儿臣来了”，便双双倒在了血泊中。

官军，真的打进城了……

十月初，江南道巡察使狄仁杰在徐州运河岸边下了船，换乘坐骑踏上了回洛阳的归程。

他感慨时光飞逝，光阴荏苒。奉诏南行时，还是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清明时节，麦子才刚刚起身拔节，而归来时，中州大地已是金浪翻卷，糜谷飘香了。坐在马上，搭眼远眺，满目一片丰收景象，他又一次感到《兆人本业》和朝廷轻徭薄赋的深得人心。

这一天，他来到东邻神都的郑州。刺史曾泰是他在宁州刺史任上的长史，现升任州府大吏，自是十分感激恩师的栽培。一大早，曾泰就赶到城外五里地迎接。他知道狄仁杰不事张扬，因此没有带更多的随员，只他和长史两人。

师生见面，免不了一番寒暄，曾泰说：“恩师鞍马劳顿，辛苦了。”

狄仁杰挥了挥手中的马鞭说：“效忠朝廷，何谈辛苦。倒是二位贤契为黎民谋福祉，可谓夙兴夜寐，不堪其劳啊！”

“学生不忘先生教诲，不敢懈怠，生怕有负皇恩。”

狄仁杰说：“皇恩浩荡，当应感戴，然则，孟夫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官者，当以民之疾苦视同己之疾苦。不顾民利，取悦于上，争利于市，为我等所不为也。”

曾泰说道：“谨记恩师教诲。学生在舍下略备薄酒，为先生洗尘接风。”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说道：“如此甚好，本是友情，一放进官邸就变味了。”

长史在一旁说道：“刺史大人担心在城中酒楼设宴，被先生责备，故而改作家宴。”

狄仁杰呵呵笑道：“无须鸡鸭鱼肉，那是富家的膳食，本官享受不了，只要有两件东西即可，一个是郑州的胡辣汤，一个是并州的刀削面、老陈醋，足矣。”

曾泰跟着狄仁杰笑了，说就吃几样小菜，然后喝胡辣汤，吃刀削面。

心畅而步快，不到半个时辰，三人已经来到一深巷，在一座门楼前下马。府令赶忙上前，引了几位大人到前厅。

曾泰夫人正当中年，生得眉清目秀，是当年在宁州时狄仁杰保媒的，现在看见狄大人远道而来，十分高兴，当下见过礼，吩咐下人上了菜肴。喝的是狄仁杰家乡的杏花村汾酒。三杯下肚，浓浓的乡情顿时暖了心窝，话也随之多了起来，曾泰告诉狄仁杰，说自从《兆人本业》和减赋税的诏书颁布以来，郑州民心舒畅，五业兴旺，百姓都盛赞太后爱育黎首。

狄仁杰也大略地述说了此次江南之行的所见所闻，大家听了心里乐融融的。

放下筷子，狄仁杰却是往事涌上心头，便侧脸问曾泰：“记得霍王曾任过郑州刺史。”

“大人好记性，”曾泰随之神色庄重起来，“霍王已被来俊臣下了牢狱，罪名是与越王密通，图谋反叛。”

狄仁杰“哦”了一声，道：“宗室反叛之事，本官在归途已有所闻，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牵涉进去。二位对此事如何看？”

长史答道：“依我朝律令，罪在不赦。”

曾泰接着长史的话说：“宗室心存异想，故而纠结，所谓偏颇。”

狄仁杰吃着菜，略一思索道：“二位所言不无道理，然则，本官还是那句

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者，百姓之天下，非一人一己之天下。贞观盛世，乃在民乐；永徽新政，乃在民安。今太后临朝，乃在民富。此三者，是非之权衡也。不闻政声，不观世风，不晓民意，单以族统论事衡人，难免走眼。”

曾泰与长史深为狄仁杰一番话所折服，对于宗室谋反的性质有更深的理解，也进一步摸清了狄仁杰对事变的态度，双双举起酒杯道：“大人一席话振聋发聩，我等醍醐灌顶，请大人饮了这杯。”

夜阑席散，曾泰说道：“驿馆路远，不劳恩师远足。学生家中有上好的客房，不妨住了。”

狄仁杰忙摆了摆手道：“还是住到驿馆好些。我本朝廷钦差，住进私宅，难免被人猜度，大人就送本官回驿馆吧。”

长史又是一阵感动，感佩狄大人瓜田李下，慎微慎独。当下两人上马，踩着夜色归去。

第二天一大早，曾泰早早地来到驿馆，陪狄仁杰用了早膳后道：“恩师平日忙于朝事，今归京途中，稍事宽余，不如由学生陪了，到新郑谒拜轩辕黄帝故里。”

“难得你一片热心，这回就免了吧，本官已离朝数月，又逢宗室事变，太后必是等得急了，就此作别，后会有期。”曾泰死活不答应，坚持要送他。于是，两人骑了马，出了西门，缓缓走来。

多年的师生之谊使得二人生出好些别离的惆怅。一路上，曾泰的话少多了，走出了一二里路后，狄仁杰率先打破沉默说：“本官昨夜观书，叹当地乐俗。再度感到对一人一事都不可概尔论之。就说这郑乐，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本官不甚了了，后与太后论之，方知郑国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于是，便觉得，刘勰所谓‘《韶》响难追，郑声易启’，较之夫子，高出一筹，其别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故也。然郑声易学，也是它的长处。”

曾泰明白，狄仁杰这些话看似在谈论音乐，实则是开导他该正确看待太后掌理朝政，要他远离宗室是非。他在马上作揖道：“恩师良苦用心，学生明白。学生定不负恩师高望。”

在五里外的长亭边，狄仁杰拦住曾泰道：“千里送行，终有一别，回去吧。”

“恩师先行，学生等恩师走后再回去。”但狄仁杰坚决不答应，直到看着曾泰拨转马头，自己才打马加快了脚步……

人急马快，两天后，狄仁杰的马已经停在洛阳的府门前了。

“啾啾……啾啾……”马嘶声惊动了府令，他出门一看，喜出望外，对着里面喊：“夫人！老爷回来了。”

狄夫人闻声出来，看到风尘仆仆的狄仁杰，眼圈先自红了，待回到前厅，第一句话就是：“看看！半年多没在京城，人都瘦了。”

狄仁杰从夫人手中接过热绢巾，擦了擦脸，呷一口丫鬟捧上的热茶说：“夫人何须这样，老夫不是好好的么？”

“光远近来有信么？”他惦记儿子不能尽职尽责。

“前日来过一封，说在州司马任上还好，就是近来宗室起乱，州县分化，他生怕本州刺史糊涂，随了诸王。”

狄仁杰忙道：“老夫明日就寄书与他，当此风云变幻之际，他要稳住操守，不可糊涂。”

“谁说不是呢？老爷回来了，妾身就放心了。”

狄仁杰道：“不出华堂之门，必然闭目塞听。老夫到江南走一趟，百姓对太后新政拥戴之至啊。”

当晚，夫妻二人剪烛叙话，夫人告诉狄仁杰，宫中的武公公来过几次，要老爷一回来就进宫面圣，说神皇有要紧事要召见。

狄仁杰“哦”了一声，却是没有深问，朝廷的事情，他从来不拿回家中说，而且夫人知道得越少，家中就多一分安宁。然而，他的心却是不能平静了。熄了灯，他睁着眼睛瞅窗外的疏星，猜度太后召见他的目的。回想在郑州与曾泰说的那些话，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虽然从情感上说，他对于贞观之治和永徽新政都有着深深的追念，然而，从理智上说，他不能不承认李氏宗室自高宗以后，尚无一人能够担得起社稷大任，既如此，为什么不能面对太后理政的现实呢，诸王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固守道统而已。

雄鸡啼晓之时，他对自己的选择做了再一次的确认。辰时二刻，他便已整好衣冠，匆匆赶往宫中拜见武曌。

武曌此时正坐在武成殿里看上官婉儿和武承嗣分别转呈的奏章。

一道奏章是夏官尚书岑长倩前几日飞报进京的；一道是张光辅的捷报，极言官军在豫州连克上蔡、汝南两城，斩贼首数千级，李贞父子畏罪自裁。审案中连坐六七百家，籍没五千人口。

两道大相径庭的奏章，让武曌陷入沉思，究竟哪一份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呢？尽管她对李贞父子率先发难恨在心头，但她更知道，这不是孤立的谋反案，她不能不慎而又慎。昨日她就此征询上官婉儿的看法，她极力

推举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前往处置善后事宜，这也很对她的心思。武曌放下两道奏章，抬起头问武钦道：“狄仁杰来了么？”

武钦回应道：“启奏神皇，狄大人已在塾门等候多时。”

武曌的眉宇霎时就展开了，眼里流溢出不尽的快慰：“为何不早禀奏，快宣他进来。”

狄仁杰从秋日的晨光中走进了武成殿，走进了武曌的眼睛，那熟悉的气度让她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殿中央，一脸喜气地说：“爱卿一路风尘，不惧辛苦，朕甚慰之。赐坐。”

狄仁杰纳头要拜，但被武曌拦住了，她又打量一番狄仁杰，话里就多了几多的抚慰：“千里迢迢，风尘仆仆，眼见的瘦了不少。”

狄仁杰赶忙拱手道：“谢太后垂念。”接着，他就把自己此番到了吴楚等地，如何清除淫祠，整肃民风，如何代太后去探视庐陵王，如何办理李孝逸谶语案，如何从百姓安居乐业中感受到太后劝农桑之策的圣恩远播一一述说了。话语虽平实无华，但在武曌听来已是十分有滋味，仿佛自己也去了一趟江南。尤其是《兆人本业》在民间的广为传播，使她对今春以来的一系列决策更是充满自信。

“管子曰，‘夫霸王之所始，以人为本’，自古成霸业者，莫不本于民心。朕越来越相信，百姓要的是寒而衣暖，饥而果腹，富而安乐。谁能为之谋利，他就认谁为人主，爱卿以为然否？”

狄仁杰用温和的笑意回应了武曌的问话，接着以转达庐陵王对她的祈福岔开了话题。武曌正在兴头，倒也没有在意这微妙的变化。接着，狄仁杰就把李孝逸一事提到了武曌面前：“臣奉诏侦查李孝逸将军案，李将军道，倘有异心，何须风尘被甲，远征徐敬业。他要微臣代他致意太后，所谓‘名中有兔’之谶，显系奸人陷害，还乞太后明察。然而，臣未离开施州，来大人又跟随而来宣诏，贬李将军到儋州。微臣惑然不解，还请太后明示。”

武曌脸上就掠过些微尴尬，说：“此案已经过去，好在儋州隔海，他也不必再战战兢兢了。”

狄仁杰顿时睁大了眼睛道：“神皇难道真的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武曌没有回答，在等待下文。狄仁杰“唉”的一声悲叹，垂下了头道：“他在前往儋州途中，被人暗杀了。”

武曌一愣，她很快就猜到这必是出于武承嗣之手，她摩挲双手，怆然而惋惜地说道：“儋州蛮夷之地，想李将军必是触怒了当地土人。他泉下有知，知道朕的心。”

狄仁杰见状也不好再深究。武曌不失时机地要武钦将两份奏章拿给他看，狄仁杰大体浏览一遍，心中就有数了：“李贞父子谋反，微臣在回京途中已有所闻。虽未到豫州，然为太后计，臣以为岑尚书所言，情切而意真。夫获罪者，越王一人，余皆被迫。倘是竟相连坐，籍没杀戮，必违太后仁恤之意，又离吏民忠于朝廷之心，上下交忌，社稷岂能稳固，臣望太后三思。”

“爱卿所言，亦朕所思。左相和婉儿都举荐爱卿做豫州刺史，朕也以为，拨乱反正，非爱卿莫属。还望爱卿体恤朕意，勿予推辞。”

太后的这个意图，狄仁杰在阅看两道奏章时，已经料到了。而且，他也知道豫州一案牵扯了太多的人，明辨是非，权衡轻重，乃天意民心使然，自己绝无推脱的理由，他也不打算退却。

狄仁杰起身，很庄重地对武曌道：“臣深解太后旨意，不日即动身前往豫州主事。”

武曌动容地说道：“怀英！朕没有看错你……”

第十七章

宗室悲歌如雪乱

太后心志逐日高

岑长倩一接到狄仁杰将任豫州刺史的消息，就明白武曌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奏章，并且听进了他的谏言，心中多日的纠结霎时就散了一半。尽管以官阶论，他居于狄仁杰之上，然而，他还是喜不自胜地出汝南县城，去阳关路口迎接狄仁杰。

汝水清清，秋云淡淡。岑长倩手搭凉棚远望，从秋林边缘走来三五个黑点，渐渐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嗯！是狄大人，那潇洒的纶巾，那绯红色的刺史朝服，都让岑长倩脸上布满喜色。他催动胯下的战马，迅速迎了上去。

“狄大人到了！”岑长倩翻身下马，情不自禁地喊道。

狄仁杰急忙下马，疾步前趋，躬身行礼道：“怀英何德何能，劳大人远途来相接。”

岑长倩道：“本官闻知大人将赴豫州，满心欣喜，就盼着早日谋面。”

两人上了马回城。路上，狄仁杰询问平叛情况。岑长倩道：“百姓盼望天下太平，厌倦兵爨，叛军不得人心，战场对阵，一击而溃，军士阵前纷纷倒戈，贼众土崩瓦解。我军小试牛刀，即获大胜，此皆太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故矣。”

狄仁杰深表赞同，顺着这个话题，将自己江南之行沿途所见一一说给岑长倩，末了以一句“得人心者得天下”做了结语。

岑长倩问狄仁杰道：“太后有否带话给本官？”

“太后口谕，待豫州稍定，大人即需回朝主持夏官署兵务。”

岑长倩又问到神都情况，狄仁杰沉默了一会儿说道：“神都风雨莫测，虽说骞味道归京后被任了左肃政大夫，然而，审案诸事，皆归于周兴、来俊臣等人。此二人虽然一个才官居秋官侍郎，一个也只任职左御史中丞，然而，因与武承嗣纠缠在一起，故而许多狱案皆可直接上奏太后。”

这一回，轮到岑长倩沉默了，他开始明白，为什么张光辅一定要株连众多无辜，又以节度的身份拒绝他的谏言了。之前他俩围绕如何处理豫州官员中的涉案者，已经发生多次争论，每到要紧处，张光辅就一句“太后诏命本官节度诸军，大人就不必矜持于尚书之职了吧”将他噎了回去。

狄仁杰敏锐地觉察到了岑长倩心绪的微妙变化，便问：“大人为何忽然不说话了？”

岑长倩叹一口气道：“有些事情，你见到张节度就明白了。”言罢，在坐骑屁股上抽了一鞭道，“廉颇老矣。”

狄仁杰跟了上去，看着前面的岑长倩头发中已落了霜。他想，岑尚书与张光辅之间一定龃龉很深了。

这使得狄仁杰对自己此行赴任的艰难和棘手有了几分预感。

对于张光辅，狄仁杰多少了解一些，他处事干练，善于言辞。狄仁杰在任大理丞时，他是司卫少卿，掌管宫闱值守，一般只在朝堂上见面，听他陈奏，条理清晰，声色俱茂。但他也听说，其人比较阴暗，善于揣摩上意。后来，狄仁杰到宁州做了刺史，张光辅也做了长安令，垂拱以来，不知怎的他就做到了夏官侍郎同平章事。难怪岑长倩无可奈何。

岑长倩了解狄仁杰的性格，加上对张光辅的戒备，安顿好狄仁杰后，便打消了设宴接风的念头，拱手告辞了。

府是昔年旧府，官是履职新官。狄仁杰把刺史府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就发现越王兼任的刺史与非宗室的同一官阶有许多的不同。不维高凿檐牙，广布苑囿，就是这府门前的石狮，也比其他州县的大。住在这样的官署，他须时时警示自己啊！

稍事休整，他便开始查看案卷。一轴一轴地看下去，狄仁杰的眉头也越锁越紧。果然不出他所料，被牵进越王党羽者达六七百家，五千多人。其中不少人在“狱辞”中都留下“被胁迫”的印记，然而，节度却一律将之上缴司刑寺，单等批文下来，就地处斩。

狄仁杰的心境格外的沉重了。因长史已经获罪，一连数日，他便找来录事参军，认真询问举事过程，梳理主线。人命关天，岂能视同儿戏？他决计要向朝廷上书，奏请太后甄别真伪，纠正诖误，以彰显神皇圣德。但他的措辞还是很谨慎的，绝不给武承嗣、周兴等人留下口实——

臣数日来，查阅案卷，遍阅狱辞，知彼皆诖误。本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无不言，空乖陛下仁恤之旨……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宽恕其罪，使彰显太后圣德，朝廷恩泽。

他特地命使者将其带给左相苏良嗣，要他直接呈给太后。

其间，他到节度张光辅的行辕拜访了一次，纯粹的寒暄客套，张光辅回避了许多实质问题，绕着圈子要狄仁杰识时务，遂人主意，不要固执己见。狄仁杰笑而不答，适时告辞。张光辅却在他背后说道：“狄大人！好自为之。”

出了节度行辕，刚辰时三刻的样子，他忽然觉得腹中有些饥饿，遂对跟在身边的卫士队正说：“到前面的小店中喝碗胡辣汤，吃几个包子去。”

队正说了一声“遵命”，就要去驱赶正在吃饭的百姓，狄仁杰厉色拦住他，小声道：“不就是一顿饭么，如何要惊动百姓呢。到了街上，你我与百姓一般无二，不可造次。”

队正的脸就红了，忙道：“属下错了。”

店小二见一和善老者，带了几位随从前来，看阵势就是一名官家，忙上前问道：“大人想吃点什么，小人这就去张罗。”

队正看了看狄仁杰说道：“每人一碗胡辣汤，两个肉馅包子。”

店小二答了一声“大人少待”，不一刻就把小菜、汤食和包子上齐。

狄仁杰正要招呼大家吃，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呼救声。原来是几个府兵追着一位少妇，有的抢过她手中的包袱，有的搂着她要非礼，女子惊恐地缩作一团，却招来一阵淫邪的笑声。

狄仁杰举在空中的筷子停住了，大声道：“光天化日之下，岂容强抢民女，去看看。”

这时候，店小二从里边出来对狄仁杰道：“大人还是撒手吧！这些人惹不得。”

狄仁杰“哦”了一声，问道：“这却是为何？”

店小二压低声音道：“这些人都是张节度属下的府兵，自进入汝南城以来，屡屡抢占民房，强奸民女，有反抗者，非杀即关。”

狄仁杰听着，脸色赫然严肃了起来：“今日本官就要管管这事。”随即他放下筷子，带了随从朝出事地点走去。

那几位府兵正欲架着民女离去，却不料队正执了腰刀从旁拦住，厉声道：“朗朗乾坤，岂容你等胡作非为，速速放手还则罢了，否则定不轻饶。”

“呵呵！口气不小啊！敢问哪路来的，竟敢与爷如此说话，不要命了。”

“新任豫州刺史狄大人在此，还不见过。”

“狄大人？不认识，爷只知道节度张大人。快快让开道。”说罢，那人向其他几位府兵使了个眼色，扯着少妇就要走。

这情景让狄仁杰不禁勃然大怒，大喝一声道：“将这几位狂徒拿了。”

队正和随从们得了令，迅速出刀与府兵厮杀在一起。队正飞起一脚，朝府兵中为首的旅帅扫去。旅帅本就理亏，因此心神不定，一个猝不及防便跌倒在地，眼看着刀架在了脖子上，先自慌神了。其他的几位府兵也纷纷败北。

这一场厮杀，惊心动魄，又逢近午时，正是街头百姓云集之际。大伙纷纷为狄仁杰除暴安良而感奋不已，有几位平日里受尽官军侵扰的百姓，更是冲出人群，出拳就打，队正拦住大家，劝慰道："请诸位散去，狄大人定会以律处置这几个不法之徒的。"

众人散去后，只留下那民女还站在原地瑟瑟发抖，狄仁杰要队正拿了些散碎银子送她。

狄仁杰对那女子道："想你二老和丈夫在家都等得急了，快回家去吧！"

民女纳头便拜道："今日若非大人，民女就没命了，救命之恩，没齿不忘。"

直到那女子的身影消失在街巷深处，狄仁杰才收回目光，眸子里多了许多的沉郁，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来了这么多日子，自己总是忙于审阅案卷，却不承想案外情势比之案内更复杂。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该与张光辅做一次直面的深谈了……

狄仁杰命随从将几位扰民的府兵押回刺史府，认真审理，取了"狱辞"，决定第二天再去节度行辕。不料午后不久，跟随张光辅来豫州的洛州司马房嗣业倒登门向狄仁杰要人来了。

房嗣业转达了张光辅对狄仁杰的歉意："张大人之意，这几位府兵是末将的属下，就由末将带回去严加管束，不劳大人审理了。"

"本官已经审讯过了，几位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本官正要去见张大人呢。"接着，狄仁杰又话锋一转，"至于那几位罪犯，本官作为刺史，职在除暴安良，既是在本官辖内犯事，自然由本官审理，不劳司马费心了。"

房嗣业倒吸一口冷气，过去在洛州，就听说狄仁杰处事刚锋，不轻易折腰，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但他明白，如果这几个兵卒留在狄仁杰手中，等于授人以柄，这也是张光辅最为担心的。

"狄大人！"房嗣业刚才挂在脸上的谦恭和微笑顿然退去，"我朝纲纪，尊卑有序。今两位宰相率军平叛，大人私扣末将属下，这对两位宰相有所不恭吧！"

狄仁杰不经意地笑了笑，理了理美髯道："司马大人就不必作态了吧，案情审理清楚，本官自会向两相陈明的。"

“好你个狄仁杰，本官一再谦让与你，孰料你却一意孤行，等着吧！”房嗣业负气拂袖而去。

狄仁杰知道，房嗣业不会善罢甘休，定会说动张光辅兴师问罪的。与其坐等，倒不如主动上门，也正好给张光辅敲敲警钟。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就带着“狱辞”抄本去了节度行辕。

张光辅正为狄仁杰不给自己面子在帐中生气，发誓要书奏太后，弹劾狄仁杰目无纲纪，私扣府兵，为谋反者开脱。狄仁杰的突然到访，让他有点措手不及，连忙示意房嗣业和张嗣明两位退到帐后，方才吩咐道：“快快有请狄大人。”话未了，就听见狄仁杰的声音传了进来：“不用请，下官来拜见大人了。”

张光辅吩咐卫士向狄仁杰奉了茶，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昨日房司马言语多有冲撞，还望大人海涵。”

狄仁杰呷了一口茶，放下杯子拱手道：“臣僚之间，因歧见而言语龃龉，不足为奇。下官倒是担心，倘不严格约束属下，伤了百姓的心，那就有负太后的厚望了。”

张光辅的脸上就有些不自然，点了点头，随即端起茶杯，掩饰了自己的尴尬。

狄仁杰趁势将自己来豫州后的所闻所感和盘托出：“下官来豫州后，闻说豫州军民闻听官军至，降者塞道，附者云集，以致越王父子溃败如水。然将士恃功，多所求取，恕怀英不能留情。”

张光辅的脸霎时充血涨红，话也带了怒气：“刺史大人这是在讽刺本相治军无方么？”

狄仁杰并非不在意张光辅情绪的变化，只是随着帐内气氛的紧张，说话的口气也骤然加重了：“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万贞生。”

张光辅再也无法保持节度的仪态，忽地站起来指着狄仁杰的鼻子道：“狄怀英！你这话是何意？是说朝廷不该平叛么？须知你如此说，与叛贼无二，本可以杀了你！”

“大人不必动怒。怀英此言，绝非妄言，天见之，地感之，民知之。明公统兵三十万众，所诛者至于越王贞。而踰城出降者四面而成蹊，大人纵将士暴掠，杀降者以为功，非万贞而何？”

“你……信口雌黄，本帅要向太后弹劾你。”

狄仁杰的话如利剑直指张光辅的要害，触摸到了他色厉内荏的虚弱。此时，狄仁杰胸中的多日来的闷气、面对强权而不屈的胆气，都汇成一股

饮犊上流的豪情："以大人之所为，上污苍冥，下污朝堂。怀英恨不得尚方宝剑，加大人之颈，即怀英虽死，如归耳。"

张光辅完全被狄仁杰凛然不可犯的气概震慑了，他不敢看狄仁杰，却对着帐后喊道："送客！"

狄仁杰抬起胳膊，拂了拂膝盖的纤尘，冷笑两声道："不劳送！下官告辞。"

狄仁杰昂首阔步离去了好一会儿，张光辅才回过神来，对着帐外狠狠地跺脚："放肆！竟敢威胁本相。"

房嗣业和张嗣明从帐后转出来，一人抚着张光辅的背，一人为他摩挲胸口，劝道："如此狂徒，大人何须与之计较。"

张光辅将手中的茶杯摔向帐外，正砸在进来禀报的卫士头上，张光辅骂道："你没有长眼睛么？还不退下？"卫士再也不敢说什么，捂着头跑出去了。

张光辅眼睛充了血，恨恨地说道："如此狂徒，还希望太后赐你尚方宝剑，做梦吧。"

一提到"尚方宝剑"，房嗣业眼前一亮，冷笑道："他不是还没有尚方宝剑么？"

"此话何意？"张光辅闻言一惊，立刻问道。

张嗣明马上会意，道："房大人的意思是，他没有尚方宝剑，就表明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却可以先发制人，向太后举报他与叛贼沆瀣一气。"

张光辅顿开茅塞，也十分赞同："若不给这狂徒一点厉害瞧瞧，他将来受到太后恩宠，还不置我等于死地么？"

房嗣业建议道："要弹劾，就连岑长倩一起弹劾。自狄怀英来豫州后，两人同气相连，多次于行辕密谈，若无他背后主谋，一个州刺史，岂敢如此放肆？"

三人正说着，值守的卫士在门外喊道："岑大人到。"

张光辅便急忙收住了话头……

十月底，朝廷下了两道诏命：一道是命岑长倩和张光辅班师回朝，豫州政事悉数移交狄仁杰；另一道是恩准了狄仁杰的陈奏，将被胁迫参与了反叛，而后来投降的五千人流放丰州。

丰州在塞外，乃秦皇室五原郡故地。又逢冬至，狄仁杰最担心的还是流民旅途的安危。

大军回朝的前一天，狄仁杰邀请岑长倩到豫州城外的一家酒肆小酌，依依惜别之情都在酒中了。喝至半酣，狄仁杰拱手对岑长倩道：“怀英预感，接下来，治宗室党羽将会延及更多朝臣，人心叵测，万望大人珍重。”

送走朝廷大军，狄仁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流放的五千人口选择了一位司户带队：“此去地阔路远，要翻越长城，跋涉塞外，时近冬来，天气日寒，扶老携幼，不堪其苦。”

“本官知道，他们要过宁州。若遇时艰，可找当地乡老，就说狄怀英命你等求助，可解断炊燃眉之急。”

司户应道：“大人体恤百姓疾苦，卑职怎敢懈怠。请大人放心，卑职定不负使命，将他们平安送至丰州。”

第二天，晨曦初露之际，流放的五千人众顶着萧瑟的寒风，带着家小，踏上了背井离乡的征程，人群中哭声此起彼伏，绵延数里，仿佛满地银霜都是他们的泪水凝结而成。

司户率领士卒前后照应，当他带着队伍走出汝南五里地时，忽然看到秋阳下的高坡上有一个人影，那不是狄大人么？他顿时来了精神，回头朝着身后的人群喊道：“狄大人送大家来了。”

人们加快脚步来到土坡前，纷纷跪倒在地，“感谢狄大人救命之恩”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狄仁杰急忙走下高坡，扶起走在最前面的老者连道：“众位父老乡亲，快快请起，怀英承受不起”，自己却满脸是泪。

这一刻，他的心头油然回荡起太宗皇帝的名言：“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狄仁杰的忧虑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所证实。

李贞父子的惨败果然成了向宗室开刀的导火索。整个十一月，从神都洛阳到诸王任职的州郡，到处血污纷飞，人头落地。

最先被处置的是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和常乐公主。这三人因是宗室，太后诏命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直接审理。几天以后的朝会上，骞味道奏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二位亲王与李贞父子同谋。武曌很不满意，一怒之下，将案子交与来俊臣。

来俊臣才不管王爷，还是公主。他并不急于审案，而是押着他们去看刑讯过程。他特地选择了用铁圈套住头颅，在头颅和铁圈之间钉楔子的刑罚，眼见那罪犯随着木楔的增加，由惨叫到昏厥，最后脑骨粉碎，脑浆四溢时，李元嘉瘫软了，李灵夔更是当场昏迷不醒。倒是常乐公主冷眼观看了整个过程，明白即使不受刑也难逃腰斩，趁着行刑者与两位王爷周旋的当儿，撞死在了刑室的墙上。

李灵夔被冷水泼醒后，对来俊臣说：“御史丞不就是要本王承认与李贞父子同谋么，不错，本王确染指博州、豫州两案，诸多布阵排兵，皆出于我等。”

来俊臣脸上露出神秘的笑意道：“二位王爷明白，也少受皮肉之苦。”说着，要录事拿了“狱辞”，李元嘉与李灵夔先后画了押，按了手印。李元嘉毕竟习武出身，在来俊臣看狱辞的时节，夺过门口值守府兵的刀，一刀结果了李灵夔的性命，接着，顺着自己的脖颈抹去，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李元嘉衰弱地道了一声“先帝，微臣死不瞑目啊”，便重重地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了。

来俊臣拿着李元嘉、李灵夔和常乐公主的狱辞去拜见武曌，密奏骞味道与二王同谋，欲掩盖其罪行。武曌当殿下令，将骞味道及其子辞玉处斩。

行刑那天，骞味道回顾自己的仕途，真后悔当初推过于君，惹恼了武曌，可也悔之晚矣。

十二月，青州刺史李元轨连坐越王谋反案，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可从陈仓翻越终南山时，槛车不明原因地翻进万丈深渊，人车俱毁，渺无踪迹。押送囚车的司马回来说，当日中午，队伍行进到大散关以南秦、蜀分岭的山梁时，忽然雷声大作，从东南方向飘来漫天乌云，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囚车被风卷起，卷进深沟，在沟底化为一团火球。好长一段时间，李元轨的遭遇都被渲染得充满了神秘，让听到的人毛骨悚然。

接着是江都王李绪等被戮斩于市。

至于因越王案而连坐，被处以极刑的朝臣更是不计其数。往往是朝会开始时，还在向武曌奏事，朝会还没散，就有人被革职查办，就连他们的姓氏也被改为与五蠹相关的，几位亲王都被改作“虺”姓，意为大毒蛇。

每天都有人被押往刑场，每天都传来有人被周兴、来俊臣的酷刑折磨而死的消息。身在济州刺史任上的薛顗惶惶不可终日，连睡觉是都不能定神，常常梦到自己被周兴、来俊臣的酷刑折磨得粉身碎骨，醒来后浑身冷汗淋漓。

他夫人虽然对神都血案有所耳闻，但在她印象中，夫君根本就没有参与李沖举事的任何迹象：“别人是别人，夫君是夫君。既是没有参与谋反，何须惊慌失措，反而授人以柄。”

薛顗擦了一把汗水道：“你懂什么？太后自李沖举事后，就风声鹤唳，任何不慎都会遭她怀疑。”

“难道夫君……”夫人慌神了。

“唉！本官哪有这个胆量啊！要命之处在于本官与李沖自幼交好，举事前，他又派遣使者到济州联络。本官碍于情谊，也遣录事参军高篡回访了博州。”

“哎呀！”夫人惊呼一声，“夫君这是自招其祸啊！”

“好在本官多了一个心思，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吓死我了。”夫人软瘫在薛顗肩头。过了片刻，夫人又问，“这个高篡现在何处？”

“此时此刻，他还能去何处？就在本官麾下栖身。”

“这就好说。”接着，夫人对薛顗附耳说了几句。

薛顗的眼睛睁得老大，心想自己的夫人如何也有了如此心机。

夫人一眼就看出了薛顗的心思，眉毛一横道：“这个关头，救命要紧，你不杀他，不定他什么时候告密到太后那儿，夫君完了不说，牵累妾身及儿女忍受酷刑，生不如死。”夫人说着，泪水稀里哗啦地淌了满脸。

第二天夜间，高篡不明不白地被人杀死在家中。只留下血淋淋的身子，头颅不知去向。

司马前来禀报时，薛顗刚刚洗漱完毕，闻言大惊道：“朗朗乾坤，白日天下，竟然有人暗杀本官属下，是可忍，孰不可忍？”当下命司马率府兵全城大搜。然而，多日过去，案子终因毫无头绪而不了了之。

薛顗命人为高篡刻了木雕头像，妥为安葬，并向朝廷呈上一道奏章，极言李沖罪行，表达对太后的一片忠诚。

然而，薛顗没有想到，当初他派遣去声援武水的莘县县令早就怀疑他与李沖暗中同谋，告密的书信几乎与他的奏章同时到京。

而获知这个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驸马都尉、武墨爱女太平公主的夫婿薛绍，他连夜派人往济州报信，可已经晚了。左卫将军武三思的人马更快到了济州，将薛顗一家锁进囚车，押往神都了。

“你看到武三思了？”在薛府，薛绍问中途返回的使者。

“卑职到济水边正要渡河时，听到一阵战马嘶鸣和车毂滚动的声音，便急忙隐藏起来了，须臾就看见武将军骑马走在前边，而紧跟着他的，就是大老爷的囚车，再后面，就是夫人和孩子。”

“完了！”薛绍失魂地跌坐在座位上，过了一会儿，无力地挥了挥手说，“你且下去，本官要静一静。”

使者正要转身，薛绍又叮嘱道：“此事千万守口。”

薛绍明白，瞒什么人都不能瞒太平公主，这不仅因为公主有着与她母亲一样的性格，最恨被人蒙骗，更因为眼下也只有太平公主才可能救薛氏家族于水火。

太平公主这些日子正忙着为武曌即将在十二月举行的明堂落成盛典献计献策。从四月到十一月，她时不时地到怀义大师主持的明堂工地巡游，与其说她关心母后倾情的嵯峨建筑，倒不如说她更牵挂着风流倜傥的怀义大师。

当薛怀义陪她在工地的各个角落转悠时，她总会情不自禁地暗暗打量这位削了发的青年，而心中对母亲有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嫉妒。她太幸运了，这样的美男子竟然倒在她的怀抱。甚至还因此对薛怀义生出微妙的抱屈，他正当盛年，却要陪伴一个年过六秩的老妪，岂非耽误了大好青春。哦！他清俊的面容若是再配上一头乌发，那一定更玉树临风了。

这些复杂而又说不清的心绪，让她对明堂很上心，尤其是对明堂落成大典热心非常。她不仅亲自到尚衣局为母后设计大典穿的衮冕；还到上官婉儿那里阅看了朝廷关于大典的程序。其实，这些都是既定的有司职责，然而，她就是要借此证明自己是太后最可心的女儿。

那天，暮色渐沉，归巢的鸟儿在明堂上空翻飞，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一抹余晖涂在明堂的金顶上，闪着耀眼的光。怀义大师送她上了车，把最后的笑留进她的心，才合掌告辞。

“回去吧！”太平公主斜睨一眼薛怀义，便要驭手驱动了车子。

太平公主没有想到，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正等待着她。

“哎呀！公主焉何如此晚才回来呀！”薛绍一边将公主迎到厅中，一边说。

太平公主看一眼薛绍问道：“这不是明堂落成典礼在即么。何事如此慌神？”

宫娥将太平公主肩上的斗篷脱下，又奉上驱寒的热茶，才小心翼翼地退下。薛绍这才迫不及待地看着太平公主说：“大事不好了！”

太平公主便在薛绍对面坐下，听他把薛顗获罪入狱的前前后后述说了一遍。话音还没落，太平公主的蛾眉就立起来了：“看来！母后当初没说错，你们薛家一个个都是添堵的主儿。”

她说的是陈年旧事，当初她为了躲避吐蕃和亲而不得不嫁到薛家时，武曌认为薛顗的妻子萧氏出身不够高贵，想逼薛家休妻，经人反复劝说才罢休。这件事对薛顗的自尊心伤害很大，当他了解到太平公主与武曌性

格十分相近，又常常着男服出入宫禁，也怕太平公主身份太高而招来祸事。因此，虽然论辈分，该是大伯与弟媳的关系，而实际上二人并无任何交情。

“哼！果然，现在有事了，倒来寻本宫。”

薛绍很殷勤地给太平公主续上茶，一脸苦相道：“公主也知道周兴、来俊臣之流的手段，万一兄长忍受不了酷刑，信口诬我为同谋，于公主也是利害攸关，还请三思。”

太平公主没有说话，但心却动了。是呀！若是真的祸从薛顗口出，不唯薛绍受到株连，连自己也洗不清了，李贤就是前车之鉴啊。她回看一眼薛绍道：“你要我如何做？”

“恳请公主进宫拜见母后，说明真相，消除疑窦。”

太平公主双手摩挲了好一会儿，才答应进宫试试。

第二天一早，太平公主先去了一趟尚衣局，见为武曌做的祎衣已经完工，便要李尚衣装了匣，随她同来武成殿。她人没有进去，笑声就先进去了：“恭喜母后，祎衣做好了。”

武曌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抬眼看一眼女儿，笑着说：“朕都不急，你倒坐不住了。”

“儿臣不是尽孝么？”太平公主红唇绽出盈盈的笑，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芬芳的。说着她便让李尚衣帮武曌试穿新祎衣。披肩、插花、束带、佩环，一一上身。

太平公主围着武曌前后转了两圈，惊讶地叫出了声：“哎呀！此衣该是天工仙造，穿在母后身上，是如此合身，如此华贵。”说着便急忙命宫娥拿了两尊铜镜，前后照了照。看到武曌脸上飞满喜色，李尚衣紧张的心才松了些。

试罢祎衣，收拾好一切，太平公主要李尚衣妥为保管，自己留下来与武曌说话。

从太平公主带着李尚衣走进武成殿那一刻起，武曌就猜到了她必有所求。现在，母女二人独处了，武曌便直截了当地说：“有何事，说吧。”

“母后圣明！儿臣正有一件事情要陈奏母后呢。”太平公主身子向武曌身边挪了挪，遂将从薛绍那里听到的转述了，末了便跪在武曌面前：“母后明察，想薛绍兄弟乃皇家至亲，断不会追随李沖之流，祸乱朝纲。”

“罢了！”武曌脸色大变，试衣时的喜气荡然无存，“武水、莘县两令均有密奏，三思也已赴济州详细审理，得知薛顗不仅暗中与李贼通谋，而且

事后杀了属吏高篡灭口，可谓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除李贼余党。”

太平公主接着问：“驸马呢？难道也要株连入狱么？”

“不提他倒也罢了，一提他朕就气郁填膺。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成这门亲事。”

“母后反悔了？”太平公主不依了，“当初不是母后要儿臣嫁与薛家么？此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话都让母后说了。”

“江山与驸马，孰为重要，想你不难明白。”

太平公主依然不服气：“母后是要儿臣像母后一样寡居么？”

“放肆！你怎敢如此与朕说话。”武曌用力拍打公案道，“朕平生最恨者，乃背主离经的贰臣逆贼，纵骨肉亲生，亦不能容，遑论缘亲。”武曌起身，冰霜满眼，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武钦应声进来，武曌大声道：“传朕旨意，薛顗通敌谋反，罪在不赦，着即诛之，驸马薛绍，隐情不报，杖击一百，发司刑诏狱。”

仿佛晴空霹雳，太平公主蒙了，先是呆呆地望着武曌，继而大呼：“母后……”话未说完便昏倒在地。

宫娥、太监们顿时慌了神，七手八脚地围了上来，武曌看一眼众人，厉声道：“送公主回府思过，一个月不能入宫。”

薛绍如何能受得了一百棍重击呢？不久也就死在了狱中。

太平公主没有亲自为夫婿收尸送葬，她的泪水也没有滴在地上，而是化作报复的胚芽，深深地埋进了心田。

明堂落成庆典，终于在十二月的朝会上，议定于二十五日举行。

武曌就是要借此向朝野宣告，宗室在与武氏的博弈中再一次败北。与早年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等宗室维护者相比，这一次是她与李氏诸王直接对垒，他们不仅输了，而且输得更惨，付出的代价更大。

武曌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别殿的关注，她想知道住在别殿里的李旦会如何看待太后与宗室的这一场厮杀。朝会一结束，她就把左相苏良嗣传到武成殿，要他前往别殿传达太后的旨意，大典之日，皇帝、皇太子陪同武曌参加盛典。

武曌没有特别点明要苏良嗣试探一下别殿对诛杀李氏宗室的看法，她料定这是苏良嗣不可回避的话题。

苏良嗣已经八十二岁了，在朝廷兴起告密风之际，他曾以年高体弱而几

次请求致仕，均被武曌婉拒。

如今，当他步履蹒跚地来到别殿时，他的老态龙钟催下了李旦心酸的泪水——为了他，也为了自己。

“臣以衰朽残年，参见吾皇万岁。”苏良嗣颤颤巍巍地跪倒在地，当他抬起脸看皇上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李旦上前扶苏良嗣，发现他两膝僵硬，挣扎了许久，才起了身。

苏良嗣沉重地坐下说道：“太后要老臣传旨，二十五日明堂落成大典，请陛下随行。”

李旦点了点头。他已经麻木，对朝廷内的任何事情已经可以做到熟视无睹了，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在武曌身边活下去，而不要重蹈李弘、李贤的覆辙。

但苏良嗣还是忍不住问起皇上对宗室举事的看法。李旦却顾左右而言他：“朕乃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只要母后悦目娱心，朝事顺畅，朕足矣。”

苏良嗣脸上掠过无奈的痛苦，他非常理解皇上的心境。但他还是将李沖父子、霍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的遭遇陈奏给李旦。李旦虽然没有说话，但已忍不住地默然淌泪。

苏良嗣劝慰道：“尽管诸王矫皇上诏玺，假陛下声名而号令宗室，然太后明辨是非，拨云见日，对陛下信任有加。”

李旦的神色这才有所活泛，道：“爱卿春秋已高，当松鹤延年，相期茶寿。”

说着，李旦来到案边，铺纸引笔，不消半个时辰，为苏良嗣绘就一幅鹤寿图，加了私章说：“不知爱卿何时寿诞，朕又不便过府，就此赐画，聊表贺忱。”

苏良嗣分外感动，欲再次跪拜，被李旦的贴身太监郭纬拦住随即送他出宫。

苏良嗣一走，李旦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面向云天，凄然道：“父皇！儿臣苦啊！”

郭纬见状，急忙在旁边提醒：“陛下！隔墙有耳。”

李旦的哭声戛然而止，万千苦悲又咽回腹中了。

他怎么可以对宫廷的腥风血雨熟视无睹呢？他又怎么可以对亲王们伏诛殒命无动于衷呢？自从郭纬打听到李沖父子举事的消息后，他就曾经埋怨宗室诸王不该妄生事端，他知道这样非但于事无补，弄不好他这个挂

名的皇上也难逃厄运。那样的话，父皇一脉就剩下空落落的瓜蔓了。

一天，郭纬从外面回来，告诉他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范阳王李霭、黄国公李撰矫皇上诏玺，号令诸王齐集神都勤王。他当时就昏过去了，以为必死无疑。这几个月，他就是这样提心吊胆走过来的。

如今，事情终于过去。李旦吩咐郭纬道："到后堂佛龛，烧一炷香，聊表朕之诚矣，然后传太子来见。"

依制，太子是要居于东宫的。然而，李旦尚且住别殿，太子当然不能奢望以旧制居所，只不过有个读书的地方罢了。

郭纬去了不一会儿，太子李成器携五岁的楚王李隆基前来拜见父皇。李旦很惭愧，因为自己的软弱，连儿子们也在朝臣面前直不起腰来。特别是武承嗣和武三思，常常用讽刺的目光打量他们兄弟，这让李成器心中积了太多的愤怨。

李隆基虽然是窦德妃所生，却因为英俊多艺而很受李旦的喜爱。从四岁起，就安排他跟着太子陪读。他人聪明，与太子形影不离。现在，他听说父皇要带着太子去参加明堂落成盛典，便问道："请父皇赐教，什么是明堂？"

李旦解释道："明堂者，朝廷祭祀天地，宣明政教之处所也。"

"如此说来，父皇可以去那里为臣下宣达旨意了。"

李旦就很尴尬，不知道该怎样对儿子解释这一切，李成器毕竟长李隆基数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听父皇说话。"

李隆基却不依，非说也要参加落成盛典。

李旦有些不悦："太后只恩准父皇与太子参加，你须遵照太后旨意。"

李隆基噘着嘴道："儿臣就是不明白，父皇作为皇上，为何处处却要听太后的。儿臣有一天做了皇上，一定要自己说了算。"

"放肆！"李旦沉闷的呵斥，让李隆基吓了一跳，"小孩子，信口胡说，须知祸从口出。带楚王退下！"

之后很久，李隆基离开别殿时的哭声都在李旦耳边回环不绝。

李旦一大早的心境被一老一少搅得一片纷乱，再也无心埋头画案了。李隆基虽然年幼，然而，他的问话却如重锤一样敲击着李旦的心弦。他无法回答儿子的问话，甚至怀疑就连这样的日子都不能过到头。

时光流转，大雪小雪又一年。腊月二十三，时令进入小年，洛阳的年味因为明堂的落成显得比往年更浓。大街小巷，坊里坊外，每日人头攒

动、熙来攘往，店门大开，酒旗飘飘。

薛怀义这些日子十分忙碌，遵照太后的旨意，他对明堂做最后的修整。他的心情很好，每夜靠春药与武曌耳鬓厮磨，情欲互取；白天则一心一意地筹办典礼。

但他总觉得缺了什么，当驻足在鎏金铁凤前时，他明白了，他的所有落寞都源自于一个女人身影的消失。他有几天没有看到太平公主了。当他看到奉太后口谕前来查看盛典筹备的太监武钦时，就急忙迎了上去。

武钦见礼之后便道："咱家奉了太后口谕，来查看大典准备得怎样了。"

"好！贫僧这就带公公到处看看。"薛怀义捻了捻脖颈上的佛珠道。

武钦十分惊异薛怀义的调度能力，明堂一切都井井有条，各归其位。

薛怀义看看身边的武钦，看似不经意地问："这些日子，焉何不见太平公主？"

"唉！"武钦长叹一声，"此事咱家本不该说与大人。可大师毕竟深受太后恩典。前些日子，薛驸马因为涉嫌与李沖父子同谋，被杖击一百，殒命狱中了。"

"哦！"薛怀义恍然大悟，只是他夜夜与太后在一起，却没有听她提过一个字。

两人边说边走，来到明堂北侧，但见一五级高台，上面贮一巨大佛像，薛怀义与武钦登上三级台面，这才刚刚走到佛的脚底，抬眼看去，佛身直插云霄。武钦细细打量佛的仪态，颇类似太后姿容，由不得在心底感佩薛怀义对太后内心揣摩得透彻。

"此乃天堂，所贮之佛小指上可容数十人站立，开魏、隋以来巨佛之先河。"

武钦很吃惊地眨了眨眼睛说道："如此巨佛，如何立得起来？"

薛怀义诡秘地笑了笑："世间只有不愿为之行，却绝无不能为之事。贫僧所铸之佛像，乃谓之夹纻，以麻布与干漆混之，塑造成像，敷以金粉。故而体虽大，却轻便。"

这一席话说得武钦频频点头，连道："太后闻之，必将重赏大师。"

薛怀义回应武钦的话，其实，早在床笫狂癫之余，太后已经许诺他要封赐他为将军。他相信，这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他在心底嘲笑岑长倩等人，戎马一生，也不过只是将军。而他……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了，昨夜，太后破例地没有让薛怀义侍寝，因此，卯

时二刻，他就早早地起身，带着大匠和众僧，将明堂的各个环节重新查看了一遍，才回到处所。众僧换上杏黄色的崭新袈裟和僧帽，肃然而又整齐地排列在明堂前，等候典礼时刻的到来。

明堂毕竟是儒学的象征，故而从卯时三刻起，司礼寺的博士们也来到明堂前，一个个纱帽高耸、皂靴整齐，青色朝服，手持笏板，肃穆庄严，与旁边的杏黄色方阵形成鲜明的对照。博士们都是第一次看到明堂，其中有不少人惊异于它与典籍中所载的迥然相异，暗中嘲笑薛怀义不学无术，亵渎先师，可他们焉知这一切皆出于太后旨意。

辰时二刻时分 ，一冬无雪的神都太阳很亮、很暖，文武官员浩浩荡荡的车队来到明堂前，依照事先的安排，府卫将军们站成一个方阵，宰相以下，九品以上文官站成一个方阵。

辰时三刻，庞大的宫廷鏀薄出宫了。先是甲盾禁卫作为先导，接着是手执金瓜、宝顶、旗幡的仪仗，再后面是太乐署的舞者和鼓吹署的乐工数百人，然后才是执金吾将军丘神□率领的府卫护卫着武曌的銮驾缓缓而来。

宏大的鼓乐、竽笙声久久地回响在通往明堂的道路上空。

跟在太后车辇后面的是皇上李旦和太子李成器。

父皇的遭遇使得李成器自幼养成了恭谨、小心的性格，他很拘束地坐在父皇的身旁，看着父皇木讷的脸，心里酸酸的，自六岁略通人事时起，他常常看到父皇独坐垂泪，总也弄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的脆弱。现在，他已经九岁了，多少也明白了一点，但仍忍不住问道：“父皇！为何母后没有一起来？”

李旦眨了眨眼睛，没有回答李成器的话，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今日天气很好，三九小阳春。”

李成器便不再问，忧伤地看向前方。

他看到太后的背影，开始对这位将自己的父皇冷落在一边的女人有了一种无言的愤懑。

武曌坐在车辇里，丹凤眼望着浩荡的鏀薄队伍，联想此时明堂门前文武云集，儒释分列，旌旗猎猎的恢宏，心浪如潮水般地翻腾。那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快慰，一种旷古未有的新局，一种让男人们艳羡的风景。那个汉朝的吕雉没有做到，那个本朝的长孙皇后没有做到，而她做到了。她终于让那些轻视女人的男人们一个个死在了自己的刀下，一个个拜倒在自己的脚下。这个冬日的上午注定属于自己。不！这四时行焉，百物兴焉，永远属于她。

她唯一感到不快的是，太平公主借口有病没来参加盛典。然而，这有什

么呢？仿佛是故意做给任性的女儿看，她特赐上官婉儿骖乘，与她坐在同一个车列。

鼓吹署的鼓乐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后，终于在明堂前静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神皇圣明”的山呼此起彼伏地涌动。武曌就在这样的欢呼声中，由宫娥搀扶，在上官婉儿的陪伴下，走下车辇，缓缓来到“万象神宫”的中央，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群臣。

典礼由新任天官尚书武承嗣主持，太乐署的乐工和舞姬演奏了由武曌亲自撰写的《登歌》，作为盛典的主题歌舞，一千四百人长袖翻飞，裙裾飘飘，生出万千变化来，正所谓：

礼崇宗祀，志表严禋。

笙镛合奏，文物维新。

敬遵茂典，敢择良辰。

絜诚斯著，奠谒方申。

这一切，都在武曌的眼前幻化成江山的逶迤巀嶭，皇权的威仪至尊，四域的遐迩一体，朝事的垂拱平章。她在心里对高宗道：“陛下！您生前屡次欲建明堂，臣妾今日为您圆了梦。”

一个多月前，当太乐署的官员陈奏明堂典礼尚需雅乐时，她欣然提笔，写下了如上的诗句。她反复斟酌了开篇的句子，很郑重地用了“礼崇宗祀”四个字，就是要告诉那些恣意谋反的宗室子弟，她理所当然地是李唐社稷的承继者；但她更希望从自己这里，开启一个完全不同的朝局，她选择了“文物维新”这四个字，恰当地把当下与前朝划为两个篇章。

不错，不仅她在这样的场合，用这样的形式，传达了一种酝酿巨变的消息，而且在场的皇上和大臣们也都听明白了。

左相苏良嗣与右相韦待价暗暗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小声说：“大人听出其间的玄机了么？”韦待价肯定地回看了一眼苏良嗣，两人的眼睛不禁都有些湿润……

新任内史岑长倩的感觉最为敏锐，作为此次平叛的直接参与者，他在心里问自己：“太后究竟要干什么，难道她要废黜……”他吃力地摇了摇头，想把这可怕的想法驱除出去。

其实，李旦明确地听出了《登歌》的意思。他的脸死灰一样地阴暗，手不由自主地拉了拉旁边的太子李成器。

李成器惊惧道：“父皇，您的手好冰凉。”

一句话说得李旦泪水涌流，唉！他知道，即便是这个徒有虚名的皇上，大概也做不了多久了，太子……李旦情不自禁地紧紧抱着李成器。

祭祀天地的程序一如往日。在司礼寺的官员宣读完祭文后，武曌率领百官，献太牢、珍禽、奇兽、杂宝于坛前，行了隆重的祭拜礼。

乐工们高奏庆典雅乐。武曌跟随着乐声的落伏，让武钦宣读了两道诏书：

制曰：明堂之成，普天同庆，人神宫喜，朕垂爱四域，大赦天下。自即日起，开放明堂，民可入观，参拜我佛。改河南县为合宫县。

制曰：白马寺住持薛怀义主持明堂修建有功，着即册封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人群中立刻一阵骚动，但很快就被东南角杏黄色的袈裟方阵压了下去：

贺喜大师！

神皇圣明！

薛怀义手持法杖，披着冬日的阳光，一步步走到太后面前来了。

在他的身后，是金光闪闪的夹纻大佛。

……

第十八章

李旦逊位子让母

武曌革命周代唐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八月，神都洛阳暑流减退。

太平公主一大早就到上阳宫参拜武曌来了。越过观风门，一路走来，浴日楼、丽景台、七宝阁、九州亭和曜掌亭缓缓地从她眼前滑过，这里有她太多难忘的记忆。上元年间，父皇和母后在这里署理朝政时，她才九岁。当时因为随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祈福而被送进佛门，但每隔一段时间荣国夫人就送她到这里与父皇和母后团聚。

那时候，她经常在落日余晖中跟随父皇沿着曲径散步。天性活泼而又聪颖的她常常问父皇，为何历朝历代都要立男儿为太子，而不立女孩儿为太子；为什么父皇身边除了母后，还有那么多女人？每逢这时候，高宗总是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说：“你天资聪颖，可惜生就个女儿身。”

她对父皇的回答很不满意："女儿身怎么了？难道这大唐天下只是男人的么？"

而从母后眼睛里，她感受更多的是温柔、偏爱。及至后来大了些，连她自己也惊异，为何自己的容颜中就没有留下多少父皇的痕迹，而方额广颐，倒是与母后十分相像。再大些，她的脾性就越来越像母亲。在母后的心中，她多权略，善言辞，故而许多事情即便不与几个儿子商议，也总喜欢听听她的看法。

这种偏爱，使得她的封赐大大地超过了同龄的公主们。依朝廷规制，公主食邑为三百户，可母后一次又一次地加封，使得她的食邑达到了三千户。以致朝野百官见了她都侧目而视之。

太平公主不是那种趋小利而舍大局的女人，武曌的做派给她的烙印太深，她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母后一样成为权倾朝野的女人。

然而，因为薛绍的案子，让她同母后站在了情感的两端。这固然有着夫婿被杀的积怨，然而，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她是将自己作为李唐宗室一员看待的，她十分怀念才情横溢、相貌奇伟的二哥李贤，更同情被冷落的小皇兄李旦。所有这些，都使得她在薛绍死后就很少到上阳宫里来了。

这种境况，直到七月，太后提起她与武攸暨的婚事时才有了转机。

一片落叶随风飘落在九州亭前的池中，太平公主停住了脚步，久久地注视着那发黄的叶子，心里感叹着世事无常。

张尚宫见故提醒道："太后在殿中等候公主多时了。"她白了张尚宫一眼，心里嘀咕道，如此老妪，母后如何就想不到要换一个女人呢？

她转身离开九州亭，又转过耀掌亭，观风殿熟悉的雕梁画栋就呈现在面前了。

"儿臣向母后请安！"太平公主上前施礼。

"平身，赐坐。"

"不知母后传儿臣来，有何旨意？"

武曌笑道："知你一人在家烦闷，朕到这里赏秋，就是想让你来散散心。"

太平公主说："谢母后恩典，如果儿臣没有猜错的话，母后还有要事要与儿臣商议。"

武曌就越发地为太平公主的聪明而感喟。她从案头拿起一卷经文，递给太平公主说："此东魏国寺法师法明编纂的《大云经》，朕看了，觉得言

简而思邃。”

太平公主随意浏览了一番，就从前面的序文中明白了武曌的意思，她毫不避讳地说：“此哪是经文，分明是一道劝进表么？”

“唉！”武曌一脸无奈，“近来劝进的表奏雪片一样，堆满了朕的案头。你承嗣、三思表兄也屡有奏章，力谏朕称帝。朕进退维谷，召你来，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太平公主丝毫不感到意外，表兄们的这种运作，从洛水献石就开始了，无非就是拥戴武曌称帝。

放下法明的《大云经》，太平公主毫不犹豫地说道：“从显庆年间算起，母后临朝数十载，就是立马称帝，也是顺理成章，何须要人来推举劝进呢？”

武曌很欣慰，她终于找回了昔日那个敢想敢为的太平公主。但她毕竟有着与旧臣和宗室血搏数十载的经历，她更愿意将之归于天意、民心。她向前挪了挪身子说道：“称帝之事，非同小可，须得上合天意，下得人心，岂能贸然为之？朕需听听各方的谏言。”

她正要进一步说下去，武钦却进来禀报，说右卫中郎将武攸暨求见，现在殿门等候。

武曌便就此打住：“宣他觐见。”

趁武钦出殿的当儿，太平公主问：“母后为何宣他来见？”

“朕想问问他将婚典筹备得如何了。”

“一切悉听母后旨意，有何筹备的？”

武攸暨是武曌伯父武士让的孙子，太平公主称武攸暨为表兄。她也知道他有了妻室，所以，当七月的一天，武曌提出要她嫁给武攸暨时，她当着上官婉儿的面婉拒了武曌：“儿臣乃堂堂大唐公主，圣母神皇之女，岂可嫁与已婚男儿？”

武曌当时没有表示什么，似乎丝毫没有生气的意思，可两天以后，便有消息传来，说武攸暨的妻子在一天夜里被人杀了。司刑寺查了数日，一无所获，遂不了了之。

而武攸暨却到公主府邸拜见来了。说一口并州方言的他并不避讳此次联姻与太后的关系，但他也丝毫不隐瞒多年来对公主的暗恋。他说从十二岁在合璧宫第一次看到公主时，就喜欢上了她。那时候，她就是他心中的星星，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她。公主与薛绍婚典的那一天，他一个人躲到神都的一家酒肆，喝得酩酊大醉。

夜很静，灯烛却不那么亮；茶已淡，心却在浮动。借着灯影看武攸暨，太平公主就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他的举止很谨慎，话虽俗却透着对她的痴爱。他的脾性分外温顺，其间她多次试图激怒他，都被他憨憨的笑容化解。他很殷勤，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把斗篷披在了公主肩头。

当夜，他没有留在公主府邸，他不愿意因此而毁了自己在公主心中的形象。

他们以后还有过几次会面，武攸暨都是应约而来，有礼而去。公主的心就被这实诚的微笑泡软了。她也渐渐开始主动打开与母后的心结，设身处地去替母后着想。是的，她一个女人，掌管着大唐社稷，要面对多少男人的目光，迎接多少诘难。特别是李沖父子一案后，她对母亲安排几位表兄担任宰辅之举有了更深的理解。

于是，她答应了与武攸暨的婚事。那是八月初的一个雨夜，武攸暨又一次叩响了公主府邸的门环。太平公主孀居经年的焦渴终于在那一晚，化为疯狂的深吻。

一个丧妻的男人与一个寡居的女人用他们的狂癫把理智挤压到一个狭小的角落，用躯体的温热驱散了殿外的风雨声。当武攸暨的身子掠过公主纤细的腰肢时，她吃吃地笑了，笑他这些年与自己的妻子是如何度过良宵的。

生了两个儿子的武攸暨做起这种事情来依旧笨手笨脚，少了许多的风流和趣味。

她调动了一个女人所有的风骚和魅力，引导他一步步深入，一步步雄起，一次又一次地挥洒激情，一波又一波地冲击情浪。武攸暨从公主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那种妙不可言的馨香和柔软……

这时，从殿外传来武钦“宣武攸暨进殿”的尖细嗓音，打断了公主的思绪，她适才沉醉的自乐被武曌看在眼里，她知道风雨已经过去，公主将成为她称帝的有力推动者。

武攸暨进殿来了，他一眼就看见公主坐在那里，急忙上前施礼：“微臣参见太后，拜见公主殿下。”

太平公主笑着看了一眼武攸暨，心里道，床上的笨熊倒也学会一本正经了啊！

武攸暨在武曌要他平身的那一刻，并不等太后问话，就有些结巴道：“启奏太后，祥瑞降临，社稷之幸，黎民福祉啊！”

“哦！”武曌的眼睛立时闪烁着光彩，忙道，“何谓祥瑞，快快与朕奏

来。”

“微臣方才来的路上，忽见天空霞光万道，一只五彩凤鸟朝着上阳宫飞来，它披着团团祥云，落到左台的梧桐树上。顿时，满宫苑群鸟争鸣，纷纷聚拢在凤鸟四周。臣不胜惊奇，忙奏与太后。”

这消息如同秋日的阳光，洒进武曌心间 ，她忙对太平公主说：“竟有如此情景，快与朕去看。”

几个人来到殿外，抬眼看去，果然梧桐枝头，有一五彩巨鸟，被群鸟围着，正应了“百鸟朝凤”。武曌情不自禁地说：“此天意眷顾朕啊！”

太平公主却在盘算，母后称帝后，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储。谁来做国嗣呢？她觉得，比起她的几位皇兄来，她是最有资格成为李唐社稷继承者的。倘是母后登了基，那就为女人驾御朝纲扫除了一道千年不越的障碍，就意味着自己完全有可能追随着母后的风帆，也能在某一个早晨站在含元殿号令天下。

武曌回到观风殿，便对面前的太平公主和武攸暨说：“朕意在八月中秋为你等举行婚典，封赐攸暨为驸马都尉，增食邑三百户。敕命文武百官、夷国使者，前来致贺。公主要遣画师将今日所见之景着意写真，作为贺礼，奉之婚典。朕闻长安关中父老九百人有劝进表上呈，也在婚典出示群臣。”

到这里，无论是太平公主还是武攸暨才终于明白，母后召他们来的本意，是要将婚典当成改朝换代的预演。

太平公主笑道：“这有何难，就画一幅《百鸟朝凤》。儿臣相信，武大人看到的，群臣必然也是看到了，故而，此画要表达的是朝野的意思。”

武曌将脸转向武攸暨说：“民之所愿，朕之所从。孟子曰，国人皆曰可，则可，至理也。朕临朝称帝，乃天命难违，情非得已。你今日回去，即可遣人前往并州，广征故里父老上书，以达民意所向。”

武攸暨说：“臣侄明白，此事臣侄与承嗣、三思兄早有安排，不日即可有消息到京。”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也退下吧！”

太平公主对武攸暨说：“武大人先行一步，本宫有话要对母后说。”

现在，观风殿只有母女两人相对而坐，武曌问：“你还有何话，不妨直接奏来。”

太平公主撩了撩宽大的衣袖说：“其实儿臣不说母后也明白，李沖一案，宗室殆尽，其幼弱存者皆流岭南，现今朝中武门居于显位。故而，儿臣

陈请母后善待两位皇兄，勿再重蹈雍王覆辙，以慰父皇在天之灵。”

武曌心中“咯噔”一声，隐隐一阵痛心，但她旋即转了情绪说：“你尽可放心，只要你等不违旨，不谋反，朕绝不对亲骨肉开杀戒的……”

观一叶而知秋，这些年，每逢秋气渐深的日子，李旦总是会对着落叶暗暗垂泪。郭纬担心这样下去，皇上会抑郁成疾。因而，当他出现在殿门口的时候，就大声呵斥那些刚刚值守的太监和宫娥：“皇上仁慈，不忍斥责尔等，可尔等也不该如此怠惰。触怒了龙颜，还想不想活？”

太监和宫娥们垂手而立，一副拘谨恭然的神情，可谁心里都清楚，皇上现今连自己都朝夕不保，何谈大怒？

郭纬当然更明白，自己说这话时是多么没有底气，他不想纠缠，吩咐大家速速将落叶扫去，以免皇上看见伤心。

大家正要散去，却不料从身后传来李旦的声音：“不要动，如此甚好。”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郭纬更是不解地看了看皇上道：“谨遵陛下旨意，各执其事去吧！”

李旦对郭纬说：“你且去殿中，整理昨日的画稿，朕想一人静一静。”

郭纬看一眼目光黯然的李旦，心里就一阵阵隐痛，说道：“外面风凉，陛下看看就请回。”随即转身轻手轻脚地进殿去了。

风吹动李旦额前的头发，乌黑中夹带着日渐增多的灰白，遮住了印堂上刻下的几道皱纹，但眼角的鱼尾纹是无论如何遮盖不了的，那悲秋的泪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锁在眼眶里的。

滴答！一滴泪水落在叶子上，很快就消失了。接着，一滴、两滴，仿佛断了线的珠子，从李旦的眼角滴落。

李旦模糊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满地落叶，而是横陈在他面前的一具具尸体。

一场因李贞父子举事而引起的杀戮，持续了两年多，每一次人头落地，都折磨着他一颗被岁月揉碎的心。

永昌元年七月，本以为拒绝了李贞的邀约，没有参与反叛的纪王李慎也难逃厄运，改姓“虺”氏，槛车押往巴州流放，行至蒲州时，猝死途中。没有人追究原因，而他的几个儿子，也先后被杀。

九月，杀宗室鄂州刺史郑王李敬等六人，李敬的叔祖滕王李元婴的儿子李修琦等六人也被流放岭南。

最近的一次是前不久，太后又命周兴等人杀了太子少师、曾任纳言的裴

居道。对于这位孝敬皇帝的岳父，李旦还是比较了解的。裴居道并不似韦玄贞那样雄心勃勃，他一生小心谨慎，唯太后之命而是从，出任内史、纳言，奉诏留守长安，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可太后依然不能容忍他。他是在太子李成器的弘文馆被拘捕的，九岁的李成器吓坏了，回到别殿，一连两夜噩梦不止，醒来后号啕大哭。

九月，似乎注定就是一个流血的月份，不久传来消息，说安南王李颖等宗室十二人又惨遭杀害。

昨天，李旦正在作画，郭纬从外面回来告诉他，春上刚刚被授予安乐郡王和犍为郡王的故太子的两个儿子，被来俊臣鞭杀于诏狱，面目全非。还有永徽年间高宗的两个儿子杞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和诸子也死于非命。

郭纬继续道："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说，此事是因为武承嗣密奏几人谋反。听说许王是在龙门山自缢而死，泽王知道后，愤而自杀。"

李旦手中的笔"当"地就落在了地上，李上金、李素节且不去说，李光顺兄弟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当年他常常去太子府上对弈，他们嬉戏打闹的情景历历在目，可他却保护不了他们……当夜，李旦来到后殿的佛龛前，面对夜空，哭诉衷肠，恳请皇兄宽恕。

"母后！你为何要如此无情？"

……

一阵风来，吹得秋叶沙沙作响，仿佛是宗室子弟的哭泣，直抵李旦脆弱的心房，他骤然觉得浑身发冷，似乎秋叶中满是愤懑、哀怨、绝望的眼神。

忽然，从宫墙外刮进一股旋风，卷起阶前的落叶，和着尘埃，围着他团团旋转，很快，他的眼睛便被迷住了，他觉得自己像被几只手撕扯着，忽而东，忽而西，完全失去了自持的力量。他抱着双肩，浑身发抖，对着殿内喊道："郭纬何在？快救朕。"

在院内捡拾落英、清扫司马道的太监宫娥们纷纷赶来要冲进大风漩涡，却被刮倒在地。大家便十分惊慌地呼喊："皇上！皇上！"

正在收拾画稿的郭纬闻声跑出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奋力冲进漩涡，牵起李旦的衣袖退入殿内，掩了殿门。

很长时间，李旦还惊魂未定："朕有罪于先帝。此上苍以怪异之象谴告于朕矣。"

"时值秋日，阴阳之气交融，就会成旋风，陛下不必惊慌。"

李旦身子仍然颤抖个不停，说：“朕在风中看到光顺和守礼了，他们埋怨朕不能力挽狂澜。”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别殿地上，惨白而又清亮。郭纬打开殿门一看，不由得陷入一片茫然，阶前的落叶早已渺无踪影，从司马道到别殿前，仿佛被清扫了一般，干干净净，了无纤尘。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不敢多想，便吩咐尚食煮了安神汤，服侍李旦服了，不一会儿，李旦便在榻上睡去了。

看着梦里眼角依然泪珠盈盈的皇上，郭纬深深地叹息一声，又去整理画稿。是的，皇上现在除了画稿，案头再无别的陈列。早先，太后还时不时地送些文书过来，自从李贞父子举事之后，便再也没有片纸只字给他，倒是左金吾将军丘神□加派了诸多的禁卫。虽是名义上护卫皇上，实际上就是不让皇上出宫苑。

他刚把一卷画稿收拾好，就看见刘皇后进来了。郭纬小声告诉她，说皇上刚服了安神汤，睡着了。

刘皇后来到内室，看看李旦苍白的面容，心里很不好受，轻轻掖了掖锦，出来轻声道：“困兽囚笼，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

郭纬吩咐宫娥为皇后奉了茶道：“皇后驾到，老奴光顾着替皇上收拾画稿，未得远迎，还请恕罪。”

刘皇后呷了一口茶道：“唉！终日惶恐，何谈凤驾。本宫方才见宫苑旋风刮得昏天黑地，很担心陛下龙体，故而急急忙忙地赶到前殿来了。”

自李旦居于别殿几年间，她也看出，从故太子李贤那里转来的郭纬为人诚实，忠贞不贰，并不以太后旨意而是从。他们夫妇已经将他看作是一家人了。

刘皇后指了指外面，郭纬领会了皇后的意思，说：“太后命来俊臣鞭杀了雍王府的两位王爷，皇上正为此事难过呢！”

刘皇后沉默一会儿说：“太后这是要将李唐宗室赶尽杀绝呀。”

郭纬来到殿外，看了看周围，禁卫们都在不远处值守，正值巳时二刻，宫娥和太监们按照自己的吩咐，到后花园整修落叶去了。他回转身，掩了殿门，这才回来说话。

郭纬用只有刘皇后一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太后年高多疑，不光是宗室，即便身边近臣，一旦被疑，亦格杀勿论。皇后可记得，苏相上回来府中传达太后旨意时提到的张光辅吧？”

“就是那个夏官侍郎，他不是因为剿灭李贞父子有功，被任为内史了

么？”

郭纬说：“谁说不是呢？可他已经被周兴杀了。”

刘皇后眉毛颤了颤问：“这却是为何？”

郭纬接着说道：“说来他也冤枉，他当初剿灭越王时，带了两名司马，一为洛州司马房嗣业，一为洛阳令张嗣明，这二人被告曾为徐敬业余党张敬真逃往突厥给予资助。事情败露后，房、张二人反诬张光辅同谋，结果，三人同时伏诛。”

“他多行不义，罪有应得。”刘皇后不屑一顾道。

“还有那个地官尚书、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因为患病期间怠慢了前去探视的武承嗣，后以神都盗贼肆虐、民喜群殴为由，也被弹劾了。韦方质又将责任推到苏良嗣身上。太后闻之大怒，流他到儋州，籍没全家。”

“唉！最可怜的还要算苏良嗣大人，”郭纬顿了顿说，“虽然被太后宽恕，回到府邸不久就溘然长逝了。”

刘皇后说：“这件事情本宫知道。苏相出殡时，满朝文武为之吊祭，皇上还书写了挽幛。”

郭纬没有回应，平心而论，苏相的这个结局在宰相中属于圆满的。然而，他却不敢确定，这些身后的殊荣会不会有一天也被剥夺了。

郭纬接着又提到另外一位宰相魏玄同，因为在高宗年间得罪了时任洛阳令的周兴，现在周兴做了秋官侍郎，便诬告他私下里议论太后年高，不如还政于皇上。太后闻之大怒，赐死于家。据说，他临死前，有人劝他告密，以求能见到太后，为自己辩解。魏玄同说，事已至此，人杀我与鬼杀我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岂能做告密人邪！

话说到这里，刘皇后陷入不能自已的惊悚和恐惧：“这究竟为何啊？焉知本宫还有没有明日。本宫死又何妨，只是皇儿们年纪尚小，岂能就这样离开人世。”

郭纬就后悔了，心想不该将这些告诉皇后的：“都是老奴该死，请皇后恕罪。”

刘皇后喘一口气，擦掉眼角的泪水说：“公公何须自责，朝事如此，是非颠倒，黑白莫辨，你何罪之有啊！在本宫看来，总该想个万全之策啊！”

话说到这儿，身后传来李旦的惊呼：“皇后救命！皇后救命！”

刘皇后与郭纬赶紧来到内室，轻轻喊一声：“陛下！臣妾在这里。”

李旦一把抓住刘皇后的手说：“刚才朕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被许多强人追

杀。朕跑到一条河边，水面很宽，没有渡船，眼看强人追来，朕情急之间，跌入河中……”李旦喘了口气，痴痴地看着皇后说，“朕是不是……”

一句话没有说出口，被皇后用手捂住，心疼地说道：“陛下千万不能如此想。”她摸摸李旦的额头，汗水津津，冰凉冰凉的，转脸对郭纬道，“命宫娥为陛下奉茶压惊。”

喝过一口热茶，李旦清醒了许多，想想四年多形同软禁的生活，夫妻相拥而泣，无以言表，郭纬在一旁也陪着流泪。

当天的晚膳，李旦吃得很少，只喝了几口汤。刚进口时有些烫，他便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抓起汤碗就向御膳房的侍者甩去，侍者的脸上顿时血流如注。

晚上亥时三刻时，李旦忽然坐起身，摇了摇身边的皇后：“醒醒！朕有话对你说。”

其实，刘皇后根本就没有睡着，白日里郭纬讲的一件件惨绝人寰的事情，让她心神不安。现在，听见李旦呼唤，她急忙起身问：“陛下有何话说？”

李旦说：“朕反复思忖，目下宗室山崩，亲缘离析，能自救者，唯你我耳！”

“哦！陛下到底想说什么？”

李旦说：“朕这个皇上形同虚设。然在母后眼中，恰如骨鲠在喉。倒不如干脆就把这大唐社稷让与母亲，让他堂而皇之地称帝，朕只图几个皇儿平安无事。”

刘皇后摇摇头说：“万万不可。如此，则宗室子弟泉下不会宽恕陛下。”

“皇后此言差矣。”李旦缓缓拢过刘皇后，让她靠在自己肩头，“自垂拱四年，母后称圣母神皇以来，事实上已一天天朝这一步走。远的不说，就说永昌元年春正月，母后大飨万象神宫，服衮冕，搢大圭，为初献，以朕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她将武士彠列在先帝之后，共享帝祀，这意味着什么呢？接着又于则天楼御群臣，大赦天下，这又在彰显什么？她就是要让群臣知道，唐宗室没有任何人再能与她抗衡。”

李旦呼一口气，接着说：“去年二月，她对朕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追谥武士彠为周孝太皇。这又是何征兆，皇后难道看不出来吗？”

刘皇后向李旦胸口靠了靠，紧紧抱住他的肩膀说：“她是在试探朝野。如此说来，她称帝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她之所以对宗室必欲除之而后快，也是要为这一天奠基，”李旦的脸贴

着皇后的鬓角说，“朕就是不说话，到时还是要被逐出别殿的。”

刘皇后暗暗呼唤：“上天！你是真要让李唐社稷绝续灭种么？”

“朕意已决，不日就上书太后，拥戴她称帝。”

刘皇后不说话，也许皇上说得有道理。夜色沉沉，残月西坠，刘皇后觉得深夜就是一个巨大的囹圄，他们被困其间，不见天日。

过了很久，刘皇后疑惑道：“就算陛下有意让国，母后也未必就信。”

李旦讷讷自语道：“朕在弘文馆时，曾经读过汉王充《论衡·感虚篇》，那里面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朕一心一意拥戴她，她会感知到的。”

“陛下！”刘皇后无法再保持平静，窝在李旦怀抱里泣不成声了……

第二天巳时一刻时，郭纬慌慌张张地进了殿，站在帷帐外禀奏李旦，说千金公主来了。

千金公主，不就是那个寡居多年的祖姑母么？算算年龄，也该七旬了吧！她曾将一卖脂粉儿的冯小宝养为男宠的传闻，曾为李旦所不齿。加上她本是由高祖皇帝身边的宫女所生，只因生得聪明俊俏，为高祖喜爱，才封赐千金公主。若不是她突然来访，李旦几乎都要忘记这个人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她终归是长辈，不见有失礼仪。于是，李旦对郭纬说：“请公主在前厅稍候，朕即刻就来。”

李旦携着刘皇后来到前厅，站在门外看去，千金公主银发高髻，虽年届七秩，却是雍容华贵。李旦与刘皇后上前道：“不知祖姑母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谅。”

千金公主忙起身回话，开口却是：“皇弟一向可好？臣妾奉母后之命前来探视皇弟。”

李旦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公主神志昏迷，不辨长幼，竟然将孙辈当了同辈人称呼。

刘皇后更是被眼前突然降临的女人惊呆了，忙要郭纬去传太医进宫，为祖姑母诊脉，这一举动却被千金公主一把拦住：“本宫知道会被你等误会，且坐下，待本宫说给你们听。”

千金公主丝毫没有赧颜和尴尬，她很坦然地向李旦夫妇说，太后已经将她收为义女，改姓武氏，赐名武菁，更号“延安大长公主”。她现今是出入宫禁方便，宝马香车相伴，宫娥太监成群。

“如此说来，皇上与臣妾不是该以姐弟相称了么？”“延安大长公主”说得眉飞色舞，“母后经天纬地，垂拱社稷，万民拥戴，圣母神皇当之无愧。”

李旦不敢以皇姐称呼眼前的“延安大长公主”，而且他也叫不出口。她的浅薄和俗媚，让他想起宗室的另外一个女人。她就是被太后诛杀的纪王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李楚媛。论起来，她才真的是他的宗室堂妹。她自幼以孝顺而名，后来嫁给司议郎裴仲将。婆母有病，她亲为之尝药膳，平日与妯娌们相敬如宾。时宗室子弟多以骄奢相尚，唯她守持节俭。有人劝她说，“人生富贵在得志，独勤苦，欲何求。”她答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倘来之物，何足骄人。”众人闻之，皆以为愧。闻纪王被太后诛杀，她号啕恸哭，呕血数升，守丧期满，发誓二十年内不用润发的油脂。

唉！宗室子弟，若楚媛者庶几几人，若千金公主又庶几几人？李旦在心中喟叹，顿然觉得，眼前的祖姑母猥琐而又丑陋。他便不再以祖姑母的身份称她，便道：“不知公主今日驾到，有何见教？”

千金公主说：“臣妾奉太后口谕，一则来告知皇上，太平公主自驸马都尉薛绍获罪之后，孀居经年，太后欲使其适伯父之孙，右卫中郎将武攸暨，请皇上届时前往贺忱。”

李旦心里就打鼓，论起来，这武攸暨与自己也算得上远房表亲，他入朝以后，也曾奉太后口谕来过几次，知他在并州已有妻室，自己的妹妹嫁过去，到底算什么身份？

千金公主一下子就猜到了李旦的心思，撩了撩衣袖，遮住颜面，喝了一口热茶，话也就随着笑声出口了：“皇上是担心武攸暨有了妻室么？嘿嘿！天下还有母后办不到的事么？”

刘皇后在一旁插话说：“皇上的意思，是怕委屈了公主。”

千金公主斜睨一眼皇后说：“这就不劳皇后费心了。太平公主是什么人？她是母后的爱女，想想，母后能让妹妹受委屈么？”

刘皇后就在心里埋怨自己多嘴，是的！是她将女儿嫁给娘家人，关自己什么事呢？于是，刘皇后转面莞尔一笑说：“公主所言甚是。”

“请公主转奏太后，朕到时一定重礼相贺。”李旦本想借口作画，下逐客令。思忖之后，又觉得她现今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得罪不得，便只得暂时按捺住心头不快，示意宫娥给千金公主续茶，他猜想千金公主今日来此，绝不是仅仅谈论太平公主的婚事，一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使命。

果然，千金公主接下来要说话的样子，就显得神秘多了。她将老迈的身子向前挪了挪，调子也低了许多：“皇上说说，世上竟有这般奇事？”

见李旦夫妇没有打断她话的意思，千金公主继续说道：“东魏国寺有位叫法明的师父可知道？”

李旦摇了摇头。

“这个法明大师最近撰写了《大云经》四卷，上表太后，言说太后乃弥勒佛降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臣妾就是听听皇上对此事如何看？”

嗯！这才是太后指使千金公主前来的目的，就是要来探他的口气的。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但如此不遮不掩、明火执仗的，还是让刘皇后感到吃惊。她正要说话，却被李旦用眼色拦住，他换上了一副十分热心和谦恭的色容说：“朕与皇后昨夜还在说，准备上表拥戴太后称帝，至于朕的去留，一切遵太后旨意而行。”

“哦！”千金公主惊讶地回应了李旦。来此之前，她虽然想到李旦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却也不曾想到他会如此痛快。她不禁为自己的成功而击节称快，“哎呀呀，难得皇弟如此通达明白，要臣妾说，此亦是天意啊！”

“既是公主来了，朕即刻草就表章，请公主代为呈送母后。”李旦言罢，起身来到案边，执管在手，不假思索，就写下了一道“劝进”表章，其意之诚，其情之切，都在字里行间了。

目送千金公主的轿舆消失在楼宇叠翠的宫苑之间，刘皇后一转身，就觉得五内翻腾，有腹中之物向喉头涌来，先是吐了早膳的食物，继之呕了几口血，顿觉天旋地转。李旦被吓坏了，一面大呼“来人”，一面抱起皇后，焦急地唤她的名字。

在后殿的窦德妃欲送李隆基去弘文馆陪太子读书，见宫娥来报，说皇后在前殿昏厥过去，丢下儿子就跑过来了。当初册封皇后的时候，虽然两人因为争宠而明争暗斗过，然而，后来她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实在经不起艰难时世的磨洗。如今，留在她们之间的，只有惺惺相惜。她用洁白的丝绢擦去刘皇后嘴角的血迹，纤纤细手缓缓地在她手腕的脉络处摩挲，不一会儿，刘皇后的呼吸声终于游丝一样地传递到李旦的耳边。

刘皇后睁开疲倦的眼睛，凄然泪下说：“世间竟有如此无耻巧媚之徒，竟然以姑母身份做了别人的女儿，真乃宗室之大辱。”

李旦伏下身子，贴着刘皇后的耳朵说：“此等令人不齿的小人，你和她计较什么？”

这时候，郭纬带着宫娥进来，将一碗安神补气汤呈上，皇后饮了大约半个时辰，脸上才渐渐有了血色。郭纬对李旦说：“这汤药的方子是一位在神都漂泊的女僧人给的，里面的君药乃千年灵芝，有起死回生之效。”

闻言，李旦忽然想到，那一年李贤从巴州写给自己的信中，也说到有女僧赠予他《华严经》的故事，莫非就是同一个人，她究竟与宗室是什么关系？这他还来不及细想，便让窦德妃扶皇后躺在榻上，然后，屏退宫娥、太监，只留郭纬在身边，他要将自己逊位的消息告诉大家："朕已向太后上表逊位，拥戴太后称帝。此朕救皇子、公主唯一之良策也。自今日起，皇后与德妃皆应训诫皇儿，一切皆应循礼，改姓武氏，不可造次，更不可滋事生非，明白么？"

两个女人含泪点了点头。

郭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皇上……老奴……"

李旦喉结悠悠颤动道："这些年难为你了。"

天授元年九月七日，洛阳宫则天楼前，从卯时起就文武云集，禁卫森严，太乐署、鼓吹署的乐工歌伎们从凌晨子时三刻就来到楼下的场上，演练盛大的乐舞。

文武大臣按照司礼寺的安排，分别在直对则天楼的区域内排列，紧挨着朝野官吏的是来自东瀛和西域的各国使节；由此下去，才是各州刺史和洛阳京兆各县的县令。阵列前面有一大片空地，是乐舞演唱的专属区；这些区域的四周用锦带围起来，每隔一丈远，就有一名禁卫值岗，将百姓挡在外面。

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日子，武曌将在这里举行盛大庆典，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

则天楼是洛阳宫城的正门，本是前朝的建筑，它因太过奢华曾经被太宗皇帝视为隋炀帝贪腐的象征而拆毁，后来却成为高宗皇帝重新修葺后赐给武曌的礼物。新修后的紫薇观，较之隋朝是更加崔嵬雄健。

为这个日子筹谋多年、耗费了大量心血的文昌左相武承嗣在卯时二刻便早早地来到楼前，抬眼望去，一轮残月悬挂在空中，平日里繁密的星云如今在则天楼和周围炫彩耀辉的灯光下，显得黯然失色，回望门楼，紫薇观周围布满了岗哨。军士们一个个持戈肃立，阵容整齐。

左金吾将军丘神□一眼就发现了武承嗣，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跟前道："左相大人到得好早啊。"

武承嗣急忙应答："将军辛劳，本官没有猜错的话，你又是彻夜不眠吧！"

丘神□点了点头道："为防奸人图谋不轨，末将在各个坊间都部署了岗哨。至于则天楼周围，更是水泄不通。不过，为神皇尽忠，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武承嗣赞道：“将军两次受命，剪除奸党，平息谋反，功莫大焉。”

“呵呵！彼此，彼此。”丘神□心想，大主意还不是出自你武大人之口么？

在这个日子，薛怀义破例没有着袈裟，反而穿了右卫大将军的甲胄，只是从头盔后面露出剃得青白的发际，显得不伦不类。去年，他出任新平军大总管，北出幽州，讨伐突厥。结果走到紫河，也没有机会与突厥军接战。站在阴山脚下的单于台上，遥想当年汉武帝勒兵十八万，长驱漠北的旧事，他忽然有了一种英雄豪气，俨然在单于台下勒碑纪行。回到神都后，就被封为鄂国公了。

武承嗣虽为左相，见了薛怀义也是毕恭毕敬，先行礼节，寒暄再三。

薛怀义早已脱去了当年的流气，举止间傲岸多了，出口的话也充满了感慨：“今非昔比，如今，满朝都是你我等太后的心腹了。”

武承嗣略一思忖，还真是，看看！那边一辆车子停下来了，从车子上走下来的不是新婚宴尔的太平公主和右卫中郎将武攸暨么？太平公主总是这样，人还没有到跟前，声音倒先到了：“哎呀呀！几位在说什么呢？如此兴致勃勃。”

“看劳燕相伴，臣等艳羡呢。”武承嗣打趣道。

武攸暨忙道：“谢兄长赴公主与为弟的婚典。”

的确，那种宏大热烈的场面，武攸暨在前妻那里是没有经验的。然而，在太平公主看来，要紧的是，太后借此为称帝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人世间所有的感受，说到底就是一种心理的趋向，当左卫将军武三思捧着《百鸟朝凤》的画来到武曌面前时，她的光泽让一切顿然改变了颜色。武攸暨在上阳宫见到的情景，经过画师的丹青妙笔，顿时成为朝臣们共同的所见，大臣们争先恐后地描述八月朝会上，有凤凰自明堂飞入上阳宫的情景，还一个比一个讲得更详细。于是，武承嗣借着酒力，极言此乃上天让太后临朝称帝之征兆，于是，朝臣们哗啦啦地跪倒一片，山呼“神皇万岁”。

这时候，一位来自汲县，叫作傅游艺的侍御史出列了，说是为婚典献礼，实则呈上的是民间劝进表，声称关中九百余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接着，武曌故乡并州的县令也都呈上劝进表。傅游艺一出面，州县官吏唯恐自己落伍，干脆数字越报越大，到宴会结束时，竟然达到了六万人。

在太平公主婚典进入尾声时，司礼寺卿请武曌说话，六十七岁的武曌目光灿灿，带了母性的温纯，环顾满座宾客，高举酒杯说：“各位爱卿、异国使君，请饮下此杯，朕有话说。”

傅游艺率先高呼：“神皇万岁。”

满场的人们也都跟着喊，巨大的声涛甚至淹没了太乐署的演奏。

武曌挥了挥手，等大家静下来时才高声说道：“今日乃公主与武攸暨大婚之日，未料诸位爱卿以劝进为礼，达民心于上庭，感天意于革命，然朕慎思慎为，当继唐室基业，于今之后，称帝之议，无须再提。”

正当群臣愕然之际，却见李旦从座中站了起来，来到武曌面前，一脸的虔诚和恭谨地说道：“儿臣前已有表章上呈，恳请神皇临朝称帝，今日，借御妹婚典之际，群臣拥戴之刻，再请母后择日称帝，勿失天意所示，勿冷臣民之心，勿负儿臣至诚。”

这一番话是如此清晰而又果断，大臣们即刻把目光聚焦在皇帝身上。

“唉！你这不是在逼迫朕做违心之事么？既是皇上有意，容朕斟酌之后，再行决策。”武曌无奈地摇了摇头，再一次举起酒杯，太乐署的乐声进入了一轮新的高潮……

自婚典之后，李旦不再以皇上自视，终日关闭殿门，与几位皇儿和皇后厮守，等待着命运最终时刻的到来。

九月三日的朝会上，武曌终于决定，顺应臣民和皇帝之请，改唐为周，改元。

太平公主今天风姿绰约。婚后二十多天来，她一直在猜测，称帝以后的武曌将把当今皇上置于何处，会不会像庐陵王那样外放出京，于某个角落聊度余生。那么，谁又会是未来的太子呢？会是武承嗣么？昨夜，她反复推想，否定了这种可能。再怎么说，他总是侄子，哪里有亲生的近呢？

她曾经很婉转地去寻找上官婉儿，想捕捉武曌内心的秘密，然而，直到今天登基大典前，她也得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似乎武曌就想着今天，而忘记了明天。

太平公主摇了摇头，不再让飘忽不定的漫想烦心，一切的结果，就在今天。

辰时一刻，一对宫廷侍卫护卫着李旦和刘皇后下了车辇，武承嗣与丘神□、薛怀义远远望见，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都躲开了。武承嗣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尴尬的场面，该称呼李旦什么。倒是太平公主以“皇兄”之称，打了招呼。但她也明白，这个日子，任何语言，不管是喜庆的，还是庄严的，都只会让李旦伤心。在李旦礼节性的回应之后，她迅速地离开了。

不只是武承嗣等，李旦很快就发现，几乎所有的朝臣看见他都远远地避

着走。他自己倒不觉得难堪，事已至此，荣又如何，辱又如何？比这更要紧的是皇子们的生命。他理解他们的难处，也不计较他们的无礼。这些日子，他的泪水已经流干，留下的只是木然。

巳时一刻，武曌的车辇停在了在则天楼前，与她一起下来的，还有知制诰上官婉儿。

武承嗣、岑长倩、李旦、太平公主、武攸宁（武攸暨之兄）、邢文伟、太平公主等跪拜恭迎，然后，一起陪同武曌登上则天楼。

一步一步攀登砖砌的台阶，脚下发出钟磬般的声音，武曌低头看一眼那青色的硕大的砖，一如重修后的崭新，而岁月却经历了多么起伏跌宕的变化。她至今仍然记得，弘道元年十二月那个上天垂泪的日子，与他耳鬓厮磨半生的高宗拖着病体从奉天宫回到洛阳，欲登则天楼宣敕，托付后事，终因体力不支而作罢。从那时候到眼前，又是七年过去，年华的风雨让多少人化为尘埃，又有多少人平步青云。裴炎走了，刘仁轨走了，刘祎之走了，苏良嗣走了。长眠在梁山深处的李治，会不会想到大唐宗室会有今天呢？倘是有一天，他们泉下相逢，他又该如何评价她现在的作为呢？

骤然，一个数字闪耀在她的脑际，皇上驾崩时是十二月初七，而她登上则天楼是九月初七。难道苍冥间果真有宿命存在么？也许，她曾经深爱的男人就以这样的意象昭示了对她的期待。

“治！你在天有灵，就护佑武媚吧！”她的心曲轻轻地滑过情感的琴弦。

站在紫薇观前，俯视楼下，旌旗竞奋，人海茫茫，臣民们的眼睛一齐朝着楼上仰望，让武曌油然想起那幅《百鸟朝凤》的巨制，而太乐署为了这个不平凡的日子谱写的乐曲，就是以《百鸟朝凤》命名的。

武承嗣宣布登基大典开始。依照程序，九月初四，专事祭祀了宗庙。故今日典礼的第一项，就是李旦尊武曌为圣神皇帝的诏书。

武曌没有选择岑长倩，而是由知制诰上官婉儿担任诏书宣读。

上官婉儿今天着一袭绯红色儿朝服，乌纱也是与男官一般无二，她缓缓出列，展开李旦的最后一道诏书——

制曰：多难兴王，殷忧启圣。朕之不敏，受寄于缀衣之夕，荷顾于仍几之前，然病体不济，难承大业，乃顺天依民，尊圣母神皇为圣神皇帝，以达社稷之幸，兆庶之福……

台下方才涌动的潮声顿时宁静下来，他们很想知道武曌的诏书如何说。上官婉儿顿了顿，展开了武曌的第一道诏书——

制曰：天无二主，帝业唯恒。朕自辅先帝理政以来，宵分辍寝，日旰忘

食，勉思政术，殷殷不敢倦怠。奈何上苍降任，以赤雀朝凤告之；皇帝上表，以帝业道统托之；黎庶诣阙，以万方兴亡期之。朕可各方之请，号为圣神皇帝，改国号曰周。君临紫极，抚育苍生；启无疆之福，遐迩乂安。槐省棘署，众僚庶尹，宜竭乃诚，各扬其职。钦此。

接着，武曌的第二道下来了——

制曰：社稷之固，在于续嗣；宗庙之祀，在于脉延。朕既即位，周不可一日无嗣。今以旦为国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钦此。

李旦以礼制受太子册封，当他从武钦手中接过盖了圣神皇帝玉玺的诏书时，眉宇间分外平静。不是因为他虽然失去了皇上的名分，却依旧居于储君的地位，他暗地庆幸他和妻儿又活了一次。

至此，一场权力的转换已经完成。在“圣神皇帝万岁”的山呼声中，人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欢庆阶段，盛大的《百鸟朝凤》乐舞，在则天楼下掀起新的歌海情潮……

狂欢，总是让人们忽略了许多的细节。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楼下广场红紫翻飞的翩跹中，太平公主悄悄地离开了喧闹的人群……

第十九章

立嗣再起谲诡浪

狄公不改诤谏风

岑长倩出了武成殿，心绪就像这灰蒙蒙的天一样，纷乱而又茫然。

这是天授二年的七月，正是神都的酷暑，他浑身都是汗，走路也不那么利索了。

五月，他奉了皇上的诏命，担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西击吐蕃。大军行至中途，忽然又接到一道来自神都的敕命，要他立即回京。究竟是什么原因，皇上却没有说。他只好将军务交代给副总管，自己一人回到京城。

这一回来就是数月，皇上至今没有解释这件事情，仿佛从来就没有过出兵的诏命。

其间，皇上提出要着手改州为郡，让宰相们集议，宰相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唯皇帝之命是从，没有谁愿意认真思考这件涉及改制的大事，几乎都是看着武承嗣的眼色说话。只有他岑长倩一人站出来说话，以为“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为不祥”。这话不出两日，就被人弹劾到武曌那里。好在皇

上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不仅因为他自高宗朝起，就一直在夏官署任事，屡次出击突厥、吐蕃，更因为在武曌临朝称制后，在平叛等许多大事上他都能是非分明，敢言直谏。

因此，私下召见时，皇上说“爱卿之所言出于公心而无私欲”，遂罢了此议。

然而，大军还在青海盘桓。作为主帅，进与退，他得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于是，今日朝会后，他到武成殿参拜武曌。

他没有想到，武曌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轻松：“陈兵青海，对吐蕃形成威慑，使其不敢生觊觎大周疆土之野心，岂非良策？”接着她话锋一转，“近来有人进言，求改立武承嗣为太子，不知爱卿如何观之？”

岑长倩迅速整理自己的思绪，思考着怎样回答。关于这件事情，他早有所闻。五月的一天，在家里用膳时，儿子灵原告诉他，近来有一位叫张嘉福的凤阁舍人，唆使一位叫王庆之的人上表皇上，要求改立国嗣。

他当时觉得这些人乃是异想天开，白日说梦。现太子不仅曾经是皇上，更是圣神皇帝亲生，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呢？

现在，武曌将这个事关社稷存续的问题提到了自己面前，他真不知该如何作答。

“爱卿是为难么？”武曌问道。

就在这一刻，岑长倩耳边响起了在豫州分手时狄仁杰的话——“诤臣者，唯设计存亡，何计生死耳”。他的脸顿时有些发热，手执笏板，面向武曌站定了：“启奏陛下，今皇嗣在东宫，并无大错，故不宜有此议。请陛下严责上书者，告示令散。”

这一回轮到武曌沉默了，而且脸色迅速就转了阴沉。

大殿里静极了，甚至可以听见呼吸声。岑长倩认定自己闯了祸，便做了最坏的打算，静静等待皇帝的裁决。

武曌终于说话了，口气却并不似岑长倩担心的那样：“你且退下，此事容朕思虑之后再议。”

在司马门阙前，岑长倩回望武成殿高峨的楼宇，回想起一年来的朝事纷纭，陷入无以名状的迷茫，走路的脚步也慢多了。

天授元年登基后没多久的九月十三，皇上打破了贞观以来“帝七王五”的规制，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妣姒曰文定皇后，追尊她的祖先武居常为睿祖康皇帝、她的父亲武士彠为太祖孝明高皇帝。至此，武氏宗族的祭祀庙数与李唐宗室居于同等地位。相比于垂拱四年那次欲将武氏与

李氏宗庙比肩的尝试，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于拿“礼制”来反对了。

岑长倩记得，当年他在兵部任职时，就听说过武元庆、武元爽兄弟当面冷落荣国夫人，又轻视时为皇后的武曌，因而，最终都死在了她的刀下。可现在，皇上在对逝者大肆追尊的同时，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又封伯父的几个孙子武攸暨等均为郡王，诸姑姊皆为公主。

这些，随着皇上的临政，都不难理解。岑长倩感到困惑的是，皇帝在任命新的宰相班底时，完全被情感所累，竟然只以是否推动革命为则，而丢弃了总章以来由她参与的“身、言、书、判”条件。司宾卿史务滋因为在任期间，对薛怀义主持的白马寺殷殷关顾，而被任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因为多次劝武曌称帝而被任为内史；曾在太平公主婚宴上呈送关中九百人劝进书的侍御史傅游艺，被任命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与夏官尚书、右相岑长倩，因为押送庐陵王李显而有功的左玉钤大将军张虔勗，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为亡父守孝三年刚刚归来的侍御史来子珣，一同被赐姓武氏。

回想与这些庸碌之辈共事的枝枝节节，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难道周朝真是到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地步了么？那个靠摇唇鼓舌起家的傅游艺，一年之间，由九品升至三品，光是朝服就换了青、绿、朱、紫四色，真可谓是四时仕宦。

岑长倩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断定这些人不会长远。他们比之汉武帝时谏言“推恩制”的主父偃才差天壤，主父偃都昙花一现，他们又如何能久居显位呢？

果然，一个月后，宗秦客因为一桩贿赂案受到连坐，被贬为遵化县尉。

再过两个月，史务滋被来俊臣弹劾，罪名是在与来俊臣审理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二人谋反案时，以为凭据不足，不可定罪而被诬为同谋，因惧怕酷刑而在家中自尽。

至于那个傅游艺，在任逾月，即被罢为司礼少卿。

武承嗣在这一年中，作为皇上身边的亲王，分外殷勤，私下里谏言说：“陛下称帝，皆《大云经》昭之，请封赐东魏国寺。”

于是，皇帝敕命洛阳、长安两都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由经文撰写者高座讲解，参与经文疏证、诠释的九位僧人，皆赐爵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

过了些日子，武承嗣又谏言：“陛下得以称帝，释氏功莫大焉。”武曌于是又下诏，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岑长倩一路走着，反复思索，在酷刑肆虐的几年间，只有两人洁身自

好，那就是司刑丞徐有功、李日知。

但徐、李身在墨中，岂能独善。他们要以事实为据判案，就必然会遭到来俊臣等人的嫉恨。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被诬谋反，徐有功据理而争其最无据。来俊臣旧法炮制，向皇上弹劾徐有功同谋，当斩。好在武曌对徐有功为人知之较详，只做了免官处置。

这件事情是后来武钦暗地里告诉岑长倩的，他于是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铜匦告密”之策大概难以为继了。

这时，从雾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岑长倩的思绪，那不是武承嗣么？他一定是为改立国嗣又去游说皇上了。他不愿意与之照面，便急忙上了车子，吩咐驭手速速驱马离开了。

岑长倩的感觉没有错。徐有功虽然只是个司刑丞，但他的遭际却引起了武曌的反思。不久后，当司刑丞李日知亦因据实办案被诬参与谋反时，她的心境就更复杂了。

这些年，因为“告密”而死了多少人，她没有让有司计算过。然而，仅是索元礼一人手下就死了数千人，以此类推，武曌惊出一身冷汗，她不得不重新评判当初由一个小小的鱼保家提出的谏言而掀起的酷刑风，到底给她和社稷带来了什么？

然而，今非昔比，当她以圣神皇帝的身份坐在朝堂上听臣下廷议此事时，她除了暗里自检外，更多的还是要顾及自己的尊严。因此，当不断有人进言减轻刑罚时，她虽然没有治这些人的罪，却也处于听与不听之间。于是，案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判着，每天几乎都有大臣被杀的消息。

先是左金吾将军丘神□被告谋反，她将这案子交与周兴去办，丘神□以罪死。消息传开，臣僚们暗中议论说，丘神□杀害李贤太子，罪大恶极，至有今日，大快人心。

接着，曾任内史，后来被贬为司礼少卿的傅游艺，因为向一位至亲夸口自己梦登湛露殿而被告发。他知道，比起酷刑，自杀要干脆多了，也少了许多的痛苦，于是，在一个深夜选择了后者。等来俊臣发现时，尸体已经僵硬。

再下来，左玉钤将军张虔勗被告谋反，在狱中被杀。

至此，天授元年以来的宰辅班底等于全都成了反贼，这直接的后果，就是从此朝堂上再也没有人说话，朝会变得索然无味，只有皇帝发布敕命、诏书和朝臣们的附和声。

武曌是在贞观年间从谏如流、君明臣贤的氛围中长大成熟的，又是在永徽新政那种君臣和谐、勤政廉明的政风中登上皇后位置的。在她称帝之前，她需要一批人为她礼赞，制造各种来自上苍的神话；需要他们罗织

罪名，将一切政敌置于死地。然而，现在周朝江山已运于掌握之内，她多么需要听到整肃朝纲、振兴农桑等谏言，甚至一些不同的声音啊。

她对鸦雀无声、唯唯诺诺的朝堂渐渐生出了诸多厌倦。有时候，她坐在武成殿批阅奏章，在举笔不定时，会不自觉地喊出裴炎、刘仁轨或者苏良嗣等人的名字。

武曌忽然就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她需要有一个人听她倾诉，而如今能够与她轻松说话的，只有薛怀义，而且只能在他们依偎的特殊时光。

薛怀义现在光环加身，威临朝野，既是将军，又是国公，这种身份使他再没了早年被苏良嗣殴打的尴尬，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入宫禁。

但两人的情感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武曌毕竟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了，宫廷的药方再有奇效，也抵不住老去的脚步，这也是薛怀义暗中感到极不满足的。从建明堂时起，他的眼睛就盯着太平公主了。他不知道皇上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竟然很快地将她嫁与了自己的堂侄武攸暨。后来，皇上又几次诏命他为行军道总管，使得他在她身旁侍寝的机会少多了。

但薛怀义明白，没有皇上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无论是否心甘情愿，他能做的就只有小心翼翼地博取皇上的欢心了。

八月中秋的前一天，他应皇帝的口谕走进了上阳宫。

女人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贵为皇上，还是相夫教子的柴门主妇，在寂寞时都需要男人的抚慰。武曌很看重他们之间的会面，因此在宫娥的伺候下早早地洗漱、化妆了，等待他的到来。

夜间酉时三刻时分，薛怀义被太监从北门引进上阳宫。他先按照张尚宫的吩咐，细细地沐浴之后，才来到武曌的寝殿内室。张尚宫一言不发地为他撩开帷帐后，便很知趣地退出了殿外。在浓芳馥郁的气息中看武曌，虽然早年的风韵还依稀可见，却毕竟没有初见时的绰约了，只从那一双眼睛中读得出久盼的焦渴。

可这一次，眼前这个衰老的女人却无论如何也激活不了他生命的张力。他有些害怕："陛下！怀义……"

武曌心里就起了疑窦，他往日的雄劲都到哪里去了："这却是为何？朕的性格你知道的。"

薛怀义赤裸的身子就颤抖了一下，忙说："陛下息怒！怀义因出征回来不久，有些疲劳。"

"果真如此么？"

“臣不敢欺瞒圣听。”

“好！朕就相信你一回。”武曌说着，朝外面喊来人，要张尚宫去拿《千金秘精方》和《长相思》。药物调制好后，武曌要左右退下，她自己亲自看着薛怀义用药。药物终于唤起了男人的躁动，也让武曌醉入皇榻。

自然，男女间的事情从来都是相互的。武曌知道，只有当薛怀义从自己身上获得快感的时候，她对他的占有才是稳定的，否则，即便是杀了他，于自己的情欲却是无补，而只能让后来者恐惧。

子时过了，从宫墙上传来的打更声悠悠地传到宫殿之际，两人都从对方身上获得了满足，便开始说话。

于是，活生生的人隐去，二人恢复了尊卑之序和君臣关系。

武曌将近来朝堂上的萎靡不振说给薛怀义听：“一个朝廷，没有人敢于说话，还是朝廷吗？”

薛怀义想了想道：“微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说无妨。”

“群臣之嗫嚅其口，乃在告密和酷刑，尤惧周兴之无据定罪，当今之际，当于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三人中选一人治罪，方能消除朝野恐惧。”

武曌点点头道：“此事朕不是没有想过，只是铜匦之设，乃朕意为之，他们不过遵旨行事罢了。”

薛怀义侧过身来对着武曌说：“铜匦之设，本意在敞开言路，博采民意，不料为个中奸佞所用，亦不足为奇，夫去一恶而百善至，杀一人而朝野安。群臣闻之，必感服陛下圣明。请陛下三思。”

薛怀义一番话武曌是真的听进去了。死人无数的现实总得有人抵罪，他们三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依爱卿看，谁的积怨最大呢？”

“依怀义观之，周兴乃臣僚最恨者，他发明酷刑名目繁多，又凭借推论定罪，而不重实据，冤案定然不少，若是拿他开刀，当能以慰人望。”

“嗯！还有那个索元礼，杀人数千，也一并杀之，平伏人心。”武曌加上一人又问，“谁来拘拿二人最合适？”

薛怀义几乎不假思索：“古人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能治周兴者，唯来俊臣耳！”

“好！爱卿其言甚善。”武曌在薛怀义的脸上摸了一把，“此事就交由爱卿来办，朕才放心。”

第二天，薛怀义将来俊臣传到白马寺，宣达了皇帝的旨意，说此案若是办得干净利索，圣神皇帝必有赏赐。

来俊臣忙拱手道：“请大师放心，下官不敢懈怠。下官正要禀奏皇上，近来有人密告周兴曾与死犯丘神□同谋，反叛朝廷，下官正要拘拿。”

辞别薛怀义，反观云雾中的白马寺，来俊臣的心也开始云里雾里，踯躅烦乱了。且不说他与周兴一个是雍州万年人，一个是京兆长安人，有着乡里之缘，也不说当年香山之约，两人盟誓，结下同好之谊。单说办案，就十分棘手。周兴是什么人，他的奸诈和狡黠，岂是能轻易上钩的？

过了伊河，下船时，来俊臣觉着腹中有些饿了，恰见前面飘着一面旗子，上书“洛州烤饼”四字，倒勾起对故乡万年烙馍的食欲，他便进得店来，找一僻静处坐下。唤来店小二，要了红豆稀饭、小菜一碟、烤饼两个。不一刻，饭菜上齐。来俊臣拿起一个烤饼，果然外焦里嫩，酥脆深黄，咬一口余香满齿，遂问店家这饼的制作过程，店家也就一一道来。可来俊臣眼前浮现的却是周兴以大瓮炙人的刑罚，竟与这烤饼无异。

隔了几天，来俊臣以乡里之谊邀周兴过推事院饮酒，事先在侧室置一大瓮，四面架上木炭，烧得通红。

推事院乃是奏请武曌恩准，在丽景门设置的一个皇家监狱，专门供来俊臣等酷吏审理嫌犯使用。凡被关进这所监狱的人，都是活着进去，死尸出来，无一例外。

平时只管折磨别人，还不曾被人折磨的周兴并不知道，死神就在这里等着他。

酒过三巡，两人脸上都泛起了红晕，来俊臣说：“下官正有事要请教大人，若是囚犯不认罪，当用何法？”

周兴很得意地将杯中的酒饮尽，抹了一把胡须说：“要囚犯认罪，易如反掌耳，只需置一大瓮，以木炭围之，置囚于瓮内，形同烤饼，何愁不招？”

来俊臣哈哈笑道：“大人于刑罚果有研究。下官今日要审一囚犯，就在侧室，不妨看看去。”说着两人来到侧室，但见木炭烧得正旺，大瓮散发出灼人的热，却是没有见囚犯的影子。

周兴见状问道：“囚犯何在，本官倒要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来俊臣指着周兴的鼻子道：“大人不就是囚犯么？”

“大人说笑了吧，本官如何会是囚犯呢？”

来俊臣脸色就忽然冰冷起来：“有人密告大人与丘神□同谋，反叛朝廷，皇上已敕命本官审理，本官念在同乡之情，还请如实招认，免得皮肉受苦。”

周兴大惊道：“本官自入朝以来，忠心耿耿，必是有人诬告，还请大人明察。”

来俊臣指了指烧得通红的大瓮说：“看来，大人是要体味自己的创制了，那就请君入瓮吧！”

周兴经手办过多少案子，又有多少人死于大火炙烤之下，没想到今天倒要“作茧自缚”了。他明白，只要进了这瓮，就将化为灰烬，倒不如先认了，也许还能有机会。于是他“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大人不必动刑，罪臣认罪就是。”

来俊臣见状便让录事拿来事先写好的狱辞，让周兴画了押。又命将周兴脱去朝服，换上囚衣，押在死牢，自己揣着狱辞去见皇上了。

不久，武曌的诏命下来了，判周兴流表岭南，索元礼斩刑。

看着周兴被押上囚车，渐渐地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来俊臣转身回了署中，从内心讲，他对这个结果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他知道皇上反复无常的性格，焉知明日之来俊臣，不会成为今日之周兴呢？

因此他的心情还是沉重了许多日子。他明白，踏上了这条路，他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他只有不断地办案，才能在皇上面前见证他的存在对大周是多么重要。

不管怎么说，臣僚们既惧怕，又恨之入骨的两位酷吏终于得到了惩治，大家暗地里都舒了一口气。

其实，武曌心里最清楚，宰相班底那些人，除了岑长倩，其他的都是因为拥戴自己称帝才得以擢拔的，无论是就资质还是才能，都难当大任。他们被密告谋反，虽不排除有冤假错案，但说到底还是举止龌龊，德薄才鲜。因此，在擢拔新的宰相班底人选时，她很自然地想起了洛州司马任上的狄仁杰。

天授二年九月，武曌诏命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并为同平章事。

接到朝廷的诏命，狄仁杰来到滔滔远去的洛水边，久久地徘徊。他看着远方嵩山山头的红叶，炽燃如火，感慨万千。从豫州刺史到复州刺史，再到洛州司马，宦海颠簸，人生沉浮。想起在汝南与张光辅那一场唇枪舌剑，犹在昨日，自己已是六十一岁的年齿了。此去京都，尚不知等待他的是什么，而曾经与自己推心置腹的岑长倩又怎么样了。

落日的余晖在西边天际抹下一缕丹霞时，洛阳城已经在眼前了。夕阳给城楼涂上凝重的绛紫色。城门口站着一位老者，正聚精会神朝远处看。狄仁杰定神望去，不仅“哦”了一声，接着喊道：“岑大人……”便迫不及待地下了马，先拱手行礼了。

“劳大人在此等候，怀英甚是不安。”

岑长倩双手按着狄仁杰的肩膀，端详了良久，叹一口气道：“瘦了！也黑了！”

“看大人精气矍铄，怀英不胜欣慰。”

岑长倩笑道：“闻知大人归来，老夫在府上备了薄酒，有许多话要说。”

“如此怀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只是这样一来，就劳弟妹倚门守望了。”

两匹马一前一后，慢悠悠地走过街道。正是暮色苍茫之时，也是洛阳夜市刚起之际，街道上人头攒动，穿过一条大街，又拐进一条小巷，前面有一府邸，门前挂着两盏宫灯。两位进到客厅，早有府上的丫鬟捧了铜盆、面巾在那里等候，洗漱之后，顿时清爽多了。这时候，岑夫人在丫鬟搀扶下来到前厅说：“老爷昨日闻听大人将回京履职，高兴得一夜未眠。”

狄仁杰忙贺道：“嫂夫人精神健旺，乃大人之福。”

岑夫人吩咐丫鬟摆上酒菜，举起酒杯说道：“老身不胜酒力，敬大人一杯，就不奉陪了，大人与老爷一醉方休。”说罢，施了一礼，便退席了。

狄仁杰要起身向岑长倩敬酒，被他一把拦住说：“老夫知大人廉洁自律，故而只在家中为你接风，请先饮了老夫的接风酒再说。”

狄仁杰执拗不过，只好从命。

豫州往事就如觞中的醇酿，流淌着记忆的馨香，狄仁杰十分感谢岑长倩在豫州讨逆时对自己的百般关照。岑长倩举起杯子说道：“老夫所襄助者，乃大人持正秉直、关爱黎民的政风，非私心耳。只是回朝以后，没能阻止张光辅的谗言，至今想来依旧惭愧之至。”

往事如烟，狄仁杰更关心眼下的神都情势，便焦急地问道：“京都近来都有何新消息？”

岑长倩摇了摇头道：“京都朝野，扑朔迷离。狄大人此番回京，凡事尚需谨慎为好。”

“大人能不能说得详细些？”

岑长倩道：“大人大概还没有听说，去年的众庶、朝臣、州县劝进的风潮刚刚消停下来，近来又有人闹出改立国嗣的喧嚣。”

狄仁杰的眼睛顿时睁大了，问道：“天授元年不是立了国嗣么，这话又从何说起？”

岑长倩示意狄仁杰喝酒，接着说道：“三月，凤阁舍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联络数百人，上表朝廷，要求立武承嗣为太子。皇上征询老夫意思，老夫以为不可。”

“难道朝廷就再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么？”

“后来，皇上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格大人也以为不可，并指斥武承嗣有觊觎帝位之心，提请皇上警惕。结果没过几天，格大人就被来俊臣拘拿，当晚就死于酷刑之下。”

格辅元此人狄仁杰并不陌生，仪凤年间，他被调回神都任大理寺丞时，格辅元任御史中丞，两人一起参与过案件审理，算是当今不多见的刚直之士。他的兄长格希元在故太子李贤那里，深得信任，曾经参与了《后汉书》的注释疏证。

岑长倩说到伤心处，浊泪双流，滴在面前的酒杯里：“老夫也差点伏诛，来俊臣为取得老夫谋反的证据，挟持了老夫的长子灵原，硬说他与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谋反，好在欧阳通受尽酷刑，终无异词。皇上念在老夫边塞有功，放回家中赋闲了。”

“此事毋庸猜度，定然是武承嗣指使。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狄仁杰重重地放下酒杯道，“怀英只要在朝一天，就不能让国贼图谋得逞。”

然而，岑长倩还是劝他慎言慎行，千万不可触怒凤颜：“皇上喜怒无常，大人当见机行事，不可过于执拗。”

岑长倩还告诉他，眼下朝臣中正直之士者，有夏官侍郎李昭德，其人见事敏，重于行，是他夏官任上很得力的副手，平时也谈得来，若是有事，可以与他一起商量。

“多谢大人，怀英明白。”看看时间不早，狄仁杰担心夫人和儿子牵挂，便起身告辞，岑长倩坚持送到府门外，狄仁杰坚持不让再送，他才住了步子。

狄仁杰走出一段路程，驻马回眸，感叹岁月真是一把刻刀，当年马上驰骋的将军，什么时候变成一位佝偻着脊梁的老者了呢？

狄仁杰回到府上，夫人与儿子光远已在家等候多时，夫人略有埋怨道：“知道老爷今日要回京，老身早早地命膳房做了上好的饭菜，都热了几次，不料夫君到现在才回来。”

狄仁杰歉意地笑了笑道：“刚进城，就被岑大人接到了府上。老夫又不好拒绝，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夫人无奈地笑了笑道：“夫君一辈子，都是四海为家，何时想过妻儿呢？”

狄仁杰知道，夫人这些年，跟随自己吃了不少的苦，前年调洛州司马时，夫人被留在神都，为他担惊受怕。可有什么法子呢？身为朝臣，为社稷尽忠，职责所在：“等老夫致仕告老，回到并州，整日陪伴夫人可矣。”

当晚，他问了问如今做了太子洗马的狄光远职上的事情，他说道：“太子现今心静如水，终日以作画为乐。”狄仁杰心里就很不好受，一国太子，不能过问朝政，人世间大概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

狄光远也提到有人上书要立武承嗣为太子的事情，狄仁杰用一句话岔了过去。宦海险恶，他不愿意儿子在这些事情上陷得太深：“你只管尽职尽责伺候好太子即可，余事不必多问，明白了么？”

“孩儿谨遵父命。”狄光远言罢，到后院打来热水，亲自为父亲沐了足，才回了自己的房间。

狄仁杰人虽然躺在床上，但心却由岑长倩的话牵出万千思绪来，进一步联想到自己这次回京，还能做些什么呢？皇上的诏书说，任他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格辅元伏诛后，地官署将实际上由他主事，许多事情都得从头收拾。子时二刻时，夫人醒来，见他仍在身边辗转反侧，便问：“想什么呢？还不睡？”

但越是想睡，就越是睡不着，到了卯时三刻，倒是无论如何躺不下去了，干脆起身，唤来丫鬟、府令，洗漱一毕，看书消磨时光，等候去向皇上复旨。

辰时三刻，狄仁杰已经出现在武成殿门口了。

武钦让他少待，说皇上正听王庆一的陈奏呢？

“哦！王庆一？”就是他联络二百多人上表要求皇上改立太子的啊！

“都来了数次了，看样子皇上都有些烦了。”武钦说完，转身就回了殿。

狄仁杰看一眼武成殿的门，心想这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怎么自己一回京，就碰上了这无赖。正想着，就见武钦送出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他穿一身青色袍服，应是九品的官阶，想来就是王庆一了。看他与武钦推推搡搡的样子，定是不愿意离开武成殿。

“足下请回吧，皇上已经明白了足下的忠心，定会认真思虑的。”

王庆一并不理会武钦的劝告，对着殿内喊道：“陛下！臣忠心赤胆，天日可鉴啊！”

“回去等待皇上的旨意吧！”武钦挥了挥手，把一张盖了皇帝印玺的纸递到王庆一手中，“陛下已经口谕，足下今后进宫，须得持这印纸，明白么？”

王庆一接过纸，揣进怀里说道：“武大人满腹经纶，治政有能，立为国嗣，众望所归，小臣还会向皇上上表的。”

狄仁杰在一旁看得火起，一步上前，扯起那人的衣袖说：“公公已明白告诉你，皇上会斟酌裁取的，你为何仍在此胡闹，堂堂大周宫苑，如此无规无矩，成何体统。”

王庆一翻了狄仁杰一眼，一副不以为然的神色：“你是哪路神仙，竟敢对本官如此说话？”

武钦忙介绍，他就是刚从洛州司马任上归来的新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狄仁杰大人。

“呵呵！你就是狄大人啊！”王庆一一笑，“素闻狄大人刚正不阿，是非分明，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

武钦见状，忙拉了拉王庆一的衣袖说：“狄大人是来向陛下奏事的，足下请回吧！”

但王庆一并不理会，继续说：“当今太子昏庸无能，又非武氏族室，下官奏请改立太子，天意民心。大人竟然指斥在下无礼，岂不是非不辨？”

狄仁杰眉毛一横，大声道：“本官今天就以是非不辨，打你个目无朝纲。”说着，他挥动手中的笏板，朝王庆一头顶砸来。

王庆一没想到狄仁杰会真的打他，他本能地抱住了头，仓皇地向司马道奔去，口里却骂道：“好你个狄仁杰，回头我就告诉武大人，治你个谋反罪。”

狄仁杰也不理会，收回笏板，不无讽刺地笑道：“如此无赖，究竟怎样做到九品的，皇上竟然还要见他。”

武钦说：“大人与他计较什么，皇上在殿内已经等候多时了。”

狄仁杰肩披九月的阳光，走进了武成殿。他挺拔的身躯、飘飘的美髯、铿锵的脚步，立即引起了武曌的注意。

放下手中的朱笔，武曌很欢悦地与狄仁杰打招呼：“狄爱卿回京了。”

狄仁杰忙用笏板掩住颜面，跪倒在地说：“臣狄仁杰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

万岁！”

“平身！赐坐。”武曌挥了挥手，立即有宫娥奉上座椅，“爱卿是何时回京的？”

“微臣昨日回京，今日就来向陛下复旨。”

武曌又问：“爱卿在洛州，那里民生如何，爱卿不妨奏来。”

“陛下的《兆人本业》与劝农桑诏书颁行后，州县兴业有循，黎首大受其益，称颂陛下恩泽浩瀚。”

武曌欣慰地点了点头：“爱卿为地官侍郎，当尽责履职，督促州县，务本兴农。”

狄仁杰连忙表示一定不辜负陛下圣望，当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为国效力，为民造福。

武曌接着就把话题转到豫州平叛的往事上来，也许是出于某种程度上的歉意，也许是要说明她自己本来的心思，她的目光中含了诸多的温和：“爱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被贬为复州刺史，又复贬为洛州司马，可知是何人在朕面前弹劾的么？”

狄仁杰挺了挺胸说：“怀英只知效忠朝廷，并不惧流言蜚语。荀子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臣相信，依陛下圣明，定会明辨是非，甄别错谬的。”

这个狄怀英，倒生得一副伶牙俐齿，什么话从他的嘴里出来，就总是春风扑面。武曌怎么能听不出话里的味道呢？但坐在她面前的狄仁杰，那稳健和持重，那种大度雍容，都使她喜欢听他说话。他越是这样，她就越是觉得不该回避当年听信张光辅谗言铸成的错判：“朕之不敏，少知人之明，当初张光辅在朕面前弹劾爱卿，指称爱卿对朝廷诛杀李贞父子有微词，朕竟然就听了。然爱卿不以个人荣辱进退为悲喜，职复州，境内晏然，职洛州，除暴安良，誉满四方，朕甚慰之。我朝臣僚都能像爱卿这样，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狄仁杰听闻此言，内心不由得涌起一阵感动，不管天授以来朝事如何的纷乱，然而，作为皇帝能够如此坦诚地当着大臣的面检点过失，实属不易。作为对皇上的回应，狄仁杰的话显得宽容而又豁达：“陛下以臣为过，臣改之；陛下不以臣为过，臣之幸也。至于何人谗言，臣不会计较了。”

武曌心头又卷起一层浪花。借着融融的秋光看去，狄仁杰浓眉、阔额，挺直的鼻梁、乌黑的美髯，都像一个人。哦！对了，他的品格，他的胸怀，都太像太宗皇帝了。她说不上是不是一种爱屋及乌的情结，狄仁杰说出的话，在她这里，都是入情顺理的。

她惊异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位比自己小六岁的地官侍郎了。她爱听他说话，也就自然地将关于立嗣的争论提了出来：“入秋以来，难得今日天蓝日丽，爱卿就陪朕在宫苑内走走吧！”接着，武曌又对武钦说：“告诉他们，不要总跟着，朕要和狄爱卿说话。”

出了殿门，登上甬道，整个洛阳宫就在眼底了。枫叶如丹，槐叶如金，驱散了深秋的萧萧寒意，盛开在宫苑花坛里的秋菊，浮光耀金，散香吐芳，竞相争艳。整日为案牍劳神费心的武曌，迈着蹒跚的步履，边走边看，身边只留了狄仁杰和武钦。

她很久不曾这样散步了，当初，代理国政与现今的感觉是多么不同。那时候，皇上虽然是个虚设，可毕竟在她的意念中，江山是李氏的，总隔着一层说不清的距离。而一旦真正成为大周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有了一种分娩之后，看着身边婴儿的亲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它。此刻，她感到头顶的太阳是这样鲜亮，而从身边吹过的风是这样的和煦，时光对于她是这样的自由。

然而，这种心境随着她把目光转向东边而很快被抑郁所取代。东宫那一片楼宇深处，住着她的儿子，当今的太子李旦。他依旧每隔五天，就来给自己请安，只是履行做儿女的责任，从来没有一句话过问朝事。这既让她放心，又让她不安。一个国家的储君，焉能不问朝政？

唉！秋色恼人。

武曌侧目去看身边的狄仁杰，竟然也把目光投向了东宫，她于是问道：“近来朝野有不少人谏言朕改立承嗣为太子，爱卿如何观之？”

狄仁杰撩了撩袍裾，说：“陛下是说那个王庆一吧，微臣来时已看到了。”

“恐怕不只是看到了吧，如果朕没有猜错，一回京爱卿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狄仁杰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笑着。两个绝顶聪明的人走在一起，要掩藏什么是分外难的。既然皇上已经看破了，那他还有什么顾忌呢？狄仁杰收回东望的目光说：“陛下若是恕臣无罪，臣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个狄怀英，狡黠得可爱，武曌心想，接着就大度地说道：“这不是在朝堂上，朕不怪罪你就是，有话就说吧！”

狄仁杰作了一揖道：“臣谢陛下隆恩。”

“哎呀！怀英，有什么你就说吧，朕都要急死了。”

“好！”狄仁杰紧走两步，来到武曌面前道，“立嗣，关乎社稷存续，即使微臣不言，陛下当深谙其重。微臣要说的是，天皇，乃陛下之夫，皇

嗣，乃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而为万代基业，岂得以侄为嗣乎?”

武曌沉吟片刻后道：“非朕定要改立皇嗣。乃有臣下谏言，道大周者，武氏天下，承嗣武姓，于朕亲缘。”

狄仁杰步步为营，虽据理而不卑不亢，温文尔雅，每一句话都斟酌再三，滴水不漏：“陛下所虑，不可谓不周。然臣记得，去岁陛下登基之时，以太子为皇嗣，已命之改姓武氏，依臣观之，此正陛下圣明之处，过人之虑，而为皇嗣顺理成章。”

见武曌点了点头，狄仁杰抓住机会，进一步说：“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基业接续之通理，自茅舍百姓至庙堂之君，概莫能外。臣才疏学浅，从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

武曌的心怦然一动，狄仁杰知道他的话触动了皇上心底的最软处，便趁机继续阐释不能改立皇嗣的理由：“况陛下受天皇之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

说完这些，狄仁杰悄悄地观察武曌的表情，先还是眼角湿润，继之泪花闪闪，他想，皇上此刻一定回到了与高宗皇帝深爱的那些岁月，那些许久不曾被人提起的缠绵往事。倘若自己一生相守的人得不到祭祀，那她有何颜面在泉下去见他呢？

“狄爱卿。”武曌声音哽咽着说道，“你的一番话令朕梦魇大醒，从今以后，有人再敢言改立皇嗣者，杀无赦。”

狄仁杰与武钦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都为皇上终于心神安定而欣慰，武钦趁势上前说：“外面风大，陛下还是回去吧！”

“好！回去。”武曌转身回殿的脚步轻松了许多。

秋深虫草鸣，夜长人不眠。在魏王武承嗣的府上，张嘉福、王庆一正为谏言重立太子受阻一事而一筹莫展。

“皇上不允，如之奈何？”王庆一问道。

“太后怎么说？”张嘉福在一旁问道。

“在下奏道，自古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皇上谴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

武承嗣接着问：“皇上还说了什么？”

王庆一说：“在下伏地涕泣，不肯离去，皇上以印纸遣我退下，说今后要进宫，须得向禁卫出示此纸。”

武承嗣看一眼张嘉福问道：“依舍人观之，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张嘉福眨了眨眼睛说道：“依在下观之，皇上这是在探水之深浅。王爷不记得了？当初朝野劝进时，皇上不也是再三推辞，甚至呵斥么？最后怎么样，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武承嗣频频点头，以为张舍人所言甚有道理：“所谓水滴石穿，以其韧也。皇上既是赐纸给你，说明她并不拒你于殿门之外。以后，你可隔日一次，直至皇上感动，必然采纳陈情。”

“本王姑母执国，立武氏为国嗣天经地义，若是事成，本王当在皇上面前，力荐两位为中坚，万勿失我望。至于那个狄怀英，本王自会对付的。岑长倩身为左相，已败到我手，区区狄怀英，能奈我何？”武承嗣从座上站起来，举起面前的酒杯继续道，“当初徐敬业反叛时，骆宾王曾向域内发问，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哼哼，当今天下者，武氏之天下；当今社稷者，武氏之社稷。武氏后胄不为国储，昊天不公。从今以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送走张嘉福和王庆之，武承嗣唤来府令问道：“王妃睡了么？”

府令回答道：“王妃白日看春燕为诸姬教习妆梳，有些累，先行歇息了。”

“哦！知道了。”武承嗣转身进了书房，对府令说，“传春燕到书房，本王要问她教习妆梳诸事。”

府令犹豫了一下说：“已是子时，春燕恐怕已经……”

“啰唆什么？睡了也要叫起来。”武承嗣沉闷的声音中分明带了恼怒。

府令忙应“遵命”，转身就去了王府后面的厢房。

值更的丫鬟为魏王沏了茶，知趣地退下。在这座王府里，凡美貌的丫鬟没有不成为武承嗣口中羔羊的，她们的泪水在心底流，却是要笑在脸上。王爷深夜传春燕到书房问话，她们就为她捏着一把汗。

武承嗣喝了一口热茶，随手拿起一卷国史书稿，大体浏览了一下，看到在他为武氏先辈编纂的专卷后，武曌用很清秀的行书批了一段赞语，对他的构想、文笔都有所褒扬，他眉宇间就流溢出难以抑制的喜色。是的！他断定皇上之所以推诿彷徨，就是要观朝野的舆情，而在心底是希望立自己为太子的。

皇上年逾六十八，她还能在朝堂坐多久呢？她身后……武承嗣闭着眼睛，展开遐想，被群臣参拜的威严，华衮的富丽堂皇，嫔妃成群的簇拥……

一阵香破窗而入，打断了武承嗣的思路！哦，这是女人的芬芳，一定是春燕。

他殷殷期待的春燕，乃周朝补阙乔知之的一位婢女，生得美丽婀娜，且能歌善舞，尤其是化妆术十分精到。容貌平平的一个女儿家，经她梳妆打扮，立时容光焕发，摇曳多姿。乔知之风流多情，自是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然而，一个偶然的场合，就在她被传唤敬酒的当儿，偏偏被武承嗣瞧见了。从此武承嗣的脑子整天里都是春燕……终于有一天，他向乔知之提出，想借春燕过府为诸姬教习梳妆。乔知之敢不从命么？眼睁睁地看着魏王府的车子载走了美丽的春燕，并且从此有借无还了……

外面的脚步声在门口止住了，接着就是春燕纤弱的声音："奴婢参拜王爷。"

武承嗣拉开书房门，说话的口气顿时和气了许多："快快请进。"

将春燕让进屋里，武承嗣很大度地挥了挥手道："坐下说话，深夜传你来，真是不好意思，就是想问问教习诸姬妆梳可还顺利？"

春燕不肯坐下，遂将半月来教习情况一一陈清。但武承嗣的心思根本不在此，春燕那粉嫩白皙的皮肤，那一双勾人魂魄的眼睛，那微露还掩的丰胸，让他五灵出窍，魂不守舍。春燕究竟说了些什么，美姬们研习得如何，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贪婪的目光，看得春燕毛骨悚然，她掩了掩胸口，战战兢兢地说道："王爷！奴婢告辞了。"

武承嗣不等春燕转身，就从后面抱住了她："美人儿，本王喜欢你。"

"王爷！千万不要这样。"

武承嗣把她放在榻上："你随了本王，可以让你荣华富贵，那个穷酸的书生有什么好？"

可他想错了。春燕先是求饶，实在无助情急之时，竟在武承嗣的胳膊狠咬了一口，眼见得血顺着手腕滴到了榻上。

武承嗣大怒，一边用力掐住春燕脖颈，一边骂道："今日你就是死，本王也要你的身子。"

可怜春燕先还是双腿狠蹬，到后来就软塌塌地一动不动了。武承嗣手伸到她鼻翼间，就知道她已气绝身亡了。

"晦气！"武承嗣剥开春燕的衣裳，对她渐渐冰冷的身子发泄了一通，才用力将春燕的尸体踢下床榻。从她衣襟里露出一条白色绢布，武承嗣展开一看，不是别的，正是乔知之写给她的情诗：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

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

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

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

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

武承嗣仿佛看到一双充满仇恨的眼睛喷出的火正一团一团朝自己烧来……

第二十章

恨切切洛阳梦残

冤深深宰相遭捕

天才放亮，武承嗣就命府令速传梁王武三思过府说事。

武三思刚刚起床，却不料兄长传唤，连早膳也顾不得用，就赶到魏王府来了。

“兄长如此急传为弟来，有何要事？”武三思打了一个呵欠问。

武承嗣一脸的窘迫，遂将昨夜与春燕的长长短短述说了一遍，末了道：“此事若是陛下知道了，为兄立嗣之事休矣。”

武三思揶揄道：“你还知道这些？现今是什么时候，朝野对于皇上改立国嗣本就微词不少。过去，一个岑长倩就够闹心了，现在姑母又把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狄仁杰调回了京城，要是他们拿这个说事，就是姑母也没办法。”

武承嗣说：“贤弟所言，为兄深知，这不是与兄弟商议对策么？”

“需要为弟做什么，不妨直说。”

“皇上一向看重婉儿，故而，有些奏章都是先送到她那里阅看的，你看能不能……”

“哦！兄长是要婉儿截住弹劾的奏章？”武三思想了想，“这个倒不难，可一旦皇上知道了，婉儿可是要担罪名的。”

武承嗣无奈地说：“能瞒一时就瞒一时，待为兄被立为国嗣后，皇上就是有气，也不会废黜的。”

武三思表示他可以去游说上官婉儿。接着，又批评武承嗣眼角太小，不就是一个补阙喜欢的婢女么？值得如此倾心和疯狂么，以致酿出人命来？皇上身边的佳丽成群，喜欢哪个，跟她老人家说说，还不是任你挑拣……

武承嗣“唉”地叹息一声说：“贤弟不知道，那女子真是太可人了，为兄听说庐陵王韦妃通体芳香，这女子馨香优雅不让韦妃，谁知她性格那样倔强。”下面的话他没有说，但那色眯眯的神色告诉武三思，他还没有从梦中醒来。

“那女子的尸首呢？”

“还在后院柴房里停着。”

“哎呀！兄长好糊涂，快命人投入井内，将井填了，上面栽植花草。”武三思说着，就要向外走。

武承嗣在后面喊道：“你这就要走？”

武三思回头应一声：“为弟这就进宫去。”

武承嗣跌坐在前厅，对外面喊：“来人……”

武三思出了门，上了车子，驭手一甩马鞭，车子朝皇宫方向跑去。

半个时辰以后，武三思的车子已经停在司马门外，守门的北阙司马认识武三思，急忙上前见礼说：“王爷早！”

武三思问道：“知制诰没有出宫么？”

司马道回道：“没有看见知制诰出宫。”

武三思点了点头，要驭手在外等候，自己匆匆上了司马道。

时光流逝，又是好多日子没有与婉儿姑娘在一起了，她此刻在干什么呢？是为皇上遴选必看的奏章、上表，还是在吟那些他似懂非懂的诗作？每一次拥着上官婉儿，他都会生出既志得意满又自惭形秽的复杂心理。同是吟风弄月，感事抒怀之作，从她口里出来，他听着就是舒服，却无论如何也体味不来那种曲尽缠绵，脱俗清雅的意味。

但他发现，上官婉儿不在乎这些，她爱的是与一个男人的拥颈厮磨。为什么？她没有说，他也没有问。也许，和她与姑母的情结有关系吧！

几位宫娥在门口打扫落英，看见梁王来了，急忙施礼。

一位宫娥心照不宣地对他说：“知制诰正在里面阅看文书呢？”

武三思轻轻地叩响门环，里面应了一声：“进来！”

武三思推开门，上官婉儿就抬起头来了，他们已经摈弃了同僚之间的礼节，一切都很随意。上官婉儿停下笔问：“王爷为何一大早就进宫来了？”

武三思笑道：“听姑娘的意思，是不喜欢本王来了？”

“是王爷好些日子没有来了啊！”上官婉儿喝一口茶水说。

“本王陪怀义大师外出云游去了。”武三思解释道。

上官婉儿说：“你倒是有闲心。”

武三思无奈地笑了笑说：“怀义大师不知因为什么，近来心情不畅，故而本王陪他出去散散心。”

上官婉儿心想，这兄弟二人也真是，堂堂的亲王，倒在薛怀义面前毕恭毕敬。有一次，她看到薛怀义从宫中出来，武承嗣与武三思一人在左边扶马鞍，一人在右边牵着缰绳，口中还不断叮嘱“大师小心”，这要是让狄仁杰等朝臣见了，成何体统？

可武三思并未不好意思。上官婉儿问起这件事情时，他说：“此非忠于怀义大师，乃忠于陛下矣，为臣子者，其忠无他，唯陛下之喜而喜，陛下之怒而怒。我兄弟尊重怀义大师，亦即忠于陛下也。”

后来，听说武曌知道了这件事情，却未责备兄弟二人有失身份，反而对他们的印象愈发好了。正是瞅准了这一点，武承嗣才敢唆使王庆一联络了二百多人上书皇帝，奏立武承嗣为太子。谁想中途却出了春燕这件恼人的事情。

武三思问道：“本王进来时，姑娘又在写什么？”

“凤阁送来替皇帝草拟的两道诏书，一道是立故于阗王尉迟伏□雄之子尉迟暇为继王。另一道将军一定记得，去年皇帝曾经下诏，遣巡抚使者到州县发现人才，无闻贤愚，尽加擢用。一时无法任用的，可为补阙或者拾遗。结果，这两类无实职官员太多，有人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有一叫沈全交的举人为之续诗道，‘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你猜怎么着？皇上看了，竟然拊掌大笑说，‘如果有司不滥荐人才，何恤人言。’这不，要臣起草诏书，将不称职者，或寻谪黜，或刑诛之。”

“做个皇帝还真是不容易啊！”武三思说着拉起婉儿的手，“多亏了有一个你，否则，以她的春秋，如何承受得了？”

上官婉儿一个趔趄，就坐进了武三思的怀抱，回他一个妩媚的笑：“王爷

这张嘴是越来越会讨女人的欢心了，是不是对别的女人也是如此？”

武三思的手就伸进那一双酥胸了，一边揉搓一边说：“天地良心，本王除了姑娘，可是心无旁骛的。若有半句假话，就……”这句话没有说完，就被上官婉儿的樱口按住，那女人的芳香都沁入心脾了。

上官婉儿娇嗔道：“谁要你对天诅咒的。”

武三思乘机就把武承嗣误杀了春燕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给她听了。上官婉儿撇了撇嘴说：“王爷这兄弟是怎么了？一个个猫儿一样，见了腥就迷了，那春燕有什么好的，让他生出如此不慎之为？”

武三思也不辩驳，道：“眼下正是奏请改立皇嗣的要紧关头，兄长不想因为这个贱人坏了大事。”

上官婉儿立即明白了武三思的意思，“咯咯”笑道：“有色心，却是没有色胆。”

武三思急道：“都什么时候了，姑娘还说笑。这事就托付给姑娘了。”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下官每天都要替皇上看一些七品以下官吏送来的奏章，只是不知道乔知之属于哪一级官阶？”

武三思略一思索道：“他就是前年皇上要巡抚使者举荐的士人，现在是补阙，充其量也就是个九品吧！”

上官婉儿说道：“果真如此，就好办了，只要下官看见，就一定给他抽出来，不呈给皇上就是了。想他那样的官阶，要见皇上也是如同登天。”

武三思回了上官婉儿一个吻道：“姑娘真是个人精。”说着，就要将她抱起来。

上官婉儿拦住道：“皇上急着要看发出的奏章呢。”

武三思就有些失望：“好不容易见一面，就这样了？”

上官婉儿转身从榻上捧出一个衣箧道：“下官这儿有一套中人衣冠，王爷晚间可以穿上进来。”

武三思懊丧地说道：“堂堂大周亲王，却要穿着这套行头，也真是寒碜。哪日奏请皇上，干脆赐婚于你我，做个长久夫妻如何？”

上官婉儿并不回应，却道：”时候不早了，王爷先离去，下官待会儿也要去武成殿。”

武三思离开上官婉儿，走到武成殿前时，却是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哦！那不是邀集了二百人上表，奏请皇上立武承嗣为太子的王庆一么？只见他手中捧着一张纸，奋力挣脱押解他出宫的禁卫，对着殿内喊道：“皇上圣明，臣忠于大周之心，天日可鉴。”

武钦喝道：“还不退下，惹恼了皇上，连命都没了？”

可王庆一心记着武承嗣的叮嘱，根本不把武钦的话当回事，干脆伏在地上号啕大哭，只是重复一句话：“魏王立为国嗣，众望所归，祖典所系啊！”

武钦见劝解不住，正为难间，却见狄仁杰从殿中出来了。狄仁杰一早就来了，他是来向武曌呈送垂拱元年以来各州户口的，却不料碰见王庆一再度求见皇上，就改立国嗣陈奏“民意”。

武曌经过这些日子朝臣的劝奏，心事终于平定，对王庆一说：“当今国嗣乃朕亲生，又改姓武氏，承继大周基业，天理人心，朕念及你心诚，不予追究，今后勿复再奏。”

“陛下！臣就是死，也要拥戴魏王为国嗣。”

武曌听言十分恼怒，对着狄仁杰道：“狄爱卿！请引王庆一离开，倘再执拗，杖一百。”

“臣遵旨！”

武钦看见狄仁杰出来，也不说话，指着地上的王庆一只是叹息。狄仁杰会意，对押解的禁卫大喊一声：“此贼欲废我皇嗣，本官奉皇上旨意，痛打之。”

禁卫们听说是皇上旨意，纷纷上前，对其一阵拳打脚踢，王庆一抱着头仍然在喊：“陛下！臣忠心可鉴啊。”不一刻，他的口鼻耳都流了血，躺在地上呻吟不止。

狄仁杰见状，本欲放手，转而又想，如此无赖，今日不除，来日必成后患。于是又对禁卫喊道：“皇上旨意，杖一百。”

禁卫们抡起手中的棍棒狠狠打下去，却再没听见任何声音，上前试了试鼻息，对狄仁杰说：“启禀大人，王贼已气绝身亡。”

这时候，就听见身边传来一声“打得好”的喊声，狄仁杰看去，正是夏官侍郎李昭德。

李昭德向狄仁杰伸出了大拇指：“此贼混闹武成殿，已非第一次，在下也曾进言皇上，速除之。大人今日又为国除一害，功莫大焉。”

“此乃以儆效尤，看今后何人再敢以身试法！将王贼送往家中，令其家人葬之。”狄仁杰说完，便转身走了。

李昭德对武钦说：“边关有消息来，请公公通禀，就说臣求见陛下。”

武三思躲在一边，眼看着王庆一被活活打死，却慑于狄仁杰的刚锋，始终没有露面。直到狄仁杰走远了，他才来到武钦面前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武钦摇了摇头说：“王爷有所不知，这个人也太不知进退了。”

待他将事情经过叙说了一遍，武三思的心也沉到了底：“这么说，皇上不再考虑改立国嗣了？”

“这……咱家亲口听皇上说，于今以后，有再敢言改立国嗣者，斩无赦。”

武三思心想这下完了，转身就上了司马道，直奔魏王府去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听了武三思带来的消息，武承嗣颓唐至极，低着头坐在厅中，脸上没有了血色。

过了好一会儿，他问武三思：“果真是狄仁杰命人将王庆一杖击而死？哼，好个狄仁杰，你跟本王过不去，就离死期近了。”

武三思正要说话，府令却在门外禀告说左御史中丞来俊臣求见。武承嗣忙道：“快快有请。”

来俊臣一见武家兄弟，就传递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启禀殿下，岑长倩昨夜在狱中自尽了。”

武承嗣睁大了双眼：“没有听说大人拘捕此贼呀，怎么就死了？”

“是昨日后半夜拘捕到推事院的。下官审理此案事前，先让他观看了‘玉女登梯’的刑罚，受刑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司礼卿欧阳通，下官让其站在高木台上，从后面拉住脖子上的枷用力后扯。这个欧阳死硬不招，大约半个时辰就死了。岑长倩见状，当即碰死在狱中的石柱上。”来俊臣说着，将狱辞呈给武承嗣看。

岑长倩在“狱辞”里承认自己在豫州平叛时，曾经私下通李贞父子，回朝以后，又对太后称帝存有腹诽。

武承嗣问道：“岑贼果真承认了么？”

来俊臣指了指下面的手印说：“承不承认有何要紧，只要有了这手印，就是铁定的案子。皇上看了，也会深信不疑的。”

武承嗣放下“狱辞”，长叹一声道：“去了一个岑长倩，又回来个狄仁杰，一个个都是浑身长刺，油盐不进的逆贼。”

来俊臣已经听出武承嗣的话外之音，一双精明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操着一口秦音道：“莫非殿下有要下官办的案子？”

武承嗣便要武三思把王庆一之死述说了一遍，末了道：“所谓打狗欺主。杀王庆一，是狄仁杰向本王下了战书，就休怪本王无义寡情。”

来俊臣笑道：“这有何难，下官找个借口，将这老东西拘捕到推事院，随意安个‘谋反’的罪名，他还会有活路么？”

武承嗣有些迟疑：“狄仁杰分外精明狡黠，单凭刑具恐怕很难制服他；加之皇上不知因何原因十分器重他，若无实据，皇上这一关都很难过。”

来俊臣很自信地说：“这个不劳殿下费心，下官会让他有根有据的。”

武三思在一旁插话说：“不仅仅是一个狄仁杰，宰相中任知古、裴行本，还有新任的司礼卿崔宣礼、文昌右丞、御史中丞魏元忠都与这老贼是一丘之貉。”

来俊臣几乎没有犹豫，道：“一并拿了，除恶务尽。”

武承嗣依然有些犹豫：“这可是皇上钦定的宰相班底，你这样，不是把朝廷枢机掏空了么？陛下能答应么？”

来俊臣大声道：“皇上最忌恨者，乃谋反也，等她知道了，贼人一个个都已经死了，谁来对证？”

别人不说，来俊臣对任知古和裴行本这两位为官平平，素无声名的人忽然地被任命为同平章事早就心怀芥蒂。他们究竟为朝廷做了什么，竟得皇上如此青睐。要说擢拔晋升，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可皇上至今仍只让他在御史中丞的位子盘桓，连个左肃政大夫都不给。

“哼！他们早该去坐‘驴驹拔撅’了。”来俊臣恶狠狠地说。

“好！此案就仰赖大人去办，办好了，本王定在皇上面前多多举荐。”

……

又是一年春风至，时光在朝野一片忙碌中来到了天授三年（公元692年）春，武曌再一次改元长寿。

这些日子，狄仁杰陷入从未有过的郁闷中，他常常在梦里看到岑长倩华发霜鬓的影子。

那天打罢王庆一，午间回到府邸，就听到从署中回来的狄光远告他说，岑长倩不仅承认了谋反罪，而且在当日黎明时分，于推事院狱中自尽。

狄仁杰顿时呆了。一向人情练达、胸襟开阔的岑相怎么会谋反呢？又如

何会认罪呢？他顾不上劳累，就打马奔向岑府去了。可当他赶到时，正看见禁卫押解着岑府老小在府门集结，黑漆漆的大门上，赫然已贴上了司刑寺的封条。府令告诉他，公子灵泉尚在囹圄，岑夫人及百口家小，尽皆流表岭南，皇上的诏书说，即日出发，不许滞留京城。

豫州平叛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从洛州回到神都的樽酒夜话余温尚在，可他与岑相却已是隔世之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岑长倩会谋反。

他很后悔前些日子对武曌的一席陈奏，也许是因为它给了来俊臣们借口。

去冬的一天，他拿着来自陕州刺史关于关中大旱，恳求开仓赈济的奏章去见武曌，恰逢一位叫王循之的太学生上表告假还乡，武曌批了“恩准”二字。他看到皇上的确很疲劳，趁势奏道：“臣闻人君者为生杀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够；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太学生告假，都是丞、薄所管之事，何劳陛下亲览。”

他当时从武曌的愉悦和频频点头判断皇上是听进去自己的谏言了。然而，像岑长倩这样的宰辅，右相，怎么可以轻易地交给一个左御史中丞去审理呢？

依他的性格，是要挺身而出为岑长倩辩解的，然而，令他陷入被动的是，当武曌将一纸“狱辞”摆在他面前时，他纵有千条理由也抵不住囚犯的一纸供词。

三月三日是上巳节，武曌邀集朝野文人到洛水岸边举行歌会，演唱她亲自写的诗歌。正字陈子昂、咸亨年间进士杜审言、上官婉儿等竞相献诗。狄仁杰觉得，大部分诗人所吟，礼赞皇上威及海内，恩泽八方，言出心声，但也有专事献媚的流俗之作。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境遇，他并不苛求别人与自己心灵共颤，但总觉得听起来别扭。

好不容易挨到散会，他没有直接回府，而是独自一人到岑长倩的墓冢前站了许久。

因为是囚犯，墓地不但置于荒草丛中，且小得极不起眼，墓碑上只是由府令请人写了“岑长倩之墓”五字，别无其他。狄仁杰俯下身子，掬起一抔黄土，撒在坟茔上，不善吟诗的他满怀悲愤地仰天长吟：

将军百战戴金甲，忍辱受屈应有涯。

来春雾散天开日，煮酒坟头绽春华。

狄仁杰在心底发誓，一定要还一个忠臣良将的清白。

“岑大人！您等着，怀英当为大人洗冤昭雪。”狄仁杰将酒杯高高举起，

一饮而尽，“大人泉下有知，当与怀英共饮此杯。”

“哎！李大人，元忠看您来了。”一阵哭声，被春风吹得颤颤巍巍，愈加显得凄凉。狄仁杰转脸去看，原是御史中丞魏元忠，跪在不远处的一座坟前燃化香纸，那是李孝逸的坟茔。

狄仁杰见状便最后向岑长倩墓作揖告别，也来到李孝逸坟前，伏地跪倒，烧了纸钱，殷殷叮嘱道：“李将军！春日融融，天暖风和，大人带些纸钱，到扬州战场、施州旧地看看，也好了却一番心愿。”

魏元忠这才看见狄仁杰，忙起身施礼道：“大人没有去歌会？”

狄仁杰说：“散了后，老夫来看看岑大人。看看，几年过去，李将军的坟上已经青草葱茏了。”

魏元忠仰天长叹：“可惜，一代忠良，譬如朝露，叱咤风云一生，就这样背着罪名长眠于此了。”

两人拍打了膝盖上的尘土，魏元忠道：“闻说大人自洛州归来，早有心登门拜访，却是奸佞眼杂，怕给大人带来不便，今日坟园相遇，也是有缘，不妨随便走走，下官也有些话想对大人说。”

狄仁杰赞同道：“老夫也有此意。”

两人于是沿着白马寺旁边的官道缓缓而去。正午的太阳暖暖地照着中原大地，道旁的柳林间，归来的紫燕正带着乳燕觅食，“唧唧”的歌唱被风带向远方；不远处，麦子已经起身，齐刷刷的千顷碧绿，风一吹，绿波滚滚，金顶寺院如同帆船一样浮在绿色的“海面”。

狄仁杰看了一眼还没有从哀思中转换过来的魏元忠问：“垂拱四年，老夫以江南道巡抚大使身份去施州看望李将军，分明听说他被来俊臣杀于流放途中，焉何此处会有他的坟茔？”

魏元忠回看一眼来路说：“说来话长。来俊臣从施州回来说，李将军在流表途中企图乘船去东瀛，被当地夷人杀死，尸体莫寻。而他的家人因涉嫌谋反被斩杀殆尽。下官不忍将军孤魂漂泊于天地之间，就起了这衣冠冢，因他是宗室，连碑石都不敢立，只有下官每年暗地来此祭奠。有几次被薛怀义看见，下官只好道是舅父的坟茔。”

“魏大人相信李将军会谋反么？”

魏元忠道：“知李将军者，莫如元忠。他本是李姓宗室，如果怀有异心，战场上完全可以与徐敬业握手言和，合军一处，那即便是黑齿常之将军来，也莫之奈何，然而，将军以社稷计，浴血驱敌，取徐贼首级于火攻之后。下官当时就在军中，亲眼见将军夙夜不寐，帐前运筹。如此忠良，忽而谋反，岂非咄咄怪事？”

两人走着走着，却发现前面没有路了，内心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转身时，魏元忠眼睛红了，索性将近几年的遭遇和心中的苦闷一一道给狄仁杰。

李孝逸并非“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将军，他自知平定徐敬业叛乱，魏元忠功不可没。回到神都后，李孝逸多次在武曌面前举荐魏元忠，皇上以功而升任他为洛阳令，然而，随着李孝逸谋反案的发生，他也被周兴拘捕入狱。周兴用尽刑具，终不能使他屈服，于是，周兴瞒着皇上，由武承嗣签发，押往刑场斩首，他到现在也不清楚，当初是谁向武曌禀明了此事，自己捡回一条命来。

“皇上圣明，感念臣平叛有功，改判流放黔州。”魏元忠顿了顿说道，“当时武公公奉皇上口谕，怕慢了误事，先遣禁卫刀下留人，可当监斩官要放在下时，下官倒如坠梦中，言道‘未知真假，焉敢轻易赦之’，直到武公公宣了皇上旨意后，下官才放心了。”

狄仁杰没有打断魏元忠，他的思绪跟随着魏元忠的语流激荡起层层波浪，他的心境很复杂，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在神都的皇上呢？如果不是她对李氏宗室的那份戒心，何来血洒扬州，兵爨豫州的悲剧呢？如果她凡事总能约束武氏族人，又怎么会听信武承嗣、周兴、来俊臣这些小人的谗言呢？可就是这同一个武曌，却在紧要时刻救了魏元忠。而且，他后来听说，皇上自始至终都对李孝逸谋反一案将信将疑，只是她更顾及的是自己的面子。

太阳已经升到头顶，温暖中透着些许的热意，两人都走得额头汗水津津。魏元忠指了指前面酒旗飘飘的地方说：“大人若是公务不大繁忙，且进去小酌几杯如何？”

狄仁杰笑着点点头说：“就依大人。”

二人来到酒家门前，只见几间茅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周围的几株桃树花儿开得正盛，仿佛云霞挂满枝头，旁边栽着几株翠柳，真有点“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散淡。

店主见来了两位官爷，急忙上前答话。狄仁杰道：“切二斤牛肉，烫一壶杜康老酒，还有什么时兴菜蔬，各上一盘。”

店家说：“近来新苜蓿下来，就为两位大人来一盘油炝苜蓿，还有鸡子炒香椿如何？”

魏元忠连连道：“甚好！甚好！在城里难得吃这样新鲜的菜蔬。”

不一会儿，菜已上齐。狄仁杰举杯相邀，两人饮下浓香的杜康，随口吟起曹孟德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魏元忠从吟咏中触摸到狄仁杰的忧思漫漫："是啊！岁煎人寿，人啊！最不经老，一转眼你我都不年轻了。大人这些年辗转于朝堂州县之间，沧桑悲欢，该有所参验吧？"

狄仁杰没有回答，却转而问魏元忠道："大人相信岑相会谋反么？"

魏元忠摇了摇头说："岑相为人忠厚，又是平定豫州叛军的功臣，岂会谋反？"

狄仁杰怒道："彼等残害忠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魏元忠沉默良久说："下官等对于朝廷，一如曹孟德诗中所言，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悲莫大于被人误解。你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能为朝廷效力多久？"

二人吃完出得店来，魏元忠忽然有一丝后怕，问狄仁杰道："君我今日叙话，不会隔墙有耳吧？"

狄仁杰朗朗的笑声被春风带向远方的麦田："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等既是说了，何惧被人偷听？"魏元忠想想也是。

暮色降临时，狄仁杰回到了府上，夫人与光远兄弟在家中等候多时，不见他回，便用过晚膳，早早歇息了。

第二天逢早朝，狄仁杰在含元殿司马道前下了车子，远远地瞧见塾门前等待上朝的臣僚们似乎熙熙攘攘地在议论什么，便快步走到大家面前寒暄道："各位大人好早。"谁知众人见是他，竟纷纷散了。

冬官尚书、同平章事裴行本把狄仁杰拉到一边说："大人不知道吧？魏元忠昨夜被侍御史侯思止拘捕到推事院了。"

"啊！"狄仁杰一口凉气攻心，半晌说不出话来，天哪！还真让魏元忠说中了。

早在宁州刺史任上，狄仁杰对侯思止其人就有所了解。他本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街头卖饼者，因为在诛杀李氏宗室中告密有功，而被武曌擢升为游击将军。但他并不满足，要求任他为御史，武曌笑着说，你大字不识一个，谈何御史？他耍无赖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觸邪耳。其人心狠手辣，魏元忠落入他的手中，让狄仁杰十分揪心。

"罪名呢？"

裴行本回道："听武大人刚才说，似乎与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案有关。"

经他如此一说，狄仁杰想起来了。在朝廷刺史中，像李嗣真这样的文官出身并不多，他醉心于画艺，本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专以书画取悦皇上，可他就是不能容忍武承嗣、来俊臣等人草菅人命，冤案频出。在潞州任上，便上书武曌，说"古者狱成，公卿三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倘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并且直指来俊臣构陷无罪，离间君臣。而当时这道奏章就是由魏元忠呈送给武曌的。

辰时三刻，朝会开始，武承嗣首先出列上奏道："御史侯思止查潞州刺史李嗣真与魏元忠通谋，反叛朝廷，诋毁皇上，已在昨夜被侯思止拘捕，正审理中。"

左台中丞来俊臣接着武承嗣的话道："据臣察知，李嗣真一案牵涉朝中官员甚多，臣当出于公心，严密侦查，绝不容国贼逍遥法外。"

来俊臣的话音刚落，狄仁杰出列反驳道："来大人何必危言耸听！依本官观之，我朝野众臣，竭力尽忠，图谋不轨之徒终为个案。就以魏元忠言，其扬州平叛，勋功卓劳，所谓谋反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潞州刺史李大人，不过说了些真话而已，何罪之有？请皇上明察。"

这时候，武三思忽然出来说话了："有人举报魏元忠与狄大人于白马寺外酒店借酒诽谤朝政，可有此事？"

狄仁杰的心"咯噔"一声，知道被人跟踪了，但他并不打算否认，更不打算回避。他整了整衣冠，很坦然地来到丹墀中心，凛然道："昨日臣骑马去白马寺外踏青赏春，不意与魏大人相逢，小酌几杯，亦不违制。至于诽谤朝政，乃构陷之词，臣请陛下明察。"

武曌细细揣摩着每一个人的陈奏。从理智上说，她不大相信狄仁杰与魏元忠会参与谋反。然而，她更不愿意扫武承嗣等人的兴，她断定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武氏天下。因此，在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下的时候，她便适时地平息纷争："众位爱卿所奏，朕悉听细思，告密之风，固然也有错判之恙，然则，毕竟为固社稷，功不可没。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审案之责，在左台、推事院，据法甚至，务求实据。散朝。"

武钦尖着嗓音喊道："陛下旨意，若无他奏，散朝。"

出了含元殿，狄仁杰回顾刚才朝会上的情景，体味皇上话中的意味，感佩武曌的过人之处。论起御臣之术，她更愿意将来俊臣等人当作一把刀，时刻悬在臣下的头顶。因而，尽管这些人的作为她很清楚，却是不愿减其权力。

然而，狄仁杰很自信，他相信皇上会明忠奸之辨，观是非曲直的。

这时，他见裴行本从后面跟上来了。他对裴行本今日在朝会上缄口不言有些遗憾，待他到了身边，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大人明哲保身，必不能自保。”

裴行本脸上就有些热，嗫嚅着说道：“在下不是不想陈奏，只是众说纷纭，在下没有机会。”

狄仁杰冷笑了一声，说：“大人作为宰辅之一，当以国事为重，社稷为先，岂可明哲保身，在大事上装糊涂。”

裴行本就是这个性子，他觉得狄仁杰的话虽尖刻了些，却是坦荡磊落，无须设防，也就不计较了，反而自检说：“大人一席话，令在下惭愧之至。”

其实，狄仁杰因为知之甚深才这样说，说过了，也就心境平复了。

当日署内署外，看起来倒也平静，然而，狄仁杰自己很清楚，他毁了武承嗣的太子梦，武承嗣又如何会善罢甘休呢？拘捕魏元忠，正是要从他那里打开缺口，为他罗织罪名。

一想到这些，他不免纠结。当晚回到府中，从太子身边回来的狄光远告诉他，李旦听闻武承嗣筹谋取代于他，心中惶惶不安，又欲让位。狄仁杰就很伤感，如此懦弱，臣下奈何？但是，他还是要光远密告太子殿下，皇上已回转心意，搁置改立国嗣之意，故而一定不可再生颓废之心。韬光养晦，忍辱受屈，历练心志，以待时机，方能当得天下大任。

后半夜，狄仁杰如厕，正准备起身，就听见一阵脚步，未及他反应，就被人用黑布蒙了头，又三两下捆了绳索，向府门外拉去。刚刚走了几步，耳边传来光远的声音：“何方贼人，竟敢深夜劫持本朝宰相。速速放开，否则要尔等性命。”

接狄光远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职下奉了来大人之命，拘捕嫌犯，还请少将军勿生枝节。”

预料中的，终于来了。狄仁杰对押解他的府兵道：“请去掉老夫头上所蒙之物，我有话说。”

狄仁杰睁开眼睛，儿子狄光远一把宝剑横在府兵面前，一脸的杀气。

他对儿子道：“彼等也是奉命行事，为父自知清白，何惧拘捕。让开，为父去去就来。”

狄光远挥着手中的宝剑，目光中含着怨嗔，对父亲说：“堂堂一国宰相，上无朝廷诏命，说抓就抓，成何体统？”

夜色中，狄仁杰呵斥着儿子：“不可放肆。侍奉太子要紧。”

“父亲！”随着手中的宝剑“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狄光远跪下了。

“走吧！”狄仁杰绕过儿子，昂然向府门外走去。

这时，从身后传来夫人的哭喊声：“夫君！这到底是为何啊！”

狄仁杰没有回答，径直上了推事院的车子，消失在晨曦中。

此时正是神都开市之际，押解狄仁杰的车子穿越一道道街坊，朝丽景门的方向走去，狄仁杰含笑凝视远方，仿佛不是去碎骨掉肉的监狱，而是赴一场盛典。

太阳升上洛阳城头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坐在推事院的审讯室了。看看周围布满了血污的刑具，狄仁杰很快明白了来俊臣的意思，是要借此向他施加压力。

果然，当他回转目光的时候，来俊臣出现在面前。他的脸上挂着诡谲的笑意，不无讥讽地说道：“狄公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与在下见面吧？”

狄仁杰回答道：“这样的场合很好啊！有冤魂相伴，本官倒也不寂寞。”

来俊臣没有想到狄仁杰会这样回答他的问话，想来他也是心有所备的：“在下还要告知狄公，李嗣真谋反案牵涉嫌犯甚众，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任知古，冬官尚书、同平章事裴行本都进来了。有机会邀他们到这里聚聚，看看在下是怎样审案的。”

狄仁杰轻蔑地说道：“如此甚好！也让他们看看你来俊臣的刑具是如何吃人不吐骨头的。”

话说到这里，来俊臣显得很尴尬，觉得不好再交锋下去，免得出丑，遂起身对狄仁杰说道：“狄公少安毋躁，在下立即遣判官来审理你的案子。”

不一会儿，进来一位中年判官，自报姓名王德寿，身边还有一位录事，负责记录问案过程。依照程序，王判官先问了狄仁杰的姓名、官阶，接着就要他交代如何与李嗣真勾结，反叛朝廷的：“来大人要下官告知大人，倘能承认犯罪，可免死罪，否则，酷刑之下，大人难逃毙命。”

狄仁杰笑了笑，没有回答。

王德寿又说：“前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大人认识吧？他一进推事院，就承认自己乃唐室老臣，谋反据实。虽一死了之，却是少了许多的痛苦。”

狄仁杰捋捋颌下的美髯，出口的话不但直接，而且很清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怀英图谋反叛是实。”

这个回答，大大出于王德寿的预料，他接着又问：“还有细节么？”

“前日朝会上，已昭然于大庭广众，何须细节，大人尽可拿狱辞来，本官画押就是。”

狄仁杰如此干脆，审讯的时间大大缩短，王德寿命将狄仁杰羁押在重犯牢中，自己则带了狱辞去向来俊臣禀报。

“果真如此么？”

“千真万确，下官不敢隐瞒大人。”

来俊臣也十分吃惊。狄仁杰声名太大，又是武曌很看重的宰相，他怕拿不下，正准备去找武承嗣奏请皇上降敕，给予他行刑权力，未料这个狄怀英这么快就招认了。他反倒觉得没趣：“如此简单的供状，难以取信于皇上，倘能举报杨执柔谋反罪，皇上必深信不疑。”

第二天，王德寿来到狱中，见狄仁杰很安详地面壁而坐，口中念念有词，便感叹道：“身陷囹圄，尚能背书，狄公心之安静，于此可见一斑。”

狄仁杰转过身来，靠墙坐着说：“曹孟德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活一日，即不能不为学。”

王德寿就不能理解，将死之人，学有何用。他也不想讨论这些没有丝毫意义的事情，遂将话题转到杨执柔身上来。

“杨执柔你知道吧？”

“同朝为官，他为夏官尚书，老夫为地官侍郎，焉能不知？”

王德寿说：“有人向来大人举报，说杨执柔有反志，憾无实据。来大人要我转告大人，若能举证夏官尚书反状，可减罪焉！”

狄仁杰很是困惑，论起来，杨执柔与武曌母亲荣国夫人同为弘农杨氏，以亲缘论，该是皇上的外家族人，当初皇上擢拔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来俊臣拿他说事，究竟要干什么？狄仁杰忽然有了一丝害怕，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皇上，假若有一天，武承嗣与这些人执掌了国柄，还有皇上的宗庙可言么？他不禁为来俊臣等人的龌龊而怒火中烧，“呼”地从地上站起来，指着王德寿的鼻子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狄仁杰堂堂七尺男儿，岂能诬陷他人以自保，若如此，毋宁死。”言罢，奋力向墙壁碰去，霎时血流如注。

王德寿大惊，急忙命人上前抱住狄仁杰，一边说，不愿就不愿，何须以死相挟，随即悻悻地出了门，向来俊臣复命去了……

一天，狄仁杰正在牢房里打坐，想把近来发生的一切理出个头绪，每想

起一件事情，就在牢房的墙上划一道。若是大事，就划两道。正反复检索，就听见隔壁“咣当”一声，牢门开了，几位狱卒抬着一个嫌犯，说一声“进去”，就扔进牢狱的柴草上。

“唉！不知又有哪家大人遭此横祸？”狄仁杰叹一口气，重新想他的心事。

过了一会儿，听见那边传来咳喘声，忙敲了敲墙壁问：“请问可是魏大人？”

隔壁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是在下，请问大人是……”

“连老夫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狄仁杰。”

“呵呵！狄大人，这样说来，你我是邻居了。”魏元忠苦笑道。

两人正要说话，狱吏走了过来，大声呵斥道：“不许喧哗，更不许串供。”

魏元忠便不说话，躺在柴草堆上，望着外面发呆。刚刚受过重刑，每一块骨头都像碎了一样地钻心疼，血将皮肉与袍服粘在一起，挪一步皮肤就像被撕开一样。

人世无常，前几日，窗外这融融的春天还属于他，可一夜之间，就被隔绝在另一个黑暗的角落。环顾周围，墙上印着一个个血手印，有的已经发黑，从那些手印背后，似乎能看见一双双忧伤而又愤怒的眼睛。

这是他第二次入狱了。

第一次是在永昌元年，多亏皇上在行刑前发了赦令。这一次，他自知在劫难逃了。现在回想起来，他不禁在心底埋怨自己太疏忽大意。记得那天出了酒店，他就瞧见一个穿着僧服的年轻和尚一路小跑着仓皇离去，进了白马寺。谁知当日深夜，自己就被抓了进来。现在想来，那小僧定是薛怀义遣出的密探，专事搜集臣僚们的行踪。

走过生死场，魏元忠已将去留看得很淡，当御史侯思止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甚至有一种无言的轻蔑，旋即转为一种悲哀。都说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杰，可西都长安这方水土，却不仅仅诞生了如太宗这样的千古圣皇，也出了不少为人不齿的蠹毒。眼下得宠的三位酷吏，竟然都出自长安。他不知道长眠在昭陵和乾陵的两位皇上在九泉之下，该是怎样的心境？

侯思止看看坐在刑座上的魏元忠，先抛出一句话：“足下踏春甚有所获吧？说说，你是如何与狄仁杰密谋反叛的？”

魏元忠明白了，祸从口出便赞道：“大好春光，大人却龟缩于暗室，蝇营

狗苟于草菅人命，岂非有负上苍的好生之德？”

侯思止并不理会，只是目露凶光道：“足下就不要绕圈子了，说，如何密谋反叛的？”

魏元忠哈哈大笑：“大人早已知我谋反，何须再问？”

侯思止恼羞成怒，指了指刑讯室的刑具说：“这些可都是好东西，说说，足下是想尝尝‘仙人献果’，还是想‘玉女登天’，抑或是‘凤凰晒翅’呢？”

“悉听尊便！”

“来人！”侯思止大呼一声，立刻就有四个行刑手进来，一个个腰圆膀粗，凶神恶煞，“给这老贼来个‘驴驹拔撅’，看他还嘴硬。”

行刑手上前按住魏元忠，缚了手脚，拉上一个木台，用一只杠子顶住腰部，另一个行刑手拉着他脖子上的刑枷，全力往后拽，魏元忠顿时感到呼吸被阻塞，腰部就像断了似的。

侯思止在一旁看着，露出狰狞的笑意：“滋味好吧？还不快快招认。”

在行刑手松手的那一瞬间，魏元忠喘了喘气说：“无中生有，你让我从何人说起？”

侯思止对着外面喊道：“带进来！”

几名府兵带着小僧进来，侯思止指着魏元忠说：“你昨日所见，可就是他？”

小僧被魏元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吓呆了，说不出话，只是频频点头。

侯思止说：“人证已在，你还要嘴硬么？”

魏元忠明白了，他和狄仁杰的对话果然都被小僧听去了，他咬了咬牙说：“侯思止，你不得好死。你若需魏元忠的头则取之，何必使这么多手段！”

侯思止大叫：“上刑！”

魏元忠一阵剧痛，就昏过去了。

现在，躺在牢房里，白天的一切就是一场噩梦，他不知道整个刑讯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感到只有躺着，哪怕是躺在柴草上，都是福祉。这才仅仅是第一次过堂，只要他不招认，这种折磨就会重复下去。他抬头看窗外，天空呈现出铁黑色的幽深，仿佛一个张大口的魔鬼，他脆弱的生命时刻都会被吞噬了去；牢房里很静，狱卒们大概都昏昏睡去了。这也是他最容易思念家人的时候，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夫人和儿子。

“元忠一死何妨，可儿子还年轻。”他看着墙壁，讷讷自语，泪水顺着脸颊，打湿了胡须。

隔壁传来轻轻的敲击声，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魏大人。”

他听出是狄仁杰的声音，便回答道：“狄大人受苦了。”

狄仁杰“嘿嘿”笑了说：“倒没有受多少刑，他不是说，只要承认谋反就可不受刑么，老夫就承认了。”

“唉！狄大人，你好糊涂，谋反可是死罪，你如何可以承认呢？”

“只要不死，就有大白于天下的机会。”

“话是这样说，可谁知道何时项上的人头就没了。”

“老夫知道，从承反到行刑，还会有一段时间。老夫相信，皇上一旦知道我等境况一定能够明辨是非的。”

魏元忠说：“在下与大人不同，你不是说过，皇上是知道我被拘捕的。”

狄仁杰说：“故而，老夫一定要设法让皇上知道我等是被冤枉的。”

“大人有良方么？”

“眼下还没有，但老夫不会坐以待毙。睡吧！”狄仁杰说。

魏元忠根本睡不着，每当思绪停滞的时候，疼痛就从各个伤口处迸发，向心集中。他用浮肿的手摸摸脖颈处凝结的血渍，开始思考狄仁杰的话，他也许是对的。

尽管皇上已经知道他魏元忠被捕，但将自己生拉硬扯到李嗣真的案子，他觉得实在太冤枉。在朝堂，他与李嗣真来往很少，说不了几句话。及至他检校潞州刺史，就更是没什么交流了，即使见了面，也就是寒暄几句而已。

魏元忠想，自己不过一御史中丞，不算什么？然而，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等可都是股肱之臣，如何会甘于伏诛呢？而且他相信狄仁杰一定会有办法的。

牢狱外的天渐渐有了亮色，魏元忠朝栅门外喊道：“来人！我要见侯大人。”他决计承认谋反，以此赢得活命的时间。

狱吏跑过来说：“你想明白了？早该这样啊！”

第二十一章

武曌终明告密弊

八载酷刑终转衰

无论是来俊臣还是侯思止都没有想到，对狄仁杰、魏元忠的审理会如此顺畅。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拿了此案所有人的“狱辞”，奏请皇上批准行刑的日期。

等待是难耐的，可对狄仁杰而言，却也是从容的。他现在终日思谋的都是如何让皇上知道自己的冤情。

而对来俊臣等人来说，他们不但要向武曌奏明，这些人的“狱辞”都是出自内心的承认，并无刑讯逼供；还得向皇上证明，推事院对这些人很优待，起居照顾得很周到。来俊臣深信，只有这样，才能在皇上面前掩盖他一手制造的一桩桩冤案。

洛阳的天气就在双方的等待中进入了五月，夏天的脚步一天天地临近了。

推事院的牢狱，因为污脏、狭小，空气显得浊重，比监狱外更早地感受到酷热的到来。狱卒送来午膳，狄仁杰吃得满头大汗：“这鬼天气，才刚刚过了端午，焉何如此热？”

擦汗擦着、擦着，他的目光就停留在衣襟间不动了！嘿嘿，他发现，机会来了。

判官王德寿见狄仁杰逍遥自在，丝毫没有悲观的样子，不免生奇：“狄公是否觉得这推事院牢狱是方福地？”

狄仁杰笑了笑道：“是否福地不敢说，倒是少了许多的公务，每日只是吃与睡，倒也轻松了许多。而不必像来大人与足下，整日想着如何对付别人，太累。”

王德寿命狱卒打开牢房，又让其搬了一张机凳进来，坐在狄仁杰面前，问了两份“狱辞”上的许多事情，狄仁杰一概回答“不知道”，道：“子曰，六十而耳顺，老夫偌大年纪，自己承认谋反也就罢了，岂能无中生有，拉上他人为自己垫背。”

王德寿情感的弦就无意间震颤了一下，说不清是惭愧，还是感动，却放下“狱辞”中的订正不再过问，而将话题转到了狄仁杰判案上：“下官听说总章年间的宰相阎立本曾赞誉狄公‘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可有此事？”

狄仁杰摇了摇头："阎大人过誉了，老夫充其量一并州村夫耳，不过多读了些书而已。"

王德寿又问："在下又闻仪凤年间，狄公在大理丞任上，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积案，涉及一万七千余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神断，可有其事？"

"呵呵！何敢妄称神断，但无冤案倒是真的。当时，当今皇上常代先帝听百司奏事，当殿询问其故，你猜老夫怎么说？"狄仁杰明白，王德寿这样的判官根本无法理解其间的缘由，干脆直接说，"老夫陈奏，公生明，廉生威。老夫办案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必重证据，故而无冤案错案。"

"在下自任判官以来，也是从未贪赃枉法啊！"

狄仁杰捋捋美髯，侃侃而谈："足下能如此，诚哉可贵，然作为执法者，公与廉，两不可缺。而'公'在良知，在官德，在修为。"

"愿闻其详！"

狄仁杰就提起一个人名来："汉武之季的张汤，想来足下不会陌生？"

见王德寿点了点头，他继续说道："张汤任侍御史时，自廉自律，府上清贫，他去世后，其母以牛车运送灵柩，家存钱币不足五百，有棺无椁。然则，审案不公，株连无辜；重推轻据，骂名千年。何也？无他，非公也！老夫赴大理丞之际，老父严加训诫，老夫至今不敢须臾忘之。赖高宗圣明，皇后慧眼，调露年间，老夫被任侍御史，司农卿韦弘机做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耗资甚巨，老夫弹劾他诱帝追求奢泰，皇后从谏如流，罢其官职。"狄仁杰讲完故事，不无感慨地说，"多年后，老夫见到韦大人，谈及当年之事，他毫无怨言，自我检讨说，虽省俭钱缗，亦民脂民膏，铺张豪奢，罪当其罚。"

王德寿的表情渐渐地凝重了，他不知道该怎样评价狄仁杰的行为，但他冥冥感到，有某种东西触动了他心底最软处，让他有了些微的不安。

在之后的日子里，王德寿借口核查罪证，时不时地来到牢房，听狄仁杰讲那些散落在陈年旧岁里的故事，久锁在情感堤坝中的冰块悄无声息地融化、沉淀、澄清。狄仁杰讲这些故事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王德寿脸上的每一处细微变化，都引起他密切的关注。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终日跟着来俊臣的判官心窗上已裂开了一道缝，阳光就从这缝隙中照进了他的心房。

他觉得，时机来了。

这一天，他又向王德寿讲了左司郎中王立本恃恩用事，臣僚惧之，独他犯颜直谏，将之治罪的故事。之后，两人沉默了许久，狄仁杰道："老夫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足下可变通否？"

连王德寿自己都说不清，什么时候他对狄仁杰的称呼也变了：“大人有何吩咐，尽可告知下官。”

狄仁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道：“你看老夫进来时，神都尚是春寒料峭，现今都入夏了，这衣裳装了棉絮，太热。大人能否让家人抽调棉絮，也好度夏。”

王德寿道：“这事想来不难。大人想找何人？”

“犬子光远乃东宫四品侍卫，设法让他来见。”

王德寿应道：“好！这事就由下官去办，不过，不可以让来大人知道。”

两个多月来，狄光远每一天都是在牵肠挂肚中度过的，他忘不了父亲临行前严厉的目光和呵斥，若非父亲极力制止，他此刻也许也身陷牢狱了。自父亲被拘捕后，母亲就病倒了，他除了在太子身边尽职尽责，一回到府上就坐在床前安慰母亲那颗憔悴的心。

都说清明时节天垂思亲的悲泪，长寿元年的清明却是艳阳高照，这对蒙难中的狄氏家人，意味着什么？清明过后，天气渐渐地热了，狄光远就分外牵挂父亲的换季衣裳何时能送到牢狱去。

这些纷繁的事情一扰心，他做起事情来就有些魂不守舍，这又如何能够瞒得过李旦的眼睛呢？

李旦放下画笔，朝着站在殿门口的狄光远喊：“狄爱卿，狄爱卿。”一连几声，他都没有回应，李旦就提高了声音。狄光远这才回转身来，急忙打拱道：“殿下是传微臣么？”

李旦问道：“狄爱卿是有什么心事么？”

狄光远也不隐瞒：“家父遭奸人陷害，正遭牢狱之灾，微臣牵念不已，故而……”

李旦摆了摆手，道：“爱卿不说，本宫也明白。抽空去探视方为人子之道。倘有不便，本宫去恳请陛下恩准。”

“谢殿下，臣父乃为罪臣，岂敢劳动殿下，再者，陛下对臣父知之甚深，想来一定会恩准的。”

李旦眉宇间掠过依稀忧伤，他为狄光远的善解人意而感动。事实上，他自己也很清楚，若是由他出面，也许反而弄巧成拙。他转身对郭纬说：“命詹事另遣侍卫来侍奉本宫，狄爱卿可回府上料理探视之事。”

但狄光远婉谢了李旦的好意，直到太阳西沉时，侍卫交了班才离开东宫。

他一进门，就看见母亲正坐在室中抹泪，心就悬到了半空：“母亲！发生了何事？”

狄夫人擦了擦发红的眼睛说：“推事院的差官送来了你父亲的棉衣，说让换一件夹衣去。”

“哦！母亲不必着急，待孩儿来看。”说着从案边拿起棉衣，来回翻看，就觉着肩膀处明显比其他地方厚一些。摸一摸，似有东西在里面藏着。

“这棉衣是何人所送？”狄光远警觉地问母亲。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差官，说是判官王大人差遣的。”

狄光远不禁为父亲的冒险捏了一把汗，然而，他旋即释然，父亲一生经历过多少沧桑，应对过多少风浪，没有把握是绝不会如此做的。他对母亲说：“父亲有信来了。”

“哦？”狄夫人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只见狄光远抽出随身的匕首，划开棉衣肩膀处，果然藏有一片从内衣撕下的残布，起首赫然写着：

罪臣狄仁杰叩见吾皇陛下：

臣自入仕至今，蒙先帝垂爱，陛下恩宠，供职大理寺，屡断冤狱；出受宁州刺史，抚和戎落，修睦边陲；巡抚江南，严禁淫祠；豫州平叛，广张圣恩，民感陛下，山呼万岁。风雨半世，殷殷系念者，社稷矣；眷眷顾怀者，生民矣。忽遭拘捕，以刑讯之，逼臣承反。然知臣者，陛下也；爱臣者，陛下也，臣乞陛下明察……

狄夫人叹道：“你父亲是要你上殿面君，呈送奏章啊！”

“孩儿明日一早就去拜见陛下。”狄光远收起奏章。

狄夫人还是有些不放心，道：“你凡事须小心谨慎，万不可触怒圣颜。”

“请母亲放心，父亲安危，系于一瞬，孩儿自有分寸。”

第二天，狄光远拿了父亲的奏章，到武成殿面见皇上。武钦说皇上正和上官婉儿在里面说话，要他在塾门等候。

狄光远不会想到，武曌此时与上官婉儿所议的话题，正与推事院酿成的冤案有关。

前日朝会后，武曌在上官婉儿陪同下，到大司农寺巡察州、县春耕、春荒情势，看见一位不满十岁的小男童在院内扫地，便深感不解，就要上官婉儿上前询问。孰料那男孩不是别人，正是前任同平章事乐思晦的儿子。

上官婉儿问道："你小小年纪，不在父母身边读书，焉何来此服徭役？"男童道他已家破人亡，又听说来司农寺的就是当今皇上，立即挣脱婉儿的手，跌跌撞撞地来到武曌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道："请陛下为臣申冤。"

武曌详问情由，男童回道："臣乃是宰相乐思晦之子，只因家父为来俊臣陷害身死，臣母担惊受怕，撒手人寰，臣孤身一人，被没入大司农。"

武曌问道："不是你父亲自供谋反么？"

男童答道："来俊臣大施酷刑，逼父亲承认谋反。"

武曌不信，问身边的婉儿和武钦。男童道："陛下不信臣言，可问朝臣之忠清，陛下平素所信任者，只要进了推事院，没有不承认的。"

所谓童言无忌，武曌相信小孩子不会说假话，只是她从武承嗣那里获得的消息，都是关于罪臣主动承认谋反的奏言啊。她对坐在对面的上官婉儿说道："难道承嗣他们有何事瞒着朕么？"

上官婉儿自然选择了很谨慎的措辞。爱屋及乌，她既是与武三思厮守，就不能不顾忌武承嗣的感受。何况，她已经答应了武三思相机在太后面前为武承嗣开脱。然而，她却无法抹去男童菜青色的、挂着泪珠的脸庞，这让她进退维谷。

"启奏陛下。"上官婉儿想了一下道，"男童所诉，也许不假。然他毕竟不满十岁，又是在陛下面前，难免言语恍惚，所谓耳听是虚，眼见为实。陛下何不差人到推事院巡察，自知分晓。"

"嗯！"武曌应了一声，"爱卿所言甚合朕意，爱卿若无碍，不妨走一走。"

上官婉儿忙答道："遵陛下旨意，微臣明日就前往推事院看个究竟。"说罢，她起身告辞。

武钦见状便对狄光远说："待咱家进去为大人通禀。"

狄光远便上前拜见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问："大人不在太子东宫，来此是有要事么？"

"末将是有事要禀奏陛下。"见狄光远闪烁其词，上官婉儿不由得叹息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便不再问了。不过，她知道，狄仁杰被押在推事院已有两月，狄光远进宫必是与这件事情有关。

"如此，大人且少待，本官就告辞了。"上官婉儿说着，转身离去。这时，从身后传来武钦的声音："陛下有旨，狄光远觐见。"

狄光远一进武成殿，就跪在武曌面前道：“微臣参见吾皇万岁。”

武曌要他平身说话，他却依旧额头贴地道：“家父性命危矣，请陛下救臣父脱难。”

“有何话站起来再说。”

狄光远说：“微臣父亲从狱中捎来奏章，陛下一观便知。”

“哦！又是一件从嫌犯手中来的。”武曌接过奏章，大略阅过一遍，与男童所诉毫无二致，便不得不倍加注意了。

命武钦收起奏章后，武曌问道：“牢狱栅门，你是如何得到奏章的？”

狄光远回答：“天热，家父要换夹衣，于是，将奏章夹在棉絮里带出。”

武曌看了一眼狄光远道：“你且下去，朕今日就遣人前往推事院巡察，若事情属实，定会有所甄别。”

她没有对狄光远说要追究来俊臣的罪行，依然处在犹豫徘徊、将信将疑中。

狄光远一退出大殿，武曌的脸色就很难看了。即便是嫌犯，也该有换洗衣裳啊，这不是损朕的恩德么？她立即传来张尚宫，要她告诉上官婉儿去推事院时，专门查一查下嫌犯衣着境况。

上官婉儿一回到住处，就看见了武三思的身影，便问：“王爷为何来了？”

武三思回道：“进宫有事，就来看看姑娘。”

“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嘿嘿！还是姑娘聪明。”武三思说着，跟上官婉儿进了室内。他先搂着吻了一口，却被上官婉儿推开道：“一大早，外面有人呢？说说，来此有何贵干？”

武三思收敛了笑容道：“姑娘忘了前些日子兄长托办之事吗？”

上官婉儿答道：“确有乔知之诉状，被下官压下，硬是没有呈给陛下。”

武三思忙谢过婉儿，并且告诉她，乔知之府上着火，他在睡梦之中被烧死在内室了。

“又是你等干的吧？你们也真胆大，竟敢在皇上鼻子底下枉法杀人，要是让……”

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她就被武三思从后面搂住：“我的姑奶奶，你能不能小声些。”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外面有人在问知制诰在么？一位宫娥回答，说正与梁王在里面说话呢。上官婉儿急忙推开武三思，开门道：“何人在外喧哗？”及至看见是张尚宫，忙问，“是陛下那里有事么？”

张尚宫看了看武三思，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上官婉儿见状道：“不妨事，你就直接说吧。”

张尚宫转达了武曌要她查看嫌犯换季衣带的旨意。上官婉儿忙应承了下来。

现在，屋里又只剩下两人，武三思就坐不住了，说：“皇上宣姑娘去，究竟是为何事？”

上官婉儿遂将乐思晦儿子诉状之事前后叙述一遍，末了说道：“你等营私，却让皇上落骂名，大热天，你让狄仁杰穿着棉衣，这成何体统？”

武三思忙撇清道：“这可不关本王的事。”

上官婉儿眯着眼睛看着武三思道：“来俊臣还不是听魏王的？”

武三思这会儿心已经乱了，站起来要走，上官婉儿也不拦着，笑道：“又是去传消息的吧？你们呀，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上官婉儿猜得没有错，武三思出了门，绕过武成殿，就翻身上马朝魏王府奔去了……

无论是来俊臣还是侯思止，都十分感激武承嗣及时把武成殿的消息转告给他们。整个推事院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由狱卒带着嫌犯将狱室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

魏元忠因为受刑后挪动不得，被狱卒拖到栅门之间的走廊坐着，借着从外面投进来的微光，第一眼就看见了挥着扫帚打扫的狄仁杰。

狄仁杰也是第一次看见受刑的魏元忠，那遍体的伤痕，让他吃惊于酷吏们的残忍。

当狄仁杰拖着扫帚从他身边走过时，魏元忠悄悄地问：“究竟为何事？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

狄仁杰看了看左右，没有人跟着，便小声说道：“老夫料定，皇上知道了这边的情况。”

“怎么会呢？谁有如此能耐，能直达天听？”

“无须多问，再过数日，便见分晓。”狄仁杰一转身，发现狱吏朝这边走来，两人就此打住。

狱吏手中捧着一件衣衫，上面盘了带子，对狄仁杰说：“换上吧！”狄仁杰也不拒绝，接过就穿上。据此，他进一步断定，狄光远已将奏章送到了武曌那里。

三天以后，上官婉儿带了左肃政台的曹掾们，来到位于丽景门的推事院。来俊臣、侯思止等早早地在大路口迎接。

远远地瞧见阵势很大的巡察队伍，来俊臣清瘦的脸上堆满了笑：“知制诰大人驾到，下官未得远迎，还请恕罪。”

上官婉儿下了车子，说道：“本官今日奉陛下旨意，前来查看牢狱，还望大人如实禀告。”

侯思止从旁插话道：“知制诰大人一路劳顿，还请到厅中喝杯茶，歇息片刻，卑职就与来大人一同陪大人查看狱室。”

“还是先去看看狱室吧！”上官婉儿道。

于是，来俊臣在前引路，来到狱室，但见嫌犯们既未披枷，亦未戴镣，一个个纶巾腰带，衣着整齐。来俊臣解释道：“狄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甚安。”

上官婉儿打量了站在走廊里的狄仁杰等人，似乎身上也没有留下什么伤痕。及至走进狱室，平日的柴草早已踪影无寻，换上了较为舒适的榻床，就连以往血污的墙壁也刷上了白粉。

上官婉儿从心里感叹动作好快啊！她不禁有些后悔将消息传给武三思了。

看完狱室，来到前厅，来俊臣已命属下备好了茶点。上官婉儿喝了一口茶，继续问话：“皇上闻说大人等以刑逼供，可有其事？”

来俊臣一脸委屈地说：“若无实据，就是下官再用刑，嫌犯们也不会承认啊！”

闻言，上官婉儿说话的声音就加重了：“陛下圣德浩瀚，即嫌犯亦多所体恤，两位大人办案以来，甚有建树。然则，还请深谙圣意，万不可做违律之事。”

来俊臣与侯思止频频点头说：“我等不敢妄为，还请大人禀奏陛下，臣忠于大周，天日可鉴。”

“本官当然会如实向陛下奏禀这里发生的一切，两位大人就好自为之吧！”接着，上官婉儿就又问起狄仁杰和魏元忠的情况。在她的印象中，

狄仁杰素以干练、多智而颇受皇上青睐；而魏元忠本身就是御史中丞，当属冬官尚书的辅助，对于大周律令熟稔在胸。说这两个人谋反，真是疑窦丛生。

来俊臣察言观色，立即明白了这不是上官婉儿的意思，必是皇上分外重视此案。他当然明白，自狄仁杰入狱以来，虽不曾遭受重刑，但魏元忠遍体鳞伤是掩盖不住的，一旦让他出狱，最终倒霉的是自己。因此，他前两天就以狄仁杰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书。不仅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而且甘愿伏诛。

“果真是狄仁杰所写么？”上官婉儿手捧谢死书，满目的狐疑。

来俊臣忙解释道：“狄仁杰性格，想必姑娘也有所闻，他若是不愿意写，虽施酷刑也是无用。”

上官婉儿想想也是，再看笔迹，确与狄仁杰类似：“好！两位大人就静待皇上的旨意吧！”

上官婉儿的这一趟推事院之行，让来俊臣心里没了底。他猜不透皇上的心思，心情就像这雨前的神都，雾蒙蒙的。

回到院中，两人沉默对望许久，侯思止问道：“大人今天怎么了？不是说好谢死书由魏王转呈皇上么？焉何又给了知制诰？”

来俊臣叹一口气道：“不是话赶到一处了么？谁知她会忽然提起狄仁杰呢？本官近两天反复思虑，皇上如何对这里的一切知道得这样详细，为何不差魏王来，却遣了知制诰来？”

“假谢死书一旦被识破，我等就是欺君之罪啊！”侯思止有些害怕。

来俊臣叹一口气道：“百密一疏啊，事到如今，也只能且行且看吧？

“依在下之见，不如将那老贼……”说话间，侯思止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来俊臣连连摆手：“祸积忽微，我等已错失一局，再不能因小失大。狄仁杰是何等人物？他向来受到皇上垂爱。皇上没有遣魏王来，本就蹊跷，他再死在狱中，必然引起皇上疑虑。”

外面起了风，如雪的柳絮纷纷扬扬地从窗前飞过，白茫茫一片……

武承嗣跪在武曌面前，口中嗫嚅道：“陛下！侄臣……”

武曌厉声道：“你不要再说了，身为亲王，本该遵法表率，你却为了一个婢女而杀了朝廷命官，如此胸怀，岂能成就大事？”

武承嗣一头雾水，武三思明明告诉他，乔知之的上书被上官婉儿抽掉

了，事情是从何处败露的？

他根本不会想到，他本人就是“告密”者。

乔知之虽为一介补阙，但对朝廷的人事布局看得很清。他对春燕并非图一时之快，而是出于真诚的爱。自从春燕被武承嗣以教授姬人妆梳“借”入府中，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春燕。果然，不久就传来春燕投井自尽的消息，他痛不欲生，喝得酩酊大醉，反复吟咏两人最后一次私会时他写给她的诗句：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

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

他不甘心一棵含珠带露的玫瑰被摧折，即便玉碎，他也要上书朝廷，控告武承嗣草菅人命的罪行。在草成上书之后，他担心武承嗣的爪牙遍布宫中，上书无法顺利地到武曌手中。于是，他将上书又抄写了两份，一份投往北阙，一份投进“铜匦”，一份缝进自己的衣襟。

在大火炙烤他的时候，他庆幸于自己已有准备。

现在，这两份上书都已到了武曌手中。上书的日期，正是王庆一闹着要她立武承嗣为太子的那些日子,武曌就很感佩狄仁杰的见事之明，也为自己未改立国嗣而庆幸。

武承嗣悄悄地用余光看了一眼武曌说道：“都是侄臣一时糊涂，贪恋女色，才酿成如此后果，请皇上赐侄臣死罪。”

武曌看看武承嗣，不由得为武门子弟不争气而叹息：“你父亲目光短浅，才招致流表。本期望贺兰敏之能撑起门户，孰料他淫性不改，朕自当清理门户。如今，你又……”

武曌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朕命你自今日起，闭门思过一月，未经朕恩准，不必再到署中。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你今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退下吧！”

武承嗣连忙叩首谢恩，正要告退，就见武钦、上官婉儿走了进来。

上官婉儿先呈上代皇上分拣过的奏章，然后说道：“微臣从推事院归来，特来向陛下复旨。”

武曌脸色阴沉地看了看武承嗣说：“你先不要急着走，听听推事院那边的事儿。”

武承嗣听得出，姑母的恼怒已经过去，而且上官婉儿所说之事，也是他最关心的。

上官婉儿将牢狱所见一一禀奏之后，见武曌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看来！这个来俊臣还真是办事周密有致。”遂将话题转到狄仁杰身上来。

武承嗣心中自然十分清楚，自己的消息没有白送。

上官婉儿说：“狄大人衣衫整洁，气色尚好。不过，据来大人说，狄大人自承反后，就向皇上写了‘谢死书’，甘愿伏诛。”

“哦！有这等事？呈上来。”武曌接过绢帛，果然乃狄仁杰手笔，字体严谨，章法工整，遣词真诚，自语道，“这个狄仁杰，前日上书辩冤，现今又求速死，究竟想些什么？”

这一层上官婉儿当时的确没有想到，经武曌一提示，也颇感奇怪。

此时，武承嗣在一旁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他将死之人，企图做最后一搏，也属常理；求而无望，但盼速死，亦不奇怪。故臣斗胆进言，请陛下择定刑期，将反贼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魏元忠斩首。”

“没让你说话。”武曌瞪了武承嗣一眼，转过脸对上官婉儿说，“依你之见呢？”

“微臣原也没有想那么多。经陛下提示，亦觉不解之处甚多。”

“你断定这‘谢死书’出自狄仁杰之手？”

“来大人亲口对微臣所言。”

武曌沉思片刻说：“这也不难，来人！”

武钦应声进来，武曌下令道：“速带人快马前往推事院，提嫌犯狄仁杰来武成殿回话。”

武承嗣一听就急了，上前阻拦道：“何劳公公。就由侄臣命人去提，岂不快捷。”

武曌的眉毛就横了，大声斥责道：“要你闭门思过，明白么？”

武钦见皇上发怒，忙答一声“遵旨”，就带着禁卫直奔丽景门。

半个时辰后，估摸武钦差不多快到了，武曌这才回转身来，厉声要武承嗣退下。

一个时辰后，狄仁杰已经跪倒在武曌面前了：“罪臣狄仁杰，拜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眼睛冰冷地掠过狄仁杰的额头：“狄仁杰！你可知罪？”

“微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

武曌冷笑一声：“承认谋反‘狱辞’在此，还敢说无罪么？”

“启奏陛下，微臣深受皇恩，纵肝脑涂地，无以回报，何敢徒生异心，反叛朝廷；其二，臣乃一介书生，手无寸兵，如何反叛？其三，臣父子三代皆朝廷忠贞之士，无由反叛。”

“既无叛心，焉何承认谋反？”

“启奏陛下，臣若不承认谋反，则已死于拷掠也。御史中丞魏元忠不承认谋反，被施以酷刑，遍体鳞伤，至今犹不能动。知制诰前几日查看牢狱，当有所见。”

听狄仁杰如此说，武曌想起乐思晦之子的哭诉，两相对照，当是实言。但她仍然不能理解，既然上书为自己辩冤，为何又表奏谢死？

狄仁杰很吃惊地睁大眼睛：“微臣不曾表奏谢死啊！”

武曌对上官婉儿说：“拿给他看。”

狄仁杰将表奏来回看了几遍，由衷地感叹道：“世上竟有如此奇人，模仿微臣笔迹几于乱真，实属难得。”但他接下来就笑了，说模仿终究是模仿，乱真毕竟不敌本真，请陛下将臣的上书与谢死书两相对照，自然不难看出马脚。

武钦于是将两份文书摊开在案头，狄仁杰一眼就看出谢死书的漏洞来：“请陛下细观，别的不说，就臣狄仁杰这三个字，与臣奏章中之书写习惯就不尽相同。陛下再看，臣的字偏于欧阳公，重于恭谨，而其人之字，显然在欧阳询、褚遂良之间兼取，故而虽像，却还是破绽百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都明了了：“由此观之，爱卿果真被冤了。”

狄仁杰说：“此次冤案，非臣一人之冤。任知古、裴行本、魏元忠诸位大人，迫于酷刑而承认谋反，然其忠周之心，可比伯夷、叔齐。”

武曌道：“好了！爱卿不必再回推事院，朕即刻命你回府与家人团聚。其余诸事，朕自会决断。”

风雨终于过去，狄仁杰伏地拜谢皇恩，久久不愿起来。武曌分明看见，狄仁杰的泪水滴落在地。

唉！原来男儿有泪，只在伤心处哦！武曌朝着外面喊：“来人！送狄爱卿回府。”

狄仁杰走了，但他泪水津津的样子却在武曌脑海里回旋，引出她诸多的心事。

“依知制诰观之，朕该如何处置此案？”武曌问身边的上官婉儿。

“这……”上官婉儿拖长了声音，这件事情的确让她不好回答。在武曌身边这两年，她从皇上身上学到的，不只是御臣理政之术，还无形中承继了她性格中许多只在意会中的东西。以至于有一次武三思与她在一起时，说她说话的神态与陛下像极了。闻言，她当时真有些害怕。

一方面，作为上官仪的孙女，她对于狄仁杰这样的忠臣良将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仰，但同时，她又喜欢壮实而又英俊的武三思。在武曌的几个侄子中，三思在相貌上，是最像武曌的。于是，她选择了反询的语气：“陛下圣明，定会做出圣裁的。”

“朕是如此谋虑的。单就此案而言，几位爱卿理当官复原职。”

“陛下是不是说，对这几个人的处置，关乎大周初创基业？”上官婉儿立即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武曌起身道：“朕以为，此案要置于革命大计上研判之。大周初立，人心不稳，臣僚中不少人身进了大周，可心还在唐室。倘是重新启用狄公诸卿，承嗣与三思等也有所顾忌。但若有些臣下效仿魏元忠等口无遮拦，事无分寸，岂不乱了朝纲。”

“陛下的意思是，不追究死罪，但仍需降职使用，以震慑朝野。”上官婉儿望着年届七旬的皇上，深感上苍让武曌降生到人间，就是驾驭群臣的。就是狄仁杰这样的大贤，在她的手中，都不过是一颗棋子，怎么出，放在什么位置，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贬他们的官，是做给别人看的。大臣们就如同风筝，线永远在武曌的手里。她由衷地感佩道：“陛下所虑甚周，微臣明白了。”

“你替朕拟一道诏书，贬狄仁杰为彭泽令、任知古为江夏令、魏元忠为涪陵令、崔宣礼为夷陵令……裴行本、李嗣真流表岭南。交天官署阅过，若无异议，明日朝会上宣布。”

一场涉及数名大臣的谋反案终于落了幕，可是被诬陷者遭到贬谪，诬陷者却没有被追究。朝臣们的心也还是终日悬着，担心不定什么时候，同样的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因此，早朝的氛围也是万分的凝重。

早朝后，武曌特意传狄仁杰到武成殿说话：“朕知道卿有不白之冤，然则，此案涉及人数太多，如裴行本、李嗣真者，确有反状，所谓‘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爱卿既有染，朕就得给朝野一个交代。故贬彭泽，情非得已。”

狄仁杰拜倒在武曌面前说：“微臣铭感陛下不杀之恩。官有大小而责无巨细。彭泽虽一小县，然臣不敢略有懈怠，必竭力尽忠，以报君恩。”

一番话说得武曌心头潮热，眼睛湿润了，她上前抚着狄仁杰的肩膀

说："此去多则两年，少则一年半载，朕定当调卿回京，为大周社稷股肱之臣。"

武曌一直看着狄仁杰的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之中，才收回目光。她这一生中，斩杀朝臣，不计其数，贬谪朝臣，数不胜数，但从来没有谁像狄仁杰这样牵动着她的心绪。

朝政仍需一刻不停地运转。一批人走了，自然另有一批人来填充空白。朝廷相继任命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为冬官尚书，主持宫廷修建，以秋官尚书袁智弘为同平章事，以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右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同平章事。

说起来，李游道也是法吏世家，他的父亲李叔慎就做过刑部侍郎。然而，一想到左肃政台那批武承嗣擢拔的酷吏，他就觉得这冬官尚书做起来十分棘手。他是在长寿元年正月十四被任命的，那天，他跪在含元殿许久，直到朝臣们散去，仍然没有起来，他恳请辞去职务，仍然到陕州去做刺史。可皇上并不理会他。

还有二月任命的秋官尚书同平章事袁智弘，更是战战兢兢。那天，他走出含元殿，满腹心事地对李游道说："公以为比之狄仁杰，你我如何？"

李游道说："在下不敢妄议，依在下而言，狄公乃凤凰，在下乃燕雀耳。"

袁智弘叹一口气说："在下亦有同感。狄公若猛虎，在下乃麋鹿耳。狄公尚不能自保，为贼所陷，贬谪彭泽，你我上任之日，项上人头恐怕已落了一半。"

宰相班底中，最为引人注目者，乃夏官侍郎李昭德。他出身望族，其父李乾祐为太宗贞观年间的殿中侍御史，祖母去世时，太宗还遣使到墓前吊丧。李昭德虽为妾所生，然强势干练，颇得乃父遗风。天授二年，王庆一上书改立国嗣时，他也曾劝谏武曌，不可助长此风。因此，皇上对他还是颇为欣赏的。

狄仁杰一案落幕后，他是朝臣中唯一送狄仁杰出京的高官。那一天，两人从丽景门出城，路过推事院时，李昭德问道："大人当时就是在这里度日如年的？"

狄仁杰用马鞭指了推事院门前的岗哨说道："处官任事，全在心境。不瞒大人说，从被拘捕的那一刻起，老夫就没想能活着出去。心想生死不过一程路而已，便也心安理得了。"

"嘿嘿！"李昭德自嘲道，"只要铜匦仍在，来俊臣诸人不死，说不定哪天在下也进了这牢狱。"

对于狄仁杰的为人，李昭德早从心底感佩，两人出了城，边走边说话，都为朝事的纷纭而忧心忡忡。

“老夫此番离京，陛下虽言情非得已，然一旦下去，三年五载必不能回京。虽然皇上对于酷吏任事，有所反思，然要告密之风彻息，恐非易事。老夫素仰大人刚直，当担当社稷重任。”

“大人所言，鞭辟入里。在下正要就此请大人赐教呢！”

狄仁杰忧心忡忡：“想来大人也知道，老夫之所以入狱，全因打死拥立武承嗣的王庆一而起。然依老夫观之，此事还没有完结，武承嗣、武三思还会再起风浪的。眼下最要紧的是，皇上用人唯亲，武承嗣权力过大，势必有一日，会凌主逼宫，大人须当警之。”

李昭德听得出狄仁杰心头的沉重，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他环顾皇上新任命的袁智弘与李游道，皆胆小怕事之辈，因而就有了一种孤鸿的寂寞：“大人这一走，在下少了一位良师益友，心中顿感十分孤单。”

狄仁杰看着眼睛湿润的李昭德，也是感慨万千：“老夫虽人在天涯，然与大人心意相通，会时刻关注神都风雨的。老夫拜托大人，务必以社稷为重，无惜此身。”

两人惜别，李昭德一直看着狄仁杰消失在阳关尽头，才姗姗回身。

不久，狄仁杰所有的担心和忧虑就被验证了。刚刚履职的李昭德就与武承嗣在朝会发生了担任宰相后的第一次冲突。

五月十九日朝会一开始，李昭德陈奏吐蕃酋长曷苏率部落请求内附，请武曌定夺。

武曌处理起这些事情，向来是胸有成竹的：“尽管大周素与吐蕃修睦善邻，然其动辄犯边掠地。今曷苏来附，削敌之力，壮我军威，当善待之。”

李昭德十分赞同：“陛下圣明，微臣也以为若能善待之，并安置于大周境内，必能分化吐蕃国内之主战挑衅流，求得边陲安宁。故臣以为，当派遣右玉钤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人迎之。”

“爱卿所奏，甚合朕意。传朕旨意，诏命张玄遇为安抚使，前往宣达谕意，置其部落于莱川州，令其安居乐业，臣服朝廷。”

接下来，冬官尚书袁智弘出列禀奏，说初由凤阁侍郎李昭德大人主持的文昌台、定鼎、上东诸门的改建和外郭城修建，已经竣工，恳请陛下前往一观。

武曌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李爱卿于我大周，功莫大焉，外城既修，神都固若金汤。明日不早朝，诸位爱卿就随朕前往一观吧！"

李昭德最是感动。当初要他主持修建外城，他生怕给武承嗣等人留下把柄，对下属严厉约束，自己更是行若由夷，不染一尘。今日获得皇上的赞誉，总算是值了。

接着，武曌便问："诸位大臣，还有陈奏么？"

人群中沉默了一会儿，魏王武承嗣捧了一块赤纹白石出列。奏说有西都长安人献瑞石，呈陛下观之。

武承嗣这一段时间很沉默，很谨慎，尽管武曌没有就乔知之的死再追究下去，但他明白，立为国嗣是不可能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消除姑侄之间的阴影，扭转皇上对自己的印象。

一天，武攸暨匆匆赶来，说是有一位从长安来的商贾欲献瑞石给皇上，他用重金买回来反复把玩，觉得应了天人之交，便拿来供王兄鉴玩。

武承嗣将那石头捧在手上，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与其他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还是惊呼道："哎呀！兄弟慧眼，此乃神石也。"接着便极力从颜色到纹理细细品评恭维了一番。

武攸暨不学无术，被武承嗣说得乐不可支，说太平公主平日里总是讽刺他有眼无珠，这回看她还有何话说。

武承嗣手捧白石，始终没有松手，对武攸暨说："为兄出两倍价钱，你就卖与为兄吧！"

武攸暨先是不肯出让，后架不住武承嗣规劝，终于心动，拿了钱乐颠颠地走了。

武承嗣深知，自从洛水边拜"宝图"后，皇上对来自天外的神石情有独钟，视其为国之祥瑞，朝之福祉。

武曌见此石圆润玉泽，晶莹透亮，特别是红色的纹理中竟然隐约可见是条龙在白云间腾跃，脸上霎时布满了喜色。

武承嗣不失时机地说："微臣以为，神石之出，乃我朝盛事，请陛下与洛水'宝图'等同视之，不唯册封，还要举行盛典，中外朝贺。"

经武承嗣这样一说，大臣们纷纷附和，不仅称赞武承嗣慧眼识宝，尤其将之与大周中兴联系起来，铺排演绎，尽情想象，一时朝堂上人声鼎沸，及至后来，竟然哗啦啦地跪倒在朝堂上，山呼万岁，不能自已。

李昭德深深为朝臣的虚伪和昏聩而悲哀，因此，当武承嗣喋喋不休地向武曌诠释神石的"色白而心赤"时，遭到了他辛辣的嘲讽："依武大人所

言，此石赤心，那下官斗胆问一句，难道天下的白心石头都存有反心么？”

李昭德的话在朝堂上引起哄然大笑，武承嗣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大声喊道：“你等为何发笑？神石出水，我朝幸事，很好笑么？即便石心无反，但你等之中必有怀反心之人。”

臣僚们被武承嗣的气势所震慑，顿时鸦雀无声，把目光投向武曌，不知道皇上就此会做出怎样的决断，唯独李昭德没有退却，他上前一把从武承嗣手中夺过赤纹石，对着外面喊了一声“拿刀来”，于是禁卫进来奉上腰刀。李昭德举起石头，对武曌说：“臣只要一刀下去，即可见真伪。”言罢，用腰刀在石纹上来回刮削，不用一刻时间，那些涂在白石外表的红纹纷纷脱落。

李昭德看一眼武承嗣说：“请问王爷，这该如何解释？”

“这个？本王怎么会知道此乃作弊之作？”

李昭德凛然而立，全然不把武承嗣放在眼里：“启奏陛下，此石显然是别有用心之人欲取悦陛下，故而以假充真，既戏弄了王爷，又犯了欺君罔上之罪。臣请将此人发司刑寺问罪。”

武承嗣将头深深地垂在胸前，不敢看臣僚，也不敢看武曌。

武曌坐在龙案里，脸色更是青一阵白一阵，狠狠地盯着武承嗣，心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使她对几个侄儿很失望。

这时候，冬官尚书李游道出列说：“微臣以为，奸人献石，王爷不知，所谓不知者不罪，臣今日散朝后，就命有司拘拿嫌犯，以欺君之罪斩之。”

可谁也没有想到，武曌却对大臣们说：“虽石有假，然心无恶，且罢了吧！退朝！”

武承嗣再次从心底感谢姑母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若是真要追究下来，李昭德定不会放过他,这既会让陛下伤心，又有损武氏在朝中的力量。走出含元殿，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哼！竟敢欺瞒本王，纵然皇上饶恕了你，本王也定要杀了你！武承嗣在心里想。走了一个狄仁杰，又来一个李昭德，武承嗣觉得，如意元年的夏天让人分外烦躁。

八月底，彭泽县令狄仁杰向李昭德发来一封书信，要他代为转呈自己提请皇上省刑罚的奏章。李昭德为狄仁杰“居江湖之远而怀其君”的胸襟所感动，打开奏章，刚看了几句，他的心潮就滔滔翻卷了——

彭泽县令臣狄仁杰叩见吾皇陛下：

夫法者，国之权衡也；若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所以决疑而明是非，百姓所悬命也。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

今既革命，民心思定，宜省刑尚宽。曩者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目无纲纪，豫州兵祸，生灵涂炭，故不设钩距，无以顺天应人；四凶拘难，扬州遭劫，人心浮动，故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设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奸佞尽处，四海偃然，然则，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伏愿陛下览秦汉得失，考时事之宜，审糟粕之可遗，顿艰险之锋芒，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

李昭德心中积蓄许久的话，都被狄仁杰这淋漓酣畅的文字点透了，他卷起奏章，南望云天，由衷感喟："国有怀英，中天一柱；民有怀英，民之安乐。"

狄仁杰奏疏中所列，正是周初政之弊端，它积之于显庆年间，而终于在此刻暴露出，与当今上下思定的祈愿相去甚远。如果不决然切除，则总有一天，会有社稷倾覆之危。李昭德相信，狄仁杰这道奏疏，如惊雷横田，如醍醐灌顶，一定能引起皇上的深思。

狄公远在江南，尚胸怀社稷，昭德如何能毫无作为，他意气风发地喊道："来人！"

值守的丫鬟进来，李昭德兴冲冲说道："润笔研墨，本官要上书……"

第二十二章

旗猎猎大军西去

雪哀哀二妃香消

这一夜，李昭德几乎无眠，起草完奏疏，便将自己的文字与狄仁杰的文字两相对照，就很得意于两人的息息相通，一个谏言省刑罚，一个提请慎用人，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他明白，这不是偶然，而是源于对大周朝政的共识。

他兴冲冲地招呼丫鬟服侍洗漱。掬一捧清亮的水，敷在额头，顿时觉得爽快了许多，思路在这一刻也变得更加清晰，昨夜的冲动也渐渐消退，手中的绢巾就停留在空中了。

狄仁杰的遭遇就是一面镜子。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往往欲速则不达，他不能再重蹈狄仁杰、魏元忠的命运了，他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密奏给皇上，而不是在公开场合与武承嗣他们对垒。

李昭德重新回到书房，将两份奏章藏好，才上车奔含元殿去了。

就在他等待时机的日子里，四月以来新组的宰相班底中，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等被以谋反罪论处，流表岭南。

告发他们的是一个叫作王弘义的左台侍御史，早年因为告密，曾经被授为游击将军。据说他审讯嫌犯时，喜欢选择狭小的房间，地上铺满蒿草，在蒿子上面铺一层毡褥，嫌犯被熏得透不过气来，就会招供，或者牵涉出他人。袁智弘就是在酷刑下把王璿、李游道等人指为同犯的。

案发以后，李昭德惊出一身冷汗，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次自己倒侥幸地置身事外了。也许是因为皇上近来在各种场合不断褒扬他的缘故。

机会终于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的早晨，武曌起床盥洗之后，由宫娥服侍着梳妆。铜镜里映出她六十八岁的面孔，虽不及前几年那样丰满，然而，宫廷御医们精湛的驻颜术，还是让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许多，加之敷粉描眉之后，整个人顿时显得光彩照人。

“朕还不老吧？”武曌问站在一旁的张尚宫。

张尚宫忙回答说：“陛下寿春永在，风华依旧。”

武曌很开心地笑了，这一笑不要紧，在她身后的张尚宫就有了新的发现，原来皇上前些日子脱落的几颗牙齿处竟然长出了新牙，洁白而润泽，张尚宫“哦”的一声，转过身就跪在武曌面前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武曌收回笑容问道：“一大早，喜从何来。”

张尚宫说：“陛下的落齿更生了！”

“啊！真的么？”张尚宫要宫娥拿来铜镜，捧在武曌面前，当她看到了那白色的米粒一样刚刚露头的新牙后，自己也惊呆了。

武钦见状，就率领贞观殿的太监和宫娥跪倒了一片，言道落齿新生，乃陛下返真还童之象，亦国家振兴之兆。说得武曌心花怒放，忙要张尚宫传来上官婉儿，要她拟一道敕命，重阳节那天，于则天楼大宴群臣，大赦天下，宣布改元。

重阳节这天天气格外好，秋高气爽，则天楼耸立在蓝天之下。

不管李昭德在内心怎样地以为此事有些小题大做，但他表面上却也满面欢喜，与皇上一起分享那个朝野欢庆的时刻。

武承嗣人瘦了不少，他似乎比往日沉稳了。他期望这件事情尽快过去，重新赢得在姑母心中的地位。跟在武曌的身后，他发现姑母明显老了，早年挺直而柔美的腰身如今已经有了略略的佝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很沉重的现实。

他很主动地与李昭德打招呼，李昭德回武承嗣一个笑说："每日朝上、朝下、署中、府上，忙忙碌碌。"

武承嗣故意问道："大人可知道王璿、李游道谋反案？"

他的意思是，你李大人老奸巨猾，竟然没有被牵涉进去。这样的话，李昭德怎么会听不出来呢？但他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场合，任何尖锐的辞藻都会给人留下好斗的印象，于是他转而回答说："下官有今日，多谢武大人百般关照，等哪一日有机会，定当报答。"

话里话外的讽刺意味，武承嗣是听出来了，却是找不到一点破绽，只回道："应该！应该！"

官场的奥妙也正在这里，各怀心事却面带笑容，似乎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大度、很宽容，而骨子里却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

在这次庆典上，朝廷不仅宣布采用新的纪元，而且把每年的九月定为社日，就从今年重阳节开始，颁布了改元、大赦的诏书后，便开始社祭。

佛事是长寿元年社祭的主要活动。武承嗣发现，皇上意外地没有选择白马寺，而是去了龙门寺；而且，与上次祭洛水，受宝图和改唐为周、称帝不同，薛怀义也没有率领众僧，而只是一人参加了改元的大典。典礼一结束，他便跟武曌说寺中有些事要处置，告退了。不只是武承嗣，李昭德等一班宰相也都看到了。

龙门寺的圆觉法师早已率领寺中的知事们在山门外迎接。

"南无华严经！贫僧在此迎候陛下。"圆觉法师一手持着法杖，单手行礼，

"南无华严经！"武曌则以双手合十回之。

接下来，圆觉法师便陪同武曌先到大雄宝殿进香，然后来到法堂，开始说法。

鹤发童颜的圆觉法师面目和蔼，雍容大度，侃侃而谈。武曌在蒲团上打坐听讲，那一句句经文，都勾起她对青春年华的追忆。特别是永徽元年感业寺法师明静为了她与皇上见面，特意破格要她登坛说法的往事犹在

昨日。然而，她已岁近“从心”了，她的美丽到哪里去了？曾经的依偎到哪里去了？本来面对佛祖，该是心绪宁静的武曌，此时却是泪光盈盈，丹凤眼里闪回的都是红尘滚滚、命运颠簸的画面。张尚宫急忙拿来丝绢递给皇上，借以掩饰她的失态，又在她耳边说：“陛下落齿更生，乃童颜再发征兆，该高兴才是啊！”

武曌这才渐渐地笑颜复现，待圆觉法师讲完经文，她再次上前合掌感谢。武曌从武钦手中接过三卷装裱后的经文说：“此朕手抄《华严经》经文，在这个特别日子赠予寺院，聊表朕向佛之心。”

接下来，圆觉法师陪同武曌及其随行大臣们参观石窟造像。这许多洞窟，开凿长达数十年，几乎与她一起走过了神都洛阳的风雨历程。特别是卢舍那大佛，每次看都让武曌心情不能平静。这一回更是感喟万千，在梵文中，卢舍那佛是“光明遍照”之意，又作“净满”之意，这正应了“曌”的含义，回顾自己称帝的经历，就对佛的情缘又深了一层。

武曌转身对武承嗣说：“传朕旨意，明日即遣司礼寺官员为龙门寺、白马寺和东魏国寺僧众广送布施。”

“遵旨。”武承嗣忙回答

说完这些，武曌抬头一看，忽见河对面香山隐蔽处矗着一座佛塔，便问圆觉法师：“记得朕上回来时，尚无此塔。”

“此乃法师明霁圆寂之处。”

“哦？记得朕刚来神都时，就在这龙门山上与明霁大师有过一面之缘，不想再见时，竟是两界之人。”在武曌的心里却是重现着一个曾经与她一起度过感业寺寂寞岁月的并州同乡。多年来，她曾经秘密遣人刺杀明霁，都未能果。天意乎？人意乎？明霁先她而去，也让她少了一块心病。

武曌遂要圆觉法师陪她乘船渡河，一起来到塔前，合掌默诵一段佛经道：“我佛慈悲，度法师慧海慈航，早日转生。”

陪在她身旁的大臣，几乎没有人了解她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只是深深地被皇上的襟怀所打动。

李昭德赞道：“臣闻陛下平日理政之余，抄写佛经，今日一见，果然佛心浩瀚！”

武曌笑道：“其实，无论儒家、释门还是道家，都是向善思慈，体恤上苍好生之德而已。”

臣僚们纷纷称道她日理万机，尚能俯仰天地，真乃神明之君，大周圣皇。武曌欣然领受，并不作谦。她相信，伴随着这口新牙，她的生命将会出现第二次春色烂漫。

她临坡而站，俯视山下，神都洛阳，广厦联署，宫观盘郁，则天楼如卓尔鹤姿，傲然耸立，岚浮翠绕，当她伸开两只胳臂拥抱它时，婉丽江山都在她的怀抱中了……

就在武曌心境最愉快的日子，李昭德来嘉郁殿拜见她了。

罢君臣礼数，李昭德启奏，说彭泽令狄仁杰有奏章来了。

武曌因为心境不错，加上本来对狄仁杰外放就心存惋惜，如今听说有奏章到了，立刻眉宇大展，笑着说："这个狄怀英，倒是有心之人，还惦记着朕。"从武钦手中接过奏章，武曌细细读着，刚才轻松的表情渐渐地凝重起来，及至放下奏章，抬头看了看李昭德说："爱卿如何看待怀英这道奏章？"

"狄大人不以位卑而忘忧国，其心如日月，磊落光明，其言若警钟长鸣，金声玉振。"

武曌没有回应，却只一个"哦"字，还提高了尾音。

"微臣很惭愧，身为朝廷重臣，却无狄大人敢言直谏的气概。不过，微臣也有几句心里话想对陛下说，都写在奏章上面了。"说着，李昭德双手将奏章举过头顶，递到武钦手中。

武曌又"哦"了一声，待阅罢奏章，再度抬起头来时，语气中就含了少有的平静和嗔怪："爱卿与朕，有何话不能当面说，还要写成奏章，岂非君臣隔心？"

李昭德脸上就有些发热，忙说："微臣惭愧。"

武曌看了一眼武钦，他就知道皇上有话要单独与宰相说，于是就带着一干宫娥，退到了殿外。

"有话你就直接说吧，朕可不愿意你藏着掖着。"

李昭德所有的顾虑都被武曌这番话打消了，但他还是很机敏地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陛下恕臣无罪，臣才敢放胆说。"

"朕恕你无罪！"

李昭德这才整了整衣冠，近前一步道："臣斗胆以为，魏王权太重。"

"他不是朕的侄子么，故而有些事就委托他办得多些。"

"臣敢问陛下，侄之于姑，与子之于父何如？"见皇上没有回答，他知道触到了武曌的最敏感处，"子犹有弑父篡国者不绝于史。南朝刘宋之刘劭，元嘉三十年，与其弟刘浚共谋率兵夜闯宫弑父篡君；隋炀帝杨广，于文帝弥留之际，囚之僻室，病饿而亡。子犹如此，况侄乎？"

李昭德暗暗打量武曌的表情，发现她听得很专注，就知道她上心了，就继续说下去：“今魏王既为陛下之侄，又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如此下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矣。”

“咦！”武曌感叹一声，没有下文。显然，李昭德的话触碰到了她心底的隐秘。他所列举之事，远者不过三百年，近者不过数十年，严酷而又现实，仿佛一块巨石投进水波不兴的湖面，顿时浪花飞溅，涟漪不绝。

“不瞒爱卿说，这些事情朕真的从未思量过。”

李昭德脸上充满着忧患和诚恳：“陛下千年，社稷百代，不可不思啊！”

“此话到此为止，只你我君臣知之即可。”

“谢陛下听完臣的陈奏，如此，臣告辞了。”

李昭德正欲转身，却不料武曌说：“爱卿留步，朕还有话说。朕近来接到西州都督唐休璟朝报，请求收复前被吐蕃所侵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朕亦觉得，此时正是收复失土，振我大周国威之良机。只是不知哪位将军可担重任，爱卿久在夏官署，可否举荐一二？”

这一回轮到李昭德感叹了。原来皇上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边境，她的心时刻牵系着边陲的安全。

“唐休璟数十年来，两任西州都督，久在边陲，实属难得。臣乞陛下，予以褒扬。此既为夏官署职责，亦体现陛下爱军之恩泽。至于举荐挂帅之人，眼下就有一人，可担大任。”

“哦？”

“臣所举之人，乃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

“这个人朕知道，近来新任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娄师德也向朕举荐过其人。仪凤二年，他曾随中书令李敬玄西击吐蕃，结果大败。与工部尚书刘审礼同被吐蕃赞普俘获，流落多年，才回到京城的。”

武曌所提到的娄师德，是李昭德任凤阁侍郎后进入夏官署的，郑州原武人，永徽年间以进士入仕。高宗皇帝在位时，从县尉做起，累迁监察御史，上元年间，朝廷招募“猛士”，以击吐蕃，他以文官应召，很快成为兵部瞩目的新星，尤其在保障军需和营田方面颇有建树。他一上任就举荐王孝杰，这让李昭德很欣慰。

“臣在夏官署供职多年，常闻王将军凭栏长啸，为不能复当年被俘之仇而遗憾。近年来，他率部演练，夜而枕戈待旦，晨而闻鸡起舞，可谓兵精将良，他若出兵，定会大获全胜的。”

武曌皱了皱眉头说：“此朕称帝后，第一次收复四镇大战，于外，要震慑

四夷，于内，要振作朝纲，只可胜而不可败，利害关系，爱卿自是不难明白。王孝杰……”

李昭德很自信地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微臣举荐王将军，不唯当下兵势甚旺，更在于他当年被吐蕃赞普俘获后，吐蕃王以‘貌类其父’而厚待之，故而，吐蕃虚实，他知之甚详，定能稳操胜券。”

话说到这儿，武曌也觉得以王孝杰挂帅最为合适，于是说：“就依卿所奏，明日朝会就命其出征。”

第二天朝会上，武曌即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一起，率军进击吐蕃。与此同时，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单品武承嗣为特进，以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以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而以秋官侍郎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以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

对于这个任命，最感欣慰的还是李昭德，这倒不是因为他由夏官侍郎擢拔为凤阁侍郎，而是因为武曌听进去了狄仁杰与自己的谏言。只不过皇上处理起这些事情来更加不露声色，名义上给武承嗣加了特进，实际上使其权力更加虚了，对武攸宁则直接降职使用。论起为人来，武攸宁要比武承嗣好许多，惜乎其才能平平，实在不堪大用。

“众位爱卿！”等武钦宣读完皇上的诏书，武曌站起来，宽大的衣袖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形，“西州四镇，皆我大周国土，然近年来，吐蕃凭其距神都甚远，鞭长莫及之故，日益蚕食，致我四镇相继落入贼手。朕今欲发征伐之师，收复国土，保境安民。王总管……”

王孝杰出列答道：“臣在！”

“朕要为将军于神都城外举行出师大典。朕望大军此去，横扫吐蕃，收我失地，壮我国威。”

大臣们被武曌雄视八荒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跟着喊道：“收我失地，壮我国威。”

王孝杰也感染得激情澎湃，上前双手作揖道：“臣定不负陛下厚望，用吐蕃将士的血濯洗四镇陷落的耻辱。”

走出含元殿，王孝杰从置于殿门口的剑架上拿起宝剑，佩在腰间，两颊仿佛饮了烈酒般的滚烫。看见李昭德过来，他迫不及待地上前说：“末将忍耐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感谢大人举荐。”

李昭德辞谢：“此非本官知人，乃陛下善任之明。”

在司马道尽头，李昭德拱手与王孝杰作别：“等将军凯旋时，只要本官还

在这个位子，一定奏请陛下为你举行庆功大宴。”

……

马思边草，将盼战阵。王孝杰的心此刻早已飞往天山脚下。永昌元年，皇上派遣薛怀义任新平军大总管北击突厥，这让他很纠结，薛怀义一个靠卖脂粉起家的男宠，通什么兵略，知什么打仗？从内心讲，做这种徒有虚名者的副手，他难以心服。与其如此，倒不如栖身兵营，以待来日。

现在，这一天来了！他倒有些心神不定，生怕自己的一点失误，辜负了陛下的热望。

九月下半月，神都的气候日渐清冷，清晨起来，洛阳周围的山川都蒙上了一层霜。

从则天楼起，每隔半里地，就有一座用从香山上采来的松枝搭建的彩门，每个门边，都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府兵，一直绵延到宣辉门外。在这里，耸立着阅兵台，上面铺了猩红的地毡，四周布满了羽林卫。即将出征的府兵由司马和别驾率领，组成一个个方阵，每个方阵的四角都竖着一面“周”字大旗，旁边有一面稍小一点的旗帜，上面书写了紫色的“王”字。

这是武曌称帝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誓师仪式，里里外外都散发着军旅的豪气和胆气。

阿史那忠节的军伍已在武威道整装待发，在神都举行出征誓师的是王孝杰的府卫将士。

上午巳时二刻，武曌在李昭德、武承嗣的陪同下来到阅兵台。军阵中立刻爆发出“大周威武”的声浪，从宣辉门外传到很远的地方，荡起此起彼伏的回声。

李昭德作为主管夏官署的宰相，主持了今天的誓师。太乐署的乐手们演奏了武曌亲作的《享昊天乐》十二首：

奠璧郊坛昭大礼，锵金拊石表虔诚。

始奏承云娱帝赏，复歌调露畅韶英。

一曲完毕，武曌庄严地来到后土、神州、岳镇、海渎、原川等大军将要经过的方位和山川神灵面前献“太牢”，为将士们焚香祈福。武承嗣宣读了由司礼寺起草的祭文。在祭旗之后，李昭德高声道：“请王将军接旗。”

王孝杰着一身铁色铠甲，褐色战袍，足登云靴，腰佩宝剑，铿锵有力地

登上阅兵台，先向诸神焚香，然后向陛下行军礼。当王孝杰双手作揖，向武曌行注目礼时，武承嗣在皇上耳边悄声说：“他焉何如此无礼，见了皇上也不下拜？”

武曌瞪了一眼武承嗣道：“你孤陋寡闻，岂不闻军中不行跪礼的规制？”

武承嗣脸上掠过些许尴尬，退到一旁。王孝杰来到李昭德面前，庄严地接过军旗，面对皇上肃立，高声宣誓：“皇命在上，臣等奉诏出征，戮力同心，誓伐吐蕃，竭忠用命，誓保大周社稷。”

“竭忠用命，誓保大周社稷。”

“竭忠用命，誓保大周社稷。”

……

在滚滚的声潮中，王孝杰走下阅兵台，将军旗交给掌旗官。这时候，一对士卒抬着宰杀的牲畜，绕着军阵，缓缓而行，殷红的血滴在地上，当“牺牲”来到王孝杰面前时，他从剑鞘中抽出宝剑，让鲜血染红了兵器，以示勇往直前，虽死不辞。这个过程，叫作“殉阵”，含着“不用命必斩之”的意思。接下来，每一军阵前站立的别驾和司马，也都给自己的战刀淋上血迹，战鼓、金铎上也都淋了血。将士们也都热血沸腾，一个个似乎都到了战场。

李昭德看着一道道礼仪完成后，便来到武曌面前请示道：“请陛下训示。”

武曌挥开左右的宫娥和武钦，从座上站起来，台上、台下立即安静下来，数万双眼睛一齐投到台上。武曌今日着一身金色软甲、粉色战袍，头戴粉色盔缨的铁盔，腰佩龙泉宝剑，一身英气，看上去哪像七秩老人？

她来到检阅台前，目光自远及近地掠过面前的军阵，沉默良久，这才大声对即将奔向战场的将士们说道：“朕记得年轻时，太宗得名马曰狮子骢，性格暴烈，军营中无人驯服。朕对太宗道朕能驯服，只需铁鞭、铁挝、匕首耳。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槁槁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我大周雄师，负戈出征，当怀虎狼之志，槁敌之首，断敌之喉，壮我军威。朕于神都，等待大军凯旋。”

人群中又是一阵“皇上万岁”的欢呼……

武曌走下阅兵台，来到王孝杰面前：“将军远行，朕赐御马一匹，见马当心系神都矣。”只见御马监牵来一匹深红色的军马，但见这马，高头、扩胸，四蹄有力，“啾啾”昂首嘶鸣，铁蹄在地上磕出闪闪的火花。

武曌道说：“此马乃朕登基时，突厥王所赠，今朕赐予将军，请将军勿负

朕望。”

王孝杰从御马监手中接过马缰，一用力，踩着马镫上了马，作揖道：“陛下赐马，恩同瀚海，微臣当以身赴国，请陛下在神都等待捷报。”

说完，王孝杰勒转马头，来到队伍面前，拔出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光，大喊一声：“出发！”

长寿二年春节前，中原落了一场雪，洛阳城内的高低建筑，城外的大小山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位于洛阳城东南方的东宫，在这样的日子，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武曌称帝后，李旦虽然从皇上降为国嗣，生活的境况却一如既往，他照样深居简出，从不参与朝政，也没有人过问他对当下朝政的看法。

对于他，现在是既不为日月盈亏而悲喜，也不为个人遭际而感叹，每日晨起，洗漱完毕，就开始铺开绢帛作画，而且很投入，一旦进入到丹青世界，仿佛这个世间就只有他一人存在。

走出后宫，前往庄静殿的路上，他抬头看看天，哦！落雪了。李旦伸出手，接住飘飘荡荡的雪花，在脸上擦拭了一遍，整个人就觉得清爽了许多。沿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司马道一路走来，郭纬已经在殿门口等候了。

他正要下拜，却被李旦上前拦住说：“天天如此，你累不累？”来到案头，郭纬已经把昨天没有画完的绢帛铺开了。他画的是一幅《楚天湘水图》，画面上湘水滔滔，两岸千山对出。

郭纬每日在太子身旁陪伴，看过他无数幅画，唯独对这幅湘水图看不透。他不明白，太子身在神都，何以对湘楚情有独钟。每当他就此问李旦时，得到的都只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大凡世间之人，诉诸丹青者，皆心源之于造化质感，或者梦中所见矣。”

呵呵！也许太子是在梦中看到楚地了吧！

李旦很庆幸郭纬没有看透他的画，否则，一不小心传出去，他一家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湘水波涛、山间云霭是当年他从已故宰相阎立本那里学来的线描，很细腻，也很有气势，但在他看来，总没有将自己心中所期待的那种韵味表现出来，却苦于一时找不到新的手法。今天，他将要完成画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右下角那一方松石了。

他先勾出山石的筋骨，然后采用斧劈皴的方法，画出山峰的峻峭险拔。待半干后，用石青敷了色彩。

李旦搁下笔，退到远处，眯着眼睛看了许久，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郭纬问：“殿下此画题为《楚天湘水图》，何以见物不见人乎？”

李旦摸摸下颚，就笑了：“夫画者，迁想之作也，此处虽无人物，然却是在画者的心中。所谓大象无形者是也。”

郭纬懵懂地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懂。他少小进宫，先是跟随故太子李贤，后来被武曌安排到李旦身边。他没有读多少书，自然读不透太子的画作，忙奉上一杯茶，说：“天冷！殿下暖暖手。”

人心是一口井，站在井边的人只是看到井底之水，永远看不到水下的世界。李旦表面的平静又怎么可以取代他思念儿子的焦渴呢？

他的几位皇子，除了皇太孙李成器留在东宫，其他的都封在京外。而他最为喜欢的三子李隆基，也远在长沙。他不知道这个年节还能不能回来与他团聚。而更揪心的还是他的母亲窦德妃思子心切，几度病倒榻前。

李旦看着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郭纬就愈发地不解：“殿下画成，本乃喜事，焉何落泪？”

李旦没有回答，却望着窗外的雪说：“如此大的雪，也不知隆儿能否归来与本宫一起过年。”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位窈窕女子站在了殿门外，软声细语地禀报：“启奏殿下，楚王回京了。”

“哦！如此雪天，本宫真还担心……”随即，李旦转身对郭纬说，“快去迎接隆儿。”

之后，李旦对那女子说：“本宫知道了，你且退下。”

“遵旨！奴婢告退了。”女子低眉顺眼地悄悄打量了一下李旦，怯生生地转身离开。

李旦久久地望着殿门前那一串小巧的足迹，目光陷入迷茫。

这宫娥叫团儿，是几个月前上官婉儿奉武曌的口谕送到东宫来的。东宫宫娥成群，太监塞道，母皇却还把团儿送到自己身边来，显然还是对自己不放心。

于是，他对团儿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戒备，暗地里叮嘱郭纬，绝不让她走进前殿，更不容许她翻看自己的画作和文书。

之前深秋的一个夜晚，李旦在庄静殿作画到深夜，正要吩咐郭纬收拾残纸碎片，团儿却进来了，手中捧着一个四方托盘，上面放着一碗银耳燕窝汤，说是奉王妃旨意送来，为殿下消除疲劳的。

团儿还向郭纬传话，说窦德妃有事传公公前去，殿下有她侍奉就放心吧。

郭纬离开后，殿中就剩下李旦和团儿两人，团儿双目迷离，轻移莲步，袅袅婷婷来到李旦面前，脸颊就浮上了红晕，一对丰满的双乳蹭着李旦的额头说，说话如白云般的绵软：

“奴婢见殿下终日郁郁寡欢，心中很不好受，倘奴婢能为殿下排解惆怅，就请殿下……”说着，团儿低下头去吻李旦。

李旦自幼长在深宫庭院，每日身边美女如云，无论是在当相王时还是在别殿当玩偶皇帝时，都曾经有过借美女排解心绪的举止。这也是皇上能给予他的最大的自由了。然而，面对团儿，他警觉了。

李旦一把推开团儿，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守护在外的狄光远闻声进来，李旦挥了挥手道：“团儿姑娘偶感不适，你带她下去吧！”

“殿下！”团儿满目愤怨地回看李旦……

但李旦事后并没有向武曌陈奏此事，他不能不顾虑到母皇的情感。

经过那个夜晚，两人之间都有了一种暗中的尴尬。开始的时候，团儿见了李旦还有些怯生生的，但自从被武曌传进宫中问了一回话后，回来就变了，似乎此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再出现在李旦身边时，坦然而又淑良，这倒让李旦心中更多了几分不安。

也许是自己想得太多了吧！

“儿臣参见父王。”李旦转身去看，九岁的李隆基英气勃勃地跪倒在自己面前。

李旦上前扶起李隆基，目光从他的额头起步，一点点地移动，直到他穿着虎头靴的足尖：“嗯！是隆儿，是隆儿，本宫不是在梦中。”

一年多没见，李隆基又长高了不少，那相貌就越发地像太宗了。这是李旦最大的欣慰：“如此冰天雪地，隆儿能够回到神都，甘苦本宫自知。”

李隆基倒没有父王那样沉重，言道：“儿臣到达陕州时，才下开雪的，儿臣率领卫士和别驾弃车骑马，星夜奔驰，用不了几日就回京了。”

“见过你母妃了？”

“还没有，儿臣见过父皇，就去看母妃。”

说了一会儿话，李隆基拜别父王，转身出了前殿，向后宫而来。路过殿

宇之间的花坛时，远远地瞧见他的兄长，皇太孙李成器穿一身蓝色箭衣，正在扫开的空地上舞剑。伴随着剑花飞舞，在他的周围环绕着腾腾热气。屈指数来，兄长已经二十二岁了。

李隆基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李成器，直到他平气收势时，才上前施礼道："见过王兄。"

"哦！弟弟回来了。"李成器将宝剑插在鞘中，递给身后的太监，一步上前，就抱住了李隆基，"这一年，想煞为兄了。"

兄弟俩携手来到后宫，从延义门进去，向左拐，就是后宫，刘妃住在袭芳殿，窦德妃住在飞香殿。他们先到刘妃殿内请安，然后李成器回了自己居住的文思殿，李隆基则去见自己的母亲窦德妃。

因思子而病卧榻上的窦德妃看着李隆基平安归来，不由悲喜交加，久久地抱着儿子，目光一刻也不愿意离开。

"隆儿！你瘦了。"窦德妃捧着儿子的脸，泪水哗啦啦地流淌。

李隆基倒不像母亲那样伤感，安慰母亲说："少年英雄，古已有之，甘罗十二岁奉旨出使，舌战赵国庸臣；汉武十六岁执掌国柄。凡天之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儿臣乃李唐之后，焉能怠于安乐。"

窦德妃吻着李隆基的额头，心中很是欣慰。唉！他的父王太软弱了，才任武氏蹂躏宰割。期望从他这一辈，能有转机。但她还是提醒儿子，京城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皇上春秋日高，性格乖戾，他须处处小心才是。

接下来的日子，李隆基每日除了向父王、母妃请安外，就是与皇兄一起舞剑论书。他发现，李成器对于龟兹乐音研读甚深，便于一个雪天邀了恒王李撝、郑王李范、赵王李业几人来听龟兹乐音。

木炭火将文思殿烘得温暖如春，滚热的酒酿在殿内各个角落弥漫着芳香，大家听着龟兹来的几位琵琶手、五弦琴手、箫演奏手弹拨吹奏着李成器谱写的曲子，那旋律中含着一种青山远去的忧伤，浮云藏狗的苍凉，听得几位亲王心里酸酸的，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李隆基见状，举起酒杯说："你我兄弟，册封在外，难得一见，如此伤情，岂不辜负了如此美景。我在这里敬王兄与诸位兄弟一杯。"

几杯酒下肚，李成器脸热胸袒，站起来说："为兄为诸位兄弟起舞助兴一番如何？"

他跳的就是龟兹舞，先是独舞，接着是几名女乐手伴着起舞，继之，李隆基等兄弟四人也都加入了进来。旋转、歌吟，让他们暂时忘却了积蓄太久的压抑，沉浸在春前的狂欢中，直至夜阑人静。

当那悠长的音乐渐渐停止时，几位兄弟才想到时间不早了，纷纷起身告辞。这时候，李隆基却说话了：“年节之后，兄弟又要各回封邑。来日相期，渺若云汉，何不同榻而卧，做竟宵之谈？”

李撝就笑他太痴，何来能覆五人之棉被。

李隆基狡黠地眨了眨眼睛说：“不劳各位兄弟费心，我早有所备。”说着，他对跟在身边的太监挥了挥手，只见两位太监抬过一卷棉被。李隆基吩咐展开，大家一看，果然十分宽大，足够五人同寝；李隆基又挥了挥手，见两个宫娥抬出一个大枕。李成器的眼睛顿时睁大了，这小小细节已足见李隆基处事的周密。

当夜，兄弟五人同卧一榻，彼此叙说着埋在心头许久的话，说到父亲李旦虽身为太子，却不能过问国政时，李成器潸然泪下，李隆基则愤愤不平，发誓有朝一日，要重振大唐基业。

李撝急忙伸手捂住了李隆基的嘴说：“隔墙有耳，兄弟……”

第二天早起，雪停了，李隆基又相约几位兄弟踏雪狩猎，说在这样的天气，猎物外出觅食，是狩猎的最好时机。李成器摇了摇头说：“你我兄弟，前呼后拥，弓箭在腰，难免引人疑虑，倒不如踏雪寻梅如何？”

李范附和道：“王兄此议甚好。小弟知道，神都城外东魏国寺就有蜡梅开得正盛，不妨一观。”

当下弟兄五人，在身边宫娥和太监伺候下，换了棉外氅、风帽，率了侍卫出宫去了。

他们一行来到建春门前，城门司直见是李成器，急忙吩咐开了城门，放下吊桥。五人正要驰过吊桥，却听见身后声音嘈杂，李隆基回头去看，见一队人马冲了过来，一边喊“闪开”，一边挥动皮鞭抽打躲避不及者。有一位旅帅的马鞭恰好打在了李成器的卫士肩头，顿时渗出一股血。这一来，卫士不依了，狠狠地回了旅帅一鞭。

旅帅火起，对身后的属下喊道：“大胆狂徒，竟敢殴打本将，给我打。”

双方很快扭打在一起，从马上打到马下，从徒手搏击到抽出兵器对峙，眼看就要酿成大祸。李成器见状，拨转马头，对着纷乱的人群大喝一声：“住手！同是大周府卫，大打出手，成何体统？”

话音刚落，就听见从不远处传来一声怒吼：“何人在此喧哗？”李成器转脸去看，却是继任丘神□的执金吾将军武懿宗，也是皇上的族侄。

武懿宗策马来到城门前，看到旅帅脸上的血印，脸顿时拉下来了：“殿下对卫士不加管束，以致随意出手打人，心中太没有皇上了吧？”

李成器掂量得出这话的分量，忙说：“都是本王疏于约束，还请将军息怒，今日回去，定当严训。”

然而，武懿宗却并不给他面子，说此事定要禀奏陛下。

这话一出口，早已按捺不住的李隆基不依了，催马上前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

话虽不多，却一下子噎得武懿宗半晌说不出话来。

事情最后还是以李成器道歉让步了结，李隆基就感到十分窝火，一干人霎时游兴索然，转身回了宫中。

窦德妃看见儿子气呼呼地回来了，便问道：“不是与你皇兄踏雪去了么，为何如此早就回宫了？”

李隆基将马鞭递给身后的太监，一屁股坐下说：“如此忍耐，何时可终？”

听完儿子的叙说，窦德妃心中很不是滋味，然而，她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便拉着李隆基的手说：“昔越王勾践兵败吴王夫差，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儿啊！不可做匹夫之勇啊。”

“母亲！儿臣是为父王憋屈啊！”李隆基看着日渐消瘦的窦德妃，眼内涌出两股热泪。

在儿子回到自己的殿中后，窦德妃急忙来到袭芳殿，见刘妃正皱着眉头发愁，还没有等窦德妃说话，刘妃就开口道：“这些个孩子不懂事，本宫担心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皇上若因此怪罪太子殿下，那就……”

窦德妃叹道：“谁说不是呢？他们只管自己痛快，怎的就不想想他们父王的艰难呢？”

整个晚上，两个女人都提心吊胆，睡不安稳，生怕夜半府卫闯宫问罪。

这是腊月二十八发生的事情，除夕一大早，郭纬却带回一个消息，说皇上听了武懿宗的陈奏，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夸誉李隆基像个热血男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连李旦也蒙了。

除夕夜，李旦偕刘妃和窦德妃带着儿子们去与武曌守岁。在那里，他看到了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对李隆基格外偏爱，拉着他来到武曌面前笑着说：“哎呀呀！也就是他才敢当面顶撞懿宗表弟，母皇说是不？”

武曌抚摸着李隆基的肩膀说："朕诸子皆雅柔有余而刚气不足，隆基脾性，颇类太宗，朕心甚慰矣。"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不仅让李旦感到无地自容，而且让东宫嫔妃都十分震惊。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元旦清晨，武曌循着近年惯例，于万象神宫举行祭祀大典，却以魏王武承嗣为亚献，以梁王武三思为终献。祭祀大典上，演奏了皇上亲自制作的神宫乐，舞者达九百多人，气势较之往年更大。虽然祭祀的列祖列宗包含了武氏宗室和李氏宗室，但主祭人没有一个出自李唐宗室。

皇上做出这样的安排，连宰相班底一干人都不知道。李昭德悄悄打量站在祭祀班列中的李旦、刘妃、窦德妃和他们的几个儿子，见他们一个个都脸色苍白，十分难看，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几个时辰的祭祀大典，对李旦来说形同牢狱。好不容易挨到典礼结束，车驾一回到东宫，他就颓然跌倒在榻上，两眼呆呆地望着殿顶，沉默不语。

"简直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刘妃气咻咻地说着，从身上脱下斗篷，递给韦团儿。

窦德妃也接着道："即便不看太子之面，也该顾忌宗庙吧！武承嗣算什么，凭什么资格亚献？"

正说着话，李成器带着几个弟兄来到庄静殿，纷纷替父王鸣不平。

李旦从榻上坐起来，挥手阻止了众人的议论说："母皇自有道理，我等愚昧，何以能知之？你们各自回自己的殿中去吧，万勿再生事端。"

刘妃眼里噙着泪水道："从皇上当到太子，到头来连祭祀宗庙的资格都没有了，殿下不觉得，这是让东宫蒙羞么？"

李隆基接着刘妃的话说："母妃一语中的。惹急了，儿臣就上嘉豫殿问个究竟。"

李旦大喝一声"罢了"，眼泪终于忍不住顺着两颊淌到嘴角："你等万不可鲁莽，若是希望本宫多活几天，就万万不要有违逆之举，否则，母皇追究下来……"

可平日里温雅淑静的窦德妃今天却难以咽下这口气，说："殿下也不必太过于谨慎，皇上所生四子，二子死于非命，一子流放房州，唯剩殿下一子，臣妾就不信她还真的能将蔓上之瓜摘完。"

李旦长叹一声："你们哪……"

午后，李旦醒来，郭纬禀告，说刚才宫中来人，传韦团儿进嘉豫殿去了。

“什么？你说什么？”李旦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母皇这会儿传她进宫，绝非吉兆。”

郭纬亦觉事出蹊跷，但他还是安慰李旦道：“殿下也不必太过于忧虑，毕竟母子连心，陛下不会因几句议论就对亲子开杀戒的。”

韦团儿手捧扎了钢针的人偶跪倒在武曌面前，将在刘妃与窦德妃殿脚发掘祝诅器物的经过叙述一遍后道：“奴婢以为，二妃对陛下在万象神宫未召太子亚献怀恨在心，才出此毒计。”

“哼！这两个可恶的女人，恐怕是活腻了。”“教子不严，罪在当诛。”武曌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但她转脸面对团儿的时候，整个的人就平静多了，“朕知道了，你且回东宫去，一切如常，勿动声色，若是对太子稍有不恭，朕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明白么？”

“奴婢明白。”团儿急忙回应，然后战战兢兢地退出去了。

正月初二一天，东宫沉浸在年节气氛中，一切风平浪静。李成器与李隆基等几位兄弟结伴出游时，再也没有发生建春门那样的冲突，大家从心底感谢皇上的宽怀，以为事情已经过去。倒是两位太子妃心中不安，觉得误解了皇上。

正月初三，窦德妃到袭芳殿向刘妃拜年，对她说道：“依礼，今日你我作为儿媳，该朝拜母皇才是。”

“就依妹妹。我等如此，非为别的，单为太子殿下平安无事。不过，依母皇的性格，本宫总觉得平静背后有蹊跷。”刘妃还是心有疑惑。

“她是当今皇上，凡事总得依律才行。”接着窦德妃就向刘妃说了初二早上武钦特地传李隆基进宫的情景。

武曌毫不掩饰她对李隆基的喜欢，她还拿出自己撰写的《垂拱集》抄卷赐予李隆基。

刘妃听了后说：“妹妹说得也许有道理，这不仅因为隆基这孩子长得太像太宗皇帝了，还因为永昌元年，母皇诏命将之过继给故孝敬皇帝李弘为子，以续香火。她不好对他怎么样，否则对朝野也不好交代。”

不管怎么说，问安拜年总是要遵循礼制的。刘妃想，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两人遂一起来到庄静殿，跟李旦商量。

以往王妃朝拜皇上，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今天，李旦却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有了一种莫名的担心：“本宫意思，爱妃改日进宫，亦无不可，破

五去亦不违制。”

刘妃笑着说：“依制，五日一请安。因为年节，错到今日，若不去，母皇降罪下来，如何了得？”

李旦没有理由再阻拦他们：“爱妃所言甚是，不妨早去早回，好让本宫放心。”

刘妃就笑了，说遵殿下旨意就是。

出了东宫，刘妃对窦德妃说：“殿下今日神色似有些不安，想必是前日为了祭祀大典之事，团儿又被传进宫中问话。如今他有所犹豫，亦在情理之中，相濡以沫十数年，知夫者莫若妻，他就是这个性格，遇事胆小谨慎。”

这话若是放在过去，窦德妃心中定是不乐意了。然而，近年来，李旦的坎坷境遇磨平了两个女人心底的芥蒂，使她们之间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宽容和理解。窦德妃点点头说：“姐姐说得对！妹妹听说殿下幼年时期，也是胆气十足，背着母皇出去斗鸡，如今，凡事谨小慎微，皆因世事沧桑之故。”

刘妃深以为然。她们的话题便又由李旦延及到几个儿子身上，刘妃的心情就沉重起来：“孩子们不懂事，不了解这宫中每一块砖都流着血和泪。有时候，因为血气方刚，看不惯眼前世故，总会说些不得体的话来。本宫意思，今日进宫，你我姐妹要察言观色，若有变兆，尽早吩咐他们离京。”

说着话，车驾便到了嘉豫殿前，两人相携着下车步行，节日的嘉豫殿，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司马道两旁挂满了宫灯，一直到殿门前。

张尚宫正在殿门外等候，看见两位王妃后急忙上前见礼。

她们就这样进了宫……

嘉豫殿的殿门，在她们踏进宫殿的那一刻，缓缓地合上了。

李旦今日的心里乱纷纷的，手中的笔也不听使唤，他画的是《寒雪栖禽图》。他先用笔勾出一枝古松，添加了几丛针叶，又在右上角画了一只寒禽，孤立枝头，眺望远方，似乎是在期待乳禽归来，又似乎是在独自落寞。雪是靠大片留白渲染的，云雪飘扬，大有万象错布的感觉。郭纬在旁边看着，击节称赞殿下的画艺愈来愈精了。

然而，在画禽眼时，竟然因含水太多而流墨了，好好的一只禽眼顿时成了一团黑。李旦的心一下子就乱了，回身时，衣袖竟然扫落了案头的玉砚，只听“咯噔”一声，碎成两块……

李旦顿时浑身软瘫了，近乎声嘶力竭地喊道：“爱妃她们……”

朦胧间，他看见韦团儿出现在门口，却是无论如何也喊不出声音，头一歪，昏厥过去。

第二十三章

李太子饮恨自保

王孝杰挥师大捷

东宫太监去了半个时辰，太医署的秦鸣鹤就来了。

郭纬引着秦太医来到庄静殿内室，但见李旦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秦太医忙拿了脉枕垫在他的腕下，屏住呼吸，细听脉跳。只感觉尺脉脉壁紧张度增高、脉搏张力增加而出现弦直状态，脉体弦长、绷细而紧张，且滞涩不畅。

秦鸣鹤又换了个姿势诊断，脉跳很快从指下掠过，出现振动消失的空寂感，其间缺少平稳的过渡，几乎脉搏一出现，指下感觉有如一个很小的豆状往上顶一下就过去了。他这下心中就有数了，宫中的事情本就错综复杂，加上皇上性格善变，嬗于权变，太子殿下日子艰危啊。

郭纬迫不及待地问道：“殿下究竟为何症？”

秦鸣鹤捋了捋银白色的胡须，缓缓地说：“脉象显示，殿下之病，乃遭受惊恐，又兼心气郁结，故而昏厥。在下先开几剂药，用以安神清淤，如需再诊，随时传在下进宫。”

开完方剂，郭纬命可靠的太监去尚药局抓药，自己陪着李旦，问要不要禀奏陛下知道。李旦摇了摇头，凄然泪下说：“本宫自知病因，即便秦太医不诊脉，也是清清楚楚。”

“玉砚落地，乃物之损毁常事，殿下无须思虑太多。”

李旦叹道：“二位王妃前来辞行时，本宫就要她们速去速回，现已这个时辰了，却不见踪影，你说……”

郭纬劝慰：“年节之际，兴许陛下高兴，留两位娘娘进膳呢。”

李旦摇了摇头：“母皇从未有过此举，即便是庐陵王之韦妃，当年与母皇情笃，亦从未留在宫中用膳，何况……”

发了一会儿呆，李旦又问：“成器他们兄弟呢？”郭纬说他们都到去投壶了。

“此事先不要告诉他们。”话虽是这样说，可李旦明白，瞒得了一时，瞒不过今天。到晚上还不见他们的母亲回来，又将会发生什么，他简直不敢想。

东宫太监从尚药局回来，郭纬亲自安排细心的宫娥为李旦煎好药，并亲自侍奉服下。不一会儿李旦就进入了梦乡，他这才收拾摔碎在地上的玉砚残片。他捧起玉砚的一半，细细端详，禁不住在心底惊呼“怪哉”，裂口不偏不倚，恰好从中间断成两片，伤口的裂痕如刀切一般。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颤抖：“唉！两位娘娘八成是回不来了。”

他将玉砚的碎片收进旁边的匣子中，回转身来到内室，看见李旦额头汗水津津，口里依稀呼唤：“爱妃……爱妃……”

他擦了擦潮湿的眼角，来到外室，寂然独坐，以备李旦随时传唤。

李旦在梦中看见了刘妃和窦德妃，可她们平日里清丽的面容却变得模糊不清。她们的身子很轻，脚板离开地面，似乎是在空中飘浮的片云，他隐隐约约听见她们凄婉的哭声：“殿下！臣妾不忍离殿下而去啊！”

“殿下！臣妾冤枉啊！”

“殿下！你要为臣妾报仇雪恨啊！”

那声音忽而很遥远，忽而又很贴近，忽而有如风声，忽而有如水声。

李旦腾空而起，奋力追赶着她们的身影，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即。他使劲高呼：“爱妃！等着，本宫来救你……”不知她们是否听见了他的呼唤，却始终停不住脚步。

李旦追着两位王妃到了一座殿宇前，那殿宇周围，黑云涌动，阴风簌簌，她们双双进了殿宇，忽然从殿宇的上空喷出一股鲜血，顿时染红了半边天。李旦置身于血色的云霓中间，被风裹着，怎么也冲不出去，他大声喊道：“母皇救我……”

郭纬听到李旦梦中大喊，急忙来到内室，只见太子的双手压在胸前，口中呓语不断。他忙上前轻轻挪开他的双臂，李旦一激灵，醒来了，奋力将郭纬推到一边，惊恐地说：“你是何人，为何要加害本宫？”

郭纬大惊失色，从地上爬起来，双膝挪到李旦榻前说：“殿下！奴才是郭纬啊！”

李旦睁开迷离的双眸，发现跪在面前的确是日夜陪伴他的太监，心绪才稍稍安定了些。

问：“两位爱妃还没有归来么？”

郭纬失望地摇摇头，李旦无力地靠在榻上，眼望殿外纷纷扬扬、越下越

大的雪，独自垂泪，口中讷讷自语道：“爱妃定是遭遇不测了。”

李旦又问几位王子可否回来，郭纬禀告说，午后，他们与侍卫狄光远一起在后花园冒雪练剑，这会儿应该是各回殿中去了。

“速传狄爱卿来见。”李旦下令。

郭纬出得庄静殿，就看见狄光远一人正站在殿外不远处的雪中，他紧走两步上前说：“狄将军，殿下传你进殿。”

狄光远手按剑柄，来到郭纬身边说：“看公公神色慌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郭纬长叹一声说：“唉！刘王妃与窦德妃进宫朝拜皇上，眼看天色已晚，仍不见踪影，殿下牵挂不已，恐生事变，故而要在下传将军商议对策。”

狄光远的心就“呼啦”一下悬在了半空，清晨他到东宫巡察时，曾看见两辆车驾出了东宫，后面跟了一群宫娥、太监，却不承想是两位王妃。

进了庄静殿，狄光远惊异地发现，这才半日没见，太子竟像换了个人，精神疲惫，双眸浮肿。看见狄光远进来，李旦挥手免去了参拜之礼，直截了当地说：“自今夜起，爱卿就不必回府上了，率领宫中禁卫，小心巡察，直至王子们离京回到封邑。”

“请殿下放心，有臣在，贼人休想近得东宫半步。”接着狄光远话锋一转道，“微臣听闻两位王妃进宫面圣，至今未归。微臣清早看见有宫娥、太监伴随王妃进宫，传他们来问话，也许有助于弄清情由。”

狄光远一番话让郭纬顿开茅塞，当下传来王妃身边的两位尚宫问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到了嘉豫殿前，王妃吩咐，让奴婢在外等候，她们问安一毕就出来，孰料奴婢等了半日，却不见娘娘踪影。奴婢到殿门口去问，值守的太监说两位王妃早就离开多时。奴婢回到东宫，一直等待娘娘归来，故而没有及时禀奏太子殿下。

郭纬脸拉得老长，责备两位尚宫为何不早说。

李旦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斥责尚宫们了，他有一种预感，刘王妃与窦德妃已不在人世，他的心一阵阵绞痛。她们曾陪伴他度过了一个个艰难的时刻，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屈辱。多少次，他为自己的尴尬地位而心灰意冷，甚至曾经萌发过绝世之念，是刘妃苦口婆心地殷殷劝慰，一次又一次抚平他心头的创伤；有多少次，他连眼下这个太子也不想再做，欲向皇上上书辞让，都被窦德妃劝阻，说他如此会为武氏留下以身胁迫的把柄。也许，当初她们来到自己身边时，只求获得一份皇家的宠爱，然而，风雨人世却把他和她们结为了同沉浮、共悲欢的心灵知己。可现在，她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李旦终于无法忍受久抑的沉郁，仰面捶胸，号啕大哭：“爱妃！是本宫害了你们。”

“二妃已去，本宫安能苟活人世？等着，本宫来了。”李旦扑下榻床，朝着殿中央的梁柱撞去。

狄光远飞步上前，从后面抱住李旦劝道：“二妃虽去，诸妃尚在，王子尚在，殿下岂可毁于一念而留下千古遗恨？”

郭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说：“为李氏宗庙计，请殿下珍惜玉体！”

李旦颓然跌坐在地道：“身为太子，无力呵护至亲，何谓太子？”

狄光远扶起李旦回榻道：“于今之计，是要呵护诸位王子不被伤害，还请殿下慎思对策。”

“本宫心乱如麻，茫然无计，依二卿观之，此事该如何了结？”

郭纬起身，到殿门口看了看，回来掩上门说：“依奴才观之，诸位王爷留在京城，百害而无一利。”

狄光远暗示郭纬到殿门外守着，他沉吟须臾后道：“微臣以为，今夜子时，密召诸位王爷进宫陈明利害，遣他们早早离京。为防止皇上生疑，不可以一次离京，应错开时间，如此，既合于朝制，又不违人情。”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李旦点了点头。

郭纬站在大雪纷纷的殿前，不一会儿足尖就被雪覆盖，冻得生疼，脊梁也冰冷冰冷的，身子缩成一团，却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宫里上灯时分，韦团儿端着一个方盘，上面盛着酒菜，从延义门出来，朝这边来了，他立即睁大了眼睛，瞅着她袅袅婷婷的样子。

隔着几步远，韦团儿向郭纬打招呼说：“天寒地冻的，公公不在殿里侍奉殿下，却站在雪地里发呆。”

郭纬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小声道：“殿下刚刚睡着，你轻点。”

“现在又不是夜间，殿下睡什么觉，团儿感念殿下天冷作画，温了一壶酒，御膳房做了上好的小菜，给殿下暖暖身子。”团儿欲绕过郭纬。

郭纬伸开双臂，拦住团儿道：“殿下作画疲累，刚刚睡着，你去了，若是殿下怪罪下来，无论是咱家还是姑娘都难以收场，你就交给咱家吧！”

团儿无奈，只好说道：“如此不劳公公了，团儿夜间值守，殿下何时饿了，传唤一声，我送进去就是。”言罢，她转身便走了。

“哼！”韦团儿进了延义门，回看一眼风雪中的郭纬，嘴角露出得意的笑，“蠢材，焉能知道这一切，皆我所为呢？”

郭纬的心思当然没有因为团儿的离去而停歇，他猜想，团儿此时来定是已经获悉二位王妃进宫不归的消息，想探个究竟。待她走远后，便急忙进来说明原委。

狄光远自幼跟随父亲，学了些断案技能，便分析说："依臣观之，这团儿断非寻常宫娥，说不定二妃失踪与她干系甚大。故而，微臣猜度，不消两日，皇上定会召见殿下询问东宫事变。臣奏请殿下，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安之若素，从容淡定，绝不要在皇上面前流露丝毫愤懑。"

郭纬说："奴才奏请殿下，各位王爷离京前定要去向皇上辞行。若是问起宫中情况，皆答一切如常。"

夜色渐渐深了，李旦看着面前的两位心腹，只是默默点头，心却是随着两位皇妃去了。

更漏过了子夜，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从延义门内传来杂沓的、低沉的、踩着积雪的沉闷脚步声！哦！他的儿子们来了……

正月初三凌晨子时，父王忽然密召众位兄弟到庄静殿，言明二位王妃外出不归的噩耗，九岁的李隆基就从心底断定母亲的死与嘉豫殿脱不开干系，他倒没有如皇兄李成器那样痛哭流涕，他忍着丧母之痛，强使自己的泪水往心里流，暗暗发誓，有一天定要报这弑母之仇。

正月十六辰时二刻，李隆基在狄光远和随身别驾护卫下来到嘉豫殿。值守的太监说陛下正月初四就搬回武成殿了。皇帝移驾，自是要通知东宫的。李隆基这样做，正是要给武曌留下闭目塞听的印象。

现在，武成殿就在眼前，听到武钦传宣的声音后，他在殿门口平静了一下心绪后，才缓缓走到武曌面前，深深地跪倒在地说："孙儿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放下手中的朱笔，来到李隆基面前，看着他英姿勃勃的样子，脸上就露出由衷的喜悦："在神都度新年，还开心吧？"

"启奏陛下，孙儿沐浴圣皇恩泽，聆听陛下教诲，十分开心。"

武曌没有接李隆基的话茬，却用一双丹凤眼抚摸着李隆基的脸颊，那目光透着浓郁的母性，唉！他太像太宗了，怎的就有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娘呢？一刹那，武曌的眼睛有些湿润了："闻说你母后失踪，朕不胜伤感。"

李隆基觉得，眼前的陛下，让他觉得很陌生，也有几分惧怕，但他很快想好了说辞："母亲失踪，萱堂蒙悲，然有祖母圣恩沐浴，孙儿也很幸运。"

武曌对李隆基的应对自然很满意，却也很纳闷。小小年纪，对宫中重大

变故泰然置之，何以有如此帝王气度？

“好！难得你孝心一片，你母亲闻之，亦当含笑。”她没有说出后面两个字，却换了期待的口气继续说，“楚地民风彪悍，望你好自为之，多想着为朝廷效力。”

祖孙之间的谈话以李隆基的“孙儿遵旨”而结束，听着李隆基的脚步渐行渐远，武曌心头忽然就萌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遗憾。偌大的武门，何以就出不了如李隆基这样的少年英杰呢？

二月二，惊蛰日，立春后第一声惊雷响过神都上空时，武曌正在武成殿批阅奏章，武钦进来禀奏，说禁卫发现嘉豫殿方向火球滚动，有一棵巨大的松树被雷击起火。武曌手中的笔就搁在了案头，她的心顿时缩紧了，立即想到了二位王妃的死。

其实，正月初三那一天，刘妃、窦德妃走进嘉豫殿的时候，并没有见到皇上，这一切都是来俊臣事先安排好的，皇上早已提前离开了大殿，隐身到另一处等待消息。据来俊臣后来呈送的“狱辞”说，二位王妃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领罪。她们死于乱棍重击，就埋葬在嘉豫殿的地下。

这也是她后来搬回武成殿的主要原因。

曾经荡漾着君臣笑声的嘉豫殿成了一座死殿、孤殿，只有前后殿门上的大锁在寒风中摇出“咣当”的哀鸣。有夜里值守的太监私下里传说，每当子夜时，就从殿内传来女人凄厉的哭声。皇上一怒之下，将那个值守的太监杖击一百，当场毙命，从此，二妃之死也成了大周朝野讳莫如深的禁忌。

可这恼人的雷声，让孤魂鬼影再度爬上了武曌的心头，让她重新回到如长孙无忌当年被杀之后一样的心境。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的旦儿对二妃的不归至今置若罔闻，她派到东宫去的韦团儿近来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带给她。

“武钦！速去知会东宫，午后移驾庄静殿。”

武钦道一声“遵旨”，转身出了武成殿。武曌靠在榻前，闭目深思。他们母子很久没有敞开心扉说话了，她应该想想，该对他说些什么？

不仅是武曌，李旦对于母皇忽然要来也十分惶恐。送走武钦，他便转身问跟在身后的郭纬：“母皇忽然驾临，显然与二妃失踪有关，爱卿说本宫该如何应对？”

“当此之际，武承嗣眈眈于国嗣，殿下纵有千般委屈，也该忍在心底，从容镇定，万不可任性自为，坏了大事。”郭纬说着，眼睛就潮热了。

两人正说着话，狄光远在殿外禀奏说：“陛下驾到，已经进宫来了。”

他的话刚刚落音，就听见武钦尖细的声音：“皇上驾到！”

李旦率狄光远与郭纬来到殿外，跪倒在地说：“儿臣迎接母皇圣驾。母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说一声“平身”，待李旦起身，才在郭纬引导下进了庄静殿。环顾四周，所有的摆设都是当初入住东宫时武曌敕命殿中省安排的。进门两边的墙壁上，悬挂的是武曌的两首诗作，迎面的台案后面，是已故的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相比于褚遂良的同题临摹，冯书在形似中带着明显的个人标志。它本是呈给高宗的，现在悬挂在这里，也是对先帝的追念。除了这些，太子没有任何自己的笔迹墨痕留下。

武曌来到案头，翻了翻一卷已完成的画作，其中有一幅松鹰图，那鹰眼高瞻远瞩，那松枝，龙爪虬枝。李旦见状，忙上前道：“闻知母皇甚爱松鹰，儿臣原想装裱以后呈奉母皇的。”

武曌点了点头说：“百行孝为先，你有此心，朕甚欣慰。”

郭纬向外面招了招手，宫娥们立刻捧着茶点鱼贯而入，向皇上和太子呈奉了茶水。李旦先饮后武曌才缓缓地呷了一口，母子之间，还如此警惕，这个细节让李旦有些寒心。

武曌放下茶杯，随意问了太子平日的起居，知他除了作画，就是读书，履行每五天向皇上请安，每晚睡前，还要到后殿的佛龛前为母皇祈福。

武曌的表情平和而又慈祥，看着李旦日渐消瘦的面容，天然的母性让她不无哀婉地说：“刘妃、窦德妃失踪月余，至今渺无消息，知道你心中不好受，其实，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李旦的心头顿时就忐忑了，转身拜倒在地说：“儿臣谢过母后恩典。儿臣有母皇足矣！”接着又问，“是否让儿臣传卢贵妃、王德妃和王贤妃来拜见母皇？”

武曌摆了摆手说：“不必了，朕就来看看太子，坐坐就走。二妃失踪后，她们都很怕朕吧？”

李旦形容淡定地说：“母皇言重了，刘妃、窦德妃失踪，皆造化所致。各位王妃早晚都净手焚香，佛前三拜，为母皇祈福纳祥。”

“倘真如此，朕甚慰之。”说着，武曌起身问道，“这半晌，怎的不见团儿？”

李旦忙命宫娥出去传唤，不一会儿，团儿便进来拜见皇上。武曌一脸正色说：“朕遣你来东宫，原是要你陪伴太子，你为何玩忽职守？”

李旦见状，忙说：“非团儿不遵职守，是儿臣得知母皇驾临，要她督促御膳房备酒肴去了。”

武曌却不以为然：“宫中有尚食，何须她多嘴多舌。”但她话说到这里，却是锋头一转，要她往后小心从事，不可疏忽大意。

在场的郭纬和狄光远都听出了皇上话里的弦外之音，不由得为太子捏了一把汗，孰料李旦的一句话使转机倏然出现：“此事原不怪团儿，是儿臣所虑不周，往后让她早晚陪在儿臣身边就是。”

武曌又问狄光远，近来可有狄仁杰的消息。狄光远很恭谨地回道：“微臣谢主隆恩，一定向家父转达陛下恩泽。”武曌倒是很喜欢狄光远对家风的传承，说话、气度都有狄仁杰的影子，便由衷地说了一声“乃父家教甚严啊”，便起身要武钦起驾回宫。

李旦就有些急了，一步上前道：“膳房菜肴已经备好，请母皇用膳后再回宫！”

武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朕就是过来看看，晚膳已定好回宫用。来日方长，你好自为之。”来到殿外的轿舆边，武曌忽然对跪倒恭送的李旦等人说：“团儿随朕回宫一夜，朕有话说。”

郭纬和狄光远都痴痴地望着武曌离去的方向发呆，半晌没有回过神来，看看李旦，更是陷入六神无主、仓皇不安的境地。他们面面相觑，猜不透皇上心里究竟想什么。

武曌被雷声引发的郁闷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来自边陲的战报冲淡了。

第二天朝会上，李昭德带来一个振奋朝野的消息。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安西与吐蕃大战中大获全胜，已收复二镇，目下正乘胜谋划新的进军。

武承嗣、姚□、崔元综等纷纷出列，盛赞皇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比太宗。

武曌脸上终于有了近几天来不曾有过的喜色，她的目光掠过大臣们喜悦的眉头说：“王将军出师大捷，终雪垂拱三年韦待价兵败西陲之辱，旧土回归。传朕的旨意，命王孝杰一鼓作气，夺回安西四镇，朕将重赏三军。”

“遵陛下旨意，臣立即广张圣恩，提振士气。”李昭德心中的闷气终于因为王孝杰的大捷而一吐为快了，他暗中打量了身边的武承嗣，却发现他举起笏板，一副要说话的样子。

武曌也注意到了武承嗣，问道：“左相有话要说么？”

武承嗣趁机出列道：“西陲大捷，可喜可贺，然则，内乱不可掉以轻心。

据推事院举报，失踪至今仍不见踪影的窦德妃之父、润州刺史窦孝谌之妻庞氏，因其女失而不归，疑被人所杀，故而于府上祝诅皇上，请陛下明察。”

武曌刚刚温暖的脸顿时冰冷了，厉声道：“如此逆贼，岂能容得，传朕旨意，命推事院严查重判，绝不姑息。”

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的十八万大军集结在西州都督府治所高昌城外，军队的帐篷绵延十数里，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寨门，门前旌旗猎猎，军阵森严。寨内巡逻的士卒来回穿梭，由旅帅们带领的军演喊杀连天，此起彼伏，一派即将大战的架势。

今天的军前会议商定在西州都督府举行，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将军与长史相约着一起进城。

一路且行且看，王孝杰由衷地感喟岁月匆匆，物是人非。矗立在火焰山南麓的高昌城，自乾封年间裴行俭任都督以来，秣马厉兵，励精图治，使之成为呈长方形、方十一里、内城外城相互照应的坚固城池。举目远眺，每隔几里，亭堡林立，连属相望，而当年坚守西州的老将军却已长眠地下。那时候，王孝杰尚年轻，但裴行俭掀起总章选制热风的场面他是有所耳闻的。

睹物思贤，王孝杰深感此次出兵责任的重大，便对阿史那忠节道：“我等身负皇命，当以先贤为范，戮力同心，共击吐蕃，收复失地。”

阿史那忠节系突厥血统，其父亲阿史那忠自追随太宗以来，屡立战功，声名赫赫，尽管在唐时突厥族将领时有反叛北归者，然而，他的父亲却矢志不改初衷。裴行俭的故事，他在神都任职时没少听，故而对王孝杰的话很有同感：“大人所言，正是末将之愿。”

两人的战马刚刚来到西州都督府门前，现任都督唐休璟就紧跑慢跑地迎出门来。

进入都督府前厅，王孝杰环顾厅中设置，虽是简朴，却弥散着战阵气息。公案后面，置兵器架，上有一青锋宝剑。两边呈八字形的兵器架上，陈列着各种兵器。墙上挂一幅西州兵略图。

室内生了牛粪饼烧的炉子，倒也暖融融的。

唐休璟命录事参军给两位大人斟上奶茶，说：“末将自上书朝廷，陈请收复四镇后，日夜盼望朝廷大军到来，诚恐失了歼敌良机。”

王孝杰呷一口奶茶，心中荡起悠悠的边陲情怀。仪凤二年，他随工部尚书刘审礼西行出击吐蕃，九月，两军战于青海大非川，唐军被困，时为行军总管的中书令李敬玄畏敌怯战，按兵不救，以致他和刘审礼被俘。那时候，他终日喝的就是这奶茶：“许久没有喝此杯中物了，味道如旧

啊！”

阿史那忠节更是喝得津津有味，似乎从中品出了族脉的隽永。

话题很快转到军情的分析，唐休璟带着两位将军来到西州兵略图前说：“末将之所以要上书朝廷，请求出兵，盖因吐蕃新赞普弃都登基时尚年幼，朝政大事悉归宰相钦陵主持。随着弃都年齿渐长，日欲亲政，对于钦陵权倾朝野心怀不满，两人神离久矣，天授二年，弃都削钦陵主盟权，从此，君臣之间剑拔弩张，动荡不安。末将审时度势，以为此正是我收复失地之良机。”

王孝杰频频点头说：“大人所奏，亦陛下所虑。末将与阿史那忠节将军率兵来此，正要一举收复四镇，雪我失地之辱，振我大周国威。”

阿史那忠节问道：“依末将之意，我军远途奔袭，只宜速战，不可盘桓。不知眼下哪一镇兵力较弱？”

唐休璟指着地图说：“若论兵力，龟兹最弱。自高宗上元二年龟兹王归附我朝领都督以来，十七年间，屡次出尔反尔，时而投奔吐蕃，时而依附大唐。以致我朝镇制，屡建屡废。末将以为，先打龟兹，最易震慑诸镇，且师出有名。”

唐休璟进一步强调：“最为有利者，莫过于龟兹王白素稽老迈，镇内围绕继嗣明争暗斗，正好趁机出兵。”

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频频颔首，当下商定，由王孝杰率一军攻打龟兹，阿史那忠节率一部向西南方向布军，以防疏勒镇兵马驰援，待攻下龟兹后，合兵一处，直取疏勒。唐休璟部则往南拒于阗、碎叶两镇兵马。

随后，唐休璟便用西州地方菜蔬宴请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牛羊肉溢香，马奶酒醉人。席间，唐休璟频频举杯，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与吐蕃决战而干杯。

“两位大人。”唐休璟仰起脖子，将一杯酒灌进腹中，印堂显得红而闪亮，“四镇几归几废，想来令人感慨良多，最近一次，乃垂拱二年，他匐之役战败后，朝廷不得不弃置四镇。然末将未有一天不想到要重头收拾山河，再完金瓯。这一天终于来了，末将要感谢二位大人。”

“此皆陛下运筹之故。”王孝杰言罢，三人的杯子一声脆响，碰在一起。

三位将军散席时，唐休璟说：“二位将军住在城外风餐露宿，末将甚为不安，还是将行营搬进城中来吧！”

“为将者当沙场醉卧，马革裹尸，行辕设在城外，进退自如。大人的心意本将领了。”王孝杰说完便翻身上马，一声鞭响，朝城外奔去了。

回到行辕，日色过午。王孝杰立即传将军高仙芝、张怀寂、韩思忠等到帐前听令，两位将军一位二十一二岁，一位刚刚十八岁，都是自小在西域长大的青年才俊，听说要打仗，顿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好男儿当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末将随时听命出征。"

王孝杰高声道："高将军虽然年轻，但已在西域经年，本将出征前，就曾向陛下和李大人点名要你。此次出击吐蕃，首战务胜。明日卯时，趁着夜色出兵，奔袭龟兹，可有难乎？"

高仙芝说："没有！末将之骑兵，皆以西域战马为坐骑，只消一天，便可到达龟兹城下。"

王孝杰紧锁的双眉顿时展开了，道："将军前行，本将行辕紧随其后。"

张怀寂见状也出列道："大帅！末将请命出征。"

王孝杰又部署道："张将军率部，在龟兹城西布兵，策应阿史那将军，伏击疏勒驰援之敌。"

"末将遵令！"两位年轻将军转身出营去了。

王孝杰对着外面喊道："来人！传录事参军，收拾行装，行辕前移。"

第三天卯时一刻，高仙芝的军队踏着晨间的幽暗，来到龟兹城下时，一钩残月还冰冷地悬挂在黑色的天幕上。对于自幼就跟随父亲在这里长大的高仙芝，这冷月天山早已司空见惯，他现在心中唯一所愿，就是用自己的刀去为头顶的盔缨增添光彩。

借着淡淡的月色看去，这座所谓西域最大国的都城周长不过八里，每面城墙长不过二里，最短处也就小二里，构成了不规则的正方形城池。夯土筑成的墙最低处六尺，最高处二十一尺。也许，它作为一国的国都，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然而，自从沦为大唐或者吐蕃的军镇后，早已铅华不再。

前几日派出的细作禀报说，龟兹城内的白素稽和属下根本不知道大周大军兵临城下，依旧在围绕谁为继嗣争论不休。高仙芝闻言大喜，立即传来旅帅，要他带领属下扮成吐蕃军模样，前去叫城。其他大军埋伏在城周围，待城开后一举攻入。

卯时三刻，一位身着牛皮盔甲的"吐蕃副将"率领大约二百人马来到东城门下，用吐蕃语对着城上守城的官兵喊道："我等受钦陵宰相差遣，来助白素稽王爷守城，速速开门，让我等进去。"

不一会儿，从城垛伸出一个脑袋，借着羊油灯火看去，似乎也是一位副将，瞅了瞅城下的军伍道："弃都不是赞普么？焉何将军会持钦陵宰相之命而来。"

“副将”解释道：“弃都赞普违逆天意，欲投降大周，钦陵宰相明于大义，将弃都软禁，命各路将军奔赴各如（吐蕃军队单位），加强军备，以防周人来攻。”

“哦！如此说来，钦陵宰相掌握国柄了？”

“正是！否则，你我都会当了大周的刀下之鬼。”

“将军少待，待末将禀奏王爷。”

过了一会儿，城门果然开了，那位副将率了士卒出城迎接，两人寒暄片刻，副将便道：“天气寒冷，还是请将军进城吧！”

于是，龟兹守军在前，高仙芝的军队在后，刚刚进到一半，只见那位扮作吐蕃副将的旅帅从身后一刀取了守城副将首级，他的部属未及反应过来，就被大周军士斩于城门口。旅帅回身招了招手，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周军在高仙芝的率领下，潮水般地涌进城来。

城楼上的龟兹守军发现情势不对，急忙冲下城来，为首的一位判官大声对身边的一位百夫长喊道：“速去禀告王爷，周军攻进城了。”言罢，他便率领部下与周军厮杀在一起。

白素稽是在睡梦里被侍卫喊醒的，他已精疲力竭。昨夜，他的两个儿子来到王宫，逼着要他做出选择。弟兄二人说到激动处，拔出腰刀格斗许久，结果，大儿子白虎将小儿子白龙刺伤，侥幸没有伤及性命。白虎临行前留下话，三日之内要结果，否则，将率军投奔疏勒王，那时候，父子兵戎相见，必伤情感，也难以保全父王。

面对甩手而去的白虎，白素稽伤心之至。过去，他只听说史上有弑父篡位的故事，不想今日在自己身上应验。他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后悔当初叛唐投奔吐蕃，现今弃都、钦陵之间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又怎么可能分兵助他呢？看来，只能期望疏勒驰援了。

白素稽直到丑时方才睡去。他在梦中被白虎持刀追杀，连喊救命。睁开眼睛，却是亲兵站在榻前禀报，说大周军队打进城了！

“真的么？怎么可能呢？从未听说周朝发兵啊？”

“千真万确，现在，街上已血流成河。”

白素稽慌了神，匆匆忙忙披挂上马，冲出府邸。晨曦中，城内火光熊熊、浓烟滚滚。火光中，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将军，大声喊着：“白素稽老贼，朝廷待你不薄，你却屡次叛国投敌，还不快下马投降，可免你一死。”

一看来将的年纪，白素稽就明白遇到克星了。他也不答话，手执双鞭，

就开打了。高仙芝轻轻一拨，震得白素稽手腕发麻。勉强战了十数个回合，白素稽拨转马头，朝西门奔去。

高仙芝挥着大刀，紧追不舍，追至西门口，却驻马不前，对身边的旅帅说："速速清扫战场，将大周旗帜插上城楼。"

旅帅们很不解，问将军焉何不追了？

高仙芝笑笑说："那边正有人张网以待呢，我等就等着王总管进城吧。"

白素稽冲出城门，回头一看，不见了追兵，不禁松了一口气。判官禀告道："在凌晨的大战中，白虎被乱军砍死，白龙不见踪影。城池已被周军占据，下一步，王爷欲往何处？"

白素稽仰天长叹："两位蠢子，自相残杀，给周军可乘之隙。于今之计，只有西去疏勒了。"

一干人驱马向西，约五里地，天色才渐渐放明，白素稽不禁大笑道："人言周朝人杰辈出，不过如此，竟然百密亦有一疏，周人于此处设伏，本王休矣！"话音未落，只见前面红柳林中涌出一支军队，为首的将军不过十八九岁，高呼"活捉白素稽"，杀将过来。

白素稽魂惊魄飞，哪有心思恋战，勉强应了几个回合，即落荒逃走。谁知不远处，正有沙坑等着，他一个跟斗就陷进去了。

太阳从盘桓在戈壁尽头的云彩间跃上天空时，阿史那忠节的军队与张怀寂的军队在龟兹城西汇合。

当白素稽被张怀寂押到阿史那将军的马前时，他心里道：可谓冤家路窄，当年自己与忠节的父亲一同归附唐朝，太宗分别授阿史那忠宁州都督，授他以龟兹都督，但他不久就叛唐而去。正思绪纷乱间，就听见耳边传来阿史那忠节的声音："你不辨是非，鼠目寸光，出尔反尔，杀掠大周臣民，罪在不赦，今日终成囚徒，还有何话说？"

白素稽笑道："今日落在将军手中，本无生望。只是如将军这样的突厥族裔，效命大周，终非长策，此处地在边陲，将军正可趁机倒戈，回归突厥。"

阿史那忠节大怒，喝断白素稽的话说："将死之人，竟敢策反本将。来人，将之押回龟兹城中，等候王总管处置。"

白素稽一离开，阿史那就对张怀寂说："张将军擒贼有功，本将当奏明朝廷，以期赏赐。"

张怀寂正要说话，便有探哨进来禀报："吐蕃疏勒驻军正向龟兹方向而来。"

“敌从西南驰援而来，此时疏勒城中必然空虚，张将军听令！由你率军拦截西来敌军，本将乘机夺取疏勒城。”接着，阿史那忠节喊来军中司兵，要求传令下去，早膳之后开拔，绕过东来敌军，朝疏勒方向迂回。

张怀寂深为阿史那忠节的气度所感染，在马上作揖道：“请将军放心，有末将在，绝不让敌军东进一步。”

张怀寂把白素稽押到龟兹城中时，王孝杰的行辕也前移进了龟兹城，他谢绝了高仙芝要他住进王宫的建议，而在城中间扎下行辕大帐。身边的侍卫和录事参军刚刚部署好一切，高仙芝便进帐来禀告攻取龟兹城的过程，王孝杰听了，击节道：“高将军善于用疑兵之计，不伤一卒而得一城，首战即胜，功莫大焉，本官要奏明陛下，为将军请赏。”

高仙芝自谦道：“末将久闻老将军用兵如神，今日终于得以就教于麾下，荣幸之至。”

王孝杰摇了摇头说：“为将者，不能总记着出五关，更当牢记走麦城。说本将用兵如神，乃徒有虚名耳。仪凤二年，不就被吐蕃俘虏了么？多年来，本将常以此为训，检点思过。”

高仙芝道：“胜败本兵家常事，老将军何必纠结于心。”

王孝杰却笑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本将流落吐蕃之际，乞黎赞普刚刚驾崩不久，弃都赞普登基，思父心切，第一次见到本将，竟误以为父王复活。及至知本官容貌颇类其父时，待为上宾，使得本将有机会摸清吐蕃军情。后来，唐与吐蕃修睦，本将得以还乡。然雪耻之心，未有一日冷却。”

高仙芝深为王孝杰的虚怀若谷而感动，由衷地说道：“末将年轻，还望老将军不吝赐教。”

两人说着话，出了营帐，沿着街道缓缓而行。迎面吹来的风沙打得脸颊有些疼，王孝杰拉了拉风帽说：“高将军自幼随父亲在此戍边，也真是苦了青春年华。”

高仙芝按了按剑柄说：“末将倒没有觉得有多苦。这里的龟兹乐音沧桑动人，听来如饮甘醇。”

“哦？”王孝杰侧耳去听，从城中的某个角落传来琵琶、五弦、横笛的和声，悠扬中透着几分苍凉和忧伤。

高仙芝说道：“将军若有逸兴，不妨去看看。”

于是，两人循声而来，只见东南角的穹庐内，一群龟兹土人正随着琴音翩翩起舞。四位舞者，皆用朱砂涂额，穿绯红色的小袄，下着白裤，脚蹬帑乌皮鞋。女舞者头发很长，飘洒起来，煞是优美。

见有人推门进来，一位老者立即认出是大周朝廷的人来了，起身施礼，邀请他们入席。高仙芝告诉他们，朝廷王将军很喜欢龟兹舞蹈，希望大家不要拘束，继续欢歌。

王孝杰挨着老者坐了，一边观看舞蹈，一边品尝龟兹人的食品，一边听高仙芝转达老人的话。老者告他，吐蕃士兵滥杀无辜，民不聊生。龟兹人盼望大周军队很久了。对此，王孝杰更深地体味到陛下为什么要打一场收复安西四镇的战争了。

告别百姓，出了穹庐，老者的话一直在王孝杰的耳边回响。是的！民心者，社稷之本也，朝廷应该考虑在这里重置都督府了。他决计将军情写成奏章，快马送往神都。同时，奏请恢复四镇镇制，由朝廷官军长期驻守。

高仙芝说："还是老将军虑事周密详致，时间不早了，将军早些歇息，末将还要查查岗哨。"

回到大帐，王孝杰却毫无睡意，传令士卒押解白素稽进来。仪凤二年，两人就曾经有过交锋，见了面，王孝杰问："无耻叛贼，见了本将为何不跪？"

白素稽不以为然地看了看王孝杰说："昔日败军之将，本王为何要跪？"

王孝杰脸上不由得有些发热，然而，旋即转换过来，不无讽刺地说："你今日终被大周军队俘获，本将正要用你的头颅祭奠当年西征的将士。"

白素稽暗暗打量王孝杰，果然目光中杀气逼人，知道他不是恫吓，浑身就不由得颤抖个不停。

这又怎会逃过王孝杰的眼睛呢？他来到白素稽面前，静观良久，才说道："本将临行时，大周皇帝有旨，战非图杀戮，乃以复地为要，倘你能道出于阗、碎叶军情，不唯可以免死，本将当奏明皇上，可依旧羁縻封赐。"

白素稽用余光暗扫王孝杰，没有说话。

王孝杰并不理会，喊了一声"来人"，伺候在帐外的士卒应声冲了进来，一个个手中的刀寒光闪闪。

"将这叛贼押出去砍了首级，报送朝廷请功。"

士卒们齐刷刷地道"遵命"，七手八脚地上前扯着白素稽身上的绳索就朝外拉。几双脚刚刚迈出大帐，白素稽却挣扎着喊道："且慢！本王有话要说。"

王孝杰知道他的心理壁垒终于冲破，于是吩咐士卒退下，对白素稽

道：“你还有何话，不妨直说。”

白素稽疑惑道：“倘本王讲出军情，果真可以活命么？”

“本将乃堂堂大周行军总管，岂能言而无信？说吧！”接着，王孝杰命士卒为白素稽松了绑。

白素稽摸了摸酸胀的胳膊道：“于阗、碎叶，虽然依附于吐蕃，然近年来吐蕃内乱不断，鞭长莫及，疏于过问。故而两城仅有本部人马坚守。”

王孝杰的眼睛眨了眨，头伸到前面问道：“还有呢？”

“九月于阗祭祀天地时，本王应邀赴会，闻于阗老王伏酸雄病入膏肓，天年有限。其子伏酸降年幼，赖辅政大臣主事……至于碎叶么，本大唐所置，后与四镇沦入吐蕃。”

话说到这儿，王孝杰已经获得了最重要的消息。他要重新思索进军方略了。待士卒将白素稽押出帐外后，他立即要录事参军传话给高仙芝，大军在龟兹休整五日，待疏勒那边有了消息后，再行南下。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王孝杰没有想到，此次进军竟会如此顺利。

坐在案头，想起了皇上临行时的旨意：“为战之上，乃在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前方战情，瞬息万变，将军须应物策决，不可墨守旧规，影响战局。”现在，机会就在面前，起码于阗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取之。

但他总结边镇之所以几置几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依赖羁縻之策，朝廷不曾有边将值守，这一次四镇恢复后，他以为必须由朝廷派遣镇守使，与四镇旧王族共同戍边，遏制其反叛图谋。

尽管牛粪火烧得很旺，然而，茫茫戈壁，到了深夜与凌晨交接之际，仍然寒风袭人。王孝杰哈了哈冰冷的手，要录事参军研墨铺绢，向朝廷直达自己的意见：

……

置镇屯兵，固边之要。曩者我朝边镇几度置废，盖因羁縻姑息，疏于监督。然则，边镇之于神都，万里之迢。羁縻都督，或缘于吐蕃诱惑，或迫于生计，或期于割据，乃逐利择主，了无定势。一旦事发，远水难熄火患，鞭长不及野骥。故臣以为，固边者莫过于置镇，置镇者莫过于选将。凯旋之际，陛下宜颁诏，任镇守使官，以主军务；羁縻之官，劝业兴农，乃安边固土之长策也。

将军高仙芝、张怀寂，风华俊茂，精兵通略，若镇守边镇，必可胜任……

写完奏章，天已大亮。他要录事参军安排快马送往神都。

五天以后，唐休璟以西州都督身份前来龟兹劳军，而阿史那忠节在夺取了疏勒城交与张怀寂镇守之后，也快马到了龟兹城。

当晚的军前会议上，阿史那忠节讲述了夺取疏勒城的过程，盛赞张怀寂英勇善战，精于谋划，在龟兹城西拦截疏勒援军，大获全胜。疏勒残军逃回时，城池已被他占领。

“将军谋略不逊于霍去病啊。”阿史那忠节最后感叹道。

王孝杰点点头说：“大人所言甚是，高仙芝将军二十二岁，然排兵布阵，有卫青之风，本将已奏请皇上，待凯旋后，任他们为四镇镇守使。”

唐休璟更是感慨良多，江山万里，才人代出。自己若从麴智湛任都督开始，先后为两任都督辅助，最使他难堪的是裴行俭，他本是长史，可麴智湛殒薨后，一举起任都督，他却仍居于副都督之位，可现今的年轻人，二十岁就做了将军。

唐休璟带给王孝杰、阿史那忠节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说在于阗的线人禀报说，于阗王伏酸雄晏驾，他的儿子伏酸降生性脆弱，被几个王妃生的兄弟挟持，加之距吐蕃都城太远，已秘密派遣使者潜入西州，欲图归附。然慑于钦陵之弟跛论压力，请求驰援。

王孝杰大喜过望道：“此天助我也。我军当不失时机，进驻于阗，至于剩下一个碎叶，取之如囊中探物之易耳。”

阿史那忠节忙道：“碎叶城就由末将率军攻打，以末将属下韩思忠军为前锋，直击跛论，两位大人速往于阗镇压军乱，稳定局势。”

“如此甚好！”王孝杰挥着大手道，“留高仙芝镇守龟兹，我军不日南开，直指于阗。”

第二十四章

娄师德奉旨营田

韦团儿案发东宫

二月下旬，王孝杰的奏章送达神都，凤阁侍郎李昭德不敢怠慢，立即赶往武成殿，呈送给武曌批阅。

他来到塾门，武钦告诉他，说皇上这会儿正在殿中传东宫婢女团儿问话。

李昭德就十分纳闷，问道：“一个婢女，何劳皇上亲问？”

武钦小声道：“大人有所不知，这个团儿，就是皇上遣往东宫伺候太子起居的。”

李昭德“哦”了一声，多少明白了些，不再往下问，只是端着杯子喝茶。大约一杯茶的工夫，从武成殿门口走出一位妖冶女子，杏眼桃腮，弱柳身材，倒也有几分姿色。

武钦进去不一会儿，就出来站在殿门口喊道：“陛下有旨，李昭德觐见。”

一见李昭德，武曌立刻换了喜悦的面容：“爱卿匆匆忙忙进殿，又有何让朕高兴之信报来呢？”

李昭德上前打拱道：“启奏陛下，王将军从边关发来奏章，臣不敢延殆，故而专事进宫呈报。”

“哦！安西有战报发来。”武曌的眼睛顿时灼灼闪亮，不用宫娥扶持，倏然起立，从武钦手中接过奏章，哗啦啦地展开，那丹凤眼上方的眉毛就跃跃欲飞了，“王将军建斯功劳，竭此款诚。如此忠恳，甚是可嘉。”

合上奏章，武曌的心便跟着奏章飞往边关了，她踱着步子来到李昭德面前，鸟翼一样的衮服衣袖在空中舞动，目光炯炯有神，似乎是自语，又似乎是对李昭德说：“安西大捷可贺，朕何以能忘记？永昌元年，朕任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西道行军大总管，欲图收复四镇，然寅识迦河一战，我军惨败。痛定思痛，乃朕用人之失。韦待价既无将领之才，又狼狈失据，焉能制胜。”

话锋一转，武曌又说道：“安西收复，雪朕心头之愤，爱卿与娄师德举荐良才，功莫大焉。”

李昭德忙道：“此皆陛下知人善任，运筹帷幄。安西四镇复归，得之不易，故而臣……”

“嗯！爱卿的意思朕明白了。”武曌拢了拢发际道，“近来朕反复思虑，早年我朝因财力拮据，远征不便，故推‘羁縻’之策，以夷制夷。四镇复得复失，几度沦于吐蕃，足见其策积弊甚重。今番回归，断不能苍黄翻覆，再为鱼肉。”

“臣要禀奏的正是这个意思。”

但李昭德的话还没有说完，武曌又道：“朕的意思，羁縻之策不可全废。朕欲以异族首领主政，以朝廷将领主军，如此政、军两行而又相监，边关安之久矣。”

李昭德深感武曌思虑周密，自己想到的，她想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她也想到了，便由衷地感叹道：“陛下虽身在神都，然万里江山拢于一

怀。臣十分惭愧。”

“自古以来，无先知先觉者，所谓智者，皆出于参验，朕之思虑，乃因安西战事翻来覆去之故。”武曌摆了摆手，转身回到龙案，继续道，“朕欲凤阁拟诏，任高仙芝为于阗镇守使、张怀寂为龟兹镇守使、韩思忠为碎叶镇守使、封常清为疏勒镇守使，统归安西都护府节制，治所置龟兹，以许钦明为都护。至于王孝杰，班师回朝后朕另有任用。”

“陛下圣明。”李昭德为武曌的知人之明而感喟。她所点到的这几个人，都是多年征战的骁将。韩思忠自幼习武知兵，军旅生涯即从安西起步；封常清虽年仅十八岁，然排兵布阵，已现奇思。至于许钦明，少以军功任左玉钤卫将军，曾经做过梁州都督，分量当然不轻。这一个班底，至少十年内可保西陲安定。

“微臣遵旨，即刻拟诏。”

李昭德起身告退，却被武曌留住道：“爱卿对娄师德印象如何？”

李昭德沉吟道：“这……”

“这不是在朝会上，爱卿有何话不妨直说。”

李昭德赶紧解释说：“臣不是这个意思，臣与娄相同朝为官，深感公宽厚、忍让，君子之怀。有一次，臣奉旨集议，诸臣僚皆如期到，唯公迟矣。微臣谑其体胖腰圆而行缓，曰‘田舍夫’，公应之，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

李昭德还没有说完，武曌已开怀大笑道：“此公真宰相腹矣。朕知他早年在先帝朝任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时，就知营田事，颇有佳绩。天授初年，虽为金吾将军，领丰州都督，然依旧知营田事。近两年，爱卿任凤阁侍郎后，他迁夏官侍郎，为安西大捷赞划军务，亦颇尽力。然朕以为，彼之长在营田，故而拟改任其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地及河、兰、鄯、廓等州的检校营田大使。不知爱卿以为如何？”

李昭德觉得，武曌知娄师德甚深，也能把握他的长处，营田大使对于此公说再合适不过了。他还有一个预感，这是皇上在为王孝杰归来做准备，但皇上不说，他也不好再问，只是说：“娄公出使，必见大效。”

“好！如此也请爱卿拟一道敕命，命娄师德近日出京巡察。”

李昭德出了武成殿，没有回凤阁署中，而是直接去了夏官署，他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娄师德，让他早有个准备。尽管平日在朝事来往中，他们经常互相戏谑，然在政见上是相通的。而且他以为，皇上这次命娄师德巡察营田，也是为解安边将士衣食之需，足见皇上胸存大略，朝事缓急，运于掌握之内。

夏官侍郎的室门微闭着，一位主事坐在外间，专心撰写文书。他猛一抬头，却发现是宰相大人到了，忙起身施礼，又要沏茶，却被李昭德挡住道：“本官是来会会娄大人，他在么？”

“大人正在里面与兄弟娄师范娄大人说话呢！”

哦！李昭德记起来了，前日朝会上，皇上任命娄师范任代州刺史，他定是来向兄长辞行了。李昭德欲转身回署中，主事却道：“娄刺史进去已有些时间了，下官估计话也快说完了，大人不妨在此少待片刻。”

娄师德与兄弟的话题这会儿的确已经转到官德上了。

其实，娄师范前来拜见长兄，原本是为感谢家兄这些年的养育之恩的。早年，兄长以进士身份而任县尉时，却遭逢不幸，父母逝于时疫。兄、嫂便将娄师范接到官署，尽慈父之责，别人怎么样，他不知道，他是亲身体会到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恩德。入仕以后，尽管兄长一再耳提面命，他也时时刻刻遵循兄训，不敢有丝毫违制之行。然而，此番出京，他觉得请兄长到酒肆小坐，总不违朝制，亦合人情。因此，朝会一散，他就转道夏官署了。

“不可！”娄师德肥胖的身子蠕动了一下，看上去简直就是弥勒佛，却是没有笑意，“弟得以升迁刺史，非为兄任宰相之故，乃陛下慧眼知人，你若怀感恩之情，就当即日赴任，报效朝廷。何生此举？”

“兄长所言甚是。”娄师范在兄长面前踱着步子说，“正因此，故弟不邀友朋，只你我兄弟二人小酌，应无大碍。”

“两人亦不可。”娄师德脸上没有丝毫的松动，“赖陛下圣恩，为兄十数年来知营田事，手中所过钱粮数以百万计，不差毫厘，即如此，犹有奸人借故弹劾。好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终无实据，才得以免祸。弟虽以兄弟情分小宴，然若让奸佞知之，不免又要小题大做。慎微知著者，当为训矣。”

娄师范便不好再强求，郁郁寡欢地起身告辞，娄师德腆着肚子站起来说：“且慢，在你赴任之际，为兄尚有几句话说与你听，望弟三思。”

娄师范只得又坐了下来。

娄师德目光中含了血脉的深情说：“圣恩浩荡，为兄备位宰相，你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嫉也，你将何以自免？”

那目光悠长而又忧虑，娄师范“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眼睛潮热地说：“兄长训诫，弟谨记在心。于今以后，虽有人唾我面，我拭之而已，绝不让兄长为难。”

“不对！”娄师德上前扶起兄弟，话语中就多了庄重，“此正是为兄所忧虑

的啊！别人唾你面，是要激怒你，你擦了，正遂了他的意。唾有什么呢？你不擦，它自然还是会干的。你笑而受之，则塞其口矣。”

看着弟弟一脸无法接受的样子，娄师德语重心长地说：“记住为兄的话，受用终生。好了，时候不早了，你速速回府准备去吧。晚间，我当与你嫂嫂在府上为你饯行。”

送兄弟出来，娄师德一眼就看见坐在外室的李昭德。娄师范与李大人见过礼后，先行离去了。娄师德见状便笑着说：“宰相大人今日何有雅兴来访田舍翁？”

李昭德亦笑道：“舍翁善食，故体胖也。”

“非善食，乃心宽矣，君不闻心宽而体胖之理么？”

这两人见面不讽不说话，却总是肝胆相照，毫无芥蒂。

两人进了内间，娄师德命主事上了茶，然后打趣道：“李大人来此，绝非为讨一杯茶喝吧？”

李昭德说道：“让大人说中了，陛下欲遣大人前往河源、积石、怀远等地巡察营田，不日敕命将至。”

“此下官意料中事。安西四镇大捷，镇制恢复迫在眉睫，若无粮草为续，何以拒敌？即便陛下不说，下官也准备陈奏。”

李昭德就惊异于娄师德的料事如神，道：“大人出将入相，真乃陛下股肱辅佐也。”

于是，两人便说起仪凤三年旧事，那正是刘审礼、王孝杰大败之际。唐军已无斗志，娄师德挺身而出，集结散亡将士，提振全军士气。他还力排众议，只身赴赤岭与吐蕃赞普言和罢兵，之后，边陲多年无战事。

追忆往昔，娄师德以谨慎之言作结：“夫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所谓‘强而避之’，即绝不为不可为之战，当时也是出于无奈。”

李昭德说：“老夫听闻，大人亦曾于陛下面前举荐王孝杰？”

“仪凤年龙支之败，责不在王孝杰，在中书令李敬玄。”

李昭德很是赞赏他的明断，便把话题转到眼下来说：“令弟何时离京？”

“三日后启程。”

李昭德提出为之饯行，被娄师德当面婉谢：“方才下官正是就此与他叙话。要他谨言慎行，不可滋长官气骄气。”

“大人高风宽怀，当为风范。”

五天以后，就在娄师范离京后的第三天，娄师德也奉敕起程，前往河源等地巡察。行前，他专程去武成殿向武曌辞行。

“爱卿素积忠勤，兼怀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爱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之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悦良深。”

武曌褒扬了营田大使十几年的呕心沥血，正是因为他在北方营田十余年间，储备粮食数万斛，才为安西四镇大捷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对此，李昭德也数次在皇上面前提到过。

“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爱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武曌对他再度检校营田大使寄予厚望，还让他看过尚方宝剑，“剑在如同朕在，有玩忽职守，贪贿不廉者，先斩而后奏。远途跋涉，爱卿还是乘车去稳妥些！”

娄师德深感责任重大，也十分感动于皇上的体恤和关顾，凛然道：“臣虽以臃肿之身，然屡经战阵，骑马已成习惯，还是骑马快些。”

长寿二年（公元693 年）春三月，洛阳的天气刚刚转暖，清早起来，春风中还带着几丝寒意，但桃花却红艳艳地开遍了神都城乡，从四面山上飘来的红尘让京都成为一座花城。出发地定在光政门外，刚过辰时一刻，娄师德已经先到了。

随行判官李牧看时间尚早，建议他敲开附近的店铺等候，却被他婉拒了：“为官者，当为属下表率，倘是他们来时，见不到老夫，将会怎么看？”

判官就为难了，想宰相偌大年纪，加之又有脚疾，岂能久站？当他目光四顾时，就发现不远处有一巨木，尚可歇脚，忙对娄师德说，请大人就巨木歇息片刻，坐骑即到。

老实说，娄师德这半晌也的确感到右足疼痛难忍，便欣然应允。李牧便从马鞍上解下行囊，扶娄师德坐了上去。

“难得你如此费心，老夫这里谢过了。”

“能为大人分忧，是下官的荣幸。下官听闻大人在任监察御史时，到陕县巡察，适逢旱灾，民间求雨，禁杀牺牲，然则，县令为奉承大人，宰杀羊肉，遭到大人讽喻，可有此事？”

娄师德哈哈大笑道：“陈年旧事，陈年旧事。当时老夫年轻，言语不免孟浪，询之县令，焉何违逆民意，宰杀牲畜，答曰豺狼噬，下人夺其口矣，须臾，又上鱼肉，我复问之，答曰：豺狼噬之，下人夺其口。我闻之，甚觉滑稽，遂曰：何不言水獭啖之。彼愧不堪言。”

李牧听罢，也笑得前仰后合，还从中品出了诸多的滋味。

天色微明，晨曦初露。出行的一干人相继到来，看到娄大人早到了，一个个低下头。

娄师德也不责备，反而道：“此去山高水远，风餐露宿，大家需多做准备，来迟在所难免。”

大家便愈发觉得不好意思。几位司田、司户纷纷表示，于今以后，当以大人为楷模，刻苦自励，勤奋自勉。娄师德见督促自律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命侍卫牵过坐骑，踩镫上马，却不料触及足伤，疼得他龇牙咧嘴，李牧见状道：“倘是大人觉得不便，不如就奏明朝廷，缓行一二日也无大碍。”

“此言差矣。”娄师德挣扎着上马说，“自古君无戏言，岂知臣亦无戏言。老夫既已当殿许诺皇上，即日出征，岂能擅改。”言罢，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一行七八人踏着晨光出宣辉门西去了。

出城五里地时，他要李牧传令，让大家停下来。自己勒马站在人们面前高声说：“诸位，于此刻起，我等就不仅是朝廷命官，更是皇上特使，一言一行，关乎国体。故而本官要在行前叮嘱几句：营田所获，乃为边陲屯粮，以供军需，据此，所过驿站，不可奢华，此其一。其二，近年我朝兴起高接远送之风，地方官吏中之别有用心者，专以逢迎为事，故所到之处，禁受礼品。其三，我等将去之地，周年缺水，因此，不可与兵民争水，更不可用水无度。此约法三章，仰各自律，违者严惩不贷，明白么？”

大家纷纷答明白了，他这才吩咐重新上路。

大约十天以后，娄师德一行到达灵州驿站，驿令闻知来者乃夏官侍郎、同平章事检校营田大使娄师德大人，早已率了录事和驿卒到站外迎候。

正当午时，阳光下一行人马滚滚而来，西北少雨，故而马行过后，荡起一阵烟尘。

不一刻，众人到达驿前，驿令上前作揖道：“大人远道而来，卑职未能远迎，还请恕罪。”

娄师德却笑道：“你可知已犯大罪乎？”

驿令大吃一惊，“哗啦啦”率领属下跪倒在地道：“卑职身犯何罪？还请大

人明示。”

娄师德又道：“本官问你，吾等入驿，可曾验看火牌与勘合？”

驿令闻言，悬着的心反而松了，道：“大人乃当朝宰相，朝廷钦差，我已知晓，免验无妨。”

娄师德的脸色顿时严肃了，连发三问：“假若细作冒充朝廷钦差呢？”

“假若是异族化装刺探我军情呢？”

“假若有盗贼盗我军粮呢？”

驿令急得一脸的汗，伏地跪拜，连道：“卑职有罪，卑职有罪。”

娄师德上前道：“你且起身，验过火牌。”李牧递过火牌，驿令认真看了，确信无误，便十分感动于宰相大人的一丝不苟。

“听大人一席话，卑职胜读十年书啊！”驿令道。

“驿站乃我朝内外转输枢要，不可不慎。依你所犯之罪，本相本欲鞭打，然以一朝宰相而打驿将，未免有污声名，若向你州县道破，你性命不存，姑且放你过去。”娄师德道。

驿令在此十数年，接待过众多的朝廷命官，有敷衍塞责者，也有颐指气使者，今天确实遇到了一代贤相，忙要口头谢罪，却被娄师德拦住道：“你真要感谢本官，就当恪尽职守，依律行事，不可疏忽。”

然而，驿令被免一死，终觉过意不去，又慑于宰相大人严以自律，奢华必然再受责备。当晚，他便私下里找到驿站的膳厨，要他外出换些上好的白面，给大人们做一顿当地的揪面片，想来也不为过。

夜色渐浓，驿令便命膳厨端上了揪面片。娄师德借着灯光一看，只见面盆上飘着一层葱花和油花，又调了灵州老醋，香气扑面而来。不说吃，闻一闻都陶醉了。在他将要举起筷子时，手却踯躅了，问膳厨道：“驿站内士卒都食面汤么？”

因为有了驿令的交代，膳厨很镇定地回答道：“启禀大人，我等与大人所食毫无二致。”

“真的么？”

“真的！”

膳厨口气中流露出一丝犹豫不决，这让娄师德越发地狐疑满腹，说：“你带本官去看看。”

“这……驿令大人有过吩咐，说大人一路劳累，千万不要打扰。”

“你带本官去看，出了事本官为你担着，如何？”

膳厨见没有回转余地，只好带着娄师德来到另外一用膳处。由于去冬今春干旱，市易粮食紧缺，驿站官兵都吃的是苦黍和着菜做的晚膳，加上缺水，每人每餐就只供一碗水，看着他们蹲在地上艰难吞咽的情景，娄师德呆了。良久，他从一位驿卒手中端过碗，夹一筷子入口，果然干涩，后味还有些苦。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十分难看，厉声道：“驿令何在？”

其实，自打娄师德一出寓所的门，驿令便觉大事不好，悄悄地在一旁静观事变，现在见宰相发怒，才战战兢兢地站出来应道：“卑职在！”

“此即你所谓的毫无二致么？”娄师德指着碗里的苦黍菜叶汤道，“灾年粮缺，官员却食白面，你是要致吾等犯贪腐之罪么？”

驿令跪倒在地连道：“卑职不敢，卑职只是不忍大人一路奔波，还请大人恕罪。”

娄师德不再责备驿令，对身边的判官说，将面片盆端来，与驿卒共享。本官再次申明，有违行前誓约者斩无赦。

李牧从里屋端来白面，娄师德令将其倒进苦黍汤中，混为一体，并先来了一碗。

李牧分明看见，当驿卒们将混了白面的苦黍汤捧在手上时，一滴滴泪水都洒进碗里了。

灵州三月，柳树还没有发芽，夜风呼呼地掠过驿站，发出“嗖儿、嗖儿”的哨音，一阵阵地扑打着窗棂。娄师德躺在驿站的炕上，只有脊背暖和，手脚却是冰凉。

娄师德与判官李牧同居一室，他在里间，李牧睡在外间。

也许是风声的骚扰，虽已是子夜，娄师德却毫无睡意。今日的情景，让他想得很多。记得当年自己刚入仕时，父亲曾经要他读《韩非子》，他至今仍然可以很流利地背出“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撩之烟焚”。青春年月，他很自信，以为只要心中堤坝不倒，就可以立定脚跟，清风两袖。现在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祸起于未萌，在很多情况下，它往往是极不易觉察的，虽说属下官吏的细微之举未必都包藏祸心，但有时就恰恰是这些关爱，会成为奢华的起点。今日可食一白面，焉知明日不会受重金乎？

他轻轻地披衣起床，来到外间，才发现李牧也没有入睡，便问：“判官想

什么呢？”

李牧赶忙坐起来，把枕头搬到另一头，两人面对面坐着说话。

李牧说道：“下官在想白日的事情。大人今日之举，令下官汗颜。据实而言，下官从未将之视为大事，以为不过人之常情。”

“朝纲之废，恰在这些所谓的人之常情。后汉之丁鸿曾曰：‘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消灭，害除福凑矣’，此为政者警钟长鸣之词。老夫年近六旬，尚慎微慎独，你年纪轻轻，万不可怠于貌似人之常情，而实则溃堤千里。老夫记得，陛下当年在给高宗皇帝的十二建言中，第一条就是戒奢华，倡节俭。惜乎至今践行者少而浑噩者多。”

听到此处，窗外的风在吼，李牧心中的风也在吼。

韦团儿近来很失落，她虽人在东宫，每日却是郁郁寡欢，独自一人时便自叹命途多舛。

一样的美人儿，为何上官婉儿就能得到陛下的宠爱，而自己却总遭到皇上的责备呢？

团儿在五岁时就没了亲娘，她是在姨娘膝下长大的。在她八岁的时候，姨娘开始教她女红，先是学刺绣，再大些就学缝纫。团儿天资聪颖，处处都领先姨娘的几个女儿，可她总是遭到姨娘的责打和白眼。

有时候，她做女红太投入了，家人用过了膳，她就只能饿着肚子，等待下一顿。而姨娘每每拿了她的绣品到集镇上卖了好价钱，买回来的新布料、新玩具，却没有她的份。

她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她开始学得刻薄、尖酸，并且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有时候，姨娘外出的时候，她就对妹妹们百般折磨，并且威胁她不能告诉姨娘，否则，将会招来更大的报复。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就像一株山桃花，越是风刀霜剑，就越是开得艳丽。有一天，姨娘忽然发现她已经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了。她围着外甥女前后左右打量，像欣赏一件精美的作品。她透过外甥女窈窕的身段，似乎看到了她的价值。

而就在这时候，朝廷殿中省掖庭署到民间来招收女红。姨娘明白，进了掖庭，今生都不会再有出宫之日，于是早早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藏了起来。

姨娘没有想到，团儿非但不躲避，反而找到当地县令，要求进宫做女红。她的美艳当时就引起了掖庭官员的注意，在众多的姑娘中，她脱颖而出，自然被选进了皇宫。

离开家乡那一天，慑于掖庭官员对户婢修为的关注，她礼节性地向姨娘辞行，脸上却春风融融，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姨娘，飞到了一个自由的空间。

然而，韦团儿最终并没有落脚在掖庭署，当她随着全国各州县的户婢们浩浩荡荡来到神都时，正值武曌筹备登基，韦团儿便选拔成了为皇上做衮服的户婢，进入了尚衣局。

那是一场何等精彩的测试啊！当她在绣架上精心绣出一朵含珠带露的牡丹时，全场轰动，连尚衣监都禁不住鼓掌叫好，当即将为皇上绣制衮服的大任交给了她和几位户婢。

韦团儿把这看作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她精心地描绘底样，选择彩线，从龙的鳞甲到眼眶，每一针、每一线都寄托着她的梦想。当衮服上的花团锦簇大部分绣成后，尚衣监拜见了时为宰相的武承嗣，欲请武曌为龙点睛，不想武曌竟答应了。

那天，太阳温暖而又鲜亮，武曌在武承嗣陪同下到尚衣局来了。尚衣监小心翼翼地铺开衮服，向她禀奏承担每一个部分的女工。他发现，当武曌细细端详那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的龙时，那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脸在龙鳞的映照下泛着红光。

“此龙何人所绣？”武曌问道。

“启奏陛下，此龙出自新招户婢韦团儿之手。”说着，尚衣监传韦团儿上前参见。

韦团儿莲步轻移来到武曌面前，很温柔地拜见太后，她轻声慢语地行礼道：“奴婢见过太后。”

武曌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她显然被团儿的美艳和手艺的精巧所触动，目光落在团儿身上，久久没有离开。她想起那年召上官婉儿进宫的情景，相比之下，团儿虽少了上官婉儿身上的贵气，却多了小家碧玉的活泼。

武曌收回目光说：“你等不是要朕来点睛么，谁为朕配线？”

韦团儿没有丝毫的犹豫，也不顾及周围的目光道：“奴婢愿为陛下效命。”

不一刻，团儿就配好了点睛的丝线。武曌在绣架前坐下来，平心静气，凭借年轻时的根底，寥寥数针，那龙的眼睛就活了，似乎刚刚穿越云霓，眼角还闪烁着灵光。

顿时，满场“陛下圣明”的欢呼声一片。

然而，就在这时，武曌说话了：“传朕旨意，韦团儿自即日起进东宫伺候

太子，不得有误。”

就这样，她来到了李旦的身边。开始的时候，她并不敢有丝毫的非分之想，只按照皇上的安排，每日暗暗记录太子起居，定时到嘉豫殿禀奏给皇上。至于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明白，也不多问。

过了一段时间，她的心就不那么安分了。不错，太子身边的王妃很多，宫娥成群，可有几位能和她韦团儿相比呢？她有的是美貌，有的是青春，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未来呢？

可是，她错了。屡遭蹂躏的李旦早已心灰意冷，在那个让她难堪的夜晚，太子殿下不但拒绝了她，还严令郭纬将她赶出了庄静殿，她期待被宠爱的心境，从那刻就生出了复仇的火苗。

机会终于来了，因为长寿二年元旦万象神宫祭祀时太子亚献的身份为武承嗣取代，刘妃与窦德妃对皇上的不满的对话，被韦团儿清晰地听见并及时地禀奏给了武曌。

两位太子妃失踪的当天，东宫陷入一片混乱，韦团儿虽然脚步不歇地穿梭在纷乱的人群中，然而，她的心中却是高兴的。

哼！你不是让团儿丢脸么，那我就让你最爱的人从人世间消失！那一夜，端着温酒从延义门走向庄静殿的路上，她就是这样悻悻然的表情。

这一次得手，韦团儿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希图围着太子转，而把博取皇上的欢心看作最重要的事。她相信，只要皇上高兴了，哪家王爷不是她的栖身之处呢？何须一定要死守在东宫呢？二月二惊蛰之后，皇上特意召她询问东宫的情况。

皇上问得很仔细，特别对二妃失踪后太子的言辞最为关注。这给了她一个明确的感觉，皇上母子并不像寻常母子那样和睦同心。她于是有了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设想，既然可以让二妃消失，为什么不可以让皇上厌恶甚至怀疑太子的忠诚呢？

最能揣摩透团儿心理的还是武承嗣，那天她从武成殿出来，恰好武承嗣要进殿奏事，在询问了皇上对团儿的问话之后，他暂缓了进宫，而用车子载着团儿进了魏王府。

虽然鼓动皇上改立国嗣的图谋屡遭拒绝，但武承嗣从来没有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结局。尤其是当有一天他在皇上面前诋毁李昭德时，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遭到申斥。武曌直截了当地说：“朕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朕劳，你勿复再言。”他一度很郁闷，这种心境直到皇上要他查窦德妃母亲庞氏“厌胜”案时才有了回转。现在，听了团儿的述说，他的思路倏然开朗，既然庞氏为太子岳母，为何不可以将太子牵连进来呢？如此，则可达一石二鸟之目的矣。

偏偏在这当儿，有两名朝臣因为私谒太子而被处腰斩，这让武承嗣更加自信，扳倒李旦只是时间问题。

“你放手去查，太子若是干涉，有本王为你做主。”在魏王府，武承嗣对团儿说。

谁知韦团儿立即跪倒在武承嗣面前说：“奴婢感念王爷垂爱，倘王爷不嫌弃妾身，愿以身相许。”言罢便投入了武承嗣的怀抱。

武承嗣此时获得的不仅仅是嫁祸太子的机会，更为韦团儿衣袖间散出的兰香所陶醉，为那一双绵软的乳峰所迷恋，为那一双魅惑的眼睛所融化……

如今，虽已是长寿二年三月了，韦团儿回忆起那一夜仍然心旌荡漾，不能自已。她来到东宫后花园的一株栗子树下，轻轻掀开草丛，用手刨了刨，潮湿泥土中便露出一具“人偶”，上面扎满了钢针，脊背上隐约可见“武当死，李当立”的字样。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才迅速离开栗子树，快步出了东宫，朝武成殿的方向奔去。

而此刻，武承嗣正在向武曌陈奏查处“厌胜”案，武曌先还是耐心地听着，听到后来，眉毛就竖起来了，声色俱厉地道：“庞氏当斩。”

武承嗣不失时机地道：“微臣谨遵陛下旨意。”

他的话音刚落，武钦就进来禀报道：“侍御史徐有功求见。”

武承嗣的脸色立刻变了，道：“微臣以为，陛下还是不见为好？”

“这却是为何？”

武承嗣道：“此贼狂妄，竟然受庞氏之子窦希缄蛊惑，认定庞氏无罪。”

“哼！朕倒要看看，这个徐有功有何说辞，宣他进来。”

武钦急忙转身来到殿门口，高声喊道：“陛下有旨，徐有功觐见。”

徐有功从塾门走进武成殿的脚步是沉重的，他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牵涉到窦氏一族数十口人命。在左肃政台，人们留下了“遇徐、杜，则生；遇来、侯，必死”的传言，盖因为他虽然官卑职微，然在审理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谋反案时秉公重据。然而这一回，他的心中却是忐忑不安了。

武曌看着跪在地上的徐有功，话语冰冷得让他发怵：“徐有功，朕听闻你对庞氏一案持有歧见，这是何道理？”

徐有功迅速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他以笏板掩面，平静地说道：“微臣查阅案卷，至今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庞氏‘厌胜’，故而臣以为无罪。”

“哼！好你个伶牙俐齿。朕问你，你与同在肃政台之臣僚相比，办案失出何多？”

“启奏陛下！”徐有功也不退缩：“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

“你！”武曌被徐有功的话噎住，一时沉默。

武承嗣却是怒目圆睁，上前道：“小小侍御史，竟敢顶撞陛下，显系窦孝谌同党。陛下，应将徐有功发司刑牢狱问罪。”

徐有功鄙视地看着武承嗣说：“为大周朝纲，纵死何妨？况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也？”

正在武承嗣、徐有功词锋语箭之际，武钦却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东宫户婢韦团儿抱了人偶要见皇上。

武承嗣立即禀奏道：“团儿此来，必有新证，请陛下速宣进殿。”

徐有功立即反问道：“王爷未见团儿，焉知团儿会出示新证，莫非事先设计？”

武承嗣没想到徐有功反应如此之快，顿时面红耳赤，指着徐有功的鼻子骂道：“你！十恶不赦，百死不惜。”

徐有功反而“哈哈”地笑了，他相信陛下已经听清楚了意思。可他的笑容很快收敛了，开始担心韦团儿出证真的把太子牵涉进去。

韦团儿抱着人偶进来向武曌陈奏，说今晨她到后花园，发现这具人偶，上面写着“武当死，李当立”，不敢怠慢，来向陛下奏报。

“呈上来。”武曌从武钦手中接过人偶，看那银针根根刺向心窝，就隐隐觉得自己心中真的绞痛起来，及至翻看脊梁上的刻字后，脸色“嗖”地灰暗了，“看来！李贞父子阴魂不散啊！有人盼着朕速死呢！”

武承嗣很得意地看了看徐有功，对武曌道：“证据确凿，微臣以为，嫌犯必是与润州窦孝谌遥相呼应，沆瀣一气。此物既出自东宫，太子当难脱嫌疑，故微臣奏请陛下，由金吾将军武懿宗率禁卫入太子府查看，定会有新证。”

武曌还没来得及回应，徐有功却说话了：“且慢！微臣还有几句话要问团儿。”

武曌平日里虽对徐有功的固执己见颇烦，但从心底却是喜欢他的直率，况且，此案牵扯到太子，她也不能不慎重，于是便恩准了他的请求。

武承嗣很严厉地看了看韦团儿说：“徐大人要问你话，你须如实回答，不

可信口胡言。”

徐有功并不在乎武承嗣的态度，转身来到韦团儿面前，先很专注地看她的眼睛，直到发现她有些仓皇时才问道：“本官问你，此人偶你何时看见的？”

“今日辰时一刻，奴婢于后花园栗子树下发现。”

“辰时一刻，你不在庄静殿伺候太子，跑到后花园作甚？”

“这……奴婢是路过那里，忽然看到树下有新土，故而……”

“从后宫到庄静殿，要从延义门出，你焉何南辕北辙？”

“这……”韦团儿有些慌神。

徐有功乘机紧追不舍：“你可见有人埋了人偶？哦！既然没有看见，难不成这人偶系你所埋，还不从实招来！”

韦团儿被徐有功犀利的目光盯得浑身发毛，方寸自乱，暗暗转脸向武承嗣求救。

武承嗣便有些按捺不住，声色俱厉地说：“徐大人这是何意？倘是团儿所为，她还敢来向陛下禀奏么？分明是太子为二妃之死怀恨在心，故而做‘厌胜’之术，诅咒陛下。”

徐有功听罢，仰天大笑，武承嗣便浑身不自在，质问他笑什么？“下官笑大人妄自推论，漏洞百出。此类流俗小技，岂是太子所为？”

武承嗣问道：“若非太子所为，焉能出自东宫？”

“这也正是下官要问大人的，就算是太子所为，他不在别处埋藏，偏选了东宫后花园，岂非掩耳盗铃，画虎类犬？下官不妨问王爷，倘王爷身为太子，能出此下策么？”没等武承嗣回应，徐有功接着说，“哦！下官记起来了，天授二年，朝堂上一片改立国嗣嚣声，王庆一甚至以死相挟，敢问王爷何不亲自出面陈奏皇上？无他，乃瓜田李下之虑也。王爷都不愿为之，焉何就断定太子必为呢？”

武承嗣的嘴张了张，终于没能回上话来。

徐有功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暗暗打量武曌的情绪变化，及至发现她的脸色逐渐趋于平静，便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他转过身来，举着笏板对武曌说：“微臣以为，韦团儿未脱嫌疑，然此案与润州刺史夫人庞氏‘厌胜’之事交织在一起，甚是蹊跷，故而臣奏陛下，先将韦团儿留于武成殿中，待案情真相大白后再回东宫不迟。”

武承嗣一听却不答应了：“微臣以为不妥，团儿姑娘前来禀奏，反受嫌

疑，当属不公。”

在武承嗣与徐有功舌辩之际，武曌的心如风起青萍，荡起波澜阵阵。她虽然遣韦团儿到东宫，然本意在监视李氏宗室与太子的交往，却从来不相信儿子会诅咒母亲的。现在，人偶出于东宫，她既是吃惊，又感疑虑。当韦团儿刚刚把人偶呈上来时，她的确怒在心头，但随着徐有功的层层辨析，她也渐渐平静了。一方面，她不得不承认徐有功的话滴水不漏，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武承嗣的怀疑不无道理，毕竟她和太子之间确有心结，难保他不会与庞氏心通而做出忤逆之事。

当然，这些只在她心中咀嚼，现在，她要的是真相，她已经暗暗打定主意，倘若坐实太子使“厌胜”术，那么，改立国嗣就是必然的了。

武曌看了看面前的几个人，毫无偏倚地说：“二位爱卿所言，各有道理，此案既是疑问甚多，不妨两案并查，团儿暂留宫中，待真相昭然时再作去留。然查案事宜，朕以为还是由来俊臣与徐有功协同。务必做到证据确凿，无论何人，僭越犯上，诋毁朕者，杀无赦。”

武承嗣与徐有功几乎同时应道：“微臣遵旨。”

武曌挥了挥手说：“你等退下，朕累了。”

武承嗣与徐有功各怀心事地走出了武成殿，武曌目光追逐着他们的背影很长时间才收回来，却发现韦团儿仍旧跪在那里，眼睛倏然冰冷了：“你且退下，好好思忖究为何事？回头朕再追究。”

“陛下！奴婢……”

武钦在一旁道：“陛下意思很明白，快去女红室暂且栖身吧！”

韦团儿这才忐忑不安地出了武成殿，一路上，她的心如一团乱麻，远远望着在偏门外的女红室，脚下不小心，绊了一下，跌倒在地，那眼泪就哗啦啦地淌下来了。

武曌这会儿却是真的累了，这累，不在身而在心。她靠在座椅上，睁开迷离的眼睛，发现武钦在身边站着。

“你相信太子会诅咒朕么？”

武钦低下头说：“老奴不敢轻言。不过，依人之常情，太子当不会生此违逆之举。”

“朕也做如是想。”

武钦眨了眨眼睛说：“这半晌，老奴看得有些糊涂。”

“哦！如何糊涂了？你说说。”

“老奴不解，在庞氏案中，来大人与徐大人歧见分明，为何陛下还要他们同查太子一案。”

“来卿长于酷刑，快自然快矣，然则大刑之下，难免屈招。徐卿性稳健，却是偏于固执，故而朕命二人协查，乃阴阳相合之理也。”

武钦还是不能完全明白，一脸茫然，武曌看他的眼睛，就知道没有听懂，笑了笑挥挥手说：“此为君之道，非你所能解矣，下去吧。”……

就在韦团儿拿着人偶匆匆忙忙赶往武成殿的当儿，李旦也洗漱得清清爽爽，进了庄静殿，开始一天的第一幅画作。

郭纬早已将绢布铺好，研得很精细的墨散发着淡淡的芳香，与在大殿一角的兰花相互侵染，那香就变得很有层次了。不管李旦静夜里如何思念离去的刘妃和窦德妃，只要一走进这氤氲中，就会暂时将一切痛苦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入绘画。

进得大殿，李旦问道：“团儿呢？”

郭纬说：“一大早就没见人。”

“难不成从母皇身边过来的人都是这个样么？”李旦讽刺道，这让郭纬就不好接话了。

自从韦团儿被皇上遣到东宫以后，研墨之事多由她做，今天只能由郭纬代劳了。

他今天继续昨日的绘画，一青苔碧翠的巨石旁，站着一位美人，黛眉紧锁，春愁满腹，双目望着远方，似在等候远道归来的郎君。一枝寒梅斜插画面，点缀出深寒季节。

与其说是在画美人，不如说他在宣泄自己心中的思念。他用的是阎立本阎相线描法，施以淡彩。现在，在即将点睛之际，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怆然心绪，泪花点点，滴在绢布上，将点燃在石缝间的青苔洇成一团一团。郭纬在旁边看着，也由不得心酸落泪。

“二妃已去多日，还请殿下节哀。”郭纬知道自己的劝说无济于事，但也只能是尽心而已。

李旦在一丛梅花上敷色时选择了黄色，不一会儿，蜡蒂满枝，暗香浮动，他在心里对二妃说：“愿君夜夜伴我入梦。”

画已作成，李旦要郭纬拿过印章，正要题款，却不料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跑进来道：“启禀殿下，大事不好了。”

一见此景，郭纬脸上就挂了霜，道：“殿下正在作画，你慌手慌脚的，成何体统？”

太监颤抖着身子说：“武将军带人来……来搜宫了。”

“什么？你说什么？”李旦手中的笔“当”地就掉在了地上。

话刚落音，就听见金吾将军武懿宗在门外喊道：“启禀殿下，末将奉陛下之命前来搜查‘厌胜’之物，还请殿下恩准。”

李旦走出殿门，看到同来的还有来俊臣与徐有功，顿时脸色蜡黄，说话也有些断断续续：“本宫在东宫，每日以作画为趣，何来‘厌胜’之物？”

武懿宗一脸的横气道：“末将只是奉旨行事，其他一概不知。”

这时候，东宫侍卫狄光远匆匆赶来，按剑而立道：“东宫乃国嗣重地，岂能有污秽之物。将军如此兴师动众，能搜得见还则罢了，若是扑空，惊扰了太子殿下，该当何罪?”

这声音好生熟悉，来俊臣觉得似乎在哪里听过！哦！对了，它的节奏，它的浑厚，与狄仁杰何其相似。于是，他便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分外注意：“想来将军就是狄公子了。当年狄公于推事院遭遇审讯之事犹在昨日，眼前将军不以为训，是要重蹈尔父旧辙么？”

“你……”

狄光远眉宇间布满怒气，正要辩解，不料徐有功从旁边插话进来说：“来大人请勿急于指罪，狄将军身为东宫侍卫，陛下赋予他护卫太子之责，出面说话亦是遵旨行事，似无不当之处。现武将军奉旨搜查，一切且待查后方见分晓。”

随后，徐有功转身来到李旦面前，先行了君臣之礼，才气平语和地说：“武将军！本官与来大人皆是奉旨行事，本官深信殿下磊落光明，心底无私，断不会出‘厌胜’之策。故而，不妨放手让禁卫去查，也好让真相大白，是非明辨。”

面对此情此景，李旦也知道若是不许查，定会授人以柄，于是近前一步说：“如此本宫就依大人。”

这话一出，武懿宗立时盛气盈目，挥动手中宝剑，大声喊道：“来人！兵分三路，一路查后花园，一路查后宫王妃殿宇，一路查庄静殿。”

禁卫们呼啦啦地散开，而李旦的心却就此悬吊起来了。

狄光远见状，倏地一步跃到武懿宗面前，伸手握住他的手腕一扳，只听“哎哟”一声，武懿宗双臂发麻，那寒光闪闪的宝剑“当”的一声就落在了地上。

狄光远眼里却溢出意味深长的笑意，大声道：“剑锋无情，不要惊吓了太子殿下……”

第二十五章

狄光远剖腹明志

娄使君边城斩官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武懿宗属下的旅帅果真捧着一具人偶前来禀报，说是在袭芳殿前的花坛中挖出的。

李旦闻言大惊，眼看着汗水就流下来了，连道：“本宫与陛下母子连心，岂能有大逆不道之举，必是有人陷害本宫。”

武懿宗一脸的不屑：“既然从东宫掘出，本官自是不能隐瞒，必要禀奏皇上处置，还请殿下海涵。”说罢，他挥了挥手，率领属下就要离去。

孰料狄光远率领东宫禁卫，横剑而立道：“将军不假审理，就断言太子所为，是否武断？焉知非奸人陷害之举。”

武懿宗冷笑着说：“殿下乃当朝太子，钦立国嗣，何人敢恣意陷害？”

“说得好！”狄光远接过武懿宗的话道，“在下不妨也问一句，殿下乃大周国嗣，接续国脉，顺理成章，焉何要诅咒陛下，岂非违背人之常伦？”

“这……”武懿宗没有想到狄光远会借力打力，倒一时语塞，旋即道，“此事不劳将军费心，陛下自有公断。”说着，就要属下开路。

狄光远脸色顿时黑了，大声道：“将军今日若是说不出个究竟，恐怕这东宫的门……”

眼看着东宫禁卫个个拔剑在手，怒目横眉，庄静殿里的气氛紧张得一触即发了。

武懿宗素知狄氏父子的厉害，不免心中发怵，嘴上却不松口：“你等要干什么，是要谋反么？难道将军忘了李沖父子的前车之鉴么？”

李旦被双方的剑拔弩张强烈地震慑了，他担心一旦真动起武来，流血伤亡不说，母皇闻之，他更是百口莫辩。他挥了挥手，示意狄光远退下，自己上前，很恭谨地对武懿宗说：“将军奉旨查案，光远年轻，还望将军海涵。本宫自知无僭越之心，更知清者自清，身正何惧影斜之理。‘厌胜’之物就由将军带回。来日本宫亲自拜见母皇，陈明真相。”

武懿宗的脸上这才显得松泛了些，拱手道一声“末将告辞了”，才带着属下出了东宫，直奔武成殿而去。

喧闹了半日的庄静殿一旦宁静下来，又沉入可怕的冷寂。放走了武懿宗，李旦的心却是七上八下的没了着落。他明白，这一切因二妃之死而

起，却与韦团儿脱不开干系；他也知道，韦团儿所有的怨恨都因那夜他的拒绝而生。虽然“厌胜”之术荒诞不经，然而，它触动的却是武曌心底最敏感的部分。

他的思绪，就如清晨的雾霭，扯丝拉絮，绵延不绝。他想到了前些日子喧嚣一时的改立国嗣风波，此事尽管在狄仁杰、李昭德等宰辅的周旋下，随着王庆一的死而终于落潮，然而，韦团儿的到来，“厌胜”之物的突现，都告诉他，事情还没有结束，暗流依然涌动，武承嗣的野心毫无收敛，而母皇在两位大臣因私谒他而被处死以后，干脆就禁止大臣们进入东宫。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立嗣问题上母皇仍在犹豫不决，这一切，都将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与其中途搁浅，不如急流勇退。他曾在皇上之位上几次退让，以致母皇得以称帝，如今何在乎这个如同囚徒一样的太子呢？已经有两个女人为自己而殒命，难道还要儿子们身陷囹圄，身首异处么？

“唉！本宫反复思忖，这个太子不做也罢。”李旦长叹一声，对身边的狄光远与郭纬说。

郭纬不解地说：“殿下何故忽出此想。”

李旦说：“本宫若不退让，风波便永无定期。二妃尸骨无踪，本宫怎忍她们魂牵于儿女安危？”

“陛下！万万不可。”狄光远亦劝道，“自豫州平叛以后，短短几年间，李唐宗室，秋风落叶，折戟殆尽。庐陵王远在异乡，艰危莫知。曩者皇皇大唐，今唯殿下所系。若殿下退辞，宗庙何安？”

“纵然不退，既无出入宫禁之身，又无参与朝政之机，本宫形同虚无，守又何益？”

“不然！”狄光远说，“眼下武承嗣觊觎太子位久矣，依臣观之，二妃之亡，‘厌胜’物出，皆武氏兄弟主谋，其心昭然，就是要逼殿下退位。倘殿下请辞太子，岂非正中下怀？”

郭纬也附和道：“狄将军所言，正切当下宫廷风云枢要。殿下万不可自乱方寸。”

“唉！”李旦摇了摇头说，“本宫又何尝不想守列祖列宗之业，然天不予我，何妄求之？”

李旦的话让狄光远很揪心，父亲离京赴彭泽时曾经反复叮嘱，务必力保太子不受侵害，他的声音凝重而又哽咽：“臣者！国之辅也；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拳，臣之责也。风摧而不折其志，骨碎而不折其腰，慷慨赴死，在所不辞。目今太子处境艰危，你须以命殉之，可能做到？”在获得肯定回答后，父亲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这件事情，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约定，也是他们共同严守的秘密。即便是留在京城的母亲都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他深为李旦的软弱而寒心。

自二妃案发以来，他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回府上看望母亲了。他打定主意，今天就回去看看母亲，明天，他要亲自上殿面见武曌，为太子辩冤，即便引刀颈上，也绝不后退。

想毕，狄光远转身来到李旦面前跪倒说："殿下不必彷徨担忧。微臣已决计明日拜见陛下，为殿下辩冤。纵然玉碎，也绝不容亲痛仇快，贼人图谋得逞。"

李旦急忙上前，双手扶起狄光远，涕泣道："前者狄公仗义执言，鞭挞王庆一，怒责武承嗣，为奸佞所陷，以三品之职而贬谪县令，飘零彭泽。本宫每思及此，甚感不安。如今爱卿又要为本宫负重千钧，狄氏一门，父子忠烈，然爱卿春秋尚富，本宫何忍于爱卿奋不顾身，一切皆因本宫而起，还是……"

"万万不可！"狄光远截住李旦的话头，"臣意已决，殿下也不可退却。微臣深信，陛下母子情深，血脉情长，定能拨云见日，还殿下一个清白，臣已离家数日，今日特向殿下告假，回府探视母亲，回来后就去武成殿拜见陛下。只是臣要殿下不再存退却之思。"

"好！本宫答应你！"

狄光远退出庄静殿，没有回头，生怕李旦又生顾虑。

府令最先看到狄光远的身影，便上前见礼道："少爷回来了，刚才老夫人还在家里念叨，说狄家一老一少，都是不着家的主儿。"狄光远笑了笑，来到后堂，看见狄夫人正坐在绣架前绣一幅兰花，紫色的线在母亲手中如云丝般穿梭，仿佛堂内的各个角落都飘着兰香。

但狄光远第一眼看见的还是从母亲鬓角垂下的一缕白发，仿佛一片芦苇花，飞进他的胸臆。论年龄，母亲比父亲小六岁，年龄不算大，然而，父亲的遭际，岁月的风霜，吹白了母亲的秀发，吹皱了她的额头。在他童年时，母亲为父亲的刚正不阿而提心吊胆；在他青年时，母亲把心的一半给了父亲，另一半给了儿子，而唯独没有自己……

狄光远的眼睛湿润了，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母亲绣完一个花瓣，才上前跪倒在地道："母亲！孩儿回来了。"

"哦！光儿回来了。"母亲一分神，指尖就被针刺出了血。狄光远眼尖，顾不得礼仪，挪动着膝盖来到母亲面前，拿起带血的指头，就放在自己口内吮吸，又对后堂喊道："来人，拿白药来。"

"些许小伤！你何须大惊小怪！"母亲爱怜而又欣慰地看着儿子。

狄光远不说话，很仔细地从丫鬟手中接过白药，轻轻地洒在伤口，又用白色绢帛包了，很愧疚地说：“都是孩儿不孝，还请母亲恕罪。”

“回来就好！”狄夫人说着，就吩咐后厨准备晚膳，“你在太子身边，其责重大，为娘明白。既是告假回来，就一家子在一起吃顿饭。”

太阳最后一缕余晖消失的时候，狄府的灯亮起来了。狄光远母子入席就座。“父亲远在彭泽，家中大小诸事皆赖于府令，请他也入席吧。”见狄夫人点了点头，府令反倒拘束了。狄光远道：“你在狄府，就是一家人，坐吧。”府令这才很不安地坐了。狄光远端起酒杯，对母亲说：“孩儿平日忙于朝事，无法在母亲床前尽孝，请您饮下这杯。”

狄夫人举起手中的杯子，说：“为娘知你一片孝心，只是忠孝不能两全，为娘只盼你精忠报国，守护太子。府上事有老身。有空了，向你远在彭泽的父亲写封信问安。”

“孩儿记下了，明日过后，孩儿就写。”狄光远转身又举起杯子，对府令说，“母亲体弱有病，府里上下，辛苦府令了，请您也饮下这一杯盛意。”

府令就很惶恐，站起来双手举杯过头说：“谢谢少爷。”

饭后，狄光远扶母亲到前厅又叙了一会儿话。

“你父亲从彭泽捎书来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他已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并说陛下已传旨，免去彭泽一年税赋，要求打开府库，赈济贫民。”

狄光远问道：“父亲可说到近来身体如何？”

“你父亲身体尚无大碍，就总是惦记太子。”

狄光远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这引起狄夫人注意：“你为何不说话，是太子有事么？”

狄光远笑了笑说：“母亲不必牵挂，太子殿下近来一切尚好，每日作画倒也优哉游哉。”狄光远不敢将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生怕被母亲看出什么破绽，忙转移了话题，“孩儿平日总是忙，今天略有闲暇，就为母亲洗洗脚吧！”

“嘿嘿！你呀……”狄夫人看着儿子笑了笑，“为娘无病无灾，岂要你劳动。”

狄光远也不回答，亲自到后堂温了水，试了几遍，才端到母亲面前说：“孩儿就是再大，在母亲面前也是孩子。”说着，就为母亲脱了袜子，将一双脚轻轻地浸入水中，又问烫不烫？狄夫人摇了摇头。他才小

心地捧起母亲的脚，撩起水，轻轻地摩挲。温热的水顺着指尖，洒在母亲的脚掌、脚腕，也洒进了狄光远的心中。那些童年的记忆便都顷刻间涌上心头了。

七岁那年秋天，父亲为他请了先生授书，每日温课都要很晚才能就寝。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因为抄写文章，直到夜里酉时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才发现窗外已是大雪纷飞，站起来后，才发现一双脚已经麻木冰冷。他挪着艰难的步子回到寝室，母亲就跟进来了。母亲什么话也不说，默默地捧起他的脚就放进自己的怀里。 那一刻，他看着母亲美丽的眼睛流出了泪水。

唉！《诗》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他自入朝以来，在母亲身边待的时间太少了，欠母亲的太多了。而明天在皇上面前，尚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倘是触怒皇上凤颜，这性命指不定都难保。

狄光远撩水的节奏慢了，最后不知不觉地停留在那里，目光也离散了。

"光儿！你有心事？"狄夫人问道。

狄光远脱了缰的思绪被母亲的呼唤拉了回来，赧颜笑了笑说："孩儿会有何心事，孩儿是想父亲了。"说着，他为母亲擦了脚，又扶上榻，看着母亲躺下，才深深地施了一礼退出。走出母亲寝室那一刻，狄光远在心里说："母亲！原谅孩儿不孝。"

第二天不逢早朝，狄光远洗漱一毕，没有到东宫，而是直接去了武成殿。武钦告诉他，武承嗣、武懿宗正在里面向皇上禀奏东宫人偶之事呢。"好呀，下官也正为此事而来。烦请公公禀奏，就说东宫侍卫狄光远求见陛下。"

武钦面露难色："这恐怕……两位大人正在奏事，这个时候，将军进去……"

狄光远解下腰间的宝剑，放在殿门外的剑架上，口里道："不瞒公公说，下官正要当着两位大人的面，明辨是非，还太子殿下清白。"

武钦虽从谱系上说，也算是武氏一支，却从不愿意与武承嗣兄弟同流合污，他也为太子的遭际欷歔不止。可要他放狄光远进去，陛下若是追究下来，他轻则鞭笞，重则入狱。

设身处地，狄光远深解武钦的为难，看看左右无人，用力撕下半片战袍，递在武钦手里小声说："下官闯宫，公公拦挡，陛下若是追究下来，就说扯下战袍也未能拦住。"

而此时，武曌正狠狠地说道："好个李旦，朕念及骨肉之情，立你为国嗣，孰料你不思报恩，反倒结仇，诅咒'厌胜'，僭越犯上，罪莫大焉，

朕岂能容你？”

武承嗣暗暗打量武曌苍白的脸色，知道这一回李旦是在劫难逃了，便撩了撩袍裾火上浇油道：“微臣以为，太子对二妃之死疑窦未消，且仇积于胸，故而生此忤逆之举。微臣以为，其祸心在觊觎皇位，复李氏国号，是可忍孰不可忍！臣请陛下圣裁……”

“罢了！”武承嗣没有想到，武曌却反过来斥责说，“你虽贵为王侯，却是志大才疏，除了在朕耳边传些是非之词，何曾有过治国良策？”

武承嗣被斥责，一脸的通红：“微臣是为陛下着想，绝无……”

武懿宗也在一旁帮腔：“魏王殿下对陛下赤胆忠心……”

他的话刚说了半截，就被殿外的争吵声打断——

“将军！你不能进去。”

“请公公放开，末将有事要上奏陛下。”

“将军你……”

两人回头去看，狄光远一阵风似的冲进了武成殿。武懿宗忙上前拦住，大声道：“陛下正与宰相议事，你好大胆，竟敢私闯皇宫，罪在不赦。”

狄光远也不搭话，伸开左臂一用力，武懿宗一个趔趄，他没有拦得住，狄光远却已跪倒在武曌面前了：“微臣狄光远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武曌看一眼狄光远，用力拍打案头道：“狄光远！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闯皇宫，该当何罪？”

武承嗣趁着武曌的口气，顿时义愤填膺，摆出一副护驾的势头，大声呵斥道：“逆贼狄光远，目无皇上，藐视朝堂，依律当处弃市。来人，将这反贼拿了。”

在殿外值守的禁卫“呼啦”一声就涌了进来。

狄光远并不理会武承嗣，面对武曌跪着说：“微臣闯宫，罪该万死，却是情非得已。请陛下容臣奏完本章，臣死而无憾。”

武承嗣不容他分辨：“将死之贼，何来奏言，拉出去！”

“你且退下，朕倒要听听，他有何话说。”武曌一转头，对狄光远道，“朕念及你父忠贞可嘉，恕你起身说话。”

狄光远从地上站起来，弹了弹足尖的尘土，缓缓地来到武曌面前说：“微臣蒙陛下恩典，赐臣四品东宫侍卫，臣不敢懈怠渎职，陛下圣言，萦萦

于心；太子安危殷殷系念。”狄光远顿了顿，加重了说话的语气，“臣终日追随太子殿下左右，每见太子早晚于佛前焚香祈福，愿陛下万寿无疆；倘闻陛下采薪之忧，涕泣不已，祷之上苍，愿以殿下之躯，代陛下病患；及知陛下康复，喜不自胜，跪之月下，洒酒苍天，又怎会有异心诅咒陛下？请陛下明察。”

武承嗣说：“人偶掘之东宫，当作何解释？”

“必是有人陷害殿下。”

武懿宗说：“本官现场查看，人偶于东宫后花园栗树下掘出，岂能有假！”

“奸人暗埋，亦未可知。”

“人偶两度俱在东宫，岂容你巧言令色，信口雌黄。”武承嗣转过身对武曌说，“狄光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欲图掩盖太子异心之迹，显系太子羽翼。臣闻狄光远常于静夜之际，与太子密谈于深宫，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臣请将狄光远发司刑牢狱问罪。”

然而，就在武承嗣转身吆喝禁卫的时机，狄光远忽地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脸色铁青，傲然而立，武承嗣大惊，对着禁卫喊道：“逆贼欲图行刺陛下，还不拿下。”

禁卫一拥而上，将狄光远团团围住。狄光远一手高举匕首，喝令禁卫散开；一手拉开腰带，露出胸襟，高声喊道：“陛下不信微臣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言罢，他举起匕首，朝胸口划去，顷刻间五脏皆出，血流如注。

武承嗣呆了！

武懿宗呆了！

宫廷禁卫呆了！

武曌呆了！

一双双眼睛只是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狄光远手捧溢出体外的脏腑，忍着撕心裂肺的痛苦，流着泪对武曌道：“陛下！臣何惧一死，但能为太子洗冤，死无憾矣。”

武曌霎时似乎明白了，对武钦喊道：“速传太医进殿。”又要禁卫抬着狄光远进到内室，放在榻上，用绢帛暂且包了。

武承嗣、武懿宗见事情大了，趁着禁卫忙乱中，悄悄地出了武成殿。

武曌俯下身子，附着狄光远的耳边说：“爱卿忍耐些，太医片刻即来。”

不一刻，太医沈南璆匆匆赶来了。武曌观这沈南璆年不过而立，生得英俊潇洒，不禁对其医术怀疑起来，也顾不得君臣礼数，一脸狐疑地问：“依爱卿之见，狄将军可有救乎？”

沈南璆一边查看伤口，一边回答武曌：“好在刀伤尚新，血尚热，救之有望。”

他将一紫色的药粉点燃，朝着狄光远的鼻子吹，不一会儿，狄光远就昏厥过去，他又要两位太监帮忙，将光远的内脏置入体内，然后从药箱里拿出一根钢针，放在火上烧燎去毒，绾了桑树皮线缝合，缚了白药，待血止住后，开了药方，交给一名太监，去尚药局取药。

待这一切安排妥当，沈南璆这才来到外室向武曌禀奏，说他为狄光远施了止痛迷药，又为他敷了宫廷特制的白药，今夜无事，如果顺利，明日即可苏醒，不消半月，即可康复。

武曌舒了一口气，对沈南璆道：“你今日不可离开武成殿，就在宫中照管狄爱卿。”接着又传来武成殿詹事，要他派遣可靠禁卫严密守卫，不经恩准，任何人不能进宫。

这时候，从内室传来狄光远的呓语：“陛下……太子无罪……臣愿一死，为太子……辩白……”

这断断续续微弱的声音却似惊雷，让武曌不得不扪心自问：难道朕真的错怪太子了？

武曌紧皱双眉，忽然就想到一个人，立即对武钦说：“速传郭纬到武成殿。”

郭纬战战兢兢地来了，下跪时浑身颤抖个不停，说话时磕磕巴巴。武曌说：“你不必惊慌，朕传你来，就是要问你，如何看待今日狄卿殉身一事。”

在来武成殿的路上，武成殿太监已将狄光远剖腹明志的经过大体述说了一遍，郭纬没有任何犹豫道：“启奏陛下，‘厌胜’之术，乃东宫户婢韦团儿所为。”

“朕待她不薄，焉何要含恨诅咒？”

“她既诅咒陛下，又欲加害太子。”郭纬遂将韦团儿如何欲图在深夜以姿色诱惑太子，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才千方百计设计陷害太子缘由述说一遍。

武曌心里“咯噔”一声，人就颓然坐在了一边，口中道：“这个小贱人，本是乡间女红，朕选她进入东宫，她非但不思回报，反而淫心浮荡，恶性丛生，差点铸成大错。速去尚衣局拿韦团儿来见，朕倒要看看，彼乃黑

心还是红心。”

武钦带着禁卫来到尚衣局时，恰逢韦团儿捧着一沓绢帛出来，准备到绣房去，看到皇上身边的公公来了，忙上前笑脸相迎说：“公公到尚衣局，是陛下有事情么？”

武钦铁青着脸，也不答话，尖着嗓子大喝一声说：“给我拿了。”

禁卫一拥上前，将韦团儿上了绳索。她一边挣扎，一边喊道：“公公这是为何？奴婢犯了何罪？”

武钦冷笑道：“有罪无罪，到陛下面前说吧！带走。”

一进武成殿，韦团儿单从武曌的表情就判断出事情已经败露，无力地低下头去。

武曌厉声道：“抬起头来，看着朕的眼睛说话。”

“奴婢不敢。”

“抬起头来，看着朕的眼睛说话。朕问你，为何要加害太子？”

事到如今，韦团儿明白以自己的身份，不可能获得皇上的宽恕，便只有低头不语。武曌情知其罪坐实，大喝一声：“将韦团儿发推事院牢狱，严加审讯。”

韦团儿彻底绝望了，在被推出武成殿的那一刻，她声嘶力竭地喊道：“奴婢还有话说。”

“带她进来！罪证俱在，你有何话说？”武曌怒道。

韦团儿抬起头时，泪水已经将脸上的粉黛冲得横一道竖一道的。她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她恨这个世界如此的不公。为什么同是红颜，有人就青云直上，有人却要终身受人奴役？她恨太子，为什么就对她无动于衷？可现在要她一人承担全部的罪名，她不甘心。她也知道，武承嗣乃皇上的嫡亲，身居王位，即便如此，她也要皇上明白，他才是“厌胜”之术背后的主谋。

韦团儿没有回避自己纠缠太子之事，也丝毫没有歪曲太子拒绝的细节，在说完这一切后，她把话题转到武承嗣身上：“那日奴婢从陛下殿中出来，遇见魏王，她传奴婢到他的府上，询问窦德妃母亲庞氏祝诅陛下一案，并且要奴婢将人偶埋在东宫后花园栗子树下和庄静殿前的花坛间，以嫁祸于太子。奴婢出于对太子的愤怨，就答应了。奴婢罪该万死。”

听着韦团儿的叙述，武曌的脸色先是苍白，继之涨红，接下就冰冷铁青，她只说了一句话：“传朕旨意，户婢韦团儿，陷害太子，嫁祸魏王，罪在不赦，着即腰斩。”

韦团儿被这晴天霹雳击打得人事不省，她被拉出去的时候，形同死人，浑身软塌塌的……

武成殿恢复了宁静，只从内室传来狄光远的鼾声。武曌的内心激浪翻卷。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让她震惊，也让她忧伤。改立国嗣的风波并没有因为她听取了李昭德、狄仁杰的劝谏而告终，暗流一直在这皇宫地下滚滚翻腾。而她自责的是，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武承嗣操纵了这件事情呢？可现在真相大白时，她却犹豫了。治武承嗣的罪么？不管怎么说，比起李唐宗室来，他都是武氏嫡亲，姑母是当今皇上，他觊觎国嗣亦不为过。现在治他的罪，无异于折断自己的一只臂膀。

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让韦团儿将所有罪责背起来，以她的死求得暂时的安定。此事也进一步验证了当初狄仁杰、李昭德等人谏言劝阻改立国嗣的正确。承嗣的确难当大任，把大周江山交给他，她委实不放心。

第二天，武曌来到武成殿偏殿，狄光远已经苏醒，并且搬到了偏殿。

武曌亲自来到榻前，看狄光远年纪轻轻，却大伤元气，疲惫不堪，心中生出几缕恻隐，道：“旦虽为朕子，不能自明，使爱卿至此，朕心何忍？”

狄光远声音微弱地说：“谢陛下挂怀！臣以贱躯做证，殿下对陛下忠贞不贰。”

武曌俯下身子，为狄光远掖了掖被角说：“这个朕明白。朕没有看错人，狄氏父子，皆忠良也。爱卿安心将息，有何需求，尽可向武钦提出。”

转身回到正殿，武钦已将来自各方的文书整理好，堆放在一边。她掀开一卷，却是娄师德从巡察点发来的奏报，大略是说在西去途中，遇武威道总管王孝杰，检举鄯州、廓州营田署屯田将军有贪贿盗卖军粮行径。武曌的眉头锁起来了，自语道：“克扣军粮，万死不能消朕之恨。”正要提起朱笔批示，却看到娄师德在文末写道，“臣执尚方宝剑，立斩二贼，士卒欢呼陛下英明。”

她的眉宇这才稍稍有所松展，道：“这个田舍翁办起事来果然脚底生风，腕上刚锋。”

放下奏章，她的脑际忽然就浮现沈南璆的身影。他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不凡的谈吐，在昨日为狄光远疗伤时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嗯！他比起薛怀义来要儒雅、要倜傥多了，怀义虽房中之术颇为精到，也能揣摩她的心思，可就是过于鲁莽，目无朝纲，常常闹出些让她尴尬的事情来，这个沈南璆断不会有这些毛病。

武曌抬起头，问武钦道：“这个沈南璆是何时到太医署的？”

“奴才也不清楚。待问过太医令便知。”

武曌想了想，莞尔一笑道：“不用了，明晨你宣武三思来见。”

她知道，武三思办起这类事情来得心应手，滴水不漏……再说了，武钦一个中人，怎么可能读懂她那颗心呢？

长寿二年五月，娄师德到了鄯州。

湟水河自西向东，滔滔而去，鄯州都督府坐落在临河的半山坡上。虽为都督府，因为居住在这里的都是羌人，故而都督府所在地也远不能与内地的州府相比，沿着河川，满是山民的土屋、牧民的帐篷，再就是军营的营帐，绵延数里，看上去别有一番风味。

不过，坐落在城中心的都督府倒是檐牙高凿，很有气魄。

鄯州都督毕武早已闻知朝廷钦差一路所行，故而也不敢肆意铺张，就在府中小宴接风。饭后，两人来到厅中，娄师德问起营田诸事，都督的脸色就不大好看，说鄯州营田将军谭桧眼中根本无他这个都督，随意殴打士卒，欺侮周围乡民，败坏朝廷声誉。

娄师德问道：“本官接到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将军举报，谭桧贪污军粮，倒买倒卖，可有此事？”

毕武应道：“虽曾闻说，然要坐实，恐怕还得详查。”

“哦！这如何说？”

毕武举例道：“近年来，鄯州风调雨顺，营田丰实，依理，供给军需当无问题。然每逢吐蕃进犯，谭桧总是寻找种种理由，极言军需困难，供需难以为继。下官也以为其中必有蹊跷。”

“那就请都督明日一起与本官巡查一番。”

“下官责无旁贷，只是即便握其罪证，没有陛下诏命亦无可奈何。”

“这个都督不必担心。”说着，娄师德对判官李牧点了下头。

李牧怀抱武曌钦赐的尚方宝剑，庄严地置于剑架之上，然后高声说：“见剑若见陛下。”

娄师德立刻拉着毕武跪倒在地，行三叩九拜之礼，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待礼毕娄师德从地上站起来时，他的脸上就写满了自信：“都督还疑虑本官不能手诛贪官么？”说罢，他将剑从剑鞘中抽出来，但见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耀得毕武眼花缭乱。

望着门外渐浓的夜色，毕武自语道：“好个谭桧，看你这回还有何高

招。”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见招拆招。”在鄯州营田署，谭桧不无讽刺地嘲笑毕武挟朝廷之力而与自己对垒。

谭桧与毕武，虽然一为营田将军，一为都督，然而，因为营田向来是由夏官署直管，且由武曌亲自过问，故而事实上是不归鄯州辖管。每每毕武要营田将军提供军需，谭桧都以与吐蕃作战之需为由，延宕推诿。后来，毕武闻知谭桧私下里将军粮卖往吐蕃，从中牟利，曾欲奏报朝廷，却苦于其将营田署上下打点得铁板一块，他也无可奈何。

其实，谭桧对朝廷钦差的巡察比之毕武更早得知。对这个娄师德他并不陌生，早在他刚刚到达河源时，就有人飞鸽传书，将消息告诉了他。因此，近些天他对属下管束甚严，也停止了与吐蕃暗中的军粮交易。

他料定娄师德明日一早定然要来营田署巡察，他更知道毕武会抓住这个机会实施报复，现在，他正与自己的副将任惠、录事参军等商议对策。

录事参军说：“这个娄胖子圆滑精明，他是一定要先查账务的，不知大人可有应对之策？”

谭桧将目光投向会计，会计应道：“依照大人吩咐，卑职敢保万无一失。”

“是么？”谭桧点了点头，对录事参军和会计道，“你等且退下，本官还有事要对任将军说。”

看着两人退下，谭桧对任惠说道：“此次娄贼来者不善，他素来精通算数，仅是在账务上动作，恐怕很难瞒过他的眼睛，将军可还有何万全之策？”

与吐蕃的交易，虽说出自谭桧的运筹，而实际上是由任惠直接办理的，他当然知道自己与谭桧如今是荣辱一体。他晶亮而又带点惶恐的眼睛眨了眨，就想出一条计来：“末将倒是有一条计，只是不知大人可敢为之。”接着，他就上前附耳说了几句。

谭桧点了点头道：“不仅如此。还可告知附近吐蕃将领，今夜来袭，火灾加袭击，既是天灾，也是人祸，看他娄师德如何处置？”

当天后半夜，起了西风，营田署的官兵正在睡梦中，忽听营外传来“吐蕃来袭”的喊声，慌慌张张仓促出来迎战，不少人懵懵懂懂地做了吐蕃军刀下的冤魂。夜色中，吐蕃骑兵绕着粮库旋转一周，一把火将身边的柴草点燃，霎时火光冲天，热浪翻卷。火光中，谭桧跃马上前，与吐蕃将领大战几个回合，吐蕃将领虚晃一枪，匆匆离去。谭桧追出一里地，与任惠的骑兵会合。两人相视一笑，拨转马头，朝大营奔来。

惊魂未定的几位判官见两位将军奔来，纷纷沮丧道：“吐蕃深夜偷袭，火烧三座粮库，计数万石，朝廷追究下来如何是好？”

谭桧长叹一声说：“吐蕃军夜袭粮库，我军将士奋力杀敌，终救危于一悬，本官当上奏朝廷，陈明原委。”

任惠过来低声问道：“会计死了没有？”

谭桧一惊，急忙下马，来到粮库旁边的会计室，踩着残木断瓦，走了一圈，却是不见他的尸体。谭桧的眉头就拧在一起，疑惑道：“莫非他趁夜逃走了？”

任惠摇了摇头：“如此漫天大火，他垂老之躯，怎么能轻易逃出，是化为灰土了吧！”

“即便烧死，总该有骨头呀。”谭桧摆摆手，心迅速紧缩，低声对任惠说，“速派人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断然不可让他同朝廷钦差见面。”

任惠刚刚离去，就有值守的士卒来报，说朝廷钦差与都督大人到了。

“好神速呀！”谭桧不敢怠慢，忙率了判官、录事参军等一干人到署外迎接。

隔着老远，娄师德的鼻子便耸了耸问道：“何来烟熏味道？”

鄯州都督毕武未及回答，耳边就传来谭桧的声音：“哎呀，不知两位大人驾到，末将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娄师德宽容地笑笑，上前打拱道：“本官奉陛下之命，前来巡查，大人不必客气。”说着，随谭桧进了营房。

一阵风来，吹起浓烈的烟味，娄师德追着风源望去，但见东南角三座被烧粮库裸露在众人面前。有的粮食已经烧成灰炭，有的才刚刚烤熟，散发着淡淡的香味，有的在高温下结了块。谭桧读懂了娄师德的目光，脸上立刻布满了苦痛道：“大人有所不知，吐蕃军趁我夜深入睡之际，偷袭粮库，杀我士卒，末将和副将任惠率军力战，才将敌兵杀退。可惜，粮库已被付之一炬了。”

娄师德与毕武交换了一下眼色——吐蕃人迟不袭击，早不袭击，焉何钦差到达鄯州当日夜里就来偷袭，难道是要给大周钦差以警告么？

两人沿着废墟转了一圈，心中疑云更深了，吐蕃人既是偷袭粮库，自是为粮食而来，为何却烧了粮库匆匆而去？

回到营田署坐定，谭桧命人奉了热茶，娄师德喝一口，又苦又涩，顿感将士的辛苦。放下茶杯，他便问道：“自上次本官巡察之后，又是几年过

去，不知鄯州营田扩了几许？”

谭桧拱手道：“大人好记性。近年来，末将率屯垦将士，修渠引湟水河之水灌田，又开新田近千顷，到今年春上，总计达五千余顷。”

娄师德眯起眼睛看谭桧，他就觉得很不自在。果然，娄师德将话题转移到王孝杰举报上来：“本官巡查途中，于河源接到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将军告急信，言供需不足，军粮紧缺，敢问将军是何原因？”

毕武也在一旁敲边鼓道：“非但王大人，就连下官也是寅吃卯粮，难以为继，不得不命军中市令去百姓家中购买。”

娄师德捋了捋胡须道：“两位将军俱言缺粮，大人总该有个说法吧？”

这些问话，丝毫没有让谭桧精神紧张，自钦差从神都出发，他就思谋好了应对之词。他转过身时，眼眶了就带了泪花：“都是末将无能，辜负了朝廷的信任。先说王孝杰大人那一宗，末将派遣得力判官，押解粮草往西北战场，孰料中途经过数百里戈壁，人烟稀少，行至鄯州往于阗途中，在戈壁被吐蕃军伏击，将士们以身殉国，末将闻之，心痛如裂。也曾派遣将士拦截，然吐蕃人出没无常。至于毕大人那里……因四镇大战，粮草告急，故而多有虑之不周，还请大人海涵。”

毕武脸色阴沉，正要说话，却被娄师德悄悄按住：“本官此次巡察，一则查看田亩，上奏营田业绩；二则查阅营田账簿，理清出入计数，还请将军方便一二。”

谭桧立即接上话说：“那是自然，末将虽鲁莽，然朝廷纲纪，却是了然于胸的。”

话刚落音，他就看见任惠的身影在门口晃了一下，又很快消失了。谭桧会意，很谦恭地起身说：“二位大人少待，末将去去就来。”

出得署门，来到一僻静的胡杨树下，谭桧焦急地问：“会计可有踪迹？”

任惠懊丧地说：“搜遍周围数里地，未见踪影。”

谭桧就更忐忑不安起来，忙道：“二贼尚在署中，本官不宜滞留太久，恐生疑心。你继续寻找，不可松懈……

毕武见谭桧匆匆而去，看了看娄师德道：“大人不觉得谭桧有些神不守舍，行踪诡秘么？”

娄师德说：“大人所言甚是，且看他下面有何举动。有尚方宝剑在，他就是奸猾抵赖，也难逃法网。本官的脾气大人是知道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闻言，毕武心想，谭桧这回算是遇到克星了。

“两位大人说什么呢？什么事情让大人绝不罢休？”谭桧转回来的时候，听了个尾音，问道。

娄师德没有直接回应谭桧的话，却道：“请将军拿出账目来，本官看看。”

谭桧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哎呀，不瞒大人，末将刚才出去，就是要找人将账本奉上，供大人阅看，孰料昨夜吐蕃兵焚烧营帐，殃及计室。会计连同账簿被吐蕃人焚毁，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焦骨。”

“哦！如此说来，近年来账目无法找到了？”娄师德虽然还无法断定昨夜大火是否谭桧与吐蕃军密谋，然而，绝与谭桧脱不开干系。他沉思片刻后问道，“难道就只有一本账目？”

谭桧说：“然也！末将为官，一向清廉。岂敢留两本账？”

毕武撇了撇嘴道：“大人该不是此地无银吧？”

这一句话让谭桧勃然大怒，他来到毕武面前说：“大人这是何意？想我谭桧自弱冠及第以来，即以忠于朝廷为圭臬，以事君爱民为己任，何曾想过贪贿。昨夜之火，系吐蕃所放，末将马上厮杀，奋力保我军粮无恙。大人不上奏朝廷褒奖也就罢了，反而横加指责，是何道理？”不等毕武反驳，他接着说：“末将自知因耽误鄯州军粮，大人怀恨在心，挟嫌报复，在所难免。然大人乃朝廷命官，岂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若不是看在娄大人分上，末将定与你论个高低分明。”

毕武也毫不相让：“下官愿奉陪到底。”

娄师德见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便笑眯眯地说：“两位大人何须争论不休，本官既是奉诏行事，定不会因丢失账簿而终止巡察。证据迟早会有。所谓事缓则明，积雪终厚，难掩陈尸。本官之意，请谭将军仔细回想，定可水落石出。今日就到这里，今晚我等就在鄯州城中暂住。”

一出营田署，毕武即迫不及待地问娄师德：“大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不怕这贼趁机逃到吐蕃军中，背叛大周？”

娄师德笑着挥了挥马鞭，跑出一里多地，才回过头来说：“他不跑，焉知其罪乎？”

“明白了！”毕武追上娄师德笑道。

娄师德又神秘地看了看毕武道：“至于他能不能跑得出去，就要看毕大人的了！”

毕武立即参透了娄师德话中的玄机，朗声道：“这个请大人放心。”

一切安排妥当，两人才草草地用了些晚膳，然后到厅中叙话。娄师德呷

了一口温茶，涮了涮喉咙道：“本官料定，会计未死，毕大人信否？”

“何以见得？”

娄师德分析道：“所谓出门观天色，说话观神色。本官发现，副将在门口闪身瞬间，他即仓皇外出，如果没有猜错，定是为会计失踪之事，此其一；其二，既是会计死于大火之中，总该有余骨留世。既不见尸，可知人必未死，大概藏身某处；其三，本官还断定，此人对于谭桧必含愤嫉，故而趁夜逃走，不久他就会找上门来的。”

毕武很惊讶于娄师德的判断，但还是说道：“大人如此肯定？下官却不信。”

娄师德笑笑说：“大人可敢与本官打赌?”

“赌什么？”

“输者受鞭笞。”娄师德说。

一夜无话，第二天辰时二刻，司马飞报，说昨夜子时，谭桧与副将任惠欲逃往吐蕃，被司马中途伏击擒获，现正羁押在州府牢房，等待两位大人审问。

娄师德抚着毕武的肩膀道：“大人先输一局了！”

话刚落音，判官李牧进来禀报：“门外有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者前来，要求见大人。”

娄师德拊掌大笑：“大人输定了！快传老者来见。”

过了一会，老者背着一个包袱进了前厅，一看见娄师德，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放声大哭道：“大人救我。”

娄师德上前扶起老者，要他落座，毕武吩咐卫士上了热茶，他连喝两杯，脸色才慢慢地缓了过来，不待娄师德问，他就禀报道：“小人乃鄯州营田署会计，大难不死，来投大人，就是想助大人破案。”

娄师德在任何时候都是心平气定的：“你不必着急，慢慢说。”

老者喘了一口气，从包袱里拿出一本账目说：“此谭贼近年来与吐蕃交易，私卖军粮的账目。谭贼怕事情败露，曾命小人做了一本假账，以应巡查之用。但他仍旧不放心，干脆于昨夜暗通吐蕃将领偷袭营寨，放火烧了粮库，他的本意是要账目连小人一起烧死，以达死无对证之目的。孰料小人有所警觉，趁乱带着真账偷偷逃了出来，在鄯州城南湟水河畔的草丛中，才躲过一劫。”

娄师德翻开账目，听老者一笔一笔地计算，一笔一笔地澄清。谭桧在营

田署任上，暗中与吐蕃交易军粮，数量之大，获利之多，令人发指。待老者说完，他循着话题问道：“本官发现，数量如此之多的钱币，一部分由谭贼与任惠四分，一部分用来分给士卒，还有一部分发往神都了，敢问先生，发往神都何处呢？”

老者摇了摇头说：“这个小人就不得而知了。”

娄师德思索片刻，抬起头来时，目光就亮了，对老者说：“如今二贼被擒，营田署无人支持，本官意欲请先生协助判官李牧前去安定人心，不知意下如何？”

老者忙不迭地下跪道：“昔日在谭贼帐下，受尽折磨，动辄训斥责骂，而今大人拨云见日，小人扬眉吐气，欣然从命。”

娄师德当下传来李牧，交代署理营田各项事务，让他带着老者去了，这才转过神来，对毕武道：“该与两贼见见面了。”

毕武很不好意思道：“大人料事如神，下官输了，甘愿受罚。”说着，他就要脱衣服。

娄师德一把拦住他道：“嬉戏耳，大人何须较真，还是先审二贼要紧。”

娄师德处理起这些事情来，向来是应付自如，有条不紊的。他先请出尚方宝剑，置于大堂之上，行过大礼后才坐上主审的位子，毕武作为陪审自然坐在一边。毕武发现，这个肥胖的宰相审讯的次序也很别样，他不是从谭桧开始，而是先传副将任惠。

任惠被押进正堂时，面如死灰，低着头并不看人。娄师德喝道：“抬起头来！”任惠一惊道：“罪臣不敢。”

“恕你无罪，抬起头来。”

任惠这才抬起头来，谁知第一眼就看见高悬堂上的尚方宝剑，先自软瘫了。只几个回合，就交代了与谭桧一起盗卖军粮的罪行。

谭桧就不一样了。他的官阶乃左玉钤将军，在营田署经营多年，自恃与京都武承嗣兄弟过从甚密，料定即便是宰相娄师德也奈何不了。自进了公堂，他一脸的不屑。毕武看着就气不打一处来，厉声问道：“见了钦差为何不跪？”

谭桧瞪了一眼毕武道：“所谓成王败寇，我今日落在你等手中，招亦死，不招亦死，跪之何益。”

娄师德要的是嫌犯的口供，并不在乎细枝末节，遂依照惯例逐条审理起来。每逢嫌犯否认时，就出具证据，坐实罪行。谭桧先是全部推到吐蕃侵犯上，继之又推到天灾上，继之见证物俱在，抵赖不过时，才低头认

罪。

“谭桧！”娄师德敲打着公案问道，“据会计举报，你每年将与吐蕃交易军粮所获之四成解往神都，送往何处，你还是从实招来。”

谭桧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会计果然没有死。他明白，绝不能将武承嗣兄弟供出，那样不仅他自己必死无疑，要紧的是在神都的父母与妻子儿女也会因此招祸。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大呼一声，咬断舌尖，但见鲜血直流……

这一举动不唯让毕武吃惊，更激怒了娄师德，他大呼一声：“来人！”

鄯州别驾率领士卒应声进来。

娄师德将尚方宝剑抱在怀中，来到谭桧面前道：“看看这是什么？此物在此，如同陛下亲临，今日本官若不斩了你，鄯州营田将毁于一旦，边陲安危不保！”接着高声宣布，“逆贼谭桧，贪污军粮，私通吐蕃，罪在不赦，着即斩首，首级高悬营田署门前高竿三日，以儆效尤。”

那天正是长寿二年五月初四，第二天就是端午节。

下卷：凤凰涅槃

第一章

冤上冤宰辅遭贬

妒亦恨男宠焚情

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腊月二十五日，彭泽县狱吏王谦一大早起来，发现天空竟飘着雪花。江南气候暖，少雪，骤然飘起几朵雪花，倒让王谦的心里湿润多了。

神都洛阳的狱吏官有多大，王谦不知道。但他明白，自己当了这彭泽县的狱吏，就是个看管嫌犯的角色。这个县城，只要沾了朝廷的，官都比自己高，谁都可以对自己撒气，而他没处发泄了，就只能找个犯人发发火。

这些年，彭泽令换了一茬又一茬，没有谁注意关在这里的囚徒，有的县令从到任至离开，都不知道监狱安在县城哪个角落。王谦也就有了一种天不收、地不管的感觉。平日里，只要囚犯们不闹事越狱，他便不怎么为难他们。他对狱卒们也是这样说的：“当差居官，为的吃穿，你等只要

把犯人看管好，就大家相安无事。”

然而，自去年七月，狄仁杰来这里任了县令之后，他的逍遥日子就结束了。

狄县令到任的第五天，就到监狱来巡察，沿着各个牢房转了一圈，回到狱吏住的地方，看到墙角的一堆酒瓶，眉头就皱了起来正色道：“狱者，相告以罪名者，乃人之悔过洗心之处。狱吏终日醉酒，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

王谦看了看狄仁杰，心里道，这里有几个不是亡命之徒，希图他们改过，岂非梦语？但这话到了舌尖上都成了顺从和谦恭：“小人谨遵大人之命！”

狄仁杰问道：“前任县令大人来过么？”

王谦摇了摇头，狄仁杰于是就叹息：“所谓不知者不为罪，没有人提醒他们，也难怪。”但狄仁杰已经打定主意，牢狱从自己任内开始，要成为宣示礼义、明晓荣辱的所在。他要狱吏从自己做起，将所住的一室先打扫干净：“本官过几日，还要来查看的，倘是知而不改，定然不能饶恕。”

狄仁杰又吩咐王谦道：“自明日起，你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每日要带领嫌犯习读礼义、法典，使其明罪之为罪的缘由，从而对判决心服口服；二是要允许有冤情的犯人诉讼，本官当亲自调阅案卷，重审甄别。”

王谦虽然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却未从内心接受。孰料，过了些日子，狄仁杰果真又来了，所幸他将一切做得很妥帖，才免受责罚。又过了些日子，狄仁杰果真开堂审案，当堂改判了三件错案，已报司刑寺死刑的几名犯人放声大哭，直呼“狄青天”。

这一回王谦才真的服了，一天夜间，他竟然跑到县府，要私下里拜狄仁杰为师，学习断案。

而更令王谦不能忘怀的是，当年重阳节，狄仁杰竟然命府衙为犯人送来月饼。县丞说：“大人言道，犯人也是人，当此节庆之际，思念缘亲，人之常情，月饼虽不值几钱，却可唤醒善端。”

屈指数来，如今已经是腊月二十五日，再有五天，就是新年，尚不知狄大人还会有何新招。

王谦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开始打扫自己的房间，刚刚扫了一笤帚，却看见县丞从门外进来了，他赶忙出门迎接：“大人一大早来到牢狱，必是有要事。”

“还真让你猜对了，”县丞说，“狄大人一会儿要来与囚犯叙话，我来就是提醒大人，牢狱要干净，囚犯要规矩，千万不可惊扰了狄大人。”

王谦道：“这个是自然，在下这就去安排。至于牢狱干净与否，自狄大人初来查看之后，天天都扫，现今通畅明亮，了无杂尘，大人随时可以来看。”

“好！如此我便回县衙复命去了。”

上午巳时时分，狄仁杰踩着雪花来到彭泽县牢狱。王谦发现，陪同他的只有县丞一人，并未带县尉和衙役，心想这县令大人也真是够胆大的，也不怕囚犯闹事？他一边出门迎接，一边暗地叮咛随身狱丞加强警戒，以防出事。

狄仁杰似乎看出了狱吏的意思，笑了笑道：“狱吏大概对本县未带衙役不解吧？荀卿子曰：‘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本官相信，经过一年的礼仪教化，囚犯中当有不少人会改恶行善而恻隐、仁爱之心发也。”

王谦虽然在内心深处承认狄仁杰的话有道理，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便回道：“大人在年关之际，来探视牢狱，囚犯们闻之，当感戴不已。”

“不！本官今日来，可不仅仅是探视，尚有一事与你商量。年节之际，人皆有思亲恋家之心，本官想从囚犯中选一些认罪伏法，改恶从善，而又刑期不多者，令其归家与家人团聚，年后依旧归来，如何？”

王谦闻言，两眼就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大人你就饶了小人吧？你把他们放回去，倘是他从此聚堠山泽，为匪为寇，或者杀人越货，闹出人命案来，小人如何担待得起？”

狄仁杰摇摇头说：“你快起来，本官这不是与你商议么？”

王谦不起来，就一句话：“人是绝对不能放，大人若是执意要放，就请先免了小人这小小的从九品官，让小人先回去向家人告别，然后任杀任剐，听凭大人处置。”

“唉！你起来说话吧！”狄仁杰双手扶起王谦，心中五味杂陈。他从并州入仕，先后做过几次县令大小的官，特别是这一次到彭泽一年多，查阅了大量累积的案卷，改判了不少错案，其间不少是因为地方上恶少欺男霸女，欺行霸市，恃强凌弱，逼得百姓无路可走，才做出手刃恶贼的事情。他当然明白，这些人该依律伏法，但他始终相信，他们的本性不坏。至于有些人被冤枉入狱，就更是苦不堪言了。但放眼尘世，究竟有多少人替他们想过呢？

狄仁杰仿佛看见，一双双老去的眼睛，正望着阳关道，盼望亲人归来；又似乎看见一个个身影，倚门等待，等待自己的丈夫、儿子团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狄仁杰的眼睛湿润了。当然，他不是没有考虑到此举的后果，倘是王谦的担忧不幸言中，他这个县令……想到这里，狄仁杰对王谦也多了一些理解。

狄仁杰从案头拿起笔，顺手写下一张纸条，声明节庆期间，若放归囚犯有不归者，情愿领罪，与狱吏无涉，又要县丞郑重地盖上县令的印鉴，交到王谦手中说："这个你妥为保管，该放心了吧！"

"非小人怕事，实在是关乎小人一家性命。"王谦说罢，在纸上列出了六个平日里行为规矩，且又罪行较轻的囚犯。狄仁杰大致看了看，有些人的名字，他在复审案件中大致已经知晓，尤其是那个叫李三的，只因当初自己的妻子被人霸占，怒而误伤人命。如今他登堂复审，理清案情，已缉拿恶少，但李三毕竟有命案在身，须服刑期满，算起来，再有半年即可出狱了。

王谦在一旁插话道："这个李三，现今举止文雅，徭役勤快，也受到囚犯的尊重。"

狄仁杰很满意地看一眼王谦道："狱吏一年来教化有方啊！就照这个名单传他们前来问话。"

不一刻，囚犯们都被带了过来，狄仁杰一一询问了他们在狱中的情况和几年来的感受。囚犯们纷纷说，自狄大人到任后，牢狱境况大大改善，冤情得以申诉，真凶得以处治，罪囚深深感念大人的大恩大德，定然要改恶从善，早日与家人团聚。

"你等能如此想，本官自然备感欣慰。"狄仁杰捋着美髯说，"本官今日来此，就是要再给你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本官从王狱吏口中得知，你等在服刑期间循规蹈矩，明大义，知律令，恶念日去，善心复萌，故而本官决定，今年节庆之际，放你等回家与亲人团聚，可愿否？"

囚犯们面面相觑，半晌不敢说话，以为是在梦中。县丞急忙在一旁提醒："还不谢过大人。"

囚犯们这才如梦初醒，哗啦啦跪倒在地说："狄大人恩德，如同再造。"个中激动者，头磕得"砰砰"作响。

"且慢磕头称好，本官也不是毫无约束地放你等回去。"狄仁杰站起来，在跪倒的人群前走了一圈，回到座上说，"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本官放你等回去，你等亦须守信，正月初五务必返回，有敢不归者，本官派人缉拿归案，从重治罪，明白么？"

狄仁杰接着说："你等回家缺少路资，本官特在俸禄中拿出些钱币分送你等。现由狱吏逐一分发，可为妻女添置些许年货，也算一片心意。你们需将指印留下，以备有事查找。"

几位年老的犯人泪水就哗啦啦地流淌，说进牢狱这么多年，何曾敢生探家欲念。狄大人如此待我等，我等也不能让狄大人为难。

五个囚犯领了钱币，披着雪花踏上归途，狄仁杰长舒一口气，回头却见李三一人站在那里垂泪，心想放你回家去见亲人，本是好事，为何流泪？不料李三未等狄仁杰问话，就说道：“当年小人之妻被人强暴，含羞受辱，一气之下，悬梁自尽，小人才杀了那歹人。小人被捕后，父母忧心忡忡，不久相继离去，小人现今是家破人亡，成了天地间漂泊之人了。”

“哦！”狄仁杰沉默了。他的心里很不平静，好好一个乡民，就这样被毁了。这世道好人不能扬眉吐气，恶人不能得到惩罚，还算是清平世界么？回想起在京城那些日子，被拘于推事院所承受的煎熬，狄仁杰对李三的心境多了许多的理解。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他该在哪里过年呢？

他转过身来，对王谦说：“李三过年，就由你来安排，自此时起，他不必再回到牢房。”说着，他又要县丞拿出些钱币，交给王谦，作为李三年节期间祭奠祖宗和亡亲的费用。

王谦心里就老大不愿意，却又不好当面拒绝，只好对狄仁杰说：“属下就勉力而为吧！”

安排好这一切，出了牢狱门，雪渐渐地大了，看来这个年注定是要与雪为伴了。

大雪小雪又一年，骑在马上，回看身后，马蹄印一串一串，深深浅浅，狄仁杰不禁感喟流年似水，倏忽间来彭泽经年，整天忙于公务，连家书都很少捎回去，尚不知妻儿在神都境况如何。离开京城时，夫人卧病在床，他至今都忘不了她婆娑的泪眼。中间虽然去过两次信探问，夫人都说早已康复。然而，相濡以沫数十载，他知道她的性格，再苦再难，她都会咬牙忍着。

唉！眼看年节在即，她不定整日倚门守望他的归来呢！这一生，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夫人。

一朵雪花落在额头，湿漉漉、冰凉凉的，狄仁杰伸手擦掉雪水的当儿，心事就转到了儿子身上。在他到彭泽令任上不久时，曾接到光远的来信，叙说太子深陷韦团儿和庞氏两案中，本来几近弥合的母子情感又复崩裂，武承嗣等人乘机又掀起废立风波，多亏内史李昭德数次诤谏，徐有功据理抗辩，才躲过一劫。但自那以后，至今都没有儿子的消息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他绝不会与武承嗣之流同流合污，他担心的是，儿子涉世太浅，不敌奸佞陷害。

突然间，坐骑的前蹄在地上磕得“嘣嘣”响，死活不愿往前走了，狄仁杰抬头一看，自己想事太专心了，到了县府门前却全然不知。主簿发现大人回府，忙上前牵了马缰，来到后堂，到马厩里拴好马，才再度来见狄仁杰，一边沏茶，一边看着外面说：“这江南也怪，从来不下雪，一下起来就老大。只是苦了穷人了。下官刚才在县门巷发现一位老者，衣衫褴褛，躺在雪地里。下官不忍看他冻死，就拿了旧棉衣为他御寒，又给了

些钱币，劝他回去。”

狄仁杰的眉头就皱起来了：“他要有家可归，焉何困倒街头？”说罢，就朝外走，主簿紧紧跟上，来到县门巷拐弯处，人早无踪影，狄仁杰的心头顿时充满了自责。当他抬起头，从主簿的眼睛里读出懊悔的神色时，脸上就和悦多了，“既已离去，但愿他过一个平安的年节。”

路上，狄仁杰告诉主簿，今后遇见鳏寡孤独之人，定要禀告他知道。其实，他在内心已经有一个筹划，就是为这些漂泊之人营造一个好去处。

重新回到后堂，主簿把一封来自神都的信件呈给狄仁杰。他一看笔迹，就知道是李昭德来的，心中甚是高兴。现今，能够站在朝堂上与武承嗣之流抗衡的，也就是李昭德、娄师德和姚□了。而李相无疑是擎天一柱，让他们望而生畏。

李昭德在信中告诉狄仁杰，殿中丞来俊臣、王弘义之流因为收受嫌犯贿赂巨大而被革职，来俊臣贬谪同州当了参军，王弘义被流表琼州。行至中途，被武承嗣等人假敕追回为由，遣人杖杀之。

狄仁杰读着读着，禁不住自语道：“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也有今天。”

但随之他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李昭德告诉他一个惊破心胆的消息，说狄光远为了替太子辩冤，当着陛下的面剖腹明志，幸亏御医沈南璆临场抢救，才幸免一死，此举为太子洗刷了冤情，使得太子躲过一劫。看看时间，那还是发生在长寿二年春节的事情，转瞬都一年了，但是，无论是夫人还是儿子，都没有向他透露一个字，这让他很纠结。然而，当李昭德的文字告诉他，沈南璆妙手回春，公子转危为安时，他释然了，他猜想儿子当时一定到了非剖腹不能明志的境地，他为儿子的壮举而感动：“光远！你无愧狄氏祖宗啊！”

狄仁杰欲放下书信，然而，几行字映入他的眼帘。李昭德在信的末尾说，他因为遭武承嗣等人陷害，已被罢免内史，贬为南宾尉了。

狄仁杰牙齿中发出“咝咝”的声音，整个人都觉得冷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眼看年节将近，李昭德却只能离开京都，现已在去南宾的路上。

“哦！南宾属钦州，境内多异族。”狄仁杰放下信，在室内踱着步子，心就随着飘飘荡荡的雪花，追着李昭德去了，“一个正三品宰相，降为县尉，他的下场比我更糟。”

李昭德人在路上，行无定所，他就是想写封信安慰安慰，都不知道该投向哪里……

当晚，狄仁杰草草用了些饭菜，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给儿子和夫人写信。一旦铺开绢帛，他的心就如长江的波浪，难以平复——

光儿刚烈，剖腹辩冤，忠勇可嘉。然事发经年，隐而不禀，乃不孝也，须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焉可轻易伤之。所幸太子冤明， 陛下恩至，此天佑大周矣！

彭泽岁暮，雪落寒深，遥望神都，魂牵梦绕，你母春秋高，身心交病，尔须早晚床前尽孝，未可稍有懈怠。为父远在江南僻地，心力不济。唯托云传书，多所探问，待有一日回朝，举家团聚，幸莫大焉。

狄仁杰在信的末尾，还特意向狄光远询问李昭德被贬谪的缘由……这样折腾下来，到封好信笺，腊月二十六日的晨曦已临窗而至了。

冬日的运河已经封冻，水路阻塞，李昭德骑着马，沿运河西岸一路南下。

从正三品一下子沦为九品，自然也就没有了前呼后拥的卫士，一路上只有书童做伴。

虽然无雪，但一路上天气总是雾蒙蒙的，一里外就很难看清田野村庄了，只有结了霜的冬麦倔强地站在寒风中。

李昭德裹了裹身上的外氅，手搭凉棚，朝前望去，不远处有一户人家，门前似乎飘着酒旗，想来该是一处酒家，便对书童说：“天气寒冷，你我且到前面暖暖身子。”

书童说：“谨遵大人吩咐，小的先到前面打听打听。”

那年轻的背影让李昭德心头温暖了几许。不可想象，这一路上倘是没有了书童的陪伴，他该有多么寂寞。

李昭德下得马来，站在运河边，看河面封冻如镜，在神都的遭遇油然浮上心头。

一切似乎都事发偶然，然现今想起来，他显然是被别人设局陷害了。

先是延载元年五月，魏王武承嗣率两万六千余人上书皇上，要求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此议一出，朝野欢呼，只有刚刚被人任命为鸾台三品的夏官尚书、武威道总管王孝杰与检校内史李昭德犯颜诤谏，以为陛下前已加尊号甚多，远远逾于先帝，现今再加，必致身心之累，劝告皇上放弃。然而，正在兴头上的武曌一句也听不进去，坚持于则天楼受了尊号，大赦天下，改元延载。

李昭德本来还要谏言，申明朝廷改元频繁，不利决策，然而，武曌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从那时候起，李昭德就知道皇帝对自己心存芥蒂了。

这事过去刚刚两个月，洛阳及周边正闹大旱，一天朝会上，武三思上奏府库空虚，建筑天枢费用紧缺，谏言皇上加征农器赋，以充实府库。

武曌虽然对歌周贬唐的天枢很上心，然而，在赋税这件事情上，她还是比较谨慎的，于是要李昭德召集宰辅集议，魏王参加。

集议在同心阁举行，结果意见却大相径庭。武承嗣等人力主加赋，而李昭德、姚□、王孝杰和苏味道等人则一致以为，今年神都京畿春旱、夏旱相接，百姓苦不堪言，非但不能加赋，还要减赋。

集议没有解决，又上了廷议，李昭德凛然陈述不能加赋的情由，自然又遭到武承嗣、武三思煽动的凤阁舍人逢弘敏等人的围攻。逢弘敏得武承嗣面授机宜，直指李昭德凭恃陛下委与，颇专权使气，人多疾之。

逢弘敏奏道："蚁穴坏堤，针芒泄气，权重一去，收之极难。"

夏官尚书王孝杰、纳言姚□自然又指责武承嗣等人诬忠为奸……如此一来，加收农器赋之议便不了了之了。只是，从此武承嗣、武三思等人与李昭德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他们从那天朝会上太后眉宇不经意的一颤，知道逢弘敏击中了皇帝软肋，便紧接着唆动一位在武成殿担任长上果毅（唐代的宿卫官职）的郑注，据逢弘敏之见写了《石论》数千言，极言权臣之害，并托了每晚侍寝的沈南璆带给武曌。

虽然武曌严厉责备了沈南璆不该介入朝臣之间的是是非非，然而，她还是把郑注的文章带到了武成殿。整整一上午，她用批阅奏章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研读了郑注的文字，内心渐渐布满了阴霾。她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对李昭德太倚重了呢？

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则直接导致李昭德命运的急转直下。

冬十月，洛阳的寒气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了些。从坊间到宫宇，万木萧瑟、千花凋敝。可这天一大早起来，武曌却发现武成殿花坛前的一棵梨树上新开了一朵梨花，迎着晨光，显得分外耀眼。

恰在这时，姚□、苏味道等前来奏事，见此情景，纷纷道此乃大周祥瑞之兆。

武曌的脸上立刻就如梨花一样的绚烂，连道"诸位爱卿言之有理"，并吩咐张尚宫悉心照料此花，勿使其落。

她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司马道上传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诸位之言差矣！"

大家回头去看，原来是李昭德。姚□平日里与李昭德交好，见状，急忙跑过去低声说："因为罢免农器赋一事陛下多日来心境灰暗。此事又不关兴废，不就是图个陛下高兴么？大人何必认真？"

"为取悦于上，就可以言不及义么？就可以指鹿为马么？如此，君其愧为我友矣！"李昭德说着话，来到武曌面前，施了一礼说，"今草木荒落，

而独此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

一句话噎得几位宰相半晌说不出话来，苏味道见状，为了缓和气氛，便急忙吟出一首七绝——

岁暮寒正浓，此花至发新。

天地知人意，冬深先报春。

武曌却笑了，上前抚着李昭德的肩膀说：“爱卿真宰相矣！”大家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是不久，李昭德便被贬为南宾尉。他至此才明白，武曌并没有原谅他，但他自以为问心无愧，更感激几年来陛下对他的信任，使他能够有所作为。临行时，他到武成殿向武曌辞行，却被那位叫作郑注的长上果毅挡在殿外，说他已是九品县尉，没有资格再见陛下。他明白，这一切，都是武氏兄弟的精心安排。

李昭德的眼睛潮湿发酸，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境，他朝着武成殿深深地打拱，在心底呼唤：陛下！微臣冤枉，臣乞陛下明察。

想到此处，书童归来了，见李昭德黯然神伤，连忙劝道：“大人，事已至此，您还是想开些吧！”

延载元年腊月是小月，二十九日这天中午，他们来到杭州，准备从这里转道西南，跋山涉水，前往南宾。

除夕的杭州，人们都忙着迎接新春，一街两行的灯笼，烘托出浓浓的年味儿。如果还是往日，依着宰相的威赫，这里的州刺史早该出城迎接了，可他现在是什么？一个偏远穷县的九品县尉，距刺史差了两个官阶，人家断然不会理会他。李昭德打算找一家僻静的客栈住下，等过了正月初五再起程。可主仆二人从东走到西，始知所有的店铺都早早地打烊关门，回家过年去了。

在西头最后一家客栈前，李昭德看看书童，脸上露出无奈的笑：“看来你我今日是注定要露宿街头了。”

书童上前敲了很长时间，只听“吱呀”一声，门开了，露出一张相公模样的脸，冷冰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敲门？”

书童道：“我与我家主人急着赶路，不料误了投宿，请店家方便一二，可否留住几天？”

店小二忙摇头道：“这个小的可做不了主，我家主人回家过年了，我只是看门护院而已。看你们也不像恶人，在下就给你们指条路吧。从这里一直往西走，在西湖西边天竺山稽留峰下有一法净禅寺，也许可以栖身。”

李昭德在一旁听了，忙谢过店小二，将行李放上马背，两人步行，朝稽留峰下而来。好在无雨，路不难走，半日即到了。

李昭德见这寺院四面环山，景色优美，寺内传出的悠悠钟磬声在残阳中随风飘向远方。过了山门，沿着石台阶一步步到得寺前，书童正要上前问话，却被李昭德拦住，亲自对正在门前打扫的小和尚施了一礼道："这位师父！在下这里有礼了。"

小和尚一抬头，见是两个外地人，急忙还礼。

"敢问寺院住持可在？"

"法师正在法堂说经，"小和尚拄着扫帚问，"施主有事么？"

李昭德说道："烦请师父禀报住持，就说有两位从神都洛阳来者，恳请拜见。"

小和尚点了点头说道："二位少待。"不一会儿，就见一位大约年过六旬的住持，披一领杏黄棉袈裟，手捻佛珠出现在寺门口，见了李昭德，先合十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才彬彬有礼地问道："二位施主是要找贫僧么？"

李昭德细细一看，禁不住就叫出了声："哎呀！怎么会是法师呢？"

住持也吃惊道："这不是李内史么？快快有请。"

小和尚一看住持与来人很熟悉，急忙牵了马到马厩，然后带书童到寝室取暖喝茶。

而此时，住持了悟已与李昭德在方丈室品茗说话了。谈起前年白马寺佛事，了悟记忆犹新，当时的李昭德作为皇帝的近臣那是寸步不离左右的，可眼下……于是他便问道："今日除夕，李相不在神都过节，焉何风尘仆仆来到此处？是要回乡探亲么？"

李昭德喝了香茗，身上暖和多了，呼出一股热气感慨道："在下乃长安雍州人氏，岂会南辕北辙到此？实不相瞒，内史一职于在下已成往事。"随即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末了说，"在下原知此去山高水远，本拟在神都过完年节再行，无奈圣命难违，只好黯然登程了。"

了悟法师虽已不在红尘间，可李昭德的遭际还是让他内心波澜迭起，难以平静。不过，在他看来，李相的命运中也许就该有此一劫。

了悟起身为李昭德续了茶水，再回身坐下时，慈眉下的一双慧眼便又恢复了水波不兴的平静："贫僧远离红尘，不闻宦海沉浮，名利得失。然我佛向来以为四大皆空，此空非虚无之空，乃言有无皆无定数，即所谓既有，既无，既无有，既无无，此为恒常之法。故而，佛家讲究'一切皆

空，唯自性永存’，自性即佛性。如此说来，宦海也该如此，施主不必过于纠结。”

李昭德听着、想着，觉得法师说得很有道理。人世间本就没有铁定的官位，又何必为一时之得失而苦恼呢？李昭德从蒲团上起身，很恭敬地向了悟法师敬茶道：“法师一席话如醍醐灌顶，在下一路上的烦恼尽去了。今日除夕，得遇法师，可谓三生有幸。”

了悟道：“既是逢了年节，施主不妨多住些日子，清静心性，远离凡事，也少了诸多苦恼。只是佛门吃斋诵经，无鸡鸭鱼肉，委屈施主了。”

除夕当晚，寺院里佛烛高照，分外通明。众僧齐集，先在法堂诵经，然后到膳室吃团圆饭。了悟法师本来打算让李昭德在别室用膳，但此时，他的心已经被佛法浸染，执意要与大家一起进餐，了悟以为这也是一种慧觉所在，难能可贵，便答应了。

走进膳室，映入李昭德眼帘的是亮亮的一片杏黄，原来佛门也有除旧布新的习惯，今夜，大家都穿了新袈裟或者百衲衣。至于膳食，则与平日无异，皆为素品，图的就是个气氛。书童与和尚们坐在一起，李昭德则与了悟法师和几位寺院的职司一起。

没有酒，没有肉，没有喧哗，每个僧人心头的新岁都是平静而又庄严的。一口膳食入口，李昭德的思绪倏然回到了京都，想着夫人与儿女们，眼睛就潮湿了。但这种情绪转瞬即逝，因为他很快从众僧的目光中读出了活着的恬淡和宁静。李昭德很惭愧，觉得这一天在法净禅寺所学的，比在朝堂数十年的都要多。

膳后，了悟法师邀李昭德巡看了藏经楼，又从浩如烟海的经卷中选了几卷赠给李昭德道：“贫僧知道施主此去南宾，穷乡僻壤，每日诵诵经卷，心底的尘埃便会一扫而光。”李昭德万分感动，连忙道谢。

子夜，了悟法师又邀李昭德与众僧一起敲钟，随着洪亮的钟声传向远方，新的一年到来了。此刻，李昭德想，万象神宫中一定张灯结彩，在除夕夜再一次向世人宣示武曌的赫赫威势。他记得，临行前，武承嗣一伙人就唆使众人上书，要加武曌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而自己当时已被罢免了宰相，回天无力了。他就是不能理解，曾经在太宗皇帝身边陪伴多年的武曌，为何就没有承继半点太宗皇帝实事求是的作风呢？焉何对这些虚名如此钟情呢？

他的心绪变化，被了悟法师看得清清楚楚，法师无奈地摇了摇头，为他走不出宦海孽缘而悲哀。

夜深了，寝堂内传来僧众们酣甜的鼾声，李昭德却毫无睡意，他侧身看了看不远处的书童，才发现他也没有睡。

“想家了？”李昭德在黑暗中问道。

“有点！”

但李昭德听得出，书童的喉头哽咽了，他一定很思念家人，便无奈地安慰道：“跟着老夫委屈你了。”

书童没有回答，只是流着泪。

过了一会儿，书童翻了一个身问道：“大人也想家么？”

“岁交新旧，人之常情。老夫知道，你家在长沙，孤身一人在神都，如今又与老夫一起远赴他乡，如不嫌弃，往后就将老夫当作父亲好了。”

书童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孩儿早有此愿，只是大人位居宰辅，不敢高攀，好了，现在孩儿在远方也有家了。”

但他毕竟年纪尚轻，情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也或许是他的夙愿获得了满足，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李昭德忽然觉得，自己到这法净禅寺，也许就是上天的旨意，让他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对名利得失有了新的领悟。是的！三品宰相怎样，九品县尉又怎样，最后不都是化为尘土？要紧的是心清气静地活好当世。

“过了正月初五，就登程，不可因官卑职微而懈怠。”他这样想着，打了个哈欠，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鸡鸣……

神都也迎来了新的一年。

武曌欣然接受了武承嗣等人的谏言，受封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近年来，每加一次封号，朝廷就要改元，延载年号刚刚不到一年，又于（公元694 年）正月改元“证圣”，朝臣们也无人敢进言，一切都随着皇帝的爱好和兴趣转换。

正月初二，武曌在则天楼举行了盛大的受封庆典。

武承嗣与武三思终于实现了在魏王府定下的三大夙愿：为太后寻找一个新的男宠，建成与明堂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天枢，将李昭德最终赶出神都，因此二人眉飞色舞，分外高兴。

看着武曌日渐蹒跚的背影，武承嗣那冷却了许久的愿望再度炽热起来：李昭德已经走了，改立国嗣之事也许会重新回到陛下的案头、眉头和心头。想到此处，他看了武三思一眼。

武三思自然明白武承嗣的意思，低声说：“下一步，就是将那个懦弱的李旦……”随即发现了只隔几步远的上官婉儿，话随之就转了过去，“知制诰安好！”

上官婉儿回三思一个柔笑，算是搭话，接下来却说了一句：“王爷这回称心了吧！”

武三思当然明白婉儿话里的意思，他们兄弟处心积虑的事情，没有一件瞒过上官婉儿。

而这一切又如何能逃过太平公主的杏眼呢？她拉了拉身边亦步亦趋的武攸暨，撇了撇嘴。武攸暨不解地问：“怎么了？”公主便很失落地什么也没说。唉！他永远只能是武承嗣的走卒，成不了气候啊。亲历了改立国嗣风波的太平公主最瞧不起的就是武氏兄弟一遇顺境就得意忘形的浅薄，他们以为只要驱逐了李昭德，就扫除了立嗣路上的障碍？笑话，你等这副模样，如何能够承继大周基业？

这江山到底该谁来掌管呢？母皇之后，除了她太平公主，无论李唐宗室还是武周家族，没有第二个人。她身上的血，一半属于李氏，一半归于武氏，太宗遗风、母皇性格铸就了她的果断、刚毅和善于权谋，而这正是做一位治国理政的皇帝所必需的资质。她现在越来越觉得，两位表兄谋求立嗣的图谋该是多么不自量力，无异于梦语。她绝不会让武承嗣的图谋得逞。

太平公主看着前面搀扶着母皇的沈南璆，便紧走了两步。

沈南璆不是薛怀义，不管朝臣们怎样猜度他与陛下的关系，他都是太医署堂而皇之派遣到皇帝身边的御医，他的职责就是呵护陛下的凤体安康。

“沈太医！”公主很温柔地喊了一声。

沈南璆转过脸来，见是公主，立即诚惶诚恐道：“见过公主。”然后他就一心一意地伺候在武曌身边，直到看着武曌在则天楼落座，并与武承嗣说话去了，才抽身来向公主施礼。

“在母皇身边还习惯么？”

沈南璆尴尬地笑了笑，算是做了回答。他的确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很惊异于陛下以七旬高龄而仍有如此旺盛的欲火，连他这样的青春男儿都有些力不能支。

太平公主也就不再问下去，只是叮嘱他小心谨慎。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陪同的大臣们也借着庆典之前的机会，互致新春的祝贺。

新任内史豆卢钦望向杜景俭、姚□、韦巨源打拱道：“向各位大人恭贺新春。”

几位急忙施礼道：“同喜同贺。”

来自长安京兆的豆卢钦望，虽然因为族望荫庇而入仕，然而，数十年来，却与那些自恃先辈功绩的纨绔子弟不同，他一生慎微慎独，才得以在垂拱二年被任为司宾卿，现在，虽然代李昭德为内史，然而，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论是从威望还是能力都不及李昭德。因此，李相离开神都时，他亲自登门相送，一时在朝野传为佳话。

与他有所不同，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却是出于明经科考，才得以进入仕途。当年曾经与来俊臣、周兴、徐有功、侯思止等专理制狱，却因秉公重据而常遭到来、侯弹劾。然而，他凭着以柔克刚的性格，竟然多次化险为夷，皆得益于李昭德的呵护，因此，他和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文昌右丞、同平章事韦巨源都是同李昭德过从较密的臣僚。

李昭德被贬九品县尉，他们也曾愤愤不平，表示要上书陛下，却被李昭德坚决拦住：“昭德者，区区臣僚耳，何须诸位不惜玉碎而辩之？朝廷多一忠良，则奸佞何敢妄为？社稷为大，吾为轻，君须慎之。”

如今他们回想起来，李相真可谓知圣朝情势深矣！

“然不知李相行至何处了。”

“现今是冬日，他只能沿运河一路南下，受风霜之苦了。”

几人正说着话，听见鼓乐喧天，笙竽高奏，急忙收住话头，入了宰辅阵列。

程序一道道走过，庆典进入高潮，九百个乐师高奏雅乐，武曌面对天地，接受加封。武承嗣秉承皇帝旨意，宣布改元证圣，大赦天下。武曌在雅韵高蹈的浓烈氛围中移驾端门，举行酺会。

端门是洛阳皇城的正门，正月里在这里举行酺会，象征大周王朝的升平。朝廷还特地在这一天，为彰显皇德而允许百姓聚众饮酒。

相比于则天楼的加封盛典，酺会就带了节日的轻松和自由，从午后一直到夜里酉时，歌声、鼓乐、欢舞，一浪高过一浪。

其间最为宏大的是根据武曌诗歌演绎的歌舞，一千四百多人的歌舞队伍掀起的歌潮，宛若春雷滚过洛阳上空：

神功不测兮运阴阳，包藏万宇兮孕八荒。

天符既出兮帝业昌，愿临明祀兮降祯祥。

武曌写这首诗的时候，洛阳才被确定为神都后不久，高宗也不过四十左右，这诗就是专为他写的。她讴歌大唐的运符阴阳、包藏万宇，她期待

上苍降吉祥于大唐，说到底都是因为爱着这个掌握着社稷命运的男人。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它就是一则神灵谶语，一种久藏玄机的预言，都应在了今天大周的基业上。

武曌环顾左右，武承嗣心领神会，立即起身邀沈南璆起舞，沈南璆只得应约。有他这一表率，大臣们纷纷起舞，连武攸暨也笨拙地加入了。

武三思自然不会放过与上官婉儿同舞的机会，上前做了个邀约的姿态，上官婉儿也不拒绝，二人一边跳舞，一边说话，几圈下来，上官婉儿一时香汗浮额了。

回到座上，上官婉儿饮下一杯酒，忽然五内翻腾，急忙捂了口，她想："今夜恐怕要出事。"

她有这个参验，前几次都很灵验。看到她脸上蜡黄，武三思忙问："姑娘怎么了？"

上官婉儿摇摇头，依旧莞尔一笑道："没什么！只是有些疲倦。"

她暗暗地祈愿自己的痛苦快快过去，上苍将一个平安的节庆赐给大周。

太平公主举起手中的酒杯，脸上写满了温暖："儿臣看眼前盛世光景，皆母皇恩泽。"

武曌饮下一杯，目光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光阴如过隙，朕若再年轻二十岁，亦翩翩起舞矣！"

"母皇身心康健，社稷福祉。"太平公主忙劝慰道。她的目光投向武承嗣和武三思，意味深长地说道，"只是几位表兄，未能安分守己，举止颇为乖张，还请母皇明察。"

这话一出口，武曌就明白她下面要说什么，并不直接应对，却把目光转向舞场，只见金吾将军武懿宗穿过狂舞的人群，朝这边走来了。他顾不上与公主打招呼，神色有些慌张地在武曌耳边低语几句，武曌的眉毛迅速地颤悠了片刻，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道一句"你速查之"，便依旧看眼前的舞蹈了。

太平公主问道："发生了何事，看他六神无主的样子。"

"没什么！"武曌很淡然地回答，但她的眼睛已经告诉公主，加封号带来的愉悦正在消退，她对眼前的景象很疲倦……

太平公主忽然眉头就皱了起来：呀！这半日只管节庆，怎么就没有看到薛怀义呢……

精明的太平公主立刻断定，刚才武懿宗所报之事，定与薛怀义有关。

火是从立在明堂的绉麻大象脚底烧起的，因为当初建时佛像巨大，不得不改用绉麻空腹来结构，现在却都成了引火的绝佳材料。当第一把火从足可以容纳数十人的佛像指尖燃起时，站在坑道里的薛怀义望着蹿向夜空的火苗，放声大笑：“烧吧！让这一切化为乌有，化为灰烬。”

然而，当大火烧向佛像隆起的胸脯时，薛怀义又满脸恐惧地跪倒了，他捂着络腮胡子包裹的脸，从指缝间涌出两股热泪：“陛下！怀义……”

薛怀义捶打着地坑墙壁：“沈南璆！我要杀了你！”

大火已经漫过了佛像线条柔美的脖颈，蛇信子一样的火苗正吞噬着那丰腴而又微笑的唇、高高的鼻梁和宽宽的额角，这一切多么熟悉。 那每一个角落，都曾经落下他疯狂的吻。陛下的皮肤永远是光润的，丝绸般的绵柔。他们在一起时，她总是用双唇轻轻吻他的额头，口里重复着：“宝儿！朕的宝儿。”

嗯！他不能容忍另外一个男人在她的身上留下痕迹，他要在自己的心底将这一切抹去。然而，那又是多么痛苦的折磨。

皇上加封号的庆典之前，怠惰于白马寺的薛怀义是收到了殿中监的请柬的。可那不是发给皇上的“宝儿”的，是给白马寺住持、鄂国公的。那一刻，他忽然发现，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受到陛下的召见了。那个该死的沈南璆现在一定很快意吧？他心里愤愤不平，却无处发泄，于是就用车载着钱币，到街头抛撒，看着信男善女们争拾而取乐……

如此一来，好好一个法会倒成了薛怀义戏弄僧俗信众，夸富泄欲的机会。他也明白，自己这样做，有违于教义，可他除了以此来引起陛下的注意，再也想不出别的方式。

他看着手中的请柬，一股无以名状的心火骤然冲向头顶，他屏退身边的僧人，将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来到明堂，乘着夜色，举起了手中的火把。

他觉得浑身灼热，仰头望去，大火已经烧到佛像的头顶，心就揪出一阵阵疼痛。仿佛那大火正在燃化皇上高耸的发髻。那发髻不属于别人，而属于自己，自从他以白马寺住持身份侍寝后，皇上就不再让宫娥们宽衣解带了，这丝丝发髻，每次都是他亲自为皇上松开的。那头发如波浪一般地从他的手上涌出，涌成曲线的瀑布，而皇帝那张比实际年龄要润泽许多的脸，看上去便也不那么老了。那些日子，他就是凭借这种感觉活着。

此时，绉麻燃起的火苗掉进地坑，正一步步剥夺他生命的空间，薛怀义害怕了，他踉踉跄跄爬出地坑，这才发现，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整个明堂都葬身火海了。远远望去，神都半边天都被映得通红，他隐隐约约地看见，皇宫禁卫们正在奔走救火……

薛怀义的醉意终于被彻底唤醒，他开始意识到这一回祸闯大了，是他亲手将自己苦心建起来的明堂毁于一炬了，一旦皇上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岂能绕过自己？

薛怀义略一思索，便迅速佯装救火，一边大喊着“救火”，一边朝金吾将军武懿宗身边跑去：“将军！发生什么事情了？”

武懿宗闻到一股酒气，就有些不屑地回答：“大师没有看到众人正在救火么？”

薛怀义赧颜地摇了摇头说道：“贫僧昨夜喝了点酒，睡得一塌糊涂，睡梦里听到人声嘈杂，就赶来看看。”

接着，薛怀义环顾了周围的火势，顿时捶胸顿足道：“明堂！明堂！这可是陛下明政教之场所，祭祀、朝会、庆赏、选士大殿之所在，如何就毁于一旦了呢？陛下，都是……”

第二章

一把火开谏言路

满腹怨杀骄恣人

二月的寒风让禁卫们的汲井扑火陷入“杯水车薪”的尴尬，以致大火到天明才渐渐熄灭，但烟尘也没有及时消散，神都的大街小巷弥漫着刺鼻的呛味，沿街的店铺都不得不关了门。

太阳刚刚从伊河升起的时候，秋官尚书娄师德，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文昌左相、魏王武承嗣，梁王武三思等就赶到了明堂废墟。

金吾将军武懿宗正指挥禁卫收拾着，见宰相们来了，急忙上前迎接。

眼前的情景让大臣们面面相觑，且不说纣麻佛像早已被化为灰烬，明堂上高一丈饰以黄金的铁凤也被烧得面目全非，至于上为圆盖、高二百九十四尺的主体建筑，因为是以木为瓦，更是首当其冲地被大火吞没，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未散的黑烟随风围着人们飘荡……

姚□问身边走着的武懿宗道：“听说将军昨夜一直在此救火？”

武懿宗回应道：“朝廷新春酺会，末将率禁卫巡察时路过此处，忽然发现从天堂地坑里蹿出一股火苗，‘呼’地就烧着了纣麻佛像，末将命禁卫就近取水灭火，孰料火势太大，水泼上去就化为蒸汽。不一刻，三层天堂火势汹涌，并且向明堂蔓延，末将急忙禀奏陛下。可等末将回来时，整

个神都半座城都照红了。”

“可曾发现有可疑之人出现？”姚□又问道。

“并不曾看见可疑之人，只是在末将离开酺会回到明堂时，看见怀义大师双手提着大桶，投身救火，后来见火势失控，跪倒在地放声大哭。”

自汉以来最大的明堂毁于一夕，让臣僚们欷歔不止，究竟是天火还是人为呢？

武承嗣抚摸着留有余温的一段枯木，很久没有松开，它透过春寒，带给他的，不是温暖，而是莫名的烦躁。自从火起，他就不相信这是天火，现在，他的朝靴踩过满地灰烬，眼睛却不漏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忽然，一颗散落在地上的佛珠映入他的眼帘。他捡起佛珠，翻来覆去地看，当他顺着佛珠的纹路将近来宫里宫外发生的事情梳理了一番后，骤然张开了嘴，半天都合不拢：“天哪！莫非是他……”

武承嗣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除了薛怀义，还有谁会对皇上经常莅临的“万象神宫”有如此大的怨恨呢？唉！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多少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啊，只是薛怀义这次真是太过头了，只怕是性命不保了。他将佛珠悄悄地藏进自己的衣襟，才继续朝前走。

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是武承嗣还是武三思都对薛怀义格外谦恭，为他牵过马，扶过镫，而薛怀义也先后帮他们对付了李孝逸、狄仁杰等人。而且薛怀义还是武三思通过太平公主推荐到皇上身边的，一旦纵火真相败露，他们能脱干系么？他突然发现娄师德手中也握着一颗佛珠，这薛怀义处事也太不慎了！朝野谁不知道娄师德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呢？这下算是完了。

武承嗣立刻一脸惊讶地来到娄师德面前问道：“娄大人这佛珠是从火场捡到的么？”

“据此可以推断，纵火者当是一位僧人。”娄师德点了点头。

武承嗣心底“咯噔”一声，但他却极力地轻描淡写：“大人的推论不无道理，不过昨夜救火之人中亦不乏僧人，疾走之间佛珠被扯断也是情理中事，焉知就一定是纵火者呢？本王知道，娄大人办案，一向重证据而不轻信狱辞，想来此次也当谨慎。”

姚□本就一向处事缜密，他在进入阁僚后，就建议武曌撰写《时政记》，受到皇帝褒扬。他此时从娄师德手中接过佛珠，把玩片刻道：“僧人之举，在有罪无罪两可之间。如果是僧人纵火，必在着火后逃离现场，不可能留下佛珠；倘是僧人救火，那么根据遗留佛珠的位置推断，他也许已丧生火海。只是尸骨不见踪影，其谜深矣！”这话显然把大家的思路又朝前推了一步。

娄师德见状便道：“姚大人所见甚卓。此案重大，本官之意可由魏王把查看结果禀奏陛下，由陛下裁度。”

武承嗣正担心薛怀义与此案有关，娄师德的话正顺了他的心思，忙不迭答道：“既是诸位大人相托，本王也不推辞，当如实将今日所见禀奏陛下。”说着，他又把话锋一转，对娄师德道，“不过，陛下既已诏命大人查案，本王以为不可以今日所见为止，我等应务必查明真相，缉拿真凶。”

娄师德点头道：“这个不劳王爷担心，下官身为秋官尚书，务拿真凶，责无旁贷。”

武承嗣想起武曌临行前交代的事情，又对姚□道：“陛下旨意，明堂复建一日不可怠延，大人身兼天枢与新明堂监使，万望不辞辛劳，夙夜匪懈，早成大功。”

姚□忙拱手道：“这个请陛下一定放心，下官定当宵衣旰食，继晷焚膏，不负圣望。”

眼看时光不早，娄师德建议大家散去，待武承嗣禀奏皇帝后，再行议决下一步该怎么做。当明堂废墟上只留下姚□和娄师德时，他们彼此看了一眼，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

娄师德先开口道：“大人若是不忙，你我不妨走走？”

姚□当下要驭手退避，两人便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娄师德小声问道：“大人对明堂火灾如何看？”

姚□抬头看了看周围，确信无人跟踪，这才说道：“如此明显的案子，还需查么？在下料定，此火定是薛怀义所纵。”

“哦！大人为何如此肯定？”

姚□就讲了前些日他看到的情景，说有一天他到白马寺拜访薛怀义，本想就天枢工料成色不够之事询问，却不料到了住持门外，竟听见武三思正和薛怀义在里面说话，便觉得自己来得太不是时候，正准备离去，谁知此时就听见了薛怀义“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逼急了，一把火烧了明堂”的吼声。所以昨夜一听到火灾的消息，这声音便再度回到他的耳际。

“大人说说，这火不是他纵的，又会是何人？”

娄师德不能不承认姚□说得有道理，但他很快想到了武曌：“大人以为，陛下会如何处置此事？”

姚□摇了摇头，讳莫如深。

娄师德就在心里笑他奸猾，心里明明白白，却还装糊涂。娄师德相信，此时姚□心里所想的定与自己毫无二致。这件案子一定会让陛下很伤心，很尴尬。当初是她不顾朝臣劝阻要薛怀义主持明堂修建的，现今正是他亲手毁了她引以为傲的“神宫”，她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呢？

娄师德因此也并不点破，双手打拱道：“朝野无人不知大人为人精细，哑谜可打，心事难去，设身处地，下官体谅大人的难处，你我各回署中公干吧！”

姚□急忙回礼，并用力握了握娄师德的手……

的确，明堂火灾就像一把刀子，刺得武曌胸口绞痛。尽管当武懿宗前来禀奏火情时，她不动声色地继续酺会，可那只是顾全大局罢了。

其实，她的心早就乱了。

第二天她便破例遣散了朝会，要宰相们前往明堂查看火灾，自己则回到武成殿，进了内室就卧榻不语了。

她一闭上眼睛，烧红了半边天的神都、大火蔓延的天堂、一层层溃塌的明堂，便纷乱而又灼热地从脑际飘过。她的足尖剧烈地疼痛，浑身燥热，有一种要被融化的恐惧，似乎那火烧毁的不是纻麻做的佛像，而是她日益老去的躯体。她似乎感到，那火已经烧到了她的脖颈，灼热的大火烘烤得她喘不过气来，继而又点燃了她的长发，“咝啦、咝啦”的声音揪扯着她的脏腑，剧烈的疼痛从每一条血管向全身各个角落蔓延，而熊熊火焰中伸出的赫然是薛怀义结实的五指。

火“点燃了”整个武成殿，眼看着一个个梁柱倒塌，直向她的胸口压来。她想喊却喊不出声，想逃也动不了身，恍惚间，她听见一个宫女说道：“陛下刚服药躺下，知制诰大人待会儿再来好么？”

上官婉儿明白，皇上的病都因昨夜大火而起，并且不是伤在凤体，而在凤心。她料定这火与薛怀义脱不开干系，便暗暗埋怨这鲁莽的和尚不知深浅，再怎么说，明堂也凝结着他与陛下的情分，焉能说烧就烧了呢？想到此处便道：“既然陛下不适，那下官就不进去了，待陛下康复再来禀奏。”

上官婉儿正要转身离去，就听见殿内传来武曌的声音：“外面说话的可是婉儿？进来吧！”

进了殿，上官婉儿大吃一惊，昨日酺会上神采奕奕的皇上一夜间竟变得如此憔悴！她的心便一阵阵地疼。当时她就坐在皇上身边，当武懿宗禀奏火情时，她一下子就猜到了纵火者。人世间许多事，往往知之愈甚，伤之愈烈。皇上这几年对薛怀义恩宠有加，所以一旦撕裂伤口，那血就止不住地往外流。

上官婉儿将文书放在案头，才过来向武曌行礼。武曌抬起疲倦的眼睛问道：“有紧要的奏章么？”

“陛下凤体不适，还是等……”

“拿过来。”武曌不等上官婉儿说完，就挣扎着从榻上起来道，“朕岂能以一己之身而误社稷大事？有何要紧事，速奏朕听。”

上官婉儿一听这话便很感动，道：“陛下可曾记得，前几年河内有一老尼乎？”

武曌略微一想便记起来了，三年前，有司奏河内有老尼叫武什方者，自言能配长生不老药，武曌曾遣乘驿前去采药，可食后毫无功效，于是问道：“可是武什方？”

上官婉儿接着武曌的话道：“陛下好记性，司宾卿奏说，这个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却烹羊宴乐，左右拥有子弟近百人，淫秽奢靡无所不为。更有甚者，明堂火灾后，她竟要求见皇上表示唁慰。”

“罢了！”武曌挥手打断了上官婉儿的禀奏道，“她放言可知来生前世，焉不知明堂起火乎？如此蟊贼，岂能容得？传朕旨意，命司宾寺崇玄署遣人前往河内捕之，其徒皆没为官婢。至于武什方，一俟发现，即行绞杀。”

上官婉儿嘴里答着“谨遵陛下旨意”，心却收紧了，皇上虽然人在病中，然而杀起人来依旧果断决然，毫不犹豫，这样的意志，若是放在先帝身上，当不至于有周代唐的结局。

她正想着，武曌有些沙哑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前些日子，夏官署奏突厥来犯，朕命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北上抵御，不知可有消息？”

“王将军大军北去，一路浩浩荡荡，眼下已与敌接战，不日将有战报传来， 陛下就安心养病吧！至于还有不急表章，等陛下康复之后再阅不迟。”上官婉儿说着，准备告辞出殿。可就在这一刻，她从武曌的目光中读出了孤独和忧伤。

“你先不要急着走，近前来，陪朕说说话。”武曌指了指榻前的机凳道。

这情景在以往的时光里也是有过的，但今天的感觉明显不同。皇上已完全没了刚才处理国政时的果断，此刻，她深深埋藏在心底的脆弱都在一瞬间飞上了眉宇。她伸出手，轻轻地在上官婉儿掌心摩挲，传递着女人之间才会有的相知相惜：“知制诰怎样看昨夜的火灾？”

“这……”上官婉儿迟疑了片刻，但她立即从武曌的眼睛里获得了鼓励，便决计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欠了欠身子道，“依微臣看来，昨夜纵火案

案情清楚，不待查而明了。”

“哦？”

“臣虽尚无证据在手，然从情感上推论，凶手非薛怀义莫属。”上官婉儿点到为止，并没有提及沈南璆，她想皇上一定想到了。

武曌眉头微微颤动，心也“咯噔”一声响，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生生地疼。唉！还是婉儿知道自己的心，便叹了一口气道：“这个怀义，这件事情让朕很难堪，很伤心。”

“陛下欲如何处置？”

“这也正是朕的为难之处。”武曌从上官婉儿的掌心抽回手，“当初是朕要他主持明堂修建的，后又册封他为梁国公，并多次任命他为行军道总管，甚至将王孝杰这样的百战将军置于他的属下。他如今有负朕望，你说，朕作为一国之君，又该如何面对群臣？”

她怎么会忘记，当她与薛怀义颠鸾倒凤之际，他吻过她的额头、她的眼睛、她的鼻梁、她依旧饱满的唇，他说陛下是人世间最美的皇帝，他要依照她的容貌，塑一尊巨大的佛像，让陛下的神采人神共仰。她一直深信，那不仅是臣下对皇上的承诺，也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深爱。民间一夜夫妻尚难以割舍，何况她与薛怀义有过长达十年的耳鬓厮磨呢？

上官婉儿眨了眨眼睛，她当然知道武曌在想什么，于是很委婉地说道：“微臣倒有一谏言，陛下可命魏王亲查此案，面授机宜，但云“工徒”误烧纻麻佛像，酿成火灾，再从牢狱中随便提一人杀之，既可平息朝野议论，又可为薛怀义开脱。”

“眼下也只能如此。”武曌沉思片刻，随即眼睛一闪，立即又做出一个决定，“不仅如此，朕还要命他主持新明堂的修建。”

“陛下……”

武曌长叹一声道：“他毕竟伺候朕这么多年。他自幼以卖脂粉为生，不识朝野大礼，举止鲁莽，情有可原。不过，朕也就饶恕他这一次，再有罔视朝纲之举，朕绝不宽恕。”

上官婉儿真的很唏嘘，再厉害的女人，也有一颗柔软的心啊。她为武曌掖了掖被角后，便告辞出殿去了。

三天以后，司刑寺在神都广张告示，对纵火的“工徒”处以腰斩，监斩官是司刑少卿皇甫文备。皇上之所以让这样的高官监斩一个“工徒”，正是要朝野明白她对此案的重视。

接着，武曌在朝会上宣布，任命薛怀义为新明堂营建使。

朝臣们轰然喧哗片刻之后，立即静下来，齐声道：“陛下圣明。”

“众位爱卿！”武曌伸开双臂，高声道，“明堂者，朕布政之所，今毁于一旦，朕之不德，上天以灾异谴朕。明日朕罢朝，亲往宗庙祭祀，以告先灵。姚□何在？”

“微臣在。”姚□出列答道。

“由内侍府拟制，颁布天下，广开言路，凡直言朝纲积弊，而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论之成理者，朕将擢拔赏赐。”

随着姚□一声“臣谨遵陛下旨意”，朝臣们的脸上布满了阳光，大殿里的空气似乎也活泛了许多。在姚□的记忆里，似乎自总章选举之后，朝廷就再也没有过这样轻松的气氛了。

姚□的思绪正翻卷间，武曌又道：“姚爱卿，你的《时政记》当记下这个日子，包括朕在宗庙前的忏悔。”

大臣们又是一番感慨。

娄师德很困惑，他无法对武曌放过真凶做出合理的解释。出了大殿，他避开武承嗣等人的目光，拉了拉姚□的衣袖问道：“陛下怎么了，弄一出李代桃僵来，下官作为秋官尚书，真是无颜面对律令啊！”

姚□闻言就笑道：“一向豁达的娄大人焉何忽然糊涂了，不这样处置，陛下的脸上如何过得去？”

“即便如此，她也不该让那个狂徒再主持明堂重建啊！”

“这你就不明白了，陛下这叫欲擒故纵，后面的文章且拭目以待吧！”果然，接下来的日子里，上官婉儿向武曌转来不少奏疏，大臣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围绕朝廷大倡佛事及续建明堂之事，很快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个叫刘承庆的七品左拾遗上疏道：“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明堂，所营佛舍，恐劳无益，故微臣以为，应该罢修明堂，将财力用于周济州县灾情和军需。”

他还不无感慨地批评朝廷大臣没有责任感，说既然明堂乃统和天人之所，一旦焚毁，朝臣们却无动于衷，照旧酺会宴饮，岂非作壁上观。

同样一件事情，专职记录皇上每日起居的左史张鼎却认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陛下何须自责于宗庙？”

通事舍人逢敏则据理驳斥道：“近来有人论及明堂失火，举弥勒佛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为例，试图以祥瑞之象解之，微臣以为此皆妄言邪说。臣乞陛下体恤民情，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如

此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

武曌大体上翻了翻，抬头问上官婉儿道：“你觉得这些谏言如何？”

上官婉儿也不隐晦自己的看法：“陛下只要仔细看看，就不难发现，所呈奏章者皆七品以下职吏，宰相们却缄口不言，恐怕他们说得再多，分量也还是不够。当然，他们敢于说话，总比战战兢兢强多了。”

武曌点了点头：“你有没有留意，有两个人至今也没有奏章来。”

“陛下说的是狄仁杰与李昭德吧！”

“正是！此二人见事明，知人智，往日朕对其恩遇不浅，本不该默然啊！”

上官婉儿沉思片刻后道：“二位大人大概也是碍于现今官阶太低，人微言轻，故而犹豫彷徨。”

“呵呵！他们两人可不一样。你去对秋官尚书娄师德说，让他以老友身份，向狄仁杰、李昭德去信，就说朕十分想听到他们二位陈言。”

哦！好个精明的皇上！上官婉儿心里想。

证圣年间的二月，洛阳依然春寒料峭，但彭泽却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雨霏霏的日子。常常是一夜风雨，清晨起来，县城的街巷就会传来农家女子卖杏花的吟唱——

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

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

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

狄仁杰被这绵长的叫卖声唤醒，一看窗外雨停了，院里的花坛里落了几朵被风雨打落的玫瑰，心就顿然颤动起来。匆匆洗漱之后，他来到花坛前，见那花瓣都带了泥渍，面目全非了，只从残留的粉色中散发出淡淡的香。

“唉！一夜天上雨，窗前几落红啊！”狄仁杰讷讷自语，然后弯下腰，捧起落花，慢慢地散入花坛内的泥土，“明年今日，且看花神归来，艳香如故，可记得这护花的落红？”

书童见老爷去了花坛，急忙跟了来，狄仁杰的一番话他全听进去了，暗笑老爷华发霜鬓，倒怜香惜玉起来了。狄仁杰一眼就看出了书童的心思，笑道：“鬼精灵，难道只有年轻人才落花感慨么？老夫乃借花惜才也。”

狄仁杰说的可是心里话。在李昭德离开神都后，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杜景俭、韦巨源、苏味道等人也因附会李昭德而遭到武承嗣等人的弹劾，一个个都离开了神都。韦巨源被贬麟州，杜景俭被贬溱州，豆卢钦望去了赵州，苏味道去了集州，他们可都是大周的栋梁啊！

现在，一场大火之后，朝廷又要朝臣们直言，岂非画饼？所以，尽管朝廷的“制”已到了多日，狄仁杰依旧如故，他要等新消息到来再做定夺。

回到二堂，看到案头多了一束杏花，主簿正在清理案头的文书。狄仁杰走到花瓶前嗅了嗅，好香！便问这花可是他买的？主簿点了点头道：“街头卖花女子大都家境贫寒，多买一束花，也许可以帮他们一把。”闻言，狄仁杰很欣慰于主簿的改变，与两年前初来时冷漠的他可谓判若两人。

收拾好案头，主簿拿起一封信给狄仁杰道：“今晨刚到，看封签就知道是神都来的。”

“嗯！田舍翁来当说客了！”狄仁杰说着抽出书信。

主簿不明就里，在一旁疑惑地问道：“田舍翁何许人也？”

狄仁杰开心地笑了，道：“田舍翁者，秋官尚书是也。因心宽体胖，举止迟缓，故而戏呼田舍翁。嘿嘿！他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娄师德在信中很热情地问候他，又对彭泽二月的春景表示向往，接着话锋一转，不无批评地写道——

江都二月，桃烟柳雨，春水涣涣，大人沉溺于其间而不思社稷兴亡乎？春景如画，春风醉魂，大人迷恋于其间而不知黎民之疾苦焉？今陛下之制已下，求振兴朝纲之真言，谋固本强基之良谋，至今月余，未见大人一字，竟为何故？

恭敬而逊，听从而敏，不敢有私抉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与也，是以顺上为志，是事圣君之义也。今陛下大略经国，睿韬御臣，海内咸服。大人素以孝、忠、廉称之为大义，岂可因私怨而缄其口，因逢挫而折其锐，因奸人而和其光，在下观之，绝非大人之所志者也……

合上信札，狄仁杰的微笑就上了眉毛，这哪里是田舍翁的意思，分明是陛下坐不住了，催他说话呢。

狄仁杰站起来，在室内踱着步子。其实，自接到朝廷的“制”后，他的心就没有宁静过。虽然在武曌身边履职的时间不算长，但他自认为是了解皇上的，她无法摆脱武氏亲缘的羁绊，往往因此而做出些不妥的事情；她沉湎于情感，总是对自己钟情的男宠过于放纵，这也是唐室一直不能接受她的主要原因。然而，她作为一代女皇，在军国大事上从不含糊，却也是事实。也许，当初她将自己和任知古、裴行本几位贬谪京外，亦有自己的无奈。因此，来彭泽这几年，只要有朝廷官员来巡察，总会带

来皇上的慰问。他早已认真研读了“制”文，并且就朝廷有人借非常之庆申“再造”之恩，挥霍府库资财、官员贿赂成风以逃避律令惩罚、罢裁冗官累员等形成了己见。现在见了娄师德的信，仿佛听见了武曌的召唤。

狄仁杰忽然觉得浑身发热，有一股热血直向指尖奔流，便下意识地转过身，向案头走去，却不料此时主簿带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那年轻人玉树临风、文质彬彬，见了狄仁杰，急忙大礼参拜道：“小生久闻大人声誉，今日终得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见狄仁杰一脸诧异，主簿忙拉过年轻人介绍：“此乃获嘉县主簿刘知几，春游到此，久仰大人品格，欲当面聆教。”

“唐突之举，还望大人海涵。”刘知几忙接上了主簿的话茬。

狄仁杰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年轻人，当下沏茶叙话，得知刘知几生于显庆年间，于高宗永隆年间取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他自幼喜爱治史，也曾上书陈奏朝弊。狄仁杰记起来了，那是他从宁州刺史任上回到朝廷不久，任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曾经接到过一道来自获嘉的上书，抨击朝廷任用来俊臣、周兴之流，祸乱朝纲，言辞犀利、锋芒毕露，他当时出于保护这位青年才俊的考虑，悄悄将之压了下来。

于是，这一对忘年交又亲近了许多，狄仁杰对主簿道：“老夫向来不事铺张，你去命县府膳厨采买几样时兴菜蔬，就在后堂为贤契接风。”

主簿领命离去，狄仁杰又问道：“眼下朝廷‘制’文已发往各地，征集直言，贤契有何见地，不妨说来听听。”

刘知几看了一眼狄仁杰，有些忐忑地说道：“不瞒大人，晚辈正拟定了一份上疏，陈述‘长寿’以来的积弊，只是慑于才疏学浅，欲请大人定夺。”说着，他便从衣袖中拿出文稿呈与狄仁杰。

狄仁杰接过文稿，一边看，一边就念出了声——

用事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侥幸……

刘知几一口气列举了四条，条条切中时弊，读得狄仁杰眉飞色舞，连呼：“后生可畏，后生可畏！贤契所言，正是老夫欲言矣！像贤契这样的才秀，长期担任主簿，岂不屈才？老夫要亲自上书皇上，举荐贤契到朝廷，为大周社稷尽力。”狄仁杰难以抑制心中的欣喜。

正在此时，主簿进来通传：“饭菜已经备好，请二位入席。”

狄仁杰却激动地铺开了绢帛，奋笔疾书起来：“不急！待老夫写好上书再用不迟。”

狄仁杰先写了一道奏章，除了推介刘知几等个年轻人外，还特别强调：“知几所述，亦自己平日所虑，望陛下明察之，慎思之，畅纳之，臣虽处江湖之远，然没有一日不牵萦陛下！”

接着，他又写了一封给娄师德的信，介绍了刘知几的才思和见解，希望能够推介一二。封好信笺，狄仁杰对刘知几说道：“贤契到京都后，可直接去找两人，一人乃秋官尚书娄师德，一人乃鸾台凤阁平章事姚□，他们都会向陛下举荐的。”

刘知几万分感动：“外界传狄大人做事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恩师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狄仁杰急忙扶起刘知几道：“言重了，言重了。饭菜已经备好，我等就入席吧，边吃边说。”

姚□这些日子很烦闷，作为复建明堂和新建天枢的监使，每日除了处理署中公务外，还必须随时带人到工地上查看进度和建筑的优劣。可他却已经多日没在工地上见到营建使薛怀义了，这令他很恼火。

这日，太阳刚刚升起，姚□没有去署中，而是直接到了天枢工地，他希望今天在这里能看到薛怀义，与他认真地谈一谈。

几位监工见宰相到工地巡查，纷纷上前见礼，并陪伴姚□到各个角落察看。可问到营建使大人在何处时，几位监工先是支支吾吾，见姚□一脸的肃然，只好如实相告：“营建使昨夜喝得酩酊大醉，已被送回了白马寺，现在大概还没醒呢！”

姚□叹了一口气，继续朝前走，他的心也烦乱了。材料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道上，以致他不得不绕道而行；刚刚雕琢的瓦当，不但文理粗糙，还与旧明堂的图文不可比拟，甚至比坊间的还要差。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黑着脸呵斥道：“如此粗糙的做工，如何向陛下交代？”

其中一位年龄稍长的监工就面露难色道：“不仅大人如此看，小人们也有同感，可此事小人们说了不算，须得怀义大师发话。小人也曾禀报大师，可他却让小人不要管。”

一向温文尔雅的姚□此时也已怒发冲冠，回身厉声道：“明堂复建，乃陛下旨意，你等是要抗旨么？立即重做，否则，本官定不轻饶。”

这边正说着话，那边却传来了吵闹声。姚□有些疑惑，问道：“何人在此喧闹？”

一位中年监工回道：“那位穿僧服的也是监工，是怀义大师从白马寺调来的，他经常克扣工匠饷钱，定是为此而吵闹不休。”

“岂有此理！你去传本官之意，若再有人无理取闹，定发秋官牢狱治

罪。”姚□对为首的监工说完，便拂袖转身去了白马寺……

薛怀义从醉乡中醒来时，发现太阳已经爬上树梢，便长长地出了一口浊气，昨夜与武三思饮酒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武三思显然是带着皇上的旨意来的，要他遵守佛家戒规，不再饮酒，以免污了白马寺的名声。还要他深深体味皇上这次没有深究明堂纵火案，反而要他担任复建明堂营建使的深意，要他从此摈弃积怨，专心致志地营建好新明堂和天枢，以报陛下的恩典：“陛下的性格想来大师不会不知道，亲子有错，尚不能饶恕，况外人乎？宗室反叛，顷刻雪崩，况大师一人乎？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愿大师审时度势，不可再生沉沦之念。倘若大师一意孤行，恐怕到时连本王与魏王爷都救不了大师。”随后，武三思举起手中的酒杯接着说，“念及多年来与大师交好，今晚算是本王最后敬你一杯，希望明日清晨，看到一个洗心革面的怀义大师。”……

哼！你武三思算什么东西？想当年我得宠于陛下之际，你等兄弟为我牵马坠镫， 口口声声“大师小心”，今日竟然也教训起我来了，岂非落井下石？什么摈弃积怨？这能怪我么？是她喜新厌旧，现今倒怪罪起我来了。我若是对她身边睡着另外一个男人无动于衷，还算是男人么？薛怀义刚从一位小和尚手中接过热茶，却因想起这些烦心事而怒气冲天，当即给了小和尚一脚，把热茶也砸了出去。小和尚机敏地躲过，在薛怀义“滚出去”的骂声中退了出去。

“我这是怎么了？”良久，薛怀义在心底问自己，颓然跌坐在蒲团上发起呆来。

一切的一切，都怪那个可杀的沈南璆，若没有他中道求欢邀宠，何来后起的风波？若没有他兜售什么推拿术，又怎么能到皇上身边呢？薛怀义想起这些就浑身灼热，怒气冲天，对着外面大吼：“我要杀了你！”

薛怀义举起佛龛前的香炉就朝外面摔去，却不意落在迎门而来的姚□脚边，他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很尴尬地收敛住发狂的目光，上前合十施礼道：“不知大人驾到，贫僧失礼了。”

姚□也是一头的冷汗，道：“若非下官躲避，大师这一炉下去，又是一条人命。”

薛怀义忙唤来小和尚，匆匆忙忙打扫了住持室，这才招呼姚□落座：“不知大人今日驾到，有何赐教？”

姚□喝一口茶，心里定了许多，正色道：“陛下以大师为营建使，下官为监使，你我二人本该密不可分。然下官今晨巡察工地时，场面混乱，工匠怠工，僧人克扣钱饷，大师当严查严惩，方不负陛下重托。”

薛怀义刚刚平静的怒火，因姚□这一句话而再度复燃，眼露凶光道：“你

是在指责贫僧么？”

姚□以宰辅的身份道：“下官耳闻目睹，岂能有假？法师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难免获罪于朝廷，陛下若怪罪下来……”

“罢了！”薛怀义一甩袈裟的袍袖，将姚□面前的茶杯扫落在地，指着他的鼻子，出口的话也凌厉了，“姚□！你休拿陛下压我，我在陛下身边时，你不知在何处？”

“放肆！”姚□满脸涨红，指着薛怀义的鼻尖呵斥道，“岂有此理，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唯污了陛下名声，也污了这佛门净地。”

孰料薛怀义闻言，仰天大笑道：“佛门？若非陛下图一时之快，怀义岂能屈身这灭绝人欲的地方。”

话说到这个地步，姚□自知已无退路，冲到薛怀义面前道：“你如此不顾廉耻，已犯下弥天大罪，本官要奏明陛下，拘你入秋官诏狱。”

“拘捕本法师？只怕你没有这个能耐。念你乃一朝宰辅，今日且饶了你，速速滚下山去。若再敢兴师上门，休怪本法师杖下无情。”薛怀义言罢，便对着外面喊道，“来人！送客！”

拉开住持室的门，姚□大吃一惊，一百多名棍僧个个面带杀气。看来，这薛怀义早有逆鳞之备啊！

从白马寺出来，姚□就直奔武成殿。

“哦！他果真想杀了沈太医？”武曌在听了姚□的陈奏后，并不显惊慌。

“仅仅一个沈太医也就罢了，”姚□心有余悸，“微臣最担心这狂徒举止出格，干出危害陛下的蠢事。”

“呵呵！从他疯癫之日起，朕就有所防备。”

“哦？”姚□十分惊异于武曌的先见之明。

“今日朕就让爱卿见识见识她们的功夫。”说着，武曌便要武钦让后花园演武的警跸到大殿来。

武钦去了不一会儿，百余名女警跸齐刷刷地站在了大殿前，一个个披戴银色盔甲，着粉红色战袍，身佩青锋宝剑，腰挎震天弓，英姿飒爽。为首的队史，双手抱拳，向武曌行军礼，说话的声音铿锵而刚毅：“启奏陛下，后宫警跸集结完毕，请陛下训示。”

姚□看了这阵容，心里很是震撼。年过七旬的陛下什么时候竟有了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内宫女警跸？他不能不叹服武曌的未雨绸缪。

“姚爱卿要见证你等功夫，不妨演示一番。”

“遵旨！”女队史转身对警跸们命令道，“王伍长出列，为陛下和姚大人演示利剑劈石。”

年轻的王伍长看上去并不那么勇猛，甚至还有些娇弱，但见她很平静地走出队列，从殿门外搬来一块石头，放在殿中央，竟然大气不喘，然后从腰间抽出寒光闪闪的宝剑，运足气力，“嗨”地大喝一声朝石头砍去。姚□还没有看清她是如何发力的，石头已经碎成两半。

接下来，女警跸们又演示了擒拿术。

武曌侧脸去看身旁目瞪口呆的姚□，禁不住笑了：“爱卿感觉如何？”

姚□这才回过神来，忙回答道：“有如此警跸，陛下可高枕无忧了。”

“呵呵！吓着爱卿了。”武曌收回目光，对女队史说，“你等退下吧。”

看着女警跸门步伐整齐地退出，武曌便说道：“姚爱卿近前来，朕有话说。”

武曌低声对姚□说了几句话，姚□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问道：“这样可以么？”

“你只管遵照朕的意思去办即可。”武曌的脸上很平静。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很平静，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姚□不但在朝会上照常禀奏朝事，散朝后就到工地转转，而且专事向薛怀义表示道歉。他告诉薛怀义，陛下闻说他到白马寺后，严厉地斥责他有眼无珠，竟敢对怀义大师发难。姚□甚至说，陛下最挂念的人其实就是大师。

这些话让薛怀义躁动的心渐渐平复下来，其实事后他也觉得那天对姚□确实过于鲁莽，只是嘴上不说罢了。

眼看着证圣年间的上巳节一天天临近了。这一天，薛怀义正在明堂就安置“明堂鼎”之事与几位监工商议，宫里的张尚宫却到了，并且要与薛怀义单独说话。

“陛下真的要见贫僧？”薛怀义满腹狐疑地看着张尚宫。

作为在武曌身边尽职数十年的老内官，张尚宫对武曌与薛怀义长达十年的情感纠葛虽不能说了解每一个细节，但她很清楚薛怀义所有的怨恨都在沈南璆的介入。当武曌要她前往白马寺约见薛怀义时，她并没有看出什么异样，也许是皇上没有忘记旧情，也许是因为火灾让皇上产生了弥合裂痕的想法，所以，她给予薛怀义的回答是肯定的：“不错！陛下旨意，大师于今晚酉时到瑶光殿。”

“陛下再没说其他话么？陛下的心情还好么？”

“陛下今日的心情很好，她分外牵挂明堂与天枢之进展，欲图从大师这里听到喜讯。”

“嗯！陛下没有忘记贫僧。”薛怀义脸上的紧张渐渐退去，换上的是轻松与和悦，“请尚宫转奏陛下，贫僧定会向陛下认真陈奏明堂复建之大含细入的。”

前几日还疯癫狂躁的薛怀义因为这个消息而变得收敛和温文，他彬彬有礼地送张尚宫出了山门，直看到她的轿舆消失在大道尽头，才收回目光。

“看来！明堂一把火让皇上清醒了。”薛怀义很得意地笑了笑，开始收拾自己的容装。

他让小和尚烧了满满一锅水，一遍一遍地试了水温，又撒了菊花进去，才惬意地躺了进去，由小和尚慢慢擦洗起来。随着温暖慢慢地在脉管里蔓延，他的思绪也展开了翅膀，他一定要用男人的威猛和温顺唤回当年的激情……

夕阳在苍山背后坠落，急不可耐的薛怀义一人骑马出了寺院，向洛阳城中匆匆而来。谁知怀清从后面追上来问道：“大师欲往何处？可用贫僧派遣几位棍僧护卫大师前往？”

薛怀义很自信地挥了挥手：“回去！看好寺院，我明日一早就回来。”

薛怀义来到应天门前，却见楚王武攸暨早已在门口迎候：“陛下在瑶光殿等候大师，请大师交出佩剑和马匹，步行前往。”

薛怀义并没有多虑，就将腰间的佩剑交出，自己随禁卫走了进去。皇宫即使在初春时间也是松柏苍郁、碧树葱茏的。瑶光殿在宫城深处，中间隔着一段夹道的松柏林，因此其他地段都有宫灯，唯独这一段黑魆魆如墨。

薛怀义也担任过行军大总管的武威大将军，但眼下黑黑的夜色和幽深的松林，让他心头生出莫名的恐惧，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腰间的宝剑，才想起已在入门时被武攸暨收缴了。倘是此时从松林中拥出一批刺客，他是必死无疑。

他的脚步踯躅了，环顾左右，一切都是静谧的。不！在他的感觉里，是一片死寂。然而，当不远处瑶光殿的灯光映出武曌熟悉的身影时，他释然了。薛怀义抻了抻袈裟，迈着自信的步伐朝灯光走去。

就在这时，松树林里冲出一群禁卫，未及他回过神来，就把他装进了一布袋。

“你等要作甚？贫僧可是陛下召见入宫的，你等不怕犯欺君之罪么？”

“呵呵！事到如今，你还这样迂腐。”这声音如此熟悉！对了，是太平公主。

“公主焉何如此？贫僧不明白。”

“哼！本宫今天就让你明白。”太平公主让女警跸们用绳索将布袋捆严实，只让薛怀义露出头来。他这才看清，刚才捉拿他的，不是宫廷禁卫，而是一群身穿夜行衣的女子，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平公主的乳娘张夫人。

“你等何许人也，敢拘捕武威大将军、白马寺住持？”薛怀义仍然色厉内荏地问道。

张夫人道：“看来你还不明白。她们都是对付你的后宫警跸。”

“好你个薛怀义，陛下早已知晓你乃明堂纵火元凶，然念及你建堂有功，不予追究，且任为复建明堂使，孰料你不思悔改，行为狂悖，触怒凤颜。本宫今奉陛下旨意在此擒拿。”

太平公主冰冷地向张夫人使了个眼色，张夫人大喝一声：“来人！将逆贼薛怀义就地处以缢刑。”

一道白绫很快缠上薛怀义的脖颈，他知道一切都完了……那一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仿佛白马寺粉白的墙面。

第三章

洛阳宫中梦如艳

营州边塞战犹酣

白马寺后院的塔林里新增了一座浮屠，因薛怀义生前的地位，这塔比其他的都要高大雄伟。三月春风吹过的时候，塔顶上总会浮霭缭绕，久久不去，仿佛不愿远行的魂灵。代理住持怀清的眼睛被浮霭模糊了，他面塔而立，双手合十，默默诵祷，眼角却溢出晶莹的泪花。

怀义的尸体被送来时，是卯时三刻。听司宾寺崇玄署官员说，他的尸体是在城墙一角找到的，依据痕迹判断，是被人缢死的。

一代法师，遭此劫难，武曌闻之，不胜惋惜，降旨要司宾寺做佛事超度。

佛事整整做了三天。怀清尽管在理智上相信死如再生、死如换衣的道

理，然而在情感上，他始终不能接受怀义被恶徒缢死的现实。大师虽然早年以卖脂粉为生，可自从任白马寺住持后，常年习武健身，一身好功夫，平日三五贼人奈何不得，焉能轻易死于绳缢之下？他痛恨自己为什么在大师离开寺院时没有多问一句他的去向呢？

只要一想到这些，怀清就泪水盈眶，可耳边却响起了怀空的声音：“皇上要来寺院做佛事，崇玄署命全寺僧众须到山门前接驾。”

怀清率僧众到山门前时，皇上浩浩荡荡、威仪赫赫的仪仗队已然可见，他的脸也一下子肃然了。这是怀清第一次作为代理住持接驾，心中不免忐忑不安。

车辇来到山门前，武懿宗将禁卫散开部署在寺院周围，仪仗则跟随皇上之后。陪同皇上同来的有知制诰上官婉儿，魏王武承嗣，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武曌掀开绢帘，面前合十而立的僧众让她久在尘世的心一下子就清净了。

怀清忙上前施礼道：“白马寺代理住持怀清恭迎圣驾。”

武曌道一声“免礼”，转身向寺中走去。

眼前的一切都是这样熟悉，石牌坊、放生池、石拱桥，留下几多风雨痕迹；天王殿、大佛殿崔嵬嵯峨，旧貌依然，静立在碧树葱茏中。在怀清的引导下，武曌一行来到大雄殿，向“三世佛”行礼，武钦代表皇上献了贡品、上了香烛，然后来到法堂，席地而坐，听法师讲经。

武曌似乎很专注地聆听着，其实内心早已五味杂陈。这是她第二次来白马寺，第一次还是在她任命薛怀义为白马寺住持不久时，那也是她最惬意的一次佛院之行。

那一天，薛怀义一直陪伴在左右，不厌其烦地向她讲述这里的一切。她感觉得出他目光里的深情，恰似一条无形的丝带，绕着她旋转。对离开高宗许久的她来说，是多么需要这种目光的抚摸啊，就冲这一点，她就从心底喜欢他。在放生桥前，她从薛怀义手中接过一条红鲤时，眼睛就湿润了，骤然想起在感业寺的那些落魄的日子，皇后王蓉也与她一起放生过一条红鲤。

欢悦的时光如梦一般，来得快，去得更是不知不觉，转眼十年过去，等她再度来到这法堂聆听讲经时，却已是物是人非了。这一切，让武曌睫毛下的泪儿悠悠地颤，别有一番酸涩。

人世间只有“情”这东西，恩恩怨怨、枝枝蔓蔓，最是说不清。它可以让人以身相许，也可以令人神魂颠倒，还可以让人反目成仇。武曌可以对朝臣呵斥、处决，唯独在这情上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回答。

唉！这也许就是佛家所谓“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的“四缘”吧！三界

通苦，乐会变成苦，苦可不会变成乐，也许，缘分注定她与他在十年前相遇，又在证圣元年春天缘尽恩绝吧。

武曌默默地擦了擦潮湿的眼角。她的这个细微的举止，立即被陪坐在一旁的上官婉儿收入眼底，也不禁为她唏嘘不已。武曌曾像一个初嫁的姑娘似的对她说起过他们之间的浪漫，甚至是小别扭。但谁也没有想到，薛怀义竟然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情，毁掉了自己。

她暗暗收回目光，也由皇上想到了自己。不知道武三思怎么今天没有陪着皇上来。

她同武三思之间牵牵绊绊也有几年了，在这个深宫里，他似乎成了她情感的小榭。他每一次进宫，都会到她那里去，用男人的雄健裹挟她娇弱的、纤细的身子。可风暴过去，他就匆匆地离去了，她顿时就会心里空落落的。

前些日子，武三思来找她，说是由姚□任监使的天枢建成，皇上命他在为捐资者树的碑上写一篇文字，颂大周之德。他就为难了，平日里写写公文，尚可应付，可要写传之后世的碑文，他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于是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官婉儿。他是在拥抱时提出这个请求的，她也就无法拒绝了。她熬了一个通宵，终于把一篇文采斐然、情感激扬的文字呈现在他的面前，武三思万分感动。那一天，他们在一起相拥相吻了许久，彼此都不说话，她坐在他的怀里，就那么静静地待着。

可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明知武三思是有家室的王爷，而她又不愿意去做妾，两人就这么明明暗暗地拖着，这一拖，流走的可是自己的青春年华啊，眼看着都三十一岁了……上官婉心里发酸，无言地低下了头。

此时，讲经也已到了尾声，怀清讲完后便请皇上到方丈室品茗，却被婉言谢绝了，武曌要崇玄令向寺院行了布施，然后对怀清吩咐道：“你陪朕去塔林看看吧！”

“贫僧遵旨。”于是一干人在怀清导引下来到了寺院后面，武曌一眼就看出了薛怀义的寿塔，它鹤立鸡群地站在那里，仿佛他雄健的身姿。

姚□知道，皇上为明堂被毁之事很伤心，而他又明知此案的真凶是薛怀义。薛怀义的死是否与此有关，他不知道。然而让皇上来这种地方，他又总觉不妥，于是便上前劝慰道：“塔林风大，陛下还是不过去为好。”

武承嗣很清楚武曌到塔林的目的，他倒觉得，让皇上从此对昨天做个了结，也未必不是好事，便从旁插话道：“既是陛下有意看看塔林，还是请怀清法师前面引路。”

武曌摆了摆手：“不必了，塔林又不是很大，朕就是想一个人静静地站一会儿。”

武承嗣闻言，忙吩咐武懿宗将羽林卫在塔林周围散开，臣僚们自觉地与皇上拉开了距离。

踩着刚刚散去露珠的林草，拨开花落叶碧的迎春柔枝，走过几座佛塔，薛怀义的寿塔就在面前了。因为是新塔，周围很干净，没有一棵杂草；新砌的塔砖在春日下看去很宁静，与旁边长满绿苔的寿塔相比，似乎更庄严些；塔周弥散着泥土的芳香和火窑的呛味，有几只燕子绕着塔顶旋转，叽叽喳喳地唱着春歌。

武曌闭目合掌，面塔而立，似乎看见怀义落拓不羁的眼睛和宽阔的胸膛。

没有眼泪，没有忧伤，只有在心头打着旋涡，却是无论如何也飞不上舌尖的话语，默默地诉说给眼前的亡灵——

怀义！朕今日来看你，你知道么？朕与你厮守十年，对于你，是不忍，又不能容忍。朕念及昔日情分，一次次地原谅你，可你不知进退，竟然纵火焚毁明堂，实伤朕心矣！朕命你复建明堂，本是给你改过之机，可你……你有今日，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你若是佛性尚在，这里有朕抄写的两份经文，今日赠予你。望你早日超度托生，勿再于梦中相扰。

随后，武曌将两篇手抄的经文燃化，看着橘黄色的火苗在空中飞舞，她决然地转身离开。此刻，在她心里回旋的就只有一句话——一切都已过去。

臣僚们见走出塔林的武曌脸上轻松多了，便知皇上的心境不错。怀清住持便建议道：“陛下每日为社稷而案牍劳累，既是来到鄙寺，不妨多住几日，贫僧也好聆听陛下向佛的参验。”

武曌决然地摆了摆手道：“不必了，朕即刻就回神都。起驾。”

“陛下有旨，起驾回宫。”武钦尖细的嗓音便在寺院里回响。

怀清急忙招呼僧众到山门前为武曌送行。他有一种预感，随着薛怀义的死，白马寺将渐次转向衰落了……

沈南璆原以为皇上去了白马寺，他便可以松泛一日了，于是便回到了太医署。秦鸣鹤看到他回来，自是十分高兴，拉他到自己的寝室品茗叙话，询问他在宫中的情况。

沈南璆怎么说呢？不管他愿不愿意，总是做了。好在场面上他是一个御医，这一点就比薛怀义少招许多非议，而且他也从未与臣僚们发生过龃龉。

一想到薛怀义，他的心里便沉重了。他很清楚，薛怀义所有的怨恨都与自己脱不了干系。可这能怪得了自己么？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也许薛

怀义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一想到这一层，他就愈发高兴不起来了，说话也就常常走神。

“你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

“唉！”沈南璆摇了摇头，“没有！就是深宫大院，看不到师父，心里清冷。”

秦鸣鹤笑道：“呆子，书念得太多了，像你我这样，命都在别人手中握着呢，哪能由着性子来。”

沈南璆的眼睛就潮湿了。唉！知沈南璆者，师父也！然而，要紧的是，皇上虽然年届七旬，然而，她求之无度的情欲真是让他有点招架不住。他是御医，深知春药在调动人情欲的同时，也摧残着人的生命。

秦鸣鹤任太医令多年，从武皇后到武皇帝，武曌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自然不难理解沈南璆的苦衷：“哦！陛下今天去了白马寺，也许要暂住一段时间，你就好好地在太医署待着，养养身子吧！”

可就在此时，门外传来武钦的声音：“奉陛下口谕，宣沈南璆进宫。”

秦鸣鹤的心就“咯噔”一声，回来得好快呀！

沈南璆起身，向太医令行了大礼道：“师父在上，徒儿这就回宫中去了。”

瑶光殿的灯烛已经点燃一片灿烂，那明亮的光线穿破刚刚落幕的夜色，使得寒冷的三月也变得温情脉脉。

在司马门前下了轿舆，沈南璆踯躅地走向瑶光殿，路过那片松树林时，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据说薛怀义就是在这里被人缢死的，他似乎觉得松林里也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便本能地加快了脚步。

在距瑶光殿几十步远时，他惊异地发现，瑶光殿的幔帐换了，由杏黄色换成了玫瑰红，窗棂上映出一个丰腴的、长发披肩的人影——皇上回来了。沈南璆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哆嗦，心里想着加快步子，可一双脚却是不听使唤。

见沈南璆来了，武钦便隔着殿门禀奏道：“沈太医到了，等待陛下召见。”

里面便传出武曌轻柔的回答：“宣他进来。”

沈南璆进了殿门，一阵奇香沁入心脾。他环顾左右，似乎并无奇花异草装点。哦！那奇香不是来自别处，就是从武曌身上散发出来的。伺候皇上这么长时间，他第一次闻到如此奇异的香味。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对男人特别有诱惑力的气味，显然，武曌将今夜看作一个新的开始，她要将

薛怀义从心头彻底抹去。沈南璆刚才的紧张也被这奇香消解，迅速恢复了男人的雄力。

沈南璆不知道的是，武曌为了这个夜晚，从白马寺回到瑶光殿就命张尚宫带着宫娥帮她沐浴了。韦钰随着庐陵王远行了，但她留下的香药却成为武曌驻颜的秘诀。

沈南璆觉得一切都宛若梦境，躺在他面前，穿着一身薄如蝉翼的睡衣的武曌，哪里还有半点朝堂上的威严？那妩媚足以让任何一个与她在一起的男人销魂。

“沈爱卿，”武曌含情脉脉道，“到朕跟前来。”

“微臣拜见陛下。”

还没等他跪倒在地，武曌伸手一拉，他就到了她的怀抱，两颊上留下那一双纤手拂过的酥然：“朕是不是已经老了？”

“不！”沈南璆有些惶恐，“陛下春色不减，艳丽如初。”

武曌把沈南璆抱得更紧，她身上散发的香气让他双目迷离了……

直到黎明时分，这场风暴才终于过去，沈南璆离开的时候，回看东方，启明星已经升起。

武曌很快就入睡了，这一夜她果然没有梦到薛怀义，等她醒来时，已是辰时三刻了。阳光从窗棂间偷偷进来，窥探她残留在眼角的情痕，睫毛间的笑意。武曌一睁开眼睛，就看见张尚宫，便问道：“朕睡过头了，有事么？”

“刚才武公公来奏，说秋官尚书娄师德大人求见。”

“哦！朕知道了，让他少待。”武曌便起身梳洗……等她将一切收拾妥当，一个时辰已过去了。

“宣娄师德进殿！”

娄师德挪动着像肉球一样的身子进了瑶光殿，那臃肿的憨态逗得武曌笑了：“爱卿一大早来，有何好事禀奏呢？”

“启奏陛下，狄大人上书了。”

“这个怀英，终于还是说话了。”武曌从娄师德手中接过上书，大体一看，自语道，“怀英怎么了？自己不说话，却道刘知几的话就是他的话，这刘知几何许人也？”

娄师德按照狄仁杰给自己的信中的描述，大略介绍了刘知几的情况。武

曌想起来了，昨日去白马寺前，上官婉儿是转过一道上书，好像就是获嘉县主簿刘知几的。当时她急着去白马寺，就放下了。

娄师德道：“狄大人在给微臣的信中极言他乃一代才俊，可堪大用。”

“哦！怀英都说好，当不会差。”

武曌打开刘知几的上书，先是被那一手蝇头小楷吸引了，接着读下去，就仿佛听到惊涛骇浪拍打石岸的声音——

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则时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侥幸。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

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

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

今之牧伯迁代太速，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县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

武曌反复看了，不由得“咦”了一声道：“这个刘知几，远在僻乡，见事倒明，切中时弊啊！”

尤其让武曌震撼的是关于朝廷冗官的评说，与当年的正字陈子昂可以比肩。多年来科举取人，开了才路，但与此同时，六品以上官员汗牛充栋，徒添朝廷重负，身在京城的官员久在其间，却不闻其弊。她顿生了要见一见这年轻人的冲动。

娄师德知道，皇上真的看进去了，忙趁热打铁道：“此人现在殿外，等候陛下召见。”

武曌闻言笑道：“人常言青云有路，依朕看来，他是青云有门。你说说，若非怀英推荐，爱卿引荐，他一个小小主簿焉能见朕？好！宣他进来。”

武钦听罢，站在殿门口高呼：“陛下有旨，刘知几觐见。”

正在塾门等候的刘知几简直不敢相信，高居琼台的皇上会召见他区区一个九品主簿。因此直到武钦连喊了几声，他才仓皇地跑到殿门口，向武钦道谢。

武钦笑道：“刘大人别客气了，还是进去见皇上吧！”

刘知几应一声，提起袍裾，向殿门迈开了自信的步伐。

洛阳！曾经是刘知几青春梦的起航处。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二十九岁的刘知几第一次离开故乡彭城，来到洛阳。那时候的他就像河里的鱼儿不经意间游进了江水，满目都是滔天波浪。都城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宽阔的街道、高耸的楼宇、来往的车驾、繁华的坊间，让待了数十年的彭城在他心中一下子寥落起来。

但他没有心情流连于神都的亭台歌榭、繁华盛景，他是为着功名而来的，他忘不了临行时父亲的殷殷嘱托、母亲的默默送别、乡亲的热望期待，便在京郊寺院里寻了一处安静的居处，开始温习功课。

他投考的是进士科，考试要求考生按照特定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刘知几自小精通辞赋，又熟稔帖经，因此他从容应对，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赋，议论朝政积弊，谏言整顿纲纪。此卷恰被刚刚从高丽归来的新任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看重，特地将他的文稿拿给武曌看。

武曌看了刘知几的试卷，心境颇为复杂，一方面，觉得他才华横溢，见识敏捷，纵论朝政，鞭辟入里；另一方面，又为他的锋芒毕露而惋惜，思虑半天，便以年轻之故而任命其为获嘉主簿。

这是刘知几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从此，他在获嘉一待就是十五年。若非他这次南下遇见狄仁杰，他是绝不会再到京城的。

一条长长的司马道，他用了整整十五年时间，自然有着说不清的感慨，但他明白，眼下不是自己抒发感慨的时候，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位九域震颤的君王。

“微臣刘知几参见吾皇陛下。”他不敢抬头，眼睛盯着地面，两腿一个劲地打哆嗦。他就在心里嘲笑自己，埋怨自己，你是干什么来了？不就是响应朝廷“制”命，畅言朝政么？

武曌俯视下面，并要他抬起头来。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武曌竟怦然心动，没想到写出如此犀利文章的竟是一位如此俊朗的年轻人，于是便道：“卿之所奏，直指积弊，朕甚重之。站起来说话。”

“谢陛下。”

“朕宣你来，就是希望你能将上书所陈当面对朕讲讲，即便言语有误，朕

也不予追究，如何？”

娄师德见状，忙转身对刘知几道：“陛下命你说话，你就放胆说吧！”

刘知几略思片刻，抬头道：“微臣还是从来神都后的见闻说起吧！”

说起来，那就是昨天的事情。辞别娄相，刘知几来到端门外的坊间，找了名为“东来顺”的客栈住下，简单地用了饭菜，他尚觉不那么累，便出了客栈，沿端门大街一路漫步。沿途身边不断走过红男绿女，让人眼花缭乱，确与京外有很大的不同。

他正目随心动地看着，就听见耳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接着就有卫兵高喊“闪开”，正埋头挑选货物的百姓立刻慌了手脚，纷纷向两边散开，有躲闪不及的，肩头便被鞭子抽出了血印。

他刚刚躲进路旁的一家酒肆，就见一位少年策马而过，在他的身后，跟着十几名卫士。他心里老大地不愉快，便问惊魂未定的店家：“谁家少年如此狂妄，光天化日之下，抽打百姓？”

店家一把捂住他的嘴道：“公子！此乃京都，千万忌口。”

刘知几应道：“在下从彭泽来，店家不必太谨慎了。”

店家闻听是外地人，这才小心翼翼地朝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道：“不瞒公子，刚才过去的正是当今魏王武承嗣之子武延基。”

“哦！”刘知几明白了，怪不得这样飞扬跋扈，不仅是亲王的儿子，更是皇帝的侄孙，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中写给陛下的上书，可见自己远在江湖担忧的，都在京城应验了。

娄师德听到此处，立马着急了，暗地朝刘知几使眼色。可话说到这个份上，刘知几也已经无法刹住了，他干脆直谏道：“臣闻商君有言，‘法之行自上犯之’，今陛下临朝践极，须知社稷之固，在民心，民心之顺，在正法。正法之途，在表率。陛下亲戚，同气连心，倘不能约之以法，必伤民心。请陛下明察。”

“有这等事？”武曌一转脸，就对娄师德道，“自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爱卿下去后详查，若果真如此，绝不姑息。”

话虽是这样说，可关于武延基的消息还是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尤其是当着娄师德的面，这让她脸上很过不去，看来此人尚需历练打磨啊。

武曌起身，来到大殿中央，眉目间露出由衷的喜悦：“怀英眼力不错，爱卿乃可造之才。你且留在京城，就在定王武攸暨的府中任仓曹，为他管管采买！”

娄师德没想到皇上会做这样的决定，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回应“谨遵

陛下旨意”，他正要带刘知几出去，武曌却要他留下。

出得殿来，刘知几看看神都的天，如昨日一样的湛蓝，风，如昨日一样的轻柔，但他忽然就有了难言的落寞。虽说定王府仓曹，官阶在从七品，但对于刘知几来说，他的志向却不在此啊。

他在司马道上来回盘桓，一看到娄师德从殿内出来，就走上前去，先是感谢他的举荐，接着说道：“在下还是回获嘉吧，反正都是做事。”

娄师德就在心中感叹年轻人少经历，受不得挫折，便劝慰道：“皇命如天，岂能视作儿戏？你就安心待在定王府，有机会老夫会相机举荐的。”娄师德还告诉刘知几，刚才皇上留下他，是要他赴任武威道兵马副总管，协助王孝杰与吐蕃大战，不日就要离开京城。

“既来之，则安之。老夫这就带你去定王府应卯。”……

娄师德没有想到，这一次与皇上的叙话，竟成为他仕宦生涯的转折点。

皇上在任命他为武威道副总管的同时，又任他为左肃政大夫，其他检校的职务不变，表面看，这是一种信任，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头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隐忧。

娄师德离京以后，王朝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走进了暮春。四月，武三思兄弟鼓动许久的天枢终于建成，天枢高一百五十尺，直径达到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以铜铸蟠龙环绕而上，上为腾云呈露盘，直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曌亲为榜书——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重阳那天，武曌率群臣祭祀天地于神都南郊，同时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改元天册万岁元年。这也是年初以来的第二次改元，皇上一道“制”令，急坏了司宾寺官员，连夜招呼博士们寻找典故，为改元提供依据。

李昭德、娄师德离京后，同鸾台平章事姚□觉得很孤单，宰辅们集议时，纷纷顺着武承嗣的语气说话，他虽然很委婉地提出改元频繁，不利于朝政稳定，但还是遭到了武承嗣的当面指责，他干脆就不说话了。即便如此，皇上还是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态度。好在天枢是他监督建成的，皇上也就没有计较。

武曌在这一年精力似乎格外健旺。这不，刚刚进入腊月，她又冒着严寒到嵩山举行了封禅大典，距上次改元这才三个月，又改元万岁登封，免天下百姓赋税一年，君臣大酺九日。

时间推移到了万岁登封元年三月，新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比之旧明堂规模小多了，号曰“通天宫”。武曌为之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大赦天下，在第三次改元不到四个月后，再度改元万岁通天元

年。

姚□的心境便日复一日地沉重，过去有个心结，还可以找娄师德、李昭德等人说说，现在，他只能一人默默地承受。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时政记》中记下这些日子的变迁，也许多年后，后世会对这一段历史做出自己的评价。

然而，危机却在这一片歌舞升平中暗暗地降临了。

先是夏官侍郎、新任凤阁鸾台、同平章事的孙元亨奏报，王孝杰与娄师德与吐蕃大战于素罗汉山，周兵大败。武曌盛怒之下，贬王孝杰为庶人，娄师德为原州员外司马，被打入另册。据宣诏回来的太监说，娄师德在接到皇上的敕命后，竟然如释重负，连道："亦善，亦善！"

武曌听后，仰天长叹："唯田舍夫能若此矣。"

五月的一天，朝会刚刚结束，检校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就到武成殿奏报，说营州契丹松漠都督、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叛，已经杀了都督赵文翊。

武曌举在空中的朱笔凝滞了："怎么会呢？朕不是严令赵文翊'羁縻'谨慎么？"

孙元亨解释道："叛乱起因恰恰是因为赵文翊的刚愎自用。"

"哦……"

地域辽阔、水草丰美、稼穑丰盛的营州，是大周疆域上的一颗明珠。它东至辽河，南至大海三百四十里，北至秦长城。在这河水滔滔、层峦叠翠的土地上，汉、契丹诸族用自己的汗水和情爱编织着春去春来、年丰年歉，岁月的悲欢沉浮，命运的浮云苍狗。

这里曾经牧歌阵阵，也曾经禾香百里。

先帝太宗对华夷爱之如一的恩泽，周年温暖着汉与契丹百姓的心。不管朝廷派到这里实施"羁縻"的官员怎样与土著的酋长们明争暗斗，在百姓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可这种淡远而又温馨的和睦相处在赵文翊任营州都督后便不复存在了。

赵文翊可谓春风得意，他刚刚四十三岁就当上了营州都督，这不仅因为他平日里处事干练，也因为前任都督终老任上，他则因为常年担任长史而近水楼台先得了月。他自认为太宗以来朝廷推行的"羁縻"之策过于怀柔，而对待归附的契丹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加重他们的赋税，使他们对朝廷俯首帖耳。

恰逢万岁通天元年三月以来，营州遭遇春荒饥馑，居住在此的契丹人食

不果腹，饿殍遍野，不少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新任长史便将这一情况禀报给赵文翊，希望能上奏朝廷予以赈济：“他们既已归顺，就都是大周臣民，依律当给以赈济，方见陛下恩泽。”

赵文翊冷笑着喝下一口酒道：“陛下的恩泽大如天，怎么可以施给这些蛮夷呢？他们过去长期寇边犯境，现在饿死乃上苍报应。”

“这……”长史一听这话便很为难地说，“契丹酋长都在帐外等候大人的回复呢？”

“呵呵！是要造反么？”

赵文翊走出帐外，契丹酋长带领他的族人要进来，被卫士拦挡在阶前，一看到都督大人出帐，酋长便伏地痛哭道：“恳请都督大人开仓赈济，救救契丹人吧。”

这情景不但没让赵文翊生出丝毫的恻隐之心，反而让他很不愉快，大声呵斥道：“你等要是试试本官的锋刃么？来人，将酋长拿下，有再敢僭越犯上者，杀无赦。”

酋长年高，曾经在童年时代听过不少太宗体恤异族的往事，可眼前今非昔比的情势让他十分伤心，站起来便道：“身为大周官员，不张陛下恩德，反而草芥百姓，将军杀我一人可，请放过族人老小。”说罢，他趁卫士们没注意，奋力朝行营门前的拴马桩撞去，霎时鲜血奔涌，气绝身亡了。

跟随他来寻求朝廷赈济的契丹父老见酋长死于非命，顿时燃起熊熊怒火，朝前冲去。眼看着潮水般的人群压了过来，赵文翊也有些慌神，喝令卫士拦截：“有再往前冲者格杀勿论。”卫士得了将令，一个个举起战刀，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刺去，不消一会儿，行营前已是尸横一片。

赵文翊知道，这消息如果被陈兵营州两侧的契丹降将松漠都督、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知道，必会星夜报往神都，陛下追究下来，他难保项上人头。

当日午后，在府兵移走尸体后，他速速传来录事参军，要他草拟奏章，飞报朝廷，说契丹人反叛，被大周营州都督赵文翊察觉，当场斩敌首级四百。

录事参军有些疑惑，便道：“卑职清点过，只有一百五十人啊！”

闻言，赵文翊不耐烦地说：“就照本官所说去写，啰嗦什么。”

奏章送走后半个时辰，长史进来一脸无奈地说道：“将军此举，实不慎矣，倘契丹降将李尽忠真反了，如之奈何？”

赵文翊一甩袍袖道：“一群乌合之众，惧他作甚？本官正好借机磨剑。”

发生在营州都督府前的血案，很快就传到了李尽忠的行辕。

从族系上说，李尽忠属于酋长一族血脉，他的祖先李窟哥当年之所以冒着杀头的危险归顺大唐，也是向往太宗的恩光。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窟哥死，继任松漠都督的阿卜固率契丹诸部与奚族连兵叛唐，不久兵败，唐高宗因他乃李窟哥之孙，封为武卫大将军、松漠都督，统领契丹八部。

谁料如今酋长反倒死于大周将军剑下，他的心顿时碎了，对着营州方向放声大哭：“大父之亡，天柱崩塌，奇耻大辱，岂能干休。”言罢，他抽出腰间的宝剑，朝着案几一角砍去，眼见得一片火花闪过，案几失了一角，“不杀赵文翊，吾形同此案。”

傍晚时分，从西北方向飘来团团彤云，夹带着凝重的黑色，很快覆盖了营州上空。到了申时三刻，狂风大作，紧接着，鸡蛋大的冰雹倾天而下，五月的松漠大地，冷若寒冬。到了酉时二刻，又转为大暴雨。

李尽忠走出穹庐，抬头看着黑魆魆的天空。大雨下在冰雹上，脚踩上去，发出“吭哧、吭哧”的声响，他不由得道一句“此乃天助我也”。他当即传来长史、别驾和司马，他们也都是契丹人，当年跟着李尽忠一起归了大唐。

待大家坐定，李尽忠给每个人盛了一碗马奶酒，然后抽出小刀，在腕上一拉，那殷红的血就滴进酒中，其他的几位也都一一效法做了。李尽忠举起酒道：“我等当年归顺大唐，乃因高宗秉承先帝之策，以夷人自治，孰料今营州都督赵文翊不体民情，不尊圣意，饥不加赈济，视酋长为奴仆，又杀我大父。此仇不报，我等还是契丹人么？”

长史仰起脖子，将一碗血酒饮尽，将碗摔在地上道：“请将军下令，在下宰了这狂徒，为酋长报仇。”

众人也都相互碰杯，饮出一身虎胆，纷纷发誓，要跟营州都督向赵文翊讨还血债。

李尽忠放下酒碗道：“今夜狂风、冷雹、大雨，赵贼料定我军不会在这样的天气进攻，我军即来个出其不意，杀了此贼。”

“杀了此贼！”

李尽忠当下部署，亥时一刻举兵，由长史率五百人马攻打营州东门，别驾率一千人马攻打西门，他自己与司马一道攻打正北门，直冲营州都督府，亲取赵文翊首级。

事情果然不出李尽忠所料，当冰雹降临时，营州都督府长史匆匆赶到行

营，提请赵文翊警惕李尽忠军夜间偷袭，赵文翊呷了一口烈酒，眼睛里就布满了不屑：“这样的天气，他契丹人不要命了？放心吧，来，陪本官喝一杯。”

长史勉强应付了一杯，起身告辞，出了都督府，他长叹一声“营州休矣”，便消失在风雨中。

其实，赵文翊也不仅仅是轻敌，他也有着自己难以诉说的烦恼与痛苦。他自从军起，从什长到旅帅，直到左卫将军、营州都督，却从来没有进京的机会，甚至南下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他一想起武三思、武承嗣这些人，既不能治国理政，又不能戎马戍边，头上却罩着一顶顶桂冠，他就很不平：“什么将相本无种，扯淡！”

赵文翊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带着复杂的心绪进入梦乡，因为只有在梦里，他才能感受到峨冠博带的荣耀，感受到厮杀的快感。一个个人头落地，一顶顶高冠加身，他就坐在皇上的身边，皇上的恩泽如太阳一样暖暖地照在他的肩头……

他梦见自己的儿子们都被封为卫府的将军，甲胄披身，盔缨飘飘，跟随着他驰骋在洛水岸边。

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凤冠祎衣，莲步轻轻，被一群丫鬟、侍女簇拥着，登上去龙门山的大船。那船，张灯结彩，瑰丽辉煌，被滔滔伊河水推向远方。

人生之幸莫过于封妻荫子，他都拥有了，夫复何求？

没想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他的美梦，他睁开惺忪的眼睛，刚才的一切都化为乌有。长史站在帐前，语不成句地禀报道：“大人！大事不好了，李尽忠从北门攻进来了。”

“什么？你说什么？”赵文翊从酒意中倏然醒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李尽忠会这么快就打进来。他欲起身，却觉得头脑昏昏，脚底失重，差点跌倒，长史要上前扶他，被他用力推开，“你扶我作何？速去东门拒敌呀？”

“东门守军已经与敌接战，敌军攻势猛烈，我军正严防死守，不让敌军靠近东门一步。”

“那么西门呢？”

“据属下所知，西门乃敌军最强者，守之亦难，恐怕……”

“你快去西门督战，只要西门不开，正面之敌就无法施展。”

赵文翊的话刚刚落音，就听见门外传来一声“报”，一位队史进来禀

报："西门已被攻破，敌军正和北门之敌会合，向都督府进发。"

这消息让赵文翊颓然跌坐在地毡上，仰天长叹一声"此天灭我赵文翊矣"，随即从腰间拔出宝剑，来到后院马厩，牵过自己的坐骑，飞身上马，朝府门外奔去。他的侍卫也不敢怠慢，紧紧地追着都督的背影，把一串带着烟尘的蹄波留在了营州大地。

赵文翊冲上街头，眼前烟尘滚滚，耳边杀声连天。逃难的百姓、从北门败下来的官兵和追击的敌军，拥满街头。他一手提刀，一手搭凉棚朝远处看，潮水般的叛军正滚滚而来，他来不及多想，横刀就向前面冲去，眼看着几个营州百姓便做了铁蹄下的肉酱。

这时候，营州司马也向他冲来，隔着包围他的敌军高喊："赵大人！末将在此。"

"司马救我！"赵文翊一边回答，一边来到司马面前，两人合兵一处，朝叛军比较薄弱的东门冲去，他手起刀落，血肉飞溅；他所到之处，人头落地，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哪些是叛军，哪些是自己的属下。

他们刚刚冲出一段，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怒吼："赵贼！哪里逃？"原是李尽忠率领一队叛军，拦住了去路。

赵文翊扶了扶头盔，指着旗帜下的李尽忠骂道："好个逆贼，陛下待你不薄，你不思报效朝廷，却起兵造反，该当死罪。"

李尽忠在马上回应道："逆贼！倘非你违逆圣意，杀了酋长，何来今天兵戎相见？还不下马伏法，本官可饶你不死！"

赵文翊被骂得满面蒙羞，也不答话，举刀直取李尽忠首级。李尽忠轻轻一闪，避过刀锋，顺势一枪，刺向赵文翊咽喉。赵文翊见状，忙举刀挡开，两人在马上大战十几个回合，赵文翊气力渐渐不支，趁机拨马跳出圈外，营州司马便上来接战，两人战至五个回合，李尽忠卖出一个破绽，故意让司马进来，司马求胜心切，直向前扑来，不料一个闪空，跌落马下，李尽忠一枪上去，刺中咽喉，待他拔出枪尖，回头一看，赵文翊却已策马跑出一箭之地。

李尽忠追出一段路程，立马高处搭箭射去，不偏不倚，正中后心，赵文翊"哎呀"一声跌下马去。李尽忠冲到跟前，下马割了首级。望着城头的契丹旗帜，李尽忠长啸一声"仇报"，这洪亮的声音荡起久久的回声。

太阳刚刚从草原升起的时候，战事已经结束了。录事参军早早地将李尽忠行营搬到了营州城中。待一切部署停当，长史、别驾和司马们也都到了。

待大家坐定后，李尽忠命人捧上赵文翊的首级，置于案头，要录事参军去请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前来参加酋长祭祀仪式，话音未了，帐外

就传来说话声：“不用请！我来也。”

李尽忠知道孙万荣先自到了，急忙率属官们起身迎接。

孙万荣在李尽忠对面坐下，一脸严肃地说：“祭奠大父可择定吉日，眼下最要紧者乃善后事宜。”

“请兄长明示！”李尽忠道。

孙万荣喝了一口奶茶，平静了一下情绪道：“营州素为大周重镇，为兄以为朝廷闻营州兵变，必派大军讨伐，我等若无应对之策，何以拒敌？”

“还是兄长虑事周全，此事在杀了赵文翊后，弟已有所虑。似我等这样归顺的将领，是两边都不待见，大周视我等为异己，契丹视我等为叛逆，如今又复叛周，纵然回归，契丹岂能容我？故弟决定以营州为据，另立汗国，以兄长为于越（相当于摄政王），今日在场的各位司马、别驾当为宰相，共谋建国，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齐声道：“可汗圣明。”

李尽忠骤然被人呼为可汗，倒有些不习惯，挥了挥手道：“当务之急，乃在抗击周军来犯，本汗决计亲任兵马大元帅，广募兵卒，以兄长为先锋，率军却敌。”

“遵可汗旨意。”

众人散去后，李尽忠又留下孙万荣，具体安排了进击崇州事宜，之后又谈了自己的想法：“崇州乃北方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崇州，南可以弯弓图神都，北可以拓展疆域，兄长务必一战即胜，壮我军威。”

孙万荣拍着胸脯道：“此次非我要反大周，实在是因为赵文翊欺人太甚，大汗放心，为兄当一举拿下崇州，将之据为我立国后第一城。”

随后，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似乎听见，崇州城下已是杀声震天了……

第四章

梁王受命赴辽西

王师败北硖石谷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5年）五月初，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等二十八位将军组成的平叛大军浩浩荡荡北上了。曹仁师任前军总管，张玄遇为右金吾卫大将军，麻仁节为副总管，燕匪石、宗怀昌为后军总管。

朝廷大军过了黄河，日夜兼程，五月底先头军队便已到达了与营州毗邻的平州。正为叛军攻势凌厉而惊惶不安的平州刺史看到朝廷大军到了，顿时愁眉大展，亲自到城外迎接。

当晚，平州刺史在城内设宴为将军们接风，夜深席散后，曹仁师、张玄遇、李多祚、麻仁节四位主将都留在了行辕，听平州刺史介绍军情。

平州刺史命膳厨给每人烧了一碗酸辣醒酒汤，又沏了解渴的大碗花茶，这才开始说话。

“不瞒各位将军，叛军此次起兵，乃赵文翊将军刚愎自用，违逆太宗‘羁縻’之策所致。多年积怨一朝爆发，叛军振臂高呼，从者数万。眼下营州周围的几个州治所均已失陷，崇州讨击副使钦寂被擒，敌将围安东，欲使钦寂劝降，可他大义凛然，对着城楼守将裴玄珪喊道：‘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中节。’言罢，便慷慨赴死。贼众正欲攻打卢龙城，下官闭城坚守，等待援军，若禾苗之盼甘霖矣。”

闻言，曹仁师问道：“依大人之见，可有破敌之策？”

平州刺史皱了皱眉头道：“契丹人虽归附大周多年，然游牧习性未改，常常是倏忽即来，倏忽即去，战机殊难捕捉。我军若贸然深入，反而为敌所陷。”

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出身靺鞨族，自小就在辽西长大，他归附唐朝后，很快就以武功赢得高宗和武曌的关注，三十一岁就做到了右金吾将军，掌管京师宿卫，奔走于皇宫之间。听得刺史一番话，他便点头接话道：“刺史大人所言甚是。末将本辽西人，熟知契丹人用兵之法。我军不可不慎。”

麻仁节虽然略知兵务，然而久居京城，致力农桑，根本没有想到皇上会点到自己，如今这一番议兵，让他先自怯战了。

曹仁师沉吟片刻后道：“今夜就到这里吧，各位且去歇息，待本将与李将军商议之后再做定夺。”

当行辕内只剩下曹、李两人时，曹仁师望着窗外，一轮明月悬挂在树梢，虽是五月麦黄天气，但辽西夜间还是清凉有加，他裹了裹身上的战袍对李多祚说道：“月明风清，将军若是不累，与本将出去走走如何？”

李多祚点了点头。两人走出行辕，踩着月光洒下的碎银，追着潮湿的水汽一路前行。远方传来几声凄厉的鸮鸣，愈益增添了战前的恐怖。不远处，青龙河的涛声在静夜里也显得格外响亮。此情此景，最易勾起征人对往事的追忆。

“本将闻说，当年汉将李广就曾在此驻军，匈奴闻之不敢南下牧马。”曹仁师道。

李多祚点了点头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飞将军戎马一生，在云中、朔方、雁门、龙城各处驻军，知己知彼，此次集结之我军，久在中原，未经战阵，末将心中实无把握。再说，将军……”

曹仁师登上一个小冈子，远远望去，燕山若隐若现的，就像浓浓淡淡的水墨画，他们此刻的心情也是如此。曹仁师知道李多祚要说什么，自己之所以被点将，完全是因为王孝杰、娄师德罗汉山之役失败，被降罪免职的缘故。他知道，皇上此次并未完全将军队调遣的权力交给他，而只是以他为二十八位将军之首，临时节制军务罢了。这一点，他相信李多祚也看出来了。曹仁师也明白，若论起排兵布阵，他不能与王孝杰相比；论阵前鼓动士气，他比之狄仁杰则望尘莫及。故而，在过了黄河之后，他的心就日复一日地沉重了。

而李多祚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惊异于其人的见事之明：“如果末将没有猜错，皇上很快就会再遣朝中王公前来节制我军的。”

“哦！李将军何以见得？”

“将军不妨详察，此次朝廷调集府卫二十八位大将北上，又恰在李尽忠、孙万荣反叛之际，陛下岂能放心？”

“嗯！”曹仁师转身往回走去，一阵风来，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也将慌乱的心境掩盖了过去。李多祚说得很有道理，他侧过脸打量着这位靺鞨族将军，中原的风已经改变了他草原的肤色，只有那双眼睛还保留着民族的特征：“那依将军之见，这仗应该怎么打？”

一对哨兵巡逻过来，李多祚打住话头，看着队伍走远，这才说道：“眼下贼众势头正猛，全是因赵文翊的刚愎自用激起的，尤其是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都很能打仗，我军不宜正面接战，可在平州周围部署两道防线，拒敌于城外，以防龙城失守，另外我可派一万军马由几位将军率领，在营州、檀州之间寻找战机，小股歼敌，不可恋战，等待朝廷援军到来。”

“正合本将之意，如此甚好，就依将军。”曹仁师点了点头。

出乎曹仁师预料的是，第二天军前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位将军对战局部署提出异议。可在寻找战机的人选上，却有不少将军极尽推诿，找种种理由要留下来守城。

李多祚实在看不下去了，遂挺身而出，提出由他率领麾下人马出城扰敌。

整个六月，大周军队据守龙城，却始终没有见到叛军前来攻城。但曹仁师一刻也不敢松懈，每日都巡视城内和城外守军，提醒将士不可稍有松懈。果然，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李尽忠派遣别帅何阿小前来偷袭，被驻守在城外的张玄遇部击退，之后便再也没有遭遇大的袭扰。

与此同时，李多祚在潭州与营州之间广阔的草原上与叛军也有过几次交锋，都小有斩获。

七月，皇上的诏命就到了行辕，以梁王、春官尚书武三思为临榆关道安抚大使，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为副使，以备战役的扩大。

三天以后，有使者来报，说大使行营就设在距卢龙不足百里之地的守捉城，并要各路将军即刻到行营议事。曹仁师与李多祚、张玄遇商定，由麻仁节等将领坚守平州，他们三人与刺史一起前往谒见大使。

守捉城在临榆关南部平原，城池坚固，城楼高耸，大周旌旗迎风招展。自唐以来，它就是朝廷专为控辽西、固中原而构筑的要塞，平日里除了驻军和粮草库外，并没有百姓定居。由守捉城往北，是丘陵，再往北，就是地势险要、地形复杂的山地。那山地如一道屏障，拱卫着这座虽不大，却为兵家要地的城池。曹仁师一行从山口进入，还需走二十里地，翻过一座山才能看见艳阳下的城池。

在走出山口的那一刻，李多祚回望葫芦状的山道，惊魂未定地说："此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设行营于此，乃有高人谋也！"

战马一旦进入平原，便撒开四蹄，云舞尘飞，不一刻，就到了守捉城下。

武三思与姚□早在行辕等候多时，四位将军先后与安抚正副二使见过礼，即开始军前会议。先自然是平州刺史先禀报了前方战事，李多祚随后受曹仁师委托，大体禀报了朝廷大军到达平州后的战况，最后道："两月之久，两军胜负参半，我军虽未大胜，然李尽忠贼流南下之势锐减。吾等坚守以待王爷定局。"

曹仁师知道，武三思兼着春官尚书，掌控朝廷官员的升贬臧否，故而说话就十分谨慎："王爷驾到，定会运筹帷幄，末将随时听候调遣。"

武三思的两腮随即尴尬地颤动了一下，这微妙的表情只有姚□读得懂，从来没有经过战阵的武三思又能拿出什么御敌良策呢？

果然，武三思说道："本王之职在于防敌，至于如何拒敌，还得仰赖各位将军戮力同心，大捷之后，本王当奏明陛下，擢拔赏赐。"

后半句话倒是实在，他有这权力。姚□心里这样想，嘴里却道："诸位将军有何破敌高见，不妨畅所欲言。"

闻听此言，曹仁师首先建议道："据探哨禀报，平州城西百里有东西硖石谷，谷道狭窄，好进难出，故依末将之见，我军不妨以平州为战场，与敌展开决战，驱敌于硖石谷内，然后守住谷口两端，且不说斩杀敌首若探囊取物，即便围而不打，不出数日，敌粮草断绝，不战自溃，则我军胜券在握矣。"

“将军慎言！”曹仁师话音刚落，李多祚就反驳道，“东西硖石谷虽在平州境内，然素来为契丹与大周必争之地。契丹人对它分外熟悉，岂肯轻易进入。依末将之见，我军应北上在幽州与张九节大人合兵，寻找战机。”

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则跟着道：“李大人之言，未免舍近求远，末将不信，我二十八位府卫将军会抵不过李尽忠、孙万荣这群乌合之众，请王爷速做决断。”

伴着将军们的陈言，武三思的眼睛在曹仁师、李多祚和姚□的脸上来回扫过，心中却一点头绪也没有。他这些年的心思都花在了谋立皇太子、排斥异己上，完全就是空落了一个右卫将军的名，哪懂得什么排兵布阵。

“姚大人以为如何呢？”武三思最后把焦点转到了姚□身上。

姚□也十分不自在，文官出身的他，对于兵法，不能说一无所知，但多限于纸上走马，从未经历过阵前浴血。武三思把事情推给他，他也没有理由回避，只得硬着头皮说道：“下官以为，李将军之言不可不深思。他毕竟生于此地，山水皆在胸中。”

“启禀王爷，”这时，张玄遇说道，“据末将所知，此乃王爷首次主战，朝野瞩目，陛下盛望集于一身。王爷倘是犹豫彷徨，失去战机，则悔莫大矣，还请王爷三思。”

一石入水，波澜顿兴。武三思不会忘记临行前皇上忧郁而又凝重的目光，她对第一次出战的侄子道：“梁王任重，朕于神都静候佳音。”他不会忘记，上官婉儿深情而又眷恋的眼睛，在她的居室，上官婉儿勾着他的脖颈落下深吻，红红的唇印直到此刻仿佛还在散香：“朝野素来轻看武氏兄弟，三思，你该为陛下争光，为武氏争气才对。”两个女人，一样的情怀，倘是自己优柔寡断，有朝一日回京，将如何面对她们？

武三思收回思绪，俨然有了决策者的气度，他用力拍打着案几说道：“本王决计在平州与敌决战。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三位将军专注于驱敌，务必驱敌进西峡石谷。李多祚将军在平州城西与敌接战，旨在诱敌，不可贪功。其余将军围敌于平州城外，使之不能借海外逃。”

“遵命！”随着众位将军齐刷刷的回应，姚□明白，这一切已成定局，然而，作为副使，他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知侄莫如姑母，皇上要自己跟随武三思来前方，他自然明白皇上的担忧。但他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提醒各位将军：“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各位将军务必通晓敌情，方可做决断。”

武三思对即将开打的战局却很乐观，晚膳以后，他甚至还召来驻扎在守捉城的部将问此地可有歌舞竽笙享用。部将回应道：“边城烽烟连年，了无歌舞留滞。军中倒是有当地人的角抵，不知大人可有兴趣？”

武三思问：“好看么？”

“角手养体，王爷养眼。”

武三思一听，遂要部将去邀姚□同去。

姚□借口身累婉谢了，一人在行辕赏月散步。

淡淡的月光给守捉城的大小建筑和营房镀上了一层水银，皎洁而又温柔。不远处偶尔传来的低沉的角声，告诉他这是距神都很遥远的边城。风不凉，吹在身上很舒服；路不宽，然而蜿蜒向前，也有曲径通幽之趣味。两三名卫士在不远处跟着，任他一人漫步。而他又想起了在神都时，那场关于讨逆用人的争论。

那一天，武曌接到来自营州的边报，一下子就怒了，她一方面埋怨赵文翎违背“羁縻”之策，另一方面怒斥李尽忠、孙万荣不思朝廷恩惠，背信弃义，当殿怒道：“将李尽忠改名李尽灭，孙万荣改名孙万斩。”

满朝的大臣们又是一片附和之声，姚□却在暗自叹息女人还是太感情用事。好在朝议很快地转向挂帅讨逆的人选，姚□很自然地想到了王孝杰和娄师德。

“启奏陛下！”姚□撩起袍袖，出列奏道，“微臣以为，当此国有危难的用人之际，陛下须审慎选人。依臣之见，宜速召王孝杰、娄师德回朝，北上讨贼。”

检校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也曾在王孝杰麾下当职，深知他韬略在胸、指挥若定，因此也站出来举荐王孝杰担任北征主帅。

武承嗣却站出来反对道：“王孝杰、娄师德战吐蕃大败而回，刚刚受到朝廷责罚，复又召回，大周律令岂非儿戏？”

姚□力争道：“王爷所言甚是，然下官以为，个人荣辱进退事小，国家存亡事大。当今贼势迅猛，非王、娄二位莫能御。”

“大人之言，未免言过其实，王、娄既是帅才，何以大败而归，使大周蒙羞于吐蕃？”武三思当即列举曹仁师、张玄遇等数十位将军道，“我大周地广万里，猛将如云，非只王孝杰一人。大人左一个王孝杰，右一个娄师德，却无视府卫众将，如此偏袒罪臣，意欲何为？”

武曌一直在静听争论，而她的心亦随着词锋语箭上下翻卷。她不能不承认姚□所言皆是实情，她也没有忘记四镇大捷后，她曾给予了王孝杰“贞观中，西境在四镇，其后不善守，弃之吐蕃。今故土尽复，孝杰功也”的褒奖，然对她来说，边关的安定重要，皇上的尊严亦不可少。毕竟对王孝杰、娄师德的处置才刚刚过去三个月，故而武承嗣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何况，起用新人也是她常有的举止。

武曌决计终止这场无谓的争论，她从案后站起来，挥了挥宽大的衮服，丹墀内便很快安静下来了：“众位爱卿！边城告急，你等在此唇枪舌剑，于事无补，朕意已决，调集曹仁师等二十八位府卫将军即日北上讨贼，务求必胜。违令者斩无赦。”

皇上没有给姚□任何辩解的时间和机会，这使他有些闷闷不乐，他实在是为即将拉开的战局担忧。他发现夏官侍郎孙元亨没有走远，显然是在等他。当他们并肩而行的时候，孙元亨对皇上的决定大惑不解：“二十八位将军出征，焉能没有总管？群龙无首，岂能操胜券？”

其实，这一点，姚□在退朝时就想到了，只是他也不明白皇上的用意，遂对孙元亨道：“陛下之意，着实费解，大人在夏官署履职，有消息当告老夫知晓。”

姚□在文昌阁任职，居于文昌左相武承嗣之下，但一般性的公务却都是由他处置的。六月底的一天，他刚刚签发了皇上将长安李氏崇尊庙改为太庙、拒受大食国进献狮子的诏书，武成殿的太监武钦便来了，说是皇上有急事召见。

姚□急急地赶到武成殿，却见皇上一脸的愁容。

“都是朕虑事不足。”武曌没有等姚□行君臣之礼，就很坦荡地说道，“从平州传来消息，主将因无节制，遇事相互推诿，战事进展缓慢，以致贼众在攻取营州、檀州后，又向幽州进发。此朕之不德也。”

姚□的心中顿时生出微澜，避开皇上的话道：“陛下召臣来是……”

武曌示意姚□在自己对面坐下，道：“朕反复思虑，欲遣三思为临榆关道安抚使身份前往平州，防敌南侵，不知爱卿意下如何？”

姚□没有说话，只是很专注地听着，武曌接着道：“先皇（武士彠）曾是大唐名将，朕的几位兄长虽无大功，也还差强人意。只是承嗣、三思、攸暨、攸宜几位，未历战阵，却身居高位，朝野颇有微词，故而朕才考虑让他出征……”

姚□这才明白了，皇上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弃立武氏为太子的念想。可即便如此，也不能拿社稷做赌注啊。可他说出口的话就变委婉多了：“陛下将心迹坦言于微臣，臣不胜感激，梁王任左卫将军，现今又主事春官署，担此重任，未尝不可，只是……”

“朕知道，三思无排兵布阵经验，加之平日骄矜，故而，朕欲以爱卿为副使。一则，爱卿遇事沉静多思；二则爱卿中直敢言，朕放心。”

“陛下……臣乃文官出身，对于军务知之寥寥，臣以为，还是请王孝杰将军……”

可姚□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武曌打断了：“至于王将军，朕自认比爱卿知之更深，然而他毕竟临阵有失，朕作为一国之君，若朝令夕改，岂能让天下心服？朕又该如何面对那些战死疆场上的子弟？此事无须再议，今日爱卿回府上料理好家事，即刻随三思北上。”

一阵风吹来，打断了姚□的思绪。他对武三思的好大喜功分外担忧，倘是叛军在硖石谷设一支伏兵，引官军入谷，必致官军覆没。他不能看着将士们做无谓的牺牲。

抬头看看夜空，已是月上中天，他转身朝武三思的行营走去。

武三思刚刚看过了驻军表演的角抵，正在浴盆中沐浴。一名当地女子将一瓢瓢热水顺着他的脊梁缓缓浇下，顿时他的血脉活跃非常，女子纤细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肌肤时，他的心便如脱缰的野马，奔跑在欲望的原野。

他抚摸着女子被蒸汽洇成桃色的脸颊，目光中荡漾着贪婪的流波。那女子第一次为一个来自京都的王爷沐浴，难免有些紧张，呼吸也不均匀起来：“王爷……”

“嘿嘿……”武三思趁着热气的蒸腾，忽地站起来。那女子便益发地惊慌，想躲开，孰料武三思顺势一拉，女子便跌入浴盆，武三思三两下就把她身上的衣裳脱了个精光……

就在巅峰时刻，卫士突然在外禀报，说安抚副使姚□求见。

他贲张的血液迅速退潮，在心底大骂姚□坏了他的好事：“回告他，就说本王累了，有何事明日再说不迟。”

卫士嗫嚅着：“姚大人说，他有紧急军情要……”

“白日刚刚议完，现在有何军情？没听见本王的话么，不见！”

……

“哈哈！周朝竟遣了这样一个绣花枕头来，此天助我也。”李尽忠把一口酒灌进腹中，从银盘中撕一块鹿肉，大嚼大咽道。

“大汗圣明！”孙万荣举起酒杯，与在座的几位将军“当”地碰了一下，酒就下了肚。比起李尽忠，孙万荣显得更成熟持重一些。当他与李尽忠的目光碰在一起时，就把自己思忖许久的谋虑和盘托出了：“大汗在上，尽管武三思并非王孝杰，姚□也非娄师德，然官军将领二十八位，军旅二十余万，我军在数量上还是略逊一筹。因此依臣看来，此战只能智取而不能强攻。”

“哦？”李尽忠放下手中的银碗，侧过脸来说，“请兄长尽陈其详。”

“大汗可还记得，当初我军攻下营州后，曾俘获周军数百人，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臣可放他们出去，传言我军因粮草不济而不能自存，闻官军至，欲降朝廷，请求接应。敌闻之必趁势而来，我军于西硖石谷设伏，一举歼敌，定然大胜。”

李尽忠沉思须臾，道：“此确为一条妙计，只是不知哪位将军愿意前往诈降？”

别帅李楷固将啃光的鹿骨头扔到了穹庐一角，从地毡上站起来，打拱道：“末将愿往，末将定会把官军引入谷中。”

“别帅追随本汗多年，见事机敏，足智多谋，必能诱敌深入。来！换大碗！”李尽忠的眼睛顿时亮了，看李锴固连饮三大碗马奶酒，脸膛发红，就开心地大笑，“那个妖女不是要改本汗的名字为李尽灭么？依本汗看，该送给武三思一个‘武三灭’才对。”

话刚说完，穹庐内便传出一阵大笑，惊得草丛中的芦雁冲天而上，向南飞去。

但孙万荣在任何时候都是冷静的，待大家笑声散后，他又说道：“武氏动辄为人改名，此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我等亦无须介怀。当务之急，是要迅速实施诱敌之策，李别帅率领骆务整、何阿小两位将军在西硖石谷埋伏，可汗率大军在幽州、营州间与敌周旋，务必造成我军未进硖石谷的假象。”

“好！就依兄长。”

商议完毕，一干人出了穹庐，举目西望，橘红色的夕阳渐渐沉入青山背后，暮色拉开了它幽深的帷幕……

第二天，李楷固遣录事参军到营州地牢“慰劳”战俘。打开地牢，一股阴风夹带着霉味扑面而来，录事参军急忙掩了鼻翼。在看守军士的引导下，录事参军沿着长满绿苔的潮湿台阶下到地牢，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到数百双饥饿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心里不禁生怕，干咳了两声，才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本官奉李楷固将军之命，来放你等出去。”

狱卒便打开地牢，战俘们将信将疑地跟着军士上到地面，白花花的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录事参军要随身的军士将战俘分成几排，席地而坐。又对身后的军厨挥了挥手，只见几位军士抬着几只大木桶，里面盛满了刚煮开的糠粥，热气腾腾，惹得战俘们分外眼馋。

待将糠粥分发给每一位战俘后，录事参军道：“李将军有言，养你等则无食，杀了你等又不忍，故而决定卖个人情，放你等回去。”

坐在最前面的一位大汉，看样子是一位旅帅，三两口就将糠粥喝完，还用舌头将残渣舔得干干净净，放下碗时，眼睛就充满了狐疑：“真的会放

我等回去吗？”

“李将军言出即行，岂会诓骗你等？”录事参军说着，来到旅帅面前，“不瞒足下，李将军现今对反叛朝廷悔之深矣，欲重归大周，共享圣朝之光，由此已与李尽忠反目。请足下回到周军大营，将此情转告曹仁师将军，就说我军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矣。”

说着，录事参军又把一串钱放在旅帅手上：“路上做个盘缠，这里还有李将军一封信札，务请足下转交曹将军。”

见状，战俘们这才心安理得地散去。

两天以后，战俘便已到了曹仁师的军营，带头的旅帅详细地向他陈说了被释放的过程，还特别转交了李楷固的信札，曹仁师打开信札一看，果然满是归降之言——

李尽忠欺瞒众将，倏然反叛，天理不容。楷固自归顺大周以来，备受皇恩，泽被举族，岂能为人鹰犬，助纣为虐。闻朝廷大军至，乃若枯木逢春，引领南望。

为避与李贼同流合污，楷固乃将所部隐于西硖石谷口。一俟官军到来，即率本部人马出山迎接。切切此意，天日可见。

合上书札，曹仁师大喜过望，如果说前几日的议军上，他毫不犹豫地站在武三思一边，是因为他春官尚书的头衔，那眼前的这封书札，使他强烈地感到立功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立即传张玄遇、麻仁节、李多祚前来帐中议事。

曹仁师完完整整地将李楷固的信念给诸将听，他从他们脸上获得的是兴奋，是跃跃欲试的热情，是急于建功立业的躁动。可是，他却没有从李多祚那里看到任何回应。

“虽信札由我方俘虏带回，亦不能证明其真假，”李多祚道，“倘是敌于硖石谷暗设伏兵，我军即面临全军覆没之危险，末将请将军详察。再说白纸黑字，他就不怕我们将之转给李尽忠么？还是禀告安抚使大人定夺吧。”

李多祚的一番话噎得曹仁师说不出话来，只好遣军中校尉当日快马驰往守捉城请示。结果，武三思不顾姚□的劝解，竟然允准受降，还嘲笑姚□畏缩不前。

当晚酉时，校尉从守捉城行辕赶回，曹仁师再度部署受降事宜，自信道：“以我数倍于敌之兵力，还怕他反悔么？”他还提议由李多祚任前军先锋，可是被他婉言谢绝了。

“各位大人，非末将临阵拒命，盖因敌军狡诈，末将不得不防，末将愿率

领本部人马趁夜色潜入硖石谷口密林中，近可以随时接应我军，远可以钳制驰援之敌。”李多祚言罢，便起身告辞了。

卯时三刻，曹仁师、张玄遇和麻仁节诸部大军，踩着黎明的露水出发了，辰时一刻，西峡石谷便已经在望了。

三位将军驻马眺望，但见谷口草色蓊郁，林木密扎，而就在这密林里，藏着李多祚的军队。一想到这位出身靺鞨族的将领，麻仁节就忘不了他昨夜忧郁的眸子，加上一路进军过于顺利，让他对李楷固的意图也多了许多疑虑。他便勒住了马头，对身旁的张玄遇说道：“将军不觉得我军一路太顺利了么？”

张玄遇甩了甩马鞭道：“末将也觉得疑点重重，数万之众的李尽忠大军到哪里去了？”

闻言，曹仁师很自负地笑道：“二位将军何须多虑。本将听说李尽忠正在北边与驻守幽州的清边前道副总管张九节周旋，根本无暇顾及李楷固；二则，李将军欲降我军的密札岂能让李尽忠知晓？以本将之见，此正是李将军处事周密之处。”说罢，他打马朝前飞驰而去，掌旗官扛着写有“周”字和“曹”字的大旗紧跟其后。

接下来便是骑兵“嘚嘚嘚”地从步兵身旁驰过，惹起一阵骂声：“神气什么，惹恼了老子，砍你的马腿。”然而，落在他们头上的却是骑兵的马鞭。

张玄遇看见后，大声呵斥道：“大敌当前，为何起哄，是要本将斩了你等的首级么？”说罢，他自己也追着曹仁师去了。

大军刚刚进谷口时，道路还算宽敞，可越往里走越狭窄，深入一二里地后，竟只能容一队人马行走。曹仁师抬头看看，也只得见一线的天空，他的心渐渐地悬到了半空，便问紧随其后的张玄遇：“军中可有本地人？”

张玄遇忙吩咐校尉去找。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士卒，自称曾经在此地戍边，知道这西峡石谷又名黄麞谷，因谷内常有大量黄麞出没而得名：“此谷地势险要，外宽内窄，行走不便，深入其间，回旋很难。”

曹仁师听着，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难道真让李多祚言中了？可事到如今，退回已无可能，他只有让身边的校尉吩咐下去：“军队呈长蛇状推进，将士随时准备迎战！”

麻仁节的队伍走在最后，刚至谷口处，他便接到校尉传来的消息，霎时心里变得不安起来，埋怨曹仁师用兵不慎。然而，这般部署也是武三思的意思，他若中途退却，回到京都定也难逃牢狱之灾，便对身边的司马道：“传令下去，谨慎行进，提高警觉，以防敌军埋伏。”

队伍又向前推进了将近五里地，山间又起了大雾，乳白色的雾霭乘着山风，从这座山头飘向那座山头，缠绕在褐色的山石周围，以致一两丈之外的景物看上去都模模糊糊的。

曹仁师催动坐骑登上一高坡，环顾峡谷两岸，林深树密，却依然看不见李楷固的旗帜，心中益发地慌乱。

正在这时，却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吵嚷声，他便急忙命人前去探问。

校尉去了不一会儿，便带回几名老者，这几人见了曹仁师纳头便拜，声称是奉了李将军之命在此迎接官军。

曹仁师很疑惑，问道："那李将军现在何处？"

其中一位老者道："由此进深约五里地，有一开阔地带，半坡有一山洞，李将军的人马就在那里等候。"

曹仁师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对老者道："我等奉皇上之命，前来剿灭贼寇，你须从实禀报，若有半点诓骗，本将手中的利剑随时都可结果你等性命。"

老者忙不迭地说道："小人怎敢欺瞒大人，就是大人不杀小人，李将军也不会饶过小人的。"

"如此甚好，请老者前面带路。"

曹仁师打马冲下山坡，走在队伍前面。可当他们来到谷底道上时，却发现大批老牛瘦马占道，大军难以通行，老者上前驱赶良久，牛马仍怡然自得，毫无所动。

老者见状便站在道旁，朝山谷深处高声大喊："此乃谁家牛马，怎可阻挡官军前行？"那声音在山谷间荡起此起彼伏的回声，传到数里之外。

"唉！你对牛言语，与对石说话何异？"曹仁师长叹一声，吩咐步军缓行，自己却率骑兵向前赶去。

就在这时，两山的密林中传出一阵鼓噪，接着，仿佛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喊杀声迅速覆盖了整个山谷。

万千利箭随即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眼看着官军一片又一片倒在了谷底的小溪旁。曹仁师情知受骗，抬眼寻找老者，见他正欲逃走，便追上前去一剑刺穿了他。

本来就疲惫至极的官军此刻更加混乱不堪，想活命者，凭借自己的气力将同伍者推到前面作为挡箭牌；欲逃命者，踩着别人的身子向山崖后面躲去；年老迟缓者，则纷纷被踩死脚下……

不一会儿，鲜血染红了溪水，尸体挡住了水流，很快在曹仁师面前形成一处殷红的水洼。

曹仁师愤怒了，他挥动着宝剑，一连砍杀了数名临阵脱逃者，才使得队伍暂时稳定下来。

然而，待曹仁师命令撤退时，后面的路已被堵死，最要命的是叛军已从山林间涌出，“活捉曹仁师”的喊声潮水般向他涌来。他知道已无退路，只有拼死一搏了。他冲到一股叛军面前，手起刀落，几名叛军霎时倒地，可顷刻就又有一批叛军冲了上来，他只顾杀敌，却没想到这时从山崖背后飞来数根飞索，套住了他的脚踝、手腕和脖颈。

曹仁师手中的刀“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很快被拥上来的叛军捆绑结实，向峡谷深处的山洞押去。他回看身后接二连三倒在血泊中的属下，沮丧地低下了头……

再说张玄遇的军队当时也被李楷固的司马截断了，与曹仁师首尾不能相顾，如同一条蛇，被抖散了腰骨，只有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张玄遇很快就被叛军的飞索擒获了，在被押往李楷固行营的路上，他一直屈辱地低着头。

深入黄麞谷十里地处，便是李楷固的营寨。这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所在！山道拐弯处，矗立着一面山崖，崖面齐刷刷的，仿佛神工斧凿一般，中间一个供人出入的洞门，进了洞门，才是一片开阔地，溪水潺潺，碧草青青，林子间露出绣了契丹图腾的旗帜——那是一只狼，虽然因为相隔甚远，有些模糊，但他仍能感受到它的凶狠。

他惊叹契丹真不愧是狼的种族。相传上古时，契丹始祖诞生之际，险些成为虎口之食，孰料正在危急之际，一群狼骤然出现，护卫在始祖母亲周围，直到始祖诞生。从此，狼便成了契丹人的神灵。而他们的性格也由此嵌入了狼性，不但彪悍，也很狡黠。当他们孤立无援时，会俯首向强者称臣；而当他们强大时，就会叛离而去。可是只要不侵犯他们的领地，也能和睦相处。赵文翊正是不懂这一点，而成了大周的罪臣。

“如果没有赵文翊的刚愎自用，自己焉能为敌所虏？赵文翊真该死！”张玄遇暗地里骂道。正想时，一行人已经进了洞口，回看身后，巨大的洞门竟然闭上了。他不能不惊异于李楷固的狡诈，有谁能想到他会把行营设在这里呢？而此处距平州不过百里，刺史为何就没有发现这藏兵要地呢？

张玄遇被押进营帐时，才发现曹仁师和麻仁节也被捆来了，三人一照面，就从彼此的目光中读出了无言的愧疚。

此时，他们心里都想起了一个人——李多祚，他不是在谷口密林中埋伏么？

……

李多祚透过密林的缝隙，看着曹仁师等将的人马一路向黄麞谷内移动，渐渐离开了他的视线，不祥的预感也愈来愈甚。

在辽西长大的李多祚虽然没有到过黄麞谷，但兵法上“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的道理他是懂得的，士气正盛的李楷固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呢？他显然是看透了曹仁师的立功心切，故“利而诱之”，再利用官军地形不熟的弱点，“乱而取之”。

想到此处，李多祚唤来所部司马，要他带五百人马悄悄出林，顺着河谷，潜入谷口埋伏，随时接应官军。

然而，半个时辰过去了，一切都是平静的。

一个时辰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

这种诡谲的宁静让李多祚内心更是不安。他悄悄来到密林边缘，守候在一丛灌木背后，以便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来自谷内的消息。

八月正午的太阳让人燥热万分。李多祚发现握着剑柄的手早已出了汗，忽然，他的目光定格了，而且吃惊地张大了嘴。

司马竟带着一干人，顺着河谷朝密林这边跑来了！

出事了！

果然，带兵的司马一进密林，就扑倒在李多祚面前，放声大哭：“大人！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告诉李多祚，他们在深入谷中八里地时遭到了李楷固的伏击，大军被截为三节，死伤弟兄无数……唉！血流成河啊！

“那三位将军呢？”

“三位将军……三位将军被叛军飞索擒获，押到行营去了。”司马道。

李多祚呆了，他的忧心终于成了现实。

“一局失而全局失哦！武三思，我看你如何向陛下交代？”李多祚跌坐在草地上讷讷自语。

司马又道：“请将军下令，末将率领一队人马，进谷去救三位将军。”

“糊涂！”李多祚摇了摇头道，“敌有所备，贸然进谷，非但不能救三位将军，还必将全军覆没。”

“难道就此罢休了么？”

“非也！此次贼众反叛，咎在赵文翎，若非他杀了酋长，断不会酿成事变。据本将所知，李楷固一向忠于大周，只不过乃李尽忠属下，只有勉力随之。故而，三位将军性命当暂无大忧，本将担心的倒是守捉城那边……”一想到这层，李多祚眉宇间瞬间拧成了疙瘩，他“嗖”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对司马道，“快！传令下去，移师临榆关。”

“遵命！”司马转身而去。

李多祚又对录事参军道：“你速遣人驰往平州城和守捉城，将这里的战况通报诸位将领和安抚使大人，让他们在平州城布防，严防贼众南下。”

待队伍集结完毕，李多祚正要发令出发，却见谷口跑来一群兵卒，声称是从峡谷里逃出来的，要随李将军击敌。为首的一位队史手握一支箭，高声道：“不报血仇，形同此箭”，言罢，他便将箭镞一折为二。其他的伤兵也跟着发誓，要与贼众血战到底。

李多祚见此很感动，挥手让他们入列，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光：“出发！”

武曌睁开惺忪的眼睛，发现阳光透过窗棂在殿门口投下鲜亮的光晕，煞是耀眼：“现在是何时了？”

张尚宫站在帷帐外轻声回答：“启禀陛下！已是辰时二刻。”

“哦！今日不逢早朝，朕睡过了。”武曌微微笑了笑，伸开酸困的双臂，很舒服地眯着眼睛，懒懒地说，“扶朕起来。”

于是，随着张尚宫的传唤，几名宫娥小心翼翼地鱼贯而入，扶她起身来到梳妆台前。用了整整一个时辰，宫娥们终于让武曌神采奕奕了。

刚刚坐定，武钦就来禀奏，说上官婉儿求见，武曌一挥手，便宣她进来了。

上官婉儿今天身着一件粉色的祎衣，内配玫红束胸，两只高耸的乳峰伴随着莲步轻移，颤颤悠悠。武曌看着看着，就想起自己当初与高宗幽会时……武曌十分喜欢上官婉儿，她总能安分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从不管不该管的事情。

上官婉儿带给武曌一个新的消息，说吐蕃使节带了赞普钦陵的信札，请求和亲。

“如此甚好！”武曌道，“眼下我军正与叛军对战，无暇西顾，和亲不失为上策。”

“微臣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依爱卿看，该让谁去呢？”

上官婉儿眉头皱了一下道：“有一个人最为合适，他久与吐蕃交战，熟悉其风土人情。只是现在被贬了……”

“哦！你说的是娄师德。”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武曌犹豫了片刻道：“爱卿所言极是。朕以为，他虽新败，无统兵排阵之资，然充邦交使未尝不可。你替朕拟一道敕令，宣原州员外司马娄师德即日进京，担任出使吐蕃使节，商议和亲事宜。”

她又转脸对武钦说道：“传朕旨意，明日早朝，朕要在含元殿见吐蕃使节。”

武钦道一声“遵旨”，就出殿去了。

当殿内只留下两人时，上官婉儿的话语中就多了对前方战事的牵挂：“也不知讨伐李贼的战事如何了，至今竟仍无战报。”她话面上虽是担心讨逆平叛的战局，眼睛里却流溢着对武三思的惦念。

武曌对此事本也十分纳闷，正要问上官婉儿，不料她倒先提起来了，于是便道：“明日早朝，也许孙元亨就会有消息前来，朕一想起让三思前去督战，心里就很不安，他毕竟是第一次。”

两人正说着话，一位太监进来禀奏道：“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大人有紧急军情禀奏。”于是，两个女人的心瞬时都被这消息吊了起来。

孙元亨一听到皇上召见，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急忙连走带跑地进来了，待跪倒在武曌面前时，他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启奏陛下，前方传来战报，我军在平州城西之硖石谷遭到叛军伏击，两万人马葬身此地，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三位将军被俘。敌气焰嚣张，正欲北夺幽州，南下平州。”

武曌闻言，急得身子剧烈前倾，喘着粗气问道：“武三思现在何处？”

“梁王与安抚副使姚□驻军临榆关之守捉城，得李多祚将军护卫，敌未能靠近一步。临榆关北部之山峰，重峦叠嶂，十分险要，李将军于此布重兵，却敌于山外。”

上官婉儿的脸色这才平静下来。

武曌听说武三思安然无恙，也松了一口气，这才想起追究战败之责，遂颓然长叹道：“三思无能，误朕大计。”言罢，她双目紧闭，疲惫地向后靠去……

第五章

李尽忠再设伏局

娄师德舌战钦陵

八月十七日，踩着大周将士的尸体，李楷固、骆务整押解着曹仁师、张玄遇和麻仁节回到了营州大营。李尽忠和孙万荣已等候多时了。

李楷固与骆务整骑着高头战马，气宇轩昂地走在队伍前面，他们身后则是契丹猎猎林立的狼旗和李楷固、骆务整的军旗，接着是押解曹仁师三人的囚车。

走过吊桥，曹仁师艰难地抬头四顾，战后的营州满目疮痍，只有道路两旁整齐的士卒阵容让他感受到李尽忠治军的严谨。曹仁师此刻也怨不了别人，只怨自己求胜心切，以致酿成数万部属陈尸峡谷的惨剧。

作为前军总管，他清楚自己的分量，李尽忠当然不会放过他。然而，他自幼饱受父训，深知为仁由己，是求生以害仁，还是杀身以成仁，他必须做出选择。他已经错了一次，绝不能再错。与其苟且于契丹人膝下，毋宁慨然而死，也能稍减自己的愧疚。

下定决心后，曹仁师含笑面对高秋，视道旁的士卒如秋草。他的这种情态，深深地感染了临街观看的百姓，都对他投来钦敬的目光。

曹仁师情绪的变化都被李楷固收入眼底，可如此强大的阵容，对他来说却形同乌有，这让他有些懊丧。正所谓“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看来，征服曹仁师这样的将军，恐怕还是攻心要紧。

李、骆二人在大帐前下了马，不一会儿，帐内就传出李尽忠的声音：“将三位俘虏押进来。”

几位士卒打开囚车，曹仁师迈着艰难的步履出了囚笼，只因他昨日被飞索拉下马时，脚被荆棘扎伤了，至今仍然红肿，实在是剧痛难忍。一位士卒见状便要上来扶他，却被一把推开：“本将会走，何须叛军扶持。”

他回头打量了同为俘虏的张玄遇和麻仁节，却见他们灰溜溜地垂头低眉，心里便极不舒服：“二位这是怎么了？堂堂大周将领，焉能被叛贼小视？打起精神来。”

三人被推进大帐，曹仁师见正中虎皮椅上端坐着一位将军，断定就是李尽忠，遂转过脸站在了大帐中央。年轻的骆务整见状大声呵斥道：“如今已成败军之将，为何见了可汗和大帅不跪？”

他这话一出口，立即就有两名武士从后猛踢三人的膝盖，却被李尽忠拦

住，并下令为三位卸了镣铐。

“怎么样？”李尽忠围着三人转了一圈，“嘿嘿”地笑出了声，“首战即败，曹将军做何感想？”

曹仁师很不屑地看了李尽忠一眼，凛然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倒是将军，身为朝廷都督，恣意反叛，背信弃义，不得人心，迟早难逃弃市！将军若是能听我一言，早日迷途知返，我可在陛下面前陈奏缘由，兴许还能饶你等性命。”

孙万荣听罢，放声大笑道：“将军此言未免异想天开。武氏改唐为周，违天意，逆人心，天下人共诛之。将军不思择主之过，反为鹰犬，竟然还放言劝降，本帅只要一声令下，即让你身首异处，你可信乎？”

“信！”曹仁师说，“我今落入你手，绝无生还之念。士可杀而不可辱，要杀要剐任你处置，要我降你，乃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这一句话激怒了李尽忠，他从牙缝里挤出两声冷笑道：“你想激怒本汗让你速死，谈何容易，来人！”

早已等在帐外的刀斧手闻言立即冲了进来。李尽忠大声吼道：“将贼将曹仁师押往校场，用铁钩穿透锁骨，吊于高杆，用弯刀一片一片剐其肉！本汗不信，他的骨头能硬过刀俎！”

“逆贼！你等不得好死……”曹仁师被推推搡搡出帐时放声叫骂不休，直到脖颈被紧紧勒住，还从喉咙里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

李楷固跟随李尽忠多年，可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凶狠，再看看跪在地上的张玄遇和麻仁节，面如死灰、恐惧万分。他正要说话，却被李尽忠用眼色拦住，对卫士道：“押他们到校场，让他们瞧瞧寡人如何惩治朝廷爪牙。”又对孙万荣等属下道，“你等不妨去看看热闹，那惨叫声可是下酒的绝妙音乐。”

路上，孙万荣不解地问道：“如此贼将，一刀结果了性命，何其痛快！可汗如此，不知有何用意？”

李尽忠笑道：“兄长可知‘战者心战也’的道理？想营州校场，昔日乃周军演武场，今却被本汗做了处决俘虏的刑场，不唯能震慑张玄遇、麻仁节之流，倘是传到洛阳，那个妖媚还不气死？”

李楷固又问道：“那为何又要刀剐而死？”

李尽忠指了指身后，大家立即明白了，原来是为了从精神上打垮张玄遇和麻仁节。

只见校场上被吊起的曹仁师已被剥光了上衣，两只锋利的弯钩从锁骨穿

过，鲜血一滴一滴地顺着前胸落到地上。他已昏厥过几次了，都被冷水泼醒，虽然声音弱了许多，但叫骂之声一直不绝："逆贼！你倒行逆施，天诛之，地灭之，人噬之，不得好死。"

李尽忠向骆务整点头示意后，骆务整来到曹仁师面前问道："本将军只要你一句话，投不投降？"

"生死已置之度外，何劳你费心。"

骆务整向两位行刑兵挥了挥手，他们便一个向曹仁师的小腿剐去，一个向他的脚底割去，曹仁师一声惨叫便又昏了过去。行刑兵又一刀一刀地剐，每剐一次，都会让曹仁师浑身战栗。另外两个行刑兵抬着一桶凉水，朝他泼去，曹仁师一激灵，又醒过来，但已是体无全肤。

骆务整再问："投不投降？"

曹仁师拼尽力气，朝骆务整喷出一口血，骂道："逆贼！纵然千刀万剐，我也会忠于朝廷。"

骆务整大怒，对行刑兵声嘶力竭地喊道："剐！剐！将他的头剐掉，心掏出来煎了下酒。"

在行刑兵的刀锋一次次挥向曹仁师时，李尽忠捅了捅身边的孙万荣，又指了指囚笼里的张玄遇和麻仁节，只见两人筛糠般地颤抖，几于昏厥。

"哼！这叫作杀鸡儆猴，看看，他们害怕了吧！"

曹仁师此刻已断了气息，血染红了大片土地，散发出刺鼻的腥味。那刀剐在曹仁师身上，却疼在张玄遇身上，他两颊剧烈地抽搐着，说话的声音也很微弱："恳求大汗饶了末将，末将愿投降。"

麻仁节跟着张玄遇道："大汗要末将做什么，末将倘有违命，甘愿领罪。"

李尽忠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把曹仁师的尸体放下来，可怜曹仁师已没有一块好肉。随着锁骨的断裂，他扑通一声摔倒在血泊中，脸上的愤怒永远凝固在眉宇间，像一把剑直刺李尽忠的眼睛。

李尽忠的心暗暗颤抖着，一股风从脊梁掠过，冷飕飕地直向胸膛窜，他说不清曹仁师的死究竟带给了他什么。在松漠任都督多年，他杀人无数，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钢骨烈烈的将军！

其实，最震撼的还要数李楷固，曹仁师的死像一面镜子，映出他的卑微。要说朝廷这些年对契丹将领并不薄，只是因为赵文翊恃势傲物，才招致兵变。世事难料啊，说不定何时自己也会成为朝廷战俘，那时候，他将如何面对？

李尽忠深深地向曹仁师鞠了一躬，对骆务整道：“本汗平生最敬忠义节烈之士，曹仁师虽死，风骨犹存，以将军礼厚葬，勒碑颂祀。回府！”

接下来，就是审讯张玄遇和麻仁节了。李尽忠自信地断定，这二人的精神和意志已被刚才血淋淋的一幕彻底摧毁了。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回到大帐时，清扫战场的别帅何阿小却带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刚才在西硖石谷掩埋双方士卒身体时，捡到一方行军总管的印玺。”

“呈上来。”李尽忠接过何阿小手中的印玺，端详良久，又让孙万荣和李楷固看了。

李楷固将这方印玺在手掌心翻来覆去地品鉴了一番，末了很肯定地说道：“此乃前军总管印玺无异……”

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尽忠的大笑打断，三位将军把目光投了过来，不约而同地问道：“大汗为何发笑？”

李尽忠收敛了笑容道：“硖石谷之战乃天助我也!有了这方印鉴，还怕周朝军队不听调遣么？”

孙万荣立即伸出大拇指道：“大汗圣明！如此灭官军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矣！”

李尽忠让何阿小近前来附耳说了几句，何阿小道一声“遵命”，便转身出帐去了。

李楷固见此有些疑惑，便道：“大汗这葫芦里卖的何药？不妨明白示之。”

李尽忠含笑答道：“待会儿自见分晓。”

不一会儿，帐外传来通报之声：“张玄遇、麻仁节带到！”

李楷固抬头去看，张、麻二人已脱去了脏兮兮的战袍，换上干净清爽的契丹服装，一进帐就双双跪倒在李尽忠面前，连连求饶。

李尽忠上前扶起二人道：“二位将军受惊了，快快赐座。”

但张玄遇、麻仁节还是战战兢兢地不敢落座，直至李尽忠强按下去，两人才惶惶不安地坐了。

李尽忠回到座上，很大度地说道：“二位将军愿意归附，乃本汗之幸！武氏专权，百川沸腾，天怒人怨，必遭灭顶，两位将军弃暗投明，不失为明智之举。”

张玄遇、麻仁节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李尽忠又有意提示道："二位仔细想想，方才在大战中可有遗漏之物？"

两人都茫然地摇了摇头。

李尽忠从案头拿起一方红绸包裹的东西，神秘地笑了笑道："将军不妨打开看看。"

张玄遇一看红绸和那东西的形状，就知道是印玺，不禁暗暗埋怨曹仁师，为何不把印玺交与平州城中军正保管，带在身上干什么？他解开红绸，银印在眼前闪闪发光，映得他眼睛有些酸涩。他怎么会忘记出征那天，武承嗣代表皇上将前军总管的印玺交给曹仁师的那一幕呢？他又如何会忘记皇上"务求扫平叛贼"的叮咛呢？可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因此，当他把印玺还给李尽忠时，出口的话显得轻描淡写："哦！这是皇上……武氏颁给曹仁师的总管印玺，现在曹仁师已死，不过废物一件，大汗何须看重！"

"不！大有用场！"李尽忠看了看身边的几位将军，站起来在张玄遇与麻仁节身边转了两圈，若有所思道，"不是还有二十五位将军么？"

张玄遇、麻仁节茫然地看着李尽忠，他猛然回转身，冷冷地说道："倘若本汗没有记错，周军的后军总管乃燕匪石、宗怀昌两位将军。"

见张玄遇点了点头，李尽忠继续道："倘若两位将军能够修一文牒督促他们来攻，则于契丹功莫大焉！本汗不仅要重重赏赐，且要加官晋爵！倘有一日拿下神都，定以两位将军为国公！"

张玄遇这才明白……唉！投降，果真是一杯苦酒，无异于饮鸩止渴啊！至于麻仁节，从背弃朝廷的那一刻起，他就再无荣辱之分，盘桓在心间的唯有"苟活"二字，遂问道："不知大汗要末将写些什么？"

李尽忠毫不迟疑地说道："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

张玄遇不禁在心底倒吸一口冷气："这与自己亲手杀死同僚何异？"

正在他犹豫之际，麻仁节却已从何阿小手中接过笔道，"还是末将来写吧！"言罢，他展开绢帛，依照李尽忠的吩咐书文牒一封，又按朝廷程序封签，盖上总管印玺，交给了李尽忠。

李尽忠看了看，没有纰漏，才对何阿小道："送两位将军下面歇息，好生款待，有慢待者，军法从事。"

李楷固从内心感慨李尽忠精通韬略，善于用兵，忙打拱道："大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臣断定经过此役，周军不复再战矣！"

军前会议当下商定，由李尽忠、孙万荣率军在幽州峡谷设伏，李楷固进

军临榆关，直取守捉城。李楷固觉得，这简直就是上苍的恩赐，倘是武三思被俘，那“守捉城”就名副其实了。

且说后军总管燕匪石和副总管宗怀昌率领的十四位将军到达辽西后，眼见得营州被占，崇州失守，遂将拒敌重点放在了幽州外围。在和清边道副总管张九节商议后，决计张坚守幽州，燕、宗二人负责外围拒敌。因此，在李楷固、骆务整硖石谷伏击官军时，孙万荣率军攻打幽州却失利了。

气焰甚盛的孙万荣部在鏖战三日后，忽然撤退了，燕匪石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天，他在巡营归来时，远远瞧见一骑飞驰来到自己面前，那人翻身下马打拱道：“请问大人，燕总管现在何处？卑职从平州来，有紧急军情禀报。”

“本将军就是，你是……”

来人仔细看了看燕匪石道：“卑职乃曹仁师将军信使。”说着，他从行囊里拿出一封信札，燕匪石接过来见封口处果然盖着总管印鉴，便收起信札，问起曹仁师军近况。

来人道：“张将军率前军在硖石谷伏击贼军，大获全胜，期与将军会师于营州。”

“哦！”燕匪石沉吟一声，对录事参军吩咐道，“安排信使歇息，本将军很快就会有信让他带回。”

燕匪石到了军帐中才打开信札，只见几行冷冰冰的字映入眼帘——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他倒吸一口冷气，就勃然变色了：“岂有此理，同为三军总管，他凭什么用这种语气对本将军说话？难道就因为打了胜仗了么？若无我等在此牵制贼军，何来硖石谷之胜?”

宗怀昌毕竟年龄稍长一些，不像燕匪石那样冲动，他从案头拿起信札，反复看了几遍后说道：“印鉴虽系总管印玺，然这话的口气倒似出于梁王，他不是以安抚使身份节制诸军么？”

“哦！”燕匪石想了想，还真有些道理，便道，“那依将军之见，我等该如何应对？”

宗怀昌皱了皱眉头道：“如若真是梁王发话，你我都得谨慎应对才是。他现今得宠于陛下，我等若不遵命，则难逃获罪下场。故末将以为，应向张九节副总管申明梁王之命，要他百倍警觉，我军则移师营州。”

燕匪石又问行军路线，宗怀昌道：“从幽州到营州，走官道最近，却也最易遭敌伏击。末将之意，不如走幽州峡谷西道，其西边山势险峻，贼众绝不会想到我军会选择此路。”

“好！就依将军！”

当下他们便派了二人，一人进幽州城向张九节禀报新军情；一人知会各路将领，第二天亥时出发，在辰时二刻入峡谷。燕匪石又写了亲笔信，交与信使带走了。

当后军将领们闻知官军收复营州的“捷报”后，士气顿时高涨起来，行军的速度比往常快了许多，刚刚辰时一刻，前锋便已经进了峡谷。

启明星在东方眨着晶亮的眼睛，一弯残月还悬挂在西边山顶，间或还有鸟儿成群结队地向高空飞去，这情景引起了燕匪石的警觉，他问并辔而行的宗怀昌：“前面有惊鸟飞起，该不会有埋伏吧？”

宗怀昌的心也因此布满犹疑，但他随之释然，信当不会被贼军截获，退一步说，敌军纵然知道了，也不会如此神速。如此想着，他挥了挥手中的马鞭道：“也许是猛兽袭巢而惊鸟，将军不可过于谨慎。”但燕匪石还是要传令兵提醒诸将，随时做好大战准备。

队伍又前行了大约两个时辰，倒也平安无事，燕匪石的心这才落了地。

进入崎岖山道后，道路上满是碎石，踩上去脚底生疼，遇见小山岭会有矮小的隧洞，只是无法骑行。燕匪石曾到过雁门关，据说那里的隧洞是前人用大火将石头烧得滚烫，然后激以冷水，冷热交替，石质粉碎。眼前这短短的一段隧洞，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火烧水激，他由衷地感慨先贤的智慧。

正午时分，几万人马终于全部进入谷内，前后绵延数十里。八月的太阳加上翻山越岭，官兵们此刻已疲惫不堪。基于一路上平静无事，宗怀昌便提出让将士们就地暂作歇息，吃些糇粮。

“此时此刻此地歇息，本将军总觉不妥，还是等过了峡谷再宿营不迟。”燕匪石应道。

可宗怀昌坚持道：“将军不必过于谨慎，眼看峡谷已然走了一半路程，敌军若是伏击，早动刀枪了。”

“那好！传令下去，歇息片刻，吃罢糇粮，即刻开拔，此处绝不能久留。”

燕匪石的话音刚落，只听耳边“嗖”的一声，从暗处射来一支箭，不偏不倚，正中宗怀昌咽喉，他只说了“有埋伏”三个字，就直勾勾地瞪着眼倒地气绝了。

燕匪石大惊，忙手搭凉棚朝后看。天哪，刚才所过之处，火光熊熊，尘烟弥漫。队伍已完全被困在箭雨之下，成片成片地掉进溪水。事已至此，他已没有退路，也无暇顾及后面十数里外的军队了。他唯一的选择

就是朝前冲，尽快突围到峡谷的下一个出口。

燕匪石挥动宝剑，对身边的官兵大呼：“冲啊……冲出峡谷。”

不久，他就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此地据峡谷出口还有至少五里，叛军早已在那里张网以待。他只得在几位卫士的护卫下进了隧洞，凭借山石，躲避弓箭的袭击。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身边的卫士已全都阵亡了，只留下遍体鳞伤的他。

燕匪石此刻才明白那封信是个圈套，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怀有身孕的妻子，他的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就失去了父亲……

这时候，半山坡传来倒海翻江般的呼喊，说官军已败，要他识时务，明前程，投降便可以获得赏赐。

他明白，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这样可以保住性命，但溃塌的是气节，留下的是千古骂名；要么以身殉职，取义成仁，丢掉的是生命，留下的是名节。

燕匪石很自责，一切的过失皆在于自己。他只有以死明志，才足以告慰两万多将士。他走出隧洞，面对群山，高喊一声“陛下！臣有负圣望”，宝剑在脖颈间划开一道口子，随后跃入了白云缭绕的山崖。

李尽忠、孙万荣就在河对面的山谷间，燕匪石落入峡谷的身影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两人对视了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

然而李楷固的进军，却并不如预见的那样顺利，他在榆关北部的峡谷口遭到了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有序而顽强的抵抗。

他们一个是契丹族将领，一个是靺鞨族出身，都是喝辽西水长成的，这里的每一道山，每一座梁，都烙着他们情感的印记。战场相遇，可谓棋逢对手，不过，李多祚早到了一步，抢占了先机。

李多祚一到榆关，就骑马沿着山道巡视了一番，那葫芦状的峡谷走向，那翁郁葱茏的林茂山青，都让他由衷地感叹这是一处易守难攻的要冲，更是伏击歼敌的绝佳之处。而这里又是通往守捉城的唯一路径，因此只要守住榆关，叛军休想前进一步。

回到行营，李多祚立即召集几位司马、校尉帐下议军，命令两位司马率三千人马在丘陵地带设伏，自己则率领五千人马在山口截击叛军。

五天以后，他们便与李楷固的前锋别帅骆务整在关口遭遇。沉浸在新胜兴奋中的骆务整根本没有把小小的榆关放在眼里，可他先后发动两次攻击，都被击退了。骆务整这才有些焦虑了，第二天干脆自己亲率部下攻城。李多祚便派一位校尉接战，两人厮杀方十几个回合，校尉拨马便向关内败走，骆务整则得意扬扬地催马在后紧追。然而他坐骑的前蹄刚上

吊桥，城头上的守军便奋力拉起吊桥，骆务整连人带马瞬间翻倒，被早已埋伏在关门两旁密林中的官军当下拿住。

骆务整被押进李多祚帐中却并不下跪，倔强地站在大帐中央道：“本将军数闻李将军骁勇善战，精通兵法，可惜乃武氏爪牙尔！今日既是落在将军之手，并无生还之愿，只求将军来痛快点。”

李多祚并不生气，微笑着上前为骆务整解开绳索道：“本将不与你计较，准备放你回去。”

骆务整狐疑地看了看李多祚，没有说话，倒是李多祚很大度地说道：“本将言出即行，绝无设局诓骗之意，不过，想请将军带几句话给李楷固将军。”

李多祚吩咐属下给骆务整看座，又沏了上好的茶为他压惊，这才说道：“将军就在辽西，想来也熟知榆关地形，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何况本将早已料到将军要来袭击我军行营，因此已于数日前在此严阵以待，岂能轻易让你过关？请将军思虑，自我等归顺朝廷以来，屡受皇恩，以都督之职‘羁縻’自治，朝廷还多次为辽西百姓免除税赋。此次兵变，乃赵文翊一意孤行，背主妄为之举。还请将军转告李将军，倘能回归大周，本将将在陛下面前力奏，保诸位同享圣恩。何必大动兵戈，令百姓遭殃，生灵涂炭。”

这一番话，语重心长，入理入心，骆务整不知该怎样回答。李多祚见状又道：“本将并不要二位将军立马回答，何时想通，尽快告知本将就是。”

骆务整便起身告辞，李多祚亲自骑马送出二里地，才马上作别。

待李多祚回到行营，几位校尉围上来，纷纷道：“骆务整在硖石谷杀我数万将士，今日既被我擒获，就该用他祭奠亡灵，将军却怀柔绥靖，将之释放，此为何意？”

李多祚笑着说道：“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本将放走一个骆务整，等于退敌三万，本将相信，于今以后，叛军不再会顾榆关而蠢动了。”说完，他唤来录事参军道，“速将今日战况，快马上报守捉城梁王知晓。”

当晚，李多祚在行营设宴，招待将士，酒至半酣时他起身举杯道：“兵者，诡道也。尽管本将对骆务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两军交战，变数甚多，小胜不可大骄，我全军将士须得严守榆关！守住榆关，就是守住守捉城，守住守捉城，陛下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校尉、司马们齐声回应：“遵将军之命！”

娄师德接到朝廷诏命后，心中暗暗吃惊，他刚刚离开京都半年，边城竟

然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尽管三月间被贬原州时，他把一切看得很淡然，一笑而别。那是因为他相信，皇上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让他出山的，只是没料到会如此之快。

他以员外司马的身份恭敬地向原州刺史辞行。刺史为自己能够与一代名相相处数月而备感欣慰，当下就要设宴饯行，却被娄师德拦住道：“在下多蒙刺史关顾，在原州甚是愉快。在下应召回京，乃因朝廷事急，切不可劳动大人，更不必兴师动众。”刺史见他态度坚决，也不便勉强。

第二天卯时三刻，原州城还在梦乡之中，娄师德便悄悄离开了原州，一路东去，踏上了回京的征程。

战马疾驰，娄师德的心却比战马还要急，他通知沿途驿站，换马人不停，只在打尖时才歇息片刻。他已是六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如此颠簸，等回到京城，他整个人都散了架。夫人看他灰头土脸的样子，心酸得直流泪，他却笑着说：“老夫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请夫人速命膳厨上些茶饭，老夫饿坏了。”

孰料饭菜端上桌时，他却已躺靠着座椅上睡去了，阵阵鼾声在堂中回荡，夫人摆了摆手，吩咐丫鬟们下去，自己却静静地坐在一旁抹眼泪。

这一睡就是三个时辰，等到他从梦中醒来时，洛阳已是暮色沉沉了。夫人急忙将热好的饭菜再端上桌，在一旁看着娄师德狼吞虎咽，由衷道：“原州地僻天远，妾身担心老爷身子受不了，现在看来，人倒是没有瘦。”

这一句话说得娄师德哈哈大笑：“老夫这身板，喝口凉水都发胖，还能瘦得了？”

“老爷总是这样，没心没肺的样子。”

娄师德此时终于吃饱了，他放下碗筷，看着夫人说道：“倒是夫人这几个月，白发添了不少。”

两人正说着话，就听见门口有了人声，夫人闻声便说道：“云儿回来了。”

说着话，娄云进来了，见是父亲回来了，不禁喜出望外，忙来见礼。

娄云现在与狄光远同在太子宫中供职，他是仓曹参军，专管太子宫中器物采买，虽官阶比之狄光远低了两级，但两人相处甚笃。娄师德问到太子近况，娄云回道：“太子的生活一如往常，近来边患和邦交之事不断，朝廷根本顾不上太子。好在太子现在心静如水，以作画为乐，倒也相安无事。”

娄师德很欣慰，太子这些年学会了韬光养晦，明白了这是自保的唯一途

径。自李显远离京都，偏居房州后，他就是李唐宗室在神都唯一的血脉了。

“太子身系国脉，你等定要百般小心，不可疏忽。”娄师德嘱咐儿子道。

娄云接着又告诉他，朝廷与契丹的战事很不顺利，娄师德皱了一下眉头道：“此事与你无关，你只需履行好呵护太子之职即可。时间不早了，去看看你妻儿吧！”

娄云向父母施了礼，这才回自己住所去了。看着儿子的背影，娄师德自言自语道：“陛下性多疑，他若不谨言慎行，会殃及太子啊。”

第二天一大早，娄师德就来到瑶光殿觐见武曌。

娄师德的归来，给武曌抑郁的心境投进了一缕阳光。她吩咐宫娥给娄师德赐座后，第一句话就道：“素罗汉山之战，我军大败，朝野哗然，朕将爱卿贬谪原州，也是为了平息舆情，还需爱卿体谅朕的苦衷。”

娄师德依旧是一副乐天的模样，真诚地说道：“微臣身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本乃死罪，谢陛下宽恕之恩。”

武曌就喜欢娄师德的这一点，顾大局而略枝节。

两人遂将话题转到邦交和战事上来。听武曌介绍完与契丹两战皆败的消息，娄师德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道：“恕臣直言，梁王久在京城，论起筹建‘天枢’，功莫大焉。然其虽为将军，却从无战阵之实，运筹难免力不从心。”

武曌闻言就有些尴尬，道：“朕当初也是希望他能到前线历练历练，以当大任，孰料他让朕甚是失望。前日，他通过婉儿转来上书，极言榆关之危，竟然恳请朕宣他回京！”

其实在武三思任安抚使的消息传到原州时，娄师德就参透了武曌的心思，但此刻他并不去点破，而是问道：“前方可有战报？”

“三思上书不久，安抚副使姚□发来战报，说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在榆关痛击叛军之骆务整部，大获全胜，敌进攻之气焰得到遏制。”

“好！”娄师德击节赞道，“现正是宣梁王回京的好时机啊！”

武曌的双眼瞬间闪起了光彩，心想：是啊，此时调梁王回京，有榆关大胜为据，朝野当不会说三道四。这个娄师德，回来得真是时候！于是，她转身对武钦道：“你去向知制诰传朕的旨意，敕命武三思将军中诸事交与姚□，即刻回京。”

然而，榆关之役的胜利又岂能消除损兵近十万之众带给武曌的羞辱？她从案头的文书中摘出一件，交给娄师德道：“朕已命上官婉儿拟定了一道

制文，爱卿不妨看看，直陈所见。”

娄师德接过文书，但见上面赫然写着——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赏其直，发以击契丹……

娄师德收起制文，很吃惊地看着武曌道：“微臣不敢妄加揣测，敢问此议乃出于陛下之思，还是来自于臣下？”

“契丹背信弃义，杀我边吏，朕欲发国中之力而讨之，有何不可？”

娄师德提起袍裾，就跪倒在武曌面前，劝谏道：“陛下！万万不可！”他并不等武曌发问，就接着道，“陛下欲免天下罪人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此乃权宜之计，非天子之兵也，且陛下掌国政，四海晏然，刑狱久清，罪人极少；奴多怯弱，不惯远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诛，何劳免罪赎奴，损国大体？臣恐此策未能威示天下矣。”

武曌闻言就有些不高兴，道：“朕的二十八位骁将遇契丹而顷刻冰塌，乃大周奇耻大辱，不雪此恨，朕何以堪？”

娄师德见状便转换了语气道：“臣闻此前陛下已下制，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如若以同州刺史、建安王、右武威大将军武攸宜为清边道总管，以讨契丹，此安邦定国，平叛击贼之上策也。”

闻言，武曌的情绪这才有了转换，娄师德急忙接着道：“兵不在多而在精。滥竽充数，于国无利，请陛下明察！”

话说到此处，是非已十分明确，武曌便再没有坚持己见，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向了应对吐蕃上面，她告诉娄师德道：“吐蕃宰相钦陵遣使来和亲，朕一月前在含元殿召见他，使者竟然要以我大周归还龟兹等四镇为条件才答应和亲，真是岂有此理。”

“何止欺人太甚，简直就是趁火打劫。”娄师德满面义愤，“四镇乃大周国土，吐蕃屡次侵噬，赖陛下神威，长寿元年收复，天经地义。何来归还一说，此强盗之论也。”

“爱卿所言甚是。朕命司宾寺留住吐蕃使节，正是要宣爱卿回京，钦命为吐蕃使节，赴逻些面见钦陵，申明大义，勿使其徒生事端，扰朕平叛大计。”

“微臣定不负陛下圣望。”

“朕亦为爱卿安危计，欲遣一位左卫将军率骑兵同行，如何？”

“谢陛下隆恩，然臣为大周使节，道义在身，岂能为彼所胁迫。况率兵前往，亦非睦邻之姿。”娄师德说罢，便起身告辞道，“臣今日就去驿馆与

吐蕃使节商定行期。”

望着娄师德臃肿、宽厚而蹒跚的背影，武曌一时想起许多往事，情不自禁道：“板荡识诤臣啊！”

九月初，娄师德便率使团从洛阳出发，前往吐蕃。秋已渐渐地来了，洛阳道旁的槐树叶子已是金灿灿的一片。一路西行，田里的糜谷飘香，看来又是好收成啊。回眸洛阳城，娄师德忽地就生出一丝缱绻之情。

他本是郑州原武人，然而，一生中几次赴任或者担任钦差，都是向西北方向而去，这大概也是与西北的缘分吧！不擅作诗的他此刻竟也情之所至，于马上随口赋了一首《西行》：

持节负命去，秋色云悠悠。

秦山千浪起，黄水一怀收。

青春忆还在，华鬓愁上流。

啾啾斑马啸，皇命系节头。

判官李牧也曾经跟随娄师德巡视河源、鄯州，深知他生来就是乐天性格。然而，今天这五律却是如此沉重，令他一时很是感慨。

是的！娄师德情知此行不同于往常，不仅因为大周军队当下连遭惨败，更因自己刚经历了素罗汉山一役的惨败。此刻虽刚刚离开神都，他就能想象得出钦陵那盛气凌人的模样。

发生在万岁通天元年的素罗汉山大战，是大周在长寿元年收复四镇五年后主动发起的一场战争。当时武承嗣等人提出将之作为彰显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神威的战役来打，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依据是钦陵与新赞普之间有矛盾，大周可趁乱得利。正在兴头上的陛下并不怎么了解吐蕃军的战力，当即任命王孝杰为行军总管、娄师德为副总管，出兵征讨罚论（宰相）钦陵军，而拒绝听取谏言。

那是一场多么惨烈的战事啊！虽已屡次与大周军队对阵，而且胜多败少的吐蕃军对十万官军的滚滚而来也很震惊。开始几战，大周军都略占优势，当年大胜而收复四镇的王孝杰因此而生了轻敌之念，谁知老谋深算的钦陵很快就看出了这一点，随即以“诱敌”之策应对大周军的进攻，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吐蕃军败退今素罗汉山口，貌似坚持顽强抵抗，可开打没两个时辰，就丢下数十具尸体向深山逃去。那一刻，娄师德警觉了，他快马赶到正欲挥师进山的王孝杰身边道：“穷寇莫追，我军还是鸣金收兵，明日再图歼敌之机。”

王孝杰很不屑地看一眼娄师德道：“进退如何，本将自知，钦陵军仓皇逃窜，此时不击，更待何时？”

娄师德却并不计较王孝杰的轻慢，继续劝道：“常言道，兵不厌诈，焉知不是诱我之策？”

王孝杰道：“有如此用将士生命诱敌的么？将军没有看到吐蕃将士尸横遍野么？本将亦知兵无常势，倘敌真败，而我失去歼敌之机，陛下追究下来，将何以应对？”

娄师德见王孝杰执意要攻，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求自己带一支军伍跟随其后，一旦有变，也好呼应。

“好！就依大人。”

可才过了三个时辰，悲剧就发生了。将近八万大周军队被埋伏在素罗汉山的十万吐蕃大军团团围住。双方大战两天两夜，到第三天天明时，王孝杰的周围堆满了将士的尸骸，鲜血顺着河谷流到山口……

娄师德率领剩余的两万人马沿山行进十里，却终未见吐蕃军踪影，他担心在此遭遇伏击，急忙撤了出来。焉知钦陵的儿子早在归途中等着他，双方就在素罗汉山前展开厮杀，大周军在丢下近千尸体之后，终于突围到安西都护府辖内。

娄师德与王孝杰再一次见面就是在神都了。据王孝杰所言，他被吐蕃军俘获后，误被当作吐蕃人给释放了，他当时很惭愧自己没有听娄师德的劝告。

在朝堂上，面对同僚们的指责和抨击，娄师德并未推诿，而是与王孝杰一起承担责任，也一起受到了武曌的贬谪。

如今走在西行路上，他很怀念王孝杰。是的！他有时候很鲁莽，缺乏细密的思考，甚至很武断，但他有一颗忠于朝廷的心。

十月底，娄师德终于到了吐蕃国都逻些。举目北望，圣山白雪皑皑，雄踞在瓦蓝的天空下；沿着逻些河畔，是数里长的穹庐和寺庙建筑，甚是壮观。十月，逻些天气已转冷，逻些河也进入了一年的宁静期，清悠悠地从城下流过，诉说着这个国度的偏远与散淡。

吐蕃使节向娄师德介绍道：“此山名为喜马拉雅，梵语中乃‘雪域’之意。”

“为何贵国国都名为‘逻些’呢？”

吐蕃使节答道：“吐蕃语中，逻些意为‘佛地’或‘圣地’。”

二人聊着，便已到了城下。

钦陵作为“论”，在城外迎接娄师德。到吐蕃驿馆后，他以宰相身份宴请使团，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青稞酒和马奶酒，一色的银器，豪奢而又华美，席间，女奴们先后进来跳舞，劝酒。如不接受敬酒，则歌不止。

钦陵端起酒碗，不无挑衅地说道：“战场上胜负已见，酒场上总不至于如素罗汉山之战那样吧！”说着，几位窈窕舞女便袅袅婷婷地围着娄师德唱起劝酒歌来。

娄师德满脸涨得通红，怒视钦陵良久，却忽然转而笑道：“兵者，国之凶器也。两国交战，生灵涂炭，本使奉诏前来，非为挑衅，乃在睦邻。大人不必让舞女劝酒，本使当奉陪之。”

李牧知道娄师德年高，不胜酒力，便上前道：“如此好酒，就由在下代大人饮了吧！”没想到娄师德挥手将他拨开，仰起脖子，竟一口气连干了三碗，那气度让在座的各位惊呆了。

“看来！这位娄大人不比王尚书！须得小心应对。”钦陵对坐在一旁的副相小声道。

第二天的议婚在钦陵府上进行。他决计以战胜国的姿态迎接大周的使节，为归还四镇之事铺平道路。因此，从穹庐到街道的路口，全都铺上了猩红色的地毡，更站满了刀光闪闪的卫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

娄师德从踩上地毡的那一刻，就猜透了钦陵的心思，他挺直身板，气宇轩昂地从卫队前走过，似乎眼前林立的不是吐蕃军人，而是一群羊或者石头罢了。

双方坐定后，钦陵命女奴们献上奶茶，接着举起银碗，高声道：“此次娄使君莅临逻些，商谈和亲事宜，饮了这杯，我等就说正事吧！”

娄师德以礼相还道：“既是贵国提出和亲，有何请求，不妨直言。本使能断者当断，不能断者当奏明陛下。”

钦陵击掌道：“使君果然痛快。想来使君不难明白，我吐蕃在与大周大战而胜之际提出和亲，足见睦邻诚意。”

“大人此言差矣。”娄师德打断钦陵的话，慷慨道，“今日之会，既为和亲，当不该节外生枝，大人战事之言喋喋不休，本使实在看不出有何诚意。”

钦陵在吐蕃素以知书达理而著称，不料却败给了娄师德，一时被噎得回不上话来。

“本相昨日多饮了些酒，一时失言，还望使君见谅。本相之意……”钦陵特意打量了坐在对面的娄师德，看他形容淡定，才接着说道，“既是和

亲，贵国不妨也拿出些诚意，请从龟兹四镇撤去大兵……”

“大人又走题了。”娄师德根本没有打算给钦陵留有余地，站起身来到他面前，振振有词道，“大人邀大周使者前来，原为和亲，孰料大人闭口不谈婚礼，却又生出四镇撤兵之事，岂非南辕北辙？四镇十姓，与吐蕃本殊，今请撤军，岂非有兼并之志？”

“这……”钦陵见自己的心思被娄师德戳破，脸上不免尴尬，“使君误解了本相之意，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何须窥利于万里之外乎？”

“哈哈哈！大人果然精明。”娄师德一个转身，回到自己座上，饮下一碗奶茶，才侃侃而谈道，“安西四镇自隋朝起，就归于我朝辖内，已历数十载，其间虽被吐蕃屡次掠夺，然心向我朝之志未移，所谓人心向背，社稷之本，大人不可以不察。占得土地，未必占得人心，此理昭然，不待雄辩。”

接着，娄师德话锋一转道：“两国邦交，要在诚信。不以诚信交之，则不得也。孔夫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贵国若是欲我罢四镇之兵，那就请先还曾经归附我之吐谷浑。”

钦陵呆了，他完全没想到娄师德会剑走偏锋。吐谷浑紧靠吐蕃，乃吐蕃东邻，先是归顺唐朝，后复入吐蕃。娄师德此举，着实击中要害。

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娄师德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新赞普春秋日富，正当风华，完婚乃国之大事，亦大周之乐见之事。大皇帝尽心玉成佳缘，还望大人不要妄生枝节，促成两国万世睦邻，岂非青史留名之善举……”

“这个……哈哈哈……”娄师德听着这笑声，就知道钦陵承认自己失败了。

果然，钦陵朝着帐后高喊道：“呈聘礼上来……”

一队侍女便捧着礼盒鱼贯而入，乐队奏起了高亢而又华美的雪域雅曲……

第六章

偏师智借默啜部

临危受命狄仁杰

在娄师德赴逻些议婚的日子里，武三思奉诏从营州前线回来了。

如今他虽已坐在了上官婉儿面前，但回忆起李楷固攻打榆关的情景，他仍惊魂未定：“若非李多祚将军严防死守，本王差点就见不到姑娘了。”

上官婉儿的眼睛湿漉漉的，一副欲说还休的伤感。她细细地打量武三思，人黑了，脸瘦了一圈。多年厮守，她深知他的心神绝不是消耗在了运筹调度上，而是在担惊受怕中丢了魂。唉！他虽出身将门，祖辈功勋卓著，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他这一辈，就没有几个能上阵杀敌的。以陛下慧明，何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

这些心底的叹息和焦虑，伴随着前方战报一次又一次地折磨着上官婉儿，让她常常在睡梦中惊醒，独坐到天明。现在，他终于回来了，活生生地坐在她面前，她那往日萦萦于怀的思念都化作晶莹的泪花。

武三思伸出手为上官婉儿擦去泪水，温柔说道：“本王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么？”

“多亏了娄师德，若非他及时谏言，哪能如此快呢？每日战报上看到的，都是数日前的情况，我就是想听听战场上到底怎么样？为何我二十八位将军竟然不敌李尽忠和孙万荣，是我军衰微，还是贼众强势？”

上官婉儿这一提，武三思才下心头的惊悚又重新爬上眉头，他一把拥过上官婉儿，似乎生离死别就在眼前：“哎呀！姑娘是没有见过那阵势啊！一场硖石谷战役下来，我军损失三万余众，五位将军。从幽州峡谷逃出来的士卒说，漫山遍野的契丹兵一个个都杀红了眼。”

隔着朝服，上官婉儿都能感觉到武三思的战栗。过了许久，他才恢复到常态，看着眼前自己心爱的女人，他不禁赧颜：“让姑娘见笑了。”

“好在一切都已过去，你终于还是回来了，回来了就好。”上官婉儿轻轻地吻着武三思的额头，像是抚慰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她说不清自己这是怎么了，反正，她就是情愿为他牵挂，为他担忧。

然而，武三思并没有因上官婉儿的安抚而轻松。

上官婉儿告诉武三思，皇上不甘于接连失败，正在调集军队全力对敌，除了任命武攸宜为清边道总管，张九节继续任副总管外，已经急敕彭泽令狄仁杰回京，商议讨敌大计：“你今日来是要见陛下么？你要如实将战况禀奏天听，以便朝廷判断敌我情势，运筹破敌方略。”

“这……”

不等武三思说话，上官婉儿就捂住了他的嘴：“千万不可因为我军损失惨重而隐瞒真相，皇上是以榆关之役大胜为由调王爷回京的，至于硖石谷与幽州峡谷之失，责在张仁师、燕匪石。”

纤纤素指散发出淡淡的兰香，拨开了武三思的顾虑。这该是何等聪明的

女人！武三思伸出双臂，便要拥抱上官婉儿。上官婉儿读得出他的意思，笑着推开道：“时候不早了，王爷该去拜见陛下了。”

武三思讪讪地笑了笑，起身告辞。

转过一畦开得正盛的菊花，又绕过一座假山，便是瑶光殿后面的秋池了，眼前败落的残荷，又让武三思不禁想起了战场的惨景……一阵秋风掠过，吹落几片黄叶，牵引着他的目光转向了前方。咦！从司马道上过来的，不正是刚刚归来的狄仁杰么？

武三思紧走两步，热络地招呼道：“狄大人何时回京的，这是要去觐见陛下么？”

狄仁杰也打拱道：“彭泽令狄仁杰见过王爷。”

武三思忙摆了摆手：“陛下召大人回京，定有重任，岂可依旧以彭泽令自称呢？”

狄仁杰揶揄道：“进殿之前，不还是彭泽令么？”

武三思就不免尴尬，他听得出狄仁杰话里的意思，当初不就是在他和武承嗣的唆使下，来俊臣才将狄仁杰、裴行本、任知古、魏元忠等人投入推事院的吗？武三思干咳两声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陛下这不又把大人召回京了吗？”

狄仁杰笑道：“若非王爷到得平州，陛下也不会如此着急地催下官进京啊！”

两人心照不宣地哈哈大笑，狄仁杰说了一声“请”，将武三思让在了前面。

“国难思忠良哦！”狄仁杰望着走在前面的武三思的背影，满腹的感慨。

九月底，正是彭泽收获的季节，狄仁杰又带着县府衙役到城外五里地的仁义村，帮当地百姓收割稼禾。自狄仁杰到任后，每年这个时节，县府衙门的主簿、衙役乃至捕快们，都得跟着狄大人下田劳作。

今秋狄大人更是别出心裁，竟要狱吏王谦带牢狱里安分守己的刑徒也来帮忙。王谦就有些为难道：“在县城干些杂役尚可，将之放于田间，若是起了纷争，或者趁机逃走，卑职可担待不起。”

“唉！足下为何总是前惧狼后怕虎，不是还有老夫么？之前连续两年年节放他们回家，不都按时回来了么？子曰，泛爱众而亲仁。本官相信，只要我等发乎情，止乎礼义，人都是会向善的。”

见狄仁杰亲自下田，下属们自然也很踊跃。仁义村的里正见县令亲自帮乡亲们收割，自是十分感动。见日上三竿，天气渐渐转热，富户的女人

们煮了甘甜的酪醴为大家解渴。里正先给狄仁杰盛了一碗，道：“这酪醴是本地米所酿，醇厚甘甜，大人先饮一碗解解渴。”

狄仁杰心宽体胖，站起来接碗时不免气喘吁吁，叹一声“廉颇老矣”，接过碗尝了一口，果然甘美爽心，忙问：“刑徒们可有？”

里正回答说：“有！有！已经差人送去了。”

狄仁杰放下碗正要弯腰收割时，却听见从路边传来“狄大人……狄老爷”的呼唤，他回身一看，原来是县衙值守的户曹。

户曹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过来道：“大人，朝廷的使节来了，说是陛下要召大人回京呢。”

其实，自听到这个消息时起，狄仁杰的心就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前些日子，儿子狄光远来信说营州方向战事吃紧，他便没有一刻不牵系的。

彭泽县各乡的三老，各村的里正闻说狄大人要回京，纷纷赶到县衙，提出由各村出费用，设宴为大人饯行；有的村甚至还将新收的大米拉了好几包，说是要大人带给家人尝鲜。傍晚，王谦也来拜见狄仁杰，说犯人们想要当面给狄大人叩几个头，感谢他的恩德。

面对这些火辣辣的话语和目光，狄仁杰感慨颇深。在京城时，同僚们对来俊臣之流的严刑酷法总喜欢用“人在做，天在看”来自我宽慰，可天是什么呢？是“四时行焉，百物兴焉”么？天！就是百姓啊！你的每一个作为，他们都会铭记在心的。

“各位父老！”狄仁杰激动地说道，“怀英在彭泽四年，赖父老乡亲厚爱，县境移风易俗，民心和顺。怀英感戴万分。现正是收割季节，请大家暂且回去，怀英还有些公务要交代，临行时一定向众位辞行。”

第三天卯时一刻，天空星云密布，彭泽万籁俱寂，狄仁杰悄悄起身，将一封信留在了县衙的公案上，带着书童出了县府大门，向江边走去。他将在那里乘船逆流北上，以最快的速度回洛阳。

借着熹微的星光，书童最先发现了聚集在江边的人群：“大人！您看！”

“哎呀！”狄仁杰不由得惊叹一声，黑压压的送行百姓不知什么时候已守候在此。

“唉！民心如天！”狄仁杰再也忍不住了，任由两行热泪流下。

“民心如天，赵文翊不懂此理，故违逆民情；你武三思不明此理，故而畏敌如虎，临阵怯战。须知道义在我，蟊贼岂能得逞？”武曌严厉的斥责，狄仁杰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

“是怀英回京了么？宣他进来。”

“臣狄仁杰参见吾皇陛下，万岁万万岁。”

随着一声“平身”，狄仁杰与武曌的目光相遇了，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里读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武曌转脸对武三思道：“战况朕已大致了然，你且退下。”

“刚才朕的话怀英都听见了？”在所有的朝臣中，狄仁杰是当今皇上唯一直呼其“字”的。

见狄仁杰点了点头，武曌又道：“今番调爱卿回京，正是因为贼众势猛，战事吃紧。武三思从前方回来说，贼众在攻占营州、崇州后，近来又取了冀州，杀了冀州刺史陆宝积，河北震动，人心惶恐。朕欲任爱卿为魏州刺史，前去御敌，挽狂澜于既倒。”

狄仁杰不等武曌征求自己的意见，就起身道：“臣定不负圣命，与清边道总管武攸宜、副总管张九节、安抚副使姚□同心同德，克敌于河北。”

闻言，武曌心中十分感慨，这就是狄怀英，进而不惧湍流，退而毫无怨恨，此君子之德也。但这话只在她心底盘旋，她了解怀英的性格，他要的不是赞誉，而是她的信任。

“朕有一则来自突厥的上表，爱卿不妨一观。”武曌说着，从案头拿起文书，递给武钦。

从武钦手中接过上表，狄仁杰将其大体浏览了一遍，眉宇间就露出了微微的笑意。

表奏是东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写给武曌的，他在表奏中恳请皇上接纳他为义子，并希望能在大周朝廷中为自己的女儿择婿，还愿意率部为大周讨契丹，以换取河西降唐的突厥人。

放下表奏，狄仁杰就明白了武曌的意思，道：“陛下之意，是否要微臣去见默啜，说动他践诺助我大周平叛？”

武曌不禁笑出了声道：“就你最懂朕啊。朕就任你为宣慰使，前往东突厥宣大周册封诏书，命其即日出兵河北，合力击敌。朕还为爱卿物色了一位副使，摄司宾卿田归道。”

“微臣谨遵陛下旨意，不过……”

“爱卿有话不妨直说。”

狄仁杰道：“借师驱敌，古已有之。如信陵君之窃符救赵是也。然则，依臣观之，契丹、突厥皆夷族，不通礼义，常会出尔反尔。陛下亦须防之。”

武曌点头叹道：“爱卿之言亦朕之所虑也，可眼下借助突厥之师，乃因其

在辽东，随近逐便。爱卿到了黑沙城后，也要洞察毫末，见微知著才是。”

“请陛下放心，一旦有变，微臣定当表奏陛下。”

话虽这样说，但当狄仁杰出了瑶光殿，走在司马道上的时候，就忽然有了一种泰山压肩的重负感。究竟该先走哪一步棋才能扭转当下战场的被动局面，他必须精心筹划。

十月中，狄仁杰一路风尘来到阴山脚下。

在使团一行刚刚进入阴山峡谷时，狄仁杰便先遣一判官快马传信，因此，他们到达地处阴山北麓的黑沙城外五里地时，就感受到了迎接的浓烈气氛。旗帜招展的夹道从阴山下一直通到黑沙城外，而且每隔一会儿，就有一个扛着彩旗的骑士前来送上可汗的恭迎之语。

年轻的默啜可汗与他的弟弟默咄左厢察、兄长默矩右厢察（相当于匈奴的左右贤王）肃然端坐，台下是各个叶户统领的各“设”军队，每面旗帜上都根据本设军力绣着一匹奔跑的狼。

“禀奏大汗，大周使者据此已不足二里！”

“再迎！”默啜挥了挥手。

待骑士离开后，默咄左厢察不解地问道：“现大周军队在河北节节败退，大汗不助李尽忠部，却要认大周皇帝为母，究为何因？”

默啜诡谲地笑了笑道：“李尽忠虽我突厥部落，却独霸一方，掠我领地，杀我兄弟。本汗早欲灭之，奈何其先投靠大唐，继之背倚大周，本汗奈何不得。此次其却与大周翻脸，鹬蚌相争，正是我等借刀杀人之良机，何乐而不为？”

默矩摇了摇头道：“即便李尽忠被灭，大周也未必会将辽西、河北之李尽忠领地予我。”

“兄长此言，见识浅矣。此次兵乱，乃因赵文翊违逆‘羁縻’之策，我若助其灭掉李尽忠，周朝对此地鞭长莫及，定然继续‘羁縻’自治，那你说说，这土地该是谁的呢？此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经他如此一说，左右厢察豁然开朗，拊掌大笑道：“大汗高见。”

说话间，骑士又来禀奏，说大周使节到了。兄弟三人急忙刹住话头，走下阅兵台。他们远远地瞧见一队人马朝城门口走来，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气势不凡，想来就是大周使节。三人忙依照周朝礼节，上前行礼：“恭迎大周使节。”

狄仁杰还礼道：“本使奉诏前来，庆贺大汗被大周皇帝陛下纳为义子。”

默啜率领左右厢察拜倒在地，高呼“母皇陛下万岁万万岁”。

狄仁杰便捧起皇上的诏书，高声念道：

制曰：默啜可汗身处边隅，情驰魏阙，求为朕子，朕甚慰藉。着即册封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其下左右厢察、叶户、设等比此赏赐，各授官阶。并命率部进击李尽忠叛贼，不负圣命，钦此。

狄仁杰的余音未了，军阵里便已爆发此起彼伏的声浪：“皇上万岁！万万岁！”

在欢呼声中，狄仁杰受邀登上阅兵台，尽管在猎猎旌旗中，他时不时会看到“周”字旗在飘扬，而且在尺幅上也比部落旗大，然而他知道这只是矫饰罢了。

副使、摄司宾卿（代理司宾卿）田归道看了突厥部的阵容更不相信他们会为了大周而进击契丹，欲附耳问狄仁杰，却被他用眼色拦住。随后，默啜可汗来到狄仁杰面前，很客气道：“请使君进城。”

当晚，默啜可汗在王庭设宴款待大周使团。粗犷的草原鹰舞、婀娜的女子群舞，伴随着美酒，演绎出突厥人的彪悍和热情。尤其是默啜可汗精心安排的劝酒女子，个个都是豪饮者。

狄仁杰先给三位王爷敬了酒，接着说道：“客随主便，自古亦然，本使既是到了王爷本部，自当入乡随俗。不过，只是畅饮未免单调，大周有行令之趣，输者饮之，如何？”

默啜觉得很新奇，道：“敢问使君，如何行令？”

狄仁杰笑道：“副使田大人颇通此道，不妨介绍一二。”

田归道遂起身施礼：“由我使团出两名曹掾，殿下出两名女子。一人说一四字语，后者接上四字的首字该是前者的尾字，断接者饮之。”

双方商定，由左厢察默咄和狄仁杰监赛。

默啜当然不知道，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妙语瀚海，两名曹掾平日饮酒，就多以此决胜负，如今自然是应付裕如，连绵不绝。而那些妖冶多姿的突厥女子却处处被动，三轮下来，酒全让劝酒女子喝了。

狄仁杰见好就收，对默啜道：“饮酒原为庆贺，恰到好处甚佳。殿下还是说说何时出兵吧！”

默啜年轻，自继位后，从未到过神都，今日见神都来人有如此风度与才华，心里肃然起敬，当即吩咐道：“三日后从黑沙城出兵南下，解冀州之围。”

“好！痛快！本使在魏州静候佳音。”狄仁杰拉着田归道给默啜热情地敬酒。

回到驿馆，田归道迫不及待地问道：“大人真的相信突厥会出兵契丹么？”

狄仁杰神秘地捋了捋美髯道：“彼今归之，必有所图。他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土地而战，陛下早看清楚了这一点。眼下只是为了借力打力而已。契丹、突厥向来不睦，此番他们是想趁火打劫罢了。”

“如此说，陛下也不相信突厥会归顺我朝啊……”田归道感叹道。

“魏州刺史独孤思庄因畏敌怯战，已被朝廷免官并拘捕回京，本使明日就要奔赴魏州履职了。这里还请田大人费心运筹，一定要看着默啜出兵，再行回京复旨。”

田归道听闻狄仁杰要走了，不免心里没底道：“借军克敌，乃陛下决策，下官不敢懈怠。只是大人这一走，下官就是临时有事，也缺个商议之人。”

狄仁杰握着田归道的手，目光充满了期待：“道义在胸，大人放胆处置，本使回京后，定在陛下面前多加举荐。”

……

十天以后，狄仁杰赶到魏州治所贵乡城时，留守魏州的长史禀报了一个令他十分振奋的消息：“十月二十二日，李尽忠因戎马倥偬，劳累过度，吐血身亡了。主帅孙万荣代理可汗，继续统兵攻掠城池。突厥默啜可汗趁契丹举丧之际，奔袭松漠城，将李尽忠与孙万荣二人之妻掳掠而去，以致他一下子乱了阵脚。听说田归道大人星夜将之禀奏朝廷，陛下遂晋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哦！”狄仁杰闻言，觉得皇上对前方战事不甚了了，对突厥人的性格也知之甚少，因小胜而喜形于色，晋拜甚高，这可不是太宗、高宗遗风啊！他担心有一天会养痈为患。然而，木已成舟，他只能察微知著，先保境安民，直面契丹的进攻再说吧。

长史并没有察觉到狄仁杰微妙的心理变化，继续禀报道：“孙万荣在安葬李尽忠之后，立即发兵攻克冀州，现正向瀛洲方向而去，只要他们下了瀛洲，魏州就完全暴露在叛军面前了。”

闻言，狄仁杰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这才是他希望知道的消息，当务之急，是先加固魏州城防，研判破敌之策。

午后，狄仁杰传来长史，让他陪同自己到城中各处看看。

从州府出来向西而去，街道上全是人，因为战乱，大多数人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席棚里。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的人似乎很久都没洗过脸了，辨不清男女老少。

每隔一里地，就有官府的人或善心的富户在给难民施粥，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举着碗抢着。

狄仁杰心里很不是滋味，长史也是满脸的无奈。再往前走，就到了孔庙，庙门前也有一间粥棚，难民们正在抢粥喝，有两个年轻人为插队打了起来，一个举起手中的碗向另一位头上砸去，眼看着血就淌了下来。

长史忙上前大声喝道："都是魏州的父老乡亲，为了一碗粥而在先师庙前大打出手，这成何体统！"长史又唤来一位维持秩序的旅帅，要他多加注意。

离开粥棚，狄仁杰问道："贼众尚在冀州方向，焉何城中有如此多的难民？"

长史回应道："独孤刺史担心叛军猝至，故而将百姓尽驱城内。"

狄仁杰不由得在心里叹息，堂堂大周刺史畏敌如此，难怪叛军会势如破竹。

回到府中，狄仁杰便要长史召集各路司马、别驾商议魏州防务。他认真地分析了敌我的态势后道："孙万荣突遭突厥袭掠，一时回不过神来，无暇顾及魏州。此正是我军加强防务的大好时机。眼下我们要做好三件事：一、由长史大人出面遣散流入城中的难民，令其回到村庄，一如往常。再拨一队人马白日协助百姓耕作，夜晚布好岗哨，防敌来袭。叛军来攻，见我军民协力同心，必自退。二、城中将士与百姓一起，加固城池，多备滚木、礌石、麻油，置于城墙之上。第三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要清查混入城中的奸细，绝不能让贼人弄清虚实。"

一位司马道："其他都好说，就是这清查奸细最是难办。他们往往混迹于百姓之中，实在难辨。"

狄仁杰笑道："你可闻车辙马迹之说么？所谓飘风冻雨，聊窃比于先驱；车辙马迹，遂周行于天下。人世间没有不留痕迹的事。你附耳来……"

司马听着，频频点头道："末将明白了，这就去安排。"

众位将军散去后，狄仁杰留下长史道："大人还需做一件事情。老夫即刻修书两封，一封给清边道总管武攸宜将军，请他严阵以待，坚守渔阳，务必不让叛军南下。一封是给守捉城的安抚副使姚□大人的，请他命仍在辽西、河北的将军们利用默啜出兵的大好时机，频繁出击，寻找战机，如此，不消数月，则战场形势转矣。"

冬日的魏州，天黑得早，难民们被遣散回乡后，城中的大街小巷一下子清静了许多。酉时二刻时分，店铺已经纷纷关门，街上冷清清的，只有巡逻的士兵来回穿梭。

约莫亥时一刻时分，一个黑影顺着墙根向前溜去，逢见夜巡官兵，立即藏在阴影处，他来到城门口，与一位守门的士卒暗语几句，便又朝回走，就在这时，狄仁杰附耳密授机宜的司马率领官军冲了出来，将两人押解到州府。长史审问之后，这两人果然都是潜入城中的叛军细作。长史当下命令将两位奸细斩首，封锁城中所有消息，城内人一律不许外出，城外人则必须凭借州府发放的“门藉”入城。

孙万荣得知魏州刺史独孤思庄被治罪后，主职空缺，群龙无首，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便立即要何阿小南下攻取，以壮士气。

何阿小率领所部，来到据魏州城十里的之梁庄镇安营，即刻派探哨前去打探军情，设法与城中的细作接头。

可探马一去两日没有任何消息，他就有些不安起来。第三天午后，他的不安逐渐转为焦虑，连烹制的上好羊肉，他也没有胃口，而是心事重重地来到寨外，朝远处张望。

不一会儿，有两骑向营寨奔来，马蹄荡起的烟尘淹没了他们的身影。及至来到何阿小面前，才发现正是他派出去的探哨。谁知探哨一见是主将，心弦一松，翻身下马便不省人事了。

何阿小急忙命卫士将其抬入帐内，灌了水，探哨才慢慢苏醒过来。

问到魏州军情，探哨道：“卑职奉将军之命，意欲混进城中刺探军情，与我军细作接头。然大周军队管制甚严，凡入城者，须凭借门藉，上面盖有官府印信，卑职实难得逞。不过卑职在城外芦苇丛中隐身两夜，倒是看到了许多可疑之处。”

“哦？你快快讲来。”

探哨喘了几口气道：“此前孙大帅不是说魏州百姓被悉数驱入城中了么？可据卑职所见，魏州四围百姓安之如常，每日田间劳作，间有军人协助耕作；年轻人受训习武，全无大战降临的惊慌。”

何阿小惊异道：“你可知眼下魏州守将是何人么？”

“禀将军，卑职闻听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因为不敢与我军接战，已被治罪拘捕，现任刺史乃狄仁杰。”

“狄仁杰……此人听来好熟悉啊！”何阿小心想，这狄仁杰看来还真不好对付啊，便在帐中来回踱步，沉思不语。周围的部将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搅扰了他的思路。

眼看着太阳西斜，卫士便悄悄上前，小心翼翼地说道：“将军还是吃过饭再说吧。午间只吃了一点，您……”

可就在这时，何阿小发话了：“传令下去，今夜子时撤军，转战瀛洲。”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刚刚洗漱完毕，就见长史兴冲冲地来了，人还没进门，声音就先到了：“大人果然神机妙算！”

狄仁杰笑道：“有何消息，让足下如此欣悦？”

“大人！果然不出您所料，贼将何阿小于昨夜子时撤兵了。”

狄仁杰听后忽然觉得有些疲倦，闭上双眼，良久吐出一句话：“老夫又唱了一出空城计哦！”

“今番我军之空城计，与昔日孔明之空城计殊非一事。孔明空城乃真空也，我军之空城，实有备也。”

“嗯！有备才能无患。贼众虽撤，然未必不会卷土重来，我军须常备不懈。须知，我之安矣，瀛洲危矣。即刻命人打探消息，一旦瀛洲吃紧，须当立即驰援……”狄仁杰又叮嘱道。

长史告退后，狄仁杰便开始翻看案头的文书，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姚□的回信，说尽管突厥默啜部参战，但贼众的气焰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孙万荣的大军已经攻取冀州，冀州刺史陆贾积死于乱军之中。姚□还在信中沉痛地反思——

兵法云，“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夫汉武之卫青、霍去病者，斯将帅也；贞观之李靖、李□亦将帅也！然则，此役之我军，将不以民为保，帅不以尊君为德，进则畏敌怯战，退则避罪诿过，何以操胜券而卫社稷？冀州失陷，军民震恐。仆虽一介书生，然报国之志犹在，唯乞大人，进言陛下，早日召王孝杰将军归朝受命，力挽危局。否则，大周危矣！

字里行间，寂然凝虑，狄仁杰不禁感喟道：“贤哉姚公，在下与君声求气应，息息相通啊。”

但接下来的一封信却让狄仁杰的心境蒙上了一层阴影。信是武安王、清边道总管武攸宜发来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悲凉之气——

贼众气焰甚盛，我军难以克敌，黄麞谷一役，元气大伤；幽州谷遭伏，再添冰霜。本官虽有报国之志，然乏回天之力，当一城自保，等待朝廷援军……

“唉！这是一个亲王该说的话么？武士彠将军的遗风扫地啊！”

冬日午间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洒在狄仁杰的肩头，天空中一只孤独的大雁朝南飞去，狄仁杰的心也随着大雁回到了神都。一想到回京那天在瑶光殿前见到武三思的情景，他的心就愈发沉重，就在那次拜见皇上时，他还对武攸宜任清边道总管满怀信心……可现在看来，是他高看他武攸宜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当今朝廷，据此五德者，舍王孝杰其谁？”狄仁杰讷讷自语。

当王孝杰与娄师德三月在素罗汉山战败时，狄仁杰尚在彭泽的山水间，当他接到娄师德赴原州途中的来信时，十分吃惊。但他还是认为皇上对两位将领的处置有些过了，世间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常胜将军。尽管他知道自己也无法改变定局，但在他奉旨离京时，还是去看望了赋闲在家的王孝杰。当时他随府令来到后院时，王孝杰正与府役对剑，他时而拦腰横削，时而纵深腾跃，时而长剑反撩，时而猛虎穿心，身似星云，势若猛虎，看得狄仁杰眼花缭乱。

直至练罢，王孝杰转脸才发现站在一旁的狄仁杰，急忙把手中宝剑扔给府役，上前见礼道：“不知大人驾到，还请恕罪。”

狄仁杰笑着道：“看大人的剑法，就知道心没有冷。”

回到书房后，狄仁杰告诉王孝杰，河北战事吃紧，他奉诏即将奔赴魏州，特来看看他。王孝杰摩挲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马思边草，雕盼云雷，为将者之心，没有一时不系着边关，可……”

下面的话他没有说，狄仁杰也很无奈，只能安慰道：“陛下因战事失利，一时凤颜愠怒，过一段时间，定会召将军回朝的。”

王孝杰的眼睛就红了，道：“大人此去，任重泰山，唯愿能砥柱中流，力挽败局，建功边关。”

“论起治政，老夫尚能勉力为之，然若论统兵打仗，非将军莫属。一俟有机会，老夫定要向皇上谏言，重新起用将军。”狄仁杰还告诉王孝杰，“老夫此次北上，还有一重任，就是作为朝廷使者，接纳突厥可汗默啜为皇上义子，并说服他出兵共击契丹，将军如何看待这事？”

王孝杰将茶杯捧在手中，良久道：“突厥乃虎狼之师，引其入战，无异于饮鸩止渴，必有后患。”

“老夫也这么看，只是圣命难违啊。”……

想到此处，长史进来，小声对狄仁杰附耳道：“大人！大事不好了，李楷固、骆务整现已兵临瀛洲城下。瀛洲刺史急求武攸宜总管驰援，孰料他竟不敢出兵。”

“可恶！误国之徒。速遣张司马率军两千前往驰援，不得有误。”狄仁杰当即下令。

长史离开后，狄仁杰觉得是时候举荐王孝杰了。他疾步走向书案，铺开绢帛，奋笔写道：

大周宣慰使魏州刺史臣狄仁杰叩见吾皇陛下：

冀州陷落，瀛洲告急……

孙万荣攻取冀州后，不仅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还将那些妙龄女子分配给将士享用，之后让李尽忠的妹夫乙冤留守，自己则率李楷固、骆务整直奔瀛洲，在子牙河西岸安营扎寨，等待来自魏州的消息。

冬日的子牙河柳林一片枯槁，寥落的枝头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片枯叶孤零零地迎风瑟缩，结了冰的河面上笼罩着一层雾气，使得太阳也显得格外惨淡。孙万荣远远望去，瀛洲城仿佛浮在云霭上的一座仙城，琼楼半掩，欲露还藏，平添了几分神秘。只是他不知道，面对大兵压境，城中的瀛洲刺史许闻还有没有赏这雅境的兴致。

至少，孙万荣现在没有这样的心境。自举事以来，大军披靡，铁蹄所向，狼烟遍地。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可恶的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竟会袭击他的后院——松漠，还将李尽忠和自己的妻子押解到了黑沙城。

消息是由从松漠逃出来的乙冤带来的。那天晨曦初露，乙冤率领余部进了营州城，一见面就扑倒在孙万荣的面前，放声大哭：“大帅！完了，松漠完了！”

孙万荣让卫士递给乙冤一皮囊水，问道：“你如何是这副模样，快说，松漠怎么样了？”

“阿史那默啜派军夜袭了松漠都督府。”乙冤喝了口水，定了定神接着道，“进攻松漠的是突厥左厢察默咄，我军只防着大周军队，却不承想他们会在梦中自天而降。敌军打进都督府时，姐姐仓皇起身，只带小外甥出了门，却不承想被突厥士卒缚了，押往了默咄大营。默咄看阿姐年轻美貌，竟然要纳为偏室，阿姐死不从命，挣脱士卒，触拴马桩而死，小外甥则被默咄部下摔死了。”

孙万荣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揪住乙冤的衣领，撕心裂肺地吼道：“贼军入侵时，你在何处？为何不救夫人母子。乙冤，你罪该万死！”

乙冤满眼恐惧，语不成句道：“为弟……为弟发现阿姐被劫，忙率军去救，无奈寡不敌众，近身不得，后来闻说姐姐已死，便于夜色中拼杀突围，奔往瀛洲了。”

“默咄！我要食你骨，啖你肉，血洗黑沙城！”孙万荣将乙冤推倒在地，

对着外面大吼，“来人，传令，打回松漠去！”

但他举在空中的手，却被另一只胳膊架住了，他回头一看，正是别帅李楷固。

李楷固按下孙万荣的胳膊劝道：“大帅少安毋躁，松漠被袭，末将亦义愤填膺，可当下之急，是剿灭大周二十万大军。”

“难道就这样完了么？”

“当然不能。突厥为何忽然夜袭松漠，其缘由尚不得知。末将担心大周暗遣使者厚贿默啜，许以松漠之地‘羁縻’自治。否则，默啜岂能贸然出兵相扰？”

“这个本帅倒是没有想到。”

“请大帅权衡，倘是我军再回松漠，必被大周军抄了后路，危亡之机临矣。眼下，我军当全力攻取大周州县，一旦将其逐出辽西、河北，默啜自然慑于我军威势，拜于膝下。”

孙万荣当下接受了李楷固的劝诫，随后一举攻下冀州，挥师瀛洲，使北边的幽州孤悬一隅。

接连的大胜冲淡了孙万荣因夫人之死而生出的沉郁和愤慨，对大军纵横辽西、河北充满了自信。可至于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却没有了主意。他与李尽忠起事的直接原因就是不满于赵文翊的借大恃强，根本没有想过要去问鼎洛阳。现在，李尽忠已死，他虽然统领叛军，却至今也没有接过“可汗”的称谓，仍以“大帅”号令上下。

此刻，当他漫步在子牙河岸时，他的心里很乱，攻下瀛洲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

太阳升起来了，晨雾渐渐散去，尽管他穿着皮袍，寒意依旧侵袭到他的脊梁，冰凉冰凉的，他转身对卫士道：“回大营，传两位别帅议事。”

大帐里，木炭燃起的火很温暖，孙万荣哈了一口气，鼻子上、眉毛上便是水珠，看着对面的李楷固与骆务整，他说道：“冀州得手，瀛洲在握，不久魏州也将成我囊中之物，今天召两位将军来，就是想听听大家日后的打算。”

李楷固端起银碗，喝了一口马奶酒，觉得浑身都是清爽的，开口问道：“难道大帅依旧以攻城略地为旨么？”

孙万荣听出李楷固话里有话，便道：“将军有何打算，不妨直说。”

李楷固道：“兵法云，‘王者之道，厚爱其民也，令民与上同意，与众相得。’自夺取冀州后，末将一直想，默啜出兵，必是受了大周恩惠。然我军重于战而轻于人心，居无定所，久而久之，人心必散。我军何不谋一号令天下之策，如此则师出有名，得道多助矣。”

骆务整看一眼李楷固道：“你无须转弯子了，该怎么做就直说吧!”

李楷固握了握拳道：“虽然武氏称帝，然当今天下，大周臣僚中不少人仍然以李唐为正统，假若我军提出‘归我庐陵王’之号，岂非直击武氏软肋？”

闻言，孙万荣的目光凝定了：“怎么说？”

“末将知道，可汗李姓，乃太宗先帝所赐，倘我军以‘归我庐陵王’为号，天下李姓必群起而应之，如此，我军何必只盘桓于辽西、河北，洛阳亦可以去得。”

李楷固一番话，让孙万荣与骆务整豁然开朗，由衷感佩他的胸怀大略。武氏不是指斥契丹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么？如此一来，我等反倒成为匡复正义之师了。

骆务整顺着李楷固的思路说道：“我军自举事以来，屡经战阵，将士疲劳，倘能一次说服瀛洲刺史许闻倒戈，岂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么？”

孙万荣大喜过望，当即命军中曹掾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许闻。随即又命随军文士将“归我庐陵王”书成告示，在瀛洲城外广为张贴。如此没几天，从瀛洲到营州，从魏州到平州，“归我庐陵王”的口号就传遍了。

这天，孙万荣正在帐中询问各地对号令的反应时，攻打魏州的何阿小归来了。他禀奏了魏州战场军情，不无惭愧地自责自己无能，慑于魏州军民严阵以待，未敢贸然进兵，遂全师带回，请求责罚。

孙万荣问道：“魏州刺史独孤思庄不是畏兵怯战么，何以会无功而回？”

何阿小答道：“大帅有所不知，独孤思庄已被大周治罪，现任刺史乃狄仁杰。”

“狄仁杰！”孙万荣念出了声，“此人曾拜周朝宰相，足智多谋，善于用兵，也难怪。”所以孙万荣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以“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而止”之论而释然。何阿小很惊诧，几日不见，大帅如何变得斯文了。

孙万荣将军前会议的商定向何阿小叙说了一遍，并命他带上书信，第二日就进城游说瀛洲刺史许闻。

“归我庐陵王”的告示很快就被周军细作送到镇守临榆关的李多祚那里，

他一见自然不敢耽误，立即亲自送往安抚副使姚□处。

姚□反复斟酌告示的文字，就很惊异叛军中竟有如此高人，将一场叛乱与李唐宗室联系起来。倘若此号令传遍州县，必然会使这些年韬光养晦的李氏遗脉异想天开，蠢蠢欲动，到时候，免不了又是一场血雨腥风！

姚□收起告示后问道："依将军看来，叛军中何人有此高议邃论？"

李多祚不假思索道："此人非李楷固莫属。上次临榆关之战，末将曾要骆务整带话给他，要他审时度势，良禽择木。"

姚□就感慨如此多谋善断的将领，竟然不能为朝廷所用，而他更为担忧的是，瀛洲之战，刺史许闻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他倘遣人以此说服，许闻临阵倒戈，亦未可知。再由李楷固想到武攸宜兄弟，姚□更是百感交集，这武氏兄弟，一个任安抚使，却不思退敌之策，热衷于拈花惹草；一个则空有将军称谓，闻见敌人鼙鼓就心惊胆战……

想想当下的局面，姚□的脑际便不断出现瀛洲城破，贼众屠杀百姓，血流成河、尸骨遍地的画面。身为朝廷安抚大臣，他深感责任重大，便一步上前对李多祚道："事急矣！请将军留两千人马坚守临榆关，你亲率大军奔赴瀛洲驰援。务必使许闻坚守拒敌，不可弃城投降。"

李多祚双手抱拳道："请大人放心，末将即刻发兵瀛洲，绝不让贼众近城池一步。"

其实前不久，在狄仁杰上书举荐王孝杰出山之际，姚□也向朝廷写了同样内容的奏章，想来也该到神都了吧！

郭纬一大早匆匆赶来庄静殿，才发现已经迟到了，李旦早已就着灯火伏案作画了。画面上，霰雪飞舞，寒意潇潇，几棵枯树，寂然而立，枝头一只鹊鸟，瑟瑟其身。

李旦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一眼，问道："今日焉何到迟了？"

郭纬眨了眨眼睛道："老奴在路上遇见武公公了。"

李旦"哦"了一声，继续埋头作画，郭纬忙近前一步道："殿下可知道，朝廷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都与本宫没有关系。这画已经画了几天，今天无论如何是要收尾的。"李旦依旧在纸上走笔。

郭纬见状不免很着急，道："这回可真与殿下关系大着呢。"

李旦总算是停住了笔："何事能与本宫有关系？皇上凤体康健，朝政百事顺畅，边关晏然无事，这些都有皇上呢，本宫就一心作画吧！"说着，他在笔洗里涮了下笔，搅起几许涟漪，但顷刻间又平静下来。

郭纬憋得难受，脱口而出道：“辽西契丹李尽忠反了，朝廷派大军讨逆，战事不顺。”

李旦仍无回应，这事他是第一次听说，但他相信母皇的威势，贼众断不会长久，而且越是在这个时候，自己就越是要缄口谨慎，免得给儿子们招来杀身之祸。

“贼众为了笼络人心，以‘归我庐陵王’号令天下李氏宗室响应，说是要匡复大唐。”郭纬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只有他和李旦能听见。

这一回李旦眼睛睁大了，目光也专注了：“这些贼人，这是要陷皇兄于不忠不孝啊！”

“谁说不是呢？”郭纬尖着嗓子道，“再说殿下乃钦定国嗣，贼众抬出庐陵王，意欲何为？不是要挤对殿下么？”

闻言，李旦就笑了：“众皇兄为太子时，尚能监国，而本宫完全是一个人偶，当不当又有何要紧呢？倘若皇上真的愿意迎庐陵王归京，本宫倒想将太子之位让与皇兄。”

“殿下万万不可！殿下难道准备永远做这孤立枝头的鹊鸟么？眼下，正是殿下说话的时机，依老奴之意，殿下可上书皇上，声讨贼众，阻止庐陵王归京。”

“糊涂！”李旦一甩袍袖道，“你以为贼众真要拥戴庐陵王么？这是蛊惑人心，以母皇的性格，非但不能接受，甚至会置皇兄于死地。”

郭纬很吃惊，原来李旦并非置身风雨之外，他对朝事洞若观火、察微见著啊！沉默了一小会儿，李旦吩咐道：“你速去告知狄光远与娄云，要他们二人派心腹之人出京，奔赴巴陵王隆范、彭城王隆业、临淄王隆基处，要他们千万按捺住，不可受贼众的蛊惑。”

郭纬愣住了，半天没有反应。

李旦急了，大喊一声：“去呀！”

第七章

张氏兄弟入禁中

尚书英魂断悬崖

神宫元年（公元697年）二月，出使吐蕃的娄师德从逻些回到了神都。

他带回了一个让武曌欣慰的消息，钦陵收回了索要安西四镇的条件，两

国达成和亲之议，永结友好睦邻，不再起战事。

“爱卿不虚此行，朕心甚慰。”武曌放下娄师德的奏章，脸上多日来第一次有了笑意，“田舍翁三寸巧舌，独战钦陵幕僚，也是大周奇事一桩！这一趟逻些之行，爱卿是益发发福了呀！”

娄师德憨憨一笑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奈何？”

武曌道：“爱卿说说，那盛气凌人的钦陵怎的就放弃了四镇呢？”

娄师德自信地回道：“道义在我，人心在我，赖陛下神威，钦陵其奈我何？只要吐蕃不生事端，我朝尽可专心平叛讨逆。于此而言，皇上运筹帷幄，千里却敌，真圣皇矣。”

一句话说得武曌笑出了声，道：“爱卿这张嘴，真乃舌灿莲花，慢说钦陵，死人都能说活了。”

武曌又转身对伺候在一旁的武钦道：“传朕旨意，任娄师德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娄师德至此方才明白，皇上外放他果然是为平息舆情。

待娄师德谢完恩，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当前战事上来。武曌毫不隐瞒对武三思、武攸宜几位侄子的愤懑，感叹先尊英雄一世，后人却一个个都是粪土之墙……

娄师德只是静静地听，他完全理解皇上对前方战事的焦虑，便趁机道：“国家有事，他王孝杰怎么可以赋闲在家呢？”

武曌就暗地笑娄师德，便也回他一个调侃：“爱卿如此聪颖，焉何未老迟暮？王将军已在路上了。”

“啊！”娄师德满心感佩，忙道，“陛下圣明，起用良将，必可扭转局势。”

“你等啊！一个姚□上书，接着狄怀英也上奏，都举荐王孝杰，朕要再不召回，岂非太无器量？”武曌接着说道，“明日朕就召几位宰相进宫，选一家大人或者王公的女儿，朕要封她为怡和公主，赴匈奴和亲。”

“陛下圣明！”娄师德言罢，起身便欲告辞。

武曌却摆了摆手，示意他在对面坐下，从案头拿起一道奏章问道：“徐有功此人爱卿还记得吧？”

“哦！记得，他不是审过德妃娘娘的母亲庞氏‘厌胜’案么？”娄师德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徐有功闯进武成殿的直言敢谏，倏忽之间，他已被流表四年了，皇上怎么忽然想起了他？娄师德很审慎地看了一眼武曌，没

有说话。

“有人写了一份奏章，谏言朕重新起用他，爱卿怎样看？”

娄师德将武钦递来的奏章浏览了一遍，就大体摸清了皇上的思路，便顺势道：“徐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臣以为陛下召他回京，此圣明之举也。”

“哦！你也这样看。”武曌的兴趣便被娄师德调动起来了，“那依爱卿看，徐有功于今谁与为比？”

闻言，娄师德眉眼中溢着笑回道：“四海至广，人物至多，臣不敢妄言，然若问臣所见闻，唯徐公一人耳！”

武曌的身子向前移了移：“徐有功与汉张释之相比如何？”

娄师德就笑出了声道：“陛下博古通今，然臣以为，释之不过逢文帝时天下晏然，故所行者甚易；徐公逢革命之秋，属唯新之运。李唐遗老，包藏祸心，使人主有疑，如周兴、来俊臣，乃尧年之饕餮、穷奇、梼杌、浑沌四凶也，而徐公守死善道，忠贞不改，所行者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故而，陛下召回徐公正当其时。”

“难得爱卿如此敢言直谏，朕知道了。”

就这样，徐有功被擢升为左台殿中侍御史。

武曌又问：“姚元崇这个人你熟悉么？前些日子，狄怀英从魏州上书，举荐其人。”

娄师德便很感慨狄仁杰的惜才爱才，于是回道：“元崇承继乃父遗风，精文习武，正当盛年，乃可造之才。”

“爱卿所见与朕甚同。朕见他所报战报，剖析如流，拟擢升其为夏官侍郎，爱卿以为可否？”

“陛下圣明！”

娄师德觉得这趟宫进得很值。走出瑶光殿，他忽然想到了曾与自己一道共事的李昭德，有机会也该在皇上面前提提他了……如此想着，他便已到了司马道口，正要上车，见前面銮驾、仪仗已塞了道路，禁卫们挥动马鞭驱赶着行人，有些行动迟缓的甚至被抽出了血印。娄师德不禁皱了皱眉头问道：“这是哪家公主，如此排场？”

“是太平公主的銮驾。”驭手应道。

娄师德这才注意到，走在仪仗前面的两位骑马男子，一位是楚王武攸暨，另一位生得玉树临风、面如敷粉，似乎有些面生。

扑面不寒二月风。太平公主坐在车辇内，缓缓地掀开帘子朝外看，粉色的纬帘经过春阳的照射将她的两颊染成了胭脂色，那着意修饰过的眉毛也就益发地立体起来。

不管边关的战事再紧，太平公主依然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近来，她的心思都用在为母皇寻找新的侍寝上。薛怀义不明不白地死了，沈南璆便成了唯一夜夜厮守在母皇身边的男人，其实他也是太平公主引荐给皇上的。要从母皇那边说，倒是对这沈南璆很满意。可公主却渐渐地觉得他不入眼了。这沈南璆太书生气，他虽然人在皇宫内，心却还是惦念着太医署，惦记着那些把脉开药的琐碎日子。有几次，他竟然暗地里对公主表示过想回到太医署，这岂非不识时务？她太平公主是何等人物，没有她，他沈南璆怎么可能进入皇上的视线？可几年过去了，他居然一点回应都没有，甚至连登门拜谢都没有，这岂非忘恩负义？

其实太平公主当初在太医署第一眼看到沈南璆时，就对他很倾心了。有几次，她趁着武攸暨外出的机会，请沈南璆前来对饮，甚至还为了他着意沐浴、更衣、秋波频频，可他始终没有回应，难道他只愿守着一个七旬老妪么？

这所有的怨恨逐渐在太平公主心里积为一种厌恶。若不是母皇处处护着他，他早已成了她的刀下之鬼。

“哼！本宫就来个以桃代李，让你死不了，却也活不好。”太平公主在心底暗地打定了主意。

二月二惊蛰那天，她与武攸暨到郊外的神都苑游玩。

神都苑坐落在毂水西岸，与东岸的上阳宫隔河相望。当初高宗皇帝为了排解武曌的梦魇，移驾洛阳，特命户部郎中韦泰真为大匠，在前隋苑囿基础上修建了神都苑，以供皇后游玩。如今，经过数十年经营，它已经成为一座分为几个不同游览区、方圆数里的皇家园林了。

北方的春天本还含着料峭的寒意，可神都苑内却已郁郁葱葱，一片苍翠。尤其是栽植在曲径周围的翠竹，在春阳的照耀下，那绿就显得分外有层次，外面是嫩绿，越往里走，就越是绿得深沉，绿得凝重。穿过翠竹，远远地便望见一大片梅树，枝头花朵开得正盛，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层层叠叠，煞是好看。人花相映，太平公主顿时心花怒放，心也香了，人也香了，两腮绯红，不断地向武攸暨身边靠。

然而，武攸暨却毫无反应，一双眼睛只痴痴地盯着梅林边走过来的一群女子，全然不知公主早已在旁边杏眼怒目了。

太平公主毕竟是皇家贵胄，大庭广众的不便发作，只是把一口牙咬得“咯咯”响，向宫娥们喝了一声“开道”，便径自来到一泓碧水前。池边的垂柳还没有发芽，枯黄柔软的枝条在风中抖动着软软的身子，微风拂过水面，荡起阵阵涟漪。就在这时，太平公主的目光凝滞了，情不自禁

地“啊”了一声，进而捂住了樱口。

原来码头上坐着一位垂钓的男子，只见他着一身浅绿色圆领翻袍窄袖棉衫，没有合上颈下胸上的一段衣襟，而让其自然松开垂下，形成一个翻领的样子，头戴一顶黑色幞头，两边各有一硬角，从鬓角处露出乌黑的头发，于是那皮肤就被衬得格外白皙，显然，他很懂得时尚，绝不像沈南璆那般古板。太平公主自小生在宫中，也见过不少俊美的男子，却还没有见过如此皓雪凝脂、丰肌秀骨的。太平公主心想不知哪家父母生得如此的玉面男儿？在她印象中，大概已故的表兄贺兰敏之在他面前，也要稍逊一筹吧！

此男子身旁放着一个鱼篓，鱼竿没入水里，他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忽然，水面上起了些许的微澜，接着那浮标就忽悠悠地下垂了几次，那人迅速地拉起鱼竿，果然是一条足有半斤的红鲤鱼，摇摇摆摆地溅了一池的水花。他将鱼儿放进鱼篓，姿势真是潇洒极了。

做完这些，当他抬头的那一刻，就与太平公主痴痴的目光相遇了。

太平公主急忙收回目光，对身边的宫娥低声道：“你去传他过来。”

宫娥道一声“遵命”，刚要离去，却又被公主叫住嘱咐道：“你举止须得有礼，千万不可惊吓了他。”

宫娥去了不一会儿，那男子就过来了，向太平公主施了一礼道：“下官见过公主。”

太平显得有几分矜持，道：“敢问大人在何处高就？”

男子答道：“下官乃春官郎中张昌宗，今日闲来无事，故而来此垂钓，不想惊动了公主，还请恕罪。”

太平公主忙道：“无妨！大人真可谓年轻有为。倘是有空，不如就在前面的亭子间小坐如何？本宫命宫娥们备了些酒菜，咱们可边浅酌边叙话。”

张昌宗求之不得，忙拱手道：“恭敬不如从命。”

两人正说着话，武攸暨恰好走过来了，所谓相形见绌，武攸暨也被张昌宗的风流倜傥所震撼，在太平公主面前越发没有自信了。如是平常在府中，他这半晌不见人，早已遭到呵斥，然而如今当着外人的面，太平公主还是顾及了他的面子，遂引见了他二人。随后，三人来到亭子间，太平公主举起酒杯道：“今日得遇张大人，也算是一件快事，本宫先饮为敬了。”张昌宗急忙陪饮，之后又回敬公主夫妇。

酒过三巡，太平公主道：“看大人如此仙姿秀骨，不知可懂音律否？”

“不瞒公主，下官自幼随父亲学过琵琶，只是今日走得匆忙，未带……”

“这不需大人费心。”说完，太平公主转脸对武攸暨道，“烦劳王爷去这神都苑乐坊借琵琶一件，以尽大人雅兴。”

武攸暨怎么会看不出她眼中的春波潋滟？可即使对太平公主的支使有一百个不愿意，他却也不敢不照做，只好悻悻而去。

这空当，太平公主没有说话，就那么痴痴地看着面前的男人。张昌宗偶尔回看一眼，公主那热辣辣的眼神就让他有种被烁熔的感觉，他忽地感到浑身燥热，很不自在。待他的目光转向梅林时，就为那一树寒香而动心，于是他急忙离席，折了一枝红梅回来，对太平公主道：“初次见面，未有礼赠，权以梅花为礼吧！”言罢，他竟轻轻地把那梅花插在了公主鬓边。

这些举动，让太平公主心中自是十分熨帖。

正此时，武攸暨回来了。他不但借来了琵琶，而且带了几名美艳的乐伎来，太平公主见此就有些不高兴。倒是张昌宗很豁达道：“有乐伎合奏，自是别有一番情趣。”当下，他怀抱琵琶，随口就唱出一首《太平公主山亭侍宴》来：

淮南有小山，嬴女隐其间。

折桂芙蓉浦，吹箫明月湾。

扇掩将雏曲，钗承堕马鬟。

欢情本无限，莫掩洛城关。

一曲奏完，太平公主就两面潮红，眼见得醉入情海了。

张昌宗就这样走进了太平公主的眼界，也走进了她的府邸。武攸暨自然是心知肚明，却也只能装糊涂罢了。

一天，太平公主向张昌宗提出，有意将他引荐到皇上身边。他沉默了片刻，就答应了，他想，自己命运的转机到了。

太平公主的车辇停在了司马门前，下了车子，她对武攸暨道：“本宫要与张大人一起去见母皇，你就在此看护车辇人等吧。”言罢，太平公主彬彬有礼地对张昌宗道了一声“请”，便踏上了司马道。

武钦正在瑶光殿外守着，看见太平公主带着一个男人进来，急忙上前见礼。

太平公主问道：“母皇还在忙么？”

“启奏公主，陛下刚刚听完娄大人的陈奏，有些累，躺下了。”

“哦！那烦劳公公进去看看，母皇睡着否，就说本宫求见。”

武曌的确有些累，斜倚在榻上闭目假寐，睫毛还在悠悠地颤。她近来常常做梦，梦见前方不断吃败仗，就连沈南璆的推拿也无法让她安眠了。刚才武钦提出是不是传沈南璆来，她也拒绝了。

她怎么能睡得着呢？虽说李尽忠已死，可那个孙万荣的势力却越来越大。前方那么多将领，除了李多祚屡建战功外，其余人竟都不堪一击，她不得不重新召回王孝杰，王孝杰奉诏星夜赶往了前线。她现在担心的是，王孝杰因雪耻心切而冒进，因此临行前，她曾反复叮嘱，遇事要多与狄仁杰和姚□商议。

武钦再度进来时，脚步很轻，但还是被武曌听见了：“有事么？”

“启奏陛下！太平公主求见。”

武曌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宣她进来！”

太平公主按常理向母皇施礼、问候，武曌也没太注意，蓦地看见太平身边的美貌男子，她倒是吃了一惊，不由得问道：“他……”

太平公主连忙介绍道：“他就是儿臣前些日子向母皇奏过的张昌宗，现在春官署任郎中。”

张昌宗还是第一次面圣，不免战战兢兢：“微臣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抬起头来！”武曌说着，便仔细端详起来，这一看不要紧，那人仿佛是一束光照进了她的眼睛，她惊异于朝内真是藏宝隐珠，竟有如此美貌男子！

武曌记得在和高宗皇帝相爱时，曾读过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如今想来，这段话用来描述眼前这男子是最贴切不过了。

武曌所有的心绪变化，太平公主都捕捉到了，张昌宗集薛怀义的雄劲与沈南璆的文雅于一身，她相信他不久就会博得皇上的欢心的。

“启奏母皇！”太平公主近前一步道，“闻说母皇近来身心不宁，夜间少眠，儿臣特荐张大人为您分忧。”

“好！你等起来说话。”武曌挥了挥手，又问张昌宗，“朕近日气血不畅，健忘少眠，公主荐你来为朕分忧，你可有良方？”

张昌宗何等聪明，立即领会了皇上的意思，急忙答道：“微臣有一兄长名易之，现在司仆寺骅骝署任尚乘奉御。他不但精通音律，且能炼制丹

药，可延年益寿。如陛下有意，微臣改日带他来见。”

“尔兄比之爱卿如何？”

太平公主在一旁回道：“这兄弟俩可算是神都双璧，易之比之其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曌闻言大悦，拊掌道：“如此，你兄弟二人都来，朕定当病痛消除、神清气爽，只是你等出入宫中，须合情合理……朕就任你为云麾将军，行使左千牛中郎将职务。张易之为司卫少卿，赐住宅一处。”

张昌宗听后自是从心底感谢太平公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好这千载良机。

张昌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额头贴着地面道：“谢陛下隆恩！微臣日后就是陛下的坐骑，任陛下鞭策，虽九死而无悔。”

太平公主见火候已到，遂借故武攸暨还在府上等候，很适时得体地告退了。武曌也不挽留，看着她出了殿，随后，她又对武钦耳语几句，武钦便急忙追出门去，喊道：“公主留步，陛下口谕，陛下会命沈南璆回太医署，要公主不要为难他。”

“本宫明白！”太平公主回身去看时，粉色的幔帐已经拉上，张尚宫带着宫娥们纷纷退出瑶光殿，在阶下肃立……

有道是“人唯求旧，器唯求新”。武曌此刻却是人求新，身上的器也求新。张昌宗给她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他远比沈南璆会揣摩她的需要。武曌在精神恍惚中仿佛回到了与李治相拥的岁月，那时她总称他为“九郎”……如今，她便唤这张昌宗为“六郎”。

夏官尚书、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到达平州前几天，就已经知会魏州刺史狄仁杰、安抚副使姚□和前军总管张九节在平州城相聚，共商破敌大计。会议在王孝杰行辕举行。

与王孝杰同来的还有羽林将军苏宏晖，此人曾跟随薛怀义讨过突厥，结果还没等到两军接战，敌便自退了，薛怀义和他都受到了皇上赏赐。

旧友重逢，说起坎坷人生，不禁感慨万千。王孝杰很坦荡，为自己在素罗汉山的大败而羞愧，觉得皇上贬自己为庶人正当其罪。

“陛下在用人之际，召臣出山，臣不胜感激，必将戴罪建功，奋力杀敌。只是下官初到前阵，对敌情不甚了了，还请各位大人不吝赐教。”

张九节道：“敌欲进军檀州，已被属下击退。”

狄仁杰则道：“同仇敌忾，乃我边将之责，还是请平州刺史大人向总管介绍军情吧。”

平州刺史大致介绍了近来战况，着重言道突厥默啜部参战以后，对敌挫之较大，然孙万荣麾下的几名战将李楷固、骆务整、何阿小都颇有战力，故而眼下尚无败敌之势。

狄仁杰见他说完，便道：“眼下，田归道尚在黑沙城，默啜不放其回神都。下官所忧者，突厥人唯利是图，若是在孙万荣利诱下，临阵倒戈，则我军形势危矣。因此下官也已去信田副使，要他镇定应对，巧与敌周旋。”

“大人此言甚是。”姚□变换了一下姿势接着道，“下官已经接到朝廷诏命，不日即返京赴长安留守，故而临榆关镇守就仰赖李多祚将军了。”

“请大人放心，临榆关有末将坚守，绝不让他们前进一步。”

大家此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周官军急需打一场胜仗来鼓舞士气。苏宏晖是第一次与契丹作战，不免求胜心切，他端起案头的茶水，仰起脖子灌进腹中，手按剑柄道：“我军此次调集十七万众，又有王尚书坐镇统帅，何愁不能破敌？末将愿率三万人马为先锋，灭敌威风。”

他这话说得很豪爽，但李多祚却从中嗅出了一股轻敌的气味，因此苏宏晖话音刚落，他便接上话茬：“将军初到前阵，还是多听听狄公和姚大人之言，须知骄兵易败。”

闻言，苏宏晖很不以为然：“久闻将军骁勇善战，孰料说出这一番话来，未免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见状，狄仁杰正要说话，却见王孝杰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环顾了一周道：“下官倒觉得苏将军所言不无道理。若说骄兵，叛军正是骄横至极，彼连胜我军，气焰嚣张，必然料定我军不敢轻易进击，我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下官决计将李楷固、骆务整部驱赶进东硖石谷聚歼，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万万不可！”狄仁杰匆忙站起来，来到王孝杰面前，眉毛凝成一个疙瘩，“将军须知，我军黄麞谷之败正在于峡谷。倘敌于东石硖谷设伏，我军奈何？”

“那依大人之见呢？”

“下官之意，我军应以目前兵众之势，与渔阳之武攸宜部成掎角之势，将敌分割包围，在移动中歼敌。如此，则贼众首尾不能相顾，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必被我军分而食之，此操胜之大计也。”

此刻，姚□也在一旁劝说王孝杰须谨慎。

王孝杰很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道：“大人之计，乃分散军力，恐怕是未能歼敌而为敌所灭。下官既受皇命统帅三军，自然得负其责，若是此举导致

战败，下官自当回神都领罪。”

话说到这个份上，狄仁杰与姚□一时之间都无话可说。王孝杰回到案头，便命李多祚率军继续坚守临榆关，警惕贼众取道海上逃窜；魏州刺史狄仁杰率本部人马在魏州至瀛洲间布防；另遣人知会渔阳守军武攸宜以防叛军攻取幽州；张九节据守檀州；自己则亲率本部人马与苏宏晖一起在平州以西与敌决战。

王孝杰印堂发红，双手抱拳道：“诸位，下官以身许国，效命疆场，只有勇往直前，绝不退缩怯敌。请各位监督，下官若畏缩不前，全军共诛之。同理，诸位中有贻误战机者，莫怪军法无情。”

大家纷纷表示要戮力同心，共战强敌，当日便各自回营寨备战去了。

狄仁杰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当年狄仁杰尚在相位时，王孝杰还只是右鹰扬卫将军，收复四镇后，他官至夏官尚书、同平章事，而那时的狄仁杰却正被诬陷而身陷囹圄。但狄仁杰的政绩和声名，王孝杰是清楚的，因此，他向来十分尊重这位长自己十岁的同僚。

看到狄仁杰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便上前问候道：“孝杰知道此次能够重新出山，皆大人与姚大人力谏之果，孝杰不胜感激。今日天色不早了，大人就在下官营中且待一夜，下官略备水酒，以表谢忱。”

狄仁杰捋了捋美髯道：“老夫向来从简，酒水有无并不重要，老夫只是想知道，大人为何急于要与敌决战？”

王孝杰给狄仁杰的杯中续上茶水，才在他对面坐下来，目光中带着严肃和些许忧伤道：“大人也知道，素罗汉山一战，孝杰罪该万死。然此次陛下不仅任孝杰为清边道行军总管，且恢复了夏官尚书之职，陛下如此隆恩，孝杰唯有以死相报。”

狄仁杰很能理解王孝杰急于雪耻的心境，但这也是最可怕的，为将者感情用事，往往会蔽大局而拘于一隅。喝了一口热茶后，狄仁杰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道：“大人之心，老夫岂能不解？然则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说着，狄仁杰便来到地图前，指着营州、冀州失守后敌我双方的情势图接着道：“眼下我军众而敌寡，加之默啜部参战，故而我军从容而敌焦虑。我军只需将孙万荣部分割包围，断其粮草，不消半月，敌自乱矣。”

王孝杰诚恳地点头道：“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兵法又云：‘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我军远道而来，只宜速战。大人以为然否？”

见狄仁杰陷入了沉思，王孝杰便又接着说道：“孝杰一向敬重大人，为将

者最忌优柔寡断，因此请大人给孝杰一次雪耻的机会吧。”

两人正说着话，就见有一旅帅进来禀报，说探马已经探听清楚，近来孙万荣欲图幽州。在平州周围的，乃是骆务整所部，人马不足两万。

王孝杰闻言大喜，当下便立即传来行军参谋，要他将军情禀报苏将军，两天以后进击平州西之骆务整。

王孝杰因这及时的情报而心境十分明朗，当下要录事参军通知军厨备好酒菜，他要与狄仁杰畅饮。不料狄仁杰却死死拦住道：“现在还不是庆功时节，将军既是决计要战，老夫也不强拦。然为万全之计，老夫回到魏州后，将寻机出击李楷固、何阿小，以解幽州之急。”说罢，他便对着帐外喊了一声“牵马来”。

王孝杰看着狄仁杰打马而去的背影，高声道：“等到全歼叛军，孝杰定与大人一醉方休。”

他没有听到狄仁杰的回应，但他相信狄仁杰一定听到了，并且一样期待胜利的到来……

而事实上，在平州以西迂回的不只是孙万荣的别帅骆务整，还有何阿小。王孝杰要与叛军决战的消息很快通过平州城中的细作传到骆务整的帐中，他立即请来何阿小商议。

长寿元年王孝杰率领大军一举攻克安西四镇的往事，仍留在骆务整的记忆中，他的骁勇善战曾令西域诸国，包括最为强盛的吐蕃都闻风而怯。所以，骆务整从情报中感到了自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他跟对面的何阿小说道：“武氏此次调集十七万官军，由王孝杰节制，敌众我寡，如之奈何？”

何阿小却很从容地喝了一口奶茶，笑道：“末将潜入敌营的细作也传来消息，说王孝杰求胜心切，故而拒绝狄仁杰的劝告，定要与我军决战，足见其气躁。”接着，何阿小指指地图上的东石硖谷道，“就在此处设伏，必能胜敌。”

骆务整摇了摇头：“将军之言，未免轻敌。曹仁师等人已在西硖石谷吃过一次亏，他们不会再上钩的。”

“所谓兵不厌诈。王孝杰目前只知骆将军在平西，而不知末将也在此，因此末将可秘密潜往东硖石谷口密林中埋伏，将军则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与之接战后再撤往谷中，待诱敌深入后，末将将谷口封住，敢保无一人漏网。”

“好！就依将军。倘是王孝杰真的上钩，他就死定了。”骆务整也觉得此计可行。

三月十二日夜间，平州下了一场春雨，细蒙蒙的，悄然无声。本来已椭圆的朗朗明月便被黑云遮住了，远山近水也就陷入了朦胧之中。王孝杰觉得这正是歼敌的大好时机，便命令部属，子时用饭，丑时出兵。

披着朦胧月色，骑兵一直向西行进了两个多时辰，沿途虽不断遇到小股叛军阻击，但很快都被官军击散了。眼看着辰时已到，曙光初现，却还是没有看见叛军主力，苏宏晖这才感到犹疑，忙命参谋向王孝杰禀报，并放缓了行军速度，增派了探哨前去打探。

参谋刚刚驱马离去，苏宏晖就看见前面的一道土坡背后忽然火光冲天，马蹄杂沓，片刻之间，万千人马便已旌旗林立地出现在官军面前。为首的一位将军浓眉阔唇，肩披长发，身披铁色盔甲，骑一匹黑色军马，手持大刀，站立阵前，那就是叛军主将骆务整了。

骆务整很镇定地走出军阵，高声喊道："来将可是夏官尚书王孝杰？"

苏宏晖挥动手中的铜锤回应道："杀鸡焉用牛刀？本将乃左羽林卫将军苏宏晖，还不快快下马受死。"

骆务整也不生气，反而打拱道："武周倒行逆施，契丹可汗奋而举义，乃在迎回庐陵王，匡复唐室，将军若是明白人，不如阵前倒戈，共取神都如何？"

苏宏晖没想到骆务整会抬出庐陵王李显，他在神都洛阳听到的都是李显昏庸，欲赠江山于岳丈的罪名，现在面对骆务整这一番说辞，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只有挥动铜锤喊道："杀啊！"身后的大军随即便如潮水般向叛军冲去。

苏宏晖舞动一双铜锤冲到骆务整面前，二人大战了约二十个回合，却忽然不见了骆务整的踪影。几位"小将"却将苏宏晖团团围住，可他们并不恋战，一拨刚刚打上几个回合，另一拨就上来替换，宛若大海波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宏晖左冲右突，虽杀伤士卒不少，却冲不出去。待他寻机抬头远望时，但见高坡上有一面旗帜，四角还配有无数面小旗帜，大旗挥动，军队便移动，卷起一个个漩涡。

"呀！我军入了敌军的鱼鳞阵。"苏宏晖很吃惊，契丹人中竟然有如此熟悉阵法的将领。他一面挥动兵器护身，一面环顾四周，只见己方的骑兵纷纷倒地，鲜血四溅。他情知再战必陷敌人重重包围，于是拨转马头，大喊一声"撤"，便向来路奔去。

他才冲出去几十步，就看见王孝杰迎面杀过来了，两人相遇，苏宏晖气喘吁吁道："我军误入敌人的鱼鳞阵，总管现在回撤还来得及，再打下去，会越陷越深。"

王孝杰横刀立马，脸色铁青道："主将临阵慌乱，必一乱俱乱。杀回去，不消片刻，敌将自散。"

苏宏晖将信将疑地回转身子，对部下大喝一声“杀啊”，便率先冲到敌阵边缘，果然刚才呈层层漩涡的叛军，忽然纷纷散开，把一直站在门旗下指挥阵法的骆务整暴露在官军面前。

骆务整一看阵法被破，再也无心恋战，虚晃几刀，率部向西逃去，一路上丢下干粮、弓箭、盾牌无数。

苏宏晖来到王孝杰面前，看到他镇定自若，仿佛临池的垂钓者，再回想自己刚才张皇失措的样子很是惭愧，额头上汗津津地说道：“方才叛军将我军围了个水泄不通，焉何忽然乱了阵脚？”

王孝杰挥了挥手中的马鞭道：“兵者，技阵之道也，无非阴阳五行之术。以阳而立者，阴必能破之，有相生必有相克。敌之鱼鳞阵，最惧背后遭遇打击。在将军刚刚冲入敌阵后，本将即遣一名校尉率军从敌后攻入敌阵，此正其薄弱处，距门旗最近，故敌即乱耳！”

说完，王孝杰下马沿着高坡走了一圈，又对身边的苏宏晖道：“契丹人行军民合一之制，军士参战，盔甲、干粮自备，故而逃走时，丢下许多随身携带的器物。”

王孝杰说着又翻身上马，对身边的几位参谋道：“告诉将士，不要贪恋战利品，迅速集结队伍，直追疲敌，论功行赏。贻误战机者，杀无赦。”言罢，他招呼着身后的卫士，向前飞驰而去。

再说骆务整大军西去二百里，于第二天中午，才在一处叫作太平镇的村子停下来。他并不扎营寨，而是就地住宿。之后派人赶往东石硖谷口，禀报密林中设伏的别帅何阿小，诱敌之策已经成功。

回想起昨日的高坡大战，骆务整很为死伤的部属心痛，这诱饵代价太大，那可是数百条生命啊！契丹军制，耕战合一，战争一来，除了女人，男人都得点卯。有的甚至兄弟、父子均被征入伍，不知道昨日的大战，有多少妻子从此没了丈夫，多少母亲从此没了儿子，多少孩子丧失了父亲。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么？可这是战争，他得让王孝杰真切地感到他的军队是被打败了，而不是佯败。

大军一住下来，他就命军中祭司悼念亡灵，并亲率麾下几位将军面向东北方向，取血和酒，焚烧祭品，礼拜上香。之后，他对身边的将军吩咐道：“派遣探哨打探周军消息，不可松懈。”

第二天破晓，骆务整刚一醒来，派出去的探哨就来禀报，说王孝杰正率领万余人朝西边追来。骆务整闻言，情之所至地大呼一声：“好呀！鱼儿终于上钩。传令给各路将军，稍战即退，不可恋战，兵往东硖石谷，在谷口与敌决战。”

一转念头，骆务整重新唤回传令的卫队队帅道：“告诉各位将军，留一部分人，临行前将镇上的百姓全部杀光。”

“这个……他们手无寸铁……”

骆务整怒吼了一声：“不要问……尽管去传令。”

正午巳时，王孝杰、苏宏晖率领官军赶到太平镇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漫天大火，一具具被砍掉头颅的尸体散乱在街道两旁，到处弥漫着血腥味。他驱马来到第二条街，看到一队契丹军人正在焚烧房屋，一位老者带着全家老小跪倒在地，恳求手下留情，招来的却是契丹人的放声狂笑：“哈哈哈！你去找官军求情吧！”

那队帅一挥手，他的部下手起刀落，这一家人顿时倒在了血泊中。

王孝杰被眼前的情景激怒了，挥动手中的宝剑大喊：“杀了这些畜生。”

官军的骑兵飞驰而过，明晃晃的战刀在空中闪出一道寒光，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留下屠镇的契丹军人便被全部剿灭了。旅帅带着几位从火中救出的百姓到总管面前，他们一见王孝杰，就跪在地上千恩万谢。

王孝杰很惭愧，如果自己早到半个时辰，这古镇也不至于葬身火海。他上前扶起乡亲，喉头有些哽咽道：“快起来，怪本将来迟了。”

百姓中一位长者告诉他，贼众屠镇后，朝东硖石谷方向去了。王孝杰便命卫队将随身带的干粮分一部分给百姓，转身又对身边的参谋道：“传令下去，兵发东硖石谷。”

行军大约一个时辰后，前锋部队来报，说发现窜往东硖石谷的贼军丢弃的盔甲，隔一里地，还可以看见贼军的旗帜。

闻言，王孝杰又命令道：“命令前锋部队，紧紧咬住不放。”

“遵命！”报马转身离去。

王孝杰又对身边的另一位参谋命令道：“速去禀报苏总管，加快行军速度。”

大军行进到距硖石谷二里地时，前面烟尘滚滚，火光冲天，喊杀声阵阵，官军已然遭遇贼众主力。一霎时，素罗汉山的惨败、被贬为庶民的煎熬、太平镇百姓的呻吟，全都化为奔涌的热血，直冲王孝杰的心头。他两腿狠击马腹，战马便奋起一跃，四蹄闪着火花，冲到敌军阵前大吼一声：“贼将！拿人头来。”

骆务整一看王孝杰必欲取之的势头，就知道太平镇的屠杀激怒了他，而这正是他想要的。面对飞速而来的大刀，他急忙伸出长枪迎战，两人大战数十回合，骆务整的胳臂被王孝杰的大刀震得发麻，有几次，若非躲闪及时，他就被取了项上人头。为此，他不能不惊异于年近五旬的老将军身手仍如此矫健。

战到三十回合时，骆务整卖了一个破绽，转身就向东硖石谷内奔去。王孝杰大吼一声“贼将哪里去”，挥动大刀便追了上去。官军见敌军败北，便也在各自司马的率领下，潮水般地追随着主帅的身影而去，一路上又取了数百叛军的首级。

与西峡石谷相比，东硖石谷并不算长，骆务整的军队且战且退，王孝杰紧追不舍，进到峡谷深处时，道路越来越窄，紧紧跟随在身边的参谋劝道：“请大人谨慎行军，卑职怀疑此乃敌人诱兵之策。”

王孝杰虽然也心存犹疑，看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兵法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桡之”，贼众若是真的诱我深入，必不恋战，何以几天来两军咬得很紧呢？他自信敌军必是寡不敌众，仓皇逃窜。他看了看幽深的山谷，对参谋道：“世间哪有用近千人的生死为诱饵者，须知不爱惜士卒，此为将之大忌也，传令各路司马，不可彷徨，弃马步行，奋力杀敌，有功者赏，退却者斩。”

然而，到了峡谷内的叛军却不恋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峡谷深处撤退，直到南谷口在望时，才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王孝杰又一次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以为全歼贼众的时刻到了，挥手指着侧面的高坡，对参谋道：“传令下去，将我军大旗插上去，全军以旗为号，呈锋矢阵，主军先进击敌军，两翼襄助，背靠山崖，进可攻，退可守，胜券在握。”

卫队旅帅刚刚把军旗插上高坡，未及王孝杰发令，却听见两面坡上轰隆隆的一阵吼声传来，他定神去看，天哪！从峡谷两山间推下的滚木礌石，直朝官军冲来，接着，猛雨一般的火箭射向谷底，顷刻间，滚木被火箭燃成一片火海，滚滚浓烟遮住了王孝杰的视线，耳畔充满凄厉恐惧的喊声。

王孝杰蒙了，茫然自语道：“这是为何？不是说只有骆务整一支军队么？为何有埋伏？”但他顾不得多想，挥动大刀对着谷底喊道，“朝谷口突围，出去就是活命。”

可不一会儿，已浑身鲜血的司马来报：“谷口已经被贼军封住，强行突围，只是死路一条。”

“苏宏晖呢？他焉何不来驰援？”

司马摇了摇头：“从进入峡谷以后，就没有看到他！”

王孝杰彻底绝望了，仰天长啸：“上苍！你果真要杀孝杰么？”

这时候，就听见谷口传来骆务整的喊话：“王将军，本将素来敬重将军骁勇。武氏倒行逆施，篡位称帝，人神共愤，将军晓明大义，何不投靠孙大帅，吾等戮力同心，迎回庐陵王，光复唐室。”

王孝杰心头一动，贼众果然打着迎回庐陵王的旗号，他沉思片刻，并不直接回应骆务整的劝降：“本将之有今日，乃天意也，与朝廷无涉。若有胆量，放马过来，谁取谁的首级亦未可知。”

骆务整并不应战，挥了挥手中的短刀，大呼一声：“拿下王孝杰者，赏獐皮四张。”

叛军立即朝着这边拥来，王孝杰推了一把参谋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设法逃出去，将战事实情禀奏朝廷。”

参谋凛然道：“卑职就是死，也要与大人死在一起。”

王孝杰厉声道：“糊涂！你要让本将蒙冤么？”

“遵命！卑职一定回神都禀奏实情。”参谋擦一把眼泪，说完便转身在一丛灌木中隐去。

敌军此时已冲上来了，王孝杰率领仅剩的几名卫队士卒朝山顶退去。等到得山顶，才发现跟随的旅帅和卫士不知何时均已殉职。但叛军并不放过自己，仍然蜂拥而来，“活捉王孝杰”的喊声在山谷间此起彼伏，回荡不已。

他的左胳膊中了一箭，鲜血直淌，随后腰间又被砍了一刀，钻心地疼痛，他用宝剑支撑着疲累的身子，回眸去看，身后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染红了幽深的山谷。

王孝杰擦了擦嘴角的血，惨淡地笑了笑：“想不到我戎马一生，竟然让青山掩埋了忠骨。”

他一步一步地挪到悬崖边缘，回身看了一眼包抄上来的叛军，大喊一声“陛下！臣就此拜别了”，之后，便纵身跃入了山谷。

“陛下！臣就此拜别了……”

“陛下……”

四面传来阵阵回音，撞击着骆务整的心。

第八章

九鼎不抵边事紧

狄公智识破危局

就在李尽忠、孙万荣反叛之时，武承嗣却在忙一件试图让他姑母凤颜大

悦的事情。

事情缘于万岁通天元年二月新明堂落成之日，皇上于“通天宫”（新明堂）大宴群臣之时，那时的武三思因为全力推进天枢建成，深得武曌欢心，所以她常召武三思进宫侍宴，有时还毫无来由地赏赐他许多玉器、布帛。当时武承嗣的心便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皇上如此看重武三思，是不是有改立国嗣……这个字眼一旦出现在他的脑海，就立刻让他芒刺在背，惶恐不安。那种共御外敌的情绪迅速被一种“兄弟阋于墙”的嫉妒所取代，他决计要把姑母那颗飘摇不定的心拽回来。

一天，他闷闷不乐地独自一人到神都苑踏春，遇到了白马寺住持怀清。二人说起薛怀义之死都欷歔扼腕，品茗之间，武承嗣也把自己的心结说与怀清听了。他极言皇上对他恩如再造，他却无以回报，想起来就分外忐忑。

怀清举起茶杯道：“贫僧以为，眼下殿下就有一件大事可以做得轰轰烈烈。”

“哦？还请大师快快明示。”武承嗣脖子伸得老长，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

“殿下想想，神都诸神器中尚缺什么？”怀清故作神秘。

武承嗣想了半天，仍不得要领，憋着红脸道：“本王想不出来，大师还是直说吧！”

怀清撩了撩袈裟，俨然危坐道：“据贫僧所知，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故汉武曾铸鼎荆山。今之明堂、天枢贵为神器，然则，非国柄之征也。今陛下君临天下，七载有余，四海富庶，天下咸归，正铸鼎佳期。倘能复铸九鼎，必再显君威，岂不善哉！”

武承嗣闻言大喜，连道：“闻大师一言，醍醐灌顶，本王回京就向陛下谏言铸鼎。”

不久的朝会上，武承嗣便上奏，提请由他督铸九鼎，以表天下咸宁。朝臣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即便有人反对，也难成气候。况且，包括娄师德、姚□等宰相也都认为鼎乃国之征象，社稷之基，不可不铸。于是，许久不曾有过的朝野同声、君臣同音的局面出现了。

对武承嗣此举，上官婉儿自然看得十分清楚，一天，武三思来她处时，她便若明若暗地将自己的感觉告诉了他，并说道：“你堂兄是怕你与他在陛下面前争宠吧？”

武三思听后十分感佩，叹气道：“本王焉能看不到？只是他毕竟是兄长，不好闹得太僵罢了。”

上官婉儿见状便宽慰道：“殿下无须担心，年轻就是资本。只要有机会，定会赢得陛下宠爱的。”

这之后，武三思便被任命为安抚使了，也正是此任让他陷入尴尬之地。

一年来，武承嗣奔走于司府寺、尚方监，又到各个州县铜山采矿冶铜，如今总算是大功告成。四月的一天，他兴冲冲地来到瑶光殿禀奏道：“陛下，九鼎均已铸成，还请陛下明示安放之处。”

这些天，武曌正在为前方战事不顺而烦恼。王孝杰已奔赴清边道，可至今也没有捷报传来，她不免有些焦虑。武承嗣带来的消息恰如一阵清风，吹散了她心头的阴霾。

“哼！撼山易，撼国鼎难。”武曌想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平叛的战事将局面大开。

“难得你如此忠心，朕会记着的。”武曌笑着对武承嗣道，“九鼎一成，万世咸安。此上天赐国寿于大周矣，故而九鼎就安放在‘通天宫’吧。”

“微臣遵旨，明日就徙九鼎于通天宫。请陛下亲临观鼎。”

“如此甚好！”武曌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还让太子和几位宰辅皆陪同前往。

这是自营建“万象神宫”以来最为盛大的迁徙工程。天刚亮，玄武门内长长的街道上就挤满了人，其间有参与搬运的牙宿卫兵，也有来观看盛况的百姓。九鼎的铸造，严格依据《尚书·禹贡》所分之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一州一鼎。因神都居于豫州，所以豫州鼎高一丈八尺，重二百石；余皆丈四尺，上面图刻当地山川、物产，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

因为九鼎乃社稷之征，故司仆寺秉承武曌旨意知会朝野臣僚，都要参与搬运。

太阳刚刚露出城头，武曌与太子李旦的车辇就出了皇宫，向玄武门而来，沿途仪仗整肃、鼓乐喧天。

武曌今日的心情比前几日好多了，她期冀九鼎能给大周带来兴盛，使乱臣贼子伏法，使外夷臣服。随着车毂轰隆隆地转动，她也顾盼左右，贪婪地感受着春天的葳蕤勃发。

而李旦的心情就不一样了，这一年来他是第一次陪伴皇上外出。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木然，似乎窗外的花开花谢、鸟飞鸟来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当然也没有任何人与他亲近。

在有过几位臣子因私下拜见太子而被杀、被囚甚至剖腹明志之后，便再

也没有大臣敢走进东宫了，遑论是在这样的场合。不过，李旦早已对此司空见惯，他很自觉地与大臣们保持距离，甚至连目光的偶尔交会都没有。

刚刚应召回京，即将赴任长安的姚□在人群中看到了李昭德，他就明白娄师德的谏言皇上是听进去了。可李昭德如今的官衔只是监察御史罢了。

李昭德自然也看到了姚□，当年的众位宰相，如今只有姚□和娄师德还留在相位了。也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才有这重新出山的机会，于是他满怀感激地来到姚□面前，拱手作揖道："李昭德见过姚大人。"

"闻听大人回京，在下甚感欣慰。"姚□连忙回礼，可抬起头时，他就从李昭德的眉宇间捕捉到了难以拂去的忧伤。在这样的场合，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他便只感慨了一句，"回来了就好。"

"呵呵！李大人回京了？"正此时，来俊臣从旁边插了进来，狡黠的目光在李昭德身上滴溜溜地转。

李昭德不冷不热地答道："还好上苍有眼，没死了；蒙陛下恩重，本官又回来了。"

刚刚升任洛阳令的来俊臣早已将流表的往事置于脑后了，志得意满道："几年流表，大人该明白些为官之道了吧？"

李昭德冰冷的眼睛扫了来俊臣一眼，丢下一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便转身离开了。

来俊臣不屑的目光追着李昭德的身影很久，才慢慢移开："哼！焉知鱼之乐？你能知道本官之乐么？神都的好女人都让本官尝了鲜，你能享受得了么？就是那个后赵的石勒也不过如此吧？"

"呵呵！来大人和谁说话呢？为何言及石勒？"不知什么时候，武三思从身后走了过来。

来俊臣吓了一跳，一脸的尴尬，忙搪塞了过去，便告辞离开了。

武三思便也快步向拉纤的队伍走去，很自然地站在了朝臣、宿卫前面，拉紧了绳索。

不过谁都明白，朝臣拉纤不过是形式而已，如此笨重的铜鼎，自然非人力所能移动。每一个铜鼎前，都有几头很壮实的牛和白象，可即便如此，当司仆寺官员挥动手中的旗子，负责赶牛和白象的宿卫伴随着鼓乐的节奏，齐刷刷地驱赶牲畜时，那铜鼎移动的速度依旧很慢。

嗨呀！嗨呀！

九鼎成呀，嗨呀嗨呀！

国运盛呀，嗨呀嗨呀！

万民乐呀，嗨呀嗨呀！

天下定呀，嗨呀嗨呀！

……

号子声从玄武门开始，一路撼天动地，滚滚而来。

令观者惊异的是，那些拉鼎的牛和白象似乎也懂得人语，行进的步子竟然能齐刷刷地踩在鼓点上。这情景，让坐在“通天宫”观景台上的武曌很惊诧。她忽然觉得，此时此刻，她距天最近，距神最近，她就是上天派遣到人间治世的。

武曌看了看身边的上官婉儿和几位宰相，那喷珠泻玉般的诗句就含香出口了：

羲农首出，轩昊膺期。

唐虞继踵，汤禹乘时。

天下光宅，海内雍熙。

上玄降鉴，方建隆基。

武承嗣在旁边听了，忙唤太乐署的官员把武曌的诗作记录下来，并命其谱成歌曲，广为传唱，使之家喻户晓。

武曌的目光追着武承嗣忙碌的背影，心事再度飘忽不定起来，自问道：“难道武氏一门真的没有可以承继社稷的人么？”

终于，豫州铜鼎到了指定的位置。巨大的鼎身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武曌的丹凤眼也被耀得眯成了一条线，武承嗣奏道：“启奏陛下，微臣尚有一事禀报。现九鼎新成，绽光炳耀，然久而久之，日晒雨淋，即生铜绿，斑驳其面，不忍目睹。”

武曌睁开眼睛，打量着矗立在面前的豫州鼎，沉思片刻道：“朕闻金色历久弥光，倘每尊铜鼎以千两黄金涂之，岂非一劳永逸？”

“陛下圣明。臣立即命尚方监去办理。”武承嗣迅速回应。

“不可！”

谁知此时从旁边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武承嗣转脸去看，正是文昌左

丞、同平章事姚□，他禁不住在心中骂道：“迂腐老儿，又来搅局。”

姚□并不在乎武承嗣满脸的不悦，上前奏道：“臣闻九鼎乃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彩焕炳相杂，不必以金色为炫耀。故臣请陛下收回成命。”

他的奏言立即得到了娄师德、李昭德等人的响应。

娄师德附言道：“九鼎者，国权也，乃彰皇上德配于天，享国长久之意，以其坚不可摧，固不可破，尊不可犯，严不可侵。所谓道法自然，非人之伪。见素抱朴，现其本真，守其纯朴。眼下边事吃紧，省下资财，以充边用。臣请陛下明察。”

至于李昭德，因回朝不久，虽刚锋未折，然措辞却是谨慎多了：“陛下圣明，自有圣裁。”

几位大臣的话武曌是听进去了，尤其是娄师德的一句话最为关键，平叛未果而倾金饰鼎，民心必不顺，但她同时也对武承嗣的忠诚颇为赞赏。

为难之际，武曌便将脸转向上官婉儿，上官婉儿心领神会地缓缓起身，来到武曌面前道：“微臣以为，众位大人所言皆出于社稷之怀，忠君之心。臣闻《易经·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武周革命，除旧布新，金饰九鼎，非不能，而在时也。故臣以为，平定叛贼，乾坤勘定之日再行涂金，为时未晚。”

她这一番话，左右逢源，武曌很满意地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几位大臣，顺势道：“知制诰所言甚合朕意，此事容后再议。武承嗣听旨，高奏雅乐，上太牢，祭祀上天。”

……

安放九鼎的仪式一直持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姚□的车子驶入坊间门时，道路两旁的灯火渐次放明，店铺、酒肆里座无虚席，洛阳的暮色，在春日里显得生机勃勃。

姚□有些累，便要驭手松开马缰，一任马儿散淡地穿行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他知道，自己的累很大程度来自于内心的压力。今日白天，自己坏了武承嗣的好事，他迟早会在朝堂上伺机报复。自己是李昭德宰相班底的人，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一次又一次地避过构陷，全凭他温婉而又豁达的性格，谨慎而又圆润的处事方式，但他今天却迷惑了，无法判断皇上接受自己谏言到底出于什么心理？

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从临榆关行营归来后，他几乎每夜都在噩梦中盘桓，他在梦中看到一队队官兵倒在血泊中，一群群百姓被砍下首级。醒来后，便独自一人来到前厅，泡一杯热茶，坐到天明，眼见得人便日益地消瘦下去了。他这样子，让妻儿都有些害怕。

“唉！你等未经战阵，焉知何谓生灵涂炭啊！”姚□感叹道。

也正因为这种情结，给了他今天的勇气，使他在那样的场合阻止了一场浪费府库资财的奢华。

千两黄金，对于皇室也许不算什么，然而，它可抚恤多少阵亡将士的亲属啊！作为一朝宰辅，能不思忖么？

府门前的灯笼在夜色中显得有些昏黄，驭手“吁”的一声，马儿就停下了，等候在门外的府令立即上前搀扶姚□，不想却被他推开了，并问府上有没有什么事情。

府令压低声音道：“禀老爷，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哦！”姚□的眉毛不经意地颤动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待回到府中，在中堂坐下，夫人命丫鬟沏了茶，又要张罗饭菜，姚□才摆了摆手道：“老夫已在外面用过晚膳，快说说，来者何人？”

夫人有些仓皇道：“妾身也不知道，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只说是要见老爷，妾身命丫鬟安排其洗漱、用膳之后，现正在前厅等候。”

姚□没有说话，起身来到前厅，但见一汉子正对着青灯发痴，便问道：“敢问足下尊姓大名，有何事来找老夫？”

那人回过身看见姚□，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启禀相爷，大事不好了。”

“你不必慌张，且慢慢道来。”

来人道：“卑职是夏官侍郎、清边道总管王孝杰将军的参谋。王将军在平州以西之东硖石谷遭到叛军伏击，被逼下山崖，以身殉国了。”

“啊！”姚□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回京前议军会上的争论还历历在目，没想到悲剧这么快就发生了。一时之间，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模糊。参谋顿时慌了神，忙上前扶着姚□。

姚□抬起蜡黄的脸道：“老夫只是觉得事出突然，不妨事。你快告诉老夫，前军总管苏宏晖怎么样了？”

“听说苏将军已经脱逃，不知去向。王将军罹难前反复叮嘱，要卑职到神都拜见姚大人，请大人速奏陛下知道真相。”参谋又道。

姚□顿觉事情严重了，便让夫人安排参谋到别院厢房歇息，随后对府令道：“军情紧急，老夫要进宫去。”

府令有些迟疑道：“天色已晚，大人还是等明日上朝时再禀奏陛下吧！”

“国家大事，老夫心中有数，何须你多嘴。备车。”

夜色沉沉，酒肆里传出狂热的猜拳行令声、斗鸡声，沉浸在升平中的人们没有谁关注一辆马车的来去，但姚□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觉得每双眼睛都在盯着他。

禁卫虽然常常看到姚□出入宫禁，但还是很严格地验看了他的门藉，这才做了个“请”的手势，姚□心中有事，讷讷点头示意，人已经向里面奔去了。

瑶光殿的粉色幔帐拉得严严实实，武钦、张尚宫以及一班宫娥、太监在廊下伺候。

姚□把武钦叫到一边道：“烦请公公速速禀奏陛下，边关有紧急军情来了。”

武钦挠了挠头，一副为难的样子。皇上正和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悱恻缠绵，他这会儿奏事，惹恼了凤颜，还要不要命了……可他也从姚□焦虑的目光中看出，事情不仅紧急，还很严重。思虑了片刻，他只有隔着殿门，怯生生地说道：“启奏陛下，姚大人求见，说是边关有紧急军情。”

过了好一会儿，武曌才应道：“张尚宫可在？”

“奴婢在！”张尚宫应声进去，就见武曌躺在皇榻上，左边是张昌宗，右边是张易之。她便躬身而立道，“陛下有何吩咐？”

武曌吩咐道：“领他们从后门到偏殿歇息，服侍朕起来。”

又过了半个时辰，武钦从殿内出来，尖着嗓子传道：“陛下有旨，宣姚□觐见。”

等到姚□走进大殿的时候，武曌已正襟危坐、满目威严了。听罢姚□的奏报，她的丹凤眼越睁越大：“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及至确认王孝杰以身殉国、苏宏晖临阵脱逃、武攸宜闭关怯战后，只听“啪”的一声，她的手击打着皇榻的扶手大怒道：“苏宏晖该杀，武攸宜误国。”

姚□没有接话，沉默地站在那里。武曌颓然地垂下头，过了好一会儿又问道：“狄仁杰呢？他不是去了魏州么？”

姚□道：“微臣在临榆关行营时，狄大人就在魏州率军民击退了叛将何阿小。”

武曌眉毛此时已凝成一对“翅膀”，方才放纵的欢愉被冲得了然无痕，代之而起的是极度的恼怒：“好你个孙万荣，大周带甲百万，岂容你小儿践踏！传朕旨意，以左金吾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

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命狄仁杰在魏州、平州间拘捕苏宏晖。追谥王孝杰夏官尚书、耿国公。”

“微臣遵旨！”姚□退出瑶光殿时已是子时，新的一天开始了。

王孝杰喋血东石硖谷的消息在朝臣间引起了强烈震动，第二天早朝前，这也自然成了大臣们的中心话题：“知道么？左鹰扬将军王孝杰将军殉国了。”

“天哪！连王孝杰都败在叛军手下，那还有谁能为帅出战呢？”

武懿宗是中途来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他近来很得意，正月，朝廷接到一件刺史密谋反叛的密报，武曌将此案交与他办理，他趁机将平日与自己过不去的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等三十六人投入监狱，受尽酷刑而后尽诛之，连坐亲属流放达千人之多，因此而受到武曌的赏赐。现在，看着同僚们如惊弓之鸟的样子，他蔑视道：“你等未见贼面，先惧之不已，还是陛下的股肱之臣么？”

姚□和刚刚进来的娄师德听了这话，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什么话也没有说，先进含元殿去了。

朝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增兵讨逆，当武懿宗接到任命他为神兵道总管，即日率军出征的诏命时，他呆了，姑奶奶怎么会将这样的事情摊在自己头上呢？他的骨头霎时就软瘫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陛下！微臣难以……”

但他的话立即被武曌的愤怒打断了：“国有危难，你不该担当么？你立即领兵出征，抗旨者斩无赦。”

“微臣……遵旨。”他跪了许久，皇上也没让他平身，而是兀自退朝了。

子夜时分，当率残部逃到魏州的苏宏晖被接到刺史府时，一见到狄仁杰就跪倒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悲凉的哭声揪着狄仁杰的心：“大人！末将有罪啊！末将罪该万死啊！”

狄仁杰无奈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不该临阵脱逃，见死不救啊！”

苏宏晖抽动着肩膀，断断续续地说道：“叛军不是一部，何阿小竟然也在！末将眼看着三万余众被围在东石硖谷，箭矢如雨，血流成河，末将也曾欲救援，可从谷口密林间冲出的何阿小将末将所部堵在了谷口，好一场厮杀啊，末将力战，方得以脱身。”

“王尚书呢？”

“末将不得而知。”苏宏晖惭愧地低下了头。

“将军且起来说话，你我均为臣僚，无尊卑之分，你如此，折杀老夫了。”狄仁杰扶起苏宏晖，命膳厨准备饭菜。

在苏宏晖用膳的当儿，狄仁杰来回踱着步子，他暗地埋怨王孝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何会被敌军的诱兵之计所惑呢？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可以宽恕，可你王孝杰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啊！三万精锐都葬送在你的手里，哎……

不过，王孝杰即使铸成大错，也还是忠良之错，壮士之错。他也许已死于乱军之中，这死，必是沉雄悲壮的，而不会如张玄遇之流的奴颜婢膝；他也许还活着，他活着也必是反躬自问，内心饱受炙烤。

狄仁杰的心境十分复杂，尽管朝廷没有诏命他统帅十四万余众，然而作为魏州刺史，他必须尽快筹谋在魏州寻机打一仗，挫挫敌人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便在院子里练剑，见苏宏晖来了，便收了势，将剑交给卫士，约他到书房说话。

来到书房，苏宏晖立即被狄仁杰满屋子的书震撼了，往日在神都，只听说狄仁杰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今日方知此非一日之功啊。

待上茶的丫鬟退出后，狄仁杰方问苏宏晖道：“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末将心里很乱，还请大人明示。”

等苏宏晖一杯茶入了腹，狄仁杰给他续上茶方道：“东硖石谷之失，王尚书固然有责，然将军临危退出，难辞其咎，老夫估计，朝廷不久就会有追责的诏书下来。”狄仁杰用“临危退出”这个温和的辞藻，是为了避免太伤苏宏晖的自尊。他接着说道，“不知将军之后军，尚有多少人马？”

苏宏晖如实回应道：“东硖石谷损伤万余士卒，眼下末将麾下尚有四万人马，均在平州城外屯驻，由副总管统领。”

闻言，狄仁杰击掌道：“如此甚好。请将军修书一封，老夫派快马送往平州行营，留两万与平州刺史一起镇守。其余两万调来魏州，在魏州治所贵乡东北之沙麓山伏击李楷固、骆务整，倘我军一举获胜，老夫愿陈情皇上，免除将军临阵脱逃之罪。”

东硖石谷一战，苏宏晖尚惊魂未定，听闻此语，便满腹疑窦地看着狄仁杰道：“叛军奸诈狡黠，焉能上钩？”

狄仁杰满怀自信道：“老夫到任后，曾实地勘察过地形，这沙麓山起自贵乡东北，向东南延伸，五道近似平行起伏的山梁酷似五只顾盼左右、相互呼应的梅花鹿。此山高峨巀嶭，东临黄河，为魏冀之咽喉，河北之锁钥，中原之屏障。敌若南下，必经此地。”

狄仁杰一番话让苏宏晖茅塞顿开，多日来的阴霾渐渐淡去，他忙起身拱手道：“听大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末将愿听大人调遣。”

狄仁杰摇了摇头，又笑道：“老夫也就是个州刺史，大局还得总管来定。”

五天以后，后军副总管率领两万将士在魏州城外安营扎寨，同时带来了一悲一忧两条消息。所悲者，清边道总管王孝杰拒敌劝降，跳下悬崖，以身殉国；所忧者，驻守渔阳之武攸宜闻王孝杰大败，大为震恐，不敢轻进，致敌攻陷幽州城邑，武攸宜遣将攻之，数日不克，仓皇退回渔阳去了。现何阿小与孙万荣会合，骆务整与李楷固会合，正欲南下再攻魏州，进而渡河，越漳水直逼洛阳。

“好啊！这可是不请自到啊！”狄仁杰闻之大喜，接着便操着并州口音为众位将领分析敌我形势，建议兵分三路：一路坚守城池；一路北上阻击叛军，打苏宏晖残部的旗号，迷惑敌军；一路则前往沙麓山设伏。

狄仁杰还要将士们多备绞索，务必生擒李楷固与骆务整。副总管闻言就有些不解，问道：“此二人皆叛军骁将，双手血迹斑斑，军中皆以杀之方能断敌臂膀，大人却要生擒，岂不冷了将士的心？”

苏宏晖急忙使眼色截住了副总管的话头，打圆场道：“狄大人如此安排，必有深意，无须多虑。”

当下决计，魏州长史率州司马、别驾与百姓一起坚守城池，副总管率军正面与敌接战，狄仁杰和苏宏晖到沙麓山腹地埋伏。

散会前，狄仁杰又强调：“城中守军不可轻易出城应战；阻击之军不可恋战，不可怯战，要给敌人以虽力战而不能胜的印象；伏击之军不可躁动，待敌深入后方可出击。军队所向只禀于将军知，以免走漏消息。”

送走各位将军，狄仁杰屈指算来，据东石硖谷之役过去已尽一月，打完这一仗，朝廷的旨意也该到了。他便回身看了一眼苏宏晖，语重心长地说道：“生死在此一举，务请将军珍视。”

苏宏晖没有说话，他掂得出这话的分量，自己已经错了一次，绝不能再错第二次……

刚刚过了望日，月色如银地洒在战火频仍的河北大地。月光下，山川、村落仿佛皴染的水墨画，浓浓淡淡两相宜；扬花的麦田散发出清幽的芬芳，偶尔有露水从麦叶滴落到地上，发出脆脆的低吟。穿过麦田间的官道，前面就是一片密林。据说这是齐僖公时栽植的，前后绵延数里，至今已有千年，最老的松树已有几人合抱粗了。

骆务整眯着眼睛，望着黑森森的密林很久没有离开，低声道：“此处倘有一支伏兵，我军休矣。”

李楷固勒住马头，觉得很有道理，他忙唤来一位将军，要他遣士卒到前面林子边打探，大部队则停止行进，等待消息。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位队帅带着几名士卒回来禀报道：“卑职沿着林间小径向周围搜索了二里地，没有伏兵迹象。”

李楷固拢了拢垂到前面的长发道：“看来东硖石谷一战，官军已吓破了胆，大概早已闻风而逃了吧！”说罢，他与骆务整相互看了看，发出得意的笑声。但他还是叮嘱队伍疾行穿过松林，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五里路的森林，用了也有一刻时间，前面露出依稀光亮，正是晨曦初露之时，李楷固看了一眼骆务整道：“狄仁杰也不过如此啊！”

可当队伍再前进二里地时，一骑飞驰而来禀报道：“前锋部队已与官军接战。”

李楷固道一声“再探”，扬起鞭子，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下，越过步军，朝前奔去。隔着百步远，果然看见一位中年将军挥舞一杆长枪，左冲右突，契丹军则成片倒地。一位将军拍马上前，战了不到五个回合，就被挑下马去。自开战以来，还未见自己所部如此不经打，李楷固不禁怒从心头起，冲到阵前，大喝一声：“何方狂徒，敢于本将军面前撒野？”

“本将乃大周讨逆军后军副总管！”那中年将军顺手就是一枪，朝李楷固迎面刺来。李楷固急忙挥刀架住，但他从内心根本没有将这副总管放在眼里，总管苏宏晖都落荒而逃，区区一个副总管竟负隅顽抗，真是不知深浅。两人在马上刀来枪往，交战数十回合，眼见得中年将军气喘吁吁，力不能敌，他便虚晃一枪，调转马头，朝西南方向跑去。

叛军中几位将军追出一里地，被从后面赶上来的李楷固拦住道：“看样子，此并非周军主力，乃苏宏晖残部，无须穷追。我军目标在魏州，速去告知骆将军，向沙麓山进发。”

太阳从黄河的浪涛中跃上晴空，金色的光芒照着西岸的沙麓山。与矗立在河东岸的太行山相比，这山其实算不上高，在春阳下呈现出北方山脉的苍茫雄浑，山谷间树木不多，但大小沟壑纵横错落，曲折蜿蜒。

队伍行进了半晌，一位队帅跑上前禀报道：“骆将军要将军警惕敌人埋伏。”

李楷固看了看远方起伏的山梁，便笑骆务整过于谨慎。且不说苏宏晖在东石硖谷逃走，至今了无消息，也不说狄仁杰坚守魏州，自顾不暇，单说这沟道内草枯树疏，怎么藏得住兵呢？

“回告骆将军，就说本将军知道了。”之后，李楷固转脸对身旁的将军校尉道，“急令全军快速出谷，直取魏州。”

队伍前进了大约五里地，有旅帅来报，前面山体垮塌，有巨石挡住了去路。

李楷固抬头看看朗朗晴天道：“既未下雨，何来垮塌？”随即命将士移走土石，继续前进。

“遵命。”旅帅转过身去，正要下沟，迎面一支箭射过来，正中咽喉，他便“哼哧”一声，滚下沟去。接着，箭雨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队伍顿时大乱，士兵们有被箭矢射杀的，有为了躲避箭矢而相互踩踏的，当下死了不少。

“速速传令，队伍一直向前，不可滞留，否则全军有覆没之危。”李楷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急忙挥动大刀，拨开一支支飞来的箭矢，冲下土台大喊一声，“冲啊！冲出沙麓山，直取魏州城。”

几位将军也跟着他喊，一时间山谷里“冲出沙麓山，直取魏州城”的喊声此起彼伏，叛军在李楷固的率领下，一直向南冲击。有道是“两军相逢勇者胜”，求生的本能使得契丹将士不顾一切，他们奋勇杀敌的气概再一次让山梁背后的苏宏晖震撼，甚至满目恐怖地看了看狄仁杰。

狄仁杰手捋美髯，镇定自若，示意身边的卫队旅帅挥动大旗，正在沟底阻击敌军的周军便迅速转进一条小沟，不见了踪影。

李楷固仿佛觉得进了一座迷宫，这时候只听见一阵喊杀声从另一条沟道震天而至，可让他百思不解的是，这支队伍只有喊杀声，却不见人影。他不敢多想，率领队伍继续向南冲击了一里地，又发现前面的路被一棵倒下来的大树拦住，他于是两腿狠击马腹，试图越过大树，可没想到马的前蹄刚刚落地，就落入青草覆盖的陷阱，战马一阵嘶鸣，四蹄被连钩拉住，摔倒在地。

李楷固立马被绑了，押解到狄仁杰和苏宏晖面前。狄仁杰笑道：“百密总有一疏，一向胜券在握的李将军不会想到，有一天会马失前蹄吧！”

李楷固看了一眼苏宏晖，轻蔑道：“没有想到，你会逃到这里。”

苏宏晖脸上极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对旅帅道：“将叛贼押解到魏州城。”

旅帅带着几名士卒正要押李楷固离去，狄仁杰在身后嘱咐道：“李将军早年事我大周，屡建战功，不可慢待了。”

说完，狄仁杰转身来到一大群契丹俘虏面前高声道：“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殊非得已。今本官告知各位，契丹归顺大唐，后事大周，华夷一体，情同袍泽，各位若愿意放下兵器，仍为我大周子民，共享圣恩，本官将不予追究。”

俘虏们纷纷拜倒在地，山呼“感谢陛下圣恩，感谢大人不杀之恩”。

三天以后，李楷固在魏州城里看到了同样被俘的骆务整。他们同被关在州府后面的房间中，虽然派有重兵看守，却是好酒好肉地款待。

这一天，用过晚膳，两位将军下了一会儿围棋，李楷固心不在焉，连输两盘，顿时兴味索然，喊着要喝酒。旅帅让他稍等，不一会儿，不但送了酒，还带了几样小菜。

“呵呵！狄老是要送我等上路吧？”

“管他呢！落在官军手中，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今日有酒今日醉吧！”骆务整毫不在意。

酒过三巡，两人的脸逐渐热了起来，话也没有边际地多了起来。

说到被俘经过，骆务整至今仍十分佩服狄仁杰的出人意料。当他从前来报信的卫士口中闻知李楷固的军队遭遇埋伏，要他迅速撤出时，他也曾命令军队奋力抵抗，试图从来路冲出去，孰料还没到山口，就被折返的苏宏晖军副总管堵住而难以脱身，终因埋伏的绊马索而被擒获。

骆务整叹了一口气道：“没想到，你我会在囚室内重逢。”

李楷固没有接骆务整的话。其实，从被俘的那天起，他的心就没有平静过。从去年五月至今，他跟随李尽忠与孙万荣转战河北，攻城略地，可至今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赵文翊杀了酋长，增加了赋税而已。至于其他，却是再也没有了，倒是常常想起李尽忠任松漠都督时朝廷接二连三的赏赐。

想到此处，李楷固方才说道：“大汗病逝，孙大帅主事。不论战事如何顺利，我总在想这仗是怎么打起来的，为了什么？”

骆务整夹了一块牛肉送进口中，说话便显得不那么顺畅：“这还用问么？若不是那个赵文翊杀酋长，加重赋税，怎么可能打起来呢？”

“哎，说到底，这仗是因为赵文翊而起，与朝廷并无关系啊……”

骆务整疑惑道：“怎能没有关系？赵文翊是朝廷命官，没有陛下的旨意，他怎敢蔑视大唐以来的‘羁縻’之策呢？”

“可你看看狄仁杰，他的宽仁是不是也是朝廷的声音呢？我等在东硖石谷斩杀万余周军首级，被杀是必然的，可如今却还能在此饮酒叙话。王孝杰不足畏，苏宏晖不在话下，只有这狄仁杰，才是最难捉摸的呀。”李楷固感叹道。

经他这么一说，骆务整道：“临榆关战役时，他也曾被李多祚擒过一次，李多祚不仅放了他，还要他带话给李楷固，说此次兵变，乃赵文翊一意

孤行，背主妄为之举。倘能回归大周，他将在皇上面前力奏，保享圣恩。狄仁杰既不杀，也不放，难道也有劝降之念么？”

正此时，门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两人一惊，转过头来，却是狄仁杰从门外进来了。两人并无行礼的打算，都坐在那里没有动，倒是狄仁杰打躬作揖道：“都是老夫关照不周，让两位将军受惊了，万请海涵。”

这一举止，使得李、骆两人有些不好意思。狄仁杰让看守添一双筷子，笑道：“老夫今日有些空闲，不妨与将军饮上几杯。老夫在宁州任刺史时，就曾听说两位将军骁勇，多次为朝廷建立战功，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请举杯，接受老夫的敬意。”

见狄仁杰谈笑风生，待他们宛若老友重逢，李、骆两人也就不好矜持下去。李楷固先举杯回道：“末将亦是早闻大人断案神奇。今日一见，大人果然气度不凡。”

狄仁杰忙摆手道：“那都是抬举老夫之语罢了，千万不可信，来来来，饮酒，饮酒。”

放下酒杯，狄仁杰笑眯眯地说道：“方才骆将军所言，老夫都听到了。老夫绝无劝降之意，只是有些心里话说与二位，全当老友推心置腹。至于去留，悉听尊便。”

见两人没有抵触的意思，狄仁杰的语气越发和风细雨，从大汉皇帝与匈奴和亲，说到昭君出塞；从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说到倭国遣唐使在长安的留诗；从武德九年刚刚即位的唐太宗亲临渭水，与突厥颉利可汗结渭水便桥之盟说到唐朝便有大量突厥、契丹将领在朝为官……他饱含真情，娓娓道来，说得二人十分动容。末了，狄仁杰道：“太宗先帝有言，‘自古贵中华轻夷狄，朕能独爱如一’。然则，忠奸暴良，每朝难免，二位将军岂能以赵文翊之罪迁怒于朝廷，遗祸于百姓，致生灵涂炭，山川蒙尘？”说完，狄仁杰又邀李楷固与骆务整喝了几杯，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将军有何请求，随时可以告知老夫。”

第二天一大早，狄仁杰正在府院练剑，录事参军便前来禀报，说李楷固与骆务整要见他。

狄仁杰收起剑器，洗漱一毕来到后堂，李楷固与骆务整已在厅中等候。见面第一句话狄仁杰便道：“二位将军昨夜睡得可好？”

李楷固忙起身施礼道：“听罢大人一席话，末将夜不能寐。”

狄仁杰哈哈大笑，连道“罪过罪过”。

骆务整接着李楷固的话道：“不瞒大人，这话李多祚将军也说过。只是经大人昨夜一番分析，末将的心更透彻了。只是……”

“将军的担忧老夫明白。只要将军归顺朝廷，老夫敢保将军无恙，不仅如此，还要举荐将军担任要职，建功于大周。”

李楷固、骆务整听闻此言双双跪倒在狄仁杰面前道：“感谢大人，末将愿与孙贼决裂，重归大周。”

“好！老夫今日就上奏朝廷，陈明缘由。”这是狄仁杰最快慰的日子。

六月，狄仁杰忽然接到快马来报，说新任清边道副总管娄师德，前军总管、右武威将军沙吒忠义率领二十万大军已驻扎在平州行营，娄副总管不日即到魏州前线。

“呵！田舍夫来了。”狄仁杰眉宇顿然展开。他相信娄师德的到来，必将加快讨敌的步伐，他也得为苏宏晖之事准备好说辞了。

娄师德来了，一见面，狄仁杰便打趣道：“听说大人前往逻些商议和亲，牛羊肉吃得脑满肠肥，眼看着又胖了。”

“彼此！彼此！”娄师德在狄仁杰肩膀上打了一拳，指着狄仁杰的便便大腹接着又笑道，“在平州行辕就听说大人巧设伏局，克敌制胜的消息了，可喜可贺啊！”接着他又看了看左右问道，“苏宏晖呢？让他接旨。”

狄仁杰忙命录事参军前去寻他来。苏宏晖正与李楷固、骆务整在校场观兵，听说来了朝廷钦差，慌忙驱马来到府门，拜见了娄师德。娄师德整了整衣冠，严肃地捧起诏书念道：

制曰：夏官尚书、左鹰扬将军王孝杰，以身殉国，加谥夏官尚书、耿国公。查前军总管苏宏晖，临阵脱逃，着即斩以徇。钦此。

娄师德宣读完诏书，高声喊道：“来人！将苏宏晖推出斩首。”

苏宏晖顿时面如死灰，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狄仁杰。

狄仁杰从容地对他眨了眨眼，接着对娄师德说道：“先让他接了旨再说吧。”

苏宏晖战战兢兢地接过诏书，行叩拜大礼：“微臣谢陛下隆恩。”头却是贴着地面不肯起来。

娄师德正要再喝令行刑，狄仁杰却摇了摇头道：“此间还有些隐情，大人能否待老夫陈明缘由再行刑不迟？”

娄师德也是个明白人，于是吩咐属下将苏宏晖暂时羁押起来。

苏宏晖一走，娄师德扭动着臃肿的身子道：“你这个狄老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狄仁杰依旧不肯明说，只是笑道：“老夫带大人去个地方就明白了。”

随后，二人便一起驱马来到了沙麓山。刚刚过去半个多月的战场，还残留着官军与叛军厮杀留下的斑斑血迹、兵器残片。两人沿着谷道前行了五里地，又折了回来。路上，狄仁杰对自己的运筹只字不提，而是把一切归功于苏宏晖。

“苏将军在东硖石谷临阵退却，实属不该。然而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更之可贵。大人以为如何呢？”

娄师德很感动，他一到平州行营就听到军营里纷纷传说沙麓山大捷，狄仁杰神算的故事，可狄仁杰此时却避而不谈。这样的胸怀，满朝庶几几人？娄师德明白了狄仁杰的心思，便顺势道：“既是如此，老夫将奏明朝廷，言明苏将军功过。”

说到娄师德任清边道副总管之事，狄仁杰又问道：“前些日子，皇上不是任左金吾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了吗？为何至今不打照面呢？”

娄师德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武大人闻说王孝杰将军东石硖谷殉国，心生恐惧，军队未进幽、冀，就匆匆撤到相州（今河南安阳）去了。”

狄仁杰惊讶道：“怪不得前日大人到来之前，长史说何阿小占了赵州。唉！他如此鼠胆，妄称将军，不愧乎？”

回城的途中，娄师德告诉狄仁杰，自他来到魏州后，朝廷的人事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前年被召回京任司仆少卿的来俊臣近来竟升了洛阳令，其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的恶习丝毫未改。二月间才回到朝廷任监察御史的李昭德看不惯来贼作为，被诬陷谋反，再度投入牢狱，已于六月中斩首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李相若非大人苦谏，陛下也不会召他回京。”狄仁杰听到此处，长叹一声，回忆起延载元年李昭德被贬，在冬日沿着运河南下，转道彭泽看望自己的情景，“当初陛下有言，有李相在朝，她才能夜间安寝，为何后来就……”

“唉！他的性格太刚烈。当时营建天枢，府库拮据，武三思提出要增加赋税，可又恰逢洛阳旱灾，李相坚决反对，故而获罪。”

“此所谓峣峣者易折。”狄仁杰也很无奈。

“大人也许还不知道，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入侍禁中了。”娄师德继续说道。

狄仁杰立马明白了娄师德话里的意思，挥了挥手道：“此陛下私室之事，不说也罢。”

“理虽然是这个理，老夫所担心者，这些人若是与武承嗣兄弟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朝廷还会有清明和安宁么？”娄师德又叹了一口气。

“嗯！大人所虑甚是，这一层老夫倒是没有想到。”

娄师德接着狄仁杰的感喟道：“其实，在老夫离京时此事已现端倪。那天老夫到瑶光殿向陛下辞行，偶遇前来请安的太子。听他的随身太监郭纬说，太子欲向陛下上书逊位国嗣，您说这……”

这一回狄仁杰认真了，他干脆勒住马头，两人就在沙麓山北的密林边缘停了下来：“唉！他太软弱，怎么可以轻言逊位呢？”

“武氏兄弟觊觎国嗣之心不泯，倘彼得逞，大周社稷危矣。”

狄仁杰沉思片刻，计上心来：“老夫到任后，经常听到贼众打出‘还我庐陵王’的旗号，大人看这样……”说着便附耳过去。

“回京后，老夫会相机行事，绝不让武氏兄弟图谋得逞。”娄师德点了点头。

午间的太阳，将两位老臣的影子投在地上，浓重而又真切。

第九章

来俊臣触山自毙

孙万荣途穷路末

有道是祸从口出。

九鼎安放仪式过去了好久，来俊臣还没有走出惶恐，在署中处置政务时，他常常走神。

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那天在李昭德背后的一番自语，武三思到底听见了没有，听了多少，倘是他暗中禀奏给皇上，自己还能活命么？

恰在这时，主簿从外面进来，见他一脸苍白便问道：“大人是不舒服么？”来俊臣就借势以精神不佳为由，将手头的文卷交给主簿处理，自己回府去了。

一进府门，就见夫人王氏弱柳扶风的正与丫鬟说话的背影，来俊臣也无心打照面，径自进书房去了。

要说这王氏，也算是名门望族出身，在门阀兴盛的南北时期，祖先曾与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七族

并列为五姓七族高门，享受着一流门阀世族的荣耀。

王氏生得粉面桃腮，窈窕婀娜，本已许给一位叫作段简的豪门弟子，孰料一个踏青的偶然机会，被以猎艳为乐的来俊臣看见。他于是矫皇上的诏命将之强夺了过来，段简只有忍气吞声。

自从王氏进门后，其他的女人都被来俊臣冷落到一边，王氏倒也把昔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段简忘了，一心一意地与他厮守。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夫君便积习难改，不断地纳妾，王氏徒生嫉恨，却是无奈，生怕自己闹将起来，给族人带来祸患。

夕阳把余晖投在窗棂上，蔫蔫的，没有一丝生机。来俊臣坐在案头，东翻西找，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在寻找什么。忽然，他的目光定格在架上的一卷书上，久久没有离开。

那是他精心编纂的《罗织经》，那一年他才三十七岁，还在侍御史任上。自从长寿二年被流京外做了通州参军后，他已经很久没有翻看了。

展开书卷，那抄写得工整规范的蝇头小楷是那么亲切，如果没有它，也就没有后来的推事院，他也就不会有得宠于皇上的机会。可这《罗织经》里透出的一张张沾满血污的面孔，又让他触目惊心，似乎那些惨叫声就在耳边，一天也没有远去。

来俊臣一篇一篇地读下去，待读到“为人臣者，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时，他放下了书卷，在室内来回踱着步子。皇上现在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呢，不就是担心自己最亲近的人谋反么？李弘死了，李贤死了，李显流放了，就剩下个明哲保身，不闻朝政的李旦。如今觊觎太子之位的，都是武氏一门的宗室……

“嗯！与其坐以待毙，毋宁先下手为强。只有击倒对方，才能保护自己！”来俊臣坐下来，铺开稿纸，可只写了“吾皇陛下”几个字，笔就停在手上不动了。

他深知此举的利害，他要告的都是皇上的至爱近亲，不是她的侄儿，就是她的女儿……稍有不慎自己就会粉身碎骨，还会祸及家人。

他开始回忆这些年有关武氏兄弟和太平公主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细节。

在武曌接受狄仁杰、李昭德的谏言，两度搁置改立国嗣后，武承嗣竟然曾当着薛怀义的面狂称皇上的江山就是靠他武氏兄弟，才得以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的，还说“若是有一天离开我等，皇上的龙位怕是一天也坐不下去”，这不是存心谋反么？

还有！皇上遣梁王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孰料他竟然怠于酒色，按兵不动……

至于那个从长相到秉性都酷似武曌，专横跋扈、自以为是，把一个个美男子引荐给陛下的太平公主，更是野心勃勃。表面上看来，她是为皇上效力，实际上却是盯着含元殿的龙位。据说，薛怀义生前与之过从甚密，谁知有无苟且之事，而明堂的被焚，肯定也与她脱不了干系……

来俊臣的目光闪亮，透着老狼一样的绿光。他很自信地笑了笑，不再犹豫了，在端砚里饱蘸浓墨，漫漫思绪奔涌出心堤，哗啦啦地流淌在绢帛上。

来俊臣并不像侯思止一般不学无术，除了施行酷法，别的一窍不通，他不但文笔流畅，且书法很见功力，不一刻，洋洋洒洒千字的奏章就写成了。文末，来俊臣写道：

臣本布衣，蒙陛下不弃，得以近沐圣恩，万死而无以回报。臣深知魏王、梁王皆陛下至亲，公主乃金枝玉叶，然为人臣者，唯以忠于陛下为念，社稷大计为系，故而，臣不敢饰垢掩疵，窜端匿迹，请陛下明察。

搁笔抬望，夜色沉沉，更漏已经过了酉时，来俊臣这才觉得腹中饥饿，便对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来俊臣吩咐道：“备些酒菜，传夫人与其他几位过来，陪老夫饮几杯。”

接下来的日子，来俊臣一如既往地出入于洛阳府公署，朝堂上每每与武承嗣、武三思相逢，他总是恭敬有加，而内心却是七上八下的，也不知皇上会如何圣断。

六月的一天，上官婉儿到瑶光殿向武曌呈送阅后的奏章，便被留下说话。

武曌拿起一封密札递给她道：“知制诰以为此检举如何？有几分可信？”

上官婉儿打开一看，自是一阵惊惧，这密札显然是通过铜匦直送皇上的。她万万没想到，武承嗣的鹰犬来俊臣竟然会回过头来反咬主人一口！看完奏章后，她只觉得整个脊梁一阵阵发凉，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

武曌眉宇间掠过一缕伤感，感叹道：“朕一生心怀社稷，情牵黎首，不意竟众叛亲离，儿子们相继背朕而去，如今连自己的女儿、侄子都相继发难，不亦悲乎？”

上官婉儿见皇上如此沉重，便基于平日对来俊臣的了解说道：“微臣绝不相信奏章中所谓的‘事实’。”

她理了理垂到胸前的长发，也借机整理了自己的心情后道：“微臣以为，此来大人挟嫌报复之举，说魏王、梁王谋反，这如何可能？没有陛下，

哪有魏王、梁王？二位王爷心知肚明，岂会忘恩负义？”

“你所说不无道理，然朕数度搁置改立国嗣之事也是事实，他们难免心中纠结。”

上官婉儿回道：“依微臣看来，纠结难免，谋反断不可能。他们非李氏宗室，焉何要冒身首异处之险，与陛下为敌呢？”

武曌点了点头，来到殿中央与上官婉儿面对面地站着，上官婉儿的头自然地就微微下垂，一副恭谨不苟、执事笃敬的样子。武曌喜欢的正是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镇定自若，颇有分寸，这也许正得益于掖庭的那一段生活。

“爱卿实事求是，朕甚慰之。”武曌拉着婉儿的手摩挲道，“所以，朕要把此事交与爱卿去办，勿负朕望。”

上官婉儿顿时有些惶恐：“这个！微臣非御史，焉能……”

“正因为此案不便御史台插手，朕才让你去办，懂么？”

上官婉儿忙跪倒在武曌面前道：“微臣谨遵陛下旨意。”

上官婉儿正准备退下，武曌却又叫住她，叮嘱道：“此事不能声张，暗中作为即可。”

上官婉儿自是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只是她现在心很乱，也很着急。孰料她一回到居所，武三思已在等她了。武三思本来是要进宫禀奏处决李昭德、孙元亨之后，左肃政台、夏官署缺员的递补事宜的，却还是忍不住要来看看上官婉儿。这已是他十多年的习惯了。

也许是心急脚快的缘故，上官婉儿微微娇喘着，脸颊泛红，眉宇间多了些许仓皇，见了武三思，她也不搭话，径直往自己的卧室走去。她这样子让武三思很不解，便急忙跟了进来，掩上门就要搂抱，却被她轻轻推开，瞟了一眼道：“都何时了，你还有心思……”

“怎么了？”

“怎么了？哼，你等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反，该当何罪？”

武三思就笑道：“姑娘说笑了，也不该拿如此严肃的话题打趣。本王深受皇恩，报之不尽，何来谋反之说？再说本王本乃武氏血脉，谈何谋反？”

上官婉儿平静了一下心绪，继续道：“没有？那为何被人密告？而且证据确凿，难道冤枉了你们兄弟不成？”

说完这些，上官婉儿自己都吓了一跳。皇上要求暗查，自己倒先说了出去……弄不好要担上欺君的罪名。可她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一定要保护

自己心爱的人！她已经失去了李贤，她不能再失去武三思！

上官婉儿告诉武三思，告密信是通过铜匦呈送的，因此她没有看到。她看着武三思，就是不明白昔日唯魏王马首是瞻的来俊臣是什么时候与他反目的呢？

“想来王爷定是触到了来贼的软肋，才招致他反目的。”

武三思自然比上官婉儿更为震惊，这个消息就像一记重拳击在他的心上，可他思虑良久仍不得要领，不禁懊恼不已。上官婉儿便在一旁提醒道：“你再想想，他是否有何秘事被王爷得知，让他不安？”

“哦！”武三思想起来了，“在安置九鼎那天，本王曾在人群中看见来俊臣与李昭德说话，大概是因为话不投机，李昭德断然转身离去。本王只听见来俊臣很阴沉地说了一句：‘神都的好女人都让本官尝了鲜，你能享受得了么？就是那个后赵的石勒也不过如此吧？’本王也没有多想，就上前询问，他却支支吾吾，匆匆离去了。不知此事与告密有无关系？”

上官婉儿听罢，拍手道：“这就对了，他是担心王爷将这句话禀奏皇上，故而恶人先行，欲置王爷于死地。”

经上官婉儿这样一分析，武三思更感事态的严重，尽管武曌与自己是姑侄，然而皇上生性多疑，连亲生的儿子都不能容忍，遑论外戚。武三思忽地起身，眉宇间就带了怒色：“好个来贼！早年若非魏王百般提携，你等何以能达天听？如今却得鱼而忘筌，以怨报德。本王何须告密，径直向皇上禀奏，让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上官婉儿不禁在心里埋怨两位亲王实乏识人之明，怎么能与这样的小人同流合污呢？她向武三思身边挪了挪，话语却很温软：“此事没那么简单，既要击倒来贼，还要消除陛下的疑虑，这里边尚须细细谋划，王爷还是与魏王、公主商议之后再行定夺吧。”

武三思听罢，便紧紧地拥住上官婉儿，感受她的心跳和气息，也感谢上天将她给了自己。他捧着上官婉儿柔嫩的脸颊，给了一个深吻，便转身去瑶光殿了。

当天，武三思便约了太平公主一起到了魏王府上，将来俊臣如何密告他们谋反一事述说了一遍。太平公主闻言就十分吃惊道：“怎么会呢？来俊臣诬告谁也不会诬告二位表兄吧？正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即便不报，也不能反咬一口吧？至于本宫么，平日与这贼素无来往，为何会受此池鱼之殃呢？”

武承嗣的脸就变了颜色，他知道太平公主向来瞧不起他们兄弟，可此时此刻，他必须让她明白，从那封告密的信札送到皇上案头起，她的命运就和他们息息相关了。

武承嗣起身来到太平公主身边，以兄长的语气说道：“公主此言差矣。岂不闻池鱼林木乎？本王近读《淮南子·说山训》，‘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宋君亡其珠，池中鱼为之殚’，来贼既已将你我兄妹一并告密，一旦陛下查将下来，公主岂能免祸？”

太平公主想想也是，加之她平素本就看来俊臣不顺眼，便道：“整倒本宫的人尚未出生呢！来贼虎口拔牙，本宫岂能饶了他？二位表兄说说，此事该当如何？”

三人正说着，府令忽然来报，说有一位叫作卫遂中的人有要紧事禀报。

“卫遂中？他不是在来俊臣署中么？他来做甚？就说本王身子欠安，不见。”

武三思眼睛转了转劝道：“兄长还是去见见吧，说不定有利于我等的消息呢！”

武承嗣离去大约一刻时间，等到回来时，脸上就写满了喜悦，刚进大门就朗声道：“这卫遂中来得太及时了！原来来俊臣宴客时，卫遂中不期而至，却因身份太低被拦在门外。他一时心结气郁，就到本王府上告状来了。”

接着，武承嗣告诉武三思和太平公主：“卫遂中举报了三件大事，件件都可将来贼推上断头台。”

太平公主一脸的不屑：“哪三件事？王兄快别卖关子了。”

武承嗣呷了一口茶道：“其一，来贼在府中排列砾石为靶，上书朝臣名字，每日以石击之，击到谁，谁就会被以谋反罪投入牢狱。前几日，就投到了你我兄弟名下。来贼当时就对卫遂中道：‘休怪本官查他，此乃天意也。’其二，这来贼好色，辄遇美女，必欲得之。常矫诏以强娶。此非欺君罔上之罪乎？其三，他常于府中自比后赵皇帝石勒，这些岂非谋反之罪？”

武承嗣的话音刚落，武三思就迫不及待地接上话茬：“来贼确有此言，那日九鼎安放佳期，他就说过自己比之石勒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平公主听着，眉毛就微微地颤动起来，眼睛放着异样的光彩，高声道：“有这三条，来俊臣就死定了。”她踱了一圈，重新落座后，就有了新主意，立即建议把当今太子也拉进来：“那个曾当过豫王府司马的刘祎之，不就是被来俊臣审讯致死的么？”

武三思有些担心道：“太子已多年不问政事，焉能对此事上心？”

太平公主当场就笑武三思迂腐，说道：“奏章上签上他的名字，事后告知他即可。皇兄胆小，岂能相抗？”

武承嗣觉得太平公主说得有理，三人当下商定，由武三思执笔起草奏章，由上官婉儿转给皇上。

六月的一天，一大早，武曌就召上官婉儿到瑶光殿，询问武氏兄妹谋反一案的暗查结果。上官婉儿很适时地递上了武三思的奏章，并禀奏道："微臣奉陛下旨意暗访了不少朝臣，发现来大人所举报之谋反事，多为猜度、推理，并无事实细节，很难立论。"

上官婉儿说这些话时，语速非常缓慢，一双明澈的眼睛暗暗打量着皇上情绪的变化，但她没有获得任何信息。这种少有的平静告诉她，皇上并未打消疑虑。于是，她忙从众多案卷中抽出武三思的奏章道："这里有一道与来大人有关的奏章，请陛下过目。"

武曌浏览了奏章后，刚才平静的情绪便倏然被打破了，别的不说，单是矫皇帝诏强娶民女一项，就足以令她拍案而起，凤颜大怒；至于他自比后赵皇帝石勒，更是罪该万死。看来上官婉儿说得对，与来俊臣举报武承嗣兄弟的奏章相比，这道奏章不唯有事发的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也很具体。

但武曌并未表现出来，关于上官婉儿与武三思之间的卿卿我我，她多少有些耳闻，放在别人身上，她是绝不容许的。然而，上官婉儿与年轻时的自己太像了，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何况，尽管来俊臣所判的不乏冤案，但是扫除了她称帝路上的许多障碍。

武曌将奏章轻轻放到案头，对上官婉儿只说了一句："朕知道了，你退下吧！"

上官婉儿深深地向皇上施礼，踯躅着出了瑶光殿。

一连多日过去，武曌似乎忘记了来俊臣的案子，一切都显得超乎寻常的平静。这无论对于来俊臣，还是武氏兄妹，都是一种蚀骨的折磨。

"事久则变，你我不可不察。"在太平公主府上，武承嗣忧心忡忡地对公主说道。

太平公主漂亮的眉毛就皱在了一处，她不能不承认表兄所言有理，她绝不能让李贤、李显的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此时，武攸暨从外面进来，小眼睛转了转神秘地说道："有一个人，定能在此案上说上话的。"

太平公主转过身来，一脸的不屑："楚王平日木讷，会想起什么人来？"

当着王兄的面被太平公主抢白，武攸暨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憋了一口气道："张易之。"

“焉何将他们兄弟忘了！”太平公主一拍手，“呀”了一声，说着便向武承嗣拱手道，“此事不劳表兄费心，交给本宫得了。”

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这些日子可真是春风得意，他们获得的可是令人侧目的前程。他们不是糊涂人，深知这一切都因为太平公主的引荐而来，因此，当太平公主约他们见面时，张易之立即就答应了。

太平公主早早就在府上泡了玫瑰花瓣澡，又用兰香将自己的祎衣熏得芬芳怡人，这才来到坊间深巷张易之的宅院。

进了宅院，转过萧墙，沿着花草装点的小径一路走来，太平公主便惊异于母亲的出手大方。这宅院虽说比不上皇宫的雕梁画栋，从外面看来也极不起眼，然而，里面却曲径通幽，单单那树木参天、亭榭相望、碧池清荷的花园，都足足占了这坊间三分之一的面积。

张易之自是早已专意在门口恭候公主。他是何等聪明的男人，从两人先后很有礼节地走进客厅那一刻起，他就读出了公主眼里的潋滟秋波。因此，在茶点上齐后，就将侍女们全都打发了出去。

掩上门，太平公主的脸就笑成了一朵花，很关切地询问道：“大人在母皇身边还习惯么？”

张易之只是用一句“皇恩浩荡”做了回应，太平公主当然明白话里的意思。二人说着话，便心领神会地向卧榻走去……在满足了相互的需求之后，二人重新坐在客厅里说话。

太平公主把来俊臣不思报恩，在皇上面前诬告武氏兄妹的经过都说给张易之听了，她也丝毫没有隐瞒母皇在这件事情上的举棋不定。

“五郎！”太平公主情不自禁地拉起张易之的手，来回摩挲着。

“嗯！”张易之理了理乌黑的长发，回了太平公主一个深吻。

太平公主接着说道：“五郎能否在母皇那里问问，她将怎样处理来俊臣谋反案？”

张易之立即拱手道：“在下愿为公主鞍前马后。”

看看时间不早，太平公主起身告辞，临别时斜睨着张易之道：“五郎！你不可忘了本宫！”

张易之当晚就在皇榻上将太平公主的担忧很委婉地提了出来：“来俊臣作恶多端，人神共愤，实该千刀万剐，方能平息朝野之恨。”

武曌丰腴的双臂一边搂着张昌宗，一边搂着张易之，说了一句“朕知道了”，却是再无二话。

张易之便不好再问。

事实上，张易之的话的确让武曌心动了，这么多人都来告来俊臣，可谓是千夫所指，看来也不好再护着他了。但她真正下这个决心却是几天之后了。

这一天，姚□奉旨即将离开神都赴长安留守，前来向武曌辞行。

武曌动情道："太宗之陵、先帝之陵均在长安，朕百年之后，也将去陪伴先帝，爱卿到了长安，代朕扫墓祭灵，朕将不胜欣慰。"

"老臣年迈，此一去能否回到神都，尚在两可。微臣临行之际，有句话想陈奏陛下。"姚□说着便提起袍裾，就跪倒在地，"来俊臣者，国之蟊贼、蠹毒，若不除之，国无宁日，请陛下明察。"

武曌急忙起身扶起姚□，恳切地说道："爱卿拳拳忠贞之心，朕甚感之。此事朕会依律处置的，请但去无虑。"

三天以后的朝会上，武钦宣读了皇上的诏书，以谋反罪将来俊臣下了狱。不久，在前线的娄师德与狄仁杰分别接到了儿子从神都寄来的信。

娄云在信中说道："尽管来俊臣已下狱，然陛下念其有功于国，欲赦之。一个叫吉顼的人在陛下身边任奉辇。有一日，陛下乘马游园，吉顼执辔，陛下问以外事，吉顼回答说，外人唯愿来俊臣死。陛下曰，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赦之。吉顼曰，来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陛下圣明，终于将其斩首了。"

狄光远在信中说："来俊臣被斩首后，仇家争噉其肉，恃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践踏成泥。陛下闻之，方知天下人皆恶之，乃下制数其罪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神都百姓闻之，奔走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贴席矣。'"

放下信札，狄仁杰双目湿润了，急忙拿出丝绢擦拭，口中讷讷道："此岂万家之贺？国之梦魇，于此挥去；朝制灾难，于此终结。先帝闻之，当含笑九泉矣。"

临窗而立，狄仁杰忽然觉得，比起国家结束了长达十四年（光宅元年至神功元年）的噩梦，个人的沉浮都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李昭德没有看到这一天。他默默来到州府后院，燃起一炷香，双手作揖道："李相！你可以瞑目了。"

进一步想下去，狄仁杰又觉得这消息实在没有多少分量。来俊臣焉何能够肆虐达十四年之久呢？如果没有武承嗣、武三思之流的怂恿和蒙蔽圣听，他又怎么可能以一介御史而残害忠良呢？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可不管怎么说，总算是除了一个祸害。他觉得应该将这个消息告诉娄师德，他们需要趁着朝内的好势头，一举剿灭孙万荣部。

所谓心有灵犀，狄仁杰想到的，娄师德也想到了。收起儿子娄云的信，娄师德笑得很开心，他猜想狄光远一定也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狄仁杰。

人世间有许多事情，就是一种缘分，当年他与狄仁杰同朝为官时，耿介中直的狄仁杰经常当着皇上的面就向他发难。但他却不计较这些，反而常在武曌面前褒扬狄仁杰见事敏、办事公正。当皇上告诉狄仁杰这一切时，狄仁杰深受感动，竟然亲自登门向娄公道歉，两人从此便成为莫逆之交。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的儿子都在太子府中宫直，这岂非前世修来的机缘。

娄师德想到此处，对着外面喊道："来人！速去魏州城请狄大人前来行辕议军……"

娄师德并不知道，此时，在突厥牙帐黑沙城，一场舌尖上的争夺战正在激烈展开。

这一天，大周使团的副使田归道来到默啜的穹庐，转达了朝廷对他们进击松漠的褒奖。默啜闻之大喜，立即吩咐摆下酒宴，款待大周使团。席间，默啜兄弟盛赞大周人才济济，尤其是像田归道这样的文士。

田归道却并不为其盛赞所惑，他知道默啜之所以愿意为朝廷效力，就是盯着辽西大片的土地和牛羊，他必须谨防的是他们因不能得偿所愿而阵前倒戈。

田归道举起银碗，向默啜可汗敬了酒，又来到默咄左厢察和默矩右厢察面前，将碗里的马奶酒一饮而尽道："大周地广万里，甲兵如云，良将如雨。孙万荣不自量力，不思报恩，却图谋反叛，岂非螳臂当车？"

默咄和默矩纷纷以礼相还，不约而同道："使君斯言，金声玉振，令吾等茅塞顿开。"

田归道回到座上时，就不失时机地向默啜可汗表达了辞行之意："我大军陈兵辽西，不日即大举进攻，收复冀州，我朝使节狄仁杰大人正在魏州前线巧布奇兵，弹指退敌，故而请大汗允准本使回朝复旨。"

"喝酒！喝酒！"默啜笑着应道，"使君既是奉诏而来，也不在这一日两日。眼下战事正急，路途常有叛军出没，倘若有个闪失，本汗何以面对大周皇帝的赏赐。"说完便又示意田归道坐下饮酒。

田归道心头一沉，他从默啜的眼里读出了其欲将使团作为人质的狡黠。他正欲坚决辞行，却进来一位将军对默啜附耳说了些什么。默啜的脸色立刻变得严峻了，对田归道道："天色不早了，今日酒足饭饱，还请使君与使团早些歇息吧，本汗尚有些事情要处理。"

“甚好！大汗既是有要事，本使就不打扰了，就此告辞。”

田归道出得穹庐，扫视了一下周围，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发现了穿有契丹服饰的身影，他们正被几位叶户陪着，向默啜的穹庐走去。

一定是契丹的说客。

田归道回去后便立即要身边的卫士化装成突厥人模样，连夜潜出城去，将这一消息禀报狄仁杰；又遣一耳目，悄悄埋伏在默啜穹庐不远处的草丛中打探消息。

田归道看得没有错，此时坐在默啜穹庐里的正是孙万荣的三位使者。他们带来了一个让默啜兄弟十分震惊的消息：大周夏官尚书、左鹰扬将军王孝杰率领的讨逆军在东石硖谷被契丹军伏击，三万之众无一生还，王孝杰跌崖而死。

“孙大帅要本使告诉大汗，契丹与突厥虽有龃龉，然同属夷族，只要大汗与我联手共敌周军，不仅不计前嫌，而且江山可以分土。”

这消息显然与方才田归道所言大相径庭。默啜捻着短须沉默良久，深觉使者所言不差，汉与突厥纵非血亲，人心隔腹，难保死了一个赵文翎，不会再来一个张文翎？

默啜与左厢察默咄耳语几句，对外面喊道：“来人，拿绯袍来。”

不一刻，女奴奉上绯袍，默咄以礼道：“突厥礼节，尊贵客人必赠绯袍，请使君转告孙大帅，本汗不日将举兵南下，共击周军。”

宾主双方举起酒碗，“当”地碰在一起，那声音让伏在草丛中的大周使团成员曹掾大吃一惊，心中大骂默啜有奶就是娘，急忙回去禀告田归道。

田归道深知危机降临，使命在肩，他不但要设法阻止默啜与朝廷为敌，更要为使团数十人的安危负责。果然，连续两天，他要见默啜，都被卫士拦在穹庐外，却看见大批突厥的骑兵离开黑沙城。第三天，田归道再次来到默啜穹庐，上前道：“请禀报大汗，就说大周副使田归道求见。”

卫士也不搭话，只管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田归道干脆趁卫士一不留心，闯了进去。

这时候的默啜早已非前日的默啜，冰冷的目光盯着田归道，形同陌路，大声喝道：“何人如此大胆，敢闯本汗大营，还不拿下！”

卫士应声进来，四把刀架在了田归道的脖子上，寒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耳际传来队帅的喝问：“见了大汗，为何不拜？”

田归道也不答话，反而哈哈大笑道：“大汗如此出尔反尔，何以取信于天下？纵然大汗无视礼仪，杀了本使也难掩你背信弃义的罪名。”

默啜大吼一声：“拉出去砍了。”

田归道环顾周围，弹了弹冠冕上的灰尘，镇定自若道：“大汗执意要杀本使，也该待本使陈明利害，再杀不迟。”

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人声嘈杂，一个人扯着嗓子高声喊：“田大人，你可在里面？狄大人有战报来了。”

这声音让默啜吃了一惊，他无法判断狄仁杰送来了什么消息，可来人的音调那么高亢欣喜，莫非是大周军队胜了？默啜可汗刚刚被契丹使者怂恿起来的反心又开始动摇了……虽然他仍存怒容，说话的声音却是柔和多了：“让他进来！”

那人一进来，见到如此情景便跪倒在地道：“参见大汗、田大人，狄大人有战报来，我军在沙麓山大获全胜，契丹别帅李楷固、骆务整已归降大周，在娄师德总管帐下听命。”

田归道这才松了一口气，笑了笑道：“看来本使不用多说什么了。”

来人又从腰间解下两个包裹，扔在地毡上道：“这是前来黑沙城的契丹的第二批使者，在下已经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如今交与大汗处置。”

默啜呆了半日，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时，左厢察默咄进得帐来，对默啜耳语了几句。默啜随之便急忙上前，将田归道拉到身边坐下道：“方才不过是一场误会，都是孙万荣的使者假传信息，蛊惑本汗，还请使君海涵。”

田归道打心眼里感谢狄仁杰，若非他命旅帅将战报及时传回，今天可就性命难保了。

田归道很大度地笑了笑道：“大周有言，君子之过，从不惮改。还是请大汗发兵吧！本使也要回神都向陛下复旨了。”

默啜可汗急忙道：“请使君回到神都务必转达本汗的诚意，突厥归附大周，绝不食言。自此刻起，我军将发兵新城，取其新巢，直捣老巢，一举灭之。”

孙万荣这几日一直心神不定，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甚至不知道“夺下幽州”对他来说，究竟是胜利还是沉重的负担。

也不知是自己过于乐观，还是细作送来的情报有误，原以为渔阳定是不堪一击的，谁知清边道副总管竟将自己紧紧缠住，不能克，也无法脱身。更要紧的是，李楷固、骆务整、何阿小几位别帅自东石硖谷之战后，就一直没有音信，幽州实际上已成为一座孤城。如此下去，即便是武攸宜围而不打，再相持几个月，城内也会人心大乱的。

他本来是想借东石硖谷伏击大胜之机一举拿下幽州，并在此自立可汗，再图南下，兵指神都的。可现在看来，事情并不似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久，他就得到消息，狄仁杰在沙麓山伏击了李楷固、骆务整所部，二人在狄仁杰的说服下竟重新回归大周。这消息，让孙万荣惊呆了，他实在无法相信这是事实，怔忡了许久才清醒过来大哭道："神明的狼神啊！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契丹被剿灭么？"

当日，孙万荣急急召集了所部将军、军师议军，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懦弱怯战的武攸宜一定是受了高人的指点，才能够如此镇定地对幽州围而不打，看来他们是要消磨契丹军的意志，以达不攻自乱的目的啊。

在众说纷纭之时，军师却一直没有说话，孙万荣便问道："军师焉何默然不语？"

军师见主帅问起，便拂了拂袖口的灰尘，站起来环顾了一下诸位将领道："诸位所言，皆乃实情。自李、骆二人倒戈之后，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已尽去。依在下看来，当务之急，莫过于自保，故而新城之危不能不虑。"

新城是孙万荣在节节胜利的情势下，于营州东南四百里处构筑的一座城池，专门用以囤积从战场上掠取的财物，并安置本军的老弱病残。倘新城失守，则契丹军无以据守。

孙万荣很欣慰军师的见事清明，便道："军师能如此想，必是已有破敌之策。军师不妨讲来，本帅洗耳恭听。"

军师清了清喉咙便道："周军北来，长途疲累，虽有良将，尚不足畏。所畏者，乃突厥人耳。彼在我军后方，若是偷袭，则我无还手之力。然据在下观之，突厥之顺服周朝，无非图我契丹之土地人众而已，大帅不妨派遣使者前往说项，许诺破周军后，与之分土，必离间其与周朝关系，解除我军后顾之忧。如此，则克周军也许有望。"

孙万荣闻之大喜过望，当即派遣三名使者前往黑沙城，然而却一去半月，毫无音信。他急忙又要军师选军中之佼佼者两名，再度北上，可至今仍无音信，孙万荣便陷入了起兵以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

夕阳在城西的燕山群峰后缓缓落下，把漫天晚霞洒向长空。孙万荣登上城头，举目远眺，周军营寨的旗帜在几里外迎风飘扬。攻城的鼓声虽暂远去，连绵的角声却呜咽着哀愁。

刀枪相见的一天过去了，周军除了一部分骑兵还在来回巡逻外，步兵已开始就地用膳了。回头再看看城头上的契丹兵，都是一副饥饿难耐的模样，与刚刚进城时判若两人，他的心里就很不好受。

回想起一年前的五月，他与李尽忠起兵时，是何等的兵强马壮！那时

节，周军在他们眼里简直不堪一击，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们觉得拿下神都指日可待。也正是这一点，支撑他在李尽忠病逝后坚持了下来。可如今他明白了，周朝不只是武攸宜、武三思，还有智慧过人的狄仁杰、娄师德啊!

西天最后一缕晚霞渐渐失去了亮丽，易为一片乌云。当六月的热风拂过眉头时，孙万荣忽然就有了一种深深的寂寞。他在心底轻轻地呼唤着祖父。他的祖父孙敖曹曾是隋朝的光禄大夫，武德四年归附了唐朝，唐高祖便将营州城交给了他，授辽州总管，那时也算是封疆大吏，独霸一方。就是他孙万荣，在垂拱年间不也曾被当今皇上授了左玉钤将军、归诚州刺史么？可如今……

李楷固、骆务整可以重新归降，然而他不能。

回到大帐，军中膳厨已送来了肥嫩的牛羊肉，可他没有胃口，只是随意喝了几口马奶酒就躺下了。然没有多久，他就被军师唤醒，说是他的妹夫、新城守将乙冤逃到幽州来了。

孙万荣“呼”地从榻上跳起来，才发现乙冤已跪在了他面前。

“怎么回事？”孙万荣厉声问道。

乙冤放声大哭：“新城完了。突厥兵受周朝蛊惑，杀了我使者，又攻我新城，末将拼死抵抗，然寡不敌众，突厥军尽杀我老弱病残，掠囚女及财物而去。”

孙万荣顿觉精神恍惚、天旋地转，霎时昏了过去，军师忙传医官来，经过一番救治，他才醒转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乙冤该杀，突厥人背信弃义，幽州危矣！

军师没有回应他的话，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孙万荣的心就提到了半空：“周军是否攻城了？军师快告诉本帅。”

军师这才咬了咬牙道：“方才城头值守的将军来报，周军已经趁着夜色攻城了……”

话还没说完，一位将军便仓皇地奔进来禀报：“依附于契丹的奚人军队见大势已去，遂开了城北门，迎接周军进城了。大帅还是趁敌军尚未到帅府，从东门突围出去吧。”

孙万荣铁青着脸，从腰间拔出宝剑，仰天长啸道：“此天亡我也！即便如此，本帅当与幽州共存亡。”说罢，他就要朝外冲，却被将军拦腰死死抱住。

这时又冲进来几位将军齐声道：“请大帅率军突围，吾等誓死追随大帅，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军师也上前扶着孙万荣劝道：“留得今日身，方图明日事，大帅速速从东门突围吧！”

孙万荣沉思片刻，无奈道：“好！本帅就此离去，来日回来定当与诸位共享天下。”

言罢，他便匆匆上马，朝东门而去了。

阳光普照时，孙万荣和他的骑兵终于在距离幽州五十里的燕山南麓暂时刹住了脚步。回看幽州方向，曾经巍然的城楼不见踪影，曾经的营帐连属不见踪影，曾经的元帅大帐也不见踪影，跟在他身边的军士也只剩下区区两千余骑了。

将士们分食了仅剩的一些干粮，从谷底取来溪水解了渴。孙万荣则靠着一棵树，闭着眼睛养神。

在这六月的天气，披着铁甲厮杀奔走，战袍早已被汗水浸透，粘在身上，十分难受，嗓子眼更是干得冒火。队帅用头盔盛了水来，孙万荣喝了一口，这昔日苦涩的沟水，今日却是如此甘甜。

孙万荣舔了舔嘴唇的水珠问道：“下一步我军该作何打算？”

军师道：“于今之计，只有重回辽东再作打算。此地距山林太近，恐有伏兵，不宜久留。”

孙万荣便唤来将军，要他整顿人马，正要继续东行，“嗖”的一声，一箭从密林中射来，正中军师胸部，军师霎时口吐鲜血而亡。

孙万荣情知遭遇了埋伏，大喊一声“上马”，便率先向东奔去了。

埋伏在密林中的娄师德眼看着叛军纷纷落马，便不由得感喟，难怪契丹军久攻不克，单是他们以生命保护主帅的气概就足以说明。他身旁的李多祚道：“请总管大人允许末将率一千人马，捉那孙贼回来。”

娄师德笑了笑道：“强弩之末，何劳将军动干戈？老夫料定，张九节将军正在前面等着他呢，我等还是静待佳音吧！”

这是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六月三十日，正是头伏，酷热的太阳炙烤着幽东大地，在张九节一路追杀下，孙万荣身边仅剩十余骑。

人马疲劳到了极点，饥饿到了极点，意志低落到了极点。太阳就像钉在天空一般，奔走了几里，抬头看去，它似乎没有任何移动。军士们一见到潞水河，便纷纷奔了过去，将头浸在水中半晌不愿意出来。

干粮早已吃完了，大家都饥肠辘辘的，他便让几位军士到附近的农家找些吃的，只留了队帅一人在身边应急。

坐在树荫下，孙万荣的眼睛潮湿了。自出了幽州城后，他发现自己变得格外脆弱，眼里总浸着酸涩的泪水。如果哭能扭转败局，他宁愿对天大哭一场。回想这一年，简直像是一场梦，可这梦到今天大概也就醒了。

队帅巡视了一圈后，回到孙万荣身边道：“大人！倘是能够得朝廷宽恕，归降也不失为一条活路。”

孙万荣立刻警惕了，目光一下子变得十分犀利：“你是要投降吗？”

队帅回避着他的怒视道：“卑职只是不想大人痛苦。”

孙万荣颓然地靠在土坡上，讷讷道：“今欲归周，定难宽恕，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

“与其如此痛苦，倒不如让卑职为大人解痛吧。”队帅说着便从背后刺了孙万荣一刀，孙万荣只说了一个“你”字，就倒在了栗子树下……

第十章

立嗣又起新风雨

化险方迎旧血亲

一场风雨终于过去。随着大片失地的收复，狄仁杰也升任了魏州都督，武攸宜、娄师德则率领大军凯旋。

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的朝会上，围绕如何处置平叛后事，群臣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曾闻叛军而退避相州的武懿宗奏请："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除之。"此议立即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对。

首先是娄师德出列奏道："这些百姓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臣恳请陛下赦之无罪。"

武懿宗很不以为然，争辩道："河北民风彪悍，素为贼众所用，杀之方能震慑一方，保社稷平安。娄大人乃朝廷重臣，何以替刁民开脱？"

娄师德很不屑地看了一眼武懿宗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望风逃走，贼众滋蔓，又欲诿罪于乡野诖误之人，传将出去，岂非让天下人耻笑？"

武懿宗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无言以对。

见娄师德说话，平日对武氏的飞扬跋扈早已心怀愤懑的官员们都纷纷站出来说话。其中一位名叫王求礼的左拾遗甚至奏道："武懿宗为臣不忠，若非他临阵脱逃，河北百姓岂会遭此屈辱？应杀之以谢天下。"

司刑卿杜景俭虽不像王求礼那样激愤，但同样认为："此皆胁从之人，请原谅之。"

证圣初年，杜景俭就是被武承嗣诬为李昭德党徒受到牵累，贬为溱州刺史的，直至来俊臣伏法后，才被召回神都。

令武懿宗十分不解的是，武承嗣竟然没有出来为自己说话，他侧目看了几次，武承嗣都视而不见，这让他很伤心。

其实，武承嗣又何尝愿意看到武懿宗遭抨击呢？只是武懿宗作为三军总管临阵退却，自然是罪无可恕，自己又能说什么呢？

皇上虽然平日对武氏家族多有偏袒，可像这样战场畏敌的行为她是绝不能容忍的。果然，武曌义正词严道："诸位爱卿，孙贼一死，河北重归清朗。诸卿所奏，正合朕意，对胁从贼众之百姓，不予追究，令其归田，安居乐业，以显圣朝仁政。"

“陛下圣明！”大臣们齐声感叹，但朝臣们却没有听到任何对武懿宗的处置，不免感到很失望，但也都默然不语。

接下来，武曌当朝宣诏：“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娄师德继续任纳言。”

本来朝会到这时已近尾声，大家谁也没有准备，只想快些散朝，武曌突然问道：“顷者来俊臣、周兴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有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周兴、来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难道真的没有冤枉么？”

这话问得突然，朝臣们一时都愣在了那里，但每个人的心间都激起了浪花。

武承嗣依旧保持了沉默，不是他没有听懂皇上的话，而是担心会引火烧身，那些案子，哪一件不是他亲自授意的呢？如果皇上忽然心血来潮，要将这些人昭雪平反，自己岂非自招其祸？

正此时，夏官侍郎姚崇出列说话了。武曌的眼睛顿时一亮，自平叛以来，她越来越觉得这个姚崇的举止言语都很遂她的意，于是，在他刚刚举起笏板的时候，武曌就欣然点了点头。

姚崇道：“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来俊臣、周兴等罗织罪名，自以为功。陛下虽然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能自保，何敢对案情提出异议？再说了，所问者若有反复，惧遭重刑，不若速死。赖天启理心，兴等伏诛。故而，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

所谓听话听音，姚崇这番话不唯将以往的冤案与皇上的关系彻底斩断了，还盛赞了皇上亲自将来俊臣、周兴之流治罪，说得武曌凤颜大悦。更重要的是，他并无追究冤死者案情的意思，而断言未来不会再有谋反之人，可以说这话说得各方都不得罪。

因此，武承嗣追着姚崇的话尾赶忙道：“姚大人之言，金声玉振，小王感佩之至。臣启奏陛下，应对姚大人予以重赏。”

武曌顺势道：“传朕旨意，赐姚崇钱千缗。”

然而，总有人会追究历史积案的，去年（万岁通天元年）刚刚被召回京城、任了左肃政台殿中侍御史的徐有功，就对姚崇的话很不以为然，出列奏道：“前任洛阳令魏元忠，当年在平定徐敬业叛乱时曾担任军中监理，多次出计胜敌，战功卓著，班师后被陛下任为司刑正，进而迁洛阳令。然则，终被来俊臣、侯思止陷害，流放于岭南。当初审案时，微臣亦在司刑寺，多次申明其为冤案，却昭雪未果，今二贼伏诛，当还他一个清白。”

闻言，武曌就觉得姚崇与徐有功一柔一刚，所奏均甚是有理，便当朝下旨召魏元忠回京，任肃政台中丞。

娄师德、豆卢钦望、杜景俭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感慨徐有功此奏真是太及时了。特别是杜景俭，曾与徐有功二人因与来俊臣、周兴等人在审案上思路相左，主张重证据、轻刑罚而被称之为“徐杜”，此时的他自是十分欣慰，当年的徐有功又回来了。

娄师德借机又禀道：“幽州都督狄仁杰，在魏州刺史任上平叛有功，应予褒奖。”

武曌就在心里开心地笑了，这两个人如今真是珠联璧合，甚是默契啊。其实，就是娄师德不说，武曌也已经对狄仁杰有了新的打算。

武曌抬起头，看一眼娄师德道：“爱卿所奏，正合朕意。朕对狄怀英的安置早有打算，不久就会有消息的。”

散朝以后，刚回朝的几位朝臣都有说有笑地相携着离开，武承嗣却阴沉地望着几位的背影，心事渐渐地沉重了。他实在不明白，皇上这是怎么了？把那些罪臣纷纷召回神都，这以后还有平安日子过么？不过，他觉得，武氏一族在皇上心中还是有地位的，起码武懿宗并未受到惩罚，这也算是一个兆头。

十月，朝廷下诏，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两人同为平章事。至此，垂拱以来受压的臣僚都回来了。这也是狄仁杰第二次入阁成为宰相，几度沉浮，他自己也是感慨万千。

狄仁杰回京后的第一道奏章，就是谏言皇上继续太宗年间的“羁縻”之策，对四夷以安抚为主，武备为辅，他在奏章里道——

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可矣。何必穷其窟穴，兴蝼蚁校长短哉？但当敕边兵，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

狄仁杰这番奏言很快获得了武曌的首肯。当武承嗣等人弹劾狄仁杰上任之初就欲松懈军防时，反而遭到了她的申斥：“你等昧于大局而关注枝节，但凡你等有狄怀英一半，朕也就高枕无忧矣！”

武承嗣一惊，皇上这话似乎在什么地方说过……“哦！”他记起来了，当初皇上也是这样看李昭德的。

从瑶光殿出来，武承嗣便闷闷不乐，回到府上，就见武三思、武攸宜、武懿宗都在府上等候多时了。说起平叛，众人就一肚子委屈。

武懿宗道：“为弟且不说了，攸宜乃行军总管，平叛凯旋，为何皇上的赏赐倒不如那个魏州刺史狄仁杰、田舍夫娄师德？”

武三思长叹一声，责备武懿宗道：“都是你坏了武氏兄弟的名声，你最大的不该就是未见贼寇而先撤军。结果，让皇上在大臣面前颜面无存，自然也影响了建安王的赏赐。”

武懿宗轻蔑一笑道：“王兄还好意思说为弟，王兄不也畏敌怯战，躲在临榆关不敢出来么？”

闻此，武三思的脸就“唰”地红了，正要发作，却被从外面进来的武承嗣喝住道：“奸人都在为重聚神都而弹冠相庆，你等还有心思在此内斗，传将出去，不唯皇上伤心，且让奸人耻笑。”

大家这才安静下来，一心听武承嗣说话。

武承嗣讲了弹劾狄仁杰，却遭到皇上斥责的情况，然后分析道：“眼下的朝廷情势，与李昭德当年在相位时十分相近，甚至皇上说的话都如出一辙。只要这些人在朝堂多待一天，你我就多一分风险。因此，我等该同心同德，定要将那狄贼、娄贼挤出朝堂。”

武承嗣问起东宫境况，武三思道：“近日知制诰奉旨到太子府上探看，说是李旦整日作画为乐，对朝事越发地冷淡了，翻来覆去的也就那一句话，‘一切唯母皇之命是从’罢了。”

“那么皇上如何看呢？”

“知制诰说，皇上听后，沉默良久，接着就感慨自己与高宗皇帝风云一生，焉何自己的儿子都是扶不起来的蓬蒿呢？”武三思咽了一口唾沫继续道，“听说皇上还发制命太子监国，可太子死活不受。”

武攸宜就笑道：“太子还算是个明白人，皇上是在试探他呢！”

武三思很是赞同武攸宜的看法，也说道：“你我兄弟皆乃亲王，不管怎么说，好赖都上过战场，随着皇上春秋日高，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国嗣大计。”

武承嗣听到此处，眉头就凝结在了一起，河北战事刚起时，他曾经担心皇上命武三思出征，是欲立他为国嗣，因而纠结了好一阵子，好在他竟寸功未立。现在，倘是重新议定改立国嗣，舍他其谁？但这事情总须有人推动，便试探道：“知制诰整日与皇上在一起，可否推动一二？”

武三思面露难色：“皇上只是让知制诰批阅文书奏章，起草诏书制诰，并未让她过问朝政啊。”

两人正踯躅间，却听见武懿宗说了一句：“有两人可以说动皇上。”

“快说说，谁可当此任？”

“二张。张昌宗、张易之啊！”

武承嗣静思片刻，但旋即摇头道：“不可！皇上向来公私分明，断不会任他们议论朝政。”

武三思却狡黠地笑了，心想堂兄在朝这么多年，焉何如此古板？古往今来，有多少君主抵得住枕头风呢？何况皇上再怎么说也是个女人。但到了嘴边，他却并未多言：“兄长不试试焉何知道呢？”

“好！”武承嗣的眉头展开了，当下几位兄弟商定，由武三思出面，邀请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到白马寺赏秋、放生、品茗。

十月的白马寺沉浸在一片秋色中。禅林中的枫叶红了，仿佛烟霞从天而落，殷红如火，秋风拂过，落霞满地，踩上去软绵绵的；与红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雄宝殿背后郁郁葱葱的松柏；再往后的塔林间，除了松树，还有槐树，更是满目金色；走过放生桥，就是放生池，金鳞翔水，浪花翻卷，好一派深秋美景。

为了迎接张氏兄弟的到来，怀清法师遵照武承嗣的吩咐，将禅院的小径扫了一遍又一遍。

上午巳时一刻，对面的坡上便来了一队人马。

怀清忙对站在身边的怀空说道：“快去知会僧众，在山门前一字排开，迎接魏王一行。”

那队人马终于到了山门前，怀清惊异地发现，身为魏王、梁王的武承嗣和武三思竟然把自己的马交给卫士牵着，却分别为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牵马。

“前面是上坡，大人小心。”武承嗣对坐在马上的张昌宗说道，“大人金枝玉叶，若有个闪失，小王如何向陛下交代？”

张昌宗的脸就微微红了，可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微微点头道：“多谢王爷提醒。”

眼看到了坡坎边缘，都能看见山门了，这时张易之坐骑的前蹄却磕到了石头，差点摔倒，武三思顿时变了脸色，急命身后的卫兵前去护卫。随后，他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珠，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大人受惊了！大人受惊了！小王……”

张易之轻松道：“在下没事，王爷不必惊慌！”

可直到在山门前下了马，武承嗣和武三思悬着的心才总算落了地。

随后，一众人等便在怀清法师的导引下来到了茶室，职司奉上了香茗。

放下茶杯，张昌宗道：“王爷请我兄弟来此，想必不仅仅是为了喝一杯茶，也不单单是为了赏秋吧？

武承嗣转脸对怀清道：“不逢佛事，我等就在这里闲叙，法师有事就先忙去吧。”

怀清便很知趣地退了出去。

武三思站在门后，直看到怀清的身影转过法堂，消失在松林间，才掩了门，吩咐随从抬来两只箱子。打开箱盖，但见金光闪闪，耀得张氏兄弟睁不开眼睛。

武承嗣说道：“大人每日侍奉陛下，颇利于陛下执政，小王深感欣慰，无以相赠，就将这些西域奇珍送与大人赏玩。”

张昌宗忙摆手道：“王爷这是为何，在下怎敢收取如此贵重的财物？”

武三思狡黠道：“大人收下了，小王才好说事呀。”

张易之捧起箱内的珍奇古玩看了看，见其间不乏价值连城的，便道：“恭敬不如从命，我兄弟暂且收下，王爷有话不妨直说。”

二张并不知道，这些珍奇古玩都是武氏兄弟收受的贿赂，早在前几日，就遣人送来藏在白马寺的地室里了。

见张昌宗兄弟接受了赠礼，武承嗣这才将近来朝廷任吏的变化述说了一遍，末了才道明邀请二人前来赏秋的原因：“想来两位大人也知道，太子入主东宫已有七年，然平庸无奇、毫无建树，仅醉心于声色翰墨，此岂储君之所为乎？如此下去，大周社稷何以为续？小王思之，不免忧心。”

张昌宗立即明白了，看来二人果然是为了改立国嗣之事啊。

“你我同事一主，陛下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张昌宗想了想，“陛下向来不喜欢将私情带进公事，故而……”

“所以，才请两位大人到郊外的白马寺商议呀，”武三思立即接上话道，“不过，小王知道两位大人一向干练通达，长于周旋，定能玉成此事，还请不要推辞。”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昌宗也不好推却，侧过脸看了看张易之，两人会意地点了点头道：“王爷所托，在下当不遗余力，但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且看王爷的造化吧！”

武承嗣赶忙谢过，调侃道：“大人何时也参了佛理？”

张易之拊掌大笑道：“大人难道忘了‘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道理？侍奉皇上，焉能不潜心向佛？”

张昌宗将杯中的最后一口茶喝完，起身道：“既是来到了这佛门净地，理当进香拜佛，向善放生。烦劳王爷安排一二。”

“甚好！”武三思说着便叫来手下吩咐了几句，四人便一起来到大雄宝殿，早有寺中的职司持了香火在那里等待，四人便都上了香，许了愿。

从大雄宝殿出来，过了放生桥，已有几名职司在那里等着，旁边放了两只木桶，一个里面存了小龟，一个里面放了几条鱼；另外还有两只鸟笼，分别装着喜鹊和翠鸟。

张昌宗很谦恭道：“王爷请！”

武承嗣便放飞了一只喜鹊，祈愿自己能如这喜鹊一般飞向一个好的前程。张易之选了翠鸟，放飞天空，仰头看了许久，为鸟儿也是为自己。武三思则选了鱼，取其如鱼得水之意。张昌宗是最后一个放生的，他捧着小龟，瞅着它的小眼睛看了好大一会儿，才放进水中，他是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岁比彭祖。

至此，各位也都不虚此行了。因此，每个人回看山门时，都是满面春风。

二张一回到宅院，府令就告诉他们，瑶光殿来人了，传两位大人午后申时进宫，从北门进去；申时三刻，与皇上共进晚膳。

“知道了。”张昌宗嘴上这样说，心中却是老大的不快。说起来，自己也封了云麾将军，为何还是必须走北门呢？难道南门真的就只能走宰相么？当然他也只是想想，这念头很快就过去了，一心等待夜晚的到来。

申时二刻，兄弟俩各自乘了自己的车子到了瑶光殿，张尚宫带着尚衣、尚食等几位在殿门口等候，看见两位，急忙上前施礼，导引他们进去。两人坐了片刻，就听见武钦尖着嗓子喊道：“陛下驾到！”

“微臣恭迎陛下。”两人急忙起身跪倒在地。

武曌情之所至地在张易之脸上拧了一把道：“平身吧！”

张昌宗兄弟轮流向武曌敬酒。武曌问他们白日都去了哪里，张易之抢先回答说去了龙门寺。他知道，白马寺乃皇上伤情之处，怕自家兄弟不小心说出口惹皇上不高兴。

张昌宗立即明白了兄长的意思，忙接口道：“微臣随兄长到龙门寺为皇上祈福了。”

闻言，武曌就分外高兴：“难得你们心中挂记着朕，朕就赐你等饮酒。”

席间，张昌宗几次示意张易之，但他都装作没有读懂，依旧小心翼翼地吃饭。他们这些微妙的交流又怎么会不被武曌发觉呢？她饮过一杯酒问道：“两位爱卿是有话要对朕说么？”

“这……”

“有话就说，何须吞吞吐吐。”武曌放下筷子，一本正经。

张昌宗沉吟片刻，终于很谨慎地说道：“微臣是怕惹陛下不高兴。”

武曌笑了，很温婉地说道：“自两位爱卿陪伴以来，朕身心健旺、愉悦情畅，有话尽可说，朕不怪罪就是。”

“微臣也是为社稷虑。”张宗昌这才放胆将重启改立国嗣之议奏给了武曌。末了，他还特别强调，“陛下开启武周革命，移风易俗，四海咸归。李氏宗室，虽经打压，木摇而叶落，然至今暗流依然。前不久李尽忠反叛，打的就是匡复李唐宗室的旗号，足见革命之难，易帜之艰。何况立嗣事关国运，臣望陛下以远虑而排近忧。”

张昌宗说话时，显得诚惶诚恐，赶紧又补充道：“微臣明白不该妄议朝政，然则，微臣为陛下计，不吐不快，请陛下治罪。”

出乎张家兄弟预料的是，武曌并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地说道：“这事在李尽忠反叛时朕就想过，只是尚有诸多顾忌。两位爱卿既然陈奏，朕当然不会不考虑的，吃饭吧！”

饭后，武曌要张尚宫安排宫娥们为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沐浴。张昌宗就有点受宠若惊，往常都是先在宫外沐浴之后才进宫的，今日享受殊遇，足以证明他们的话皇上听进去了啊。

第二天，张昌宗就把皇上的态度转告给了武承嗣。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节过后的第一次朝会后，武曌特地留下了鸾台侍郎狄仁杰。

自万岁通天元年以来，武曌总喜欢在瑶光殿批阅奏章，今日转到武成殿，狄仁杰立刻意识到皇上必有大事要问自己的意见。

一向在群臣面前不苟言笑的武曌与狄仁杰说起话来，却总是很随和。如今也一样，君臣虽然分尊卑而坐，但说话的气氛很随便。武曌问道：“近来有不少大臣谏言朕改立承嗣为皇太子，朕就想听听，爱卿如何观之？”

狄仁杰不答反问道：“不知哪家大人言出此议？”

武曌笑了笑说：“这就不是爱卿该打听的事情了，朕只想知道，爱卿如何看此事？”

狄仁杰很从容地回道：“臣铭感陛下恩泽浩荡，与臣坦然相谈，为此臣不敢隐情。臣以为文皇帝（唐太宗谥号为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唐高宗谥号天皇大帝）以二子托陛下，今陛下乃欲移之他族，非天意耳。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

武曌依然有些固执道：“子与侄皆朕血亲，无厚薄之分。朕只是以为，旦

儿平庸，难当国任，故而欲改立承嗣，有何不可？”

狄仁杰依旧从容地阐述：“一为子，一为侄，在陛下虽无厚薄之分，然在太子、魏王，却有远近之别。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陪享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

武曌也不生气，她就喜欢狄仁杰直率却不违礼的说话方式，便也畅言道：“爱卿此言，未免危言耸听。此朕之家事，爱卿无须预知啊！”

狄仁杰并不退后，坚持道：“陛下之言，不无道理。然则，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为宰相，岂可不预知之乎？”

“你呀！这张嘴……”武曌指着狄仁杰，接着轻松而欢快地说道，“好了！今日就此打住，容朕思虑之后，再做决策。”

狄仁杰出了武成殿，就要回署中，刚刚上了车，却被喊住，他回头望去，原来是娄师德。遂先拱手行礼道：“大人好！这厢有礼了。”

“何须拘礼。”娄师德腆着大肚子摇摇晃晃地过来了。随后，他告诉狄仁杰，“老夫大概不会在神都待太长时间了，皇上已经要老夫继续任检校营田大使了，免不了又要西行。听与张昌宗、张易之同为控鹤监供奉的吉顼说，陛下近来又在酝酿改立国嗣之议，老夫心中甚是不安啊！”

控鹤监是武曌专为招纳男宠而设立的“公署”，由张易之、张昌宗掌管，并设有丞、主簿等官。

狄仁杰点了点头道：“不是听闻，而是真有其事。今天，皇上就是找在下征求看法的， 不过，在下持理禀奏，该说的也都说了。”

娄师德很赞同狄仁杰的处事态度，也很欣慰自己当初没看错人：“记得在平州前线，君我曾经有约，要迎庐陵王回归。”

狄仁杰感慨道：“如何能够忘得了呢？”

娄师德当即表示：“看来，老夫也要进宫面见皇上，表明对改立国嗣一事的看法，绝不能让武氏觊觎储君的图谋得逞。”

说完话，两人便在司马道口别过了。

武曌没想到，走了一个狄仁杰，又来了个娄师德。本来心中有些不快，可“田舍夫”臃肿的身姿却让她生不起气来。况且，娄师德并没有直接说出此行的目的，而是先提起了营田之事：“据微臣近来私下侦查，各地营田将中，确有人有盗卖军粮之嫌。微臣已然决计，等春耕开始，就西行巡查，断然将嫌犯捉拿归案，以正朝纲。”

武曌就十分喜欢娄师德这种做事方式，点头道：“有爱卿出马，朕就高枕

无忧了。”

娄师德忙谢过了皇上的恩典，接着就把改立国嗣的传闻提了出来。

武曌先是一愣，接着就坦然地告诉他道：“近来有不少朝臣谏言，然朕只是咨询了宰相，并未决定。”

“万万不可！”娄师德没有二话就跪倒在了武曌面前，言辞恳切，“叛乱刚平，战火方息，陛下又复改立国嗣，倘有外贼趁机入侵，岂非又添新乱？”

武曌“咦”了一声，这一层她的确没有想到，忙上前扶起娄师德道：“爱卿所言有理，改立国嗣，乃是大计，朕岂可随意为之？待朕缜密思考后再说。”

“陛下圣明！”娄师德见机便起身告辞。

武曌竟将他一直送到殿门口，特别叮嘱道：“西行巡检，山高路遥，爱卿珍重。”

武曌没有想到，改立国嗣的动议很快将朝臣分为了两股。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王方庆，同凤阁鸾台三品王及善等随后也相继上书劝阻。武曌的心就陷入了平叛后从未有过的纷乱，似乎连张昌宗、张易之侍寝也无法排解。有时候，她也会无端地发怒，将二人赶出寝殿。

张昌宗、张易之十分惶恐，忙将之告知武承嗣、武三思，二人除了大骂狄仁杰、娄师德之外，却也拿不出对策。

一天，张昌宗、张易之在控鹤监遇见任右肃政台中丞的吉顼，闲聊起皇上近来的喜怒无常。吉顼并不感到意外，还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解铃还须系铃人。”

“足下此言何意？愿闻其详。”

吉顼诡秘地眨了眨眼睛问道：“二位近来可在皇上面前提到改立国嗣一事？”

见二人不置可否，吉顼就压低了声音接着说道：“改立国嗣一事早在垂拱年间就起过风波，这么多年过去了，大人重提旧事，必有缘由，如果能告知在下，兴许可以为两位大人解忧。”

张易之压低声音道：“吾等兄弟只管侍奉皇上，哪有闲情管这些事情。只是两位王爷有求，吾等兄弟不便拒绝罢了。”

“这样就好！”吉顼来到两人面前，很有点面授机宜的做派，神秘道，“既是如此，话已带到，大人也算对得起王爷了。于今之后，切勿在皇上面前再提此事，在下料陛下定会凤颜大展的。”

张昌宗心头的重压这才有所缓解，连道：“听君一席话，醍醐灌顶啊！”

从此以后，张昌宗、张易之只一心一意地当好侍寝，再没有从他们口中听到关于国嗣的只言半语。

大约半个月后，正是桃花落罢、梨花开放的时节，武钦急忙到署中宣达皇上口谕：“听闻神都苑梨花怒放，传狄仁杰陪朕前去赏梨花。”

狄仁杰忙将手头的公务放下，跟着武钦来见武曌。这一对君臣，一个锦心绣肠，一个目达耳通。狄仁杰知道，皇上宣他绝不仅仅是赏花踏春，恐怕离不了改立国嗣这个话题。

果然，当他来到瑶光殿门前时，只有皇上的銮驾威赫赫地排列在司马道上，他正四处张望，却听见车辇内传来武曌的声音：“别寻了，朕今日就宣爱卿一人。”

这可是平日朝臣们极少享受到的殊遇。狄仁杰很愉快地上了车，并且自然地担任了导引，武曌由衷地点了点头。

待武曌和狄仁杰走在满目的花潮雪海中时，满身都染了淡淡的花香，肩头还时不时地落了一两片花瓣。武曌在花色的映衬下，皮肤益发显得白皙，她踱着很悠闲的步子，足尖偶尔染上点点清露，便有一种清凉的惬意。兴致来了，武曌还会摘一朵花在掌心把玩。武钦与张尚宫很少见到皇上如此消闲，只有狄仁杰透过她优雅的一颦一笑，感受到了她心头的云翻浪卷。

等狄仁杰从后面赶上来时，武曌将手中花瓣扔在地上，看了一眼他说道：“朕今日有几梦，百思而不得其解，爱卿可愿为朕解之？”

狄仁杰道：“臣早年曾读过几天易学，愿为陛下分忧。”

武曌转过一个弯，放慢了脚步说道：“数日前，朕梦见一鹦鹉，双翼皆折，几不能动，醒后颇感奇异。爱卿以为此梦预示着什么？”

狄仁杰捻了捻美髯，若有所思道：“启奏陛下，微臣浅陋，窃以为鹉者乃陛下姓氏之意象也；折翅者，乃指陛下二子也。”

“果真如此？”

狄仁杰并未直接作答，却借着孔子的话说：“子曰，祭神如神在。陛下信则有之，不信乃臣姑妄说之，陛下不妨姑妄听之。”

武曌沉吟不应，过了一会儿，却又把第二个梦说给狄仁杰听：“朕前日夜间，梦见自己与人双陆（下棋），频不见胜，这又是为何？”

狄仁杰掐了掐指头说：“双陆不能胜，盖宫中无二子也。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虚备位哉？”

这一回武曌真的惊诧了：“近来朕一直所想之事皆断于朕的胸中，爱卿为何知之甚详？”

狄仁杰笑看着武曌道：“臣上观乾象，无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实未厌唐德。陛下可曾记得？当年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招募兵卒，月余而不到千人；后庐陵王踵之，未及二旬而得五万人众；陛下再忆此次平叛，何以贼众要以‘归我庐陵王’为号？以此观之，人心尚可测之，而天意万不可违。”

武曌的脚步在梨园中心的空地上停住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道：“爱卿为朕解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可得？”

狄仁杰觉得话说到这个地步，是该帮助皇帝厘清轻重的时候了，便道：“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宸衷啊！”

这话武曌听着顺耳，狄仁杰果然说话滴水不漏。他并不像李昭德那样将武氏侄子说得一无是处，可所有的褒贬却都在不言中了。一个“宸衷”，便把抉择的权力呈给了皇上。

两人从此无言，一直沉默地走完梨园曲径。来到林子边缘时，武曌终于说话了：“爱卿真乃孔明在世，朕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不过……”

狄仁杰立即接上武曌的话道：“微臣明白陛下之意，毕竟是陛下亲手废了庐陵王的帝位，现今召回，难免有纠错之嫌，有损圣誉。臣倒有一谏言，不知当否？”

“爱卿快说。”

“可托词庐陵王有疾，召殿下、王妃、诸子偕行，回京疗疾。既不揪扯旧事，又显陛下圣恩，岂不两利？”

“哎呀！你这个怀英……”武曌的笑声中带了明显的轻松，“你这心思都是从何处学来的，朕真不知道……”武曌望着面前的狄仁杰，忽想假若当初偏信了来俊臣的谗言，将他斩了，岂会有今日的君臣对语？她不禁为自己当初的决定而快慰。

纠结了数十日的改立国嗣一事终于有了决定，武曌忽然觉得，这三月的风分外和煦，太阳也分外亮丽。

不久的朝会上，武曌便宣布：“房州来书，报庐陵王身体有疾，着派遣得力臣僚前往，接其回京疗疾。”

然武曌毕竟不是狄仁杰，一旦坐上龙案，她不得不平衡各方的情绪。她知道，武承嗣和武三思并非浑噩糊涂之人，而且他们数十年来一直追随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此武曌当朝罢去了极力阻止改立国嗣的王

方庆的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其为麟台监，罢去杜景俭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其为秋官尚书。

喧闹非常的第二次改立国嗣之议就此浪息波平。

三月的房州，气候较之汉江以北，就显得有些热了。各种花草树木都呈现出一年中最为勃发葳蕤的样子，满山的野花姹紫嫣红，染香了每一条溪水，染红了洒在山谷间的阳光，也迷醉了每一条山径。

丹江从三月起，也已进入汛期，汹涌而又磅礴。

但对李显来说，这一切都已司空见惯，季节在他心中早已混沌一片了，他每日无非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罢了。

如今，他站在丹江口，望着滔滔远去的江水，一切的记忆都模模糊糊的，那离京时的泪洒行道，那迢迢南下的风餐露宿，那走过关门岩前的思愤，那二次迁回房州时的担惊受怕，似乎都很清晰，又似乎都很淡远。转眼，他已是四十三岁的人了。

往事并不如烟，有几件事情他是刻骨铭心的。一是光宅元年徐敬业谋反时，先是以雍王李贤尚在人世为号，事情败露后，又打起了“还我庐陵王”的旗号。那是他噩梦如魇的日子，他暗暗叫苦，埋怨徐敬业不识时务，以卵击石，更担心将自己牵扯进去；那也是他完全被当作囚犯的日子，王府周围终日满布岗哨，甚至连如厕都要向岗哨禀报。好在徐敬业起兵如昆仑雪崩，来得快也败得快，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到房州见他，他才得以躲过一劫。

李显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自知治国不能与长兄比，论才干也不能望已故太子李贤项背，论起地位，李旦如今还是国嗣。可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谋反者都以他为号呢？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当他在房州度过三十二岁生日时，出席酒宴的房州长史带给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博州刺史李沖起兵反叛，以‘归还庐陵王’为号。”他当时就吓昏了……

再者，前不久的松漠都督李尽忠反叛，同样打出了“还我庐陵王”的旗号。他为此而提心吊胆了将近一年时间，直到孙万荣败落被杀之后才得以安心。

他就这样被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折磨催白了双鬓，刚刚四十三岁，就老态尽显。更让他痛苦的是，长子李重润年已十六。高宗在世时，非常喜欢他，曾立其为皇太孙。随着他被废帝位，儿子受到株连，也贬为了庶人，这些年跟着自己饱受磨难，尚不知何时能回到神都。而后宫嫔妃生的三个儿子究在何处，他更是茫然无知。

陪伴在旁的房州长史深谙庐陵王此时的心境，便劝道：“时候不早了，王爷还是回化龙王城吧！

李显点了点头，转身上了马，狠抽一鞭，向南奔去了。

李显结束了这次经刺史大人允准的春游，在两日后回到了房州治所。他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有朝廷使节在此等他。来人乃天官署职方员外郎徐彦伯，早年做过永寿尉、同州司兵参军等职。

房州刺史刘琛忙将徐彦伯介绍给李显。徐彦伯急忙上前依大礼参拜，李显一时间很是惶恐，除了当年狄仁杰来此时有过大礼参拜，多年了，他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份……以致他很久才反应过来："爱……爱卿平身……"

徐彦伯在行过君臣之礼后，才站起来道："庐陵王接旨！"

李显又是一愣，旋即清醒过来，忙跪倒在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制曰：朕闻庐陵王李哲，远在房州，体多疾患，萦萦系念，着即偕其妃、诸子归京疗疾。复其名显。钦此！

房州府内静极了，静得只剩下徐彦伯的气息。

李显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就像冬日里银光皑皑的莽原，分不清何处起伏，何处凹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惶恐之后，接下来就是浑身战栗，脸色苍白。"母皇何以现在忽然起了恻隐之心？"他已经十来年没有回神都了，此次回去是否意味着自己生命的终结？

看着面前的李显，徐彦伯心中也掠过不尽的悲凉，高声道："庐陵王谢恩！"

可没有人回应。他一连喊了三声，才听到房州刺史刘琛在一旁提醒："大人提请殿下谢恩呢！"

"谢陛下隆恩。"李显这才如梦方醒，头贴着地讷讷道。继之伏地号啕恸哭，"母皇要儿臣死，儿臣不敢不死。何必要押回神都呢？"

忽然，李显从地上爬起来，发疯地一边朝外跑，一边大喊："我不回去！干脆就地自裁罢了！"说着从值守的卫士手中夺过刀，就要朝脖子上抹，却被从后面追来的刘琛死死抱住。

"殿下这是怎么了？回神都疗疾，本是喜事，殿下这是何苦呢？"

李显的泪水滴在刀柄上："回神都死，房州亦死，何必长途跋涉？"

徐彦伯长叹一声，上前跪倒在李显面前道："殿下少安毋躁，请允准臣奏明原委。"

于是，他将神都如何围绕改立国嗣而生的风雨，狄仁杰、娄师德等人如

何进言皇上都述说一遍，末了又劝道：“陛下在神都，夜夜梦中看到殿下，醒后遥望南天，殷殷念记，泪湿衫袖。微臣请殿下打点行装，早日起程，皇上还等着呢！”

听到这些后，李显的情绪这才稳定下来，欷歔抽泣道：“母皇！儿臣没有一天不思念您啊！”

其实，眼前这个结局也是房州刺史刘琛没有料到的。他至今还记得前任刺史任杰离任时对他的一片肺腑之言。

那天，任杰在酒至半酣之际道：“刘大人！州中其他事务均已列在清册，在下就不多说了，就是城西二十里地的化龙王宫，乃庐陵王居处，还请大人多加关照。”

“还请大人明示。”

“庐陵王虽如今是庐陵王，但与李贤太子境遇不同，说不定哪天就翻过身来。为此大人须知进退，不可被奸佞所惑。”

此刻，刘琛便很惊异于任杰的见事之明，急忙上前搀扶着李显道：“微臣恭喜殿下得回神都。”

李显已恢复了王爷的气度，对刘琛说道：“本王在房州十年，亏得两任刺史大人关顾，方有今日。回神都以后，本王定当奏明陛下，以期擢拔。”

房州夜色，远峰如黛；月明星稀，清风徐徐。众人被浓烈的土著酒喝得共入醉乡，直到夜阑之际，李显方回驿馆就寝。

一道诏书，让李显的安危成为房州的要事。当夜，驿馆周围一连布了三道岗哨。刘琛又遣司马率了十数名高手在屋顶、屋角暗处守护。

第二天，李显一觉醒来，已是红日临窗，起身一看，徐彦伯和刘琛正在门外说话，不禁感慨自己睡过了。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心神笃定地进入梦乡。

用过早膳，刘琛便陪同徐彦伯出城，沿着化龙河谷行了约二十里地，王城就一点一点地映入了眼帘。城门大开，房州府别驾率领值守列队恭迎，城门外的广场上彩旗飘飘，李显又是一阵不解。

刘琛紧催坐骑，追上李显道：“昨日后半晌微臣就命别驾率军前来部署了，王妃正在等候殿下呢！”

李显点了点头，眼睛湿润润的，鞭策胯下的战马，朝城内奔去。这时，他身后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大周万岁！”

“陛下万岁！”

他的心不禁五味杂陈，是的，物是人非，十四年风雨迷离，他已不认识这个世间了。曾让他沐浴恩泽的皇皇大唐不复存在了，他即将回到的神都，是大周王朝的国都；他现在既不是大唐的皇帝，更不是大唐的亲王，而是大周的庐陵王；十四年的隔山隔水，使他与母亲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离开时，她还是大唐的太后，而今她已是大周的皇帝。他真不知道如何去适应这一切。

王妃韦香就在宫门前站着，一大群宫娥太监簇拥着她。隔着老远，他就闻到了从她身上散发的玫瑰香。一夜皇都风，俨然两代人，站在他面前的韦妃雪肤丽质、光彩照人、粉黛蛾眉、朱唇饱满。

在这一刻，他忽然就想起垂拱四年狄仁杰来访后，他曾拥着韦香说的一句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制。”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李显忘情地翻身下马，跑上前去与韦香紧紧地抱在一起。

“殿下！你有出头之日了！”韦香的哭声在耳边回响，“殿下！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第十一章

残梦一缕随烟散

沧桑满眼思让宫

六月，一夜南风吹黄了神都城郊的夏禾，也吹来了北方藩国突厥的使节。

因平叛有功，受到朝廷册封的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默啜，在致武曌的上书中，希望能兑现战前的诺言，让自己的女儿与大周的王公子弟通婚。担任此次使节的不是别人，正是左厢察默咄。

面对大周皇帝，默咄虽然礼数周全，但话语间分明带了夸功邀赏的意思，说若非突厥出兵，孙万荣之败断不会如雪崩冰释，朝夕溃散……

武曌越听越不明白，问道：“这些朕早已知道，不是敕封默啜为报国可汗了么？”

闻此，默咄便挑明了道：“陛下可曾记得？战事正酣时，大汗曾遣使者来，愿以陛下为义母，并求以女儿与大周和亲。现战乱平息，乾坤清

朗，陛下却迟迟没有回音，大汗不免心中纠结。”

武曌心头一惊，前几个月，为处置战后事宜和改立国嗣之议，分了不少神，倒把这事搁置了，于是很大度地说道：“泱泱大周，言而有信，岂能毁约？只是战事方平，善后诸事堆积，故而延宕，还请使君回去告诉你家大汗，朕当尽快选佳婿与公主联姻。”

武曌转身对代理司宾卿杨齐庄道：“请左厢察到驿馆歇息，朕与诸位爱卿商议之后，即刻便可回复。”

默咄走后，武曌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默咄的话软中带硬，显然不单是为了联姻而来。这事当初是由狄仁杰出使黑沙城签约的，好在他现今就在阁中，正待要武钦去宣，却不料武三思来求见了。他带给武曌一个十分揪心的消息：太子太保、魏王武承嗣病倒了多日，请求陛下准告，暂不能上朝议事。

武曌的心顿时就“咯噔”了一下，也没有心思召狄仁杰了，转而对武钦道：“移驾魏王府，朕要亲往探视。”

武钦答应了一声，急忙命身边的太监到殿中省备齐补品，又要张尚宫去太医署传秦鸣鹤。等这一切安排妥当，已是上午巳时一刻。

皇上的车辇出了重光门，转入东城区，从宣仁门进去，就到了魏王府坐落的景行坊。

六匹纯色的马载着武曌，也载着她的思绪在天地间回旋。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她将武承嗣从流放地召回到眼下，恍惚之间已是二十八年了，从宗正卿到宰相，其间虽有沉浮，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左右。当初若没有他的提醒，她就不可能重用北门学士而将那些掣肘的臣僚排斥在外，也不可能向高宗提出“十二建言”。那时候，她刚刚二十三岁，该是多么年轻，如果没有武承嗣的推动，她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称帝。可如今他却在刚刚进入知命之年时病倒了，她便有了一种怅然若失的痛苦。

别人不了解他，武曌却最清楚武承嗣的病根，两次改立国嗣的风波，前后历时八年，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可武曌也感到很无奈，有些事情，即使高贵如她也无法扭转天意人心。

在她看来，他又有什么错呢？当王朝的国柄由李氏转入武氏手中时，他欲继承国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魏王府到了，请陛下下车。”武钦禀奏之后，张尚宫急忙上前伺候。

在府门前迎接的是武承嗣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是右羽林将军武延基，次子是淮阳王武延秀。武延秀已经二十四岁了，比他父亲归京时还大一岁，眉眼、身板乃至说话的声音，都太像武承嗣了。

“臣妾迎接圣驾。”

“微臣武延基、武延秀接驾。”

“平身！”武曌在说话的当儿，看着武延基和武延秀，眼睛就湿润了。

“在羽林将军任上你还顺心吧？”

武延基忙回答：“启奏陛下，孩儿年纪轻轻，就被授予右羽林将军，孩儿记着祖姑母的恩德。”

“你能如此想，朕甚欣慰。”武曌点了点头。

再看看眼前的武延秀，这孩子早年在突厥当质子的情景便涌上了心头。

说起来那是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事情了，这年十一月，朝廷以天官尚书韦待价为总兵，发兵讨吐蕃。为安定东陲，时为太后的武曌趁着西突厥可汗亡，十姓无主，部落散亡之际，擢升突厥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将军，兼崑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为了表示朝廷的诚意，当时就选了十岁的武延秀代李唐宗室入突厥为质子，这一去就是五年。

武曌记得很清楚，当武承嗣带着归来的儿子跪倒在武成殿时，她惊呆了。大漠的风沙，草原的牛羊肉已将初晓人事的武延秀养成了一个腰圆膀粗的少年。他目光中少了中原人的憨厚而嵌入了草原人的野性；他舌尖上滚出的是流利的突厥语；他举手投足间都带了突厥人的彪悍。

那一天，武曌破例地用宫廷御酒为侄孙接风，席间，武延秀着突厥服，登牧人靴，为太后跳了一曲潇洒奔放的胡旋舞，看得武曌赞不绝口。不久，她就发现，王族中的少年纷纷学起了胡旋舞，再过一些日子，武钦就向她禀奏，说整个神都大街小巷都兴起了胡旋舞。

转眼间，他已是可以站在朝堂上与狄仁杰、娄师德等一班老臣一起议事的淮阳王了。

武曌向他们母子点了点头，便在其导引下来到前厅。武曌略吃了点茶便问：“承嗣的病如何了？为何不早早禀奏朕知道？”

夫人忙回奏道：“王爷说陛下日理万机，国政邦交，事事挂心，他既不能为陛下分忧，就更不敢打扰了。”

闻言，武曌转脸向随行的秦鸣鹤吩咐：“速去后堂为魏王诊治。”

“微臣遵旨。”随后，秦鸣鹤随武延秀到后堂去了。

大约一刻之后，秦鸣鹤回到前厅禀奏道：“臣观王爷舌苔，呈白淡之状，观之脉象，弦细迟滞，乃肝气郁结，无以疏通，积而成疾之故。”

“可有疏泄之径？”

“王爷之疾，非一日之致。只是平日忙于朝事，未能早察，一旦爆发，其势甚猛。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若抽丝，须得慢慢调养才是。微臣开了几剂汤药，服下之后，当有好转。”秦鸣鹤拱手道。

“那魏王的精神如何？”武曌又问。

秦鸣鹤答道：“昨夜大概睡得好，这会儿精神尚好。”

武曌闻此言，便撩起裙裾起身道：“既是如此，朕就到后堂看看。”

夫人见状，自是慌了手脚，诚惶诚恐地劝阻道：“陛下能来，臣妾已是铭感肺腑，怎敢劳动圣驾？”

武曌的脸色顿时就严肃了：“朕不只是皇上，还是承嗣的姑母，去看看又何妨，不是还有秦太医跟着么？”言罢，她径直离开客厅，向后堂走去。

武承嗣这会儿正对着墙壁发呆，因为身子虚弱，加上六月的天气，头上汗津津的。此刻，他看见窗外有一只折翅的鸟儿，几次想奋力飞过墙去，却每一次都重重摔在地上，发出阵阵哀鸣。如此努力几次后，它大概绝望了，头朝着高高的府墙撞去，就那么无声无息地跌落尘埃，魂销骨散了。

这就是世间，残酷而又无奈。

睹物思人，这鸟儿的命运与自己何其相似。早年，因父亲与姑母之间的情感纠葛，下一辈人也被殃及。皇后一句冠冕堂皇的谏言，就把他一家赶到了偏远的岭南，而且一去就是多年。等他回到神都时，父亲已是岭南的一抔黄土了。老实说，那时候的他对堂姑母怀有深深的怨恨，在绝望中甚至决计今生都不再见她。

可世事无常，一场围绕废后的纷争，让姑母将他召回了身边。他也开始一心一意地辅佐姑母，帮她把称帝路上的一个个政敌置于死地。

他怎么会忘记天授元年导演的一场场惨剧呢？这年九月七日，武曌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觉得李旦的太子之位应该是他的。

他相信，皇上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他时而借助于舆情推动，时而借助于朝内各种关节，试图造成必欲代之的局面。可他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朝廷里，皇上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两次改立国嗣的失败，让他身心俱疲……正在这时，他看到了窗前的两个人影。

那不是李义府和许敬宗么？那“李猫”依旧笑容可掬，许敬宗依旧狡黠干练，他们的目光中含着不尽的意味，似乎想说些什么，可武承嗣只看到

他们口唇嚅动，怎么也听不见声音；他们似乎很想走到自己窗前，却又只见其身体摇晃，不见其迈动脚步，就连那招手的姿势也显得虚无缥缈。

“李大人，许大人！”武承嗣呼唤着，可等他再度定神去看时，却什么也没有。

武承嗣突然觉得浑身很冷，一个劲地打寒战，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武钦尖锐的嗓音：“陛下驾到！”

接着，就是武曌责备的声音：“他患疾在身，你惊吓了他如何是好？”

哦！是皇上来了，真的是皇上来了。武承嗣转过脸来，就看见了姑母温暖的笑容，他极力挣扎着要起身，却被武曌按住道：“你有病在身，不必拘礼了。”

“微臣还思谋着要将国史编纂完成，可……”武承嗣不无歉意地说道。

武曌在榻前坐下，从目光到话语中都充溢着温柔和慈爱：“朕已让秦太医替你把过脉，你之疾乃劳累所致，并无大碍，只要精心调养，即可康复。”

“谢陛下隆恩。知臣病者莫如臣。秦太医纵有回春妙术，恐怕无回天之力。”武承嗣长叹一声，言罢潸然泪下。

武曌当然明白武承嗣话里的意思，可在这样的场合，她只能回避这个话题道：“爱卿何出此言？大周能人异士如雨，岂能医不好你的病？朕还等着你上朝议事呢！”

说到朝事，武承嗣强打起精神道：“微臣听延秀说，突厥的颉跌利施大单于默啜派了使者来神都，重提和亲之议。”

“朕正要听听爱卿之见呢。”武曌点了点头。

“这……”

武曌不等他继续便接着道：“朕欲以淮阳王为婿，前往黑沙城接颉妍公主为妃。”

“陛下……微臣……”武承嗣怎么也想不到皇上竟会做如此的安排。

武曌却并未等武承嗣把话说完，也未顾及身后武承嗣夫人的泪花蓬蓬，便道：“朕如此考虑，一则延秀早年曾经质于突厥，知晓突厥语，熟悉突厥人情风俗；二则，此次和亲不同于以往，是突厥颉妍公主嫁到神都，而非我中原之女远嫁突厥。三则，与突厥和亲，原是朕借兵与默啜时的承诺，况且他已是朕的义子，与你情同手足，和亲有利于两国讲信修睦。此利国利民之举，你何乐而不为呢？”

武承嗣还想挽回，孰料还没有开口，武延秀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微臣谢陛下赐婚，微臣愿前往黑沙城完婚。”

武承嗣根本不知道，武延秀早在黑沙城当质子时，就爱上了美丽的颉妍公主。那时候，默啜让他向颉妍公主教授大周语言，而颉妍公主也乐于教他草原的刀剑之术。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外出狩猎，就在草原上找一块地方拢起大火烤，然后一起分享猎来的美味。

一次，他们一起到草原上学习跑马，却因为太专注而贻误了时辰。眼看着天色已晚，突然还从山梁后冲过来一群狼。从小在神都长大的武延秀何时见过这种场面，顿时就陷入惊慌之中。倒是颉妍公主镇定自若地伸出胳膊，让武延秀骑到自己的马上，然后撕下袍裾做成火把，随从们见状也都高举起火把，狼群终于退却了。从那一刻起，武延秀就把颉妍公主藏在了心底。转眼八年过去了，他想，颉妍公主一定出落得更加婀娜可人了。

武延秀满心欢喜地接受和亲，让武曌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她上前扶起武延秀道：“你乃朕之亲孙矣！”言罢，转脸要武钦宣达旨意，还命尚衣局加紧准备小王爷和亲礼服和颉妍公主的婚服，择定吉日，前往黑沙城。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承嗣夫妇也无话可说，只有谢恩罢了。

第二天朝会上，武曌便宣诏：“特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颉妍公主为妃。另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以春官尚书名义、杨齐庄以司宾卿名义，押金帛巨亿而送之。”

这高宗时的宰相、画家阎立本的侄孙阎知微立即出列道：“微臣一定不负圣命，平安接回颉妍公主。”

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人反驳道：“臣以为，此事不妥。”

武曌抬头一看，竟是凤阁舍人张柬之，她记得永昌元年（公元689年）的贤良科目召试时，他以六旬高龄，于千人中对答策问，名列第一，一时传为佳话。现在该是六十有六了，竟然还是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张柬之举起笏板，激动道：“自古未有中原亲王娶夷狄女者，臣请陛下三思。”

但是，曾经出使突厥的田归道却不这么认为：“微臣倒不认为中原亲王不可娶夷狄之女。汉时，昭君可以出塞，今默啜之女当然亦可入中原和亲。臣所担忧者，乃默啜可汗不守誓约，中途变卦。所以臣以为可两手应之：一者，陈兵于河北、辽西，以应不测；二者，力促和亲。”

“田大人所奏实乃危言耸听。默啜者，陛下之义子；颉妍者，陛下之义孙；淮阳王者，陛下之侄孙，和亲修睦，足见陛下胸纳四海，包举宇内

之气概，张、田二位大人多所指摘，不知是何居心？”对两位大人的建议，阎知微很不以为然。

见自己的建议被驳斥，田归道便不依了，面红耳赤道：“阎大人此言，才是别有用心。”

大家各执一词，武曌却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转向狄仁杰问道：“狄爱卿如何观之？”

狄仁杰撩了撩衣袖，很平静地出列回道：“和亲之约，本是微臣奉旨前往黑沙城与默啜可汗所签。现叛乱已平，大周自当践行诺言，早日和亲，以取信于天下。不过毕竟是和夷族联姻，因此诸事须有礼有节，以防出错，贻笑天下。如此，微臣欲保举一人为监军，则大事成矣。”

“谁？”

狄仁杰撩了撩衣袖，继续奏道：“监察御史裴怀古大人可担此任。”

武曌想了想，这裴怀古应该是仪凤二年举贤良而得以入仕的，官声不错，且有狄仁杰保举，当能胜任，遂问道：“裴怀古在么？”

裴怀古应声出列，武曌道：“朕命你为和亲监军，你须尽职尽责，不可有误。”

“臣领旨。”裴怀古领旨退回班内。

狄仁杰继续拱手道：“然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察，故有备才能无患。陛下不妨令河北、辽西诸州加强戒备，以防不测。不过，此宜密行之。”

武曌十分欣赏狄仁杰见微知著，不偏于一隅的见识，当即表示：“命司常寺以易学为经，择定出行吉日；密传朕旨意到河北、辽西诸州，务必强军备，精武备。”

如此安排完毕，武曌正欲宣布散朝，可张柬之却再度说话了：“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泱泱大周，屈从突厥，有损国威，臣以死谏言，请陛下收回和亲之约。”

这一回武曌就不依了，如此不识时务，焉能待在朝堂：“传朕旨意，任张柬之为合州刺史，即日离京，不可久留。散朝……”

张柬之之事让武曌十分郁闷，回到武成殿后，她闭上了疲倦的眼睛，极力想把诸多烦恼赶出心苑。可就在这时，武钦却来禀奏，说武三思求见。武曌心底禁不住“咯噔”一下，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忽地，她从榻上坐起来道：“速宣他觐见。”

武三思几乎是跌跌撞撞走进大殿的，他一看见武曌，就号啕大哭地拜倒在地：“陛下！大事不好了，魏王他……”

“魏王怎么了？”

“魏王薨了……陛下……”

闻言，武曌一下子就跌坐在龙椅上了……

从魏王府吊唁回来，李旦把自己关进了庄静殿，很久没有出来。

郭纬隔着殿门叫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便担心出事。他悄悄推开殿门，却发现李旦在面壁垂泪，欷歔不止。郭纬便困惑不已，这个作恶多端的魏王，十四年来，几度对太子身边的人大肆杀伐，几度欲将太子取而代之，对这样的国贼，纵死百回亦何足惜？可太子却为何如此伤心？

李旦抬头见郭纬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便道：“唉！本宫非为魏王而悲，乃悲世事之无常也。”

闻言，郭纬便默然不语了。

世事最怕看穿，一旦看穿，所有的“有”都会易为“无”，所有的“有所谓”也都会显得十分“无谓”，李旦现在就是这种心境。前半日，当他在武承嗣灵前的挽幛上写下“鹤归华表”四个大字时，他不禁想，高冠巨辇、黄罗伞盖、威赫赫一世，终了难免化为黄土；茅屋草舍、粗茶淡饭，最终要驾返泉台，空赚得亲人几滴眼泪而已。假若当初自己不仅仅让出帝位，就连这太子之位也让给那武承嗣，如今又将会是怎样的境地呢？

在魏王府，他还见到了李显。虽然他知道，李显早在三月底就回到了神都，兄弟俩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太子因有过朝臣来拜见而招杀身之祸的教训，所以，他很谨慎，从来没有过请皇兄进宫的想法。庐陵王也很自觉，他不仅在向母皇问安时，从来不提及太子，甚至根本连去东宫的打算都没有。

可如今终有机会重逢相见了，两人却有些陌生了，一时间也不知该从何说起。到底还是李显长几岁，他主动上前向李旦行了礼。可终究二人也只客套地互问了些一别多年的境遇，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罢了。

这情景，让随来吊唁的两家的妃子，豆卢妃与韦妃都各自感慨着。在温良顺贞的豆卢妃看来，兄弟俩是可怜相逢不相语，对望几成陌路人。然在韦香看来，乃是李旦放不下太子的架子，在皇兄面前装矜持，一时话里就带了刺儿：“太子殿下这些年高居东宫，宫娥成群，出有高车，居有华室，焉能记得房州有个庐陵王呢？”

豆卢妃从十五岁就入宫为李旦孺人，数十年来，慈惠秀发，敦悫素静，面对韦妃的刻薄，只以笑脸相陪罢了。倒是韦妃的冷嘲热讽让李显甚为忐忑不安，生怕被武曌知道，招来祸端，草草寒暄几句，匆忙作别了。

“嗯！这太子本来就该是他的！”李旦望着窗外渐渐西斜的太阳，自言自

语道。

这时候，就听见门外传来女人的说话声，还有一个少年的声音，是豆卢妃与临淄王李隆基来了。

这声音让李旦的思绪骤然回到长寿元年那个多雪的正月，刘皇妃和窦德妃进宫面圣，却从此一去不回，七岁的李隆基从此没了亲娘。那一夜，在李隆基为躲避祸乱离京奔赴荆楚时，李旦便让他拜了贤淑善良的豆卢妃为继母。让李旦欣慰的是，六年来，这对母子二人情同亲生。

母子二人此时已进得殿来，与李旦见过礼，便坐下来说话。

十三岁的李隆基已经脱去少时的稚嫩，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言谈举止间都流露出太宗的气度。这让李旦暗暗生出无言的惭愧，自己今生是无望了，唯愿他将来有一天能光复大唐基业。

说起去魏王府吊唁之事，李隆基大惑不解道："表舅父仅为一介亲王，何况他一生并无建树，殒薨后皇上却要诸王和州县官员均去吊唁，未免小题大做。"

这话一出口，惊出李旦一身冷汗，忙以严厉的目光拦住话头："慎终追远，人之常情，陛下旨意，岂能不尊？你休得胡言乱语。"

豆卢妃也在一旁劝道："殿下亦乃亲王，举止当合礼义，不可造次。"

"孩儿回京以后，听闻武承嗣几度唆使他人上书，要求改立他为国嗣，孩儿就不明白，于今之天下，到底是谁家之天下？即便是陛下，不也是李唐的门媳么？"但李隆基依旧心中不平。

闻言，豆卢妃的脸色骤然就变了，怒道："你这孩子越说越不像话，还让你父王活不？"

李隆基急忙起身，向豆卢妃谢罪道："孩儿也是一时激愤，仅在宫中发发怨气，到了外面，孩儿自有分寸。"

"好了！你们几位兄弟，平日天各一方，难得见一次面，去和他们说说话吧！"李旦挥了挥手，无力道。

见此，李隆基便起身告辞了。李旦看着他出殿的背影嘱咐道："记住！莫谈朝事。"

"孩儿明白了。"李隆基嘴上虽这样回答，心里却想，"父王一生胆小谨慎，何日才能匡复李唐社稷？总有一天，我要让武氏交回国玺。"

待庄静殿只剩下李旦与豆卢妃时，李旦吩咐郭纬道："掩上殿门，本宫有话要与王妃说。"

四下无人之后，李旦发现，豆卢妃的眼眶红红的，知道她还在为魏王府吊唁时与韦妃的龃龉而伤心，便劝慰道：“你进宫多年，她那个性格你还不知道，何须计较？”

豆卢妃惨然一笑：“臣妾哪是和她计较，臣妾就是觉得殿下太委屈了。”

“委屈？不，本宫不委屈。本宫正要和你说呢，现在皇兄已经回来，本宫打算将太子还给他。”

“这又是为何？”

李旦拉着豆卢妃的手，慢慢地摩挲道：“在东宫多年，本宫所受的折磨爱妃必也感同身受。爱妃不妨想想，人世间还会有何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有何人在身边的近臣惨遭杀戮时爱莫能助呢？又有哪一朝的太子被朝臣们视为灾祸而不敢亲近呢？爱妃说说，这种日子与牢狱何异？本宫实在不愿见亲人怆然垂泪，提心吊胆；再者，他为兄，我为弟，假若不是当初他犯错，这太子本就是他的。”

豆卢妃沉默良久，抬起头时，那泪水便淌个不停：“臣妾何尝不能理会殿下的难处！臣妾唯殿下之命是从就是了。”

“如此甚好。爱妃可差袁尚宫出宫一次，请秋官尚书把本宫的上书转呈给皇上。他此次回京后，颇受母皇看重，定能向皇上奏明本宫的意思。”

“好！就依殿下。”豆卢妃依偎在李旦怀中说。

李旦紧紧地拥着豆卢妃，就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她也不过三十七岁，可已有了零星的白发。他轻轻地拔下一根，讷讷道：“都是本宫连累了你。”

豆卢妃默然不语，将泪水咽回，起身来到案头，为李旦研墨。看着砚台中一圈圈的墨痕，她忽然觉得这些年她和李旦不正如这砚中墨吗？无论如何都走不出皇上设定的墨池。

第二天一大早，豆卢钦望便接到了李旦的上书，心境非常复杂。他深知这些年太子备受煎熬，身心俱伤，也深谙他此时选择退却的明智。可更换储君，毕竟是一件撼动朝野的大事，自己的荣辱进退且不说，他担心一旦皇上起了疑心，又会把许多朝臣牵扯进去。

他把李旦的上书翻来覆去地看，一时倒没了主意。这样盘桓半日，一个人的身影忽然从心底跳了出来！是的！这样的事情该去找狄仁杰，他才智过人，颖悟绝伦，定会回筹转策、处置得当的。

豆卢钦望豁然开朗，不敢迁延，立即要府令备了车子，直奔鸾台来了。

而此时，狄仁杰正在署中与左卫郎将田归道谈论武延秀赴突厥的事情。

田归道道：“一天夜间，下官的一位幕府巡街回来，发现突厥使者左厢察默咄趁着夜色向阎知微将军府方向去了，幕府感到奇怪，便暗中跟了上去，发现那车子后面装着一只箱子，到了府门前，阎将军出来迎接，还命人将那箱子抬了进去。默咄在阎府待了大约一个时辰，直到午夜亥时三刻才出来。大人明鉴，一国使节，其行为当磊落光明，见一位我朝的将领，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焉何要选深夜呢？”

狄仁杰认真地听着，也觉得事情蹊跷，疑云密布。可这毕竟只是捕风捉影，没有拿到实据，便道：“大人所言，确是值得关注。在证据不足的情势下，只能提高警觉，暗中监视。老夫要亲自与司宾杨齐庄大人说，让他一路多所警惕，万不可掉以轻心。今日所议之事，只你我二人知道，万不可外传。还望大人告知幕府，定要谨言慎行，不可走漏消息。否则，酿成邦交是非，难以收拾。”

“这个下官自然知道，请大人放心。”田归道起身告辞，狄仁杰送至公署门口，心里很不平静。说来这个阎知微也是相门之后，他的祖父阎立本当年颇受臣僚尊重，当时夏官尚书姜恪以战功擢升左相，阎立本以绘画擢升右相，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美谈，何以就有这样的子孙呢？他转而又想当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孙辈，能够横刀立马、傲立朝堂的，可谓凤毛麟角。

“唉！谈何五世而斩，刚刚三世就衰竭了哦！”想到此处，狄仁杰兀自叹道。

“呵呵！什么三世而衰呢？”这时，他身后传来豆卢钦望的笑声。

听到笑声，狄仁杰一转身道：“哦？是豆卢大人。为何这么早就来了呢？”

“进内间说话。”豆卢钦望说着，就往里走。

狄仁杰跟了进来，笑问道：“何事如此神秘？”

“大人看看这个。”豆卢钦望在狄仁杰的对面坐了下来，顺手递出文书。

狄仁杰接过文书打开一看，心想：“果然不出老夫所料，这一天还是来了。庐陵王刚回京三个月，太子就提出逊位的请求，这绝非一时意气之举，乃是见可而退、殉国忘己的明智选择啊。”合上文书，狄仁杰便道：“太子以国为重，删华就素，可亲可敬。”

“请大人明示。”

“大人不妨想想，当初二妃失踪，殿下犹能忍辱受屈，退求自保，乃因武承嗣觊觎储君之位。今日境况大有所异，庐陵王归来，兄弟之间，当有伯仲，太子此时辞让，乃不忍兄弟反目矣。”

豆卢钦望若有所悟，问道：“太子给皇上的上书该如何处置？”

狄仁杰便答应与豆卢钦望一起面见武曌。

二人来到瑶光殿，发现武钦在殿外立着，便上前问话，武钦告诉他们，新任春官尚书阎知微大人正向皇上奏事。

狄仁杰眉头皱了皱，没有说话，内心却多了一份沉重。如果田归道所言属实，那么这趟和亲成与不成，就在两可了……

田归道的观察没错，前几日夜间默咄送的一箱金子，就让阎知微明白了突厥人此次急于和亲不过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的目的还是那一片曾被契丹人占据的土地。

阎知微当然清楚，接下了这箱金子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刚开始，他还坚决推却，可默咄的一番话让他彻底地瘫软了：“大汗久仰大人，才命本使深夜拜会。今晚大人接了这金子，你我就是朋友，若是拒绝，明日早朝时本使就把大人的事情禀奏给大周皇上，到那时，恐怕大人难逃通敌叛国、腰斩都亭的下场吧！”

如今，他站在武曌面前，一想起昨夜的情景，依旧不寒而栗，但事已至此，不管前方是高山还是深渊，他都得往前走。

“启奏陛下！突厥使节默咄希望六月底，最迟七月初，和亲队伍就得出发，说默啜可汗早已做好了准备。故而，微臣以为，彼有诚意，我须应之。”阎知微奏道。

“不可！”武曌闻言怒道，“魏王殒薨，举国致哀。此时让淮阳王远赴大漠，于国礼不合，于孝道有违。”

阎知微仍不死心，道：“微臣明白，魏王去世，微臣哀之甚矣，然微臣担心，如此迁延，恐怕又起战事。”

武曌一拍龙案，大声道：“他是在威胁朕么？默啜既已上书甘为朕子，就当以大周臣僚事朕，今以战事相挟，毫无道理。你去对那默咄说，朕意已决，八月淮阳王武延秀前往黑沙城，不再更改。”

闻此，阎知微暗暗叫苦，不知该如何回复默咄，但看到武曌凛然冰冷的神色，也不敢多言，道一声“微臣遵旨”，就退出了瑶光殿。他一路低着头，竟没有发现在塾门候召的狄仁杰和豆卢钦望。

“气杀朕了。”武曌一看见狄仁杰与豆卢钦望，就直言阎知微带来的不快，“作为三品春官尚书，竟唯异族意志是从，这成何体统？”

听罢武曌的叙述，狄仁杰已认定了田归道的怀疑，遂道：“如此看来，田大人谏言陛下两手为之，并非事出无因。陛下可于和亲队伍历经之日，

敕命河北各州，秣马厉兵，枕戈待旦，以防不测。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豆卢钦望接着道：“狄大人所言极是，微臣也以为只有敢战方能言和。”

“明日早朝，朕就命夏官署去办。二位爱卿有何事么？”武曌点了点头。

豆卢钦望看了看狄仁杰，狄仁杰也不回避，呈上了李旦的上书。

贾生曰：“弟爱兄谓之悌。”故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至亲者莫若骨肉，至爱者莫如手足，曩昔皇兄显远在房州，儿臣勉为国嗣。今皇兄归宫，母子相聚，兄弟重逢，不亦喜乎？弟之事兄，乃为仁之本欤，本于此，儿臣恳请母皇下旨，改立皇兄为嗣。儿臣当以臃肿之姿，随于后……

看到这里，武曌心头便起了微澜，问道：“二位爱卿如何看？”

“微臣以为，太子所择，乃慎思慎行之举，绝非一时冲动。”豆卢钦望先说了自己的看法。

“豆卢大人所言甚是。殿下礼让，循于长幼有序，本于仁爱孝悌，意在安于社稷，体陛下仁心，磊落光明，必成千古佳话。”狄仁杰接着附议。

见两位股肱之臣如此说，武曌的眉头展开了，但说话时仍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旦儿聪颖，慈孝悌友，虽言辞恳切，然旦与显皆朕之骨肉，容朕思虑之后再做定夺。”

“陛下圣明。”狄仁杰与豆卢钦望同时行礼。

出了瑶光殿，豆卢钦望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道：“下官一直提心吊胆，生怕陛下生疑，殃及臣僚，现在好了……”

狄仁杰捋了捋胡须，默默含笑，没有回答。皇上的心思他看得清清楚楚，看来李显立为国嗣的时间不远了……

梁山在七月的阳光下，烟岚缭绕，安卧在山顶的乾陵也显得若隐若现。远远望去，北峰十分险峻，与之相比，南面的两座山峰就显得低了。天空一碧如洗，似乎多一丝云彩都会破坏这纯净与蔚蓝。当年奉旨主持修筑这座与昭陵遥遥对望的帝王陵墓的两位大臣，文昌右相韦待价与户部郎中韦泰真均已作古，只有这庞大的建筑群仍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上午方辰时二刻，乾州刺史、好畤县令、乾陵陵台署的陵台令就已带领署丞和录事在神道口等候。陵台令不住地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生怕怠慢了前来乾陵参拜的庐陵王。

约莫上午巳时二刻，从山下驶来一队前呼后拥的人马，虽不及皇上的銮

驾那样整肃，但也显出赳赳气象。

回到神都三个月后，武曌才恩准李显前往乾陵。

李显就有了一种鸟儿飞出囚笼的快慰，韦香则更甚，受了这么多年委屈，自然将之视为扬眉吐气的征象，早早就要尚衣局为自己准备了庄重而又绮丽的祎衣和礼服，她就是要借长安之行告诉世人，当年那个颇得宠于武曌的韦妃——不——是当年的韦皇后又回来了。

一干人晓行夜宿，于六月底到达长安，上任几个月的长安留守姚□出城十里迎接。当晚，就在昔日的麟德殿举行宴会，席间竽笙高奏，歌舞翩跹，李显仿佛又回到了做皇帝的岁月。

夜阑酒散，姚□奏请庐陵王安居在含凉殿，说它紧邻太液池，碧树掩映，正是避暑的好去处。

夜风习习，新月如钩，李显与韦香临池依偎，静听池中鱼儿荡起“叮咚”水声，仿佛夜曲般的惬意。人在这种时候，是最容易浮想联翩的。

韦香牵着李显的衣袖道：“回神都三个月了，母皇为何对殿下没有安置之意呢？”

李显倒没奢求，道：“十四年房州苦守，能够回到神都已属万幸，本王只想过几天消停日子，焉敢有非分之想？”

“殿下怎么可以如此想呢？我们回京所为何来？不就是要把失去的重新拿回来么？那个李旦算什么，李弘、李贤之后，太子本来就应该是殿下的，如今回来了，他就应该主动让出来。”

李显的心头就多了一层烦恼，正色道：“立嗣大计，事关国脉，焉能说改就改，还是遵照母皇的旨意行事吧！”

韦香闻言却不依：“臣妾一回神都就派人打听了，狄仁杰和娄师德等臣僚都打算谏言皇上，立殿下为太子，殿下何不找他们吹吹风……”

“还是等回去再说吧！”李显还是不想此时谈及此事。

韦香推了一把李显，撒娇道：“当初在房州，殿下可是说过，‘异时幸复见天日，当唯卿所欲，不相禁制’的。如今这是怎么了？”

李显听后没有说话，只是沉默不语。

乾陵。不知不觉，父皇已在这里长眠了十四个春秋了。如今母皇远在洛阳，长安日益凋敝，陵前的幼苗已浓荫遮蔽，父皇独自一人躺在这大地深处是否寂寞呢？

长安留守姚□在一旁提醒：“殿下！乾陵到了。”

“哦！”李显下得车来，四周立刻布满了禁卫。

道口，乾州刺史、好畤县令、陵台令等跪倒了一片：“微臣恭候殿下驾临。”

“平身！”李显说着，挽起从另外一辆车上下来的韦香。

姚□示意陵台令在前面带路，他则亲自陪同李显从神道口起步，慢步而上。

“这道边的翁仲都是陛下当年钦点的，要与真人一般无二，守卫皇陵周围。”

“这个本王知道，母皇曾将韦待价和韦泰真宣到跟前，亲自查看了乾陵图。”李显点了点头。

“这些石雕狮子和鸵鸟，当年都是工匠们依照实物雕刻的，很真切，听说来自西域各国。”陵台令不失时机地禀奏。

“哦！”李显的泪水已不自觉地模糊了双眼。在一里多长的神道两旁，那排列有序、肃穆庄严、仪态迥异的翁仲，那形神毕肖、刀工精细、线条流畅的瑞兽，那昂首对视、胸如张弓、跃跃欲飞的天马，可都是在他去了房州之后才完成的。

弘道元年十二月八日，是李显毕生难忘的日子。父皇在那天凌晨卯时三刻，疲惫地走完了他五十四岁的人生旅程，怀着不尽的牵挂走了，而他就在父皇的遗体前接受了遗诏而登基。与其说，父皇是因头风而驾崩，毋宁说是两个儿子的命运揉碎了他那颗过早苍老的心。

一干人接着来到了朱雀门外，这里矗立着一座碑亭，内置高二丈一尺的巨碑。陵台令介绍道：“此碑为方形，顶、身、座共七节，表示日、月、金、木、水、火、土，寓意先帝文治武功光照天下，顶部为庑殿式，屋檐四角雕刻一力士石像，檐雕斗拱中间为五节碑身，下为碑座，各部分用榫卯相接……”

陵台令还要再说下去，却被李显挥手拦住了：“不必再说了，这碑本王很清楚。”

仰头站在碑前，李显细细地默读着上面那些熟悉的文字，他不能不感佩母皇的才气卓绝。不管她与父皇在漫长的厮守中有过多少次的政见相左和情感龃龉，但他相信，在撰写这些文字时，她是怀着深深的追念之情的。当时，母皇可足足用了两个通宵才将碑文撰成。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文字刚刚被刻上碑石之上，他就从帝位上跌落下来……

想到此处，他还是毅然转身离开了。而且他已从韦香的目光中读出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懑，他生怕她在这时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再者，每

读一行文字，他就会想起被废时那种蚀骨的痛，那些被岁月抹平的伤口便会被再度撕开。

再往上走就是献殿，县令担心李显太累，奏请他乘轿舆上陵，却被李显婉拒了。

从献殿出来，拾级而上，便登上了陵顶，南望乳峰，浮云苍茫；东顾昭陵，九嵕绕翠；北眺莽原，沃野绵延；西观眼底，村舍点点。秦中锦绣，一览无余。李显问身边的乾州刺史："本王在房州时，听说母皇恩准将李贤皇兄陪葬昭陵了？"

"确实如此。安放灵柩那天，关中州、县官员都前往祭奠了。"乾州刺史答道。

"好！本王明日就前往昭陵祭奠太宗皇帝，看望皇兄。"

李显先后用了十多天时间，参拜了乾陵、昭陵。等他回到长安城时，已是七月半了。本来依照姚□的安排，还要前往老子庙的，可一纸来自神都的六百里加急打断了他的行程。

他已被皇上册封为太子了，皇上要他尽快赶回去，参加册封大典。

李显有些蒙了，盯着制书，半天回不过神来："这是为何，这是为何……"

倒是韦香欣喜若狂地摇着李显的肩膀，连声道："殿下！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随行的人已是齐刷刷地跪了一地："恭喜太子殿下，贺喜太子殿下……"

第十二章

默啜毁约兴兵爨

狄公奉旨再出征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八月，武承嗣之子、淮阳王武延秀离开神都，前往黑沙城迎娶颉妍公主。

行前，他陪着母亲去了魏宣王陵前祭拜。面对日渐衰老、泣不成声的母亲，武延秀流下了泪水。他觉得父王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母亲，他只顾着谋求太子之位，并且为此而弄得朝野厌之，却总对母亲不闻不问，让她孤守寂寞。

虽说此次前往突厥和亲乃皇上钦命，但也是他自己慷慨答应的，只是唯

一牵挂的还是琴断朱弦的母亲。因此，在出行前的日子里，他特地向皇上请告，在家中陪伴母亲。武延秀尽其所能地向母亲描绘了心目中的颉妍公主，说她的性格并不像她的父亲那样狡黠多变，说她螓首蛾眉，善解人意，他此去不久就会带她回来，母亲一定会喜欢的。

魏王夫人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抚摸着儿子的头叮嘱道："你虽说头上有顶王冠，可在娘的眼里终究还是个孩子。塞外风高野旷、人烟稀少，早晚要注意增减衣裳。"

临行的前一天，武延秀到瑶光殿向武曌辞行。武曌的心境就酸酸的，刚刚送走父亲，儿子又要远行，她也觉得太仓促。可她是一国的君主，言出即行，怎么好再迁延行程呢？便嘱咐道："爱卿此去，身负修睦邦交重任，望你大局为重，遵循礼义，不卑不亢，勿负朕望。"

接着，武曌命武钦宣阎知微、杨齐庄进殿，大概询问了和亲礼品的准备情况。阎知微禀奏："此去除了金银以外，还备了玉器百件、绢帛两千匹，为颉妍公主备的祎衣、礼服也都一应俱全。"

武曌点了点头，又问杨齐庄道："那个默咄还在神都么？"

杨齐庄急忙回道："默咄明日将来向陛下辞行。"

武曌点了点头道："对突厥使节要以礼相待，以诚相待，然彼毕竟乃我藩属国，切不可失了大周的国格。"

这话让阎知微心头"咯噔"一声，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她听到了什么风声？但他旋即释然，深信自己与默咄深夜相见并无他人知晓，便当即表示："臣明白，臣奉旨出使突厥，乃为宣大周国威，播大周礼义，彰大周恩泽。子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何况臣为一国使者，宁可玉碎，而不可有伤国格。"

听了这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武曌很欢悦，看来自己的眼光不错："爱卿怀乡报国之志，朕深解矣！明日出发时，朕将遣各位宰相到定鼎门外送别，为淮阳王与诸位爱卿'祖道'，以祈平安。"

武延秀、阎知微、杨齐庄为皇上的恩典深深感动，齐刷刷跪倒在地："谢陛下隆恩。"

长长的车队和运送礼物的卫队呈"之"字形在草原上匆匆奔走，塞外的风将旗帜吹得哗啦啦直响，映出金色秋阳的温暖；身后的阴山波浪般地向西翻涌，白云在遥远的天际悠悠漫步，珍珠般的羊群伴随着阵阵牧歌"咩咩"相应——

阴山高啊！高不过突厥汉子的肩膀，

大黑河长啊！长不过妹妹对哥哥的情。

是雄鹰，就该破云而飞，

是骏马，就该驮着妹妹去寻找幸福。

只要哥哥的马缰系着我的心，

就跟你走到天尽头。

这歌声该是多么熟悉啊！九年前，刚刚十五岁的武延秀，便常常在这样的歌声中把颉妍公主托上马背，在草原深处奔驰。那种情感是多么的天真无邪啊，纯得如大黑河的水一样，看得见河底水草的每一片叶子。谁也没有想到，多年后他们会真正地走到一起。

一想到这，武延秀问身边的左厢察默咄道："颉妍公主还好么？"

默咄狡黠地笑了笑道："好！颉妍公主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她正盼望着大唐的王爷呢！"

"大唐？"武延秀心头一抖，但也只是一瞬，这也许是他们多年的习惯，毕竟大周立国时间不长。但他细微的表情变化还是引起了阎知微的注意，他急忙催马上前低声道："殿下不要太在意，在突厥人眼里，唐、周素来混为一谈。"

武延秀的确没有在意，他如今唯一关心的是能够尽快见到公主："请问左厢察，本王何时可以见到公主？"

默咄眯着眼睛看了看武延秀，笑道："殿下不用着急！公主乃大汗的女儿，用你们的话说，她是金枝玉叶，岂能随随便便地嫁人，总要依照礼仪而行吧！"

闻言，武延秀的脸上便流露出些许的不自然，为自己的迫不及待而暗中惭愧。但当他坐在马上，走过一顶顶穹庐的时候，还是想起了许多让他大惑不解的情景。

记得队伍刚刚过了长城，眼看暮色降临，朔风乍起，默咄便建议就在长城脚下搭起帐篷过夜。

阎知微和杨齐庄以臣下的身份安排武延秀单独住一顶帐篷，并且安排了武艺高强的禁卫值守。半夜里，他起身如厕时，发现值守的两名禁卫竟然靠着拴马桩呼呼入睡了，他正要大声呵斥，却不意间看到阎知微的帐篷亮着灯火，映出一个熟悉的人影，那人正是默咄。他不由得满腹疑窦，便蹑手蹑脚地朝阎知微的帐篷移动脚步，谁知这时两位值守醒了，惊慌失措地来到他面前，连道"属下有罪"。武延秀只得转身，问跟在身后的两名禁卫："说！你等何罪之有？"

年长的禁卫应道："阎尚书临歇息前交代，塞外偏僻，猛兽出没，要属下

看护好殿下，尤其是夜间，不要轻易走动。谁料连日行走，人马疲惫，属下一不留神就睡着了。”

武延秀点了点头道：“本王就是如厕，便不追究你等失责了。”

队伍行进了两日，到第三日太阳升起时，队伍来到了黑沙城下。抬头望去，黑沙城头绣着狼图腾的大旗呼呼飘扬，并无张灯结彩的迹象，武延秀正有些疑惑，就听见默咄的副使对着城头上喊道：“左厢察从洛阳归来，速速放下吊桥，让我等进去。”

武延秀又是不解，大周乃宗主国，突厥乃藩属国，既是结和亲之好，就该在城外五里迎接，何以城门紧闭？他所记得的突厥人一向能歌善舞，英武善射，岂是如此冰冷？他看了看阎知微和杨齐庄，两人面目严肃。在这样的场合，他也不好再问什么。

吊桥放下来后，默咄便来到武延秀面前道：“请王爷进城。”

队伍过了吊桥以后，默咄始终以主人身份走在前面。

武延秀边走边观赏街道两旁的风物，却是与九年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多了些富人住的穹庐。来往的当地突厥人看见浩浩荡荡的大周使团，纷纷驻足观看，可人群中传出的议论让武延秀心中很不安：

“听说大唐使节是来和亲的。”

“可不！颉妍公主要嫁到中原去了。”

“看这年轻王爷生得英俊倜傥，只是不知是哪家王爷？”

“还能有哪家王爷？定是李唐宗室。”

武延秀回头看了那几个人一眼，他们便立即把目光转向他处。他心中的疑云就越发沉重了，便侧过脸低声问身边的阎知微：“阎尚书可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阎知微顿了顿，回答道：“殿下不必介意，平头百姓知道什么？”

“尚书再看看，此种气氛像是结亲的样子么？”

“殿下多虑了，所谓客随主便，我们到了这里，可汗自会有妥当安排。”

“不！下官也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

阎知微转脸去看，说话的乃是随迎亲队伍而来的监军、监察御史裴怀古，脸上立刻布满阴云道：“有何蹊跷？”

“大人乃春官尚书，难道看不出气氛有些异常么？”裴怀古尽量让自己的

马靠阎知微近些，低声道，“一国公主出嫁，都城毫无迹象，这正常么？”

其实阎知微也觉得默啜可汗做得太过分了。大军刚刚越过长城的那个晚上，默咄悄悄来到他的帐篷，言明和亲只是一个说辞，而真正的目的是要皇上将昔日契丹占据之松漠连同牛羊、人口赐予突厥。这让阎知微很为难，他深知武曌的性格，便只口头答应相机行事。默咄当即表示了极大的不悦，指责皇上言而无信，甚至道：“突厥世受李氏皇恩，若非河北战事，焉知大周乎？本使知阎大人素来心向北境，若是大汗做出不尽如人意之举，还望大人海涵。”

如今，面对裴知古的发问，他只有暗暗叫苦，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送亲的大周使团终于到了突厥王城，右厢察默矩早已率了将军、叶户、苏尼、特勤等大小官员在外迎接，这也让阎知微稍稍松了口气。

默咄上前与默矩耳语几句，转身对阎知微等人道：“本使已将诸君迎进王城，于后诸事皆由右厢察处置，本使就此告辞了。”说完，他施了一礼，翻身上马，率领卫队离开了。

见状，阎知微便率司宾卿杨齐庄与监军裴怀古近前见礼道：“大周使者阎知微送淮阳王武延秀赴黑沙城和亲，拜见默矩右厢察。”言罢，他便请武延秀与默矩见面。

一副络腮胡子的默矩虽然看起来有些凶悍，然举止倒也彬彬有礼。当他来到武延秀面前时，看着这个在自己眼皮下长到十五岁的孩子，不免多打量了几眼。九年的岁月，已让当年稚嫩的弱苗长成了一位挺拔的男人。

武延秀急忙施礼道：“小王重返黑沙城，请右厢察多加关照。”

待默矩见过监军裴怀古后，杨齐庄不失时机地朝司宾丞挥了挥手，司宾丞立即将礼单奉上。杨齐庄手捧礼单道：“大周皇帝陛下甚为看重王爷与颉妍公主之联姻，特命以金银各两千两，玉器百件、绢帛两千匹为聘礼，与为颉妍公主所备之祎衣、礼服一并呈上，请右厢察过目。”

默矩接过礼单，大体浏览了一遍，便交给了身边的礼宾官，然后对阎知微道：“大汗旨意，安排淮阳王及迎亲使团到驿馆歇息，明日在汗庭迎见大周使节。”

“右厢察大人，小王何时能见到颉妍公主？”闻言，武延秀不免有些急躁。

默矩凝了凝眉毛道：“王爷少安毋躁。本厢察记得，汉人有一句话叫，入乡随俗。突厥自有突厥的婚俗，一切且待阎大人见过大汗，自有分晓。”

裴怀古听着这话心里就很不舒服，上前道：“大汗既已入大周为陛下义子，自当听从陛下旨意。然自大周迎亲使节入境以来，竟未见一灯一彩，这是何道理？”

阎知微见状，忙拦住裴怀古道：“右厢察所言，自有道理。所谓十里乡俗各异，况两国乎？就依右厢察之意。”

默矩的脸上便流露出不经意的得意，派了一位叶户陪同武延秀与大周使团前去位于黑沙城西北角的驿馆区，又道：“本厢察与阎大人进王庭谒见大汗。”

说是驿馆区，实际上就是一簇穹庐。叶户对武延秀道：“王爷乃上宾，独住一庐。阎大人独住一庐，司宾卿与监军大人合住一庐，其余宾客四人一庐，值守由大周使节所带禁卫与突厥士卒同任，饮食起居皆随突厥。”

默矩与阎知微此时则已来到了王庭。从步入王庭区的那一刻，阎知微就觉得气氛十分紧张。从穹庐外半里路的地方起，就布置了严密的岗哨，明晃晃的战刀队伍一直排到了王庭门前，再看看那些卫兵们，一个个身材挺拔、目露凶光。阎知微先自怯了，悄悄地对默矩道：“两国结亲，本是喜事，为何剑拔弩张？”

默矩道：“大人不必惊慌，此乃我突厥迎接上宾之礼。”

说话间，两人进了王庭，阎知微忙上前施礼：“大周使节、春官尚书阎知微奉陛下旨意，前来迎亲，拜见大汗。”

“平身！赐坐。”

阎知微在右厢察默矩身边的地毡上就座后，默啜便道：“和亲之议，乃本汗所提，然闻陛下遣武氏侄孙武延秀前来迎亲，此非本汗初衷矣！”

阎知微对他们的企图自是心知肚明，只是作为使节，场面上的文章他无论如何都是要做足的，便侧了侧身子道：“本使不明白大汗所言，还请明示。”

默啜抚摸着硕大的耳环道：“别人若是听不明白，本汗尚可宽谅；若是阎大人故作不明，就非突厥朋友了。”说完，他大喝了一口马奶酒，眉眼里就带了讽刺，“本汗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

阎知微嗫嚅道：“此乃陛下旨意，本使只是奉旨行事。”

默啜示意阎知微喝酒，继续道：“突厥世受李氏之恩，闻李氏尽灭，唯留两儿，本汗当将兵辅立之。”

阎知微心头一惊，这岂不是刚从前门驱走了孙万荣这头豺狼，却又从后门冲进了默啜这头猛虎？他正思谋着应对的言辞，默啜又高声笑道：“本

汗欲以阎大人为南面可汗，你我携手共图大举如何？”

这笑声阴森森的，阎知微不由得脊背发凉，他十分熟稔突厥官制，所谓“南面可汗”，也就是个“小可汗”，与儿皇帝无异。阎知微满脸都是尴尬和不自在：“大汗说笑了，本使才疏学浅，岂能担此大任。”

默啜早已从默咄的飞鸽传书中全面了解了这个阎使节，知道只要再稍用力，便可奏效，于是朝外面喊道：“来人！”

门外便立即冲进来四个荷刀侍卫，默啜道：“看来阎大人是不给本汗面子，那好，拉出去砍了，头颅挂在王庭高杆上示众。”

一直坐在旁边看戏的默矩见火候已到，知道该是自己出面的时候了，便起身挡开了侍卫的战刀，来到默啜面前假意劝道：“阎大人乃突厥上宾，岂能擅杀？大汗且息雷霆之怒，待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他又转过身来到阎知微面前，抚着他的肩膀道：“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武氏擅权，妄自称帝，人心尽失，大人又何须死守一道呢？大人如今已是人在船上，不行，大汗焉能放过大人？倒不如择木而栖，接受‘南面可汗’的封赐，共图大事。”

阎知微浑身筛糠般地抖个不停，事到如今，看来此次是不可能完成任务了，回去也是个死，不如……“右厢察一席话令阎某豁然开朗，下官愿追随大汗，鞍前马后，听任驱使。”

“好！大人果真明白之人。”默啜一招手，早有女奴将“南面可汗”的官服、饰佩捧上来换了。但当阎知微从铜镜里看到自己身着异族服饰的模样时，不免心中五味杂陈，落魄失魂，目光也分外地离散了。

默矩围着阎知微转了一圈，虽说看着他如此装扮有些不伦不类，却仍是夸张地称赞道：“哎呀！大人，不！是南面可汗穿了这身服饰，披裘登靴，气宇轩昂啊！本厢察先贺喜可汗了。”

阎知微回了默矩一个难为情的笑，心想从这一刻起，就一任命运之舟载着自己漂流了。他不敢想象，在神都的妻子儿女会是什么下场……想到此处，他不由得眼角潮热、酸涩，而不得不背过身去。

事情的发展如此残酷而又骤然，默啜随后便毫无顾忌地发出一道道旨意，每一声都让阎知微战栗不已——

“来人！将武延秀囚之别所。”

“传旨，令杨齐庄、裴怀古立即投降，有敢抗旨者，格杀勿论。”

“命小可汗匐俱为兵马元帅，左厢察默咄为副帅，即日随南面可汗兵发静难州，匡复李唐宗室。”

看来，自己是死定了，阎知微听完后更是一阵腿软。

颉妍公主已经二十二岁了，草原的风吹着她，草原的雨淋着她，草原的太阳晒着她，草原的牛羊肉滋养着她，可她还是生就了如雪的肌肤。她白玉般的脸庞上嵌着一双灿星一样的眼睛，明亮而又多情。

她骑着一匹名为“雪花”的白马，在夜色中穿越一座座穹庐，在她的身后，是一位叫玛娜的侍卫长。她娇羞地回过头去问道：“玛娜！玛娜！你说，武延秀还会是九年前的样子么？”

“嘻嘻！公主想他了？依玛娜说，他定是越来越风流倜傥了。”

公主笑了，笑得含嫣撒露：“是么？想他傻乎乎的样子……”

“公主不说真心话。”玛娜轻抽马匹，跟上公主的脚步。但她很快发现，公主脸上的笑意不知不觉已褪去了，代之而来的却是惆怅和叹息。

“公主怎么了，刚才还……”

颉妍公主摇了摇手，玛娜便收回话头，默默地跟着。

怎么跟玛娜说呢？当初父汗提出和亲时，她就在心底许了一个愿，希望这幸运能落到武延秀身上。不久，默咄飞鸽传书回来，真是武延秀！她的心一下子就乐开了花。

她想象着当年那个浑小子如今成了什么样儿?

他以亲王的身份外出，一定与自己一样前呼后拥吧？

他站在朝堂上奏事时一定威风八面吧？

她恨不得他立即飞到自己身边，甚至急不可耐地要玛娜派侍卫前去打探关于他的一切。

他来了，与他庞大的使团一起来了。可侍卫带来的消息却让她很失望，父汗竟因为他不是李氏血脉而要毁掉婚约！

她的心顿时就碎了，她把女儿家的自尊和羞怯抛到一边，直接跑去王庭质问父汗为何要背信弃义，撕毁婚约。她用草原人的直接向父汗表明，她等待的就是九年前分手的那个少年武延秀。

默啜却斥责了女儿，说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情，并让身边的近卫送她回自己的穹庐好生看管，绝不能让她与武延秀见面。

半夜里，公主借口天冷，命身边的侍卫轮番向看管他的队帅敬酒，直喝得他酩酊大醉。她和玛娜便蹑手蹑脚地来到马槽前，牵了“雪花”向外走去。

“公主！您真的决定辞别父母，跟随武王爷南去神都么？”

“嗯！”公主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低声道，“我已打定主意，生生世世就和他在一起。”

两人正说着话，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原来是夜间的巡逻兵过来了，她们急忙寻找一道土墙隐蔽起来，等巡逻兵过后才继续上路。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玛娜低声对颉妍公主道：“前面就是驿馆了。”

“小心！不要惊动侍卫。”公主小声嘱咐道。忽然，她美丽的眼睛睁大了，指着前面的火光道，“你看！那是怎么回事？”

驿馆区穹庐门前人声嘈杂，密集的火把映红了夜空，火光中传来一位叶户的声音：“查淮阳王武延秀借迎亲之机，刺探突厥军情，本叶户奉大汗之命前来捉拿。来人，将武延秀锁了。”

一群突厥兵在队帅的带领下立刻冲进穹庐，不一会儿，武延秀被绑了推了出来；从另一座穹庐内推搡出来的是司宾卿杨齐庄，他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见了武延秀便哭丧着脸问道：“王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武延秀也很迷茫地摇了摇头，问道：“敢问叶户，有何证据说明本王刺探军情？我乃大周亲王，岂能干出此等蝇营狗苟之事！”

叶户从腰间拿出一卷绢帛展开，但见上面绘有黑沙城山川形势图：“此物就是证据，殿下既是前来和亲，为何要偷偷绘制我黑沙城地图？”

武延秀怒骂道：“你等欲离间大周与突厥，竟然诬陷本王！本王要见可汗。”

“哈哈哈！”叶户的笑声在夜里听起来益发狂放，“本叶户就是奉大汗之命前来捉拿你等的，你找谁去？”

叶户的属下便也跟着大笑，将武延秀围在中间推来推去。武延秀飞起一脚，将一名军士踢倒在地，却立即招来雨点般的拳打脚踢。正在这时，后面的穹庐发出一声“不得无礼”的怒吼，军士们吃了一惊，慌乱地回头看去，从火光中冲出的正是监军裴怀古，他的凛凛气度，让刚才狂放不羁的叶户和队帅都愣住了。

裴怀古用力推开人群，来到武延秀旁边，满怀自责道：“都是属下未能尽职，让王爷受惊了！”他伸出手为武延秀擦去嘴角的血迹，然后转身面对叶户和他的属下大声呵斥，“你等好生无礼，竟敢夜闯驿馆，绑架王爷，劫持副使，罪莫大焉。若是朝廷知晓你等背信弃义，毁约谋反，你等必陷灭顶之灾。本官念及两国睦邻，劝你等迷途知返，否则……”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却被杨齐庄截住了话头，弱怯怯道：“事到临头，大

人就不要嘴硬了吧，还是保命要紧……”

“奴才！”裴怀古一口唾沫吐到杨齐庄脸上，“你说此话，真是污了头上从四品的冠冕，陛下托重任于你等，你等竟然变节投敌，此乃大周奇耻大辱。有朝一日，回到朝堂，定逃不脱千刀万剐的结局。”

这话顿时激起了叶户的怒火：“好个狂徒，不知生死！来人，给我打，看是他的骨头硬，还是老子的鞭子硬。”

军士们得令，都“呼”地上前把裴怀古按倒在地，马鞭暴风雨般地落在他的身上，裴怀古是个文官，哪里经得起如此痛打，不一会儿就昏厥过去了。

看时间不早了，叶户喝令属下住手，便押了武延秀和杨齐庄向牢狱方向而去。

看到这里，颉妍公主总算明白了，父汗不只是要毁掉和亲，还要反叛朝廷。国家交战，她管不了，可她绝不允许叶户将自己心爱的男人带走。她暗地向玛娜伸出一个指头朝前指去，玛娜会意，从腰间抽出弓箭，两人用满力气，只听“嗖”的两声，一支箭射中脖颈，一支箭正中左胸，两个军士应声倒地气绝身亡，叶户大惊，手举宝剑大吼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劫持罪犯，还不速速出来受死。”

颉妍公主与玛娜将弓箭插回箭壶，手持马刀来到队伍面前，大声道：“本公主在此，谁敢妄为？”

见来人是公主，叶户急忙上前行礼：“末将拜见公主。末将奉大汗之命，前来捉拿刺探军情的奸细。”

“笑话！堂堂大周亲王，为何一夜间就成为奸细？分明是你等肆意陷害，还不放了王爷！”颉妍公主说罢，亲自上前要为武延秀解开绳索。

“公主！请不要让末将为难！”叶户欲上前拦挡，孰料玛娜的剑锋却架上了他的脖子。

就在这时，武延秀拨开了公主的手。颉妍不解地看着他道：“你这是为何？难道甘愿被指为奸细吗？”

武延秀摇了摇头：“小王日思夜盼，就是有一天能够再见到公主。只是没有料到，是在这样的场合。”

“都是父汗背信弃义。”颉妍公主依偎在武延秀肩头，她抬起头来时，目光就闪烁着倔强的光芒，“颉妍要救王爷出去，你我到人迹罕至处，不要宝马香车，不要穿金戴银，就过百姓的日子。”

“傻瓜！”武延秀低下头，吻公主的头发道，“黑沙城防守严密，你以为真

的能出去么？再说了，小王一身清白，若是逃走，就永远也说不清了。”

“王爷……”

“公主……”武延秀抬起头，对叶户道，“本王原是奉旨和亲，自然与公主之间有些私话要说，还请叶户命属下退后。”

闻言，颉妍公主也跟着道：“你等还不退后，是要本公主杀了你等么？”

见叶户吩咐属下散开，武延秀低声对公主道：“公主若是欲与小王结为连理，就请遣身边的可靠侍卫化装出城，连夜赶往神都，将这里的情况奏报陛下……”

“殿下保重！”颉妍红着脸转过头道，“若非淮阳王深明大义，要本公主不要为难你等，今天非杀了你这糊涂的叶户不可。”

“这么说，公主放行了？”叶户忙招呼众人离去。

“滚开！”颉妍公主背过身去，直到押解武延秀与杨齐庄的队伍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才抬起头，朝着夜色呼唤，“父汗！这是为什么……”

册立新太子的大典虽已过去多日，入住东宫的李显依旧似在梦中，仿佛还在房州城外化龙河畔的王城，他仍是战战兢兢，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这天，从瑶光殿请安后，一回到庄静殿，韦香就扯着李显的衣袖道：“殿下到底是怎么想的？既是立殿下为太子，就该允准参与朝政，为何形同闲人，除了请安，终日无所事事？”

李显就感叹韦香还没有汲取教训：“十四年了，刚刚回到神都，当年的老臣，判罪的判罪，老死的老死，朝堂上皆是陌生臣下，本宫……”

“陌生怎么了？难道他们还敢将当朝太子不放在眼里？要依臣妾说，他们都是被皇上吓坏了胆。”韦香说着说着，忽然就冒出了一句，“行将就木之人，还把持朝政，成何……”

“体统”两个字还没说出口，被李显伸过来的手捂住了嘴：“爱妃！你不想活了？”

韦香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她急忙朝周围看了看，见没有人，脸色才恢复了正常。

李显对韦香道：“爱妃且回殿中歇息，本宫想在这里静一静。”

“殿下不可以太软弱，该说的、该做的，就该放手去做，像相王那样，岂非盘中菜乎？”韦香还是不肯罢休。

李显没有回答，韦香什么时候告辞的，说了些什么，他全然没有印象。

他这会儿脑子里都是母皇与李旦的影子。

当年在神都与王勃一起斗鸡的兄弟四人，如今只剩下两人，使得李显与李旦之间油然地有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如果不是因为大势所趋，李显宁可就住在宫外，让李旦留在东宫。

因此，当李显遵旨搬进东宫，李旦搬进相王府的那天，兄弟俩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在太监、宫娥们忙碌的当儿，李旦邀李显到偏殿品茶，动容道："这是为弟在东宫与兄长饮的最后一杯茶了。"

李显接过茶杯，细细打量李旦，心中就十分心疼他，不知他是如何熬过这十四年的……由此不禁感慨道："为兄在房州十四载，对朝事知之杳杳，今后，如何与母皇相处，望弟弟不吝赐教。"

李旦低眉道："荀卿曰，类不悖虽久同理。你我虽然先后为太子，然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再是大唐的皇嗣，而是大周的储君。以为弟多年经历，唯母皇之命而是从，乃为太子本分，此其一；闭门静心，千万不可随意召臣下进宫，此其二；谨言慎行，以防祸出于口，此其三。"

李显频频点头，他知道这简简单单的三条，都浸渍着痛苦的泪、臣僚的血。

李旦又问："母皇可已命司宫监派新的太监到身边来？"

李显道："贴身太监依旧是王晖。"

李旦点了点头："这就对了，倘是新人来……"

李显自然是懂李旦话里的意思。

如进入主东宫已有些时日了，他回想起刚才在瑶光殿问安时，母皇说的一番话，就陷入纠结矛盾之中。

今日请安后，武曌并不似往日的威严和冰冷，而要李显和韦香坐下来说话："显儿已过四十，有道是四十而不惑，此次回来有何感想，不妨说与朕听。"

李显很谨慎地看了看身边的韦妃道："母皇牵系儿臣身体，令儿臣铭感肺腑。此次回京，看到四海升平，民富物丰，臣僚勤勉，深感母皇治国实在可比秦皇汉武。"

这种常态的赞誉，武曌早已司空见惯，倒也不觉得有什么新鲜。她想知道的是李显与李旦究竟有哪些相异的地方？他的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于是，她有意无意地把话题转到朝政上来："前日，朕要狄仁杰举荐尚书郎，他举荐了自己的二儿子司府丞狄光嗣，太子如何看？"

李显斟酌半天，还是选择了一句"请母皇明示"的话来回应，武曌索性就

把石头再投出去："朕以为他内举不避亲，有点昔日祁奚的风度。这个光嗣倒没有辜负其父的期待，拜地官员外郎后，很称职。朕喜欢的就是狄仁杰这样的光明磊落。"

祁奚这个掌故李显是了解的，对狄仁杰的举止他从内心也是认可的，但他只是道："母皇知人善任，令儿臣惭愧之至。"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武曌兴味索然，便挥了挥手道："安也问了，话也说了，太子回吧！"

哎，如今想想，还好有李旦嘱咐的那三点啊！

李显正兀自想着，从窗外传来一阵女孩子的笑声，清脆而又鲜亮。哦！是惠儿，他被废那年生下的婴儿，如今都长到十四岁了，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了。

李显起身来到殿门前，李仙蕙轻盈的身影便映入他的眼帘，蕙儿长得与她的母亲韦香实在是像极了，尤其是一双眼睛，明澈中带着桀骜和倔强。这一会儿，她的心思都在捕蝶上，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一道慈祥的目光正抚过她的肩头。

李显收回目光，脑际忽然浮现出另一个男孩的影像来，他不是别人，正是表弟武三思的儿子武延基。他离开京都时，这孩子也只有两岁，虽然回京以后，至今没有见过面，但算算也该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哦！他们两个要是……那么，母皇应该会对自己更放心吧。

这念头令他自己都很吃惊，问自己是否过于自私。可当他又想到李弘、李贤的结局时，他又释然了。在夹缝里屈从地活着，不但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一些手段。在这一刻，他打定主意，背着韦香将自己所想禀奏母皇，只要她那一关过了，其余的都好说。

可第二天早晨，当他怀着思虑了半宿的想法走进瑶光殿时，遭遇的却是朝廷的巨大变故。

"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藐视圣朝，是可忍孰不可忍！"武曌横眉怒目，将突厥使节发来的文书扔给李显道，"你看看，也好知道邦交之难。"

与我蒸谷粮，种之而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非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蔬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也，门户不敌，罔冒为婚，五也。我为此起兵，将取河北耳。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李显正看着，就听见武曌怒不可遏的声音，"来人！将突厥使节推出去斩首。"

"万万不可。"狄仁杰见状，急忙上前奏道，"国之邦交，斩来使，乃大忌也，请陛下缓行。"

“难道就这样一任默啜罔视圣朝么？”

“当然不是！裴怀古大人历尽磨难回到神都，他当清楚黑沙城情势，陛下还是听听他的陈奏吧！”狄仁杰又应道。

裴怀古脸上的伤疤犹存，一想起一路归来的艰辛，就百感交集。

那个草原的夜晚，让裴怀古一想起来就有些后怕。当他从昏迷中醒来后，武延秀已经被突厥兵带走了，他只觉得四面黢黑，冷风森森，浑身酸痛。这时候，他听见一位姑娘的声音，自称是颉妍公主的侍卫长，受公主委托前来营救。她为裴怀古换上一身突厥装束，又用公主的腰牌送他连夜出了城。

可就是这一身突厥服饰，让他在路过李多祚、李楷固将军驻地时险些丧命。眼看着城头上的军士就要放箭，他急忙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乃大周御史裴怀古，速报李将军得知。”后来也是在他们的护送下，他才回到神都。他没有回自己的府上，就先去找狄仁杰。

但现在，当着皇上的面，他不想多谈个人遭遇，而是奏道：“微臣以为，物必自腐而后重生。”

“哦？”武曌一下子就睁大了眼睛。

“据微臣所知，阎知微早在京都时就与左厢察默咄暗中勾结。及至到了黑沙城，他又受封为‘南面可汗’，劫持了淮阳王，才致今日变故。不仅如此，阎知微还甘愿为敌犬马，与虏联手，攻打赵州。他遣人在赵州城下踏歌《万岁乐》，赵州守将陈令英大骂：‘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踏歌，难道不感到羞愧么？’默啜大怒，遣将攻城，长史唐般若临阵倒戈，刺史高叡夫妇拒降被杀。”

“罢了！”武曌突然猛击案头，吓得李显手中的突厥来书都掉在了地上，忙转身跪倒在武曌面前，“母皇息怒，突厥者，蛮夷之族，能奈我大周万里江山？”

“阎知微通敌卖国，若是被擒，朕定要噬其骨，啖其肉。传朕旨意，裴怀古勇赴国难，迁为祠部员外郎。追赠高叡冬官尚书，谥曰节。改默啜为斩啜。”

裴怀古此时并不在意个人进退，他希望皇上速做决断，出兵河北，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他深深地向武曌施了一礼，请求跟随大军出征，营救淮阳王归来。

这一回，武曌没有首先想到武氏宗族，而是将目光放在李显身上，她当然有自己的考虑。自武承嗣郁郁而终后，她也是心力交瘁，从此不再有武氏续嗣的念想，而对自己的几个儿子无形中亲近了许多。从徐敬业到李冲父子，从李尽忠到默啜，起兵无不以“复唐”为号，也许，太子出面

会有助于事态尽快平息。

武曌看了看狄仁杰道：“于今之计，在讨贼平逆，狄爱卿以为何人堪当统兵大任？”

狄仁杰几乎不假思索道：“当然非太子殿下莫属。”

于是，武曌转脸看着李显道：“狄怀英荐你为河北道兵马大元帅，你可愿否？”

武曌这话一出口，李显就慌了神。在他的记忆中，数十年来除了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吐蕃寇鄯、廓、河、芳诸州，时任洛州牧的他被朝廷任命为洮州道行军元帅外，自己再也没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而就连那时，他只有二十岁，根本就没有到过阵前。孰料二十多年过去，竟然又复旧辙。方别“囹圄”，又遇兵爨，运乎？命乎？李显很为难地看一眼武曌，口中嗫嚅道：“母皇陛下，儿臣……儿臣……”

武曌见此就很不高兴：“你到底要说什么？莫非未战怯阵？”

“这……”

可当武曌从狄仁杰眼睛里读出满满的自信时，她的心境豁然开朗，高声道：“狄怀英听旨。”

“臣在！”狄仁杰赶忙挺了挺胸膛。

“朕任你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文昌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肃政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右肃政台忠诚吉顼为监军使，裴怀古随军参谋，即刻募兵，发河北道御敌，不得有误。”

狄仁杰丝毫没有谦让，当即回应道：“微臣领旨。微臣定不负圣望，保境安民，护卫社稷。”

武曌便又对李显道：“有怀英坐镇，太子不必担忧。出征之日，朕亲到外郭城外送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显自然再无话说，施礼道：“儿臣谢母皇恩典。”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朝廷派遣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陀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张仁愿为天兵东道主管，率军三十万先行外。狄仁杰以“河北道兵马大元帅李显”的名义，在京畿招募兵卒。

“臣料定，百姓闻太子出任行军大元帅，必为陛下盛威所动，应者云集。”狄仁杰当着武曌的面说。

事情的发展也确如狄仁杰所料，连日来，京畿各县的城镇所在处都挂起

了募兵的招牌，从早到晚报名入军者络绎不绝，几天之内，数盈五万人。狄仁杰命宋元爽、崔献等人将所募兵马按照骑、步、弓弩等分类加紧整训，以应战事急需。其间，他邀请李显几次到校场观兵，鼓舞士气。李显从排兵布阵中深感狄仁杰文能辅国、武能挥兵，从而对战事操胜平添了许多的信心。

依照唐制，太子任行军大元帅多不亲征，而以副帅主军。每次离开校场时，李显都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有爱卿统军，不唯本宫无忧，陛下亦高枕无忧矣！"

然狄仁杰却以为太子以行军大元帅身份，适时出现在将士面前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李显每一次前来校场观兵时，他都不忘提醒太子披戴盔甲，佩龙泉宝剑。

在操戈磨剑、淬火冶钢的紧张军训中，出征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

这一天，喊杀连天的军营迎来了当朝皇上武曌。秋阳下，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武曌着一件桃花色的软甲，头戴紫金冠，身佩一支短剑，驱马来到正在演阵的将士面前。

狄仁杰吩咐宋元爽继续演阵，不必因皇上到来而停止，唯此方能见实战氛围，他自己则陪同皇上登上了阅兵台。将士们见皇上亲自来观阵，更加意气风发，一个个眼中有铁。在一个多时辰的排阵中，"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厮杀，一时演兵场上烟尘滚滚、马嘶矢鸣、星旗电戟、如火如荼。

武曌从十四岁进宫起，屡次看过太宗阅兵，但以皇上身份登台观阵，这还是第一次。走下阅兵台时，武曌满怀喜悦地看了看身边的狄仁杰，由衷道："怀英真帅才矣！朕明日将率百官在外郭城外为爱卿祖道。"

狄仁杰撩一撩战袍道："臣谢陛下隆恩。臣将在军前迎候陛下与太子殿下。"

"朕乃万邦之主，亲往慰军，可矣。至于太子……"武曌皱了一下眉头。

狄仁杰紧追两步，陪伴在武曌身边道："臣以为，太子莅临祖道，其利者三：一者身为行军大元帅，盟誓挥旌，乃职也；二者，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苟此命不易，丑虏不足平也，故太子赴外朝，乃安臣僚之心也；三者，太子殿下陪陛下阅兵，足见母子同心，朝野同力，揣测不待释而自平，臣为陛下虑，皇上明鉴。"

武曌手抚胸口，暗自惊叹狄仁杰思虑之密，这一层自己倒是没有想到，转而笑道："就依爱卿，传朕口谕，知会太子，身临祖道。"

"陛下圣明！"狄仁杰从内心地感喟皇上的欣然从谏……

第十三章

扫眉才子溅血花

逸群儒帅安群黎

午后的秋风吹过宫苑，一片金色的柳叶轻盈地从窗口飞进来，落在上官婉儿临窗的书案上，也落进她的心池，她再也无心埋头在文稿、奏章里了。掀开半卷窗帘，一抹秋色盈眼而来，她不禁感叹岁月如此不经磨洗，转眼就是圣历元年（公元689年）十月了。

她从案头捡起落叶，托在掌心，久久地凝视，因为忙于公务而淡去的惆怅就在这一刻迅速地飞上眉头。蓦然回首，她已经进宫整整二十年了，那带着青涩的丽质天成、豆蔻碧玉，仿佛都是昨天的事情，可她如今已三十四岁了，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出水芙蓉般的人儿了。

说起来她也是宰相之后，为什么就不能有个完美的归宿呢？自李贤殒命后，十几年来，她暗里将自己给了有家室的武三思，她不能不承认他给了她一个女人所需要的一切，然她深知，他不可能给她任何名分。陛下在高兴时也提到要为她寻一个可心的男人，可春来春去，一切都只是镜花水月，他究竟在哪里呢？

上官婉儿掀开置放诗稿的匣匮，把那片落叶藏进去，可就在那一刻，她亲写的诗句跃入眼帘，让她伸出去的手又收回来了。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冷冷的月色，孤寂的身影，绵绵的思念，让她忍了又忍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哗啦啦”地落在了发黄的纸上，新湿掩盖了旧痕。

这诗中的人永远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只在上官婉儿的记忆中清晰地活着。永隆元年对上官婉儿是一段泣血洒泪的日子。她心仪的李贤太子莫名其妙地就被牵涉进明崇俨被杀案中，时为皇后的武曌威逼高宗将之贬为庶人，迁往长安闭门思过。

李贤离京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她不敢有任何的缱绻和眷恋，帮助皇后整理完奏章、文书后，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夜没有合眼。后来，不断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生活困顿，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那时候，

她真的无法相信，皇后对亲生的儿子也如此残酷。

李贤被害的过程她也很清楚，因此她也陷入了一生都无法摆脱的自责和悔恨。作为曾经的皇太子，不能回京为父皇守灵，这事情若是放在别的亲王身上，她也许不会那么激愤。可偏偏就是李贤，她无法保持旁观的心态了。如果不是那封信，李贤又怎么会丧命呢？太后传丘神□到宫中，她是亲眼看到的，那一刻，她的心就碎成一片片了。

李贤死的消息是丘神□自蜀地归来，向太后邀功时她获知的，当时她的天一下子就塌了。但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让他永远活在自己的诗中。

可这诗该怎么写，临到提笔时她却为难了。她不能因为自己的诗句给自己和李贤的家人带来灾难。踯躅了多日，琢磨了多日，终于写就了这首《彩书怨》，那个让她痛彻心扉的男人被想象成蓟北的征人，而她也乘着怀想的翅膀，变成了江南的思妇。这不是她蘸着墨香，而是蘸着自己的血写就的心曲。之后，她又以同样的笔法写了《葬心赋》，收拾起那颗为爱而骚动的心：

夫心葬者，乃心死之故也。夫昔者尧据天下，英、娥不觅，沅江泪痕，洇成斑竹；子长风华，经纶满腹，皇皇史卷，穷究天人；兰芝素手，箜篌天音，锦织春色。奈何兮东风不与，怅怅然欢情至薄。汗青山卷，史录海翰，盖折腰摧眉者，哀莫大于心死，身葬莫过于心葬。举凡心葬者，孤影残阳，浑浑噩噩，苟安于奄息向晚，残喘于万念俱毁，意冷冷而壮心不在，情灰灰而泪洒沧溟，不易悲乎？

心死矣，身骨虽在，徒皮囊耳。

她知道，自己从此不复有爱，因而将自己放纵在茫茫人海中。所以当武三思走进她的生活时，她很快就接受了。而事实上，她是将自己一分为二了，“爱”给了心中的男人，身子给了眼前的男人。她庆幸的是，武三思至今也没有看透她的心思。

上官婉儿收回思绪，很谨慎地将黄叶夹在诗稿间，锁上匣匮，独自一人对着铜镜发呆。

铜镜里映出她并不年轻的面容，桃腮乌发，都已消磨在永远看不完、写不尽的文书和奏章中了。当年被皇上青睐而带到宫中，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在惶惶然找不出答案之际，宫娥前来禀报：“启禀知制诰，楚王来了。”

“哦！知道了。”她迅速擦掉腮边的泪水，整了整头发，站了起来。

前不久才从春官尚书擢升为内史的武三思丝毫没有春风得意，脸上反而是难以掩饰的仓皇，因此他也没有发现上官婉儿脸上的泪痕，一进门就说：“大事不好了。”

上官婉儿将案头的文书拢到一边，示意武三思坐下来说话：“何事让王爷如此惊慌？”

武三思头垂在胸前，一副懊丧的样子：“唉！先行的几位总管为何就如此不经战呢，突厥人在占据赵州之后，又先后攻取了飞狐、定州，杀了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以致天兵西道总管沙陀忠义将军闻之，不敢轻易进军。昨夜，夏官尚书武攸宁一接到前方战报，就来府上找本王，却是不敢去禀奏陛下。”

听完这些，上官婉儿就很感动武三思从不在自己面前隐瞒什么。可接下来他却把一个难题提到了自己面前：“你也知道，本王在平息反叛时的那些事，陛下每每说起都耿耿于怀。你说现今战场如此情况，本王作为内史前去禀奏，不是往刀口上撞么？”

上官婉儿看了看武三思，头就垂了下去，好久没有说话。武三思的心就一个劲地打鼓，摸不清她的心思。

过了一会儿，上官婉儿抬起头说道：“王爷有何话不妨直说。”

武三思面带惭愧道：“这消息，本王是想请姑娘……”

“下官的职责就是向陛下递送文书，战报放在这里，下官会于今日之内转呈皇上的。”上官婉儿说得很平静，其实她的内心很不情愿，可这由不了她，在武三思面前，她从来没有学会拒绝。

因这件事，两人都没有心思再相互依偎了，上官婉儿命宫娥给武三思泡了茶，他这才发现上官婉儿脸上残留的泪痕，忙道：“何人惹姑娘不高兴了？你告诉本王，本王为你出气。”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以何速啊！”上官婉儿怅然道。

她这是在无奈自己的身份，又埋怨他们之间这种暗里的情缘啊，武三思听了十分赧颜：“都是本王之错，姑娘要打要罚，听凭裁决。”

“谁要你说这个？”上官婉儿转过身去擦泪水，“你们男人就是心粗。”

武三思叹一口气道：“人非草木，焉能无情？本王知道这些年亏了姑娘。可你也知道，进了这宫廷，人就是朝廷的，不！就是皇上的，身不由己了。然本王可对天盟誓，若有负于姑娘，雷霆焚之。”

“不许胡说。”上官婉儿急忙捂住了武三思的嘴。

看看时候不早了，武三思便吻了吻上官婉儿白皙的额头，起身告辞。

送走了武三思，上官婉儿便从案卷里抽出战报，细细地琢磨起来。说起来，三路“天兵”总计三十万人，怎么就挡不住默啜的草原骑兵呢？不能

耽搁了，必须立刻把前方战报呈送皇上。

她刚刚将文卷归好，就听见张尚宫在门外道：“知制诰在么？”

上官婉儿立即来开门，谦恭道：“下官在，请尚宫进来说话。”

张尚宫也老了，几十年的宫廷岁月，已把她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媪，可皇上至今也没有更换她。只是此刻上官婉儿从张尚宫身上，仿佛看到了以后的自己……

张尚宫是来传达皇上口谕的，说这些日子，知制诰为朝事操劳，不辞辛苦，人眼见得瘦了，要她过去陪皇上进晚膳。

“哦！”上官婉儿问道，“就陛下与下官么？”

“还有春官侍郎张昌宗、麟台监张易之两位大人。”

“下官明白了，请尚宫先行一步，下官还有些文书要呈送皇上批阅，随后就来。”

闻知张昌宗要出席皇上的晚膳，上官婉儿的心又不能平静了。

那一场邂逅是出乎上官婉儿预料的。七夕的酉时，她本是带了两个宫娥到瑶光殿后花园乞巧。孰料在她们焚香净手，面对星空拜谒之际，却从花荫深处走来一位男人的身影。他风流倜傥，口吐莲花，尤其是在七夕这个特别的日子，吟咏中就含了不尽的怜香惜玉：

七夕今何夕？鹊桥相会时。

隔岸十二月，牵发心痴痴。

去岁见君面，红颜云鬓舒。

风雨经四季，美人已暮迟。

上官婉儿的心被这诗句顶得生疼，千般苦汁都在瞬间溢了出来，顺口就和了几句过去：

自云日暮迟，望月垂泪丝。

河汉几淼淼，相思复相思。

衔草织心结，环环与君知。

今世无缘聚，来生待有时。

这诗一出口，上官婉儿的脸腾地就红了。自己这是干什么呢？张昌宗是

皇上的人，你和他在这七夕之夜和诗，是不想活了么？

心慌意乱中，她匆匆向张昌宗施了一礼，就带着两名宫娥落荒而逃了。回到居室，靠着门半天，她的心还“突突”地跳个不停。

最要命的是，就在张昌宗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一刻，她忽然发现，他居然与李贤那么像！不唯身材，连说话的声音都一般无二。她被自己这一发现弄得辗转反侧到天明。

第二天，当她捧着一大摞文书走进瑶光殿时，武曌立即就看出了她的疲倦。

“昨夜没睡好吧？眼圈都黑了。”武曌不无疼爱地要她珍惜身体，不可太劳累。而她却像做了亏心事似的寻了理由搪塞，并且很快就告辞出来了。

事情倒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严重。以后的几个月里，日子水波未兴。她于是就庆幸自己紧要关头的清醒。她总是有意地回避着张昌宗，远远地瞧见他，就从另外的小径绕开。她千不该万不该将他与逝去的李贤联系在一起，这意念一旦住进心灵，就如魔鬼一般挥之不去。

因此，当皇上要她陪膳时，她就担心这魔鬼从什么地方跳出来，让她难以自控。可皇命如天，她如何能违呢？张尚宫的脚步在门外消失很久了，她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去吧！”她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千万不可以引火烧身。”

上官婉儿到时，膳食已经上齐，可皇上与两位面首还没有到。谢天谢地，她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梳理梳理自己的心情。眼前的晚膳并不复杂，但每一道菜都很精致。其中有一道菜她从来没有见过，上菜的宫娥告诉她：“这道菜名为‘雪夜桃花’，是永徽年间皇上与先帝出游时最喜欢吃的，听说这菜名还是皇上给起的呢？”

上官婉儿就打心眼里感佩皇上的雅趣，正此时，就听见尚食的声音传了进来：“陛下驾到。”

上官婉儿忙垂手站立一旁，迎接武曌的到来。

四人入席后，武曌当然坐在上首，张氏兄弟陪侍两边，上官婉儿自然地就坐在下首，正好可以看见兄弟俩的冠玉明眸。

开席后张氏兄弟便轮流向皇上敬酒，然后是上官婉儿。可她全然没了平日的游刃有余，反而有些拘束地先向皇上敬了酒，又向张氏兄弟回敬。

武曌不经意间看见一旁的案几上堆了一摞文书，随口问道：“有要紧的么？”

上官婉儿答道：“有从河北前方来的战报。”

“战况如何？”

“不容乐观。叛军在攻下赵州后，又接连攻下了飞狐、定州。”

武曌的脸色倏然就变了：“这些个无用的东西，连一顿饭都不让朕吃安生！拿过来朕看看。”

武曌看得很仔细，一边看，一边推想武重规等人的战场得失。那些文字虽然简明，却含了诸多信息，可狄仁杰在何处，战报上并没有写。

“这个狄怀英，出京多日了，焉何没有消息？”武曌自语着抬起头，然而，就在这一刻，她呆了。

上官婉儿正痴痴地看着张昌宗，似乎已忘记了他人的存在。刹那间，一股怒火从心底喷出，武曌没有丝毫的犹豫，便对外面喊道：“来人！将这小贱人拉下去，处以黥刑，让她永世不可狐媚。”

上官婉儿自知咎由自取，在被押下去的当儿，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倒是张氏兄弟吓坏了，双双跪倒在地，不断告饶。

武曌气喘吁吁道：“你等活腻了，竟敢当着朕的面暗送秋波。”

“请陛下明察。微臣自进宫以来，一心陪侍皇上，不敢有一丝懈怠，与知制诰从无往来。”张昌宗战战兢兢地辩解。

……

后半夜，上官婉儿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囚室里，额头一阵阵刺心的疼，抬起手轻轻抚摸，有白色丝绢包裹，便知道自己真的受了黥刑。花容月貌毁于一旦，她禁不住涕泪双流，号啕恸哭起来。

她哭自己的命途多舛，深陷宫苑而不能解脱。

她哭自己青春不再，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埋葬在了文山书海之中。

她哭自己举止不慎，以致招来如此横祸。

哭过了，痛过了，她便倚着墙看窗外的星星，可就连这秋天的星星看上去也是那么的冰冷无情，毫无暖意。

这时门响了，进来一位中年汉子，从衣着打扮看，他就是行刑人。他走到上官婉儿面前，很温和地问道：“知制诰醒了？”

她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

汉子并不生气，反而满怀慰藉地说道：“大人的创口无大碍。”接着，他在上官婉儿面前坐下来，也不管她爱不爱听，只管述说自己的行刑过程，“姑娘如此娇容，在下怎忍毁之；可皇命在上，又不能不为。情急之间，在下在姑娘的额头雕出一朵梅花，待伤好后，徒添新美，益发动人。我佛慈悲，当知我之为善矣。”

上官婉儿的眸子此刻才由愤怒转向平和，由混沌转向明澈，仿佛幽深的湖水归于宁静，她不再顾及自己的身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埋了下去，久久不愿起来：“多谢大人妙术，来日出狱，当涌泉相报。”

“在下是不忍姑娘遭此厄运，故而此事只你知我知，千万不可传将出去，否则，在下就没命了。姑娘且好好将息，在下告退了。”汉子忙应道。

囚室恢复了宁静，上官婉儿开始回顾整件事情，她不能不承认自己在心里的确是把张昌宗当成李贤的“化身”了。当她从侧面去看张昌宗的时候，李贤一下子就活过来了，若不是面前坐着武曌和张易之，她几乎喊出了李贤的名字。而武曌的敏感也让她十分吃惊，她居然对男人的占有欲会如此之强！如果仅仅是误解倒不要紧，她是怕皇上哪天忽然动了杀机，那她真是步了祖父的后尘。上官婉儿想着，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她也就在这纷乱的思绪中进了梦乡。

她又梦见了李贤，他依旧那样清新俊逸、仪表堂堂，只是眉宇间流溢出淡淡的惆怅，手中还捧着尚未注释完的《汉书》，口中念念有词：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这诗句如此的熟悉，她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李贤在抬头的一瞬间，看见了上官婉儿，立即彬彬有礼地问道：“知制诰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

上官婉儿依礼参见了李贤，但心里却埋怨他怎的就不知道自己的心呢？难道他在太后的殿中时，没有感觉到自己从背后注视他的目光么？难道他没有体会到自己望云思念的那一份情么？难道他从向他透露高宗皇帝驾崩消息的信中触摸不到一颗女人灼热的心么？

李贤邀婉儿到一仙山的亭阁间小坐，那山似乎是飘在云端，她凭栏远望，就看见洛水滔滔淌过中原大地，看见神都瑶光殿的画栋雕梁。她收回目光，用温柔的目光抚着对面的李贤，他似乎多了几许仙气。他告诉她，每日闲暇时，他常在云间漫步，人间发生的一切他都尽收眼底，明堂是怎样着火的，薛怀义是怎样被杀的，刘妃与窦德妃又是如何惨死在皇宫的，李旦为什么要把国嗣让与李显，每一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但

他没有一个字提到皇上，她想，他是被伤得太深了吧。

忽然一阵风来，云聚云散，她眼巴巴地看着李贤踏云而去了，云层里传来他缥缈的声音："我要回乾陵陪伴父皇去了……"

窗外的鸟鸣惊醒了上官婉儿的梦，她抬头看看囚室外，天色阴沉沉的，看来是下雨了……"唉！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啊！"上官婉儿伸了伸酸困的臂膀，决计忘记那梦中的温馨。

狄仁杰率军一路奔袭，于九月中到了赵州所辖之临城县。他在太行山东麓扎下了营寨，这里距突厥人所占据的赵州城不过八十里地。

十万大军一路朝西北而来，到处都是战后的凄凉，杀气横边、骨横朔野，一群一群为躲避战事而南下的难民，脸上都浮着菜色。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永远起不来了，悲思亲人的哭声此起彼伏。有几次，狄仁杰都让随军的将士将自己的干粮拿出一部分，周济老人和幼童。及至进了赵州境内，他才发现，这种救助无异于杯水车薪。

赵州，是一方多难的土地，它因地处幽州、冀州之要冲而备受兵家关注，先是遭受到契丹孙万荣军的蹂躏，刺史被杀，黎民遭劫，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又被默啜部占领，财物被抢掠一尽，百姓流离失所。

每逢有难民从身边经过，狄仁杰都要下马，询问前方的敌情，有人告诉他："突厥来去无定，防不胜防，尤其是那些弱女子，被突厥军人掠去，分给军士糟蹋，惨不忍睹。"

"官军呢？"

"唉！别提他们了。他们听闻突厥人要来，比百姓还逃得快。河北百姓现在提起幽州都督狄大人，还是怀念不已，都希望他能来救救我们啊。"

那人还告诉狄仁杰，最可恨的是那个投靠了突厥人的阎知微，竟帮助突厥人屠杀百姓。

狄仁杰望着远方耸立的太行山，沉默许久，扶起那人说道："请放心，本官听闻狄仁杰奉皇上旨意，正星夜赶往前线，不久你们就可以回到家园的。"

辞别了百姓，狄仁杰的心情格外复杂和沉重，今日之局面是他赴黑沙城借兵时就预料到的，也曾向皇上提醒过。可皇上当时处在对李尽忠、孙万荣背叛的激愤中，根本听不进去他和娄师德的谏言，以致养痈为患。

错已铸成，追亦无益。他的责任就是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军伍在临城一驻下来，他就要参谋传天兵西道总管沙陀忠义将军、幽州都督、天兵中道总管张仁愿速来议军。

正为突厥滥杀无辜而愁眉不展的沙陀忠义听闻狄仁杰来了，蒙在心头的阴云顿时散去了一半，立刻飞马到了临城。一见狄仁杰，他先自责道：“末将惭愧，未能克敌。”

狄仁杰正要搭话，侍卫来报，说张仁愿将军到了。狄仁杰急忙出帐迎接。

参加议军的除了两位总管，还有狄仁杰的长史宋元爽和监军裴怀古、司马崔献以及临城县令。

问到为何官军出师不利时，沙陀忠义将军感到十分憋屈。

出身沙陀部落的忠义将军，对突厥军的残暴知之切肤，当年在族名是“处月”的年代，它本是以朱邪为姓，在金娑山麓（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达山）过着平静的日子。可有一天，西突厥阿史那部打进来了，杀了他们的部落首领，掳掠了他们的财物妇女，余部则不得不归降了唐朝，太宗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了，并且赐姓李。沙陀忠义每每想起本族苦难的历史，总是对大唐充满了感恩，因此也在平息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的战争中屡建战功。

可这一次，沙陀忠义却在突厥的杀戮面前踯躅了：“在我军到来之前，突厥默咄部杀掠赵、定二州万人，放言官军每前进一里，即杀所掠百姓一百人。末将慑于人命，故而只能持之，而不敢战之。”

“畜生！”狄仁杰愤而拍案，“竟然以百姓为盾，与鬼魅何异？”

随后，狄仁杰转脸问天兵中道总管张仁愿道：“将军的伤情可有好转？陛下闻听将军负伤，甚为关切，命本官带了御药来。”

对张仁愿，狄仁杰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虽然出自渭南下邳农家，然自幼便文武双全，任殿中侍御史时，有大臣上门游说，要他在立武承嗣为太子的上书上联章，被他严词拒绝了。当突厥默矩部袭来时，他以幽州都督身份节制东道官军，奋力厮杀，屡次击退敌军。前不久在一场攻防战役中，他的左臂还中了箭。听说陛下赐药，他十分感动，对于不能克敌也更加自愧：“都是末将这不争气的胳膊。眼下，默咄部据守赵州，衽牵定州，臂及飞狐，表面看来不可一世。然细究详析，敌已有兵力分散之弊。”

狄仁杰问：“那依二位将军来看，克敌之难在于何处？”

张仁愿长叹一声道：“敌已知我军投鼠忌器，从战事之始就裹挟百姓为之构筑工事，故而我军不敢冒进。”

沙陀忠义接着道：“末将听说此议乃出自伪‘南面可汗’阎知微之口，他作为曾经的朝廷命臣，认贼作父，残害百姓，实属十恶不赦。”

话说到这里，狄仁杰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他起身在室内踱了一圈，眉头渐渐地展开了。

“诸位总管，请来看。”狄仁杰挥了挥衣袖，来到地图前，“所谓上兵伐谋。谋在何处？即在人心。敌可以裹挟百姓，但人心不在彼处，而我却可以号令百姓戮力同心，共克敌军。”

张仁愿、沙陀忠义相互看了看打拱道：“请大人详析。”

狄仁杰指着赵州周围各县道：“距三城远郊各县，乃兵力不可及之处，饱受战事之苦，我军可与百姓一起，在赵州、定州城外另开新渠，将供城中的水源断开，本官料定，不出五日，敌必自乱。”

沙陀忠义道：“此计虽好，无奈百姓粮食为敌所掠，空腹怎可退敌？”

狄仁杰笑道：“将军只说对了一半，确如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因此我军不但要断敌之水，还要断其之粮，”说着，他将脸转向长史宋元爽，“探马可已回来？”

宋元爽立马回道：“我军到达临城后，就派出探马探听敌军粮道，得知今日敌欲从临城往赵州运粮五百车，我军若途中伏击，不唯可断敌军给养，且可解百姓缺粮的燃眉之急，争取人心。”

宋元爽的话让两位总管豁然开朗，纷纷感佩狄仁杰思路开阔，当即表示回到营地后即着手部署军队，断水绝粮。

军情紧急，时不我待，议军会散后，狄仁杰便立即召集帐下长史、司马部署前往赵州近郊断渠和截粮的兵力。

临城县令没有走，问狄仁杰县府该为平叛做些什么。

狄仁杰笑道：“不急，等截了粮食，自然是由县府主持赈济了。”

“请大人放心，下官定然秉公散粮，广布圣恩。”临城县令早闻狄仁杰在宁州任刺史时官声甚好，早已将他视作自己为官的楷模了。

第二天子夜时分，河北道司马崔献率领三千人马，埋伏在了临城以西的蝎子沟。

河北的九月，天气已经比较寒冷了，凌晨的露水打湿了将士们的甲胄，崔献便让旅帅叮嘱军士，在敌人未进入伏击圈时，绝不可以轻动，违者斩无赦。

太阳已从太行山顶跃上了天空，金色的阳光洒向千山万壑、平原丘陵。崔献朝沟道里望去，却一直是空空荡荡的，根本没看到突厥押粮队伍的影子，心中不免焦急起来。尽管当地百姓告诉他，此去赵州，蝎子沟是唯一的通道，但他还是传来身边的旅帅，要他越过前面的山梁，监测敌

军的行踪。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旅帅悄悄来报，说运粮队伍过来了。

崔献立即对身边的传令兵道：“擂鼓为号，发箭为令，先以弓弩手射杀，然后步军发起进攻。”

这话说了不大一会儿，就见突厥押粮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顺着沟道过来了，一共五百多辆车，都由全副武装的骑兵在护卫，前后拉开了两里多路。崔献按捺住心头的兴奋，眼睛一转也不转地盯着沟道，直到突厥军的队尾进了沟道时，才命鼓手擂鼓。他随后举起弓箭，拉满强弓，向走在最前面的一位突厥叶户射去，叶户中箭落马。与此同时，埋伏在两山丛林中的弓弩手万箭齐发，突厥军突遭袭击，顿时大乱。

只见密林中竖起一面“周”字大旗，步军见旗，一跃而起，朝沟道冲去，而此时突厥军失去了主将，早已无心恋战，或做了俘虏，或被腰斩而亡。一个时辰以后，蝎子沟横尸数百具。官军意气风发地清点了所获，除了五百车粮食外，还收获了运往赵州的药物。

此时崔献的心潮翻滚，深为狄仁杰的料事如神、运筹帷幄而心悦诚服。

可最让他惊异的还是当天傍晚临城的赈粮场面。

被战火驱赶得疲惫不堪的难民，听说临城县府要赈济粮食，从下午申时开始就聚集在了狄仁杰的营寨前面，队伍一直排到了一里外。

县令早早地就来了，除了叮嘱掌管衡器和量器的主簿要秉公分配外，还从领粮的百姓中推出一位老者，监视赈粮过程：“狄大人有令，此次截取的突厥粮食，一两不剩，全部分给逃难百姓。大家不要拥挤，耐心等待。”

县令的话音刚落，难民们就跪倒了一片，高呼“狄青天”，高呼“皇上万岁”。 崔献至此方真的领会了狄仁杰所言之“民心在我”的真谛，急忙帮助县令维持秩序。

有一位老者来到崔献面前，作了一揖道：“百姓们希望能够拜见狄大人，请将军代为转达。”

崔献就有些为难道：“狄大人军务繁忙，大家只管领粮，末将一定将大伙的盛意禀报大人。”

正在此时，营门内传出狄仁杰的声音：“不必禀报，老夫来了。”

“啊！那就是狄大人。”几位汉子不约而同地喊出声来。至于老者，更是兴奋异常，分开人群来到狄仁杰面前，反复打量道：“您就是狄大人？”

狄仁杰捋捋胡须，笑了：“不像么？”

老者一拍大腿说：“嗨！您不就是前几日向小民询问战况的那位大人

么？”

狄仁杰定睛一看，忙打拱行礼道：“正是下官，老丈好眼力。”

“百姓们要见副帅，末将担心大人……”崔献解释道。

狄仁杰寻找一块高处，面向大家而立，高声道：“父老乡亲，狄某有礼了。”

“狄大人，狄大人……”人群中再次爆发出有力的声浪。

“方才有乡亲称老夫为父母官，狄某受之有愧，亦觉不妥。自古以来，为社稷出力流汗者何人？是天下百姓。为朝廷官吏供奉衣食者何人，还是天下百姓。因此该是民为官之父母，民为社稷之基，民为制胜之本。老夫奉陛下旨意，前来平叛讨逆，离不开百姓鼎力而助，在此谢过父母百姓了。”

“狄大人！使不得！”老者急忙推辞。

“老哥哥，天理人心若此，你我就顺应了吧！”狄仁杰捋了捋胡须，扶起老者。说罢，他吩咐继续分粮，转身回营寨去了。

狄仁杰一番话说得崔献和临城县令如沐春风，两人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心底涌出了同一句话：“狄大人，国之砥柱矣！”

这场赈济用了好几个时辰，到深夜亥时方才分完最后一斛粮食。崔献进来禀报：“许多青壮年虽然领了粮食，却是不愿意散去，纷纷要求参军平叛，解救被默咄掠去之亲人。”

宋元爽闻言，顿时动容道：“狄大人此举，深得民心啊。”

狄仁杰笑道：“非老夫颖悟，古贤早有箴训，只是年深日久，我等都忘记了。眼下民心高涨，万不可挫。宋大人，本帅命你率领百姓，连夜潜往赵州近郊，助我军开渠断水。白日于密林中潜伏，夜晚施工，三日之内，必要见效。”

宋元爽道一声“遵命”，出帐去了……

这一切，驻守在赵州城中的默啜一无所知，他还在得意于自己用百姓生命做赌注的办法，果然阻滞了官军的进攻。

大军进驻赵州城后，默咄便向可汗谏言：“连日征战，将士疲劳，官军慑于我裹挟之百姓在营中，不敢逼近，借此机会，不如让将士歇息数日。”

“就依兄弟。”默啜转了转眼睛道，“然则，轻敌必败，为防止官军袭击，该知会南面可汗阎知微，将防守官军之事悉数交与他。贻误战机者，本汗定斩不赦。”

“是。”默咄出了可汗的大帐，就诡秘地笑了。自幼喝草原牛奶长大的默咄，对于金银财宝并不稀罕，却对大周女人垂涎不已，她们和草原上的女子完全不同……

一回到自己的穹庐，默咄就召集所部之叶户、将军，部署休整事宜，接着便狞笑道：“今日开戒，三日之内，你等可以尽情夺取大周的财物，尽情享用大周的女人，只为战事一开，奋勇杀敌，多斩官军首级，明白么？”

默咄的附离（侍卫）队帅觍着笑脸道：“属下已经挑选了五名水灵灵的大周女子，供大人享用。”

默咄一听便一阵狂笑，那笑声掠过穹庐上空，久久回响……

一连数日，赵州城中都火光冲天，一幢幢民房被烧，一棵棵大树倒在烈火中，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声从清晨绵延到日落西海，一具具尸体高悬在树梢、门楣……

这是九月的一天，默啜可汗正与左厢察在帐中研判大周军情，附离急匆匆地进来禀报：“从临城方向押送粮草的一位小将军伤痕累累地归来了。”

默啜心头一惊，料知途中出事了，忙对附离道：“速传他进来。”

小将军一进帐，就放声大哭：“大汗！大事不好了。”

听完陈奏，默啜呆了，厉声问道：“何人如此大胆，敢截本汗粮草。”

当他得知是狄仁杰部属所为后，牙齿恨得“咯噔”直响：“又是狄仁杰！本汗若是擒住他，定要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但接下来的消息，带给他的不仅仅是吃惊，而是恐惧。连续两天，都有达干（统兵官）来报：“供城中用水的水渠忽然断水，军士食肉干，难以下咽；马匹食干草，萎靡不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默啜一脸的迷茫，对达干怒吼道，“速派人去查看啊！”

“不用查了。”默咄扔掉空了的酒碗道，“定是狄仁杰令人破渠断水所致，臣这就遣属下出城夺水。”然而，他派出去的将军和军士也是一去不返。

正是暮色降临，默咄兄弟焦虑之际，一位军士带回了河北道兵马大元帅狄仁杰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前者可汗上表天朝，求为义子，又倡和亲之议，陛下游目骋怀，宽仁恢廓，恩及阴山，册封可汗，多有赏赐，讲信修睦。且于八月，以淮阳王赴黑沙城迎亲。孰料可汗言而无信，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扣押使者，

囚禁亲王，攻城略地，恣行无忌。陛下盛怒之下，发兵讨逆。本帅大军，所到之处，人心大振，箪食壶浆，十里相迎。此所谓得道多助者也。为城中百姓虑，今夜子时供水，丑时断流，乃在小惩大诫。万望悬崖勒马，勿再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河北未得而漠北尽失。切切。

“危言耸听！”默啜将狄仁杰的信扔到地毡上。可当他得知大周军队防守甚严，他们众寡悬殊，将军很快就被官军长史宋元爽擒获时，才真正感受到了狄仁杰的非同凡响。当下，默啜便重新拿起狄仁杰的信，与默咄一起细细分析其中每一个字的分量。

默咄沉思良久，不无感慨地说道：“狄仁杰断水又放水，足见其诡计多端，工于心计，非阎知微流所能比。”

接连数日，从突厥军最初攻取的静难到定州、飞狐等地都纷纷传来战报。阎知微说沙陀忠义不断袭击突厥粮库，或火烧，或抢掠，粮荒已现端倪，担心再坚守下去，军心不攻自乱。默矩则在来书中说，定州城中素来食沙河水，然近来官军对取水的突厥军频频出击，张仁愿又遣人在上游筑坝断水，城中陷入空前恐慌。

“狄仁杰这是釜底抽薪啊！这老儿精通兵法，殊难对付。”默咄叹道。

闻言，默啜也有些不耐烦：“你就说如何办吧？”

默咄从地毡上起身，来到地图前，望着漠北良久方道：“骑战乃我之长，守战乃我之短，今孤守一城一池，乃以我之短对敌之长也。于今之计，就是撤回漠北，独霸瀚海，方能扭转战局。”

“难道要本汗将城池还给他们不成？”

“当然不是。”默咄诡秘地笑了笑，“不是还有阎知微么？”

“你是说让阎知微收拾局面？”默啜睁大了眼睛，“彼乃平庸之辈，岂能与狄仁杰相抗衡？”

“此等卖主求荣之辈，形同狗彘，留在突厥亦是祸害。倒不如驱使其与武周为敌，此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是也。”默咄挤了挤眼睛笑道。

默啜便点了点头：“还有那个武延秀，该如何处置？”

“依眼下情势看，重提和亲，未免弄巧成拙，也一并交与阎知微处置，彼若归还了武延秀，武周定以为是突厥示好；彼若杀了他，那必遭武周除之，突厥也消了心头之患，岂不两利？”

默啜的脸上这才轻松了些，道：“兄弟之智，不输孔明也。”

三日后，阎知微来到赵州，默啜大摆盛宴招待。

酒菜上齐，阎知微抢先一步向默啜兄弟敬酒："若非大汗，臣焉有今日？请大汗饮了这杯，聊表臣之忠心！"

默啜举起酒杯时，笑得格外温暖："好说！好说！南面可汗深明大义，弃暗投明，本汗要敬你一杯。"

如此推杯换盏，酒过几巡，默啜问道："草原的马奶酒可汗还喝得惯么？"

平心而论，阎知微根本不能闻马奶酒的腥味，但此时此刻，他绝不敢说出口，忙打拱答道："喝得惯！喝得惯！"

默咄接着问："可汗是愿意永久地做一国之君呢？还是准备随时回归武周呢？"

闻言，阎知微的脸色就变了，还没来得及吞的牛羊肉喷了出来："左厢察是怀疑在下的忠心么？"

默咄看着阎知微尴尬的样子，很是好笑，忍住道："如此甚好！突厥视南面可汗为兄弟，故而才助你南下，连下飞狐、定州、赵州。大汗离开黑沙城日久，决计今日北归，欲将所占土地委与'南面可汗'。如此，北联突厥，南抗武周，此万世大业矣。"

这消息犹如晴空霹雳，阎知微一下子呆了："大汗……您……要回黑沙城，那臣……"

"左厢察说得很明白，助你建国，赐你土地啊！"默啜语波不惊地说道。

"万万不可！"阎知微转身就跪倒在地毡上，声泪俱下，"臣抛妻弃子，投靠突厥，乃为安身立命。大汗北归，丢下微臣，岂非弃羊，迟早落入虎口。请大汗念在臣忠诚无二，带臣回黑沙城，臣定以死相随。"

默啜的脸色骤然冷峻了，吐出的每一个字都阴沉而暗含威胁："南面可汗之意是想将诸州归还武周么？本汗之意已决，将所据四州连同武延秀悉数交与你，若是有背叛之意，本汗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说完，默啜便哈哈大笑起来。这冷森森的笑声让阎知微不寒而栗，眼见得软瘫了……

第十四章

天津桥武曌施威

瑶光殿皇亲盟誓

武三思到囚室来看望上官婉儿了。

她一看见武三思，满腹的委屈都化成泪水，湿了衣襟：“你怎么才来，你是来替我收尸的吧！”

武三思任上官婉儿使着性子，一直等到她情绪稍稍平静，才告诉她，皇上已经宽恕了她，并且要他接她回宫中打理政事。

上官婉儿没有说话，但她知道，一定是武三思在皇上面前求了情，才使她得以赦免。

武三思托着上官婉儿的下颚，仔细地端详她的伤口，并让随行的太医沈南璆为她疗伤。沈南璆小心翼翼地打开缠在她头上的绢帛，待那红色的伤口渐露全貌的时候，就禁不住“啊”了一声，连道：“知制诰大人真是因祸得福。”

武三思顺着沈南璆的手指看去，天哪！莫非上苍真的眷顾婉儿，那经过休整后的伤口，恰似一朵绽开的红梅，镶嵌在上官婉儿的额心。她本就出水芙蓉，天生丽质，如今显得更加明艳动人了。

沈南璆道：“前朝宫苑中女子，也有化梅花妆的，但大都是剪了梅花，贴在额头。似知制诰大人这样浑然天成，真是凤毛麟角。”

武三思拿出武曌赐给上官婉儿的祎衣要她换上，道：“车子就在外面，姑娘还是回宫中去吧！皇上正等着你去阅看奏章、文书呢。”

上官婉儿便又是一阵伤感。进了这宫苑，她就不属于自己，也无法把握自己。皇上发怒了，可以把气撒在自己身上；皇上高兴了，她也要跟着一起喜悦……

走出囚室，上官婉儿抬头看了看天，虽只有几日，却恍若隔世，九月的阳光对于刚出来的她似乎太刺眼了，她不得不手搭着凉棚，眯了眼。

路上，武三思告诉她：“皇上一早就宣本王进了宫，说是前线战事吃紧，文书堆积如山，要本王接你回来。皇上很赏识姑娘的才干，总说你身上有她年轻时的影子。”

这样的话上官婉儿这些年来听过不止一次，这也许正是皇上宽容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方战事如何，狄大人那里有消息么？”

“这个狄仁杰还真不能小看。其他几路将军，三十多万人马，都不敌突厥叛军；狄仁杰十万将士，且多为新招募者，却将突厥打得节节败退，从前方来的战报说，突厥撤往漠北了。”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她觉得此时回去正是时候，皇上因为前方战局的扭

转，心境转而明朗，也许风雨会远去……

说着话，车子已在司马门外停了下来，可走下车子的那一瞬间，上官婉儿的脚步忽然生出了一些犹豫，在车轼边踯躅了片刻。这次的牢狱之灾，让她对眼前的殿宇有了恍若隔世的陌生。她怯生生地回头看了一眼走在身边的武三思，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某种鼓励："陛下真的宽恕臣了么？"

"陛下口谕，岂能有假？"

到了瑶光殿前，武三思对武钦道："烦劳公公通禀，就说梁王与上官婉儿求见。"

"王爷与大人稍候，小人这就去禀明皇上。"武钦再出来的时候，便笑得如菊花般灿烂，尖细着嗓子喊道，"陛下有旨，宣梁王、知制诰觐见。"

风雨过后是丽日，霭云散去见蓝天。

张昌宗的反复解释早已消除了武曌的疑云，而且，天长日久的相互依赖，近来繁忙的国政和因为年高而带来的精力不济，都使她越来越离不开上官婉儿了。她对跪在面前的武三思与上官婉儿道："抬起头来。"

武曌看似不经意地看了看婉儿的伤口，就禁不住"啊"了一声。那一朵暗香浓艳，开在眉心的梅花，把年过三十的上官婉儿衬托得红飞翠舞，益发端庄了。若非身份的顾忌，武曌差一点就发出"因祸得福"的感喟来。她走下龙位来到上官婉儿面前，伸出手指轻点疤痕，寂然无语，良久才道："这梅花开在额心，整个人更水灵了。朕看就叫作'梅花妆'甚好。"

上官婉儿歉疚地拜倒在地，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微臣谢陛下隆恩。"

"事情已经过去，你不必太多重负。"武曌看了看一旁的武三思道，"你也起来说话。"

武曌道了一声"赐坐"，宫娥便伺候武三思和上官婉儿入座。武曌这才接着对上官婉儿说道："近来朝事繁忙，朕不胜疲累，这些奏章朕委与你阅看，重大的呈朕批阅。"

"微臣遵旨。"

"眼下就有两道要紧的制书要起草。"武曌说着，从案头拿过一卷文书，"河北道兵马副帅狄仁杰上书，要安抚突厥劫后百姓。你拟一道制书，令流散黎民悉归田业，朝廷免其一年赋税。另，三品春官尚书阎知微、司宾卿杨齐庄违背圣意，助敌反叛，又受封为南面可汗，制命河北道兵马副帅狄仁杰、天兵中道总管武重规、天兵西道总管沙陀忠义、天兵东道主管张仁愿围而歼之。"

上官婉儿点了点头道：“微臣下去就起草制书。”

武曌又转脸对武三思道：“命夏官侍郎姚崇六百里快马赴河北宣制。”

出了瑶光殿，上官婉儿看一眼武三思说道：“多谢王爷在陛下面前求情。”

武三思闻言就道：“你我之间，说这些不觉得生分么？”

上官婉儿的脸上就有些发热，忙掩口含笑道：“那就不说了！今日政事急，改日请王爷到舍下饮茶。”

武三思便不好再磨蹭，正要告别，却见迎面走来一群宫娥，一个个语笑嫣然、楚楚动人，到了二人面前，众人急忙行礼。其中一位宫娥眼尖，发现了上官婉儿眉心的梅花，围着她转了一圈，惊呼道：“梅香扑面，大人这妆化得真是绝妙之至。”

这喊声顿时引起了宫娥们的注意，众人将上官婉儿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感叹这梅花画得栩栩如生、美不胜收，纷纷要她教授。

上官婉儿心头就荡起一阵酸楚，脸上却带着笑道：“陛下抬爱，已命这妆为梅花妆。我今天有急务在身，改日一定传之。”

武三思见状，道：“你等如此怠于劳作，在这里围着知制诰闲话，若是陛下知道了，定让你等脱层皮。”宫娥们闻言，便立刻散去了。

上官婉儿回眸莞尔一笑道：“多谢王爷解围。”

武三思望着上官婉儿的背影，忽然就生出无言的怅然来。

只是让上官婉儿没有想到的是，她用鲜血染成的“ 梅花妆”，竟然在宫中流行开来，不几日，宫娥们的眉心便都有了一朵鲜艳的“梅花”。

事实上，姚崇将制书送到前线时，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夜醒来，突厥人已从赵州、定州、飞狐三地撤出，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阎知微和杨齐庄。

天气变得很阴沉，灰色的云块笼罩了赵州城头。

阎知微偕杨齐庄登上城楼，朝远处的阳关尽头望去，只见被风吹起的尘埃裹挟着瑟缩摇曳的衰草绵延到远方的阴山，眼前一片苍茫。

阎知微这才有胆量大骂突厥人都是畜生，要紧关头，抛下他们不管了，骂他们置誓约诚信于不顾，背信弃义，悔婚滋事。当他的目光落在城外的空旷地时，就看见新招募的军士正在演练，他们一个个驼背蛇腰，都是不堪一击的模样。

“依丞相看，我们能自救么？”

杨齐庄对“丞相”这个称呼很满意，前些日子，当着突厥人的面，他不得不扮演“左厢察”的角色。而今突厥人一撤，一切都恢复到唐制，顺口多了，但这并不能缓解严酷现实带给他的惆怅。他该怎样经营这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怎样对待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一心向着大周的臣民呢？他相信，作为被默啜册封的南面可汗，阎知微一定与自己一样，满怀着因为不检点生出的不尽悔意。如果当初他们不是因为怕死，如果他们始终记着朝廷赋予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如裴怀古一样的大义凛然，也不至于遭逢眼下的局面。

他不是没有考虑再回到大周，但他一想到武曌那威严而又冷峻的眼神和狄仁杰一干人鄙夷的目光，就犹豫了。其实，他是有过一次可以逃离的机会的。那是在默啜刚刚占领赵州时，因为战事而流落突厥的唐室元老段志玄之子、承袭褒国公的段瓒，曾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悄悄找到他，劝他趁突厥入城不久、一切混乱之际，逃回到神都去，可懦弱的他竟放弃了这个机会。

现在，一切都晚了。

上午巳时，他们才从城楼下来，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赵州府邸。彼此看去，对方的眉毛、胡须上都结了一层霜。阎知微骂道：“如此蛮荒之地，才十一月竟冰天冷地，奈何？”

喝一口热茶暖了暖，两人将城头上的情景梳理了一番，就都沉默了。

这时，录事参军来报，说默啜可汗遣一名叶户送淮阳王已到了城下。

闻报，阎知微的眼睛顿时亮了，忙道：“速令守城将士放下吊桥，迎接王爷，”接着便招呼杨齐庄，“长史与我同去吧。”

杨齐庄心头一惊：“才半天时间，丞相又改称‘长史’了？”

武延秀衣着整洁，看上去精神焕发，似乎没有受到突厥人的折磨和摧残。他刚一下马，阎知微与杨齐庄就迎了上来,双双跪倒在武延秀面前道：“微臣阎知微、杨齐庄参见王爷。”

武延秀轻蔑的目光掠过二人的肩头，话里就带了揶揄的味道：“面前不是突厥南面可汗么？你先是出卖本王，受默啜三品朝服；继之又以南面可汗之名，欲主河北大周臣民；焉何今日倒俯首称臣？本王真有些承受不起。”

听了这些话，阎知微脸上就红一道白一道的，支支吾吾道：“都是微臣一时糊涂，误入了默啜的陷阱，每思及此，微臣悔愧交加，无地自容，幸得殿下平安归来，不日微臣就送殿下到河北兵马副帅狄大人行辕。”

“哦！狄大人到了河北。”武延秀被囚禁在黑沙城，对外面的战事一无所知，“既是如此，本王便不在此滞留，速速送本王过去便是。”

阎知微急了，挪动双膝，上前扯着武延秀的袍裾道：“王爷少安，微臣自知有负圣命，罪该万死，闻知王爷归来，早于城中备了酒宴，为王爷压惊洗尘，请王爷赏光。”

杨齐庄和几位主簿、参军也在一旁相劝。如此推脱再三，武延秀才勉强答应。

在去酒楼的途中，武延秀目睹了城中巷闾满目萧条、狼藉不堪，不时有乞丐迎着冷风沿门乞讨，方知因为自己和亲，竟惹得生灵涂炭，心境不免又沉重了许多。

宴席设在酒楼二层，武延秀来到雅间，并不急于入座，而是推开雕花门窗，凭栏远眺起来。赵州城风物顿时尽收他眼底，特别是看到横卧在浇河水面的赵州桥，虽历经战火，却依旧岿然屹立，抑郁的心境才稍有安慰，道：“历尽沧桑人各异，长虹尤知思君恩啊！人心不若物情，不亦悲乎？”

阎知微与杨齐庄听着，脸就发热，忙请武延秀入席。菜肴自不必说，酒也是当地有名的“燕山红”。阎知微举起酒杯，小心翼翼地敬道：“都是微臣无能，未能促成和亲，又误入迷途，为虎作伥，罪该万死，请殿下饮下这杯，微臣方敢落座。”

阎知微方罢，杨齐庄又跟上来道：“当初段瓒劝臣逃离，臣因牵挂王爷，故而失却时机，为敌所迫，委曲求全，以待殿下归来。请殿下受臣一敬。”

武延秀并不回应，自斟自饮，三巡过后方道：“二位请本王来，绝非只是叙旧忏悔，一定还有话要说，不妨直言。”

阎知微尴尬地笑了笑道：“殿下虽年纪轻轻，然见事敏，臣感佩之至。”

武延秀很不耐烦，脸顿时拉下来了：“好！既是不说，那就请送本王前往狄大人行辕。”

阎知微与杨齐庄闻言，急忙跪在武延秀面前道：“非是微臣不说，实在是愧不堪言。”

武延秀将头转向一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殿下所言极是。”阎知微、杨齐庄接上话茬，“微臣自知罪孽深重，欲回归大周，戴罪立功，还请王爷在陛下和狄大人面前多多美言。微臣铭感肺腑。”

“你等起来说话！”

“王爷若是不答应，微臣就一直跪在这里。”

“本王答应就是。”武延秀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又沉思片刻后道，“战事平息，朝廷也许有制书安排善后事宜。你等不妨跟随本王前往临城，本王将相机斡旋，以明二位归朝之意，狄大人权衡利弊，自会原谅你等的。”

“这……”

“哼！二位如此迟疑不决，乃不信任本王，极好！那就权当本王未说。”

武延秀便欲起身下楼，却被阎知微伸手拦住：“王爷息怒，微臣亲护殿下前往狄大人行辕就是。”

而此时的临城行辕，姚崇已宣达完朝廷旨意，正与狄仁杰在大帐里说话。

姚崇第一次以宰相的身份出使，这让狄仁杰十分欣慰。还在平息李尽忠、孙万荣叛乱期间，姚崇还在夏官署任郎中时，就因为对前方的战报剖析如流而受到狄仁杰的格外关注，后来他担任夏官侍郎后，更是多次参与朝廷讨伐突厥战事的筹划，此人精通兵法、善谋多计，一直被狄仁杰视为知己。就连让太子李显出任兵马大元帅一议，虽出自狄仁杰之口，其实也源自姚崇之心。因此，狄仁杰在出任河北道兵马副帅，向皇上辞行时，也极力推荐了姚崇为同平章事。

姚崇自是十分感激狄仁杰的知遇之恩，道：“大人于陛下面前多次举荐，令元之铭感肺腑。”

狄仁杰却将之看作顺理成章的事情，当年娄师德不也是这么对自己的吗？想到娄师德，狄仁杰问道：“娄大人近来可好？”

姚崇感佩道：“娄大人以古稀之岁而职营田大使，奔波劳顿，真乃朝廷股肱之臣，元之楷模啊！”

狄仁杰点了点头：“他对本官的引荐之情，也让本官没齿难忘。”

说到战事，狄仁杰告诉姚崇：“在默啜率领突厥军队撤回漠北后，阎知微已是独木难撑，道穷途末。本官已知会各路总管分进合击，相信不日即有战报传来。”

“大人用兵如神，先知预见，元之自愧不如。”姚崇赞道。

“过誉了。”狄仁杰立即摇了摇手，旋即严肃起来，“自古兵民乃制胜之本。本官不过上体陛下圣意，下依民心之所向而已。”

这两人相差了整整二十岁，却算是无话不说、神交意会的忘年交。姚崇

明白，作为兵马副帅的狄仁杰最关心的还是有关太子的消息。利用续茶的机会，他便把话题换到了太子身上：“本来太子听闻前方大捷，奏请亲自到临城劳军，却被皇上驳回，要他潜心读书，心无旁骛。”

狄仁杰没有回答姚崇的话，内心却是十分无奈，先帝二十二岁即位，可如今太子已经四十三岁，尚不能问涉国事，果真有一天宫车晏驾，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午饭后，狄仁杰便陪同姚崇到行营以东的太行山麓转了一圈，说到在蝎子沟伏击敌军的运粮车队，狄仁杰极言此次能够逼突厥兵退漠北，河北百姓功不可没。他深有感触地说道：“此次本官对‘民乃社稷之基’有了更深的体味，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矣。”

说着无意，而听者有心。姚崇从狄仁杰的话中捕捉到了先贤对于后秀的期待，情有所衷道：“与大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元之谨受教矣。”

狄仁杰唯独没想到，等他回到行辕时，局面竟出现了让他始料不及的变化。

走进营门，远远便瞧见长史宋元爽站在大帐前，心急火燎地朝外张望着，他一看见狄仁杰，急忙上前道：“大帅，淮阳王回来了。”

“哦？”狄仁杰二话没说，拉着姚崇进了大帐。面朝帐内站着的一位年轻人，听见身后的脚步声，便回转身来，果然是武延秀！狄仁杰和姚崇忙双双见礼。

“殿下受惊了。”狄仁杰问候道。

武延秀大致叙述了突厥将自己交给阎知微、杨齐庄的经历，然后告诉狄仁杰和姚崇：“二贼慑于朝廷大军合围，决计回归朝廷，并亲自送本王到了临城。刚一进大营，就被宋大人拘了，现正关在营寨里。”

狄仁杰听罢，双手击节道：“如此看来，河北之战胜局已定，此皆陛下运筹有章，神威震敌之故。”

“二贼就擒，该当如何处置？”见此，宋元爽插缝问道。

“多行不义必自毙。”狄仁杰说罢，看了一眼身边的钦差大臣。

姚崇立即就回应道：“阎知微为三品大臣，杨齐庄乃司宾卿，依律当由陛下圣裁，本官既是朝廷钦差，就将二贼押往神都，交由司刑寺羁押。待审清罪行后，上奏朝廷。”

一整个下午，官军大营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狄仁杰破例吩咐：“今晚于中军帐设宴，一则为平叛大胜，二则为淮阳王与姚崇大人饯行。”

酒至夜半，众人皆散，唯独姚崇没有走。狄仁杰命侍卫泡了上好的醒酒茶，两人便就着后半夜的月色，且饮且话别。

狄仁杰建议道："阎知微、杨齐庄背主投敌，依律当斩，然其送还淮阳王，图归大周，罪不至死。还请大人上奏陛下，免其死罪。"

闻言，姚崇就为狄仁杰的宽宏大量而感动，当即表示定将此意转奏陛下，恳请从轻发落。

"从轻发落？岂非姑息养奸？"半个月后，当姚崇站在瑶光殿向武曌禀奏河北宣制之行时，她断然驳回了免去阎知微、杨齐庄死罪的谏言："阎知微、杨齐庄二贼阳奉阴违，背主保命，险些致淮阳王埋骨异国；又另立汗国，上不忠君，下不恤民，敌国之奴，大周之贼，罪恶昭彰，数不胜数，朕若饶恕了他们，岂不冷了百姓的心？"

说着说着，武曌的言语中就有些责怪狄仁杰和姚崇的意思："二卿皆宰辅之臣，国之栋梁，理当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为何对国贼温良有加，真糊涂。"

姚崇明白，此时固执己见定是于事无补，便不再辩解。

武曌则拿起朱笔，在狄仁杰的奏章上毫不犹豫地批道——

阎、杨二贼，投敌卖国，罪大恶极，不死不足以正天理，平民愤，着即处磔刑于天津桥南，使百姓共射之。剉其骨，夷其三族。

"由秋官尚书杜景俭监斩。"末了，武曌又命道。

腊月初三，干旱了一冬的神都从凌晨子时起，便飘起了洋洋洒洒的雪花，到晨曦初露时，从洛阳宫到城头，从坊间到道路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雪。尤其是行道两旁的树木，被雪装点得粉玉琼瑶，仿佛带雨携露的梨花。

天津桥北的通天宫迎风兀立，昔日碧翠的琉璃瓦，撒上了洁白的雪；天枢耸天入云，在雪幕云气的笼罩下，显得朦朦胧胧。

卯时三刻，杂沓的脚步声打破了寂静。被惊破酣梦的胆大百姓悄悄推开窗户，掀开窗帘，便见桥南桥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士们一个个荷枪持剑，禁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嘴："天哪！又要处决哪家大人？"

天渐渐放亮，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晨光中，人们这才发现，不仅仅是天津桥南北，押解囚犯到刑场必经的路上都岗哨林立，刀光闪闪。

辰时三刻，秋官尚书杜景俭踩着雪尘，策马来到了桥南。登上早已搭建好的监斩台，一阵冷风吹来，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跟随他前来的主簿急忙命卫士把木炭火盆挪到监斩案附近，杜景俭暖了暖手，清俊的脸

上才泛起血色。他侧脸问了一下身边的主簿："武将军可曾到来？"

话音未了，就听见耳边传来金吾将军武懿宗洪亮的声音。作为今天的行刑官，他深感肩头责任的重大，尤其是处决阎知微、杨齐庄这样的高官，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杜景俭邀武懿宗到炭盆前烤火，随口问道："陛下命百姓共射阎、杨二贼，射手可已备好？"

武懿宗在红红的炭火上烤了烤手，顿觉暖融融的，回道："早在皇上制命下达之时，就招募了五十名猎户出身的精壮男子，严格整训。现严阵以待，单等行刑时间一到，即刻就位。"

杜景俭听后，脸上也轻松了许多。在朝堂上，这主意本就是武懿宗出的，现在由他来主持正好。

上午巳时三刻，两辆囚车在羽林卫的押解下，分开密密匝匝围观的百姓，向刑场中心走来。囚车轮毂碾碎了雪花，也碾碎了阎知微、杨齐庄的心。

阎知微神情木然，目光呆滞，似乎生死已与他无关。走到今天，他说不上该不该后悔。在牢房的这些日子，他想了很多，其实当他从默啜手中接过南面可汗的衮袍开始，他就死了。当求生的希望幻灭后，他万念俱灰，形同腐尸。

他没有看身边的杨齐庄，杨齐庄却艰难地转过脸来看他，他的木然和混沌让杨齐庄怀疑他已经死了。杨齐庄很懊悔，当初没有听从段瓒的劝告逃回神都。如今，他只希望死亡能来得痛快些。

午时三刻已到，杜景俭环顾刑场，只见羽林卫将百姓隔在数十丈外，五十名百姓分布在刽子手的周围。武懿宗已经登上观刑台，杜景俭便开始宣读皇上制书——

阎、杨二贼，投敌卖国，罪大恶极，不死不足以正天理，平民愤，着即处磔刑于天津桥南，使百姓共射之。剉其骨，夷其三族。

"吾皇万岁！万万岁！"武懿宗回转身高呼，等他再转过身时，目光顿时插上了两把刀子，犀利而又威严地下令行刑。

只见身着大红衣裳的刽子手，往尖刀上喷了一口酒，缓缓来到囚犯面前，往他胸口喷了一口酒，说一声"皇命如天，休怪在下刀下无情"……阎知微和杨齐庄的肉体和灵魂就这样被肢解了，从第一刀的惨叫到声息魂去，每人都用了整整一个时辰。

两名主囚犯处决以后，第二批刽子手登台了，三百多口人又整整砍了一个时辰，直到午后申时三刻，才宣告结束。有的刽子手行刑到最后，刀

刃被热血浸泡软了，刀口都被白骨崩成了锯齿般的豁口。

这是一场让围观百姓最为荡魂摄魄的屠杀，每割一刀，人群中就会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叫，但这也是百姓最为快意的行刑。

在大胜突厥的喜悦中，王朝步入了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春天。

与契丹、突厥连续三年的战事，消耗了大周的巨额资财，也让武曌心力交瘁，精神大大不如以前。正月十五一过，她便将朝事暂时委与太子处置，自己则带着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上了嵩山。

二月二日这天，天空响了几声雷，万物复苏，阳气上升，也唤醒了蛰伏了一冬的生灵。

太子李显自是分外勤勉，辰时一刻，便已坐在东宫庄静殿等候朝臣奏事了。自光宅元年以来，这还是皇上第一次让他代为处理政事，他不由得因此陷入诚惶诚恐之中。他猜不透母皇的真正目的，却又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好在曾做过宰相的太子宾客豆卢钦望每日陪伴在身边，许多棘手的政事在他的点拨下，倒也处置得得体而又顺畅。

此时，太阳已升上洛阳城头，暖暖地洒在院内的花木上，昨日傍晚还秃秃的枝丫一夜间竟然长出淡红挂绿的嫩芽，鸭嘴一样的叶片上面挂满了露珠，看上去生机勃勃。李显的心境也因此变得明朗起来，信步走出了殿门，豆卢钦望已经在外候着了。

“他总是这样殷勤，从来都没有迟过。”李显在内心感喟。

“微臣参见殿下。”

“你我君臣终日相伴，就不必太拘礼了，殿中说话。”李显一边说着，一边吩咐王晖看座。

李显从案卷中抽出夏官署和司宾寺的联名上书道：“爱卿看看，此事该如何处置？”

豆卢钦望接过奏章，浏览了一遍后收回目光，就由衷地愉悦道：“看来与突厥这一仗打得值得。这不，吐蕃主动来降了。”

当初吐蕃赞普弃都松年幼，诸事悉决于论钦陵兄弟，他们肆意攻城略地，为患大周王朝二十多年。及至弃都松年长，有感于论钦陵兄弟威胁王权，便暗地里与论严谋杀之。于是，趁论钦陵外出之际，弃都松诈云出猎，拘捕论钦陵亲党二千余人，又遣使召论钦陵兄弟归朝，却被拒绝。弃都松发兵讨之，论钦陵大败。恰在这时，大周大败突厥兵，弃都松遂上书朝廷，将率部来降。

豆卢钦望收起奏章，轻舒一口气接着道：“微臣以为，此时正是受降良

机，然此事关乎睦邻长远，恐怕还得禀奏陛下。”

李显点了点头：“本宫也是这个意思。虽说夷族来降，乃圣恩之故，然安边之事，甚为重要，不可稍有逾越。”

“微臣明日就起程前往嵩山，取陛下旨意。”豆卢钦望应道。

李显又拿起一份文书，不无感慨地说道：“有人弹劾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其弟司农卿宗晋卿，坐赃贿满万余缗，广置宅第，母皇虽然将其贬为播州司马，将宗晋卿流放峰州。然本宫听说，太平公主到其宅第观览，竟然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

“这些旧事，不说也罢。”豆卢钦望沉思片刻后劝道，可内心却想，从早年的李义府、许敬宗到当今的武三思、武懿宗，哪一个没有收受贿赂？可他们都是陛下的心腹，恐怕陛下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这个宗楚客，不也就是借着是皇上堂姐的儿子，才为所欲为的么？

李显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人便结束了这个话题。正要开始讲书，王晖却进来禀报道：“梁王武三思求见。”

李显一听，忙与豆卢钦望一起起身迎接。

武三思带来了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陛下在缑氏县患疾，制给事中阎朝隐祝祷，传旨殿下与太子妃前往。”

李显立刻慌了，问道：“母皇正月出行时，精气尚佳，为何忽然就病了？”

“二月四日，陛下移驾缑氏城，拜谒升仙太子庙（周灵王太子姬晋）。一时触景生情而撰写碑文，并亲为书丹‘飞白体’，盛赞升仙太子‘骖鸾驭凤，升八景而戏仙庭；驾月乘云，驱百灵而朝上帝’的潇洒。大概是因为陛下用心过度，故而染疾。”武三思回道。

李显听着，眼睛就湿润了，当下传来王晖，准备车辇，疾疾赶往缑氏城。

武曌此时正躺在榻上，紧闭双目，一任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按摩着全身，以减轻筋骨的疼痛。

张昌宗的一举一动都很温柔，每按一处，都要低声询问：“陛下！轻些了么？”直到武曌明确地点头之后，才挪动自己的手指。但皇上的肌肤与初进宫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明显松弛了，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张易之则手捧一方丝绢，用温水为皇上擦拭手心，据秦太医说，擦拭手心可以活血化瘀，舒展筋骨。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以减轻皇上的痛苦。

武曌半睁开眼睛问道：“太子到了么？”

武钦低声回答：“梁王已回神都了，想必很快就会来的。”

“你等退下吧！朕想一人静一静。”武曌挥了挥手。

“请陛下安歇！”张昌宗说着，向张易之使了个眼色，两人双双退出殿去。

宫娥们也都百般小心地伺候在殿外，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当内室鸦默鹊静的时候，武曌的心反倒不安静了。二月四日那天，她将亲手书丹的“升仙太子碑”立在姬晋庙面前时，便想起了姬晋升仙的传说。相传姬晋升仙时，曾在嵩山对周室的侍从桓良说：“告我家人，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到了那天，家人来见，果然见其乘白鹤驻于山头，举手谢时人而去。

“若是朕有一天也能升仙，也该是上天的恩赐吧。”武曌当时就这样想。

谁想到，她从缑氏山归来后就生病了。躺在病榻上，她既牵挂朝政，担心太子不能应对与突厥战后的复杂局面；更忧心自己身后，太子与武氏宗族不能相容，惹起一场“诛杀诸吕”的朝乱。她觉得自己应该将这些事情做好，也算是对高宗和武氏先祖的一个交代。

而最佳的机会，就是给事中阎朝隐为自己祝祷之际。因而，前两天，她差武三思回神都通报了自己的病情。当然，她这样做也是要看看太子的反应。

想到这时，武钦在外面轻声禀奏：“太子请求参拜陛下。”

“宣。”

李显和太子妃韦香一进大殿，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几乎是爬行着到武曌榻前：“母皇！都是儿臣不孝，儿臣罪该万死。天若有情，何不让儿臣代母采薪。”

李显凄凄惨惨的诉说，反而惹起武曌心中的烦乱，她睁开眼睛，看看榻前的一对夫妇道：“罢了！朕还没有死呢。”

李显与韦香便被吓得哭声戛然而止。

“朕偶患小恙，给事中阎朝隐欲为朕祝祷，朕传你等来，无非聊尽儿女之心而已。”言罢，武曌对武钦道，“宣阎朝隐进来祝祷。”

不一会儿，阎朝隐进到行宫大殿，他先行了礼，然后到偏殿沐浴净身。其间有两位童子抬了一条砧案上来，口含烈酒将案上的铁钉一一喷过，又燃了黄表，熏烧一遍，就见阎朝隐赤裸着上身从偏殿出来，童子便用蘸了酒的黄表将他的脊背擦拭了一遍。但见他吸了一口气，将那肚子鼓

了起来，躺上了钉板，紧闭双目，口中念念有词道：昊昊天地，请让朝隐代陛下受疾。又吟诗曰：

圣泽如东海，天文似北辰。

荷叶珠盘净，莲花宝盖新。

陛下制万国，臣作水心人。

李显夫妇就在一旁站着，眼见得一个个铁钉扎进阎朝隐的脊梁，韦香便紧闭了双目，李显也浑身打战，可待再看时，却不见有血点渗出，两人皆以为神。

大约过了一刻时间，只听阎朝隐大吼一声，从砧板上一跃而下，长舒一口气，来到武曌面前禀奏："启奏陛下，天帝慈恩，陛下小恙不日即可痊愈。"

武曌当即对李显夫妇和阎朝隐道："朕的病经爱卿祝祷，已愈大半。"

李显暗中端详，皇上的气色较之初见时果然好了许多，便更感神奇。

"传朕口谕，赏阎爱卿银千两，帛百匹。"

送罢阎朝隐回来，武钦发现武曌竟已走下病榻，与李显夫妇坐在外室说话了。

李显向武曌禀奏了吐蕃赞普弃都松派遣使团来京，求为藩国的消息，武曌顿时凤颜大悦，当下要李显回京后，即刻命天兵军兵马副帅、陇右军大使娄师德、凤阁侍郎检校并州刺史魏元忠前去迎接。

李显又提到薛元超之子薛稷奏称自古无控鹤监一官，今设之有违道统，谏言罢之。武曌的脸色立时就阴沉了："其父当年泯顽不化，其子又固执己见，什么古无此官？难道朕不能设一个么？太子乃国嗣，岂能耳软？传朕旨意，迁薛稷为水部郎中。"

韦香眼快，看到武曌脸上不高兴了，忙附和道："母皇圣临天下，旷古迄今未有之也，设个控鹤监有何不可？"见此，李显便不敢再有二话。

武曌脸上的表情这才活泛了些，把话题转到了自己所忧心的身后大计上来："朕宣你来还有另一层意思。朕已赐你武姓，说来你与三思皆天潢贵胄。眼看朕春秋日高，所忧心者，唯恐你兄弟姐妹不能相容，故而朕不日回到神都，有意让你等于祖宗面前盟誓，相约善待彼此，不可内讧自残，不知你意下如何？"

李显忙不迭地回答："谨遵母皇旨意。"

"如此甚好！你回朝后先知会诸位亲王公主，待朕回到神都后再做定

夺。”

当晚，李显夫妇就在缑氏城行宫过夜，并陪武曌、张昌宗、张易之进了晚膳。

酒阑席散，回到殿中，掩了殿门，韦香就将憋了一肚子的话全倒了出来：“说什么赐了武姓？难道这样就能抹去李氏血脉的事实么？殿下在内心深处承认过自己是武显么？陛下竟还有盟誓之思，相王自不必说，先得问问武氏兄弟会不会守诺吧！真是笑话。”

“你这张嘴？难道被废的悲剧还要重演一次么？本宫可是怕了。”李显惊慌失措地上前捂住了韦香的嘴。

韦香没有再辩解，暗地里却发狠，迟早要将武氏一族斩尽杀绝……

二月十二日，武曌从嵩山回到了神都，直接入住瑶光殿。随着年事日高，她越来越不愿意待在武成殿，而更喜欢瑶光殿修竹撒翠、紫兰飘香的宁静和张氏兄弟的伺候。

而今天，她要在这里等待的，却是一群让她牵肠挂肚的儿女宗亲。

在清亮的晨光里，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第一个到了司马门前，正要下车上路，却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辆车子也停下了，从车上走下来的正是相王李旦。自李显回朝后，这兄妹俩已经许久没见面了。相互见了礼，一同上了司马道，话题自然集中在盟誓之事上。

“皇兄对母皇的旨意如何看？”太平公主像是不经意地问道。

“母皇深谋远虑，为兄唯母皇之命是从。”李旦回答得不假思索。

太平公主笑了笑道：“皇兄倒是明白。”其实，她压根儿就不认为盟誓会有什么用处，武氏与李氏乃血海深仇，盟誓也只是表面文章罢了。何况，她一直觉得只有自己才配继承皇位，又怎么会与这些人修好？她正想着，就看见武三思、武攸宜、武懿宗、武攸宁四人也跟着过来了。

这四人中，武攸宁是最为斯文的一个，也是任职最多的一个。他十分羡慕的兄长武攸绪早早地就隐居了，而自己却置身于宗亲漩涡之中不能自拔，看着几位兄弟，他长叹一声道：“陛下如此做，也是为了武氏之将来啊！”

这话一出口，就引来武懿宗一阵大笑：“将来？你以为李氏都是痴人么？依我之意，趁陛下精神尚可，干脆将那几个窝囊废除掉，直接扶三思登基罢了。”

武三思狠狠地瞪了武懿宗一眼，伸手指了指前面太平公主的背影，武懿宗急忙收住了话头。

当他们各怀鬼胎地走进瑶光殿时，李显已先到了。

大家都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似乎李、武之间从来就是彼此礼让、相亲相爱的。他们齐刷刷地跪倒在瑶光殿的丹墀内，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子千岁千千岁。"

这情景让武曌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很愉快地道了一声："平身。赐坐！"

她破例地没有坐在龙案里与儿女们说话，而是来到他们中间，大家自然把最中间的位置留给了她。离得这么近，武曌几乎可以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心跳和呼吸，他们投过来的每一丝目光都温暖着她苍老的心。

这一切，让武曌心潮翻卷，不能自已，她相信他们一定读懂了自己的用心，便说道："朕今日召你等来的目的，想来你等早已知道。到圣历二年，朕已是七十六岁春秋。朕一生历经风云，虽不敢自比秦皇汉武，然则上无愧于苍天，下无愧于黎民。朕唯望者，乃百年之后，你等兄弟姊妹相谐友善，无起纷争，共铸大周基业，因此朕草拟誓文，树立约束。你等若无异议，朕将择定佳日，于明堂告之天地，铭于铁卷，藏于史馆。武钦，替朕宣读誓文吧。"

"老奴遵旨。"武钦颤颤巍巍地从案头捧起由上官婉儿拟定的誓文，尖着嗓音念道——

夫昊天苍苍，而生万有之灵；金土茫茫，而养芸芸苍生。宗室根脉，绵延而不绝；同气连枝，情深而逾海。吾等皆乃武氏支脉，承皇天之雨露，沐大周之光泽。据此盟誓：肝胆相照，血浓于水，推诚相见，无彼此猜忌，无竞相残杀，孝人天下，泽流万世。若有违者，天谴者，人诛之，切切此誓。

随着武钦的落音，瑶光殿里霎时陷入了极度的安静，只有武曌呼吸的声音飘过每一个人的心头。显然，那重若千钧的措辞，那天谴人诛的警示，击中了每一个人心底的最软处。

过了许久，诸位宗亲才异口同声道："泽流万世，切切此誓。"

此时，李显清晰地看见，两行热泪顺着武曌的眼角，流到了腮边……

第十五章

铁卷难消人心异

珠英怎掩风流迹

李显从瑶光殿一回到庄静殿，韦香就询问道：“有何要事，以至于母后必须将李氏兄弟与武氏兄弟都宣到瑶光殿问话？”

李显从宫娥手中接过茶杯，看着她退出殿门，才苦笑着道：“现今只有武氏，何来李氏？本宫和相王都被母皇赐姓武了。”

听到这话，韦香的眉毛一横，说话的声音就高了：“殿下焉能如此说？陛下煞费苦心，从谱牒中抹去了李氏血脉。然在臣妾看来，一纸赐姓岂能隔断血脉？殿下与相王生死都是唐室后人，任谁也改变不了。”

这话自然说出了李显的心声，但他也只岔开了话题：“还不就是之前所言的盟誓之事……”

李显还没说完，韦香就笑了，前仰后合地揶揄道：“真是白日做梦，靠一纸盟誓就能将李氏与武氏的血海深仇化解么？”

李显就很无奈，一任韦香在一旁絮絮叨叨。这么多年，无论是做皇上，还是做太子，每逢静下来时，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静静地打量韦香。他总是觉得韦香和母皇的性格颇为相似，她们都不甘心做个相夫教子的女人，而对社稷更为关注。

“殿下须牢牢记着，是谁将您从皇位上拉下来流于房州的；又是谁将高祖、太宗的万里锦绣家邦易为周朝的！”韦香来到李显身后，轻轻地抚着他的肩膀道，“殿下万不可忘记，您是太宗皇帝的嫡孙，不可忘记这江山姓李啊。”

李显回头看一眼韦香道：“可是以本宫眼下的处境，又能做些什么呢？”

“等待时机。”韦香果断地应道，“殿下不闻吕后驾崩，诸吕被诛之事么？眼下，陛下龙钟高岁，还能有……”

“罢了！”李显断然截住了韦香的话头，“不管本宫如何委屈，也不论她对本宫有多少误解，可她毕竟是本宫的亲生母亲，岂可……”

闻此，韦香顿时蛾眉倒竖道：“若是你等兄弟有太宗一半的气度，也不至于有今日形同囚徒的遭际。臣妾的话殿下还是好好想想吧。”言罢，她便转身出殿去了。

李显一人呆坐了许久，心中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铁卷存之史馆，接下来的日子倒也相安无事。太子、相王和武氏兄弟偶然在朝堂上相遇，也亲近了许多，武曌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暂时放下了。而朝事仿佛也甚遂人意，喜事不断、佳音连连。

八月初，娄师德从陇右行营传来消息："弃都松赞普率领臣下已从逻些起程，预计两个月后到达。"

八月中，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请求内附。

几乎就在这同时，由于狄仁杰的大胜，西突厥的一支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来到神都。武曌命娄师德前往安抚，他便受到了突骑施乌质勒部落的最高礼遇。

一时之间，大周已成为天下咸服的中心。

武曌许久都没有过这样轻松的心境了，她的活力在从缑氏城回到瑶光殿后终于恢复了。

这是圣历二年八月的一大早，太子宾客豆卢钦望早早地起来，却没有去庄静殿，而是直奔了崇文馆。

虽说已近中秋，但暑流残迹仍在街巷间游荡，等他急忙走进讲书堂时，已是汗流浃背了。往常，李显总会在他行过君臣之礼后道声问候的，可今日却毫无回应。

豆卢钦望立即意识到，太子如此，定是与明堂盟誓有关。不过，太子没有主动说，他也不便深问，只是打开书卷问道："微臣为殿下讲书吧？"他今天要讲的是皇上推荐的新书《贞观政要》，编纂者乃二十九岁的国史撰修吴兢。皇上将这部尚在修改中的书交给太子，意思也很明白，就是要他研习太宗的治政参验。

李显摇了摇头道："本宫有些烦闷，豆卢大人可否陪本宫出去走走？"

"这……"豆卢钦望有些迟疑。

李显知道他是怕皇上追究，于是提起当年与李弘等化装出宫游走斗鸡场的往事。豆卢钦望明白，太子必是欲图躲开宫廷的耳目，有话要对他说。当下君臣换了商贾的服饰，只带了几名换了府役装束的羽林卫，连韦香都没有打招呼，就悄悄地出宫去了。

李显很谨慎，白马寺自然不能去，怀清与武三思、张昌宗和张易之过从甚密，那里必有他们的耳目；龙门寺更不能去，那里的圆觉法师是皇上钦封的住持。虽说佛门遁世，不染红尘，可究竟有几人能真正地做到呢？两人在街头徘徊了良久，豆卢钦望眉头一皱道："有一去处煞是清静，殿下可愿一游？"

“不知爱卿所言何处？”

“芳华苑。”

“哦！此苑本宫在儿时随父皇去过几次，后来就很少光顾了。”

豆卢钦望告诉李显，这芳华苑原是隋时洛阳宫城西苑，当年茂林修竹，碧水清流，亭台歌榭，相望于道。至于殿内陈设，更是珠玉满堂、奢华无比。贞观初年，太宗倡导节俭理政，西苑慢慢地就被冷落了。待高宗、武后又逐渐修建了许多名苑后，它就更萧条了。

一干人专拣小巷行走，李显边走边道：“本宫听闻那苑中夜半有厉鬼弄箫，可有此事？”

豆卢钦望笑道：“如此呓语，殿下也能相信？臣早前亦闻此说。后来，臣因李昭德案流落州县，便未能体察。前几年回京后，闲来无事便专去苑中体察了一番，原来箫声不是来自别处，乃在灵璧石与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上。每于夜阑人静之刻，风吹石孔，发而为声。臣便想起庄周曰：‘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所以此非鬼魅弄箫，乃天籁之音也。”

“哦！流言止于智者啊。”李显感叹了一下。

秋日的芳华苑果然十分清静。枫叶还没有红，只是叶脉间些微有些色变；倒是刚刚开放的秋菊流光溢彩，金紫映日，淡淡的清香越过花墙，随风飘到面前，沁人心脾。豆卢钦望以管家的身份上前叩门，好一会儿才从门缝中露出一张老皱的脸来，睡眼惺忪的样子，问：“有何事？”

豆卢钦望指了指李显道：“我家老爷闲暇无事，想到苑中看看。”

老者很不解地开门道：“这地方除了鬼，是人谁来这里？”

豆卢钦望眉毛皱了皱，正欲发作，却被李显用眼色拦住了，他要扮作府役的禁卫塞了些银两，老者立刻转嗔为喜，双手打拱道：“老爷请进。”

进了园子，又是一番情景。前朝栽植的松柏如今都已长到了碗口粗，当年的殿宇楼台，依旧于秋色中肃立，只是朱颜不再，覆满了灰尘；早春开过的牡丹到了这个季节，已开始枯萎，有的下面还落了一层枯叶。正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也许是春天开得太绚烂，此刻它的叶子发黑、发黄，远不如枫叶那样耀眼。沿着曲径前行，李显不禁感叹起着江山兴废，人事代谢来：“繁华亦是浮华，盛时即是衰时啊。”

豆卢钦望当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他看了看左右无人，禁卫们远远地在后面跟着，便道：“殿下的苦衷微臣深解。想当年，太宗……”

李显挥手拦住了豆卢钦望："往昔伤情之事就不回首了，爱卿以为，铁卷盟誓有用么？"

"微臣以为，陛下此举恐怕是一厢情愿。不是殿下与相王要违背圣旨，而是武三思兄弟叔侄不会遵守盟约。"豆卢钦望回头看了看远方龙门山上的白云缭绕，继续道，"自武承嗣郁郁而薨后，武门中觊觎太子位的就是武三思了，他怎么可能遵照陛下旨意让社稷再回到殿下手中呢？虽说陛下已赐殿下武姓，可微臣相信，殿下心底绝不会忘了自己乃李唐血脉……"

豆卢钦望跟上李显的脚步，接着道："不唯殿下，就是臣下中姚□、娄师德、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诸位大人，其身在周，其心亦在唐啊。否则，殿下怎会有重入东宫之机呢？"

李显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说起来也真奇怪，豆卢钦望乃李旦豆卢妃的伯父，如今却任了李显的太子宾客，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始终属意于李唐宗室。

豆卢钦望又道："曹孟德有言，神龟虽寿，犹有竟年，况乎人也。陛下百年之后，李、武终难一体，分道扬镳，乃为使然，殿下不可不早虑。"

"那依爱卿之见，本宫该如何处之？"

"三国时，有名曹冏者，写了一部《六代论》，殿下可曾看过？"

见李显不置可否，豆卢钦望接着道："曹冏当年上书曹孟德，所谓'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扶之者众也。譬之种树，久则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叶，若造次徙于山林之中，植于宫阙之下，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犹不救于枯槁，而何暇繁育哉？"

对这番话，李显不太明白，问道："爱卿可否说得仔细些？"

"微臣之意，殿下一定是听进去了。今日之域中，既非光宅之殃，又非垂拱之祸。殿下与相王膝下的几位王爷春秋渐富，羽翼渐丰，可悉心教之以御臣治政之术，以待来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

李显很吃惊于豆卢钦望的见事机敏。平日里他木讷少言，甚至有些枯燥乏味，孰料心思却是如此细密。面对太子宾客如此直言，他便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想法了："爱卿所言，乃复兴大略，本宫深以为然。此事就交由爱卿去做，本宫若有一日重登龙庭，爱卿功莫大焉！"

然而，豆卢钦望却十分谨慎道："微臣谨遵殿下旨意。不过，陛下身边耳目甚多，就连殿下的东宫也无密可言。因此此事眼下只能暗中备之，不可留任何蛛丝马迹。"

李显点了点头，两人便继续朝前走。孰料走到小径尽头时，豆卢钦望却见不远处的楼阁后面有两个人影："殿下，那不是楚王武三思与河内王武

懿宗么？”

“咦？”李显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着豆卢钦望问道，“爱卿不是说此地人迹罕至么？为何他们也在此？”豆卢钦望茫然地摇了摇头，忙挥手让身后的禁卫藏进密林，自己则与李显原路返回，来到松林深处。

“王兄真以为太子与相王归心武氏宗室了么？”武懿宗手扶着楼前的一只拴马桩，若有所思地问道。

武三思则迈着缓慢的步子一边朝前走，一边摇了摇头道：“昔者楚成王乃一代霸主，然难逃儿子商臣刀俎之运，成王求曰：‘寡人爱吃野味，已命御疱烹制熊掌，食之，虽死无恨。’然商臣不允。曹丕与子建，同出一母，七步吟诗，凄然泪下。况李氏之与武氏，名为皇亲，实乃寇仇，岂能两存？”

“可咱们已铭文盟誓了啊！”

“陛下善之善矣，岂能相信我等空言。”武三思理了理鬓角道，“陛下春秋日高，忧心身后，殊可理解。然仅凭铁卷一件，恐难阻血雨腥风必来之势。”

武懿宗跟上武三思的脚步，说出了一番连梁王也十分吃惊的话来：“依为弟之见，趁着李氏宗室历经两次战乱，泉竭流涸、根朽叶枯，而我武氏方盛之际，兵谏陛下，废掉李显，立皇兄为太子，岂不除了心头之患？”

武三思转过脸来，反复打量眼前的武懿宗，忽然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好像变得陌生了。这个在平定契丹叛乱中闻敌而逃，置大周社稷于不顾的同宗兄弟居然还有此等心思。可武三思比谁都清楚，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李显兄弟，他们身后还有一大批如狄仁杰一样的追随者。娄师德、杜景俭、徐有功等自不必说，就连他们曾经寄予希望的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不也站在李显那边了么。所以说，最要紧的不是宗室，而是拥立太子的那股力量。更让武三思忧虑的是，在接连两场与契丹、突厥的战事中，狄仁杰、娄师德、姚崇、魏元忠、姚□等皆有建树，深得皇上倚重，而武氏兄弟却因怯敌而屡遭责备。在这个时候，自己若发动兵变，岂非自投罗网，自招其祸？

两人来到久已不曾修葺的鱼池前，绿色的水中尚有龟活着，那龟看起来十分宁静，安然伏于池中。然当它发现有食物游来时，便会毫不犹豫地出击。武三思指着一只觅食的乌龟道：“王弟可曾想过，鱼类皆亡，独龟存之理乎？”

武懿宗摇了摇头道：“兄长何须卖关子，不妨直说。”

武三思就暗地里笑武懿宗愚笨，解释道：“龟之所以能够击败天敌而长寿，在于它静中求动，以待时机。”

武懿宗摸着脑袋道：“兄长的话，为弟明白了，是说吾等眼下只能潜伏待机。”

“世间事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无为也。”武三思离开鱼池，继续往前走，说话的声音就低多了，“当前能够做的，无非五件事情。其一，时刻盯着东宫，见其有觊觎皇位之心，即禀奏陛下，久而久之，皇上必生疑。其二，武攸暨虽然少思，然太平公主却是精明过人，彼虽李氏骨血，然素来与太子疏远，吾等举事，不可不借重。其三，张昌宗兄弟不可不关注，当以金银厚贿之。其四，你我兄弟不可造次惹恼陛下，还当于朝事有所建树，方能抵消狄仁杰等人之影响。其五，弟为金吾将军，京师禁卫当严治之，旅帅以上当为心腹，一旦有变，便可为我所用。”

武懿宗听后万分感佩武三思虑事周密，不禁为自己的孟浪和轻敌而惭愧。武三思摆了摆手道：“自家兄弟，好听的话就不必说了，好自为之吧！”

话说到此，两人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近午时，便觉腹中有些饥饿。出得园门，武三思问看门的老者道：“此处可有上好的酒家？”

老者道：“由此返回约二里地，有一家‘翠红阁’，店家乃附近有名的娇娥，人称‘赛西施’，酿得甘醇，大人不妨尝尝。”

武懿宗连忙接道：“今日小宴，为弟做东。”

“好！就依兄弟！你打马前行。”说罢，一干人便向来路奔去。

这一切，李显与豆卢钦望在密林中看得清清楚楚，直到武三思及其卫队的身影驰出视线，李显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真所谓冤家路窄，今日这身商贾装扮若是让武三思看见，岂不又要在母皇面前搬弄是非？”

豆卢钦望更是惊出一身冷汗道：“殿下受惊了。”

李显的情绪再也提不起来了，道了一声“回宫”，便上马朝相反的方向奔去了……

事实上，武三思兄弟并未能安安静静地用餐。他们刚刚坐下，就见随从匆匆上楼来对武三思耳语了几句，武三思立刻站了起来对武懿宗道，“回去！”自己便转身先下楼去了。

武懿宗跟着武三思出了店门，仍十分不解：“王兄为何……”

武三思双腿一夹马腹道：“娄师德死了。”

武懿宗轻松地“哦”了一声，“掐指算来，这老儿刚满七十岁，为何就走了？不过也好，从此朝堂上又少了一位劲敌。”

武三思看一眼武懿宗，就为他的头脑简单而叹息：“皇上可不这么想。”

当他们来到瑶光殿，武钦道：“狄仁杰和姚崇等已先行到了，请王爷速速进殿去吧。”

瑶光殿中，武曌脸色严肃，目光中尽是哀伤，看了看面前的几位大臣道：“娄爱卿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殆，民夷安之。未料终于赴陇右迎吐蕃赞普途中殒薨，功在大周，义在天下，朕不胜伤悲。朕欲遣使臣前往会州迎灵柩，众卿以为谁能担当此任？”

姚崇出列道：“微臣愿往会州，迎娄大人灵柩回京。”

狄仁杰亦出列道：“娄大人一生沉厚宽仁，素有‘腹中行舟’之谓，出将入相，安边辅国，忠诚可嘉。为此微臣奏请陛下，赐谥号以彰其德。”

“狄大人所言固然有理，可微臣听说娄大人巡察梁州屯田时，曾为犯罪乡里说情，此亦宽仁乎？”武三思有异议。

狄仁杰立即正色道：“王爷所闻乃传言耳，此事下官尽知，那人自称娄大人乡里，意图令其开释，后梁州都督许钦明以之告娄大人，娄大人言犯国法，即便是亲子亦不能舍，何况乡里？极言许钦明不可因自己而宽恕罪犯。结果许都督为讨好娄大人，私下开释。此事是非清楚，不容颠倒，臣请陛下赐娄大人谥号‘贞’。”

“准奏！”武曌很严肃地对武三思道，“有道是盖棺定论。娄爱卿一生磊落光明，你勿再吹毛求疵。身为内史，当效娄爱卿腹中行舟之风，切莫蝇营狗苟、心胸狭窄。误了自己事小，误了国事则无补矣。”

武三思脸涨得通红，低下头道：“微臣知罪了。”

武曌接着道：“你既为内史，娄爱卿的葬礼就由你去办。明日起，遣崇玄署出京勘定墓址，择定吉日，以国礼葬之。”

过了几天，武曌又任狄仁杰为纳言（侍中），居于宰相之首，主持朝事集议。

一日退朝后，武曌召狄仁杰到瑶光殿，君臣说到近来四方藩国纷纷来附，武曌道：“此乃怀英精于运筹，恩威兼施之故。娄爱卿之后，爱卿堪当大任也。”

“此皆陛下神威，微臣不过奉旨行事而已。”狄仁杰连忙拱手回应，他是何等的聪明，深知皇上宣自己来一定还有什么事要说与自己听——这已是君臣多年的习惯。

果然，武曌将铁卷盟誓的事情提到狄仁杰面前，随后问道：“朝野对朕此举如何看？”

“微臣在署中倒是没有听到多少关于这事的议论，大概是因为此事乃陛下

家事吧！”

“自古帝王之家，朝事与家事焉能分清？”武曌微微一叹，然后口气一转继续问道，“就以家事论，爱卿如何看？”

狄仁杰便笑道：“陛下是想听微臣的心里话么？”

武则天嗔怪地看一眼狄仁杰道：“朕何时让你说假话了？今日君臣叙话，你不必顾忌。”

狄仁杰转过身，谦恭地回道：“臣有一个比方，不知得不得体。倘若将一堆黄土合而为泥，塑形一，可有争乎？”

“无争！”

狄仁杰接着又问道：“倘若分半为佛，半为天尊，可有争乎？”

闻言，武曌就笑了：“怀英要说什么呢？从来佛、道各行其道，焉能无争？”

“陛下所言极是。微臣要说的是，宗室、外戚各行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乃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

话说到这里，君臣都沉默了，大殿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闷。最后还是狄仁杰打破了沉默道：“微臣为大周社稷计，故而冒昧直言，还请陛下恕罪。”

武曌抬起头，目光中就含了诸多无奈：“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故而才以铁卷盟誓，存之史馆，以约束其行。”

狄仁杰起身道：“微臣深谙陛下良苦用心。但愿诸王、外戚戮力同心，此便乃社稷之幸，黎民之幸，陛下之幸。”

这之后不久，武三思就与崇玄令一起上奏，说娄师德的墓址已经选好，在京北博浪县之黄河边。

武曌对这个墓址很满意，道：“娄爱卿一生经营陇右，与河水为伴，观涛声而行，也算归有其所了。”

出殡那几天，十月的天空接连下了几场雨，浓密的雨丝携带着灰色的霭云每日在黄河上空浮游，忽而浓重，待一阵雨后，又复薄明。送殡的狄仁杰仰天久望，对身边的姚崇说道：“娄公殒薨，陛下致哀，苍天垂泪。此前世今生修为之故。相传民间有诗曰‘中年涉事熟，欲学唾面娄’，吾等虽不才，然当效娄公。”

武三思主持了安葬仪式，狄仁杰代皇上宣读了祭文——

哀哀娄公，杰出文武。道符忠孝，性与清白。四海慕其风范，千里仰其谈柄，一代名相，功著千秋，永垂不朽。

诵者声声含情，听者凄然泪下。其中有几位营田将军当初因疏于职守，受到娄师德的责罚，此后便幡然悔悟，屡建战功，擢拔晋升。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哭倒在娄公墓前，百姓中也荡起一片哭声，呼唤娄大人归来。

送葬的队伍散去后，狄仁杰和姚崇却没有急于走。

十月博浪的秋风夹带了丝丝寒意，吹到狄仁杰脸上，冰冷冰冷的，他的脸色便有些苍白。虽然早在魏州前线，他与娄师德就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然而当他站在墓前，看着燃化的纸钱黑蝴蝶一般在风中飞舞时，他仍对自己早期对娄公的处处发难自愧不已。

姚崇见状便上前劝慰道："死者长已矣，大人还要节哀。眼看吐蕃赞普就要到京，大人任重责严，还要珍重身体啊。"

狄仁杰收回目光，看着眼前刚刚四十八岁的姚崇，便追忆起了娄公的知遇之恩，末了不禁动情道："娄公风范，永垂千秋。他今一去，朝堂再无二人了。"

"狄大人所言，元之感同身受。"姚崇也沉浸在狄仁杰的讲述中，对于他来说，狄公不也一样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么？

正午时分，狄仁杰与姚崇最后看了一眼墓园，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这还是吐蕃赞普弃都松第一次在中原过春节。

自十月娄师德葬礼之后，狄仁杰与姚崇一回到京都就接到武曌的口谕，要狄仁杰亲往长安迎接赞普到来。等他们星夜赶到西京时，便听闻赞普已经过了天水，直朝陈仓而来。狄仁杰不敢怠慢，便约长安留守姚□直奔雍城等候。

等到见面，他们才发现赞普十分年轻，率领的使团也十分庞大，包括了曩论掣逋（内大相）、曩论觅零逋（内副相）、曩论充（内小相）等二百多人，他们带着献给大周朝廷的皮毛、牦牛、野羚羊等许多珍稀礼品。

自迁都洛阳后，长安城从来没有这样喧闹过。爆竹、锣鼓绘织的风景，一直绵延到驿馆门口，直到赞普踩着红地毡进了驿馆大门，仪式才告一段落。

年轻的赞普第一次到中原，一时眼花缭乱，一路东来，游长安、登华山，看看停停，等到了洛阳，已是十一月了。

十一月初，武曌在含枢殿召见了弃都松。当曩论掣逋巴桑代表弃都松呈上礼单时，武曌笑道：“赞普远道而来，朕甚欣慰，我朝秉承太宗大统，历来华夷一体，一视同仁。朕册封赞普为右卫大将军，将其部守洪源谷，以拒突厥。”

当日，武曌在含枢殿举行国宴，为弃都松洗尘。席间，弃都松盛赞中原文明，发誓要与大周修万世之好，绝不起战事。

武曌饮下赞普的敬酒，开怀地笑了。前后四五年，大周用数十万将士的生命，终于赢得了边境的和睦，而吐蕃重新来附，无疑是圣历二年邦交上最大的收获。

接下来的日子，狄仁杰又命司礼寺官员陪同弃都松遍游神都周围的秀美山川，尤其是到白马寺和龙门寺听过说法之后，弃都松的心离大周也更近了。除夕夜，弃都松又与武曌一起观看了烟花，那惊天动地的响声，那玉龙飞转的花灯，让他的心顿然回到了雪域高原，飞回到他的臣民身边。以往这个时候，在逻些，正是万民围着自己起舞的时候。因此，正月十五一过，他就向武曌辞行，带着大周赐予的数十车银器、丝绸，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归途。

狄仁杰又一次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并在正月十五后的第一次朝会上，代替武三思做了内史，而武三思则做了太子少保。

但是，狄仁杰不仅毫无喜悦，反而甚是忧心，武三思去做太子少保,这不是让太子又多了一份危险么？他清楚地知道，皇上会对武氏宗族褒贬，但绝不至于刑罚。就在这次朝会上，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就因为与武懿宗发生争执而被贬为了安固尉。其实就是吉顼说话的声音高了些，让皇上的面子过不去，她便凤颜大怒道：“顼在朕前尚卑我诸武，将来怎么可以依靠呢？”

这一天，姚崇进了内侍官署，一见面就对狄仁杰道：“吉大人离京了。”

狄仁杰命主簿上茶道：“老夫已经知道了。”

姚崇便感叹道：“听武钦说，离京前，吉大人曾到瑶光殿向陛下辞行，说到李氏与武氏之间的关系，君臣都掉了泪。”

“哦！还有这回事？”狄仁杰对这个吉顼还是比较了解的。此人早年虽然糊涂，附和来俊臣等人，可后来却力劝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在陛下面前进言，迎李显回了京。他之所以无法在神都待下去，还在于默啜反叛之际，他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的面揶揄武三思招募月余，仅得数百人，而李显任兵马大元帅，不消数日募众五万，讽刺武氏诸王不得人心。

姚崇点了点头道：“前有上官仪，后有李昭德，今有吉顼，皆峣峣者易折之徒也，殊堪为训。”

“大人言之有理。”狄仁杰起身在署中信步道，“尺蠖之曲，以求伸也。大丈夫，伸不难，难在曲也。既要不失操守，又要游刃有余，实属不易。”

“于此一点，大人乃元之楷模也。”

狄仁杰挥了挥手，算是将这件事情翻了过去，两人重新落座说话，狄仁杰问道：“大人来此，绝非为了讨一杯茶喝吧？”

姚崇放下杯子后道：“还真让大人猜中了。皇上要将控鹤监改为奉宸府，大人听说了么？”

“前几日觐见时，陛下提过，要老夫考虑考虑。”狄仁杰点了点头。

“哦！大人怎么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此议必出于二张之口。”

姚崇不免有些想法：“陛下年事已高，在控鹤监养美少年甚众，未免有损先帝声誉。”

狄仁杰摇了摇手道：“倘乃陛下私事，不问也罢。只是改为奉宸府，二张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朝堂，故不可轻视。”

姚崇离开后，已是暮色将至，狄仁杰便也收拾回府。一路上他都在沉思，有几次，连驭手的呼唤都没有听见。

夕霞散尽的时候，狄仁杰才回到府中，儿子还没回来，夫人正与儿媳坐在前厅说话，二人听见老爷回来，忙起身迎接，并要丫鬟准备饭菜。

狄仁杰道：“老夫在外面用过晚膳了。”少夫人便又命丫鬟上了茶水，掩上门先回房了。

狄仁杰问起狄光远的近况，夫人回道：“好多天没回府上了。”

“哦？”狄仁杰有些诧异地睁大了眼睛，就听夫人又道：“光远说，三年前，张昌宗向陛下举荐洪州僧人胡超炼制长生不老药，耗资百万，近日药成，陛下服之，果然有效。陛下以为神，终日于内殿行乐，以太子与诸武作陪。武懿宗却每每借机奚落太子，故而他也不胜郁闷。”

“嗯！”狄仁杰双手摩挲，眉头紧皱，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想起白日与姚崇在署中所谈，他心里渐渐又沉重了，“他一门心思呵护太子，难怪无法回府上看看。夫人歇息去吧，老夫还要到书房坐一会儿。”

此刻，瑶光殿里却是歌舞翩跹，乐声大作，武三思与二张为武曌安排的宴乐才刚刚拉开帷幕。乐池四周围了一圈案几，上面摆放着各种果蔬、佳肴。武曌坐在上首，身边有几名谨慎的宫娥伺候着。太子、武三思、武攸宜、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围乐池而坐，中间空出一片表演区。

今晚最引人瞩目的节目是张易之根据武曌《赠胡天师》谱曲的歌舞，一群若仙若灵、婀娜多姿的舞姬云朵一样地飘了进来，伴着太乐署乐师笙、竽、铙、钹的节奏，且歌且舞，摇曳多姿，身如春柳，目若秋水：

高人叶高志，山服往山家。

迢迢间风月，去去隔烟霞。

碧岫窥玄洞，玉灶炼丹砂。

今日星津上，延首望灵槎。

胡超今日着一身绣金红袈裟，内着杏黄色七衣（僧人常服）。不管他内心如何不清净，在场面上还是不喝酒的，武曌便特地要内侍省给他上了茶。

他知道，历来的帝王到了这个年纪，都无法抗拒丹药能延年益寿之说。听着皇上的诗句，就知道她对仙境的神往了。他不失时机地举起茶杯，来到武曌面前，很恭谨地祝她万寿无疆。

武曌以酒对饮，眼睛里满是喜悦："朕服了仙师的丹药，果然神清气爽，精力健旺。"

"仙师神丹，陛下精气，微臣深有所感。"张昌宗也不失时机地凑上来敬酒。

当他很谄媚地望着武曌的时候，皇上一伸手，纤纤的指尖就朝他光亮的额头戳过来了："你个小东西，一张嘴专拣好听的说。"

这一切武三思等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只管喝自己的酒，说自己的话。

武三思饮一口酒，夹一块"凤凰肉"（鸵鸟肉）送进口中，很得意地对身边的太平公主道："胡天师的丹药可真是神啊，看看皇上的气色，哪像是一个年过七旬的人呢？"

太平公主戏谑地看一眼武三思道："谁知道你等用了什么法子，专哄皇上高兴呢。"

武三思拍着胸口道："天地良心，本王可是忠心耿耿啊！"

武攸暨太老实，也不大关心李氏、武氏之间的纠葛，却是被舞姿翩翩的歌姬们弄得神魂颠倒，那样子，惹得太平公主杏眼圆睁，暗暗地拧了他一把。武攸暨却不解其中的情由，收回目光，嘟囔道："这又是为何呢？"

太平公主今生最伤心的事，就是遵照母皇的旨意招了武攸暨为驸马。他

不仅其貌不扬，更是没心没肺，上不了台面。

一曲终了，歌姬退下，可袅袅之音仍绕梁不散，在座诸位都惬意非常。武曌便邀大家饮酒，一众人等忙面向武曌山呼万岁，而新节目就在这呼声中上场了。

此乐舞的旋律刚健而又有力，舞伎如飓风般旋转，铿锵有声地“踢踏”，展示出高原人豪放、彪悍的性格。张易之贴着皇上的耳朵道：“此乃弃都松赞普离京时留下的高原舞伎。”

突然，张昌宗穿着一件雪白的羽衣，乘一架木鹤，吹着笙上场了，那样子亦仙亦鸟，轻盈而又玄幻。而他吹的曲子不是别的，恰是武曌写的《催花诗》：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那是天授二年，即武曌登基第二年，卿相欲诈花发，请陛下游上苑。武曌许之，但她很快就明白，大臣们是想借此机会，发难于她，便有了这首《催花诗》。谁料就在第二天凌晨，真的名花布苑，争奇斗艳，群臣咸服其异……

偏偏那天太平公主患病发热，没有看到百花是如何于寒冬腊月开放的，只是听武攸暨回来说，所有的花都应时而放，唯有牡丹不从，武曌一怒之下，令将其火焚了。谁知第二年春天，那焦木上竟又长出嫩叶，开出嫣红。

此时，在座诸位纷纷称赞张昌宗乃仙人下凡。

武三思更是对自己的杰作很得意，前几天，他向陛下陈奏，极言张昌宗乃缑氏城仙太子姬晋的转世，是专来侍奉陛下的。

武曌竟然就信了，真以为自己同仙人昼夜为伴。

张昌宗吹着笙来到武曌面前，驾鹤行三鞠躬礼，然后一招手，那些翩翩的吐蕃舞伎便都绕着他旋转，一时间内殿浪花翻飞，云霞交错。

武曌看着这一切，绯红扑面，兴奋不已。

张易之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将控鹤监改为奉宸府。这奏议是他提的，他并不满足于夜夜侍寝，而时刻想着要站在朝堂上议事。他趁着皇上心花怒放，很适时、恭顺地问道：“陛下，五郎听闻朝臣中有人对改控鹤监为奉宸府持有异议？”

武曌很温柔地看了一眼张易之道：“有异议何妨，他们谁敢违背朕的旨意么？”

“陛下神威，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违抗天命？微臣只是觉得最好有一个名义，省得成为朝野话柄。”

“五郎！”武曌伸出手，在张易之脸颊上摸了一把，那滑腻的手感让她很惬意，“你依你说，如何处置才好？”

张易之忙道：“微臣知陛下精通音律，深通书道，何不集天下文士，采儒、释、道诸家诗作，汇集成卷。既可功垂万世，又可塞奸佞之口，岂不两利？”

武曌迷离着一双凤眼道：“好！就依五郎，朕明日朝堂上就宣监察御史李峤召学士四十人进宫修书。朕干脆就名之为《三教珠英》，看他们还有何话说。”

“陛下圣明。”张易之很适时地举起了酒杯。

胡超也不甘寂寞，趁着张易之敬酒的机会，凑上来道：“陛下，贫僧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大师有话尽管说。”

胡超饮下一杯茶，一脸的虔诚道：“贫僧观陛下容貌，颇像卢那舍佛，故而，贫僧欲在神都造一巨佛，供天下人朝拜，还请陛下恩准。”

闻言，武曌的眼睛顿时睁大了，薛怀义焚烧明堂佛像的情景霎时又闪回了脑际。这本是她多年来难以释怀的惋惜，而今，胡超竟然要来重圆她的残梦！她忽地坐直了身体道：“好！此事就由大师去办，若成，朕当重赏！”

此刻，太平公主一双精明的眼睛正左顾右盼着，场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她都没有放过。她很厌烦五郎的轻佻，更鄙视武三思在二张面前的谄媚。当她将目光落在李显肩头时，心底就充满了同情。

唉！兄长何其孤独，没有人与他叙话，他也不屑于与别人搭讪，就只有一人喝闷酒。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向母皇送上自己的祝福，可他仅此而已，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李显其实并非古板的人，无论是在房州，还是回到神都，他对母皇养男宠之事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可他实在看不惯他们居然公开地，当着儿女的面调情。因此，整个宴乐中，他都低着头，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权当他们都不存在。他在心里庆幸韦香并没有来，否则，依她那样的性格，恐怕又要惹祸了。

正在这时，太平公主走过来敬酒，打断了他纷乱的思绪，对这位颇像母后的妹妹，他一向有些疏远和惧怕。

“谢御妹！”他举起酒杯刻板地回应着。

这种客套，让太平公主很不舒服：“这个酒宴上，唯有我二人是同胞，皇兄何须如此矜持呢？”

李显尴尬地看看她道：“御妹所言有理。”

太平公主建议道：“皇兄若是不习惯，不妨到殿外走走。”

李显的目光便投向了武曌，太平公主是何等剔透的人，道：“母皇这会儿哪里顾得上我等，走吧。”李显这才小心翼翼地起身，跟在太平身后来到了殿外。

外面比殿内凉爽多了。夜风徐徐吹来，太平公主与李显并肩而立。他们仰望着星空，只见北斗星斗柄朝南，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呈勺状分布。太平公主颇有感触道：“不知皇兄何时据北辰而众星拱之？”

李显没有正面回答，却道：“御妹豁然练达，处事皆相宜，得母皇真传矣。”

“难道皇兄愿意这样一辈子身居东宫么？”太平公主却紧逼道。

“为兄别无所图，唯愿母皇寿比彭祖，则是你我之福也。”

闻言，太平公主有些伤心，武氏兄弟平庸，李氏兄弟又懦弱，怎就一个个扶不起呢……

他们之间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但李显说得没错，太平公主在心底不止一次地埋怨母皇，为了太子废立一事几度起伏，为何她的目光就总是盯着几个不成器的男人呢？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高宗的亲生女儿啊，何况她在这群人中明显就出类拔萃啊！

“皇兄若有事须小妹协助，小妹定万死不辞。”

那一刻，李显心中起了些微的波澜，眼睛也有些湿润了。可他并不知道，就在前些日子，太平公主还宴请了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且馈赠甚厚。

不久，奉宸府就集中了不少的学士，其中有两人堪称翘楚，一个是监察御史李峤，一个是内供奉张说。

平心而论，两人对二张这样的绣花枕头共事并不情愿，可是皇命难违。

张说毕竟年轻，问李峤道：“所谓《三教珠英》者，何也？”

李峤略思片刻道：“顾名思义，当是将儒、释、道之英华采撷集纳成书之

意吧！”

“呵呵！这倒有点意思，也算是奉宸府做了一件正事。”张说苦笑道。

“皇上旨意，我等当勉力为之。”

闻此，张说就笑李峤世故，但嘴里却不说，顺手拿起了文稿……

第十六章

度量如海纳百川

正气似虹纠帝错

之后的朝会上，武曌以召集学士撰修《三教珠英》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将控鹤监改为奉宸府，并任张易之为奉宸令。她还对炼制了长生不老药的胡超赏赐颇丰，并将只用了几个月的“大足”年号又改为“久视”。不过，武曌没有将重新铸造巨佛之事提上朝会，而是让司常寺崇玄署的官员到瑶光殿筹谋，而负责此事的首选之人就是监察御史李峤。

这个李峤，以才思闻名，20岁就中了进士，先后做过县尉等职，虽然晋升缓慢，然而论起诗作，却与当过宰相的苏味道齐名。狄仁杰记得在彭泽任县令时，他就读过李峤的《风》，诗中感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显然是在暗喻仕途险恶，宦海沉浮。当时因自己的处境，他对这首诗印象颇深。入阁以后，李峤时不时地会到他府上叙话，还算彼此相通。所以狄仁杰是期待李峤进入内殿的，希望他能够抑制原来控鹤监的污浊之气，给奉宸府带来一股新风。

但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桩丑闻，与这奉宸府脱不了干系。

事情缘于张易之的弟弟张昌仪。张易之任了奉宸令后，张昌仪随之晋升洛阳令。有一位姓薛的人想入朝做官，便以金五十两贿赂他。张昌仪收了贿赂，便将举荐信送到天官侍郎张锡那里。过了些日子，张锡发现举荐信不慎丢失了，便来找张昌仪询问。张昌仪却骂道：“你如何能这样对待我托付你的事情呢？我早已不记得了。”张锡窝了一肚子气，却碍于二张兄弟的得宠，只好忍气吞声地回到署中，在各地举荐的贤良中搜到六十余名薛姓人选，可他无法断定哪位是张昌仪所荐之人，干脆将其一律注册留官了。

这一天，新任纳言韦巨源到署中听说了此事，明知此乃朝廷一大丑闻，当立即上奏天听，可一想到二张他又有所顾忌，便将此事告诉了狄仁杰。

听完整件事后，狄仁杰自然明白了韦巨源的来意，便道：“好！既然韦大

人有难处，老夫便不勉强，明日老夫就进宫面圣，谏言惩处贪腐。”

韦巨源的脸上便溢出了笑意，道：“下官向来感佩于大人的敢言直谏，相信陛下一定能够从谏如流，肃整纲纪。”

狄仁杰应道：“选官任吏，本内史职责所系，老夫不过尽责而已。”

韦巨源随即起身告辞，狄仁杰也没有挽留，只是看着他姗姗离去的背影，心里就不明白，这种胸无大局的人怎可任纳言呢？而他屡次推荐的张柬之，皇上却……

正想着，便见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姚崇从门外进来了，还没有等打招呼，姚崇已经先一步行礼了：“大人早啊！”

刚进了署门，姚崇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道：“前方来报，左玉钤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将军骆务整征讨契丹残部，大胜归来，估计今日就可以率部归京。”

“好！二位将军果然不负圣望。”狄仁杰立即吩咐侍卫备马，和姚崇、夏官署少卿、判官、主簿等出城迎接。

一路上，狄仁杰向姚崇谈起当初在皇上面前为二人担保的旧事，感叹道：“若不是老夫据理力谏，二人早成了冤魂。不瞒大人说，老夫也是提着头作保的啊。”狄仁杰长舒一口气，在马背上抽了一鞭，那马就撒开四蹄，腾起一阵烟尘。

姚崇望着狄仁杰的背影，感叹他已是七旬老翁，还如此矍铄，才思敏捷、胆识过人，真乃圣朝之幸，后学之幸啊。

一干人出了徽安门，飞驰五里，战马才渐渐地慢了下来。狄仁杰手搭凉棚眺望远处，可除了烟柳在风中舞动柔枝，大道尽头一个人影都没有，他有些心急道：“不是说今日归来么，怎么至今了无影踪？”

姚崇就笑道：“下官在署中公干，属下皆以为下官性急，未料今日比之大人，下官逊色了许多。”

闻言，狄仁杰便“哈哈”地笑出了声音，道：“老夫不是想早些见到两位将军么？算起来经年有余了，彼等铁衣被身，风餐露宿，可谓披坚执锐。一想到他们，我等还有何理由不尽忠效命朝廷呢？”

太阳渐渐西移，狄仁杰身胖体宽，不耐日晒，汗水已湿透了官服内的薄衫，判官忙送上水囊，狄仁杰正要喝，却见远处飘扬而来的“周”字大旗。太阳下驰来一队骑兵，为首的将军穿一身银色铠甲，煞是威风。狄仁杰便将水囊递给判官，勒紧马缰，朝前奔去。

无论是李楷固还是骆务整，都没有想到两位宰相会冒着酷暑前来迎接，

他们一时陷入惶恐，忙向后挥了挥手，待军伍停下脚步后，便急忙翻身下马，上前行礼道：“末将参见两位大人。”

“将军劳苦功高！”狄仁杰和姚崇急忙还礼，说完一人捧上一只水囊给两位将军。

李楷固和骆务整接过水囊，一阵猛喝，才喘了口气开口说话：“劳两位大人出城远接，末将深感不安。”

狄仁杰擦了擦额头的汗珠，乐呵呵地说道：“剿灭契丹余党，北陲百姓重归安乐，将军功莫大焉。”

骆务整赞道：“此皆陛下神威，大人运筹之故。”

“骆将军所言，亦末将心迹矣！当初若非大人在陛下面前力荐，末将焉有今日？”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不提了。”狄仁杰挥了挥手，他看了看两位将军身后的将士，个个汗流满面，不无调侃地说道，“二位喝足了，可将士们还干渴呢？”于是，他转身对判官道：“速去府兵大营报知，就说李、骆将军凯旋，备好饭菜，不得延误。”

四人上马回城。狄仁杰让姚崇去禀奏陛下，自己则与李楷固等去了兵营，为归来的将士安排食宿。他忘不了当初在朝堂上提出接收李楷固等时，许多大臣都担心其为诈降。现在好了，他们不但诚心归顺朝廷，而且保境戍边，战功卓著。他只是担心神都的府兵会轻视他们。

果然，他刚刚走进营门，就看见帐篷前站着一堆人，并传来十分清晰的吵闹声。

“你等叛逆之徒，还要与我等争占营盘，岂有此理，让开！”一个府兵高声呵斥着。

李楷固的部属也不相让，反唇相讥道：“你等养尊处优，尸位素餐，怎知我军与敌鏖战之苦？你有何资格在此大呼小叫？要说让，也是你等先让。”

“就不让，你能怎么样？”

“李将军奉陛下敕命班师，你敢不遵皇命？”

“别拿皇上吓唬我，我们武将军还是皇上的侄子呢！”

彼此唇枪舌剑，越说越气，但见武懿宗属下的旅帅大喝一声，操着家伙就冲了上去。李楷固属下的队正也招呼自己的士卒，亮开刀剑，眼看一场厮杀就在眼前。

狄仁杰急忙上前，站在两队士卒中间，大声喊道：“休得无礼！本官乃内史狄仁杰，还不放下兵器。”

两队军士一听是狄仁杰，心里先自畏惧了，纷纷收了手。这时，李楷固和骆务整也赶来了，上前就给自己的队正一个耳光，骂道：“此乃神都，陛下高居之地，岂容你无理取闹？还不向狄大人谢罪。”

队正很委屈道：“都是他们先挑衅的。”

李楷固自然不好责备武懿宗的部下，只能对自己的部下骂道：“你还嘴硬，是想尝尝鞭子的滋味么？”

见状，骆务整在一旁劝道：“将军息怒。将军若是再惩罚，狄大人脸上也不好看。”

李楷固这才收了鞭子，对队正说道：“还不退下！”

处理完这事，李楷固和骆务整急忙向狄仁杰作揖道：“都是末将等疏于管教，让大人见笑了，惭愧！”

“今日之事，老夫看得清清楚楚，不怪他们。”接着，狄仁杰便来到武懿宗的部属面前，和颜悦色道，“如果老夫没猜错，你等也是从平叛前线回来的吧！当初战场境况如何，老夫不说，想来你们心里也明白。倘有一颗良心，亦当自愧。”

狄仁杰见旅帅低下了头，说话的语气更加平和：“既然他们回到了神都，大家就是一体，何分你我？你等戮力同心，大周社稷才能稳固，是不是这个道理？”

旅帅嗫嚅道：“谢大人教诲，卑职明白了。”

狄仁杰也只点到为止，眼看事情已经平息，他便对李楷固和骆务整说道：“我们到其他地方看看吧！”

狄仁杰一顶帐篷一顶帐篷地巡视，一旅一旅地询问，直到李、骆所部吃住都有了下落，才松了一口气。李楷固和骆务整十分感动，送狄仁杰到营寨门口才忽然想起，如此暑热天气，狄大人这大半天却滴水未进，顿时心生愧疚，急忙命参谋拿来水囊。狄仁杰喝罢水，欲转身告辞，却见姚崇骑着马来了，他满面喜色道：“陛下听闻大军凯旋，喜不自胜，钦定五日后在含枢殿接受献俘，并为两位将军洗尘。”

李楷固、骆务整闻言即刻双双跪倒在地，连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当夜，李楷固、骆务整却许久无法入眠。这些年命运颠簸，与大周官兵的多次对垒，却始终抹不掉心底的那种漂泊感。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为将士们谋求到一个稳定的去处了，这也是最大的欣慰。

虽然进入神都只有半天，但发生在身边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了朝廷博大的胸怀，特别是皇上要亲自在含枢殿接受献俘，这是他们不曾想到的。

“真不知道见了皇上，该说些什么？”李楷固有些忐忑，自语道，“说来也奇怪，论杀起人来，在下从不眨眼，不知为何现今却有点怯阵了？”

骆务整笑道：“事到认真反成累，将军就不要多想了，车到山前，自有大道通衢。”

话虽这样说，但骆务整的心境并不比李楷固轻松。主要是下午那一场争吵在他的心头涂上了一层阴影。他想，这也许仅仅是个开始，今后会有更多的难堪等着他们。出生入死他不怕，他不能容忍的是被误解，被诬蔑，被轻视，还有始终摆不脱的“叛贼”二字。

不知不觉，外面雄鸡唱晓，李楷固起身洗漱。待他走出营房时，几位司马早已带着军队开始了演武布阵，此时喊杀声震天，他心头就很熨帖。

李楷固看了看骆务整，他已卸去甲胄，换上了朝服，不禁为自己的粗疏而笑了，他重新换了着装，又命一位司马率了军士，押解了战俘跟在后面，朝坐落在登封县石淙河畔的三阳宫飞驰而去。

从洛阳到三阳宫，全程一百四十里，本来不消半日即可到达，可因为押解着战俘，就慢了许多，直到日色将暮，才到了石淙河畔。隔着半里路远，就听见哗啦啦的河水声，及至跟前，才发现河水汇聚成潭，两岸群峰林立，崖下潭水深幽。山涧鸟语花香，青峰耸秀，真是避暑的绝妙往处，难怪皇上将行宫建在这里。

两人驱马沿着河岸走了一遭，便感到了皇上对他们凯旋的重视。只见河岸两边的驿馆门前停满了文臣武将的车子和战马，还不停地有人前来，足见这次含枢殿聚会的盛大。他们正四处看着，一位身着从四品朝服的官员问道：“来者可是李楷固、骆务整两位将军？”

两位急忙还礼道：“正是末将！请问大人……”

“卑职乃司宫监从四品内侍，在这里已恭候将军多时。”说着，来人引他们来到一座驿馆门前道，“将军今夜就住在这里。膳食、起居自有人照顾，卑职告辞了。”

刚刚送走内侍，又来了一位身穿从五品官服的官员，说是奉司刑少卿徐有功大人之命，前来押解战俘到牢狱看守。骆务整忙唤来司马，办理了交接手续。

第二天晚上，狄仁杰与姚崇到驿馆看望李楷固和骆务整，狄仁杰叮嘱了些含枢殿献战俘应该注意的方面，二人到夜阑人静时方才离去。

盛宴当天，待李楷固、骆务整赶到三阳宫时，大臣们已在塾门聚集，等

候上朝了。多数大臣还是第一次见到李、骆二人，难免聚在一处不停地打量并窃窃私语，李、骆二人自然是十分不自在，好在武钦很快便宣道：“时辰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朝会开始，姚崇以夏官侍郎、同平章事身份向皇上陈奏：“左玉钤将军李楷固、左武威将军骆务整清剿孙万荣余党大获全胜，率部凯旋，今日向朝廷献战俘，恭请陛下御览！”

李楷固和骆务整立刻出列行大礼。

武曌伸开双臂，高声道：“两位爱卿平身。押战俘上来。”

大臣们的目光便齐刷刷地转向殿门口，只见全副武装的羽林卫押解着一位契丹别帅进来，通过文武大臣之间的甬道时，何阿小一眼就瞅见了站在将军行列中的李楷固等，目光中便满是轻蔑和不屑。

司刑少卿徐有功上前，命何阿小向武曌下跪，遭到拒绝后，飞起一脚，踢到他的后膝，何阿小龇了一下牙，顺势跌倒了，便大骂道：“好个妖后，篡唐谋位，肆意专权，海内沸腾，民怨载道。又妄自称帝，牝鸡司晨，侮辱列祖，天下人皆可诛之。今日落在你的手中，本将毫无生还之念，只求速死。”

然而，武曌却笑声朗朗道：“骂得好！你虽伶牙俐齿，然比起骆宾王，当望尘莫及。你虽善于用兵，然为李、骆将军所俘；你虽年轻，然不识大体，不谋大局，懵懂而为孙贼所用。朕当然不能放过你。徐爱卿何在？”

“臣在！”徐有功应道。

“将叛贼何阿小押至司刑寺，严加审讯，以行论罪。”

接着，上官婉儿便代表武曌宣读制书——

制曰：左玉钤将军李楷固、左武威将军骆务整清剿叛军余党有功，钦赐李楷固武姓，封燕国公。赐骆务整金百两，帛三百段。召公卿合宴。

此时，不管是对这册封心怀异议的，还是以为皇上此举乃一统天下之英明决策的，都齐刷刷地山呼“万岁”，恭颂“陛下圣明”。随之而来的便是三百人的乐队高奏庆典旋律。

骆务整在李楷固的带领下，先向武曌跪拜敬酒，祝福皇上万寿无疆。接下来，逐一与朝臣碰杯，当他来到武三思、武懿宗兄弟面前时，显得格外严肃和庄重道：“末将素仰二位王爷威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请接受末将敬意。”

李楷固的话让武懿宗的脸顿时拉下来了，这不是在嘲笑自己临阵脱逃么？因此，当李楷固的杯子伸过来时，他却转身朝武攸宜而去了。

好在此时狄仁杰和姚崇满怀欣喜地端着酒杯过来了，满是祝贺之词地敬了他们一杯。

等狄仁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却见武曌在上官婉儿陪同下，端着酒杯朝自己走来了。

狄仁杰立刻诚惶诚恐地躬身行礼，武曌却笑吟吟地说道：“叛军尽灭，骁将归周，此皆爱卿之功，朕不仅要赐酒一杯，还要重重赏赐。”

狄仁杰的眼睛顿时湿润了，忙不迭地跪在武曌面前道：“此乃陛下神威，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陛下的赐酒臣领了，至于赏赐则万万不可。”

“怀英总是如此坦荡啊。”武曌很是欣慰，转身面对大臣们高声道，“功成而弗居，为而不恃，此宰辅之胸襟矣，前有娄师德，今有狄怀英，百官当奉为楷模。朕要册封狄怀英梁国公。”

“吾皇万岁万万岁！”可大家都没注意到，狄仁杰挣扎了两次，才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含枢殿上欢庆的余波在朝臣中激荡了许久，大家都感叹于狄仁杰和陛下的君臣之谊。在这个朝堂上，有对皇上的旨意唯命是从的，也有敢于犯颜直谏却因忤逆圣意，被杀被贬的，而唯独娄师德和狄仁杰例外。尤其是狄仁杰，虽好面引廷争，陛下却总是能够欣然接受，即使有时候意见相左，却从未伤了君臣和气。

大臣间还传闻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狄仁杰跟随皇上出游，忽然一阵风来，吹落了狄仁杰的纶巾，惊了坐下的马匹，正危急关头，陛下要太子追上去用力拉住马笼头，终于避免了受伤。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没有人追究。可就在含枢殿献俘之后，武曌特别恩准，鉴于狄仁杰年事已高，以后进宫不必再跪拜。上官婉儿亲眼见到，陛下的眼睛里布满了忧伤道：“每见公拜，朕亦身痛。”她甚是感叹，一天，当上官婉儿把这话说给武三思听时，他却很不以为然：“皇皇大周，何缺一垂老之臣耳！陛下何须如此，难道他功过李□么？”

上官婉儿便从心里叹息武三思太肤浅，无法理解殿下从臣子身上观照到自己也日益老去时的心境。想想，当他们在并州见面时，一个三十六岁，一个三十岁，转眼都已老态龙钟，这中间经历了多少人生风雨，多少沉浮变故！皇上又怎么能不感叹岁煎人寿的无情呢？

的确，别人都没注意的细节，却强烈地撞击了武曌心底的最软处。在含枢殿，当她看到狄仁杰很艰难地跪倒，而又很艰难地在站起来的那一刹那，武曌的眼睛模糊了。那一刻，她甚至觉得自己的筋骨也隐隐作痛。

唉！

这就是那个曾经雷厉风行而又才貌双全的狄仁杰么？

这就是那个让契丹人闻风丧胆的狄仁杰么？

而狄仁杰自从含枢殿归来后，就觉得浑身无力，耳鸣心慌，膳食也大大地减了。他是个明白人，尽管一生仕途坎坷，两次拜相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年，然岁月催人老，到了自己该致仕之时，他也绝不留恋官位。因此，狄仁杰不久就向武曌递交了辞呈。

“爱卿这是为何？”武曌边叮嘱身边的宫娥赐坐，边问道。

“微臣自并州得见陛下凤颜，蒙圣心不弃，多有恩典。拯救于水火之中，受命于为难之时，赏赐于朝堂之上，听谏于廷议之刻。臣每思及此，铭感肺腑，涕零如雨。然臣年迈体衰，难承大任，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还请陛下恩准臣致仕。”

这一番话，说得武曌心里酸涩不已，泪水盈盈：“爱卿……你……往朕这里看，朕比你还要大六岁，难道不知道老之将至的道理么？然社稷萦怀，朕岂能……”

“陛下！”狄仁杰喉头哽咽道，“臣虽欲退，然情系江山，未释忧国之怀。只是臣精气不济，当推贤者主事。”

武曌便道：“爱卿前次所举之张柬之，朕不是将之由荆州长史擢升为洛州司马了么？”

狄仁杰撩了撩衣袖道：“臣所荐乃宰相之才，非司马也。”

“就依爱卿，朕擢拔他为秋官侍郎。若参验考量，果有宰相之才，当大用之。”武曌沉吟了片刻后道。

“谢陛下隆恩。”

狄仁杰下意识地又要起身下拜，武曌忙道：“爱卿怎的又忘了？”

狄仁杰憨憨地笑了笑：“陛下恩准臣不拜，臣且忘了，遑论国事，还是请微臣告老吧！”

武曌语重心长地说道：“当此之际，娄公方去，朝政尚需爱卿尽力，朕不会允准的。”

“陛下……臣……”

武曌眉毛一皱，对身边的武钦道：“传姚崇来见。”

过了一会儿，姚崇便匆匆进殿，他看见狄仁杰在座，情知有要事商议，忙与皇上见礼。

“朕宣爱卿进殿，是有一件事情要告知。爱卿跟随狄大人在阁中经年，其风范品格，当入你心。狄怀英春秋日高，朕甚悯之，于今以后，非军国大事，勿烦狄公。”说着，武曌将辞呈发还给了狄仁杰。

狄仁杰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接过辞呈道：“臣虽年迈，然若国有大事，当不惜衰朽之骨，肝脑涂地。只是臣尚有两件事情要禀奏陛下。”

“爱卿有话尽管说。”

狄仁杰看了看姚崇，武曌立即会意，对姚崇道：“朕传爱卿来，就是交代关顾之事，爱卿可退下了。”

姚崇离去后，狄仁杰调整了一下坐姿道：“第一件，臣闻奉宸令之弟张昌仪收受贿赂，致六十几名薛姓选人未经考核即注册留官。”

武曌显然对此事了然于胸，顿了顿道：“此事确有差池，然与易之无涉，乃张锡所为，朕已严责了他。”

“陛下之言，恕臣不敢苟同，若无奉宸令位高爵显，得宠于陛下，昌仪岂能有恃无恐？”

武曌便不好再辩解：“爱卿当知道，朕虽属意易之，却绝不以私情误国，朕定会命婉儿侦查此事的。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有涉陛下私情，还乞海涵。”狄仁杰捋了捋灰白的胡须，见武曌没有不耐烦的意思，他才放胆说道，“臣深解陛下乃性情中人，故而对于陛下以至尊而养男宠并无异议。然臣以为内宠者，张昌宗、张易之足矣，近闻奉宸府广纳美少年，其间不乏无礼无义之徒，臣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闻言，武曌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道：“有这等事？”

“臣恐有人存有异心，借机朋党比周，陛下不可不察。”

武曌不无感慨地说道：“朕明白了，若非爱卿直言，朕还被蒙在鼓里。朕午后即传奉宸令来问。”

见狄仁杰在司马门外颤颤巍巍上了车子，武钦才擦了擦自己脸上汗珠，感叹道：“也就是狄仁杰，放在任何一个官员，今天这两件事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消闲的日子，对于为江山劳碌一生的狄仁杰来说并不那么轻松惬意。

每天清晨，他早早地起身，督促儿子及时到东宫应卯值守，自己则到庭院中打一套拳，然后浇浇花。等到太阳爬上墙头时，他便简单用过早膳，就进了书房，开始整理自己这些年来置身宦海、参与治国的人生参验。他决计将这些启迪后学、弥足为训的阅历撰修成文，传给儿子。

这日，书童已经为他磨好墨，又给他泡了杯热茶，随后悄悄告退。狄仁杰在书案前坐下来，他摊开宣纸，思绪便回到了当彭泽令的那一段岁月。对他来说，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于是信手便写下“荀卿子曰：‘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可再往下写，却被浮上心头的诸多事情搅乱了思绪。

昨天，姚崇到府上来，说武三思、张昌宗等向皇上谏言，令天下僧尼日出一钱，由僧人胡超监制，重建当年被薛怀义毁掉的巨佛。姚崇虽然当堂直谏，皇上却执意要颁制于天下寺院。姚崇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狄仁杰能够出面阻止这件事情。狄仁杰虽然当时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但心里却再也无法平静了。一天多来，他一直在思考，是上疏还是进宫面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薛怀义将自己一手监建起来的天堂巨佛付之一炬，这足以说明，游生借托佛法，诖误生人，他不能再看着皇上沉迷于此。狄仁杰迅速将刚刚写了一句话的宣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重新引笔铺纸，慨然写道——

昔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三淮沸浪，五岭腾焰，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经坊过于宫阙，而功无寸于社稷……

连他自己都很惊异，一旦投入朝事，文辞竟如滔滔大江，一发而不可收。在奏疏的末尾，狄仁杰满怀忧虑地写道——

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

狄仁杰将文稿前后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又认真誊抄整齐，再抬头看看窗外，日色已近午时了。他吹了吹墨迹，正欲起身，忽觉头昏目眩，胸中似有异物要呕，便顺手拿了宣纸，刚刚放在嘴角，竟然咳出一团血来。

此事断然不可让夫人、光远知晓。狄仁杰在心里想，便在血纸外面又裹了一层宣纸，才放进纸篓，呼来书童，将废纸销毁。

午膳的时候，狄夫人发现他脸色有些苍白，便问道：“老爷身子不适么？老身让光儿禀奏陛下，传宫中太医来诊治诊治吧？”

狄仁杰笑着摇了摇头：“整日闲暇在府中，会有何病恙？大概是昨夜未睡好！”

狄夫人拢了拢鬓发道：“陛下既然恩准老爷将息，非有大事不用上朝，老爷就收收心吧！”

“就依夫人，老夫到内室小寐一会儿。”狄仁杰推开面前的碗筷便起身

了。

也许是因为吐血之后，精气不支，也许是因为完成了一道奏疏，紧绷的心放松了，狄仁杰很快进入沉沉的梦乡，微微的鼾声拂过狄夫人耳边。

狄夫人爱怜地为他掖了掖被角，见他睡得很沉，便轻轻地退了出来。

这一睡，醒来时已红日西沉，暮色将至。一睁眼，却发现儿子站在面前："父亲是因为身体不适么？"

"你如何回来了，宫中的事完了？"

狄光远回道："夜间宫卫轮值，今夜是娄云大人，太子就恩准孩儿早点归来伺候父亲。"

狄仁杰"哦"了一声，起身时有些摇晃，狄光远便有些担心，执意要去太医署请医官。

"不妨事！你何须大惊小怪。"狄仁杰言罢，向膳室走去。狄光远紧追一步，上前搀扶，狄仁杰平生第一次没有拒绝儿子。

用膳时，狄仁杰问到太子近况。狄光远回道："太子明日将起程前往龙门寺，陪皇上安葬舍利。"

这消息让狄仁杰伸出的筷子停住了："不用说，必是那僧人胡超的主意。陛下何时离京？"

"太子说，辰时三刻在天津桥集结。"

"好！老夫知道了。"狄仁杰朝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狄仁杰吩咐道："明日卯时三刻准时备车，赶往天津桥。"

狄夫人一听这话就急了："老爷这又是为何？"

"老夫要面奏陛下，言佛僧之恙。"

闻言，狄夫人就不依了，看了看狄光远道："光儿一句话，为何到了老爷处就生风？也不看看，偌大年纪了，陛下已经恩准，平日非有大事不扰，你又何必……"

狄光远也在一旁劝道："父亲年高，有何事尽可告知孩儿，不劳父亲亲自去的。"

"你……"狄仁杰看看儿子道，"只恐你的分量难以让陛下改弦易辙。事关社稷，老夫岂能熟视无睹？你等不必再说，老夫去意定矣！"说罢，他转

身出了膳室。

狄光远与母亲面面相觑，只是无奈罢了。

看着母亲泪水盈眶，狄光远上前安慰道：“皇上毕竟还没有恩准父亲致仕，母亲就是锁了他的身，也难锁他的心。天色已晚，母亲后堂安歇，好在明日孩儿也要前往，定当悉心照顾。”

知父莫如子。狄光远深解父亲那颗永远属于朝廷的心，第二天卯时二刻，他就起身与府令一起备好车马，在府门前等候。

见父亲在母亲陪伴下来到车前，狄光远上前作揖道：“今日去天津桥，孩儿为父亲驾车。”

狄仁杰没有回绝，只是要驭手骑了他的马跟在后面。

到达天津桥时，桥的南北已停满了车子，都是奉旨观看舍利安葬的臣僚，那阵势不亚于当初置放九鼎时的浩荡。

狄光远喝了一声“吁”，马儿便在桥南约半里路处停了下来，他来到车边轻轻地唤了一声，却没有听到回音，连续喊了两声，狄仁杰才“哼”了一声问：“到了？”

“到了！”狄光远的声音带着潮湿和哽咽，心也一阵阵地绞痛，父亲曾经是何等的潇洒俊逸，可如今说老就老了。

狄仁杰被扶着下了车子，便对儿子说道：“你速去迎接太子，不可误事。”

“时间还早，父亲不用担心。”狄光远笑了笑，又对驭手叮嘱了几句，才转身离去。

辰时三刻，太阳已出来了。武曌在上官婉儿、武钦的陪伴下出了瑶光殿，绕过九州池，来到司马道口，仪仗、车驾都在那里等着。

武三思、胡超看见皇上的身影，忙撩起袍裾，跪倒在地，同时高喊道：“微臣在此迎驾。”

“平身！”武曌挥了挥手，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向天津桥方向而来。

今日的仪仗里多了数十名身披袈裟的僧人，他们抬着如来佛祖的铜像，在队伍前缓缓而行。其中有一职司手捧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正是佛骨舍利。

张昌宗小声问兄长：“陛下如此看重舍利，究竟是何意呢？”

张易之立即做了个封口的手势，用只有兄弟才能听见的声音道：“莫问太

多，只要陛下高兴就行。”言罢，他回头看了看车子，见一切如常，就稍稍放了心。

车驾仪仗一路吹吹打打，等到了天津桥，太阳已经到了树梢。接受完大臣们的朝拜，武钦传达旨意，说皇上要前往龙门寺。

队伍还没来得及动，就听见热风中传来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微臣狄仁杰参见陛下。”

“哦！怀英到了？”刚刚还昏昏欲睡的武曌立刻来了精神，吩咐武钦撩开垂帘，“朕多次口谕，非军国大事不报，孰料还是惊动了爱卿。快快平身！”

狄仁杰没有动，道：“微臣有事禀奏陛下。

“朕允准你陈奏就是，还是平身吧。”

狄仁杰这才站了起来，施礼道：“臣闻陛下要去龙门寺观看佛骨舍利安葬，故而前来。”

闻言，武曌就欣慰地笑了：“难得爱卿如此忠贞，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重，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舍利在，即如法身所在，佑我黎民，固我社稷。朕欲亲往，礼拜菩提树、金刚宝座、佛经行之足迹，广结佛缘。朕念及爱卿身体，故而未予知会。”

“陛下所言，正是臣之所忧。”狄仁杰向前挪动了几步，说话的语调也严肃了，“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

这话一出口，武曌的脸色就变了：“朕既已成行，爱卿便不必多说。来人，送狄公回府。”

狄仁杰却并无退却之意，反而来到车驾前，牵着六驾首马的笼头决然道：“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山高路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

这一番话引来哗然一片，首先是武三思上前斥责道：“陛下向佛，心为社稷，狄仁杰妄言指责，乃僭越犯上，微臣以为，当下司刑寺治罪。”

胡超更是怒容满面：“狄仁杰罔视佛法，必获罪于佛祖，致大周臣民蒙灾。贫僧以为，当火焚而可消业。”

武懿宗也因河北战场上的积怨而报复道：“狄仁杰罔视朝纲，欲挟持天子，罪在不赦，来人，将其拿下。”

“且慢！”当禁卫们准备一拥上前时，姚崇站出来道，“狄大人以年迈之体，直陈陛下，乃内史职责所系，至于陛下采纳与否，权在圣明，狄大人何罪之有？”

他的话音刚落，秋官侍郎张柬之也出列道：“狄大人所言，乃为陛下凤体虑，其忠心天日可鉴，你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岂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陛下谋是假，挟嫌报复乃真。”

随后，张柬之转身面对武曌道：“臣以为，佛骨舍利远途来到中原，真伪不辨，陛下至尊，无须劳动。”

正当众臣于天津桥上争论不休时，武曌的思绪便高速运转起来，时而感到狄仁杰不免迂腐，时而又觉得武三思、武懿宗等人确有报复之嫌，可张柬之的话却提醒了她，是啊！胡超从洪州来，有谁能证明他的舍利是真呢？倘若是假的，岂不会留下笑柄？

武三思和武懿宗知道皇上自年轻时就向佛抄经，必不能容忍狄仁杰车前犯颜。孰料她竟道：“众位爱卿！朕思虑之后，以为狄爱卿、姚爱卿、张爱卿所奏甚合朕意。所谓吾心即佛，一念则心安，何须繁文缛节。朕意已决，舍利由胡大师安葬，狄爱卿随朕回宫。”

听闻这话，武三思和张氏兄弟顿时蒙了，面面相觑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看着武曌的车辇调转马头，狄仁杰、上官婉儿的车子和庞大的仪仗也都折返了，三人也只得拨马追了过去。只有胡超和僧人队伍停在桥上没有动，皇上中途改变主意，让他们的脸上很无光。

李显不动声色地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吃惊，只是对身旁的狄光远说了一句“回宫”，便闭上双目不再言语。狄光远会意，向东宫侍卫挥了挥手，也离开了。

武曌一进瑶光殿就拉下脸，对跟进来的狄仁杰道：“朕已对阁僚们有言，非军国大事勿烦爱卿，你何其多事，致朕中途回驾。所谓君无戏言，你让群臣如何看朕？”

“群臣只会以为陛下圣明。”狄仁杰双手作揖道，“昔者太宗在朝，欲发国中十六岁男丁从军击突厥，诏书草拟后，却在门下省被魏徵驳回，指出此乃竭泽而渔之策。太宗闻之，旋即改矣。君王从谏如流，乃社稷之福。臣如冒犯天颜，请陛下责罚。”

武曌的脸色这才开始活泛了。任何时候，只要一提起太宗，她的心头就会升起一种庄严和肃穆，于是，武曌挥手示意狄仁杰坐下说话：“也就是你才敢当着臣下的面阻拦朕……”一句话还没说完，自己倒莫名地笑了，“你这个人啊！让朕怎么说你好呢？”

但狄仁杰却没有收敛的意思，顺手就从怀中拿出早已拟好的奏章道：“臣闻陛下欲使天下僧人每日出一钱以铸造巨佛，此又一失也。”

武曌叹一口气道：“自怀义烧毁天堂佛像之后，朕至为心痛。朕母孝明高皇后一生向佛，纵为朕祈得福祉。朕虽为天子，然佛心依旧，故而欲造佛像，以了善愿。而且现今州县水旱不节，战事频仍，朕不忍加赋于百

姓，故而……”

“陛下之言，臣不敢苟同。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如何能不加赋于百姓？夫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这……”

“诚如陛下所言，比来州县水旱不节，战事频仍，当此之际，若费官财，倘一隅有难，将何以救？”

“朕不也是为百姓黎民祈福消灾么？”

“即如陛下所言，亦背佛祖宗旨。然佛像既造，尊荣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至于廊宇，不得全无，如来设教，慈悲为怀，岂欲劳人，以存虚饰？”

狄仁杰层层析理，环环相扣，无懈可击，而语调却完全是规劝的苦口婆心，尤其是那真诚的目光，似乎面对的不是当今皇上，而是肝胆相照的至亲密友。他十分注意武曌的情绪变化，从最初的责备到后来的平静，狄仁杰知道，皇上的心动了。因此他继续道：“臣深知陛下以黎民疾苦为怀，今有游僧不事修行，托言佛法，蛊惑生人，但陛下不可不察。”

大殿里静极了。除了二张兄弟，武曌从来没有如此柔和地注视任何一位臣僚，那神情有几分贪婪，又有几分期待。她问自己为何在他的面前，无论怎样浮躁的心都可以瞬间水波不兴，风息澜安呢？

武曌收回目光，慨然道：“善矣哉！公教朕向善，何得相违？来人！”

武钦闻声进来：“老奴在。”

“命知制诰拟旨，罢造像之役，有再敢进言者，斩无赦。”

“谢陛下圣恩！陛下见事之明，不逊于太宗。”狄仁杰再度由衷地跪倒在武曌面前，老泪怆然，“可惜微臣垂垂老矣，难以辅佐陛下再图大业，微臣……”

这泪水涌出狄仁杰的眼眶，却瞬间涌进了武曌的胸间，让她也伤感不已：“爱卿的心事朕明白，朕明日早朝就任命张柬之为同平章事。”

狄仁杰再次庄重地向武曌行叩拜礼，可就在这时，他又一次觉得胸中发热，口中便喷出一团鲜血，染红了瑶光殿的地砖。

武曌呆了，顾不得自己年高，上前边扶狄仁杰边大声喊道：“张尚宫！速传沈太医……”

武钦急忙帮着扶住狄仁杰，看着他苍白的脸色，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一会儿，沈南璆就匆匆来到别殿榻前为狄仁杰诊脉。

狄仁杰恍恍惚惚，似乎身子离开了瑶光殿，到了曾经任过县令的彭泽，身边都是些正在收割夏稻的农夫，还有县府县丞、主簿等，纷纷向他禀报今年的收成。忽然，他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抬眼去看，来人却是李昭德。狄仁杰喊道：“李大人，你为何也来此了？”

李昭德讪讪地笑着说道：“老夫特来邀狄兄游太虚山。”

“太虚山？此山在何处？”

李昭德诡谲地眨了眨眼睛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说无却有，说有却无。”说着，他拉着狄仁杰就要登程。就在这时，狄仁杰突然听到夫人的声音，便甩开李昭德的手，朝山道岔路口奔去。

“夫人……”空旷的山涧回响着狄仁杰的呼唤。

狄仁杰睁开双眼，却见沈南璆正在为自己把脉，便问站在一旁的武钦：“公公！老夫为何到了这里？”

武钦叹了一口气，正要说话，却被沈南璆用眼色拦住：“大人只是劳累倦怠，并无大碍，下官这就去开方，三剂药后，定有回春之喜。”

待沈南璆来到大殿，武曌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狄爱卿病情如何？”

闻言，沈南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奏道：“狄大人他……恐怕不久人世了……”

这话如一声霹雳，武曌跌坐在龙椅上，仰天长叹：“此天不予朕矣。”

第十七章

蜡炬燃尽君臣泪

隐语暗藏公主心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的八月似乎是一个上苍垂泪的月份，从月初开始，霏霏阴雨就笼罩了整个神都，空气终日湿漉漉的，呼吸一口都能滴出水来。

一场秋雨一场寒。七八天的雨下完后，眼见得落叶萧萧，秋已走向季节的深处了。

狄仁杰躺在榻上，痴痴地望着云霭携带着浓密的雨丝从窗前飘过，在檐下的梧桐叶上汇集，多了、重了，便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便

禁不住长长地叹息：“好好的，如何就忽然地弱不禁风了呢？”

他收回目光，不愿意再看这伤情的风景。

这些日子，他总是在想，自己是怎么进入皇上的视线的，又是怎样被她一次又一次地宽容和接纳的，以至于最后二人有了心灵上的默契。他是在仪凤年间升任大理丞的，那时候，他兢兢业业，秉公执法，一年间判决了涉及一万七千人的积案，竟无一人诉冤，他一时名声大振，引起了时为天后的武曌的注意。

有许多知遇的细节，狄仁杰一想起来心头总会涌起感动的温暖。而最让他铭感肺腑的还是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在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任上，武承嗣勾结来俊臣诬告自己谋反。在面临危亡之际，是皇上明辨是非，又一次拯救了他，并且安排他去了彭泽。后来，在他重新回到神都后，就听到不少同僚告诉他，在离开神都的几年里，武承嗣等屡次于皇上面前陈奏要诛杀他，都被皇上严词拒绝了。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尽管这些年狄仁杰在内心仍恪守着李唐之孙乃正宗的理念，对皇上对李氏宗室大开杀戒心存芥蒂。但他从来都是将这些与皇上内修政治，外睦邦交，体恤黎民分开看待的。正因为如此，他总是理智而又毫不含糊地辅佐武曌。

有一段时间，因为在迎接李显归朝这一点上与右肃政台中丞吉顼契合，两人不免就多了些交往。一天，吉顼邀他外出赏秋，饮酒期间，吉顼问道：“大人可知朝野如何议论大人的么？”

狄仁杰眯起眼睛抿了一口酒，笑着道：“哦？都说了些什么？”

“同僚们对大人有诸多的不解，论年龄，大人比陛下小，然陛下却常称大人为国老。大人常好面引廷争，焉何陛下每每屈意从之？陛下出游，常让大人随行，这又是为何？”

狄仁杰放下酒杯，捋着美髯笑道：“称在下为国老，乃陛下宽怀之故；所谓屈意从之，乃谬言耳，非陛下屈从，乃从谏如流也。依老夫观之，陛下颇有太宗之风。说陛下出游，仆必随之，倒是有些言过其实，大人不也常常随陛下出游么？”

吉顼闻言一时语塞，便也就一笑了之了。

……

这些回忆，在蒙蒙秋雨中，化为一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心苑，让他暖烘烘的。然而，越是这样，他的心就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上苍给予他的时间太少，并州与陛下知遇的情景犹在昨日，他却已垂老病榻了。想到此处，两行热泪不由得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此时，丫鬟陪着夫人端了汤药进来，狄仁杰欠了欠身子，就皱起了眉头。沈南璆曾说，服三剂即可见效，这都吃了多少剂了，却总是没有起色，他现今最怕闻的就是药味。

智慧过人的狄仁杰在病中俨然一个孩子，竟然拒绝服药："端下去，自今日起，老夫不吃药了。"

丫鬟就很为难，回头看了一眼老夫人。

夫人接过药盏，莞尔一笑道："哪能不吃药呢？老爷不是期盼着还能为朝廷做事吗？没有好身子，这就是一句空话。"

狄仁杰一脸的苦相："终日服药，心都腻了。"

夫人用调羹舀起一口药汤，递到狄仁杰嘴边："老爷不是常常以良药虽苦利于病劝解别人么，为何到了自己这里就不顶用了呢？喝吧……"

狄仁杰便不好再说什么，夫人则一边喂药，一边又道："昨日老爷睡着的时候，宫里的武公公来了，说陛下要他来问问老爷的病，需要什么一定及时禀奏，随时可以遣太医过来。"

狄仁杰就不安道："唉！老夫病卧榻上，已属累赘，还劳烦陛下询问，惭愧啊……"

服罢药，嗽罢口，狄仁杰靠在榻上，对夫人道："将陛下赐的紫袍、龟带拿来。"

闻言，夫人不解地问道："老爷又不上朝，要它作甚？"

狄仁杰憨憨地笑了笑道："老夫就是想看一眼。"

"自己都病倒了，还惦记着紫袍、龟带！真有你的！"夫人嗔怪着，但还是转身去后堂拿来了。狄仁杰缓缓地展开紫袍，就看见由武曌亲笔书写，尚衣坊绣的十二个字："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陛下是把自己当作臣僚的楷模来看待的啊！

抚摸着那金色的字，狄仁杰方才平静的心又激荡起来，讷讷道："知怀英者，陛下也。"说着，他就要下床，夫人想拦都拦不住。

"你帮老夫将这朝服穿上。"

夫人便瞪大了眼睛："老爷这是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狄仁杰孩子般地笑了，"久不上朝，就想穿上朝服在内室走一圈。"

这一回夫人不依了，泪花涌满了眼眶："老爷也不看看身子成什么样了？

人都瘦了一圈，还想着朝事，老爷倘是……你叫老身如何对光儿、昭儿、嗣儿交代？”

狄仁杰屏退左右，上前轻轻抹去夫人脸上的泪水劝道：“你不要太担心，自己的病只有自己知道。老夫朝堂一生，如今不能为朝廷尽力，不能为陛下分忧，穿一穿朝服，心里也可以平静些。”言罢，他先自下榻，未料一阵昏厥，差点跌倒，夫人赶忙扶住：“看看，不让动，偏要动。”

“不妨事。”狄仁杰强自笑了笑，仍强撑着穿上紫袍，系上龟带，可才几日工夫，紫袍显得何其松兮，脖颈处竟然露出很多。他伸开臂膀左右瞧瞧，自嘲道，“老夫身轻如燕了啊！想当初，心宽体胖，陛下让老夫试衣，还觉得绷得太紧，这下好了……”

接下来穿朝靴，他的脚却半天伸不进去，夫人用手指按了按，竟是一个凹坑，半天回不上来，分明是浮肿了。见此，夫人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捧着狄仁杰的脚放声痛哭：“老爷！你……”

狄仁杰也伤感不已。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共渡艰危，却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他赴被贬到彭泽县的那几年间，夫人日日为他揪心，还要一人承担起理家、教子的责任，虽说儿子们都大了，可仕途险恶，她又怎能不担忧呢？

狄仁杰枯瘦的手抚摸着夫人不再丰润柔软的脊背，多年了，他整天忙于政事，何时给过夫人温暖呢？如今二人终于仿佛夕阳与晚霞相依偎，自己的身体却……

他其实早就脚板浮肿了，只是一直隐瞒着，不愿意让夫人知道。现在，夫人既然已经看到了，就不能让家人抱太多的幻想。狄仁杰将脚从夫人的手中挣脱出来，脱下紫袍龟带，重新回到病榻道：“你都看到了。”

夫人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好！难得你我得闲，老夫今日有几句话想说说。”狄仁杰咳嗽了几声，夫人急忙递过热水，他喝了一口，气息平了下来，眼里就满是坦然，“人生譬若朝露，转瞬即逝。神龟犹有尽年，何况人乎？老夫一生虽无建树，然磊落光明，忠于朝廷，纵死而无憾矣。”

“老爷不要如此，老身受不了……”夫人忍不住抽泣道。

“你也已年过六旬，何以如此不明事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所能为之。老夫今生清风两袖，家无余财，若有不测，你万不可有求于朝廷，一定要节俭、就近葬之。”

“老身明白了，老爷就歇息吧。”夫人点了点头。

狄仁杰喝一口水，继续道：“光儿先后陪伴两位太子，颇得狄氏家风，忠

贞不贰。光嗣乃老夫亲荐，亦足称职。老夫唯担心者乃光昭，他入仕时老夫恰在彭泽，少有提示，恐……”

他这一说，夫人倒有了同感。前几天光远从东宫回来，就道外间传狄光昭在魏州任职，官声不佳。她担心夫君，便默默地愁在心底。此时此刻，她仍然无法将这消息告诉狄仁杰，就劝慰道：“老爷给朝野百官做了楷模，孩儿们也不会差，老爷放心。”

“但愿如此。”狄仁杰说着，身子疲倦地向后靠去道，“你且忙去，让老夫一人静一静。”

雨似乎又大了，隔窗听雨，“唰唰”的声音恰似秋的哀歌，一阵阵地敲击他的心房。今日已是八月十四，明日就是中秋，可看这天气，怕是不给世人赏月的机会了。

往年的这个日子，他要么陪伴皇上去通神宫祭月，要么在后花园与家人静坐。也许真是上天有情，看他躺在榻上，便将这月也藏在云雨中了。本来平日不大作诗的他，此刻也百感交集，便随口吟道：

枕上思来秋又半，年年此日共团圆。

青天已误嫦娥老，碧海难归玉兔寒。

醉时犹有冲天志，醒后还为种豆倌。

我欲乘风步云汉，几回雪鬓芦羽间。

狄仁杰反复吟诵几遍，又在腹中改了几个字，才唤来书童代他将之书于纸上。

书童伏在案头铺开稿纸时，暗暗打量眼前的狄仁杰，他哪里还有在彭泽时的潇洒和朝气？脸色蜡黄而发亮，那是浮肿的痕迹；两鬓间的白发如冬日的雪花，蒙着生命的萧瑟。他禁不住泪涌心痛。狄仁杰见状笑了笑道：“你跟着老夫十数年了，总该学得坚韧些，男子汉，不可以轻易流泪的。”

书童“嗯”了一声，急忙低下头写字。

看着书童一字一句地将诗落在纸上，狄仁杰忽然觉得很疲倦，闭上眼睛，就进入了梦乡。

暮色降临时，狄光远从东宫回来了，他先到母亲房中请了安，又到父亲的病榻前，见狄仁杰痴痴地看诗稿，唤了一声“父亲”，就跪在床前了。

“回来了？”

“嗯！孩儿向父亲请安。愿父亲早日康复。”

狄仁杰向儿子点了点头，示意他起来说话。狄光远坐在床前，便说道：“明日中秋，皇上特遣太子、张柬之大人和武三思到府上探视父亲。”

“唉！”狄仁杰皱了皱眉头，“老夫病疴缠身，不能为陛下分忧，已属惭愧，又怎么敢劳动太子殿下前来探视？你该奏明陛下才是。”

“孩儿也曾面奏太子，然皇命如天。”

“这不是要陷老夫于不忠么！”

“此陛下之恩典，父亲也不必推脱。”

狄光远说着给父亲倒了一杯热茶，就准备离开，狄仁杰却在身后叫住了他，问道：“有光昭的消息么？”

狄光远愣了一下，转而笑道：“昨日见到从魏州回来的朋友说，昭弟在魏州官声甚好，百姓称赞说有父亲的风范。”

“他就不能比老夫做得更好些？老夫一生庸碌，何来风范？百姓这样说，你等不可以如此想。”狄仁杰显然对儿子的回答不够满意。

应完父亲的问话，狄光远便仓皇地逃到母亲房间，他忍不住心头的郁闷，便将狄光昭在魏州贪婪残暴，民怨沸腾之事都禀告给了母亲：“母亲不知道，百姓由光昭而迁怒父亲，将当年为父亲修的生祠都毁掉了。”

狄夫人听着听着，眼睛就发直了，狄家一门忠烈，为何就出了这个孽障呢？她双手在膝盖上来回摩挲，问道：“此事你父亲知道么？”

狄光远摇了摇头。

“远儿，你父亲的病看来是积重难返了，眼下这个关头，只能让他高高兴兴地过好每一天。他要知道了，恐怕活不到重阳节。”

“也不要让你妻子知道。”狄夫人反复叮嘱。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狄光远已经起身，匆匆地洗漱之后，骑马赶往东宫了。

雨虽是住了，然天空仍然阴沉沉的。

因为太子要莅临府上，狄府上下就显得分外忙碌。狄夫人吩咐府役、丫鬟们洒扫庭除，布置客厅，又用香薰了狄仁杰的房间，等一起准备就绪，已是巳时一刻了。其间狄仁杰几次欲图到府门前迎接太子，都被夫人苦苦阻拦了，他便只好在病榻上长吁短叹。

巳时二刻，太子的车驾到了，警跸和禁卫很快在周围散开，李显被王晖

扶着下了车子，武三思、张柬之和太医沈南璆紧跟在后面。狄夫人与府上人等呼啦啦地跪倒了一片，异口同声道：“恭迎太子殿下。”

李显不见狄仁杰接驾，想必他真是病重了，便忙道：“老夫人平身，快引本宫进府探视狄老爱卿。”

“还是先请殿下到前厅用茶。”狄光远及时赶到李显面前道。

“先不必用茶，直接到后堂探视狄爱卿。”李显摆了摆手，转身又对王晖说，“命宫娥、公公们在府外等候，你与梁王、张大人随本宫一同进府。”

“老奴遵旨！”王晖说着，与狄光远一起在前面导引，一干人跟随狄夫人来到后堂。

落座后，狄夫人吩咐丫鬟奉茶，却再次被李显拦住道：“夫人进去通秉狄爱卿，就说中秋佳节，本宫与几位大人来看他了。”

一言未了，却听见内室传了狄仁杰的声音：“微臣一恹恹病夫，劳殿下大驾，真是折杀微臣了。光远，扶老夫出去拜见太子殿下。”

李显站起来就要去内室，被狄夫人急忙拦住道：“若是这样，老爷回头会埋怨老身的，君臣有序，他要出来，就让光儿扶着得了。”

狄光远进到内室，看到父亲颜面浮肿灰暗，尤其是在为他穿鞋时脚都伸不进去，情知父亲已是病入膏肓，禁不住伤心落泪。狄仁杰忍住泪水，小声训道：“朝廷命官，岂能轻易落泪，快扶老夫出去见殿下。”

狄光远掀开门帘时，狄仁杰奋力推开儿子，虽然步履蹒跚，却面带笑容地出现在李显面前。李显眼快，生怕他向自己跪下，忙抢上前去，拉着狄仁杰的手道：“母皇有旨，大人进宫不拜。本宫当遵母皇旨意，狄爱卿快坐吧。”

待大家都坐定后，李显命王晖送上中秋节礼品和武曌亲书的烫金匾额“厥功卓异”。

望着金光闪闪的大字，狄仁杰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说道：“臣不过……尽为臣子的职责而已，何功于朝廷？陛下过誉，令臣惭愧之至。”说完，他便坚持不住，疲惫地靠在座椅上闭上了双目，众人见状，又将他扶进了内室。

这情景让李显十分揪心，忙传沈南璆为狄仁杰诊脉。沈南璆感觉与前些日子相比，其脉象沉微，如丝线应指，微脉极软而沉细，沉者重按筋骨乃得，像投水如裹砂，内刚外柔，脉细直软，举手无有；再望脸色，但见面颊潮红；大汗湿透内衣，手足厥冷……他的心就一个劲地往下沉。此病放在狄仁杰这样刚强的人身上，尚能支撑到今日，若是意志脆弱

者，早已驾鹤西去了。

沈南璆松开狄仁杰的手腕道：“大人稍待，下官这就去开药。”

李显见沈南璆诊毕，急不可耐地问道：“大人病情如何。”

沈南璆看了看周围，对李显道：“请殿下、夫人与几位大人到前厅，微臣有事禀奏。”

然而，武三思却道：“既有殿下做主，本王就在这里陪伴狄大人。”

当外室只剩下府令和书童时，武三思道：“你等也退下，本王与狄大人有话要说。”

府令和书童正迟疑间，却听内室传来狄仁杰的声音：“王爷既是有话要说，你等退下就是。”

“夫人吩咐，要卑职小心伺候大人，不可须臾离开。”府令应道。

“梁王奉旨前来探视，你等有何疑虑？还不退下。”狄仁杰说完，好一阵咳嗽。府令和书童便不忍拂逆了狄仁杰的意思，便出了外室。

狄仁杰喘一口气道：“下官病体，难以支撑，王爷有话，不妨进内室来。”

武三思便起身来到内室，看着狄仁杰，他一脸的忧郁道：“昨日陛下宣本王进殿，说起大人病患，忧心如焚，特意要本王陪太子殿下前来探视。陛下言道，大人采薪正忧，纵有多少不快之事，亦不可在大人面前提起。”

狄仁杰听出武三思话里有话，回想昨日狄光远回来，问到狄光昭境况，他也是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心里顿时起了疑云，便勉强支起身子，急切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快告诉下官知道。”

“少将军没有禀报？”武三思显得很惊异。见狄仁杰摇了摇头，他又显出为难的样子，“既然少将军未说，本王也不便言明，大人还是歇息吧！本王到前厅去听沈太医的诊断。”言罢，他起身要走。

狄仁杰拉住他的衣袖道：“王爷是要急死下官么？”

武三思便不得不转身再度坐下道：“本王实在不愿意说出事情原委，一则因为陛下有旨，为臣者不可违背；二则，大人在病中，此事又牵涉到大人家事。然本王生性直率，不忍看大人急痛攻心，只好实言相告。大人听了，千万要挺住，不可往心里去。”

他这一说，狄仁杰更是急杵捣心，连道：“下官多少风雨没有经见，王爷就快说吧。”

“光昭触犯刑律，陛下降旨，将其拘拿司刑寺了。”接着，武三思便一股脑儿将狄光昭在魏州司功参军任上，利用考课、祭祀、礼乐、学校、选举、表疏、医筮、考课、丧葬等职务之便，贪贿暴敛，民怨沸腾，以致百姓毁掉了狄仁杰的生祠等说了出来。

其实这也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他就是要风烛残年的狄仁杰明白，他自己一生刚直不阿，屡惩贪贿，可他的儿子却毁了他的一世英名。

他的话音刚落，狄仁杰就怒骂“逆子”，一时间脸色铁青，“啊”的一声喷出一股鲜血，仰面倒在榻上昏迷过去了。

武三思伸手到狄仁杰的鼻翼间试了试，发现他已气绝身亡，便冷冷地笑了笑，转身对着外面大喊：“来人啊！狄大人……狄大人……”

府令和书童闻言冲了进来，武三思“悲怆”地摇了摇头说道：“狄大人他……殒薨了！”

府令和书童一时悲痛交加，伏在狄仁杰床前放声大哭：

“老爷！您醒醒啊！”

“老爷！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啊！”

前厅的狄光远闻听后堂哭声，猜想一定是父亲病危，便转身疾步来到内室，书童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回过头就扑在狄光远的面前：“将军！老爷……”

狄光远推开书童，趴在父亲的床头，撕心裂肺地呼唤：“父亲！你怎么了？”哭声惊动了前厅的人们，沈南璆一听便道：“不好，大人不好了。”

一干人来到后堂，见武三思正在劝解狄光远。狄光远在狄仁杰的遗体前行了三叩九拜大礼，然后站起来，狠狠地质问武三思道：“你对父亲说了什么？”

狄光远眼里充血，看上去十分恐怖，武三思惊恐地后退道：“你想怎样？本王可是奉陛下旨意来探视的。”

狄夫人赶到后堂时，正看见狄光远与武三思对峙，忙擦了擦泪水喊道：“太子殿下在此，远儿不可无礼。”然后转身又道，“老身让殿下受惊了，乞殿下恕罪。”

李显眼睛有些潮湿：“老爱卿百年归寿，尸骨未寒，你等就在此龃龉，让他在天之灵何以安息？”

张柬之也上前劝道：“当此之刻，纵有多少纠结亦当渐息。此事须及时禀奏陛下，安置灵堂，启动治服素事。”

听了众人的劝告，狄光远的怒火这才渐次平息，他扶母亲到卧房歇息，又吩咐府令率全府上下布置灵堂，披挂素帷、素帐，陈列祭祀礼器，分发素丧服，声钟给赙，告知朝野。

李显、武三思、张柬之在吊唁之后，便一同进宫向武曌禀奏去了。

用过午膳，武曌只留张尚宫一人在身边，便歪在榻上小憩了。

虽然天空浓云密布，但朝廷欢度中秋的宴会正按部就班地准备着，自大清早起，尚食局、尚衣局就忙碌开了，这个中秋节盛典无论是精彩程度还是规模都要超过往年。

四海睦邻，域内升平，使得武曌心中的月亮比之九霄之上的月亮更加皎洁清朗，银辉万里。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好把精神和兴致留给融融月色，留给君臣同乐，留给她与张昌宗和张易之的依偎。

一旦掩上大殿的门窗，那啾啾的鸟鸣，竽笙的吹奏，便都远去了，她和张尚宫只说了几句话就进入了梦乡。

她在梦中看见了狄仁杰，他依旧和颜悦色，依旧风度翩翩、美髯飘飘，只是眉目有些模糊不清，既是他自己，又好像是娄师德，仿佛风尘仆仆地巡察回来，又仿佛匆匆地离京远去。狄仁杰告诉她，他即将远行，到昭陵去拜谒太宗皇帝，去探视章怀太子，去乾陵陪伴高宗先帝。她要他留下来，辅助她打理朝政。他却推辞，说一代新臣已脱颖而出，姚崇年方中道，慧心巧思，张柬之精明智慧，七行俱下，微臣老矣，当归仙山。随后，狄仁杰向她施了一礼，转身飘然而去，她的眼前只有重峦叠嶂，千山万壑。隐约间从深谷间传来狄仁杰悠长的声音：“陛下！珍重……”

四面群山间随之荡起经久不息的回声。

武曌一激灵，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张尚宫道：“狄爱卿刚来过了?”

“启奏陛下，没有人来。”张尚宫摇了摇头。

“奇怪！朕明明看到狄爱卿来向朕辞行。”武曌打了一个呵欠，忽地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一定是狄仁杰的病加重了！她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再一次问张尚宫，“可有狄爱卿的病情禀奏？”

还没有等张尚宫回答，武钦便在殿门外奏道：“太子殿下、梁王殿下和秋官侍郎张柬之大人求见。”

武曌情知一定是狄仁杰的消息，忙道：“宣他们进殿。”

李显一进殿门，就喉头哽咽道：“启奏母皇，狄爱卿他……”一言未了，已是泣不成声了。

武三思接着李显的话说道："狄大人已于今日午时三刻殒薨了。"

武三思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待他定神一看，原来武曌已昏厥在榻上，人事不省了。张尚宫顿时慌了，俯下身子抱着武曌，贴着耳朵呼唤："陛下！陛下！"

李显见状，一面要武钦速去太医署传太医，一面上前用力按武曌的人中，过了好一会儿，武曌才醒转过来，发出悠长的涕泣："上苍啊！你是要降罪于大周么？去岁娄爱卿离朕而去，今狄爱卿又复殒薨，朝堂空矣！"

李显跪在武曌面前，涕泪怆然："母皇节哀，狄大人乃积劳成疾，身染肺痨，咯血而去。"

张柬之呈上一张诗稿和一道写了一半的奏章道："此是在狄大人病榻前发现的。"

武曌接过诗稿，反复看了几遍，心益发地绞痛，尤其是最后两句："我欲乘风步云汉，几回雪鬓芦羽间。"曾经的风华正茂，曾经的踌躇满志，皆如烟云，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已是白发苍苍了。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如梦如幻，那种同龄人之间的同感涨满胸臆。

她再看那道奏章，狄仁杰赫然列举出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张锡选官受贿，提请她此风不可蔓延，那"政风之腐，社稷之危"八个字是狄仁杰最后留给朝廷的话。

武曌情感的堤坝被强烈的悲痛拉开一道裂缝，她已顾不得臣下的目光，且泣且诉，每一个字都浸着殷红的血，都承载着数十年来君臣之谊——

嗟乎！汾水汤汤兮，苍山莽莽；惟君而独秀兮，出太行以脱颖。幸吾归乡而欣遇兮，睹风采以俊逸。上尊君而效命兮，下爱民而宽惠；政令教化以安良兮，执行罚以除暴。人谓河曲之明珠兮，曰东南之遗宝。思仪凤之春荣兮，涉洛水而入神都。为政而清廉兮，知无欲而骨刚。理积案而呕心沥血兮，乃拨乱而为正；朝野以为神兮，惟朕知之甘苦。

嗟乎！江水泱泱兮，彭泽袤袤。念君之俊杰兮，惟德而是蹈。常勤政而不寐兮，忧民生之多艰；免租赋而施甘霖兮，以朝恩而远播；兴农桑之为本兮，趋四时而耕耘；重人文而化育兮，省刑罚而劝善。处江南之远兮，殷殷以怀君；据神都之殿宇兮，夙夜劳而为公。

嗟乎！漳水浩浩兮，燕山巀嶭。怀君之忠贞兮，惟皇命而是赴。契丹陷冀州兮，河山而为之震动。卿临危受命兮，慷慨以负重。安民心而归田兮，敌闻之而遁逃。疆场识将而至爱兮，感化之而善用；朝堂荐才而度量若海兮，品兰而足为楷模……

嗟乎！洛水深深，嵩山嵯峨。失君而朕痛兮，泪潸潸而盈袖。悲圣朝而

丧砥柱兮，叹朝堂以为空。国有难朕与谁共商兮，望孤星而寂寥……何日君归来兮，与朕而醉饮……

武曌的声声泣血让在场众人魂魄感荡。张柬之深为狄仁杰与武曌之坦荡而又默契的君臣之谊感动，急忙从案头拿了笔墨，将这记了下来。

武曌说完这些，身子再也支撑不住，武钦和张尚宫急忙上前，扶她到榻上歇息。随后，张柬之又上前奏道："陛下之文，叙狄公之伟绩，吊忠烈之英灵，情真而词彩，意深而思邃，臣请将之作为狄公殡葬祭文。一则彰陛下恩德，戴天履地；二则，为朝野树立楷模。"

武曌睁开泪眼点了点头："传旨下去，罢中秋庆典，罢官民游乐，罢丝竹之律，举城致哀。"

张柬之十分理解武曌此时的心境，去岁娄师德、今岁狄仁杰的相继离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李显因其坎坷的经历，自然对狄仁杰倍加感戴，上前道："母皇悲伤过度，凤体欠安，儿臣奏请为狄大人亲笔丹书。"

"如此甚好，狄公在天之灵，当瞑目矣。"武曌声音微弱地回应道。

武三思这半晌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武曌对狄仁杰之死的悲痛让他十分吃惊和不解。在他的记忆里，武承嗣殒薨时，皇上也只是哀白发人送黑发人之伤，并没有如此一泻千里的倾诉。他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他清楚，是他加速了狄仁杰的去世。

"启奏陛下，狄大人殒薨乃举国之殇。微臣以为，陛下应颁布制令，命朝野臣僚前往吊唁。"武三思思虑了一下便提出了这个建议。

"如此甚好！命知制诰草拟制书，宫中誊抄数十份，在宫内外广为张贴。"

果然，这话也打消了李显对武三思的疑虑，他想，也许是岁月磨平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怨，让武三思也渐次地走向澄澈了吧。

洛阳城东二十里的白马寺山门外、邙山之阳新起了一座极不起眼的坟冢，远远望去，也就是新土堆起的一个土丘，与生者生前的地位和政绩相比，有一种相形见绌的寒酸。这让曾经将他视为师长的姚崇和张柬之受到强烈的震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狄仁杰去后百日之际，两人乘马来到坟前，献了供品，燃化了纸钱，默默地站了许久。

张柬之感慨道："老夫虽与狄公同龄，然论起做人，不能望其项背，今后唯有效公之松风竹节，多为朝廷效力，方不辜负他擢拔提携之情。"

姚崇更是感慨良多："生如邙山之嵯峨，去如抔土之无声。大人品节，怀

瑾握瑜，我辈高山仰止啊！”

之后，两人说起皇上与狄仁杰之间的君臣默契，都禁不住为之动容。

“从来刚强的陛下这次一连数日不上朝，真是前所未有啊。”张柬之道。

“泱泱大唐，皇皇大周，为相者以百人计，然前如魏徵，今如狄公之诤臣而主爱者，凤毛麟角。”姚崇也感叹道。

他们说的是实情，狄仁杰的辞世，让武曌心中的月亮缺了一大块，久视元年的中秋便不再有了团圆的意思。然而去者长已矣，生活还得继续。十月十三日，皇上下旨，罢免了韦巨源的纳言职务，任为文昌右丞，而以文昌右丞韦石安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韦石安的父亲曾是大业年间的民部尚书，因此他也是望族之后。只是在文昌右丞任上，一向淡泊宁静，故而朝臣少知其详。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拜见对象，不是武氏兄弟，也不是二张，而是姚崇，而且言谈举止中，他对二张也表示出明显的不屑。姚崇当时虽然给予了不置可否的回应，但他很喜欢这个人，便道：“这个韦石安为人还算正直。”

张柬之眉头一扬：“大人说的是宴上抗张之事么？”

“哦！原来大人也知道此事。”

张柬之笑了笑道：“于此可见一斑。”

原来是有一次，武曌在宫中设宴，与二张兄弟、韦石安同饮，宴后以下棋为乐。然而，当韦石安看到张易之带了一位商贾进来时，就不依了，起身向皇上奏倒，“商贾贱类，不应得与此会”，并命左右将其驱逐出宫。张昌宗、张易之不由得怒形于目，陪侍在旁的武钦也顿然失色，担心武曌动了杀机。孰料皇上竟当着大家的面称赞他为人刚直，为言率真，还赏赐了绢帛五十匹。

“此事也足见狄公对陛下影响之深。”姚崇深有感触。

两人说着话，便拨转马头朝回走，却见一身孝服的狄光远从墓侧的茅棚中出来了。

被恩准丁忧的狄光远泪水涟涟地向两位大人行礼，邀请他们到附近的镇子饮上几杯：“李多祚、李楷固、骆务整三位将军刚刚离开。父亲在病重时曾经反复叮嘱，他身后不许铺张，不许抛开公务祭奠，只要我们兄弟怀忠义之心，为朝廷效力，他就会含笑九泉。因此，一大早，光嗣祭奠之后，又去地官署了。”

张柬之、姚崇一听，又是一番感慨：“难得几位将军如此重情义，难得狄公一生活得如此明白啊！”说着，二人便谢绝了狄光远的盛情邀请，打马

回京去了。

二人刚刚驰上阳关道，就远远瞧见前面有一队人马，想来就是三位将军。

张柬之心头油然升起一种预感，也许在将来的某个要紧时刻，他们会成为朝廷的砥柱中流。只是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一时还理不清楚。

大约午时一刻光景，李多祚、李楷固、骆务整和他的卫队进了建春门，行走在熙来攘往的街道上。李多祚虽然系靺鞨族出身，然多年在朝廷供职，对廉吏们心存百姓的情怀感知甚多，每每效仿于行。因此，他的军队所到之处，从来秋毫无犯。特别是在与契丹的战事中，他的部属与武懿宗之属形成鲜明对比。为此，班师回朝后，狄仁杰多次在皇上面前对他称赞有加，此事也令李多祚一想起来就铭感五内。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回报的就是将军队管好、带好。

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即将入城之际，李多祚便下令卫队缓缓而行，绝不允许对道边的行人、幼童呵斥、打骂。

建春街的百姓们对这支队伍的有序规整投以欣喜、敬仰的目光。有的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太宗遗风；有的说，这军伍必是经过狄大人调教过的；有的说，看他们的面相，似乎不像中原人。李多祚、李楷固和骆务整相视而笑，一脸的温暖。

前面就是天津桥，过了桥，再往前走，就是府兵军营了。可他们却突然被一支旗帜林立的队伍拦在了桥北的半坡。

“怎么回事？”李多祚对侍卫队正吩咐道，“前去查看情由，何人如此盛气凌人，竟然旗幡塞道？”

三位将军的队正来到桥上，对走在前面的将军施了一礼道：“右羽林大将军，左玉钤将军、燕国公，右武卫将军于此经过，请将军让道。”

“呵呵！口气不小！”那披甲戴胄的旅帅笑道，“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车驾？车里坐的哪家王公？若是识相，就赶快让开，免得伤了和气。”

“今日若是让了道，还则罢了，若是肆意横行，那先问问爷的刀答应不答应。”三位队正见旅帅一脸横气和狂傲，气就不打一处来，交换了一下眼色，三人“嗖”地拔刀出鞘，摆开迎战的姿态。

旅帅也不让步，朝身后的禁卫喊道：“来人！将这伙贼徒拿了。”

顷刻间，眼看一场厮杀就要发生。李多祚、李楷固和骆务整久等不见队正归来，匆匆赶到桥头，就先对着自己的部属怒斥道：“不得无礼，还不退下？”

对峙也引起了车驾中太平公主的注意，她便也下得车来，呵斥随员不懂礼仪。

旅帅遭了斥责，立刻霸气锐减，懊丧地退到一边。三位将军见是公主，急忙上前施礼道：“都是属下无礼，让公主受惊了，还请恕罪。”

“一时误会，将军海涵。”太平公主莞尔一笑，接着眉头一转道，“有道是遇得早，毋宁说遇得巧。本宫早已闻说三位将军威名，总想请到府上叙话，不想今日桥头偶遇，此乃天意。将军若是赏光，就请到前面通神宫旁的‘飞凤楼’小坐，不知众位意下如何？”

李多祚、李楷固和骆务整对看了一眼，忙道：“如此多谢公主盛意。”

飞凤楼坐落在通神宫西面，因官吏常于闲暇之际来此小饮，生意倒也兴旺。一干人来到楼前，见那“飞凤楼”三字笔力雄健，飘逸风流。识别落款，原是已故吏部尚书裴行俭所题，时间是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看来是有些年份了。店家见是太平公主，忙热情地迎到二楼雅间，君臣分次序坐了。

店家捧着菜谱，询问大家想吃些什么。太平公主也不看菜谱，便对店家道：“菜肴拣最好的上，酒就喝永徽玉液。”

三位将军彼此看了看，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就生了疑问。当下酿者为了表示忠于大周，避免带来灾祸，纷纷改酒名曰“仪凤”、“丹桂”等，而太平公主却点了与“唐”有关的酒，究竟这是临场触机还是有意为之？

不一会儿，酒菜上齐，太平公主以主人身份举杯在手道：“契丹叛乱平定，皆三位将军之功，本宫先敬一杯。”

三位将军齐刷刷地站起来，忙道：“我军大胜残敌，乃陛下神威。谢公主！”

三人又一一回敬，太平公主笑着说道：“三位将军的酒本宫是一定要喝的，其间含着忠义，含着韬略，饮之畅意。”

酒过三巡之后，眼看着太平公主两颊泛红，灿若霞绯，一双凤眼润泽生光，话也多了起来，句句都充满了对高宗的追念：“遥想当年，先帝视本宫为掌上明珠，拥之怕摔，含之惧化，每日回到宫中，只有看到本宫才用膳。记得本宫七岁时，患病在榻，父皇竟然罢朝三日，终日守在身边，直到热退病去，才愁容大展。先帝驾崩，本宫……”

下面的话她没说，但将军们已看到太平公主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流了下来。

她举起酒杯，饮下一杯酒，接着说道：“本宫兄妹五人，皆母皇所生，而今大哥去了，二哥也去了，唯余太子、相王与本宫三人。可夜阑人静之

际，总是忘不了童梦快意……本宫娇蛮，凡是喜欢占先，大哥宽仁，总是让着本宫。记得有一年，兄妹几个以投壶为戏，二哥投八中七，本宫投八进三。本宫不依，大哥即让再投，直到赢了他们……”

太平公主的话说到这里，又打住了，说起另外一件事情：“当今太子，乃本宫兄长，李氏血脉，还仰赖各位将军辅佐……”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

待了一会儿，太平公主抬起头，又眯起丹凤眼看着三位将军问道：“你们忠于朝廷么？倘若母皇与本宫有事相约，可愿从命？你等为何不说话，是怕了么？”

李楷固附在李多祚耳边道：“公主喝醉了。”

李多祚点了点头道：“某等不才，然公主者，陛下之至爱，依礼乃君，末将乃臣，敢不从命？”

“好！”太平公主站起来，身子有些摇晃，“君无戏言，臣亦应有真言，本宫相信诸位的话是真的。你等皆大周忠贞之士耳！”

这时候，武钦从楼下急急忙忙上来道：“宫中来人，陛下传公主回宫。”太平公主这才在武钦的搀扶下下了楼。

三位将军似乎明白了什么，却又一时说不清。

第十八章

念旧犹牵新疑案

飞雪怎释爱恨情

狄仁杰去了，武曌忽然觉得自己真的老了，许多事情显得力不从心。虽每夜都要二张兄弟侍寝，却又总是很挑剔，找了各种理由责备他们无法让自己适意，弄得二张很是提心吊胆。

她这种情绪在朝堂上也未能控制，每逢议事，她总是喜欢以狄仁杰为标尺，动辄责备臣僚不思治国，不谋理政，不致邦交。有一天，她甚至直接指着武三思的鼻子怒斥：“你等有狄公三成，为政焉能无绩，驱敌焉能不胜，治家焉能不齐？”

“狄仁杰怎的就成为风范了？他的儿子不是被陛下您抓进牢狱了么？”武三思心中不服，暗自心语。

他的表情并没有逃过武曌的目光，她又继续指斥道：“你还不要心存不

服，狄怀英虽有一子纨绔，然两子皆国之忠良。你当以狄公为楷模，闭门思过，洗心革面。”

“臣谨遵陛下旨意。”

武三思言毕，起身就要离去，武曌又叫住他问道：“崇训近日境况如何？”

武崇训是武三思的儿子，与太子长子李重润同庚，只小几个月。李显从房州回京后，为消除母皇疑虑，将女儿永泰郡主嫁与武承嗣长子武延基。从此，武崇训因与堂兄叙话、游猎之故，常常出入于魏王府中。在那里，他与安乐郡主李裹儿一见钟情，两人常常借探亲私下幽会。据武延基说，近来两人几乎每隔一日就要见一次面。武三思真担心这样下去，会弄出宫廷之丑来。

可现在，面对武曌的不悦，他没有胆量求皇上做主，将安乐郡主许与自己的儿子，他只是道：“崇训近来习武读书，还算上心。”

“你等在朝为官多年，朕更为牵系者乃孙辈。《礼记·大学》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崇训年已十九，该懂些礼义，须严加管教才是。”

“臣一定不辜负陛下期待，为武氏宗室光耀门庭。”武三思立即点头表示。

出了瑶光殿，武三思没有回府上，而是直接到了奉宸府，恰遇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在署中。他们看见武三思，便起身迎道：“梁王到了。”

等三人坐定，张易之命府役给武三思上茶：“王爷从何处来？”

“从瑶光殿来。”武三思告诉他们，接着就将方才瑶光殿皇上如何以狄仁杰为衡尺，对自己多所指责，又要他严教孙辈的事前前后后述说了一遍。末了，他迷茫地看着张易之道，“一个狄仁杰为何让陛下神不守舍，精神恍惚呢？看我等都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谁说不是呢？”张易之也附和道，“陛下近来对我和昌弟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我等一看见太阳西沉就提心吊胆，生怕步了薛怀义的后尘。”

“王爷来之前，我兄弟正为如何让陛下高兴起来发愁呢！”张昌宗也是心有不安。

武三思可算是找到了知音，三人苦思冥想半日，张昌宗忽然心生一计：“陛下不是信佛么？”

“那又怎样？”张易之茫然道。

但武三思却一下子被点开了窍，眼睛立刻闪烁出光彩，他将茶杯置于案

几，在室内踱着步子，等他在二张兄弟面前站定的时候，前些年的往事便一一浮上心头：“垂拱四年，堂兄承嗣为了博得陛下欢心，曾经花钱雇人在石头上刻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促成武周革命。今若能以佛天之意，昭示国之昌运，社稷之固，陛下定会凤颜大悦的。”

经他这一说，张昌宗立马附和：“当年薛怀义造巨佛像，我等何不造巨佛足迹，以为瑞兆？”

“此计甚妙！”武三思欢快地击节。三人当下商议，由张易之出面，矫武曌口谕，从司刑寺牢狱提出三百刑徒，在圆狱外墙角造巨佛足迹。再以舆论喧之，这必然引起皇上关注从而冲淡皇上对狄仁杰的追念。

第二天，张易之到了司刑寺，见到司刑少卿杜景俭，便宣达了武曌近日要驾临司刑寺的“口谕”：“请杜大人依照陛下口谕，集刑徒三百人于狱外墙角整修御道。”

杜景俭宦海一生，饱经风霜，对张易之所言将信将疑，可他也素知皇上向佛，加之刚刚降职，而张易之又是皇上男宠，亦不便当面阻拦。不一会儿，杜景俭就找来一位狱吏，要他于日内提供伏法、服管的刑徒名单。张易之要狱吏近前来，耳语几句后又大声道：“你若是能够秉承陛下旨意，修好御道，本官当奏明陛下，擢升厚赐。”说完，他便起身告辞。

杜景俭也没有挽留，只当着张易之的面，他要求狱吏精心筹备，悉心施工，使之成为社稷祈福之举。

狱吏出了司刑署，心中暗喜，于当日下午选择了三百刑徒，造出名册，送杜景俭审看。这一会儿，杜景俭的思维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想当年狄大人在彭泽时不也命狱吏带上嫌犯到田间收割过稼禾吗？是的！他们闲着也是闲着，何不让其为国家做些事情呢？

看罢名册，杜景俭问道：“刑徒中可有冥顽不灵，肆意性恶的？”

狱吏急忙回答：“所选罪犯皆伏法认罪，在牢狱内循规蹈矩。”

杜景俭满意地点了点头，叮嘱道：“一定要提高警觉，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暮色降临之际，狱吏吆喝刑徒们在院内集合，分发器具，然后在狱卒的押解下来到狱外，开掘足型沟穴，长约五尺，深约五寸，宛若巨型足迹。

刑徒中有好事者问监工的狱卒道：“敢问大人开此沟穴作甚？”

狱卒按照狱吏事先的安排道：“随我至内间说话。”

不一会儿，那好事者回到刑徒中间，暗中将狱吏所言一传十，十传百，

不一会儿三百人便都知晓了密语，而且获得了事成之后对他们大赦的承诺。

正月初三夜间，忙于祭祀和贺年的朝臣们才松了一口气，安心在府上与家人团聚。半夜，司刑寺牢狱外却传来几百人异口同声地惊呼。狱卒明知缘由，却佯装不知，出门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刑徒们纷纷道："夜色中有一圣人出现，身长三丈，面作金色，言说吾等冤枉，无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了吾等。"

"空口无凭，何以见得？"

头日那个好事者便急忙站出来道："大人若是不信，小人引您去看。"

刑徒引领狱卒来到墙角，指着事先挖好的巨大足迹道："小人正要谒见大仙，孰料他一顿足，跃上天空，只留下这双脚印。"

"原来神话却是可以由人造的。"狱卒低头看了看，心中暗笑，但面对刑徒，还是煞有介事地要他们看护好脚印，自己径直奔司刑寺禀告杜景俭去了。

正月初五一大早，武三思驱马一百四十里，来到坐落在石淙河畔的三阳宫，对守候在殿门前的武钦说有要事向皇上禀报。武钦告诉他："皇上正与奉宸令兄弟在殿内呢，待老奴禀奏。"说罢，他转身面对殿门，轻轻喊道："启奏陛下，梁王求见。"

里面传出武曌懒洋洋的声音："让他在塾门等候。"

来到塾门，武钦命宫娥向武三思奉了茶："王爷且在这里少待，老奴这就去伺候陛下起身。"言罢，他就进了正阳殿。

武曌已穿戴整齐，正襟危坐在大殿内，张氏兄弟分侍两侧。看见武钦进来，武曌便问道："今逢破五，梁王不在府上与家人团聚，到此有何事？"

张昌宗一听说武三思来了，断定几人的合谋已成，忙在旁边道："王爷此时来见，必是有无法拖延的要事，陛下还是宣他觐见为宜。"

"朕欲宁静几日都不能！好！宣他来见。"武曌皱了皱眉头。

武钦道一声"遵旨"，便回身来到殿门口，尖着嗓子喊道："陛下有旨，武三思觐见。"

在进殿的那一瞬间，武三思的目光迅速地与二张碰在一起，彼此不经意地相互点了点头，武曌丝毫没有察觉。

行过礼后，武三思就把巨佛足迹之事声情并茂地述说了一遍。他一边

说，一边暗暗打量皇上的神色，当他发现武曌目光炯炯，口唇半日合不拢时，他就知道皇上是听进去了。

果然，武曌惊诧地问道：“真的有大仙降临？”

张易之在一旁煽动道：“启奏陛下，梁王所奏当不会虚。然狱吏所奏难免有出入，陛下若是亲往察看一番，真伪自知。”

“我佛慈悲为怀，也许，是‘天堂’大佛归来了呢。”武曌沉思片刻，转身对张易之说，“传朕旨意，明日起驾回神都。传各位宰辅同往。”

……

站在巨佛足迹前，武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佛光中了，她相信，虽然再塑巨佛的动议因为狄仁杰的拦阻而搁浅，然她的诚心佛祖是领会了，故而才在这一年之初降临神都。她只是非常遗憾，竟然与佛失之交臂，无缘礼拜。她冥冥中有种感觉，此时，巨佛就在云端看着她，而她的心顷刻间获得了一种皈依，一直以来因狄仁杰去世的悲怆心境也变得明朗多了。

武三思见状，急忙上前建议道：“佛赐巨迹，乃圣朝之瑞，社稷吉祥之兆，臣奏请改元大足，大赦天下。”

凤阁侍郎、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魏元忠近前仔细查看足迹周围，发现有新土残迹，心中便起了疑窦：“臣闻汉景帝年间，有方士曾在殿门外阶陛间埋玉诳主，事情败露，景帝怒而杀了方士。臣今见土质尚新，疑为人掘之，请陛下明察。”

秋官侍郎张柬之也道：“改元久视，刚刚一年，又复改元，多有不便。”

张昌宗对两位宰相的话很不以为然，他年轻，又深得皇上恩宠，说话的口气便难免张狂：“听两位大人的口气，是对我朝改元频繁颇有微词，亦即对陛下心存腹诽了。臣以为逢吉改元，乃天意民心，两位大人违天意，悖民心，险且危矣。”

这不是借皇上的势威胁臣僚么？魏元忠的气不打一处来，正要发作，却被姚崇的眼色拦住了，他微笑着对张昌宗道：“二位大人所言，即臣子牵萦社稷之故，并无政见相歧一说。微臣以为，改元未尝不可，吾等皆遵行陛下旨意。”

他的话立即获得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新任鸾台侍郎韦安石、复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的赞同。他们都从姚崇的精于周旋上看到了狄仁杰的影子。

于是，武曌当场下旨：“由司常寺、司宾寺共同拟定，改元大足。大赦天下。”

出了瑶光殿，张柬之追上姚崇，埋怨他不该效仿“苏模棱”，姚崇笑了笑道：“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此类事无关社稷存亡，不过就是遂了陛下的兴致，何必认真？倒是陛下依赖二张主事却是需要警觉的。”

望着姚崇登上车子，张柬之心底油然生出后生可畏的感喟：“说来自己已是七旬之秩，反而不如年轻人见事之敏。”

武三思与张氏兄弟很得意，这还是狄仁杰殒薨后，武氏一派的谏言第一次获得凤阁鸾台阁僚们的一致赞同。散朝后，张锡便邀武三思等人到通神宫旁的酒楼畅饮庆贺。

在司马道门口，张锡又邀苏味道同往，苏味道看了看车上的武氏一族，便明白了八九分，眼睛滴溜溜地转了两圈道：“哎呀！张大人、王爷请客，在下焉敢推辞？可夫人今日心口又疼了，下官正要求医问药去呢！”

武三思明知此为托词，却又不便发作，只在心中道：“老奸巨猾！‘苏模棱’非虚名也。”

席间，张锡提到对去年选官时，涉及薛姓一案的担忧，生怕皇上因为追念狄仁杰而重提此案。

“此事除了大人，似乎还有凤阁侍郎苏味道知道？”武三思放下酒杯问道。

见张锡点点头，武三思又道：“这就好办了，‘苏模棱’其人既不投本王门下，又与姚崇、狄仁杰少有走动，但他好属文赋诗，皇上甚是喜欢，陛下若是追究，必然牵扯到苏氏。此所谓投鼠忌器也。”

张锡说道：“还是大人明鉴。”

“不过！此事说到底还是与奉宸令有干系，还请大人屈尊前往奉宸令府走动走动。张昌宗虽然年轻，却好古玩珍奇。本王闻说大人故里贝州盛产白毡、绵、绢，何不厚赠之？”

张锡眉毛顿时展开道：“王爷一席话，让在下茅塞顿开。不唯张大人兄弟，自然也是少不了王爷的。”

武三思笑了，笑得很开心，没有狄仁杰，他觉得这朝堂又回到了武氏手中。武三思趁着酒热，站起来举杯相邀道：“诸位！陛下春秋已高，社稷重任须得吾等担当。本王且以此酒敬各位，日后诸位须得合胆同心，绝不让奸人乱我朝纲。”说完，几个酒杯便“当”地碰在了一起。

转眼间已是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三月。这一天早朝后，武曌召姚崇到瑶光殿，任他检校相王府长史，以其曾任兵部侍郎的资质，为时任左、右羽林卫大将军的李旦赞划京都防务。姚崇十分感喟皇上的英明，没有将京师卫戍交给武氏兄弟，而是交给了李旦。他坐在武曌对面深有

感触地说道：“陛下圣明，相王掌管京师卫戍，陛下可高枕无忧矣。”

但武曌却并不乐观：“相王乃朕之子，知子莫如母。他为帝软弱，为嗣怠惰，为将疏于兵务。怀英去后，唯有爱卿精通兵法，望爱卿不负朕望。”

姚崇急忙拱手道：“微臣当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武曌看着眼前的姚崇，一举手、一投足，都酷似狄仁杰，便又禁不住感人伤怀，泪眼婆娑道：“狄公去后，朕没有一天不思念他，想起他临终禀奏的几件事情，至今萦萦于怀，不绝于耳。他定是忧心忡忡地离开朕的。”

姚崇立即问道：“陛下所牵系者，可是张锡、苏味道选官一案？”

“常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况怀英一世忠良，他病中奏事，定是觉得案情重大，危及朝堂。”武曌点了点头。

“陛下明鉴。不过，此案当时搁浅，遗患在今，臣前日收到天官侍郎崔玄暐举报，说张锡竟然以向选人泄露禁中试题收取贿赂，其数达万钱，微臣已将举报上书转交知制诰了。”

这崔玄暐是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明经科进士，少有学行，深为叔父秘书监行功所器重。后来，官做到天官侍郎，与张锡同僚。

“有这等事？”闻言，武曌的脸色立刻变了，转脸对张尚宫道，“宣知制诰觐见。”

张尚宫去了不一会儿，上官婉儿就抱着一摞文书进殿来了。

武曌正色问道：“彼处可有姚大人转交的举报？”

上官婉儿一看坐在殿里的姚崇就明白了，她原是要先给武三思看的……见状忙道，“微臣正要呈陛下圣览呢！”说着，便将上书呈给了武曌。

武曌展开文卷，从头至尾阅读一遍，其间列举的事实让她触目惊心。就是这个张锡，竟然将朝廷科考的试题论价泄露给选人，收取贿赂，其数甚多，他不但承诺阅卷时关照，而且答应在任官时多加照拂。举报人乃一位选人，因家贫，无钱行贿，虽文章锦绣，却是榜上无名。崔玄暐不无惋惜和遗憾地写道：

夫圣朝之兆，莫过于贤者进而不肖者退，忠贞者擢而奸佞者罢，然观今之朝，立身则轻楛，事行则蠲疑，进退贵贱则举佞悦，其人一日权柄在握，接下之人百姓者则好取侵夺，如是者危矣。

“荒唐！”武曌将上书扔在案头，凤眉紧皱道，“朕治天下，四海晏然，彼诬我朝任用奸佞，论罪该斩。”

姚崇见武曌迁怒于举报者，忙在一旁劝道：“崔玄暐言语狂悖，意气用事，着实有罪。然陛下静心推敲，字里行间皆有实据，陛下若是舍此而追究举报者，未免本末倒置，臣请陛下明察。”

“知制诰如何看呢？”武曌又问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踯躅片刻后说道：“微臣以为姚大人所言甚是，张锡身为天官侍郎，收受贿赂，罪在不赦。”事到如今，她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只能顺着姚崇的意思说，就是不知武三思是否牵涉其中。

“那依爱卿之见，此案该由谁来办好呢？”武曌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姚崇。姚崇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徘徊，就提出由凤阁侍郎、左肃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牵头，由秋官侍郎张柬之审理此案。

“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明日朝会上，朕就下令严查此案，以正朝纲。”

但武曌接下来的决议却让姚崇十分意外：“崔玄暐出言不逊，着即免去天官侍郎之职，迁文昌左丞。”

姚崇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暗地里替崔玄暐惋惜。

出了瑶光殿，上官婉儿行礼作别，姚崇便转身离去。那背影犹如一块石子，打乱了上官婉儿的心波。张锡是武三思任天官尚书时举荐的侍郎，想必肯定与这案子有关，怎么办呢？

上官婉儿茫然地在室内踱着步子，一对漂亮的弯眉，在白皙的额头打了一个结。

方才在瑶光殿，她分明从武曌的脸上看到了对自己迟滞转呈举报的不悦。她不敢再冒十几年前为李贤传递消息的风险了，可她又怎么忍心置与自己厮守多年的男人于不顾呢？

不！她决计要拯救梁王。当她抬起头时，就看见门外木槿花树下正在整理花枝的宫娥，她的眉头顿然舒展了，迅速从柜子拿出一盒岭南的云雾茶，匆匆写了一张纸条，塞进茶包，封好，拉开门，轻轻朝宫娥招了招手。

宫娥莞尔一笑，就朝这边走来。她很喜欢上官婉儿，在这个宫殿里，只有她将这些宫女视同姐妹，隔着几步远，宫娥就笑吟吟地问道：“知制诰有何吩咐？”

上官婉儿一把将她拉进门内，掩了门，脸上就泛起两片绯红，宫娥明白了：“大人是否要给梁王……”

下面的话没有出口，就被婉儿捂住了：“知道了还说？”她当下将封得很严实的茶叶盒递到宫娥手中，“陛下赏赐了些茶叶，我想让梁王尝尝，劳

烦妹妹去一趟，可否？”

“不就是送趟茶叶么，有何不可？”宫娥接过茶叶，转身便去了。

上官婉儿感觉得到自己心跳的加速，她双手合十，在心底祈祷武三思平安无事。

魏元忠的才智，因张锡向选人泄露禁中试题一案而得以再度绽放光彩。

他并不像来俊臣、周兴之流，依靠严刑酷法迫使嫌犯招供。在那天朝堂上将张锡、苏味道剥去朝服，押往司刑寺后，他就叮嘱杜景俭和徐有功，虽不必每日酒肉伺候，但对他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其主动招供。然后，他就到历年选人中查访去了。

他听说神都城东有一乡村被人誉为“进士村”，便化装成测字先生前去暗访。谁料他一进村就被乡人团团围住，有要求测算儿女婚姻的，有希望为自己消灾免祸的。魏元忠一一回答，竟然都对上了。

“先生可真是神算啊！”

“呵呵！神算不敢说，就是想着为父老们祈福消灾，图个善举。”魏元忠捋着胡须笑道，“方才都是些雕虫小技，在下最擅长算仕途。”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一片哗然，不一刻，涌上来四个人，声言都是今年刚刚考试完的选人，想让魏元忠一卜吉凶。

“各位选人皆将来国家栋梁，不用急，一个一个来。”魏元忠说着，对最前面的青年人说道，“请先生写下姓。”

那人在宣纸上写下一个“魏”字，魏元忠看了看便道：“这‘魏’字乃左右布局，左边乃‘委’字，从禾从女。本意是指庄稼的尺寸矮小，委身于他。又‘委’与‘屈’乃近义字。至于右边一个‘鬼’字，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若是在下没有猜错，足下参选，必误入委身于人的‘鬼道’。”

那选人闻之大惊，忙跪倒称道：“先生真神算矣。”遂将自己从天官府曹掾手中购得试题，并重金送与张锡之事附耳告知了魏元忠，末了问道，“先生可有回春之术？”

魏元忠并不正面回答，却对旁边瞠目结舌的几位选人道：“如果在下没有猜错，诸位都与这位先生有共同的经历。有话不妨直说。”

众人大惊，纷纷道出其间的苦衷：“论起才学，我等虽不敢狂言饱学之士，然十年寒窗，却也是怀才抱器。无奈天官署张大人放出话来，言说照此试题方能入选，又以重金相挟，故而我等才犯下此错，还望先生点化迷津，使我等化险为夷。”

魏元忠眯着眼睛笑了笑道：“这个不难！诸位只需将事情缘由叙写清楚，

由在下呈与上天文昌贵人，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首先问卜的年轻人目光中顿时就布满了狐疑。魏元忠早已猜透了他的心病，反而起身准备离去，大度地笑了笑道：“诸位不必勉强，所谓人各有志么。”几位年轻人见状，纷纷挽留他，不一刻，大家都写好了诉状，按了指印。魏元忠吹了吹纸上鲜红的印记道：“诸位自今日起，不可随意走动，就在庄中静候音讯，否则惹恼了文昌贵人，会前功尽弃的。”

他依法炮制，连续又到郊县走了几处，对案情就了然于胸了。泄露试题主要是张锡所为，与苏味道无涉。四月初，他一回到京都，就奔秋官署询问嫌犯招供的情况。

张柬之告诉魏元忠：“审案过程并不如预设的那样简单。前日，麟台监张易之来牢狱，转达陛下口谕，要对张锡宽仁相待，故而他虽在牢狱，却是出庭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帷屏食饮，与平时无异。”

魏元忠问：“那苏味道呢？”

“陛下口谕只恩及张锡，却并不曾提到苏味道。因而，他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

魏元忠叹息一声：“‘苏模棱’自以为聪明，不得罪奸佞，此次自食其果。不过，据老夫探访结果，他与本案无涉，明日老夫就奏明皇上，将张锡以重刑处之。”

说着话，杜景俭、徐有功进来了，看见魏元忠，他们急忙上前施礼：“大人回来了？”

“大人辛苦了。”魏元忠起身还礼。

徐有功忙道：“我等同为社稷，何言辛苦，只是那张锡实在可恨，非但不肯招认，反而放言要见陛下。”

“老夫当年遭来俊臣陷害，流表岭南时，常听乡间人说，贼没赃，硬如钢。老夫已掌握证据，不怕他不招认。好在二位审案谨慎，未曾动刑，不会授人以柄。”魏元忠很自信地笑着，便将据状递给张柬之道，“大人看看，你我明日一同面见陛下。”

张柬之将据状翻阅一遍，暗暗惊叹魏元忠颇有狄公遗风，对杜景俭、徐有功道：“烦劳二位连夜审案，利用据状，点其要害，不怕他不招。”

第二天朝会上，魏元忠、张柬之先后将案情与审理情况禀奏了武曌。其涉案之广，受贿钱数之多，不唯武曌吃惊，更令朝堂一片哗然。

张柬之在陈奏张锡罪行时，用了“臧满数万”四个字。谁也没注意到，当这四个字从张柬之口中说出时，武三思的脸色一刹那变得苍白，转而又

蜡黄。

武曌便想起了狄仁杰最后一道奏章中所写“政风之腐，社稷危矣”，她转而怒视武三思，厉声问道：“朕将天官署交与你，你却将如此败类举荐到侍郎高位，致其败坏政风，该当何罪？”

武三思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自上官婉儿将消息暗传给他后，这些天来他一直心神不宁。见武曌发怒，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微臣用人失察，罪该万死。”

“罢了！”武曌不再理会他，转而高声道，“张锡扰乱选制，收受贿赂，罪在不赦，着即腰斩于都亭。由张柬之监斩。”

张柬之立即应道：“谨遵陛下旨意。”

魏元忠很欣慰，作为监察官员的肃政台，终于能告慰狄仁杰在天之灵，为大周社稷除掉蠹虫而尽一份力了。于是，他出列奏道：“启奏陛下，臣多方侦查，同为考官的凤阁舍人、检校侍郎苏味道并未染指此案，请陛下明察。”

“就依爱卿，赦苏味道无罪，复其位。”武曌言毕，威严地看着大臣们道，“用人之道，事关国之盛衰，岂容玷污？于今之后，有再敢贿赂考官，谋求入选者，不唯考官处以极刑，行贿者更必枭首。”

臣下们谨慎而又肃穆地山呼：“陛下圣明。”

随着武钦尖细的一声“退朝”，朝臣们纷纷走出了大殿。丹墀一下子变得分外寂静。

武三思没有走。他木然地跪在丹墀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偌大的殿宇，让他匍匐在地的身影显得格外渺小。他根本不会想到，一个时过境迁的案子会被重新抖出来，他更不会想到武曌对它如此重视。因此，当上官婉儿给他送信时，他的方寸就乱了。

他很清楚，去年张锡收受薛姓选人黄金百两，但是忘记了姓名，以致将六十多名薛姓选人全部录用之后，又使人暗中以每人百两黄金为限，共得黄金六千两，张锡自得一千两，给了他两千两，张氏兄弟各得一千五百两。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张锡在牢狱中扛不住，将自己牵扯进去。自武承嗣去后，他就一直在期待着自己能取李显太子位而代之。一旦张锡将自己供出来，那就全完了。

此时，武钦来到武三思身边，低声道：“王爷！散朝了。”

这声音却吓了武三思一大跳，惊得他浑身颤抖，惊慌失措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王爷！散朝了。”武钦无奈地笑了笑。

武三思一脸的尴尬，自嘲地笑了笑，便从地上爬起来，转身向外走去了。那踉踉跄跄的背影，哪里还有一点昔日趾高气扬的样子呢？

哦！额头湿漉漉、冰凉凉的，抬头一看，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变得灰蒙蒙的，还飘起了雪花。三月落雪，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武三思的心又是一阵紧缩。

往日不用多长时间就可以走完的司马道，现在却显得格外的长。回眸身后的脚印，他想到：“必须摆脱眼下的处境！”可他多么需要一个智慧的人商讨对策啊。

正此时，一阵马嘶引起了武三思注意。那不是麟台监张易之的车子么？对，就是他们兄弟，一旦事发，他们也难逃罪责，只能靠他们了！这样想着，武三思立即坐上车子，对驭手道：“跟着麟台监的车子。”

“遵命！”驭手的马鞭在空中来了个脆响，马蹄儿快速地向前奔去……

毕竟是三月了，银色的雪花一俟落地，立刻就会化为晶莹的水花，渗入大地。

白马寺在融融春雪中显得静穆而又庄严。关不住的春色，总是浮现在从墙内伸到墙外的桃花枝头，云霞一样地绚丽在天地之间，而大雄宝殿覆满灰尘的琉璃瓦，也被这一夜的雪水濯洗得碧绿明耀了。循着大殿高峨的脊梁往后看，那片松林也益发苍翠了。

披着雪花，寺前的官道上走来几位骑着马的男女青年。最前面的穿一身杏黄锦袍，虽然头戴风帽，却是难掩紫金冠的闪耀；在他旁边的，是一位郡主，身着桃色斗篷，边上润了洁白的兔毛，内着瑰红色的锦袍，映得两颊的桃腮艳若灿霞。在她右边的，从打扮来看，也是一位小王爷。再往后看，还有两位，一位年约十六岁，一身大红斗篷，看上去英气勃勃；而一旁的女子，看上去也有十四五岁模样了。

“邵王爷，你为何走得那么急？踏雪寻春，又不是出兵打仗。”郡主娇喘吁吁地策马追赶着，试图跟上前面的速度。

被称为邵王的少年回过头来哈哈笑道：“是妹妹等待夫婿，跟不上脚步了吧。”

“兄长又欺负我，回头禀奏父王，看怎么罚你。”

陪伴在郡主身旁的男子附和：“何须禀告父王？本王直接奏给姑祖母，杖他二十。”

这话一出口，被称为邵王的少年亲王立刻沉默了，眉宇间凝出一

个“川”字。他就是伴随着父王命运起伏而过早经历世事沧桑的李显的长子李重润，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在人生进入十八岁之春时，他被封为了邵王。

可对他来说，与其说这是祖母、皇帝陛下的恩赐，倒不如说是一种屈辱。如果不是她中途蛮横地废掉父王的帝位，他现在早该是太子了。

邵王算什么？他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是高宗钦封的皇太孙。

关于童年的往事，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那些曾经的荣耀都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母亲怀他时，父亲还是太子，然他的降生却给大唐皇室带来了接踵的变化。不仅在满月时，高宗大宴群臣，大赦天下，而且还改元永淳。

一天，五十四岁的高宗召来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庆，询问可否立他为皇太孙。两位大臣便道：“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晋立愍怀子为皇太孙，齐立文惠子为皇太孙，皆居东宫。今有太子，又立太孙，置官属，于古无有。”

但高宗就是不愿意循古礼：“自朕始之如何？”

大臣们见皇上立意已决，只能找理由道：“依礼，君子抱孙不抱子，孙可以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孙，本支千亿之庆。”

高宗大悦，不但举行了隆重的册立大典，而且特为皇太孙置府与官属。敬彝等奏置师、傅、友、文学、祭酒、左右长史、东西曹掾、主簿、管记、司录、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级。

那是李重润最幸福的一段时光，皇上爱孙之情，甚于爱子；重太孙甚于太子。他封嵩山，竟然要太孙留守长安，而全然不顾那时他只是个几岁的孩子。以致朝臣们纷纷议论，皇上有意传位于皇孙。母亲后来告诉他，那时候他是她唯一的希望。

然而没过多久，高宗就丢下他的万里江山，丢下他喜爱的皇太孙溘然远去了，接踵而来的就是由祖母一手掀起的风刀霜剑。光宅元年那个冰冷的春天，父皇的帝位被废，遣往房州，而四岁的他却被强留在神都。他模模糊糊地记得，车出定鼎门时，乳娘抱着他追了好长时间。

十四年漫长的岁月，他与乳娘朝夕相伴，从来不敢问父母去了哪里。在他被废后，还被囚禁在神都一所偏僻的宅院里，周围终日有羽林卫巡逻看管。乳娘是一位善良的宫女，她把李重润当作亲生儿子抚养，倾注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慈爱。

有时候，他想念父母，就任性地要她带他去面见太后，去求太后召回父母。乳娘总是含着泪把他抱在怀里，告诉他，无论何人问起他想不想亲生父母，一定得回答不想：“殿下！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机会再见到亲生

父母，明白么？”

李重润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没明白，果然有一天，武曌到别所来了，问他愿不愿意见到父母，他按照乳娘叮嘱回答了。武曌很高兴，不久，就遣司常寺的官员来为他教授《大学》《论语》《春秋》。等他十八岁再见到母亲时，在房州出生的御妹永泰郡主都十七岁了。

也许是一母同胞的缘故，永泰郡主对从未谋面的哥哥却是一见如故。她时不时地向他叙说父母在房州的艰难，说他们实际上与囚徒无异，甚至于每次出行，都要向当地刺史禀告。这些穿越岁月风尘的旧事，逐渐在李重润的心头积起难以言状的愤懑和不平。这让身为太子的李显忧心忡忡，生怕他有一天会说出不得体的话来，惹恼了皇上。

李重润拂了拂肩头的雪花，对紧随在身边的永泰郡主李仙蕙道：“前面就是白马寺，不妨去看看？”

李仙蕙转脸看了看身边的武延基，见他点了点头，随即回道：“就依王兄。”

去年九月刚大婚的李仙蕙已怀上了武延基的骨肉，这让武延基十分开心。当初李显做主将郡主嫁给武延基时，她内心是极不情愿的，是李显滚热的泪水泡软了她的心。她知道不能再让父王为难，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皇上的疑虑，才能保住全家。好在一年过去，她发现武延基并不像他父亲那般心机深重，他悉心呵护着自己，也毫不隐瞒对皇上的看法。夫妻二人常常在夜阑人静之际说到朝廷的是非，对姑祖母养男宠之事也很是不屑。平日里，武延基和武氏的其他兄弟也走得不近，而是更喜欢与李重润待在一起。

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武崇训与小妹妹安乐郡主。武崇训近来总是有事无事地找安乐郡主李裹儿。这让李仙蕙很不快，难道李氏宗室的女人注定要嫁给武氏么？姐妹成了妯娌，兄弟成了连襟，这算怎么一回事？但她很无奈，她发现裹儿也很喜欢武崇训。

今天，李重润本来是约了她出来的，可恰巧裹儿在身边，就软磨硬泡地跟来了，而且还带了崇训来。

到了白马寺门前，李重润的贴身太监李越秀便上前叩门，不一会儿，一个小和尚开门探头问道：“不知施主有何事？”

李越秀横了横眉毛道：“烦劳禀告住持，就说邵王殿下要到寺中一游。”

听说是朝廷来人，小和尚忙道一声“少待”。不一会儿，怀清住持便手拄禅杖来到了山门外，双手合十道：“不知殿下驾到，多得有罪。”

李重润一干人急忙下马还礼：“本王与几位兄弟姐妹到寺中看看，叨扰了。”

怀清忙回道：“殿下驾到，禅林生辉，何言讨扰。贫僧已在禅室备下香茗，请殿下先行。”

来到禅室，李重润四顾室内陈设，果然兰香怡人，茶香醉人，尤其是墙角置一古琴，指尖拂过，叮咚作响，足见住持的宁谧与雅致。趁着职司给大家上茶时，李重润把永泰郡主等一一介绍给怀清。

怀清眨了眨眼睛：“两位郡主有些眼生，至于两位小王爷，倒是随魏王和梁王来过两次，只不过如今长高了。”

李重润毕竟年轻，对住持的话没太在意。用罢茶点，怀清问大家要不要到法堂听经，被李重润婉言谢绝了：“我等出来，就是为了能到处走走，看看。大师若是有事，不妨派一位小师傅导引，我等随便看看便是。”

怀清忙道：“既是王爷要到处走走，贫僧定然要奉陪的。只是不知王爷想看哪里？”

听了这话，李重润把目光转向李仙蕙，她便说道：“佛门讲究慈悲为怀，我想还是先到放生池吧！”

武延基便附和道：“听闻寺院后面有一塔林，乃众僧圆寂处，殿下可愿一观？也好上香诵经，以渡苍生。”

“如此甚好。”李重润欣然同意。

一干人来到放生池边，早有僧人准备了两条红鲤鱼，李仙蕙舀起两条鱼，但见那浑身带了水珠的鲤鱼活蹦乱跳，洒了郡主一脸的水珠。武延基见状，忙接过渔网，放入水中，那两条鱼儿见了水，“扑棱”一个翻身，霎时活跃了许多。李仙蕙双手合掌，默默祝祷。那虔诚的样子，惹得裹儿“扑哧”一声，将笑声洒进池内道：“姐姐何时立地成佛了？”

见状，李重润没有笑，脸色也很严肃，道：“陶令曾经有诗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鸟儿只有回到山林，鱼儿只有回到水中，才会自由自在。”

这句话说得李仙蕙泪光盈盈，武崇训便有些不解了，问道：“郡主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

李仙蕙没有回答，却是嗔怨地看了一眼裹儿。没心没肺的裹儿啊！他武崇训从小受着父王的呵护、皇上的宠爱，哪里知道漂泊异乡的苦，哪里会明白被囚禁的痛。

武延基从袖间拿出一方绣了梅花的丝绢，为李仙蕙擦去泪水，柔声劝慰道：“一切都已过去了，郡主不必过于伤情。”

李重润看着他们夫妻恩爱的样子，想这武延基还真是个好男儿，魏王的

爵位他没有白袭。

放完生，一干人便向塔林走去，但武崇训和李裹儿却要到大雄宝殿去看看如来金面。怀清只有唤过一位职司带他们去了。

春雪融融，塔林里的每一座塔身都是湿漉漉的，仿佛被上苍濯洗过一样。环绕佛塔的砖铺小径上，星星点点的残雪是那样的不经消融，刚刚还洁白如玉，转眼去看，就变作晶莹的水花了。在春雪的浸润下，路边发芽不久的小草，正生机勃勃地注视着每一个走过的身影，塔林周围的松柏也抽出了嫩绿的新芽。

李重润伏下身子，缓缓地从草叶上掬起一捧水珠道："春风一夜过，送我登瑶台。"

"浓云锁不住，丽日次第开。"李仙蕙立即接上。

这一唱一和，让怀清的心"咯噔"一声，天哪，他们这不是暗讽皇上么？那意思分明是说，不要看眼前武氏得势，可迟早还是李氏的朝廷。他的这个想法刚刚爬上心头，李重润就指着一座格外高峨的塔身问道："这浮屠内圆寂者是哪位大师，为何塔体高过其他的呢？"

怀清忙上前双手合十，肃然道："此乃薛怀义大师圆寂处。阿弥陀佛。"

"哦！"

李重润长吟一声，没有说话，但怀清已从这叹息中捕捉到了他内心的微妙变化，于是对他说道："这座佛塔往南，就是寺院的南外墙，墙外有一片桃林，正是花开季节，贫僧去叮嘱看护后门的僧人，在那里等待殿下一行。"

闻言，李重润忙施礼道："大师请便。我等看过之后，即刻就来。"

怀清走后，武延基道："听说薛怀义是因为嫉妒沈南璆才烧毁天堂佛像的。"

李重润仰望着涌到头顶的云块道："本王真不知道，她将如何面对先帝的在天之灵？"

李仙蕙接着李重润的话，替父王抱打不平："我记得伯父、先太子李贤曾有一首《黄瓜台辞》，王兄说说，陛下怎能如此狠心，将亲生之子一个个置于死地呢？"

武延基说起这些，更是满腹的愤怨。他从武三思那里得知，自己的祖辈武元庆、武元爽都是死于武曌之手，就是他的父亲武承嗣，当初也是从流放地被召回朝廷的。

"不瞒王兄，"武延基乘着年轻气盛信口道，"一想起张氏兄弟祸乱朝廷，

我就恨不能率领羽林军杀进奉宸府，取下二贼的首级。”

李重润绕着薛怀义的灵塔转了一圈，回到武延基夫妇面前便道：“即便是眼下，父王虽然做了太子，却仍无权过问朝政，而这张昌宗、张易之却兴风作浪，朝臣们敢怒而不敢言。真所谓瓦釜雷鸣、浮云蔽日。”

“张昌宗、张易之凭借一副皮囊，不仅迷惑陛下，而且与宫中多人有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起这些，李仙蕙的目光就充满了鄙夷。

正说着话，就听见武延基大喝一声：“何人在那？”

兄妹俩的声音戛然而止，惊恐地回看着武延基问道：“怎么了？”

武延基有些慌神：“刚才我看见几步外的松树动了一下，怀疑是有人偷听我们说话。”

“也许是风吹树动。”李重润自我安慰地想了想，但是没了说话的心境，转而道，“到寺后看桃花去吧。”

在李重润兄妹前往塔林的当儿，武崇训拉着李裹儿进了大雄宝殿，二人上了香，武崇训许愿道：“愿佛祖广结善缘，玉成小人与郡主姻缘。”

李裹儿的脸腾地红了，手指戳了戳崇训的额头嗔怪道：“佛祖在上，不可胡言。”

出了大雄宝殿，武崇训对职司道：“本王与郡主走得累了，想借一间茶室歇息片刻，还望师父费心。”

“这……”职司有些为难。

一对青年男女，同处一室，总是于佛门不恭。正在这时，怀清住持过来了，听了职司的禀告便道：“二位，一个是梁王的小王爷，一位是太子的郡主，论起来，还是姑表兄妹，能有什么事？开一间茶室，备好香茗，供王爷、郡主享用。”

“如此，请二位随贫僧来。”职司看了怀清一眼，便在前面引路。

武崇训一掩上茶室的门，就按捺不住地抱起李裹儿，口里含糊不清道：“想杀本王了，想杀本王了。”

李裹儿在武崇训的怀里来回挣扎，娇喘道：“殿下！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武崇训很惊异李裹儿身上天然的香味。他曾听说，裹儿的母亲韦妃年轻时就香气袭人，莫非遗传了她母亲的香味？他低下头贪婪地吻她的脖颈、额头、耳根……逗得她捂了嘴哧哧地笑。

他把裹儿放在床上，就伸手为她宽衣，却被死死拉住：“王爷！绝对不可以的。我有了……”

“有什么了？”

“傻瓜！还能有什么，我怀了王爷的骨血了。”

“啊！”武崇训一声惊呼，放开了裹儿，“怎么会这样呢……”

第十九章

夜茫茫张锡殒命

恨切切青春折腰

三月的雪，飘过牢狱的小窗，落到张锡面前，带来些许的寒意。

牢门“咣当”一声锁住了，墙壁上映出他披枷戴锁的身影。透过小窗望向外面渐渐转暗的天色，他估计已是傍晚了。往常这个时候，都会有狱卒准时送来上好的饭菜，毕恭毕敬地请他用膳，可今天都这个时候了，连个人影也没见着。

怎么会突然发生变故？他内心很惶惑。没有饭就没有吧！那就将近来接受审讯的情况做个梳理吧，看看能不能从中捕捉到转圜的游丝。

开始的时候，是司刑少卿徐有功审理。他虽然来自当年来俊臣的推事院，却从未对他用刑，而只是以三寸巧舌，劝自己悔悟，供出幕后主使者。因此张锡觉得，司刑寺似乎并没有掌握他多少证据。而且他相信有武三思、张易之兄弟在外面，他们也寻不出什么证据来。而只要没有证据，他的受贿案不但不能成立，他还要反告魏元忠等人诬陷。

“本官遵旨行事，一向廉洁，真不知该如何说。”张锡不无讥讽地看了一眼徐有功道。

“张大人说笑了，没有证据，会在朝堂上剥掉你的官服么？没有证据，大人能到这里来么？”徐有功眼睛眯成一条线，笑出了声，“大人还是想想吧！想起来就告诉本官一声。”

第一场审理就这样结束了。回到牢狱，狱卒跟进来说道：“请大人准备行李，给您换换地方。”他当时吓坏了，以为要对他行刑。狱卒见状就笑道：“麟台监奉了皇上口谕前来，让给大人安排一个敞亮的地方。”他灰暗的心底一下子就投进了阳光，张氏兄弟和武三思果然没有忘记他。于是，在第二次审理时，面对杜景俭的审问，他愈益地强硬，放言可以对天发誓，绝没有受贿之举，若被查出，甘愿凌迟而死。

杜景俭并不着急，从案卷里抽出一页纸在他面前扬了扬道：“请大人回忆一下，这东西可曾流到选人中间？这里可有选人们的据状，大人还想抵赖么？”

张锡并没有回应。而杜景俭也不慌不忙，就着灯光念了几句，然后说道：“选人现就在庭外，大人要不要传进来对质？也好洗清大人的罪名啊！”

闻言，张锡霎时瘫软了，埋头跪倒在地说道：“不劳大人催逼，下官招认就是，试题确是下官遣人卖出去的。”

“很好！继续说。”

但张锡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他怀疑他们是在诱供。当年来俊臣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禀告杜大人，下官也就卖过一次。”张锡不再看杜景俭。

第二次审讯之后，有好几天都没有动静，直到今天黄昏，他又被从三品院转移到这里，他的心才真的沉重了。他猜想魏元忠之流一定掌握了诸多证据，梁王与张氏兄弟一定陷入了很被动的境地，否则……

他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人心叵测啊，他长期在武三思属下供职，对他和二张的秉性十分了解，他们可不是狄仁杰，要紧关头舍掉自己亦未可知。哼！不过本官知道你等龌龊之事甚多，真要逼急了，休怪本官无情。

他知道，隔壁就是苏味道。这苏味道因长于诗文而颇受皇上青睐，可他对苏味道的为人却是不能苟同的，他竟然能说出“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的话来。然而，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该你遭际的，再回避也无用。这不，连续两年他都与自己一起担任选官主考，不明不白地就被魏元忠送进来了。

他轻轻地敲了敲墙壁，试探道：“隔壁可是苏大人？”

苏味道听出是张锡的声音，话里就带了讽刺：“张大人不是在三品院，吃着和府中一样的美味佳肴么，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此一时彼一时么。”张锡有些尴尬地回应道。

随后，隔壁又传来一阵笑声。他抑制不住好奇，便问道：“大人焉何发笑？”

“真是造化弄人，你说本官一世清廉，怎么会同你等同流合污呢？可还是被冤枉到了这里。”苏味道收住笑声感叹。

张锡闻言大笑道：“这都是你模棱两可的结局。你以为不跟梁王就能相安

无事么？姚崇、魏元忠早把你看成武大人的人了。”

“胡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官不曾有贪贿举止，相信陛下会甄别清楚的。”苏味道在隔壁大声表达不满，接着随口咏诵道：

金祗暮律尽，玉女暝氛归。

孕冷随鈡切，飘华逐剑飞。

带日浮寒影，乘风进晚威。

自有贞筠质，宁将庶草腓。

这本是他前几年写的诗，可是正合了当下的境遇和心情。

他的意思张锡听出来了，“自有贞筠质，宁将庶草腓”，哼!都什么时候了，还自命清高。他立即回了一句：“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大人欲将自己洗清，恐怕今生是没有希望了。”

苏味道正要回话，却听见牢门响了，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杜景俭与宫中的武公公。二人一进门，武钦就大声道：“苏味道接旨。”

苏味道猜不透这圣旨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从地上起身，慢慢地来到牢门口跪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万岁。”

制曰：查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味道，与选官一案无涉，并无贪贿证据，着即恢复原职，明日准时赴早朝。钦此！

苏味道先是一愣，转而深深地行叩拜礼，哽咽道：“微臣谢皇上隆恩，谢陛下隆恩。”

“是魏元忠大人暗访选人，查明真相，鉴别真伪，为大人脱了罪。”杜景俭在一旁解释。这情景对张锡的打击太大了，他双手扒在牢房的门框上，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喊道：“陛下！微臣冤枉啊……”

天渐渐黑了，傍晚刚停了的雪这会儿又纷纷扬扬起来，三五片从小窗飘进来，落到张锡面前的碗里。那是一碗很粗糙的饭菜，不要说与平日府上膳食相比，就是同前些日子也无法相比。可这些都无关紧要了，苏味道的离去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呆呆地看着白菜帮子和糜谷饭，眼泪扑簌簌地掉进碗里。这一天来的变化足以说明，魏元忠已掌握了他贪贿的事实，接下来会有什么命运等待着自己呢？也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武三思等人的举报。

想着想着，他又使劲摇了摇头：“不！不会的，他们一旦供出我，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他端起饭碗，夹了一筷子菜入口，牙齿就被沙子硌了一下，便骂道：“如

此狗彘不食之物，也拿给本官吃！”他发狠地端起碗朝牢门外甩去，碗碰在墙上没有碎，饭菜却洒了一地。

狱卒见状持了棍棒过来，大声呵斥道：“你要怎样？饭菜就这一份，不吃就饿去吧！”

张锡见狱卒骂骂咧咧地走了，便挪到床上，仰面躺下，他拉开脏兮兮的被子，眼睛盯着窗外想心事，不一刻，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在梦中看见选人们一张张愤怒的脸，一双双鄙夷的眼睛，一个个青面獠牙，有的向他索要榨取的钱财，有的向他索命，忽然，那些面目化作飞沙走石将他团团围住，一会儿将他抛向空中，一会儿又摔在地上。张锡抱着头到处躲藏，绝望叫喊：“王爷救命，王爷救命。”

忽然一个声音传来，他便醒了，哪里有什么王爷？分明是狱卒站在牢门边呵斥：“喊什么喊，是遇见鬼了么？安静些，别人还要睡觉呢。”

狱卒转身离去，牢房里一片寂静，对面传来的鼾声搅得张锡再也无法入眠。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王爷！你不会扔下张锡不管了吧！”

其实，他并没有睡多长时间，更漏报出酉时一刻时，牢门再度响了。

接着，是狱卒很谦恭的声音：“大人！这边走。”

张锡的心就一阵阵收缩，看来，是活不过今夜了，来人肯定是将自己押赴刑场的。他悄悄打量着来人，只见他一身黑衣，包得严严实实，不像是行刑官。哦！那一定是来搭救自己的。

牢门打开，狱卒恭谦道：“杜大人并不知道您进来，还请快些。”

“你且退下。”来人开口便道。

在确认周围无人后，来人才卸掉头顶的风帽，露出一双狡黠的眼睛，张锡终于看清，来人乃金吾将军武懿宗：“将军如何夜半来了？”

“梁王与奉宸令、麟台监要本将来看看你。”武懿宗说着，命随从打开食盒，拿出备好的酒菜，“梁王闻知大人被转移到这里，心中甚为焦急，想你受苦了，特备了些酒菜为你压惊。”

张锡心头便一阵安慰，梁王没有忘记他，奉宸令也没有忘记他，他们一定会在皇上面前为自己说话的！张锡的眼睛有些湿润，说起话来便断断续续的：“下官感谢梁王，请大人一定代下官捎话给几位大人，张锡在这里守口如瓶，杜贼一无所获。”

“饿坏了吧？此狗彘之食，大人焉能用得？”武懿宗斟了一杯酒说道。

到这时，张锡真的觉得饥肠辘辘，便从食盒里拿起一只鸡腿，又从武懿

宗手中接过酒杯，边吃边饮。不消多时，食盒里的酒菜便被一扫而光了。他拍了拍隆起的腹部道：“今天总算是吃了一顿舒心饭。”

吃饭时，武懿宗详细询问了案件审理的状况，得知张锡还没有供出更多的细节，也没有涉及武三思和二张兄弟，他的一颗心就放下了。他看了看面前毫无警惕的张锡，觉得没必要再说什么了，反正他将永远睡去，不会再看见明早的太阳了。

一想起张易之操纵的这一切，武懿宗就从心底感到可怕。他们试图灭口的手段简直可以说天衣无缝——为张锡配置的毒药并不是立即发作，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毒性才能散开，进入血脉，进而危及五内；其二，在这个过程中，被害人没有任何疼痛的表现，而只是昏昏沉沉地睡去；其三，人死后，七窍如常，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中毒的痕迹。

看着时间不早了，武懿宗便起身告辞，临走时留下一句话：“麟台监已在陛下面前斡旋，不久大人就可安然无恙地出狱了。”

武懿宗走了，张锡的一颗心也终于安静下来了。他在内心笑魏元忠之流竟然与武氏对抗，岂非以卵击石？他敲了敲墙壁，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哦！“苏模棱”出去了。出去了有什么了不起，过几天本官也将出去……

他觉得眼皮有些沉重，遂到床上躺下，朦胧间，似乎自己轻飘飘地飞出了牢狱，飞回到侍郎府上。妻、妾和儿女们正倚门翘望，看到他，他们一个个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张锡怒道：“哭什么，老爷这不是回来了么？”可他们仍号啕不止。

张锡就有些生气，转身来到梁王府，却被禁卫持刀拦住，厉声问道：“何方厉鬼，竟敢私闯王府，不怕吃刀么？”

他看不清自己的面容，怎么会是碧眼红发的厉鬼呢，他对禁卫道：“请你禀报，就说下官要见王爷。”

那禁卫并不说话，举起刀就向他砍来。他一闪身躲开禁卫，落荒而逃。忽然，一阵风来，他被托上天空。回眸俯视，身下的王府广厦联署，树影婆娑，似有人影晃动……

武三思在梦中看见了张锡，并且清楚地听到了他的呼唤，“啊”的一声就醒过来了，喊声惊得身边的王妃倏然起身，问道：“王爷怎么了？”

武三思赧颜道：“本王刚做了个梦，梦见了一位远逝多年的友人，故而惊呼。”

王妃娇嗔地看一眼武三思，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丰腴的胸口道：“王爷一声喊不要紧，吓死臣妾了，摸摸，心跳都快了许多。”

武三思抽回手，他已许久没有与王妃一起缠磨了。并不是王妃不美，只

是他一想起上官婉儿，就觉得王妃如一只敝屣，随时都可以扔掉。对于这点，王妃也不是毫无觉察，她也有自己报复的手段。有一天，白马寺的怀清住持来府上拜访，恰逢武三思外出，饮茶期间，两人就从彼此的眉眼中读出了欲望，当然是王妃先把自己的香腮贴了上去，怀清便将佛家的“十重戒”置之脑后了。王妃此后便常常借了进香还愿到白马寺与怀清幽会。

当然场面上的戏还是要演的，明知武三思不待见，可她还得装出一副娇媚的样子。她的身子软软地靠向武三思肩头，武三思一闪躲问道：“现在是何时辰？”

“禀王爷！现时是卯时三刻了。”外面立即有丫鬟回答。

“唉！又该上朝了。伺候本王更衣洗漱。”武三思吩咐丫鬟。

“天天上朝，都烦死了。”王妃懒懒地躺下去，一扭身，面朝了里面。

武三思也不理会，洗漱一毕，用了简单的早膳，出门一看，雪还在下，不由得骂了一句。他登上车子，驭手一声鞭响，马蹄儿踩过泥水流淌的石板路，朝洛阳宫方向而去。一路上，昨夜梦里的情景总在他的心头盘桓，不知道武懿宗的事情究竟办得怎么样了？

车子在司马门外停住了，他心绪烦乱地一下车，就遇见了苏味道。

苏味道很谦恭地拱手行礼道：“王爷早安。”

武三思还礼道：“大人平安无事了？”

苏味道说：“陛下圣明，王爷力保，苏某才有今日，深恩永志，深恩永志。”

“好说！好说！”武三思有些尴尬。

两人先后来到塾门，已经有许多臣僚在候着了。姚崇、魏元忠、张柬之等看见苏味道，纷纷上前为他疑冤终得昭雪而庆贺，苏味道都是回一样的话：“赖陛下圣明，大人力保，苏某才有今天，深恩永志不忘。”

“真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经过这场风波，‘苏模棱’依旧如故。”姚崇就在心里感叹。

其实，姚崇并不知道，苏味道此时内心正在酝酿着一个思虑了一夜的谋划。

辰时二刻，武钦站在含元殿门口高声喊道：“时辰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一切如常礼之后，武曌便要大家平身奏事。

苏味道抢先出列道：“臣有事陈奏。”

“哦！苏爱卿受惊了。”

“谢陛下。”苏味道举起手中的笏板，接着朗声道，“三月落雪，乃圣朝之瑞，丰年之兆，臣以为，应由宰辅率百官前往通神宫恭贺。”

他话音一落，朝臣中就轰然起了议论，赞许声与鄙夷声并起。首先是秋官侍郎张柬之出列道：“苏大人所言甚谬，恕孟将（张柬之的字）不敢苟同。荀卿子曰：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倘以苏大人所言，三月雪为瑞雪，即腊月雷乃瑞雷乎？”

苏味道向来在朝堂上以辩才著称，却不意张柬之出言铮铮有声，倒一时语塞，情急之间道：“大人可以不以为瑞，然下官以为瑞。大人拜否下官不知，下官是一定要拜的。”

魏元忠觉得“苏模棱”很有意思，定是被这选官案吓坏了，就想了法儿讨皇上高兴，于是接着他的话说道：“苏大人忠心可嘉，然以天象比附人事，虽俗人亦不齿。元忠以为，此乃阴阳大化之故，无须大惊小怪。”

姚崇在任何时候，都是持静守定的仪态，出列奏道：“微臣以为魏大人之言甚有道理。倘是将灾情误以为瑞兆，则四时之序乱矣，臣请陛下明察。”

武懿宗、武攸宜等人暗地看了一眼武三思，见他没有参与争辩的意思，便也就三缄其口了。

武曌打量了一遍一众大臣，问张昌宗道：“奉宸令以为如何？”

令武三思没有想到的是，张昌宗直截了当地站在了姚崇等人一边：“微臣以为，此非瑞兆，乃灾情矣。”

武曌点了点头，但并没有责怪苏味道。她还是喜欢他的诗的，她知道，苏味道此举也是为了取悦自己罢了。武曌挥了挥手，宽大的衮袖在空中飘扬，声音中就带了低沉的威严：“众位爱卿，三月落雪，殊难称瑞，此上天以灾情谴告朕也。朕决计自今日起，斋戒五日，以示忏悔。”

事情到了这里，本可以退朝了，可就在这时，武钦匆匆来到武曌身边，小声附耳几句，武曌脸色顿时大变道：“立即宣他觐见。”

杜景俭便急匆匆地跪倒在丹墀内禀道：“启奏陛下，选官受贿一案首犯张锡于昨夜在牢狱中死了。”

“你将详情一一奏朕，若有半点隐瞒，定斩不赦。”武曌很疲倦又很恼怒。

杜景俭起身道：“昨日傍晚，微臣将张锡由三品院转至牢房，其虽烦躁不

安，然并无自裁征兆。今晨，狱卒检索牢中嫌犯，才发现昨夜不知何时他已死去，尸骨已经僵硬冰冷。微臣忙传狱中医官查验，乃心病猝发致死。”

武曌紧逼着问道：“没有服毒迹象？”

“医官言道，若是服毒，必七窍出血。然观之嫌犯，神态安详，脸部并无痛苦，似是梦中去世。”

武曌长吟一声，环顾臣僚后问道：“诸位爱卿如何看张锡之死？”

“张锡之死颇有蹊跷，他迟不死，早不死，恰在转出三品院时死去，是否有人暗中相逼？或者暗送毒药进狱，都需侦查清楚。”张柬之一听就觉得有问题，他的话得到了魏元忠、徐有功等人的赞同，却遭到了张易之和武三思的反驳。

先是武三思出列道：“几位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按大周律令，办案者须重证据，杜大人有言，医官查验，并无中毒迹象，乃系心病猝发而死，陛下圣明，不难做出圣裁。”

从早朝一开始就沉默的张易之也很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看法。张易之在任何时候都不忘保持自己在武曌面前风流倜傥的姿态，他很潇洒地挥了一下衣袖，很文雅地行礼道：“微臣以为，梁王所言甚是。张锡贪贿，败坏政风，玷污圣朝，罪不容赦。魏大人、张大人为此案殚精竭虑，弥足可敬。今张锡自绝于陛下，乃罪上加罪，故臣以为应将其暴尸三日，以儆效尤。”

他的谏言立即获得了武懿宗的支持，以为这样既可以结案，又可以对有罪者给予惩罚。

武曌一直很认真地听着臣僚们的争辩。有时候听不清楚，便会转过脸问站在一旁的武钦，就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她很适时地说话了：“张锡畏罪自裁， 死有余辜。其族流表岭南，即日离京，不可延宕。退朝。”

朝会就在武曌庄严的诏令中散了，大臣们都怀着各异的心情离开了含元殿。

武三思、张易之如今再不用怕被张锡牵连了。为了避免大家怀疑，他们在走出大殿后，就各自回了署中。

而此时，武曌正与魏元忠谈论着另外一件有关社稷的大事。

话题自然还是从审案开始。

“爱卿明察暗访，索取证据，终于使选官一案真相大白于朝野，朕总算是可以安慰狄公在天之灵了。”说完，武曌转头对进来的武钦道，“将此案

结果知会太子，让他从中汲取教训，日后临朝，也好遵循纲纪。”

魏元忠是何等敏锐之人，他从武曌说话的口气就捕捉到了皇上心底的微澜——她不再拒绝太子参政了，也许……还没等他往深里想，武曌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来了：“朕闻吐蕃近来政局纷乱，担心西陲不稳，故而欲任爱卿为灵武道行军总管，以御吐蕃。爱卿可愿否？”

“身为朝臣，为社稷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微臣愿遵旨即行。”

武曌十分感慨：“朕从爱卿与姚崇身上屡屡感受到狄公的精魂犹在，此乃社稷之幸矣。”

君臣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加上刚才武曌话中透露的信息，魏元忠觉得积在心里许久的话是时候一吐为快了。趁着武曌对狄公的追念，魏元忠进言道：“狄公者，圣朝国老，臣等楷模。明于此，臣当效狄大人之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臣在离京之前，有些话想当面向陛下陈奏，不知当否？”

“爱卿有话，尽可直言，无须将言而嗫嚅，朕非昏庸之君，亦非拒谏之主。”

但魏元忠还是起身向武曌施了一礼，才很严肃道：“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族叔。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亲？”

武曌的眉头颤了颤道：“你我君臣，心有相印，何须引经据典，帝舜周公，直言无碍。”

“陛下从谏如流，乃社稷福祉。臣的意思是，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于陛下之身。陛下年高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繁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

魏元忠知道自己说到了武曌数十年来的敏感处，而且多少人还为此流血殒命了啊，说完他便情不自禁地悄悄打量了一下武曌，却没从她的目光中读出厌烦和恼怒来，这使他有了信心，干脆咬了咬牙将剩下的话也说了出来：“自昔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主也。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谓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简闲。”

说到这里，魏元忠又抬头看了看武曌，那目光告诉他，皇上期待听下面他还要说些什么。于是，他调整了一下身姿，继续道：“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寸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分土而王之，择立师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矣。”

这一番话，听来和风细雨，可对武曌来说却如洪钟大吕，响鼓重钹，震

得她耳膜嗡嗡作响。她在何处听过这些话？哦！她想起来了，苏良嗣说过，李昭德说过，狄仁杰也说过。她也曾试图以铁卷盟誓化解这些纠结。可张锡一案疑窦重重，使她不能不重新换一种眼光看待这盘根错节的关系，虽然她还不能给魏元忠一个明确的回答，但她对这些话已不再像早年那样厌烦和反感了。

武曌慢慢地向魏元忠那边挪了挪身子，昏花的眼睛里就荡漾了柔和的光彩："爱卿所奏，正乃朕夙夜不寐，困心衡虑所在，这样……"武曌的口气显得大度和宽怀，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姿态，"容朕澄心涤虑后，再行知会爱卿如何？"

"谢陛下宽怀。"魏元忠起身告退，其实，他也没有奢望武曌今日就做出决定。

魏元忠告退后，武曌挥了挥手，对张尚宫与武钦道："你等也退下，朕想一人静一静。"

她很伤心，父亲叱咤风云一生，可他的儿孙们为何没有一个能够为武氏争回哪怕一缕光彩呢？她御臣执政，搏击风云数十载，为何最亲近的人总是让她最揪心？而每一次平叛或者驱敌，要么是李氏宗室的将军，要么就是如狄仁杰这样的大臣。她也曾数次任命武氏一族的侄子们为行军总管，可他们要么怯敌不前，要么闻风逃遁，让她很没面子。

尽管直到目前，她仍然摆不脱血缘对她情感的羁绊，其实，她根本不相信张锡乃心病猝死，可她之所以不再深究此事，就是担心武三思被牵涉进去。她开始对自己把希望寄托在武承嗣、武三思身上有了动摇。

想起魏元忠临行的一番陈词，她想，这么多年了，一代代的大臣们都在同一件事上纠结，她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突然，有一个遥远的声音传了进来，似乎在提示着什么。

"菁华已竭，褰裳去之。"那是《卿云歌》里的两句词，是说舜帝年老力竭，将大位传给了禹。这声音为何在此时传到自己的耳际？她大声问站在外面的武钦："谁在殿外吟唱？"

武钦战战兢兢地禀奏："陛下要静一静，老奴命所有音乐都停了。"

她于是断定，这是上苍以古音警示于她。

一阵风带着雪天的春寒，从窗口拂过武曌的额头，也拂过她多味的心头。

说话间，就到了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九月。张锡的案子终于过去了，武三思也有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这一天，他在宫中与上官婉儿耳鬓厮磨后，心情格外好，便想与王妃一

起用一顿午膳，因此没在外盘桓，就径直回了府上。

隔着老远，他就看见府令在府门前朝这边张望，那种久违的归家感瞬间就填满了他的胸怀，他很愉悦地对驭手道：“加快步子，本王饿了。”

车子停在府门前，武三思下了车子，府令很热情地迎上前来道：“王爷回来了。”

武三思“嗯”了一声，边进府门边问道：“王妃呢？”

“小的只在门前迎候王爷，至于王妃……”府令迟疑了片刻应道。

武三思便不再问话，径直朝后堂而来。沿着天井边的回廊，进了后堂的门，他就听见内室传来男人的“哼哧”声和女人的调笑声：“大师！你好有劲！”

“美人儿，比之怀义如何呢？”

女人哧哧地笑道：“没有试过，焉何知道？”

武三思头脑“轰”的一声，这一对狗男女何时到一起了？他挽起袍袖，就要往里冲，却被跟进来的府令轻轻拦住：“王爷息怒，家丑岂可外扬？”

武三思向府令努了努嘴，府令会意后高声道：“启禀王妃，王爷回府了。”

里面的调笑声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王妃慌张地在内室应道：“知道了！”又过了一会儿，头发有些蓬乱的王妃走了出来，怯生生地问府令道：“午膳备好了么？臣妾这就陪王爷用膳。”

“出来吧！本王知道你是谁。”武三思冷冷地对着里面说道。

王妃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浑身立刻颤抖不已，两腿一软，就跪倒在地了：“臣妾有罪，还请王爷宽恕。”

怀清明白，隐藏已无可能，干脆走出内室，武三思怒不可遏，当头给了怀清三个耳光：“蠢驴！竟敢在本王府上放肆，来人，拿了。”

府役们纷纷持刀上前，可怀清却并无恐惧的意思，反而冷笑道：“王爷若是不欲陛下知道王爷所为，就让他们退下吧。”

武三思心头就立刻吃紧起来，猜想怀清究竟掌握了自己什么。于是，他使了个眼色，要左右退下，又挥了挥手，示意怀清到前厅去。

怀清果然对张锡一案的始末知之甚详，甚至包括他与张易之在什么地方商议配毒药，在什么时候派遣武懿宗进牢狱，什么时刻离开，都一清二楚。怀清在说完这一切后，淡淡一笑说：“贫僧相信，陛下根本不相信张

锡乃心病猝死。倘若她真的知道了王爷……”

“你想怎样？难道本王怕你不成？”武三思打断他的话。

“贫僧不想怎么样，只想送王爷一句话，与人方便，就是于己方便。”怀清还是淡然一笑。

这一句话，倒把武三思噎住了：“说！你还知道什么？”

怀清却是答非所问地问了一句：“小王爷近来可好？”

一提起儿子崇训，武三思就是一肚子的火，这孩子终日在外游荡，他已经好几日没看见他的影子了。

怀清道：“小王爷常常与一女子到鄙寺来。”

“啊？”武三思吃惊地看了一眼怀清，心里就泛起无可奈何的愠怒。他一定是和安乐郡主一同去了，近来关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消息时不时传到他的耳内，这让他很不舒畅。延基已经与永泰郡主结了一门本不情愿的亲了，他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再和政敌的女儿纠缠在一起呢？当着怀清的面，武三思强压住心头的怒火问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怀清放下茶杯道：“贫僧听说，那女子已身怀有孕了，室内的职司说，那女子好像是安乐郡主，此事若是让陛下知道……”

闻言，武三思颓然倒在座椅上，由愤怒迅速地转换为无奈。怀清知道这一局算是自己赢了，但毕竟是自己的错，也不想将关系弄僵，便顺口说了一句：“同行者还有……”

“如此说来，他们还不是两个人？”

“正是。据贫僧所知，同去的还有邵王、继魏王武延基和永泰郡主夫妇。”怀清撩一撩袈裟，看了看武三思凝在一处的眉宇，叹息道，“仅仅游玩倒也罢了，只是他们非议朝政，贫僧就不能熟视无睹了。”

武三思顿时睁大了眼睛，脖子伸出老长，吃惊道：“这是何时的事？”

“三月间……”

“你个秃驴，焉何此时才告知本王？”

“若非今日之事，贫僧本就没有打算传扬。”

“哼！他们小小年纪，胆敢非议朝政，快告诉本王，他们说了些什么，本王定当奏明陛下，依律处置。”

作为平息事端的一种交换，怀清遂将塔林里李重润、武延基与永泰郡主

所议话题，加上自己的理解评判，详细地述说了一番。武三思一边听，一边就动了心思，好个李显，平日里装出一副事不关己、静居东宫的模样，内里却对陛下当年废掉他的帝位耿耿于怀。如果不是他与韦妃私下议论，李重润等焉何知道这些事情？

怀清说完这些，毅然起身便走，只留下一句话："王爷记住一句话，与人方便，于己方便。"

望着怀清离去的背影，武三思发狠地骂道："秃驴！本王迟早要杀了你。"

午膳时，王妃很殷勤，又是劝酒，又是夹菜。武三思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他已经决计，为了声誉，可以不休她，但他从此不会再与她同床共枕了。

饭后，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研墨赋笔，他决计将怀清所陈上奏皇上。他很自信地断定，这定是给李显最有力的一击。他铺开稿纸，写下了第一句话，然而，举在手中的笔又停滞了。他忽然想到，此案还牵扯到武延基，倘是皇上盛怒之下，连武延基一同治罪，他又怎么面对长眠地下的堂兄呢？武三思搁下笔，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试图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当他踱步到第十个圈时，脑际忽然一亮，一个人的身影就入了心苑。怀清不是说李重润等人议论张易之兄弟吃软饭么，如果将之告知张氏兄弟，那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呢？

他迅速地将开了个头的稿子揉作一团，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府令应声进来，武三思吩咐道："备车！去麟台监府。"

"王爷刚刚回来，又要出去么？"府令有些迟疑。

武三思就不高兴了："休得多言，叫你去就去。"

府令便无奈地道了一声"遵命"，随即出了书房，唤了驭手牵马套车。

车子在驶出坊间的门时，武三思忽然想到崇训与安乐公主的事。倘是三月，现在该是六月之身了，他必须先行一步，奏明陛下，为这个蠢子完婚，否则，又会弄得满城风雨。

……

太监王晖匆匆进了庄静殿，将一件来自瑶光殿的文书递给了太子李显。

李显拆开文书，一眼就认出是上官婉儿的手笔。那娟秀而又飘逸的行书，那流畅而又简洁的文字，一下子让他的眼睛亮了。他心头不禁惋惜，此等佳人，却在母皇身边荒废青春，能不扼腕？自从回京以来，他时不时地都会见到上官婉儿，她明澈的眸子、嘤嘤的语调，真让他觉得

她是这个人世间最美好的女子，甚至想过，倘有一天，她能够与自己朝夕相伴……

但这也只是一闪念罢了。他知道，母皇十分依赖上官婉儿，他如果提出什么非分之想，岂不是惹恼凤颜么？

他摇了摇头，将纷乱的杂念赶出脑际，埋头看文书，原来是遵照皇上旨意，向他知会张锡一案的。皇上在文书中要求诸王自行约束，不可恣意妄为，一俟发现，依律处置。

近来，皇上先是任相王李旦为兵马大元帅，后又不断地送朝政文书给自己，这一切，都带给李显一种预感，皇上对李氏的子孙们不再如早年那样冷酷无情了。

此时，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匆忙地进了庄静殿，他一脸的慌张，对站在一旁的王晖道："请公公回避，下官有些话要单独禀奏殿下。"

看着王晖出了殿，豆卢钦望掩了殿门，对李显说道："殿下，大事不好了。"

李显示意豆卢钦望坐下，随后才问："何事让爱卿如此惊慌？"

豆卢钦望就很吃惊太子的消息如此闭塞，道："昨晚相王府的豆卢妃暗中遣人化装到府上，说是邵王和永泰郡主夫妇在白马寺私议陛下与张氏兄弟宫闱之事，被张易之得知，已经禀奏陛下了。陛下大怒，已降旨由金吾将军武懿宗率羽林军拘捕几位小王爷和郡主去了。"

"蠢材！你是要害全家么？"李显一声长啸，只觉五内翻腾，胸口一热，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霎时昏了过去。

豆卢钦望情急之中抱着李显，一边呼唤王晖，一边按摩李显的胸部，过了半天，李显才睁开眼睛，无力地伸了伸手指，指着殿外说："速请王妃、重润、郡主和驸马到殿中来。"

王晖去了不一会儿，韦香先到了。她走进大殿，将李显扶到内室榻上，又命宫娥奉了热茶，喂李显饮下。豆卢钦望也简单告诉了她事情的始末，看着太子脸色慢慢地添了红色，她才含泪安慰道："事情既已发生，殿下也不必伤心。眼下最要紧者，莫过于躲过劫难。"

李显浊泪涌流，捶打着自己的胸脯道："本宫愧对列祖列宗，疏于管教，以致让蠢材惹下此等祸端。"

韦香擦干眼泪，眸子里就平添了刚强和不羁道："陛下不检点，做下此等愧对先祖、愧对晚辈的事情，难道还害怕非议么？"

李显一听这话就更心痛，都是她平日里说话毫无遮拦，以致影响了儿

女，他闭着眼睛摆了摆手道：“母皇已责成梁王查案，他身为太子少保，岂能轻放，王妃就少说两句吧。”

韦妃也知道事态严重，当年废黜帝位的噩梦历历在目，一切的得来和失去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自进宫以来，韦香深知武曌的为人做派，多年漂泊异乡的参验使她意识到，当下最要紧的是保住太子，不给武氏留下任何借口和把柄。想到此处，韦香狠狠地擦掉腮边的泪水，转而满脸愠怒，对王晖喊道：“命狄光远、娄云速押李重润和李仙蕙、武延基夫妇到殿中来。”

李显挣扎着起身，惊慌失措地问道：“你要干什么？”

韦香傲然而立，满目森严地说道：“蠢材不尊法度，非议朝政，罪在不赦，本宫要将他们交给金吾将军，严加惩处。”

“你疯了么？此一去凶多吉少，作为母亲，怎可将亲子送上断头台？本宫绝不答应。”李显这一说，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和身边的太监、宫娥哗啦啦跪倒了一片。

“请王妃念在殿下与王妃漂泊房州的年月，邵王被囚别所，饱受煎熬，好不容易有今日，怎忍……”豆卢钦望也劝慰道。

韦香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就是忍着没有让它淌下来，她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大声道：“宫娥们退下，豆卢大人留下，本宫有话要和太子与大人说。”

韦香从衣袖间拿出丝绢，轻轻揩去地上的血渍，哽咽道：“常言道，虎毒不食子，本宫岂能心甘情愿将亲生儿子送入牢狱？可殿下与豆卢大人想想，眼下最要紧的是什么？是太子，只要太子在，将来总有一天能为他们洗雪沉冤，倘是太子不保，万事休矣。”

众人都沉默了，他们不得不承认韦妃言之有理，但李显就是接受不了，忍不住涕泪怆然：“作为国之储君，当朝太子，本宫尚不能呵护自己儿女，这太子纵然做了，又有何意思呢？”

其实，韦香又何尝愿意将亲生儿女送出去呢？她怎么会忘记女儿李仙蕙出生的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身边只有李显和乳娘，从头一天夜间开始阵痛，到第二天凌晨女儿才呱呱坠地，其间几次她都痛得昏厥过去了。当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时，她像散了架一般，只有泪水流淌。更不消说润儿，四岁离开母亲，十四年生离死别。她此举不过是去下赌注罢了，也许，皇上会因为太子原谅他们兄妹的年幼无知。

韦香背过身去，她不敢面对李显绝望的目光。

这时，狄光远和娄云带着李重润和李仙蕙夫妇到了大殿，韦香倏然转过身来，饱含着痛惜、愠怒、幽怨地看着三位年轻人，口张了几次，终于

下令道：“将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拿下。”

李重润拉着李仙蕙就跪倒在父王和母妃面前，放声大哭：“都是孩儿不孝，致父王母妃遭受牵连。孩儿死不足惜，只是妹妹腹中怀有李、武两家骨血，请父王恳求陛下，饶了妹妹。”

李仙蕙更是泣不成声：“请母妃奏请陛下，待孩儿生下腹中婴儿，自去领罪。”

武延基悲愤交加，仰天长啸，上苍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多少年来，他亲眼看着李、武两族屡兴血雨腥风，多少重臣良将为此死于非命，多少皇亲国戚为此喋血宫闱？就是他的父亲不也因为不能遂愿，郁郁而终么？他厌倦了这种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因此，当新婚大典之夜，他与郡主相拥而坐的时候，就盟誓，绝不让父辈的恩怨在自己身上延续。有一天，郡主告诉他已经怀上他的骨血时，他甚至给未来的孩子起了“怡和”的名字，他要让他们的后代永远忘记这些仇怨。

“孩儿要面见陛下，问一问究竟是为什么？”武延基说着，就要向外冲。

韦香厉声喝住他道：“狄光远、娄云，速将他们拿下。”

“王妃……”狄光远、娄云手按剑柄没有动。

“好！你等不动手，本宫亲自动手。”韦香转身从两位将军手中抢过绳索，狄光远看着韦妃铁青的脸色，忙上前将三人锁了。

李显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痛不欲生，对着窗外呼唤：“父皇啊！您在天有灵，救救重润和仙蕙吧！”

“圣旨到。”随着宫门外一声喊，一位府役仓皇地进来禀报，说武懿宗带领禁卫来了。

“扶本宫起来。”李显对王晖道。他刚刚下得榻床，就看见禁卫在庄静殿外密密麻麻地排开了，武懿宗捧着皇上制书高声道：“陛下有旨，请太子殿下接旨。”

一众人等都随太子跪下后，武懿宗看一眼李显，展开制书，念道——

制曰：查邵王李重润、继魏王武延基、郡主李仙蕙，非议朝政，图谋反叛，着即赐死。钦此。

庄静殿霎时陷入一片死寂。接着，就是断断续续、此起彼伏的哭声。

“太子谢恩。”武懿宗在一边提醒，但他没有听到来自李显的回应，接着声音就提高了，“李显谢恩。”

跪在身旁的韦妃撞了撞李显，率先头贴地道：“谢陛下隆恩。”然后转过

头去看三位受缚的儿女，倏然发现李仙蕙已昏厥在地，身下淌出的血染红了地砖。她急忙上前抱起郡主，手伸到鼻翼处试了试，似已气息奄奄。韦香泪如泉涌，吻着女儿的额头呼唤："蕙儿！蕙儿！"

李仙蕙睁开迷离的眼睛，挣扎着说："母妃……孩儿对不住母妃、父王……孩儿……"不一会儿，她眉宇间凝固着一息痛苦，便气绝身亡了。

武延基发疯般地挣脱押解他的羽林卫，扑到李仙蕙身上，放声大哭："郡主！是我害了你啊！郡主，我对不住你啊。"

哭了一阵，武延基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来武懿宗面前，眉宇间凝聚了极度的轻蔑："我要问问，您为何要这样？您以为将李氏宗室赶尽杀绝，就可以坐上储君的位子了么？您的这些想法譬之犹以指测河，以戈舂黍，以锥餐壶，您残害忠良，总有一天要遭天谴的。"

面对指责，武懿宗脸上白一道、红一道，说话的声音却有些怯颤："你……放肆……"

韦香最后看了一眼李仙蕙逐渐冰冷的身子，慨然擦掉眼泪，吩咐将李仙蕙的尸体抬往偏殿，又命贴身的李尚宫跟去查验。不一会儿，李尚宫过来，附耳对韦妃道："郡主因受惊吓早产，又因为胎位不正而难产，胎死腹中，郡主因为失血过多而身亡。"

韦香狠狠地盯着李显，在心里想："当初若非你为自保而撮合这桩婚姻，焉有今日？"

李显对眼前的一切已经木然，没有悲伤，没有愤怒，没有泪水，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已离他很远了，仿佛眼前的劫难发生在别人的府邸。他就那么坐在地上，沉默而无助。

这时，跟随武懿宗来的一位宫中太监传达了武曌的口谕，将李重润、武延基杖杀。

当死神真正降临时，那种初始的恐惧已被因难以抗拒而生出的冷静所取代，李重润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他先向李显深深地叩头，感谢父王带给他的一切。他唯一遗憾的是，在天各一方十四年之后，与父王相聚的时间太短："来世若有缘，孩儿还与父王做父子。"

这一句话让父子相拥而泣，李显道："儿啊！父王救不了你，若是有来生，定要觅一位雄杰做父王，万不可如本宫……"

李重润来到韦香面前，长跪三拜，对自己给母亲带来的一切深深负罪。

韦香一狠心，甩开李重润的袍裾，咬了咬牙道："皇命如天，你去吧！"

武延基面对李显，带着深深的歉疚道一声："是武氏对不起李氏宗室。"

羽林卫便上前将他们押向了别殿，不一刻，便从别殿传来了惨烈的叫声，每一声都让李显浑身战栗。

渐渐地，喊声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听不到一点声息，李显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抱恨而去了，便忍不住大哭：“先帝啊！你可知儿臣的丧子之痛么？”

这时，忽然有雷声从天空滚过，庄静殿上空蓦地闪现一道电光。王晖很吃惊，重阳节前雷声大作，上天真的发怒了么？

第二十章

隐忍为磨心中剑

思归难破梦里结

临淄郡治所历城，南倚泰山，北临黄河，素来被称为商旅繁盛、富可敌国之地。相传当年舜帝就曾在这里躬耕垅亩，故而境内的历山又称为舜耕山。不过，现在它却以数以千计的石佛而得名千佛山。

九月，秋高气爽，也正是千佛山香火旺盛的季节，南来北往的善男信女们在佛窟间穿梭礼拜。有的求早得贵子，承继家业；有的为先慈先严祈福纳祥；有的则为了自己的仕途前程求签卜运。当然，也有不信这些，而只是徜徉于明山秀水之间养心怡情的。

太阳悬挂于树梢时，从山下走来一干人，为首的少年大约十五六岁，着一身紫色箭衣，披一件猩红斗篷，腰挎龙泉宝剑，气宇轩昂、英姿勃勃。他时不时地抽一鞭胯下的坐骑，对后面的人喊“跟上”，自己则先冲向前去，留下一团滚滚烟尘。

跟在他后面的随从们大多也是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听见呼唤，便争先恐后地放马过去，官道上一阵急急的马蹄声，引得过往的路人侧目不已。

“这是哪家少爷，生得如此英俊?”

“他可不是哪家少爷，是当朝的王爷。”一位商旅模样的中年人不无夸耀地说道。

“足下如何得知？”

“这……”中年人卖了个关子，但还是忍耐不住，“有一日，王府的人找在下采购海鱼，说是给王爷享用，若是好吃，今后就专事购买在下的。当在下被引进王府时，就看见一位少年在厅中念书，其他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的。那少年就是刚才过去的这个人。”

看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周围人都投来信服和羡慕的目光。

中年人说得没错，策马而过的正是大周相王李旦的三子、临淄王李隆基。从长寿二年改任楚王以后，他远离京城已经八年了，当年那个八岁的孩童，如今已长成翩翩少年了。

一干人来到山下，李隆基勒住马头，回身看了一眼卫队队正和年龄稍长的府令道：“山路陡窄，干脆寻一家车马店拴了坐骑，步行登山，一则是对佛心虔诚，二则也可沿路观景。”

队正应声“遵命”，从李隆基手中接过马缰，率领卫队向道旁的车马店去了。

借着等候卫队队正的当儿，李隆基与府令一起向前面人群聚集的地方走去。

人群中不断传来“呼、嗨”的喊杀声，他挤了进去，就瞧见一夷族女子正在舞剑，一把宝剑到了她手中呼风唤雨，云涌涛卷，随着她翻腾跳跃，周围笼罩着一层热腾腾的水汽，显得她益发地俏丽动人，英姿飒爽。李隆基禁不住在心底惊叹：不想这食肉驱马的夷族，竟有如此美貌女子。

就在这时，从路南走来一群夷族男子，拨开人群，对女子道：“可汗有旨，请公主回去。”

那女子也不理会，只是停下舞剑，平定气息，收拾行囊，向外走去。那几个男子见状，相互传递了一下眼色，口中道一声“公主见谅，得罪了”，便亮开兵器将女子团团围住。

那女子眉毛一横，从鞘中抽出宝剑迎战，双方厮杀在一起。不一会儿，女子终因寡不敌众，娇喘连连，想卖个破绽跳出圈外，不料却被死死缠住，脱身不得。忽然，那为首的汉子大喝一声“给我拿下”，上前一脚，那女子失势倒地，目光中满是绝望和哀怨，却仍凛然道：“将军今日纵然杀了本公主，也难收我南去之心。”

李隆基顿感愤愤不平，挥起宝剑，上前一步，将女子与几位汉子分开道：“有话好好说，为何动起刀枪？朗朗乾坤，岂容你等妄生事端？放了她……”

那汉子见半路杀来个翩翩少年，便不以为意地扫了李隆基一眼道：“何处来的雏鸟，竟敢在此说三道四，来人，轰出去。”

“遵命！”几个黑脸汉子凶煞煞地朝李隆基扑来。他一个闪躲，为首的汉子扑了一个空，失去支撑，扑通一声趴在地上。接着，他飞起一脚，向接着冲上来的那人踢去，那人一躲，李隆基趁势刺去，那人几个滚翻，虽未伤及生命，心里却是慌了。

另外两人见擒拿无法近身，干脆手持兵器，向李隆基发起夹攻。李隆基的一把龙泉剑恰似蛟龙出水，时而平刺，猛虎掏心；时而上刺，直取天庭；时而当空力劈，壁立千仞。只见剑光闪闪，喊杀阵阵，李隆基剑锋所指，对面就传来一声惊呼。刚刚准备散去的人群纷纷又围了上来，发出起伏连绵的欢呼。

李隆基年轻气盛，听见欢呼，更是心力倍增，意气高涨，瞅着左侧的一位，一个斜刺，只听“哎呀”一声，剑刃上就沾了血。那汉子捂着胳膊向一边退去，另一个见状正要转身逃去，却不料遇见了匆匆赶来的队正和随身卫士，一番厮杀后，那汉子就地毙命了。

为首的男子一看大势已去，骂一句“今日且放了你，回头再算账”，便仓皇逃进了山边的小沟。队正欲率人追赶，却被李隆基拦住，接着，他来到姑娘面前，双手打拱道：“姑娘受惊了！”

那女子对大周礼节似乎很通晓，急忙还礼：“多谢少将军搭救之恩。”

李隆基收了宝剑，问道：“姑娘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女子警惕地看一眼李隆基，嗫嚅道：“这……敢问少将军是……”

话音未了，府令便上前介绍道：“此乃大周临淄王。”

李隆基笑着补充道：“在下姓李，名隆基。”

“哦！”女子惊叹一声，心里道，当初见那武延秀一表人才，今日见了这小王爷，方知中原人才济济，个个玉树临风，潇洒俊逸，忙屈身见礼：“参见王爷。敢问王爷神都有一位武延秀王爷，您可否认得？”

李隆基就笑了：“岂止认识，他就是本王的表兄。”

“他在神都可好？”

“他很好！敢问姑娘尊姓大名，又是如何认识本王表兄的？”

女子目光中便流溢出淡淡的忧伤道：“我乃突厥默啜可汗的女儿颉妍公主。”

“姑娘既是公主，却因何被一伙强人追杀？”

“此事说来话长，待有机会再禀告王爷。”言罢，颉妍公主便欲转身离去。

李隆基拦住她道：“方才让公主受惊了。想公主孤身一人，若是再遇到此等强人，亦是寡不敌众。公主若是不介意，不妨随本王和各位侍卫一同游山，也好有个照应。”

颉妍公主看李隆基言谈举止礼貌而儒雅，是可信之人，便颔首道：“恭敬不如从命。”

于是，一干人沿着盘山路缓缓而行，大约走了一二里路，前面有一凉亭，亭前有一槐树，亭亭如盖，金色的槐叶飘飘洒洒地落了一地。府令告诉李隆基道：“此槐乃贞观年间左武卫大将军秦琼所植，原是做拴马用的。不想七十多年过去，龙枝虬爪，夏日浓荫遮蔽，眼见得长成参天大树了。”

李隆基抚摸着槐树沧桑斑驳的树身，心中油生感慨道：“本王读《说文》乃知槐，木也，从木，鬼声。鬼者，归也 ，故而室外植槐，乃寄怀乡之

意。”话说到这里，他就不再往下说了，但府令却听懂了殿下的弦外之音。是啊！从长寿二年至今，八年过去了，除了皇上在通神宫举行朝觐大典时才有机会回到京都以外，其余时间他都只能待在历城，甚至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暗中监视。这样的亲王，还有何贵可言？倒不如普通百姓自在。

李隆基的话也在颉妍公主心中激起了怀乡的涟漪，黑沙城外的草原多么辽阔，她本该是草原的女儿，如今却为了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真爱而背井离乡。她没有读过《说文》，但她理解临淄王所说的那个“归”字，只有回到家里，心才能靠岸。可她的家在哪里呢？

继续往上走，就到了半山腰，李隆基止步回眸，但见近处，“历水波”水面如镜，波光粼粼，远处，黄河如带，东归大海。要说临淄这地方，也算是天下福地。当年齐国在这里称霸一隅，挟周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一方盟主。惜乎齐王建昏庸无能，太后主政，最后竟被强秦鲸吞。这一段历史让李隆基很是感慨，追昔抚今，当今皇上与齐太后何其相似。但这些话他只能藏在心里，凭栏远眺，油然叹息人事代谢，江山兴废，吟出一首七绝来：

满眼风来秋色愁，黄河历水一望收。

几度兴废烟波里，忍将浊醪醉国忧。

颉妍公主虽然没听懂诗中的意思，但李隆基吟诗的神采，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爷果然才思敏捷。”颉妍公主称赞道。

“随口吟来，不成章句，见笑了。”李隆基憨憨一笑。

几人转身继续上山，就到了贞观年间修建的兴国禅寺。府令问道：“要不要知会寺院住持？”

李隆基摆了摆手：“本王不过是闲来转转，何须兴师动众？”这话又让颉妍公主一阵感动。

随着人流，大家便到了大雄宝殿，李隆基命府令买了香火，然后合掌闭目，聆听耳边钟磬声声，心却是飞到神都了。据当地人说，天授元年武曌称帝后，又在寺院后面的山崖上凿了不少石窟。多年过去，气象越发地壮观了。

可李隆基就是不能明白，对佛事如此上心的皇上为何行为举止却总与佛意相违。长寿二年，他的母亲窦妃与刘妃进宫面圣，不明不白地失踪，至今仍是个谜。还有祖母逼迫父皇让出帝位时，他们兄弟的艰难处境。这些往事让他一想起来就觉五味杂陈，便暗暗地立下夙愿：有一天定要夺回大唐的万里江山！

境遇教会了他许多。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力量还不可能与皇上抗衡。他年龄虽小，却深知韬光养晦的道理，只要他回京，就一定要到武成殿去拜谒皇上，毕恭毕敬地陈奏他在封邑内的一切，极言临淄百姓如何沐浴大周恩典。

可现在，面对着佛像，他眼睛却湿润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祷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安息。当他侧目看身边的颉妍公主时，惊异地发现她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她和武延秀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他知道武延秀曾奉旨到黑沙城和亲，可具体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从大殿出来，已是正午，府令便向李隆基禀奏："殿下，该用膳了，山下有一家齐地风味酒庄，名曰'历水居'，菜肴虽出于民间，却是十分可口。"

李隆基点头应允，遂邀颉妍公主一同用膳。

到一雅间坐了点好菜，不一刻，酒肉便上齐了，酒是当地产的"高阳春"，初饮味甘醇，多饮则易醉。李隆基平日在历城，今日难得潇洒，便放开了饮。颉妍公主也为途中结识了又一位大周亲王而兴奋，加之来自草原，有些酒量。几巡下来，便都有些微醉了，特别是颉妍公主被酒染红的两腮，艳若桃花，边喝酒边和李隆基聊起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自默啜与大周朝翻脸后，她本来准备救出武延秀，并跟着他私奔到洛阳的，孰料中途事情败露，武延秀被囚禁，而她也被默啜锁在穹庐里不许出来。后来，她听父汗说，已经将武延秀交给了阎知微，而阎知微为了讨好武曌，护送武延秀回了神都。于是有一天，她用蒙汗药酒灌醉了看守她的侍卫，化装逃出了黑沙城，一路朝南而来。她相信，总有一天会再见到武延秀的。

一个突厥女子，宁愿舍弃公主生活，千里奔波，就为能够与自己心爱的男子在一起，这种勇气让李隆基很感动，他没有理由不帮她。借着酒意，李隆基承诺道："本王要派侍卫护送公主去神都完婚。"

颉妍公主流泪了，向李隆基行礼道："多谢王爷，颉妍一定会报答王爷的。"

李隆基一回到历城，郡刺史王彦就遣人送来了皇上的制书，那是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消息：邵王李重润、继魏王武延基因为妄议朝政而被皇上杖杀了，同案的永泰郡主李仙蕙也已早产身亡了。

李隆基感到万分悲愤，他似乎听到了李重润惨烈的呼喊声和李仙蕙羸弱的呻吟，看到了他们愤怒的目光。他来到窗口，仰面向西道："王兄！你一定是冤枉的。"他比李重润小两岁，与李仙蕙同龄，如果是生在寻常人家，这个年龄正是烂漫花季，可他们都过早地背负了宫廷的风雨。

李隆基想，仅是一般的朝事，显然不足以让皇上如此大开杀戒。想必是

他们的议论伤了陛下的自尊，触动了她最敏感的部分，那么除了那几个面首，还能有什么呢？

李隆基很快就明白了，皇上之所以要颁这个制书给各个亲王，就是要杀一儆百，堵住诸王的口。他很庆幸自己平日里谨言慎行，没有在属官们面前流露出任何不该有的情绪。而且，他在心头盘算着，如何让皇上淡忘李重润、武延基之事。思虑了一会儿，李隆基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侍卫队正应声进来，李隆基吩咐道：“传长史、司马和咨议参军到王府议事。”

在队正传唤各位属官的当儿，李隆基进一步梳理了自己的思路。他觉得自己眼下必须要办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平安无事地将颉妍公主送到神都，此举必能达一石二鸟之效：其一，它可以消除武曌因为默啜背约而积在心头的块垒，尤其是武延基被杀后，武承嗣一系唯有武延秀是她最喜欢的，皇上会因此而对他更加信任。其二，此举足以麻痹武三思、武攸宜等人。欲图大事，必须隐忍，这也是李隆基从父王的沉浮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正在此时，队正进来禀报：“各位大人到了。”

在前厅坐定后，李隆基便把皇上的制书给大家轮流看，众人面面相觑，都深感恐惧。长史关心道：“想邵王深受皇恩，报犹不及，怎能暗怀私愤？必是有人谗言陷害，故而属下以为，殿下应多加警惕，以防有人诬报。”

“长史大人所言极是。”司马也点了点头。

闻此，李隆基就笑了，道：“各位在本王身边任职经年，对本王秉性应该熟知。本王对陛下的忠心，天日可鉴。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让陛下明本王之志，大家有何良策，不妨讲来？”

“临淄，齐之故地，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纯女无不能，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陛下重女红，不如选绣女进宫如何？”司马一听，便如此建议道。

李隆基看了看咨议参军，问道：“参军以为如何呢？”

咨议参军乃在座的长者，沉吟片刻后道：“司马大人所言不无道理。不过，以属下看来，尚衣局绣女三千，何在乎些许绣工？属下以为，殿下召臣等来，必有计在心头。”

李隆基点了点头：“正是如此。眼下陛下春秋日高，阶前亟须分忧之人。前年本王回京觐见，闻说奉宸府令张昌宗、麟台监张易之兄弟二人年轻干练、辅政有能，故而有意上奏朝廷，谏言陛下封其为王，如何？”

“这……”长史和司马都很吃惊，一向深明大义的李隆基怎么会出此下策？

咨议参军精明的眼睛转了转，不由得诡谲地笑了，他已明白殿下的想法了。这定是大隐于朝的韬光养晦。咨议参军毫不犹豫地赞同李隆基的决策，并且自告奋勇要承担奏章的撰写，孰料李隆基站起来道：“本王口述，参军来写如何？”

不一刻，侍卫铺开绢帛，笔墨。咨议参军执管，笔走烟云地开始了——

臣虽远处齐地，然迢迢千里，不隔牵念陛下之心；关山重重，难阻祖孙血脉之情。魂牵梦绕，唯陛下寿海福山。夫陛下春秋日高，不可一日无分忧之臣；朝事多风云，不可一日无股肱之辅。奉宸令者，体强思锐，深谙圣意；麟台监者，才高智深，直谅多闻。功在大周，情在社稷，臣乞陛下册封王位，此安天下，强社稷之大计也。臣顿首，切切。

这一番话，说得属官们瞠目结舌，一时回转不过来。李隆基不是没有看到他们迷惑的目光，但在他看来，属官明白不明白，甚至误解，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太子伯父和父王明白就行。

长史似乎从两人的表情中明白了一些，却又不敢确定。到历城这些年来，他总是将李隆基当孩子看待，可今日之事若真如自己所想，真是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想到此处，他不禁追悔自己见事太迟，急忙站起来说道：“属下愿专程赴京呈送殿下的奏章。”

李隆基眨了眨眼睛道：“不必劳动大驾，呈送的人有了。此人不是别人，乃是突厥国颉妍公主是也。”

大家又是一愣。李隆基并不多做解释，只说颉妍公主逃离黑沙城，欲往神都与淮阳王完婚，他欲遣司马护送。

众人散了后，李隆基留下司马：“你明日就起程。临行前，到王府来，本王有给父王的家书，你务必送至王府，不可让颉妍公主知道，明白么？”

司马领命便退下了。

……

李旦看着李隆基的书信，久久不发一言，由衷地惊叹他长大了。

儿臣近读《庄子》，其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夫欲图存者，必欲能忍；欲雄起者，必先能忍；于谋大举者，必定能忍。畴昔汉之高祖能忍，而有大汉之兴；项籍不能忍，乃招垓下之悲。于今朝堂，李氏式微，当以强力忍垢，而后有社稷兴，皇兄暗于此道，故而喋血瑶光。明于此，儿臣已上奏陛下，求封奉宸令、麟台监，万望父王解之……

李旦转过身，在烛火上燃化了密信，当那些纸片化为黑色蝴蝶后，相王府长史姚崇便进殿来了，他向李旦施了一礼后说道：“微臣刚从东宫过来。”

李旦挥手示意姚崇在对面坐下，随后便问道：“太子情绪如何？”

“唉！太子情殇之至，每日晨起，念着邵王和永泰郡主的名字，悲泣不止。”

“中年丧子，情何以堪？若是在本王身上，必有过之。”李旦长叹一声，喘了口气接着说，“本王碍于处境，不便探看，还请大人代本王聊表慰藉之情。”

“太子深解殿下难处，要微臣转致谢意，毕竟兄弟情深。只是韦妃悲愤交集，终日凤噪，吵着要面圣质问，太子担心……”

听闻此话，李旦的脸色严肃了：“明日爱卿再去东宫劝解，定要韦妃明了大局，不可因小失大。”

“微臣责无旁贷。”接着，姚崇就谈到今日朝会上，皇上对李隆基派司马护送颉妍公主来到神都很是高兴，说她早就看出，隆基身上有高宗的遗风，当殿便命武三思、武攸宜兄弟为武延秀择定吉日完婚。

李旦的脸上这才活泛多了，心里道，果然不出隆儿所料。可姚崇没有提到李隆基向皇上呈送奏章之事，便带着试探的口气问道：“皇上没有再说什么？”

“没有啊！陛下言语中似乎流露出想回长安的意思。”姚崇应道。

李旦“哦”了一声，这的确是他没想到的，但也不便多问，便另起了一个话题：“自重润与仙蕙出事之后，本王内心一直不安，依爱卿之见，本王该如何对儿女们说这些事情呢？”

姚崇沉思片刻后道：“有道是祸从口出，小不忍则乱大谋。臣以为殿下当告各位王爷与郡主，务必约束言行，方能不蹈邵王覆辙。”

李旦又“哦”了一声，他相信姚崇是真诚的。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些日子对姚崇的戒备是不是有些太过了。他已打定主意，今夜就与豆卢妃等几位嫔妃商议，给寿春王李成器、衡阳王李捻、巴陵王李隆范、彭城王李隆业写信，要他们守死善道，慎为慎行，各安其位。

姚崇也从李旦的眼睛里看出了与往日异样的目光，他很欣慰，那种无形的隔膜终于被信任打破了。

第二天，武钦到相王府来传武曌的口谕，召他到瑶光殿觐见。他便又陷入忐忑不安中，他猜不透母皇召见他为了什么。不知是不是隆儿在奏章

中说了触怒凤颜的话？

登上车驾的时候，他又在心底埋怨自己，这些年自己是不是太杯弓蛇影了？

这一次，他的确猜错了。当他跪倒在瑶光殿时，武曌很高兴地让他平身，然后坐下来说话。在李旦的记忆中，这种情景寥寥无几，他竟然一时走不出肃然和矜持。

还是武曌先打破了沉默："朕欲近日返回长安，留下太子监国，故有意任你知左右羽林大将军事。"

李旦就一脸的仓皇，口中讷讷道："母皇赋重任于儿臣，儿臣不胜感激，然神都安危，事关社稷，儿臣恐怕……"

"正因为京师安危，关乎存亡，朕才命你统卫戍之师，以备不测。你也知道，太子羸弱，凡事皆决于韦妃，朕担心……"下面的话武曌没有说，但她相信李旦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你不必忧虑徘徊，朕之所以任姚崇为相王府长史，正是要辅佐你掌管京师禁卫。其人任夏官侍郎，精通兵务，又知平章事，有他在，你尽可安心。"

李旦忙起身行礼，感谢母皇的信任。

他早已没有享受母子间不用设防，不谈国事，只叙亲情的氛围了，一切都是刻板的。在接受了皇上的任命后，李旦起身准备告辞，武曌却又问道："隆儿从临淄呈送奏章，要朕封张昌宗、张易之为王，你如何看？"

李旦暗暗地打量武曌，可从她平静的脸上看不出倾向，只有保守地回道："隆儿年幼无知，若是有不得体之言，还请母皇恕罪。"

"常言说，知子莫若父。你竟然对隆儿一无所知。朕记得光宅元年除夕，他母亲抱着他向朕贺岁时，朕就看出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你听听，他写给朕的文字。"武曌说着，竟然将李隆基奏章中的话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

然迢迢千里，不隔牵念陛下之心；关山重重，难阻祖孙血脉之情。魂牵梦绕，唯陛下寿海福山。夫陛下春秋高，不可一日无分忧之臣；朝事多风云，不可一日无股肱之辅。

"听听！朕这孙儿可比儿子们更能懂得朕的心啊！"

李旦见状便道："隆儿所言，正儿臣欲奏之事。为社稷谋，为母皇康健虑，亦应封奉宸令和麟台监为王。想必朝臣们也会倾心拥戴。"

"是这样么？"武曌睁大了眼睛。

李旦向前挪了挪身子，真诚道："儿臣所奏，皆为实言，望母皇明察。"

武曌的眉宇这才展开了，笑得很开心。她相信，李重润的死对宗室是一个警示；她也很欣喜，圣历二年的铁卷盟誓没有虚设。她多么希望这种局面能继续下去，这样，即便有一天她去了，也可以瞑目了。

“隆儿之奏，情真意切，不过，朕不久就会回长安，一切待到了长安再说吧。”武曌颤颤巍巍地要起身，武钦急忙上前搀扶，却被她推开了，“朕还没有到龙钟之岁，你何须多事？”然李旦要搀扶她的时候，她却没有拒绝，儿子的体温让她觉得很温暖，那是一种久违的亲情。她回过头，很慈爱地看着李旦，从额头到口唇，似乎要寻回早年的记忆。

“京都卫戍之事，你与太子和姚爱卿商议，今日就从武懿宗那里尽快交接，他要随朕回长安去。”武曌叮嘱着。

九月的太阳，淡淡的光芒从殿门口投射进来，洒在武曌和李旦的肩头……

大足元年十月初三，在为武延秀和颉妍公主举行了婚礼盛典之后，武曌便起程西入潼关，开始了她回归长安的旅程。

临行那天，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以及留守神都的姚崇等大臣到天津桥送行。

李显的车驾走在最前面，他也是先上前向皇上话别的，然拂不去的伤子之痛，使李显泪雨凝咽，一时语塞，直到车辇驱动时才憋出一句话来：“母皇保重。”

韦妃陪伴在李显身旁，低眉垂首，机械地履行着宫廷的礼节，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昨夜，李显反复叮嘱她，纵有多么大的痛苦都要忍着，他已失去了润儿和蕙儿，不能再失去她。

武曌是否听到了李显的声音，不得而知，可他矜持而肃然、悲痛而不能自拔的情绪让李旦很担心，让太平公主很纠结。

望着浩浩荡荡的车队渐行渐远，太平公主和武攸暨来到李显面前问安并劝慰道：“事情已经过去，也是他们失之谨慎，皇兄还要珍重。”

李旦也在一旁相劝：“凡事还请皇兄放眼看，青山犹在，春之必至。”

韦妃冷眼看了看太平公主，话就带了气：“没有痛在自己身上，自然什么话都可以说。若是公主之子被杀，又该是何心境？”

太平公主的脸一下子落了霜，道：“本宫与皇兄说话，你何需多言？所谓子不孝，教之过。都是你这做母亲的惹的祸。”

武攸暨见两人说话都带了气，暗地拉了太平公主一把：“王妃也是失子之痛难忍，公主就少说两句吧！”

“多嘴！退一边去。”太平公主一甩衣袖。

武攸暨很是尴尬，众人也顿时愣了。

浩浩荡荡的车驾、仪仗行了十九天，终于在十月二十二日到达长安。

长安，对武曌来说，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结，千头万绪的感喟。这里，有她青春的体温，记载着她与高宗浪漫的温馨；也留下了她失落的泪水，演绎过她同嫔妃们的钩心斗角。这一切，都如昨日一样，她却已垂垂老矣。车过潼关那天，望着南峰苍郁的松柏，她想，当年栽在乾陵上的松柏也该是亭亭如盖了吧！都说是白头偕老，连皇家夫妻都不能如愿，遑论百姓之家？武曌的心酸酸的，眼睛有些湿润。

当她在朝会上提出要西归长安时，包括姚崇在内的宰辅们十分不解，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其实，只有她明白，她无法忍受一夜又一夜的梦魇，自李重润、李仙蕙和武延基死后，她又回到了当初杀死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境况，不管张氏兄弟如何地调情狂欢，可只要她一合上眼，李重润、武延基和李仙蕙就会浑身是血地出现在她的榻边。他们仇恨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口口声声要向她索命。有几次，他们竟然要拉着她去阎王那里评理。然而，张昌宗、张易之除了安慰她外，别无良方，她为此而一脚将他们蹬到榻下。

她传来沈南璆，推拿多日，依旧头昏脑涨，见效甚微，她就断定，必是那几个该死的魂灵作祟。

她思谋多日，终于决定回京师长安。

即便是走，她也是怀着诸多的牵挂踏上旅程的。她没有想到，武延秀会在几年后等来默啜可汗的女儿颉妍公主，虽然婚礼大典很是热闹喧哗，可她知道，武延秀对武延基的被杀必是悲痛难去的，他是否会因为婚典而淡化了对她的埋怨？离开时，李旦父子提出封二张兄弟为王，她虽然以回归长安为由暂时搁浅，可这事她总得给二张兄弟和宗室一个明确的交代；还有，临行前姚崇陈奏，天官侍郎崔玄暐被罢，降为文昌左丞，乃有人诬告，毫无实据。她曾答应他予以甄别，也因为急匆匆西来而搁置。

这真是：心事浩茫无边际，眉头心头两相结。

回到长安，武曌的第一道旨意就是恢复了高宗在龙朔三年改为蓬莱宫的大明宫宫名。当年高宗改大明宫为蓬莱宫时，她只有三十九岁，皇上只有三十四岁，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充满了遐想和憧憬，而今，往事何堪回首，她更愿意以一种新的心境在这尘封多年的殿宇间行走。

接下来的第二道旨意，就是将年号由大足改成长安，这样，从十一月起，就是长安元年了。这个带着浓浓的回忆色彩的年号，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无论是留守神都的太子、姚崇，还是随她来西都的二张、武三思

以及长安留守姚□等，都一致拥戴。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自久视二年起，她就十分喜欢在追忆中度过政务之余的时光。只要上官婉儿来送检索过的奏章，她都要留她说话，向她讲述早年与高宗的故事；即便是夜间，当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侍寝时，她也会在完事之后絮絮叨叨地说那些琐碎的但在她看来却很幸福的往事。有一天，她要张昌宗为她修面，而让张易之为自己画眉。她的眼睛里悠然地就复活了早年的水色，说先帝年轻时，常常会为她画眉装扮。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中。这样一来，张昌宗和张易之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疲倦，却慑于她的威势而穷于应付。

长安留守姚□早在皇上还没有起程时，就把诸事安排得十分妥当。这让武曌非常满意。于是，紫宸殿又多了一位可以陪她说话的老臣。她到长安后的几天，姚□不失时机地问她可否要去乾陵祭祀，她婉言谢绝了。她的第一个理由是，新回京师，诸事未就；第二个理由是，北有昭陵，即便祭祀，也要先祭昭陵。她内心的纠结在于，那地方总会让她想到自己的明天，那是一种对老去无奈的抗争。她还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缘由，就是她担心高宗的在天之灵不能容忍她与面首们的风骚。

岁月匆匆，当年在平息契丹叛乱中任安抚副使的姚□须发洁白，龙钟日现，特别是皇上要回长安的旨意传到后，他为整修殿宇而日夜奔忙，常常是食不甘味，衣不安寝，生怕有疏漏之处。等到皇上进了城，他脸上的皱纹又增添了不少，深感精力不济，思虑迟暮，致仕归老的意念油然而生。

这一天，姚□揣了辞呈来到紫宸殿觐见。走完司马道，武钦的身影就映入眼帘。

“武公公早安！”

姚□向武钦打拱行礼，武钦急忙回道：“大人是要见陛下？”

姚□点了点头。

“陛下正和崔大人说话呢？”

“是哪家崔大人？”

“就是随陛下来京的文昌左丞崔玄暐啊！”

“哦！老夫记得他是天官侍郎，为何就成了文昌左丞？”姚□有些不解。

武钦叹一口气说道：“一言难尽。这个崔大人性情耿直，从不私下接受官员请托。张锡一案中，也有选人找到他的门下，以重金贿之，遭到严词拒绝。并且举报到了宰相姚崇姚大人那里，皇上大怒，将张锡下狱，张

锡却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可他言辞过激，陛下盛怒之下，将之贬为文昌左丞了。”

两人正说着话，崔玄暐出来了，看他喜气盈眉的样子，该是云开日出了。果然，崔玄暐看见姚□，忙上前施礼道：“拜见姚大人。”

姚□赶忙回礼道：“崔大人好！”

武钦在一旁笑道：“看崔大人的气色，皇上一定是施恩了。”

“陛下圣明，下官的冤情终于得以昭雪。皇上恢复了下官的夏官侍郎之职，并赐彩七十段。”崔玄暐说话时满眼的笑意。

“可喜可贺！皇上明察秋毫，乃臣下之幸，社稷之福。”姚□言罢告辞，进了紫宸殿。武曌因为刚才恢复了崔玄暐的夏官侍郎职务，正在兴头上，看见姚□进来，忙要宫娥为之赐坐。

姚□谢过恩典，肃肃然坐下说道：“陛下归京，微臣以垂老之躯，打理宫观殿宇修葺，难免不周，深感惭愧。”

武曌笑道：“爱卿留守京师，功莫大焉。朕自回到大明宫，神清气爽，在神都时的梦魇之症现在好多了，此皆爱卿殊勋。”

姚□忙起身要下拜感谢皇上体恤之情，却被她拦住了：“朕正要召爱卿进宫议事呢，不想爱卿倒进宫来了，可谓心有灵犀。”

皇上这句话一出，姚□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原来打算说的话也只有暂时收起来，等着武曌说话。

“朕近日总在思虑凉州兵备。长安之于凉州，千八百里，西去吐蕃不远，朕闻吐蕃频岁奄至城下，不唯百姓苦之，更危急朝廷，依爱卿之意，该如何处置？”

“微臣任长安留守期间，常闻雍州都督发兵往陈仓，以备吐蕃。陛下圣明。凉州者，长安之屏障也，故而须得骁将明帅守之，臣举荐一人，可担重任。”闻言，姚□就觉得皇上思虑甚远。

“哦！不知是哪位将军？”

“臣以为，夏官尚书唐休璟可以胜任。”

“就是那个继任裴行俭为西州都督的唐休璟？”

姚□发现皇上听得很专注，便继续道：“唐休璟任西州都督多年，素来掌握吐蕃情势，必不负陛下重望矣。”

“爱卿之言，正合朕意，朕即刻命上官婉儿拟制，任唐休璟为检校凉州都

督、陇右诸军大使。南可以控凉州，拒吐蕃；东可以拱卫京师；北可以与魏元忠灵武道遥相呼应。此长安金城汤池之策也。”武曌很高兴，解决了京师的防守问题。

“陛下圣明。”皇上如此高龄，思路如此清晰，实在让姚□惊异。他在心中掂量了许久，还是从怀里拿出焐了体温的辞呈，递给武钦。然后俨俨然起身，来到武曌面前，伏地而泣道，“臣蒙陛下恩泽，久居留守，不胜感激，然臣年近七旬，华发垂老，不胜政事，故臣乞骸骨，恳请陛下恩准臣致仕。”

“爱卿这是为何？”武曌诧异，他好好地怎么就想起了辞职。

“臣乞骸骨，非临场触机之念。当今我朝才俊云集，贤者蜂起，老者有张柬之，少壮有姚崇，臣若让贤，必是长江东去，后浪迭起。”

武曌相信，姚□的话是真的，在这个朝堂上，可以谏言尽忠的臣下很多，但真正能够与自己在一种很宽松的气氛中议论国政的，只有早年的刘仁轨、后来的狄仁杰，再就是姚□。但她挽留他也绝无虚意。她艰难地挪了挪身子，对匍匐在地的姚□说道：“爱卿请抬头，看着朕说话。”

姚□怯怯地抬起头，就从武曌的眼角发现了两行晶莹的泪水：“朕已七十有七，尚坐在朝堂治国理政，爱卿小朕九岁，焉敢言老？”

姚□的心绪一下子变得很复杂。是的，当年那个年轻美丽的武曌永远回不来了，她也该颐养天年了。他在留守任上多次欲上奏朝廷、而最终作罢的那些话一时都涌上了心头。

姚□的膝盖悄悄地、缓缓地往前移，直到距离武曌很近的地方，才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微臣不唯自己要归老，有几句知心的话也要对陛下讲，请陛下恕臣直言之罪。”

没等武曌恩准，姚□担心自己对陈奏发生动摇，一口气说道：“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李氏旧基。当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实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而见李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必反，器满则倾，故臣以衰朽残年奏请陛下，慨然还政于太子，此陛下天年之明，圣者之智矣。”

说完自己心中的话，姚□仿佛卸下了一肩重负，至于接下来是武曌凤颜勃然，治罪投狱，抑或赦过恕罪，对他都不重要了。要紧的是他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也表达了朝臣中耿介、忠直之士的心愿。

大殿里陷入难耐的沉寂，武钦悄悄地打量着武曌的情绪，暗暗埋怨老留守不知深浅，毫无顾忌地要皇上让出帝位，难免招来横祸，却慑于武曌的威势动不了脚步，只能呆若木鸡地站着，一会儿看看皇上，一会儿看看姚□。

武曌的脸色时而苍白，时而泛红。这样的奏言她在哪里听过？哦！早年的裴炎、后来的狄仁杰不止一次地这样规劝过她，以致病入膏肓时也不改初衷。

“倘太后念先帝在天之灵，就当返政于皇上，则李敬业不讨自平矣。”

那是裴炎的声音。

“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

那是刘祎之的声音。

“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族叔。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亲。”

那是魏元忠的声音。

曾经是北门学士中坚的刘祎之为此而引刀殒命，裴炎为之喋血都亭。

而面对魏元忠和姚□，她再也唤不回当年那种凛冽之气了。今非昔比，她不能不承认，无论是狄仁杰、魏元忠还是姚□，都说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往者不可追，来日已有时。她不能只顾自己，在日益走向衰老的日子里，她需要逐渐地居于退守，才能使身后的武氏家族避免劫难。

武曌轻轻地抚摸自己的胸口，长长地舒一口气，似乎要将所有的不快和伤感一吐而散。她示意武钦扶她起来，来到姚□身边，弯腰要扶姚□，却不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姚□眼快，慌忙上前抓住皇上的胳膊。

“爱卿平身。”武曌气喘吁吁地说道。

“谢陛下不杀之恩。”姚□站起来时，膝盖已经麻木。

“爱卿所奏，亦朕之所忧，朕会认真思虑的。”武曌很疲倦地靠在龙位里，微闭着双眼。过了一会儿，她又挥了挥手说道，“明日早朝，朕就准了你的辞呈，回乡颐养天年吧！朕会传旨有司，依旧以三品秩禄待之。”

……

长安二年的新春说到就到了。

除夕夜，武曌接到了太子、相王、太平公主早在腊月就起程送来的祝岁礼。申时二刻，上官婉儿、武三思、武攸宜、崔玄暐、张柬之、苏味道等纷纷来到紫宸殿，除了向皇上祝岁，就是跟随武曌到宗庙祭祀。自天授元年称帝以来，她一直试图让武氏宗室在祭祀规模上超过李氏宗室，但都没有奏效。每逢除夕夜，这样的祭祀也是最让人纠结的时候。她高居朝堂，但总是摆不脱对娘家的眷恋。

尤其是今年，中宫和东宫天各一方。虽然刚刚进入腊月，她就命司宗寺精心筹办神都两家宗庙的祭祀，然而，她不在的时候，谁知道是否可以让先祖在天之灵心安理得呢？

长安夜灯初上之际，浩浩荡荡的车驾从丹凤门驶出了大明宫，先前往李唐宗庙，依据“天子七庙”的礼制，这里供奉着李唐七代先祖的神位。车驾走在长安大街上，借着一街两行的灯光，武曌的目光摇过一座座熟悉的建筑。物是人非，长安市景依然，而逝者长已，生者日老，她不忍目睹眼前风物，干脆闭上了双目。坐在她身旁的上官婉儿见状便问道：“陛下凤体不适么？”

“唉！物是人非，流水落花。”武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

上官婉儿拿出崭新的丝绢，为皇上揩去腮边的泪珠，并劝慰道：“除旧布新，陛下该高兴才是。”

“想亦无益，不想了，除旧布新，高兴！”武曌赧然地笑了笑。

申时三刻，祭祀的队伍准时在崇尊庙前站定，司宗寺和崇玄署的官员备好的太牢都已摆放齐全。太乐署的乐师们高奏《郊天旧乐章·豫和》。武曌带着臣僚们庄严地来到先祖神位，正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孰料耳边传来一个洪亮而又凌厉的声音：“且慢！微臣有事禀奏。”

武曌回身一看，是秋官侍郎张柬之，便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道：“今夜乃先灵归庙之际，有事下去再奏不迟。”

张柬之提起袍裾，来到武曌面前说道：“微臣所奏之事正关乎宗庙祭祀，恳请陛下恩准臣陈言。”

“说吧！”武曌挥了挥手。

张柬之的脸色顿然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环顾了一眼随祭的朝臣道：“宗庙乃先帝、大帝神居之所，德合天地，泽流河海，庶物和平，灵光充塞，岂容佞臣末流玷污？臣请将张昌宗、张易之逐出庙堂。”

武曌的思虑一下子回转不过来，她没有想到老迈的张柬之会在这个时候发难：“他身为奉宸令、麟台监，为何不能随祀？”

未料话音刚落，复职不久的崔玄暐出列响应张柬之的奏言：“高宗大圣皇帝神位在此，张昌宗、张易之随祀，必致大帝蒙羞。臣以为应劝二位张大人退出。”

崔玄暐一句话噎得武曌回不上话来，眼看凤目怒睁，正欲说话，孰料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出列说话了：“请陛下恩准臣等退出祭祀。臣等受陛下恩泽，只知陛下而不知李唐，不拜也罢。”言罢，他们向武曌深深施了一礼，转身离去。

太乐署的祭祀乐典旋律冲天的时候，主持祭祀的司宗寺少卿高声道：“祭拜先灵，护佑社稷，享国长久。”

然而，武曌似乎没有听见，仍然木然肃立。武钦被这种情景强烈触动了，低声说了一句：“看这节过得……”

第二十一章

洛水难载积年怨

长安开启思过心

爆竹在洛阳坊间撼天动地的时候，相王李旦已在王府大厅里坐了许久了。

昨夜守岁本就睡得很晚，但是当第一声庆岁的爆竹响起时，他就又醒了。宫娥们服侍洗漱完毕后，他就来到前厅细想昨夜祭祀的风波。

母皇不在，宗庙祭祀的主祭自然是太子李显。夜色渐沉的申时二刻，李显、李旦、太平公主、武攸宜、武延秀等都先后到了李氏宗庙门前。依照礼制，他们应先在这里祭奠李氏列祖列宗，然后去武氏宗庙祭祀。

司宗寺的官员早早地在门口迎接太子和各位王爷、大臣了，他高昂的声音在祭祀乐声中听来有些沙哑：“时辰已到，请太子殿下、各位亲王殿下、各位大人就位。”

谁知，当李显携韦妃刚刚迈进供奉着列祖列宗神位的献殿，耳边就传来武攸宜的声音：“太子且慢，臣有话要说。”

李显的脚步便倏然停滞了，回转身来看了一眼武攸宜道：“时辰已到，列祖归来，何事有祭祀要紧？待会儿再说吧。”

武攸宜一挥衣袖，穿过众人，便来到了李显的面前：“微臣所言，正为今夜祭祀之事。敢问殿下，何人是当今皇上？”

“王爷这是何意？”李显一脸的不解。

“陛下领四海臣民，御九域锦绣，德配天地，享国万世。天授元年，陛下降旨，将武氏宗庙改为七庙，依情该先往武氏宗庙祭祀，今太子逆鳞而行，意欲何为？”武攸宜大声道。

“你……”李显顿时满面通红，而身边的韦妃早已按捺不住，蛾眉横卧，双目怒视，李显生怕她说出不该说的话来，暗暗用力握了握她的手，韦妃才没有发作。

李旦见状，上前道：“除夕之夜，朝野尽欢，王爷何须计较枝节？”

“慎终追远，国之大维，焉能谓之枝节小事？陛下既已赐武姓予太子、王兄，就该以武氏血脉为耀。为何耿耿于李姓不舍，是否以为这大周江山不姓武而姓李呢？”武攸宜瞪着眼睛，他这句话噎得李旦十分愤怒，但也无话可说了。他知道自己若是意气用事，说出大周托大唐之基的话来，就恰好中了武攸宜下怀。

而武延秀也跟着武攸宜的话，指责太子无视皇上，轻慢武氏祖宗。这些话句句都刺在李氏子孙的最痛处，大家却又不便发作。

这时，武攸暨暗暗拉了拉武延秀的衣袖说道：“你一个孙辈掺和什么？还不退下？”

武延秀一瞪眼，甩开族叔道：“叔父若怕惹事，就闭口罢了。祖姑母乃当朝皇上，武氏庙祀理所当然为国祀。”

武攸暨一脸的尴尬，正进退两难间，就听见太平公主厉声道：“你怎么说话呢？乳臭未干，世事不晓，竟敢目无尊长？来人，将这不知大小的狂徒拿了。”

第一次参加祭祀的颉妍公主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双仓皇的眼睛时而瞅瞅武延秀，时而看看太平公主，及至看到禁卫执刀上前拘拿武延秀，才一下子扑到他身旁伸开双臂，对冲上来的禁卫喊道：“不可以！不可以！”

正此时，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和相王府长史姚崇穿过爆竹声匆匆来到李显面前，因为城中燃放爆竹，行道阻塞，他们绕了两条街才赶到。

两人瞬间都感到现场气氛的沉闷和紧张，又不便问李显情由，便急忙退至一边，拉过司宗少卿悄声问道：“眼看申时三刻将过，为何迟迟不行祭祀，难道不怕列祖列宗降罪么？”

司宗少卿叹了一口气，附耳对姚崇道：“本来太子都要进献殿了，建安王却提出要先往武氏宗庙祭祀。”

闻言，姚崇便明白了，他缓缓来到武攸宜前施了一礼道：“微臣有事禀奏，王爷可否借一步说话？”

武攸宜点了点头，两人便来到庙前的旗杆旁，姚崇谦恭却很明晰地对武攸宜说道：“王爷所言极是。天授元年，陛下确曾降旨将武氏祭祀改为七庙。然王爷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就在同年，陛下颁制，将长安李唐宗庙改为崇尊庙，因此，祭祀当以崇尊庙为先。微臣想，此时此刻，陛下一定是在崇尊庙献殿上香、献太牢。倘是陛下闻知王爷为祭祀先后而置气，岂不要以违旨论之？”

“这……”

姚崇笑了笑，语气益发地和缓：“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故孝悌者，国之本也，论心不论迹。李氏如何，武氏又如何，说起来都是兄弟，兄弟之间全在一个‘悌’字。微臣记得，圣历二年，陛下命武氏诸王与李氏诸王明堂盟誓，以铁卷书之。倘陛下闻之武、李兄弟为祭祀而反目，能不伤心？故而微臣以为，以崇尊庙祭祀为先，乃合陛下圣意。”

话说到此处，武攸宜自然也无话可说。

姚崇见事情有了转机，忙向武攸宜施了一礼，转身来到司宗少卿面前低语几句，于是，乐声重新响起，庄严肃穆的气氛立刻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李旦紧跟在李显后面，泪眼模糊中，似乎看见先帝忧伤惆怅的眼神，正一点一点地抚摸自己的额头，但他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涌出眼眶。

可这多年的积怨在李显那已化为锁不住的波涛，在跪向祖宗神位的那一刻都泻出了心堤：“父皇！儿臣来看您了。儿臣携润儿、蕙儿的祈福来看您了。您可记得，润儿降生，您欣喜盈胸，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排众议而立为皇太孙，赐宫宇而置属官。恩泽浩瀚，没齿难忘。可他……哎……父皇啊！儿臣心痛啊！”

“父皇！你听见儿臣说话了么？他们兄妹春秋正富，本该为朝廷尽力效命，为社稷临深履薄。然彼等语无轻重，青春早殇，儿臣无能，未尽教子之责，愧对父皇先灵。想润儿、蕙儿夫妻已拜于膝下，还乞父皇天灵，撒甘露于心，降恩泽于身，慰儿臣追念之苦……”

泪水载着不尽的辛酸，从李显的腮边流入韦香的心苑，一时间，早年得宠的如鱼得水，为皇后时的志得意满，流放房州时的度日如年，太子妃后的抑郁不申，丧子失女后的柔肠寸断，都一起涌上心头，她跟随着李显哭诉的尾音，凄然长呼道：“父皇！润儿、蕙儿冤枉……”谁知一口气堵在胸口，竟无法哭出声来。

乐师们的心也被李显夫妇的哭声搅乱了，宫、商、车、徵诸音不谐，后来干脆弦息管哑，寂然无声，献殿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李显的悲泣。

这出乎预料的情景让李旦惊呆了。这情景倘是传到长安，授武三思、张昌宗和张易之等人以柄，宫廷难免又是溅泪洒血，天日易色。他悄悄拉了拉豆卢钦望的衣袖，豆卢钦望很尴尬，作为太子宫尹，出了这样与祭祀极不协调的事情，他直感难辞其咎，更担心皇上追究下来。但他也不知怎样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局面，于是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姚崇：“大人！此事何以处之？”

“即止。”姚崇只回答了两个字，就站起来越过人群，来到司宗少卿面前说道，“岁交冬春，时换新旧，雅乐彻夜，何故中途乐止？”

司宗少卿暗暗指了指李显夫妇，姚崇装作没有看见，严厉地对司宗少卿道：“倘惹恼了太宗、大帝先灵，以灾祸谴告，你罪莫大焉！”

见此，司宗少卿顿时明白了，他惶恐地转过身去，不久，两庑间的乐声重新响起，立刻淹没了李显的哭声。

姚崇又躬身来到李显身后，耳语道：“众目睽睽，殿下却号啕不止，有失国体，即请节哀。”

其实，就在乐声重奏的那一刻，李显已经知道自己失态了。他暗地握了握韦香的手，韦香也止住了哭声。豆卢钦望不失时机地起身来到大家面前，展开祭文，高声宣读。那些礼赞贞观之治，永徽盛业，神皇伟功的雅瞻翰藻，迅速冲淡了方才的气氛，唤起新春的紫气跨过洛河，铺满神都的坊间巷闾。

其实，要说痛悲和积怨，李旦比之李显更甚。三次被迫让国，六年别殿空悬，爱妃双双失踪，时而太子时而相王，人世间再没有像他这样被亲生母亲玩于股掌之中的了。他的自尊已被母皇摧毁得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心灰意冷。可谁又能想到，母皇在前往长安之前，竟将掌管神都禁卫的要职委与自己，这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试探，又有多少是出于对母子情感裂痕的修复呢？他很庆幸，岁月将自己的情感打磨得近乎麻木，虽有些冰冷，却也是一种沉稳。

但他从昨夜回到王府后，一想起献殿中的情景，就陷入忐忑不安之中。

迎春的爆竹声渐渐平息之际，豆卢妃穿戴整齐地来到前厅，向李旦恭祝元日新岁。李旦笑着回了一句“天地同喜”，豆卢妃便在李旦的对面坐下了，她有些忧伤地看了一眼李旦后道：“年节之际，隆范、隆基兄弟却不能回京，这节庆就显得冷清多了。”

李旦理解豆卢妃的心境，她最牵挂的还是李隆基，自从窦德妃和与刘妃神秘失踪后，她就把李隆基视为己出，倾注了一个母亲全部的情感。隆儿是个重情感的孩子，他也视豆卢妃如生母。早在腊月间，她就不断打问隆儿的消息，希望在年节时，母子能在一起说说话。

“王妃是明白人。他们现今都是朝廷钦封的亲王，只有在每年十月朝觐时才能回京。随意回京，那是要担罪名的，本王的处境你也不是不知道，归来于彼无益，于本王无益。”

豆卢妃掏出丝绢，擦了擦眼角后道：“妾身明白，也不过是说说罢了。”

李旦借着晨光看去，心里就是一阵疼痛。自刘妃、窦德妃去后，豆卢妃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眼见得已失去了青春的光彩，眼角也悄没声息地爬上了皱纹。

豆卢妃的贤惠、忍让，使她总能在要紧关头提醒李旦，相王府因此而少

了许多的麻烦。现在，想起昨夜宗庙祭祀的情景，她拧了拧手中的丝绢后道：“待会儿到了东宫，还请殿下劝解太子，凡事想开些，千万不可惹恼母皇，若再来一次改立国嗣，于社稷并非幸事。”

她说的是元日清晨的“诗宴”。朝廷的宴会被定为三级，其“韵宴”为官吏饮宴，“诗宴”为王侯饮宴，“文宴”为皇帝饮宴。

“王府无事，王爷倒不如先行一步，好和太子说话，免得待会儿人多嘴杂，徒生事端。”豆卢妃又道。

李旦点了点头，转身要郭纬去备车。

辰时三刻光景，李旦进了东宫。节日的东宫，张灯结彩，煞是鲜亮，各个殿宇也都装扮一新，空气中弥漫着清晨迎春爆竹留下的淡淡的呛味，乐坊里传来盈耳的笙竽吹管，丝竹缠绵。宫娥和太监们对面而立，从庄静殿前一直排到司马道口。在他们的后面，是宫廷禁卫组成的阵列，一个个披甲戴盔，雄姿勃勃。每隔一段路，都有一位领班的太监或宫娥负责招呼前来拜年的臣僚。

李旦的车子刚刚停在司马道口，立刻就有几名太监上前行礼道：“恭迎相王殿下。”

王晖见是李旦夫妇，忙快步上前，大礼参拜道：“老奴恭迎王爷、王妃殿下。”

李旦挥手示意王晖平身，王晖道谢后接着说道：“太子殿下正在庄静殿中，王爷、王妃请。”

李旦一进殿门，就拉着豆卢妃跪倒在地：“臣弟恭贺太子殿下新春之喜。”

这是场面上的礼节，李显知道，不行这礼，其他的都无法继续，他只有欣然接受。然后，才以皇兄和嫂子的身份邀请他们入座。宫娥们鱼贯而入，送上新春茶点，顿时，茶香弥漫，年味儿也越发浓了。

李显兴致勃勃道：“为兄从江南带回一盆兰花，现开得正盛，就在别殿放着，兄弟若有兴一观，为兄奉陪。”

于是，四人便一起来到别殿。只见中央那盆兰花开得甚是雅致，花枝很繁密，整整有二尺高，紫色的花朵散发的淡香在大殿的各个角落弥漫。李显解释道：“此兰乃腊月有人自南国带回，原是放在暖房里，故而开花了。”

韦妃拉着豆卢妃的手插话道：“不就是一盆兰花么，兄弟若是喜欢，待会儿席散后随车带走就是。”

“岂敢！岂敢！既是有人送给皇兄，自是有缘由的，为弟就不掠美了。”李旦急忙摆手。

韦妃说话随意，笑道：“难不成兄弟担心本宫夺了你的心爱之物不成？”

“姐姐说笑了。哪天臣妾接姐姐过府上去，有喜欢的宝物尽管拿去。”豆卢妃忙解围道。

大家便一阵脆笑。然而就在这时，李旦脸上的笑容倏然隐退了。他发现在大殿的另一头的案几上，竟然竖着两尊牌位，上面写着李重润、李仙蕙和武延基的名字。

李旦沉默了片刻，问道：“皇兄这是……”

“润儿……”还未开口，李显已是泪流满面了，“唉！他们兄妹去了，母皇无安葬旨意，为兄只有在这里为他们设置灵位了。”

“自古及今，未有如母皇如此对儿孙大开杀戒的。善恶有报，本宫料定她不能善终。”韦妃接上李显的话茬。

“爱妃思子心切，本宫深解，然须谨言，万不可祸从口出。”李显连忙瞪了一眼韦香，随后看着孩子们的灵位，自己也忍不住感叹道，“为兄至今仍不能相信润儿和蕙儿已经离去，似乎总能在这宫中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欢笑的身影。尤其是到了夜间，为兄总感到他们就站在门外，披风戴霜，瑟缩发抖。可开了殿门，除了值守的太监，就是穿过林的风声。旦弟，你说说，他们怎么就走了呢？”

李旦能说什么呢，只能陪着流泪。他暗暗打量皇兄，禁不住感喟生活的残酷。刚刚年过四十五岁的李显，短短几个月，鬓角就撒上了银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豆卢妃也牵着韦香颤抖的手，尽力安慰着。

突然，韦香松开豆卢妃的手，来到李显和李旦面前道：“陛下临行长安前，不是降旨旦弟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么？”

李旦很诧异，不知韦妃为何忽然提起这件事呢？他点了点头。

“现今陛下在长安，对神都鞭长莫及，旦弟何不借此机会兴师兵谏，逼迫陛下还政于李唐？也好雪天授以来宗室被害的耻辱。”

韦香这话一出，大家都大惊失色，李显更是着急得直跺脚。

李旦看着韦妃圆睁的杏眼，似乎看到母皇的影子，而韦香并不等他回答，紧逼一步说道：“机不可失，错过了这个机会，将会铸成遗恨千古的大错。”

“王妃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要陷本宫于不孝么？”李显脸上写满了惊恐。

韦妃横着眉毛道：“臣妾也是为李唐宗室着想。这江山乃高祖兴业，太宗创业，大帝励精图治而来，他武士彠无非一将，武曌凭什么以周代唐呢？”

李旦示意豆卢妃关了殿门，回转身来对韦妃道：“尊嫂所言，也是实情，然则，此时朝局纷乱，如母皇不来执政，则奸佞得逞。故臣弟辞让政事，也是为了朝廷。”

韦妃不以为然：“旦弟此话似有言不由衷之意。当时陛下虽立旦弟为帝，却囚之别殿，不许过问朝事。皇帝空悬，太后霸朝，可谓一鹞入林，鸦雀无声。本宫相信，辞让之举，旦弟也是实出于无奈。”

李旦便语塞了，他其实与李显是一个心思，就是绝不能违背孝道，兴兵讨伐母皇。而且他深感此时举兵，亦非其时。他看了看李显，又分析道：“皇上虽委臣弟主持左右羽林大将军事，可她为何又将武攸宜留在了神都？武攸宜与府卫经营长久，盘根错节，爪牙耳目甚多，焉能轻易听令于臣弟？还有一个武延秀，说不定彼等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东宫呢！一旦动起刀枪，非死即亡，不唯李唐恢复几成泡影，你我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听完李旦这番分析，韦妃双手就在胸前反复摩挲，她的确没有想到武攸宜、武延秀这一层：“如此说来，李唐宗室只能如此了么？”

李旦摇了摇头：“臣弟记得先祖老子有言：‘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昔者孙仲谋怂恿曹孟德称帝，孟德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母皇现为武三思、张昌宗和张易之等奸佞所惑。彼等数度蠢动，欲封二张为王，吾等何不推波助澜呢？”

李显的眼睛一亮，顺口道：“旦弟是说，踞二张于炉火上焉？”

李旦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道：“这也是尽孝，母皇春秋高，身边不可无分忧之臣啊！”

李旦并没有说明此议是出自李隆基之口，他只是强调，待会儿宴前，此议由李显率先提出，随后作为一道奏章，由姚崇草拟后送往长安。

“此乃最重之新春大礼也。”李旦最后又补充了一句。

这时候，王晖在门外禀奏：“各位王爷和大人都到了，现在庄静殿中等候呢。”

“为兄不欲外人知润儿、蕙儿灵位，故吾等从后门出去。”说完，李显又对王晖道，“本宫一走，你立即锁上前后殿门，任何人不许进来。”

“遵太子旨意。”

东宫的“诗宴”整整持续了三个时辰，其间除了丰盛的佳肴山珍外，还上演了盛大的乐舞。乐舞的歌词乃武曌所写，太乐署经过精心排练，一套随武曌去了长安，一套留在了神都，不过出于礼制的要求，在人数上较之长安少了很多。

宴会的最后，李显端起酒杯道：“诸位爱卿！自陛下返归京师后，本宫夙夜思念，寝不能安。陛下春秋高，左右不能无股肱辅佐之臣分忧。奉宸令、麟台监，风流云集，龙跃凤鸣，如日中天，乃母皇左右股肱，故本宫与相王商议，决计上疏陛下册封二位大人为王，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这消息如一石击水，引得一阵哗然。武攸宜和武延秀不禁有些失落，这谏言本该是由他们提出的，却让李显抢在了前面，于是只得率先响应了倡议。

武攸宜道：“太子所言，正是臣之所愿。臣将在上疏上签名。”

武攸暨很不解，早年踌躇满志，扬言要将社稷赠予韦玄贞的太子，如今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跟着武氏叔侄的脚步，便很不自然地看了看身边的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并未理会他，而是站起来高声道：“本宫以为，殿下所举，深得人心。本宫早有此意，故而与安定郡王必是要签名的。”

不管李氏宗室和武氏家室对李显的动议怀着怎样的心态，但在朝臣们看来，他们倒在这一次是戮力同心了。太阳快下山时，新春宴会才结束，朝臣们纷纷出了东宫，打道回府。

豆卢钦望和姚崇被李显留下，他们商议如何将上疏写得入情入理，让母皇凤心欢悦。一切拟定以后，二人乘着元日新春的喜气走在了司马道上。豆卢钦望不无感慨地说道：“不知道陛下对这道上疏将会如何看？”

姚崇摇了摇头说道：“依在下观之，陛下必是要拒绝的。”

“这却是为何？还请大人明示。”

“当然，从内心说，陛下也许欣然愿册封二张。然毕竟彼等系男宠，此朝野尽知之事，陛下何等聪明之人，她总得试探舆情啊！”

“大人言之有理。”豆卢钦望点了点头。

姚崇眨一眨眼睛，就诡谲地笑道：“太子殿下这一出戏演一场不行，恐怕还要多演几场才能奏效。”

姚崇的感觉一点也没错。

上疏是由东宫四品侍卫狄光远专程以六百里快马送到长安的。临行时，李显特别叮嘱，上疏先送到武三思那里，如果梁王没有异议，即可签名呈送陛下圣览。但后来武曌只看了一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批了“缓议”两个字，就束之高阁了。

除了武三思和上官婉儿，张易之兄弟自然是最先看到皇上的批阅的，这让他们很不解，也很郁闷。

不管心境怎样，长安的元宵节还是以它不同于神都的风韵而来了。

武三思督促司常寺精心地安排了武曌到望仙门楼观看元宵夜景。二张、苏味道、张柬之、崔玄暐、武懿宗以及刚刚调回京城任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的唐休璟、知制诰上官婉儿等陪同。

暮色刚刚降临，大小街巷便成了灯的海洋。千姿百态的花灯，有的悬挂在大门前，有的悬挂在亭榭间，有的干脆就挂在树梢，恰似万朵春花绽放，使得月色都显得黯然。尽管新春最隆重的时刻在元日，因为那是对祖先恩德的追忆，对未来的期待，但是在长安，元宵才是新春的高潮。这一天，城内的才子佳人、高官显贵，往往要乘车前往郊外观看花灯，而城外的百姓也纷纷进城感受灯市的繁华，因此，朝廷命令，这一天的城门彻夜敞开。武曌平日理政的疲惫也被眼前的绚烂华彩驱散了，随口问在一边的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苏味道：“如此好景，爱卿焉能无诗？”

苏味道起身，略思片刻后道：“微臣小吟一首，请陛下指谬。”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好诗！朕要赐你御酒一杯。”

苏味道连忙谢恩，他虽官居宰相，可处理起政事来，远不及姚崇、张柬之应付裕如。也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他才有一种池鱼归渊的自在，也才能真正在朝臣心目中赢得尊敬。

武曌又转身问上官婉儿：“今夜可有诗？”

上官婉儿嫣然一笑：“启奏陛下，微臣白日阅看奏章，有些疲累。随奉一首，献丑了。”

阳祛寒气去，灯逐明月来。

遥知三月里，桃花丽人裁。

武曌笑道：“苏卿诗虽好，但只写一时盛景。知制诰此诗写得很有气势，连类绵延，看到来日春色，境界高出一筹矣。”

张柬之是第一次陪同皇上观灯，深感皇上虽一女主，却于吟诗中因会发明，语出精湛。

武曌再转脸看去，不远处夏官尚书唐休璟却是昏昏欲睡的样子，便问道：“唐爱卿在西州久矣，未曾有过此景乎？”

唐休璟为自己的走神很不好意思，道：“异族之节，与我中原之节殊异，微臣确是初见。”

“爱卿数十年戍边卫国。此次回京履职，还要多有谏言。”武曌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

唐休璟戎马一生，一听皇上询问起武备，立刻来了兴趣，趁势说道：“微臣奉调回朝，巡察复位，见将军皆华发垂老，少有少壮。微臣谏言设置武举，选拔将才，如此则远可以御强兵，近可以备吐蕃、突厥之扰。”

“爱卿此言正好，此事就由爱卿与武三思、姚崇、崔玄暐议定，呈朕审阅。”

“微臣遵旨。”武三思见点到自己，忙应和道。

整个观灯过程中，张昌宗和张易之一直都是沉默不语，武曌知道，他们的心结在封王上，便也没说什么。

子时时分，在长安东市、西市坊间撼天动地的爆竹声声中，武曌回到了紫宸殿。

司宫监在她回来之前已将木炭火烧得红红的，一进殿门，融融暖气就扑面而来，仿佛春天就在窗外。

一回到紫宸殿，武曌被诗情抚慰的心立刻又陷入了难言的孤独和寂寞。她咬了咬下唇，就觉得这个夜晚绝不能这样过，它该属于自己。她唤来张尚宫，要她传宫娥来为自己沐浴，又让武钦到别殿传来二张兄弟。

热腾腾的水汽弥漫在武曌周围，疏通着她的每一条血脉，洗淡了她苍老的痕迹，仿佛经过一次补水，那些凹进去的沧桑又恢复了活力。武曌闭上眼睛，一任宫娥们小心翼翼地将透亮的、洁净的水洒在她的身上……这场洗浴持续了半个时辰，武曌才在宫娥们的伺候下出了浴盆，上了皇榻。

张尚宫很适时出现在帷帐外，轻声禀奏道：“奉宸令与麟台监已经沐浴更衣，现正在别殿候旨。”

“宣他们进来。”

张昌宗、张易之刚刚洗过的躯体，浑身上下都有不尽的蒸热在膨胀，特别是那白玉般的肌肤，在新岁的灯光下，绸缎一般闪闪发光。

可张昌宗很快发现，春药也顶不住心境的郁闷。武曌就很不高兴了：“你怎么了，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张昌宗打了一个寒战道：“六郎该死，六郎该死。”

武曌纤细的手指点着张昌宗的额头说道：“你那点小心思朕要是看不出，就枉为人主了。你不就是惦记着那个‘封王’么？朕就不明白了，一个亲王的封号对你就那么要紧？朕赐你等田宅无数，美玉盈室，又追封你父亲为襄州刺史，难道不比这个虚衔强？”

“陛下！”张易之给了武曌一个吻道，“微臣对陛下之心，天日可鉴。然微臣总是在想，除夕夜那个张柬之凭什么对微臣说三道四，不就是看不惯微臣在陛下左右伺候么？微臣是想，如今太子、相王、公主均上疏陛下册封，也是人心所向。”

武曌斜睨了一眼张易之道：“你等说来也算是官宦世家，为何对政事人心茫然无知？你如何就断定太子上疏是出自内心呢？朕还要看看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张昌宗、张易之这才多少有些理解了，武曌便道：“时间不早了，你等回府去吧。朕还要提醒你等，朝臣之间当戮力同心，共固社稷。若再搬弄是非，朕定斩不饶。”

张昌宗兄弟走了，大殿里恢复了寂静，可武曌却睡意尽消。她问自己，太子为何忽然也提出要封二张为王，是因为李隆基么？

报晓的时候，武曌才迷迷糊糊地睡去。她在梦中看到了高宗，他看上去面色很红润，完全没有生前病恹恹的样子。他来到武曌榻前，告诉她李重润、李仙蕙和武延基都在自己膝下，终日诵经念佛，他还埋怨她不该负气与他们诀别。武曌脸上有些发热，道：“他们非议朝政，臣妾不得已而为之。”

“真的如此么？朕在仙界俯瞰人间，目及八荒，天后一举一动朕看得清清楚楚。你年过七旬，该是急流勇退，追往思过之时了。”李治说完这些，停顿了一下又道，“除夕夜张柬之之举，壮怀激烈，忠贞可嘉，天后不可妄生问罪之思。否则，朝纲大乱，生灵遭劫，圣朝危矣。”

“陛下！臣妾……”

然李治没有答应，转身而去。武曌欲起身去追，可眼前只有云霓翻卷，旭日临空，照得她睁不开眼睛。

“陛下……”武曌一使劲，忽然就醒了。

“陛下！”张尚宫听到声音赶忙进来，武曌应了一声，问道，“朕昨夜睡得晚了，朕刚在梦中说了什么？”

“皇上刚才在梦中呼唤陛下。”张尚宫小心翼翼地回答。

“唉！朕梦见先帝了。”武曌长长地叹息，“现在是何时辰？”

“启奏陛下，辰时二刻。”

“哎呀！朕睡过了。快扶朕起来。”

张尚宫急忙招呼宫娥进来为武曌梳洗装扮，等她在案头刚刚坐定，武钦就进来禀奏：“东宫四品侍卫狄光远求见，现在塾门候召。”

“宣狄爱卿来见。”

狄光远是来向武曌辞行的，在返回神都前，他希望能得到武曌对太子、相王等上疏的回音。武曌很关切地询问了狄光远母亲的境况，在得知狄仁杰去后，狄光远兄弟膝下尽孝，老夫人身心康健后，她很欣慰：“狄公一世，光明磊落，功绩辟伟。朕望爱卿以你父为楷模，效忠朝廷，光耀门庭。”

“微臣谨遵陛下旨意，牢记父训，不敢懈怠。”

武曌从案头拿起一封书札，要武钦递给狄光远后道：“回去告诉太子，多思国政，勿生他念，封王一事，暂缓图之。”

狄光远告退以后，武曌想起昨夜的梦境，一整个上午便再也没有心思批阅奏章了。梦中李治的音容使她油然想起了感业寺。日月流转，自永徽二年回宫以后，恍惚五十二年了，她再也没有到过那曾让她感伤的寺院。而当年情同手足的明霁法师，在她后来的追杀下，辗转漂泊，最后也在神都郊外的西山圆寂了。她顿然萌生了要去感业寺看一看的想法，便立即要武钦传话下去，命司宾寺崇玄署知会感业寺，准备迎接圣驾。

第三天，武曌一行便起程前往感业寺。这一回，她没有感伤，没有离愁，车驾载着他，警跸护着她，仪仗开道，奉御驾车，向北而来。

这是自去年十月回京师后她的第一次出行，她破例没有让二张陪伴，而宣了武三思、张柬之、上官婉儿随行。

武三思一听说上官婉儿随行，心中自是十分高兴。他早早地来到紫宸殿前等候，远远地看见上官婉儿出现在门口，便兴冲冲地上前打招呼：“知制诰亦奉旨前往？”

上官婉儿莞尔一笑道：“明知故问。”

张柬之这次被宣随皇上去感业寺，这让他很是意外，除夕夜他厉声进言

将二张排除在随行祭祀的臣僚之外，原是准备接受皇上降罪的，不想后来却风息浪宁了，这使他想起狄仁杰曾对皇上给予的“荦荦大端”的评价，看来狄公所言非虚啊。他猜想，皇上点名要自己随行，绝非无意触机之举，定是有朝事咨询，搞不好就与太子上疏册封二张有关。他正这样想着，就见武三思过来了。

“张大人到了？”

“王爷安好！”张柬之打拱回礼。

两人寒暄几句，武三思随口问道：“太子、相王上疏言及册封司仆卿与麟台监张大人为王，大人作何想？”

“此事下官也只是听说，并未见到上疏，不过，依下官……”张柬之一句话没有说完，就听见耳边传来武钦尖细的嗓音，“陛下有旨，移驾感业寺”，张柬之便中断了自己的话，转身迎接皇上去了。

“老奸巨猾！”武三思望着张柬之的背影骂道。

立春才半个多月，北国还是冷风凛冽，加之关中去冬无雨，天气就显得干冷。感业寺山门前的两棵杨树光秃秃地站在天地间，明静法师早已圆寂，在寺院后面的塔林长眠二十多年了，现任感业寺住持的明月法师率众女尼在山门前迎候。

当警跸、禁卫们在寺院周围散开后，武曌被宫娥搀扶着下了车辇。当武曌和明月相对时，两人倏然就回到了贞观二十三年那个忧伤的日子，回到了永徽初年在一起的时光。当年颖悟绝伦的明空如今是万里江山的君主了，却也老了，而那个大大咧咧，被武曌视为没心没肺的明月也是一脸的皱纹了。

今非昔比，明月自然不能再以姐妹相称，而且因为明霁的出逃，使她对武曌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于是，一切都归于刻板和程序，明月双手合十道：“明月率寺院众尼恭迎吾皇陛下万岁万万岁！南无华严经。”

“南无华严经！”随着众女尼的颂声，武曌的眼睛模糊了，明月又道，“请陛下到寺内饮茶。”

走进茶室，早有职司将上好的云雾山茶奉上，武曌和随行的臣僚呷了一口茶，顿时余香满口。明月一边品茶，一边介绍道：“佛门清静，不染荤腥，故而以饮清茶为上。”可明月刚说完，就觉得自己有些好笑，当年武曌在寺中待了将近两年，焉能不知这个？

“一如往日一样的清香怡人。”武曌倒是没有在意。

这时候，一位职司的身影在门外晃了一下，明月便道：“今日恰逢鄙寺说法之日，陛下稍等，贫尼去去就来。”

武曌看了看随行的臣僚后道：“既是来到寺中，不妨也去听听，感受我佛慈悲。”

于是，在明月陪同下，一干人来到了法堂。

在法坛上说经的是一位中年女尼，看上去大约刚过三十岁，然而，于华严宗却是十分精到。她今天讲授的主题是“忏悔罪业”，她从世间人为何无法跳出三界，讲到前世今生的善缘和恶缘；从冤亲债主讲到精进忏悔业障。她的眸子平静如水，可是当讲到“六道轮回之根孽，在众生与众生之间冤冤相报，相互还债，无有边际”时，眼眶里就湿漉漉的，这情景让武曌心弦悠悠颤动，想当年自己坐在法坛上时也不过二十六岁，一时间百感交集。

在讲述了“作法忏”、“取相忏”、“无生忏”三种修行之法后，那位中年女尼很虔诚地说道：“各位佛姑，贫尼这里要告诉诸位，往昔苍生所造之罪业，倘不想尝相报之苦果，则定要精进忏悔业障！何谓忏悔？一言以蔽之，忏者，发露昔日之旧恶；悔者，知错而知其所以错也。忏悔之合，即求冤亲债主之宽谅，世间至无冤孽矣。”

走出法堂，明月问道：“陛下可要放生？”

“初春时节，寒意料峭，能放的大概只有鱼儿了。”

于是，一干人便又来到放生池旁，各选了一条鱼放入池中，又撒了些鱼食进去，方返回方丈茶室。

正午的太阳驱散了晨间的寒意，春阳亮亮地照着寺院，一切都在悄没声息中葳蕤勃发，尤其是枝头杏花的花苞，已隐约可见红萼点点。在砖砌的小径上缓缓漫步，方才说法的声音还如“佛乐”一般在武曌心头回旋，那“忏悔”二字恰如两盏心灯，照着她的胸臆。难道人来到这世间，真注定要冤冤相报么？而武三思却在这时候打断了她的思绪。

“近日朝臣中有为扬州徐敬业、豫州李贞谋反案之余党鸣冤叫屈，以为陛下肆意牵累众人。微臣以为，为反贼张目，罪同谋反，当依律严惩。”

“哦！有这等事？”武曌转过脸来问张柬之，“爱卿在秋官署，掌管刑狱，如何观之？”

张柬之捋了捋美髯道：“方才法师讲到冤冤相报何时了，臣深以为然。夫儒家讲究宽容，荀卿子曰：‘接人用抴，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大事也’，佛学讲究‘消业’，门不同而其理一也。徐敬业、李贞父子伏诛多年，余众多为胁迫所为。故而臣以为，陛下当赦免其罪，天下闻之，必称颂陛下宽仁厚德。”

武曌侧目打量张柬之，就觉得狄仁杰慧眼识人，他的一番言语入情入理，很对自己的心思。看来，确如狄仁杰所言，柬之有宰相之才，便点

头道：“爱卿所言，正合朕意。知制诰替朕拟敕，告言扬州、豫州、博州余党，一无所问，内外有司不得再理。”

这个旨意给了张柬之很大的鼓舞，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把另一个重大事件提到了武曌面前。他近前一步拱手道：“臣闻陛下已知来俊臣之奸，并处以极法，微臣作为秋官侍郎，乞陛下恩准详察来俊臣所推狱案，纠正狂滥，甄别是非。”

此话一出，立即遭到武三思反对：“张大人此议，未免节外生枝，来俊臣虽奸佞，未必所断之案皆冤狱，倘遇事都要详察，岂非危乱朝纲？”

张柬之正要申辩，耳边却传来武曌的声音：“三思此言差矣。来贼酷刑之下，焉无冤案？朕意，由张爱卿总理，监察御史苏颋协理，甄别来贼审案的真伪，昭雪冤情。”

“微臣遵旨。”张柬之不失时机地表示皇上英明。当他侧目看去，武三思的脸拉得老长。

从感业寺回来后，武三思又几次谏言册封张昌宗和张易之，却都被武曌搁置了。

转眼到了七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姚崇从神都来长安觐见了。

君臣相见，武曌询问了神都朝野诸事，姚崇一一回答，言说太子秉承陛下旨意，悉心署理神都政事。说到李显、相王和太平公主请封二张之事，武曌问道：“爱卿对此请如何看？”

姚崇不假思索地答道：“殿下此议，乃大孝大忠之举。陛下春秋日高，长安、洛阳迢迢千里，殿下欲行孝而不能及，于是望二位张大人为陛下分忧。”

武曌“嗯”了一声，却没有了下文。姚崇猜想，皇上一定是心动了，可良久之后，武曌却说道：“太子之议且不去论，爱卿以为可册封否？”

自打离开神都那一刻起，一路上，姚崇都在思索如何应对皇上。他已经很清楚太子的用意了，也明白二张根本不具备册封王侯的资格，若是依了太子的谏言，必然冷了前方功臣的心；而武曌出于对男宠的私情，很可能接受太子的谏言，恣意要册封。他担心的是，这种滥行封赏会导致君臣离心。可如今他忽然发现，皇上在这件事情上并不似自己想象的那样，皇上其实也举棋不定。他知道，自己说话的时机到了：“微臣记得贞观年间，太宗于凌烟阁图写二十四功臣时，其异姓王皆出将入相，或驰骋疆场，被坚执锐，屡立战功；或辅佐圣主，挽狂澜于既倒。即如李□者，身后也不过册封为英国公。请陛下权衡，二位张大人与李□相比，孰伟？”

武曌听得很认真，心想这姚崇受狄仁杰的影响颇深啊，特别是以李□为

镜。此人在显庆年间屡次对她的支持，至今历历在目，虽说他去世后国公是皇上册封的，但是出自武曌之意。她离不开二张，但大周的天下更重要，她需要股肱臣僚为社稷竭忠尽命。

眼前这个姚崇，真是聪颖过人，他不但坚定了自己放弃封二张为王的意念，而且为自己打开了思路："爱卿所言，亦朕之所虑也。朕会斟酌的。"她暂时放下这个话题，却问起朱敬则其人来。

这朱敬则乃亳州人氏，祖辈均以孝义名世，咸亨年中（公元672年），高宗闻其美名召见他，拟擢拔任用，但被中书舍人李敬玄所贬毁，只授了洹水县尉。长寿中，任右补阙。

"近来张柬之向朕举荐正谏议大夫朱敬则，爱卿以为如何？朕记得，就是他曾上疏指斥来俊臣用法严酷，诬良为奸，提请朕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朕当时以为善。"

"张大人之言甚是。朱敬则恪尽职守，朝野传为美谈。故臣也以为其堪当大任。"

闻言，武曌便很高兴姚崇在她徘徊之际来到了长安，当下要武钦知会御膳房，赐宴宫中，并要武三思、张柬之作陪……

姚崇在长安逗留的日子，游历了周围的山川秀景，又在唐休璟的主持下，与崔玄暐等夏官署官员议定了武举的科考项目。到他于七月底离开长安时，皇上已经下旨，册封张昌宗为邺国公，张易之为恒国公了。

第二十二章

回思路徘徊曲折

谏诤臣又遭贬谪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七月，谏议大夫朱敬则以同平章事之位跻身宰相行列。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者了，从初任洹水县尉走到今天，他耗费了几乎半生的时间。与他一同起步的许多人早已入阁任相，而他总是壮志难伸。因此在接到皇上的制书后，他感慨盈胸，满心都是说不尽的辛酸。

与他同时任为同平章事的，还有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璟。

他听武钦说，此次自己能够入阁，得益于两个人，一个人是秋官侍郎张柬之，另一个人是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姚崇。而年已七十九岁的张柬之

却没能拜相，这让朱敬则内心很是不安。于是，在七月的一天，他专程到秋官署拜望张柬之。

“张大人翼戴兴运，谟明帝道，沉厚多谋，资质才干在敬则之上，如今却才高运蹇，令弟深为忐忑。”

张柬之却将这一切看得很淡然，抚着朱敬则的肩头道：“大人不必如此想，我等出仕，未为稻粱谋，乃在国之兴昌。”

朱敬则就愈益感佩张柬之的品格：“大人襟怀，可以容海，日后，敬则还要仰仗大人。”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人见面后没多久，他就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

张昌宗和张易之举报，说凤阁侍郎魏元忠曾与司礼丞高戬私下密谋，说陛下老矣,不若挟天子为久长。武曌闻之大怒，严令秋官署将魏元忠、高戬下狱。

散朝以后，他追上张柬之，十分疑惑地问道：“魏大人与高戬密谋挟持陛下，大人以为可信么？”

张柬之左右看了看道：“老夫决然不信。想想，高戬乃太平公主男宠，此为朝野尽知之事。魏大人一向谨慎，焉能与一司礼丞谈及此类秘事，显系陷害。”

“那魏大人究竟为何事得罪了太平公主？”

张柬之长叹一声道：“他哪里是得罪了太平公主，是因为他阻挡了张易之的兄弟张昌期的仕路。尤其是近来皇上多病，二张担心有一日陛下晏驾，自己被魏元忠所诛，故而罗织罪名，张昌期之事不过是个由头而已。”

说起来，这还是在八月的朝会上，天官侍郎崔玄暐陈奏，说雍州长史薛季昶年迈，亟待选勤廉之官接任；而夏官署也陈奏，西突厥之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奏请朝廷商议应对之策。

夏官尚书、新任同平章事唐休璟便出列道：“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陛下可命安西诸州兵马接应，利用西突厥内讧之机，正好固边。”

大臣们没有任何异议，皇上也通过了唐休璟的谏言。

可当武三思提请皇上以张易之之弟张昌期代雍州长史薛季昶之时，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

首先是苏味道积极响应武三思道：“张昌期者，恒公之弟也，定然能够胜任。陛下得人矣。”

武攸宜随后便附和道："苏大人所言甚是，张大人年轻少壮，相貌堂堂，正乃国之栋梁。"

朱敬则刚刚入阁，又长期在国史馆供职，对于任吏景况知之渺渺，见大家都赞同张昌期，便迎合了众论。唐休璟也附和了武三思的谏言，他本是武将，毕其一生精力保境戍边。对于朝堂奥妙，他不甚了了。

但这种时候，武曌总是十分注意听取魏元忠的意见："魏爱卿为何一言不发呢？"

魏元忠见皇上问话，便不假思索直言道："若论知雍州，朝臣中无如薛季昶者，彼于任内，惩治豪强，除暴安良，辖内百姓安居乐业，朝野誉为历任长史之佼佼者。微臣不解，为何陛下要撤换他。"

"薛爱卿老矣！"

听闻陛下如此感慨，魏元忠就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依稀记得，当年任洛州长史时，张易之之弟张昌仪借其兄之势，每次都以主将的身份听事，他的前任敢怒而不敢言。魏元忠到任后，第一次就怒斥其不懂法度，由此也得罪了张易之。还有一次，张易之的家奴恃主威势，当街殴打百姓。恰逢魏元忠从此经过，严令侍卫杖杀之。当时由于证据确凿，皇上只有责备张易之了事。如今已是他第三次得罪二张了，看来必遭弹劾了。

但是，他更知道雍州位置的重要，不能为了迎合皇上而置社稷大计于不顾。他把所有的顾忌都抛到一边，直面武曌道："昌期年少，不谙吏事，其在岐州任刺史，巧取豪夺，置百姓疾苦于不顾，以致岐州户口逃亡殆尽。雍州京畿，事任繁剧，他当然不如薛季昶强干习事。"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发现皇上面呈愠怒之色，宰相们也都用吃惊、担忧的目光暗地打量着他，朝堂上的气氛一下子凝住了。

张柬之在此刻，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魏元忠一边："魏大人一向知人善任，臣以为魏大人所言甚是。"

崔玄暐也跟着张柬之的话道："微臣也以为，魏大人之言顾全了大局。"

"那你们就是说朕错了？"武曌横了横眉毛。

"微臣不敢。微臣只是觉得魏大人言之有理。"张柬之见武曌震怒，连忙辩解。

"张大人绝无此意，请陛下明察。"魏元忠也急忙为张柬之开脱。他何尝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呢？

前些日子，他刚一回京，张柬之就兴冲冲来府上拜访，说皇上七月去了

感业寺后，情绪大变，赦免了扬州、豫州反叛余党，甄别了来俊臣时期的冤案。

魏元忠在感动之余，却没有特别轻松。皇上执政五十多年，积习日久，要一下子改变确实很难。但他自觉还是比较了解武曌的，因此，在陈说了理由之后，他很坦白、也饱含情感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声音有些发颤道："自先帝以来，臣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

武曌黑着脸，没有回应魏元忠的话，宣布散朝。

走出含元殿的时候，魏元忠的脚步分外沉重，甚至有些僵硬。

张柬之想到此事，便接着道："谁又知道，过了几天，不但张昌仪被任为尚方监，而且还发生了举报魏元忠意图挟持陛下的案子，还举出高戬为证。唉……"

"难道就没有转机了么？"朱敬则又问。

"也不是没有转机。陛下口谕，要魏大人与张昌宗廷辩。如有第三方佐证，也许可以洗清冤情。不过，其人须得秉正刚直，实事求是，不妄言，不谄媚才行。"张柬之顿了顿，又问道，"大人可知昔者汉朝窦婴、田蚡廷辩的故事么？"

朱敬则点头道："下官此前终日在国史馆，焉能不知？想那窦婴自恃有先帝诏书护佑，对廷辩并不惧怕，孰料府令受贿变节，藏了诏书，以致他百口莫辩，冤死狱中。"

"焉知我朝没有受贿作伪证者？"张柬之叹了一口气。

二人正说着话，就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呼唤："二位大人慢行，下官有话要问。"

张柬之回头一看，是凤阁舍人宋璟从赶上来了。

这宋璟年方四十，生于龙朔（公元663年）二年，眉清目秀，却留着美髯，人称"髯公"。 他年少便博学多才，擅长文学。十七岁中进士，首任义昌令。刚过三十岁就任了监察御史，现在做到凤阁舍人，以职掌制诰。然而，自从武曌用了上官婉儿以后，其人就清闲多了。平日不显山，不露水，但在张柬之的印象中，此人做事明析毫厘，擘肌分理。

张柬之和朱敬则停住脚步，等宋璟来到面前后问道："大人有什么事？"

宋璟左右看了看，小声道："方才下官走得晚了些，听到武三思、张昌宗、张易之几位说，不仅高戬知道魏大人所言，张说也知道，他们欲在明日廷辩时召张说出来做证。"

“张说……是曾与张昌宗、张易之、李峤等一起编纂了《三教珠英》的张说么？现与宋大人同为凤阁舍人？”朱敬则有些疑惑道。

见宋璟点了点头，张柬之耸了耸肩，摊开双臂道：“看！果然不出在下所料。”

再问到宋璟与张说的关系，宋璟道：“其人性烈如火，自命清高，且好利贪财。不过，与在下官倒还有些机缘，平日交往较多。”

“大人的话，他听得进去么？”

“可以一试。”

张柬之随之对宋璟附耳密语几句，宋璟点了点头：“下官明白了。”随后，他就向两位告辞走了。

见此，朱敬则便问道：“大人刚向宋大人说了些什么？”

张柬之皱着眉头道：“成败就在这张说，他能不能秉持公正，出以公心，现在还尚未可知啊！”

朱敬则明白了，也为自己在朝会上贸然站在张昌期一边而惭愧不已，当即表示：“下官既然进入内阁，就不能听任忠良遭诬。明日廷辩，下官将仗义执言，为魏大人辩冤。”

再说这张说刚送走张易之的府令，便屏退左右，打开了府令送来的锦盒，里面竟是一尊金佛，那闪闪的金光刺得他都睁不开眼了，他的脸色也随之不大自然了。张易之遣府令登门的来意不言自明，可平心而论，他哪里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呢？但是他若执意不从，不唯得罪了二张，更会惹怒陛下。他正犹豫间，就听见府令慌慌张张地在门外禀报：“凤阁舍人宋璟过府来了，现正在前厅等候。”

张说闻报，急忙收拾起礼品，藏之密处，平静了一下心境，才来到前厅。一进门，他就抱拳道：“不知贤兄到了，未能远迎，还请恕罪。”

两人互相客套了一番，然后坐定，张说让丫鬟奉上了好茶便道：“你等退下吧。”

在凤阁舍人中，其他几位张说都看不上眼，就是与宋璟很谈得来。这全是因为宋璟其人颇有才华，且品格高洁耿直，颇得阁中同僚称赞，即使与同僚稍有嫌隙，他也总能及时化解，让人如沐春风。

张说笑道：“什么风把贤兄吹到寒舍来了？”

宋璟也不遮掩，直言道：“金佛之风啊！”

“他是如何知道此事的？”张说心中暗惊。

其实宋璟并不曾知道二张送了些什么，只因为本朝时兴送佛，他也是顺口一说罢了，孰料却歪打正着。张说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瞒广平兄，方才张易之遣府令前来，确是送了一尊金佛。”

宋璟也很是惊讶，便道：“如果在下没有猜错，张易之必是为魏元忠一案。”

见张说没有否认的意思，宋璟又问道：“请问贤弟年方几何？”

张说不解道：“贤兄为何问及这个？你我同在凤阁，难道不知为弟刚刚过了三十六岁？”

“贤弟正是风华正茂、前程无量之时。故而，有些话在下就不能不说了。”

张说道：“阁中人谁不知你我交好，贤兄有何话不妨直说。”

宋璟亦不再客气道：“魏大人一案，是非十分清楚。本就是蓄意诬陷，无中生有。魏大人一朝名相，岂能与高戬之辈谈论朝事，更不必说共谋挟持陛下了。张易之今又送你金佛，其居心昭然。因此，为兄要奉劝贤弟，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助邪陷正以求苟免。倘贤弟果遇不测，为兄当叩阁力挺，与君同死，乞贤弟慎思慎行。”

宋璟一番话，荡气回肠、磊落慷慨，让张说深受感染，何况他已将金佛之事和盘托出了，倒不如明日一搏，落个好名声。想到此处，他当即道：“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人，恶乎成名？请贤兄放心，愚弟绝不助纣为虐，落井下石。”

“贤弟深明大义，令人感佩之至，请受宋某一拜，且替魏大人谢过了。”宋璟立即起身，向张说行大礼。

这场廷辩一方是曾颇受武曌器重的宰相，一方是皇上的宠臣，自然引起了朝野的瞩目。当卯时三刻临近之时，塾门已聚集了不少臣僚。武三思到得最早，他刚走完司马道，就看见了二张从紫宸殿出来的身影，便主动上前问候，并小声问道：“昨夜大人可见到张说？”

张易之道：“府令回来说，张说欣然接受了礼品，表示定当相机行事。”

武三思点了点头：“只要他接受了礼品，说不说就由不得他了。否则，就告他收魏元忠贿赂。”

三人正说着话，朝臣们也纷纷到了。张易之一眼就看到了张说，隔着十几步远，便热情地招呼道：“张大人到了。”

张说和颜悦色，谦然回礼，看不出情绪上有何变化。可他一转身，殿中

侍御史张廷就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站在他身旁的左史刘知几也说了一句“无污青史，为子孙累”，他立刻就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倘是今天做了伪证，那可真是要落千古骂名的，他不禁在心底感谢宋璟的提醒。他环顾左右，朱敬则、张柬之、宋璟等人反倒很平静与坦然。

辰时三刻，当初升的太阳照向长安宫苑时，武钦站在含元殿门口，尖着嗓子喊道：“时辰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进了含元殿，臣僚们发现，今日的朝堂与往日有很大的不同。以皇上的宝座为准，两边呈半圆形散开，一边为文官行列，一边为武官行列，中间有一大块空地，留备廷辩之用。

武曌一上朝就满脸肃然，把目光投向司刑少卿徐有功并点了点头。徐有功便高声喊道：“陛下有旨，带嫌犯魏元忠。”朝臣们闻言都看向殿门，只见魏元忠戴着镣铐，被禁卫押了进来。

在牢狱的这两天，他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苦，真可谓昨日还是座上宾，一夜之间就成了阶下囚。今日一大早，徐有功就来了，一是关切他昨夜睡得可好，并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膳；另外也告诉他今日的廷辩证人乃凤阁舍人张说，让他心中有数。

因此，当魏元忠站在大殿中央时，他的内心很平静，他相信只要心底坦荡，也就无所畏惧了，自己一定能够洗清冤屈的。

武曌看了看张说，问道：“张昌宗言道，你知魏元忠谋反言，可有此事？”

张说低着头没有说话。

魏元忠见状，很鄙夷地看了一眼张说道：“你为何要与张昌宗罗织罪名陷害本官？”

张说也不示弱，以鄙夷的口气回应道：“魏大人乃一朝宰相，怎能效委巷小人之言？”

张昌宗见张说言语模糊，不免有些着急：“张大人何其啰嗦，只言魏元忠有无反心可矣。”

孰料这一来，张说更是满腹委屈，面向武曌陈奏道：“陛下已经看见，当着陛下的面，张大人犹自逼臣如此，况在外乎？”

武曌狠狠地瞪了张昌宗一眼，对张说道：“你据实言之，何必在乎逼迫？”

张说双手打拱道：“臣乃一朝凤阁舍人，知制诰事，最明实事求是乃立身

之本。今日对质朝堂，不敢不以实对。”

他这话一出，朝堂上立刻一片寂静。正当众人心异而目灼之际，张说凛然道：“臣实不闻魏大人有此言，乃张昌宗、张易之逼臣诬证耳。”

此这话一出口，朝堂上顿时喧哗不已。朱敬则、张柬之没有急于应对，但张昌宗、张易之顿时被张说的证词和朝臣的议论弄得六神无主，心想这小人收了大礼还不领情，真是岂有此理！但眼前他们顾不上这些，冲出朝列声嘶力竭地大呼道：“张说与魏元忠同反。”

其实，最为闹心的还是武曌。昨夜皇榻上张昌宗兄弟还亲口告诉她，张说知道魏元忠的反词。他们不是对廷辩信心满满么？为何如今又道张说与魏元忠是同案犯呢？

武曌凤眼冰冷，直视着张昌宗，厉声道：“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昌宗转而举报张说道：“臣闻张说每谓魏元忠可比周、尹。昔者，帝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宫；武家驾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张说乃以尹、周比魏元忠，非欲反而何？”

张说闻言，仰面大笑，良久方以揶揄的口气道：“人言张大人不学无术，于今可见一斑，试问你就是如此读史的么？”

听张说这样一讲，武曌的脸色就红一阵、白一阵的。

“当初魏大人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贺，听魏大人谓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曰：“明公俱尹、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为忠臣，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尹、周，当使学谁邪？且臣岂不知今日附张昌宗立取台衡，附魏大人立致族灭？但臣畏魏大人冤魂，不敢诬之耳。”张说说完，大殿里再度陷入一片死寂，几名宰相也都面面相觑。苏味道心说这年轻人疯了，竟敢在朝堂上连同皇上与她的宠臣一起挖苦，岂非伸着脖子挨刀。那张昌宗、张易之更是面色发紫，怒发冲冠。

就在这时，武三思说话了：“启奏陛下，张说狂徒，出言不逊，乃魏元忠党徒，当发司刑牢狱。”

武懿宗跟着武三思的话道：“如此反复小人，岂能容他，当杀之以正朝纲。”

张说却含笑道：“陛下若是欲见张大人行贿诸事，微臣已命府令在殿外等候。”

事到如今，武曌是又恼又恨，对二张兄弟的愚蠢积了一肚子火，却无处发泄，她更担心这张说真的将行贿之物供出来，自己更加尴尬。情急之中，她怒不可遏道：“张说反复小人，宜并系治之。散朝！”

“且慢！”宋璟大声喊道。

武曌刚要迈开的脚步顿时停住了，回过头来，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喊道：“你有何事？”

宋璟“扑通”一声跪倒，头贴着地道：“张大人忠贞刚锋，不畏生死，乃在秉持正义，护卫朝纲，却遭此下场，请皇上赦免魏元忠、张说，否则，臣愿与之同死而无憾。”

“反了！反了！”武曌只觉得眼前一黑，昏厥了过去。武钦见状，急忙上前扶住……

“陛下！”当宋璟高喊着抬起头时，张易之惊呆了，只见宋璟的额头已是血流如注，头下的地砖已是一片红。

二张精心设计的这场廷辩，就这样啼笑皆非地草草收场了。可魏元忠被押离大殿时，内心却没有丝毫的轻松，反而被一种隐痛所折磨。他痛在朝纲废弛，皇上是非不明，讳疾忌医。唉！当年那个坐在武成殿与自己竟日交谈的皇上到哪里去了？那个曾经颁布了《兆人本业》的皇上又到哪里去了？魏元忠抬头望了望前面，张说已被推上了囚车，他内心就更添了一分牵累旁人的负疚感。

武曌病倒了，这一病还不轻，接连多日，朝会都被取消了。每日的奏疏都由上官婉儿念给她听，并由二张代为处理后报与洛阳的太子知晓。

为皇上诊病的是太医署的沈南璆，当他看到皇上革带移孔，心里便升起了一种无言的酸涩。不管当时是怎样地慑于皇命，毕竟他也是与皇上有过肌肤相亲的人。他精心地为皇上诊脉看病，可岁煎人寿啊，皇上老了，这一病恐怕就很难风云再起了。

二张如今谈论最多的就是皇上晏驾了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自知树敌太多，恐怕难逃千夫所指的结局，如果不趁着皇上在病中，多剪除些劲敌，恐怕日后就难以招架了。而魏元忠一案就是最好的机会，他们一定要对张说施加压力，把魏元忠谋反案办成铁案，从而达到杀一儆百，震慑朝野的目的。

这几天，他们都秘密遣人到牢狱里劝解张说，要他推翻朝堂上的证供。可张说不为所动，宋璟都血溅朝堂了，他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这一天，二张来到武曌的病榻前，先是悉心探问皇上的病情，接着又将张说之事添油加醋地禀与皇上，武曌听后不无责备：“朕将朝事委与二卿，然区区一案举证亦无良方，遑论理政？”

张易之道：“微臣不能为陛下分忧，忧心如焚。臣以为像张说这样的狂徒，不动大刑，定不会招供。”

“那就让武懿宗给他点颜色瞧瞧吧。”武曌沉吟片刻后道。

然而三天以后，当他们再度来见武曌时，带来了一个更不好的消息：不仅张说在大刑之下毫无所动，更为严重的是，正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呈上了为魏元忠辩冤的上疏。

张易之又诬陷道：“依臣观之，朱敬则亦魏元忠同党矣。”

武曌瞪了他一眼道：“朕还没听他说些什么，焉知其乃魏元忠同党？武钦，为朕念上疏。”

“遵旨！”接着，武钦尖着嗓子念道——

元忠素称中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

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恟恟，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畏忤易之等意，徒取死而无益。方今赋役繁重，百姓凋敝，重以谗佞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外，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

武曌听着听着，呼吸就紧迫起来，以致后来咳嗽不断。二张交换了一下眼色，双双跪倒在武曌面前连道：“陛下息怒，凤体要紧，为此等奸人怄气，实在不值。”

武曌摆了摆手，平息了一下呼吸道：“还有事么？”

“如此忤逆乱贼，臣以为当千刀万剐。”张昌宗又加强了语气。

“你等且退下，让朕静一静。”武曌说完就闭上了眼睛，二张兄弟便只得离开了。

第二天，服过沈南璆开的补中益气汤，武曌的精神稍好一些，便对武钦道：“宣上官婉儿来与朕说说话。”

不一会儿，上官婉儿便到了。她一见皇上脸色苍白的样子，眼泪就忍不住淌了下来：“陛下为社稷操劳，身子如此虚弱，微臣不胜其忧，心都要碎了。”

“朕无大碍，传你来就是想叙叙话，你倒好，哭天抹泪的。”武曌强颜笑道。

上官婉儿就赧然笑了，等宫娥伺候上官婉儿在对面坐了，武曌便道：“如果朕没有记错，你该已是三十九岁了。数十年来，你跟在朕的身边，耽误了大好青春，朕于心何忍？待返回神都，朕要册封你为太子嫔妃，也好有个着落。”

闻言，上官婉儿便泪花盈盈道：“微臣陪伴陛下，乃天臣下之大幸，臣无憾矣。”

“朕亦是女人，最能懂得孤守空房的苦楚。眼看着朕日渐衰老，误你年华，朕之罪也。”武曌婉柔地抚摸着上官婉儿的手道。

“陛下深恩，臣不胜感激。”

聊完这些私情，武曌便拿起榻上的奏章，递给上官婉儿道：“你都看过了？”

“微臣都看过了。”

“跟朕说说，你怎么看？”

上官婉儿欠了欠身子道：“朱敬则言辞虽然过激，有些事实也不尽当，然其敢言直谏之气度，让微臣想到了狄大人。当年狄大人在朝任凤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时，屡次犯颜直谏，陛下都欣然听之。今朝堂之上，秉承狄公遗风者，唯魏元忠、姚崇、张柬之、朱敬则耳。故而，臣以为陛下宜慎听之，慎处之。眼下魏元忠已在狱中，若是又将朱敬则治罪，臣恐……”

“知制诰的意思朕明白了。”

随后二人又叙了些闲话，上官婉儿怕武曌累着了，便起身告辞。她出殿没走多久，就看见武三思朝自己的居处去了。唉！又是多日不见，她对这种生活都有些厌倦了。她知道，武三思近来心境亦不舒畅。早年，武承嗣在世时，皇上几度欲改立国嗣，武承嗣都是唯一人选。自武承嗣去后，皇上就很少提及改嗣之事了。此次皇上卧病之际，却把长安的朝事悉数委与二张，这让武三思更加失落，却又无处倾诉。掩上房门，武三思便急不可耐地拥了上官婉儿在怀中，道：“想杀本王了。”

上官婉儿半推半就地依偎在武三思肩头，却道：“你们这些男人啊，都是心口不一。明明自己心中有事，偏要说想女人，岂非言不由衷？”

武三思有些郁闷道：“姑娘真是冰雪聪明，不瞒你说，本王近来着实很抑郁。你说说，二张是什么人？不就是长了一副好身骨，一个好脸蛋么？凭什么将朝事委与他们？”

“此也是臣妾不解之处，不过这样也好。”上官婉儿平静地说道。

“这话怎么说？”武三思很疑惑地看着婉儿漂亮的眼睛。

“王爷也不想想，眼下魏元忠的案子闹得朝野沸沸扬扬，二张本欲借廷辩之机，置魏元忠于死地，孰料张说殿前倒戈，不唯他们弄巧成拙，而且让陛下也下不了台。这样，臣僚们怨恨二张者多矣。新任宰相朱敬则在

上疏中就直指其为奸佞，王爷若是此时掺和进去，岂不自招祸患？”

经上官婉儿这么一说，武三思才算是明白了，连道：“还是知制诰有见事之明，心里想着本王啊。”

上官婉儿接着说道：“不仅不能掺和，王爷还要劝陛下，对魏元忠从轻发落，这样才能赢得人心。”

武三思立马凑上去给了她一个深吻，上官婉儿娇嗔地瞄一眼武三思道：“臣妾这都是替王爷着想。”

武三思又想到了那个高戬，便道：“那个高戬不是太平公主的最爱么?为何也牵进了魏元忠的案子？”

“二张之蠢，正在于此。太平公主是什么人？他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上官婉儿笑道。

武氏家族的女人们一个个都是情种，太平公主也概莫能外。

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然在安定郡王的府邸，却是夜色凉如水，心境有如冰。太平公主已三十八岁了，可看上去不过二十八九岁的模样，她常常借故将武攸暨支出府邸，自己则与男宠们嬉笑欢爱。

她的这些作为，让武攸暨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却慑于武曌的威势而只能忍气吞声。不仅如此，武攸暨在儿子武崇敏、武崇行面前也没有任何父亲的尊严，他们总是当着母亲的面讽刺父亲徒有空躯。

这是重阳节后的一天，太平公主忽然地起了恻隐之心，一大早起来，就说要和武攸暨一起去神都苑看枫叶。这一天，武攸暨分外殷勤地为太平公主张罗前后，太平公主玩得尤为开心。

回到府上，武攸暨又吩咐丫鬟们悉心为太平公主沐浴，温热的水将太平公主洗得浑身芬芳、血液充盈、面如桃花。

太平公主懒洋洋地躺在榻上，对武攸暨说道：“王爷也去沐浴吧！”

“嗯！”武攸暨转身就出了卧房。他太激动了，他已许久没有沾过公主的身子了。可当他想到那些男宠时，心中便又生出满满的畏惧和憎恨来。

太平公主很快猜透了武攸暨的心思，便从床上爬起来，轻轻地拉他在自己身边躺下，贴着身子去亲吻自己并不喜欢的那张脸，可任她使遍浑身解数，武攸暨都没有任何反应。终于，太平公主满脸怒气地飞起一脚，将武攸暨蹬到了床下：“你真让本宫丧气。”

冷战就从这一刻开始，武攸暨无奈地站起来，到侧室去过夜了，留下太平公主孤零零地躺在床上想心事。她的脑际闪过一个个男人的身影，冯

小宝、张昌宗、高戬……

与高戬认识还是前年四月她到龙门山踏春时的事。那日，满山碧草翠树，装点着坡坡岭岭，桃花之后山花次第开放，香透了伊河水和少男少女的袍裾袖头。太平公主在丫鬟的陪伴下沿着石砌的山道缓缓而行，不一会儿，便娇喘吁吁，汗水津津。武攸暨见她累了，便让丫鬟在道旁的石头上垫了蒲团，扶她歇息片刻，可就在她准备坐上石头的当儿，却悚然喊道：“蛇！蛇！”

武攸暨定神一看，一条长蛇正从石头底下的缝隙里往上爬，他也仓皇失措，欲喊府役们打蛇，又怕激怒了那蛇，伤了公主。正犹豫间，忽听耳边传来一声“退后”，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男子飞身来到太平公主身旁，一把掐住了蛇头，顺势提起来。那蛇在空中不停地抖动着，不消一会儿便死了。随后，那男子来到公主身边，彬彬有礼道：“公主受惊了。”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又过了几日，太平公主在安定郡王府答谢这个年轻人，席间，他告诉公主，他名为高戬，乃高宗时户部尚书高履行之孙，年方二十六，现在洛州府任曹仓参军。高戬的儒雅和勇猛让太平公主十分心动，因此那次会面之后没多久，这两人就在一起了。

再过了些日子，高戬便被任为司礼丞，在司宾寺任职。高戬明白，这都是太平公主在皇上面前举荐的结果，这样，他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但让太平公主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种欢悦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十一月，皇上起程回长安时，竟点了高戬随行。她没有任何理由阻挡，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阳关尽头。

这一夜，太平公主到黎明前才睡着，到醒来时，已经是秋阳绚烂了。她感到有些眩晕，但也无心继续歪在榻上了，她准备去东宫见太子，看能不能向母皇上一道奏疏，以神都需要礼仪官员的名义，将高戬调回来，没有他的日子里，她的每一个时辰都是灰暗的。

若不是为了高戬，她是绝不愿意踏进东宫的，她无法容忍韦妃的刻薄和尖酸。

巳时一刻，太平公主已经进了东宫，沿着司马道向着庄静殿而来。

王晖最先看见了她的身影，忙上前施礼道：“老奴参见公主。”

太平公主点了点头后问道：“殿下在殿中么？”

王晖眨了眨眼睛说道：“在呢！长安来了使者。”

太平公主“哦”了一声，本能地加快了步子。长安来人，会不会带来高戬的消息呢？但她旋即笑自己太痴情了，像司礼丞这样的官员，满朝数不尽数，怎么可能有他的消息呢？

太平公主突然出现在殿门口，让李显有些吃惊，她是怎么知道高戬出事了？难道长安有另一路使者到了安定郡王府么？

使者见太平公主来了，先行了礼，随之起身告辞道：“陛下旨意，让微臣在神都等着，殿下有什么话，微臣带回去就是。”

送走信使，李显问太平公主：“御妹为何一早过来了？”

太平公主回应道：“小妹惦念母皇，特来问问长安的消息。”

见妹妹问起，李显也不隐瞒，很严肃地说道：“长安出事了，说是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趁母皇生病，欲图挟持陛下，以令天下。”

啊？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顿时让太平公主蒙了，但她旋即笑道：“定是有人拿了这消息寻开心吧，高戬怎么会做出如此不理智的事情？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司礼丞，如何能号令天下？这岂非笑话？”

“事出蹊跷，为兄也难以相信，可这是知制诰亲笔起草的文书，说魏元忠与高戬已在狱中了。”李显也是不得不信。

“啊？”太平公主惊呼一声，拿过文书，看了几遍，一颗心就飞到长安去了，“他定是遭人陷害！妹妹绝不相信他会有此鲁莽之举。”

李显示意太平公主在对面坐下，然后说道：“举报魏元忠、高戬的不是别人，而是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

“啊？”太平公主再一次惊讶地捂住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她就在内心大骂二张忘恩负义，当初若不是自己引荐，他们怎么能到母皇身边？如今，他们不思报恩倒也罢了，反而陷害自己心爱的男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她恨恨地说道，“妹妹定要上疏母皇，将这两个逆贼碎尸万段。”

“养痈为患，何必当初。事情绝非御妹所想的这样简单，从长安来的使者说，母皇因为廷辩之事已病倒了，并将朝事悉数委与二张署理，所以这事岂是一道上疏可以改变得了的。”李显摇了摇头。

“难道就让这两个贼人为所欲为么？”太平公主思虑了片刻，随后灵机一动说，“妹妹倒有一计，只是不知兄长敢为否？”接着她就把如何认识李多祚、李楷固等几位将军的过程大致述说了一遍，也托出自己的打算，“不如由妹妹出面说服几位将军发兵长安，迫使母皇杀了二张。”

李显吃惊地看了看太平公主，很快否定了她的动议：“万万不可！你难道忘了李贞父子的惨局吗？母皇尚在，我等起兵，无异于僭越犯上，罪莫大焉。”

“皇兄就这一点不好，畏首畏尾，结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太平公主恨恨道。

“为兄已命娄云宣豆卢钦望和姚崇两位大人进宫商议此事，御妹少安毋躁。”

而此时，豆卢钦望和姚崇刚刚下了车子，朝殿前而来。两人在司马道上相遇，互致早安后，姚崇问道：“殿下急召你我进宫，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下官只是听说，好像长安来了使者，带了陛下的制书。”豆卢钦望也是一脸的不解。

姚崇皱了皱眉头，情知长安一定是出事了。会是什么事情呢？去年七月，他从那里回来时，一切都很顺畅，而且他举荐的朱敬则入了阁。咦！莫非……姚崇的脑际一闪，毕竟皇上已八十岁了……

豆卢钦望被姚崇的叹息惊了一下，问道：“大人想起了什么？”

姚崇却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王晖早已在门口等着，看见两人忙道：“太子殿下等候多时了，请二位大人快进去吧！”

见太平公主也在，姚崇断定自己的估计没有错，一定是皇上的凤体欠安了。两人刚刚请了安，李显就把从长安来的文书拿给他们看。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魏大人为人持重，足智多谋，焉能有如此不慎之举？”姚崇一脸的不信。

“再者，两人一为宰相，一为丞，年龄也相差甚远，是什么机缘让他们单独走在一起的呢？时间、地点皆很模糊，为何定罪为谋反呢？”豆卢钦望也以为定是有人陷害。

“长安使者言道，为举证定罪，二张曾奏请廷辩，并要张说做证，孰料在朝堂上，张说指斥二张陷害。皇上凤心愠怒，病倒在宫中了。”李显在一旁细说详情。

“不是有朱敬则、唐休璟、苏味道几位宰相么？为何会让事情闹成这样？”

“唉！”李显叹气道，“母皇病中，将朝事悉委与张昌宗和张易之了，连武三思都不能插手。本宫担心，二张真的会借机挟持皇上，以令天下。”

“殿下所言极是。微臣最担心者，唯因此而人心离散，国无宁日。”姚崇也表示同意。

“本宫以为，诛杀二贼乃当务之急。”太平公主见状便插话道。

见太平公主如此激进，豆卢钦望分析道：“张昌宗、张易之背天逆人，千夫所指，然要除掉彼等，非借陛下之手不可，依微臣观之，眼下时机尚不成熟。”

太平公主最关心的还是高戬的命运，见几位大人议而未决，不免急躁道：“诛之不能，讨之不能，如之奈何？”

“如今之计，莫过于洗冤，既然张说指证二张诬陷，足见其证据不足，加

之张柬之执法如山，徐有功、杜景俭办案有序。只要我等力主魏、高两位大人无罪，陛下必有圣裁。”姚崇顿了顿，继续说道，“请公主修书一封给武三思大人，言明利害，力求皇上甄别此案，不要轻易定罪。微臣与豆卢大人同时上疏皇上，言明此案于理不通，于情不合，于据不实，陈请陛下明察。”

李显很满意姚崇的分析，对太平公主说道：“魏、高二卿，一脱俱脱，一罪俱罪。”

于是，众人当下商定，由姚崇起草上疏，太平公主回到府上，给武三思修书。姚崇还提醒李显，让他将长安来书知会留在神都的武攸宜，要他听令于相王，稳定禁卫军心，不可给二张以可乘之隙。

午时一刻时分，太平公主回到了府上，武攸暨正坐在客厅里打着呵欠，昨夜他在侧室一夜无眠，现在还头昏脑涨。

巳时一刻时，他一个激灵醒来，随后来到内室，却发现公主出门了。他本是在并州故乡度过少年时代的，若非这位堂姑母成了皇后、太后、皇上，他今生恐怕只能守着祖产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当初薛绍殒薨后，他就不该遵照皇上的旨意，与太平公主成婚，他们本就不是一类人，他太木讷，而她太风流。如今，太平公主与薛绍生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人，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都大了，分开已不可能，只是不知这样苦涩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武攸暨想着想着，竟是泪流满面。

午膳时，太平公主还没有回来，他草草地用了膳，就来到前厅发呆，而就在这时，太平公主回来了。她一改昨夜的冰冷，满脸堆着笑坐到了他的旁边，温柔地问他是否用过午膳，要不要与她对饮一杯，并为自己的任性向他道了歉。武攸暨一时感动道：“都是我不好，惹公主伤心了。”

太平公主摆了摆手，唤来丫鬟，要她们备些酒菜来，当夫妻举杯对饮的那一瞬间，仿佛所有的不快都已淡去。

酒过三巡，太平公主不失时机地向武攸暨讲述了长安发生的事情，并且提出了要他向远在长安的武三思修书的请求。武攸暨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

第二十三章

老凤归巢意迷乱

姚崇将行风云激

接下来的情势急转直下，连武三思也上疏武曌，声言魏元忠谋反无据。

张昌宗、张易之捧着上官婉儿转来的一卷卷奏章，面面相觑，却不知所措，只有到病榻前向武曌陈奏。

武曌看着年仅二十四岁的张易之和二十二岁的张昌宗，目光中就含了爱怨交加的责备："你等年少，更事未多，总干些授人以柄的蠢事。现今如何，弄巧成拙了吧？"

张易之跪在武曌床头，一副做错事的孩子模样："微臣这也是对陛下忠爱有加之故。事已至此，还请陛下明示。"

"此事你等撒手吧，一切皆由朕来处置。"武曌用枯瘦的手指戳了一下张易之的额头，长叹一声，"五郎！让朕说你什么好呢？"

两天后，武曌贬魏元忠为高要县尉，高戬、张说流表岭南。

杜景俭到牢狱宣读完制书，发自内心地替魏元忠欣慰："大人吉人自有天相。只是此去路途遥远，大人年迈，还望保重。"

魏元忠走出牢门，抬头看了看九月的长安，天还是那样的蓝，地还是那样的宽，天地间弥漫着菊花的淡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就发现张柬之在不远处站着，陪伴在他身边的，还有徐有功。

"多谢大人秉持正义，使在下冤情得以甄别，这里谢过了。"

张柬之忙谦让道："大人不必这样。大人主持左肃政台，奸人闻之丧胆。今劫后余生，赖陛下圣恩。至于贬谪，也是陛下为自己寻个台阶下而已，不久，相信你我依旧会重逢于长安的。"

魏元忠看了看张柬之，再看看自己，脸上掠过一阵苦笑，心想二人已是黄土埋颈之人，不知能否等到那一天。他倒是从内心对张说怀着深深的愧疚，他却因为自己而误了前程。因此，他已决计不管皇上见不见，都要在临行前向皇上辞行，不为别的，就为要给张说讨个说法。

九月初十一大早，他就来到紫宸殿外，在塾门等了一会儿，就看到正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出来了。在牢狱的日子，杜景俭告诉他，朱敬则曾向皇上上疏，为他辩冤。魏元忠便怀着深深的谢意上前向朱相施礼。

朱敬则忙拦住道："轻身重义，君子之气，况大人乃国之栋梁，下官定当义无反顾。"

这时，就听见武钦在殿门口高呼："陛下有旨，魏元忠觐见。"

太好了，皇上没有忘记自己，魏元忠想着道："大人慢行，在下进去了。"

魏元忠一进殿就发现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立在皇上身边，他的脸色一

下子就凝重了。

武曌示意他在病榻前的杌凳上坐下，直到看完一卷奏章，才回过头来与魏元忠说话：“凡事总得有个转机，你也要给朕一个转变的机会，毕竟这是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朕总得给臣僚们一个交代。”

魏元忠道：“感谢陛下不杀之恩。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走遍天涯海角，江湖之远，然心在陛下身边。微臣今来，一则是向陛下辞行，二则是为了张说之事……”

武曌断然打断了魏元忠的话：“张说罪有应得，你不必再为他说情。他年轻气盛，朕流他到岭南，正是要教他些做人的道理。”

可魏元忠还准备继续，武曌就不高兴地挥了挥手，那意思是示意他该告退了。然而魏元忠装作没有看见，继续道：“臣老矣，今去高要，九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谏言之时。”

武曌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告诉他，她十分关注他的话。魏元忠挺直了身子，指着张易之和张昌宗，厉声说道：“此二小儿，终为乱阶。”

张易之、张昌宗的脸色立刻变得十分难看，忙不迭地跪在武曌面前，连呼“冤枉”。

“站起来，你等这是干什么？”武曌严斥道。

“陛下！微臣去矣。”魏元忠没等到二张站起来，就离开了紫宸殿。

第二天，就有人向张易之禀报：“魏元忠离京时，宋璟以及门生崔贞慎等借送行之机，谋划反叛。”

消息传到武曌耳内，她道：“前次刚刚经历尴尬，如今又是听风即雨，世间诸事，流言止于智者。你等须明辨真伪。”

秋渐渐深了，站在大明宫甬道，凭栏远眺，终南山隐没在灰色的秋云中，影影绰绰；俯视墙外，已是落叶萧萧；北顾渭水，汤汤远去。武曌蓦然回首，不禁惊呼韶光易逝，一转眼，她回到长安已两年多了。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她总走不出埋在心底的对长安的厌倦。每每触机，这厌倦就会从被遗忘的角落再度复苏，折磨着她的灵魂。

这些微妙的心迹，只有不离左右的张氏兄弟看得很清楚。于是有一天，他们向皇上谏言，再回到神都去。

“好！回去，那里才是朕的归宿。”

如此，十月初，在留下左武卫将军武攸宜为长安留守后，武曌的车驾又踏上了回神都的旅程。可她一回到神都，就遭遇了接连的闹心事。

在那天喜迎武曌回神都的朝宴后，太平公主就跟到了瑶光殿，哭着埋怨母皇将高戬流表岭南之事，说母皇心中只有社稷，没有儿女。

武曌先是忍着性子劝说，可太平公主就是听不进去。她就生气了，责备道："高戬是你什么人，值得你如此牵肠挂肚？"

"五郎、六郎是什么人，值得母皇言听计从？"孰料太平公主软软地回了一句，噎得她半晌答不上话来。如果这事放在太子和相王身上，早就囚之别殿了。可在她的眼里，太平公主最像她，她始终还是偏心的。

"放肆！你何敢与朕这样说话？"她只是青着脸色斥责了太平公主，便罢了。

而就在二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苏味道借归葬父亲之机，侵毁乡人墓田，使役过度，被肃政台弹劾，她不得不将这位颇为喜欢的近臣贬为了坊州刺史。接下来，夏官侍郎崔玄暐又禀奏，始安郡（今广西桂林）有一位叫欧阳倩的僚族女子，拥众数万，攻取州县，直逼郡治所桂州，希望能派一位良吏前去平息。

朝会上，武曌询问何人堪当此任，正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奏道："尚书主爵郎中裴怀古可前往平叛。"

武曌记起来了，圣历元年（公元697年），突厥默啜汗国有和亲之请，然中途毁约。阎知微、杨齐庄相继叛国，裴怀古不为之屈，冒死回到神都。于是，武钦秉承皇上旨意，宣裴怀古到瑶光殿问话。

自回到神都后，裴怀古许久没有见到皇上了，所以在去瑶光殿的路上他就想好了说辞。当武曌问他如何平息欧阳倩的聚众动乱时，他没有丝毫的踯躅："请陛下明察，欧阳倩乃一猎户女子，若非官吏逼迫，焉能舍弃父母，聚堞山泽，为匪为寇？臣听闻始安郡州县官员无视陛下《兆人本业》之规制，任意加重赋税，每个猎户每年要向当地州府交二十张鹿皮，给县府交十张。否则，就抓入牢狱。"

"哦！有这等事？"

裴怀古又道："其实，此类消息在朝臣中已非秘闻。然当今臣僚为讨陛下欢心，报喜隐忧，因此，唯陛下不知耳。"

裴怀古说这话的时候，张昌宗、张易之的脸色就极不自然。武曌也明白裴怀古所指，但她现在不愿意听这些，于是将话题转到平叛上来："爱卿可有破敌良策？"

"臣不带一兵一卒，一骑赴之，广播陛下恩德，使民知陛下厚德宽仁，然后，晓之以理，示之以威，减之税赋，寇必自散矣。"裴怀古很自信地说道。

张易之对裴怀古的话很不以为然，转身对武曌道：“陛下，夷僚无信，不可忽也。臣以为必兴王师讨之，方能还大周朗朗乾坤。”

裴怀古用余光扫了一眼二张，犹自道：“臣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

武曌当即传下旨意，以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充招慰讨击使，前往始安招安。

再接下来，便是力挺魏元忠、举荐裴怀古的朱敬则生出了告老还乡之念。

当初姚崇、张柬之将他推到皇上面前时，他确是踌躇满志的。可几件事情下来，他的心逐渐又冷了。魏元忠一案真相大白后，他多次在皇上面前奏请，恢复其凤阁侍郎、同平章事的职位，却遭到了武曌的拒绝；与此同时，诬告良吏的二张却由往日的侍寝转成终日陪侍皇上左右……

每日清晨，朱敬则便对镜自顾，心中总在不断地问自己，年已迈、华发生，守在这个位子上不唯挡了年轻人精进之路，更感不愿与这些小人同朝置气。既然不能达而兼济天下，不如退而独善其身。因此，他也曾隐晦地向武曌提过退隐之意，却被她默然拒绝了。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二月十七日，去心日切的朱敬则向皇上递交了辞呈。

武曌打起精神，将朱敬则的辞呈仔细地看了一遍，问二张兄弟：“二卿如何看朱老爱卿的致仕呢？”

张易之没有任何犹豫：“微臣以为，朱大人让贤致仕，高风亮节，襟怀广大。夫江水滔滔，后浪前涌；芳林陈去，新叶葳蕤。朝中老臣若能以朱大人为楷模，何愁朝纲不顺，国运不昌？”

张昌宗也跟着张易之的话道：“朱大人既有退意，陛下不如玉成，也好让老大人退居乡里，颐养天年。”

朱敬则并不理会二张，一直沉默地站在那里，等待着皇上的旨意。

武曌反复读了朱敬则的奏章，被最末的几句感动了——

夫臣区区乡老，蒙陛下不弃，得以入阁。然微臣白发苍颜，体衰耳聋。徒食俸禄，效国力不从心；志在千里，羸弱形同驽马。与其空占台衡，于国无益；无如让贤退居，以利后秀。臣虽告老，然依旧唯社稷以系念，忠心赤胆，天日可鉴。

贤哉爱卿！武曌在心里感叹着，便放下辞呈道：“朕就恩准爱卿致仕吧。”接着，她又对身边的张易之说，“传朕旨意，朱敬则告老，秩三品

依旧。”

朱敬则向武曌深深叩拜，抬起头时，已是老泪纵横：“魏大人忠国老臣，高要地远土瘠，臣乞陛下召他回京。”

武曌没有说话，给了朱敬则一个背影。

这所有的焦心事，都使得武曌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朱敬则致仕后的第三天，她又病倒了，浑身无力，食欲不振。张昌宗和张易之传了淳于太医诊脉开药，可服了几日，总无回春之象。

病中的武曌，性格也越来越不可捉摸。她采纳了武三思的谏言，将设在石淙河畔的三阳宫拆毁，以其材在偃师县与伊川县交界处的万安山修建了兴泰宫，寓否极泰来之意。武三思发两县数万徭役，历时三月，终于在三月底竣工。此宫刚刚落成，武三思就请武曌住了进去。

她对平日笃信不移的佛门也愈来愈关注，希望在禅林寺院里获得内心的宁静。于是，她采纳了张易之、张昌宗的建议，以金吾将军武懿宗为督建使，将曾遭狄仁杰等人劝阻的重造大佛之议付诸了实施。朝会上，地官署禀奏，其耗资巨亿。武曌便敕命天下僧尼日税一钱，地址选在洛阳城北北邙山麓的白马坂，又是役工数万。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姚崇和新任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到兴泰宫觐见了。

两人一同出了洛阳城，李峤对走在身边的姚崇道：“大人没有发现，陛下现今越来越倚重二张了么？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皇上将朝事委与他们……”

“年龄不是问题所在。”姚崇说，“三国周瑜联刘抗曹时，年不过二十八岁，要紧的是，皇上的这一对宝贝除了侍寝卖好、进谗诬良，恒舞于宫内，酣歌于室外，别无他能。”

几个月前刚刚被任为内史的李峤，近来接到不少举报，说武懿宗派遣到白马坂的监工随意盗卖劳役粮食，动辄打骂服役的百姓。有一天，役工们忍无可忍，将一监工围而打死，这数十人便都被武懿宗抓进了牢狱。这位武大人担心继续发生骚乱，干脆给役工都戴上脚镣，有人的脚磨出伤后未能及时治疗，溃烂得都生了蛆……李峤想到此处，便感慨道：“大人说说，如此下去，社稷安能稳固？”

“而张易之、张昌宗之流报喜隐忧，蒙蔽圣听啊……”姚崇说到这里，忽生一念，“你我何不到工地上查看一番，也好向陛下禀奏实情。”

“大人之言，亦是下官之意。”李峤附和道。

两人说罢，便放开马儿奔向前去，大道上只留下一路烟尘。

不一会儿，白马坂就在眼前了，那里果然人头攒动，号子连天。姚崇和李峤翻身下马，吩咐身后的侍卫跟着，向工地走来。他们沿途所见，都是一堆一堆的役工在忙碌，有的正在精心雕琢莲花座，风尘飞扬中，莲花基座已见雏形；有的在雕刻巨佛头像，从眉宇间的笑容判断，是一尊弥勒佛。役工们脚踝上果然都戴了脚镣，他们苦不堪言的表情，让李峤与姚崇都眉头紧锁。

姚崇上前问一位埋头干活的役工道："这位小哥，你在这做事，一天之膳可能饱腹？"

那役工冷眼看了看，见是一位穿着官服的人，并不答话，继续埋头做工。如此问过三人，都是一样的结果。恰在这时，耳边传来李峤的呵斥声，他一转身，就看见一位监工正在用皮鞭抽打一个青年役工。那青年腿部显然受了伤，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留下皮肉的碎屑。

"他已受伤，你何故还要打他？真是岂有此理。"李峤举手拦住监工喝道。

那监工看上去与青年役工的年龄不相上下，睃了一眼李峤道："你是哪里来的鸟官，敢拦爷的公事，闪开！"

姚崇凑上前道："年轻人不得无礼，他是内史李大人。"

那监工一笑道："李大人？爷就不曾听说过，爷就认识武大人。"说着，他扬起脚就要踢躺在地上呻吟的役工。这时候，四面响起了一片"不许打人"的喊声，监工已彻底激起了众怒。

但那监工并不惧怕，大吼一声道："你等要干什么？是要造反么？"

"两位宰相在此，你等尚且如此，不知平日何等地作威作福！"姚崇也被激怒了，向跟在身后的侍卫吼道，"今日本官不打别的，就打你个仗势欺人。来人，将这个不知深浅的狂徒杖击二十。"

侍卫们一拥上前，夺了监工的鞭子，顺手拿过工地上的抬杠狠狠打去。开始的时候，这监工还在咒骂，到后来，声音便越来越弱。待二十杖打完，他早已皮开肉绽了。姚崇看了看周围叫好称快的役工，大声道："本官知道，你们中就有监工，本官正告你们，你等也有兄弟姐妹，倘再对役工无礼，本官一旦发现，定斩不饶。"说罢，他们便翻身上马，一干人呼啦啦离开了工地。

役工们望着他们的背影，纷纷议论道："这是哪家大人？敢在武大人头上动土。"

一位年长的役工小声猜测："我平日听说朝中有一位姚大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不知是否就是他……"

正说着，众人远远地瞧见武懿宗在督工司马的陪同下朝这边来了，便急忙散开，各自干活去了。

武懿宗来到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监工面前，吃惊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一位监工跑过来解释道：“刚才一位役工偷懒，被王大哥发现，鞭挞处罚，不料来了两位大人，不由分说，将王大哥按倒在地，杖责二十，差点让他丢了性命。”

那监工声音微弱地哭诉道：“大人！小人冤枉啊！”

“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了？”

监工指了指去偃师的路口道：“好像朝那边去了。”

“好呀！竟敢做给本王看？等着吧！”武懿宗看着远方，咬牙切齿地自语。

洛阳到偃师，六十里行程，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

四月，正是万安山岚浮翠、碧草葳蕤的季节。姚崇和李峤驱马行走在山道上，马蹄被各种不知名的花草染得芬芳扑鼻。远望坐落在密林间的兴泰宫，他们心底有种难以言状的滋味。当初，武三思发京畿数万人赶修兴泰宫之事，也曾遭到他们还有张柬之的反对，可皇上十分坚持，武三思也因此与皇上更加亲近了。

二人登上高坡，却看见在兴泰宫外已拴着一匹马了。看来，是有臣僚先他们而到了。

值守的禁卫看到两位宰相到了，急忙上前牵住马缰。

“不知是哪家大人的坐骑？”姚崇一边向殿前走，一边问。

禁卫回答：“陛下正与梁王在里面说话呢。”

姚崇“哦”了一声，就见武钦道：“两位大人到了，咱家这就去禀报陛下。”

姚崇与李峤向皇上行过礼后，转而问候武三思道：“王爷倒先下官而到了。”

武三思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武曌因为身子不爽，就坐在榻上与臣下说话，张昌宗和张易之分立两侧。她看了一眼姚崇和李峤，对武三思道：“你继续说，姚爱卿和李爱卿不是别人。”

武三思便只得接着道：“微臣听武懿宗说，白马坂上的佛像进展神速，大概五月即可开光。微臣以为届时当知会州、县官吏，令各国使节前来朝贺。”

“好！此事就由你来办。”武曌道。

姚崇和李峤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先站起来道：“微臣与李大人也刚从白马坂来，正有些事情要向陛下陈奏。”

“哦？说来听听。”

于是，姚崇将在白马坂所见一一禀奏给了武曌，当她听闻役工都是戴着脚镣干活时，惊得张大嘴道：“真有这等事？”

武三思的脸上就红一道、白一道的，吞吞吐吐道：“微臣也听武懿宗说过，凡戴镣铐者，皆囚徒和强人也。”

“王爷之言恐怕有误吧？”李峤正色道，“微臣到工地查看，见人人皆有镣铐，而且，司马伙同监工克扣盗卖役工粮食，致彼等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有，司宾寺崇玄署官员禀报说，眼下天下僧尼日税一钱，许多寺院已是入不敷出。”

武三思随便应了一句：“寺院不够，可以向州县征缴啊！”

“王爷之言差矣。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佛像之资十七万缗，若将其散施，人与一千，可济得十七万户。岂非正我佛慈悲为怀之光？”李峤显然不买账。

姚崇也跟着说道：“夫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动，顺诸佛慈悲之心，霑圣君亭育之德，人神皆悦，功德无穷。故方作过后因缘，岂如现在果报，愿陛下明察。”

这一番说辞，有理有据，二人相补，严丝合缝，武三思就急了，暗中向二张使眼色。

张易之看了看两位宰相道：“两位大人所言不无道理，然世间诸事，总以善始善终为好，现今既已开工，岂可中道罢役？”

“与其半途而废，毋宁一鼓作气。”张昌宗也附和。

姚崇明知这三人沆瀣一气，看来只是讲道理，尚不能说动皇上，于是，他又搬出了边关军情道：“臣记得，陛下方回神都，朱敬则大人曾举荐司封郎中裴怀古任桂州都督、检校招慰讨击使，征讨始安僚族猎户女子欧阳倩。前日，夏官署来报，说裴大人已将欧阳倩一众招安，急需安置费用。且同凤阁鸾台三品、检校梁州都督唐休璟大人也来报，近来吐蕃屡犯边境，需充实军力，恳请府库补给。然现今府库空虚，难以供给，倘

他日吐蕃进犯，长安危矣。”

武曌闻之，沉默不语。

李峤便趁热打铁又道：“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安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臣愿陛下察臣之愚，行共佛之意，明察秋毫，以理为上，而勿以人废言。”

听了这些，张昌宗正要说话，却被武曌拦住了：“此事容朕思虑之后，再做定夺。二卿今日来见朕，是有什么事要奏么？

姚崇先道：“前些日子，陛下任臣检校夏官尚书，臣反复思虑，臣已为相王府长史，不宜典兵马，恐不益于王。因此，臣恳请辞去夏官尚书一职。”

武曌沉思片刻后道：“爱卿此言，至诚矣。朕改卿为春官尚书如何？仍以唐休璟检校夏官尚书。”

姚崇便跪倒在地道：“谢陛下隆恩。”

李峤所来目的与姚崇一样，也是以已任同凤阁鸾台三品为由，恳请自解内史之职。武曌也答应了，却问姚崇：“依姚爱卿之见，谁任内史合适呢？”

未及姚崇回答，武三思却抢先道：“臣举荐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延载元年，他就任过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内史一职必能胜任。”

姚崇却皱了皱眉头：“其人当年任同平章事间，因贪贿而被免官，前车之鉴……”

“大人此言，未免心胸狭窄。杨再思当年固然有错，然早已改之，岂可揪住不放。”

武曌听了也点了点头：“杨再思虽然年高，然办事尚干练，就以他为内史。”

其实，在此过程中，武曌一直在心底权衡如何处置佛事与边事之矛盾。她郁郁于武三思竟然不报实情，更感到边关安宁关乎社稷，因此在姚崇、李峤起身告退之际，她终于做出决定：“二位爱卿所奏，令朕猛醒。与其塑佛于山，毋宁存佛于心；与其诵佛于经，毋宁慈悲为怀。朕决计罢白马坂之役，将所募资费充府库，以作御敌之用。”

姚崇、李峤顿时拜倒高呼“皇上万岁”，可出了兴泰宫，二人的心境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皇上终于肯罢这无谓之役，忧的是居然让杨再思做了内史。

“皇上应该知道，杨再思向来善阿谀逢迎，取悦于上，欺凌于下，这样的

人怎么可以重新入阁呢？”李峤愤然道。

“此后武三思又多一爪牙矣！”姚崇其实是想举荐张柬之的，可是……

七月，武曌从兴泰宫回到了洛阳。

杨再思从心底感激武三思举荐了自己，使他得以东山再起。因此他特地邀了武三思、二张和二张的堂兄张同休在府上饮宴。

酒菜上齐后，杨再思请大家入座，举起酒杯道：“下官因遭狄仁杰排挤，而被罢相。今能重新入阁，亏了王爷与诸位大人。下官在此先干为敬了。”

武三思却只是摆了摆手，夹了一口菜肴入口称赞道：“后厨妙手，这菜做得颇富晋味。”

杨再思道：“不瞒王爷，下官这后厨还真是来自并州。”

“哦？”武三思顿时有种亲近感，并心生一念道，“大人也知道，陛下就喜欢吃晋菜，倘能割爱，将其送入宫中任御厨如何？”

杨再思立即道：“此乃下官荣幸，改日下官就送到王爷府上！”

酒过几巡，张易之道：“在下观杨内史有高丽人之相啊！”

经他这一提，大家仔细打量，纷纷道确有几分相像。张易之又道：“内史可会高丽舞乎？”

“既是王爷与几位大人高看，下官就献丑了。”杨再思谄媚地笑了笑，即翻披紫袍，歌之舞之，足之蹈之。但他毕竟已年过七旬，身材臃肿，扭捏作态，不伦不类，引得众人大笑。他也笑道，“能逗大人们高兴，下官足矣。”

其实，从内心来讲，武三思实在瞧不起这杨再思，只不过为了不让姚崇等人得逞，他情急之下便出了这下策。如今，看着他一副丑态，武三思内心就更不是滋味。

谈笑间，府令忽然匆匆进来对杨再思耳语了几句，眼见得这杨内史就慌了神，转身来对武三思低声道：“王爷！大事不好了。张同休大人犯事了，左台署官兵正朝这里来呢。”

武三思心中一惊，当即站起来道：“本王府上还有些事情，今日到此为止吧。”说罢便急急地离开了。

见二张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杨再思忙解释道：“有人向陛下禀奏，说司礼少卿张同休大人、汴州刺史张昌期大人、尚方监张昌仪大人涉嫌暗分白马坂工地资费，现左台官兵正朝本府而来。”

二张和张同休一下子就瘫软了。他们心中都很清楚，私分巨佛资费，他们都有份，倘是被左肃政台查出来，难免倾舟。张易之抓住张同休的胳膊直视着他道：“事到如今，为弟对兄长只有一句话，若真的被抓进牢狱，不可牵累旁人，为弟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正说着话，就听见门外人声嘈杂，杨再思出门看去，见是左肃政台御史中丞桓彦范，他便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上前施礼道：“不知桓大人来府上有何要事？”

桓彦范出示了皇上的敕命道：“还请内史遵旨行事。”

杨再思知道拦不住，遂将桓彦范请到府中，却见张昌宗、张易之正押了张同休出来，看见桓御史便道：“兄弟情谊虽深，然当依律行事。”当下将人交与了桓彦范。

众人回署后，继魏元忠任左台御史大夫的李承嘉却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张昌宗和张易之是否亦牵涉其中，尚未可知。

桓彦范道：“这个不难！只要审过张同休、张昌期和张昌仪便知分晓。”

“从何人身上入手更容易些呢？”

桓彦范回道：“依下官观之，张昌仪虽纨绔却胆小，只要严加审问，便没有不招的。”

“好！就从他身上入手。好个二张，平日里狐假虎威，陷害魏大人，看你这回还有何话说？”

果然不出所料，当日后半夜，桓彦范便敲响了李承嘉的门，欣喜地禀报：“张昌仪全招了。但张昌仪声言，此事与张易之无涉。武懿宗也断然否认知道此事。”

“你可用过大刑？”

桓彦范笑着说道：“此贼胆小如鼠，焉用大刑？他一看见那些刑具就竹筒倒豆般地说了。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张昌宗果然牵涉其中。”

“张易之、武懿宗呢？”

“贼人们都说，武懿宗、张易之不知此事。”

李承嘉便冷笑道：“怎么可能？”

天一放亮，李承嘉与桓彦范就带了张昌仪的“狱辞”来见武曌，却发现平日侍立皇上左右的二张今日却未到。二人互看了一眼，便将审案经过陈奏给了皇上。

“当真如此？”武曌满腹狐疑道。

桓彦范便将张昌仪的“狱辞”呈上。

武曌十分恼怒道：“六郎甚失朕望，着令拘捕。”

“微臣遵旨。”李承嘉、桓彦范正要离去，却被武曌唤回，示意他们坐下。

武曌的语气很和蔼，也很庄重：“二位爱卿为国除腐，功莫大焉。然白马坂私分资费一事非同小可，爱卿所拘之人为邺国公，当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朕还要召丞相集议，才好定夺，今日之奏，切勿外传。”

见两位肃政台有些迟疑，武曌就肃然道：“事关社稷，岂可儿戏？二卿只管遵旨即可。”

出了瑶光殿，桓彦范茫然地看了看李承嘉道：“陛下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又是要拘捕，又是要丞相集议，下官就糊涂了。”

李承嘉心里很明白，皇上这是担心自己的男宠受刑，却又不便明说，便道：“继续审张同休和张昌期，本官就不信，铁证如山，皇上能如之奈何？”

可李承嘉与桓彦范根本不知道，皇上昨夜便已知道此事，而且这些决定也是与武三思商议后的结果……

第三天朝会上，武曌降旨，要姚崇领头，对私分白马坂造佛资费一案进行集议，还特别传了口谕，让武三思参加。

集议的地址在纳言韦安石的公署。首先是左肃政大夫李承嘉向大家介绍了案情，然后请各位大人就如何处理此案各抒己见。李承嘉内心很踏实，经过这两天的审讯，他从张同休、张昌期口中又获得了不少证据，而且已牵出了武懿宗。他断定张昌宗这回定是身败名裂无疑，就连皇上也救不了他。

待让各位大人说话时，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姚崇。姚崇做事本就从不推诿，也就不推辞地说道：“依照审理结果，不仅案中主犯金吾将军武懿宗、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宝监张昌仪当依律治罪，张昌宗亦应免官。”

李峤与韦安石均以为姚崇之言依法重据，言之成理，主张以此上奏朝廷，将张昌宗绳之以法。但这时候，武三思却说话了：“几位大人之言，不无道理，然则既是集议，就应集思广益，广纳众意。”他说着，将脸转向杨再思，“大人有何话要说么？”

还没等杨再思说话，桓彦范便抢先道：“据张昌仪供词，张同休兄弟各分

得四千缗，均当免官。”

“大人所言，不辨是非，不分功过，难以令人信服。”杨再思打断桓彦范的话，“据本官所知，张昌宗献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故本官以为，应该奏明陛下，恭请圣裁。”

“本案的涉案人皆是王公，依照律令，一并恭请圣裁。”武三思接着杨再思的话说着，又把视线投向了唐休璟。

唐休璟虽官居宰辅，然长于军务，对朝堂之事并不关心，虽然对张昌期贪腐之举颇为义愤，然当武三思提出“恭请圣裁”时，他也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道：“梁王之言有理。陛下圣明，相信一定会公平决断的。”

他这话立即得到了杨再思的响应：“吾等皆臣下，纵毕其才智也不及陛下万一，与其坐在这里互不相让，不如提请陛下裁断。”

武三思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姚崇自然很不满意，在大家走出公署的时候，他大声道：“古云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纵然陛下裁决，亦不能置大周律令于不顾。”

出了公署，姚崇有意等着唐休璟，问道：“大人这是怎么了，焉能失之思虑，为奸人利用。”

“交与圣裁，不就省了许多事。”唐休璟有些不知所以。

“唉！大人所言差矣！”姚崇低声道，“大人回朝的时间已经不短了，难道对张氏兄弟所为一无所知么？彼等恃宠不臣，乃国之大患。”

唐休璟便道：“在下以往只知外贼当防，对朝事确实不上心，但经大人这么一说，在下刚才所为确实不妥，还请恕在下冒失。”

姚崇说：“大人署中事繁忙否？若有空，与在下喝几杯如何？”

唐休璟便忙道：“恭敬不如从命，在下也正有事要向大人讨教呢！”

几天以后，皇上对私分资费一案的决议下来了：武懿宗、张易之以失察之责，令其闭门思过；张昌宗因献合神丹有功，功过相抵；张同休贬为岐山丞；张昌仪贬为博望丞。

制书是在朝堂上宣布的，朝臣们除了以“陛下圣明”回应外，便只能私下腹诽。

散朝以后，张昌宗和张易之服侍武曌回了瑶光殿，一进殿门，二人就双双跪倒了，感谢不杀之恩。

武曌爱恨交织地指着张昌宗的额头道：“你们哪！纵然不为社稷谋，亦当为日后虑。朕年事日高，又兼多病，总不能永远陪着你等。一旦有事，你等如之奈何？”说着，武曌的眼角竟涌出了泪水，又道，“还有你那几个兄弟，总该好好约束。下次若再犯案，朕也救不了他们……”

八月底九月初时，朝廷先后任命韦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唐休璟兼陶营都督、安东都护，姚崇兼灵武道行军总管，未及行，又改任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三位宰相相继兼任外职，这让姚崇对太子和相王的安危很是担心。他觉得自己在离开神都前，一定要做些什么。

这一天，姚崇到瑶光殿向武曌辞行，他并不避讳二张道：“陛下春秋日高。社稷者，乃万世基业矣，不可一日无主，请皇上勿将政事尽交于近臣，当委政于太子。”

“此事爱卿提过多次，朕必善思而慎虑之。”武曌的眉头就锁紧了，她知道对杨再思的任命，让姚崇一直很纠结，便决计给他一个荐才的机会，“依爱卿观之，诸司中尚有何人堪当宰相？”

姚崇不假思索道：“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已年高，唯请陛下急用。”

“好！爱卿所言，正合朕意。”

姚崇一走，张易之就道：“张柬之春秋已高，老态龙钟，且多次面折圣颜，臣恐其……”

武曌狠狠地瞪了一眼张易之，打断了他的话道：“你勿复再言，你等若是遵纲守法，又善治大事，朕焉能用一老者？”

过了两天，武曌便颁旨任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当圣旨送达他府上时，适逢其八十岁生日，姚崇、李峤、韦安石、崔玄暐等均向他恭贺，他自我解嘲道：“不晚，比起冯唐来，老夫尚差十岁。”

然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随他笑，心里都酸酸的。

以往，姚崇曾数次奉旨出京赴任，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因为最近皇上病体日重，朝会的次数越来越少，许多事情不再是武钦转达，而是由二张兄弟传递。他最担心此二贼与武氏兄弟私下密谋，挟持皇上，矫制废掉太子，那就麻烦了。因此在他觉得离京之前，一定要提醒太子提高警觉。

离京前一天，他便到相王府辞行。

李旦至今仍对朝政疏而远之，倾心于作画。见姚崇到来，他放下手中的

画笔道：“大人不日即行，本王今日就在殿中为大人饯行。”

两人坐下后，侍女们奉上香茗。李旦又道：“此茶乃太子殿下所赐，说是南方送来的，颇有清心明目之效。”

姚崇也不客气，喝了一口热茶后说道：“依微臣观之，殿下着实需要借茶明目了。”

李旦听出了姚崇话中有话，便笑道：“爱卿有话，不妨直说。”

“殿下真的对神都风云漠不关心么？”

李旦笑了笑说道：“本王让帝位于母皇，让储位于皇兄，早已无心帝业，唯丹青为伴。”

“殿下此言差矣。”姚崇长叹一声道，“殿下即便不为自己想，也该为李氏宗室考虑吧！”接着，他侃侃而谈，为李旦分析了自“私分白马坂资费案”后朝廷情势的变化，以及对皇上之疾的担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李唐宗室，殿下危矣。”

李旦就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依爱卿观之，本王该当如何？”

“殿下知左右武卫将军事，京师禁卫，即便不能全部掌握，亦当有一部分可以听令于殿下。将军李多祚，虽系靺鞨族，然归唐以来，骁勇善射，忠贞不贰，处事沉稳，一旦有事，可大用之。”姚崇说着说着，就跪倒在了李旦面前，声音哽咽道，“陛下、太子安危，关乎宗庙，殿下责任，重于泰山啊！”

李旦扶起姚崇，感慨万分：“本王明白了，大人尽可放心而去，一旦有事，本王当飞鸽传书，告知大人。”

从相王府出来，姚崇直接驱车来到东宫。他没想到，在这里看见了同凤阁鸾台三品的唐休璟。

看来，之前他们的那次小坐奏效了啊。那是一次推心置腹的心交，他们从西州都督麴智湛说到裴行俭，又说到唐休璟。姚崇盛赞他早年拜马嘉运、贾公彦为师，学习《易经》《礼经》，后以明经科及第，在与突厥的战事中，屡立战功，是难得的文武兼备的军中骁将。唐休璟则十分感激像姚崇这样刚年过不惑的朝臣，能如此尊敬一位戍边老将。在两人叙话渐渐深入时，姚崇不失时机地给唐休璟分析了朝廷情势的变化，也对他平日的贸然表态给予了恰当的提醒，姚崇的口气很谦恭，但唐休璟却是大受裨益。

显然，唐休璟谒见太子，绝不仅仅是因为要离京而专程辞行。作为后学，姚崇在向太子行过礼后道：“晚辈特来向殿下辞行，不料前辈倒先来了，惭愧惭愧。”

二人便围着太子坐下，唐休璟也不避讳姚崇，对太子道：“微臣今日来，既是向殿下辞行，也有些心里话要说。好在姚大人不是外人，微臣就直言了吧！”

唐休璟向李显禀告了一个让姚崇也十分震惊的消息，他说有一日到京城外赏秋，途中饥饿，遂于洛阳宫西苑附近一家酒店用膳，却不料在那里看到了二张。这二人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地密语，他只听到了“隔绝觐见”四字。他们究竟要隔绝谁呢？他觉得此事显然与皇上近来病笃有关，便诚恳道：“微臣以为，二张恃宠不臣，必有为乱之心，殿下宜备之。”

姚崇一击掌道：“大人所见，与晚辈同。晚辈刚从相王府上来，说的也正是备乱防变之事。”

“两位爱卿乃股肱之臣、大周栋梁，就是二位不来，本宫也正要召二位进宫呢。”李显十分感慨。

三人正说着话，王晖在外禀报道：“太子宫尹豆卢钦望大人来了。”唐休璟闻报，便刹住了话头。

姚崇见状便道：“豆卢大人乃太子近臣，大人但说无妨。”

其实，豆卢钦望来此，也正是因为听说二张近来与术士过从甚密，担心其危及皇上，才急忙来向李显禀奏的。

姚崇据此分析：“种种迹象表明，若陛下凤体不愈，沉疴日深，二张必图谋不轨。”

“可否将二张拘拿，促陛下醒悟？”唐休璟建议。

“眼下陛下虽病，然思路尚清，加之对二张倚重太多，强力为之，必授武氏以柄，我等更是难逃谋反罪名。因此当相机而行。”姚崇摇了摇头，停顿一会儿，他又道，“相王掌京师卫戍，不可掉以轻心。若二张妄动，可召李多祚将军议之。朝中有异动，可召张柬之、崔玄暐、宋璟密议之。”

但姚崇却不曾料到，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一场密议正在紧锣密鼓的商议中……

第二十四章

满朝尽发除奸吼

神龙政变周归唐

姚崇的确没想到，在他们进入东宫之际，张易之、张昌宗与杨再思，新

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的韦承庆等人也正在秘密聚会，商议皇上病体不愈时的应对之策。

韦承庆乃光宅年间左肃政台御史大夫韦思谦之子，此前任过凤阁舍人、天官侍郎，前不久才被张易之举荐到皇上面前，任为宰相，因此，他一直对张易之怀着感恩之心。

张易之先是恭贺韦承庆晋升宰辅，接着说道："大人之父在朝为肃政大夫时，刚正不阿，官至鸾台三品，韦门父子皆相，可喜可贺啊!"

韦承庆忙欠身打拱道："下官有今日，全赖恒国公提携。日后国公大人有何吩咐，下官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痛快！眼下就有急事需与各位大人商议。"张易之闻言便举起酒杯，接着他转脸对张昌宗说，"你将陛下的境况知会各位大人吧。"

张昌宗一边邀请两位宰相吃菜，一边说道："依在下观之，陛下凤体违和已久，加之春秋八秩，不敌疾侵，每况愈下，如今已是久不上朝，难免使大家人心惶惶。今天我等邀请两位大人小坐，就是来议议应变之策。"

韦承庆忽然觉得，自己入相的时机与父亲当年何其相似，都是多事之秋啊。

此时，杨再思眉头紧皱，心生一计道："下官倒有一策，不知当行否？"

"哦！大人有何妙计？快说说看。"

"陛下凤体染疾，一半乃阴阳失和，一半乃为国积劳。倘能觅一静处，暂绝案牍之劳，也许康复有望。"

"此计甚好！本官夜观国史，乃知帝王寝疾，多在长生殿。长安有长生殿，洛阳亦有长生殿。若陛下移驾彼处，止百司奏事，所有上疏、章奏，悉由本官与昌宗转呈，或可凤体安康。"张易之分析道。

"仅仅这样还不够，"韦承庆从思绪中回转过来，打断道，"姚崇、唐休璟、韦安石虽然离京，李峤也被罢为地官尚书。然据下官所知，朝臣中尚有左台中丞桓彦范、凤阁舍人宋璟等，此皆姚党中坚，不可不防。"

"这有何难。一则不让他们与陛下见面，让他们有话无处说；二则，说动陛下将宋璟调出京外即可。"杨再思却不以为然道。

听闻此言，张昌宗很自然地想到了武氏兄弟，便提议传书给长安留守武攸宜，并密联武懿宗，让其枕戈待旦，以备事变。

张易之听了两位宰相的话，顺势站起，击节称快道："此计甚妙！为护卫陛下，除贼安国而畅饮。"说完，几只酒杯便"当"的碰出一声脆响。

散席之后，韦承庆有意留下没有走，向张昌宗建议道：“下官近来结识一术士，号曰邙山真人，其人可测前程，且十分精准，大人可愿一试？”

张昌宗沉吟良久道：“倘是有人禀奏陛下，岂不要落个诅咒圣上之罪么？万万不可。”

韦承庆笑了笑说道：“天下事有欲为而成之者，大人何不事前禀知陛下，就说作法为陛下祈福祛疾。”

“这……”张昌宗仍是举棋不定，孰料张易之在一旁应道，“陛下最为揪心者，莫过于凤体康复，因此必会恩准，此事就由本官去办。”

送韦承庆出了门，张易之便站在府门口抬头看天，刚才还可见一轮朗月，皎如白昼，此刻便被从龙门山飘来的黑云覆盖了。他顺着门口西望，几盏街灯发出昏黄的光，徒添了这夜的神秘和阴森。此时，城中角落里传来几声凄厉的枭鸣，仿佛鬼魂的哭泣。张易之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急忙转回院中，要府令关了府门。

张昌宗看到兄长的脸色有些苍白，便问道：“方才还好好的，如何出去一趟就不适了。”

张易之摇了摇头：“没什么！你且回府歇息去，为兄想一个人静一静。”

当厅中只剩下他一人的时候，张易之忽然就产生了想照一照镜子的欲望。秉烛自照，铜镜里就显现出他青春的面容。他十分感谢父母，几乎把男人和女人最美的地方都给了他。相传那个魏晋时的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可他的身体不堪劳，遂生病而死。看卫玠的，不过是些市井平民罢了，而看重他张易之的，却是当今的公主，是皇帝陛下。

的确，在刚刚入宫的那一段日子，他几乎天天都在感谢上苍，感谢自己能有这陪伴君侧的机会。可几年过去后，他亲眼看着掌握大周江山的女人在自己面前一天天老去，以致卧床不起，他就有了一种无言的失落和害怕。皇上给了他如此奢华的宅院，却不能给他一个年轻的女人，他只能属于皇上。这对他来说，既是一种恩宠，也是一种桎梏。

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他拿什么来补偿这些年流逝的青春。他终于明白，必须把皇上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挟持也罢，架空也罢，他要借这行将就木的老妪实现自己对权力的占有！他要将自己这些年所受的屈辱，转换成作为男人的荣耀。

张易之放下铜镜，回到座上，开始筹划明天如何说服皇上离开瑶光殿，搬进长生殿……

腊月初五的夜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降临在中原大地。飘飘洒洒的雪花把神都一夜间装点成了一个银色的都城，昔日错落参差的楼台、亭

榭掩在白雪之下，倒是少了许多的喧嚣，而多了些许的静谧。

武曌一觉醒来，睁开眼就看见张昌宗和张易之正在埋头翻阅奏章的身影。

大殿的夹壁墙和殿中央的木炭，在这隆冬也能营造出春天的温暖。殿宇的一角飘来淡淡的梅香，武曌侧目看去，就在目光可及的地方，一盆蜡梅正开得正盛。那瘦枝横斜，几多黄花，正于孤寂中期待着春日的到来，她的心顿时也飞出了窗口。

武成殿与长生殿只一墙之隔。当年从长安来到洛阳，后来在这里称帝，武成殿留下了她多少苦涩却又欢悦、温柔却又冷酷的记忆啊。长孙无忌、褚遂良的罢官去职，李义府的埋骨他乡，刘仁轨、裴行俭的人生起落，刘妃、窦德妃的悄然而去……数十年春秋寒暑，在这一瞬间“复活”。唉，人生啊！再怎么轰轰烈烈，风云叱咤，到头来属于自己的，也就是连接生与死的一寸光阴。

宫娥上前掖了掖被角，武曌问道：“朕在这长生殿中待了多久了？”

宫娥小心翼翼地回答：“启奏陛下，已经月余了。”

“太子、相王和公主没有来过么？”

还没等宫娥回答，张昌宗放下手中的奏章，来到床前道：“陛下，微臣已知会太子、相王和公主了。”

“既是知会了，为何不来看朕？”

“微臣想，他们不久就会来的。”张昌宗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不知孝道，何以立国！”武曌觉得心口不禁堵得慌。

这时，武钦引着宫娥来到榻前道：“禀奏皇上，该吃药了。”

望着褐色的汤汁，武曌便一阵发呕，摆了摆手道：“这药都吃了数十服了，就是不见好，朕不吃了。”说着，她便孩子般地背过身去。

武钦悄悄来到二张兄弟面前使了使眼色，他们只有停下手中的事情，来到床前，双双地跪地劝道：“陛下要回到瑶光殿，就得好好服药，臣僚们盼望陛下康复，若久旱盼甘霖一样迫切啊。”

说到这里，张昌宗不禁眼睛湿润了，又道：“陛下就是为了大周江山，这药也该服啊。”

武曌还能说什么呢？她紧闭双目，憋着一口气，将苦涩的汤药咽进腹中，宫娥急忙递上净水，为皇上漱了口，又扶她躺下，才退了出去。

武曌喝完药便又开始漫无边际地想心事，想太子和相王、最疼爱的太平公主为什么不来看她？难道他们真的如此恨朕么？她决计一旦自己能够坐朝问事，定要将他们一个个叫到面前责问。可还没等她想清楚，就感到眼皮越来越沉重，晃晃悠悠又睡了……

“陛下……”张易之放下正在翻阅的奏章，轻轻呼唤了两声，却没有听见武曌的回答，但她均匀的呼吸声让他悬着的心落了地。

张易之来到外间，张昌宗便问道：“陛下真的睡了？”

张易之点了点头，小声道：“看来!这药还真管用，要不，这些奏章……”

张昌宗将一道道奏章摊在案头，眉头蹙郁地说道：“你看看！这些千刀万剐的贼子，竟敢向皇上举报你我。”

张易之接过那一卷卷奏章，看着看着，额头就汗水津津，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个不停。

东平王李续（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儿子）的外孙杨元嗣竟飞书皇上，检举张昌宗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卜天子之运。幸好他们事先禀奏了皇上，否则，早就被姚崇他们抓住不放了。

还有那个先是做了肃政台中丞，而今又检校司刑少卿的桓彦范也在奏章中说：“张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张昌宗既云奏讫，则不应再与弘泰往来……”

还有那天官侍郎崔玄暐之弟崔昇竟也跟着趁火打劫……

可如果说这些奏章还都是以举报为主，那刚刚由凤阁舍人迁为御史中丞的宋璟直接送到长生殿的奏章则更是字字都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张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巫得纯《乾》，天子之卦。张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倘不授罪，恐其摇动众心。

“哼！这不是必欲杀之而后快么？”张昌宗咬着牙道。

“罢了！罢了！”张易之将数十份奏章掷于案头，就觉得眼前昏花一片，一个趔趄就跌倒在地上。

张昌宗急忙上前扶起兄长，给他递上一杯热茶道：“现在，皇上就在你我手中，看彼等能奈我何？”

张易之摇了摇头：“姚崇之辈，盘根错节，我等须小心应对才是。”

午后未时，武曌再度从昏睡中醒来，吃了些午膳，便歪在榻上叫来二张兄弟，询问起近来的朝事。张昌宗正要回答，就听见殿外传来嘈杂声，

武钦急匆匆地进来禀奏：“崔玄暐大人要觐见陛下。”

张易之瞪了一眼武钦说：“我不是对公公说过，陛下寝疾，百司不得扰动么？让他回署中，有何事等到陛下康复了再奏不迟。”

一言未了，就听见武曌在内室问道：“武钦，有何事进来说。”

武钦趁机来到内室，将崔玄暐要觐见的消息禀奏给了皇上。

“朕今日精神尚可，宣他进来吧！”对于崔玄暐，武曌素来印象很好，而且刚刚任他为检校天官侍郎，相信他会带来好消息的。

“老奴遵旨。”武钦转身就跑出去尖着嗓子喊道，“皇上有旨，崔玄暐觐见。”

崔玄暐在殿门前掸掉身上的雪花，又顿了顿足，才进了殿。武曌隔着幔帐，就看见他的身影，道：“爱卿不必拘礼，进内室回话。”

崔玄暐是从太子李显那里来的，他的目的就是要问清为什么皇上不让大臣们觐见，还没等他开口，武曌便先问道：“你等何以不来向朕奏事？”

闻言，崔玄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启奏陛下，自陛下采薪长生殿，诸位宰相忧心如焚，结伴前来探视，都被张易之、张昌宗阻于殿外，言说陛下有旨，患病期间，不见朝臣。微臣今日冒死觐见，还请陛下恕罪。”

武曌瞪了瞪二张兄弟道：“怎么回事？”

张易之、张昌宗跪倒在崔玄暐身侧道：“微臣担心陛下凤体违和，不堪其扰，故而……”

崔玄暐接着道：“太子殿下、相王殿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要微臣奏明陛下，愿不令异姓人出入。”

武曌沉默了一会儿道：“百行孝为先，心到可矣，你转告太子、相王，朕知他们孝心若此，足矣。至于昌宗、易之，他俩忠贞不贰，你等勿复多疑。爱卿可以告退了。”

崔玄暐一走，张易之就对武曌道：“臣等谏言陛下移驾长生殿，本欲为陛下凤体着想，孰料却遭到贬斥、误解，微臣闻之，战战兢兢，还是请陛下宣太子进宫伺候吧。只要陛下凤体康复，臣纵死无憾矣。”

张昌宗更是声泪俱下：“微臣召术士是为陛下祈福，然则其人口吐狂言，竟然推卦谓臣有天子相，臣当即指斥其为妖言，并奏陛下得知。孰料宋璟、崔玄暐揪住不放，必欲置臣于死地。臣请陛下圣裁，陛下要臣死，臣毫无二话，陛下……”

一声声啼哭钻进武曌的心，那种酸楚就来回折磨着她，毕竟耳鬓厮磨数

年了，她绝不相信他们会存有异心。如此想着，她侧过身子，抚摸着张昌宗的脸道：“六郎于朕，不可须臾不在矣。你等起来，朕心中有数便是了。”

从此以后，凡是朝臣们举报二张罪行的上书，武曌都搁置一旁。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张柬之、宋璟、崔玄暐等人感到危机正一步步临近。

腊月十五，皇上以崔玄暐非议朝政为由，要司刑寺官员议其罪。会议是由武攸宜举荐的司刑卿崔神庆主持的，司刑少卿崔昇因为替兄长辩护，而被处以大辟。

腊月二十三，大雪送崔昇上路。他没有丝毫的悲痛和恐惧，含笑着走向行刑台，对前来送行的兄长道：“二十年后，崔昇又是一好汉矣，兄长勿复悲伤，替为弟膝下尽孝可矣。”

他们的母亲卢氏竟没掉一滴泪，只是道：“老身有此子，乃列祖列宗之荣矣。”

而就在这一天，御史中丞宋璟接到了皇上的敕命，要他前往扬州处置当地发生的一起聚众叛乱案。敕命是由杨再思送来的，他在宣读完皇上的敕命后，又传达了武曌的口谕，要他即日离京。宋璟接过诏命，置于案头，对杨再思道：“请内史转呈陛下，就说臣知道了。”

“陛下想知道，大人何时动身？”

宋璟埋头书卷，不再回答，却对外面喊道：“送客！”

府令进来，看了一眼杨再思便道：“请吧！”

杨再思脸上无光，悻悻而去，只留下一句话道：“请大人想想抗旨的后果吧。”

第二天，崔神庆带着皇上的第二道敕命来了，要宋璟奔赴幽州查都督屈突仲翔贪腐案，宋璟一如头日一样回答。

第四天，杨再思再度登门，捧着皇上的第三道敕命，又任命宋璟为陇、蜀安抚副使。

宋璟心明如镜，皇上所做的这一切，无非就是一个目的，要将他外放京城。这一回，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对杨再思说道：“看来大人口拙，没有陈明本官的意思，不劳大人枉费口舌了，本官直接去面见陛下。”

杨再思刚刚回到长生殿，向武曌禀奏了宋璟拒不肯行的举止，武钦就来禀奏，说宋璟求见。

武曌重重地应道：“宣他进来！看他有何话说？”

宋璟肩头的雪花还没来得及拂去，足上的雪泥还没来得及掸掉，就匆匆进殿来了，宫娥们忙上前为他脱下斗篷。宋璟顺势就跪在武曌面前道：“微臣参见吾皇陛下。”

武曌一脸的不快，问道：“你知罪否？”

“微臣不知何罪，还请陛下明示。”

“哼！朕三道敕命你外行，你竟敢抗旨，该当何罪？”

宋璟向前挪了挪膝盖道：“启奏陛下，往者，州县官有罪，品高则得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请陛下明察。”

见武曌没有阻止的意思，宋璟继续道：“今陇、蜀无变，不知陛下遣臣外出何故也？故而臣皆不敢奉制。”

杨再思在一旁插话道：“古语云，君叫臣死，臣若不死，乃为不忠。今宋璟抗旨，即为不忠之举。”

宋璟听罢，仰天大笑，笑得张易之、张昌宗和杨再思毛骨悚然。杨再思又指着宋璟问道：“中丞大人为何发笑？”

“若说有罪，臣确实有罪，臣之罪在于没有将与术士妖言欺君者绳之以法，愧对列祖，愧对大帝，愧对陛下。”

武曌辩道：“术士作法，昌宗已自奏闻。”

“非也！”宋璟站起来，挺立在殿中央，慷慨陈词道，“张昌宗为奏疏所逼，穷而自陈，纯属狡辩。且其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张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

话说到这个地步，武曌也不好再一味维护自己的近臣了，于是，她转换了面容，语意也温软多了：“爱卿所言，不无道理。然谁能无过，改之者善也。依朕之意，令其面壁思过可矣。”

孰料宋璟并没有给武曌这个台阶，而是声色俱厉道：“臣知祸从口出之理，然义愤填膺，虽死无恨。”

宋璟的义正词严，让武曌一时无言，也让二张兄弟深受震慑。杨再思见事情陷入僵局，忙在一旁道：“陛下有敕，宋璟退下。”

宋璟忽地转过身来，以讽刺的目光冷冷地看着杨再思道：“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

杨再思又落了个大红脸，只得退到了一旁。

武曌这才对张昌宗道：“总是错在爱卿，你就随宋爱卿去肃政台说清楚事

情的原委吧。”

“陛下……”张昌宗情知此去定是凶多吉少，便苦苦地哀求着……

宋璟却不由分说，对着外面喊道：“来人！”

禁卫立即拥了进来，将张昌宗押出殿去了。

“陛下！救救六郎！”张易之扯着武曌的衣袖，跪倒在病榻前……

杨再思叩响梁王府门环的时候，天色已渐渐暗了。

武三思正在灯下看《战国策》，那还是许敬宗亲手抄写，送给他父亲武元庆的，后来父亲在流表期间病逝，弥留之际，又转送给了他。他随手一翻便看到了“鹬蚌相争”四个字，目光也定格了。当前神都的情势可不就是如此吗？如果二张兄弟与拥戴太子的臣僚就是这“鹬”和“蚌”，那么自己不就是渔翁了？任何一方的败北，对自己都是一个机遇啊。

张易之有一点说对了，就是要有所准备，可这不是为二张准备，而是为自己准备。如今，他只需作壁上观，看这“鹬”“蚌”相争即可。武三思如此想着，便拉开了书房门，却见府令匆匆走来了。

“有事么？”

“王爷，杨内史来了。”

“哦！”武三思立即想到，一定是长生殿那边出了事，便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前厅。两人一见面，杨再思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张昌宗被宋璟带走了。

“什么时候？”

“午后未时。”

武三思顿了一下问道：“陛下呢？陛下怎么会同意？”

杨再思道：“有人飞书陛下，而且也向左肃政台举报了。这宋璟真的好生厉害，一副无惧生死的架势，陛下也是无计可施了。”

武三思没有再往下问，而是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对杨再思道：“大人不来，本王也要遣人去造访大人呢。眼下时局扑朔迷离，你我皆要清醒些，切不可为人所用。”

“请王爷明示。”杨再思眨了眨眼睛。

“二张窃幸蒙宠，但其恃宠生娇，迟早会惹起众怒，大人不可陷得太深。”

杨再思这才明白，连连在心里感叹还是武三思高明，忙回道：“谢王爷提点，下官定然谨遵王爷吩咐。”

送走杨再思，武三思向远在长安的武攸宜修书一封，大致的意思是要他做好准备，以应突变，然眼下万万不可轻动。

他传来府令，让他将书信送给武攸宜的司马带去，又嘱咐道：“你从驿馆出来后，不要急于回府，亲去左金吾大将军府上，就说本王请他过府议事。哦！对了，传安定郡王亦来。”

在这个雪后的黄昏，张柬之的府门也被一个陌生的身影叩响了，府令拉开门问道：“壮士这是要问路，还是要借宿？”

来人道：“请您禀告张大人，就说有一位从荆州来的杨姓汉子求见，他自然明白。”

府令转身回府，对正在想事的张柬之如实传达了，他立即不胜欣喜，起身就向门口走去。

来人果然是荆州前任长史杨元琰，故旧相逢，两人好生欢喜，一见面便抱在了一起。

进得厅里，张柬之立即要府令准备酒菜，为杨元琰驱寒。

忆起昔年旧事，两人都是满腹感慨，那还是圣历元年，张柬之因反对武延秀前往突厥和亲而得罪了武曌，被贬为荆州长史，接替了杨元琰。在交接的日子里，两人经常徜徉于荆州山水，泛舟于浩浩大江。一天，两人说起武周革命，杨元琰慷慨抒怀，声言一旦有机会，定要匡复唐室，张柬之至今想来仍是十分钦佩，便道：“就为大人当年的一腔壮志，老夫亦当敬你。书信大人收到了？”

“不唯收到了大人的信，连司卫寺的文书也收到了。”杨元琰回道。

“正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相王殿下早知将军中直，期待多时了。眼下神都波谲云诡，人心浮动，正用人之际。”张柬之言道。

杨元琰双手打拱道：“士为知己者死，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去岁的除夕还历历在目，新的年节又说到就到了。

除夕夜，武曌因为在病中，不仅没有参加祭祀宗庙，而且传下口谕，除了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臣僚们从除夕夜到元日，都不必进宫恭贺新春。然而臣僚们还是收到了朝廷送的“名刺”，官员们也通过司宫监向皇上呈送了新春贺词，期待皇上早日康复。

大年初一，皇上颁布了制书，宣布改元神龙，大赦天下。

可武曌的病却并没有因为改元而减轻，反而益发地重了。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候还自言自语，口口声声恳求原谅自己早年的错失，仿佛她对面坐着一个人似的；有时候，她突然在睡梦中就会悚然大呼“皇上救我”；有时候，她人躺在榻上，眼睛却盯着门外讷讷道：“弘儿、贤儿，你们回来看朕来了。”

武钦见状，便在一旁抹泪。

这一日的长生殿显出少有的寂然，昨夜武曌闹腾了半宿，直到黎明才睡去。

“也不知武攸宜收到书信没有？”张易之有些焦急。

“想来也该有回音了。”张昌宗沉闷地回答。比之张易之，张昌宗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虽说在宋璟审讯的紧要关头，他被皇上特赦了，又回到了皇上身边，可他明白，事情远没有结束。随着年节过去，宋璟还会追究的，“为弟感觉杀机四伏，危在旦夕啊。不知长生殿禁卫可靠否？”

张易之说：“长生殿卫将余仲乃心腹，尽可放心。至于宫外，武大人定会襄助的。”

“事关生死存亡，兄长不可不慎。”张昌宗还是不放心。

张易之点了点头道：“你且在此守候，为兄这就去找余仲细细筹谋。”

然而，从元旦到破五，一切平静如常，除了太子和太平公主过来请安外，并无任何不妥。

元宵节，武曌已不能登上则天楼与臣僚同乐了，节日的气氛也就淡了许多。朝会也许久没开了，官员们有要紧事，还是由二张记下转达，至于不要紧的事，即往东宫向太子禀奏。这一切都让张易之觉得，也许是庸人自扰罢了，只要皇上一息尚存，就没有人敢怎样。

正月二十二日，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姚崇从灵武道回到了京城。但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趁着暮色到了张柬之府上，适逢左台中丞桓彦范也在，两人一见姚崇，立即眉头大展，急忙要府令准备饭菜：“大人远途归来，先果腹再说。”

姚崇的确有些饿了，他也不客气，抓起一张蒸饼就狼吞虎咽地塞进肚子，桓彦范见状，忙奉了一杯茶。姚崇口中含着饼食，说起话来便有些含混不清：“陛下凤体如何？”

张柬之回应道：“陛下疾甚，除夕祭祀都是太子主持的，元日也谢绝了百官的恭贺。据武钦说，陛下如今膳食锐减，脸颊浮肿。”

桓彦范接着介绍：“麻烦的是，陛下越是病重就越是依赖二张，已到了不可须臾离开的地步。”

姚崇用完膳，净了手说道：“太子对此事有何看法？”

“唉！太子担心惊扰中宫，会加重陛下病症。”张柬之捧起雪白的胡须继续道，“老夫去日无多，若不能扶太子正位，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见状，姚崇做了个斩杀之势，眼睛闪着冷光，又指了指外边问，“那边呢？”

张柬之明白他指的是武氏兄弟，便回道：“还看不出异动迹象。”

“依在下观之，不要看平日里武氏与二张阿党比周，然若真的诛杀二张，他们未必会出手相助。他们是等我等与二张厮杀起来，好坐收渔利。”

姚崇又问起举事兵力，张柬之道：“老夫已与李多祚、杨元琰将军盟誓，共杀国贼，两人现都在相王属下任羽林将军。”

桓彦范还提到一个叫李湛的散骑将军，姚崇立即道：“此人不是李义府的儿子么？”

桓彦范忙解释：“李将军虽为李义府之子，然性格与乃父殊异，为人刚正，不畏权贵，对李义府生前所为颇为不耻。”

姚崇便又问起太子身边的兵力，张柬之便道：“除了狄光远、娄云两位带刀侍卫，还有安阳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王同皎，左威将军薛思行。半个月来，老夫已同他们反复商议过了，他们对二张的恣意横行早已义愤填膺了，纷纷表示愿意相助。”

姚崇十分感佩张柬之虑事周密，断然道：“万事俱备，事不宜迟。吾等须抢占先机，一役除贼。”

姚崇回到府上时已是午夜，母亲和夫人见他深夜归来，十分不解。母亲很生气地埋怨儿子道：“皇上任你为灵武道行军总管、安抚使，你不在边城保境安民，却回到京城。若是陛下知道了，岂不降罪于你？”

姚崇先向母亲叩首拜年，又从囊中拿出一件羊羔毛的冬衣，对母亲道：“孩儿知道，此物神都不缺，然这毕竟出自灵武草原，乃上好的皮货，可为母亲御寒。”

但老夫人的神情并未好转，依旧训斥道：“你当知晓，为国者乃大忠，亦即大孝；事父母者，乃为小孝。你若不说清为何归家，纵然老身可以原谅，然姚门家法定不轻饶。”

闻言，姚崇便扶着母亲坐下，再向母亲拜了三拜，才将回京诛杀二张，

护卫太子的计划从头至尾说与母亲听了，末了道：“儿虽久怀报国之志，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今夜归来，孩儿是探视母亲，也是辞行，若孩儿遭遇不测，还请母亲保重。”

老夫人闻言，自是惊讶不已，过了许久，才上前扶起姚崇道：“儿啊！你乃社稷之臣，不为江山而战，生欲何为？为母岂能不解？纵然事败，老身与你同往。”

“夫君！”妻子也在一旁道，“如此大事，夫君岂能瞒着妾身。妾身虽一女流，然亦知为国尽忠乃男儿本分，岂能阻挡于你？”言罢，她怆然涕下。

“谢母亲、夫人。”说罢，姚崇拱手相别，消失于夜色之中了。

正月二十三日丑时三刻，神都还沉浸在梦乡之中，下弦月清冷地悬挂在早春的天际。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就在此时悄悄地来到了玄武门。

夜色中，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散骑侍郎李湛、驸马都尉王同皎等来到姚崇和张柬之面前小声道：“启禀大人，已到玄武门前。”

张柬之看了看姚崇道：“李将军率军在此接应，请驸马都尉进宫谒见太子。”

“遵命！”禁卫们迅速散开，在暗处埋伏。

张柬之对杨元琰道：“玄武门内有一千骑兵，乃由殿中监田归道统领。田归道当年与阎知微一起护送武延秀赴突厥和亲，阎知微叛国，然田归道正气凛然，不为敌动，此真忠义之士也。将军可遣使说明利害，不可强攻。”

“大人所言，在下记下了。”杨元琰点了点头，当即找来一位司马，令其上前叩门。

值守的队正喝道：“你等为何深夜到此？玄武门是什么地方，你难道不知道？”

司马抱拳道：“末将要见田大人，烦请通禀。”

队正见来人不像是寻常之辈，便进去通禀了。不一会儿，田归道来到门口，看眼前的司马很是面生，遂警觉道：“司马夜闯玄武门，可是死罪！”

司马打了一拱道：“末将奉张大人、杨将军之命，前来诛国贼张易之、张昌宗，请大人交出骑兵。”

田归道大吃一惊道：“本官在这里值守，事关陛下与太子安危，未得陛下旨意，太子之命，焉能轻信！”

“张柬之大人如今就在玄武门外，大人可出门一问。”

田归道却并不理会，转身就要离去。熟料杨元琰仗剑上前，对身后的禁卫道：“护送田大人出门，不可慢待。”

几位禁卫立即上前对田归道彬彬有礼道：“请吧！田大人！”

田归道便不得不随了禁卫来到门外，面对张柬之，他不无纠结地问道：“大人完全可以面奏陛下，弹劾二张，何须如此大动干戈？”

张柬之微笑道：“大人忠厚，本官不难为您，待日后详说。”

这时候，杨元琰已将门内的一千骑兵集合起来，言明了来意，骑兵们平日里早已看不惯二张对他们作威作福，便纷纷道：“我等愿意听命太子，共诛国贼。”

张柬之于是让王同皎进宫去请李显。

王同皎率领十几名禁卫进了东宫，到袭芳殿前时，恰逢王晖夜间出来。他忽然看见几个黑影，以为是刺客，正要喊叫，被王同皎捂了嘴拉到暗处：“别喊！我乃驸马都尉王同皎。”

王晖舒了一口气，差点软瘫了，低声道：“驸马爷为何深夜至此？吓死老奴了。”

王同皎轻轻附耳几句，王晖惊慌地点了点头，急忙进殿禀奏。李显正拥着韦妃在睡梦中，忽然被叫醒，他以为武曌病危，急忙起身。待王晖说明情由后，李显的脸色顿时变了，倒是韦妃镇定自若地对王晖道：“宣驸马进来回话。”

不一刻，王同皎进殿说明了情由，接着道：“姚大人、张大人都在玄武门外等候，小婿来接殿下。”

李显仍然很犹豫：“你等为何如此？”

“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两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匡复社稷，愿殿下至玄武门，免负众望。”

然李显却是惴惴不安，进退维谷：“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请你转告诸公，此事宜缓图。”

“存亡大计，岂能缓图？”韦妃在一旁说话了，“殿下此言差矣。诸将相不顾家族性命以殉社稷，殿下如何能让他们枉死？”

“王妃所言甚是。”王同皎忙附和。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显也别无他法，战战兢兢地与韦妃一同走出殿

外。此时，狄光远和娄云已手按剑柄，英姿勃勃地站在面前了。王同皎便要两位护卫东宫，绝不使逆贼近皇宫半步，自己则扶了太子上马，来到玄武门外。

久等不出，姚崇都有些着急了，看见太子过来，他忙拉了一把张柬之，就率领将军们跪倒在地道："让殿下受惊了。"

李显忙抬了抬手："诸位爱卿平身。"

张柬之拱手道："请殿下发令，微臣进迎仙宫（长生殿在其内）诛杀二贼。"

李显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张柬之立即转身对李多祚和李湛道："二位将军到迎仙宫前，与杨元琰将军会合，进殿杀贼。"

李多祚等立即领命，此时已是卯时二刻。

此时，迎仙宫羽林将军余仲已巡查完岗哨，回到营所就在心里笑张昌宗、张易之成了惊弓之鸟。整个一个正月，一切都很平静，会有什么事呢？尽管如此，他还是荷甲坐寐，以备不测。连日来的劳累，使他很快就入梦了，如雷的鼾声从窗口一直传到院内。

正朦胧间，他忽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看，一位旅帅在面前惊慌失措道："不好了，宫门外火光耀天，恐有事发。张大人要将军速去长生殿护卫陛下。"

余仲二话没说，从剑架上拿过宝剑就冲出了门。这时候，潜伏在宫中的内应早已开了城门，羽林军一拥而入。火光之中，余仲挥动宝剑，对跟在身后的禁卫大喊"诛杀叛贼，护卫陛下"，只是迎面就遭遇了李多祚。

余仲仗剑而立问道："陛下病笃，将军夜闯长生殿，不怕落下谋反的罪名么？"

李多祚应道："张易之、张昌宗挟持皇上，矫制横行，本将领太子之命，诛杀二贼，请将军速速闪开。"

余仲没有回答，手执宝剑就刺将过来，李多祚奋臂挥刀，镇定迎战，两人大战数十回合，余仲终被李多祚一刀结果了性命。

等李多祚提着余仲的首级到长生殿前时，杨元琰和李湛手里也各提着张昌宗和张易之的首级。

姚崇、张柬之进到殿内，武曌刚从昏睡中醒来，她似乎在梦中看到了血腥的厮杀，睁眼看见两位宰相，忙问道："乱者谁也？"

张柬之回答："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奉太子之命诛之，恐有漏泄，故而没有惊动陛下。"

“臣等称兵宫禁，殊非得已，罪当万死。”姚崇言罢，来到外面，请李显进来。

武曌这会儿已完全清醒了，情知事已至此，难以挽回，于是当着太子的面褒扬了诸将相。

李显跪在武曌面前，凄然流泪道：“二贼欲挟主以令天下，儿臣命诸将诛之，母皇若降罪，就诛儿臣，与臣下无涉。”

武曌便换了宽怀的口气：“二贼咎由自取，你等何罪之有？现叛乱既平，你还是回东宫去吧。”

见状，张柬之上前问道：“太子安得东归？”

武曌不解，问道：“爱卿这是何意？”

“昔天皇以太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实为不妥。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之令诛杀国贼，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左台中丞桓彦范上前请道。

武曌忽然发现人群中有一位年轻将军，遂问姚崇：“此乃何人？朕似曾相识。”

崔玄暐回道：“他是李义府之子。”

“朕对你们父子不薄，奈何有今日？”武曌终于低下了头。

李湛不知该怎样回答，只有沉默地退向一边。

武曌又对崔玄暐道：“他人因人而进倒也罢了，你是朕亲自擢拔的，却也来倒朕。”

崔玄暐并不提崔昇被杀之痛，却道：“此举正是报陛下之大德。”

武曌彻底绝望了，她看了看身边的臣僚，只说了一句：“朕已决计，即日传位给太子，请姚爱卿、魏爱卿择定佳期，请太子登基。”

当日，武曌发了在位的最后一道制书——

朕以虚寡，宿承先顾，社稷宗庙，寄在朕躬。亲理万几，年逾二纪，幸得九元垂佑，四海乂安。何尝不日昃忘食，夜分辍寝，战战而临宝位，乾乾而握圣图。忧百姓之不宁，惧一物之失所。但以久亲庶政，勤倦成劳，顷日以来，微加风疢。逆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比缘薄解调炼，久在园苑驱驰，锡以殊恩，加以显秩。不谓豺狼之性，潜起枭獍之心，积日包藏，一朝发露。皇太子显，元良守器，纯孝奉亲，知此衅萌，奔卫宸极，与北军诸将，戮力同心，剿扑凶渠，咸就枭斩。斯乃天地之大德，幽明所赞叶者乎！岂惟朕躬之幸，抑亦兆庶之福。朕方资药饵，冀

保痊和，几务既繁，有妨摄理，监临之寄，属在元良。宜令皇太子显监国，百官总已以听，朕当养闲高枕，庶获延龄。可大赦天下。

制书是由上官婉儿草拟的，她含着热泪一字一句地斟酌着，直到觉得恰当时才落笔。她想，这大概是自己为武曌起草的最后一道制书了。她丝毫不记恨武曌曾让她血洒宫中，也不记恨祖父死在她手中，反而为她的今日感到悲凉，为一个女人的命运而忧伤。

两天以后，李显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唯张易之余党不在其列。李旦加封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封太平公主号镇国太平公主。以姚崇为太仆卿、同凤阁鸾台三品；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袁恕己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桓彦范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将军、赵国公；田归道授为司仆少卿；其他在诛杀二张中建立功劳的，也均有赏赐。但不知什么原因，宋璟在凤阁舍人位子上没有动。

接下来，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先后归案，被枭首于天津桥。韦承庆、崔神庆等一干二张余党先后也被革职，投入了牢狱。

张柬之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杨再思仍留在相位上。

正月二十六日，武曌徙居上阳宫，由散骑侍郎李湛任宿卫。

正月二十七日，李显率百官到上阳宫朝见武曌，尊之为则天大圣皇帝。

尊号典礼后，群臣很自觉地退下，将空间留给了武曌母子。

一场神龙事变使得武曌的病体已成不愈之势，勉强参加完典礼，她便很疲累地被李显亲自扶到了榻上。看着眼前几度被自己废黜的儿子如今又重新登上了皇位，她心底五味杂陈，心里对自己说，“其实，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应该是李贤才对。”

往事如烟，一切都已逝去，一切无可追回。此时，她忽然想到了那个曾经同自己姐妹相称，最后圆寂于西山的明霁，明霁告诉她：“人生本是业报相续，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莫非自己的今日，即是业报因果？

她慈祥而又温柔地看着李显，从他呱呱坠地到将近知命，她从来没有这样用一个母亲的目光看过自己的儿子。他什么时候成为一位中年男子了？她现在觉得，这样看着儿子，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你近前来，朕有话对你说。”武曌道。

李显将杌凳向病榻前挪了挪道：“母皇对儿臣有何训示？儿臣静心聆听。”

“你已是当今皇上，朕无训示给你，只是有一事相托，不知皇上愿否？”

“母皇请讲。”

武曌轻轻地说道：“朕去日无多，唯有一事牵挂。婉儿从十四岁进宫，至今已二十七年，她聪慧贤淑，处事得体，朕望你立她为昭容，任她继续做知制诰如何？”

李显没想到母亲记挂的是这样一个让他心仪已久的女人，当下就答应了：“儿臣谨遵母皇旨意。”

“如此甚好！朕就放心了。朕累了，皇上也回宫去吧！”

在武曌与李显说话的当儿，姚崇一人来到谷水边，望着淙淙远去的河水，眼睛渐渐地就模糊了。他的心境此刻非常复杂，毕竟他在武曌朝堂十数年，亲自见证了她的大功与大过，于私而言，武曌待他不薄。

他不知道张柬之和桓彦范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

张柬之道：“今日皇上登基，本为国之大喜，公岂可涕泣？”

姚崇擦了擦眼泪：“在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在下前日从公诛奸逆，此乃人臣之义，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矣。”

张柬之便也无言以对，只是长长地叹息。

当日，姚崇主动请辞，出为博州刺史。他离开京都时，张柬之不顾八十高龄，亲自出东城相送。两人并马而行，张柬之依依惜别道：“大人正当盛年，乃为国效力之时。朝廷不可一日无大人，何须如此耿耿于心？”

姚崇道：“为人之难，正在于忠。太后以周代唐，固然有违人心，然而，伟业皇皇，著于青史，千秋功过，可对日月。在下深受太后之恩。突遇此事，总该有个过程。不是在下有意诋毁，无论是陛下还是相王，与太后相比，尚差强人意。朝廷诸事，全仰赖大人了。过个一年半载，皇上若是想起在下，也许在下还会重回京都。”

张柬之也无法遏制地老泪纵横：“只怕到那时，老夫早已驾鹤西去了。”

姚崇无言，只有深深地作揖，然后转身打马而去。身后传来张柬之的声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

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曌驾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弥留之际，

以“则天大圣皇帝”名义遗制——

去帝号，称则天皇后，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亦赦之。

遗言——

身后立无字碑。

十二月，李显朝会，议太后合葬乾陵。

后记

走进一个千年女人的世界

——写在长篇小说《武则天》之后

暮秋的夕阳在阳台上留下橘红色的光晕时，我终于在长篇小说《武则天》第三卷写下了最后一段颇有些生命诗学意味的话：

二月甲寅，复国号曰唐。

神龙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曌驾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弥留之际，以“则天大圣皇帝”名义遗制——

去帝号，称则天皇后，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亦赦之。

遗言——

身后立无字碑。

那是一个曾让史学家众说纷纭的女人对生命的终极交代，也标志着一颗升在初唐星空的灿烂帝星，在燃烧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最终熄灭在浩渺的夜色中。

至此，我长达两年之久的伏案，也随着作品中武曌生命的终结而告一段落了。

沉迷在作品中的日子，总是寸阴尺璧，如白驹过隙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出版时的情景，犹在昨日，可蓦然回首，我已在武曌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的生命中，穿梭两年之久了。

思绪回溯到2013年“近腊饶风雪”、“暖帐温炉前”的一个月，当时三卷本长篇小说《汉武大帝》刚刚出版上市，一时网络上好评不断，而我也沉

浸在跋涉后的欣慰之中。有一天，我又接到了《汉武大帝》的编辑田敦国先生的约请。他问我还有没有精力再写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并且提议我写武则天。我想，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基于他对图书市场需求的明晰把握，更因为武则天从来就是史学界和文学界十分关注和颇受争议的人物。艺术地呈现她辉煌而又复杂、丰富而又多变、执着而又曲折的政治生涯、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无疑会为琳琅满目的文学画廊增加一个新的艺术形象。说实话，我当时很疲倦，因此，对于能不能完成这部物理长度初步设计为百万字的长篇作品心中并没有底。然而，田先生敏锐的文学目光，奔涌的青春激情和炽热的情怀强烈地感染了我。好在我自己在大学读的就是历史专业，也曾因为得到授课老师好评的原因，对隋唐史有过一段专攻。因此，我对他说："给我一段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话虽是这样说，然而，事实上，我的心已经被他荡起了滚滚的思潮，也被他激起了创作的冲动。于是，我将书架上珍藏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重新搬上案头，一本一本地阅读，一条一条地摘录汇集"武则天记事"，一次又一次地做关于作品结构的构想、故事线索的设定和重要人物形象的勾画。"出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的二月初，我们如约相聚在新的文学渡头，开始了编辑与作者携手登程的新跋涉。

题材从来都是客观的存在，而选择题材却是一种浸渍着审美意识的主体行为。对于广大读者，武则天给予他们的深刻印象，丝毫不逊色于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她曾以超人的勇气和胆识，悍然发动了一场带着血与火的"武周革命"，取代了生机勃发的唐帝国，并且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的姿态进入了恢宏的中国历史画卷，书写了属于她也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彩。而她对于传统道德的颠覆、极度膨胀的女权欲望，以及因为她的多疑和独裁，而酿成的史上少有的酷吏政治，都给后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了诸多争论不休的话题。另一方面，关于武则天的文艺作品，不仅有过不少文学文本，而且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屡屡见诸银屏。这一切都注定了我们的选择从一开始就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但我和田先生都相信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审美从来都是个性的。作家笔下的武则天，绝不仅仅是历史人物的复制，它必然打着作者的审美印记。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历史的真实中引出艺术的真实。马克思曾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武则天出现在初唐贞观之治后，有着内在的必然因素，至于她所谓的"武周革命"，不过是一种形式，要紧的是她把李世民开创的大唐的帝国经济与政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铺垫了基础。她从一个宫廷才人走到权力的巅峰，既有着李世民去世后唐朝经济、政治风云变幻的推动，特别是李世民晚年在选择权力继承者上的"失误"是她突出烟岫的诱因，也与她复杂而又立体的性格特征、过人的政治智慧、丰富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人"和"人性"的视角去刻画一个"艺术真实"的武曌，是对于艺术创作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整部作品，在三条线索上展开故事：一条是武曌的生命线。她十四岁进宫到在后宫血雨腥风中被立为皇后，继之垂帘听政直至登基称帝，她就像一颗灿烂的星，燃烧着自己，也影响和观照着周围的人们。一条是她的事业线。她登基前后，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推行节俭政治、重视经济发展、关注文化繁荣，改革吏制、肃贪反腐，从而赢得了人心，这样，她最终登上帝位，就不是突兀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一条线是她的情感线。武则天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人，她敢于冲破宫廷的束缚，把女人的青春付与宽仁厚德的太子李治。因此，单纯地将之视为出于攫取权力的需要是不客观的，我在作品中也酣畅淋漓地描绘了她与李治的真爱痴爱；而她与几位男宠之间的情感纠结，也散发着人性的本然。以往人们容易忽视的武曌与辅政大臣之间那种纯洁却又充满着温馨的情感，在本书中也得到了理性而富于质感的描写。特别是与李□、刘仁轨、苏良嗣、娄师德、狄仁杰等几代宰相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爱，成为武曌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她也有残酷、无情的一面，唯其如此，她才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诚如托尔斯泰所说："所有的人，正像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

小说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结构的艺术。《武则天》这部小说的题材资源决定了它必会以史诗式的品格实现叙事和审美表达。作品依据黑格尔关于"史诗"作品的三大要件，力求在历史的意蕴上展示初唐经济、政治的演变对于历史人物命运、情感的影响；力求对于贞观以后唐帝国到周帝国转型中重大事件和人文生态做全景式的反映和真实的再现；力求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有完整的、立体的刻画，使之成为"众多人物、激烈冲突、曲折情节、宏大结构"的综合体。

一切的艺术真实都取决于细节的真实。因此，从一开始着笔，我就十分重视对于细节的刻画，从礼仪制度到朝会程序、从服饰纹理到民情风俗，都努力使之符合唐代文化的真实。

以上几点，既是我将近两年间的一直努力的目标，也是多年来信守的创作和审美原则。至于能不能达到心中的理想和期待，只能等待读者的判断和批评了。

我十分感谢编辑田敦国先生、方莹先生，从相约创作开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都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富有见地的建议和意见；我十分感谢出版社的领导，使这部作品很快就同读者见面；我十分感谢这些日子与我结伴而行的文学挚友，是他们给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年龄、精力等许多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作品；我十分感谢原陕西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常智奇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

谨以此书回报给予了我生命的三秦热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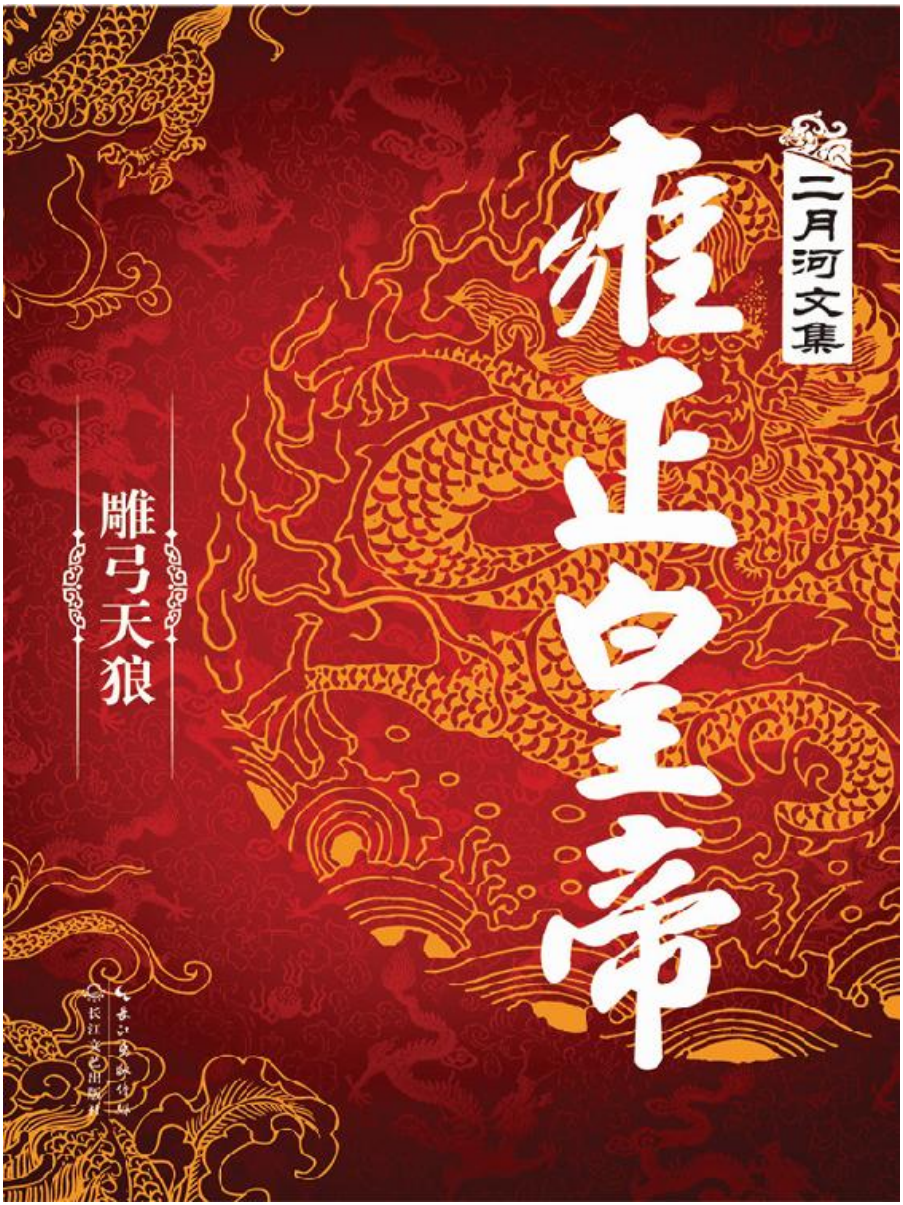
杨焕亭

2014年12月于咸阳

目录

雍正皇帝·雕弓天狼

雍正皇帝·九王夺嫡



作者简介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历史小说家、汉族，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

力于营造“帝王系列”，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计500余万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出版佳作奖，并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其中《雍正皇帝》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繁体字本，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的第1卷。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读者关心，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险胜。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作者用史笔著文，用文笔立史，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尽收笔底。上至典章制度、宫廷建筑、饮食服饰、礼仪乐律，娓娓道来，书卷气浓；下至勾栏瓦舍、寺庙堂肆、市井乡野、客旅古渡，徐徐展开，风情万种。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机诈；女伶歌伎，绕梁余音，句句回肠荡气。其情节铺设，夭矫跌宕，人物塑造，浓淡相宜，谋篇均别出心裁；以思想为经，艺术为纬，鸟瞰历史，探究人生，非大家而不可为。正如一位评论家读后所言：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童偶作戏
- 第三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狲用智孩儿倒绷
-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 第十三回 畏阅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禛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辱大臣
-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禩知难退激流
-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禔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

-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宫
-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禛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礽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
-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 第四十一回 慊吏治胤禛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幛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囹圄盼将军

- 第四十六回 忠王掞忠谏讽胤禛 烈郑氏烈殒答胤礽
-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缧绁逢兄
-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游三吴不可缺扬州，冶扬州不可无虹桥。虹桥这地方，面湖临河，西邻“长堤春柳”，东迎“荷浦薰风”，虹桥阁、曙光楼、来薰堂、海云龛……诸多胜地横亘其间，粉墙碧瓦掩映竹树，天风云影山色湖光，只须一叶扁舟便览之无余，原是维扬北郊第一佳丽之地。这自然风光粉黛不施乃天生其美，就勾得离乡游子、骚人迁客到此一扫胸中积垢块垒，流连忘返。若论起风土，那就又是一回事。桥北有个庙，名字起得也怪，叫“虹桥灵土地庙”，每年正二月祀神庙会，俗名儿叫“增福财神会”。逢到会期，早早的就有城里商家赶来，错三落五搭起席棚，围着这座土神祠连绵起市，一二里地间耍百戏打莽式的、测字打卦的、锣鼓、“马上撞”、小曲、滩簧、对白、道情、评话、打十番鼓的……喧嚣连天，湖下游船如梭，岸上香客似蚁，夹着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卖小吃的吆喝：

“吴逢圣的炒豆腐——谁要 ？康熙老佛爷金口亲尝，颁赐近臣！”

“走炸鸡——田家走炸鸡！香酥焦嫩！”

“施胖子梨丝炒肉，不吃算你没来扬州！”

“汪九公家拌鲟鳇——天下一绝啰……”

“猪头肉、猪头肉！江一郎十样猪头肉！”

……如此种种，更把庙会场子搅得开锅稀粥般热闹。

这是康熙四十六年的春天，二月二刚过，扬州地气温暖，虹桥两岸已是春花姹紫嫣红，芳草新绿如茵。一个架着双拐的残疾人出了桥南的“培鑫客栈”慢慢踱着，橐橐地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上了虹桥。

他叫邬思道，无锡有名的才子，府试乡试连战连捷，中秀才举人都是头名。康熙三十六年他应试南京春闱，三场下来，时文、策论、诗赋均做得花团锦簇一般。出场自忖即便不在五魁之列，稳稳当当也在前十名里头。不料皇榜一张，“邬思道”三个字居然忝列副榜之末！邬思道大怒之下仔细打听，才知道主考左玉兴、副主考赵泰明都是捞钱的手，除了朝中当道大佬关照请托外，一概论孝敬取士，名次高下按质论价童叟无欺！邬思道凭着本事拉硬弓不肯撞木钟钻营，自然名落孙山。邬思道原本性高气傲，气极了，纠集四百余名落榜举人，抬着财神拥入南京贡院，遍城撒了揭帖，指控左、赵二人贪贿收受，坏国家抡材大典，骂得狗血淋头，把个南京科场搅得四脚朝天。他大闹一场扬长而去，苦得江南巡抚因拿不到他这个“正犯”被连降两级，左、赵二人革职罢官“永不叙用”——官司直打到紫禁城当今天子康熙御前，明珠、索额图两大权相都差点吃挂落。因此，朝廷严令各省缉拿他这个闹事的“正犯”。如今明珠早已抄家籍没，索额图谋划逼康熙逊位太子，事发被囚，往事风流云散时过境迁。蛰居武夷山清虚道观的邬思道因知太后驾崩，大赦天下，这才敢露面，回到久违了的三吴家乡——但他的两条腿，却在逃亡路上被几个剪径的水匪打折了。

邬思道上了桥头，住了步怅然回顾，清癯的脸泛上一丝苦笑。从幽僻山谷乍回这烟花世界烦恼人间，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邬思道口中喃喃说道：“白杨绿草，风雨忧愁，十年一别，这树都合抱了……”

“哟！这不是静仁先生么？”背后突然有人说道，“这些年您在哪儿？又怎么独个儿在这里呢？”邬思道回头看时，这人三十多岁，白净面皮，团团一个胖脸，留着墨黑两绺八字髭须，头上一顶六合一统帽，结着红绒顶儿，靛青夹袍外套着件套扣背心，腰间系着滚边绣花玄带，精精干干一身打扮。半晌，邬思道才想起来是同乡戴家湾的孝廉戴铎，因笑道：“项铃，原来是你！十年前你和高家争牛湾那块风水地，打输了官司，败落得叫化子似的——如今出落得这样阔，都不敢认了！”戴铎嘻嘻一笑，说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何况十年！说起这里头的周折，真是一言难尽——不怕静仁兄你笑，如今我在北京给人家当听差呢！来，我给邬兄引见一下！”

邬思道跟着戴铎下桥，心里不住犯狐疑：这戴铎虽然败了家，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有过功名的人，何至于就沦落成人家的奴才？一边想，一边跟过来，果见桥下石栏旁站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公子，打扮也并不出奇，只穿件灰府绸银鼠夹袍，月白夹裤，脚蹬一双黑冲呢千层底布

鞋，虽不奢华，却是干净利落纤尘不染。那青年倚栏而立，一条乌亮的发辫直垂腰间，似笑不笑地看着他们过来，刚要说话，戴铎已一个千儿打了下去，禀道：“四爷，这就是您常念叨的邬思道邬先生，可巧儿今儿就叫奴才碰上了！——哦，这是我们殷四爷，北京城没人不知道，十八家皇商位列第四！”

“殷真。”那青年微微一笑，八字眉下一双黑瞋瞋的瞳仁闪烁着，说道，“你叫我月明居士好了——敢问邬先生台甫？”一面说，目光幽幽地上下打量邬思道。邬思道不禁一怔：哪有这么托大的人，一见面就把大号抬出来，叫人家称自己“月明居士”！口中却笑道：“我没有号，你高兴，叫我静仁好了。”

殷真略一躬身，将手一让说道：“实在是久仰你的大名了——连家父也十分赏识你的才学！屈尊一同走走如何？”邬思道听说他是皇商，原本心里腻味的，但这位殷四爷眼中有一种沉稳静娴的气质，不带半点商家庸俗，竟不自禁点了点头。殷真一边走，一边从容说道：“先生，我不是虚逢迎你。当年你的揭帖传到北京，真是倾动京华！记得里头对左玉兴、赵泰明二人有诛心警句——朝廷待其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也？独不念天听若雷，神目如电？呜呼！吾辈进退不苟，死生唯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头悬国门，以儆天下墨吏！士立紫垣，噤口不言。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阙下，或杀之辇中，四方闻之，独不笑士大夫之无人耶？——这写得何等酣畅淋漓，真个骂死天下尸位素餐之徒！难怪圣上震怒之下又击节赞赏呢！”戴铎也在旁凑趣儿道：“难为主子记得这么清爽，奴才只记得那副对联——左丘明有眼无珠，不辨黑黄却认家兄；赵子龙一身是胆，但见孔方即是乃父！”“是嘛！”殷真似乎变得随和了一些，格格一笑道：“万岁爷当时拿起来一看就说：‘此人这笔字风骨不俗。’”

“唔？”邬思道浑身一颤，盯了一眼殷真和戴铎，心中陡起疑云。这揭帖对联当日传遍天下，二人能背并不稀奇。只这二人，一个是“皇商”，一个是听差，连皇帝当时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未免就太出奇。联想到戴铎昔日也是一方名流，竟肯在这位“四爷”跟前屈身为奴，毫无羞惭之意，他已隐隐猜到这位极修边幅的殷真，决非等闲之人！但对方既不肯说破，邬思道也难问端底，便淡淡一笑，说道：“难为仁兄如此厚爱，竟记得这么清楚！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不过，这十年蛰居山中，读了点书，从前那点子专用来做取功名的敲门砖文章，想起来都觉得脸红，八股文章误尽天下英雄啊……”说罢无声叹息了一下。戴铎因见邬思道感慨，岔开话题道：“四爷，今早您不是说要到人市上买两个孩子使唤？这个店不错，你们两位进去吃酒攀谈，我去办事回来再侍候，如何？”殷真笑道：“那是什么打紧的事！明儿再办就迟了？走，咱们进去坐坐！”

邬思道抬头看时，果见前头一座酒肆，歇山顶，一边压水，一边靠着驿站，看样子新造不久，雕甍插天飞檐突兀煞是壮观，泥金黑匾上端正写着“天光湖影”四字。戴铎不禁道：“好字！”

“字是不坏，”邬思道仔细看了看，笑着对殷真道，“但笔意太过妩媚，锋中无骨，算不得上乘之作。”殷真也点头道：“先生说的是，这字神韵不足。”一边说，二人随着戴铎进来。

殷真见楼下热闹嘈杂得不堪，不禁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太乱了，我们上楼去！”跑堂的一怔，赔笑道：“三位爷，请包涵着点。新来的太尊车铭车老爷今儿在楼上宴客，楼上不方便。爷们要嫌底下闹，那边还空着一间雅座，面湖临窗，一样儿能赏景致的……”话未说完，戴铎便笑道：“你别放屁！这楼我来不止一回了，上头三四间雅座呢！各吃各的酒，谁能碍着谁？”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块银饼丢了去。伙计接过看时，是一块“真圆系”，足有五两重，底白细深，边上起霜儿，正正经经九八色纹银，顿时满脸绽上笑来，打躬儿道：“爷台，店里夹剪坏了，恐怕找不出来。”

“多的都赏你！”戴铎道，“你在楼上给我们安排一下！”伙计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身子一虾道：“谢爷的赏！楼上实话是还有一间雅座没占。原说怡性堂韦老爷定下的。爷既一定要去，小的斗胆就做主了。只不要大声喧哗，新来的太尊爷性子不好，别扰了他老人家的雅兴，就是各位爷疼怜小人了。”

三人跟着堂倌上楼来，果见屏风相隔，西边还空着间雅座。点了菜，又要了没骨鱼、骨董汤、□鱼糊涂、螃蟹面四样佐餐。殷真见戴铎侍立在旁不敢入座，一边向邬思道举觞劝酒，一边笑道：“钱能通神，一点不假。我今儿能和静仁先生同席举酒，实在缘分不浅，你们又是故交，戴铎也不必立规矩，没有形迹酒才吃得痛快哟！”说罢二人举杯同饮，戴铎方拿捏着坐了下首。

此刻正是巳牌时分，楼外艳阳高照湖波荡漾柳拂春风，画舫、沙飞、乌篷、水上漂各色游船衔尾相接，桥上桥下信女善男扶老携幼攒拥往来，三人高坐酒楼赏景谈天，不一时便酒酣耳热。先是听隔壁一群人凑趣儿奉迎那个车太守“下车扬州，讼平赋均，政通人和”，又议及扬州的漆器、剪纸、玉雕、泥塑，谁家做得巧，值多少银子，正觉俗不可耐，一阵琵琶穿壁而来，接着一个女子娇音细细曼声唱道：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住兰桡……醉扶湖中画舟，灯影看残街市月，晚风吹上□儿梢……

“丢眼邀朋游妓馆，姘头结伴上湖船。”殷真不无感慨地叹道，“如今世道真正可叹，太后薨逝才半年多，这边早已没事人一般了！”

邬思道几杯酒下肚，苍白的脸泛上血色来，见殷真怅然若有所失，遂笑道："这就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无论天家骨肉市井小民概莫能外！先生何必伤感？譬如你我，还有隔壁的车铭，坐红楼、对翠袖、赏美景、听侑歌，可知那边半里之遥就是人市！山阳宝应一带难民在人市啼饥号寒以泪洗面，卖身求一温饱而不可得——心不一，情自然也就不一！"说罢，举箸击盂亢声唱道：

玉堂意消豪气空，可怜愁对虹桥东。

当年徒留书生恨，此日不再车笠逢。

推枕剑眉怅晓月，扶栏吴钩冷寒冰。

惟有耿耿对永夜，犹知难揾泪点红！

吟罢鼓掌大笑，却不自禁滚出两行泪来。

殷真已是痴了。邬思道疑得不错，他不是常人，更不是什么"皇商"，原是当今天子膝下皇四阿哥爱新觉罗·胤禛，已经封了贝勒，地地道道一个龙子凤孙，因生性冷峭严峻，京师人称"冷面王"的就是。这次却是领差安徽督办河工，因高家堰、宝应一带决河，特来扬州调运粮食赈济灾民。他早闻邬思道才名，这次邂逅相逢，见他已是残废，原是心里失望，此刻见邬思道酒后形骸放浪，飘逸潇洒英风四流的神态，不禁大起怜爱敬慕之心，又想到他不合仗义直言开罪朝廷，为天下不容，且终生无望再入仕途，转觉神伤。胤禛正想着寻话安慰，屏风一动，一个长随打扮的人进来，却不言语，横着眉下死眼盯了三个人一阵子方问道："方才是哪位先生唱歌儿，又提到我家车老爷的讳？请借一步说话，我们老爷有请！"胤禛仰靠在椅上，一只手扶着酒杯，只微睨了一眼戴铎，戴铎忙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邬思道已架了拐杖起来：

"是不才！车铭与我同榜孝廉，又曾为同社文友，怎么——我不能叫他的讳？"

他带了酒，神情显得冷峻傲岸，长随被他的神气慑得有点气馁，听说是自己家主同年，又见胤禛跷足而坐，戴铎从容侍立，更不知什么来头，倒有点不知所措了。

正在发怔，便听隔壁有人大声吩咐："来呀！把这当中屏风撤掉，我见识见识是哪位年兄？"接着便听一群人"喳"地答应一声，几个人轻轻抬起屏风挪转到一边，顷刻之间雅座打通，合成了一大间。胤禛微微冷笑啜着

香茶时，对面雅座是三间打通的，却也只有一席酒菜，摆着冷盘孔雀开屏、百合海棠羹、一盂冰花银耳露，几十样细巧点心梅花攒珠般布列四周，中间大碗盆中的主菜，却是牛乳蒸全羊——胎中挖出的羯羊羔儿：这是扬州四大名菜之一——张四回子蒸全羊了。七八个请来陪坐的名士坐在旁边，正中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白鹇补服，也没戴大帽子，油光水滑的辫子从椅后直垂下去，圆圆的脸胖得下巴上的肉吊着，看样子酒也吃得沉了，油光满面地乜斜着眼盯着这边。邬思道架着拐杖迎上一步，抱拳一拱道："车铭先生，久违了！"

"啊嗬，这不是邬思道嘛！"车铭眼中放出光来，一下子坐直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是八卦炉倒了呢，还是佛祖不留心弄掉了五行山的镇山神咒，你居然又出来了——我给诸位介绍一下：你们看这位，架着双拐，行动如倩女荡秋千，站立似谢家碧玉树，一脸书卷气。当年可了得，我兄弟不敢望其项背！真的是一语既发词惊四座！当年——"

"当年同窗结社作八股。"邬思道静静地听他揶揄，抓住话口破颜一笑紧叮一句，"出题'昧昧'。好像就是车仁兄，把'日'字边写成了'女'，开篇惊人；说'妹妹我思之'，我只好接了句'哥哥你错了！'——不知如今可有长进？"

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几个名士控背躬腰跌脚打顿，笑得换不过气来，胤禛"扑"地一口酒全喷到戴铎身上，几个歌伎拿手帕子捂着嘴咯儿咯儿笑得东倒西歪。

"是你记错了吧？"车铭涨红了脸，强笑道，"我两榜进士，殿试选在二甲四十名，闱墨遍行江南，怎么会出这种错儿？——今日一见，也算故人相逢，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我和你对酌三百杯！那两位——呃——请过来，来呀！"

戴铎见胤禛摇头，矜持地说道："我们和静仁先生也是邂逅，请自便。看样子你们要论文，我们观战。"邬思道踅回胤禛桌边，端起一杯酒，笑道："要是做官就能长学问，天下可以无书。你今日无非以富贵骄人，岂不知我这贫贱也能骄人！比如这酒，我饮来是酒，你饮来就是祸水，这点子分别，不知你懂不懂？"

"唔？"

邬思道脸微微扬起，沉吟着说道："我这酒，取粟于颜渊负郭之田，去秕于梁鸿赁舂之臼，量以才斗，盛以智囊，浸于廉泉之水，良药为曲，直木为槽，以尧之杯、孔之觚酌之。所以饮此酒，清者可以为圣，浊者可以为贤！你的酒不同，乃是盗跖之粟酿成，取贪泉之水，王孙公子烧灶，红巾翠袖洗器。误饮一杯，则廉者贪，谨者狂，聪者失听，明者昏视——这还不是祸水？"

"你依旧如此阴损！"车铭本想小辱邬思道几句就罢手的，不料反被邬思

道所侮，顿时气得脸色发白，咬牙笑道：“我以俸禄沽酒，怎见得是贪？”“你取笑我，我自然也可敬你几句。”邬思道淡然说道，“以你今日身份，我岂敢冤枉你？君为扬州太守，境内饥民遍地，嗷嗷待食，你却在此寻欢作乐！先贤有云：四境有一民不安，守牧之责也，难道我错说了你？我虽然闭门读书不问世事，也知道当今蝇营狗苟的事愈来愈多。嘴硬不如身硬，身硬不如心硬——记得当年同游中岳庙，你指着门前金刚叫我作诗，当时我口占一首说‘金刚本是一团泥，张牙舞爪把人欺。人说你是硬汉子，敢同我去洗澡去？’车兄，你敢么？”说罢纵声大笑。车铭“啪”地一声拍案而起，想发作又按捺住了，格格阴笑道：“静仁，没听说过‘破家县令，灭门令尹’？”

邬思道笑道：“这么俗的谚语有何不知？当日桓温游寺，和尚不拜。桓温说，‘没见过杀人不眨眼将军么？’和尚反问，‘没见过不怕杀头和尚么？’如今是盛世，此地乃名城大郡，你今日非礼欺人，我怕你什么？何况我飘零四海孑身一人，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本来就无家可破无门可灭！”

“放肆！”车铭大怒，断喝道，“你一个已革孝廉，在父母官前狂傲无礼，就是罪！哼！我就不信剃不了你这刺儿头！你不是说我这酒是‘祸水’么？来！”

“在！”

“灌他！”

“喳！”

胤禛的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眼中熠熠闪着火光。康熙皇帝家教极严，明令皇阿哥不得结交外官，干预地方政务，皇长子胤□奉差芜湖，杖责了一个县令，回去被摘掉了头上一颗东珠，因此他原本无意惹是生非。这个车铭他也知道，昨日见邸报，吏部报的三名“卓异”里名列第三，算是顶尖儿的好官，谁知在下头如此跋扈！眼见邬思道要吃亏，胤禛眼中波光一闪，戴铎立时会意，跨前一步正要说话，邬思道却道：“项铃，我自己能料理这事。”便转脸笑谓车铭：“你如此欺我，是不是看我已残废，无力再入宦途。要是我未除功名，即便不是进士，恐怕你也不敢轻慢，是吧？”

“对了。今儿就是拿你开开心！”车铭眯着眼嬉笑道，“罚几杯酒，顶多是个风流罪过，打什么紧？”邬思道一笑道：“这就是俗语‘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杯祸水我喝。不过先有一诗奉赠，不知可肯雅纳？”

他这几句话不软不硬，似求情又似揶揄，众人都是一愣。邬思道微叹一声，踅到放着文房四宝的案前，一手拽袖、一手提笔，略一沉思，连着写了几个字。车铭伸着头看时，上头连着五个“苦”字，不禁喷地一笑，道：“这早晚才知道苦？你要识点时务，我怎会难为你？”邬思道毫不理会，握管疾书：

苦苦苦苦苦皇天，圣母薨逝未经年。

江山草木犹带泪，扬州太守酒歌酣！

——无锡书生邬思道谨赠

写完展纸一吹，拈着踱至窗前，眺望一下，回头笑道："我这个多愁多病书生身，可是要打你这倾国倾城的乌纱帽了！这张诗稿对仁兄而言，也不亚当年我在贡院写的揭帖！你今日于国丧期间携妓高歌画楼，已经触了大清律，知道么？"

谁也不防这潦倒书生还有这一手，满楼人都惊得呆若木鸡，痴坐无语。胤禛先是一怔，心下大悟，不禁目中灼然生光：这真是个无双才士！良久，车铭方结结巴巴问道："你……你要干吗？"

"我要——"邬思道看了看楼下，"怎么说呢？这楼下人可真多！看见楼上飘下一张诗帖，凭我邬思道的文名，写的又是本朝本郡太守，三天之内，保你全扬州都知道了。若或碰巧有个皇阿哥或部院大臣什么的，或者有个御史、按察使什么的官儿，正愁着考功司察他的功课，没准儿连原诗奏明当今——仁兄，邬某可要与你同生死，共荣辱了……"说罢哈哈大笑。

车铭见他说着话手一晃一扬的，真怕这个愣子手一松，立时就招惹无穷后患！莫说城里如今真的住着个黄带子阿哥，就这省官道司里面也有不少对头，这国丧期间携妓高乐儿，"丧心病狂"四个字就得葬送了自己似锦前程。就没这些麻烦，老百姓口碑如铁，唱起来，三年察考时就是手拿把掐的凭据！想着，车铭头上已沁出冷汗，勉强挤出笑脸道："静仁——静仁兄！开个玩笑嘛，不当家拉花的，何必认真呢？来来来，还有那两位，坐过来，我敬你们三杯'祸水'！"

胤禛大笑起身道："不论美酒祸水，我都吃不得了。戴铎，你留下陪着他们吃酒，我还有事，先告退一步了。邬先生，今日一会实在投缘，明儿我请你小酌，还有事相求。"邬思道微笑不语，戴铎知道馆驿中还有一大群官员等着胤禛召见，也不好相留，只好赔笑道："是，省得了。"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童偶作戏

邬思道酒量很窄，与这群人又不投缘，不多时已酩酊大醉。车铭一肚皮

的懊恼，还要装出笑脸奉迎这个倒霉书生，眼见他们要辞，心里巴不得，却还要假惺惺邀留。邬思道醉眼迷离地笑道：“筵无好筵。这‘祸水’可不敢吃多了，就此别过吧。”说罢，踉踉跄跄扯了戴铎下了天光湖影楼。

“静仁，”戴铎看天色时，已近申牌，一头走一头笑道：“我以为你吃了大亏，已挫磨了昔日锐气，看来竟是锋芒不老！车铭这人我也听说过，心底瓷实着呢！难道不怕他对景时整治你么？”按戴铎的意思是想引出个话头，试探他肯不肯投胤禛门下。邬思道却笑道：“亏你还是天子脚下混世面的，不晓得投鼠忌器？我虽不济了，像彭鹏、施世纶这干文友都做着官——你不知道人心，但凡做了官，利禄心只有愈来愈重的，他才不犯着和我这破罐子碰他的金饭碗呢！这个车铭其实也小有才学，只太无耻，我才教训他。为这个扬州府肥缺，他先叫夫人曹氏拜徐乾学的四姨太为母；徐坏了事，又巴结户部尚书梁清标，认了干爹才选了出来。这还是个人？好便好，不好我还有诗呢——昔日相府拜干娘，今日干爹又姓梁。赫奕门庭新户部，凄凉馆地旧中堂……”他没吟完，戴铎便截住了，笑道：“罢罢！你真醉了，我没说一句，就引出你这一车话！你如此不饶人，连我也怕了你了！”邬思道听了不言声，恍恍地望着远处，半晌才道：“……十年一梦，醒来时人去楼也空。项铃，心气再高人已凋残，我这人还有什么指望？只有心智可用，有谁能知？只有口舌之利，难道连嘴也封住？”

“你不要难过，”戴铎心下掂掇着，因未得胤禛明示，也不便做主，只道：“方才你不是说要去北京？何妨和我们四爷说一下，一同北上，到京我给你谋个馆地。”邬思道冷笑一声道：“连你也小看我！要糊口有何难哉！我学的是屠龙术、帝王道！没有英才，我才懒得教呢！”

戴铎一直把醉醺醺的邬思道送回虹桥对岸的培鑫店，又执手叮嘱了许多话才辞回桥北驿馆。一进门，便见四贝勒的贴身长随高福儿从里头出来，见戴铎便逼手站住了，笑道：“戴头儿，哪里吃酒了，没给咱们带一坛子回来？”戴铎因问：“四爷呢？”高福儿道：“今儿见了一天大人，后晌江宁布政使曹大人带了一干子道台给主子回事儿。这会子正在上头说话，大约是说调粮的事，里头还夹着说关税银两，早着呢！您先在我房里歇歇，客走了再见不迟。”戴铎只好回身进了高福儿房中，沏了酽茶，有一搭没一搭闲嗑牙儿。直到掌灯时分，方听上房一声吆喝：“端茶送客了！”接着便见两盏大灯笼从上房导引，一群官员哈腰依次辞出，戴铎这才进来。

“回来了？我正给太子爷写禀札，你连他的廷谕一齐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回头再誊清发寄。”胤禛头也不抬，手不停书，直到写完，方吁了一口气，把信稿和一个通封书简递给戴铎，自踱着方步沉吟不语。

戴铎接过太子的廷谕和胤禛的信，只略一过目，已经明白大旨，便笑着回道：“万岁爷五十四圣寿，已经有旨四爷不必回京。半月前内廷邸报，陕西去年大旱，今春青黄不接，万岁也有旨，叫四爷一并在此征粮。太

子爷想叫爷早日归京，看样子是因为筹办万岁的寿典。四爷这信写得极是，既不愿回去，差使也本来是没办完，就遥叩万岁圣诞的就好。”

“庆寿典这样的眼面差使能轮到我？怕只有八爷他们才争得到手！”胤禛冷冷道，“我不是怕出力，是怕出了力还要招忌。十三弟来信，说明年要加一个恩科，主考点的是佟国维。如今都在暗中打点。又要塞私人，又要外头堂皇，太子叫回，无非想叫我替他拢人。你想想十八个兄弟三十六只眼，都瞪得血红，这种坏了良心的事我也干不来，还要代人受过。如今这风气，我就是哪吒，能摆布得好么？”戴铎心里雪亮，这位四爷和十三爷胤祥是“太子党”的，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不凉不热，各存体系。所谓“八爷”，却是八阿哥胤禩，与九阿哥胤䄉、十阿哥胤䄍、十四阿哥胤禵，统是一窝子势力，朝中称为“八贤王”，最是得罪不得。这干人见事就躲、见人就笼络、见利就夺，连皇太子也不敢招惹，所以想调回胤禛帮手。想想胤禛走马灯似的办苦差，为太子出死力，太子胤礽一点也不顾惜痛怜，也真叫人寒心。但“八爷党”里的十四阿哥胤禵现就是胤禛一母同胞，戴铎也不敢说什么。戴铎一边想，笑道：“就是四爷这话！我们奉有明旨，督修河务，办粮赈灾，这还忙不过来呢！我看这信得加上一句，明说万岁严令河工差使不办妥不得回京，四爷不敢自专。太子爷胆小，未必敢和皇上去争的。”

“很好。”胤禛笑了笑，说道，“就怕他们弄不住我，又去寻十三弟的晦气。科场的事舞弊拆烂污，十三弟脾气不好，弄出事来不得了。”十三阿哥胤祥是阿哥里头最泼辣豪爽的，因自幼失恃，受尽哥哥们的欺侮，养成野性难驯，只胤禛看不过，从小儿收到自己府中时时呵护，因此胤祥敬重这位严兄宛如慈父，从不违拗。戴铎当然知道其中原委，因安慰道：“四爷甭着急，十三爷才十七岁，万岁爷未必叫他独个儿办差，或到时候称病也罢。”胤禛叹道：“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那位邬先生，你们谈了没有？不知他肯不肯到我这里办事？”

“爷的意思没有明说，奴才没敢自专。”戴铎赔笑道，“这个人才具人品都极出色，可惜是个残疾。奴才晓得爷用人的规矩，不是落难的从不收用。所以奴才没敢提起。”胤禛不以为然地哂道：“他还不算落难？朝廷缉拿了十年的钦犯，落魄江湖怀才不用！这样人物岂可失之交臂？你们这些人虽有忠心，只能安慰我，不能为我出谋分忧。又不是叫他跑马拉弓放鹰捉虎，计较人家两条腿做什么？——他住哪里？我现在就亲自去请！”说罢便往外走，戴铎只好跟着，吆喝小厮们：“给四爷备马，把斗篷带上，防着晚间风凉！”

不料刚至二门，高福儿迎进来禀道：“四爷，海关道陈天顺求见。说是奉四爷宪谕，回说买粮用钱的事。”胤禛有些为难地看了看戴铎。戴铎忙道：“邬思道吃醉了酒，就是这会子去，也不得好好说话。不如明儿我陪主子去，消消停停就把事情办了。”胤禛皱着眉怔了半日，也只好罢了。

胤禛一晚上没好睡，邬思道沉敏机辩、才智犀利的影子一直在心里晃

漾。他虽没有和戴铎多谈，但酒楼一会，已下定决心，非把这个邬思道笼在自己袖中不可——皇阿哥之间权势倾轧，机械万端，他太需要一个这样的策士智囊随身谋划了。朦胧到鸡叫才睡去，醒来时已日上三竿。胤禛一骨碌翻身起来，赶忙洗漱了，略用了点点心，便叫上戴铎高福儿，换了便衣迤逦奔虹桥南的培鑫客栈。店主听说是找邬思道，拍手笑道："爷们来的太不凑巧！邬爷今早天不明就算了房钱，叫小的觅船，说要去瓜洲渡游玩几日，再到北京看个亲戚……"几句话打发得他们主仆三人都愣了。高福儿见胤禛阴沉了脸，笑着道："爷也是的，我还当是个什么人物儿，姓邬的不过是个孝廉，这样儿的篾片相公要一把有五个，要两把——"他话没说完，胤禛盯了他一眼，下头的话竟生生憋了回去。戴铎忙道："四爷，您别生气。这事怨奴才不会办事。禀爷一句话，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包在我身上，到北京我把他请到爷府里！"

"怎么见得？"

"说来话长了。反正这会子没事，我们陪四爷人市上看看，我给你说说静仁先生的故事儿。"说着三人慢步向西走着，戴铎叹道："您看邬思道待人冷冷的，其实也是个痴！他有个姑父叫金玉泽，当年纳捐在南京虎踞关，补了个千总的缺。邬思道中秀才，邬老爷子寻思，乡试反正要去南京，就写了封信给金玉泽，叫邬思道去姑父家读书，就近儿应试。

"邬思道在燕子矶下船。他头一回进南京六朝金粉之地，呆头呆脑地，就急着先游了莫愁湖，又逛了夫子庙。那日四月初八，佛诞日。夫子庙人山人海，烧香的许愿的善男信女挨挨压压挤得满街都是。邬思道顺着秦淮河，一手擎着一包炸蚕豆，一头走一头吃着观景致。因不知哪个糊涂老爷在桃叶渡上竟架了座桥，邬思道见了笑得前仰后合。刚说了句：'这个蛇足添得有味儿！'不防一头和一个人撞个满怀。抬头一看，竟是个十六七岁的年轻闺女！"

胤禛想着当时情景，不禁抿嘴儿一笑。

"那女的是进香才回来，一门心思的虔敬我佛。当着众人和个年轻男子撞得这么结实，顿时羞得脸红到耳根上。"戴铎笑道，"当时引得周围闲人哈哈大笑。这个说是'蓝桥会'，那个说是'撞天婚'，'欢喜菩萨'，'风流道场'……插科打诨一片声胡嘈。那女孩子羞急了，一巴掌打了邬思道个满天花，挤开人缝儿一溜烟走了，炸蚕豆撒得满地都是。

"邬思道只好自认晦气。捂着打得发烧的脸往虎踞关，寻了半日才找到金玉泽下处。叩着铺首环敲了半天，那门'吱'地开了半边。邬思道一看，开门的正是方才掴了自己一掌的那位！顿时两个人都傻了……"

胤禛听得哈哈大笑，说道："敢情是他表妹？"

"是表姐。"戴铎忍笑接着说道，"邬思道愣了半晌，刚说了句'这是金玉泽家么？他是我姑父……'那姑娘双手一捂脸，说了句'皇天菩萨'跑了。

“邬思道只好自己蹭进去见姑姑。姑姑乍见他来，一把揽在怀里，又是哭又是笑：‘我的老天爷，可见着我娘家的人了！儿呀……如今出落得这样了……一会儿你姑父下值就回来——凤姑，凤姑！快过来，你看看谁来了……’”胤禛笑得泪眼汪汪，捧着肚子道：“好……好！她来不来？”“她哪里肯来！”戴铎笑道，正要往下说，忽然前头人市上闹嚷嚷的，还夹着一个男孩子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声，惨厉得叫人心里起栗儿。三个人顿时都敛了笑容，顺着哭声走过去。

这里已经是虹桥人市，其实并不喧闹。一街两行错三落五到处是高粱秆搭起的窝铺。从宝应、山阳、龙王庙一带逃来的难民，个个面黄肌瘦，有的三块石头架着煮白薯刺菜，有的烧干苞米棒子，有的在太阳底下捉虱子，还有用毛巾裹着冷饭团子啃……乌烟瘴气的，散发着一股一股霉臭不是霉臭、焦煳不是焦煳的怪味。靠墙一群闲人围着，一领草席直挺挺裹着一具尸体，只两只脚露在外头。旁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蓬头垢面伏在席上，撕心裂肺地大哭：“哥呀！昨后晌你还好好的，是吃了什么了？……你就不言声儿去了？娘死的时候怎么说来，你不记得了……叫你照应我！……你不管我了，就这么走了……呜……”

胤禛双眉紧蹙，还没走到哭尸的人跟前，早有个人牙子瞧他是主儿，扯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过来，一边说一边比划：“哎，这位东家，一看就知道您是积福行善的菩萨心肠！要买个孩子使唤么？您老明鉴，这买人也是有门道的——发为血余，齿为骨余，一要看头发，二要看他的牙！您瞧这女娃黄瘦，那是饿的！您看她这一头发，嘿！您再看她的牙——”他扳开那小姑娘的嘴，说得唾沫四溅：“糯米细牙咬金断玉——十五两怎么样？不成？买卖不成仁义在，我就狠心赔个血本，也得叫她去个好人家！十两！十两怎么样？”

胤禛方才被戴铎讲故事逗得刚刚高兴一点的心情被这里的人间惨景洗得干干净净。惦着那边的哭声，他低头看了看这丫头，相貌也还端正，黄瘦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忽闪着，撇着小嘴，被人牙子捏搓得要哭又不敢。胤禛心头一沉，回头对高福儿道：“买下吧。”说罢便踱到那群人旁边。

那男孩已是哭得嗓子都哑了，乌眉皂眼的，张着两只手乞求：“大爷们哪！谁买我，谁买我？我得卖几个钱埋了我哥……你们行了这个善，就是这辈子作过孽，死了也不进十八层地狱呀……”

“日他娘的，”旁边有个人笑骂道，“不懂事的猢狲，哪有这样儿求人的？”又一个人问道：“你是哪的人？”

那孩子擦泪说道：“我是宝应的——大爷呀……可怜可怜吧……”

“你是宝应的大爷！”一个闲汉笑道，“那我们都是扬州的侄儿了……”

一群人哄然大笑。一个老汉蹲在尸体旁，嗞吧嗞吧吸着旱烟，叹道：“罪过！也真是可怜，有钱就帮几个吧……”说着掏出几个铜哥子放在那孩子

身边，有几个阔人也跟着扔了些康熙铜子儿。老汉劝慰道：“孩子，你甭净哭了。指望这点子钱发送不了你哥。黄河发水是劫数，死的人成千成万，都用棺材埋么？把钱收拾了，买几刀纸烧，寻个乱葬岗子埋了——人死如灯灭，能把你哥哭活了？”说着，在墙基石上磕了磕烟锅要起身。不料烟灰没燃尽，火星儿迸在那双裸露在席外的脚上，那“死尸”双脚竟被烫得猛地一缩！

诈尸！

众人无不大吃一惊，“唿”地散开来。戴铎慌得一步跨到胤禛前头护着。众人都直盯盯注视那具尸体，看了半日却并无异样，只见这孩子收拾了地下的钱，顽皮地朝众人扮个鬼脸儿，拍拍芦席叫道：“狗儿狗儿！还不起来谢爷们赏？”

躺在地下装死人的狗儿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挥手抹了脸上青泥，呸呸啐了两口，嬉皮笑脸地打个千儿道：“活了活了！谢各位爷的赏！坎儿，你也哭累了，我挺尸挺得浑身硬，也实在饿得受不得了，先买两个烧饼打牙祭去。”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这两个顽皮娃儿做戏乞讨，惊定之余，不禁爆发出一阵狂笑。见众人尽兴而散，胤禛笑着转脸道：“戴铎，这两个孩子伶俐，问问看，肯不肯卖给我？”

“是。”戴铎答应一声，上前拍拍狗儿的头，问道：“多大了？家在哪里？”狗儿用袖子抹一把鼻涕，说道：“十四了，没听我说，我是宝应的大爷？”胤禛看了看坎儿，却不似狗儿的活泼机灵，腮帮微微鼓起，总似一副刚睡醒的模样，因笑问：“你们是宝应逃荒过来的。家里大人呢？”

坎儿闪了胤禛一眼，眸子晶然生光，只这一瞬，胤禛看出这孩子灵秀不在狗儿之下，只不过聪明不外露而已。坎儿别转脸看看，觑着胤禛道：“你八成想买我们吧？”

胤禛越看越喜爱这两个孩子，点点头说道：“你猜得不错。跟了我去吧！别说烧饼，你吃什么都有！”“要饭三年，给个县官不干！”狗儿瞥一眼高福儿，嬉笑道，“我才不跟你去当哈巴儿狗呢——瞧他那副样子，在人前很露脸么？”高福儿气得脸色发白，在旁骂道：“瞧你那副坯子，配当我们主子的哈巴儿么？”

“放屁么？好臭好臭！”狗儿掩着鼻子道，“越是狗屁越闻不得——和他们啰嗦什么，坎儿，我们找翠儿去。”

两个孩子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正要去，高福儿身后那个女孩子怯生生带着哭腔喊道：“坎儿哥，我在这……我叫卖了……”说着两行泪水泉水般涌了出来。

“翠儿！”

坎儿和狗儿一下子钉住似的站住了，走到那姑娘旁边，脸上已没了欢喜

的神气。坎儿呆着脸只是出神，狗儿瞟了胤禛一眼，拉住翠儿的手，咬着牙道："到底叫王三发把你卖了！说过半年给他凑四两银子赎你的！——日他祖宗八辈，我非叫芦芦咬死他不可！"翠儿泪眼汪汪看着这哥儿俩，又抬头看看高福儿，哽咽着说道："他把我卖了十两银子……咱们是见不着了……坎儿哥，你们有一日回魏家营，替我在我娘坟前磕个头……"说着，呜呜咽咽放了声儿。

胤禛眼见这三个相依为命的孤儿生离死别的情景，心里突然一阵酸热，他已没了笑容。想到小家子亲朋邻居尚有这种情谊，自己一群骨肉兄弟，却恨不得你抠了我鼻子我挖了你眼！想着，说道："狗儿坎儿，听我一句话。你们不是想回宝应么？今儿是初四，过了初七我就动身去桐城。那离宝应才多远？我在桐城要呆一年，也不定两年。你们跟我去，我离开桐城，你们想跟就跟，不想跟三人一同回去，成么？"

"真的？"狗儿眼一亮，说道，"你骗我们！"胤禛不言语，凝视了三个孩子许久，说道："我从不骗人。要是你们不想回家乡，这会子就走吧。"

三个孩子都吃惊地抬起了头，忽闪着眼盯视着胤禛，胤禛那双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幽幽地闪烁着。三个孩子移步要走，又站住了，坎儿笑道："就是这样，咱们跟你走！说话算话，不算是个王八！"见胤禛笑着点头，狗儿两个指头放嘴里"嘘——"地尖啸一声喊道："芦芦！"一条精瘦的狗"唿"地蹿了出来，摇头摆尾地围着狗儿撒欢儿。高福儿不禁笑道："这么一条狗，还有名字？"

"对了，叫芦芦。"坎儿一副刚睡醒的模样，惺忪着眼，抚着狗头冷冷说道，"你胆大，你招惹一下试试！"

胤禛看看日头，已是将近午时，猛地想起已传了扬州粮道午后议事，便笑道："咱们回去吧——今儿是又扫兴又尽兴，彩头不多。"说罢一行六人款步往回走。胤禛一边走一边沉吟，问戴铎道："邬思道后来和他表姐怎样了？""奴才没细问，思道也没多说，只说定了亲。"戴铎道，"只金家如今已不在南京。金玉泽谋了北京朝阳门城门领的差使，邬思道说要进京，只怕就是奔他去的。唉……邬思道犯的事还没撕掳利落，十年没露面，又成了残疾，那女的也望三十的人了，后头的事难说了……"他摇了摇头，没再往下讲。

第三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一行人回到驿馆，驿丞早已候在门口。见他们回来，忙迎上来道："贝勒爷，扬州粮道寇明辰时已经来了，在花厅那边候见呢！"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正厅，长随们刚刚张罗好点心茶食，便见西角门一个官员，穿着八蟒五爪的袍子，罩着雪雁补服，头上戴一顶蓝色涅玻璃

顶子一晃一晃走来，在阶前一甩马蹄袖，高声报道：“赐进士及第，钦命扬州粮道正堂臣寇明叩见贝勒爷！”说罢叩下头去。胤禛啜着茶答道：“进来吧，不必拘礼。”“谢贝勒爷！”寇明起身又打个千儿，方小心翼翼挑帘进来。

“坐吧，谅你也没吃饭，这点心随便用。”胤禛手一摆，对站在一旁的戴铎道：“你也坐——寇明，粮食三日内能起运么？”

寇明拿捏着刚刚坐下，忙欠身答道：“回爷的话，职道正为这事犯愁呢！粮食有，就是现筹，市面上斗米三钱，要多少有多少。不过海关道的银子过不来，这个饥荒不好打的。求四爷催着海关道那头早点发银，就是体恤下官了。”胤禛漫不经心地拈起一块点心，却不吃，半晌才道：“海关那头我催了几次了。他们受海关总督魏东亭节制。我前日已经移文总督衙门，叫他立即批银。只在早晚银子就过来——这是借用，终归还由户部出银子，你只管放心。”寇明赔笑道：“爷圣明！不过如今银子没来，一下子凑不齐十万石米。只能把库底儿都叫四爷运走，大约五万石的样子吧。下余五万石得等银子。我已经下令，所有存粮大户、米栈均按现时米价平粜国库，不得借机哄抬，不得囤积居奇，不得擅自外运。三月中银子一到，职道亲自押运送桐城钦差行辕，不知成不成？”

“你办事尚属尽心。”胤禛瞥了一眼寇明，起身橐橐踱了两步，站在门口隔帘望着院外，良久方道：“扬州也有两万饥民，我今天人市上看了看，心里很难过——这也得赈济，本来五万石就少，再留粮岂不更难？所以非买粮不可！”“可没有银子也是枉然呐……”寇明喃喃说道，“扬州府要能出点钱就好了。”

戴铎在旁笑道：“就是这个话，叫车铭拿几个！”寇明苦笑着摇头，说道：“不过说说而已，前月车铭还找我衙门借钱来着！我说扬州是个放屁油裤裆的肥缺，你借着藩库七千银子，还要打我粮道的主意？他说是修文庙，我一打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给三——”他突然觉得说过了头，装作吃茶掩了过去。胤禛却听得句句在心，因见高福儿带着一身新装的翠儿进来，只点点头，偏着脸笑道：“你说半截话儿叫四爷猜谜儿么？”

“回贝勒爷！”寇明突然红了脸，变得有点狼狈，“听……听说是给大学士揆叙送冰敬 [1] ——还有，还有——有个叫孟光祖的，是三贝勒府的，住在南京，也要点缀点缀……四爷……其实这些事下官只是风闻，只是风闻……”他说得收不住口，竟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胤禛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车铭身后还有这么大的背景。揆叙是号称“大千岁”的皇长子胤禔的舅兄，这也还罢了，且又是八阿哥胤禩的门下心腹。八阿哥胤禩人称“八贤王”，与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并称“三杰”，纵横交错、荣枯与共，若论在六部势力，还在太子胤礽之上。就是孟光祖的主子三阿哥胤祉，“圣眷”也远在自己之上……这位寇

明害怕搅进阿哥们的倾轧之中，自也是情理中事。胤禛想着，冷冰冰打断了寇明的话："你不必说了，我已知道你的难处。好嘛！国库里只有五六千万两银子，抄明珠(揆叙之父)家一抄就是七兆！——揆叙也是富可敌国的人了，还这么搂钱！真正是城狐社鼠！——告诉你，他是铁公鸡，我有钢钳子，拔毛是四爷的宗旨，银子，非叫扬州府拿不可！"

"是是是！"寇明揩着脑门上沁出的汗连声答应，心里暗赞："怪不得人说四爷是'铁石心肠冷面王'，真是名下无虚！"口中却道："四爷知道下官苦处，下官感恩不尽！"

胤禛冷笑一声道："我当然不让你为难。你去见见车铭，我们说的这些一概不提。只说四爷叫他出两万银子孝敬灾民——要舍饭，开粥场。你听仔细：饭，一日两舍，插筷子不倒，毛巾裹着不渗，凉饭团子要手拿着能吃。扬州府地面不许饿死一人，拐卖儿童的拿住要宰几个——我还有三日在扬州，他要给我办不下来，我就请王命旗牌先斩了他再奏朝廷。就是我回桐城，也要留下人看他办这差使，违我的令，他依旧身家难保——不要想什么这阿哥那阿哥，胡思乱想没好处，我手中尚方宝剑就架在他脖子上！"

寇明早已汗透重衣，站起身来，胤禛说一句，他答应一声"是"，又道："四爷菩萨心肠，这是成全卑职，也是保全车某！"

"你照我的原话说，说了没你的事。"胤禛慢悠悠说着，轻轻拉过翠儿，抚了抚她的头发，"你看看这孩子，这么一丁点儿，爹娘都死在洪水里……饿成这样儿！民为国之本，防民之变甚于防川！你也是读书人，应该懂这点道理——回去寻一本《柳河东集》，读一读《送河东薛存义序》——去吧！"

待寇明诺诺连声却步退去，胤禛方回过脸色，坐了椅上，温和地问翠儿："吃饱了么？换了这身衣裳，体面多了吧？"翠儿含着指头一直在痴痴地听。她年纪幼小，大人们的话多半不懂，但胤禛说的"舍饭插筷子不倒""不许饿死人"却都懂的。凭直觉，她感到这位威严冷峻的"大官"是好人，见胤禛对她如此温存，眼便红红的，渐渐有了依恋之心，便道："老爷，从没吃这么好的东西。狗儿坎儿哥都撑得打嗝儿，商议着要出去玩呢！"

"他们去了么？"胤禛问高福儿。

"这两个小子野得很，又怕他们去了不回来，奴才没放他们走。"

"叫他们去吧。"戴铎笑道，"他们是冲翠儿才来的，做什么一去不回？怕他们出事，跟个人就是了。"

翠儿一听笑了，说道："这个爷说的是。我在这，他们不会跑。我们自小一处出来，我落到人贩子手里，不是他们护着，早叫卖到秦什么淮楼了——出事更不会，狗哥外号'缠死鬼'，坎哥外号'鬼难缠'，哪个有亏给他

们吃的？”

“缠死鬼，鬼难缠！”胤禛仰天大笑，“真真是好字号！——高福儿，叫他们出去玩玩，别惹事，天黑前回来！”

胤禛一番敲山震虎十分见效，三日之后，寇明五万石糙米备齐。因漕运淤塞，一律装了挡车，共分四百多乘，浩浩荡荡由旱路北运。胤禛自乘的是辆骡车，因向北天气尚寒，依着戴铎的意思，要在轿车外头套上挂绸呢套儿，又暖和又展样大方，合着阿哥身分。胤禛却不想惹眼，只套了个纳象眼(斜方胜)的棉围子。戴铎高福儿知他素性，谏也无益，只好罢了。

车过宝应，便进入黄泛区。这里似乎早已没了人烟，一望无际的沙滩，到处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沼泽。二月青草刚刚出芽，黄沙滩上满是去岁秋天的枯茅，乱蓬蓬的在袅袅料峭春风中丝丝颤抖着低吟。马踏沙陷，走得十分艰难。高福儿、戴铎骑着马前后照应，护粮的军士时不时地还要帮车把式扳陷到泥淖里的车轮子，一天也走不上三十里地。沿途村庄也都荒落不堪，壮年青年早已远走高飞，只留下一些饿得满脸菜色的老弱妇孺。胤禛因命就地赈济，一路走一路分粮，更是忙上加忙，待入淮安境内时，大约分出去有两千多石粮。

“总算快出这死沙滩了！”这日傍晚，累得人疲马乏的车队停了下来，高福儿拖着沉重的步履，到胤禛车前禀道：“四爷，今儿恐怕还得在这露宿一晚。”胤禛手里拿本《金刚经》，正饶有兴致地看翠儿和坎儿解绳交儿，听高福儿说话，挪着颠得发木的身子下来，望了望懒洋洋落下沙滩的太阳，问道：“到了什么地方？”话犹未及，坎儿狗儿“噌”地跳下车来，坎儿笑嘻嘻道：“这原来是个渡口，如今淤平了。”翠儿扑着车辕子说道：“我跟爹到这讨过饭，叫桃花渡！”

“桃花渡！”胤禛的神情突然变得有点亢奋，目光一闪，呼吸也有点急促，半晌方平静下来，长吁了一口气，“好美的名字！”高福儿笑道：“是桃花渡……这地方爷来过……”他顿了一下没往下说，却改口道：“再往北三十里就上官道，路就好走了。”说着，戴铎也赶上来，笑道：“也亏了四爷是个好静的。要换了十三爷，这半个月的黄泥沙滩地，早闷急了！”

胤禛不言声，蹲下身子扒了扒脚下河沙，半尺下去，下面是黑黝黝的熟土，一望可知，原先都是良田，不由叹息一声，说道：“王孙公子处繁华世界绮罗丛中，不到此不知人间之苦——可惜了这地……”因命众人起灶野炊，就荒滩上搭起帐篷过夜。

太阳落下去了。广袤无际的天穹，一层层粉红莲瓣似的晚霞在袅袅炊烟中渐渐暗下来，篝火舔着黑红的焰儿，吊锅里的猪肘子散发出扑鼻的肉香，那条叫芦芦的狗偎在狗儿怀里，馋得伸着舌头流哈喇子。胤禛见大家团火而坐默不言声，知道是因自己在场之故，却不肯放纵了戴铎和高

福儿，只对三个孩子道：“你们怎么也都闷坐着，有歌没有？唱起来！”

只一句话，孩子们立即兴头起来。狗儿从怀里抽出一支笛子，舔舔嘴唇，略一试音，沉浑颤抖的笛声立即破空而出。坎儿笑道：“我先来一个！”于是扯着嗓门儿唱道：

姐在对岸也不远啰，弟在这边也不遥。

两岸相对人烟出嘛，只隔青龙水一条！

胤禛听他五音不全地唱“情歌”，不禁哈哈大笑，拍手儿喝彩道：“好！谁再来一个！”坎儿未及开口，翠儿却唱道：

我想娘！娘在黄水第几浪？忍心撒手登天去，撇下娇儿走四方……日也想，夜也想，梦里醒来哭断肠……

声虽嫩稚，清清亮亮从心泉涌出，翠儿是动了真情，眼中滚动着泪珠。狗儿吹着笛子嗒然闭着眼，似乎什么也没想。坎儿低下了头，说道：“死的死了，活的还要活，你尽爱唱这些，叫人听着□惶。”说罢，双手抱膝唱道：

天老爷！我要与你打冤家！人说你能降福祥，亲娘饿死荒郊外，孝子干看没办法！人说你能降灾殃，只见炸雷击老牛，甚时猛虎被天雷打？西施配了王老麻，六十岁老翁娶娇娃……人都怕你我不怕——你恁地糊涂一锅粥，吃我们香火做嘛？

……唱罢，笛声呜咽而止。许久，谁也没吱声，只篝火中柴草噼□作响，火焰一蹿一蹿照着众人沉思的面孔。

胤禛端坐在龙须草垫上，像一尊铁铸的雕像一动不动，他低着头，人们看不清他是什么神情。许久，胤禛方欠伸了一下，他的嗓音高得有点沙哑："唱得极好。回北京要能见邬先生，请他润润色，该让皇上和六部的大官们都听听！"说罢，略一沉思又道："你们想听故事么？"

"好啊！"三个孩子欢呼雀跃，坎儿道："讲个孙行者取经！"狗儿却道："那都听俗了，什么趣儿？还不如讲鬼！"翠儿捂着耳朵道："你们是鬼难缠、缠死鬼，我怕听，我不要听鬼！"

胤禛淡淡一笑，道："不说鬼神。我这人信佛，没有坎儿的胆量亵渎天地，我讲个真事吧。"他用棍子拨了一下火，使自己镇定了一下，开始说道："记不清哪朝哪代了，有个皇帝生了二十多个儿子——"

"我的妈！"翠儿道，"这么多兄弟？"坎儿忙道："别打岔！没听鼓儿先说文王爷一百多儿子呢！"胤禛点点头："里头有个儿子，生性最胆小仁慈。地上的蚂蚁他舍不得踩死，蛐蟮也把他吓得往后缩，在皇宫里捉到耗子也不愿弄死，怕老耗子死了小耗子没法活。"听他说得有趣，几个孩子都咧嘴笑了。戴铎和高福儿却对视一眼没言声。胤禛说道："你们知道，既是龙子凤孙，就要帮皇帝做事。管天下，好人要赏，恶人要罚要杀，这种性格儿怎么成？况且这群儿子自小长在皇宫，没见过世面，不晓得民间老百姓怎么过日子。老皇帝想想，就叫儿子们都出去办差使。这个儿子分到淮安来视察黄河淮河。

"当朝皇子坐镇淮安，下头的官儿自然都来趋奉。上到节度使，下到州县官，整日围着一大群巴结。这皇子自己也经心，眼见办事顺手，下头人见自己像亲爹似的听话忠心，皇子觉得本事大了不少，禀了皇帝说这儿的官都是朝廷栋梁，皇帝自然也高兴。

"不想那年黄河发了大水——你们晓得什么叫羊报么？黄河上游有个青铜峡，大禹治水时在那立了个铁旗杆，上头刻了分寸。青铜峡水涨一寸，下游水涨一尺。为叫下游知道青铜峡水势，用羊皮吹胀了，找不怕死的好汉缚在上头带着写了字的竹签顺河漂下，叫下头的人知道了好预备着护堤，这年上面漂下的羊报，青铜峡水涨三尺！"

狗儿吓了一跳，闪着眼道："天！那咱这就涨三丈，淮安城要漫了！我记事那年就漫过一回！"

"就是这个话！"胤禛沉吟道，"那年下游也下雨，已经连阴了半个多月。这天，雨下得格外大，眼见倾缸倒河似的，怕这城难保，皇子命衙中官员备船，他只带了一个长随到城西，想看看河堤到底有指望保住没有。

"天上的云厚极了，正晌午时分，黑得像锅底的天上吊着墨线一样的龙尾，一缕缕摇摆着，云缝里掣着闪，有紫色的，有金黄色的，还有的像火球一上一下跳着炸开……那雷一阵紧似一阵，震得城楼都打颤儿。"翠儿浑身机灵一个冷颤，说道："您还说这位皇子爷胆小！这是龙发怒，还不快逃？"

“我还说过他心地仁慈。”胤禛的脸色多少有点苍白，“他喃喃祈祷上天，请免去这一城大劫。他的长随眼见黄河水崩卷了大堤，五尺多高的潮头轰鸣着，排山倒海般涌来，惊叫一声：‘主子快走，回衙门上船！’也不管这皇子答应不答应，拖起皇子上马就跑……就听满城的筛锣声‘大水漫了南城门，快跑呀！’接着就听南边‘轰’地一声，城墙倒了。洪水灌进了城，到处都是人哭狗叫。房倒屋塌卷起的尘埃在大雨中漫起冲天黄雾。街上霎时已是四尺多深的水，连马也跑不动了……雷声、雨声、河涛声、一栋接一栋的房子倒塌声混成一片，天色黑暗如夜，雨水又迷了眼，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天地都搅成了一团！

“主仆二人弃马，□着齐胸的水总算回了衙门，都松了一口气——只要上了船就不怕了——谁知一进门两个人都惊呆了，拴在仪门上的大官舰早已无影无踪！这些个平日满口忠君爱民的士大夫早已解缆逃之夭夭，连主子都不管了！

“满院的水哗哗地回淌着，空落落没一个人。他们抓了个漂在水上的梯子想上房顶。忽然那仆人想起来，签押房前有个种睡莲的大鱼缸，连忙去把缸从水里弄出来，倒空了，抱着皇子放声大哭，说：“主子，上房只能顶一时，这些没天理的黑心贼未必想着来接咱们……好主子，你坐进去，我扒着缸沿，咱们顺水漂……老天爷眼在上头，就看咱们的命了……”

听到这里，戴铎悚然而悟，他想起高福儿说的康熙四十三年与胤禛死里逃生的事，只没有胤禛说的这样细。高福儿已听得眼睛发直，好像又回到当年那可怕的生死劫难中，许久，才叹道：“主子怎么又说起这故事儿？怪□人的，后头的就别讲了吧。”坎儿瞪着眼道：“正说到节骨上，你怎么不叫讲？我爱听！”狗儿也道：“岳王爷不也坐水缸逃过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翠儿仿佛还浸沉在故事里，忽灵灵闪着眼问：“爷，那太子爷逃出去没有？”

“他不是太子。”胤禛苦笑了一下，“要是太子，那些混账官不敢私自逃命……他们在水里漂了两天两夜。倒没饿着，河里漂着能吃的东西不少，南瓜、柿子、茄子什么的都有，偶尔也漂下个馒头窝头。只是皇子坐在缸里，晕得不知东南西北，吃点东西就吐；那仆人呢？扒着缸沿，累得筋疲力尽，几次打盹儿松了手，都是皇子用手拉了回来。

“两天后，缸漂到了岸边，两人一上来，念了一声佛，顿时天旋地转，都晕倒在沙滩上。

“再醒来时天已黑了。皇子睁开眼，只见床前一张破桌子，上头点着盏油灯一悠一忽闪着。一个老汉闷头坐在凳子上抽烟，还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捧着碗姜汤，呆呆地看着自己。皇子动了一下嘴唇，刚想说什么，那女孩子惊喜地喊了一声：‘爹！他醒了……’接着就见那仆人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只是磕头：‘多谢您老人家救我们！必定补报您的恩……我们爷——’他看了皇子一眼，没敢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皇子欠身坐起，

说：‘我叫王孙龙，请教老人家贵姓？你们这么厚道，天必定保佑你们！’

“‘我们算什么“贵姓”，姓黑，乐户家籍。’老汉满脸皱纹，叹息一声说，‘祖上造罪儿孙赎，积德也是为自己——救你的是我的二女儿小福，去借米还没回来，这是我的大女儿小禄……’说罢又叹息一声，不言声起身去了。小禄忙着把窝头拿来，说：‘四面是水，没盐没菜的，米也未必就借得来，将就着吃吧——爹也是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吓得那样儿！’皇子精神好了点，灯下看小禄，容貌虽不是绝色，却透着恬静俏丽，说话也爽气，不禁问道：‘这有什么怕的？’

“小禄端一碗野菜汤，招呼皇子主仆吃着，一边说：‘不瞒你说，我们家祖上在前明永乐爷靖难起兵坏的事，改姓黑，成了贱民，朝廷有旨，代代只许族里卖唱，当吹鼓手，戏子，扎纸人纸马，当挽歌郎、媒婆、稳婆……帮人家婚丧娶嫁……已经三百多年了。这三百年里头，一代一代的，出了九十四个节妇，还有两个烈女——一个替父亲吃官司流配死到黑龙江，一个没过门死了男人，她也寻了自尽。五年前一个什么太尊爷听说这件事，又查了族谱，说难得这样的贱籍，没有卖身的还出节妇！可惜不够一百个，说满了这个数他就要拜本上奏，为全族脱籍，之乎者也了一大堆。总之是族里订了死规矩：节烈女子不满百，谁家要在这上头出了事……’她忽然脸一红，啐道：‘和你说这些做什么？’皇子笑着说：‘是你自己要说的嘛！’小禄听了，拿了个窝头就出了外间。

“一时她又进来，却端着一瓢米，还拿着鸡蛋大一块盐，不言声在案板上研碎了，捏了一点放在皇子碗里，把米放在灶上，怯生生看了皇子一眼，掰了半个窝头，蹲到灶下一边小口吃着添柴烧锅。皇子笑着说：‘你怎么不喜欢？别恼，是我的不是。’她没答话，只疑惑地看了皇子一眼，忽然抿嘴儿一笑，又低头烧柴。皇子正奇怪，门外又进来一个小禄，手里拿着个洗干净的萝卜，利落地切着，一边笑说：‘你们福气！我打量借不来米呢——你们不知我这妹子，不会说话，人缘儿好着呢！’”

众人这才明白，前后进来的不是一个人。坎儿笑道：“哈！这是一对双生姊妹！”戴铎从没见过胤禛有兴致给下人讲这么多话，这些话传出去叫别的阿哥知道，没半点好处，因见肉煮熟了，一边用筷子捞出来，先切一块捧给胤禛正要岔开话题，坎儿淋淋漓漓啃着肉，又撕着喂芦芦，眯着眼笑道：“四爷，您不用讲了，我都知道了！”

[1] 外交官给京官夏天送的常例银子谓之“冰敬”。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胤禛素来厌荤，只吃了两口肘筋就不吃了，听这个一脸迷糊相的小鬼头说话，擦着手笑道：“小猢狲，你忒是伶俐过头了，你知道什么？”

“这种故事鼓儿摊上我听得多了！”坎儿塌着眼皮睁也不睁，饶有兴致地啃着猪蹄，说道：“您不过讲得过细些就是了。公子落难小姐相救，您改成皇子落难民女相救，下头必定皇子爷瞧上了小福小禄。族里不依，把皇子整得七死八活。皇子爷跑出去，发兵来到这地方儿，救出这两个娘们儿，收了做老婆。然后回京，把那些坐船逃了的马屁精、尖头虫官儿一个一个砍瓜切菜般弄掉他们吃饭家伙——可是不是的？”

胤禛怔了一下，忽然觉得今晚自己有些失态：当着这些人讲这事干什么？他咬着细白的牙笑了笑，不再言声，拨着火沉思，良久，才吁一口气道：“积郁的太久了，随便说说而已，何必一定问到底？”“四爷真是的！”坎儿说道，“你说个半截故事，今晚我们还睡得着么？”胤禛笑道：“你们只猜对一小半。皇子只是和小禄相好上了，倒也没人知觉。水退之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京，要拿问那干子龌龊官儿。不料一查问，天照应那只船叫漩涡卷了进去，一个活的也没留下。”

“这就完了？那小福小禄呢？”一直浸沉在故事中的翠儿盯着胤禛问道。

胤禛深深低下了头，许久许久才说道：“小福小禄后来怎样，我也不知道。我编这故事只是想说，世上的事和鼓儿词里说的并不是一回事……要真想知道，等我编好了再给你讲。”几个孩子眨巴着眼，意思还想问，戴铎却道：“天晚了，明儿还要赶路，早点歇了吧。”说罢便替胤禛张罗着往沙滩上铺毡，狗儿坎儿也只得怏怏自去收拾行装。

但这夜胤禛失眠了，躺在毡垫上望着墨蓝色的天空和繁星出神。高福儿深知他的心事，守在旁边轻声道：“四爷，您走困了，心里别想事，一会就睡着了。”胤禛没吱声，反倒坐起身来，因见戴铎也没睡，便道：“你也没睡？这三个孩子倒好，都睡得齁的了——童心，童心不可再得呀。”戴铎笑道：“爷不睡，奴才怎么能入睡？爷睡不着也别急，只想着明儿车上能睡个好觉，一会儿就睡着了。”

“明儿我们分道走。”胤禛抱着膝头道，“我便装带狗儿坎儿走西路，去看看上游高家堰黄河大堤。你们押粮车去淮安，然后在桐城会齐。”戴铎和高福儿惊讶地对视一眼，都没敢驳回。戴铎赔笑道：“既这么着，我带几个亲兵护送四爷。”胤禛仰着脸想了想，叹道：“可惜性音和尚没跟我出京。有他在，就用不着你蛇蛇蝎蝎地安置了——我想微行，带那么多从人……”言犹未毕，坎儿一骨碌翻身起来道：“这儿到高家堰一天的路，过了高家堰一马平川都是人烟。我和狗儿打包票四爷出不了事！”胤禛笑道：“是这话，这千里赤地过大水，还会有剪径的蟊贼不成？我们小心一点就是。”戴铎高福儿虽觉不妥，但胤禛秉性言出如山无可违拗，当下不敢回话，两个人装作小解，到远处密议了半晌，决定由高福儿带十个戈什哈遥遥尾随，暗中保护，这才放心回来。

第二天一早，胤禛带着狗儿坎儿，牵一头健骡驮行李，一匹马胤禛自骑了，带了一只昨日途中射死的狼，离开了粮队，溯黄河故道迤逦西行。胤禛在马上手搭凉棚极目望去，但见沙丘连亘直追天际，哨风在沙滩地上卷起黄漫漫的雾障高接云天，衰草树枝挂着干河藻，断垣残檐丢弃在只露出屋脊的沙窝中，远近不见一个村庄人烟，愈走愈是荒寒，一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胤禛虽口说到上游看堤，其实他自己晓得，高家堰以东连遭洪水漫灌，治河能臣靳辅陈潢在世修造的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他存着一线念头，是听高福儿说禄儿身上有自己的遗子，曾在高家堰左近的何李镇住过。他在子息上甚是艰难，四个儿子有一个还夭折了，身边的弘时弘昼弘历还没出过花儿。要真像高福儿听回来的“大胖小子，正出花儿”，那要作践了真太可惜。狗儿坎儿都在孩提之间，正是混沌未凿天真率性的岁数，尽自聪明伶俐，却领略不到他这番心思，一路牵骡子赶马，踢飞脚打沙仗，追逐嬉戏，毫不知疲倦，猴得寸草不生，没片刻安静。胤禛有这两个小鬼伴着，倒也免了旅途寂寞。

看看行至离何李庄还有十里之遥，天色已过申牌。远远一处高埠，杂树丛生房屋错落，夕阳下乌沉沉的，像一只反扣着的锅压在沙滩上。因此地就是黄河改道向北的岔口，隐隐还能听见黄河闷啸之声。

“四爷……您？”坎儿见胤禛盯着前边一动不动，脸上似喜似悲，不知何故。

“你们不是想知道那故事后来么？”胤禛语气浊重得叫人心里发□，“孩子们，这里没人，我告诉你们，小禄就死在前面那棵老柿树下……”

两个孩子顿时瞪大了眼，仿佛不认识似的看着脸色苍白的胤禛。不知过了多久，坎儿才道：“老天爷！原来那个皇子就是四爷您！”狗儿嗫嚅着问道：“她……她是怎么死……死的？”胤禛没有答话，仔细打量柿树老丫，上前抚了抚——那里还残留着一片烧得焦黑的树皮。

“烧！烧死的！”狗儿和坎儿一下子明白了，打心底泛起一阵寒意，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对，烧死的……”胤禛突然眼中涌满了泪水，压抑着浑身都要沸腾的悲愤，尽量平静地说道：“我就在那边，一片青纱帐里，眼睁睁看着……”

两个孩子全都惊呆了，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块烧焦了的树皮，坎儿双手紧紧抓着马缰绳，狗儿脸上睡意全无，两只手捏得紧紧的，全是冷汗。

“这下边原是打麦场，那边是个池塘，池塘南边是望不到边的高粱地。”胤禛浑身都在瑟缩，仿佛又回到那个可怖的夜晚：“我为寻小禄独身赶到了何李庄，正赶上族里处置小禄。就在这老柿树下，临时搭着个土台子，台上张着灯笼，架着柴垛。几个族丁举着火把站在两边。小禄头发披散着，五花大绑就站在坎儿站的那个地方，垂着头，看不清脸色。台下黑鸦鸦上千的人默默无言地盯着她，一声咳嗽也没有。我好像做噩梦似的大睁着眼盯着她，眼前一片模糊，只听身边高粱叶子凄凉地

摇着，响着……”胤禛目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两个孩子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可怕的面容，竟不自禁栗栗颤抖。

“过了一会，”略一顿，胤禛又道，他的声音带着金属撞击样的颤音，“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着族谱上台，转脸大声说：‘族长五爷训话！’气氛顿时更加紧张，人们一齐抬起了头，几个小孩吓得要哭，都被母亲紧搂在怀里。

“我的心都快要跳到腔子外了。直着眼看，一个老者手里握着铜烟袋，摆着方步上了台。我在庄上住两个月，平日这老爷子举止文雅、面目慈祥，极受族人敬仰的，但今晚神情却大异平日，铁青着脸，阴沉沉扫视着众人，半晌才说：‘几位老哥哥，全族的老少爷们！刚才在祠堂对着祖宗和各房管领的面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小禄出事，我也很难过——总是一枝骨肉嘛！她的曾祖爷是我的堂兄，自幼交好。按着自己的心，宁可我跳河，不愿伤他的后代。但古人有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我们全族，只能下手毁了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什么叫“廉”？就是清清白白地做人；什么叫“耻”？就是切切实实地责心！她犯了这两条，叫人痛心疾首！’……

“从班蔡贤淑到曹娥孝女，他讲了足半个时辰，老态龙钟下台回到主位，一手掩面，一手摆着：‘把这败坏族规的贱人上火柱，向祖宗神灵赎她的罪！’

“人群一阵骚动，女人在啜泣，小孩爬在妈妈肩头哭叫‘妈、怕、回家……’有的男人在骂，有的不言声捂住了脸，老婆子们喃喃合十念佛……眼睁睁看着她被架到柴山上，我的心像被人猛揪了一把，双手一撑要站起来，却被一个人一把扯住，回头看，原来是高福儿暗中不知什么时候跟了来！他的脸在火光中也泛着青光，小声抽泣着说：‘主子，别、别……皇上知道了不得！……留得青山……’

“说话间，火苗儿蹿起来了。把禄儿全身都罩在殷红的光里……她仰起了脸呆看着远处，这时我才看清她的面容，白得像一尊汉玉雕的仕女……头发散乱着，乌鸦翅膀似的飘荡着……直到烧死，她只是痛苦无望地扭曲着身子，连一声都没呻吟，一句话都没说……”

说到这里，胤禛已经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双手张着，疯人一样踉跄几步，发出嘶哑的狼嚎一样的声音，似乎在哭，似乎又在笑，扑地爬在柿树下，两只手交替死命地扒着，喊着：“小禄，小禄……我的恩人，我的……你出来，你不要在这里……你显灵吧——呜……嗬嗬……我给你修庙……”狗儿和坎儿起初被他的故事惊呆了，后来又被他发狂一样的举动吓傻了，一直木头一样站着，此时方回过神来，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放声大哭。

良久，还是胤禛控制住了自己，慢慢伏起身，向柿树磕了个头，对两个哭得泪人儿似的孩子道：“起来吧，孩子们！人死不能复生，寂灭世界中

小禄已经成神，我们还要活在世间……走吧……走吧……天黑了……”

狗儿和坎儿向树磕了三个头，默默起身，一霎间仿佛都长了十岁，牵着马和骡子，在黯黑的夜色中踽踽向何李镇进发。

何李镇是高家堰东最大的镇子。黄水决溃之后由此向东即四散漫下，下游其实已经没了主河道。只有此处因当年治河能臣靳辅陈潢处心积虑，精工修起一道凸形大坝，俱都用坚石磨缝垒起，水激之势在这高坝前被撞回折，保住了南岸西边数百里几十万顷良田。但大水过后免不了饥民暴动，加之灾疫肆虐，聪明一点的行商大贾殷实人家早已携了细软家财、老小人众逃往苏杭一带，当时称之谓“避嚣”，不过是躲灾的意思。加之南北水旱路隔梗不通，所以住户虽不少，却甚是萧索。胤禛三人来到庄边，早已是戌初时分，天色黑定。偌大一片镇子死气沉沉，家家关门闭户，黑魆魆的连灯火也极稀少，只远处偶尔一两声犬吠略略给人一点烟火气息。胤禛痛哭了一场，心境似乎平和了许多，因命坎儿去寻宿头。

坎儿连敲了几家门，里头倒有人答应。但一听是外地人过路借宿，立刻回说大堤上有客栈。再问，就不出声了。坎儿回来笑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真他妈日怪，你就开开门说两句话，也算个人嘛！”

“那还不是叫绑票的吓怕了。”狗儿道，“你把他门楼点火烧起，看他出不出来！”

胤禛因道：“既然有店，何必打搅人家？咱们住店去。”他心里十分感慨：在北京听外官们表白，一概都是“熙朝盛治，河清海晏，家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头，身历其境，才晓得都是些扯淡的套话，精致的马屁。嗟讶着三人向西南，果见镇外□高大堤上一闪一闪点着盏“气死风”灯，近前借亮儿看时，果见黑漆大车门上方粉底黑字写着“倚河临风”四字。当下三人在门口解装，一个麻脸伙计早提着灯笑嘻嘻迎了出来，一边帮着卸骡子，吆喝着：

“老白老侯！财神来了——快帮着卸装头！请马老掌柜的接客！”

一时便见两个人出来，一高一矮都在四十岁上下，也都满面笑容，帮着牵牲口拿行李。马掌柜打头提着串钥匙前头引路，口中不住念叨：“阿弥陀佛！小店足有半个多月没住客了，今儿一来就是五位！爷们真是赏光！”

“五个？”狗儿一边走一边探头探脑地看，问道，“前头厢房已经住人了。爷，咱们住上房吧？”马老板忙道：“上房两暗一明，正好三位安置，也好照应……”因见坎儿低头不语，坎儿开锁猴似的转悠着四处乱看，又道：“东厢住的两个孝廉，也是后晌才到的。爷请安心先歇一会，呆会儿弄点酒，算小人一点孝心。只不防今儿有生意，没有肉，菲薄了些儿，爷不要计较。”

说话间，东厢里两个客人也出来，一个穿天青风毛底绸夹袍，容长脸儿，一个穿一身浆洗得褪色了的蓝竹布□衫，却是修眉凤目，十分娴雅俊秀。两个人大约也是涉越了黄河故道初到此店，见胤禛也是一脸书卷气，不禁微微一笑。胤禛因打一揖道："二位是赶北闱的么？"

"是的，他叫李绂，我叫田文镜。"容长脸儿笑道，"这一路千里荒沙，住店的寥寥无几，客中相逢文友极少，也算有缘。客人尊姓台甫，也是赶顺天府试的么？"李绂却显得有点矜持，向胤禛一笑算是见礼。胤禛寂寞多日，乍入人烟稠密之地，也愿意和人攀谈，因含糊答道："我也准备去北京。就是这话，相逢就是有缘，一会儿我们吃酒谈天，好么？"狗儿兴冲冲道："咱们有条狼，有肉吃，我们请客！"

一时安顿好，狗儿便在天井院开剥那狼，架起三叉铁架，把狼肉烧得"咝咝"作响，又要来酱盐姜蒜不住地抹擦，满院顿时肉香扑鼻。坎儿带着芦芦在上房铺摆了行李，把桌子安在堂间，去厨下看了看，见两把铜壶注酒，正在火上温烫，又满院悠了一遭，至狗儿身边道："不知东厕在哪儿。天黑，怪怕人的，你和我一道儿去寻寻。"因见马老板过来，便道："肉烤好了，你们只管先吃。一会儿酒烫热了我们两个把盏。"那老板笑着去了。

坎儿跟着狗儿抹过一段墙角，却见厕房就在南墙西角，隔墙外便是咆哮不息的黄河，河风吹来，坎儿不自禁打了个冷颤，狗儿笑道："快三月天了，你还冷？"

"狗儿，"坎儿一边小解，压着嗓门道，"剩下的酱油和盐一会儿送厨房。你想办法把那两个装酒的大铜壶换个个儿。"狗儿笑道："这是什么主意？"坎儿系着裤子说道："叫你换你只管换！看着点颜色。奶奶的，今晚住到黑店里了！"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狲用智孩儿倒绷

狗儿吓得浑身一震，尿也止了，倒抽了一口冷气，半晌才道："你多心了吧？我看了字号宅基，是个百年老店！""这年头千年老店也难说。"坎儿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芦芦在中堂画底下乱嗅，我揭开看，像是擦过的血渍！还有，四爷的床下像有个砖槽，不是黑店，设这机关做什么？你看，外头就是河，人弄倒了隔窗户往外一扔……何其方便！"他冷笑一声，笑得狗儿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两个人精猢狲急急计议一阵，"解手"出来，上房的人已经坐好。胤禛居中，马老板打横儿相陪，对面坐着田文镜和李绂，正有一搭没一搭说些科场门路的话。因酒未烫好，老板张着眼直催："钱老三，酒呢？快着点！"坎儿便蹭过厨下，果见那个麻子伙计正在捅炉子。坎儿道："劳乏你了，侍候主子是我们的差使嘛！来来老哥，我们那位兄弟给你预备着

一块烧狼肝呢，叫他看火，咱们受用去。”钱三麻子哪里肯离窝儿？忙笑道：“你们是客，我可没那福分……去吧去吧，酒一会就好！”狗儿见不是事，一瘸一拐过来，攒眉摇头一脸痛楚模样，说道：“老钱，我的老寒腿毛病儿犯了，给咱弄贴膏药……哎哟……”老钱怔了一下，膏药是老店常备的药，说没有是不成的，想了半晌才勉强道：“我给你拿两贴，守着火，看酒溢出来……”说罢忙忙去了。这边狗儿审量那两个大壶，一模一样，只壶盖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铁的，便省了事，只换了壶盖，装作在旁拨火。钱麻子一霎工夫就折转来，看了看并无异样，因听上房又催酒，便从铁盖壶中倒出两壶，递给坎儿一壶，答应着“来了来了！”就送上去。

两个孩子暗透一口气回到院里火堆旁，坎儿小声问道：“一把壶能斟出两样酒么？”

“桐城韩大老爷断王家店的案我去看过。”狗儿翻着膏药，小声道，“那壶从壶嘴到里头都隔着，壶柄有两个气眼儿，堵住哪边哪边就不流酒——啊！老钱，还有你两位，来，咱们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在这吃酒听招呼吧！”原来钱麻子和老白老侯都过来了。

狗儿坎儿怀着鬼胎，一边招呼三个伙计说话，一边龇牙咧嘴地“品酒”，还要听上房动静，浑身机关都不敢松懈，三个伙计一边陪这两个孩子说闲话，一边招呼上酒，一边等着药性发作，也是不敢半分差池。因听胤禛问老板：“我有个亲戚，叫小禄，大前年发水逃到这里的田大发家，还带着个刚满月的孩子，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叫田大发的？”

“逃难的人海着啦，携儿带女的也不少，哪里都记得？”马老板笑道，“田大发这人倒是有，不过河神爷发水那年春就死了——慢着，我想起来了，是有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投奔他来着，要了几天饭，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

胤禛目光霍地一亮，问道：“后来呢？”马老板笑道：“谁能留心这些个，后来大概是走了呗！”胤禛的目光黯淡下来，良久才转脸问田文镜：“你方才说的倒也直爽，你这个孝廉竟是花钱买来的！这次进京，大约又要撞哪位大老爷的木钟了？买个贡生不知什么价钱？”田文镜喝得红光满面，笑道：“贡生花不了几个，大约千把两就成了——只殿试这一关难过，马齐、张廷玉中堂这些门路极难走，要没一点真才实学，万岁爷那一关也是过不去的。”胤禛嫌狼肉粗糙油荤，只拣清淡的夹着，沉吟道：“我就弄不懂这里头的学问，卷子是密封的，又不准做记号，考官就辨认得出是花过钱的？”

“看来尹兄不通仕路啊。”李绂酒量不豪，小口品着笑道，“这只要事先商量好，八股文头一股里必定用哪几个字，考官一看就知道了。”

“万一考官收了钱，又临时赖账，取不中可怎么办，岂不白填送了银子？”

李绂若有所失地笑笑，说道：“这里边的路子是一套一套的。如今哪有这样的傻子，拿了现银去贿赂考官？都是打的欠条。比如说甲子年的闱场，借条里写：‘现借××老大人白银五百两’，落款是‘甲子贡生×××’。取中了，凭条要银，取不中，那这位×××就不是‘甲子贡生’，考官也不敢拿这种条子索银的。”胤禛仰着脸想了想，果然有理，不禁大笑，说道：“魑魅魍魉捣鬼有术！”一边劝酒，一边笑问李绂：“足下精通此道熟门熟路，看来也是要买个进士了！”

“我么？”李绂自矜地一笑，“我大概无须如此。就是卖官，也要有几个装门面的，全都取些白痴，考官向上也不好交待。不瞒您说，我十五进学，十八赴鹿鸣宴，都取在第一，大料京闱也不在话下！”他看了看田文镜，又道：“如今吏治昏暗，已不能单凭看是否花钱断定文品优劣，就如田兄，家中有钱，破费几个给考官以求进身，为朝廷效力，也不能说就是无志之士。像我这样贫寒的，只好一刀一枪凭文章取功名了。”说罢低头叹息，言下不胜感慨，田文镜只咬着牙不言声，胤禛想到国家吏治败坏至此，也是暗自嗟叹。老板见冷场，忙道：“酒凉了，来，请诸位干一杯，不知可对爷台们的脾味？”胤禛吃了一小口，点头道：“甚好。”

“就是曲下得重了点，有点药味。”老板见药力发作如此之慢，早已又着急又奇怪，倒渐渐觉得自己头晕目眩，身软难支，又尝一口，愈觉不对头，舔嘴咂舌地直皱眉头——却哪里知道狗儿坎儿在厨下做的手脚？——眼见“毒酒”毫无效用，几个人兀自没完没了地兴谈，呆了一会更是头昏难忍，便踉踉跄跄起来，拿着酒壶到厨下，见三个伙计都在，也都一个个口鼻不正，几个人心知大错，嘀咕了几句，都用瓢勺着凉水大口家猛灌。

狗儿坎儿喝酒吃肉猜枚耍子，眼见几个人着了道儿，用凉水解毒，忍不住偷笑。两个人对视一眼，起身到厨下，坎儿道：“我们主子劳乏一日，又有了酒，一会儿安歇，得洗洗澡。你们多多烧点水，我们也洗，明儿多给银子。”说着两人把一个大浴盆合抬到上房东间，见几个人都醺醺然醉态朦胧，狗儿便道：“四爷，酒少用些儿吧，明儿还要赶道儿呢！”

一时人声静了，账房、库房和后院马厩都熄了灯，只有厨房灯亮着，坎儿和狗儿两个人用大盆将烧好的滚水一盆一盆只管往东屋里端，又在堂房拢了一盆火，将两贴膏药放在一旁烤。胤禛赤脚坐在床边，笑道：“够了够了。只管端，滚烫的怎么好用？”

“爷消停一会再洗，”狗儿倒着水说道，“这屋里太冷，热水汽一蒸，连房子也暖和了。爷洗剩的水，我也想沾沾光儿，洗洗好贴膏药。”坎儿也道：“我脚叫狼粪烫了，也想洗泡洗泡呢！”

胤禛眼见一时还不能洗，便趿了鞋到堂房取书。这边坎儿给狗儿一个眼风，狗儿走到床边，摸索了半日，口里笑说：“把这鞋子提过去，当心一会弄湿了。”说着从靠墙一边抽出个小木栓——这是翻床板的消息儿——一头说，提起床框下死力猛地一翻！

果然不出狗儿所料，那床下立时闪出个大洞坑，竟真的有两个人并肩紧紧挤在里边，肩头都插着寒光四射的大片子刀！

这两个贼躲在床下，原是预备着客人不肯吃酒，半夜里好行事的。胤禛三人方才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都懈了。陡然间被狗儿连床带板哗然翻起，煌煌灯烛下一个个愣得呆若木鸡，目光灼灼鬼魅一般——没等醒过神来，满满一澡盆滚水，足有五六桶早劈头盖脸灌下……可怜里边偏窄一个小坑洞，挤插着两个人，不能挪动无可躲闪，就似滚汤泼老鼠生生受了这一飞来大劫！坎儿低吼一声，抱着一床大棉被兜头捂了上去，用床死死压了。狗儿一声招呼“芦芦进来侍候”，那狗“噌”地便跳进来，踞蹲在大浴盆旁。

胤禛在外间听声音不对，正要进来，却见钱麻子也进来，问道：“东房出了什么事，那么大的响动？”胤禛未及答话，狗儿已经笑着出来，说着：“没什么，浴盆没支好，撒了些儿。”钱麻子喝了毒酒，兀自头晕，满腹狐疑地看了看东间，但见水汽冲帘缕缕而出，里边毫无动静，因道：“那么大的响声，我还以为窗上花盆砸了呢！”

“没有的事。”狗儿向满脸诧异的胤禛看了一眼，拿起一张膏药道：“我最不耐烦贴膏药！这又黏又热，贴上不好受。东家和那两位伙计呢？”钱麻子万不想里边已经网破露馅，想想那三个同伙兀自昏天黑地头疼难忍，便道：“没事就好。他们有酒了，有事你们叫我侍候。这狗皮膏药——”

话犹未完，狗儿手一扬，将那张烧得滚烫流油的大膏药毫不客气“啪”地一声就贴了钱麻子个满脸花——一边笑说：“这膏药最治麻子脸，贴好了你好寻个大美人儿做老婆！”钱麻子猝不及防受了这一下，连眼带鼻子嘴糊得个严严实实，跺着脚，脖子憋得筋绷起老高，扎煞着手挣扎了好一阵，两手拼命去扒那张膏药。狗儿哪里容得他缓手？“哏”地一声命令，芦芦冲帘飞蹿而出，一口就把钱麻子咬倒在地，两只爪子猛扑着，只一口就咬断了钱麻子的喉咙，那血，激箭般“扑”地喷出一丈多远。

胤禛脸色惨白如纸，呆呆看着狗儿坎儿行凶作恶，浑似梦中一般，连呼喊也忘了，半晌才道：“你们这是？这……！”

“四爷别怕！”坎儿掀帘出来，一头热汗淋漓，一边解着马鞍上的绳子，一边说：“咱爷们晦气，今儿住了黑店！你进屋看看就明白了！”

胤禛电击般颤栗一下，清醒了过来，一言不发挑帘进屋，只见大床翻倒在墙边，棉被褥枕都浸在热水里汪了满地，水汽罩得烛光都影影绰绰，床下大坑里歪倒着两个人，头皮都烫得剥落下来，连闷带捂，大约来不及挣扎就死了，都张着嘴，露着白森森的牙齿，十分狰狞可怖。胤禛半张着口，嗫嚅道：“是……黑店？”

“一点不假，是绿林里有字号的，黑风黄水店！”

窗外一个阴森森的声音格格笑道：“只没想我老马三十老娘倒绷孩儿，竟

着了两个小杂种的道儿。”坎儿上前撕开窗格子纸看时，不由倒抽一口冷气：马老板和老白老侯三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檐下，都穿皂色紧身衣靠，提着刀。黑乎乎的，却看不清脸色。

屋子里三个人紧张对视一霎，狗儿“扑”地一口吹灭了灯，坎儿早已将贼的两把刀掣在手中。按狗儿坎儿的计谋，倒换药酒麻倒店中贼人，屋里收拾了床下强盗，至少能平安逃出这里，没想到他们返醒得这么快！胤禛又惊又怒，又有点懊悔：不该拒绝高福儿戴铎一片好意，连个从人也不跟。自己武艺稀松平常，坎儿狗儿尽自聪明，却是年幼力弱，只有一条狗略可支撑……这可怎的好？正没做理会处，坎儿凑到窗前看了看，大声说道：“我说姓马的，你不就是要钱么？我们带的一千多两银子都存在账房。算我们倒霉，都送了你，你带银子滚蛋，我们各自走路。你知道，打墙不如修路，保不住有一日你上西市，刚好我是刽子手，活计给你做漂亮点，怎么样？”

“死到临头还耍贫嘴？”马老板哈哈大笑，“你毁了我三个弟兄，岂能善罢甘休？你们可知道？住我这店有死无生，祖传手艺，到我手倒不了牌子！”狗儿笑道：“失敬得很。大约你不知道，今日是黑白无常上门，煞星高照——他名鬼难缠，我名缠死鬼！黄河边上长大，水里的营生熟稔——你看你这房子修得多结实！有本事你就进来——想点火就点，就怕有人来救火！”马老板嘿嘿冷笑，说道：“救火是人之常情，只是年头不好，这里的人胆小，没人敢出来也未可知！”

坎儿嬉笑道：“想点你就点，你自烧自家房，与我们鸡巴相干！烧起来我们后窗跳下去漂河跑，对付着洗个澡也罢！”

胤禛原先乱了方寸，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此时才知两个孩子天分极高心有成算，心头一亮，急急说道：“我多少也会点水性，不要斗口了，咱们走！”“我嫌水冷，”坎儿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走那条道儿——喂，姓马的，听见鸡叫了么？天一亮，你这店关得死巴巴的，算什么？”

话音刚落，“哗”地一声响，窗格子被撞得稀碎，一个黑魆魆的大汉“腾”地跳了进来！胤禛惊得向后一跳，从靴筒中“噌”地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眼见那大汉挥刀砍来，将手一格，那刀戛然火花一迸，早已折为两断！

“芦芦！”

狗儿急叫一声，那恶狗浑身毛早蓬松炸起，就地虎跃拔地而起，一口咬住那人右腕，连衣带皮肉撕下老大一块，那人惨叫一声：“老侯，掌柜的，狗厉害，快……”话未说完脖子上又着一口，老白尖叫一声就早没了声息！

此时正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分，这一声惨呼凄厉无比，屋里屋外五个人都被吓得怔住了，对峙着许久不出声。

“晓得厉害了吧？”狗儿隔窗说道，“我若没个好帮手，就敢自称‘缠死鬼’？今晚死在我芦芦口下的已经四个人，它已经身带七条人命——天子亲封‘银牌芦芦’！”那狗听得主人叫它名字，“汪”地一声大叫，马老板和老侯在外边腿肚子的筋差点转过去……

正没做奈何处，店门“咚咚咚”被人擂得山响，接着便听高福儿躁急不安的叫骂声：“快开门！他妈的，这是个什么店，门口连个人侍候也没有！死绝了么？”胤禛精神大振，未及开口，坎儿尖声大叫：“我们的人来啦！高福儿，把门给他撞开——这他妈的是个黑店！”这下子马老板和老侯再不迟疑，两人暗中点头会意，从东厕那边“嗖”地越墙而逃，饶是芦芦蹿得快，只咬下了老侯一只鞋，接着便听大门吱嘎嘎崩倒，高福儿十一人已经冲门而入，霎时燃起火把，照得满院通明雪亮。

“高福儿！”胤禛一口气松下来，几乎瘫倒下去，忙把持定了，带着狗儿坎儿开门出至檐前，咬着牙吩咐道：“前后仔细再搜一遍，看还有窝匪没有！”

“喳！”

接着便听众人嘈杂叫嚷着一顿混搜。胤禛吁了一口气，转脸对两个孩子道：“亏你亏你！得你二人，不虚我江南一行！”恰高福儿赶来，他在四贝勒府十年之久，这个胤禛刻薄尖辣，御下最严，像他这样曾与主人生死患难的，也从未得过如此考语，不禁打量了这两个小子一眼，笑道：“四爷，贼是没了。东厢里两个书生刚解了绳子，还道我们也是强盗，吓得不敢出来。”

“是么？”胤禛一笑，说道：“快请过来。”

田文镜和李绂一前一后出来。大约下人们已经向他们说明了胤禛的身份，二人脸上没了惧怕神色，却又略带了点惶恐局促，走至阶前便叩下头去。李绂便道：“今夜得逃生死大劫，全亏四爷拔救！李绂但有一线之明，定当衔环相报。”田文镜粗声说道：“四爷金枝玉叶万金之躯，天幸神佛相助，脱了大难。知恩不报非丈夫，四爷水里火里，但有使令，文镜皱一皱眉头，不是田门后代！”

“谢的话不必说了。”胤禛玲珑剔透的心肝，已听出二人攀附之意，只一笑，倏然收了说道：“今晚我得大于失。与二君一席长谈，知道宦途之中奸弊丛生，长了不少见识。我看二位才学尚在中人之上。好自为之，大丈夫取功名，立功社稷庙堂，其志固然可嘉，但功名二字，乃身外之物，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就此别过，你们自己去跳龙门，只要有真才实学，我们后会有期！”

狗儿坎儿愣着，听不出三个人话的意思，高福儿却不禁想：要是八爷遇上这两个书生，不定怎么往怀里拉呢！想着，赔笑道：“四爷，这店怎么办？要不要报官？”

“烧掉它！”

胤禛冷冰冰说道。他早已想到这里，朝中阿哥各立门派，自己的靠山太子胤礽也并不得意。自己差使里并没叫视察高家堰一带，只要一报案，就要立档，立时轰得满城风雨。兄弟们没事还要鸡蛋里挑骨头，蚂蚁身上榨油，不定编派出什么新闻呢！想着又道：“二位先生，我们分手吧，但请严记，倚河临风店这一晚，说出去绝无好处——这便是临别叮咛。”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邬思道几经辗转艰难竭蹶赶到北京，已是过了端阳。自四月中旬以来，直隶仅下过一场透雨，这一个多月中虽也降过两次雨，只地皮也未湿尽，却是旋阴旋晴，潮闷得人气也透不得。北京城与开国之初已大不相同。九城之内大街小巷胡同里弄房舍栉比鳞次，加之人烟稠密，若不刮大风，城里连树梢也不动一动。此时漕运已通，一船船的西瓜、甜瓜、蜜桃、水杏各类水果，还有湖广商客贩进来的竹扇、蒲席、凉枕、竹夫人、金银花、竹叶、菊花、大叶青等解暑用品凉药，一到朝阳门码头，立即就被二道贩子们一抢而空。饶是如此，仍供不应求，东直门天天都有拉往左家庄化人场的，俱是耐不得热，中暑死了的。

邬思道风尘仆仆架着双拐，一步一踱在滚烫的地上踅着，来到正阳门关夫子庙东金玉泽家门口时，浑身已通被汗湿了。他在一个虎头铺首铁皮红漆门前停了下来，手搭凉棚张望了一下，见门边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内寓兵部武选司正堂金讳玉泽”，略一沉思，便上前用手叩环敲门。

“你干么？”一个穿着灰实地纱袍子的门房开了个门缝儿，上下打量着邬思道问道，“有这辰光敲门讨饭的么？”

邬思道这才看看自己这一身，月白竹布截衫上下油污汗湿，头发已一个多月没剃，长出寸许长来，被汗贴在前额上，脚下的鞋也绽了个洞，露出又黑又脏的“白”袜子来。邬思道不禁一笑，说道：“你进去给金老爷传个话，我叫邬思道，刚从扬州来……”那家人略一怔，点点头道：“你等一会。”便掩了门。

邬思道舒了一口气，把拐杖靠在门前“石敢当”上，坐在树阴下石条上，一边整理着邋遢不堪的袍襟，摇着毡帽取凉儿。对面不远就是一家汤饼铺子，凉棚下摆着一碗一碗的荆芥蝴蝶面、青蒜过水面、芥末凉粉。打着赤膊的人们围在小案桌前，一边吃凉面，一边摆龙门阵。阵阵炝锅的葱花肉香扑鼻而来，邬思道咽了一下口水，才觉得实是饿了。他摸了一下破烂的褡裢——钱，他有的是，五十两散碎银角子，还有一张一千两的龙头银票。只为路途贼盗多，他不敢露富——但此刻去吃，里头人出来招呼不雅，只好坐着干等。谁知足足半个时辰，那门竟毫无动静，邬思道又渴又累，饥火中烧，忍不住心头又气又恨，因起身来敲门，把铁

环子扣得一片山响，引得面铺那边的人都向这边瞧。

“你这人真少见，失心疯了么？”

门“哗”地开了，还是方才那人，棱着三角眼恶狠狠道：“刚才不是说过，叫你等一会，主子们都歇中觉呢！”邬思道不等他说完，劈脸啐了过去：“呸！不长眼的杀才，我刚才也说过了，我是邬思道！你通禀一声，走折了狗腿了么？我几千里地来投亲，把我干撂到外头半个多时辰，是什么规矩？”

“投亲？”家人盯着看他半日，忽然喷地一笑，说道：“我来老爷家有多年了，怎么没听说过？你是哪门子亲戚？八成是哪个庙里饿不死的野道士，来讹饭吃的吧？是里亲、表亲、丈人，还是舅子？”

邬思道气得浑身乱颤，看那家人一脸坏笑，恨不得一拐打将去。陡地生出一个念头：莫非姑父故意让这只恶狗挡道儿？眼见旁边闲汉们围过来，剔着牙瞧热闹，因冷笑着大声道：“你支起狗耳朵，金玉泽是我姑父，我是他姑爷，就这么个亲戚，你通禀不通？”一句话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有的说：“姑父的姑爷来了，还不快滚进去回话？”有的嬉笑：“你家有这么个铁拐李姑爷，福分不浅！”邬思道逼视着那家人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不通禀，我立刻就走，勿悔勿悔！”说着便要转身。那群闲汉便起哄儿：

“老丈人不见姑爷，要赖婚啰！”

“别走别走，走了就没好看的了！”

“哼，嫌贫爱富！”

“咦，邪门儿！金老爷女婿不是锐健营的党游击么？没听说他有两个闺女啊！”

“这老龟孙……”

正乱着，便听里边脚步橐橐，一个五十多岁的官员，头上戴着亮纱嵌玉瓜皮帽，穿着竹布漂白褂子，白皙的脸上八字髭须和眉毛画过似的漆黑，还戴着副水晶墨镜，慢吞吞踱了出来，问道：“张贵，这是怎么了，大晌午的，还叫人安生一会不叫？”

“岳丈！”邬思道抢前一步，躬身说道：“是我来了！”

金玉泽愣了一下，摘了眼镜上下打量了邬思道半晌，哈哈一笑道：“是思道嘛！怎么落魄至此？也难怪家人，如今京里难民多，冒认官亲的，念秧的，拐骗讹诈的都有，是我叫门上守得紧些儿……快进来，唉……看看侄儿你，可怜见的……”说着便喝命：“张贵，好生搀着你侄少爷进来！”

这是个两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家人，过了穿堂，上房一溜五间滴水出檐，中间一明两暗是金玉泽夫妇住，两厢耳房低矮些，住着丫头仆妇。见老爷带着邬思道进来，几个丫头忙着便去收拾上房。金玉泽笑道：“太太正歇晌，进去不便，先去书房吧。”

“姑父，”邬思道随着进了西书房，落座说道，“自己姑姑有什么不便的，我还该先过去请安才是。”金玉泽一边命人给邬思道打水取换洗衣服，自坐着吃茶，出了半日神方叹道：“思道，你还不知道，你那姑姑是个痨病底子，前年春弃我去了。如今这个续姑姑你也认得，原是三姨奶奶兰草儿，人本分，又能持家，就扶正了……你快说说你的情形。音讯一隔十年……要不是你左颏下那颗痦子，我还真不敢认了呢！”邬思道头“嗡”地一声，脸色顿时煞白：自己那个温馨和蔼的老姑姑，已经不在人世了！金玉泽后头那些话说的什么，竟一句也没听清。邬思道张着嘴“啊”了半日，陡地一个念头升起：莫非方才门口人议论表姐琵琶别抱的事是真的？心里忖度着，说道：“我已残废，穷愁潦倒如此，有什么可说的？我离家十年，破产读书，原想东山再起出来应考，如今是万念俱灰。这次进京也没什么奢望，只想投奔姑父姑姑寻碗饭吃，想不到姑姑也奄然物化……人生是怎么说起？”说着，想起姑姑已在黄泉，不禁泪如泉涌。

金玉泽没有答话，低头叹息一声，起身踱着步子，良久才慢吞吞道：“这是没法子的事，不说这些伤心事了吧……你大约还没用饭吧？大热的天，也得洗澡换身衣裳。我如今不比外官，应酬的事太多，不能多照应你。你如常些儿，只管安生住下来，你续姑姑很贤惠，不至于嫌弃你的。有什么需用，只用给张贵他们吩咐一下就成。”说着，摸出一块怀表看了看，珍爱地揣了怀里，起身道：“皇上跟前的头等侍卫鄂伦岱今儿邀我去朝阳门外八爷府吃酒。你安置，我先去了。”说罢便走了。

邬思道见他绝口不提亲事，连表姐的名字也不提，心知自己疑得不错。但回头想想，自己是“钦案要犯”在逃十年，其间音讯两隔，另嫁他人原是题中应有之意。邬思道心里闷着用了点心，洗了澡，立在檐下看了看，日色已过申牌，夕照日头放着蜡白的光，大地上热气蒸腾，且一丝风也没，闷热得难受，便踅回身来，在竹凉椅上半躺了，摇扇子直摇得两手酸困才矇眬睡了过去。

“表舅，表舅……”一个稚嫩的童音在耳畔叫着。邬思道还没醒过神来，一块冰冷的东西在唇上搪了一下，激得他身上一抖。睁开眼看时，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剃得趣青的头顶挽着个“朝天橛”，穿着宁绸撒花裤，戴着个兜肚，一脸的天真娇憨，胖乎乎的手里拿着一串湿淋淋的冰湃葡萄，正摘着往邬思道口里塞。

邬思道坐直了身子，笑着把孩子抱到膝头问道：“真乖！你叫什么名字？”

“阿宝。”

“姓什么？”

“姓党……”

“唔，党阿宝，好！”邬思道咽下他塞进口里的葡萄，笑容可掬地问道：“你叫我表舅？”

党阿宝笑嘻嘻指指上房，说：“阿婆说的，你是我的表舅。阿婆叫厨上人给你做饭，做多多的好吃的给你！”

“阿婆！”邬思道脸上的笑容凝住了，心里空落落，乱糟糟，也不知想些什么，半日才问道：“……你妈妈怎么不哄你，你爹呢？”党阿宝含着小手指说道：“我们不兴叫爹，叫老爷。老爷跟外公出去吃酒了。妈——”他扭了一下脸，一个少妇正从二门进来，便挣离了邬思道，一头跑出去喊道：“妈！你来接我了？我表舅在这里！你不是常讲表舅的故事么？他原来不会走路……嘻嘻……”邬思道向外看时，不禁浑身一颤：这个挽着粑粑髻、刀裁鬓角容光焕发的少妇，竟是他十年梦魂萦绕的未婚妻金凤姑！邬思道挺了一下身子想站起来，几乎栽倒了，又瘫坐了椅上，已是形同木偶！

金凤姑是从党家回来接儿子的，万没想到这个“早就死了”的人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好像一下子给人抽干了血，凤姑脸色青中透黄，呆若木鸡地立在当院，任凭阿宝在怀中揉搓，半晌，方勉强一笑，拉着阿宝踅进来，进门蹲了个万福，低着头道：“静仁表弟，你来了……”邬思道两手紧紧握着椅把手，他面色苍白得可怕，浑身像是泡在冰水里，噤得气也透不过来。他极力抑制着心跳，木然点点头，说道：

“凤……表姐，你……好。”

“嗯。”凤姑的声音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见，半晌才无声透了口气，问道：“表弟呢？”

“表姐都看见了的。”

……

“苦了兄弟你了……”不知过了多久，金凤姑才嘤嘤低语道，“我……”

邬思道突然冷静了下来。他高傲地咬着嘴唇，用冷漠干燥的喉音“嗯”了一声，说道：“你忙去吧。”略一思忖，架起拐杖至书案旁，从褡裢里摸出一块二两重的银子，轻轻放在茶几上，说道：“回头告诉姑父，我有事走了。这是衣服和饭钱。”

“静仁！”

“我叫邬思道。”邬思道不疾不徐，口气冷得结了冰似的，“自今而后，我

永不用‘静仁’二字，请免开尊口。”

“静仁——思道！这大热天的，天又阴上来，你要哪里去？”金凤姑急急说道，“你听我说——我是……我不是……”她急得不知怎样说才好，扎煞着两手，想上来搀扶，又陡地站住了脚，泪水早走珠般滚落出来。阿宝起先还痴痴茫茫地看，这会儿被两个人的神情吓得直往妈妈怀里钻，仰脸望望两个阴沉着脸的大人“哇”地哭出了声。

邬思道没有理会这母子，踱出院外，果见黑沉沉乌云峥嵘而起，一阵风扫过，吹得他浑身起栗。他呆笑着踅回房里，向椅上颓然一坐，仰首望着窗外，说道：“记得清凉山么？……那儿离虎踞关多近……真好景致！记得你当时的诗么？”他满眼是泪，滚动着不肯落下，曼声吟哦：

生年虚负骨玲珑，幽幽古情云树中。

君子由来能化鹤，美人何日便成虹？

王孙芳草年年绿，岭头桃花度度红。

碧城夜阑曲十二，是谁重诉梨花梦？

吟着，邬思道再也不能自已，喉头干涩地发出一种似哭似笑的咽声，口中喃喃道：“……当时我说，这诗并不出色，有情而已……如今想起来恍如隔世！你今日居然还有心思可怜我——笑话，我可怜么？……”

“天爷！”金凤姑面白如纸，“你还说这些做什么？”说罢一把抱起吓呆了的阿宝，掩面而去。

邬思道怅然望着她的背影，一阵风扑过来，他打了个寒噤：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但此情此事，到了这一步，住在金家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了。他略一沉思，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便架着拐杖出来。不料刚到二门穿堂，可可儿地就遇上金玉泽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汉子说笑着进来。

“思道，”金玉泽站住了脚，神色多少有点尴尬地看了那个男人一眼，方道：“你这是……？”邬思道微微一躬，高傲地仰起了脸，说道：“姑父，侄儿有几个朋友在京，我要去瞧瞧他们，就此别过了。”

“朋友？……我怎么不知道？”金玉泽嗫嚅道。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的都是些贫贱之交。”

“那也不必就去。你就住在我这里，万事都有姑父做主。”

“姑父，梁园虽好，终非故乡，我焉能久居此地？”

金玉泽早已料到邬思道在府住不安，只不防这么快就折腾着要走，因端起长辈的架子道：“这成什么话？匆匆而来，急急而去，是什么道理？我亏待了你么？”

“不敢，”邬思道挑衅地看着金玉泽，“我不曾说姑父亏待了我，姑父又何尝亏待过我？”金玉泽被他噎得一怔，但这个邬思道他是知道的，最能惹是生非的一个人，怎么能轻易放他出去胡说？呆了一阵，金玉泽换了笑脸缓声说道：“怎么就和你父亲一个脾性？受了多少挫磨，仍旧这么气盛！哦……我差点忘了，这个就是你的表姐夫，党逢恩，如今在西山锐健营，已经做到游击——快回房去，你看这天立时要变，就快黑了——今晚逢恩也不回去，我们难得一处好好谈谈……”党逢恩虽是武职，谈吐却甚风雅，见邬思道气色不善，虽不知就里，也帮着岳丈挽留道：“原来是内表弟来了，怪不得岳父在八爷家吃酒坐不安席！表弟，久闻你的文名了，我虽是武夫，也喜爱附庸风雅。今晚就别走了吧，我们重烧绛蜡，再移酒樽，作一夕快谈……”

邬思道抬头看了看天色，已过酉时，苍穹上黑云翻搅电走金蛇，不时传来沉沉雷声，像巨大的车轮从冰河上碾过，发出吓人的爆裂声。邬思道沉吟片刻，心知难以就此脱身，又有点觉得自己过分，遂道：“那好吧……我明日再走吧。这是造化命数所定……”

三个人的酒吃得并不快活。党逢恩从他二人口风中已渐渐听出了事情的苗头。虽尽力周旋，尽半主之道，无奈邬思道心意不畅毫无酒兴，因见邬思道连谈文也懒懒的，便转了话题，问道：“岳丈，您和鄂伦岱军门坐在一席，我听见你们那边说，皇上有意巡视热河，是真的么？”

“定的过了八月节走。”金玉泽部曹小官，原本没资格与鄂伦岱这样的头等侍卫攀谈，此刻却要在邬思道跟前装大，见女婿问，神秘地压着嗓子道，“这回皇上去承德，是佟国维中堂坐镇北京，张廷玉和马齐两位相爷护驾！已经有旨，发出廷寄，叫在外的五阿哥、十四阿哥从古北口赶回北京从驾，四爷在安徽，也叫十三爷从芜湖水军大营赶往桐城，从速处置河务差使，也得在八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党逢恩道：“巡视热河，无非哨鹿打猎，动这么大的干戈？五爷十四爷不说，原就要回来的。四爷十三爷那边差事极忙，叫回来做什么？”金玉泽连吃两场酒，已面红耳热，要在邬思道跟前炫耀体面，格格笑道：“小辈后生，好生领略万岁爷的圣意。大约太子爷的位子要坐不稳了！”

党逢恩眉头一皱，说道：“您老这话非同儿戏！五月端阳节前，太子爷还代天子往西山劳军来着，好端端的怎么会废了？”“八爷府的信儿还会有错？”金玉泽“吱儿”呷了一口酒，“太子东宫里侍卫全都换了！四爷是太子党的，这二年在户部清理亏空，黑眼珠盯着白银子，要账要得鸡飞狗

跳，加上十三爷这个帮手，逼着人还钱，光外省命官就自杀了二十多个，十爷把家当全都摆在琉璃厂卖——这样的爷将来当政坐朝，还有下头人活命的份儿么？今儿吃酒你瞧见没有？头一桌上挨着九爷坐的那个，就是毓庆宫的何公公，蓝翎子总管太监，如今打着盘子想投靠八爷了！”党逢恩听着不住摇头，说道：“这都是明面上的事。四爷十三爷户部差事办砸了，到外省遮羞避祸，眼见今秋八月十五，万岁爷恰过五十四圣诞，想儿孙满堂，热闹些子是有的。岳父，八爷和太子爷有点过不去，下头人造作这些谣言，听一听作秋风过耳则可，不可全信呐！”

“也不可不信。”金玉泽睨了一眼静坐不语的邬思道，见他一脸的漫不经心，多少有点失望，冷冷道：“逢恩，亲家副宪大人已经退休多年，如今时事已非，早不是康熙十二年亲家从广东逃回北京时的光景了。皇后死了三十多年，又新添了十八个阿哥，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权势，他也不可墨守旧见，你前程正远，更要审时度势。八爷说，自从康熙四十二年，朝局早已又是一番天地了！”

邬思道眉棱微微一抖，他想到了胤禛，万不料这个显赫的阿哥处景也如此岌岌可危，陡地一阵寒意袭上来：今晚自己是怎么了？听了这么多不该听的话居然懵懵懂懂！正想着脱身，天空一个明闪，接着一声石破天惊般的炸雷响起，撼得房宇颤动。邬思道见他们二人被震得发呆，笑着起身道：“姑父，表姐夫，迅雷烈风助谈兴，今晚的酒吃得高兴。不过我委实身子支撑不来了，像我这样为世所弃的残废，你们功名中人谈的那些，都叫个‘于我如浮云’。来，我敬你们一杯，可要先告退了。”

“我们只顾谈朝局，冷落了兄弟。”党逢恩笑容可掬地起身道，“其实这些酒后茶余的话，满可一笑置之的——既如此，我们共进三杯，再敬岳父一杯，也好安歇了。好在有说话的日子呢！”

于是二人连干三杯，又敬金玉泽一盅。金玉泽已是微醺，说道：“就在姑父这安心住下，一切都包在姑父身上！姑父如今和八爷府的人相与得好，八爷这人恐怕你也听说过，有学问、仁义厚道，最惜贫怜弱的——当年你闹南闱，八爷还夸你是真名士、大丈夫来着！如今你虽残了身子，又没残了学问，明儿我就荐了你进去，他北书房还缺一个司墨，在那儿当个清客相公——不是我说诳话，多少进士翰林拼着不做官，想谋这个差使还得不着呢！姑父不亏待你！”说罢拈须呵呵大笑。

“多承姑父厚意。”邬思道嘴角带着微笑，不用心根本听不出他口气中的讥讽，“我虽不识宦途，听得出你们都是要指日高升的。我已绝望政治，这次进京原想托福做个陶朱公，想不到姑父还有如此手眼！就这样，我在这歇几日，会会朋友，等你为我谋差的事有信儿了再商量如何？”说罢莞尔一笑，架着拐杖从容而去。这时天上已开始零星下雨，黄豆大的雨点打得院中青砖噼□作响。

党逢恩立在阶上眼见家人用灯导引着邬思道远去，略一思忖转身回来，至醉眼迷离的金玉泽身边，轻声叫道：“岳父！”

“唔。”

“这就是当年大闹南闱的邬思道？”

“唔。”

“此人非池中物。”党逢恩突兀说道，“您老今晚说得太多了。”

“□？”

金玉泽一惊，瞿然开目，怔怔望着女婿说道：“你说什么？”党逢恩的脸泛着又青又白的光，说道：“岳丈不要误会，姓党的是真男子，压根不计较凤姑昔年和他的事。这个邬思道我原以为是个莽书生，今日见着了他的颜色。”金玉泽一笑说道：“颜色怎么的，他如今穷途末路，羽折爪伤，纵有能耐又有什么用场？”

“他在这里，我觉得压抑；他离开这里，我觉得恐怖。”党逢恩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这人气质叫人害怕……他说他做官不成，想做陶朱富翁，但你今晚言及人物都是举手之劳就能扶植起他的，为什么他绝不央求？”

……

“八爷如今潜在势力早已在太子之上，”党逢恩目光炯炯，“如此权倾朝野的皇家贵胄，你要荐进去，他居然毫不动心！”金玉泽被他沉甸甸的语气震得酒也醒了，久久才道：“你是说……”党逢恩放缓了口气，“我说，他不为升官，也不为发财，来京做什么？我看他是有所为而来！”

金玉泽瞪着眼想了半晌，摇了摇头。党逢恩一笑，说道：“物反常即为妖。此人昔年率几百名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事败出走隐居读书十年不出，满心东山再起，却又落了残疾，千里风尘赶来投亲，又遇上凤姑另嫁，要是你，心里会怎样？”金玉泽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字来：“恨！”

“当然，”党逢恩冷森森道，“恨天恨地恨人，但首当其冲的最恨你我！所以无论哪个阿哥或达官贵人收留了他，但只得势，你我永无宁日！”

这番话敲骨扣髓，党逢恩娓娓言来，金玉泽觉得句句鞭辟入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恶狠狠说道：“明日我就着人遣送他回籍！”

“回去依旧又来了！”党逢恩幽幽说道，“而且恨加一倍。”

“你说怎么办？”

党逢恩走到一支蜡烛前，“扑”地一口吹灭了，房里的光线顿时黯淡了些。金玉泽身子一缩，说道：“京师辇下，做不得这种事。”党逢恩来回踱了两步，倏然转身道：“可以借刀。”

一个明闪，天好似要裂成两半似的脆响一声，又恢复了黑暗，只有滂沱大雨直泻而下。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一声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邬思道，侧起身听时却又没了动静，只窗外惊风密雨急促地响成一片。邬思道以为是耳误，倒头正要再睡，敲门声却又响了。

“谁？”

没有应声，但门环又响了两声。邬思道披衣起身，刚把门拉开一条缝，一个黑影便闪了进来，回身又掩上了门。邬思道睁大了眼，但房里太暗，黑魆魆什么也看不清。邬思道暗中格格笑道：“做这模样干什么？我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什么事都见过。”

“是我……”

那人怯生生说了一句。外边青光一闪，电照长空，邬思道看得清清爽爽，竟是个女人！他顿时觉得浑身的血一阵倒涌，恨不得一拐打过去，恶狠狠道：“你？！金凤姑——给我滚出去！”

“我不是凤姑。”那人在暗中，似乎也吃了一惊，良久才开口说话，声音却有点哽咽：“我是……凤姑的后娘——你必定还记得兰草儿吧？”

邬思道吃惊地张大了嘴，一屁股坐回床沿上。兰草儿是姑姑的陪嫁丫头，当年在南京时常过来侍候自己。有时邬思道和凤姑弹琴吟诗，她常拿着针线活计痴痴地在一旁看。今日来金府一天，也没见她露面，这时辰偷偷摸进房来，来由不问可知。想着，邬思道阴郁地说道：“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你想事想左了。今日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什么也别说，你快走吧！”

“邬先生，”兰草儿说道，黑地里看不出她什么脸色，“我是正正经经的人，不为……你大难临头，立刻得走！”邬思道浑身毛发竖起，忘情间几乎想立起身来，半晌才道：“我何危之有？”兰草儿急得不知怎么说好，“没有工夫细说！就一车话也讲不清！老死鬼和姓党的定计，天明送你顺天府，要当钦犯办……”

邬思道紧张地思索着，他猜不透这女人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断不准她的话是真是假。半晌，咬牙笑道：“就送顺天府，也是有王法的地方儿。太皇太后薨逝，朝廷大赦恩旨，我的‘罪’早赦了——我原说就走，何必用这法子撵我？”兰草儿被他顶得一怔，许久才啜泣着说道：“我晓得你难信……我是不干净的人……世路险恶，顺天府府丞就是老爷的把弟；隆科多老爷，也是八王的什么亲戚！哪里有什么道理？你……你不信

我……可怎么好……”她话未说完，邬思道已架起拐杖，低沉地说道：“你不要说了，我立刻走！”

“阿弥陀佛！”兰草儿念了一声佛，轻轻开了门，一阵急雨顿时扫了进来，袭得邬思道打了个寒颤，却听兰草儿轻轻吁了一口气，闪出门外，仰头看看闪着电的天，挥手道：“跟着我！”

邬思道一出门浑身就湿透了，艰难地架着拐杖跟着身影飘忽的兰草儿，绕过穿堂，蹑脚儿穿过西花厅进了花园，□着花间小道上的积水，踅过一座凉亭，眼见前边黑乎乎一个角门，兰草儿住了脚，窸窸窣窣掏出一串钥匙一把一把试着。许久，方听“吱”地一声，门打开了。邬思道出来看时，外头一片荒郊，电闪一个接一个，照得白昼一般，四周翻江倒海价一片雷电风雨之声，搅得天地成了混沌世界。邬思道仰天叹息一声架拐便走。

“邬——邬先生！”

“怎么？”邬思道头也不回地问道。

“你带有钱么？”

一语提醒了邬思道：褡裢没拿。想了想说道：“没有。”兰草儿在怀里摸索了一下，递过一个包儿，道：“这是我的体己，事情太急，没来得及多预备，你……别嫌弃……”邬思道呆呆地接过银子，那银子还温温的，带着兰草儿的体热，一股似气似血的热浪涌了上来。正要说话，兰草儿又问：“你奔哪里？有地方去么？”

“我不知道。”邬思道怅然望着天空，摇头道，“走着看吧！”

“四爷府有人来打听过你，你投奔他吧。”兰草儿轻声道，“你……身带残疾，又没个亲戚，京师又有人害你，恐怕只有四爷，才护得你周全。”

邬思道惊异地看了一眼兰草儿，心中一动，他想起了虹桥酒楼上那位稳沉持重的“皇商”，没想到他就是皇阿哥胤禛，没想到他一直惦念着自己！想着，喃喃说道：“……这是缘分……”“你说什么？”兰草儿问道。“没说什么。”邬思道回过了神，盯视着兰草儿问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救我？”

“……”

“你要叫我猜一辈子么？”

“邬先生……”

“唔，唔？”

“我……我是天下最不要脸的……苦命女子。”兰草儿呜咽着，几乎放了

声儿，“你……你……你能……亲我一下么？”

又是一声沉雷，车轮子碾过石桥似的在两人头顶上回转盘旋。邬思道没言声，近前来仔细看看兰草儿的脸庞。闪电照来，似乎还是十年前那样娇秀，那样憨憨的、痴痴的。他什么也没说，向她淋得湿凉的脸颊上深深一吻，轻声道：“把这锁砸坏，回去收了我的褡裢……”说罢，转身消失在苍茫雨夜里。

邬思道高一脚低一脚在蔓荒无人的蓬蒿中穿行着，越过一段乱葬岗，又绕了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下了官道渐入街衢。他很想静下心好好想想夜来的事，想想眼下该怎么办，但雨太大了，心太乱了，近乎麻木的迟钝胶着了他的心，也不知浑身哪来的劲，橐橐走得飞快——似乎就这样一直走到死最好。

忽然雨中传来三声沉闷的炮响，邬思道才意识到是拱辰台报时，已至子正夜半。他擦了一下满是雨水的前额向前眺望，雨帘中遥遥隐隐一排灯光闪烁。走近了瞧时，原是一座古刹，山门飞檐吊斗画拱罘□，十分壮观宏伟。正中一块盘龙泥金大匾，写着“敕建大觉寺”五个大字，檐下吊着四盏硕大的白纱宫灯，在风中凄凉地晃着，却是阒无人声，只庙里隐隐传出鼓钹诵经之声。邬思道乍从雨地到庙门下，进了人烟之地，踩着干燥的砖地，仿佛刚刚做过一场噩梦，怔怔盯着那几盏灯，觉得刺眼的亮，忽然一阵眩晕，他歪倒在山门的铺首环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再醒来时，邬思道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窄长破旧的房子里。因天阴，屋里很暗，被烟熏得黝黑的壁上嵌着一排斑驳的石碑——一望可知，这是一座碑廊改建的僧房，年久失修，已废弃不用。外边的雨已经不是那么吓人，但仍在没完没了地下，不时传来阵阵雷声，从破窗棂中随风飘进的雨珠落在脸上，带着冰凉的甜意，很适意。邬思道抬了一下头，仍觉晕眩难忍，便又弛然卧倒闭目养神，暗自掂掇：不知是谁救了自己。忽然听见一阵脚步杂沓，忙又睁开眼看。

“醒了！李绂兄——你来看！”进来的是两个书生和一个头陀，一眼就看见邬思道在疑惑地看着众人，一个方脸书生惊喜地蹲下身子招呼：“这个狗肉和尚真是妙手神医——依着庙里那群秃驴，你这会子早已在左家庄化人场烧成灰了！啧啧！生死人而肉白骨，性音真是好手段！”那个叫李绂的走近了，觑着邬思道的脸色道：“真的是见好了。昨晚我还看着是没指望了呢！先生贵姓台甫？要不是田文镜和性音，恐怕早就不中用了……你昏了三天，知道么？”“三天？”邬思道浑身一颤，“我在这儿睡了三天？”说着，瞥了一眼那个叫性音的头陀。

性音穿着件破烂流丢的土黄僧服，一身油腻，看去有三十岁上下，腰间一柄镔铁戒刀乌黑沉重地拖着，足有三四十斤，却是嬉皮笑脸一副怪相。听李绂、田文镜说话，也不理会，从怀中拽出一块肥得流油的腊鹅大口价撕咬着，笑道：“邬先生，贫僧不让你了，谅你也没这胃口。你可是两世为人了，怎么报答我和尚呢？”邬思道睁大了眼没言语，田文镜忍

不住问道："原来你们早就相识？"

邬思道摇摇头，声气微弱地问道："和尚，何处挂搭，又怎么认得我邬思道？"性音大口价嚼着鹅肉，口中咂咂有声，笑道："你寻根盘底儿么？我是地藏王菩萨座下判官，我不批字儿，生死簿上没你的名讳！出家人四大皆空，也不指你报答，比不得他二位，夜夜会文，日日八股，一心要大魁天下夺个状元，一头栽进红尘中，不怕来个满嘴泥！可叹可叹……不过和尚也有一宗儿不如人，没有亲戚可投，没有婚姻可赖。自然啰，哪得个女人投怀送抱，雨地里亲嘴儿偷情……"说罢呵呵大笑。邬思道被他一顿夹七夹八的疯话说得目瞪口呆。李绂和田文镜却只一笑。田文镜因道："也没见过这样的和尚，每日鸡鸭鹅肉不离口，死猫赖狗一捞而食，真的是唐突佛祖，玷污山门！夜里呢，咬牙放屁打呼噜都占全了，要不是和巨来兄路上住贼店没了盘缠，能有一分奈何，谁和你挤在一处受罪？"说罢便拉了李绂，又道："咱们按昨日分的题做文章，不要理他！"

"阿弥陀佛！二位真是富贵中人，不识六祖养生法门！"性音眼见二人到北首一张破桌前磨墨铺纸，笑着追了一句，"我这放屁如同你们做文章，那是功夫——不是童子身，恐怕还练不来呢！"说罢起身懒懒打了个呵欠，双手合十盘膝坐了邬思道身边，刹那间已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脸庄敬之色，侃侃道："你闭上眼，不要想事，不要用力，我行功给你治病。"邬思道也着实乏了，合上眼说道："邬某读尽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也稍有涉猎，不曾听说过这样治病的。你莫捣鬼，我是不信的……"性音合掌端坐，冷冷答道："我佛以寂空济世，藏大乘之经三十万卷，恐怕先生不曾读尽——阿弥陀佛，大道如海，岂有涯岸？"

邬思道闭着眼还要回驳，忽然觉得一股似凉似麻的气流自涌泉穴直透而上，沛然直浸泥丸宫，顿时心际如秋风过岗，杂虑荡涤如洗，心下清亮却噤噤不能再言。陡然间已明白，这个赖头陀真的是身怀绝技。忙遵嘱收摄心神，微睨了眼瞧时，性音木坐如偶已经入定，却也如平常打坐一般，并无异样。此时邬思道觉得气流渐渐变暖，愈来愈强，在体内冲波逆折，所向之处五脏中七荤八素格格有声，种种积郁被气流导引着摇撼、翻腾、瓦解，四肢百骸顿觉松泰畅美，邬思道心里禁不住惊讶称奇。

"好了。"许久，才听性音说道，"睁开眼，坐起来！"

邬思道眨眨眼，立时满目清亮，试着双手一撑，居然毫不费力便坐直了身子，却不说话，直瞪瞪看着又变得笑嘻嘻的性音。性音扮个怪脸，笑道："如何，不谢谢罗汉？"李绂田文镜刚做完一篇破题，正换着看稿子，见此情景也都转过脸来。李绂兀自手里提着墨渖淋漓的笔，惊道："真是神仙手段！前几日都是抵掌授气给邬先生疗疾，既有这法子，何不早用？"性音嬉笑道："沉疴不用急药，也要他身子耐受得住才成啊！岂不闻放屁容易收屁难？"邬思道怔怔问道："你一路跟我，救我，是为什么？"

“我和你有缘分嘛。”性音道，“龙华会上前世修来的呗！”邬思道见他不肯说，也只好罢了，便问田文镜：“二位八股做的什么题目，可否见教一下？”“哦，”李绂说道，“是两篇破题，题目是‘殷有三仁’。”说罢便将两张纸递过来。邬思道先看田文镜的，写的是：

道存多途，归于仁，则歧路通圣，或忠或恕，不乖于天人之理焉。

邬思道点头道：“田兄这一破，道理上去得，却不甚切题，经不得考官磨勘。‘三仁’是题中点明的，你一个字也不提，‘魔王’们岂能饶你？”说罢又看李绂的，却是一色八分正楷，写得端丽妩媚，却是：

三子者不同道，于仁则一。仁而已矣，何必同？

邬思道不禁叹道：“言简意赅，算得上通幽入微了，就是这笔字锋中无骨，微有缺憾——但两卷相比，这个自然要略占上风。”说罢，幽幽地叹了一口气，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纵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文章，还能如李、田二人跻身龙门一决雌雄么？性音在旁笑道：“你们说的热闹，我听着一点趣儿也没有，这种敲门砖文章究竟于世人何用？”

“万岁登极之初，曾下旨废过八股，就是因为它实在不能有益于世。但牢笼英雄，除此也无别的良法——没有这块敲门砖，你就敲不开这扇门，这就是用处！”邬思道款款说道，“但文随人用，这文章中也不尽是空话。比如刚才两篇破题，说的是仁义之道，都是为了仁德爱民，有宽的、有严的、有苛的、有暴的——仁是根本。但想到‘仁’这个地步，各人走的路却又不同。世道治，用法宽厚，怀柔文明；世道乱，用刑震慑，重典杀伐，也还是个仁！性音，你读佛典三十万卷，懂这个理么？”性音笑道：“我哪里读过什么黄子三十万卷？就引出你这一篇宏论！世上的事都是劫数，你们读书人都弄不清，秃驴们倒能知道？”邬思道双目望天，喃喃说道：“这说的也是。治世之理人人都能说一套，做起来依旧懵懂——你们听，天上这雷声，有人说是天鼓，有人说是天籁。总而言之是上天的威怒，可谁见过雷击死豺狼虎豹毒蛇猛兽？只捡着人、捡着牛打！老天爷，他公道么？”说着，天上真的响过一阵雷声，震得众人打心里起栗，邬思道已是两眼汪满了泪。

几个人正发怔，便听前头禅堂隐隐传来鼓钹之声，夹着和尚们诵经撞磬“托托”不断头的木鱼敲得山响，和这屋里的气氛十分不协调。田文镜笑道：“松下喝道，琴边饕餮——真煞风景，还想再听邬先生高论呢！又是谁家做丧事？”

“张士平死了。当朝宰相张廷玉的三公子。”性音无所谓地说道，“这是张家做法事。没听和尚们念的《往生咒》？”“张廷玉？”李绂侧着头想了想，“张家世代大儒，孔门弟子，也皈依佛家？”田文镜笑道：“巨来真个呆！如今还有哪家王公大臣内眷不信佛的？就连四阿哥，天潢贵胄金枝玉叶，也还是佛门弟子呢！说到大儒，张廷玉父亲张英倒算得一个，张廷玉是恩荫进士，不过沾了祖上的光罢了。”

李绂叹道：“现下的事不能单看科举，以为中得高就是鸿儒，张廷玉的才学在一干大臣里也就算出尖儿的了。国初笼络汉人文士，举子们好歹有篇文章略看得过，就少不了有个功名。明珠为相二十年，不过是个同进士底子；高士奇无赖出身，以举人身分一登龙门，当即宣麻拜相！我闲了也常想，这就是机遇。那时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今恰颠倒了，是山中老虎结队行，猴子不敢下树来！”说罢一笑。田文镜道：“张廷玉还算廉正，这就难得。我们既赶不上那个时候儿，也只好认命罢了。上一科北闱，是王鸿绪和揆叙的主考，下头十八房考官，听说没一个是黑房[1]！这个张三公子，听说是张相不许他走恩荫的路，功课逼得紧，累得病死的——做宰相的能有这份心，这一科兴许不至于吃得一户也不剩吧？”

“你太老实了。”性音在旁笑道，“就信了张管家放屁！这张士平是气死的不假，不过不是为功课，倒是为了一个女人，真真切切的一个情种呢！张家不过要遮丑，放这么个风儿，这就是张相的聪明处了。”李绂眉棱微微抖动了一下，问道：“是怎么回事？”

性音看了一眼邬思道，说道：“去年张相爷去金陵，张士平也跟去了，不知怎的就和宵月楼的一个叫桂儿的侍书相好上。相爷回京，张士平给她赎了身，藏在舱板里要带回北京。不想半道上被张廷玉查出来，把个三爷按倒在官船里抽了四十皮鞭，打了个稀烂，又冒了风寒，回京就一命呜呼了。”李绂听了没吱声，田文镜问道：“那个女的呢？”

“女的却很是烈性。”性音脸上毫无表情，“当时伏在张士平身上哀哀痛哭一场，起身对张相一拜，说：‘是我勾引三少爷的。相爷，我拿命抵三爷这个错儿，您就恕了他吧！’说罢就一头撞死在铁锚上……阿弥陀佛，罪过！”

邬思道听得心里一沉，不由想起自家：这样的节烈女子，怎么自己就没有福分碰上？心下凄然，只忍着低头不语。田文镜笑道：“可惜了张三公子，竟是为情而死。这事叫山东蒲留仙听到，必定写进《聊斋》，又有一篇好文章可读了。”李绂正色说道：“其实这个女子更可悲。若不能守身如玉，大可不必寻死；真的从一而终，当初就不该身入青楼。这节妇

不像节妇，娼妇不像娼妇，就写墓志铭，也难煞文人。”邬思道听着越发刺心，如此惨烈故事，只是评头论足，浑当儿戏说笑！因起身道：“道学家论人，挑剔磨勘，刻薄不在考官之下。天理人情珠联璧合的完人，古来能有几个？这‘不得已’三字，孔夫子真该写进《中庸》之中。”说罢径自架着拐杖出来，沿碑廊一路看着向南走。

这座大觉寺后头破烂，愈往前走愈是齐整，邬思道转过大悲殿，顿觉金碧辉煌眼目一亮。大悲殿正中矗着的那尊青铜如来坐像足有五丈高，两个胁从菩萨也系铜铸，座后壁上绘五百罗汉贴金像，也都一个个栩栩如生，天风衣带宝相庄严。殿庑西侧壁一色水金沥粉，绘着番佛、跟伴、娃娃、难人、鬼使，都是赤身装扮，戴着护肩、头箍、花冠、耳环、镯钏、璎珞……张牙舞爪神情诡异，不知都是什么故事。东侧则满墙金紫交错，绘有华盖、琵琶、降魔杵、九锡杖、流云托、豹尾枪、牛耳刀……还有什么宝幡、云头、番草、宝珠、方旗、风火轮，却是目连救度佛母，还有如来雪山割肉饲鹰图像，乱纷纷的并不见什么好处。倒是佛前雁序列位的二十八诸天，有的和蔼慈祥，有的若有所思，有的神情悲怆，有的开怀大笑，或苍老龙钟、或文质彬彬、或威猛狰狞，颇觉发人深省。邬思道到底大病初愈的人，辗转随喜这一阵，便觉气虚沁汗，腹中像是有点饿的光景。因雨天游人稀少，知道没处买东西吃，寻思着踅出殿外，却见东边斋房精舍外头素幔白幛、灵幡高悬，白汪汪的一片灵棚，纸花金箔在微风中瑟瑟作抖，似为离人之泣。邬思道便知这是张士平停柩所在，想起方才几个人说话，不觉悲从中来，却又无从洒这一掬之泪，便踱过来倚柱而立，脸上似悲似喜地呆看。

法事看上去已近尾声。守在灵桌前的几个家人披着麻肩，东倒西歪地靠着棚柱，一个接一个地伸懒腰打呵欠，显得神倦力疲。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了一大盘供果出来，一头摆放，一头呵斥众人：“你们要作死么？今儿可是正经日子！一会儿老太太驾到，相爷不定也要陪着来。这差使办得差三落四，仔细着揭皮吧！看那边摆的纸马，有的折腿有的没尾巴，纸轿也淋湿了，还不赶紧把廊下的祭物摆正了——好歹过了今日，太太必定放假，有你们挺尸的时候呢！”众人方都打叠起精神整理收拾。邬思道正要离去，突然西边一个人“呜”地一声号啕大哭，捂着脸踉踉跄跄闯了过来。邬思道骇得一怔，定睛瞧时，更是大吃一惊：原来竟是李绂！

[1] 黑房：举人们称不肯接受贿赂的考官为“黑房”。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家人们谁也不防平地里会突然冒出个陌生人哭灵。惊愕相顾间，李绂一手执黄表纸、一手托着挽幛奔至灵前，扑身拜倒在地，已是哭得软倒：

“梅清兄啊！我来看你来了……”李绂涕泪滂沱，泪如泉涌，“原与你约定今秋西山登高，饮玉泉水，看晚枫林，羁旅抵足，剪烛论文。你何因弃我而去？你醒一醒……回头看看李绂，你答我的话呀？……”

他跪在柩前边诉边哭，哀切痛不欲生，棚里棚外悲风袅袅、凉雨潇潇，更增苍凉之气，看得人无不凄然泪落。邬思道先是一阵茫然，略一忖度顿悟此人奸诈，鬼蜮伎俩翻新，竟假扮这出苦戏来撞张廷玉的木钟，以天分心地而论，足令人不寒而栗——想不到恂恂儒雅，状若处女一个翩翩书生，竟有如此手段！正没做理会处，转脸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由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扶着，旁边簇拥着三四十个老婆子丫头迤逦过来。管家低声咕哝了一句“老爷也来了！”便上前打千儿请安道：“奴才给老太太、老爷请安！”邬思道便知这个白净面孔、一身月白竹布长褂的中年人，就是权倾朝野的天子幸臣、上书房行走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兼内阁大学士张廷玉了。

那管家给老太君和张廷玉请了安，瞟一眼李绂，正要说什么，张廷玉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言语，只扶着颤巍巍的母亲站在一旁沉吟。

“梅清兄……”李绂哭得脸黄黄的，不疾不徐泣声说道，“英灵不远，琴台知心，吾有数语叮咛，送君夜台之行——”说着从怀里取出十两一锭银子，颤抖着手放在灵案上，躬身又是一拜，吟哦道：“维大清康熙四十六年仲夏六月八日，金陵书生李绂仅以心香一瓣，陌钱两束，豪雨之泣，素幛之挽，告祭于亡友梅清献台之前。吾兄之生也，金车之富，勋门之贵，簪缨之华，紫藻之懋；而乃怀素含清，超然雅流倜傥，淡泊冲谦，飒然林下之风。以辛夷露申之资，兰蕙菊芳之贞，虽竹之风节，梅之芳冽，桂之倩姿，月之寒华不足喻也。仆以潦倒之身，菲薄之才，含霜之衰草，带病之枯木，一遇于莫愁之畔，再逢于鸡鸣之寺，遂蒙阮郎之青目，而得侍于子期之琴台！……忆兄交初，即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虽遇尧天舜地之盛，空怀济民之志，内乏治世之术，恐难遂平生之愿！’斯言如陵，虚怀若谷，仆虽不敏，中心佩服，以为当今士林子弟芸芸，稀见茂才清德者也……”

他琅琅成诵，毫无拘滞：自己怎样结交张士平，二人如何臭味相投，又是这般如此，相约同游京师。如今高山犹在，流水无情，丝弦一断，空余梦魂，碧血淌尽，蝴蝶重来……说到痛处拊心疾首，攒眉扼腕，字字句句椎心泣血，倒把众人听了个愣。邬思道也不禁掂掇：此人古文做得很看得过。怔忡间，李绂文章已做到尾声，只见他含泪向天，娓娓而言：“……今五弦尚在，秋鸿何处？白云深处，黄鹤杳然！追思前步，瘦马西风，咸阳古道，趑趄难行……天耶天乎！何夺吾良友，而存粗材村质于斯世？心痛无声，泪血有干，伏地泣问，天亦无语！……伏惟尚飨！”吟到此处结篇，李绂叩了三个头，已是气断声嘶。家下人虽不懂他的那些文话，见他伤心至此，早已一片声陪泪啜泣。

张廷玉想起不应因一个青楼女子痛责爱子，致使老母伤情，膝下寡欢，听着这撕肝裂心的诔文，句句惊心，字字夺魄，哪里耐得住泪水走珠儿

般夺眶而出。李绂却全不理会，怔着起身来，向守在灵前的管家一揖，说道："这是梅清兄在南京借给我的。他说过不要还，我也原想用它沽酒与张兄共饮……唉……烦你买一坛酒，埋……埋在他的坟侧吧……"

"这是士平的朋友？"老太太转脸问张廷玉，"你认识么？"张廷玉摇摇头，躬身说道："儿子不认识——难得这孽障，竟有如此之友！"老太太满面凄容滢滢欲泪，一转脸见李绂要走，便抬手道："那位先生，请暂留步！"李绂站住脚，矜持地过来，向老夫人长揖道："老人家，您叫我有事？"

老夫人上下打量他时，神清气秀弱不禁风，宛然便是自己夭折的爱孙，不由长叹一声，问道："你是士平的文友？"

"嗯。"李绂点点头，差点又哭出来，"在南京认识的。"

"士平在南京只两个月。"张廷玉皱着眉头道，"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也算不虚此行。"他毕竟谙知世故，心里对这事多少还有点疑惑。李绂淡漠地答道："交友之道，以气相通以声相结，倾盖可以如故，岂在时日长短？"张廷玉听了心里一动，茫然看着儿子的"朋友"，一时竟无话可说。

李绂进前一步，问道："尊驾是……"

"我是梅清的父亲。"张廷玉看着棺材，目光中的神气仿佛要呼唤自己的儿子起来，良久才黯淡下来。李绂痛呼一声："世叔！"却一个字也接不下来，只是掩面痛哭。张廷玉知他是对自己有所责备，又避着尊讳不能出口，心下越发感念这孝廉知礼，也自无言垂泪。老太太在旁抚着李绂肩头，哽咽道："真真是个知礼的！——你是进京应试的吧？"

李绂也答不出话来，只呜咽着道："是……"叩了头起身拭泪。老太太道："张家这三个孙孙，我最疼怜的就是士平，不想我白发人倒先送了他去！廷玉，我看这孩子孝义两全，又和士平要好，既是来京应试，何妨就住到咱们府里读书？他大哥二哥闲常一处也能一起会会文儿……"

"老太太！"张廷玉忙躬身赔笑道，"儿子也是喜爱文士的。不过这位李先生既是来应考，理应回避，住在府里不相宜。既然母亲有这个慈命，儿子想，不如住到我们家庙里读书。考过之后，无论中与不中，都好有个照应，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朝廷今儿已经有旨，叫安徽的四爷和十三爷回京，秋闱只怕二位爷也要主持呢！"

老太太不禁一怔：这里人多，儿子不便说什么，但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都是出了名儿的尖酸刻薄人，张廷玉处高身危，思虑周详不为无因，想想说道："那就依你吧。"说罢便命人打道回府，李绂自然也跟了去。

邬思道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后院，才发觉雨早已停了，天色透白发亮。性音不知去了哪里，只田文镜抱着一本书，歪在墙边鼾地睡着。屋子里

空落落的，邬思道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寂寞。原来觉得可亲可敬的田文镜，顿时也有了一层淡淡的隔膜。他冷峻的脸上像挂了一层霜，沿着贴墙的石碑，一块一块十分仔细地辨别着上面的字迹。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寺里钟响，是午斋的时候了，外边传来人声和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喊着："就在这里，就在这屋里！"说着便有十几个人连说带跑一拥而入。睡梦中的田文镜一撑坐起，揉着惺忪的眼问道："这是怎么了？失火了还是起反了？"邬思道一眼看见张贵夹在人群里瞪着眼盯自己，顿时脸色雪白：金玉泽到底放不过自己，寻上门来了！

"就是他！"张贵棱着眉，恶狠狠扫视了一眼屋子，指定邬思道道，"逼奸主母不从，上吊自尽，偷偷藏到庙里——啊哈！你瞪我做什么？你这八辈子不得发迹的野杂种，不知道人生三尺世界难藏？我还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呢，原来还是叫我家太太冤魂缠定了——你做的事人能容天也不容，放屁手掩，你往哪里走？"邬思道听得头嗡嗡直叫，双拐一丢便瘫坐下去，口中喃喃道："她死了……她死了？兰草儿死了……"

张贵哪里由他分说，一声"拿！"几个长随早如狼似虎扑了上来，套着绳子便将个毫无反抗能力的邬思道捆得米粽似的，拖起来正要走，惊怔了的田文镜却清醒过来，手一摆大声喝道：

"慢！"

田文镜慢慢踱至张贵跟前，冷冷一笑问道："他逼奸你主母，谁是见证？"张贵眼见他戴着镂花银座冠，知道是个举人，也不敢过于轻慢，哼了一声道："这种事要什么见证？主母就吊死在他房里，还有他的褡裢都在，显见他雨夜因奸不从，仓皇逃出。人命关天的事，你不要管！"

"哦？"田文镜歪着头沉思道，"你主母原来死在邬思道房里？就我所知，邬思道在金家呆了不到十二时辰。远道投亲，又有许多应酬，你家主母何因和他竟能有奸，又何故来到邬思道房中？邬思道是残疾人，身无缚鸡之力，既然逼奸，你主母又为何不叫喊求助，反而悬梁自尽？"他一句进逼一句，问得咄咄逼人，却又有情有据，张贵不禁瞠目结舌，半晌才回过神来，格格一笑，打量着田文镜道："你是顺天府尹还是宛平县令？这是审我呢，还是审邬思道？不过瞧着你是个文人，怕糟蹋了你的功名，你就敢上这个台盘儿！混账王八蛋，好生打叠肚里的墨水儿，预备着进场吧！放屁辣臊，管着爷们的闲事？——拉上姓邬的，走！"

恰正这时，性音一手端着一碗斋饭从南廊过来，屋里的情形早已听得清楚，因笑嘻嘻道："喂，金家大管家，哪有这么孟浪的？邬先生几天没吃饭，全凭一口气顶着，这会子跟着你去，还有性命么？来来来！给和尚个面子，回去告诉你主子，说他身子有病，和尚正在给他调治，等治好了，我亲自送他上门，如何？"说着便将一碗粥塞给正在发呆的邬思道，"趁没凉，快吃吧，赶着还能再吃一碗——老田，你也快去吃饭，晚了就没了。哪里见过这庙里和尚，什么佛门弟子，竟都是饿死鬼托生

的，扒起饭来命都不要！唉呀呀，啧啧啧……”他云天雾地嬉皮笑脸喋喋不休地说着，满屋的人竟视有如无，几个家人忍俊不禁，掩嘴葫芦而笑。张贵起先还当他是个疯子，至此不禁勃然大怒，喝声“走！”抡圆了一个巴掌就向性音脸上掴将来！不料被性音略一抬手便紧紧攥住，顺势一拧，张贵早翻转过来半跪在地，拖着腿撅着屁股，疼得龇牙咧嘴。

“好丑样子！”性音笑着将右手一碗滚热的稀粥照脸扣了下去，顺势一提一掼，张贵轻飘飘从门里直跌出一丈多远！性音搓手儿笑道：“佛祖，罪过！好好一碗饭污了。”又转脸对众人道：“你们哪位敢再试试，要不咱们斋房去？那里还有半锅粥呢！”说罢，一手掖了邬思道出来，道：“咱们走，咱们走……惹不起，还躲不起么？”众人见他如此手段，哪里敢拦，眼睁睁瞧着他们去了。邬思道被他拽着走得飞快，挣了两挣，恰如铸在性音怀中一样，因道：“你不要拽，我没有罪，我要和他们顺天府理论！”

“邬先生，”性音一直拖着邬思道出了山门——那里早有一乘轿等着——将邬思道塞进轿中，自己也进来对面坐了，才款款说道，“我是四贝勒府家庙主持和尚，奉四爷命护你多时！你在扬州和人怄气，得罪了八爷，若非四爷爱你才华，你已死多时！普天之下除了四爷，恐也无人护得你周全！我把话说明，盼你明达世务，跟着四爷做一番事业，你若一定不肯，我和尚也算尽心了。”

邬思道静静望着向后倒退的街衢房舍，浑如一场噩梦刚刚醒转，许多不明白的事也若明若暗有了答案，许久才透了一口气，说道：“从此，我是四爷的人了……”

“四爷信中再三讲，不可勉强你。”性音冷冷说道，“你好造化。四爷将以师礼待你。”

张廷玉侍奉着母亲回府刚刚下轿，门上的人便上前禀道：“老爷，内廷何柱儿公公刚刚出去，传太子爷钧谕，叫你进去呢！”张廷玉不禁一怔，忙问：“是毓庆宫，还是畅春园？”“畅春园。”那家人说，“马中堂、佟中堂都已经去了，何柱儿听说老爷不在，急得了不得，说叫快去，和马中堂、佟中堂一齐递牌子进去。”张廷玉回顾母亲，略一躬身子，说道：“母亲自请安置，儿子得去了。这位李先生就住家庙，考完之后再见面吧。”说罢匆匆上马。张府中几十个家人早已预备好朝衣朝冠朝珠，上马随从而行。这是张家规矩，习以为常，也不及细述。

畅春园地处京师西郊南海淀，因在圆明园之南，所以又叫“前园”。原是前明武清侯李伟的读书别墅。满洲人祖居北方凉爽之地，耐不得酷暑炎热。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国力充裕，便拨内币二百余万两，除在热河修造避暑山庄，又在京师对这座前园大加修葺，赐名“畅春”。外环长溪，内罗碧波，其中石山径幽，亭榭错落，虽盛夏烈日流火铄金，一入园林，便觉水汽沁凉，苔滑石寒，确是消暑胜苑。

张廷玉带着家人，快马兜风出西直门，过了清梵寺，远远便见龙吟风啸、碧沉沉郁苍苍一大片茂林修竹，园门口左右各一彩坊，五色锦缯彩墙顶上虬盘葛缠，枝桠交错，恰结成“万寿无疆”字样，藻须长垂下接于地。流水双闸旁，大门金漆红柱上，极精神一笔颜书楹联：

仙仗五云 鸾鸣和盛世

德车七宿 龙角运中天

张廷玉见阙即滚鞍下马，换了朝衣，早见里头走出一个官员，头上戴着金青石顶子，插着双眼孔雀花翎，八蟒五爪的袍子上却没有补服。张廷玉暗自诧异：“没听说四品文官有赏花翎的呀，再说见皇上怎么连补服也不穿？”思量间那人已经走近，张廷玉这才看清，原来是朝鲜国使臣金中玉，常驻北京联络两国，四品京衔还是去年万岁赏的，便站住了，笑问：“老金，见过皇上了么？”

“见过了。”金中玉笑道。他一口极漂亮的京话，单听口音，根本不知他是外国人，“今儿得了彩头。因要回国述职，八贝勒在皇上跟前老金长老金短说了一车好话。皇上一高兴，赏了这枝翎子，不怕得罪张相，连你还没有呢！”“哦，你要回国了？”张廷玉沉吟了一下：这个八爷，连外国使臣的马屁都拍得山响，还嫌势力小么？想着，笑道：“偏我这几日事多。看吧，要能抽出空儿，我亲自送你；要不得闲呢，我叫家人送点程仪——回去代我问着国王好！”

金中玉笑吟吟说道：“你是忙人，有这句话什么都有了。程仪八爷送我六千两，足足够用，明春来了有难处我再找张相打饥荒——快进去吧，马齐佟国维都在佩文斋等着呢！”说罢举手一揖辞了去。张廷玉不敢再耽搁，由小太监引着进了彩坊，穿过一道玫瑰月季交枝儿搭成的花洞，往西一带空地——一边九个油布黄棚，却是各省入京述职引见官员候旨所在——便见一座三楹相连的歇山式小殿兀立路北，上写“佩文斋”三个大字，里头一个高个子官员戴着起花珊瑚顶子早迎出来，拍手道：“衡臣！怎么弄的，这早晚才来？万岁爷刚见了朝鲜使臣，正在更衣。再一会不进来，我们算怎么一回事呢？”

“马齐，”张廷玉微笑道，“你这急脚鬼脾性，是宰相模样儿？我这不是来了？”一边说，踱进斋内，却见另一个上书房大臣佟国维，隔着茶几正和一个官员说话，见张廷玉进来，只略一点头算是见礼，说道：“衡臣，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安徽布政使施世纶……”施世纶早已立起身来，就座中向张廷玉一躬，移身出来又行厅参之礼。张廷玉忙双手扶起，笑谓佟国维：“我是久仰大名的了，靖海侯施琅大人的六公子施世纶嘛！”施世纶

笑道："恐怕中堂是'久仰'我的丑名——出了名的'十不全'么！"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连架子十足的佟国维也不禁莞尔。张廷玉这才仔细打量施世纶，果真如民间说的，吊梢眉、三角眼、鼻子和嘴凑得很近，下巴铲子似的向前翘起，鸡胸、缩脖，聪明疙瘩滴泪痣，走路还略微发瘸，十足的败相集于一身，只一双眸子精光四射，灼灼生光，透着浑身筋节强悍，因笑道："诚然是十不全，《易经》所谓否极泰来，反成贵相了。"佟国维因道："廷玉，皇上今儿叫老施一起觐见，恐怕要问吏治的事，得有个预备。四爷和十三爷在安徽叨登得大发了，一个参本就革掉三十名府道官员——老施从安徽来，皇上一定要问——这是批本处的节略，你先看看。"说着递过一本黄绫封面的折子。张廷玉接过折本浏览着，心下只是踌躇：这一对兄弟搭档在京清理积欠，逼死十九员命官，弄得朝野沸腾。太子叫他们去安徽办河工，其实是避避风头，怎么在安徽依然故我，照旧逼债？就不为自己，难道也不替太子想想？沉吟间马齐叹道："不管别人怎么说，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真正是赤心为社稷，如今的吏治还了得？一手从国库里挖银子，一手向百姓敲骨吸髓。你看看，当考官收孝廉的钱；当军官吃当兵的空额，捞军饷；断案收贿赂，收捐赋火耗加到一二两——大清的天下，也真得有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不然，非叫蛀空了不可！"

"治大国如烹小鲜。"佟国维笑道，"稀嫩的小鱼，你用铲子胡翻乱搅，行吗？欲速则不达，不能急。"他是康熙生母佟佳氏的嫡亲弟弟，一副天潢贵胄架势，说话时总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出口便是教训人。张廷玉听二人意见相左，轻轻合起折页子，说道："吏治败坏是明摆着的，难怪四爷、十三爷着急，但积重难返，单凭血气之勇一味地捅，也不好办——世纶，说说看，安徽人对这事是什么口风？"

"回张中堂话。"施世纶躬身答道，"官员是一种口风，民间又是一种口风。官员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爷叫回话'，老百姓说'天不惊，地不惊，就怕四爷调回京'。口风是不一样的——"他梗着脖子只管往下说，张廷玉一眼瞧见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正兀立斋前鎏金大铜鼎旁背着手静听，慌得急忙摆手，立起身来趋前一步跪下叩头道："万岁！您几时来的？臣等只顾说话，竟没有瞧见主子！"施世纶也吓了一跳，忙转过身来行三跪九叩大礼，马齐佟国维也直挺挺长跪了，请康熙皇帝进斋。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康熙皇帝略一点头，脚步橐橐从容而入，本来议论风生的佩文斋变得鸦雀无声，走来走去的太监们也都控背躬身，一声咳痰不闻。施世纶突然一阵紧张，感受到咫尺天颜和天威不测的双重压迫。自中进士授官，虽然也引见过几次，但都是远远照一面，略问几句话便躬身却步退出，加之近视，根本不知道康熙是什么样子，这次几乎造膝而跪，偏是不敢抬头。

“你说得有意思，怎么就哑了？”康熙一边坐了，笑道，“想看看朕，就抬起头来，朕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十不全’？”一句话说得张马佟三个人都笑了，斋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施世纶暗透一口气，伏身一拜，真的抬起头来，认真打量一眼康熙。

五十三岁的康熙戴着一顶绒草面生丝缨苍龙教子珠冠，剪裁得十分得体的石青直地纳纱金龙褂罩着一件米色葛纱袍，腰间束着汉白玉四块瓦明黄马尾丝带，已是花白了的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嘴角眼睑都有了细密的鱼鳞纹，只浓眉下一双瞳仁炯炯有神，黑得深不见底，精神看去还算健旺，举手投足间却显出老相——换一个地方，换一身蓝衣，他很像一位方正慈祥的三家村学究，根本不会想象到他精算术、会书画、能天文、通外语，八岁登极，十五岁庙谟独运智擒鳌拜，十九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六下江南，三征西域，征台湾，靖东北，修明政治，疏浚河运，开博学鸿词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

“不能小看了你施世纶啊，敢这样看朕的惟你一人！”康熙哈哈大笑，右手轻轻拍着案上的奏折，说道：“当日你父亲出师台湾回来，朕问他，‘你的儿子有几个可造就的？’施琅说了五个，绝口不提你。后来朕才知道，施琅有个小九九，五个都是不中用的，所以要恩荫，真正有能耐的是这个老六，他料定你能自立功名，所以压根不提，知其子莫如其父呀！”张廷玉见康熙高兴，忙凑趣儿道：“方才奴才们还说来着，相书上有破相贵，有似雀儿牌中‘穷和’，施琅老将军大概读过的，所以鉴人不谬。”施世纶没想到康熙如此爽明豁达，亦庄亦谐如谈家常，顿时轻松下来，因笑着回道：“不知子都 [1] 之恶者为无目也，不见无盐 [2] 之美者为无心也。”

众人听了又复大笑，康熙却改容说道：“说正经事吧。你们都起来——李德全，给几位大人搬凳子坐！”李德全是养心殿副总管太监，跟康熙二十余年，差使办得十分利落，一迭连声答应着，早指挥几个小苏拉太监摆好凳子。待几个人坐好，康熙才道：“今儿叫你们上书房人进来议议。施世纶呢，是老十三荐进来的。你在安徽杖责总督府的戈什哈，风骨硬挺，朕想借重你的刚毅廉正……”他仰了一下身子，又道：“户部的事如今越来越不成话，还要痛加整顿。前番老四从安徽递来折子，说修河银子短三十万，朕原以为至少也要一百五十万的，这算很难为老四老十三的了，谁知户部就到太子那儿叫苦，给驳了。朕叫人查了一下，新收上来三千万银子，不到半年，又借出去千把万，余下的朕说过谁动杀谁，亏得这旨意，不然早又借空了！官员们清苦，指库借银的事朕自以为心里有数，谁知竟到了这个地步儿！”说着便摇头，仿佛含着一枚苦橄榄品嚼，良久又叹息一声。马齐忙安慰道：“银子没有，账在。这事奴才也略知一二，里头的情弊不可胜言。有些户部官员是把钱拿出去放债取息，这些银子好追。库里还有两千多万，一时又不用兵，断不至于连修河治漕的钱都叫四爷十三爷为难的。”

“可怕之处正在于此，”佟国维沉吟道，“官缺苦乐不均，俸禄一概菲薄。

万岁说的还只是户部，吏部的情形更不可问，除了一年冰炭敬常例，下头不孝敬，该升迁的压下不奏，不该黜降的就捏造罪名；刑部愁的没人打官司，只要一件官司到手，必定把犯人证人左邻右舍都押到京里，熬油刮骨地折腾。唉……老百姓说屈死不告状，不单是怕冤狱，更怕的这种折腾，一人犯罪一村精穷，人命案子私和的不知有多少！”佟国维平日不大说话，今日却说得有点收不住口。康熙静静听着，一声不吱，只目光幽幽地看着殿门口。张廷玉虽然年轻，但二十几岁就进了上书房，阅事既多，深沉练达，只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箴言。他并非不同意佟国维的见解，六部里的弊端实情远远超出他这点皮毛之见，但他却有点不明白佟国维的用意。佟国维是“八爷党”的中坚，愈这样说，岂不愈加说明四阿哥十三阿哥干得对，差使办得好么？想了半日，心中忽然一动：这些年六部部务，统都是太子胤礽一手主持，六部乱得一团糟，太子有何政绩可言？康熙本来就对胤礽的庸懦无能十分不满，佟国维不动声色侃侃而言，原来竟是在火上浇油！张廷玉正要说话，马齐却道：“老佟，所以皇上才下旨痛责弊端，要狠狠整顿嘛！”张廷玉此刻已经想定主意，因抚膝长叹一声，说道：“这都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臣子没有把事办好。‘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一想起这两句话，我就惭愧得寝食难安，不遑宁处。”

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说道：“各人有各人的账，这也用不着代什么人受过。但为人臣，揆之天理，应该有这点子良心不安。”他干咳一声，脸色已渐缓和，微笑着问施世纶：“听说四阿哥在桐城召集全省盐商，会议聚金修复决溃河道，你知道这事不知道？”“回万岁话，”施世纶忙欠身答道，“臣是五月十九离开安徽。到京听见风传，说四爷十三爷召集盐商，要强行募捐。其实——”他没有说完，康熙便摆手制止了，说道：“朕已下旨，叫他们回来。十月朕要去热河狩猎，会见蒙古王公。所有皇子都要从驾。朕离京前，官员亏空要一体还清，调你来这里，也就为办这差使。你到户部任侍郎，先熟悉一下部务，四阿哥他们也就该回来了。”

“皇上，”张廷玉在旁问道，“您这次离京，还是太子爷在京坐纛儿吧？”

康熙没有理会张廷玉的问话，盯着施世纶道：“知道为什么调你来？你这人一芥不取，清廉自守，火耗银子只取四钱，这是好的。但和死了的于成龙患一样的毛病：敢抗上，穷人和秀才打官司，你偏向穷人；秀才和财主打官司，你偏向秀才。这个秉性有失公道——朕偏取你这秉性，叫你来理财。人手不足，回头叫老四老十三调几个，今年进士中也可选几个留部办差。”施世纶听罢旨意，忙起身伏地叩头道：“万岁身居九重，洞鉴万里，说臣的不是都是有的，但臣知过能改。臣秉性严刚迂阔，不宜做京官，不拘哪一省，请万岁仍调臣出去，或按察使，或道府，臣保三年之内，全境夜不闭户。户部差事任难事艰，臣才力绵薄，恐难应付，有伤皇上知人之明。”“唔？”康熙拍了拍折子，“怕不是的吧！朕知道，办这差使要得罪人。但事君惟忠，后路的事该由朕替你想。朕于臣工，包容的多了，你还怕落个没下场？”

施世纶咽了一口唾沫，他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主子的“包容”。宽仁大度，原是极好的事，但过了头便成了“放纵”，其弊更不胜言。自四十二年清除索额图这群“太子党”，天下久已无事，康熙一心要做古今完人，包容宽纵，一味简政施恩，弄得文恬武嬉吏治败坏，种种贪风愈刮愈炽，都从这“包容”二字上生出来。但这又是康熙一直引为自喜的“盛德”，施世纶如何敢轻易褒贬？嗫嚅半晌，竟乍着胆子说道：“臣……不是怕得罪的人多，是怕……得罪的人太大！”斋中几个大臣不禁面面相觑，心里都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时把心提得老高。

“太大……”康熙微微一愣，转脸笑道：“三位辅政，你们有谁收了贿赂，或借了库银？”佟国维就挨着康熙下首坐，忙赔笑道：“奴才自己有十几处庄子，俸禄之外皇上又不时恩赏，怎么敢背君妄为？连张马二位，奴才也敢保的！”康熙因笑道：“朕修这两处行宫园林，自有正项支用，朕也没有挪用库银。你这‘太大’二字据何而云？”施世纶低头沉思良久，说道：“臣进京已有数日，户部里也有几位同年，谈起来相与叹惜。如今朝中有口号：‘不欠库银非好汉’，万岁可知道么？就是上书房几位宰辅，从前也都借过，四爷十三爷进了户部才归还的，听说阿哥爷们，阿哥爷们……”他看了一眼脸色愈来愈难看的康熙，突然打了个寒颤，说话也结巴了。“大约还有太子？”康熙已经洞若观火，明白了施世纶所谓“太大”的涵义，伸手弹了弹袍角，“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张廷玉、马齐、佟国维早已坐不住了，通红着脸站起身来，佟国维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听得见：“请主子治奴才欺妄之罪，奴才们确曾借过银子，已是还清了。”

“都坐下。”康熙呆了半晌，突然笑道，“欠债还债，谈何欺妄？总比往百姓身上刮搜好！朕是有点不明白，难道连你们这样的还缺银子使么？”佟国维突然双膝一跪，连连顿首，说道：“万岁爷……奴才们也是不得已儿。昔日桓公倦政，管仲筑宅蓄妓，实有难言之隐……”“放屁！”康熙早就在强按捺性子，听佟国维的话实在刺心难过，不禁勃然变色，“桓公先明后暗，乃是亡国之君！文死谏武死战，是臣子本分。太子有不是处，你们只可苦谏，何况朕还活着，为什么不奏明了？却要学管仲为他分谤！”

他这一发怒，三个大臣和施世纶一提袍角“扑通”一声跪下，只是叩头谢罪，满屋的太监宫女，俱都吓得面如土色颤栗不语，一时斋内荒庙般死寂，只东壁那座范金大座钟不紧不慢地咔咔作响。东宫太子胤礽是康熙的二儿子，原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独子，自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私自结党，图谋逼康熙逊位，拥立胤礽，事发被诛，一直不得意儿，吓得鼠避猫似的，除了昏晨定省，不敢多见康熙一面。上书房大臣日日担心的，就是这一对半老不少的父子不能和衷共济，夹板气难受，见康熙公然发作太子，焉能不惊心动魄？张廷玉心中雪亮，康熙今儿这股怒气，全是佟国维撩拨起来的，但佟国维现是国舅，后头是八阿哥胤禩强大的势力，自己一个汉臣，如何敢跻身其间？马齐素性率真粗疏，却不肯跟着佟国维蹚浑水，因叩头道：“奴才借银另有缘故：如今六部九卿，无人

不借库银。奴才和李光地几个，说起来是一品大员，其实每年一百八十两俸银，只这点钱，别说应酬，就是妻儿也养不活！仰仗皇上恩赏，原籍省里的冰炭敬，又有庄园，本不该借银子。但若不摆个样子，外人如何能知底细，想着我们必是指着卖放收受过日子，这贪官恶名儿，如何承当得起呢？”

“到这地步儿了？借银子的有好名声，不借的反倒成了混账人，闻之令人惊心！”康熙一按桌子起身来，踱了几步，注目看了看西壁上自己手书的“耐烦”二字，慢慢地，脸上回过颜色，回头看着满脸惶惑的施世纶道：“施世纶。”

“臣在……”

“朕越想事体越大。”康熙踱着步子慢吞吞字斟句酌地说道，“准噶尔部的阿拉布坦是只狼羔子，很不安分，已经占了喀尔喀部的一大片牧场。也难保朕不第四次亲征准噶尔！国家一旦兴兵，库中无银还了得？所以户部的积欠银子一定要尽快收回，你不要心存犹豫。”

“……喳！”

“不要瞻前顾后。户部尚书梁清标，今日就下旨，着他在京休致，以免掣肘。”康熙目光灼灼看着张廷玉，“张廷玉你草诏。”说罢，将发辫向后一甩，又对施世纶道：“黄马褂、王命旗牌朕都赐给你，有专断之权。后边又有太子和四阿哥十三阿哥做主，你只管放胆去做。上自朕躬，下至太子群臣，一视同仁一清到底！”

施世纶推诿差使，最怕的就是康熙皇帝心志不坚，见康熙如此决心，一块石头顿时落地，他深深伏地，沙哑着嗓子道：“国士报主不计身家，万岁如此信任，臣焉敢渎职？”

“这话说得好啊！”康熙慨然叹道，“朕方才说太子，其实太子为人朕最清楚，并不是糊涂不明事体的人，要有忠贞之士去辅佐他成全他。外头传言说朕要怎样怎样太子，都是没有的事——你们可都听见了？”四个人都正听得发怔，忙都叩头答应，却听康熙又道：“朕有一语告诫，天下大权，惟朕一人受之，一人操之，断无旁落之理。做臣子的不可有了异样的心思，拉帮结派，祸国营私，被朕察觉，凭谁不能袒护你；但凡你实心为社稷，有朕在，凭谁不能加害你！”

他的这些话粗听似乎支离破碎语无伦次，细思则辞意相连首尾相顾，内涵深不可测。几个人都是文心周纳，有什么不明白的？额头都密密沁出汗来，一齐答道：“是！”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跪安吧。”康熙目光阴郁，摆了摆手道，“朕也乏了。施世纶去见见太子，你们几个下午再递牌子进来，把拟好的旨稿拿进来朕看。”

[1] 春秋时著名美男子，心肠狠毒。

[2] 春秋著名贤后，丑女。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调胤禛胤祥入京用的是毓庆宫太子廷寄，早三日前已经飞递桐城。安徽省上至巡抚将军，下至县令司牧无不以手加额，口虽不言暗自庆幸——这两个无事不管，见树踢三脚的阿哥爷终于要回北京了。官场的事无秘密可言，于是巡抚衙门早早会同安徽将军行辕，连同布政使、按察使各开府大吏，纷纷递折子请领差早日移驾省城安庆，明面儿上说“诸多公务赖请四爷十三爷代禀太子千岁”，其实是想“一杯水酒”送神赶鬼，把两个煞星早早打发回京完事。

“安庆府今儿来了个摇头大老爷，”胤祥在签押房布置好请筵盐商的事，急急赶回后衙书房，一见胤禛便笑道，“说是请安，其实我听着是奉了他上司的宪谕，要催着我们去安庆。真不知我们在这碍着他们什么事了，比皇上还急着叫我们回京！”

胤禛正在看户部转来的清欠条陈片子。年羹尧侍立在侧，胤禛看一件递给他，就在上边加盖胤禛的小印。其时正是六月，溽暑难当，但胤禛穿得一丝不乱，年羹尧也只好官帽靴袍周正齐楚，尽自屋里四角都放着冰盆，依旧热得一身燥汗。眼见胤祥葛袍芒鞋，长辫盘顶，一身短打扮，几乎是赤膊，年羹尧不禁欣羡地看了胤祥一眼，却没敢言声。听了胤祥的话，胤禛没说话，一份一份折子都看完了，才道：“他们是想烧香送鬼。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方才高福儿说，凤阳与盐商勾结私吞盐税的县令已经拿到，这场聚银子的鸿门宴也就好开场了。安庆这群混账行子，无非收了盐商的贿，借着旨意压我上路。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用狗儿的话说，就是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说罢一笑，呷了口茶，晃了晃手中一份折子又道：“羹尧，你这份整饬盐政的条陈写得呆了些。北京昨日寄来一份，是邬思道先生草拟的，我想就用他的。”年羹尧素以文武兼备自负，不禁脸一红，忙躬身道：“奴才的能耐爷最知道，邬先生当日有江南第一才子的名号，必定好文章！”

“是不是从前四哥说的那个邬先生？”胤祥见年羹尧难堪，便道，“如今到了四哥府？”胤禛微笑着点点头，冲里屋大声道：“戴铎，你出来，把那篇策论读给十三爷听听。”

戴铎在里屋正誊写文稿，一迭连声答应着出来，手里拿着几张薛涛笺，向胤祥打千儿请了安，清清嗓子，读道：

臣胤禛谨奏：盐之一道，朝廷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今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其私者也。近日皖浙新规，士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彼之邑，即此肆之民，亦不得去彼之肆，豪据垄断，朝廷实受其害。漏数万之税非私，而负升斗之盐则治之国典，械之刑狱。今大法绽露四出，私肆通官而横行无忌，是为大盗逍遥而专杀贫难之民！上无慈惠周密之法，而听奸商肆虐，官于春秋之节，受其斯须之润，而置王章于不顾。若不及早整顿，日变月诡，则朝廷之盐政废矣……

“等一下。”胤禛忽然摆手道，目光向门外看着，众人看时，却是狗儿和坎儿带着那条叫芦芦的狗从二门进来，后边还跟着翠儿。这三个孩子到了桐城，就要胤禛兑现诺言，要回家乡。胤禛虽然舍不得，却不愿在下人面前落个失信的名声，心知他们必一去不返，还是赏了些银两资助他们去了，却不料两个月的工夫，又都自己返回。

三个孩子穿的都是走时的衣裳，虽不破烂油渍汗浸的十分埋汰，只脚底下的鞋开帮脱底，不成个模样。看上去他们气色还好，脸上表情羞涩忸怩还夹着不好意思，见胤禛注目盯着，一个个低着头蹭进来，就门口跪下了，六只大眼睛互相望望，还是狗儿先开口，龇牙一笑说道：“四爷，我们回来侍候您老人家了……”胤禛眼中闪过一丝怜悯，却冷冰冰说道：“我没有说过还叫你们回来。我有规矩，不收留叛奴。”说罢，也不理会三个孩子，却对年羹尧道：“邬先生这个策论可当一篇盐法论。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如今私盐巨商划地为界，与官相通，明日就敢占山为王！前明高大起、黄任秋乘乱而起，十日之内便自称侯王，不单是国家少收几个钱的小意思。何况现今国库空虚，钱的事也不是小事！”

“是，邬先生之见十分透彻。”年羹尧忙赔笑道，“公中之私，私中之私，纠葛纷乱，害不可言。”

胤祥眼见三个孩子羞得无地自容，因近前问道：“你们不是都要回去种地么？家里出了什么事，大热天儿这么远的路赶回来？”一句话触了几个孩子隐痛，坎儿嘴一咧“呜”地放声大哭，狗儿眼泪成串滚落下来，翠儿已是哭得伏地不能抬头。这一突如其来的号啕，引得院里的亲兵戈什哈都探头探脑往屋里瞧，连胤禛也怔了。

“没有……地了……”坎儿哭得咽着气说道，“大水冲了地界，家里没了长辈。龚家……老爷早就从外地招了难民，霸了田，都租了出去……这世道没道理……没路走……”

胤禛的心不禁一沉。胤祥咬了咬牙，问道：“他霸你的地，宝应也是朝廷

管，你们不能告么？”狗儿泣道：“官凭印信地凭契，我们从水里逃出去，谁家还能保住地契？就这么叫人家欺负……”说着几个孩子又放了声儿。高福儿在后院听见，忙赶过来，呵斥道：“四爷正在和十三爷说大事，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就进来嚎丧？”胤禛待他们渐渐住声，立起身来踱了两步，转身道：

“你们不要哭了，我收留你们。”

三个孩子一下子抬起头来，眼中闪着惊喜的光，连高福儿、戴铎也怔住了，这位从来说一不二的皇子今儿竟破了例！正诧异间，胤禛伸出两个指头，说道：“你们要记住，四贝勒府是阿哥里头规矩最大的，进门不容易，出门更难。既来了，就预备着老死在我府。”他屈下一个指头，说道：“我吩咐差使，历来只交待一遍，没听清当面问。差使办走了样儿，没有宽恕，没有第二次悔过。这是一。”

“第二，”胤禛眼中闪着寒森森的光，“人人知我秉性刻薄，你们得敬重我这秉性。我讲究一句话：辜恩负主的事，再小我也难容；不欺主，无心犯过，再大的事我也不究——戴铎、高福儿，你们跟我有年了，你主子是不是这样儿的？”戴铎、高福儿深知，这都是实情，有心顺着话颂圣，但胤禛特别忌讳当面奉迎拍马，只得老实答道：“是！”

胤祥却是洒脱性子，因见高戴二人哼哈二将似的绷着脸，三个孩子直瞪瞪盯着胤禛，因呵呵一笑，说道：“你们别犯傻，四爷赏明罚重，这不是贵重秉性？是你们祖上有德，才攀上这样的主子！你看看这个年羹尧，放出外任才几年，如今已是参将，戴铎也在吏部注册要放外任官，高福儿一年的收项只怕比得上一个知府！愣什么，他娘的还不赶紧磕头谢主子，换衣服填肚子是正经！”一席话说得胤禛也破颜一笑，见三个孩子磕了头，颔首说道：“狗儿坎儿进我的书房捧砚，翠儿留给福晋使唤。高福儿带他们去吧，年纪都还小，不要拘管得太紧。”

“四爷，”年羹尧瞟了一眼日头，已过巳时，因赔笑道，“盐商们都已叫到城隍庙，安徽布政使里的两个道台已经等在那里，咱们该动身了。”胤禛嗯了一声，戴铎忙进里屋取出两套皇子冠服，张罗着哥俩更衣，胤祥虽不情愿，也只好罢了。

桐城城隍庙离着钦差行辕只里许地远。费时三个月，从全省各地请来的盐枭早已等在城隍庙前大照壁旁。这些人虽然平日割据一方，自有巢穴，相互之间声气相通间有照应，所以都很熟识，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四皇子筵无好筵，却都没想到胤禛会选这么个地方请客，怀着鬼胎三三两两窃窃私语。安徽布政使下头铸钱局的道员柳祺和盐道陈研康都是资深老官，知道胤禛胤祥都是康熙的爱子，太子的心腹手足，性格乖戾不入常情，都不敢说什么，坐在专为他们设的凉棚下只是吃茶沉吟。柳祺和陈研康主管通省银钱盐政，心里当然盼着两个金枝玉叶替他们整整这些盐狗子，但安徽盐商不但平日和巡抚将军衙门过从甚密，早已一鼻孔出气。单盐商里为首的任季安，现就是九阿哥胤禟门下任伯安的嫡亲四

弟，都是“八爷党”的钱袋子，所有盐商都以任季安马首是瞻，即便是胤禛胤祥，也不能不心存投鼠之忌，因此今日这事弄不好就要磨盘压手，倒霉的还是小官……陈研康想着，不由瞟了一眼不远处坐着闷头吃茶的任季安，见那张团脸上眼泡下垂，毫无表情，不由心里一悸，回脸刚与柳祺相对，忙都闪了开去。众人正没做理会处，便听盐商们一阵骚动，有人嚷着“四爷和十三爷驾到了！”

“四爷来了，”任季安也站起身来，沉着地对围在身边的几个盐商道，“咱们也迎迎。”说罢便带着五六十个衣色杂乱的盐枭迎出照壁，一排一排跪在柳祺陈研康身后。眼见气度沉着的胤禛和一脸漫不经心的胤祥次第下了杏黄大轿，穿着石青团龙通绣蟒袍，戴着红宝石东珠二层金龙冠，一大群太监、亲兵、戈什哈簇拥着迤逦近前，任季安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慌乱：他倒不是出不起这点银子，只要他带头认捐十万，盐商们再疼也得拔毛，百十万银子须臾之间就凑齐了。但哥哥任伯安信里说得明白，一是不能破了这个例，倒了九爷的招牌；二是八爷说了，不能让四爷再往太子爷脸上贴金。但今儿这势头，这排场，自己应付得下来么？正胡思乱想间，猛听炮响三声，柳陈二人已是请过圣安。

胤禛答了“圣躬安”，呆着脸一笑，对众人说道：“这么热天儿，生受你们等了。今儿我请你们的客，却是要与虎谋皮，要劳诸位破费了。”胤祥咧嘴无声一笑，将手一让，说道：“四哥走前头。筵席就设在十八地狱廊前。满院都是树，凉爽得很。”胤禛略一会意便率先进庙，后头扈从和官员盐商亦步亦趋地跟定了进来。一进庙便觉与外面迥然不同，一溜石甬道两侧柏桧森立，遮天蔽日阴冷浸人，一座座神道、灵绩、功德、述异石碑参差林立，死人脸似的又灰又白。胤祥心下暗自掂掇：四哥整治这些人真挖空了心思！想着便听胤禛格格笑道：“这副楹联是方苞题写的，好一笔字！”众人抬头看时，却是：

呀！暗室亏心，巧取豪夺，带来几何玉女娈童，财货金帛？！

喂！神目如电，敲骨吸髓，取去多少身家性命，人肉膏血？！

任季安看时，盘虬石柱，一笔颜书朱红大字，果真墨渖淋淋，仿佛人血还在往下滴淌，竟不自禁激灵一个寒颤，却听胤禛说道：“戴铎，回头叫人拓下来，带回北京。上次皇阿玛还说要看看方灵皋的字来。”

于是众人接着往里走。进了二门，早有贝勒府的侍卫们迎出来，禀道：

“四爷，十三爷，筵席就设在那边廊下。请爷和各位大人绅士入席。”

胤祥看时，果见一溜游廊下齐整摆着十桌八宝席面，水陆果珍、鱼鸭鸡肉一应俱全。只廊边木栅后全是泥塑的十八地狱，刀山油锅斧钺炮烙种种刑法俱备，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监刑，无数狞恶小鬼将种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贪财杀生、淫恶乱伦之辈，脖子上挂了罪名签，按着头，有的刀劈，有的索绊，有的火烧，有的水煮，有的磨压，有的油炸……阴惨惨逼人毛发。胤祥在阿哥里号称“拼命十三郎”，最是气豪胆大，倒也不在意，看众人时，却都是脸若死灰，哪有心境吃得下？胤祥一回头见狗儿坎儿也混在长随里看热闹，便叫过来小声道：“你们也凑个热闹，解解馋！”狗儿扮个鬼脸只“嘻”地一笑没言声。

“诸位！”待人们纷纷入席坐定，胤禛带了胤祥坐了首席，环视众人一眼。他的神情突然变得随便了些，笑着说道：“今日这点菲酌，全是从我俸银中备办的。当然，这也是民脂民膏，却是十分洁净。今天这个地方洁净，饮食也洁净，可以放心尽量地用。我是信佛的人，极少茹荤酒，今儿也破例饮一大觥！”说着端起杯来一举道：“请，二位大人请！”自己先一饮而尽，众人一齐起身将门杯饮了，便听胤禛又道：“十三弟，我不胜酒力，你代我多劝大家几杯。”

胤祥答应一声，满脸阴笑轮桌劝酒，一头走一头大声说道：“好，我代四哥行酒，让到即饮。我是个带兵的阿哥，行伍里滚出来，喜欢军令行事，有逃酒的，规避的，我要提耳灌酒！”众人见他昂首挺胸，雄赳赳斗鸡一般，谁敢违令，尽是安庆老窖酒烈性十分，也只好依命从事。任季安躲在第七桌，见胤祥一路行酒过来，心里暗自打着主意，笑着起身道：“十三爷，上回九爷府来信，还说到爷喜欢好兵器，九爷叫小的给爷物色。特地请江西号上锻了两口宝剑进上去，不知爷赏收了没有？”“哦，那两口剑原来是你孝敬的？”胤祥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在这里也会碰见八阿哥的人，随即笑道：“那太好了，原来这里头还有咱哥们的门人！既如此，你更该为国效力，捐他二十万，如何？”说罢一饮，也不等任季安答话，径自移步去了。首席上陪坐的柳祺陈研康听得解气，一会意举杯一碰，各自饮了，稳着心神看这场恶宴。

“不要吃枯酒，”胤禛突然大声说笑着道，“快奏起乐来！”此时各桌让酒已近尾声，座中人渐次活跃起来，嗡嗡营营人语嘈杂，听得这一声，忽地又静下来，便听乐棚那边笙簧齐奏，十几个乐户随调而歌：

薤上露，何时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可少踟蹰……

满座的人都被这悲凉怆楚的歌声弄得一怔。柳陈二人一听便知，这是有

名的《薤露歌》及《蒿里曲》，眼见这些财雄一方势盖官宦的盐枭们被整治得欲哭无泪欲笑无颜，二人不禁掩口偷笑。

胤祥今日放量豪饮，乐声中兀自不停轮桌劝酒，一边逼着盐商们猛灌，回头大声道："妙哉斯情，妙哉斯景，妙哉此歌！"

"是么？此乃丧歌！"胤禛仿佛不胜感慨，摆手止了乐抚膝起身，绕席踱着步子缓缓说道，"我毕竟是钦差，是龙子凤孙，钟鸣鼎食之间，不能忘情于生死天命。其实这歌，上半阙是送葬王公贵人的，就是指我和十三爷这些人；下半阙是送葬士大夫庶人的——就是指的在座诸位。王公也好，庶人也好，其实一死魂归，终归难逃一□黄土。想来生时聚敛声色财货，百年光阴倏然过隙，又有谁能带了去？何如生时做些功德，散财铸福，上有益于国，下有利于民，远昭祖宗厚德，近追来世之福——你说是么？"他突然停在任季安身边，问道。

任季安吓得浑身一哆嗦，忙起身赔笑道："四爷说这些学问奴才们不懂，也知道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请四爷划个章程，奴才们遵谕认捐。"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胤禛略一点头，踱着步子走着继续说道，"这些话说说容易做来难。去年黄河决溃，大堤失修，这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要一百二十万银子才办得下来。我自筹九十万，向户部要三十万，户部竟然勒□着不给。这些混账王八，我回京自然要找他们算账。但这一百二十万银子，却要着落在你们这些大财东身上！"

一席话说得一众人等面面相觑，心里一千个不自在，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口和这个蛮不讲理的贝勒爷理论。戴铎因见胤祥使眼色，早抱着一卷宣纸出来，一头铺纸，一头就磨墨。众人被揉搓得心都紧成一团，说不上是冷是热，头上汗津津的却只是打颤儿。恰这时年羹尧戎装佩剑大踏步进来，向一脸佯笑的胤祥耳语几句，又后退一步肃然听令。

"这还了得？"胤祥勃然大怒，脖子上青筋胀起，厉声喝命，"把那个王八蛋拿进来，请四哥发落！"胤禛没言语，只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胤祥。胤祥铁青着脸道："池州府那个知府拿来了，方才年亮工问着他，为什么不遵钦差宪命，出告示征收盐商路桥税。他说没有奉省里的文书，还说要等朝廷旨意，单凭四爷一个札子，四爷又不管盐务，他不敢做主！这样的混账东西，还不开销了他？"

胤禛听了，转脸问席上众人："你们谁是池州府的？"这时席上的盐商们早就吓蒙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半晌才从第五桌上站起两个士绅，嘴唇乌青，结结巴巴说道："小……小人们是池州府的。"

"你们知府叫什么名字？"

"李太尊……不不，知府官讳叫李淦——回四爷，李大老爷是……是……"

“是什么？”胤祥大喝道，“是他娘的老虎、豹子，能吃人？”

那老头儿吃这一吓，口齿倒伶俐了些，颤声儿道：“是大千岁的门人……”听这一声儿，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任季安也定住了神，目光冷冷睃过来。

“唔。”胤禛略一沉吟，冷笑一声道：“好嘛，带他进来，我当面问他！”

李淦官服袍靴齐整地被押解进来。城隍庙里立刻一片死寂，只听微风扫过，远处枫林哗哗作响，近前柏涛啸声隐隐。天下人无不知道，“大千岁”是康熙的头胎长子，握着镶蓝正蓝两旗，阿哥里除了太子，是头一个封王的，十分得康熙爱重。任季安暗自舒了一口气：你不整李淦，也难整我。你整了李淦，我就顺着你，九爷也不会怪我了。

“李淦，”胤祥看了胤禛一眼，格格笑道，“你好难请啊！头一次钦差行辕发出传票，你竟敢当面顶回来！知府是个什么鸟官儿？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这一色人少些，你就敢抗命？是吃了什么药，或者是什么人给你撑腰了？”李淦原是皇长子胤禔最得意的贴身伴当，从小跟胤禔在家学读书，见惯了众人欺侮胤祥，压根也就瞧不起胤祥这个“淫贱种子”，只是旁边坐着“冷面王”胤禛，他不能不心存忌惮。听了胤祥的话，李淦翻着眼皮偷瞧了胤禛一眼，说道：“奴才哪敢抗钦差的命！恰那日行辕来人，奴才本主大千岁爷也发来通封书简，福晋的嫡亲侄儿要去福州，叫奴才备办东西等着侄少爷，因此恳求宽限几日……”胤祥见他一脸打擂台架势，知道他小看自己，气得咽了一口唾沫，又问道：“这个过节儿不说。钦差行辕四月就传令要各府整饬盐务、征收盐车盐船路桥税，你凭什么不出告示，不设关卡？”

李淦怔了一下，这件事事关胤禛政令，他不能不认真对付。其实胤禛的公文一到，他就召集了当地盐商。大家都求他瞧着“任爷”的脸，不要发这个公文。今年他已向盐商私自盘索了十几万，一半孝敬了胤禔买花园，一半自己置了庄子，无论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买盐商的账。但这话断然不能出口，想来想去，还得抬出主子，因道：“十三爷，奴才的难处一言难尽，四爷的差令一登邸报，京里主子就来信，要奴才把今年年例银子送进去。池州府地面的盐税早已征过了，要是再加税，弄起民变，奴才担不起。盐务是朝廷大法，至今没见旨意也没有部文，那个地方民风刁悍，和凤阳府一样，动不动就出事。奴才小心从事，也是怕激出大变，辜负了四爷十三爷拳拳爱民之心……”

“什么大千岁二千岁，你他妈满口柴胡！”胤祥越听越气，“砰”地一拍桌子，酒盏菜盘都跳起老高。但他心思伶俐不在胤禛之下，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脱了口，口风一转厉声说道：“——三张纸糊个驴头，你好大的面子！动口就是大千岁，大哥要知道你在下头这么没王法，早他妈揭了你的皮！”李淦盯了胤祥一眼，神气中满是怨毒，不言声垂了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胤禛阴着脸站起身来，背着手踱至李淦面前。李淦虽然看不到他脸色，见他只是沉默，觉着一种无形的威压迫过来，心都缩成一团，竟不自禁微微发起抖来。半晌才听胤禛说道：“太子爷、大千岁，三爷，还有我和老十三这些弟弟，一父同体，一朝为臣，休戚与共。今日我在这十八地狱之前筵客，原就是表我这片心，内不疚神明，外不负朝廷，上可对苍天，下可告黎民，征收盐船盐车桥路之费，实为集银修复河道，疏通漕运，这里边没有我和十三爷的私意儿——你左一个大千岁，右一个‘本主’，是什么意思？你要挑拨我们皇兄皇弟阋墙相斗么？”

“奴才不敢……”

“你已经敢了。”胤禛淡淡地说道，“而且当着这么多盐狗子！——年羹尧！”

年羹尧跟从多年，深知胤禛说话声音愈淡，愈是阴毒刻薄性子发作得厉害，一点不敢怠慢，上前叉手大声应道：“奴才在！”“李淦，”胤禛干巴巴说道，“你这官是朝廷给的，而且来之不易，所以我不剥你的官印。但你是大哥的奴才，我瞧着就和我的奴才差不多。是不是？”

“是！”

“很好。”胤禛把玩着黄带子上的汉白玉坠，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譬如戴铎、高福儿，得罪了大哥，自然要请大哥处置。反过来也是同理。——十三弟，按家法办他！”胤祥八字眉一展立时变得神采奕奕，笑道：“四哥说的是！年羹尧，剥了他官服，捆到那边树上，抽三十鞭！”

“四爷……十三爷！”

“来吧你！”年羹尧哪里由得李淦分说求情，上前只一提，老鹰撮鸡般将李淦提起，只一搡，早有几个戈什哈如狼似虎扑上来，一顿拾掇，将个五品命官扒了袍服，赤条条捆在树上，挥起皮鞭“日”地一声兜头就抽，立时便传来李淦鬼嚎似的惨叫。

这干子士绅明知是打骡子惊马，但事在其间不能不惊，早已是魂飞魄丧面如土色。任季安眼见高福儿、戴铎拿着写了“治河乐输”题头的宣纸，头一个便寻自己，一声不言语提笔在上头工正写了“任季安乐输白银十八万两”的字样，抽了筋似的瘫在椅中。一阵阵惨嚎声里，胤禛摆手笑道：“奏乐，唱歌，给大家助助酒兴嘛！”

须臾乐声大起。胤祥抽身出来小解，却见狗儿坎儿提着一串爆竹进来，便笑问：“你们这是做什么？”坎儿揉了揉眼，道：“咱们奔了个好主子。买串鞭炮也给狗日们的凑热闹！”胤祥笑着摇头道：“留着过年放吧，已经够他们受的了。”说着便听那边歌起，却不再是丧歌，一个女子声气歌如穿石：

仙仙乎，而还乎，而乃幽我广寒乎……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办完筹款大事第二天，胤禛便悄没声离开了桐城。照胤祥的意思，还该绕道走一趟安庆府，在省里打个花胡哨儿应酬一下，但胤禛却道："省里人杂，小人口舌，什么是非生不出来？如今北京官场里谣言四起，说皇上放出口风要废太子，时辰咱们也耽搁不起。留下年羹尧在这儿交兑银子，早早回去是正经——我也实在耐不得这里的热了。"

于是一众人等收拾行李，由胤禛胤祥带了高福儿、坎儿狗儿装作举人进京便装小道，其余仪仗随从官兵走大路，明分夜合晓行晚宿，戴铎则两头联络。

看看这日行至江夏镇地面，高福儿高兴起来，向胤禛道："四爷，今晚能投个好宿头了。咱们一路走的，尽避开了官道，这个江夏镇小人幼年跑单帮来过，最是热闹的。不但三十六行俱全，连戏园子也有，今晚好好疏散疏散……"胤禛骑在骡子上乏得浑身酸疼，摇头道："我从不看戏，也不想树大招风地进戏园子，只想清清净净睡个好觉。"高福儿听了没敢言声，胤祥却有兴头，笑道："四哥也真是的，没见狗儿坎儿都眼巴巴瞧你？天天三更起，摸黑住，避热走路，我也闷得受不得了。"

"那好，"胤禛似乎心事重重，勉强笑道，"真要有戏，你们去看就是。索性告诉戴铎他们，在前头一站等咱们。八十号人跟着，阿哥去看戏，难免传出去，阿玛知道了不欢喜。"话音一落，狗儿坎儿高兴得一蹿老高。

一路说笑走着，眼见金乌西坠倦鸟归林，前面横亘着一座大镇。胤禛缓缓下了骡子，把缰绳丢给狗儿，说道："老十三，下马走走吧，两条腿酸困麻木，走两步好。"胤祥滚鞍跳下马来，笑道："四哥只顾了管政务，弓马都荒了，像我在古北口练兵，三天不下马，困了就在上头打了盹儿也罢了！"正说着，胤禛却转脸问道："高福儿，你不说这地方热闹么？怎么看上去死气沉沉的？"

众人看时，庄子已在近前，夕阳已经沉落，正是造晚饭的时辰。可煞作怪的，这么大一片城镇，只寥寥几处炊烟，镇口麦场树下，摆龙门阵吃晚饭的人一概全无，只西边一片金红的晚霞余晖中，成片的乌鸦忽起忽落翩翩翱舞。胤禛心里一森，说道："见这光景，我就想起黑风黄水店，别是又遭上了吧？""没有的事。"狗儿忽眨着眼道，"这里又没遭灾，太平时节人烟稠密地方儿，哪来那么多黑店？"

"我去问问。"高福儿心里也自诧异，见几个庄丁模样的人从麦场那边过来，便走上前去，径自问道："爷们，吃过饭啦？借问一句，这里可是江

夏？”几个庄丁都站住了脚，看看高福儿，又打量他身后胤禛等人，为头的点点头道：“过去是江夏镇。我们刘爷买了过来做庄院，如今是刘宅。附近二百里谁不知道？你们敢怕是外地的吧？”

胤禛不禁一怔，胤祥也吃了一惊，好乖乖，这个镇子比得上一个中等县城，买下来得多少钱？但搭眼一看便知他们不是说谎，一条正街已拆掉一小半，脚手架扎着正在盖造正宅门楼，靠东一大片民宅已经毁掉，一排排高房大屋黑沉沉的，很像是新建的库房，沿门楼前不远一处都立有木杆，上边吊着“气死风”灯，这群庄丁有的拿着火折子，有的带着棍棒，看样子就是来点灯巡逻的。胤祥不禁赞道：“好大势派！劳烦你们通禀庄主，我们是赶北闱的孝廉，失了道，这会子天已黑了，就借宝庄贵地歇宿一夜，明早就上路。”

“你们听他说的！”那打头的笑谓众人，“叫我们通禀庄主！告诉你，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院守庄的，离着刘爷的二管家还隔着多少层呢！依着我说趁早别费这个事，往北十里铺，有干店。一路都是官道，夜凉正好走路，到那儿不误夜饭。”旁边一个庄丁道：“王头儿，眼见是几个白面书生，庄北空着多少房子，不拘哪儿留他们胡乱住一夜，也算阴骘。”王头儿道：“你不懂事。北京任大爷的二舅爷来了，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天这么热，来来往往有个不方便，主子那个脾气，咱们吃罪得起？就连他们也要吃亏，我那不是好心？”

他们这边说着话，坎儿不言声混进人群里，悄悄往一个庄丁手里塞了个包儿，那人用手一捏，是铜子儿，便上前笑道：“罢呦！王头儿，才叫人家收了几天地，就这么忠心保国？依着我说，谁背着房子走路呢？庄西北张家老坟院有两间房，引他们住进去，大门一关，他们就在庄外，就有什么事，与我们鸡巴相干？”王头儿背着手正沉吟，狗儿也绕过去塞了一包钱，便改了口，说道：“那就这么办。老王头，你带他们过庄，我们在镇西土地庙等你。”

“行啊！”一个老汉答应一声，吭吭干咳着点了手中灯笼，招呼胤禛道：“那位老爷，你们跟我来。”

天已经黑定了，老王头带着他们一行五人和芦芦，过了寨河，穿街钻胡同迤逦往镇子西北行去。胤禛看着黑黝黝阒无人声的大街小巷，心下不胜感慨：国库里银子不满四千万，下头豪绅却富可敌国，一边是坎儿狗儿死得灭门绝户，盐商们却善财难舍：这就是盛世——里头的隐忧让人不寒而栗！想着，问道：“老人家，你家庄主叫什么名字？”

“刘八女。”老王头答道，“前头七个都是姐姐，怕养不活，取这么个贱名。唉……有福之人呐！”说罢又咳。胤禛又问：“方才说的‘外三院’是什么意思？”老王头苦笑道：“这镇上原来住的人，无房可卖，无地可种，八女爷收留了三个院子，白天当人家佃户，夜里守庄子，都是外三院的，八女爷自己身边的奴才也分了三院，叫‘里三院’。都是奴才，分着三六九等啊！八女爷手面大得吓人，别说你们几个举人，省里的巡抚还

拉手说笑话儿呢！今晚来的这个舅爷，听说就是北京城九王爷门下任大爷的亲戚，任大爷又是八女爷的儿女亲家，这里的知府老爷都来陪客了呢！”

胤禛不由悚然醒悟：原来这个刘八女和九弟还有这么深瓜葛！回头看看胤祥，灯影里不知什么脸色，只将脚下石头一踢，芦芦猛地向前一扑，旋即又失望地回到狗儿身边。走了足有一顿饭光景，终于来到镇西北角一所大院落前。看样子从前是个会馆，前头搭着戏台子，楹联上写的联语是什么“三分鼎”、“一部书”，暗中瞧不清楚，显然是山陕行商聚集会议，供奉关夫子的庙宇，唯其是神道，刘八女没敢惊动，一切维持了原样。这里的气氛比前镇大不一样，门前人来人往，滴水檐下一溜玻璃瓜灯，照得雪亮，院内还不时传来一两声箫笛，远处还有人抬着大桶大桶的洗澡水往院里送。

“别说话，”老王头又交代一声，“跟着我穿过这院，后头就是张家老坟。”众人会意，鱼贯跟了进去。到东北角门上，老王头抖抖索索取钥匙开门，摆摆手，胤禛便头一个出来，接着高福儿狗儿坎儿也出到门外。老王头道：“你们看，那边两间房，原来看坟人住的，里头有草垫，还算干净。你们人多，也不怕有鬼。”

野外的风吹来，将胤禛袍角撩起老高，他突然感到一阵凉爽，因笑道：“我带着一个鬼不缠，还有个缠死鬼，还怕什么鬼？老人家，你回步吧！”话犹未及，便听角门内“哗”地一声，几个人急回头看时，却是胤祥被东屋一个人兜头浇了一盆洗澡水，一个女孩子声气骂道：

“姓胡的，天下哪有你这样不要脸的？一个女人洗澡，你左一趟右一趟在门口转悠！没见过女人，回去叫你妈解怀！”

几个人都是一怔，却听胤祥笑道：“是我。我看门上这副楹联，还骂么？”那女的大约是很尴尬，半晌才嗫嚅道：“……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又是……怎么办呐？要不我赔你几个钱？”胤祥道：“我不稀罕钱。你长得这么水灵，也舍不得打你。怎么办呢？要不跟了我做老婆吧？”接着便听那女子“咣”地关了门，在里头啐道：“你也不是个正经人！”胤禛听得不耐烦，便道：“祥弟，只管啰嗦，快来吧，明儿还要赶道儿呢！”

胤祥落汤鸡似的进屋，老王头已经点着一支蜡烛，见他进来，狗儿坎儿都捂着嘴笑。胤祥笑着一瞪眼，说道：“笑什么，吃呱呱鸡屁股眼了么？这叫香汤沐浴，你们还没这份艳福呢！”老王头说道：“你们先安置，我去看厨房里有剩饭没，给你们垫垫心。”胤禛忙道：“生受你了，白忙活这半晌。我们带的有点心，胡乱吃些就歇了。”胤祥已经换好衣服，见这老人心眼厚道，从马褡里掏出几个金瓜子递过去，笑道：“拿着。别瞪眼，我们不是江洋大盗！你这样好心该当好报——怕什么？有人问，就说是北京四贝勒府的人赏的。你也不用弄东西来，你自己是个下人，白讨人家的黑脸！”

“谢爷的赏……谢爷的赏……”老王头两手捧着灿然耀目的金瓜子，惊异得不知说什么好，结结巴巴道：“爷们要不用饭，也就罢了。要饿，今晚筵着客，吃的东西不难。说句那个话，就吃穷了八女爷，还不是拉到他家地里？”说罢千恩万谢地去了。

胤禛有个习性，每晚睡前总要坐禅，略用几口点心，便靠墙趺坐默然入定。狗儿坎儿孩提之间，既不能睡，抓耳搔腮的没一刻安静，因见胤祥在草垫上枕肘而卧，望着屋梁出神，狗儿便问：“十三爷，您还在想方才那个婆娘？”“你人小心大，懂得的倒不少！”胤祥一笑，转脸说道，“我是在想，这个姓刘的有多少地，我们吃东西就必定拉到他地里？”高福儿赔笑道：“别听老王头放屁，他是没说的了，哄爷的！”

胤祥和狗儿坎儿在一边猜谜说笑，逗得胤禛也忍俊不禁，睁开眼笑道：“我这里打坐，你们只一味胡搅！”

“四哥别怨我们，”胤祥也笑道，“到底你不是神仙，没这份定心。”胤禛正要答话，忽然南边院里“咔喳”一声，很像是木柴劈裂的声音传过来，在这静夜里显得异样刺耳，连坎儿狗儿高福儿都吓得一愣，弹簧般跳起身来。接着便听一个粗重的嗓门大喊大叫：“阿兰小贱人，你是他娘的什么东西，就敢作践我老胡？一个下三等的婊子，王八粉头装你妈□什么正经，指望给你立个贞节牌坊么？”

胤祥这才知道，方才泼了自己洗澡水的女郎叫阿兰，这个老胡吃醉了酒，要寻她的霉头。接着听见阿兰抽抽泣泣对答：“谁是婊子？谁是王八粉头？买我的时候没说过，卖嘴不卖身的么？”话音未落老胡又是一声大吼：“买来就是我的人！你是什么嫦娥西施？就选到九爷跟前，也轮不到你挨□——你这么正经，怎么和那个小白脸儿调情？爷方才急着去赴宴，没顾着调理你，躲了初一躲得过十五？把这个淫贱材儿拖出来！”接着便听几个人闯进去，把哭哭啼啼的阿兰拖出去，稀里咣啷也不知是怎样动作。

胤祥气得脸色雪白，一跃而起便去马褡子里摸腰刀，一探手却不在里头，劈手摘下墙上挂着的马鞭子，一声不吭调头就走。胤禛听老胡骂得忒是犯荤，连胤祥也扫了进去，不禁皱起眉头，眼看弟弟要去惹祸，沉着嗓子喝道：“老十三！和这种混虫计较什么？小了你的身份！回去告诉你九哥，难道治不了这混账东西？”胤祥恶狠狠盯了角门一眼，站住了脚，脸色又青又灰，盘着鞭子来回踱步：这个四哥是他的主心骨，他不能违他的命。但院那边的事却没有完，哭骂声中响起了皮鞭，夹着阿兰的惨号。直抽了十几鞭才住手，便听那个老胡的声气格格奸笑道：

“卖嘴不卖身？好哇！反正这会子睡不着，捡着好听的给爷唱一个！”

一时没了声气，院那边像是调弦，良久，箫筝渐起，飘过一阵带着呜咽的歌声：

流萤飞渡，草湿林暗游青磷……望流水高山，家乡路远，高堂萱草春消息，却为关河锁禁。徘徊迟回，芳心还惊，杜宇一声血染尽……

“不好不好！”老胡大声道，“换个高兴的！”接着阿兰一顿，改唱：

聊将春色作生涯，宿眠园林几树花……

“重来！”老胡又叫住了，“给我唱——云房十试吕洞宾！”

“云房十试吕洞宾”是白牡丹调情，盗取洞宾仙根的故事，出了名儿的风月戏，最是淫亵不堪。胤禛听老胡如此作践人，心中不禁大怒，咬着牙思量片刻，说道：“祥弟，这太不像话，代你九哥教训教训他！”

“是了！”胤祥答应一声，将实地纱袍脱掉了，提起鞭子就走。胤禛便命：“高福儿把行李备好，一会儿咱们走路。你们两个陪着我到角门口接应一下。”说罢三人带了芦芦出了房门，只见胤祥赤了膊站在脚门口，相了相那门，一脚猛踹将去，那门本就不甚结实，“咔”地一声爆响，已是戛然崩倒，胤祥大叫一声：“王八蛋，忒煞是欺侮人！”便扑了进去。

院子四角都挂着灯笼，很亮。胤祥乍从暗处进来，觉得亮得刺眼。定了神看时，那个叫老胡的是个黑胖子，脱得赤条条地半倚在当院石板上，胸前黑毛如乱草蓬生，喝得醉醺醺的，正叫两个婆子按着不肯唱歌的阿兰往地上碰头。乍见胤祥提着鞭子虎势雄雄闯进来，雪练也似一身肉块块绽起，满院的人都吓怔了，老胡“唿”地坐起身子，问那婆子：“这是哪里的野杂种？是你们庄里的人么？”

“奸贼！”胤祥自幼受哥哥和太监的气，都从“杂种”二字上起，最听不得这话，哪里还等他们从容问答？叫骂着一个箭步蹿上去，劈脸就是一鞭！老胡“妈呀！”一声惨叫，打个滚翻身起来，捂着鲜血淋漓的左颊，杀猪价大叫：“来人哪！强盗打劫了！门上的小厮们死绝了么？”胤祥哪里管顾，只手中皮鞭抡得风响，赶着老胡猛抽，一院子丫头老婆并买来的乐户女子齐哭乱叫呼爹喊娘。

满院子闹得沸反盈天，外头守门的长随们早惊动了。一阵吆喝，十几个人提着棍棒跑进来，也不分说围着胤祥就打。但胤祥身为皇子，秉承祖

训自幼不弃弓马，教习师傅俱是大内侍卫，天下一等好手，他又爱武，身手在阿哥里数一数二。这些豪奴欺侮百姓是把式，野鸡手段哪里放在胤祥眼里？打得兴起，纵跳横跃，一只普普通通的马鞭矫若游龙，恍恍惚惚飘飘闪闪，鞭着处无不皮开肉绽。胤禛右角门口看得目眩神迷，坎儿狗儿咬指惊叹。半晌，狗儿才回过神来，说道："四爷，放芦芦吧？"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狗。"胤禛冷冷说道，"十三爷对付得了他们！"

但外边拥进来的家丁越来越多了。胤祥十分机警，抽冷子一把擒过老胡揽在怀里，两眼睁得浑圆，大喝一声："都他娘住手！"这一声犹如炸雷般的怒吼惊得众人身上一颤，竟都停了手，只围了个半圆逼着胤祥。胤祥将腰中黄带子一撩，冷笑道："你们说爷是贼？看看这个！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北京城十三贝子爱新觉罗·胤祥！今日代九哥收拾这个奴才！"

众人不禁呆若木鸡，提棍的拿刀的掣鞭的都一动不动，活似泥塑神胎。正不可开交处，胤祥格格笑道："老胡，打了半日，还没请教你大名儿呢，你叫什么？"

"胡世祥！"老胡是从黑山庄上才调进北京，并没见过胤祥，哪里肯信这愣小子是十三阿哥？仰着头答应一声，翻着怪眼问："怎么样？"话音刚落便被胤祥"呸"地啐了个满脸花："你也配这个名字！这是答主子话的规矩？"说着转脸问："你们谁是姓任的舅子？这个阿兰我买了！"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递腔。任伯安的舅子早已赶来，混在人堆里，他倒是在京远远照过胤祥一面，只今夜的事太凑巧，而且他也喝得醉眼迷离，恍恍惚惚觉得像又觉得不可思议，只约制众人等着瞧，却不敢回话。那胡世祥却不知起倒，大声道："不卖！你也不是十三爷！"

"不卖？"胤祥哼了一声，用马鞭子指定阿兰，"这个女孩子爷买定了！你们好好儿给我护送到北京，掉一根汗毛，我叫你立旗杆——回去我和九哥说话！"说罢猛地一搡，胡世祥直滚出丈许来远。

胡世祥一骨碌翻身起来，指着胤祥大叫道："你们都是死人！凭几尺黄布就信他是阿哥？拿下！"但众人这时已暗地里得了话，还哪敢轻举妄动，胡世祥跳脚还要骂，不防被缩在一旁的阿兰抱住了腿，猛地就是一口。胡世祥疼得搂着腿打了个磨旋儿，"咕咚"一声歪倒在地下。

胤祥将皮鞭掖在腰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冷笑一声径自去了，一边走一边说道："作死么？不看九哥的脸，你这会子早见阎王爷了！"

当夜一行五人便离了江夏。行至第三日正午，在五里坡歇马，一打听，刚刚到了刘八女的地界边。高福儿等人摇头咋舌惊讶不已，胤禛胤祥见刘家如此豪富，也自心下骇然。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朝阳门码头是运河北端之终点，明末战乱失修，原是久已湮没淤塞，不成模样了的。雨水充足时漕船官舰尚可直泊进来，一般年份，埠头就设在通州，也算到了北京。康熙十六年之后国力渐次充裕，其间经治河能吏靳辅、陈潢、于成龙几度曲画精心修葺，不但旧貌尽复，而且河道拓宽数十丈，水深丈余，便又兴隆起来。夹岸铺店堂肆鳞次栉比，危楼翘翅飞檐插天，仿佛北京城外一座独立的小城，煞是繁华热闹。

八贝勒胤禩的府邸就在码头北岸。接到胤禛即将回京的邸报，他心里很犯踌躇。按照国礼，不奉旨他不能去迎接；按兄弟名分，哥哥远道回来，在门口下舟，断无不见之理。在康熙众多的儿子里头，胤禩只管着正红正蓝镶白三旗，坐纛儿皇子，最是清闲不过。但他为人精明练达，宽仁和蔼，无论兄弟还是外官有了烦恼难为的事，都乐意寻他诉苦情求帮衬。能帮的事，不分亲疏远近，不管要钱求官或夺情免参，胤禩从不袖手旁观看人落水不救。因此这“八贤王”尽自足不出户，恪守祖训不干政务，六部的事没有一件能瞒过他的，也没有一件事驳过他的面子。思索良久，胤禩决定换了便装去迎接胤禛。九阿哥胤禟昨日来府，已经学说了江夏的事，十阿哥胤䄉欠着库银，正和施世纶怄气，内务府早已透出风来，万岁对太子胤礽愈来愈不满。胤禛胤祥是胤礽的左右臂，这些事一回京立刻就知道了，自己不出面见见，兄弟间越发生分难堪。朝臣们已在暗中滚传，废了太子八爷当政，虽说是无稽之谈，但兄弟之间猜忌起来，什么闲话出不来？

和清客们下了一会子棋，待到天将黑定，外边的人飞奔进来禀道：“八爷，四爷十三爷的官舰到了！”“忙什么！”胤禩含笑道，“等他们接过我再去。”说着便起身，换了一件月白府绸袍，也不穿褂戴帽，腰间束了一条檀香马尾卧龙带，脚下踏一双黑冲呢千层底鞋，只带了两个小奴飘飘逸逸信步踱着出了大门。

码头上接钦差仪式刚过。看样子胤禛胤祥也是才下船，正和几个礼部的人执手寒暄。此刻芦棚里歌止乐歇，十二盏黄纱宫灯下一群翎顶辉煌的官员众星捧月地将胤禛胤祥簇拥在中间凑趣儿说话，见是胤禩来了，忙都闪开一个胡同。

“四哥，十三弟，一路风尘辛苦！”胤禩几步紧走，至胤禛面前打了个千儿，起身紧握着胤禛冰凉的手笑吟吟道：“看上去气色还好。在京日日见面，也不觉得什么，你们一去八九个月，这心里就空落落的，总是手足关情啊！”说罢转脸又道：“十三弟英风犹昔，见这略加历练，看上去像是老道了些儿。”“叫八哥惦记着了！”胤祥笑嘻嘻道，“我们在外头也着实想着你呢！眼见八月十五了，你给我预备了什么好果子吃？”

胤禛只微笑着听，因道：“咱们走吧，芦棚那边还有许多人跪着呢！”胤

祥笑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叫他们多跪一时还巴不得呢！升官发财不靠下跪请安，指什么呢？”“十三弟幼时不是这样的，如今忒伶俐了！”胤禩一笑，“只这张嘴太不饶人。”

三人一头说笑踱过芦棚这边。在岸边接驾的都是郎官以上的官员，这边棚里都是科道司官，足有上百的人，见他们过来，一齐叩下头去。礼部四译馆司官姚典和刘燮两个人领衔请安道：“四爷十三爷吉安！”他们都是胤禩府走动的人，起身时向胤禩注目会意而已。

“罢了，生受你们了！”胤禛脸上闪过一丝微笑，略一抬手道：“大家都起来。天已这么晚了，有的还住在西直门外，就此散了，改日再会吧。”礼部侍郎宋文运随侍右侧，忙道：“四爷，大老远地回来了，这会子也未必用过晚饭。奴才们预备了点水酒，略用点再去。”

胤禛瞥眼看了看，果见棚下齐整摆着二十几桌席面，干鲜果品水陆珍馐一桌桌小山似的攒起老高，不禁皱了眉头，站住脚说道：“早就有旨意，钦差出巡，外地还不许张罗呢！我和十三弟在船上已经用过了。这会子身上乏得生疼，只想早点歇下。村竹，你是办老了事的，知道我的脾性，怎么还弄这个？我在外头从不吃地方官一席之请，回到辇下，更用不着了。再者，今晚迎接仪仗也太奢，我是有点承受不起。”

众人热炭团儿般赶来，满以为即便不能讨亲热，至少也不至于落个没趣。挨这几句冷炮，不禁面面相觑，人人心头不是滋味，脸上干笑心里直骂娘：妈的，咱算硬拿热脸来蹭冷屁股了！宋文运心里窝着苍蝇，赔笑道：“四爷，您甭疑心，这用的不是宫中的钱，是下官们巴结的。您不用，下官们脸上怎么下得来呢？”胤祥肚里早饿得咕咕直叫，听胤禛说“已经用过”，又好气又好笑，却不好说什么。

“多少用一点吧。”胤禩见众人一个个沉着脸不言声，爽朗地一笑说道，“下不为例。现已做好了，不吃也是暴殄天物。算在兄弟身上，是我请您的，本来我府备的也有，就叫他们罢了。”说着，便随了胤禛进来。

众人此时方略松一口气，鱼贯而入安席。不一时觥筹交错，豁拳行令之声渐起，才热闹起来。胤禛却是一腔心事：按理皇子出巡归京，迎候宫灯不过八盏，龙旗也只九面。如今外头就摆了十二宫灯十二龙旗，而且动用了畅音阁的御乐，唱皇子出巡回驾凯歌，无一处不用太子排场，这是谁的主意？若是奉旨，就该说明，若不奉旨，那就是摆了圈子给自己跳！看看席面，也是仿膳规格，胤禛越发起疑，只是沉吟。胤祥却不管不顾，不论荤素一捞食之，一头大嚼着笑道：“这一席没有十五两银子，断然办不来。八哥有钱请客，我可要大快朵颐了！”

“席面是他们办的，老十三要承承他们的情。”胤禩何等机警，一听便知这个老十三不怀好意，要把“请客”名声往自己头上扣，因一仰身子道：“我要吝着不出钱，你们二位拂袖而去，太扫大家的情分了。”又劝胤禛：“四哥怎么不动筷子？如今的事不能太认真。上年我去奉天，巴海

张玉祥他们请我也是这席面。我没说他们两句，他们倒说：‘这膳谱还是万岁爷东巡时赏的呢！要是不叫吃，赏我们做什么？’你说说，可不是清楚不了糊涂了么？”“我这人就喜欢清楚。”胤禛拿定主意绝不进食，笑道，“我不是不敢吃这个饭。一来确实不饿，二来我在想，这么一餐要三四百两银子，天下这么大地方，这么多官，得多少？我们真的富得这样了么？就这笔应酬钱省下，也很能办些事了……”

众人一边吃，一边听他教训，一个个气得无可奈何。一会儿这个说：“这鸡怎么做的？淡极！”那个说：“哎哟，刺扎着了！”刘典竟无端“啪”地自打一个耳光，刘燮便问：“怎么了？”刘典一笑说道：“这蚊子叮人！”宋文运干笑着只是劝：“四爷，菜凉了，请……”

“我真的是吃不下。”胤禛心里雪亮，只管说道，“过骆马湖时韩春和请我，一只烤猪就是一百多两银子。我跟他讲‘你看看我这两个伴读童子，一个叫狗儿一个叫坎儿，父母都叫饿死了。我买一个使唤丫头，身价只五两银子，这都是民间膏血！’”胤祥啃着一只鸡腿，想法儿要咬下里边的一团筋，笑道：“四哥，省得了省得了，您也用一点吧！”

胤禛突然脸色一变，站起身来竟自去了。胤祥打个饱嗝，红光满面起身道：“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只管慢慢吃。”也就跟出来。胤禩见宋文运等一大群人面红耳赤尴尬万分，忙起身抚慰道：“四爷就这脾气，瞧着我的脸，别往心里去！”道了失陪也跟了出去。

他们兄弟一走，这边官员们立时开锁猴儿一般放肆起来。刘典用筷子将菜盂敲得山响，大声道：“请请！村竹公，吃嘛！发什么呆？”

“村竹这回拍到马蹄子上了！”刘燮一边笑着给宋文运斟酒，说道，“脸都叫踢白了！怕怎地？不过认个晦气罢了，别说咱们，阿哥爷们还弄得鸡飞狗跳呢！”

一个参将举着杯子笑道：“什么晦气，吃个鸡巴打个嗝儿，一股子□气！”众人一阵哄笑，这个说：“公公背儿媳过河，出力不讨好儿！”那个说：“编派的倒好！什么沟儿坎儿？世上有过不去的沟坎儿？十不全把欠债官员名单子都开给皇上了，头一个就是曹寅，第二个是穆子煦，都是擎天保驾出生入死的勋贵！等着瞧，看是谁过不去沟儿坎儿？！”胤祥因小解还没走，回来时见狗儿和坎儿都在棚外等着自己，便道：“你们怎么还没走？”

“你听听！”狗儿咬着牙道，“这些个驴日的嘴里嚼的什么蛆！”

胤祥侧耳听听，里头果真七嘴八舌，不凉不酸指桑骂槐，隐约还有人说什么“龙生凤养有九种，老鼠代代会打洞”，却极像含沙射影骂自己，不禁气得脸色雪白，一边带着两个孩子往外走，口中说道：“我非整治他们不可！”坎儿一眼看见河岸边拴着二十几匹马，都是棚里官员们骑来的，都在吃酒，并无人看管，眨巴眨巴眼，向胤祥耳边嘀咕了几句。

“好法子！”胤祥眼中陡地一亮，笑道，“真有你的！只管做去，出了事都是十三爷的！”坎儿点点头，从腰里取出一挂鞭炮，无声一笑，走到一匹马跟前，便将鞭炮牢牢系在马尾上。狗儿早已会意，忙着上前解缰绳，打着火笑道：“十三爷，有点不雅相，爆竹一响，咱们得撒丫子跑呐！”说着便牵过来。胤祥见他点着了捻子，照马屁股上狠命就是一脚，笑道：“给你主子凑凑兴，叫他们再骂！”

那马被踢一脚，向前跑了几步，刚刚站住脚，尾巴后的爆竹“噼里啪啦”地响起来。这畜生惊得一跳老高，长嘶一声便向棚子冲去，顿时里边老鳖反潭价，人叫声，桌翻声，马嘶声，杯儿盏儿稀里哗啦，也不知是怎样闹腾。胤祥得意地一笑，说声“走！”三个人便直奔八贝勒府来寻胤禛。

待到八贝勒府门前，三个人放慢了脚步，府门口的长随都认得胤祥，便径自进去直趋胤禩的书房怡性斋。却见胤禛的三个儿子弘时弘昼弘历都毕恭毕敬地侍候在斋门口，因大的不过八岁，小的才五岁，都在孩提之间，身后还簇拥着一大群太监丫头老婆子。长子弘时便忙抢前一步，双膝跪了道：“十三叔回来了？方才阿爹还问你来着。”弘昼弘历磕了头，便扑进胤祥怀里，扭股糖似的撒娇儿。胤禛在里边已经听见，便踱出来道：“放开你十三叔。高福儿带着你三个世子爷回去，告诉福晋，我是钦差，明儿见过皇上才好回家，也给鄂先生文觉性音他们带个话。”胤祥一把抱起弘昼弘历，左右一亲放下了，笑道：“四哥也真是的，父为子纲做得到家，就把孩子调教得避猫鼠似的。虽说君子抱孙不抱子，没了这份天伦之乐，还有什么味儿呢？”又回头道：“狗儿坎儿，你们也跟着三个爷回去，把我从无锡买的泥人儿、折扇香袋儿、竹编蝈蝈笼都给他们。”又逗了一阵子才进书房和胤禩胤禛吃茶说话。

“四哥，”一切安顿停当，胤禩亲自摆好点心，方摇着湘妃竹扇坐下，诚挚地说道，“兄弟有一言相劝。不说憋得慌，说了呢，又有点怕您；不知该怎么说？”胤禛漆黑的瞳仁盯了胤禩多时，扑哧一笑道：“我就那么厉害？你说就是了。”胤禩莞尔一笑，道：“四哥天生煞气，严威逼人，群小虽怒而不敢不敬，这原是难得。只古人说过桡桡者易折，强不胜弱，柔则能久。总要刚柔相济才是万全之道。桐城募捐的事我听了心里极痛快，但北京城这么大，什么小人没有？也就难免……”他看了胤禛一眼，没再往下说。胤禛笑道：“哦？都说些什么？只管讲嘛！”

胤禩微一俯身，说道：“我这里有一份揭帖，写得极阴损，是刑部接过来，我叫扣住了不往里头递的。”说着从案头书下捡出一张黄纸递给胤禛。胤禛接过看时，上头写着：

告状人盐商柳下跖，为势吞血产事：极恶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倚父祖二兄声势，发掘许由坟冢，又通连皖省嬖臣柳祺陈研康，纵恶奴年某敲诈

民财，竭泽而渔，穷凶极恶，逼献首阳山薇田三百亩，有契无交。崇侯虎见讵。泣思武王至尊，尚容叩马而谏，区区蝼蚁，遭逢尧舜之世，岂无仗马之鸣？激切上告！

胤禛看了只是一笑，递给胤祥，说道："文笔不坏，不知是多少银子买的——你看看。"因又问道："还有什么话？"

"别的没什么。"胤禩沉吟道，"再如方才的事，四哥做的不差，只我觉得稍过了点。到底大家好意，兴兴头头来接风，太难堪了些。"胤祥暗地偷笑，装个闷葫芦，心里道："后来的难堪你还没见哩！"

胤禛拈了两颗松子仁儿在手中搓着，半晌才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呐！又想马儿好，又想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有如此美事？"他略一顿，转了话题，"皇阿玛身子骨如何？"

"还算结实。"胤禩舒了一口气，说道，"今年一夏，他老人家没离开畅春园。但精神看去有时济不来了，爱忘事儿。漕运总督吏部荐的丰升运，他已经照允，召见吏部的人又说：'怎么新河督封志仁还不进京引见？'弄得吏部的人干瞪眼不敢回话，还是张廷玉提醒说是大阿哥的门人丰升运，才想起来。"说罢抿嘴儿一笑。胤祥敞着怀扇风儿，端茶一口接一口解渴，笑道："丰升运这条老狗，到底钻营出来了！四哥没见过这人，大下巴，铲子似的这么翘着——"他翘起下巴，一翕一翕地好像嚼什么东西，"就这德性！"逗得胤禛胤禩都是一笑。

胤禩因道："叫你们回来，还是为清理积欠。施世纶已经上任，这人风骨硬挺，皇上也看得重。如今该还的账已经还上，咱们兄弟里头只有老十，一时没有还清，外任里头还有一二十个，像曹寅、穆子煦一干子，有的是还不起，有的是跟着皇上几次出兵放马的将军。这些功劳情分摆着，很难下手。上次见老施，急的了不得，等着你们二位回来呢！"说着，他立起身来，迈着方步踱着，言下似乎不胜感慨，"老十是个二五眼性子，其实还好说。曹寅、穆子煦他们都是万岁爷的老侍卫，打从康熙元年至今，生生死死风风雨雨都和皇上一块滚过来。明面上是他们借的库银，其实都是主子花了的，几百万银子，砸锅卖铁敲骨熬油也还不起啊！"

"我看不要紧。"胤禛揣摸着胤禩的用意，像是为这些人说情，呷了一口茶说道："还不起账的我们心里有数，皇上也知道。逼急了，皇上自有章程保他们。至于老十，素日最听八弟的话，你劝劝他，不要为几个钱伤了体面，我虽穷，也可帮他几个。前人撒土，迷后人眼，我不能不顾公义，也不能不顾私情。"胤禩没想到刚刚试探着求情便被堵得严严实实，不禁一怔，随即哑然失笑："四哥你这心田，叫人不能不服。老九老十还有老十四不过管着皇庄，和我过从密些。其实他们是敬你，又有点畏

你。连我见了你，就有一肚子笑话儿，也都憋回去了。”

胤祥却似乎没有听出两个哥哥斗心思，用手指弹着杯子笑道：“一见面就谈公务，也不累得慌！八哥，我可是有求于你啰！”

“什么事？”胤禩转脸笑道。

“我臭揍了九哥一个奴才，要请八哥在九哥跟前斡旋几句。”胤祥收起了笑容，“听说那几个戏子是九哥叫奴才们给你买的，我瞧着不错，八哥是个大方人，送了我如何？”

胤禩一听便知是任伯安禀过的那档子事，故意怔了好一会，说道：“你说的都是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府里没有奴才出去，也没有买戏子呀！”又转脸对胤禛道：“我最不爱看戏。四哥你知道的，前年老十弄了几个人硬要送过来，我倒是收下了。一问，都是好人家的女儿，千里迢迢卖到北京。可怜见的，我一下子都打发她们回去了——敢怕有人冒我的名在外头做这事？倒要查一查！”胤禛这才把江夏镇胤祥大打出手的事说了，又道：“我本来不想管。听他们鬼哭狼嚎实在不成体统，是我叫十三弟去管教这个奴才的。”

“好一出英雄救美人，何其妙哉！”胤禩哈哈大笑，“不过，人，确实不是我的。既然这事十三弟关心，又连着我的名声，我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时间打得富余一点，容我去办，要是老九的人，十三弟尽可放心，包在我身上了。”

胤禛一笑起身，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亥时了，我们得去驿馆，话没有说完的时候，留着日后谈吧——明儿还得见皇上呢！”胤禩也不相留，直将他们送出大门。

第十三回 畏阅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两个人回到驿馆，胤禛才叫了饭菜胡乱吃了几口，胤禛漱着口，见胤祥半歪在安乐椅上，好像换了一个人，呆呆地望着房梁出神，因笑道：“从不见你这样安生的，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八哥这个人。”胤祥抚着额头深深吁了一口气，“说他伪君子，有时真像好人。说他好人，九哥十哥还有……”他想说十四阿哥胤禵，但胤禵是胤禛的一母同胞，便改口道：“……还有一大群，像揆叙、阿灵阿、王鸿绪，什么鄂伦岱一干子乌鳖杂鱼混账王八，都整日围着他转！”“是么？”胤禛一笑，“据我看，他还是有德有容的。别说你我，加上太子，十个不抵他一个。不过好人做的滥了，身边不免鱼龙混杂——你甭替他担心，这人心里清亮得很呢！”

胤祥哼了一声，冷冷说道：“我替他担什么心？我担心的是你！他在那边

收拢人心，你在这边一味得罪人。太子爷要真的承你的情也罢了，偏偏这个二爷，身上四两责任也不肯担，将来可怎么好？”胤禛不禁一怔，只点了点头，一声不吱低头吃茶。胤祥又道：“那年纳尔苏王爷进京，送太子的礼薄了点，太子想整治他，拿住他擅用明黄镇纸的错处，却叫你监刑，在宗人府抽人家的鞭子。他在毓庆宫吃醉了酒，调戏皇上跟前的贵人，弄砸了锅，没法子就灌人家丹顶红。死了人又担待不起，又叫你去跟德娘娘说，在皇上跟前疏通。我们在安徽募捐，弄得村村起火树树冒烟，京里这么多闲话，也并不见太子爷出头替我们讨个公道……”

“嘘——”胤禛见胤祥越说越来劲，忙打了个手势，“防着隔墙有耳！”说着出外看看，但见月沉云影，树影如壁，并无一人，回转身道：“你胡说些什么？”胤祥不无伤感地摇摇头，说道：“不是我趁酒胡说，跟这样的主子真真叫人寒心！像今晚这事，摆那么大排场，算怎么个意思？是谁在里头弄鬼？四哥你机警，没上当。要真叫都察院那干子臭御史上个密折参一本，二哥肯出来替我们折辩么？——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思，户部这差使你是要接的。拼着得罪这么多人罢筵。可这份忠心，指望着能换来个什么？”

胤禛表面平静，心里翻腾得厉害。他今晚此举，其实是做给皇帝和太子看的。也叫百官知道他水火不避成败不计，决心把户部清债的事料理清白。原想这个粗疏爽气的十三弟未必能领略这番深意，倒不料他比自己见得还要深一层！

“你为什么不说话？”胤祥突然光火了，“我说的不地道么？”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胤禛喟然叹道，“我已经骑在老虎背上，哪有那么容易下来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太子越发不得意了，也难怪他，叫他监国，又毫无权柄；他批奏折，皇上跟前还有个上书房——他自己又不争气。有人就是瞧准了这一条，处处堵路，叫人寸步难行。你最知道的，我哪有什么‘党’？办差多了黑锅背得多，谁免得了？如今他是太子，办差的难免要请示他，要不维持他，人又说我看他吃不香，要倒戈投老八或老大，什么名声儿？所以只能死马当着活马医，一条道儿走到黑！十三弟，你方才咽住了，连老十四也和众人一个心思。你今晚话说到这份儿上，我也索性说了：我预备着做孤臣，高墙圈禁。如今的事凶险万分，你得保住——有一日你能替我剖白了我的心，就不枉了知心兄弟一场……”他侃侃而言，说到此便觉眼圈一红。但这感情的火花也只一闪，迅即恢复了平静，若无其事地端茶呷了一口。

胤祥霍地立起身来，躁急地来回踱着步子。好一阵，他站住了脚，倏然回身说道：“这真是肺腑之言。不过据我看，必须调个个儿，或许是另一局面！”

“唔？”

“这事我想过许久了。”胤祥说道，“我比不了你们，自幼孤苦。有个娘，

也不知什么缘故生不见人死无封号。为这不明白的事受了九哥十哥多少气，就是有点身分的太监也敢糟蹋我。”他的眼睛突然涌满了泪，“……小时候兄弟们在毓庆宫读书。一样的不会背书，别人告个病就没事。我要告病，就得关空房子败火，哭得死去活来也没人理。大阿哥、太子捣乱闹事，谙达单单罚我代跪。皇上送来克什(赏赐)，又说什么‘融四岁让梨’，我分的最少。一块儿跟着侍卫们打布库，也拿我做练把式，摔得吐血还要听哥哥们嘲笑。”说到此泪水已是夺眶而出，“十四弟和我同年生，你们一个娘，我也不说什么。你拿我和他一比就知道了——人都说我和他一样性格儿，只他大方我小气，四哥，我大方得起来么？宗人府每年给我分的银子比不上别人一半，说我没有亲戚……没有赏钱，太监们都不愿跟我！”胤祥泪光满面，咽了一口唾沫，两眼直瞪瞪盯着外边漆黑的夜，喃喃自语道：“记得那年六月六么？太子爷背不过书，大毒日头底下，罚我代跪在毓庆宫前石头阶上，我又恨又气又无可奈何，一下子背过气去，听说他们还笑我‘真不中用！’……醒来时已经在你怀里，我只说了句‘要有一棵树就好了。’记得你还哭了——这些年才想清楚，宫里永远不许种树，你就是我的遮荫大树！不是你，我难活到今日！”

胤禛被他的话深深震撼了，一把拉住胤祥的手，长叹一声道：“说这些往事做什么，叫人听得心里刀剜似的！你母亲的事……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是个顶好的人，土谢图蒙古大汗的公主宝日龙梅，身分比哪个娘娘都贵重。她后来的事恐怕只有万岁知道，但肯定没罪，有罪就要有诏旨……如今你长成了，如今谁敢欺侮你？”“我是叫他们欺负大了，打成了铁人，他们抠我鼻子，我就敢挖他们眼！”胤祥说道，“今晚我说这些不为倒我的苦情，我是想你现在留一手还来得及，你就为我想，也得保住你自己。所以户部这差事，我在前头干，你退后一步有接应——操他娘，反正我是个破罐子，多摔一下，仍旧是破罐子，有什么□相干？”胤祥的话情挚意真，雷轰电掣般，句句掷地有声。胤禛的脸愈加苍白，紧紧握了握他的手道：“好兄弟，有难同当！”

第二日上午，康熙在澹宁居接见了胤禛胤祥二人。这位老皇帝显得很忧郁，问了他们安徽办差的情形，足有移时没有说话，只是背着手慢慢踱着，良久，才叹了一口气坐了，说道：“你们想在外头治河，这个想头原是不错的。但如今没有银子，什么都是空话。急国家之难，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放之安徽一省则可，甘陕以下，河南江苏山西，这办法未必都行得通。今年治了，明年又决，能不能再用这法子？不行啊……听你们的意思，觉得是太子叫你们回来，其实是朕反复斟酌定了的，与他们告状无关。”说着，转过脸来盯着跪在下头的胤禛胤祥，语重心长地说道：“积弊甚多，得一件一件去做。如今圣道昌明，要找几个硕儒讲经布学，要多少有多少。要说办实事，不务虚言，谈何容易呢？朕寄厚望于你兄弟。”

“皇阿玛圣训极明。”胤禛略直了直身子，从容说道，“儿臣在下头见的，和皇上说的一样，吏治一事实在触目惊心。再者就是地土兼并，有钱人读书人仗着免税，拼命买地，小户人家也乐于贱价售出当他们的佃户，规避国税。全然没有田土的，又须交纳丁税。上边贪风炽烈下边生民无

业，久而生变，就不堪言了。儿臣想留安徽，也是想实地考察一下，寻出一条开源节流，整饬吏治的门径，为阿玛分忧。”说着便将江夏刘八女豪富情形说了，却避开了九阿哥胤禟和八阿哥胤禩的瓜葛。

康熙听得极专注，一句话没插，只目光炯炯盯着案上镇纸，许久才道：“朕知道。地土兼并是没法子的事。汉唐至今，只要不革命，谁都对此束手无策。朕原想丈量全国地土，按土纳税，可以缓冲一下，但吏治不清，送上来的数目都是假的。事情都要官去做，吏治，才是一篇真文章啊！”胤祥听得眼一亮，今天皇帝接见的气氛，和昨晚自己想的实在离得太远了，不由暗笑自己庸人自扰，遂亢声说道：“万岁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大奋龙威，下诏切责六部有司，逐项清理？”

“哦？少壮气概，闻鸡起舞，雄心不小嘛！”康熙眼波微微一闪，“年轻人，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孟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一个不小心事情就办坏了。只有好心不成，王安石就是个例！你们先把国库弄充实，接着就从吏部下手，任贤臣摒小人，吏治好了，清理地土，兼并就慢了，捐赋就收得多收得公道，冤狱也少了……清理亏空，欠债还钱的事都办不下来，别的还谈什么？”胤禛伏在地下一个字一个字咀嚼着康熙的话，他心头却另是一番滋味：来往书信那么多，竟全然不提康熙这些意思，是压根不知道，还是……正胡思乱想间，康熙笑问道：“胤禛，昨晚听说你罢筵不食拂袖而去？”

胤禛没想到康熙信息如此灵通，吓了一跳忙道：“这是有的，儿子处事不谨，请阿玛责罚！”胤祥生怕康熙再问起火马冲筵的事，头上立时浸出汗来，只两手抠着砖缝儿不吱声，却听康熙又道：“你们大概不知道，你们走了，不知谁使促狭，爆竹赶马把一干子官员冲得哭爹叫娘人仰马翻吧？”胤禛偷偷睨了胤祥一眼，忙叩头道：“此事儿臣不知道。但事由儿子而起，儿难辞其咎，求皇上一并治罪！”

“朕治你什么罪？”康熙纵声大笑，说道，“罢得好，也冲得妙！朕早有旨意，钦差回京不许六部设筵，而且百官也不许与皇阿哥私相结交！皇阿哥里，也真要有几个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给这班文恬武嬉的龌龊官儿们点颜色瞧瞧！”胤祥见康熙高兴，跪前一步道：“儿子原对户部清理看得很轻，经父皇一番开导，茅塞顿开。昨儿听胤禩说，施世纶到部雷厉风行，已经恢复到儿子们奉差安徽前局面。为山九仞，不能功亏一篑。今儿已是领了旨意，明儿儿子就到部视事，太子爷和四哥只坐纛儿督责就是了！”康熙笑道：“这些细务你们去太子那里参酌着办吧。过了九月节，朕去承德，能于走前办利落了这差使，过年朕就没有挂心的国事了——你们跪安吧，一会儿朕还要见刑部的人，商议今年秋决的大事。”

两个人退出澹宁居，已过巳牌时分。是时天已近秋，园中小径已渐有落叶，养心殿副总管太监邢年正督着几十个太监，带了长竿扫帚，有的粘知了，有的扫路，见他们兄弟联袂而来，忙都侧身垂手让道。二人也不理会，径自过去，恰见副都总管太监李德全过来，向胤禛打个千儿道：“二位爷，奴才请安了！”

“唔，”胤禛漫声一应，见李德全欲言又止，便问道：“有什么事？”李德全赔笑道：“也没什么大事。方才府上高福儿来了，他进不来园子，叫奴才回禀四爷，说是府上有个叫狗儿的，在四牌楼和人阁气，叫顺天府拿了。”胤祥笑道：“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巴巴地跑到园子里去，叫高福儿去把人要回来不就得了？”李德全笑道：“论说也是的。只今个儿邪门，范大人不知吃了什么药，竟不肯放。高福儿说得请爷一个片子，他再去走一遭。”

胤禛听着，脸上变了颜色，顺天府尹范时捷一向于自己身上大面儿还过得去，为什么竟公然给自己难堪？莫非为昨夜罢筵的事？但好像他昨天没来呀？……他呆着脸沉思半晌，说道：“这个狗儿坎儿，一对儿猢狲，没有一天不给我找事儿！”胤祥却不以为然，笑道：“我正想说，把这两个猢狲借到户部使呢！我却喜欢他们天真烂漫混沌未凿！老李，告诉高福儿回府，竟是你派个人传话给范时捷，说我要见他！上回输了我的东道儿，要他还！”说罢，二人径去了。

太子胤礽办事的韵松轩并不远，沿着抄手游廊折过一带假山池塘，一片老松林中矗着一座金翠交辉的五楹大殿就是。两个人远远便听里头有人说话。进来一看，太子胤礽，太子师傅王掞，毓庆宫长史朱天保、陈嘉猷，还有施世纶正一处坐地说话。见他们进来，除了胤礽，众人都站起身来。胤禛见王掞也要倒身大拜，紧跨一步忙双手扶住，说道：“您老人家何必！您是赐紫禁城骑马的，我怎么当得起？请坐，大家都请坐。”又觑着王掞清癯削瘦的面庞道：“着实惦记着您了，气色倒还好，只头发全白了！”说罢，便扯了胤祥给太子请安。

太子胤礽眉眼极似年轻时的康熙，长瓜子脸上两点浓眉分得很开，面如冠玉，目似点漆，穿件天青宁绸长袍，腰间连带子也没系。他显得很随和，不待胤禛胤祥说话便扶起二人：“回来得好，看你们身子骨儿结实，我也放心了。——我们正议户部的事呢！你们在户部搅了一阵，老施再搅一阵，如今又是满城风雨。你们来迟一步，没见方才户部老尚书梁清标，坐在这里排场了我们一顿。什么人老了，不中用了，总求主子念我当年平三藩时，死里逃生从广东逃回北京报信儿的情分，网开一面，留条活路……”他说着，神色也有点黯然：“要说俸禄，一品大员一年一百八十两，不借钱也真难过日子，可要不清理，胡乱下去也不得了。把人弄得鸡飞狗跳，也不成个体统，就像我们大清连几个臣子都舍不得养活似的。千难万难，好歹你们回来，我也有个帮手了。”王掞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良久才问道：“四爷，你们刚从万岁爷那来，主上有什么旨意？”胤禛方缓缓将方才见康熙的情形捡着与户部有关的说了。

众人起身静听了才又坐下，胤礽笑道：“十三弟，有你坐镇户部，我最放心。皇上料理万全万当。其实我这边没多少事，大事有万岁爷，小事有上书房张廷玉、佟、马他们。我的心思，天保、嘉猷也跟了去历练历练。老四你看如何？”

“好嘛。”胤禛欠身淡淡说道。

陈嘉猷朱天保二人都是胤禛荐到毓庆宫的。少年新进，遇事极少顾忌。胤礽叫他们来用意十分明白，一是图个耳根清净；二是差事办好了能争功劳；三是差事办砸了，责任都是胤禛的。胤祥揣到他的真意，不由一阵寒心，却也不敢说一句题外的话。正想着，施世纶说道："今儿上午接了南京巡抚衙门的咨文，曹寅病危，不能来京，穆子煦也报了病，只广东总督武丹这几日就到，海关总督魏东亭也是个大欠债主，在滇南中了瘴气，恐怕也来不了。事情难得很，方才我们正在议这事，不知如何着手才好。"

"先从阿哥头上着手！"胤祥方才受到皇帝嘉勉，兀自兴头得神采焕发，因朗声说道，"先头啃不动十哥这块骨头。如今万岁决心如此笃定，我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咱们兄弟们无债一身轻，清起别人没有后顾之忧。"他满以为此法绝妙，众人必定刮目相看，不料话音落后却是一片难堪的岑寂。人人垂头吃茶，竟是毫无影响。胤祥正愕然间，胤礽笑道："怎么都不言声儿？莫不成为我借的那四十五万？那原是实在腾挪不开，才叫何柱儿暂借回来的。买人家一处园林，定银就是五万，不得不如此。我已派人去奉天，年底银子就解到，还账。怎么样啊，拼命十三郎？"

胤祥被憋得嘘了一口气，万没想到再次借债的始作俑者竟是太子！无怪乎连施世纶这样的铁腕能吏都束手无策。胤禛心里起初也是一团乱麻，但他很快就明白，这会子只能照太子的意旨办，因道："就是这样，我们勉力去做。"说罢便起身来，众人也都纷纷起身告辞。胤祥嫌与胤禛同行太扎眼，只看了胤禛一眼，说道："王师傅，你答应我的字呢？趁着这纸笔写了吧！"说着，涎脸儿拖着王掞写字。

胤禛刚刚走到园门口，一眼便瞧见顺天府尹范时捷穿着孔雀补服，戴着蓝宝石顶子进来，因袍子做得大了些，他又是个罗圈腿，一摆一摆蹭着过来，十分可笑，胤禛便站住脚。范时捷早已看见，忙上来请安，"四爷，从安徽回来了？"

"嗯。"胤禛点了点头，问道："范时捷，我府里一个书童，叫你的人拿了，他犯了什么事？"范时捷耸了耸小胡子，一本正经地说道："四爷，府上奴才狗儿在四牌楼因欺负一个卖鸡蛋的，引起口角，是理藩院的姜芝和礼部的姚典撞见了，扭送顺天府的。这事惊动到理藩院，不审就放，恐怕不好。"说罢便瞅胤禛。

胤禛听他不软不硬地顶了回来，也不知狗儿犯的什么事，一时竟寻不出话来，只呆着脸不言语。他的这副脸，有时王公们见了也打寒颤，偏这范时捷就不在乎，见胤禛无话，便叩安告辞。恰胤祥用大帽子扇着凉风风火火出来，一见范时捷便笑道："日你妈！你还没死呀？"

"哟！十三爷！"范时捷听这一声骂，仿佛浑身都通泰了，一头请安，说道："十三爷您康泰着哩，奴才怎么舍得伸腿儿？"一句对话弄得庄重严肃的胤禛也是一笑，便道："老范和我公事公办，正打擂台呢！"

胤祥笑骂道：“你这头野驴，连四爷的账都不买，你他妈吃了什么药？”“不是不放。”范时捷是个越骂越舒服的人，笑得两眼都挤成一条缝，说道，“方才回了四爷，审审就放，审审就放……”胤祥便知案子不大，骂道：“四爷说了话，你还审个□！不就是和人拌嘴儿么？”

“不是怕姚典他们不依嘛！”范时捷两手一摊，说道，“要是单单儿拌嘴，我抓什么人？这个狗儿恶作剧，把人摆治得忒不像话了——今儿四牌楼有个小孩说买鸡蛋，叫卖鸡蛋的挟着箩盖儿，一五一十地数着往上摞。摞了五百多鸡蛋，累累叠叠小山似的。那卖蛋的撅着屁股双手扶着，骑马蹲裆一动不敢动。那个小鬼头说声取钱去，就溜了。这个狗儿趁着卖蛋的不能动，就上来踢了人家一脚，又搔人家胳肢，痒痒得把一大堆蛋都倒在街上。两个人打起来，又横不愣子窜出一条瘦狗，咬得卖蛋的手指头直流血……”

他没有说完，胤禛便知必是坎儿狗儿合作的勾当。这事虽不大，但皇子家奴于光天化日之下欺侮平民，张扬出去名声极坏。正想着，胤祥笑道：“这不过是孩子气戏耍，当的什么真？姚典是你干爹？姜芝是你妈？亏你做到首府，还是个京兆尹！再说这混账话，把蛋黄子给你踢出来！”说着，居然上前一把拧住范时捷耳朵，笑问：“你放不放？你放不放？宛平县里管朝廷，这么大官连这点事都做不来？”

“十三爷！哎哟哟哟哟……”范时捷疼得嘘着嘴笑道，“……你放我就放，你放手……一会儿不定还要见皇上，耳朵肿了不雅相……”

“学个驴叫！”

“哎呀十三爷！这是什么地方儿？看叫人……”

“学！”

那范时捷被揪了耳朵，翻眼看看忍俊不禁的胤禛，真的哈着气儿，嘶着嗓子来了个驴上坡，还夹着打了两个响屁，胤祥这才笑着放开手，惹得守在园门口的太监亲兵没一个不哈哈大笑。胤禛没想到世间还有这种人，不禁也笑得打跌，胤祥却道：“四哥，咱们走——老范，晚间把你这身狗皮扒了，带着狗儿到我家。日你妈的好口福，正有一坛子赊店老曲，才从地里刨出来！”说罢竟和胤禛一同出园子来。一路上胤禛都忍不住笑，胤祥却道：“这不稀奇，一物降一物，老范就吃这个，和他摆正经面孔，他也和你正经，反倒说不成事——听说他就要离任，要去湖广做布政使了。”

“谁接任顺天府？”

“隆科多。”

胤禛脸上立时没了笑容。隆科多是佟国维的族侄，佟氏一门贵盛，佟国维的哥哥佟国纲就是太子的外叔祖索额图坑陷死的。皇帝去热河前调换

顺天府尹，换上太子的宿仇族人，有什么深意呢？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禛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胤禛胤祥兄弟边谈边走，到西华门口方勒住马头。胤祥看了看胤禛，不无依恋地说道："原想请四哥到我府里坐坐，七八个月没登家门，今儿只好罢了。"胤禛笑道："罢罢！我不敢沾惹你那尊府！上回在那里停了一袋烟工夫，只说了句三爷府里孟光祖去云南采办东西，第二日三哥见面，口中有的没的就解说这事情。这些杀才哪里是你的奴才？不知都是谁安的眼线坐探，监看着你哩！"胤祥笑着拱手作别，说道："谁也没法比四哥家法！我这小阿哥，也比不得大哥三哥，一出宫就开府建牙，鱼龙混杂，谁荐的人都有。道乏了。"说罢打马去了。

胤禛在马上一纵一送迤逦往定安门而来，想着国步维艰差事难办，兄弟阋墙勾心斗角种种烦难，正没个头绪理会，忽觉颊上一凉，接着胳膊上又是一点水珠，抬头看时，不知几时阴了天，疏疏落落的雨点已洒落下来。左右亲兵戈什哈因没带雨具，正要张罗胤禛避雨，远远的见戴铎打马飞奔而来，手里拿着油衣，喘吁吁道："叫奴才好找，还以为爷去十三贝子府了呢！碰了十三爷才知道爷走这条道儿。"

"府里没事吧？"胤禛一边披油衣，问道，"世子们都在家？"戴铎忙笑道："奴才没见大少爷。二少爷、四少爷在怡性斋书房陪着邬先生、性音和文觉和尚说话呢！大千岁和三爷方才来过，等不到爷回来，说要走呢，走了没有，奴才也不晓得。"说话间雨已大了，打得周围树叶子一片声唰唰响，胤禛因大哥胤禔三哥胤祉在府，也不敢怠慢，忙催马趱行。

胤禛的四贝勒府原是前明内官监房旧址，又称"粘竿处"，其实是紫禁城一处离宫。赐给胤禛后，只将黄瓦换了绿瓦，规制仍是十分壮观，五进院子俱是内务府督造司贡的金砖铺地，平如镜，硬似铁。康熙赏给胤禛时，他原不敢受，后来见胤禔胤祉和胤禩的宅邸比这还要雄伟，才半推半就地搬了进来。胤禛冒雨赶到府门口，早见高福儿率着府里几十名有头脸的长随家仆守侍在下马石前，一个个淋得水鸡儿似的，没人敢动一动。高福儿带众人在雨地里接胤禛下马，一边请安，口中说道："大爷和三爷都在东书房。方才大少爷和二少爷都说要出来迎接爷，福晋说她不好陪阿哥，就叫两个少爷去了。"

"你去禀一声大爷三爷，说我回来了。"胤禛下马，由人搀扶着一边走一边说，"我换身干衣服就过去——告诉邬先生一声，见过二位爷我就过去。"

"回爷的话，"高福儿道，"三爷说久仰邬先生大名，要见，请示福晋，福晋说叫大少爷二少爷陪着见了。"

胤禛不由止步一怔：他们怎么知道邬思道在自己府里？好长耳朵！因又问道：“你四少爷呢？”

“四少爷回书房读书去了。”

“嗯。”胤禛不再说话，款步进了万福堂。福晋纳拉氏正坐在炕上开纸牌，侧旁侍立着妾侍钮祜禄氏、年羹尧的妹妹年氏并一大群丫头奶妈老婆子等候迎接胤禛。见胤禛穿着油衣湿淋淋进来，纳拉氏一偏身下来，念佛道：“我的爷！就淋得这样儿！快取衣裳来换——把给我热的那碗参汤端来先叫爷用！”众人已是黑鸦鸦跪了一片。

胤禛心里有事，一边命众人起身，换着衣裳笑道：“比起安徽，这里是天堂了，你不用蛇蛇蝎蝎的，哪里就淋病了呢？”因见年氏挺着个大肚子站在一边，又道：“你有身子的人了，从现在起到满月，连我跟前也不用立规矩——你哥哥年羹尧恐怕过年才能回来，他身子甚好，你不用结记。”胤禛的第三胎儿子就是因钮祜禄氏带孕侍候自己流产早夭的，听见这话，钮祜禄氏不觉眼圈一红。纳拉氏正要说话，却见弘时弘昼兄弟踏着鹿皮靴子进来，请安道：“二位伯伯和邬思道在那边聊天说文，儿子们过来迎接父亲。”因见父亲没发话，竟都不敢起身。

“我人在外头，心在北京。”胤禛冷冷说道，“听说你二人斗蛐蛐还赢了你五叔的老二？这可真有能耐了！”说罢便喝参汤，屋里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胤禛因又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打从顺治爷到你们，是第四代了，不晓得警惕么？弘历如今是唐诗都背得几百首了，你们比他大，背了多少？你们自己看看，穿着绫罗就往泥水里趟，还有这靴子，是踩水玩儿的？你们没有读过朱子治家格言？”

胤禛发作了一通，喝完参汤，脸上已是回过颜色，扫视众人一眼，说道：“你两个回书房，今儿把《劝学篇》给我背出来，再写一篇《君子不自弃》，明天晚间我看！”说罢便起身去了。

“好，冷面王子回来了！”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和邬思道正在怡性斋品茗说话，闪眼瞧见胤禛进院，两个人都站起身来。胤禔调侃地说道：“这回桐城走一番，收银一百万，得胜还朝了，又要在户部杀回马枪，我辈兄长作壁上观，看吾弟大展雄才！”胤禛向二人一一打千儿请了安，微笑着向架着拐杖站在椅旁的邬思道点头致意，说道：“大哥不要取笑。皇上派的差事，不能不尽力敷衍。当家人恶水缸，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来来，请坐，今儿是人不留客天留客，弄几碟子小菜，我们边酌边谈——邬先生，你还不知我这三哥，二十弟兄里头是文状元，大哥呢，算得一个武状元，今日聚会实是难得！”门外从人听见这话，早已飞奔出去，不一时便送过几碟子凉菜和一瓶玉壶春酒。胤禛便让着手道：“坐，坐！听说三哥和邬先生会文，我兴致好得很呢！”

胤禔笑道：“老四这位邬先生真是可人！我还没见过老三的敌手，今儿是开了眼了！”胤祉也笑道：“果然名下无虚，当年左玉兴、赵泰明真的是

屈了你。不过你说天下无绝对，我却不信——去年游西山，有个姓车的孝廉和姓乔的秀才坐一乘轿上山，陈省斋先生出联：车乔二书生，同乘一轿登山——请问，你对得上么？”

“那年去陕州我也见了一件事。”邬思道坐在下首，微微一笑道，“一个姓马的和一个姓卢的商客骑一头毛驴过河。所以三爷说的联语可以对上：马卢二商客，共引一驴涉水。”几个人听了，觉得确实对得切，不禁哄然叫妙。却听胤祉又道：“那么‘烟锁池塘柳’呢？这是千古鳏对！”

邬思道一笑道：“这算什么鳏对？既然池塘上有烟，一定是镇湖楼走了水，我就对上个‘烧坍镇湖楼’，想来也是不错的。”众人正品味时胤禔在旁大声道：“此木是柴——山山出！”

“由水变油，日日冒！”

众人不禁鼓掌大笑，胤禛也来了兴头，举杯一饮说道：“我不长于此，上回年羹尧说了一个，只两个字，竟无人能对。三哥和思道先生都是行家，请教：色难——色难对什么好？”

“这个么——容易。”邬思道举杯饮了一小口，便不再言语。胤禔见胤祉兀自低头搜索枯肠，便道：“既说容易，怎么不对出来呢？”邬思道见胤祉也盯着自己，一笑说道：“我已经对过了，就是‘容易’二字，难道对得不切么？”

众人又复大笑，胤祉见他如此敏捷，心里很想难倒他，指着墙上一幅画儿道：“这是仇十洲的《函谷关》，请口占一律，做得好，我就服了你！”邬思道略一思忖，应口吟道：

雄镇固金汤，眈眈视六王。

地吞百越尽，祚翦二周长。

雉堞存余烈，丸泥少异方。

青牛背上客，长笑过咸阳！

吟声未落，胤禔指着壁上的《钟馗图》急急说道：“就这幅图，不许你想，口占一破题，不许带天地君亲师，不许引圣人话。说，快点！”

“夫进士，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妙！”胤禛不禁击案喝彩，胤禔胤祉也搓着手连连赞赏：“怪道老四不和外人说笑，家里放着如此解颐破颜客！”胤禛一回头，见高福儿带着坎儿和狗儿也在外头廊下笑，知道是狗儿的事毕，进来回话的，便道：“你们懂什么？叽叽嘎嘎成什么体统？”

高福儿忙赔笑道：“我们来了一会子了。听爷们对得有趣，就忘了神。狗儿也出了几个字，叫坎儿对呢！”胤禛便问狗儿：“你出的什么？”

“烟暖房。”

这一说众人也是一愣，连邬思道一时也寻思不来对什么好，却见坎儿一脸睡相，揉着鼻子道：“屁暖床！”

众人立时哄堂大笑，胤祉笑得前合后仰，胤禔笑岔了气，扶着椅背直揉肚子，邬思道抚着胸口只是咳嗽，饶是胤禛素日冷面冷心，扑地一口酒全喷在地下。

“今晚好快活！”胤禔笑了一阵，欠伸了一下说道，“天到戌时了罢？老三，千里搭长棚，筵无不散，咱们也该去了。”胤祉握了握邬思道的手，起身道：“真该荐你应考，可惜了身有残疾，闲时到我府走走。我那里不少鸿儒，大家谈笑耍子。”

胤禛脸上立时没了笑容，却见邬思道架起拐杖，微笑道：“承三爷厚爱。不过家兄身子欠安，四爷赏了盘缠，后日就回南去。残疾之人不堪驱使，徒供取笑而已，若再有机会来京，一定去三爷府上奉承。”胤禛听他这话推辞得十分得体，生怕再纠缠别的事，便问：“两位哥哥还有别的事么？”

“来看看你，没什么大事。”胤禔说道，“我的门人肖满成从云南叫你那位丑人怪给提到北京了，昨晚还去我那哭了一鼻子，想求个情儿把他那账宽限一年半载——你可得赏我这个脸啰？”胤禛看了看胤祉，心知他必也是说这类事，因笑道：“走着瞧吧，看太子什么章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胤祉一听便知这个铁门闩不好拉，便也不再提，只淡然一笑。胤禔也笑道：“知道你就这个话！我们也瞧着太子呢，你只管放心！”

人都去了，屋子里只剩下胤禛和邬思道二人。外头的雨淅淅沥沥仍在不住地下，打得芭蕉叶子砰砰作响，良久，胤禛方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今晚凑巧儿，给我接风，我也给你接了风。不知你在这里住得惯不？”

“还好。”邬思道叹息一声，方才会文一阵欢笑已仿佛是隔世一般，沉吟道：“我的情形料来四爷已经都知道了。如今四爷的情形我也略知一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四爷如此待我？四爷只要看瘸子还有点用场，水里火里听您吩咐，从今而后，我和戴铎一样。”

“你和戴铎不一样。”胤禛目光幽幽盯着烛火，“我以师礼待你！”邬思道吃惊地看了胤禛一眼，随即垂下了眼睑，说道：“我断不敢当。倒不因我是布衣。我知道顾八代老先生是四爷的启蒙师傅，顾八代先生和家严是同年，小子何人，竟敢僭越？四爷，若要我安生处于此地，‘师’之一字实难承当。”胤禛默然良久，说道：“既如此，我以朋友待你。先生国士无双，我虽不是孟尝君，应有礼仪是不敢废的。国家目下情势，江河日下，徒具鼎盛之名，隐忧也甚可怖，我挑的这担子太重了，有些力不从心，不能不借助先生智慧。”

邬思道呷着茶水，脸上慢慢泛起红晕，瞳仁在灯烛下闪着晶莹的光，倏然间又黯淡下来，说道：“我本有济世之志，造化不济，落拓到这地步，这是命也、运也、时也、数也。原已灰心丧气，并不愿做三爷说的什么清客篾片相公。这次来京为的就是和凤姑完婚，携她回南，在生意场做个陶朱公，不料又遭此变故！来府数月，信息灵通，今已知四爷的为难，决非户部吏部这些差事，用一句圣人的话，吾恐季氏之忧，在萧墙之内！”胤禛浑身一颤，手中的茶水差点泼洒出来，盯视邬思道许久，问道：“难道先生听说什么了？”

“这不用打听。”邬思道的语气结了冰一样冷峻，“京师如果是善地，四爷和十三爷又何必撂开户部差事，避祸安徽？果真是为了治河么？又为何宁肯在安徽自筹银两，不肯向户部伸手？”

“你是说……？”

“太子位置不稳。”邬思道道，“君臣相疑，父子相疑，兄弟相疑，不是国家之福。”胤禛惊讶地望着邬思道，有些发愣。邬思道这些话，断断续续和胤祥也谈论过，但从来没有如此透彻，这样有条理，一下子就把根由摆得清清白白。移时，胤禛才道：“现在京师确有流言，说皇上要废太子，我回来见了皇上，也见了太子，和我在安徽听的想的不一样，恐怕是有些小人从中作祟，离间皇帝太子也未可知。”邬思道一笑，说道：“太子之危，危若朝露！其根由很远了。康熙三十六年皇上西征青海，太子留守北京处置后方军国重务。皇上偶感风寒，就万里迢迢把他叫到军前，那个时候已是对太子很不放心了！前上书房大臣索额图，康熙四十二年纠集耿索图一干太子党，要趁皇上南巡扶太子登极，置皇上于太上皇地位。东窗事发后，索额图被圈禁高墙，虽说保下了太子，这种父子惨变，难道皇上毫无芥蒂？四爷，太子这靠山如果硬挺，他又为什么今日置一处庄园，明日起一座宅院？万里江山有朝一日都是他的，还要营造私巢？”

胤禛咀嚼着邬思道的话，叹道：“他就是这么个人，几次和我说过，人生苦短，得及时行乐。摊上了这样的太子，也是没法子的事。”

“哦，四爷这么看？”邬思道突然纵声大笑，“您看错了！辛弃疾所谓‘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专指的士大夫。太子这也算一策，用的韬晦之计，和光同尘，向皇上表明自家没有野心罢了！”这一提醒，对胤

禛真有醍醐灌顶功效，浑身一个寒战，牙齿迸着笑道：“父子相疑到这种地步儿，也真叫寒心！他这法子，也算用心良苦，却只难为了我们办差的人，又要清吏治，还得顾全他的体面……”说着，只是摇头。邬思道道：“若遇上寻常皇帝，太子这策略用得。偏当今皇帝是五百年一出之圣君，上策反变了下策。皇上春秋已高，勤躯已倦，把政事都付给太子，满以为他拿得起放得下，但四爷想想看，丈量全国地土，不了了之；更新赋税制度，不了了之；整修河道漕运，弄得一塌糊涂；清理户部亏空，他是头号欠户；科场舞弊，他无力整肃——皇阿哥们就是瞧准了他的失政，才敢在他太岁头上动土——他‘和光同尘’，人们抓住把柄告刁状，皇上更不爱重，他越发害怕，更加‘和光同尘’。如此循环，得了不得了？本来就不信任，这不是雪上加霜？听说今岁皇上驾幸热河，一改往常规矩，要他跟在身边，毓庆宫侍卫三月一换，这都是什么征候？”

胤禛听得心头突突乱跳，忽地又想起隆科多出任顺天府尹的事。又想到自己和胤祥素日在众人眼里是太子的左右臂，禁不住拭了一把额头冷汗。许久，方叹道：“今夜胜读十年书。不过，事情毕竟没有发作，总要设法挽回。我和太子情则手足，义则君臣，这个当口万不能落井下石，这条道要走到黑！”

“这条道要走。”邬思道点点头道，“但不一定走到黑，是要走着瞧。尽了人事，还要看天命。如果太子能洗心革面，改弦更张，或者能回天心，就这样下去，三年之内如无废太子之事，四爷抉了我眸子去！”胤禛激动得站起身来，在地下快步踱着，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叹道：“没想到我辛苦办差，落到漩涡当中。如今户部清理国库，他就欠着一屁股债——四十五万！说是年底交，还不定怎么样呢！万岁爷掐着日子，一定要十月前完差，现如今磨盘就夹着我的手！”

邬思道怔了一下，问道：“四爷能不能劝劝太子，不要说得这么直，只拿万岁爷的话压一压，请太子顾全大局早日清债。”“你不知我这二哥，”胤禛嘘着冷气道，“看上去温存柔弱，其实黏胶腻牙，正经话说得重，他受不了，旁敲侧击，他装模糊儿，有时候气死人不偿命。”邬思道迟疑了一下，将茶杯轻轻放下，突兀说道：“四十五万……不是个小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先代垫上！”

“啊？”胤禛失惊道，“我从哪给他弄这么大一笔钱？我一年一万八千两俸禄，庄子也在阿哥里边最少……和老八他们商量，岂不是与虎谋皮？”

邬思道架起拐杖，至门口望着外头的蒙蒙细雨，良久才道：“这笔银子我出得起！”胤禛一下子惊呆了，略带口吃地说道：“早已知道你是江南世家，竟如此豪富么？”

“不是。”邬思道苦笑着摇摇头，说道，“我家小康而已，剥皮抽筋也拿不

出两万。倒是这次进京，得了一注意外之财……”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件东西托在手上，说道：“四爷，请看！”

胤禛凑了一步，却见邬思道掌上托着一个榛子大小的物事，碧幽幽亮晶晶，在灯下闪着五彩莹光，正是一枚宝石，因道：“这是一枚祖母绿，顶多值五万银子……”

“十枚就是五十万。”邬思道笑道，“何况还不一定只有十枚。据我推断，当有十八枚，连同其余珠宝，其价当在三百万以上，区区四十五万何足挂齿，将来如有别的用场，四爷也是宽宽绰绰的……”胤禛听了心下暗自骇然，问道：“哪里得如此巨款？我这人可是非梧桐不栖，非廉泉不饮！”邬思道踅回椅中坐了，说道：“天下无主之财多得不计其数，我既许身于主，自当代主分忧。”

胤禛没有答话，只用询问的目光盯着邬思道。邬思道悠然说道：“这套富贵在大觉寺，已经沉沦百年，四爷不取，早晚有一日便宜了那群秃驴们。这件事现在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还有我们也知！”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笑声，胤禛和邬思道都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只见一位老僧穿着土黄布衲、皓眉白须飘然步入，后头跟的头陀却是性音。这两个和尚一文一武，老者文觉，专门陪侍胤禛接待天下游方高僧，与北京诸禅林主持交往，是胤禛的寄名替身和尚。性音则住在府北粘竿处，训练家丁护卫及子弟武术。见他们进来，胤禛笑道：“邬先生刚骂过秃驴，就来了两个和尚！隔着这么远，性音都听见了？”文觉和尚一揖而坐，性音笑道：“我有传音之法，那边书斋离这儿不足一箭之地，我听得清楚。”

“我的癖性喜欢搜奇寻异。”邬思道略一致意，安详地说道，“在大觉寺数日，读遍了寺内碑碣。因这座寺院原是前明太监李永贞所造，我就留了心。记得《啸风杂记》里记载，李永贞，明朝领建魏□生祠，塑魏忠贤像‘冕旒，执笏，俨如帝王……像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腑皆以金珠宝玉为之，衣服奇丽……’”

他侃侃背诵畅若流水，众人早已听得目瞪口呆。却听邬思道口气一转，说道：“后来转到神库，见两个没有埋掉的木雕神像，颇似记载中说的情形，只年代久远，泥涂烟染，已经不成模样。从神座后看，正是天启五年所造，我就断定，此必是魏忠贤像无疑，挖出它们的眼睛，恰是四枚祖母绿，埋在大觉寺三枚，一枚随身带着，就是四爷方才见到的了。”三个人不由都把眼睛盯向邬思道案前，那颗宝石熠熠闪烁，实实在在放在那里！性音兀自讷讷而言：“居然有这么巧的事？”

“这不啻是一座金库，四爷为天下计，取不伤廉。”邬思道的眼闪着光，声音却仍很平静：“魏忠贤号称九千岁，据理而推，当有九座雕像，埋没这许多年被我发觉，正是天授于四爷！神库下一定还埋着七座。这件事

办起来一点也不难，由十三爷出面住庙静修，带上性音、狗儿和坎儿，神不知鬼不觉就取回来了！”文觉不禁赞道：“先生真是奇人！不过那七座也许已经没了。我也有点不可思议，造像的人当日怎么不取了去？庙里那么多和尚，一百多年也没认得！”“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并非人人能识啊！”邬思道叹道，“木像通身都用糯米粉浆糊了，大约就是当时造像或守祠的人干的，不过魏党失势，朝廷搜捕极严，知情人或没来及取用就遭了毒手……”

这些话很像是梦话，却都分析得丝丝入扣滴水不漏，一时间书房里沉寂得荒庙一般。许久，性音攘臂瞋目，兴高采烈地说道：“四爷，就照邬先生的主意。三天之内，我们把宝物全起出来！”

胤禛望着邬思道，他已经说不出什么。但觉五内俱沸，酸热之气翻腾。良久，才沉重地点了点头，声音变得有点喑哑：“先生，我无话可说，如此待我，我何以为报？”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邬思道沉静地答道，“贝勒以国士待我，我岂能以守财奴报您？”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随着胤祥进驻户部，清理亏空银两重新开始，京师官场的空气再度紧张起来。胤祥因人手不够，亲自点名从口外驻军调了四十名伍哨长，都是自己练兵时使出来的，略通文墨账目的未入流军校，分口组织了四个分账房。又从秋闱贡生中选出田文镜、李绂一干人，让施世纶纠集户部原班吏目组成核查总账房，自带了狗儿坎儿坐在签押房掌总儿。除了每日寅、辰、巳三个时辰巡视各账房，还要不时会议汇总，召见欠债官员，催促发文，草拟奏议折片。从早到晚，偌大户部，但闻算盘子儿打得下猛雨似的，催得一干欠债官员魂飞魄丧。

眼见八月十五临近，账目也收了十之七八，听说广东总督武丹也已赶来。此人是个欠账大户，但他和魏东亭、曹寅、穆子煦同属一类，都是熙朝元勋，从康熙初年从驾当侍卫，迭次擎天保驾，几番出兵放马，生里死里和皇帝一块儿滚过来。论身分虽不过一品大员，论情分却无论谁也比不了。康熙待人优厚，阿哥不及外戚，外戚不及大臣，愈是亲人愈是不留情面，惟这几个人眷宠优渥不拘形迹，剑履朝圣紫禁城骑马，不同于一般官员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上次清逋中途停止，明面儿上说是下头十几个州府官员上吊抗债，压根儿说心里话，就是因为武丹曹寅等人欠的债数目大，而且都是为康熙皇帝历次南巡举债接驾使了。清他们，钱是皇帝花了；不清他们，一班顶债的武官又都抱定了主意，惟他们马首是瞻。如今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魏东亭穆子煦称病，皇帝已经照准不必来京，武丹曹寅来了，若是还不上，这件事还是要泡汤。情知如此，胤祥不免心里犯嘀咕，叫过施世纶交代了两句，只说回府去，

便打道畅春园来寻胤禛。刚到园口双闸边，却见年羹尧从里边摆着步子出来，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上套着锦鸡补子，头上顶戴也换了起花珊瑚，看去十分鲜亮。胤祥不禁笑道："嗬！升官了？几时回京来的？"

"回十三爷话，"年羹尧打千儿行礼，笑道，"我回来三天了，刚见着万岁爷。万岁爷说桐城的差使办得好，给太子爷和四爷露了脸。因四川提督出缺，就补了上来。这一回出京，再见十三爷可就没那么便当了。"胤祥回顾狗儿坎儿笑道："瞧见了没有？这就是你们榜样！好生跟着四爷，凭你们这份伶俐，将来也能弄个红顶子戴戴！戴铎前日陛辞，去福建漳州，放了道台，我还教训高福儿，不要只在端茶送水的差使上做功夫。要出头当人上人，得能为主子分忧，主子是龙，你就是云，主子是虎，你要刮得起风！"狗儿坎儿听得似懂非懂，一个虎铃着眼看着气宇轩昂的年羹尧，坎儿眯着眼笑道："出头有什么好？出头了不成王——"他忽然想到这是说年羹尧，生生把个"八"字扣在肚里。

年羹尧见他如此不恭，目光微睨了一下坎儿，笑道："十三爷，您来的不巧，太子爷和王师傅正在澹宁居和武丹老军门陪着万岁说话。四爷辰时就回府去了。若见太子呢，您得等一会儿，要见四爷，恰好我也要去辞行；咱们一块儿去吧？"胤祥想到太子每次见面有气无力不死不活的样子，摇了摇头道："走，一块儿去安定门四贝勒府。"年羹尧凑近了胤祥，四下看看，压低了嗓门说道："十三爷还不知道吧？方才我听何柱儿透信，大千岁进封直亲王，三爷封了诚郡王，四爷是雍郡王，五爷是恒郡王，七爷是淳郡王，八爷是廉郡王。连十三爷也高升了，如今是贝勒爷了！"

"是么？"胤祥一脚跨着轿杠，目光霍地一闪，说道，"可惜六哥早早去了，没赶上。九爷和十爷呢？""奴才也问何柱儿来着，他说不知道。"年羹尧道，"大约没有封吧——这事内廷已经在拟旨，还要几天才颁布呢！真得恭喜十三爷了，十一爷十二爷也都没有升号呢！"胤祥转着眼想了想，说了句："我可没有那么痴，身外之物，何喜之有？"说罢便升轿起杠。

胤禛在万福堂听了胤祥的回报和年羹尧的道贺，似乎有些无动于衷。进封王位原是喜事，但刚好截止到八阿哥胤禩，这里头不能说没有文章。这件事邬思道早已分析到了，如果皇上一意专信太子，就会把兄弟们的王位留到自己死后，由太子登极时亲封。现在分封，是皇帝自己收拢阿哥人心，削夺太子权柄，权衡利弊，还不如都不晋王位的好。心下掂掇着沉默了许久，胤禛方说道："亮工升任四川提督，这才是件可喜的事。狗儿坎儿，你们进来。"

"四爷，奴才们侍候着呢！"狗儿坎儿在廊下逗鹦鹉玩儿，忙进来笑道："主子有什么差使？"胤禛看着他们，透了一口气道："你们两个极伶俐，这一条很招我喜爱。但你们一日一日大了，应该懂事了，不能总是孩子气恶作剧。我这奴才里头最有出息的就是年羹尧，好读书，能带兵，很给我露脸，你们得学着点。不能遇事总让主子给你们揩屁股。"

胤祥想起自己方才的话，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狗儿笑道：“是，我们跟主子，不能胡来。上回那个卖鸡蛋的要不打那个要饭老头儿，我们也不会捉弄他……”

“我不是说这件事。”胤禛哼了一声，“你们居然把八爷的照壁墙给卖了，可是有的？”

胤祥、年羹尧皆一愣。胤祥虽说带他们在部，却没有十分拘管，每天都放他们出去戏耍一两个时辰，不想又做出事来。胤祥说道：“两个小狗崽子，怎么这事我不知道？”“这是五天前的事了。”狗儿看一眼坎儿，说道，“我和坎儿去宣武门玩，那里有个钱财主正盖房子，工地上缺砖。老狗日的悭得要命，嫌采办买的砖太贵，要扣工钱赔补。坎儿和我看看泥水匠吃的和狗食一样，心里气急，就过去说：‘八爷府前的照壁要换新的，旧砖便宜，您买来多合算？’”

“姓钱的还不信，瞪着眼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说……我们说我们是八爷的伴当……他就跟着我们去了朝阳门。量墙，卖照壁……”

胤祥一边听一边思量，笑道：“八爷府前门禁何等森严，人家就允你们拿皮尺去量墙么？”坎儿道：“这是预先做好的套儿，我们先去八爷府，跟门政说好了，我们是三爷府的，三爷看着八爷这墙式样好，想量着照造一面，他们凭什么不依？……钱家老爷就远远看着我们量墙。后来八爷刚好出门，我们又亲自上去禀说，八爷笑着点点头就上轿走了，由不得老龟孙不信。当时下了二十两定银，讲好第二日拆墙，他就走了。”胤祥笑得打跌，问道：“……第二日他真的去拆八哥的照壁了？”坎儿摇头道：“第二日您吩咐我们去步军统领衙门，没得闲儿看热闹儿……也不知他去了没有。”

“他要不去，我怎么知道？”胤禛皱眉叹道，“三哥当笑话儿给我说，我一猜就是你们，别人没这个心胆！……这是京师，是御辇之下，王法文明，怎么能这样儿？”他阴沉着脸站起身来，说道：“记得收留你们时的话么？这种事到此为止！跟在我府，得照我的墨绳走路；跟着十三爷，事事得听十三爷吩咐。收收你们的野性子——去吧！”

狗儿坎儿吐了一下舌头对望一眼，诺诺连声退了出去。胤禛这才说道：“昨天我已经见了武丹，私下里问了问，他和魏东亭、曹寅、穆子煦共欠银子折到近四百万两。银子，确是万岁爷几次南巡接驾花的。我告诉他，接驾迎驾国家有制度，理应动用官家的钱，如今为这事欠了私债，很为老将军担忧。武丹倒没什么，只说一定还钱，就连其余三个人他们书信来往，也没有一个顶债不还的。但他们的家底我知道，砸锅卖铁也难以清偿的。所以我猜肯定是万岁爷要从体己钱里拿出来替他们还的。”年羹尧笑道：“既然如此，何苦叫十三爷和老施他们作难？早点清了账不就结了？”

“万岁爷也是一本苦账。”胤祥八字眉舒展着，朗声笑道，“修畅春园、避

暑山庄，内库也花得河干海落的了。如今不逼到山穷水尽，他老人家也善财难舍。再者，其余欠债的都巴巴儿看着，他也不愿落个有亲有疏的名声儿。我现在其实是在逼老爷子还账啊！”

胤禛上下打量一眼胤祥，说道：“这话透彻，其实是从大内万岁私库里讨钱！”他的目光像结了冰，凝视着窗外，谁也猜想不到这个神秘的脑瓜里想的是什么。良久，胤禛方一字一顿地说道：“万岁肯定私下对武丹他们有承诺。所以，清债的事只要再苦顶一阵，一切都会冰消瓦解。我们尽的是臣子之道。为臣，当为国家着想，要把国库的钱一分不拉都收回来；为子，当为父亲着想，也不能把大内掏得精穷，叫皇上颁赏群臣也捉襟见肘……”

年羹尧张大了嘴，一时有些弄不明白，一向以为，皇帝是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的。胤祥喃喃说道：“……那，我怎么办呐？”胤禛一哂，说道：“太子也摆不明这个理，他去澹宁居几次，想摸阿玛的实底儿，万岁爷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和邬先生计较，八月十五前要拼命挤一挤这群丘八，除了武、魏这几个人，别的人并不真穷，真的挤得差不多了，过了八月十五皇上也许就要说话了。”

“成！”胤祥找胤禛，就为讨这主意，将椅子扶手一拍起身来，正要拔脚走路，胤禛却叫住了：“忙什么？债务的事一旦看透，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羹尧，你把见万岁的情形说说，叫十三爷也一处听听。”

年羹尧似乎有点意外，愣了一下，说道：“万岁爷没有说多少话，当时只有武丹在，万岁问了我当年在飞扬古军中当游击时，去陕西调粮，杀掉陕西总督葛礼的情形。我备细说了请天子剑斩葛礼的事，老人家听得很仔细，有时还看着武丹点点头……后来万岁又说桐城的差事办得好，替国家分忧，不枉了你主子栽培。又说，武老军门为国家出了一辈子力，名分上是君臣，其实他从不把这些人当奴才使，准备调武丹回京任直隶总督，如今晋封奴才做了提督，一尺阔的溪水，可以一跃而过，得好好学武丹忠心办事……”

“后来呢？”胤禛看看听得心不在焉的胤祥，问道。

“后来太子爷来了，万岁就叫奴才出来了。”年羹尧道，“恰出来碰上范时捷，要去八爷府辞行，说八爷请了个老道士叫张德明，最会看相，约奴才也去，奴才没答应，又遇上十三爷，就和爷一道儿来了。”

胤禛想起范时捷，不禁莞尔一笑，但这只是一闪而过，随即说道：“你明日就上路了，我吩咐你几句话，你要记牢。”年羹尧忙起身垂手侍立，说道：“请主子训示。”“你还坐着听，虽说你是我门下奴才，我们还是亲戚嘛。”胤禛一下子变得异常随和可亲，满面笑容摆了摆手，说道：“你这个提督是朝廷的，去了之后要切实办差，带好兵，给朝廷争脸，也就给你的四爷挣了体面，这是最要紧的。二是不要和朝里阿哥随便来往，朝廷屡次下旨不许阿哥结交外臣，要有什么人找你，说什么话，你得如实

禀告奏闻，要叫我知道。三是不奉旨或我的话，不必一趟一趟回北京，北京是是非之地，又值多事之秋，你的身分扎眼，回来多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府里你妹子有福晋、钮祜禄氏，还有我照应，你尽可放心，把家眷也带到任上，实心做事。你好，我们自然也好，有我，你自然好，荣辱损益全是一回事——我的这些话你可明白？”

“喳！”年羹尧原本斜签着身子坐着，“唿”地起身答应道，“奴才明白！四爷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奴才牢记在心！”

“去吧。”胤禛满意地点头一笑，“去见见福晋，辞别你妹子。到任后给我个平安禀帖就成。”

胤祥待年羹尧出去，也站起身来，伸欠了一下笑道：“我当万岁有什么要紧旨意呢！要没别的事，我回部去了，十几个硬头钉子在那边等着我去拔呢！”胤禛叹道：“好兄弟，方才年羹尧说的，没有一件与我兄弟无关。兄弟英雄豪气，只是太粗心啊！夜间扪心想一想，你就都明白了……”

年羹尧的消息一点也不假。朝阳门外八贝勒府西花厅，聚了一大群人，正等着名震京华的异能之士张德明。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禩，是早已到了，王鸿绪、阿灵阿、揆叙一干人或坐或立，忐忑不安地等着去请张德明的任伯安。明面上说，他们都是来府恭贺胤禩荣进王爵的，但东道主八阿哥胤禩却一直没露面，只家下长随们穿梭般来来往往，将一盘盘细巧宫点摆放得齐整，配着荔枝、龙眼、苹果、葡萄诸时鲜水果，看去煞是鲜亮。众人却都无心品尝，有的吃茶，有的品橄榄，满屋里水烟呼噜噜响成一片，弄得烟腾雾罩。

“九爷，”王鸿绪就坐在胤禟身边，等得有点发急，燃着火媒子问道：“再有一会儿该掌灯了，怎么不见来？敢怕是这牛鼻子没有真才实学，不敢来了吧？”胤禟未及说话，旁边胤禩咧着大嘴笑道：“我素来就不信这些个。上回跟着八哥去潭柘寺，也碰见个装神弄鬼的，一男一女搂着亲嘴儿。四圈围着人山人海，说这对淫贱材儿在佛山不正经，佛祖见怪了，叫他们当众粘到一处出丑。我他妈的提了一条蜈蚣放在他们鼻子上，吓得他们‘妈’地一声就分开了……”说罢哈哈大笑。

胤禟架着二郎腿，端着杯子看茶叶泛沫儿，说道：“此类事有真有假。我原本也不信，上回大阿哥说，连三哥都请他相过面，这就蹊跷——三爷是何等样的道学，岂能轻易相信这些个？瞧罢咧，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王鸿绪儒生出身，翰林清秘，只是好奇才来看看，心里对胤禩此举却大不以为然，冷笑一声说道：“我今儿就要看看这牛鼻子的能耐！招摇撞骗，连六部里的士大夫都给蒙了，又在阿哥里头闹腾！在这里玩把戏，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坐在斜对过的乾清宫侍卫鄂伦岱满脸横肉，油光满面，正和阿灵阿说话，听见王鸿绪说，转脸笑道：“别以为读

了几句子曰诗云，就能参透天下事了！马仁道跟我说，他认识张德明那会还是个举人，张德明断他能考到二甲七名。初榜下来，却是第三名，正想着姓张的断的不准，临到殿试，考官见他的诗错抬一格，一下子降到第十七名，恰好取在二甲第七！你说相得准不准？”

正七嘴八舌议论间，帘子一响，任伯安急步进来，说道：“来了，怎么不见八爷呢？”胤禟一掸袍角，笑道：“少时八爷就来。张先生既来了，就请进来吧。”众人一齐张眼往外看，果然见几个长随导引，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士沿着石子甬道闲步进来，众人便不说话。王鸿绪冷眼看那张德明，约有六十岁上下，鹤发童颜，步履健捷，穿着件八卦鹤氅，头戴雷阳巾，手里摇着一把羽毛扇，倒也似仙风道骨，只似笑非笑，漠然站在门口审视屋内众人。王鸿绪因冷冷问道：

“仙长不在山中修道，来这衣锦繁华丛中何事？”

张德明略一躬身，淡淡说道：“为布道而来。”王鸿绪啧地一笑，说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道人既通术数，不知有何神通？”张德明默默注视王鸿绪良久，说道：“居士，你方才说得好，要看看贫道的能耐，何以能在京师招摇撞骗，连六部的士大夫都蒙哄了去！贫道自幼生有异禀，长投明师，修五千言道德真经，通漆园庄周幽径，若无实学，也只好是吃不了兜着走了！”说罢仰天大笑，众人无不悚然，惊愕相顾瞠目结舌。

“老道还真他娘有点门道！”胤禛见他这个下马威噤得王鸿绪脸色煞白，哈哈一笑起身拍拍张德明肩头道：“你先瞧瞧，咱们福分如何？”张德明转眼看了看胤禛，略一沉吟，说道：“你是十爷？燕颔猿睛、帚眉方口，原本是个将才，可惜这对贴脑耳另主福禄，两下一冲，没了杀气，带不得兵。十爷龙子凤孙，功名事业却无大成就，倒落了个寿字，九十四岁善终，原是个长寿阿哥。”胤禛不禁鼓掌大笑：“好好！我有钱有势，最怕短命，及时行乐一世也叫快活，你算搔着痒处了！”说罢推着张德明：“去去，给他们都看看！”

张德明略一点头，至阿灵阿身边，端详道：“君山根气正，土星明亮，位可至台阁，不用疑心。今明两年之内，恐防疾病，切须留意。”阿灵阿哂道：“这都是奉迎话，何足为奇！说有病，早寻郎中，不就结了？”张德明一边向前踱，口中答道：“规避疾病，转为囹圄之灾，反而得不偿失。”说着，已至鄂伦岱身边，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侍卫，说道：“君不贪女色，胸无机械，令人可佩，才智有限，要凭附他人，方可有成。所谓‘青蝇之飞，不过数武，附之骥尾，可致千里！”一边说，又回身笑谓王鸿绪：“君宰相身，祖德隆厚，除了阿哥，在座的位至卿相，仅君一人。只恐晚岁小过谪遣，君王虽欲起复，然命数已尽，奈何奈何！”

“我呢？”胤禟一直在旁边听，见张德明侃侃而言，因将辫子甩向脑后，仰脸问：“我问凶不问吉，请讲。”张德明一笑，说道：“九爷君子心胸，原该如此。按九爷戊唇月口，凤目蚕眉，耳轮如珠，原是极贵之相。惜乎鹰鼻权腮，略有破相，明堂气隐，心多杀机。恐防五十四岁有一小厄。譬如溪水，一尺之阔，举步可越，过得去，寿至八十，过不去，恐有不忍言之事。”说罢，略一沉吟，又道：“请九爷伸出左手，贫道再看。”

胤禟默默伸出手来，张德明略一看便道：“此乃玉井纹，佐理朝纲不必问了。此纹名曰‘天印’，却中道截断，不知府中可有杀婢之事？若有，即是此事妨了阴功。这与相面原是一理——我已知九爷何以不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了。”胤禟脸上肌肉猛地一抽：他确有杀婢的事，倒也不为奸情。前年夏两个丫头在厨房拌嘴，搅得他午睡不成，起来就命都捆了，放在马厩旁晒太阳，看守的人躲了纳凉，丫头就中暑死了。这事一向也没理会，张德明一语道破，胤禟不由一阵懊悔，叹息一声道：“这是命数……”

正说得热闹，外边一群人，一色青衣小帽，长随打扮，都是一声不吱，鱼贯而入，一溜齐儿排在大书橱前。鄂伦岱一眼看见胤禩也是这般装束混在里头，不禁一愣。揆叙起身道：“这里边有一位是八爷，其余都是府里使唤人，请仙长观相！”

众人立时把目光一齐扫向张德明。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辱大臣

张德明泰然自若，安详地注视众人一眼，突然仰天大笑：“贵人之气云蒸霞蔚，岂与常人等量齐观？凡夫俗子目为五色所迷，所以难以分辨。此一点小伎俩，大约难不住我！”因用羽扇一一指点：“头一个身有吝骨，第二个蛇目无义，第三个华盖封顶，第四个媚骨外露……”他一个一个简短地下着断语，直到第十一，才道：“此真八爷也！白气贯顶充塞一室，罡风飒然，直透明堂！别说站在这群龌龊小人中间，就是藏进紫禁城，混在金枝玉叶之中，我也一眼认出来了！”胤禩被他说破，自失地一笑，摆手挥退了众人，把帽子随手一丢，脱去外头青衣，内里穿的却是件滚边绣金湖绉天青袍，潇洒地将手一让，说道：“简慢你了，请坐，看茶！”

“老道士真玄了！”揆叙笑道，“什么是气？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气者，按儒家之说即是器宇。”张德明摇着羽扇款款说道，“然而道家视之，气乃人精神所在，闻之无声，视之有形，却也有浊清之别。王莽时朝廷星士，在长安观气，见南阳一带，煌煌赤气沛然冲霄，是为天子之气，派羽林军数千至南阳挖龙脉。但此人数术不精，竟放走了刘秀，倒挖断了王莽自己的王气，所以一代而终。茫茫天数，难以全知啊！”胤禟爽然自

失，说道：“这是载于《后汉书》的。只不知我的是什么气。”“九爷十爷是紫气，王大人揆大人阿大人乃是青气，八爷和鄂军门却都是白气。”因指着任伯安和外头的长随们道：“如此类人，则杂沓不堪，似灰似烟，说不到气上。”

鄂伦岱愕然说道：“我居然和八爷一样？”张德明冷笑一声，说道：“岂有一样之理？你不过是将军，带着西方煞气罢了。八爷白气如虹似霓，缕缕纷纷，聚合不定，乃是王气！”胤禩想到内廷传出自己封王的消息，心中一动，翕动一下嘴唇，却没有说什么。胤祯摇头咂舌，嘘着气笑道：“不知太子爷、四哥、十三弟是什么气。敢怕是晦气！不然我们怎么每日受他的鸟气？”一句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王鸿绪多少也知道一点五行生克之理，听张德明这番话，心中已是暗服，禁不住击节赞道：“美哉先生论道，如饮佳酿！”

“借你这句话我来拆字。”张德明乘兴说道，“‘美’字八画，可拆为‘羊大’。‘羊’，‘祥’也，是最吉之字。又可拆为‘八王大’三字，今日给八爷看相，可谓巧不胜言。”任伯安听得出神，冲口问道：“那么‘佳’呢？”“‘佳’为一人执圭之象，也是八画。”张德明应口答道，“仍旧应照着八爷。八爷命相确乎是贵不可言！”

胤禩笑着笑着，突然眼波一闪，说道：“说过头了吧？”张德明漫然说道：“不过头。其实我还有话，八爷你如今只是贝勒，若仅如此，一人执圭，宰相亦可，摄政亦可，八王为大，仅对兄弟而言，说不到别的上头。”他口锋一转，辞气突然异常犀利：“倘若王爵加身，白气护顶，则翻为极贵之兆，天命悠悠，人力不可更移！”

“你放屁！”胤禩突地勃然变色，“砰”地一声重重击案，“我不过看你浪有虚名，清谈取乐而已，你辄敢如此放肆狂吠，陷我于不臣不义，置我于难测险地！来人，把这个没天理的妖道捆起来，送顺天府！”

胤禩人称八贤王八佛爷，出了名的面和心慈，好贤轻财。多少犯了弥天大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但有缘分见他，必定有一番慈悲安置，从来是温良恭让和蔼可亲，谁见过他如此雷霆震怒？一时都吓蒙了，惊呆了，一个个脸色苍白面面相觑，厅中静得针落地都听得见。张德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一愣，旋即仰天大笑，眼见两个长随大步过来要动手，将手中羽扇一指，说道：“咄咄！不要恶作剧！”那两个人竟着了魔法似的，张牙舞爪摆着架子被定在当地！

“好妖道！”胤禩霍地起身，咬牙狞笑道，“取狗血来，请出万岁赐我的倭刀！”“慢！”张德明也站起身，闲适地踱了两步，格格一笑，说道：“合则留，不合则去。八爷何必学那些无知市井屠沽之流？我定他两个，并非法术，却是吾师亲传三昧神气功，狗血有什么用场？贫道虽去，也想请问八爷，怎见得我的话就是陷您于不臣不义？”胤禩怒不可遏，见长随递上倭刀，劈手夺过抽出来，晃一晃，冷森森寒气逼人，挺在手中直趋

张德明，恶狠狠道：“那就请你试刀！看是你的气功硬，还是我的宝刀硬！”

张德明也不躲闪，朗声笑道：“自然是爷的刀硬。不过，贫道与八爷俗缘太深，你这一刀下来，恐怕两俱有损——我这就给你凭据。”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把裁纸小刀，略一掂量，向羽扇柄轻轻一搪，连刀带扇扔在地下，抬头笑道：“八爷，你袖中也有一把檀香木扇，请出来一观。”胤禩阴森森一笑，从袖中取出扇子看时，不禁骇然，原来木扇居然也从中一折为二，刀痕宛然尚在！胤禩的脸白得窗户纸一样，失神地丢了倭刀，座中众人也都吓得面无人色。

“我不怕这一套！”胤禟却沉得着气，阴沉沉说道，“邪不侵正，你这点子本事，比得上白莲教主徐鸿儒？你今日话意，说什么王上加白，难道不是挑唆八爷图谋不轨？当今圣明在上，太子贤德，臣事以忠，君安其位，你怎敢以天命之说惑乱人心？讲！不然……我用皇封朱标的夹棍夹了你，丢进油锅里炸焦了你！”

张德明身怀异术，因有恃无恐，并无惧怕之色，一哂说道：“既有如此忠心，又何必叫山人来府献丑？天命无常，帝道无亲，惟德是辅：这不是儒家圣人的道理？王上加白固然是‘皇’，但八爷如今尚未封王。你若不封王，至多不过五年摄政好做。就如前年薨了的康亲王，极平常的一件事，又何必大惊小怪自作多情？”胤禟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呵呵大笑起身道：“八哥，你也成胶柱鼓瑟的了。这都是说说玩玩的事，谁认真来着？太子爷那么圣明，又怎么会丢了嫡位？要真的丢了，别的阿哥捡起来也不算犯王法呀！”

“唉……”胤禩喟然长叹一声，“张道长，此种事岂可儿戏？说实在的，你讲的这些，有些很有道理，但我是既不敢想也不敢听。你有真才实学，万不能总在阿哥堆里转悠，早晚有一日糟蹋可惜了的。明儿我去礼部说说，白云观尚无主持道长，你到那里清修吧！”

张德明向地下拾起两截羽扇，信手一搓，已是复原，道貌岸然地合掌一揖，说道：“昔日邹阳狱中报书淮南王，‘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则莫不按剑相眄’。我与八爷交浅言深，如此措置是情理中事。我所言是据易理而推，验与不验，日后来证。在座诸公人人怀荆山之玉，含灵蛇之珠，都是绝顶聪明的命世之士，且请拭目以待——无量寿佛！”

七月节过后，连着几场透雨，秋风渐起，金谷登场。胤祥和施世纶一干人越发没明没夜地苦干，交七月底，国库还银已四千余万。太子胤礽眼见成效大著，也来了精神，不隔两日就到户部一趟，伙同胤禛一起召集会议，督促清逋，务要在十月之前漂漂亮亮把差事办下来。康熙原来对太子一肚皮的气，见他督责如此认真，心下也自慢慢平和了。时近中秋，年年这时有两件大事要办，一是督催各省收纳粮赋丁银；二是勾决人犯。秋决处刑，“应上天肃杀之气”，事关国典，在园子里办就显着欠

庄重。康熙虽懒怠动，也还照老规矩，命驾返回大内养心殿，拜了明殿又祭天坛，召集礼部司官与上书房会议秋狩承德的事，白天接见官员，晚上手不停管批阅刑狱奏牍，还不时召见胤礽咨询外任官员任免事宜，就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八月上旬末，才算将暑热期间积压的文案料理清楚。

这时几位新王爷晋封诏书已下。廉郡王胤禩除了接见各旗旗主，分派旗人年例银子，接收各个皇庄交纳贡品，又兼管筹备宫中过节的差事。虽说八月十五年年都过，但今年是康熙圣诞五十三岁。为叫老爷子欢喜，胤禩合同内务府和礼部请旨，令大□天下，凡五十五岁以上老人皆有月饼、加饭酒赏赉。满宫人分派得停当，扎兔儿爷，制桂花糖，一笼笼蒸出栲栳大的馒头、寿桃。六宫里两千余名太监宫女，喜气盈盈张灯结彩，忙得一团乱麻似的。胤禩一手操持旗务，一手操持宫务，满心要把差事办得滴水不漏。因见日子紧了，事情多得没头绪，合府上下一齐动，依旧觉得人手不够使，便叫过管家，吩咐道："请九爷十爷去，瞧他们做什么呢？"话未说完，便见胤禟一脚踏进来，因又笑道："偏是我闲，你们就一日三趟地来，要帮忙时，一个影儿也不见！"

"你也甭叫老十，他也不会来。"胤禟显得有点颓唐，一屁股坐了，闷头喝着茶叹道："说到忙，岂止是你？你日日进宫，那起子穷官儿见不着，就涌到我那儿撞木钟。想想也寒心，嫡亲骨肉兄弟，老四那里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难——还不敢说老四老十三个破字儿！"

"你是怎么答话的？"

"我说叫他们自己去见十三爷！"

"兄弟你错了。"胤禩叹息道，"这些都是无告的可怜人，够不上和四哥他们说话，好容易见着你，怎么好寒他们的心？再者，你这么说，在外人跟前显着我们兄弟生分，也不好。"

胤禟冷笑道："本来就生分，乔模乔样地装什么幌子？你大约不知道，我刚才去老十那里，他正忙着盘家产，把细软物件都搬到大栅栏、琉璃厂，要发卖还账呢！"胤禩吃了一惊，铁青着脸道："胡闹！"

"我看闹一下也好。"胤禟怔怔看着窗外，说道，"叫他们尝尝六亲不认的苦头！——我心里只是诧异：太子爷欠的债是怎么还上的？我叫人去户部查，真的是还了，疑心他动了内帑，内帑也不短缺！"

这正是胤禩也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他甚至为此派自己的奶公齐雅布去东北，秘密调查太子是否有挖人参的事，都无结果。据胤禩看，太子账目不清，压根户部的差使就办不成。这胤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想想终究还是不解之谜。思量着，突然想到，胤禟变卖家产，做得太过分，

难保康熙知道，要疑心自己是主谋，因立起身来，扇子一挥道：“老十太不成话。走，一块瞧瞧去！”

胤禛“卖家还债”铺排的声势极大。这个二百五阿哥存心出胤禛的丑，捡了京师最繁华的所在，在前门外大廊庙一带沿街搭起席棚，蜿蜒差不多半里长，家私摆的琳琅满目，什么金漆坐柜、蝉翼纱帐、金自鸣钟、玛瑙鼻烟壶、倭刀、鸟铳、豹尾枪、东珠、象牙、琥珀朝珠、玄狐袍、各类成窑钧窑定窑瓷器、金玉如意、紫檀屏风、铜镜台、宣德炉、漱口盂、茶几、琴案、书架，凡百家中器具并破鞋烂袜子一应俱全，都标了价贴着红签，有的还搭着明黄袱子，显见的是皇帝赏赐的物件。小到几两几串，多到三万五万，价格也不一等。胤禛胤禟赶到时，大廊庙前累千累万挨挨压压都是人。人们在五光十色的货棚前东拥西攒，却都为开眼瞧热闹，并没一个敢问津的，只围着傻看卖呆，有的窃窃私语，有的默默出神，有的讥讽挖苦，有的掩口偷笑，什么样儿的全有。胤禛胤禟挤得一头热汗，正没做理会处，忽然听人们吆喝：“十爷把施大人的轿拦住了，走，瞧哇！”

于是人流滚动一齐向西，越发挤得落花流水。胤禛胤禟趁着劲儿往前钻，果然见一乘绿呢大轿停在当街，施世纶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长跪在地，胤禛手里拿着把破芭蕉扇，穿一身灰粗布截衫，正破口大骂：“姓施的，你还算个读书人？是哪个狗娘养的考官取中了你这么个怪物，我再不济，是黄带子阿哥，龙子凤孙！当我的面你就敢动手拿我的人！”

“回十爷的话！”施世纶揖手说道，他的声音多少有点嘶哑，“下官并不知这奴才是十爷府的。十爷既这么说，下官还要谏十爷几句，这豪奴蔑视朝廷大臣，拦轿喝骂，是十爷家教不严！”“哟嗬？”胤禛一脸坏笑，破扇子拍着腿左右顾盼道：“这么着倒是我的不是了？我倒有心请罪，你当得起我一拜么？你一个二品京官，大摇大摆从我面前过，连轿也不下，这是施琅庭训给你的规矩？”胤禛这才瞧见，胤禛身边还围着一大群官员，从部郎到司曹都有，都用憎恶的目光盯着正在受窘辱的施世纶，并无一人解劝，正思量该怎么办，却见施世纶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下官是近视，没有瞧见十爷……”

胤禛此刻解恨到十二分，得意地扇了一下破蕉扇，哼地冷笑一声道：“你敢情近视？你是没上眼皮，只看天不看地！近墨者黑，近屎者臭，扑了高枝儿就来欺负人！”旁边站的姚典、刘燮、党逢恩等人个个趁愿，绷着脸儿暗笑；金玉泽已升了兵部员外郎，在旁凑趣儿“劝”道：“十爷，您别恼了，他不过小人得意，气着您身子倒金贵了。”

“我为国家清理亏空，又不曾中饱私囊，金玉泽，我怎么‘小人’？”施世纶气得浑身乱颤，身子一挺，口气变得异常强硬：“就是十爷的话，我也不敢苟同，也不懂——谁是墨？谁是屎？谁是高枝儿？请十爷明示！”胤禟被他顶得一愣，顿时咆哮如雷：“你只认钱不认人，就是小人！卑污！铜臭不堪！”一挥手命府中长随：“替爷啐他！”

胤禩见十贝勒府几个人捋袖挽臂地上前，知道一口啐出去，立时要惹出倾动朝野的大事，忙大喝一声：“慢！”便拉着胤禟挤了出去。围在胤禟四周的太监、长随和六部司郎官员足有大几十号人，见是胤禩来了，都是一怔，黑鸦鸦跪了，一片声请安。街市上的人越发瞧得兴头，围拥着挤得水泄不通。胤禩黑沉着脸瞪了胤禟一眼，哼了一声，几步走至施世纶身边，柔声说道：“方竹兄……屈了你了……”

……施世纶身上一颤，热泪顿时走珠儿般滚落下来。

“十爷脾性刀子嘴豆腐心，出了名的躁性。”胤禩紧蹙眉头，娓娓劝道，“今儿这事瞧我薄面，且撂开手。你是朝廷柱石之臣，量须放大些儿。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头我禀知太子，叫他登门负荆请罪！”见施世纶兀自僵跪不语、泪光满面，胤禟在旁跺脚埋怨：“昨晚叫你少灌点黄汤，你就是不听！为你这不争气毛病儿，阿玛都恨得牙痒痒的——今儿这可倒好，连老施都作践！”

胤禟满以为这两个哥子定要帮自己说话，不料都异口同声责怪自己，不觉怔了，其余官员人等也各各无趣。正发呆，胤禩已回身命众人：“快搀老施上轿！老九，你亲自送方竹先生回南横街——你们愣什么？！”胤禟仆人们见廉郡王动了气，又见主人无话，只好答应着上来，做好做歹扶着一声不言语的施世纶上轿，由胤禟骑马护送，一径去了。胤禩俨然主子般厉声指挥：“把棚子拆了，东西往回搬！”胤禟气得一跺脚，也不打招呼，扭头便走了。

第二日便是中秋节。头夜康熙睡得很好，一大早起来，先拜了天穹殿、钟粹宫、钦安殿，又至斗坛拈香，进了早膳，又至乾清宫接受百官朝贺。这都是官样文章，却一样也省不下来，他耐着性子坐在宝座上，听臣子们一篇又一篇的“万寿无疆赋”，什么“海晏河清，圣治被化万方”，又是“黄童白叟，共享盛世承平之福”，足足闹了两个半时辰，下来时，已是申末时牌。进了晚膳，康熙稍事休憩，便见胤禩进来禀道：“阿玛，都预备齐了。何时起驾，儿臣先去御花园知会。”康熙正要答话，却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带着邢年等七十多个太监宫女进来请安。

“万岁爷，”李德全笑嘻嘻道，“奴才方才去后头看了，今年十五真个别致！到底八爷调停得周全，再没个挑剔的。老天爷也凑趣儿，晴得一丝云彩也没，老月儿圆的溜儿的，大月饼似的，已经慢慢起来，真叫人越看越爱！”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康熙因问胤禩：“阿哥们都来了么？”胤禩忙躬身赔笑道：“儿子是从家里径直进来的。方才太子那儿的何柱儿说，到得差不多了，巴巴儿等着主子爷呢！昨儿见大哥三哥，他们叫儿子请旨，恩准年长阿哥把皇孙也带进来沐恩光宠，也取个团圆吉利，不知万岁……”“不用了。”康熙略一沉思，说道，“一百多个皇孙，大的十七八岁，小的才几个月，还有乳母、谙达、丫头、老婆子一大堆，少算也有四五百人，朕受不得这吵闹。”

胤禩一听“吵闹”二字，陡地想起昨日大廊庙的事，胤禛这个二杆子，别今晚再闹事吧？不由心中一阵慌乱，忙道：“阿玛要没别的吩咐，儿臣得到后头看看，不定太子已经去了御花园，儿臣还是随班候驾的好。”康熙微笑点头道：“你很知礼，去吧。看看侍卫里武丹来了没有，要没来，叫进来一同赏月。”胤禩连声答应着匆匆辞了出去。

御花园门口已是火树银花，因园内赏月，不宜张灯，胤禩独出心裁。在园前汉白玉阶下用一万盏玻璃灯盘成二龙戏珠图案，沿墙琉璃黄瓦下每隔一尺吊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红黄蓝紫青五色迷乱，既壮观又不呆板。胤禩赶到园门口，大阿哥胤禔三阿哥胤祉正和直隶总督武丹说话，胤禩远远便笑道：“武老叔，方才万岁爷还说，叫传旨请您呢！”说着便凑近前，拉起武丹的手道：“您今年有一个花甲了吧，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叫人瞧着眼红呀！”武丹呵呵笑道：“奴才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匹夫一个，有什么叫人眼红的？”当下寒暄一阵，胤禩便问：“兄弟们都到齐了没有？”

“差不离了。”胤禔笑眯眯看着胤禩，说道，“我没仔细看。方才乱哄哄的。这才理出头绪来。”胤禩听着仍旧不得要领，一边说话一边向里张望，胤祉笑道：“你要忙，只管先进去，我们不想站规矩，出来躲着和武老叔说说话儿——还有，你得防着老十这个铁头猢狲惹是生非。我进宫前，他打发人去我府借阿哥衣服，我没理他，这可不是疯了？昨儿闹大廊庙，今儿闹到里头来，这八月十五就算过不成了！”

胤禩心下越发着忙，向三人略一点头抬脚便进了园子。果见男昭女穆已经排好班次：西边贵妃钮祜禄氏为首，挨次惠妃纳兰氏、荣妃马佳氏、德妃乌雅氏、宜妃郭络罗氏、成妃戴佳氏、定妃万琉哈氏、密妃王氏、勤妃陈氏、襄妃高氏，还有十几个尚未诞育皇子的，如陈氏、色赫图氏、石氏、陈氏等人，还有个新选的郑春华，只是个嫔——胤禩却知她和太子胤礽甚有暧昧——和一群答应、常在低等嫔御站了一处，一色青缎旗袍，高梳“把子头”，脚踩“花盆底”，俱都垂手侍立。东边以太子胤礽为首，挨身便是胤禛、胤祺、胤祚、胤禟、胤禵、胤祶、胤祥、胤

禠、胤禑、胤禄、胤礼、胤祄、胤禩、胤祎，大的三十五六，长髯垂胸，小的尚在总角，粉妆玉琢。四百多个有头脸有体面的太监宫女也都按房分立东西：女的人人花枝招展，男的人人神采奕奕，都是规规矩矩站着，只二十一个未嫁的和硕公主是娇客，显得随便些，叽叽格格说笑个不停。

看了一周遭，没有见胤禛的影儿，胤禩深悔昨日没有多和他聊聊，

但此时急也无益，只好看情形处置——也许胤禛称病不来，或来了也未必就敢闹事……心里七上八下正胡思乱想间，却见胤禔胤祉快步进来归了班次。接着便听李德全高唱一声："康熙老佛爷圣驾到！"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这些阿哥里头，只有十四阿哥胤禵心里清楚，今晚十阿哥是存心大闹一场。他刚从木兰围场奉旨回来，就去访了九阿哥胤禟，京华风云已是历历在心，却毫不动声色静等着这出好戏。胤禵胤祥是同年人，一样的任侠豪爽，一样的习兵好武，连个头模样也颇相似，却和胤禛是一母同胞，都是德妃乌雅氏所出。但清代皇子制度，阿哥无论嫡庶，悬弧堕地，保姆就抱出去，交给乳母，各自八个保姆，八个乳母，还有所谓针线上人、浆洗上人、灯火上人、锅灶上人，一到绝乳，又添八名读过书的太监，谓之"谙达"，教语言、教行步、教礼节，举手投足左右顾盼均按规矩来。雅步从容仪态万方，并不受之父母，各兄弟间也只揖让而已。所以无论父子、母子、兄弟，骨肉亲情天伦之乐都是说不上的。胤禛生时恰因孝诚皇后产子而殇，例外地抱进了钟粹宫，聊慰皇后膝下荒凉。为这档子事，招惹了其余阿哥妒火中烧，在胤禵那里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不知撩拨了多少风凉话。因此胤禵自幼和胤禩一干人打得火热，自己的胞兄胤禛倒不相干的了。

此刻，他目光炯炯地看着坦然自若的胤禛和嬉笑顾盼的胤祥，一边随着迎驾、叩头，心里不住暗笑，猛听众人喊"万岁！"便跟着叩头，山呼："万万岁！"

"罢了吧。"康熙笑容可掬，双手虚抬了一下，说道，"今儿是家筵，大家痛乐儿，不必拘礼。往年这时分是赐筵群臣，他们享了君恩，却不得与家人团圆，今年变了一下，白天赐宴，晚间各自回去，各得其乐，胤禩想得周全。"说罢便更衣，换了天鹅绒纱台冠，酱色江绸夹袍外又套了件石青缂丝棉金龙褂，腰间束一条金带头线纽带，足登青缎凉里皂靴徐步走向御亭前的拜月台。

此刻风清气爽，碧澄澄的天上月轮皎洁，柔和地洒落着水银似的光。拜月台上香烟缭绕，案上供着炉、镜、鼎、钹、赤虎料珠、琉璃碗、金龙

油灯，旁边罗列着金轮、银轮、瓷轮、银马、银象、银鱼、银螺、银将军、银男、银女、银盏、银罐、银伞等法物。康熙向银盆中盥了手，神情变得异常庄重，默然长揖到地，仰面静静看着昊天海月，喃喃祈祷："总理河山臣爱新觉罗·玄烨熏沐谨奏上天：夫人生在世，事功易，成功难；成功易，终功难，善于始者必慎于终。此乃玄烨心中事：完人自古无之，臣愿克减寿算求一完人，惟上天默察庇祐！"因为离得很近，胤禛听得清清楚楚，想起父亲一生呕心沥血一刀一枪开创基业，夙夜不倦孜孜求治，已成亘古一代令主，居然情愿减寿以求全名，不禁痴了。正沉思间，康熙转身笑道："拜月已了，大家随意入席赏月。七岁以下皇子可随母亲同坐——照料好了，不要进得太多，谨防伤着脾胃。"

筵宴是早已预备好了，共是三十桌。错错落落散处在假山旁，水榭亭侧，一桌一桌珍馐佳肴垛得老高。康熙的一桌就摆在月坛下，中间一个五福盘，摆着鸭丝燕窝如意、鸭子熏白菜、五香烧狍肉攒盘、丹桂汤、羊肚片，四周一色珐琅碟子点心，什么桂花糖馅月饼、象眼小馍头、饽饽、面桃、西瓜、哈密瓜、葡萄、苹果、荔枝……也不及细述。康熙因笑着对胤礽道："难为你这次清理亏空，差使办得好，不像往常瞻前顾后地疲软，朕心里很受用。你是太子，和朕同坐说话儿吧。"因见鄂伦岱进来，又道："吩咐御膳房，照这里的样子在园门口摆四桌，你们陪着武丹也乐一乐——抬一桌席面到毓庆宫，赏太子妃子石氏和太子世子们用！"说罢举箸，众人方拿捏着进膳。满园清亮的月光下但闻杯盘微微作响，却一声笑语不闻。康熙心知是因自己一人在场之故，因又笑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和臣子们一处吃酒呢！哪个有笑话？逗得朕乐了有赏！"

"儿子当得承奏。"胤礽率先躬身站起，但他素来温文尔雅，并不长于此，思量许久才道："前儿听人家说了一个，却是本朝实事。去年罢官的济宁道徐球壬在任时，有个姓王的杀了姓尹的。人犯拿到，徐球壬指着姓王的拍案大骂：'夫妻一道载在三纲。人家好好夫妻，凭什么你就敢拆散了，叫人家婆姨守寡？现在我把尹妻判给你，叫你婆娘也尝尝守寡的滋味！'"说着瞟了一眼嫔御队里的郑春华，郑春华忙别过脸和陈氏说话。

康熙愣了一阵回过神来，不禁大笑道："这人是明珠荐的，不料还有这份才具！绝妙判语，这个笑话好——把朕写的湘妃竹扇拿一把赏太子！"下一席坐的胤禔却是明珠的外甥。明珠秉政二十余年，权倾朝野，因与太子作对，早已罢官，见太子说这笑话，心中不禁大怒：人都死了，兀自不肯放过！……因把盏起身笑道："人说鸡有五德，我府里喂着一只波斯猫，也有五德：见鼠不捕，仁也！鼠夺盘中之鱼，能分而食之，义也；宴筵宾客盛馔一设，闻风即来，礼也；好吃的东西藏得再密，都能偷到，智也；每入冬天寒，必先占熏笼取暖，信也……"言犹未毕，众人已是哄堂大笑。

"儿臣也凑一个。"胤禟在第四桌，早已听出二人互相攻讦，便有心揶揄，因起身笑道，"苏东坡的儿子生性最蠢，那年因下大雪，东坡最伶俐的一个小孙子因顽皮不肯读书，苏东坡便命他跪在雪地里背《劝学

篇》。儿子瞧见，就也跪了。东坡问：‘你为什么跪？’傻小子说：‘你冻我的儿，我也冻你的儿！’”话音刚落，已笑倒了众人，几桌嫔妃们手帕子掩了口格儿格儿笑得前仰后合，康熙笑得抚着胸口道：“老九素日沉默寡言，难为他说得好，赏他一令宋纸！”

胤禩不禁抿嘴一笑，正搜索腹笥也要说一个，却见胤禛大咧咧迈着步子进园来，心头不禁猛地一沉，忙要招呼时，康熙已经瞧见，笑问：“你哪里钻沙去了？懒散成性，不成体统！罚你说个笑话儿！”

“是！”胤禛率性鲁直，不藏心机，颇受康熙喜爱，一向就骄纵，一边凑到第三桌，口中笑道：“不过说的不雅。前年我奉老佛爷圣旨山西赈粮，去永济看了看普救寺。那里却有一桩风俗不好，拉屎揩屁股不用纸，都用的秫秆做根棍儿，美其名曰‘厕筹’——”说到这里众人早已怔了，却听胤禛又道：“——儿子想，别人也就罢了，当日张生崔莺莺西厢之会，那崔莺莺倾国倾城之貌，羞花闭月之容，甩这玩艺儿揩屁股，那揩得干净么？……”

众人起先还怔怔地听，至此已无不攒眉摇头，撇嘴龇牙。康熙皱眉笑道：“煞风景！你还叫大家吃东西么？罚你一杯！”胤禛“咽”地一口饮了满满一杯，嬉皮笑脸道：“是……果然是不好！又有一个——一起子水盗，打劫了商船，不料扒开货仓，全是些香烛。这东西没地方存，卖着又很贱，扔了又可惜。于是大家商量：‘咱们做没本钱生意，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全指望老天保佑，不如烧他娘的，也算功德。’于是一把火焰腾腾燃起，顿时香透九重。玉帝闻着，问：‘谁家做这么大的功德？’命天丁查看，天丁回说：‘没见别的，就见几个可怜人在那儿哭，一伙子老强盗在那里向火哩！’”

谁都听出来了，这压根不是笑话。康熙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慢慢放了酒杯。所有借过银子的阿哥心头都是一动，把目光瞥向这阵子飞扬跋扈，撵得百官鸡飞狗跳的胤祥。胤祥咽了一口唾沫，也起身笑道：“儿子也说一个船上的事——去年过芜湖，芜湖道雷庸去见儿子，我问他：‘贵道坐船来的？船在哪里？’他说：‘船在河里。’儿子又好气又好笑，就说：‘真草包！’不料他又答说：‘回十三爷，草包在船里！’”胤禛背地诨号“十草包”，人人皆知，所以这笑话说出来，没有一个人敢笑，只康熙笑得“喷”地一口酒吐出来，一眼瞥见胤禛气得脸色雪白，又止住了笑，只神色不动打量着这兄弟二人。此刻御花园中五六百人都已屏气息声，大家预感到今晚要出事，停了杯箸，惶恐不安地望着斗鸡似的胤

裱胤祥。胤礽情知这两个弟弟要捅马蜂窝，慌乱地看一眼康熙，想起身去劝又不敢，只死命地给胤禛递眼色，暗示他去劝胤祥，无奈胤禛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事态发展，一点也不觉察。

“老十三呐！”胤裱到底憋不住，叩着杯子笑道，“方才你讲的这个草包故事，除了万岁爷，咱们都没笑，该罚你三杯哟！”胤祥笑嘻嘻执壶，

在众目睽睽中踱至胤裱身边，说道：“万岁爷笑了，就是我尽了孝心，别的人哪怕哭呢，与我什么相干？十哥既然说到这里，我也想起十哥的香火船。不知此事出于何朝何代？何人的船被劫，这劫船匪盗拿住

了没有？”“你问这个？”胤裱冷笑道：“本来是个古记儿，无朝代可稽，无年月可考，大约谁有这个强盗心，不免就狐疑起来。我倒晓得谁叫打劫了——万岁爷方才还问，为什么来迟了，我没敢回。生怕大节下的，扫了天家体面。不瞒你这当家兄弟，我家遭劫，四壁如洗，你嫂子你侄儿都是可怜人，在那里哭。我出去借一身干净衣裳进来，还要强笑着听别人骂桑树，兄弟你看我难不难？”

胤祥恍然说道：“哦——怪不得十哥来迟，原来借裤子去了！”胤裱见康熙听得专注，越发放肆，因嚷道：“兄弟好伶俐，真个响鼓不用重槌。你一定要我说透，我就说：你和施世纶那个丑八怪，就是强盗！我昨儿已经作践了老施，想必得罪你也不浅了——怕怎的，头掉了也就这么大个疤！”他用手比了个圆圈，一笑又道：“我比得不雅驯，很像个王八淫贱材儿，实在对不住，咱是个粗人。”

康熙这才晓得事情原委，清理亏空居然弄到皇子卖当的地步！他心思飞快地转动着：老十何至于此？莫不是和老八他们下头商议好了，今晚借机发难，要瞧胤礽胤禛的好儿？瞥眼看胤禩时，胤禩却是急得脸都黄了，只是皱眉叹气，又觉得不像……正恼太子一言不发，第二桌上胤禛大声发话：“十三弟，你过来这边坐了！他一个二五眼，你和他计较什么？”

“你是三五眼！”胤裱勃然大怒，冲胤禛吼道，“捉蚂蚁熬油，臭虫皮上刮漆，只要钱不怕寒碜！你不信到我家去看看，他们是在哭不是！”话音未落，胤禛一口顶了回来：“谁晓得是哭还是嚎？即便真哭，前人有话说的好：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胤祥接口便道：“就是四哥这话——有声有泪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嚎，谁知你们……”

胤祥十分解气，得意洋洋地还没解说完，“啪”地一声，脸颊上早着了胤

褦一记清脆的耳光：“你是哪路神仙？淫贱材儿下作种子！就懂得跟着太子爷四哥后头拍马屁溜勾子舔屁股……”他唾沫四溅正说着，胤祥一个漏风巴掌回敬来，打得金花四冒，兄弟二人顿时在席前扭成一团。

“打起来了！”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顿时御花园乱得一团麻似的。武丹鄂伦岱等侍卫在外边听见，一拥而入进来护驾，见是这种情景，不禁都愣了，要上前拉时，康熙又没发话，只好讪讪地站在一边。太子抽身过去，扎煞着手喝止，但他素无刚气，此时谁肯听他的？胤禔假惺惺摆着大哥派头虚吆喝；胤祉掸衣挥扇，劝了这个说那个；胤祺胤祚素来老实，抖着嘴唇惊惶四顾不知所措；胤禩此刻倒定住了神，挥扇品茗沉吟不语；胤禟胤禵帮着胤褦又推又搡。其余皇子有的帮打太平拳凑份子，有的脸色苍白瞠目结舌，有的夹七夹八说些莫名其妙的风凉话：

“看打着了！”

“何必呢！”

“胡搅！”

“唉……乱来！”

胤祈胤禩胤祎等人年在幼冲，早被乳母们护到一边，吓得咧着嘴大哭大叫……一时间，御苑中人如热锅蚂蚁，声似鼎沸之水，嘈杂纷乱不堪。

“都住手！”康熙突然咆哮一声，“让两个小畜生打，好生打，往死里打！”

他终于憋不住了，儿子多了，人各秉性不一，康熙原也知道他们间有不合气的，原想不过为有的受信用，有的没差使互相不服。不料竟是事关国策，旗鼓鲜明冰炭不能同炉！康熙这一赫然震怒，皇子们无人不怕，一个个脸上青红不定，诺诺诈声后退。胤褦胤祥满身灰土爬起来，脸上都是乌一块紫一块。胤褦啐了一口别转了脸，胤祥举目一望，觉得除了胤禛都是外人，扭曲着面孔抽搐几下“呜”地号啕大哭，伏地诉道：“儿子失礼，凭着阿玛发落。只求万岁今儿当着众人还儿子一个公道……说明儿子的亲娘到底是不是淫……贱材儿……”

这件事原委根由，就是一车话也难以说清[1]，但今晚明摆着是胤褦有心发难生事，又先动手打人。康熙怔了一下说道：“你起来！你母亲阿秀是土谢图汗的公主，身份贵重。只因命犯华盖多灾多病，朕特旨允许舍身出家，不要听小人们放屁——朕这就赐你母亲名号：晋封章佳氏为

敬敏皇贵妃！——胤禛，朕先不问你荒废学业终日浮荡。你借银的事，□辱廷臣的事朕这会子都懒得问，只你今夜举止如此无耻放肆，是为什么，你活够了么？”

“不是儿子活够了，”胤禛在下头已与胤禵胤禟计议，揣透了康熙的脾性：越硬挺越赏识。因一口顶了回来：“是人家要逼死儿子！您老知道，从他们清理亏空，死了二十三个朝廷命官，儿子不想当这第二十四个！原旨说清理以四哥为主，老十三凭什么弓开的溜圆儿射人？屎壳郎钻纱帽，硬充黑老包——万岁您别瞪我，就是死也得把话说完——像这么着窝里炮，拿着亲兄弟一个一个地宰，弄得宗室贵戚家家如坐针毡，哪一朝有过？三哥的银子是万岁垫出来的，其余的兄弟谁家不是精穷，有什么好心情陪阿玛说笑话取乐儿？”说到这里，不知哪句话触动情肠，两串泪珠扑簌簌顺颊淌下。

康熙原知道因胤礽胤禛撑着劲，十三阿哥在户部办实事，必少不了得罪人，想不到竟弄到皇子典卖家当。不由心里一沉。正思量间，胤禛起身淡然说道：“老十，你觉得胤祥不留余地，你留余地么？施世纶一碗水清到底的官，你当着千人万人就那么羞辱他！你还叫我们办事不叫了？”因将胤禛昨日在大廊庙那档子事备细说了：“施世纶昨晚见我大哭一场，又赶着过节，怕主子知道了难受生气，没有奏闻——这样的忠良，我们做阿哥的凭什么要作践他？”

“老十是糊涂。”胤禩斟酌半日，觉得不能不帮着胤禛顶一顶这个硬头钉儿，因道，“不过事出有因，施世纶也有不是处，明知胤禛在大廊庙，偏就火上浇油，筛着大锣从那里过。好歹也该回避一下的。”胤禛笑道：“老十府里奴才要不拦轿骂街，施世纶就敢放肆拿人？”“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胤禟冷笑道，“施世纶说到底是汉人，要没人放纵他，就敢那么张牙舞爪？”

胤祥气得脸色雪白，大声顶回来：“施世纶天下第一清官！这是万岁的话！清理亏空是万岁的旨意，收来的钱归了国库！笑话——这事论的什么满人汉人？九哥，你去山东赈灾，手下的官都是满人？”一时间阿哥们七嘴八舌各执一词，红着脸唇枪舌剑，又是一番热闹情景。

“都住口！”康熙断喝一声。权衡再三，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此刻自己只要稍有同情胤禛的表示，消息传得比风都快，不出三日便举朝皆知，胤礽胤禛和胤祥的差使就更难办，便踱至胤禛身边，狠狠盯了

一眼，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通理！你这畜生竟比作‘强盗打劫’！朕知道你们不服气老四老十三办的差使多，你们回去扪心自问，是朕不给你们差使，还是你们不要？康熙四十四年朕就说过叫老大、老八老九去管户部，你们都‘有病’？身子骨儿金贵嘛！好差使，眼面光的差使你们抢了，苦差就推给他们，他们办得认真了，你们又眼红，以为朕不知道？”

一句话说得胤禛胤祥几乎堕泪，这些话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曾想得这么透彻体贴。其余阿哥们想想也真是的，便都低垂了头不吱声。康熙又道：“太子和胤禛胤祥实心任事不避怨嫌，正是国家祥瑞，为什么你们就放他们不过？胤祺，你素日骄慢目中无人不学无术，朕怜你粗放，没有理会。索性今日连朕也不放眼里，大闹御花园，肆无忌惮至于此极——这犹可恕，只施世纶为朝廷柱石之臣，你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意侮辱，没有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来！”

“奴才在！”

李德全脸色焦黄，心头狂跳，忙进前一步说道：“万岁……”

“带胤祺去宗人府。”康熙咬着牙道，“着慎刑司责他十脊杖，囚禁三日！”

李德全忙答应一声，哆嗦着腿至胤祺面前打了个千儿，颤声道：“十爷……请……”“我还没谢恩呢！”胤祺铁青着脸说道，过来双膝着地，恶狠狠盯了胤祥一眼，叩头说道：“儿子受杖去了！”说罢起身扬长而去，把康熙气得站着干发愣，半晌，叫过武丹道：“本想今晚吃一会子酒，叫你进来月下舞剑的，扫兴了。穆子煦不是进京来了么？明儿叫他递牌子，你们进来陪陪朕……”他长叹一声，摆摆手道：“散了吧。”

[1] 见拙著《康熙大帝·玉宇呈祥》。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第二日一大早，武丹便约同穆子煦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觐见康熙。二人联袂由隆宗门进天街，穿永巷不远，早见李德全已候在垂花门口，还有两个八品文官跪在门口候见。李德全见他们来，忙迎上来，说道：“我在这专候着你们二位呢！万岁爷一夜没好睡，方才几位上书房大臣都进

去请安了，听说魏东亭军门殁了，万岁更不高兴。二位军门多劝着主子些儿。”

两个人顿时愣住了，吃惊得张大了口。魏东亭是康熙皇帝乳母的儿子，自幼就和皇帝一处读书玩耍，号称熙朝第一侍卫，自康熙元年就侍从在侧，与武丹、穆子煦、曹寅、狼瞫几十年风风雨雨，保护康熙经过多少惊涛骇浪急流险滩，说一声死，就这么轻轻巧巧地去了？乍听噩耗，真难相信这是真的，两个人不禁茫然对望一眼，心里空落落的，耳朵里嗡嗡直叫。但此时此地不能哭，也不能多谈，只好跟着李德全往里走，只是脚步像一下子灌满了铅似的沉重。

两个人恍恍惚惚进了养心殿东暖阁，果然见张廷玉、佟国维和马齐都跪在黄垫子上，康熙脸色苍白，歪在大迎枕上喝着参汤，正和毓庆宫总管太监何柱儿说话：“你早已从这里调去毓庆宫了，不要一趟一趟总回养心殿来。侍候好太子是你的本分！”

“奴才知过了。”何柱儿赔笑道，“不过这回奴才是奉差来的。太子爷卯时就进来了，因主子刚睡着，没敢惊动，叫奴才侍候着等主子醒了再去叫他呢！”康熙轻咳一声，一抬眼见武丹穆子煦进来，摆手示意他们免礼，一边说道：“何柱儿回去吧，叫他不必请安了，孝顺不在这上头。”说着，从案上取过一份折子递给何柱儿，又道：“这个折子朕已经看过，处决的名单似乎多了些，叫他再审一遍，可矜的，可悯的，可疑的，但有一线之明，该停勾就停勾，脑袋掉了长不出来，要慎之又慎！”眼见何柱儿去了，康熙方转过脸，默默盯视着穆子煦，许久才道：“你毕竟来了。朕上次给你的朱批，说了不必来京，你们欠的那点子债朕心里有数，过两年朕南巡时还指望着你们陪驾，没有个好身子骨儿怎么成？东亭的事情知道了？”

穆子煦忙伏地叩头，不知怎地，止不住热泪只是往外淌，哽咽道：“老奴才赶着来京，倒不全为还债，这两年身子越发不济，一闭上眼满心都回想往年的事，越想越怕，生怕不能再见主子一眼就去了……上年去南京见了魏东亭，他躺在床上只是流泪，满心盼主子早点南巡，赏的金鸡纳霜都舍不得吃，谁知到底……”他啜泣着，说到这里已是语不成声。康熙先是静静地听，脸上皱纹刀刻似的一动不动，见穆子煦说得□惶，哪里还忍得住，仰天长叹一声已是泪如雨下。

“万岁保重！”马齐眼见武丹也要开哭，忙跪前一步奏道，“一会儿太子还要回事，还要引见外臣，仔细着龙体。魏东亭年届耳顺，已是长寿，生荣死哀，似不必过分悲伤——穆大人，你也不必伤心了，我们费了多少唇舌才劝住了万岁，再一哭，伤了龙体可怎么好？”张廷玉佟国维也含泪奏劝，三个人方慢慢止住了，张廷玉见是缝儿，忙道：“李绂和田文镜户部荐上来，因户部账目已清，引见外放，主子这会儿见他们不见？”

康熙略一沉吟，拭泪点头缓缓说道：“叫进来吧。你们几个也不要跪着，起来坐到那边木杌子上。”说话间，已见田文镜在前，李绂紧随进了天井

院内。

这两个人在户部办差两月有余，心计又好办事又勤，很得胤祥欢心，因为账房的事已毕，只有几十个封疆大吏尚未清还，恰遇吏部遴选，胤祥知他们得罪人多，京官做不牢，便荐了田文镜莱阳县丞，李绂是进士，出任潮州同知，部文一下即刻引见。两个人面上平静，因是头一次独觐天颜，心里紧张极了，都是双手紧攥，捏得满把的汗。导引太监将他们带到丹墀下便退了下去，李绂小声说道："田兄，你先报履历，我接着说，不要错了规矩。"田文镜心头突突乱跳，心里运着气点了点头，甩着马蹄袖登上丹墀，激动得声音发颤，大声道：

"臣，田文镜，康熙四十六年恩科拔贡——"

不料还未报完，李绂脱口接了上去"——山东诸城人！"田文镜便回头看李绂，两个人竟愣在了殿门口。殿内气氛原本沉闷悲怆，这两个人乱报履历，倒弄得康熙破颜一笑，说道："不要紧，进来吧。"两个人这才摆脱了尴尬，进来叩头礼拜。佟国维便道："你们都是读书人，怎么如此浮躁？"康熙微笑道："他们本来心里就捏成了一团，还架住你再训斥？"便温语垂询二人出身阀阅学历识量。李绂田文镜方平静下来一一细奏。

"你们的情形施世纶奏过，"康熙说道，"在户部办事很认真，这原是好的。但户部差使讲的是锱铢较量，国家亏空库银已久，不能不这样，这叫矫枉过正。出去做外官，守牧一方，作养人才，抚绥百姓，不能全用户部分斤掰两这一套，讲究的是公忠勤能四个字，你们明白？"

"喳，臣明白！"

"只怕未必真明白。"康熙款款说道，"比如姜宸英，老名士了，又是状元，你们核出他一两多银子，也都追比，这个存心就有点过苛——你们不要怕，朕是开导你们，不是责怪。要账并没有要错，但要有余地，要给别人留体面，你们年轻，宦途正远，要留心习学。"

"是……"

这是例行引见，通常只是见面磕头辞行，康熙这样叮嘱两个小吏，算是很优待的了，几个上书房大臣揣摸着这话，都觉得皇帝是说给众人听的，却又模棱含糊难明其意。大抵觉得胤祥等人在户部差使办得苛刻了些。待到田李二人辞出，康熙却又叫过李德全，说道："你去户部传旨给胤祥施世纶，朕已经处置了胤祥，给他们出了气，不可再恼！要好生切实办差，不可因循迟疑，务于十月初完差，轻松跟朕去热河狩猎。"几个人听了又是一怔，刚刚"明白"一点，又堕入了五里雾中。李德全答应着要退下，康熙又叫住了，说道："你去内库。施世纶眼近视，把荷兰国贡的水晶镜片拿两副给他，由他自己配副合适的。"李德全忙应道："是，奴才这就去办。"佟国维微笑道："我跟了主子这些年，也没得

这个彩头儿。老施真有福气。”

“就这样。”康熙站起身来，说道，“三个上书房臣子跪安办事去吧。武丹和穆子煦随朕散散步，太子要进来，叫他到勤懋殿去见朕。”张廷玉便知康熙要与武丹穆子煦密谈，忙和佟国维马齐一同退了出来。

勤懋殿地处皇城西北隅，重华宫东侧，工字形殿宇连堂结舍，十分僻静幽深。康熙带着武丹穆子煦散了一会子步，心情畅快了许多，便在垂花门前站住了脚，注目看着满汉合璧的匾额，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子煦，当年你从侍卫调离京师，朕也是在这殿里见的你吧？”

“是。”穆子煦忙答道，“那时候这里破败得很，满院都是蒿草，可没有如今这么挺括齐整。”康熙嗯了一声，说道：“此一时，彼一时嘛。当时地震坏了太和殿都没有钱修……”一边说一边抬步往里走，里头太监忙都躬身避道。武丹是头一回到这里，穆子煦却知道，这里按天罡数安排着三十六名哑巴太监，是康熙密见群臣的枢要重地，心下不禁凛然，不言声随后跟进正殿。康熙坐了虬根盘龙藤椅，接过太监递过的茶呷了一口，又道：“有件事，朕早就想细问一下，又怕穆子煦和魏东亭疑惧。今日带武丹同来，他来做个见证，其实朕早就知道，只是为你们周全，怕你们恐惶，才没问。”

武丹的脸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他已经知道康熙要问什么了。穆子煦赔笑道：“我跟主子四五十年了，武丹和我都是马贼出身，一步步调理到如今位极人臣功成名就，实实在在的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死一万次也报答不了。奴才扪心自问，决没有欺隐主子的事。主子有话只管问。”

“你们知恩忠君，朕十分清楚。”康熙一笑说道，“……不过说毫无隐欺，也只怕未必。朕想知道，康熙二十三年你出任江南布政使，破朱三太子炮轰行宫之案，擒住假朱三太子杨起隆之后，太子和胤禛从北京连夜赏你们物件。朕想知道，赏的什么，为什么赏，传赏的人还有什么话？”

仿佛一下子抽干了穆子煦的血，他的脸变得香灰一样又青又暗，惊恐得睁大了眼，翕动着嘴唇，一时竟回不出话来！当年他奉密旨去金陵，在莫愁湖与魏东亭合手，一举抓获伪朱三太子杨起隆，捣毁东正教徒在南京毗卢院的巢穴，并发现两江总督葛礼与这谋逆巨案瓜葛甚深。正要穷追底蕴，查出事主，太子胤礽和四阿哥胤禛却从北京六百里加紧送来了赏赐。联想到葛礼与前上书房大臣索额图的渊源，又想到索额图是太子的私党，魏穆二人惊骇之下，商议此案决不可深究。因而连夜释放葛礼，归还总督衙门全部封存文书，只将杨起隆一人审结正法了事。这两个结义兄弟立誓，此事上不告天地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让它埋在心里，烂在肚里，带到棺材里——整整二十四年中，只要一想起来，就是一阵心悸，其实二人身体，实坏于此事——幸而案过之后，多年平静无事，原以为已经过去，谁料今日康熙皇帝居然亲口问及！难道心上这愈合多年的伤痕又要破裂？难道是杨起隆那张可怕的嘴在地下又张口说话？难道……他微睨一眼武丹，像被电击了一下，浑身剧烈地颤抖起

来……“扑通”一声便跪了下去。

“这事与武丹无干。你不要疑心，不要怕。”康熙忧郁地说道，“事关天家骨肉，皇帝太子，即便是朕，设身处地也只能和你们一样。朕要处置，寻个什么事杀不了你？你起来——听朕说，这事本来朕也预备睁一眼闭一眼的。但如今朕老了，对后世的事想得多一点。过去这事只是父子君臣的事。如今就关系着天下后世，不能不问清楚，看这个太子根基如何，想想他配不配当这个太子。”

穆子煦慌乱地爬起身来，好半日才回过神来，颤声说道：“这件事主子不点醒，奴才至死不敢言传，其实赐的物件并不贵重，一个如意，一只卧龙袋，来人一句话也没有，赏了东西当夜就回去了。因为实在蹊跷得很了，魏某和奴才才越发恐惧，糊涂结案了事。如今回思，奴才们这就是欺君之罪，求老主子重重惩办，奴才心里或可稍安……”说着，眼中泪水已夺眶而出。武丹起先愣住了，怔怔听完，沉思着说道：“皇上，这事奴才也是头一回听见，乍闻之下也吓了一跳。但这会子想着，太子那年才十二岁，四爷才七岁……都还是孩子。必是索额图怂恿着办的，太子不懂事，当时也没有如今这么多规矩，阿哥不准结交外臣。主子明察！”

“朕就是想知道太子当时陷的有多深，并不要追究。”康熙起身橐橐踱了几步，目中波光闪烁着说道，“不过你们也别忘了，你们跟朕时，朕也只十二岁，诛除权奸鳌拜，就是朕十二岁的决策……”武丹想了想，笑道：“人和人不能比，奴才十二岁时，就知道偷着杀人家的狗吃。万岁爷这么英睿圣明，我看太子那么良善厚道，难比万岁机谋深远。何况当初鳌拜霸道专横，万岁也是给逼出来的，这和太子爷处境也不一样……”康熙回过头来，仔细审量武丹，忽然一笑，过来拍拍武丹肩头，说道：“朕一直以为你只会杀人取乐，挖心尝鲜，真历练出来了！你这话算不得奉承。但你须知，朕在位时间长，这皇位腾不出来，有人比太子还急。人逼急了能长见识；人受怂恿久了，也容易生出异样的心思。你看御花园里那株老柏，生出来时何尝是那样，园工们一日三弯，叫它什么样就什么样！”

穆子煦和武丹对望一眼，康熙疑太子疑到这个份儿上，处在他们的地位也实在不敢胡乱插言。正沉默间，一个哑巴太监进来打了个手势，康熙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就此说说罢了，《易经》有云，君不密失其国，臣不密失其身，你们要仔细——太子来了，叫进来吧。”

胤礽进来了，他刚去了一趟乐寿堂后的偏宫和郑春华幽会了一阵子，柔情蜜意地正得趣，何柱儿跑去禀说了康熙的旨意，这一来就是没事，也必须来一趟了。胤礽意兴阑珊地进了勤懋殿，见武丹和穆子煦也在，怔了一下，打千儿道：“儿臣给阿玛请安了！”

“你来了也好，”康熙一笑，指着绣龙瓷礅命胤礽坐了，说道，“朕想问问，户部的差使到底办得如何了，胤祥的总账房已经撤了，不知如今清出了多少银子？”胤礽听是问这事，松了一口气，欠身说道：“估约清出

四千来万……”“不要估约，”康熙说道，“到底是多少？”胤礽胆怯地看了一眼康熙，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三千九百万吧。这事揽总儿的是胤禛，原来库存八百七十万，如今是四千八百万。是胤祥给胤禛回事儿时儿子听到的。”

康熙听了没言声，起身支颐沉思了一阵，说道：“四千八百万，这是个不小的数儿了，你们办差难，朕心里清清楚楚。不过有些事情，你该早点回朕，比如胤祺卖家产，弄得风雨满城，又大闹八月十五，朕连节也过得不受用。皇阿哥是宗室里最亲贵的，太失体面了也不好。”胤礽忙起身赔笑道：“前阵子儿臣只忙着谳狱的事，没想到就到这地步儿，这是儿臣的疏忽。”康熙点头道：“你有你的难处。这不是要账的过失，显见是胤祺借题发挥，故意跟你打擂台。可说到底，他是你的亲兄弟，要能未雨绸缪，先和他见面谈谈，何至于到这地步儿？”

“是，阿玛教训的是。”胤礽忙道，“昨儿的事都怪儿臣……”“不都怪你。”康熙打断了他的话，又道：“也有胤祥的份儿，追比得太苛了。不怕招怨是好的，但也不能学小家子放贷讨债，应该有个变通之法嘛。一死就是几十个朝廷命官，叫后世人怎么评你这个太子？比如魏东亭欠债，你跟朕几次南巡，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怎么朕亲笔朱谕给魏东亭，叫他缓缴欠银，南京通政司衙门还是一日三催？要不是这么逼着，魏东亭就死得这么早？”胤礽想了想，这件事他是有责任的，忙道：“这事情儿臣知道。当时儿臣还写信给南京藩司，他们回信说，密折他们见了，但密折朱谕不同于明发诏旨或廷寄，过后必须缴还皇上，他那里空口无凭，没法跟四爷十三爷交待——既这么说，皇上下一封诏书，就免了魏东亭、武丹、穆子煦、曹寅他们的债，不就结了？”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你何其省事！单这几个人欠债，朕早就免了，还用你来说？多少人眼巴巴存着这份侥幸心，等的就是这份诏书！夫天下社稷，乃公器也，你做了几十年太子，不懂这个道理么？”胤礽抬起头来看了看康熙：既不下明诏，又要变通，不能叫人有侥幸心，又不许逼得太苛……他当真不明白康熙的“圣意”，但只好口中答应道：“儿臣勉力去做。”

“好吧，”康熙说道，“就是这。你知道么，曹寅也病疟疾。叫大内药房去人送金鸡纳霜，直送江宁织造司。胤祥那边朕已经告诉他，代武丹和穆子煦告假了。朕许久没有出宫散散心，有这两个老货陪着朕，就算你们尽着孝心罢了。”

胤礽糊里糊涂辞出来，心里直犯嘀咕：清理户部的差使，自从胤禛代他清账之后，原是有些兴头的，没想到康熙面儿上几次夸奖，心里竟有这许多的不然！魏东亭死了，穆、武两个人还不知向皇上密陈了些什么，要再死了曹寅可怎么好？闷闷回到毓庆宫，已是辰末时辰，却见师傅王掞、长史朱天保陈嘉猷正在翻阅各地递进来的奏折，他满腹心事地颓然

坐下，吩咐道：“端碗参汤来！”王掞三个人早已站起身来，见胤礽气色不好，朱天保刚要问，胤礽便道：“我的奶兄凌普从承德来了，进来过没有？知会太监们，凌普安置下来，就叫他进来见我。”

“他们住南横街东夹道的宅子了，方才进来请安，太子爷不在。”陈嘉猷是个腼腆人，柔声细气说道，又问：“太子爷见他有事？”

胤礽接过参汤喝了一口，嫌苦，把碗放在案上，透了一口气说道：“他是我的家奴，虽说在外头办差使，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他、还有托合齐他们，还该进来侍候。”王掞听了，在旁说道：“凌普如今在承德已经做到都统，还有托合齐、齐世武、英斌，进京是见皇上述职的，他们虽是家奴，也是朝廷大员。您是太子，不同别的爷，就便要见，也得有个规矩体统，太子跟前还少了侍候的人了？必要叫他们进来当值，才算尽了主仆情分了？”王掞严刚方正，崖岸高峻，康熙就是看中他这一点，特简他来做太子太傅，循遵师重道的礼，其实带着管教的味道，胤礽于百官之中，最不耐烦也最怕的就是这位从来不苟言笑的清癯长者。听他出来谏止，心里不是滋味，却不敢发作，只一笑说道：“师傅，凌普是我乳兄，托合齐他们，还有兵部尚书耿索图，都是多年的老人儿，常进来见见怕什么？”

“不是这一说。”王掞脸上毫无表情，“上次巩善进京，太子请他们几个来宫中聚饮，外头人就啧有烦言，说太子亲近私人。御史们虽说没敢动本，但就有闲话，就于太子不利。”胤礽冷笑道：“师傅，听那起子小人犯舌头做什么？我心中至公无私，堂皇正大地见见自己的奴才都不许么？”朱天保等他话音一落便顶了回来：“太子是皇储，揽天下才，弘天下用才是正理。他们在外做官的奴才，把差使办好，不过落个‘该当’，些微一点毛病，别人都瞧得清清楚楚。他们没事一趟趟进宫走动，好么？上回万岁还说，‘这耿索图是怎么回事？兵部放不下他么？总见太子做什么？’这瓜田李下之嫌，不可不留意！”陈嘉猷也跟着说道：“还是不见的好。”

胤礽没来由随便说一句，便抬得几个人异口同声反对，又好气又好笑，因道：“罢罢！不叫他们进来还不成么？”说着便要起身，“我去一趟四贝勒府。”朱天保忙道：“太子，这是方才上书房送过来的急件。阿拉布坦在准噶尔出兵喀尔喀蒙古，车臣台吉抵挡不住，西宁将军请调兵防护，还有粮秣军饷出项，一大堆军务，请过目。”胤礽满不情愿地坐下一件一件看，却是有点心猿意马神不守舍，脑子里一会儿是郑春华，一会儿是康熙，还是穆子熙、武丹，忽又想到叫太医院的贺孟□配药，可不能叫眼前这几个人知道了……朱天保道：“太子，您今个儿似乎有什么心事，看上去有些烦躁不安？”胤礽“啪”地将案卷向案上一甩，冷笑道：“我倒有心事，只没人安慰也是枉然！真不知老十三在户部是怎样折腾，胤禛一味只由着他的性子胡来！”说罢，将康熙方才接见的话说了，末了叹道：“清理这差使得见好就收，万万不敢再出人命。今日闹得欢，不防头日后拉清单么？我最怕皇上变心，如今果不其然！”

“皇上说的变通，未必就是变心。”王掞沉思着道，“如今账收回了九成，又到节骨眼上，太子你得立定主意，你一软，不但四爷十三爷里外不是人，好容易开创的局面就完了。”陈嘉猷皱着眉头道：“皇上疼怜体恤老臣，他要抚慰人，不发作自己儿子发作谁？太子千万不要疑到别的上头。”朱天保十六岁中进士，十八岁选在东宫，一心一意要辅佐胤礽为一代令主，自己自然也就成一代名臣，所以说话坦诚耿直，毫无避讳：“太子爷，不能听风就是雨。您为国之储君，于臣下也则君，于皇上也则臣。皇上天禀聪明，圣心高远，越是这样，您越要拿出器宇。我们光明正大，即便是皇上，说的是，凛遵照办，或有不是，该犯颜直谏也当仁莫让。这么疑前虑后可怎么得了？”

胤礽腾地红了脸。他不便当面驳王掞，见这两个小臣也如此放肆，心中不禁光火，霍地立起身来：“我怎么疑前虑后了？又怎么不‘光明正大’了？连见见我的家奴，你们先就有一车的闲话，你们倒不疑前虑后？朱天保你狂什么？我的大世子比你还大一岁呢！”说罢气咻咻拂袖而出。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胤礽一出宫便乘轿直趋雍王府，想着诸多不如意事，他坐在轿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外间传言废黜太子，他是早有耳闻了，没想到自己身边的近臣也轻信这些谣言，动辄就危言耸听。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谋逆，是背着他干的，这件事经大理寺、刑部和理藩院审结，由张廷玉亲自鞫谳，早已是定论。所以事完之后，康熙在乾清宫单独召见，胤礽造膝叩诉密陈之后，父子抱头大哭，指天为誓永不相负。可笑外头人不知情，就此便生出无限的心事，每逢他主持出事，总就不如昔日那样一呼万应。他心里恨恨地想着这些兄弟：老大是奸相明珠的外甥，轻狂浮躁；老三只晓得结交文人，吟风弄月是好手；老四呢？只知埋头事务，胸无大志；老五老实得话都说不利落；老六除了下棋玩鸟，任事不理；老七早死；老八——只有这个老八堪称劲敌，和老九老十老十四勾连上下，似乎野心勃勃，但他从来没有单独办差，何来统御全局之才？其余那些小弟弟，不是乌眉皂眼就是乳臭未干……废了自己，谁能承担这太子重任？一路胡思乱想，已过北定安门到了雍郡王府。胤礽刚下轿，便见西边又来一乘金顶绿呢大轿在门前落下，闪眼看时，却是三阿哥胤祉哈着腰出来，因笑道：“原来是老三啊！我想着约了老四一同去松鹤山房，看看你又买了什么珍版书，不想你也来了。”

“是太子爷！”胤祉一怔，忙上前请安，笑道：“我还想着约老四进去请安呢！都想到一处了。”胤祉今年三十一岁，秀拔挺立如临风玉树，十分潇洒恬静，说话娓娓而言，显得从容稳重，二人正说笑，高福儿早迎了出来，磕头请安笑道：“门上说有客，哪承想是太子爷和三王爷！我这就进去禀四爷来迎！”

胤祉含笑摆摆手，“我是常客，用不着这一套。我来给太子带路——你主

子在东院书房？”“在万福堂。”高福儿忙赔笑道，“十三爷也在，两位爷正下棋呢！”说着便忙招呼长随们接待二人扈从人等到仪门内东厢吃茶。

胤礽还是头一次到雍王府，随胤祉身后踏着卵石甬道迤逦进来，见里边正房雕甍插天，飞檐突兀十分壮观，室内却并不奢华，中央大炕下图书琳琅，琴剑瓶炉枕簟屏帷，处处井井有条纤尘不染，胤礽心下暗自掂掇，人说老四最讲边幅，果然收拾得齐整，因见胤禛胤祥正专心致志地对弈，便示意胤祉不要说话，只站在一旁观战。这盘棋已经弈至中盘，胤祥是阿哥里出名的棋王，胤禛却是一手屎棋，让三子的棋已经落了下风，胤禛一手抓着棋子沉吟，笑道：“老十三，看来你是一步也不肯让我了……”胤祥也笑道：“该让的事就让，不该让的让了，就是瞧不起人。”说着，一抬头看见胤礽胤祉，不禁吃了一惊：“呀，太子爷和三哥几时来了？”胤禛便也站起身来，乱了局见礼安座，又嗔着高福儿不进来禀说。

“关起门来是兄弟，大规矩不错就是了。”胤礽摆手说道，“忠不忠不在这上头。老八老九平日见我十二分恭敬，后头就挑三窝四地叫老十这个炮仗出来闹，真叫气死人不偿命。”胤祥冷笑道：“你们大约不知道，还有个大千岁，在席上拉偏架，见我占上风就拉我，见他来打就推着我挨揍！晚上又跑我府当好人，骂‘老九老十真不是东西！’如今的事还有什么天理，什么兄弟情分？老施原本要上折子弹劾十哥的，是我拦住了，他们明是冲我，其实做的太子爷的文章，看看再说，忙怎的？”胤礽不禁一呆，笑问：“我的文章？真可笑——你都听说了些什么？”

胤祥亲自捧了两杯茶奉给胤礽胤祉，说道：“你还看不出来？外辱施世纶，内闹御花园，一个连环套儿！太子，已经有谣言，说你说过‘古今哪有当四十年皇太子的？’还有说你那年军中请安，见万岁病得七死八活，憋不住掩口偷笑！你听听，不是要往死地里治你么？”胤礽听了，呆着脸沉思良久，方冷笑道：“这是对天可表的。我只问自己的心！要是听这些闲话就往心里去，我不吓死也得气死！”胤祉打了个冷颤，脸色变得有点苍白：“人心如此险恶，真正可畏！”胤祥却掉头一哂，说道，“别理这些直娘贼！我打冲炮儿还不怕，你们怕个什么？”

“怕也无济于事；不怕要有对策。”胤禛望着窗格子，眸子晶莹生光，说道，“其实人们恨我还在太子和胤祥之上，恨不能食肉寝皮了！我们这边不避怨嫌做事，有人就引风吹火，借机植党市恩，红着眼等着差事办砸了，一窝蜂儿上来咬死我们。所以只有办好差使，叫他们咬无可咬，才是唯一出路。”胤祥拊掌笑道：“着！就是这话！这几个顶着不肯出血的丘八总爷，提督将军，明儿就和他们打擂台。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我就不信，胳膊拧得过大腿！嘿——！”他“啪”地一拍脖子，打死一只花脚蚊子。胤礽想起康熙盯着自己寒凛凛的目光，担忧地皱紧了眉头，说道：“老十三，你不能莽撞！再逼死人是了不得的！看看人心吧！上回老十折辱世纶，几十个部院官在旁，竟没一个出来劝劝。真要叫我做个独夫么？”

胤祥一听便火了，想想他毕竟是太子，忍着气笑道：“我们整治的是民贼，怎么会成独夫？要是这就算独夫，我看就认了也无妨。”尽管胤祥压着火，和颜悦色地说话，胤礽还是觉得这浑小子对自己太无礼，冷冷说道：“你认我不认。这是什么好名声？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不料话音刚落，胤祥合掌笑道：“阿弥陀佛！如此善终，吾之愿也！”

“你！？”胤礽觉得今儿不顺心的事太多了，见胤祥处处顶茬儿兀自满不在乎，旁若无人地喋喋不休，不由拉长了脸，嘴唇哆嗦了半日，立起身来道：“你这是和我说话？仗了谁的腰子，这么胆大妄为？”胤祥原本是无心说笑，见太子变了脸，先是一怔，接着也起身来，盯着太子的脸，“嘻”地一笑，说道：“是我的不是了，原想说笑，何至于就触了您的虎威？既如此，往后我小心侍候就是——也好早晚的了，今儿老八摆酒，要请我去，告辞了！”说着抱拳一拱，又给愣在当地的太子打个千儿，起身抬脚便走。胤禛急得一拍桌子，厉声喝道：“站住！”

一时屋里变得一片死寂，连侍候在廊下的高福儿狗儿坎儿都愣住了。良久，胤礽丧气地长叹一声，颓然落座，双手捂了脸道：“去吧……你由着他去吧……办事可真难啊……”胤祉蹙额说道：“老十三，你今儿是太无礼。就是我们和老八老十，也没跟主子这模样儿！”

“我拿什么和八爷比？”胤祥呼呼直喘粗气，“你以为我容易么？才去户部时，光那些堂官爷，老胥吏，差点没把我摆治死！连前头算上，在户部二年里头，谁睡过一个囫囵觉，谁就不是人！”他说着，泪水在眼圈中打着转转，又生生地憋了回去，“……我图的什么？还不是给你争脸？一到节骨眼上你就叫我吃松劲丸、消力散，我受得了受不了？”

这话说得动了真情，胤礽不禁垂下了头，拧着眉心只是叹气。胤禛拽着胤祥回来，劝道：“太子也是好意，想把事办周全嘛！你就恼？”胤祉也道：“太子的话有道理，凡事得讲中庸，是不能做得过头了。不过太子也不必犯愁，清理的事万岁几回说，都很赏识。如今因为薨了魏东亭爵将，万岁一时烦恼说句不然。话说回来，老十三也要见好就收，就坡儿打滚，好生收场也不错。”

他的这番劝说，太子是有道理，万岁也不错，胤祥也做得对，四面净八面光，胤禛听得一笑，正要说话，胤祥气呼呼说道：“我不会就坡打滚儿，那是驴！反正这事不能罢手！”胤禛说道：“我越寻思，将军不能下马！这一次再垮下来，万难重新振作了！”

“此事非同小可。”胤礽看了一眼胤祥，心情十分矛盾，“你辛苦为朝廷为我，我岂有不知之理？但万岁说的也不可不虑：我们煌煌天朝，又在鼎盛之时，不能像市侩逼高利贷似的，把下头弄得过分狼狈。老十三你消消气，就明白我的心了。这样吧，明儿你把人召集起来，先甭说什么，我去见见万岁，看有什么旨意。我们按旨办事，他们就有天大怨气，也怪不到咱们头上。要有恩旨宽免，我们也不必做什么恶人。”胤祉听了不禁连声称善，胤祥胤禛却默不言声。四个人又略说了几句，胤祉方陪着

胤礽回府不提。

屋子里只留下了胤禛胤祥两个人，都紧皱着眉头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愁云漠漠压得很低，给天井院笼罩了一片灰暗阴沉的色调，只有檐下铁马，不甘寂寞地在风中叮当作响。不知过了多久，胤禛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你太躁性了，太子劝你谨慎，也不是坏事嘛！"

"他谨慎个屁！他那叫小性儿！妇人之仁兔子之胆！"胤祥啐了一口，"别看他整日挨着皇上，揣摩皇上的意思，生怕惹皇上丁点不欢喜，照我看，皇上最不高兴的就是他这点子德性！"胤禛不安地坐直了身子，正要说话，却听屏风后有人悠悠地说道："善哉斯言！所谓天下事，人间情，俯而就者易，仰而企则难。太子并不笨，却参不透这三乘妙义，令人良可叹息！"接着便听拐杖橐橐，邬思道闪身从容而出，在胤禛身边立定，嘴角带着冷峻的笑意，眼睛放着绿幽幽的光，说道："我在后边听了多时。原以为十三爷侠肝义胆而已，此一见识，令人刮目相看。这真是四爷之福！"

胤禛目光霍地一跳，垂下眼睑呷一口茶，一笑说道："我正要驳他这不经之谈呢！先生倒夸他！"邬思道从容坐下，两只细长苍白的手指交错握着，略一点头，说道："十三爷的话无可驳诘。太子爷确是如此，他琐碎窥探皇上意旨，从只言片语中揣摩圣意，处处附就皇上，生怕出半点差错，恰是他自己已觉地位不稳，只是不敢或不愿承认而已。我曾说过他危若朝露，就是因为皇上要的乃是太子，不是要奴才！皇上自己雄才大略，怎么会瞧得上这样庸懦无能之人？这就叫仰而求之难，譬如踮起脚尖取东西，何如弯腰捡起来的容易？太子若能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怨嫌，左携四爷十三爷，右领施世纶一干能吏，好生整顿，刷新吏治，万岁怎么还会对他左右前后地不放心？这就是俯而拾则易。但难中有易，易中有难，人生世上为物欲所障，如入具茨之山，七圣皆迷，想看得清爽，做得利落，谈何容易！"说罢不禁哑然失笑。他侃侃而言，胤祥听得入了神，眼见胤禛盘膝稳坐，搓着念珠嘿然不语，陡地涌上一个念头：要是四哥当太子，那该……正想着，胤禛倾身问道："依着先生，该怎么办？"

"不要迟疑。四爷身有挺筋十三条，支撑这局面，一定要把这些民脂民膏全叫他们吐出来！"邬思道脸上泛着青白的光，"什么叫独夫！残民以逞才叫独夫！四爷十三爷夙夜勤劳王事，整治的就是民贼，谈何独夫？我也有句口号：这样的千夫所指，千目所视，乃是圣贤灵光！"

胤祥听得两眼放光，鼓掌说道："先生斯言洞穿七札！令人目中浮翳为之一开！"胤禛突兀问道："若太子见怪呢？设或皇上真有宽免恩旨呢？""像太子这样的有何可畏？"邬思道的声音干涩得像吞了一段木炭，"至于皇上，若有恩旨，怎么会代武穆两个将军告假？只管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万岁要抚慰人心，或者略有责备，四爷，即便如此，种这么一粒瓜子在皇上心里，您就得大于失！"

“太子总要登基的呀！”胤禛的目光鬼火一样闪烁不定，又黯淡下来，“这善后……何其难也！”

邬思道沉思着，字斟句酌地说道：“你这样做对他一点坏处也没有，他怎么会忌恨？他离了你二位寸步难行，又怎么敢得罪你们？果真有那一天，他还要靠你们对付八爷呢！”

“就这么干了，这话真愈听愈妙！”胤祥一拍大腿站了起来，“狗儿，坎儿，走，跟我回户部去！”

胤礽满腹心思离开雍王府，去胤祉府里捡看了一阵子书，怏怏回到宫中时，王掞等人早已退值。一个人兀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听着外头秋风穿檐的呼号呜咽声音，越想越觉万绪纷来无以自解，因叫宫女泡了酽酽的普洱茶，斜倚在春凳上只是出神。一时何柱儿抱着一沓文案进来，忙站住脚道：“太子爷，您回来了？”

“嗯。”

“奴才刚从上书房回来。”

“嗯。”

“太医院的贺孟□来过。太子爷要的药已经配好。遵太子谕，加了一味雪莲。”

“丸剂散剂？”

“丸剂。”

何柱儿一头说，向金漆大柜中取出一个小包儿捧给胤礽。胤礽打开看时，是一色豌豆大的粒子，蜜蜡炼制，嗅一嗅，异香扑鼻，便揣进怀里。这是他从胤祉书房《永乐大典》里抄来的古方，滋阴壮阳祛老还少的宝贝，据说是黄帝御女服用的丹方。但这种东西，一旦叫皇上发现，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就是王掞知道，也不知生出多少麻烦。防着太监们做手脚，他一向都随身携带。一边揣药，一边问道：“上书房散了么？这些折子他们拟过节略没有？”

“奴才回来时还没散。”何柱儿笑道，“他们忙着给魏东亭拟谥号，还有皇上批下来魏东亭的遗折，请太子爷过目。”

胤礽身子一颤，腾地坐直了身子，取过上边那份文卷展读。果见节略上第一条便赫然写着：二等公爵、粤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于八月十四日亥时薨。附遗折——急急翻了几下，果然有魏东亭的亲笔遗折。细看时，前面说的病情，又是怎样承蒙厚恩，皇上不远千里屡赐良药、钦定处方，优渥之情、眷念之恩罔极难报。看着看着，几行字迹闯入目中：

……奴才以戴罪之身，拊心俯仰，此躯行作掩陵之土，而逋欠国债十未归一。如此辜恩，正不知地狱何门而入！夜台徘徊，昏目望阙，泪血已干，心痛无声。惟愿生生世世相从皇上于左右，或可报恩遇于万一。结草衔环之心，惟主上谅之……

这几行字上因康熙掐了指甲印，看去十分醒目，旁边斑斑点点，不知是康熙还是魏东亭的泪渍，纸角上加着朱批："着即由魏东亭之子魏天祐袭一等伯爵，仍领海关事，逐年赔补亏空银两。"还有一方小印，钤着康熙的别号"体元主人"。

胤礽喘了一口粗气，心下略觉安生，觉得似乎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圣意"，回到寝宫也不召妃子，和衣倒下，目光炯炯地望着殿顶的藻井，只是睡不沉。一时梦见从未见过面的母亲赫舍里氏，淡淡看他一眼又飘然而去，一时又见明珠、索额图进来，请了安又突然不见；一时是胤禛闪烁的目光，又见胤祥笑嘻嘻地扮鬼脸儿；陡地又想到，如若当日索额图真的调兵拥立自己为帝，如今又是什么光景？……胡思乱想噩梦颠倒，直到四更天胤礽方朦胧睡去。

不料这一睡却睡过了头。直到辰初时牌胤礽方乍然而醒，埋怨着何柱儿没有叫起，忙忙用青盐擦了牙，胡乱用了两块点心，连轿也不用，便匆匆赶往养心殿。

看来夜里是下了一场透雨，天上兀自霰雾般飘洒着、淅淅沥沥地零落着，紫禁城漫地而铺的临清砖上一汪汪浅浅的积水上起着连阴泡儿。胤礽穿着油衣，脚下蹬一双保定木屐，后头几十个苏拉太监紧紧跟从，踅过永巷口，便见养心殿侍卫德楞泰和太监邢年过来，胤礽忙问道："皇上这会子在养心殿么？"

"不在。"邢年赔笑请了安，答道："今儿一大早，皇上起来就叫穆军门武军门递牌子进来，同着张廷玉、马齐、佟国维三位中堂一道，换了便衣出去了。临走时说太子要来请安，告诉一声就是。爷请自便吧！"胤礽不禁怔住了。想想回头就走，不防一脚跐在青苔上，踉跄一步竟歪倒在水洼里，弄得淋淋漓漓浑身都是泥水。德楞泰一步抢上，急忙扶起胤礽，关切地问道："太子，你，没有摔疼？脸色不好，身子有病？"他是蒙古人，汉话说得不好，听得周围的人想笑又不敢。

胤礽的脸色又青又黄，十分难看，勉强笑道："不要紧。我要去户部，不回毓庆宫了，叫他们备轿——邢年，就在养心殿给我找身干衣服。"说着脱掉外头的袍子递给邢年，"烘干了送回养心殿去！"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胤祥早已到了户部，一边派人去毓庆宫请胤礽，一边叫被召见的官员由礼部的人陪着。他夜来也没好睡，但他自幼习武，打熬得好筋骨，并不在乎这一夜两夜不睡。他四脚拉碴仰在安乐椅上，抚着剃得发青的脑门儿，心里还在折过子。听着户部大堂不时传来的哄笑声，他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知道这干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灯，都是跟着康熙三次西征的帐下亲随，几次出兵放马，保着康熙从绝境中杀出来，积功保荐，在外带兵，平素见了康熙也常撒赖，怎么会把自己这个“小十三”放在眼里？正出神间，却见狗儿一头闯进来，嘻嘻哈哈请了安，说道：“爷，去毓庆宫的人回来了，太子爷起来轿也没坐就出去了，陈嘉猷朱天保他们正生闷气，说不知道太子爷哪去了——咱们还等不等了？”

“再等一会儿。”胤祥掏出怀表看了看，“再过一刻他不来，就是有要紧事，我们干我们的。坎儿他们在大堂上，你先过去吧。”

狗儿蹦蹦跶跶到户部大堂，只见坎儿靠在门框上，里头三十多个封疆大吏，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帽子掼在茶几上，袖子捋得老高托着下巴歪着听人说笑。姚典坐在公座下，指手画脚地说得唾沫四溅：

“想发财不一定要靠打仗。门道有的是！上回见着揆叙，他就说了个法门！”

刘燮就坐在姚典身边，笑得眯缝着眼，前额油亮亮的，酒坛子似的放着光，调侃道：“怪不得揆叙那么阔，敢情有窍门儿。说说看！”

“老揆说——”姚典喝了一口茶，“要发财先治外贼再治内贼。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眼，这个东西贱，爱看美女，要金屋藏娇，就把银子糟蹋了，难道娶个无盐女，就不能过夜？再说耳朵，这玩艺儿爱听曲子音乐，就得花钱买戏子，其实烦了，上山听秧歌乱弹也满将就；就说鼻子吧，天生的喜欢香味，买香笼宝鼎，花钱不花钱？其实人啊，你躺在马圈里，也就没这想头了。还有舌头，偏生的喜欢好味道，我见人家穷人吃观音土，那真一文不花！至于身子，更是费钱的料，夏天要细葛，冬天要棉袍，你穿得再好，不过便宜了别人，叫别人看看罢了，其实遵黄帝古训，弄点子树叶穿穿，编个草圈子戴戴，看能省下多少？”

他信口雌黄，听得众人无不咧嘴儿笑，湖广提督“啪”地一拍大腿，皱眉说道：“胜读十年书！早听这几句话，我何至于借银子？”

“还有内贼，”姚典一本正经说道，“仁义礼智信，五贼不除，发财势如登天。仁是首恶，心里存这个念头不得了，帮亲戚，助穷困，多少钱才够使？义，也万不可沾边：见义忘利，钱从哪里来？子曰礼尚往来，别人

送你还，几时发财？比得上来而不往？还有那个智，也要不得，你聪明，求你办事的就多，只顾了办事，必定误了挣钱！信这个东西最可恶，一诺千金，得，一千两没了……所以呀，五个内贼也是非除不可！”众人听了不禁哄然叫妙，金陵副将马国成诨号“马大炮”，笑得前仰后合，捶着腿道：“妙极，不过我们读书太少，恐怕只有四爷十三爷将就着能除这内外十贼！”刘燮笑道：“说得好！只是啰嗦了些儿。提纲挈领说：不爱脸，不要名，不顾廉耻，不怕笑骂，到赵公元帅跟前许罗天大愿：终生不行一善，财源滚滚而来！”

狗儿听着众人肆口辱骂胤禛，心中不禁大怒，正琢磨着，坎儿笑道：“你们没有说全了，还有一条，吃东西要慢！”众人正听得兴头，谁也不防这孩子有心骂人，一个瘦高个子参将歪着头道：“怎么个吃法儿？”

“去年过黄河滩，我买了一个驴肾，”坎儿认真地说道，“就着一个烧饼，坐在车后头，足足吃了半天，连午饭都省了！”狗儿笑问：“你是怎么吃的？”坎儿迷糊着眼道：“驴肾那么长，我走走咬点(姚典)，再走走再咬点……”

众人没有回过神来，狗儿也有了词，笑道：“要这么说，我还有个省钱办法：不管吃的喝的，慢着点往外撒。我一泡尿就撒了四十里！”

“你是怎么撒的？”坎儿转脸问道。狗儿笑道：“我也坐在车后头，我捏捏流些(刘燮)，再捏捏再流些……”

一语未终，已是惹得众人哄堂大笑。马大炮手舞足蹈，杯中的茶水都溅出来：“咬点？流些！哈哈哈哈……姚大人和刘大人家中必定金山银海！借兄弟几万中不？嗬嗬嗬……”姚典和刘燮两个人在这起子狂笑的将军中尴尬得满脸通红，想想这两个小鬼头都是胤禛的人，又不好发作，只拧着脸干笑。正要说话，一眼瞧见胤禛和胤祥一前一后进来，顿时大堂上一下子沉寂下来。

“各位久候了！”胤祥笑着扫视众人一眼，自嘲地说道：“刚还有说有笑的，怎么就不吭声了？看来我就是个丧门神了。”说罢手一让，又道：“四爷，您请坐那边。中间那里给太子爷留着，他要来就坐那里。”

胤禛点点头，泰然自若地坐了，众人方回过神来，纷纷起身请安，在这位冷面冷心的王爷面前，即便马大炮、贵州将军罗文这些骁悍的老军务，也变得循规蹈矩，不敢放肆了。

“昨儿老施宴请大家，已经把话说得差不离儿了。”胤祥橐橐地踱着步子，把一条大辫子甩在脑后，语气沉甸甸地，“大道理不去讲它。小道理叫‘无债一身轻’。欠账总要归还，迟还不如早还……我心里镜子似的，这个差使不讨好儿，我也知道，如今我是个人憎狗嫌的阿哥。但诸君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我是皇阿哥，自己有产业、有花园、有书房，我就不懂得闲了没事，找几个篾片相公聊天儿下棋、吟风弄月、斗鸡走狗？自家美了，人家也不嫌弃！但皇上偏偏选我办差，这就叫‘虽欲长伴梅花而

不可得焉’！”他干咳一声，看看凝坐不语的胤禛，又道：“从大小道理到我的苦衷，压根儿说，库银不同私债。赈灾要用，积粮要用，平抑米价要用，百官俸禄要用，朝廷差使要用——你们都是老军务，打仗更要用！国家万一有事，给你们欠条当饷，你们说成不成？所以请大家来计议，你们自报什么时间还清，眼下能还多少，把底子澄一澄。真的还不起呢，四爷说了，也不能逼大家脱裤子卖当。你写个折子放这，一体奏明圣上。圣上免了你的，是你的造化，圣上说不减免，自有老人家的章程——你们说如何？”

这么侃侃款款一席话，众人听得面面相觑。这些人打定主意，听胤祥大发雷霆，把事情弄僵，然后闹到康熙那里，来个鱼死网破。如今听他心平气和，慢条斯理讲得井井有条，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胤禛欣赏地看一眼胤祥，心中暗想：人受挤兑能耐大，果然进益了！

愣了少时，贵州将军罗文干咳一声开腔了。他虽长的五大三粗，却是心思玲珑，这群人全拿他当主心骨。

“十三爷，”罗文笑道，“大理小理我们都明白，只你还是不晓得我们这些人，顶着封疆大吏的名头儿，起居八座，其实外强中干。那些不要脸赃官，借了银子卖实缺，逼死他们也是千该万该；外任官有老百姓刮，怎么也弄不穷他们；没差使的穷京官借债不多，冰敬炭敬填上也就差不多了。就苦了我们带兵的，除了饷银，一文外路银子也没。吃空额，喝兵血，我们坏不下这个良心。唉……孩生父母养，扒光衣服有什么将相乞丐？我们自己也是穿号褂子出来的，忍心从当兵的嘴里掏食儿替自己还债——我们难呐！”

胤禛听他说得诚挚，心里一阵发凉：这罗文虽是想顶债，话说的近情，因道：“罗文这话尚在情理。但据我想，何至于就穷到这地步？诸君，不要以为还债吃亏，接着就要清理吏治。有些人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四爷明鉴！”罗文身后坐的叫陶三畏，却是广东提督。他嗫嚅了一下，苦笑道：“玉泉山水最好，远水不解近渴。俸银够花，谁肯掰屁股招风借钱？我们识字儿少，写奏章、下文书往来行文，得请不少师爷、书办，都得从俸银里出。带兵的都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哪个不爱兵如命，敢扣人家的饷？积欠这么多年，一下子还清，真难为我们。四爷十三爷宽限我们一年半载，容我们周旋一下，就是体恤下情了！”

话音刚落，马国成便反唇相讥过来：“周旋？怎么周旋？找谁周旋？！脱了裤子□一根，□也没得卖的！十三爷，马大炮不会说假话，原先跟图军门周军门打察哈尔，弄了些钱，早他娘抖落净了。您要不信，只管抄我的家，值钱家伙全充公，我要皱皱眉头，我娘做我没点灯！”罗文偏过脸嗔道：“老马，这里不是你的军帐。斯文些儿！这成什么体统？”马国成是西征时康熙中营红衣大炮营管带，为人凶狠，打仗是个愣种，颇受康熙钟爱，因此骄纵得十分蛮横，听罗文说话，把跷起的二郎腿放下，瞪着眼道：“当着万岁爷我也是这话——我要有个好靠山，替我还钱，也知

道体面。好嘛！人家那边刮地皮还钱，有的托门子找贝勒爷们垫还，只倒霉了我们！”

胤祥听得眼中出火，沉思着看着胤禛，一笑说道：“说了这么长辰光，口渴了吧？——给大人们上茶！”说着，看了一眼坎儿狗儿。两人点头会意去了，不一时，一个提壶，一个抱碗，挨个儿给众人敬茶。将军们已经撩得起了叫苦的兴头，一边吃茶，一边七嘴八舌继续哭穷：

“十三爷，您撂句话，只要叫喝兵血，账立地就还！”

“用不着喝兵血，报几个假盗案，一样还债！”

“如今真难为死人，老婆娃子都养不起，说出来丢朝廷的人！”

“娘希屁！还是打仗好，太平时使不着咱们这些匹夫！”

“就是！打仗时肉山酒海，何其痛快！如今太平了，格老子倒吃豆腐青菜！”

姚典便乘机打太平拳，笑道：“别说这些寒碜话，你吃豆腐青菜？”

“有豆腐青菜就不错了，你到我家看看！”

“……还不起啊！”

“宽限宽限吧……”

“不瞒十三爷，我早饭还是蹭到人家去吃的……”

一时间户部大堂嗡嗡嘤嘤沸水锅似的，也亏了这干子军爷，活像一群叫化子，打莲花落儿般一套套往外搬。户部堂口站的戈什哈们几时见过这个，背着脸只是偷笑。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众人都觉得五脏翻腾，胸口憋闷，肚里阴阳不和龙虎相斗。姚典头一个捂了肚子，说道：“怎么这么恶心？”一语未终“哇”地呕吐出来，喷得满世界都是。其余的人有的早憋得脸乌青，更哪堪闻着这酒屁溲恶味儿？

“哇！”

“哇——”

“哇——”

一时间大厅里开闸放水般呕泻狼藉，说不尽腌□龌龊恶臭不堪，把个户部华堂翻做呕吐道场。胤禛先是一怔，旋即便明白这是胤祥和狗儿坎儿做局，心下不禁一惊，皱紧了眉头思量如何收场。

“对诸位不住。”胤祥似笑不笑地仰着脸道，“不是我存心刻薄，是诸位装

穷惹翻了神灵！哪一位吐的青菜豆腐，我愿作保，请万岁全免了他的欠逋！”说着向胤禛挤挤眼，竟真的挨次去查看。

正不知如何理会，胤礽带着一大群侍卫、太监进了户部大院。一进院，胤礽老远就闻见大堂上臭气扑鼻而来，又见户部的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情知出了事。忙三步两步趋入大堂，众官员早离席一齐跪了下去。胤礽掩着鼻子瞪了胤祥一眼，问道：“你这是什么名堂？”

“我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胤祥冷笑道，“他们说喝西北风，又是青菜豆腐，太子爷请查验！”

胤礽阴沉着脸站在当厅，没有理会胤祥的话，只冷冰冰扫了胤禛一眼，胤禛只略一欠身，摆了一下袍子，若无其事地盯着门口。胤礽越发来气，原地兜了两个圈子，径直向大堂公案居中而坐，压着火笑谓胤祥：“十三弟做事孟浪了！今儿这些将军都是万岁爷亲手调教了几十年的人，何至于不通情理？借债的事还该从容商议的。”胤禛见他不问情由先打胤祥五十板，觉得事已至此，不能不帮着顶一下这个太子，因欠身一笑，说道：“十三弟是鲁莽了些，但各位军门也太不赏脸。十三弟急不择路，您得鉴谅着些儿。”胤祥仿佛不胜燥热，拽了拽大襟，下着气说道：“太子爷，你刚来。我好话说了一车，各位大人一毛不拔，几乎没把户部大堂吵翻了！我原本是个愣头青儿，这事做过了头，差事办完，我逐人登门谢罪。只这点愚忠，可以上表天日，我要有半点作践别人的心，雷劈了我！”

“你已经作践了，还说没这心？”胤礽冷笑一声说道，“你知不知道，我的师傅熊赐履也去世了！我就为这事去礼部一趟，迟来几步，你在这边就闹得人仰马翻！”

熊赐履是顺治年间进士，自康熙八年入阁为相，与明珠、索额图并为上书房大臣，是熙朝仅存孑遗的两朝元勋。胤禛听得心里一凉，太子要把这也归咎于清理亏空？因在旁皱眉说道：“据我所知，熊赐履并不亏欠国债。就是魏东亭，病了十几年的人，去世也是常情。太子，这些事与清债无关的，不要错怪了老十三。”

“我是奉旨清理，太子！”胤祥满指望胤礽坐镇户部，支持自己渡过这最后一关，没想到他如此昏庸懦弱，因抗声说道，“如今无论屎盆子尿盆子，只要是盆子就往我头上按！要是这样，太子奏明皇上，撤了我，另请高明！”胤礽气得脸雪白，哼了一声说道：“你们原来是和我说话？我还指望着你这点子愚忠呢！这差使我有什么不敢接的？只怕是凭你这点身分担待不起！”

胤禛想想，这样越闹越难收拾，咽了一口唾沫，说道：“皇上屡次讲过，清理亏空债务是第一要务。老十三做得过头，回头我陪着他揖门道歉，今日还是先议清债，请太子息息雷霆之怒。”胤祥这时也醒过神来，强压怒火低声说道：“我少不更事，惹出的麻烦回头再料理。还是依着四哥，

先办正经事……”

“你站过一边！”胤礽专横地断喝一声，“下去再和你理论！”

下头的官员原以为今日这事都是太子策划，不过出来佯装好人收拾局面，这会子品出味道，三个阿哥并不是一回事。太湖水师提督头一个磕下头去，哽咽道：“也不怨朝廷，也不怪十三爷，谁叫奴才们忍不了穷，发贱要借库银？”说着，呜呜咽咽放了声儿。罗文跟着便道：“太子圣明，臣等并没敢说抗债不还，只求宽展期限，臣等苟延残喘得终天年，不也是保全朝廷体面？”此时众人已个个哭得咽气打哽儿，有的说：“可怜我们这些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靠山没靠山，门路没门路，落个这等下场。”有的丢鼻涕扯粘涎：“逼债死打仗死，反正都是死！不是听说阿拉布坦要造反么？打发我们去吧……”

“我们的命真不济！打仗拼命，不打仗逼命，太平了，用不着了！”

“连魏军门都逼死了，我们算什么？”

马国成与众不同，前跪一步，“嗤”地一声撕开袍子，露出黑红黑红古铜似的胸膛，大叫道：“阿哥爷们，你们都读过书，俗话儿说‘士可杀而不可日’！凭什么日我们？”众人愣了一下，才想到他把“辱”理会成了“日”，都低下了头，抠砖缝儿忍笑。马国成越发来神儿，说道：“我姓马的万岁也知道，从不抹咸水儿，请验我身上这七十二刀伤！当年在科布多被围，我护着主子冲出来，落下这一身伤，万岁见了都掉泪，一道伤赐酒一杯！今儿欠了七万银子，还要在心窝里再来一刀？十三爷，你是个好汉，你来，老奴才若皱一皱眉头，是婊子养的！”

胤礽被他们哭叫得六神无主，深悔昨日没有跟胤禛胤祥把话交代瓷实，叹了一口气，下座来替马国成掩了衣襟，说道：“起来，起来！你们这是怎么了？朝廷几时说过不养活你们了？你们这些老行伍心最诚直，我最知道的，何必这样呢？”他缓了一口气，又道：“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计较十三爷了，他有他的难处，头一回独自支撑这么大局面，想把事情办好，只是年轻好胜，急功近利了些儿，你们得体谅。”说着目视罗文。罗文便道：“太子爷只管放心。我们都是些粗人，心里有什么，倒出来就畅快了。怨恨十三爷是没有的事，我们怎么会和爷们过不去？”

“这样，”胤礽见众人息了火，心中略觉宽慰，暗自拿定了主意，说道：“债还是要还的。但要变通处置，时限可以放宽些儿。你们都是朝廷柱石，与国家休戚与共，要为皇上、社稷着想——在任赔补，五年为期，如何？”

他这一说，众人无不心花怒放，别说五年，就是一年，谁料得定这个四爷十三爷还管事不管？只要不撤差，任上几个大案腾挪下来，区区几万银子何足挂齿？胤禛心里不禁叫苦，连连嗟讶，胤祥早气得一跺脚出了大堂。

胤祥赌气回到签押房，要召集清账的人说话，却一个也不见，因见狗儿站在门口，便问道：“人都死到哪里了？”

“爷是气糊涂了。”狗儿笑道，“都在书房里候着呢！”胤祥不言声，起身便到后书房，果见书房里里外外站着三十多个人，施世纶和侍郎尤明堂也在里头，都是垂头丧气相对默坐。胤祥一踏进门便狞笑道：“都知道了？别他娘这副熊样子，丧家犬似的！有些事，眼下混账，后头谁料得定？老施老尤，接差那会子万岁就给你们打了保票，老十三再给你们打一层：真要发落你们乌里雅苏台，十三爷背干粮送你们过沙漠！”

“我和老尤早就想到这一步了。”施世纶平静地望着窗外，小眼睛熠熠闪着光，说道，“倒是四爷和你得保重些。我这人摘顶子，剥官服已是常事了。”尤明堂叹道：“没想到树倒得这么快！瞧吧，二年之内，不回成老样子，挖了我的眼！只可叹下头调这几十个人，落荒而逃，回去哪里讨生活？”

“你说的他们？”胤祥指着众人，冷冷一笑说道，“你两个是大员，这里干不成调哪里。文职里像李绂、田文镜他们，早已安排了出路。这些兄弟都是我的兵，我岂肯叫他们吃亏？”胤祥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一个木匣子，打开了，里头是厚厚一沓札子，上头盖着兵部的关防，“扑”地吹去上头的浮尘，自失地一笑，说道：“可谓有备而无患！这是去年从兵部弄来的六品武官任书。都是京畿驻防，说不上肥缺，也算上等差份……”

众人不禁惊愕地张大了嘴，愣愣地听胤祥一一唱名，痴痴地接过委任札子，却一色都是千总，分补西山、玉泉、丰台、通州等处，有的是汉军绿营，有的是善捕营，有的是锐健营——这些差使在塞外驻军眼里，已经是巴不到的美差了！胤祥一一分派了，看着狗儿坎儿笑道：“十三爷顾不到你们，你们是四爷的人，还回四爷府——我已经跟直隶总督衙门、步军统领衙门和善捕营老赵那里打过招呼。缺，都给你们空着，一去就补。只一条，别逢人吹嘘是我给的。咱们差使办砸了，没这份体面！”说罢仰着脸，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抬脚便走。

狗儿在后追了一步，问道：“明儿我们还来应卯么？”胤祥手一扬，头也不回地大声说道：

“想来就来，不想来就算。户部还有屁的事做！”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胤祥满胸积郁得发胀，吐不出按不下，棉花团子似的塞得难受，一出户部大门，见管家贾平还侍候着，便命：“回去跟紫姑说一声儿，爷要散散心，迟些儿回去！”说罢拉马便骑，泼风价打马直出西直门，大大兜了个圈子，但见城外秋云低暗，白草连天，更觉凄凉，因拨转马头至宣武

门，踅进一个小巷，远远便听丝竹清幽，一带粉墙往东，郁郁丛篁拥着一座楼，上面匾额写着“太白醉仙”四个字。里头一个女子声气正按弦击节而歌：

夜半钟磬寂无声，满座风露清。烛台儿蜡泪叠红玉，青灯独对佳人影。倚朱栏，望乡关，月明中远山重重，看不清古道幽径，只听见西风儿吹得檐下铁马叮咚……

胤祥听着耳熟，却一时再想不起，因下马进店，张眼望时，店中并无客人，歌是楼上传下来的，略一沉吟，一屁股临窗坐了，没好气地大声道：“人都死了么？拿酒来！”

话音刚落，跑堂的已脚不沾地跑了来，因见胤祥束着黄带子，脸上颜色不是颜色，哪敢怠慢？忙笑道：“爷，是独饮还是待客？小店里玉壶春、茅台、口子、三河、赊店、苏合香都有，不知爷……用哪——”话没说完，胤祥“叭”地将一锭大银□在桌上，不耐烦地说：“听你放屁还是听上头的曲子？各样都打半斤！”

“大烧缸也要？”

“要！”

恰酒菜上来，上边乐歇歌止，胤祥左一杯、右一杯，五花八门贵贱不一的酒就灌了一肚子。酒涌上来想想更气，便再喝，口中念念有词，也不知是说是骂，弄得几个伙计躲他远远的，店主也下楼来偷看。顷刻之间，胤祥已是喝得眼饧口滞，招手儿叫过掌柜的，笑道：“我又不是妖精，你——呃——躲什么？来来……喝喝……”

“这是爷的抬爱，”掌柜的满脸赔笑道，“小人没这么大造化，别折了小人的草料。”胤祥头摇得拨浪鼓似的，问道：“往日从这过，生意蛮……蛮好嘛……今儿怎么这么清……清淡？”“给爷添一盘子海蜇。”老板一边吩咐，赔着小心又道：“原是人多的，可可儿今个西市上出红差杀人，客人们都赶着瞧热闹去了！——这碗酸梅汤，是小人孝敬爷的，请用！”

“杀人？”胤祥呵呵一笑，“杀人有什么好看？软刀子杀人你见过么？”

老板见他前言不搭后语，满口柴胡，极怕生事，只好着意周旋，奉着香茶，拧着热毛巾侍候着，一边逗他说话出酒气：“爷不知道？今儿法场上出事了，刀下留人！”胤祥一笑道：“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杀官儿，常有的事，万岁爷不过想看看他们胆量，逗着玩儿！”老板凑近了，神秘地说

道：“今儿可不是！竟杀错了犯人，刑场上验明不是正身，叫万岁爷当场给查出来了！马中堂、张中堂还有佟中堂都去了……我的爷，这可是开国头一遭儿！”

“是么？”胤祥目光霍地一跳，晃了晃头，觉得眩晕得想不成事，因问：“杀的谁？怎么就叫万岁撞上了？”“爷说笑话了不是？”老板笑眯眯说道，“小人也刚听说的。杀的那人叫张五哥，是别人的替身！听说万岁当场叫了顺天府的人，说叫八爷亲自查办——爷，这事轰动北京城，不出明儿，您老就都知道了。”说着见来了客，就要走，胤祥又叫住了，问道：“方才什么人在上头唱歌？是叫的堂子？我叫来听听成不成？”

老板正要回话，便听楼上一阵窸窸窣窣，接着便下来几个人。一个矮胖子含笑走在前头，接着两个女子，头一个浅红比甲，一溜水泻长裙，目动眄流，体格轻盈，衫袖微挽抱着琵琶，十分甜净俏丽；紧跟着的那女孩子个子稍矮一点，穿着枣花碧罗紧袖衫，腰围绣带下垂于膝，月白吴绫裤下微露紫绢履，团圆脸庞上刀裁鬓角，还带着稚气，口角左颏下一颗美人痣分外显眼——胤祥不觉眼睛一亮，失声叫道：“这不是阿兰么？”

“呀，十三爷！”矮胖子正往门外走，一回头见是胤祥，急忙踅转身来一个千儿打了下去，满面堆起笑来：“您老吉安！小的任伯安给您请安了！”胤祥眯着眼点点头，酒涌得打了个呃儿，胸前又躁又闷，头晕得想不成事，半晌才道：“你……就是任伯安？九……九哥府里的？”任伯安一边嗔着店家：“还不给十三爷拿醒酒石来，”一边赔笑说道：“小的就是任伯安。先前在九爷门下，前年九爷已经给我脱了籍。其实脱籍不脱籍，小的都一样是爷的奴才。”

胤祥看了一眼阿兰，那两个女子忙都蹲身万福，年长一点的女子赔笑道：“奴叫乔姐儿，其实在江夏也见过十三爷的……”胤祥没有理会，只转脸向任伯安笑道：“怪道的，我问九哥买戏班子没有，九哥说没有，原来是你这杀才招摇撞骗，打了他的幌子——那个姓胡的畜生呢？想必也在你跟前了？”

“爷问的胡二麻子？”任伯安笑道，“爷怎么会认识他？这小子忒不地道，上回九爷的二世子点堂会，我带着班子去，二爷还没听曲子，他倒先醉了，站在当院骂街，扫了二爷的兴头。这样的王八羔子还留得么？我打发他守庄子去了！”因见店老板拿来了醒酒石，任伯安忙亲自侍候着胤祥含上，用小刀削着鸭梨，一头对乔姐和阿兰道：“捡着拿手的，唱个曲子给爷听！”

乔姐阿兰裣衽一礼，二人点头一会意，乔姐手中琵琶早爆豆价响起，阿兰俛首一笑，唱道：

梨花云绕锦香亭，蛱蝶春融软玉屏，花间鸟啼三四声，梦初惊，一半儿昏迷一半儿醒……柳绵扑窗晚风轻，花影横栏淡月明，翠被麝兰薰梦醒，最关情，一半儿暖和一半儿冷……

未及唱完，胤祥便摇手道："不好不好！十三爷这会子没心绪，什么一半儿这一半儿那？捡着雅的唱一个！"阿兰怔怔盯了胤祥一眼，微微叹息一声，乔姐纤手一勾，乐声再起，恰如冷泉滴水，寒冽沁人，阿兰深情地看着醉眼蒙眬的胤祥，慢声唱道：

薄暮、途遥、马羸、人瘦……西风荻芦间，解缆渚头。平烟寒漠，无涯湖涟波漂愁。与故人相揖别过，待欲登此扁舟，畏惧这断魂深秋，更兼着苦雨冷舱，帆破风凄楚！呼将返行古道，折不断烟花隋堤柳……

胤祥先还闭着眼，两手打着拍节相和，听这曲子幽咽绵凄、缕缕不绝如诉如泣，蓦然想起自家身世，两行清泪竟不自禁顺颊滚落下来。

"十三爷酒沉了。"朦胧中，听任伯安说道，"备一乘轿，送爷回去！"

清理户部亏欠被太子胤礽晕头涨脑搅扰一番，顷刻间功败垂成；接着又出了张五哥巨案：堂堂帝京、天子辇下，国家最高法司衙门居然放走了奸杀良妇的真凶，由无辜的贫民张五哥代验正身、代赴法场，被偶尔出访的皇帝本人发觉！事情出来，从六部到大理寺直至顺天府的京官们都瞪大了眼睛，紧张中带着兴奋，不安中怀着期待，眼睁睁看着朝廷，等康熙的圣旨。但自那日，接连五天，不但没有旨意，康熙连六部尚书也没有接见，东华门西华门停止接牌子，除了张廷玉、马齐和佟国维三人以外，谁也进不了紫禁城——他们其实就住了天街西的侍卫房，压根就没有出来——连个内廷的信息也没有。大故骤起，人人都觉得要出点事了。

待第六日，圣旨终于颁发：施世纶调湖广任巡抚，尤明堂调江西任布政使，王鸿绪着补户部尚书，揆叙为侍郎，仍由雍郡王胤禛十三贝勒胤祥管领，继续清理库银，并严令"封存现有库银，一概不许私借"——这圣旨就下得蹊跷：施尤等人若办砸了差使，就该领罪，但却仅仅平调离任，王鸿绪和揆叙一个是学士，一个是吏部郎官，都不是熟手，又没有特别的功劳，好端端就升了大司农！众人正纷纷议论莫衷一是，下午未末时牌，康熙下令在乾清宫召见所有阿哥，亲自口谕胤禩，命令他去刑部清理冤狱，并由马齐领诏，刑部尚书司马尚、侍郎唐赍成、高念东等

十三人革职留京待勘，同时下旨天下停止勾决一年，所有死刑人犯案卷调京重新审谳。

接见十分枯燥，康熙坐在龙案后的须弥座上脸色呆板一语不发，一口接一口地吃茶。张廷玉和马齐一左一右侍立着，由佟国维一份一份地宣读诏告，逐份宣读四百一十七名死囚案由和责成各省按察使“清理再报”的话头。一直读了两个时辰，阿哥们人人跪得两腿麻木、听得耳鸣眼花。末了康熙起身，只说了句：“晓得为政之难了吧？人命关天，胤禩要好自为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要在认真留心。”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全然尝不出酸甜苦辣。众阿哥只好稀里糊涂叩头，答称“儿臣领旨”算是“明白”。胤祥见康熙有退朝的意思，忙道：“阿玛！户部的差使只有几百万两尚未收清，现既已经封库，阿玛又委了新任尚书，儿臣请旨，是否就不再每日到部视事了？”

“也好。”康熙拈须沉吟片刻，“准奏。”

胤祥吐了一下舌头：他原想激恼皇帝，轧出点什么苗头，不料只得了这淡淡的四个字，不凉不酸的，算什么？正想着再出个题目，四阿哥胤禛说道：“皇阿玛，儿臣有点想头，不知当讲不当讲？”康熙放下杯子，诧异地看了看胤禛，说道：“这是朝会嘛，有话尽管讲。”

“清理刑部，确是当务之急；八阿哥才智清明，必定不负圣望。”胤禛顿了一下首，抬头说道：“张五哥的事，儿臣原来只是风闻，今日听到原状委曲端详，惊心骇目不胜颤栗。皇上以万乘之尊，偶尔查访即当众发露一件，以天下之大，刑狱之多，正不知多少覆盆之冤！刑狱失调，戾气淤塞，非国家之福！”

“嗯。”

“此事是宰相之责！”胤禛冷冷扫视一眼三位上书房大臣，语气像是结了冰，“马齐佟国维难辞其咎！”

马齐和佟国维脸色立时苍白了，他们已经几次请求处分，康熙都没有允准，不料胤禛还是不肯放过。胤禟转转脸看了看胤禛，又低下了头，暗道：“天生的刻薄，真无药可医。”正思量间，听康熙道：“他们已经请过罪，朕意暂时不议此事。还有什么？”

“不应就事论事单说刑狱。”胤禛与邬思道计议了几日，显得胸有成竹，尽管碰了软钉子，仍沉着地说道，“根由在于吏治败坏，所以讼不平、赋不均、河道不修、贼盗不治、四境之内民有不安，边塞之外逆藩觊觎。吏治是当今第一要务，是一篇真文章！”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这正是康熙与三个辅政几天来密议的主题，四个人不禁对望一眼，康熙却点头道：“这是老生常谈。说说看，你的文章怎样做？”他的眼睛陡然放出光来。

“八阿哥坐镇刑部，撤查狱案，若能着实剔察，雷厉风行，捡着几个贪赃坏法的官员，着实清办他一批，无论州县台府乃至部院大僚，该杀的要杀一批，不可心存慈软，不可如同以往，只办小官不办大吏！”

胤禩听了心里不禁一阵光火：我还没上任，你怎么就知道我要“慈软”？但他素来涵养最深，因插口道：“四哥说的极是。确有罪证的，我一定不放过他。”

“小慈乃大慈之贼。”胤禛当然听出了胤禩的话意，没有理会，径自向康熙又道，“治乱须用重典，这都是通常之理。皇上久已制定圣训十六条，应颁发天下学宫，训导士子知廉知耻，使为民者各守其分，循法驯良，为官者知圣人之道，法不纵贪。吏民皆知守法忠君，公忠无私，吏治自然转浊为清。”康熙听了这番侃侃议论，暗自称赏，却不肯露出声色，只点头道：“这是又一层意味。看来你还有建议？”“是。”胤禛毕恭毕敬答道，“各省疆吏、各部官员都应体贴圣意，将吏治大事当做第一要务。儿臣建议，无论何种任职，上至上书房大臣，下至未入流吏员，凡逢有百姓拦轿鸣冤的，一概停轿接状，订为国家制度。这样，各有司衙门就不至差使不同互相推诿，庶几天下冤狱可渐减少。”

康熙早已听得站起身来，慢慢踱着步子，待胤禛说完，方叹道：“你在京外办差多，到底是知情人啊……廷玉，你觉得四阿哥的条陈如何？”

“奴才觉得极是。”张廷玉躬身笑道，“顽而不化者有训，教而不遵者有法，应当拟成诏旨，明发天下。”

“就是这样。”康熙目中熠熠闪光，沉思着道：“圣训十六条朕再改改，要编得顺口好记些，然后下发学宫。百官停轿接状这一款，立即办。”说罢扫视阿哥们一眼道：“处处留心皆学问，四阿哥这人耐烦不怕琐碎，做事认真有条理这一条，你们得学着点，听着了？”

“喳！”

各色各样的目光都投向了胤禛。

胤禩早已从内廷得信，要他主持刑部的事，原本极兴头的一件事，在乾清宫被胤禛一个条陈搅得不伦不类。他有一种功劳被抢走的感觉，要多腻味有多腻味。一路坐轿回到八贝勒府，兀自怏怏不乐。此时天已过了酉时，王府上下人等都已得知主子奉了钦差，管家老蔡头带着几十房家人头领掌着灯迎在门口，见胤禩躬身出轿，黑鸦鸦一片跪下请安道：“八爷纳福！知道爷奉了恩旨要去刑部，福晋叫奴才们先来给爷道喜请安！”胤禩目光炯炯看了众人一眼，倏然间又黯淡下来：“我为天潢贵胄，为国办事是本分，有什么喜可道——福晋在哪里？”

“在后头颐浩堂。”老蔡头赔笑道，“两个和硕公主姑奶奶、四姨奶奶、冯二舅都来了，福晋在那边陪着呢。”

“九爷十爷呢？他们没来？”

“方才派人去问了。”老蔡道，“十爷去玉泉山进香，九爷闹肚子，一时来不了——只阿灵阿张德明来了。那边有客眷不方便，我没叫他们过颐浩堂。”

听到胤禟胤禩没来，并连胤禵也没到，而且揆叙、王鸿绪这一干必定来的人也不见影儿，胤禩不禁一怔，心知必有缘故，略一沉吟说道：“你去代我给两个姐姐问安。告诉福晋我暂不过去，叫他们只管开席——只当寻常家宴，办差有什么贺不贺的？”“喳！”老蔡头答应一声回身就走，胤禩却又叫住了，一时没说话，良久才道：“我这回去刑部，要做铁脸王爷，是伸国法、顺民气去的。家下人良莠不齐，都想跟着发财。你告诉他们趁早打消这个妄想，亲戚也不例外！佛爷也会变阎王，有指称我的名目到部院撞木钟、诈财打秋风的，查出来剥皮！”他顿了一下，放缓了口气又道：“挑二十个年轻识字的奴才，要精壮，能熬夜不贪财的跟我去——漂漂亮亮办完差，钱我有的是！——就这话，你传给他们！”说罢转身向西花园书房迤逦而去。

张德明和阿灵阿早已等在这里了。两个人都是便装，阿灵阿瘦弱，夹袍外加了件天马风毛的套扣巴图鲁背心，张德明却是单菖皂袍，足登双梁四层底布鞋，靠在没有生火的熏笼和阿灵阿攀谈。听见胤禩的脚步声，两个人都站起身来，阿灵阿只揖手为礼，张德明拈须笑道：“善哉！无量寿佛！八爷此心上恪神明，必有厚赐！”

“什么？”胤禩先是一怔，旋即知道他已听去了方才的话，淡淡一笑坐了，喟然说道：“这只能勉尽我心了。”张德明踱了几步，灯下看去，越显得松姿鹤形，微微笑道：“心即神明。方才八爷吩咐家政那些话，何其堂皇正大！从此心行之一郡，则一郡治；行之天下，则天下治！”

阿灵阿却不知两个人说话的意思，呷了一口茶问道：“八爷，今儿万岁有什么旨意？见着太子爷了么？”胤禩便将乾清宫受命的情形说了，又道：“太子也见着了，只是气色不很好，言词含混吞吐，连我也记不得他都说了些什么，只叮嘱我有事多和兄弟们商量。但我想他说的‘兄弟’，无非是老三老四，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事，有什么商量头？偏是该帮忙的老九老十老十四，连个照面也不打！”阿灵阿沉思了一会儿，笑道：“四爷真是醋劲十足！想出这几条也真动了心思。而且想居高临下挟制八爷，将来留下抢功劳的余地。但据我看，无论怎样用心全是虚费力，天降大任于八爷，非人力可挽——张德明真是道德高深之士，他的话快要应验了！”

“八爷！”张德明稳重地坐了对面，古井一样的眼睛闪烁着，说道：“您知道么？太子身上揣着春药，叫养心殿的人见了，告诉了万岁，他和郑贵人的事万岁也有耳闻。一旦东窗事发，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还说什么‘太子’！”胤禩不禁全身一震：这样的宫闱秘事，怎么会传到张德明耳

中，自己还蒙在鼓里！张德明见他吃惊，笑道：“八爷放心，我不是个妖心，这是白云观的功效。太监们常去祈福，向道祖忏悔心中事。养心殿的邢年怕这事太子知道了，去神前祷告求佑，恰被贫道听了来。”

胤禩听得心里一动：怪道的张德明消息灵通，原来有多少人心甘情愿源源送上门来！想着，笑道：“你也不怕亵渎了神明，其实我并不想知道这些事。只愿循自己的本心，国家吏治财政败坏如此，有志之士应该起而振作，匡扶大清社稷是当今第一要务啊！”

“八爷，这真是确乎不拔之理。”阿灵阿欠了一下身子，削瘦的面孔毫无表情：“方才和老张我们也议到这儿。说事情就连带了局势，如今人事纷繁，裙带门生勾连，盘根错节到这地步儿，收拾起来谈何容易！就是九爷十爷，今晚不来，难道就没有缘故？”胤禩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缘故？”“他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啊！”张德明叹道：“如今又到转捩关口，不但大阿哥、三阿哥、四阿哥，就是九爷十爷十四爷，哪个不是人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上楼干什么？还不是要望一望‘天下路’，想一想自己的步子怎么迈？”阿灵阿见胤禩听得发怔，语气沉重地说道：“天下，大任也，太子，重器也，同为龙种，焉能无动于衷？”

一阵寒风扑进来，满室灯烛摇曳不定，窗纸都不安地簌簌作响，书房里刹那间变得有点阴森。胤禩机灵打了个噤，仿佛不胜其寒地抚了一下肩头，听着院外萧索的落叶声，良久才道：“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照你们的说法，我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八爷已经有了主意。”张德明冷冰冰说道，“天下吏治昏暗不堪，贪风炽烈，污吏盈庭。只有一条：铲！铲尽不平天下平。”阿灵阿道：“我最怕的就是八爷手软。牛刀割鸡原是必操胜券，但若手软，那就另是一回事。比如刑部的案子，如果牵连到九爷十爷，八爷下得手么？”

这正是胤禩最担心的，被阿灵阿这个病夫一箭中的。胤禩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半晌才道：“不但老九老十，恐怕这类事太子、大千岁、诚郡王和老十四都难免。如今临事才知道老四的难。”

“所以才叫‘天降大任于斯人’。”阿灵阿俯仰之间，显得精神焕发，“让太子暂时占去天时，大阿哥三阿哥占地利，八爷你占人和。不操妇人之仁，而用申韩之忍，果然将吏治清出头绪，连四爷十三爷也要跟着你走——今日四爷发言，反过来看，也未必不是要在你跟前站个地步儿。八爷，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张德明接口便道：“这话见得深。昔日鸿门之宴，项王不取，遂有垓下之刎；王莽篡汉，刘玄称帝，不诛光武，于是更始短命；陈桥兵变，赵匡胤如愚忠恋恩，哪来的宋朝？千古机遇如电光石火，转瞬即逝，后世人还不是枉自扼腕痛惜？”

胤禩霍地站起身来，急速在屋里踱了几步，倏然回头上下打量着这两个人，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原以为王鸿绪是学问最好的，阿灵阿不过是个趁食旗人，张德明挟术士倚附王侯，讵料关节眼上才瞧出来，两个人竟

有如此心胸才智，而且忠贞诚笃远在标榜道学的揆叙、王鸿绪等人之上！许久才点头道：“今夕何夕，胜读五车之书！你们好自为之，一切如常。张先生，你在武备上替我操操心。中唐李泌以道士出山为辅，我看你不亚于他！”

“武备”指给了张德明，“文事”自然就是阿灵阿的，阿灵阿深沉地点头会意。张德明庄重地说道：“贫道为拯生灵涂炭而来，功利二字不在计较之中。为备非常之用，贫道早已在物色了。嵩山十六友，如甘凤池、石腾蛟辈都和贫道有忘年之交。这就修书给他们，请进京来！”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禩知难退激流

从乾清宫下来，胤禛觉得浑身都是软的。没有想到，这样高屋建瓴的几个条陈，换来的只是“耐烦不怕琐碎”的考语。早知如此，不如不说，还免了胤禩疑惑自己吃醋抢功呢！户部差使办砸是人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虽然康熙没有一句重话，没黜贬一个官员，但惟是这样淡漠的搁置，比之大发雷霆，骂个狗血淋头更其无味，更不可捉摸。今日一席奏对，虽然看去是对了圣意，但“久旱逢甘雨”，却只有几滴，未免令人失望。胤禛想到自己和胤祥惨淡经营，千辛万苦都是为他人作嫁，人生斯世，运数无常，毕竟有何意趣？他瘫坐在万福堂的安乐椅里闭目沉思，真的有点心灰意懒了。正自惓惓闷思，一阵拐杖拄地的声音橐橐近前，邬思道踱了进来，双手一揖说道：“主人何忧思之深也？”

“什么忧思？我不过是个天下第一闲人而已。”胤禛打叠起精神坐直了身子，一手让座，悠悠地说道：“还是庄子说的‘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我又何必横身危难之中，弄得自己焦头烂额？”邬思道见案头放着胤禛的诗文窗课稿子，一边坐了，信手翻着，笑道：“只怕四爷难以心如古井。庄子还说过：‘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则天下不惑矣；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您含着这么多的东西，想做闲人恐怕不行。”几句话说得胤禛一笑，却又蹙额叹道：“我是智穷力尽了，想做事，做了事，千难万难苦撑过来，却是篙断桨折，舟困浅滩！”

邬思道听了没言语，一篇一篇浏览着胤禛的诗文，许久才笑道：“四爷这话学生不明白。据学生看，如今秋高气爽，万木萧森，正是壮士远行之时，哪里就有那么多的呻吟？”胤禛怔怔地望着窗外，良久，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一夜西风狂，吹落我家招凤巢，梧桐叶儿落萧萧响……”一边说，苦笑着摇了摇头，又道：“户部的事出来，我就细想了，这一回是齐根儿断了梧桐树！最可怜我那二哥，还像个没事人，今儿下来去毓庆宫，他还劝我不要‘庸人自扰’！就这一会子，大哥三哥和老人他们还不知议些什么异样的题目呢！可笑，我和老十三竟是一对儿痴人！”邬思道听着，似乎有点漫不经心，随口问道：“如今呢？如今四爷有什么打算？”

“现在什么也打算不成。”胤禛皱眉说道，“刑部户部都已成了老八的局面，礼部兵部原就是他的天下，显见的是万岁更换国储的棋步儿，太子虽不说，我看他心里也有个数。我想过了，太子安，我自然没事，太子不安，横竖总要有新太子。我左右是个办事的，大谅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这就是四爷的打算？”邬思道突然发了怒，脸色又青又白，“咣”地扔掉手中折扇，架起拐杖，咄咄逼人地盯视着胤禛斥道：“庸人之见！”胤禛惊愕地张大了嘴，茫然看着邬思道，他从没有受过任何人这样呵斥，也从未见过这位彬彬有礼气静意和的邬思道发这么大的脾气，平常几句话，怎么就恼了？正愣怔间，邬思道抗声说道：“你说的不是‘西风凋碧树’么？什么叫‘碧树’？碧树就是太子！陈胜一个赤脚杆子还敢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呢，何况你是王，是龙种，是为国家卓有劳绩的阿哥，不是太子的私人！不掰清这一条，你永无出头之日！”邬思道的双拐点地铮铮有声，激动地说道：“像大阿哥那样的昏懦之夫尚且知道逐鹿中原，你怎么抱了个壁上观的宗旨？何其短志也！”

胤禛听着，只觉得一股冷意直浸肌肤，心都紧缩成一团，脸色苍白得可怕，许久，他低下了头，摆摆手道：“邬先生，我……你坐下，听我慢慢谈。”因将乾清宫召见，自己上了条陈，康熙的话都一五一十说了，末了又道：“先生责我志短，说的不错，我确是有些心灰意懒了，如今情势，不观望又有什么指望？”

“四爷就为这个烦恼？”邬思道仔细听完，突然仰天大笑，说道，“哪位圣贤说过‘耐烦不怕琐碎’的人不能担天下巨任呢？据我看，这是当今天下最好的考语！”

胤禛一下子抬起头来，“那——为什么阿玛要起用胤禩？”邬思道格格一笑，说道：“那是自然，都是他的儿子，他要比一比，看一看，哪个是高才捷足嘛！”胤禛一边想，摇了摇头，幽幽地说道：“老八这人我知道。他要真的做起来，能办好差使……”下边的话碍难出口，便打住了。

“所以我才给四爷出主意，上那个条陈。”邬思道莞尔一笑，“他差使办成，不过做了你条陈中的一件，他差使办不成，是没听你的主意。万岁真的选中他，他也不至于轻看你——不过据我看，现在还议不到这么深，太子毕竟在位，八爷牵掣很多，他也未必就办得下刑部的差使！”说罢又是一笑。胤禛闷闷不乐地说道：“这些我倒是都想到了。我最为难的，是和太子难处，近不得，远不得——老八看去真是十分兴头，拿定主意要在刑部大展奇才了！昨儿十三弟告诉我，听到他进刑部的风声，他原在刑部的几个门人想见见他，他都不肯接见，这不是兆头么？”

邬思道见这个满口要做“闲人”的王爷如此撕不断，苦恼不休，只一笑，换了题目，问道：“皇上几时去热河？”

“十月初三。”

“没有指令八爷何时完差么？”

“没有。”胤禛看了看邬思道，“不过看胤禩的意思，说要皇上欢欢喜喜去热河，我看他是近日之内就要大张旗鼓地干起来。”

邬思道沉思了一会儿，又道：“皇上近日查考阿哥爷们的窗课本子不？”“什么？”胤禛奇怪地看着邬思道，他有些不明白这个书生究竟想说什么，半晌才笑道：“窗课是五天一看，从不间断的，不过这一本是和文觉和尚对禅余暇写的，怕有碍圣听，我没有敢进呈。”

“我方才看了看，”邬思道说道，“这里边的诗文虽不尽是上乘之作，但恬淡适胜，很合着四爷性格儿，何妨呈进去给万岁爷瞧瞧呢？比如这一首，你看写得何其好！”说着随手一翻，指着一首诗递给胤禛。胤禛接过看时，却是：

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

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

道许山僧访，棋将野叟招。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胤禛看罢笑道：“这诗没格调，呈去讨没意思？做诗我比不了老三。”邬思道笑着摇了摇头，又指了一首，却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

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早白。

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邬思道因道："这是唐伯虎的《一世歌》了。"胤禛点头道："是。因为练字，信手抄来，又怕有什么干碍，没敢进呈御览。"

邬思道沉思片刻，一笑说道："别小看了这些诗。也未必篇篇写得激昂慷慨，歌大风，思猛士就是好的！如今大阿哥三阿哥和八阿哥他们各做各的文章，都在万岁跟前显摆他们的'大志'，殊不知这正犯了圣忌。皇上年未及耳顺，春秋鼎盛，一群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儿子们朝夕相伴，焉能不生疑惧之心？""噢……"胤禛身子向后一靠，惊异地瞥了邬思道一眼：这瘸子竟如此精通帝王心术，真是深不可测！想着，把预备明日进呈的窗课本子抽出来，援笔濡墨，工工整整录了一首七律：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性赊。

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

金樽潦倒秋将暮，蕙径萧瑟日且斜。

闻道五湖烟境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好！"邬思道拊掌而笑，暗赞胤禛心思伶俐：这样一首一首进呈，确比乍然送一大册强得多。却不敢说破了，只道："四爷这笔字真练到出神入化了！"

邬思道和胤禛计议的第二日，胤禩奉旨到差，进驻刑部。下车升堂便出手不凡，不管三七二十一，从刑部侍郎、员外郎到各司堂官，一律摘了顶子革职留任，犯官们把铺盖都搬进衙门，连后头马厩都腾出来住满了大小官员，明说虽是"待勘"，其实形同软禁，预备着清查一个拿一个。这一番睿断措置，不但打得刑部各司堂书办们晕头转向，真个震撼朝野，连康熙皇帝也没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阿哥风骨如此硬挺。从毓庆宫到上书房，接应不暇的是胤禩递来的折议，片子，俱都是整饬部务的方略，拟定重审的要案，凡各厚审谳案文书供词有疑的、律例不合的、量

刑欠当的，胤禩也真不怕麻烦，一一加批评注封递上书房，弄得马齐和佟国维也如坐针毡。刑部的官儿们原本最怕胤禛和胤祥这两个“魔王”来部挑剔磨勘，听说“八爷来”还没来及抚额庆幸，便遭这一顿猛轰，顿时慌了手脚，找门子的、托同年的、求主子的……什么样的都有：胤禩眼里瞧着，心里冷笑，也不去理会。

乱到第十天头上，胤禩一大早入宫请了安，回到刑部，在签押房还没坐定，便见老蔡头进来禀道：“九爷十爷十四爷他们来了。”胤禩略一怔，命几个等着回事的官员先回去，三步两步出来，早见胤禟胤禩带着几个长随沿仪门内甬道散步而入。胤禩一边笑着往里让，一边说道：“整日价在我那里混，可可我这几日忙死，就不见你们的影儿了！”一转脸瞧见任伯安也跟在里边，便敛了笑容。

“八哥风骨好硬挺！”胤禩随着两个哥哥进来，却没有坐，看着壁上条幅，用扇骨打着手心笑嘻嘻说道，“这刑部衙门我来过不知多少次了，没想到几日工夫就换了世界！你看这些个龌龊官儿们，一个个剥了补子，光着顶子，哭丧着脸靠墙根儿，挤眉弄眼交头接耳，龇着黄板牙吃茶抽烟嗑瓜子儿聊天。哪里是国家处刑重地，像煞了被孙行者赶出七十二洞的妖精，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应有尽有……”说罢哈哈大笑。胤禩不禁笑道：“说的是。我就是一根金箍棒打不及，盼着你们来帮手呢！”说着命人看茶，因转脸问任伯安：“你来做什么？”

任伯安一脸安详，听着他们兄弟笑语，见问到自己，忙看了胤禟一眼，向前一步，满面谦恭之色双手捧上一个册子。胤禩迟疑地接过，问胤禟道：“挤眉弄眼的，这算做什么？”

“帮八哥抡金箍棒啊！”胤禟阴阳怪气地晃了晃头，“八哥要做包公，我来填龙头铡。您不是要查尽刑部冤狱么？好办得很，一个外人不用传问，就问老九就得，连不是我经手的也都有案可稽——都在这册子上呢！”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时近孟冬，天已寒冷，只听房顶风声呼呼，掀得承尘都在不安地翕动。胤禩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脸白得没一点血色，怔怔地看着门外苍黄的天色，只觉得心猛地往下落，像是一直要落到深不见底的古井里。

“怎么样八哥？”胤禟从未见过老八这么狼狈，倒觉好笑，“犯人寻替死鬼代刑，这叫‘宰白鸭’，明白么？白鸭宰了不少，都是咱们自宰自吃。其实我倒没使你什么银子，我的账一直是顶着不还！”胤禩笑着道：“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对了，老十四这话说得妙！”胤禟嬉皮笑脸又道，“九哥使了四万，下余的都是八哥拿去行了人情。今日八哥要砸聚宝盆，该当的说说明白，八哥拿个章程。”

胤禩这才回过神来，嘴角挂了一丝狞笑，说道：“好，这才是好兄弟，好奴才办的好差使！任伯安，我几曾叫你做过这种事？收金税、挖人参的钱还不够使么？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这就是做奴才的难处了。”任伯安低下头去，轻声回道，“八爷圣明，奴才并不能屙金尿银，咱们财路有四个，行商、收金税、挖人参、皇庄年例，还有就是从六部里掏。八爷想想，门人升迁、周济穷官儿、买田置园子一年下来得使多少？就是四爷十三爷讨债，也得现银子填还啊！说句不中听话，换了旁人，想这么着，只怕还摸门当窗户呢！”

几句话便说明了，宰白鸭这些事是胤禟他们干的，但弄来的钱是胤禩自己使了。他思索良久，无声透了一口气，一手拈着册子，晃着火折子，默默点燃了，直到看着它烧成灰烬，目光一闪，眉棱骨不易觉察地一跳，哼地冷笑一声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么作孽的事，你任伯安都做得出。不怕王法，也不怕雷击么？”陡地，他心中生出一片杀机。

“奴才明白。”任伯安何等精明，早已看了出来，一躬身子说道，“升天无路，地狱有门。奴才为主子尽忠，虽死重于泰山！”说罢跪了道：“请八爷用刑！”

胤禩“啪”地拍案而起，看着瘟头瘟脑的任伯安，眼睛幽幽地闪着：就于此时此地，一刀诛了此人，岂不一了百了？去掉这个累赘，连这三个兄弟也不须防范了。正思忖着如何下这杀手，胤禟也起身来，轻轻拍拍胤禩肩头，意味深长地说道：“八哥，一失手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八爷杀了小人，要能澄清吏治，小人死而无怨。”见胤禟本主出来说话，任伯安敛起一刹那间流露出的怯色，侃侃言道，“小人不知是谁挑唆着要这么办，但小人知道谁是八爷的基业——就是八爷要整的这干子官吏！八爷没有办过多少差，名声威望任那个阿哥爷比不了，为什么？就因为八爷仁德宽厚，有学问、有度量、有识见！杀了我，就没人敢再给八爷聚财；整掉这批官，八爷就和四爷一个样。先头多少水磨工夫全搭进里头去。如今外头已经沸沸扬扬传言，瞧八爷这阵仗，像是比四爷十三爷还狠……奴才可叹的是，拼着身家性命不顾给八爷卖命，到头是没好下场……”说着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道：“八爷杀了我吧！……若论天理、王法，我真是死有余辜的……”

胤禩觉得头一阵发晕，颓然坐回了椅子上。胤禟见今日“三英战吕布”大见功效，满意地舔舔嘴唇，劝道：“我和老十老十四八哥还不知道？再不能和八哥两条心的！不是兄弟怨你，原本就不该接这差使——由着老四去干，他把人都得罪完，这差使依旧是个不成！那时候儿你出来收拾残局，抚定人心，不比走这险棋好？”胤禵笑嘻嘻说道：“八哥想一帚扫尽天下阴霾？算算看，就上书房里，不说马齐，张廷玉和佟国维有多少门生故吏？亲结亲、门连门、盘根错节、恩连义结，一人有事八方来援，除了宰白鸭，黑天不见日头的事多着呢！你扫得尽？四哥是无能之辈？

凭着借条要账还弄得人仰马翻呢！刑部的事，你要动真格的，马齐立地就得卷铺盖滚蛋，佟国维也站不住，更甭说太子、四哥、大哥三哥都虎视眈眈地瞧着你！要是那么轻巧容易，大哥早就把差使抢过去了，还轮得到我们！”

“着啊！”胤禛瞪着眼一拍大腿，“我也是这么说！你把刑部的人撤了，我就吓了一跳，这么干，万岁先就要猜疑：这老八是怎么的了？他一向不是这做派呀？是揣摩着讨朕的好儿，还是沽名钓誉？——人若改常，不病即亡！”一扭头对任伯安又道：“操你祖宗的，这么没眼色？一味跪着，叫人瞧见了算怎么回事？”

众人析得条条在理，句句中肯，胤禩倏然间已经明白，自己原和胤禟等人是分不开的难兄难弟！就算杀了任伯安，要是这群人和自己作起对来，下场连胤祥也不如！想着，不由暗自懊悔，不该听信阿灵阿和张德明这些愚蠢建议，差点弄乱了自己营盘。一阵心灰意懒，胤禩勉强笑道：“任伯安起来吧。我是心里生气，又不是真要拿你作法典型。你是做老了事的，怎么这么浑？人命关天，就敢买卖！以后再也不许干这种混账事了！”众人这才都松了一口气，聊了一阵子淡话。胤禟笑道：“我们还得替八哥着想。张五哥这案子，那是掩不住的了，但老任手脚很干净，他们攀咬不出来！刑部的人既拿了，索性就做点文章：一个个过堂讯问，使劲查！反正狱里已经没有了‘白鸭’，查到头还是张五哥，拉了顺天府监狱狱正，狱神庙的典史，还有验刑官这些家伙填馅儿，我看也就差不多了。哪个庙没有屈死鬼呢？”

“妙哉，吾心领而神受之矣！”胤禵笑道，“云压得重重的，雷响得轰轰的，风刮得呼呼的，雨点子稀稀的……”胤禟看了一下门外，说道：“老十四说话谨慎点。你和老十带任伯安走吧。这里头能人多，是个是非之地。”

“老任的头还长得牢牢的。”胤禛呵呵笑着起身，拍了一下任伯安的脖子，和胤禵带着一众家丁去了。

他们前脚刚走，胤禩胤禟未及说话，便见胤祥带着几个护卫从仪门进来，腰间还悬着刀，脚下马刺踩得叽叮叽叮作响，远远便笑道：“八哥九哥说什么私房话？叫兄弟也听听！”胤禩胤禟急速对望一眼，忙都起身相迎，让座献茶罢，胤禩含笑问道：“十三弟，你不是还管着户部的事么？什么风把你这大忙人吹到这里？”

“户部还有什么狗屁事？我方才去养心殿辞差，阿玛也是这么说。又说‘去刑部帮你八哥办差’，就骑马赶来了。”胤祥颦着八字眉，呷着茶说道。顿了一下又问：“方才十哥和十四弟出去，里头带着一个人，像是九哥府里那个任什么狗日的伯安。他到这儿来做什么？”

胤禩胤禟都没想到康熙会又塞个人憎狗嫌的胤祥到身边来，都愣住了，心里比吃个苍蝇还腻，听这一问，都吓得一跳，半晌，胤禟才故作诧异地说道：“任伯安？我早就叫他出籍了！他没来过呀……哦，想起来了，老十府里那个胡狗子长的是有几分像任伯安。必是十三弟看混了。”

三个异样心思的兄弟各自端杯莞尔一笑，胤禩胤禟头上都沁出密密一层细汗来。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十月初六，康熙皇帝大驾由东直门出城。因这次巡幸是承德离宫落成，首次召集东西蒙古各王公台吉觐见大礼，文物声明须得足以“昭德”，因此办得十分隆重。八阿哥胤禩一手管着刑部，一手兼管此事，临期那几日竟是昼夜不停，连轴儿转地忙，又邀了大阿哥作帮手，会同礼部、理藩院的官员曲划指挥，直到当日凌晨五鼓，景阳钟响才算停当。北京的细民们早前两日便接到顺天府宪谕，天不放亮已是家家龙涎时花，案上香烟缭绕，烟火爆竹满城响得开锅稀粥也似。虽说与天子同处一城，但亲眼瞻仰“圣颜”的机会也极少的，因此，从正阳门关帝庙一带到东直门沿途早挤得人山人海的，尽是看热闹的人。

直到辰正时牌，便听东西鼓楼钟鼓齐鸣，天安门乐声大作。人们张着眼瞧时，天安门那边黄伞旌旗遮天蔽日价迤逦过来。最前头是五十四顶华盖、四顶明黄九龙曲柄盖打头。接着两顶翠华紫芝盖、二十四顶直柄九龙盖，什么纯紫、纯黄大盖扈随于后，招招摇摇浩浩荡荡压地黄龙一般，不断头地涌出。年轻一点的没见过这排场，张着迷惘的眼只是傻看，见过康熙御驾亲征的老人们跪在地下悄声指点：这是寿字扇，这是黄龙双扇，赤龙双扇，那是羽葆……十六信幡、豹尾龙头杆，一面面龙旗在微风中翎展，有的写着教孝表节、有的写明刑弼教，什么行庆施惠、褒功怀远、振武敷文、纳言进善也不能尽述。导引过去，便是二十四面八旗大纛，十六羽杖大纛，都用纛车载着，辚辚萧萧怒马如龙，紧随着又是四十面销金大纛，旗上却是绣的祥禽瑞兽，诸如仪凤、翔鸾、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乌、隼虫、振鹭、鸣鸢、游鳞、彩狮、白泽、角瑞、赤熊、黄熊、天禄、辟邪、犀牛、天马、天鹿……至此，才见到皇帝金辇，太子银辇相跟而出。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裪四人，骑缨络御马、穿团龙袍黄马褂，手按腰刀前面导路，御前带刀侍卫鄂伦岱、德楞泰、刘铁成、素伦带着四十名二等侍卫左右护持，簇拥着车驾徐徐而行。后边望不断头的是御林军，手持出警入跸旗、五色销金旗、节绒、黄绒、卧瓜、立瓜、镫鼓、大刀、弓矢、豹尾枪、鸟铳，在寒阳之下光灼灼、亮闪闪，端的是灿烂辉煌。送驾百姓此时一发鼓噪兴奋，一街两行男女老幼齐跪俯伏、山呼海啸般高唱：

“皇帝万岁，万万岁！”

胤祉和胤禛二人同坐一车走在御林军后。两个人都没有言语，只隔着纱窗望着外头如醉如痴的人流，直到出东直门、过了接官亭，胤禛方吁了一口气，靠在车后，说道：“难为老八，两头忙着，竟办得这么周备。”

“这是大阿哥的手笔。”胤祉冷冷一笑说道，“你别看两个人骑马并行，笑得脸上开花，其实心里都在咬牙。就为安排车驾这么点子‘功劳’，老大去我那里诉了多少委屈，老八也说老大吃他的醋。两个人都够瞧的了，

都是手足，什么意思嘛！”

胤禛警觉地睨了胤祉一眼，没有回话，盯着车前的黄土官道默然不语，他的思绪回到邬思道身上，前半月已经命人将邬思道送到承德，安置在自己狮子园的宅子里，不知到了没有？太子的侍卫已经全换了，听说到承德皇帝跟前的侍卫也要换，明摆着是对太子和大阿哥都不信任。当此多事之秋，他身边不能缺了邬思道这个智囊。胤祉却打定主意要在车上和胤禛好好谈谈，见他如此冷面，一时也寻不出许多话来，许久才自失地一笑，说道：“如今世情真令人可叹。出力的不讨好，讨好的不出力，真下实力替朝廷办事的哪个有好结果？施世纶走时，我送了点仪程，谁知就惹出许多闲话——可笑，那么一个清官，真叫他骑毛驴上任么？”

“啊？啊——闲话？”胤禛回过神来，也觉得车厢里气氛太沉闷，挪动了一下身子道：“那都是小人见识，我也送了盘缠！”胤祉笑道：“你以为你退避三舍就免了口舌？殊不知天下事难料的多着呢！上回老十去我那里借《黄孽师集》，你知道这是禁书，里头都是推断朝代兴替的，我怕下头人知道了不好，亲自去讨，老十咧着嘴笑我：‘跟四哥一样小家子气，刻薄得六亲不认！一本鸟书打什么紧？’我劝他：‘不要总跟你四哥过不去，他的难处你不知道。自家兄弟不体谅，还有谁体谅？’老十说：‘他算什么孝悌忠信？伪君子！’”说着，吊胃口似的住了口。胤禛惊讶地看了胤祉一眼，揣摸着这些话的意思，问道：“你没问他，何以见得呢？”

胤祉笑道：“说的还是老话。当日避暑山庄修好，皇上看了奏折，说‘寒而不凛，温而不炙，好，真是避暑胜地’，老十说四哥当时就顶了回去，说‘皇帝山庄真避暑，百姓仍在热河中’，弄得万岁脸上挂不住，这就算孝子？”

胤禛这件事是有的，不过当时说的委婉得多，再想不到这么光明正大的谏诤之举也变成了“不孝”！他哼了一声，细牙咬了咬嘴唇，说道：“我行我素，确实有这件事，皇上当时不欢喜，几天没理我。我并不难过，我本就是个孤臣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后来皇上还是想开了，叫张廷玉去我那里宣旨，说这是‘面刺寡人之过，受上赏’，赐了我一柄如意。老十放这个屁，只显出他自己是个草包。”“老十是老八一尊炮，那里装药他就放。”胤祉沉吟着说道，“当时我就驳了他：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一样，你读过宋玉的《风赋》么？进谏就是不孝，你何其浅薄无知！”胤禛笑道：“他倒不是不明白道理，在他眼里除了老八都不是好人。人哪，最怕心偏了。”

“所谓心不正，则眸子眊焉。”因车隙中吹进的风凉，胤祉掖了掖猞猁猴皮氅，笑道：“胤祯确是如此。当时他就说：‘进谏原是好的，比干是一种进法，魏征是一种进法，东方朔是一种进法，李泌又是一种进法——不能从容些儿？委婉着点？哪里有四哥那样儿，有屁就放，不管别人鼻子受得受不得！’你听听，此人虽粗，并不是糊涂人呢！”

胤禛微睨了胤祉一眼，他知道这个诚郡王，素来讲究慎言，城府甚深的，今儿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倒起了撩拨试探的心，因道：“我再没这些防备，想着都是一个阿玛，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还能怎么样了不成？近日看来竟是未必！要是存了别样的混账心思，家务国务搅和起来，真是了不得。至今想起八月十五的事，我就心惊肉跳，要没人给老十撑腰子，他敢！”胤祉见他反过来盘自己，倒不急于说话了，沉吟半晌才冷笑道：“是啊，谁不害怕呢？皇上怕的是学了齐桓公，英雄一世没下场。我呢？我只想咱们是胡人，不要学了五胡乱华，昙花一现，不要学蒙古人，九十几年就完。朱元璋说胡人无百年运，警句骇人听闻，大清已经开国六十多年了！”

胤禛打了个寒颤，没有言声，只听车外马蹄得得一片单调的响声，隔窗眺望，夹路枯黄的衰草、盐碱白地直接天际，一群群乌鸦在草滩上忽起忽落，翩翩盘旋。许久，才叹息一声，说道：“三哥这话惊心动魄，我们不幸是胡人，先天不足。不过据我看，我朝弊端虽多，开国气象尚在，只要励精图治，何至于一时就乱了？后头的事归于天命，你我只尽当前人事罢了。”胤祉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胤禛，扑哧一笑，说道：“人事？四弟素日伶俐，今儿是犯了糊涂还是跟我绕圈儿？眼见此行大变在即，你真的一点也没嗅出来？”大约车轮被石头垫了一下，胤禛身子一晃才坐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三哥，有什么消息，你可不能瞒我！”

“此行不利太子，”胤祉闷声说道，“老大老八早就在准备了，前一个月，他们就把府里的智囊都送到承德，以备顾问，王鸿绪、阿灵阿也都讨了差事先期去了热河，就你还蒙在鼓里，太子也只是觉得别扭，他那个身分，谁敢和他说实话？要是我是太子，我就不能叫他们把老王掞留在京师！蠢！”

“怎么，要……废了二哥？”

“那还说不准，”胤祉款款说道，“尧黜丹朱太子，寻个安静去处，好生侍候着养老，是一种法子；汤放太甲，改过自新三年复位，又是一种法子；李世民处置太子太忍心，皇上是要名声的，未必出此下策。”

胤禛心中一片空白，四边没有着落，连胤祉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清，痴痴思量半晌，问道：“这么大的事，总得有个罪名吧？前日我还见他，有说有笑的，半点心事也没，万岁也没露口风。三哥，你这话传出去了不得！”胤祉笑道：“你醒醒神儿吧！没见大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寸步不离万岁？有侍卫扈从还不够？再说，为什么护驾的撇开你我？在人家眼里，我俩是太子党！太子从政多年，毫无建树，弄得吏治败坏府库空虚，是不是罪？你不要小看这一条，这是根子，万岁创的这个基业太重，他承受不起！这两个月万岁三次提起索额图谋反的事，说‘索额图乃本朝第一罪人’，他什么罪？不就是立太子、保太子么？”胤禛咀嚼着这些话，虽觉惊心，但多少有点言过其实。政务不靖，不是一天的事，也不是一人之责，连邬思道和文觉也说这是“大势所趋”，主张目前保持“太子党”面目观望待机。正思量间，胤祉又道：“你还不知道吧，太子随身

带着药，叫李德全和邢年收拾时检点出来了！”

“什么药？”胤禛浑身一震，有点口吃地问道：“是……毒？”

“万岁起初也这么想。”胤祉冷笑道，“结果叫太医院王柏龄验查了，却是春药。当时我就在养心殿，你没见万岁脸色那个难看！不是我拦一拦，恐怕当时就发作起来了！”

胤禛两手捏得全是冷汗，陡地想起朱天保有一次悄悄说：“四爷劝着太子爷些儿，别总往西六宫跑。虽说都是一家子，到底都是年轻人，有男女之别，名分之差。瓜田李下的，叫人说出半个不字儿来，下官们责任小事，太子爷落个什么名声儿呢？”这个胤礽大天白日揣着春药，还叫皇帝觉察了，真也忒煞地大意。若是自己宫里房事用，不过落个笑柄，要真有秽乱后宫的事……他不敢再往下想，嘿然良久说道：“怪不得老大这些日子走路扬尘带风。打谅预备着青宫备选了！”

“用你的话说，阿弥陀佛，总算明白了些儿！”胤祉车上费尽心机绕了半日，就等着胤禛这句话，因嬉笑道：“老大心里就是这个算盘！也没查查自己的阴骘簿儿，有这个福分？自古立太子，除了立嫡、立长，还有个立贤呢！”

至此，胤祉已经完全摊牌：太子不行，老大也不行，胤禩是政敌，你老四打算如何？下雨不戴笠，淋(轮)着保他三爷了吧？胤禛眯着眼，心里雪洞也似，却装模糊儿，笑道：“天道茫茫，大数难知啊！与太子君臣一场，真要有事，我还是要保他的。这类事我是既不敢想也不敢说，但真要保不住，我自然以三哥马首是瞻。但大阿哥志在必得，老八虎视眈眈，你也得心中有数，这种事一筋斗栽倒，几代儿孙都翻不过身来哟！”他心里想的是胤禩，要立贤，目前老八是首当其冲，但胤祉这点热辣辣的心思，旺炭儿似的，又怎好泼凉水？胤祉得了胤禛这几句话，顿觉安心，身子松弛地向后一靠，说道：“不过闲话而已，我和你还不是一个心思？除了二五眼，谁肯往火坑里跳，夺那个烫屁股座儿，我可没疯迷了！管它呢……困了，眯一会儿吧……”

天气不好，车驾过了密云就下起了雨夹雪，几千人带着辎重，仪仗法物，在泥泞寒冷的燕山古道上整整跋涉了七天，总算到了承德。内外蒙古各部王爷十天前已经赶到，都住在自己的行宫中等候天子大驾。这座避暑山庄，于康熙二十二年踏勘，至四十三年才算粗具规模，已是气度壮丽宏伟。内设行宫十二处，西北金山、东北黑山为山庄屏障，正南设中丽、德汇、峰门三门，内中即是禁苑。因为已经下诏，这处山庄为外夷常朝之地，漠南漠北的蒙古台吉、王公，青藏红黄喇嘛、教主及朝鲜使节，几乎在修行宫的同时，各选佳地造起了不计其数的馆驿、别墅，以备迎驾朝觐。一些精明的行商瞧准了这块风水宝地，便在山庄四周蜘蛛网似的营建起店铺房舍。十余年光景，昔日满是荒烟野草的热河之滨，俨然已成都会之市。车驾当晚抵达，各王公俱都在芦棚前侍候跪接，满街张灯结彩，案酒香花供奉，烟火灿烂，爆竹聒耳，自有一番热

闹，只苦了扈驾的御林军，一刻也不得歇息，安置康熙宿了烟波致爽斋，接着就布防。随驾而行的张廷玉和马齐都兼着领侍卫内大臣，里里外外照应，还要处置佟国维从北京转来的奏折，侍候了皇帝侍候太子，又要关照各位从驾王爷、阿哥住处警跸，饶是两个人好精神，也累得人仰马翻了。

但康熙却兴头极高，第二天便下旨着蒙古各王觐见，下午赐筵，与太子轮桌劝酒，直到戌时下来，看过奏章节略，直到子正时分才歇了。又起了一个大早，传命太子带阿哥在清舒山馆会齐，扈从观览山庄景致，整整看了一天，晚间回斋殿便有旨意：明日到围场打猎。

热河围场设在甫田，紧邻万树园，地处山庄东北，在黑山之南，塞湖之北。其地林密草茂，山峻水阔，放养了不计其数的鹿、麋、獐、狍、熊、虎、豹、豺之类，不知哪位墨客为其取名“丛□”，康熙东巡奉天曾到此围猎，张廷玉为之定名“甫田”，意即天子狩猎之田。从此成了皇家禁地。

第二日巳时，康熙乘驮轿来到甫田。早已等候在瓮城箭楼上的百余名蒙古汗、亲王郡王以及贝子贝勒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摩拳擦掌，预备着今日要在御驾面前大出风头。不料众人请过安后，康熙却笑着对几个蒙古老王爷道：“你们几次陪着朕围猎，已经领教了你们的本事。这一番要坐享其成，我们吃酒作壁上观，看看朕的这几个儿子能耐如何——各王世子要愿意下去玩玩，自然也听便。”这些王爷一听皇帝要考较阿哥，便都凑趣儿，各自约束子弟不得逞能，只随康熙在楼上陪坐。康熙因叫过阿哥们道：“蒙古诸王都在，不要给朕丢丑现眼。这苑里都是未驯之兽，一是要小心，二是要争先。”说罢爽朗地一笑，指了指李德全捧着的一柄宝石雕花黄玉如意，道：“放出你们的手段，无分长幼高下，谁猎得最多，这如意就赏他！”

众人立时一阵兴奋。这柄如意因颜色近于明黄，一向是乾清宫镇殿之宝——大行皇帝赏给康熙，如今康熙又要赏人了！坐在康熙身边的胤礽不禁身上一颤，神色变得有点不安。胤禛两眼直勾勾盯着如意，暗自扯了扯胤禟衣襟，胤禟咬着牙暗自一笑，胤祥用肘碰一下胤禛，悄声道：“你瞧大哥那德性，涎水要淌出来了！三哥也是假惺惺，看他没事人似的，手都捏出汗了。这一回咱们可得替太子爷争个脸面！”胤禛却似没听见，瞟一眼镇定自若的胤禩，跪前一步，叩头道：“皇阿玛，此物恐非人臣能当得起的。求万岁另选一物，儿臣们好努力巴结。”

“哎？”康熙似乎没想到这一层，略一迟疑笑道：“我们天家就有这么多忌讳！终不成学小家子赌金子银子？这样，太子不与你们争，君臣分际一明，也就无甚妨碍了。”说罢便传旨开筵，令阿哥们下围场会猎。

顿时，四面八方号角呼应，数千善捕营军士分青、红、皂、白四旗，从四方擂鼓鸣炮，摇旗呐喊，茂林丰草中伏着的猛兽弱禽乍然一惊，立时

乱成一团，四处奔逐翱翔。康熙端着酒杯，冷冰冰瞥一眼满脸不忍之色的胤礽，轻轻叹息一声，对身旁的科尔沁王笑道：“君子不近庖厨，怕闻哀嚎之声，待吃肉时又讲究割不正不食。这就是仁义！人，真乃世间第一无情之物！”

说话间，便见东边数十骑，北边一百余骑冲杀过来，狂躁的马在半人深的秋草间横冲直闯，掀起的枯草败叶在半空中旋舞。康熙细看时，东边是胤祥，北边是胤禔。胤禔带着皇孙和门人亲兵，一个个挽弓搭箭，挥刀挺枪杀得浑身是血。草间的走兽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劫难吓昏了头，四处乱钻，有的被砍得血肉模糊，有的滚在草间挣扎哀鸣。东北却是胤禟胤禩二人，胤禩疯魔了似的在前头赶杀，胤禟在后堵截，收拾猎物，将野兽耳朵割了挂在马屁股上，胤禔胤祥砍倒在地的，不少也成了他们囊中之物。康熙不禁暗笑：这两个小子倒有章法！只西边胤禛、胤祉毫无动静，胤祉是网开一面，任野兽逃之夭夭；四阿哥胤禛信佛，守定了不杀生的宗旨，只带着弘时、弘昼、弘历三个世子并狗儿坎儿一众人等牢守西北，闯入圈子的一概生擒，逃掉的各听天命，绝不射猎。

风卷残云一场围猎，未末时牌便见分晓。通算下来，胤禟胤禩第一，胤禩次之，胤禔胤祥杀得精疲力竭，平分秋色各得第三，胤禛得的最少，却都是些活物，缚成串儿献上，唯独胤祉一无所获。

“朕说过，猎物最多者可得此赏。”康熙呵呵笑着抬手叫过胤禩：“没想到老十露脸，如意赏你了！”又沉吟了一下，转脸问胤祉：“你为什么毫无所得？”

“皇上！”胤祉苦笑了一下，说道，“尧帝捕猎网开一面，为生灵开一线生路。儿臣愿父皇为尧舜之君，不为竭泽而渔之举。为一柄如意，与手足相争，儿臣不乐于如此。”康熙听了含笑点头，胤禩却道：“我没这份善心，只晓得谁的多，赏就归谁。承蒙九哥送我十只狍子，不合占了头名，阿玛这赏，恭谢不辞了！”咧着大嘴笑着，便要接那如意。

胤祥突然一把拦住了胤禩：“十哥，少安毋躁。这是良心账，你敢大喊一声‘我第一’，兄弟我让你！”

“我第一！”胤禩挑着眉头大叫一声。又冷笑道：“怎么，你又想欺侮我？又要摆大总管的谱儿？这儿不是户部！”说罢“呸”地狠啐一口。胤禛忙排解道：“何必为这点子小事伤和气？十弟有凭据，老十三，你就别争了吧！”康熙笑道：“亏你胤祥说嘴，读了多少兵书。打猎和打仗一样，

得用心！”

胤祥咽了一口唾沫，也不顾胤祉杀鸡抹脖子地递眼色，梗着脖子顶了回来：“早知道和兄弟会猎也得使心眼儿，早知道谁偷的多谁得赏，儿子宁可学八哥，歇着！”

“你这是和朕说话？”康熙冷笑道，已是勃然变色，“跪下，掌嘴！”

胤祥面白如雪，气得浑身乱抖，扑通一声跪下，泪水夺眶而出，想到这些日子受的窝囊气，更觉悲不自胜，因哽咽道：“儿子反正是多余的人，活着也没意思，就此辞了，阿玛保重！”说着抽刀猛地横向颈前，唬得刘铁成、德楞泰一干侍卫一拥而上，夺去了胤祥手中宝刀。

“啪”地一声，康熙将那柄玉如意在箭楼堞石上一击粉碎。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一场围猎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回狮子园的路上，胤禛尽管自己也是一腔心思，因见胤祥累得筋疲力尽，沮丧得痛不欲生，反打叠起精神劝胤祥：“你不要这样英雄气短，要像这些小事情都生气，我早就气死了。若听我说，佛经体性之别，为贪、嗔、痴，你虽不贪利，却贪功，三条毛病俱全，怎么会不生烦恼？好在万岁今儿摔碎了如意，要真的赏了老十，你又该如何？”

“我和他拼了！”

“你又来了不是？”胤禛在马上一纵一送，款款说道，“在性气这一条上，你欠着火候，如来原也是肉身人，在菩提树下觉悟妙谛，三七日间，自受用解脱妙乐，知色空相。人不能去爱乐烦恼，空有知识，不能正果。我们虽不是圣人，难道连克制也做不到？学一学张廷玉，他是一字真经：默——你细审量，熙朝大臣中有哪个及得上他始终荣宠的？用儒家说，这就是慎独功夫……”他长篇大论引经述典地劝善，胤祥起先只默默地听，后来不禁破颜一笑：“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皇帝不急，太监着哪门子急？四哥，我在户部忙得昏天黑地，又跑到刑部为他人作嫁，受尽窝囊气，一无所获，图他娘个什么？又落了个什么？我这些日子真的是想死。你那佛经说叫涅□，人死吹灯拔蜡，大彻大悟一了百了！”见胤祥精神好了些，胤禛倒沉郁了下来，他自己何尝不是满腔忧思煎虑，只能把持着，不像胤祥那样形诸于色就是。思量半晌，胤禛微叹一声，问道：“你是十月初八的生日？”

胤祥诧异地看了一眼胤禛，说道：“我是二十五年十月初一生——鬼过年，我生，最他妈不吉利的一天！”“这阵子心绪不好，连你的生日也没有给你贺一贺。”胤禛仿佛不胜慨然，叹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未必就是不吉利。不过闲时我也想到，你也该立一个福晋了。上回老五说

了一个，是费扬古的侄女，我还特意看了看，人蛮不错，费扬古也是正经人家。你要愿意，我就去说。”胤祥低着头想了半日，说道：“我已经……相中了一个……”

“真的？”胤禛一怔，偏着头看着胤祥，半晌才道，“满人汉人？”

“汉人。”

“不行。”

“情之所钟何分满汉？她还在着乐籍呢！”

“荒唐！那更不行！”

胤祥和胤禛几乎同时勒住了马。后边远远跟着的八十名王府护卫也都驻马，不知他兄弟之间出了什么事。胤祥抬头看了看天，阴得很重，铅灰的云压得低低的，缓慢又略带迟疑地向南移动，不时飘落着纸屑一样的雪在风中旋舞着，许久才道：“此人四哥也认得，就是江夏我们救的那个阿兰……”因见胤禛只一味摇头，胤祥又道：“我出钱买出她来，请四哥在内务府弄张空白抬籍文书，把她抬入旗籍，找一户破落旗人认了女儿，人不知鬼不觉的，怕什么？”

“十三弟，祖宗家法可畏呀！”胤禛阴郁地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这事根本瞒不过老八！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好女子多的是，你何必要寻一个贱民？不成！”“贱民？”胤祥冷冷看着斩钉截铁的胤禛，说道：“就在我朝，我代，我的骨肉兄弟里头，有一位善心向佛的皇阿哥，曾与一位汉家乐籍女子有一段催人泪下的缠绵情意……那女子后来被族人用火在柿子树下活活烧死……她至死都没有一句话，只那双悲凄欲绝，望穿重山的眼睛日夜折磨这位龙子凤孙，叫他永夜难眠，叫他梦魂不安，叫他变得心如铁石……”

胤祥的话没有说完，胤禛早已面白如纸，举目望天，眼睛已经红了，却干涸得一滴泪水也无。半晌，胤禛突然扬手“啪”地掴了胤祥一个耳光，厉声道：“走！回狮子园！再提这往事，我与你割袍断义！”说罢双腿一夹，那马泼风价飞奔而去。胤祥一怔，忙加鞭追了上去，虽然挨了一掌，他倒觉得心里熨帖清爽了许多。

二人回到狮子园口，已是酉初时分，孟冬日短，天又阴，已是麻苍苍的，朔风微啸中雪渐渐大起来，已经在坚冻的大地上盖了薄薄一层。胤祥远远便见高福儿陪着三个世子在门口挑灯守望，旁边还站着一个官，穿着雪雁补服，戴着青金石顶戴，便对胤禛道：“那不是戴铎嘛！”胤禛也是一怔，正要说话，戴铎早迎上来叩下头去，说道：“奴才戴铎给四爷请安，给十三爷请安！”

“老戴！”胤祥方才得到胤禛默许阿兰的事，与胤禛并辔狂奔一路，一天烦恼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边下马，笑道：“你这马屁精，不在漳州道好好

营生，跑这里做什么？你倒活得结实，吃得黑红油亮，一时半会怕是死不了了。”

戴铎看了看胤禛脸色，像是很高兴的模样，胤祥自幼在四贝勒府里混，彼此玩笑惯了的，因躬身凑趣儿赔笑道：“十三爷这么康泰，奴才怎么舍得死？得侍候着爷封了王，娶了福晋，生了世子，活到个一百多岁，奴才才好去见阎老五呢……”胤禛不等戴铎说完，便打断了，说道：“往后你们见十三爷也要规矩点——接到我的信了？”

“是——接到了。”戴铎忙正容答道，“奴才十月初七回京，主子已经走了，遵主子的命看了看遵化的庄子，又回到北京，恰好年羹尧也来京述职，他也惦记着主子，我们就一起来了。这一路的道儿可真难走……”戴铎一边说，胤禛已经移步往里走，听着他说任上的事，也不言声，只胤祥插着问几句一路风土人情，迤逦来到狮子园东北角的梵清阁，年羹尧早已迎了出来，只邬思道腿脚不便，坐在椅中静候。见胤禛胤祥进来，邬思道笑道：“瞧神气，今儿射猎，两位爷想必得了彩头？”

“哪有好事给我们得！”胤禛敛了笑容，命年羹尧和戴铎坐了，抚膝叹道，“今儿个老十三差点死在甫田！刚刚才劝说好了些。”说着便将围猎情形细述了。邬思道一直目光炯炯凝神听着，没有插言。年羹尧和戴铎交换了一下目光，说道：“不管皇上赐如意是什么意思，今儿几位爷都用尽了心思，其实是各做了一篇文章。”

邬思道冷冷说道：“这还用说？难穷其妙！面儿上是大阿哥和三阿哥出风头，其实最有心劲的还是八爷——好嘛，他成全了万岁尧舜之君，他自己做大禹岂不是顺理成章？”胤禛笑道：“你们都瞧见了的，我是坐定了听天由命的宗旨。大哥实在是太热衷了。今儿三哥虽没露脸，焉知这也不是上策呢！”年羹尧道：“三爷是个谨慎人，武的上头能耐有限，说不定万岁倒赏识他这‘藏拙’之道呢！倒是横地里杀出一个十爷，有点出人意料。”邬思道咯咯一笑，说道：“八爷是要什么有什么啊！他在那边开网放生，甫田里头依旧有人替他厮杀。十三爷今儿这个药引子放得好，其实逼着八爷也露了露相。”

胤禛怔怔地听着，望着院落里越来越大的落雪，良久才长叹一声：“太子还在，兄弟们就这么个样儿，万一有个什么事，还不知怎样呢！唉……令人可畏啊！今儿一早去烟波致爽斋，马齐就告诉我，八阿哥不到一个月，盘清刑部案件，万岁夸奖了，说‘胤禩毕竟不是凡品，牛刀一试，快不可当’。他若也有别的什么心思，加上大哥三哥，不知将来如何收场？如不明哲，恐不能保身呐……”他说着，深深伏下身子，不住用手抚着脑后的发辫。胤祥双手骨节捏得山响，冷笑道：“别做他娘的春梦！都是些什么‘心思’？敢亮一亮么？刑部的事我只是随大流儿，做主的是八哥，我也没意在里头折腾。可我心里一直疑惑：就张五哥这么一个冤杀的？放屁打梆子——点子赶得倒巧！四哥说一句，只要叫我翻腾，我就去见万岁，重查！不叫我好过，大家都别安生！”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邬思道脸色平静得像一泓池水，许久，一笑说道：“这么大的事，哪有一蹴而就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当个渔——”“翁”字未出口，便见狗儿匆匆进来，也不打千儿，竟至胤禛耳边私语几句，方后退一步听命。

“太子来了！”胤禛的脸苍白得一点血色也没有，眼睛闪着绿幽幽的光，“独身一人，要单独见我！”他咬着牙，仿佛要拧干脑汁子似地紧蹙眉头，瞥一眼邬思道，缓缓说道：“天近子时了吧？叫高福儿去回禀太子，说今儿在果亲王那儿着实灌醉了，这会子人事不醒呢！明儿一早就过去请安领训！”狗儿听了回身便走，邬思道忙道：“慢！”略一沉吟又道：“是非之时是非之人，岂可拒之门外？四爷，是否请十三爷代见一下？”一语提醒了胤禛，嘴里吸着凉气说道：“好！十三弟瞧瞧去！记住，他扔什么你接什么！”邬思道急急追了一句：“接了什么放什么，一句瓷实话也别说！”

“成！”胤祥刷地站起身，命狗儿前头引路，脚步腾腾踏雪而去。

屋子里静极了，外面落雪的沙沙声，隔壁炉子上水壶的咝咝声都清晰可辨。人人都有一种大事临头的预感，都在紧张地思索：出了什么事？这么大的雪，以太子之尊摸黑道独身来访？邬思道看了看众人，对痴坐不语的胤禛说道：“四爷，咱们两个去屏后听听。”胤禛强自镇定，心神不安地一笑，说道：“老十三应酬得下来。”邬思道知他不愿听壁角，故作矜持贵人心性，点点头架起拐杖，说道：“举大事不拘小节。我不但要听听言，还要观观色。”说罢，轻轻用拐杖拄地踽踽消失在满院风雪中。

胤祥身穿灰银鼠锦袍，腰中束一条绛红带，快靴踏得雪地吱吱作响，穿过薜萝藤墙出来，果见胤礽独自一人在养瑞轩中背着手来回踱步，身上没弹尽的雪还没有化完。胤祥在屏后稳了稳神，趋出一步打千儿行礼道：“太子爷好兴致！雪夜独游，这早晚还驾临狮子园！十三弟给您请安了！”

“是老十三啊！”胤礽仿佛惊魂未定，被突然出来的胤祥吓得身上一悸，半晌才回过神来，问道：“你四哥呢？”胤祥笑吟吟起身道：“太子爷知道四哥平素戒酒。今儿偏是去六叔那一趟，刚碰上万岁赏六叔酒，就留住了。老亲王的面子，没法子，这么大半盅就灌了下去。这会子胡天胡地，酒屁梦话连篇，搅得我在隔壁都睡不沉！太子爷，您气色很不好，敢怕是走夜路受了惊，或者冻的了？谁在那边——是坎儿？给太子爷沏一碗酽酽的普洱茶，兑上红糖闽姜！”

胤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焦虑地看了看满脸不在乎，毫无心事的胤祥，叹息一声坐了，命高福儿“所有家人都退下”。却自沉吟不语。胤祥情知大变在即，心里暗自提着劲，斜签着坐了太子侧旁，试探着说道：“看您心事很重呀！是出了什么事么？四哥实是醉得动不得。要是我能给您排忧，您只管吩咐。要不方便，明儿一大早我就叫起四哥去清舒山馆。”胤礽被他逼得毫无办法，几次张口欲言，又嗫嚅着住了口，嗒然垂首移

时，方叹道：“十三弟，我要你扪心答我一句话：你觉得我平素待你如何？”

“太子怎么问这个话？”胤祥满脸诧异之色，“恩重如山！谁都知道四哥和我是你的哼哈二将嘛！您瞧着我长大的，自幼受了人家多少腌□气，还不全亏了四哥和您？不然，不叫人家作践死，自己也气死了！”胤礽的脸色愈加苍白，望着忽悠忽悠闪动的红烛，竟无声淌下两行泪来！胤祥全身一颤，忙起身道：“太子爷……？”“不干你的事。”胤礽掏出手帕拭泪道：“兄弟你好生坐着。”胤祥急得说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焉能说不干我的事？”

胤礽惶急间，便听门后沙沙一阵响动，贴金大自鸣钟连撞十二声，已是子正时牌。他打了一个寒颤，忽然从椅上一滑，竟双膝跪到了胤祥面前！

“天爷！您要折死我么？”胤祥惊得面如土色，头“嗡”地一响，忙也跪了，盯着胤礽道：“就是天塌了，地陷了，日头黑了，好歹也叫我知道个缘故呀！”胤礽仿佛不胜其寒地抖着，恐怖得脸都有点变形，许久，才从齿缝里迸出几个字来：“好兄弟，我大难临头了！或今夜或明日，就要被废黜了！”

尽管这事久已舆论，像冰下的潜流一直冲激着，一旦开闸直泻而出，胤祥一时还是不敢接受这一现实。他觉得头晕，狂跳的心似乎要冲胸而出，憋得气也透不过来，额上青筋暴起，怦怦直跳，好半日才从惊怔中回过神来。正要问，胤礽又道：“我是特来托付妻子的。四弟面冷，你豪爽。但我知道，你们都是古道热肠、肝胆血性的男子汉。自古废黜太子没一个有好下场，我死不足惜，世子还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说到这里已是泪如泉涌。

“太子别说这些。”胤祥忙道，“到底出了什么事？”胤礽哽咽着摇头道：“我心里乱极了，这里头委曲太多，一言难尽。总之有小人蒙蔽圣聪，下了毒手，皇上盛怒之际又无从解释。雪里埋尸，久后自明。十三弟，你和老四好歹不能撂开手不管！”胤祥听了，仍是不得要领，料知太子有难言之隐，也就不再问，双手扶胤礽起来，口中说道：“我们君臣一场，知心换命，您不要小看了我！不管出什么事，我必定心坚如铁，擎天保驾！至于太子妃和世子侄儿那头，更不必挂心，说到天边也是骨肉，全都包在我身上！”

胤礽看了看不紧不慢走动着的自鸣钟，神色悲凄中又带着茫然，半晌才道：“我得走了，我要……走了……”他喃喃地，仿佛在梦中呓语，踉踉跄跄，像踩着棉花堆似的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在养瑞轩留下了可怕的沉寂和僵立如偶的胤祥。

一声闷哑的午炮透过雪幕传过来，胤祥方回过神来，一跺脚转身便走，却见邬思道在后门候着，便道：“先生，四哥也来了？”

“没有。”邬思道冷峻地说道，“——我都听见了。十三爷，你不该不听我劝，答应得太干脆了。”说罢回转身子又道：“走，和四爷计议一下。”胤祥点头勉强一笑，没有答话，和邬思道并肩缓缓而行，一阵朔风裹着雪袭来，他掖了掖袍子，暗中看了看邬思道，只瞧见邬思道一双眸子在雪光中烁烁闪动，看不清脸色，胤祥不禁想：“这个瘸子真是个怪人，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呢？”正想着，已见胤禛站在梵清阁的石阶上等着了。

胤禛一边让他二人进去，叫过高福儿道：“你和狗儿坎儿把家人聚一处说说，就说我的话，今晚的事谁走漏出去，我灭了他满门！”高福儿吓得诺诺连声退了下去。年羹尧和戴铎看了看胤祥神色，搀邬思道进来，竟一人掇一把椅子坐在门口亲自把风。

“唔。”听胤祥备细说了养瑞轩的事，胤禛沉默了许久，看样子心里也翻腾得厉害，良久，方皱眉说道：“这人也是的，巴巴儿半夜地来，又吞吞吐吐不说句明白话。我们就是保，也得知道他为什么废了呀！”“四爷真呆！”邬思道仰天大笑，说道：“这还用问么？”胤祥惊异地盯着邬思道，略带讥讽地问道：“你是神仙，未卜先知？”

邬思道笑道：“神仙是没有的。太子夤夜而来，明摆着是变起仓猝，口欲言而嗫嚅，显见是难言之隐。废黜大事，不是谋逆就是宫掖阴私。在这个地方，他要谋逆不能不和十三爷商议，这一条除了，必定是宫掖丑闻！”胤禛托着下巴，思索着邬思道的话，半晌，摇头道：“也不一定，后宫的事不至于动摇国本。郑春华不过小小一个贵人，怎么会因她割舍了太子？没听人家说：臭汉脏唐埋汰宋乱污元，明邋遢清——”“清鼻涕”三个字到口边，觉得甚不雅听，便打住了。邬思道冷笑道：“这不过是个药线儿，积了多少柴，泼了多少油，就等这个火种儿——当然不会为一个无名嫔妃黜废他——东窗事发就在今夕！”

年羹尧坐在门口，眉棱骨不易觉察地抖了一下：他一向觉得邬思道言过其实，只碍着胤禛宠信，不好扫主人的兴，听他又在危言耸听，在旁说道：“这么惊心的事，先生倒像是很高兴？须知太子是四爷靠山，太子出事，不是四爷之福啊！”“年亮工，没有读过《易经》？”邬思道清癯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若是座冰山，那就不如没有。为什么不敢进一步境界去想这件事？不过，眼下不是清谈的时候，要预备着应付大变！”

“这一场逆波横袭而来，令人可惧。”胤禛抚膺叹道，“覆巢之下无完卵啊！”

邬思道嘿然良久，身子一仰说道：“我们得天独厚，先知道了消息。四爷，我以为目下最要紧的，要烧掉太子从前给四爷的书札；年亮工在外带兵，要避嫌，今晚就得搬出狮子园进城去住；这里驻军原是古北口的兵，十三爷带过，从现在起要谢绝接见所有军官。同时与所有阿哥不再私相往来。这样，就和所有军国大事撕掳清白了，就小有不安，决不至于伤筋动骨的。静观待变，坐收渔翁之利，不须有什么惧怕，天加横逆

于君子，实加福于君子，此乃千古不易之理！我料今晚还会有消息的——”话音刚落，高福儿一头一脸的雪闯进来，呵着寒气禀道：“二位爷，德楞泰军门来传密旨！”

屋里几个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面面相觑，用目光交换着神色。邬思道一笑说道：“来得好快！——亮工，老戴，咱们回避吧！”年羹尧和戴铎紧张得脸色有点发白，呆滞地点点头，三个人便踅进了套间。说话间，便见两行黄西瓜灯，一色写着“烟波致爽”四个字，导引着五短身材、孔武有力的德楞泰迤逦近来。德楞泰迈着稍稍有点罗圈的腿，踏着积雪进来，脚下马刺踩得地板叽叮作响，进了梵清阁，脱下油衣南面立定，只看了胤禛胤祥一眼说道：“皇四阿哥胤禛、皇十三阿哥胤祥听旨！”

“臣！”两个人都跪了下去，叩头说道，“恭聆圣训！”

德楞泰却没有奉敕，他是蒙古摔跤场上的“第一英雄”，汉语却极有限，结结巴巴背诵着康熙的口谕：“自即日起，停用‘体元主人’印玺。停用太子印玺。着皇长子胤禔总领行宫宿卫，皇三子总领热河驻军行营布防事宜。非奉朕亲笔手谕，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向各部及各省发文调兵。所有从驾侍卫、亲兵、善扑营兵士及驻地兵马，一体由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会同皇四子胤禛及上书房大臣马齐合议请旨节制。皇太子胤礽患疾暂行疗养，内外臣工暂停觐见请安。钦此！”

“谢恩——领旨！”

“还有旨意。”德楞泰又道，“着即加封胤禔、胤祉、胤禛、胤禩为亲王，仍以原号领衔。并命所有阿哥即刻至戒得居候旨。钦此！”

“万岁！臣，谢恩！”胤禛似乎有点意外地怔了一下，忙叩下头去，胤祥便也跟着叩头。

胤祥因在古北口练兵，与这位蒙古勇士早年相识，极相与得来，因见德楞泰说完就要走，腾地跳起身来，笑嘻嘻道：“老德，你这草原上的摔跤老狗熊，今儿跟我搭官腔么？这早晚回去，除了挺尸有什么事？来来！四哥，把你陈年老酒给弄一坛，我和德哥撞三百杯祛寒！”

“十三爷，我酒，不渴，不喝，还要去冷香亭办差。”德楞泰历来缠不过胤祥，憨然一笑，说道：“我道知，你们想问太子，事。刚才去三爷府，我没说。我不道知。”他老实到这份上，胤禛不禁一笑，一边命戴铎取酒，说道：“没说知不知道是两回事，必有一假。酒不喝没什么，你带两坛子去。”德楞泰红了脸，说道：“四爷，我真的不道知。”

“小饮三杯，你办你的差去。”胤祥见戴铎的酒取到，泼了茶碗斟了，嘻嘻笑道：“四哥晋了亲王，这是老大老大的面子，不渴也渴，不喝也喝！我不管你‘道知’不‘道知’，不赏这面子，我可要发‘气脾’了！”说罢哈哈大笑，和德楞泰连碰三碗，咕咕饮了，又问：“冷香亭没有住阿哥，你办的哪门子差使？别骗我老十三了！”

德楞泰略一怔，只一笑，说道：“你别问了，我不道——知道。贺了四爷，我该去了！”说罢略一拱手，便忙忙带人去了。

此时邬思道三人早已出来，立在阶下看着钦差远去，胤祥方敛了笑容，说道：“四哥，天冷，穿厚点，咱们坐暖轿去戒得居。”邬思道沉吟着问道：“冷香亭住的什么人？”

“我不知道。”胤祥说道。

“我知道。”胤禛阴郁地说道，“郑贵人，郑春华。邬先生有先见之明。”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胤礽回到清舒山馆下处，已是雪人一般，这一夜，仿佛噩梦一直追逐着他，迷迷离离，恍恍惚惚。狩猎回来，怎样到烟波致爽斋请安，如何侍候皇帝睡下，又和朱天保下了一盘棋，又鬼迷心窍似的跑到冷香亭和郑春华幽会……这一切都记得不大清楚了。他弄不明白，已经安歇了的康熙何以会悄没声突然驾临冷香亭，杀死守望的太监直入卧寝，当场捉奸……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但又不像是假的，只康熙那狰狞的笑声，狠毒中带着轻蔑的眼神不时地抹去，又不时地掠过，愈来愈真切地显现在心中眼里……直到远处寺钟透过雪幕悠扬地传过来，他才明白，自己已经站在清舒山馆的垂花门下，回到了寝宫，而且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那一切，即便昏昏沉沉地找过四阿哥，这一点子努力也是枉费心机，车薪杯水，勉尽人事而已。他心里像泼了一盆糨糊，迈着飘忽不定的步子进来，太监们忙着给他拂落身上的雪，都似毫无知觉，接着便有管事太监何柱儿过来，说：“张廷玉中堂来了有一会儿了，在书房等着太子爷呢！是叫他到暖阁来，还是爷自个儿过去？”

“啊？啊！”胤礽一惊一怔，才回过神来，抽回已经踏上暖阁的脚，回身便往书房走。早见灯影里张廷玉已经迎了出来，身边还陪着陈嘉猷和朱天保两个人。待他们行过礼，胤礽失态地一笑，大声说道：“廷玉，你这个太子太保也要当到头了吧？”

朱天保和陈嘉猷浑不知出了什么事，他们和张廷玉一处坐了半个时辰等太子，谈的都是诗律，几次试探张廷玉来意，无奈这个深沉得百尺潭水似的上书房大臣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乍听胤礽这一句，两个人心里猛地一揪，顿时面白如纸！正愣怔间，张廷玉微微笑着答道：“自然要保的，太子是聪明人，也要自保重才好。”说罢将手一让，请胤礽进来，方南面立定，款款说道：“奉旨，有问胤礽的话！”

“臣，胤礽……”胤礽慌乱地看了看木雕泥塑似的陈嘉猷和朱天保，两腿一软，抽了筋似的瘫伏在地下，他心里又是混沌一片，不知道该怎样对奏冷香亭的事，也不知道陈朱二人听了这件事会是怎样的情景。正张皇

间，张廷玉问道：“皇上问你，九月十六，你与托合齐、索额图、凌普、陶异、允晋、劳之辨等人会饮，是在什么地方？你们议了些什么？”

“回奏万岁，”胤礽叩头答道，“那次会饮，是因臣门人凌普、允晋、劳之辨等人进京述职。托合齐在府设筵，说请主子一并乐一乐，我就去了。并没有议什么事。”

“你问没有问三阿哥门人孟某人去向？”

胤礽听是追查这件事，略觉放心，说道：“三阿哥门人孟光祖出京采办药材，据云贵总督奏称，在外结交大臣，甚不安分，有干例禁，因劳之辨刚从贵州回来，臣问了孟光祖的情形是实，并说：‘此类小人在外招摇撞骗，传播宫中秘闻，有不利于我之心，应饬贵州巡抚就地擒拿，解送回京，不但我，就是于三弟也是有好处的。’”

张廷玉只是奉旨问话，并无驳斥权力，听胤礽奏了，略一点头又道：“皇上问你：你说没有说，‘我是命运最不济的人，天下古今，哪有四十年的皇太子？’你何以如此丧心病狂？朕有何亏负你处？你据实奏陈！”张廷玉虽然尽力说得辞气平和，但这些刀子一样的问话，如何使人不惊心动魄？朱天保兀自掌得住，陈嘉猷一个踉跄，几乎晕厥过去！

“回万岁……”胤礽面如土色，颤声答道，“儿臣的原话是：我真是命运不济，太子当了快四十年，毫无建树，深负皇上圣恩。天下古今，没有比我更窝囊的了——并回皇上，这是醉后呓语，虽无不臣之心，有失太子大体，皇上责我负心，难辞其咎——请中堂代为转奏！”说罢连连叩头。张廷玉看了一眼可怜巴巴的太子，心里叹息一声，又道：“还有更要紧的问话，太子不可回避，一定据实回奏——你今夜见没有见十三阿哥胤祥？”

胤礽一下子抬起头来，愕然盯着张廷玉：自己刚刚从狮子园回来，张廷玉看样子也不是刚到清舒山馆，方才的事就知道了？就是耳报神也没这么快呀！想着，答道：“见过，不过不是晚上，是随驾会猎之后，儿臣见胤祥心绪不好，安慰了几句，并没说别的话。”

“凌普率两千兵士擅自进驻行宫，你知道不知道？”

书房里立时变得荒庙一样死寂！连胤礽也没有想到，变中有变，今晚除了冷香亭风月冤孽案，居然还有一出不知谁操纵的兵变！他被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吓呆了，浑身麻木得毫无知觉，半晌才道：“有……有这样的事？”

“有。”

“儿臣不知！”

“但凌普随身带有太子关防的调兵手谕！”

“手……谕？写的什么？”

“万岁要你自己说！”

“张中堂！”胤礽完全被逼到绝路上，反倒把恐惧抛到九霄云外，他挺了挺身子，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请代回万岁一句话：全属子虚乌有！我办差不力，行止有亏人子之道都是有的，小人辈构陷大逆罪名，置我于不臣之地，污我为叛君奸邪，胤礽虽死不能瞑目！”

话问完了，张廷玉舒了一口气，说道：“太子请起，恕臣不恭敬，这是奉旨问话，身不由己。臣也知道，太子爷束发即受圣人之教，纵然小有失误，断不至于调兵逼宫——这些事，太子爷见了万岁，尽能从容分辩。太子放心，万岁极为圣明，决不会轻易入人以罪，臣当竭尽绵薄在皇上跟前为太子辩白。”

“谁要你辩白！”胤礽突然暴怒地挥手说道，“我这会子就去烟波致爽斋，当面跟皇上讲清白！就是都认了，无非一个剐字罢了，没什么了不得的！”说罢掉头便走，朱天保手一扬，突然大叫一声：“张衡臣！你说明白些，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下蛆，离间父子，拨弄是非构陷储君？”

张廷玉处身这种情景，真是万般无奈，苦笑着叹息一声，说道：“士明，少安毋躁嘛！你和陈嘉猷侍候东宫，朝夕不离左右，你还不知道，我哪里能知道底蕴？太子，你稍等一下，外头都是善捕营的兵，你走不出去。万岁有旨命所有皇阿哥都去戒得居侍候，臣陪你一道儿去安稳些。不过，万岁今晚盛怒之间，你不宜见他，太子要想仔细了！”说着便踱步出来，站在檐下，说道：“刘铁成！”守在雪地里的护卫们忙传呼出去，不一时，便见刘铁成大踏步过来，问道：“中堂，差使办完了么？”因见胤礽也站在门口，又进前一步，打千儿行礼道：“奴才给爷请安！”张廷玉便吩咐：“铁成你留下，把印封了，所有文书奏章妥送烟波致爽斋。至于这里的太监、吏员……就不必锁闭了，传令他们不得随意出宫就是了。”

“是！”

“太子还是太子，”张廷玉皱着眉头沉吟道，“并没有处分旨意。你们除了遵旨办差，不可造次唐突，出了岔子，恐怕其罪难当！”说罢将手一让，说道：“太子爷，臣的暖轿就在外头，臣与你同轿而行。”

胤礽看了看天，还在没完没了地丢絮扯棉，环顾四周，仿佛都是陌生人，眼见一队队兵士从侧门涌进来，布防把守这处除了皇帝，便是至高无上的机枢重地，真像又回到噩梦之中。他缓缓踏着雪，走了几步，突然仰天狂笑：“废太子原来是这个样儿？我也算不虚此生！哈哈哈哈……走哇，去当阶下囚……”

戒得居地处甫田猎场回烟波致爽斋的中途，原是预备皇帝行猎乏累，暂作歇马之地，最是偏僻不堪，孤零零矗在四面旷野之中。此刻正是天亮

前最黑的时候，肆虐的狂风拉着又尖又长裂帛一样凄厉的呼啸，雪尘团团裹着像是摇撼着这处小小的偏宫，把它连根拔起，撕成碎片，抛向无边无际的天穹……

康熙皇帝手里拿着一片二指余宽的小纸条，坐在后殿烧得暖烘烘的大炕上，一杯又一杯喝着酽得苦涩的茶水，情绪显得亢奋，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殿内摇曳不定的烛光，不知在想什么，却是脸上毫无表情。他挨身站着大阿哥胤禔，戎装佩剑，一脸庄重肃穆之色，三阿哥胤祉却似忧心忡忡，点漆一样的倒八字眉颦着，不时瞟一眼对面脸色又灰又青，死人一样难看的上书房大臣马齐。马齐穿着仙鹤补服，里边套着康熙赏的紫貂袍子，在这暖融融的房子里，兀自心噤得缩成一团，手心里全是冷汗。太子在冷香亭出事的详情他不知道，但凌普带兵入苑，是他亲自处置，整整两千铁骑兵，厉兵秣马，就凭着太子那张条子就闯了进来！若不是被那个刚选进侍卫里的张五哥发现，谁能预料此刻自己是在囚笼里还是在逃亡的道上？他也不相信太子会有这大逆不道的心胆，但字条上又明明加着“毓庆主人”的关防，这是怎么一回事？方才几个人都辨认了字迹，连太子随身太监何柱儿都叫过仔细看了，都说“仿佛像”，没一个人敢说一句扎实话，但马齐从那故意做作摹仿太子手迹的钟王体小字上，看着很像十三阿哥胤祥的手笔。但是，从外任转上书房这六年，他已领教了康熙这群儿子们的手段心地，没有一个是省油灯，没有一个不是人中之精，谁又敢保不是诈中有诈？正自一门心思胡思乱想，却听胤祉轻声说道：“皇阿玛……”

“唔？”

“车驾到热河已经五六天，”胤祉娓娓说道，“儿子在旁瞧着，父皇接见群臣，会见外藩，视察山庄，又会猎，还要料理处置北京递来的奏章，合起来也没好生歇过几个时辰，昨日凌晨到现在更是一眼没合。儿子想恁是天大的事，泥鳅翻不起大浪的。漫说是匪人奸谋已经败露，即便真的变起仓猝，万岁爷威重九重，登墙一呼，小人们也未必得志！其实，眼前的事满可以从容办，您老人家有春秋的人了，好歹得保重龙体。这会子太子还没来，请万岁略躺一躺，就是睡不着，养养神儿也是好的……儿子给您背唐诗……松缓一下精神也好……”说着，声音已是嘶哑哽咽。胤禔却完全是另一门心思，自从离京，他就觉得风头顺了自己，受命为头号侍卫管带，更是兴奋不已：大事当前，祸福不测的危疑关头，皇帝居然头一个就想到自己！居然由自己全权管理阿哥事宜和驻跸密勿，这意味着什么呢？若不是在这种场合，他真想来一嗓子道情！因见老三是这个做派，心里暗笑，又生怕好话叫胤祉独自说完，接口便道：“阿玛，三阿哥说得极是！现在儿子和三阿哥就是万岁的秦琼和敬德！您只管歇着，您身子骨儿万安，就是儿子们的福分！”

康熙仿佛发泄心中愈积愈重的郁气，长长透了一口气，说道：“朕也不是生气，也不是害怕。朕八岁登极，三次亲征，人头血海里滚出来的人了，不信小小一个凌普就能率兵造逆？就是凌普，朕看也是蒙在鼓里！——朕是不明白：胤礽并不是笨人，为人平素也还善和，机辩才智，就

是诗书学问也并不在哪个阿哥后头，怎么会变成这样？莫非糊涂油蒙了心，再不然就是有邪祟鬼魅附身？真真不可思议！……想想这些年，朕在他身上操了多少心，耗了多少精神，先头是明珠，和他过不去，朕抄了明珠的家。后头是索额图，把他往邪道上引，朕圈死索额图，也没动他一根汗毛。他的师傅朕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从熊赐履、汤斌、顾八代到王掞，哪一个不是饱学硕儒，方正君子？他这暴戾淫恣的秉性儿是哪里来的？”康熙拊心攒眉，头有点神经质地摇着，真是痛苦到了十二分，已是泣下如雨，“……他这么不成器，朕的一生事业怎能交付给他？可废了他，朕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太皇太后和皇后？朕造了什么孽，遭这样的报应？……”马齐自从随了康熙，从来没见过康熙如此伤心，听他说得□惶，也不禁垂下泪来，胤禔和胤祉对望一眼，火花一闪，都又避了开来，各自低头假作啜泣。众人正自陪哭，太监李德全听见外头邢年说话，忙出来看时，是张廷玉回来缴旨，便挑起帘子。张廷玉趋步而入，有些慌乱地看了看屋内情形，问道：“万岁爷，您身子欠安么？脸色很不好呀！”

“没有什么。”康熙接过太监递过绞干了的热毛巾擦了擦脸，问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张廷玉这才放下心来，将在清舒心馆传旨的情形说了，又道：“太子和奴才一道儿来的，安置在戒得居西阁里，其余阿哥爷都在正殿跪候。只正殿里没有生火，天太冷。依着奴才主意，圣驾还是回烟波致爽斋，这屋里炭气也太大了……好好儿歇一晚，慢慢把事情弄明白才好。”

康熙沉着脸，听得极为专注。思索移时，冷笑一声说道：“朕何尝不知道烟波致爽斋好？只今夜若不逃亡一夜，朕一生吃的苦岂不少了一样？你说那边冷，朕看你张廷玉还是太忠厚，邢年过去传旨，所有阿哥不得在屋里避雪，全都到外头跪着！”张廷玉没想到自己反勾得康熙更加光火，扑通一声跪倒，说道：“使不得！万岁，阿哥们都是金枝玉叶……”

“放心！”康熙刁狠地一笑，咬牙说道：“他们结实着呢！心里的火太旺了，用雪水浇浇，也许就能醒醒神儿，少盘算点登龙术！”张廷玉道：“奴才不是这个意思，求万岁珍重龙体，爱惜龙种，即是社稷之福！”康熙的精神似乎又亢奋起来，哼了一声，一笑说道：“你大约是想，这些人里头日后总要有一个皇帝，怕他们记这笔账？朕告诉你，他要坐不了这龙椅，大约拿你没办法；若坐了龙椅，心里欢喜还来不及呢，哪里顾得上整治你这先朝老臣？去，传旨——叫胤礽也去，暖阁里没他的地方儿！”胤祉默默看着邢年出去，小心地跨前一步，说道：“阿玛，都是一样手足骨肉，兄弟们都在外头跪，儿臣在这儿侍候，心里不安。儿臣也去外头，留下大哥在这里，万岁有使着儿臣的去处，传旨叫儿臣进来。可好？”

“你留下，和马齐张廷玉陪陪朕，就给朕……背点什么吧……也不必一定是唐诗……”康熙略为松弛了一点，转脸又对胤禔道：“你身上担着干系，差使要办得勤慎些，朕的安全，全靠着你和三阿哥，不可大意。”

胤禔心里方暗自懊悔，这么得体的话怎么让老三说去了？听康熙吩咐，忙赔笑道：“儿臣虽笨，怎敢在这事上头粗疏？我这就出去，巡查一下驻跸关防，再到弟弟们那儿瞧瞧，万岁安枕高卧，万无一失！老三，捡着词气闲适的诗词吟给万岁听，声音小些儿，要能叫万岁好生睡一觉最好。”说罢轻手轻脚去了。康熙见张廷玉还跪着，摆手示意他起来，便自和衣卧下。马齐和胤祉亲自忙着点了息香，又撤掉宫灯，只留了两台蜡烛，小声吩咐邢年：“听说何柱儿推拿得好？叫他进来给万岁按摩。”

一切安置停当，何柱儿已经过来。在幽幽闪动的烛影里，轻轻给康熙从脚到胸缓缓揉摩，在无尽暗夜中，风雪呼啸声里，殿里格外的安谧恬静。胤祉一首接一首舒缓地背诵着：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心中酒应熟……长忆西湖湖水上，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纶竿，思入云水寒……烟抑风薄冉冉斜，小窗不用著帘遮，载将山影转湾沙。略约断时分岸色，蜻蜓立处过汀花，此情此水共天涯……

……曼声吟哦中，康熙的呼吸渐渐平缓均匀。何柱儿因太子去冷香亭，原本是失职待囚太监，得了这个差使，真是意想不到之福。他是保定人，祖传全挂子侍候人本事，这会子小心翼翼地打叠着精神，按揉搓摩，处处恰到好处，不消一顿饭光景，康熙已经蒙眬混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殿外传来了说话声，声音愈来愈大。张廷玉立时睁大了眼睛，细听时却是太子胤礽的声气：“你是什么东西，敢挡我的驾？你活够了么？”接着便听侍卫张五哥道：“太子爷，您省些事吧。万岁爷刚刚才入睡，我责任在身，怎么敢放您进去？”张廷玉一个惊怔，看了一眼瞠目结舌的马齐，刚刚站起身来，便听“啪”的一记清脆的耳光，胤礽大声道：“王八蛋！你不过一个死囚，才攀上来，就敢跟着那起子小人作践我么？”接着又是一阵寂然，听着像是张五哥在低声恳求：“为人得讲孝道，太子爷……您得体恤万岁……”

“叫他进来！”

康熙突然一翻身跳了起来，一把将何柱儿推到旁边，哆嗦着双腿趿了鞋几步走至殿门口，“嗯”地掀起帘子，一团冷风挟着雪花立时袭了进来，吹得马齐和张廷玉都打了个冷颤。康熙却似全然不觉，厉声问道：“张五哥，是什么人在这里搅闹，还叫朕活不活了？”

张五哥是西市刑场上被康熙亲自救出来的冤杀罪囚，因有一身不错的功夫补入善捕营为差。这次车驾北巡热河，善捕营管领赵逢春因他曾蒙圣恩，特选从驾，路中途被康熙亲选入侍卫中，虽是末等虾，却很受圣宠，一直随侍左右，勤谨当差。见康熙被惊动起来，五哥一阵慌乱，连忙跪了，说道："是奴才不好……太子爷在这转的有时辰了，奴才劝不走他……"

"啊哈？"康熙红着眼道，"是你呀！你还折磨得朕不够？半夜三更，有什么事呀？是不是调兵符不管用，来取朕的玉玺？"

"儿臣……"

"你进来！"康熙说罢，返身回来，向榻上一坐，哆嗦着手蹬上靴子，恶狠狠叫道："进来！"

胤礽轻轻挑帘进来，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马齐和张廷玉，他的脸色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

"皇阿玛！"胤礽伏地叩头道，"儿子自知有罪，今晚来见，专请处死儿臣，以正视听。"

康熙突然仰天大笑，声音又犀利又尖锐，说道："你居然有罪？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你有多孝顺？朕今晚吓得连烟波致爽斋也不敢回！你若不孝顺，敢情活活把朕送到左家庄化人场烧掉？你真也是小看了朕，指望着承德这点子兵就想造乱？告诉你，狼瞫的兵就驻在黑山，三万铁骑雪夜前来勤王。你自个预备的熊掌，还是你自个吃！——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朕是知道的；万万不料还会生出夜猫子来，略大一点就啄他娘的眼充饥！"

久闻康熙伶牙俐齿口如刀剑，愈是危疑愈见颜色，张廷玉入上书房近二十年，今日一见真是半点不假！马齐听着，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如今情势，构陷已深。"胤礽连连叩头道，"儿臣辩无可辩，告诉无门，只求皇上圣鉴烛照，千罪万罪，罪在一身，父皇慈悲，网开一面，不事株连。儿子就死，也瞑目了……"说罢伏地啜泣。

康熙一听便知，所谓"株连"，是指胤禛胤祥一干人，"嘻"地冷笑一声："至今你还说是'构陷'，朕竟不知怎样发落你才好了！你做的那些事，亵渎神明辱没祖宗，难告天下臣民！朕即不料理你，天也要料理你！你泥菩萨过河，还要顾及庙里判官小鬼？你好生放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想拉垫背的，朕只怕还不许呢！也有叫你来谏朕'不要株连'的？"他愈说愈激烈，狂躁不安地急步踱来踱去，脸色光润潮红。马齐见情形不对，忙上前请他安坐，却被康熙一把推开："快点打发这逆种走，朕看着恶心——他有什么屁话，叫张廷玉代奏！"

胤禔早已巡视回来，守在门口没敢进来，巴不得康熙这一声，忙几步进

来，一脸假笑来搀胤礽。胤礽将生死置之度外，反倒不怕了，见胤禔一脸小人得意相，假惺惺还要给自己行礼，猛挺身“啪”地扇了胤禔一记耳光，又向康熙磕了个头，起身便走。

“慢！”

康熙突然叫住了胤礽，“你金尊玉贵之体，不必回去和阿哥们一处跪雪地，就在戒得居前殿候旨，省得你再发太子脾气打人。等回北京，朕告祭了天地，自然要明发诏谕废黜你——你不要寻短见，朕不要你的命，只这太子你当不成了！”胤礽气得浑身发抖，头也不回说道：“我这太子，我这一身一发都是阿玛给的，父皇要废，要怎样就怎样，何必告祭天地？”说罢拔脚一径去了。

“你们几个都跪下，听朕说。”康熙目光变得十分阴森可怖，“有几个事得立刻办。胤禔传旨给阿哥们，不奉旨，擅出戒得居者格杀勿论。胤礽虽没有明旨，朕已决意废黜，不要再把他当太子看，连他的话也停止代奏！”胤禔出去，康熙又转脸对张廷玉道：“你拟旨，三日之后我们回北京，沿途警戒由狼瞫办理，命佟国维预备接驾。马齐着人用快马探一下，狼瞫的兵到了哪里，他一到，你就带这里的所有护卫先回北京。狼瞫是个老侍卫了，来了也不必见朕，先护住八大山庄再说！”说罢，也不就座，站在几旁立等。

张廷玉素以行文敏捷办事迅速著称。康熙一边说，他已在打腹稿。此刻援笔濡墨文不加点，数百言谕旨顷刻即成。康熙略一过目，钤了随身印玺，立刻交马齐带至烟波致爽斋文书房誊发。

一切事毕，天交四鼓。乍闻远处一声鸡鸣，康熙刚笑着说了句“闻鸡起舞……”忽然脸色煞白，身上一抖，说道：“朕好头疼……”身子一晃便沉重地倒在榻上，惊得众太监“唿”地围了上去。

“皇上，皇上！”张廷玉惊得面如死灰，一边大声呼喊，一迭连声命人：“快，快传太医！”

帐外守着的张五哥三步两步跨了进来，怔着盯视昏睡不语的康熙，良久，突然大叫一声，扑到康熙身上号啕大哭：“万岁爷……您醒一醒儿！我是张五哥，就是您杀场上救下来的张五哥……您怎么了？您睁开眼瞧瞧我……嗬嗬……老天爷……您这是怎的了……”张廷玉见他只顾咧着嘴哭得发昏，急得说道：“你慌什么？你的差事是守住外头！”连连催五哥出去，他自己也似热锅蚂蚁在殿里兜着圈子，一不小心，平平的水磨青砖地，居然把这个沉稳持重的宰相绊了个仰面朝天！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禔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大约过了一刻时辰，康熙渐渐醒转来，他脸上已没了潮红，显得憔悴怠

倦，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只用目光睨了众人一眼，深长叹息一声，说道：“朕是老了……老了……”说罢接过李德全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摇头道：“朕心悸，想安静一会儿，留下廷玉在这侍候，别的人都退出去……”

“万岁……”张廷玉满脸泪痕，想起方才情形，兀自余惊未消，长跪在康熙榻前，哽咽道：“您千万要保重，这不是出差错的时候儿……方才几乎唬死了奴才！您要万一……谁能控住如今的局面呢？……”“朕的病自己心中有数，一时半刻还死不了。”康熙苦笑着说道，“你把茶几上那个金皮匣子打开，里头有朕自制的苏合香酒，倒一盅给朕……朕懂得些医道，这酒，还是《梦溪笔谈》里传的方子呢！听说你父亲张英也有心悸头眩的毛病儿，早说赐你的，就忘了，明儿抄个方子给你……”张廷玉忍悲含泪“嗯”了一声，便侍候康熙服药躺下。

果然片刻时间康熙颜色便回转过来。他双目炯炯仰卧着望着殿顶的藻井，似乎在回顾他自己壮丽的以往，又似乎在沉思着理顺乱麻一样的局势，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自失地一笑：“衡臣，记得是你进上书房第二年元旦，朝贺过后，朕曾经留筵你和佟国维？”

“是……”

“你不要这么毕恭毕敬的，起来坐着。”康熙说道，“当时朕曾笑话李世民，英雄一世，功业彪炳史册，却没处置好太子的事，骨肉惨变贻笑后世。朕自以为能把持得定，不论别人怎样挤兑，总不能叫太子这没娘孩子吃亏。索额图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朕虽然斥他愚妄胡言，其实心中倒常警觉着，别要叫这狗才说中了……唉！到底还是……百代之下，必有笑朕自大无知的啊……”

张廷玉忙欠身答道：“万岁，不要多想这些。太子的事臣是最早知道的，万岁真做到了仁至义尽，即有今天的事，万岁无愧于天下后世。太子失德，咎由自取，人人心中明白的。但万岁既然说到此，奴才也要替太子说一句。他有他的难处……奴才心里不信，调兵进园，太子会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个心机……要从容查办，要缓缓处置，和气才能致祥……”张廷玉心里想的，其实还不止这些，他一向以为，太子并非全然无能之辈。但清朝制度不同前明，皇子一落地就分封采邑，这些阿哥人人一套班底，个个手中掌握权力，干预朝政，插手人事，处处掣肘为难太子，太子的差使怎能办得顺手？但这一条事关满洲祖制，别说他一个汉臣，就是康熙也未必敢冒八旗贵胄全体反对，断然改革。就是这几句话，他也觉得是过于交心了，正忐忑间，康熙点头道：“你说的朕明白，朕也知道这里有弊端。但前明制度也不见得好，除了太子，其余儿子都养得蠢如豕鹿，只会玩女人吃饭！李自成破洛阳，福王库里堆金积玉，不晓得掏腰包儿激励守城将士……那样也是不成……”

君臣二人正谈心，邢年蹑脚儿进来，轻声禀道：“太医院的贺孟□来给万岁看脉来了。”康熙道：“不要张扬得满世界都知道了，朕没有病。”张廷

玉便忙起身，跟着邢年到外头廊下，吩咐道：“邢年带太医在东配殿候着，没事最好，有事随时听宣。”说完看看天，雪是小了些，地下已积了三寸多深，想想阿哥们都在外头跪着，可怎么受？正思量怎么进去给这群千岁爷讨情，却见胤禔为首，随后跟着胤祉、胤祚、胤祐、胤禩、胤禟、胤禛、胤禵、胤禮等一群阿哥急步踏雪，沿着回廊一盏盏宫灯下迤逦而来，不禁怔住了：今晚这是怎么了？没完没了了么？

这群阿哥们是冲着大阿哥，要来寻事的。

胤禔至戒得居天井里传了旨，发落了胤礽，因见众人都垂头不语，料是心中震惊，便抚慰道：“弟弟们不要惊慌，皇上已经说过，胤礽的事不株连。就是胤礽二弟，只要恪守臣道静养思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切都有大哥维持，千万不要为无益之举。”胤禟见他满面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架势，低着头轻声笑道：“八哥、十弟，大哥今儿吃了蜜蜂屎，浑身骨头没四两重，瞧他那轻狂样儿！”胤禩一笑，别转脸只装没听见，那胤禔却是天生的惹事秉性，歪着头一哂，起身打了一躬，嬉笑道：“大哥这么得脸，瞧这阵势储君有份了，我得恭喜您哪！我们有什么事，又是什么‘不要惊慌’，又是怎样‘不株连’？你看我们垂头丧气，那是冻的！亏杀了戒得居有几张鹿皮垫子，不然早他娘冻死了！”说着又呵手又跺脚，几个小阿哥早连天价叫起苦来。

“怎么样？”胤禔挤眉弄眼笑道，“大哥如今是座上客，咱们都是阶下囚，你守着阿玛暖烘烘的熏笼，还能走动走动，忍心叫弟弟们跪在这喝西北风儿？瞧瞧三哥，还晓得来陪我们跪一会儿呢——好歹体恤着点弟弟们嘛！我晓得你不敢作主叫进屋避雪，叫他们点几堆火烤烤也算你是仁君！说实在话，积这个福，你必定早正东宫！”胤禔本不是笨人，无奈今晚一直太兴奋太欢喜，竟没有听出胤禔话中揶揄的意味，连声道：“早怎么没想到！这事我作得主——传话叫苏拉太监们给各位爷点火取暖！你们小心些儿，万岁今晚龙颜大怒，连老二的话都不叫代奏了。方才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父皇说我百样的不是，我都可承受，但说我谋逆弑君，我连想也没想过。’叫我转奏，我只好说：‘这话方才当面讲多好，此刻我爱莫能助了。’”

跪在一旁的胤禛思量半夜，已想定了主意，当前情势并无别路可走，与其吞声受辱，不如咬定牙根继续保太子，遂冷冷说道：“都是自家手足，何必落井下石？这也太绝情了！别的话一千句也罢了，这话关系重大，你就代奏一下何妨？”胤祥也梗着脖子道：“大哥，天上这么多的云，说不定是哪一片下雨呢！二哥如今落难的人，咱们得有点香火情分！”

胤禔这才觉出众人心思和自己全然不同，深悔自己卖弄多口，干笑一声道：“你们何苦冲我来？不许代奏是父皇旨意，谁敢抗旨？”

“罢了吧，大哥！”胤禛怪声怪气笑道，“大人得有大量嘛！父皇气头上一句话，你也忒薄情的了！谁没个旦夕祸福？子曰‘嫂溺援之以手’，不从权就是禽兽，何况二哥当过咱们主子！”胤禔见众口一辞反对自己，知道是自己得意招忌，心里暗自叫劲，口中却道：“不是我不愿，是不敢。如今案子不清，连你们都顶着罪名呢！何必大家都饶进去呢？”

“你不奏，我奏！”胤禛没想到八阿哥一帮也助自己说话，更加胆壮，双手一撑站了起来，“大哥，我如今是亲王，又管着内务府，也有面见直奏之权，你到底奏不奏？”胤禩胤禟也都纷纷起身，众人一片乱嘈：“走！我们一起去！”

胤禔原想胤礽倒台，至少三阿哥八阿哥等人趁愿，不会和胤禛一鼻孔里出气，见此情形倒犯了嘀咕，沉思良久，慨然叹道：“你们何必这样？老二倒霉，打量我心里好过？我们一处捏泥人儿，养蝈蝈看蚂蚁上树那辰光，还没有你们呢！——我是想着消停一下，万岁气平了缓缓进言，既然兄弟们都这么说，我少不得再担待一回了……”说罢掉头便去了。阿哥们谁肯把偌大人情让给这个胤禔，互相递个眼色便都跟了上来。倒是首先倡议的胤禛悄悄拉住了胤祥没有动……

张廷玉怔了片刻，没有立即返回殿中，转身冲胤禔来，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胤禔见他脸板得铁青，从没见这个大臣这样威严的，倒一时被问了个怔，半晌才道：“我……是回来缴旨。弟弟们嘛……大约方才见传太医，心里惦记万岁，进来请安的……”

“这也太不成话。”张廷玉心里雪亮，这起子阿哥各有各的算盘，因冷冰冰说道：“无论缴旨请安，都要讲个规矩时分，该叫你们时，自然就有旨意。别说是皇家，就是山野村民小户小家子，哪有接二连三半夜折腾老爷子的理？”胤禟见老大被问得直瞪眼，心里暗笑，凑上一步说道：“我们也没敢说这会儿就惊动万岁。只听说万岁欠安，焦躁得跪不住——万岁如今到底怎么样？就是隔门缝儿叫我们瞧一眼……心里也好过点……”不知哪句话感动了他自己，胤禟的声气竟带了哽咽，说着便拭泪。张廷玉又恨又笑，略一思忖，说道：“这会子万岁除了我谁也不见。你们略站站儿，我进去瞧瞧。”说罢也不理众人，独自入内。

谁知这一进去就是一个多时辰，众阿哥进退不能，束手鹄立廊下。这里不比天井，好歹那边还生着几堆火，实在累了，借故儿入厕还能搓手跺脚和泛和泛身子；这里虽不露天，穿堂风却刀子似的，裹着雪片子袭进来，冻得发木的脸被打得生疼也一动不能动。在等待中，这个不安的夜终于过去了，大雪茫茫，早已把整个山庄盖得严严实实，一片银装素裹玻璃世界。眼见小太监们挨次吹灭了廊下吊着的宫灯，众人方有了点活气，胤禛头一个忍不住跺脚取暖，口中不住含糊地小声骂娘，其余阿哥见他开了头，也都动手动脚起来。

康熙终于被他们弄醒了，他睁开眼，看着发白的窗户，神情多少带着点迷茫，因见张廷玉兀自侧身坐在身旁打盹儿，便道：“生受你了，竟一夜没睡，外头已经大亮，是朕睡过头了？”张廷玉一下子醒过来，忙替康熙掖掖被子，赔笑道：“这两个时辰万岁爷睡得深沉！天还早呢！只是雪下得大，映得窗户亮……万岁，您再睡一会儿，狼瞫丑时已经到了，遵旨没敢进来，只叫人递了个请安帖子，还有驻兵布防图。您歇会儿，奴才陪您回烟波致爽斋……”康熙听说雪下大了，目光兴奋地一闪，起身便披大氅，一边蹬着靴子，说道：“是么？雪下得很厚了？朕要起来看看——是什么人在外头，像是跺脚的模样，这起子太监阉寺越来越没王法了！”

“是几个阿哥爷……”张廷玉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液，“他们听说主子欠安，要进来瞧，奴才挡了驾，还训斥了爷们……”“你训得好！”康熙平生最爱踏雪赏景，听见这事，立时兴致扫尽，一屁股坐了回去，冷笑道：“他们哪里是来请安？成心是要气死朕！朕给你特旨：从此你见这群孽障，不必给他们行礼！”说着气得呼呼直喘。张廷玉笑道：“主子，您又来了！这‘非礼勿行’是圣人之教，奴才不敢奉诏。就是教训阿哥，也是拿着太子太傅的身分管教的……”

康熙没再理会张廷玉的话，漱漱口起身踱了两步，说道：“叫大阿哥进来！”

胤禔大踏步跨进殿内，一股暖流立时融遍全身，说不出的舒坦，他熟练地给康熙打千儿行了礼，躬身笑道：“阿玛歇得香么？”康熙用热毛巾擦着脸，冷笑道：“朕自然想香香地睡一觉。只你这个带侍卫的阿哥听听，外头脚跺得打雷似的，能睡么？你夜来给胤礽传旨，他都说了些什么？”胤禔忙道：“胤礽没什么，儿子怕他寻短见，安排了两个太监侍候着。”说着又把胤礽的话复述了，只回避了胤禛和阿哥们那件事。末了又道：“外头是弟弟们在等着请安。阿玛，这冷的天儿，难为他们跪了一夜，儿子给他们告个情儿，请免跪了吧。”

“唔。”康熙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说道：“你回得是，胤礽这话决断他的生死荣辱。朕也很疑惑，胤礽虽然无道，肩头不宽胆子也小，未必就敢打朕的主意。”胤禔看了看一脸倦容漠然侍立的张廷玉，凑近康熙说道：“张廷玉是皇上股肱之臣，不是外人，儿子有句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康熙漫不经心地说道：“你这话奇！父子君臣有什么间隙？只管说就是。”

胤禔迟疑了一下，仿佛在斟酌字句，许久才款款说道：“皇上说的极是！儿子昨晚也是反复掂量，承德这场风波又吓人又出奇，太蹊跷。二弟不是个胆大人，他断不敢称兵逼宫的。但别的阿哥心性不一，智量颇高，其中缘故令人难猜！像老三、老八、老十三、老十四他们，存什么样的心，也就难说。”康熙陡起惊觉，抬眼看了看胤禔，问道：“依你见识，是什么缘故？”

“京师传言太子失宠，已经几年了。”胤禔皱眉道：“虽是小人造言，但阿

哥们身居鼎铉之侧，有一等不可告人心思的，难免就起意儿，构陷太子的事，也许是有的。这次出事，肘腋之间仓猝而办，能这么周全，也不为无因。”康熙点头叹道：“这话说得有理，何尝不是如此？不过朕从没有起心废太子，是他无道自食其果，你得体谅朕心。”胤禔受到鼓励，微微一笑又道：“俗语说‘垄中脱兔、万人齐呼’，比如野地里跑出兔子来，难免人人呐喊着要捉，待到兔子被人拿住，也就风平浪静了。”

张廷玉听着这阴险的譬喻，不禁怦然心动，忙躬身道：“万岁，估约北京转的奏折该到了，奴才先去烟波致爽斋整理一下节略如何？”康熙笑道：“你不要走嘛，听听大阿哥的见识——你且说，该怎么办呢？”

“夜来儿臣忧心如焚。”胤禔说道，“替万岁想想，万岁真难。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胤礽结党多年，私人门吏遍布天下。所以胤礽一日在，朝廷永无宁日，但由皇上决断，又关父子之情。替主分忧、为父解愁，我想我做长子的，责无旁贷……”下边的话碍难出口，胤禔便打住了。张廷玉愈听愈惊，已是背若芒刺，但康熙却似浑然不觉，笑问：“你的意思是——？”胤禔阴森森一笑，咬着牙轻声道：“由儿子处置掉胤礽。此人一除，皇上可以从此安枕。”

康熙似乎吃了一惊，仿佛不认识似的盯视着胤禔，良久，笑道：“衡臣，你听见没有？大阿哥见识不凡！真是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胤禔，你这么想，难道不怕后世说你残忍？史笔如铁，人言可畏呀！”张廷玉干笑一声，只说了声“是”，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掺和。胤禔见康熙并无怒色，便道，“儿这是尽孝道，人言不足恤，天命不足畏。为了父皇，儿死且不怕，还怕那些无知之徒妄加评论？”康熙听了默然不语，阴寒的光波在眼睑中无声地流动着，他站起身来，悠悠地踱了两步，突然说道，“张廷玉，传旨叫殿外的阿哥都进来。”

胤禔这番密陈说得得意，正想着如何措辞把胤祉胤禛胤禩诸党都包罗进去，一举粉碎这群虎视眈眈盯着太子位置的弟弟们的梦想，听见康熙好端端地叫弟弟们都进来，不禁一愣，傻呵呵怔在当地，眼看着张廷玉出去，眼看着胤祉、胤祺、胤祚、胤祜等人鱼贯而入，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叫你们进来为了两件事。”康熙含笑说道，“头一件，昨夜出了无头案。有人用通封书简发加紧手谕，命热河都统凌普带着两千骑兵进了御苑。这件事须得弄清，是谁竟敢如此大胆？条子就在这里，廷玉，拿给他们看，是不是太子的手迹，是就罢了，若不是，须辨出是谁的。”

“喳！”

张廷玉答应一声，小心地取过几上那张纸条，双手递给胤祉。这字条胤祉虽然已看了两遍，还是接过来，装作仔细辨认，心里想着如何对答康熙出的这个题目。许久才转交给胤祺，胤祺排行第五，生性最是忠厚朴讷，抖着手接过来，心头如撞小鹿，突突直跳，慌乱地看时，上面只寥

寥几行：

皇太子胤礽谕：皇上近侍鄂伦岱等奉旨移防奉天直隶等地，着热河都统凌普率亲兵护卫进驻山庄，听候节制以资关防。此谕。

字迹十分潦草，与胤礽临怀素帖格调十分相似。只笔意之间显着刻意描摩，几处点画略有修饰。胤祺暗自摇摇头递给胤祚，接着胤祐、胤禩、胤禟……挨次传阅，却都不言声，连胤禛这一号大炮也只是搓目揉鼻，一声不吱。

“怎么样？”康熙口气沉甸甸的，带着巨大的威压，说道，“朕夜宿戒得居，不为无因吧？说说看，从胤禔打头起，每个人都说。”

胤禔还在想着方才康熙古怪的神气，此时心里才亮堂起来：原来父亲立即就采纳了自己的条陈，要处置胤礽！因头一个说道：“这张手谕儿子几次端详，虽有造作痕迹，从笔锋腕力行走圆熟看，很像胤礽亲手所书。有几处不像，也许故意捏弄，也许另有人做了迷惑视听手脚，故意加了几笔——”说到这里，突然又多了个心眼，又道，“不过胤礽处置政务多年，手迹传遍朝廷，极易为人揣摩伪造，所以儿臣不敢断言。”

“大哥你错了。”胤祉摇头道，“从点划勾撇处处详检，这张纸决非二哥所写，乃另出他人之手！此人摹写本领甚高。但却只学得二哥笔法笔意，没有学来笔神笔性。二哥每字写完，笔锋都要藏墨暗挑，他这里边没有一个字造得神似！”胤禩接口便道：“我看也是，只是形似，神气中没有二哥的飘逸笔致。”接着胤祺胤祚胤□胤禵等人也都说不是胤礽亲笔。康熙一边听一边想着，踌躇着说道：“那——是谁写的呢？”

胤禔认定已摸透康熙心思，一哂，断然说道：“我看还是老二作的孽！”

“不是的！”胤禛蓦地顶了回来，“万岁不用犯嘀咕，谁想当太子，那必定是谁！”说罢红着眼盯着胤禔，胤禔没干这事，倒觉得胤禛这话颇有道理，于是便看三阿哥胤祉，笑道：“老十说的有理。不过就是捏作伪字，也得有这个本事，你说呢老三？”

胤祉腾地红了脸，论起写字“本事”，公认他是第一，但此刻回敬胤禔，连康熙也不信，咽了口唾沫没言声。胤禔此刻也冷静下来，这时候攀咬

胤祉，不但康熙难以置信，说不定引起公愤，引火烧身，那就更不上算，一边寻思，口中已转了风：“这事情不单要从字迹上想，这上头还有胤礽的随身玺印，除了他亲近的人，难以伪造。”这个话说得就显得公道近情了。胤禛见胤禛胤祥都没来，咬着牙一横心道：“我看像……老十三！”

全殿的人都被这话说得打了个冷颤。其实，传阅这张手谕时，人人都闪过“胤祥”这两个字，只事关重大，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往死里得罪胤祥，也就连带了胤禛，连胤祉平素也为这个游冶神相处得好，谁敢轻易出口？胤禵立即响应：

“儿臣也是这么想。”

“我瞧着也像……”

“除了他，谁敢？”

“他临过太子字帖。”

“他天天进毓庆宫，拿一张空白印玺纸还不容易？”

所有清理亏空逼债时的怨气，都从这似犹豫似肯定的话里不咸不淡地倾吐了出来。胤祉垂着头，紧张地思索着，眼见连胤禩也说“不妨请下旨问问胤祥，看他自己是怎么说，这事不好轻易下决断的”，胤祉最后才道：“父皇，有些处笔意兴致，确实有点像十三阿哥，请慎重查问。”胤禔也道：“请父皇裁夺，十三阿哥素日依附胤礽作威作福，欺凌阿哥，见太子位置不稳，听信小人谄言做出这事，也许是真的。此人有亡命徒性情，这个胆量是有的。”

“嗯！”康熙腮上肌肉抽搐了两下，“这件事就议到此，等会儿朕再发落。第二件事——方才大阿哥造膝密陈，怕朕担了杀子恶名，他愿意亲自杀掉胤礽，除去庆父之忧，大家以为如何？”

仿佛一声炸雷，惊呆了所有的人，殿中几十双眼睛都盯向胤禔，仿佛在看突然从地下冒出的一个妖精！众目睽睽下，胤禔僵跪在地，脸上五官错位，形同鬼魅，又像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下突然被剥得精光的人，难堪得无地自容。连张廷玉也张大了口，不知康熙竟这样突然发作胤禔。

“父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胤禔方略略恢复了神智，伏地叩头颤声说道：“儿臣方才说的是心腹之言……孟子云‘社稷为重，君为轻’……苟有利于大清朝局，儿臣甘冒斧钺，痛陈利弊……望父皇默察儿臣忠爱之心。是，则取之；非，则弃之……儿臣并无一己私念。”

“放屁！”康熙“砰”地击案而起，顿时勃然大怒，“像你这样的蠢猪，居然想做太子？居然还记得圣人之教？什么‘捉兔子’又是什么‘天命不足畏’？

王安石这样的胡说八道都搬出来给朕听！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这样无法无天的话？”

众人的心仿佛提得老高，又一下子跌落到无底的恐怖深渊里，此刻大殿里紧张得一个火星儿就能爆燃起来！

“容儿臣分辩……儿臣真的没有……没有存着夺……夺嫡自为的心思……”胤禔语不成声，像秋风里的树叶，全身都在瑟瑟发抖……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除了康熙和张廷玉，众阿哥见胤禔这副可怜相，人人解恨趁愿。胤祉想起大阿哥借孟光祖的事整自己，更是快不可言，但此时脸上却一点不肯露出，因转脸对康熙说道：“万岁，和大阿哥生这么大的气，不值当的。如今倒是查明二哥的事更为要紧。有一件事，窝在儿子心里很久了，总不得明白，还是昨儿万岁说出来，儿子才想到其中凶险蹊跷……”

“什么事？”康熙见他正言厉色，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便知又有了文章，因道：“这事与胤礽还有干连么？”胤祉忙道：“打从康熙四十四年之后，胤禔曾几次去儿子松鹤山房借书，品类很杂，二十一子及《易经诠注》也都罢了，但有些书，像《黄孽师诗集》、《烧饼歌》、《推背图》各类珍版，都是久借不归。儿子也没在意，还是陈梦雷先生说‘大千岁借这些《奇门》五行星命书，都不是治世君子应当留意的’，叫儿子小心点着。后来，大哥又去借玉牒，儿子才有些惊觉：玉牒上头记载的都是宗室子弟生辰八字，于治学毫无用处，他借这些东西做什么？后来毓庆宫总管太监何柱儿告诉儿臣一件事……”

说到这里，满殿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一阵阵寒意袭得人毛发直竖！胤禔已是面如土色，回头道：“老三，你……你含血喷人！”

“放肆，住口！”康熙断喝一声，“胤祉，你接着讲！”

“是。”胤祉一副小心翼翼的神气，顿着又道，“何柱儿悄悄告诉我：‘您得劝劝大千岁，没事别老往毓庆宫里串，出了事儿奴才当不起……’儿臣当时还训他离间我们兄弟。何柱儿逼得没法，才说，他瞧见大阿哥在太子常住常去的地方藏东西。万岁……”

“这真反了！”康熙“啪”地一拍桌子，“既有这种事，你何以至今才说？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了？”胤祉吓得捣蒜价连连叩头，咽声儿道：“是……但胤禔是长兄，早封王位，与儿子身分不同，儿子毫无凭据，焉敢以区区太监的话亵渎圣听？这是何等样事！事涉诡谲阴谋，儿子也不敢胡疑乱猜。昨儿万岁一句话，说‘胤礽似有鬼物附身’，儿子方连起来想，又怕万岁看出来，在雪地里跪着苦思半夜，又怕冤枉了大哥，又可怜二哥……儿臣千难万难，难取中庸之道……天使胤禔作法自毙，险心毕露

于皇上之前，儿臣若再缄默，即是不忠不孝不臣不悌之徒，尚有何面目再见皇上？皇上……请默察臣心……”胤禩在旁听了，不由佩服地看了一眼胤祉！刁状告得五毒入心，却丝毫不着痕迹——这才是读过大书的人呢！

康熙已是气得脸如金纸，咬着牙道：“好！真是一群好阿哥，好孝子！胤禔，胤祉说的可是有的？”胤禔此时横下了一条心，重重一个响头，说道：“父皇不要信胤祉信口雌黄！都是没有的事，他是见儿子失爱于父皇，要落井下石！此人饱读史籍，深谙阴谋之术，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严！除了派孟光祖出外结交大臣，他还结交妖人张郁之，在府设坛禳星，观相推命，其心其志不可告人……即有魇魅太子的事，也必是胤祉所为！”

“真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胤禩突然说话了。本来他坐定了隔岸观火的宗旨，要收渔翁之利，但胤禔攀出了张德明大弟子张郁之，眼见就要引火烧身。胤禩目中火花熠然一闪，叩头奏道：“胤禔亲口对儿臣说，张郁之京房神术无人能及，说他大贵之年连逢两个黄甲。儿臣因为这都是不经之谈，没有理会。今天他竟反咬三哥一口，真是天理难容！”他这一开口，胤禟胤禵便纷纷响应，都说胤禔拉过自己看相。胤禩大叫助威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陈梦雷、何柱儿还有松鹤山房的人都不是死人，万岁一问便知！”

康熙万万没想到这些儿子间平素暗地里还有这些阴微下贱的来往，已是气呆了，两手冰凉浑身发抖，只是怔着不言语。张廷玉很怕他发作起来，穷治这群阿哥，便凑到康熙身边轻声说道：“家丑不可外扬，大阿哥是罪首。”康熙身上一颤，冷静了下来：若一体追究，阿哥们都卷进去，立时就轰动天下，变成开国以来第一丑闻，很难善后。思量半晌，冷笑一声道：“清水池塘不养鱼。朕原想你们即便不成才，不至于到这地步儿的。如今看起来，你们竟龌龊得狗屎一样，朕还七旺八旺，你们已经盘算着请王八鼓手送朕的终了！胤禔，朕且不问你下头那些行同猪狗的作为，只你今日要害胤礽，已是死罪难赦！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五伦，你胤禔不忠君，不爱父，不谙君臣大义，不顾手足之情，刁狠阴毒枭獍之性，天叫你败露，地不载你这衣冠禽兽——传何柱儿！”

何柱儿就守在殿外廊下，里头的情形早听得一清二楚，不等宣诏，连滚带爬地进来，鸡啄米价连连叩头，说道：“万岁……奴才死罪……三爷说的那些……都是真的……”说着，两手抖成一团，撕开袍角，从里头抽出一方黄绢，头也不抬地双手捧上，期期艾艾说着：“……这是奴才亲见大千岁塞到太子爷枕头套儿里的……请万岁爷过、过目……”张廷玉忙接过来，自己不敢先看，双手转呈康熙，康熙看时，上边绘着一幅水墨画儿，淡淡如染，上头浓云遮着日月星三光，中间山河上兀立一人，依稀是胤礽面目，却是双足深陷，下头是奈河地狱，五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拼命拖着那人往下拉，左上角写着“三才照命”，右边一行细字，写着：

癸丑 壬申 丁巳 己亥

正是胤礽八字，细看笔意，毫无矫饰，正是胤禔一手圆熟工巧的颜体行书。康熙也不说话，“刷”地将黄绢摔向胤禔。胤禔面如死灰，竟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何柱儿兀自唠叨着替自己分解：“奴才见这东西，魂都吓掉了，无论太子大千岁，要杀奴才比捻死个蚂蚁还容易……奴才实在一个也不敢得罪，只好性命似的把它揣在怀里……”

“滚蛋！”康熙暴怒地咆哮一声，顺势一脚，踢得何柱儿翻倒在一边，又叫道：“刘铁成张五哥！”

“喳——奴才在！”

“把胤禔这畜生架出去！”康熙怒喝一声，“监禁到胤礽隔壁配殿！”

“喳！”

“张廷玉！”

“臣在！”

“你去叫胤禛进来，”康熙脸色又青又白，“去传问胤祥：朕看你素日尚属诚信，为何丧心病狂，擅自调兵入苑？此举意欲何为？着他据实回奏！”

“喳！”

“传问之后，立即锁拿，与胤禔同监一处！”康熙咬牙道，“还有那个撒野的鄂伦岱，竟敢在烟波致爽斋前使酒胡闹，立刻打发这王八蛋出去，到赵逢春营里当参将！”

众人还不知鄂伦岱也犯了事，胤禵悄悄凑近胤祉，问道：“鄂伦岱是怎么了？”胤祉小声道：“他吃醉了酒，在万岁寝宫外头撒尿，和刘铁成对骂，惊了圣驾。万岁气得睡不着，才去冷香亭的……”胤禵这才明白，这场轩然大波，原来由此而起。

人都出去，只剩了康熙父子，康熙的神气渐渐松弛下来，两眼向前望着，似乎要穿透前面的墙壁，不知是泪光还是火光，晶莹地闪着，显得疲倦和悲凄。许久许久，康熙方叹息一声，口气变得异常柔和：

“你们跪了一夜，起来说话罢……离朕近些儿，朕有心腹话要讲。”

儿子们艰难地爬起身来，一个个觉得膝盖骨僵硬生疼，慢慢凑近了康熙。接着帘声一响，胤禛也进来了，他的脸色又青又灰，本来就不苟言笑，越发显得石头雕塑似的，十分呆板难看。胤禛呆滞地看了看刚刚起身的兄弟们，仿佛还没有从剧烈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一个头叩下去，干巴巴说了句：“儿臣给阿玛叩安……不知何人诬谄，张廷玉方才……”

“胤祥的事先不说。”康熙喝了一口热茶，“你且起来——朕有句话想问你们，当年我们大清入关时，我朝兵力是多少，汉家兵力是多少，你们谁能对上来？”

儿子们面面相觑，谁也猜不透老皇帝是什么意思。胤禵见哥哥们都不言声，便赔笑道：“儿子因习掌练兵，略知道些。我朝入关，八旗披甲人十二万七千人，加上吴三桂山海关降兵，四万一千人，共是十六万八千人。李自成的兵在直隶的约一百一十万，加上南明的和各地团练自保的汉军，不曾详加统计，总数约在三百万上下。”

“十七万对三百万。”康熙点了点头，“说说看，为什么三百万打不过十七万？”胤祉此刻是年最长的阿哥，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我朝天兵入关为明雪仇，应天顺民，所以势如摧枯拉朽。”

“汉人阴柔疲软，抱残守缺，”胤禩见康熙不言声，似有不赞同的意思，便道，“我朝深仁厚德，以武备称雄关外，士卒用命，百战不殆，一鼓作气收拾金瓯，所以数年之内略定中原。”

康熙摇了摇头，阿哥们便七嘴八舌各述己见：

“汉人久乱思治，没有明君明主，天意授我华夏！”

“李自成无能昏庸，不晓得笼络汉族士大夫，惹翻了吴三桂！”

……

康熙听着，只一味摇头，因见胤禛呆呆地，便问道：“你怎么不说话？”

“据儿臣看，兄弟们说的都有道理。”胤禛想了这许久，揣出了康熙的心思，已是胸有成竹，因勉强笑道：“汉人虽多，却是群龙无首，各怀异志。我们击败李自成，别人非但不助，反而高兴，我们收编李自成的兵，各个击破，他们反而以为我们为他去掉政敌。史可法守扬州，势如累卵，黄湘的兵近在咫尺，却作壁上观。汉人丢天下，丢在他们自己手上，这就是天意。”

康熙熟视胤禛，良久，叹道：“这话说得近了。李自成败在自己的骄兵悍将手里，明唐王败在政令不行于下，也是自己打败自己！”说着，口气一转，变得沉重又有点嘶哑：“这点子道理其实一点就明，你们为什么还要闹家务？今日你在我枕头下塞点什么，明日我派门人联络外官，他后日就暗自调兵——你们这叫干什么？你们是自杀，自杀！懂吗？”

阿哥们被他凶光四射的目光镇得一颤，都又跪了下去。

“为了收拾汉人的心，朕费了多少工夫？”康熙阴沉沉地说道，“三藩乱起，十一省狼烟冲天，朕也不敢停止科考。黄宗羲顾炎武写了多少辱骂

本朝的诗文，朕硬着头皮礼尊，一指头也不敢碰他们；开博学鸿儒科是亘古没有的盛典，这群硕儒们有的死不从命，有的装病不来，有的故意不缴卷，有的存心把诗写错韵……朕都咽气忍了，还不是为了这江山，还不是为了你们这群不成器的东西？！”说着，眼泪已走珠般滚落下来，他两手手掌向上空张着，抖动着，下气泣声说着，几乎近于哀恳：“汉人是多少人？一百兆还多！我们满人这一百多万，混在里头，胡椒面一样，显得出来？可你们……还要闹，抠鼻子挖眼睛，盘算着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份儿上？闹到树倒猢狲散？闹到五公子割据朝堂，闹到……我们回满洲，汉人卷土重来？儿子们哪……你们别折腾了，醒一醒儿好么？……”说着康熙已是面白气弱，几年来郁结的气、悲、苦、恨一齐涌上心头，竟忍不住放声大哭：“老天老天……儿子少了，怕宗嗣难接，儿子多了，又是窝里炮、打内拳……你可叫朕怎么好……”

儿子们见老爷子放了声，也自伤感，顿时也号啕起来，把个戒得居后殿弄得灵棚也似。张廷玉在前头正接见北京佟国维派来送奏折的上书房司官，乍听后边哭声大作，惊得一溜小跑进来，跪下便问：“主子……您这是……？”

“没什么。”康熙拭泪起来，收了悲色，唏嘘一声，已是渐渐如常，“我们父子说说心里话，已经好了。你该办什么事还办去……等这场雪化了，咱们回北京去……”

阿哥们释放出戒得居，立刻分群四散。胤祉回头默然看了看夜来自己跪的地方，升轿而去，胤祺胤祚胤祐三人同住塞湖行宫，举手一揖各自上马并辔而行。胤禩胤禟胤禛是老搭档，在门前站着说了一阵子话，胤禩一脸庄重，胤禟便连声叫饿，埋怨家里奴才不省事：“连个饭盒子也不晓得送。”胤禛却是开锁猴儿般欢蹦乱跳，笑道：“怕什么？饿不杀你！咱们本就是挨千刀的，落个囫囵尸首算白捞！喂——老四！听说你那儿熬了两对熊掌？不请十哥么？”看着这群毫无心肝的兄弟有说有笑，胤禛孤零零站着，心里越发不好过。来时还和胤祥商量，十月十三是自己生日，要弄一桌野味乐一乐，如今一夜之间，情势大变，太子被废也还是料中之事，接二连三连胤禔胤祥也锒铛囹圄……人生斯世，祸福吉凶竟如此不测！

“四爷，请上马吧……”

胤禛回头一看，见是戴铎高福儿率着一群王府侍卫来接自己，高福儿手里还捧着两件玄狐皮大氅，一件是自己的，另一件却是胤祥素日所着……胤禛觉得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接过辔绳，踩着一个家人的背，神情迷惘地上马踏雪而去。

“确乎出人意料。”邬思道听胤禛细述了夜来的情状，虽然诧异，却并不

十分震惊，“扑朔迷离竟至如此！”胤禛深深叹道：“早知如此，我很该和十三弟一同去见万岁，当着面辨别那张字条，就是有什么，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陷害老十三！这些也都罢了，我只不明白这些兄弟，万岁恸哭扑地，悲伤欲绝，怎么就毫不动心——还说我是铁石心肠！”

邬思道用火筷拨着红炭没说话，胤禛这样推心置腹，连康熙满汉分际的绝密言语都诉给了自己，他心里既不平静又感动，许久才道：“这不奇怪。几个爷不受感动并非他们是草木之人。但当太子当阿哥，关乎一君一臣，一天一地，大利当头，人情自然要往后放放！比如你四爷，如果是太子，你的哥哥，你的叔祖叔父，见你要行君臣大礼，一日登极，荣辱生杀都决于你一念之中，这是小可的事？怎么能叫人不动心？”

“我就没这个想头。”胤禛抱着头，看着旺旺的火盆，喃喃说道，“太子有太子的苦，皇帝有皇帝的苦，争来争去什么意味？”

这话胤禛说了不止一遍了，无论是真是假，反正眼下绝没有立胤禛当太子的理。邬思道没有理会他的表白，只是沉思着，半晌方问道：“据四爷看，那张调兵手谕出自谁手？是不是十三爷写的？”胤禛苦笑道：“我的心乱得很，想不出头绪来。不过老十三要做这事，不会不和我商议。”邬思道点头道：“自然，这只是一面理儿。更要紧的一层，十三爷骨子里并不是太子党，说句难听话，他是‘四爷党’，压根不会如此为太子卖命！这一层，不但阿哥，就是皇上心里也明镜似的，为什么不由分说就拿下了呢？”胤禛听了一愣：他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皇阿哥们自幼同窗，谁的笔迹摹仿不来？”邬思道又道，“干得出这种事的，我看只有大阿哥或十四爷。万岁接连囚禁了大千岁和十三爷，一为示群臣至公无私，二为敲山震虎，做给儿子们看，谁敢乱动，即照此办理！杀一杀夺嫡的锐气，打灭一些人非分之想，未始不是菩萨心肠啊！”胤禛边听边点头，他自己也是精细人，但邬思道的心思，石头里也要挤出油来，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儿。正想说话，年羹尧从外头进来，向胤禛行了礼，说道：“四爷，马齐叫太监传请四爷，说叫四爷去戒得居，陪太子和大千岁十三爷。”

胤禛吃惊地抬起了头，脸色急剧地变幻着，是“请”，是“陪”，无论说法如何客气，也许就是囚禁的代词儿！许久，胤禛才吃力地问道：“是仅我一人去，还是带着护卫去？别的阿哥去不去？”年羹尧见他有点慌神，忙道：“奴才没问，既没旨意，爷自然要带着从人去的，奴才亲自护送您去。来人说还要请三爷八爷也去，大约是一回事情。”

“四爷只管放心去。”邬思道知他乱了方寸，有点像惊弓之鸟，遂笑道：“不要杯弓蛇影，没有那么多的事。年亮工也不必去，你是朝廷二品大员，招牌大了反而惹眼。有什么事打发狗儿回来说一声就成。”

胤禛匆匆去了。屋子里只留下年羹尧和邬思道两个人，一个站一个坐，似乎有点无话可说。年羹尧睨着眼上下打量着邬思道，见他连座儿也不

让，心里暗骂“这个穷酸跛子如此恃宠拿大”，便端起桌上的凉茶吃了一口，顺手泼了，径自坐了邬思道对面，向着火，许久才问道：“老邬，你在想什么？”

“唔——”邬思道一怔，从沉思中醒过来，“我在想今后，局面更是纷繁，可怎么应付？”年羹尧粗声粗气一笑道：“你可真是赤胆忠心！过去、现在、将来，是如来三世法身，凡人哪里知道？这份心操得无味！”邬思道盯视年羹尧一眼，说道：“人定而胜天，也不见得我们就全然听由命运摆布。哲人察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观一叶之落，而知秋之将至。”

年羹尧跷起二郎腿，笑道：“那你可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贤哲人了！闲来时我常想起你，人品、学识、智谋都不是常人所能及。只可惜怎么就如此坎坷遭际！不然，庙堂之上，还少了你出将入相么？”“我虽不能出将入相，难道现在不是为朝廷出力？”邬思道听了这番刻薄讥讽，不禁一笑，“我遍观史书，前知岂止五百年？至于后知，五行星命也略知一二，天人感应，医卜相术也都还将就得来。只你也知道，医不自治，所以有李铁拐，有孙膑，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年羹尧身子一探，说道：“哦？原来先生还精于子平京房之术？你看四爷命相如何？”

“十三爷也问过我四爷的命相。”邬思道说道，“我说四爷龙骧虎步，鹰隼雄鸷，为君则是理乱龙泉，为臣则是治世英才——这不消问，四爷命系于天！”

年羹尧哈哈大笑，拍着大腿道：“先生滑稽，瞧不出是个捣鬼的能手，弄玄的积年！为君为臣你都说了，真是万无一失！”邬思道笑道：“本来君相之命无常无定，德配于天，即为君；德配于地，则为相，这点子道理你明白么？亮工，说四爷，是一码事；说你，我或者就不捣鬼弄玄。别看你回到北京，在四爷府循规蹈矩，出了京，就又是一番光景，老邬错说你没有？”年羹尧正笑着，听见这话戛然而止，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除了德、能、权、谋，还多了一个胆。”邬思道架起拐杖，悠悠地踱着，“这一条，无论四爷哪个门人都不能比，这原极好。不过，你生性忍而多疑，所以不可玩火。你本命是金命，贵极人臣，但若玩火，火可要克金，那就不堪设想。”年羹尧也站起身来，一句话不说，紧盯着邬思道。

“我虽通五行，遵的却是儒道。”邬思道看也不看年羹尧，继续说着：“你不同，你自幼就无赖顽皮，读书不成，打走了三个塾师。你在南京玄武湖练水军，洗了一个村子。你从军西征，以一员微末偏将，先斩后奏，杀掉陕西总督葛礼。你不是善人。”

年羹尧听了，神情松弛下来，笑道：“我当什么大不了的呢！这都是人人知道的。”

“也有人不知道的。”邬思道端详着年羹尧，缓缓说道：“你嘴角这条纹，名曰‘断杀纹’。你有没有杀婢的事？三个塾师是学问不好，还是管了你的闲事？你剿水匪，血洗一村，有没有筹饷劳军的意思？你杀葛礼，是单因他阻你筹粮，还是因他在南京任总督时曾得罪过你？就是这次来承德，你是奉旨来的，还是自请述职？”

年羹尧背上微微沁出汗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倏然间一股杀气冲了上来。

“不要玩火，这是我一片慈心相劝。”邬思道一边踱一边娓娓而言，“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遇知己之主，结骨肉之亲，托君臣之义。你与一个残废人怄哪门子气？我们都是为了四爷，为了天下社稷，存此一念，你可与古之良将相匹，置图于凌烟阁上；灭此良知，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四爷是雄主，你打定主意才好！”

年羹尧垂下了头，他已经服了邬思道，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打心里服别人，良久才道：“先生，羹尧谨受教。说实话，我和三爷、九爷的门人都有交往，但天地良心，我这心没有自外于四爷。”“这我知道。我这是给你观相嘛。”邬思道淡淡一笑道，“非可言之人，我就敢如此放肆？”两个人正说着，狗儿从外头进来，搓着手道：“下雪不冷化雪冷，真是一点不假！——四爷叫我回来禀邬先生，他一切都好。他和三爷八爷一同照看大千岁、太子和十三爷。没事！”

“万岁和太子还是有情分，割不断，理还乱啊！怕人加害太子，竟用了三个阿哥！”邬思道举目望天，长舒了一口气，“亮工，要回北京了。不便和四爷同行，我们只怕得先走一步才是！”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

接到康熙十月二十六日巳时入京的诏谕，留守北京的上书房大臣佟国维绷得快要断了的心弦略觉舒张，立即咨会六部尚书侍郎到他的铁狮子胡同的府邸会议，当面安排接驾事宜。命户部刑部将所有积案处置情形叠成文书，写出节略以备皇帝查考，命礼部銮仪司筹措迎驾仪注，兵部则会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和狼瞫派来的参将商定交割关防——狼瞫的兵不进京畿，以防引起人心更加动荡。佟国维思虑周详，胸有成竹，足足说了大半天。这些官员早已知道承德出了大事，但太子究竟犯了多大的罪，与自己有多大的干连，却都揣猜不来，一个个怀着鬼胎，想询问佟国维。但这位佟中堂侃侃而言，长篇大论说得不着疼痒，大家不禁都有些发急。佟国维见众人巴巴地瞧自己，回笑道：“诸位老兄，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但只眼下我同你们一样，并不知情。为臣子讲究忠心事主，想那么多做什么？你们各安其分就是。我跟了皇上几十年，什么事没见过？万岁几时也不曾加罪过忠臣。要存着异样的心思，你想你和哪个阿哥走得近乎，他想他和哪个爷有杯水之交，反倒要招罪，这叫自作

孽！安生办差，乃是天经地义的自全之策！”说罢端茶送客。众人叼着这漫无边际的官话，越发不得要领，只得各自怏怏散了。

佟国维训教别人一番道理堂皇，其实多天以来最急的是他自己。胤禟几乎每日一信，热河那边一动一静他全都了如指掌，他自己也面临抉择关头。佟国维是康熙皇帝生母佟佳氏的堂弟，正牌子宗室勋戚，煌煌国舅。但佟佳氏康熙三年就薨了，人去茶凉，加之他是明珠一派，索额图把持朝政，硬是二十多年没让佟家的人沾上书房的边儿。康熙皇帝征噶尔丹，乌兰布通一战，索额图借刀杀人，把佟国维的长兄佟国纲派往绝地，被乱箭射得刺猬也似，一命呜呼，两家仇恨愈结愈深。有这层过节儿，他进上书房，处处对太子加了提防小心。如今胤礽出事，他原是欢喜不尽的，但接着大阿哥也出了事，刚刚松和一点的精神又拉得绷紧。还有胤禟信中的话“胤礽虽已无权，太子之势尚存，圣眷亦似未尽”，更引他警觉。宦海沉浮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就胤禛也不是个好惹的角色。因此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拿不出定见。

佟国维在书房正搜索枯肠地想主意，却见管家进来禀道：“中堂，隆二爷来了。”

“隆二爷”是佟国纲的儿子隆科多，时常来府走动，原是顺天府的同知，因牵连到张五哥一案闲居在家。佟国维此刻心烦意乱，哪里愿见这个倒霉蛋？因没好气地说道：“就说我歇下了，有什么事明儿再见吧。他要来打抽丰，你瞧着不拘哪笔银子给他点就是。”

其实隆科多已经进院。这是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四十多岁，紫棠脸上腮边两处刀伤，闪着黑红的光，那是随驾西征留下的战创。此人早已官居都统，罢了官又起复，当了同知又遭事，一再蹉跌潦倒，满想着有这个权倾朝野的叔叔，一步一步还能熬出来，但佟家的人一个一个早都飞黄腾达，不知为什么就是轮不到他！他站在廊下，听见佟国维的话，气得浑身冰凉，几乎坠下泪来，又强压下了，只装没听见，一脚跨进书房，笑道：“六叔，身子骨儿结实？”

“老二啊！”佟国维料想他听到自己的话，不禁红晕上脸，将手一让，说道：“我乏得身上生疼，刚想歪一会儿，你就来了！缺什么跟下头说一声就是了，何必一定见我？”隆科多一肚皮不自在，见他这么瞧不起自己，一发不受用。压了又压，终究忍不住，一摆袍子对面坐了，冷冷说道：“看来我这丧门星着实叫六叔厌憎了。前年候补郎中时借了三百银子，六叔惦记着了！恰恰相反，今儿我连本带利都给您老人家拿来了！”说罢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五百两的龙头银票递了过去。佟国维被他噎得一怔，忙道：“贤侄！你不要错怪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烦，说给你也不信。你不能这么寒碜你叔叔！”

隆科多的五百两银子是刚从户部借来打饥荒的，见佟国维说得诚挚，就腿搓绳儿收起，正色说道：“既这么说，侄儿领情了。听说太子爷坏了事，我看您坐定了上书房头把交椅！我是想请六叔帮我说说起复的事

——六叔，凭良心说，您瞧瞧我一道儿西征出来的，有谁跟我一样？连马大炮都是起居八座的将军了！”佟国维一听就上了火：这时分竟来找我要官！但他宰相城府，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略一沉吟，缓缓说道：“论资格你当兵部尚书也满够。西征回来就放你副将，你要不掼纱帽，私自从乌里雅苏台回来，谁比得了你？”

“六叔这么看么？”隆科多冷笑道，“看来倒是侄儿不识抬举了。乌里雅苏台那个鬼不生蛋的戈壁滩，除了发配充军，犯官降调赎罪，谁肯在那儿做领兵管带？我能回来算我识时务，没有学我的前任副将，出去巡哨，叫流沙给活埋了！”

佟国维听着这话，有疑自己故意整治的意思，咽了口气说道：“老二，你听我劝，如今北京城乌龟翻潭，太子怎样怎样，大阿哥十三阿哥如何如何，谣言满天飞，还不知朝局往哪个去向走呢——早已有人说我什么‘佟半朝’。吴三桂选官叫‘西选’，我选的又叫‘佟选’！你听听，这是什么好话？这时分再选你出来，你还带着罪，有什么好处？”

“太子垮了，只有于你有利的，你怕什么？”隆科多脸上气色平和了些，“如今是四爷的日子不好过！”“可大千岁也倒了！”佟国维皱着眉头道，“看其来势，事情比太子还大！这里头的事瞒不住你，说句难听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隆科多一笑，说道：“原来六叔为这烦恼！三爷、八爷还在嘛！新太子跑不了他们里头一个，他们还得指望你保驾呢！”

佟国维吃了一惊，许久没说话。隆科多随便一句话，对他来说便如醍醐灌顶。三爷八爷与自己虽说没有与大阿哥那么近，却也亲密，为什么就只想自己难处其间，就想不到别人更有求于自己？真是当局者迷！想着，他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刚要说话，门上司阍的家丁进来报说：“大学士王掞求见中堂爷！”

“这样，你先回去。”佟国维笑着起身，说道：“我老了，指望着你们后辈的事多着呢！好自为之——请王大人进来！”说罢便迎出滴水檐下。隆科多忙辞出来，站在玉兰树下等王掞进了书房，才匆匆离去。

“皓翁！”佟国维请王掞坐了，从家人手接过茶亲手敬上，满脸堆起笑来，“早就说到府上拜望你的，就是事多缠身，只好打发人勤问候着点。圣上几次朱批都问着你，我都转过去了，可曾见着了？照应不到处，皓翁多体谅着点，就算体恤我了。”王掞一脸倦容，干咳一声道：“我老天拔地，死都死得着的人了，圣恩如此高厚，越发愧地无门。如今谣言愈来愈多，又没有明发旨意，我原来只当是过耳秋风，如今也坐不住了。你不要和我打官腔，告诉我，皇上废太子，到底是真是假？”佟国维亲切地向前移了一下座位，说道：“停用太子玺的诏书皓翁必定看过了？”

王掞摇头道：“那个作不得准。万岁早就说过，给下头行文，用‘毓庆宫主’字样不妥。”老先生如此迂腐，佟国维只好微微一笑，又道：“皓翁，

你不叫我说官话，这是信得过我。我敬重你的道德文章，实言相告，如今太子、大阿哥，还有十三阿哥，不知犯了什么事，都已软禁了！”王掞点点头，目光霍然一跳，说道：“我已有了预备。这种事，当臣子的有死而已。”说着，抖抖索索从怀中取出一沓薛涛纸，递给佟国维，“请中堂大人过目。”

“这是什么？”佟国维接过看时，无题头，无落款，几张纸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人名字，但他立即就明白了，是这个糟老头子联络了自己一干门生故吏，合本奏章要保胤礽，心里冷笑，口中却道：“我明白了，皓翁要保太子。这是我辈臣子见骨气见风节的时候。我佟国维岂肯后人？”他说着，毫不踌躇地提笔走向案角，在王掞名字之下恭楷填上自己的名字，“我也算一个——不但我，连张衡臣、马秀水他们也不至于袖手旁观的！”

王掞到这里来，原本不指望佟国维联名具保，只争取他袖手旁观不要压制就算满意，见他如此慷慨，亲自签名，意思还要劝张廷玉马齐也来保太子，不禁大起知己之感，接过纸来，已是老泪纵横，说道：“佟相，想不到你……忠义如此！我原想佟氏一门与索额图有隙，虽不至幸灾乐祸，断然不会援手的……太子是国本，国本一动人心难以收拾……你这样肝胆相照，倒叫老夫愧怍，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哟……太子，太子……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真恨我自己，为什么当时不抗旨，一同去承德……你这不中用的王□……”他语无伦次地说着，已是泪湿袍襟。佟国维见他如此伤感，突然升起一种自愧的内疚，心里一酸，也坠下泪来，抚慰王掞道：“老先生不要过于悲恸。保太子固国本，是臣子分内的事，我虽不敏，也不至于糊涂到大体也不识。你且安心，太子的事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就我知道的情形，万岁爷六天六夜都没合眼，又知道了大阿哥魇魅的事，圣心尚在犹豫。太子纵有过错，也是叫人害的，这就有保奏余地……”

“唉……”王掞凄然长叹一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是正统道学，压根不相信什么妖法能害人，太子柔弱无能，在他看来是可医之病，但风言风语听到他那些宫闱暧昧，要是真的，可就枉操了一世的心了……想到此，更觉刀子剜心般难过，竟自放声大哭起来。佟国维又好一阵才劝住，亲自送他出府不提。

朝局在急剧地变化。康熙马不停蹄回到北京，第二天便命张廷玉赍诏，会集百官到天坛，告祭天地，明发了废黜太子胤礽的文告：

总理河山臣爱新觉罗·玄烨谨告昊天上帝：臣以凉德，兆绪丕基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照，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不敢少懈，此匪特天下臣民所共知，冥冥上天，实鉴臣心！然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礽者，居青宫之位，不思上进，狂易成疾。臣观其举动，不法祖德，不

遵臣训，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鸠聚党羽，暴戾淫乱，戮辱廷臣。臣思祖宗艰难缔造之宏业，岂可付诸此人？用是熏沐修敬，上奏于天，即将胤礽废去储君之位。设大清国祚绵长，乞请增臣寿算，臣必殚精竭虑，孜孜求治以付上苍悯生之德；设天祸大清，则请赐臣速死，以全臣令名，免睹不忍言之惨劫……臣不胜屏营颤栗，椎心泣血谨告以闻！

张廷玉读着，想到康熙方才口授诏书时惨痛的面容，病骨支离的身体，看了看下面黑鸦鸦的群臣，见前面一列阿哥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抠砖缝儿，有的泰然自若，一副副毫不动心的模样，心里一灰，也自滴下泪来。哽咽着拜了坛，挥手命各官散去，便上轿回乾清宫缴旨。阿哥们已知皇帝欠安，便也跟着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请安。

康熙戴着小毛熏貂缎台冠，貂皮黄面褂外套着酱色江绸面天马皮袍，手里捻着一串椰子王方佛朝珠，在乾清宫西暖阁正等着张廷玉回来。马齐和佟国维一边一个长跪在地，静静望着康熙，都没有说话。见刘铁成和张五哥导着张廷玉上了丹墀，德楞泰便进来禀说："张廷玉回来了。"康熙便立起身来。

"主上，"张廷玉神色黯然，缓步走到须弥座前，双手将祭天文告捧上，说道："臣回来缴旨。"康熙沉甸甸向文书躬施一揖，接过来，长叹一声，转交给侍立在旁的李德全，坐下问道："下头有什么话没有？"张廷玉此时没了祭天使者身份，先请了安，便跪在佟国维下首，勉强笑道："没有什么话。阿哥爷们也递牌子进来了，在天街候旨。奴才从乾清门进来，见王掞跪在门前，哭着求见主子。主子见他们不见？"康熙怔了一会儿，说道："阿哥们不要进来，望宫请安，打发他们回去。叫……王掞进来吧。"

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偌大的殿中又恢复了寂静，连殿外轻手轻脚走路的太监的动静都听得见。马齐和佟国维的心里都有些焦灼不安。按理说，废一太子就该立一太子，原以为告天文书中必定要涉及这事，但却一个字也没提，皇帝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正低头闷思，康熙轻咳一声问道："佟国维，你在想什么？"

"奴才……"佟国维猝不及防，慌乱了一阵，灵机一动，说道："奴才在想太子的事。"这话圆滑得四边不落地，既可说是想胤礽的事，也可说是想选新太子，马齐听了不禁暗笑，康熙却道："这是当今第一要务，当然应该想一想。胤礽被废，一半是被人魇镇，已不堪为人主储君，一半是他自己，不读书，不修德。他本是个伶俐人，聪明才学比别的阿哥不在下，要是像三阿哥那样肯读书，八阿哥那样又读书又肯修德，怎么会着了小人的道儿？"

两个人把康熙这话每一个字都掰开、揉碎了，仔细咀嚼着。看来康熙是属意于这两个阿哥了，但再细比较，似乎八阿哥更占先枝！正想着，康熙又道："但老三老八，朕也有不取他们处。三阿哥摘章引句，八阿哥宽柔无度，两个人都没有老四那点刚骨，看来天生人降于世间，总难集全德于一身啊……"正说着，张廷玉带着王掞进来，刚向康熙行了礼，王掞已匍匐在地，痛哭失声道："万岁！究竟太子身犯何罪，无端地就废了？……"

"无端？"康熙待他克制着住了声，冷冷问道，"他犯的罪由都写在诏书里，告天文书里，你没听见？"王掞连连顿首，说道："臣见了也听了，捕风捉影言之无物——他为三十五年太子，就凭几句空话就废了？这何足以取信于天下？"康熙盯视着激动得浑身颤抖的王掞，一时没有说话，良久才道："王掞，你一定要知道，朕抽空儿独自和你讲。撇开他暴戾淫乱这一条，你平心想想：他主持政务，出了多少弊政？科场舞弊，他治不了；官员结党营私，他治不了；捐赋不公，狱讼不平，地土兼并，他都一筹莫展——朕要的是能治国平天下的人，他够得上这一条？"

王掞叩头有声，朗然答道："这些账难道都算到太子一人头上？"康熙哼了一声，说道："当然不是，所以朕没有治他的死罪！你是他的师傅，太子失德，你有重责在身，朕自然要一一清理。"王掞听着康熙的话，一挺身跪直了，说道："臣有罪，万岁就是不说，臣自己也知道，争明了道理，朝廷不处分，臣也羞在人间。但上书房诸大臣平素明哲保身，于太子毫无赞善之言，诸王诸阿哥各自为政，万岁也未加抑制，万岁难道无责任？诸臣工难道无责任？如今太子被废，人言汹汹皆曰可杀，请万岁默察，小人辈谀奉于前，设陷于中，下石于后，该杀不该杀？而今独自说太子失德，难道不失公允？……"

"叉出去！"康熙不等听完，已是赫然震怒，大喝一声，"他要做比干，朕成全他！"

张廷玉马齐佟国维早已听得浑身冷汗，自他们入上书房，从来还没有见过哪个臣子敢这样和康熙说话，以康熙德威势炎，稍稍变脸，没有一个不吓得魂不附体的，王掞居然一揽子骂尽文武百官，连康熙的"责任"也扫了进去！满殿侍立的太监也人人脸色惨白，腿肚子直转筋，半点不敢怠慢，早过来三四个，架起王掞便向外走。王掞索性放声大哭："老佛爷，先帝爷呀……你们睁开眼看看……他们要把少主子往死里治啊……"

"回来！"

康熙突然摆摆手，命人架回了王掞，他的脸色变得异常平静，盯着王掞半晌方道："你骂得好！这是朕一生中第二回听人骂，头一回是郭琇，骂朕是桀纣之主，看来你给朕还是留了情面。一个朝廷里也得有两个这样的，所以，朕不罪你！"

"我不要皇上恕我！"王掞瞠目说道，"我请皇上恕了太子以安天下！"

康熙摇了摇头，说道：“那是另一回事。朕并没有怎样胤礽，他如今已经去了刑，倒是大阿哥，朕已严令圈禁！王掞你是书香人家出身，什么书没读过？天下重器，非君子不可托，这道理不懂么？自朕本心而论，也为胤礽好。丹朱不肖，尧也废了他的太子，太甲荒淫，汤帝放他去桐，吃点苦头，他或许变成个好人！”张廷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比出太甲放逐的掌故来了？太甲放桐，三年改过，又复了太子位，这个学贯古今的皇帝，到底是什么心思？正胡思乱想，康熙又道：“朕意已决，今日就发明诏，由百官从阿哥中举荐，推举谁为太子，朕一惟公意是从！”

“万岁，”佟国维还在想着康熙前头的话，“群臣公举，前无古例，恐怕又生事端。万岁属意于谁，定下来就是，何必再征询下头？”康熙冷笑道：“你和马齐一个满人，一个汉军旗人，学学张廷玉，好生读点书！前明昏君立储，还要征询臣下意见呢！”

王掞早已停了哭，只脸上还挂着泪痕，盯着问道：“万岁，要是臣下仍旧保举太子爷呢？”

“岂有此理！朕已经说过，一惟公意是从！”康熙脸上毫无表情，半晌方转脸道：“只是要秉公，朕不许有拉帮结派的事。听说你王掞弄了个联名奏折保胤礽？你那个不算！”

众人都辞了出去，康熙看去显得很疲倦，便叫了张五哥进来，由何柱儿捶捏着，和张五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张五哥，”康熙半闭着眼问道：“你是下头百姓里来的，据你看，哪个阿哥最好？”

“十三爷……”

康熙似乎很意外，瞿然开目问道：“何以见得？”张五哥低垂了头，说道：“奴才穷家子出身，贩过私盐，被官府拿住。十三爷巡视时放了奴才，训斥官家说：‘真贩私盐的是盐道盐枭，运升斗盐靠气力养家糊口的，你们往后不许拿！’十三爷知道下情。为人仗义，是好样的……”康熙听着，已闭上了眼。十三阿哥再好，也不能当太子啊！张五哥见康熙只是睡不沉，轻声道：“主子，我就守在这，凭谁不叫惊动您，您实在该睡个好觉了……”

“朕睡不着……”康熙懒洋洋说道，“一闭眼，就梦见祖母、母亲、皇后……一闭眼就是她们，她们都不欢喜……你既说十三爷好，叫人传旨……放他出来吧……”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废太子诏书刚刚明发，接踵而来的便是推举新太子的谕旨，而且“朕一惟

公意是从，绝无偏私”，被康熙皇帝接二连三的雷霆大怒吓蒙了头的阿哥们像惊蛰过后的土虫，立即蠢动起来。朝臣们更是疯魔了似的聚集在礼部、理藩院打听消息，寻老师、投阿哥府上下钻营。谁都知道，自己一本奏上，就是立此存照，选对了，就有了“拥立之功”，选错了，就是“结党营私”，一荣一辱关乎半世宦途，岂是小可之事？因而皇帝平时对阿哥只言片语的评介，此刻都成了珍秘要闻。

“三爷学问渊博，直宗万岁。当年陈梦雷犯罪，黜降奉天，万岁专一调回来，在三爷府著书教读，可见龙心所向！”

“陈梦雷算什么？安溪公李光地才是正宗儒学。八爷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说是不许皇子结交大臣，你几时见万岁管过？”

“那也不见得，万岁幼年的师傅伍次友老先生，不也是前明伍相国的二公子？”

“得了吧，万岁要的是文武全才，想想这些爷，要数十四爷啦！”

“嘻！十四爷和十三爷有什么分别？十三爷还囚禁了呢！”

“我看九爷也差不多。”

“你那是屁。九爷是八爷的附庸。”

“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猜得出圣意？”

“唉……天威不测，难以适从啊……”

……

胤祥的囚所就在理藩院后，奉旨释放，一路出来，到处听的都是这类议论。这些穷京官们见了他仍旧毕恭毕敬地行礼请安，但背转身就议他们最关心的推举大事，毫不避讳。他兴致勃勃地出来，越走越觉得步履沉重。太子被废，又推举太子，扔出一块热肥肉，又香又烫嘴，所有阿哥满朝文武统变成了饿狗，红着眼打量着如何下口。可惜的是别人尚有肥肉可抢，自己和四哥却冷落在一边，连骨头也没得啃的！

“十三爷，”十三贝勒府的人早已候在理藩院仪门外等着他了，见胤祥出来，管家贾平带着众人都跪了下去，说道：“爷大难得脱，化凶为吉，奴才们给爷叩安贺喜！紫姑姑娘也欢喜得了不得，叫奴才们赶紧来接，瞧着天阴了，要下雪的模样，这是爷最爱披的白狐大氅，请爷披上，咱们回府吧！”

胤祥抬头看了看天，果真阴得很重，一阵一阵的朔风，吹得满街干燥的枯树叶子哗哗作响，在墙角荡来荡去，绛褐色的云团团滚动着，被风催动着，不情愿似的缓缓南移。胤祥想着方才聒耳嘈杂的议论声，冷笑一

声道：“老鸹可恶！……哦，我先不回府，也不用你们跟着。天黑时你们去四爷府接我。要是我不在，就是去了嘉兴楼——就这么着。”

放出来连家也不回就往雍亲王府？贾平诧异地看了一眼胤祥，但这个年轻任性的阿哥说的话是无可违拗的，只好“喳”地答应一声，带着众人去了。胤祥利落地跳上马，回头看了看理藩院红漆大门上狞恶的铺首衔环，“呸”地啐了一口，一扬鞭便打马飞奔而去。

坐落北定安门附近的雍亲王府门可罗雀。这里再往北就到玉皇庙街。说是“街”，其实已是京师边沿，天气既冷又阴，黑黝黝阴沉沉的王府厦前空荡荡的，几片散雪飘着，格外显眼醒目。想到昔日办差兴隆时，这里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一溜大轿从门口向东能排出半里远近，到处都是嗑瓜子摆龙门阵说闲古记儿等着主人候见出来的长随衙役，如今却这般凄凉惨淡。胤祥不禁浩然叹道：“权门如市，市兴，人皆聚之；市衰，人皆弃之——真是一点不假！”

“十三爷！”

背后猛地传来一个童稚的声音。胤祥回头一看，竟是狗儿，拉着一头毛驴，带着那头已经养得油光水滑的芦芦，不知什么时候跟在后头，因笑道：“你这小鬼头，吓了我一跳！见十三爷不得意了，连话都不敢说了？也亏你，骑这么个玩意儿还能跟在我后头不拉下。”

“十三爷就是再穷也比我当初强百倍！”狗儿笑道，“别看我这毛驴，你看，四蹄雪白，身上漆黑，一根杂毛没有——这叫乌云盖雪，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不眠！”他正吹嘘自己的坐骑，高福儿早已迎出来，一边请安，说道：“四爷叫奴才专候着呢——狗儿，耍什么贫嘴？给爷牵着马！”

胤祥跟着高福儿直趋万福堂，果见胤禛已经等在那里，弘时弘昼弘历兄弟三人一溜齐儿跪在门内，看样子正在挨训斥，见“十三叔”进来，都松了一口气，只注目胤祥算是见礼，没敢言声。

“你来得好，我料你必定来的。”胤禛还是老样子，淡淡的，看不出是高兴还是懊恼，只见了胤祥，嘴角吊起那微微一笑，显出不易觉察的轻松和欣慰……一边让座儿，一边说道：“年羹尧戴铎他们都赴任去了。听说你出来，备一桌水酒先给你压压惊……一个外人也不请，就是邬先生、文觉和性音，我们小酌一醉，去去晦气！”

胤祥看了看三个侄儿，笑道：“四哥，侄儿们又怎么了？敢怕四哥心里不受用，又拿着我的侄儿们出气？”胤禛说道：“我从不拿人出气，何况自己的儿子？这没有弘时弘历的事，他们是替弘昼陪跪的——谁是跟弘昼的贴身小厮？”

“奴才在！”

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长随应声而出，扑通跪了道：“二爷出府，是果亲王府的辅国公爷来请的，说是一块散散，并没有见一个外人，更不敢打听消息，听人传谣……奴才敢给爷打保票的——”“你给他打保票？”胤禛冷笑道，“你算什么东西？我叫你跟他读书，没叫你陪着他浪荡！也不知每日都读的什么书，倒学了些匪夷所思的淘气！”

“哥儿一向读书，并不敢违主子的家法。”那长随吓得连连叩头，偏着脑袋道，“哥儿读的什么‘于是乎问哉[1]’，又是什么‘王八骑马’……奴才也不大懂的。”胤祥笑道：“放你娘的屁！哪本书有什么‘于是乎问哉’，又是什么‘王八骑马’？”那家人忙道：“真的！那书里说‘王八骑马、亲家骑驴，就是……骑你’！”他说得一嘴白沫，胤禛胤祥不禁茫然——这是什么书？

弘历见胤禛又变了脸色，忍着笑解释道：“阿爹，这是奴才听错了。二哥想必读的《毛诗》，‘黄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

众人不禁哄堂大笑。胤祥便道：“你他娘的，错得一字不漏！”胤禛也不禁莞尔，一摆手道：“十三弟，咱们枫晚亭去——你们还不滚起来，回东书房去！”说罢便和胤祥联袂而行，至西花园的枫晚亭而来。此时天色更加晦暗，沙沙的雪粒子早撒落下来，打得竹叶簌簌作抖。胤祥从理藩院出来，听了那许多谣言，原本心里有些不安，见胤禛迈着四方步不紧不慢闲适自若的神态，倒镇定了下来。刚踅过一湾结了薄冰的池塘，便听性音大声说笑：“邬思道的诗咏得太酸气，什么‘六出玉麟撒河山’？你瞧这阵子雪，筛面似的，还不如说‘满天满地筛白面’！”

“真要是白面就好了。”邬思道说道，“今岁河南黄水决溃，不知多少人连蕨根也吃不上呢！前头见邸报，河南巡抚还在吹牛，‘断不使一人一畜有冻馁之虞！’为了升官考绩，什么天理良心都不顾了！”接着便听文觉笑道：“你惆怅什么？白生气不顶用！没听说鄂善奉旨到开封，吃满汉全席还说没下筷子的地方，赶紧又送了两对宣德炉，这才罢了……”正说着便听坎儿道：“什么筛白面，还不如说‘玉皇大帝贩私盐’！”

众人不禁哄然叫妙。胤祥一头进了屋，暖烘烘的热气顿时扑面而来，因笑着对坎儿道：“好，几日工夫，你竟成了诗人！‘玉皇大帝贩私盐’，好！这才是咏雪！”此时胤禛也走了进来，大家便都起身安座入席。

“真和做梦一样。”酒过三巡，胤祥热上来，脱了大氅，一手靠着椅背，把辫子甩到椅后，红光满面说道，“说倒霉，无缘无故叫狗咬一口，就关进黑屋子里睡凉炕；说兴时，无缘无故就又放出来，仍旧是贝勒，仍旧黄带子，天璜贵胄！这些天在里头听说太子被废，出来看看。真是风云突变天地换色——如今情势，难为你们还给我压惊！我根本没做坏事，有什么‘惊’可压？倒是说说咱们该是什么章程要紧！”

胤禛本来茹素节食，恬然自若地拣清淡的略吃一口，听胤祥这么说，便放下箸，向后一靠，说道：“什么章程？听天由命罢了！我的章程就是以

不变应万变：保太子！”

“还要保二哥？”胤祥一怔，也放下了筷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步军统领托合齐，还有热河都统凌普、副都统悟礼、户部的沈天生、伊尔赛……这些太子党已经锁拿，真正的一网打尽！四哥你没听听，如今是什么风声！”“知道，”胤禛点头，嘴角带着讥讽似的苦笑，“还不止这些。佟国维在府日夜会见官员，都是老八那干子人，议的什么不问可知。还有马齐，手掌心里写一个‘八’字，逢人问，就伸出手来给人看。哼！老三是叫孟光祖的事吓缩了手，如今满朝文武都唱的八爷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胤祥听着，心里一阵阵发寒，皱着眉头道：“既然如此，保太子还有什么指望？”

邬思道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望着外头的雪地出神，半晌才道：“十三爷，四爷要做孤忠皇子，你得成全他。太子在位三十五年，一旦被废，竟没一个阿哥兄弟出来说公道话，这人情天理上是说不过去的。究竟皇上什么心思，是真的要废，还是教训一下太子，我看还在两可之间……”胤祥听着，不以为然地连连摇头：“邬先生，告天文书都发了，皇家制度哪能朝令夕改？我们犯不着填馅儿！”

“十三爷的意思是保八阿哥？”文觉和尚素来庄重慈和，一直正襟危坐听他们议论，见胤祥不肯保胤礽，因冷冷说道，“八阿哥那里有九爷、十爷、十四爷，只怕三爷、五爷、十七爷现在也在具本保荐。四爷和你是何等样人，跟在他们后头去转悠么？”胤祥傲然睃了文觉一眼，说道：“和尚说话斟酌些儿！我几时说过保老八？我家也不回，赶到这里，想听听你们的高见，怎么法子把四哥推出去。屎没出来，你们就放了若干的虚屁！”胤禛在旁听得坐不住，一推椅子立起身来，皱着眉说道：“胤祥，有话好说，怎么仍旧的意气用事？漫说我没心当这个太子，就是有，如今说出去，只能一败涂地！”

文觉却一点没有生气，盯着虎目炯炯的胤祥说道：“矫弊救时，当今之世，除了四爷确乎没有第二个。和尚和你一条心！但应不应行和能不能行，是两件事，十三爷你要仔细审量。这也与打仗一样，要审时度势，该自保时就不可孟浪，十三爷熟读兵书，何待我来提醒？”

“是啊！”邬思道脸上毫无表情，“如今情势，滩险流急风高火盛。举荐四爷，不但八爷一大帮人要群起而攻，就是太子故旧也要不齿于十三爷，所以断不可行。举荐太子爷复位，当然要冒点风险，但进退路都看看，这是最好的法子。即便举荐不效，满朝臣子也会视四爷忠义之士。成，则收利，不成，收名，有何不妥？”

胤祥的脸阴沉得可怕，满斟一大觥酒一仰而尽，说道：“既说到这里，我也请问一句：真的八哥当了太子，总有做皇帝的一日，那时又该如何？”

“十三爷真的这样看？”邬思道突然仰天大笑，“朝廷自此多事，难道十三爷看不出来？”因见众人都愕然看着自己，邬思道呷了一口酒，徐徐说

道："皇上久已不满太子，积郁骤发，雷霆大怒间一举废黜，看上去似乎圣心早已默定。但这个门一开，他也就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大阿哥被执，三爷被斥，十三爷被囚，这都出乎他老人家当初意料之外。更可畏的是八爷，内结侍卫，外联朝臣，其势在不得嫡位不罢手。当初太子在位，这些都显不出来，如今暴露无遗，设身处地，焉能不惊心动魄？皇上原来最担心太子逼宫，所以废掉他；如今恐怕他最害怕的是五公子闹朝，不但江山危殆，他自己也要身败名裂！"

性音听着，有点不大相信，擦着油光光的嘴问道："你是说皇上现在后悔，不该贸然废了二爷？""皇上怎么想，现在难猜。"邬思道笑道，"如今他见儿子们虎视眈眈，心里不安是肯定了的。所以他一面召见王掞，又见李光地这些老臣，指望他们压阵角，又宽了太子刑具，放出东华门外读书。一面又命群臣公推太子，想快点稳定人心。像八爷那样干法，府里人流昼夜川流，探马缇骑四处探信，九爷十爷十四爷赤条条四处奔走拉人保荐八爷，只能把万岁爷吓住！所以我说，如今保太子虽有风险，却是微乎其微，一尺深的水，掉下去不过湿了鞋而已，倒是保八爷，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一番侃侃剖析，真有洞穿七札的功力，说得众人无不低头暗服。胤禛昨日下午已经去拜会了致休老臣李光地，李光地态度暧昧，一会说"八爷得人望"，一会又说"太子可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胤禛也闹不清楚，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胤禛也只好"以不变应万变"，保持自己的面目。听了邬思道这话，胤禛便将会见李光地的情形说了。

"四爷没问他，皇上见他都说了些什么？"邬思道手按酒杯，沉吟道，"他总该透点信息出来的。"胤禛道："皇上没说什么。只问李光地'废太子的病如何医治才能痊好？'李光地答称'徐徐调治，一旦痊好，为皇家天下之福'。——这话跟没说一个样！"邬思道"扑哧"一笑，轻声叹道："四爷呀，你太老实了。这还能叫'没说什么'？李光地居官四十年，什么事没经过？不是老糊涂了，就是有意放纵八爷党——万岁说这个话就是叫他向外传的，他不传，将来就难免有罪！"

这个话就透着太玄了。文觉也摇头道："邬先生，我以为你这见地褊狭了。李光地熙朝元老，皇帝召见，问问如何调治自己儿子的病，平常一件事嘛。"

"二爷害的什么病？废太子病！"邬思道双眸炯然生光，顾盼之间显得神采照人，"如何医治才能痊好？对症下药，只有复立！所以我更敢断言，废太子是为了惩戒改过，举荐诏想的仍是二爷！"胤祥笑道："或许二哥害的相思病。邬先生，大约你已经知道，他这次被废，是因与郑春华有私情而起哟！"邬思道冷冷说道："郑氏妇人耳，何足因此而废国储？十三爷，大事不拘于小节，何况关系九鼎之重！"

胤祥从怀中掏出金表看了看，笑着起身道："已经快到未时了。我刚出来，泡在这里久了不好，也得去八哥府里打个花狐哨儿，不的又叫旁人

生出疑心来……你们吃酒赏雪吧，明儿我再过来——”说罢又满引一杯“咽”地咽了，向胤禛一揖便辞了出去。胤禛站在檐下，望着雪中愈去愈远的背影，半晌方喃喃说道：“天不能拘，地不能束，心之所至，言必随之，行必践之……我真羡慕十三弟。”

“此所谓英雄性情！”邬思道立在胤禛身后，叹道，“天以此人授四爷，四爷洪福不浅！”

因为天下着大雪，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刚过午时，许多店馆便上板歇店，空寂的石板道上的流雪细烟似的随风满地飘荡。胤祥打马飞奔直出朝阳门，在万永当铺前下马，看了看车水马龙人流出出进进的八贝勒府，倒一时犯了踌躇：人人都知道我刚刚放出来，立即来拜会这个“八佛爷”，就是“打花狐哨”，也等于给他锦上添花，又该怎么看我十三阿哥？想着，一拨马头又回了城里，径往嘉兴楼看望阿兰。

嘉兴楼数日不见，已换了门面，前面店铺已不再接待普通客人，玉带似的又围了一道绿瓦粉墙，中间加了一间倒厦，大门紧闭着，左近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只隐隐听得楼上筝箫笙篁，似乎有人说笑酣歌，风声雪影中却不甚分明。胤祥想了想，见东侧有个侧门，轻轻一推，虚掩着，便拉马进来。刚把马拴好，那边就有人远远吆喝：“谁在那边？这里不接客！那是秋天才栽的玉兰，你就拴马？”

“操你妈的老吴！”胤祥一眼就看出是原来嘉兴楼的王八头儿老吴，一边大步踏着甬道过来，口中笑骂：“是你的玉兰要紧，还是爷的马要紧？”

“哟！是十三爷！”老吴立时换了一副笑脸，“奴才是个瞎王八，爷别见怪，您老量大福大……”一头说，颠颠地跑过来，扶着胤祥上了台阶，手脚不停团团转地为胤祥拂落着身上的雪，口中道：“听说爷在承德吃了亏，满城的人都说不得了，奴才这心里急得油煎火烧的……又想，打不断天下父子情，万岁爷怎么就舍得叫爷吃这样的苦头——九爷十爷就在上头，方才他们还念叨十三爷，说下晚去爷府上瞧您，可可儿您就来了……”口中唠叨得滴水不漏，便引着胤祥往里走。

胤祥哼哈着徐步而入，果见这处宅子改建得越发秀亭齐楚。循超手游廊进来，便觉浑身温馨如置春风之中，楼内文窗窈窕，琼帘斜卷，楼下设着海红纱帐，沿水晶屏后楼梯拾级而上，但闻麝兰喷溢、暖香袭人，果见胤禟胤祧两个斜倚在正中大炕上，一边嗑瓜子吃闲食，品着南方漕运来的时鲜水果，一边命一群歌伎在演《桃花扇》，那为首的歌女却是乔姐儿，穿着鸦头袜、合欢鞋子，桃花裈系着绛色蝴蝶结，披一身蝉翼纱，出脱得洛神女般翩若惊鸿，正唱得兴头：

……恰便似桃片逐雪涛，柳絮儿随风飘；袖掩春风面，黄昏出汉朝。萧条，满被尘无人扫；寂寥，花开了独自瞧……

“做什么独自瞧瞧？”胤祥笑道，“这里九哥十哥都在，我也来了——你该唱‘逍遥，花开了与卿共瞧’才是啊！”

“老十三来了！”胤禟一摆手命停了歌舞，和胤禩一齐跳下炕来，和胤祥执手寒暄，胤禩便嗔着老吴：“怎么就连禀一声都不晓得？”

这三个人是老冤家对头了，平素见面都是脸寒如冰；胤祥尽和他们虚情假意，想到承德被囚后的苦况，也觉心上温馨，因笑道：“九哥十哥真会享福！这地方左香右黛，玉钗横陈，红妆绿袖，燕瘦环肥佳人满庭，外边飞雪飘花，里头歌曲穿云，比起来真叫我羡煞，人比人气死人，真是一点不假！”

“老十三如今文思到这地步儿了？”胤禟笑容可掬，一边让座，命人上茶，说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你后福不浅——方才和老十我们还商量着要去看看你，你倒先来了。”说着便目视胤禩，胤禟便道：“别看我们平日磕磕碰碰的，遇着实事，还真的十分惦记！老十三，你别信那些王八羔子挑三窝四，有人说是我捏造出二哥给凌普的手谕，坑陷你，要是那样儿，下一回天阴就雷劈了我！原来我疑心是大哥的手脚，后来三哥一味往你身上说，我是个爆仗，一点就着，倒是我头一个说的像你的笔迹——九哥你也在场，你说我的话有半点假没有？”

胤祥见他唠里唠叨辩白，不禁一笑，说道：“我是向你们请安的，又不是算账来的，十哥这么多的心做什么？那张字条后来我也见了，也亏煞了这作恶的狗才，端的学得像，不但像我的，且像我在临摹二哥的，这份心机除了大哥谁能有？小人之才愈大愈可畏，真是半点不假！”其实他心里很疑是九阿哥十四阿哥合手所为，一来没凭据，二来大阿哥已成死老虎，乐得顺水人情，便轻轻抹过了，嘻嘻笑着临窗坐了，又道：“你们该怎么乐还怎么乐，我在这里观景听曲儿，小秃跟着月亮走，多少沾点光儿！”胤禩大咧咧一坐，双手一拍，立时旱雷聒耳，丝竹裂云，乔姐轻移莲步，袅袅婷婷给胤祥上寿，接着唱道：

劝将军自思，劝将军自思，祸来难救！负荆早向辕门叩……这屈辱怎

当，这屈辱怎当！渡过大江头，事业重新做！

胤祥腮边肌肉抽搐了两下，微睨了胤禟一眼，仿佛什么也没想，凝望着外头粉妆玉琢的冰雪世界。

[1] 家人将“郁郁乎文哉”误听为“于是乎问哉”。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胤禟见胤祥只出神不语，心下暗自掂掇：这一番囹圄之灾，历练得老十三深沉多了。因侧转身子笑道：“十三弟，是不是还在想你那个阿兰呀？上回老任到我府请安，我就告诉他，阿兰要另养起来，十三爷几时要，几时送过去，赎身银子我出。这个乔姐，体态品貌也很过得去，我也想送给兄弟。我这弟弟里头就数你英豪气象、儿女情长，八哥我们其实很爱你这一条的。不过怕四哥多心，不敢过分亲近罢了。”胤祥见他山水不露，如诉家常般便切入政治，也甚佩服他工于心计，因笑着回道：“九哥如此关爱，我承情不过，我只要阿兰，不要乔姐。方才我还去了趟八哥门前，看看人多又踅到这里的。如今举朝上下文武百官，都一风儿扫地要推八哥当太子，就像乔姐儿方才唱的‘负荆早向辕门叩’，恐怕我做不到——我就是想跟八哥撂这么一句话。各为其主，你们的心思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是还要保二哥的。”

“我就佩服老十三这一条！”胤禟听着这话也不禁悚然动容，“大丈夫来去明白，方才我和九哥也想到这一层儿了。”胤禟格格一笑，说道：“这不消说，武侯所谓‘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豪杰色——我们今儿不说这事，既然你来了，请出阿兰来，美人侑歌，咱兄弟酣饮一醉！”那老吴不等吩咐，早却步退出去，一时便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丫鬟报说：“阿兰姑娘来了！”

接着帘栊一动，阿兰果然由两个丫头陪着款步进来，与乔姐不同，她刚从外头进来，穿着水红宁波绫风毛儿坎肩，里头套一件葱黄夹褂，多少显得有点臃肿，团团脸上几处雀斑，似乎脂粉气少了点——若论体态风流、相貌俏丽，与乔姐相比确是逊着一筹。一进门见胤祥倚窗兀坐，阿兰似乎有点意外，只看了一眼满面羞红、讪讪立在一边的乔姐，轻轻走到胤禟面前，盈盈蹲了三个万福，说道：“九爷、十爷、十三爷，奴婢恭请吉安 [1] 万福！”

“什么吉安吉祥，”胤祥笑道，“刚从牢坑中逃出命来的人，还讲究这些忌讳？”他也看了乔姐一眼，知道自己方才说“不要乔姐”臊了她，便解嘲道：“乔姐，过来，和阿兰一处唱几个曲子给爷听！”乔姐一哂，忙着就调弦，头也不抬，将琵琶轻拨几声，恰似寒泉滴水，幽咽欲绝，因俯首曼声吟道：

摇落梨花树万丛，遥梦迷离满绿汀，凋尽夭桃又秾李，可堪重读瘗花铭？

阿兰听了一怔，没想到乔姐叫出苏舜卿的《挽小小墓》的牌子来，倒也遂自己此刻心境，因摇步击节唱道：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冻云结！翩翩芦花漫岗峦，此地曾闻刘郎豪气咽，郁郁焦城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缕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丧气丧气！”胤祺捂了耳朵道，“吃酒赏雪，大欢喜的日子，你们就敢坏爷的雅兴——任伯安调教得你们如此不识趣——山野！”胤禟也皱着眉头不言语，却因阿兰是“胤祥的人”，耐着没发作。胤祥听着这鬼气森森的歌词，心里先是一阵阵起栗，有些疑惑地看了看阿兰和乔姐，细详这些歌词，总吃不透什么意思，是劝戒、警告，还是威胁？又想到如今政局纷乱，陷阱所在皆有，即便阿兰，在任伯安和九哥这班子里许久，如今又是什么样的心思？为什么又要将乔姐一并奉送自己？想着，不禁痴了，却听乔姐顶胤祺道：“不但奴婢山野，环滁皆山也(野)！”

一句话说得胤祥倒笑了，因道：“原来我们山野！难为你这典用得当——只是今儿此情此景，你们这歌唱得怪，你们这是给我上寿的么？”阿兰低头想了想，笑道：“这是极佳的上寿词儿，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爷难道不要及时行乐？”乔姐儿也道：“爷们重貂金樽，重楼燕阁，还要听谀词，不怕乐极生悲？奴婢们唱的正是这雪，飘舞上下，像蝴蝶儿不像？十爷要听俗艳调儿，就一车也有！您要听什么？《艳雪罗天》，还是《翡翠

屏》？请爷只管点，我们……”

“罢罢！”胤禩笑道，“算你们对还不成？我和老十三还没说一句，你们倒有十句等着！这就是侍候主子的规矩？”胤祥也兴头起来，对阿兰乔姐道：“就把方才的曲子，你弹琵琶你吹竽，我来唱一曲！”

胤禟胤禩都是一怔，旋即鼓掌大笑。胤禟便吩咐其余歌伎：“十三爷下海，头一遭听说，今儿有眼福！你们也别闲着，给十三爷伴舞！”于是众人纷纷躬身领命，众星捧月价将胤祥拥在核心，胤祥箭袖长袍，玄带束腰，越显得目如朗星，英气勃勃，拔剑徐徐而舞，亢声唱道：

升木猱，出柙兕！系何人？乃王孙！剑芒起处星斗黜，回顾苍穹雪无垠。遥望彤云低沉，问造化之神，何处是天门？……嗟吁乎！六出天花满乾坤，天语乱纷纷……

唱罢将剑还鞘，呵呵大笑，至案前与胤禟胤禩连撞三大觥，豪饮而尽，说道：“兄弟今儿高兴！这两个——”他醉意朦胧指着阿兰乔姐儿道：“我都要了！这就跟我走……左怀美人，右携香草，踏雪寻梅，不亦乐乎？”说罢一手扯了一个，向胤禟胤禩道：“我们去了！”便自出来。胤禟便忙命人：“再给十三爷备两匹马！”

胤禩胤禟两个人也不下楼，径至窗前，眼见胤祥披了大氅登骑而去，阿兰乔姐都披着昭君套随后拥雪而去。胤禩不禁叹道：“老十三真会享福！就这么把人带走了，只怕十四弟也没这份爽气！”

“你说的是。十四弟只是性格儿和他仿佛，但存了心机，就爽不起来了。”胤禟怅怅地望着，不知为什么，心上涌过一缕愁思，缓缓说道：“劈不破这个旁门，我们就没这个福分。但愿这两个妮子能劝着他少和我们作对。”胤禩笑道：“你怕阿兰乔姐儿变心？放心吧，她们一门九族都捏在老任手里呢！”

胤禟没有理会，摇了摇头道：“你我都是皮肤滥淫之蠢物——你不知道，

世间‘情’之一物，是最能移性的……”

保举八阿哥胤禩的奏折雪片也似飞入大内，忙坏了马齐和佟国维，每日坐镇上书房操办这件“天下第一事”。递进来的奏事匣子立即拆封，命誊本处用大字誊清，以备康熙随时查阅，原本则封存贴黄交皇史宬入档。他们两个则逐本写出节略，用黄匣子传进养心殿请康熙御览。这些差使素常都是张廷玉来办，可煞作怪的，张廷玉却似局外人，所有荐本一概不看，每日进上书房照旧坐班儿，却只是召见一些进京述职的官员，叮咛回任急办地方公务，钱粮财赋入库保存事宜，再没事就把康熙早年的批本借出来，一本一本分类记录，看似手脚不停，其实是消磨时辰，马佟二人都看出来了，尽自心里诧异，也乐得他不来抢功。

“衡臣，”第六日头上，马齐有点憋不住了，“你的保本写好了么？怎么也不见个动静？这么大的事，上书房大臣不宜缄默的。”“噢。”张廷玉漫不经心地说道，“我的是密折，没有劳动你两个看本，昨日才递上去的。”说罢便又低下头，一笔一画抄录自己整理的“起居注”。

佟国维笑道：“真是个冷人儿！听说你的门生李绂、田文镜进京见你，都叫你挡驾了？就是密折，也无非保的哪个阿哥，绝妙好辞奇文共赏，我们共室办事，就拜读一下何妨呢？”张廷玉放下笔，在炭火上烤着手，说道：“李绂田文镜见我，原是没什么忌讳。但如今圣上有旨，百官不许串连，时候不对，所以我叫他们到上书房一块接见。至于我的密本，更没什么看头，我还保的是二爷，也用不着瞒你们二位。”

“是么？你还是保的二爷？！”马齐不禁吃了一惊。佟国维也是瞠目结舌：“他……他已经废了呀！告天文书还是你起草的嘛！”张廷玉点头叹道：“我和你们二位有点不同，倒也不为标新立异。我不到三十岁就进上书房，是瞧着二爷长大的。不说忠君不忠君，单说情分，这时候舍他而去，于心何忍？况且皇上当我们的面至嘱再三，如今朝中门生故吏瓜葛藤牵，扯一根动一片，因此不许联名具本，不许串连商议，你我都是相臣，怎么敢违旨？难道你两个写本还商议了么？”

一席话说得佟国维马齐面面相觑：保胤禩的事这些天喧嚣尘上，天经地义的事，还用“商议”？心里虽然觉得张廷玉迂阔，但想到自己见了不计其数的官员，暗示要保八阿哥，也未免多少有点不安。正没做理会处，忽然见两个太监扶着皓首龙钟的李光地进来，三个人便都起身相迎。佟国维便笑道：“榕村相公，雪化了，出来走走？”

“我是奉旨递牌子进来的。”李光地颤巍巍坐了，觑着眼看了看房角的大自鸣钟，“皇上说在这里召见我。你们还不知道？”三个人听了都摇头，马齐因道：“云贵两省的荐折还没递来，怕是路上不好走。皇上这时候要决断大事么？”正说着，那自鸣钟沙沙一阵响，“当当”连撞九声。便听李德全的声气在乾清门那边喊：“万岁爷驾临，李光地、张廷玉、佟国维、马齐接驾！”四个人忙都迎了出去。

康熙皇帝穿着貂皮黄面褂，里头套一件蓝色江绸面青白肷袍，也没有戴冠，脚下蹬一双鹿皮油靴，背着手，在一大群太监簇拥下，由月华门徐步而入。几天没有见臣子，又没有加大氅披肩，看去似乎瘦了一点，精神却很矍铄，脚步橐橐踩在湿漉漉的临清砖地上，因见李光地也跪在上书房门外，略一迟疑，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口，径带着李德全、邢年、德楞泰进了屋，半晌才吩咐道："你们进来吧。"又指着门边机子，说道："李榕村，你坐那边，你们几个跪到这边，不用请安了。"

几个大臣叩头谢恩，按康熙指定的位置跪了，张廷玉便笑道："外头残雪未尽，大冷天儿，有什么事主子传一声，奴才们过去就是了，何必劳动圣驾？"

"朕想，你们这些天比朕累。"康熙不冷不热地说道，"天晴了，朕也想走动走动。"张廷玉不禁瞟了一眼李光地，暗思："'走动走动'，何必传召李光地？"正想着，康熙问道："张廷玉，上书房转到养心殿的折子，你都看了没有？有几个阿哥入选太子？"

张廷玉忙叩头道："奴才这几日忙着料理各地钱粮入库、解京的事，如今过了天津，运河结冻，漕船上不来。明春直隶京畿还差着五十万石粮，因此心里发急——已催着他们从旱路运来。遴选东宫的事是马齐佟国维两个操办。奴才自己上了密折，想来万岁已经过目。万岁既要详明数码儿，容臣等统计列奏。"康熙听了便目视马齐。

"回万岁的话。"马齐忙道，"三阿哥四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都有荐章，各人都是两份荐章，五阿哥七阿哥各是一份荐章。最多的是八阿哥胤禩，荐奏入选东宫的本章计七百四十三件。云贵两省路远，奏章还没到，大约今明两日，也就齐了。青海藏蒙，遵旨不必参与，因此不计在内。"

"完了？"

"是……"

"二阿哥呢？"康熙脸色拉了下来，"据朕所知，胤禛、胤祥、胤礼三个阿哥仍保的胤礽，还有王掞、武丹、狼瞫、宁古塔、巴海、苏里哈达都保的胤礽。你和佟国维怎么弄的，居然不写节略？"

马齐不禁一愣，正要回话，佟国维叩头道："二阿哥乃是既废之太子。因废二阿哥，所以有举荐新储君旨意。奴才以为胤礽不宜入选，所以没有详奏……"

"你以为！"康熙哼了一声，"朕几曾说过不许保奏胤礽来着？"一句话问得众人目瞪口呆，仿佛把上书房的空气压得紧紧的，人人都透不过气来。里里外外的侍卫太监见皇帝又发了脾气，人人股栗变色，连李光地也激灵一个寒颤，不安地挪动了一下，有点不知道自己该坐着还是该跪下了。马齐咽了一口唾沫，说道："皇上，这是奴才等的疏忽。既然主上

要，奴才这就办理。”康熙冷笑道：“你‘疏忽’得好！你精明着呢！不然，为什么手心里写着‘八’字，周游六部？刘铁成——”他扬起脸朝外喊了一声。

刘铁成就侍候在门口，忙进来垂手而立，问道：“万岁有什么旨意？”

“你出去传旨。”康熙摆手道，“叫十岁以上的阿哥都在乾清门外跪着，等候诏书。”待刘铁成诺诺连声出去，康熙又道：“事君惟诚，你们位极人臣，连这点子道理都不懂！什么‘七百多’人保奏八阿哥，要没人串连，就这么一心？”佟国维听着，已知康熙变了心，顿时头上浸出汗来。张廷玉徐徐说道：“万岁爷息怒。八阿哥确有过人之处，忠信平和，宽仁大度，且学识颇佳，儒雅端庄。马佟二位保荐，不为无因。至于串连，也是偶尔不谨。我们处在这个位置也实在是难，求主上圣鉴。这么大的事体，一定要万岁满意、百官满意、天下百姓满意。既不能草率一蹴而就，臣以为重新推举也是良法。”

佟国维腾地红了脸：这个张廷玉不言声递了个密折，里头不定调唆了多少坏话，这会子又要装好人，又要重新推举，真是险不可测！因叩头道：“万岁，张廷玉谀君取宠，真正是个奸臣！七日之前，万岁煌煌下诏颁布天下，历数胤礽之恶，乾断废黜，又有旨令百官推举，‘一惟公意是从’，臣等扪心自问，决无自外万岁之心。草芥匹夫尚且以信为本，我天朝万乘之君，岂可朝令夕改？”

“他替你圆场，你反攀诬他！”康熙指着佟国维连连冷笑，对众人说道：“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你的那点子‘忠心’朕心里有数。马齐是没心眼，瞎揣摩，明着来。你呢，暗的！你不但串连你的门生，还和阿哥们勾手，七阿哥十二阿哥的本章就出自你府哪个师爷幕僚的手笔，以为朕不知道？”

佟国维脸如死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他做梦也没想到，“病卧静养”索居深宫的康熙会如此消息灵通！他伏地叩头，浑身发抖，正寻思如何回奏，刘铁成进来道：“主子，所有阿哥，连二阿哥都传到了，只大阿哥圈禁在哪里，奴才不知道。请示下，奴才去办。”

“不用传他。”康熙冷峻地点点头，又道：“你们也不想想，九州万方，这么大的天下，亿兆生灵百姓，终归要托付给一个人，朕岂肯掉以轻心！你佟国维的奏章朕背都背得出来，什么……‘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嗯……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易于措置，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以措置，亦祈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这是不是你写的？”

佟国维好容易才恢复了一点神智，颤声答道：“是……奴才因听皇上圣躬违和，所以急不择言……求皇上……”

“你拜章明奏，载于邸报，哪个人还敢违了那个什么‘原定主意’？你这点用心才真正的不可问！”康熙声色俱厉地训斥着，“你口口声声说‘每日祝

天求佛，愿皇上万岁’，自五帝到如今，也不过几千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还敢说张廷玉谀君，是奸臣！”佟国维早已被驳得魂不附体，浑身木头似的不知疼痒，哪里还回得出话？此刻上书房中人，无论跪坐站立，都如木雕泥塑般，脸色惨白得一具具僵尸也似。正没做理会处，康熙断喝一声：“你起来！回去闭门读书！”

佟国维“喳——”地答应一声，抖着手还要取放在一旁的珊瑚顶戴，一眼瞧见狞笑着的康熙，吓得一缩，连叩三个头起身来，丧魂失魄地退出门外，一转身便碰在檐下柱子上，两眼一黑，几乎晕厥过去。众人见他如此狼狈，又是可怜又是好笑，也不敢来扶，看着他踉踉跄跄去了。马齐忙跪前一步，说道：“奴才与佟国维一样的罪，求主子重重惩治。但奴才以为，阿哥之中确乎只有八爷深肖万岁，盼万岁不以臣下之过而弃用贤哲之王。”

“你还是保八阿哥？”康熙怔了一下，良久方叹道：“你与佟国维不一样。你的罪在于不该到六部乱串，推波助澜保八阿哥。降你两级，仍在上书房行走，位列张廷玉之后，你可服气？”张廷玉忙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万岁处置极当，不过上书房大臣轮班值事，例无先后。不是奴才不敢居前，实在是办差不便，求万岁免去这一条。”康熙点头道：“也罢了——李光地，你知道朕召你什么事么？”

李光地早就坐不住，只因康熙发作佟国维，与他无干，也插不上话，听康熙问及自己，忙伏身跪倒，说道：“臣也保荐的八阿哥，请万岁训诲！”

“起来吧，你有岁数的人了。”康熙仿佛不胜慨叹，“像你、王掞、武丹这些人，只要无心为恶，朕不轻易处罚。但你这次，其实负了朕的苦心。那日召见你，朕说了那许多话，朕心里想的什么，连廷玉他们也不知道。你是熙朝元老，为什么听任马齐佟国维他们胡为，一言不发？”李光地躬身听着，默然良久，才道：“回万岁的话，臣与马齐的心思一样，虽觉万岁有护持太子的情分，但以‘天下为公’论之，仍应本良知举荐。于私心而论，朝局纷乱如麻，为少惹是非，臣未向外人透露万岁旨意，此则臣之罪也，求皇上鉴谅臣心，处置臣罪。”

张廷玉边听边想，李光地不疾不徐，不亢不卑，寥寥数语说得汤水不漏，难怪外头有人叫他“琉璃蛋儿”，四十年宦海，沉浮多少人事，只有他岿然不动，确有过人之处。正默念咀嚼时，康熙立起身来，目视张廷玉道：“你起草诏书。”张廷玉答应一声，极熟练地援笔在手，等着康熙下旨。

“这次废黜太子，是朕一人独断专行，没有和你们商议，现在想起来或许是过了些。”康熙慢慢踱着，沉吟道，“当时拿他的情形，廷玉是知道的，实是理所当然，上下臣工也没有以为朕做错了的。但事过之后每念前事，不释于心。他的那些罪名，有的有，有的确是捕风捉影。现在看他的心疾像是渐渐好了。不但臣下可惜，朕也惋惜。他好了，是朕的

福，也是臣下的福。还是要好好护视，勤加教诲，不要让他离开朕，但朕不立刻复胤礽的位，传谕臣工知道就是。胤礽也不会报复仇怨，这一条朕也保得。”

张廷玉行文极速，康熙的话落音，墨渖淋漓的谕旨已经草好，小心地吹了吹，双手捧给康熙，小心地说道：“万岁，八爷的事，不论怎么说，已经出来了。况且前头有明发诏谕，没有回音恐怕不好。”

“嗯。”康熙没有回答，只细看那份诏诰，只见上面写道：

前执胤礽时，朕初未尝谋之于人。因理所应行，遂执而拘系之，举国皆以朕行为是。今每念前事，不释于心，一一细加体察，有相符合者，有全无风影者。况所感心疾已有渐愈之象，不但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渐愈，朕之福也，亦诸臣之福也。朕尝令人护视，仍时加训诲，俾不离朕躬。今朕且不遽立胤礽为皇太子，但令尔诸大臣知之而已。胤礽断不抱复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

读完，他满意地点点头，向李光地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你去乾清门宣旨。宣旨之前，命胤礽先进来见朕。”

“喳！”

李光地答应一声，行了礼便走，康熙却又叫住了，说道：“还要传朕的口谕：八阿哥胤禩系辛者库贱妃所出，且办理政事殊少劳绩，断不可立为太子。还有——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党附胤禩，希图夺嫡，厥罪难逭，着一体锁拿宗人府勘后定罪！”

……

“哈？！”

“喳！”

李光地出去了，康熙轻轻舒了一口气，张廷玉和马齐把心提得老高：捉拿八阿哥，立时又要掀起滔天狂澜了！

[1] 为避胤祥的名讳，阿兰将“吉祥”改为“吉安”。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宫

废太子胤礽穿着一身绛红天马皮里的袍子，也没有套褂子，由两个太监导引着从乾清门徐步入内，进了上书房。这个地方过去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乍别不到两个月，中间又经了一番惊涛骇浪，虽然这里一切和过去相同，但他却有恍若隔世之感，连叠在条几上司空见惯的奏本匣子都瞧着陌生了。因见康熙坐在案旁，胤礽略微迟疑了一下，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地搓了一下手心，上前俯身跪倒，说道："有罪儿臣胤礽恭叩阿玛福康万安！"

"起来吧。"康熙淡淡说道，"昨儿朕叫你读《易经》，你可照朕指的篇章细看了？"胤礽又打个千儿起身，一哈腰答道："夜来喘嗽些儿，功课没读完。昨儿儿子读到'下经咸传第五'，'䷋'。这本是否卦，因柔上刚下二气交感，所以咎而复正，滞而复亨。卦象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以儿子体味，无论获咎蒙恩，皇上都为的天下后世。'君子以虚受人'，儿子反躬自省，颇觉受益良深。"康熙听了颔首微笑，转脸问张廷玉："胤礽讲的可对？"

张廷玉和马齐对望一眼，从这父子和谐的对话中，看得出他们之间不知已经谈了几次，彼此的怨隙早已冰消瓦解。马齐不由暗自懊悔，没来由蹭什么八阿哥的热灶窝，如今怎么处二阿哥？张廷玉却道："二爷解得极是。这卦中'九五'之象，虽说有'无悔'的意思，但是从'九四'中'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中来，所以串连起来，吉利(无悔)还'从悔亡'、'过而后思'中来。这是臣一点小见识，不知对不对？"说着便拉了马齐，道："咱们多日不见二爷了，就便儿给二爷请个安吧！"

"我是有罪的人，而且父皇在这里，怎么敢受你们的礼？"胤礽早已知道，张廷玉是少数几个保荐自己的臣子之一，见他这样，早已红了眼圈，一手扯起一个，含泪说道："快起来！"

康熙呷了一口茶，微笑道："实在是张衡臣见得更彻。你受人魇魅，混沌迷乱，做出许多不是，自己都不晓得的事，朕能体谅。但你细察一下，古往今来，有几个正人被妖法制住了的？所以你的病根还在你自己，德不胜妖。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说俗了，就是这个意思。"胤礽忙道："阿玛圣训极明。儿子一定好好闭门思过，多读些养性修德的书。"

"眼下还不能复你的太子位。"康熙沉吟道，"但奏章你还可看看，防着荒疏了政务。朕心里最怕的是你存了恩怨心。比如眼前这两个人，马齐保荐的就不是你，还有朝里那么多的臣子，各有所保，你打算怎么处呢？"胤礽忙赔笑道："这是儿子想得最多的一件事，昨儿王师傅、朱天保、陈嘉猷也问过儿子，儿子想，凭儿子犯的过失，就是永不逢赦，也不能怨及别人。臣下不推举儿子上头合着天心，下头合着民意，本是忠

于朝廷忠于大清的义举。王掞讲天下为公，不得一人而私之，细思这话确是至理名言。儿子若不失德，大阿哥奸谋怎能得逞？继之百官怎么会离臣而去？所以不但群臣，就是胤禔，儿子也不敢心存怨恨。这里马中堂做个见证，我若违心而言，必遭天诛！”

胤礽娓娓而言，痛心疾首地一味自责，马齐听着心头一宽，暗自舒了一口气，康熙也频频点头。只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觉得他过分“光明磊落”，未免不合人情，却哪里敢点破这一层？

“但愿你心口如一。”康熙顺着自己的心思说道，“朕已下旨锁拿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倒也不为惩戒，是想压压他们的野心，叫他们有点自知之明。你要反过来想想，胤禩有些长处也得学。这么多人保他，必定有过人之处，他性子温善，和平处事，学问识见，都是阿哥里一等一的；三阿哥读书做学问，很安分；四阿哥你熟悉，公忠廉能，就是做事太认真了些；十三阿哥十四阿哥是两个千里驹，任侠勇武，外头百事指望得着……手足同心其利断金……”

康熙生怕胤礽记仇，一个一个如数家珍长篇大论地讲述阿哥们的好处，正说得兴头，见张五哥从外头进来，便问：“什么事？”

“回万岁爷，十四爷和十三爷打起来了！”张五哥忐忑不安地看了看康熙和胤礽，“九爷十爷围着四爷吵，安溪老相国弹压不住，急得晕了过去！”

康熙“啪”地拍案而起，立时气得浑身发抖，许久才定住了神，冷笑道：“好嘛！七个葫芦八个瓢，这头按住那头起！——走，都跟着朕去！”说罢起身便走，竟不从乾清门径出，绕过西边月华门从永巷出来，站在一大堆看热闹的朝臣后头，冷冷看着乾清门前大吵大叫的阿哥们。胤礽马齐张廷玉也只好跟着。

胤祥和十四阿哥胤禵早已被乾清门带刀侍卫拉开，死死架着不放，胤禵额上乌青，胤祥鼻中出血，兀自对骂。

“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四哥一条狗！看着二哥兴头，你就竖尾巴龇牙儿，什么好德性？”

“就这德性，比你也强些儿！不瞧着你和四哥一母同胞，凭你糟踏四哥，我揍扁了你！”

“哼！那也要瞧你的本事！”

“嘻！明儿放马西山，一个从人不带，咱们两个走走把式！”

康熙看这边时，胤祧胤禟两个正一递一句挖苦胤禛。胤祧说：“太子还没复位，八哥又遭人诬陷，连我们也跟着遭殃！就是犯凌迟

罪，难道不许我们见见阿玛申辩？你凭什么拦在头里？你是太子还是皇帝？”胤禟接口儿奚落：“四哥将来坐龙庭一定好样儿的。您打算用个什么年号：‘允(胤)真(禛)’？允真允真，别人一‘允’，您就‘真’了，或者叫‘拥正’(胤禛)，拥正拥正，人家一‘拥’，你就‘正’了！”胤禛却声色不动，脸上毫无表情，说道：“你们这会子发疯发迷，我不计较。我是说就要申辩，也要奏请，按着规矩来！李光地是宣旨的，他有什么错儿？你们就大口家啐他？好兄弟，万岁这几日欠安，咱们委屈点，也要体贴着点！”胤禩则煞白着脸，连连求告吵成一团的阿哥：“好哥哥兄弟们！你们消停一点，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你们要往死里送我么？”康熙至此方听出点眉目来，正要说话，身边的胤礽早已“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双手拱揖说道：

“弟弟们！事由我起，事由我息，都是我的罪，瞧着主子的脸，别吵了……”

朝臣们伸着脖子瞧热闹，不防废太子竟挤在这边，回头看时，当今万岁康熙也铁青着脸站在一边，无不大吃一惊，“嗯”地黑鸦鸦跪下了一大片。霎时，空旷的天街上变得鸦雀无声。

“李光地是奉旨宣诏。”康熙轻蔑地看着这群儿子，“是谁挑头闹事？”

“是儿臣！”

众人正发怔，十四阿哥胤禵跪前一步，朗声说道：“儿臣要见阿玛，李光地不许，请万岁治李光地离间父子之罪！四阿哥指使十三阿哥阻拦儿臣，也请万岁公道处置！”胤禵面不改色，却是口气强硬，砖头般砸了过来，倒把康熙噎得一怔，半晌，方冷笑一声，说道：“是么？他们胆敢阻你的大驾？那还了得！不过你见朕有什么事呢？”胤禵并不害怕，叩了头又抬起脸，说道：“儿臣知道父皇欠安，想见见您。也想请问阿玛，八哥犯了什么事，连累着九哥十哥要一体锁拿？”

康熙刀子一样的目光盯了胤禵足有移时，冷冰冰说道：“难为你有这份孝心！八阿哥犯什么事，李光地难道没有传朕的口谕？”胤禵毫不示弱，梗着脖子说道：“传是传了，‘莫须有’三字何足以服天下之人？前奉明诏，着百官举荐太子，令众人共举胤禩，一德一心，虽说少许人不遵圣谕，有串连的事，但百官何罪、胤禩何罪？儿臣想知道：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下蛆，使朝廷出此乱令？”康熙目光阴狠地一闪，说道：“朕于国家大政，从来是慎独专断，几时听过小人构谄？听你这个意思，你要清君侧？好，你是想学吴王刘濞，还是想学唐肃宗李亨？再不然要学永乐皇帝靖难，杀掉朱元璋的太孙，另立一个永乐皇帝？”

“儿臣岂敢有谋逆之心？”听着康熙犀利的词锋，胤禵似乎颤了一下，但这只是刹那间的怯懦，很快又镇静下来，但脸色已变得有点苍白，“夫物不平则鸣，儿臣想为八哥叫屈。八阿哥才识宏博，雅量高致，礼贤下士，安居王位并没有什么过失。万岁令人举荐于前，又无端锁拿于后，不教而诛，百官无所措手足，皇子不遑宁处于位。往后谁还敢再奉诏办

事？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请万岁给儿臣等指一条活路！”说着，豆大的泪珠已淌落下来，却只是不肯低头服软。旁边跪着上百的官员，被他说中了心事，也都黯然神伤，隐隐有人雪涕饮泣。

康熙听他慷慨陈词，凿凿有据，想想确是难以驳斥，但他一生行事，从来没有后悔的，当着这么多的人被胤禵一个硬头钉子砸过来，如何能抹得开脸？格格一笑，说道：“朕就偏偏听不进你这忠谏，你敢怎样？”

“子尽孝道，臣尽忠道。”胤禵脸色雪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儿臣岂敢后人？”

“嗬？不听你的，大清就要亡国？”

“难说！”

一直跪着垂涕静听的胤禩，忽然抬头看了胤禵，颤声说道：“十四弟，你不要说，不要说了……你要累死八哥么？”说罢身子一软，竟当场昏倒在地！

康熙又惊又气，只觉得两腿发软，身上直抖，胤礽没想到刚刚放出来就有这一场下马威，咬着嘴唇寻思半晌，说道：“老十四，你这是冲我呢，还是冲阿玛？你少说几句，下去我给你赔情好不好？”不料话音未落，胤禵又顶了回来：“所言是，尧舜不能非之，所言非，圣贤不能是之！你懂不懂？你现在不是太子、不是王公贝勒，要你管教我么？”

“好畜生！”康熙暴怒地瞪着眼，哆嗦着手摸了摸腰间，却没有佩刀，左右看看，劈手拽过张五哥，一把抽出他的宝剑，在手中一挺，一脚踢开挡在前面的一个太监，就要冲过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番朕要当个昏君庸父！”五阿哥胤祺素来老实，却讷于口齿，双手一拦，哭道：“父亲……父亲……十四弟少、少年气……盛……”胤禛原对十四阿哥一肚皮的火，乐得由父亲教训，见他竟要杀胤禵，不由也慌了神，因也膝行一步，下死劲搂住康熙双膝，泣声说道：“阿玛，阿玛……您息怒，听儿子说……儿子拦挡他们，原怕打扰您不清静，想缓一缓儿再说……其实不该锁拿八弟的……十四弟虽没规矩……您杀了他，不是儿子杀的，也是儿子杀的……”

张廷玉见胤禵尚自仰天冷笑，知道这样火上浇油，越发要气坏了康熙。因端出太子太傅的身分，断喝一声：“胤禵，你还不谢罪！快点退下！”胤禵这才勉强磕了个头，抬头看了看横不讲理的父亲，突然号啕大哭，掩着脸一路去了。把康熙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粗气。马齐这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挥手命众官员：“又没有朝会，你们都聚在这里，成什么体统？吏部的人把今天没有公事进隆宗门的人记下名字交我！”于是众人便忙着纷纷起身，如鸟兽散般溜之大吉。

“父皇，”胤禛见太子搀了康熙，忙过右边架起康熙胳膊，一路往养心殿送，口中喃喃喁喁，恳切地说道：“火盛伤肝，您生不得气了……听儿子

说心腹话，您得饶了八弟九弟和十弟……”

“朕不饶！”

“父皇……”胤禛下着气继续劝慰，“您老英明一世，没有读过《黄台瓜辞》么？‘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

康熙突然站住，他真的没有见过这首诗，此时此刻，由胤禛悠悠慢咏，真是发人深省，半晌，方问：“这是哪本书上的？”“《唐书》里的……”胤禛昨儿才从邬思道处听来，现收现卖，十分熟稔，“昔日天后杀太子李弘，李贤恐惧不安，写了这首诗感悟女皇……”

“朕……一个瓜也不摘……”康熙凄然长叹，已是泪落如雨，“武则天还是杀了李贤……她做得不好……朕不学她……不摘瓜了……”

他仿佛一下子苍老得连路也走不动了，由马齐和张廷玉护在后边，拖着步子回到养心殿。胤禛心里十分恬静，一路娓娓细语劝说，胤礽在另一边架着康熙，心里却不禁暗思：老四真伶俐，马屁拍得炉火纯青了。

不知不觉间，康熙四十八年的春天降临人间，北京城外春水鸭碧、岸柳吐黄，已是一派盎然生机，紫禁城里因没有树，看上去还是灰沉沉阴森森的，只老墙下苔藓新绿嫩滑，砖缝里抽出细细的何首乌青藤，向索居深宫的人们无声告诉，艳阳天再度来了。北京民间原有涂画《九九消寒图》的习俗，有的是画个九格八十一框，从冬至开始，日画一圈，上阴下晴，左风右雨，记录一冬光景；雅一点的人家，则涂一个光秃秃的梅枝，上面画八十一瓣素梅，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冬尽。皇家制度与众不同，却是在养心殿后殿墙上，悬一块宣纸裱了的楠木框，由皇帝每天写一笔，九九寒尽，朱笔恰恰批出九个楷字：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太监李德全侍候这差使，他是个细心人，很快就发觉，每写完一个字(九天)康熙便召见一次胤礽，问半个时辰话，一共召见了八次。今儿是写“□”的最后一笔了。果然康熙画完了“□”放下笔便道：“你去传胤礽进来。”

“喳，奴才明白！”

但康熙没有立即叫去，端茶凝望着消寒图，慢吞吞又道：“朕想，王掞一

定也在朝阳门胤礽宅子里，你传旨给他们，胤礽自今个儿起，仍回毓庆宫读书……明儿，叫王掞陪着胤礽一同来见朕。”

“是……”

“还有。”康熙说道，“你去三阿哥府，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目录取来，再要一套《洪范·五行》。叫四阿哥十三阿哥去上书房见马齐，户部的差使还要他们管起来。桃花汛眼看要下来，派人出去巡查一下黄河河防，把情势汇总儿奏朕，看哪些省该免赋，哪些府该赈济，都要心中有数。刑部春天没有大事，你告诉八阿哥，和张廷玉商议一下春闱的事：派谁主持南北闱，出什么题目，拟一个密折条陈奏进来。”李德全是太监里记性最好的，康熙说一件，他掐一个指头，垂手听完，已是默记于心，又原原本本复述一遍，见康熙无话，方哈着腰却步退出来。

因胤礽住的离八贝勒府很近，李德全多了个心眼，陪着二阿哥到东华门送进大内，然后一家一家按长幼顺序重新到各王府传旨，这虽误时辰，不图别的，只图个平安没闲话。所以兜了一大圈，到胤禩府时，已近午时，按李德全的想法，八阿哥是晦星照命，太监们忌讳多，他不想在这多呆。谁知道府外看着冷清，里头却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因八福晋刚刚过了生日，而庑廊下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到处堆的都是下头官员们送的寿礼，合府上下家人们跑解马似的穿着单衣收拾着，兀自人人冒热汗。

八阿哥胤禩请了胤禟、胤祺、胤禵吃消寒酒，还有揆叙、王鸿绪、阿灵阿、张德明一干人都来了，都聚在西花厅。见李德全传过旨就要走，胤禩笑道：

“你不要吓成这样，我是沾惹不得的人么？何柱儿方才来，他还想到我跟前侍候呢！前日万岁赏了我两坛子三河老醪。来来，吃两杯再去！”

李德全张着眼看看，胤祺、胤禵揎臂扬眉，吆五喝六地正在相战，胤禟跷足而坐含笑不语，其余的人也都满面春风谈笑说闲话儿，只阿灵阿仿佛大病初愈，脸色有些苍白，坐在安乐椅中发呆，因笑道：“八爷想哪里去了？奴才是哪牌名的人，敢在这里坐地吃酒？没的折了奴才的草料。”

“算了吧你！”胤禟一手执壶，一手拿杯，喝得满面通红，笑着把李德全让进花厅，在隔扇屏风一个空桌子边斟了酒，说道：“你要不喝，我叫十四爷出来灌你！”李德全这才忙吃了一大杯。胤禟笑着对胤道：“都快午时正刻了，这会子哪里去寻张廷玉？你过去多劝他们几杯，我和老李说几句话——听说二哥又要搬回毓庆宫，有这档子事么？”

李德全一欠身道：“有，奴才刚刚传了旨。”胤禟命人端过两碟子菜，一边让李德全，一边又问：“万岁没说别的？叫他批折子没有？”李德全心里雪亮，知道他要问什么，因笑道：“万岁没说。批折子的事是国家大

事，我更不敢过问。”话音刚落，十四阿哥胤禵趔趄着脚步儿过来，笑道：“是老李呀！我刚刚听胤禵讲了个笑话儿，你要听不要听？”李德全忙道：“奴才最爱听笑话儿。十四爷说了，得便儿奴才说给万岁，万岁爷也爱听着呢！”

“有一个人——”

胤禵打了个酒嗝，给胤禟李德全各倒一杯，三个人碰杯一饮，李德全因见胤禵不说话，便问：“下头呢？”胤禵呵呵笑着道：“下头没有了。”李德全迷瞪半日，才想到是说自己，不禁笑道：“十四爷真能取笑——”话未说完，隔屏风一大群人已是哄堂大笑。

“你下头已经割了，难道还怕把上头也割了？”胤禵笑道，“没有鸡巴，怕鸡巴什么？九爷问你几句话，你就装模糊儿！”李德全哪里吃得住他这夹枪棒，由不得满面赔笑，说道：“十四爷虽是玩笑，奴才可担待不起。据奴才的小见识，太子爷复位是定必的事了。虽没旨意，内务府给太子送笔，都是老规矩，万岁使过一次才叫二爷使，这事万岁没个不知道的，也没有责备。前儿江宁织造司送贡，万岁赏二爷的也是早先当太子的那些物件，一件不多，一件也不少。打冬至到今个儿，隔九天万岁见一次二爷。爷们说话越来越随和亲热。上回武丹进来请安，万岁还笑着说：‘调你进京虚惊一场，说胤礽要怎样，都是没影儿的事。如今朕每见胤礽一次，胸中疏快一次。’狼瞫军门的兵也调回了原驻地，凌普也回了热河，还当都统。昨儿毓庆宫王公公还叫人把太子的衣物帐被都拿出来晒了，又叫修太子爷的辂车，今儿就有旨命二爷进去……不是瞎子，谁还看不出个八八九九？”

一席话说得屏风两边的人尽皆无语，都住了酒，交换着目光。除了狼瞫护翼军队奉旨回旗，凌普降两级回任管带这些大事，其余琐碎事体虽也时有耳闻，却难得李德全说得这样周备。胤禵眼珠子骨碌碌转着还想问话，李德全已经起身，赔笑道：“奴才得去了，万岁爷歇午晌，我得侍候更衣呢！”

“慢一步。”胤禟知道这人胆小，拉拢不住，因似笑不笑地说道：“听说要叫何柱儿来八爷府当太监头儿，可是有的？”李德全忙道：“内务府昨儿才说，大约这两日他就过来侍候了。”

胤禩从屏风后踅过来，坐在瓷礅上舒了口气，目光幽幽地闪动着，说道：“我这里用不完的人，还要太监做什么？何柱儿一手好推拿，你是养心殿的头儿，跟万岁说一声，就留你那边使唤，可成？”何柱儿因为得罪胤礽才开销出皇宫的，这事当然说不成，李德全一是被缠得有点发急，二是也真怕这个望高权重的廉亲王，只好低头道：“奴才尽力照办，不过——”

“给老李拿五十两黄金来！”胤禩冲外吩咐一声，又道：“我要的是这片

心。办成办不成，我不在乎。”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三月初九，废黜了半年之久的胤礽复立为太子。一如废黜时的程序，皇帝坐乾清宫，命张廷玉赍诏祭天地告太庙、社稷，回来奉太子衣冠，觐见皇帝。次日，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祺、十二子胤䄉、十三子胤祥、十四子胤禵等人会齐毓庆宫、拜会太子、行二跪六叩首大礼。至此，礼成。一场掀动清帝国整个朝局的轩然大波暂告平息。毓庆宫赐筵，复辟太子胤礽深自降抑，挨桌劝酒；胤祉举止谦恭、坦然奉陪；胤禛恬淡自若，不卑不亢；胤禩满口君恩帝德，堂皇儒雅；胤祥胤禵喜笑颜开，议论风生；其余阿哥或侃侃言笑，或侧耳静听，或停杯踟蹰，或矜持不语。看去是雍穆和平、兄弟情亲，一堂春色，但其实人人心里有数，大家都上了擂台，不把对方打得魂灵出窍，自己便难以站脚了。

筵散之后，还是老章法，八阿哥是一群，怒马如龙卷地而去；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十二阿哥、十七阿哥又一群，同去松鹤山房汇文。本来应该最欢喜的胤禛，不知怎的却显得有些沉郁，蹬着上马石，心不在焉地对胤祥道：“去我府坐坐吧。”胤祥笑道：“每次总是我去四哥府。今儿破个例，到寒舍一叙如何？”

“罢罢，我不敢沾惹！”胤禛微笑道，“你府里不整顿，我永世不去。三哥孟光祖的事，我只在你那里提过一回，第二日二哥就知道了——你那里是贝勒府？是庙会！加上你新收这两个妖精，如今还不知怎么长进呢！”胤祥听了不禁一笑：他府中确是各个阿哥派来的“奸细”都有，虱多不痒，他早已不理会了。因道：“那就雍和宫去——还有笑话儿呢！阿兰和乔姐两个人似乎也不是一条线儿上的，神气里头带着两相防备似的！我心想，不管你是谁的人，我都来者不拒，老子无事不可对人言，你能拿我怎么样？五哥那么老实的人，还往我府里塞了个人。前儿我打发他背了一扇磨回五哥府，写了封信只说了一句话‘叫这人还把磨背回来’。我就这么消遣他——明知是饵，昂然吞之，岂不也是一大快事？”说着，目视前方，良久又叹道：“养移体居易气，真是半点不假。你知道，我原来还想破个例儿，娶了阿兰做福晋，如今她来，我怎么瞧都不像江夏那个阿兰！前儿她递茶，我就泼她一脸，我瞧着她想哭又赔笑那样儿，真气不打一处来——谁叫你这么贱，给人家当细作？”胤禛听着，脸上一丝笑容也没，半晌才道：“世上最可怜可恶的是人，最可怕的也是人！”说着，因已过了定安门，雍和宫遥遥在望，两个人便都不言语，一齐下马进府，径直往西花园去见邬思道。

刚踅过西廊，便听北边马厩院里一声长嘶，两个人回头一看，狗儿坎儿都站在木栅旁，一个眯着眼，一个嬉皮笑脸往里看。接着便听高福儿气

喘吁吁说："尊驾，久不见面了！主子差遣，这会没工夫，我不下马了，改日再……"胤禛胤祥不禁都是一怔，高福儿这奴才捣什么鬼？正愣着，那马又是一声长嘶，仿佛疼不可忍，一阵急蹄奔跑。胤禛便问："你们这是做什么？"两个童子便忙过来请安，狗儿笑道："我们在瞧高大管家驯马——"话未说完，又听高福儿道："老王，对不住，事忙，我就不下马……"那马又是一声惨叫，"扑通"一声，似乎将高福儿颠下马来的样子。胤祥便高声叫："高福儿，你出来！"

"四爷十三爷……"高福儿一头一身灰窝里滚出来似的出来，脸上一道道汗条子，打千儿请了安，笑道："爷们回来了？"胤禛皱着眉道："你照镜子看看模样，还像个人不像？"高福儿忙躬身道："奴才在驯马……这匹杂毛马，原先骑着挺稳当的，不知怎么就生出些异样的怪毛病！在路上逢熟人，只要说声'事忙，顾不着下马'它就卧了，真能把人寒碜死！"

胤祥想着，狗儿最爱调治狗马虫鸟，必定又是他做的手脚，想着高福儿的狼狈像，不禁喷地一笑。胤禛也不禁莞尔，却道："你们各人都有自己的差使，都在这里顽皮！"坎儿规规矩矩答应一声"是"，狗儿见胤祥看自己，一吐舌头，拉着坎儿一溜烟去了……

"四爷。"枫晚亭只有邬思道一个人，和胤禛胤祥寒暄过，他靠在东边的安乐椅上，斜阳照着，似乎有点忧伤，"还叫你管户部？你如今怎么打算？"胤禛抚着刚剃过的头没有说话。胤祥笑道："大事已过，我们正好振作起来。我说，还是原来的办法，我在前头，四哥和太子爷后头坐镇——我就不信，局面扭不过来！"

邬思道目光流动，轻咳一声，说道："那是面儿上的章程，我想听听四爷心里怎么想？"胤禛十指紧扣，喘了一口粗气，说道："我想不出什么。太子爷废而复立，把我的心都操碎了。如今户部情势也非昔比，没了施世纶，没了尤明堂，老十三单枪匹马济什么事？何况，万岁两次召见，都没说重新清理亏空的事，倒说刑部的事要紧，要我多多过问。刑部原来是老八的差使，去热河前已经场光地净办得滴水不漏，我们还能怎么整治？所以我心里很烦。"胤祥笑道："四哥原来为这个不欢喜？这回我们把乾坤都翻转了，这点子差使怕什么？不高兴的该是八哥他们！"

"也许是这样，也许并非如此。"邬思道沉思道，"不高兴的恐怕只有大阿哥。三阿哥一击不中，退而观战，无可无不可。八爷得大于失，有什么不高兴？难道十三爷真的以为，乾坤倾而复正是四爷和您的力量么——要这么想，您齐根儿就想错了！"他说话声音很低，幽幽地像从远处传来，显得又清晰又阴森，胤禛胤祥都打了个寒颤。胤祥说道："他这次夺嫡，闹得人仰马翻灰头土脸，有什么好高兴的？要是我，说不定就自杀了！"猛地想起高福儿被马掀翻的样子，胤祥竟不自禁格儿格儿笑个不住。

胤禛看一眼胤祥，说道："这有什么好笑的？八阿哥超越了三个阿哥，这次进封亲王，和我一样！九阿哥十四阿哥也都升了贝勒，得大于失凿然

不谬。前些日子我看他似乎有点颓唐，阿灵阿甚或服藤黄自尽，这几日我看又是一番光景。就是此刻，八王府还不知在谈些什么呢！”

“实在这才见得深了一层。”邬思道苍白的脸泛上一丝血色，“夺嫡不成，打了八爷这一闷棍，他像是懵懂了一阵子，如今早已清醒过来，没当上太子，只有心里更叫劲儿，如今他是亲王，开府建牙，更有力量与太子抗衡了！”胤禛淡然一笑，说道：“先生，也不要过于危言。无论怎样，太子毕竟重登宝座，难道还重来一次不成？”邬思道阴沉沉地盯着窗格子，说道：“当然是这样。据我看，太子宝位比从前倾斜得多了！”

刚刚胤礽复位，邬思道就下这样的断语，胤禛胤祥不禁都抽了一口冷气，谁也没吱声。

“皇上复太子位，乃是出于不得已。”邬思道冷冰冰说道，“废太子前，他压根没想到会起这么大的波澜，更没想到八爷的势力遍布朝野，呼吸之间可以撼动大局——亘古至今，几曾有过这么惊心骇目的事？为防止宫变，万岁只好重新复立二爷，用他来压八爷、压三爷、压四爷，镇住阿哥们的争雄之心。”

胤禛吃惊地站了起来：“压我？为什么压我？我不明白你的话！”邬思道仰起脸，笑道：“四爷自认是太子党？你若不是太子党，当然和三爷八爷一个样，不过比不上八爷显眼就是了。”胤禛的脸色缓了下来，他终于从邬思道这句话中，寻到了自己这些天心情郁郁寡欢的原由：原来太子被废，保太子是为保自己；压根说自己根本不愿太子重新复位！这个心理埋得这样深，自问都不敢承认，却被邬思道一语道破！好半天，胤禛方颓然落座，说道：“你说的是——为什么不呢？——我是皇上的儿子，亲王，国家屏藩，社稷干城。我哪个党也不是！”

“真正的太子党已经瓦解。”邬思道叹道，“王掞、陈嘉猷、朱天保这些人其实都是正人，是万岁安排在太子跟前，规劝太子不要结党的。所以都没有受重处。四爷十三爷，您瞧着吧，太子登位，还要结党。因为不结党无法与八爷抗衡，他要结党，仍要招万岁疑心——你们打算入他这个‘党’不入？”胤禛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不入。我就这个性子，他现在是半个君，我尽半臣之礼，他登了极，我尽全臣之忠。”胤祥高兴地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四哥做的这叫孤臣，我就入四哥这个‘孤臣党’！”

邬思道不禁一笑，他知道胤禛最厌的就是这个“党”字，见他满脸不自在，因道：“十三爷，您错了。朋党害国蠹民，既是‘孤’臣，就不该有党，君子群而不党，这是四爷的本心。就是你，我从来也没看你是‘四爷党’。你若不是任侠仗义，一心为朝廷办事，四爷早和你生分了！”说得胤祥红了脸，一欠身说：“我失言了，先生说的是！”胤禛喟然说道：“邬先生这话真是知心之言。我若结党，凭什么结不来一个‘四爷党’？八阿哥那点子手段，哪一样瞒过我了？我办这么多年差，位高权重，要笼络人，比他们方便十倍！”

这话掺着假，却也是事实，胤禛不但没有“党”，稍稍过心一点的朝臣也是没有的，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的人格和威权上。但胤祥又不同，京师中下品文武官员他结识了一大批，都是在办差交往中相与的，稍一招呼，临时就能拉起一个谁也比不了的大党。这些，胤禛胤祥自己也意识不到，邬思道却都算计得清清楚楚，但此刻不能说破。沉默了一阵，邬思道问道：“十三爷，昨儿八爷府的笔帖式来四爷府找你，我们闲聊了一阵，他说找你要刑部的狱案档——难道那些案卷底稿还在你手里不成？”

“不但刑部，就是户部档案，我也都封着。”胤祥笑道，“没有我的手谕，别的阿哥一个柜子都开不了！”胤禛惊讶地问道：“户部是你独立办差，这么着也罢了。刑部是八阿哥为主，吏员怎么能听你的？”胤祥道：“八哥没办过差，他知道个屁！我分管着档案，他要哪一份，我叫人查哪一份给他，用完还退我。四哥知道，我爱和下头人打交道，吏目们都听我的，有他妈的那么个把，背了我去八哥那献殷勤儿，我拿鞭子抽了他还得撵出去——谁不要饭碗脑袋呢？”说罢抿嘴儿笑。

邬思道一眼不眨地打量着胤祥，问道：“那都是些死档，你把着不松手，是为了什么？”胤祥嬉皮笑脸说道：“先生，你的心计我早就服了。你要问什么，我这会子就能说。死档能变活档，活档我想叫它死，它也就死了。”

“你们这打的什么哑谜？”胤禛笑道，“我听着如堕五里雾中。”胤祥跷足而坐，说道：“这有什么难解的？比如说，只要我高兴，这会子就能兴风作浪，叫八哥他们如坐针毡！”

邬思道猛地一倾身子，眼睛猫似的放着绿幽幽的光，低沉沙哑地说道：“十三爷真是个角色！那条大鱼是谁？”

“任伯安！”

“何以见得？”

“刑部宰白鸭，任伯安一人经办，历年共是三十七条人命。用银子五十多万，有的来项不明，有的来自八爷的庄子。只有一笔是从户部挪借，四万一千两，如今还有一千两的账没有平，刑部档里有两千两没有平。我不封档，条子早就抽了——八哥急着要档案，不定就是存着这块心病呢！”

胤禛心下不禁骇然，他再没想到，这个嘻天哈地的弟弟有这么深的心机！正要说话，却见坎儿带着十三贝勒府的管家贾平进来，便咽住了。胤祥因问道：“什么事？”

“紫姑吩咐奴才请十三爷回去。”贾平给众人行了礼，说道，“廉亲王府的新太监头何公公来了，在府里等着爷呢！”

“没说什么事？”

“小的也不大清楚，像是请爷写什么启封手谕……”

“你先去，给我换一乘暖轿。我今儿身子有点发烧。”

胤祥待贾平出去，起身伸了个懒腰，回头笑道：“来了吧？他急我不急！启封条子那么容易写的？”胤禛目光霍地一跳，问道：“你怎么办？”邬思道从齿缝里迸出一句话道：“十三爷，一字真经：拖！”

“十三爷真乃无双国士！”待胤祥漫步踱出去，邬思道拊掌而笑，说道，“当日他进刑部，我送他一句话，‘学学萧何入咸阳’，想不到做得如此漂亮！”

胤禛心中陡地袭上一阵不安，阴沉着脸在房中缓缓踱着，良久，问道：“这件事不小，要不要密报太子？”

“十三爷费了多少精神啊！”邬思道闷声说道，“四爷要拱手送人？”

“狗儿呢？”胤禛突然朝外喊了一声，“进来！”狗儿正在廊下调鹰，忙进来笑道：“四爷。”

胤禛又踱了两步，忽然自失地一笑，说道：“皇上赐我的两枝鸟铳，你把镶宝石的那枝从库里取出来送十三爷府——他上回还夸这支鸟铳来着——还有那把倭刀，一并送去。慢着，要是他跟前有人，你就说他忘到我这里的，明白？”

“喳！明白！”

胤祥回到府中才知道，胤禟也来了，正坐着看自己案上的字画。见胤祥进来，何柱儿便忙迎上来请安。胤祥一头进书房，口中笑骂道：“贾平这狗才，只说何柱儿来了。早知九哥也屈驾来我这寒舍，就该连四哥也叫来，我们一处吃几杯！”

“老十三这字写得越发出神了，”胤禟笑道，“多咱有工夫给我也写一张——我来时何柱儿先来了，我们是碰上的。”胤祥心里打着主意，一笑作答，他原想装病，谅何柱儿也没胆量跟自己闹翻，胤禟一来，这法子是不中用了，因笑道：“九哥，四哥府里的邬思道，我原想他一个残疾人，长留在雍和宫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曲儿写得极妙，专门给四哥写曲子的。面上瞧四哥，那真是道学，耳不旁听目不斜视，谁知他的小妾年氏，哎呀呀，唱得真是，啧啧……怎么说呢？端的歌能裂石，舞似天魔！最会享福的，我看竟是四哥！我们竟都是些傻子……”

胤禟不禁看了何柱儿一眼，今天来要启封条的手谕，就怕何柱儿弄不过胤祥，他才亲自赶来，原想胤祥必定要说句“九哥难得一来”，或“什么风吹得九哥来了”之类的话，却不料胤祥绝口不问来意，一进门就眉飞色舞说什么曲子——又不好扫了他的兴致，只好耐着性子搭讪，说道：“那是！十三弟十四弟精明外露，四哥是内秀，心里伶俐着呢！”

“就是！”胤祥越发来了兴致，命何柱儿坐了杌子上，叫紫姑拿来两个手炉，给胤禟一个，自己怀里放一个，索性长篇大论，说道：“我竟是个井底之蛙，今儿在四哥那算爬出井沿看了看！那年氏不但姿容绝世，口齿便捷，就才学二字，也叫咱们这些须眉汉子愧不自胜！因在席间说起诗韵，我说我最头疼近体诗，该平不能仄，该仄不能平，一个失粘，读起来拗口不说，如何丢得起这个人？你猜年氏怎么说？”他看了看皱着眉头静听的胤禟道：“她说十三爷你错了，诗中尽有平仄两用的。陆放翁‘烧灰除菜蝗’，‘蝗’字就用的仄声；‘莫折红芳树，但知尽意看’，‘但’字却作的平声；李山甫‘黄祖不怜鹦鹉客，志公偏赏麒麟儿’，‘麒’字偏是仄声！韩愈《岳阳楼》诗‘宇宙隘而妨’，‘妨’字居然读作‘访’，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诗》‘仁风扇道路，阴雨膏阁阎’，‘扇’字又是他娘的平声！李商隐《石城诗》‘簟冰将飘枕，帘烘不隐钩’，自注‘冰，去声’……”

胤祥口似悬河滔滔不绝，信口捏造着“年氏小妾”渊博的学识，几乎把邬思道闲谈论诗听来的抖落殆尽。何柱儿是一窍不通，半句话也插不进来，胤禟心里发急，一个劲掏表看时辰，好容易胤祥说得两嘴白沫，要喝茶，便道：“也亏了十三弟好记性——我今儿个……”

“今儿个你可不能走，何柱儿也留下！”胤祥心里暗笑，一口打断了胤禟的话，“昨晚我读《金缕杂记》，里头着实有些绝妙好辞。九哥你知道，我是不养戏班子的，就抄了几首拿给阿兰和乔姐，叫她们练习，可可儿今儿你们就来了，这就是缘法，你有这个耳福！”招手儿叫过紫姑，说道：“九爷难得来咱们这里一回，我真高兴！你叫他们弄一桌小菜，清淡些儿，叫阿兰和乔姐儿过来，给爷们助助兴，连着何柱儿也沾个兴儿！”

紫姑是跟从胤祥最早的通房大丫头，因胤祥未娶福晋，十三贝勒府的家政就由她主持，最是寡言罕语、忠诚厚重的一个女子，她一直搓着手帕在一旁侍候，似乎有点什么心事，听胤祥吩咐，忙答应一声去了。胤禟无声透了一口气，笑道：“想不到十三弟还有这份情肠！不过我和何柱儿来，可是有公事呀！”

“不耽误你们的公事。”胤祥笑嘻嘻的，看着人们抬进席面，一边拽着胤禟坐了上首，叫何柱儿打横相陪，斟着酒说道：“小晌午了，就是八哥有事，也得后晌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呢？唉……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啊！——九哥，满饮此杯。何柱儿你自斟自饮——宋广平心如铁石，曾赋梅花；韩潮州谏迎佛骨，风力铮然，‘银烛未销金钗欲醉’何等温柔？即范文正‘先忧后乐’，而《碧云天》一阕，也说什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我就烦你和三哥四哥八哥这一条，终日板着脸，就似你们独秉了天地正气，占尽了孔孟之道似的……”

阿兰和乔姐已经进来，后头还跟着五六个小丫头，有的怀筝，有的抱竽，正诧异地审量着胤祥。胤祥平素快人快语，豪爽不羁，却没有这么多的话，今儿怎么这样饶舌？正发呆时，胤祥轻轻拍了拍掌，于是丝竹齐鸣、管弦高奏，两个人都是汉装，一色葱绿水泻长裙，随乐而舞，真个翩若惊鸿。阿兰唱道：

路几重？幽涧涟漪愁波涌，荆树摇曳有惊风！丝蔓藤缠山鬼歌，莫信芳草满心径。王孙欲归须早行，休待炎日下地平……

歌声甫落，乔姐儿凌波舞步，度曲引吭：

雾迷蒙！遮住云山第几重？空山子规枉啼月，书剑孤客倦单行。衣满花露须忘情，谁撞暮鼓与晨钟？青梅不解春归意，奈是王孙酒未醒……

“如何？”胤祥酒酣耳热，鼓掌大笑，说道，“这词儿写得妙极，是吧？”

“实在是好！”胤禟满腹心事，恍恍惚惚只听了个大概，见胤祥兀自缠着劝酒，给何柱儿使个眼色，起身道：“回头我也借一本《金缕曲》好好看看。不过今儿实在没空了，这会子八哥恐怕已经去了礼部，下来就去户部，我也得赶着去呢。”胤祥嘻嘻笑道：“《金缕曲》已是人间绝版，邬思道那里有一本，我借给你看——八哥去礼部有什么事？”胤禟便看何柱儿，何柱儿忙道：“八爷是筹备万岁爷巡江南的事。这次废二爷又复立，万岁身子骨儿打熬得受不得，要出去松泛松泛。”

胤祥命人止乐，说道：“原来如此！怪道邸报说‘已委阿哥筹办出巡大礼’，原来是八哥！呃——”他打了个酒呃，已有些醉意朦胧，“说到现在，我还没问你们来意，是八哥的钧令，叫我去礼部帮办么？”

“不是。”胤禟见胤祥借酒装迷糊儿，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冥顽不化的“太子党”，口中却笑道：“刑部的档案，还有户部，都封了二年了，下头书吏们都说不便，得有你一个手谕，叫他们启封，查阅起来也便当些。”

胤祥满不在乎地又斟一杯酒自饮了，说道：“哦……是为这个？告诉九哥一句话，兄弟给你拍胸子，你们要查什么，只管找我，要一件给十件，要十件给……给一件……封档的事是太子爷的话，要启封，等闲了我禀一声呃——万岁爷——”说着已是玉山倾颓，歪在椅中兀自口中喃喃而言，却任谁也听不懂说的什么了。

“走吧。”胤禟铁青着脸，扫视了一下众人。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被废太子风波折腾得精疲力竭的康熙皇帝一口气松下来，决定提前到承德避暑，然后径从山东南下，第六次巡视江南。前几次南巡，他的心思放在修治河道漕运上，顺便查看吏情民风，接见遗老，固然也为领略江南佳丽山水，六朝金粉之地风情；但这一回，则纯为休息，避开京师喧嚣波动的官场，理不完头绪的麻烦事——他自承德归来，心悸头晕的病发作的次数愈来愈多，有时接见大臣，讲半个时辰的政务，便觉头摇手颤，心慌不安。若不是年轻时身子打熬得结实，早就累倒了——因此四月十七日下旨銮驾出京，并吩咐一切礼仪从简，自带了张廷玉，留下马齐在京协助太子料理军国重务。按胤礽的意思，想请皇帝将张廷玉也留下，但康熙却道："北京的人也不少了，四阿哥八阿哥他们不都是帮手？实在忙不过来，老三也可做些差事。有些事你做不了主，还要请旨，朕身边没有个草诏的还成？"太子听了无话。

皇帝一离京，无论太子阿哥都觉得心头轻松，一是不必每日去畅春园请安，二是少听了皇帝多少传不完的祖宗家法、唠叨不完的政务批评。但胤禛却觉得，太子复位之后越来越难侍候，原先是疲软得一摊泥似的，事事没有决断，如今则又变得刚愎自用一言不纳。八阿哥等人的条陈无论对与错，见一本驳一本自不必说，就是雍王府上的本章，也常是横三竖四地挑眼儿。马齐的话更是听不进，有一回为选官的事，一言不合，竟罚马齐在毓庆宫前当众跪了一个时辰，位极人臣的宰相如此受辱，还是开国第一遭儿，马齐自知是因保荐东宫的事挟嫌报复，又气又愧又怕又无可奈何，便索性告病。王掞谏劝胤礽要有"包容天下之量"，对这师傅，胤礽还有几分忌惮，面情上答应得好，下来还是依旧，不多日子，王掞背疽发作，勉强跟着又办了几日事，实在维持不下来，只好请旨西山养病。

"这么着下来还了得？"胤禛为赈济苏北灾民的事在毓庆宫挨了碰，气咻咻回到雍和宫，在枫晚亭一坐，皱眉咬牙，连连叹息："他是主子，将来有一日坐了朝廷，也这么办事？凡是没保过他的都整，他整得过来么？"

邬思道只穿一件实地纱月白褂子，仰在竹椅上只是摇着芭蕉扇出神，半晌，"扑哧"一笑，说道："四爷，又碰钉子了？"胤禛脱了外头袍褂，将一根玄色汗巾仔细束在腰间，酱色府绸长袍越衬得脸色苍白，冷笑道："就因为江苏巡抚林风保过八阿哥，赈济粮就减了一半——官儿有错，与百姓何干？怎么这样气量狭小！"邬思道用碗盖拨着浮茶沫，笑道："我早说过，太子爷要立威。八爷惹不起，装病躲开了，别人离他远远的，您凑着往跟前去，他不拿您作法拿谁作法？其实林风这折子挨碰，倒不全为保八爷，不合是你没跟太子商量，就奏报了承德，碰的是林风，颜色是给你看的！"

"我是亲王。"胤禛阴郁地说道，"并没有旨意剥我的直奏之权。本来我想救灾如救火，先斩后奏，从山东调粮苏北，多此一举请示，倒落个沽名

钓誉的名声儿！”邬思道笑道：“他忌讳的就是‘亲王’这两个字。你看，他待十三爷就不是这样儿。”胤禛哼了一声，说道：“不在正经事上下功夫，弄这些小伎俩，有什么用！”

两个人在说话，便见坎儿带着胤祥摇摇摆摆进来，远远就说：“风清树茂，好纳凉去处，四哥会享福。”胤禛一边让座儿，一边笑道：“北京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胤祥一撩衣摆坐了，笑道：“你们背后议人，非君子也！”邬思道便将胤禛挨碰的事说了。

“谁让四哥前后巴结他来着？你不理他，不办事，他敢白把你叫去训斥一顿？”胤祥嘻嘻笑道，“像我，整日闲逛，六部里拉着那些小官抹纸牌，斗蛐蛐儿，倒得彩头，昨儿晌午太子叫人送过去一筐仙桃，我正高兴‘闭门家中坐，仙桃天上来’，晚间太子爷竟亲自来府快晤小酌——怎么样，这点面子你们几个王爷谁有？”

胤禛邬思道都吃了一惊，怔怔地看着胤祥不言语。胤祥脸上却没了笑容，看着亭下池塘里的游鱼，良久，又冷笑一声，说道：“邬先生，你就是神仙，恐怕也猜不出太子爷说了些什么话！”邬思道扇了两下扇子，摇头道：“我本就是个凡夫。大约他说的事总不便让别的阿哥知道。”

“上不可告天地，下不可告妻子！”胤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指了指天，说道：“他要我害一个人，事成晋封郡王！”

胤禛从没见过胤祥眼中这种恶狠狠的光，已是愣住了。邬思道略一沉思，恍然道：“我已知道了。”胤禛忙问：“谁？八阿哥？”

“郑春华！”邬思道额上青筋霍地一跳，“对么？”

见胤祥沉重地点头，胤禛许久没有说话，起身漫步踱到栏边，望着碧幽幽的池水只是沉吟。三个人沉默了移时，胤禛叹道：“二人通奸，显见是太子为主，如今把自己失位原由都推到郑氏身上，真叫人不敢信，他竟是这样眦睚必报！十四阿哥说，‘此人当政，皇阿哥无噍类’，半点不假！”

“四爷，你见地不深啊！”邬思道喟然一叹，不知怎的，他突然想到自己那个雷雨的夜晚，“郑春华只要不死，就始终是太子一块心病，是八爷手上一张筹码！我真糊涂，早该想到这里的，倒叫太子爷提了醒儿！”胤禛点了点头，细牙咬得紧紧的，说道：“老十三，辛者库浣衣局的头儿记得是你门下？”

“嗯。”

“给他办！”胤禛阴冷地笑道，“办下来，太子在我们手里就有了把柄！”胤祥点了点头，说道：“这一层我也想到了，我答应了他。”因见邬思道直摇头，胤祥笑道：“举大事不拘小节，邬先生居然也操妇人之仁？”

邬思道格格冷笑，说道：“二位龙子凤孙，想到哪里去了？办这差使有三大忌，所以万万不可！”因见两个人都盯着自己发怔，邬思道又道：“第一忌，这事伤天和，损阴骘，合不着二位爷光明正大的心性，也不合皇子身分；第二忌，人死如灯灭，郑春华活着才是把柄，死无对证，还谈什么‘把柄’二字？这一条四爷八爷利益一致；第三忌，太子若无皇位之份，何必代他作恶？他若皇位有份，你就会变成第二个郑春华——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为什么要办？”一番分析鞭辟入里，兄弟二人犹如醍醐灌顶，胤禛手托下巴兀自沉吟，胤祥搓手连连叹道：“说的是！入木三分！只是如今该怎么办？”

“这样，”胤禛冷冷说道，“你设法把她弄出来，找个空宅子养着，太子那里报个暴疾而亡。最后怎么处置，视情形而定。”“实在这才是上策，”邬思道说道，“不过事情要密一点，走漏了风声，不但太子，连皇上也是不依的，那还不如听其自然。”胤禛说道：“当然听其自然好。不过八阿哥恐怕也要拿这张牌，不如我先——”下面的话碍难出口，胤禛便打住了。

胤祥听着已经站起身来，笑道：“放心！这事管保办得漂亮，浣衣局头儿文宝生是我的门人，他老爷子文七十四我刚从宝德接到府里，他不能不买我的账！我得去桐济堂先弄点药，假戏也要唱得有板有眼！”胤禛也起身笑道：“是时候了，我还要去见见太子。听说今儿他去了畅春园，赈济的事还要争一争，他驳得没道理，我仍旧要往承德写折子，请阿玛裁夺！”

胤禛来到畅春园，已是未正时牌，园中太监们刚午睡起来，懒洋洋拿着竹竿粘知了。因见胤礽不在书房，胤禛便叫过当值太监丁仁问道：“太子爷呢？”

“回四爷话，”丁仁赔笑道，“太子爷在水亭纳凉，说身子乏，恁谁来了一概不见，四爷——”胤禛冷冷说道：“连我也在内？”丁仁被胤禛威慑的眼神吓得一下子矮了半截，忙道：“四爷当然例外。不过太子爷近日气性不好，四爷好歹体恤着奴才点，别说是奴才告诉您的。”

胤禛点了点头抬脚便走，沿着海子边压水长廊徐步而入，远远便见一群太监和胤礽围在一处，不知是看什么，细听时几声蟋蟀叫，清如嘎玉，原来却在斗蛐蛐。胤禛见胤礽全神贯注的模样，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一声不言语站在后头。听太子说道：“这个个头太小了，恐怕要败！”言犹未毕，一个太监一蹿老高，惊喜地叫道：

“我的铁苍背赢了！”

“忙什么？”另一个太监满头是汗，说道，“我的虎头大将军没出马呢！”

胤礽在旁笑道：“这是头一轮，还有四番恶战，谁赢了，二十两利银就是谁的！”说着，回身拿扇子，见胤禛站在一旁，便笑道：“老四，你几时来的？”十几个太监见是胤禛来了，便都讪讪退到一边，捧着瓦罐子面面相觑，他们都有点怕这个王爷。

“我来一会子了。”胤禛给胤礽请了安，坐了栏杆旁的石礅上，转脸对太监们道：“没事做什么不好？跑到太子爷这里斗蛐蛐！这都是些什么规矩？万岁爷这会子要在北京，你们敢么？”

胤礽大为扫兴，摆手叫太监们退到旁边，端一杯凉茶喝了一口，问道：“你有什么事？”胤禛便捡着小事先说，道：“田文镜在淮阴县试行摊丁入亩，他上了个条陈，说这法子好，请朝廷允准在全府试行。我看也有点意思，写了节略递到毓庆宫，不知道太子爷看了没有？”

“我当有什么大事呢！”胤礽越看越觉得胤禛桀骜不驯，心里有气，口中却笑道：“就为这巴巴儿大热天儿跑来？”胤禛正襟危坐，如对大宾，没想到胤礽这样轻慢公事，被这不凉不热的话噎得一怔，想想终究咽不下这口气，因道：“还有苏北赈济的事，我觉得也都不是小事。即令是小事，我也觉得比斗蛐蛐要紧。”胤礽听了，气得脸通红，但胤禛的话虽刻薄，都无可辩驳，半晌，方冷笑道：“大约你今天吃酒了吧？你这是和我说话？或者因早晨我驳了你的条陈，心里不服，所以专一来怄气！老四，你我素来知心，告诉你一句话，以往我就是太放纵了你们，就弄得人人上头上脸，你是正经人，不要学老八他们，于你于我都没好处。”

胤禛脸上毫无表情，一欠身说道：“太子爷！按说我不能和你顶嘴，我循礼循法办差使，有什么上头上脸的去处？如今国步维艰，库银只一千多万两，阿拉布坦几次袭扰喀尔喀蒙古，朝廷都没理会，为什么？没银子拿来打仗！田文镜摊丁入亩，把丁银平摊到田地里，田多就多缴银子，田少的也不至于冻饿，一个淮阴一年就多收两万银子，这样的好事还是值得一试的。苏北过水，今夏绝收，几百万人生计无着，您不赈济，闹出民变怎么办——太子爷，您掂量掂量，这是‘小事’？”

“我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胤礽知道，今儿是胤禛占了全理，弄得太僵，这个冷面王又告御状，康熙皇帝那里也不好交代。他原意也只是碰个钉子给胤禛让“八爷党”看，没想到胤禛这么不买账。但这份苦心无论如何不能出口，因铁青着脸道：“库银空虚，由来已久，你和老十三有什么不知道的？赈济灾民，一下子拿出二百万，这个数太大了！所以我的意思苏南各府县也匀一点，我们这头就轻快一点，这个心思有什么不好？田文镜这人我见过两面，好大喜功，恃能傲上，存心刻薄，最没意思的一个！上次引见，他递条陈，要缙绅与百姓一样，按田纳赋，查查前明制度，祖宗家法，哪有这么不近情理的？就这，安徽还报了他个‘卓异’，要升他道台——还不知他在下头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些府县小官，今儿一个折子，明儿一个条陈只管往这里塞，你去查吧，保准都是酷吏！一个小小的淮阴一年多收两万，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不是假的，也是敲骨吸髓弄来的！这种人，我就偏不叫他如意！”

两个人越说越远，心思怎么也对不上。胤禛听着胤礽对田文镜的考语，句句都是在说自己，没有想到因为向康熙直报了一件事，就冒犯得太子如此妒忌猜疑！想想，再谈下去只是徒自取辱，见说得口干舌燥的胤礽取茶水喝，便起身来，平静地说道：“太子爷，看来倒是我多事了。要没

别的事，我还要去户部，改日再来领训。”说罢，一个长揖，竟自扬长而去。走了老远，隐隐听胤礽大声道：“取过我的紫金钵，接着斗！——扫兴！”

此刻，胤祥却在畅春园西北角辛者库浣衣局寻郑春华。“辛者库”是专一管教犯过太监宫女的地方儿，并不同于前明的冷宫，清朝开国，顺治朝皇后被废，是幽居在寿安宫后的小院落里，也还有名号，叫“静妃”。康熙朝也有几个低等嫔御被黜，发落在贞顺门内荒殿内，除了不当差、不承御之外，也没有和奴婢一处做粗活的例。郑春华是因为出了那么丑的事，居然恬不知耻苟活下来，才被押解到辛者库为奴的，但浣衣局的头儿文宝生并不知她犯的什么事，见九贝勒十四贝勒都来关照“好生照料”，还以为要起复郑春华的嫔位，也没有怎样难为她。听说本主儿胤祥进来，文宝生真有点受宠若惊，忙将胤祥接到浣衣局议事堂，磕头请了安，亲手献一杯茶，赔笑道：“爷，再没想到您老人家到我这地府儿，有甚事叫个小厮传奴才去府上，这热的天，您老就巴巴儿亲自来了！”

“别他娘扯淡了。”胤祥笑着吃了一口茶，一怔，问道：“这是什么茶？我竟没吃过！”文宝生忙道：“家乡我女人夜里来了，带的枣花黄芹茶，野味儿。爷要吃不惯，奴才给爷换雨前。”胤祥又品了一口，说道：“好！枣花黄芹，嗅之清香，尝之浓郁，好！要有多的，给我弄一包，另给四爷一包。”

“有有！有的是！”文宝生乡音不改，一口宝德话，连连答应着，觑着胤祥，揣猜他的来意。胤祥吃着茶，架着二郎腿轻轻挥着扇子，却不急着说郑春华的事，问道：“你父亲也来了，接他来时，你原说叫他进府办差。我看了看，他身子骨儿怕是不行，一行动就咳嗽。六十多的人了，该歇的人了。”文宝生叹了口气，低下头，说道：“十三爷圣明！这实在没法，我们家原有两垧地，一半叫黄河涮了，留下一半养命田，指着划到刘老太爷的名下，原想少缴几颗皇粮，谁知道老太爷一过世，大少爷不认这个账，就黑了这田。他来北京也是不得已儿，好歹爷赏他一口饭，您老这阴德积的就大了……”说着，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转，又道：“我在这里当差，爷也知道，是个冷衙门，冷得要结冰，一个月满打满算五两的月例，女人娃子都养不过来……”

胤祥笑道：“你胡想些什么？连个奴才都养不起，我还当什么贝勒？你爹在我的库房当个闲差，行么？”

“是是！谢十三爷！”

“月例十两——和贾平一样。”

“奴才给爷磕头了！”

“粪车胡同外头那处四合院，赏给你！”

“啊！十三爷您……奴才一家子变牛变……”

“郑春华在哪里？我想见见她！”

话题陡地转到这里，正感激涕零的文宝生不禁一怔，抬起头来。胤祥嘻嘻笑道：“怎么，不行？——你起来说话。”

“爷说哪里话？别人不行，爷有什么说的？”文宝生起身来，笑道，“奴才是奇怪，这半个月九爷十四爷都来过，都叫奴才关照郑主儿。爷又要见她，莫不成郑主儿又要回宫了？”胤祥没理会他的问话，说道：“这不是你问的事。你带我进去，你就在这里等，我出来还有话。”说罢便站起身来。

文宝生带着胤祥，横穿满院子晾晒的衣服竿子，到了一溜低矮的厢房门口，朝里看看，并没见郑春华，便问：“郑氏呢？”几个正在折叠衣服的宫女回答说：“刚才你说叫预备毓庆宫太子爷的过冬衣服帐幔，你前脚走，她说身子不爽，回房里去了。”因瞧见文宝生身后还有个陌生翩翩公子，几个宫女耳语几句，突然你推我搡叽叽咯咯笑个不住。

胤祥无声一笑，跟着文宝生到最北头一间房前，门虚掩着，文宝生一推门，见郑春华正用调羹搅着一杯茶，便笑道：“她们说你病了，我想着别是染了时疾？看来倒不相干的——十三爷看你来了！”说着便进来，忙着又斟茶给胤祥，自己搭讪着退了出去。郑春华见胤祥怔怔地站着，半晌才醒过神来，掇一把条凳过来，说道：“十三爷将就着坐吧，这里就这个样儿。”说着又蹲了个万福。

“嗯。”胤祥默然坐了，上下打量郑春华。两个人过去当然是见过面的，康熙皇帝几十个嫔御，二十几个儿子，除了节筵远远扫一眼，平日并不来往，所以如不介绍，就是擦肩而过，也未必就互相识得。此时对面相睹，胤祥觉得郑春华容貌并不十分出色，也许因为不施脂粉铅华的缘故，脸色异常苍白，眼角还有几微难以觉察的鱼鳞纹，只微蹙的眉头淡染春山，嘴角两个酒窝若隐若现，想来她笑的时候一定异常妩媚温柔——一个帝室嫔御，风尘堕落到这个地步，胤祥不禁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太子爷复位了，你知道么？”郑春华给他审量得有点不好意思，待胤祥开口说话，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站在下头一躬身，轻声说道：“奴婢是今儿才听文头儿说的。爷知道，这个地方儿，就是外头反了，也一点消息听不见的……”胤祥点点头道：“太子爷还惦记着你，叫我来看看，你需用什么东西。”

郑春华一下子抬起头来，刹那间，胤祥觉得她艳丽异常，像一整块汉白玉雕出来的仕女，只是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郑春华身上一颤，又低下了头，喃喃说道：“……真的？我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惦记的？……我什么也不需用……什么都不缺了……”

“太子爷说了，”胤祥按着想好了的思路沉吟道，“叫你好生保重。地狱不难熬，不知生天之乐……”他端起茶往嘴边送，却又放下了，又道：“你得挺下去，总有出头的一天——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是什么病？”说着

又端茶要喝，却见郑春华哆嗦了一下，惊呼道：“十三爷，别，别喝！”胤祥诧异地看了看郑春华，问道：“怎么了？你像是受了惊？”

郑春华没吱声，过来给胤祥换了换杯子，胤祥才知道自己端了郑春华的那杯茶，因笑道：“我当什么事呢！你就白日见鬼似的，你——”他突然打住了，惊恐地张着嘴，一个可怕的念头陡地涌上来，因厉声道：“你要自裁么？这茶中有毒！”郑春华突然双膝一软跪下，手捂着眼，任泪水从指缝里往外淌着，颤声说道：“是……我原就是多余的人，多余来这世间，多余……遇见他……当初不死，也为怕他说不明白，是我勾引的他……我是早该下地狱的人了……”

“你……你……”胤祥听着她凄厉的泣诉，觉得毛骨悚然，大热天儿竟浑身打了个寒颤，惊得跳起身道：“你不可这样！听着，你得活下去、我要你活下去、救出你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我命你活下去——我是拼命十三郎！”他慌乱地说着，简直语无伦次了。半晌才回过神来，想到这样“劝”完全无效，便放缓了口气，又道：“太子东宫位子虽然又复了，并不稳当，等你看着他……登基，再死不迟。”

郑春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抽搐着，几乎要瘫在地下。胤祥也再怕她问话，那真是不好对答，便起身出来，早见文宝生已候在议事堂前树下，见胤祥脸色煞白地出来，便问道：

“说完话了？爷脸色这么难看，敢怕是中暑了？”

胤祥咕咚咕咚喝完一大杯枣花黄芹茶，许久才按捺住突突乱跳的心，拍了拍文宝生肩头，说道：“你坐下，听我说——”文宝生见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包药，怔着道：“爷，你要用药？”胤祥把药递给文宝生，阴森森说道：“你拿着，听爷吩咐。我想救郑氏出去，你看可行不可行？”

“好天爷！”文宝生吓得浑身一哆嗦，“那爷不是要奴才的吃饭家伙？”胤祥指着那包药，咬着牙道：“此药名叫‘归去来兮散’，服下去十二个时辰，和死人一样，你报她个暴病而亡，这热天必定要送左家庄化人场，那头的事由我来安排！天衣无缝，你怕什么？”

“十三爷……”

“办完之后，五千两银子五十顷地，够你消受一生！”

文宝生收起药包，说道：“我不是不遵令，是叫爷吓蒙了。这到底为什么？”

“你不过遵天意行事。”胤祥冷冰冰说道，“多知道于你毫无益处。”说罢摆着方步迤逦沿花径而去。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胤禩在宫中耳报神极多，四阿哥和太子水亭龃龉的事两个时辰后便传入了廉亲王府。按胤禟的想法，当今时局胤禛绝对立不起自己的派系，和太子翻脸，必定要靠拢八阿哥，几次密议，都想让十四阿哥以他的特殊身分进雍和宫去试探一下，但胤禩却要“等着瞧瞧”。他自己胸有成算，自己就是因为势力太大招了圣忌，多一个胤禛少一个胤禛无关紧要，再去联络更引起太子和皇帝的疑忌，不划算。从心理说，胤禛是年长亲王，冷峻高傲，也实在难以拢在自己袖中。因此抱定了作壁上观的宗旨，要看“太子党”窝里炮自相残杀。

但等了两个月，并没见太子和胤禛生分的迹象。胤禛调芜湖七十万石糙米赈济了山东灾民，田文镜也升了江西道，是直接请旨办理，太子也没有出头为难，胤礽接连保奏自己的奶公黄文玉，门人丁浩、阿隆布、雅齐，有的做将军，有的做布政使，也是奏一本准一本——各干各的，竟是互不侵扰。眼见八月节令又将到来，胤禛胤祥兄弟两个一直泡在户部，除每日进内见太子，请安即出，也不见有什么作为，胤禩便觉纳闷，修表上报承德和毓庆宫，说已经病愈，要回刑部任事，并举荐十四阿哥十三阿哥共同主持兵部，“整饬军务，以备西事急需”。过了六七天，毓庆宫便转来承德康熙皇帝的朱批谕旨：

览奏甚慰。久病初愈亦当节劳。十三阿哥佐胤禛理户刑二部事繁任重，汝可协办为妥，不宜再令胤祥理办兵部，着由十四阿哥胤□前往整饬可矣。朕即将南巡，凡百细务汝等请示太子施行，军国重务，可即报朕行在候旨处置。

接了这旨意，胤禩立刻着人请了胤禵来府商议。

“皇上旨意毓庆宫已经派人宣过了，可谓要言不烦。”胤禵刚刚接旨，还穿着片金缘石青金龙朝褂，金龙二层朝冠上衔宝石东珠巍巍颤动——他什么地方都像胤祥，只这一条却似他的同母胞兄胤禛，爱修饰。一见胤禩便笑道：“他老人家勤躯已倦，大事不放手，小事是扔给我们了。我正要来和八哥商量，兵部出事该怎么办？”

胤禩穿着古铜色府绸长袍，把玩着手中的湘妃竹扇，几个月不出门，在府里读书打拳，作养得十分好气色，越显得倜傥风流，儒雅端庄，沉吟良久，说道：“兵部四司，有四句口号，你知道不？武选司‘武选武选，多恩多怨’；职方司‘职方职方，最穷最忙’；车驾司‘车驾车驾，不上不下’；武库司‘武库武库，又闲又富’。其实车驾司没什么整头，要紧的是

抓牢武选司，清理武库，给职方司做事的吏员一点甜头，你就在兵部站住了脚。我每见外头进京来的巡抚，都要问当地旗营军纪。这里边的学问不比文官少。冒领军饷的不必说，那是人人都有的。有一等专门靠惹是生非发财的，比如把窃案说成盗案，把盗案说成聚众谋反，冒支国币戮杀良民，这一种你不要手软，要严办几个！练兵得好的，叫职方司秉公查清，奖升几个，你的差使就办成了！”胤禵没想到胤禩对军务上的事竟也如此熟悉，不禁一怔，嬉笑道：“我真的没料到，军政你也这么熟稔！叫我这带兵丘八阿哥汗颜自愧！”“没事读些书，学问里头出治事之才。”胤禩也不自谦，稳稳重重说道，“四哥每天读书到二更，四更就起身，仍是读书，所以你看他办差，事事都有章法。他天性苛刻这一条不可学，其余长处也不可泯灭哟！”正说着，便见胤禛胤禟一前一后进来，胤禛没进门便嚷嚷：

“八哥一本上奏，老十四你就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彩头准保高兴得你几夜睡不着！你得请客！”

“九哥、十哥！”胤禵笑着起身，因熟不拘礼，拱手作礼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白云观演道士兵，我兵部能管得了你们的事？”胤禟笑道：“我们没差事，读书呢，又迟了些，只好练一点吐纳功夫，落个好身子骨儿，拿什么和你比？我看要不是承德那张调兵令，你也未必能独掌兵权呢！”

几个兄弟略一打诨取笑，便又转入正题。胤禵扇子拍着手心，说道：“八哥方才说的是，我觉得军政比民政要好办些，有八哥这番提点，心里更有数了。年羹尧的顶子是怎么红的？杀人是不二法门！他和岳钟麒在川西剿匪，斩首级八千，我就不信都是土匪！细查一下，像这样儿的，我要请旨正法几个！”

“兄弟你错了。”胤禩一笑说道，“你搞年羹尧，是挤着四哥和我们作对，一点好处也没有，派个人到他行营里牵制住就行了。万岁爷最怕的就是我们闹家务，搞乱了朝局，我们得体贴圣意，所以你不能动这些人。倒是我们自己门下有在下头枉纵不法的，要从严处置，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行。不要学太子小家子气，只顾收拾政敌，切实办好差使，秉公行法，我们都跟着你体面。”胤禟笑道：“我也有点不放心你，老十三是任性顺毛捋，你和他一个样，还多了个心狠手辣，这样可怎么好？”胤禵见胤禛也要劝，便笑道：“是了！大萝卜还用屎浇？我听你们的，在兵部死心塌地替皇上办差！”

胤禟摇着扇子说道：“太子如今真是换了个人，越来越不成话了。我府里小唐昨儿听内务府的人说，老十三去浣衣局，没有两天郑春华忽拉巴就死了，说是绞肠痧，还不定是毒死的是自杀的呢——始而乱之，终而弃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听说老四和老十三出了新招，就刑部案卷细查

了，拟出一百四十七名贪贿官员名单，拿到毓庆宫，太子涂得横一道，竖一道，有添有减，小太监赵驴儿悄悄跟我说，添的都是八哥咱们的门人，去的都是他自己的门人！”说着，长长吁了一口气，看得出内心极不平静，额头的青筋都胀起老高。

“叫他使劲抓！”胤禩冷笑道，“我看阿玛是在容让他，所以奏一本准一本，到作孽作满，不定是个什么光景儿呢！朝臣们保荐的虽然是我，说到底都是万岁一手提携起来的，除了保我保得不对，并没有对皇上二心。如今已有了谣言，说‘跟皇上现在活不成，跟太子将来活不成’，瞧吧，后头还有热闹呢！”

胤禟却还在沉思，说道：“四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跟太子若即若离，跟我们不远不近。我怎么瞧怎么有文章！”胤禩笑道：“人毬不像人毬，树根不像树根，屎壳郎爬笤帚，他能结个什么茧儿？他无非见太子不地道，又摸不清朝局变幻，所以撤到一边观望形势罢咧！”

“十哥话说的村俗，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我是四哥，或许也得这么办。”十四阿哥胤禵说道，“他的这一手颇高明。郑春华莫名其妙死了，我看就是他的手脚，后头有什么文章还难说——要真是一场戏，四哥的心机也就太厉害了，一头不哼不哈地做事，寻我们的把柄，一头又预备砖头砸太子！不叫的狗咬人最狠，我们不能没一点防备！”

想到胤祥不肯交档案，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靠这些档案，已经连扯出一百多名官员要参劾查办，焉知没有查到与八阿哥有关的东西待机抛出？几个人苦苦想着，无奈从前在户部刑部办事太多，手条虽然都收回了，但与此关联的其他人事账目一时之间哪能清白了？胤禟想想那日见胤祥的情形，越发觉得不对，但“不对”究竟在什么地方，却也没个头绪，不禁摇了摇头。

“老九，”胤禩显得沉着些，思索着说道，“档案不能再要了，老十三是个鬼魅精灵，他不肯交出来，本身就是信不过，说不定已经嗅出什么味儿了。”胤禟点点头，说道：“晓得。我留着心哩，我已经吩咐贾平，叫他关照乔姐，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写的什么！任伯安那边也说一下，阿兰是他手下的，监视得密一些。”胤禩点了点头，抬眼看了看胤禟，“我总觉得任伯安这里要出事，他出事我们不得了，但如今没这个人还不行。你立即叫他出京，避居江夏，他手头抄的百官档，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永当铺，严加看管。如今局势风雨不定，要小心小心小心！”

他两个这番对话，胤禩如堕五里雾中，胤禵却一清二楚。任伯安自康熙二十二年在吏部当笔帖式，就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专一记载文武官员犯的过错，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小至嫖妓行贿关说人情，狱案刑断诸类一一详备。任伯安以一个已革吏员，支使六部各司如役奴

隶，就是因为他随口就能毁掉任何人的功名前程！他对胤禩胤禟这一套是不以为然的，觉得是弄险，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

锁拿一百四十七员犯官的批文发到雍亲王府，胤禛只扫了一眼，立时气得面白如纸，当下便来与邬思道商议。却见邬思道和胤祥正在枫晚亭下大棋，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便道："老十三几时来的？"

"我来一会了，"胤祥推枰笑道，"——这盘棋和了——来时你正和朱天保说话，我没惊动。怎么就说了这么长时辰？"胤禛说道："朱天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近墨者黑，如今竟是为虎作伥！照我过去的脾气，立时就撵他出去！你们看看，他们拟的这个名单，是为私呢，还是为公！"

胤祥接过来略看一眼就递给了邬思道，文觉便凑在一旁看。许久，胤祥方叹道："朝廷自此多事——邬先生这话半点不假！姜宸英一个老名士，万岁极赏识的，亲点探花，为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剥他的职！还有陆陇其，除了死了的于成龙、郭琇，哪里找这样的清官，做到知府，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为境中逆伦案，他也一笔抹了！要照这样儿，我将来还不得拉到西市上剐了？你们坐着，我找他去，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说着，起身便走。

"十三爷留步。"邬思道突然仰起脸喊道，"您要去为人贴金，为己种祸么？"

胤祥一下子站住了脚，半晌才回身道："怎么讲？"文觉笑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是两回事。听了你的话，他又落了'虚己纳谏'的名声儿。八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更觉得你多事……你算算清楚，有什么好处？"

"太子也未必就'不敢'和你翻脸。"邬思道沉着脸说道，"你手里那点子'把柄'口说无凭，说不定正好治你的罪！"胤祥怔怔地点点头，又坐了回来，却见胤禛蹙额叹道："我如今真羡慕三哥七弟十二弟他们，进不是，退不是，夹在这里好难受……天晓得我们怎么摊了这么个主子？"说着，嗓音已是哽咽。

邬思道知道，胤禛虽然生性刚毅，一旦真的脱离胤礽卵翼，心情上不能没有空落之感，原因就在于太子在位、"八爷党"密布如林，雍亲王是个四边无靠的办事人，信心难立。因笑道："四爷不要怨天尤人。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自那日水亭谏讽，多少有识之士贴近了雍和宫？连佟家的隆科多，从不登门的，也来求您的墨宝——您的字是现在才练好的么？八爷请旨销假办事，十四爷整饬兵部这些，就是这一炮轰出来的！"

"唉……我是……"

"放心！太子如此行事，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文觉和尚说道，"他和皇

上的圣明太不般配，皇上复他的位，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你若还像以往，让太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

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文觉和邬思道，半晌才道：“你们说这些话我不愿听，也不敢听！就是太子失德，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与我什么相干？你们要导我于不义么？”

“四哥，谁导你不义了？”胤祥说道，“无论邬先生还是文觉，既没劝你谋逆，也没劝你夺嫡！方今天下乱政如麻，万岁是精力不济，太子是能力不济，八哥一群虎视眈眈，野心狼子之心路人皆知，如此局势，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么？非要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光景才去挣扎？”邬思道深悉胤禛心中隐秘，又想伸手又怕烫着，且没了太子撑腰，还不习惯于自立门派，想了想，必须对症下药，因笑道：“天命攸关，四爷有疑虑，这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天命？观星象、打八卦、拆字谜、游戏子平之术我都略懂一点，但唯其懂了，就知道这些把戏观近而不视远、见小而不见大，自古以此成事的谁见过？坏事的倒史不绝书！所以我从来不抖落这些。四爷你心里想的什么，不妨说出来，我为你解破一下。”

胤祥看了看脸色阴沉低头不语的胤禛，说道：“其实四哥还是对张德明相面那事不释于怀。张德明这牛鼻子很给廉亲王灌了些米汤。三哥不再伸手，其实也是因为这档子事。”说着便将当日八贝勒府张德明看相的事备细说了。邬思道静静听了，突然放声大笑，说道：“四爷，你早该告诉我的！这种拆字游戏，我十七岁上头就精通了！张德明那么能耐，怎么就没预料自己的大徒弟游说大阿哥三阿哥，被万岁割了头？”

“这老道确有点邪门。”胤祥说道，“许多人亲见的，不但在八爷府，就是给别的人相面，也是百无一失！他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八哥，还看到白气贯顶！”邬思道笑道：“哦？白气贯顶？荆轲昔日西行辞秦，燕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荆轲仰天而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白虹贯日，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既悲且丧，哪有半点好处？按五行之理，白气为西方金气，主刀兵凶危，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我索性说破了，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夜里梦到雪打湿帽子，觉得不吉利，周颠为坚他南下之志，安慰说‘王上加白乃是‘皇’字。张德明欺众人不知典，捏造得拙劣不堪，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蒙了鼓里去！”胤祥瞠目看着变得神采奕奕的邬思道，问道：“那——‘美’字呢？拆开难道不是‘八王大’？”

邬思道应口答道：“阿哥都是金枝玉叶，说个‘大’字有何妨？按美字亦可拆‘八大王’、‘大八王’‘王大八’、‘王八大’、‘大王八’……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好玩艺……”一语未终，众人已是哄堂大笑。胤禛原是一本正经听得入神，也禁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又问：“还有个‘佳’字呢！先生又作何解释？”

“佳字嘛，”邬思道兴致勃勃说道，“一人执圭乃是宰相奏事，古时相臣入朝，担心紧要政务遗忘，将要目记载于圭片上，当胸秉奏以示诚敬，谁

说过执圭的就一定是皇帝？观此字形‘圭’字似‘主’亦非主，乃是‘不成人主’之意，张德明妖言媚上，姑妄言之，本可一笑置之的事，八爷就着了迷！”

一席话滔滔不绝，说得众人心里一片清爽。胤祥听得手舞足蹈，笑道：“可谓要言妙道！坎儿弄瓶酒来，我得浮一大白！嘿，你有这一手，怎么不早露出来——趁着兴头，你给我看看相！”坎儿就侍候在窗户旁边，忽闪着迷迷糊糊的眼听得入神，忙答应一声，进里头取出一瓶茅台，给各人倒了一大杯。胤祥“咽”地一口咽了，瞪着邬思道不言声。邬思道笑道：“君王宰相是造命之人，皇子介于君相之间，本不应以相取人，但既是游戏，说说无妨。十三爷宇间英气勃勃，眉剔目朗、心胸开阔，这是十三爷胎中带来，十月初一生日正是鬼曹阴节，正为阴到极处，反而生阳，嘴角隐起断纹，原主杀气，十三爷喜读兵书，正是因此。但十三爷土星柔腻如脂，心中慈和良善，因而好兵知兵不能带兵。命中无有，不可强为。”

“寿数呢？”

“九十二善终。”邬思道看着胤祥，面上下停甚短，不是寿考之相，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扫兴，因含糊其词说道：“昼往夜复循环周流，生死事大，其理难明。船行中流，十三爷有一劫，尺水之阔，一跃可过。敬天畏命小心惴惴，可保无虞。”

胤祥笑道：“富贵我自有之，生钟鸣鼎食帝王之家，长于圣朝熙代之世，有九十二高寿，我很知足的了！——你给四哥也看看嘛！”

“四爷我看不准。”邬思道呷了一小口酒，脸色泛上红晕，笑道：“其实一来府我就一直在端详，也几次和文觉、性音聊，神化难名，非我所知。但四爷鹰隼雄视、虎步龙骧，上应着天象，气凝内敛胸藏山川。皇上今以仁育天下，四爷以义正之，或者是此中壶奥？”

他不肯说，其实已经说了，众人都心里明白，即使在这种场合，胤禛也断难认承这种可怕的断评。胤禛听得极专注，见他不肯直说，便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了也无妨，所谓‘仁育’，是化天下，‘义正’，则是治天下，堂堂正正的事。但你说‘上应天象’，请道其详。”

“宋末元初有一星相家，名曰‘黄孽师’，”邬思道缓缓说道，“他作过一首谜歌，说的就是四爷。”说罢拖着浓重的喉音曼声咏哦：

有一真人出雍州，鹊鸽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发一周。

他吟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发出铮铮金石之音，千斤重锤般敲击着在座的人。四百年前的预言家，推演先天神数，论断后世兴替，甚至精微洞见了“雍”真人深沉刻忌的性格，甚至连阿哥们兄弟阋墙的党争都一览无余，发出一声“使人愁”的深长感慨！胤禛先是低头静思，先是心中一片混沌迷惘，继而竟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他抬起头，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晶莹闪光，说道：“既说至此，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无言可对。哲人之言，闻之令人可畏。”

“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天命并不钟爱于一人。”邬思道架起拐杖，在地下慢慢踱着，声音像是从一个空洞中传出，多少带着点阴森，“知天命是一回事，顺天命又是一回事，知天命而不能顺天命，天命就要改，阴阳顺逆反复之理不穷古今，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极少谈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人，肉身凡胎，只能从人事上尽力，若因为这些诗便以为天命归我，放弃人事，那自古以来就无史可言，靠卜卦决疑行事也就是了。您说是么，四爷？”

胤禛没言声，只沉重地点点头，转脸问胤祥：“我走这条道很险。十三弟，你若另寻出路，四哥体谅你、不怪你。”胤祥双手捏着椅把手，从齿缝里迸出一个字：“不！”

“那好。存亡与共，生死相依！”胤禛语气愈加阴寒，“胤禛文士笔锋、辩士舌锋、勇士剑锋三锋俱全，要小试牛刀！邬先生代我修书给年羹尧，皇上南巡金陵，今年述职他不必先来北京，径往南京见驾，等我的书信再启程来北京！”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在成都提督衙门接到雍亲王的札子，年羹尧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朝廷已有旨意凡百细务由太子处置，如今皇帝又正在南京巡视，为什么特别交代先见皇帝后进北京？再者，信中又吩咐“可带五百名心腹亲兵”，更让人捉摸不定：觐见皇帝，带这么多的兵做什么？叫兵部知道，十四爷又会怎样想？思量许久，毕竟莫名其妙，胤禛的旨令又毫无商量余地，只好将自己的中军护营全部换了便装，将兵舰改了商船，白日分头沿江东下，夜里号店而居，统由标营参将岳钟麒指挥：既不能违胤禛的令，又不招眼惹朝廷注意。述职觐见例行公事，本来极轻松的一件事，倒累得人仰马翻。

待到南京，已是八月下旬，秋鸿南归，潦水转清，沿岸村树渐老，红瘦绿稀。二人在燕子矶下舟登陆，却见戴铎已经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便道：“亮工，辛苦辛苦！一路舟楫劳顿，小弟聊备水酒为你洗尘！——这位是？”

“哦！你问的是他？”年羹尧转脸看看岳钟麒，笑道，“岳钟麒，字东美，前任四川提督岳公升龙的三公子，原是顺定府同知。我去四川营务不熟，请他过来帮忙，为人最是肝胆仗义的……”戴铎见他带着外人，略觉意外，忙敷衍道：“久仰山斗！敢问是哪个旗下的？”岳钟麒便知这是在盘自己的底，忙道：“我是汉军绿营的，托年军门福，去年收到四爷门下。您是戴先生吧？常听亮工军门说起您，文略智策令人欣羡！”

听说也是胤禛门下，戴铎略觉放心，笑道：“不敢当——请！”说着便带他们到江岸一个茶肆里，因包了店，并无其他客人，酒食菜肴都是戴铎的从人用食盒子挑来的，十分精洁。年羹尧几次张口想问戴铎怎么从福州也来南京，是觐见请安，还是也奉有胤禛密札，因见戴铎心存戒备，便笑道：“老戴，东美是四爷见过的，又亲自关照吏部派到我营里帮办事务，我和四爷来往书信都不避他。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无妨碍的。”戴铎打量了岳钟麒一眼，见岳钟麒虎目燕颔，双目精光闪烁，紫棠脸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闪着黯红的光，五短身材上套着箭袖长袍，一身精悍之气，因笑道：“原来如此，这就好！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南京述职来的，明面上如此，其实四爷还有密谕！”

听到本主有密谕，年岳二人便忙起身。戴铎左右看看，说道：“坐着听吧。四爷命我转告二位，进京走旱路，到江夏镇，拿住任伯安解送北京！”年羹尧笑道：“就这么点事，值得叫我暗自带兵？四爷也太多虑了，下个札子给安徽巡抚，他敢不照办？这准定是十三爷的主意，小题大作！”

“安徽巡抚要能办，怎么会调你？”戴铎斟着酒冷冷说道，“札子不到安庆，说不定任伯安就远走高飞了！”说着便将江夏镇的情形备细讲述给二人。年羹尧至此才掂出分量，正要说话，岳钟麒笑道：“戴先生，四爷给这差使不难办。不过我们不是钦差，又是四川营务上的，隔着省带兵围剿一个镇子，地方官会怎么想，安徽巡抚干预又怎么办？这不是小事！”

年羹尧腮旁肌肉抽搐了两下，眼中闪出杀气，转瞬间又笑道：“铎兄，四爷的信呢？请出来我看看。”“四爷信尾有话，‘阅后即焚’，烧了。”戴铎知道他是要凭据，笑道，“不过四爷给你了一张刑部关防，你看看。”因哈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年羹尧展读时，上头写着：

兹奉皇十三子怡贝勒胤啰 [1] 钧令：近悉逆犯任伯安窝藏安徽江夏。闻知四川提督年羹尧即将由南京进京述职，着令该提督顺途捕拿，妥解京师交有司严勘。密勿！

后头没缀日期，显然是留着让年羹尧自己填写，年羹尧嘴角闪过一丝笑

容，说道：“想得周到！妙在‘顺途’二字！”

“这事宜速不宜缓！”岳钟麒侧着身子也看了刑部密谕，因道，“咱们让下头兵士分拨先去。我们见过万岁立即快马追上，万无一失！”年羹尧将纸折起塞进袖子里，一手按杯，沉吟道：“兵士们不在金陵过夜，今晚就走。日夜兼程，把守住江夏各处要道，不要打草惊蛇，防着姓任的逃跑！你传我的令，不要怕辛苦，把网封严，都装成行商贩夫，里紧外松地赶路。”他拉长了脸，刁声笑道：“都是跟我多年的人了，办差也不是头一遭，也知道我的规矩，走错一步，我就要行军法！”

戴铎和年羹尧相交十余年，素来觉得年羹尧尽自骨子里有傲气，也还算随和，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狠毒的脸色，愣了一下，笑道：“这想得很周密了。今晚我就修书给四爷，我的差使办完了。”当下三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分手各自到驿站安置。年羹尧和岳钟麒一刻不停忙到午时过，才把五百名军士分派停当。又拜会了两江总督衙门，请总督傅英代奏请见皇上，自回驿馆听候旨意。原以为今天是没指望的了，两个人便到桃叶渡兜了一圈。回到驿馆，却见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正急得热锅蚂蚁般点派众人。年羹尧便问：“什么事？你张忙什么？”

“好我的爷！”桑成鼎拍手打膝道，“你们前脚出去，后脚内廷来人，叫你们去鸡鸣寺候见呢！老城隍庙莫愁湖都找遍了……”年羹尧一点不敢耽搁，急忙换了蟒袍、仙鹤补服，命岳钟麒也穿戴齐整。他在南京曾当差几年，也不问路，打马飞奔玄武湖南的鸡鸣寺而来。

但康熙并没有接见他们。康熙皇帝三天前就去了瓜州渡，留在南京的张廷玉住在鸡鸣寺，是张廷玉派人传呼他们来的。

“巴州康定这些地方汉夷杂处，最难治理。”张廷玉叫年羹尧谈了四川驻军情形，沉思着说道，“有些地方朝廷不设官吏，是皇上用心周详之处。不要动不动就用兵弹压，最要紧的是羁縻，但得平安就是好。这话皇上已经说了几次，你们说的土司归流，设官治理，牵涉到国家大政，等万岁回来我再代奏，朝会定夺之后才能施行。年老兄前岁平苗，杀人三千，至今善后难做，不可不慎呐……”

年羹尧和岳钟麒面前各放一碗茶，听张廷玉数落自己，真想端茶辞行。但张廷玉毕竟是皇帝第一幸臣，位高权重，等闲阿哥也得让他三分，只好耐着性子坐听。好容易听着话快完了，年羹尧身子一欠正要说话，张廷玉却问道：“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同来南京？这事可是有的？为什么？”岳钟麒万万没有想到，做得极机密的事，刚刚在南京落脚便传到了机枢大臣耳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回张中堂话，”年羹尧微一欠身，气度从容地说道，“确有此事。这些兵都是从巴州移防，刚刚调回成都的，原籍有山东的、安徽的、江浙的。卑职这次来宁，给万岁带了些土物，路上要押运，还有四爷的东西也不少。趁便儿挑了五百人，来南京立即遣散，让他们回家探探亲——中堂

要不信，可派人到我下处去看，只余了四十多名长随，其余假满了自然还要回成都去。卑职是懂规矩的人，焉敢造次带兵觐见？”岳钟麒忙道：“中堂明鉴，我们在外头带兵实在是难，宽纵了不成，太严了也不是。江浙富庶之地，不为发财，谁肯当兵？打仗攒下几个，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往后招兵更难。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拔了几个寨子，兵士们腰里有钱，叫他们回来也不回来！”

张廷玉笑道：“这些事我也略知一二，我朝名将图海周培公昔年征尼布尔王子，没有军饷，军令便不禁抢劫民财，索额图在福建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要造反，带五百喽啰来这石头城能济什么事？”说罢端起茶呷了一口。张廷玉的管家高声唱道：“端茶送客了！”

两个人便忙起身，年羹尧笑道：“衡臣大人，知道你崖岸高峻，没敢给你带什么东西，只有几匹蜀锦，两盒子湘妃竹扇，几篓橘子……听四爷府高福儿说太夫人病晕，顺便带了几斤上好天麻——都是些不值钱的，请中堂赏收。是送到这里，还是带到北京府上？”

“天麻送我这里，照价付钱。”张廷玉忙道，“其余东西一概不要送，君子爱人以德，我从不接人家的礼。处在我这样的位置，开了例就收拾不了。亮工你得成全我做个贤相，是不是？”说罢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立在滴水檐下又道：“万岁不见你们了，再会吧！有什么事用通封书简寄上书房，我自然要料理，不要给我私邸写信。”一摆手便进了屋里。

岳钟麒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这种作派闻所未闻，一边走一边笑道：“自入宦海，头一遭见清官，几斤天麻还要付钱！我不信他就指着一百八十两年俸过日子！”

“张廷玉确是清廉，收天麻已是很大面子了。”年羹尧也不胜感慨，“熙朝宰相大都没下场，此人荣宠不衰，确有过人之处！”

任伯安躲进江夏刘八女的寨子已有两个多月。他本来就有虚症，闷在庄子里不出门，越发养得发面馒头似的又白又胖，稍一行动就出汗。他离京出走，原是满不情愿的。就心里话说，当然他也怕那个“四爷”，但更怕的是自己的“八爷”，他掌握胤禩胤禟的机密太多了，害怕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被主子杀了灭口。昨日胤禟又送来信，密嘱他“深藏勿露，有事多请示十四爷”，他才放下心来，自己虽处危疑之中，其实安如泰山！思量许久，命贴身小厮请过亲家刘八女来商议事情。刘八女也是个胖子，只牛高马大的看去很是健壮，穿一身熟罗夹衫慢步进来，笑道：“老任，今儿瞧着你气色好。有什么喜事？其实在我这庄子上压根就不会出事，你就吓得避猫鼠似的！”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任伯安抱着一只呼呼念经的大狸猫，迟重地挪动一下身躯道，“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你总说把柳营那一哨绿营兵请进庄，要他们给我保镖。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引狼入室，无论八爷九爷，一个手条子就要了我的小命儿！”刘八女吓了一跳，一拍大腿

道："我的娘！会有这种事？八爷佛爷似的，慈眉善目，会和你过不去？"任伯安不屑置辩地一笑，说道："狡兔三窟，我也不是省油灯！这个道理我今儿才悟出来，别看八爷九爷十四爷是一伙的，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其实他们也使心眼儿！我这才明白，我离京走时十四爷暗中握了握我的手，又说'仔细着'，回想起来其味无穷！"

这番不疾不徐的话刘八女却听不懂，因问道："十四爷有什么使你处？要钱？"任伯安喷地一笑，说道："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别扯你娘的臊！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驻在镇北么？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月钱再加三成。他那个管带叫沅必大的，就住到我这西厢，只送二百两银子给他！"正说着，便见一个千总戴着起花金顶顶戴，由十几个兵士簇拥着进来，刘八女笑着迎到门口，说道："老沅，正说你呢你就来了！任爷说请你那一百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

"给任爷请安了！"沅必大就地打个千儿，起身来，满脸谀笑说道："八月天儿，渐渐凉上来了，兄弟们住在庄外过冬，得支点柴炭钱，我就是来说这事的。如今既进镇子，那就省事多了。"任伯安坐直了身子，揉了揉发淤的眼泡儿，脸上一丝笑容也没，说道："进镇子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这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你支了饷，奉着官差，我这里还给着双份子，这差使哪找去？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趟，巡哨的东游西逛，磨坊油坊里看庄丁做营生，还有的抹纸牌聚赌……我虽宽容，这也忒不像样子了。进了庄要还是这模样，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撤差不说，你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沅必大听一句答应一声，赔笑道："大爷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军纪败坏，哪里都一样，卑职这一哨还算好的呢！天地良心，任爷这么体恤弟兄们，我们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我们百十个兄弟要护不了您老和这个庄子，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说罢打千儿出去。刘八女笑道："爷不必老闷在屋里。人得见风见日头才不生病，咱们出去走走吧？到底你有煞气，这些丘八爷我说了几回，沅必大都不当回事，你金口一开，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污糟猫去了。"

"他算什么？"任伯安起身伸欠着道，"两江总督见我也得青眼相加！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不是我在刑部说话，只流配三千里？"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子出来，都放下手中活计退到墙根，垂手侍立。

此时已是酉初时分，才交仲秋的节气，天时尚长，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显得恬淡安谧，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两个人迤逦来到西北角——就是胤禛胤祥路过的湖广会馆院落，已改成了刘八女家戏班子住地——便闻梨香院内调筝弄弦，隐隐还有人在对口白。走近了听时一个丑儿说道：

"春香姐姐，你方才奶孩子我瞧见了！"

“你瞧见什么了？”彩旦问道。

“说不得，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两只奶子怎的就恁么样白？发面馍馍似的？”

“死鬼！整日捂着不见日头，还不就白了？”

“嗯？我不信！”丑儿打诨道，“我这下头蛋皮也整日捂着，怎的就黑得驴粪蛋儿似的？”

“回去问你妈！你妈知道！”

刘八女想到自己方才说任伯安“捂着”的话，不禁失声大笑，任伯安也是“扑哧”一声。便听梨香院的头儿叫道：“老王头，你死了！不见八爷和大爷都在门口？”一头说，连忙过来，又开门又让座，一迭连声吩咐着掌灯，“快着点拿戏单子，请两位老爷点戏！”霎时，一院子人都忙得走马灯似的。

“点一出《拜月亭》吧！”任伯安转了一遭，身上清爽了不少，接过戏班头捧上的折扇，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便自点了，笑道：“反正八月十五也快到了。”因将扇子递给刘八女，刘八女哪里肯点？于是便命开戏。

两个人因未用晚饭，叫了些点心，一边说闲话听戏，一边随便用些。唱到第三折尾，已是二更初，那旦角瑞兰甩着水袖唱道：

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我将天下忧愁结揽绝。没盘缠，在店舍，有谁人，厮指贴？那消疏，那凄切，生分离，厮抛撇。从相别，恁时节，音信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宁贴，您哥哥暑湿风寒纵轻些，多被那烦恼忧愁上送了也！

刘八女听得兴头，一阵风过来吹得身上有些寒意，回身正要命人取衣裳，乍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半夜见鬼似的惊呼道：“你……你……你们要做什么？！”

“做什么还要问？你好不晓事！”年羹尧阴森森说着，眼见那班头要溜，顺手擒到身边，若无其事地抽出腰刀，向项间轻轻一抹，颈中鲜血激箭般溅得瑞兰一头一脸，那旦角一声不哼便吓昏过去，年羹尧顺手一掇，戏班头“扑通”一声便倒了下去，略挣扎了两下便伸了腿。旁边的岳钟麒将手一摆，十几个彪形大汉闪进来，堵住了前后门。

年羹尧格格一笑，轻松地在靴底上搪了刀上粘糊糊的血，问道：“谁是刘八女？”

……

没有人回话，所有的人都已吓得面如死灰，庙中泥胎似的一动不动。岳中麒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顺手将扮蒋世隆的小生提过来，劈胸捉定，从丹田里哼出一个字：“嗯？”那戏子惊怔地看了看刘八女，未及说话，年羹尧已经过来，笑道：“八爷，借点粮吧？”

“好……好说……”刘八女颤声说道，“大王爷爷别别……杀人，说个数儿，叫他们去取！”年羹尧摇头道：“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你家银子比皇上还多呢！不要勒啃，劳动你带我们到库里去！还有你，愣着干什么？站起来！你是做什么的？”

任伯安久经沧海，倒还沉得住气，缓缓起身笑道：“兄弟，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这么凶呢？我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江湖上有名，铁头猢狲任伯安，黑道明道世路上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人生何处不相逢？”

“好，痛快！”年羹尧大笑道，“你大约是这刘八女的朋友？仗义点儿，到东边库房里去！”任伯安脸色一转，笑道：“恐怕不稳便。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发了都没好处。不如就在这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八女，把我瓷器庄上三万银子送大王盘缠，回头你补我一半，如何？”岳钟麒冷笑道：“天下就你精明！三万银子一千八百多斤，我们扛还是抬？”

任伯安紧张地思索着，一千八百斤东西不好带，可见这是一股子小匪，这里后门出去两箭之地就是沅必大他们驻兵之地。稳住他们，一送出门就喊叫，他们就是土行孙也走不脱！因双手一摊，故作无可奈何地对刘八女道：“那我就没办法了，八兄能拆兑点黄金么？”

“有有！”刘八女会意，忙连声答应，吩咐站在门口瑟缩的长随：“快去！叫管家把金库清清底，全拿来……只怕也有一千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支用些日子了。小人孝敬这点意思，一是求个平安，二是交个朋友。说句难听话，黑道上有个闪失，不定还用着小人呢！”

那长随尚未动身，便听外头一阵鼓噪，满庄吆天呼地“拿贼！有强盗了！”庄东庄南铜锣筛得一片山响，夹着急促的脚步声，点燃的火把噼啪作响，有的嚷：“任爷八爷被劫在梨香院！”有的叫：“快传信给沅管带，带人去救！”刹那间，便觉四面八方的人围了过来，到处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着女人的尖嚎，乱得开锅稀粥一般。

“是时候了，人聚得差不离了。”年羹尧朝岳钟麒扬了扬下颏，“招呼咱们的人！”

岳钟麒从箭筒里抽出三枝起火，晃着火折子燃了捻儿，三枝起火“日日日”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三响，放出璀璨的火花，伏在庄外的五百名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悄没声摸进镇子，直逼梨香院。恰正这时，沅必大带着一百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蜂拥而入。顷刻间将梨香院围了个密不透风。

“谁他娘活得不耐烦了？”沅必大长袍快靴，提刀揎臂，带着五六十个人冲进院子，见十几个蒙着黑帕子的人拿定了任刘二人，心存投鼠之忌，也不敢就动手，只在火把下恶狠狠笑道：“就凭你这几个蟊贼，就敢进江夏行劫？识相的放开二位爷，我放一条道儿你们走！不然，哼！”任伯安急得满头是汗，被两个亲兵夹着动不得，厉声道：“必大！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

年羹尧突然仰天大笑，一把摘去了蒙头黑帕，说道：“不料这镇里还驻着官兵，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说着便向沅必大招呼，“你过来，我有话说！”沅必大一脸狐疑惶惑，问道：“你是什么人？”

“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军门！”岳钟麒将头套一把抓了丢去，说道：“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钦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门调遣！还不过来请安？”被夹得牢牢的任伯安电击般浑身一颤，大喝一声：“沅必大！不要上当！”

年羹尧嘿嘿冷笑，逼近任伯安道：“上当？上什么当？”从袖子里抽出刑部文书一晃，让任伯安扫了一眼，又踱至沅必大身边亮给他看，“明白？十三爷的手谕！”沅必大惊觉地后退一步，突然想到任伯安是十三阿哥的政敌，八阿哥的红人，一时委决不下，因笑道：“十三爷的手谕不假，刑部的关防也不假。只是于例不合，怎么不见本省臬司衙门的牌票？再说，年军门是四川差使，怎么办到安徽来了？没说的，先请几位和任爷刘爷都留在标下营里，请示上峰之后再作道理！”年羹尧笑道：“要是不依着你呢？”沅必大干笑一声，说道：“恐怕军门得依卑职一回，卑职职责在身，您老明鉴！”

正说话间，外边又是一阵大乱，鬼哭狼嚎价乱嚷：“杀人啦！”有的喝问：“你们是哪里的兵？”有的怪叫：“老天爷！怎么回事？当兵的自己打起来了！”便听噼里啪啦刀器格斗之声，几十个满身是血的亲兵夺门而入，簇拥在年羹尧身边，院里院外刀光剑影，一片杀气腾腾！

“下了这杀才的兵器！”年羹尧朝沅必大努努嘴，又命道：“把任伯安刘八女带出去，还有戏班子这些女孩子都是见证，解送北京——其余庄丁兵士都赶进院子里！”

这些亲兵动作十分麻利，下兵器的下兵器，赶人的赶人。一个营兵稍挣扎了一下，被年羹尧的亲兵斜劈一刀，从肩头一直劈到胯下倒在地下，翻开的红肉兀自突突乱跳！

年羹尧舒了一口气，徐步出来，火把影下，他神态安详得像刚刚睡醒的

孩子。他伸欠了一下胳膊，冷冷吩咐道：“把这里门封上，四周围定，满庄搜索一下，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宰一个，不许走出去一人！”

“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办？”岳钟麒知道，对面这个魔王又要屠庄取财，但这里是中原内地，不同边远汉夷杂处之地，惹出大乱子不好遮掩，因道：“里头四五百人呐！”年羹尧阴笑了一下，说道：“他们聚众谋反，抗拒朝廷，王法无情，容不得！——烧！走出一个杀一个，烧得干干净净！”

殷红的火燃起来了，大院里一片惨号，凄厉得令人毛骨悚然，灰烟迷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煳臭味浓烈得呛人，连一生害人戕命的任伯安也唬得目瞪口呆，筋软骨酥。年羹尧浑身沐浴在血红的火光里，铁铸似的一动不动，看了一眼神情痴呆的岳钟麒，说道：“十二个女孩子，一人六个。银子细软全部运回军中支用。”

“太……太残了！”

“嗯？”年羹尧笑道：“不知死之悲，焉知生之欢？走，瞧瞧任伯安去。四爷的信里不是要我们问问，那个狗才私设的档案藏在哪里？”

[1] 避“胤祥”讳缺笔。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禛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江夏镇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隔了一日，密函便用快马送进了雍和宫。胤禛胤祥和邬思道文觉性音密商一夜，觉得这事万难瞒过胤禩耳目，当下最要紧的是稳住八阿哥。不然，一旦将密建的私档付之一炬，连半点把柄也抓不住了。因此，小鼾了两个时辰，胤禛如常洗漱了，便到毓庆宫见太子，下来出宫，已是近午，径从东华门出去，亲自来见胤禩。

“四哥稀客！”胤禩见他，知道夜猫进宅，无事不来，笑容满面迎进书房，让座敬茶，说道：“刚从太子爷处下来？有什么消息？”

胤禛接过茶，呷了一口，说道：“刚下来。心里闷，要到通州周围散散，路过你这里——昨个何柱儿到我府借书给你，听说你心口疼的毛病儿犯了？”说着，觑着眼看了看胤禩，又道：“他说的吓人，瞧你气色倒像不相干的。老十三前些日子送我一包枣花黄芹茶，最养胃安脾的，我用不着这样的药茶，明儿给你送过来。”胤禩微笑着，一边听一边猜想胤禛的来意，一欠身说道：“叫四哥劳神惦记着了。我这病没什么要紧。但你知道，我处境难，不想见人，只可装个幌子避门谢客罢了。”“我知道。”胤禛点了点头，“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差使也越来越不好侍候了，过罢年，我也得学你，闭门读书。笑话——雍亲王就那么好欺的？”

“唔？”胤禩眉梢一挑，“四哥满得意嘛！”

胤禛叹了一口气，说道：“丰升运这个人你知道不？就是前年引见的那个浙江藩司，去年升任河道总督的那个！”胤禩摇头道：“这人我听说过，原来是大哥的人，和三哥也有过从，我没见过面。怎么，又要打他‘八爷党’么？”胤禛哂道：“哪里！结结实实保过太子一本！这狗才在骆马湖捉拿方苞，被万岁爷撞上，触了大霉头，又查出他冒支河工银子几十万两，种种情弊，把万岁气了个死，要不是张廷玉拦着，当时就正法了。不知我们这糊涂爷什么缘故，或听了谁的话，引出张释之处置冲犯汉文帝御驾一案，只流配三千里。真把我气得无话可说！”

“哦！”胤禩双手捂着杯子，沉吟道，“冲犯圣驾是没有死罪的，万岁要杀他是因为他贪污卑鄙。怎么可以避重就轻了？太子爷是糊涂了。”胤禛冷冷说道：“这话明白，但说他‘糊涂’则未必。按我的想头，我原拟一百多贪贿官员，里头也没个封疆大吏，总觉得不足以震世惊心似的。万岁替我们拿了一个，题中之意不言自明。但太子爷偏偏要轻重倒置，名单弄得颠三倒四，意思还要我和老十三顶名儿办，我一声不吭就退了出来。丰升运，不论他是谁的人，我非杀他不可！”胤禩这才明白，是为杀丰某，来府里当面和自己说话来了，因笑道：“姓丰的不是我的门人，毫不干疼痒。其实就是我的门人，在外头胡作非为，我也从不袒护。四哥往后遇有这样的，尽自严严地办他几个，也是成全兄弟的名声儿。”

胤禛听着，似乎情绪好了些，摇头笑道：“真是叫人没法子……我有时真想一刀剃去这万根烦恼丝，落个六根清净心地安然！”胤禩也是一笑，说道：“四哥信佛，才有这个想头。自家兄弟说说罢了，真要学梁武帝舍身投佛？哦——那个方苞如今怎样？那年他出事，我们还保他来着，怎么又遇上了万岁？”胤禛起身漫步踱着，随意观玩着壁上的字画，良久才道：“这事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是方苞骂了丰升运，刚好万岁微服在场，听见了，姓丰的要拿人，才惹出的事。方苞如今已经进上书房侍候，他来京你问问他本人自然就知道了。”

“是么？”胤禩惊讶得几乎站起身来，“怎么没见诏谕，邸报上也没说呀！”胤禛无所谓地说道：“我是见张廷玉写给太子爷的禀札里写的。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自中唐以来恐怕就这么一个吧？这是异数！”胤禩沉吟着说道：“确乎如此。就是李泌布衣拜相，也还是封了官的，万岁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因见胤禛像是要辞行的模样站在门口沉思，又笑道：“四哥不要走了，即刻就撞午时钟。也是巧，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我发好了一对。一个人不叫，我们对酌几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就是我们钟鸣鼎食的帝胄也是难得的。”

胤禛又兜了一圈，笑道：“我的饭已经预备好了，我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荤腥，这个月斋戒，我更不吃肉。年羹尧给我信，说孝敬我几斤狸唇，我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隔了我就到南京去见万岁，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又说奉了毓庆宫的札子，剿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也一刀杀了！人心

不古，世风日下，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

“任伯安死了？！”胤禩的脸色忽然变得异常苍白，突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但刘八女在江夏为他屯着七十余万两白银，都落到这个年羹尧手里，他也不能无动于衷，想着，已是有点乱了方寸。胤禛心里暗笑，却似全然不理会，又道：“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奉差办差，我不生他的气，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自己就弄起来，这到底怀的什么心思？我正在想，要不要出他的籍，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籍也是个没王法的浑蛋！”说罢抬脚便走。

胤禩陪送着他，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来不及理清乱成一团的头绪，踱着步子安慰胤禛：“四哥是这些天心绪不好，才这么想。叫我看这都算不了什么。任伯安这人素来不是守规矩的人，我早出脱了他，我更没什么了。就是年某，你也犯不着生气，不值当的，等来京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汉人热衷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一路直送胤禛出了仪门方才住脚，大声说：“四哥再来！”回头又吩咐门上侍候的家人：“去叫十爷，还有揆叙、王鸿绪和阿灵阿，这会子就来！”

狗儿和坎儿从胤祥那儿接了差使，两个小鬼头当晚商量了一下，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不知买了些什么物事，匆匆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儿要帮手。因为都是一个差使，高福儿二话没说，把二门里的十几个干练家仆拨归两人指挥，还追出来叮咛一句：“仔细着点，我随后就去！”

“是了！”狗儿答应一声，和坎儿一路出来，笑着小声道：“瞅他那熊样子，还教训我！笨王八，上回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至今还乌青着呢！”坎儿心里的精明远在狗儿之上，因长了两岁，阅事渐多，虽仍一脸迷糊像，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儿虽同在书房，狗儿的心思用在调鹰弄狗上，他已经识了不少字，《三字经》都讲得下来了。听狗儿说高福儿，坎儿只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菊花青叫你驯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是么？万一四爷骑了，你可怎么得了？咱们一年一年大了，也得想想正经事了，像戴铎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咱们怎么就不能？”狗儿一拍后脑勺，笑道：“枉自比你大半岁！我这玩心难收，不知怎的，四爷一逼我读书就犯瞌睡——”正说着，拐弯出月洞门，恰和一个端盘子丫头撞个满怀，一脚踩了那丫头的脚，疼得蹲下身直叫“哎哟”。坎儿一笑，说道：“这不是翠儿妹妹么？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

狗儿也是一笑，仔细打量翠儿：月白夹衫，套着葱黄坎肩，因放了脚，半大不大一双弓鞋掩在衫下，黑鸦鸦的鬓角，衬着鹅蛋脸、笼烟眉，笑靥生晕神采照人，真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蒜儿。狗儿不知怎的心里一动，竟自红了脸，呆笑了一下道：“翠儿妹妹出落得——大人一样了。虽说都在这院里，侯门似海，连面也见不着，在别处遇见，不定就碰肩过去了呢！”翠儿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的，看了坎儿一眼道：“那是。我除了

侍候福晋喝参汤吃奶子，不出二门一步——”正说着，一个大丫头一闪脸喊道：“翠儿——福晋叫你呢！”“哎！来了——”翠儿忙答应一声端着盘子径自去了。

两个人不再说话，走得风快出了老齐化门，便见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这当铺门面不大，三间临街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对，只一箭之隔，这边一声招呼那边便听得见。当铺后的院落却是很大，足有几十间房，后边紧靠运河，过了当期的东西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确是十分便当。坎儿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照壁西一个茶棚下吃茶说话，知道已经预备停当，向狗儿点了点头便进了当铺，扑着高高的柜台大声问道：“我有一块银饼，当不当？想换点铜钱使！”连说了两遍，上头朝奉才伸出脑袋，说道：“拿来看看！”

“就是这块。”坎儿一脸憨相，皱着眉将银饼子举了上去，“我主子病着，等着抓药使钱，你快着点！”

那朝奉接过银饼，十分内行地反复细看，饼面一根到心的银筋，蜂窝细白，边上带着银霜，地地道道的一块台州足纹，便道：“九八成，当六贯！”

“足纹！”

“我知道是足纹，这是规矩。”朝奉冷冷道，“通天下都是这样。当不当？”

坎儿咽了一口气，说道：“我们主子不是穷人，就住在双牌楼，预备着应试，家里的银子没有接济来，你多当几个……”

“当不当？”朝奉不耐烦地问道，手里拿着银饼子，大有一答话就扔下来的意思。坎儿苦丧着脸未及说话，狗儿风风火火进来，说道：“当铺找遍了，你在这里！八少爷家里寄来银子，不当了，那块足纹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朝奉道：“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共八十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一称，换成银角子，给你五分银子，成么？”

那朝奉不假思索，将银饼子丢还坎儿，接过狗儿手里的元宝，略看了看放在戥子上，一戥，居然是八十八两，按着心头欢喜，说道：“五分银子便宜了你们，可怜见的出门在外的人，我就给你们换了吧。唉……五分银子怕还不够夹剪掉碴儿呢！”说着便又兑了八十两银角子递给狗儿，狗儿和坎儿说笑着去了。当铺朝奉正高兴，旁边一个老头子说道：“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这两个猢狲一个叫鬼不缠，一个叫缠死鬼，出西直门没人不知道的。方才我还见他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地叽咕，别耍骗了你吧？”那朝奉吃了一惊，赶忙取过元宝细看，嫩嫩的涌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十分像济宁元宝成色，但釉面却无青气。心知上当，忙到夹剪凳上夹好了，老练地一坐，“咯嘣”一声断开来，一切真相大白，里边裹着铅胎！朝奉脸色立时变得惨白，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三

十年老娘倒绷孩儿！”又问那老头子：“你在哪里见他们说话？”

“就那边！”老人指着西边茶棚，眯着眼道：“他们没走！这……这真太胆大了！”

朝奉腾地跳下柜台，隔门望去，果见狗儿坎儿和一群人指手画脚又说又笑，顿时大怒，冲里边喊道：“李再鑫，你出来招呼门面。告诉柳掌柜的，我着了人道儿了，贼就在外头！叫几个伙计跟我来！”老人忙道：“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千万别说！唉……老没正经的嘴贱！”“啪”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忙不迭溜了。那朝奉带着两三个伙计，饿狼般扑出来，直趋茶棚！

“日你姥姥小王八蛋！”朝奉劈胸一把提起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狗儿，一搡一个仰八叉，“也没打听打听门面，就敢在这日弄人！银子呢？”狗儿打个滚爬起身来，叉腰大骂：“操你八辈祖宗！凭什么打人？”说着一头扑过来，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瞧热闹的。

坎儿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了一声，摇着扇子道：“松手松手！这成什么体统？有话慢慢说，是怎么了？”朝奉一手捉定狗儿，瞪着眼问道：“你是谁裤裆里的？管你妈的闲事！”坎儿便道：“你嘴里干净点，这是我们八少爷！”

“八少爷？八老爷、王八爷也稀松！”朝奉暴跳着嚷道，因将方才两个人糊弄自己的情形对着满街众人说了，又掏出夹断了的元宝叫众人看：“你们看，你们看！两个一共八十两，叫他们拐去了！这是皇城脚下，天子辇前，就敢弄这个鬼！送你们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

墨香要过两个元宝，在手里掂掂，说道：“我家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事？况且这银子也不像内人给的那两个，你们众人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子？——茶博士，你有戥子没有？戥戥看，分量像是也不对……”“有有！”茶博士一迭连声答应着取出戥子，当着众人一称，顿时沉下脸来，看了看两造人，没一个自己惹得起的，嗫嚅了一下竟没敢说话。旁边围观的一个闲汉却瞧得清爽，双脚一跳大嚷道：“八十八两！这狗娘养的朝奉不是好玩艺！”

“打！”

狗儿大喊一声，王府家丁加上路人足有几十号，围着三个朝奉伙计没头没脸便是一顿臭揍，打得三个人满地乱滚，杀猪价大叫：“柳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念秧的贼！”坎儿在旁留心看，果见当铺门中一拥而出，大约四五十个人，没数仔细，却又纷纷退了回去，接着便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上架一副水晶墨镜，腰间槟榔荷包一晃一晃地出来，回头说了声：“都不许出来！”说着便踱过来问道：“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天子脚下，没有讲理的地方么？”正说着，高福儿骑一匹高头大马，带着十几个家丁过来，因见围着一大片人看热闹，扬鞭一指说道：“过去看看！”众人见他如此

势派，忙都闪开了。高福儿一闪眼，看见墨香、坎儿和狗儿正给自己递眼色，腾地跳下马来，劈脸就给了狗儿一嘴巴！

“好啊！原来又是你三个！西直门外踏遍，没找到你们的鬼影子，原来骗到东城八爷门口了！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井也有掉到桶里的时候！”高福儿恶狠骂着，将手一摆，“拿下，交四爷处置！”柳掌柜的正愁没人帮腔，见高福儿手下的人三下五去二，不由分说把墨香等人架了起来，心里一阵轻松，打了个揖问道：“敢问贵姓，台甫？是四爷府里恭喜的么？”高福儿点点头，吊着脸道：“我是四爷的管家高福儿，上回从这几个小畜生手里买了二十多斤假人参，这是有名头的‘京西三太岁’，没一个好玩艺儿！你是什么人？”

“哦，小的柳仁增，是这间万永当铺的掌柜，东家不在，守个门面，不防就被这三个小贼诓了。”柳仁增赔笑说道，“也是我这朝奉不争气，图他八两银子……”因将方才的事说了个大概。那朝奉浑身稀烂，头脸乌青，也在一边夹七夹八地哭诉：“……不是高爷，小人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高福儿听了一笑，说道：“柳掌柜的，可巧儿今儿我寻你有事，真是有缘呐！”说着，拍了拍柳掌柜的肩头，回头吩咐家丁：“你们这儿等着，回去有赏——走，店里说去！”

“那……好，请！”饶是柳仁增谨慎，也被高福儿一套接一套的连环扣儿弄得五神迷乱，略一迟疑，将手一让，恭恭敬敬带着高福儿进了当铺后院。高福儿一边剔着牙缝慢慢走，留神看时，几十间房子有的紧锁着，还有十八个师爷打扮的人拿着账本子之类的东西在一个大客厅里对账，并无异样，便笑道：“没想到你门面不大，里头这么气派！”柳仁增此时才觉得带这个人进来不妥，忙将高福儿让进账房，斟着茶苦笑道：“这是任伯安任爷的家当，我哪有这么阔？——高爷，有什么事请示下，小的好遵命承办。”

高福儿呷了一口茶，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柳仁增道：“你看看这个。”柳仁增接过看时，上面写着：

大珊瑚珠四十串 照身大镜两面 奇秀琥珀二十四块 大哆啰呢绒十五匹 中哆啰呢绒八匹 织金大绒毯四领 鸟羽缎四匹 文采细织布十五匹 金自鸣钟两座 大琉璃灯十盏 冰片三十四斤 镶金小箱一只 翡翠镶宝石如意三把 象牙西洋船一只 镶金起花佩刀五把 白金弥勒一尊 镶金千手观音一尊 精细小马铳七把

“这都是贡物呀！”柳仁增倒抽一口冷气，问道：“莫非爷手头紧，要悄悄当一当？”

“你想到哪里了。”高福儿格格一笑，“我就穷死，也不敢动四爷个针头线脑！他老人家那脾气天下谁人不知？恼上来剥我的皮的工夫都有呢！这些物件都是万岁爷赏四爷的，原存在西花厅后的库房里，半个月前就失盗了，早已报了顺天府，到如今连个贼毛儿也没拿住，四爷又怕万岁知道了，又气又急，吩咐下来，顺天府要查，我也要查，拿住这贼，我得亲自处置！叫我知会全城各个当铺，看销赃了没。”

柳仁增顿时放下了心，笑道：“我这里没有。我们也从不敢收这样的当。高爷要不信，我带你库房当架都看看。”“既没有就算了，我瞧你也是个本分生意人。”高福儿笑着站起身来，“谁有工夫一个库房一个库房地看？京师一百多家当铺呢！”说着便走。柳增仁送至门口，刚说声“高爷好走”，高福儿却站住了脚，又道：“那张单子你放好了，有人来当，你飞马报我知道。一千两赏银我送你五百。四爷要亲审这贼，图的出口恶气，我们甭惹他不高兴。”说罢自去了。

柳仁增待他去了，一刻不停便赶到廉亲王府。因胤禩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便站在门口等着。足等了半个时辰，阿灵阿才辞出来，便听胤禩道：“丰升运的案子你只作不知道，不要往里搅和。太子拟了个流配三千里，万岁爷朱批下来，把刑部骂得狗血淋头，连汉朝的张释之都点了进去，说是沽名钓誉之徒——已经改了腰斩。我们站一边瞧罢了。”一转脸见柳仁增在，便问：“你有什么事？”柳仁增忙磕头请安，把方才的事细细说了。

“唔，你办得还算不错。”胤禩抚着剃得趣青的头思量半晌，实在想不出万永当铺和四阿哥府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便道：“四哥府丢东西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有人销赃你告诉雍府就是了。只那些东西，你要小心加小心，万不能出娄子，所有我的手迹都要烧掉。我看你这人很识大体，好生做去，任伯安的差事说不定指给你呢！”说罢一摆手，柳仁增忙磕头退出。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年羹尧血洗江夏，坎儿狗儿闹当铺，雍王府递失盗单，一连串的事很使廉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无昼无夜都有人在王府门前耳房的窗户里死死盯着对面斗大的“当”字，那幌子只要一落，立即出动王府侍卫过去干预。但一连两个月，绝无异样的事，因此阖府上下人等心都渐渐懈了。

天交十月，北京已是万木萧森一派冬景，城外永定河已结了寸许厚的冰。饶是城里头风小暖和，金水桥下的护城河也结出蛛网一样的细凌，高大的城楼堞雉上苔藓变得暗红，显得灰暗阴沉，苍穹昏鸦，彤云渐

积，像是要下雪似的，没有半点活气，只有树上的残叶，稀稀落落在朔风中瑟索，像是向人间诉说着什么，又像是不胜其寒地发抖，更增几分荒寒寞落。十月十二日一夜大风，裂帛撕布地吼了一晚，纷纷扬扬降了一夜大雪，早晨起床，人们才发现北京已是琼楼玉宇银装素裹一片混沌世界。胤禩进宫给胤礽请安回来，便见十四阿哥胤禵已在府中等着，便道："前几场雪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没落地就化了。这场雪真叫人精神一爽！你来了好，咱们约几个人痛乐一日！"

"喏——"胤禵向案上努了努嘴，"那是四哥送过来的，今儿是他四十大寿。恐怕得去扰他一席呢！"胤禩一拍手道："我说呢，心里总影着一件事，再也想不起来！去是一定的，空手怕不好吧？"胤禵笑道："四哥脾气乖张，从不收什么礼，我们犯不着巴结他又讨没趣。依着我说，两肩抬一张嘴吃他去！你要不过意儿，把你抄的那本《金刚经》送他，管保打发他欢喜了。"胤禩想想也确是如此，一笑作罢，二人同乘一抬大暖轿径往安定门雍和宫拜寿。

大约错午时分，那雪越发成团成块乱羽纷飞地飘落下来，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这样的天气并没有生意，所以家家店铺关门闭户，一眼□去，空荡荡的街衢上没有一个行人。恰这时候，几个大汉赶着两架驮轿"吁——"地一声停在万永号当铺外，卸了几口大箱子，一头一脸的雪，嘴里呵着白雾进了门面。几个朝奉正在柜台里向火嗑瓜子儿，见这种天气还有人上当铺，不由都伸出头来。李再鑫皱着眉头问："当什么？"

为首的就是性音和尚，大狗皮帽子后头拖了一条假辫子，似笑不笑地看了看几个朝奉，搓手跺脚地说道："几箱子硬货，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李再鑫和几个人递了个眼色开门下柜，打开一只箱子闪眼便见一座象牙西洋船，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不禁吃了一惊，心头顿时突突乱跳；又开一个，里边齐整摆着五把起花佩刀和七把小马铳。性音索性把八口大箱全部打开，雪光里但见银灿灿、金晃晃，什么大玻璃镜、珊瑚珠、金佛玉观音、各色贡布羽缎闪烁耀目——正是四王府丢失的那些物件。不用问，来的这几个人都是江洋大盗！

"兵器我们不当。"李再鑫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头上已渗出细汗，支吾着挑剔道，"下余的物件你想当多少？"性音笑道："你看看这些兵器，上头嵌的都是宝石，凭什么不当？总价二十万银子是值的吧？明话直说，我们爷进京纳捐来的，吏部如今奉四爷钧谕，暂停捐官。这些东西放在身边不放心，并不是缺银子使。说当，其实不过寻个安全地方存存。这么着，你出八万吧？"李再鑫嘬着牙花子吸了一口凉气，说道："八万没说的。只东家刚把银子提走去江南购货，店里哪里一时凑得起这么多现银？三万！就这，我们也得冒雪去银号打饥荒哩。"

"七万，不能再少了！"

"四万！"

“七万！”

“五万五！”

“六万！”

“好！六万就六万，这么大财神，我也少不得恭让着点了……”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意讨价还价，上头五六个朝奉已听得目瞪口呆。李再鑫便道：“店里实有四万，还得出去挪借。请进柜台向火吃茶，我这就禀掌柜的给你筹办！”说着将手一让，请性音几个人把货抬进去，向几个人一递眼风，说道：“侍候好爷们！”便自进里头报知了柳仁增。

“好！我在这稳住他们。你这就去八爷府，禀了八爷再说。”李再鑫听了，二话没说，一溜小跑赶到廉亲王府。听说胤禩去了四阿哥府，李再鑫站着想想，觉得当面去禀更好，因在门房借了一匹马，蹿上去双腿一夹，顶风冒雪直奔雍亲王府而来，赶到时，浑身已是雪人一般。

雍和宫一干阿哥吃酒赏雪说笑话儿，正到兴头之时。胤禛一向是忙人，面冷心冷，既不请客也不赴筵，与阿哥们彬彬有礼却过从很少，众人难得他这一请，因来得齐全。三阿哥胤祉、五阿哥胤祺、六阿哥胤祚并胤禩胤禟胤裱胤禚胤禛胤祥胤禵胤禑胤禄胤礼……都来了，只七阿哥胤祐伤风没来，济济攘攘在万福堂摆了四桌席面，地龙的火烧得满屋暖融融的，却把窗槅都打开了，既轩敞又好赏雪。因击鼓传花，刚轮到胤祉说笑话，那胤祉虽饱学，却不善于此，想了半晌，说道：“我没有老十三老十四那份诙谐。老十呢，又太粗。胡乱说一个，不笑别怪！——张船仙当登州太守，考试秀才，命题《伯夷叔齐》做八股。有个秀才‘伯’做两股，‘夷’做两股；‘叔’做两股；‘齐’做两股。张船仙又好气又好笑，批了几句俳语，颇有意思。”因停杯诵道：

孤竹君，哭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子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饿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账东西，做成一味吃不得的大碟八块！

“好！”众人鼓掌喝彩。胤禛高兴得脸上放光，说道：“谁说三哥讲的笑话不好？我敬三哥一杯请三哥再赐一个！”众人立时附和，胤禩笑道：“确是妙语，三哥一定得赏光再讲一个！”

“那我勉从众命吧。”胤祉吃众人将不过，笑着吃了一杯，又道：“那年我到睢州，见酒店一副对联写得可笑。上联是‘入座三杯醉者也’；下联

是‘出门一拱歪之乎’——你们要再逼我喝，我可真要‘歪之乎’了！”众人听了不禁又是哄然叫妙。

胤禛酒已吃到八分醉，听胤祉说他“粗”，心里不受用，头摇得拨浪鼓似的笑道：“不好不好！放着这好雪，没有诗岂不可惜了，辜负了老天爷？”胤禛生怕他扫兴，便道：“老十说的是，我、三哥、八弟、十四弟四个人联诗，每一句有黑有白，黑白分明，诗句不好，罚三大觥！”因起句道：

乌鸦争梅一段香，

胤祉接口便道：

寒窗临帖十三行。

胤禩折扇打着手心吟哦：

纤纤玉手磨香墨，

胤禵笑着道：“八哥好情致，我也有了——点点梅花落砚塘！——我再起一句：佳人美目频相盼，”

“对局围棋打劫忙。”胤禛忙推胤祉：“三哥，你怔什么？快着点！”胤祉因一笑，吟道：

古漆瑶琴新玉轸，

“好！”胤禵揎臂扬眉，正要接吟，不防胤禩怪声怪气冒出一句：

阴沟打翻豆腐汤！

众人不禁哄然大笑，十四阿哥胤禵便来拧胤禩耳朵，“好好的诗思叫你败坏得一点也没有了——阴沟打翻豆腐汤岂不是黑白不分了？罚酒，我要提耳灌黄汤！”正不可开交，高福儿匆匆进来，向胤禛附耳说了几句，后退一步躬身听命，胤禛登时紫涨了面皮，说道：“这有什么说的？点王府侍卫立刻把这起子贼拿下！”又转脸对胤祥道：“我府丢的东西有着落了。贼现在就在万永当铺，你如今管着刑部，只好劳你去刑部，调几个衙役做帮手。”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

“成！我再给你们演一出温酒斩华雄！”胤祥笑着起身佩剑，又道：“老十四，等着我回来再豁三百拳！”

胤禩听见“万永”两个字，浑身打了个寒颤，看胤禟时，也把目光扫过来，四目一对立时会意，因也起身笑道：“我酒沉了，正好和老十三同去。谢四哥的寿酒，改日我还席！”

“哪里的话！”胤禛笑道，“一年四季难得一聚，何况这场好雪！你这一走就散了众人的心，也辜负了我的心——狗儿！各位爷带来的人都归你和坎儿招呼，轿子锁了，大门封锁。今儿上下一醉方休！怎的？吃醉了就不能在四哥这儿住一宿？”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哪里肯放胤禩去？纷纷起身挽留，罚乱令酒，胤禩心里虽不安，却也脱不得身。

胤祥带了七十余名王府校尉打马狂奔出城。过朝阳门，见守军千总是自己在户部使过的小军官辛一非，便驻了马问道：“原来是你在这儿办差？你手下多少人？”辛一非是巡哨偶尔遇上胤祥的，见是恩主，忙笑道：“十三爷原来还记得奴才？这里的兵不多，只有一百多人，老齐化门也归奴才管，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一百人足够了。”胤祥抹了一把脸上的雪水，“你悄悄带着把守万永号当铺四周路口，无论是谁，不许进也不许出，万永号里有大盗，跑出一个耗子去，我就抽你辛一非的鞭子！”这是个极简单的差使，辛一非连连答应着召集人，分派着把守路

口，不到一袋烟工夫已将靠近万永当铺的街口封得水泄不通。

“好！你会办事！”胤祥掏出怀中金表看看，连走路没用一刻钟工夫，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狞笑，鞭梢一指道：“冲进店去，逢人就拿！”

柳仁增和店里六七个朝奉正和性音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等着李再鑫“取银子”回来，不防外头一阵马蹄得得，一排店门“哗”地倒了下来，满屋雪尘卷得乌烟瘴气，几十个护卫军校蜂拥而入，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掀翻了！柳仁增又好气又好笑，刚说了句“官军来了”，劈脸便挨了两耳光，打得眼冒金花，急得叫道：“拿错了！我是当铺的人！”

“不管是谁，拿下再说！”胤祥按剑大喝一声，“都不许动！把赃物抬过来点！”说话间几十个军校早已闯进后院，不问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粽一般。把性音等人抬来的箱子当院打开，一件一件地验。柳仁增不认得胤祥，见他如此蛮干，便大喊道：“军爷，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意人——”一语未终，旁边一个护卫回身就是一个窝心拳，骂道：“你有点规矩没有？这是十三爷！不许说话！”

一时清点完毕，各样东西俱在，单少了奇秀琥珀二十四块。胤祥方转过脸问柳仁增：“方才你说什么？你是这店的掌柜？怎么少了二十四块琥珀？四哥最心爱的就是这个！”

“那要问贼！”柳仁增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脸色又青又白，浑身直抖，说道：“十三爷，就是审案，也得弄清原告被告呀！”胤祥左右张望，性音等人早已无影无踪，因两手一摊，一脸坏笑，说道：“贼在哪里？这会子怎么分辨谁是好人坏人？少了琥珀，不定是藏在哪里了。”略一沉吟，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搜！”柳仁增真的急了，双脚一跳大叫：“这是八爷的当铺！”

胤祥双脚跌得积雪咯吱咯吱响，来回踱着，偏过脑袋道：“这是八哥的当铺？我怎么没听说？”

“八爷府就在对门，十三爷一问便知！”

“爷懒得问！”胤祥无所谓地笑道，“就你这副腌□杀才相，会是八哥的奴才？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我来这里八哥也知道，既是八哥的产业，他会不言语？”

“你——！”

“我怎么了？”胤祥倏地拉长了脸，头一摆又是简单的一个字：“搜！”

于是满院各房立刻折腾得天翻地覆，砸门扭锁翻箱倒柜稀里哗啦一片声响，军士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兴高采烈地串房细搜，胤祥也不理会，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好一会子，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沓子案卷出来，禀道：“十三爷，琥珀没有，全他妈是些账本子！”

“是么？”胤祥信手掂过一本，翻开一看，全都是钟王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官员考功密档，某人某年月日因何故处分，转调黜降何处，走何人门路起复超迁，现在何处任何职……一一周备。胤祥一口气松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抖着账本问柳仁增：“这是什么东西？你一个生意人，抄录朝廷密档，比吏部的还细，是做什么用处？”

柳仁增早已面如土色，反背着手双腿一软，跪到雪地里，嘶哑着声音道：“我不知道啊！我没做过这种事啊！十三爷……这店的东家是任伯安，他到江南去了……您把他拿到北京问……问问就知道了……”

“好贼店！”胤祥勃然大怒，按剑怒喝，“很该全抄！这是大清开国罕有的大案！给我使劲抄！”

兵士们排门入店又抄又抢，店里店外一片鬼哭狼嚎，守在远处□梢的李再鑫知道大事不好，热锅蚂蚁般兜了两圈，想想这事无论如何得报胤禩胤禟，不及算账，丢一块银子出门上马又赶回雍和宫。

此时风已经小了，雪片兀自丢絮扯绵般漫天旋舞。万福堂十几个皇阿哥

除了胤禩胤禟和胤禵，都已吃得醉眼迷离。胤祎吃得乜着眼，手舞足蹈地哈哈大笑，说道：“不好不好！你们做的什么鸟诗？合该我这粗人出出风头，你们听听我的咏雪诗！”因咧着大嘴，大声道：

昨夜北风寒，天公大吐痰。

一轮红日上，便是化痰丸！

没有念完已是笑倒了众人。王府家丁见十阿哥发酒疯，都在廊下挤着看，指指点点笑得前仰后合。

胤禟有心事的人，一眼看见李再鑫在长随里头杀鸡抹脖子连比划带使眼色，说声“方便”，便起身来往后院走。

“好九爷！”李再鑫气喘吁吁追上来，禀道，“奴才急死了，爷只瞧不见奴才比划！爷们在这快乐，店里出大事了！”

地下雪滑，胤禟身子一晃，几乎跌倒了，踉跄两步才站稳了，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喃喃说道：“……到底难逃一劫！店……抄了？”李再鑫慌乱地说道：“情形到底什么样儿难说，出事是肯定的了！”胤禟这才定下神来，说道：“抄了也稀松，早已说过万事都有任伯安承当的。只是心计如

此周密，手段如此绝情，令人可畏！……此地于你已经不是安全之地，你这会子就去我府藏起来，我晚间还要问你话！”说罢也不解手了，装着没事人般踅回万福堂，勉强笑着，刚说了句“老十还有什么屁诗，再作——”话未说完便是一惊，浑身汗毛直竖，原来不但柳仁增五花大绑跪在当院，“死”了的任伯安居然也由两个兵士夹着押解进来！

院中气氛已经大变，王府护卫亲兵、年羹尧岳钟麒的戈什哈站得廊下甬道上都是，一个个叩刀按剑杀气腾腾。胤祉等阿哥都出了正房，坐在檐前丹陛上一溜摆好的椅子上，只胤祥像是刚刚回来，一条腿蹬在石阶上喝着热黄酒，和年羹尧小声说话。胤禟不再说话，挨着胤禩坐下静观事变。

“你还敢问我‘什么罪’？”胤禛穿着玄色貂皮斗篷，足蹬鹿皮油靴，在阶前雪地里踱着，面孔冷得罩了一层霜，咬牙笑道：“且不说你卖官鬻爵交通权要，也不说你私和人命扰乱政令，这些我在户部早已知之甚详。单就你私抄百官档案要挟官府聚敛民财这一条，你难逃一剐！我以为你死了，你还活着，很好！说说看，你雇十几个抄手密建档案库，是谁的主使？抄这东西准备做什么大事？”因指着廊下堆着的二十几个麻袋对胤禟道：“老九，待会打开看看，你也开开眼！我遍读二十一史，竟没见过还有这样的神奸巨蠹！真真骇人听闻，他弄的东西比吏部的东西还要细！”

任伯安原先只是木着脸听，一抬头正看见胤禩的目光扫过来，便转脸盯着胤禛笑道：“王爷少安毋躁，久闻您是铁石心肠，怎么会如此气急败坏？我这人生性爱抄抄写写，想弄个《冠缨百丑图》留给后世，叫万代之后看看我们大清这些盛世官员都是些什么玩艺儿。干这种事我自觉功德无量，用不着什么人支使——我支使您谋反，您肯吗？您这么生气，我瞧着还有点心疼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当铺这些人都是奉我的命，拿我的钱办事，四爷似乎也不必枉费心机株连别人！”

“好，你说得真好！”胤禛阴毒地盯视任伯安一眼，恶狠狠笑道：“但恐你三木之下未必能如此从容！只有一层你说错了，你不过是个卑污不堪的小丑，市井泼皮无赖。我呢，是帝室龙种天璜贵胄。和我怄气，你配！”说罢命高福儿：“把他送狱神庙！”胤禩见是话缝儿，冷冷笑道：“四哥，这样的东西还不快打发到天牢里，送狱神庙不太便宜了他？”胤禛笑道：“南衙里我有点放心不下，怕他吃得饱饱的，又突然急病死了。我正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人押走了，兵士也撤了，阿哥们的酒也吓醒了。大家各怀心思回到暖烘烘的万福堂，面面相觑，不知话题从何开头。好半晌，胤祉才笑道：“没想到老四酒筵暗藏兵机，有此一遇不虚此生了！怪道的刑部冤狱清不胜清，原来里头有这么大一篇文章！只是这么大案子，你打算怎么料理？”

“我心里好难委决，正要听听三哥和兄弟们的见地。”胤禛变得很忧郁，颓坐在安乐椅中抚着脑门说道，“实言相告，就为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们来……”胤禟自斟一杯酒，一仰而尽，说道：“四哥这话我有点不明白。

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王法在，按《大清律》办就是了，有什么难为处？”

胤禛看了看胤禵，叹息一声道：“傻兄弟，要我一个字一个字解说么？我办这事并没有私意儿，原是要去掉这个国蠹，所以连太子爷也没有禀。但任某在京惨淡经营几十年，犯了不计其数的过恶，要没人撑腰他不敢，也做不到！难说我这些手足里就没有牵连进去的。这件事王法人情相悖，我又不想打耗子伤花瓶。所以要有个十全之策。”他沉痛地低下了头，喃喃道：“当然也许是我多疑，最好我疑错了，但这案子我不审。千扯万牵，我不信三哥会有这种事，所以我想请三哥办这个案子。三哥要体谅我这份心，我这就修表给阿玛，进宫见太子，请他们给你指令。”

一席话说得众人无不动容，这个刻忌成性的阿哥竟然还有这么深沉的手足之情。胤禩见他既为香客又拆庙，恨不得一脚踢死胤禛和胤祥，又自知一开口必定招疑，只把手中折扇合起展开，展开又合起，一脸若无其事的模样。

“我做不来这样的大事。”胤祉见他要把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儿塞到自己怀中，心里不禁暗笑，皱眉说道：“皇上见你这奏折，难免也要想，为什么叫老三来办差？依着我的见识，老八老九在刑部熟门熟路，交给他们办最好！”

胤禟睨了胤禩一眼，心里拿定了主意，说道：“四哥方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听得几乎落泪。我和四哥一样的心思：这案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要信得过，我就办！”

“那就偏劳九弟了。”胤禛望着门外大雪纷飞的天空，舒展了眉头道，“就是这样儿。为明我的心，我先担一点责任——高福儿！”

“在！”

“把廊下那一堆麻袋垛到院当中，一把火烧尽！”

“啊？”

“唔？！”

“喳！”

殷红的火焰在冰雪世界中燃烧起来，不时发出轰轰的响声，飞起的纸灰在空中无力地盘旋着，又被雪打湿，粘落在烤化了的雪地上。阿哥们怔怔地看着，心里一阵空明，又有些迷惘，谁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直到燃成一堆黑色的湿泥，才各自起身告辞。

“胤祥，你留一下。”胤禛一边送众人，说道，“我又乏又累，还有点心神不宁，你陪我一会儿。”胤祥点了点头，陪着胤禛将众人送出仪门，回来

时，已见邬思道笑吟吟站在万福堂前挂满了浆果的石榴树下。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礽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

一场大事做完，胤禛觉得疲累已极，刚想和胤祥邬思道文觉聊聊，松乏一下，却见高福儿进来禀道："四爷，十三爷，毓庆宫魏公公方才传话，太子爷请你们进去呢！"

"好长耳朵，"胤祥伸着懒腰起身笑道，"这么快就知道了？"胤禛摇了摇头，苦笑着也站起来，却没说什么。邬思道见他兄弟忙忙穿戴了要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胤祥道："性音呢？叫他陪着你们一道去！"胤祥笑道："他在粘竿处练功夫。他一个武僧，有事没事叫他跟着干什么？再说他也进不了大内。"

邬思道用火筷子拨弄着炭，说道："文事已毕，自然武备紧随。二位爷，你们已经和权势最大的人结了生死冤家，难道自己还不知道？"胤禛正扣着腰间的带纽，住了手，沉思片刻说道："性音暂且不宜出头，叫狗儿坎儿带几个贴身武士换便装跟着就是了。"邬思道只一笑，没再言语，二人径自出来同乘一轿而行。

"邬思道这人要算厉害。"胤祥坐在轿中望着缓缓后退的街道房屋，说道，"只是有点怪，太不合群了。寻常士人风流自命，他连这点嗜好也没有。四哥也该给他成个家嘛！"胤禛叹道："十三弟，你还是不知道他。我若不用他，或许他要削发为僧呢！"

胤禛说着，见胤祥像是想起了什么，已经敛了笑容，便笑道："你这拼命十三郎，这会子又怎么了？早年皇上说我喜怒不定，我看你才是三伏天气性情呢！"胤祥叹息一声，说道："四哥是个有福的。像三哥，八哥，家里养着几十号清客相公，我瞧着都是些无赖文人，一些用也不顶！我府里若有半个邬思道，不知省我多少心！"胤禛点头微笑，道："人家以多取胜，我只好以精取胜。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半筐，这是我的章程。"

"虽说如此，我还劝四哥一句话。"胤祥随轿上下闪动，幽幽地说道，"高福儿年羹尧两个人，我就瞧着不是很地道。"胤禛笑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两个都是欠我大恩的，高福儿是不学无术，也不够精干，所以我没放出去做官。年羹尧虽说骄纵，对主子交办差使，还是尽心尽力的。"胤祥冷冷说道："人说四哥刻薄，我看你还是厚道了些——"从袖子里摸出几个金瓜子递了过去。

胤禛接过看了看，信手丢在横枋上，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在江夏，我送给老王头的。"胤祥说道。他的眼像隔着轿看着远方，"老王头叫年羹尧杀了，这是他的二小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进京

的。老王头临终只说了句‘进京，找四爷十三爷……告御状！’就咽了气。”胤禛听了默然，良久才道：“办这么大的事，不免要死几个人。世间事原本如此，哪个庙里都有屈死鬼呐……”胤祥苦涩地一笑，说道：“不是他儿子亲眼见，我死都不敢信，年羹尧在你我跟前那么随和，生性竟如此残忍，一个江夏镇男女良贱六七百都活活烧死在梨香院……有跑出来的就补一刀再扔进去！”

胤禛浑身一颤，睁大了眼睛，又疑惑地摇头道：“不至于吧？年羹尧说只杀了二十几个人！再说他又何苦如此，于他又有什么好处？”胤祥冷冷一笑，说道：“四哥，所以我说你厚道！王二嘎子现在我府，再说岳钟麒，我也问过，他虽有点支吾，也说死了大约三四百。二十几个人？真是活见鬼！姓年的可真能蒙！你不是问他何苦如此？我看是庄里银子钱太多，他既办差又发财，怕人知道，所以杀人灭口！”胤禛闭上眼睛，陷入了深思，许久才瞿然开目，伸出两个指头道：“一、年羹尧这事功大于过，如今情势，决不可追究，你要切切牢记；二、把那个王什么嘎，密送到我的黑山庄园养起来，任谁问不要提这事。这样办好么？”

“西华门到了，落轿！”

随着一声高呼，大轿四角落地。胤祥只说了句“省得了”，便随胤禛哈腰出了轿。

“两位弟弟在家做得好大事。”胤礽在毓庆宫后工字书房召见了胤禛胤祥，一见面就呵呵笑道，“请你们来聊聊，我也高兴高兴。”

胤禛行礼，欠着身子坐在绣墩上，抬头看了看胤礽。胤礽穿着玫瑰紫黄缎猞猁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腰间系一条湖色丝绸腰带，缀着两个明黄缎的绣龙荷包，青缎帽上顶着一块攒花宝石结子，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拖到腰间，外面的雪光映照进来，显得十分精神。胤禛因赔笑道：“今儿是我的生日，头场雪下得这么大，心里欢喜，请三哥和弟弟们进一杯水酒消寒赏雪。原本没什么大事，不防这件案子出来，就闹得惊动了太子爷……”因将万永当铺的情形备细说了。

“兵法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痛快！”胤礽听罢放声大笑道，“你甭遮掩，此事我早已了如指掌。安徽阜司衙门有个折子，奏闻了年羹尧剿灭江夏镇匪人的事，任伯安活着我也知道。特意吩咐陈嘉猷朱天保，雍亲王要在北京揭一件大案，不进来禀知，自有他的道理，任伯安活着的消息万万不可走泄……如今果不其然！嗯……立这个功，又是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赏你点什么呢？……来！”

“在！”

“把雕着碧玉百桃的那副八宝琉璃屏着人送雍亲王府！”

“喳！”

胤祥眨巴着眼，心下诧异：这人怎么了？装腔作势故作豪爽？太子素来不是这样的呀！胤禛却抚膝一叹，说道："难得主子如此体恤！这事没有先禀，为防的事机不密，逮不住黄鼠狼惹一身臊，又担心主子见怪。想不到太子爷成竹在胸，早已暗中庇护。有您这几句话，我就安心了。既如此，一切听太子爷安排！"

"你已经办得很好了。"胤礽手剔指甲，看去平静了许多，一笑说道："我原想由老八来审，你既安排了胤禟，也是一样的。依我说，加上个老五，胤祺胆小，谨慎老成，和胤禟一起来办，只怕更周全些，你说呢！"胤禛想了想，老五无门无派，外头人看着确实少些嫌疑，因道："太子爷思虑周详，这样确实更好。既这么着，我就不具折子了，由太子发六百里加紧递送万岁爷那里，由阿玛批办就是。"胤礽满意地点点头，说道："甚好，一会儿我就叫他们办。有功人员你列个名单，一并保举。"

胤禛心下也是十分愉悦：自己把红炭从炉子里扒出来，别人愿意兜起来，有什么不好？因见胤祥一脸不高兴，只扫了一眼，摆了摆袍襟问道："万岁爷几时启驾回京？"

"已经是第六次南巡了。"胤礽舒了一口气，"临去之时，阿玛告诉我，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出巡，要多耽些日子。昨儿收到张廷玉札子，说元旦前赶回来。"他神情变得有点阴郁，许久才又道："老人家这次出京，我自觉我是尽力做事的，没有出什么大的差错。回想起来，我这回复位，不知怎的就时时犯躁性，也办了几件不出色的事，还得你两个体谅。"胤禛听了兀自沉吟，胤祥在旁说道："太子爷，休怪我性子粗鲁。你既说到这里，我也就不忌讳，你那次在水亭给四哥没脸，就是有些过分！"胤禛忙摆手道："老十三，你又没在跟前，那日是我先不是，顶得太子爷下不了台。"

胤礽站起身来，背着手看了看外头，说道："雪下得小了……岂止是水亭？赈济山东的事我也驳了老四。还有摊丁入亩，我当面驳了，其实还是批下去照老四的主意办了……我心情不好，不拿你们出气，难道能把老八叫来训一顿？"他脸上闪过一丝无可奈何的笑容，"你们心里有数，就不怪我了。"

这话说得动情，不知哪一句触了心，胤礽涨红了脸，眼睛里竟汪满了泪水，胤禛胤祥都低下了头。许久，胤祥长叹一声，说道："太子拿我们当心腹，我们哪里敢有自外的心？这朝廷、这天下早晚有一天……是你来坐——听十三弟一句心腹话：我真的不明白，你改那个贪贿名单是怎么想的，寒了百官的心不是耍的！"

"我这个太子当得窝囊啊！"胤礽吁了一口气，缓缓说道，"读过楚辞《招隐士》么？'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归来兮！山中不可以久留！'淮南小山写这些惊心骇目险恶惨酷的情形，岂止深山幽谷里有？我看这北京城，这紫禁城也是一般儿光景！王

孙归来，还有个安乐窝，太子归来何处？你们都曾见过了的，连狗窝也不如！所以你们做别的事，我或有高兴的或不高兴，但铲除朝中杂秽，排揎那个八爷党，我觉得就是为王前躯！”

两个人这才明白胤礽的心思。胤祥忽然泛上一股莫名的懊悔，觉得出力费劲，竟是为此人作了嫁衣裳，强打精神正要说话。胤禛正容说道：“太子爷，君无戏言，臣吏不应有戏言。我做这些事不是本太子这个宗旨。但于宗庙社稷有利，国计民生有益的，我勉力去做。不然，我是不敢奉命。据我的愚见，太子朝廷原为一体，自当一德一心，万不可存了私意，反给小人可乘之机。”

“好好！我听你的还不成么？”胤礽说道，“老王师傅也这么说，我知道你们的心。就这样吧，名单我再看看，斟酌一下再办。江苏昨日送进奏折，又运来糙米一百万石，今冬明春京畿直隶已有四百多万石粮，老百姓不至于吃树皮了——这不是国计民生？老四催催户部，把粮库赶着整修好，霉烂了我要追究！”

胤禛胤祥相跟退出，直到西华门外才站住脚。呼吸了一下清冽寒冷的空气，胤祥觉得清爽了不少，一边下台阶，说道：“这倒好，折腾来折腾去，他一伸手把功劳抢得精光！我们呢？空空如也！一幅琉璃屏换走我多少心血！”胤禛踏着满地碎琼乱玉，一边走一边说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原来是太子坐山观虎斗，如今是我们壁上观！这件事不久就传遍朝野，谁能埋没掉你十三爷？”

“哦！”胤祥如梦初醒，佩服地看了一眼胤禛，说道：“我明白了！——你坐轿回去吧，我改日再去。这离我府不远，在内务府借匹马，我骑马回去！”

“唔。”胤禛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哈腰上轿迤逦而去。胤祥目送他去远了，才慢慢向内务府走去。

回到十三贝勒府仪门前，胤祥看看表，正指申末时牌，见贾平正带着合府男丁，拿着簸箕扫帚雪推板出来要扫雪，胤祥一边下马，叫过贾平道：“谁叫你扫雪的？都回去！”

一句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下雪扫雪，这么丁点儿事，还用着“谁叫”？贾平看看胤祥，不像是不高兴，呵着手赔笑道：“是奴才的主意。方才一个丫头给阿兰姑娘送茶，盘儿盏儿滑丢出去老远，雪这阵子小了些，下得太厚了扫帚拥不动……”

“都回去，都回去！爷赏你们酒，烤火吃酒是正经！”胤祥笑嘻嘻往里走着，说道，“好好的雪，你们扫了我看什么？”因见文七十四也在，又道：“我早说过，你不用来应差嘛，怎么也来了？”文七十四吭吭地咳了几声，说道：“老奴才是个贱性儿，能动弹就想着给府里做点什么……”贾平笑道：“要是下白糖还有点看头，这白乎乎的连着白乎乎，有什么看头？”

胤祥笑着往里走，说道：“你懂个屁！爷就喜欢这白乎乎又白乎乎的雪！叫王二嘎子到我那里去。从账房支二十两银子弄几个菜，你们吃酒去！”说着已进了三门，因见阿兰乔姐都站在廊下，便逗着架上的鹦鹉问道：“紫姑呢？叫她把早上煨的王八汤端一碗，给我祛祛寒气！”

“爷怎么忘了，那汤都浇了兰花，还是爷自己说的呢！”乔姐笑道，“紫姑姐姐娘家捎信，她娘气喘犯了，头午回去，说了，要是重了，未必就能立时回来——爷既然冷，再加个炭盆子，熏笼烧得热热的，烫点黄酒喝了，一样暖和。”胤祥因见茶几上尚有残局，笑道：“红巾翠袖，拥炉围棋观赏雪景，这份雅兴不浅——叫他们小丫头子侍候，我独酌观战！”

一时便见王二嘎子进来，笨手拙脚地行了礼站在一旁。这是十分忠厚朴讷的庄稼院小伙，穿一身胤祥赏的皮褂子，十分不惯这种场合，热得头上冒汗，结结巴巴说道：“十三爷……您叫我？”胤祥接过一杯黄酒一仰而尽，伸着手让人再斟，笑道：“是这么回事。你说的事情四爷和我都知道了。剿匪嘛，误伤好人的事常免不了。有些备细情形四爷还想问问，叫贾平找两个小厮这会子就带你去。人命案子关天，四爷自然要还你个公道。”说罢命人：“拿十两银子赏王二嘎子——找两个妥当人送他雍和宫！”

“他是什么事，值得四爷过问？”乔姐看着棋子儿，手握绢帕子轻咳一声问道，“不是说您收留了他么？”胤祥却不答话，指着棋盘一个角落笑谓阿兰：“你这里须补一着，乔姐要在里头做劫了——你们不知道，今儿四爷府里好热闹，除了太子爷，阿哥们差不多都去了，从没这么快活！我还唱了一首歌呢！”阿兰抿嘴儿笑道：“必是好的！几时爷也唱给我们听听，谱个曲儿，比干唱总好些儿！”胤祥连喝几碗黄酒，加上在雍和宫喝的，已是酲然欲醉，双手抱膝摇头道：“歌是好歌，小时候听精奇嬷嬷韩刘氏教的。只是谱不成曲儿，难为死行家，不信你们听——”因扯开嗓门唱道：

下大雪，冻死老鳖！

头一句唱出来，乔姐阿兰已是怔了：这是什么村歌？两个人一愣，旋又笑得前仰后合，阿兰手里棋子撒了一地，噎着气道：“这是摇篮曲儿，十三爷也不怕人笑死了！”“摇篮曲儿有什么不好？”胤祥道：“你们听着了——”

老鳖告状，告给和尚。

和尚念经，念给先生。

先生打卦，打给蛤蟆。

蛤蟆浮水，浮给老鬼。

老鬼磨豆腐，磨他妈的一屁股！

歌没唱完，屋里屋外已是笑倒了一片。胤祥乜着眼道："你们笑什么？世道上的事不就是这样儿！老鳖的官司打不赢！"

正说笑热闹，却听架上那只红头鹦哥学舌："磨他妈的一屁股，磨他妈的一屁股！"众人一发前仰后合。胤祥一回头，见紫姑穿着件小羊皮风毛昭君套，捧着手炉子进来，便笑道："你来迟了，没听我的歌！"因见紫姑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便起身觑着紫姑道："怎么了，不高兴？我竟忘了，你娘病了，这种天儿气喘病最难过的……要什么药叫贾平他们去抓，别替我心疼银子——要不要请个太医？"

"我是哪个牌名上的，敢劳动太医？"紫姑的脸色异常苍白，勉强笑道，"她六七十的人了，只是早晚的事了。人生本是同林鸟，劫难来时各自飞……我也早预备着这一日了。"胤祥听了默然，看了看阴沉沉尚自落雪的天，叹了口气，说道："想开了，就不要窝在心里。今儿天晚了，明儿我亲自去太医院请贺孟□，他看痰症还是有一手绝活的。"说着酒一阵阵涌上来，觉得头晕，打着酒嗝对阿兰乔姐道："安置着，早点歇了。今晚你两个侍候，叫紫姑歇歇。"紫姑忙道："还是我来。左右反正是难睡，我在这纱屉子外头做针线，这屋里暖和，累了歪一会子就是了。"胤祥听了无话。阿兰乔姐也难争，对望一眼，忙着掌灯下帷，为胤祥脱靴掖被。顷刻间，胤祥已鼾声如雷，二人蹑脚儿退出，天已黑定了。

紫姑守在摇曳不定的孤灯前，听着外头凄厉的风声，心像浸在冰水里一样，浑身都在瑟缩。她其实是胤禩和任伯安精心安置在胤祥身边的密探，今晚奉了主人和母亲双重命令，下手杀掉胤祥，她陷入了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对于满人，她原本怀着一种刻毒的仇恨，无所谓太子党八爷党，清兵入关，在嘉定屠城三日，做过前明副将的祖父杨伯君一门良贱三百余口，被杀得干干净净。奶娘抱着年仅七岁的母亲逃出尸横遍野的嘉定，投奔南京做生意的叔叔杨仲君。叔叔和任伯安是结义兄弟，康熙二十六年，皇帝第一次南巡金陵，他们跟着朱三太子，在莫愁湖畔的昆卢寺院禅山上架起红衣大炮，要炸康熙皇帝的行宫。事发之后，叔叔一家几十口又遭劫难，年迈的杨仲君被零割一万余刀，惨死在南京柴市……这些事当

然她都没有亲历目睹，但母亲、哥哥，还有任伯安从她记事时就讲，一直听到长大成人，已是烙到心上、融在心里。胤禩利用她，她自然知道，但眼见是一心要学赵高“毁秦报仇”的任伯安又落入满人手中，而且始作俑者正是自己朝夕相伴的胤祥！

望着煌煌闪烁的烛光，紫姑又想到方才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也是一支烛，不过细些，忽悠忽悠的光影里，母亲枯瘦如柴的手紧紧拉着紫姑的胳膊，声气微弱但又十分清晰：

“孩儿呀……国仇是报不了了，家仇不能不报！你任叔为报这仇，连家也没成……如今也要去了……当年你父亲入狱，正下大雨，天上的雷震得房子打颤，他临去仰着脸吼：‘呸！老天瞎了！一命换一命……为什么我杨家几百条命换不了一个满人？’……从那日，我在观音菩萨跟前许下宏誓大愿：我是个女人，做不来大事，我必叫儿女遂你的愿！你哥哥死了，你……你……你得叫我下去能见你爹！”

……烛花一爆，紫姑又仿佛见到胤禩那张清秀的团脸。胤禩的命令再简单不过：“胤祥不除，国无宁日。你读过不少书，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保不住，你母亲你弟弟怎么办？他能杀你任叔，你杀他还不是天理人情？你或许觉得我心狠，但你想想胤祥做事，有半点手足情分？他已经瞄着白云观，再毁了这处地方，接着一个就是我！所以你不过是按天意办事而已！事情做完，你立即逃出十三贝勒府，我外头昼夜都安置着接应你的人……”

“紫姑……紫姑……”

躺在床上的胤祥翻了个身，喃喃道：“口渴……弄点水来……”紫姑慌乱地起身，颤声答应道：“就来……”就银瓶里倒了半杯水，又兑了点壶中的开水，倚在胤祥身边喂了两口，胤祥咂了咂嘴又酣然入梦。紫姑从袖中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胤祥：此时下手，一百个十三阿哥也顿时了账！她迟疑着凑近了胤祥，脑海里一时是虚幻中血肉狼藉的嘉定将军府，一会儿是胤禩面带忧虑的脸，一会儿是血淋淋的任伯安，一会儿是母亲欲哭无泪的眼睛……忽然间，她看到胤祥腰带上的平金荷包——那是她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她原想往上加一条浅黄绣龙，胤祥苦笑着告诉她：这颜色不能用，叫大哥他们看见，又要罚我跪日头……当时自己怎么回答来着？记不清了，但记得胤祥说完就哭了，扯着自己的袖子揩泪说：“阿哥里头，我是由人作践的，明黄荷包别人都有，我不敢用……”

这一瞬间又是万绪涌来：这个胤祥使性任气，有时也踢自己几脚，但更多时是温存……从十五岁就和自己耳鬓厮磨，从来没有拿自己当下人，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抱着满地打旋儿……她陡地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紫姑手持匕首踟蹰着，徘徊着，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颀修的倩影。突然拱辰台传过三声沉闷的午炮，正是钟漏将

尽之时，窗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风，紫姑不禁浑身一颤。

“这是命，这是天意……”紫姑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慢慢踱至案前，提起笔，在胤祥未画完的一幅白梅傲寒图的空角，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掣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对准自己心窝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微地响了一声，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胸前流着殷红的汁液，颤颤地抖动了几下，整个世界都消失在渺冥中……

沉沉酣梦一夜，胤祥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以为睡过了，一翻身起来，又想到外头下雪，雪光映得屋里亮，不禁自失地一笑，喊道：“紫姑，倒口茶来漱漱！”连喊几声没人应声，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忙披衣起来，笑道：“紫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儿？”因挑帘推门进来，但见碧血一汪中紫姑侧身僵卧，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阿兰唬得浑身一颤，立住了脚，只是动不得，惊叫：“老天爷！这是怎的了？”

“失惊打怪的叫什么！”胤祥掀开帷幕，掩着扣子出来，话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像凝固了似的，死死盯着地下的紫姑。犹恐是梦，揉了揉眼，跨前一步抓起紫姑脉息，方知连身子都僵了，忽地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言语。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一步，问道：“十三爷，您……”胤祥狞恶地一笑，下意识地向腰间摸了摸，一回头看见那张梅花，疾走几步拿起来一看，又丢在地下，颓然落座，双手掩面，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连连摇头道：“这不是……这不是真的……不是的……”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还有一枝尚未画好。蟠螭虬枝胭脂淡染，一丛茂梅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上头几行细字十分娟秀，写道：

咏梅：

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渚。

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汉陵第几树？

紫姑于甲申后六十六年绝笔

“这事情你和乔姐不能向外说。”胤祥抬起了头，深沉地望着远方，吁了一口气，“……好好发送她。”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清剿江夏镇，生擒任伯安，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密档。康熙在瓜州渡接到太子飞递的六百里加紧奏章，赫然震怒，立即下诏：

十月二十五日奏悉，不胜骇然。此等蠹国害民巨贼，史所罕闻。着依议由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鞫首犯任伯安，追索谋主，依律以大逆拟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

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

十一月二十日康熙的法驾取道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东直门外残雪连陌，一片白皑皑。迎驾事毕，康熙皇帝便在接官厅前临时搭起的芦棚里召见胤礽胤祉胤禛胤祺和胤禟五个儿子。

虽说是“芦棚”，但里边幕了毡，围得密不透风，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兽炭熊熊燃烧，融融似春。康熙只穿着一件酱色江绸天马皮袍，头上戴着黑狐腿缎台冠，虽略显疲乏，却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看来这次江南之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他的心境十分恬淡安逸，几个月工夫，仿佛年轻了许多。含笑看着儿子们行了礼，命太子坐了，说道：“廷玉不消说了，朕还给你们带了一个人，你们未必认得呢！”张廷玉紧挨康熙站着，忙笑道：“虽不认识，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都是读过的——这位就是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灵皋先生。”方苞忙跨出一步，给太子叩头，又要给胤祉等人请安，康熙却笑道：“罢了吧，你是朕的朋友，不同于张廷玉，他是朕的臣子、奴才。这些都是朕的儿子，往后见面执平礼——你们都听见了？”

胤礽这才仔细打量方苞，实在长得不出眼、黄病脸，倒扫帚眉，尖嘴猴腮的一脸猥琐相，穿着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直罩到脚面。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上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就偏生一手好文章。心里暗笑，口中却道：“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无缘相会。现今简在帝侧，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方苞忙躬身说道：“盛名不符，谬承太子爷金奖。”说着又目视众人，只这一霎，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神采照人。胤禛在桐城查抄方府，其实是见过方苞的，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只含笑点头会意。胤祉却笑道：“我自幼就读方先生文章，《狱中杂记》详明切要痛陈时弊，确是洞穿七札。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其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呢！”

“您是三爷吧？”方苞略一欠身说道，“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胤祉笑道：“里边说到张释之沽名钓誉，不见于史籍，请问出自何典？”方苞微

笑道：“史籍中自有，留心时就看出来了。张氏为文帝廷尉，掌一国司法大权，周勃蒙冤几乎被杀，未见张释之一言相保，却在冲犯御驾小节末事上大作文章。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十分允当的。”

胤祉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众人不禁一怔，胤礽脸上更挂不住，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胤祉自觉失言，正要委婉几句，却听康熙说道：“若论读书，你们都差得远呢！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

“回阿玛话。”胤礽瞥一眼胤禛，在椅中一躬身说道，“任伯安刘八女依律问的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凌迟；刘八女以下四十三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大辟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儿，赐自尽。已经结案了。”

“结案了？”康熙似乎有点意外，回身取杯子，手插在热水里，烫得一缩，已是铁青了脸，冷冷说道：“太草率了些儿吧？”

声音虽然不高，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望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立起身来，踱着步子道：“想那任伯安，吏部笔帖式出身，芥菜籽大的官，萤火虫儿的前程。哼，没有人主使，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建私档，要挟百官？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

……

“哎？”

“是儿臣的主意。”胤禛见太子不言声，心里冷笑，站起身来从容说道，“请父皇责罚，不但任伯安的事不曾株连，就连其所建伪档，也是儿臣自做主张，当众焚毁了。”

康熙倏然止步，目光变得咄咄逼人：“嗯？！是你？这么大的事不请朕的旨意，也不禀知太子，你专擅得过头了！”胤禛“扑通”一声双膝跪下，只是垂头不语。康熙怒喝一声：“为什么不回话？”此刻棚里棚外皇子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见康熙龙颜大怒，人人色变个个股栗。

“儿臣无话可答，”胤禛盯视康熙良久，忽然垂下了眼睑，叩着头答道，声音竟自有些哽咽，“唯有此心可对天日。”

“为什么？”

胤禛沉吟片刻，平静了下来，说道：“万岁识穷天下，圣明独照。那任伯安一个卑污在籍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建私档，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如于成龙郭琇，后有贤相如张廷玉、马齐，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无一人察其奸案？谁能保在座诸王贝勒及相臣疆吏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藩乱起，父皇也曾在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稳定群臣之心。萁豆之火

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氛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卷灭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一身相担。”

“嗯……”康熙看看胤礽，又看看胤禛，心里突然一动。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个案子压根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量着，口气已经变得缓了下来，却道：“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胤禛忙叩头答道：“势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要借此案振肃朝纲，查奸惩佞。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思，中夜推枕，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镇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氛不起，君臣上下相安。小人辈也无隙可乘了。”

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胤禛和邬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真个说得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礽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着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胤礽听得又气又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胤祉胤禟又是解气又有点妒忌，都呆怔着，一言不发。正没做奈何之时，胤禛又连连叩头，说道：“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请太子示，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布置，运筹帷幄，默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一篇慷慨文章至此结煞，人人都觉得天衣无缝。胤祉不禁皱了皱眉头，胤禟却吃惊地盯着胤禛不言语：想不到这人奸诈如此！

“廷玉，”康熙喟然说道，“马齐病着，你去瞧瞧。若还动弹得，明儿巳时叫他进大内。朕要召集百官训话。”

“喳！”张廷玉忙答道，又问：“在养心殿会议么？”

“乾清宫。”康熙咬着嘴唇说道，“养心殿地方儿太小了。”说罢便命启驾，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

胤禟送驾到东华门口，随着班退下来，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廉亲王府。却见胤禩也是刚刚下轿。看见胤禟，胤禩不禁微笑道：“就这么急脚猫似的，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有什么大事么？”胤禟一边跟着胤禩进府，在西花厅坐了，说道：“大事没有，只是心绪不定，想和八哥聊聊。”

“弄点点心来。”胤禩朝外吩咐了一声，又转脸笑道：“心绪不定就不是小事。原想阿玛接见你们，几句话的事，就奏对了那么长时辰，我们在外头都冻得够呛——是什么事呢？”

胤禟沉着脸，接过丫头递上来的闽姜茶，喝了一口，缓缓将接见奏对的情形说了，又道：“原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太子跟前一条狗，我看是小觑了他。你听听他说的这些，曹操有这么奸诈么？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老四这算当众把他卖了，还要落个四面玲珑！”胤禩半闭着眼沉思

着听完，瞿然开目笑道：“令人一快心胸。四哥原是伶俐人，大约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投靠我这个弟弟，脸上又下不来，所以用这法子讨好皇上，又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太子党’。这点子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胤禟听着不以为然，摇头道：“原来我也这么想，瞧着不像。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其志难以估量！”

“是吗？”胤禩其实早已对胤禛惊觉百倍，只是有些话即便对胤禟也只能说三分，因笑道：“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这我都知道。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施之一方可为良辅良臣，照他心术刻薄眦睚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怎么会看得中？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弄得下头人人自危，要真的代二哥登极坐朝，三月之内天下不乱，你老九抉了我这双眸子！所以你看，万岁今日给他一个差使，明日又一个差使，却不肯把兵权给他，全局的事也不叫他插手——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刻薄才力。要为这个心绪不定，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正说着，见家人带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迤逦过来，便住了口，问道：“来了？”那家人忙回道：“来了，这就是柳倩娘。”

胤禟正诧异间，柳倩娘已经进来。她的容貌并不十分出色，头上戴着昭君套，白天鸟风毛小坎肩儿下一溜水泻百褶长裙，瓜子脸儿笑晕双靥，微有几颗雀斑，一双水杏眼忽灵灵颇有生气，倒也楚楚动人……款款进来蹲了两个万福，娇声说道：“八爷，您叫奴婢？”

“我们整日价说四哥府是铁门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胤禩笑道，“你看，这是我家戏班子的倩娘，偏偏儿就和他的管家高福儿相好上了！”胤禟上下打量着倩娘，问道：“真的？”

柳倩娘虽不认得胤禟，料知也是个阿哥，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说道：“他出钱在魏家胡同买了一处宅子，我就住在那里。”胤禟点点头，笑道：“大将难过美人关，何况一个小小的高福儿？你长得这么可人意儿，定必能办好八爷的差使！”倩娘双手搓着手帕，越发羞得满面通红，低声说道：“八爷待我恩重如山，父亲哥哥如今都过得了，拼着身子报了八爷，就是叫倩娘这会子死，也没得说的。”

“做什么叫你死？”胤禩扑哧一笑，“你后福正长呢！你哥哥我已经安排了，广东高要县令，慢慢自然还要抬举。高福儿也不是什么坏人，我要你拉住他，正是防着四哥对我有什么恶意，并不要害四哥。你不可错会了意。”柳倩娘嫣然一笑，说道：“他是个‘不够数儿’，能耐不大。四爷府是个分寸极严的，不受四爷大恩的，只能在外院打磨旋儿，就是福儿也不能进书房。其实福儿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前儿晚间还和我发四爷的私意儿，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晚，仗着妹妹是姨奶奶，出去就做了大官。我听着直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料，想做官还不容易？八千两银子就能买个四品道台。四爷高兴，一赏你，不就会有了？”

胤禟还是头一回听到雍王府这些极重要的琐事，又新鲜又好奇，因笑

道：“高福儿怎么说？”倩娘脸一红，忸怩地说道：“他说……‘有你我就知足了，你的赎身银子还没凑齐呢！四爷也没那么大方……’”

“八千两……”胤禛托着下巴沉思道，“从我账房支一万。你拿着，看他心真，你就送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做官，日后着落在我身上——还有什么话，要紧不要紧，我们听听。”

柳倩娘仰着脸想想，说道：“别的没什么了。只听说四爷也找人在顺义遵化堪舆，寻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有说什么一个叫狗儿的，和福晋的小丫头叫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求田问舍，庸人一个。”胤禛说道，“老九，你听听他做的这些大事！”当下二人又说了许多闲话，胤禟自辞出去。

第二日，启驾乾清宫之前，康熙在养心殿先召见了太子胤礽、胤祉、胤禛、胤禛和张廷玉、马齐、方苞等人。康熙显得有点忧郁，戴着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着青毡面貂皮褂，里头套一件江绸面青白肷袍，在香烟缭绕的百合铜鼎旁踱着，说道：“一会儿就去乾清宫，有件事先议一下。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省份分成三份，轮流蠲免全年赋税，想听听你们怎么说。”

“阿玛，”胤礽一躬身赔笑道，“这是善举，儿臣原无意见。但您最圣明的，知道户部库银情形，本来就是可着头做帽子，一点富余也没，这样一下子就减去三分之一，没事还好，一旦有个灾荒饥馑，或者外疆有事兴军，粮饷就没着落。儿臣想，好事慢慢来，是否迟几年再办好些？”胤禛忙道：“太子爷说的是。儿臣也这么想，怕就怕平空出事，应付不来，儿臣办户部的差有几年，那里的底子儿臣心里有数的。”康熙俯首想了想，又问马齐：“你看呢？”

马齐看上去真的是有病，脸色苍白，越显得又高又瘦，轻咳一声道：“奴才想着，轮番免赋是件极大的好事，前朝从没有过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免赋容易加赋难，老百姓吃了这甜头，一旦朝廷有事，银子没银子饷没饷，善后万分不易。”张廷玉皱着眉一直在想，他也觉得马齐说的有道理，但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许久才道：“三年一轮似乎太促了些。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二十九年以来，蠲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一千三百四十三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往后有事用银子，临时聚敛又要招怨。所以即便要免，也要丑话说明，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乐输义粮，存粮备荒。这样有事征粮，就不至于捉襟见肘。”

这确是老成谋国之言，连康熙也不自禁点头。方苞一直沉默着站在一边，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道：“臣也以为张衡臣说的是。国家手中无钱无粮，不能应急是不得了的。可否各府设一义仓，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缙绅公管，国家有事，筹措借来用于国事；国家无事，用义粮调剂赈

荒，周恤贫孤无靠之民。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剥，流民也不至于因饥寒沦为盗贼。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

“很好，就是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见完臣下即行颁布。”康熙说罢抬头看看自鸣钟，又道：“咱们也好去了。”

乾清宫是紫禁城内除了三大殿外最为宏伟壮丽的宫殿，历代为皇后居处，是皇帝正寝之地。唯因其大，时常引见一两个官员，或与上书房几个官员议事，显得空荡荡的，也太庄重。因此，自赫舍里皇后去世之后，这里便改了规矩，名义上仍是皇帝寝宫，除了大批引见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在这里举行内朝礼或赐宴，平素并不启用，只在养心殿或畅春园办事见人。康熙皇帝率几个上书房大臣入月华门，几个阿哥便归班侍候，但见宫前丹陛之下黑鸦鸦的六部官员及进京述职外官依次跪满了一地。李德全将静鞭连甩三声，几百名官员免冠俯伏，高呼：

“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熙一摆手拾级升阶，径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齐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浮茶呷了一口，眼风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岑寂下来，一声咳痰不闻。

“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散朝即行颁布。”康熙的声音并不大，在殿中却显得十分苍劲雄浑，“朕决意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万岁！”

康熙双手一摆，说道：“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得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鬻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蕨根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防民之变甚于防川，朕焉得无动于衷？”

“所以要免赋！”康熙的血涌到脸上，涨得通红，“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火耗，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得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个亏空、亏空、亏空！那么朕免了赋，索性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

此刻大殿里死寂得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凉里皇靴橐橐作响，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一声道：“当然，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时，想做已经晚了！”

“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经心，诸多政务处置得都好，朕心里很受用。”康熙徐徐将任伯安的案子扼要说了，又道：“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即传旨光禄寺，胤禛食双亲王俸，胤祥食双贝勒俸！”

跪在近前的胤禛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跪前一步叩头道：“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的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

“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康熙仰着脸怅望殿外，“四阿哥幼年时朕看有点喜怒不定，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礼。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胤禛因连连叩头，说道：“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确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档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俸，儿臣受赐已深！”康熙微微一笑，点头道：“好吧，就依着你。”

胤禩胤禟胤禩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禩只淡淡一笑。胤禟见太子掏手绢擦鼻子，便搡胤禟，胤禟却微睨着眼看十四阿哥胤禵。胤禵面无表情，头竖得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奖慰，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心里老大不服气，只不敢吱声。几个人正自意马心猿胡想，康熙突然拔高了嗓子：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买官卖官，买命卖命，代人填还亏空，做尽了丧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布棋子，指挥官员似役牛马，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

……

“他建了私档，大家都怕他揭短，坏了前程，是不是？”

……

“诸臣工！”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恶狠狠道：“请尔等午夜扪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弊，那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记？又何能要挟于你？”

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背若芒刺地卧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许久，抬起头来时，康熙已经去了。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得难以自已，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厦门时，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远远地瞧不清，便问："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

"回四爷话，"一个长随赔笑道，"是四爷书房里的狗儿。不知出了什么事，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高福儿也不敢做主，叫先捆这里，等四爷回来……"

"别啰嗦了！"胤禛不耐烦地说道，"叫高福儿来！"

正说话间高福儿已一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目，料是在朝里遇了不顺心的事，叩了千儿请安，说道："狗儿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

"有这样的事？"胤禛睃着眼看了看高福儿，"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防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么？"高福儿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拔脚要去枫晚亭，忙又道："请爷示下……""这有什么说的？"胤禛一边走一边冷冰冰说道，"照老规矩，五十篾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做苦力！"

"喳！"

胤禛进枫晚亭，邬思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邬思道的木钟为狗儿说情，便阴沉着脸坐了，嘘一口气说道："真气死人，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

"坎儿出去。"邬思道吩咐了一声。待坎儿去远，喷地一笑又道："四爷，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么？"胤禛一口气松下来，不由也笑了，便将今日进大内的情形说了个大概，又道："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一脸败相，其实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这个蠲免赋税的主张恐怕就是他的首倡。"邬思道怔着想了一会儿，说道："方灵皋，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你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是何等洞悉天下事！这个人，万岁物色到身边，又不给实缺职分，说不定万岁就是专一请他料理家务的。"

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个滋味，良久才自失地一笑，说道："好嘛，又添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得手忙脚乱，皇上身边又加这么一双眼睛！想想真没意思！""万事无碍！"邬思道向后一仰，悠然把玩着几个黑白棋子儿，说道，"今儿这事，就足证方苞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苞从

驾，一则是老了，请个清客解闷儿，二则这清客从寒微一登龙门，必然感恩图报，不叫皇上在‘终孝命’这一大节目上栽筋斗——四爷，皇上提心吊胆惟恐不能善终，只告诉了我们一条，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胤禛的手一抖，热茶溅了出来，顺手泼了，咬着牙微笑道：“太子像是已经察觉到了点什么，今儿脸色一直不好看。也是的，免赋容易加赋难，皇上这会子三年一免，将来太子拿什么给天下施恩？这一条，我心里很怜太子爷，所以也没有同意万岁的主张。父子君臣猜忌到这田地，不是天下人的福啊！”正说着，性音进来，笑道：“前院正在打狗儿呢！不知怎的触犯了四爷？小鬼头平素伶俐，可惜了的，头陀想在四爷跟前替他讨个情儿，可成？”

“方才我和邬先生还在聊，”胤禛微笑道，“家不齐何以治天下为？不是我驳你面子，这种事，我素来不肯饶人！”性音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邬思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说道：“邬先生，我说得对么？”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邬思道幽然说道，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个怔，走了两步，又狐疑地站住了，说道：“我府里内外整肃，全仗一个‘严’字。我自俸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内三院的奴才没有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拔救出来的，狗儿坎儿也是一样，遵我的家法，赏重；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邬先生，我处置得不错。”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么？”

“什么？”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儿。”

“……没有。”

邬思道一笑，站起身来，架着拐杖在房里兜了一圈，说道：“人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男过当婚之龄，女至标梅之年，就该叫他们成婚相配。用‘严’之一字管教这类事，从没见成功的。狗儿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得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循道必出差谬的！”话没说完，胤禛已全然明白，踱至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站着，抬手叫过来吩咐道：“你去，把狗儿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是啰！”坎儿趴着磕了个头，一溜烟儿去了。一时便见高福儿进来，问道：“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了？”胤禛嗯了一声，说道：“我要放了他们。”高福儿瞥一眼邬思道，无可奈何地说道：“四爷，这种事放宽了，往后越发不好管。二世子房里丫头多官和茶房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没事就凑着来和福儿说话……这事多

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外四百多男女奴才，长一千只眼也看不过来！”

胤禛听得呵呵一笑，说道：“可见用墙隔不住！你禀知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她的事。她早说过奴才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得。叫她瞧着办，丫头大了该配的，指出东院那几十间房，叫他们成亲，女的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儿？”高福儿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迭连声去了。胤禛笑着进屋，对性音道：“到底你逊着邬先生一筹。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性音笑道：“四爷煞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

狗儿和翠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了。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到一边，深深垂下了头，一眼不敢看人。狗儿也没了平日嬉笑顽皮模样，趴着磕了头，说道：“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翠儿有着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她，害了她……”说着，两眼已汪满了泪，在眼眶中转悠了两圈，早走珠儿般滚落出来。

“很好的一对儿嘛！”胤禛微笑道，“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篾条。”翠儿趴在地下，眼泪成串儿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性乖戾无常，听着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唬得浑身发抖，连连在地下磕头，抽泣道：“千……千岁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做出这没脸的事……我情愿死……”胤禛大笑起身道：“好一对难夫难妻！我焉有不成全之理？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里平过，如何？”

邬思道和性音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笑。狗儿翠儿满脸泪光，诧异地抬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

“狗儿，”胤禛笑容满面，问道，“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儿么？”狗儿一愣，忙道：“我姓李，翠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子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跌在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取名儿，出门碰见一只大黄狗，所以我叫狗儿……”

话没说完，性音三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来，胤禛笑得流出眼泪来，半晌才道：“有趣！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周用诚好了，翠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都不会亏了你们！”

“四爷！”狗儿两眼睁得虎灵灵的，“您还要我？”

胤禛笑谓邬思道：“你听听这小狗才的话！你既进我府为奴，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前儿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问我有没有要荐的人，我看你就满合适。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将

来不定还要做到封疆大吏呢！”狗儿先还怔怔地听，至此再忍不住，“呜”地放声大哭，只是磕头，一个字也说不出。

半个月后吏部票拟下来，李卫奉札补了四川成都县令，自到部领了委札、换一身簇新的溪鸟勅鸟补服，戴着素金顶子引见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经一番料理整顿，男有室，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儿打扮，东家拉西家扯轮流做东道儿相请，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宜勤，报主以公”也不尽细述。按狗儿的想头，怕坎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坎儿却笑道：“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的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儿坎儿也好，李卫用诚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是看家，你出去是护院，还不都是一样儿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叫你四川去？就为老年糕(羹尧)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办好了差！和你翠儿婆娘上路吧！”说得李卫一摸头，笑道：“周哥儿不说，我还真的不得明白。怪道的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一个年羹尧？”

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诚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与各府阿哥庆吊往来俱是高福儿主持调拨；整理文书，侍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照料文觉性音邬思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却是周用诚一人的责任。内外相济，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罢年，灯节将临。因这年是头一轮开始蠲免天下赋税，真个四海同庆，神州共欢，朝廷又下旨大铺天下、凡六十岁以上老人都有醴酒胙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十四，无明无夜满城不断头的爆竹烟火。胤禩亲自坐镇礼部，着顺天府自东直门前门直接到西便门内，连绵二十余里，高搭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要争奇赌胜？商彝周鼎，秦镜汉□白日陈设得琳琳琅琅。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兰麝伽南馥郁氤氲，游人彻夜不息，京华金吾不禁。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热闹排场。

正月十六，胤禛在乾清宫领筵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三个世子处略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踅过枫晚亭来，却见邬思道、性音、文觉、周用诚几个人兀坐熏笼旁正在说笑。一脚跨进门便笑道：“你们倒清闲自在！这个节过得人骨头架儿都要散了！虚糜财赋，暴殄天物，老八真是粉饰能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邬思道笑道，“我昨晚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儿了——四爷请这边坐，暖和些。”胤禛因挨着邬思道上首坐了，手贴熏笼取着暖，说道：“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得不堪。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道情——高福儿也不知到哪里钻沙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也不管管！”

周用诚给胤禛捧过茶，仍旧一脸模糊相，说道：“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大约钻热被窝儿去了。”说着把一沓子请安帖子递过来，又道：“这是年羹尧戴铎用驿传送来的，还有狗儿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高福儿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说道：“回头用诚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说罢便皱着眉，一封一封倒着手看，看着看着，突然“扑”地一笑，将一份帖子递给邬思道，“你瞧瞧，李卫的大作。”邬思道接过看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头，后头却是信：

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帐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了个外号“二百五”的师爷帮办衙务。又，这里的缙绅老爷们也都是混帐行子。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二百五”，还说“水过石头在”，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路。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帐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到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坎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取个名字。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得紧。

邬思道看着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性音和文觉在旁看了却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叹道：“李卫尽自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却是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年羹尧也转过来了。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状压下来。弄到皇上那里，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呢！”

性音抽过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适齐也，至与之粟九百辞》。“文章”是一篇鼓儿词：

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且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坚辞不要半毫分！

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文卷，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觉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

前日刘元公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枷号示众，等他放枷你再来，本县腾出枷来枷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枷。多枷几个你这号王八，只怕这里风俗就要好些。

另外还有几篇，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得这样详细，又为什么都转寄到这里来。

“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说笑了一阵，胤禛低头叹了一声，又道：“李卫文字上太差，没想到这一层，早知如此，该叫用诚去四川，留他在北京。这些东西，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眼下我还算熏灼之时，一个不走运，对景儿抛出来，就笑不出来了。”文觉和性音听了都不吱声，邬思道咬着牙微笑沉思，说道：“无碍。明儿四爷把这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就说是笑话儿，大节下讨主子一乐儿。”

胤禛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大世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仔细看时，竟是直隶总督武丹，顿时大吃一惊，慌得站起身道：“是武老将军！您几时来的？”又嗔着弘时：“怎么就不知会一下？”武丹笑道：“武某何敢擅造檀府！四爷想都想不出是谁来了呢！”众人正惊怔间，便听外头有人笑着漫步进来，一头走一头说道：“是朕不许他们通报的。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乐儿，是什么笑话呀？”

“万岁！？”

胤禛惊得目瞪口呆，痴痴地看着，果见刘铁成张五哥德楞泰等几个侍卫次第进来，方苞挑帘，康熙已笑容满面出现在枫晚亭中。众人恍若梦中，木雕泥塑般愣坐片刻，突然一时都清醒过来，连邬思道也双手一撑离了椅子，俯伏在地，叩头呼道：“万岁！”

“不要慌张嘛。”康熙头上戴一顶六合一统瓜皮帽，通身上下青缎袍褂，要不是腰间系着二龙戏珠明黄卧龙袋，一点也看不出帝王气派。见众人慌得没做手脚处，十分随和地抬手笑道：“都起来，依旧坐着才好。”胤禛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座儿向正中挪挪，亲手垫了鹿皮褥子，请康熙居

中坐了，自和文觉性音周用诚退到一边垂手侍立，邬思道行动不便，只盘膝挨着熏笼坐着。康熙笑道："今晚外头好月亮，各家团圆吃酒观灯。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朕也带了方苞出来走走。几个阿哥府都唱戏，热闹红火得不堪，朕都没进去。只你府不唱戏，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万福堂也去过了，见了朕的媳妇，东书房也去了，三个孙子都在读书。很好么！那个小的叫弘——"方苞见康熙想不起，忙笑道："弘历。""对了，弘历。"康熙也是一笑，"很有识见的个小人儿。朕很爱见。记得热河行围，弘历的武艺骑射也很看得过去。朕老了，想叫他进去跟朕读书，可好？"

胤禛兴奋得满脸通红，心头突突乱跳，忙躬身赔笑："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弘历的造化！阿玛圣学渊深，博识物理，学究天人，不出数年弘历必定读书修德有成！"康熙微笑拈须，点头叹道："得英才而育之，亦一大快事。可惜朕万几宸函，不能恩露普降——这一百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吵叫得朕也受不了。"说罢便拈起李卫的那几张判词，笑道："方才说讨朕一笑，想必就是这个了？"胤禛忙答道："是。"

康熙看着，也忍不住失笑，到后来竟笑不可遏，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撒了一手，将一沓子纸递给方苞，噎着气道："你瞧瞧，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来呢！"方苞看了也笑，却道："这人很明事理，只是书读少了，文章粗率可笑。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首佳'不足为训，官司断剖的并不差谬。""秀才文章做不上，胡圈乱写的事有的是。"邬思道沉静地说道，"李卫在任清廉自守，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岳武穆云'武官不怕死，文臣不爱钱，天下太平'，李卫风节不俗，只不会文言。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变成文言，未必不是好文章呢！"康熙盯着邬思道看了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回万岁，"邬思道拱手欠身，答道，"邬思道。"康熙略一沉吟，笑道："朕想起来了，你一笔好字，闹过南闱的！"邬思道忙伏身叩头道："是，逃了，后又蒙恩赦。残躯生计无着，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

康熙回顾方苞笑道："你两个可谓同病相怜，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改一篇朕听听。"邬思道信手拈过一张，看时，上面写着"从判女尼讼其徒嫁人。"便读原文："尼姑也是人，换了换衣服罢了。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老秃母狗，你想嫁你也嫁吧！"读得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却听邬思道又道："改成文言下判——小尼姑脱去袈裟，便穿衲袄，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朝廷未尝禁也。尔独何心，乃欲使之老死客门？尔如见猎心喜，不妨人云亦云——吏曹行文，也不过尔尔吧？"康熙听得有趣，说道："确乎不假。朕当年读过你写的《讨南闱主考揭帖》。很有文采的。有什么好诗，念给朕一首听听！"

"请万岁命题！"

"这幅猫图绘得出神，你口占一首。"康熙笑道，"这是做滥了的题，所以

要限韵。”

“敢问限何韵？”

“九、韭、酒！”

一众人等立时愣住了，这么险窄的韵，一时怎么凑得起？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略一顿，却听邬思道吟道：

照猫画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只为捕鼠太猖狂，蹬翻案头一瓶酒！

吟罢叩头道：“做得不好，博圣上一乐而已！”

“好！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扑鼠？”康熙大笑起身，说道：“朕随意进来走走，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也好早晚的了，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这就去了。”又转身拍着邬思道肩头道：“好好侍候你主子。你才学很好，辅佐他做个贤阿哥，就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

胤禛一家并邬思道等人一直将康熙送出大门，看着康熙升舆去远，方踅回来，胤禛便嗔性音：“亏你夸口耳聪目明，万岁进枫晚亭，我们还不知道！”性音笑道：“你问邬先生，他说不妨的！”邬思道却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喃喃道：“今夕何夕，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

第四十一回 慊吏治胤禛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康熙五十一年轮流蠲免天下赋逋诏旨颁下，民心大快。当年山左大熟，山右又报丰收，麦子连垄接陌长势喜人，江南米价降至斗米三钱。因怕谷贱伤农，康熙又命海关总督，将当年厘金全部用来籴粮。因此国库里虽然没了进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苏北等易旱易涝省份，盈库山积都是存粮。管着户部的胤禛除了严令各省藩司逐库查验险房漏屋，防着粮食霉烂，又与十四阿哥会商，将陈粮分补口外各驻军，调拨了大批燕麦、高粱、玉米等运往漠南蒙古贮存饲料。虽有胤祥等人帮着，也忙得不亦乐乎。四月下旬康熙巡行热河，又下旨从此滋生人口不再增加丁银，“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其实是永不加赋、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人头税)三管齐下。胤礽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眼见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索性来个“奉旨照转”。凡有旨意，属兵部就批给胤禵，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胤祥照办。

张廷玉却不似马齐，无论怎样不满，昏晨定省，每日进毓庆宫请安，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一式两份报毓庆宫和热河御驾行在。算来竟是把太子束置高阁，体体面面地晾在了一旁。直忙到秋八月金谷登场，几个忙人才松了口气。

九月初四，胤禛接到谕旨，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节后启驾，如天气晴好，十六日巳时返回北京。这是毓庆宫转来的抄件，不用说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皱了眉看着谕旨道："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就没看这诏谕，迎驾是礼部的事，我刚从那儿回来，陈诜是尚书，才上任不摸头绪罢了，连尤明堂也没个动静。再说，这一路关防驻跸，圣驾回来安顿到大内还是畅春园？……怎么都没个章程？"

"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胤祥打了个呵欠道，"上回我去毓庆宫，王掞也在，给太子爷讲四书'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得两嘴发干，太子爷听了只是一笑，说起诗韵来，又说江南曲调无去声，直隶曲调无入声，什么四声三声，论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王师傅气得脸这么长，说：'太子爷，词韵声律您再精研，比得过唐后主么？'说罢竟拿起脚走了。"

胤禛想象着王掞讲书口说手比，胤礽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起身道："咱们去一趟上书房，看看张廷玉什么想法。"

于是兄弟二人至西华门联袂而入，从隆宗门进来直趋上书房时，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杌子上正襟危坐候见，却不见张廷玉。胤禛看时却是都察院的监察御史鄂尔善，便笑道："是你在这里？衡臣呢？"鄂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地给二人请了安，安详地答道："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胤祥知道，鄂尔善是御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独他一人连上三章谏止，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因笑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又要奏谁的本？"

"回十三爷，"鄂尔善略一躬说道，"凤阳署理知府李绂，境内出盗案，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三个月。至今李绂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讳盗规避处分。臣拟了个折子要请张中堂转奏朝廷。"胤祥笑道："这弄到一个门里去了。你知道李绂是谁的门生？"鄂尔善看了两个阿哥一眼，不冷不热地说道："知道，是张中堂的高足。惟因如此，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

胤禛上下打量着鄂尔善，三十多岁年纪，略显修长的身材，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十分干净利落——这么年轻的御史，升官的心正旺，竟然敢碰张廷玉的霉头——心下顿生好感，因缓缓道："依着我说，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也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点烦恼不好？"

"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鄂尔善垂头一躬，款款说道："于皇上

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是小事；于张中堂而言，愈是自己门生愈应严议，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一表率。”

胤禛盯视鄂尔善良久，见鄂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心里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遂点了点头，说道：“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说着便和胤祥一同出来。

到了批本处，胤禛才知道是施世纶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道：“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呢。这里老施来了，都察院右督御史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施正和我打擂台呢！”施世纶因久不见胤祥胤禛，请了安，扎手窝脚地还要磕头，早是胤祥一把扶了起来，笑道：“老货，你倒结实，吃得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廷玉，你只管下札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说得施世纶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

“就在这里聊聊吧。”胤禛一摆袍子坐了张廷玉对面，“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在济宁养伤，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看来江南冤狱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个蓝理，剿匪误剿了良民，错杀一百多人。蓝理征台湾时盘肠大战，是个骁将。又事出有因，有这功劳情分，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希福纳就这么难？张伯行奉部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不肯缴印？”张廷玉点点头，说道：“希福纳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得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施差不多，没有旨意，没有太子宪谕，只凭一纸部文，济什么事？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是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的。”

吏治如此，胤禛真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地一笑，说道：“国家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还有验尸的！”

“阿哥爷们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施世纶感慨地说道，“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辟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项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十八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肉血模糊煞是吓人，其实筋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得不错！”

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纶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去。胤祥便问：“衡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汇汇总儿。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倒的，可怎么好？”张廷玉仰脸看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道：“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仗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待几句。

倒是一路关防是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捕营调停部署。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使料理停当就行了。”胤禛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

“四爷，十三爷，”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上书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道：“臣还想问件事。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缴了毓庆宫太子爷那里？”

胤禛抬头看了看天，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已经洒落下来，想了想答道：“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我看，我没有再改就缴回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是我送回去的。”胤祥诧异地问道，“这是规矩。怎么了？”

“没什么。”张廷玉一笑道，“昨日陈嘉猷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缴回。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才没再问。”说罢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禛沉吟片刻，问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

胤祥一怔，随即笑道：“我从来不要这些东西，我给了朱天保。这算什么屁事？我每日要缴几十个卷宗，揣一叠子回执揩屁股用么？”胤禛再思量，这事不是大事，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和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道：“看这天像要连阴的模样，到内务府借件油衣，该回府了。”

深秋季节淫雨连绵，自过重阳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豪雨如注，时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荡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连阴泡儿，时聚时散，浑黄的潦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传开：“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

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官民冰炭不共炉，在执政五十一年的英主康熙身上，大家都一致：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胤礽复立太子连连黜罚保举过胤禩的大臣，弄得人人心慌意乱不遑宁日，康熙一旦晏驾，接踵而来的大变不问可知，因此人们便走门串户，冒雨拜谒长官，门生请见座师打听信息。百姓们则又是一种办法，有的请缙绅出面到庙里唱戏，明是恳乞停雨放晴，暗里乞求福祐康熙平安，能再保几年太平日子，大觉寺、白云观、圣安寺、法源寺、天宁寺、大钟寺、智化寺、东岳庙、牛街清真寺、檀柘寺等几十处寺庙，观赏络绎不绝的都是顶礼膜拜的香客，请求神佛保佑“康熙老佛爷万安长寿”。

在京师一片焦灼不安的等待中，九月十六过去了，九月二十六又过去了，承德那边仍旧毫无消息。张廷玉几次发往承德的请安折子都退了回来，说是圣驾已经启行，至于为什么至今不到北京，走的哪条路，连他

的门生承德知府也不知道，弄得这位素以稳健持重著称的宰相也梦魂不安一夜数惊。二十六日晚间，张廷玉从上书房回来，略用了几口饭，想想无论如何今晚不能在家睡觉，要去上书房守候，半躺在安乐椅上一杯茶没吃完，便见家人进来禀道：“相爷，内廷有旨！”

“谁来了？”张廷玉一骨碌翻身起来，激动得声音发颤：“快……快请！”话音刚落，便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款步进来，张廷玉生恐他是来传噩耗，脸白得没点血色，好容易才把持定了，硬硬地点了点头道：“老李稍候，容我换了官服。”

“不必了。”李德全微微一笑，南面立定。张廷玉略整了一下袍褂，双膝跪倒，颤声道：“奴才张廷玉恭请圣安！”“圣躬安！”李德全顿了一下，又道：“张相请起！”

张廷玉听到康熙平安，一口气松下来，身上一软，几乎爬不起来。两个家人从没见主人这样的，忙上前搀了起来。张廷玉也顾不上问别的，便道：“这是怎么回事嘛？连马齐也不给我来信！京师又谣传圣上欠安，我这个领侍卫内大臣，连皇上在哪里都不知道！”

“皇上今日上午微服还京。”李德全说道，“下午冒雨带着武丹视察了京西驻军，又到檀柘寺上香乞求停雨，刚刚回到畅春园澹宁居。此刻立召张相进去。”说罢换了笑脸，一个千儿打下去，又道：“方才是传旨。这里咱给张相叩安了！”

张廷玉张大了嘴，怔了移时才回过神来，忙忙地换衣服挂朝珠，一边问道：“皇上还叫的有谁？”李德全压低了嗓子道：“您是头一个知道的。大约为太子的事，皇上召见您，要即刻处置。太子爷坏事了！”张廷玉但觉“嗡”地一声，耳鸣了好一阵，再不说话，也不乘轿，命人牵马，换了油衣一跃而上，又吩咐一声：“半夜给我送饭！”双腿一夹，那马泼风般消失在雨夜之中。待到畅春园东门双闸旁边，张廷玉掏出怀表，趁着闪烁的宫灯看时，还不到戌正，用了半刻的工夫。张廷玉正迟疑着是等李德全赶上来一道进去还是立刻请见，侍卫房里等着的张五哥一溜小跑过来，扶着他下了马，说道：“万岁爷刚刚用过晚膳，马中堂和方相公正陪着说话呢。”

张廷玉没言语，只点了点头跟着往里走。此刻雨下得更大了，隔雨帘望去，半箭远近的宫灯都模模糊糊的。雨点子没头没脑敲打着黑□□的竹林茂树，不分个儿响成一片，哨风袭来，冷得人通身寒彻。待到澹宁居前丹陛下的大铜鹤旁边，张廷玉下半身已湿透了。站在廊下略略定定神，拧了拧袍角，细听动静时，却是方苞在说话：“先忠宣的《忆江梅》，主子说注得琐碎。其实当时他正被囚拘，生死不测。北方无梅，又怕人看不懂，所以注得详细些。其实词章悲沉动人心扉。既是主子记不清爽，我就给主子背诵一下：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谁？空恁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

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张廷玉没有想到康熙此时还有心情谈诗论词，慌乱的心情顿时安宁下来，轻咳了一声道：“奴才张廷玉恭见万岁！”

“廷玉来了？”康熙正歪在炕上倚着大迎枕假寐，坐起身来道：“进来吧！”张廷玉答应一声趋步而入，却见马齐和方苞一边一个坐在康熙榻前，叩头请了安端详康熙，神情并无异样，只显得略消瘦了些儿。不知怎的，张廷玉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康熙笑道：“你也有儿女子气？朕这不是好好的么？起来吧！”

张廷玉揩了揩眼站起来，勉强笑道：“十多日与圣驾断了音讯，太平时节，这太反常了。奴才得先谏万岁一本，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康熙凝视着案上的龙凤烛，许久才点点头，说道：“你说的很是，此事可一而不可再，也不会有这个‘再’了。就在此刻，赵逢春已经奉旨入城，着善捕营军士接管紫禁城防务，将胤礽押解咸安宫暂行囚禁。同时被拿的还有十三贝勒胤祥！”张廷玉尽自心里已有准备，一旦证实，还是吃了一惊，苍白着面孔怔了怔，喃喃问道：“不知太——二爷又出了什么事？”

“是这样，”马齐见康熙向自己示意，一欠身说道，“八月十二万岁偶感风寒，命在山高水长楼建醮乞福。清场时挖出了魇镇万岁‘速亡’的符箓，当时即诏命各宫搜查，在烟雨楼、烟波致爽斋十几处地方都起出了魇魔鬼物法器。经密审太监供称，是凌普支使。十三日拿到凌普，是我和方先生会同审讯，凌普交出了他和托合齐、朱天保、耿索图等十四人的歃血为盟誓书，要‘共保太子、剪除异党’。凌普供出，万岁回銮之时，密云都统将拦路劫驾。我和方苞几经商议，请示万岁后发布明诏，九月十六回京，以观动静。其实九月十六我们才启程，走的是喜峰口，从东边绕道回来的。”马齐说得虽然干巴，脉络却还清楚，张廷玉听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起子奸邪小人竟真的敢打康熙的主意！想着又问道：“圣驾不从密云过，密云那边有什么动静？”马齐说道：“过了一个假銮驾，密云都统把调兵将令都发了，后来大约有所觉察，又撤了令箭。”

张廷玉紧皱着眉头思索着，良久，打了一躬说道：“奴才已经明白。请万岁留意，这些事情胤礽未必亲自参与，小人辈希图拥立之功，造作大逆，事成居功，事败往主子身上推也是有的。”方苞格格一笑，说道：“衡臣，你说的这些，万岁都想到了。但太子不修德，不理事，为群小包围，前次被废蒙恩起复，种种劣行毫无改悔。夫天下者公器也，君主代天秉之，万岁数十年栉风沐雨艰难缔造，才有今天规模局面，能不能托付胤礽这样的人？”张廷玉一摆袍子长跪在地，声音颤抖着竟有些哽咽：“奴才不是怕废太子，也不是心疼二爷。但这事实在骇人听闻，一旦全揭出去，天家骨肉惨变，朝廷将兴大狱，书之史册传于后世，有伤皇上圣明之治……奴才的意思，能否牵扯的人少一点，事情办得密一点，聊存天家体面。再说十三爷，奴才敢作保，他不是太子党，乃是实心为国踏实办差的阿哥！”

“十三阿哥的事回头朕告诉你。”康熙叹息一声趿了鞋下炕来，一边漫步

踱着，说道：“你起来，给朕拟诏书，朕口授，你写！”

张廷玉起身来，内里的中衣已被汗湿得贴在背上，援笔濡墨盯着康熙，听康熙款款一字一顿斟酌着说道：“前因胤礽行事乖戾，曾经禁锢，继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从宽免宥。本期其痛改前非，岂知伊从释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显露。数年以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危害社稷，亵渎神器。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著将胤礽拘执看守！”他口授着，张廷玉走笔疾书，见康熙停下来沉思，便道：“‘危害社稷、亵渎神器’一语似乎点得太重，这是大逆罪，恐怕引起物议。”

“好，删去。”康熙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样写——胤礽于皇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若有于朕躬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前释放时朕已告诫，‘善则为皇太子，否则复行禁锢’已详载起居注。今观其毫无可望，故仍行废黜。”他说完，张廷玉也已停笔。康熙接过来看了看，说道：“好吧，就这样明发。再加上一句——诸臣工皆朕之臣，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以杜妄言！钦此！”

诏书写完了，康熙和张廷玉、方苞默默注视着那张墨渖淋漓的宣纸，久久没有言语。马齐说道：“上次废太子后，诏令共举储君，弄得满城风雨。这次请万岁圣心默定，早立新太子，以定人心。”张廷玉心里也正想这事，便抬头看康熙。

“不立了。”康熙说道，“朕决意不再立太子。”张廷玉身上一颤，把笔放下，忙跪下道：“万岁……”“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说了。起来吧！”见张廷玉跪着不肯起来，一直没有说话的方苞叹了口气道：“廷玉，我朝制度与前明不同，阿哥们都开府建牙任事办差，立太子早了容易有阋墙之祸啊！”

张廷玉满腹狐疑地站起身来，说道：“这是你方灵皋的主意？”方苞一笑道：“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宋仁宗三十年不立太子，太祖、太宗皇帝也都没有立太子，天下不也照样太平？”

“所谓不立太子，只是不公开建储而已。”方苞翘着老鼠胡子，眼中放出贼亮的光，“皇上将默定继位之人，亲书金册，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一旦龙归大海，国家即有新君。皇上在一日，则无人能知何人是太子，杜了多少是非？”

这真是亘古未有的立太子法子，马齐和张廷玉不禁瞠目结舌！却见康熙恶狠狠的眼风扫过来，说道：“此事只有你们三人知道。谁走漏出去，朕必取他的首级！”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幛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北京城里天翻地覆，一夜之间太子被废、胤祥被执，官场民间人心惶惶，邬思道却不知道。他自四月康熙离京，即向胤禛请假外出游历，由漕船下瓜州渡溯江而上，在湖广游龟蛇二山，登黄鹤楼，又雇轿至岭南，攀武夷山，兜了一大圈儿，来到成都时已是九月末。年羹尧和李卫在这里做官他是知道的，但他出来游历，原为在京日夜劳心，身子骨儿渐渐打熬不来，到外头舒散筋骨，作养精神的，本不想与人应酬。无奈在杜甫草堂观瞻时，身上仅余的三十两银子被绺窃贼偷得精光，邬思道想想，只好架着双拐跑了老远的路来寻李卫。

成都是四川省府，大郡名城，小小的县衙在衙门林立的都会里根本不起眼儿，坐落在雹神庙西一座三进大院，门前有两株合抱老槐，遮了亩许大一片荫凉，要不是衙前照壁旁竖着的肃静回避牌，大门洞里挂着的堂鼓和官靴匣子，看去就似一户平常缙绅人家宅院。邬思道到时，还不到未正时牌，只见大槐树下三五成群的秀才，总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琅琅背书。邬思道料知是秀才岁考，想起自己当年，不禁莞尔一笑。向衙役打听了一下，知道“李太爷”在签押房会客，也不让人通禀，自从侧门进去直趋二堂后边，果然听见李卫正在东厢里说话，闪眼看时，“客人”却是戴铎，在外边呵呵一笑，一头闯进来道：“想不到老戴也在这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呀！是你！”戴铎和李卫都吓了一跳，忙站起身来，扶着浑身是汗的邬思道坐了，戴铎笑着埋怨道：“你就这么走来了不成？累得这样！如今难道还缺银子使？”邬思道笑道：“你看看我这气色，黑里透红，要不是瘸子，你哪一条比得我过？实言相告，早就听说咱们李太爷要治得成都道不拾遗，我也放心大意了些儿，在诗圣门庭叫贼掏了腰包去。腰里没铜不敢横行，只索来寻小朋友打个秋风！”

李卫一边给邬思道斟茶，笑道：“想不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又是一回事。把四川巡抚衙门给了我坐试试！我这里捉贼，十个有五六个都有上司衙门来通关节，有的竟硬下牌子叫放人！日他妈，如今世道连贼都通官，官就是贼，贼管着官，我顶了几个撞木钟的，如今通省城都知道我是个二百五县官！”戴铎笑着叹道：“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你上辈子必定是个淫恶剪径的响马！”正说着，便见一个三十多岁师爷打扮的人风风火火进来，向二人略一点头，对李卫道：“东家，秀才们到齐了，您也好去了。”

“没法子，吃这个饭，办这个差，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们二位少坐一下，我去给这班一丢儿锡们点点卯就来。”李卫摘下墙上挂着的官帽往头上一扣，伸了个懒腰，往怀里一摸，顿时吓了一跳，问那师爷：“高其倬，学政送过来的考题在你那里么？”

高其倬也吃了一吓，忙道：“那是封好了的，一送来我就交给了您，怎么，找不到了？”李卫当下便着了忙，袖筒里怀里混摸一气，却只摸出几

十个康熙铜哥儿，急得一身燥汗，只是寻不见。高其倬在旁笑道：“东家，这犯得着发急？您拆开看过的，不过就是个考题罢了。”

“考题我也忘了。”李卫一屁股坐回去，歪着头想了半晌，说道：“只记得像是有个‘马’字儿，谁知道塞到哪儿去了！”邬思道想想，这是省学政通考全省秀才的题，外头几十个秀才等着，哄闹起来不是玩的，也替李卫着急，正要说知，高其倬笑道：“不要忙，四书里说马的有限。是不是‘百姓闻王车马之音’？”李卫摇摇头道：“奶奶的，不是这匹马。”

“那——是不是‘至于犬马’？”

李卫越发摇头，沮丧地说道：“也不是这马。我只记得头一个字就是马字！”高其倬歪着头想了想，憬然而悟，笑道：“知道了。”几步至案前大书“马不进也”四字，问道：“可是这个题目？”邬思道戴铎见高其倬如此敏捷，也不禁心中暗赞，不料李卫还是摇头，说道：“我记得跟在马后头的还不止这几个字。”

至此，连高其倬也窘住了。邬思道怔了一会儿，说道：“你再搜搜身上，不要着急，题纸怎么会丢了？”李卫一拍脑门子，懊丧地说道：“为这不爱读书，吃了四爷多少训，仍旧是个不改——”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伸手向靴页子里掏摸了一下，抽出一卷子纸来，抖开来，外头包的是当票，里边露出一张薛涛笺，李卫喜得笑道：“有了！”展开看时，原来却是“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原来他把“焉”字误看成“马”字。众人不禁失声大笑，李卫笑着揩汗，对高其倬道：“走，考他们去！”

“你瞧见那些当票了么？”邬思道不胜慨叹，望着李卫背影道，“狗儿人品是好的，也聪明。四爷跟我说，他只收八分火耗——其实这么低的火耗，当县官一文也落不住的。要再读点书，日后必成大器！”因见戴铎不言语，便问：“你像是有什么心事？你怎么也来了四川？”

戴铎吁了一口气，说道：“我是前日来的，已经见过了年羹尧。漳州缺马运盐，想来四川收购茶叶，到青海换马。羹尧大方得很，说不用那么麻烦，就军中拨了四百匹给我。我转到他账房里，见他给八爷和四爷的年礼，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心里很不受用。昨晚席后旁敲侧击地问了问，才知道十三爷出事了！”邬思道敛了笑容，目光陡地一闪，问道：“出了什么事？”戴铎摇了摇头，说道：“还有更骇人的，年羹尧告诉我，太子已经再次被废，朝廷要公举八爷进毓庆宫！”

“他有邸报么？”邬思道从极度的惊愕中迅速镇定下来，身子一仰，望着天棚沉吟着问道，“或者内廷已经发了密旨，要督抚提镇们预备保本？”戴铎沉闷地说道：“他没说，我也没问。年羹尧做到这么大官，我们这起子门人谁能比他受四爷的恩重？连他都悄悄走八爷的门子，可见局势之险！你既来了，我想讨一条路，这事应不应该报禀四爷？”邬思道深深地思索着，眼睛放着碧幽幽的光，良久才道：“你告诉了我，是拿我当朋友，友朋之道规之以义。四爷待你不薄，而且四爷这人素来眦睚必

报。从哪一头说，你万不可自外四爷。但年的事是小可之事，最要紧的得先稳住四爷的心！等形势再变时报告年的事不迟。”

戴铎盯视着邬思道，他们自弱冠相交已经二十年，深知邬思道智力远在自己之上。许久，戴铎方喟然说道：“我听你的。不过远在千里之外，京师情形又不详知，我们能帮四爷什么忙？”

“我原本不想见年亮工的，看来非见见不可了。”邬思道紧蹙眉头，缓缓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边一晴如洗的秋空，说道：“你这会儿就写信，说两层意思。一、你过武夷山，见了一个道德高深之士，暗地以主子八字问他，他说是‘万字号’的。二、你在成都见了我，说我即刻返京入府参赞，说我夜观天象，四爷目下有小厄，请四爷持重静守——落款日期往前提十天，要让四爷相信，你还不知道北京出事。”戴铎一边展纸濡墨，说道：“信好写，怎么寄呢？”邬思道头也不回，说道：“叫狗儿想法子。”戴铎问道：“那你见年羹尧有什么事？”

邬思道倏然回身，冷冷说道：“我要叫他知道，此时倒戈不异于自杀。叫他知道，四爷手中有他致命的把柄！我要叫他派兵护送我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回四爷身边！”戴铎还要说话，见李卫满脸嬉笑荡荡悠悠地从二门进来，便住了口埋头写信。邬思道不等李卫进门，便道：“狗儿，有一封要紧信，五天之内须得送回北京，你有没有办法？”

“有。”李卫毫不迟疑地答道，龇牙一笑，“我把四爷赏我的怀表都当了，刚刚买了一匹川马。嘿，一天能走八百！如今弄得我精穷，翠儿抱怨说……”“行了！”邬思道拊掌笑道，“就叫你那个师爷去！你叫他来，我还有话吩咐！”

当夜四更天邬思道便离开年羹尧行辕，下重庆，取道襄阳宛洛，由邯郸古道北上入京。送行的十几名戈什哈，都是川道上抬滑竿的穷汉出身，走路不在话下，也从没见过邬思道这样阔的主儿，每天起轿赏一百两，落轿又是一百两银子，因此餐风露宿早行晚歇，不但没人叫苦，反而越走越精神。尽自如此，也走了小二十天方到京郊丰台。

“总算到了！”邬思道艰难地由人扶着出了轿，看看日色，刚过申时的样子，估约周用诚还如约在正阳门等着，便叫过护送的军头，笑道：“生受你们这一趟，差事办得好。你们已经把我送到了地方。不过你们不能在这里停，也不能进京看天子脚下世面了，要即刻回程。”那军头看了看这个莫名其妙的客人，笑道：“年军门有将令，一切听邬先生调度。先生这么说，我们今晚就南下。不过先生得给我们个字儿，回去好作缴令凭据。”邬思道一笑道：“这个我昨晚就想到了。这封信你缴回年亮工，大约还有赏赐，我信里都说了，兄弟们回去放假歇息。”说罢从袖中抽出一封信递给那军头，又道：“放心！我换个二人抬，天不黑就进城了。”

邬思道从丰台杠房叫了一乘暖轿，迤逦向城中进发。京师轿夫不比外府外州，举手投足皆有制度，走得不疾不徐，讲究个缓平稳适，轿桌上的

茶水都溅不出，和那干子川汉们抬的真有天渊之别。此时已临季秋时节，轿外山染丹枫、水濯寒波，京师大雨过后清寒袭人，路旁一片片池塘寒波涟涌、芦荻摇曳，一派肃杀景象。邬思道也无心观赏，只怔怔地想心事：这样纷乱如麻的政局，怎样才能理出头绪来？高其倬和周用诚接上头了没有？如果见不到周用诚，是直接去雍亲王府，还是再等一日？……胡思乱想间，轿子已经进城，乍见灰蒙蒙阴沉沉的西便门箭楼矗在西风昏鸦之中，邬思道的心不禁怦然而动，却伸出头道："奔正阳门关帝庙。"

邬思道在正阳门前下轿，已是暮色苍茫。这里关帝庙连着大廊庙，靠北一大片是花市，最是热闹去处，回顾一望，但见夕阳酒卖，楼头歌女绰约往来，星星点点已渐渐燃起一盏盏"气死风"灯，布满街衢两边，到处都是卖晚点小吃的和川流不息的人，哪里有坎儿的影子？正顾盼时，便听身后有人笑道："邬先生，叫我好等！"

"是墨雨呀！"邬思道一回头，见是胤禛书房小厮墨雨，不禁心头一松，笑道，"你躲了哪儿去？叫我在这望眼欲穿！周用诚出不来么？"墨雨年岁比坎儿还略小点，也是个十分伶俐的，笑嘻嘻说道："我和周头儿轮替着等了四天了！您一下轿我就看见了，因为高福儿带着个婊子在那边楼上，怕他瞧见了，一时没敢出来。"邬思道道："我也不要见他，咱们走。"

墨雨前头带着往东走，一头说道："都安置好了，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一进院子。您这一回来，不见四爷，连周头儿也不摸头脑——回府住多安逸！"邬思道跟着紧走，说道："你记住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要安逸，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一边说，已经进了店，墨雨便吩咐店老板："我们正主儿来了，烧点水，热点黄酒，把晚饭送进来——邬爷您请，上房东间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邬思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得精洁，还有几个芝麻酥饼。

"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它。"邬思道揩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说道，"我只用这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了——东西带来了么？"墨雨也饿了，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指了指炕头一个包裹，说道："这一个月的邸报，还有四爷批下去的部文、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周用诚说请邬先生紧着看，白天还得送回书房。四爷要哪一件取不出来可了不得！"邬思道点头笑道："那是自然，不过有我兜着，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

一时两人吃过饭，邬思道一边展读那包裹，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缓缓问道："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身子骨儿还好？"墨雨扑地一笑，说道："你这人真难猜！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直到现在才问出来！"邬思道冷冷说道："那我就是个庸人。我最急着知道的是这叠文书！"

“四爷身子骨儿还好，就是脾气大。”墨雨偏身坐在炕沿上，剔着牙缝说道，“见人没话，老是拉长了脸，吓得家里人见他远远就躲了。性音文觉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上回在清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邬先生有信儿没有？’四爷冷笑说：‘你们倒问我，你们做什么吃的？’——我还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都怪您，好好的出京做什么？回来又不见四爷！”邬思道没回话，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烛下比较着看，良久才道：“你只管说，还有什么？”墨雨笑道：“从那个高什么玩意来过，四爷心里像踏实了些，没有那么凶了。前几日身上发热，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见人。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还陪着吃了顿夜饭——我在这这么些年，还没见过谁得这个体面呢！后来才知道是您要回来，怪道的四爷这几日天天到门上问您有信没有——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儿！好邬爷，您快点回去吧！”

邬思道静静听完，将手中文书放在炕桌上，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很好。你不能在这久留。回去告诉周用诚，他也不用来这里，叫性音把每天的邸报送过来我看。你和周用诚、文觉多陪陪四爷，顶多两天，我就回府。我得把这些东西理个眉目再见四爷。”墨雨笑道：“我和周头儿商量定的，接到您我就不回去了，他代我给高福儿请假。您腿脚不便，身边没个侍候人也不成。您就住里屋，我在外头睡，有事招呼一声就得。”说罢便退了出去。邬思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详研朝廷的邸报文卷，直到天明，方歪在枕上胡乱歇息了一会儿。

一连四天，邬思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文觉性音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甚或谁家演什么戏，请了什么人，哪个皇孙过生日，都有谁送礼这些个细事都一一汇总儿报到邬思道那里供他参详，周用诚暗中指挥雍王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倒也严谨。

待第六日头上，邬思道已自有了主意，一大早起来，用青盐漱了口，笑着对墨雨说道：“你给我觅个小轿，今儿咱们回府去。”墨雨早巴不得他这一声，一溜烟儿出去，一霎工夫便叫来一乘缠藤亮轿，说道：“先生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几天，今儿天气晴和，坐这个透透风儿，也爽气些。”邬思道满意地点点头，上了轿，却道：“先出朝阳门！”

“不是回雍和宫么？”墨雨一怔，说道，“朝阳门外是八爷府呀！”邬思道笑容满面，催促着起轿，说道：“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样个情景。”墨雨只好跟着，却是满腹狐疑。

待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才过辰正时牌，因运河河面已经结了薄冰，码头上人很少，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一乘乘驮轿、明轿、暖轿、骡车、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各家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有的在柔和的阳光下晒暖儿、捉虱子的，各色各等不一而足。邬思道远远地便下来，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不言声注目着丹垩一新的八王府大门。墨雨笑道：“他这个大

门有什么瞧头，巴巴儿站在这里看？”

“情形有些不对。”邬思道沉吟道，“文觉前日说八爷不见客，怎么这么热闹？你过去打听一下。”墨雨答应着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笑嘻嘻道：“原来今儿是八福晋的寿日。并没有官员来拜，都是各府宪太太、舅奶奶、表姑奶奶来拜寿，溜须拍马来的。”邬思道笑了笑没吱声，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出来，有的还穿着诰命服色，各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叽叽咯咯说着上轿上车，辚辚萧萧而去。邬思道站着看了一会儿，长长吁了一口气，说了声“咱们回去”。刚要回身上轿，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手里挽着个包儿，径直走到邬思道身边，竟蹲了个万福，问道：“尊驾可是姓邬？”邬思道僵僵地点点头，问道：“你是谁？有什么事？”

“我们太太说，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那丫头道，“既然您姓邬，那定必没认错人，请借一步说话。”说罢将手一让。邬思道迟疑地跟过来，果见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邬思道未及开口，轿帘一闪，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套着葱黄百褶裙款步下了轿，向邬思道抚膝一蹲，怯怯叫了声“表弟”。邬思道看时，水杏眼、柳叶眉，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不是金凤姑是谁？——立时便怔住了，良久才不知所云地说道：“是……是你啊？”

金凤姑黑瞋瞋的目光盯着邬思道，许久，低头无声叹息一声，脚尖跐着地道：“嗯，听说表弟在四爷府？”

“嗯。”

“表弟气色还好。”

“唔。”

二人又复语塞，都把目光盯向肃杀寒冽的运河河面。半晌，金凤姑才又嗫嚅道：“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那日怎么冒那么大雨……不言声就走了？”

“你问这个么？”邬思道冷笑一声，“因为要逃命嘛！刀砧上的鱼也还要蹦一蹦呢——怎么，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如今要怎样我，恐怕没有那么便当。你是许身于人的人，我也是有主的人。你有什么事要见我？”金凤姑低下了头，眼中泪水打着转儿，说道：“……我是这辈子也对不起你的了，不想请你原谅。你们男人的事我不懂，也不敢问。不过我知道，四爷这人不好沾惹的。表弟家并不穷，我只想劝表弟回去，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北京城浪大潭深，不是个好居处——你身子……已经残疾，还……图个什么呢？要是没盘缠——”话未说完，邬思道突然仰天大笑，说道：“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多承关照了！我不过一个残废人，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与人无碍。四爷养我八爷养我，总之不过磨墨捧砚间清谈解闷而已。你放宽心，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清客头上的。”

金凤姑低垂了头，心知邬思道对自己怨恚不解，当着墨雨，无法深谈，因叹息一声，轻声说道：“表弟保重。”福了一下，默默上轿而去。墨雨见邬思道别转了脸，支着拐杖只是眺望河面，便道：“这是先生表姐？是谁家夫人？”

“她是个畸零人。女人，嫁了鸡就随鸡、嫁了狗就随狗，有什么好说的？”邬思道冷冰冰地笑着，寒冽的目光瞥了一眼愈去愈远的小轿，说道：“走，回我的枫晚亭。”

胤禛午后便从上书房回到府中。本来，皇帝早膳完，政事已经议完了的。按平日规矩，议完了事他还要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今儿却心绪格外烦躁，在上书房和张廷玉马齐、三阿哥胤祉、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按着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拟，胤祉长篇大论地扯谈起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胤祉问三道四，胤禵插科打诨，都是一脸得意兴头十足，实在坐不住，便辞了出来提前回府。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儿牌，胤禛蹬着下马石下来，把缰绳撂给周用诚踱了过去，站在圈子外，阴森森地一声不言语。周用诚情知他要大发雷霆，便在旁大喝一声：“你们都是死狗！没见主子回来？大白日的斗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

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猝不及防看见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顿时吓得木了身子，焦黄着脸拿着纸牌慌得没做手脚处。好容易回过神来，把牌扔进火盆里一齐跪了。司阍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乞饶道：“四爷，大长天儿没事，就忘了四爷的规矩，我们再不敢了！”

“再不敢了？”胤禛哼了一声，“你们已经敢了，还要‘再’？——高福儿呢？叫他来！”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们一个个磕头如捣蒜，回不出胤禛的话，忙飞跑过来跪了道：“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还没回来呢！”胤禛正要说话，冷眼见弘时弘昼弘历兄弟三人从西花园月洞门出来，蹑脚儿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断喝一声：“站住！过来！”

兄弟三人对视一眼，只好站住，蹭了过来，垂手侍立。胤禛冷笑一声，说道：“好得很！我在外头忙国事，家里人斗牌的斗牌，逛花园的逛花园，溜大街的溜大街，没王蜂儿了！”弘历见两个哥哥脸色煞白噤若寒蝉，忙跪了赔笑道：“王爷错怪了我们。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墨雨来说邬世伯回来了。王爷又不在，怕冷落了邬世伯，我们过去……”

“邬先生回来了？”胤禛精神一振，顿时将众人的过错丢到九霄云外，眉头轻轻抖了一下，也不管众人长短，甩手便进了月洞门，周用诚向众人扮了个鬼脸儿便忙跟了进去。

胤禛匆匆进园，踅过一片竹林，早见邬思道已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他站住了脚，仔细打量一眼神定气静的邬思道，向前跨了一步，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矜持地笑着点了点头，说道：“邬先生，久违了！

身子骨儿倒像比离京时结实了些。”

“请四爷安！”邬思道拱拱手，他也在仔细审量胤禛，从头到脚仍是干净利落一丝不乱，只脸色苍白些，眼圈有点发暗，便笑道：“屋里刚生火，炭气太重，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胤禛点了点头，示意周用诚搀了邬思道，一道儿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景，却久久都没有说话。走了两箭远近，胤禛方吁了一口气，邬思道问道：“四爷，您隐忧很重啊？”

胤禛折一根柳条，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鲢，沉重地说道：“昔日东林士人有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局势艰难如此，我能不焦虑？唉……不瞒你说，这一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无一人可谈，无一人可问，无一人指迷津，也不知尽头何处。风急天寒路暗……我是什么况味？”说罢，又是一声悠长的叹息，“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或者——”

“或者畏难不肯回来，是么？”邬思道哑然失笑，叹道：“王爷以友道待我，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焉敢苟且？我回京已经五天了！”

胤禛一下子站住了脚，诧异地看着邬思道。邬思道徐徐说道：“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集邸报和朝廷文书，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案卷。用诚、墨雨、文觉、性音走马灯儿似的为我探听信息，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揆叙进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赫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府这么早，是不是为这些事愁怅呀？”胤禛怔了一下，摇头道：“这些除授黜免宦海中平常事，本来无关我的疼痒。但上书房事前不和我关照，事后也不征询我的意见，聋子耳朵似的摆在那里，我这个管事亲王当得好没味道！”邬思道格格笑道：“四爷每日价口口声声想当‘闲人’，如今求仁得仁，倒不自在起来？”胤禛被他揶揄得也是一笑，又叹道：“我虽说没野心，也还想落个直过儿，更不想叫鼠辈们笑话我。”

“天太黑了。”邬思道突兀说道。见胤禛盯视自己，又道：“四爷方才说的穿越胡同，很有意思，其实四爷早已走出了胡同，只是天太黑，伸手不见五指，您以为还在胡同中罢了！四爷，不知不觉中皇上已经变法，您看不出来么？”胤禛倏然收住脚步，惊异地看着邬思道没吱声。邬思道细长的手指交错握着，款款说道：“万岁已经收了帝权，一切圣躬独裁，所有阿哥都剥掉了参赞之权，只留下办事之权，上书房也只是遵旨处置朝务而已。不如此，朝局难以稳定啊！”胤禛点点头道：“这我看出来了，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变法’。康熙四十二年前本就是这个样子。”“有所不同。”邬思道微笑道，“前一次放权，为了历练太子；这一次收权，为了考察所有阿哥品学才识。万岁，他决意不立太子了！”

胤禛全身一震，仿佛一道极亮的光从脑海中划过，旋即又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这样作，至少有三个好处。”邬思道缓步踱着，徐徐说道，“一、皇权可以独揽，政务不致梗阻；立的太子无能，有损皇上治化，立的太子精明强干，又容易与皇上分庭抗礼，对皇上、朝廷、社稷、百姓都不利。”

“唔。”

“二、可免阿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立太子，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就不敢轻易涉足阿哥党争之中，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

“嗯。”

“三、”邬思道双眸炯炯，“皇上内有方苞、外有张廷玉马齐佐理政务，可以放心令阿哥们各自办差，他站在高处，细细体察各位爷的品行才能，以有生余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接这个九五之尊！”

胤禛至此犹如醍醐灌顶，满心满目一片清亮，呵呵笑道：“说得实在入木三分。可笑老八痴心，满心盘算着要进毓庆宫呢！据这么看来，谁做太子的心越盛，谁就要倒个大霉！倒合了佛家一句精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妙哉斯言！”邬思道拊掌叹道，“这八个字我就寻思不来，毕竟四爷灵秀独钟！请四爷尽自安心，天命攸归定数所在，凭谁不能扭转的！”胤禛笑着笑着，又沉郁下来，他想到了十三阿哥胤祥。邬思道却只顾说道：“四爷想：如果真的立太子，上书房诸人能这么安心办事？诏命也早就下来了！十三爷有什么过错？硬囚了起来！还不是怕他在外头替四爷去‘争’？！”

这一下歪打正着，恰恰击中胤禛隐忧最深的心事，一天乌云化解得干干净净，怔了一下，半晌才道：“今日劈破旁门，才见到明月如洗！”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一团乱麻似的朝局经邬思道一番解剖，立时显得泾渭分明。多少日子焦虑不安的胤禛一下子放松了，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侍候在旁的年氏："我几时起得这样迟过？原说过今儿还要去一趟铸钱司的，可不是误了？你在府里这些年，不懂我的规矩！"年氏赔笑给他结着绦子，说道："主子这可冤了我，昨夜你进门就说，今儿要睡个囫囵觉了，我敢惊动么？再说福晋也有话，王爷这些日子心绪不宁，要变着法儿宽慰王爷，请王爷好生歇歇。户部方才来了个姓王的堂官，问王爷几时去户部，他们要不要等王爷。我看主子睡得正香，就叫周用诚打发了他去。"胤禛正在漱口，将水吐了漱盂里，问道："你怎么打发的？"

"我说王爷一大早就进宫去了，今儿是德娘娘圣诞，恐怕午前不能下来的。"年氏笑道，"部里的事请王老爷照四爷的吩咐裁度着办，四爷从宫里出来必定要去部里的。"

一语提醒了胤禛，今儿十一月二十三，可不正是自己生母德贵妃乌雅氏的生日？这一向昏头涨脑，竟忘得干干净净！怔了一下方道："寿礼送进去了没有？夜来我还着实惦记着，娘娘最爱惠绣，早就叫你哥子采办，至今也没有个影响，奴才们办差是越来越不经心了！"年氏情知他是忘了，见挑剔到自己哥哥，红了脸，一声不敢递回话。正说着，福晋挑帘进来，胤禛便道："叫人给我弄点吃的，略进一点，我得赶紧进宫去！"福晋笑道："这也犯不着着急。礼，前日就送进去了，昨儿我带着年氏几个还有儿子们都进去见了。娘娘高兴着呢！说了，孝敬不孝敬，不在这些虚礼上，四爷十四爷给她露脸，实心读书办事，就不受礼也是欢喜的。"

"是！"胤禛听母亲有话，忙躬身答应一声，又道："你们想得比我周到。不过我空手去见娘娘总归不好，把羹尧送的羊奶蜜橘带六篓，还有娘娘爱用的酒枣，带十二坛！"年氏忙道："方才主子说惠绣，我那里还有一幅《璇玑图》，原是预备着给主子上寿的——四边儿上还挑着不断头万字儿，既是娘娘爱见，权作寿礼进上去，再写信给年羹尧，叫他另给主子物色，不是两全了？"胤禛被她们说得高兴起来，笑道："我寿不寿的打什么紧？甚好，就这么着！"说着便吃饭。福晋见他颜色霁和，徐徐进言道："昨儿门上几个奴才斗牌，违了你的制度，高福儿一回来就都撤了差使，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处分？我听说几个奴才吓得饭都吃不下，再说，高福儿的侄子也在里头。依着我说，得罢手且罢手，饶过他们一回也就是了。"胤禛仰脸想了想，笑道："看来我是管事太多了。依着我说，这群杀才还不如芦芦那条狗，都该发落到庄子上去！既是你讨情，我索性往后不管这些事，除了书房和粘竿处的人，由你处置，这才是正理。你只记一条，小人难养，宁可严一点，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才是处常安宁之法。如今情势，我精神也顾不到府里，你多操点心吧。"

正说着，廊下鹦鹉在笼中跳着叫道："来客了，翠屏挑帘子！"便听门外

有人笑道：“这鸟儿倒有眼色，怎么知道我是客？”帘子一闪，却是十四阿哥胤禵，穿着金龙袍，戴着东珠冠冕过来，唬得年氏忙闪进内房。胤禵手中拿着把湘妃竹扇，向胤禛和福晋一拱，笑嘻嘻道：“四哥、四嫂吉祥！四哥这早晚才吃饭啊？”

“坐，坐！”胤禛笑了笑，用筷子点了点面前的座儿，“你只管坐，我立时就吃完，咱们一块儿进去——年氏，十四爷又不是外人，你紧躲个什么？泡茶来！”一边将碟子里的雪里红倒进碗里，将米饭搅了搅，拨拉着吃了。

胤禵见他饮食如此单调，案上撒了几粒米都用筷子捡起吃了，又用白水冲涮着喝，心下暗自惊讶，诧异着接过年氏捧过的茶，正沉吟着，福晋在旁笑道：“十四叔，好些日子你不登我的门了。方才你哥还说，吃过饭约你一块进去给娘娘拜寿呢！没的叫娘娘想着，嫡亲同胞兄弟也生分了。”

一句话说得胤禵也慌了神，原来他忘得比胤禛还要干净！强自镇静着喝了一口茶，胤禵已经有了主意，嘻嘻一笑说道：“我就是为这件事来请嫂子帮忙呢。娘娘的寿礼秋天我就叫人出去办了，是一幅‘瀛洲九老对弈图’，还有一个玉观音。玉观音是昨个儿才从云南运到，和真人一般大儿，处处都好，可惜了路上颠簸，手臂上玉光蹭毛了巴掌大一片，寻思来寻思去，只有请出嫂子家常供奉的观音先送进去，回头把我那尊请到嫂子这儿，这么着可成？这就算四哥和嫂子成全了兄弟一片孝心，你们也不吃亏……”胤禛已经吃完了饭，起身笑道：“自己兄弟，有什么说的？寿面恐怕你也未必预备，我倒预备了二百斤银丝京挂，一起送进去，算我们各送一百斤，如何？”胤禵喜的起身打拱，说道：“谢四哥四嫂，这么着更周全了。”说着和胤禛联袂走出雍和宫，胤禵便吩咐随从：“回府把那架镶金九老对弈图屏风好生抬到长春宫，给娘娘上寿。告诉家里，我跟四爷已经一块进去了！”

“老十四，”胤禛上了马，一手执辔，回头看了看胤禵，说道：“你不单为进宫庆寿来见我的吧？”胤禵在马上一纵一送走着，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良久才道：“是。我心里焦闷，也想和四哥聊聊。原先不办差，站在干岸上看你办差，觉得稀松平常，管了兵部才晓得，办差的人在荆棘刺窝儿里，旁人还看着光鲜！万岁爷当年西征，在榆林设了粮库，里头还存着四十万石粮，榆林城今非昔比，城外的沙丘已经差不多和城墙平了，一场风沙过去，城里人要挖开沙才能出去。长此下去怎么行？我想把城外的沙清清，兵部说是户部的事，户部说是工部的事，工部说榆林早已没有什么居民百姓，驻的都是兵，所以是兵部的事！想想只好来找你商议，得拿出个法子来。”胤禛愣了愣，说道：“这事我听马齐说过。既然闹沙灾，城里又没了百姓，听说有时连井都淹没了，不如干脆都迁出来，粮库也迁了，省了多少事！”

胤禵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榆林粮库撤不得，将来大军如果西征，这里没有军粮支应，那是了不得的。老十三没出事前，我们两个在木图沙盘

上不知摆布了多少次，寻不出个能代替它的地方儿！听说这里设卫设厅建立粮库，是周培公将军的建议，熙朝名将都一个个去了，能打仗的是越来越少了……”说着叹息一声，言下不胜感慨，“阿哥里头就十三哥还懂军事，他这一出事，我连个能商量点事的知己兄弟也没了——四哥，你最有肝胆的，十三哥素常又最要好，你不能保他一本么？”胤禛目光霍地一跳，迅速闪了胤禵一眼，胤禵怔了一下，笑道：“你怎么这样儿看我？你必是想，这个‘八爷党’今儿是怎么了？保起十三阿哥来了？其实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党！我就是我自己，我凭我的本心去处事做人！”

“唔……”胤禛被他说得莞尔一笑，倏地一个念头闪过：莫非这个胆大妄为的兄弟也猜到了皇帝不立太子的真意，要自立门户，拉自己做帮手么？因试探道：“我一个人保恐怕落单，要加上你，再拉上老八他们一齐来保，只怕才能保得下呢！”胤禵笑道：“叫八哥来保十三哥，那是与虎谋皮，他恨不得十三哥死了才好呢！四哥要不敢开头儿，我先上本保，要是万岁有活口儿，你再上。要是连我也触了霉头儿，四哥你保我一本，足感厚爱！”胤禛扑哧一笑，说道：“你真的以为我胆小？实话告诉你，保十三阿哥的密折早就上去了，是我独自具本！”

胤禵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换转了话题，说道：“那就等等再说，看万岁爷什么章程。榆林的事恐怕也得写一个本章。和阿拉布坦这一仗迟早要打的，不能掉以轻心。西边打仗，打的什么？其实就是打粮食仗！谁的军备足粮道通，谁就赢了！”胤禛微微一笑，没有答话，努嘴儿说道：“西华门到了！”

德妃乌雅氏的寝宫在体元殿后的长春宫。这个地方原是元末明初有名的丹术士邱处机为皇帝炼丹的道观，邱处机号“长春子”，因改名为长春宫，邱处机移到白云观，这处宫荒芜了几百年，蒿蓬满院獾狐出没，人人躲着这个地方走。偏是乌雅氏爱僻静，康熙二十七年晋位贵妃，她就选了这个地方重加修葺，作为自己的起居之地。胤禛胤禵从养心殿西侧夹道迤逦进来，早见一起起贺寿的宫人命妇出出进进，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心知宫里嫔妃贺寿的尚未散去，此刻进去大家回避甚不便当，便远远地站住了，等了一顿饭光景，见人渐渐稀了，才踱到垂花门前请见。一时，里头便传出话：“贵主儿请二位爷暖阁里说话。”

二人略一点头，款步进来，但见穿堂里、过道上到处都是人们送进来的贺礼。什么寿面寿糕、面蒸的寿桃、如意、屏风、宣德炉、金弥勒佛玉观音、自鸣钟、圭、壁、璋、玉、名人字画，甚或鼻烟壶、扇坠儿、檀香、麝香、冰片茶叶……各色各式五光十色，都标了送礼人姓名一档一档琳琅满目垛着。两个人心里不禁掂掇：母亲五十四岁，并不是整寿，送来的贺礼看去比五十大寿还要丰厚许多！想着，已进了长春宫正殿，在东暖阁珠帘外的熏笼旁跪了，叩头称颂：“儿臣恭叩贵妃娘娘千秋圣寿！”

“起来，坐着吧。”乌雅氏原在帘后大炕上半歪着，从天明便接待客人受礼，她显得有点疲倦，见两个儿子神采奕奕进来给自己磕头礼拜，坐起

身来吩咐道：“把这劳什子帘子拢起来。方才是怕有外客，他两个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没的装神弄鬼的做什么？”几个太监忙不迭答应着用金钩将珠帘收拢了起来，胤禛看时，母亲穿着翟乌秋香色缎袍，三层金顶的东珠凤冠放在案上，露出乌黑的盘龙髻，柳叶眉、丹凤目，只嘴唇略显厚点，仿佛总用牙齿咬着下嘴唇，又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的样子，因赔笑道：“母亲气色极好，今儿着了吉服，看去更精神了，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人。儿子们虽说在外头办事，心里着实惦记着，母亲素来有个气喘的毛病儿，不知可大安了？”

乌雅氏怔了一下，笑道：“时犯时好，老毛病了，我也不在心上。上次你送进来的乌鸡白凤丸和禵儿的川贝定喘散都好，至今天天断不了呢！”胤禵躬身赔笑道：“这不值什么，娘娘用着好，就是儿子们的虔心到了。既这么着，明儿再配些送进来就是了。”

乌雅氏一时没言语。皇家规矩，尽是母子至情，一年中能单独见面说几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这一天。她心里雪亮，眼前两个儿子，一个精明要强，冷面冷心，一个玲珑剔透，肝胆热肠，都在拼命做事，投康熙的缘法，骨子里都盯着毓庆宫那个虚着的太子位。两个儿子两派势力，她又是欣慰又是担心。因为无论哪个儿子大位有望，母以子贵，她自己逃不了一个太后的位份，担心的是这么多阿哥夺位，谁知道天上哪块云下雨？万一别的阿哥得逞，又将如何？万一……自己亲生儿子骨肉相残……又是什么光景？乌雅氏沉吟着，打量一眼儿子们，胤禛垂手默坐，怡然自若，胤禵口角带笑左右顾盼，一脸不安分神色。她想说点什么，一眼瞥见殿门口竖着的大铁牌子，上面茶碗大的字写着：

太祖皇帝圣训：后宫嫔御宫监人等有妄言干政者，杀无赦。

仿佛一阵冷风袭来，乌雅氏打了个寒噤，嗫嚅了一下，见两个太监抬着一桌席面进来，便问道：“到进膳的时辰了？”

“回娘娘话，”太监忙将席面摆在炕前，赔笑道，“这是万岁那边赏过来的。李总管方才叫了奴才去，万岁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听说四爷和十四爷都在您这，万岁爷高兴得了不得，说难得你们母子一处说说话儿，就不要两个爷过去请安了，赏了这桌席面，还有一瓶苏合香酒，说娘娘心跳，吃这个酒无碍的。”乌雅氏忙起身听了，道：“你再去养心殿一趟，请李德全代叩天恩，多谢主子惦记着了。”又向两个儿子笑道：“设两个座儿，你们陪娘吃几盅吧！”

胤禛胤禵对望一眼，一齐起身移座到桌前，胤禵擎杯，胤禛执壶满倾一觥，一撩袍角都跪了下去，胤禵将杯捧与胤禛，胤禛双手高高举起，说

道："儿子们在外头忙于国事，一年到头极少在您老人家跟前尽孝的。今儿借万岁的赐酒，为母亲上寿，请母亲满饮此杯！"乌雅氏接过杯子，满杯绛红的酒汁，洸洸的，如同琥珀汁液，不知怎的，她的手有点发颤，笑道："不瞒你们说，我早已断了荤酒。一来是君有赐不敢辞，不好扫了主子的兴，二来娘母子一处，难得这天伦之乐，我今儿就破一次戒——"说罢举觥，看了看，一仰而尽，用手帕子捂着嘴勉强咽了，在火锅里拣一片笋吃了，又道："你们尽情吃，我在一旁看着也是欢喜的。"胤禛胤禵哪里肯依？做好做歹又劝了两个半杯，方才各自入席，乌雅氏已是酡颜微醺，放了杯子叹道："看来此地钟鸣鼎食，金尊玉贵，总是规矩太多了些。我没进宫时在呼伦贝尔，你外公做寿，王宫外搭的毡幕，下头是歌女佐酒，帐外武士赛马摔跤，一家人席地盘膝传花罚酒，那是多么快乐！"

"养移体居易气，"胤禛忙着给母亲斟茶，说道，"母亲今为龙凤之俦，自然尊严天家制度。母亲如思念外公舅舅，儿子得便请旨，请他们进来觐见也是一样的。"胤禵却笑道："是儿子们太庄重，不会承欢，往年这时辰，十三哥必定也在，今日少了他，就没那么热闹了。"胤禛听了，心里一酸，几乎堕下泪来，料是乌雅氏也必难过，微睨时却见母亲神色如常，正诧异间，乌雅氏说道："十三阿哥是可怜人，万岁其实很疼他的，他和大阿哥不一样。"

这是至关要紧的话，胤禛胤禵不禁都怔了，既然"不一样"，为什么处置却一样？两个人都抬起头，等着母亲往下说，乌雅氏却转了话题："大阿哥的事出来，他母亲纳兰氏去见主子，告了胤禔忤逆，主子说，'这不是女人管得了的，没有你的干系。'其实她何尝不伤心？我去看纳兰贵主儿，眼睛都哭红了。十六个有儿子的嫔妃，谁不指望儿子平安出息？所以，今儿趁了酒，我要劝你们几句，你们在外安生办事，甭图那个非分之福，平平安安的，就算你们对我有孝心。看着你们平安和睦，我就能多活几年。像纳兰氏，多伶俐的个人，如今走路看着地，跟人说话也变得怯声怯气，就活着，什么趣儿呢？"说着，便用手帕拭泪。胤禛笑着起身给母亲夹菜，嗔道："都是老十四，没来由提十三弟做什么？"乌雅氏却道："兄弟关心，这不算什么。你们都是顶尖儿的聪明人，大萝卜不用屎浇，如今外头的事除了瞎子，谁瞧不见？告诉你们一句话，当今圣明，不能往他眼里揉沙子，你们一心一意当好你们的王爷贝勒，办好差，平平安安的，和和睦睦的，就是福气！"

"母亲放心！"胤禵笑嘻嘻看着胤禛，说道，"我们这不好好儿的么！古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古诗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我们自幼都读过，都是至理名言，岂有不记得之理？您尽放心，我们不管别的，和四哥相与得好着呢！"胤禵伶牙俐齿，舌如巧簧，说得胤禛也是一笑，乌雅氏也回过颜色来，说道："我知道你们和睦，话赶话的，不过白嘱咐一句。既如此，你们兄弟共饮一杯同心酒，叫我也乐乐！"

胤禛忙答应一声，欣然起身，胤禵早满满斟了一杯酒递过来，胤禛笑着

呷了一口，将杯递给胤禵，胤禵一饮而尽，向母亲亮了杯底，又落座吃酒说笑。胤禵因笑道：“不是我惹母亲烦恼，十三哥真的是没有大过错，今儿座里没有他，心里不免惦记。也并不想叫母亲在万岁跟前讨情——我只纳闷，十三哥和大哥既‘不一样’，万岁怎么就不肯放他出来呢？”

“我也不得明白。”乌雅氏摇摇头叹道，“他不是我养的，没那么多忌讳，出事第二天见万岁，我倒替他讨情来着，万岁说：‘这是为他好，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嘛！这些事你们妇道人家不懂！’也没说别的话，我也没敢再说。”

胤禛胤禵对望一眼，本来想从母亲这里讨一点枕头风，不料听了这许多，反倒越发懵懂，圈禁，是宗室除赐死之外最重的处分，还说“为他好”，又是什么“没有把他怎样”！妇道人家不懂，精明伶俐的四阿哥十四阿哥反而更不懂，老皇帝的心思真叫人猜详不透。当下见午时已过，各宫嫔御们花枝招展地带着寿礼涌到前院，只为两个阿哥没有离去不便进来，二人知道不便，匆匆又吃了两杯便辞了出来。

兄弟二人出了西华门，都舒了一口气，抬头看天，已是蒙了一层浮云。阴得却不重，一轮惨白的太阳在云缝中挣扎着穿行，飒飒秋风卷地而起，红枫黄叶翩翩飘落，一队鸿雁鸣叫着掠过云影急匆匆地向南趱飞，给灰暗阴沉的秋色平添了几分不安和凄凉。胤禛见周用诚带着十几个家人候在石狮子北侧，便转脸道：“胤禵，寿酒不畅，到我府再小酌几杯吧？”

“四哥，你又不吃酒，我一个人吃闷酒没味儿。”胤禵似乎心思重重，神情恍惚地看着远处，“兵部今儿没事，我和四哥一起出城走走散散心，怎样？”胤禛没言声，伸出两个指头向周用诚招招，周用诚早备了两匹马过来。

两个人骑了马，漫无目的地出了城北，在玉皇庙兜了一圈，又踅向城西，沿护城河迤逦南行，一路都没有说话，眼见前头便是永定河，堤外秋水涟涌，芦荻花白，堤内却是前明张阁老坟茔，老桧松柏下衰草连陌，东倒西歪的石人石马石羊有的已半埋土中。二人弃马登堤，才觉察到天阴得重了，星星雨雾已洒落下来。胤禛不禁失笑道：“今儿怎么有兴头跑这里来，连个雨具也没带！”

“秋风、细雨、羸马、离人，何等之雅！”胤禵似乎不胜感慨，“何必要雨具？你看这位张阁老，生前三朝元勋，权倾内外，流年一去，世事沧桑，就凋零到这模样，谁来为他遮风挡雨？”

“唔？”胤禛怔了一下，突然一笑，说道：“你原来今儿悟了道，要和我参禅了？嗯……兄弟，你悟性差得远着呢，不知世上诸事诸物，譬如这风这雨，这马这人，都是色相幻化，论其本来，都是空的，因为有烦恼愁闷喜悦爱欲所以空中生色，迷失了本来面目，待那一日归于寂灭，到无生无灭、无有无无之时，一步跨出铁门槛，一切皆归于空。此地左倚永

定，右扶帝城，登堤举目，郁乎苍茫，难怪你临风叹息，究其本来，是你劈不破这道旁门。真的悟彻了，世上不过一团气，一缕烟，一现昙花而已！”

胤禵笑道：“我叹息一声，你就有这么一篇鸿论——论起佛学，我们谁也不是对手——我是今儿听了娘娘的话，心里有感触。你大约还不知道，八哥昨儿去皇上那请安，说如今情势他处在两难之端，出来做事，怕人说有野心，不出来做事，怕人说在家韬晦，请父皇恩准他装病休养，惹得阿玛大发雷霆，说他有意试探，骂得狗血淋头，本来没病的人也气病了。想想做人真难，就是我，人说我是八爷党，其实天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我不是说八哥触了霉头才讲这话，一般都是阿哥，我做什么要当人家一个什么‘党’？我和你一母同胞，要联，和你联在一处。上头又有太子，我不疯不迷，为什么要和八哥搅在一处？所以母亲的话我听得刺心，骨肉闹到这份儿上，人生有什么意趣？”说着一阵灰心，早淌下泪来。胤禛却深知这个弟弟，人小鬼大，比之胤祥心地瓷实得多，想着笑道：“你这又何必！做人本来就难，何况我们处在天下最大的是非窝里？你是热中于事业，我是庸碌无为，只想做个孤臣，当今皇上在一日，我是他的孤臣，下一代是谁当皇上，我仍旧是孤臣，人说我刻薄尽有的，没人说我有野心，就是这个道理。大哥就是瞧不破这个，落了没下场，我看八弟也未必有什么野心，只是结交人多了，下头小人们什么做不出来？倒受了背累！你难我难八弟难，其实比起老十三来，我们都还算好，想想这一条，多少恼烦都没有了。”

胤禵品味捉摸着胤禛的话，似虚又实，似实，又无可捉摸，恬淡得泉里刚打上来的水一样，不由叹息一声，没有吱声，只望着朦胧雨雾中的秋景呆呆出神。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不立皇太子，确是极高明一着棋，眼见京师文武百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第二次共举胤禩为太子，恰似烈火烹油，白沫已泛起老高，偏偏锅下没了柴，竟悄没声地冷了下来。官场恢复了平静，六部衙门官员为躲是非告病、请假的纷纷销假回任。已经联名写了折子的，几个人一碰头，无声无息烧掉了折子，没事人一般每日到衙门办差。胤禛除了户部，又接管了内务府的差事。胤禩装了几个月的病，挨一顿臭骂，“病”也就痊愈，老实到宗人府死心塌地整顿旗务。胤禵泡在兵部，今儿查看武库，明儿巡视军备，忙得不可开交。各省督抚原都心惊肉跳，害怕在这天字第一号朝务上踩了钉板，渐次的也都安下了心。算来只苦了胤礽和胤祥，一个囚咸安宫踱方砖地，看四方天；一个禁贝勒府钓鱼读书，自与阿兰乔姐弹棋论文，昏天黑地地熬煎。胤禔、胤礽、胤祉、胤禛、胤禩、胤禟、胤祥、胤禵九个阿哥为了一个嫡位争得头破血流。至此，胤祉颓唐，胤禔、胤礽、胤祥纷纷铩羽落马，只

余了五个阿哥，都断了当太子念头，只眼巴巴看着日渐衰老的康熙，等着他的“那一日”。面情上头，却是安分不少。

岁月流逝，光阴似箭，弹指之间已是康熙五十七年，中原无事，西疆策妄阿拉布坦与西藏喇嘛之间政教之争却愈演愈烈，终于酿出大变。康熙五十六年，阿拉布坦遣准噶尔部将军大策妄率兵大举攻略青海，杀死大藏汗，大军入藏占领拉萨城，囚禁达赖喇嘛，事情终于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凶信传到北京，康熙皇帝赫然震怒，即命传尔丹为振武将军，祁德里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会合富宁安军严防准噶尔入寇，只遣西安将军额鲁特督兵入藏平叛，着四川提督年羹尧驻节西安守护中原门户。

康熙的六十五大寿，因为这次兴军，过得很清冷，当晚一场戏，神前抽签，恰唱的《失空斩》。康熙越发没兴头，加官帽子戏看完便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弄得陪坐的上书房大臣和几个老亲王一干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

眼见端阳节到，前方六百里加紧递来捷报：两路大军次第渡过乌鲁穆尔河，准部叛军接战即败，连夜西遁。康熙方略觉心定，因下旨在畅春园设筵，和方苞、张廷玉、马齐等小酌辞春。胤禵因从芜湖调拨军粮，发现粮食霉变，兵部和户部发生龃龉，一边匆匆料理了部务，便要过来亲自与胤禛商量。正要出门，便见新任兵部侍郎鄂尔泰手里捧着一叠文书，热得满头是汗，忙忙地进来，便问道：“什么事？”

“回十四爷的话，”鄂尔泰的脸色有点苍白，“西宁来的军报。”鄂尔泰三十多岁，颀长的身材，清瘦得像一阵风就吹倒了；白净的瓜子脸上黑豆似的嵌着两只小眼睛，看去十分精明利落；大热天儿，九蟒五爪袍子外还套着锦鸡补服，里边衬着竹布小褂翻着雪白的里子，一丝不苟毫不拖泥带水；一边答话，将手中文书递给胤禵，语气沉重地说道：“西线兵败，溃不成军了。十四爷，您得立即去面奏皇上！”

“什么？”胤禵吓了一跳，忙接到手翻开就看，只扫了一眼便惊呆了，报急文书是西宁守备栗海写的。他位低品微，没有直奏之权，所以由陕西总督衙门加盖了关防转递兵部，字迹潦草不成文法，写了十几页都是白话，但事情说得十分明白——前次准葛尔稍触即退，是诱敌之计，传尔丹、祁德里贪功冒进中了圈套，在喀喇乌苏河岸被围，几次突围均被堵了回去，两名统兵上将，六万大军全部战死，只有十几个幸存的逃到了西宁！胤禵起初愈看愈惊，陡地一转念，却又平静下来，手捏文卷背着手踱着步子出了一阵子神，款款说道：“你太沉不住气了，胜败军家常事，我们职在中央机枢，方寸不能乱。”

鄂尔泰盯视着胤禵，他新来乍到，还摸不准这位管事阿哥的脾性，一边思量着，答道：“十四爷说的是。但这次兵败，是我朝七十年来空前未有的。六万大军全军覆没，我做兵部侍郎的怎么能不急？”

“唯其前所未有，所以要想好对策，亡羊补牢犹未为迟。”胤禵索性坐了，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说道：“嗯……这样，你这就进园子面圣，把折子呈交万岁。要先见见方先生，变着法子缓缓进言，不要惊了驾。明白么？万岁几个月心神不宁，刚刚儿好一点……”鄂尔泰说道：“这么大的事，似乎由十四爷亲自进去面奏好些。”胤禵笑着起身，拍了拍鄂尔泰肩头道：“兵已经败了，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事虽大，却不是急事。目下我得想出应变之策，你先去见万岁报警，容我思量一下。不然，万岁要问‘老十四你看怎么办’，我答得不成章法，还成什么话？”

鄂尔泰设身处地想想，觉得胤禵确有道理，再没说话，至签押房用了印，径自打马飞奔畅春园。待鄂尔泰一去，胤禵一刻也不停，即刻命轿前往朝阳门，来见廉亲王胤禩。刚到门口却见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陪送着一个武官出来，仔细看时，却是新任陕西总督年羹尧，穿着簇新的仙鹤补子，珊瑚顶后拖着一枝翠森森的孔雀花翎，看样子刚吃过酒，黑红的脸放着光，一摇一摆出来，见是胤禵下轿，忙上前请安，笑道：“十四爷吉祥！见着我们主子爷了么？”

“嗬！这就抖起来了！大将军有八面威风，真好福相！”胤禵笑嘻嘻叫起，“几时回京来的？——我还是前儿见了四哥一面，涿州漕运桃花汛过后有几处决口，他忙得很，听说去武陟，不知回来了没有，你问问你妹子不就知道了？”年羹尧嘿嘿一笑，说道：“四爷如今在京，只是不落屋，没处寻。我是前三天回京的，万岁爷昨儿见了，叫今儿再递牌子进去，恰后日是十一爷的寿日，还有二十四爷生日也快到了，趁是空儿，各位爷府里请请安，省得爷们在我主子跟前说奴才不知礼。”胤禵点了点头笑道：“你也忒过细的了。既是万岁宣你，还不快去，我估摸着今儿很要面授些机宜呢！”说罢一径进来。进月洞门，过西花厅，在石甬道的超手游廊边，远远便听书房有人大声说笑，豁拳行令煞是热闹，踱到窗下隔着棂子瞧时，除了胤禩胤禟胤禛，王鸿绪、阿灵阿、揆叙都在，还有鄂伦岱穿着绛红纱袍，腰里佩着倭刀，揎臂扬眉正和胤禛相战：

“三三三呐！三桃园呐……五魁首哇！”

“八仙聚啊！四季春呀……一定升官——喝！十爷今儿真有酒福！”

胤禛端起酒“咽”地咽了，正要说话，胤禵一步进来，团团一揖说道：“王师于西线土崩瓦解，此地仍旧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阿哥犹自玉山倾！”

“来来来！”胤禩似乎对这惊人消息毫不在意，他很少有这样的高兴，脸上放着红光起身让座，说道：“揆叙，给十四爷斟一杯罚酒，谁叫他来迟来着！”一边微笑着看胤禵饮了，方款款说道：“传尔丹、祁德里兵败，

我已经知道了。”

胤禵拿着空杯的手一颤，顿时吃惊得目瞪口呆，兵部六百里加紧送来的急报，竟比不上八阿哥私人的耳报神来得快！怔了半晌，胤禵方结结巴巴说道：“八哥……您已经……知道了？”胤禩笑道：“你甭疑心。八爷党没那么大神通，西宁守备廖文阁是老九的长随，给兵部咨文要经巡抚关防，私信儿当然略快一点。”胤禩已是醉眼朦胧，笑道：“十四弟，你知道么？这席酒专为贺我军大败亏输！我们真高兴，要不是姓年的来搅了一阵子，我们吃酒还要畅快得多呢！”胤禵茫然地望了一下众人，慢慢放下杯子，说道：“十哥吃醉了，这话我不明白！”

“传尔丹兵败，朝廷要不要管？”

“当然要管！”

“要不要出兵？”

“不出兵是不行的。”

“谁当将军？”

……

胤禵不去面见康熙，专程火急来见胤禩，原本就为的这件事，和手眼通天的胤禩商议，联络人保举自己带兵出征。路上想得好好的，自己先让一步，故作姿态要保八阿哥亲自带兵，由自己辅佐，待八阿哥推让，然后顺水推舟……不想被这个呆阿哥几句话挑得明明白白！沉吟片刻，胤禵正容说道：“谁带兵都一样。来见八哥，为的就是这件事。阿哥带兵，不过是个坐纛儿的，难道真的一刀一枪厮杀？所以我想，这掌兵权的事不可旁落，最好是八哥为帅，好好儿在西边立一功。不然，三哥四哥抢了差使，我们就得不着彩头了！”

“好兄弟，你的心我知道。”胤禩轻轻叹息一声，半晌没言语，竟自斟自饮了一杯，说道：“当今之事，大将军一位至关要紧。据我看，谁做大将军，就是圣心默定的继位人！”

仿佛一声霹雳划空而过，书房中人个个面色苍白，只听窗外一声接一声的“吃杯茶”乌叫声。许久，胤禩才道：“这个位子，十四爷不坐谁坐？”“八哥！”胤禵惊得面白如纸，抢上一步，紧紧握着胤禩双手，颤声说道：“无论年、资还是德望，十四弟万不能及你一分，你怎么说这个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是我们的首脑、主心骨儿，次序一乱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啮臂为盟，言犹在耳呀！”他这样激动诚挚，众人无不动容，都把目光注视胤禩，阿灵阿是最知底的一个人，心里也不禁想：“八爷是不是多心了？”

“十四弟，那都是往事。已成过眼烟云，不要再提它了。”胤禩眼中含着泪，注目着院外景致，透了一口气道：“吉凶悔吝生乎动，这是《易经》要旨，我也是读《易》韦编三绝的，偏偏就忘了。天命或许原来归我，你们拥戴我也并不错，但这几年来检讨，我心动得太过，不知韬晦，锋芒毕露，已经招了造化所忌。所以，失爱于皇阿玛并不奇怪，本来九鼎重权不轻授受，也怨不得皇上忌我。过犹不及，长处也就变成了致命要害。唉……不说这些了，天命一去不可追，自今而后，我自认是‘毛’，十四弟是‘皮’，愿为盛世贤臣，安为周公辅佐，这个心思，也可对天而表！”胤禵的脸涨得通红，连连摇头道：“八哥这话虽出于至诚，我万难领受。做人君治万乘之国，要的是器量和人心，这两条恕我直言，无论九哥十哥还是我，谁也没法和你比，更不必说我那又精明又糊涂的四哥了。你说天命，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说‘失爱’于皇上，我看则未必。皇上天禀聪明，睿知圣哲，心机难度难量，几翻几覆地挫磨你，焉知不是空乏你身心，历练你心志，好放心将这万几重担交与你？不然，为什么一边对你大加申斥，一边晋封你，跳过几个哥哥，封你亲王？他老人家明知我是你的‘一党’，为什么将兵部交给我，又囚禁了会带兵的十三阿哥？别的我不敢说，我断定，这次命将，带十万大军出关，如果我是大将军，一定万岁心里已有了主见，给你立一个擎天保驾之臣！”

他兄弟二人各执一理，偏都说得天衣无缝动人心扉。胤禛在旁笑道：“这么好的事，你们推来让去，叫我坐在一边心痒难耐。我也是个阿哥，一般是万岁的骨血，你们要不肯当皇上，我可要当了！”一句话说得众人都是一笑。胤禟笑道：“老十没遮拦，这是好开玩笑的？依着我说，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这个大将军，不光我们想，只怕三哥四哥也要伸手。方才年羹尧来打花胡哨儿，不定连这个狗才也做着将军梦呢！人算不如天算，掉以轻心不得哟！”

“九爷说的有道理。”王鸿绪轻咳一声道，“我看事情要分两层来说。一层是，三爷胸无大志，四爷琐碎刻忌，无论谁是日后人主，总脱不出在座的四位爷。你们素日同声共气，无论为君为臣，必定相安无事，这于大局有好处，万岁爷何等精明，不会连这都不懂。二层是，十四爷虽说管着兵部，但并无呼之即来的兵权。所以要咬定牙根，把这个带兵大将军弄到手，万万不可旁落。如此，无论将来圣命归谁，我都可进退裕如，稳操胜券。如果选定八爷，那什么也不必说，十四爷身拥重兵驻节在外，就有什么小人作祟，翻不起什么浪子来。如果选中十四爷，八爷威高望重，坐镇北京静待十四爷，也是稳如泰山！”

王鸿绪翰林出身，文心周纳侃侃而言，众人都不禁点头称是。揆叙却道：“万一选了别的阿哥呢？比如说三爷，谁敢保万岁不选一个没野心懂文治的继位人呢？”阿灵阿笑道：“昔日太子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天不许这样，要真有这种荒唐事，十四爷何妨来个灵武即位，八爷率百官陈酒相迎，大局顷刻可定！”

一番议论丝丝入扣，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胤禵方问起年羹尧来意。胤禟笑道：“西边军兴，这小子也叫撩拨得意马心猿，我看他总像有点不甘在四哥门下受制的样子，所以和我们套近乎。”“他想当大将军？”胤禛哑笑道，“做他娘的春梦！要真不用阿哥将兵，十四哥，你就举荐鄂伦岱，我再发动一些人，一窝蜂儿上折子。大将军，非得是我们的人不可！”揆叙笑得两眼挤成一条缝，翘着拇指道：“谁说我们十爷粗？一语破天机，这句话就是宗旨！趁着四爷他们都在梦里，我们早点活动部院，吏部兵部一齐奏本，请万岁选阿哥命将出师！”

“要万一选三哥，”胤禟仰着脸悠悠说道，“我们就举荐十四弟为副，他在外就作不了耗。”王鸿绪却道：“如若选四阿哥呢？他带十万兵，又有年羹尧部策应，势力就大了！”

胤禩冷笑一声，说道：“焉有此理？要真的选他，我们就把郑春华窝藏在他府的事抖搂出来，叫他一臭到底！”胤禵目光霍地一跳，问道：“竟有这样的事？”“有的。”胤禩目光古井似的深邃，嘴角挂着阴笑道，“姓郑的这淫贱材儿没有死，老十三一囚禁，四哥就护了起来。我猜四哥的心，还是想打一张‘太子牌’，恰证他自己是个铁杆太子派！真到紧急关头，只好抛出高福儿这张牌，让他尝尝他的‘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

话犹未毕，猛听外边天空一声沉雷，余音阵阵，像大车碾过石桥似的滚动着，久久不绝。便听远处家人叫喊：“要下雨了！快把主子书库窗户关好！”胤禩推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立时扑入书房，众人都打了个寒颤，果见大半个天已被墨黑的浓云遮住，远处云缝一亮一亮地闪着，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胤禩见众人都是一脸庄敬肃穆之色，笑道：“烈风迅雷，天变在即，君子理应惴然敬畏。但我对上天待我，实实不解。想我胤禩，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如山积？但如无皇权在手，凭你累死也整顿不来！我之德量，岂下于三哥？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我的心，人不知道，天难道也不知道？上天！你好没分晓！”说着，泪水已夺眶而出。恰正此时，何柱儿在风地里跑来，气喘吁吁道：“十四爷，万岁在澹宁居召见，立等爷进去，马和雨具都备好了，请爷动身吧！”

胤禵向门外走了几步，倏然回身一手抚心，一个千儿打了下去，胤禩慌得连忙去扶时，胤禵已经起身，抱拳一揖回转身来便自去了。几滴铜钱大的雨试探着洒了一下又止住，那雷声却越来越响。胤禟见大家沉闷不语，起身笑道：“这酒怎么吃得没兴头了？我有一首小令，吟出来给你们破闷！”说罢晃着头看着天咏道：

雷哥哥，你近前来，听我说：耕牛田父与你有鸡巴的冤仇？怎的不捡个

大得人憎的，与他一个辣手？

众人一脑门心思的天命人事，被他几句俚词破得精光，顿时破颜一笑。胤禩却没有笑，走到鄂伦岱跟前道：“老鄂。”

“唔？八爷！”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

“吃酒呗！”

“不，”胤禩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想叫你出征，随十四爷立功！”鄂伦岱摇头道：“我在京挺好，哪也不想去。”

“不但要去，且要高高兴兴请缨，高高兴兴去打仗！”胤禩深深吁了一口气，“你为什么有今日？就是因为你祖父从龙入关战死，你父亲随驾西征，为护全万岁身被七十余创！万岁不肯真的下手整你，就是因为这些！我的奶公雅布齐已经去了西宁，十四爷这次是牢牢当定了征西大将军了，你跟着他才有出息。守在北京，上头压着武丹这个老不死的，左右是刘铁成、张五哥这些人，显不出你来——你到西宁和雅布齐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道明闪划过长空，接着便是石破天惊似一声炸雷，大雨已是倾盆而落。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囹圄盼将军

鄂尔泰奉胤禵之命飞马赶到畅春园双闸口，看了看天色刚到巳时，松了一口气，刚要进园，守园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道：“你急什么？皇上这阵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马中堂一道进膳，等着吧！”

“不行！”鄂尔泰说道，“我有急事，得立即面见皇上！”太监只笑着摇头，“凭是反了北京城，也得等皇上用过膳！”鄂尔泰情知他是敲竹杠，一摸身上，却没带银子，不禁急了，说道：“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侍郎，耽误了差事，你吃不了兜着走！”那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扫兴，板着脸道：“别说侍郎，就是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亲王也得守规矩！”

两个人正拌嘴，里头胤禛和十七阿哥胤礼一前一后相跟而出，胤禛见这边吵闹，背着手踱过来，问道：“怎么回事？”鄂尔泰忙道：“四爷，您跟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过来道：“您瞧，这事

可耽误得？”

“唔。”胤禛接过军报随手一翻，浑身不禁一震，忙递还了鄂尔泰，说道：“你还呆什么？还不快进去？”太监刚刚说了大话，不想真的冒出个亲王，见胤禛径自批准鄂尔泰入内，忙打千儿赔笑道：“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上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欠安，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不许扰了万岁睡觉用膳……”胤禛一直微笑着听，至此问道：“你是新来的？”

“是！”

“你叫什么？”

“秦狗儿。”

“保定府的？”

“是！”

“你原就姓秦，还是入宫改的姓？”

“回四爷，原来姓胡。”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么？”

秦狗儿莫名其妙地看着胤禛，摇头道：“奴才不晓得——”言犹未毕，左颊上“啪”地一声，已着了胤禛一记耳光！身子一歪，几乎栽倒了。

“因为秦桧姓秦！万岁为防内阉专权，自康熙五十二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胤禛瞋目骂道，“四爷赏你一嘴巴，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还是皇上的侍卫，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王八蛋！”

秦狗儿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天花，“扑通”一声跪下磕头道：“四爷，奴才吃屎迷眼儿不懂事，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这还算句人话。”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眼见几个太监过来，因吩咐：“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他要立即见驾！”这边又转脸对秦狗儿笑道：“你滚起来，看你这个狗才蛮伶俐，一点眼色也没有！”遂从袖子里抽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甩给秦狗儿，把个秦狗儿搓弄得直愣神儿。胤礼早看得眼花缭乱，正要说话，胤禛一把拉他出了园子，到双闸旁迎春花篱笆跟前，左右看看没人，说道：“老十七，你和王掞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么？”

“四哥，”胤礼抬头看了胤禛一眼，说道，“王师傅和李光地聊了聊，原来李光地早年竟是方苞中举人的座师！有些话王师傅想当面和你说说。我嘛……”说着眼圈一红，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口，低下了头用脚尖跐着地不言语。

他虽不说，胤禛也已明白。胤礼的母亲章佳氏上月初八，浴佛节后突然吞金自杀，胤禛命内务府密查，原来是十阿哥胤禩吃醉了酒，撞进宫里正遇上章佳氏沐浴，居然当着宫女的面搂住亲了个嘴儿扬长而去。这件事胤禛密令不准上奏，不准传言，为防的再气着康熙，十七阿哥脸上也不体面。看现在这光景，他已经知道了内幕……思量着，胤禛放缓了口气叹道："十七弟，你不要说了，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七分。世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不明白比明白好。从今往后，我像十三弟一样待你……"胤礼听了哪里忍得，点头哽咽着"嗯"了一声，泪水早走珠般滚落。胤禛看看天，说道："天阴上来了，我府里还有几个折子批了红，得赶紧处置，晚上我还要巡视大内。你回去告诉王师傅，就这两日，我必定抽出工夫去看望他老人家。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谈。不要紧，天塌不下来！"正说话间，远远见年羹尧打马飞奔而来，胤礼小声道："四哥，这姓年的是你门人？"见胤禛点头，胤礼又道："他回京好几天了，四处乱串拜门子，四哥你约束着点。"说罢便要上马。

"慢着，"胤禛睨一眼正走来的年羹尧，叫住了胤礼，问道："王师傅还住在清梵寺东那处破四合院里？"

胤礼有点不过意地看了一眼满脸惶惑的年羹尧，说道："十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外给他置了一处宅子，他不肯要。八哥趁他进宫讲学，把他的书和行李硬搬进去，到底还是搬了出来。万岁爷赏了一处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青堂瓦舍，他改成了宗族祠堂，仍旧出来住到城外。老人家古怪脾性儿，四哥顺着他吧。"

"王家是百年诗书世家。"胤禛看也不看年羹尧，叹道，"前明到如今，七个榜眼，三个宰相，仍旧自甘清苦，这实在难能！既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侍候，你告诉他，就说四爷恳请他了，他不收阿哥大臣馈赠，我叫内务府划三十个人，每次十人，轮流去侍候。他身子骨儿不好，有个差池，万岁照旧要埋怨我兄弟们没有照料好的。"说罢便笑。

年羹尧好容易找到话缝儿，忙打千儿道："给主子请安！"一抬身又跪了下去磕头。

"这不是年军门嘛！"胤禛淡淡说道，"几时进的京？这会子请见万岁么？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别折死了你四爷！"胤礼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忙道："你们主仆说话，我先走一步了。"说罢径直打马而去。

年羹尧情知是因自己进京没有先进雍王府请安，这主子犯了醋味，忙叩头道："奴才进京三天了，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奴才这几日去府里几回，主子都在外头忙，没能见着主子，奴才不敢撒谎……"

"你说这话奇，我不明白。"胤禛冷笑道，"我几曾说过你'撒谎'来着？你如今开府建牙，起居八座，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嘛！你不住我府，阿弥

陀佛，是我的造化，人嚼马吃的，你爷是个穷阿哥，怕是也养不起。既是万岁爷亲自召见，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说罢向远处抬手儿道：“高福儿，备马！”也不等年羹尧分辩，竟自徉徉地去了。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干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府的下人的面，跪也不是，起也不是，脸色一青一红，又想着康熙召见，含羞忍辱爬起身来踽踽进园，心里一声接一声叹息，怎么偏自己倒霉，就摊了这么难侍候的一个主子？

胤禛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阴得重了，沉雷一声接一声响着，丫头老婆子忙着收拾晒着的衣物，周用诚指挥着墨雨和一干书房伴读将晾在外头的书箱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忙道：“年羹尧今前晌回来，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廊下，爷要不要过过目？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示，分送——”

“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胤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邬先生没出去吧？”周用诚怔了一下，说道：“方才见性音和尚进去，这么大一阵子没出来，邬先生一定在里头。”胤禛点点头，一摆手便进了花园。此时云暗天低，越显得丛树幽深、水碧苔滑，胤禛远远便听枫晚亭压水书房传来一阵悠远深沉的琴声。张眼望时，邬思道正襟危坐，勾挑抹拨正在抚琴，案前一缕香烟在雨前的哨风中袅袅回旋，文觉长髯飘胸、性音发披双肩端坐石旁聆听。良久，邬思道口内微吟道：

昔我来游帝京里，青藤蟠虬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芳，青藤蔓枝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夭矫之势似龙张。能令遗迹不湮沦，便是青藤旧知己。况复披榛荣门墙，年年寒食拜斜阳！吁嗟乎！风云迭起归舟晚，流水桃花何久长！

胤禛隔窗听完，叹道：“京师风云将起，先生兀自在此闲咏青藤，好安适！”说着徐步进来，因见周用诚迤逦从容地过来，便问：“你有什么事？”周用诚永久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眨巴着眼道：“府里有些家务，奴才想跟主子回回。请主子示下，什么时辰有空儿？”“没见我和邬先生有事么？”胤禛说道，“晚间我巡过紫禁城回来再说吧。”周用诚答应一声自退了出去。邬思道已是架了拐杖弃琴而起，推开西窗，一阵凉爽的风立时袭了进来，满壁间字画被吹得簌簌作响。

“山雨欲来风满楼。”邬思道怔怔地望着窗外，“此刻惊风不定，待会必定密雨斜侵薜萝藤，这些金银花、葛藤都是我入四爷府亲手栽、精心作养，焉能不关心？”文觉问道：“王爷，朝里出了什么事？”

胤禛在这几个人面前，总能很快安定住心神，略一沉吟，把鄂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道：“我忙着赶回来，是想和你们计议一下，要不

要举荐三阿哥，由他坐镇军中？或者我该自己请缨？既然京里政务办不下来，出京办一办军务也好。我有点受不了这个闷气——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受不得了。”性音在旁问道：“兵部不是十四爷的总管么？四爷见十四爷了没有？”胤禛摇头道：“我没见着老十四。”

“自然，这是当然之理。”邬思道看也不看众人，架着双拐踅回座位坐了，眼睛放着铁灰色的光，“四爷得着这信儿立即就赶回来了，十四爷也有个家。他自然要去寻八爷，也要计议计议。你不信到街上看看，这天就要下雨，人们最急着的就是赶回自己家！”正说着，天上一个炸雷，便听外头家人们大呼小叫：“快！快收拾东西回家！”几个人不禁都是一笑。邬思道仰起脸来，天空的明闪照耀着他，像一尊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刹那间，胤禛觉得此人年轻时必定是个十分俊秀的美男子，正想说话，邬思道又道：“十四爷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八爷也有他的算盘，他在京师势力惊世骇俗，没有兵权却是他的心病。十四爷将十万雄兵在外呼应，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内外策应，一旦万岁龙归大海，无论遗诏谁来承位，只要不是八爷，立时就把北京搅他个天翻地覆！四爷，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胤禛被他说得毛骨悚然，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位置至关紧要，因道：“所以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至少不能在老八手中！实在不行，我就举荐年羹尧！或者是岳钟麒！”

邬思道突然仰天大笑：“四爷何其性急！你不是口口声声以做皇帝为苦么？求仁得仁又何怨呢？”胤禛被他这一揶揄，顿觉自己失态，不言声坐了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道：“我虽不愿做什么皇帝，也不能叫鼠辈白作践了我！”

“四爷安坐，听我说。”邬思道稳稳坐了回去，娓娓说道：“举荐年羹尧，或者什么岳钟麒，是绝不可行的。反之，皇上若问你谁可将兵，你就毫不含糊地回奏‘惟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

众人听他这么说，一下子都怔住了，仿佛不认识似的直盯着邬思道。邬思道嘿然良久，口气冷峻得像结了冰：“十四阿哥是圣心默定的将军，理掌兵部多年，无论何人难以替代，四爷素来在权力上头恬淡，突然另举他人为将，万岁疑心不疑心？”他缓了一下语气，又道：“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是一档子事，举朝皆知。但里头有点小小区分，八九十坚如磐石，十四爷却是‘党中之党’，八爷也怕十四爷在京另起炉灶，你力阻十四爷出征，也犯了八爷的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他又伸出三个指头，“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手握兵符观变，一旦万岁大行，北京起乱，他来收拾局面，然后拥兵自立，你阻他此行，十四爷怎么想？前一程子他和你套近乎，为的就是到冲要之时，你不至碍他的手脚呀！”

文觉和性音不由对望一眼：想不到这里有如许大一篇文章！胤禛想想自己，觉得有些话真是碍难启齿，不由叹息了一声。

“方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理，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邬思道用碗盖拨着浮茶，慢条斯理说道，“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至理名言，但天算之权在皇上那里！八爷机关算尽，偏偏他漏了这一着，对，我断定他漏了这一着！”他扫视一眼凝神静听的众人，侃侃说道：“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文事武备双管齐下，要在万岁身后大干一场。万岁想的，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无论新君是谁都难以驾驭。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西出阳关，远远打发到外边，一来分了八爷的权，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陷得太深——万岁命世英主，思虑如此周详，令人神往啊！”性音笑道：“我佛说经，至玄奥之处天花乱坠，令人心扉一开。不过据我看，这些事方苞肯定要参赞的。”邬思道也笑道：“人主能用人就是一长。刘邦不过一无赖流氓，能用汉初三杰，就得了天下，何况万岁智虑远在高祖之上！”

胤禛此刻真是茅塞顿开，却仍不无疑虑，吃着茶出神道：“自从方苞入阁侍候，朝务虽没有整顿，确是有条理得多了。不过我总在想，老八的想头也很有道理。可惜十三弟了，不然，我还是要举荐胤祥的。”

“不要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喀尔喀蒙古大汗。”邬思道说至此，显得有点兴奋，“万岁囚禁他，也为防着他掌兵权——外有蒙古铁骑，内有你四爷，那才真叫上‘策应’呢！十四爷带的兵都是旗人，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帝辇之下，谁有本事鼓动得这干丘八爷们‘反回北京’？一旦新君登位，一道诏书令十四爷只身回京，只怕他得乖乖地俯首听命！十四爷真的有什么举动，先就有年羹尧部挡在陕西，就打进来，十万兵马无粮无饷，困于北京坚城之下，又师出无名，用不着张良吹箫，只消张廷玉马齐登城一呼，立时就倒戈了！”

他说完了，人们还在想，谁也没说话，书房里静得一片死寂，只听外头雨声唰唰，雷鸣轰轰夹着狂风，满世界搅得一片混沌。

胤禛在枫晚亭和邬思道他们直谈到申末时牌，眼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因晚间还要巡视大内关防，便披了油衣，扶着周用诚肩头过万福堂这边吃饭。因见高福儿守在二门口，便问道：“有什么事？”高福儿忙赔笑道：“年羹尧来了，说是不知怎的惹了主子生气，连姨奶奶也不敢见，守在爷北书房候见。主子这会子见不见他？”胤禛在门洞里站住了，略一沉吟道：“我忙得很。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他有事只管办他的事，要没事就呆着等我回来。”高福儿赶着说：“这么大雨，主子还要出去？奴才要不要跟着？”

“不用你跟，叫粘竿处的家丁随着。”胤禛一头往里走，一头说道，“你告诉性音师傅一声儿就是了！”

吃过晚饭，已是酉正时分，雨虽略小了点，天色却晦得一团漆黑，电闪时而隐在云后，时而金蛇走空般一跃，将大地照得一片惨白，给人一种不安和恐怖的感觉。胤禛叫过弘时弘昼弘历兄弟，安排了晚课，命粘竿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由性音骑马护轿，先由西华门进内，巡看了

三大殿，由午门出来，又命轿，“去东华门。”性音笑道：“爷也忒过细的了，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太监，还有乾清门侍卫，这里头还有了贼了？”

“不为防贼。”胤禛说道，“平时是严管灯火，防着太监们聚赌生事，打雷天更防着雷火毁了殿宇。再说，里头九千多间房，千门万户，两千多号人，也不敢指定就个个是君子。内务府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嘛！”

一行人赶至东华门，雨已经愈来愈小，犹如细筛子筛雨，摇摇飘飘均匀地洒着，只金水河的泻水龙头一片声哗哗山响，向河中排着大内的积水。胤禛身披油衣，蹬着鹿皮油靴淌着潦水进门看时，东华门当值侍卫是德楞泰，一边拾级上阶，笑道：“原来是老德在这里！知道这边门神是你，我就不过来了。”

“是四爷！”德楞泰一怔，“这么大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我也是刚刚过来，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在那里玩钱，我扣了他们，叫他们今晚不高兴不高兴。”他的汉话已经不再那么滞涩，有些词儿还用不好，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不禁一笑，“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侍卫要都像你和铁成五哥，我天天睡个舒坦！——有什么异样的事没有？”德楞泰摇头道：“二爷病了，烧得涂糊，请贺孟□进去看病，刚刚出来，我叫他们搜搜身再放出去。”

昨日内务府慎刑司报说大阿哥胤禔害病，今儿二阿哥也“烧得涂糊”，胤禛不由心中一动，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刚刚纠正说“是糊涂不是涂糊”，便见贺孟□和两个太监过来。贺孟□见胤禛也在，吓了一跳，忙请安道：“四爷康泰！”陪着的太监递给德楞泰一张白纸，说道：“德军门，除了这张开药方的白纸，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德楞泰说道：“贺太医，别怪我太认真。你家离西华门边，出东华门，脸又白得像死人，我不能不弄清楚。”说着把纸递给胤禛。

“都害病了，是身病呢还是心病？”胤禛一边问，翻来覆去瞧那张纸，见是一张极常见的素笺，甩手扔了回去，笑道：“如今时气果真不好！”贺孟□听着胤禛机带双敲的问话，寻思着怎么回话，一个没接着，那张纸飘落到了湿漉漉的地上。

“字！天爷，纸上有字！”

一个苏拉太监扯直了嗓门儿惊呼一声，众人仿佛半夜见鬼似的被他吓得一颤。德楞泰生恐贺孟□毁掉那张纸，老鹰撮鸡般一把提起贺孟□摔得老远，早有小太监揭起那张纸来递给胤禛。胤禛看时，果见潮湿之处字迹清晰，水渍印迹，有点像用蘸水毛笔在绵纸上写的样子，看那文字时，却是：

凌普奶兄转王□师傅并天保、嘉猷台次一阅，礽自幽禁，于兹七载有

余。囹圄望天，泣血泪干！今知昔非伏地无颜。近悉西陲朝廷有事，盼得项斯之说，使礽有补过自新之道，重返慈躬膝下，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唯天鉴之！

爱新觉罗·胤礽敬启密书

写得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胤禛看着，咬着细白的牙微笑道：“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什么药写上去的！孟頫，想必是你的主意啰？”

“四爷！”贺孟頫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脸像死人般难看，捣蒜般磕头道：“二爷用白矾写下的……我有一千个胆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二爷抓住我昔年给阿哥爷们配春药的短处，逼我带出来……没法子只好从命。只求四爷超生……可怜我家中还有八旬老母……”说着已是声泪俱下，鬼嚎似的哀恳哭泣声听得人身上一阵阵发森。胤禛淡淡说道：“二哥囚禁数年仍旧毫无长进。自己做出不是，叫下人吃挂落！万岁屡次严旨，事关国家重务片纸夹带出宫，杀无赦！天幸我查了出来，不然，连我也难逃干系！你捅这么大的乱子，叫我怎么救你？”贺孟頫只是伏地哀恳。德楞泰道：“亏得了四爷，不然，真叫这王八蛋滑了出去！”

一语提醒了胤禛：就这样拿下贺孟頫，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落井下石。这名声如何担待？出了半日神，已有了主意，因叹道：“二哥久幽思动，人之常情。不该用这法子传递，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这份心术用到忠孝上头，再不至落到如此境地的。”说着转脸对众人道：“孟頫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素来给人看病十分经心。我佛慈悲，讲究一个善字。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你们要不愿意，我也保不了，要愿意，我有个计较大家参酌。”说着目视德楞泰。德楞泰见他一会儿做钟馗，一会儿当观音，蒙古直性汉子，再猜不到这个王爷的弯弯肠子，躬身说道：“求四爷示下。”一个小太监凑趣儿献殷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要有好法子，没来由谁做这恶人，叫冤魂缠身呢？”

“这话明白。”胤禛点头道，“先头慈宁宫的白彩，就是鬼缠死的。我想这事，都怨二哥不安分。这样，就算贺孟頫自首报状，检举胤礽，事情也就结了。万岁必定还有点赏，孟□再拿一千两银子分给今夜知道的人，算是去财消灾。众人得了好处，你也逃了活命——如何？”

胤禛亲自查出这桩巨案，众人原是不指望赏银的了。不料这个无情刁狠的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众人无不眉开眼笑，有的献媚颂圣，有的合十念佛，当下就捧得胤禛活似观音现形罗汉再世，好话说了一车。德楞泰也道：“这是四爷好生慈悲，只要不出事，听四爷的吩咐！”

第四十六回 忠王掞忠谏讽胤禛 烈郑氏烈殒答胤礽

胤禛巡视大内一周，回到北定安门四贝勒府前，掏出怀表看了看，刚刚过了亥初。正吩咐高福儿安排明早事宜，却见十七阿哥胤礼从门房闪身出来，一揖说道："四哥，辛苦了！"

"是你呢！"胤禛笑道，"不是说明儿我去王师傅那儿见么？这黑天大雨的，你还等在这儿。"胤礼笑道："是王师傅不肯，一定要来，没法子，我只好陪着了。"说着便见王掞咳嗽着从门侧耳房里出来，胤禛一怔，忙道："王师傅，您老天拨地的，怎就冒雨来了——门上的谁在？你们怎么敢这么怠慢？叫十七爷和王师傅在这个地方坐地等我？眼瞎了，心也瞎了么？"

王掞皓首白发，精神看去还好，只是越发瘦得皮包骨头。蓝粗布截衫洗得发白，寒俭得乡里三家村老学究似的。听胤禛发作下人，忙道："不干他们的事，是我要坐这里等的。这个西耳房很僻静，我跟四爷说几句话就走。"胤禛只好点了点头和胤礼王掞一起进了大门西配厢。亲自给王掞沏了茶，打火点烟，自坐了对面，揣度着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意。

"四爷，"王掞呼噜噜抽了一阵水烟，说道："长话短话，原想不急的，今后晌内廷传出信儿，说西边军事不利。又有信儿说十四爷要统大军出征，我想知道四爷怎么想这档子事。"

胤禛刚刚揭出二阿哥的事，见王掞心里难免有点愧怍，见是问这档子事，松了一口气，笑道："师傅有什么不知道的，大哥、三哥、老十三老十四，有的跟阿玛出过兵，有的练过兵，看如今这局面，阿哥带兵自然是十四弟最宜的了。我的长处只在琐碎民政上，对这些不懂，也没去多想。"

"四哥不想十三哥带兵么？"胤礼在旁说道，"如今想带兵的哥哥可是太多了。"胤禛吃惊地看着胤礼，说道："老十七这是怎么说？十三弟如今行动都不自由，你又不是不知道！"胤礼冷笑道："如今朝廷就这样儿。告诉四哥，你大约不知道，大哥也在托门子想出来带兵呢！"

胤禛想到胤礽，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王掞叹道："四爷，要我想，阿哥们带兵，有的是真想为朝廷立功，有的就未必，那是看着皇上老了，他要手握兵符，眼里心里盯的北京城，并不是蒙古人，这一条四爷心里得有数。"这是很知心的话了，胤禛不由低垂了头，嚅动了一下嘴唇，却不知话该怎样说。王掞叹道："实言相告，太子爷二次被废，我几次服毒，万岁爷看得紧，都没有死成。我先祖为保明武宗，九死一生，终于成功，没想到我一生心血化到二爷身上，到头化为一场烟云……午夜扪心，愧对万岁寄托，愧对祖先神明。我这人，算得是大清无能之臣，王家不肖子孙……"说着眼圈一红，老泪夺眶而出。胤禛忙劝道："是二哥不争气，我也拼命保他来着，他自己是阿斗，你就是孔明又怎么样？"

“如今我想清楚了，”王掞擤了擤鼻涕，“我要做天下第一事，也得辅佐一个明达知礼的。看看我们这些爷，养尊处优，只知道看戏玩鹰的就一大半，有的做事，有的拆台，有的看笑话儿，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有几个操心天下实务的？我今儿见你，就是明一明心迹。我快死的人了，未必够得上侍候下一代主子，但我心里想着，盼四爷将来有福继位！”胤禛猛地抬起头来，他的脸色苍白得窗纸一样，颤声道：“王师傅，这……这是妄言不得的！”王掞一摆手道：“我灯干油尽之人，没什么可怕的。我今晚来此，不为攀附你，只为提醒你，十四爷为将，八爷如虎添翼，你要小心加小心！”

胤禛为他的真情所动，不由点头道：“师傅风烛残年的人了。说不上攀附不攀附，我只随遇而安罢了，只告诉师傅，我虽愚笨，别人想怎样，心里明白着呢！”王掞坐正了身子，说道：“既如此，请四爷处死郑氏！”

见胤禛惊愕得目瞪口呆，胤礼摇着扇子道：“四哥不要慌张。这件事不但我们知道，八哥他们更了如指掌！他们手里握着这张牌不打，并非念手足之情，是想着什么时候打出来才能置你于死地！”

“郑氏的事……你们怎么知道的？”

“十三爷告诉我的。”王掞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平静了下来，“十三爷囚禁第二日，我去看了看他，他什么都告诉了我，在我心里已经埋了七年！十三爷说他很放心，说四爷是佛爷心肠，断不会叫这可怜人没下场。我原想这事是太子造孽，宫闱秘事历朝皆有，撂开手罢了。如今看来如不处置，终有一日危害四爷，所以要请四爷详虑。”

胤禛咬着牙沉吟，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他有点猝不及防。

“朱子云‘妇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王掞说道，“她早已是该死的人。如今她干碍到国务社稷，四爷不可操妇人之仁！”

“我……咳！她是无罪之人呐！”

王掞立起身来，冷冷说道：“她罪通于天，过大于地！四爷你不忍，我和她见一面，她不肯死，我当场羞死她！”

“王师傅，”胤禛也立起身来，说道，“就这样吧，您先回去。这事容我思量。我宁可不得天下，断不肯枉杀无辜，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肯负了天下人。郑氏是极有血性的，我料着，只要她知道二哥复位无望，也就自行了断。”

胤禛送他二人出门，心头兀自突突乱跳，接郑氏来府做得极为机密，到如今连福晋都不知这“郑大奶奶”真实底里，何由传了出去？“家贼难防”四个字闪电般在脑海中一划，胤禛暗自咬了咬牙，径自向北书房而来，因见年羹尧已守候在书房门口，胤禛正眼也不瞧他一眼进了房从容坐下。早有周用诚、墨香墨雨几个伴读侍候着，端了奶子来，胤禛因

道：“乏得很，倒盆热水，一边洗一边给我揉摩一下小腿。”墨香墨雨忙用铜盆端了热水，一边一个跪了给他洗脚。年羹尧蹭进来，见胤禛神色淡淡的，竟对自己视有若无，只好讪讪地跪了道：“四爷……”

“见过八爷了？”

胤禛搓磨够了他，一边啜着奶子，由着墨香墨雨揉捏洗浴着，终于开了口：“大约还有九爷，想必也都拜望过了？”

“回四爷的话，”年羹尧咽了一口唾沫，勉强笑道，“五爷、十一爷、十四爷奴才都见了，八爷那儿是路上碰了十爷，扯上一道儿去的。别的爷那里奴才都没去。奴才这次回京，实在是带的人多，怕惹主子烦没敢回府住。见别的爷是实，打心底里说没一分自外主子的心。”胤禛冷笑道：“这是你自己的话，天理良心，我几曾说过你有‘自外’的心？无论三爷五爷八爷十一爷，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十四弟更不必说，亲近得没法再亲近了。你若替主子去拜望他们一下，我巴还巴不得呢！还会怪你？我指的你的心！胸中不正，则眸子□焉，用得着你放这些虚屁糊弄你主子？”年羹尧想到，仅只为先去拜望了几个阿哥，胤禛就犯这么大的醋味，心里不禁一灰，下着气回道：“主子教训得是。奴才明白，主子并不计较奴才先见谁后见谁，是指着奴才没有时时事事处处设心为主子着想。”

胤禛没有答话，脚从盆里抽出来，由着两个书童擦干，换了双半旧的千层底布鞋，舒坦地踱了两步，说道：“昔日有人游十八地狱，阎罗王殿前楹联写得好：‘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你四爷就是这么个脾性。我是你的主子，你是我的奴才——你看，我洗脚吃奶子，你毕恭毕敬站着回话，这原本不公道，但这是造化安排就的名分，天经地义的事，——你安于这一条，心里想着这是该当的，无论做什么事，做好了做坏了，我都替你担待。心里没有这一条，善，我也不赏你。恶，我必罚你。我今儿对你不客气，就冲你这一条。你回京述职，见了万岁就该见我，见不着我，你还有三个少主子，还有福晋，怎么就想不起来？”

“回四爷，实在是四爷忙——”

“放屁，我今个不忙么？”胤禛恶狠狠道，“怎么今儿就见着了？不要盘算着天上这块云那块云，你头上只有一块云，那就是我！”

年羹尧见这话说得重了，忙双膝跪下，说道：“这一条奴才敢对天发誓的！奴才日日想夜夜盼，指望着主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奴才这心天知道！昨儿见李光地，他说阿哥里数八爷好，奴才还说‘八爷得的官望，四爷得的民望，四爷刚毅明断，无论哪个阿哥爷都比不了’。十四爷将兵去西宁凉州这些地方，奴才就在陕西，把着中原门户。总有一日，叫四爷明白奴才的心！”

“你说这话就该剜眼割舌！”胤禛睃起眼道，“我叫你为忠为孝，并不叫你

为非作歹！告诉你年羹尧，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今日我教训你，就是叫你懂得，你主子乃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社稷柱石！戴铎在福建给我写信，他求我给他谋台湾的差使，说要给我在台湾经营一块退步余地；你呢？来信说什么‘今日之忠于主子，即异日之忠于皇上’。哼！即‘异日’二字，就可断送你满门！”

年羹尧蓦地冒出一身汗来，他突然意识到，前几日冒出那个隐隐约约的念头，不但荒唐，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且不说他自己与胤禛根深蒂固丝绕藤缠的关系，就胤禛手中掌握的把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致自己于死地！明知胤禛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年羹尧连连叩头道：“是！奴才不敢胡想！”

“起来吧！”胤禛陡然间却已完全平静下来，“人往高处走，鸟往高处飞，也是人之常情。阿哥们如今这个情势，你有些别的想头并不奇怪。我教训你，为的你好。我说这话，你流的什么泪？你须知，你是我奴才出去最大的官，事事做好表率，做个一心为朝廷为国家君父的纯臣，不但对你有好处，也是为我争了脸，我岂有不感激的？北京这么乱，你胡走乱撞，惹出事来我保不了你呀，亮工，你明白你主子的心么？”他拊心痛切而言，谆谆复恳恳，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肠，竟也落下泪来。

年羹尧拭泪起身，抚了抚跪得发疼的膝盖，哽咽道：“主子，你的心我今儿算明白了。往后，你瞧我的，我一定做朝廷的忠臣，四爷的忠仆！”

“明白了就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胤禛含笑说着，口气变得温馨宜人，“用诚，给你年大哥倒一杯普洱茶来！”

周用诚尽自聪明伶俐，今晚先是搞得糊里糊涂，后来又看得眼花缭乱。李卫几次来信，告诉他年羹尧在军中专横霸道，四川官场都知道有名的“年豪猪”浑身是刺不能沾惹的角色，竟被胤禛揉来搓去如弄小儿！正出神间，听胤禛吩咐，忙答应一声沏了茶捧过来，却听胤禛又问道：“方才你说李光地的话，倒见了你的心。你回北京，官场里还听了些什么话？”

“四爷。”年羹尧捧着茶欠了欠身，说道，“听内务府皇史宬的万家辉说，方苞方先生正给皇上起草遗诏呢！”

胤禛目中波光一闪，随即平静下来，漠然一笑说道：“遗诏不过就是几句话罢了。方先生这么许久一直陪驾，想必是要替皇上查阅一些旧档，去几次皇史宬，小人们就造作出这么大的谣言，真真是可笑。”年羹尧道：“奴才也这么想。老万说得可是有鼻子有眼，说万岁要请方先生替他写一部书做遗诏，把自己一生文治武功、学术、治平之道一编一编写成圣训，垂之子孙后世，叫子孙们当祖宗家法遵循呢！”胤禛猛地想起，康熙确曾说过，不学历代皇帝，临死时指一个继位人拉倒，要趁着清醒，把要说的话一条一条都写出来。想到这里，胤禛已是信了，陡然又想到李光地是方苞的座师，心里又是一阵慌乱，口中却转了题目，说道：“遗

诏不遗诏的不关我事。往后这类事你只可听不可传，觉着该让我知道，回我一声就是。你且说说，万岁召你回京，陛见时都有些什么旨意。”

“没有什么要紧话。”年羹尧摇头道，“我回京时传尔丹败亡的军报还没来。万岁命我驻节陕西，西北的军事不要我管，只管从中原往陕西调粮，宁可多，不可少缺，传尔丹军中乏粮，唯我是问。没有别的话。”

“就这样吧，天不早了，你先回去。”胤禛起身踱了两步，伸欠着说着，“传尔丹全军覆没，恐怕全盘都要重新安排。我估着朝廷要命将西征，大张挞伐，不会坐视西北局面糜烂。但这么大的事，不是三天两天就能预备好的，从古北口、喜峰口、奉天调八旗兵，从四川河南调绿营兵，朝廷得忙几个月，你不妨多住几时，将来哪个阿哥将兵，你随着大军回任也好。兴军，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你军务怕忙不过，我已经给吏部打了招呼，调李卫到你军中应差。你可给李卫写封信，别说我的意思，变成你自己的话，算你请他去帮忙，这样你脸上好看些。去吧！”

待年羹尧辞出，自鸣钟连敲十一响，恰交子时，胤禛乏得连连呵欠，问周用诚道：“你日间说回事情，说吧，简捷些。”周用诚眼一闪，说道：“高福儿养了外宅，四爷知道不知道？”“大惊小怪！”胤禛笑道，“高福儿早就回我了。就为这个巴巴儿等着要回我？”说着便躺在椅中闭目养神。

“他弄的这女人，和八爷有瓜葛！”

胤禛瞿然开目，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周用诚眯眼儿一笑，说道：“当初狗儿出去，我留下进书房，四爷当时有一句话，说书房差使要侍候笔墨，还要当好主子的耳目。”

“唔。”

“我想，任事不懂的赖小子浑丫头也能磨墨铺纸端茶递水。”

“唔？”

“所以，四爷的后一句话最要紧。什么叫‘耳目’？主子眼不见的，我们替主子见了，主子听不着的，我们替着听见了，这就叫耳目。”

“唔！”

周用诚掰着指头道：“高福儿起初结识那婆娘，他没回主子，我们也不在意。有一回我和墨香撞了去讨酒吃，见那婆娘和槐树斜街开杂货铺的黄娇娇在一处鬼鬼祟祟说话。见了我们，那姓黄的娘姨变貌失色地，支吾了几句就走了。当时我就问那婆娘，黄娇娇是什么人？她说是她娘家嫂子，住在梧桐三棵树。因地址不对，我起了疑，打听了一下，梧桐三棵树压根没黄娇娇这个人！叫墨香去槐树斜街仔细盘底，那黄娇娇竟是万

永号当铺逃走的柳增仁家的娘子！”

胤禛头枕双手，已是双眸炯炯，见周用诚打了顿儿，便道：“你说，我听着呢！”

“事关柳增仁，我更不敢马虎了，”周用诚说道，“专一请了粘竿处一个家丁，叫他悄悄盯着高福儿的外宅，看了半个月，那黄娇娇每隔五日去一次，也不多坐就走，却不回槐树斜街，每一回都是先去白云观进一炷香才回她家！十三爷没出来，有一回对我说过：‘白云观窝着一干子贼道士，是八爷的黑盘窝儿，早晚我得剿了它！’——四爷，您连着想想，这事蹊跷不蹊跷？还有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常去高福儿外宅，也都打听了一下，都是嘉兴横八爷戏班子的戏子，到底她们和八爷府连着没连着，还没查清，因为这些女人都是八爷分送别的阿哥爷的使唤人，拐弯抹角的难弄清楚。”

胤禛听得异常专注，已全然没了睡意，问道：“这事你怎么不早回我？”周用诚道：“高福儿和爷是什么情分？没证据我怎么敢胡说？”胤禛想想，问道：“听你口气，你如今手中有了凭据？”

“也不敢说是凭据。”周用诚朝墨雨努努嘴，墨雨从袖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给胤禛。胤禛接过看时，是三十两一张见票即兑的钱庄票子，也不言声，满腹狐疑地盯着墨雨。

墨雨忙道：“这张银票是高福儿昨个给我的，说瞧着我家里穷，可怜见的，我就接了。他又问我，北院郑大奶奶是怎么回事？月例和福晋一样多，也不见郑大官人，也没听说四爷有这门子亲戚。我说不知道，他说叫我问问坎儿，说那个小鬼头必定知道。”

胤禛忽地坐直了身子，出了半日神，说道：“你替他打听了？”周用诚笑道：“他不是打听，是这钱来得糊涂，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高管家不问，这事就算了；要问，你就说郑大奶奶是奉天将军郑天祐的夫人，郑天祐是四爷的门人，早年战死在科布多，一直是四爷养活，才接来府里。”

“昨儿后晌，高福儿又回去一趟，”墨雨沉吟道，“今儿早起，送四爷走，高福儿又问我，郑大奶奶的事打听没有，我照用诚的话回了，他又说不问这个，问大奶奶是不是还住在北院。我和墨香用诚合计一下，再不回四爷，出了事不是玩的，所以才……”

胤禛趿着鞋起身来，悠悠地闲踱两匝，走至案前，提笔略一沉思，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周用诚，说道：“他给你三十，我加一撇，给你三千，你三个分了！只管到账房支，就说墨雨修房子，主子赏的！”

“谢四爷！”

胤禛端着茶碗一边踱步一边沉吟着：“不过就你们说的这些，还不能算凭

据。你们知道高福儿么？他原是山东饥民逃荒关外，他父亲饿死在热河叶柏寿的白马川，我奉旨去奉天祭陵，遇见他在人市上卖他的妹子葬父，自己身上挂着牌子，愿与人为奴养活他的老娘，论心而言，这算得是个孝子。既是孝子，就不至有卖主的事，跟了我之后，又有黄水之灾那件事，我们又有患难之交，是患难之交自能同舟共济。他识字不多，能耐有限，我没有叫他出去做官，可也没有拿他当寻常的奴才。他每月的月例银子比弘历兄弟还多五两，年节赏赐从来都是头一份，我赏他的庄子一年也有万两白银的进项。一个人受恩如此——换了你坎儿，会做出卖主子的事？所以，你们说的这事，我还有些信不及。”

三个人看着他的赏银札子，听着他的话，不禁都愣住了。

“那为什么还要重赏你们呢？”胤禛一笑道，“我取的是你们的心。你们这个耳目当得好，确是事事时时处处为主子设身着想，这一条难能，所以我不心疼银子。你们比他聪明年轻，读点书，将来做到年羹尧那一步儿，也不是不可巴望的事。就这样，好生做去。四爷眼里不揉沙，恩怨分明，赏重罚严，亏负不了你们的。”说罢吩咐道：“今晚我就住在书房，你们几个侍候，明儿早一点叫我，恐怕万岁一定要召见的。”三个人忙答应着，替胤禛铺好床，往银瓶里注了开水备着他半夜漱口，点了息香，只留一支烛罩了红纱笼，悄然退到外间各自拖了一张春凳和衣胡乱躺下。

“用诚……进来倒茶，我口渴。”

后半夜鸡叫头遍，胤禛突然醒了。周用诚一骨碌爬起来，从茶吊子里倒了一杯茶捧到胤禛跟前，说道：“四爷一个劲翻身，睡不沉，是这屋里热么？”

“是心里烦，一直做梦。”胤禛喝了一口，两腿垂下床坐直了身子，红微微的灯影下看不清他的脸色，“至人无梦，看来我还算不得至人。”周用诚笑道：“圣人还梦周公呢！至人无梦，是说至人不信梦，不是说他不做梦。”胤禛笑了笑，说道：“你果真长进了，这一层连我的老师顾八代先生，连熊赐履都还没想到呢！你跪下，听我说！”

周用诚这才知道，胤禛是有意召自己密谈，忙跪了下去，说道：“请四爷训示。”

“你们今晚说的，我已经全信了，但书房还有十几个人，难保他们不偷听，我只能那样讲。”胤禛目中灼然生光，“阿哥们的事，大面上兄弟雍穆温情脉脉，其实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想必你也心中雪亮。”

周用诚重重地叩了一下头，算是明白。

“本来也难怪，”胤禛叹道，“一君一臣、一主一奴之差犹如云泥之别，成者王侯败者贼，逐鹿场上无兄弟。大阿哥害二阿哥，三阿哥害大阿哥，八阿哥害十三阿哥都是历历在目的事，我焉能掉以轻心？所以我身边的

事，你能如此留心，真是不枉我疼你一场！”

这些场面上绝不能讲的肺腑之言，都诉给了周用诚，周用诚感动得五内俱沸，心里又酸又热，一句话也回不出来。

“你脸上迷糊，心里清明，这个长处人所难有。”胤禛呷着茶道，“你要替我盯紧高福儿！”

“喳！”

“不但他，府里所有人你都得盯着！”

“喳！”

“所有人，”胤禛慢吞吞道，“连文觉，性音在内！”

“——喳！”

“写信给狗儿，把年羹尧盯死！见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去什么地方甚或和谁一处吃酒看戏，三天一封信，用传驿送府，你来拆阅！”

周用诚突然打心底泛上一股寒意，竟自打了个寒颤，忙叩头道：“喳！奴才明白！”

“办好了，你功德无量。”胤禛嘴角微微吊起，闪过一丝阴冷的微笑，“佛天都不亏你的——去吧！”

“喳！”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缧绁逢兄

胤礽谋求带兵不成，算是垂死挣扎。雷霆大怒的康熙皇帝即日下诏，命废太子由咸安宫移居上驷院永行禁锢，接着连连批红，赐耿额、托合齐、凌普、朱天保、陈嘉猷自尽。犹如刚刚复燃的死灰上狠狠浇了一桶冰雪水，自此，太子复位已成绝望。满朝文武被这次事件震得懵懂了一阵子，但很快就灵醒过来，又把目光聚到带兵阿哥上，看谁是大将军代天出征，就不难从中揣到“圣意”。

其实不用揣摩，一切很快就明朗了。过了六月六，十四阿哥胤禵便带了十几个幕僚离开贝勒府住进兵部，谢绝一切宾客往来官员拜谒，专心提调各路兵马，古北口、喜峰口、娘子关、四川绿营、江南大营十万精锐冒着暑热，浩浩荡荡由井陉、函谷、风陵渡、老河口、乌程、归德等地四面八方入陕出关，云集西安咸阳结营待命，一切指令虽说都是廷寄诏书，却都是胤禵一手总揽——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十四阿哥即将登坛

拜帅了。

八月十六李卫接到吏部委札，着他由文职改为武职，加三级赴年羹尧总督行辕办差。李卫此时已是知府，加了三级，自忖必是个参将了，也顾不得高兴，匆匆将差使交卸给同知高其倬，用四人大轿抬了翠儿母子，自己骑马腰刀威威势势赴京，一来要引见谢恩，二来胤禛手谕“福晋思念翠儿”，要他把家眷送雍王府，也便于专心办差。李卫做官正做在兴头上，哪里理会得胤禛的心思？一路行来，沸沸扬扬听说朝旨已下，十四阿哥晋封“大将军王”，近日就要赴抵西安行辕，克日要授大将军印、天子剑，奉节出京，皇帝亲自送行。因赶着要看这热闹，越发晓行夜宿，马不停蹄趱行进京。赶到北京，恰正是九月初八，满城已遍扎彩坊，黄土洒道，家家设了香案壶酒，人人都知道明日要阅兵五凤楼，大将军要出征了。

进北京城，天已傍晚，李卫将从行仆丁们安置到客栈里，自和翠儿母子坐轿迤逦往定安门雍和宫而来，却见门上已经掌灯。李卫想着即刻就要见到四王爷，心里又感念又有点怕，老远便住了轿，叫下翠儿道：“这也算到家了，老爷子是个爱挑礼儿的，咱们走几步过去吧。”翠儿抿嘴一笑，说道：“就你肠子弯弯儿多！”便抱着熟睡的儿子和李卫一道儿过来。刚到门首不及通报，便见里头轿房执事抬着鹅黄顶子轿出来，接着便见胤禛带着高福儿和墨雨，一大群人簇拥着出来。李卫抢前一步磕下头去，说道：“四爷万福万安，想死奴才了！”翠儿忙就跟着跪了。

“哟！是狗儿嘛！”胤禛一边下台阶，见是李卫一家，便止了步笑道：“刚刚进京？怎么就走着来了？你如今做了这么大官，越发小气得连轿钱也舍不得打发了！”翠儿在旁道：“原是坐轿的，到主子门口觉得不恭敬，下来走走。怕怎的？我是放了脚的女人，再说，不强似要饭那时辰？”

胤禛踱过来打量着翠儿，笑道：“有这份心，你主子已经欢喜了。你当初一个黄毛丫头，如今也出落得神采照人了。怎么，听说你不许李卫讨妾？这孩子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李卫万不料这样家口琐事胤禛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顿时羞得满脸通红。翠儿笑道：“主子怎么知道的？他要真讨来，我也给他打出去！主子那年给福晋太太说过那个什么吃醋的，我想我就是个醋葫芦罢咧！”胤禛原本满腹心事的，被她逗得呵呵大笑，跟的众人也无不偷笑。翠儿又道：“这孩子三岁了，想着主子的恩，起名儿就叫李忠四爷！”

“‘李忠四爷’？四个字儿的？”胤禛笑得前仰后合。“这份意思怕不是好的？只是不雅驯。忠也好孝也好，无非是个‘贤’字，就叫李贤吧——这会子顾不上说话了，我还要去户部，京师跟十四爷出征家属的赏银还没拨出来呢！翠儿去福晋那儿陪着太太说说话儿，枫晚亭弄一桌席面，和邬先生、坎儿你们吃着酒等我回来。”说罢笑着登轿而去。李卫忙答应着进来，果见坎儿墨香正在枫晚亭，一边着人请文觉性音，一边叫厨房备酒，大家围桌说笑。

“难为你一回来就逗四爷一乐。”性音叹道，“自打五月，我就没见过他脸上开过晴。从早到晚，咬牙挺劲儿拼命办差，只是做事。其实我看他是有意劳累自己，压一压心里的火。”说着和文觉碰杯一饮。

邬思道酒量不宏，呷着茶只是出神，许久才道：“四爷的心思有什么难猜？十四爷领兵，一切粮秣、饷银、劳军的事都落到他头上，他未免有为他人作嫁的想头。十四爷得胜还朝，名垂竹帛，四爷自己觉得就是累死也没人见，他能不懊恼？”周用诚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三番几次劝四爷，万万不要生惰心，挺劲儿办差？不怕埋没功劳么？”邬思道咬着下嘴唇，冷笑道：“亏人家还日日说你伶俐！万岁爷三次亲征，下诏谕几十道，说的什么你一句也记不得！与准噶尔打仗，打的不是前方，是后方！阿拉布坦有多少兵？只要粮草供上，粮道畅通，他怎么抗得住？传尔丹败就败在这一条上，孤军深入，粮道被切断，六万军士与其说是战死，还不如说是饿死的！”性音伸直了脖子问道：“你是说——”

“要我一字一句解说么？”邬思道将半杯酒一仰而尽，“四爷只要拼命办好差，无论十四爷前方打得顺手不顺手，四爷的心万岁都看清楚了！像万岁这样精明得不能再精明的主儿，别想用几句献媚的话就搪塞住。要取宠，就只能泪和血暗自咽下，以实迹明心，以功业见赏！”文觉不禁合掌称善，说道：“善哉斯言！你何不对四爷明讲了，叫他心里也好过些儿？”邬思道冷冷道：“他做这么大的事，心里苦苦何妨？”

文觉点头叹道：“这话可谓入木三分。据我看，四爷像是已经瞧透了这一层。不然，他不会这么没明没夜地干。四爷心里不舒坦，大约因为十四爷这次也封了王，又多了一个劲敌的缘故。”“是这个话。如今确是鼎足三分的局面，”邬思道道，“八爷的法子是用百官声势压着皇上就范，十四爷和四爷两条心，用的却是同一个法子。但据我看，谁继位，万岁已经有了影子。三方势力，四爷已占上风。”

“何以见得呢？”邬思道自设一问，又道：“上次十七爷来说，李光地在万岁跟前称颂八爷，万岁说，‘你是致休的人了，阿哥们的事不要掺和。放心，朕一定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人做你们日后的主子。’这说的是四爷似属无疑。皇孙里唯独叫弘历世子进畅春园读书，这是其二；万岁风烛残年，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断不至于将继位人远远打发到万里西疆，这是第三条。由这些迹象看，万岁已经在给四爷铺路了。”性音吃酒吃得满面红光，说道：“皇孙进园读书，也许万岁老年人寂寞，叫个有学识的孙子解闷儿，这一条作不得准。”

邬思道点着性音笑道：“这一条不是和尚能知道的。年老寂寞，只能叫活泼有趣的孙子到膝下，要有识见的小大人儿做什么？万岁跟前还少了学问人？别小看了这件事，他亲自栽培一个好圣孙，能保大清三代盛世，你明白么？因为有个好圣孙，儿子当了太子的，史不绝书呢！”

“好好好！这一条和尚真的不省得！”性音大笑道，“罚我一杯！”说罢一举杯“啰”地咽了。邬思道格格一笑说道：“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凭四爷

如今势力，手里拿着传位诏书，未必斗得过八爷！京师驻军，只有武丹和赵逢春的兵靠得住遵遗旨办事。丰台大营三万人马、西山锐健营两万，九门提督隆科多手里两万，差不多七万兵力。就算隆科多持中，五万大军兵临畅春园，一纸遗诏有什么用场？八爷如今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众人立时被他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苍白了脸，李卫皱眉道：“邬先生真能揉搓人。一会儿叫人心里痒得要大笑，一会儿又叫人毛骨悚然！你是个什么意思嘛！”“我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邬思道用筷子翻着菜，“天命有归也要尽人事。开这把锁的钥匙在十三爷手中。明天，四爷要去见十三爷。不要忘了，丰台大营是古北口调来的，正是十三爷带过的兵。十三爷当年办差时使过的小军官，如今都是参将游击，带兵掌实权的管带。不见见十三爷，四爷临时支使不动这些人！”

“我早劝过四爷，想法子见见十三爷。”周用诚沉吟道，“只没想到里头这么大学问。四爷虽管着内务府，但十三爷是圈禁的人，不奉旨偷见叫人知道了不得。后来知道看管十三爷的戴福宗是戴铎的本家，连使银子带人情，好容易疏通了，四爷却只叫张五哥探视了十三爷一次，他自己却不肯去。”邬思道阴郁地笑道，“是我劝四爷不要亲自去。时机不到么！十四爷不走，四爷去见十三爷，担着‘秘密串连结党营私’的罪名；十四爷带兵走，再这样做，顶了天的罪不过是‘私相探视’，以他们素日情分，谁都谅解得的。”说罢略一沉思，莞尔一笑。正说话间，性音道：“有人来了。”众人便不言语。一时，果见一个长随匆匆进来，向邬思道打个千儿问道：“四爷今晚不在这里么？”

邬思道笑道：“你问得奇。你是府里的人，倒问我！”周用诚却认得，说道：“他是北后院的，侍候郑大奶奶——潘二，有什么事？”

“回周大哥话，”潘二忙道，“郑大奶奶殁了！”话音刚落，便听外头文七十四苍老的哭声渐渐近来，周用诚几步到门前，扶着哭得泪人似的七十四进来，一边让他坐了，说道：“你先别伤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慢慢说……”

文七十四低垂着头，苍白的头发丝丝颤动，声音嘶哑哽咽，本来已经弓了的腰深深弯着，抽泣着摇头，断断续续道：“不明白……我……我死也不明白她……怎么走这条短路……”他一头哭一头说，半晌，众人才知道，今天下午郑氏还好好的，因写字的宣纸用完了，叫文七十四去琉璃厂买了一令，说了一会儿话，文七十四就退了出来。方才丫头给她送茶，才见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吊死在房梁上，身子已经硬了。文七十四语无伦次地哭诉完，索性放了声儿：“十三爷临走说‘我只有一件事托你，好生照料郑氏……你先前是可怜人，她如今是可怜人，我明日是可怜人……可怜人要可怜可怜人……’呜……我的十三爷呀……嗬嗬……我日后怎么见你呀……”看着他脸上纵横溢流的老泪，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号啕，人人心里发□，身上起栗。

“老人家，人死不能复生。”邬思道沉思着道，“她都问了你些什么话？”

“她问的不多，只问了外头有什么传言。”文七十四雪涕道，“我说没听说什么，明儿十四爷带兵出京，豆子都征了军用，豆腐脑儿也涨价了。我说还听人传言，太子爷也想掌兵权，叫一个姓贺的给卖了……”

邬思道眼一亮，他已经若明若暗地知道了郑氏的死因。还要再问时，却见胤禛苍白着脸进来，后头跟着高福儿和墨雨。周用诚刚说了句：“四爷，郑氏——”胤禛打断他的话，阴沉地点头道：“我已经听门上人说了——文七十四，她留下的有什么东西没有？”文七十四便回头看潘二。潘二忙道：“奴才惊糊涂了，郑大奶奶留了一张纸在桌上，奴才不识字，也不知写些什么。”说着将一张尺幅大的宣纸递过来。胤禛接过看时，上头是两首诗：

夜梦王师出玉京，将军腰悬三尺冰。

无何漏滴昏灯焰，铁马关前惊回风。

畸零尘间命数薄，回首斯世尽蹉跎。

祸水红颜流何处？汇入渺冥奈河波。

篱下郑氏绝笔寄圆明居士

邬思道架着拐杖在胤禛侧旁看了，踅回去颓然坐了，半晌，说道：“这也算得殉节。其情可原，其志可悯。”

胤禛慢慢将宣纸折起塞进袖里，两眼久久地望着烛光，良久，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难为她有这志气，我竟没瞧出她的烈性！后事要好好发送。高福儿明儿去法华寺请和尚，给她做七日水陆道场。”说罢便往外走，对周用诚一干下人道：“瞧瞧去。”

高福儿扯了李卫跟着众人走在最后，悄悄笑道：“狗儿大人，赏个脸，明日中午到我那里吃两杯，权当接风。你升了这么大官，我也该贺贺的。”李卫笑道：“听说四爷明儿要去看十三爷。我要不陪主子，自然叨扰你。”高福儿眉棱骨一跳，什么也没再说，和李卫紧走几步跟了上去。

胤祥在十三贝勒府已经圈禁足足七年，三十三岁的人，已是华发满头，白了一大半。他不同于太子胤礽，胤礽落草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毓德养性垂拱深宫，除了偶尔随驾，从不轻出禁苑，圈禁不圈禁行

动上分别不大。胤祥自幼就性野，跑马拉弓，斗鸡走狗无所不为，就是没差使，一年也要出京游历几次。因此，七年囹圄，几乎没有憋疯了他。好在除了没有自由，别的境遇尚无大的变化。女眷阿兰乔姐一左一右跬步不离地陪着他，外院还有贾平等十几个男丁侍候。内务府是胤禛管辖，人们也不来作践他，每日只在这个小天地里摆棋谱、练字画、打布库、调鹦鹉，读书腻了就到园子里垂钓、种花、栽盆景，甚或捉田鸡、采菱角、看蚂蚁拖苍蝇、上树掏老鸹，无所不为，只一日一日消磨长昼、打发永夜。渐渐地，绝了释放的念头，也就安下了心，却是落了个失眠不寐的毛病儿。

眼见九月初九已到，胤祥睡到将午才起来，见阿兰和乔姐正在洗脸，便道："这么早就起来了？"阿兰扑哧一笑道："黑天白日都过颠倒了，这辰光起床爷还说'早'？今儿九九，咱们弄桌小菜，到后园子假山石桌上，度消寒岁儿可好？"胤祥笑道："由你，只要日子好打发就成。"乔姐说道："炭要烧完了。十三爷叫贾平找管门的戴头儿说说，弄几篓子来。"

胤祥点点头出至檐下。此时正是午时，天清气爽，云淡风高，撒眼一望书房外园中红瘦绿稀丹枫如火，一队鸿雁在高远天际向南缓缓飞着，胤祥喃喃说道："碧云天、黄叶地——王实甫为此而死，真乃千古绝调……"正自出神，却见看守禁院的内务府笔帖式戴福宗在前，后头跟着胤禛、狗儿、坎儿三人迤逦进来。胤祥不禁一怔，浑身电击般颤了一下，翕动了一下嘴唇，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十三爷，"戴福宗就地打了个千儿，"您吉安！天冷上来了，我回了四爷，说爷这里几处房子失修，四爷进来看看房子。十三爷带四爷各处瞧瞧，有走风漏雨的，尽管说。"胤祥僵硬地点了点头，说道："理会了，我这里炭烧完了，叫他们抬进来些吧。"胤禛一边打量着胤祥，吩咐戴福宗："你去吧，我和十三爷走动走动就来。"戴福宗会意，忙答应着去了。

胤祥也在打量胤禛，见胤禛穿着古铜宁绸风毛夹坎肩，天青夹袍洗得纤尘不染熨得平平展展，宁静的面孔上两个瞳仁越发黑得深不见底，似乎和七年前无甚差别，只看上去更加从容城府更深了些。半晌，胤祥才从懵懂中惊醒过来，结结巴巴说道："四……四哥！真是的……你看我都成什么样儿了……我该先给您请安的……"说着一个千儿打了下去。

"我来瞧瞧你，"胤禛忙双手扶住，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我……见你可真不容易……叫五哥来看你几次，毕竟替不了我……好兄弟，我万万没想到……你会白了头发——五哥说你挺好，原来竟是哄着安慰我的！"说着，止不住泪如泉涌。此刻阿兰和乔姐并贾平都过来了，久不见外人，他们都有点新奇不安，见兄弟二人连寒暄话都说得语无伦次，心下都十分感慨。李卫周用诚见胤祥落到这步田地，想起当年往事，撇嘴儿想哭，又忍住了。

许久，胤祥方唏嘘着道："四哥，屋里坐吧。这里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是个混沌世界，鬼都不肯在这儿生蛋——我知道你进来一趟难，有什么话，尽情聊！这不，我已经成了关门皇帝，东宫西宫还有太监，全都有，有话也走不了风，最安全的！”

“好的，”胤禛含泪微笑点头进屋，说道：“刚刚儿送走十四弟，他封了大将军王，要带兵打阿拉布坦。趁人不留意，偷着来瞧瞧你，你好，我就放了一半心。”

“大将军王？”胤祥一边命乔姐泡茶，请胤禛落座，一边笑道：“真是个好名字，既不是亲王，也不是郡王，含含糊糊一个‘王’。那太子呢？想必是复位了？”

胤禛呆了一下，一长一短将胤礽二次被废后的情形，用矾水写信谋取兵权被贺孟□告发的事情都说了，末了将夜来郑氏写的诗递过去，说道：“这件事我心里有愧。没有照料好郑氏。十三弟你得原谅我。”胤祥接过细看了，呆着只是沉吟。胤禛原以为他必定难过，正想抚慰，不料胤祥突然大笑道：“好好！死得好！她倒得了好处，虽不节而烈，虽不忠而从！脱去臭皮囊，离却了烦恼三累！比起我这不死不活不人不鬼，熬了一日又一日，看了太阳看月亮的，她是个有福的！哈哈哈……”他站起身来，两手神经质地挥着，狂乱地喊着笑着，又“呜”地一声哭了，捶胸顿足道：“我好苦……真的是大棺材里的活死人……有什么意趣？”胤禛被他惊得脸色雪白，跳起身来双手紧紧抓着椅背盯视着疯子似的弟弟，许久才道：“痴兄弟……你、你要唬死你的四哥么？”

发作一阵，胤祥清醒过来，要一杯水喝了，已经平静如常，苦笑道：“我这是怎么了？唉……真是的……东风何恶，总不肯祐护良善！四哥读过柳泉先生《讨风赋》么？‘飞扬成性，忌嫉为心。济恶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类含沙……怒号万窍，响碎玉于王宫；澎湃中宵，弄寒声于秋树；发高阁之清商，破离人之幽梦……’我心中的郁气积得是太多，太多了……”

“十三弟，”胤禛心里有事，又怕耽搁久了，耐着性子听完他的《讨风赋》，款款说道，“你虽拘禁，倒有心情吟风弄月，这份雅量人所难及。有时想想，我日后下场未必比得上你。如今父皇春秋日高，龙体每况愈下，国无储君，人无定心，八阿哥爪牙锋利羽翼丰满，十四弟重权在握心雄万夫。阿哥们面情上是兄弟，说出底蕴来叫人惊破胆寒透心。论起这一条，你倒是在避风港中啊！”胤祥看了胤禛一眼，他已明白了胤禛今日来意，遂笑道：“大清定鼎已七十余年，国基牢固，断然乱不了，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皇阿玛也真算庙谟难测，放鹿中原，任儿子们高才捷足者先得！我……”他忽然有点气馁，旋即又道：“我如今这个境遇，是帮不上四哥什么忙了。不过我在外还有些‘狐朋狗党’要用得着，四哥只管吩咐他们就是。”胤禛盯视胤祥移时，叹道：“如此见识，亏你随口就说了出来，我们在外边费多少精神，至今多少人还在懵懂呢！”说着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

胤祥接过一边展开，说道：“这和下棋一样，旁观者清嘛。”一边说，一边看，却是一张名单，密密麻麻缀着一二百名官员姓名和现任职份，都是从前自己手里使过的旧部，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不言声站起来踱到案前，提起笔来沉吟着在纸上点点画画，添了几个名字，又涂去了几个人递给胤禛，说道：“这上头有些人没用，有些人没骨气，有些人没见我面难以指挥。我点了点儿的，四哥可以见见，勒了杠儿的，得给点好处。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这些年有些人变了也难说，四哥自己还要当心——狗儿，瞧你打扮，是做了官儿了？”

李卫和周用诚听着二人说话，正在发怔，听胤祥问话，李卫忙道：“奴才原在四川当知府，如今转了武职，去陕西年羹尧和岳钟麒军中效力，还没有补实缺。”

“很好，”胤祥目光炯炯望着远处，“陕西三秦之地，为中原门户，年羹尧在那里，太好了！四哥，你何必叫狗儿改武职？打仗他不会，又约束不了军队——依着我，就坡打滚儿叫狗儿补个西征粮道，既不归十四爷管，也不归年羹尧管，专差为这两个大营办粮，叫坎儿随军去年羹尧总督衙门帮办军务兼理文书，也混个功名嘛！在四哥府虽也一样，到底不算正果。”

胤禛陡地一震，七年工夫，胤祥的心机精明到了这地步：由一个李卫管粮，就等于一手卡住了胤禵和年羹尧两军的命脉！心下惊诧，面上却不肯一揽子认承，迟疑良久方笑道：“再商量吧。李卫的事我管着户部，吏部那边一说就成。我身边没个得力的也不成，先委屈一下坎儿，该有的自然少不了他的。”正说着，便见戴福宗进来，胤禛便站起身道：“我不能久留，这就别过了——戴福宗，我看了一下，这里房子都得修一下，十三爷的书房再加一道火墙取暖，用多少银子你找匠人核一下报工部，我跟他们关照一下就成。”说罢，依依不舍拉着胤祥的手，含泪道：“珍重！”胤祥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说道：“四哥，你还进来看我么？”阿兰乔姐见胤祥痛苦得脸形都扭曲了，忍不住别转脸，抽抽咽咽掩面而泣。

“不要哭了，”胤禛眼中闪着泪花道，“又不是生离死别，我还会来的。你们好生侍候着十三爷。”当下又拉着胤祥的手谆谆叮嘱了许多。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儿子们盼着康熙早早儿寿终正寝，但康熙自幼习武练功狩猎出征，打熬得十分好筋骨。健健旺旺活到六十八岁，犹自有兴致举办“千叟宴”，要与天下同乐。这位盖世雄主八岁登极，在“万几宸函”上度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年年元旦元宵端阳中秋四时八节都是老一套：祭坛、祭堂子、祀太庙、祭天地，受百官朝贺、听颂圣赋、做柏梁体诗，没完没了的奉迎聒耳，无休无止的节仪闹心，已是腻味了。即位六十大庆，他突发奇想，何不招些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人进宫说说古经儿，聊聊家常事，

既是“与民同乐”，也换了口味？原想不过请几十个老人随便坐坐，不料礼部却当成了大事，当即具折奏明，历朝天子敬老尊贤、倡明孝化只是徒具虚文，谁也不曾真的和山野逸老共坐一席。这是宣化文明垂范后世的大事，理应隆重办理。请几十个，请谁，不请谁，也难以拟定。所以礼部拟奏，凡六十岁以上老人，在京的由皇帝亲自接见，各地的由各地有司守牧代天子设铺款待。康熙这才知道，这种事非天子能自专，只好依奏，明发诏谕传向各省。

胤禵奉旨将军出关已三年有余，一切遵康熙面授的机宜行事，先在青海汇集了蒙回藏军，盛陈威仪，大阅兵大操演，随即命将军塔宁率兵入藏。阿拉布坦在藏驻脚不稳，惊闻大军云集来攻，连忙带领拉萨的蒙古军队仓皇西逃。胤禵原想派军截住他的归路，切断拉萨通往新疆富八城的粮道，一鼓聚歼灭此朝食。但转念一想，转眼就是康熙的六十年登极大庆，别人都预备着报喜，自己万一闪失，岂不白辛苦一场？接到上书房发来的廷寄，胤禵略一沉吟，便传令叫鄂伦岱进来。鄂伦岱来到大帐时，见胤禵正在一张宣纸上写字，一躬身说道：“十四爷，您叫我？”

“嗯。”胤禵满意地端详着自己写的斗大的“忍”字，漫不经心说道：“老鄂，我打算派你回京一趟。”鄂伦岱请求单独带兵追杀阿拉布坦在凉州残部，没有获准，对胤禵窝着一肚皮的火，听了胤禵的吩咐，黑红的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盯着胤禵没言声。胤禵一笑，问道：“怎么？不愿意？”

鄂伦岱身子微微一躬，大声道：“是！我还是想请王爷将令，我去凉州剿贼。万一圣上有旨叫大军西进，我先给十四爷打一条路出来。”

“唉，老鄂，你对我有误会啊！”胤禵叹息一声，眼中闪着绿幽幽的光，“不要以为是我不叫你立功，阻你的前程。塔宁和八爷是什么交情？用你不用他，仗没打自己军中先乱了！”鄂伦岱想了想，冷笑道：“他得意什么？他那两下子算□毛灰！雅布齐也恨得牙痒痒的，总有一日叫他瞧瞧我的颜色！”胤禵格格一笑，说道：“老鄂毕竟心直！你以为雅布齐和你一回事？告诉你，入藏我原叫你为副的，是雅布齐拦住了。驻节平城，文书都发了，雅布齐说你是一介莽夫，不叫你去，还抬出八哥来压我！他是八哥的奶哥哥，来这里做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只念着八哥情分，不能撕破脸皮，装迷糊儿罢了！”

鄂伦岱不禁怔住了，他虽粗，却不笨，已是猜透了胤禵的话意。半晌，才道：“十四爷，这些话我不明白，也不信。”胤禵似乎不胜感慨，说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八哥待我原没说的，我也想在这里替他效死力，想不到竟是我瞎了眼。他不但派你监视我，叫塔宁分我的功，叫雅布齐掣肘我，背后还叫雅布齐盯着你，怕你真的倒到我怀里——这样的心术叫人怎么不寒心？你不是说不信么？——看看这个！”说罢一哂，将一份札子“啪”地甩过来。鄂伦岱疑惑地展开看时，上头写道：

雅：前札收悉，鄂伦岱受年羹尧三万金之事已查实。此人吾素知之，轻狂自大胸无定见，当时时密侦勘查报我。汝可请十四爷调彼入塔部麾下，以便随时处置，密勿不云。

下面却无落款，但鄂伦岱和胤禩实在太熟了，一眼就看出是胤禩的亲笔手迹，当下便脸涨得通红，咬着牙问道："十四爷，这玩艺哪里来的？"

"前日廷寄时，西安府的师爷扮成兵士送来。恰好雅布齐去催粮，我的一个幕僚和这师爷认得，就破了。"胤禵微微一笑，"这个师爷已经扣住，你想见见也不难。待会儿我的亲兵带你去。"

鄂伦岱顿时气得浑身直抖，破口骂道："奶奶个熊！老子在这卖命，杀得血葫芦似的，后头还有自己人使绊子！老子宰了他！"

"你不能这样，这是人证。"胤禵冷笑道，"将来我和八哥撕掳这件事。现在我派你回京给父皇请安，先免了挨塔宁一刀再说。"鄂伦岱呼呼喘着粗气，半晌才压下来，说："我就不谢十四爷了。回京还要办什么事，爷只管吩咐。"

胤禵慢慢踱着，雪亮的马刺和佩剑碰得叮当作响，望着中军帐外一片荒寒的旷野和阵阵狂舞的黄沙，许久才道："北京是什么局面，我真想知道。八哥来信，一封封都说万岁身子骨儿康泰健壮，我的门人又来信说万岁见人手颤头摇，行动要人扶。你请安时，代我看看阿玛龙体，究竟如何。"

"喳！"

"还要看看四爷，"胤禵沉吟着，字斟句酌地说道，"如今在北京，能稍稍与八哥抗衡的，就是四哥了。所以四哥有难处，你要尽力帮，不必忙着回来，万一有事，能顶个旗鼓相当，你就是元勋！"鄂伦岱狞笑一声，说道："奴才理会，一定照十四爷的主意。这里十四爷你得防紧雅布齐，他养着几十个力士呢！"胤禵恶狠狠笑道："别说几十个，就是几百，我诛他们如同杀鸡！你只管放心去。"正说着，远处一个胖墩墩面团似的中年人迤逦过来，胤禵小声道："你去吧，雅布齐来了。"

雅布齐一脚跨进，恰鄂伦岱辞出来，便笑道："老鄂，几日不见，气色越发好了。这是哪去呀？"

"好个狗屁！"鄂伦岱呸地朝地啐了一口，往外走着说道："往哪去用不着回你！我是你的奴才么？"

鄂伦岱出了帐，装作倒靴子里的沙侧耳听时，里头雅布齐请了安，问道："十四爷，西安府胡明癸师爷犯了什么事，叫十四爷给扣起来了？"接着便听胤禵道："胡明癸？没听说这个人啊！我也没扣什么人啊！你说这人，他是做什么的？"鄂伦岱听得一笑，蹬上靴子大踏步去了。

鄂伦岱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已是阳春三月。从沙尘蔽日蛮荒寒苦的西域回到京师富贵温柔之乡，烟花明媚世界，看到鸭头碧水、杨柳拂风，听到故土乡音，酒卖弦管，鄂伦岱真有两世为人的感觉。因奉有王命，不便先回家，胡乱在驿馆歇息一宿，第二日到礼部兵部验了关防，觐见了康熙出来，便打马至朝阳门外廉亲王府来见胤禩。

"见着万岁了？"胤禩见到鄂伦岱，似乎并不意外，听鄂伦岱说完西边战况，默谋着，说道："着实难为你了。万岁都有些什么旨意？"鄂伦岱喝着胤禩赏的参汤，说道："主子说刚接到十四阿哥的奏折，前头军事顺手，他心里很欢喜，原想写一首诗赐他，作怪的连一点诗思也没。可见人老了，什么事只能心里想想，要做就难了。我当时回话：主子这是累的，好生作养，活一百岁是稳稳当当的。您长寿，就是我们做奴才的福分。"胤禩笑道："果然长进了，这个马屁拍得响！你说主子活一万岁，恐怕又要训斥你了！万岁还说了些什么？"

鄂伦岱盯了一眼养得红光满面的胤禩，不知怎的，再也寻不出以往那个温馨爽明的"仁君"形象，竟无端生出一种厌恶之情，很想就这么照脸掴将去，打他一个满脸花——嘴上却笑道："主上说：'我已经很知足了。打秦始皇算起，活过七十的皇帝只有三个，我原想做二十年太平天子，做了三十年想四十年，想着断没有五十年天子的道理，谁知老天偏偏厚爱，不肯收我，足足做了六十年！——你既回来了，前方又没有大事，多住些日子吧。'又夸十四爷有出息，出去历练一番，折子上空话也少见了。"

"老人家活得是太累了。"胤禩叹道，"就是我这不在台面上的，站在旁边看着也替他累！既要作养身子，又要揽权不放，要下头办实事，又存着猜疑，还要步步提防着儿子，还要听那些说不完的粉饰太平逢迎话。我虽有孝心，也真是侍候不来。老十四在外打仗，四爷就催各省乐输军粮，四爷门人田文镜就逼得人投河跳井地'乐输'！这样的混账王八，要是我，早就开销了他！偏四哥就爱这样的，什么法子呢？"

鄂伦岱听他长篇大论清谈，心里不大耐烦，起身笑道："说到四爷，我还带着十四爷给他的信，还有德主儿的请安信，得过去打个花胡哨儿。粮食的事八爷不要拦着四爷，那个地方寸草不生，少了粮断断不成！"

"等开过千叟宴你就回去吧。"胤禩也站起身道，"京师虽繁华，如今却是是非之地。万岁都老得糊涂了，前日内廷送出信儿，说王掞上了一封密折，居然保奏四哥当太子，听说是留中不发。高福儿说四哥偷偷看望十三爷。这么没规矩，万岁也没事人一大堆，撂开了手。换了别人，那还

了得？你去吧，后天开千叟宴，我病着，不能去。你代我给万岁送些礼，就便儿观光就是。”

鄂伦岱前脚出去，胤禟后脚匆匆进来。胤禩笑道：“老鄂刚出去，你没见他么？”因见胤禟气色有异，又问：“出了什么事？”“别提鄂伦岱这个王八蛋了！”胤禟冷笑一声，把一个通封书简递给胤禩，“这小子变心了！”胤禩诧异地抽出信看时，却是雅布齐递来的急件，备细说了胡明癸被扣和胤禩密件泄露的事。胤禩看着，脸色愈加苍白，呆呆地把信放在桌上，只是沉思。

“怎么办？”胤禟问道，“别叫鄂伦岱这个二百五告了万岁吧？”

“我根本没有给胡明癸写过什么加害鄂伦岱的信。”胤禩脸色阴沉得可怕，“老十四自己就是个造假信的积年能手！”

胤禟气得两手冰凉，想骂，又是一个父亲，半晌才咬着牙道：“乌雅氏这个老母狗，养出的儿子没一个好种！既如此，我去跟鄂伦岱当面挑明了！”胤禩摆手制止了他，慢吞吞说道：“一个鄂伦岱，随我还是随老十四，算得了屁事？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跟胤禵撕脸闹翻了。他既敢这么做，当然也预备着这一手。前日贺孟□来，说万岁新年过后身体大异于往日。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他望七十的人了，什么时候出事谁也料不定。这个当口，棋步儿一步也错不得！”

一席话说得胤禟低头吃茶心下暗服，半晌才道：“既如此，就早点打发这杂种回老十四那，免得在京生事。”

“叫他回去？”胤禩望着外头池塘对面喷霞蒸雾似的一片桃林，冷冷说道，“那不是给十四弟添个帮手？十四弟从军中送给万岁六十年庆典礼也在我这里，明儿一并叫他送进去。朱子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胤禵办得出的，大约也难不住我胤禩。”

三月十八是“千叟宴”正日子。康熙起了个大早，由张廷玉马齐导引，千车万骑出了畅春园，径入紫禁城。在西华门换乘舆时，远远见王掞已候在那里，便叫过来问道：“别人都在太和殿前等，你怎么在这里？”

“回万岁的话，”王掞攀着轿杠躬身说道，“臣的本章递上去将近一月，不知可经御览？”

“就是你说的那件‘天下第一事’？朕留中了。”康熙似笑不笑地环顾四周，“其实你应该明白朕的深意了——朕赐你的药用了么？”

王掞不禁一怔，他因患红痢，半月前康熙确曾赐过药，当时并不留心。如今连着康熙的话仔细回想，才忆起药名儿叫“续断”！顿时恍然大悟，眼睛一亮，正要回话，康熙一摆手笑道：“这味药是治红痢的神方，回去细看本草你就明白了，此药要火候，火候不到效用不显，急不得。你且安心吧！”说罢命轿而入。

耆老们共来了九百九十七名，早已等候在太和殿前的月台上。七十岁以上的设在体仁阁和保和殿，其余的都在芦棚下就餐——全都由胤禛带着内务府的人安置筹办。是时日上三竿，老人们虽说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却都很兴奋，三五成群地在大月台芦棚旁边指点宫阙。一些做过官的缙绅，多年不见，白头相聚，叙同年、忆故旧，说得入港。还有一等士绅，头一回进这金翠交辉的帝宫邀恩，四处张望着，要把景物人事都记牢，回去打点写好自己的行述和墓志铭。正乱着，李德全邢年一干执事太监从三大殿北拍着手过来，接着龙旗宝幡，文武百僚簇拥着一乘明黄软轿迤逦过来。待李德全甩过静鞭，西向而坐的畅音阁供奉鼓瑟吹竽、编钟大吕、金磬玉鼓齐鸣，六十四名满装宫女作八佾之舞，踏着节拍，挥着流苏扇载舞载歌：

辟雍建，规矩圆方，复古自吾皇。于论钟鼓铿锵，春水环桥滚浩荡，隆礼乐，焕文章……圣人出，天下文明，玉振叶金声。日月江河照法象，自古经行。觉群黎，敷五教，彝伦叙，万邦宁……

歌舞声中康熙缓缓下轿，在太和殿檐下南面而立静静听完，近千名老人俯伏在地，由马齐张廷玉带着一齐叩头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康熙扫视一眼众人，也许因兴奋过度，他的脸色中带着绯红，显得很有神采，半晌才笑道："请起吧！这么多老年人在一处，朕心里很欢喜，虽说国家有制度，你们该行这个礼。就老年人本心，朕还是觉得随意儿好些。朕已用过早膳，俗语儿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就请众位老先生入席，开宴吧！"

刹那间热闹起来，胤禛满头热汗，指挥着几百名太监，有的按名单招呼引导客人，有的安席，有的照应随驾官员和与席的皇阿哥，足用了小半个时辰才一切停当，因各地官员送的贺礼都摆在中和殿，又忙着过来照应。正忙得不可开交，却见张五哥过来，便问："有什么事么？"

"四爷，这里的事奴才照应。"张五哥说道，"万岁今儿瞧着有些不对，走路两条腿都发颤，涎水流出来也不知道……三爷在席上说起八爷请病假了，万岁已经瞧着不高兴，十爷接着又说起穆子煦魏东亭病死的事——这都是什么事嘛！我看不过眼又不能说话，您过去一趟吧！"胤禛未及答话，鄂伦岱已带着廉亲王府几十个太监捧着贺礼过来，邢年又带一个太监捧了一个大盘子过来。邢年捧的是一个冷盘，二龙戏珠——两条活灵活现的龙张牙舞爪夺那颗紫红鹅蛋——站定了说道："四爷，万岁说你累了，不必过去站规矩，这个是赏你的。"

胤禛忙道："阿玛这么体恤我，你回去代我谢恩。我这里未必有工夫吃

呢！”见邢年去了，方松了一口气，叫过鄂伦岱笑道：“好人，你算有福。万岁赏的这菜，这桌子下还有一瓶酒，就陪四爷一块吃，如何？”鄂伦岱笑得咧着嘴道：“您谢万岁，咱就谢四爷了！”胤禛却怕他酒吃多了，接着昨日的话题发酒疯，忙笑道：“我不能多饮，你今儿也不要喝多了，反正你一时也不打算走，明儿我再送你两坛二十年陈酿。”鄂伦岱知道这主儿心细如发，遂笑道：“理会得。十四爷将令军中不得饮酒，其实我如今也比不得当年了。”

两个人边吃酒，边捡些没要紧的话说着，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听到前面太和殿丹陛之乐大作，胤禛掏出怀表看了看，诧异道：“定的午初歇筵嘛！还有三刻工夫，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了？”正说着，便见马齐三步并两步忙忙过来，胤禛便立起身来。

“主子下来了。”马齐脸色似乎有些苍白，也不请安，进门就说，“主子脸色有些不对，几个太医都说怕要犯病。我和廷玉商量了一下，在时辰上头做了点手脚，请主子赶紧过来歇息，四爷小心侍候着，请万岁先在这里稍息片刻，再请驾回养心殿。”胤禛便忙命撤席，叫人抬一张紫檀春凳，将就着把须弥座上的扶枕坐褥铺好，便听外头雷鸣似的山呼声，康熙左扶张廷玉、右扶刘铁成已是款款徐步而来。鄂伦岱仔细打量康熙，兀自微笑着，只神情略略呆滞些，脸上一青一黄，气色不正，脚下似乎有点伶仃飘忽，也不见有什么异样。见康熙近前，鄂伦岱忙跪下俯伏请安。康熙只说了句：“给你家将军王送礼来了？起来吧。”便移步进了中和殿。

胤禛忙迎上去，赔笑道：“阿玛，前头坐了半日，劳神费力的。您老有春秋的人了，还该留心荣养的。依着儿臣，先在这儿略躺一躺，再启驾回养心殿的好。”康熙点点头，却不肯落座，环顾四周。但见中和殿珠光宝气琳琅满目，殿四周长案上摆着贺礼，什么琼、瑶、琪、琳、璞、璆、瑜、琨、琱、玑、圭、璧、琥、玫、瑰、琅、球、琬、璋、琮……还有什么端砚、商鼎、宣德炉、围棋、古琴、湖笔、徽墨……应有尽有。有的投康熙所好，献的珍版古书、宋纸、宋墨、薛涛笺、董香光字画，都贴着黄笺，堆得到处都是。康熙看了一会，至南窗前，指着一个匣子道：“这里边是什么？”

“哦，这是十四阿哥的。鄂伦岱刚送进来，还没来得及标黄。”胤禛忙道，“里头是什么，儿臣也不知道。”鄂伦岱忙躬身答道：“是十四爷西域得的陨石，上头还天然生成‘百年长运’四个颜书大字——这是十四爷告诉奴才的，奴才也没福见一见。”

“唔！陨石上还有字！”康熙点头笑道，“打开来，朕瞧瞧！”邢年忙答应一声，轻轻撕开钤着大将军王印玺的封签，打开来，未及说话便吓了一个退步，那匣子“啪”地落在地下！

众人都是一个惊怔，马齐断喝一声：“邢年！你这狗才作死么？”话犹未终，连他自己也唬得身子一仄——匣子里哪有什么“百年长运”的陨石？

原来是一只死鹰，钩爪铁喙软软地耷拉着，眼睛垂闭着，羽毛散乱地趴在地下一动不动！

“唔？”康熙却没有看清，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一瞧，弓着身子竟再也直不起身来。他呆呆地弯着腰，一句话也不说，半晌，身子一歪，便背过气去。几个太监原吓愣了，个个面如土色瞪着眼看，此时惊醒过来，“唿”地围上去，七手八脚把康熙架到春凳上将息。马齐眼中出火，逼视鄂伦岱良久，大喝一声：“拿下！”

中和殿顿时大乱，有的扶持康熙大声呼唤，有的寻汤觅水，有的手忙脚乱四处窜，连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刘铁成则叫人寻来绳子，把傻瓜一样呆看的鄂伦岱捆得米粽也似。鄂伦岱此时才苏醒过来，口里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我冤枉……我冤枉……”倒是张廷玉掌得住，叫过胤禛道：“四爷，万岁这是急疼迷心，一时痰涌，不妨事的。记得您随身带的有一小瓶苏合香酒，备着皇上用，赶紧取出来给万岁用！”又大声喝住众人：“不许乱！谁乱，我按弑君罪治他！——邢年，你悄悄传太医院医生来，不要声张。老人们一大半没出宫，传到外人耳朵里不是小事！”

一语提醒了胤禛，哆嗦着手撕开扣子，从怀里取出一个琉璃瓶，自己先喝了一口递给张廷玉。这个瓶子是邬思道叫他装的，里头照方配制的苏合香酒，是康熙常用的药，张廷玉见过几次，还暗笑他痴，不想就派上了用场。

“噢……”

半晌，康熙吐了一口痰，粗重悠长地喘息一声，醒了过来。他脸色蜡黄，睁开眼看了看，又无力地闭上，喃喃说道：“衡臣……你好糊涂……这不干鄂伦岱的事……这种事，他做不出……是人……就做不出来……放，放了他……朕乏极了，别说生气，连说话的气力也是没有的……”鄂伦岱膝行一步，含泪说道：“皇上圣明。您还是先扣着奴才，等事情明白了再放！这是一只刚死不久的鹰，十四爷要弄这个，一路上早烂了……连十四爷奴才都敢保的……”

“放了他吧。”康熙泪水夺眶而出，“无罪的，有罪的，天瞧着，朕也瞧着……不要说话，朕要静，要静……”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康熙在“千叟宴”上骤然犯病的消息封锁了六天。纸里终究包不住火，第七天头终于由上书房和太医院联名发出勘合，布告中外“圣躬违和”。于是十八行省督抚藩臬各衙门长吏的请安折子雪片似地递向北京。尽管折子里用尽了好词儿，都说自己要“克终厥职以慰圣廑”，相信皇帝“但颐养节劳，必能早占勿药”，但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康熙皇帝已是“痊好

无望”，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将皇储指明，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儿，抓耳挠腮地没个理会处。想独身进京，又怕丢了兵权，留在军中，又怕胤禛在京做手脚，人死了来个秘不发丧。因此，从肃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每隔四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报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北京万一有事，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胤禛不出四天就能了如指掌。

过了五月，朝廷又出邸报，说“御体稍安”。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纷传谣言”，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既然叫见面，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便接到廷寄：“王掞党附胤礽，至死不悟，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职衔，发往乌喇打牲军前效力，念其年迈，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这道圣旨犹可，接踵而来的便震动朝野：“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聚众两千、竖旗放炮一案，朕原有旨意，此等人原非贼盗，因岁歉乏食，不得已行之耳，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上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谬，擅自批文进剿，不但首贼陈五显逸逃，斩杀八十余名裹挟之民。着革去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职衔，交部议处！”人们吃惊之余，又接上谕：“上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并无善政建议。去岁朕下诏求言，伊仅奏将节妇守节岁龄由五十改为四十五，敷衍搪塞，事主不诚。本应严议，念其除此之外尚无大过，着降两级处分，暂留上书房行走。”人们没有惊醒过来，诏旨又下：“方苞系布衣儒生，一介微寒，简拔朕侧，受恩深重，本应精白乃心，专诚效命于君。乃方苞希求恩荣，不安于位，交结外官，通连阿哥，品行甚属不端。念伊年老，免于处分，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约束！”

接二连三的诏谕，黜降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事先既无朕兆，事后也无意见征询，连都察院的都御史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平日，遇到这类事，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弹劾奏章一拥而上。但这次却出奇的平静，除了奉旨行事，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其实，倒也不是人们忘了颂圣——凭空的一个一个疾雷在人们头顶击下，全都打蒙了，谁都怕拍马拍到蹄子上，弄得自己四脚朝天。

过了七月节，北京城凉风乍起，秋树叶老色浓。早已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兼管刑户二部的职分。强压着心头慌乱，胤禛从容进园请安，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未启封的福州老烧缸，还有十几篓子福橘码在堂前老楸树下。一眼瞥见戴铎在万福堂和文觉对局，性音和邬思道在旁观战，便踱了进去。见他进来，除了邬思道，几个人忙都起身相迎。戴铎忙抢上一步跪了叩头道：“奴才戴铎叩见主子！”

“唔。”胤禛瞟一眼外头的礼物，一摆手坐了，接过长随递过的茶呷了一口，淡淡问道：“回来了？几时到的？”戴铎外任几年，吃得又黑又胖，脸上放光，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透着一身精悍气。因见胤禛一脸不快，小心答道：“奴才昨儿回来的，遵主子信里的吩咐，没敢先回府拜见，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只问了几句话就下来。今儿一早进

来，爷已经出去……”说着，呈上礼单。胤禛接过略看一眼便撂在一边，略一顿，发作道：“天下至无情无义的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个东西搪塞我！每次来信不是哭穷就是叫苦，好没意思！你真是穷到这地步了？酒，我素来不吃，没有长熟的橘子，捂熟了怎么用？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

戴铎一声儿不敢言语，只低头听他训斥。邬思道笑道：“四爷，你这是怎么了？好好的就发脾气，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使不顺心？”胤禛长出一口气，颓然说道：“差使……撤了。正好，无事一身轻！难道我不会享福？你们看看这份邸报，昨儿是尤明堂，今儿是施世纶、赵申乔，全都革职拿问！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外头风言说万岁疯迷了，我日日见他，倒不像，只这样料理朝政，还了得？”他发泄了一阵，心绪略好一点，看着戴铎道：“你主子心绪坏透了，数落你几句，你别怪。”戴铎忙赔笑道：“奴才怎敢！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再说，主子不发作奴才又发作谁呢？”

“四爷，您就为这个不欢喜？”邬思道看了看邸报，轻轻放下，笑道，“恕我直言，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心术！”

“唔？”

邬思道格格浅笑道：“万岁这是在预备后事！龙体欠安，他已经自知不起。阿哥们逐鹿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儿！八爷防着你，更防着十四爷，十四爷拥兵自重，单等万岁晏驾，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你看一看就知道，凡黜落的都是能员干吏。这些人陷入党争，于将来朝局不利。辅错了人，新主登极难免大开杀戒，辅对了人，又容易恃功骄主，难以驾驭！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新主登极，一纸赦书，立地就成了新皇帝得用臣子！万岁这一计虽苦，也算菩萨心肠啊！”

几句话说得胤禛心头一亮。王掞明明是保的自己，黜降旨意里却说他“党附胤礽”，他一直苦思不得其解，如今也若明若暗有了答案。苦思良久，胤禛叹道：“虽说好，毕竟酷了点，我讲究以诚待人，什么事都逃不过个‘理’字，昨儿鄂伦岱见我，他虽赦了，仍旧不服，六十年大庆，不知是八爷还是十四爷，弄一只死鹰献了，居然没有处分！要放我身上，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呢！”

“万岁不查八爷十四爷，有他的道理。这一条已足证，万岁龙心默定，四爷大位已定！”邬思道架起拐杖，在众目睽睽注视下缓缓踱着，“如果默定八爷或十四爷，如此之事，岂有不查之理？”胤禛一边听一边出神，半晌才道：“就算如此，像这样欺君罔上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邬思道嘿然良久，说道：“四爷只要平心一想，自然就明白了，不能查。这是弑君犯上，是造逆，我敢断定是八爷所为。十四爷率十万精锐在外，如果撤查他，正好给他清君侧的口实，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立时就是天下大乱；如果查办八爷，礼物又是十四爷的，他叫起撞天屈，九爷十爷推波助澜，立地萧墙祸起，恐怕万岁想善终都难！如今大

局稳，对四爷有利，大局乱，于八爷有利。十四爷更盼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他好坐收渔翁之利。万岁的病如果能好，自然是好。眼见无常迫命灯干油尽，怎么禁得起这一风波？所以这一次八爷虽是走险棋，却是瞧准了才走的，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

听着邬思道侃侃而言，句句鞭辟入里，胤禛陡然生出一种莫名的忌妒和恐惧：此人精明到这份儿上，将来怎么驾驭？他闪了邬思道一眼，柔和地一叹道：“胜读十年书啊！他既要乱，我当然要‘稳’。”

“朝局不要四爷操心，”邬思道也瞟了胤禛一眼，“万岁身边文有张廷玉，武有武丹，是够使的了。十七爷和西山绿营管带有舅甥亲谊，由十七爷去稳西山，丰台大营的军官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但主官成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最可虑的是九门提督隆科多。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叫他一声舅舅，但他是佟家的人，满门和八爷交情极深。十三爷不出牢狱，就算传位给你，你也坐不住，十三爷但出牢狱，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四爷你只要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局面翻转也未可知！所以，目下情势未可乐观！”胤禛咬着牙想了想，说道：“我这就去请旨，赦出十三弟来！”邬思道笑道：“十三爷这回子出来，只会弄乱了局，万岁也未必就准你的奏。说句难听话，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到时候就是矫诏赦他，也不是难事！”

至此，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戴铎便问：“四爷，这次回来见那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高福儿也没见，四爷差他出去了么？”

“不错。”胤禛阴狠地一笑，看了看周用诚，说道：“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没天理的混账王八，我是何等样人，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他就敢卖主！”说着话，心里却惦着隆科多，便起身出去，命道：“备轿，我去步军统领衙门！”

隆科多却不在衙门。今儿刚刚点过卯，上书房便传过话来，“张中堂在畅春园澹宁居，请大人过去。”因命轿赶往园中。作为九门提督，在北京算不上很大的官，和顺天府一样，上头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比之御林军善捕营还差着一档。但步军统领衙门辖着京师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和西直门的关防，俗称“九门提督”，统兵近二万，除了丰台大营，是京师军权最重的。因平素和上书房来往极少，也没有直接回话的例，隆科多很迟疑了一阵，犹豫着是否先去一趟廉亲王府再进园子。轿子向东走了一箭之地，隆科多又改了主意，又折向西，在园门口递牌子进澹宁居。张廷玉见他进来，起身笑道：“竹筠，真难为你。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呀！”

“张中堂，”隆科多一边下拜行礼，诧异地说道，“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张廷玉微笑道：“你要先见八爷，这会子递牌子也进不来，明日诏下，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隆科多这才知道，这个“扳不倒”宰相时时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脑门上顿时冒出细汗，口中却道：“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明白。”

张廷玉起身道：“少时你就明白了，跟我来吧。”隆科多呆呆地点点头，跟着张廷玉出来，早有邢年带着两个太监接引，踅过澹宁居向北，但见澹宁居月洞门北一带并无宫殿房舍，一色的常青藤、菖树、葡萄和蔷薇刺梅，蔓牵虬结搭成花洞，两边花篱外都是丛丛灌木，阴森森碧幽幽遮天蔽日，四周静得鸦雀无声，只草间偶有秋虫唧唧，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隆科多一路寻思着张廷玉方才的话，忍不住问道：“中堂，您到底要带我哪里去？”张廷玉没有答话，带着又走了一箭之地，却见前头豁然明朗，闪进一带土墙，上头爬满了牵牛花、爬山虎和何首乌，阔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茅结顶的草房，木窗竹篱毫无富贵气象，宽敞的大车门斗上悬一块泥金匾额，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却是御笔。隆科多正惊疑间，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头出来，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外头套着黄马褂，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枝翠金交辉的孔雀花翎，见了张廷玉，便笑道：“请吧！”因见隆科多要行参礼，又道：“主子在里头静摄，你不要大呼小叫地行礼了！”

“万岁爷——住在这里？”

“对了。”张廷玉一笑道，“这是园中之园、宫中之宫，连马齐都没福来这里呢！今儿万岁精神稍好，单独召见你，你好造化！”

隆科多傻子似的跟着张廷玉进来，更是吃了一惊，站在门口迎候的竟是早已颁旨申斥、赐金还乡“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布衣宰相方苞！隆科多张大了嘴，刚说了句“您不是——”方苞摇手制止了他。隆科多只好进来，果见康熙穿一件驼色实地纱袍，头上勒一条明黄缎带和衣卧在竹榻上闭目养神，满屋图书插架，地下盘龙熏炉御香袅袅，寂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隆科多衣裳窸窸跪了下去，以头碰地轻轻叩了三下，却不敢言声，悄悄打量康熙，越发瘦得可怜，满脸刀刻的皱纹一动不动，仿佛向隆科多诉说这位皇帝一生的忧患和功业。

“万岁，”方苞轻声叫道，见康熙毫无反应，又近前一步，小心翼翼道：“万岁，步军统领隆科多奉旨见驾，已经给您请过安了。”

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睁开昏□的眼直直地盯着隆科多，半晌，吃力地说道：“起来，赐座，赏茶。”隆科多慢慢起身，斜签着屁股坐了，温声说道：“半年没见主子了，龙颜憔悴至此，真出奴才意外！”说着，竟动了情，眼圈一红，离了奏对套语，哽着嗓子道：“这是怎么说的？叫人心里发酸。奴才自幼跟着皇上，几曾见过主子这样来着？”他动了真情，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张廷玉在旁皱眉道：“隆科多，你这都是些什么话？”

“衡臣，这是他的真情。到此田地，朕愿意听听。”康熙柔声叹息道，“太医和你们日日都说朕的病不相干，朕自己心里有数：没有多少日子了。唉……玄烨，你也有今日么？”几句话说得方苞和张廷玉也落下泪来。唏嘘良久，康熙又道：“生死常理，明达之人不讳。但今日不是难过的时

候，朕想趁着心里清明，把大事定下来——隆科多，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么？”隆科多忙欠身答道：“奴才不知。”康熙看了看张廷玉，说道：“你给他宣诏。”

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南面而立，待隆科多跪好，说道：“隆科多跪听。这是圣上的遗诏！”

“喳！”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张廷玉不紧不慢地读道，“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倚前上书房大臣佟国维之势简在台阁，乃敢交通八阿哥胤禩图为不规，谋求非分恩荣，着即赐死，钦此！”

隆科多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封诏旨，惊得身上一颤，冷汗蓦地浸出额角，怔着看了看漠然望着天棚的康熙，嘴唇剧烈地抖了一下，轻叹一声，叩头道：“奴才……领旨，谢恩……”方苞在旁问道：“你有什么可辩之处么？”隆科多连连叩头道：“奴才在佟族中压抑多年，并不得意。与八阿哥过从稍密是有的，并无图谋不轨情事，求万岁圣鉴。”康熙略一点头，说道：“还有一份诏书，读。”

“方才遗诏由我处置。你如奉诏尽职，这份遗诏由武丹、张五哥、刘铁成和德楞泰我们五人合议焚毁。”张廷玉又展一份诏书，说道：“这一份遗诏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隆科多随朕几三十年，奉职唯谨，可托大事，着即进封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上书房大臣，赐爵一等公。钦此！”

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隆科多惊呆了，吓蒙了，直挺挺跪着，竟忘了谢恩！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康熙侧转身，温和地看着隆科多，语气多少带着辛酸，“朕英雄一世，不想败在儿子手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由你自己选。这样的诏书，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确保朕的遗愿不至落空。机械变诈，仁人不为，朕为德不卒，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隆科多，你当谅朕的苦心！”

“奴才明白……”隆科多深深叩下头去，其实他心里打翻了五味瓶糨糊盆，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不明白。

“你不明白……”康熙仿佛不胜感慨，招手道，“你跪得近一点，朕告诉你。方苞，把木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

方苞答应着，抖着手开了柜子，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交给康熙。康熙一手拿着葫芦，一手抚着隆科多的背，说道：“你在佟家受压，朕了如指掌，其实你不知道，真正压你的是朕。朕要提拔你，佟国维能拦得住？”

“万岁！”

“听朕说，”康熙轻咳一声又道，“佟家世受国恩，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做一代名相，料不到他陷到阿哥党争里不能自拔，朕所以恨他又不杀他，也正为如此。你虽对佟国维有隙，其实心里也怨朕，以为朕忘了你，是么？”

“奴才不敢！”

康熙叹道：“不敢言是真的，不敢想就未必。小多子呀！你看看这个葫芦。这是当年科布多之役，我们主奴二人突围出来，在戈壁瀚海跋涉时留下来的。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三天，你喝的马尿，朕喝水；只一个高粱面窝头，朕掰给你一块，你没舍得吃，吃的是草根，到朕饿极了你又给了朕……”隆科多泪如泉涌，哽了一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康熙喟然道：“昔日重耳出亡，路上乏粮，他的臣子介子推割股啖君，重耳复位为君，却忘掉了他。你有介子推的风节，朕却不学晋文公！这葫芦打过仗朕就收了起来，漆了黄漆、镀了真金，置之案头时常把玩，却一直没有提你的官，升你的职。不是你差使办得不好，是朕有意压着。一来你能历练些事，二来朕也能看看你的品行器量。昔日从征的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朕要把你留给儿孙用，官升得太大，不成啊！”他说着，已是老泪纵横，隆科多已是哭倒在地下，张廷玉和方苞也自黯然神伤。

“朕今日说透这个，其实就是托孤。”康熙哽咽道，“晋你的职，封你顾命大臣，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你思量前后，朕不重你爱你，能这样做？朕……难道连个宣布遗诏的人也寻不来？”

说至此，隆科多已是伏地大恸，浑身抽搐着，颤抖着，一句话也回不出来。康熙拭泪道：“方才说的，是朕成全你。你也要成全朕，你好生做个忠良贤能的名臣，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说罢，他觉得有点气短，略一喘息，弛然说道：“朕太劳神了，你们商议吧，朕在这里听着。”隆科多零涕说道：“主子高厚之恩，就是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自今而始，就算奴才死期已至，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他哭得脸色黄中透白，咽着气起身道：“衡臣大人，灵皋先生，请安排吧。”

张廷玉请隆科多坐了。方苞早抱着半尺厚一沓文卷过来，说道：“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我已经润色誊清，题名‘圣武纪’。今日交给衡臣，将来由衡臣宣示。”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怔，忙道：“遗诏共是两份，一份就是‘圣武纪’，略陈皇上一生功业，还有垂示子孙的圣训；一份是传位遗诏，由你宣读，和张五哥德楞泰会同开阅……”

三个人喁喁而谈，康熙起先还闭目静听。渐渐地，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他沉沉睡着了……

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已过酉正时牌。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但他却半点不饿。这骤然加在身上的使命，火一样焚烧着他，满腹的激动、兴奋、喜悦、企望，还带着一丝怅惘和哀伤，全然无法解释，无法

平静。趿着鞋在签押房里踱了几步，叫过书房军务笔帖式来说道：“我写两份手谕，你这就发出去。”说罢走至案前提笔疾书：

着中军护营接管原卫戍朝阳门、齐化门、东直门十棚正蓝旗驻守军士。此令！

想了想又写了一张：

调宣武门内绿营移防北安定门。此令！

“明白。”那笔帖式接了手谕，说道：“卑职这就去办——请军门示下，朝阳门原驻军移防何处？”

“你告诉他们马管带，”隆科多冷冰冰说道，“不要惊动城里百姓。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护卫我的中军。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

“喳！”

那笔帖式答应一声，还没出门，便听外头有人禀：“礼部员外郎党逢恩请见。”党逢恩是九阿哥胤禟门下，又是自己老上司党务礼的公子，平素极来往得熟稔的。隆科多略一沉吟，说道：“你先把手谕留下，半个时辰后来取——请党先生！”

一时便听脚步橐橐，党逢恩布鞋青襟飘然而入。隆科多笑道：“什么风吹得你来？你是越活越潇洒了！这五绺长髯真叫人羡煞，换了道装，活脱一个吕洞宾！”

“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哟！”党逢恩嘻嘻笑道，进来入座。两个人寒暄笑语几句，隆科多便命人回避了，笑问：“八爷叫你来的？”党逢恩端着茶碗沉吟片刻，说道：“是九爷。昨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叫我来问你个实底儿。”

隆科多佯装一怔，说道：“有什么合计的？上次你来，我已经说过，九门提督府不用操心么？”

“八爷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党逢恩温文尔雅地起身来，迈着方步沉思着道：“丰台大营管畅春园，你管九城。到时候一声动手，城里所有亲王、贝勒贝子府由你护持控制。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要落在你老兄肩头。丰台大营十三爷的部旧不少，如果成文运弹压不住，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

隆科多松弛地向后一靠，格格笑道：“好大的东风！我也直说了，我的兵不能出城。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就是八爷亲自召见，我也只能这样说！”

“很好！”党逢恩坐了回去，“八爷也虑到这里。你既忠于八爷，万一丰台兵变，怎么办？八爷叫我问问你。”隆科多微笑道：“不会有那种事。万一出事，还有西山锐健营呢！我今夜已下令，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调绿营兵控制四爷。只要八爷在我这里，丰台闹塌了天，他们一兵一卒休想进城！”说罢将两份手谕就桌上推给党逢恩。

党逢恩看了看手谕，背着灯烛，他眼睛鬼火似的灼然生光：“你真是个角色！明晚九爷十爷请你面谈。已经内定，你是兵部尚书！”

“兵部尚书！”隆科多几乎笑出来，忍住了，霍地起身道：“你禀九爷。官，我是不要的。但愿我家佟老爷子当政，少挤对我一点，足感厚爱了！”

送客出去，隆科多看了看案上两封手谕，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大声道：“来人！”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连冬起九，算是进入岁终。北京人最讲究过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头。年年此时媳妇归宁的要赶回婆家，迎喜神、做节饭、包饺子，砧板剁得通街山响，亲朋好友提筐携盒，骑驴的、坐车的、乘轿的、步行的不绝于道，互相馈赠点心食物，最是红火热闹的一个节。但康熙六十一年恰遇了严寒多雪，似乎交十月以来天就没怎么晴过。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旋着、飘着，没完没了的只是下，人们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走动便不走动了。只苦了一等小买卖人家，做饴糖的、卖冬舂米的、酿窖花酒的、送乳酪的、起荡鱼的，街上连个鬼影子也不见，哪来的生意？老年人都说：“这是天在哭，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普天之下要戴孝。”

内廷里日甚一日传出的消息也是如此，康熙眼见是不中用了，时厥时醒，已经完全不能理事。畅春园附近的寺院客舍，挤满了六部尚书郎官、各省总督、巡抚和被雪隔在京师的外任府县，都住在专为他们搭起的帐篷内，日日进去请安，日日见不着皇帝，里里外外随时能见康熙

的，只有一个张廷玉。他已经熬得又干又瘦，眼圈发黑，失去了平日谈吐从容的气度，说话又急又快，走路都飘飘忽忽。十一月十三日，张廷玉在康熙书房里接见了几个外省大员，站着交代了几句急务，又道：“兄弟忙，少陪了。诸位老兄暂且不必回去，皇上稍安，不定还有什么旨意呢！”说罢又到韵松轩来。

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禛、胤禟、胤禟、胤禟七个皇阿哥都坐在里头，见张廷玉进来，忙都站起身来。胤祉问道：“衡臣，有旨意？”张廷玉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周，问道：“四爷呢？”胤禛笑道：“你是忙糊涂了。他不是到天坛给万岁祈福去了？”

“我知道，不过也该来了。”张廷玉掏出表看了看，踅出门外，一脚踏在石阶上，招手叫过一个太监，吩咐道：“你叫户部尚书过两刻来见我。”这才转身进来，说道：“万岁方才有旨意，这么大雪，叫户部发粮给顺天府，周济贫寒无食的人家，要挨户看到。还说，要从海关厘金里出三百万银子从暹罗国买米，他们那里今年米贱。十四爷那边催军粮，也得赶紧发……这个时候，还有人请示给官员们加火耗；真成了乱蜂螫头了！”

胤禩笑道：“这么多天，我们都是在澹宁居外磕个头就回去，心里真是不安。今儿这么多旨意，想着阿玛精神必是好得多了……”胤禛也道：“就是！我也想见见皇阿玛！”接着，胤禟、胤禟几个阿哥也都请张廷玉代转，要请见皇帝。

“今儿叫爷们如愿。”张廷玉勉强笑道，“皇上有旨，请你们进去呢！”

胤禩心里一阵兴奋，站起身来，但随即就迟疑了。外头一切停当，成文运已将丰台驻军所有将弁集中起来，只等康熙一咽气就可动手包围畅春园，隆科多两万兵马，控制紫禁城毫无困难。此时见康熙，能讨个实情是好的。但胤禟胤禛都在，万一出事，里头通不出信儿，外头无人指挥可怎么好？想着，便见邢年过来，催促道：“主子叫各位爷过去呢！”胤禩便道：“这里只有七个爷，咱们等等，阿哥爷们传齐了再进去。这么冷的天儿，人来人往的，万岁冒了风不是小事。”

“走吧。”张廷玉似笑不笑地看看胤祉，说，“三爷，你打头，别的爷顺序跟着。”他素来温和执中，今儿口气却专横得毫无商量余地。

胤禩只好跟在后边走，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大事临头的不祥之感，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张皇着看时，见金玉泽和党逢恩翁婿二人在平烟亭下说话，忙叫过党逢恩道：“你告诉我府里何柱儿一声，我们要见驾，午饭给我送进来。”张廷玉在前回头道：“不用了，御膳房侍候着呢！”胤禩

使了个眼色，又点点头，自去了。

自过十月节，隆科多换防，邬思道和四贝勒府所有幕僚护卫便暗地迁到了十七阿哥胤礼府。周用诚和书房的人陪着胤禛在天坛设祭，十七阿哥去锐健营也不在家，文觉、性音和邬思道正在胤礼的西花厅围炉聚谈。几个人都连夜失眠，看上去十分憔悴，仍旧毫无睡意。几天来内廷传过来的都是谣言，反过来掉过去不知已经剖析了多少遍，话题都说泛了。邬思道虽撑得住，却只坐在火炉边，用火箸不停地拨弄着炭灰，看得出他心中也极为紧张不安。正闷坐着，胤禛和周用诚在雪地里打马飞奔而来，直到花厅门前，主仆才呵着热气下来，已是一头一脸的雪。性音文觉“唿”地站起身来，说道：“四爷！有信儿么？”

“有。”胤禛脱了斗篷进来，舒了一口气坐下，他的眼圈也是熬得发红，神气间却显得毫无倦容：“今儿万岁要传见所有阿哥。老八他们已经进去了。方才传旨，我说来约十七阿哥，和你们商议一下。胤礼还没回来？这倒霉天气！”

邬思道目光陡地一亮，随即垂下眼睑，喃喃道：“所有？所有阿哥……何必要一齐都见？——四爷，不要埋怨天气，这场雪恐怕是天赐你的！”

“唔？”

“不下雪，万岁一定要回紫禁城。”邬思道仰天吁了一口气，“他回极乐世界，怎么会在那个行宫里？隆科多在城里这么多兵马。万一他是八爷的死党，四爷你还得设法逃出去呢！”文觉点点头，说道。“且说现在吧，万岁叫爷们进去，不知是什么意思？四爷不妨回他们一声。十七爷没回来，等回来了一同进去，拖一拖时辰瞧！唉……竟到了这地步儿。时辰要一刻一瞬地把握着！”邬思道冷笑一声，说道“和尚！四爷一定要去！你难道看不出，今日已到最后关头？万岁要宣遗诏了！”

众人都吓了一跳，愕然注视着邬思道。

“除了宣遗诏，有何必要召见所有阿哥？”邬思道脸色白中透青，咬着牙从齿缝里说道，“四爷如不在场，不怕八爷挟天子令诸侯？一道矫诏下来赐死，四爷奉诏还是不奉诏？”

几句话说得屋里人寒毛直炸，胤禛一下子站起身来，说道：“我这就去！十七爷回来，叫他快点去”

“十七爷去做什么？”邬思道突然大笑道，“叫人家一锅烩了么？四爷，把你祭天用的钦差关防留下，你放心去。过了申时你没有手谕也不见人，叫十七爷带上关防放出十三爷，我们在外头就要大动干戈了！”胤禛取出那张盖有上书房关防和康熙“体元主人”小玺的钦差关防，伸手要递，却又缩了回来：这一步踩出去，再想回头比登天还难！从不犹豫的胤禛。脸白得像纸一样，目光变得恍恍惚惚，两条腿直发软。

邬思道深邃的目光盯着胤禛，说道：“时至而疑，临事而畏则祸不旋踵！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四爷，这个时候犯嘀咕，别人得手，欲做富家翁而不能！”胤禛紧紧咬着牙关，蹙眉略一沉思，说道：“好！鱼死网破就是这一遭！我不是犯迟疑，一来事体太大；二来不知是否真的传遗诏；三来若不传位于我，此举极险。我不能不多想想！”邬思道仰着望天，看着无边无际纷纷扬扬的大雪，许久才道：“四爷命系于天，我断不误四爷！万岁久病之躯，已数月不能接见大臣，今日突然召见所有阿哥，定然是大限已到！此时离申时还有两个半时辰，若是见见就出来，我们仍旧按兵不动待机行事。四爷，你珍重，你放心去！”

“好！”胤禛胸脯起伏着，深深呼吸一口清冽的寒气，再没有说话，抬起脚便走向混混茫茫的大雪中。

胤禛去后小半个时辰，胤礼骑马回来，见屋里几个人木雕泥塑似的一个个端坐不语，茶吊子上的水翻花大滚也无人理会，不禁笑道：“我这是进了吕祖庙么？你们这群肉身菩萨，这好的雪天，不步雪咏梅，都在这里参禅面壁！告诉你们，西山锐健营的事已经妥了，他们答应，丰台大营有异动，锐健营要拔营进驻畅春园，勤王护驾，全听我的调遣！”屋子里气氛原来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经他这一搅，顿时活泛起来。邬思道将方才与胤禛的一番计议详说了，又道：“我们都在等着您回来呢！最要紧的是丰台大营，这里的兵指挥得动，一切主权操之于我。锐健营既然也肯听命于我，那更好了！”胤礼笑道：“好是好，耗了我多少精神！三十万家底抖落得精光，我真的是个穷光蛋阿哥了！”

“三百万也值！”性音嘻嘻笑道，“十七爷破产为国，至少挣一顶郡王帽子！”邬思道轻松地笑道：“眼下是无事可作了，净等申时吧！十七爷再穷，也得管我们一顿饭了。”说得众人都笑了，胤礼便一迭连声传饭。

按邬思道的设想，胤禛去听遗诏，出来至少也要过了未时。不料饭没吃完，棉帘“嗯”地一响，胤禛带着一阵寒风闯了进来。众人都是一怔，看着胤禛青白不定的脸，都愣住了。半晌，邬思道才问道：“四爷，莫非我料事不准？”

“皇阿玛……不中用了！”胤禛大约骑马跑得太快，浑身冻僵了，在暖融融的花厅里，良久才回过神来，颤声说道：“已经有遗命，传位于我！”

所有的人都霍地站起身来，邬思道艰难地架起拐杖，目光炯炯盯着胤禛：“四爷，诏书呢！”

“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珍藏，已经命新任上书房大臣隆科多去取。”

“隆科多！？”

“还有张五哥和德楞泰监视读诏！”

“八爷呢？”

“他们都在万岁寝宫听宣遗命，等候传位诏书。”

“四爷您……”

“我奉圣命，释放胤禔、胤礽、胤祥，飞速进园见皇上最后一面！”

邬思道听得眼睛陡然一亮，忘情间双拐一丢几乎摔倒在地，慌得性音忙一把扶住。邬思道激动得声音都变得嘶哑了：“万岁真命世之雄杰，圣明！”陡地一回神，厉声道：“此时大局不定，非坐等成功之时，稍有疏忽，一夫倡乱，万夫齐应，就有遗命，难抗八爷势大。眼下最要紧的，头一件要护好四爷，四爷和十七爷府里男丁要全部出动充作侍驾近卫；第二件，十七爷立刻带上关防去放十三爷，宣明圣旨，掌握丰台大营；第三件，请弘昼弘历弘时三位世子带上十七爷的手令，去西山锐健营，万一丰台大营不奉诏，就带兵进国！”

“不用带那个关防了。”胤禛从怀中取出一枝令箭递给文觉，“有这个东西，省我们多少事！胤祥那里我去。大哥二哥请十七弟代劳一下就是了。”文觉接过看时，是九寸五分长一枝令箭，却是黄金锻铸，还带着胤禛的体温，上头刻着“如朕亲临”四个字，沉甸甸亮晃晃，显示着它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着，文觉说道：“此时一刻千金，大阿哥二阿哥那里不要耗时辰。我们先办大事。”邬思道立即附和，说道：“和尚这话对极！四爷你去放了十三爷，只管回去听宣传位遗诏，有十三爷和十七爷在外头，万事支应得！”

众人从惊喜中清醒过来，一阵紧急磋商，性音周用诚带两府人马跟随胤禛，其余人分头通知，忙了好一阵，总算停当。

胤禛率两府人马冒着漫天大雪来到十三贝勒府，凭着那枝令箭，一点麻烦也没有就遣散了内务府的看守人，自带着性音大踏步进来。

“四哥！”胤祥敞着堂门，正和乔姐阿兰围炉烫酒，唱曲儿赏雪，蓦地见胤禛全挂子亲王装束闯进来，情知出了大事，“唿”地站起身来说道：“有事么？”

胤禛精神抖擞，站在雪地里点点头，上下打量着胤祥，徐徐说道：“有旨意。”说罢径自拾级而上南面立定，取出那枝令箭当胸抱着。胤祥忙趋步而下，就雪地里跪了，叩头道：“请四哥宣旨！”“万岁思念你。”胤禛盯了阿兰乔姐一眼，慢吞吞说道，“特命我宣你见驾！”

“万岁！”胤祥双手据地，直愣愣盯着胤禛，“真的？皇阿玛他……”他的嘴唇急剧抽动几下，不知是因为冷还是激动，浑身都在剧烈地抖着，憋了好一阵，才发出一阵似哭似笑尖锐嘶哑的嚎叫：“万岁爷……你还记得十三阿哥……嗬嗬……呜……”胤禛惊得后退一步，这凄厉的哭声和着呼啸的北风，听得他浑身发□，良久才道：“你停下！这是什么时分？有泪以后再流！走，到倚云阁，我有事要交代！”

阿兰和乔姐对视一眼，两个人脸色都是异常苍白。见兄弟二人要走，阿兰勉强笑道：“天冷，爷们要办大事，好歹吃我们一杯饯行酒……”说着便去斟酒，乔姐儿忙用盘子端了过来，不知怎的，她的双手抖得厉害，一边敬酒请胤禛胤祥吃，颤声说道：“往后十三爷又不得闲了，未必能吃我们的酒了。只要能念起我们跟着你苦熬这十年，也不枉了我们主仆一场了！”

“你们这都是什么话！”胤祥笑道，“我又不是发配乌喇打牲，何必婆婆妈妈地嚼舌？”说罢和胤禛一径向花园里走。胤禛回头看时，见阿兰和乔姐儿都在雪地里跪着，怅怅望着这边，遂笑道：“人之势利心真无药可医。昔日苏秦落魄，妻不下机嫂不造饭，待到一身挂九国相印，妻嫂释伏道旁，望尘行礼。”胤祥却不理会，默默带着胤禛和周用诚上了倚云阁，请胤禛坐了，方道：“四哥，入门不问荣枯事，但见容颜便得知。朝里必定出了塌天大事，你是矫诏来放我的，是么？有什么吩咐，你就说吧！”

胤禛阴寒的目光扫视了一眼阁外的雪景，说道：“万岁要最后见你一面，大约难过今日了。不过，我不是矫诏，确是奉旨见你。我已经亲耳听到，万岁要将大宝传给我。兄弟，事虽如此，八阿哥势力狼蹲虎踞令人胆寒，你得助我一臂之力！”说罢便将畅春园的情形和在十七阿哥府的计议备细讲了。“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岁扣住他们，单放我出来，就是因为怕我控不住局面……”胤祥未及说话，楼梯一阵急响，抬头看时，竟是鄂伦岱，不禁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来做什么？”胤禛忙笑着解说：“鄂伦岱如今是明白过来了，老八几乎没把他治死！”

“四爷十三爷，”鄂伦岱顾不得请安，急急说道，“我从天坛赶来。内廷有旨，火速叫四爷进去！”

“好！”胤祥刷地立起身来，“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分头办事！”说着便下楼，一眼见贾平气喘吁吁地赶来，结结巴巴说道：“十……十三爷……阿兰乔姐她们……”方气喘间，胤祥格格笑道：“她们是奸细，你是好人么？你这吃里扒外的混账，九爷给你什么好处，甘心在我这里卧底？以为我不知道？天道好还，报应不爽，爷心里明白着呢！这会子献殷勤，迟了！”猝不及防间，回身猛地拔出鄂伦岱腰间佩剑，反手一挺直插贾平肋间，那贾平惨嚎一声，一个倒栽葱摔下楼梯，一句话也没说就伸了腿，血汩汩流出一大摊来。胤禛和周用诚唬得一怔，半日都回不过神，鄂伦岱诧异地问道：“十三爷，这是怎么回事？”胤祥在靴底蹭干了剑上的血，说道：“这叫开门红。先拿内奸祭刀，图个吉利。走，宰那两个狐狸精去！”

胤禛跟在他后头，兀自头晕目眩腿脚发软，心头突突乱跳，压着慌乱，笑道：“吾弟真乃大英雄大丈夫！”胤祥提着剑，踩得积雪咯吱吱响，头也不回说道：“英雄丈夫说不上，我是拼命十三郎！此刻千钧一发，性命呼吸之间，岂容儿女私情？留着她们去朝阳门外报信儿么？”

但阿兰和乔姐已经用不着胤祥动手了。一行四人赶回堂前，远远看着便

觉不对，残酒尚在，炉火仍留，却不见一个人影儿。胤祥抢上阶，便见水磨青砖地下，阿兰和乔姐一东一西蜷缩石地，扶起脉搏，阿兰已是气绝，乔姐儿自蠕动，见胤祥进来，闪开昏□的眼睛，微声说道："我们两个好……薄命……"脸一歪，去了。

胤祥手中的剑"当"地落在地下。

胤禛一刻也没停，和胤祥出来，在门口会合了十七阿哥，立即飞骑赶回畅春园。一进穷庐，便见刘铁成迎出来，说道："张中堂正在宣遗诏，请爷快进去！"胤禛见武丹当门坐在门洞一椅子上，一动不动盯着穷庐正殿，心下暗自掂掇：真是忠臣，原来是他亲自把守！脚步不停忙忙赶进来，脱了油衣跪了静听张廷玉琅琅宣读："……我国家肇极北方，托赖列祖列宗宏谟烈勋，抚有华夏，即为天下之共主。不宜以夷狄族种，遂忘上天托付之重，各部满汉，皆当视为一体……"胤禛满以为遗诏早已宣完了的，眼见张廷玉读得唇焦舌燥，兀自没完没了，偷眼看了看榻上一动不动的康熙，忍不住问挨身的胤祉："三哥，遗诏还没宣读完？"

"这是方苞的手笔。"胤祉挪动了一下跪得发麻的双腿，轻声冷笑道："这哪里是遗诏！竟是一部《国语》、《左传》！"胤禛想着胤祥在外头不知怎样大动干戈，心头打着鼓，没有理会胤祉，耐着性子听下去，暗自看胤禩等人，都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渐渐地，倒定下了心。

冗长的遗诏终于读完了，下面跪着的十九个皇阿哥连同读诏的张廷玉都松了一口气，把目光盯向昏昏沉沉仰卧着的康熙，等着他发话。但康熙只翕动了一下嘴唇，什么也没说，似乎连睁眼的力气也没了。张廷玉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可都听明白了？"

"明白是明白了。"跪在第二排的胤禛乍着胆子道，"这么长的诏书，还该将继位的事说清楚。到底万岁传位给谁呢？"

胤禛觉得头"嗡"地一响，心立即提起老高。方才康熙确曾说过传位给自己的话，却不是当面讲的，是自己辞别出来，在廊下听康熙说："你们不是要知道传位给谁么？朕不瞒你们了，就是方才奉旨去赦胤禔胤礽胤祥的四阿哥！"如今手无凭据，十阿哥当场发难，康熙已奄奄一息无力处置，该怎么办好？

"畜生……可恶……"康熙的喉节动了一下咕哝了一句，吃力地侧转身，浑浊的眼睛盯着胤禩，只是说不出话。

胤禟一脸假笑，说道："阿玛当心身子骨儿，别生气，老十问的是。既是遗诏，理应说说嗣位的大事嘛！"康熙咬着牙，一脸狞笑，仿佛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半日才道："传！传四……四阿哥……"

"儿臣在！"胤禛激动得一挺身，膝行一步大声答道。

“四哥真是自作多情，”胤禟哧地一笑，“没听皇上要传的是十四阿哥？阿玛真圣明，十四阿哥文才武略都是出尖儿的，大清有福啊！”胤禛平静地一笑，说道：“我不知道传我做什么，只知道皇上传的是我——阿玛，您有什么旨意？”胤禩见康熙神色大变，已全然不能说话，因见胤禟在胤禛目光威逼下竟自有点气馁，顶上一句说道：“人人都听见了，皇上要传十四阿哥！”

胤禟见胤禩支持自己，勇气大增，竟也跪前一步，叩头道：“皇上不要理四哥，他是昏了头了！十四阿哥在肃州，正日夜兼程赶回来给您请安。有什么话怕来不及说，皇上您只管吩咐，乱臣贼子们作不了反！”

“你……你好……”康熙牙关一咬，竟“唿”地坐了起来，指着胤禟浑身乱抖。半日，抓起枕边念珠砸了过去，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殿内立时大乱，阿哥们全都站起来，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做张做智要参汤传御医。其实御医们早一拥而入，围着康熙急救，有的行针，有的掐人中虎口，有的吸痰……半晌，扶脉的医生松开了康熙的手，呆滞的目光盯着张廷玉，哭着道：“万岁爷……驾崩了！”顿时，殿内殿外齐哭乱嚎，越发乱成一团。

张廷玉跟着哭了一阵，突然惊觉：我是这里唯一的宰相，怎么这样把持不定，旋镇定下来，款款说道：“各位阿哥节哀，跪回原位，廷玉奉大行皇帝遗命善后。眼下要先定大事。”话音甫落，哭声立止。张廷玉看着这群道貌岸然的“爷”，心里恨极，却不理会，吩咐太监将殿中炉火撤去，方道：“少安毋躁。皇上传位遗诏在乾清宫。新任上书房大臣隆科多会同侍卫，已经取去了，少时就来。”

“张廷玉，你要欺君乱政么？”胤禛梗着脖子问道，“方才万岁亲口说传位十四阿哥，哪里又来的传位遗诏？”十六阿哥胤禄接口说道：“十哥，我怎么没听见传位的话？”胤禛掉头说道：“你没听见是你聋！对了，你出了名儿的十六聋！”

“十四阿哥！”

“四阿哥！”

“胡扯！”

“放屁！”

立时又是一阵乱嘈。胤禛心乱如麻，惦记着胤祥胤礼，又想着隆科多，盼他来，又有点怕他来。正胡思乱想间，最小的皇阿哥胤祕操着清亮的童音大叫："这是什么地方，叫喊什么？烦死人了！我听得清楚，皇上明说是传位给四阿哥的！"

"呸！"胤祺回头啐道，"六岁的吃屎娃娃，回家寻你乳母吃奶去！"胤祕瞪着黑豆似的眼反唇道："秤砣儿小能压千斤，麦秸垛大压不死老鼠！曹冲六岁称象，孔融七岁让梨，甘罗十二为相，你读过书没有？"

胤禛惊异地盯了一眼貂衣小裘的胤祕，自己平日没给过这幼弟一丁点的好处，他竟能仗义执言！刹那间，他心中升起一种知己之感。这时，胤祥气宇轩昂大踏步进来，脚下马刺碰得佩剑丁当作响，径自当门站定。他的陡然出现，噤得多少人都不言声。只有胤祉还在说："老四方才也在，万岁没说清，他也没认。现在有遗诏，自然按遗诏办……"

胤祥是从丰台大营赶来的。

丰台大营的提督成文运接到何柱儿传来的口谕，命他率领全军至畅春园勤王。他把文武将佐都叫到中军，却犯了迟疑。八阿哥连个字条儿也没有，自己全盘儿担这个干系，实在太吓人。文武百官都在畅春园，顶头上司见他举事，问他"勤哪门子王？我怎么不知道？"向他要勘合凭据，怎么对答？九门提督是什么主意？离城那么近，万一抢先把阿哥们劫持进城，三万人师出无名，粮饷无着，困于冰天雪地的坚城之下，只消张廷玉登城一呼，自己立即就得碎尸万段！最要命的是，连何柱儿也不知道康熙是死了还是活着。万一活着，稍一露面，一口气就能把自己吹为灰烬……正想着，戈什哈进来禀说，十七阿哥和鄂伦岱一齐来了。十七阿哥他不知道，鄂伦岱是八阿哥的人他却清清楚楚，不由精神一振，忙把胤礼迎进来，直让进后堂，笑道："爷和军门这阵子来，我真没想到！"说着，询问地看了看胤礼。

"这个天儿才助人的雅兴。"胤礼笑着坐了，接过茶啜了一口道："好香，好暖和！——三哥是爱踏雪寻梅，十四哥说他喜欢'骑驴冲雪过剑门'这样的意境儿。其实我们兄弟没个不爱雪的。我今儿带鄂伦岱去西山打猎，兴头得很，在山洞子里捉了许多野鸡！从你这过，讨杯茶吃！"说着，便讲怎样捉狐，如何射兔，在洞子里点火捉野鸡，竟是滔滔不绝，一边说，一边快活地大笑。鄂伦岱没想到这个年轻皇子如此能编谎，没影儿的事说得活灵活现，忍不住也笑，又道："方才我们过来，见你那群老行伍们都在正厅里，要会议什么事么？"

成文运一怔，这才知道他们不是奉八阿哥命来的，心里盼着他们快走，因支吾道："白尔赫他们昨儿说，粮不多了，这么大雪运不来，我召集他们议一下，各营抽出精壮人马运粮……"正说着，便听前头厅中一阵鼓噪，隐隐传来"万岁"的呼声，成文运不禁一怔："前头是怎么了？"胤礼便知胤祥已经得手，遂笑道："我也不知道。听声音像什么人传旨——

走，瞧瞧去！”三个人急急赶到前头，成文运不禁愣住了。正中桌上供着一枝黄金令箭，前头案上香烟缭绕，自己的将印不翼而飞，令箭盒子也杳然无踪，几十个军官都跪在大厅中。十三阿哥穿着团龙褂，腰系黄带子，悬着宝剑，一脚踏在虎皮椅上正在点拨差事：

“白尔赫许远志两名副将各带原部人马移防通州；阿鲁泰殷富贵张雨三位参将进驻畅春园——”胤祥旁若无人，指着毕力塔道：“你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两世为人了！十年前我就想抬举你，有人说你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今儿爷提升你副将，给你个好差使，好歹你给爷挣回这个脸来！”

毕力塔脸涨得血红，“喳”地答应一声跪前一步道：“请爷发令！”

“把白云观给我剿了！”胤祥咬着牙关，凶狠地说道，“庙中妖道要一体擒拿，走了张德明一干正犯，提着你的头来见爷！”

“喳！”

“慢！”

成文运又惊又气，浑身直抖，直到此时方回过神，看了一眼一脸奸笑的胤礼，心知中计，跨前一步拦住道：“十三爷，我都听糊涂了，怎么满帐里都是副将参将？又是谁派十三爷来行令调防军队的？”胤祥冷冰冰横了一眼成文运，问鄂伦岱：“这个妨害军务的家伙是谁？我怎么不认得？”鄂伦岱一脸不屑的神气，答道：“二等虾，丰台提督成文运！”

“你就是丰台提督？”胤祥格格一笑，倏地又敛了笑容，“从现在起，你不是了！革去你的职衔，随军行动，巴结得好，十三爷一高兴，没准顶子还给你。”成文运看着这个傲慢的皇阿哥，心里不禁一寒，但他与胤禩歃血之盟，关系九族身家性命，被胤祥三下五去二就剥了兵权，如何能甘？这两个阿哥突然出现，也足证畅春园已出大事，荣枯存亡决于瞬息，他不能不挺身硬挡，遂冷笑道：“十三爷怕是越权行事了，我是特旨简任提督，不奉旨就罢官？再说，您想罢就罢，想复就复，不是拿朝廷当儿戏？”

“老子没工夫和你嚼舌，你这混账王八蛋！睁开眼瞧瞧——”胤祥勃然变色，指着正中供着的令箭大喝道：“爷代天行令，就是亲王见了也要低眉折腰！凭你见我不跪，爷就革你的职！万岁命我便宜行事，你奉诏行事，办得好，爷自然有权复你的职！给脸不要脸，不识抬举！”

成文运横下心来，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十三爷，别的不讲，你点兵进驻禁苑做什么？”

“勤王护驾！”

“勤哪家王，护谁的驾？”

“勤雍亲王，护当今驾！”

“我是主官，为什么撇开我？”

“我说过了，你已经不是主官！”

成文运仰天大笑：“十三爷真能取笑，这是唱戏么？成某不敢奉命！——各位暂且回营，没有我的将令，谁敢出营，就地正法！”

“你是什么东西，敢抗旨不遵？”胤祥大怒，“啪”地一击案，咆哮道：“——这令箭是假的？十三贝勒十七贝子是假的？这些畅春园的太监是假的？”他红着眼，饿狼似的盯着成文运：“不识字也摸摸招牌，老子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别说老子立得直行得正，堂皇正大奉诏到此，单凭你冲我这疯狗模样，爷就敢屠了你！啊哈！你发抖了不是？害怕了不是？你说爷敢不敢？你说爷敢不敢？”他闷声吼着，震得大厅嗡嗡响。所有的人都木雕泥塑般跪着，吓得面无人色。

成文运两腿直抖，想想不能示弱，煞白着脸挥手道：“十三爷疯迷了，不要听他的！回去听令！”

“鄂伦岱！”胤祥嗓门声震屋瓦，“你给爷割了他！”

“喳！”

鄂伦岱答应一声，笑道：“跟十三爷做事真是妙极——”笑着“噌”地拔出剑，不由分说，从成文运胯间猛地一刺，那剑早直透出去……成文运惨嚎一声顿时气绝。

“还有不奉诏的么？”胤祥狞笑着据案而立，问道。良久，见无人答应，方渐渐气平，拔出令箭说道：“明儿到十三贝勒府支三千两银子抚恤成文运家属——照我方才的命令即刻行事！”

就这样，胤祥来到了穷庐。

张廷玉因见他戴着红缨帽，忙上前哽咽着道：“十三爷，请除了吉服摘下红缨……万岁已经龙驭上宾……”

“是……么？”胤祥早已看清殿内情形，不等张廷玉说已明白了一切，尽管是意料中的事，他还是受到巨大的震撼。他呆呆地看着已经移箦的康熙，半张着口，梦游人似的走近了，轻轻揭开蒙面纸。

康熙皇帝仿佛睡着了似的，脸颊上还略带潮红，比起十年前，只显得瘦了些，颧骨高高的，下巴上的皱纹隐在修长洁白的胡须下，一点也看不出。他静静地躺着，似乎只要轻声喊一声“阿玛”立时就能起来说话理事。胤祥蓦地想起幼年，一次在毓庆宫临帖，自己的字被师傅勒了红，恰康熙进来，把着手教他运笔，还说：“你娘是蒙古人，写的一笔颜书连

熊赐履都夸奖。朕的字也很看得过，你不要堕了志气……”而今，这个叫人又敬又怕的严父竟一去不归，再也不能……他浑身的热血鼓荡冲击着，燥热得血管都要爆裂开来。突然，他张开双臂，拥抱住一动不动的康熙，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

“阿玛阿玛！您醒醒儿……啊！儿子不孝，没侍候过您一天……儿没福……临去也没见您老人家一面。您醒醒……您为什么不理我……啊……嗬嗬……我练了十年字，写了整整十柜子，都是叫您看的……您……起来看看吧……我的阿玛……呜……”

众人方才住哭，经他这一引逗，无论真心假意，一齐大放悲声。张廷玉因劝不住阿哥们唇枪舌剑，正在焦急，正好趁着机会陪着痛哭了一场，一眼看见隆科多在张五哥和德楞泰陪同下进来，便起身收泪，说道：“止哀！上书房大臣，钦差宣诏使臣隆科多已经到了。请爷们跪好听命！”

隆科多戎装佩剑昂然入内，铁青着脸扫视一眼众人，走近康熙箦床，默默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胤祥暗自拿着主意，装着无意向门口靠了半步——只要旨意不是胤禛承位，他就立即夺路杀出畅春园！

“各位阿哥，隆科多奉旨布达大行皇帝传位遗诏！”

一阵窸窸窣窣，隆科多展开诏书。他脸上毫无表情，避开胤禩等人期待、热烈的目光，徐徐读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传位于皇四子胤禛——钦此！”

殿中寂无人声，哨风卷着雪扑进没有炉火的大殿，袭得人人心里发噤身上打颤，连外头大雪沙沙落下的声音都听得见。许久，胤禟小声咕哝了一句：“这真奇了！皇上明明说传位十四阿哥嘛！”胤禩僵直着身子，愤怒得眼中火星迸射，死盯着隆科多——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大闹一场，还是回头再说。

“谢恩，领旨！”胤祥头一个磕下头去。接着胤禑、胤祹、胤祕几个小阿哥也都跟着叩头奉诏。胤祉看一眼木然不语的胤禛，心知如再不吱声，祸不可测，忙也叩头道：“臣胤祉禀遵遗命！”

隆科多因见胤禩胤禟胤禩胤禛头似葱笔价矗着，便冷冷问道：“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你们不奉诏么？”“不是不奉诏，”胤禩恨不得一个窝心脚踢死对面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强忍着道：“十七阿哥胤礼没到，是否把他找来听旨？”胤祥嘴角闪过一丝狞笑，说道：“胤礼统率丰台大营军马，在园子外宿卫！”胤禛一颗心放下，几乎瘫倒在地，随即就坡打滚，伏地哀恸，哭道：“阿玛阿玛……您在位六十一年，吃尽了苦，受尽了难……这是个什么好去处？叫儿臣来承当这重任，走这没有头的路……阿玛呀……”

“万岁！”隆科多张廷玉一齐上前，扶起哭得发昏的胤禛。张廷玉挪过椅

子请他坐，说道：“大行皇帝庙谟独运授您大宝，应以国事为重善摄龙体，宜先定大事，方可一应按制度办理丧事！”胤祥见胤禛一味哭着推辞，霍地起身，按剑□目大喝一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日之事，上有先帝遗命，下有群臣拥戴，万岁何得再辞？！”他转过脸，双目圆睁，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断喝一声：“拜！即行三跪九叩大礼！”

“万岁……”

阿哥们总算叫出了口。

“兄弟们请起！”胤禛拭泪抬手说道，“我本不才，没有想到万岁把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我。既然到了这一步，只好勉为其难了，盼请三哥和诸位弟弟扶持。”他口气一转，已把“我”换成了“朕”，又道：“目下百事待理，一时没有头绪。朕想，上书房人手少，得增补几个。三哥八弟才识过人，可进来帮着料理。京师防务暂由十三弟十七弟维持。眼下先把大行皇帝的庙号定下来，再接见园中的大臣——十三弟，你去传旨，叫百官在澹宁居跪候！”

“喳！”胤祥深深叩下头去，“臣，领旨！”

张廷玉见胤禛多少还有点不自然，阿哥们还在懵怔，便率先发言：“皇上的主意很是。奴才以为先帝一生经文纬武，一统寰宇，虽是守成，实同开创。所以应定为仁视皇帝。”胤禛沉吟着，偏过脸轻声道：“三哥，你看呢？”

“我朝已有两个‘祖’帝，”胤祉斟酌着词句道，“太祖之后又有太宗、世祖，大行皇帝仁孝性成，天赐睿勇，似乎拟为‘仁宗’较宜。”

胤禩一脑门心事，便挑刺儿道：“‘祖’乃‘始’之意，大行皇帝乃第二代，称祖不妥。不如‘武宗’为好。”隆科多有意要压制胤禩，说道：“明武宗是昏乱之君，主上岂可与他同号？”胤禩一听他说话便气不打一处来，一哂说道：“那就‘世宗’，国祚又长远，儿孙又光鲜，成么？”

张廷玉听着这话，暗含着对新君的挖苦讥讽，生恐皇帝听出来，忙道：“世宗也不甚美，不足以概全。”“张廷玉一派胡言！”胤禟傲然盯着胤禛，大声道：“‘世’字不美，何以置我朝‘世祖’？‘宗’字不美，何以置我朝‘太宗’皇帝？”张廷玉自知失言，顿时满脸通红。

胤禛心里雪亮，不打一个下马威，弟弟们终久不服自己这个皇帝，遂挪动一下身子，说道：“廷玉，把大家拟的都写出来。”张廷玉忙至案边，援笔濡墨疾书几行捧过来。胤禛略一看，说道：“张廷玉说得好‘名为守成，实同开创’，所以称‘祖’未为不可。皇上一生功业伟大，难于措词，神化难名曰圣’。所以朕意定为‘圣祖’！”竟不待众人再议，从案上取过裁纸刀，向右手中指轻轻一搪，用血写出“圣祖”二字。

“至于朕的帝号，朕想可以随便些。”胤禛立起身踱了两步，“取个谐音

吧，朕名胤禛，叫‘雍正’就是了。其余兄弟们要避讳，一律将‘胤’改为‘允’，叫起来方便，也亲切些。”一抬眼见胤祥进来，便命隆科多：“畅春园是个花园子，大行皇帝的梓宫停在这里欠庄重。一会儿朝会罢，要护送大行皇帝至乾清宫奉安。你去传旨十七阿哥，这大的雪，进城清道的差使交丰台大营。另点三千兵马暂充朕的近卫，会同善捕营御林军，今晚酉时回城。”

“喳！”隆科多忙应一声，又问：“请旨，今晚万岁歇宿大内何宫，奴才好预为筹措。”胤禛抬眼望望窗外，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大内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留着大行皇帝的圣迹，而今仙人去琴在，朕不忍心立刻进宫，将朕的住处四贝勒府，即行晋升行宫。今晚，还回去吧。”又回顾胤禩等人，温声说道：“十五岁以下的弟弟可以退出了。其余的兄弟随朕左右参赞朝务。朕心里悲恸迷乱，一时也离不得你们。”隆科多连声答应着退了出去。

阿哥们虽不服气，但此时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见他如此专断，心里别扭着，却都伏身叩头：“雍正皇帝万岁！”

“发旨年羹尧，飞马传十四阿哥允禵回京奔丧，可带十名从人验关放行。”胤禛眼中放着灰暗的光，“国家大变，还要严防奸佞小人乘乱作祟。明发诏谕，传令各地方官安守职份，弹压地方。命各州县开仓赈济，有冻死一人饿死一人者，着该地道府监察御史据实参劾——着兵部下牒，将北京九城暂时封闭，天下兵马非奉旨不得擅调一卒！”

几道严诏雷厉风行，胤禛侃侃而言滴水不漏，张廷玉听一句躬身答应一声，走笔疾书。须臾，几封紧急措置诏书便飞递出去。一时隆科多进来，胤禛略一整理衣饰，冷冷说道：“走吧。”

“雍正万岁爷发驾了！”

一声声传呼从穷庐递送出去。

雍正皇帝率领十四个亲王贝勒贝子，冒着大雪牵车推辇，步行护送康熙的灵车回大内，在乾清宫正殿停梓，布置灵堂，安排关防，直忙到深夜才回到雍和宫，只见门神已经封了，九盏硕大无朋的白纱大灯笼挂在门洞倒厦的滴水檐下。九门提督、丰台大营、西山锐健营、善捕营和顺天府的兵按区划分别布防，宿卫毡幕以雍和宫为中心，东西南北护得严严实实，沿街两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持戈执戟悬弓带刀的卫士。见允祥办事如此周张，胤禛不禁皱了皱眉头，不言声进来，只瞥了瞥满院通明的灯火，径往枫晚亭迤逦而来——尽自下着雪，所有道路的积雪是早已清理了的——邬思道一干人早已候在枫晚亭的檐前廊下了。

“就在家住一晚，天不明我就进去了。”胤禛坐下，吁着寒气，抚着有点浮肿的腿说道：“按理说，孝子苫块守灵，今晚我不该回来。只是乍逢大变，宫里情形不明，回来略住一住，老十三也太费事了，有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么个院子？”邬思道满脸倦容，靠在椅上，似乎有点强打精神，

说道：“万岁，是我叫十三爷这么办的。五路人马平素不相统属，共同护驾，十三爷居中指挥，就不至于有意外。这个时候越小心越好！”胤禛点头道：“既是你说的，自然万无一失。”

邬思道靠窗坐着，一阵冷风从缝隙中袭进来，不禁打了个寒颤，忙道：“臣不敢当。万岁一身系天下苍生安危，垂拱驻跸，原该严谨。”说着看一眼文觉性音，两个人也都无话。

至此君臣词竭，默然相对。胤禛突然升起一种寂寞感，觉得和周围的人之间有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想了想，正要说话，周用诚进来道：“万岁爷，十七阿哥请见！”“唔。”胤禛看了看怀表，已到子正时分，略一沉思道：“叫他进来。”

“万岁。”邬思道欠身说道，“今非昔比，您不宜善听善见。”胤禛不禁一笑，说道：“话虽如此，十七弟是我心腹兄弟，怎么好给他闭门羹吃？怎么措词呢？”邬思道轻声叹息一声，对周用诚道：“你回十七爷话。万岁稍息片刻就进宫。有公事请他转告张廷玉处置，要是关防的事，请十三爷处置。要是私事，你就说天子没有私事。万岁，这么回话可成？”

胤禛站起身来点点头，他已经明白那堵墙是什么了。思量半日，无话可说，只叹了一口气，抬脚去了。除了邬思道，连家仆长随都跪地送行。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循康熙发送孝庄太皇太后的例，天子居丧以日代月，二十七天后期满，雍正皇帝除服理事。这二十七天中，为防北京肘腋生变，张廷玉隆科多允祥三人无日无夜轮流值差，催促各省督抚修表称贺、吊丧，严令甘、陕、豫、晋、冀各省地方官及时申报迎送大将军王允禵入京情形，北京的允祉、允禩、允禟、允禩则随着新皇帝守灵，寸步不得离开大内，连入厕睡觉都有专设的太监监护。这些人尽自心里怨气冲天，无奈里里外外手脚都捆得死死的，别说商议，就是递个眼色道个寒暄都有多少眼死死盯着，哪里有半分自由？心里叫苦不迭，也只得耐着性子等机会。

允禵在军中接到丧报，原想即刻带兵入京的，但北京城里不但允禩等人，就是自己的门客幕僚、心腹大臣，别说一片纸、一封信，连一句话也没捎出来，京师什么情形竟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粮库中只有六天存粮，发文年羹尧，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卫递进禀帖，说：“军中但有一日断粮，请十四爷行军法斩了奴才。如今天下大雪，粮食只能一天一天往上补给，若要屯粮，也请十四爷杀了奴才，另选高明。”军队一动，要的是金山银山米山面山，如今情形不明，师出无名，又没有存粮，在这漫天大雪中行军，走不出潼关就要饿垮了，怎么敢轻举妄动？

甘陕总督、甘肃巡抚衙门三天两头来拜，催问允禵行期，把个允禵催得六神无主，挨了几日，只好遵旨，带了十个人启程，打算到京见了允禩再作商量。这一来耽误了时日，加上雪大路滑，赶到北京时，已是十二月初二，早有礼部一大群司官接着，径直往大内导引，党逢恩虽然也在里头，无奈人多眼杂，二人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眼色会意而已。当此之时，允禵身不由己，只好在西华门递牌子。

“十四爷！”不一刻工夫，六宫都太监李德全便迎了出来，请安起来便道：“今儿礼成除服，万岁爷方才还念叨您，说路不好，怕您赶不回来。”允禵怔了一下，冷冷说道：“万岁？就是四哥吧？登极大典还没办，就称了万岁？倒真是伶俐人，亏煞了还惦记着我！”李德全一声不敢言语，只默默带着允禵往里走，直到太和门，已离乾清宫不远，李德全实在怕他进去胡说，连累了自己，站住了脚道：“十四爷，奴才受过您的恩，这时辰不能不关照一声。京师情形大局已定，与十四爷离京时大不相同。过几日您就都明白了。当今主子不比先帝，最是心细的，十四爷就有什么心思，往后慢慢和万岁说，打不散的亲兄弟，也就撂开手了……”

允禵知道他的心意，迎着凛冽的寒风，怅怅地望着积雪覆盖的一层层宫阙和扫得纤尘不染的天街，只点了点头，径随李德全入乾清门进乾清宫。但见六十四盏白纱宫灯夹着甬道，乾清宫九楹大殿朱红门墙柱窗都用白纸糊严了，丹墀上下灵幡纸帐悲风袅袅，大殿上素幔白龛正中金漆楠木棺前，供着康熙的灵位，上写：

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

功德大成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之位

两旁男昭女穆，东边以胤禛为首，挨次跪着允祉、允祺、允祚、允祐、允禩、允禟、允禔、允禛、允禟、允禩、允禄、允礼、允祈、允禩、允祎十六个成年阿哥，西边却是雍亲王福晋为首，下头才是康熙的嫔妃，以惠妃纳兰氏为首，马佳氏、郭络罗氏、戴佳氏……什么答应、常在……凡受康熙一幸之恩的都依品级伏身跪着，白汪汪一大片，像是刚举哀不久，兀自满殿啜泣唏嘘之声。李德全急赶一步进来道：

“万岁，大将军王允禵赶回来了！”

允禵走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原是恍恍惚惚迷迷离离，好似做梦一般，这

一声提醒了他，才知世事变迁，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连自己的名字都变了。仿佛遭到电击，他浑身一颤，清醒过来。陡然间胸膈间一股似气似血、又腥又热的东西涌上来，泪水已经夺眶而出，长嚎一声趋跪而入，不管三七二十一，伏在冰冷的临清金砖地下，双手死命地抠着地，身子痛苦地扭曲着，嘶哑的嗓音惊得满殿人心里起栗："阿玛！你去了……我好苦……苦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等我……看你一眼……你好狠……我好悔……原本打下拉萨……我就想回来……见你……你为什么不肯……？"

"举哀！"张廷玉听着允禵话中未尽之意，生怕这愣阿哥说出更难听的，忙在旁大喊一声。

于是众人齐声悲嚎，这群人不比允禵，都是哭乏了的，只是干叫，早已没了眼泪。有的捂住脸假哭，有的抠砖缝儿哼哼，有的拖着涎水想心事，待哭声低了补上两声……乱糟糟的，倒也掩了允禵的哭诉。

"十四弟，"许久，哀止之后，胤禛方起身来，由邢年扶着到允禵跟前，叹息一声道，"难为这么远的道儿，艰难跋涉，总算赶了回来，先帝在天之灵，必定称你孝道。不过，今儿是除服的日子了，有些大事得赶紧商量。你节哀，朕还有些知心话要和兄弟们讲。"他哽咽了一声叫过张廷玉，吩咐道："所有女眷，外官内官都退出去。你去传旨给我府的邬思道，我要回去一趟见见大家，然后就移住养心殿，多少军国重务都在等着……"

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所有阿哥都跪直了身子，愣愣地看着胤禛，不知他有什么话要说。胤禛满面戚容，头一个月没剃，前额上的头发已寸许来长，看去显得十分憔悴，他苍白着脸来回踱了许久，语气沉重地说道："……都起来吧，今日只论兄弟，不论君臣……"他仰脸嘘了一口气，款款说道："这个帝位传给我，我是万万没想到。不但我，就是各位哥哥兄弟、满朝文武，料到有今日的恐怕也很寥寥……"他开篇这几句，无头无尾，似叹似嗟，众人都不知是什么意思，都瞪大了眼睛。

"自古皇帝不长寿，道理很多。"胤禛脸色愈加苍白，"有的是享福太多，子女玉帛将息着，声色狗马淘虚了身子。有的是妄想长生，讨不死药，炼九转丹，反而戕害了性命。所以打祖龙算起，活过七十大寿的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三位。唉……我们都见到的，父皇盛年身子骨儿什么光景？他老人家一生不贪酒色，不爱财帛，不炼丹药，为什么也只活了六十九岁？——这件事我想来想去，是我们爱新觉罗家命中所定！"

胤禛慢慢踱着，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只管娓娓而言："朱元璋说过，自古胡人无百年之运，细思五胡乱华到元朝，确是如此情形。我们满人只有那么百十万人，入主中原，要不朝乾夕惕惴惴然如履薄冰，那就好比在太湖里撒一把胡椒面儿，终究变不成胡椒汤！我们何其艰难！尽着些小心翼翼，早起五更，夜伴明灯地勤政，还有多少阙失难以周全！据我看，圣祖就是为天下苍生、为统御华夏呕心沥血，活活累死了！"

“所以当皇帝是苦事，我们满人当皇帝万是极苦的事！”胤禛瞥一眼兄弟们，无声无息了一下，“论才学，我比不上三哥；论忠厚，我比不上五弟；论识量，八弟是最好的；任艰任烦，要算十三弟；论起行兵布阵，我不及十四弟。因此，选中我入继大统，做这极苦的事，不但没想到，我也不愿做！兄弟们都在这里，一个外人也没。你们谁说我说的不是，或者你们谁愿意做这皇帝，今日当众说出来，我让位给他！”

他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像是谈心，又像是劝说，语气中既不乏诚恳，又带着一种巨大的威压，兄弟们都被说得目瞪神痴，眼见允祥虎视眈眈注目众人，外头刘铁成张五哥一干侍卫仗剑□目挺身而立，哪一个敢作仗马之鸣？

“既然你们不愿，我只好勉为其难。”胤禛皱眉道，“为祖宗大业，我必定宵旰勤政，不负先帝重托。我虽生性认真，但并不刻忌，得饶人处，我也能饶人。只要不怀着异样的心思难为我，怀着不轨之心要怎样怎样，我在政务上有阙失，你们还像从前那样，只管提醒我，辅佐我，不但我知恩感戴，就是阿玛在九泉之下，见我们兄弟和睦，共治天下，他老人家必定也是欢喜的……”说着便掏出手帕拭泪。允祥见他这样，率先起座跪了下去，泣道：“皇上如此重手足情谊，推心置腹，就是石头人也感化了！如今君臣之分已定，我们一定遵皇上圣训，恪尽臣道，同治圣化，把天下理好，以报先帝和万岁隆恩！”

他这么一跪，十七阿哥也跟了下去。众人自然坐不住，一齐伏地称臣，山呼“万岁”！

“就这样吧。”胤禛双手虚扶一下，说道，“兄弟们先回去，把家事料理下，然后明日起，照常办差。朕已下诏恩赦天下，上书房人手少，想调马齐、赵申乔进来办事。今日关照兄弟们一下，一件是要开恩科取士；一件是要铸雍正制钱，这都是通常的事；还有一件，兄弟们欠的库银，要能还得起，早早还了；要还不起，可具折密陈上来，朕不能因私废公，所以怕要有点小小处分，也不能因公废私，处分了再减免债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道乏吧！”

允祥单独留下，和胤禛又说了一会子话方辞出来，见隆科多带着十几个太监，都抱着高高一叠文书正进养心殿，便站住了，笑道：“老隆，这就忙起来了？”隆科多行礼笑道：“这都是主子要的。今晚要抄十三个京官的家，防着他们转移财物，我刚布置巡防衙门围了他们宅子。主子说，要有事直接请示十三爷，到时候我到哪里寻十三爷？是尊府，还是进上书房？”允祥只一笑，说道：“万岁已经把抄家官员名单给我了。我不在雍和宫就在这里——其实你也未必要请示我什么，奉旨行事嘛！”说罢一径去了。

允祥在雍和宫兴冲冲下马，穿过已经搬空了的大院来寻邬思道，至枫晚亭前，掏出表看时，已是酉正时牌，天已经麻苍苍黑了。因见邬思道正默默整理书籍，一脚踏进门来笑道：“我来给先生道喜——这些活计叫下

人们做，你忙什么？”邬思道在摇摇的烛光下回过头来，让座道：“万岁已经传旨，今晚回来，下人们都去预备酒席了，想不到十三爷来的这么早——你说报喜，我何喜之有？”

“党逢恩今晚就要抄家。”允祥笑嘻嘻道，“大丈夫酬恩报怨，第一快心之事，这不是一喜？放心！明儿我告诉老隆一声，那个淫贱材儿叫什么姑来着？合家良贱我都给你弄来当奴才！”邬思道什么也没说，抱着手炉只是出神，半晌才道：“万岁即位之初雷霆大震，刷新政治，整饬财务，这确是一喜。别人今夜哭，我也无喜可言。”允祥哈哈大笑：“先生真是先天下忧而忧！我再告诉你，今儿在养心殿万岁亲口对我说，先生有辅相之才，只干碍着没职份，所以开恩科，特简先生进翰林侍读，然后转上书房。宣麻拜相，还有比这更喜的么？”

邬思道神情似乎有点呆滞，古怪地一笑说道：“算是的吧——十三爷今晚喜上眉梢，给我报喜是一宗儿，恐怕你自己有喜事才是真的。说出来，叫我也欢喜欢喜！”“都喜。”允祥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向后一靠伸展了一下，“其实是早已知道的了。万岁说元旦日晋封我亲王，世袭罔替！王不王无所谓，这个‘世袭罔替’难得！”邬思道一双眸子在灯下晶莹生光，沉静地一笑，说道：“铁帽子王，儿孙永永无既。好嘛！连你加上一共九位了。”

“你今晚怎么了，这么不阴不阳的？”

邬思道伸手将一杯茶推给允祥，长叹一声默然不语，见允祥一脸惊讶之色，苦笑道：“十三爷，我和你认识十五年了，你天真率性、任侠仗义，很佩服你的为人。今日有句话，说出来或许我要人头落地，不知当讲不当讲？”

允祥被他的神情惊呆了，手里捧着已经凉了的茶，死死盯着邬思道。

“这个铁帽子王你要拼死辞掉，才能保你一世平安！”邬思道仿佛不胜其寒，紧紧抱着铜手炉，声音低沉嘶哑。“四爷豺声狼顾，鹰视猿听，乃是一世阴鸷枭雄之主……”

“你不是说他龙骧虎步……”

“不错，那是当时的话，他没信心。”邬思道语气冷峻得令人发抖，“你没勘透世情。与平常人交，共享乐易，共患难难。与天子交，共患难易，共享乐难。”

“我不信！今日四哥还说，决不做鸟尽弓藏的事！”

邬思道阴冷地一笑：“明日我的话就能验证，周用诚、墨香墨雨、性音和粘竿处十几个最心腹的，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使的恐怕就要……”

允祥蓦地一个惊颤，脸色变得苍白如纸，翕动了一下嘴唇，竟一个字也

说不出来，两个人在灯下交换着目光，只听院外一阵风声，像是什么在树林子里扑棱了一阵翅膀，接着便是鸱鸟凄厉的大叫声，叫得允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样寒冷的冬夜，到处是坚冰和积雪，雍和宫孤零零地处在京郊，四邻不靠，全是旷野，胤禛所有的内眷又都搬进宫里，只留下了原来书房的人和幕僚和尚，这时灭口，真正是杀人如草不闻声！允祥嘘了一口冷气，刹那间，他冒出一个念头，竟想夺门逃出去！

“十三爷，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收敛锋芒，万岁不会怎样你，”邬思道拨了一下蜡芯，屋里亮了一点，“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把我的话说给别人。易经有云：君不密丧其邦，臣不密丧其身——不用为我操心，我有自全之道。”

“那——坎儿他们呢？”

邬思道垂下眼睑，深长叹息一声：“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知道得太多了……”正要接着说，便听远远一阵脚步声，周用诚一蹿一蹦地跳进来，搓手跺脚地笑道：“好天气，贼冷贼冷的！文觉那边预备齐了么？主子已经回来了！”话音刚落，胤禛已带着十几个太监进来，见邬思道挣扎着要起来迎接，忙上前双手按着，呵呵笑道：“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要做这生分模样。今晚这一聚十分难得，过了明儿，就又忙起来了。怎么这屋里只点一枝蜡？——走，咱们过书房那边，边吃酒边谈——”几个小太监听皇帝嫌暗，忙不迭又点了七八支蜡烛。允祥只像傻子似的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审量着胤禛，觉得一下子陌生了许多。

“万岁！”邬思道到底挣着跪了下去，伏地行了大礼，说道：“臣有密奏的事。”

胤禛疑惑地看了看允祥，坦然说道：“——那，十三弟你们先过去，和文觉性音他们先说话，等着我。我和先生聊几句就过去。”待允祥带着一干人离去，胤禛又问：“老十三来都说了些什么？你神色不对呀！——你起来说话。”

“为的就是这件事。”邬思道坐直了身子，心事重重地说道，“十三爷来报喜，说万岁预备起用臣。臣单独见万岁，就是想辞谢万岁。”胤禛没言声，站起身踱至窗前，望着外头漆黑的夜，半晌才问：“为什么呢？”邬思道盯着胤禛的背影，缓缓说道：“臣有三忌，三不可用。”

胤禛回过头来，脸上已是挂了一层严霜一样冷峻，却不吱声，幽幽望着邬思道。

“臣乃残疾之人，这是一忌。”邬思道毫不畏缩地看着胤禛，“国家取士授官，自有制度。况大清国运正盛，人才济济，臣在王邸十几年，中外人士知之甚多，骤然置之庙堂之上，虽至公亦无公，虽无私也有私，恐怕有伤圣德。这是一不可用。”

胤禛脸上毫无表情。

“臣原是犯罪之人，这是二忌。”邬思道道，“康熙三十六年臣为孝廉，应天府试，率五百举人抬财神大闹贡院，此事震动朝野，天下皆知。虽说是激于义愤，到底是触了国法，先帝曾连下诏旨捕拿，臣又潜逃在外。为憎恨吏治黑暗，臣又入京，择主而事。万岁如今功成名就，即起用臣辅在帝侧。在臣原是罪余钦犯，在君又干碍圣祖当初原意，用此不忠之臣致于臣下议万岁为不孝之君，这是二不可用。”

胤禛听得悚然动容，不觉坐了下去，抚膝沉吟道：“只是可惜了你。”

“这正是第三忌。”邬思道见他动了心，舒了一口气，又道：“臣虽然薄有小才，却是阴谋为体。万岁龙日天表春华懋德光明正大。这就是忌！臣在万岁僭邸蒙恩十余年，顾问侍从，无不听之言，无不从之计，无数惊涛骇浪之中早已殚精竭虑耗尽心力，譬如已经熬干了的药渣，万岁何堪再用？倘若万岁念思道忠贞不贰之心，放臣还山，沐浴圣化之中，舞鹤升平之世，在万岁为全始全终之主，在臣为明哲知理之臣，传之后世，亦为一段风云际会佳话。万岁若不允臣之所请，臣今夜就仰药自尽，不伤圣人知人之明！”说着，泪水已走珠般滚落出来。

胤禛也不禁黯然，他今夜要下毒手灭口，原是听了文觉的警告，外边允禩党羽如林，政局不稳，放着周用诚一干人无法处置，日后将雍邸的事兜出来，正好给允禩借来推波助澜，所以打算喝酒之后，下半夜动手全部处死。但邬思道这番言语，其实已表明永不从政，永不泄密，想起十几年知遇之交，朝夕赞襄，吟诗论文，这些情分也难一古脑儿付诸东流。想着，叹息一声道：“你的心我都知道了。不知眼下你有什么打算？”邬思道顿时放下了心，从容说道：“雍和宫如今是天子行宫，自万岁下诏那天，我在棋盘街已经租了一处宅子。万岁既然允臣之请，今晚一见，就算辞行，臣这几日痰喘，酒筵也不敢领，这就搬出去，过几日陆路回无锡老家。臣已经二十余年没吃故乡水了。”

“好，依你。”胤禛想着允祥等在那边，起身在案边提笔写了个字条，口中道：“不过你跟我一场，空手回去，我难忍心。当年替二哥还债，用了你七十万银子。赏还你呢，要招谣言，所以不还你了。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你不要大隐，也不要小隐。你且去，明儿叫允祥看看你，给你找个靠得住的官，你去当师爷。将来朕出巡或者他入觐，还能见见。”

“谢万岁！万岁如此隆恩，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报万一！”

“不必说了。”胤禛摆摆手，叫进一个太监，吩咐道：“你带朕的手谕，用小轿把邬先生送出去，到棋盘街安置好，你来回话！”

“喳！”那太监答应一声，过来搀定邬思道，说道：“先生，咱们慢慢走……”

邬思道当晚住了棋盘街宁心客栈。这是他包租了好久的一个宅院，店主早接了银子，原想不知是个什么贵人，今日见着，却是孤零零一个残废

人，又见是太监亲送，越发不知来头，汤水茶饭侍候着忙个不停，邬思道却要静坐，便打发了他去。

屋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默默坐着，想入定，但今晚改了积习，再也静不下来。从康熙四十六年夏入京，到现在整十五年半。孤身一人进来，轰轰烈烈做了一番事业，如今又剩下孤身一人，真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一幕幕往事涌上来又压下去，压下去又泛起，再也不得平静。

“正不知明日如何，今夜不得入梦了……”邬思道和衣躺了一会儿，那炕烧得滚热，更觉烦躁难耐，讷讷自语着起身，架拐推门出来，但见天边一钩新月，惨淡地将光洒落下来，房顶上、院子角落的雪都抹上水银似的，幽幽发亮，只是清寒袭人。他在院里踟蹰良久，正要回房，静极之中，隐然听墙外有人嘤嘤而泣，听着是个女人声气，便踱到账房，问店老板：“什么人在外头哭？”

“是两个女人。”店老板无所谓地笑道，“您进来一会她们就来了，想住店，我没答应——这是爷包下的嘛。”邬思道沉吟着说道：“眼看子时到了，天太冷，叫她们进来吧！”店老板狡狯地一笑，答应着开了门，说道：“你们进来吧！谁叫你们碰上这么好的客人呢？”

邬思道闪眼看时，是三个人，两个女人，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便道：“这里有火，请先过来略暖和一下，等老板收拾了房子再过去。”那三个人也不言声，一路进了正房，竟都跪了下去！

“这是怎么说！你们——”

邬思道大吃一惊，正要请店主搀起他们，两个女人都已抬起头来，居然是这样——一个是金凤姑，一个是兰草儿！他愕然盯视了许久，口吃地问道：“兰草儿！你不是——”

“我没有死……”兰草儿满脸泪光，哽咽道，“他们是借故儿拿你的……”邬思道又把目光移向凤姑，许久，叹道：“你家的事我已经听说了……”凤姑低下头，小声道：“家抄了，我刚好回门，金家也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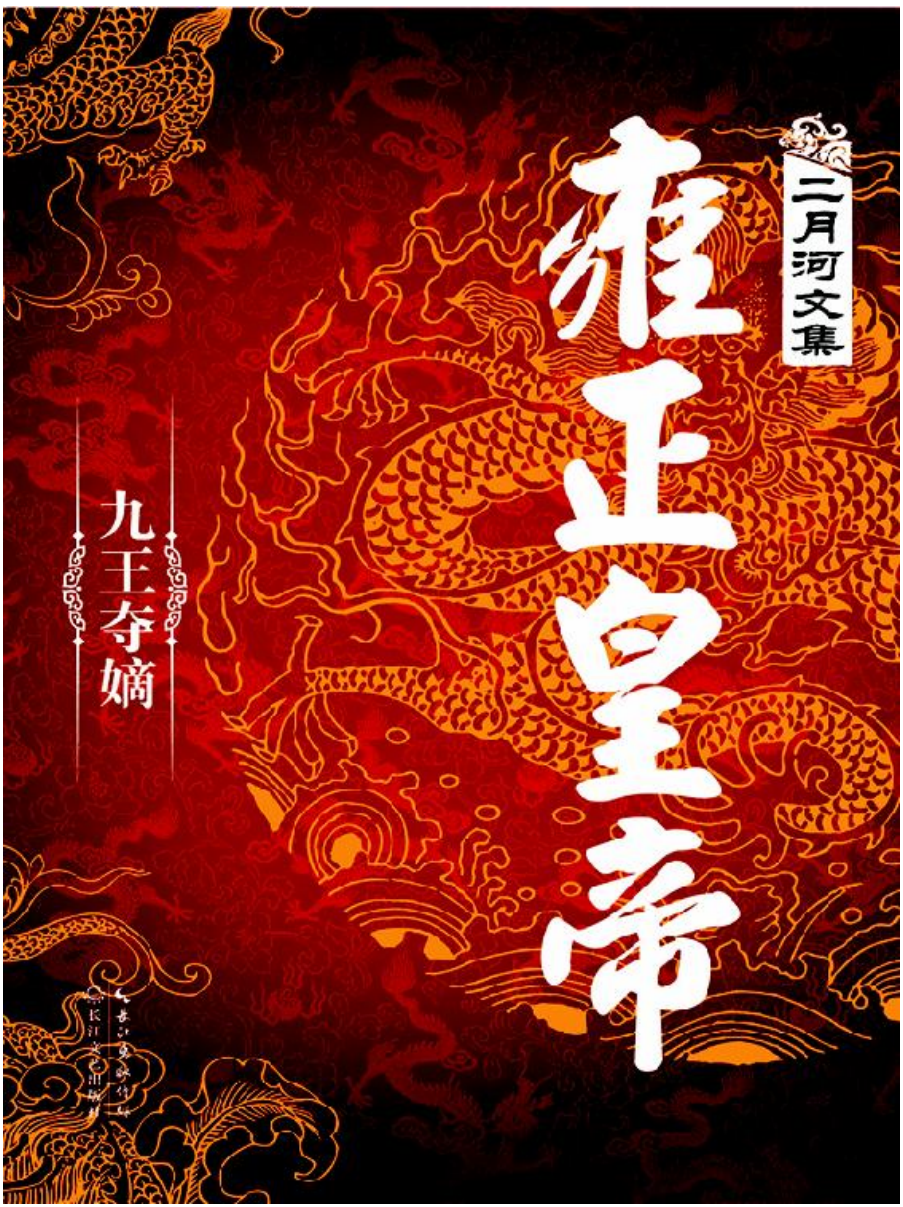
邬思道端坐不语。良久，徐徐说道：“可叹。”那毛头小伙子挺着脖子大声道：“表舅！您不能冤枉我妈！不是我妈叫外婆报信儿，您骨头都烧成灰了！”兰草儿想起那夜的事，臊得满脸通红，倒是凤姑掌得住，说道：“表弟，冤有头债有主，是我不好。如今两家都败了，你的仇也报了，我和兰姑商量好，要出家。只这孩子小，不懂事，叫他怎么过……”说着，呜呜咽咽直要放声儿。

“求你……”兰草儿满眼都是恳求神色，看着邬思道的脸色，下面的话竟没能说出来，邬思道点点头，起身来说道：“我腿脚不便，不扶你们了，孩子，你扶她们起来。”待三个人起来，邬思道深长叹息一声，又道：“我是久经沧海的人，世上事纷纷扰扰，比你们恩恩怨怨大得多的经了不知多少。那些事，于我而言，早已是杳如烟波。我若计较，早就除

了你们了……如今我虽不修行，也是修行，虽不出家，也是出家。好歹你们跟着我吧，总有一口饭吃的……”

安置他们三人安歇了，邬思道越发没了睡意。熄了灯，独坐在暖烘烘的炕上。月光如洗，轻柔的光隔窗沐浴着他的全身，久久地一动不动。忽然远处传来三声沉闷的午炮，已到子夜时分。邬思道望着寥落的寒星，子时阴极而阳生，明天会怎样呢？邬思道不再去想它了，他是太熟悉皇帝了。

1990年4月中旬写于宛



作者简介

二月河 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历史小说家、汉族，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造“帝王系列”，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计500余万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出版佳作奖，并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其中《雍正皇帝》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繁体字本，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历史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的第2卷。

九王夺嫡， 雍正险胜， 紫禁城新桃换旧符。但树欲静而风未止，皇城内外，大江南北，仍杀机四伏。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阃将军年羹尧倨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苑。一时间，风急浪险，浮云蔽日。

沧海横流，正试帝王才干。雍正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整肃吏治，擢用新人田文镜、刘墨林等，不顾安危，巡视黄河防务，体恤民心。借青海大捷之利，雕弓轻舒，粉碎八爷党和十四弟政变阴谋，圈禁隆科多，赐杀年羹尧。

本书涉笔广泛，场面恢宏，有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并且结构上较上卷更为详略得当，疏密有致。作家擅长写帝王史实，对宫闱秘闻，分寸把握得当，特别是对宫廷斗争中微妙的人际关系，权谋机变，揣摩体味得玲珑剔透。

-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 关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 第三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丧 乌雅氏柩前正位号
- 第四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 第五回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 第六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 第七回 吃晶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 第八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 第九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 第十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谳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宫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 第二十一回 吃胙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袴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询
-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禵遭贬斥
- 第二十八回 孤孀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阄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囤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 第四十一回 史贻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 关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康熙六十一年的冬天阴寒潮湿，自立冬过后，大雪几乎就没停过。以京师直隶为中心，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连绵向西，直至山西甘陕等地，时而羽花淆乱，时而轻罗摇粉，或片片飘坠，或崩腾而降，白皑皑、迷茫茫，没头没脑只是个下。远村近廓，长林冻河上下，飚风卷起万丈雪尘，在苍暗微绛的云层下疯狂地旋舞着，把个世界搅得缤缤纷纷，浑浑眊眊，把所有的沟、渠、塘、坎一鼓荡平，连井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偶尔雪住，惨淡苍白的太阳像一粒冰丸子在冻云中缓慢地移动，天色透光，似乎要放晴了，但不过半日，大块厚重铅暗的云层又压过来，一切便又复旧观，仍是混沌沌的雪世界。

天晚时分，一行三十余骑在山西娘子关一个风雪迷漫的山神庙前驻马。这三十多个人服色不一，十个王府侍卫都是四品武官穿戴，白色明琉璃顶子，八蟒五爪雪雁补服外头披着白狐风毛羔皮大氅。另有两个六品笔帖式，却是内务府打扮，带着二十个亲兵护卫在队后。为首的却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穿着玫瑰紫挂面玄狐巴图鲁背心，外套猞猁猴皮斗篷，清秀的瓜子脸上两道浓重的剑眉微微扬起，紧绷着的双唇旁嘴角微微下吊，仿佛随时向人表示自己的高傲和轻蔑。见前头马队停下来，这青年勒住了马，用手按了一下冰冷的剑柄，一声不言语睨视了一下旁边的侍卫，用漠然的目光仰视着昏暗的天穹，长长吁了一口气。一个侍卫忙道："大约是要打尖儿吧，奴才过去看看。"话音刚落，庙门口的侍卫已经大踏步过来，在青年公子马前雪地里打千儿禀道："十四爷，这是个破山神庙，早没了香火。这大的雪，前头五六十里连个驿站也没有，请爷示下，今晚要不就歇在这儿吧？"

"唔。"青年微微颔首，转过头来对两个笔帖式道，"钱蕴斗，蔡怀玺，你们是雍正皇上派来押我回京的，你们出个章程，我胤禵悉听遵便！"

那个叫钱蕴斗的笔帖式被他威压的眼神迫得头也不敢抬，忙赔了笑脸，打个千儿跪下说道："王爷这话奴才怎么当得起？没了折尽了奴才的草料！爷说行，咱们就走；爷说住，咱们就停。万岁爷只说叫奴才们好生侍候十四爷，安妥进京奔先帝爷的丧，并没有限日子。奴才遵十四爷的命！"胤禵冷笑一声点点头。早有一个侍卫伏身跪下，胤禵踩着他的背下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道："皇上是我四哥，又是一母同胞。论起亲情，我们是手足，论起名分，我们却是君臣。你们奉圣命而来，我岂敢不敬礼有加？这一路要走要停，规矩是住驿馆，都是你们说了算的。今儿住这里，也是你们说了算，我不希罕你们装好人！这个地方儿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我要在这谋反，或者跑了，都是你们的干系。"钱蕴斗和蔡怀玺只是赔笑听着连连答应。直等胤禵发作完，钱蕴斗才道："爷圣明，奴才们只是奉差办事，我们两个都是笔帖式，上头有司、府、都监、领侍卫内大臣，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地呢！好歹爷体恤着点奴才，平安到京，奴才们往后侍候爷，沾爷的光的时候有着呢！"

"这还是句人话。"胤禵哼了一声掉转脸来，吩咐道，"把阳泉县令送的鹿

肉取出来，今晚我犒劳兄弟们！”说着，鹿皮油靴踩得吱吱咯咯响着，带着众人进了山神庙。

这是一座废弃不久的庙宇，空落落的大院覆盖了尺余深的雪，依着山势，正殿两边庑廊齐整排着两溜厢屋，檐下垂着二三尺长的溜冰。半旧的房舍门大敞着，窗纸都没有破；楹柱上的朱红漆皮也没有剥落，微旧而已；只有当院一个人高的大铁鼎上头厚厚地裹了一层雪，冰冷阴沉地矗在雪地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什么。这一群人闯进正殿，只听“嗯”的一声，扑棱棱惊起一大群在殿中避雪的石鸡、乌鸦、山鸡，还有一只狍子冲门逃出，猝不及防间，钱蕴斗吓得一屁股坐到雪地里。倒是蔡怀玺眼疾手快，一手擒了一个，看时却是两只野鸡，笑嘻嘻说道：“十四爷好口福。”

“嗯。”胤禵眼中闪过一丝笑容，随即又敛了，大踏步上阶，一边跺着脚上的雪，吩咐道，“把院子里的雪清一清，廊庑下的栏杆拆下来生火。两位笔帖式和我住正殿，我的侍卫住西配殿，善捕营的兄弟们住东配殿。”说罢，解了斗篷递给从人独自走进正殿，向着神龛中被烟熏得乌黑的山神打了一躬，口中喃喃念叨了几句什么，回头对钱蕴斗道：“这不像个破败了的庙，怎么没了香火，敢怕是道士和庙祝卷了庙产逃走了？”钱蕴斗笑道：“是，奴才也觉得蹊跷。”蔡怀玺在旁点着火，说道：“爷不知道，山西去年大旱，寸草不生，这里几十里都不见人烟，并不为天冷怕出门，这里有的是煤。人们都饿跑了，庙里的人自然养不住，哪里还会有香火？”胤禵尚未答话，猛听院里“妈”的一声大叫，接着便是一片嚷嚷声：

“把这个臭尸弄出去！”

“找门板来！”

“啐，晦气！”

胤禵这才知道是亲兵们清理房间发现了冻殍。因房中火刚生着，烟雾大，他不介意地踱出殿外，果见东配殿一群人连说带议论地正在搬运尸体，便道：“你们嚷嚷什么？”一个亲兵忙过来禀道：“东房里有个尸体，已经冻僵了，是个女的……”胤禵没吱声背着手来到东配房，果见一年轻女子，大约十四五岁上下，头发披散着，穿一身蓝线的青土布布衫，赤着两只小脚，用裹脚布把两只鞋贴前后心捆着，两手拊心靠墙角坐着，脸色黢青，像燃尽了的香灰一样难看。几个善捕营的兵士啐着骂着，大约是怕晦气嫌脏，却没人动手搬尸。胤禵冷冷说道：“你们也算八旗子弟？我为大将军王，在西大通带兵打阿拉布坦，一仗下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们不配给我的兵提鞋！——来，我的护卫呢？”

“在！”

“把她拖出庙门外！”

“扎！”

一个侍卫答应一声，双手捉定那女子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就走，刚到门口，忽然站住了，说道：“十四爷，她腋下还是温的！”

“哎？”胤禵怔了一下，上前扶起那女孩子手臂，扶着脉沉吟良久，说道：“她没有绝气。快！弄到神殿火堆旁暖一暖，兴许还能活！”

于是众人七手八脚，把这个女尸抬到大殿火堆旁，又忙烧了热黄酒，撬开紧咬的牙关灌了下去，再摸脉搏，已觉缓缓悠悠，似紧似慢地跳动，鼻翼一张一翕，脸色也渐渐回转来，只是极苍白，气若游丝地躺在火堆旁的马褡垫子上昏迷不醒。

神殿上的火噼啪作响，铁架子上吊锅中煮的鹿肉散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浓香。胤禵满腹心事，怅怅地望着外头漆黑的夜，听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久久才叹息一声，对守在一旁的钱蕴斗道：“我一点也不饿，你和蔡怀玺吃吧。要嫌这里拘束，你听两厢他们吃酒多热闹，只管乐去，还怕我跑了？我也不会自杀！”

“十四爷别太难过，”钱蕴斗勉强笑道，“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望七十的人，我们寻常人家瞧着，这算喜丧。十四爷是金枝玉叶，好歹自家得保重，人死如灯灭，您再难过也无益。”胤禵叹道：“你们不要怪十四爷脾气不好，这一路我仔细看了，你和蔡怀玺都是好人。一则我心里难过，先帝爷康熙五十七年叫我当这个大将军王，出兵青海，临别时在乾清门拉着我的手，说：‘阿玛老了，身子骨儿也不好，朕知道你不愿出远门，但皇子阿哥里头，就只你还能带兵，你不替朕分忧，谁能尽这个孝？’当时皇阿玛老泪纵横，依依惜别，谁曾想我这一去竟成永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蔡怀玺忙劝道：“当今主子给先帝爷办后事十分隆重，在遵化修的陵，奴才还去瞻仰过，不但壮观，风水也十分好。万岁爷就是怕十四爷悲恸过甚，所以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接爷回京。回去丧礼上的事多着呢，爷金尊玉贵之体，不要过于伤心，身子骨儿比什么都要紧的。”

胤禵用木棍将火拨了一下，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女孩子，说道：“四哥原自就是伶俐人，他做皇帝有什么说的？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这个。今儿这个地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我有几句心里话想问你们。你们要想着你们是正黄旗下的奴才，我就问；要寻思着是皇差，奉旨押送我这倒运王爷回京的，就当我没说，从此我就是哑巴！”钱蕴斗瞟了蔡怀玺一眼，赔笑道：“爷疑到哪去了！皇上要疑心王爷有别的心思，怎么能只派二十个亲兵护送王爷？爷有什么话只管问，凡是奴才知道的，断断不敢欺隐的。”胤禵听了略一怔，突然仰天大笑，倒把钱、蔡二人吓得一颤。却见胤禵丢了手中火棍，起身说道：“你们是装傻还是糊涂？既然当今皇帝那么‘信任’我，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甘陕总督年羹尧，命令甘陕二省戒严？又命令四川巡抚蔡珽集结二万人马至老河口待命？”

“这事奴才知道，”钱蕴斗愕然注视着咄咄逼人的胤禵，说道，“先帝爷驾崩，事出仓猝，恐生变故，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不单是甘陕四川，连直隶也是一样，北京九城都封了！”胤禵格格一笑：“就算是如此，我再问你，陕西布政使李卫，就是先前四哥书房侍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粮秣的，原先按季供应军粮，为什么突然改为按日供应？”

“这……”钱蕴斗顿时语塞，正寻思如何对答，蔡怀玺在旁说道：“兴许连日下雪，粮秣一时供不上也是有的。”

胤禵冷笑道：“蔡怀玺，你甭给我来这一套。我乃圣祖大行皇帝的亲生儿子，天璜贵胄！奉旨奔丧，只许带十名侍卫，比不上一个知府的仪仗！你们这点子把戏，只好演给三岁小儿——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三十个人跟着我左右，后三十里就跟着三千绿营兵尾随监视，一站一站驿传‘平安’送我回京——你怔什么？以为我蒙在鼓里？今晚宿在这里，前头驿站的人保准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瞧吧，天明就会有人来‘迎接’我了！我——”胤禵越说越激动，脸涨得血红，困兽似的来回踱着；突然扑到窗棂旁狂躁地一把撕去窗纸，炯炯的目光仿佛要穿透外面无边的暗夜。良久，他转过身来，已是满面泪光，喃喃说道：“老天爷……你怎么这样安排？八哥九哥十哥……还有那个该杀的鄂伦岱，你们在北京……都是做什么吃的？你们这些酒囊……这些饭桶！”他颓然坐回了火堆旁，殷红的火苗映着他英俊的面孔，久久不再说话。

胤禵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四个儿子中排行第十四，因此人称“十四爷”，轻财好施，任侠仗义；知兵好武，是熙朝出了名的“侠王”。康熙晚年，政务废弛，法度宽纵，太子胤礽昏庸无能，于四十七年和五十一年两度被废，启动了儿子们觊觎皇位的野心，因此各立门户结党拉派，闹得乌烟瘴气。第一次废黜太子，皇长子与三阿哥诚亲王胤祉争夺帝位。胤禔揭出“诚王不诚”，派门人孟光祖在外周游各省，结交封疆大吏，希图非分之福的丑事。胤祉则举发了胤禔在埋设“乾坤地狱图”魇镇太子，致使胤礽昏乱失德的隐秘恶行。康熙勃然大怒，当即囚禁胤禔，申斥胤祉，下诏令文武百官推举太子。按康熙的想法，太子失德，秽乱宫闱，既然是大阿哥做的手脚，现在真相大白，做了三十年太子的胤礽，理应昭雪，重登嫡位。不料推举结果大出意外，六部九卿，十八行省督抚提镇众口一词，推举的竟是从来没有单独办理过政务的“八爷”胤禩。细查之下才发觉八阿哥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早已暗结人心，联络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裪，不但在朝廷臣工中一呼百应，就是大阿哥胤禔、十四阿哥胤禵也是同党，际会风云，文武兼备，在朝阳门外的八爷府跺一脚，九城震撼！立胤禩为太子，康熙也曾有过这个念头，但转念一想，胤禩一个毫无实权的王爷，竟能左右朝局，呼风来风，唤雨雨至，把太子折腾得七死八活。太子党里的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清理官员积欠库银，整顿刑部冤狱这些至关紧要的国政，都因为“八贤王”从中打横炮，弄得不了了之。要真的立胤禩为太子，不但其余的儿子难免骨肉之变，就是康熙自己，也保不定有被逼退位之虞。百般无奈中，康熙只好重新封胤礽

为太子，并命四阿哥为雍亲王佐理朝政。为安抚胤禩一干人，晋封胤禩为廉亲王，胤禟、胤禩（被）升为贝勒。没有想到事情愈演愈烈，复位后的胤礽一来怕康熙再度变心，二来深忌八阿哥势大难制，竟背着四阿哥胤禛，密谋发动兵变，妄图逼康熙退居太上皇，一网打尽“八爷党”！事机不密，被精明绝伦的康熙再度察觉，连下诏旨，永远禁锢胤礽，囚禁了太子亲信十三阿哥胤祥，并诏告天下，皇帝在位一日，决不再立太子。康熙五十七年，准葛尔部阿拉布坦蠢动，擅自派兵侵入青藏，康熙决意兴兵讨伐，命十万精兵出关西征，胤祥和胤禵因在皇子中知兵好武，号称“双雄”，胤祥既然被执囹圄，胤禵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大将军王带兵出京。

胤禵烤着火，陷入深深的思索。受命为大将军王的前夜，他曾和胤禩有过一夕长谈。那是怎样的情景？病骨支离的胤禩头上缠着黑帕，幽幽闪动的烛影下越发显得憔悴不堪，拉着胤禵的手满眼是泪，喘着说道：“好兄弟，你，要远行了。我一则是惧，一则是喜……我不知前生造了什么孽，生在皇家，大祸不招而至，不但失爱于皇阿玛，连兄弟也不能容我！我本来只想做个贤王，扶危济弱，做了一生好事，想不到因为人缘好，推举我当太子，反落得天地不容！我……种的是花，得的却是刺……如今病得这样，什么也是不想了，就怕你这一去，你我手足天各一方，再无见面之期！反过来想，北京如今是虎狼穴、是非窝。实话实说，阿玛老了，太子未定，兄弟们谁没一把算盘？四哥不是当皇帝的料，只一味刻薄行事，急征暴敛邀买万岁的心，我看他也未必没有异样的心思。三哥瞧准了阿玛爱读书人的心，巧讨好儿，看似每日带着陈梦雷一干人著书立说，其实也是走捷径的登龙术！就是你九哥十哥，人都说是铁杆儿‘八爷党’，我瞧也不见得！昔日晋国闹家务，申生太子在内而危，公子重耳在外而安，所以心里虽舍不得，你去带兵我心里宽慰！你只管放心保重，我的奶公雅布齐就在西大通，有他侍候着你，就跟我在跟前一样的。一旦朝局有变，你带十万八旗子弟兵临城下，我在里头维持，这个皇帝位你不坐谁坐？”胤禵被他说得失声痛哭，一边哽咽一边说：“八哥说的都是，唯独做皇帝，兄弟我没有想也不敢想……我只会带兵，只爱习武，没那个胸襟度量，也没那个德行人望。据我看，皇上是爱你爱得深，所以磨练你。不然，为什么说你谋逆，反而晋封你亲王？四哥办了多少差，出了多少力，也才和你一样嘛……八哥宽心养病，我在外头，京里有什么变故，好歹早点带信给我……我拥兵在外，缓急都是八哥用得着的……”

劈柴在火中“啵”地爆了一声，胤禵眼中波光一闪，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处身何地何情。世间想不到的事太多了，冥冥造化之数恰不如人意。胤禩胤禵两人虽然流泪眼对流泪眼，伤情人对伤情人，说的话语重心长，但各自都是一把如意算盘。胤禵一到西边就收买了胤禩安在自己身边的钉子一等侍卫鄂伦岱，命他回京“帮着四爷，看着八爷”，雅布齐收买不动，行军法杀掉了。满想着既然皇帝不立太子，一听到康熙死讯，立即带兵回京争位，想不到鄂伦岱一进京便如泥牛入海，连个信儿

也没有，更想不到皇帝竟有遗诏，“不是皇帝料儿”的四阿哥粉墨登场，堂而皇之地作了九五之尊！威权赫赫的八阿哥竟然俯首称臣，自己受年羹尧岳钟麒掣肘，非但不能“将十万大军入关”，反而被二十个羽林军士两个笔帖式半押半护地送往京师……他瞟了一眼正在吃鹿肉喝酒的钱蕴斗蔡怀玺，无声叹了一口气，愤懑、疑思、焦虑、惆怅，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怖骤然袭上心头，“嘣”的一声他扯断了项前套扣，想站起来，又咬着牙关坐稳了。

“十四爷，”钱蕴斗满嘴是油，转脸诧异地盯着胤禵，“您老有什么吩咐？”胤禵恶狠狠道：“热！爷解解扣子！”蔡怀玺忙道：“这火烧得太旺了；奴才把柴抽几根吧？”胤禵狂躁地拨了拨火，咬牙道：“我还嫌它不旺！要有一把火烧掉这混账世界，把我烧成灰我也是欢喜的！”蔡怀玺和钱蕴斗这才明白，胤禵是被心里的怒火烧得坐不住，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正在此时，那个冻僵的女子身上抽搐了一下，呻吟道：“水……水……”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胤禵一怔，低转头看了看那女子，冲外喊道：“我的侍卫呢？”胤禵的两名侍卫就守在门口，听见招呼，忙进来叉手而立。胤禵皱眉道：“能弄点热水来么？”钱蕴斗笑道：“十四爷，她这是昏迷谵语，不是真渴。小人粗通医道，现成的鹿肉汤灌一碗，补住元神，敢怕就好了。”见胤禵无话，蔡怀玺忙过来扶那女子仰着，钱蕴斗用银匙，一小口一小口喂了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肉汤。胤禵也不理会，只满腹心思来回踱着，时而低首沉吟，时而望眼欲穿地盯视院外，谁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

“天爷……”那位死里逃生的女子终于醒了过来，趣青的脸上泛起红晕，一双水汪汪的杏仁眼慢慢闪开，在一张张陌生的男子面孔上扫过，讷讷说道，“我这是在阴曹地府，还是活着？你们是人还是……”

胤禵默默注视着她，相貌五官也还端正清秀，只是蓬头垢面，赤着冻得流黄水的双脚，稚气的眼神中带着疑虑和惊惧。良久，胤禵方淡淡一笑：“我们不是鬼，不过人和鬼比起来，还是人可怕些，也难怪你惊慌。你到鬼门关走这一遭，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一个人冻倒在这孤庙里？”

“俺是代县的，”那女孩子赤着脚当着这么多男人面，害臊地把脚缩进马褡子下头，“乔家寨人，是庄户人家，叫引娣。去年县里派下来官银，俺家摊了七吊半钱……可怜去年秋里没收成，哪去弄这么多的钱？家里只有俺爹俺妈，还有一个不到六岁的弟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村里来了个蛮子，一口苏州话，说要买二十个女孩子去苏州给皇上织贡品、绣花，管吃管住一年还有一两工钱，三年期满，愿意回来给路费，想留的一年给六两银子。为还债，也为了一家活命，爹妈卖了我……”

她一头哭一头说，胤禵蹙额沉思着，苏州给朝廷每年的例贡他是知道的，都由苏州织造李煦掌管，却没有到北方买人的例。李煦是个谨慎得树叶落下来都要躲闪的人，竟敢私买私卖人口？想着，问道："既然两厢情愿，你怎么又回来了？"引娣呜咽道："爷哪里知道？他是个人贩子！到苏州就把俺卖到了春香阁，俺看师傅教的不是针线，每日领着唱曲儿、弹琴，还教下棋、画画儿，心里犯疑，去问教习妈妈，教习妈妈说这也是学本事。倒是春香院一个大姐好心，跟我说了底细——满十五岁就叫我们去接客——大爷，俺是好人家的闺女，咋能做这事？趁他们不防，俺逃了出来，连正经路也不敢走，一路从安徽山东河北讨饭回来。到娘子关又遇上大雪，想进庙避避，不知道这里因为遭灾，庙里的住持都饿跑了，我冻倒了……"

"你这故事倒编得叫人泪下肠断，"胤禵目光炯炯，冷笑道，"我救了你的命，你还跟我来这一套？去年山西荒旱，秋粮没收上来是实情。康熙万岁爷曾有明诏颁布天下，免去山西甘肃全年钱粮，还派了钦差大臣，会同山西巡抚诺敏赈济灾民。怎么会反而有催科的事？说实话吧，你是谁家的逃奴？有我担待，保你平安，我既救人，自然要救到底的。"引娣睁着大大的眼睛伫望了胤禵片刻，叹了口气道："爷不信我也没办法，这事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听说是诺大人还有我们府老爷县太爷……好像欠着什么库的银子，不但赈济银子没见一文，还要我们百姓把欠的银子补出来——通省百姓都一样，俺怎么骗得了大爷您？您找个乡里人问问就知道了……"

她话没说完，胤禵心中已是雪亮，引娣没有说假话，这正是今日的当今皇上，昔日的雍亲王造的孽！自康熙四十六年胤禛主管户部，清理官员积欠国库银两，多少命官都逼得投井上吊，这个诺敏倒另辟蹊径，朝廷逼他还债，他叫百姓替还！胤禵望着篝火，咕哝了一句"坏蛋"，转脸问钱蕴斗，"这个诺敏，是正黄旗下牛录出身，好像是雍和宫的门下？"钱蕴斗一点也不想惹是生非，只想着把这个招惹不起的王爷送到北京完事，嗫嚅了一下，没有答话。蔡怀玺在旁说道："不是万岁爷龙潜时的门下，他是镶白旗的都统，原先和年制台是换帖兄弟。"

"一丘之貉！"胤禵咬着牙一笑，"这么着保纱帽，不怕激起民变？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名为"大将军王"，其实是个囚在笼中的虎，这种闲事压根轮不到自己去管，而且北京城里如今是什么情势，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前途吉凶也难说。想着，胤禵喟然一叹，勉强笑道："引娣，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是愿意跟我到北京，侍候我，还是愿意回去呢？"

引娣眼中一泡儿泪水，她原以为这干人个个佩刀带剑，不是响马就是刀客，这会子回过神来，已经觉察到胤禵不是坏人，可也不像平常人。想着，用袖子擦着眼泪道："俺……家里有爹娘、弟弟，爹老了，娘有病，弟弟还小，得有人照应……"胤禵笑道："难为你还有这份孝心，比我们兄弟们强！既如此，明儿我资助你点盘缠，回代县去吧。"说罢吩咐侍卫，"她在这里歇息不便，东厢我看还有一间耳房，带她到那屋里，有现

成吃的送过去一点。”

侍卫们带着引娣出去了。胤禵掏出怀表看看，已是亥正时分，外头兀自丢絮扯棉般地落着大雪，看看两个笔帖式，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地望着自己，既不能赶走他们，又实在无话可谈。听着凄风掠过峰峦的呼啸声，胤禵心中更转惆怅。他解下佩剑，斜靠在马鞍上，拣着吊锅里的鹿筋略用几口，又吃了一大碗黄酒，便觉醺醺的，在暖融融的火堆旁沉思着，渐渐闭上了眼。

“十四爷，十四爷！”

蒙眬睡着的胤禵一下子睁开眼，却见是钱蕴斗在轻声呼唤自己，他抖了抖盖在身上的斗篷坐直了身子，问道：“什么事？大呼小叫的！”

“井陉驿站派人来接您了！”

“好嘛，记得我昨晚说的么？”

“……”

“叫他们为头的进来！”

“扎！”

井陉驿丞像个雪人，吁着白气进了山神庙，在檐下轻轻跺了跺脚，摘了大帽子抖抖，抹了一把满是雪水的脸，结结巴巴报道：“井井井陉，驿驿……驿丞孟孟孟……”一肚皮愁绪的胤禵被他逗得“扑哧”一笑，说道：“别难为了，就是孟驿丞吧——进来。”那驿丞又矮又胖，皮球似的滚进来，就地打了个千儿，说道：“奴奴……奴才孟……宪佑给爷请请……请安！”不知是屋里热，还是这个八品驿丞头一次见地位这么高的天璜贵胄，孟宪佑头上冒汗，两手比划着说了半日，胤禵也听不明白他都说些什么。原想好好问问，雍正皇帝到底怎样“关注”自己进京的，对着这块料，不禁又好气又好笑：“罢了吧。小心累着了你！你这一口晋北话，又结巴得这样，我竟什么也听不明白！你花了多少钱捐这个官？莫不成见你们上司也这样儿回话？”

“回回……王爷，”孟宪佑叩头道，“奴……才是正正……正而八经的进进进士……就为这个毛毛毛……毛病，才混混……成个八品、品官！日日日……日子久了，都都不……不计较了。王王王爷，您叫奴奴……才唱道情，就不结结结……结巴了……”

胤禵仰天大笑，说道：“好，有趣，你唱！谁叫你接我的？”那孟宪佑红着脸磕了个头，果真梗着脖子唱起道情，却是字正腔圆，一点也不结巴。两庑侍卫亲兵跟着这位倒霉王爷，多日旅途寂寥，见正殿有人唱道情，不禁都凑过来听热闹，却听孟宪佑唱道：

开言千岁请细听，

奴才为你唱道情。

不敢造次接王驾，

都只为保定府里传来了宪命。

接到了十四爷还则罢，

接不到十四爷，八品官儿也作不成！

歌词虽俗，却是清楚明白，胤禵想不到他唱得如此流畅，忍着笑说道："我才走到娘子关，保定府好长的耳朵！"孟宪佑将手一揖又慢声唱道：

里头的委曲，奴才弄不清。

昨日晚有个官儿来到井陉，

工部员外郎，名叫田文镜，

奉圣命去陕西慰劳军营，

顺路儿带来这一道令，

命奴才带着暖轿接爷回井陉。

四十五里山路跑得奴才头发蒙——呀

吱也幺哥！

唱到这里收板子，一嗓子"呀吱也幺哥"唱得殿里殿外人人控背躬腰，跌脚捶胸哄然大笑。胤禵也掌不住一口茶"扑"地喷了一袖子，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在受着何等严密的控制。他渐渐变了脸色，站起身来冷冷说道："难为了山西直隶两省巡抚了。这大的雪，比本王走路的竟辛苦了十倍！既然你带了暖轿，也算你一份虔心，本王可要坐轿走了。"说罢便起身来，孟宪佑忙叩头起身出去招呼轿马，胤禵的亲随和钱蕴斗等人便忙不迭地备行李。

"十四爷，"一个王府侍卫见胤禵结着扣子出来，忙上前禀道，"那个女的怎么办？是送她回代县，还是带着她走？"说着将大氅递了过来。

"她身子骨怎么样？"

"挺好的，昨晚暖了一夜，已经过来了。"

胤禵抿着嘴看了看天，雪已经下得不大了，稀稀落落的雪片有气无力地随风荡摇着缓缓坠落。他沉吟着，一眼见引娣从东耳房出来，便道：“你不要紧吧？”引娣穿着一身又重又厚的棉袍，一夜饱暖，精神已完全恢复。她见胤禵一干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行色匆匆，先是隔窗痴痴地望，听胤禵问自己，忙几步过来，双膝跪地，就雪中磕了三个头，已是呜呜咽咽放了声儿：“恩人……您这就要走？叫俺怎么报答您？……俺们是寒门小户，恩人是贵人，只盼恩人步步高升，公侯万代……”胤禵苦笑了一下，摸了摸怀间，里头并没有银子，却有一把金瓜子儿——是年羹尧为自己设酒送行，席前猜枚儿耍子赢的。便都掏了出来，说道：“你这感恩的话我当不起。按平常年月，我带你去京城，能帮你图个一家温饱，如今不成了。带上这点钱回去吧……”说罢神色黯然。

引娣一下子抬起头来，泪光闪闪诧异地望着胤禵。刹那间，胤禵才发现她长得十分俊美：韶秀的面孔用雪水洗过，泛着粉嫩的红晕；嘴角下还有两个似隐似现的笑靥；一头乌发多少有点散乱，却黑得乌鸦翅膀似的在风中翩翩飘动；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带着稚气，也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机敏和成熟。胤禵叹道：“我北京王府里，身边八个丫头都不及你，带你去侍候福晋也必是好的。可惜……我身在不测之中，顾不到这些了。你这样走路不成，我劝你改换男装，走大路慢慢还乡吧。”说罢便要下阶。

“恩公！”

“唔？”

“求恩公赐下姓名，俺回去给您立长生牌位！”

胤禵恬淡一笑，徐步下阶，一边走，头也不回地说道：“自古哪有长生的？我不短命就是天照应！先帝在世，群臣日日喊万岁，到底也只在位六十一年。造化无常……”不知哪句话触动心思，胤禵眼中突然涌满了泪水，一阵急步出庙，哈腰钻进暖轿，脚一蹬命道：“起轿！”

百余人簇拥着那乘杏黄毡套四人抬软轿，高一脚低一脚踏着拥满积雪的山道迤逦东去。引娣站在庙门口呆望着，一直目送到他们消失在弥漫风雪里才回庙来……

一行人在风雪中又跋涉数日，待到北京京郊的潞河驿，已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傍晚，前头自有人飞马进京报知。过永定河，早见大学士尹泰、礼部员外郎高其倬、理藩院司官阿尔松阿、苏奴等人接了过来，见胤禵哈腰下轿，一齐请下安去。胤禵看了看，阿尔松阿是原工部尚书阿灵阿的儿子，苏奴是八阿哥廉亲王胤禩的门下，在京时无话不谈的，但此时人杂，又在帝辇之下，一句多的话也不敢说，只吩咐叫起，便跟着众人进了驿站。国丧期间，不便大张筵宴，尹泰只命人预备了一桌素席，权为胤禵接风。既不能叫歌伎奏乐助兴，也不能猜拳，射覆哑谜，众人都是重重心事。因此，略吃几口，见胤禵放了箸，便都起身，到驿站正房，

重新见礼说话。

“竹韵公，”胤禵坐了主位，看了一眼对面的尹泰，说道，“皇阿玛的梓宫设在哪里？我今晚要去守灵！”

尹泰是文华殿大学士，已故上书房大臣熊赐履的头号门生，出了名的道学老古板。康熙晚年，因跟着大学士王掞保奏废太子，罚俸罢职，置闲多年，望七十的人，须发都已皓然，仍是精神矍铄，正襟危坐在胤禵侧旁，清癯的面庞一脸庄敬之色。他听胤禵问话，在椅上欠身一躬，说道：“大行皇帝已经定了谥号为‘圣祖’，请十四爷留意。圣祖十三日崩驾，是在畅春园，当日雍正万岁爷柩前即位，即奉大行皇帝移梓乾清宫。臣奉旨接大将军王，今夜在潞河驿安歇，明日自有圣命召十四爷进去。”

面对这些人，胤禵突然有一种遥远和陌生的感觉，想起自己当年千乘万骑耀武扬威地出兵放马，正是今日高坐九重君临天下的皇帝代天子恭送自己到这里，在驿前不远的青芦棚下设筵洒泪而别。今日回来，已经分了君臣名分，嫡亲的手足，说不许进城，就得乖乖地在城外待着！真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离此不远的紫禁城中，冷冰冰的乾清宫中静静躺着的老阿玛，再也不能把着手教自己运笔写字，再也不能一边吃酒，一边看自己舞剑……胤禵不禁泪水涔涔，却不愿在尹泰这样的人面前失态，忙偷拭了，说道：“尹泰，既然不能进去，我自然遵旨。你是出了名的理学大师，请指教，我该先见雍正皇帝，还是该先去谒圣祖的灵位呢？”

“忠孝节义虽为一理，却有序。”尹泰不疾不徐，款款说道：“忠在守位，今日君臣之分已定，圣天子在上，自当先觐见当今万岁。不过万岁也在乾清宫昼夜守灵，一同参见也未尝不可。”尹泰胸有成竹，说得十分笃定。他素日并不结交阿哥，对爽直豪气的胤禵其实颇有好感。于平常人家，先见谁后见谁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当今雍正是个刻薄成性的，劝胤禵先行君臣大礼，再谒康熙梓宫，原是满心保全的好意，只是道学面孔僵板硬直，叫人听得心里不受用。阿尔松阿是随从尹泰来的，见尹泰这样待胤禵，横了尹泰一眼，心里骂道：“老棺材瓤子，”口中却道：“忠孝原为一体，尹老大人说得极是。孝为忠之本，不孝即是不忠，非孝子不能为忠臣。既然万岁爷也在梓宫，临时请旨定夺也可以嘛。”尹泰明知他是驳自己，也不辩白，脸上毫无表情，转脸又对胤禵说道：“有一件事，臣要回明十四爷。万岁登极之后，诸阿哥一律避讳。因此，所有阿哥的‘胤’一律改为‘允’字。胤允音近，口头称呼不易分别，若十四爷有条陈奏议，请留心更正过来。”

这是题中应有之意，胤禵也听出了尹泰的好心，不禁点头道：“多承关照，自今而后，小王叫允禵就是了。”

“十四爷，”阿尔松阿见允禵正眼也不看自己一眼，知道他有误会。来接允禵之前，八阿哥府太监何柱儿专程见他，叮嘱他务必要独自见见允

禠，详告北京城内形势。眼见主官是尹泰，莫名其妙的一个糟老头子，其余的人都是个个心怀鬼胎，戒备警惕，哪里去讨机会？阿尔松阿坐在旁边沉思良久，单独见允禠断然不可，但不说话、装哑巴，在八阿哥那头交待不了，因轻咳一声，说道："奴才来前，三爷、五爷、八爷、九爷、十三爷都见了。各位爷们都说，本该亲来接风的，但爷们都重孝在身，叫奴才转告爷好自保重。"这等于给允禠报了一个平安信，允禠顿时松了口气，缓过脸色说道："劳哥子们关照了。彼此热孝在身，这些礼就不必讲了。"苏奴看了看尹泰和高其倬，接着阿尔松阿的话口说道："倒也不全为守孝。万岁爷新登极，凡百事务都要料理，夜里守灵，奏章都带到乾清宫处置的，三爷、十三爷、八爷如今都进了南书房，和隆科多、马齐共管国家丧期朝务。为防奸党内外勾结，乘丧起乱，九城封闭已经十四天了。"

这等于又一个信息，而且更加要紧。所谓"奸党"云云，允禠心里雪亮，指的是新君雍正一生"三憾"——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和十阿哥允祴——当然，自己就是"内外"的"外"了。允禠心中不禁一阵紧张，同时又有点宽慰轻松：这再明白不过，八阿哥没有被扳倒，雍正的帝位并不稳当！危险和机会同时存在着，当然事尚可为——允禠被这几句话撩得五内翻涌，心头突突乱跳，目光霍地一闪，还想问点什么，又压住了，转脸问高其倬："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没见过啊！"

"回十四爷，"高其倬忙欠身赔笑道，"臣原任四川成都署理知府，一直在外头，是前几日才调到礼部的，因此没缘分荣见十四爷。"此人干巴精瘦，一双黑豆眼炯炯有神，只一脸麻子有点破相，伶伶俐俐的，一望而知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允禠歪着头想了想，说道："我想起来了，你看得好风水。你写的那本《堪舆家言》很有意思。"陡地想到高其倬是年羹尧帐前督粮总办李卫一手提拔的人，便又缄了口。但高其倬却被他搔到了痒处，口中滔滔不绝说道："风水一说起于汉兴于唐，以地理应天文，有人神不测之玄妙。先帝爷在时，曾命臣陪同钦天监圆明去奉天看过太祖爷的福陵，后来到遵化，圆明看中了一块地：那地自卧雁山起龙头，一个鼓一个包一个鼓一个包下来，形如龟背曲似长蛇，绵绵延延直下东南，正与世祖景陵相接。他说这地好，我说这地是将相之地，不是君王之地，不信你往下挖，八尺之下必定有水。叫人一刨，果不其然！连圆明也服了，叫臣陪着一垄一垄地挨着看，后来才选中了大行皇帝的景陵！大学士张廷玉相爷的祖陵也请我看过，我说好，不过恐妨令公子，于令弟也有不利，这就是美中不足的。如今张相二公子果然命促，相爷的三弟廷璐公前年也贬了官。今日我就撂一句话，尹老相爷的祖茔我也看过，令公子已经考中举人，不在今科在来科，若不在前三名里，请剜了我这双眸子去！"他口中喋喋，手势翩翩，怎样瞧山向，侦地气，看来龙、察地脉，说得唾沫四溅，听得众人只发怔。阿尔松阿在旁不冷不热说道："想不到老兄如此通阴阳之理，天造化，老兄必定能给当今万岁选一块更好的寝陵。"

有时候一句话像一道闸，能堵住潮水一样的话题。本来历代帝王，即位

便选陵墓，并不是一件忌讳的事，但康熙尸骨未寒尚未安葬，京师危机四伏，雍正的帝位坐得稳坐不稳都难说，就言及给他选坟的事，人人都觉得他别有用心语带双关，虽然挑不出毛病，顿时心里咯噔一声。高其倬也自觉失态，涨红了脸，低头吃茶，再也不说什么土味的“甘酸苦涩”了。

“我也乏了，”允禵起身伸欠了一下，“今儿就按旨意，先安歇一夜吧。高其倬既精于堪舆，万岁召他进来也未必没有深意。其倬先生有闲工夫，将来给我也看一块地，不求世世富贵，但求代代平安，好歹请留意。”说罢将手一让，众人忙都躬身辞出去。

第三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丧 乌雅氏柩前正位号

在潞河驿胡乱歇息一夜，果然第二日拂晓便有旨意下来：“着大将军王允禵即至乾清宫圣祖梓宫灵前见驾。”允禵一肚皮的火，也不设香案，也不跪接，竟站着接读圣旨。读罢一语不发，愣着出了半日神，径自出了门上马赶进北京城，弄得赍诏太监和尹泰一干人又是担心又是尴尬，说不敢说，劝不敢劝，只好怀着鬼胎，打马随行入城。

天上的雪已经小得多了，银雨也似霏霏而落，云层黄中透白，眼见这场数十年罕见的大雪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后劲了。允禵呆着脸骑在马上，一街两行家家户户都有人扫雪清道，见他前呼后拥地过来，纷纷丢了扫帚木锨家什，垂手鞠躬侍立。人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仿佛还没有从老皇帝的死这一噩耗中惊醒过来，更没意识到这位当今皇帝的政敌，一母同胞的大将军王突然回京意味着什么。但允禵心中却另有一番滋味，往年的西直门内，像这个日子，正是要过冬至的日子，那热闹得还了得，什么肉肆行、富粉行、成衣行、玉石珠宝行、绸缎铺、纸行、海味鲜鱼行、汤店、药肆、仵作行、浆洗店……纵比不上正阳门外棋盘街大廊庙，也是车水马龙人潮如涌。如今却是家家关门，店店封户，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只偶尔有几声卖水车的铎铃响和拉煤土沿街叫卖声，打破这冰雪世界的岑寂。允禵不禁微微叹息，轻声吟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帝王也是一样啊……”

“十四爷，”紧跟左侧的尹泰问道，“您说什么？”允禵低垂了头，良久才叹道：“我想起了皇阿玛，英雄一世，如今躺在冰冷的乾清宫。人生斯世，到底有何意趣？你看这大街，平日何其红火，现在却是悲风回雪，遍布缟素。你我还沉湎在终天之悲中，人家砧板都在响，照样儿过冬至，照样儿拜冬，做冬至团，买乳酪，熬饧糖。”尹泰听了反觉无言可对，思量着说道：“十四爷想得多了。这街两边店铺多，举人们都赶着进京入闱，趁着冬至赚这些措大们几个是有的。大雪下了这么多日子，寻常人家连菜也吃不上，哪能同往年比呢？”

允禵左颊上的肌肉不易觉察地一颤，转脸问道：“今年还要开春闱？不到

时候吧？”尹泰斟酌着道：“十四爷，您难过得糊涂了。新皇登极，自然要开恩科的。听说礼部原定我当主考，我赶紧去说，我的三儿子尹继善今年也要考，按例我得回避。大丧过后，我想恩旨就要下来了。”允禵还要问话，前头侍卫在马上用手一指，说道：“王爷，西华门到了。”

允禵身上一震，猛地意识到此地是紫禁城入口处，巍巍天阙之内，便是总领天下政务的机枢重地。他收了戚容，款款下马，解下腰中宝剑递给从人，便见乾清宫一等御前侍卫德楞泰迈着凝重的步履下阶，站在石狮子旁等候自己，他便踱了过去。德楞泰是蒙古勇士中选来给康熙皇帝当侍卫的，迭次护驾有功，已经晋封二等伯爵。他敦实高大的身材像一尊铁塔，透出一身剽悍之气，黑红的脸膛看不出什么表情，只两只眼睛哭得有点浮肿。他稳稳站在阶前，见允禵走近，低沉地说了句：“有旨。”见允禵毫无下跪的意思，接着说道：“着允禵乾清宫西暖阁见驾！”允禵回顾尹泰，见尹泰吓得脸色惨白，因冷冷说道：“四哥太劳心了，已经有过旨意了嘛！”

“给十四爷请安！”德楞泰上前打个千儿，遂即起身，一躬说道，“万岁爷的意思是，先请见一见，随同万岁一齐去大行皇帝梓宫行礼。”

允禵哼了一声，拔脚便走，马刺踩在扫得溜光的临清砖上发出叽叮叽叮的声音，越走越快。尹泰情知这位性情刚烈的王爷今日有意惹事，和愣在当地的德楞泰交换了一下眼神，急匆匆跟了进去。允禵大步流星进西华门，却不循常例由武英殿隆宗门入内，径由熙和门入内，过金水桥登太和门，直奔太和殿，从保和殿后急步下阶，过了乾清门，沿甬道挺身直入。弄得专门在隆宗门迎接他的上书房大臣隆科多飞跑回来，喘吁吁地跟着，口里说着“请安”，那允禵只是走，哪里行得下礼去？连钉子似的守在甬道旁的侍卫们都看得目瞪口呆！允禵远远见乾清宫前灵幡旌旄白汪汪的一大片，心中已是一片迷惘混沌，只觉得天地宫殿浑浑茫茫，在旋转，在倒涌。直到殿前，两个人搀架住了他，才清醒了一点。他定睛看时，一个是八阿哥廉亲王允禩，一个是十三阿哥允祥，亲人相扶万感交集，仇人相见又分外眼红，他不禁傻子一样怔住了，直盯盯地望望“正大光明”匾额下的白幔素幛，左望望允禩，右看看允祥。一阵哨风卷地而过，吹得灵幡哗哗直响，殿檐罘罳下铁马叮当一声，允禵浑身剧烈地抖动一下，突然扑身倒地号啕大哭，匍匐着直爬到康熙灵前，已是声断气咽：“皇阿玛、皇阿玛！你……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在这里头？你醒一醒儿……你的不孝的老十四回来……看你……嗬嗬……临走时，你不是说过，必定要临终前见儿子一面的么？是天不允还是地不许？我的皇阿玛，我的皇阿玛啊……这不公道啊……嗬嗬……”此刻大殿中东边一溜跪着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禩以下至十七阿哥允礼，最小的阿哥允祁刚满十岁，缌麻孝袍伏地哀泣；西边一溜是康熙留下的宫嫔，却是从宜妃郭络罗氏为首，德妃乌雅氏、惠妃纳兰氏、荣妃马佳氏、温贵妃纽祜禄氏、成妃戴佳氏、良妃卫氏、定妃万琉哈氏、敬敏贵妃章佳氏、顺懿密妃王氏、纯裕勤妃陈氏……还有一大堆的嫔、御、答应、常在各类各色的女人足有五十人，

都一齐放了声儿。但这些人每日前来跪灵已近半月，又累又别扭又担心又都各怀着心事，早就过了新丧之哀，再也鼓不起哭兴来。男人们低垂着头，有的偷看允禵拍棺大恸，有的互相交换眼色，有的装着哀痛已极伏地假寐，有的边“哭”边抠砖缝儿，抹眼睛丢鼻涕，流出涎水凑数儿。女人们天生会哭，白绢子握着嘴呼天抢地，唱歌儿似的念叨着什么，但眼泪是再也挤不出来了。

“老十四乱了章法，”允禩看了看默默出神的允祥，说道，“祥弟，你看这事怎么调度？”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微胖的圆脸多少有点苍白，看去很清秀，一双又大又黑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说出话来又清又亮，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即使皱着眉，嘴角也带着一副可亲可敬的温柔敦厚，和虎目炯炯英武爽俊的十三阿哥允祥恰成对照。允祥自允禵闯宫，已经知道今日之事难以善后。十四阿哥敢于冒险一试，其实就是要蹚蹚新君雍正到底有多深的“水”，看一看对面这位“八贤王”还有没有胆量保自己——这一闹是早就想到了的，只不料这个下马威来得如此之快！半晌，允祥方拿定了主意，长叹一声，含意不明地说道：“难为他……这片孝心，就依着八哥吧。皇上昨晚失眠，到四更天才睡下，原想见见老十四，兄弟君臣先聊聊再来哭灵——你看看这起子人，哪里是哭？都是直着脖子在嚎叫，成什么体统——我去见见皇上，八哥你去劝劝老十四。我直人说直话，只怕他还听你的些……”说着便向西暖阁走去。

允禩猝不及防接了这个烫手的红炭团儿，连回话的余地都没有，眼看着允祥晃着四方步去远，心里又气又恨，无奈只得进殿来，一眼看见德妃乌雅氏跪在西边第二位，允禩突然有了主意，徐步走了过去。此时允禵越发大放悲声，撕心裂肺地嚎啕哭得殿中人人心里起栗。他扭曲着身子，用头死命撞着金漆楠木棺材，双手剧烈地抖动着，两条腿狂躁地蹬着大哭大叫：“把棺材打开！把棺材打开！我……我要看看皇阿玛！我要看看他老人家……我要知道他真死了没有……呜……嗬嗬……您怎么会死？您是怎么死的呀……”

“列位皇太妃……”允禩装着喉头哽咽了一下，走到郭络罗氏和德妃乌雅氏中间，团团一揖说道：“十四弟这个哭法不成，既伤身子又不成礼法，太妃们是长辈，求你们出面维持一下，成全他的孝心。”

郭络罗氏左右顾盼一下，这才醒悟过来，自己昏昏沉沉只顾哭，竟跪在了后妃的首位。这几位贵妃都明白，跪在第二位的乌雅氏正位皇太后只是几日里头的事，知趣地杂跪在下首，自己怎么连这份机伶也没了？她陡地打个寒颤，转脸低眉说道：“德妹妹，实在有僭了；我不是有意儿的。今儿这事，还得你来拿主意。”说罢，挪动着发木的双腿后跪了半步。德妃乌雅氏怔怔地看着□踊大哭的允禵点了点头，其实连郭络罗氏后头的话也没听清楚。“母以子贵”，她养的儿子当了皇帝，当皇太后是题中应有之意。本来大好一件事，偏生两个亲生儿子是两“党”，闹家务闹得天翻地覆。胤禛人称冷面王，出了名的狠辣猜忌刻薄寡情，不知康熙吃了什么药，居然把这万几宸函九五尊位传给了他。如今做了天子，叫他给弟弟让步是万万做不到的。但她心里雪亮，这个允禵也是个犟

种，撞死在南墙上也不会走弯路，今日大闹灵堂，骨子里就是不肯臣服胤禛，自己一个女人，能有什么法子制住两个斗红了眼睛的公鸡？想着，乌雅氏抽咽一声，眼睛里突然涌满了泪，艰难地站起身来，走到哭得昏天黑地的允禵身前，用冰冷的手抚了一下允禵的发辫，说道：“儿子，你刚从外头进来，呵着冷风，这么着哭，要伤了身子的……”

“体之发肤受之父母……”允禵头也不回，一头哭一头说：“……我的身子是父皇给的……父皇不在了，我还要身子做什么？我的阿玛呀……”乌雅氏咽了一口气，说道：“……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替你阿玛想，替我想，你都不能这样。好儿子，你……你要多想想……”允禵听着，突然停了哭声，转过满面泪光的脸，仿佛不认识似的望着乌雅氏，盯视良久方问道：“你是谁？凭什么管教我？”

“孩子……你哭昏了头……我是你的亲娘！”

“你穿的是皇妃服色。你不是太后，也不是娘娘，国家有制度，你管不了大将军王！”

众人早已停了哭声，殿上只听德妃的温言细语和允禵疯子一样的咆哮：“皇家丧礼是国家重典，不同庶民！世祖爷在位宫中铁牌定制‘后妃不得干政’！”此刻殿中一百余人都听得呆若木鸡，人人色变股栗，只有东首跪着的九阿哥允禟看了看平静如恒的允禩，又用眼角扫视挨身的十阿哥允禩，恰遇允禩的目光也扫过来，一会神便都闪开来。乌雅氏一眼看见新即位的雍正皇帝一手扶着侍卫张五哥，一手扶着太监李德全，后头跟着允祥、隆科多和鄂伦岱一干侍卫，脚步杂沓衣裳窸窣逶迤沿甬道踏上乾清宫丹陛，心里一急，断喝一声：“你胡说八道！来人，架起他来！”

“……扎……”

站在灵前的几个小侍卫早已看得目眩头晕，见一向温和安详的乌雅氏突然勃然变色，惶恐地左右盼顾一下，参差不齐地答应一声。见允禵兀自红头涨脸，脖子上的筋鼓起老高，一副天不惧地不怕的横样儿，向前一步又迟疑地退回来，谁也没敢动手。顷刻间殿内一片死寂。

“怎么？”乌雅氏眼一横说道，“我是天子之母！祖宗家法都不要了？”她脖子一扬，点着名儿叫雍正身边的侍卫：“鄂伦岱！你给我架起他来，先给皇帝行礼！”

允禵恶狠狠看着一脸惶惑之色渐渐走近的鄂伦岱，想想自己大老远专门派他入京打探消息，居然杳如黄鹤，居然腼颜来搀自己，气得浑身乱颤，却不言声，待鄂伦岱下腰刚架住胳膊，突然回身一掌“啪”的一声掴将去，打得鄂伦岱倒退几步才站稳！

“你是什么东西，敢来动我？”允禵直着脖子吼道，“这个地方是大行皇帝

停柩圣地，我是天璜贵胄金枝玉叶！你不过猪一头、狗一条，施什么威风？四哥——”他突然转脸向雍正皇帝，“如今是你为主，你给我治治这个没上没下的奴才！”

雍正皇帝穿一身黄缂丝面儿白狐青白肷朝袍，外面没套褂子，腰间系一条玄色麻带，黑狐皮缎台冠上的东珠和红结是摘掉了，沿帽勒着一条雪白的缎带。虽在丧中，浑身上下修饰得毫不拖泥带水。看样子，他是正接见外省大臣，被这边的吵闹哭叫惊动了才过来的。苍白的脸上带着倦容，发暗的眼圈周围还带着泪痕，两只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静静地注视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允禵，一声也不言语。他一出现，偌大的乾清宫正殿中立即充满了一种冷峻、威压的气氛，所有的人都深深叩下头去，只有允禵硬着脖子，用挑衅的目光盯着雍正。

“鄂伦岱，你回避一下。”良久，雍正才开口说道，“你十四爷千里奔丧，乍逢大变，悲痛伤心过度了。你去传理藩院主事图里琛，叫他到南书房等候接见。”待鄂伦岱退出去，雍正方慢慢踱过来，一手扶着康熙的灵柩，一手拉着允禵的手，叹息一声道：“好兄弟，和这种人生哪门子气？有气、有苦、有泪，当着哥哥，你好好痛哭一场！国家遭此大变，凡百事务都还要倚重兄弟。兄弟远道回京，照常理，朕是该去接一接的，只是上头停着灵，下头还有几十个官员急着奏事，大行皇帝病中积下的奏牍，有些急务也不敢延误，清江河督那边再不拨银子，桃花汛一来黄河就要决溃，漕运局面也就糜烂了……兄弟，咱们是天家，不比寻常百姓，家国一体啊！”说罢，泪如雨下。

他说得如此动情，既有堂堂皇皇的天理，又有谆谆恳恳手足之情，又像责备允禵的非礼，又像自责无能。允禵准备今日灵前把乾清宫搅得稀烂，一举弄混北京政局，倒被这番话堵得无话可说。他用眼偷睨了一下兄弟们，一个个俯首帖耳毫无动静，又见胤禛抚棺哀恸，一片真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掩面颤声泣道：“四——皇上这话，臣弟领命了……只可恨我怎么这样没福，怎么就最后一眼也不得见皇阿玛一面呢？我的好阿玛……阿玛好……好……狠的心啊……嗬嗬……”他仍旧用头砰砰地碰那坚如铁石的楠木棺椁，但那样歇斯底里的如疯狂的劲头却没了。站在允祥身后的隆科多是领侍卫内大臣，掌管着紫禁城宿卫关防，方才路上已悄悄请示过十三贝勒允祥，一旦诸王一哄而起闹事，只消允祥一个手势，立即着手一体擒拿。他紧张得两手全是又冷又湿的汗。见雍正轻柔温馨的几句话，立即将局面稳住，不禁暗自松了一口气，低着头，敬佩地向雍正投去一瞥。雍正拭了眼泪，看了看哭得泪人儿似的母亲德妃，一闪眼见郭络罗氏居然跪在德妃前头，目光一跳，闪过一丝不快，却没有说话，在殿中轻轻踱了两步，突然走到西暖阁门口，搬起一张椅子，唬得几个太监忙不迭地上前要接，却被雍正阴冷的目光逼得退了回去。几个皇阿哥原都在假抽泣想心思，此刻都一下子抬起头来，莫不成要给老十四搬椅子，卖个大人情？连允禵也住了哭，瞪大了眼睛。

“母后！”雍正轻轻趋步，直至德妃身前，小心翼翼把椅子安放好，双膝一软长跪在地，泣道：“儿不孝通天，祸延皇考，但自古人死不能复生，

娘要哭坏了身子，更增儿子罪戾，何以对天下苍生？”允祥、隆科多并一干侍卫太监见雍正跪了，忙都一齐跪下叩头。乌雅氏泪眼模糊地转过身来，见是皇帝跪在自己面前，惊怔得身上一颤，翕动着嘴唇，半晌才道：“皇帝，你这是怎么了？娘怎么当得起这个礼？”雍正连连叩头，泣道：“当然当得起！您的皇太后封号，大行皇帝殡天那日上书房已经议定了的，原说待父皇断七之日，连同大赦天下诏谕明发各省。母亲身子本来就单弱，又有痰涌之疾，见您这样，儿子心里实在难过！您不能再跪了，自古孝以心行，礼仪可以从权，自今日今时，您就是皇太后！您得成全儿子这片诚孝之心！”

“这……这是国家大事，这如何使得？”

“您要是不答应，儿子就跪死在这里！”

乌雅氏泪眼张皇，尚自嗫嚅，跪在殿门口的允祥朗声说道：“母从子贵千古通例！这是朝廷早已拟定了的。皇上以孝治天下格天体物，一片至诚，请皇太后不必再辞，安坐受礼！”说罢，瞋目对跪着发愣的哥哥弟弟们断声喝道：“拜！即行皇太后参礼！”

“皇——太后千岁，千千岁！”

乌雅氏左看看雍正，右看看允禵，身子一软坐了下去，放声大哭道：“先帝爷呀……”

第四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二十七日国丧终于在悲怆、不安和紧张中悄悄过去，腊月初十，诸皇子皇孙在雍正率领下，在康熙皇帝的梓宫前行了叩灵礼，由雍正牵灵，将棺椁移至寿皇殿奉安停柩。因未满一月，诸王、公、贝勒、贝子及文武官员帽上的簪缨尚不能戴，但乾清宫前的灵棚已经移去，挂在宫中千门万户前的白纱灯也由六宫都太监李德全会同内务府礼丧司的官员们都摘去了，换上了黄纱宫灯。宫中重新布置一番，原来那种凄凉、肃杀、哀恸的气氛顿时去了一大半。自十月中旬康熙病重，二十二个皇阿哥衣不解带，日夜奉侍，先是畅春园，后又到紫禁城，足足“泡”了一个多月，既不能沐浴更衣，又不许剃头刮脸，饶是强筋骨壮，也都一个个熬得蓬头垢面、脸色发青、霜打过的草似的提不起精神。众人各怀着重重心事，脚步杂沓随在雍正銮舆后头，眼巴巴瞧着雍正御驾进了日精门，都暗自舒了一口气，满心想着回府，怎样洗澡换衣，如何拥炉品茶，再好生睡个囫囵觉，但皇帝没有旨意，也只好等着。十阿哥允禩是个一刻也不安生的，搓手跺脚取着暖儿，唏溜着鼻子看天，一会儿和这个阿哥搭讪一句，一会儿又跑到太监群里问：“有手炉没有？”半晌又转到允禵面前，半笑不笑地问道：“喂，我说大将军王，这个地方冷，还是西大

通冷？”

“都冷。”允禵望着宫门，怅怅地说道，“我大营里中军帐，是双层牛皮夹毡，地下串着火龙，暖和得很。要论外头，这里差得远。一口唾沫不落地就结冰，摔得稀碎——像兄这样，穿着猞猁猴皮袍，还冻得乱窜，一辈子也别去西边。”

“都冷——不错！”允禵嘻地一笑，说道，“不过里头也有个分别。譬如皇上，这会子和老十三、隆科多、张廷玉都在暖烘烘的上书房吃香茶喝参汤。咱们呢，就得乖乖在这冰天雪地里喝西北风儿。一个爹生下来的，命就不一样！”允禵品嚼着他话中的意思，淡然一笑说道：“君臣分际咫尺天涯，份所当然嘛。”允禵哼了一声，说道：“那自然那自然！昔日孙皓投降晋帝，席间唱歌：‘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敬汝一杯酒，贺汝万年春！’你清清嗓子，再过二十天，就是大年初一，皇上必定在太和殿受贺赐筵，你好好亮一嗓门儿，准保封你个亲王！”说罢也不等允禵答话，缩头跺脚又跳到了别处。

众人或三五聚话，或窃窃私议，正等得没兴头，允禵拍手儿道：“雅静！恩旨可来了！立马叫咱们回府，剃头洗脚，搂着福晋美美儿睡个大头觉！”立在宫墙跟沉吟不语的允禩抬头一看，却是养心殿太监邢年带着一群苏拉太监过来，在日精门当门立定。

“列位爷，”邢年见众人满不情愿地要下跪，忙道，“万岁爷吩咐免礼。主子知道爷们劳乏了，不过还有些要紧话，想和爷们谈谈心。请爷们到养心殿候驾。主子正在见人，要不了一个时辰就下来，请爷们忍耐一时，午膳主子和爷们一块儿进。”几句话说得众人无不泄气，只得拖着灌了铅似的步履，迤逦出永巷、过天街，再由西永巷过月华门至养心殿等着。

邢年传过旨踅回来，在月华门这边看着阿哥们无精打采进了养心殿垂花门，这才去缴旨，早见隆科多、张廷玉、马齐、王掞还有十几个官员都鹤立在檐前。邢年打心里叹息一声：“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先帝在时，决不会让这些臣子们立在外头挨冻的……”想着，便走到马齐和王掞面前，打了个千儿道：“给二位大人请安！二位老大人囚在狱神庙已经一年了，看上去气色还好！这回新主子一登极，就说遵先帝爷的遗命，放列位大人出来。贵人遭磨，后福无穷，小的也替大人们欢喜！”又看了看后头十几位，虽不相熟，却知道都是被康熙囚禁了，雍正刚刚赦出来的，邢年也都团团一揖作礼，笑道：“大人们纳福！”

“外头是邢年么？”上书房里传出雍正的声气，“你进来。”邢年忙答应一声，挑起厚重的棉帘进来，一股暖烘烘的热流立即扑面而来。定睛看时，雍正依案而坐，穿一件绛色红绸面染狐膶袍，套着貂皮黄面褂，腰间束一条黄绉褡包，正在啜茶沉吟。下头跪着两个人，却都认得，是内

务府的两个笔帖式钱蕴斗和蔡怀玺，当日派他们去接允禵，还是自己传的旨。因不知雍正召他们说什么事，邢年一句多的话也不敢说，替雍正斟了一杯热奶子便躬身退到了一旁。却听蔡怀玺道：“十四爷这一路都很安分的。奴才们万万没想到，进了北京，十四爷会忽拉巴儿变了性，惹出这么大麻烦。这都是奴才们办事不周，求万岁爷责罚！”

雍正站起身子，踱了几步，端起奶子呷了一口，笑道：“朕不过白问问，并没有别的意思。他肯奉诏，平平安安来京，你们的差使就算办得好。你十四爷性气本来就高，恰又遇上皇阿玛龙驭上宾，心里发急，说话做事不免过头儿。朕召见你们，就是告诉你们，十四爷路上说的，无论是好话坏话，不能往外传。”他倏地收了笑容，眼中闪着幽幽的光，咬着细白的牙齿道：“说出去，就是挑唆我天家骨肉不和，这个罪名儿你们吃罪不起——回京后有人问起过你们这些事没有？”蔡怀玺忙叩头道：“奴才回来就奉了宪命，去礼部帮着办今年的恩科，忙得昏天黑地，并没人来打听闲话。就是打听，奴才是知规矩的人，也不敢胡嗳。”钱蕴斗也道：“奴才也不敢胡说。”雍正一笑，说道，“那好。邢年告诉内务府，两个各加一级，赏一年的钱粮。”待钱、蔡二人却身退出，雍正方问邢年：“他们都过去了？”

“是！”邢年忙赔笑道：“奴才亲眼瞧着爷们进养心殿，才过来给主子回话的。”雍正点点头说道：“不能叫他们等久了，你这就随朕过去！”邢年忙道：“奴才方才进来，廊下站着好多官员呢！主子不见见再过去？”

“哦！”雍正似乎有点诧异，站起身来隔玻璃向外望望，对邢年说道：“你叫隆科多进来！”

隆科多进来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精壮汉子，穿一身九蟒五爪袍子，珊瑚顶子下一张黑里透红的脸，五短身材仿佛蕴着使不完的劲，一进门就甩了马蹄袖，跪地叩头道：“奴才隆科多叩见万岁爷！”

“舅舅，别这样，你起来，以后见朕免了这‘奴才’二字。”

“臣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雍正笑道，“朕既然这样称你，你就当得起。”见隆科多起身来，雍正又道：“朕可要说舅舅几句了。廷玉是个汉臣，凡事小心，也还罢了。你现在是上书房领班大臣，又是九门提督，朕的至亲至信大臣，凡事要替朕多想着点，多担待着点。”

隆科多目光炯炯看了雍正一眼，忙又低头道：“请皇上明示，臣好遵旨承办！”雍正指着窗外说道：“马齐是先皇老臣，偶然记了过，交部议处不过是应景儿。王掞是出了名的忠臣，又是教过朕读书的师傅。这十几个人有的是遭冤下狱，有的不过是公事罣误，例常处罚。朕以仁孝治天下，当然要恩赦他们出来。你们怎么能按寻常犯官起复待他们？上书房这边朕占着说话见人，那边批本房，誊缮房有的是地方，就不能腾出点地方来，让他们进去歇着。这么冷的天，就站在檐下风地里！”隆科多赔

笑道：“皇上，他们刚从狱里出来，原是到上书房报到领差。奴才和廷玉倒是劝他们在御驾起居注档案房暂候着，他们听说皇上在这，没一个人去取暖，都在外头等，想见您一面……”邢年这才明白，雍正并不知道外头有这么多人冻着候见，忙过来替雍正披了大氅，和隆科多一道随着雍正出了上书房，廊下一排溜站着的十几个大臣见雍正出来，“忽”地一齐跪下，叩头高呼：

“万岁！”

雍正似乎很感动，苍白的面孔泛起潮红，只向跪在前头的张廷玉略一点头，紧走几步，一手扶了马齐，一手搀了王掞，吩咐众人免礼起身，又道：“王师傅，你这是何必？就是天子拜师，朕还该对你行二跪六叩的大礼呢！你们都是先帝倚重的人，先帝在时就曾说过，给朕留着一批人才，不在六部，不在九卿，在大理寺和刑部，朕当时不明白，后来想想，指的就是你们。朕遵先帝遗命，赦你们出来。朕要刷新政治，澄清吏治，还要多多依仗你们这些老人——这样，你们先和隆科多舅舅和廷玉谈谈，放一个月的假料理一下私务，就有旨意给你们的。”

在场这些人里，马齐原是康熙的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因曾保奏八阿哥允禩为东宫太子被黜，王掞则是保奏四阿哥雍正皇帝的，也莫名其妙地丢官下狱。其余如张廷璐、徐元梦、王鸿绪、鄂尔泰等人，或为部院大臣，或为司堂部吏，都是熙朝能吏干员，人人心里窝着一份委屈，要见新皇帝诉诉。听说先帝有此遗命，一个个感动得涕泪横流，伏地碰头有声。王掞头一个撑不住，竟自放声号啕！

“列位大人，”廷玉极有心计的人，知道雍正还有要紧事，忙道，“皇上还要去养心殿看折子议事，先请进上书房我们聊聊，然后请旨，我带众位去寿皇殿先帝爷灵前谒见圣祖梓宫如何？”

“不必再请旨了，”雍正点头叹息一声，“就照廷玉说的办。隆科多一会儿着人把新铸的雍正钱送养心殿，还有礼部奏请开恩科的折子，一并交朕御览。”说罢便带了德楞泰、张五哥一干侍卫出月华门，早见十三阿哥允祥已等在垂花门前，雍正微笑道，“兄弟们都等急了罢？”

允祥皱着眉头，一脸心事正呆呆地出神，乍听雍正问话，抬头看时，已到了自己面前，慌得连忙跪下，说道：“皇上万几宸函，昼夜忙碌，为臣子的等一会儿，哪有急的道理？臣弟在这儿等皇上，是因为户部主事孙嘉淦和尚书葛达浑为铸钱的事大吵大闹一通，两个大臣竟不顾体面，扭结着直到隆宗门，围了几十上百的官员看热闹儿。事情不大，太不成体统，因此臣等在这里，这事不能不奏明皇上。”

“人呢？”雍正颊上肌肉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问道。允祥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臣喝止了他们。叫葛达浑写折子递上书房参奏姓孙的，叫孙嘉淦暂押在侍卫房，听候上书房发落。”雍正冷冷一笑，抬脚便进垂花门，说道，“可笑！一个六品主事，就敢闹到大内——把他官服先剥了，

听勘！”

“扎！”允祥忙答应着起身，交待门前侍卫去传旨，自己紧跟几步随雍正进了养心殿大殿。

因院外雪光刺眼，雍正进殿只觉一片昏暗，好一阵才看清，三哥允祉为首，允祺、允祚、允祐、允禩、允禟、允禑、允禄、允礼直至允祕十个年幼弟弟跪在后排，都在须弥座西面，一齐叩下头去，参差不齐地呼了一声：“万岁……”

“都起来，起来吧。”雍正心里提了一口气，口气变得异常和蔼，满面笑容双手虚抬了一下，“这些日子三哥和弟弟们都劳乏了，朕一头守灵，一头办事，也累得七死八活。今儿这里一个外人没有，我们兄弟谈谈心，一拘君臣大礼，有多少心里话也都憋了回去——李德全，摆上木杌子给各位爷坐，摆茶几上些点心，带上宫人太监都在东配殿侍候！”

太监们一阵忙乱，摆了杌子茶几，上了茶食，悄悄退了出去。偌大的养心殿正殿沉寂下来，二十一个阿哥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昔日的冷面王，今日的九五之尊，不知他要说些什么，昔日的恩恩怨怨，随着殿角那座金自鸣钟单调而又枯燥的“咔咔”声，又像在聚，又像在散。

“朕已经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了。”雍正望着外头似阴似晴的天，房顶上尺余厚的积雪和院中觅食的麻雀，怔怔的，仿佛在倾诉，又像自言自语，深深舒了一口气，“再过二十天，就要改元‘雍正’。恩科已在筹备之中，大赦文书的诏谕也已草好。新钱样子今日就呈送进来，明年就要流通天下了……”

一番“谈心”竟从这里开头，阿哥们不禁都瞪大了眼。允禩忍不住偏过头看看允禩，忙又转过脸来。允禩是雍正政敌的首脑人物，见识自然高出众人一头，脸上虽不动声色，心却往下一沉，雍正随便说这几句话，其实就是宣告，政局已经稳定，再来争这个皇位，不但大逆不道，而且也是徒劳！

“当皇帝的苦，朕早已看到了的。”雍正看也不看众人，款款说道，“朕在藩邸四十五年，亲眼目睹大行皇帝手创大业的艰难。当时私下里还作过一首诗——嗯……”一边回忆，苦笑着吟道：

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

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

道许山僧访，碁将野叟招。

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吟罢略一顿，叹道：“所以朕的志向，从来没有打过帝位的主意。万万没有想到，皇考会将这万里江山托付给朕！朕在藩邸几十年，托先帝福，富贵荣耀不减今日，而安逸舒适不及当时千百倍。一个月来每念及此，不禁黯然泪下！朕这一生一世，再也休想适志逍遥的了！”说着，不知哪句话牵动情肠，雍正竟真的落下泪来。

在场的人，除了允禵都是目睹了康熙驾崩那日惊心骇目场面的。一个月前的今日，九门提督隆科多当众宣诏，遗命皇四子胤禛入继大统，雍亲王府倾巢出动护驾，大世子弘时和四世子弘历冒雪到西山稳住汉军绿营军和锐健营不得妄动，十三阿哥允祥和十七阿哥带着金牌令箭亲赴丰台大营，悍然杀掉了八阿哥亲信门人，带兵提督成文运，提兵直趋畅春园保雍正登极……这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而雍正居然侃侃而言，“要逍遥不要做皇帝”！允禩听着这些虚情假意的话，比吃了苍蝇还腻味，睨一眼挨身的允禟，也是目中火光闪烁，但此时身在矮檐下，也只好忍下这一肚皮的无名火。

“朕的这些肝膈肺腑之语，就是说煞，也有人不信。但朕的心，天知道！”雍正皱了一下眉头，徐徐说道：“兄弟们相处几十年，有什么不知道的？无论德才学识朕远不及圣祖，惟有办事认真，不负心，这一条可以自信。既然天授大任于我，少不得拼了性命去做。朕这个皇帝，比不得前代继统之君，父子先后之间，各立其政，各成其功。比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后世，不能因为子孙不善，掩没了禹汤的功德——朕于圣祖，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事情做得好，那么皇考就托付对了，朕做得不好，那么皇考也就托付错了——像圣祖这样的千古伟人，把事业江山交给朕，朕岂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后世人共议圣祖付托之误？兄弟们啊……我们都是圣祖皇帝一脉骨血，你们要仰体他老人家的心，大位已定，就该遵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之义，尽忠尽责，襄赞朕躬呀！”

他脸色苍白，感情激越，用期待的目光略带茫然地挨次扫视着兄弟们。这些阿哥们都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哪里凭这几句话就打动了？只允祥、允礼和允禑几个小皇子盯视着雍正，仿佛受了感动。允祉和允禩几个人面面相觑，好一阵才觉得这么硬坐着听训很不相宜，纷纷离席，五阿哥允祺是最老实朴讷的，率先跪下去，叩头泣道：“皇上布达腹心，坦诚相见，臣弟感激无地！皇上但有传令，臣弟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很好，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雍正失望地看了看一言不发的允禩，喟然说道：“五弟这话，朕不敢当。朕也没有使令，指使兄弟们‘肝脑涂地’。朕只是想，朕比不了皇考他老人家，要靠兄弟帮衬。于朕所不能的，你们辅之助之；朕有错误，你们规之谏之；朕就有失，你们谅之隐之。同心匡佐，让朕一个‘是’字，使朕能成为一代令主，成全了圣祖一片拳拳托付之心。你们既是忠臣，又是孝子，当然也就是朕的好兄弟了！”雍正说着，见允禟跪在地上摇头攒眉，夹腿拧身地跪不安宁，

便问：“允祹，你哪里不受用吗？”允祹吭了一声，叩头抬起身来，挤眉弄眼一脸怪物相，哭丧着脸说道：“万岁爷苦口婆心，若是听不进心里去，那还是个人么？臣弟实在是内逼上来，拧绳绞劲儿不自在，求皇上恩准，臣要出恭！”说着，竟放出一串屁来。允禵一个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忙咳嗽几声掩了过去。雍正唇焦口燥滔滔不绝说了半日，自谓就是石头人也该动心，不料却是这么一个结果，顿时气得手脚冰凉。他铁青着面孔沉吟良久，正要发作，给这个不安分的铁头猢狲一个下马威，猛抬头看见康熙皇帝赐给自己的条幅，一笔楷书端正写着四个字：

戒急用忍

雍正宽容地一笑，轻轻地说道：“正经话说完了。兄弟们跪安吧——赐筵！”

第五回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众阿哥陪着雍正共进午膳，除了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八阿哥允禩矜持自重，不肯放肆，其余的人全无礼法，当着雍正的面大嚼大啖，一个个吃得浑身冒汗——早晨只在灵前吃了点素点心，这干人也实在早已饥肠辘辘的了——雍正是个极讲究礼的，打心里厌恶这群龌龊鬼，一边笑着劝众人“放量用”，自己挟了几箸豆腐皮拌粉丝吃了，便洗手漱口，微笑着看众人吃饱，起身道：“道乏了，兄弟们有事随时递牌子进来！”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擦嘴剔牙，乱嘈着跪了谢恩，一哄而散。允祥因兼着上书房行走的差使，负责紫禁城防务的领侍卫内大臣，有着这层身份，便有护卫皇帝安全之责，因此不肯入筵，只站在雍正身后侍候。筵散之后，允祥又代雍正把阿哥们送到丹墀下，一转眼见隆科多站在东配殿前，便笑道：“老隆，你早过来了？怎么不进来？”隆科多正要搭话，一眼瞧见雍正踱出殿外，忙上前打个千儿道：“臣给万岁爷送新钱样子来了。”说着，举了一下手中的黄纸包呈上。

“唔。”雍正神情多少有点恍惚，没有去接钱，却朝东配殿喊道：“李德全！”

“奴才在！”李德全早已隔玻璃瞧见雍正出来，听见传呼，急趋而出，顺手打下千儿，“主子有什么旨意？”雍正一摆手说道：“叫张廷玉和马齐过来。”李德全答应一声，刚刚起身，隆科多赔笑道：“回主子的话，马齐已经退朝，张廷玉正在接见进京引见的州县官，说话就进来见主子。”

雍正这才接过那个沉甸甸的钱包，点了点头，说道：“也好。这次引见的州县官，共是几名？”隆科多忙道：“共是二十七名，廷玉正给他们讲引

见仪注，不过应景儿的事，估摸这会子已经说完了。”雍正淡然一笑，盯着隆科多道：“哦？应景儿的事，你这么看？”

隆科多一脸茫然，看着允祥没敢回话，州县官引见皇帝，本来就是一磕头就完的事，真不知这个鸡蛋里挑骨头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吹毛求疵？正发怔间，张廷玉带着一个小太监，抱着一沓奏折进来，雍正见他要行礼，一摆手道：“不用了，进来吧。”便回步进殿，众人只得跟着进来。雍正径至西书房炕上盘膝端坐了，亲手整理了张廷玉送来的奏折，吩咐“多调些朱砂，朕要熬通宵”。这才对隆科多笑道：“你是贵胄，又是武功出身，说错了朕不怪你。州县官虽小，却是亲民的官，庙堂旨意要他向百姓布达实施，百姓疾苦要他向朝廷奏闻。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他们既要办差，又要当朝廷的耳目，这一层官是最要紧的。因此引见不能像往常，一大群进来，磕头听训走路。朕要一个一个地见，一个一个地考成。”说着便打开黄纸包看钱。

“万岁，”张廷玉躬身说道，“臣以为勤政固然要紧，但十八行省，天下之大，各省实缺州县都在百员以上，加上候补的，待选的，实在繁累，一个一个地接见，考成……”“你不必再说了。”雍正头也不抬，看着桌上摆的铜钱，说道：“那就一次见三个——我们先看看这钱吧。怎么瞧着这三种钱的成色似乎不一样？”

众人这才留心看那钱，一大包里分三个小包，每包九枚样钱，共是二十七枚，刚刚铸出来的“雍正”铜哥儿黄澄澄亮晶晶分三排摆着，端详半日，看不出什么异样来。雍正指了指第一排，又指着第三排，问道：“这第三排的钱，字画没有第一排的清晰！”

“哦！”隆科多松了一口气，笑道，“皇上，这里头有个分别，其实再细端详，第二排也是不及第一排的。三排铜钱用的不是一个模范。第一排叫‘祖’钱，是铸来存御档的；用祖钱压印模范，出来第二排，叫‘母’钱，再用母钱模范大量铸印，出来第三排‘子钱’，就是通用天下的钱了。因反复两次，子钱字画自然不及祖钱。”雍正笑道：“处处留心皆学问。想不到你这个丘八舅舅倒通钱法！”说笑着若有所思地起身来，在地下踱了两步，忽然问道：“那个孙嘉淦，为什么和户部尚书闹起来？也是因字画不清？”

允祥和隆科多都不知道这事首尾，对视一眼没敢回话，说道：“奴才方才叫人问过。不是为字画不清，因为铸钱用铜铅，孙嘉淦是户部云贵司主事，上了一个条陈要户部尚书代呈御览。葛达浑说他多事，他不服，两个人在户部大堂顶嘴，葛达浑那性子万岁也知道，掌了他一嘴，事情就闹大了。”

“两个人都是混账！”雍正打了个呵欠，又看了看案上的钱，突然改变了主意，问张廷玉：“这个姓孙的发落没有？”

“没有。”

“传他来见朕。”

张廷玉惊讶地看看雍正，忙答应一声出去传旨。雍正笑着看了看自鸣钟，说道：“已经未牌时分了，允祥饿坏了吧？邢年，给你十三爷取两碟子点心来！”说着便坐下来看奏折，张廷玉和隆科多小心翼翼侍立在旁，大气也不敢出。雍正翻了几份折子看看，压在下边，又拿起一份审视良久，一闪眼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官员进来，也不理会，由着他参礼，却转脸问隆科多：“这个史贻直写了一份参折，说山西省巡抚诺敏隐瞒亏空，这事情你们知道不知道？”

“回皇上，”隆科多忙躬身道，“山西亏空康熙五十六年就已经补齐了的，当时是皇上坐镇户部亲自查清的，岂有舛错？但史贻直秉性刚正，实在是个清官，他是监察御史，允许风闻奏事，即便不实，也是为公，似也不为大错。请皇上圣鉴！”话虽说得两全，其实在场人都明白，诺敏和史贻直是陕甘总督年羹尧荐举的，年羹尧又是当今皇上最信任的藩邸门人，允祥在旁边小几上慢慢嚼着点心，心里却道：“油滑——这条老泥鳅！”

雍正这才正眼打量跪在炕前的年轻官员，八蟒五爪的袍子外头的补服已被剥掉，大帽子上没有红缨，砗磲顶子也摘掉了，领子上一个纽扣掉了，大约是和葛达浑厮扭时拽脱的，一双金鱼眼，冬瓜一样的脸上长着一个不讨人喜欢的鹰钩鼻子。雍正一眼望去，顿生厌恶之感，吃着茶盯视移时，才开口问道：“你叫孙嘉淦？几时调户部的？朕怎么没见过你？”

“回万岁的话。”孙嘉淦重重地在金砖地下碰了三个头，朗声说道：“臣是康熙六十年进士，在礼部候选三个月被分往户部。当时户部已经停止清理官员亏空，万岁爷龙潜藩邸，所以没福得识圣颜。”雍正冷笑道：“没见过朕未必是祸，识得朕也未必是福。康熙六十年进士，除了分到翰林院做编修的，无论外官京官哪有做到六品的？你不知怎样钻刺打点，走了谁的门路，升得这么快了，还不安分？”孙嘉淦道：“回万岁，臣自束发受教，谨遵圣人之训，于家事私事，尚不敢稍存苟且，何况国事社稷事？殿试时臣实为传胪（第四名），带缺分发翰林院庶吉士，只因相貌丑陋，掌院学士说‘圣祖六十年大庆，你这模样站在清秘队里是什么观瞻’？咨会吏部降调户部主事……万岁尚说臣是钻刺打点，臣不知以何言回奏！”说罢，泪水已走珠儿般滚落。

原来是这样！雍正脸色一沉，他有些动容了。旋即一笑，说道：“以貌屈才，古有钟馗，今有孙嘉淦，良可叹息。但君子知命，读书养性，你中在一甲第四名，学问必是过得去了，为什么如此孟浪，咆哮官廨，与大臣扭打争论，直闹到西华门——你撒野得太过分了！”

“万岁，”孙嘉淦仰首问道，“不知新铸雍正钱万岁见到没有？”

“见到了，很好啊！”

“万岁可知道，如今市面，一两足纹能兑换多少康熙制钱？”孙嘉淦直盯盯地望着雍正，语气斩钉截铁，“万岁铸钱，是为便民流通，还是为了粉饰太平？”

听着这一连串质问，满殿侍卫太监人人股栗变色，雍正在藩邸自号“铁汉”，以刻薄猜忌、心狠手辣著称，从没见人敢这样当着大庭广众横眉顶撞的，何况这么一个小小的六品堂官！张廷玉和隆科多看着雍正愈来愈阴沉的脸色，对视一眼，正要设法缓解他立时就要发作的雷霆大怒，允祥却在旁断喝一声：“孙嘉淦，你这是和万岁说话？来人——扠出他去！”

“慢。”雍正却已回过颜色，沉思着道，“朕不怪罪他这点子秉性。嗯，按官价一两银子可兑两千文——这与你的事有什么相干？”

孙嘉淦也意识到了自己失仪，忙叩头道：“臣秉性浮躁，万岁恕臣，臣感激无地。方才万岁说的是官价。但如今实情并非如此。一两台州足纹，市面上其实只能换七百五十文！”

这话别人听了，都觉得是平常事，张廷玉多年宰辅，深知其中利弊，竟如雷轰电掣一般，头“嗡”地一声涨得老大！雍正笑道：“钱贵银贱，古已有之，这有什么打紧的？值得你大惊小怪！你是云贵司的，下札子叫云南多开铜铅，多铸钱，不就平准了？”隆科多皱眉说道：“多开矿固然是法子，不过矿工多了，聚在一起容易生事，也令人头疼。”允祥却问道：“孙嘉淦，据你看，为什么银子和钱价不能平准？”

“回十三爷的话，”孙嘉淦道，“康熙钱铜铅比例不对，半铜半铅，所以奸民收了钱，熔化重炼，造了铜器去卖。一翻手就是几十倍利息。所以国家开矿再多，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明代亡国，银钱不平也是一大弊政。主上改元登极，刷新政治，澄清吏治，岂可重蹈覆辙？”

这件事和政局吏治居然关联！雍正却不明白其中道理，顿时陷入沉思。张廷玉见孙嘉淦说得不清楚，在旁一躬身赔笑道：“万岁，这里头的弊端万岁一听就明白了。朝廷出钱开矿铸钱，铜商收钱铸物，民间流通不便，只好以物易物；所以钱价贵了于百姓不便。这还是其次，更要紧的，国库收税，收的是银子，按每两银子二千文计价。乡间百姓手里哪有银子？只好按官价缴铜钱，污吏们用两千文又可兑到二两多银子，却只向库中缴纳一两……”

原来如此！张廷玉没有说完，雍正心里已是雪亮：每年朝廷征赋，竟有一多半落入外官私囊！想到这些污吏如此巧取豪夺，还要加火耗盘剥，仍是贪心不足，还要挪借库银，久拖不还，弄得户部库银，账面上五千万两，实存八百万……雍正顿时气得脸色铁青，他看了一眼二十七个锃明耀眼的新钱，恨得很想一把抓了摔出门外，寻思良久，忽然问孙嘉淦：“那你以为这钱该怎样个铸法？”

“铜四铅六。”孙嘉淦道，“成色虽然差了，也只是字画稍微模糊了些，却

杜绝了钱法一大弊政，于国于民有益无害，何乐而不为？求皇上圣鉴！”

雍正眼里熠然闪了一下光，随即黯淡下来。刚刚接见阿哥，自己还振振有词，圣祖和自己“是非得失实为一体”，眨眼工夫就改变了圣祖铸钱铜铅比例，谁知这群满怀妒意的兄弟们会造作出什么谣言来？按古礼“父丧，子不改道三年”之义，三年里头，康熙的规矩不许有丝毫变更，若为铸钱这件事，引起朝野冬烘道学先生议论，八阿哥引风吹火一哄而起，这布满干柴的朝局就会变成一片火海。雍正深知，自己德行并不能服众，只是因康熙赐予的权柄威压着众人，勉强维持到眼下这个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一事不慎，朝野庞大的“八爷党”势力和他们管领下的五旗贵胄联合攻讦，他这个“皇帝”就会化为齑粉！想着，雍正已经拿定了主意，格格一笑道：“朕还以为你真的有经天纬地之才呢！原来不过如此！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年年铸钱，都用的是铜铅对半，熙朝盛世照样儿造就出来了！你一个蕞尔小吏，辄敢妄议朝廷大政，非礼犯上咆哮公廨，敢说无罪？念你年轻，孟浪无知，又是为公事与上宪争论，故而朕不重罚。免去你户部云贵司主事职衔，回去待选，罚俸半年——真是可笑，朕那边多少军国重务等着办理，却听了你半日不三不四的议论！”眼见孙嘉淦还要答辩，雍正断喝一声：“下去！好生读几本书再来朕跟前唠叨！”

眼见孙嘉淦踽踽退出殿外拂袖扬长而去，殿中众人都无声松了一口气。允祥眨巴着眼，很想替孙嘉淦说句公道话，看着雍正脸色没敢张口。张廷玉老谋深算，已经若明若暗地看到雍正题外的深意，但他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缄言，一句话也不肯多口。隆科多却深觉孙嘉淦言之成理，在旁赔笑道：“孙某虽然放肆，臣以为他并无私意，倒是一心为朝廷着想，所议钱法也不无道理，愿圣上弃其非而取其是，把他的奏议下到六部，集思广益，似乎更妥当些。”

“朕乏透了，今儿不再议这事。我们满口铜臭，言不及义，这不合孟子义利之道。”雍正蹙额说道，“当下最要紧的，大将军王允禵回京。甘陕大营主将出缺，得赶紧选一个能员替补。山东去年秋季大旱，前日他们省布政使递来奏折，说眼下已有三百多人冻饿而死，一开春连种子粮都要吃光，这怎么了得？你和廷玉到上书房，商量一个赈济办法，派一个妥当人去放粮，看看其余省份有没有类似情形，一并写个条陈——嗯，现在是——”他看了一眼自鸣钟，“现在是申末时牌，给你们半个时辰用餐，晚间亥时正，用黄匣子叫太监递到养心殿，你们就可散朝回家去了。”待二人退下，雍正笑道：“允祥，好久没有单独一处说话了——我们兄弟要点酒菜，一边进膳，共弈一局如何？”

雍正皇帝是个冷人儿，不吃酒不贪色，玩乐吃喝上没有多大嗜好，只偶尔喜欢围棋，也是糟透了的屎棋。允祥却是阿哥里的棋王，国手黄文治也只能饶他两子，允祥抢了黑子，一边煞费苦心地设法下和棋，看着雍正的脸色道：“皇上，臣一直在想张廷玉的话。朝廷一多半的赋税，从银钱兑换差价里叫那些黑心官儿掏走，这……这终究不是事儿呀！”

“不下了！总是和棋，没意思。”雍正将手中棋子丢进盒里，站起身来，盯了一眼允祥没有言声。允祥答应一声“是”忙也站起身来。雍正默然踱着步子，良久，倏然说道：“允样，你是不是瞧不起朕？”

允祥吓了一跳，扑通一声长跪在地，惶惑地说道：“臣焉敢，君臣分际，下不僭上。臣是以理而行。”

“屁！”雍正夹脸啐了允祥一口，“朕越看你越不像从前的胤祥了！敢说敢为敢怒敢笑——圣祖亲自赐号‘拼命十三郎’！”允祥忙叩头谢罪，说道：“彼一时此一时，情势不同——”话未说完，雍正“砰”地一拳击在棋盘上，黑子白子，棋盒儿、棋盘四周摆的果子杯盏酒器却都跳得老高，“朕仍要昔日的拼命十三郎！朕要你做朕的十三太保！”养心殿的太监宫女们已经侍候了这个新主子一个月，还从来不曾见过他大发雷霆。眼见雍正两眼喷着怒火，一脸的蛮横刁恶神气怒视着允祥，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李德全邢年一干人过去逢到康熙发脾气，都要赶紧过上书房请宰辅们过来解围，但雍正是什么性格，他们不托底，也不敢造次照老规矩办。

允祥黑瞋瞋的瞳仁中光亮一闪，随即垂下眼睑，略一思索，平静地说道：“皇上，您知道，咱们宗室骨肉，自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五，十哥他们大闹御花园，整整折腾了十四年！为了这把龙椅，为了拔去我这根眼中钉，有人几次摆圈套害我，有人派人用毒药杀我，您都是知道的。我这十四年如履薄冰，步步小心，还是着了人家的道儿，被父皇圈禁在活棺材里闷了八年……”他的声音已变得哽咽不能自制，“……皇上……我是荆棘丛里爬出来，油锅里滚出来，地狱里逃出来的人呐！您看我这头发，一多半都白了！您想过没有，我今年才三十七岁！您怎么能指望那个死了的拼命十三郎再还阳呢？……”

“十三弟……”雍正被他这番如诉如泣的话语深深打动，走上前双手挽起允祥，他的声音也变得有点嘶哑，“是四哥想错了”。他拍了拍允祥肩头，背着手绕室彷徨，长叹一声说道：“贤弟太伤感，朕这阵子心事太多，没有顾及你的心境，朕是想叫你振作一点……”允祥忙拭泪躬身，说道：“臣明白……”“你不全明白。”雍正叹道，“你若是真明白，就该打起精神来！你要知道，朕现在是在火炉上烤，你也仍在荆棘丛中！”

允祥一下子抬起头来，愕然注视着雍正，说道：“请皇上明训！”

“这些日子守灵，朕想得很多。”雍正看了看院外，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掠过，吹得罘罳旁的铁马叮当作响，他的眼似乎要穿透千层万叠的宫墙，凝神向外注目着，口中缓缓说道：“青海的罗布藏丹增和准葛尔的阿拉布坦已经秘密地会见三次，辞去朝廷封的亲王爵位，自封为汗，其实是已经反了。这里的事，用兵兴军在所难免。但在西边打仗，其实打的是钱粮，‘战场’在后方！可我们国库，仅有存银不足一千万，这够做什么使的？钱，都给那起子赃官借空了，先帝爷在位，咱们两个就是专心办这差使，催追各省亏空，结果如何？朕被撤了差使，你被圈禁！”允

祥忍不住问道："既如此，皇上为什么还要斥责孙嘉淦？"雍正回转脸来，一字一板说道："因为他的条陈上得太早，朕不能一登极就授人以柄，给心怀叵测的人以可乘之机！至于孙嘉淦，是个御史材料儿，过几个月就给他旨意。"

允祥一听就明白，"有人"指的就是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和十四阿哥这些权倾朝野的人，不由得暗自佩服雍正心计之工，遂道："万岁圣明烛照，深谋远虑，臣心领而神受！""坐，坐！"雍正指着杌子吩咐允祥坐了，自己也盘膝坐了炕上，款款说道："如今天下积弊如山，朕有什么不晓得的？吏治败坏，无官不贪，官员结党成风朋比为奸，皇阿玛在时早已对此痛心疾首，但他晚年龙体欠佳勤躯已倦。这些事朕不做，大清江山何以为国？朕做事，你不帮谁来帮？所以你不能急流勇退，朕帮手太少，掣肘的太多，就是为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你也要打起精神来！"允祥听到这里，浑身的血逆涌而上，又感动又自愧，霍地起身道："自今而始，臣一身一命，惟皇上是从！臣即请缨前敌，愿往青海与罗布藏丹增兵车相会，一场大捷下来，百邪全避！那时辰万岁就能腾出手来大加清理吏治了！"

"嗯！朕要的就是你这份心雄万夫的壮志！"雍正也站起身来，目光炯炯盯着允祥，"但青海你不能去，一是朕身边没有护驾的不成，二是你去，有人就会说'为什么不让十四爷去？'必引起朝议纷争。你就留下，多替朕操点心。朕已令人传诏，命原上书房布衣宰辅方苞进京，再加上廷玉他们，事情就好办多了！"因见张廷玉抱着奏折进来，雍正待他将文牍放好，不及行礼，便道："衡臣，你草两份诏旨！"

张廷玉没料到允祥还没退出，见他兄弟谈得兴头，正懊悔自己来得太早，听雍正吩咐，忙答应一声，至案前援笔濡墨，等着雍正发话。

"着原大将军王允禵实晋郡王位，赏亲王俸。"雍正说道，"所遗大将军缺，即着甘陕总督年羹尧实领，进京陛见后就职。"

这是很简单一份诏书，张廷玉一挥而就，双手呈过旨稿。雍正一边看着旨稿，又道："允祥在先皇手里办过不少差，都做得漂亮，先帝多次对朕说'胤祥乃吾家千里驹'，朕也早就深知道他，如今又在上书房参赞机枢，朕看给个亲王，赏个三眼花翎，还是该当的——允祥你不要辞——廷玉，就照这个意思润色！"说罢也不归座，就站在案前立等。张廷玉文思极敏，皇帝说着，已在打腹稿，待雍正说完，略一属思文不加点，走笔疾如风雨，顷刻而成，双手呈了上来，雍正接过看时，旨稿写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十三贝勒允祥，公忠廉能，勤劳王事，屡办要差，卓有劳勋于朝廷，皇考在世时每向朕言及，"胤祥乃吾家千里驹"，朕在藩邸亦深悉其能。今即着允祥晋封怡亲王，赏三眼花翎，以示朝廷褒忠奖良之圣意。钦此！

雍正看后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就这样，今晚朕用玺，明天就发出去，

允祥的允禵的明发，年羹尧的廷寄。”

“衡臣，”允祥的目光在烛下灼然生光，“上次我们议过，国丧期间暂停追查亏空，所以原拟六部十九名官员查抄财产停下了。丧一过，事情照旧办，明天下朝，你知会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叫他们堂官到我府，我向他们交代差使。”

张廷玉吃惊地看了一眼多日来一直萎靡不振的允祥，不知为什么突然如此精神焕发，忙打千儿道：“遵怡亲王宪令，臣即照办！”

“这都是些国蠹，不必心慈手软。”雍正在旁插话道，“这阵子没清抄，只怕有些财物已经转移，要狠狠追，只防着他们自杀，不怕他倾家荡产！”

“扎！”

“你们跪安吧！”

“扎！”

雍正亲自送他二人出殿，站在丹陛上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冷气，像一尊铁铸的人似的，站了许久许久。

第六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孙嘉淦浑身是理，在雍正面前却碰了个硬钉子，从养心殿拂袖而出，只气得头晕身软，脚步像灌了铅似的，踽踽出了永巷。太监们耳报神是最快的，听说一个六品主事和尚书议事不和，扭结厮打到隆宗门，闹到皇上亲自处置，这是开国来都没有的稀罕事，谁不要瞧瞧这人物儿？有事没事的都在天街 [1] 转悠。眼见孙嘉淦补服也没穿，领扣散着，摘了顶的大帽子下一张冬瓜脸上满是泪痕，嘴歪眼斜踉踉跄跄出来，宫女们用手帕子捂着嘴格儿格儿笑得前仰后合，太监们压着公鸭嗓指指戳戳，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呵呵大笑。

出了永巷，看热闹的人更多了，但这里是有规矩的地方，人们不敢聚拢，只远远地站着都把目光扫向他，像是看一个怪物。孙嘉淦站住了脚，脸色苍白得一丝血色也没，一个念头突然涌向心头：以今日之辱，不能苟活人世！就在这里尸谏，一了百了！他睨了一眼乾清门前八口硕大无朋的镏金大铜缸，略一沉吟便昂首走了过去。

“年兄！”一个年轻官员正在乾清门前等候上书房接见，眼见孙嘉淦直趋金缸，知道他要轻生，疾步迎过来，双手一揖说道，“孙梦竹，别来无恙？”孙嘉淦瘟头瘟脑，端详了半日才认出来，是自己的乡举同年杨名时，当年在京候选时相与得最好的。因见杨名时穿着九蟒五爪袍，套着孔雀补服，蓝宝石顶子晶莹生光，雪白的马蹄袖翻着，齐整修洁风度翩

翩，雪光下看去越发风雅飘逸。孙嘉淦心中真是百味俱全，恍恍惚惚道："啊……是松韵呐……今日一见即是永别，倒也好……托你一件事，若肯办我心领神知，若不肯，我也不怪你……可肯？我家中堂上——"

杨名时不等他说完，一把拖了他低声道："你这人我知道，你的事我也知道，我做藩台，管着湖广财政，不清楚你有理没理？皇上虽刻薄些，并不傻，你不能等等瞧瞧？这里不是说话地方，下晚你在家等我，我们作彻夜长谈。你万万不可轻生，你看看这起子混账，他们巴不得你死呢！"说着，便见十几个太监僚属，还有孙嘉淦的死对头葛达浑簇拥着八阿哥廉亲王允禩，一头说笑一头从乾清门徐步出来，杨名时便松了手，含笑迎上去向允禩打千儿行礼，彬彬有礼地说道："臣杨名时给王爷请安！"

"是松韵啊！"允禩满脸是笑，不经意地瞥一眼仰首望天的孙嘉淦，几步上前，双手扶起杨名时，亲切地说道，"几时进京的？见着皇上了？"杨名时一躬身，不紧不慢说道："臣前日进京，皇上忙得抽不出身来，旨意叫臣今儿先和隆科多大人见见，明儿递牌子请见。"允禩含笑点头，说道："我知道，大约是开恩科。张廷玉的哥子廷璐是正主考，你为副，见了皇上就知道了——那位是谁？你们谈得好亲热！"

杨名时回头望了一眼孙嘉淦，未及招呼，孙嘉淦哼了一声，已经扬着脸径自走了。八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赔笑凑趣儿，说道："王爷，他就是和葛大人犯混的孙嘉淦，圣人蛋二五眼，最不识趣的，奴才原来想着是个孙行者，谁晓得长得像个猪八戒——"他夹七夹八说得正得意，不防允禩扬手"啪"的一声，赏了他一记清脆的耳光！

"你混账！"允禩登时勃然大怒，"士可杀而不可辱，你懂么？！孙嘉淦乃是朝廷命官，是是非非自有朝廷公断，轮到你这下三滥奴才说三道四？"何柱儿满心思讨好允禩和葛达浑，不防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缩了几步退到后头，一声儿再不敢言语。允禩这才转脸，笑道："小人心性真是愚不可及，要为他们，天天生气都生不过来——松韵，道乏罢，京里薪桂米珠，你又清得一汪水似的，要缺什么，到我府去。"

杨名时淡淡一笑，又是一个躬身抬起头来不软不硬地说道："王爷，名时不敢忘朝廷功令！"他抬脸看着允禩笑容可掬的脸，没有半点畏缩羞惧之态，嘴角微微上翘，似乎总在笑，又似乎带着讥讽，葛达浑直到此时，才看出此人风骨挺硬，是个比孙嘉淦还要难打发的角色。

"是啊，文武官员不得结交阿哥，这是祖宗家法。"允禩赞赏地看着杨名时，"不过时下没几个记得的了。本王从不屈人之志，随你吧！"说着便带着众人一径去了。葛达浑边走边道："此人气度不俗。"允禩脸上毫无表情，只说两个字："国士"。

孙嘉淦经这么一搅和，寻死的心是没了，但心情依然郁郁难畅。离开西

华门，他叫了一乘暖轿，赶回户部云贵司，自己动手将文卷整理齐整，把云贵司的官印和预备送呈的铸钱模子压在上头，脱掉了零乱的袍服搭在椅背上，沉思着望着窗外坚冰封冻的大地。属员们见堂官这个样子，都垂手侍立着啜泣，没人言声。半晌，孙嘉淦方自失地一笑，说道："你们都看见了，想必也都猜到了，我的事到此为止，该交代的公事都放在桌上，先由马笔帖式暂时掌管。谁来接印，你们就交给谁，有不明白的，只管到我府问去。"

"孙主政，"马笔帖式两眼噙着泪花，一躬身说道："大人……大人……就这么去……去了？"

"嗯。"孙嘉淦静静说道，"谁叫爹娘没有生一个貌若子都潘安的孙嘉淦呢？这个地方在户部是头一份肥缺，我是两袖清风来，一杯清水去——平素待你们太严，误了你们发财，很觉过意不去。来，杯水当酒，我与诸君相别！"说着，从茶吊子里倒了几杯水，每人递了一杯，又道，"目下我只摘了顶子，不是官了，还没有别的处分。天威不测，再加上有些小人恨得我牙痒痒的，后头的事谁料的定？葛达浑又是咱们的'大司徒'，你们更犯不着得罪他。所以，你们谁也不要去看我。"说罢，仰起头将那杯水一吸而尽，因见众人都喝了，孙嘉淦将杯一掷，"当"的一声掼得稀碎——束了束腰间绛红腰带大步跨出了户部云贵司，在院中立定，突然仰天大笑道："大丈夫上书北阙，拂袖南山，此亦人生一大快事！"说罢头也不回去了，西北风飕溜溜的，吹得他灰布棉袍前后摆撩起老高。

孙嘉淦在京城没有家眷，只在皇城西北隅贡院街一个小胡同里租了三间民宅。他的俸银每年仅八十两银子，因是低品京官，外官孝敬京官的"冰炭敬"银子没有他的份，平日自视清高，又从不为捐官同乡出具"印结"，一点多余的收项也没，连个佣人也雇不起，只好叫了家乡一个远房侄子——只十四五岁的孩子——同处一室，照料茶饭洗涮的事。现在既然罢了官，用不着摆"官体"，也图省钱，孙嘉淦索性步行回到下处。踅过胡同早见侄儿孙金贵已等在门首，见他回来，孙金贵远远便叫："五叔，有客来拜！"孙嘉淦不禁一怔，这个时候来的哪门子客？一边快步走来，口中说道："是哪位仁兄？"

"不是'仁兄'，是'贤弟'。"杨名时笑着挑帘出来，将手一让，请孙嘉淦进来，一边说道："我等你有一顿饭时辰了，你再不回来，我还以为你又在户部出事了呢！"孙嘉淦勉强笑道："你也忒小瞧我了，我是得了理才不肯让人的。葛达浑不先动手，我才懒得和他闹呢——你怎么下来得这么快？"杨名时笑嘻嘻的，十分轻松活跃，一边坐了炭火盆前，说道："这都是例行公事，有多少话说的？隆科多问了几句地方上的事，就端茶送客了。倒是出来见了张衡臣（张廷玉），拉着手说了几句话，他还问你住在哪里，看样子皇上并不真的恼你。"

孙嘉淦用火筷子漫不经心地拨着炭，冷笑道："你才不知道这些宰相呢，明儿杀你的头，今儿仍拉着你手嘘寒问暖——我不承他这份情。还有什

么消息？”杨名时也冷静下来半晌一笑道：“别的我也没听说，明儿递牌子见了皇上我自有道理。哦，去陕西给年羹尧传旨的田文镜你认识不？”孙嘉淦抬头盯一眼杨名时，说道：“有过一面之交。他在户部跟着十三爷清理过官员积分公款的差使。姜宸英一个老名士，状元出身，因借二两公银，姓田的硬是把他写进参本，最是刻薄，分斤掰两的一个人，你问他做什么？”

“他传旨回程，和你一样，在太原和山西巡抚诺敏也大闹一场。”杨名时看着孙嘉淦笑道：“万岁传旨，叫田某暂不必回京，革去顶戴候旨——你这次总算有个伴儿，不是单丝孤掌了。”说着孙金贵掌上灯来，一边安置灯台，一边说道：“五叔，要不要打点酒来？”

“什么饭？”

“老样子，白米饭，腌萝卜丝儿。”

杨名时大笑起来，说道：“空相和尚请苏东坡吃‘晶’饭，苏东坡欣然前往，原来是白米白萝卜用白盐腌，巧煞了叫我也碰上。穷酸，走吧，一道儿出去，我请客！”孙嘉淦也觉得用这“晶”饭待客太过寒酸，杨名时富豪世宦之家，虽清，却不穷，遂也笑着起身道：“还有下半截呢，苏东坡请空相吃‘毳’饭，空相兴头赶来，却是饭也没（毛），菜也没（毛），酒也没（毛）。你可不能跟我来这一套！”

两人相跟而出，已是酉正时牌。冬日昼短，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胡同口外贡院街上从东到西，摆满了小吃担子，馄饨、水饺、烧卖油饼、水煎包子、锅盔……一盏盏羊角灯“气死风”布满沿街两行，连绵蜿蜒足有半里地长。街衢上熙熙攘攘人流穿行，热气腾腾的小吃摊上油烟白雾缭绕，散发出诱人的葱姜香味，夹着小贩们尖着嗓门，一个赛一个的高声叫卖声，主顾讨价还价声，煞是嘈杂。杨名时笑道：“上次我是白天来，很冷清的，没想到这里是夜市，竟这么热闹！”孙嘉淦似乎仍是心事重重，皱眉说道：“这还不是冲你来的？恩科快开了嘛，这里的店铺早就住满了外省孝廉——图的就是离贡院近——松韵兄，方才忘了问你，田文镜是革职待勘，还是留在山西听候部议？”杨名时站住了脚，诧异地问道：“这事关你什么疼痒？听说皇上派一个叫图什么的去太原，会同诺敏，查实库存无缺，再处分田文镜。”

“我倒不是和田文镜‘同病相怜’，此人有市侩气，我素来不同他交往。”孙嘉淦沉吟道，“但田文镜也有一条长处，很有心计，办事极认真，也不可一概抹倒……我是想，他一个小小四品京官，无缘无故怎么敢招惹诺敏这样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诺敏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杨名时怔了一下没有吱声，诺敏是何等样人，他当然十分清楚。原在安庆府任知府时，诺敏奉旨到金陵，曾经接待路过的诺敏，极随和的一个人，不知怎么去了山西，下车半年，竟将山西官员亏欠国库二百三十万两银子一举清毕；而且将原任官与现任官分别处理，既不饶过贪官污吏，又不累及现任无辜官员——这一份精明强干，这一份雷厉风行也实在叫人瞠目。但孙嘉

淦问这个做什么呢？思量半晌，杨名时一笑道：“你的心思我明白了，明儿见了皇上我相机行事吧！你如今自己的事还未必撕掳得开呢，国家事，且往后放放——急什么？皇上清明，迟早会水落石出；皇上不清明，说也没用。你可真算是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了！”一席话说得孙嘉淦也笑了，“可不是，我也糊涂了，以为自己还在户部呢，我们枵腹论政，真是笑话。走，吃饭去！”

两个人鼓起兴头，挨擦着人群又往前走了半箭之地，见一座酒肆高高矗立在街北，下头朱楹青阶一排儿六间门面，上头是歇山式顶子，出檐木廊临着街面，挂着四盏红纱西瓜灯，泥金黑匾上写着四个字：

伯伦不归

“刘伶到此要醉死。”杨名时笑道，“这老板好大口气，只这笔字风骨不俗，倒像是哪里见过似的。”孙嘉淦道：“这是去年才开张的，穷京官无力问津，我从没来过，只听说老板也姓刘，叫刘叔伦，倒难为他思量这名字。今儿跟了你这阔东儿，我可要大快朵颐了。”两个人一头说一头拾级上阶，里头跑堂的已经迎了出来，一手甩了一下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挑帘，唱歌似的高声吆喝：“来两位，里头请——要雅座？”

杨名时看时，楼下散坐着几十个人，三五成群，都是举人打扮，有的吆五喝六拇战正酣，有的醉眼迷离仰首望天出神，有的摇头晃脑吟诗作词，还有的吃醉了，强拉着别人听自己的八股时艺，乱哄哄的热闹不堪，他自己占着副主考的身份，更不便与应试举人攀话。看了看楼下用纱屏隔起的雅座，杨名时道：“我想清静，楼上有好地方儿么？”伙计打量一眼杨名时，见他穿一身酱色湖绸灰鼠棉袍，上面套一件玫瑰紫猞猁猴风毛坎肩，簇新的六合一统毡帽上打着绛红绒结，一望可知是个应试的贵介子弟。孙嘉淦其貌不扬，却也干净利索气度轩昂，略一迟疑，笑道：“爷台是头一回来吧？上去瞧瞧就知道了，新装的红松木雅座单间，大玻璃隔栅，走遍京华，咱们伯伦楼是头一份儿！”杨名时点头一笑和孙嘉淦拾级登楼上来，果见靠北一溜儿六间雅座，都是蛤色油漆一新，南边却是打通了的，看样子是专作包席堂会所用，桐油地板擦得锃明净光纤尘不染，西南角还设着一个大卷案，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墙上专供题写诗词的水牌旁边，还有一座当时民间极为罕见的镀金自鸣钟。杨名时见西边的雅座空着，一边推开玻璃栅门进去，笑道：“这里甚好！”

“小的怎么敢诓爷！”跑堂的随着进来擦桌抹椅赔笑道：“既然这地方入爷的法眼，回头多赏小的几个就有了！——请问爷，用什么酒菜？”

“菜随便，两个荤的两个素的。”杨名时适意地坐了，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向椅后一甩，“不知你们有什么酒？”

“回爷的话，要什么酒有什么酒！”

杨名时见他如此吹牛，成心要难一难他，取出五两一锭银子往桌上一放，说道：“我要——玉泉露春！”玉泉露春是用京西玉泉水所酿，因玉

泉水专供大内使用，所以民间极其难得用来酿酒，不料话刚出口，伙计便答道：“有！不知爷的口味有多重？要单煞、双煞，还是三煞、四煞？”孙嘉淦也吃一惊，他是在户部为大内设筵，随部陪宴，才尝过一次四煞的玉泉露春。正要张口问，杨名时笑道：“玉泉酒虽好，是这几年才酿，太暴，有没有入贡的陈年茅台？”

“有。”伙计略一迟疑了一下，说道，“不瞒二位说，入贡的酒是从老公儿[2]们那儿弄来的。货真是地道货，只您老明鉴，偷来的锣鼓打不得。爷不传言，就是体恤小的这份草料了。”杨名时心下吃惊，越发不知这家老板来头，看了一眼孙嘉淦，说道：“这个自然。打一斤半来吧！”

跑堂的退下去了，这种场合杨名时和孙嘉淦都不便说话，兀坐在雅室里呆呆出神，隔板房间壁七八个举人正在用酒筹行令，两个人倒渐渐听住了。

“轮到在下抽了，”一个人说道：“孔圣人在天之灵保佑，抽一支好的，每人罚你们一杯！”说着便听掣签声，那人抽出签来，念道：

我悄悄问你，你便低声应。

“耳语者各一杯！”那人嚷道：“方才沈起元唐继祖两位仁兄交头接耳，大家都瞧见了的。马维伦，老兄给他们斟上！”

接着便听淅淅沥沥的倒酒声，大约是马维伦，一边倒酒一边说：“给你们满上！”一个声音道：“我和继祖量最浅，别倒了！你看，都洒出来了！”唐继祖笑道：“有一还必有一报，我来抽一支！”说着提手掣签，大声念道：

影儿似不离身——同伴来者饮！

众人立时大哗，倒酒声、啜吸声、笑声不绝于耳，原来这些人都是同时来的，因此每人都饮一大杯。孙嘉淦见菜酒上来，却是一盘凉拌海蜇、一盘青芹石花，还有两个荤的却是宫爆鹿肚和黄焖辣鸡，遂用箸点着菜道：“就我们两个，热闹不起来，只好享享口福了。”杨名时微笑道：“隔壁行的确是雅令，用的是《西厢》集句——我们酌酒听令，不亦乐乎？”说罢举杯一饮，说道：“果然是陈年贡的老茅台！这家店铺真不含糊！”正说着，隔壁又传来哄笑声，原来有人抽的签儿是“先吓破胆——惧内者饮”，一群人都纷纷替自家辩护，怎样道学，怎样不怕老婆，吵嚷半日，公推一个叫余甸的强灌了。余甸大约不善饮，呵着酒气抽了一根签，舌头打着结读道：

对别人花言巧语，背地里泪眼愁眉。

“——怕人说自家惧内者饮！好！真真好签——方才你们都表白不怕老婆，请君入瓮！”

于是众人又复哄堂大笑，各自饮了。却听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道：“凤箫象板，锦瑟鸾笙——善丝竹者饮……倒霉！”只听“咣”的一声那人将酒筹撂在一边，便听桌椅一片乱响，几个人过来，七嘴八舌说道：“论起诗词曲赋，谁能比得起你刘墨林？喝！不要看他乔装，提耳灌酒！”

“罢罢，我实在不能了，各位贤弟饶命！”刘墨林讨饶道：“我说个笑话给大家解酒可好？”众人大约也知道他量浅，便住了手。孙嘉淦和杨名时酌了酒，侧耳听刘墨林道：“我中举人，房师是浙江通政使李卫大人。赴过鹿鸣筵我去拜谒他，他正在吃茶。我们师生正说话，他困倦上来，叫人取鼻烟壶来。

“那个长随听了，迟疑半晌才答应着出去，过了半晌，怀里揣着个鼓鼓囊囊的物件来了。

“李大人那脾气天下通都晓得的，最是暴躁的，见他来得迟，就骂‘你这狗日的，怎么就去了这么大工夫？’

“‘回方伯爷的话，’那奴才苦着脸道：‘早就拿来了，只这物件当着客人怎么用呢？’说着双手从怀里捧了出来。我当时笑得岔了气——原来这狗才以为李大人要‘便壶’，竟揣着个夜壶来了！”

隔壁立时一片鼓掌大笑，杨名时素来矜持，只莞尔一笑，孙嘉淦禁不住“扑”地一口酒全喷在地下。却听那群人吵嚷道：“不好不好！我们吃酒，他说便壶撒尿，着了他骂了！罚他另换一个！”

“嗯……”刘墨林沉吟片刻，说道，“我今儿街上走，被一个绺贼抓走了帽子，以这为题，套《黄鹤楼》作一首诗，为诸仁兄佐酒，如何？”说罢，怪腔怪调吟道：

昔人已偷帽儿去，此地空余戴帽头。

帽儿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空悠悠。

诗未吟完，众人已笑倒了。杨名时也掌不住扶着椅背前仰后合，孙嘉淦揉着肚子，笑得眼中噙着泪花。半晌，回过神来，杨名时笑着对孙嘉淦道：“我就是要请你出来，排排心中郁结之气。怎么样，不虚此行吧？来，再饮两杯！”说话间，一个中年男子推开玻璃栅门进来，穿一身红绸棉袍，套着黑缎子马褂，脚下千层底布鞋，头上戴着黑缎瓜皮帽，白净面皮上微有几颗麻子，鼻下两绺浓浓的八字髭须，手里举着一张太极八卦图，斯斯文文举手一揖道：“二位先生是应试的吧？可要相一面？”

“不要不要！”孙嘉淦正听得兴头，摆手说道：“你到别处去吧！”

那人格格一笑，说道：“到这楼上吃酒的客人，哪个没有经在下算过？你们既吃入贡酒，难道不要考个贡生？我送功名给二位足下呀！”

“敢问贵姓，台甫？”杨名时心中一动，问道：“这恩科是朝廷抡才大典，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怎么就敢夸海口‘送功名’？”那人一哂，说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我若没有实学，焉敢在这个地方卖弄？我的姓名足下不必问，这无关紧要，但足下要取功名，经我一相，十拿九稳！”杨名时一笑，从袖中取出二钱重一个银角子，正色道：“请吧！”

那人看了，突然拊掌而笑：“你们是头一次入闱吧？二钱银要买两个贡生？不才一把铁算盘算尽天下才士，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结实的铁公鸡！”孙嘉淦却知道：专有一等江湖术士，开恩科前以算命卜相作幌子，指着京师官场纷乱繁杂的头绪，出卖考题诈财，因急着还想听那边有什么新笑话，便道：“指山卖柴，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到别处诓人去吧！”那人也不分辩，回身便走，喟叹一声道：“痴！痴！不知此地是何处啊！”

“慢着！”杨名时突然道：“你是卖考题的？我买！多少银子？”

“七十两！”那人看了看孙嘉淦，“你们是两个人，本该卖一百两。我说的是实价，童叟无欺！”正说着，那酒保端着个瓷盘子进来，盘子里没有菜，端正地放着两份大红帖子，只看了那人一眼，不言声退了下去。那人笑道：“这就是考题。若出的题不符，凭帖子到这店取回原银。至于考上考不上，可就是方才先生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杨名时是副主考，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皇帝出什么考题，原来不过是好奇，见此人卖考题卖得如此笃定，而且居然有这么大产业做保，心下愈觉诧异。他点了点头，从靴页子里抽出几张银票，拣了一张就案推给那人，说道：“若没有这铺子作保，我岂肯信你？这是一百两龙头银票，果真考得就是这题，我还有‘赏’！”说罢取过题帖子，拈了一份递给孙嘉淦，打开看时，上面端正写着：

利者，义之和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下头端楷小书“伯伦举酒恭祝京报连登黄甲”。孙嘉淦不禁问道：“这都是《易经》上的，难道出三道题不成？”那人卷起幌子，笑道：“客人明鉴，三场考试各取其一嘛！我这也是揣摩出来的，难道只出一题？次序我不敢保，我也怕顺天府的人来拿我呀！”

“好，就是这样！”杨名时收起帖子，立起身来对孙嘉淦道：“好晚的了，咱们也该去了。”于是二人前后出店，孙嘉淦直送杨名时出了贡院街口，看着他上轿远去，才蹒跚着回到自己宅里。不料刚进屋里便大吃一惊：内阁大学士、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汉臣首辅张廷玉竟在自己房中啜茶坐等！孙嘉淦酒也醒了一半，愕然说道：

“张中堂，是来拿卑职的么？”

[1] 三大殿与乾清门之间的广场，俗谓之“天街”。

[2] 老公：即太监。

第七回 吃皛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张廷玉只穿了件宝蓝色天马皮袍，腰间束着玄色缎带，帽子摘了放在桌旁，正跷足坐在书案前椅子上就着烛光看书。见孙嘉淦醉眼迷离地进来，吃惊地望着自己，张廷玉放下书，微笑着起身道：“不速之客候你多时了。你官虽小，如今已是名震京华的人物，我来串串门，瞧瞧你这强项令。怎么，你有慢客之意？我可是已经吃过了你的萝卜白米饭了呀！”

“既如此，您是我的客人，请坐，献茶！”孙嘉淦心下掂掇着张廷玉的来意，将手一让，笑道：“我还以为您来抄家拿人呢！可我这六品小主事，也犯不着来这么大个人物啊！”说着便也坐了。孙嘉淦知道，就在此刻，不知张廷玉府邸门房里，有多少显官要员正焦急地等着他接见，不奉圣命，这个首辅宰相断然不会有到自己这里“串门”的闲情逸致，一边思量，一边睨了一眼张廷玉，没再言声。

张廷玉的眼睛在灯下幽幽闪着微芒，他确是奉了雍正的旨意，特地会见孙嘉淦的，但雍正没有说让他奉旨谈话，所以只能以私人身份拜访孙嘉淦。见孙嘉淦默不言声，许久，张廷玉才缓缓说道：“你猜得不错。”

“什么？”

“我说你猜得不错，我一天只能睡三个时辰。我弟弟张廷璐想和我聊聊，也得半个月等。”张廷玉道，“我来想说两件事，头一件你就想不到。皇上已经调离葛达浑的户部尚书去理藩院主持院务，接替他的是马齐。你的铜四铅六铸钱办法，皇上已经密谕马齐照此办理。”

这确是一语石破天惊，孙嘉淦泪水夺眶而出，一把擦去了，说道：“皇上圣明！我真高兴——这真是天下苍生之福，三年之内，新钱流通海内，国家财源顺畅，墨吏们也只好干瞪眼了！”

“还有第二条，你听了就未必高兴了。”张廷玉啜了一口茶，“你虽然有理，但咆哮公廨，侮辱堂官，大失官体，所以要给你处分，要降职罚俸。因为没有交部议处，我来问问你。愿意回翰林院，就当修撰；愿意当外官，保定府同知出缺，你来补——我来和你商议一下，这事我就能

做主。”孙嘉淦扫了张廷玉一眼，突然放声大笑！张廷玉是个稳沉持重的宰相，多少一二品大员在他面前都有几分局促，见孙嘉淦如此狂放，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但他毕竟城府甚深，端杯斜坐，不动声色地问道：“这有何可笑？”孙嘉淦身子一倾，正容说道：“衡臣大人，我笑你小瞧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小京官，苦苦巴巴熬资格，到老至不济也能混个三品顶戴！孙某若想吃这份安生衣食，又何必和葛达浑大司徒翻脸，几乎身陷不测之地？你知道，皇上准了我的条陈，得益的是亿兆生民，受损的是墨吏赃官，就为这一条，孙某死且不惧，还怕这么一点小小处分？张大人，翰林院修撰、什么同知，我都不要做。给我一个县，三年之内不能大治，我挂冠归隐让贤！”

张廷玉脸色一沉，些微闪过的不快已经寂然消失。他每天侍候了皇帝朝会诏诰一类事，回到府里接见外官，满耳都是奉迎话，满眼都是谀笑，没有一个人敢于和自己平头而坐，侃侃言政，转来转去都为了“升迁”两个字。惟独孙嘉淦，正六品谪了从六品，竟诚恳地愿意再降为正七品，实实地为百姓做点事！想着，张廷玉站起身来，叹息一声：“皇上最焦心的就是吏治。天下官，都像你这样就好了……”他拍拍孙嘉淦的肩头，再没说什么，一径踱了出去。

四更天，张廷玉就被值夜的长班叫起来了。这一夜他没有睡好，但张廷玉是每天必须进大内侍驾的首辅，“四更叫起”是他自己定的死规矩。由人服侍着穿了朝服，挂了朝珠，胡乱洗漱了，忙忙用青盐擦了牙，略用了两口点心便打轿直趋西华门，下轿看时，尚自满天星斗。张廷玉递了牌子，没有急着进去，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跺了两步，伸欠着呼吸一口清冽的空气，心里清爽了许多，正要进去，却见门里四盏玻璃宫灯映着，迤逦近前而来，细瞧时，却是自己的堂弟张廷璐由太监导引着出来。张廷玉不禁一怔，这么早天，廷璐进大内做什么？这有干例禁呀！正要问，才瞧见张廷璐身边还有一个人，张廷玉不禁吃了一惊，急跨两步说道：“三爷，您早！廷玉给您请安了！”说着打下千儿去。

所谓“三爷”就是当今新主雍正皇帝的三阿哥弘时。雍正在康熙年间一共生了八个儿子，长子弘晖生于康熙三十三年，已经封了贝子，十岁上出花儿一命呜呼。还有一个儿子弘盼两岁得了无名热也死了，连叙齿都没来得及。真正的“二爷”叫弘昀，也是十岁上死了。康熙五十九年六十年相继出生的两个儿子也都没养住，这个“三爷”其实就是雍正身边最年长的阿哥，今年刚满二十岁，出落得一表人才，冠玉一样的脸庞上端正长着一双杏仁眼，黑得墨染似的弯月眉梢微微上挑，带着一股英气，只颧骨旁的两颊微微下陷发暗，略带一点破相。见张廷玉给自己行礼，弘时忙上前双手扶起，笑吟吟说道：“你是两朝老臣，紫禁城骑马，金殿剑履不解的人，我怎么承当得起？”拉着手嘘寒问暖，显得异常亲热。张廷玉一边敷衍着，回头笑问：“廷璐，你怎么也进来了？还和三爷并肩走路？”

“廷玉，你别怪他，是我请他来的。”弘时忙笑道，“昨个皇上去毓庆宫查看功课，说我的字写得别扭。还说大臣里头，就只廷璐的字看得过眼。

你也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下次再看不顺，我就得罚跪了，所以请廷璐进来，给我校校笔锋，留个仿子我好描。”张廷璐也含笑说道：“就知道遇见六哥要挨碰，忙着写了两张出来，可可儿就遇上了！”

张廷玉点头道：“既是三爷叫，也不为大错。三爷是金枝玉叶，毓德春华，正是做学问的时候儿。四爷十三岁五爷十二岁，都还小，都看着三爷呢！”这个话从字面上听，无论哪一句都是夸奖，合起来却句句是劝弘时，要他守规矩作榜样，张廷璐也不能不佩服哥哥这一套相臣权谋。弘时笑道：“你的意思我听懂了，你兼着太子太傅的衔，也是我的师傅！去吧，万岁爷怕已经等着你啦！”张廷玉连忙答应着，又叮嘱张廷璐好生办差，不要生事。“这阵子我忙，没得空说话，赶你进贡院龙门，我一定送你。”这才匆匆进来。因见八盏明黄宫灯导引着一队人由月华门进来，迤逦往乾清宫，张廷玉加忙脚步，赶到丹陛前跪下。

“衡臣，”雍正下了八人乘舆，望了望启明星，舒展了一下身子，笑谓张廷玉道：“朕昨夜没睡好，今儿索性早起了些，想不到你还是赶在前头了。论忠，也不全在这上头。往后你天明了再来，朕不怪罪你——起来吧，有几份折子还要和你参酌一下呢！”张廷玉忙磕头起身笑道：“是。这是皇上体恤奴才，做奴才的更该勤勉谨慎。再说，圣祖爷在位时，天天都这样的，奴才也惯了。倒是皇上身子骨儿要紧。”雍正含笑点头，进了东阁，盘膝坐了炕上，不无感慨地说道：“圣祖英明一世，尚自昼夜勤政。朕事事不如他老人家，焉敢怠忽政务？也只好以勤补拙罢了——只累了你了。隆科多允祥他们还能偷个闲儿，你跟朕草诏拟文，一刻儿也是离不得的。”说罢抿嘴一笑，吩咐李德全：“你给张相弄一碗参汤来。”

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去，张廷玉顿时觉得眼目爽明精神振作，谢恩归座，邢年已抱着尺余厚的一叠文书，一份一份扇面似的铺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他瞟了雍正一眼，见雍正手握朱笔，一手翻书，似乎正在写一篇文章，看也不看这边，连忙低头看那些折子。前头六七份，都是顺天府报称查抄欠逋官员家产的提奏，一色的血红朱砂草书：

揆叙岂有仅存一万家产之理？不知顺天府尹与伊是何瓜葛亲？少瞻顾些，仔细尔之首级！

……金玉泽朕深知之人。尔不闻京师谚语？“武库武库，又闲又富”，即朕所知，去岁兵部铸司，即有七万银尚无着落。命伊据实招供、隐匿何处！

……此等魍魉之使，难逃朕之洞鉴！你将心放下，此人寿限长着呢！不要怕他自杀……

一律都是这样的话头，血淋淋的，十分刺眼，想起不久前康熙熟悉的用语：“缓些儿，他是老臣，朕不忍心他去饿饭……”“亏欠银两，你着实要快些赔补，朕死，你可怎么了？”张廷玉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接着又看下头的，却是湖广巡抚葛森保奏刘世明的本章，刘世明是张廷玉康熙四十

二年科考中取的进士，文章好，官做得很清。因是自己门生，张廷玉特地加了留心，看那批语，却是：

刘世明乃汝同年，朕知之甚稔。尔以“科甲”二字耿耿于中，善柔洁□病不除，则诸事朕疑而难信也。近见刘世明一切行为，惟于得名处加以周旋，遇有关科甲之事，备觉勇往，大有学慕虑誉光景，凡人一务名则诚不足，以不诚之心承上接下，焉有是当之理？再加以善柔自处，好施小惠，取媚属吏，则诸务更不可问矣。

张廷玉吓了一跳，以为这朱批是冲自己来的，再看下头几份，有的批：“陶正中于其□乃王□门生，恐蹈科甲积习，当留心试用。”“人臣朋党之弊最害人心，乱国政，第一涤除科甲袒护之习为要！”“赵国麟一片忠诚，人品端正，但恐不免科甲向来习气，留心细看着，或可大用。”赵国麟也是张廷玉门生，张廷玉至此才松了一口气，知道雍正是对着科甲出身官员朋党习气而言的。

“廷玉，”正在挥笔疾书的雍正停了手，站起身来，吩咐太监们撤掉殿中灯火，橐橐踱了两步，脸像石板似的毫无表情，说道：“看完了么？朕处置得如何？”

正在沉思遐想的张廷玉怔了一下，忙起身笑道：“主上，臣以为所加朱批都十分精当。臣是在想，这一叠奏折足有七万余字，都一一加了朱批，有些地方万岁还掐了指印。圣躬勤政原是好的，但也不可过于琐细，劳心过度有伤龙体……”雍正摆手制止了张廷玉的劝说，说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打从先帝年高勤倦，已经弛了多少年了，现在是‘张’的时候。朕问的是，你看这些折子的朱批有何感想？”张廷玉忙道：“臣以为并无不当之处。”

“苛了一些。”

“万岁……”

“是朕自己说苛了一些。”雍正脸上泛出一丝冷峻的微笑，“当今天下贪风炽盛，朋结党援小大官员不为利就图名，朕就是冲这两个字痛下针砭。矫枉不能不过正，你见过扁担没有？用弯了，你把它压直，松开手，它仍旧弯！你把他扳过来弯，弯些时候再松手，它就直了。”

张廷玉忙躬身答道：“圣虑深远，臣不能及。”

“你在朕身边做事，少说这些话。”雍正似笑不笑地说道，“早就听说官场有个口号：‘雍亲王、雍亲王，刻薄寡恩赛阎王。’这话说对了一半，朕刻薄挑剔，眼里不揉沙子这是真的，但并不寡恩。若论朕的心地，送你两句话，你真按着做，朕一生一世都不会屈待你。”张廷玉听到这里，已觉得站着不恭，忙跪了叩头道：“恭请圣训。”雍正莞尔一笑，说道：“你起来。就算是阎王，朕也认了。昔人有游地狱的，五阎罗殿前楹联，写着：‘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就是这两句，送给

你。”

张廷玉打心底里打了个寒战，深深叩下头去，说道：“恭聆圣训！但臣实也有言，久蓄在心，因皇上登位未久，诸事见忙，未及陈奏。”

“唔？”

张廷玉的心平静下来，抬头望着雍正，款款说道：“皇上天禀聪明，睿智果决为圣祖朝诸王之冠，朝野百姓皆知。当年圣祖在位，曾几番对臣说过，‘朕心选一个坚刚不可夺志的主子留给你们’。当时臣已知圣心默定皇上入继大统。但臣以为皇上与圣祖初即位有三不可比。”

“唔，唔？！”

张廷玉顿首叩头，说道：“圣祖继位，西北有葛尔丹之叛，东北有罗刹国扰边，台湾尚未皈伏，三藩盘据南方，中原有圈地之患，南方有河道漕运之虞，满汉不和，权奸当朝，四方不靖，百务纷繁……因此圣祖实为理乱天子。而今皇上承继大统，无权臣挟主干政，无兵甲之事扰乱中原，府库有盈年钱粮可资取用，而吏治不饬，官员朋党，讼诉不平，捐赋不均，皆都是盛世‘隐忧’。所以皇上乃是治平天子。”张廷玉说着，雍正已在殿中徐步踱着，一眼瞧见邢年进来，便问：“什么事？”

“回万岁。”邢年忙躬身答道，“杨名时和张廷璐进来了，请……”“忙什么？等一会听旨进来。”雍正说道，“往后上书房大臣奏事，不许旁听，不许奏事——衡臣，说，说下去！”他摆了摆手归座，一边听一边出神。

“理乱易，治平难。”张廷玉受到鼓励，叩头接着说道，“难就难在理乱可以快刀斩乱麻，治平只能慢慢来，如抽丝，如剥蕉，一根根抽，一层层剥，用的是‘忍’字诀。”

雍正端着奶子，直盯盯望着大殿门外照壁上的阳光，深邃的目光闪烁着，说道：“这是二不可比，还有三呢？”张廷玉却嗫嚅了，思量半晌才道：“圣祖即位尚在冲龄，今皇上春秋鼎盛，圣寿已过不惑……”“这算什么比？”雍正莞尔一笑，正要反驳，已是恍然大悟，轻轻放下手中杯子，叹息一声，说道：“你有你的难处，其实就这个话，已经难为你了。自古无百岁天子，圣祖在位六十一年，朕也是不能比的。圣祖无兄弟阋墙之乱，朕这些年长兄弟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灯，朕也是比不了的……唉！这是造化之数所定，非人力可为啊……”

“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张廷玉连连顿首，“皇上方才赐臣一联，臣当永铭在心，臣回奉皇上一联，愿皇上默察臣心！”

“好！”雍正站起身来，急步趋至案前，援笔将联语记下，回头笑道：“一联换一联，朕就不赏你什么了。这个明儿有工夫，朕细细写出来，就描金张挂在乾清宫御座之后！那三不可比，你也都说得透彻。朕还要好好思量一下，‘戒急用忍’是圣祖爷吩咐过朕的话，但朕以为，孝子承父之

命，以承志为先，承言为后。今日天下吏治拆烂污到这地步，一味抽丝剥蕉慢慢来，恐怕也不是上策。”说罢对殿外大声吩咐：“叫张廷璐杨名时进吧！”

张廷璐杨名时被挡驾在乾清门外，听到太监传呼，两个人一前一后急步趋入，只见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头也不抬地正在批阅奏章，张廷玉躬身侍立在旁，空落的大殿静得一根针落地也听得见，两个人对视一眼，报了职名一齐跪下叩头行礼。

“顺天大主考来了？领试题的吧？”雍正头也不抬，沙沙挥动着朱笔，批定一份奏章，招手叫过张廷玉，点着手里的一叠奏章说道：“这一份六百里加紧廷寄贵州，苗民叛乱，叫贵州巡抚去办，用兵狠剿，不能手软，不要招安！这一份盐政奏议，用明发，叫他们缮清送进来朕看后再说。田文镜在山西太不成话，一个过路奉旨办差的，擅自干预地方财政，出去办差的都学他，外头官员还怎么做事？把田文镜的驳下去，把表彰诺敏的这一份廷寄山西巡抚衙门！”

他一头说，张廷玉一头答应，又问：“山西这两份要不要快递？”

“不要，这又不是军事。总用六百里加紧，用来用去就分不出紧慢了。”雍正说完，才把目光转向张廷璐，笑道：“你叫张廷璐，那他必是杨名时了？你是衡臣的弟弟吧？”

张廷璐瞥了一眼正在忙着分发奏章的张廷玉，叩头说道：“是，臣张廷璐。张廷玉是臣的哥哥，同为一个太祖公。”

“嗯。”雍正略一沉吟，转脸对杨名时道：“你官声不错。在浙江盐道，离任时只带了一船书。当地百姓还给你立了一座生祠——有这事吧？”

杨名时激动得脸色绯红，连连叩头道：“臣不敢谬承圣奖，这都是百姓父老的错爱。”

“官做得清，百姓自然要爱你。”雍正呷一口茶，慢慢嚼着一片茶叶，良久才道，“你们来领试题，原没有多的话。但这是朕的头一场科试，少不得叮咛你们几句。你两个，一个世宦门第，一个清要世家，对你们人品不放心，朕断不肯放这个要差，抡才大典要公平取士，不在心怀偏私。你们明白吗？”

“臣——明白！”

“你们未必明白。”雍正冷笑一声道，“为国家取士，讲究一个‘公’字，并不见得不纳贿、不收钱就算完差。有一等人，不看文章好歹，只管拣着贫寒的取，那受恩的自然感恩就深，恨不得扒出心来报效老师，收名于当前，取利于尔后，这也叫‘偏私’。朕怕就怕你们犯这个毛病儿。”

杨名时心里托地一跳：久闻四王爷鸡蛋里挑骨头秉性儿，今日一见果不

其然！正胡思乱想，却见雍正将杯子向案上一墩，又道：“至于科场收受纳贿，那是犯了条律，和朕上头说的是另一码事。朕与圣祖一心一德承前启后，圣祖以仁育人，朕以义正人，形迹不同其心则一。康熙三十三年南京科考，数百举人扛财神拥入贡院，你们在北京，要给朕弄出这类不体面来，朕就是要容你们，奈何还有国法天理？”他含蓄地笑着，每一个字似乎都是从齿缝里迸发出来，带着丝丝金属颤音，张廷璐和杨名时头也不敢抬，伏在地下静听。

雍正却不再说下去了。自下了御座，径至殿角一个金漆大柜前，取出一串钥匙开了柜，拣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烤漆小筒，脚步橐橐踱过来，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你们抬起头来。”

“扎！”

“这是今年恩科试题，”雍正冷冰冰说道，“你们拿去，拆看不拆看都由你们。自康熙四十二年之后，科场考题屡屡泄漏，真真不可思议。今年的题，是朕亲自手书，亲自密封，亲手交给你们的。只要记住朕方才的话，这一科必定能取几个像样的人才。朕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没听清，现在问还不迟，日后休说朕不教而诛！”

“扎——奴才明白！”

“好，君臣无戏语。”雍正将漆筒放在张廷璐手上，摆手令他们跪安，转身走向张廷玉。

张廷玉握管挥毫手不停挥正在披阅转部文书，连他们君臣方才的话也没有理会，听见雍正脚步声，忙站起身笑道：“主子已见过人了？”雍正点点头，转过案前，偏着脸看看张廷玉正批的一份文书，笑道：“这件事礼部已经上了奏议，国丧期间几处演戏的要严办！这份文书你先不要批下去，朕还要下一道旨意。不但国丧，就是平日，各省文武官员和京师各有司衙门职官，一概不许养戏班子，一概不许唱堂会！”张廷玉愣了一下，说道：“文恬武嬉固然助长颓风，但官员平日家中喜庆婚筵，一并禁止演戏，似乎……”

“不看戏女人就不生孩子了？”雍正笑道，“朕就从来不演堂会。什么时候你张廷玉见朕看戏了，再跟朕说这些个话。”几句话说得似庄似谐，很随便又不容商议，张廷玉站不是跪不是，忙一躬身道：“是！”雍正却转了话题，问道：“见着孙嘉淦了？”

张廷玉赔笑道：“见过了。昨儿还在他那里扰了一顿‘晶’饭……”便将见孙嘉淦的情形备细说了，又道：“此人历练一下，奴才瞧着可以大用的！”

“什么叫历练？”雍正敛了笑容，背着手在殿中徘徊着，似乎不胜感慨，“都把棱角磨掉了，变老成了，就叫‘历练’？朕看不必——”他站住了脚，款款说道：“着孙嘉淦实补都察院监察御吏监察御史 [1] ！”

[1] 为正五品官员，雍正此举实际上晋升了孙嘉淦。

第八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雍正皇帝表彰山西巡抚诺敏，申斥田文镜的朱批谕旨刚刚发出，诺敏便接到了京函。当时各省督抚大吏都在京设有公馆，名义上是安排子弟族人在京读书待选，其实真正的用处是向“家”里及时报送信息。因此诺敏早已心中有数，见田文镜昏头昏脑地还在查看各个藩库，一丝不苟地核对账目，心里冷笑，面上却不理会。是时国丧除服，新君御极，既是改元大庆又逢元宵佳节，诺敏按捺不住心头欢喜，因传出宪命：太原城自正月十三至十七金吾不禁军民观灯五日！被国丧大礼拘得发急的人们顿时如囚鸟出笼，开锁猴儿般不知怎么兴头才好了。自总督衙门告示贴出，晋祠至介子推庙连绵数十里彩灯高照，画坊高结，芦棚通衢连巷，灯市星罗棋布，入夜时城厢内擎灯出售的密如繁星，勾心斗角镂金错彩各呈花样。周围上百里的乡居小民哪个不要看这富贵风流景象？纷纷涌进城来，把个太原七十二条街挤得万头攒动，什么壁灯、写生、书画、灯谜棚、走马灯、盘龙舞凤、走百戏、打莽式、踩高跷、打社火、女红男绿走百病的，扮作各式各样故事街头演戏的、卖艺的卖小吃的，浑浑噩噩、茫茫杂杂把太原城装点得一片火树银花，成了不夜之城。

田文镜却没有观灯这份好心绪。他有差使原本只是向驻节陕西的大将军年羹尧宣读诏谕，命年羹尧进京述职，没来由途经山西回京，在阳泉遇到那位被允禵救了的女子乔引娣。因为乔引娣孤身一人，被几个守桥兵士缠住，又搜出了几十枚金瓜子，要没收抵充阳泉县亏空。当时田文镜的官轿刚好路过，便喝令拿下这群兵士，至阳泉县库中查实，果然亏空三万。田文镜心想，山西省亏空全数补完，是早已申奏朝廷，明令嘉奖了的，怎么小小一个阳泉县居然还有三万两银子没有充库？因此便以传旨钦差身份带着引娣和阳泉县令踅返太原，和诺敏闹起这场轩然大波。

如今查实了，山西藩库银两盈箱积柜，确实一两不少，连阳泉县的亏空，诺敏都出具债券，说由曲沃县代偿，银子早已交到了通政使藩库，山西省货真价实的无亏空省！

……但自己又该怎么办呢？且不说朝廷新立，正讨厌京官在外惹是生非，也不说诺敏的靠山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单就自己一个小小的四品官，硬碰硬地跟一位封疆大吏过不去，日后就祸不可测！从藩库查完最后一笔账，田文镜面如纸白，在衙役们不三不四的讥讽和哄笑中踉跄跄出来，连驿馆也不想回，独自在茫茫人海灿灿灯流中听天由命地晃着、挤着……好半日才回过神来，挨到一家刀削面的小铺里，要了一盘牛肉、一盘花生米独酌独饮。外头震天聒耳的锣鼓乐器声，令人目乱神迷的龙灯狮舞，田文镜竟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来啦！”

随着一声吆呼，一个堂倌条盘上托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轻轻放在田文镜面前。田文镜看那面时，果然削得好，一色儿形似柳叶，薄如蝉翼白中透亮。筷子一挑，每片都在八寸左右，配着满碗黄澄澄的牛肉丁，红殷殷的椒油炸酱，葱姜蒜末扑鼻的香，引人馋涎欲滴。田文镜叹一口气，正要举箸，听隔座有人大叫“来点忌讳”。他虽不知“忌讳”为何物，却正触了此刻心事，见伙计连连答应着去取，便点着碗大声道：“我也要忌讳！多多的来些？”

“唉——！”伙计高应一声，执一把大磁壶，满头热汗过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咕嘟嘟倾进田文镜碗里，顿时一股酸味冲鼻而入，呛得田文镜嘴角鼻子都耸到一处——这才知道，“忌讳”原来是山西老陈醋[1]，好端端一碗牛肉刀削面，顿时酸涩不可下咽。

田文镜想想好笑，端起碗来看了看，一横心闭住气，竟把半碗酸汤先喝了下去，才慢慢挑着吃削面，酸辣二味入心，额前鼻夹已浸出汗来，心里顿觉清爽。正胡天胡地吃酒，听隔壁雅座中传来鼓掌大笑声，一阵低弦回挑，便听一个女子曼声唱道：

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铲尽还生，犹似原上青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夜拂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妒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侬视一年比更还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妙！”田文镜已有七成酒意，“啪”地一击案高声赞道：“不过忒颓唐些，我有几句续上！”说罢脸一仰，高声诵道：

只此寸心，无端忧天，云遮白日不照。携琴佩剑，登楼凭轩，却是烟水渺渺。不如归去，品尽壶中三味，任他衣裳颠倒！是“忌讳”，“忌讳”是，谁识此中奥妙……

吟罢放声大笑，眼泪却无声迸出。外头坐客见他醉了，眼饧口滞喃喃而言，也都不来理会。正乱间，雅座门帘一响，一个半大不大丫头含笑出来，径至田文镜面前蹲身福了一福，说道：“先生，家主静聆清言，不胜仰慕，敬请先生移趾，里头坐地攀话。”

“家主？”田文镜眯着眼闪了一下，问道：“你家家主是谁？他……他怎么不自己来？”

丫头抿嘴儿一笑说道：“我家主姓邬，讳思道，也是北京来的，腿脚有些不便，所以不能亲来。”

田文镜站起身来，一阵冷风从店外扑进，顿时酒醒了许多，因蹒跚着步子跟那丫头进了雅座。打量那家主时，只见邬思道有四十五六岁年纪，

穿一件天青哆嗦呢珍珠毛长袍，外头套一件小山羊风毛坎肩，盘膝稳坐在中间，略嫌清癯的脸上泛着红光，两道弯月眉压在黑得深不见底的眼睛上，显得十分深沉，手里把玩着一把折扇正在沉吟。旁边两个女的，也都体格风骚容貌姣好，满头珠玉，遍身罗绮，晃一晃，翠摇玉响。田文镜因举手一揖，笑道："邬先生，有扰了！"

"请坐。"邬思道声音不高，听去却十分清晰。他也在打量田文镜，两道直横而出的扫帚眉，三角眼中精光闪烁，略为鼓出的上唇留着八字髭须，下唇却微微翘起，嘴角微微上倾，显着要强、刻薄又多才多智——相书所谓"鹰鸷容"这是百试不爽的证据。良久，邬思道淡然一笑，指着两个女的道："没有外人，这两个都是在下山荆——凤姑、兰草。这位先生是雅人，为他上寿！请问先生尊姓、台甫？"

田文镜将辫子向椅后一撩，稳稳地坐了下来，接过两个夫人的酒，一手一杯"咽"地饮了，抹了一把嘴，笑道："不才田文镜。先生好艳福啊！两位妻子，岂不是一乾二坤？以先生富豪，总该有十几个小妾了？"

"我不娶妾。"邬思道叹息一声道，"娥皇女英，也没听说谁妻谁妾，何必分那个上下名分？哦……田文镜……好像是去西路年大将军处传旨的信使罢？"

田文镜不禁一阵不快，自己和此地巡抚已经闹得天翻地覆，通天下皆知，怎么这人竟似毫无所闻？而且邬思道的口气也使他甚不舒服，因笑道："适才在外间静听大雅之音，想必是先生手笔？不知在哪里恭禧呀？"

"我乃此地巡抚衙门幕客。"

"我乃户部郎官！"田文镜翻翻眼皮傲然说道。

见田文镜动了意气，邬思道一怔，"喷"地一笑，说道："你忘了说——还是钦差天使！"

"本来就是！"

"唔……"邬思道揶揄地一笑，"怪不得今晚外间白光紫雾流闪不定，这间雅室辉煌明亮，失敬得很，原来是天使到了。"满屋的人都被他逗得格格儿笑。

听他如此轻慢无礼，田文镜顿时气得浑身乱颤，扶着椅背站起身来，恶狠狠盯着邬思道，咬着牙狞笑道："我再不济，也是士大夫，似乎比寄人篱下乞食幕客要略强些儿。足下不闻'地角天涯峰回路转'？也许冰山倒了，你带着你的'娥皇女英'学齐人乞食于墓道中呢！"

"田大人安坐，"邬思道用扇柄遥遥点了点椅子，改容笑道，"美我疢疾，恶我药石，连这几句调侃的话都受不了么？倒是你说的'冰山'二字，切

中邬某下怀。仆少怀不羁之才，游于江淮，学于终南，以屠龙之术寄食于公衙廨宇数十年，带着这身残疾，早已断了出将入相的想头。愿意伏处你大人门下，佐你为凌烟阁名臣，你可肯接纳？”田文镜愕然注目邬思道，见邬思道一脸庄重肃穆之容，不像是讥讽挖苦，这一身雍容华贵气度，确实又有别于一般清客幕宾寒俭阿谀的奴相，不禁缓缓坐下，说道：“我如今处境你可知道？你在诺敏中丞那里，不比跟着我这个小小部院堂官强得多？”邬思道笑道：“你如今处境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山西亏空你奏而不实，查而不明，正是进退维谷捉襟见肘之时，我不趁此离了这座冰山，来栖你这棵梧桐树，一定要等这里树倒猢狲散时才就食于你么？”

田文镜听他这番话，怔了半日，深叹一声道：“无论是真是假我都感你这份情。只我眼前就过不去这座‘火焰山’，谈得上什么‘梧桐树’！诺敏——”他低下了头，“是一堵硬墙，恐怕碰破头也过不去了……”

“诺敏此人好大喜功，务虚邀宠，其实读书无作文胆，磨剑无破敌胆，你是被他的虚张声势吓住了——告诉你，山西亏空天下第一。只是你田文镜查的不得其法而已！”邬思道斟了两杯酒，一左一右递给两个夫人让她们饮了，莞尔一笑道：“其实他玩弄权术，欺得了一时，欺不得永久；欺得了小民，欺不得士绅；当今天子聪察乾断，以诺敏之智，岂能终邀恩宠？”田文镜愈听愈惊，这些话都是埋在自己心里的话，显而易见的弄虚作假，偏自己就查不出来！这个邬思道既在诺敏衙门当清客，或者知道其中情弊？他又为什么要弃大就小，弃荣就辱，投靠自己这个倒霉的小吏呢？寻思着，又怕今晚遇邬思道，也是诺敏设下的圈套，因道：“先生的话很中听，只是有几分可信呢？诺敏大人天子信臣，你何以断言他是‘冰山’呢？”

邬思道冷冷说道：“你瞧得见，我是个瘫子。其实你还不晓得，是李卫荐我投诺敏门下的，年羹尧和我也不陌生！实言相告，我这个人既做不了官，又好酒喜色，又有点才，不肯轻易自弃，自然想找个扎实一点的靠山。天地间‘礼义廉耻、酒色财气’八个字，恰如武乡侯八阵图。廉为生门，财为死门，诺敏从死门入，焉能从生门出？”

如此心地识见，田文镜不能不买账了，他举杯一饮，起身一揖说道：“但库中存银账目核对三遍，确无差错。情弊手脚怎么做的，愿先生教我，没齿不忘你的大恩！”

“不要说‘没齿’的话嘛。”邬思道笑道，“只我前半生历尽坎坷，后半世想酒色自娱。我和你约定一下，你外放知府，每年供我三千两杖头之资；升迁道司，每年五千；开府封疆，每年八千。答应这个数儿，我替你打赢眼前这场官司！”

田文镜死死盯着邬思道，足有移时，说道：

“成！”

“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好！”邬思道顾盼凤姑和兰草儿，笑道，“咱们似乎还有点后福——田大人，你查看过藩库没有？”

田文镜一怔，说道：“这还用问？我头一件事就是清点库银！共存现银三百零五万四千二百一十一两，与账目一毫不差。”

“都用桑皮纸包裹？”

“我都拆开看过。”

“是京锭还是台州锭？”

“都不是，是杂银。约有三十万两是五十两一锭的台州足纹。”

邬思道狡黠地眨了眨眼，把手中扇子展开了又合住，半晌才格格笑道：“明白了么？”田文镜尚在懵懂，邬思道又道：“既然火耗银子已向户部申报，藩库里就不该有杂银！这就是说——”他话没说完，田文镜已悚然而悟，兴奋得站起身来：“说得极是！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这就是说库中实存银两仅三十万，其余都是临时凑出来对付朝廷的！”“阿弥陀佛！”邬思道双手合十，说道：“足下此刻总算酒醒了！”

就在田文镜与邬思道在灯市小饭馆计较山西亏空清查办法时，新任乾清门二等侍卫图里琛赍诏来到坐落小东关内的巡抚衙门。图里琛是原抚远大将军图海的孙子，以祖父功勋恩荫车骑校尉。在黑龙江将军张玉祥麾下当差，当时罗刹国哥萨克骑兵时有扰边事件，图里琛曾乘夜带十八骑士攻袭盘据木城的贼营，擒斩罗刹国玛哈罗夫将军，被雍正称誉为“铁胆英雄”，刚二十出头，已是身经十余战，几次死里逃生的人了。虽说这些晋封二等侍卫，职务仅是平调，但一见皇上，立赐黄马褂，赏双眼花翎，掌管了乾清门听政处关防。谁都明白，此人晋升一等侍卫，只是早晚间的事了。图里琛在巡抚照壁前蹬着下马石下来，随行的二十几个少年护卫也一齐滚鞍下马，巡抚衙门前的戈什哈见这阵仗，知道来头不小，早有一个司阍堂官疾趋而出，直到图里琛面前，打千儿赔笑道：“大人万福金安！敢问大人尊姓、台甫、在哪个衙门恭禧？”

图里琛傲然抬起头没有答话，巡抚衙门口一溜八盏灯，十六盆烟火盒子、地老鼠、起火烟花放出五颜六色的光，照在他清秀冷峻的面孔上，像一尊石像一样漠然不动声色。一个随行护卫闪过来代答道：“这是我们图军门。刚从北京来，要见诺敏传旨。”

“扎！”那门官胆怯地看了看图里琛，叩头说道：“没有接到滚单，不知钦差大人驾到，请图军门暂候，卑职这就去禀报诺中丞。”

“不用了。”图里琛点点头说道：“我不爱那个虚礼，所以一路都不用滚单勘合。你也不用禀报，我自己进去就是。”说罢转脸将马鞭子扔给一个随从。那门官这才看到，图里琛从左耳到颏下，有一道四寸多长的刀痕，在焰火光下闪着可怕的殷红的光。他还想请示什么，看了看图里琛倨傲得目中无人的神情，嗫嚅了一下往后退去。

图里琛不再说什么，雪亮的马刺在石板道上发出叽叮叽叮的金属撞击声，迤逦来到仪门前，就着灯看时，楹联上写着：

简命驻并州，感频年捍患御灾，创者立、废者兴、教者深、养者厚，寝食弗遑，纯以济民尽臣职；

使君统晋省，听百姓歌功颂德，良己安、顽己化、劫己转、岂已登，贤劳备至，力能造福契天心。

不知怎的，图里琛嘴角闪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回顾左右说道：“诺敏大人当得起这两副联语，这志向不俗！”说罢便旁若无人地进来。

巡抚衙门内衙正在元宵消夜，西花厅前一片空场上，几十个清客相公，一大群师爷，众星捧月般将诺敏簇拥在中间席上，觥筹交错人声嘈杂，一个个吃酒吃得红光满面。两厢笙篁齐奏，十二女伶一色罗襦绣裙，舒广袖，移莲步翩翩起舞，歌喉裂石穿云：

淡妆多态，更滴滴，频回盼睐。便认得琴心先许，欲绾合欢双带。记画堂风月相迎，轻颦浅笑娇无奈。待翡翠屏开，芙蓉帐掩，羞把香罗暗解。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图里琛混在家人里看时，诺敏斜坐中间，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甩在椅后，冠玉一样白皙的面孔上一双不大的三角眼，唇上漆黑的髭须恰似隶书的一个“一”字，穿着玫瑰紫猞猁猴皮袍，上罩黑缎珊瑚套扣巴图鲁背心，跷足而坐，双手随乐打着节拍。图里琛不禁皱了皱眉头，他是奉旨先私下看看诺敏这个人，然后再传旨的。见眼前这个诺敏，他实在想不出平日坐衙办差是个什么风范，居然在半年之内就把积欠了几十年的山西藩库处置得瓜清水白！正想着，见一个师爷凑到诺敏耳旁低语几句。诺敏坐直了身子，格格一笑说道：“这个邬思道，我不过瞧着年大将军和李卫的面子收留了他，月俸是头一份，又是个残疾，一点差使也不办，怎么倒吃里扒外？——田文镜私通的那个婊子拿到没有？”

“拿到了！”那师爷一脸谀笑，凑趣儿道：“真真是个人间尤物——抚台要不要叫她……”

“不要。”诺敏摇头道，“先囚到签押房后耳房，等处分田文镜的旨意到了，一并连人证解往北京！”

图里琛觉得已经完成了雍正的“先看人后传旨”的差使，嘴一努，一个戈什哈立刻闯到席前，大声说道：“御前带刀侍卫图里琛前来宣谕！闲杂人员一概回避，着诺敏跪接！”几个女伶冷不丁的被他这一嗓子吓了一跳，慌忙闪了开去。诺敏一惊之下站起身来，却见图里琛双手捧着黄绫袱盖着的诏谕庄重地走到席前，忙笑道：“天使到了，我竟一点也不知道，有罪有罪。请大人稍候，我更衣就来——设香案！”图里琛微微点了点头，将敕书交随从捧着，也套上了皇帝赐的黄马褂，弹了弹前摆，走到香案上首南面而立，早见诺敏朝珠袍服疾趋而出，伏地叩头说道：“臣诺敏恭请圣安！”

“圣躬安！”图里琛朗声答道：“诺敏听旨！”说罢展读圣旨：

奉朱批：诺敏前奏甚明晰，甚为可嘉。山西之清理亏空可为天下一鉴。着发各省，会同督抚商酌效法。山西通省亏空二百余万，诸务废弛，今诺敏到任半年，料理清楚，钱粮分厘皆有着落，且将前任之愆，累及现任无辜尔各省封疆大吏，若肯如诺敏之实心办事，天下事何有不办之理？诺敏实可为天下抚臣中之第一者也！他省督抚当愧而效之。今着诺敏加尚书衔，赏单眼花翎以资奖励，钦此！

诺敏听了忙连连叩头，说道：“请图大人代奏，臣诺敏何德何能，受主上不次深恩，惟当以国为家，忠于厥职，定将三晋治理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方副主上托付之重！”

这是早已和幕客们商量好的答词，雍正是个求实的人，拍马说不定拍到蹄子上，“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的套话也未必愿意听，不如实打实从自己差使上说，反而更惬圣意。

果然图里琛脸上泛起一丝笑容，双手扶起诺敏，说道：“圣上宵旰焦劳，一心求治。诺大人体贴圣心，果然是位能臣。主上夸你，不枉了圣祖栽培之恩，也难为年大将军举荐！”说着又问：“田文镜呢？”

“回钦差的话，”诺敏一脸庄敬之容，“田大人近日一直在藩库清点银账。今日已经清理完毕，听说上街看灯去了。”

“你看来并不介意田文镜挑剔山西省务？”

“因为一朝臣子，同事一朝天子。”诺敏恬然答道，“本来嘛，半年清完数十年积欠，难免有人疑惑。田大人办事认真，肯实地考察，为我辨清真假，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哪里会介意？不过……”

诺敏说着目视左右，叹息一声道：“文镜不该在清查亏空时，弄一个歌妓养在驿馆。弄得省城议论纷纷，这实在有辱官缄。我虽不计较，下头人却咽不下这口气，已经将那个女子拿到府中。这件事也要请图大人示下，怎么样周全了各方体面，又不至于使田大人有所误会。”图里琛绷得紧紧的面孔突然松弛地一笑，只有这一霎，才看得出他刚毅凛寒性格的另一面，竟带着一丝天真无邪的孩子气。在诺敏的导引下，图里琛也慢

步向上席走，一边回答：“这是你巡抚职份里头的事嘛！我管你这些事做什么？你和田文镜为了亏空一事打钦命官司，已经朝野皆知。这点子风流罪过也只算锦上添花罢了。”诺敏一边陪着坐了，寻思着这个少年新贵这番似实若虚闪烁不定的话，说道：“我和文镜兄并无私怨，是文镜硬要挑剔，不肯放过。幸亏圣聪高远明察秋毫，不然，这‘冒功邀宠’四个字，诺敏如何当得起呢？”说着便笑，一边吩咐继续开筵。便见门上司阍的戈什哈进来报说：

“田文镜大人特地前来拜会钦差大人！”

[1] “忌讳”即醋，商家开店忌讳酸，因改称忌讳。

第九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听这一声，花厅前几十名翎顶辉煌的官员，从布政使、按察使到各司道，及一大群刑名、钱粮师爷还有省城十几个缙绅耆宿一齐扫兴，面面相觑着停了箸站起身来，不知这个粘胶腻牙的过路钦差又要来寻什么晦气。诺敏向着首席稳坐的图里琛略点头致意，忙着起身离席，也是一脸张皇。图里琛这才领略到，田文镜在太原着实犯了众恶。他不动声色，端着酒杯沉吟，只见田文镜穿着鹭鸶补服，戴着白色涅玻璃顶子脚步匆匆进来。

“听说钦差图大人到了？”田文镜和诺敏相对一揖，二人目光一碰都闪了开去。田文镜扫视着众人问道：“在此地么？容下官叩请圣安！”图里琛这才看出，田文镜眼睛原来近视，自己身着黄马褂居中而坐他都看不清，莞尔一笑起身道：“我就是图里琛。”田文镜这才转过身来，跨前一步甩了马蹄袖双膝跪下，亢声说道：“钦差西路宣旨使臣田文镜叩接钦差山西宣旨使图里琛！臣田文镜恭请圣安！”

钦差叩接钦差！这本来是实情，但确实是一句多余的话。众人见田文镜一副天不管地不收的强项模样，想笑又都不敢。一时偌大筵宴上寂无人声，只听远处衙外开锅稀粥似的爆竹声隐隐传来——是时漏下三更，已到正月十五子正时分了。图里琛也被田文镜弄得一愣，但他此时口含天宪手握重权，哪里将田文镜放在眼里？略一顿，冷冷说道：“圣躬安！钦差图里琛愧领你的大礼了——你别忙起来，有奉旨问你的话！”

“臣恭聆圣谕！”

“奉旨问田文镜，”图里琛道，“田文镜乃京师蕞尔小吏，奉旨往西大营年羹尧处传旨。原系专差，并未奉有沿途采风，干预地方政务旨意，何故无事生非，妄奏山西巡抚诺敏贪功邀宠，取媚当今？朕原是可欺之主么？”说罢便盯视田文镜。田文镜从容不迫，叩了头答道：“臣奉旨西行

原是专差，但原在户部已屡蒙严旨，限期清理山西、直隶、山东、河南诸省财政，旨意已记档缴皇史宬收存。是以臣过问山西亏空一案，并非以钦差身份横加干预，乃是以户部司官身分查看山西藩库。臣与诺敏位份悬殊且无宿怨，正因主上非可欺之主，不敢渎职轻纵，乞圣上洞鉴烛照！”

这个话大出人们预料，连诺敏也不禁愕然，顿时脸涨得通红，很想插一句问“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以户部司员身分查看的”？但现在图里琛是代天子问话，无论何人插口都是欺君，只好干咽了一口唾沫，下死眼盯着这个无端来山西搅闹的刺头儿官，心里的火一拱一拱往上蹿。图里琛也大感意外，但此时也只能遵旨问话，因道：“今山西通省亏空弥补齐全，尔既查清，银账可相符？”

“分文不差！”

“既然分文不差，”图里琛背诵着雍正的原话，“尔无端污人名节，是诚何理？是诚何心？足证朕心许诺敏为天下第一抚臣鉴人不谬。若诺敏有一丝一微欺隐，朕亦无颜对天下抚臣矣！问尔田文镜，还有何言对朕？”诵罢目光咄咄，逼视着田文镜不语。

田文镜舔了舔嘴唇，雍正的这些话刁钻凶狠到如此地步，是他和邬思道都没有想到的，而袒护诺敏到这个份上，更使人始料所不及，如若再继续哓哓置辩，那就不是与诺敏质对，而是直接扫雍正的脸了。田文镜沉吟半晌，叩头答道：“臣愚昧。诺敏确系‘天下第一抚臣’，万岁问至此，臣还有何言可对？伏惟圣裁！”

“来！”图里琛目光灼灼，断喝一声，“革掉田文镜顶戴！”

“扎！”

两个亲兵答应一声，走上前去。田文镜却将手一摆，煞白着脸双手抖着拧下涅玻璃顶子上的旋钮，递了过去。

“田大人，”图里琛微微一笑，亲自上前双手搀起田文镜，“不要这么懊丧嘛。办砸了差使革职去顶子的论千论万，宦海沉浮平常事，挂冠可作伴梅人。来，且吃酒，我为大人压惊！”诺敏便忙着让人斟酒，双手捧来敬给田文镜，笑道：“文镜，到晋一月有余，殊失主人之道啊！想一想，不过噩梦一场，恍若昨日之事。这里图大人可作证，兄今遭圣上严旨切责并非兄弟进谗……料想文镜回京，朝廷必定还有恩旨的。”田文镜听着诺敏这些虚情假意的慰劝，也不言声，端过酒杯，一饮而尽，向众人亮了杯底。径自扬长走到上首桌前跷足而坐，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图里琛见他如此胆气，刹那间心一动，闪过一个念头：“此人豪杰！”诺敏却高兴得醉了似的，背着手兜圈子，只是想笑又怕失态，众人都以为他在搜索枯肠作诗，却见他手一摆，说道：“把大爆竹放起来！放焰火！”

随着爆竹“砰砰”闷雷般一声接一声响起，十二箱焰火喷花吐霞泼雾流

光，映得席面五彩缤纷。一轮浑圆的月亮，将银辉纱幕似的铺向大地，霭霭瑞光中坐着这群心思不一的官绅举觞劝饮，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须臾酒酣耳热，人们的话渐渐多起来。开始时议论古董、商彝周鼎、秦砖汉瓦胡扯乱谈，接着便有人说起音律，什么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说得唾沫四溅。倒是首席一桌诺敏、田文镜和图里琛，一个无话谈，一个不想谈，一个不愿谈，各自把杯对月出神。

“三位大人怎么闷坐着？”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县令趔趄着步儿上来，乜着眼一一给三人斟酒，一头说：“大高兴的日子……两位钦差——呃！怎么吃枯酒？我……我给你们讲个笑……笑话！”说着便盯田文镜。田文镜看时，是柏山县令潘桂，这次清理亏空，头一个就清到他头上，心知他必定是来挖苦嘲弄，一笑说道：“人都说攀高结贵，你倒两个字‘潘桂’（攀贵）就占全了。不过我如今已经不‘贵’了，有什么笑话只当闲听罢了。”潘桂借酒装疯，说道：“大人，我说……说的是个真事儿！嗯……我发科是康熙五十七年，从濮阳过，错过了宿头，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只好在一个土岗上胡乱睡下，不想就遇了鬼！”

说到这里，潘桂已经口齿伶俐不再结巴。满座的人听见这个老虎压班县令说鬼，都停了议论。只听潘桂说道：“当时七月十五，夜里已经凉上了，后半夜冻醒了我，我扯扯被子正要再睡，听见那边有几个人在朗诵诗文……

“我想，这般时辰了，还有人用功？仰脸看时，桥西沙滩上坐着四个人，一个老的约五十上下，一个四十多岁，还有两个都在十八九之间，都是满脸酸腐气。那个老的说：‘昨儿大风雨败兴，今夕大好月色，咱们几个拈题作文，一试高低！’那三个人说‘成’！于是老者从靴页子里取出几枚纸团，分送三人，四个人闭目攒眉，摇头搔耳思量破题。这时一阵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哆嗦，心里知道他们必非人类，倒也想听听他们的时文破题，说不定场上用得着。

“约莫过了一顿饭光景，才听老者叹息说：‘今儿文机钝塞，只想出一个佳破，奈何？’几个鬼也都随声附和，‘真的，今晚不知怎的，只想出一个破题，再也做不下去了。’

“我想，这必定是鬼神点化我考场题目，我留了心，瞥眼见老者接过中年人的卷子，念‘嗯，好！——’视所以而观所由，察所安而人焉庾！”——妙哉！’

“这个时文破题有何妙可言？我心里倒犯了猜疑，正惶惑间老者又评说，‘首句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只次句看来尚欠包括，你们听我的——’视所以而观所由，察所安而焉瘦瘦”——如何？’

“群鬼立时大哗，鼓掌叹服。老者拈须微笑说，‘作文这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你之所以活着时长居五等，而我俨然附在四等末，实在因我作文题无剩义耳。’听他这两联狗屁不通的破题，还洋洋自得，我捂着被

子暗笑。又听老者问那两个年轻鬼，‘你们正在英年，才思敏捷，怎么倒曳白卷？’一个年轻鬼说，‘我怎么能和老师比？你是三赴考场的人，虽然不是正经取功名，到底也弄了个顶子戴，我恶生乐死为的就怕考试，驽钝之才只好往钱堆里钻罢了，还顾得作文？’

“说着，两个年轻鬼从沙地里用手扒出一大堆金灿灿明晃晃的钱，说，‘有本事弄钱才是好鬼，如今这世道，谁论文章？’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了，脖子一伸站起来大叫一声‘学政来了，无论是人是鬼，一律以文章定命！’……喊过我就后悔了，万一这四个鬼拖我下水，我怎么应付？想不到他们四个一听说无论人鬼，一律文章定命，竟吓得僵立在地，面若死灰，身子抖着化为一团黑雾奄然而灭——我还以为他们从藩库中弄出银子了，走到跟前一看，嗐嗐，扫兴得很——都他娘的是些纸钱！”

潘桂说到这里，红着脸盯着田文镜，嘻地一笑道：“田大人，我讲的这个鬼故事可中听？”田文镜在晋省折腾了一月有余，履历早为人所知，潘桂的话里夹着骨头，明指了田文镜“三赴考场”名落孙山，靠纳捐做官，又借纸钱的事讥刺他“从藩库”里弄银子，无孔不入地搜刮钱财的事。这个故事虽然编得并不出奇，但却合了众人的心。于是大家随声附和：

“潘令不愧真命进士，驱鬼有术！”

“以文章论命，好！”

“这鬼撵走了，你老潘没有在河边打打他的醋炭 [1] ？”

众人一头说笑，都用眼觑着革了顶子尚未罢官的田文镜。田文镜的眼睛正眼也不瞧潘桂一眼，幽幽望着渐渐熄灭的焰火盒子，半晌才粗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你是柏山县令，柏山上依坡循势适有十八地狱泥塑。在你看来，那些不过都是土木偶人，不足挂齿的，但我去看了却感触良多。那许多的善男信女带了香烟果品前去顶礼膜拜，他们图个什么？无非平日淫恶贪财，心有暗室之亏，弄这些虚头香火蒙哄鬼神，免遭蹈火炮烙之灾罢了。”他的声音并不高，但句句铮然有金石之音。大家都是有心病的，顿时都钳口无言，只望着哔哔剥剥燃烧着的棒槌火 [2] 出神。

诺敏原本心里极高兴的，新皇登极，群臣百官都还不熟悉，自己就得了“天下第一抚臣”这样的赞语，这是何等荣耀体面的风光事？但不知怎的，面对两个钦差，渐渐的心绪有点不安起来。田文镜受责不服，是情理中的事，图里琛这个年轻人何至于就心高气傲到这地步，筵宴上一语不发，只顾左一杯右一杯自酌自饮？想着，起身笑道：“怎么吃起枯酒了？谁有笑话儿，讲一个给图大人解颐！”

“笑话儿是没有的，”坐在第二桌的一位官员起身来到图里琛桌前，捧杯为三人奉饮，说道，“卑职是太原县令沙本纪。田大人查藩库，开初就是卑职陪同的。不是我酒盖住脸作践大人。当初您要查账，我怎样劝您来

着？诺中丞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清理藩库，连参二十三名亏空万两银子以上官员，圣祖爷在位时都曾嘉许过的！大人，我乘醉劝你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况你己不正，又如何正人？”

图里琛除了宣旨，原奉有雍正“观察晋省吏风”的密谕，明旨和暗旨宗旨略有不同，他自己也摸不清雍正的意图，因而除了宣旨不肯多说话，现在见众人借酒发作，窘辱田文镜，拍诺敏的马屁，很觉看不上眼，便慢慢放下酒杯，问道：“沙令，你这话我不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可说得过。‘己不正不能正人’是什么意思？”

“图大人”，田文镜双手一拱说道，“这样愚鲁无知之辈，不必和他计较。他不过见我倒运，过来打什么人顺风旗。墙倒众人推，原是人之常情。”他哼了一声冷笑道：“想着我田某人那么好整治的？告诉你姓沙的，美梦易醒，黄粱难熟！不理清这里的亏空案子，我绝不过汾河！”

“我怎么是愚鲁无知之人！？”

“你诨名‘杀不尽’，做事曲阿上司，敲剥小民，名实相符，所以愚鲁无知！”田文镜腾地涨红了脸，轻轻将案一拍，“初时查库，你狗癫尾巴似的跟着我跑，现在又这副面孔，我还要加上一句，你顽钝无耻！告诉你们诸位，我已经用我的钦差关防，封了你们的藩库！”

田文镜和沙本纪二人当众反目唇枪舌剑，已经惊得众人目瞪口呆，既而出语“封藩库”更是骇人听闻。几十个官员面面相觑，又都把目光盯向田文镜，不知他犯了什么病，敢于如此大胆。

“姓田的，”诺敏不禁勃然变色，一按桌子站起身来，“查封藩库，是要请圣命的！我身为山西巡抚，本人也没这个权！你一个小小部曹，搅我山西政务，瞧着你是皇差，给你留了多少面子？你辄敢如此疯狂！——你是已经革去顶子的官员，来！撤他的座！”

几个戈什哈“扎”地答应一声，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田文镜“刷”地立起身来，阴沉着脸“砰”地一把推倒了自己坐的椅子，斩钉截铁般说道：“我已派人六百里加急向皇上递了奏章。不要性命，不要做官，非解开山西清理亏空一案不可！”

“你狂妄！”诺敏咆哮道，“皇上昨日寄来廷谕，命我从藩库中提银十万，赈济雁门关春荒。你封了库，山西饿死一人，我定然先斩后奏，拿你抵命。”

图里琛也早已站起身来，徐步绕着棒槌火踱着步，紧张思索着。封藩库是至大的事，等于是停了通省财政，设如封错了，田文镜确实只有死路一条。但田文镜明知如此，为什么悍然不顾后果？他知道，此刻自己也套上了干系，在诺敏和田文镜中间不能没有个明朗态度了，想着，走至田文镜面前问道：“为什么？”听着图里琛带着巨大压力喑哑的嗓音，连诺敏都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回图大人的话，”田文镜微微一躬身道，“诺敏的人擅闯我钦差行在驿馆，提拿我手中人证乔引娣。因此我疑他库银不实，先查封了再说。士可杀不可辱，诺敏辱我太甚，何况我是钦差，诺敏辱皇上更甚。我就是不能容他！”

图里琛转脸问道：“诺敏大人，有这样的事？”诺敏点点头，说道：“就是我方才说的那个婊子了。这事是太原城门领衙门办的。我以为并没有办错。田文镜原本就不是钦差大臣，只是个钦差宣旨专员，所以驿馆也就不是钦差大臣行辕。圣祖皇帝早有明发诏谕，文武百官不得嫖娼宿妓。田文镜既说这个乔引娣是我山西亏空库银一案的人证，据理就该送她到臬司衙门收留候审，为什么要养在驿馆里？再说，藩库中银账两清，田文镜自己已经承认，连田文镜也应反坐诬告罪名。乔引娣以民告官，本已有罪，所告不实，难道不该把她捉拿归案？”

诺敏曾在刑部做过二年笔帖式，熟知《大清律》，老官熟牍，说得振振有词，不防田文镜突然冷冰冰插了一句：“诺大人，你有何证据说我嫖娼宿妓？今日邸报，万岁爷严旨重申各地督抚，须得凛遵万岁柩前即位诏谕，为圣祖爷心丧三年，这太原城大放焰火，又为了什么？你说说看，我学生不明白！你要知道，先帝梓宫尚在大内，驾崩未满三月，敢问你贺的什么？实言相告，我不但封了藩库，而且已经贴出告示：凡缙绅商贾与藩库有银账来往，三日之内结清。三日之后，山西库银即移运南京重铸。我想诺大人听见这个消息，未必欢喜得起吧？”

仿佛一声炸雷凭空而起，筵席上先是一片死寂，荒山古庙般鸦雀无声，接着缙绅席上一片嗡嗡嘤嘤之声，却不知议论些什么。

“什么？”诺敏头上蓦地冒出汗来，期期艾艾问道，“三百万两……全数解送南京？”“对了。”田文镜傲慢地扬起脸来，从怀中取出水烟壶，就烛光燃了火媒子，点了烟，喷云吐雾说道：“全数解走。”诺敏脸上青红不定，心头突突乱跳，两手又湿又粘攥着冷汗，半日方回过神来，咬着牙仇恨地盯视一眼咕噜噜抽水烟的田文镜，格格一笑道，“太原铸银场所铸‘水系’银，与京锭同式同样，通行天下三百余年，成色可达九七八[3]，你为什么要送南京冶铸？”

“因为我信你山西官员不过！”田文镜头也不抬笑道，“通省二百九十七名官员，上下其手，左右联络欺蒙朝廷，你们犯下了欺君大罪！你们碰到了硬头钉子！”

图里琛也呆了。他历涉地方行政还是头一回，不懂得外省官员在银钱作弊上的魍魉技巧。他只知道，不请旨擅自封存藩库是大事，却不明白这张告示的威力！想着，图里琛转脸对诺敏道：“这件事叼登得大了。诺公，你有什么章程？”

“我的章程就是立即拆封！”诺敏突然失态地大吼一声，“立即拆掉这个告示！”

田文镜“扑”地一口吹熄了火媒子，轻蔑地扫视众人一眼，徐步走到图里琛面前，微一躬身道：“图大人！”

“唔”。

“我想借你一点东西。”

“什么？”

“借你一袋烟时辰，”田文镜干咳一声，将手一让，“花厅间壁里少一叙话，可否？”

图里琛也确想知道田文镜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遂一点头。刚刚转身，诺敏大声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话？当着众人说！”图里琛好像没听见，眼风一扫便跟着田文镜走进花厅，他手下的戈什哈立刻过来，把守住了花厅檐下的大门。

[1] 相传以烧红的炭蘸醋，有驱邪避鬼之效。旧时旅店中死了人，即用此法对房间消毒。

[2] 山西产煤，正月十五常用上好煤炭在庭院、街衢搭起煤制火炉，高如人许，形似棒槌，可取暖，可观赏，名曰“棒槌火”。

[3] 九七八即纯度可达97.8%。

第十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图大人，”田文镜一进花厅，便在隔扇前站住了脚，“我今番闯祸不小，是么？”图里琛也站住了，凝视着田文镜古铜色的面孔上刀刻似的皱纹，良久，方叹道：“你何必如此？诺敏政绩先帝在时就首肯过的，今上又颁旨，称他‘天下第一抚臣’，你深知万岁爷的脾气的。”田文镜无声一笑，说道：“正为如此，我才敢闯这个祸。”他抬头瞟了一眼图里琛，我请你单独谈，是想请你帮我一把。因为去岁李绂从奉天进京述职，曾言及将军，说你虽年轻，却是无双国士。”

李绂，图里琛是认识的，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分发黑龙江省七台河县令，转授嫩江知府，不但为政清廉，且极善聚财。当年图里琛进驻木城，军饷供应不上，李绂指囤赠粮一万石，救了图里琛燃眉之急。二人成了忘年莫逆之交，只想不到和眼前这个纳捐出身的户部司曹田文镜还有渊源。田文镜见图里琛诧异，淡淡一笑道：“我和李绂是同科举人，换

帖兄弟……我请你来，不为说私情，说的是公义。这一番我田文镜和山西一省贪官污吏做了对头，请将军助我一臂之力。”

“田大人，”图里琛皱眉道，“诺敏历来官声很好，而且刚刚蒙恩表彰。你也承认，藩库银账相符，为什么要封库呢？”田文镜冷笑道：“诺敏冒功邀宠，先帝爷春秋已高，不能觉察，今上则是急于收回各省亏欠银两，要立个榜样，所以来不及细察。图将军，亏空案是熙朝一大弊政，当年太子二阿哥会同当今皇上雍亲王、十三阿哥怡亲王爷，坐镇户部严旨清理，折腾了近二十年，结果太子被废，十三爷高墙圈禁，亏空仍旧亏空！诺敏有何本领，半年之内就清理妥当？而且不冤枉前任官，不牵累现任官，假报功劳，太过分了！”图里琛咬着嘴唇沉吟道：“你说这话，我来山西一路也仔细想来着。但现在证据确凿，也无奈其何。”

田文镜阴沉沉一笑，说道：“诺敏若无过人之处，也不至于十年进士就打熬出封疆大吏的地步。我封藩库，贴告示，移藩银，为的就是打草惊蛇，把证据取到手！”

“我不大明白……”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田文镜狞笑着说道，“库中实存银两仅三十余万，其余的都是借的！”

图里琛身上一颤：“借来的！这么大数目，从哪里出？”田文镜道：“别忘了这是山西。没听说‘山西老抠能聚财’这个俗语？山西商贾财雄天下，这些主儿有的是钱！巡抚张口借，又有藩库抵押，坐抽利息银子，还怕筹不到二百多万银子？我封了藩库、告示清理账目，逾期银子全部运江南——你瞧着这一手！今儿打蒙了诺敏，明儿一早拿借据去藩库提银子的准挤破头！借据到手之日，就是这个‘天下第一抚臣’的死期！”图里琛这才恍然大悟，上下打量着田文镜道：“你真是个角色！这个计谋釜底抽薪，也算狠到家了。这已经算无遗策，我能帮点什么忙呢？”

“要知道这是太原。”田文镜目光在灯下烁灼生光，紧紧咬着牙道，“我这一举，得罪的绝非诺敏一人。我断言，山西境内无好官！明日巡抚衙门一道密谕传出去，臬司衙门、太原城门领衙门、太原府县一齐出空，堵截讨债商人。三天之内我抓不到证据，诺敏就敢请王命旗牌斩我于辕门之外，田文镜焉得不惊？”

图里琛点头道：“我省得了。余下的事我帮忙。不过，我只给你一天时间，你取不到证据，诺敏杀你我不救。”说罢，也不等田文镜答话便转身出了花厅。见诺敏兀自在席面上坐等，便踱过来，一撩袍摆坐下，却不言声，只是出神。

“图大人，田文镜……”

诺敏探过身来刚问一句，图里琛将手一摆轻声道：“夜深了，请各位大人先生安置，然后本钦差有话和诺中丞相商。”诺敏会意，起身团团一揖，

朗声说道：“今夕何夕，良宵不再。但千里长棚，无不散的筵席——请各位安置，道乏罢！嗯，元宵佳节，省城观光民众不下五十余万，万一闹出事端，我诺敏岂不又增一罪？所以少不得劳烦按察使衙门和太原府县诸位老兄，这个节就不要过了，昼夜在衙中坐镇。有差使，兄弟会及时知会诸位的。”说罢又一揖，众人遂纷纷起身告退。田文镜也自出来长揖而去。

“诺大人请！”图里琛将诺敏让进花厅，两个人分宾主坐在炭火炉旁暖烘烘的地龙上。图里琛年轻英俊的面孔凝视着火盆烘旺的火焰，良久才道：“我实言相告，今夜的事我到现在没有弄明白。圣上从奉天调我回京。当日就召见我，问我愿意放外任，还是想留在京做官。我说，论起忠字，皇上叫做什么，我只能不会也学着做。若论起‘心’字，我是独臂将军张玉祥带出的兵，宁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当个厮杀汉，对手明明白白，功勋也明明白白，我不想往文官堆里钻，那是是非窝！因此，皇上点了我侍卫。没想到办了个传旨的差使，就弄得糊里糊涂！”说罢，拍着前额深深叹息一声，又道：“还是黑龙江好啊……树高林密，熊虎獐兔狍子黄羊，想怎样玩就怎样玩……这算什么事呢？”

诺敏原想三言两语，问明田文镜和图里琛说些什么，早早打发这个毛头小子安歇，然后布置堵截商人讨债的事，见图里琛摆出一副长谈的架势，不由得心里发急，只得按捺着性子安慰道：“这正是皇上爱你！像你这么年轻就当到二等侍卫，只有先帝爷在时魏东亭魏军门和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三位，将来前途决非我诺敏能望项背的。田文镜今晚如此放肆，不但不把我放在眼里，连将军也不放在心上……”“不说他了，我一见他就腻味！”图里琛心里暗笑，一摆手截断了诺敏的话，“方才我以为他有什么大不了的要紧事呢，要私自见，见了又吞吞吐吐，好似怕我抢了他什么功劳！我没好话给他，我说，‘你要想说，痛痛快快的，要不想说，我本就不耐烦听。你这点子“功劳”原本我也瞧不上！’他见我发怒，才说，怕诺中丞阻拦拿借据讨债的商人。我听了好笑，‘诺中丞是天上的月亮，明明白白堂堂正正一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你忒煞地刁钻刻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说是不是？”说罢便盯视诺敏。诺敏被这个青年将军咄咄逼人的目光盯得心里发虚，只好连连点头，说道：“这是当然，他就是小人儿心性嘛！”耳听院外“托托托托——当”的一阵乱响，已知是四更天，诺敏心里又是一沉，一边听图里琛滔滔不绝吹嘘战功，暗自拿着主意要单独出去一遭。正无奈间，签押房一个书办进来，看了看图里琛，嗫嚅着说道：“中丞，臬司胡大人还有沙大人来拜！”

“好，我这就来。”诺敏起身笑道，“将军英武神威，令人钦佩！这样，你先坐着，我去去就来。”

图里琛呷了一口茶，笑着问书办：“这早晚天气，他们来有什么事？”书办忙一躬身回道：“小人没敢问。听两位大人说，因为人挤，城西观音庙灯棚失火，烧了几家店铺，店铺的人恼了，打死了两个买灯的，围着看的有几千人，怕出事，来请中丞宪令。”

“这还了得？”诺敏故作惊慌地说道，“去年灯节四川成都挤死两个人，蔡铤差点摘掉了顶子——不为死了两个人，要有奸民乘机作乱，如何处置？——你先叫门上戈什哈去签押房取了我的令箭，去观音庙驱散围观民众。我这就去见胡沙二位！”说着一跺脚便走。图里琛眼风一扫，两个亲随立时仗剑跟了过去。诺敏走了两步，回身笑问：“图大人，这——？”

图里琛身子一仰，蹙额说道：“我已答应田某人，今晚明日寸步不离诺敏，不能言而无信。”

“你要拘押我吗？！”

“岂敢！大人愿到何处，愿意处置什么公务，都听便。只是须得有我的人随从左右！”

“你那么相信田文镜？”

图里琛吁了一口气，坐直了身子摆头笑道：“不——我怎会相信那王八蛋？但我也不敢全信大人。季布一诺千金不易，我答应了田文镜的。”“你要知道，这不是你家！”诺敏强耐着性子格格一笑，“这是山西府！我乃开府大吏，你可以擅自监督？我要是不肯呢？”图里琛满不在乎地说道：“知道，你还是‘天下第一抚臣’！不过我也有个绰号叫‘玉面无常’。任你是铜墙铁壁，任你王子公孙，都挡不住的。”

“来！”诺敏暴跳如雷冲外大喝一声，几十名巡抚衙门的戈什哈“叭”地扣下马蹄袖，雷轰般应一声：

“在！”

“封了这座花厅！”

“扎！”

“慢！”

图里琛手一摆站起身来，他的十几名护卫一拥而入，叉手站在靠南窗棂静听号令。刹那间花厅内外对峙双方叩剑怒目相向，空气紧张得一触即发。图里琛用手点着自己的护卫道：“把上衣统统剥掉！”护卫们听令，一声不发，各自拽着衣襟“嗤啦——”一声将上衣撕开，打着赤膊挺身而立。

“诺大人，你来看他们身上。”图里琛指点着护卫们黑油发光的前胸，只见上头斑驳陆离，有刀划疤、箭疤、枪疤、火烧疤……每人前胸都有二十几处，在摇摇的烛火下闪着暗红的光，像在诉说着主人不寻常的经历。诺敏正发怔，图里琛悠闲地说道：“这里一共十三个人，每一个人身上的伤痕就是一部书。你来读读看！”

一阵冷风袭进来，诺敏身上机伶地打了个寒颤。

“这都是些百战之余，”图里琛脸上毫无表情，款款说道，“皇上命我从万马军中挑出来，充实宫掖宿卫，又称‘粘竿处’卫士。统归皇上领侍卫内大臣管带。我这个钦差若不秉公办差，不是在你面前如何如何的事，在他们面前也是交待不了的！”

这些内情，诺敏都是不知道的。但他早就听说过当今皇帝在藩邸曾设过“粘竿处”作自己的护卫。听着图里琛充满威压的声音，他偷偷看了看院里，只见微曦中薄雾渐起，再不行动，真的要来不及了。因乍着胆子抗声道：“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我要弹劾你！圣祖爷即位之初，曾三次下诏，痛陈明末厂卫祸国，下令撤裁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你这个‘粘竿处’难道不是十三衙门的变种？敲山震虎，虚声恫吓，别人怕你，来我山西讹诈，怕是此路不通！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

“我原也以为你是清白的。”图里琛铁青着脸道，“但现在看来，未必如此。我也有句话告你，既怕人知，当初莫为，我刀快不怕脖子粗！至于‘粘竿处’是否和东厂西厂为一类机关，我不知道，你和皇上说去。我并不是以粘竿处身份干预晋省公务。我是以山西宣旨钦差的身份，要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亏空。如果有亏空，为何不据实申奏朝廷，如果没有亏空，也要查清你的政绩，请旨表彰，为其余各省办差作模范。”说着，将手一揖又道：“圣明天子乃不可欺之主，你诺敏大人可要想明白了！”

图里琛扬着脸，长篇大论地讲述雍正建密折制度以广耳目、申明“粘竿处”组织如何不同于前明厂卫特务，皇帝登极以来怎样勤政，宵旰劳顿种种德政……足足讲了半个时辰。臬司胡道蕴和沙本纪，在外头等得心里焦躁，赶来看时，图里琛兀自滔滔不绝唾星四溅地说话，也只好立在檐下拧眉攒目地听。

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忽闻远处雄鸡一声声报晓，天色已经苍亮，田文镜一手攥着一大把借据，双手舞动着冲进花厅，狂声叫道：“证据有了！证据有了！这一回我可掏出了你山西贪官污吏的牛黄狗宝！”看诺敏时，早已面如死灰，一声不言语跌坐在椅中。

图里琛参劾山西巡抚诺敏的奏章三天之后便递进了上书房。这时元宵刚过，各地督抚藩臬封疆方面大吏的请安折子尚在源源送来。因雍正吩咐，各处送的请安的折子属不急之务，待过节后有暇余时才看，尽着外任官的条陈、奏论、弹劾本章先看。本来，康熙朝已有明旨规定，除请安折子可用黄绫封面，其余奏章一概用素纸呈递。然而外省官员守定了“礼多人不怪”的宗旨，无论向皇帝报告何事，一色都是黄绫包面。张廷玉、马齐和隆科多只好一本一本拆看甄别。三个上书房大臣年资不同，性格各异。张廷玉寡言罕语，时常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隆科多是个武将出身，虽然抱定了主意要学宰相气度，无奈“气质”二字绝非朝夕可改，他没有坐功，一会一趟出去，有时说要见部里人说事情，一会儿有屎尿要入厕，一会儿索性在阔朗的上书房客厅散步。马齐资历最深，

刚从狱神庙天牢里放出来，乍入国家最高机枢之地，多少还有点不习惯，显得有点无所适从，但是他头一个见到图里琛的参本，已经半苍的扫帚眉立刻拧到了一处。

“衡臣，图里琛这人原来在哪里办差？这个人我不认识啊！”

正在埋头写节略的张廷玉放下笔，操着酸困的手腕，转过脸说道：“我也不熟。原在奉天将军张玉祥手下当参将，刚调进京不久。”说罢低头吃茶不语。正在踱步的隆科多凑过来看了看马齐手中的折子，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说道：“这个图里琛真是个二百五的班头，惹是生非的领袖！你去山西宣旨，宣旨就是了，干预地方政务做什么？”

“老弟没看清楚。”马齐瞥一眼隆科多，不知怎的，他心里有些瞧不起这位掌握着九城内外宿卫大权的皇舅，“他是代田文镜转奏的本章！”

张廷玉听见“田文镜”三个字，目中波光不易觉察地闪了一下，起身过来要过马齐手中的折子，口里说着，“这一份要紧，不誊缮节略了，原折呈进。”“原折呈进没说的。”隆科多笑道，“我们自己也要有个主张。诺敏是刚刚恩蒙表彰的模范巡抚，这一棍子扫来，变成‘冒功取媚，贪贿不法’的墨吏，皇上脸上下来下不来？还有，折子里告山西通省官员‘上下其手，表里为奸’，竟是洪洞县中无好人。邸报发出去，其余各省官场会不会引起震动？这些事不想好，皇上问起来，我们没个主见还成？”

“多承关照了。”马齐跷足而坐，呷了一口茶，“隆大人这话确是老成谋国之见。不过，上书房不同各部，历来名为皇上顾问咨询，并没有我们议决了共同奏本的例啊！”

这两个人，一个以首席大臣自居，要领袖上书房。一个不买账，要各自对皇帝负责。张廷玉何等精明深沉的人？自然一听就明白了，却不肯插话。只拿着稿本俯首皱眉沉思。隆科多还要说话，见廉亲王允禩带着太监何柱儿进来，便改口道：“八爷，刚从养心殿下来？”

“嗯”，允禩含笑点头，立在厅中间说道，“三位，万岁有旨叫你们过去。年羹尧从陕西进京述职，万岁想议一下西边军事。”说罢，走至张廷玉跟前，拍拍张廷玉肩头道：“衡臣，当心身子骨儿，几百个密折奏事匣子已经够你累了。皇上方才还说，廷玉这三天没睡足五个时辰，今儿未必能来当值，不想你还是照样进来了。”说罢，喟叹一声，极潇洒地将手一让，四个人先后离座出了上书房，迤逦赶往养心殿。

雍正皇帝盘膝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大炕上，正在接见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御炉里香烟袅袅，硕大的熏笼和鎏金珐琅鼎中炭火熊熊，把大殿烤得暖融融的。四个人一进来，立时觉得身上寒气一驱尽净。见他们进来行礼，雍正只略一点头，说道：“年羹尧正奏西边军事。你们几个当家人也一处听听——你接着讲。”

“是”。年羹尧坐在雕花瓷墩上微一躬身，侃侃说道：“罗布藏丹增之所以

敢于蔑视朝廷，自号亲王，占据西藏并吞青海，并不指着当年圣祖爷时平定藏乱的功劳情分。今日他所倚仗的，恰是他当年的宿敌阿拉布坦。仅就去年，阿拉布坦就赠送罗布藏丹增五万两沙金，四百支火枪。近来他又密函阿拉布坦，要在察罕托罗海会见，预备恢复大汗称号，丢弃天朝赐爵。阿拉布坦由西而东，罗布藏丹增自南而北，合击察罕丹津亲王、额尔德尼郡王部落，大有不得青海誓不甘休的情势。所以皇上决策对罗布藏丹增用兵实实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

刚进来的四个人中，隆科多还是头一次见年羹尧。以前雍正皇帝龙潜藩邸，只晓得雍亲王有个门人年羹尧在外做提督，生性最是残暴凶狠，而且骄横跋扈，康熙四十七年进京谒见，路过江夏，说是奉令剿匪，其实将江夏镇无分男女老幼杀得鸡犬不留。当时，隆科多在都察院是监察御史，还曾经和鄂尔泰联章弹劾过年羹尧一本，因为年身后有雍亲王这座靠山，一根汗毛也没有动了他，想不到十五年后各自变换身份，竟在这里见了面。隆科多暗自慨叹着，由不得仔细打量这个浑身英拔之气的年大将军。

年羹尧穿着九蟒五爪袍，外套仙鹤补服，黑红的国字脸上一双虎目炯炯有神，两道浓黑的卧蚕眉梢微微上挑，带着一股粗豪的野气。已经望五十的人了，梳得油光水滑的发辫一根杂色不见，从脑后几乎垂到地面，雪白的马蹄袖翻起，塔一样的身躯稳稳坐在雍正面前口说手比，十分干净利落。隆科多不禁暗想，这样一个人会像人传说的，是个“凶神”？他还记不记得当年那点芥蒂呢？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雍正说道：“亮工，你手头实有多少兵？朕有些信不及兵部说的数目。如今哪个大营都吃空额，天下老鸹一般黑，朕顾不上理会这事。但朕用兵决心已定，打仗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朕要知道实情。”

“回主子话，”年羹尧微一躬身，朗声答道，“奴才节制的兵马实有九万四千七十三名，与兵部实报数额相符。奴才是主子亲手调理出来的人，从不敢在外胡为，更不吃空额，请主子放心！”

雍正漆黑的瞳仁盯了年羹尧足有移时，点头道：“朕信得及你。但罗布藏丹增号称十万铁骑，在西北纵横征战多年无人能敌，这些蒙古汉子骑术劈刺都很精，剽悍难制，所以你不可轻敌！”

“是，主子圣训，奴才当悉心凛遵！”

“要给你增兵。”雍正大约盘膝坐得太久，挪动了一下身子，蹬了青缎凉里皂靴下炕，背着手橐橐踱步，良久，才转脸对隆科多道，“你发文，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四省驻营兵马一律归年羹尧节制。”隆科多忙躬身答道：“是！”“还有，”雍正低头想了想，慢吞吞又道，“驻节榆林的平逆将军延信，手下有五万人马，叫他自带军饷移防甘肃，听年羹尧调遣使用。这样，年羹尧实有兵力有二十三四万，差不多够用的了。”

雍正说一句，隆科多躬身答应一声，又道：“各省兵马节制历来要用兵部

勘合。国家用兵之时，外将应该有专阃之权，是否降旨兵部，暂停对四省兵员调动，以免军令不一，相互掣肘？”

“唔”，雍正点了点头，“就依着你意见。年羹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千叮咛万嘱咐，只有一句话，康熙五十七年西部用兵，我们吃了大亏，六万山东弟子无一生还。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你好歹给主子争回这个脸来！”

“扎！”

年羹尧离座起身长跪在地，仰着脸听完，干净利索地叩了三个响头，大声答应道：“奴才必在西方立功给主子瞧！”

“你跪安吧。你十三爷在府里设了水酒给你饯行。他也深谙兵法，你们谈谈，去吧！”雍正说着，摆了摆手。待年羹尧躬身退出，雍正方转脸笑道：“累你们白站了半日，这些事不是你们料理得清的，但你们听听有好处——怎么样？这样处置还算妥当吧？”

允禩听了默然不语。他一腔心思，想让允禵回去带这支兵，至此打消妄想，但又于心不甘，沉思良久，方笑道：“万岁圣心默运，已经千妥万当。不过据臣弟看来，年某虽然是能员，到底资望不足。大军兴起，粮饷要从东南各省出，年羹尧恐怕难以指挥如意。是否请万岁下旨，在京由十四弟坐镇筹饷，源源输往大营，就不至于隔断粮道了。先帝爷在时，多次言及，西北打仗，打的是粮是钱，这是最要紧的，求万岁明鉴！”雍正心里雪亮，知道允禩的用意，但听听又觉十分有理，便笑道：“这一层朕早就想过了。十三弟十四弟都有将才，叫他兄弟商酌着办这个差吧。你说的很是，西北打仗打的是钱粮，要都像山西巡抚诺敏，藩库充实，朕还有什么忧愁？”

张廷玉三个人听了不禁对望一眼。允禩却不知道图里琛的奏折，赔笑回道：“就是主子这话，依着臣弟的想头，先从山西藩库提一百万两银子送年羹尧大营劳军，朝廷通令嘉奖，借这个势，压着各地从速填补国库亏空！

“好！”雍正眼睛一亮，转脸对张廷玉道，“你这就拟旨！”

三个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说话，好半日张廷玉才跪下，低声道：“万岁……”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张廷玉压着嗓音，尽量用镇定平缓的语调娓娓奏陈了田文镜清查山西亏空的详情。他知道，雍正皇帝平日的庄重冷峻都是自己耐着性子做出的样子。其实心里大喜大怒，大爱大恨时有表露，那才是他的真性。这件事既关乎他的脸面，又关乎朝局稳定。并不像孙嘉淦大闹户部那样简单，万一措置失中，引起其余各省督抚震骇，夹着北京阿哥们之间的钩心斗角，不定闹出多大的乱子。自己身处宰辅，该怎么收拾？因此，将图里琛的奏议讲完，张廷玉一边双手捧呈雍正，又加了一句："万岁，西边兴军才是急务。山西的事虽大，奴才以为可以从容处置，求万岁圣鉴烛照！"

"唔。"雍正神情惝恍，似乎听了又似乎没有留心，细白的牙关紧咬着，凝望着前方，略带迟疑地接过那份奏章，不知怎的，他的手有些发抖："奏完了？诺……诺敏有没有辩奏折子？"张廷玉回头看了看隆科多和马齐，见二人都摇头，便道："奴才们没见诺敏的折子，大约一二日之内也就递进来了。只是田文镜手里拿着省城商户四百七十张银两借据，加着山西藩司衙门的印信。算得上铁证如山。诺敏奏辩，也只能在失察下属舞弊上作文章，这一条奴才是料得定的。"雍正听了，咽了口唾沫，转脸问允禩："老八，你有什么主见？"

允禩此刻千称心万如愿：刚刚表彰过诺敏"天下第一抚臣"，你就自打耳光！何况诺敏是年羹尧举荐的，其中有什么瓜葛很难说清，说不定像当年户部清库查账，查来查去最后查到皇帝头上也未可知……允禩巴不得雍正大为光火，但他毕竟城府深沉，因不显山不显水地赔笑道："臣弟以为张衡臣说得极是，这确是天下第一案。无论诺敏如何辩奏，难逃'辜恩溺职'四个字。更可虑的，年羹尧进剿青海叛贼，粮饷是头等大事。山西巨案若轻轻放过，恐怕懈了各省清查亏空的差事，将来粮饷更是难以为继。所以，大事和急事看似无关，其实是一回事。"隆科多因助雍正皇帝登极，早已与"八爷党"生分了，但他更不愿年羹尧在西边立功，将来有资格与自己争宠。听允禩这话，满篇都是严办诺敏的意思，却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真是好心计好口才，隆科多不由佩服地看了允禩一眼，恰允禩的目光也扫过来，四目一对旋即闪开。

"奴才以为应以急事为先。"马齐却不留心别人的心思，沉吟着说道，"还是廷玉说的是正理。这事穷追，山西断然没有一个好官，诺敏百计刁难田文镜，也绝非'失职'二字能掩其罪的。几百万两银子，说声失察就能了事？然奴才仍以为，眼前不能大办这个案子，引起东南各省官场震动，人心自危，谁还有心思操办支应大军的事？"

雍正听了几个臣子议论，心神似乎稍定了些，回身取茶呷了一口，又坐回位上，方笑道："你们几个都没说，朕心里明白，这里头还碍着朕的脸面。刚刚儿下旨夸奖他诺敏是'第一抚臣'嘛，闹了个倒数第一！"他突地收了笑脸，眼睛中放出铁灰色的暗光，"照你们的意见，要么办诺敏一

个‘失察’的轻罪，严办下边官员蒙蔽上宪，邀功倖进，贪墨不法的罪；要么朝廷装糊涂，等西边战事完了再办。是不是这样？”

“是！”四个人见雍正神色庄重，口气严厉，不敢再站着回话，因一齐跪下叩头道，“请万岁圣训！”

“二者皆不可取！”雍正冷笑着，盯着大玻璃窗阴狠地说道，“谁扫了朕的体面，朕就不能容他！诺敏这人，朕万万不料竟敢如此妄为，这不是‘溺职’，这是欺君！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当初年羹尧荐他，原是见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尚属努力。圣祖爷曾对朕说，此人徒有其表，不可重用。朕一力推荐，他做到封疆大吏，他做这事，上负圣祖，中负朕身，下负年羹尧，欺祖欺君欺友——”说着，他呛了一口气，猛烈地咳嗽两声，突然“砰”地一击案，已是涨红了脸，勃然作色道：“这样的混账东西，难道可以轻纵？轻纵了他，别的督抚对朕照此办理，朕如何处置？”

四个大臣还是头一次见雍正发作，没想到他暴怒起来面目如此狰狞，都不自禁打个寒颤，一撩袍摆齐跪在地连连叩头。允禩原料雍正必定存自己体面，给年羹尧一个顺水人情，轻办诺敏，重查山西其余官吏，想不到雍正如此不顾情面。但这一来，恰恰和自己方才的意见吻合了，传扬出去，反而是皇帝采纳了自己的意见，这要得罪多少人？……他干咽了一下，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了。正寻思如何回话，隆科多一顿首道：“主上说得极是！若不是从巡抚到藩司臬司及通省官员上下其手，串连欺君，田文镜怎么会一查再查毫无成效？万岁高居九重，洞悉万里秋毫，隐微毕见，奴才佩服钦敬五体投地！既如此，奴才以为当下诏将山西县令以上正缺吏员一体锁拿进京，交刑部勘问！”张廷玉紧蹙着眉头沉思道：“这恐怕过了些。有些官员只是胁从。再说，晋北去秋大旱，赈济灾民的事还要靠他们办。拿人太多，也容易引起其余各省官员惶恐，牵动大局就不好了。”允禩却是惟愿乱子越大越好，因在旁冷冷说道：“这正是整顿吏治的时机，与皇上‘雍正改元，吏治刷新’的宗旨恰好相符。用贪官赈济灾民能有好结果？”他叩了一个头，直起身子正容对雍正说道：“万岁不必愁有缺无官补——昔日天后杀贪官如割草，天下无缺官之郡，臣弟以为隆科多奏的是。在京现有候选官、捐班杂佐一千余人，尽可补山西官缺。皇上恩科在即，新登科的二三甲进士恰好赶上赴任出差。臣弟以为非如此大振天威，不足以肃清山西吏治。”当下三人意见不一，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的道理，虽然没有动意气，却谁也不肯相让。

“马齐，”雍正听着，忽然转脸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马齐忙叩头答道：“奴才实不敢欺蒙主上，奴才听他们说的都有理，一时难以分辨，也不敢附。”听他如此回答，允禩不禁喷地一笑，说道：“马齐坐班房有心得，你是油滑还是干练了？”

马齐看了允禩一眼，说道：“皇上问话，臣子应该心里怎样想，怎样回答。这与‘油滑’、‘干练’是两回子事。”说罢又叩一头，奏道：“十三爷没来，他也是上书房行走的王爷，皇上何不听听十三爷怎么说？”

“这事朕已有了决断。”雍正微微笑道，“山西通省官员大抵是好的，罪在诺敏一身。他作巡抚，在山西就是土皇上，想着山高皇帝远，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欺君之事。山西官员的过错，是因诺敏为先帝一手简拔，又深受朕恩，存定了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思，没有人敢出头跟他打钦命官司，论起来只能说‘不争气’三个字。朕也恨他们不争气，但你们平心想想，如今天下官，除了李卫、李绂、徐文元、陆陇其少数几个，到底有多少‘争气’的？所以恨归恨，不能严办。官越大越办，州县就不必难为他们了。”

这番议论纯从诸臣辩论空隙中另辟蹊径，说得有理有据，众人不禁听得怔了。张廷玉觉得雍正皇帝有些过于姑息，张了张口正要说话，雍正却先开口道：“衡臣。”

“臣在！”

“你起来拟旨。”

“扎！”

雍正用碗盖小心地拨弄着茶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六百里加紧发山西宣旨钦差图里琛：诺敏身受先帝及朕躬不次深恩，本应濯心涤肝，精白其志以图报效朝廷。乃行为卑污，辜恩奉迎，既溺职于前，复欺君于后，嫁祸于百姓，坑陷于直臣。事发至今，且无引罪认咎之意，以颟□顽钝，无耻之尤，实出朕之意料！且朕方表彰，直欲置朕于无地自容之地。此等罪，朕不知如何发落才好！就是朕想宽容，即便国法容得你这畜牲，奈何还有人情天理——上天怎么给你披了一张人皮！？”他说着说着愈来愈激动，端着杯子的手捏得紧紧地微微发抖，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张廷玉奏吏行文草诏文不加点，这道诏谕却难为了他——前文言后白话，怎么润色？他濡了濡墨，见雍正虽端坐着，却气得五官错位，因不敢说话，只实录了雍正的话，心想这样也好，叫下头见识见识新皇上的风骨！正想着，雍正提高了嗓门：“即着图里琛就地摘其印信，剥其黄马褂，革去顶戴职衔，锁拿进京交大理寺勘问！朕知外省混账风俗，凡官员革职，因怕他将来复职，有醴酒送行，仪程相赠的，以求异日地步。可告知这班混账行子，有东西你们只管填还诺敏，诺敏断无起复之日，能否保九族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间——谁敢作此丑态，朕必追究，山西亏空即由你这‘富官’追此缴还！”他一口气说完，啜了一口茶盯着张廷玉。张廷玉一听，仍旧是文白混杂，仍旧只好咬着牙硬录下来。允禩听着想笑，嘴角一动又收了回去。

“万岁！”马齐在旁说道，“诺敏虽犯罪，到底是朝廷大吏，可否使其稍存体面，免得其余督抚寒心？”“士可杀而不可辱，是么？”雍正转头一哂，“马齐你不懂，像诺敏这样的，能称之为‘士’么？他只能算条狗！他的案子人证物证都调到北京，谳实了，朕还要重重地辱他——因为是他先辱了朕！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是纲常所在，天之所终地之所义。诺敏岂但犯法，且犯情犯理，犯法犹可恕，犯情犯理，他就难逃朕之诛

戮！”

杀人不过头落地，雍正却要连人格一齐作践，作践而后杀。众人早就知道雍正生性刻薄，今日才算真正见识到了，都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液，谁也不愿驳回自讨没脸。

“这事别人可恕，山西布政使罗经难辞其咎。”雍正徐徐说道，“着罗经革去职衔，与诺敏同戴黄枷进京勘问，如何处分待部议后再定。其余按察使以下，降两级原任出差，各罚俸两年。各道司衙门主官降一级，罚俸一年；各府知府由吏部训诫记过，县令以下不问。”张廷玉写完，问道：“这样办，山西巡抚和藩司衙门都出缺了，请旨，由哪里派官接印？”雍正一笑道：“这还用问？自然是田文镜接印，暂时置理山西巡抚衙门，待案子清白后另行叙议。”

谁也没有言声，但不言声也是一种态度。雍正似乎也感到了这种沉默中的压力，便也住了口。奇怪的是，他一住口，众人立时感到一种寒彻骨髓的压力袭来，人们的心立时冻缩成一团。然而雍正这样破格的提拔毕竟太过分，在座大臣没有一个赞同的，又不甘就此屈服，又不敢出头抗争，只好默然对坐。一时间养心殿寂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惟闻殿角罘罳旁的铁马偶尔被风吹得叮当作响。

“没有话说就罢了。”雍正淡淡说道，“你们跪安吧！”

“臣有话说！”

张廷玉忽然想到上次与雍正单独对晤时的交心之言，昂然顿首说道：“臣以为田文镜不宜晋升过速！”雍正听了，用阴郁的眼神盯了张廷玉半晌，冷冷问道：“为什么？”马齐也鼓起勇气，说道：“万岁新登大宝，不宜开官员倖进之门。”

“倖进？”雍正立刻反唇相讥，“人人不图倖进，四平八稳熬资格做官，可以治国平天下？”

张廷玉抓住雍正话中空隙，立刻顶上一句：“国朝大臣如明珠、高士奇，都是一言奉君合意，骤居高位，乱政害国，前车之鉴不远，请万岁明鉴！”

“你不原来也是中书君，三月之内也迁官位，入上书房为宰辅之臣？还有名臣郭琇、名将周培公，不都是先帝爷拔识于泥涂之中，才得明珠夜光？”雍正紧盯着张廷玉，似笑不笑地说着，口气却愈来愈凌厉：“你这样说话，置你自己于何地？”

张廷玉被这话噎得一怔，他自己的履历确也可算得“倖进”，但他还是认为雍正的话不好，忙叩头道：“臣子倖进，是先帝错爱。万岁细想，朝廷官员奉旨出去宣旨的每年都有数十上百起，此例一开，人人都可随意过问干预地方军务民政乃至财赋，外面的官还怎么好办事？田文镜路过山

西发觉诺敏之奸，原应具文申奏朝廷，由朝廷派员专程前往清理。该员竟擅自用钦差关防，越权行事！此举原本有罪，万岁前旨申饬并无错误——念其忠悃为国，疑之有理，察之有据，原其罪彰其功即可，骤升大位，众人群起而效，善后何其之难！”

这说得就很在情理了。升田文镜，往后出京的宣旨官员一窝蜂都学起来，满天满地都是钦差大员，还叫外任官办事不办了？雍正顿时犯了踌躇。张廷玉见雍正沉吟不语，知道他赏识田文镜，一心想升他的官，便从容又说道：“田文镜作事认真，一心为朝廷分忧，且为朝廷除一巨蠹，臣亦十分赏识，国家官吏如今肯这样办差的，实在是太少了。万岁想让他晋升快一些，尽可一步一步速提。况田某多年只是京官部郎，不曾历练过州府实务，一省政务骤然压在肩头，他承当得承当不得？”马齐隆科多也都叩头请“万岁嘉纳张廷玉之言”，允禩却觉得一阵扫兴，只好附和道：“衡臣说得是，请皇上慎量。”

“朕乏了。”雍正一连几天忙着布置安排各地耳目，批阅他们送进来的第一批密折，其实比张廷玉睡得还少，此时听众人一片声谏劝自己，知道这事自己想得左了，因偏身挪下炕来，双手后挺舒展了一下身子，笑道：“这不是什么大事，朕想想再说吧！怡亲王这会子正和年羹尧说事情。明儿年羹尧就要回营带兵打仗，这是朝廷大政，出兵放马的事，得图个吉庆。老八告诉三哥，约上十四弟，还有你几个设酒给他壮壮行色——明儿代朕郊送潞河驿！道乏吧！”

马齐是管着礼部的，忙道：“明儿走似乎匆忙了些；臣以为应由钦天监择个吉日，拟出书仪，礼送出京。”“这一去志在必胜，斩头沥血的，择个吉日可以。”雍正低着头想了想，“告诉年羹尧，出京百官不送他，也不大张礼仪。打胜这一仗，朕亲自郊迎他入京。他要辱国丧师，也不用请罪，也不用想谥号，叫岳钟麒带着他的头来京就是了！”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已看出雍正不想大事张扬出师青海，以免将来战事不利难堪，因道：“万岁这主意极是。出兵诏书早已明发出去，年某不过是回京述职，听主上面授机宜，百官郊送不但虚糜帑币，也不合体例。只后头辱国丧师的话似乎不说为好，此刻应以鼓舞其气为主，不知万岁以为如何？”

“就依你的话，叫他好生办差，不要有后顾之忧。”雍正含笑点了点头，走了几步，至殿口又回身道：“朕想好了，田文镜补重庆府尹，索性成全你的体面，都允了你！”说罢方缓缓迈着方步出了养心殿。

李德全邢年一干太监都守在养心殿正殿东廊下侍候，见雍正踱出来，大冷的天，只穿了件蓝色绸面大毛羊皮袍，外头套了一件青色绸面中毛羊皮褂，忙上前打千儿请安。李德全道：“主子，今个儿天冷得邪乎，风飕溜溜儿的，房檐底的溜冰都不滴水，给主子加件大氅罢？”

“不用。”雍正简捷地答应一声，掏出怀表看看，仰着脸望着灰沉沉似云似雾漫遮起来的天空，他想伸个懒腰，臂已张开又松垂下来，一头走一

头说道：“朕想散几步，不要叫乘舆，也不要这么多人跟着，就你两个就成。”

李德全忙答应一声挥退了众人，自和邢年侍在雍正身后一左一右地跟着，垂花门口的侍卫张五哥见他出来，“叭”地叩了个头道：“主子想随意走走？奴才跟着！”雍正笑道：“不用了吧？哪里在宫里就出事的呢？”

“主子，不是这一说。”张五哥起身禀道：“主子前头有旨意，大内里头善捕营羽林军归隆科多调遣，侍卫归马齐张廷玉节制。二位中堂三令五申，主子无论到哪里，张五哥、索伦、德楞泰和刘铁成四大侍卫必得跟一个。奴才也是奉令行事。”

雍正盯了张五哥一眼没再言语，出垂花门径往北去。

是时正是午牌时分，各宫太监都忙着侍候各自主子，永巷中静悄悄的阒无人声，昏暗的薄云后掩着一轮浑圆的毫无光彩的太阳。砖地上抹下宫墙模糊的阴影，偶尔一群乌鸦啄食着地下的什么，见他们四个过来，“嗡”地飞起，在天上翩翩盘旋直落不定，给这寂静的深宫略添了一点生气。雍正头也不回，迈着步子稳稳走着，良久，方漫不经心地望着天空说道：

“张五哥——噢，你是康熙四十六年选进的侍卫？”

“回万岁，奴才是康熙四十六年替人顶罪，在西菜市开刀问斩，先帝爷从杀场上救下来的……”张五哥想起老主子康熙，声音不禁变得嘶哑哽咽了，“四十七年从善扑营补进大内当卫士，当年万岁巡幸热河，晋升奴才三等虾……”

雍正晃了晃身子，笑道：“你这人好有艳福！”

“主子……”

“有人参你一本，说你蹲班房，在大狱里头还养了个卖唱的？”

张五哥顿时腾地红了脸，大声说道：“求主子指实砸黑砖的，是汉子一起在主子跟前折辩，奴才当年吃冤枉官司，是有个女的跟了奴才，就是奴才如今正配女人。她原是个卖唱的，爹妈病死，身插草标卖身葬父，是我爹资助她，成全了她的孝心。奴才替人死罪，她听说了，千里迢迢进京，打点银两入狱跟了我，说我张家这样积德，不该断后……要给我生个儿！”

“你不要急。”雍正突然站住了脚，转脸笑道，“谁告状，朕不能给你说，这是规矩。这事我问过你十三爷，你俩说的一样。这个告状人是个没意思人，或者有点什么别的心思，想挑唆朕自拆关城！朕早就把折子压下了——你这一说，朕更明白了。你一门慈孝忠烈俱全，朕还要表彰呢！你如今是几品呐？”说着，又向前踱去。张五哥忙答道：“奴才是一等侍

卫，官品是正三品。”雍正笑着回看邢年一眼，“你回头传旨给隆科多，张五哥也是十几年的老侍卫了，进入二品！”

邢年忙答道：“是！”不等五哥谢恩，雍正又笑道：“你妻子晋封夫人——夫贵妻荣嘛！一说就是‘我女人’多难听啦？也不雅训！”五哥这才得话缝儿，因雍正还在走，不便谢恩，只泣道：“主子……您这心田……唉……叫奴才拿什么报答呢？人都说——”他突然觉得失口，便掩住了。

“人都说朕刻薄，是吧？”雍正心绪极好，漫步踱着，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名声不好听，朕有什么不知道的？有些人百伶百俐，参不透今日天下事，原是宽纵得过了。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想施恩那还不容易？但《左传》你们读过没有？里头有句话说‘小惠未癒，民弗从也’。你宽纵诺敏这样的，就是刻薄百姓，老百姓——那么好得罪的？我德如风，民用如草。朕开了枉法徇情的例，上行下效，要不了几年，国库中都只是存些烂账簿子陈年借据，一旦有水旱灾，或者兵戈之事，怎么办？”说罢愀然叹息一声。

张五哥和李邢两个太监随在雍正身后亦步亦趋，静静地听雍正娓娓而言。从雍正晋封郡王，他们几乎日日见他，都是一副冷峻淡漠的面孔，令人敬畏，想不到这个威严肃杀的帝王，还有这番温馨心境，都觉得心中暖融融的。四个人沿永巷直北散了步，从御花园西过崇敬殿，又踅向南，过长春宫、体元殿、太极殿穿堂入室而出，沿一条偏窄的小巷出来，不禁眼前霍然一亮——已是到了隆宗门外，这里是外官入京等候上书房召见的地方，十几个官员散站在门外，都拿着手本履历，交头接耳地谈话，一个眼尖的一眼见雍正徐步从巷中踱出来，惊喜得高叫一声：“万岁，万岁爷来了！”于是众人“唿”地齐跪下去叩头请安。

“你叫鄂尔泰，前年去云南当布政使，是不是？”雍正含笑看了看众人，走到一个白净面皮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前，说道，“前儿读云南总督的折子，说你病了。朕已有旨，叫你迟些，等天暖和些再来，他没有给你传旨么？你得的什么病？”鄂尔泰是康熙六十年由兵部员外郎转迁云南布政使的，新皇登极还是头一次见雍正，他在兵部掌管武库，雍正有一次差人为儿子选弓箭，本来极小的事，鄂尔泰却坚持要宗人府的凭信牌，弄得扫兴而回。有这么一点小芥蒂，因知雍正睚眦必报，这次进京原是心里惴惴然，不想雍正头一个便和自己说话，忙叩头道：“臣是二十天前起身的，陈世倌大约没来得及向臣宣旨。臣患的疟疾，已经粗愈，犬马之疾劳圣虑如此，臣感激无比！”

雍正哈哈大笑，说道：“‘圣虑’不‘圣虑’当不得药吃！回头叫李德全带你到御药房，取些金鸡纳霜。”李德全忙答应道，雍正又指着鄂尔泰道：“你们认识此人吧？他叫鄂尔泰！当年朕在藩邸，为一件小事碰过他的壁！一个部郎小吏，敢于抗皇亲国戚，这副骨头还算硬挺——你们要学他！”他话未说完，鄂尔泰泪水已夺眶而出，正要回奏些仰谢天恩的话，雍正已踱至另一个官员旁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回万岁，臣叫黄立本。”

“黄立本。”雍正仰脸想了想，“你是分发台湾府的？”

“是！”

雍正略一沉吟，说道：“台湾福建隔着重洋大海，民风不纯，又原是郑家旧地，且易与红毛国及海匪勾连，素来难治，这差使你办得来？”黄立本应声答道：“臣惟竭忠尽智而已！”“嗯，好！”雍正夸赞道，“这是句志气话。不过有什么难处么？”

“臣一切顾虑全无，”黄立本迟疑了一下，瞟一眼雍正，嗫嚅道，“只是老母远在河南，家中无人照应……”雍正笑道：“你不必说了，难为你还是个孝子！不过台湾府朝廷例有定则，不允官员携带家眷。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这是规矩。这样，朕发旨给福建总督常赍，叫他接你的老母亲在福州养起来，你进省述职，可以略尽孝道——好生做，三年任满，你在台湾开出十万亩生荒，朕就册封你的老母亲诰命！”黄立本没想到雍正如此宽仁大度，脸顿时涨得通红，连连叩头道：“臣拼死拼活也要把台湾治好，开十万亩生荒给主子瞧！三年之内，臣一定叫台湾粮食自给有余！”

“那好，一言为定！”雍正含笑环顾一眼众人，见大家眼巴巴瞧着自己想说话，便笑道：“横竖都要见，都要说话的。朕每拨只见三个人，比这里还方便。只是一条，都要说真话，有什么难处也不必隐讳——朕还要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你们先见上书房大臣吧！”说罢一摆手，便带着张五哥等三个人向西踅去。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从隆宗门至慈宁宫只有一箭之地，守门太监早已□见雍正过来，于是有的飞奔进去给太后乌雅氏报信，余下的便都跪下接驾。雍正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命李德全和邢年在宫门等候，自带了五哥进了五楹倒厦大门，沿东边超手游廊迤逦进来。迎面远远见一个一品命妇刚从后殿辞出来，料是哪家大臣内眷入宫给太后请安的，雍正也不理会，径自走了过去。那命妇大约是听见说皇帝来了，刚回避出来，不料正与雍正走个对头对面，忙不迭趋退到游廊外，匐匍在地，等雍正走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说道：

“臣妾尹刘氏恭叩万岁金安！”

“唔，尹刘氏？”雍正站住了脚，“我朝姓尹的大臣只有尹泰一人，你是他的夫人？”

“是！”尹刘氏抬起头来，“万岁爷好记性！”雍正看时，尹刘氏五十岁上

下，端正一张鹅蛋脸，细细的眉梢弯弯地向上微挑，除了下唇多少有点翘起，显着有点蛮野，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出奇之处，只不知尹泰为什么落了个“怕老婆”的名声？雍正想着，笑道：“这有什么记性好歹的？尹泰也是朕的师傅顾八代先生的门生。朕在藩邸里就认熟了他！当年朕为皇子，常在一处下棋的。”尹刘氏一笑说道：“万岁爷如今不是当年了，忙得没下棋工夫了。老头子——臣妾老爷倒常念叨着万岁呢！”

雍正没想她如此能顺竿儿爬，呆了一下，似笑不笑地道：“你说的倒也是实情，朕如今真的忙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尹泰就在翰林院掌院，见面容易，不过下不得棋了——你来给太后请安么？”说着就要走，尹刘氏忙叩头道：“请安是一件，只太后忙着四格格的婚事，搅着十七额驸的儿子从军出征的事，臣妾就有事，也只好咽下去。既见着万岁爷，就是臣妾的福分，想撞个木钟儿可行？”雍正笑道：“是你家三公子尹继善的事么？尹泰已经请过旨，他在南闱主持，尹继善自然要回避，就在张廷璐这边入考就是了。”

“臣妾不是说这事，”尹刘氏忙道，“继善的二哥继英也四十多岁了，考了多少次也不中用，想求个恩荫！”

雍正想了半日才想起，尹继善不是嫡子，继英才是这位一品诰命的亲生儿子，她是为自己儿子乞恩来了。雍正心里由不得泛起一阵反感，却又碍着当年与尹泰剪烛论文围炉共谈的情分，只好笑道：“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你跪安吧，回头叫尹泰见朕再说。”说着便稳步向后殿太后宴息之地走去，众太监宫女见他过来，忙挑帘请他进殿，满殿的人忙都跪了下去。

“太后吉祥！”雍正瞥了一眼，见十七姐和自己的四公主旁边允祥也跪着，只一点头，又打下千儿去道：“儿子今儿请安略迟了些儿，外头事太多。夜来传太医问过，母亲的喘嗽仍不大好。儿子已经传旨，叫青海罗藏扎布喇嘛进京给母亲祈福。过春天暖，就不相干了。母亲只管放心，这点病不要紧的。”说着，接过宫女递过煎好了的药呷了一口，双手捧着送到乌雅氏大炕上的矮几上。

乌雅氏原本歪在大迎枕上，见他进来，早已挣扎着坐起来，勉强笑道：“皇帝起来吧。难为你这片孝心。我这是十几年的老病了，一时好一时不好，我也惯了。你是最虑心我佛的，佛在灵山，灵山在心，我心里知道，佛要召我去了，什么喇嘛也是不用的，今儿见我的儿已坐稳了朝廷，我撒手去见先帝爷，心里熨帖着呢！”说着又嗽了两声，雍正忙上前轻轻给她捶背，允祥便忙端过痰盂来。

“母亲这话叫人伤心。”雍正替她轻轻捶着背，低声温柔地抚慰道，“邬先生您知道吧？就是在雍和宫西花园住过十几年的那个邬思道，精通‘易经’象数，去年他赐金归隐，十三弟请他给母亲卜过一卦，母亲是一百零六岁寿终正寝！邬先生不是凡品，他也不会诓我，所以您得安心，再听那个红衣喇嘛来给您祈福，这点子病不愁不好！”允祥忙赔笑道：“皇上

说的句句是实。姓邬的现在就在山西，太后不信，我请他进京，叫他当面给您演光天神数！”

一句话提醒了雍正，他轻轻扶母亲躺下，问道：“诺敏的奏辩折子到了没有？”“到了，不过臣弟还没看，我这边忙着送年羹尧，是三哥告诉我的。”允祥皱眉沉吟道：“诺敏给自己列了十七大罪，都说的是受了下头欺蒙，似乎也是头头是道。又自请交部议处，请朝廷另行委员扎实查清山西亏空一案。说到底，他只认个‘廉而不明’的罪名儿。这个人要算滑头到了极处了。如今如果不查，问他的罪，别的巡抚恐怕不服。设如认真去查，就得一窝儿兜，没有只办诺敏一个人的理，所以臣心中也十分为难……”“他就是吃准了朝廷不愿大动干戈这一条，才敢如此嚣张！”雍正咬着牙冷笑一声，“就凭他这居心，朕就办定了他！这件事上书房不用管了，你到都察院，把诺敏的谢罪折子发给他们，叫御史们给他定罪，定什么罪，办什么罪！——年羹尧那头怎么样？”

“回万岁的话，”允祥看了一眼斜躺在大迎枕上的太后，见太后静静地盯着雍正，似乎并无倦怠之色，因回道，“年羹尧席间说了许多感谢天恩的话，又请臣代奏皇上，申饬户部兵部赶紧把春日应更换的军衣，还有行军锅灶一应军需运往大营。他这一回去就预备移动大营，从甘州到西宁，兵分两路，一路固守里塘、巴塘、黄胜关，截断叛军入藏通路；调岳钟麒驻守永昌和布隆基河，防着罗布藏丹增进入甘肃。他率中军进袭罗布藏丹增。”雍正却不懂军事，默默听完，突然笑道：“兄弟里头，你是最通兵法的，你觉得他这布置如何？”允祥自忖，二十多个贝勒贝子中，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是十四阿哥允禵。所谓“最通兵法”的话，其实是说给太后听的。明知这一层，允祥却不敢说破，更不敢逊让，想着，笑道：“臣以为年羹尧曲划还算妥当。不过，西北地域广袤无垠，比不得东南有大海阻隔。年羹尧这一措置好是好，就怕逼急了罗布藏丹增，西逃准葛尔，与阿拉布坦合兵一处。眼前虽无大害，却留下了隐患，将来酿成大祸。臣弟以为可以调靖逆将军富宁安这支军队先行西进，进驻吐鲁番和噶斯口，隔绝敌军与喀尔喀蒙古来往通道，即成关门打狗势态，罗布藏丹增军心自然不战而乱。因为富宁安不归年羹尧节制，所以这事得万岁做主。”

“关门打狗，好！”雍正兴奋得双掌一合，目中熠熠闪光，说道：“就是这样。这也不用再和年羹尧商议，你这就去上书房传旨，叫户部速调两万石精米，送两千头猪到富宁安军中，令富宁安不必来京陛见，立即提本部营兵轻装行军去吐鲁番和噶斯口——从伊克昭到吐鲁番要多少日子？”允祥忙道：“伊克昭现在还是冰天雪地，草原都盖着雪，粮草供给都难。就是春天雪化草肥，也要一月才得到吐鲁番，可否——”雍正不等他说完便道：“朕看这事最关紧！给他四十天限期抵达吐鲁番。粮草叫甘陕二省巡抚督办，马不一定要吃草原上的草才肥，叫甘陕还有山西，运谷草到军中，违期依军法处置！”

草原行军从内地运草喂马，这是闻所未闻的办法，况且开春之后，甘陕春耕马吃驴嚼，烧灶用草又要从中原调入，吃力又不讨好，允祥听他如

此武断，刚想说“年羹尧今秋才能大举进军，调富宁安是大事却不是急事”随的一个念头涌上来，憬然而悟，这是皇帝要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干”，千万不能触这个霉头，更不能揭破这张纸，想着，忙打下千儿道：“臣愚昧！兵贵神速料敌机先，皇上圣聪高远非臣所及！臣这就去上书房，知会廷玉一声再传旨！”说着起身便要却身退出。

“慢着。”雍正托着下巴略一沉思，说道，“这是朕登极以来办的第一件大事。圣祖爷都没有办下来，朕焉敢轻忽？这件事京里得有专人办理，军事旁午，羽书如雪，上书房说到底只是‘书房’，是处置文事的。你老十三还有张廷玉、隆科多两个，再兼一个名义，嗯……就叫军机大臣！养心殿外天街上西侍卫房拨给你三人，昼夜十二个时辰要有人处置军务，给个‘军机处’的名义，有权咨会六部九卿，专责军务。你看怎样？”

允祥乍听他这一番议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仔细想想，其实雍正是借这个故儿，一头抓了军事指挥权，一头新造了一个不叫上书房的小上书房，轻而易举地把三阿哥允祉，八阿哥允禩排出了权力中心，又不露半点痕迹。这举一反三玲珑剔透的心计也真亏了他片刻就想出来。呆着愣了半晌，允祥才想到应该告退，忙答应一声，声音大得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哦，”雍正待允祥退出，良久方自失地一笑，躬身说道：“太后，只顾了和老十三聊，没问您老人家乏不乏，这会子身上可受用？”乌雅氏两眼盯着殿顶的藻井，良久，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像是对雍正，又像对自己喃喃说道：“阿秀没出家时，在宫里和我最说得上话的……当年我怀你十四弟，阿秀到我宫里交线打卦，得了个二龙盘索的象，她就断我是怀的男胎。后来真的应了，先帝爷一高兴，给你十四弟起个名字叫胤祯，和你的名字胤禛只有半笔之差，只为音太近，才改了‘禵’字儿——和老十三真是性格儿模样儿都相似……唉……”雍正这才知道，母亲是思念允禵，因赔笑道：“十四弟现在就在北京。他原在西大营带兵，这次出兵放马，本想还叫他回去的。但母亲你身子骨儿欠安，怕他两头悬念。带兵的事刀兵相见斩头沥血，我也不忍他吃这份苦——连十三弟我还不肯放出去呢！母亲既是想念十四弟，我叫他进来侍候就是了。”

乌雅氏目光霍地一闪，随即又黯淡下来。没有人比她更熟悉眼前这个皇帝的了，此刻让允禵进来，只能给这个犟种儿子种下更大的祸根，更招雍正皇帝的忌。自己活着一日，皇帝自然碍着面子上不肯难为允禵，但昨日私下切实问过太医院的蔚明正，从这位能断人生死的儒医闪烁的语言中，她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既如此，又何必拖累这个心爱的小儿子？想着，乌雅氏无声透了一口气，苍白的面孔上渐渐泛上潮红，半晌方道：“你们兄弟二十四个都是先帝爷的骨血。你如今与他们有君臣之分，看他们一视同仁，我也是一样的——皇帝是我养的，我养了皇帝才做了太后，其余二十三个都是我的儿子，怎么能有薄有厚？往后他不必单独请安，他三哥带着阿哥们进来，他就进来。他好生办差，你自然也不亏待了他，是么？”说罢便目视雍正，眼神中那期待恳求和担心是任何人都一望可知的。饶是雍正以铁石心肠自许，此刻也被母亲企盼的目光

揪得一阵隐隐作疼，遂笑道：“母后这么圣明，倒叫儿子惭愧了。请您老只管宽心荣养，兄弟们我自然要照应，哪里就能让弟弟们作七步诗了呢？”一句话说得旁边的十七皇姑也是一笑，正要趁着话缝儿说自己的事，却见雍正转脸笑道：“十七姐，慢客了，什么风吹得你进宫来了？”

“什么风？西北风！”十七皇姑拍膝笑道，“我已经进来给老佛爷请过几次安了，总想见皇上一面。老是错过时辰儿！今儿倒凑巧，正赶上四格格跟老佛爷做事儿，伤心得了不得，就留下解劝几句——说归一，皇弟如今是皇上，一句话地动山摇，姐姐的事儿你管是不管？”康熙皇帝身后留下三十五个公主，大抵都短命而夭，十七皇姑是雍正唯一的姐姐了。虽然她是密妃王氏所生，和十五阿哥允禡是同胞姊妹，但自幼就和雍正一处收养在孝懿仁皇后宫里共处五年，一处捉苍蝇喂蚂蚁捕萤火虫儿，斗蟋蟀养蝈蝈，输了刮鼻子拧耳朵……有这段童趣，雍正从不当她一般皇姑，她也没怎样当雍正是皇帝。

当下听了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可亲的皇姑的话，雍正不禁呵呵一笑，说道：“十七姐，你还没说什么事，怎么就知道不管？十七姐的事朕不管谁管？”说罢，便坐了绣龙黄袱面的磁墩上含笑看看这位孤孀皇姊，一手轻轻捶着太后的腿。

“有你这句话，姐姐就放心了。”十七皇姑又笑又叹，“你知道，十七额驸那个老死鬼是死在西路的。康熙五十七年他和我的大儿子讷苏里二儿子讷苏和被围在阿尔泰山，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六万人哪！叫阿拉布坦围了四个月，一个活着回来的也没有！……因没见着他爷们尸骨，我到底不放心，叫我的包衣奴才带了两万两银子，买通了阿拉布坦一个牙将，才得到战场上去寻尸……可怜他爷们，老爷子是胸上三刀，哥哥是拦腰斩成两截，弟弟是……自己抹了脖子……”说着，她已是哽咽不能成声。满殿太监宫女见她说得凄惨伤情，也都低头唏嘘，雍正也听得神色黯然，良久，长叹一声道：“这事当年在上书房议过，虽然他们战死不屈，到底背着个丧师辱国的名儿。恤典是薄了些儿……姐姐你别难过，明儿叫礼部再议一下，准有好信儿给你。”十七皇姑拭泪叹道：“人死如灯灭，恤典不恤典的，姐姐并不放心上，只是一桩，我膝下只剩这么一条根讷苏云，在岳钟麒下头当游击。听说又要调西大营打仗了。皇上……”说着嗓音又带出了呜咽。

雍正双眉压得低低的，木着脸半晌才道：“十七姐，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件事朝廷有制度，奉命前敌之军将，无论什么缘故，不得擅调后方。他只是个游击，我下旨调离，乱了军心怎么办？”“圣祖爷说过，讷苏家这个香烟后代得保住。”十七皇姑似笑不笑地看了看雍正，说道，“就算你不可怜我这老寡妇，圣祖爷的遗旨总该算数儿吧？”雍正皱眉沉吟半晌，说道：“十七姐，这事容朕想个万全之策。人，是不能调的，讷苏云也要他平安回来，您如今别难为我，成么？”

人在前线，又保他平安，谁都知道这是句不靠实的空话，一时间，几个人都沉默了。但十七皇姑究竟是个直率爽气的人，低着头想了一阵，已

经释然，因笑道：“君无戏言，你老姐姐等着你的万全之策。我丑话说到前头，云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也不用假惺惺又是‘恤典’又是致祭——赏你姐姐一碗毒酒，算你够兄弟情分！如今不说这事了。且说四格格的事。”雍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四女儿洁明，转脸问道：“你是什么事情，这么愁眉苦脸的？”

爱新觉罗·洁明怯生生看了父亲一眼，目光中满是幽怨，嚅动了一下嘴唇，却没言语，太后抬了一下头，喉头哽了一下，说道：“他十七姑，你给皇上讲，她是个女孩儿家，我心里堵得慌，说话不便利……”十七皇姑忙答应一声“是”，又指着洁明道：“去年皇上给他指了那个武探花哈庆生，竟不是个东西——听我女婿说，姓哈的这王八蛋先在福建当守备，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厮，啐！他原来是个兔子！我听见吓一跳，细打听，他爹，他弟弟——竟他娘一窝兔子！四格格平日多精干伶俐的个人儿，你看看愁成什么模样儿了？咱们天家尊贵，堂堂金枝玉叶，怎么好嫁到梁武帝的兔儿园中？”她只顾说得痛快，口没遮拦，洁明羞得满脸通红，早用手帕子捂着嘴抽抽噎噎放了声儿。

雍正听了没言声，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只额头的青筋微微凸起，显得出他内心极为愤怒，哈庆生是满洲镶黄旗佐领哈什礼的儿子，开得五石弓，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想不到下头行为如此卑污！但如今哈庆生就在西大营年羹尧麾下带兵，选额驸又是年羹尧的保山，刚刚掀起诺敏的案子，安抚年羹尧还来不及，再罢掉这门亲事，这个专阃在外的大将军会怎样想？思量半晌，雍正转脸问母亲道：“太后，这事情干碍着年羹尧的面子，他在外头做大将军，得给他留脸。不过这是家事，还该由母亲做主的。”

“你说这话不像个皇帝！”捂着脸哭泣的四公主突然仰起带泪的脸，大胆地盯着雍正道：“皇上是我的父亲，女子三从四德，头一条就是‘在家从父’——这种事做不了主，还要问太后，阿玛已经说了要给姓年的脸，所以要推女儿去牢坑里，还要太后说什么？”雍正惊讶地望着女儿，这个平素极温柔恬静的格格，在自己十几个公主中并不出奇，没想到这么有刚性！他目中波光一闪，说道：“我们满人没有‘三从四德’这一说。朕不像个皇帝，朕看你更不像个公主！精奇嬷嬷就是这样教你和朕说话的么？”突然间，他的脸色阴沉下来，用手指着殿门道：“你给朕出去！你移居贞顺门内东偏宫——三年不许出宫一步！”话未说完，四格格已是失声痛哭，连头也不磕掩面夺门而出，远远还听她哭叫：“我一辈子也不出宫一步儿……”

太后早已坐直了身子，望着四格格踉踉跄跄的身影，略带浮肿的眼泡儿中满含着泪水，猛地把脸转向雍正，厉声说道：“你！你也出去！”

“太后！”雍正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惊慌地站起身来，脸像被一下子抽干了血，变得又青又黄，半晌，才迟钝地跪了下去，声音变得又浊又重，说道，“太后息怒，听儿子说……您老在病中，儿子有不是处只管责罚。千万别气着了身子骨儿……”他深深伏下身去，只觉得胸口憋闷，堵得气

也上不来，头也嗡嗡直响。殿里十几个宫人见他跪了，也都连忙趴跪在地下。

乌雅氏原有满腹心思想说，她想劝雍正与允禵重归于好，她想痛痛快快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说说母子家常话，劝雍正容让一点弟弟，劝允禵敬重一点雍正，甚至想劝雍正不要为逼债弄得下头鸡飞狗跳，不要随便改动先帝的章法……但这些话她都说不出口，因为下头跪着的这个儿子不同允禵，能母子之间无拘束地说几句体己话儿。雍正天生的乖戾性子，即便是亲生母亲，一开口就是道理，一开口就是规矩，明知不是心里话，却挑剔不出毛病来，刀枪不入的冷性子隔开了母子之情。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话，她虽没有多插言，但在枕上听着，却是越想越气，冷不丁地发作出来，是连她自己也没想到的。此刻，见皇帝跪了下去，乌雅氏深悔自己说错了话，一口痰涌上来，她的脸涨得绯红，吭吭地咳了两声，只说不出话来。

“太后！”雍正和十七皇姑同时惊呼一声，一跃而起抚着面色气弱的乌雅氏起来，半伏在炕前。十七皇姑替乌雅氏揉胸，雍正捶背，好半日乌雅氏才吐出痰，瘫软地倒卧下去，轻轻喘息两声，低声道：“皇帝，你坐到我跟前……”雍正答应一声，恭谨地坐到母亲对面，问道：“母亲有什么吩咐？”“十七皇姑的云儿，你得保全，这是先帝爷说过的，不能有闪失。四格格的事我做主，这是内事。她不能嫁到那个姓哈的家里！”太后平静了一些，款款说道，“你才登位不久，不晓得万几宸函，威权不可轻用，祖宗成法不可擅变。得多和你那些兄弟们商议着办。我瞧着咱们天家骨肉和睦平安，心里才熨帖。我是快见佛祖的人了，你得叫我体体面面见圣祖爷……”说罢又嗽了两声。

雍正听母亲这样说，似乎不但对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事不满，连对八阿哥他们也很有袒护的意思。母子相疑到这田地，他心里也是一寒，想着，说道：“母亲训诲的是。儿子一定依着祖宗成法做事，既不因公废私，也不以私害公，唉……如今天下事，只缺一个‘公’字啊……”

乌雅氏见他仍旧满口官话，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对偎坐在身旁的十七皇姑道：“你还记得先帝爷跟前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吗？她死的时候就想家。我如今也体味到了，我也想家……我小时候在科尔沁草原，能骑马会射箭，跟着卓索图王爷围猎，看摔跤赛马，听马头琴……就跟昨日一样，总在眼前闪……”乌雅氏干涸的眼睛无望地睁着，“那草原上的春天，嫩嫩的茸草，白白的云彩，毯子一样的绿地上那些花儿，真香啊！还有那马，那羊……唉！不说了。你们也乏了，皇帝外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办。道乏吧……”

雍正满腹的委屈和怨情离开了慈宁宫，脚步灌了铅似的沉重，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待回储秀宫皇后处时，恰钟敲四响，已到申正时牌。皇后戴佳氏见他脸色阴郁一言不发，一边吩咐人传膳，一边笑着说：“皇上脸上又阴了天，别是又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

“没有。”雍正松弛了一下，回过颜色勉强一笑，“太后的病朕瞧着不甚好，心里烦闷。”戴佳氏命人把自己的参汤进给雍正，抚慰道：“不妨事的。青海请的那位活佛开春也要到了。听说法力大得很！给太后祷一下料就痊好了。”雍正啜着滚热的参汤又问：“你这边都谁进来请安了？”

戴佳氏笑道：“内务府说要选秀女，还说想从苏州选些会唱的进来。我说，选秀女是朝廷制度，该办就办。老爷子不喜欢戏，宫里有畅音阁供俸逢年过节演一演，尽够使的了，不要另招戏班子。”雍正满意地点点头又问：“还有什么人来？”戴佳氏道：“没别的人了。皇上指的那个哈庆生，从福州弄了九篓福橘，李德全叫人送进来，都垛在那边廊下。我叫他们挑些好的送养心殿，皇上好赏人。”

“不用。”雍正一听“哈庆生”三字便气不打一处来，起身踱了两步，盯了一眼垛在东廊下的橘篓子，用手一指说道：“这些物件，全给朕扔进金水河！”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三月朔日是钦天监为顺天府恩科会试主考官张廷璐和杨名时择定的入闱吉日。杨名时因在京没有私宅，又要避嫌，只在城东一个僻静角落租赁了一处小院。因明日就要入棘主考，当夜杨名时也没睡，向炉上焚了一炷香，盘膝默坐静候吉时。他每次遇到大事这是必有功课，以示虔诚忠敬之心，家下人都知道他这秉性，也都不敢睡，各守差使在房中侍候。直到子正时牌，远处拱辰台隐隐传来三声闷哑的午炮声，杨名时瞿然开目，款款起身，正了朝珠冠带，用热毛巾擦了一把脸说道：“给我备轿！”

顺天府贡院坐落北京西南隅，自前明以来历为朝廷抡才大典最要之地，迭经修葺，其规制比之六部衙门还要壮观宏伟。径深一百六十丈，外边一道墙高足丈四，堞雉上栽满了密密的酸枣树，名为“棘城”。沿正道而入，左中右三座牌坊，左坊石匾上写“虞门”，右边叫“周俊”，中间一座大坊，龙凤石雕围边儿的大匾上书斗大四个水金沥粉字，却是“天下文明”。杨名时的八人绿呢大官轿就在此稳稳落下。他哈着腰出来看时，只见尚自寒星满天斗柄倒旋，知道刚过四更天，料是张廷璐还没有到，便徐步向龙门走去。

阳春三月，白天很暖的了，这样的凌晨仍旧气寒潦凛，星光下棘城上的围棘密密丛丛，好似在古城上边镶了一层微褐色的雾。墙下那片桃林也失去白日明艳娇媚的风姿，昏昏暗暗地在微风中摇动着枝桠，传过一阵浓烈的清香，在这凌晨给人一种恬适和清冽的感觉。踅过石坊，便见甬道两边各设着一座三楹小厅，杨名时是过来人，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议察厅”，名儿虽说尚算雅，但所有应试举人都必须在这厅里解衣宽带，敞怀露腚地让贡院衙役检查，以防夹带赃私——最是叫孝廉们扫尽颜面的一

个去处。杨名时不禁皱了皱眉头，因见厅前都悬着西瓜灯，窗纸光明，想是已经有人起来办差，刚要过去，便听有人喝道：

“应试举人到墉城外头等着！”

“是我。”杨名时不紧不慢说道，一边说一边往前走。

“凭你是谁，不能过来，前头就是龙门！”那个差役不耐烦地说着走过来，刚要呵斥，看清了杨名时，忙打千儿道：“是杨大人，您早！小的还当是举子们等不得，自己闯进来了呢！”杨名时一边向议察厅走，笑道：“我早，你们也早么！这早晚议察厅就到差了？那屋里都在做什么？”差役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回道：“东屋是张大主考来了，张中堂在那屋设酒送廷璐大人进闱，西屋是我们兄弟们扎纸人儿，图个清静。”

杨名时站住了脚想了想，张氏兄弟说话，自己搅进去不好，便踅过西厅，果见几个衙役在灯下扎纸人儿——一青一红两个鬼装打扮的纸人，里头揎草，外头糊纸，纸上写着斗大一“恩”一“怨”两字。杨名时不禁笑道：“我入闱时就听说考场设有‘恩怨’二鬼，原想不过虚说浮言，想不到真的扎有原身！我过去怎么没见过呀？”几个衙役不防他进来，忙丢下手中活计，一齐过来打下千儿。一个老衙役笑道：“这是科科考场都有的，供在西望楼上，并不叫举子们见，只传告他们知道，也是劝他们平日多行善事的意思。”杨名时含笑点头，掇一把椅子坐下，一边看他们扎鬼，一边询问些考场旧规旧例，耳中听着鸡叫三遍，估着张廷玉已经离去，方起身出厅来，恰见张廷璐送张廷玉出来，便不言声站在灯影下。

“为兄该进大内见皇上了，”张廷玉一边下阶，口中说道，“千叮咛万嘱咐，只是一句话，要秉公。圣上如今刷新吏治，最看重这个，正想抓个出尖儿的舞弊贪墨官员作法。咱们家风讲究一个廉字，你少惹是非，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我在里头说话办事也踏实——哟！这不是杨松韵么？你几时来的？”说着便嗔下人：“怎么不禀我知道！你们这办的什么差使？”杨名时忙抢上前去，双手一揖说道：“不干他们的事。中堂两兄弟说话，晚生自当回避的。”

张廷玉微一点头，说道：“那边举子们已等不得，都要过龙门这边了。这是你们贡院重地，一拜过孔子，连下官也来不得，各自珍重吧！”说着将手一招，暗地里飞快抬出一乘竹丝软轿，张廷玉举手一揖，忙忙上轿去了。张廷璐刚吃了酒，灯影下看去似乎有点神情恍惚，使劲晃了一下头，笑道：“松韵大人，咱们进去吧。”这时后头已一片灯笼，举人们人手一盏，煌煌游动着拥向议察厅。杨名时在龙门口回头望时，头一个报名验检的却认识，叫曹文治，第二个就是在贡院街伯伦楼上吃酒说笑的刘墨林，不禁莞尔一笑。他触手袖中，却摸到了自己买的考题，心中又是一动。眼见张廷璐已进了贡院龙门，忙跟了上来，早见先已入内等候的十八房考官，还有礼部从各衙抽来办差的监试厅笔帖式、弥封、受卷、供给、对读、誊录五所长官和吏员足有二百余人都鹄立在至公堂侧。众人见两位主考联袂而入，“唿”地黑鸦跪下一片齐声道：“给张太老

师、杨太老师请安！”

“劳乏众位了。”张廷璐看看东方的启明星，清晨的凉风习习吹来，他觉得心里爽快了不少，含笑说道：“请起吧！”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张廷璐与杨名时两人注目会意，一前一后走向至公堂，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恭行三跪九叩大礼，下头人众依位份高低排班随礼。张廷璐进香盟誓，“为国家社稷秉公取士，不徇私情，不受请托，不纳贿赂——有负此心，神明共殛”——这都是几百年一成不变的老套了，人人耳熟能详，也不足为奇。两位主考退下，接着便是贡院执事人役忙活，祭文昌帝君、拜奎里、请关圣帝君……各色甚杂也不及细述。张廷璐是作过两任这差事的了，司空见惯，杨名时却见不得这些杂七杂八的捣鬼弄神，看得满心都是不自在，因叫过燕喜堂执事官问道：“这里是庙会么？这乱纷纷都是神癥，是做什么的？是孔圣人大，还是他们大？”

“杨大人！”燕喜堂官见他脸色不善，忙跪了道，“这都是上辈看贡院的传下来的规矩。历来考场最怕传瘟疫，这些个神癥是专门请来祐护贡院圣地的……”杨名时听了一哂，说道：“这里现供着文宣王牌位，又是国家敕封禁地，用得着这些个？听我发落——来！”

“在！”

“把那个‘恩怨’二鬼给我拖上来！”

“扎……”

几个衙役张皇地对望一眼，颤着声答应一声，仰脸看着这个秀气刚毅的年轻副主考，见他一脸不容置疑的神气，只好下去拖“鬼”。张廷璐对这些事一向无可无不可，他一门心思想着三阿哥弘时特意请他关照的几个人，又怕被这个愣头青副主考察觉，正忡怔间，杨名时突然来这么一套，不禁一愣，看十八房考官时，也都面面相觑。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几个衙役已将那两个纸扎草人——一个富态温柔满面笑容，一个青面獠牙狞恶可怖——即“恩怨”二鬼架到至公堂上。杨名时“啪”地一拍响木，顿时勃然作色，步下公案，绕着二鬼踱了两步，眼风却扫向十八房考官。那些考官哪个是心里没“鬼”的？见这寒凛凛带着煞气的目光扫过来，人人心头突突直跳，却听杨名时冷笑一声道：“这样的魑魅魍魉居然也能在此作耗！‘恩’，谁不曾受过？‘怨’何人不曾有过？迟不报早不报，偏偏要此时报？在哪件事上报不得，偏偏要在国家抡才大典上逞施淫威？本人自束发受教即读圣贤之书，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大道之所在，岂容邪鬼猖獗？”他轻蔑地盯了一眼两个纸鬼，冷冷吩咐道：“拖下去打碎了！”

几个衙役慌乱地答应一声，拖着纸鬼就往下走。贡院常驻的执事却最信这个，忙上来打千儿道：“大人……这使不得，要……要……”他看着杨名时阴冷的面孔，下头的话竟没说出来。

“要什么？”

“要……报应！”

杨名时突然仰天大笑，“焉有此情，岂有此理？敲碎它，当堂一火焚之！我看我是怎样个报应？要为此而传瘟疫，我一身当之！”于是众人不再犹豫，须臾之间已将那二鬼打成一堆碎纸乱草，焰腾腾燃着了。张廷璐心里也是有鬼的，三阿哥密传了考题，叫他照应四个人，他自己也夹带了五六个，为此收银七千余两，被这个杨名时折腾得心里七上八下。此刻回过神来，张廷璐又觉得杨名时这人盛气凌人，在至公堂做作这么一番，连个商量都没有，全不把自己这个正主考放在眼里。思量着“恩怨鬼”已成灰烬。张廷璐突然大声吩咐：“开龙门！”

“开龙门□！”

燕喜堂官一声高呼，盘龙华表中间两扇朱漆铜钉大门呀呀洞开，举人们按喝名次序一手提篮一手秉烛鱼贯而入，由七十区号板棚监考胥吏导引对号入棚，肃然端坐等着发卷。但见几十排瓦顶板房、每人一间，每间三尺余阔，沿门各有一桌，上设笔架，研墨用水等物，此时真如群蜂入巢，孔孔露头伸足，却是鸦雀无声，一派紧张肃穆。这边张廷璐将手一让，二人至铜盆里盥洗了手，同时向金盘中供着的御封试题深深一躬，张廷璐亲手拆了，略一看便递给杨名时，杨名时接过一看，上头头场试题赫然端正写着：

利者，义之和也。

杨名时身上陡地寒毛一炸，心立刻狂跳不止，眼睛上下审量张廷璐，移时方回过神来。待承题吏员捧着题出去，杨名时强耐着心头的激愤，轻声道：“张大人！”

“唔？”

“那两场试题呢？”

“嗯，不忙，考一场拆一题。”张廷璐仰在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说道，“你不知道贡院这些人，油锅里也要捞钱的，这时候一取出来就走漏出去了。”

杨名时也松了一口气，看样子考题泄露与这位大主考不相干了，也许只是碰巧被卖考题的猜中一题，贸然声张，乱了考场倒是自己有罪了。想着，杨名时便笑道：“你是正主考，只管在这坐纛儿，监临各房试官和考场事务的差使是我的，我出去看看。”说毕便辞出来，一路思量，只是犯狐疑。

但是，接踵而来的事实，无情地证明，杨名时买到的考题确是货真价实——除第二场题目与第三场题目次序调换一下之外，无一字虚设，无一

字舛谬！第二天傍晚，杨名时满头紧张得沁出密密的细汗，在至公堂看张廷璐拆第三场考题，当张廷璐小心翼翼拆开火漆封头，徐徐展开看时，杨名时几乎呼吸都停止了。张廷璐因关切地问道：“松韵，你脸色很不好，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杨名时心头“怦怦”冲跳，颤声问道，“皇上出的什么题？”

“嗯——《易经》里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张大人，这题有毛病！”

“唔？！”

“我不是说题目有毛病。”杨名时脸色苍白得毫无血色，“我说的是题目早有泄漏！”

张廷璐吓得手一抖，黄绢裱面的御书从手上滑落在地下，见承题吏员在至公堂口探了一下头，忙摆手道：“你们别进来——你怎么知道考题已经泄漏？这件事干系多少人身家性命，妄言不得的！”杨名时弯腰捡起考题，又从自己袖中取出伯伦楼买的考题对着看了看，双手递给张廷璐，说道：“大人——请看！”张廷璐神色茫然地接过来，只瞥了一眼便一目了然。他的脸颊急速地抽动了两下，心里“轰”的一声，头涨得老大——“东窗事发”四个字闪电般掠过脑海，顿时心乱如麻。

“张大人，”杨名时却没有理会张廷璐的神色，自顾沉吟着分析，“这试题从何泄露的呢？出自御笔、封在金匮、经上书房直送贡院，鱼胶火漆密缄。而居然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上，公然买卖于酒肆之楼！真真不可思议！大人，你有什么高见呢？”

“啊！啊！”张廷璐这才从惊怔中唤醒回来，便觉得背上又湿又凉，已是汗透内衣。思量着，他瞥了一眼杨名时，欲言又止，此事揭露出来，一定是三阿哥弘时的手脚。连带着就要引起弘时、弘历、弘昼三兄弟之间争位太子的大事。三阿哥素来与隆科多交往过从诡秘，隆科多似乎正在向八爷允禩靠拢，丝萝藤缠连绵不断涉及的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随便哪一个抬起脚来也比自己人高……想想无计可施，不论如何，先掩住再说；因咽了一口气叹道：“我是对天可表的！但这事兜出来绝非小可之事，恐怕株连到许多天璜贵胄龙子凤孙也未可知。松韵公，天下奇能之士多得很，也许有人料机在先，猜中了题目；天下偶然相合之事也难胜数，也许是瞎猜猜中了的。孤证不立，我们这里掀出去，立时震惊朝野，牵动全局，不可不慎呐！再说，出示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头一条，我们两个就担着血海般干系，还有十八房考官的身家性命都在里头，不宜贸然举发的。”

杨名时惊觉地闪了张廷璐一眼。张廷璐所有的见解都有道理的，唯独“我们两个担干系”说得超出情理，主考举发场外买卖考题，天经地义的事，担什么“干系”？再说又是什么“出示考题在前，举发舞弊在后”竟似埋下

伏笔要诬陷自己！这就狠得有些蹊跷了，蓦地又想起张廷玉，现为首辅相臣，焉知不是他们兄弟二人作弊？这个外表温存深沉，内心极为自傲的青年副主考立时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格格干笑一声说道：“进贡院那天我们两个对天盟过誓的。这事不能想人情，要想天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我要立刻拜章奏请皇上，暂停恩科考试，或者立刻换题重考。这件事不能从‘也许’上头做文章。也许皇上身边有奸邪小人呢！也许我们这科考试中有纳贿收受，要钱不要命的神奸巨蠹呢！”张廷璐听着这些话，句句都是含沙射影，字字都是诛心利刃，恼羞成怒之余横了心，觉得与其支吾遮掩，不如以攻为守，因也板起了脸，哼了一声说道：“我倒为你好，你反而步步不饶人，似乎是我张某人心怀鬼胎！你拜章只管拜，我也要递奏折，头一个就参你！”杨名时勃然大怒，霍地起身道：“你？你参我？”

“对！参你！”

“我有何过错？”

“此时我懒得和你扯淡，你等着读我的奏折！”

二人声音愈来愈高，早惊动了外头侍候的人。承题官早等得不耐烦，听里头两个主考大吵起来，忙一步跨进去，刚打下千儿，便听杨名时厉声道：“现在立即停考！贡院的人役全都出动，包围搜拿贡院街的伯伦楼，一体擒拿了那里的人送顺天府听审！”

“这里的主考是我，张廷璐！”张廷璐咆哮道，“你跋扈犯上不是一天了，还有点规矩没有？听我吩咐：第三场考题即刻下发照常考试，派人知会顺天府锁拿伯伦楼卖题之人候审！”他说着，亲自挽袖磨墨，盯着杨名时冷冰冰说道？“几时你当了正主考再来发号施令——年轻人你还差着火候呢！”杨名时这才猛醒：自己的两条指令一条也不占理。正主考是张廷璐，自己无权决定“立即停考”；贡院不是法司衙门，更不能越过顺天府，径自查封伯伦楼拿人——杨名时不禁深悔自己冒撞，不但给这个老奸巨猾的张廷璐留了“擅权”的把柄，而且这一来走漏消息，伯伦楼的人还不走个精光？正在发急，东考区监场书吏拿着豆腐干大一个小本子进来，向张廷璐禀道：“地字十二号贵阳孝廉郭光森挟带四书一本，卑职查出来了，请大人发落！”张廷璐一边文不加点地写自己参劾杨名时的折子，头也不抬冷冷说道：“你是办老了事的，这事由他房官处置！这是我主考官的该管差使？”

书吏赔笑说道：“这是十一房官张枫岚大人该管，原本该照逐出考场。听说这一科出了泄露考题的事，张大人——”“没有的事。”张廷璐盯了一眼沉思不语的杨名时，恨不得过去一脚踢死他，口中却道：“不要听信谣传。一切按规矩办，逐出那个姓郭的举子，贴了他卷子，将犯由发文贵州府，罚他停考三年就是了！”“举人受罚，尚且能出考场，我为什么不能？”一个念头飞快闪过，杨名时顿时得了主意，待书吏出去，杨名时也不言声，至案前将自己的文房四宝收拾了，叫过从人便道：“你去给我备

轿！”正在写奏折的张廷璐抬头看了看，冷笑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贴了卷的举子能走，我自然也能！”杨名时生怕走了伯伦楼的证据，心急如焚，一句话也不想多说，一边硬顶张廷璐一句，又厉声吩咐从人：“你愣什么？快去备轿！”说着拔脚便走。

“慢！”

张廷璐深知他心意，不由也急了，忙叫一声，见杨名时站住，又放缓了声音道：“他是逐出考场的！”

“我是自逐，这地方脏，我一刻也不想待！”

“你是官身！有差使的人！”

“我不要这官身，我辞掉这差使！”

杨名时头也不回纵声大笑，将头上蓝宝石顶子摘下来，“咣”地往地上一掼，眨眼工夫便消失在暗夜之中。张廷璐眼睁睁看他大摇大摆出去，竟自束手无策；回案前接着写那份奏章时，但觉文思蹇涩，手颤心摇，一个不当心，铜钱大一滴墨水滴在奏章上……越发觉着不吉利，只索坐在椅上，抚着剃得发青的前额打着主意。

杨名时盛气拂袖出了贡院，天已起更。站在黑魆魆的棘城外边，他倒犯了踌躇；此刻宫门早已下钥，递牌子请见雍正是不用想的了。六部早已散了衙。去顺天府，手里既无部文也无关防，顺天府依旧要请示上书房，谁知道张廷玉会怎样处置这事！想来想去，事情闹到这一步，想清白，只有去西华门击登闻鼓、撞景阳钟逼请雍正夤夜召见。但这一来自己已经先有罪，即使所告是实，也要流徙三千里，军前效力。十年寒窗，七场文战挣来这辉煌簪缨、少年得意，还有日后建功社稷名垂青史这些想头一概付之东流！想着饶是杨名时一片刚肠，也觉灰心。杨名时在轿中正自神思颠倒莫知奈何，忽见前面棋盘街驿馆前一溜六盏栲栳大的朱红西瓜灯吊在檐前，上头一色写着“钦奉两江布政使李”八个大字，门前六个戈什哈俱是彪形大汉，腰牌佩剑威风凛凛地守在门口。

“李卫进京来了！”杨名时突然一阵兴奋：此时遇到此人，真是天意！李卫字又玠，据说前明洪武年间祖上以军功起家，当过锦衣卫。其实这是天知道的履历，人人皆知他是讨饭出身，因生性泼皮机伶，被出省办差的雍亲王收养在四贝勒府，最是当今皇帝得用的一个人，诨名“鬼不缠”，天不怕地不怕最喜搅事，刚直不阿。昔年李卫任云南驿盐道，曾和杨名时有数日之交，谈得极是投机。如今有事，找上这位好事喜功的少年新进，他断无不管之理。杨名时用脚蹬了蹬轿，那轿当即落了下来……哈着腰出来，看了看门上钉子似侍立的戈什哈，便走上前去，掏出名刺递了。

戈什哈看了名刺，倒也不敢轻慢，忙打了个千儿，却笑道：“我们大人这会子正忙着批公文，今晚写奏折，明儿一早递牌子请见。吩咐了，所有来拜大人请回步，大人见过皇上，登门谢罪。”杨名时笑道：“我和他一样品级，说不上来‘拜’。我有要紧事，一定要见他！”戈什哈摇头道：“大人写折子最烦人搅。通天下都知道他老人家脾气的，杨大人务必鉴谅！”

“李卫会写折子？斗大的字他识得一升？”杨名时大怒，后退一步高声叫道：“姓李的！杨名时来了，你见是不见？”

话音刚落，便见李卫赤脚趿鞋快步出了驿馆正厅，抢步出来，笑嘻嘻道：“别搭理这些狗，他们识得什么？我上回折子错白字三百七十一，占了一半还多，皇上夸我用心办事，又骂我文理狗屁不通。所以这一回格外费心，你来得正好——去，把皇上赏我的那坛子酒弄过来——操你妈的，连我的杨老师也不认得？”一头说拖起杨名时就往里走。杨名时挣脱了他的手，就院里站着把贡院里发生的事粗略说了，又道：“这事见不得上书房，报不得顺天府，皇上那儿又通不过信儿，我急成这样，哪有工夫陪你吃酒写文章？”说着便将买来的考题递了过去。

“有这样的事？”李卫接过纸条，颠倒看了看，有一半不认得，便递给杨名时。杨名时原以为他必定要沉吟一会再商量的，不料这“鬼不缠”把纸条塞给杨名时，嘻嘻笑着对身边一个师爷道：“你带人去，把贡院街给我封了，一个耗子也不许走出去！”

“是！不过顺天府的人要问，怎么对答？”

“带我的名刺给他，明儿我去见这些狗日的。”李卫笑容可掬，没事人似的吩咐了一声，拍着目瞪口呆的杨名时肩头道，“怎么样，够义气够味儿吧？先说好，查出大案，功劳分我一半——走，吃酒去！”

谈笑挥洒间，李卫的一百多名亲兵已经集齐上马，也不再来请示，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已经无影无踪。杨名时看了看驿馆正厅外挂着几十件各色杂衣，知道是李卫随时化装破案之用，不禁伸出拇指赞道：“君真命世豪杰！书生自愧不如！”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谳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雍正即位不到五个月，由铸钱案起头，接踵而来便是山西亏空案，两波未平，科场舞弊案又大波涌起，朝野震惊天下瞩目。李卫封锁贡院的第二日，山西巡抚诺敏被铁锁锒铛押进刑部大狱。朝旨即下，锁拿张廷璐为首的顺天府恩科十八房考官至狱神庙待勘，连原告杨名时也着令停差等候对质。人们正看得五神迷乱，圣旨又下，由大理寺正卿、刑部满汉尚书、都察院御史组成班底、三法司主官合议会审山西、科场两案，从重谳狱。接着邸报即出，廷寄诏谕命直隶学使李绂为主考，改换考题重

新考试应试孝廉。便有消息，上书房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张廷玉因患疟疾请旨调养，已奉旨恩准在府疗治云云——人人皆知，他是因张廷璐一案引嫌回避了。严旨迭下，京师官场真个人心惶惶一日三惊。

李绂接到圣旨，去吏部交卸了差使，一刻也不停，打轿赶往朝阳门外廉亲王府听训。他自康熙五十六年入京待选，在京师五年有余，一直住在西城闭门读书，极少进城的，更不用说东城门外。自大将军王允禵奉旨带兵出征，康熙的二十几个儿子窝里炮闹家务，争夺帝位愈演愈烈，稍知养晦之道的谁敢沾惹这种破家灭门的是非？何况李绂以读书养气自矜，廉隅持重谨修崖岸，更是不肯与这干子斗红了眼的王爷贝勒交结。然而廉亲王允禩毕竟是雍正皇帝的亲弟弟，如今又是上书房首席王大臣，兼管礼、吏、户、工四部。现既然点了顺天府主考学差，是礼部头号要差，不来见廉亲王请训，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李绂坐着簇新的八人抬绿呢大官轿，前呼后拥出了老齐化门，隔玻璃远远看见王府巍峨矗立的殿宇、汉白玉八层石阶上的倒厦三楹朱红大门，便用脚轻轻蹬轿命停。哈腰出来，弹弹袍角正要上前通报，远远便见一个太监过来问道：

“哪个衙门的？”

“工部的，我是……”

“手本呢？”

“噢，”李绂自失地一笑，看看这位一脸公事公办神气的年轻太监，说道：“我的话没说完，我是工部侍郎，五十六年停职待选，才起复出来，点了顺天府学差，要见八爷请训。”这个年轻太监大约净身不久，刚分到廉亲王府，人事不熟，听说是京官，知道没多大油水可榨，板着脸听完，点点头说道：“您家改日再来。我们王爷今儿约了九爷、十三爷、十四爷，这会子正议年大将军的营务。吩咐下来，文武百官一概不见！”李绂忍着气听完，格格一笑道：“你大约没弄明白，我是新点的学政！”

按理说，太监就是木头做的，也该掂出“学政”两个字的分量了。无奈他不懂，见李绂拿不出包银，一发的不耐烦，说道：“靴正帽正都一样，反正不是雍正！请回驾，明儿个再来！”

“啪！”太监话未说完，左颊上早着了李绂一记耳光。李绂顿时大怒：“你既不识国体，也不懂皇宪，就敢如此狂妄！万岁爷的帝号都敢如此亵渎？！你滚进去，禀告廉亲王，说钦差大臣，顺天府主考李绂来过了，叫你赶走了！我明日要进棘城，顾不得再来领训！”说罢哼了一声回头命道：“转轿回城！”

那太监冷不防挨了一记耳光，愣怔在当地。他一时还弄不明白，这个一脸谦恭笑容的儒冠穷京官，怎么刹那间就变得如此倨傲强横？李绂冷冰冰回头望了一眼，正要上轿，早见仪门那边喘吁吁跑过来一个中年太监，一头跑一头喊：“是李大人么？请留步！”赶着几步近前，一个千儿

打下去，赔笑道：“奴才何柱儿，给钦差大人磕头了！”起身又是一躬，回头骂那年轻太监：“你纯是吃屎吃昏了头！回头我再和你这王八蛋算账！还不赶紧照应李大人这些随从纲纪——过庭耳房酒早预备好了！”那太监这才晓得今儿轧错了苗头，忙着自掌两嘴巴，答应着何柱儿的话还要过来谢罪，李绂早已移步了，缓缓踱着问：“王爷晓得我要来？”何柱儿侧着身子，又像带路又像侍陪，未及回话，却见允祥允禵兄弟二人从二门穿堂联袂而出，两个人忙都止步侧身而立。

“好，新任大主考来了！”允祥远远便拍手笑道，“今早我去见皇上，马齐说：‘历来顺天府试都是两个主考，现只委李绂一人，恐怕不合体例。’皇上说：‘要贪墨，十个主考也照样——朕这次就专用李绂一个！此人未及第时朕就知道，是个正派读书人，文章人品都是好的。’你听听皇上这话！好生做，升发在此一举！”

李绂听得心里一热，忙把持定了，肃然一揖，又撩袍跪了向两个王爷叩头，起身庄容说道：“李绂何敢辜负圣上谆谆厚望？谨为克己修身，持重谨慎，为国选拔真才！”他这么一正经，倒弄得允祥不自在，怔了一下才笑道：“好好！我等着看你选出来的状元！”允禵性情本与允祥极相似的，只这老皇晏驾，新皇登极一场急风暴雨，允祥变得练达机敏，允禵却变得沉郁淡泊了些。本来雍正还有一句“李绂若有胆子再敢以身试法，也难逃朕之诛戮”，听允祥隐去了这一句，允禵只恬然一笑，说道：“你去吧。我和十三爷要去兵部。”说罢，二人自去了。

李绂这才随何柱儿踅过月洞门进西花厅。这里原是八王允禩平素宴息之地，装修十分精致。二人徐步而入，但见绣阁参差，文窗窈窕，循廊曲折，一路珠箔湘帘、□钩斜卷直达书房，来往插红戴绿的丫头足有四五十人，绰约俱是妙龄绝色。见他二人过来，各自垂手侧立让路。何柱儿这才有工夫回李绂的话，低声说道：“李老爷，昨个下晚礼部票拟就来了，王爷原说要亲自过去看望来着，偏十四爷和十三爷过来，议西边筹饷的事，又夹着李卫大人也奉了旨，主持两大案子会审，也来请训。八爷因惦记着您，特意叫我出来关照一下，不想就碰上那个杀才正跟大人过不去——请这边走，这就到了——圣人说过‘惟女子小人难养’，你大人大量，别跟这种人生气——请，八爷在这屋里！”李绂抬头瞧时，已到超手游廊尽头，外厢朱漆柱间都用紫檀木雕花隔了，廊下挂了五六只鸟笼子，迎面门额上白底素绢裱着“逸志轩”三个字，却是年羹尧父亲年暇龄手书篆字，虽不十分上好，腾蛇钩曲也有一番情致。湘竹帘后隐隐可见一架水晶屏，满书房四周卧地到顶都用大玻璃嵌了，隔玻璃望去，方知这屋子是压水榭亭改建，从窗内挑竿即可垂钓。李绂不禁暗自嗟呀，穷措大十年寒窗，三场文战七篇文章芥拾青紫，什么堂呼阶诺起居八座，到这般琼宇富贵龙种之家，顿叫人意消兴灭。方沉吟间，便听里头八阿哥允禩的声气：

“是巨来先生么？不要报名，请进来说话！”

“臣李绂！”李绂隔帘躬身忙应一声，趋步进来行礼，果见九阿哥允禟也

坐在允禩身边的雕花搭袱太师椅上。下头杌子上端坐一人，李绂却认识是李卫，只屋角靠书架一侧春凳上四脚拉叉斜歪一人，穿着雨过天青实地纱夹袍，套着件古铜巴图鲁背心，双手抱着一本《琅环琐记》看得入神，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却不认识。允禩见李绂迟疑，含笑说道："哦，这是十爷。你不用多礼，你且坐，和又玠说完谳狱之事接着就谈你的差事。迟了你就在这里留饭就是。"因转脸对李卫道："方才已经讲了，本来不打算留你在京的。但诺敏一案，牵到山西通省官吏；科场一案，明面上是十九员官，但里头积弊极多，连张衡臣都引嫌回避了。算起来，开国七十九年，还没有这么大的案子。怕马齐一人忙不过来，一个图里琛，一个你，帮办完了仍旧各归各差。你不要推托，谁不知你李又玠，除奸安绥发幽摘隐，是第一谳案能吏！"

"这个差事昨儿我面见皇上，已经力辞了的。"李卫黑红的脸膛上眉棱骨微微一颤，似笑不笑地说道，"王爷知道，山东那块地方事情更难办。这十几年没了于成龙，几乎成了强盗世界，响马乾坤。东平湖、微山湖、抱犊崮一带饥民造反，趁着如今各自占山为王，要早下手剿灭。听说有个铁冠道人，联络江湖武林高手甘凤池吕四娘一干人，明面上在山东打擂比武，其实是交会各路人马，安的什么心思很难说。'坑灰未冷山东乱'——这里自古是个不安分地方儿——京师这案子再缠手，总能从容去办的。昨儿和皇上说得好好的，怎么今儿就变了？我想递牌子见见皇上，心里有话总得说出来才痛快嘛。"

允禩听了一笑，说道："又玠，你不要窝火，留你在京不是我的主意。是马齐觉得人手不够，请旨留下你的。你要递牌子，我无权阻拦，但你若肯听我一句忠告，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山东的差事我心里有数，已经叫蔡珽先去挡一阵，你手下的吴瞎子不也去了么？你是个玲珑剔透的，响鼓不用重捶，难道真不知道马齐为什么留你么？有些纸捅破了不好，你说是吧！"说罢，用碗盖拨着茶叶不言语，嘴角兀自带着微笑。李绂原也懵懂：合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部人马，外加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马齐为主，上头有允禩坐纛儿，还问不下这两个案子？经这么一提醒才想起，诺敏是马齐的门生，杨名时是刑部尚书赵申乔的门生，马齐和张廷玉是多年同事，张廷璐偏又是张廷玉的弟弟，十八房考官与承审官非同年即故交，公案相对，生死瞬息，更何况还搅缠着隆科多与马齐张廷玉多年恩怨，上溯至康熙四十七年隆科多一家与十三阿哥允祥的宿仇……都要在这两案中调停周到，谁不要多一分靠山，谁不愿多拉一个垫背的呢？

"王爷说到这个地步，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李绂正在胡思乱想，听李卫低头叹息一声说道："我到差就是。不过我这里也撂一句话给王爷。这件事既到我手，能周全的我尽力周全，不能周全的我就不周全，无分贤愚贵贱，不论出身门第，我都秉法处置，办得不合王爷的心你别怪，体谅到这一步，我就心满意足了。"正在看书的允禩忽然坐直了身子，笑骂道："不愧绰号'鬼难缠'！还怕八爷坑你不成？你说这些个话浑似天

祓

书，我他娘的就听尿不懂——你打的什么狐哨谜儿？”

李卫似乎和允祺十分随便，嘻地一笑也变了口腔味道，揶揄着反唇相嘲，“十爷这个大头鬼要缠我么？我望风而逃！十爷心里镜子似的倒装糊涂，这两个案子弄不好，案犯审了主审官都是有的呢！一根蜡烛两头点，怎么周全得了？拔我尿毛栽旁人胡子，十爷打的是不是这个主意？”一席话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允祺仰着身子在春凳上笑得浑身直抖，用扇柄指着李卫道：“你这猢狲，快滚蛋吧，卵子要笑脱了！”李卫笑着起身端茶一饮，竟过来拍拍正襟危坐的李绂的后脑勺，说道：“喂，一个宗的，该你了！”

“什么一个‘宗’的？”李绂素以道学儒宗自居，名门正出的进士，很瞧不上李卫时而装正经，时而流里流气的脾性，见他如此非礼，心里早上了火，却只难以发作，挺挺身子说道：“我是江西李，你是江南李，怎么会是‘一个宗’的？”李卫却满不在乎，越发嬉皮笑脸道：“你的下巴没胡子，确乎该栽几根，江西江南一个李，没读过张献忠祭张飞庙么？‘咱老子姓李，你也姓李，咱两个联了宗吧！’你以为李卫光会当叫化子么？”说罢大笑一揖，径自去了。

允祺望着李卫背影笑骂了一句什么，又倒下看书，允禩却转脸对李绂微笑道：“巨来先生见不惯又玠这种狂放，是么？”李绂压根没想到这个位高权重仅次于皇上的头号王爷一开口就问这个，不禁怔了一下，就座中躬身答道：“回王爷话，李卫与二位王爷尊卑有序，君臣之义列在三纲。这不叫狂放，这叫非礼轻佻！”正半躺着的允祺听见这话，坐直了身子，这个出了名的“荒唐王爷”脸色显得十分庄重，盯视着李绂，半晌才叹息一声：“礼崩乐坏之日，还有什么三纲五常？”

“老十，不谈这些个。”允禩睃了允祺一眼，又对李绂道：“李卫原是皇上龙潜藩邸时的家奴，倒真是乞丐出身，不读书聪明出自天性。自幼各王府走动惯了，熟不拘礼。当年他恶作剧还卖掉我的门前照壁墙呢！”他目视窗外，款款而言，追忆着往事似乎不胜感慨。良久又笑道：“不谈他了——你明日就进贡院么？”

李绂微一欠身，说道：“是。臣已叫家人把行李送往龙门，今晚就不回府了，就在那里打尖，明早独自进贡院主持考政。特来请王爷训！”

“说不上什么‘训’。”允禩点头道，“有人说大清如今无清官，我看也不尽

然，你李绂就算得一位——听说你从不到印结局领银子，连外官送进来的冰敬炭敬也都一概不收？”李绂想不到八王对自己如此熟知，心里一阵感动，忙笑道：“那是有的。有时自己想来，也怕别人说我矫情，我家书香出身，不算富豪，但也算不上穷，又吃着侍郎的俸，我又不结交朋友，疏食淡泊养身而已，使不着那几个钱。”“如今还有几个这样的？”允禩叹道，“我早年有幸见过于成龙、郭琇、陆陇其这些名臣风采，如今一概‘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你不爱钱，这就是头等难得，万岁爷独独选中了你来主持贡试，可见圣心烛照，倒不用本王多嘱咐了。”

允禩这些话娓娓言来，又似训诫又似嘱咐，又好像良友剪烛共相勉励，李绂心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不禁暗想，“人说廉亲王是‘八贤王’，果然有识见、有风采！”转又想到雍正对允禩处处设防，疑忌丛生，心里又是一寒。想着，起身揖道：“八爷，若没有别的王命，臣就告辞了！”

“你不肯在我这里用饭么？”允禩也站起身凝视着李绂，说道：“也好，就是这样吧！还有一条，这些孝廉们入场已经五天，如今又要重新考试，原来带进去的食物恐怕不够。今早何柱儿去礼部，听说已经有断粮饿晕了的。朝廷当初选错了主考，这个责任当然要朝廷担起来。我已发了牌子给户部，由藩库供银，每个举子每日供十八两白米、一斤青菜、四钱油、三两肉的食膳，巨来叫人逐日清点收纳、不要叫贡院那起子龌龊黑心种子们克扣了——道乏罢！”

允禩见李绂辞了出去，丢了手中的书站起身来，说道：“我觉得此人才学好，良心也不坏，八哥你怎么尽打官话？”话音刚落，十四阿哥允禵已挑帘进来，见允禟斜倚在窗前，允禩和允禵在这边说话，因问道：“这早晚才散了？方才我见李绂出去了——这个人如何？”一直没言语的允禟手中拽着一根线，小心翼翼地抽着，手伸到窗外猛地一提，一条二尺多长的青鲢鱼被钓进了书房，鲜活欢快地蹦了几下，鼓着腮在青砖地下延息。

“李绂不是我这池中之物。”允禩盯视着窗外荡漾的碧波，对岸一片桃林映在水中摇动着，像是地中燃着粉红的云火。允禩眼中也是波光幽幽，良久方徐徐说道，“外形于强，中必有不足。你们留心没有？这书房中摆着这么多的珠玉古董，李卫进来看了这件看那件，啧啧称羡，却又漫不经心地放下。李绂却是目不斜视，从头到尾正襟危坐——看着是不为物欲所诱，其实用的是克制功夫。这种假道学，我收过来能派什么用场？”说罢深长叹息一声，“论起用人，毕竟我们逊了老四一筹——你看看李卫就知道了，一个地道的叫化子，硬是调教得成了伟器！我们昔日笼在袖中当成宝贝的人，如今倒戈的倒戈，避难的避难，真正指望得上的有几个人？还得现物色！”允禟指着地下的鱼叫进一个太监，说道：“这鱼给爷整治了下酒——八哥，今儿好彩头，我给你请了尊神，大有用场！算得一条大鱼呢！”

允禩眼一亮，忙问：“谁？”

“猜猜看，猜中有奖！”

允禩精神一振，问道：“莫不成是隆科多？”允禟也不搭话，双手对搓着颔首一笑。允禩惊呼一声：“天公祖师如来我佛！隆科多会来投靠我们？——在哪里？我去见见！”

“忙什么？”允禟手一摆，格格一笑说道，“刚刚上钩。我们慢摇橹船捉醉鱼，你和八哥今儿都不宜见，先由我和老十四与他讲谈！”允禩看着满面笑容的十四阿哥允禵道：“好，有你的！这么快就挂上了线？——给皇上选秀女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允禩在旁笑嘻嘻说道，“你们当我如今还是个二百五？我也久经沧海难为水了！选秀女的事十三哥交我办了，我办得经心着呐——我糊弄了老四耳目，你们做大事，如今有了眉目，得先犒劳我！”

“成！”允禩兴致勃勃地说道，“为兄送贤弟十把镶金鸟铳——隆科多既已来我府，我不见见不好吧？”

允禟阴笑着摇摇头，说道：“他刚刚入港，你这么猴急？我们不能掉了身价，也防着一下子吓醒这条醉鱼——还是我和老十四先见见他去。命该为我所有，他就在劫难逃！”允禵紧束了一下腰带，将辫子一甩，笑道：“九哥，走，会会这个‘托孤’重臣！”

兄弟二人绕过书房，沿池塘旁边一路垂杨柳迤逦向北，越过一带蔷薇花洞，便听得允禩平素见客书房“卧云居”中遥遥传来清脆的琵琶声：时而哀音清冷如水滴寒泉，时而急管繁弦犹爆豆珠盘。一个女子声气不疾不徐伴着琵琶唱道：

群芳竞华，五色凌素，竟是妒。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驾，汉宫有木。彼木而亲，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唼、明镜缺、朝露晞、芳声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毋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允禵一脚踏进书房，当门鼓掌大笑：“好一个‘新声代故’！好一个‘瞀于淫而不悟’！老隆，听得入神了罢？”

隆科多端坐椅中正在想心事，那女子唱的什么全然没有入耳，猛听允禵这一声，吓得身上一抖，抬头见是两位阿哥——允禟手把折扇沉吟不语，允禵满面笑容神清气朗——忙跳起身来向前一步打下千儿道：“给二位爷请安了！”

“哎哟不敢当！”允禵忙双手搀起，嘻嘻笑道，“名牌正宗的皇舅，托孤重臣，见天子尚且剑履不解，何况我们——我们算什么名牌的，敢受舅舅的礼？快起来，快坐着！”允禵说着，允禟早已大咧咧坐了首位，看也不看隆科多一眼，摆手吩咐两厢：“你们下去！”

两厢侍候的歌妓忙都立起身来，抱琴携笙悄然退下。这边书房不比“逸志轩”有那么多古玩摆设，除了西山墙北角那座大自鸣钟外，环房四周都是几案桌椅，人一旦都退出去，偌大书房立时显得空荡荡的，气氛显得寂寞和枯燥起来。隆科多眼见九阿哥不阴不阳，对自己带理不理，十四阿哥也敛笑归座，越发摸不着头脑，自己欠身入座，搭讪着说道：“八爷呢？见人还没下来么？”

……

两个阿哥都没有答话，听着墙角自鸣钟的“咔咔”响声，十四阿哥衣裳窸窣，漫不经心地跷足而坐，呷了一口茶又轻轻放下，目光陡地一变，刀子一样盯着隆科多问道：“舅舅，知道是谁请你来，又为什么请么？”

“知道。”隆科多早已觉得气味不对，听允禵阴森森这么一问，手微微一抖，茶水几乎泼洒出来，但他毕竟涉世极深，很快镇定下来，身子一仰说道：“是九爷府里的太监传臣到八爷府议事，八爷想问问选秀女的事。”“内务府如今是十三爷管着，八爷根本懒得管这些琐事。”允禵脸上像挂了霜，语气也变得像枯柴一样干巴，“是九爷和我，借八爷这块宝地，要与你老隆握手言和！”隆科多头“嗡”地一声涨得老大，怔了半日才回过神来，突然间，发出枭鸟一样刺耳的笑声，“十四爷真能开玩笑！佟家一门历来与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过从甚密，远日无仇，近日无怨，既无仇怨之情，何来‘言和’二字？”说罢站起身来一揖，又道：“若没有别的事，臣去了。”

允禵刚刚单刀直入问了一句话，见这老奸巨猾的隆科多要溜号，忙要拦时，允禟在旁格格笑道：“十四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舅舅走你甭拦！舅舅不就是要去见图里琛打点科场官司么？你叫他去！”

隆科多刚跨出一步便被这话牢牢钉在当地，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舅舅和张廷璐做的什么交易？”允禟“叭”地打着了火媒子，却不抽烟，“扑”地又吹灭了，“一甲十名里头你就包揽了三名！”隆科多这才知道，这些阿哥神通广大，不知怎的弄到了自己与张廷璐通同收受贿赂的实证，要借此拉自己下水了。想着，隆科多已汗湿重衣。许久，他才意识到，蹚进廉亲王这汪浑水更是了不得，强自摄定心神，又回座中，打火点烟，深深吸了一口，喷云吐雾地缓缓说道：“九爷说得不错，但九爷别忘了，三个一甲进士，一个是十爷说的，一个是八爷府何柱儿说的，一个是年羹尧说的。我代人受过有分寸——爷体谅，有些事我成全不了！”

允禟冷笑着听完，半晌才道：“呀——舅舅原来这么干净？年羹尧那奴才

不去说他，八爷十爷龙子凤孙，会干那个勾当，谁信呢？我们的奴才亲信要做官，用得着舅舅来帮忙？舅舅说这些又有什么凭据？舅舅既然两袖清风，又何必怕图里琛这个兔崽子？拿猪头去清真寺，你拜错庙门了！”他霍地跳起身来，踱着走近了隆科多，喑哑的声调中透着巨大的威压：“我也知道，单凭区区几个贿中进士扳不倒你这个‘托孤’重臣。今天我想说的不是科场的事。我想问你，佟国维是怎样死的，谁下的毒手，又为什么下毒手？嗯？！”仿佛一声焦雷晴空中无端爆响，隆科多立时面无人色，汗透重衣，他“扑通”一声跌坐椅中，喃喃说道：“六叔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的堂叔，我为什么要害他？……”话未说完已知失口，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又深深把头埋下。

“是呀，是你的堂叔，为什么要害他？”允禟紧紧盯着隆科多，丝毫不给他喘息的余地，“大约你与你堂叔密订有什么约法——比如说，佟国维帮八爷，你隆科多帮四爷，夺这个花花江山。无论谁胜谁负，反正你佟氏一门左右逢源……嗯，再比如说，恰好你隆科多这一宝押对了，可字据落在那个‘六叔’手里，这就不大妥当，这样‘六叔’就得‘病’，就得吃药……事情就这么简便——于是‘六叔’就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尽——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怪瘆人的——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只消寻到那张契约，你就能心安理得地当这个白帝城里的托孤臣了……

“你没有想到，‘六叔’的宅子赏了三爷弘时，于是你又投靠弘时，求他把宅子转赠了你。他当然不能白赠给你，你得‘上船’，因为弘时又要和弘历争这个统继大权了，你是用得着的人嘛——多少日子我看你在你‘六叔’宅子里挖地三尺寻‘宝’，我心里一直好笑，你太痴了，你也太小看了那个‘老棺材瓤子’——他什么都不如你，就这忠于事主，你八辈子赶不上他！他一得病就知道有人暗算他，把这个交给了我——你瞧这张宣纸，唔，要单买这巴掌大的纸，一个雍正哥儿也不值——偏是这头有字，有画押凭据！它大约就值一个上书房大臣、太子太保、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京师御林军总管、九门提督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允禟连讥讽带嘲弄，得意洋洋举起那张纸，只一晃，递给听得五神迷乱的允禵：“十四弟，你在外带兵，杀得蒙古人人仰马翻，可知道京师中不动刀不动枪，也是烛影斧声匣剑帷灯！我们这位舅舅算得上个主角呢！”

“别说了！”隆科多突然抬起头，他的目光游移着扫了一眼那张契约，发出铁灰色黝暗的光，良久，又伏下头去：“你……你们叫我做什么？”

允禟看了一眼完全被击垮的“舅舅”，没有言声，不动声色拍了三下巴掌，两行女伶自侧门移步而入，个个风鬟露鬓浅黛低颦，一路弹筝吹箫、鼓竽挥弦，曼声歌唱：

一弯眉月映虚廊，

碧汉红墙两杳茫。

怅望美人隔秋水，

重拈艳句寄冬郎……

“眼下先行乐，什么也不要舅舅做。”允禟看了一眼允禵，“放心一条，八哥从来不肯叫人落空的——舅舅说是不是，十四弟，大将军王？”

“妙极。”允禵拊掌而笑，说道。

隆科多目光如醉，白痴似的望着这群美人，心里一片空白，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四月初二，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案审结。三法司已拟定各人罪名及应得处分，因大大小小牵连的人极多，怕引起官场震动，李卫和图里琛二人计议，暂不拜章，只把各案情节细细分类写成密折，黄匣子递进养心殿，由雍正亲自裁夺之后再颁发明诏。两个人先去朝阳门外见了允禩，允禩因忙着恩科春闱出榜的事，接见李绂和各房帘官，只站着说了几句，又道：“一会儿还要和十四爷商定入选秀女名单，后晌才得腾出工夫进去请安。这些天你们每日都来回报案子，情节我都知道，并无不妥当的去处我就不和你们一齐见皇上了，左右皇上还要召见我的——你们先进去吧。”二人只好答应着退出来，在东华门递牌子。不一时，太监就出来传旨，“着李卫、图里琛养心殿面圣！”

待至养心殿垂花门外，早又有太监邢年接着。听说雍正正进早膳，二人又忙止步。邢年笑道：“爷们二位都是侍卫，自己人。皇上旨意不要那么多的礼数，皇上一边进膳，一边说话。”两个人忙躬身答应：“是。”随邢年进来，果见雍正在东暖阁炕上盘膝而坐，面前摆着御膳。李卫出任外官有年，雍正当了皇帝还是头一回吃饭时见面。因见雍正膳案上放着一盘烧豆筋，一盘芹菜爆里脊，一盘清蒸素丸子，一盘清炒豆芽，饭只是一碗糙米，已经吃残了。李卫一边行礼，笑道：“奴才以为主子已是皇上，就是节俭，先帝爷那御膳奴才已领赐过的。皇上位居九五，君临天下，万几宸函间作养龙体，就不讲皇家规模体统，自己万金之躯要紧的——如今外任官，别说奴才这么大的官，就是州县官，正餐也不至于这么寒伧的。”

“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嘛！”雍正慢慢嚼着米饭，将剩下的豆芽菜连汤倒进碗里，命人冲了开水涮得干干净净吃了，指着那盘一筷未动的芹菜里脊肉吩咐：“这菜午膳回锅热热，朕再用——不说这事了，说你们的差使吧。”

图里琛看了一眼李卫，见李卫点头，便忙着打开一份长长的奏章节略本子，他已摸准了雍正的脾胃，也不读原文，只拣着要紧的一一详奏，说了足有半顿饭光景，总算将两案审讯情形说了个大概。

雍正盘膝端坐，默默地听着，直到图里琛回奏完方轻轻叹息一声，蹬了靴子下炕来，踱着步只是低头沉思。李卫和图里琛长跪在地，目不转睛地看着雍正。许久，李卫方问道："主子，这两个案子牵连到一百八十三名官员。部议处分，诺敏、张廷璐以下十九员一律枭首示众，奴才以为国家有议亲议贵之制，诺敏是皇亲，张廷璐是恩袭子爵，这样一杀，轰动天下，似乎是重了一点……"雍正脸色很难看，双眉微蹙着，徐徐说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要该杀，就是一千八百名官，朕不怜恤！只是据朕看来，科场一案尚未明白，这样结案，会有人不服，有人肚里暗笑的。"

这说的是另一码事情，直接关系到李卫和图里琛两个承审官的官箴，两个人顿时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雍正睨了二人一眼，缓缓说道："你们不要怕，你们差使有难处，又不便说。这其中枝枝节节，朕虽不在大理寺，大约也瞒不过朕。试题，是朕亲拟，又是朕亲手封存在金柜之中，张廷璐杨名时也是临场拆看。那么——试题从何泄露？头一个偷看试题的是哪一个？宫女？太监？亲王？阿哥？"这些疑问，李卫和图里琛一受命承审就反复计议了的，也正是他们最盼雍正葫芦掩过的。不想，雍正一开口便点了出来，而且毫无遮饰回避的余地。李卫重重地在地下磕了三下头，舔了舔嘴唇嗫嚅道："奴才们的心思难逃圣鉴。但下边的事已经震惊朝野，奴才已经觉得难于措置。宫掖里的事关乎天家名声，万万是不宜抖搂的。据奴才的小见识，张廷玉称病，有引嫌回避的意味，一大半倒是为万岁方才这番话，为的远引避祸……"

"你说得很是。"雍正长长透了一口气，目视窗外款款又道，"正为图里琛是朕的心腹，你是朕一手从火坑里拉出来的，朕才讲这些个话。宫掖里的事别说你们，就是朕亲自处置，也颇觉棘手。要知道，年羹尧还在西边打仗，捐赋要靠官员们去收，军饷要靠各省督办。朝廷里有人瞪着眼盼他打个大败仗，盼朝局来个乱哄哄……所以无论如何朕不能上这个当，更不用说兄弟父子大折腾着闹家务了！但这些话朕若不说，又无人敢说，倒像是朕连这一层也瞧不透似的，朕就枉为了四十年的雍亲王了！"

原来皇帝发牢骚，只为发泄心中块垒，自诉心曲！二人不禁同时舒了一口气。图里琛叩头道："既如此，请圣上早发谕旨，果断处置，宫中的事暧昧不明，徐图清理就是了。"

"杀人太多毕竟不是好事，"雍正吐了吐心中的积郁，气色好看了些，点头道，"为首的，像诺敏、张廷璐，罔视朝廷法纪、败坏朕的名声，说不得什么议亲议贵，诺敏一个远支外戚，算哪门子'亲'？张廷璐一个小小子爵，也不为'贵'。'刑不上大夫'他们自己也要配这'大夫'二字！见了钱，见了名利，天地君亲师一概抛了脑后，这样的混账行子，一定要显戮，一定要从重！"雍正因要稳定朝局，不能大开杀戒，但他生性挑剔刻毒，不想饶的不得已饶了，一股怨气便都冲了诺敏和张廷璐。他脸色青白，咬着细碎的白牙，阴冷地一笑，说道："朕意，诺敏和张廷璐定为腰斩，你们以为如何？"

“腰斩”是仅次于凌迟的惨刑。按常例部议斩立决已经从重，指望着“恩出自上”，把减刑的人情做给皇帝，不承想雍正反而又加一等，这就连李卫、图里琛也面上无光。但雍正素性言出如山，绝无违拗余地，二人只好连连叩头承旨，心中都泛起一阵寒意。却听雍正又道：“朕深知，此二人素来沽名钓誉。说起来，在官场上人缘甚好，如今的混账规矩，逢这类事，亲朋好友，门生故吏免不了要给他们饯别，祭一祭刑场，收一收尸——好得很，谁想这么着，朕不阻挡。不过，你们传旨京师各衙门并顺天府，凡四品以上官，一概都去西市‘观瞻’，大家给这两个墨吏送送行！”两个人听着雍正咬牙切齿，说得杀气腾腾，又要撵了百官都去西市上看法场，都觉得太不给官员面子了。李卫叩了一下头，正想谏劝几句，雍正闪眼瞧见小太监高无庸进来，因问“有什么事？”高无庸忙赔笑回道：“方苞在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万岁爷！”

“方灵皋来了？几时到京的？”雍正眉头舒展了一下，旋又皱了起来，“自朕以下，文武官员一概称灵皋‘先生’！先帝爷在世尚且称先生而不名的——去，先把先生安顿军机处，告诉他，待会儿朕亲自去接他。”待高无庸“诺诺”连声退出，雍正接着又道：“李卫你不要说，大约你想说什么朕也知道。杀贪官，只叫百姓看效用不大。杀官要叫官看，才晓得王法是怎么回事。看得他们筋软骨酥，心惊肉跳梦魂不安，再做事办差，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懂得掂量，想退步留后路——告诉你们吧，见见这血，比读一百部《论语》、《孟子》还管用呢！”

李卫只得叩头，说道：“万岁圣明！宰鸡就是要猴子看！请旨，其余应处决官员是否一并处刑，这样似乎震慑大些。还有山西通省官员如何处置，伏请圣裁，奴才等回去就可票拟实施。”雍正沉吟良久，说道：“你们回去再商计一下，按你们原来的想头只管票拟，呈进来朕再斟酌——就是这样，你们跪安吧！”待二人辞身退出，雍正掏出怀中金表看了看，恰是午末未初时牌，略一思忖便命更衣——换一身蓝棉纱袍，外头套了件石青江绸夹褂，将一条金镶古钱线纽带仔细束在腰间，足蹬青缎凉里皂靴，戴了顶绒草面儿线缨冠，回头吩咐邢年：“走吧。”

其时四月孟夏，天已渐热，融融艳阳带着炎气将白亮的光洒向紫禁城，已不似前些时那样温馨和煦。禁城内因关防贼盗刺客，例不栽树，晴空万里的骄阳照射在黄瓦红墙、铜龟铜鹤，炉鼎丹陛上，焕焕漾漾，一片金碧辉煌。雍正未出养心殿垂花门便后悔穿得太厚，已觉背上微汗潮润。然而他是极修边幅的人，决不肯苟且，只命人取了一把湘妃竹扇带在身边便踱了出来，却见六宫都太监李德全已迎在宫门口，便止步问道：“你不在太后宫里侍候，到这里什么事？”

“回主子话。”李德全已是须眉皆白的六旬老人，精神倒还矍铄，忙打千儿，起身赔笑道，“内务府选进的秀女共二百七十名，早起天不明就进来了，都在坤宁宫前候旨。佛爷叫奴才来瞧瞧，万岁爷几时过去？”雍正无所谓地一哂，说道：“这算什么要紧事？巴巴儿跑来奏朕！朕这还要见人办事，等一会再说吧！”李德全忙道：“奴才有几个胆子敢扰万岁爷的事？天儿已经热了，这些孩子都没吃饭，跪得晕倒好几个。内务府老赵

禀了佛爷，奉懿旨来见主子的。”

雍正已经举步，听“奉懿旨”，忙又站住，想了想问道：“太后选了没有？”

“回主子话，佛爷说她身边人尽够使的，不选了。”

“各位王爷呢？朕不是说过，三爷、五爷、八爷、十爷、十三爷、十七爷府里都缺使唤人，有的入府多年，该配出去了，叫他们每人选二十名去——还有二爷，囚在咸安宫，送给他几个也是该当的。”

听了雍正这番话，李德全不禁一怔：你做皇帝不先选，别人谁敢占先？想着，斟酌道：“奴才方才过来，十爷十三爷十四爷，还有十七爷都在里头请佛爷的安。主子既有这旨意，奴才这就传给各位王爷，请王爷们先选就是了。”他啰哩啰嗦还要往下说，雍正早已一摆手去了。

方苞早已等在隆宗门内永巷西侧的军机处了。这是个五十五六岁的老年人，长着一张干黄瘪瘦的长脸，留着两绺老鼠髭须，一身洗得透白的蓝布截衫套在瘦弱的身子上，显得又宽又大，只一双小眼睛闪着贼亮的光，透出精明强干来——单凭相貌，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文名震天下的桐城派文坛座首领袖，著作等身的当今硕儒，布衣入上书房为“青衫宰相”，参赞康熙晚年机枢重务“称先生而不名”的方望溪！他自康熙六十年赐金还山已经两年，原已绝意仕途宦海，在南京、苏杭修了别墅，决意远离尘嚣，要长伴梅花，悠哉游哉于山水之间安度晚年的了。想不到新君登极，第一道密诏就是召他回京，重入上书房参与军国机枢重务。密诏下达，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巡抚、两江总督都赶到桐城方府，说是拜会，其实是坐地催行，弄得这个老名士欲辞不敢，欲辞不能，拖延了几个月，无奈只好登车北上，重进北京这个是非窝。方苞在熙朝因是布衣入上书房，而且主要职责是顾问机密，备皇帝咨询方略，不管部务也不见官员，因此尽管声震朝野，除了马齐张廷玉和诸王阿哥少数几个人熟识之外，大多数京官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因此他被太监高无庸引进军机处，在这里等候召见的一群官员也都只诧异地看他的装束，弄不明白这么一个潦倒肮脏的糟老头子怎么居然也到了这里。

方苞跷足而坐，神色自若地吃着茶，心里却折腾得厉害。他因《南山集》文字一案被捕入狱，蒙赦流落江湖，又遇到南巡的康熙皇帝，君臣际会一拍即合，竟以白衣书生身分跻身帝侧，爬到令人目眩的高位。康熙皇帝洋洋数万言的遗诏，就是由他一字一句润色出来的。第二次废黜太子胤礽，也是由他参赞谋划。允禔允礽允祉胤禛允禩允禟允禵允祥允禵九个阿哥王爷围绕“嫡位”各展才智各辟蹊径，同室操戈刀剑齐鸣，萁豆相燃互不容情的一重重黑幕，一层层丝萝藤缠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甚至比张廷玉还要知道得更多、更深。康熙决策这四阿哥胤禛的传位诏书，也是由他亲手封缄，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头的。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越多，常常意味着离死亡越近。饶是方苞想尽了法子

韬晦，闭门读书不妄交一人，不妄见一官，想不到雍正一登极，头一个还是想到了自己！这个阴鸷狠辣，恩怨心极重的皇帝，是要报自己的举荐之恩呢，还是要用自己这块石头去砸允禩这干政敌呢？方苞想得头发涨，一时也难理出个头绪。隔着不远的几个官员却不理会他的心思。一个龇着黄板牙的道台喷云吐雾，说得唾沫四溅：“刘墨林是我乡举同年。我是康熙五十二年入闱中了进士，他这个才子却命运不佳，连着三场，头一场做到策论，他泄起肚子，说‘功名事小，性命事大’，擅自逃出考场。二场文章、诗、策论都做得花团锦簇似的，偏生交卷头一夜弄翻了油灯，把卷子污得包油条纸似的，只好名落孙山；第三场鼓足了劲，要夺头三名，临进场接了家书，老爷子病故！得，报了忧吧，一晃又三年。这次我见他又来了，问他闱卷可得意？他倒洒脱，手一摊说：又完了！旁人策论里都写‘元首明，股肱’的马屁——你瞧瞧万岁爷的这个‘股肱’们，有的是哼哈二将，有的是神荼郁垒，有的是天主刑切……活似七十二洞妖精，你不入他这一洞，他肯收留你？”黄板牙说着哈哈一笑，又叹了一口气道：“可惜了的，刘墨林一个活东方朔，生不逢时，竟成了个秋风钝秀才！”

“维钧，”旁边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官员插话道，“功名有定数，这作不得准的，万岁爷如今要破除门户朋党，刘墨林这一篇纯以君恩为重，说不定正对了圣意呢！”方苞在旁低头一想，才忆起来这个“维钧”姓李，原做过湖广按察使，最是风骨刚烈的，只没想到如此健谈，这样其貌不扬。正寻思间，李维钧冷笑一声道：“胡期恒，你是真呆还是卖呆？房官不荐，连主考都不得见卷子，万岁爷打哪儿知道刘墨林？说点高兴的吧！昨个我约了刘墨林、尹继善一同游了西山，回来在鹿园茶肆，你们猜遇到谁了？”

他洋洋自得地甩了一下辫子，“名妓苏舜卿！”众人听了都是一怔。苏舜卿是京师八大名妓里的头号神女，只卖艺不卖身，琴棋书画四手绝活，等闲王府堂会也不肯轻赴，与这三个人邂逅相逢，也算难得了。胡期恒咽了一口唾沫笑道：“简亲王府堂会，我见过这妞儿，实在色艺双绝——你们好有艳福！”“有个屁！”李维钧笑啐一口道：“倒是听她唱了几个曲儿。刘墨林醉醺醺地入了邪，问，‘你知道我们今日来意否？’说着丢过一锭大银子。那妞儿银子也受了，蹲三个万福说：‘三位相公今日来意，不过觅“森”字树旁，坐“磊”字石畔，望友人相伴，骑“□”字马以徜徉；下船之后，也不过泛舟于“淼”字潭前。今者趁“晶”字良辰，结众而来，只好饮些“品”字茶，“晶”字酒——若要作“姦”字想，断断不能！’——你听听她这篇文章！”

众人不禁哄堂，有笑的，有骂的，有赞的，有打趣的，把个堂皇朝廷枢要之地，翻做歌楼酒肆一般。正乱着，外头一声喊：“圣驾到！”众人兀自愣怔，雍正皇帝手握折扇已跨步入室，一阵桌椅乱响，唬得众人一齐起身，竟忘了行礼。方苞方款款起身，弹弹袍角从容跪下，行大礼参拜：“臣方苞奉旨觐见龙颜，叩皇上万岁金安！”

“先生请起。”雍正庄重地站着受礼毕，躬身双手搀起方苞，含笑说

道，“睽隔二年有余了罢？着实惦记着你呢！你今年是五十六岁了吧？身子骨满结实，气色也好，朕很羡你啊？”李维钧一干人这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干老头子居然是方苞，此时醒过神来，也都忙向雍正行礼。雍正环视众人一眼，已是敛了笑容：“这里是军机处，顾名思义，是处置军国机务的枢要重地。你们在此谈笑喧哗已经不敬，还说什么粉头妓女，成什么体统？——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

众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因这里头李维钧官最大，便叩头道：“臣等是奉了吏部的委札，赴任前陛辞的。不知这里军机处的规矩，想不过是几间空房，因暂进来歇息笑谈，求万岁恕罪！”雍正这才打量了一下自己设的这个“军机处”，空荡荡的几间矮房，除了几张桌椅别无长物，连个存档的柜子都没有，房外也没有关防，过往的官员一伸头就能从窗外看见屋里情景。他不易觉察地皱了皱眉头，冷冷说道：“朕没有说你们军机处的不是。宋代亡于文恬武嬉，殷鉴不远。你叫李维钧吧？读饱了书的翰林，不知道这个？官要像个官的样子，不能言不及义，朕下旨命天下官员不得观剧，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倒在这里大讲青楼红粉，嫖娼取彩的话头都说到这个地方儿了，这成什么话？你们不是说要‘陛辞’么？好，这就算辞了。回去好生想想朕这些话，写一封自劾折子奏进来朕看——去吧！”待众人捏着一把汗却步退出，雍正叫过高无庸道：“你传旨内务府，在这门口树一块铁牌子，无论王公大臣，贵胄勋戚，不奉旨不得窥望、入内。还有，从乾清门侍卫里调出一拨人专门守护这里，再传旨吏部，遴选六名四品官员为军机章京，昼夜在这里当值承旨！”

雍正说一句，高无庸答应一声，诺诺连声退下去，雍正方转脸笑谓方苞：“原想在这里和先生叙阔，没想到如此寒俭，还到养心殿去吧——邢年，你去传膳，叫厨子们用心巴结——回头再去禀太后一声，朕陪过方先生就过去请安。方先生，乘朕的銮舆一同去吧！”方苞此刻愈宠愈惊，哪里肯和皇帝同舆而行？忙赔笑道：“臣乃是白丁布衣，岂敢亵万乘之君？这是万万不敢当的。臣随銮步行就是，没的折了臣的阳寿？”

雍正哈哈大笑道：“先生是儒学大宗，孔门弟子，还信这些个？也好，朕与先生安步当车一同进去！”

“是，臣当得陪侍圣驾……”

方苞咽了一口唾沫，无可奈何地说道。他本来不想在这紫禁城显山露水出风头，想不到雍正这番措置，弄得更加显眼。雍正的秉性又难以违拗，只好横了心跟着雍正从容出来。此刻，天街上等候召见和进上书房回事的官员足有上百，听说皇帝礼贤下士，亲自来迎方苞，谁不要一睹风采？眼见雍正方苞联袂而行，边走边谈，都齐刷刷跪了一片，恭送他们君臣入内不提。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雍正带着方苞进了养心殿，便自升炕盘膝而坐，命人搬了绣龙磁墩在炕前，请方苞坐了。方苞见他如此礼仪隆重相待，越发踢蹐不安，逊谢良久，才斜签着身子坐在侧面，闪着两只贼亮的小眼睛打量雍正。他深知雍正脾性，不用问，雍正自己就会开口的。

“灵皋先生，”果然，过了一会，雍正开口说道，“你知道朕为什么一登极就召你进来？”

“臣不知道。”

“你知道。”雍正黑瞋瞋的瞳仁逼视着方苞，缓缓说道，“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至于拖延着不肯启程了。”方苞目光一跳，躬身刚要答话，雍正摆手止住了，又道：“其中原故，目下只能心照不宣，所以朕不怪罪你，也不要你谢罪。朕想说的头一条，先帝爷怎么待你，朕也会怎么待。你不要心里存个‘伴君如伴虎’的念头，那就失了朕的望了！”

方苞仿佛被电击了，浑身震颤了一下，离席跪了下去，叩头说道：“臣焉能？臣焉敢？方苞囚狱待死之人，先帝简拔在侧不次重用，言必听，计必从，恩遇古今无对——士大夫答君恩当以身许国，岂敢以利害祸福避趋之！况万岁在藩邸龙潜之时，臣已深知宽典仁厚、善恶泾渭，感佩服膺铭于心中。臣何人，身受两世国恩，敢以非礼之心事君？！”

“方先生起来。”雍正淡淡一笑，说道，“朕要的就是这个心，这个话！朕召你进京，为的是借你才力，佐朕成功，朕为一代令主，你为千古名儒——并不为酬你的功，你可明白？”方苞惊愕地望了望雍正，又低下了头，说道：“圣上请明训，臣并无尺寸之功于圣上！”雍正一笑，说道：“这也心照了，但不能不宣。当初先帝立传位遗诏，征询意见，在朕与十四弟之间犹疑不决，先生你是怎么说的？”说罢含笑不语。

方苞一下子愣怔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和康熙两个人的对话，法不传六耳的机密，怎会传入雍正耳中！雍正见这个学贯古今的硕儒被自己摆弄得如此惶恐，满意地微笑了一下，从案头匣子里取出一本黄绫面册子，翻到一页展开，看了看，一边递过来，口中笑道：“先帝爷天资聪明，精细之处人所难及啊！你看看，这是老人家的御笔札记！”方苞抖着手接过来，不知怎的，他的心扑扑直跳，目光也有点迟钝，定住神看时，果见册子三百又八页上几行字写着：

今日征问方苞：“诸子皆佳，出类拔萃者似为四阿哥与十四阿哥。然天下惟有一主，谁可当者？”方苞答奏：“唯有一法为皇上决疑！”问：“何法？”答曰：“观圣孙！佳子佳孙，可保大清三代昌盛！”朕拊掌称善：“大哉斯言！”六十年正月谷旦记。

字迹一笔一画俱都十分认真，却略显歪斜，显然是重病中的康熙勉力记载的。方苞看着这熟悉的字迹，想起当年康熙对自己推食解衣，同窗剪烛论文，共室密议朝政种种恩意情分，心里忽地涌上一种似血似气、又酸又热的苦涩。他的喉头哽了一下，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为君难呐！”雍正挪身下炕，脚步橐橐地踱着，似乎不胜感慨，倏然间回身说道：“你虽没有明说，先帝爷已经明白，朕有先帝爷一个‘好圣孙’——说直了，就是如今的‘四爷’宝亲王弘历！方先生，你已经把朕推到火炉上烤，又想把朕的儿子也推上火炉！以私而言，朕满心想做个逍遥王爷，不愿做这天下第一苦事，朕心甚是不满于你。以公而言，你为大清奠定三代鸿基，功在社稷，朕又感激于你。于私于公，朕都要你负责始终，你要好生思忖！”方苞一边听一边想，雍正的话有真有假——其实公私两边，雍正都是梦寐求之想当皇帝的——但他如今要撇清，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思量再三，方苞起身肃立，说道：“皇上如此推诚相见，臣虽驽钝之材，敢不尽心竭力以效绵薄？但臣已年近耳顺，黄花昨日已去，夕阳昏月将至，恐怕误了皇上孜孜求治之心啊——记得圣上藩邸颇多人才，何不简拔帝侧，帮着上书房办些差使？”

这说的是邬思道，雍正心里雪亮。但他以为，邬思道在协助自己夺嫡登位时，已是累得心力交瘁的人；再者，邬思道名声不显，又是藩府旧人，骤然大用必定引起臣下腹诽；也觉此人掌握自己“机密”实在太多，不杀他已是宽典厚恩，用上来反而更加掣肘……但这些理由没有一条能拿到桌面上来的，雍正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说道：“藩邸的人用得太多不好，已经不少了。年羹尧是大将军，李卫也做到布政使，戴铎也当了福建按察使……天下为公，朕一味选身边人出将入相，后世人怎么看朕？有些人，比如邬思道，身子骨儿不行，用得小了屈才，用得大了有碍物议。朕有朕的难处，方先生要体谅朕心。”因见太监们抬着御膳桌进来，便笑道：“我们边用膳边谈吧！”

这桌御膳因奉特旨制作，比起雍正素常用餐丰盛得多。方苞坐了雍正侧旁看时，又宽又长的填漆花膳桌中间摆着红白鸭子炖杂烩火锅，骨嘟嘟沸着腾起热气，鲜香扑鼻，四周攒着四砂锅热菜、炒鸡炒肉炖酸菜、燕窝鸡糕酒炖鸭、烧狍肉和鹿筋锅烧鸭子，绕桌边摆放着火腿咸肉、羊耳西点、野鸡爪……并饽饽点心及一应细巧宫点，品类固然比不上大筵，却也琳琅满目色味诱人。雍正用筷子点着菜笑道：“方先生请用！不要拘束嘛！说起来，咱们君臣也难得一处进膳。请随便用。”方苞忙起身答应了，拿捏着坐了小心用餐。他尽自从前在康熙身边恩宠无比，但历来赐筵都是单独一席，从没有和皇帝挨身坐着的，何况是今日新君，昔日那位说变脸就变脸的‘冷面王’！雍正素来节食，且嫌那菜油荤，因见方苞用不畅快，略吃了几口清淡的便起身要漱口茶。方苞忙要起身谢恩时，雍正一笑说道：“别哄朕，先帝爷说过，‘方苞体不宽而心宽’，是放开肚皮吃饭，立定脚跟做人的人。这些膳不合朕的胃口，你能吃就多吃些，没的糟蹋了也是暴殄天物。朕到暖阁里看折子，你吃饱了过来说话。”说罢踱了去。

他一去，方苞如释重负，匆匆扒了个多半饱便过来谢恩。雍正一手端着奶子杯，一手握管疾书，头也不抬“嗯”了一声，略一顿接着又写了几行，揉着发酸的右手笑道：“坐，坐么！”方苞含笑谢座，正要开口说话，便见邢年进来，躬身说道：“马齐、隆科多，还有李卫、田文镜已经进来，主子见不见？”雍正敛了笑容，吩咐把炕桌撤掉，淡淡说道：“叫

进吧，方先生只管坐着。”

一时四人鱼贯而入，齐排儿在东暖阁炕前跪下行礼。马齐和方苞是老朋友了，见方苞坐在帝侧，不便寒暄，只目光一扫点头会意，算是打了招呼，其余三人只看了方苞一眼便转脸静听雍正发话。

“都起来吧，马齐和舅舅赐座！”雍正心绪似乎变得很好，从容下炕舒展了一下身子，笑对李卫道：“还缺一个孙嘉淦、杨名时，他们来了没有？”邢年忙道：“都在垂花门外头跪着呢！主子要见，奴才这就传他们进来。”见雍正点头无话，邢年便退了出去。早见二人一前一后跨进大殿趋跄行礼。

方苞在邸报上早已知道三大案的事，见传孙、杨二人，便知雍正要结案，自己处在这种地位，自然是要拾遗补阙的，但雍正事前并无商量，到时候该怎么说话呢？正自胡思乱想，雍正笑道：“好嘛！三路诸侯都进了养心殿，今日算是个小孟津会了！李卫，你是掌总的，你先说说。”

“扎！”

李卫答应一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折子展开了。他不甚识字，上头有的地方画个人，有的地方画个瓜，曲曲连连地勾着几根藤，显得杂乱无章。但他记性极好，就这么一张鬼画符似的折子，用眼瞄着，嘴说手比，讲了少半个时辰，把诺敏亏空案和科场案说得一丝不爽。雍正听着，一句话也不插，低着头只是踱步，直到李卫说完，方皱眉问道：“完了？”

“是，完了！”

“诺敏是什么处分？”

“回万岁话，腰斩！”

“张廷璐呢？”

“遵万岁旨意，奴才合图里琛合议了一下，定为凌迟！”

雍正仰着脸半晌没吱声，回身盯着方苞问道：“先生，你看呢？”

“臣以为都定得重了。”方苞拿定了主意，欠身答道：“诺敏一案，显而易见是山西通省官员勾连作弊，诺敏身为主官，欺蒙君上袒护属下是有的。现既然不追究下属官员，诺敏量刑似应稍稍从轻。既为山西官员，也为朝廷少存体面，臣以为赐自尽为宜。张廷璐一案，臣以为并未审明。朝廷为整饬吏治杀一儆百，从速处置，这个想法是好的。然而纳贿并非十恶大罪，与谋逆犯上究是有别，定为凌迟，给子孙开了这个例，真要有称兵造反的，又该如何加刑？所以至多定为腰斩也就够了。”

方苞话不多，却有画龙点睛的功效。“少存体面”明指雍正刚刚表彰过诺敏“天下第一抚臣”，不能让皇帝太下不了台；张廷璐一案更是背景重重，说这个“并未审明”也真是一矢中的。李卫心里雪亮，雍正心中也有数，见他开口便曲画明晰，不禁暗自服气。隆科多听着谋逆造反这些词，竟像是专为自己而设，不禁心头突突乱跳。马齐也约略知道两案“戏中有戏”，他迭经坎坷的人了，便不肯轻易开口。只孙嘉淦叩了个头，梗着脖子道：“万岁，方先生的书臣自幼读过的了，‘想见其人’定是个伟丈夫，今日一见大失所望！案子既然‘并未审明’，就该查个水落石出，然后分等次依律办理，怎么葫芦未提就结案杀人？”方苞凝视着孙嘉淦，半晌方笑道：“后生小子，情、法、理有经有权，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天地之大，道藏之深，岂能用一把尺子来量？圣上取你的钱法，又贬你的官职，你为什么不寻思一下其中道理？”

“诺敏和张廷璐都是朕素日亲近的大臣。”雍正见孙嘉淦瞪着金鱼眼还要反驳，生恐他问出更难回答的，便摆手制止了他，叹道：“先帝晚年常讲清水池塘不养鱼，要和光同尘。朕那时也不明其理，如今处身其间，才真的体味了。老实说，佛心无处不慈悲，日头底下，朕连别人的头影都避开不踩，怎么会轻易杀人？天下事到今日地步，不开杀戒不行了，杀戒开得过大，像这样的巨案，二三百人头落地，后世视朕为何主？孙嘉淦，天给你一颗人心，按这颗心好生思忖去！”雍正不动声色款款说完，又踱向田文镜，半晌方笑道：“老相识了！记得当年你进京应试，黑风黄水店邂逅相逢的往事么？”

田文镜憋足了劲，想痛陈山西吏治，扳倒山西通省官员，出出胸中恶气，料想雍正必定垂询自己意见的，谁知雍正却说起当年在高家堰何李镇同住贼店的往事，不禁一怔。这件事当时雍正有话，“永不外泄”。因而田文镜和同住一店遇雍正的李绂多年来守口如瓶，连方苞张廷玉这样的人也都一字不晓，怎么忽拉巴儿提起这件事来？田文镜思量半晌不得要领，忙叩头道：“臣焉敢须臾忘怀？万岁爷龙潜藩邸即于臣有生死骨肉之深恩！若非托皇上洪福，二十年前臣已化为灰烬了！但臣谨记万岁当年钧谕，深藏于心，徐图答报，未敢在人前卖弄。”

“君臣际遇难啊！”雍正也似乎无限感慨，“唯其难，所以不敢轻言际遇。朕当年并未料到有今日，也并不指望你和李绂报朕这个恩。君子爱人以德，朕用人行政出于公心，不指望这些小巧小智笼络人。但朕今日旧话重提，实实看你是个有良心的，晓得忘身报恩不计利害，只这一条，你照着做下去，你就受用不尽！”

李绂是雍正亲自点名授了顺天府大主考的，田文镜则是雍正一登极就派赴年羹尧军中宣旨的。这两个人，李绂是正牌子科甲出身，田文镜则是纳捐除授的杂佐官，两案中不动声色都成了名震朝野的人物，原来与雍正有这么深的背景！殿中人不禁面面相觑暗自吃惊。田文镜却叩头辞谢道：“臣身受两朝国恩，并不为黑风黄水店一事报效君上。在熙朝，臣唯知忠爱先帝；在当今，臣则唯知忠爱圣上。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此耿耿一心而已，忘身报恩一语，臣不敢当。”方苞听着，此人语中多

少有点投人所好，历成练达却也无懈可击，不禁点头微笑，插言道：“公、忠、能三者兼备，难得这个田文镜！”

“确乎如此！”雍正被这两个人连连搔着痒处，高兴得脸上放光：“不枉了朕一片苦心！想世上有多少事多少人，凭朕一人一心用格物致知功夫，终难体察完备。诺敏是朕亲信大臣，在山西在京城都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人物，你田文镜孤身入境，周遭皆敌，偏能从不能入手处入手，不能进步处进步，昭揭情弊大白天下，这番捏沙成团手段，称个‘能’字当之无愧！方先生概括得好，公、忠、能三字，可为任用天下官员的三字真诀！”马齐顺着雍正的话意笑道：“圣上这话极是！大凡一个人受了朝廷厚恩，多少有点天良，都能讲究体贴圣心，公与忠并不难得，难就难在既公且忠又能，三者兼备，天下百废待举，这样的能员越多越不嫌多！”雍正点头叹道：“是嘛！像李卫，多少事不请旨说做就做了，因为他是成全自己，真的想为朝廷百姓效力，朕为什么不肯成全他？成全了他也就成全了朕自己嘛！孙嘉淦，你知道么？朕为什么不立即提拔你，先挫辱你才升你的官？就为朕看你这人身带科甲习气，心里存了个‘名’字，一有这个，未免就不能全公全忠全能了！”

孙嘉淦却不甚服气，一边叩头称是，又道：“盼万岁指示详明！”雍正盯了他足有移时，见他毫无怯色，“扑哧”一笑说道：“那日赶你出养心殿，你想在乾清门自尽，有的没的？”

“……有的！”

“儿子受父母责罚，于是便自杀，陷父母于不慈，算是尽人子之道？”

“不是。”

“臣子受君上窘辱，于是便轻生，陷君上于不仁，算是尽臣子之道么？”

“不是。”

“当此之时，一心要做尸谏忠臣，名标千古，竹帛荣身——那么，养心殿里坐着的朕呢？天下后世将观朕何等面目？”

话说到这份上，真有醍醐灌顶之效，孙嘉淦红着脸咽了一口唾沫，深深伏下头去，说道：“臣已知过了！”雍正得意大笑道：“不要这样！朕自己就是个孤臣出身的，不喜欢脓包势，但也不要匹夫之勇之辈！朕为帝，现就要公、忠、能！”

“是！”众人一齐伏身叩头，“臣等凛遵圣命！”

雍正还要说下去，却听殿角大自鸣钟沙沙一阵响，接连撞了十二下，已是午正时牌，猛地想起还要进去给太后请安，选的秀女也要过过目，因余兴未尽地笑道：“今儿个就这样吧。方先生且不要回去，他们把恩科贡士的墨卷已经誊清送进来了，你把一二甲的卷子选出三十份，朕回头再

看。贵州巡抚出缺，吏部送了票拟，朕意杨名时就好，其余的人等吏部议过再叙。杨名时，你觉得这差使如何？”

杨名时今日心事很重，一直没有说话，早几天，吏部同年已经悄悄告诉了遴选自己为黔抚的信息。贵州有名的穷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苗瑶杂居，土司割据，称霸一方，历来朝廷头疼，号称“第一难治”。自己这么年轻，上头又压着云贵总督蔡珽，蔡珽又最爱干预地方民政，这个官十分难做。他一直转着心思该怎么委婉辞掉这差使，不想雍正先说了出来，忙叩头道：“臣不愿往！”

“唔？”雍正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本要走的，又站定了，已是沉下了脸：“朕没听清，你再奏一遍！”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射向杨名时，方苞也是大吃一惊，脸色苍白，一时寻不出话来调停这件事，但听杨名时略一顿，便重复说道：“臣不愿往！”

“哎！？为什么？”

“贵州巡抚一职非臣所能！”杨名时连连顿首，“臣宁可仍回湖广任藩台，不愿升迁！”

雍正脸颊上肌肉抽搐一下，他倒不急于走了，要一杯热茶抄在手中，呷一口，狞笑道：“湖广也未必就是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朕委你杭州布政使，你去么？”杨名时抬起头来盯着雍正说道：“万岁误解了臣的意思。自康熙五十九年到如今，不到四年，巡抚已换了七任，除了一个丁忧的，难道人人皆不称职？上头坐了一个蔡上将，是国家柱石，臣招惹不起。去年参革回京，毫无建树，恐违了圣上委臣去黔抚绥地方的初衷。国家封疆大吏如此频繁更换，亦形同儿戏。万岁疑臣挑肥拣瘦，臣宁可往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誓不皱眉！”杨名时毫不示弱，侃侃而言掷地有声，又句句都是实言，所有的人无不动容，方苞心里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蔡珽这个人刚愎自用不能容人，确是他的短处。”雍正怔了良久，心里已是雪亮，“但他能带兵，那个地方没有他这样的老将镇着，也是要出事的——你既这么说，先去吧，不是连续了七任巡抚么？你这个第八任，朕与你约定，七年之内，朕不调你的巡抚，如何？”杨名时略一思忖，叩头道：“臣勉力为之，但臣还要请旨！”雍正一笑，说道：“哦？你还要怎样？”

杨名时从容说道：“臣为巡抚，自不干预蔡珽军务，请万岁下旨蔡珽，不得动辄以苗瑶民变为由出兵征剿。臣与蔡珽，井水不犯河水，这个巡抚就好当了。”

“派你个差使，你就和朕打这么大个擂台！”雍正大笑，把茶杯放在案上，踱至杨名时面前，一句一顿说：“好！冲你这份勇气，朕答应你。但朕也与你有约，自明年春起，朝廷不再拨你贵州一两银饷，一斤粮食，

贵州钱粮自足自筹，如何？你敢应么？”

“臣有何不敢？”杨名时亢声答道。

雍正皇帝命诸人跪安，径乘明黄亮轿至慈宁宫而来。他的心头仍旧不轻松，年羹尧出兵青海，至今一仗未打，仅是行军，已经耗银四百万两，全靠着清查亏空去填这无底洞。主持清查的允禩，面儿上轰轰烈烈，却并不出实力。允祥上月下了札子，令已被革取查封的官员所在省份速将亏欠库银解往北京入库，但接密奏折子，原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安按察使张世安、广西按察使李继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李玉堂……一大批官员亏欠银总计四百五十余万两，竟然经允禩大笔一挥，由雍正元年秋赋火耗中冲销！纳罕的是，允禩居丧期间小心得怕树叶砸头，明知自己断不能容此事，何以忽然这样大胆？更奇的是，南赣总兵黄起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鸿胪寺少卿葛继孔都是已经抄过家的，精穷的闲置官，居然有钱纳还国库十七万两欠银，由吏部循例题本起复原官——这都是出了名的八爷党，远在万里之外的年羹尧，军事傍午羽书四出，匆忙中还写密折保奏这三个人！雍正闭目坐在亮轿上，竭力想把这些乱如牛毛的政事联想到一处，仍旧是百思不得其解，正沉吟间，听见前面一阵吵嚷，夹着内务府官员的呵斥声，拖拉推打声，乱成一片，一个女子尖亮着嗓子大叫：

“皇上？皇上怎么着？你们不要这么拉拉扯扯的——我就是要见皇上，有问着他的话！”

雍正心中一动：竟有这么泼辣放肆的女人！见我什么事？倾轿下来，见已到慈宁宫门口，便问：“这是太后老佛爷宴息之地，谁在大呼小叫？”这里跪着的二百多秀女见御驾到了，个个惊得脸色苍白，齐刷刷伏地磕头。内务府的几十个衙役退至两旁，只堂官急得一头热汗，断喝一声：“这个贱蹄子死不识抬举！万岁爷来了还站得栓驴橛子似的！把她按着跪下！”几个衙役忙答应一声扑了过去。雍正把手一摆，说道：“叫她过来，不要这个样子嘛！”众人只好诺诺连声退下。雍正看那女子时，不过十四五岁年纪，穿一身玫瑰紫宫装旗袍、梅花绣边葱绿撒花裤，脚下蹬了一双“花盆底”，星眸柳眉，圆胖脸满面怒气，却还带着几分稚气娇憨，这姑娘方才与几个太监衙役厮打过一阵，已是鬓乱钗横，上衣纽子也扯掉了一个，一只手掩了领口，直盯着雍正，却不肯跪下。雍正抬了一下下颏皱眉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回万岁的话，是正蓝旗牛录福阿广家的。”内务府堂官钱经急闪出来禀道，“已经派人叫她父亲去了——都是奴才办事不谨，求万岁……”

“不说这些，你退下。”雍正远远见允祥过来，略一点头，问那女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福阿广·明秀！”

“唔，明秀。家里几口人？你排行第几？”

“五口。爷爷、奶奶、父亲、娘还有我。”

“父亲有差使么？”

“没有。”

雍正沉思了一下，又问：“你在禁苑喧哗，又提及朕，你见朕什么事？这样放肆，是什么规矩？”明秀掠了一下鬓发，毫无怯色地看一眼雍正，说道：“我想问问万岁爷，您知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见雍正不解地望着自己，明秀指着那群秀女道：“我们家虽穷，哪个不是父母生养的？如今是新朝，万岁您左一道圣旨‘刷新吏治’，右一道诏谕‘与民休息’，我们都信万岁的，可万岁登极才几个月就忙着选秀女，充后宫！山东闹灾荒，山西亏钱粮，西大通还在用兵，我想请问，万岁干吗这个时候忙着招女人选美人？”雍正紧咬着牙，下死眼盯了明秀一眼，突然间，脸色变得有些阴郁，不紧不慢说道：“内廷这多宫眷，总要有人照料！”不料话音刚落，明秀立刻顶了回来，“朝廷制度也是朝廷定的，方才我就见了几个宫女，头发都白了！选进来的宫女，有几个有福分做后做妃？万岁只图后宫眷属有人照料，我的爷爷、奶奶、娘老子交给谁去？”

“放肆！”

允祥突然断喝一声。他是管着内务府的，刚刚送走了允禩一干人带着各自选的秀女离去，这边就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不由又惊又怒，厉声斥道：“没调教的野丫头！没看这是什么地方，贱人在对谁说话？”

“你不是十三爷么？”明秀瞟了一眼允祥，啐道，“人都说十三爷是英雄，我看未必！没见识没度量，顺着皇上巴结头儿，太没意思！”

允祥从没受过人这般奚落，腾地脸红到耳根，想说什么，嚅动了一下嘴唇没说出来。雍正偏过头问钱经：“她父亲来了没有？”福阿广早已被带进来，他已被女儿吓得呆若木鸡，浑身木了半边，原站在旁边傻子一样呆看，乍听雍正问自己，犹如五雷轰顶，脸色灰白连滚带爬地出来，捣蒜般磕头，语不成声地道：“奴奴奴……奴才福阿广……”

“你这么块料，竟养出这么个女儿！”雍正又看一眼明秀，眼中满是赞赏神气，“好！有骨气、有身份、有见识！朕就喜爱这样儿的！可惜朕大臣里没几个这样的，称得上女中巾帼！”

谁也没料到雍正会说出这番话来，都惊讶得张大了口，连那群秀女也把目光都扫向雍正。明秀也吃了一惊，呆呆看着雍正，目光已变得柔和。福阿广低声道：“还不赶紧跪下谢恩？”明秀这才跪了下来。雍正低头喟叹一声，说道：“允祥，方才各位王爷带走了多少秀女？”允祥躬身答应道：“亲王各带十六名，郡王十名，贝勒贝子各八名，是臣拨发的，没叫他们亲选。”雍正点头道：“这是朕有失检点处。宫女久幽禁中有伤天地

太和之气，明秀责的是。叫邢年传旨各王府，还有这里的，全数放回各家。今年不选了。”邢年忙答道：“是！”

“内务府查一查，”雍正又柔声说道，“在宫中服侍十年以上的，年过二十五岁的，一概放出宫去。除太后之外，各宫分等缩减使唤宫女！”

“万岁！”

几百名秀女泪流满面，齐叩下头去，已是一片呜咽声。

“明秀，跟你父亲回去吧。”雍正似乎也被自己的善行感动，声音变得有点喑哑，“你这一谏，功德无量！朕不是好色之人，虽然你有些错怪了朕，举其大而不究其细，朕不计较你。回去好好孝敬老人，待你破瓜年纪，朕亲为你择一佳婿！”

雍正说完，回身向允祥微微一笑道：“大英雄今儿栽了筋头啊！走，随朕去给太后请安！”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因科场舞弊案发，皇榜展期拖延到四月二十七日，内廷才传出旨意，“明日在天安门张榜”。本来科举选士为朝廷头等大事，不但天下读书人切心关注，就是京都小民，山野樵夫，哪个不盼着瞻仰状元、榜眼和探花的“三元风采”？偏生是接着又有旨，“内阁大学士张廷璐为雍朝恩科顺天主考，不思君恩国法，通同墨吏收受贿赂，败坏国家抡才大典，即处腰斩，示警天下，即于张榜之日处刑，着京师各衙门主官率各有司僚属观刑”！这一声“钦此”，犹如万斤巨石投入湖中，波涛涟漪惊心动魄，当晚京师便满城风雨。顺天府新任主考李绂选过贡生，又至中和殿参与廷试下来，便接到吏部传谕，湖广巡抚丁忧出缺，谋夺情不许，即行开革，着李绂署湖广巡抚印。李绂接旨，按捺着兴奋的心情，与新任贵州巡抚杨名时同进养心殿晋见雍正。雍正似乎心中有事，这次接见没有多的话，只叫“到任勤写折子奏朕，不要怕麻烦，不要怕琐碎，不要怕得罪人”，吩咐了几句便叫下来。出西华门，又有几位同年扯住要他请客，直闹到天黑才回府中。

李绂书香门第，父辈上已破落下来，家境并不阔绰，本自清高得人不能近，礼部员外郎这类清职一年也只一百四十两俸银，在薪桂米珠的北京城过得甚是拮据。一套二进四合院坐落在烂面胡同西北，斑驳陆离，已是百年老屋，平素来客极少，又地处偏僻，看去极不起眼。但今晚这里却热闹非凡。李绂坐的是四人抬官轿，因天热，去了帷子，远远便见自己宅中灯烛煌煌人影憧憧，心下不免诧异，一下轿便问迎上来的长随李森：“这是怎么了？都来了些什么人？”

“中丞爷回来了！”李森见李绂回来，满面堆下笑来，亮着嗓子报了一声

李绂的巡抚官号给院里人听，自己来打千儿道：“里头都是老爷新取的门生，今儿见邸报，老爷荣升中丞，哪个不要来贺？来了几拨子，奴才都打发去了，这几个卷子是老爷亲自选的，说什么也要等着老爷回来……”他话未说完，一干子贡生已齐涌出来，足有十多个，都戴着三枝九叶镂花金座顶子，一色的贡生服色，见了李绂不由分说纳头便拜，请安的，问好的，道喜的，“中丞”、“抚军”、“部院”、“抚宪”，一片聒噪声。

李绂心里暗笑，口中却道：“这是怎么说！榜还没有下，你们就来拜座师，再说兄弟只是代署巡抚，也不敢僭越受礼，快起来，进屋说话！”于是众人一齐起身，毕恭毕敬跟在李绂身后进了后院北屋中堂。众人看时，屋顶连承尘都没有，草檐苇苫已经破朽，中间一张八仙桌，几张条凳一张椅子，靠墙角放了一架书。书多架破，力不胜重地支撑着，似乎一碰就要倒下。桌上放着瓦砚笔墨并一套茶具，只一令宋纸质色地道，几锭徽墨齐整摆在卷案上，是这房中最贵重的物件，上头却盖着黄绫袱子，一望可知是皇帝所赐。众人见李绂如此寒素，都不禁肃然起敬，告了座，竟一时寻不出话来。李绂就着灯影看时，果都是自己亲选的贡生。除了尹继善、王文韶、曹文治几个部院大臣子弟，多一半都不认识。因一边让茶，笑道：“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刘墨林的，玄字号那位叫林浩然的不是，我共选了十二名，他两个没来？”坐右边的曹文治见李绂看自己，忙笑道：“林浩然老家来了人，方才说了，改日再来拜见老师。刘墨林嘛……今儿说正阳门关帝庙来了个博弈国手叫梦觉和尚，在那里和京师名手双弈。刘墨林是个棋迷，观战去了。”李绂一笑道：“我幼年也爱下几手围棋，终究也没成器。王爷里头十三爷一手好棋。不过博弈一是要有闲，二是要有钱。二者哪能兼得？我又忙又穷，这些事是再不敢想的了。”

“老师果真清寒。”尹继善世家子弟出身，潇洒大方，摇着一把素纸扇子不疾不徐说道：“其实京官取一点冰炭敬，同乡印结费，都是常事。朝廷待士有养廉之道，像老师崖岸如此高峻的，也就为数不多。”曹文治是个爱说笑的，在家当少爷时常见李绂到府会见父亲，两人并无形迹，如今是师生，也只好立起规矩来。因接着尹继善的话笑道：“不过今日既为师生，何妨改弦更张？学生我倒给老师带了一份礼呢！”

话未说完，便听院里一个人接口道：“老师这府第好难寻！进这烂面胡同犹如进了武侯八阵图，入具茨之山七圣皆迷，今儿难为学生我也！”众人便知是刘墨林到了，曹文治笑道：“琉璃蛋儿来了！今儿到哪里混饭吃去了，哪里寻你不见！约好了来拜老师的嘛——你来迟了，好酒好菜已经吃光，筵宴都撤了，你也有赶背集的时辰！”李绂平素不苟言笑，但今晚实在欢喜，见门生们都来见，更高兴得无可无不可，含笑坐着受了刘墨林的礼，说道：“坐着吧，别信曹世兄的话。我是个穷京官，一世也没想过发财，清茶一杯招呼门生不亦乐乎？”

“今儿学生倒发了一笔小财，我请客！”刘墨林说道。他热得满头是汗，从肩上卸下一个小包，轻轻放桌上，里头微微有金属撞击声，众人便知

是黄金之物，不禁诧异：这个穷措大哪里一下子弄这许多钱？李绂沉了脸，正要发话，刘墨林笑嘻嘻道：“老师别生气，您脸拉这么长，怪怕人的——这钱共是二百两银子。那个秃驴手面大，一注一百两。我看这钱看得心痒痒，又想取不伤廉，对付着赢了他两局。拿十两给同年们办一桌！”说着，掏出十两银子，叫过尹继善的小厮，说道：“去弄点酒菜来！”

众人于是起哄道：“你平日白吃了我们多少，只勒啃着拿十两？不行不行，今儿老师好日子，你少说也得出五十两！”曹文治便忙着过来解那银包儿，刘墨林捂了包，笑道：“留下的我还有用。一百六十两送老师盘缠上任，留下我的饭钱，再买半部《论语》，还要买一部诗韵送小尹——这次只能出十两，等我寻见那秃驴再胜两局，我大请客！”王文韶笑道：“《论语》从没听说拆开卖的，你买半部做什么？”

“没读过《宋史》？”刘墨林狡黠地眨眼笑道，“赵普谓太祖‘臣以半部《论语》助陛下平天下，以半部辅陛下治天下’。我学生生不逢时，没赶上世祖圣祖平天下之时，只好买半部细细儿读了，好助雍正爷治天下啊！”众人不禁又哄堂大笑，本来那种矜持中带着平淡的气氛给这个活宝搅得一干二净。尹继善用扇柄指着刘墨林又问：“你买诗韵送我做什么？难道没这书我就做不出诗来？”

“文韶兄前儿跟我说，尹兄一旦榜发就成亲，有这事么？”

“有的。”

“送你诗韵一部，洞房中用。”

众人虽知他是调侃，却也莫名其妙。王文韶尽自是京华才子，一时也寻思不来，问道：“洞房用诗韵，莫非要他们夫妻对诗？”

“不——是！”

“莫非考较新娘子才品？”

“哪里——不是！”

王文韶皱眉沉吟，说道：“不知新娘是哪家名门闺秀，是不是要他们学苏小妹三难新郎？”

“噢——”刘墨林啜一口茶，仿佛憬然而悟却又摇头跷足，说道：“不——是！”因见众人都猜不出，刘墨林喷地一笑，说道：“诗韵里头有什么？无非四声罢了。我就不信，尹兄洞房花烛之夜，不要‘平上去入’？”

一句话说得大家哗然大笑。尹继善红了脸，一只手指着刘墨林只说“坏……坏……”曹文治捧了肚子两脚打跌，王文韶素来端庄，扶着椅背咳嗽不止，几个贡生都在凳子上坐不住，弯腰躬背捶胸顿足大笑不

止。饶是李绂要端座师身份，到底掌不住一口茶喷得满衣襟都是。半晌才止住了，李绂方笑道：“罢了罢了，你们都是儒生，饮食言笑要有节。今晚已经很尽兴了，我也不要你的盘缠。你就拿二十两银子，借我这地方儿索性一乐，明儿还有正经事呢！”尹继善的小厮取了银子飞也似的走了。

“其实大家等殿试榜等得心里发闷，也该乐一乐了，今儿高兴一场，明儿我就名落孙山，也甘愿了的。”刘墨林正容说道，“方才大家说十两银子少。其实我吃过十个铜子儿一席筵，还含着一首唐诗。文韶兄，你不是看中了我的鼻烟壶了么？你要能猜出怎么个吃法，我送你了？”王文韶怔着想了半日，到底也没想出来。见王文韶摇头，刘墨林笑道：“这么吃——一文钱豆腐渣，一文钱韭菜，下余八文买两个鸡子儿。几片韭叶配两个煮蛋黄，这叫‘两个黄鹂鸣翠柳’，蛋白儿另捞出，一溜平摊，叫‘一行白鹭上青天’。豆腐渣堆在韭菜叶摆的方框里，叫‘窗含西岭千秋雪’……”王文韶问道：“那‘门泊东吴万里船’呢？”刘墨林笑道：“还有两个鸡蛋壳，弄一碗水漂起来，这就叫‘门泊东吴万里船’了！”

众人又复大笑，一时酒菜来了，就堂中布了两桌，都是一色的中八珍席面，鱼翅、银耳、广肚、果子狸、哈什蚂、鱼唇、裙边、驼峰，收拾得精致齐楚。王文韶惊讶道：“尹兄家政好能耐，仓猝间竟办来如此丰盛酒筵！就是会春楼，办一桌中八珍也得半日工夫吧？”李绂见这群门生或温文尔雅，或徇徇儒风，有的恺悌端庄，有的诙谐多智，心下暗自也觉欢喜。不禁掂掇，怪不得一般冷曹官削尖了脑袋争着出学差，就这群人里头将来出将入相，有谁料得定呢？一头坐了，爽朗一笑道：“我本来最厌应酬的，今儿倒被这个刘墨林提起了兴头，来来，都坐下！”

当下众人揖让安座，轮流把盏劝酒，继而划拳拇战吆五喝六，直到四更天方各自散去。

刘墨林回到西下洼子客栈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哎哟”一声翻身起来，就着案上壶嘴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弹弹衣角正待出门，却见店老板端着点心进来。细瞧时，一盘子糕，一盘子粽，还有一盘子蒸元鱼。刘墨林不禁诧异，问道：“这做什么？”

“这是规矩。”老板笑得两眼眯成一缝，“今儿廷试放榜，给爷图个吉利。‘高中鳌头’！是小的一点心意，孝敬老爷呐！”刘墨林一眼瞧见昨晚自己带的银包儿，心下顿时明白，因笑道：“你这老王八，不是说我‘一世也选不出的野贡生’么？几时变过性的？你肚子里那点牛黄狗宝掏尽了也就那么一堆——八成是看我包里又有银子赚了罢？”老板尴尬笑道：“小的娘胎里带来的狗眼，哪里识得金镶玉呢？老爷就要做状元的人，御街跨马娘娘簪花，出门就是八抬大轿！何必计较我们这些撅屁股朝天有眼无珠的人呢？”

几句话说得刘墨林高兴起来，就叉子挑起粽子咬了一口，又吃一口甲鱼肉，笑道：“好！赏你十两银子，连你饭钱共三十两，够了吧？”说着解

开银包，把十五封白花花的银子都放在桌上，取出三封撂给了老板。老板接过看时，一色的台州九八纹银饼 [1] ，一根到心的银筋，蜂窝炉茬还带着银霜，顿时笑得鼻子眼都挤到一处，抱着银子一个千儿打下去，说道："老爷必定公侯万代！"刘墨林见他要走，笑道："别忙。我还央你一件事——嘉兴楼的苏舜卿，你听说过没？"

"看爷问的！京师行院头号雏儿嘛，说、唱、念、做四手绝活！那手琵琶弹起，爆豆价的；那手筝，弹起叮咚的；那手箫吹得呜呜的，不伤心也落泪……"老板手舞足蹈，说得唾沫四溅，忽地一顿，问道："爷要见见？小的带你去！小的干妈的结拜姊妹，是苏大姐儿的梳头娘姨！"

一句话说得刘墨林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别跟我扯淡了！我跟这个苏大姐儿有夙缘，想叫过来给我唱个曲儿！"老板原笑着听，至此脸上变了色，双手摇着道："难难难！爷也别生这个妄想！方才小的一句假话也没，就因为熟，才知道底细。上回徐大公子出五十两银子叫堂会，大姐儿还不肯，后来还是小的干姨好说歹说，得买徐乾学大学士个面子，再说，里头还夹着揆叙大人也看堂会，这么大的官势加了银子，苏大姐儿才满不情愿去了……"

"别说了。"刘墨林转着眼珠儿沉吟道，"我出七十两银子。"说着，向桌边援笔濡墨写了几行字交给老板，又道："你好歹生方设法给我请来。我还有谢银——把这诗交给她，真不愿来，也不怪你。我这会子看榜，三两个时辰就回来。你告诉她，我姓刘的定要会会她！"那老板几曾见过这种阔主儿？直着眼怔了半晌，诺诺连声一溜烟去了。

刘墨林雇了一乘二人抬赶到天安门时，已过巳牌时分，黄榜早已张过。乱哄哄几百贡生，有的眉开眼笑，有的庄重矜持，有的故作沉思，有的一脸阴沉从金水东桥过来，夹着一群一伙看热闹的闲人，有说有笑地议论着什么。刘墨林紧张得心嘣嘣直往腔子里跳，别人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见，只逆着人流挤着过了金水桥。果见东仪门侧长长一道明黄榜文，密密麻麻缀着廷试中式人名单。自分了一甲、二甲、三甲三档，前头还有公布榜文诏告，朱砂笔写就八分正楷，阳光下显得异常鲜亮。刘墨林喘着气挤到榜前，从后往前看，挑着姓刘的，再看名字，却是没有。他舒了一口气，看二甲名单，统共四十三名，姓刘的也有四五位，偏下头却不是"墨林"二字！急看一甲时，只有六名，尹继善的名字赫然在上，偏生仍旧没有他刘墨林！刘墨林心里轰然一声，蓦地一阵头晕目眩，冷汗立刻浸了出来，脸颊上，耳根后，脖子上涔涔溜下，刺痒痒的难受。他略定定神，又从头向后看，刘雨林、刘善钦、刘继祖、刘承漠……直到最后一名……确确切切，刘墨林榜上无名！

"完了！"刘墨林脑海里电光石火般一闪，两腿软了一下，几乎坐倒在榜下，脸色苍白得一丝血色也没。他迟钝地从人群中蹭出来，但觉天地变色，景物徜徉，一切都恍恍惚惚荡荡悠悠，一切都在飘浮游动，口中喃喃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入国子监为祭酒门生，坐热板凳，吃冷胙肉，了此……残生？嘻……名利人之贼，安逸道之贼，聪明诗之贼，爽

快文之贼……吾知之乎？吾知之矣！……”

他踉踉跄跄回到西下洼子，看天时尚不过午牌，客栈中人都去西市看杀人去了，满庭阴树艳绿欲流，骄阳如炽榴花似火，只“吃杯茶”鸟儿在枝间跳着唧啾有声，刘墨林连饮了两碗冷茶，才使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踽踽走向案头，缓缓援笔濡墨，沉吟良久，一咬牙写道：

君是人间情种，我乃情爱屠夫。殷殷且问君家，云岭曹溪何处？人死为鬼，鬼死为魔，不知魔死复为何物？拄刀立待，上苍告吾！胆不摇，气难沮，锷已残，心未足。从生已斩至死，自死再杀至无！——以我之功德，胜造几级浮屠？以我之罪愆，炼狱几层发付？

写罢拿起来吟诵一遍，自觉心无挂碍，铺床找枕正要睡觉，却见老板笑吟吟赶回来，因问道：“见着苏舜卿了？”

“这一趟子不近，小人的腿都溜直了！”老板却不留心刘墨林神色，揉着腿吸着嘴笑道，“苏大姐儿那头倒没费什么唇舌，有我干姨帮着几句话的事儿。就是徐大公子那头，近日缠着苏大姐儿缠得忒紧，说是要禀了徐相爷，要给姐儿赎身做三房姨太太。徐府里专门派人坐门看守，不许姐儿接客上堂会……”刘墨林不耐烦地问道：“是徐乾学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徐乾学熙朝奸相，举朝皆知，罢官几十年了，还是这么势炎熏天？”老板笑道：“徐大公子叫徐骏。您老明鉴，虎死不倒架，百足虫儿死不僵！徐相置闲在京，虽说没了官位，人情照旧大着呢！上年徐相七十大寿，张相爷、马相爷都去送礼，九王爷亲自与筵。就是方苞方先生，先帝爷跟前一等一的红人儿，还写了字儿差人送去添寿——那势派，那排场……嗐，花的那银子——”他瞪大了眼，仿佛眼前矗着一座银山：“海着啦！”刘墨林见他满口柴胡，说得前言不照后语，想笑，猛可地想起自己榜上无名，心头又是一抽。半晌才道，“照这么说来，苏舜卿是来不了了？”“干姨叫我回来等着，”老板眼盯着银包儿，撮着牙花子道，“就徐府那两个奴才，打发开了苏姐儿才得出来。叫我回爷一声，申牌要还不来，爷就省下银子自己使吧！话是这么说，我瞧苏姐儿的意思，竟是要来的呢！”刘墨林无所谓地一笑，从怀中取出一块小银，掂了掂约莫一两半的样子丢了过去，说道：“难为你跑这一遭，这个拿去。她来了还有赏银，她不来我也不叫你跑冤枉腿！”那老板接了银子，千恩万谢去了。刘墨林无情无绪，张了张外头日影，离申时还有个把时辰，便和衣倒在竹榻上，摇着扇子，不一时便鼾鼾睡去。

正睡得沉，刘墨林忽地觉得鼻中一阵刺痒，“啊——嚏！”一个喷嚏猛醒过来，睁开惺忪的眼瞧时，西照日头已经斜下，从窗间照进来，满室辉光灿烂炫目。日影里一个女子亭亭玉立，上身葱黄比甲，左襟绣着一枝红梅，下身一溜月白百褶长裙掩到脚面，瓜子脸、笼烟眉、水杏一样的眼中波光流闪，手里拿着一根丝绦正冲着刘墨林微笑。刘墨林眼睛一亮，正是京师头号歌伎、王孙公子趋之若鹜的苏舜卿！刘墨林一拍床，大笑起身道：“记得西山一晤否？像你这样的雅人，竟肯屈尊我这蜗居，

毕竟钱能通神！”说罢踱了两步，端起凉茶一饮而尽，因见老板过来侍候，便道：“去办桌席面来——苏大姐儿你大约不知我刘墨林，如今说起是‘盖压天下才子’的钱塘刘，早年才识之无，就分不清‘母’与‘毋’，人哪，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是么？”

“那是当然，”苏舜卿眨了眨眼，她见过的人太多了，已经记不得西山那次邂逅。一边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钱塘刘”，微笑道，“你的诗写得是不坏，我就冲这个来看看先生。先生够得上探花才情——不过先生的话我还不甚明白。”

刘墨林嬉笑道：“这有甚的不明白？我说女人天生占尽便宜。《礼记》开篇就讲‘临财母狗（毋苟）得，临难母狗免’嘛！”苏舜卿这才明白他兜着圈子诮骂自己，一啐笑道：“凭先生给几两阿堵物我用哪只眼瞧先生呢？南来的客人常说起卖字为生的‘钱塘刘’，果然名不虚传！方才说你探花委实小瞧了先生，先生有公侯之才！小女子是‘母狗’，君为‘公猴’不亦乐乎？”刘墨林不禁哈哈大笑，笑到中间却又戛然而止，叹息一声：“唉……可惜文章憎命，公侯无份。我今破产邀君一见，可为我歌一曲，也算得人生极乐之境——过此一宿，明日买舟南下，仍往钱塘江畔卖字去也！”

“君何至于此？”苏舜卿妩然一笑，蹲了个万福，款款移步至案前，随手翻了翻堆着的文稿，说道：“小女子是孤身一人到这里，连件乐器也没带就这么干唱？”刘墨林向墙上摘下一个锦囊，小心地抽出一架琴来。苏舜卿笑道：“哪里寻这么一段劈柴，先生就拿来做琴！别说钟子期，就是小女子这‘母狗’也笑掉牙了——”话音未落，便见刘墨林左手漫抹，右手轻轻一挑，“铮”地一声如激泉流瀑，满室俱是绕梁余音。苏舜卿顿时敛了笑容，凝神听时，琴音愈加激越，却声声浑沉浊哑，似有洞箫从中相和，原是刘墨林在弹奏《平沙落雁》。只见时而如疾沙流风，时而似雁翔漠空，她一生不知听过多少次这一古曲，自己也算此中好手，却不料这个潦倒贡生竟有此手段，她顿时怔了。移时曲终，良久，刘墨林才轻轻收回手来，笑问：“听得过去吧？”

苏舜卿上前，轻轻用手抚了一下那琴，讷讷说道：“荆山之玉，灵蛇之珠，是上好物件未必有好皮相——这是什么木头？”

“雷击木。”

刘墨林淡淡说来，苏舜卿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刘墨林道：“既然尚可入耳，我为姑娘奏《长河落日》，姑娘就唱我赠姑娘的长短句儿。”苏舜卿原不过是出于好奇心，来访这个肯出七十两银子见自己一面的穷贡生，至此，她已完全被他的才华和魅力折服倾倒。她听着他奏琴，望着那张狡黠中带着漠然的面孔，不知怎的心一动，竟自面红耳热，急敛心神，随琴音唱道：

竹树苍郁我婆娑，

为觅陈迹君婀娜。

故知回眸来相问，

摇首嗟吁今生错。

曾言幽径映碧落，

关山处，星云漠！

苏舜卿歌音甫落，刘墨林抬起头抚琴一笑，说道："你这唱的是我么？只见过一面，算不得'故知'吧！或许你另有所爱，在这里借题发挥，恐怕我消受不了。"

"逢场作戏嘛，"苏舜卿握着手帕子，瞥一眼刘墨林，"青楼伎俩惹你见笑了。这个你不爱听，你叫我唱什么呢？"刘墨林直盯盯看着苏舜卿，半晌，嘴角泛上一丝苦笑，说道："人都说我洒脱，其实要看什么时候，对什么人。比方这会子，独你独我斯情斯景魂不守舍，还怎么洒脱？"苏舜卿怔了一下，突然格格一笑，啐道："你这样儿的哪个男人不会？别跟我做这象生儿！既然魂不守舍，我来给你招魂！"

刘墨林莞尔一笑，说道："看你这样子，扬起手帕子要喊魂么？可惜了你这资质，竟而不能免俗——我有《自招魂吟》你可愿听？"说罢，也不看苏舜卿，低头抚弦轻轻勾挑着，曼声吟道：

琼冰高宇非子之所居耶？尔何降诸于斯世？雪肌玉骨非子之躯耶？尔何爱吾浊泥尘夫？霞蔚云蒸非子之容色耶？尔何令露申辛夷之妒闭？予以匆匆行世羁旅之客，蒙霰雾之濯面，游潦水之无际，攀幽谷之青藤，望星河而泪穷！无既寄予从无尚之皎性兮，何复惩之以九原之苦酿！挽辔驻车俯仰而哀兮，叹云端之渺茫。告造化布世之神祇兮，知吾生之永伤！已泪竭于汝南兮，对残照之西风陵岗……尔乃明珰宝璐，佩环摇坠姗姗而来，立汤水之阴，倚殷王之旧城，行白河之渚，回明月之眸，睹我迷惘之客身，舒皓玉之腕，嫣然笑而招之曰：魂兮归来，其无往兮。寒星孤心，待汝久些。河江且回，吾不汝厌。归来归来！魂兮归来！

吟至此，刘墨林住琴凝视苏舜卿，眼中满是企盼和渴望。苏舜卿已是痴了，讷讷说道："楚骚风调，招魂翻新……是先生手笔？我不信……"刘墨林不语，起身向桌前援笔濡墨略一思忖，在宣纸上述笔疾书。苏舜卿款步踱过来瞧时，却是方才《自招魂吟》续编：

予以惭悟昂藏，旦归于高远，则告诉"不信"不许。由是泉涌桔涸之涧，江泛息壤，将魙之魂出九幽之域，己白之骨返六阳之躯！乃执旌旌之辉煌，与子乘矫龙回云之车，共游七重之天，食玉瑛之圃田，饮杜康之甘泉……

刘墨林一边写，偏过头问道："信不信？许不许？要不要接着写？"苏舜

卿轻轻揭起那张纸，看着刘墨林一笔怀素狂草体，如龙蛇游舞鬼魅相斗，她的眼中熠熠放出光来，叹道：“也真难为了先生。不过，后头结句，既是骚体，还该有个‘乱’才齐楚了……”刘墨林无声一笑，挨近了她，问道：“卿说的什么‘骚’？怎么个‘乱’法？说给我听。”

苏舜卿低了头，掠了掠鬓，良久才道：“你们男人，坏死了……”

刘墨林见她这样，早已半身酥倒，一把拽过纸丢了地下，紧紧抱着苏舜卿便做了个嘴儿，苏舜卿浑身立时软绵绵的，骨头散了架似的由刘墨林搓弄着。两个人滚翻在床上，苏舜卿口中梦呓般喃喃道：“不要……不要……我还是处子，不任风狂……”“那正好，我是童男，这才是珠联璧合呢！”刘墨林气喘吁吁，手忙脚乱地解着苏舜卿小衣，从温玉般的鸡头小乳慢慢搓弄着向下，用手轻抚着说道：“此处温柔乡真个销魂，宝盖峰尖豆蔻含葩妙不可言！舜卿……干吗闭着眼？多美的眼啊……睁开吧，瞧着我……”他翻身压了上去……

[1] 即含银98%。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刘墨林苏舜卿二人如鱼得水，温柔乡中几度春风方寸心满意，正欲起身，忽听院外脚步杂沓，像是一群人拥了进来。一个老婆子的声气叫喊着：“李二家的！眼错不见，你把我的苏姐儿就拐弄走了，遍地里寻不着！”接着便听老板笑嘻嘻地下气儿说道：“好我的干姨？那是您老的摇钱树子，我就是坟头上冒八丈青气，敢拐弄么？苏姐儿就在北房，方才还听她唱来着，敢怕这阵子正和刘爷坐地说话儿罢。小人糊涂油蒙了心，只想落几个牵马钱，干姨你胳膊上走马的人，在乎这点子意思？”一头说，一头带着那老鸨婆子进来。刘墨林正发怔，苏舜卿已是唬得面白如纸，一把推刘墨林起身，说：“快穿衣裳！”一边撑起身来，扯了小衣胡乱穿上，便系腰带。正自慌乱，那门“豁啷”一声已被打开。

“老天爷！”那婆子一见二人情景，双腿一软几乎坐在地下，打个摆儿双膝一拍便扑了上来，口中骂道：“你这天杀的卖屄浪蹄子！这些天来浪东浪西，我就知道你发了骚——老纳兰家三千两银子给你赎身，徐公子三百银子给你开脸，你装病弄呆，说‘舍不得妈妈’！这可倒好——”她又哭又骂，一把抓了舜卿头发扯下床来拽在地下，手指刘墨林道：“这是个什么东西？破烂流丢一口钟的功名，叫化子不像叫化子，卖唱的不像卖唱的，论人物不配给徐大公子提鞋——”她轻蔑地看一眼怔在当地的刘墨林，“——哪块地里长不出这么个歪南瓜，你就跟他睡？你这杀千刀没天良的贱妮子！”店主李二见店外有人往里张望，忙赔笑道，“好我的老干姨，姨祖宗，你老醒醒神儿罢！这破了身子的事儿，自己不张扬谁知

道？一床锦被遮着些，刘先生再破费几个，大家圆场儿不好？这么着鸡飞狗跳墙的，有什么好处嘛！”话未说完，老鸨子已照脸一啐，骂道：“就你能！你爹出了名的‘不够数’，问问你妈，成婚头夜她蒙混过了没有？”

一句话骂得众人捂着嘴笑。刘墨林情知是坏了这婆子的摇钱树，见苏舜卿委顿在地满面泪光只是啜泣，心下掂掇一阵，说道：“老妈妈你别发威。生米做了熟饭，你一头撞死也没用！嗯……舜卿多少赎身银子，我填还你，舜卿是我的人了！”老婆子抹了一把眼泪鼻涕，扫视了一下房间，又下死眼盯了盯刘墨林，一撇嘴冷笑道：“凭你？好，老娘索性做个赔本买卖，头面首饰银子不要你的，本银三千，只要你两千五百。一手交银，一手交人——拿来！”说着把手一伸。

“两千五就是两千五。”刘墨林淡淡一笑，“你生就的母王八眼，我不和你计较——我家里并不穷，这就写信，叫浙江银号兑过来，可成？人嘛，就留在我这里……”鸨婆子拍手打掌笑道：“你们众人听听！这个饿不死的野学生，说大话不怕胀死牛！告诉你，像你这号儿的穷学生老娘见得多了，只怕比永定河里的王八还贱些，你就想蒙我！你哄了我的闺女，我还没顾上跟你算账呢！你小看我这母王八，我家里现就坐着两个相爷公子！你这就跟我去，好吃好喝供着你，半个月银子不到，一个条子送你顺天府，扒了你这身官皮，你只配在我院里当个大茶壶王八崽儿！”刘墨林登时紫涨了脸，气得浑身乱颤，也不分说，抢上一步“啪啪”便是两记耳光。把那婆子打了个满脸花，戟指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乃江南名宦！贡生也是我秀才举人一步一步考出来，朝廷给我的功名！你这老母狗，到底仗了谁的势，敢这么大着眼眶子欺负人！”苏舜卿深知老鸨子底细，急急说道：“刘……刘先生，使不得的！”

说话间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跨脚进了房，乜着眼盯视刘墨林移时，轻轻摇着一把泥金湘妃竹扇，说道：“她就仗了我的势力！你一个穷酸学生，我用哪只眼瞧你呢？你是贡生，可知道大清律的规矩：天子门生宿妓嫖娼，辱没圣门清规，丧德败俭无视朝廷功令！”他转脸对鸨母道：“老乞婆，和这种人争什么口？送他国子监去，我一个条子就送了他忤逆！”刘墨林仔细打量来人，见他穿着酱色湖绸四开气团花袍，脚下黑冲泥千层底鞋，上半身套一件青缎乌云镶边儿巴图鲁背心，汉玉坠子槟榔荷包系在玄色卧龙袋上一晃一晃，黑缎瓜皮帽上结着红绒顶子，四方脸上两道浓眉拧成一团，厚厚的嘴唇两角下吊，一脸旁若无人的骄横气，却不知是个什么来头。正要问，老鸨子已是满脸堆笑冲那人福了下去，说道：“哟！是徐爷！您老亲自来了！我这正请我们苏姐儿过去侍候您会文呢，可巧儿就碰上这个野杂种正调戏她！爷要不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发落他呢！爷说送他国子监，可使得的？”刘墨林这才知道，此人便是休致大学士徐乾学的“相府公子”徐骏。闻说徐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非俗手，京华有名的才子，怎么会有这副嘴脸？刘墨林正要说话，徐骏嘴一努，站在门口的几个行院王八早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架起刘墨林便走。

“原以为你是儒冠中人，”刘墨林挣扎着，偏过头大喊，“原来是衣冠禽兽，风流恶霸！”

徐骏一头拾阶而下，盯着刘墨林，活像一只逮住老鼠的刁猫，口中哂笑道：“风流恶霸？妙哉斯言，闻所未闻！我看你更像花柳冤魂——等国子监祭酒剥掉你这身官皮，再来与恶霸理论——走！”

一群人连推带搡，撮弄着刘墨林刚出二门，便听门外一片声筛锣响，几个街混混儿大叫大笑：“刘墨林老爷就住这里？领赏哪！恭喜刘老爷探花及第！”众人不禁大吃一惊，架着刘墨林的两个行院乌龟早松开了手，一群人木雕泥塑似的钉在了二门口，连徐骏也愣了神儿。刘墨林好半日才回过神来，犹恐是耳朵幻听，觑着眼瞧时，见两个笔帖式举着大红报帖，由一群讨喜钱的街痞子簇拥着从大门口一窝蜂进来——抢着几步仔细看那喜帖，红底金粉煞是鲜亮。

恭叩刘老爷讳墨林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

刘墨林眼一晕，觉得双腿发软，几乎瘫倒下去，待把持定了，问道：“哪位是礼部来的堂官？”两个笔帖式忙闪出来笑嘻嘻打千儿请安，说道：

“您老就是新贵人了？给您老请安！”

“一甲头名是谁？”

“回爷的话。状元是王文韶老爷，榜眼是尹继善老爷。王老爷尹老爷先得的报，已经会齐了来拜望您，这会子都在门外候着呢！”

“这还了得，怎么不早说？”刘墨林吃了一惊，撇开众人三步两步迎出大门，早见王文韶尹继善二人立在下马石旁轿前攀谈，四周围了上千的人，嗡嗡嘤嘤挨挨压压，踮脚伸脖子地瞧“三元相公”。刘墨林在众目睽睽下步出大门向二人躬身一揖，笑道：“王年兄尹年兄久候，兄弟给二位叩喜了！”

王文韶和尹继善哪里知道里头方才那场公案：刘墨林褂子没穿，袍角扣子错了位，前襟高后襟低，双梁起明检鞋露着白脚，袜子也没穿，头发也显得散乱蓬松，二人不禁相视一笑，抱拳一拱上了台阶，外头爆竹起花早响得乌烟瘴气。尹继善悄悄拉拉刘墨林底袖，低声笑道：“你是探‘花’还是‘探瓜’？瞧这身行头，刚刚遭了贼劫么？”刘墨林此时才惊醒过来，用眼风扫时，徐骏一干人早走得无影无踪。老鸨婆子大约自知有罪，悄没声低头跪在东偏房拐角处不言语——他忙整了衣襟，一边将二人往上房让，一边叫过房主：“我枕头边还有一百多两银子，二位笔帖式每人十六两，余下的你换成铜钱代我打发了报喜的人，我还要和二位年兄说话，回头再赏你！”那老板早已屁滚尿流，一迭连声答应着去了。

“二位年兄，”三人落座献茶，刘墨林拭汗道，“不瞒你们，到现在我心中还在迷惘。我去看榜，明明没有我的名字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尹继

善看一眼王文韶，笑道：“我原也诧异，恰报喜的到府，家父也下朝回来，说一甲前三名刚刚钦定下来，里头有一卷是落卷里万岁亲自拣出来的。年兄你好好想想，你的策论有毛病儿没有？”刘墨林歪着头思量一阵，只觉心里浑浊一片，自己做的策论一个字也想不起，只好笑道：“只听说有倒填五魁的，没想到今岁恩科圣心独裁，‘倒填三元’。我原也不曾巴望这个探花，能中个二甲进士心满意足了，居然侥幸了，真正是皇恩浩荡！——不知兄弟的策论哪个地方出了纰漏？既是落卷，为什么偏又中了圣意？”

王文韶笑道：“万岁倒也不是要‘倒填三元’。其实出榜时三元还没定出来。我还在二甲里头呢！也是万岁独自简拔出来的。年兄卷子里有‘范圣胤德’一句，犯了圣讳，原本今科无望了。不想万岁要亲阅全部落卷，据家父说，看刘年兄卷时见这几个字只是一笑，顺手用朱笔将‘胤’更为‘引’字，说：‘君相为造命之主，朕就要救度一个秋风钝秀才！’因此年兄便取中了。”尹继善点头道：“刘兄是真命进士啊！这正是异数！万岁亲改策论，年兄的策论自然取在第一，只年兄的字不尽规范，便取了探花。”

刘墨林这才知道，是雍正亲笔改了自己的笔误才得取中，又为此而迟定了前三名，没有将状元榜眼探花“三元”名次列到殿试榜头。他呷了一口茶，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连一句诙谐调侃的话也说不出，只觉得五内沸腾，一股又酸又热如血似气的东西搅动着直往上顶，良久方笑道：“圣心高远，圣明莫测。‘秋风钝秀才’惟有一死报之——李二！给爷们摆！”王文韶笑着起身道：“我们两个来拜你，这是规矩。见了你，现在是我居首了。现在不是吃酒的时候，我们三人立刻得去礼部报到，明儿进保和殿胪传面圣，我还要去谒见前科状元，还要写谢恩表。一应观见礼仪都要请示礼部，这是半点不能差池的。晚间吧，晚间到我府小酌，咱们脱帽论文，玩叶子牌赌酒吃，如何？”刘墨林见他二人端茶起身，已是带了官派，不禁一笑，因起身说道：“请二位先走一步，我更衣随后就到，误不了事。”

于是王、尹二人辞出来，刘墨林直送出大门，看着他们升轿而去，踅回来忙忙换了礼服。李二已带着合店伙计侍候着，团团乱着帮他穿换，扯襟弹灰扣纽系带便殷勤到十分，口中不住说：“爷好福相，这一去准点翰林，保不定还要做国子监祭酒呢！不瞒爷说，您一来住店，小人就觉得我这店带了贵气，不然，您欠那么多房钱，几时见小人催过？昨晚上我屋里那个灯花儿，嘣的一个喜爆，嘣的一个喜爆……没想着今儿爷这么大的喜，就应上了！前街方家那店，上一科出了个二甲十七名，方二麻子就眼睛长在额头上。这一回小人也得要风光风光了！”刘墨林扎煞着手由他们服侍，口里“嗯”着，末了道：“你这人良心不坏，明儿我亲笔给你写个新招牌！”说着便出来，在滴水檐下舒适地跺了跺脚，踱至老鸨婆子跟前哼了一声问道：

“舜卿呢？”

那老虔婆跪了半日，已是筋软骨酥，见新贵人来问，也不敢就答应，先直了腰，左右开弓便打了自己十几嘴巴，自骂道：“老不死的贱母狗，一辈子吃屎不长眼的混蛋王八！今儿算老天爷罚着丢人现眼……您老爷天上文曲星下凡，生就的贵相贵人，只可怜见婆子老了，权当听见狗叫唤了……”刘墨林不耐烦地说道：“和你计较，你配么？我问的是舜卿！叫姓徐的带走了？”老鸨子磕头不止，说道：“徐大爷闹了没意思，早趁乱走了。苏姐儿方才叫那起子贼王八揉搓得犯了心口疼的病儿，我叫人用小轿送她回去将息——爷放心，一根汗毛也短不了您的！就是一条爷得体谅，徐大爷也是跺跺脚四城乱颤的人物儿，我们在这缝里混这碗饭也是个不易……徐爷相府公子，朋友多，手面大，又是恩荫进士，现做着都察院观察老爷，我们也招惹不起，苏姐儿归谁倒没甚的，只求贵人老爷体谅我们这点子难处，和徐爷说合停当，一乘轿婆子亲送姐儿到府上……”老婆子说着，不知哪句话触动情肠，已是涕泗滂沱。

“徐骏有什么了不起？”刘墨林冷笑一声拔脚便走，口中道：“连他家老爷子徐乾学我也知道，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好生侍候着舜卿，我自有主意！”说罢一径出来，雇了轿赶往礼部。

次日凌晨五鼓，由礼部司官引领，王文韶居首，次第跟着尹继善、刘墨林等三百六十名殿试一二三甲进士，从午门右掖门进大内朝观。此时寒星满天，晓月如钩，满宫里庑廊檐角吊着一盏盏玻璃宫灯，一地里临清砖路都镀着淡淡的银灰色。这群人按发榜顺序脚步杂沓过了金水桥，登太和门而入，便见远处巍峨的三大殿高矗星空之下，通道品级山旁御林军士一个个挺胸凹肚腰悬佩刀，钉子似的站着。五更时分的风扫着太和殿基前广场上的浮土，微微带着季春的寒意扑面而来，袭得这群新进的“贵人”们都是一噤，连脚步都放轻了。人们紧张中带着亢奋和肃穆，还没有登上三大殿月台，便已感受到九重天阙制度的庄严和皇家风范的森肃。礼部司官将进士们带到保和殿前便示意停止——这都是昨日反复交待过的，所以一句话也不用说，一个手势众人便都停了下来。进士们一言不发，盯着灯烛辉煌的保和殿，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恩遇和荣宠，感念自己寒窗孤灯十年辛苦终于有了个结果，心里都是扑扑直跳，品不出个滋味。须臾便见礼部侍郎尤明堂小心翼翼却身退出保和殿，走至众人面前南向立定，朗声说道：

“奉圣谕！”

“万岁！”

进士们将手一甩，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黑鸦鸦一地跪了，偌大空场上静得一声咳痰不闻。尤明堂款款说道：“着由第四名进士曹文治唱名胪传，觐见圣颜！”

“扎！”曹文治从刘墨林身后爬跪出来，望保和殿叩了头，双手接过尤明堂捧递过来的名单，起身又向大殿一躬，这才转身高声唱名，“王文韶、尹继善、刘墨林……”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读过二十几个人姓名后，也

就自然了。

这就是殿前胪传，王文韶头一个，带着榜眼探花躬身趋步鱼贯而入，低着头在邢年指定的地方肃然跪了，好半日才算妥当。人们屏息等着，已是脊背手心都出了汗，猛听殿上静鞭三声，接着鼓乐声细细而起，大太监李德全高声道："万岁爷驾临了！"人们这才知道，雍正皇帝压根就不在宝座上。

雍正皇帝在乐声中徐步进来了，大约昨夜没有睡好，他的眼圈有点发暗，但精神看去还好，黯瞋瞋的瞳仁在烛下灼然生光。他在殿门口略停了一下步，扫视一眼新科进士，又回头看一眼跟在身后亦步亦趋的允祥、允禩、马齐、隆科多和张廷玉，没言声径自上了设在殿中的须弥座。司礼的是廉亲王允禩，见雍正目视自己，忙一躬身，至御座前高声道："雍正元年恩科进士胪唱已毕。各新进士人跪聆万岁爷圣谕！"

"万岁！"

"你们都是读书人，响鼓不用重棰。"雍正呷一口奶子，清了清嗓子，安详地说道，"朕昨夜详按了你们的履历，三百六十名进士，出身寒素的占了一百九十四名，士绅乡宦的七十四名，恩荫贡生殿试取中的是十七名，余下的六十五名是各省司道和六部九卿子弟。这个数儿朕看了，李绂取士尚属公道。"他端起杯子，双手捧着，却不就喝，又款款说道，"国家取士，三年一比，为的什么？为的就是用你们这些人，或辅佐朕协理政务，或代朕抚绥地方，治理民事，调理民情。子曰'学而优则仕'，你们一步步到了这里，已是'学而优'了，这个'仕'做得好坏，要看你们自个！前头你们由童生而秀才，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凭的是文章，是学识，今后你们凭什么做官？朕送你们两个字。"

所有的人都把头低伏了一下。大殿中静极了，连殿外太监们蹑手蹑脚的走动声都听得见。

"天良。"雍正咬着细碎的白牙，微笑着从齿缝里迸出两个字，"天是'天理'，良是'良知'。不悖人情即循天理，循道不谬即有良知。守着这两个字，荣华也由得你，富贵也由得你，封妻荫子也由得你——因为你既公且忠又明，该取的荣贵是天赐你的，益国益民益自己，朕也乐得给你。你不讲这二字，杀头也由得，坐牢也由得，抄家流放也由得——咎由自取，朕也乐得送你！"

张廷玉已终身在中央机枢办差二十余年，康熙晚岁廷试召见，不过一声"照例"，顶多吩咐一声"好生体念朕恩"，见雍正连篇累牍辞色俱厉一番训诫，本来极喜极热闹的一场大典，弄得人人心情紧张，不由得心一沉，皱起眉头，他已经习惯于"站在局外"替皇帝着想了。思量着，他转脸看了看皇帝两侧，怡亲王允祥泰然自若，廉亲王允禩则面无表情，陡地想起张廷璐，心里又是一寒。正自胡思乱想，却听雍正接着道："朕在藩邸为四十年王位，多次办差屡屡出京体察民情，不是那种不辨稻粱，

不明人情的昏王，没有什么事能瞒过朕的耳目的。时下有一等混账风气，科举选士，本是朝廷抡才盛典，而考官从中取出一种‘师生’情分，门生以为中选是考官恩义。取中了，只记得我是某科进士，某某是恩师，某某是同年。从这个‘私’字上去寻恩，于是便结朋党，便徇私情，不徇纲常，不谙大理，不念君恩，什么无礼非法的勾当都做出来了。若按着这个私意去做官，记住，你难逃朕之洞鉴，难逃国家法度！”说到这里，雍正轻松地一笑，又道：“今个儿是你们喜庆日子，不要怪朕说这些个。一咒十年旺，朕还是为你们好——你们看，这里站着一个张廷玉，当年和你们一样，也曾听过先帝爷胪传圣训，如今又是朕的股肱心腹之臣！廷玉，你数十年兢兢业业，勤公忠廉，不容易！朕今儿就给他们立个楷模，记档——张廷玉着晋一等侯爵，赐紫禁城骑马，由其选子孙一名恩荫贡生，随皇子宗室陪读待选。”

“万岁！”张廷玉万万不料雍正突然说及自己，更想不到一下子给予这么高的赞誉封赏，头“嗡”地一声涨得老大，忙提袍角跪了下去，叩头说道：“万岁如此荣宠，臣何以克当——”

雍正手一摆叫起道：“你无非又想说张廷璐，朕已深悉，没你的事，功过分明才是明君嘛——就是这样定了。”说罢便含笑听茶。允禩跨前高声道：“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

“臣——王文韶！”

王文韶颤声答应一声，起身向御座行三步，舞拜三跪九叩大礼，小心翼翼从袖中取出黄绫封面的谢恩折子，乍着胆子展读道：

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臣王文韶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伏以风云通黼座，太平当利见之期；日月丽亨衢，多士协汇征之吉。书思亮采，群瞻圣治日新，拜手飏言，共睹文明丕焕。龙章稔钖，人知稽古之荣，燕赉频颁世仰右文之盛。阊阖开而丝纶式沛，冠裳集而环珮交辉。橐笔有怀，联鏕志庆。窃惟直言射策，金门优特诏之科；孝秀明经，粲榜重南宫之选。罗簪缨于阙下，欣看入彀储英；宣凤诏于边，争识闢门吁俊……

他朗朗而读，越来越是流畅顺口，但张廷玉却全无心思捉摸这些奢华粉饰到极处了的状元文章。昨日处决张廷璐那血淋淋的刑场，昨晚九阿哥允禟亲来府中探望时那闪烁的言语，探询的目光，方才雍正突如其来的表彰乱糟糟地都在心中搅和，一时间很难理出头绪来。听那王文韶时，越发抑扬顿挫语调铿锵，隐隐有金石之音：

……仰承天语之谆详，临轩咫尺；俯竭愚忱之固陋，对策悚惶。臣等观光有愿，辅治非才，诵先忧后乐之言，窃慕希文志操。伏愿学懋缉熙，德隆广运。风同八表，珠囊与金镜齐辉；福应九如，华祝偕嵩呼并献。重熙累洽，和气常流。敷天裒对，合麟游凤舞以呈祥；万国来同，纪玉检金泥而作颂！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

闻！

众进士就等着这“以闻”二字，听王文韶念了出来，忙都伏身叩头道：“臣等恭谢天恩！”

“罢了。”雍正笑容满面，接过李德全转呈上来的谢恩表，展开看了看便放在一边，盯着王文韶说道：“嗯……王文韶，你是王掞师傅一族的吧？”王文韶忙叩头道：“是，王太傅掞是家父三服堂弟。”

“哦，三服。那不算远。家学渊源，不愧状元手笔，文章做得很看得过了。”

“臣不敢谬承金奖。实是昨夜与一甲二名进士臣尹继善，一甲三名进士臣刘墨林三人合议，以臣主笔而成。”

雍正笑着点点头，说道：“商量的好文章，花团锦簇一般。不过除了做文章，难道就没别的？比如吃点酒，对对诗之类，你们毕竟昨日金榜题名，是个喜日子嘛！”

王文韶睨了尹继善和刘墨林一眼，忙叩头答道：“回万岁话，臣等因今日觐朝龙颜，怕失仪未敢饮酒。谢恩表成之后，臣等玩了一会儿叶子戏。后来牌少了一张，就各自散了。”

雍正大笑道：“好！不欺暗室，真状元也！”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块骨牌向王文韶一亮，“是不是这一张呀？”

“啊？！”王文韶定睛一看，顿时吃了一惊，忙伏身叩头，说道：“正……正是这张‘桃源胜境——桃之夭夭（幺）。”

雍正笑了笑没再言语，端坐着靠了椅背上，神色已变得庄重，良久才道：“很好，诸臣工跪安吧！”

“万岁！”

三百余人雷轰价嵩呼一声，齐刷刷叩下头去，恭送雍正离座升舆。刹那间，丹陛大乐大起、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种种宫乐声中，畅音阁供奉们嘴唇一张一翕，念念有词唱道：

开座隆平，启文明，五色云呈，珊纲宏开罗俊英，梧桐彩凤雍喈鸣。气如珠，河似镜，集贤才于蓬瀛。还宫显平，海榴舒，木槿初荣，宣赐宫亦最有名，薰来殿角微凉生。凤栖梧，麟在囿，致皇风于升平……

乐声中礼部笔帖式披红戴花抬出蟠龙金榜，一色红底贴金黄字——这才是雍正亲笔书写的正式皇榜，由尤明堂亲自护送，一甲三名紧紧随榜而行，开午门正中而出，顺天府尹于东长安街早搭好了彩棚，为鼎甲递酒簪花——所谓“御街夸官”，再赴礼部宴（琼林宴）种种繁华胜境一应故

事也无须细述。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田文镜四月二十三日接到吏部部文，当即打点行装准备去四川上任。他是老京官了，尽自平素孤芳自赏不与凡人搭话，没几个朋友，但熟人却极多。这次山西之行，田文镜一举扳倒“天下第一抚臣”诺敏，已是名噪天下，内廷早已风传，田文镜早晚是大用的人。因此，赶热灶窝儿的人也尽有。六部司官，还有原来工部的同僚，上司属僚，不是朋友也来攀交情，不是亲的也来认亲，荐师爷的、送长随的、赠盘缠的围破了门。田文镜面情上不能不应付，心里却想：“你们早做什么去了？狗眼睛！”因此请筵不赴，师爷长随不要，银钱更是不接，见客满口圣人语录皇恩浩荡的话头，谈话一席便端茶送客，来访的人无不兴兴而来讪讪而去，本来人缘儿就不好，越发弄得人人憎嫌，无不说他“小人得志”。

此刻，刚刚送走来“饯行”的几个同僚，田文镜坐在已经捆扎好的行李上，望着空荡荡的院子出神，盘算着路上的日程。正思量着，见家人祝希贵带着一个女子进来，田文镜近视，直到二人进了屋子，才看清是乔引娣——与诺敏同时解京勘问的“人证”。田文镜不易觉察地皱了一下眉，换了笑脸，说道：“是引娣嘛！这一番辛苦，难为了你。坐，坐吧！”

“田大人，”引娣扶膝福了两福，斜签着身子坐了对面一个箱子上，说道：“听人说您明日就动身了，我来看看……”田文镜这才仔细打量一眼引娣。因见引娣穿着月白夹褂、里头套着玄色绣边点花裙子，料是无钱换衣，便笑道：“天已经热了，这春装受不了。你虽在狱神庙，离着我这里并不远，有难处怎么不来见我？”引娣一敛衽回道：“大理寺把我的钱都发还了我，我并不穷。前几日不小心着了风，身上发热，穿得厚了些。我知道田爷是穷官，并不为打秋风。听见你走，相与一场，特来辞行的……”

她淡淡几句话，说中了田文镜心思，田文镜不禁脸一红，忙岔开话题道：“你如今怎么打算呢？不要把我看得那么小人，再穷，也还比你强些儿。什么时候回山西，有难处尽管说。”乔引娣听了没吱声，搓弄着衣带低头思量，半晌才道：“我正是拿不准主意呢！按说我该回山西，老子娘这么长时间不见，不知家里怎么样。可昨个儿十四爷打发人去狱神庙，问我愿不愿到王府里去侍候福晋。十四爷是我救命恩人，可又牵挂家里，所以想见您讨个主意。”

“我看你回山西去为好。”田文镜舒了一口气，毫不迟疑地说道：“守着自己的家，自己的地，吃一碗安生饭比什么都强。”因见引娣点头，田文镜又道：“别看十四爷贵为王爷，外面儿上瞧金尊玉贵好不势派，其实……你是个女流，我也不瞒你，他那府里不是安全善地……”他替引娣着想，

琢磨着词儿怎么把话挑明，忽然打住了，问道：“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

引娣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田文镜。显然，她绝没料到，自己敬重钦佩的“大清官”田文镜还有这副心地。略一思量，淡淡说道：“没什么，心里突然有些不好过……我是个女人，不懂您说的那些个话。如今我已想定，我还是留十四爷府。田大人，您前程远大，多多保重。我这就辞了……”说罢便起身。田文镜突然觉得自己失言，忙笑道：“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你原是好人家女儿，搅到官司里来已经不妥，京师人色又杂，世情冷暖反复，你孤身一人飘零在这里，不如回去团聚。”但无论他怎样“好心”解释，乔引娣却再听不进了。她恭恭敬敬向田文镜又福了两福，默默出门坐着二人抬小暖轿一径去了。

田文镜蓦地一阵脸红，望着引娣的背影，粗重地喘了一口气。他倒不是怕引娣见允襁抖落这些言语，而是觉得自己人格情操上低了这女子一等。“让一个女人小看了去！”田文镜思量着，见祝希贵还呆站着，便没好气地斥道：“你卖的什么呆？还不赶紧做饭？”

“多做四个人的！”

外边忽然有人大声说道，随着话音，李卫带着邬思道、凤姑和兰草儿一齐上了堂房台阶。李卫一身短打扮，白夏布对襟衫，换裆青布裤子，一双踢死牛鞋，后头架着拐杖的邬思道则是青缎褂套着酱色江绸袍，身边跟着珠围翠绕两个女人，活像主仆四人前来拜客。

“是李大人，哦……还有邬先生！”田文镜忙起身迎了两步，双手一揖笑道：“什么风吹得你们来？你们原来认识的？邬先生，还有……两位夫人，都请坐。只是太简慢了，粗重家具都卖了，委屈就坐行李上吧……希贵，备饭！”

李卫摇着一把破芭蕉扇，一屁股坐了田文镜身边，见邬思道几个人都坐了，便笑嘻嘻道：“田兄出了名的铁公鸡，能备出甚的好饭？别看我叫花子出身，养移体居易气，如今就不耐烦你的白菜豆腐——”说着从腰里取出十两一个小京锭随手扔给祝希贵，“去！弄一桌席面来！”田文镜忙笑道：“大人，这是哪里……”“算了吧，”李卫嬉笑着用扇子拍拍田文镜肩头，“老兄好生坐着，在下还有喜讯告诉你，还有一事相求呢！”

“那只好反主为宾了。”田文镜原本手头拮据，也乐得如此，笑着坐了，说道：“承蒙圣恩高厚，田文镜败中求胜死里逃生，又获升迁，已是望外之福，还有的什么‘喜讯’？李大人身寄两江方伯重任，简在帝心的能臣，又有何事求我这个小知府？”李卫笑道：“天下岂有不求人的人？黄宗羲当年誓不作官，圣祖爷绳捆索绑把他弄到北京，坚卧古寺不肯奉诏，风骨不比你我硬挺？可他为嘛还要给刑部尚书王士禛画画儿写诗？求平安！其实呢，我求这事你已答应了的。这位邬先生是江南名士，又

是我的老师，原荐他在诺敏处混饭，如今饭碗没了，听说你们早有成约，我再荐你这里，一年五千两银子叫邬先生吃口饱饭，可成？”田文镜略一怔，笑道：“我们确实有约的，不过是三千两嘛！”

李卫仰天哈哈大笑，说道：“忒煞地小家子气！你放了道台了，知道么？”田文镜诧异地道：“哪有这样的事？知府的票拟昨日才领的……”李卫弯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札子，信手甩给田文镜，用手点着说道：“票拟抵不了圣拟！吏部今晨接到张相指令，奉旨田文镜改授河南布政使副使，开封、归德、陈州三府道员实缺即补！这一回真正是‘包龙图打坐开封府’了，你说是喜不是喜？你就是不刮地皮，一年也有三四万收项，拿五千银子养活个残疾师爷，有屁的打紧？”

“田大人，”邬思道坐在一旁一直没言声，见田文镜蒙了似的捧着札子发愣，一笑说道，“你不要错会了意，以为邬思道不知廉耻，诺敏倒了又来投你。其实诺敏怎样倒的？并非你我扳倒了他，是他自己扳倒了自己！我这个人一生造过甚多，闯祸也不少。实不相瞒，当年我曾率五百江南举人砸过贡院！只是残躯将老、日暮途穷，已不堪为朝廷庙堂之臣，仅留寸心仿佛老骥，愿意佐你为一代名臣。良禽择木良臣择主，你若是庸人，我也断不肯瘸着腿千里迢迢来奔。但事在两厢情愿，我并不指定非投你幕下不可。如不能收容，李卫再荐我别处去，也未为不可。”

“啊，啊？”田文镜此时才从梦幻似的忡怔中清醒过来，忙改容笑道：“先生说哪里话？季布一诺千金，文镜也是丈夫！这些日子不知多少人来荐师爷幕僚的，我一概都辞了，专候着先生同赴任，早晚好请教呢！”说话间早见祝希贵带着几个伙计抬着一个大方桌，提着酒食盒子，一道道冷荤热盘布上席面，田文镜向李卫举手一揖，说道：“扰了李大人了！邬先生，还有……二位夫人，请，请！”

李卫心中有事不敢豪饮，略略吃了几杯酒便辞了出去，回到下处忙忙换了朝服，便乘四人绿呢官轿径至西华门递牌子请见。半晌，才见养心殿太监高无庸过来传旨养心殿觐见。李卫一边跟着进来，小声问道：“万岁爷这会子做什么？”“回爷的话，”高无庸看看左右，悄声道，“太后老佛爷凤体欠安，万岁爷用过早膳就过去侍候了。今个儿原有旨不见百官。就是李爷，您也得等一会儿万岁爷才得下来的……”李卫点点头，微笑道：“这也用得着你蛇蛇蝎蝎鬼鬼祟祟的？太后也不是病了一天……”说着便随高无庸进了养心殿。

“请李爷跪这儿等候。”高无庸指着御座西南说道，“主子今儿个请了个和尚，说是五华山的空灵大师——来给太后祛邪呢！”李卫问道：“不是听说去青海请活佛么？”高无庸道：“西边正打仗，两国交兵的事，皇上怕请神请了鬼来。空灵大师是密宗真传，镇妖祛鬼连江西龙虎山张真人都不是对手！听说能把死人咒活，活人咒死！六部好些有头脸的官儿，喜欢参禅的都奉旨在钟粹宫后头小佛堂陪坐，三鼎甲也都奉旨进来，说要考核这和尚本事。李爷，万岁吩咐过，这是家务不是国事，不许声张，爷知道就成了，别往外说。”李卫笑着跪了道：“知道了，你才跟主子几

天？——这块砖头别是磕不响头的吧？”

“爷这话……”

“别跟我玩这花花套儿。”李卫冷笑道，“你们老公们那些个把戏只好哄外头那些晕头鸭子官儿！以为我不知道？这地下的金砖你们都敲遍了。给你塞钱的，就跪到有空声儿的砖头前，没有打发你的，就带到地底下填实了的砖头跟前，头磕烂了也不听个响儿——以为我不知道？”

高无庸给他说破了机关，讪讪一笑说道：“奴才说句放肆的话儿，爷俗名儿‘鬼难缠’，真真名不虚传！给我十个胆也不敢糊弄爷——不信爷就试着磕两下，准保咚咚山响！”说着挑帘出来，恰见雍正刚进垂花门，忙侧身垂身道：“主子爷，李卫已经进来，在正殿候着呢！”

“起来一边站着吧。”雍正进殿坐下，他的神情多少有点憔悴，要了茶啜着，说道：“去过田文镜那儿了？”李卫起身又打了个千儿方回道：“奴才刚送邬先生去了。邬先生原先不大乐意跟他，说怕和田某不投缘。奴才好歹劝他试试才应允了。田文镜没说的，席面上说了好些感恩的话，再不想主子这么器重他，又说自己生性严厉，怕和督抚相与不来。他原想试着官绅一体纳粮，看看一个府一年能给朝廷多大收项，一下子分三个府，怕顾不来，辜负了主子的恩。”

原来有清沿明旧制，凡儒户和宦户援例不支丁差不完皇粮。凡有地半二顷者都属地主，夤缘官府结交权贵，也就与绅衿一样享有特权。这是几百年的老规矩，一旦废除缙绅们不但伤财而且伤体面，熙朝名臣陆陇其曾试着“官绅支差纳粮”几乎落到发配新疆的下场。田文镜为报君恩，增加国课岁入，居然敢冒天下大不韪再试一次，这份忠心雍正不能不动心了。雍正寻思良久，叹道：“有这份心怕不是好的？可这得罪的不是一个两个人，是所有豪门地主啊……”他蹙着眉头沉吟着，许久才下了决心，咬着牙道：“朕早有志办这事了，官绅不纳粮，多少奸民有机可乘，把土地都划到他们名下，本来朝廷应得的都落了他们腰里，有些混账人还乘机黑心兼并地土——嗯，就是这么着，叫他作。能成功朕就下诏各地照行！你明儿送送他，就说朕的话，断不叫他落了没下场！”说罢目视李卫不语。李卫略一想，赔笑道：“奴才原也想在两江试试‘丁亩合一’，把丁银摊进地土税里，布政使就是管这个的。后来想，两江是朝廷财源，如今年羹尧又在打仗，不能把地方弄乱。就是田文镜这法子，依奴才见识也得稍消停一下，等西边战事毕了再做。就如两江地面，亏空着朝廷四五百万银子，能着挤弄着归了库，才敢想下一步呢！奴才这就要回省，请主子训，这么着可成？”雍正目光一闪，笑道：“就是这么着。真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能审量大局从小局着手，着实难为你！两江朝廷财赋根本重地，不能乱。你既这么出息，朕自然还有成全你的恩旨。不过你不读书，全仗着那点鬼聪明，治国安民不够使的。听说你爱使性子骂人，怄起气没上没下，可是有的？”

“回主子爷，”李卫一躬说道，“奴才是皇上在人市上买的，看着奴才长

大，调理着奴才成人的。奴才这点子牛黄狗宝还能瞒过主子？就这点子本事也是跟主子练出来的把式。主子说奴才粗鲁、任性儿使气骂人都是有的，奴才得好生再读几本子书，如今已经能念‘千家诗’了！说奴才没上下不知是哪个混账行子的话？告诉主子一句话，奴才见有些人不敬主子，他没了这‘大上下’，奴才才不跟他讲‘小上下’呢！就如上回议事闲聊，湖州道胡期恒说主子‘酒量大’，主子自想想，这不是他娘的放屁么？奴才当时上去拍拍他肚子，说‘你这才是酒桶呢’！”

雍正除了年节、祭祀、大宴群臣，平素滴酒不饮，没想到底下还有这些议论，不禁变了脸色，旋又平和下来，一哂说道：“你骂得对！不过这个胡期恒，也是年羹尧荐的人呐，怎么在下头这么没规矩？——你还听见有人说什么？”“别的倒也没听什么，”李卫搔搔耳根说道：“昨儿去了一趟工部，见几个郎官说闲话，说田文镜走了时运，狗眼长到脑门子上，哦——还有，说万岁爷新选这个探花是个风流贼，大白天在客栈里搞女人叫人按住了屁股——这些人我都不识得，见我去了他们一哄就散了。”雍正顿时一怔，说田文镜短长算是人之常情，刘墨林是自己亲自从落卷里拔上来的，想不到竟是这么一个人！雍正思量着，心里越发不自在，起身道：“就这样，你回南去吧。朕这几日乏，太后也欠安，就不见你了——回去好生办差，多给朕写折子，回头还有旨意给你。哦，你女人翠儿上次给朕和你主子娘娘做的鞋很合脚，叫她用心再做两双。她糟的酒枣也好，老佛爷说克化得动，也进两坛子来。”雍正说一句，李卫答应一声，末了竟落下泪来，忙又拭去。雍正诧异地问道：“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奴才想起早年的事了。”李卫咽着声儿答道，“又想着明儿送走田文镜，奴才也坐船回金陵，不知多早晚才得再见主子……唉！坎儿要能活到今日该有多好！”

雍正心中陡地一沉，迅速看了李卫一眼又垂下了眼睑。坎儿是和李卫自小一处长大的光屁股朋友，当年雍正到扬州督办粮食，在人市上买下的奴才，若论起心思灵动聪敏才智其实还在李卫之上。李卫因和丫头翠儿相好，犯了家法，被发落出去做官，坎儿一直留在雍亲王府书房帮办雍正的机密事务，因为知道的东西太多，雍正在登极前夜“忍痛割爱”处置了他。这是件永远拿不到桌面上的事，以至于雍正每当想到那张迷迷糊糊似醒似睡的面孔，都觉得梦魂不安。听李卫说起坎儿，雍正垂头默思片刻，叹道：“坎儿是太聪明，招了造化的忌，短命夭亡……也实在可惜了的。雍王府奴才上千，真得用的并没有几个，他要不病死，如今位分功名也不在你下。唉……这都是命！”说罢仿佛不胜感慨，起身踱了两步，声音带着凄楚吩咐道：“不要提这些事了，朕听着难过——你跪安，回去安心办差吧。”

“扎！”李卫忙答应一声。对坎儿的暴死，他也曾闪出过可怕的念头，但他不敢沿着这个思路去深思，也不愿把这念头和面前曾把自己从苦海中救拔出来的恩人联系在一起，宁可想着坎儿“福命不济”暴病而卒才能心安些。因此李卫也不愿再说坎儿的事，一头答应，叩首辞行，那下头金

砖果然磕得咚咚山响。

待李卫离去，雍正立刻启驾钟粹宫小佛堂。这个空灵大和尚入京已经十几天，允祉、允祐、允祥、允禩几个王府都去过了，京师都轰动说是罗汉转世。在江西曾由胡期恒亲自试过，确能呼风唤雨，允祐的老寒腿前些日子发作，疼得起不来床，经他一看，当场诵经，用手一抚便豁然病愈。因此四王联名密陈，可以由他给太后治病延年。雍正自号“圆明居士”，早已皈依释教，他的替身和尚文觉也是一代大师。但是，闲常时分和懂得佛家经义的臣子谈谈禅、对一对机锋语是一回事，在朝廷庙堂宫阙重地祈福禳灾又是一回事。弄得不好不但眼前难免流言蜚语，史笔里加一句“雍正信佛”还要遭后世无穷讥议！因此这次请空灵进宫祈禳三日，他一直没露面，由着文觉和尚接待。刚才去慈宁宫，见太后病体略有好转，他又忍不住想见识一下这个空灵，到底是个真佛，还是江湖骗子？想着，乘舆已在钟粹宫外停住，雍正不言声下轿，摆手命太监们不要传报，径自背着手踱进来，却见马齐提着袍角从小佛堂门口出来，便问：“这会子哪去？”

“臣回上书房。”马齐脸色很难看，一边叩头，说道，“求主子鉴谅，臣是孔子门生，不想看秃驴们斗法！”雍正用眼张望了一下里边，大约几十个人的样子，又看看脸色涨红的马齐，不禁扑哧一笑：“你是生秃驴们的气呢，还是和朕怄气？朕知道你不信这个，可也没勉强你信嘛！张廷玉不是孔子门生？哦，孙嘉淦还有状元、榜眼、探花不也在里头？也不辱没了他们，偏你就不能忍？就是游戏，姑妄观之无妨。”马齐喘了一口粗气：“万岁若是游戏，臣无话可言。不过臣确实有比这要紧的事，方苞先生在畅春园主子的书房，说臣前年给先帝的一份折子，说由各地府县建义仓的，寻不到原件，请臣过去详谈。山东赈灾还缺五万银子，得叫户部赶紧发出去。主子一定叫看这个，臣自然遵旨，不过说心里话，和看把戏差不多。”

雍正被他这些不软不硬的话顶得一怔，想想又不能驳回，半晌才笑道：“牛不喝水强按头，各随自己心罢了，朕还勉强你？你既有正经差事，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吧。”说罢便进了小佛堂天井院。

这里的官员大大小小约三四十个，都是各部院中平素参禅拜佛的信民。大约刚才是文觉与空灵在切磋佛理，官员们鹄立耸听，一个个面带肃色，竟没有看见雍正进来。雍正见佛堂执事太监忙着给两个大师敬茶，料是讲经已毕，正要上去见面，却听官员中一个人呵呵大笑：“我还以为二位大和尚有什么真才实学，头竖得葱笔价听了半晌，原来不过尔尔！要是这就是悟道，我学生二十年前就可为二位和尚的师傅！”

因为人静，他连说带笑，满脸讥讽之色，格外引人注目，连坐在首位主席上的张廷玉也转过脸来。雍正从人头缝中看时，正是那个行止放浪不检点的新科探花刘墨林，不禁皱了皱眉，却听盘膝打坐在菩提树下的空灵朗声说道：“居士，我认得你。姓名不知，文星高照，乃是今科探花！老衲眼目可差？”雍正这才定睛细看，空灵干筋黑瘦，面色如铁，土黄衲

子外披着件大红袈裟，半苍的扫帚眉下深凹的眼睛炯炯生光，合着掌款款而言：“居士有何见教？”

“学生这探花乃当今天子御笔亲点。”刘墨林挑着眉头嬉笑道：“御花园簪过花，琼林院吃过酒，长安街夸过官，北京城论千论万的人都认得，大和尚你也认得，何足为奇？只学生方才听你那些字法妙语，上不见天花乱坠，下不见顽石点头，怎么就称得起三乘真昧？多少有点腹诽而已，不敢称‘见教’！”

空灵和尚听了半晌不语，闭目沉思良久方道：“居士是富贵中人，不是我清净门生。三乘真昧与君无缘！”

“我学生读书万卷，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不览之，天球河图金人玉佛无不详之，怎见得与三乘真昧无缘？”

众人谁也想不到这个新科探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和尚叫上了阵，不禁都怔住了。挤在翰林侍讲里的徐骏巴不得和尚动了无名火，当场咒死这个怪书生，略向前凑凑，瞪大了眼瞧。坐在上首的张廷玉见刘墨林横中杀出，又想让他出头搅一搅，又怕搅乱了道场惹雍正生气，正想喝退刘墨林，一眼瞥见雍正也在挤着看，便住了口，但这一来，他再也不便坐下了，因假作疏散起身来踱至阶下观望。空灵见有人挑战，看了看上座的文觉，似乎想问该怎么办，文觉和尚双手合掌，脸上毫无表情，说道：“探花居士，你可知‘欲参三乘，先断六根’？”

“六根不过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罢了。”刘墨林却不知文觉是雍正替身，一哂说道，“这六样东西学生没有了，还留得一根辫子。和尚剃了光头，断了六根，学生竟形容不出是什么了？”

和尚剃得光溜溜的头，再去掉“眼耳鼻舌身意”确实不成模样，众人思量着，已是一片窃笑。文觉自为皇帝替身僧，上至宰辅下至百僚见了他无不控背躬身敬礼有加，空灵又是他专程到五华山请来的，这个小小新科进士竟敢当众揶揄，他脸上就有些下不来，因笑谓空灵道：“大师，你密宗不善禅语，我和尚来请教一下刘墨林居士！”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孙行者诸天神仙并七十二洞魔王！”刘墨林向众人做个怪脸，合十盘膝坐下，“请大和尚下场玩玩！”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宫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文觉也是一般土黄直裰，大红袈裟，徐步下阶与刘墨林对面盘坐。他不同空灵，大约保养有术，庞眉白须面色红润，颇有点仙风道骨。他向刘墨林略一点头合掌道：“居士既知欲参三乘先去六根，敢问：如何是无眼法？”刘墨林信口答道：“帘密厌看花并蒂，楼高怕见燕双栖！”众人中便有人高声喝彩：“好！”

“如何是无耳法？”

“休教羌笛惊杨柳，未许吹箫惹凤凰！”

“如何是无鼻法？”

“兰草不占王者气，萱花不辨女儿香。”

“如何是无舌法？”

“幸我不曾犁黑狱，干卿甚事吐青莲？”

“如何是无身法？”

“惯将不洁调西子，谩把横陈学小伶！”

“那么——如何是无意法？”

“只为有情成小劫，却因无碍到灵台！”在文觉连珠炮似的质问下，刘墨林左顾右盼满不在乎，信口拈诗对答如流，将佛家六根断法揽之无余，挥洒之间真个风流倜傥神采照人。雍正原是满心厌憎这个“坏了朕名声”的探花郎的，至此竟大起爱才之心，心下暗自掂掇，此人是东方曼倩之流！正胡思乱想，刘墨林笑道：“大和尚不必尴尬，方才说过，无非玩玩而已。我是聪明人，不和笨蛋一般见识，更不和和尚斗法——胜之不武，败之适足为天下羞！”

“居士好狂放。”空灵在旁瞿然开目，眼中晶莹闪烁，盯视着刘墨林问道，“何见得居士聪明，何见得和尚笨蛋？”他见文觉胜不了刘墨林，出来助阵了。刘墨林道：“大和尚，你读过《传灯录》么？昔日五祖弘忍以袈裟度世，五百弟子，必择一钝汉流传佛法。所以金莲法界不是聪明人插足之地。什么叫‘钝汉’？笨蛋也！”说罢呵呵大笑！

空灵顿时勃然大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黄，一会儿血红，合掌念念有词，却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眼睛直盯盯看着刘墨林。刘墨林原先还是笑，笑着突然变了脸色，仿佛全身的血被一下子抽干，惨白着脸呻吟一声颓然倒下一动不

动！

众人立时大哗，王文韶、尹继善等几个同年进士一拥而上，扶脉象，触鼻息，掐人中，扶掖刘墨林时，哪里还有一丝活气？众人顿时乱成一团。尹继善便骂："妖僧！这是出家人的行径？"王文韶道："请天子剑斩了他这秃驴！"张廷玉几步赶到雍正面前，跪了叩头道："臣请旨，空灵和尚竟敢在天阙之下妄行妖术，荼毒朝廷命官，罪在不赦，当发顺天府严鞫重处！"这时，人们才晓得皇帝早已来了，"唿"地跪了一片。雍正走到昏绝的刘墨林身边看了看他，向瞑目端坐的空灵问道："是你作法治死了他？"

"阿弥陀佛！"

空灵眼皮也不抬，合掌答道："刘居士亵渎三宝，自取罪戾，与贫僧无干！"雍正冷冰冰一笑，说道："亵渎三宝[1]，罪不至死。你行法置他死地，已经触了国法，杀人抵命，你晓得么？"空灵开眼看了雍正一眼，莞尔一笑，说道："听凭人主发落！"

"好得很！"雍正冷笑着吩咐道，"来人，架起油鼎，炸了这臭皮囊！"

"扎！"

几个太监忙不迭答应一声，一时却也无从寻到能炸人的"油鼎"，末了还是御膳房送来了一口杀猪用的大锅，用几个石礅支了，下边架柴焰腾腾烧起。只顷刻间便青烟缭绕油花泛起，伴着锅下哔哔剥剥爆着火花的响声，吓得一众人等没有一个不是面如土色。张廷玉眼见雍正要发令杀人，惨白着脸"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说道：

"万岁！奴才要谏劝！"

"唔、唔？"

"国家以儒道治天下，万岁崇佛信道，招僧入宫祈禳。臣原本不赞同，万岁原也知道。但万岁本为太后祷福求寿，乃是尽孝道，所以臣不能不勉从君命……"

"嗯，还有什么？"

"妖僧行法致死朝廷命官，已经触了《大清律》第三十二款第十四项，应交有司衙门依律治罪。万岁不应以非刑处置，使天下后世无所遵循！"

他话虽不多，两条却都很有道理：原本就不该在宫中捣鼓这些事情，犯了罪更应该交刑部按律处置，这样当众油炸了空灵，难免要招来更多的讥讽非议。雍正沉吟着正要说话，空灵已经起身，绕着沸腾的油锅转了一遭，笑道："文觉大师，你禅宗门里以寂灭为本，经得这炸果子锅么？"文觉已是慌乱得六神无主，见空灵兀自神色自若地要与自己辩论法

门宗派，因合掌急急说道：“大和尚已经造罪！贪嗔痴释门三戒，你已经犯戒入了轮回——还不快救起刘探花？”

“这点子凡火未必炸得了贫僧。倒是你说的‘嗔’字，贫僧确实犯戒了。”空灵说着，将胳膊伸进油中！众人都惊怔了，几十个人鸦雀无声盯着空灵。只见他口中喃喃诵经，两手在沸油中轻轻划着，捞摸着什么，倏然间从锅内双手擎出一株碧绿绿翠生生连叶带根的莲花！雍正已看得目乱神迷，大张着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空灵微笑着擎着莲花，说道：“若不能火中取青莲，佛法僧有何可‘宝’？这是人主赐的，谢赏了！”

雍正脸色苍白，嗫嚅良久忙合掌稽首，说道：“大师真是活佛，朕……为试探大师法力，不得已出此下策。请活佛广施慈悲，这刘墨林原是有用之才……”

“这有何难？”空灵呵呵大笑，“取一盂清水来！”早有小太监飞也似跑去，用玉碗盛了满满一碗清水端来递给空灵，空灵将青莲纳入怀中，踽步而诵，仍是“唵叭咪……”反复念诵几遍，然后喝口水向刘墨林头上“扑”地一喷，口中说偈：

莫、莫、莫！莫要嗔！探花也非假，和尚也非真。识得灵台路，但凭一点心。咄——鼠子缩头去，避过猫儿寻！

又复合掌念诵六字真言，那刘墨林已是缓缓坐起，仿佛刚刚睡醒似的揉着眼，迷迷糊糊问道：“我这是怎么了？”

一时众人方回过颜色，各自暗地舒了一口气。雍正因含笑道：“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大师把你请回来的，还不肯皈依我佛么？”刘墨林这才认清是雍正，一翻身扑倒便叩头，口中却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门有什么能耐与夺？臣今早急着进宫，没吃饭，素来体质又弱，太阳底下晒着，不觉就晕过去了。臣是圣人门徒，誓死不皈释家！”雍正见他倔强不服，倒也欣赏，笑道：“你还想再尝尝六字真言的厉害么？”

“什么六字真言？”刘墨林转脸冲空灵笑道，“我就听你说‘俺把你哄’！”

众人立时哄堂大笑，连空灵文觉也忍俊不禁笑得前仰后合。雍正捧腹笑得连连咳嗽，说道：“好，好！这才是真名士！明儿个你到军机处当差，帮着转送奏章，起草诏书吧！”

于是自即日起刘墨林便交卸了翰林院编修差事，径入军机处料理文书事宜。雍正也喜他滑稽多智，无书不通，时时召见顾问。偶尔暇时，常带着方苞、马齐、隆科多和刘墨林，或下棋、或论诗、或垂钓、或书画，畅春园、飞放泊、南海子、万寿山等胜迹无处不去。刘墨林自打叠起全副精神小心侍候。恰此时年羹尧将西征行辕由甘州移防西宁，军务繁杂，兵部户部和行辕直奏的折片每日都有十几件，都由允祥允禵合议了，夹上折片由刘墨林送养心殿或咨问张廷玉。雍正又不惮烦巨，每折必看。因此刘墨林竟是脚不点地地周旋于皇帝宰相和王爷之间。六部里

人眼最尖，眼瞧着这是一颗即将跃起的新贵，哪个不要“先容地步”？因无论当值下值，刘墨林身边总围着一群中不溜的官员，请安的、回事的、造访的、致谢的……什么样儿的全有，终日众星捧月价来趋奉。刘墨林虽觉劳累，却也惬意。但只苏舜卿未脱贱籍，事关官箴，又防着徐骏一等人攀咬，一时不敢办理婚事。

看看五月已至，夏日骄阳渐炽。这五月又称“毒月”，百事多有禁忌。京师各寺院观庙给施主檀越送疏焚裱，宫中民间曝床晒席，拆换帐幔被褥，贴天师符，挂钟馗图，做麝香荷包，浸雄黄酒，蒸角黍，制蒲剑蓬鞭，采百草制柳叶茶，缝长寿线，买避瘟丹的，人们忙得团团转。刘墨林虽不信这些个，自那日事后也有些心障，见家仆们折腾这些个，只一笑也不理会。待到初五这一日，刘墨林启明星刚起便着衣上朝——昨晚接年羹尧军报，要五万套夹衣为西征军士更装，因户部的人都退值，没有来得及办理。按雍正严旨，已经误了时辰，所以得早点去，把文书札子补办停当——至西华门递牌子，听说张廷玉刚刚儿进去，刘墨林才舒了一口气，徐步进军机房写票拟。这是片刻就能办好的事，刘墨林写完，交军机处当值苏拉太监速送户部，便见养心殿太监高无庸进来笑道：“刘大人，皇上叫你进去。”

“叫我？”刘墨林一怔，忙起身答应一声，“是！——是单叫我么？”高无庸道：“还有十三爷十四爷。别的王爷贝勒贝子不是我传的，我不晓得。皇上今个儿要赐筵百官，在广生楼贴字画，比谁的字好，还有赏呢！”刘墨林这才放心，跟着高无庸进来，早见张廷玉立在养心殿檐下招手儿。刘墨林忙进前请安，问道：“皇上已经起来了？”

张廷玉看上去很高兴，说道：“皇上起来半个时辰了，今儿是正经节，要先去钦安殿、天坛、天穹殿、钟粹宫、建福宫拈香。然后在广生楼赐筵，庆贝子、宝贝勒、福贝勒三位阿哥爷陪驾，这会儿祭祀去了。其余亲王贝子贝勒已经着人去传，在广生楼候驾。”刘墨林听着不得要领，试探着问道：“张中堂，我是奉旨进来的，不知万岁召见有什么差事，能给透个风儿么？”张廷玉笑道：“万岁写了几幅条幅，要世兄挑一副好的。广生楼今儿张着几百幅字，一概不署名，万岁爷的也不署名，叫群臣比较哪幅最好。广生楼张贴字画的差事你办，世兄可不能扫了万岁爷的兴！”

刘墨林顿时愣在当地，雍正的字写得是没说的，但几百幅字一律不署名，雍正的字混在中间，谁能保得定一定能得榜首？万一落榜，或在二三名，那得头名的又何以自处？想着，刘墨林已是头上渗出细汗，但他毕竟心思灵动，思量一阵已有了主意，笑道：“上书房和六部九卿都是常见万岁的字的，不消说的。就怕下边一些人不知起倒，信口胡评。这件事我思量，在纸上作记号，或另外张到醒目处断乎不可，只有将万岁写的句子递出去，下头知道主子写的什么，就好办了——这种事只好找个太监去传递，且要快！”张廷玉低头想想，也只好如此，说道：“那就高无庸办吧——我是想，众口一词才好。”刘墨林道：“众口一词都选定万岁的字，显见得咱们做了手脚，也不好。倒是有几个倒霉蛋夹七夹八评

议起来，反见得真。况且都晓得里头有主子的墨宝，不至于信口雌黄的。”说着三人便进殿来，果见里边长条镶龙乌木案上排着十几幅宣纸字画，却都是唐诗选句选词：

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竿

芳草萋萋

大漠孤烟直

黄河之水天上来

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欲因之梦吴越

桃花潭水

刘墨林叹道：“主上这字确已到了炉火纯青造化入神的地步了，只恐笔锋太刚，有些柔媚文人未必入眼呢——都是好的，叫我怎么挑选呢？”仔细审量半日，选出一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又选了“桃花潭水”两副问张廷玉：“中堂，优中选优，只怕这两副联为佳，你看呢？”

“嗯，就笔力而言，确是这两联最好。”张廷玉托着下巴，思量道，“就气韵而言，我看再加两副——‘大漠’和‘新松’。左右万岁一会下来，多荐两副由主子圣裁罢了。”刘墨林便将四副字联齐整摆到显眼处，小字抄了交给高无庸：“赶紧递送出去，不定还有人出钱买你这个信儿呢！”

高无庸笑着连连答应，刚退出殿，便见邢年李德全还有侍卫德楞泰、索伦、刘铁成、张五哥一大群人簇拥着雍正下来，忙侧身让过。张廷玉和刘墨林早已跪地接驾。雍正今天气色很好，头上戴一顶万丝生丝缨冠，蓝芝地纱袍外罩石青直地纱纳绣洋金金龙褂，穿着青缎凉里皂靴，兴致勃勃进来，看一眼张廷玉，却对刘墨林道：“探花郎，看过朕的字了？哪一副中你的意呀？”刘墨林忙赔笑道：“奴才和张中堂正为难呢！都挑花眼了——主子几时高兴，也赏奴才几个字，就是奴才祖上积德的造化了！——和张中堂选了半日，好歹选出这四副，得请圣上裁夺后再送广生楼张挂。”“好！”雍正看了看晾在中间的四副字，沉思着点了点头，挑出“桃花潭水”和“大漠孤烟直”两副，说道：“太多了也不好，就是这两副吧——方才说赏字，余下的任你挑一副。廷玉，你要什么字，趁着现成的笔墨，朕给你写。”

“谢主子恩。”张廷玉忙叩头，说道：“奴才早就有意求主子墨宝了，只不敢开口。奴才近日新装修了府门，求主子赐一副楹联以光门楣！”雍正点头笑道：“平素确实也无心情舞文弄墨。这几个大案结了，朕心里松泛了

些儿。好，就赐你一副楹联！”说着援笔濡墨，略一思忖，在宣纸上正楷写道：

皇恩春浩荡 文治日光华

写罢又端详一下，盖了图章小玺，又注了年月日，递给张廷玉道：“你看可成？”张廷玉双手接过，眼中放出大喜的光，“……只是奴才何以当得起这十个字？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万岁爷高天厚地之恩！”说着泪水已夺眶而出。

一时刘墨林也选出来了，却是“两个黄鹂”一联，雍正却未用玺，只用朱砂泥印了“园明居士”四字，笑道：“‘园明’有佛家意，你死活不信佛，算是和尚赠秀才的，也算得体，就赐给你——邢年，你带这两张去广生楼——不许张在正中，听见了？”因见刘墨林也要辞出去，雍正又道：“你且停停，一会儿和廷玉一同过去。”刘墨林只好站住。

“廷玉，”雍正的神色庄重起来，声音有些滞重，“年羹尧出去也快半年了，只见要东西要钱粮，至今一战未交，朕心里很不踏实。想和你议一下，要不要派个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呢？”张廷玉沉默着思索良久，说道：“主子的意思奴才明白，想早点打好这一仗。但用兵的事不同政务，一个蹉跌无可挽回。年羹尧当年随先帝西征时已是将军，持重而进，正是他的长处。本朝名将战法不一，巴海善于周旋，有耐力能持久；赵良栋善穿插，能奔袭；图海善对垒能攻坚；飞扬古善战阵，能苦战；周培公机变多智远虑深谋，可谓是全才。可惜风流云散，都已下世。看年某光景，节制部署、进退尺度很谨慎，似乎步了图海的后尘，他也是求毕其功于一役，志在必胜。主上不必焦虑，以奴才拙见，三月进驻平凉，四月推向西宁，并不迟缓。军机处可以再发六百里加紧文书，一并让岳钟麒拆开，叫年岳二人合议回奏，几时可与罗布藏丹增接战，万岁看可成？”雍正皱着眉没吱声，半晌，看着刘墨林道：“你有何见解，不妨说说。”

刘墨林参议这样大的军国重务还是头一次，思量了一阵，回答道：“臣以为张相奏的甚是。康熙五十六年兵败，六万山东弟子无一生还，前车之鉴令人心畏，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年羹尧持重进军，臣以为正为从大局着眼。至于派监军督战，臣期期以为不可。前明土木之变，松山之败一直到甲申鼎革，就因将军朝廷离心，常派监军掣肘将帅，一军而两帅，一事而异心，最是兵家大忌。所以圣祖爷征台湾，专用施琅，李光地虽有督军之名，其实只在后方筹粮饷支应军火——只可催问年羹尧何时进军、何时接战，保障军需供应，不可提调军务，派员督战，那是要坏大事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雍正讷讷自语道，“好吧——既如此，就不派钦差大臣了。廷玉，你从二等侍卫里头选十名，要年轻些的可望成才的，拟个名单给朕。派他们到年羹尧军中效力。”张廷玉这才听出，雍正是对拥兵在外的年大将军不放心，顿时心里格登一声，忙赔笑道：“岳钟麒资

历战功其实与年羹尧不相上下，有他在，朝廷也还是容易节制的……”“你说哪里去了！”雍正笑道：“年羹尧朕若不放心，怎么肯把二十几万军士交给他？你自想想，当年圣祖要是多派些亲贵少年在飞杨古帅帐里学习用兵，何至于今天选个主帅就这么烦难？”

刘墨林这才恍然大悟，敬佩地注目着雍正不言声。张廷玉却深知雍正秉性，年羹尧帐下上千的青年弁佐，何必万里迢迢派侍卫去“学习用兵”？想归想，口中却道：“万岁圣虑远谋，居安思危，臣心服之至！”

“刘墨林，”雍正闲适地呷了一口茶，微笑道，“你这个人才具颇为可观，朕听说你和一个青楼女子打得火热，可是有的？”刘墨林头“嗡”地一响，忙跪了回道：“此事实有，臣以为情之所钟无分贵贱。苏舜卿虽是贱籍，但卖艺不卖身，守身如玉，不可与寻常娼妓等量齐观。况臣与苏为风尘知己，贵而弃贱为不义，求主上明鉴！主上既说到这里，臣索性恩求主上为苏舜卿脱去贱籍，成全臣这一段姻缘。”雍正点头笑道：“才士风流，不是什么打紧的事，不过单为苏舜卿脱籍，用恩似乎太窄了些儿。衡臣，朕有意颁布明诏，为普天下贱民一律脱籍，耕读渔樵，与庶民一律，你看如何？”

这是一道非同小可的谕旨，“耕读渔樵与庶民同”，那么王八戏子吹鼓手也就可能入仕做官，张廷玉作为名宦名儒，打心底里是不赞同的。但他也隐隐听说过，雍正为皇子时，曾被乐户从洪水中营救过，还与一个贱民女子情笃意合，今日不过借刘墨林这事还夙日旧愿，公然反对等于给自己种祸。想着，笑道：“主上仁心通天，这实在是善政。自前明永乐靖难，黜落建文旧臣，沦为贱民，数百年来已繁衍百万之众。水深火热犹如覆盆之暗，一旦拔脱得见天日，怕不家家生佛烧香？然臣仔细思量，这类贱民操贱业已久，并不懂商贾稼禾营生，不操贱业反而生计艰难，似不可强行一律，应听其自愿。再有就是，官吏守牧为君子重器，乍然脱籍即能应试入庙堂，有伤物化文明观瞻，可否脱籍两代之后方许读书仕进，以示朝廷崇儒重道的本旨？”

“好吧！”雍正仰着脸思索良久，觉得张廷玉的奏议无可挑剔，因笑道：“这是老成谋国之言，就是这样，拟旨后明发就是了。”说着，邢年进来打千儿道：“主子，广生楼的字画都张好了，筵宴布齐，各位王爷贝子贝勒和与筵大人都已在广生楼前会齐了。”

于是雍正乘软轿，张廷玉随侍在侧，刘墨林从后，迤逦向地处紫禁城西北的广生楼而来。过御花园时，雍正见荷塘上新修了一座拱桥，桥栏还没有装好，便下了轿，一手扶着邢年一手扶着高无庸上桥。刘墨林在后说道：“主子，这叫步步登高！”雍正没言声，待下桥时又问：“刘墨林，这叫什么？”刘墨林笑道：“这叫‘后头比前头高’！”雍正不禁一笑，张廷玉见他如此能爬杆儿，暗自皱了一下眉头。待过了桥，已见弘时弘历弘昼三个皇阿哥从御花园东门迎了出来。雍正呆着脸站住，问道：“你们的字张挂出去没有？”

“皇阿玛，”弘时忙躬身赔笑道，“我和老五各送了三副，弘历是两副，听太监说阿玛只选了两副，我们兄弟各减为一副。都是太监去张挂，儿臣不敢僭越作弊。”

“嗯。”雍正看了看三个儿子，问道，“弘历，你为什么只选一副？”弘历笑道：“儿臣书法笔力并不出色，不敢与皇阿玛和书林宿儒较短论长，聊书一副，不违圣命而已。”雍正道：“也罢了，今儿御筵你们就不必入席了，在旁给臣子们斟酒。他们这些办事人忙了半年，你们代朕做东，殷勤些儿也是该当的。”说罢便出御花园西门。广生楼前筵桌旁早已等得饥肠辘辘的大臣们见他们过去，静鞭三响便一齐跪了高呼：“万岁！”

雍正颔首微笑，说道：“都起来吧！今日以文墨会友，君臣大礼不可过拘，太拘束了就无味了——好吃的不怕晚，我们先看这些字画，评出状元来再入席吧！”于是雍正领先，一百多名部院尚书侍郎、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侍郎（满人）大理寺少卿，还有翰林院的人却不分等级一律荣与。掌院学士以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上百的人都随着上书房大臣隆科多、张廷玉和允祥、允禵等诸王鱼贯入内。

广生楼是东六宫最大的一座望楼，因楼上供着广目天王，太监们都叫它“广生楼”。楼下祭祀用地为圆形，约有半亩大小，围匝都用玻璃大窗，十分轩敞明亮，翰林们和部院大臣的书法和画都张在这里，总共也有二百副上下。字一半是“圣天尧德”、“万寿无疆”、一半是唐诗宋词、墨渖淋漓笔如龙蛇，都用足了精神。还有些画儿，却多是“花开富贵”、“国色天香”或春兰、或秋菊、或奔马、或卧牛、或山水、或龙凤也不一而足。众人心里已是都有了数，默看着，寻着雍正的字，暗自写在纸条上预备交差。雍正却在一幅钟馗图跟前站住了端详。笑道：“这画儿也算画得入神了，可惜没有题跋，谁能即席一首为此画增色？”

“臣可否一试？”刘墨林因未能参与比赛书画，正自技痒，见众人无人敢应，遂大声道：“臣为此画题诗！”见雍正颔首微笑，便向楼隔扇门口的小桌上提了笔，饱蘸浓墨，盯着画略一沉思，疾书：

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薄碧座悬图。

仗君扫荡妖魔技，免使人间鬼画符！

一笔怀素狂草如疾风骤雨，真个酣畅淋漓，众人未及喝彩，雍正急道：“你再加一首朕看！”

“扎！”

刘墨林毫不迟滞，也不再蘸墨，接着一首：

进士头衔亦恼公，怒髯皤腹画难工。

终南捷径谁先到？按剑输君作鬼雄！

“好！”雍正见他如此捷才，不禁击节称赏，“字也好——还能否？”刘墨林不言声，向画天头又是一首：

何年留影在人间？处处端阳驱疠疫。呜呼！世上魍魉不胜计，仗君百十亿万身，却鬼直教褫魂魄！

雍正站在那画面前看了又看，回头问道：“这钟馗是谁画的？加上这诗，可收进三希堂封存传世。”说罢便命：“开筵！——把各人选定的头二三名呈翰林院，由翰林们秉公评议！”

于是官员们纷纷谢恩入座。雍正因不见王掞，便问马齐：“怎么不见王师傅？”马齐小声道：“王掞已病了两天，腹泻不止，昨儿就要写遗本，奴才去看他，劝慰了几句。今儿方苞先生去看他，也是怕有个万一。若真的病得不成了，再写遗折也不迟。”雍正见自己不下箸都不敢动，便笑道：“太后这几日病体稍安，朕心里高兴，今儿去请安，老佛爷懿旨，一年里头一个元旦、一个正月十五、一个八月十五，再就是端午，是要紧节日，忙了这许久，叫办差的人松泛一下——把胙肉分给侍卫们些，大家尽情用吧！”说罢端酒抿了一口，又夹了一口菜，众人这才敢举箸用餐。雍正这才招手叫过李德全：“叫三个阿哥给大家轮桌劝酒。你去御药房，看有鲜英格[2]，给王师傅送些去。方先生要是已经回畅春园，照这里的样子送过一个席面赏他。”

“扎！”李德全忙答道，“回主子话，鲜英格是有，只是现在还不熟，可使得的？”雍正道：“不熟的不能用。旧的力大，性太熟，留心着量也可用。养心殿还收着些木瓜膏，最能止泻，也送些儿去。”李德全忙连连答应着去了。雍正自坐了首席，与众人说笑，只偶尔夹一口素菜，却不饮酒。

弘时弘历弘昼三个阿哥也是凌晨五鼓就进来了，在毓庆宫做完功课，读了雍正指定的《四书》章节，又转过来侍候雍正。此时已近午时，三个金枝玉叶早饿得前心贴后心，偏生雍正不让入席，叫他们轮桌把盏，看着满桌珍馐佳肴却一口也不敢吃，一句怨言也不敢有。弘历和弘昼倒还没什么，弘时便一脸的不快。好容易劝完这十四五桌，见翰林们呈送评选书画的禀条呈送上去，是个空儿，弘时一个眼风，三个人便退出了广生楼。却见几十个侍卫都在吃胙肉。从天穹殿抬来的大条盘上垛满煮熟的胙肉，热气腾腾散发着浓烈的肉香。弘时便道：“四弟五弟，你们饿不饿？”

“我不饿。”弘历说道，“这是胙肉，就是饿，没有旨意，也不敢吃。昼弟，你素来羸弱，真饿得受不得，毓庆宫我书案上还有两块点心，叫人拿来给你充充饥。”弘昼才十一岁，肚里饿得咕咕叫，但胙肉是祭祖用过的，没有旨意谁也不敢吃。他眨巴眨巴小眼睛，“咽”地咽了一口唾液，说道：“我也不饿。”

弘时冷笑道："这肉有什么贵重处？侍卫们都吃了，偏我们就动不得？"说着便上前用刀切下三块，用盘子盛起，推给弘历弘昼各一盘，自己用刀挑了一块正要往嘴边送，邢年匆匆赶出来传旨："宝贝勒，万岁爷叫进去呢！"

"是单叫四弟，还是我们都去？"

"万岁单叫弘历，没听说叫二位爷。"

"你不知道叫他什么事？"

"回三爷话，万岁赐宝贝勒胙肉！"

弘时的脸色立时变得异常难看，连刀子带肉"咣"地扔进了盘子里，似笑不笑对弘历道："四弟，看来你福分大，我们兄弟都要沾你的光儿了。"弘历明知哥哥是揶揄，只向弘时微微一躬，便忙忙跟着邢年进了广生楼。

[1] 佛、法、僧为佛家"三宝"。

[2] 英格：止泻药。

第二十一回 吃胙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广生楼中评字评画已经揭晓。雍正的两副字和那幅钟馗图被另外挑出来，用屏风张挂在御座之后，煞是显眼。两副字自然是御笔，那幅画却是曹文治的手笔，由刘墨林题诗，密密麻麻占满了右上角空地。弘历一边行礼，起来恭谨地瞻仰了一下两副字，退了两步垂手侍立。

"你这番辛苦不小。"雍正看着自己的儿子，真个目如点漆面如冠玉，剃得簇青的头，后边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直垂腰间，一身半旧的团龙褂浆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比起弘时的故作俭朴，弘昼的不修边幅，另有一番自然风流态度。雍正说着，沉吟了一下向众人道："你们都知道了，山东总督陈佶、巡抚郑庆元、布政使金允恭三名大员一同革职查抄。就是四阿哥宝贝勒带着史贻直亲赴灾区，微服化装成灾民，吃舍饭、野菜，一连查了几个月，查出这群墨吏侵吞赈粮的实情。自四月之后，山东没有饿死一名灾民。"

众人不禁愣了，都把目光投向从容自若的弘历。山东总督、巡抚、布政使三大宪同时解职罢官锁拿进京，是昨日才见的邸报，谁都不知是犯了什么罪——这么长时间不见四阿哥，原来竟是化装成叫化子前去私访

了！

“国家褒功奖能有制度，虽天子也应本功授受。”雍正从容说道，“趁今日诸臣工都在，朕下旨：弘历着进宝亲王，加授十二颗东珠。李卫发奸摘隐，以实奏闻山东赈灾情由，赴两江任阶，督催亏空补实卓有实效，着进两江总督实缺。田文镜催办亏空，督运大营军粮有功，着补河南巡抚。原任两江总督，河南巡抚进京述职，另行委差——衡臣，筵席散后，你就拟旨，竟不用廷寄，明发天下！”张廷玉忙在旁躬身答应道：“奴才遵旨！”弘历便忙伏地叩头谢恩：“儿臣何德何能，蒙承父皇殊恩！”

雍正笑道：“你当得起。你做事沉得下去，务实不事虚华，这就难得。山西诺敏不也曾派人去过么，差点诓了朕去！——来，赐宝亲王弘历一块胙肉！”下面众官见弘历乍然间受到这么高的宠赐，立时一片啧啧称羡之声。

弘时弘昼两兄弟在楼外，里头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弘昼还小，倒也无所谓，弘时已是变了脸色，眼见李德全出来，小心翼翼用刀方方正正切了一块胙肉，用黄绫袱面盖着端了进去，弘时咬着牙笑道：“饱汉不知饿汉饥——没人赏，现成吃不完的肉，咱们吃！”便端了一盘，用手撕着大嚼。因见侍卫索伦用海碗端着一块肘子过来，弘时笑道：“这没盐没酱的肉，肥腻腻的，也亏了你们侍卫，每日价狼吞虎咽，竟吃得下！”索伦笑道：“奴才有奴才的办法。三爷把这纸泡在碗里，再尝尝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两张桑皮纸。弘时吃了两口，已觉发腻，诧异地接过那纸，学着索伦的样子泡在肉汤里——那纸都是用盐、酱和各种调料浸透晒干了的，稍停一时再尝那肉汤，便觉咸淡适口鲜美异常。弘时饿急了的人，顿时便吃得饱胀。弘昼却没哥哥大胆，站在一旁咽咽咽口水。

不料刚刚吃饱，高无庸端出两大盘黄焖肥鹅，都有斤许来重，也用黄绫盖着，宣旨道：“二位爷，这是万岁爷赏你们的。”

“扎！”

二兄弟叩头接旨，一人接过一盘。君有赐，臣不敢辞，这是必须吃完的。弘昼是饥火中烧，自然欢喜；弘时已是满肚子饱胀欲死，打着呃儿，望着那只肥鹅，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盘子！

这一餐端午筵席直到未初时牌方散。雍正也别无赏赐，每个与筵官员一束青艾，一瓶雄黄酒。只刘墨林多少便宜了些，外加了一方青玉镇纸和一把湘妃竹扇。他兴冲冲满面红光出来，恰遇曹文治在隆宗门外和王文韶说话。曹文治见他出来，远远便笑道：“真真便宜你！我画这幅钟馗图费了多少精神，你轻轻巧巧三首诗，就夺了功劳去！”王文韶却道：“还是你占了刘年兄便宜，单凭一幅钟馗图，怎么能存进皇史宬的金匮里？”

“就是这话，还是文韶公道！”刘墨林嬉笑道，“我还没恭喜你呢，年兄嫂晋封光华夫人，难道你不该请客？”王文韶诧异道：“是么？怎么没见圣

旨？也没这个先例呀！”刘墨林笑道：“状元公，太老实了！忘了万岁爷赐张中堂的楹联了？”曹文治和王文韶这才想起来，不觉相视大笑。一时却见尹继善陪着三贝子弘时过来，三个人便止了笑上前给弘时请安。王文韶见弘时气色很不好，便道：“三爷，早起见三爷还好，这会子看去脸色有些发黄，敢怕着了时气？继善，你通医道，没给三爷瞧瞧？”

弘时吃了胙肉又吃肥鹅，满肚子的不合时宜，黄着脸勉强笑道：“不相干。方才继善瞧过了，胃气有些不适，回去歇歇儿就好了。”尹继善肚里暗笑，却不敢说破，因道：“咱们送三爷出去吧。”弘时腆着肚子忍着疼和三个鼎甲进士一步一蹭出了西华门。临上轿前，尹继善向弘时耳语了几句便退回来。刘墨林问道：“你这人鬼鬼祟祟的，这叫怎么回事？”

“说给你们不许外传。”尹继善拊掌而笑，“昔日孔子过陈蔡，饿得要死，今日三爷赴御筵，饱得要死，他纯是撑出来的病！我叫他上轿用手抠一下嗓子，吐出来万事大吉！”王、刘二人这才知道原委，都不禁破颜一笑。尹继善笑道：“阿哥爷们的事，咱们休管。告诉你们一句话，皇上最厌科甲习气，不喜欢进士们有事无事往一处凑。弟已经接了吏部票拟，明日启程去金陵，年兄在京也当心些儿，皇上耳目厉害！”

雍正耳目灵通，大家都领教了的。尹继善话音不高，语气却很重，三个人都噤住了。王文韶说道：“年兄到金陵办什么差？”尹继善低头叹息道：“奉旨抄家。李卫有密折，随赫德抄曹寅家产，私自隐匿侵吞黄金四百两。我这去抄随赫德的家。”三个人本来高高兴兴的，不知怎的，心头都是一沉。曹寅家自太祖时就归了清，赫赫扬扬，已是近百年的簪缨望族，亏空国库七十万两白银，也都为圣祖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曹家，为接待先帝用了的，说声“抄”，忽拉巴儿就穷得精光。随赫德查抄曹家才几个月，如今又轮到他自己被抄！宦海风涛如此险恶，谁能不触目心惊？三个人正暗自嗟讶，见隆科多摆着四方步出来，点头一会意，便要各自上轿，隆科多却招手道：“刘墨林，万岁招你进去，在养心殿小书房和你下棋，快点着进去！”“是！”刘墨林躬身肃立答应一声，忙趋步进去。

隆科多是奉旨去廉亲王府传旨的。本来应该从东华门出去，但他的轿停在西华门外，还捎带着传命刘墨林进去侍驾。既然碰到了刘墨林，也就省了事，径打轿向南，由午门踅东直门出老齐化门，朝阳门外运河码头北，一带粉墙中老树婆娑，墙头榴花似火，墙下蔷薇篱结——内中便是巍峨壮观的八王府了。隆科多的绿呢大官轿在照壁前一落，廉亲王府司阍长随便赶上来，见是隆科多哈腰出轿，又听是来传旨，只打了个千儿便飞也似跑了进去。须臾便听炮响三声，朱红镶铜钉、带着斗大辅首衔环的中门呀呀而开。廉亲王允禩头戴织玉草东珠朝冠，脚蹬粉底冲呢皂靴，身穿片金缘绣文九蟒蟒袍外罩石青四爪正蟒团褂补服，带着一群长史、府吏、笔帖式和太监直迎出来，将隆科多让进王府正门——香案是早已摆好了的，待隆科多南面立定，允禩便行三跪九叩大礼，说道：

“臣允禩恭叩万岁金安，接圣谕！”

“圣躬安！”隆科多瞟一眼允禩，一脸庄敬之容，徐徐说道：“廉亲王允禩才识宠卓，勤劳王事，劬劳不避烦难，着即加封总理王大臣，赏食双亲王俸，仍在上书房，与允祥掌理国事，佐辅朕躬，钦此！”

“谢恩！”

允禩深深叩下头去。

“王爷，恭喜您了！”隆科多宣完旨，满面堆下笑来，双手搀起允禩，甩马蹄袖便要打千儿。允禩急扶住道：“舅舅，这万万使不得——西花厅设筵——舅舅请！”

隆科多却深知八王府筵无好筵，是是非之地，想起上次与九阿哥的那席惊心动魄的谈话，更不愿在此久留，忙辞道：“王爷，万岁爷今个儿还要去畅春园，我得从驾。去迟了不恭，王爷的厚情改日再领不迟……”

“得了吧！”允禟从屏风后闪了出来，摇着一把泥金檀香木扇，慢悠悠踱着，似笑非笑说道，“舅舅，别以为皇上的耳朵就那么长！皇上那一套只好吓唬王文韶这样的书呆子！八王府数十年经营，上上下下几百口子人，都是八爷的家生子儿奴才，过了粗罗过细罗，筛过不知多少遍了！和你说几句体己话打什么关紧？我们叫你谋反了么？”允禩却爽朗地一笑，说道：“舅舅，老九那张嘴你还不晓得？刀子嘴，豆腐心！皇上今儿到畅春园是去见方先生。张廷玉和马齐从驾，还有礼部的人。老王掞不成了，上了遗折，他们要去看看。山东亏空二百万银子，要派宝亲王去催，江南、浙江、江西三省亏空七百万，要和方苞商量着派钦差大臣去催。根本没有你这个领侍卫内大臣的事——！不过，舅舅，我也知道我是是非之人，我这地方是是非之地，并不敢一定攀你。一处谈谈，也为你好，若一定不肯，甥儿也是不敢勉强的。”

允禩不紧不慢，从容不迫侃侃言来，句句温馨可人，毫不剑拔弩张，但字字都带着骨头，绵里藏针，而且对雍正的行止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到这地步，真让人摸不透，他手下到底有多大一个密探网为他效命。隆科多听着，大热天儿，竟无端打了个寒噤。想着，笑道：“我也是怕皇上一时寻我有事，不在跟前怕失礼。八王爷既这么说，我就愧领了——至于别的心思，我是没有的，王爷原就是亲王，如今又加恩总理王大臣，天子驾前第一人，也正该贺一贺！”

“哈哈哈哈……”允禩突然纵声大笑。

“千岁……”

“走，走。这里不是说话处，花厅里去！”

隆科多满腹狐疑随着允禩和允禟步出王府正殿，从月洞门进西花园，穿过一带月季花藤密密编起的花廊，里边豁然开朗一片绿莹莹的空场，碧波荡漾的海子边柳丝拂风，黄鹂鸣啭，一座歇山式压水三楹小殿矗在岸

边，与湖光树影相映生辉。隆科多不禁赞道："神仙去处！"

允禩没有回答，将手一让请隆科多进了书房，却见两个人已先在里边正在专注地弈棋，见他们进来，两个人一齐推枰起身。允禩笑着道："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上书房满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皇舅舅隆科多。"又指着下棋的一位五十多岁的清瘦老者道："这位汪景祺先生，号星堂，是原来上书房大臣索额图门下清客，康熙五十三年举人。这位空灵大师，就是日前在宫中为太后祈禳的密宗大法师了！"

"久仰久仰！"隆科多心中十分震惊。他万万没想到空灵这样的神僧居然和八爷党有这样深的渊源，更猜不出汪景祺这样一个小小举人，为什么成了廉亲王府的座上客，而且位置似乎还在空灵之上！想着，不禁问道："星堂先生，现在哪里恭喜？"这时，家人们已经抬进一席热气腾腾的席面，允禟不等汪景祺回答，在旁笑道："我们坐下慢慢叙。来，来，也不用安席，随意坐吧！"

允禩坐了主席，亲自执壶为各人斟了门杯，笑道："你们看这位舅舅。如今已见了老态。当年可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呢！先帝爷西征，在科布多被围，是舅舅背着先帝突围出来，舅舅是大清的介子推，擎天保驾，应该有今日荣耀富贵！我先敬舅舅一杯！"隆科多最怕的是沿着上次与允禟密议的题目说话，见他说起这些，略觉放心，忙端杯道："今儿是八爷的大喜，加俸加官，我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有什么说头，还是王爷请！"允禩接过杯，盯着杯中琥珀汁一样的酒，良久方叹道："就算是吧！我喝了这杯。舅舅，我知道有些话你不愿听。大凡人都是如此，得意时常忘后路，喜吉而畏凶，一句扫兴话也难入耳。哲人高明之处也正在此，老子于是就说'福兮祸所伏'，我心头清明着呢！"这些话隆科多听着确实如坐针毡，可又不能不听，默思良久，终不能一语不发，因干笑一声道："八爷，话既说到这份儿上，我也掏心窝子说几句。早年的事都已经过去了，心里总折腾着这些个，有百害而无一利，木已成舟，生米熟饭，到了这个山上，就唱这山歌。圣上为人确实精细，恕我说句罪过话，存心并不宽厚，这是人人都晓得的。不过良心话，待八爷满好的。苏奴是八爷的人，先年保八爷当太子，被先帝剥了黄马褂，如今又晋封贝勒；佛格，一个闲散宗室，也和八爷过从很密，皇上如今用他作刑部尚书，阿尔松阿如今也是刑部尚书，佟吉图是六叔佟国维的本家，皇上一即位就封了山东按察使，上月又进位布政使——先帝爷在时，八爷保举过多少次的人，如今都大用了。王爷今个儿又蒙恩为总理王大臣，圣眷是很隆的，依着我看，皇上虽刻薄，却并不寡恩，兄弟情分上很顾全的了。"允禩听了格格一笑，又是没言声。

"隆大人你还没说完。"坐在下首的汪景祺说道"八爷的世子弘旺如今进了贝勒，皇孙里是头一份。废太子允礽如今虽然还囚禁在上驷院，内廷有讯儿，就要移居咸安宫了。外地进的贡品时鲜，皇上都要分赐给允礽些。允礽的长子弘皙，也进封了郡王——就是马齐，当年还不是皇上的对头？如今在上书房和张廷玉平起平坐——我说的有假没有假？"

“都是真的。”隆科多面无表情，盯着这位精干清癯的老举人，揣摩着他话中的意思。看允禩和允禟时，都是微笑不言，夹着菜慢慢嚼着静听，只空灵和尚似乎一切都无所谓，双手抓着一条金华火腿大吃大嚼。汪景祺以箸画桌，口气陡地一转说道：“还有另一面隆大人也不可不留意。理藩院都察院两院长官已经联名具折，弹劾大将军王允禵大闹先帝灵堂，君前无礼，请削为庶人以正朝纲——”“这个我知道。”隆科多冷冷说道：“皇上已经留中不发。”

汪景祺一笑，说道：“留中不发是因为怕太后发怒，并不是已经结案。隆大人，大内选了十名侍卫，‘护送’九爷前往西宁，在年羹尧帐下学习军事，不知大人您知道不知道？”选侍卫去西宁的事隆科多已知道了，只想不到还顺便发配允禟也去西宁，他不禁看了一眼允禟。允禟喝了一杯酒，看着隆科多，沉重地点了点头。

“九爷，”隆科多已被这个汪景祺说得心里发毛，“这事圣旨还没下，要不要我在万岁跟前斡旋一下？”允禟哼了一声，冷笑道：“你有那么大面子？我几次亲自请求，等送了先帝去陵寝再启程，我的四哥扬着脸睬都不睬！”汪景祺又道：“九爷是这样发落，让年某人软禁起来——十爷呢？他今儿个没来，是心里不痛快。哲布尊丹是喀尔喀的台吉，来京奔康熙爷的丧，病死在京师。本来嘛，这样的事由理藩院去个尚书送他灵柩回去也满尽礼的了，皇上偏叫十爷亲自送！喀尔喀离这里万里之遥，要过沙漠瀚海，还要绕过青海战场，你自想想，这是不是个送死的差事？”

隆科多愈听愈惊，脸色变得苍白，他已经明白了这个王府清客话中的潜台词，想了想，不甘示弱地说道：“这都是朝廷的事。先生，你关心的未免太多了吧？”

“我这就要说到您。”汪景祺眼中闪着绿幽幽的光，“您自以为是顾命大臣，受皇上不世之恩，我一点也不疑，你一心一意想为皇上办事，忠心耿耿——放心，九爷不会用那纸文书逼你做什么事，凡事要讲情愿！隆大人，你是总领提调京城兵马的长官，驻畅春园西的锐健营、绿营换防，你知不知道？丰台大营提督内定了图里琛，你知不知道？热河都统已经由狼瞫的侄儿海因接管，你知不知道？——啊，隆中堂，你不要惊愕，还有你不知道的呢！马尔音已经有密本参奏你，说你卖官受贿，在密云祖陵置庄园一百顷；你上朝时从十二爷允禑面前擦身而过，礼亲王参你‘跋扈无礼’，你说二十三爷允祕‘童稚无知’说过没有？中堂，二十三爷是你说得的？当日拥立皇上柩前即位，二十三爷是头一个顶住说‘先帝说传位四哥’，比十三爷还早！你看他七岁，所以就敢这样说他？你说没说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到之时’——还有——”

他侃侃而言，如数家珍，隆科多早已浑身透心价凉，他强压着心头慌乱，一手紧攥着，另一手捏着椅柄，嗫嚅了一下，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天威难犯。”允禩向汪景祺摆了摆手，说道，“舅舅你说得很对。因为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压根就不是忠臣。你方才不是问我为什么发笑么？我就笑你不学无术，不懂帝王心也！当日圣祖爷智除鳌拜，也是先加封鳌拜为一等公，第二日上朝，便被魏东亭、李煦、曹寅一干侍卫在毓庆宫就地擒拿。如今一边拉着我，一边整治老九老十和老十四；西边靠年羹尧打一个大胜仗，南边靠李卫田文镜这些人催讨国债，接着再整顿吏治，急敛暴征荼毒百姓。文德武备双管齐下，一旦羽毛丰满功成名就，还要你这个顾命大臣？你自诩为诸葛亮，辅了先帝佐后主，这是一厢情愿，雍正皇帝，可不是阿斗！”

隆科多猛地抬起头来，眼中满是凶狠的光，咬着牙说道：“八爷！这些话你早说一年，如今养心殿里坐着的就是你！只消我在传遗诏时……唉！这都是造化弄人！今日算是说透了，说透了又有什么奈何？你说个章程……我尽力办！”

“好！这才像个满洲汉子，真豪杰！”允禟一击案站起身来，走近了隆科多，“我实言相告，无论八爷、十爷还是十四爷，我们早就死了篡位称帝的心。为我爱新觉罗氏大清江山不至于出一个秦始皇那样儿的暴君，也为我们不被一个个送到屠刀之下，我们得设法另拥一个英主！”

“……谁？！”

“阿弥陀佛！”空灵早已吃饱喝足，瞑目端坐听着这场“三英战吕布”式的谈话，至此双手合十，音如金石般掷地有声：“三阿哥弘时龙日天表贵不可言，乃是救世真人！”

弘时！隆科多顿时目瞪口呆。雍正的三个儿子都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在隆科多眼中，弘时连弘昼也不如，更不必说好学敏进、风流儒雅的弘历了，这样一个人会有帝王之份？但他很快明白了面前这群人的真正意图，不过是寻个傀儡当幌子。但这一层是日后的事，眼前根本不能说，隆科多略一怔，也合掌回礼，说道：“大师深通天人之理，领教了！不过我不明白，大师既能当时致死刘墨林，为什么……”下头的话，即使到了这种时候，也觉碍难出口，便闭住了嘴。

“雍正有三年帝王之份，气数未尽。”空灵说道，“就是刘墨林，寿数未终，和尚也不敢违天行事，只他太过欺蒙师祖，小加惩处而已。道法自然，大道之数不可亵，阿弥陀佛！”

允禟瞥了空灵一眼，叹了一口气。空灵是他千方百计绕了多少极复杂的圈子请到北京的，此人有些异术不假，其实他的真实本领只是武学，是个武僧。允禟心里雪亮，却不能说破，干咽了一口唾液说道：“一日三秋，度日如年，三年也够我们熬的。隆中堂，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良机，不可一错再错了。”隆科多此时死心塌地，已不再犹疑，端起酒满饮一杯，黑红的脸放出光来，将酒杯一墩，说道：“八爷、九爷，我铁了心了，你们吩咐吧，要我做什么？”他看了看允禩，允

禩却不吱声，跷足而坐，摇着扇子只是微笑。

“不要忘了，八哥是总理王大臣，你是总理事务大臣。我们一座之中有两位位极人臣的人。”允禟目光炯炯有神，望着窗外的碧波涟漪，缓缓说道：“自今之后，你不要轻易来见我们，我们仍是‘政敌’。稳住这个局面。原来我们想借张廷璐的事，请张衡臣与我们联手。但张廷玉是汉人，汉人，没几个好玩艺儿，胆小心大，功名性命第一，难得指望。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年羹尧，他带着二十几万兵，就是心腹中军，铁心只听年某的，也有两万多人。事情有变，年羹尧即便中立，我们也有七八成把握。”

隆科多摇头道：“年亮工我左右不了，都是皇上一手提调，他远在万里之外，说不上话，用书信更是不妥。”

“年羹尧的事不要舅舅管。”允禩在旁说道，“九弟要亲自去‘军前效力’，由九弟来办。还有这位汪先生，我已另叫人荐到西宁军中作年亮工的军幕——你嘛，相机能除掉方苞，就是大功一件！”

隆科多忡怔了一下，说道：“方苞一介书生，只是在畅春园料理一些文书事务。何必打他的主意？皇上一天也离不了他，圣眷那么隆重，离间也难。”

“这我都知道。”允禩不动声色地道，“可以硬来！”

“闯宫杀人？！”

“嗯。”

“皇上——”

“皇上，”允禩笑道，“皇上要去热河秋狩，必定携带张廷玉，留下方苞监视京城。舅舅，比如这时候畅春园里有了‘刺客’，或者是‘贼’，你这个领侍卫内大臣可不可以带兵进园？昏夜乱中，月黑风高，‘方先生’不幸被‘贼’杀了，就是皇上，也不能叫死人起来对证呀！”

隆科多久已知道，允禩虽有“八佛爷”、“八贤王”名目，其实心底瓷实，没有想到他竟是如此心狠，由不得心里一震。皱眉沉思良久又道：“这是我职权中的事，能办。就怕太后干预，太后是不去承德的，要下懿旨不许带兵进园，这事仍旧不成啊！”

“太后？”允禟在窗前倏然转身，一字一板说道，“太医院医正李祥说了，太后已无药可医，过不了今夏。空灵太师用神功为她疗治，虽有好转，但空灵大师夜观天象，太后也不久人世！”

“阿弥陀佛！”空灵合掌说道。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年羹尧统率十万大军，自雍正元年五月将中军大营移防西宁，直到九月还迟迟没有大举进剿。这不是他不想速战速决，是这一战关系实在太大了。罗布藏丹增的叛军都是剽悍勇猛的蒙古人，游牧部落习性行无定止，今日探报说叛军中营设在贵南，明日再报已向兴海移防，派小股军士前往奔袭，却又扑空，再探时，罗布藏丹增已至温泉……如此飘忽不定，在遍地皆是叛军叛民的西北盲目追逐，注定是要吃大亏的。他自幼便喜读兵书，立志做一代名将，因此，虽中了文进士，却一直做着武职。康熙年间御驾三次亲征准葛尔，他一直在北路军飞扬古大将军麾下当参将，在滚沙飞石狂飚冲天的戈壁上作战十几年，他才深知剿灭罗布藏丹增这样的巨寇，绝不同于中原剿灭抱犊崮、太湖捉拿水匪草贼那样容易。这一仗打赢了自不必说，自己便是大清的飞扬古第二。但打败了呢？早就满是火药的朝局立时就要爆炸——凭什么把打了胜仗的十四阿哥调回京师，派这个草包将军去丢人现眼？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连雍正的皇位也未必保得住。

因为志在必胜，年羹尧用兵一直小心翼翼，下谕令甘肃巡抚范时捷驻守永昌和布隆吉诃，封住罗布藏丹增东进的路，分出两万人马固守里塘、巴塘、黄胜关，防着罗布藏丹增窜扰西藏；驻守新疆的靖逆将军富宁安因是当今皇后的弟弟，他是雍正门下奴才，不便直接下令，便请旨敕令富军屯兵吐鲁番和葛斯口，隔断叛军与准葛尔的联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熬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在战略上织成一张包围整个青海的大网络。几个月下来，年羹尧竟消瘦了十多斤，两颊和眼窝都深陷了下去，脾气也变得更加乖戾火爆。因此，当听到十名侍卫“护送”九阿哥允禟来大营“军前效力”的消息，年羹尧只狞笑了一声，将邸报“啪”地向案上一甩，背着手便踱出了中军帅帐。

“大帅，”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追出来说道，“这里还有两份军报，是六百里加紧递来的……”

“说。”

年羹尧黝黑的脸上皱纹像刀刻似的一动不动，看着远处漠漠滚动的黄风。桑成鼎五十多岁，干瘦得像一阵风都能吹走，他沉默片刻方道：“范时捷是咨文，大军移防，眼看要上冻，请拨二千套牛皮帐篷。”

“回文给他谕令，叫他兵部去要——加上一句，往后给我行文，要有上下之分，否则我不回文，误了军机我斩他！”

“扎！”

“还有什么？”

“岳督帅处也有回文。”

“说。”

“岳督帅说大将军调四川绿营进驻松潘的命令已经接到，但目下不便执行。”

“嗯？”

年羹尧转过脸来，上下打量着桑成鼎，目中火光一闪随即又变得深不可测，格格一笑道：“论地位，他是我的部下；论情分，他是我的老朋友。怎么，和我打擂台？岳钟麒都说了些什么？”桑成鼎舔舔发干的嘴唇，说道：“他是请了圣命的。说军机不可预料，罗布军如无大的动作，四川旗营绿营不必一定与年羹尧合期并进。他已将军队调移石渠、孟龙寺随时听用。这是他抄来万岁爷的朱批，务请大将军谅他苦心。”说着便将一份鹅黄封面的折本双手捧上来。年羹尧信手接过，展开看时，前头是请安问好、嘘寒问暖的话头，就是暂不调防的事也说得十分委婉，下面雍正的朱批另外辟出，十分醒目：

览奏甚悦。朕信得你，但凡百事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你二人，朕岂有西顾之虑？愿你等速速成功，朕喜闻捷报！

年羹尧吁了一口气，默默将折本递给桑成鼎，良久说道，“岳钟麒是我的副手，不能不买这个面子。既是皇上发了话，驳回更不好。你叫中军文书给他指示，钤我的印，照允——不过要告诉他，青海叛军逃进四川，哪怕是只耗子，几十年的情分脸面就顾不得了。还要加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四川营兵人马须得随时听我节制。”年羹尧说着，桑成鼎答应着。因见桑成鼎还不走，年羹尧又道：“你怎么还不去？”

“大将军，”桑成鼎说道，“果亲王府荐来的那个慕僚汪景祺，想请大将军接见一下。还有，九爷和十名侍卫也已到了西宁城外。大将军要不要接一接？”

年羹尧淡淡一笑，说道：“老桑，果亲王荐来的这个姓汪的，几个条陈写得还不坏，明天叫他签押房里帮办军务，天天见面，说什么‘接见’不接见？这些个侍卫，还有九爷，你晓得他们做什么来了？有的是来抢功劳，有的是来吃苦头的，你带中军帐下副将、参将代我接一接，就说我甲胄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他们了——我也实在乏透了，偷点工夫歇歇，好吧？”

允禟和大内选来的十名二等侍卫，由驿站传递迎送，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跋涉数千里，总算到了西宁。九月初八辰牌时分在接官亭下马。此时中原秋高气爽，枫丹柳黄，霜叶缤纷，河湖澄碧，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待过中条山入陕，气象便改了味，漫漫无垠是坦荡辽阔的黄土，黄土坡、黄土沟纵横迭伏拔起，马上望远，一线地平直接天穹，道旁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一株株落光了叶子的白杨，枝桠摆动

着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已是肃杀荒寒得使人心里发噤。再向西行，过了甘肃，进青海高原，索性连草树也少见，干河沟，黄沙丘，盐碱地，乱石滩……白毛风掠地而过，卷起万丈黄沙，迷迷茫茫混混沌沌，牵马步行也觉吃力，每日吃不到头的是燕麦青稞，盐水煮羊肉、风干牛肉、牦牛肉，有时到了缺水地方，连洗脸烫脚的水也难以供应。这群人都是满洲八旗贵胄子弟，尽自练武打熬得好筋骨，几时吃过这种苦头，早有人不干不净骂起娘来。倒是允禟知道此行关系重大，他随身带着一百万两龙头银票，虽无使用处，但逢人心里烦闷，便用钱安慰。两个月下来，这些侍卫无人不觉得“九爷大方”，又是“患难同舟”，所以早将雍正吩咐的“不得与允禟交好”忘得精光。

这群人在接官亭等着大将军年羹尧亲自来迎。西宁知府司马路是十四阿哥允禵的门人，十分巴结，请了西宁最好的厨子办驼峰筵为允禟接风。除了鸡鸭鱼肉之外，居然还有青芹、菠菜、韭黄、大头菜这类时鲜菜蔬。大家一路吃腻了肉，真有久旱逢甘雨的架势，欢笑着大吃猛喝，风卷残云般早将两桌盛筵吃得狼藉一片。领头的侍卫叫穆香阿，吃得满头冒汗，见允禟似乎心事重重，略吃了几口便盘膝坐了炕上，因笑道：“九爷，想什么心事，这么好的菜，怎么不吃？”

“我自幼惜福修身，怎比得了诸位虎贲猛士？你们只管放量用。”允禟呷一口酽茶，转脸问司马路：“这些青菜，都是此地产的？”司马路忙赔笑道：“九爷真是紫禁城长大的。这地方此时哪有青菜，除了萝卜，一概都是从四川传邮过来的。年大将军赐给奴才，奴才舍不得吃，孝敬九爷罢了。”

穆香阿剔着牙缝说道：“年羹尧好大气派！四川到这里这么远，菜都还是鲜的！”司马路道：“从孟龙寺到这里快马走三天，单是送菜的就分着十拨，一千多人，源源送来，自然供得上大将军的中军营帐了。”众人听年羹尧如此做派，都咋舌暗惊。允禟却换了话题，问道：“大将军行辕离这里多远？”

“回九爷话，就在城北。”司马路揣着允禟的话意，缓缓回道，“奴才平日也难得见大将军一面。还是前头驿站滚单到了，才知道九爷和各位大人到了，这是奴才专为主子洗尘的。大将军那边这会子必定也知道九爷你们到了，一会儿准有消息……”

众人这才晓得，这个太守压根不是年羹尧派来款待皇差的，早有人“呸”地唾了一口。穆香阿是太后正宫娘家侄孙，母亲是康熙二十三和硕公主，哪里受过这个？顿时涨红了脸，一捋袖子操着京腔说道：“真他妈的林子大了，什么鸟全有！我们是皇上差来的，不是谁的奴才！我当初——”

“老穆，有酒了。”允禟摆手止住了穆香阿。他掏出怀表看看，已近午时，知道难指望年羹尧亲自来迎，便笑道：“既然离行辕很近，咱们不必在这里干坐——司马路，你回府该办什么事办你的，找个人给我们带

路，我们去拜会大将军！”说着，也不等众人答应，将狐皮袍子裹了裹便踱出了接官亭。

一众等只好跟着他出来，憋了一肚皮气上马。刚走了一箭之地，远远见一队人马过来，带路的衙役一眼瞧是桑成鼎，忙禀说了允禟。允禟滚鞍下马，刚立定，桑成鼎已上前叩头，又打了个千儿起身，说道：“年大将军叫奴才再三致意九爷，甲胄在身，不便相迎。委屈九爷和诸位大人前往大营相见。”允禟含笑点头，说道：“有劳贵纲纪了，我们这就去。”穆香阿冷笑一声吩咐道：“请贵纲纪先行一步——侍卫要有侍卫的样子，瞧你们那副不死不活的屌样子，都把黄马褂穿上！”

出来从军的这十名侍卫，临行时雍正都赏了黄马褂。这原是雍正厚恩笼络的意思，按清制，特赐黄马褂官员，可与任何品级官员分庭抗礼。允禟一听便知，这个二杆子侍卫起了惹事的心，深恐年羹尧会迁怒到自己身上；又想年羹尧如此骄横，给他点颜色瞧也好。仓猝之间也拿不定主意，又当着桑成鼎的面，更不好说什么，只捏了一把汗上马徐徐而行。

西宁是座小城，只有三四千居民，久经战乱蹂躏，城里居民逃亡的逃亡，内迁的内迁，其实已是一座兵城。允禟在马上细细观望，但见一方一方的民宅都驻着军队，有的门口还设着仪仗，城里沿街每隔半箭之地都挺立着兵士，腰刀持戈，钉子似的站着目不斜视。久闻年羹尧治军有方，看来果不其然。将到行辕门口时，那气象更是森严，一面铁杆大纛旗高矗在辕门外，纛旗上一幅缎幛，蓝底黄字写着：

抚远大将军年

六个斗大的字在强劲的西风中威风凛凛地飘扬。宽阔的大将军行辕倒厦两边，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一面上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面写着“肃静回避”四个栲栳大字，旁边各守四十名军校，也都一个个面目狰狞，威猛无伦。允禟正自暗地嗟讶，行辕旗牌官已经从东辕门大步出来，雪亮的马刺踩得石板地铮铮有声，径向允禟马前单膝一屈，平手军礼说道：“年大将军有令，请九爷在此歇马，大将军立刻出迎！”

“知道了。”允禟被这里森严的军威震慑得有些心颤，在马上一点头，踏着下马石下来，说道：“上复大将军，不必出迎。我们进去进谒。”

那军校答应一声，起身大踏步进去回禀。不到半袋烟工夫，便听军中画角鼓乐大作，炸雷般三声大炮响过，行辕正门哗然洞开。两行武官足有四十余人，手按腰刀墨线般正步跨出，接着便见年羹尧出来。他头戴三眼花翎珊瑚顶戴，九蟒五爪袍子外套着一件簇新的明黄马褂，腰中悬的宝剑上垂着明黄滚苏，一望可知是雍正所赐。辕门外军校见他出来，“啪”地一声打下马蹄袖，单膝跪下行礼，偌大辕门外几百军校一声咳痰不闻。年羹尧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径自走到允禟面前，脸板得一丝笑容也没，只双手一抱，说道：“九贝勒，年羹尧奉旨久候。有失迎迓，多有得罪！”

允禟也揖手回礼，肃然说道：“大将军，我是奉旨前来军前效力。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为大清宗室亲贵？自今而后，我为大将军麾下效命，但有使令，一定俯首禀遵！”年羹尧目光扫视一眼穆香阿等十名穿着黄马褂的侍卫，又转脸对允禟道：“九爷乃是天璜贵胄，年某无礼了——请九爷到后帐，我为九爷洗尘！”说着将手一让，把十名侍卫竟晾在门外睬都不睬。允禟和年羹尧并肩而入，但心里到底忐忑。走着，小声道：“穆香阿他们十个，都是皇上跟前侍候的人，请大将军稍存体面！”

“嗯。”年羹尧略一沉吟，叫过一个旗牌官，说道：“这十位将军远来劳乏，不要慢待。你带他们在西官廨设酒接风。他们的差使明日就分拨下去了！”说着便又走。允禟有心的人，一边走，远远便听后头穆香阿的声气：“上复你们年大将军，老子已经吃饱喝足了，接的什么屁‘风’？”允禟留心看年羹尧，却是面无表情，只额角上青筋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怪不得八哥说年羹尧两副面孔，在京是谦谦君子，出京是混世魔王，真是半点不假。又想自己一个金枝玉叶，被发落到这里与年羹尧这样的人为伍，还得低声下气，心中转觉悲酸。年羹尧见允禟脸上似悲似喜，也猜了个七八分，却不便多说，一边往书房里让，口中道：“塞外苦寒，就这模样，九爷住久了也就惯了。战事稍有转机，我一定奏明皇上，让九爷体体面面回京。”

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却没有书。几架简陋粗笨的木架上到处堆的都是军帖文案，西边一个木制沙盘分黑黄二色插满了小旗，占去几乎半间书房，东边大炕上铺的熊皮褥子，地下大概烧着地龙，一点烟火气不闻，却暖得令人燥热。二人进来时，桑成鼎已在里边，一桌丰馔已摆在炕前。见他二人进来，桑成鼎垂手说道：“主子，九爷在哪里下榻，请示下，奴才好去预备。”年羹尧说道：“九爷不是寻常人，至少得住得和我这里一样。把东书房收拾一下，那边的沙盘撤到正厅签押房，明儿你带九爷在城里看看，九爷最爱读书的，把书肆的书各样挑一册摆东书房去——九爷，请！”

允禟在筵桌前坐下，笑道：“亮工，在京只是听说，这次来真是大开眼界，看到你大英雄本色，令人心服！虽说我不饿，但你这杯洗尘酒还是要吃的，请坐！”

“给九爷请安！”

一霎间年羹尧好似换了个人，已是满面笑容，允禟惊愕之间，年羹尧已倒身下拜叩下头去，允禟慌得连忙起身双手搀起，说道：“亮工，这是怎么说？我不是领差，也不是督军，我是——”

“您是九爷。”年羹尧笑道，“国礼不可慢，家礼不可废，要分分清楚，请九爷恕我前倨后恭。”说罢亲自给允禟斟酒奉上，又道：“羹尧是个读书的将军，说到底，君臣纲常还是懂的。其实您到这里做什么，我们心照不宣，我断不会叫九爷在我这里吃亏的。”

这是很透彻见底，很顾情面的话了，允禟心里一阵感动，端起杯一饮而尽，说道：“亮工，你真是个角色！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也不怕与你交浅言深。皇上与我虽是兄弟，多年来也存着不少芥蒂。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又是兄弟又是‘贼’罢了。我说这个话，你密奏皇上也好，将我就地正法也好，都无所谓。但我心里拿你当条汉子，如今依托你，求个平安——我对天起誓，我若有谋逆篡位的心，有如此杯！”说着将手中酒杯“啪”地一声掼得稀碎！“九爷！”年羹尧喊了一声，却接不下话去，良久才冷静下来，说道，“何必这样？先前各为其主，说不上是非二字。如今既为臣子，只要安位守命，我不做小人之事！”

“这点银子，寄回去家用吧。”允禟见时机已到，从袖中取出一张银票递过去，“听说十一月初三是年老伯父的七十大寿，我原想亲自去的，可惜皇命太促，匆匆离京，连令兄也不及见面。这里六百里加紧递送反倒方便。”年羹尧推辞道：“生受九爷，家父如何当得起？您用钱的去处多着呢！”展开略瞥一眼，见是一张十万两见票即兑的龙头银票，心里一惊一喜，手攥得紧紧的，口里仍说：“这实在——”一眼瞧见汪景祺夹着一叠文书进来，年羹尧急将银票拢了袖中，脸上又复变得凛不可犯，改口道：“既如此，我陪九爷喝下这一杯。”遂端杯一仰而尽。转脸问道：“这早晚送的什么文书？哪里来的军报？”

汪景祺怀中抱着文书不便行礼，向年羹尧一躬，抬头看了允禟一眼，二人便都将目光闪开了去。汪景祺道：“这是东书房存的，桑成鼎先生叫我抱过这边，请大将军示下，放在哪里？”

“就放炕桌上。”年羹尧吩咐一声，见汪景祺要走，又叫住了道：“你是前头文案上的汪景祺吧？你的字写得好，写的诗也很看得过。你上的几个条陈我看也很有章法——已经告诉桑成鼎，叫你这屋里侍候，你知道么？”汪景祺尚未回答，允禟故作失惊，说道：“汪景祺！你是不是当年乌兰布通之战，在索中堂幕下，为皇上草过《讨葛尔丹檄》的那位汪景堂汪先生？”

汪景祺似乎一怔，旋笑道：“落拓书生埋名数十年，不料还有人记得！你是——？”“这是九贝勒爷！”年羹尧也不料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还曾有过这番惊人经历——乌兰布通战役已过二十余年，自己当年还是个牙将，此人却已在中军营帐中为熙朝名相索额图参赞了！想着不禁肃然，竟起身道：“不料还是前辈先贤！——实在有屈你了。”汪景祺苦笑道：“人老珠黄，夕阳好黄昏近，不可再言当年。桑先生说了，明天——”

“什么明天今天。”年羹尧笑道，“就是此时，你就留在这里。姜是老的辣，我这里幕僚上百，真能办事的却没有。论起来风花雪月、诗词歌赋、弹琴弈棋，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可我这里是沙场，兵凶战危，一个失机便是社稷之祸，便是百万生灵涂炭，我要这些马屁精、巴儿狗做什么使？汪先生，来来来！一起坐，我正要和你细细议一下你的条陈呢！”

三人正在行礼让座，桑成鼎匆匆进来，看了允禟一眼，却没有立即说话。年羹尧便问：“怎么了？”桑成鼎略一躬身道：“回帅爷，西官廨的侍卫爷们吃醉了酒，和帅爷帐下的几个亲兵打起来了！”

“我去处置。”年羹尧缓缓站起身来，冷笑一声，“这些人我晓得，除了欺压良善，半点本事也没。汪先生你陪九爷坐——来，传二品以上副将参将，都到帅帐，等着本帅升帐议事！”说着便出了书房。顷刻之间，外头已是一片急促的脚步声响。就连书房里允禟和汪景祺也觉得气氛紧张起来。因见无人，允禟方悄悄问汪景祺：“无已（汪景祺字无已，号星堂），这个桑成鼎是什么人？”汪景祺说道：“是年大将军贴身心腹随从。他父亲救过年羹尧父亲，他在额尔济纳救过年羹尧，替年羹尧挡箭，背上中了三十多箭……”

年羹尧前呼后拥赶到西官廨，这里已是一片狼藉。两桌筵席翻了个底朝天，杯盘碗盏都砸得稀烂，满地的酒、肉被踩得烂酱一般，十个侍卫的黄马褂被油渍污得斑斑驳驳，挺剑立在南端，十几个中军行辕亲兵拔刀怒目，站在北端，只要有一个人不持重，这里顷刻便要刀枪相拼，性命相搏！见年羹尧满脸阴沉进来，十几个亲兵刷地跪了下去。打头一个亲兵说道：“禀大将军，他们辱骂您，弟兄们劝，他们还动武先打人！”

“你这会子才想起来禀我？迟了！”年羹尧满脸横肉绽起，喑哑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一律给我去手！”

“去手”是什么意思，穆香阿几个人无一人能懂。正发愣间，对面十几个亲兵“扎”地答应一声，将锋利的腰刀高高举起，刀光几乎同时一闪，十几只左手已被砍落在地！十个侍卫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年羹尧格格一笑，说道：“很好！每人分发三千两银子，调任陕西军粮处将养。”年羹尧又将脸转向穆香阿，哼了一声，恶狠狠笑道：“他们是立过战功的，姑免一死。你们搅闹行辕，怎么处置啊？”穆香阿这时回过神来，晓得年羹尧是来下马威，自不肯示弱，挑衅地看了年羹尧一眼，说道：“你奏皇上，该怎么怎么，无[illegible]所谓！”年羹尧从齿缝里迸出一句话：“我为专阃大将军，发落你几个狗娘养的，何须惊动皇上？”

“回你大将军话，”穆香阿揶揄地一笑，“我母亲是和硕公主，圣祖亲生，不是狗娘！”

年羹尧盯视他良久，突然仰天大笑，倏然收住，说道：“好，你顶得我好——升帐！”说罢背身便走了。

“年大将军升帐了！”

“年大将军升帐了！”

一声声传呼由近及远传送出去。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袴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年羹尧的大将军中军行辕，其实是当年康熙皇帝亲征准葛尔时，青海喇嘛为康熙回驾所修造的行宫，康熙回程没有从这里路过，因而一直置闲。年羹尧行辕由甘肃迁来，西宁太守司马路又将这里重加装修，除了将正殿上的黄琉璃瓦换了绿色，其实仍旧是皇家体制。九楹正殿改了行辕中帐，殿前丹墀下两口灭火用的贮水大铜缸也是仿乾清门前的金缸规模，甬道中间的御炉香鼎，临时用黄毡布裹困起来，算是逊礼回避。大殿上按年羹尧的意图，西壁满绘青海省山川形势图，东阁御榻却改了沙盘，饶是如此，仍显得空落落的，正中一张硕大的卷案上摆着文房四宝、笔架镇纸、墨玉印台足有一尺见方，上头明黄袱面搭着印盒——即是按康熙手书刻的“抚远大将军关防”所存之处。这些也都还平常，虎皮交椅后的两个人多高的龙凤架却格外醒目，一个供着雍正皇帝“如朕亲临”的金牌令箭；一个供着错金嵌玉、龙盘凤绕的尚方宝剑；都幔在黄纱绛帐中，给人一种神秘庄严的感觉。

这地方平时将军们私下里叫它“白虎堂”，虽是议事用的，但因初到，还是头一次启用。就是在甘肃平凉，年羹尧也从不轻易升帐召集军将在正厅议事，乍听年羹尧升帐的军令，将军们都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个个装束齐整衣甲鲜亮疾趋而入，虽不敢喧哗议论，都用目光互相询问交换着眼色。正没做奈何时，又听闷雷价炮响三声，年羹尧居前，桑成鼎随后，从殿后西仪门拾级而下，步入大帐，满殿七十余人“呼”地一声全都单膝跪下，说道：“给年大帅请安！”马刺碰得叮当一片响。

“起来。”年羹尧径自升座，环视了一下左右，伸出右手，张着虎口平举一下回礼，这才坐下，嘴角微翘，带着一丝冷峻的笑容说道，“今日召你们来，通报两件事。圣上特谕，着九贝勒允禟前来军前效力。这事你们可都知道？”军佐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一齐拱手说道：“标下知道！”年羹尧点点头，又道：“九爷是当今万岁爱弟，前来军中，也是琢玉成器的意思。你们不可存了别的心思。说到底，九爷是龙子凤孙金枝玉叶，你们要好生保全照顾，不可缺了君臣大礼。我晓得你们这些混账，见了我毕恭毕敬，转过脸对别人就没王法。谁委屈了九爷，我照军法处置他，可听见了？”

“扎！”

年羹尧“啪”地拍案而起，眼神变得饿狼似的绿幽幽的，气从丹田而出，大喝一声：“伊兴阿！”

“末将在！”

“你去西官廨，即刻将穆香阿等十名犯纪军官提来听候发落！”

那个叫伊兴阿的将军扎地打了个千儿，说道：“遵大将军命，请令！”年羹尧若无其事地伸手从令箭架上抽出一枝虎头令箭“当”地掼了下去。伊兴阿双手捡起捧在怀中大踏步出了正帐。人们这才晓得，是新来的侍卫“爷”们犯了军规，一颗放下的心又提起老高。

十名侍卫被二十名如狼似虎的军校架着双臂扭送到正帐，一个个已是鼻青眼肿不成模样。见到帅营虎帐这般阵势，无不脸上变色心头突突鹿撞，却一时放不下侍卫架子来。穆香阿奉有监视年羹尧密谕，有专折上奏之权，尽自惊慌，还拿得住些，待亲兵们松开手，揉着拧得发疼的膀子，怒目年羹尧，说道：“年大将军，咱们奉了圣谕，万里迢迢自愿投军为国效力，你就这么个待承？”

“跪下！”

“什么？”

“跪下！”

“我穿着黄马褂给你跪下？”

“我剥掉你的黄马褂！”

年羹尧勃然作色，手一挥，早有军校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扒掉了十个人的黄马褂，顺势膝窝里猛踹一脚，已是踢跪在地下。

“皇亲国戚来我这里当差的多了。凭一件破黄马褂子，就敢藐视本大将军？”年羹尧随手漫指站在前面的二十多个人，“你问问他们，谁没有黄马褂？拿你的伊兴阿是简老亲王喇布的三世子，当今皇叔，没有你尊贵？桑成鼎，按行辕营规，这十个人在辕门不行参拜，喧哗西官廨，辱骂本将军，又恃宠傲上，咆哮议事厅，该当何罪？”

桑成鼎进前一步，干涩枯燥地迸出一个字：“斩！”

“那就按军规行事。”年羹尧蹙额说道，“拿酒来，斟上十碗，我亲自为他们送行！”顷刻之间两个军士已抬了一坛酒来，就帅案斟了十碗，塞到跪在地下已经吓傻了的十个侍卫手中。年羹尧自己也端了一碗，瞥了一眼桑成鼎，桑成鼎会意，一躬身退出去。年羹尧端酒在手徐步下阶，已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面目，温语安慰道：“皇上差你们到此，是一刀一枪挣功名，为朝廷建勋立业来了，不是叫你们来送死的，这我清楚。穆香阿，我与你父亲其实还交契很深，你做满月、百日我都去过，还说过你有出息，雏凤清于老凤声，将来比你爹强，哪里能想到你死在我的令箭之下呢？唉，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呀……”

穆香阿抖得碗里的酒洒了一身，越听年羹尧“抚慰”越是惊恐不可名状，搭眼一看，周围一片陌生面孔，连个说情的也难指望，顿时脸色变得窗户纸一样苍白，颤着声说道：“咱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冒犯了大将

军。如今……知错了。大将军既然念得当年与家父交情，望恕过了，愿一刀一枪死心塌地为大将军效命疆场。”

“不是这一说。”年羹尧语气更加平和，“这里是帅营虎帐，不是小孩子玩家家，砸了家伙重来。我宽纵了你们，难管别人。将来回京，当然要去府上请罪的。哦，你们进西官廨，那里的军校没有向你们宣讲纪律？”

十个侍卫张皇了一下，其实就是为宣讲纪律他们不肯听，一味打诨使酒骂座闯出的事。嗫嚅半日，穆香阿方道：“宣讲了。”

“这就难怪我无情了！”年羹尧仰脸咕咕一气喝完了酒，将碗随手一掷，背过脸吩咐，“拖他们出去！”

军校们雷轰价齐应一声，扑上来寒鸭凫水般缚定了十个侍卫，不论他们怎样挣扎哀告，双脚着地拖出正厅，一齐按倒在御炉西侧的空场。刹那间，呜嘟嘟号角悲凉响彻四方，满城各营便都知道，年大将军又在行军法杀人了。恰正在此时，允禟和汪景祺一前一后，手撩袍角气喘吁吁自西侧门跑了下来，允禟气色不是气色，摆着手对刽子手大叫：“慢，刀下留人！”说罢趋至大殿前“啪”地一声打下马蹄袖，朗声报道：“军前效力九贝勒允禟请见年大将军！”良久，只听里边年羹尧冷冰冰一句：“请进！”

允禟“扎”地答应一声。他也真放得下架子，哈着腰朝年羹尧行庭参礼，叩下头去，起身又打一千。年羹尧南面受礼，想到下头这个人的身份，心里一阵惬意。转思下头这些将校对景时密奏一本自己无人臣礼，又多少有点心慌，忙起身一揖，说道：“九爷往后不必报名行礼，年某不敢承受。给九爷设座——”

“年大将军”，允禟谦恭地坐下，一欠身说道，“我是来替穆香阿十个人讨情的。”年羹尧一笑，说道：“军法无情。九爷，你不要管这些事，安富尊荣就是了。”允禟脸一红，说道：“是我急不择言，说错了。这些个侍卫侍候皇上惯了，从不晓得世上有‘规矩’二字，就似没调教过的野马，有时连皇上也气得没法。送他们到军中，也有交给您管教的意思。体贴到皇上这片仁厚慈心，还望您网开一面，能超生且超生吧。”

年羹尧道：“九爷，您知道，我这时节制着四省，十几路人马，近三十万军士。赏不明罚不重，是军家大忌。我恕了他们，两厢这些人不服将令，还怎么约束军队？如今对罗布藏丹增合围之势已成，各军不能动作协统一致，误了军国大事，将来我怎么见皇上？”

“大将军，诸位军将！”允禟突然离座当庭跪下，向四周团团一揖，“他们犯了军纪该死，允禟不敢求情，念国家用人之际，皇上拳拳仁心，允禟愿意作保，且寄下这十颗人头，叫他们戴罪立功，将功折罪，不知众位能否体谅大将军忠公体国之心，庙堂朝廷栽培人才的至意？”满殿人众见这个皇帝的亲弟弟这样执谦礼重，心里都不禁发热，向年羹尧一揖手道：“属下愿同九爷共保十位侍卫！”

年羹尧环视众人，突然扑哧一笑：“我也应不以杀人为乐——既如此，传他们进来。”

十个侍卫灰头土脸被押了进来，初到行辕时的骄横之气一扫而尽。他们抬眼凝望了一下允禟，依次跪了下去叩头，穆香阿颤声道：“谢大将军不杀之恩，谢九爷救命之恩，谢各位兄弟保救之恩！”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年羹尧扬着脸说道，“当庭各人四十军棍，以儆效尤！”两厢军校“噢”地答应一声，不由分说，上来就地按倒，噼噼啪啪就是一顿臭揍。年羹尧帐下军校司空见惯，木着脸不言声，允禟哪里见过这个？听着军棍打在屁股上一声声枯燥的闷响，不觉毛骨悚然。直到行完肉刑，年羹尧方满意地“嗯”了一声，说道：“没有呻吟告饶的，还算像个样子。你们十位，就在帐下摆队听候使唤！我告诉你们，姓年的有不是处，你们尽可密奏皇上，不必顾忌——你们不就凭这个才敢放肆么？”

十个人哪敢抬头，喏喏连声答道：“不敢，不敢！”

“我也有密折奏陈之权。”年羹尧满脸阴笑，徐步下了公座，慢慢踱着步子，说道：“皇上若信我不过，岂肯将数十万大军交付与我？你们不晓事！今日不杀你们，并非我不敢。哈庆生是当今额驸，上月从四川督办军粮，迟到三日，我就斩了他。我先斩后奏！皇上不但没有处分，还下旨表彰了我。”说着，将一份折子甩给穆香阿。穆香阿颤抖着手打开看时，上头血红的朱批赫然在目：

八月十五奏览。朕在此焚香祷天，与诸臣共庆佳节，不意即在西疆行军法杀人，思之颇有同时不同势之感。哈庆生原系不成材之人，原望其疆场磨砺，或可略有造就，不意竟以贻误军机获咎处死。朕初闻则惊，既思且喜，我朝若有十数个年羹尧，不避嫌怨，不畏权贵，公忠执法，朕何至于子夜不眠，焦劳国事？宗室外戚在卿军中效力者甚多，其后遇此等事，即按军法一体处分，不必专章上奏。卿且放胆做去，卿但为好臣子，何虑朕不为好天子？！

字迹端楷，一色钟王小楷，秀拔有力。下头还钤着“圆明居士”小玺。穆香阿原存了告状的心，想伺机寻隙密奏一本，至此打消了妄想，忙双手捧还年羹尧，满脸赔上笑来：“今个儿一场噩梦，胜读十年书。咱们服到底了，鞍前马后，总归听大将军指使就是了！”年羹尧见收伏了这十个侍卫，暗舒了一口气，换了笑脸，说道：“总跪着做什么？起来！军法是军法，私情是私情。你还是我的世交子弟嘛！九爷的饭没吃饱，你们的筵也搅了——吩咐他们，重新设筵！我和别的军将饭尽量，酒不得饮过三杯。你们一醉方休，一来压惊，二来接风。”

是时天色已麻苍渐昏，中军大帐重移酒樽，绛蜡高烧，十个侍卫忍着屁股火烫价疼痛，强颜欢笑奉承这位惹不起的年大将军，直到起更，各营军将还要回去处置军务，年羹尧方命撤席，着人送允禟东书房歇息了，

自带着桑成鼎和贴身亲随迤逦回西书房来。却见别的师爷幕僚早已散去，只汪景祺仍在灯下伏案疾书，写着什么。年羹尧已是累极了的人，迈着灌了铅似的步履进来，连声索要“进参汤来！”又笑谓汪景祺：“你有年纪的人了，这里的事没有办得完的？没有急务，不用熬夜，这会子在写什么呢？”

“大帅，”汪景祺写得专注，竟没留神年羹尧已经进来，听见问自己话，方搁了笔忙站起身回道：“我虽老，精神还好，有个写笔记的积习，天天都要写的。前几日上条陈，大帅军纪雷厉，赏重罚严，这固然是好，但战士都是关内来的，西疆寒酷无游娱之乐，难免寂寞思乡，这不是单靠纪律约束得的。所以我写几首凯歌上给大将军，可否颁示各军传唱，一可鼓舞士气，二则也免闲时无事思乡之苦，可使得？”

年羹尧接过桑成鼎端来的参汤，趁热一饮而尽，笑道：“好啊！四面楚歌可散八千子弟兵，你这个人懂军事，知人心，难得！写什么词儿我看看！”说着上前俯身看时，见是三首诗：

军声鼎沸米川城，帝简元戎诘五兵。

班剑衮衣龙节至，岩畿赤子庆更生。

宠命初登上将坛，相公自出逐呼韩。

锦衣骢马亲临阵，士卒欢腾敌胆寒。

连营鼓吹凯歌回，接壤欢呼喜气开。

闻道千官陪綵仗，君王亲待捷书来。

汪景祺见年羹尧看着不言语，回笑道：“我才力薄，写写而已，自然入不了大将军法眼。”年羹尧道：“这诗谁能说不好？太雅了兵士们也唱不起来。我总觉得气魄嫌小了点似的，由甘入青，已经小胜几战，写进去才好，你能否再拟几首我看看？”

汪景祺沉吟片刻，也不再言语，上前提笔濡墨，文下加点，疾风骤雨般又写三首：

指挥克敌战河湟，纪律严明举九章。

内府新承卢矢赐，令公满引射天狼！

边燧消时战鼓闲，弢戈解甲入重关。

挥兵再夺狼头纛，胆落名王恸哭还！

饮至元功竹帛名，至尊颁赏遍行营。

一时下马听明诏，远近同呼万岁声！

“嗯，好！”年羹尧见他才思如此敏捷，不禁大为叹赏，“实在这才鼓得起士气。前三首说我说得太多了，为时也太早。如今大敌未灭，不能歌我之功，颂我之德。就是这三首，按军乐配上传示各军。要人人会唱。待擒住罗布藏丹增，你再编几首更好的！”他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凝望着悠悠的烛光，慢慢的，却又黯淡下来，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坐了下去，仰着脸，半晌方叹道：“可罗布……罗布藏丹增在哪里？他的主力在哪里？好大一个青海啊——慢摇橹船捉醉鱼？我一天要花朝廷几十万两银子，皇上那秉性，能容我久战么？”

汪景祺坐在斜对面，深不见底的瞳仁里闪着阴郁的光，盯视年羹尧良久，说道：“我知道。”

“什么？”

“我知道罗布藏丹增的大本营在哪里。”

年羹尧像一只突然发现老鼠的猫，身子猛地向前一倾，用狐疑阴狠的目光注视着汪景祺，喑哑地问道：“哪里？”汪景祺一笑起身，至沙盘跟前，用木棒指了指一个地方，说道：“这里，塔尔寺！”年羹尧腾地起身，快步走到沙盘前，看了看塔尔寺位置，猛地抬头问道：“你初来乍到，凭什么敢断定塔尔寺是他的大本营？你要知道，塔尔寺离西宁只有几十里！”

“您看这蜡烛。”汪景祺咬着牙，阴森森笑道，“照得通室皆亮，偏偏就照不到烛台——这就是‘灯下黑’！”汪景祺缓慢而又清晰地说着，语调干涩涩地没一点水分，又道：“游牧部落打仗，一样也要水、草、粮。遍青海四遭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什么至今罗布藏丹增的兵仍能支持？就因为塔尔寺里粮库，还在源源不断供给。塔尔寺是敕封黄教总寺，除了自行在青海筹粮，在内地购粮，朝廷还时不时拨调粮食——年大将军，断不掉这个粮源，你征服不了青海省！”

这一番议论对年羹尧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效，想不到“关门打狗”不但房子大，而且狗有东西吃！年羹尧牙关咬得格格的，“唿”地起身便走。汪景祺却道：“慢！”年羹尧倏地转身，说道：“你推测得有道理，不管是不是罗布的大本营，我都要剿了这个塔尔寺！”

“塔尔寺可不是太湖吴家寨，也不是安徽江夏镇！”汪景祺语气平静得像刚刚睡醒的孩子，“塔尔寺无端被剿，就要反了青海一省！你须知，丹罗活佛就是这里的教主，皇上的替身文觉禅师也曾在此受戒。本来是罗布藏丹增‘窜扰青海’，你不但没有镇压了罗布军，反而激起新的兵变。我敢说，你今日剿塔尔寺，不出一月，你就要被锁拿进京，另委新的大将军来接替你！”

年羹尧迟疑了，踽踽转回身来，背着手默默踱着，魁梧颀长的身影在书房窗上来回移动，因见桑成鼎进来，便吩咐道：“你去筹粮处传我的令，截掉一切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所有寺观庙院，喇嘛僧侣用粮，从军饷中按人供给——还有，弄点夜宵来，我要和汪先生彻夜畅谈！”

只在顷刻之间，汪景祺便升到了“汪先生”的地位。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经过几夜周密磋商，一个庞大而又冒险的诱敌计划终于形成。为防着岳钟麒从四川突然出兵助阵抢功，年羹尧下令甘肃巡抚范时捷，将驻守甘北的绿营兵紧急调防松潘，又细细给雍正写了一份密折。十月初三，年羹尧调齐游击以上将佐训示机宜，下令驻守西宁所有军队全部移防兰州。偌大西宁城，只留了一千五百名老弱疲兵守护中军行辕。

听了这番出乎意料的军事布置，上百名军官面面相觑。看看年羹尧，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谁也不敢发问。倒是桑成鼎忍不住，问道：“大将军，您呢？随军东下，还是留在西宁？”这个问话是有意味的，西宁兰州相距并不遥远，然而一个青海一个甘肃，守将擅自出境，万一西宁失守，年羹尧先就有了弥天大罪。听这一问，所有军官都抬起头盯着年羹尧。

“我不随军东下，但我也不离开青海。”年羹尧似乎有些感慨，“这次调防，实出无奈。你们看看这地方儿，能过冬么？后方补给那么远，不单粮草，就是烧炭，要加多少？这么多兵集结在这里，一时又寻不到战机，冰天雪地之下，冻也冻垮了。退守兰州，仍旧包围着青海，把罗布藏丹增留在这里吃吃苦头，来年春化草出再决战有何不可？”

沉默了一阵，伊兴阿忍不住，躬身禀道：“大帅，西宁粮库中还存着十万石粮，万一城破落入罗布藏丹增手里，岂不糟了？”穆香阿知道，年羹尧留青海，自己这群侍卫当然也得跟着，心里满不情愿，但他是叫年羹尧

打怕了又买通了的人，想了想，说道：“主帅远离大军，万一有个闪失，我们都有失于守护之责。大将军既这么想，何不奏明天子，全军移甘西待机再战，也是上策。”

“粮食算什么？一把火半个时辰就烧它个精光。”年羹尧冷笑道：“我不能出境，我若出境，朝廷里还不知道造作出什么花样的谣言呢！想当年乌兰布通之战，我率三十余骑踹了葛尔丹大营，数万蒙古兵未伤我一根汗毛，何况今日？军令既下，用不着再议。都统以上将官留下，还有军务交待，余下的回营，听候号令即刻开拔！”

“扎！”

众将出去，只余下二十几个将官等候年羹尧面授机宜，却见司阍旗牌官进来，禀道：“甘肃巡抚范时捷大人求见大将军。”说着递上名刺。年羹尧看了一眼便撂了案上，说道：“叫他进来！”旗牌官答应着出去，片刻之间便见一个官员，圆胖脸小胡子，墩墩实实的身材，闪着一双满不在乎的黑豆眼一摇一摆进来，一身九蟒五爪袍子外罩锦鸡补服。虽然簇新，不知是剪裁不当，还是穿戴得仓猝，怎么看怎么别扭。他原任湖广布政使，年羹尧兴军，托允祥说项调迁甘肃巡抚，是年羹尧上的荐本，因此便以恩主自居。满以为范时捷感恩戴德，对自己必定敬礼有加。但自到甘肃，这范时捷除了公事往来，平素连个影子也不见。眼见这范时捷又是上来打个千儿便自行起立，年羹尧心里登时窝了火，连手也不虚抬一下，问道：“你有什么事？简便着说，我这里军务忙着呢！”

“卑职说的也是军务。”范时捷挺着身子，活像个不倒翁，似笑不笑说道：“上次说请大将军调拨军需帐篷。大将军令卑职找兵部要。兵部说，都拨到您这儿了。甘西驻军如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说句寒碜话，夜里出去撒尿，回来就找不到睡处。卑职来请示，几时帐篷能发到我军？”年羹尧冷笑一声，说道：“就为这事你巴巴儿跑来？”“这事我想也不是小事。”范时捷毫不胆怯地看着年羹尧的脸，“还有，您调甘肃绿营移防松潘，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岳钟麒将军离松潘近在咫尺，大老远的却调甘肃兵去驻防？我想请大将军再思，能否收回成命。”

年羹尧怔了一下，随即说道：“知道了。你连夜赶回去吧。”“知道了不等于了解了我的难处。”范时捷粘胶腻牙，十分难缠，字句斟斟着又道：“回去兵士们照样睡不下，岂不伤了年大将军爱兵如子之心？我已将甘肃难处移文禀告了岳将军，请岳钟麒与年大将军合议一下，统筹办理。最好还是请岳将军驻守松潘，可以两免劳苦。”他的话不软不硬不疾不徐，说得振振有词，却又毫不失礼。年羹尧气得脸色铁青，偏那范时捷压根不抬头看他的脸色，遂格格一笑，问道：“谁叫你将移防松潘的事通知岳提督的？你有这个权么？”

“是您啊！”范时捷闪着眼盯着年羹尧，说道，“上次甘东誓师，您登坛阅兵，岳钟麒是副帅。您告诫诸将，有事要随时通报您和岳将军，在座诸公都听见了的……”

年羹尧又好气又好笑，又恨又无可奈何这活宝，因还急着议事，挥手道：“罢了罢了！你回去听参，甘肃的事以后由甘肃布政使来和我讲，去去去——回去听旨意！你还算我荐的人，我真瞎了眼！”

“是！”范时捷一躬身道，“我知道大将军不待见我，当初荐我，我还以为您为公呢！我这就回去听参，预备着写辩折。也正好，已有旨意叫我去做两江巡抚，既有人代理，我就早点动身就是了。”说罢又打个千儿，双手一拱道：“大将军多多珍重，卑职去了！”竟自悻悻而去。年羹尧帐下偌多军将，都看得目瞪口呆。

年羹尧恶狠狠盯着范时捷的背影，“呸”地一口，狞笑道：“他这个两江巡抚梦做不了十天，——现在先不料理他。你们且听我的部署。”年羹尧扫视一眼众人，不言声走向沙盘，用长棒指点着道：“从明儿个起，各营拔寨东行，将用不着的军器辎重一律运往红古城、晏水滩、通河以西的双常寺一带，把军旗都插到车上，声势越大越好！桑成鼎、瓦尔塞带着中军随我，驻扎乐都统筹指挥各军。马关保部进驻千户庄，塞得部进驻湟源，富春安部进驻贵德，每行十里设一个烽火台，我在乐都的烽火台是最大的。一旦点燃，各军就向西宁、塔尔寺星夜进袭——逢村烧村，逢人杀人！”他抬起头，饿狼一样的眼幽幽闪着光，喑哑的声音使人不寒而栗：“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这一道令，与方才大会讲的截然不同，大家杂乱无章地答应一声“明白”，其实人人心里一盆浆糊。年羹尧格格笑道：“你们未必明白，我这是一出假空城计！一定要造成大军东移的假象，所以各军一律昼伏夜行，只有向东的军队要大张旗鼓。为防泄密，从明日起，老弱病残兵士一律留在城内，凡有半路逃亡的，无论是谁一律擒斩。各军收容营，遇有中途落伍掉队的，一概密送西宁。只有这样，才能诱得罗布藏丹增集结军队来攻西宁，然后四面合围——嗯？”至此，将军们才知道年羹尧葫芦里卖的药，不由一齐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穆香阿看着沙盘，笑道：“大将军算无遗策，就是孔明也不过如此吧！”

“万一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马关保皱眉道：“天儿冷得这样，我军分散远离中军，粮草也难供给，这犯着兵家大忌呀！”

“粮食！”年羹尧黑红的脸放出光来，“我军要过冬，敌军也要过冬，我已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西宁城里十万石粮就是最好的诱饵。人，渴极时就是鸩酒也要饮的。真的诱不来他，半个月后我也点烽火，仍旧在西宁集结，这一冬，我饿死青海全省人也在所不惜！”

这真是狠到家了的心肠，这计也真毒到了极处。穆香阿想起雍正临别说的“仁不统兵、义不行贾”，瞧年羹尧这般行事心地，真是半点不假。正自胡思乱想，众将军早炸雷般应一声：

“扎！大将军英明！”

范时捷盛气离开西宁，回兰州向布政使恒军交卸了差使，连家眷也不

带，选了二十名亲随戈什哈，第二天五鼓天明便离开了省城，到北京述职面圣，准备到南京就任巡抚。因为都骑的健马，又没有行装，他又担心年羹尧告刁状，一路早行晚宿，只用了十二天便赶到北京。此时将近十月，霜降方过，各地官吏都忙着收租完粮，京郊一带却又一番情致，显得颇为清闲，野外尽有闲汉捉叫蝈蝈的、罗黄雀、捉蟋蟀、捕鹌鹑进城卖的，有些个无事可做的旗人，秋兴未尽，携家带口登阳山看云海，观日月同升，担着食盒子到天平山看晚枫红叶的一派太平雍穆景象。范时捷满腹心思，在自家旧宅中胡乱歇息一夜，顾不得满身乏透，天刚麻亮便到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不一时便有旨意着范时捷至军机处，先与怡亲王允祥、郡王允禵见面，午后接见。

“是。”范时捷待高无庸传了旨，毕恭毕敬答应一声便随着进来，一路走问道：“军机处在哪里？”高无庸在隆宗门口指着永巷西侧的侍卫处说：“喏——那就是了。范大人请吧——太后凤体昨儿犯了痰涌。皇上早膳也没进，这会子在慈宁宫。十三爷十四爷这阵子恐怕也在宫外侍候。您等着，先和张中堂马中堂说说差使也是一样。”范时捷只好答应着进来，果然允祥允禵都不在，只有张廷玉马齐坐在东头炕上。一个御史坐在对面杌子上正回事情，见范时捷进来，便住了口。马齐因不认得范时捷，便目视张廷玉。

“哦，是老范进京述职了！”待范时捷行过礼，张廷玉起身虚扶一把又坐回去，命太监摆座上茶，笑谓马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范时捷，号水芦，原是咱们北京的父母官，放了湖广布政使，又简任甘肃巡抚——这是马中堂——这位御史嘛，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嘉淦。”范时捷忙又起身一一见礼，笑道：“我当顺天府尹，马中堂那时就囚在我的南衙。有失照应，马中堂鉴谅！”马齐笑道：“那是君命嘛！凭你就能拿我？我在顺天府独住四合院，整整胖了十斤。说句笑话儿，比如今还自在呢！”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张廷玉又道：“嘉淦，你还接着说吧。”

孙嘉淦略一欠身，说道：“为杨名时和蔡珽互讦一案，我亲自去了一趟贵州。德江知府程如丝，原是蔡珽旧部。他仗了这个势，不买杨名时这个巡抚的账。云南的盐自黔入川，娄山关是必经之路。杨名时下令开关，无论私盐官盐，尽情外运，向贵州通政使交纳关税。程如丝竟然强行以半价全部收购，从中倒卖中饱私囊。杨名时因此撤了程如丝的差。程如丝到大理见蔡珽，蔡珽不但收容了程，反而加委程如丝为娄山关参将，盐商们因为巡抚衙门有政令，不肯贱价卖盐，程如丝调集数千军士，鸟枪弓箭都用上了，一次杀死三百多名盐商贩夫。当地士绅百姓写万人联名书控到杨名时那里，为防激起民变，杨名时请王命旗牌斩了程如丝。因此蔡珽奏杨名时心怀叵测，要激起兵变。我去看蔡珽，傲气大得很！叫我报名具手本进谒。二位中堂，我虽不是钦差，但是已任左都御史，他一个驻节外省将军，有这个资格？不怕你们恼，就是进上书房给你们回事，我也没有报名的礼！这就是蔡珽参劾我的原因，你们只管如实奏明皇上！”说完，身子一仰，泰然自若地吁了一口气，一张冬瓜脸上毫无表情。

“这档子事皇上只是叫我们问问，并没有旨意。”张廷玉叹道，“梦竹，我劝你一句话，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明折拜发，写成密折，或见皇上时密陈都成。不是上书房不肯在邸报上转刊，要是比起山东饿死几千饥民，这还算不上了不得的大事。眼下最要紧的是年羹尧在青海的军事，皇上一头要顾皇太后的病，一头要操心军务，原定秋狩木兰都取消了。一登邸报，他还不是烦上加烦？你说的这些事不但我们知道，皇上心里也有数。但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折子先存档，成不成啊？我不是要你买我和马中堂的面子，我是劝你想大局。不要单想自己是言官，要发言，要想自己是大臣，从大局着想。就是这句话，你听得进么？”

孙嘉淦低头想了想，长叹一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具密折奏闻。我也请中堂信我一句肺腑之言，我孙某人绝非因杨名时是我的同年才替他说话。他杨名时有不是处，我照样参他！杨名时在贵州，火耗银子只收二分，官作到巡抚，只用了两个师爷，一个世家富豪子弟，只有几件破中衣。我看了也难过，说‘君何苦自苦到这地步儿？’他说‘贵州人无三分银，我收了二分，心里已经过不去了。我跟皇上打了保票，不要朝廷拨贵州一两银，一石粮。自己不作表率，上行下效起来，怎么跟皇上交待？’……我真怕蔡珽这个老兵痞一本参倒了他！”“这个么，你放心。”马齐含笑说道，“皇上也跟杨名时打了保票，七年不动他的巡抚位子。”张廷玉也道：“山东巡抚已经撤差，锁拿进京。云贵远在偏隅，民变兵变都是了不得的事——要知道年羹尧岳钟麒在打大仗，后方出不得丁点乱子——就这样吧。刘墨林去南京了，观察李卫和尹继善清理亏空，给年羹尧再筹一百万石粮，等他回来，皇上一同接见。”孙嘉淦起身笑道：“那我就辞了。回去吃我的‘晶’饭。”张廷玉将手一让，孙嘉淦一躬身退了出去。

“时捷，”张廷玉这才转脸笑道，“让你枯坐了。我原想你元旦才来，那时年羹尧军事也有了眉目，想不到你这么猴急。”范时捷无所谓地一笑，说道：“年大将军已经撤了我的差。我在兰州无事可做，急急赶来，专为听候处分，处分前，我一定要见见皇上。”

两个上书房大臣都吃了一惊，一个封疆大吏，与年羹尧毫无隶属，说撤差就撤差，连中央机枢都不知道！张廷玉不禁皱了皱眉头。马齐也是一脸茫然，说道：“这是怎么弄的？”

“回中堂话——”

范时捷身子微微前倾，正要诉说，帘子一响，允祥允禵两个王爷一前一后进来。张廷玉马齐忙都站起身来，范时捷趋一步上前打千儿道：“二位爷安康平泰！”他与允祥平素极熟稔的，笑着正要说话，见允祥一脸悲凄，允禵满面泪痕，便打住了，长跪在地，怔怔地望着允祥。

“皇太后薨了……”

允祥目光如痴，有些茫然地望着远处，喃喃说道。马齐张廷玉惊得一跃

而起，瞠目望着这两个王爷。马齐惊道：“我昨儿个见太后，脉象虽不平和，还是神定气安，怎么一下子就——”他没有说完，便知自己说错了话，忙打住了。

“皇太后痰症已经十几年了。”张廷玉深沉练达胸有城府之严，刹那间便镇定下来，款款纠正马齐“暴卒”的话，“时好时不好的，太医院几次来回事，我都问过，叶庭训跟我私下说过，左右是今明两年的事。当年邬思道为太后推数，说太后一百零六岁圣寿，我心里还疑惑，现在看来，他是将寿分了昼夜，多说了一倍！唉……现在我们不能乱了神，赶紧请见皇上，知会礼部制订丧仪，别的一应事务只好且往后放放了。”说罢，摘下自己的顶子，将上头的红缨拧着旋钮慢慢取下来。马齐允祥允禵也都忙去掉了冠缨。

范时捷满肚皮的牢骚，要细细告诉允祥，眼看着皇家出了这样大事，知道无法回事，一边旋着钮子，看着允祥道：“爷们节哀珍重。朝里出了这么大事，万岁爷未必能接见奴才。请爷示下，奴才可否住京，待丧礼过后再递牌子请见？”

“年羹尧的本章已经递上来。”允祥看着范时捷，缓缓说道：“他撤你差事的事我已经晓得。你先回去听信儿，皇上这会子哭得都晕过去了，也不敢给他回事。过了这阵子再说吧！”

这些话不疼不痒不着边际，范时捷又不能细问。但只听年羹尧折本先到，已觉背若芒刺。当下只好答应一声“是”，慢慢退身出来。一路回去，只是唉声叹气，自认晦气——早到一日，也能单独面见允祥，痛痛快快说说自家苦衷了。

允祥等四人离了军机处匆匆赶往慈宁宫，早见宫前已撤掉了红宫灯，太监们阴沉着脸忙着用麻纸糊门神、挂白布麻帐，刚到垂花门，便听里头隐隐哭声传出来。允祥允禵鼻子一酸，热泪已滚滚淌出，却不敢放声儿只跟着张廷玉马齐疾趋而入，便见雍正居前，允祉、允祺、允祚、允祐、允禚、允祶、允禑、允禄、允礼、允祈、允禝、允祎、允禧、允祜、允祁、允祕一班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从后，以下弘时弘历弘昼三位阿哥排在最后，头上缠了白布孝帽，连麻衣也未及穿，齐跪在地一声声号啕大哭，见他四人进来，太监秦狗儿、赵明理、高无庸一干人忙上来，递上白布孝帽。张廷玉一边缠着孝衣，厉声说道：“你们这些蠢猪！你们自己的孝帽呢？——还不快到库里取麻衣，给各位主子换上？！”几个太监吓得诺诺连声，一边自戴孝帽，足不停步飞也似去了。

张廷玉办老了事的，很是沉着。因见太医们也跪在廊下，料是雍正未及发落，便走过去说道：“你们退下去。”自绕过人群，趋至刚刚停床不久的太后遗体身边。

太后乌雅氏看去很安详，脸上还微微带着潮红。只眉梢微蹙，嘴唇微翕，仿佛正在说着什么突然死去。她在熙朝四五十位宫嫔中位份不上不

下，张廷玉为相二十年几乎不认识她，只是在雍正登极之后才见得多了。想起这个贵妇生前待下宽厚，庄重慈和，时不时地还遣太监赏赐自己夫人一些物件，昨个还活脱脱的，说要叫张廷玉夫人进来陪着说说古记儿解闷，还要自己女儿“替我抄几卷《金刚经》”，就这么着，说声去，一声不吱突然就去了，陡地又想起自己弟弟张廷璐，更觉人生斯世，命数不定，渺渺冥冥尽付无常。张廷玉“调集”着自己的感情，不禁五内俱沸，颤巍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痛呼一声“太后老佛爷，您就这么西去了？！啊……嗬嗬……”他想着被自己折磨死了的儿子张梅青、想着张廷璐那七个血淋淋的“惨”字，越发抑制不住热泪走珠般滚落出来。好一阵子，张廷玉才收住了神，回头看时，才知道隆科多不知几时也进来了，和马齐并排和自己挨身伏地大恸。便抽咽着起身，轻拍二人肩头，说道：“我们还得料理事情，且节哀……”于是三位大臣啜泣拭泪，缓缓走近哀哀痛号的雍正皇帝面前，双膝跪地，张廷玉含泪哽咽劝道：

“主子，千悲万痛，终归太后已西归而去。如今要紧的是议一下丧礼，太后才好敛柩奉安。您只管悲凄，太后在天之灵瞧着也是不安的。再说，多少大事还等着您圣躬乾断，伤了身子骨儿，叫奴才们心里怎么过呢？”

“母亲哪——”雍正嘶哑着声音，双手扶地，不管不顾地痛哭，“儿子不孝，没有好生侍候过您一天啊……昨儿个您老人家想一口荔枝用，我到底都没给您办！我……我这不祥之身，祸延圣祖和您。先帝爷驾崩不到一年，您也撒手去了，撇下我孤零零的，叫我每日向谁请安？心里有话向谁诉说？……您怎么不说话呀？……”看来不知什么事真的触了他的情肠，雍正涕泪滂沱，脸前的水磨青砖湿了好大一片。无论张廷玉马齐隆科多怎样婉转相劝，只是不肯起身，已是哭软在地下。

张廷玉眼见不是事，叩头起身，吩咐邢年李德全：“把椅子给主子搬过来，搀起万岁！”这群太监领命，小心翼翼上来撮弄着搀架起哭得发昏的雍正，雍正也就不甚挣扎。张廷玉这才大声喝道：“止哀！”众人这才渐渐止了号啕。

“朕方寸已乱。”半晌，雍正才控制住自己，用热毛巾揩了脸，倦容满面说道：“廷玉你们几个斟酌个见识，朕听你们的就是。”

隆科多眼见张廷玉处处占了先着，自己是上书房满大臣，反而不显扬，因趋一步说道：“眼下别的都是细事，应先为太后拟出谥号，礼部才能有所遵循。”雍正沉重地点点头，说道：“你说的是，马齐管着理藩院和礼部的事，拟一个上好的给朕看。”马齐忙躬身道：“臣遵旨。这番大事出来，内内外外平添了多少事。总得有个大臣居中掌总调停事务。照先帝为孝庄太皇太后守丧的仪节，万岁居丧二十七日，朝政就不至于无所适从了。”隆科多便道：“马齐熙朝元老，德高望重，就请马老主持。”他原想主荐马齐，马齐必定推辞，自己是皇舅国戚，又是上书房满大臣，投桃报李，自然就推到自己身上。不料马齐一点也没瞧见自己热望的眼睛，只顾说道：“先太皇太后丧葬仪节都是张廷玉拟办的，又经了圣祖之丧。我已经老了，里外纷乱如麻的事，怎么料理得？我看就是张衡臣偏

劳为好。”

“衡臣，”雍正听着，默思片刻，偏过头问道，“你有什么见解？”

张廷玉思量着，慢吞吞字斟句酌道：“一年之间，圣祖冥驾，新君登极，东南清理亏空，刷新吏治，西北尚在用兵，算得上迭遭大故，风波多劫。臣以为愈是稳当愈好。……嗯，臣以为，太后慈躬违和虽然时日已多，这次薨逝前，并没有将太后病情布告中外。可否分两步：先让太医院将前数日太后病情脉象，用药医案还有各地给太后慈躬请安的折子，汇成一份邸报，用八百里加紧传邮各地。然后徐徐布告天下太后薨逝。这就有利于人心稳定。再就是，看太后有何遗愿，皇上按懿旨遵办，也用明诏告诉兆亿百姓。至于谁居中调停内外，这是细事。我也可，隆科多也可。反正大事还是要奏禀皇上的。我想，方先生就住畅春园，可否令他也暂移大内，随皇上为太后守丧，顾问垂询也方便些。我就想到这些，待方先生来，皇上还可听听他的建议。”

“嗯！”雍正猛地抬手要拍腿赞赏，随想起自己是宁戚居丧的正孝子，便搔搔耳根后，叹道：“衡臣这话朕听了心里感动——”他原想说“朕实在两头不放心”话到口边，却成了“这样曲画周详，你们尽自做去，就由衡臣全力支撑内外，有事多和舅舅、马齐他们商议着办。不是军务，就不要来搅朕。实在你们尽忠，也就成全朕做个孝子了。”说话间，外头太监抱着一捆一捆的麻衣进来给众人换穿，又见高无庸禀道：“方苞先生已经进来了。主子过去有旨，方先生进内不递牌子，所以……”“不要这么多话，”雍正不耐烦地说道，“请方先生进来，你传旨给文觉和尚，叫他预备太后的法事！嗯……太后临终有遗言，她发宏愿一年之内天下不杀生。照这个意思，廷玉拟一道诏书，这就传旨刑部，所有待决人犯无论朕朱笔是否勾过，一律停勾一年，凡可矜、可悯、可疑，情有可原的，得超生的就超生，朕代老佛爷还了这愿心。”隆科多还要说话时，便听外头一声苍老沉郁的声音：

“臣方苞恭见万岁！”

雍正看了看白汪汪跪了一片的兄弟，淡淡说道：“按廷玉的铺排，兄弟们且回去。明日哀诏下去之后，照礼部殡仪司安排办！”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这是个紧张不安的夜，太后薨逝的哀诏未下，但京师各衙门早已得了消息。这样的国丧若在熙朝，是很平常一件事，无非下诏大赦天下，不许民间婚嫁迎娶，禁止演戏，剃头诸事。但一夜之间，京师各店肆堂所一概没了官员踪影，连日提着鹌鹑笼子串茶馆说闲话嗑瓜子的老公儿也一个不见。顺天府当夜就摘了红灯，所有三班衙役都不许回家，也不许上街，都集中在养蜂夹道狱神庙彻夜守望听命。北京人最是刁能油滑的，

便看出不少蹊跷。前门大栅栏茶馆里当晚就传出新话题：

“听说年大将军兵败自杀了！”一个谢顶头、脑后发辫不足一根筷子粗的老年人，神秘地看看左右，诡秘地说道：“八旗兵死了七万多！”

人们纷纷把头伸向他这一边：

“你怎么知道的？”

“我侄子就在兵部，管接八百里加紧廷寄军书！”说话人龇牙咧嘴连连摇手，“嗨呀，那真血流成河！今晚兵部人一个也不许回家，调集各路兵马，勤王、护卫京师！”

人们紧张得瞪圆了眼，良久又徐徐摇头叹息：

“十四爷打得好好的，怎么偏就换了个年羹尧！年糕年糕，本就是软的，还搁得住刀切？”

“十四爷不该回来。有他在前头挡着，会出这档子事？”

“哎呀……这是怎么说的呢？”

“要是康熙老佛爷在……”

人们摇头攒眉，正叹息“天意”，旁边一个穿着小羊皮风毛坎肩的年轻旗人用折扇打着手心儿，哂道：“别听他瞎掰乎！老苟上回说十四爷带兵反回北京了呢！反了没有？告你们吧，太后老佛爷薨了！我们老二在内务府当差，下晌回来说的！”

“你懂个屁！”老苟不甘示弱，唾沫四溅说道，“就为打败仗，十四爷和皇上在太后老佛爷面前翻脸，大吵一通，老佛爷连惊带气，才薨了的……”

“嘻，你瞧见了？”

“十四爷方才大驾赶往八爷府，”老苟得意地望着瞠目结舌的人们，“好戏，还在后头呢！你们瞧这街上，像个平安征候么？”

人们被他说得毛发森然，不由把目光转向外头，但见一片漆黑，天上浓云遮布得星月不见，微啸的朔风吹得满街枯叶荡来荡去，发着细碎凄凉的响声，偶尔一片雪花顺风飘进门来，袭得人们一个个打噤儿。一个老者长叹一声道：

“要变天了。”

“上次时机叫我们蹉跎了。”允禩面对深夜来拜的允禵和隆科多说道，“如今我们谁也不要埋怨，想法儿叫它变天！”他穿着四开气酱色江绸袍子，上面只套了件玫瑰紫巴图鲁背心，半靠在花厅右首安乐椅上跷足而坐，

神色仍旧安详深沉，口气却一反平日那种温馨可人的风度，显得果决有力咄咄逼人：“老九打发到年羹尧那儿了，老十去了张家口。今儿当着太后的面，他又要打发老十四去孝陵守灵，活活气死当今太后！这样的人为人君，父母骨肉，文武百官都视为草芥，连秦始皇都不如的一个暴君，凭什么还要尊他保他？你们瞧着吧，只要弄倒了老十四，下一个就是我，连年羹尧在内，谁都没个好下场！”

允禵和隆科多直直坐在椅上，盯着这位首席王大臣，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这已经是三个人第三次直截了当密议这件事了。但“变天”二字还是激得他们浑身一震。良久，允禵才道：“国丧期间举事，的确是时机。但似乎仓猝了些。年羹尧那边还没有说通，里里外外又是张廷玉把持，老四身边还有个智囊方苞。明日哀诏一下，咱们又得进去守灵，就这么一晚，来得及么？兵权，兵权在京师兵部，兵部又是马齐管，我们调不动西山的兵和丰台大营啊！”

“张廷玉什么都虑到了，我跪在那里听着，真是贼才贼智。”允禩冷笑一声道：“但他这次没想到，应下旨京师驻军不得擅调。这就是疏漏！所以事有可为，舅舅现是九门提督。管它外头如何，九城紧闭，两万人马在城里足够使的了！”

隆科多背上一阵冷汗又一阵冷汗。下令禁城，是他一句话的事。但紫禁城是城中之城，名为他管，其实真正实权在张廷玉马齐手里。城外西山、丰台、通州近二十万人马在咫尺肘腋之间，又都是允祥的旧部统领，一封密诏递出去，立时四面楚歌！思量着，隆科多道：“八爷，今晚大动，实在来不及，得稍有准备时间。他守灵二十七天不理外务。我虽不掌全面，但二位爷都在里头，我里外还能活动。给我十天，十天之内，我准能借故革掉丰台总兵毕力塔的职，暂委一个我们靠得住的人。那时，就好动手了！”

“十天不成，六天！”允禩斩钉截铁地说道，“不能等到头一个断七。那时外官像李卫、鄂尔泰都赶到了，你封城把这些人堵在外头，他们就敢硬闯，搅得天下大乱，你明白么？”

允禵在旁边拧着眉毛思索，他压根不信允禩“辅佐”自己这些话，但此时又不能揭破，想着，说道：“舅舅，丰台大营至少要执中观望，我们才能十拿十稳，八哥门人刘守田在那当参将。这人外面儿上和老十三也好，你寻个由头拿掉毕力塔，提升刘当都统，管保不碍我们手脚。”

“就是这样，”允禩仿佛不介意地一笑，倏又变得异常庄重，“老隆，无论丰台的事如何，一定要干起来。见事而疑，胸无定见是大忌。你是上书房满大臣，这次不让你掌总，这就是不吉之兆！雍正猜忌苛刻，已经疑到了你！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一日，你悔断了肠子也一些儿没用！”隆科多仍旧显得有些忧心忡忡，耷着眼皮深深思索着，说道：“我不是不敢，但心里确是不踏实。年某人统数十万人在西疆。就算这里成功，他要带兵进京勤王，清君侧，谁抵挡得了？天下督抚不服，又该怎

么办？”

允禵盯着隆科多良久，突然破颜一笑：“老隆，你好懵懂！老九在年羹尧那里是做什么的？我为统兵大将军王，年羹尧接的都是我的旧部！说到统兵入关，连我都做不到，年羹尧一个包衣奴才，他号召得起？你把心放稳，一旦这里得手，我敢说，头一个上折子奏诏请安的就是姓年的！”允禩见隆科多渐次舒展了眉头，因笑道：“就这样，不用多议了。老隆不宜在此久留，回去只管按策划行事。左右你见我们还方便，临时有变，我们就收敛，还是没事人！”

“此人难指望啊！”允禵待隆科多辞出去，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八哥，年羹尧在西边已经得手，你晓得么？”允禩目中波光流动，说道：“我已知道了。奏折在你手里，你没有交皇上，不是么？你扣得很对，一旦递上去，邸报一出，人心稳定，我们的事就不好办。但这次是我们稳坐钓鱼船，老隆弄得成什么也不必说，他弄不成，抓不住我们一点把柄，打什么紧？”允禵不禁扑哧一笑，说道：“八哥，真有你的！”还要往下说时，却见亲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带着养心殿太监李德全进来，两人一怔，忙都起身，问道：“李公公，内廷有旨？”

李德全白发须眉，已老得口不关风，只含笑向允禩道：“咱不晓得十四爷也在爷这，既这么着，倒省得老奴才多跑了，”说罢南向而立，口称有旨，待二人跪下，方宣道：

“着允禩、允禵即刻入宫，为太后守灵！”

“扎！”

二人齐应一声起来，允禩便吩咐家人，“取五十两黄金给老李！”又笑问：“老李，是单传我们，还是别的爷也一齐都进去？”

“回爷的话，”李德全双手接过沉甸甸的金饼子，笑道，“所有的爷都进去，在慈宁宫前守孝，外头灵棚都搭好了，在京十二个孝子，每五位爷一处，共是四处灵棚，茶水汤饭都方便，爷们只管放心！”

这就太不凑巧了，五个阿哥一处，恰好允祉、允祚、允祐、允祺和允禩一处，允禵偏不在一个棚子里。就算在一处，苫块居哀，怎好叽叽哝哝说私房话议事？就是隆科多，也不好一个棚又一个棚地串。允禩和允禵对望一眼，允禩强按着心头的惊慌和怒气，说道：“前头守灵，大家不都在一处嘛？”

“这是方灵皋先生的主意，”李德全笑道，“前头给先帝爷守灵在乾清宫，慈宁宫地块小，爷瞧这天儿，已经飘雪花儿了，不搭个灵棚，爷们可怎么受？这也是万岁爷体恤各位爷一片佛心……”说着颤巍巍一躬辞出，到别府传旨去了。

允禵咬着牙，恶狠狠道：“方苞这狗娘养的，早晚我碎剐了他！”

“且看隆科多的动作，这时说不着这些个。”允禩轻轻咬着下唇，幽幽说道，“咱们按时辰解手，一个时辰一聚头！”

在允禩允禵和隆科多密谋的同时，雍正和方苞、文觉和尚却在慈宁宫西侧寿康宫东配殿议论另一件事。雍正的情绪像是很亢奋，虽浑身披麻戴孝，眉宇间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愉悦和轻松。他背着手，穿一双蒙了白布的皂靴，不停地踱着步子，说道：“年羹尧好样的，到底不负朕心！罗布十万人马全部生擒，先帝爷在时也没有过的胜仗。好，嗯——好！”他搓着手，忽又想到自己是孝子，口气一转长叹一声道：“母后啊……您老人家迟走一日，又能给圣祖爷带这个好信儿去了……”

“皇上，”文觉坐在杌子上，斟酌着说道，“但毕竟杀生太多，青海省十年难以恢复元气。这一仗年羹尧打得好，却与岳钟麒生分了。有些善后事宜皇上不得不虑。”

“唔？”

“岳钟麒带兵进驻松潘，与年羹尧从甘肃调来的兵统属不一，双方争功，宴会上几乎剑拔弩张。罗布藏丹增因松潘军机失宜得以西窜，首凶未得，这不能说不是年羹尧措置失当。九爷在年军中也甚得人心，万一有挑唆离间的事，哗变起来也不是小事，万岁不可不虑。”

文觉和尚光秃秃的脑袋在烛影下微微一晃侃侃而言：“今冬若不能将罗布叛军一鼓荡平，来春草肥水足，不知又要费多少周折了。”

“举大事不计小节。”雍正阴郁地说道，“年、岳二人无论怎么争功，都是细事。这一战之胜不单在青海。朕吊得老高的心总算放了一半。年羹尧恃才傲物，这朕知道，但观其功劳，这些不足为过。”雍正说着，转脸问方苞：“方老夫子，你怎么一言不发？”

方苞正襟危坐，正埋头苦思，听雍正问，抬起头来，两只椒豆一样的眼灼灼生光，吁一口气说道：“我在想两件事。方才主上你们说军事，我以为主上说的极是。但西边军事大胜，按理说年羹尧必定用红旗报捷的，但至今却没见到，倒是甘肃兰州将军马常胜的密折先到，没有这密折，至今主子还不知道，这不是怪事？”文觉道：“兴许战场还要清理，军俘要处置，再不然年羹尧还有新布置，来不及奏闻朝廷。”方苞一哂道：“那不是年羹尧的秉性。再说，岳钟麒率军入青，与年羹尧合战，他也该有折子来的嘛——我的书僮倒跟我说，北京城已传闻年羹尧战死，我军兵败了！”雍正悚然一惊，目光一闪说道：

“先生是说——”

“臣是说军报已经递到，只是没经皇上过目而已。”

“那，谣言呢？”

“谣言可以杀人。”

这一句警语从方苞齿缝里迸出来，雍正和文觉都激凌一个寒颤。一时间三个人都没说话，但听殿外风掠殿角，铁马叮当作响。

“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黄雀啄螳螂不知弹丸将至。”方苞冷冷说道：“圣祖归天尚未经年，太后薨逝，国家是多事之秋。万岁，年岳之争是小事，皇上看得对极了。北京，是肘腋心脏之地，这里连一丁点差错也不能有。这次大丧，要和圣祖殡天一样，事事周虑密详。”

雍正万没想到方苞想的是这件事。开始还觉得不以为然，仔细想想，连与范时捷鸡毛蒜皮的小事尚且拜折快递，这么大胜仗，他能缄口不言？联想到谣言，又想到方苞建议给阿哥们搭棚守灵，心里愈加不安，冲口而出：“先生说怎么办？”

“万岁圣明，这只一个‘防’字，何待臣言？”

这就是方苞和邬思道不同之处，邬思道昔日替雍正划策，从来都是直述胸臆，唯恐不详，方苞大家风范，只说“看法”，让皇帝自作主张。雍正正要说话，却听外头太监道：“张廷玉进谒皇上！”雍正转脸对文觉道：“你是和尚，做你的法事去——叫他进来！”

“皇上！”文觉前脚出去，张廷玉后脚进来，却是一头一脸的雪，当着雍正不便抖落，伏身跪下道：“慈宁宫那头都预备好了，几时起丧，请皇上示下。”

雍正已恢复了常态，口气柔和地说道：“外头下雪了？抖抖身上的雪，慢慢说——赐茶，起来坐着罢！亏得方先生先叫搭了灵棚。不然，冰天雪地的，叫兄弟们可怎么受？”张廷玉吐了一口冷气，身子已暖和过来，躬身回道：“臣也正想说这事。三爷、五爷、十四爷他们叫奴才请旨，各自在灵棚哭灵，似乎于太后大礼上不甚妥当。守孝本就是苦事，还该都到柩前去的。这是他们的孝心，还请皇上再下恩旨，他们才好入棚的。”雍正端着茶出了一阵子神，说道：“那不都是先皇骨血，朕的手足？前头在乾清宫，还有几个小弟弟伤风呢！冻着了，太后在天之灵也是个不安，反而是朕不孝。这次一定不能有一个病的，你传旨太医院，多叫几个太医，进来随时侍候。各房棚，东厕都要有太监轮流照管灯火取暖。该进正殿举哀，大家都去。回去还归灵棚，这样可成？”

“臣没说清楚。”张廷玉忙道，“‘三爷’是弘时阿哥。五爷和十四爷是允祚和允禵。”

“唔。”

雍正怔了一下，说道，“衡臣，就是这样，你忙去吧。哦，你到上书房，还有军机处，问问他们有没有年羹尧、岳钟麒处的军报，朕虽居哀，这样的大事还是要留心。顺便叫德楞泰、张五哥两个人过来。”

张五哥和德楞泰两个侍卫都进来了，两个人都哭得眼圈红红的，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面前这位圣尊。

“朕的‘灵棚’就设在这里。”雍正说道，“因为有些急务，就是居丧也得料理，所以请方先生也陪着朕。德楞泰，你挑二十个侍卫看护此地，朕下手谕，宫里侍卫一概听你的，你听方先生的——蒙古汉子，听明白了？”

“我明白！”德楞泰粗声答道，“不过领侍卫内大臣还有好几位，他们要有指令，我听不听？”

“你听方先生的。”

“扎！”

雍正踱了两步，阴沉的目光又灰又暗，良久又道：“方先生，你起草个手谕给张五哥。五哥今夜就要去传旨：顺天府及兵刑二部所辖衙役官军，进驻神武门关防出入。丰台大营由毕力塔亲自带领，带上毡幕，驻守前门到西华门南。西华门北要西山锐健营汉军正黄旗选一千人驻防。东华门由原步军统领衙门军马看守。”

他话音落，方苞手中的笔也停下来，双手将草拟的诏书捧给雍正。雍正看着点了点头，从怀中取出“圆明居士”小玺钤上，递给张五哥。张五哥略有些迟疑地接过诏书，说道：“奴才理会了。不过东华门西华门都是隆中堂管，原驻兵要不要移防？这事要不要告隆中堂知道？”

“舅舅这几日也要守丧。”雍正知道五哥心细，怕他起疑，用温语说道：“所有内外防务，还有军机政务，都是张廷玉主持。所以这事等你传完旨，告诉张衡臣一声，一切听他调度。兵马进城，一律都带行军帐篷，听张廷玉关照户部，粮秣柴炭要供足，每个军士先给五两赏银。大丧过后再赏。你不要胡思乱想。朕只图个内外平安，去吧！”

张廷玉奉了圣旨，立刻赶回上书房，查问西疆有无军报。上书房守值的几个官员都说，因设了军机处，凡军务奏折都由军机处直接递奏，并没见年羹尧有本章递进来。因又赶往军机处，见当值的是刘墨林，便问：“你几时回京的？今夜就你一个当值？”

“张中堂，今晚不该我的差，是那苏章京负责，方才隆中堂叫他去，半个时辰了。”刘墨林一反平日散漫不羁的神气，一见张廷玉便站起身来，“我申时进京，到嘉兴楼待了小半时辰，又去访范时捷，才知道内廷出事，就赶着进来了，有多少事得跟中堂回呢！”

“两江、安徽、山东的事你写成节略给我看。”张廷玉也不坐，“眼前我忙得脚不点地，什么事都靠后放放。你看看近两天有没有年羹尧的军报，圣上等着要！”

刘墨林不再说什么，起身向正中镶铜大柜取出一叠案卷，一份份看了，

摇头道：“没有。不过十三爷十四爷有时也随身带，中堂你进去问问二位爷，不就知道了？”张廷玉转身就走，一脚门外一脚门内顿了一下又折转身来，问道：“外头进折子，总有底档吧，你找找登记册子，看有没有，要有，看谁取去了。”刘墨林两手一摊说：“登记簿儿自然有的，都锁在那柜子里，钥匙在那苏手里。中堂，您稍停一下，那苏当值，他不敢久离的。”

张廷玉喘了一口粗气，只好坐了下来，想着里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自己料理，心里一阵一阵发急。但他是多年相臣，颐气养性，外面上却半点不显出来，偷偷看了看屋角的自鸣钟啜着茶道：“你去了嘉兴楼？是苏舜卿那里呢？如今你们的事怎么样了？”

“承中堂关心。”刘墨林叹息一声苦笑道，“还没有办妥。皇上一道恩诏，贱民能脱籍了，不过总得有银子赎她啊！我出三千，徐骏那里出五千，我东凑西借弄了五千，徐骏又出到八千，如今索性是一万！老鸨在我初侥幸时还想做个情面，如今是除了钱一概不认的了。我拿什么和徐乾学那花花公子比富？我方才见她，她哭了，说身子骨儿大不如前，恐怕熬不到那一天了。”张廷玉设身处地替刘墨林想，也真是难。他陡地想到自己儿子张梅青，也是为一个青楼女子，被自己活活逼死，由不得一阵鼻酸，沉默了许久，又问道：“你父兄呢？他们那边有什么话？”刘墨林道：“我是个孤儿……”

张廷玉温存地看一眼刘墨林，说道：“万把银子不算什么。告诉你，略等等，三四千银子足够了。头五天我见万岁，说起徐乾学亏空的事，我说他是老臣，可否减免一点，十万银子他拿不出来！万岁爷冷笑着说，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徐乾学党附明珠，徐骏又党附揆叙，狗父犬子狼狈为奸，断不能免他一两亏空银子！你等一等，告诉舜卿，心放宽些子，真到难处不可开交，你再和我说一声。”刘墨林听着，颜色已是霁和，微笑道：“真的那样，我这颗心就放下了。哦，中堂，我在嘉兴楼还听到些谣言，有的说万岁爷登极时令不正，硬是‘雍正’了，违了天意，所以今年正月天打雷。有的说年羹尧昔日和哪个阿哥如何怎样，要带兵反回北京。还说什么‘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是《黄孽师歌》里的，雍正年间天下大乱是天意。我听着有些心慌，去找老范，范时捷说年某人在西疆跋扈得要命，他倒听说年羹尧兵败自杀了……”张廷玉听着，神色愈来愈严峻，前头那些谣言五六日间他已偶有所闻，但年羹尧兵败，却是头一次听，联想到方才雍正召见，越发背若芒刺，如坐针毡，将手中茶杯一放，朝刘墨林一点头，说道：“我们不敢闲唠了，你去看看那苏这个狗才，钻到哪里去了，我要看档案登记册！”

刘墨林见张廷玉神色大变，知道有异，答应一声起身便走，却正和进来的那苏撞个满怀。刘墨林后退一步，笑道：“那苏，张中堂正要我去寻你这个狗才呢！”

“回中堂话。”那苏冻得脸乌青，“方才隆中堂找我，要调兵符，大丧期间京师关防要调动一下。奴才说要回十三爷十四爷，隆中堂说不用了，在

那打了半日擂台，还有十四爷借调的几份奏折，里头有军报，节略还没写，跟乾清门侍卫说了半日好话才放我进去……”

张廷玉皱着眉大声道：“不要啰嗦，折子呢？”那苏从怀中抽出几份一齐递上来。都是黄绫封面的六百里加紧奏折，一封一封赫然写着：

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谨奏，六百里加紧密勿。

却都密封完好，尚未拆阅。张廷玉一言不发夹上便走。那苏忙道：

“中堂，调兵符的事……”

“不行。”

“隆中堂……”

“叫他找我说话。”

说完，张廷玉便匆匆离去。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询

张廷玉取了年羹尧的军报，一刻不停赶往康寿宫，雍正却已赶往慈宁宫举哀未回。沙沙的落雪声和东边嚎天嚎地的哭声响成一片。他坐在杌子上，捧着那个奏折，好像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真想揭开火漆封头，看看里头到底写的什么。按说他是宰相，如今又是内外全权大臣，他有机会拆这个奏折。但今夜不知怎的，他心神总安定不下来。是为年、岳二人不和？将帅争功原是平常事；是为允禵藏匿军报？今日太后薨逝，只顾了悲恸，一时疏忽也是人之常情；是隆科多索要兵符？兵符本就归隆科多管，京师布防和九城禁卫调动，也是稀松平常事。想来想去，觉得都不是，陡的一个念头：也许都是。一大堆的平常事凑巧在一处，也许就有非常之事！联想到前头几件大案，更是搅得张廷玉心乱如麻，只呆坐着痴痴地出神……

“衡臣。”

张廷玉没有应声。

“衡臣。”雍正又叫了一声。张廷玉猛地抬头，见是雍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来，惊得站起身来，又伏身跪倒，慌乱地说道：“臣走神儿，没瞧见主子进来……这是年羹尧的军报奏折，请主子亲自开封。”雍正哭得眼睛桃子似的，却显得心安神稳，叹声道：“你起来，朕知道你乏透了。”因见方苞也进来，又道：“方先生，年羹尧到底还是有折子。衡臣索来了，方先生读给我们听听，看看这位儒将如何报捷！”

张廷玉吃了一惊，疑惑地望着雍正："主上怎么知道我军已胜？"

"头上三尺有神明。"雍正道："世上事本就如此，有人造出来，就有人破得开，有人想隐瞒，自也有人竭力想揭开。像这么大的事，上关天下社稷，下关朕的名声事业甚或身家性命，朕岂能掉以轻心？折子在十四爷处，不错吧？朕早已知我军大捷，只是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份奏折罢了。"说罢向方苞点头示意。

方苞小心翼翼拆开封头，展开折子，轻声读道："抚远大将军臣年羹尧，谨报皇上西宁大捷，歼敌十万事……"他顿了一下，兴奋地看一眼雍正，便朗声诵读起来，前头都是调兵部署、粮草供给千头万绪的军务，表述自己耐烦琐细、事必躬亲，如何细虑周详举纲张目着眼着手，把战前准备说得滴水不漏。接着写西宁大捷，像神来之笔：

夫青海纵横万里，罗布藏丹增所部皆百战之众，剽悍孔武，流徙不定，虽成壁中贼盗，无奈池深难竭。臣自甘凉入青，虽屡有小胜，卒难寻觅敌之主力，与之一决雌雄，而日耗帑金数十万，竭东南粮源万里来输。每念及此，深愧才菲能薄，致主上宵旰焦虑，深负国恩。为速胜计，不得已为此诱兵之策。壬子日，罗布藏丹增于塔尔寺集结兵力约三万余人，小作试探，知城中仅余兵力一千五百人，因臣不在城中，恐中诱敌之计，巡逻未敢来犯，检阅守城之士，皆如病坊乞儿，具令出战，则股栗不能出声。甲寅日，敌侦知臣在城中，乃大行集结，约五万余众叩城而围。臣即令焚烽火台集援军会战。是时叛军蚁集纷纷如麻，城外诸堡，悉为敌军所破，焚掠一空。臣为鼓舞士气，遂率中军护卫，兀坐城楼，以观敌情兼镇定军心。回望敌军压城欲摧，烟火蔽天，城外百姓哭声动地而不能救，惟俯仰叹息，默祈上苍，祐我皇清。但敌未攻，惟以火枪鸟铳及红衣大炮慑慑而已……

"后头的不用读了。"雍正吁了一口气，"岳钟麒有岳钟麒的难处，也不可一概抹倒。"方苞往下看时，果然写的是岳钟麒如何起先畏难不肯进驻松潘，次后又争功抢夺战俘的话头。末了方苞打了个怔，说道："主上，十万战俘——这件事前头密折上没写呀！"

"好嘛，"雍正淡淡一笑，说道，"岳钟麒自请率军五千，扫荡余寇，追捕元凶，朕已经批下去了。仗打下来，叫他们午门献俘。唉……圣祖当年午门祝捷，朕年岁还小，都记不清了……"

"都杀了！"

"什么？"

"粮饷供不上，又怕管不好这些人，年羹尧下令，已经将十万战俘就地……"

三个人都被这可怕的数字惊呆了。十万人，手拉手可以从青海连到北京，一夜之间被年羹尧刀劈斧砍残杀殆尽！雍正两腿一软坐回炕上，双

手合十闭目向西喃喃念诵了几遍大悲咒，从心底发出一声深长叹息：“人说年羹尧是‘屠夫’，朕还不信，唉……”沉思良久，方起身来，说道：“昔日秦赵之战，一夜之间坑赵卒四十万。朕将古比今，想来年羹尧必有他的难处。兵凶战危，没法子的事。来春战事结束，请高僧，还有朕的替身法师文觉和尚去青海，作七日七夜水陆道场，消除戾气吧！”

“我军大捷的消息要立即传邮天下。”张廷玉振作一下，说道：“今夜就印成单页邸报，全文刊载年羹尧这份奏折，命兵部广为张贴，一定要人人皆知，家喻户晓。”雍正点点头，说道：“你稍待一时，朕要加朱批。”说罢向案前，提笔濡了朱砂，不假思索便写道：

西宁兵捷奏悉。此番壮业伟功，承赖圣祖在天之灵，自尔以下以至兵将，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朕不知如何宠锡，方快寸衷！你此番西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字一折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此岂仅以有功而已矣！古来君臣遇合和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写罢，递给张廷玉，说道：“你们看一看，要没什么参酌的，就明发！”

张廷玉和方苞两个人都是目下十行的人，略一看就都了然，雍正是竭尽心智要向天下万民表明他与这位统兵大将军非同寻常的关系。但君臣之际，恩人云云，不但肉麻，而且不伦不类。两个人对望一眼，方苞说道：“万岁，三纲之内，君为首，分际不可紊。此朱批若用之密折直批年羹尧尚可，但‘恩人’二字似乎也过了，随邸报颁示天下，臣断以为不可。”张廷玉也躬身道：“灵皋先生的话，臣也是这么想。边将立功，于情应加勉奖，于理是份所当然，似乎不必过于张大。”

雍正要了回去，皱着眉头看了半日，摇头道：“‘恩人’还是要的。当日西陲兵败，六万子弟兵无一生还，圣祖为此痛不欲生。朕与圣祖一德一心，年羹尧为圣祖爷出了这口气，就是替朕尽了孝，成全了朕的孝心。因此朕要称他‘恩人’。留下前两句，加上‘国之柱石’四字批语，依旧明发。这个稿朕誊到密折上给他。岳钟麒也要有所慰勉，照你们的意思办就是了。”他说着，张廷玉已将改稿拟好，雍正比较着看了看，果然已不显得那么刺眼，只说了句“也罢了”便不言语。张廷玉知道他还要打坐参禅，捧了折本挟在怀里便辞出来。看那天时，仍是丢絮扯棉纷纷扬扬地落雪，只因是头场雪，地气尚暖，地下半雪半水，像受潮的糖上盖了一层厚霜。略一停步，风扫下房顶的雪团落了一脖子，又凉又湿。张廷玉倒觉心安不少，扶着一个太监一步一滑地去了。

雍正的这一措置全部打乱了允禩与隆科多精心策划的举丧政变阴谋。专务提兵调将的隆科多听那苏说张廷玉不许启用调兵印符，有心去和张廷玉理论，但毕竟心里怀着鬼胎，几次见张廷玉，连提也没敢提。张廷玉原对隆科多不抱疑心的，原也想寻机会解说一下。开始时是忙得没空，

待后见隆科多压根不说这事，倒上了心，也不说什么，只令大内侍卫侍候警戒雍正安全，又借口各王贝勒居丧哀痛，恐体力不支，加派太监守护各灵棚，允禩等人入厕，都有两个太监扶着进去。别说私房话，轻易连个眼色都不敢递。隆科多六天里头借故巡查紫禁城防卫，带着鄂伦岱一干侍卫绕金水河看了，只见到处都是新设的兵营，编制统属又各有归属，路过毕力塔防区，他连进也没敢进去——这些兵营中旧属倒是不少，问了问，有的说自己归德楞泰管，有的说是张五哥，还有竟说归内务府统管，各自不一。弄得隆科多又惊又疑，又担心着允禩翻脸，直急得坐不稳站不宁睡不安，一闭眼便做噩梦，热锅上蚂蚁般没个走处。雍正几次问事，见他时而惊惕时而恍惚，先还以为是悲痛迷心，后来也觉诧异。

二十七天的国丧就这样——像结了冰的永定河，面儿上平静坦荡如砥，下头却是激流湍水——平安渡过。宫中太监忙上忙下，撤灵棚去幔帐，烧纸人纸马，焚灵幡，白纱灯换了黄色宫灯。百官各自回衙视事，阿哥们打道回府，剃头洗脸面貌一新。雍正除了丧服，却不放方苞回畅春园，就近回养心殿召方苞进来议事。

“灵皋先生，”雍正待方苞坐定，轻声说道，“按理今日除服，该让你松和一下的，但朕总觉心绪不宁，和你再聊几句，过午用过膳，送你回畅春园。你是国策顾问，朕想多听听你的。”

方苞熬得脸上有些浮肿，略一欠身，说道：“当日二祖慧可皈依佛法，曾夜问菩提达摩，说‘我心不安’。达摩祖师说：‘来，我为汝安之！尔心在何处？’——臣不敢自喻，只是个比方，心在何处？心在万岁心中！万岁觉到了的，即是万岁不安之处。”

“朕是在想，这次丧事是不是办得张皇了些？”雍正啜着奶子道，“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却又平安无事，事过之后，怕有人讥讽。”方苞一笑道：“人臣忧谗畏讥，是所处位置使然。人主似乎不必。谗也好，讥也好，总比为人所笑强些儿。恕臣不恭，万岁真正想的，恐怕是舅舅。”雍正咧了一嘴想笑，又敛住了，说道：“方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什么叫‘妖’？反常。”

“唔？”

“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原不为防舅舅，但舅舅却觉得是防他，这不反常么？”

这正是藏在雍正心里最深处的话，却不能如此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雍正不禁打了个顿，怔怔地看着外头已经快要化尽了的雪，良久，点头叹道：“他是有些神不守舍，‘恍惚不安’。朕起先想他是心里难过，后来看竟不像。鬼神魇镇的事朕是相信的，莫不成用这法子害他，要去掉朕的左右臂？”

“悲痛断然不是的。”方苞冷冷说道，“圣祖爷在时，佟佳皇太后薨逝，臣那时在上书房，那是他的亲姐姐，他也没这个样，言语行动恍惚得像个白痴。皇上说他神不守舍，臣观他是‘魂’不在位！若说恍惚所凭，还不如说是心神不定！”

方苞儒学大宗，压根就不信什么魇镇邪术，但雍正尊儒之外还崇佛，因此他只能从隆科多的表相点醒雍正：“一个月前他进来奏事，都还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太后薨逝当夜，李德全传旨回来，说见隆科多在廉亲王府出来——那种时候，他到那里做什么？紫禁城防务差使仍是他的，到外头各营串什么？阿哥爷们的灵棚是张廷玉、马齐和我们几个共同去的，只看看防风遮雪情形就回来了，他怎么前几日左一次右一次独自去串，后来又一次不去？”

“你是说他和八弟……”雍正仿佛身上一颤，又摇头道，“不至于吧。当日传遗诏的就是舅舅，要做手脚，那不是最好机会？如今大局已定，怎么会再和那起子人勾扯？”

方苞仰了一下身子，不安地搓了搓手。他已觉和雍正谈得太直了，但话赶到这里，不能不说下去：“万岁说这话使臣不安，臣不该谈这么深的，也许臣错了，最好是臣错了。”雍正也感觉到了，微笑道：“谈心么，不说心里话有什么意思？朕也这样想，也许朕错了，最好是朕错了。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当闲话扯扯何妨呢？朕，都担待了。”方苞心里一阵感动，叹息道：“皇上如此信得及，臣就说。方才说机会，自古错过机会，吃后悔药的不知多少；错过机会又寻机会的更不知其数！佟家一门都是当初倒太子的‘八爷党’，独独一个隆科多忠心事君。当时情势扑朔迷离为鬼为魅为真为幻，就是神仙也说不清有多少层迷障，多少个连环套。皇上，‘八爷党’既是一‘党’，那么并不因皇上已得大统而不是‘党’，丝萝而藤缠，盘根而错节，不是一篇‘朋党论’的文章就能瓦解的。为天下计，为皇上计，也为皇上骨肉亲情不遭惨变计，皇上不铲掉这个‘党’，顶多做个善终皇帝，想振作颓风，刷新吏治为一代令主，恐难遂皇上的心愿。”

“朕调开允禟允禩，又要允禵去遵化，就是要离散他们，离散了也就保全了。朕虽心冷，并不乏骨肉兄弟情分。”雍正听了方苞侃侃陈词，良久叹道：“想起他们昔日对朕下毒手，朕至今不寒而栗，今日断不可重用，然而还是要保全。说句私心话，朕也不愿后世人说朕是残暴之君。但说到舅舅，再思再想，还不至于混到这个是非窝里。要再看看，再看看，好么？”还要往下说时，却见高无庸在殿门口一探头儿，雍正拉下脸来，说道：“你是怎么回事？我和方先生说话，例来有规矩，你不晓得？”

高无庸吓得连忙进来，叩头道：“奴才没偷听。方才隆中堂请见，奴才请他军机处候着。因主子说话长了，他叫奴才进来瞧瞧，看方先生辞去了没有……”雍正一摆手道：“你告诉他，彼此乏了，请舅舅先回府歇着。

明儿递牌子，多少话不能说？”高无庸诺诺连声，起身便走。方苞却叫住了，向雍正道：“皇上，要是身子支撑得，何妨一见呢？他是皇上称舅舅的，因与臣谈话回避他，臣也觉担待不起。”雍正略一思忖，说道：“你去说，朕请舅舅进来。”

须臾，便听院外一阵脚步橐橐。隆科多挑帘进来，刚要行礼，已被雍正扶住。雍正笑道：“你是舅舅，哪有舅舅给外甥磕头的？和方先生说闲话磕牙儿，原为松乏精神，讨教学问，所以不想叫外人打扰。舅舅怎么也是这一套？来，看座，赐茶！”刹那间他像换了个人，显得又轻松又潇洒，“这次丧礼办得周全，第一辛苦了张廷玉，外头处置国务，里头主持丧礼，朕看他至少瘦了十斤。第二便是舅舅，警惕关防，还要照应大大小小的宗室亲贵，操心费力，着实累你。方才和灵皋还说起你来着。怎么不进来说话？北京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说罢便抿嘴儿笑，方苞见雍正如此机关捣鬼，也不禁莞尔。

“皇上，”隆科多振衣而坐，接过茶呷了一口放下，说道：“奴才确实有话要奏。哦，方先生，你不必回避。”他刚剃过头，穿着四团龙褂外罩仙鹤礼服，珊瑚顶子后拖着一根翠森森的双眼孔雀花翎，前日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阴霾沉重的表情已一扫而尽，脸色中还带着疲倦，一双三角眼中的眸子闪烁着，看去很是精神。隆科多一边沉吟，说道：“也许皇上能看出来，奴才这些日子精神不振，奏对时言语颠三倒四不成体统，但奴才真的是有心事。一来太后薨逝，活生生的个人，头天还见面，第二日撒手就去了，心感人生渺茫，无常不定，又悲又感。二则有些事也难得其解。奴才是皇上特简顾命上书房大臣，负责京城防务。但这些日子，其实只当了大内一个侍卫头儿。东西华门，前门神武门外驻了那么多兵，谁调遣，谁节制，我竟一毫儿不知道。太后出事那日，奴才就去军机处预备调防，但军机处奉了张廷玉指令，拒交兵符。所以悲痛感慨，又加了一层疑惧。皇上，您虽称我‘舅舅’，奴才一向只以臣子自居。奴才来请见，也只是想说说心里话。若是这些调度出自圣意，那必定是奴才有过失，理当扪心自问，有无对皇上欠忠欠诚之心。若是出自他人，臣以为或者就有小人离间君臣，挑拨是非。这个心，不可问。奴才以军功出身，原本是个粗人，不该这么多心，但皇上寄奴才以腹心，托奴才以重任，奴才想到哪里，不应对皇上欺瞒。”

他这番表白，侃侃然，款款然坦坦荡荡直述胸臆，几乎和雍正方苞刚才的话紧紧衔接上了。雍正不禁一怔，良久，才呵呵一笑，说道：“舅舅，说你是‘细人’，细人不敢到朕跟前说这话；说你是‘粗人’，你又想得太多。子曰过犹不及，思之太细，反而离题万里！”他顿了一下，瞟一眼不动声色的方苞，说道：“朕作事从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谋于人。你我何等样关系？谁敢挑三窝四？年羹尧是藩邸的人，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朕第一信用的。去年他上了一道密折，说‘隆科多极平常人’，朕立刻朱批，训斥了他，说舅舅这人你看错了，乃是真正的社稷之臣，朕的功臣。不许他胡猜乱疑！折子就在那柜子里，你想看可以看看。”

“太后薨逝是非常之事，”方苞稳坐不动，翘着胡子说道，“圣祖晚年诸王

之间的事，隆大人料必知道，下遗诏给你我也在场的。这次因十四阿哥抗旨，当着太后的面和皇上咆哮，太后气疼迷心骤然大故，当防不虞之变，皇上亲调五路军马，护持大内。这件事，除我之外，连张廷玉也不知道。隆大人，你要有怨气，冲我发，不要和别位大臣生分了。”

隆科多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我不是有怨气，是想不通。军机处调兵勘合平素我每天都要用，凭张廷玉一句话，锁起来我就不能启用！”

“你也要体谅衡臣。他方才说进来请安，朕说不必进来，赶快回府好好睡觉。”雍正不易觉察地皱皱眉头，含笑说道，“他累极了的人，火气大，对景儿什么话说不出来？那年在承德，他拿出太子太傅身份，叫十几个阿哥在戒得居冰天雪地里站了一夜，穿堂风鹅毛雪，你想想什么味儿？劝你一句话，取其心而已，既是宰相，还要拿出宰相肚量来。当然，事过之后，朕自然要说他，你们素来也过得去，也可促膝谈谈嘛！”

雍正娓娓而言，又比喻又劝慰，倒说得隆科多无言以对。他本来就已经觉察到自己言行失常，来蹚一蹚水有多深，见雍正毫无戒心，自然也就放心，“火气”也就消得干干净净。因笑道：“主上教训的是，既没别的原故，奴才就告退了，改日见衡臣，我们聊聊，必定能撂开手的。”说罢打千儿行礼辞了出去，雍正见他出了垂花门，转脸问方苞：

“如何？”

“主上问臣如何，臣也问主上一句‘如何’？”方苞眨了眨眼，诡谲地一笑，说道：“您看他像受了什么‘魇镇’的人么？”

“看看，还要再看看有什么蹊跷。”雍正点点头，不再说这个话题，从案上抽出一份折子，说道，“这是岳钟麒的奏辩折子，除了说年羹尧跋扈，还讲了年部军士掳掠民财，滥杀无辜许多事。他要带五千兵马横扫青海，在朕面前夸了海口，一定要全歼穷寇。你看如何？”

方苞欠身说道：“军事臣不大懂，万岁可否垂询一下十三爷十四爷？不过，据臣的见识，岳钟麒有这个心胸想立功，如果可行，不如放手让他做去。”“朕懒得问允禵，明儿就打发他去遵化，不去也得去！”雍正左颊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他在青海经营五年，也没打这么大胜仗，可见其无能。倒是问了一下允祥，允祥说罗布兵已溃不成军，散处青海各地失去联络，岳钟麒用五千军马各个击破，正是大好时机。劝朕准奏。但事关年岳不和，又怕年羹尧多心，所以有些犹豫。”方苞听了笑道：“这个不妨事。但仍叫他归年羹尧节制，功过分享，年羹尧也不至于太过分。”

“说的是。”雍正立刻听出了方苞的话中之话，疾步至案前提起朱笔，笑谓方苞：“朕这样批，你看可好？”说着便写，方苞凑过来看时，只见一笔草书龙腾蛇舞：

览奏甚喜，但汝与年羹尧皆朕股肱，不宜以见识异同遂生嫌隙。即着卿为奋威将军，仍归年羹尧节制。依卿所奏荡扫妖氛，朕安枕高卧以待楚音。凯旋之日，国家岂吝高爵之赐？！

“极好！”方苞闪着眼道，“若在‘仍归年羹尧节制’的‘仍’字后加一个‘可’字，似乎更为妥恰。”雍正愣了一下，毫不迟疑地在行间加了一个“可”字，叫人进来，吩咐道：“即刻六百里加急发往松潘岳钟麒大营！”

处置完这件事，雍正觉得浑身松快，真想舒舒服服打个呵欠，双臂已经伸展，猛想方苞在跟前，又缩了回来，因见方苞沉吟着若有所思：“方先生，要真乏了，先回畅春园，明儿接着再议事，先生这把年龄，跟着朕打熬，也实难为了先生。”

“主上尚且如此勤政，臣焉敢言累？”方苞怔怔地望着远处，又像对雍正，又像自言自语，“青海之战，已经用了七百万两银子，全胜回师，没有五百万下不来，合下来一千二百万两。清理亏空虽说追回来些，但山东、河南赈灾用去不少，青、甘、陕三省兵燹过后，也要用银子复苏民生，单指要亏空填用，那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臣既为万岁研究制度，这些事怎么能不想？”

雍正呆了一阵子，说道：“青海战胜，朕自觉已经过‘关’。余下的事可以慢慢商议。嗯……明年五月，叫年羹尧进京，献俘阅兵，咱们偃武修文，召集群臣一起商计。先生有什么想法？细列成条目，朕和廷玉、马齐，隆科多他们参酌，就这样——传膳！”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禵遭贬斥

西宁大捷后一个月，年羹尧与岳钟麒联名奏折又到。年羹尧遵旨坐镇西宁，由奋威将军岳钟麒率军五千西进，追剿罗布藏丹增残部。此际青海冰天雪地，断了粮草没了帐篷失去了建制的罗布藏丹增军队，其实已成乌合之众，东一股西一股，没头苍蝇似的乱窜，却又逃不出年羹尧早已布好的天罗地网。岳钟麒的兵在四川养精蓄锐，眼见年羹尧抢了头功，人人憋着一口气，要在雍正跟前争脸，五千人马个个都是十里挑一的精壮汉子，粮草供应又充足，真个横刀纵马，千里奔袭，如入无人之境。仅十五天光景，便生擒了罗布藏丹增的“四大天王”吹喇克诺木齐、阿拉布坦鄂木布、藏巴扎木和达喇木佐，连罗布藏丹增的母亲和妹妹也未能幸免。至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罗布藏丹增率十三骑化装女子突围西逃喀尔喀蒙古，一场牵动雍正新朝的西疆大战至此告终。

“朕总算不负圣祖在天之灵！”

接到战报，雍正立刻在上书房召见了允禩、允祥、张廷玉、马齐和隆科

多。他一边踱步，一边喟然叹道：“老爷子若在，不定怎么欢喜呢！”其时已是三月初三，玉皇大帝圣诞之日。雍正刚刚在钦安殿拈过香，还是一身朝服，石青江绸夹金龙褂外套着石青江绸小毛羊皮褂。虽说眉头紧皱，仍掩饰不住嘴角带着的一丝微笑。大约因为兴奋，房子里也太热，他摘掉了青毡缎台冠，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子，脚步踱得橐橐有声，徐徐说道：“捷报你们都读过的了，议议青海的善后事宜，有什么见识，随便说，不要拘礼，还由张衡臣归总儿拟出几条来！”

“皇上算为圣祖爷出了一口气。”允禩是首席辅政亲王，自然要先发言，见雍正看自己，在瓷墩上略一欠身，从容说道：“当年传尔丹兵败，噩耗传来，先帝也是在这里召见我们，他老人家龙颜惨淡，一直向西盯着，像是要把这宫、这墙、这云山万里都看穿似的！至今臣弟想起来，还忘不掉那惨景！”说着便拭泪。雍正点头叹息道：“老八说的是。除了允祥和隆科多，我们都在场的。”允禩一边专注地听，一边点头，待雍正说完，方徐徐道：“所以臣以为头一件，叫翰林院好生做一篇文章，祭告先帝。”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众人无不点头称是。允禩神采奕奕，身子一仰又道：“这一仗打得快，胜得利落，年羹尧以下二十万将士实在有功社稷，也够劳苦的了。臣想，应该派一位上书房大臣或亲王贝勒，立即前去劳军。宣传皇上奖功恩旨。究竟年羹尧应叙何等功位，还请万岁圣裁！”雍正托着下巴，沉思良久，问马齐道：“熙朝元老中你管礼部时间最长，八弟过去管过理藩院，我们都不大熟悉典章。据你看，年羹尧该怎么赏功？”

“国家以爵赏功。”马齐轻咳一声道，“年羹尧这一仗，似可与施琅海战征讨郑氏相埒，臣以为应晋封一等伯爵。”隆科多拈须沉吟，说道：“爵以赏功，职以任能，这是千古不变之理。以奴才看来，年某不但有功，其实军政民政都来得，也算得上头等能员。说句心里话，赵申乔我们都老了，廷玉一个人事务上也忙不过来，就调年羹尧进上书房参赞机枢，也是该当的。”

他已经几次提出退出上书房，雍正深知他心意，一笑说道：“老有所用嘛，你不要一味想自己的事。如今年羹尧营务都还忙不过来，且不议他职分的事，方才马齐说晋一等伯爵，仿施琅的例，朕觉得低了些。就是老八方才的话，年羹尧是替圣祖报了仇，出了气，慰了圣祖在天之灵，从这个份上讲，给个异姓王位也不为过分！”

“异姓王！”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一齐抬头愕然望着雍正。马齐一醒神立即起身，正要说话，雍正一摆手笑道：“秀水，你坐下，听朕说完——但‘非刘不得为王’，自古异姓王多无好下场，对年羹尧未必是好事。再说，开了这个先例，后世子孙也不好办。所以朕想，给他晋公爵，一等公——如何？”

几个王公大臣不安地对望一眼，先年康熙在世，几个专阃将军，名将如

图海、周培公、赵良栋、飞杨古、施琅，开疆拓域，战功比年羹尧都大，顶高的也只封了侯爵。若论年羹尧，其实只是平了青海一省之乱，灭敌不过十万，晋封一等公，人人都觉得有点过分。但雍正既已把话说绝，毫无转圜余地，也只好如此。良久，马齐干咳一声道："那么岳钟麒呢？臣以为可进二等公。"他这一说，众人也只好随声附和。雍正转脸看看张廷玉，说道："衡臣的意思呢？"

"臣无异议。"张廷玉泰然自若地摆了一下袍角，沉吟道："臣想的是另一件事，劳军，要用银子，一人均按二十两计，年岳二部加上围青海的军队，约需五百万两；京师直隶，山东河南四川各地从军将士家属，每户五两，还有输粮运草的民夫，各地督责粮饷的府道，也不能不赏，总计下来，没有八百万银子不行。"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顿，皱眉又道："青海一省糜烂数年，又经此一劫，复苏民生，安署官吏，没有三百万银子也是不够用的。春荒将到，京城短着一百万石粮，苏北、河南、甘肃赈灾用银，臣一时还算不清该需多少银子……这么大的数目，要把北京、昌平、顺义几个银库都腾空了，万一再有别的用银子处，这个饥荒就不好打了。"

雍正一腔高兴，被他说得心里一沉，无声抽了一口凉气，问允祥道："户部存银实数到底多少？""三千七百万。"允祥脸上也升起了一团乌云，略带阴郁地一笑，"劳军还是满够用的。"接着便不言声。允禩心里盘算着，笑道："衡臣真能扫兴，前方打这么大胜仗，花几个钱无论如何不过分。索性臣说了吧，年羹尧率军凯旋，沿途供帐，举国共庆，薄海同欢的事，没有花销也不成。小家子有喜庆事，都还要破费几个，何况我们煌煌天朝？依臣看，就动用个一千三百万，不为过分。"他想把气氛调得火热一点，但在座的都是"个中人"，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满打满算，才积下了五千万银子，因官员借贷，他临终时，各地银库加在一起，总共不过七百多万两，这一年清理亏空，朝野上下又抄又抓，逼得多少官员走投无路，好容易才还原到三千多万，一下子拿出这么多，也真叫这些相臣肉疼。隆科多觉得自己沉默得太久，因一躬身说道："每个兵士二十两嫌多了些，我看有十两就够了。"马齐、允禩、允祥也各执一词，纷纷议论。

"礼部那边奴才关照一下，能省着就省一点。"马齐道。允禩道："在京各王公贝勒贝子可以捐些银子。"允祥立即顶了回去，"本来催还国债，一个个已经叫苦连天，再叫捐银子，会弄出事的。"

雍正仰着脸想了半晌，突然一笑，说道："一场大高兴事，没想到议出这么多难题。这样吧，内务府里还有一些存银，拨出二百万，朕自己宁可勒啃些儿，不叫下头受屈。每个兵二十两，看去是不少，但那是'均数'。从将军到千把总、十人长、伍长，扣到兵那里，顶多落个五六两，还敢再少么？"

"万岁说的是。"允禩笑道，"就是慰劳军士家属，抚恤阵亡将士，也有个层层克扣的道道儿。臣说一千二三百万，已经紧打紧的了，再分斤掰两

的，不但难，也不成体统，朝廷脸面要紧。”雍正思量半晌，说道：“这件事且就定了，今个儿不议财政。说说看，谁去西宁劳军？”允禩见众人一时说不出人选，遂一躬身道：“依着臣看，总得去一位王爷才好，无论十三弟、十四弟，要不然臣弟去？我从没有从过军务，也真想看看军营是个什么样，沙场是什么样儿呢！”

雍正颊上青筋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笑道：“你们谁也不能去，各有各的差使都还忙不过来呢！允禵更不成，母后病重，他在病榻前与朕咆哮争吵，母后亡故，他难辞其咎！这事朕已告知张廷玉，下旨削去他的王爵，所以今儿会议没叫他。待会儿下朝，老八去见见他，叫他消消火性，去遵化好生读书守灵，不奉诏，朕就圈禁他！”几句话冷冰冰硬邦邦顶回来，允禩顿时涨得满脸通红，哆嗦着嘴唇想说什么，许久才叹道：“臣……遵旨。”

“至于大军全部移防关内，朕看也不必。”雍正徐徐说道，“阿拉布坦收容罗布藏丹增，志在不测，还要防着西边。劳军的事去个阿哥……嗯，就是弘历吧，再带上图里琛，加一个刘墨林，去宣旨，命年羹尧率三千军士，带上战俘五月到京，在午门行献俘礼。该省的钱一个子儿也要省，该花的钱一个子儿也不要省。这件事由允祥统筹，张廷玉抓总儿处理政务。老八，旗务整顿是你的差使，朕竟不知你每日干些什么！看着咱们这些旗人吧，栽石榴树、养狗生孩子、领钱粮、下馆子、吃茶、玩鸟笼子全挂子的本事，叫真个儿的去办差，不是糊涂蛋就是面糊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么着不事生业一味玩物丧志，关乎大清气数！所以你别的事不用管，管好旗务，约束好这些兄弟，还有宗室子弟，你就功劳不小！”

雍正长篇大论，由军务一下子又扯到旗务，众人心里都是一震。黜落允禟、允禵，接着就剥允禵的王爵，今儿索性直斥允禩“整顿旗务”不力！张廷玉看着允禩一张苍白得没有血色的脸，心中不禁一叹：“轮到老八了！”允禩早已站起身来恭听他的教训，心里恨、悔、怒、悲、苦五味俱全，看着摆着方步悠然踱步转来转去的雍正，真想一个窝心脚踢过去！但他不能，也不敢，强咽了一口唾沫，勉强赔笑道：“万岁教训的是。其实自圣祖爷三次亲征准葛尔，满军旗人已见不得真阵仗，已经不如汉军绿营能打仗了。这件事臣弟不知思量多少回，办宗学叫他们读书，能办的差使尽着安排，只没有那么多的缺，有些事也真难办，总不成都赶了他们下乡种地？”

“为什么不能？”雍正铁青着脸立即顶了回来，“汉人能种田，旗人就不成？你倒给朕提了醒儿，怀柔、密云、顺义、大兴这些京畿地方有的是荒地。你叫宗人府内务府筹划，没差使的旗人，每人开五亩荒，不比在北京坐茶馆子吹牛皮强？对，就这么办！”大约觉得自己说话口气太硬，雍正吁了一口气，放缓了语调，竟上前拍了拍允禩肩头，叹道：“别怪朕发脾气，朕是心里发急！八旗子弟当年纵横中原，以一敌百，如今这样子，朕痛心疾首，这不图省几个钱，图的是叫咱们的子弟不要毁了、烂

掉，不要堕落了！你素来众望所归，这差使谅别人也办不来，朕瞧着你呢！”

允祥和允禩是几十年的宿敌，但“八爷党”里真正明火执仗欺侮作践自己的是大阿哥允禔和九阿哥允禟，十阿哥是个爆仗，明着来，九阿哥是摇羽毛扇的，真正坐纛儿的这个“八哥”其实和自己没什么过不去的私怨，倒常约束允禟允禩不要过分。雍正对这群人一个一个排头整去，毫不容情，他原解气，但见允禩容颜惨憺，束手待毙的样子，想想毕竟是同父手足，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允祥思量着，轻咳一声道：“万岁，整顿旗务的事，八哥在下头我们议过几次，如今宗学已经兴办，也安排了不少人到皇庄办差，其实这里头的烦难，一点不亚于吏治。主子别着急，文火慢慢炖，火到猪头烂。就遵您这旨意，我们再议个条陈出来可成？”雍正掏出怀表看看，说道：“好嘛，今儿就议到这里。朕要进去看看十七姑，她也在病着。你们有急务，下午朕在养心殿和方先生说话，允祥你也来。后日朕离京，去河南看黄河汛防。今明两日把该请示的事列出来，由朕斟酌了再办——跪安吧！”

“扎！”几个大臣一齐起身跪下叩了头，待雍正离开后方各自散去。

允禩憋了一肚子无名火，默默退出东华门，已出老齐化门，猛地想起自己还奉着“劝老十四”的旨意，因在轿中用脚一顿大声道：“北玉皇庙，十四爷府！”

“噢，是了——！”

轿夫们齐应一声，慢慢磨转向北。随着柞木轿杠咯吱咯吱单调而有节奏的闪动，允禩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此地已是北京城外，到允禵府并不需要再进城，只消沿护城河边官道向北，由东角门向西两箭之地就是了。其时正是仲春三月，隔轿窗看去，西边是灰暗高大的北京城墙，阴森森死气沉沉，暗红和鲜绿的苔藓布满这座几百年历尽沧桑的老城砖上，斑驳陆离，给人一种诡异神秘的压抑感，锯齿一样的堞雉上荒草和春草并生，逶迤向远处绵延，好像在告诉人们些什么，只城下碧波荡漾的春水，青翠欲滴的岸柳，稍许带来几分活气。但向东看，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广袤无垠的原野，深绿的麦田一直接到天际。阡陌间踏青的人们扶老携幼，指指点点说说笑笑；挎着篮子剜野菜的村姑手握小铁铲在垅间低头寻觅着，女伴们不时发出叽叽咯咯无忧无虑的笑声。总角童子们则多是放风筝，有呵着粗气起线的，有飞奔着拖着不情愿起飞的风筝没头没脑地只是跑的，还有被父母逗着，坐着垅头看天上的风筝的，也有不少稚童吮着指头向这边张望的……一派人间熙和欢乐景味。允禩极目望着远处喷火蒸霞般一片桃林，深深吁了一口气，想说什么，翕动了一下嘴唇，又放下了轿窗窗帘，手抚着前额只是沉思。不知过了多久，大轿停止了闪动，稳稳落在地下，何柱儿在外小心翼翼禀道：“王爷……”

“唔？”

“已经到地方儿了。”

“唔。”

允禩含含糊糊地答应一声，哈腰出轿，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十四贝勒府，一溜五楹倒厦正门簇青的砖一卧倒顶，金漆朱红钢钉大门紧闭着，前头钉子似站着十几个王府护卫，门前鸦没雀静，只挨墙几株高大的垂杨柳，柳丝直垂于地，几个王府长随垂手侍立在仪门旁。望着已经摘下“大将军王府”御赐匾额的正门，允禩像被针刺了一下，身上一颤，正要说话，一个笔帖式打扮的人过来，在允禩面前打了个千儿，赔笑道：“奴才给八爷请安了！”

“我来看看老十四。”允禩泰然自若说道，“——是奉旨来的！”那笔帖式一怔，忙道：“爷奉旨来的！请稍候，奴才请十四爷开中门迎进……”“不用了。”允禩一摆手笑道，“我奉旨来却不是宣诏，不须铺张。”说着拿起脚便进了仪门，一头走，一头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回八爷，奴才叫蔡怀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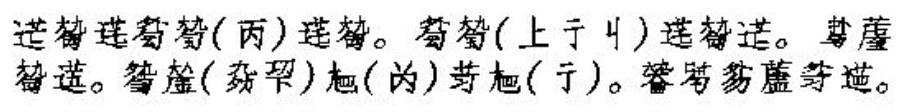
“几时跟的十四爷？往年十四爷住棋盘街，我常去，怎么没见过你啊？”

蔡怀玺一边引路，侧着身子笑道：“奴才原先在内务府当差，去年秋才和钱蕴斗一道儿分派到这儿侍候十四爷——王爷这边走，十四爷在书房——其实八爷还是奴才的恩人，不过王爷是贵人，哪里记得奴才！”允禩止住了步，下死眼打量了一番蔡怀玺，摇了摇头。蔡怀玺笑道：“爷是出了名的‘八贤王’，做的好事多了，自然也就不在心。康熙五十六年，奴才一家子到北京投亲不着，在朝阳门码头讨饭，正好那日爷出来散步观景儿，十冬腊月下雪天，瞧我们一家在河神庙檐底下凄惶，爷赏我们一家子吃饭，还问了奴才几句话，就叫府上长随送了奴才去内务府当差……”说着，蔡怀玺脸上已没了笑容，竟目眦滢滢欲泪。允禩站着想了想，这类事他办得多了，着实记不起这回事，因点头叹道：“看来还是小家子出来的有良心。我给多少官儿比这大得多的恩情，如今早没事人一大堆了。”说着又往前走，见一带竹丛葱茏掩映着一溜三间茅顶歇山房，蔡怀玺笑道：“这就是十四爷的书房了。”

“你就候这里，我自己进去瞧。”允禩微笑着吩咐一句，径自移步过书房这边，站在檐下阶上静听时，偶听见里头一两声古琴勾挑之声，随即又停住。允禩正诧异，一个女子声气从里头传出来：“这曲《平沙落雁》难死了，曲谱儿瞧着就天书似的。十四爷就饶了我吧！”允禩不禁莞尔一笑，听允禵说道：“功到自然成。你这么一份资质，又跟着我，不会弹琴，岂不叫人笑话？——来，再来一遍，记住，这变徵之调，先用小指勾这条弦，左手拇指按了君弦，无名指抹第七弦……不要急，一里一里的，你比前强多了！”允禩再不思量，在门外说了句：“十四弟好雅兴！”一脚踏了进去，却见一倩装少女坐在案前，旁边焚着一炉香烟，十

四阿哥允禵散穿一件雨过天青宁绸夹袍，也没系腰带，半蹲在女孩子身后，几乎手把手在教她练琴，两个人都忙得头浸汗。见允禩进来，允禵才起身来，那女孩子羞得满面赤涨，讪讪起身，退到一旁侍立。允禵笑道：“是八哥，唬了我一跳，我还以为皇上叫粘竿处的人拿我来了呢！”

允禩一笑，上前取过案上琴谱，见上头写着：



都有铜钱大小顺序排列。允禩看了看那女孩子，说道：“这是《徵》调，最难为人的。你先弹着，练熟了指法，再让十四爷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就学得了。这里头讲究极多：一心不散乱，二审辨音律，三指法向背，四指下蠲净，五用指不叠，六声势轻重，七节奏缓急，八高低起伏，九弦调平和，十左右朝揖。你们这么搂着抱着似的，能‘一心不散乱’么？”

“八哥真是讪！”允禵不禁放声大笑，“大约八哥也这么教过别人，教不成，又来教训我。红巾翠袖，美人香草，我确实做不到‘心不散乱’——引娣，给八爷上茶！”允禩这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就是田文镜参劾山西巡抚诺敏一案的缘起人，不由好奇地打量她一眼，只见乔引娣穿一件月白夹纱旗袍，上套着葱绿小羊皮风毛坎肩，满头浓密的青丝已挽成“把子头”，已是放了脚，因笑道：“在刑部我见过你，想不到就这么水灵，怨不得你十四爷疼你！旗装也能扮出西施来？我府里那几个，衣料也是这般，只走起路来挺胸凸肚，怎么瞧怎么不顺眼！”允禵笑望着引娣，对允禩道：“八哥以为她是汉人！她是个满人呢！坏就坏在那个‘花盆底’鞋子，叫嫂子她们把那劳什子脱了甩掉，再看就又一副模样——不信你回去试试，你穿上‘花盆底’，走路也得这么挺着！”

允禩又打量一眼引娣，觉得眉眼有点眼熟，却再想不到是谁，便问引娣：“你是满人？你不是姓乔么？哪个旗的？”引娣忸怩地看一眼允禩，脚尖跐着地低头笑道：“我娘是汉人，我是听她说的……我从没见过我亲爹，两岁头我们娘母女逃荒到山西，乔家干爹干娘收养了我们，就改了姓……”允禩一听便心中了然，不知是哪个风流八旗子弟造孽留下的种子，这是常有的事，也不足为奇，因啜着茶缓缓换了话题：“你是个有福的。我原担心，你十四爷去遵化，身边没个体己人怎么好。这一来我也放心了，你跟了十四爷去——”

“八哥，”允禵冷冷打断了允禩的话，“叫我去遵化幽居，我还没奉诏呢！你是来替雍正做说客的吧？”说着“哗”的一声抖开一把大檀香木扇，身子半歪在椅中轻轻摇着，傲慢地盯着允禩不再言声。允禩被他问得一怔，起身踱了几步，因见外头站着几个家人，倏然转脸命引娣：“你出去，叫他们站远点！”引娣忙答应一声，蹲了个万福便踅了出去。

允禩的眼中碧幽幽闪着光走近了允禵，嘴角带着一丝阴冷的笑意。允禵

被他可怕的神色慑得身上一颤，摇动着的扇子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惊愕地望着允禩，说道：“八哥……你这是——？”

“你不肯奉诏？”

“哪里是‘守陵’？那和圈禁一个样！”

“就算是‘圈禁’，你不奉诏？”

“不奉诏！”

“乾清门侍卫来拿你，你怎么办？”

“他们来拿好了。那样，天下亿兆人都瞧见他这雍正皇帝是怎样待他的亲兄弟的了？”

“你九哥十哥还有我，不是他的亲兄弟？二哥不是他的亲哥哥？”

“那不同，我和他一个娘！”允禵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坐直了身子，说道，“我就是不去，叫他杀掉我，叫人都晓得他是个什么东西！”

允禩凝视着允禵，半晌，“扑哧”一笑，说道：“老十四，你不够斤两！照你这么做，天下人这会子会觉得我们‘可怜’，后世人评议会觉得我们‘可笑’！到事不可为那一日，我们当然走这一步，现在，绝不可行！”允禵抑郁的目光从允禩身上移开，叹道：“这是天意，非人力可为的事。八哥，年羹尧那边打了胜仗，雍正的政局已经稳了。又是加官又是晋爵，年某肯蹚我们这汪浑水？隆科多你也瞧见了，看似手握重权，节骨眼儿上一点用也不顶——你我兄弟调得四零八散，往日那起子贼王八马屁精，缩头的缩头，掉屁股的掉屁股。你说说，我们有什么底盘，又指望得着谁？”允禩咬着牙，喑哑的声音从齿缝里迸出两个字：“弘时。”

“三阿哥！”

“对，”允禩眼角下的肌肉微微隆起，只有这一刻，才能从他灰暗的目光中看出赌徒般的神色，“不要忘了，你、允禟、允禵都已不是什么‘八爷党’，我们如今都是‘三爷党’！这是下一轮的兄弟阋墙——各人算盘各人打，打的都是弘时这张牌。弘时和弘历二位‘爷’，一个‘恭贝勒’一个‘宝亲王’，这一场新党争，我们要不利用，那才是天字第一号傻蛋呢！”

允禩一动不动地看着允禩。移时，略带艰难地起身来，怔怔望着春光明媚的窗外，说道：“八哥的意思兄弟明白了。我们这阵子不能给弘时添乱子，咬定牙根吃点苦头，到时机播弄云雨，由不得雍正宝贝勒，也由不得弘时，是么？”

“阿弥陀佛，心有灵犀一点通！”允禩双手合十，款款说道。

第二十八回 孤孀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允禩允禵两兄弟在书房又密密计议了小半个时辰，耳听自鸣钟正打一点，已是未初时牌。允禩起身笑道："就是这样吧，我还要去给'雍正爷'缴旨。你明个进去给他辞行，后日他就要到河南去了。"允禵也起身来，伸欠着大声道："引娣，给爷侍候袍褂！我和廉王爷一道儿走！"允禩忙道："急什么？我先去回话，看皇上还有什么旨意，你明个儿进去不迟。再说，一道走也太扎眼。"

"不一道儿走，我就不是'八爷'党的了？"允禵由引娣摆弄着穿戴，嬉笑道，"你今儿不来，我也要去。十七老格格病了，我得见见请安儿。轿走轿路，马走马路，有什么妨碍？"一头说，一头出来，一脚跐着台阶大声道："钱蕴斗，叫蔡家的备轿，引娣陪着爷进宫！"

于是兄弟二人前后两乘大轿，却不顺允禩来路，径自神武门绕道西华门，允禩递牌子请见，允禵自带着引娣穿隆宗门过天街，迤逦沿东永巷向北至斋戒宫偏殿来看十七皇姑，迎头见允祥带大起子太监踅日精门进大内，允禵远远便站住脚，只装提鞋别转了脸，直到允祥的人全都过去，"鞋"才提起来。

十七皇姑满面潮红，一长一短喘吁吁地半躺在大迎枕上，闭着眼，不时发出"咳咳"的声音，却一口痰也吐不出来。她双手紧紧抓着胸前衣襟，憋得不时翻身，痛苦地抽搐着，时而一阵痉挛仿佛才清醒一点。允禵带着引娣进来，见一大群宫女捧着巾帻嗽盂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只听十七皇姑风箱似的喘息呻吟和隔壁纱屉子后头几个太医商计汤头的窃窃私语。一个贴身宫女见允禵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当地，便向十七皇姑耳畔小声说道："老格格，十四爷给您请安来了。您只管闭眼歇着，别动。"

"是允禵，"十七皇姑吭了两声，慢慢翻转身来，忽然睁开了眼睛，吃力地招手道，"过……过来……"

看着平素明爽简捷的老皇姑一下子病到这份儿上，允禵鼻子一酸，泪水已模糊了眼睛，急走几步一个千儿打下去，哽咽着嗓子道："弟允禵……给十七姐请安了！才几日工夫，您就病到这份儿上，叫人瞧着……"说着便拭泪。十七皇姑盯着允禵，身子剧烈抽动一下，咳了两声，竟吐出两口痰来，胸中顿时畅快了许多，却依旧是那副火暴暴的脾性，含笑说道："佛祖还没收我，你就给我哭丧来了？还不把眼泪给我收了！你往前些儿，我有话跟你说。"允禵起身，至榻前躬身道："皇姑的病我瞧着不相干的。你有话只管说，要什么东西只管吩咐。"

"我的病自己心里有数，不成了。"十七皇姑闪动了一下眼睛，只这一刹那间，允禵觉得这十七姐当年一定是一位明艳夺目的绝色佳人。正怔

间，十七皇姑又喘息一声，叹道：“算来咱们爱新觉罗家的格格，打太祖爷起，活过五十岁的只有两个。我是个寿数最长的，已经六十三岁了，知足了。趁着这口气，我劝你几句，你可肯听？”

“嗯，十四弟听着呢！”

“我是个女人，”十七皇姑干咳一声，声音变得有些涩滞，“本不该管你们宫外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只有一句古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难道你不懂？过去的事早过去了，不要总那么绞不断撕不烂的，不但后世人瞧着笑话，就叫那些汉人看看，你们算怎么回事？罢了吧罢了吧，别跟皇上过不去，他有他的难处，说到就里是你四哥，他不是坏人……”允禵没想到她把话头点得这么透，不禁惊得身上一颤，忙道：“十七姐，您安心静养，没有的事！我跟皇上一母同胞，有什么过不去？再说君臣分际，也不敢有什么过不去的。”“算了吧。”十七皇姑拍拍允禵后脑勺，抚着他那条又粗又长油光水滑的辫子，似笑不笑地说道，“女人头发长，你们男人辫子短么？姐姐跟你说，我起小看你们长大，哪个猢狲上哪棵树，姐姐都晓得！就这些兄弟里头，我最疼的是你和老十三，打小跟着姐姐在御花园里摘石榴、偷梨！眼瞧着你们生分，姐姐心里不好过，可一句也不敢说！如今……如今生死大限到了，说不得的也说得了。真话对你讲，天下这么大，能扳着肩头跟你四哥说几句硬气体己话的，除了我没有第二个！我去了，你们再闹，谁能像姐姐那样给你们讨情儿？”说着，豆大的泪珠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允禵望着这位奄奄一息的十七姐，心里一阵凄楚，不觉也落下泪来，温声说道：“姐姐您放心，别想东想西的了，您寿数长着呢！我……听您的就是了。”还要往下说，听见院外一阵脚步声渐渐近来，回头看时不禁怔住了，自己专门躲着雍正走，偏偏雍正也来了。偏殿里外几十号宫女太监见皇帝进来，“嗵”地跪了下去。允禵兀自泪眼迷离，怅望了雍正一眼，就榻边跪了下去，说道：“罪臣允禵叩见皇上。”

“自己兄弟嘛，起来吧！”雍正说着，凑近了十七皇姑，见十七皇姑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一欠身便坐了榻边，轻声道：“十七姐……这会儿身上可略觉好些？”十七皇姑在枕上点点头，“除了老大老二，都来见过了，我心里安宁不少。唉……姐姐没几天好活的了，就是前头先帝爷，待我也不同别的和硕公主，有时我捣着他额头数落他，他也只是笑。姐姐想了，论起国法，我这身份儿，一文不值，可姐姐总是想自己是个女人，是个老寡妇，平素在你们跟前，也没怎么想着你是一国之君，你怪姐姐不怪？”雍正含泪笑道：“自古皇帝没天伦之乐，天下外人瞧着似乎我要什么有什么，要怎样就怎样，其实那都是戏里头看的。就是有话也不得畅快说。你都知道了，哈庆生死了，您的儿子平平安安，进封阿恩哈喇番，可当初也只能那样对姐姐和母后讲，我难不难？说到寂寞孤独，四邻不靠，六亲难认，皇帝也是头一份。也就是姐姐，咱们姐弟还能拉拉家常，说说体己，所以你病，我心里这份急，不亚于老佛爷欠安——偏生这些日子七事八事，忙得发昏，竟不能天天过来瞧你——这起子太医、下人，有侍候不到的没有？”

十七皇姑猛烈地咳嗽一阵，又吐出一口痰，一手抚着心口，喘息一阵子，转脸对众人说道：“你们都退出去！——以我的身份地步儿，下人们怎么敢怠慢？——这一条你皇上放心。你这弟弟我晓得，面儿上冷，心里头经纬分明。先头苏嘛喇姑，还有孔四贞在，她们常说起你，我那时候虽说小，也都听在心里。你精明强干，善恶分明，做事不拖泥带水，为人修边幅，阿哥里头哪个也比不了你，先帝爷晚年精力不济，这朝局其实是靠你和老十三支撑的，天地良心都在这，姐姐不说假话，先帝爷选你来掌这天下，眼力不差。”说着看了看侧身垂目不语的允禵，接着说道：“但姐姐也确实有句心里话，你太清了，晓得么？”

“十七姐！”

“你听我说，”十七皇姑咳嗽一声，“你用膳花的银子不及先帝十停里一停，也没听说哪个嫔妃你最宠爱，酒也不大吃，整日除了做事还是做事，论起勤政，先帝年轻时也不及你，这原是极好。人有一善，你记在心里还好；人有一过，你也不肯放过，这就有不足处。做皇帝一言九鼎，不能没威望，要叫下头办事人又怕又敬又爱又离不开，这一条，你不及先帝！”

雍正心里泛上一股热浪，但觉又甜又苦又带着酸涩。他望着病骨支离的十七皇姑，很想一古脑儿把心思倾诉一下，但帝王的尊严和骄傲止住了他，心里只是叹息：你哪里知道，树欲静风不止！别人不安于臣位，我怎么敢安于君位不加警惕？心里想着，辞气温和地说道：“姐姐，你说的朕都晓得了。水至清则无鱼，能包容的，朕尽力包容就是了。你且静养，等你病好，咱们好好拉拉家常！”

“姐姐是好不了了。”十七皇姑闭上了眼，喃喃说道，“我心里安慰的，老天爷有眼，哈庆生犯了军法，我的小侄不必嫁给那个兔子……咱们皇族的姑奶奶，都命苦哇……都见了，都见了，只有老大、老二，唉……”她咂了咂嘴，不再说话了。

“老大”是康熙的大儿子允褆，康熙四十七年在承德因用魇镇妖法整治太子“老二”，事发被囚。“老二”便是原太子允礽，康熙五十一年被废黜禁，囚在离此不远的咸安宫——国法体制所限，十七皇姑再想，雍正也无法答应。思量着，雍正含笑道：“允褆是个衣冠禽兽，十七姐见他何益？二哥嘛……昨日咸安宫叫内务府传过话，他如今也病着。这样，我和十四弟一道儿代你去看望他，等你病好了，让理藩院再议一下他的事，瞧罢了，但有一线之明，我再不会难为二哥的。”因见十七皇姑无话，雍正便朝允禵示意。允禵会意出殿，转脸对引娣说道：“你就在这里等着，我陪皇上走走，回来一道走。”

雍正正走，听允禵说话，回头看时，正与引娣四目相对，引娣忙向雍正蹲身施礼。不料雍正乍见引娣，犹如夜半突然碰到鬼魅，吓得连退两步，踉跄了一下才站定，又揉了揉眼仔细打量，一时木立如痴，雷击了似的僵立在地！允禵从没有见过雍正这样惊慌失措的面孔，也不禁愕

然。引娣见皇上这样盯着自己，倒觉不好意思的，顿时臊红了脸，只垂头不语。半晌允禵才道：“皇上，您这是怎的了？脸白得没点血色？”

“唔？唔……”雍正憬悟过来，又看了引娣一眼，把目光移开，款步走开，慢慢地，已是恢复了平静，一边走，说道：“没什么，今时朕常犯头晕病儿，一时就好了——这个丫头是你房里的？”

允禵稍后半步跟雍正漫步踱着，出宫径往咸安宫，口中回说：“是我的丫头。”

“买来的？”

“不是。她是山西诺敏案中人，当人证送北京的。我见她无家可归，收留了她。”

“她……是山西人？”

“山西代州的，”允禵心里陡起惊觉，生怕雍正提出要引娣，因款款进辞，“当日圣祖宾天，皇上召我回京，在娘子关我与她有一面之缘，她也割舍不得我……”当下就将山神庙营救引娣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末了又道：“皇上晓得，我施恩并不望报，就取她这份真情，索性就给她开了脸。怎么，皇上……您？”

雍正默默地听着，回头看了看尾随的一大群太监侍卫，良久，才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没什么，你不要多心。朕看她很像前头过世了的……郑宫人，所以吃了一吓。”说罢低垂着头背着手只是沉吟。允禵见他一脸的心事，仿佛不胜凄楚，不知什么缘故，又不好多问，只得一笑劝道：“世上相貌相近的多着呢！尹继善和杨名时，见过多少面，有时我还叫错名字——皇上，这里就是咸安宫了，二哥就……囚在这里头。”

“哦！”

雍正站住了脚，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咸安宫门口。这是坐落在紫禁城东北角的一座荒凉的偏宫，高高的宫墙上，黄琉璃盖瓦缝间蓬生着茸茸的竹节草，宫墙上的红颜色剥落得东一块西一块，沿墙根半人高的青蒿也无人清理，冷清荒漠得活似废弃了多少年的一座古庙，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守在垂花门前，见皇帝和十四阿哥迤逦过来，慌得一齐下阶跪下，扯着干瘪涩滞的公鸭嗓叩头道：“奴才们给万岁爷请安了！”雍正没言声，只抬头看看蓝底镶黄满汉合璧的“咸安宫”匾额，也是多年没有装修，漆片脱落得字迹都模糊不清了。他皱了皱眉头，吩咐道：“把门打开。”

“扎！”几个太监齐声答道。

锁闭得紧紧的宫门“吱呀”一声呻吟，慢慢地被推开了。这扇门自康熙五十一年到如今，整整十二个年头，冬送柴炭，夏送冰水，平日传递菜蔬

米面，千篇一律只开一条缝，从来没有这样哗然洞开的。里头几个白头老公和陪伴允礽的废黜嫔妃，不知出了什么事，惊惶地面面相觑。废太子允礽正在书房临帖，隔玻璃窗一眼瞧见皇帝和十四阿哥厮跟着进来，顿时惊得面色雪白，手中的笔都掉在地下，颤着腿艰难地跨出书房，就门口双膝跪下，颤声说道："罪……罪臣允礽……恭叩万岁金安！"他伏下身去叩头，一时间双手竟支撑不起身子！

"二哥，"雍正忙上前双手扶起允礽，拉着手走进书房。他觉得允礽浑身都在颤抖，手凉得冰水里泡过似的，不禁泛起一阵阴森森的冷意，口中却道："你坐，坐下说话。"

允禵也在惊讶错愕地打量允礽，见大热天允礽还穿着丝绵灰府绸袍子，半新不旧的起明检鞋子里露着厚厚的白布袜子，脸色又青又灰，死人一样难看，不禁心中也是一声叹息。他和允□是几十年的死对头，允礽太子位置一废再废，允禵不知在其中绞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手脚。但眼见一个当了四十年皇太子的"天之骄子"变得跼蹐不安，张皇顾盼，像一个受惊的孩子似的，神经质地摆动着枯瘦的身躯，羞缩地望着雍正，允禵也不禁万分感慨。又瞟了一眼泰然自若的雍正，心想："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有今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允禵，"雍正的话打断了允禵的思路，"今儿行家礼。你代朕给二哥请个安吧。"允禵忙应一声，正要打千儿，慌得允礽忙双手扶住，结结巴巴语不成声地说道："这断断……使不得！皇上，您……别折死罪臣……""往日的话不用再提了。"雍正怅惘地望着门外，慢吞吞斟酌着字句说道，"虽说你囚在这里，朕着实惦记着。王法是王法，人情是人情，你还是朕的二哥嘛。"

允礽在杌子上僵硬地深深一躬，说道："皇上，论起我的罪过，早该下十八层地狱的了，如今已是枯木死灰一般。承蒙皇上雨露之恩，得以苟活荣养，于愿已足。只求佛天保佑皇上龙体康泰，就是天下百姓之福，也是罪臣之福。"

"早想进来看看你的，"雍正见他这样，也觉心酸，忙敛了心神，从容说道，"事关国家体制，朕也身不由己。朕常叫人送东西进来，又吩咐不许说是朕送的，为的不愿让你给朕行君臣礼，谢朕的'恩'。朕这点子苦心，二哥还要体谅。"允礽目光与雍正一碰，立刻躲闪开来，眼前这个皇帝当年在自己手下办了十几年差事，日日行君臣礼，如今在记忆中已渺如烟云，想人间世事颠倒迷离，电光火石如同梦幻，一边沉思，说道："这是皇上如天圣德，我是罪余之臣，但有一日之生，即皇上雨露之赐。这些年来潜心佛学，颇有心得。晓得皇上为大罗汉金身普救众生而来。左右闲暇无事，罪臣恭抄了《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三部，愿献为皇上寿。"说罢起身，抖抖索索从柜顶上取下几大本厚厚一叠经本。

允禵见允礽迟钝僵板得像个吊线木偶，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忙上前帮

着捧过来放在案上。雍正打开看时，一色的钟王蝇头小楷，从头到尾没一笔苟且随意的，有些惊世名句，旁边还有刺血圈点的斑痕，抄经他见得多了，不是虔诚到了十二分，断然不会齐整到这个份上。允礽见雍正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遂指着柜子道："这几大柜都是罪臣抄的佛经典籍，不过都不及这几本，往后罪臣更用心点，再给皇上抄几部呈送，为皇上纳福。"

"二哥今年五十二岁了吧？"雍正突然觉得一阵鼻酸，"囚在这里已经十多年了，总不是个常法儿，朕想给你挪动挪动。你原在通州置的那座花园子，偿还给你。这宫里太阴沉，你也难以活泛身子。放你出去呢，朕也有这个心，只是怕违了先帝圣意，有骇物听。还是给你亲王名义，只不要与人来往，你就算体了朕的苦心了。"

"不不不不……噢，罪臣不敢承这个福泽……"允礽如逢蛇蝎，双手摇着道，"就……就是这样，罪臣很安心，什么都不缺，什么也不要，这样就最好！"

雍正站起身来，说道："二哥，你安生养息读书，随后朕就有旨意给你。要什么东西用，叫内务府报到朕那里，总不叫你落空的。唉……允禵，咱们走吧……"说着，拽着灌了铅似的步履出来，允礽送出书房，和几个太监一齐跪下，高声道："恭送万岁爷！"

"万岁爷？哈哈哈！哈哈哈哈……"

隔院突然传来鬼嚎似的大叫声，似乎一个疯子在院中一边跑一边大叫，"皇上！你在哪里？你过来，叫我瞧瞧你什么模样？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院之王。君主君王……本来就是一个词儿一回事嘛，啊？啊……哈哈哈哈……"一边叫着，一边去远了，耳边兀自传来森人的狂叫："过来呀，过来呀！你能过来，我出不去呀！嗬嗬呜——"

允禵知道，那边就是上驷院，是康熙皇帝养马的厩院，大阿哥允禔在里头呆了十五个年头了。猛然间思悟到：自己也将去遵化守灵，为什么皇上偏偏叫自己独个儿跟着到这个鬼地方，见这些人，知道这些事呢？他打心底起了个寒颤，偷眼看了看雍正。雍正却毫不动情，徐步向前走着，招手叫过上驷院门口的太监问道："允禔病了多久了？"那太监忙叩头道："一年半了。"

"大呼小叫的，成什么体统？"雍正厉声道，"去！先关空房子给他败败火，叫个太医进来瞧瞧，该吃什么药，不要委屈了他。"

说罢拔脚便走，允禵忙跟了过来。二人从御花园东北角门进园，因见刘铁成、德楞泰几个侍卫带一群布库少年在练功夫，雍正便命身后太监都退出园子，招手叫过刘铁成、德楞泰说道："老德，你去叫上书房臣子还有廉亲王允禩到养心殿等着见朕。顺便告诉张五哥，后天他和你随朕出京。今下晌和明日各自回府料理一下，不必进来侍候了。铁成你就这里守着，朕和十四弟说几句话，你随朕过去。"

“是，奴才省得。”

草树花卉茂密葱茏的御花园中只剩下了雍正允禵兄弟二人，偌大的御花园中盛开着艳丽的西番莲，在阳光的照射下宝石一样晶莹光彩，浓绿得似乎要流淌下来的蔷薇和玫瑰丛中，点缀着血红的花朵，蝴蝶花中的纺织娘无休止地嘤嘤歌吟，除此之外阒无人声。

“皇上，今日在此就算别过了。”允禵看着怔怔出神的雍正说道，“后日皇上也要动身南下，臣弟要不要送了皇上再走？”

雍正没有说话，点了点头算是听见。

“皇上，您有没有要吩咐的话？”

雍正脸上毫无表情，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御苑中的景致，良久，说道：“记得五年前给母后祝寿那天吗？”允禵摇了摇头，说道：“记不得了，这几年在山西带兵，事情杂得很。”

“有些事不能忘，也不应该忘的。”大约因阳光刺目，雍正眯缝着眼，看不出他眼中隐藏着什么神气。口气却平淡得一泓秋池似的：“今日见了二哥，也听到大哥说话，朕心里很有感触。那次也是我们两个，不过那次是在城外的荒郊野坟前，这次却是在天家御园中。这次是春景已去，那次是秋景已老。那荒坟、野草、寒风和眼前光景真是天壤之别。”

允禵想起来了，那是康熙五十六年，德妃（即雍正和允禵生母）寿诞，兄弟二人在膝前拜寿承欢。德妃尽了母亲一切慈爱心，委婉劝说一对成了政敌的冤家兄弟。当时雍正和允禵放马出城，在苍凉昏暗的野坟前驻马谈心，却因各自心胸政见分歧太大而分道扬镳。今日一个胜利者在即将惩罚失败者时，二人却在御花园重温旧话！

“朕削你的王爵，又派你遵化守陵。”不知过了多久，雍正方咬着细碎的白牙，盯了一眼允禵，“你有什么想头，这里就我们二人，不妨直说。”

允禵低着头跟着雍正在茸茸的“规矩草”上踱着，思量移时，终觉与其与这个心细如发挑剔刻薄的皇帝哥子兜圈子，不如直说。因道：“这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打平凉归来，臣弟就预备着了。如今这样处置，臣弟很知恩，——真的，臣弟很知恩。”

“哎？”雍正突然转脸，眼中闪烁着似惊讶似狐疑的光，却也并不生气，似笑非笑道：“你怎么会这样想？”允禵也盯视着雍正，脸上毫无怯色，四目相对移时，允禵将目光转向天上的白云，说道：“皇上一登极，御笔亲书《朋党论》，既然皇上叫直言，臣弟就直说。臣弟在皇上心里，是‘八爷党’党羽嘛！”雍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允禵，见他打住了不再言语，便道：“说下去，朕说过，今日言者无罪。”

允禵淡然一笑，说道：“其实也没多的话，逐鹿多年，皇上捷足先登，但

八哥势力犹存，皇上不放心，自然要一个个地清理。所以剥我的兵权，调臣弟回京。所以叫九哥去年羹尧处，十哥去张家口。皇上要解散这个‘党’，臣弟自然就得去守陵。守陵前皇上也没忘了带臣弟看看幽居宫里两个哥哥景况，那是不言而喻的。臣弟在遵化不老实，就得预备着变成二哥那样的痴子，或者大哥那样的疯子。这不能说不是慈悲心，所以臣弟说，臣弟真的觉得‘皇恩浩荡’——因为‘臣罪当诛’嘛！”

“痛快！”雍正点头笑道。他的这种笑容带着孩子气的天真率直，只微微下吊的嘴角，带着不容置疑的冷峻和傲岸：“这里头许多话，正是朕想嘱咐你的，你既知道了，也就不必多说，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小半，《朋党论》并不针对八弟，是冲着汉人科甲习气来的，同年、师生恩连情结，一人有事八方呼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朕要刷新吏治就谈不上！

“至于你，自认‘八爷党’，朕看倒也不尽然。就是允禩，只要安分，也还是朕的兄弟。但谁要阻挡朕当个好皇帝，兄弟也罢，父子也罢，君臣也罢，朕就难以顾及私情。朕受命于天，自要对得起皇天后土，列祖列宗！

“剥你的王爵，叫你守陵读书，并不为什么‘八爷党’。就算老九老十和你都在北京，朕就拿不掉你们？就杀不掉你们么？

“所以不要胡思乱想，去遵化，好生读书。既然在遵化，就在‘遵化’二字上下功夫。就这点子意思，你猜朕的慈悲心，也还算地道。”

雍正长篇大论侃侃而言，剜筋剔骨剖析道理，允禵听着里头绵里藏针肉里包骨，虽有假的，但倒是真的居多。想着，叹道：“您不必说了。臣弟明日就上道。必定闭门思过好生读书，不辜负皇上一片苦心。”

“就这样，”雍正也不再多说，阴郁地盯着园门口，说道：“人不负天地，天地必不负人。你好自为之！”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眼见允禵踽踽辞出去，雍正又出了一阵子神，觉得两腿有点酸困，便命刘铁成随驾，坐了明黄软轿径回养心殿。在垂花门前下轿时，却见范时捷、孙嘉淦、刘墨林在门前跪迎。还有一个官员穿着四团龙褂、仙鹤补子，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枝双眼孔雀花翎，雍正却不认得，由着他们磕头行礼，也不言声，一摆手便进了养心殿。允禩、张廷玉、隆科多、马齐四个人早已候在丹陛下，忙迎了上来。

“方才和老十四一道儿去看了看十七格格。”雍正进养心殿东暖阁坐下，觉得有些闷热，要了冰水分了众人，自呷了两口，说道，“顺便儿还到咸安宫看了二阿哥允礽，听见大哥也病着。允禩，内务府是该你管，这些事还该奏朕一声的。”

允禩见他一屁股坐下便寻自己的事，心里的火一窜一窜。但他坐定了主意“守时待变”，决不因小失大，因躬身一礼，小心翼翼说道：“这是臣弟的疏漏。内务府档上这些都记着的，臣以为他们已经进呈御览，就没有另行奏明。皇上既这么说，臣弟以后留心就是。”

“这事不大，关乎朕的名声。”雍正不咸不淡地笑道，“大阿哥不去说他，是自作孽，给他个天年就对得住他了。二哥呢？到底是当过太子的人，与朕曾有君臣之缘，不可屈待了，叫后世人议论朕不知照应。说说看，他的事怎么料理？”

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怎么料理？”问得这样不着边际，怎么回答好？马齐当年在康熙皇帝废黜太子时是力荐八阿哥允禩继任太子的，听雍正话意，颇有同情二阿哥的心思，自觉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欠身道：“皇上圣虑极是，仁者一念必上通于天！二阿哥当年为群小所围，自干天怒，失望于先帝，但幽囚已过十几年，若皇上观其果然洗心革面，自当施雨露之恩，使其沐浴圣化之中。循前朝古例，可废为庶人。若加恩赐一爵位，也在情理之中。”张廷玉听着心中暗自掂掇：马齐一番牢狱之灾，果然长进不少，话说得密不透风，又显得替皇帝着想，又体验到昔日旧情，玲珑得无可挑剔，因立刻附和：“马相说的是。究竟如何施恩，请皇上圣裁，臣等依古例参赞。”

“朕总归难弃手足情分啊！”雍正蹙额太息一声，“给他个亲王，在通州划一块藩地荣养，你们觉得如何？”说着便看允禩。允禩一时还弄不明白，忽拉巴地想起允礽的事——这皇帝打的什么算盘？不及细想，说道：“这是天理。依臣弟看，就叫‘理’亲王，如何？”隆科多也道：“奴才也觉得这个名字好。能时时提醒二爷不忘皇上帝德深恩。”

张廷玉拧着眉头只是沉思，待众人七嘴八舌说完，方徐徐说道：“廉亲王想的这名字不差。不过据奴才思量，二爷毕竟是犯过的人，不然，先帝不会废掉他。犯过而后补，谓之曰‘密’，这一条必须昭示出来，才能顺

理成章不致使天下臣民有所误会。所以，竟是‘理密亲王’为佳！”

“好！”雍正不禁击节称赏，“衡臣就照这意思拟个诏书明发天下。”说罢，转过脸问张廷玉：“方才进来，见范时捷他们几个在垂花门外，那个戴双眼孔雀翎的是谁，朕怎么没见过？”

张廷玉忙道：“那是孔毓徇，广东总督——”话未说完，雍正已想起来：“朕知道了，前日朱批夺情起复的，朕说呢，怪不得穿着四团龙褂，原来是圣人家人——叫他们都进来吧！”李德全答应了一声忙退了出去。雍正又道：“朕就要下河南，说不定绕道山东回京。十天半月怕回不来。一是想看看河工，二是体察一下吏情民情。五月端阳过后，大约年羹尧回京前，朕就赶回来为他庆功。”说着因见孔毓徇等四个人鱼贯而入，看着他们行罢礼，只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宝亲王代朕去劳军，京里自然是弘时坐纛儿，弘时那边，朕自然还要叮嘱几句。京里八弟和十三弟，你们照旧办自己的差，瞧着弘时有不是处，要拿出皇叔的身份管教。朕只带廷玉去，马齐留在上书房主持六部杂务。小事你们自己做主，大事快快递到朕行在，自然也就妥帖了。”众人听了忙躬身称是。允禩说道：“整顿旗务的差使太繁。臣弟还要筹办迎接大军凯旋的事。九弟自然要随年羹尧回来的，如今十弟在张家口左右无事，可否命他回京帮办？”

“再说吧。”雍正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道。他转脸问孔毓徇：“你是从广东回来的？”孔毓徇和范时捷、刘墨林、孙嘉淦几个人正呆呆地听，不防突然问到自己，忙磕头答道：“臣是从广东回来。家母仙逝后，臣即就地丁忧守制，接万岁旨意，即扶柩北上，将家母灵柩安置曲阜。皇上，臣自幼而孤，家母夜夜纺织直到五更，供臣习学才致有今日。万岁以孝治天下，夺情之旨臣实不愿奉诏，又不敢不奉诏，特晋谒皇上，念臣母子至情，实在不忍背亲忘恩怡然务外，求皇上默察臣心，待守制期满，臣自当勉尽臣道，为皇上尽力办差。皇上……您何取此不孝之子？”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忠孝本为一体，讲的只是个‘心’字。”雍正神色黯然，“朕的母亲不也……唉，不必说了。你在职守制也一样嘛！当然，朕也要成全你的孝心——马齐！”

“臣在！”

“告诉礼部，去曲阜吊祭毓徇母亲，追封一品诰命，谥号‘诚节’，立坊表彰！毓徇，心满意足否？”

孔毓徇激动得浑身颤抖，伏地连连顿首，已是泣不成声：“臣勉从圣命……以忠为孝，报皇上高厚无极之恩！”众人见他如此孝心，皇帝又如此厚恩加礼，也都不觉悚然动容。雍正却已平静下来，用碗盖拨了拨茶上浮沫却又放下，皱眉说道：“广东离京太远，所谓‘天高皇帝远’，吏治昏乱天下第一。就如新会一门九命，这样的大案拖了一年有余，自朕即位至今下过三次朱批，居然就拿不到正凶！据你看，到底是什么缘故？”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广东新会恶霸凌普，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夜半举火烧杀胡家一门九口，凌家不知花了多少银子，上下买通县府道直至臬司衙门，连撤了两任按察使，至今仍说“无证据”而不能缉拿凌普。这是震惊雍正朝野的一件大案，上书房才所以拟票将现任广东总督苏木提撤差，由孔毓徇夺情复任，听见雍正询问，都睁大了眼盯着孔毓徇。

“万岁，”孔毓徇顿首答道，“臣是守制丁忧的人，闭门不出，也听到了不少话。但这案子不是凭‘风闻’就敢贸奏的，臣向万岁借一个人观审，三月之内如不结案，请取臣的首级！”

“谁？”

孔毓徇将手一指，说道：“他！”

人们目光都转向孙嘉淦。孙嘉淦并不认得孔毓徇，他是为广西藩司铸钱局不肯照“铜四铅六”铸雍正钱，专门来上本参劾广西布政使曲森的，见孔毓徇如此信任自己，冬瓜脸立时涨得血红。因将自己晋见皇帝本意说了，又道：“既然孔兄信得过，皇上只要恩准，我就去！”

“朕也信得你。”雍正目中喜悦的火花一闪，说道，“既如此，朕给你个名义，钦差两广巡风使，审结这案，也不必急于回京，福建云贵川也都看看，回来细细奏朕。”

“扎！”

雍正立起身来，看了看范时捷，说道：“刘墨林是朕叫进来的，你递牌子请见，有什么事呀？”范时捷重重地磕了三个头，说道：“臣有造膝密陈的事。”雍正扫视一眼众人，笑道：“这里都是朕的心腹大臣，有什么你说就是。”范时捷也看了看众人，说道：“万岁今个乏了，臣请先告退，宁可改日再递牌子请见。”

他的话虽然说得淡，却是斩钉截铁，人人听着心里不是滋味。雍正铁青了脸，看着满不在乎的范时捷，突然想起那年在畅春园范时捷学驴叫和允祥嬉闹的事，又不禁破颜一笑，说道：“既然如此，廷玉你们散去吧。墨林留下和朕说话儿。范时捷，刘墨林不碍你的事吧？”范时捷磕头道：“刘墨林不碍。”说得众人各各无趣，只得请安告退，心里没有一个不腻味这个范时捷的。

“摆一盘棋！”雍正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朕和刘墨林下棋，你有事只管说。”

于是邢年高无庸抱了云子儿围棋盒子，布了棋盘，刘墨林执了黑子，小心翼翼应对雍正。刘墨林是出了名的“黑国手”，号称棋王的允祥也不是他的对手。雍正尽自最爱下围棋，却是一手屎棋。雍正见他架势，便知他又要下和棋，便道：“刘墨林，下棋是玩儿嘛，为讨朕的欢喜，每次都下和棋，你也不嫌费心！只管放胆攻，赢了朕，朕有赏！”一边着子儿，

又对范时捷道：“你不是要造膝密陈？有什么说的？”

“臣要告年羹尧？”

刘墨林是已奉圣旨，跟随四贝勒弘历前往西宁劳军的，听见这话也吓得一哆嗦。看雍正时，却是面无表情，盯着棋盘一边想着应对着子儿，口中说道：“年羹尧是有功社稷的人，你应差不力，不肯听年羹尧节度，有参本参劾你，已登在邸报上。朕处分的旨意还没下，你倒先来告状？”

“臣知道年羹尧有功。”范时捷面无惧色，从容说道，“臣告的是他的‘过’。况且臣先奉命调任，年某立功是后来的事。若论私交，臣是年羹尧举荐升任甘肃巡抚的，但臣以为年羹尧功再大，他不是皇上，臣不能忠于年羹尧，只能忠于皇上。皇上要觉得这个巡抚是年羹尧给的，事事都得听年羹尧的，臣宁可不要这个红顶子！”

“唔？”雍正食指中指夹着一枚白子正要落盘，略一顿，说道：“你说实的，要尽是这话，朕就当是你离间君臣的谗言！”雍正这些话刀子似的尖刻，刘墨林头上已经浸出汗来，范时捷却并不在乎，叩头说道：“是！年羹尧既不是皇子，也不是宗室，他的帅旗凭什么用明黄色？”雍正笑着指指棋盘一角，说道：“墨林，这个角朕要点方——旗上用明黄，是御赐的，你大惊小怪干什么！”

范时捷抗声道：“他束的明黄带子，也是御赐的？他吃饭，叫进‘膳’；他赏人东西，叫‘赐’，这是人臣应该做的？”

雍正停下了手中的棋，厉声问道：“你是有密折专奏权的，这些事为什么不告诉朕？你早做什么去了？”“回皇上话！”范时捷扬着脸道，“臣早就奏了，黄匣子都由年羹尧军邮直递。这在巡抚衙门签押房里都存了档的，有记录在案，不信您下旨查查！”雍正随手下了一子，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这些事允祥曾含含糊糊说过，也曾专门派人到兰州查过档，但并没有查到密折寄档存根票和记录，他的心突然变得有些烦躁，恶狠狠说道：“朕查过了！你的话十九不可信！朕知道你那点子心思，年羹尧受朕宠信，你妒忌，他立了功，你又想他必定功高震主，所以趁热灶窝儿要和他生分，为自己将来留地步儿——因为你毕竟是他荐的，羽毛丰满翅膀硬，怕落个攀附权臣的名儿，可是不是的？”

“不是的！”范时捷硬碰硬地顶了回来，“岳钟麒离松潘近在咫尺，我在兰州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要调我的兵驻守松潘？这不是调度无方，也不是年羹尧不懂军事，他是怕岳钟麒争功！万岁，这是明摆的事，臣死也不明白，您为什么袒护年某的短处？”

雍正心里越发烦躁，看看刘墨林又要和自己下和棋，气得将手中棋子“啪”地扔进棋盒，勃然作色道：“再下一盘，下和棋，朕杀了你——范时捷，你是和朕说话？你这叫守臣道？年羹尧在西边大捷，举朝共庆、薄海同欢，你要向隅而泣，讨朕的不高兴？——仗打赢了，这件事就是说，年羹尧是对的，你不高兴，足证你是小人！”“臣是君子，不是小

人！”范时捷立即顶了回来，“难道打了胜仗就可以欺君？年羹尧的奴才到臣衙门，就叫臣开中门迎接，臣就不能如他的意。”雍正气得手直哆嗦，说道：“你不听年羹尧的，就是不听朕的！”

“臣听万岁的，不听年羹尧的！”

“那你的巡抚就当不成！”

“臣就不是那块料，也不想当什么巡抚。”

雍正勃然大怒，霍地立起身来，朝外喊道：“张五哥！”张五哥早就听见范时捷与雍正一递一句拌嘴斗口，捏着两手冷汗进来。雍正脸上青一块白一块，手颤头摇，指着范时捷口吃地说道：“把这个杀才发，发发——”刘墨林也惊得站起身来，忙又跪下，生恐将范时捷发往刑部，正要开口劝说，雍正已改了口，“发往怡亲王府，叫允祥管教这畜牲！”一群太监宫女原来吓得人人手脚发软，听见处置如此之轻，都觉意外，不禁面面相觑。

“沽名钓誉，小心眼儿！”雍正余怒未息，重新坐下，对刘墨林道：“朕就见不得假惺惺。带一点假，朕就容不得，——这盘棋你赢不下朕，君无戏言，朕必诛你！”

刘墨林看看棋盘，要赢雍正只消抢占几个大官子就成，不费吹灰之力。但雍正这样喜怒无常，谁晓得输了棋又会怎样；一边打着主意沉着落子，一盘棋下来通算，偏偏又是和棋！

“叉出去！”

雍正拍案大怒，满盘棋子飞起老高：“尽是假的，虚糊弄！真没有意思！”几个太监立时过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挣扎着，一手举着，大叫道：“万岁，我赢了你一子！这个黑子攥在我手里！”

“皇上怎么了，生这么大气？”众人正没做理会处，外头传来允祥的声气，接着便见允祥乐呵呵进来。因见几个太监架着举着一枚墨子的刘墨林发愣，雍正一脸又好气又好笑的神色，笑怒道：“放开这狗才！”因将方才的事说了，叹道：“朕在藩邸荣华富贵不减如今，多少还有几个朋友，能聊聊天，说几句体己话。如今你看看这些人，有的成心要气死朕，有的怀着异样的心思，面儿上奉承，背后不知做些什么勾当，说是垂拱九重，其实是坐在针毡上装神弄鬼，说吉利假话，看吉利假戏，连下棋也是假赢，思量起来真没意思透了！”

允祥听了半日，才明白雍正是心里寂寞，发了无名火，因笑着劝慰道：“皇上嘛，就是称孤道寡的人。先帝爷在时，也说过这些话。他老人家会宽慰自己，会自己寻乐子。今儿东巡，明儿上五台山，后日又登泰山观日出，再不然就下江南，观了景致也不误了政务。先是拜了伍次友为师，后来又请方苞为友，不给官做，只叫伴君——皇上秉性严肃，无

昼无夜除了做事还是做事，怎么会不寂寞？这怪不得别人，只怨皇上您不会享福。”雍正自失地一笑，摆手命太监：“放开刘墨林吧！莫不成真为一盘棋就宰了你，朕连殷纣王也不如了——再这么拍马，你就不要进来侍候了！”

刘墨林忙叩头道：“臣不过见皇上不欢喜，讨过吉利，晓得皇上断不为这小事就弄掉吃饭家伙的。”一句话说得雍正也笑了。允祥因道：“方才原也要进议事的，恰碰上十四弟。他明个儿就上道，我们谈了一会子。问我能带家眷不能，王府护卫要不要一同去，我说这些事要请旨。进来在永巷口又碰上范时捷……”

雍正心里像针刺了一下，猛地想起——这才意识到今儿性气不好，全为见到这个女子，思量着打断了允祥的话，说道：“你是审过诺敏一案的，田文镜从山西带来的那个人证叫什么名字？”

“人证？”允祥不禁愕然，他怎么也想不到雍正会一下子离题万里说起这个，一边沉吟，说道：“人证从布政使、按察使，还有藩司库吏大几十号人吧，万岁问的是哪个？”

“那个女的呢？”

“是代州人，万岁——”

“叫什么名字？”

“乔引娣……”

雍正一仰身靠在椅背上，似乎问话又似乎喃喃自语：“姓乔？噢……那是个汉人了。”允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道：“是个汉人，如今在十四弟府。万岁怎么问起这个来了？”雍正收住了神，说道：“没什么，随便问问，你告诉允禵，不用带护卫，家人都可随他去——且说范时捷，他都说了些什么？”允祥看了看垂手侍立的刘墨林，说道：“这话刘墨林不可外传，范时捷说年羹尧这人不可不防。”

“这话方才范时捷在这里已经说过了。刘墨林不是个笨人，不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雍正冷冷说道，“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年羹尧节制陕甘山川青五省大军，专阃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专断杀伐，自然要招闲话。人无完人，朕只取他的大节大功。不然，外头办事的封疆大吏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好好先生，有什么屁用？刘墨林，你去见见宝亲王，传朕的旨意，朕明日送你们出午门，七十岁以下老亲王贝勒，六部九卿文部官员二品以上，送你们潞河驿设酒辞京。朕随后还有手诏，你们带给年羹尧！”刘墨林听一句答应一声，却步退出殿外，径自传旨去了。

殿中只剩下了雍正和允祥。雍正心绪似乎有些纷乱，脱掉青缎凉里皂靴，趿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踱着步子。允祥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半晌，才道：“万岁，您好像有心事？”

“是啊，……”雍正抚着有些发烫的脑门，仿佛不胜慨叹，“面儿上朝局无事天下太平。不知怎的，朕总觉心里不踏实。似乎朕离开北京，心里就落空似的。三贝勒弘时，他坐得住这个纛儿么？”允祥低头想了想，说：“不妨事的，隆科多掌着禁城防务，政务是八哥和我帮着处置，有料理不开的，方先生就住在畅春园，我们也可去请教。再说，皇上去河南，离这里不远，八百里加紧文书隔日就一个来回。”雍正瞟了允祥一眼，移时才叹道：“老十三，朕什么也不想多说，只交待你一句，丰台大营你替朕掌好。”

允祥仔细品味着雍正的话，半晌才低头答道：“是！毕力塔是我使了几十年的人，大营上下将弁，一多半是皇上当年亲自简拔的。万岁，您放心！”“朕不能放心。”雍正的眼睛又灰又暗，仿佛要穿透宫墙似的望着远方，“——叫马齐移居畅春园，有事你和方苞马齐商量——你知不知道，隆科多曾经到皇史宬取走了朕三个儿子的玉牒？再说，正当太后薨逝，他到军机处取调兵勘合做什么？对了，军事已了，军机处调兵勘合要立刻封掉——一会儿退出去你就办这事！”

允祥头嗡地一声，蓦地出了一身冷汗：皇上玉牒是最机密档案，说起来没甚要紧，但上头记载着各人出生准确的年月日时生辰八字。隆科多取这个东西——除了魇镇害人——有什么用场？联想到太后崩逝朝廷种种布防，想想雍正的话，也真令人发噤，沉思着喃喃道：“隆科多？隆科多……是宣明遗诏的人呐……难道……？”

“朕只是防人，并不打算害人。你不要胡猜乱疑。”雍正的目光逼视着允祥，烁然生光：“你须明白，逼勒官员归还亏空；改动制钱铜铅比例；清理冤案；还有朕的几个宠信大臣，李卫在丈量土地，取消人头税；田文镜还准备在河南叫官绅一体纳粮——朕一揽子开罪了天下所有的官员，得罪了所有豪富地主。内里外里隐患重重，早就盼年羹尧打个大败仗，他们好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逼宫！所以年羹尧就是十恶不赦的混账王八，咱们也得先买他的账！——方先生，了不起！”允祥一笑，说道：“臣弟也不晓得皇上这么多套套——怪不得人家有的说——”

他突然觉得自己说漏了嘴，张大了口，竟一时接不下去。雍正逼视着他，见他满脸通红，便道：“想说假话你就退出去！”允祥只好嘘了一口气，咽了一口唾沫道：“说皇上是打富济贫的……强盗皇帝——不过不单是说皇上，接着还有一句‘允祥是为虎作伥’。”

“说得好！朕就是这样的心思，这样的行径，朕是天地间第一铁铮铮的汉子！不过说朕是‘虎’，未免也忒小瞧了朕。朕受命于天，乃真龙天子，所以你是为‘龙’作伥！”雍正牙关咬得紧紧的，脸上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的微笑，徐徐踱了几步，忽然仰首长叹一声，又道：“朕何尝不知道维持好这些兄弟，君臣父子兄弟雍雍穆穆揖让谦和些儿，朕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些儿？但你须明白，孟子讲‘民为贵’，其实是提醒君主，不要把百姓惹翻了！如今这积弊堆如山积，说到根子，是官吏不遵王教，不干老百姓什么事。不压一压这些贪墨的污吏，不整治一下鱼肉乡里的豪绅

——这些个封豕长蛇，城狐社鼠在下头，‘替朝廷’激民变，民变起来，朝廷又无力镇压敉平——防民之变，甚于防川呐……”他的心情似乎处于极度的矛盾状态，唏嘘一声又道：“想想看吧！秦始皇一统六合，横扫天下，何等英雄？陈胜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就搅得局面稀烂！”

允祥听着，揣摩着这番话意，字字句句透骨痛髓，竟不自禁打了个激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半晌才笑道：“皇上给我画的这幅画儿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不过据臣弟看来，吏治虽昏，也还不是文恬武嬉，我朝无苛政，深仁厚泽，不会是奉承套话，与秦二世时大不相同。何至于到那一步儿呢！”

“这些朕岂不知？”雍正冷冰冰说道，“最怕的是代代皇帝都像你这么想！所以你说的是有理的混账话！不讲这些了，台湾垦荒做得好，今年没有从福建藩库提粮食，那个知府叫黄立本；还有杨名时，贵州今年自给自足，还多少有点富余。明儿叫上书房拟旨，奖升两级，廷寄出去！”

“扎！”

“你给朕看好家！”

“扎！”

“立刻到粘竿处，点四十名有本事的侍卫护卫，随朕出行！”

“扎！”

“告诉他们立刻准备行装，”雍正微笑道，“这只有你一人知道，回头告诉方先生就是，朕，今夜就离京了！”

允祥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盯着雍正，说道：“皇上，不是定的后日么？再说，大驾仪仗也来不及预备呀！”

“坐在銮驾里除了谀笑，还能看见什么？”雍正哼了一声，“朕微服走。大驾是空的，先去五台，再去泰山，然后去河南，朕坐大驾回京——听见了？”

“扎——臣，明白！”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田文镜在开封任职不足三个月，骤然越过道、臬、藩三级，径直超迁河南巡抚，惹得通省同僚一齐眼红，因新任开封知府尹未到职，暂且由原任同知马家化摄府事，原任巡抚家眷也未离开巡抚衙门，田文镜一来觉得有点忸怩，不好意思升堂视事，接受不久之前还高居于自己以上的下

属的参礼，二来开封城北就放着一条年年决溃的黄河，眼看菜花汛将到，又从密折批语辞气里瞧出来，雍正似乎想亲自来视察河防——无论当巡抚还是当知府，当前河防都是第一要务，出了事都要受处分，而且就开封城而言，只要决溃，必定先受其殃，康熙二十六年黄水破堤南灌，城外水深三丈，城内也有丈余。无论官民都在城上露宿待援，连淹带饿冻，加上瘟疫死了七八千人，朝旨一下，巡抚发军前效力，知府赐自尽。所以田文镜尽管一肚子报效雍正知遇之恩的心，要改革旧赋制度，要清冤狱，要刷新吏治，成天下第一名巡抚，眼前却只能死心塌地先使悬河不致崩溃。他从浙江绍兴聘了四名师爷，两个管刑名，两个管钱粮，每人每年三百两的束修，外加一个邬思道，专管为自己起草奏章条陈，却是每年五千两的花花白银。别说那四个师爷心里别扭，就是田文镜，几时想起心里便是一阵光火。但邬思道是李卫所荐，先荐诺敏，诺敏倒了又荐到自己这儿，可见此人与李卫关系非同寻常，李卫自己就是雍正跟前说一不二的人物，和怡亲王更是过从得密，因而他早就想寻事开销掉这个每天醇酒妇人任事不管的瘸子，却迟迟不敢下手。偏生邬思道上的奏章条陈，每次都照准，还时有嘉勉言语——也实在无可挑剔。眼见五月将近，上头驿报水情，甘陕雨水大，去年落雪多，今年菜花汛来势不祥，田文镜下令取出开封府全部库银资河工用仍不敷数，便用巡抚关防，咨会通政使衙门，拨银一百万征用民工。藩司衙门回文极为客气，门也堵得极严：

上咨禀知田大人文镜：宪命悉领，唯户部于三月二十九日奉廉亲王允□、怡亲王允祥并上书房敕命，河南藩库现所存银三百十九万两，一百万着随时递送年羹尧处军用，五十万两解送山东赈灾（来年由户部补实），一百三十万两传送李卫处购买漕粮（已发），以补京师直隶用粮不足——仅此粗计，藩库可动用银两仅三十九万两，谨遵宪命全部拨往河工。年羹尧奉旨回军过境犒军所需，仰盼大人指示方略。

这就是说，只能给三十九万两银子，而且还要田文镜自己设法应付年羹尧过境应酬！田文镜接到这张咨文，气得两手哆嗦脸色苍白，但藩司与巡抚名虽统属，实则只有半级之差，坐镇河南的藩司的通政使，又是首席王大臣允禩的门人车铭，论根基资望，都比田文镜硬气得多，也根本瞧不起自己这个刚刚越级爬上来的新巡抚。思量许久，田文镜只好回府衙西花厅（正厅签押房已让给马家化处置政务），叫来四个师爷商量办法。

“今年桃花汛已经决溃一处，兰考淹得一塌糊涂，”田文镜盯着两个钱粮师爷说道，“前任巡抚为这已经吃了挂落，菜花汛水量更大，所以我心里很急。我自己功名倒是小事一桩，万岁爷也要亲临检视河防，圣驾安全出了事，就把我剁成泥，也难向天下后世交待。请你几个老先生，计议一下，有什么好法子，只管说。”

他本来就又黑又瘦，这些日子看河防，调度河工，和各衙门吏员整日磨嘴皮子打擂台，越发显得干瘪枯黄，熬得发黑的眼圈下皮松弛着，仿佛疲倦得一推倒就再也起不来，斜靠在椅背上一口接一口喝着浓酽的普洱

茶。两个钱粮师爷，一个叫吴凤阁，一个叫张云程，都在五十岁上下，都端着水烟袋呼噜噜吸个没完。满脸皱纹一动不动。许久，张云程才道："东翁，河道汪观察昨儿个和我们议了半日，要是这三十九万能拨过来，从广武到省城河堤用草包加固，是够使的了，下游无论如何不能确保。但皇上要来，自然要到开封，东翁把情形向皇上奏明，这里头的难处人人皆知，不定圣上还能从户部批过一点银子。河南这地方年年都有决溃，东翁您接的就这个烂摊子，皇上断不会为下游决溃怪罪东翁的。"吴凤阁穿着黑缎套扣马褂，戴着一副水晶墨镜跷足而坐，显得从容不迫，喷了一口浓烟笑道："云程兄，皇上将东翁一下子简拔到这个地位，兄知道有多少人妒火中烧？无论上游下游，只要有一处决溃，布政使、按察使还有下游的府道就会一窝蜂地上章弹劾。所以拼了命，今年这个菜花汛也要叫它平安过去！这没有一百五十万银子，无论如何都办不来的！"

"说说归说说，哪里得这一百五十万呢？"坐在一边的刑名师爷毕镇远一哂说道，"西边年大将军战事已毕，所谓'军用'不过是个借口，要难为田中丞而已。就是大将军过境劳军，我看也未必能用多少银子，三千军马有五万两足够使的了。就是买漕粮，也不是什么急用，黄水泛滥，买漕粮用来赈灾好呢？还是堵住这条悬河，压根就不泛滥的好？所以晚生看，要把藩司的回文严词驳回去，驳得他们无话可说，这样，就便他们不肯，河堤开了口子，追究起来，他们就得担责任——田中丞毕竟是新任巡抚，难道前头河道失修，责任要叫田大人承担？"坐在他身边的刑名师爷姚捷冷笑一声道："老兄说得何其容易！老兄仔细看看那份回文，人家压根就没说我藩库里不给钱！你驳这个咨文，驳的不是藩司衙门，驳的是廉亲王、怡亲王！别说这两位王爷，就是上书房那群相爷，我们得罪得起么？"

田文镜一边听一边想，觉得人人一套道理，都说得无可非议，思量了一阵，问姚捷："依着你看，该怎么办？"姚捷是四个师爷里头最年轻的一个，只有三十多岁，十分修边幅，听东翁问他，俯首略一思忖，扯了扯天青实地纱褂，"哗"地打开折扇，轻摇着，从齿缝里崩出一个字："借！"田文镜不禁精神一振，身子一倾问道："向谁借？"

"中丞，打藩司的主意是不成的，"姚捷将一条油光水滑的辫子向后一甩，掏出手帕子揩了揩剃得光溜溜的嘴唇，侃侃说道，"皇上正在清理亏空，借库银犯了圣忌，断断使不得。告诉东翁，臬司衙门就是有钱，也不是府中的，昨儿个学生去臬司和几个师爷聊起这件事，说起中丞大人的烦难，张球他们当时就笑了，几个人当时一凑，立时就是五十万！"说着，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子银票递给田文镜，"您瞧！您要亲自去见见臬司胡大人，金口一开，再弄个五七十万算得了什么！"

田文镜吃了一惊，接过银票看看，有三万一张的，也有五万一张的，最少的也是三千两的见票即付的龙头票子，还附了一张条子，上写：

黄水一漫，民不聊生。球生于斯，养于斯，身家性命系于斯，敢惜此身

外之物为守财奴殁于黄水？愿破产为国，为中丞大人分忧，敬献此金，恳请哂纳充为河工之用！张球谨上！

田文镜又是感奋又是激动，拿着银票的手微微颤抖，竟起身向姚捷躬身一礼，说道："真真难为姚公！河南有张球这样秉忠秉公仗义疏财的明哲之士，实为豫省的体面！我要请邬先生好好写一份折子，保奏这些急公好义之士，请圣上表彰！"说罢起身道："我这就去拜望胡期恒，就便接见这群官员师爷！"

"怎么样！"眼见田文镜坐了八人大轿开中门出去，四个师爷回到花厅，姚捷得意地摇着扇子，眯缝着眼笑道："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张云程道："看不出你年纪轻轻，办事这么有板眼！"毕镇远笑道："我说呢，这几日不见你的影儿，原来替主分忧去了！"张云程冷笑道："邬先生每年五千两，你总该涨涨工钱，或者给你三千？"

一直坐着没言声的吴凤阁推推眼镜，格格一笑说道："姚老弟，你只掏了右靴页子里的银票。左靴页子里的也都取出来吧。平分！"

"什么？"姚捷一怔，"吴老先生说的什么话，晚生不明白！"毕镇远惊诧地望望吴凤阁，没言声，张云程便问姚捷："你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吴凤阁站起身来慢慢踱着，槟榔荷包在腰间一晃一晃，冷笑道："咱们绍兴师爷，分钱粮刑名两派，各自都有不传之秘。我呢？一个叔叔是刑名师爷，没有儿子，一身兼祧了两门子学问——那臬司衙门，管的是拿贼捕盗，谳狱断刑，不发黑心财，哪来的银子赞助河工？张球这人我也略知一二，归德府张、曹两家都是挂千顷牌的有钱主儿，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打官司都打得两家都家破人亡，不是张球的主审？——哼！别说十万，你这会子告诉他，田大人要具本参他，叫他拿五十万，他也乐颠颠地双手捧过来！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

张云程和毕镇远这才恍然大悟，不由得佩服地盯了吴凤阁一眼，又齐把目光扫向姚捷。姚捷略显尴尬地干笑一声，果真从左边靴页子里又抽出一张大银票，说道："真人面前做不得假，我原也不想昧掉这钱。这是五万，我拿一万四，剩余的三位平分，可成？这钱他们挣得容易，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白拿谁不拿？不过有言在先，钱粮河工上头有好处，你们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一句话说得几个人都笑了。毕镇远笑道："你们可小心，这钱上头沾的有血！"张云程道："先父在湖州黄道台跟前当师爷，一年也有一万三四千进项。我想跟了田大人这么个巡抚，少说也得一万吧？谁知道三百就是三百！娘希匹那个瘸子有什么能耐，一年五千！奏折、条陈，这些个官样文章，我孙子也写得！"

"在中丞那儿不能提这话！"吴凤阁板起脸道，"咱们三百就'三百'，早晚他们自己就要翻脸！听说他和中丞有言在先，当了巡抚每年八千就是八千！咱们也眉开眼笑地认了。田中丞这会子一心报效皇上，不是个捞钱手儿。我们得顺着这个思路去侍候他，早晚他下了水不能自拔，才能发

狠弄钱呢！”正说着，见邬思道架着双拐，两个小厮随后跟着，风摆杨柳价进了二门，便住了口，跨步进来一躬笑道：“静仁兄！满面红光，你好精神！今个儿又哪里吃酒去了？”邬思道支起双拐拱手还礼，笑道：“今个儿浴佛节。我是个儒生，原不信这些个，家下两个婆姨却硬要去相国寺，陪着走了一遭瞧瞧热闹。他们回包府家下洗铜佛，我坐了小轿上黄河大堤看了看，又碰到一位旧朋友，在酒店里吃了一会酒，这才赶回来——东翁呢？今儿个你们不是议事儿么？”邬思道说着便目视众人。他原残疾羸弱，但这些日子常出外郊游，大约心情也好，又吃了酒，脸色黝黑中透着绯红，双眸炯炯，看去神采照人。

几个人对这位年金高出自己二十倍的“首席师爷”没有一个服气的，听着他的话越发不受用：我们这“三百两”在这里和主官苦苦会议商计治河，你这“八千两”却带着美人香草又是郊游又是吃酒！心里尽自想，各人已暗得好处，抱定了不挑是非也不合作的宗旨，都笑着与邬思道寒暄。毕镇远因笑道：“我们议了一阵子河工，田大人打轿去臬司衙门，拜望胡期恒去了。”

“唔。”邬思道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那我就在这里等等中丞。”一头说，进来便坐了竹凉椅上，索了邸报，摇着扇子吃茶看邸报，不再言语。他和众人不合群，众人也拿他当外人，见他大咧咧坐着不言语，早一个一个托辞出来，另寻地方“均分”那五万两银子不提。

大约过了午时，听见衙门口三声炮响，田文镜头戴蓝色明琉璃顶子，孔雀补服里头套着九蟒五爪袍子，一头热汗进了花厅。邬思道在凉椅上已昏昏欲睡，见他进来，忙坐直了身子问道：“河工银子有下落了么？”田文镜冷冷地嗯了一声，脱下袍褂，取过邬思道身边的邸报，看了看，松弛地仰了一下身子，舒了一口气道：“哦……算日子，皇上御驾今日恰到五台山，浴佛节礼佛，皇上真是虔心！”

“皇上佛学已到无上菩提境界，但皇上尊的还是孔孟儒学。”邬思道似乎并不介意田文镜对自己的冷漠，摇着一把泥金湘妃扇徐徐说道：“不知田大人筹到多少银子？我到河上看了看，听老河工们说，今年菜花汛来势不善啊！”田文镜睃了邬思道一眼，垂下眼睑呷了一口茶，仿佛故意冷落邬思道似的，等了好一阵，才不冷不热说道：“这事我操心几个月了，要到此时才想起来，早就误事儿了！银子已经筹到九十多万。藩库里再调出些，河南今年黄河决不了口了！”邬思道何等聪敏之人，当然早已看出这位东翁大人对自己的疏远，却偏不计较，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起身架着拐杖笃笃有声踱了几步，站在窗前，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大柳树上两只正在闹枝的黄鹂，在一阵难堪的寂静中，许久才问道：“明年呢？”

田文镜见他如此倨傲，由不得心头火一窜一窜的，几乎就要发作，却又按捺住了，只冷冰冰说道：“自古黄河无不决溃之年。昔年靳辅陈潢治水，那是何等样的能员？一头治着，仍旧要决溃！本抚初到任，能保住今年就算勉尽忠荩，至于明年，谁能料得定呢？”邬思道踅回身来坐了田文镜对面，说道：“恕我直言。前几任巡抚圣眷并不在东翁之下，一个个

栽筋斗下去，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条河！你在山西与诺敏较量占了理，又蒙了天恩，才得到这一步。说实话，这条河你治不好，纵在河南有千条善政，万件良策，想平安做官也难，更莫说改革弊政，刷新吏治了。”田文镜听他说到山西，显得是卖弄“封藩库”那个主张，才有他田文镜今日，他的自尊心像被锥子猛刺了一下，立时涨红了脸，强忍了半日，冷笑道：“你的大才我是早已领教了。不过，依你高见，该怎么料理这条河呢？”

“河道设有道台，”邬思道平静地说，“治河是他的差使。东翁可从藩库里调出银两，发出宪命，着他按熙朝名臣靳辅于成龙的旧制，从风陵渡直到陈州下游，逐年分段根治，该筑减水坝的筑减水坝，该修遥堤缕堤的就修，有的地方冲刷，全用大石条砌固。要有几年根治的打算，不能年年用草包垛堤堵水！”“你说得何其容易！”田文镜语气冷结得结了冰似的，“藩库里只能动用三十九万银子，加上层层克扣，想办这么大工程，朝廷不出钱，户部不援手，行吗？”邬思道接口便道：“事在人为。这就上条陈，请皇上定夺。那个咨文我看了，车铭这人我也认识，只要你说要具本实奏。钱，他拿得出！”

田文镜霍地站起身来，盯着邬思道，瞳仁中闪着凶狠的光，见他兀自悠然自得地摇着扇子吃茶，恨不得一脚踢飞了那个碧玉茶杯。许久，田文镜才咽了一口唾沫，说道：“条陈自然是要上的，其实我已经拜发了！你邬先生这些日子忙得紧，串馆子听戏，踏青郊游，还要作诗会文，吃酒高歌，所以没敢劳动先生！”他恶狠狠格格一笑，“钱已经到手了，不动藩库一个子儿，今年先周全下来，明年我有明年的办法，用不着你先生这么劳心！”

“既然有钱那就好。”邬思道也站起身来，“但不知东翁从哪里来这么大一笔银子？”

“借的！”

“谁的？”

“臬司衙门！”

邬思道怔了一下，突然失声大笑。

看着这个落拓狂放的书生如此无礼，田文镜思来想去，终于忍不住了，“啪”地一击案，茶几上杯儿盏儿还有几碟子点心、茶叶包儿一齐跳起老高！

“你狂什么？”田文镜勃然作色道，“别以为李卫荐的你，我就不敢开销！李卫是两江总督，我是河南巡抚，不受他的统属——你就照我这话写信给李卫——你要想安生在我这做事，和那几位先生一样，我以礼相待，你事上以礼，每月二十五两修金一个不短你的。我这池子就这么深，别说八千两一年，五千两也是没有的！我是个穷官、清官！也不打算当富

官、赃官！”

邬思道笑声戛然而止，上下审量了一下田文镜，冷冷一笑，说道：“看来养活我个残废，着实叫大人为难了。您是清官，难道我是赃师爷？三千也好，五八千也好，也不过是个县令的收项罢了，您真出不起，我一个大子不要也没准！既说到这份上，我这就走，您好自为之。不过，临别也有一言相赠：可疑之利不可收，得之易时失之易！”说罢架着拐杖点着青砖地笃笃地头也不回去了。田文镜气得手脚冰凉，一屁股坐回椅上，大声向外说道：“多承关照了！”一手提起笔来就给李卫写信。李卫，是天子信臣，又是雍正藩邸旧人，他不能开罪过甚。

有了钱，河防工程立刻大动起来。从郑州至兰考一线数百里，各地州县奉了巡抚衙门宪命，大小官员一齐出动，亲自督率民工，用蒲包草袋装沙沿堤加固，甚至有的百姓家草席也都用上填塞过去决过的溃堤。此时前任巡抚家眷已迁出。田文镜移居巡抚衙门坐堂视事，不时召见省城及各县府司道官员，又要亲自巡视河工，无昼无夜忙得头昏脑涨，腿脚都浮肿起来。眼见河工将成，夹黄河两条大堤土龙般蜿蜒东去，算算日子，离端阳节还有半个月，雍正的车驾邸报说尚在山东，年羹尧带进京的三千军马还未到西安——一切均都妥帖，尽可从容应付。田文镜这才松下一口气，命人在花厅设酒，犒劳四位师爷。酒至半酣，仪门司阍的戈什哈进来，轻声禀道：“抚军大人，两江总督那边传驿过来一封通封书简。”说着将一封信递上来。

“唔！”田文镜接过信来，见信封上头写着：

面呈田中丞文镜兄，李卫拜书。

两行字迹歪七扭八不成章法，显见是李卫亲书。田文镜因赶走邬思道，一直萦着心，便起身含笑道：“我酒量不宏，少陪了，四位老夫子且自开怀畅饮，明儿还有几件事和众位共商。”说着便出来到书房，一边吃茶，拆开信看时，上面全是白话：

文镜兄，你的信知道了。邬思道并没有到江南，我们没见面。不过这人我知道，要是你和他生分了，必定是你的不是。尽自你不是，我信及你必定是无心的。至于说得罪我，这都是些扯淡话。邬思道和我私交极平常，不犯着说得罪不得罪。你们没缘分，寻着他，叫他来我处作事，或我再给他寻碗饭吃，哪里黄土不埋人？哪里水土不养人呢？要是为八千两银子你就不肯要他，我站一边儿瞧，你怕多少有点小家子气。巡抚的出息是多少，咱心里有数儿的。不过，我再说一遍，我真的不为这个和你心里计较，这一条你把心落肚里头。李卫顿首百拜万福万安！

田文镜看看又好气又好笑，仔细想，却又品不出滋味来，他乏极了的人，一手拿信，一手端杯，半躺在竹椅上竟自沉沉睡去。几个侍候在书房外的戈什哈蹑脚进来，用小凳子放平了田文镜的脚，在他身上又盖了一件夹褂子，点了熄香，又退出去，田文镜舒适地蠕动了一下身躯，顷

刻已是鼾声如雷。

一阵沉闷的雷声惊醒了田文镜，他揉了揉眼坐起身来，擦去口角的涎水，就着灯光掏出怀表（这是他陛辞时怡亲王赠送的）看看，恰是丑正时牌。睡眼惺忪间一道明闪，将书房内外照得一片惨白，墙角的芭蕉、竹丛、兰花树在哨风中被吹得婆娑摇曳，墙头上爬满了的葛藤在雪亮的电光中叶片不安地瑟瑟抖动，一瞬间便又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突然间，仿佛就在头顶，一声令人胆寒的炸雷，震得书房簌簌发抖，好像一把铁锤砸破了扣在苍茫大地上的锅，惊得田文镜浑身激凌一颤！他疾步走出书房，一股罡风扑面而来，吹得袍角衣襟都撩起老高，凉飕飕的风带着雨腥，袭走了他最后一点睡意。一个戈什哈见他出来，忙上前躬身道："抚台，外头风大，当心着凉了！"

"唔，不要紧。"田文镜仰视着黑沉沉的天穹，雷声犹自像车轮碾过石桥似的滚滚流动，闪电时而在云层间金蛇走空价划过，时而又像不甘在云层后舞蹈，狂怒地将它灿烂的光从云缝中激射出来。田文镜再不犹豫，厉声吩咐："给我备油衣、备马！立刻叫起合府人丁，随我河堤上去！"此刻呼天啸地的倾盆大雨已经笼罩了黑沉沉的抚院衙门。

几个戈什哈忙不迭答应着，传呼人丁，备马，田文镜一边换衣服，一边吩咐："知会开封府衙门，各里弄巷街巡视一遭，有的房子不牢靠，叫房主迁出来，各寺院里头安置，各寺院住持不得违抗！"

"扎！"

"十七岁以上男丁，还有开封城内所有旗营，汉军绿营兵马，按区划分段守护城墙。"田文镜的脸在闪电中一明一灭，铁铸般一动不动，一边思索，一边下令，"就是河堤溃了，四城之内也滴水不能进城！否则——不等皇上治我的罪，我先请王命旗牌斩开封城门领[1]和马家化！"

"扎！"

田文镜不再说话，起身便走，几个戈什哈就雨地里拉过马来。掌几盏玻璃灯，随田文镜翻身上骑，泼风价一阵狂奔，穿街直出城北。淙淙大雨中，远远便听黄河令人心悸的咆哮声震得大地都簌簌发抖。雨幕中，但见河堤上一盏盏油纸红灯闪烁，巡堤的筛锣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不时传来"平安无事□——当"的响声。田文镜略觉心安，沿堤举灯逐段细查一遍，并无大的疏漏，这才到河道衙门设在堤上的毡棚下稍事歇息。尽管他穿着油衣，也禁不住这大的风雨，脖子里的油汗和着雨水，已湿透了重衣。因见道台汪家奇不在棚内，只有一个河泊所长带几个人在这里，田文镜一边拧着袍角的水，问道："你们汪观察呢？"

"回大人话，"河泊所长毕恭毕敬地躬身答道，"汪观察家在包府坑，那里地势低，方才来人说正在搬挪东西，一会雨小点就来。"说着递上一杯茶来。

田文镜“啪”的一声将杯摔得粉碎，咬着牙狞笑道：“我此刻最怕的是喝水！”他站起身来略一思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河泊所长见巡抚发这么大火，吓得脸煞白，忙跪了道：“回中丞爷，卑职叫武明。”田文镜脸上毫无表情，一字一板说道：“我这就出宪牌，你暂署河道衙门差使！”

“啊？”武明吓了一跳，忙叩头道，“卑职只是个八品官，和河道隔着好几层儿呢！再说，汪道台——”田文镜一口截断了他的话：“什么八品四品，官都是人做的，不是人就不能做官！”回头又对身边戈什哈道：“你进城寻着汪道台，叫他好好顾家，连鞋也不用湿。就说他已经不是道台了！”刚料理这件事，便见八盏绣花玻璃风灯远远逶迤而来，田文镜以为汪家奇来了，憋足了气端坐静待。不料先进来的却是一名侍卫打扮的人，接着又是两个太监。正惊愕间，雍正皇帝已出现在面前！

[1] 城门领：四品职衔，负责城防军事长官。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雍正在棚外檐下已脱掉了油衣和鹿皮长统油靴，穿一件驼色缎夹袍，外头也没套褂子，除了腰间那条十分出眼的明黄卧龙袋和六合一统帽上镶缀的苍龙教子正珠，显示他至高无上的身分外，其余皆是寻常士绅打扮。他看了一眼惊得瞠目结舌的田文镜和傻乎乎站在一边的武明，徐步进棚，在凳子上坐了，良久才道：“怎么，不认识朕了么？”

“万岁！”

田文镜这才猛地醒过神来，俯伏在地连连叩头：“这……这太意外……奴才一直留意邸报，昨个儿还说主子銮舆尚在山东，怎么就……”雍正断然一笑，大约在雨地里受了冻，他的脸上青中带白，神气却颇宁静。他没有回答田文镜的话，大声向外道：“衡臣进来，你身子骨儿弱，比不得德楞泰和张五哥他们——武明，能不能弄点吃的来，尽一尽你地主之谊嘛！”武明日日在这里守堤，已经见过雍正几面，只是雍正是微服，只当是省城豪富到济永寺进香，顺便到河岸看热闹的，直到此时，他才从五里雾中惊醒过来，就磕了不计其数的头，慌乱地说道：“您是万岁爷？忒辛苦了的，奴才的眼竟长在屁股上！……奴才这就去办——不过离城太远，万岁爷得多少委屈一会子……”

“好了好了，你平常不吃饭么？谁要你备八珍席来着？随便弄点热汤就成。”雍正听他说得不成章法，笑着摆了摆手命他退出。张廷玉进来后，他又道：“廷玉坐了吧，田文镜也起来说话。”张廷玉一躬身，在雍正身侧斜签着坐了。他却没有雍正那样修洁，袍子下摆都湿透了，满是泥水

泡透了的靴子下已汪了一小片水。雍正见田文镜诧异，一笑说道：“朕是张五哥背着巡视的，张廷玉是雨里跟着走来的，你是骑马来的吧——君臣分际如此而已。”

“皇上不能在这里。”田文镜已恢复了常态。听听外头，河啸和风雨雷电混沌一片，立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一躬身道：“您和张大人请立刻回城，臣在这里守夜。这里……”张廷玉被河风冻得脸色发青，此时才回过颜色，说道：“不要紧，就在堤下，泊着皇上的御舟，还有从洛阳调来的三十艘官舰护驾。你的这个堤并不结实，开封城也未必有这里安全。”田文镜颊上肌肉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一下，冷冷地说道：“衡臣大人，何以见得我这堤不结实？”

雍正却把话题接了过来，说道：“你自己就狐疑！你请朕进城，足证你对这堤就信心不足嘛！”田文镜道：“皇上，您这样说，奴才就无言可对了——臣是为防万一！”

“唉！”雍正站起身来，徐徐踱着，他的声音在风雨声中显得宁静而又清晰：“‘万一’也是不成的，朕要的是‘万全’。你没有治过河，不知黄河的厉害——这里下雨，涨水的是下游！朕来开封已经六天，住在与你相隔不到二里的老城隍庙。今日接到洛阳陕州送来的急报，上游无雨！不然，朕岂敢以万乘之君轻涉你这不测之地？”

雍正说着，踱至棚口檐下仰首望天，大雨如注直泻而下，翻滚的黑云中电闪交错，仿佛在愤怒地攻击上帝璀璨的宝座。良久，雍正才转过身来，说道：“朕不是挑剔你。你上任以来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睡过一个好觉。你是个清官，好官，办差尽心，这朕知道。”田文镜心里一热，正要谦逊辞谢，雍正摆手止住了，望着风中微微闪动的烛光，继续说道：“但你一半心思用在民政上，另一半却想着讨朕的好儿，想保河南今年不决溃，让别的督抚挑不出你的毛病儿，是么？”

“……是！”田文镜听着这些话，句句诛心，细想也确是如此，顿时头上浸出汗来。但觉与其余官员相比，又不甘服气，思量着道：“请皇上明训！不过臣以为，保住今年不决溃，今秋收过钱粮，就有余力治河了，眼下实在是钱少……”因将自己筹款情形约略说了，却隐去了向臬司衙门借款的事，因为他已隐隐感到，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雍正听了目视张廷玉，笑道：“衡臣，看来朕清理亏空，倒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儿了。”

张廷玉欠身说道：“治河事关国计民生，户部有正项开支。文镜，有难处应该具折奏明，或者找上书房批转户部。凭你一省财力，凭你一人之力，做不好这件事的。”田文镜略一沉吟，说道：“其实我一上任，连着给廉亲王上过两个禀帖，请他关照户部的。也许时日短，八爷不及处置，但我这里不能等，所以先从本省筹措一些。这点子心思，请皇上鉴谅。”

“要照靳辅陈潢当初规模，从上游到下游根治黄水。”雍正不愿把话题扯

到允禩身上，回到座上，侃侃说道：“朕治过水，也遭过水难，在河里泡过两天两夜！你这个堤顶得了今年，顶不了明年，黄河洪水下来的情形你见过没有？这堤就像软皮鸡蛋，一捅就破！就这个雨，兰考此刻就要决溃——所以要根治，不要治表不治里。”

这话和邬思道讲的如出一辙，田文镜不禁咽了一口气，思量半晌，说道：“既如此，奴才勉力去做。只是开封向东南，黄水几时漶漫，旧有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很难恢复靳辅在世时的规模。所以，奴才认为应该重设河道总督，重新统一规划，才能逐年改观。请皇上明察。”“这个还用你说？”雍正冷笑道，“河道总督衙门就设在清江！只是没有总督而已。但观现在吏治，把银子都填塞到河督衙门，成么？现在既没有靳辅那样的能人，就不能叫庸人滥竽充数——你看看河道衙门那些个龌龊官儿，他们眼里不是盯的黄河，是白银！喂狗还知道给朕看家护院呢！——所以只能先由朝廷统筹起来。河道衙门按俸禄领钱粮，只管巡视，各省河道掐段儿自己治，银子尽量自己筹，实在不够，朝廷补贴些儿，只怕还好些。”田文镜想了想，又道：“奴才到任，已经巡视一遭，豫东黄河故道实是十分萧条，有的地方几十里都不见一个人。朝廷能否从直隶山东迁徙过来些人，一来地土不至于长久荒废，二者，就是治河，民工也是要的。听说朝廷整顿旗务，何不派他们来河南垦荒种田？”

“你这话如同儿戏。”雍正冷森森说道，“王莽就是这么干，丢了天下的！那黄河故道千里荒原，逼着别人背井离乡来。‘垦荒’，吃没吃处住没住处，耕牛没有耕牛，种子没有种子。你田文镜是神仙？能变出庄园，变出场院安置他们！那些个旗人，按月拿着月例，丰丰厚厚在京畿房山、密云去种现成地，尚且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指望他们来给你开荒？田文镜，好生踏实办差，把你这里吏治弄好，治平赋均，有了大树，不怕别人不来歇凉。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这是朕送你的两句话。换个人，朕还懒得给他讲这些道理呢！”他讲得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杯子要喝水，都是空杯，又放下了。张廷玉便叫，“德楞泰，你去厨下，看看武明在弄什么？这么久时辰，连茶水也没一口，太不成话！”

正说间，武明一臂挎着个食盒子，一手提一把大茶壶湿淋淋地进来，恰听见张廷玉的话，忙赔笑道：“张中堂，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小的素日都是用的黄河滩上沙窝子里澄清的水，今儿下雨都成了泥汤子。亏得接了些雨水，好歹也得用明矾澄一澄才好做饭，叫主子和大人们受这委屈，小的心里也不安……”说着便打开食盒子，里边一层一层放着烙葱油饼、饽饽、凉拌粉丝、黑木耳炒蛋。还有几个海盘，都是清蒸黄河鲤鱼，算是唯一的荤菜——一盘一盘布上来，倒也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守在外头的德楞泰和张五哥早已饥肠辘辘，嗅着只是咽唾沫，却都钉子似的站着没事人似的。

“仓猝之间办到这样，武明很巴结的了。”雍正笑着取过一个饽饽，说道：“朕也实在肚饿了——哦，这是什么汤？”——原来武明大茶壶里装的并不是茶水，黏糊糊热腾腾的似乎是面汤，却是灰褐色的，闻着喷鼻儿香，却谁也没喝过这汤。”武明小心翼翼给雍正斟满一碗，赔笑

道："这是点野景儿，小的老家武陟的油茶。请万岁爷品尝。"张廷玉在旁道："万岁先别用，小的尝过万岁再用。"雍正笑道："罢了罢！这个地方这时候儿还会有人害朕？况且五哥他们还能不派人在厨下监厨？"说着咬了一口饽饽，端起汤来用羹匙舀了一口汤尝尝，不禁赞道："好汤！朕竟没有尝过此味！——怎么做的？"

武明笑道："其实做起来并不烦难，碎花生米、核桃仁儿、芝麻用清油炒炸熟了，加上精盐白面不停地炒，都熟透了起锅。平常价用，只滚水冲着拌匀就好——我们每日在河工，吃夜宵就是这一味，省时省力充饥充渴……"雍正边听边喝，已是喝了一碗，指着食盒子道："朕就喝这油茶。这鱼，这些点心赏了德楞泰和五哥。武明叫厨子用心用意给朕做些油茶，把配料法子抄给御膳房。朕看，熬夜时用一碗油茶比什么都强——张衡臣、田文镜，你们也都吃一碗！"

田文镜今晚好像做梦似的，事事出乎意料，巡河堤碰上皇帝本来是体面事，受了表彰却也挨了砸，回事儿回一件驳一件，竟是自己一无是处，批评得狗血淋头却又蒙赏油茶！他心里一盘浆糊似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也想不明白该怎么应付这个捉摸不透的至尊。接过汤碗小心翼翼沾了一下唇，刚要说"好"，却听雍正问道："邬先生安否？"田文镜吓得手一颤，滚热的油茶烫得手指头钻心价痛，糊里糊涂看了一眼漫不经心的雍正，连自己说了什么也不晓得。

"辞退了？"雍正却似并不惊讶，慢条斯理喝着茶汤，问道："为什么？是有撞木钟，上下捣鬼，手长么？还是文章不好——以前你递进的奏议，都是他的手笔吧？满看得过去嘛！"

邬思道这人什么样子，张廷玉也没见过。只是断断续续有些风闻。他为相二十余年，轻易不与阿哥打交道，一向听了只当齐东野语笑而置之。今日雍正亲口问出来，才知道前头那些传闻草灰蛇线不为无因。却不知道邬思道何以不做官，却先入山西，再进河南幕府，只当一名师爷？思量着，听田文镜笑道："邬先生文章是好的，也从不替人关说官司钱粮。只他是个残疾之人，许多事料理不开。况且，定打不饶每年要奴才八千两银子。奴才把他和别的师爷摆不平，又觉得他要钱太多，只好礼送回乡。邬先生自己也情愿的。……"

"这样的好师爷，八万两银子也值。"雍正淡淡地说道，"三年清知府，还十万雪花银呢！你既不用，别人或许就用也未可知——这事与朕无干，你也不用为这事不安。朕确是对邬先生知之甚深——昨日李绂请见，说起他，又说自己身边缺人。朕不过随便问问罢了。"说罢又喝油茶。

田文镜已经蒙了，天子亲问起居！而且一口一个"先生"绝不提名道姓，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师爷"！此时田文镜才真懂了李卫那封白话信的意味。邬思道对自己既不倨傲又不在乎，原来后头居然有这么大背景，匣剑帷灯令人不测啊！陡地想起，诺敏的"天下第一巡抚"称号，顿时心乱如麻。正想着，张廷玉缓缓说道："邬先生不是凡品，是无双国士，请

贵抚留意。他身有残疾，不便做官，在下头做些事，荣养身子，八千两银子算是很廉的了，你的别位师爷，暗地里收项恐怕远不止这个数呢！我为相这多年，情弊还知道些的。”

“不讲这件事了，这是饭余闲聊。”雍正笑着取出怀表看看，已是寅正时牌，听听外头雨声似乎小了些，遂起身舒展一下身子，对田文镜道：“朕今夜就要启程，顺流到下游看看，然后就回北京。河南这地方重要，却又贫穷，朕把他托付给你，自有朕的深意。不但黄河要一步步料理好，更要紧的是吏治。吏治不清，什么也谈不上，萧何定刑律三千条，还要官来办。朕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能指望圣祖爷那样坐六十一年天下，但在位一日，必定遵先帝遗愿，兢兢业业把这事办好，不愧于子孙后代。只管猛做去，如今宽不得，容不得。宽猛相济是吏治的办法。朕不愿学朱元璋，贪官墨吏拿住就剥皮，但朕更不学赵匡胤，不肯诛杀一个大臣，弄得文恬武嬉，江山七颠八倒！”说着便徐步出来，守在外头的高无庸一干太监连忙备雨具，却是德楞泰伏身背了雍正，一大群众簇拥着冒雨下舰。田文镜直送到岸边，看着雍正登舟，这才知道，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李绂，还有范时捷都扈从在船上。

田文镜乘八人绿呢大官轿打道回到开封城天已大亮。昨夜一场大雨来得快去得骤，潘杨湖龙亭一带水漫出岸，中间三丈余宽的夹堤只剩了一线之地，他绕道巡视一遭，街上的潦水有的地方漫过脚脖，有的地方有没膝深，家家户户都有汉子们盘了辫子打了赤膊用铜盆从门槛里向外戽水。有几处倒塌了房屋，叫过里长询问，并未伤人，田文镜方略觉心安，正思回巡抚衙门，猛听轿前一个女人嘶声凄厉哭喊道：

“冤枉啊……青天大老爷！”

惨厉的哭叫声带着颤声和呜咽，激得昏昏欲睡的田文镜浑身一个激凌，接着便听前头衙役们怒喝：“不许拦轿！那边就是开封府衙门，到开封府去！”那女人似乎不肯离开，在衙役的怒喝拉扯中号啕大哭：“天杀的！你们就这么凶！如今的开封府没有包龙图啊……”

“住轿。”田文镜心里一动，用脚顿一顿轿底，大轿落了下来，立时轿里便浸满了泥水。田文镜哈腰出轿，果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蓬头垢面，浑身泥水跪在轿前，见田文镜出来，爬跪几步连连磕头，哭叫道：“大老爷为我做主……我男人叫人冤杀在葫芦湾已经三年，凶手……也知道……整整告了三年，没人替我伸冤呐……”她泪水滚滚淌着，说得语无伦次，悲凄哽咽不能成声。田文镜看看周遭围上来看热闹的越来越多，皱眉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有状子吗？”

那女人用衣袖揩干泪水，抽咽道：“民妇晁刘氏，状子三年前已经递到开封府衙，起初准了，后来又驳了。又告到臬台大人那儿，臬台又叫开封府衙审，凶手捉了又放，放了又捉。可怜我寡妇，带着孩子串衙门三十顷地五千两银子都填进去了，硬着心不给我公道啊……昨儿大雨夜，一起子人又闹我家，把我的儿子也抢走了……我的娇儿呀……你在哪里？

老天爷，你昨晚打哪儿响的雷，怎么就不击死那些挨千刀的呀？啊……呵呵……”她口说手比，又放了声儿，满是泥水的手合十，仰首望天，好像在寻找着什么，浑身激战着像一片在秋风中抖动的枯叶，连两旁呆听的人们也隐隐传来啜泣声。田文镜心下也自凄惶，转思自己也是刚从开封府升转的，怎么过去就没听说这个案子？想着，问道：“我就在开封府衙，怎么没见你来告状？”晁刘氏呜呜地哭着，说道：“前阵子民妇已经死了心，家也破了，产业也没有了，守着儿子屈死不告状……没承想他们又抓走我的儿子……我的儿啊……！”她疯子一样，用白亮亮的目光盯着田文镜，双手神经质地痉挛望空猛抓。大白天，灿灿晴日下，田文镜竟惊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的案子我问。”田文镜心知这案子蹊跷，暗自打定了主意，“你放心回去，找个先生写张状子直递巡抚衙门姚师爷或者毕师爷——你现在住在哪里？”晁刘氏捣蒜价磕头道：“大老爷您昭雪这案子，必定公侯万代！民妇住在南市胡同亲戚家里，明日准就把状子递给姚师爷！”

在人们纷纷议论声中，田文镜从容升轿而去，直到巡抚衙门仪门才下来。正要进去，一个衙役在身后道：“田老爷请留步！”田文镜瞥了他一眼，说道：“你不是李宏升嘛？什么事？”李宏升看看左近无人，凑近了田文镜，小声问道：“大人真的要问这案子还是要批到别的衙门？”

“唔——唔？”

“要批到别的衙门，奴才就没的说了。”

“我亲自审，亲自问，亲自判！”

李宏升目光霍地一跳，说道：“要是这样，这会子就派人把晁刘氏抓起，也不要收监，就监押在衙门里头。不然，明儿连她这个人也没了。”田文镜吃惊地盯着李宏升，问道：“为什么？”李宏升低下头，思索良久才道：“大人这话难答，这晁刘氏的丈夫晁学书原是我的表兄，这个官司的底细也还略知道些。这里头牵扯多少贵人，瓜葛多得说不完——方才我的话是真心实意，也想讨大人个底儿。真的要管，就得防着灭了苦主的口；若不管也不怨大人，只她是我表嫂，我这会子就去劝她远走高飞。”说着，眼圈一红，几乎坠下泪来。

“哦？”田文镜想着李宏升话中未尽之意，不禁抽了一口冷气；显见的这案子牵扯到本省一大批官员的官箴了。转又思雍正的话，冷笑道：“河南大约还是大清法统治地吧！我倒真要瞧瞧这个案子的底蕴了！这样，你去传马家化到签押房来一趟，就便儿告诉你表嫂，今夜哪里也别去，只叫人写好状子明儿递。别的事自有我处置，去吧！”

田文镜一夜没睡，拖着沉重的步履进了签押房。吴、张、毕、姚四个师爷正在抹纸牌，见他进来，一齐乱了牌局起身。吴凤阁笑道：“昨个酒沉了，没想到东翁亲自上堤视察，我们原该奉陪的。”说着早有人端上茶来。田文镜一屁股坐了凉竹躺椅上，半闭了眼，用手抚着剃得发青的囟

门只是沉吟，却不言声，弄得四个师爷面面相觑。移时，田文镜拍拍脑门，问道：“有什么事儿么？”

“哦，方才车方伯来拜，因大人没回来，我们请他改日再来。”张云程看了吴凤阁一眼，说道：“车铭大人说等着，我们请他在西花厅暂候。这阵子不知走了没有。”

“他说有什么事？”

“没有。”

“请。”

田文镜抖擞了一下精神，起身更衣，戴了蓝宝石顶子，袍子外罩了一件孔雀补服端坐案前，四个师爷便忙退后侍立，早有人撤掉了案几上的残茶纸牌等杂物。不一时便听车铭在外笑道：“文镜兄昨夜辛苦，这早晚才回来么？如此关心民瘼，雷雨之夜亲巡河堤，令我辈惭愧哟！”一头说，人已进来，因见田文镜朝服袍褂，面色严肃地坐着，先是一怔，忙又一揖，行下属廷参之礼，脸上却是没了笑容。四个师爷见田文镜突然如此拿大，心中暗自纳罕。

“老兄请坐。”田文镜将手一让，又高手道：“上茶！”

车铭斜坐左侧，双手捧过戈什哈用条盘献上的茶，心下也是暗自诧异。他已五十六七岁年纪了，圆胖脸，白净面皮上似乎还没有什么皱纹，只是头发已经半苍，两撇八字髭须修剪得齐整，神气地翘着——此人十八岁进士及第，连登黄甲，先任蔡州知县，又转扬州知府，江西粮道，转迁湖广、四川、山西、山东布政司使，陈了两次丁忧守制，转圜官场足有三十年，一直做的肥缺，用他自己的话说“全托了八贤王的福”。但藩台与巡抚虽只一级之差，一为“方面大员”，一为“封疆大吏”，咫尺之遥却再也跨不上去，谁也不明其故。他小心翼翼地将茶放在茶几上，斜视一眼田文镜，一时也没有说话。他需要思量一下，前几日还谦恭逊让在自己衙门打磨旋儿的这个田文镜，为什么一夜之间换了一副面孔？

“老兄在这久等，让你枯坐了。”田文镜打着官腔开了口，“你急着见本抚，有什么事呀？”车铭原是老牌进士，哪里瞧得田文镜这副嘴脸？但他毕竟宦海浮沉数十年，世故圆滑得捏不住扯不断，因轻咳一声，正容说道：“河工三十几万两银已经拨出藩库。本省学政张浩昨日批文咨会，今年乡试取士朝廷已有廷寄谕旨，令各省早作准备。文庙、书院这两处地方年久失修，昨夜一场大雨，今天我去看了看，泡坍了十几间房，余下的也岌岌可危。万一秋试砸坏了各地的秀才，是担待不得的责任。这要五万银子才敷衍得来，但藩库银子已经一两也动不得。因此请见抚台，这笔款子从何出项？”说着，摘下眼镜片擦擦又戴上，含笑看着田文镜，一副“看你怎么办”的神气。田文镜也用目光扫了车铭一眼，说道：“老兄送过来的咨文早已拜读了。据我看，山东赈灾和京师直隶用粮银是急务。年大将军军需的一百万，原是备用，既已打赢了仗，这个钱就不是

急需。文庙、书院我也看了，五万恐怕还少了点，先从这里头拨七万给张浩。河工上还缺一点，我意也还要从这银子里抽出三四十万，这样咱们的事也就从容了。”

车铭惊讶地盯了田文镜一眼，不安地挪动一下身子说道：“这个……大人知道，这银子并不是咱们河南省的，是户部存在河南的。拨三十九万的事户部还未必允准呢！还有年大将军过境应酬，没有十万也办不下来——本来刚刚要回来的亏空，一下子又少近百万。朝廷追究起来，敝衙门承当不起呐！”说罢呵呵一笑。

“当然不要贵藩承担责任。我为本省巡抚，军政、民政、财政、法司有专阃之权。我来承担。”田文镜说着便起身，至案前提笔疾书几行字，交给张云程：“叫他们用印，交给车大人带回去照令行事。”一抬头见李宏升带马家化进了院子，又对姚捷说道：“你和毕师爷一道去西花厅陪马家化谈谈，等会子我召见——大约是为晁刘氏的案子吧。”

四个师爷在一旁早已听得发怔了，他们跟田文镜不久，只晓得他勤苦肯干不辞劳烦，虽然冷峻内向不苟言笑，却并不武断。不禁互望一眼，却都照令行事。吴凤阁见他今日事事处置专横乖方，心里暗自为这株摇钱树吊着一口气，正在思量如何转圜挽回，田文镜又对愣着出神的车铭道：“至于大将军过境，似乎用不了那许多。年大将军是儒将，懂得‘秋毫无犯’，已有兵部正当军需，打这里过，宴请一下我看也就可以了。做什么要十万银子？”

“回大人话。”车铭打定主意要这个二杆子巡抚栽个大筋斗，因见姚捷递进来那张调银文书，接过略一看便收了，嘿嘿一笑道：“职藩谨遵宪命就是。”他突然多了一个心眼：自己要站稳脚跟，必须“有言在先”。因又欠身道：“不过我得诚心奉劝大人一句，河南是个穷省。为追比藩库亏空，洛阳、信阳府、商丘等地抄了三十多名官员的家，四个县官悬梁自尽——这笔钱来得不易！至于大将军，当然是不要银子的。三千人就算在郑州住三天，加上我们前去迎送，吃上好的席，有两万银子足够。我一切照宪命办就是了。”

吴凤阁老谋深算，早看出车铭居心不良，眼见他要砍自己的摇钱树，忍不住在旁说道：“中丞，方才说的几项银子暂不必动。河工上现银还没用完，等用完了再动银库不迟。至于年大将军，甘陕巡抚幕中朋友都有信，怎么接待，回头抚台看看信再与车大人商计，如何？”说着，刀子一样的目光向车铭扫去，恰与车铭目光相碰，火花一闪即逝。田文镜思忖了一下，“也好，就是这样。老兄还有什么事么？”

“哦，还有一件小事。”车铭笑容可掬地说道：“汪家奇奉到宪牌撤差，说是擅离职守，这是误会。昨夜雨大，是我把他叫去衙门，商议河防的事，他并没有在家。此人干练老成，又是多年老河工上保奏出来的。如今用人之际，乍然换新手，恐怕误事。请中丞鉴谅。至于武明，自然也不委屈了他，铸钱司少一个司正，也是上上肥缺，补进去，岂不两全其

美？”

田文镜静静坐着听他说完，淡淡道：“再说罢，老兄道乏！”说着端茶一啜，按清制，自明珠为相，官场说话，献茶只是摆样子。不论主客，只要端茶，便算“情尽余茶”必须道别。车铭只好也端起杯，略一沾唇。戈什哈便在一旁高唱一声：

“端茶送客□！”

“不送了。”田文镜步出签押房，立在滴水檐下，看着车铭打躬辞出，客气冷淡地一揖作别，回头又对吴凤阁道：“吴先生，劳驾请马大人过来——你去知会琴治堂，所有人丁一齐出动，看邬先生现在何处，无论如何请他回来！”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邬思道已经不在河南，田文镜下逐客令，他回到南河洼子下处，连堂房未进，架着拐杖立在当院便叫过管家，立命：“现在就去租驮轿，今晚就动身，先去湖广，再转南京！”

“是！”管家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边答应，又试探着道：“请爷示下，带多少家人，预备行李的事也得先预备一下。”一边说一边偷看邬思道脸色，却甚是和平安详。邬思道知道他的意思，一笑说道：“我这一去未必回来，家人们去留自便，不愿随行的决不勉强——连你在内——每人送三百两银子以尽主仆之情。你呢，送我到南京，自然另有赏赐。既然一古脑都去了，细软行李自然要带走，粗重家什都赏了你变钱——就这样，去吧！”

兰草儿金凤姑正在东厢房里和丫头们讲究刺绣，隔窗听得清清楚楚。待管家诺诺连声退出去，忙出来搀着邬思道进了堂房。一头走，一头紧问：“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田文镜开销了我——取酒来！”邬思道坐了安乐椅上，适意地将发辫向后一甩，笑道：“此真一大快事！这帖膏药糊在身上真正令人难耐！”一头说，兰草儿已为他斟了一杯酒，邬思道“咽”地一饮而尽，长长吐了一口气，左右顾盼了一下凤姑和兰草儿，说道：“久已有志和你们重返故园，疏食遨游，长伴梅花，这一次或可解度出来？”

凤姑和兰草儿不禁对望一眼，心下暗自诧异。他的这两个妻子，金凤姑是他的表姐，也还罢了；兰草儿却是他的“续姑姑”，论起来，就似乎有些乱伦。当年邬思道闹贡院之后，成了朝廷严辞捕拿的要犯逋逃在外。康熙四十六年邬思道蒙赦赴京，才知道原已许配自己的金凤姑已经被姑父金玉泽另嫁党逢恩。在一个雷雨之夜，金党翁婿密谋杀害邬思道，又被一直深爱着邬思道的兰草儿察觉，偷放邬思道投奔了当时的雍亲王。

雍正夺嫡登极，朝廷皆知怡亲王允祥立了拥立首功，其实居中运筹帷幄，为雍正决策逐鹿之场的真正幕后人物，都是这个邬思道！雍正即位当夜便查抄金府，这“母女”二人带着金凤姑的儿子投奔邬思道求救。于邬思道而言，一则为爱人，一则为恩人，索性一并收留，不分嫡庶都做了自己的妻子。当下沉默许久，兰草儿终究难忍，咬牙碎骂道：“姓田的真算小人得意！在太原见他当时那副狼狈样儿，如今想起都叫人恶心——爷可不是救了个中山狼么？”

“要我说，这样倒好。”金凤姑微笑道，“咱们爷早就腻味透了这龌龊官场。离得他远远的难道连口饭都挣不来吃？”

邬思道吃了两杯酒，脸上泛出红光，舒适地向后一躺，闭目摇头道：“你们不要恨田文镜，我谢他还来不及呢！也不要安慰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里头的事情，不但你们，田文镜也是不知道的，世上知道我的，只有皇上，怡亲王和李卫。我不能说破，‘说破英雄惊煞人’！你们只要懂得，我是累极了的人，根本就不想在名利场中混！好歹嘛，我家有良田三百顷，产业十万，满逍遥的——这一回田文镜算是替皇上撒手放了我……真是如蒙大赦！”说着竟又自斟自饮数杯。他酒量不宏，已是酲然欲醉，抬头望了望两个爱妻，怡然一笑，竟自酣然入梦。兰草和凤姑虽不知就里，见丈夫如此坦然，都各自放心，安排家人紧收拾，待到天断黑行李打好，十乘驮轿也已齐备，乘着暮色苍茫自朱雀门悄没声离开了开封城。

一家四口离了河南境，便放慢了脚步，由武昌珞珈山礼佛，第二日便买舟沿江东下，待到南京，时日已近端阳。这个节令虽是入夏大节，其实并不热闹，浮瓜湃李，米粽雄黄，各家打打牙祭而已。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清沿明制，这里也设了应天府，以便闽浙两地举子们就近应试。邬思道携了凤姑兰草儿重历旧地，在虎踞关、石头城、老城隍庙、莫愁湖等处转了一日，说起那年在桃叶渡与凤姑邂逅相逢，无端挨了凤姑一耳光的事，夫妻三人大发一笑。因又言及大闹贡院，两个女人又要到贡院去瞧瞧，邬思道却执意不肯，看着街道上的光景，脸色竟愈来愈是沉郁。凤姑料是他乏了，因笑道：“是我们不好，勾起你的心事来。既是乏累，我们且回去，明儿转转鸡鸣寺、玄武湖——再不然我们带你秦淮一游？放心，我们不翻醋坛子的！”邬思道怅然望着碧波荡漾的莫愁湖，坐了胜棋楼下阶石上，似乎心事愈发的重，良久才道：“咱们又不是步行，一起动便是亮轿，我有什么乏的？”

“那为什么呢，好端端转了一遭，你就阴了脸！”兰草儿问道。邬思道目视湖面，说道：“喏，你们瞧那只船！”

两个人顺他目光看去，却是一艘官舰，上头蒙着鹅黄棚子遮阳，舰上似乎站着一个干瘦老头，和几个师爷打扮的人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因离得远，面目不甚可辨，只那官舰前插着的明黄光标，写着斗大的字，在融融艳阳中看上去十分清晰：

钦点南闱学政钦差两江观风使鄂

文武百官军民人等免见回避

“那是鄂尔善的坐舰。”邬思道嘴边掠过一丝苦笑，“是他到南京来了。”凤姑看着自己莫测高深的丈夫，半晌才说道：“那又怎么样？他敢把你怎么样？就是有什么，咱们躲不开么？”

“他在皇上之前，宠信不在李卫之下，性格刻忌狠毒却在田文镜之上。”邬思道忧郁地一笑，说道，“皇上即位当夜，他奉旨连抄十三家京官家产，金家就是那夜垮掉的吧？”

两个女人像被冷风袭了一下，不禁打了个寒噤，脸色变得苍白，她们想到了那个可怕的雪夜……善捕营几百铁骑突如其来，把金玉泽生生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穿着单衫按跪在雪地，所有男女家人一律搜身囚禁在冰冷的库房里，连件棉衫都不给——金玉泽一夜连冻带吓，竟僵跪而死。原来就是这个老头子的手段！但面对着真正的始作俑者——自己现今的丈夫邬思道——二人心里纵有千百滋味，一句话也说不出。邬思道看了她们一眼，缓缓说道：“这些日子，真有件心事萦在心里，只是想不起来。倒是这个鄂尔善给我提了醒儿——现今且回去，明儿我到总督府衙门，见见李卫。”说罢便起身，喟然叹息一声便不再吱声。

一天欢喜扫空，凤姑和兰草儿还不知道为什么。回到馆舍店中，两个人服侍邬思道洗浴了，面对茕茕孤灯，守在沉思不语的邬思道身边，都是满肚子惊疑，却又不知从何问起。

“你们想问什么，我都知道。”邬思道半躺在大迎枕上，足有一刻时辰方瞿然开目，瞳仁中流动着幽暗的光，说道：“不要胡猜疑，我若不爱你们，岂有今日？怡亲王原要叫你们唱《马前泼水》来着！我知道的事太多了，讲给你们，白教你们担心。只告诉你们一句话，这世界虽大，我三尺难藏。雍正爷在位一日，我不能归隐——现在为后世计，恐怕还得多费一点心思。”

凤姑看了兰草儿一眼，她读过不少书，见底深些，思索着说道：“我们并没有胡疑猜，就我想，或者……是我们拖累了你？唉……”说着一阵伤心，竟自落泪。兰草儿心里也是一阵酸热，便也拭泪，说道：“既是怕，只有躲的，干吗还要和李卫扯连？”

“李卫现在有难处，我得帮他一把。”邬思道坐直了身子，抱膝说道：“我晓得李卫，虽少了点文采，聪明得自于天，又和宝亲王情谊过从得好。他是个人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必定为我在四爷（弘历）跟前周旋好话。这样，才能保我邬思道一世平安。”说罢，瞑目躺下，又道：“你们不要打搅我，让我好好想想……你们歇去吧。”

兰草儿和凤姑从没见邬思道如此忧虑过，一种莫名的恐惧袭得她们心神不安，但也不敢再扰邬思道，当下点起息香，两个人轮流打扇，竟在邬

思道身边偎坐了一夜。

李卫的两江总督衙门设在明故宫废址西北，与西边的贡院约有二里之遥，再向东，便是巡抚衙门，江宁织造司也设在这里。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江宁织造曹寅府，其实是行宫规格，壮丽巍峨观之令人肃然——途经此地时，邬思道专门敞开轿窗向外观看，只见织造司署衙虎头牌上已经换了苏姓——随赫德抄曹家取而代之，苏阿林又抄随赫德——满打满算不到两年，已是三易其主。想起曹家自太祖努尔哈赤充为满家帝室包衣奴才，赫赫扬扬百年大族，一旦失势，子孙零替，不知风流云散何处，如今草树宫阙依旧，人事已非，邬思道也不免慨叹嗟讶。正想着，软轿已经落下，知已到了总督行辕衙门，便架起拐杖，艰难地哈腰出轿，但见总督衙门轩敞高大的三间倒厦正门紧闭，朱漆铜钉门上两个栲栳大的衔环铺首，狞恶地注目着空阔的广场，两尊汉白玉大狮子旁，钉子似的站着数百名戈什哈，个个叩刀挺立目不斜视。夏日骄阳下，大照壁前三丈余高的大铁旗杆上挂着李卫的帅旗，上头七个御书大字：

钦命两江总督李

帅旗似乎不甘寂寞地不时卷动一下。仪门这边却敞开着，偶尔有人进出，验牌放行也是一丝不苟。沿仪门一溜墙根，摆着上百乘官轿，大约因天热，轿夫衙役们耐不得在这里等候主人出来，都躲在远处玄武湖畔大柳树下吃茶歇凉摆龙门阵——官衙这边却阒无人声，甚是肃杀威严。两个家人都是开封人，哪里见过这种排场？搀着邬思道，傻子进城般呆看，却不知如何通报。正没做理会处，石狮子那边一个戈什哈厉声喊道："干什么的？不许往前走！"

"我是河南来的，"邬思道看着渐渐走近的戈什哈，掏出名刺递上去，从容说道："要见你们李制军。"那戈什哈表情严肃，接过名刺，又见上头写着：

年眷兄邬思道谨见李公卫

戈什哈颠来倒去看了半日，笑道："世上还有姓鸟的，鸟还有耳朵！真少见！——咱们李大帅今个召见江苏县令以上主官议事，这会子和罗中丞在正厅议事。你改日再来吧。"邬思道不禁一笑："李卫不识字，养了一群睁眼瞎！那是个'鸟'字儿么？——他正会议，我就不搅他了，你进去告诉翠儿一声，我先见她。"

"翠儿？翠儿是谁？"

"翠儿就是李卫的婆娘！"

那戈什哈惊讶地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一眼邬思道，只见邬思道穿一件半旧不旧青灰色府绸袍，外套天青实地纱褂，白净面皮，五绺长髯剪修得十分整洁，一条半苍的发辫又粗又长垂在脑后，深邃的目光中闪着不容

置疑的神气——这打扮，这风度似贵不贵，似贱却又不贱，再猜不出是个什么身份。邬思道笑道：“你别犯嘀咕，只管进去禀你家主母。要不肯见，我自然就去了。”那戈什哈愣愣地点点头，满腹狐疑地去了。约摸一袋烟工夫，只见那戈什哈飞也似的跑出来，一出门扑翻身拜倒在地，叩头道：“宪太太请邬先生进去。这里是官地，她不便出迎，已经叫人去请李大帅。邬先生，请了您呐！”

“不是‘鸟先生’了吗？”邬思道呵呵大笑，掏出五两一块银子丢了去，又返身对自己两个从人道：“你们回去，告诉两个奶奶，晚间我未必回去了。若是这里住得，自然有人去接。”说罢，便跟那戈什哈飘然而去。穿过仪门，绕了议事厅迤逦向西折北，便是李卫内眷所居院落，已见李卫的妻子翠儿穿着蜜合色长裙，外罩月白纱衫，督帅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守在门口迎候。见邬思道进来，蹲身福了两福，将手一让，说道：“已经着人唤他去了。先生，您请——梅香，取一盘子冰湃葡萄！”便毕恭毕敬跟着邬思道径进上房，那戈什哈是看得发呆了。

邬思道含笑颔首，径坐了客位，拈一颗葡萄含在嘴里，不为吃，只取那凉意，看着正厅满架的书，因见翠儿还要行礼，笑着道：“罢了罢，今非昔比，你也不是雍王府丫头，是诰命夫人了。我呢，也不是雍正爷的师友，已是山野散人，讲那么多的礼数——李卫如今读书了？”说着起身抽出一本，却是隔了年的皇历，再抽一本，是《唐人传奇》，又取一本看时，是《玉匣记》。邬思道不禁失声大笑。“好！不是李卫，不买这些书！”

“装幌子罢了，他读什么书！”翠儿知他揶揄，也不禁笑了，一头对面坐了，说道：“前儿，李绂还参了他一本，说他不读书。为防着有人使坏，连忙从书市上买了几箱子摆在这里，叫人看样儿。这些日子他忙得不落屋，回来只是念叨，‘要是邬先生在这儿，该有多好！’听说田文镜容不得您，他也说您保准要来见他。依着我说，哪里黄土不埋人？这地块终归比河南那个穷地方儿好些！——两个嫂子如今在哪？怎么不带来？我们姐儿们也好走动说话儿解闷儿。”一边说，亲自从丫头送上的茶盘，给邬思道上茶。多年不见，翠儿已是绰约少妇，仿佛有说不完的话，性格儿也变了。邬思道在雍王府是赫赫有名的头号“先生”，连弘时弘历弘昼见了都以叔礼尊敬，几百口子人，只糊糊模模记得小时的模样，他怎么也把那个寡言罕语的小丫头和眼前这个简捷爽明的诰命夫人联不到一处。一头想，说道：“这些子书摆在这里，还不如不摆，李绂告的正是他不读正经书——你看，那上头还有一本《春宫图》，叫人告上去，岂不更糟？我给他开个书单子，叫他照方抓药就是了。”说着便将自己从河南来的情形说了。

一时便见李卫带着十几个从人从议事厅那边过来，至院门口他脚步不停，只将手一摆，独自进来，翠儿便忙迎出来，站在檐下笑道：“巴巴儿叫人去唤，你就耽搁到这时辰才回来——尹大人范大人他们先议着，你进来见见先生就去，就误了你的军国大事？”李卫一边笑，一边脱去袍褂，见邬思道含笑坐在椅中看自己，忙上前打千儿请安，又双膝跪下磕

头，起身又是一个千儿，说道：“先生别见怪，他们去叫，我就进来的，偏来了两个洋和尚，为教堂的事在东花厅缠了我半日，那两个通译官也都是活宝，翻过的话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我是奉圣谕办事儿，教堂可以不拆，但洋和尚不能在我的地面传教！你们不就说的这些么？就这个话，去吧！’他们又叽咕了一阵子，我才得脱身，待会儿尹继善和范时捷都要进来，咱们痛乐一阵子再说。”翠儿听说便忙去预备。

“往后见我执平礼，你磕头我又不能搀，又受不起这礼。雍王府的规矩不能这里用。”邬思道说道：“我原想见见你，悄悄来，悄悄去，偏是你的戈什哈认我是‘鸟思道’，翠儿叫你，你又攀叫尹继善，我还怎么安身得了？范时捷调到江南来了，在哪个衙门办差？”李卫端起茶啜了一口，弛然坐到邬思道对面，用手抚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粗重地吐了一口气，说道：“先生，河南的事我都听说了，也给田文镜回了信。您的心事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无非想回乡，耕读快活。可是不成啊，你我都是套着笼头的牲口，这车不拉到天尽头，主子不叫歇，就不能停步的啊！你方才说的，见面执平礼，那是官面儿上的，到下头就该是这个礼。何况——”他抬眼看了看邬思道，“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邬思道被他沉重的语气激得心里一颤，当年，李卫因为与翠儿“私相往来”犯了雍府家法，要逐往黑龙江，亏是邬思道说情，反而放出来做了官。但周用诚却因了解雍王府夺位内幕太多，在雍正登极时“暴病而亡”。因而李卫这话面上看去平和，只“救命恩人”四字后头就有不可尽述的一篇绝大文章。邬思道心里明镜也似，只笑了笑道：“你不也救过皇上么？皇上也救过我们，这是算不清的账。”“至于范时捷嘛，”李卫笑着换了话题，“刚刚到任，原说当巡抚来着，碍着他和年糕犯了口舌，就黜到通政使衙门给我管钱粮来了。恰又遇上鄂尔泰，呸！这个兔崽子！我亲自去贡院那边去拜，——大人不见客——就是皇上，有他的架子大么？我不理他，如今告我的人多了，倒看看他是什么花样儿！”

“这不是理不理的事，”邬思道莞尔一笑，说道：“鄂尔泰有鄂尔泰的章程，敢顶你，自然就有他的道理。”

“你是说……”

“他压根儿不信你说的‘江南无亏空’的话。”邬思道身子向后一仰，用碗盖拨着茶沫，慢吞吞说道，“他在福州查出福建藩库作弊！蒙蔽上聪的事，很受皇上青睐，要寻一个更大的对头立功。我看，他选中了你。”李卫无所谓地一笑，说道：“那他找错了对头，我藩库银账两符，根本不怕查！”邬思道格格笑道：“银账两符我也信但官员亏空未必你就收账。六朝金粉之地嘛，填还几百万银子有什么难？说句难听点的吧，你是从婊子嫖客身上榨油，用秦淮风月缠头银子填了你的藩库！要是鄂尔泰认起真来，一州一县盘账，请问你经得经不住查账呢？”

李卫听了一愣，凝视邬思道良久，突然嬉皮笑脸道：“也真亏得你没有出山为相，石头城挤油，不从那些王八鸨儿身上弄，凭着官儿那几个俸

禄，就填上亏空了？人说我是‘鬼不缠’，‘鬼不缠’今儿服了你这钟馗了——实言相告，今儿大会全省主官，就是商计这件事的，全省无亏空，我压根不信，但究竟有多少州县冒假，心中无数，估约嘛，苏北苏皖一带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我的。但我既然已经申奏朝廷，该替下头担待的，不能不担待，”正说着，翠儿进来，笑道：“一见面就说正经事。有多少话不能慢慢说？尹大人和范大人都进来了，菜就摆在这屋吧？”接着就听一阵靴声橐橐，尹继善笑容满面，范时捷脸绷得铁青一前一后进了堂房。邬思道待要撑拐起身相迎，李卫一把按住了笑道：“都是自己人，谁也不要拘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尹继善，尹大学士茂才公的二公子，如今与我搭伙计，一文一武；这位嘛，范时捷，也是才来的藩台——你瞧他那副模样，死了老子娘似的——哦，这位就是我常说起的邬思道先生，连方苞先生都佩服他的学问呢！刚刚从河南来，在我府里搭几天伙。”说着便请三人坐了，笑谓翠儿：“添客了，加几个菜吧！”

“久仰邬先生大名了。”尹继善贵介子弟出身，气度雍容温文尔雅，大热天仍穿着酱色湖绸袍，外套青缎巴图鲁背心，衣冠鞋帽修洁齐整一丝不苟，和对面坐着衣帽不整的范时捷恰成对比。尹继善坐了，摇着一把湘妃竹扇，凝视着首席的邬思道，徐徐说道：“听说先生已经离了田文镜幕府。其实也好，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昨儿都有急递驿报，想请先生去帮忙。怎么样，南京这地方不坏吧，离无锡老家也近，就留南京如何呀？”李卫早已知道了雍正在开封御船上说的话，也接到田文镜的书信，请“邬先生归豫，当面谢罪”。他已将情况细细具了密折，奏请雍正恩准邬思道在自己府里做事，因密折没有批下来，不好多说。因笑道：“邬先生是个旷达人，我想留还未必留得住呢，今天不说这事，且吃酒高乐儿——来，请！”邬思道随着举了门杯，笑道：“我原想作个逍遥散人，看来未必由得自己哟！”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滋味，心里却是清亮：想归乡赋闲，还得看雍正允不允，就眼下情势，怕是难。心里想着，问李卫道：“听夫人说，有人参你不读书？”

李卫搔着头笑道：“光是不读书也还罢了，头里李绂还说，我演堂会，叫戏子们来唱《马陵道》——皇上倒没问读书不读书，贴了名的折子朱批叫回话，为什么不尊旨意，擅自演戏；叫外人说出来，扫朕的脸面——娘希匹，这些个鸡毛蒜皮的事也来告状，吃饱了撑的！你大约还不知道，你的那个田大东翁也有个本章，要封住河南通各省驿道，不许河南粮食外运。所有外省粮食过境要抽税，这个本子是四爷抄给我的。我已经把粮道叫过来说了，他封我也封，井水不犯河水，比比看是谁日子不好过！”尹继善摇着扇子不紧不慢说道：“制台，你错了，想那河南，苦穷干巴的个地方儿，有什么粮食外运？田文镜不懂经济之道，一见水旱就慌了手脚，生怕一斤麦面流运外省。其实，我江南省人吃的是米，极少用面，每年流到河南的米比过来的面多五倍也不止。他一封境，米商自然望而却步，其实是饿着他自己。你也封境，不但于我省毫无益处，在皇上跟前还落了个器量小的名声儿，值不值呢？”李卫愣了一下，笑道：“亏了你说，真的蚀本买卖！一会儿散了你就传我的令，咱们不封境，也不收河南的税。倒是邬先生，你说说看，我看戏这件事，该怎么

回奏？这事都怨继善，还有我那口子，听说北京禄庆堂班子来，就心里痒痒想看。虽说小事，皇上既问下来，总得有个回话不是？”

“当然要回，”邬思道靠在椅背上沉吟道，“不过既是看戏，总不会只点一出的吧？”李卫呷了一口酒，嚼着一片海蜇，回忆道：“有《苏秦挂印》、《将相和》、《张禄相秦》……还有一出杂戏《六月雪》——是的吧，继善？窦娥发愿那一场，你泪如雨下……”尹继善叹道：“还有一出叫《卖子恨》——其实戏都是正经好戏，皇上也未必真的怪罪。小心引咎谢过，断不至于有什么处分的。唉，皇上什么都好，皇上自己不爱看戏，也不叫下头……”他突然觉得失口，便不再往下说。邬思道却太知道雍正秉性了，他其实是追究李卫“违旨”、“扫了面子”，尹继善的回奏，并不是上策。想着，问道：“卫公、尹公，也不能太小看这事，皇上是细心人，计较的是你们不务正业，游戏怠慢。处分，只要谢罪是绝不会有的，一笑置之而矣，怕的心里放着，再遇别的事，单指一个‘谢罪’就当不起了。”

这句话正触了范时捷的心事，因抬头问道：“邬先生，依着你，该怎么回奏？”邬思道目中波光流动，一笑说道，“你就实奏，是请尹公点的戏，”因见尹继善脸上不自在，接口又道：“皇上已经几次下旨叫臣下读书、读史。李卫不识字皇上深知，因不识字又想知史，所以请尹公点些于读书知史有益的戏看看，也不负皇上教诲圣意，竟疏忽了还有不许看戏的旨意——既蒙皇上训诫，已经知错，往后不再看戏就是了——这么着回奏可成？”他话未说完，三人已是笑逐颜开，鼓掌称“妙”，范时捷点头笑道：“邬先生这话真有回天之力？”

“至于还有杂戏，也要有所解释。”邬思道平静地说道，“《六月雪》唱的什么？吏治！政治黑暗，吏治不靖，民有覆盆之冤，至于《卖子恨》嘛，如果我没记错。李公就是皇上当年在人市上买的，《卖子恨》里还有一首诗，制台录进奏章里，管保皇上替你落泪！”说着，曼声吟道：

贫家有子贫亦娇，骨肉恩重哪能抛？

饥寒生死不相保，割肠卖儿为奴曹。

此时一别何时见，遍抚儿身舐儿面。

有命丰年来赎儿，无命九泉长抱怨，

嘱儿切莫苦思量，忧思成病谁汝将？

抱头顿足哭声绝，悲风飒飒天茫茫！

他吟得慢，众人听得细，一咏而三叹，令人肝肠寸断。范时捷和尹继善起先还静静地听，后来脸色愈来愈苍白，李卫哪里耐得？想起自己昔年凄苦，双手掩面，泪水从中指缝间淌下，却只压抑着不肯放声。两旁奴婢皆都是如此过来人，个个听得泪如泉涌。不知过了多久，邬思道方

道：“这个词儿，昔年在《卖子恨》传奇本子上见过，如今怕已失传了。皇上关心民瘼，什么叫‘民瘼’？这就是！看这样的戏，是要做好官，皇上怎么见罪呢？”

李卫这才想起是商议“如何回奏”雍正问话，不禁拊掌赞叹：“先生真有点石成金术！就这么回话！”他略一沉吟，对屋里侍候的大小丫头们道：“你们也是我买来的，也都有老子娘兄弟姐妹。在我这做事，从今日后月例加番！满二十五岁的，不要赎身银子放你们回去！”

丫头们顿时笑逐颜开，有两个伶俐的，早拧了热毛巾捧给邬思道等四人，尹继善一边揩面，叹道：“此亦是一大善举！我听戏只听个韵律节奏，竟没留心俚词里头有这样的佳句！我家奴才也照此办理！”邬思道没说什么，只抿嘴一笑，他们哪里知道《卖子恨》中压根儿没有这段词儿！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阄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众人兀自面带戚容咀嚼那首诗，家人们已经用条盘把菜送了上来。尹继善和李卫共事不久，还是头一回和他坐地吃饭，看了看“席”面，只有六个菜：烧豆筋，青椒炒黄花，凉拌粉丝，红椒炒豆芽，只有一条清蒸鱼和一盘炒鸡蛋算是荤菜。李卫是出了名的豪爽总督，官场上料理事务杀伐决断简明爽快，想不到自奉如此节俭！李卫见众人发愣，便用筷子点着菜，笑道：“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邬先生把我们吃酒兴头都给搅了，要罚酒！继善，这都是我家家常菜，请用——范大舅子，操你妈的，皱着个苦脸，是怎么了？”

这一声骂，不但邬思道尹继善，连坐在纱屏后做针线的翠儿也吃一吓——范时捷出了名的倔脾气，做过两任封疆大吏的人，怎么张口就骂？——隔屏风缝儿觑时，那范时捷不但不恼，已是笑得两眼眯起，端起门盅一饮而尽，呵着酒气咧嘴笑道：“这几年不见怡王爷，几乎闷煞，总算有人骂老范一声儿——制太太原来是妹子？来，干一杯，我和制太太联了宗儿了！”本来沉闷压抑的气氛，被他们几句调侃冲得干干净净，连站在外头侍候的长随也捂着嘴偷笑。邬思道笑道：“这个宗联得有味。巧得很，我那口子就姓范。”李卫笑着为众人执酒把盏，说道：“你们不晓得我们大舅子，三天不挨骂，饭都吃不下！当着万岁爷的面在畅春园还当驴叫呢！那么难听，亏着他还用嘴打了两个响屁！”因将允祥拧着范时捷耳朵学驴叫的往事说了，几个人无不捧腹大笑。尹继善笑道：“驴鸣是本色无音，竹林七贤也常来一嗓子，原是风雅事嘛！君可谓‘绝无汉官威仪，稍有晋人风度’了！”邬思道道：“说的是！”李卫笑饮一口说道：“我不省得什么黄子晋人。这个鄂尔善我看一脑门子寻事念头，你是藩台，我就指着你这驴性子和他打交道了！”

范时捷一哂说道：“别说鄂尔善，年羹尧也稀松！江南这么富的省，火耗

只要三钱，李卫是大清官！看看这待客菜，我心里就感动：比一个县丞吃的还差！方才制台去见洋人，尹公我们已经统计上来，真实有亏空的县只有二十三个。有事叫这位天使只管找老范，‘破罐子’左右左右，摔呗！”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李卫：“这是清单，都是苏东苏北水淹过的，制台过过目。”

李卫接过略一看，随手递给一个家人，思量一阵子问道：“你们瞧着我的主意办的么？”“是，”尹继善欠身说道：“我向大家宣明鄂大人来省复查亏空，鄂大人办事认真是都知道的。这次来，还特地从户部借调了三十名算账高手。虽说我省无亏空，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请大家写条子说实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只要是实话，我们督抚衙门就替他在鄂大人跟前担待。”

“好。”李卫点点头，转身对那个家人道：“你到签押房，请赵师爷开个单子，一式两份一模一样，写一半县名，这二十三个县一个也不要写上，听明白了？”几个人不知他捣什么鬼，满腹狐疑地看着李卫，李卫嬉皮笑脸道：“你们别问，天机不可泄！老范，你够倒霉的了，请你打擂台，并不要你摔罐子。查亏空，自然是你藩台接待。要礼貌周到，这个这个……不皮不糠（不卑不亢），别叫他挑出别的刺儿就成！”说罢，从容起身，嬉笑道：“来呀来呀，别嫌寒碜，我就是个叫化子出身，想大方也大方不起！——我还叫他们做了两只‘叫化子鸡’，怕是你们都没尝过——烧好了么？”

“叫化子鸡？”几个人谁也没吃过，众人都停了箸，便见一个厨子用木盘端着两团黑不溜秋的物事捧着过来。范时捷眼有点近视，凑近了看看，用手一摸，烫得一缩，“这哪里是鸡，是两团烧黄泥！”

“黄泥里头是鸡！”李卫过来，取出盘里的木棰，轻轻敲了一下，裹在外边的黄泥已是烧焦了的，连毛簌簌脱剥下来，露出两只白亮亮的鸡，顿时满屋香气扑鼻，邬思道不禁喝彩：“好香！”李卫用筷子把鸡挑到大盘子上，笑道：“尹兄是大户人家。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这是我当叫化子时学的把式——偷来的鸡又没有窝灶，用黄泥一团，烧熟了掰开火，鸡毛都没了——比什么都好吃呢！”他咽了一口口水，又道：“如今当了官，还是忘不了它。不过吃得讲究了。把肚肠从屁眼里勾出来，塞进去葱姜蒜盐这些作料——你们闻闻这味儿！”

于是，几个人一齐用筷子挑那鸡肉，都酥了，放在嘴里品尝，软滑鲜美余味无穷。范时捷先就大赞：“妙极！再浇点酱油岂不更佳？”尹继善品着滋味，说道：“如此佳肴，不可无评赞。嗯——”他想着，慢慢说道：

生也其鸣喈喈，死也岂无葬埋？

邬思道接口道：

以我之腹，作尔棺材……

“好！”范时捷大叫，“你们别忙，我还有好的！”于是高声笑道：

呜呼哀哉——拿酱油来！

众人哗然大笑，无不前仰后合。李卫笑得咽着气道：“我不懂诗，听着这也觉得有趣，范大舅子有你的——”还要说时，一个家人捧着一个名刺进来禀道：“制台老爷，鄂尔善大人来拜！”

“不见！”李卫顿时扫兴，拉长了脸道，“去，说我忙得很！”那家人答应一声回身便走，邬思道却叫住了：“慢！”又转脸对李卫道：“别那么小家子气嘛！他给你一棒，你还他一枪，不但有失大臣体统，把是非都琐碎了。”

邬思道侃侃而言，既像劝说又似训诫。尹继善觉得他虽说得简明扼要有理有据，正担心李卫受不了，李卫却做了个鬼脸，挤挤眼儿笑道：“姓鄂的真能扫兴！既这么着，继善时捷我们索性一齐见见他。看他是什么章程，相机行事罢了——只委屈了邬先生，叫你枯坐了。”邬思道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口气太重，因笑道：“你们是公务，我有什么打紧的？翠儿已经着人去搬我的家眷，说话的时候有着呢！”

“好，开中门放炮迎接！”李卫爽快地吩咐道，“叫议事厅的那起子官员齐到辕门外迎接！”说着便换穿袍褂，将一顶起花珊瑚大帽子颤巍巍插了双眼孔雀翎子，把锦鸡补服套上，又亲自抖开一件黄马褂穿在外边，已是浑身上下一团簇新。刹那间，李卫好像换了一个人，那种懒散，漫不经心随随便便的神气一扫而尽，哈腰请尹、范二人先出去，又向邬思道一揖便昂然出了堂房。尹继善和范时捷候在滴水檐下，见他出来，亦步亦趋地跟着出了私邸，绕过议事厅，便见辕门左右一百多名文武官员鹄立左右，正眼也不敢看李卫一眼。范时捷看看辕门外，鄂尔善那边也是全挂子钦差卤簿，一乘绿呢大官轿前几十名校尉按剑侍立，簇拥着表情庄重严肃的鄂尔善等着李卫出来迎接。尹继善凑近了李卫，说道：“制军，接钦差穿这个黄马褂似乎有点不恭……”

李卫没有答话，掏出怀中金表看看，刚过未时。此时偏西的太阳像一团炽烈燃烧的火球，照得大地房屋一片蜡白，融融烤人欲化的热气扑面而来，蒸得人透不过气来，比起方才摆着几盆冰的堂房，真有人隔两世之感。李卫略一住步，便又继续往前走，便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惊起绿荫中躲凉的一群鸟儿扑棱棱飞起远去。官员们见总督这身打扮出来，“啪”地一打马蹄袖都跪了下去，除了微微的喘气声，真个鸦没雀静。李卫拽了一把褂襟，泰然自若地摇着方步迎出了大门，因见鄂尔善也穿着黄马褂，离着五六步便站住了，将手一揖，含笑道：“鄂公辛苦！请进衙说话。”

鄂尔善清癯的面孔上毫无表情。一双刷子似的倒扫帚眉下长着一双鹰一样的眼，满脸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盯视李卫良久，才抚了一下花白胡子，仿佛按捺着胸中的怒气，脸颊微微抽动一下，舒了一口气，从齿

缝里蹦出一句话来：“我有旨意，奉圣命而来！”

因为静，这句话话音虽不高，听来十分清晰硬挺，隐隐带着金石之音。随在李卫左侧的尹继善竟打了一个寒战，所有文武官员都竖起耳朵，听李卫如何回答。

“我晓得。”李卫静静地说道，“我也有旨意，也奉有圣命。所以平礼相待，请鄂大人不必介意。”说着哈腰伸手一让，说道：“请——奏乐！”

鼓乐一起，紧张的气氛立时缓和下来。李卫鄂尔善并肩而行走在前头，尹继善紧随在侧，后头是范时捷，按察使，顺天府尹小大官员，一个个汗透重衣随着两个满不对心思的钦差大员返回了议事厅。

“皇上钦点我学差来主持南京贡试。廷寄想必李大人已经看过了。”两人分宾主坐了，献茶一过，鄂尔善欠身说道，“前次大人过访，恰正身上不爽，很慢待了大人，我这里先谢过了。”说罢起身一揖。李卫嬉笑着看了看满庭肃立的官员，说道：“南京这地方天太热，鄂大人乍从北方来，水土不服，这是常有的。咱们都是替雍正爷办事的狗，怎么‘汪汪’也还是一窝子，这一条大人尽自放心。廷寄呢，老兄是随身带，我去拜望，原也不为攀附，一来要请圣安，二来也想知道皇上旨意，正遇大人‘不爽’，回衙门我的廷寄也到了。今个儿鄂大人过访，你是皇上耳提面命的，我想多听听你的章程。”这番话不冷不热，调侃中夹着讥讽，鄂尔善听说“都是狗”，觉得颇不受用，但细思自己常日奏议，也有“犬马之劳”的话头，也真无从驳起，阴着脸思量半晌，轻咳一声道：“李公既已知道旨意，就不用着兄弟饶舌了。我来复查亏空，并没有私意，因有几个省虚报亏空完结，皇上心里很不是滋味，点我学政，就便清查，这不是兄弟自己存心要寻李公不是。这一条务请李公谅解。鼎力助我办好这个差使——还有一句知心话：若是有冒滥亏空完结的，不妨现在就说，这也算不得大过失。你知道我这人，素来不肯苟且的，查出来，那就难免有玉石俱焚之虞。”说罢扬起脸直盯盯看着李卫。

李卫似乎怔了一下，说道：“据我下头报的，我省确实已经没有亏空。倒没有想到‘冒滥’这档子事。这下头一群狗，都是我使出来的，从前并没有敢欺蒙我的。不过鄂公既说出来，我也不能拂了你这片心。”说着起身来，拿一把大芭蕉扇扑扇着兜了一圈，提高了嗓门问道：“谁冒滥邀功？有作伪的么？”

众官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我说的嘛——我不敢欺君，这些狗日的也不敢欺我！”李卫嘻嘻一笑，回到主席坐了，“鄂公，咱们江南富甲天下。我李卫又是出名的鬼难缠。他们——”他用扇子指了一下众人，“他们不敢日哄我！”他如此大大咧咧漫不经心，和正襟危坐，冷峻得石头人似的鄂尔善恰成鲜明比较，跟着鄂尔善的戈什哈每日看的都是一张死气沉沉的道学脸，几曾见过这样的封疆大吏？都咬牙低头，想笑，又不敢。江南这些官早被李卫骂皮了，

只腆着脸微笑。

“李大人不欺君，这一条我信得及。”鄂尔善很看不惯李卫这副痞子相，却也拿他没法子，因冷冷笑道：“至于下头这些老兄欺不欺李大人，要等查过再说。”

“查就查，怎么个查法？”

“我从户部带了不少盘查好手。”鄂尔善深邃的目光在众人身上移动着，“从南京首府，由近及远，一州一县逐个儿查。”

李卫抖着扇子，笑道：“看来鄂公是要撇开我李卫，单独查账了。我得提醒大人一声，你方才说要我‘鼎力相助’，这个话不是旨意里头的，旨意里的原话说，‘会同李卫复查，不得稍存苟且之心’，所以我也是钦差呢！”说着便看鄂尔善，徐徐又道：“这里头有个名分道理，但我不争。你想想看，离秋闱只有几个月光景，你的主差是学政，这么逐县去查，凭你带的那几十多账花子，弄到猴年马月？”鄂尔善没想到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心里如此精明，从“会同”二字上作文章，把“钦差”身份拉平，想想李卫的话仍是无从辩驳，无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依着李大人，该怎么办？”

“都是钦差，见一面分一半，一百二十四州县，你六十二，我六十二。范时捷藩司衙门里头，盘账老手比你带来的也不差。”李卫嬉皮笑脸，招手叫过范时捷：“老范，你这就去签押房，把通省县名一分为二，秩序打乱，搓两个纸捻来！”

范时捷愣了一下，这才明白李卫弄的那两张名单用意，忍着笑躬身答应一声退下。鄂尔善不禁皱眉，问道：“你这是……”李卫一手扇子拍着大腿，另一手向空中一抓笑道：“要饭吃把式，虽说不雅，却公道——咱们抓阄儿！谁抓到哪个县，谁查哪个县！”

“这有点近乎儿戏吧！”鄂尔善板了面孔，身子向后一仰说道。李卫却身子一探，说道：“儿戏？不欺心，不负君恩，儿戏何妨呢？照你的办法固然不儿戏，差使却办不下来，我这个钦差又撂一边不用，那才儿戏呢！”

眼见两个人都红了脸，巡抚尹继善有些坐不住，思量了一下，说道：“这也是决疑良策。鄂公如觉不恰，有更好的办法，也成。总之朝廷差使，各自认真去办，更不必为此犯生分。”鄂尔善见李卫一手扣了茶碗，知道只要一言不合，立刻就端茶逐客，想想也确无更好的办法，只好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沉吟不语，心里只一个劲咬牙：等我查出来，哪怕只有一个县，再跟你这小叫花子算账！正胡思乱想，范时捷用盘子托着两个纸捻儿进来，呈到鄂尔善和李卫面前，鄂尔善和李卫几乎同时，一人取了一个纸捻儿，一手端起茶碗，恶狠狠互望一眼，手指夹着纸捻端茶一饮。李卫的戈什哈便唱歌似的高叫一声：“端茶送客！”

“任你奸似鬼，吃了我的洗脚水！”李卫散了众人回到上书房，一进门，

将大帽子一掼，脱掉袍褂，一屁股坐了邬思道对面，扇着扇子笑道：“不过鄂尔善这帖膏药糊在身上也真够人受的！”邬思道挽袖秉笔，正在给李卫开购书单，一点也没觉察李卫回来，听见说话方抬起头来，一笑道：“公事了了？”李卫因将方才接待鄂尔善的情形备细说了，又道：“皇上跟我说起过姓鄂的，什么都好。唯独以为除了读书人都是混蛋这一条，叫人腻味——他拈走的阄儿一个亏空县也没有，我就想累一累他，尝尝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滋味。”

邬思道莞尔一笑，说道：“话是这么说，你不读书，不论公廨私邸满口粗话，毕竟是一憾事。高祖尝恨隋何无武降灌无文，你要多读点书，在上书房为一代名相，岂不更好？”李卫啜着茶微笑道：“读书人心机太深，机深祸也深。其实我也读的，样子上不能带了爱读书的模样，我在人前装傻充愣，其实都循着理来，一拽出文来，叫花子就不值钱了。”邬思道原意试探一下，李卫装憨，他一眼就瞧出来了，想不到历宦十几年，城府深到这地步！想着，喟然一叹道：“江山依旧人事非啊！叫花子也会揣摩帝王心思了，田文镜是聚敛之臣，你呢？”他用审视的目光望了李卫一眼，又垂下了眼睑。

“先生，你错看了李卫。”

“唔、唔？”

“甚或，你也错看了皇上！”

“这个——至于吗？”

李卫没言声，起身徐徐踱了几步，目光晶莹地凝视着窗外，许久时间，只听见外间大树上知了一声接一声地长鸣不息。不知过了多长时辰，李卫才把目光又移到邬思道身上。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喑哑：“田文镜是揣摩，一味讨皇上欢喜。我不揣摩。我今日这一举，鄂尔善当然要密折奏上，告我的状。就是尹继善、范时捷，也会据实陈奏——其实他们不晓得，江南亏空清理有冒滥邀功的情形，我早就具本直奏了，而且有皇上朱批——你愿意看看么？”他看了看惊愕不已的邬思道一眼，径至书橱顶，从黄匣子里取出一封素白折子，双手递给邬思道。邬思道看时，奏折里都是白话：

回主子话，没做官时想着官好做，如今真知道，做好官难于上青天！江南是天下最富的省，报奏户部是完了亏空。奴才真实看看，恐怕有二三十个县是糊弄奴才的。但奴才并不敢糊弄主子，还想成全主子气（器）重奴才的体面，因就叫他们报了户部。奴才这儿尚且这模样，其余的省真是天晓得！奴才想着，就是硬迫着都还完亏空，将来下头打抽风、撞木钟的事恐怕难免。怎见得呢？俸禄太低，事情太多，应酬太烦，处处要花钱，奴才是二品大员，一年一百六十两的银子，翠儿和奴才那个傻小子每日豆芽白菜，还不敢跟外人说，还要装体面。上回翠儿进京朝拜主子娘娘，娘娘赏了二十两金子叫她打首饰，她娘母子才打了两顿牙

祭。看着毛头小子狼吞虎咽，奴才心里不好过。总之，要想个长远法子，官员不穷，就没有由头借银库，刮地皮了。拆了西墙补东墙，或者穷得饿着肚子办差，总不是办法——这是奴才的一点傻想头，不知主子以为然否？

邬思道接着看时，却是雍正的朱批，一笔端楷写得一丝不苟：

十六日奏悉，不胜感慨，此真知心之言，非深知朕者，断不敢如此说话。据湖广巡抚密折，邬先生已乘船东下，回无锡必经南京，尔可寻访着他，将此折给他看，听邬先生有何意见，详明奏朕。朕曾思及为官员加俸，但兹事体大，涉祖宗成法，且官员在缺加俸，无缺候补官员无处支银，再者满族旗人月例银，自应“水涨船高”，一旦紊乱朝局，则画虎类犬矣。且告邬先生，允祥甚思念他，朕亦有垂询问他处。不必回籍，即由尔处妥送进京，安置怡亲王府可也。

邬思道读着，蓦地冒出一头细汗，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没有想到自己“中隐于市”，做一个巡抚的清客幕僚，仍时时处处在雍正的严密监护之下！想着，讷讷说道：“皇上有什么事要垂询我呢？”

“那我可不晓得，我也不够资格问这个。”李卫收起折子，回身坐下笑道：“皇上还有朱批，五月十五前你务必赶回北京。所以你不能在南京久留。两位夫人就暂住我衙门，有翠儿照应，你只管放心去。”邬思道沉吟道：“你把那份朱批也让我过过目，成么？”李卫怔了一下，笑道：“这我可做不了主。不过告诉先生一句话，那封折子说的是我设筵擒拿甘凤池一干人犯的事，还有一些朝局细务，皇上朱批只附带说叫你进京，也没说叫你看。官身不自由，先生得体恤着狗儿些。但我担保先生平安无事，这一条你尽自放心。”

邬思道这才略觉安心，吁了一口气，笑道：“不但官身不自由，你瞧瞧皇上这批语，我这民身自由么？这个密折制度，说起来还是我的建议，如今倒缚住了我。昔日商鞅变法，普天下实行连坐保甲，待他自己落难逃命，竟被当贼拿了，将古比今，也算我作法自毙。”李卫道：“我倒觉得这法子不赖。有些个封疆大吏挟嫌报复，下头微末官员一言不合，就把人往死里整。山东巡抚去年革了即墨县令的职，没有半个月，明发诏谕下来，说即墨县令是清官，着即晋升济宁知府，倒把巡抚骂了个狗血淋头，连他私地说的体己话都颁布公众——整顿吏治，这确是良策——不说别的事了，咱们‘公事公办’，皇上征询你的意见，就这个事儿，你看该怎么办？”邬思道俯首思量了一下，说道：“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学田文镜。”李卫吮吮嘴唇，说道，“他是硬压硬挤，下头官儿们怕他，所以不敢胡来。田文镜总要死，那个巡抚也不是他的世职，他或死或走，下头照样贪污，照样刮地皮。就江南这地块看，办法多的是。官缺不是有肥有瘦么？肥的我不管，瘦的我补，总要他过得，要再贪污，我就重办，这是我的宗旨。钱从哪里来？一个盐课征税，我从盐狗子身上剥削。维扬、苏杭天堂之地，都属我管。我放开了叫他们办酒肆茶

楼，行院妓馆，招引有钱主儿来游。一则这些地方能聚财，二则这些地方常是大盗积贼销赃的地方儿，我高高地征税，稳稳地当个大地头蛇，从嫖客身上弄花柳钱养活没有钱的官和补贴瘦缺的官。还有海关厘金，我也能动用一点。只要我自己不搂钱，皇上不会怪罪我的。”因将自己上任，调剂江南浙江等地肥瘦缺分的资金来源、用项，官员们的反应一一备细，足说了多半个时辰，末了又道：“反正我也不去嫖窑子，翠儿也不吃这坛子醋，从这起子阔老身上刮银子，天公地道！”说罢便笑。

邬思道静静听着，一句话也没插，待李卫说完，跟着笑了笑，正容说道：“你这些都是‘办法’不能叫‘制度’。制度，要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你的这些路子，别的省能学么？”李卫搔头道：

“不行。”

“田文镜在河南实行官绅一体纳粮，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他那个办——制度我在四川当县令就办过。还是学我的——如今他在一省推行，声望自然就大些儿。如今皇上叫我出招儿，我去学他，那李卫还叫李卫？”

邬思道嘉许地看了看这位心高性傲的青年总督，架起拐杖在屋里笃笃踱着，皱眉沉思，足有一刻，倏然回身道：“我给你出两条，你寻思一下，不过有句话先放这里，你不答应，我一条也不说！”李卫连想都没想，说道：“我答应！”“好，君子一言！”邬思道眼中熠熠发光，“一条叫‘摊丁入亩’，你不能告诉皇上是我的建议；一条叫‘火耗入公’，你就说是咱们商计的。”

“成，你说！”

“摊丁入亩是均赋法。”邬思道微笑道，“圣祖爷永不加赋的祖训实行多年了，有的人多没有地，有的地主人少地多——把人头税一概取消，摊进土地中去。这样，穷人就少纳税或不纳税，出得起税的就得多纳。国家岁入就有了稳固的数目儿——比如你过去讨饭，也缴人头税，这公道么？——要命一条，要钱没有，税丁也拿你没办法！”

李卫听得目中灼然生光，说道：“我理会得，我当得替叫花子上这折子——火耗归公怎么个弄法？”

“火耗归公为养廉法，是吏治。”邬思道仰首望着天棚，侃侃说道，“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银子哪里来？就是从火耗中扣出来的！现在这个法子，所有州县府道，一律不得私留火耗，全部缴上来由知府巡抚掌握。把省里缺分分等级，冲繁疲难的府县，你多分给他些儿，简明易治的缺分，你就少给他一点，就是候补待缺的官员，也可少得一点分润——对了，就叫‘养廉银’——拿了养廉银仍旧不廉，这样的官你宰几个，罢几个，何愁吏治不靖？我算计着，这两条办法实行，再加上官绅一体纳赋，仅你江南浙江两省，每年可多为国库增入三百万银上下，

而且不损国体，不伤贫民，整治的只是贪官墨吏、豪绅强梁！李卫，你觉得如何呀？”李卫高兴得一拍桌子，笑道：“妙极！这么着，我也不至于穷得连客也请不起了——就是这么办，回头找几个师爷，按这宗旨细细斟酌出来，奏明皇上！”还要往下说时，一抬头见一个家人进来，李卫便问：“你打听出来没有？”

“打听出来了。”那家人用袖子揩一把汗，说道，“这次赛会，贡院出的孔子，扛牌位游行，南京学宫衙门，还有入试孝廉，城里的秀才童生扮孔子，三千弟子随牌位转街。”李卫歪着头想想，说道：“你告诉一声尹中丞，督抚衙门南京军政有司出玉皇大帝——看谁给谁让道儿！”

邬思道不禁诧异地问道：“你这弄的哪一出？”李卫笑道：“年羹尧凯旋入京，天下大庆，这里要赛神。你观光以后再上京吧！”邬思道喷地一笑，说道：“你想用玉皇大帝压孔子？要闹大笑话了！国家独尊儒术，孔子为万世师表，以帝王之尊，先帝爷见孔子牌也得行三跪九叩大礼。别说玉皇大帝，你就把如来佛、孙行者一起搬出来，也得给孔子让道儿——鄂尔善文心周密，而且堂堂正正，占稳了上风！”

“娘希屁，难道就没有大过孔子的？”

“没有。”邬思道微微摇头。

李卫搔搔头，挖空心思地想着，邬思道见他攒眉拧目苦思，笑道：“你不用想，大过孔子的是没有的——这是百戏玩耍，又不是政务，争这个风头有什么意思？算了吧！”李卫道：“你都瞧见了的，是鄂尔善要和我打擂台，我不给他点颜色心里难受，”说着眼一亮，用手指着家人，说道：“有了——你告诉签押房，做一面一丈二尺的幡，上头只写四个字——孔子他爹——看是谁给谁让路？！”

邬思道不禁鼓掌大笑，说道：“不愧‘鬼难缠’名号！孔子令尊叫‘叔梁纥’，就写这三个字，孔子在哪里遇到也只好三揖避道而行！”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囤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雍正在开封城外河工上接见了田文镜，当夜便解缆东下。他原想乘舟沿河而下，一路实地看看各地河防，至清江口黄河运河交汇处再由运河北上回京。但御舟过了兰考便再也不能走了，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把龙舟都冲得的溜儿转，下锚也定不住；有的地方半个时辰三搁浅，所有扈从宿卫的军士都用了来拉纤，一天也走不了十里地。张廷玉叫了附近河泊所的人来问，才晓得从这里到皖西三百里，自康熙五十六年黄水决溃，早已没了主航道！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命人搭了桥板上了雍正座舰求见。

“衡臣，今儿的邸报和奏事节略来了？”雍正盘膝坐在内舱朱漆大木炕

上，一手握着朱笔在一份奏折上密密加批，头也不抬地说道，“不要行礼了，坐，坐么！”

张廷玉默然一躬，斜签着身子坐了舱窗下的木杌子上，直到雍正住笔，才道：“皇上，臣以为不宜再看河工了，想请皇上弃舟登岸，由陆路回京。”雍正独自握管沉思，听见这话，抬头审视了一眼张廷玉，说道“你脸色很不好，身子哪里不舒服么？怎么忽拉巴儿想起走陆路呢？”张廷玉勉强一笑，说道：“臣没什么，多少有点晕船。皇上脸色也不好，还该节劳才是。是这样，方才我召见了这里河泊所的人问了问，前头几百里水路极难走的，沿岸也极少人家，给养也供不上。算算日子，照这个走法儿，一个月也回不到北京，日子拖得太久了……”

“这里是陈、蔡之地。”雍正一笑说道，“昔日孔夫子曾在这里吃过苦头，我们君臣就学学他老人家有什么不好？至于年羹尧，可以发文叫他驻节京郊，朕回京后，再郊迎他入城，拖几天有什么干系？实地看看有好处，他们述职再说屁话，朕就心里有底了。”张廷玉一欠身说道：“主子说的原极是。但请主子思量，再往前走，后头邸报奏折也递不上来了，北京是什么情形，各地是什么情形，我们一君一相撂在这里全然不知，有一丝一毫之误，都是奴才的责任。再者，前头折子说，怡亲王病着，也叫人担心。视察河工固然要紧，钦差一名户部尚书足可以了。皇上要实在惦记这段河防，又不放心别人，等咱们回京，臣亲自来看看，成么？”

雍正不等他说完，已经立起身来，对侍立在旁的张五哥和德楞泰笑道：“太气闷了，到舱外瞧瞧去！”说着一掀帘子出来。雍正穿着一件石青缎单褂，内套蓝缎单袍站在船头。广袤无际的河面上孟夏的熏风吹得袍角和马尾纽带飘起老高。放眼东望，惨白的夏阳下，漫漫无际的黄水白沙刺人眼目，绵绵延伸直接天穹，已经漶漫不清的旧堤左右，到处是塘洼潦水管草芦荻，沼泽上稀疏的白茅足有人高，在风中沙沙作响，和主河淌动着的黄水的微啸和成一片，给人一种凄凉和茫然的感觉。雍正一边眺望，一边思索着张廷玉的话。张廷玉不是自己门人出身，由部院小吏被康熙简拔到宰相地位，当然不能像邬思道、李卫那样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话虽模棱，但含意却十分明白：再向前走，在这烟水浩渺的绝地，皇帝将与“朝局”隔离。堂皇的正面言语，怕误了军国大事，但也可以解释为，任何不堪设想的局面发生，都无法控制！雍正眼角的肌肉颤了一下，随即笑道：“你们没有办过河工，这点子水算什么！三百里水草路，又有这么多军舰护送，怕怎的？只管走就是——出了这段河泛区，叫洛阳水师提督把有功兵士名单报朕！”说完便踅身回来。

“万岁……”张廷玉煞白着脸跟进来，还要谏劝时，雍正一摆手道，“衡臣，不必说了，朕听你的。这里留下李德全、邢年他们，仍旧‘侍候’这条御舟。你、五哥和德楞泰今夜上岸，走陆路回京！”张廷玉目光霍地一跳，眼中闪出掩饰不住的喜悦的光，躬身道：“万岁圣明！臣这就发文田文镜，调开封绿营卫护……”

雍正略一沉思，笑道：“不必了，哪有那么险呢？张五哥和德楞泰都是百人敌，太平世界，一路又是繁华市镇，还护送不了你我二人？”张廷玉略一沉思，低头称是。他其实想得更深一层，雍正的政敌不在民间而在庙堂之上，萧墙之间，不经官动府悄悄返回北京，确是更为稳妥。饶是如此，还是把张五哥德楞泰和留守御舟的李德全叫到自己舱里，密密谆谆周详安排了才放下心来。

当夜二更过后，扮了商客的雍正皇帝带着张廷玉和德、张二侍卫，只一个小太监高无庸随行，无声无息下了舢板。弃舟登岸，却不顺来路，取道菏泽、鄄城、范县、馆陶、临清、德州、阜城、交河、河间……直到保定。因保定知府是张廷玉门生，张廷玉亲自去，要了三十名亲兵，遥遥尾随护送“张中堂”直返京畿。到了丰台，一路平安无事，张廷玉提得老高的心才放下，跳下驮轿，顿了顿发木的脚，招手叫过高无庸道：“你去后头，把这封信交给保定府跟的人，他们的差使办得利索，不用再跟了，今晚就回保定，他们府台刘富通有三千两赏银，这信就是凭证。”说着把一个封好了的通封书简送过去。此刻雍正也从前头驮轿上由张五哥搀扶着下来，因见张廷玉交待事情，便踱过来，问道：“离西华门还有小三十里呢，趁天黑赶进去，还来得及嘛，怎么在这儿就停下来了？”

“主子，您看，日头已经下山了，咱们也得打打尖了。”张廷玉吁了一口气，用手指点道，“这个地方，向西是畅春园，东北那矗得高高的箭楼就是西便门，正北是白云观。我负着主子完全责任，宿在哪里要由我决策。”张五哥和德楞泰不禁对望一眼，他们虽然跟了雍正将近两年，其实还没有和张廷玉交道打得多，虽然张廷玉平素寡言罕语，令人难以亲近，但无论对大行了的康熙还是跟前的雍正，都是庄敬持重，恭顺有礼，从不见和皇帝说话用这种口气的。但看雍正，却见雍正并不生气，只缓缓踱着步子，半晌，笑道：“那是自然，随你。”

张廷玉似乎犹豫了一下，环顾四周，遥遥望着那轮西沉的太阳。它的半边已掩在西山孤高的峰峦之下，殷红的光给山边镀了一层玫瑰紫，五彩缤纷的晚霞一朵朵、一条条由西向东延伸，越来越淡，把附近渐渐发暗的村树笼罩在无与伦比的美丽华盖之下……此时，倦鸟早已归林，只远处霭霭的炊烟中，还有一群一群的乌鸦翩翩起落，静谧中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良久，张廷玉才道：“主子，今晚我们宿丰台大营！”他用手指了左边一大片已燃起灯火的营房，“叫毕力塔侍候，明儿返回畅春园！”雍正目光熠然一闪，随即黯淡下来，自失地一笑，说道：“好吧，朕说过的，随你。”说着，便跟着张廷玉迤逦往大寨门走去。方行一箭之地，便听前头军士大喝一声：

“什么人，站住！”

接着便见一个军校过来，上下打量他四人一眼，问张廷玉道：“你们哪里来的？找谁？有勘合么？”张廷玉一笑，说道：“毕力塔好大规矩。你进去禀一声，就说张廷玉夤夜来访，把这个交给他，他自然明白。”说着，把自己平日批阅公文的随身小印递过去。那军校接过来反复端详了好一

阵子，随手丢还了张廷玉，板着脸道：“我们毕军门不在大营，今儿晌午就进城去了。你这东西我看不懂，反正不是兵部勘合，我不能放行！”说着竟自扬长而去。张廷玉又好气又好笑，还要追上去说话，张五哥眼尖，一眼瞧见一队士兵簇拥着一个军将出来巡营，远远便叫：“张雨，你过来！”

那个叫张雨的军将张眼朝这边望望，天已麻苍苍的，看不清楚，便带人过来，见张五哥一身行脚人打扮，先是一愣，方认出来，笑着一揖道：“原来是五哥军门！怎么这身打扮？请进来说话，这几位是——？”张五哥看看雍正脸色，笑道：“张中堂从河南微服回京，皇上叫我和德楞泰一路跟着——怎么，连老德也不认得了？”张雨凑近了一瞧，不禁笑了：“真的是老德！上回咱们还摔交来着……”德楞泰一边护着雍正走，一边笑道：“摔跤，你们汉人不行。一个个，狗吃屎。”他的汉话已经不错，只是分节太多，听起来多少有点别扭，他是蒙古第一摔跤英雄，大约找他领教的人太多，所以并不认识张雨。

张五哥因常来传旨，和毕力塔大营高级官佐相熟的多，一边走一边笑道：“老毕真的不在营里？可笑你的把门狗，瞧我们穿得不起眼，死活就不叫进！张中堂的上书房用印还比不上兵部勘合，明儿传出去倒是一大笑话儿了！”张雨看一眼默不言声低头走路的雍正，笑道：“张军门可错怪了他。毕军门确实不在营里，隆中堂昨个儿就叫进去议事儿了，今儿又叫，也不知说的什么，毕军门夜来脸色很不好看。今儿临走有话，无论公事私事，没有兵部勘合一律不许放行。”

“毕力塔真的不在大营？”张廷玉似乎意外怔了一下，站住了脚，“还是去老隆那里会议么？十三爷主持，还是隆科多主持？”

“回中堂话，十三爷身子不爽，在清梵寺静养，毕军门去了步军统领衙门会议，自然是隆中堂主持。”

“会议什么事？”

“中堂，卑职不知。”

张廷玉“嗯”了一声，和雍正交换了一下眼神继续往前走，眼见前面中军议事厅灯烛煌煌，十几个将佐坐在厅中说话，又是一阵迟疑：“这些军佐自己有的见过，有的没有见过，人名儿和脸对不到一处，这个时候闯进去，又没有正事说，难免引起猜疑。想着，已有了主意，说道：“我们不到议事厅，到毕力塔的书房去。今儿坐了一天轿，昏头涨脑的，我也不想见人，叫他们烧点水烫脚洗澡，有什么吃的，随便弄一点来。”张雨忙答应着，带着他们一行往西，离着议事厅一箭之地，指着前头三间出檐倒厦道：“这就是毕军门的书房了，挨着那座是签押房，那是刘参将的，接着那座是我的，平日不大召集会议，各在书房办事见人。”

雍正四周望望，整个中军大营十分整肃。东西南北四方高墙大寨，寨角都设着垛楼以备守望，每隔不远墙上还吊一盏米黄大西瓜灯，墙下守卫

的兵士佩刀持枪钉子似的站着，空旷的大操演场上还有两队兵士持灯来回巡弋——就是畅春园防卫也不过如此。他满意地点点头，也不管张廷玉，自带了高无庸便进了书房，德楞泰和张五哥便一边一个站了门前。张雨见这阵势，狐疑地看了一眼张廷玉，却没敢问，只向张廷玉一躬说道："请大人暂歇，卑职这就去安排。"雍正不等张廷玉说话，在里边说道："叫张雨进来，朕见见。"

"你好造化。"张廷玉听雍正说出一个"朕"字，笑着对唬得目瞪口呆的张雨道，"万岁爷就在里头，召见你呢！"张雨已是木了半边身子，半晌才道："万岁？……方才进去的是万岁爷？那您……"张廷玉微笑道："我是宰相，万岁爷不来，我进你这军营有什么事？进来吧。"

张雨满头满脸都是冷汗，拖着迟钝的步履跟着张廷玉进了书房，只见高无庸侧身侍立，雍正端坐在毕力塔素常坐的虎皮交椅上，圆胖脸上两道短短的弯月眉，三角眼中漆黑的瞳仁在烛下晶莹地闪着光，看去十分温馨柔和，只八字髭须掩着的嘴角微微上翘，只要不笑，随时都使人感到一种冷峻的威严。

"你这么瞧朕，不认识么？"雍正见他紧张得有点发呆，不禁一笑，说道，"你是跟着你十三爷在户部办过差的吧？朕昔年常去户部，好像见过你嘛！你是武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该洒脱些的。"张雨这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忙解了佩刀放在一边，"扑"地打下马蹄袖行三跪九叩大礼，说道："奴才真是瞎了眼，其实早该认出主子的，不但户部，提升参将也引见过，主子去年来丰台阅兵，远远也见过。回主子话，奴才是康熙四十五年在古北口穿的号褂子，是十三爷的亲兵，户部差使办砸了，十三爷提拔奴才到这营里当千总，去年晋升的参将。"雍正点了点头，说道："也是老军务了。这里十三弟门下的军官不少吧？"

几句话问过，张雨已松乏了一点，忙叩头道："回主子话，原先大营游击以上军官，多一半是十三爷安置的。去年换了毕军门，十三爷来说，树挪死人挪活，都挤在一处不好，有的升、有的调外任武官，如今还有二十几个。十三爷如今是亲王，除了会议，如今难得一见的。"雍正笑着转脸对张廷玉道："怡亲王细心，朕其实从来不虑这些，国家多几个允祥这样的贤王，省却朕多少心！"张廷玉心里佩服允祥天资聪慧韬晦有术，口里却答道："十三爷曾和我说起过这事，军队乃朝廷社稷干城，无论王大臣，不得擅自拥兵。这是规矩，也要为后世立个制度，奴才曾奏过圣上的。其余外省军营将佐也有不少调动的，都从武科应试中补入军官。也都有奏章，圣上亲批嘉谕的……"

"罢了吧，谁和你论政治呢？"雍正笑道，"朕看这个张雨很晓事，既然有缘见朕，就是他的福，就这里给他补个二等虾（二等侍卫），明儿你下文牒就是了。"张廷玉忙躬身称是，又对张雨道：还不赶快谢恩？"

张雨已是听呆了，听张廷玉提醒，才恍然而悟，头重重地碰了三下，颤着声儿说道："奴才谢恩……"

“今晚你就侍候皇上。”张廷玉拿出领侍卫内大臣的身分，冷峻地吩咐道，“叫人先弄点点心送来，你悄悄找几个妥当的人去召怡亲王来见驾，再预备膳食，请主子进膳，明白么？”张雨未及答话，雍正笑道：“一会儿毕力塔就回来了，允祥既病着，就不用惊动他了。左右只是一夜，明儿朕就回去了。”“不行啊主子。”张廷玉的口气毫无商量余地，转脸又对张雨道：“今晚这里就是行宫，出丁点差错都是你的责任。现在去传怡亲王，只要能动弹，他会来的。其余的人不要惊动，毕力塔回来叫他也来侍驾——去吧！”

张雨去了，雍正和张廷玉一坐一立，一时谁也没有说话。雍正仰在椅子上静坐养神，半晌才道：“衡臣，难为您这心。不过你也忒细心的了，朕看一切如常嘛。”张廷玉默然良久，见人端着点心上来，亲口尝了一个，双手将盘子放在雍正面前，方道：“小心没过逾的。臣心里不安，总觉得像有点事似的。——晋重耳流亡十九年，身边将相俱全，咱们君臣可比不了他，此刻进大营，臣心里才稍稍安宁一点。”雍正呵呵一笑，点着张廷玉道：“你这个人呐……”下头的话却没说出来。说话间张雨已经踅回来，命人将一桌饭菜抬进书房，张罗着请雍正坐了进膳，便退出书房和德楞泰二人一处站班侍候。待高无庸一一尝了饭菜，雍正便命张廷玉陪席入座共餐。

吃过饭，雍正要来青盐刚擦牙洗漱毕，便听院外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直到书房门口才停下，张廷玉隔窗一望，笑着回头对雍正道：“好了，怡亲王来了……”言犹未毕，便听门外允祥朗声说道：“臣弟允祥恭叩万岁爷金安！”雍正一听这熟稔的声音，手按椅柄几乎要站起来，却又松弛地坐了回去，徐徐说道：“老十三么？进来吧！”

“扎！”

允祥答应一声挑帘进来，他戴着石青片缘二层织玉草朝冠，金龙二层顶上颤巍巍饰着十颗东珠，石青色四团五爪行龙补服罩着金黄色片金缘紫貂朝服，上头还披着端罩，浑身鲜亮，动一动灿光耀目，显得气宇轩昂英风四流，只是脸色苍白泛着潮红，略带了点病容。他略略端详了雍正一眼，便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礼，说道：“万岁爷瞧着气色还好，怎么京里就流言在河南感了时气？这多天断了音信，差点急死了臣弟！”

“起来坐着说话吧。”雍正听他嘶哑声音中竟带着哽咽，心里不由一热，抑着感情淡淡笑道，“这热的天儿，穿这么齐整做么？仍旧只是每日咳么？朕赐你的冰片和银耳、川芎这些药用了如何？”允祥起身一躬谢了恩，除了补服和端罩递给高无庸，斜签着身子坐了张廷玉对面，轻咳一声道：“臣弟这点子犬马之疾，着实叫主子惦记着了。太医们不中用，有的说是痰症，有的说伤风，虽不要紧，时好时不好的总也不很痊愈——臣用了主子赐的药，倒觉得好些儿，只有时胡思乱想，要是痨疾，拼命十三郎也就无命可拼了。这十几天里头不见主子音信，心里更是焦热滚烫，越发不好，就移住清梵寺，一来给主子祈福，二来听听晨钟暮鼓，也略能静静心……”他说着，又笑又拭泪，看得出心里极度的不安和激

动，只是硬挺着精神不肯宣泄。雍正见他这样恋恩忠诚，也自感动，却笑道：“你都想了些什么？——这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么？太医院把你的脉案都奏到朕处，其实只是经络不通，脾弱肺热，不打紧的，朕已经下诏叫邬先生来京，他的医道通幽入微，请他给你瞧瞧，徐徐调治，自然慢慢就好了。”说罢便吃菜。

张廷玉好容易找到话缝儿，忙对面一揖道：“十三爷，京师情形可如常？您方才说有流言说主子在河南病了，是民间流传，还是官场流言？”这时他坐得近，仔细看允祥，见允祥眼圈青暗，额头上苍白得毫无血色，这才知道他病得不轻。允祥用手帕捂着嘴猛烈咳嗽两声，把手帕子掖了袖里，说道：“这是十天头里，我移进清梵寺第二日的话。主子在武陟冒雨巡视河工，偶感风寒，已经痊好，这是廷寄谕旨里说过了的，上书房和六部都知道。翰林院那起子侍讲、编修仍在传言，我当即移文廉亲王，又告诉隆科多，令他彻查这事，至今也没个回音。京师别的异样事倒也没发现。礼部等办郊迎年羹尧大将军的仪注我也都看了，觉得似乎僭礼了些儿，我退回去让他们斟酌。昨个八哥、隆科多和马齐到清梵寺瞧我，说皇上御驾由安徽水路回京，一切如常。方才听皇上已经到丰台大营，真叫我吃了一惊，这里离畅春园这么近，怎么住到兵营里了？”

“我们君臣白龙鱼服悄然返京，自然要小心点着。”雍正意味深长地一笑，“你病着，有人蒙哄你，你晓得么？”张廷玉不等允祥答话，紧盯着又问一句：“你说畅春园，畅春园比这里关防得更好么？”

允祥吃了一惊，仿佛看陌生人似的瞟了张廷玉一眼，说道：“这里当然比畅春园安全！主子说有人蒙哄臣弟，谁？！”

“不知道，”雍正摇了摇头。张廷玉道：“其实他们和你一样，也与皇上断了音信。你是负责京畿防务的议政亲王，他们理应和你会商打探我们君臣行止，布置驻跸关防这些事宜，怎么探病时一声不吭？还要造假话？！”雍正笑道：“衡臣，朕看你是虑得太多了，他们怕允祥着急上火，这些话怎么好跟一个病人说？”

允祥默默注视着灯烛，瞳仁中闪着阴狠的光，良久才道：“朝中有奸臣。这是明摆着的，主子心里也是雪亮。”他话音虽不高，却带着铮铮金石之音，听得旁边站着的高无庸竟打了个冷噤。允祥皱眉思量着道：“不过马齐和舅舅该和我说实话的呀……”正说着，张雨进来禀道：“毕军门进来了，我没敢告知皇上在这里，只说王爷和张中堂在这里说话。不知皇上见他不见？”允祥不待雍正说话，已是站起身来，精神一抖，已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大步跨到门前，一脚跐着门槛，大声招呼道：“毕力塔么？过来！”

“卑职在！”

毕力塔快步走了过来，一个千儿打了下去，说道：“奴才给十三爷请安！”“不要大呼小叫的，”允祥咬着牙笑道，“你主子的主子在里头呢

——你们今日会议的什么？”毕力塔愕然看了允祥一眼：主子的主子，除了皇帝再没第二个人，但今日会议，隆科多还说皇上在山东，怎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大营里？怔了一下，毕力塔忙回道：“正是我要寻十三爷诉说诉说呢！又听说爷病得重，不敢去惊动——这个丰台提督我做不下去了！今儿和隆大人已经撕破面皮。隆大人说我恃宠傲上，今夜就拜本请旨，要革我的顶戴。我说不用革，我今晚也写本辞了这官，省得一天到晚穿小鞋，生窝囊气！”允祥正要细问，里头雍正听得清爽，说道：“老十三，叫毕力塔进来说话！”毕力塔忙解了佩刀丢了阶前，待高无庸挑起帘子，哈腰进来行礼，伏地叩头。

“你要掼纱帽？”雍正啜着茶慢吞吞道，“你是奉旨特简的提督，直隶京畿七万人马归你节制，有什么委屈处？你是老军务了，跟着圣祖爷西征过的人吧，什么世面没见过？怎么生出这种小性儿来？”毕力塔咽了一口唾沫，叩头回道：“回主子话，不是奴才使小性儿，隆中堂真的太过分了！连着三天会议，先说的年大将军凯旋，班师回朝，叫奴才的兵腾出三千人住房，这是第一军国要务，也还罢了；昨日会议，又说要把提督中军行辕腾出来，这里让给年大将军。奴才当时就顶了回去，丰台大营卫戍着畅春园和京师外围，这个地方最为适中，左临畅春园，右靠外城，我不能为迎年大将军误了皇上差使，动我的中军，没有圣旨不敢奉命。昨儿不欢而散，今儿又叫进去，说已经和八王爷议定，提督行辕移到北定安门外，这里还是要腾，又说皇上驻跸关防的事不用你毕老兄操心，步军统领衙门两万人马还护不了驾？奴才当时犯浑，嘴里不干净，说年大将军也是个人，我西征时就见过他，一样的两条腿夹个屎！主子走时有旨意，京师防务是十三爷统筹，九门提督和丰台提督没有统属。要调我，你们见十三爷，叫十三爷知会兵部，拿勘合作凭证，不然，我连年羹尧也拒之营外——谁没打过仗？年大将军三千人马行军，难道不带帐篷锅灶马匹？……就这么着，我们都恼了，不等他端茶，我就端茶辞出来……主子爷，自打太后老佛爷薨，不知怎的，隆大人就光挑我的毛病儿，两家兵士巡哨口角，这点子鸡毛蒜皮，也把我叫进去训斥，这样吹毛求屁，我这没有屁的能活么？”

张五哥高无庸他们先还怔怔地听，至此不禁一愣，寻思半日，才想到必是这位丘八爷听别人把“吹毛求疵”误说成“比”，由“比”而“屁”，一误到底，不禁掩口葫芦而笑。雍正嘴角闪过一丝笑意，随即敛住了，只是沉吟不语。张廷玉一直皱着眉头听，心中疑云愈来愈重，竟没听见这口误。丰台驻军马步兵齐备，还管着一个水师，是北京防务的支柱。隆科多放着允祥不请示，却和允禩胡乱摆布，是不懂还是另有居心？雍正给张廷玉看过甘陕巡抚将军的密折，风闻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年幕中活动，这次三千军马入京，万一有什么不测的事动作起来，自己又该如何处置？张廷玉正自紧张思索，允祥在一旁咳嗽一声道：“各是各的差使，各有各的范围，不能乱！年大将军征讨有功，这次回来叩阙演礼，典仪应该由礼部安排。典仪过后，军马不能住城里，还是要在郊外驻守待命。丰台大营中军不管移不移，指挥不能乱。毕力塔，你是我使老了的

人，不管病不病，这些事你该回我，由我去和他们打铁。你就好张口犯粗？嗯？！”

“唔，怡亲王说的是。”雍正望着窗格子，嘴角带着一丝冷笑，说道，“你有两条错：不该骂年羹尧，大事不回禀你十三爷。既在这里说了，朕恕你。好生办差，明儿午时，朕回畅春园再理会这些事。丰台大营，一步也不能挪！马齐是做什么吃的？这样的要务，似乎他在局外？”

允祥见数落到马齐，忙赔笑道：“主子，马齐主持的政务，一天看七八万言的折子，还要把节略转到皇上行在，又要接见外官，上次见面，他瘦了一圈儿！盆烂了说盆儿，罐破了说罐儿么！”

“唔。”雍正脸上毫无表情，一摆手道，“跪安吧！”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并不过分。自从雍正离开开封，安徽巡抚久久等不到御舟东巡的信息，怕担不起干系，径自向上书房递了密旨，“圣踪不详”。廉亲王一得此讯，立即称病，寸步不出王府，把所有政务都推给了上书房大臣马齐，严令对允祥和马齐封锁消息，理由却光明正大，马齐“太忙”，允祥“有病”，不能用这些无根无梢的谣言干扰他们。而允禩自己也“病”着，不能料理军国重务，便由隆科多将雍正与朝廷失去联络的事知会留守北京的皇三子弘时。弘时是个空桶子阿哥，并没有兵权，但他也仔细忖量了一下，最好雍正在黄河舟沉人殁，宝亲王在外，自己又是年长皇子，“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自己位居中央，子承父业登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到时候手握玉玺口含天宪，无论丰台大营还是西北锐健营，都只能俯首称臣。因此，他倒不忙着拉兵权，先令人到遵化传谕，对十四阿哥从严看守，跬步不得擅出陵寝；又传令年羹尧，“圣驾尚未归京，慢慢走，以备郊迎大礼”，好阻滞弘历提前入京；发六百里加紧文书令田文镜“派人着实探清，皇上御舟现在何处”——待到田文镜的急报文书到京，他才知道雍正的船并没有翻，只是困在鹿邑一带河道上，洛阳水师护驾的七百余名官兵全都充了纤夫，一天走不上二十里地……接到这一消息，弘时心里一半儿热，一半儿凉，紧张兴奋中又带着恐惧惊骇：古北口阅兵，是弘历代天子巡行；山东赈粮，是弘历代天子筹办；迎年羹尧入京，仍是弘历代天子亲行；送康熙灵柩去遵化，还是弘历代天子扶柩。就是平日，弘历挂名儿在上书房“学习”，学什么？还不是统御全局的能力？就连分胙肉这些小事弘时也都掰开了。揉碎了重新捏弄，结论都是十分简单和冷酷；无论德、才、能、识，还是“圣眷”，自己万无登龙继位之望！如今他不在京，雍正又受困在外，错过这个机会，后世史笔如钩，准会说自己是个庸懦无能的傻蛋！……但若真的动手，又怕八皇叔趁火打劫学永乐皇帝夺侄自为，更怕万一控不住局面，雍正平安回京，追究起来，自己可真就折戟沉沙万劫不复了！

在床上折腾了几夜，想来想去，弘时想定了隆科多这个人，既是先帝托孤遗臣，又是现今上书房大臣中兵权最重的，隆科多和廉亲王明来暗往，他知之甚稔，利用一下有何不可？因便令人传请隆科多来府议事。

掌灯时分隆科多从东华门退值出来，应邀来到三贝勒府。弘时弘历和弘昼兄弟三人原都在雍和宫居处读书。雍正即位，各自建牙开府，都是新造的宅邸，坐落在离东华门不远的朝阳门内，一式三座贝勒府规制统一，按年齿由北向南坐西朝东排列，都是雕甍斗拱，翘翅飞檐的歇山式构架，丹垩一新，十分壮观。内里有些房舍尚未整修好，因此三府都没有把花园建起。隆科多的大轿一落，门上人立刻禀了，便见弘时一身便装，穿一件月白宁绸袍，上身套着镶翠边玫瑰紫套扣背心，步履轻捷地迎出来，当门一揖道："舅爷辛苦！刚刚下值的吧？"

"什么值不值的，如今并没有忙事。"隆科多翘着八字须笑道，"曹寅的儿子曹□来京，八爷见了见，又到畅春园见了马齐，马齐说等十三爷病好些儿再说他的事，他就又求见我，说了好一阵话，又留他吃了饭，这才过来……"一头说，随着弘时进来。弘时前头引路，一手摇扇，一手将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向后脑一甩，顺便挑了帘子道："舅爷请——曹□是抄家撤差的人了，能有什么事？还不是告穷——上回见我，穿得叫花子似的，一头哭一头说，我都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不就缺钱么？我送了他二百两，聊补无米之炊罢。"说着，请隆科多坐了，便命"上茶"！隆科多环视一眼坐了，端起杯子用碗盖拨着浮茶，笑道："前儿到五爷府去看了看，他那书房里里外外挂的都是鸟笼子。四爷是读不完的书，盈庭积栋的，进去连个坐处都没有。倒是三爷清雅得很，炉瓶鼎拂琅琊插架，琴棋书画俱全——敢问一声，什么风吹得我这老舅来呕！"

弘时警惕地看了隆科多一眼；他从没见过隆科多这样诙谐的，今儿这是怎么了？略一怔，弘时微微一笑，潇洒地将袍角一摆跷起二郎腿，轻轻摇着一把湘妃竹子扇，一副龙子凤孙派头，说道："当然是公事啰！八叔十三叔都病了，马齐在畅春园忙政务，见人读折子，一天没二三个时辰好睡。五弟那个身子骨儿你又晓得，只有人侍候，不能侍候人的。我虽名儿上是个坐纛儿皇阿哥，其实平日也不大管事儿，有一分奈何，我也不想管，但从'公'的一头说，我是留守皇子，负有全责；从'私'的一头说，阿玛在外颠沛辛苦，也着实惦记思念着。所以请舅爷来打问一下，皇上此刻到底在哪里，几时回京？迎驾、还有驻跸关防的事，上书房有些什么安排——我是坐纛皇子不能不问一声儿，心里有数儿。皇上那性子你也晓得，恼上来，六亲不认，回来见面一问三不知，我算怎么一回事？"他开门见山，问得堂堂正正，原打算用"皇子不得擅自干政"顶一下的隆科多不禁默然。略一怔，隆科多爽朗地一笑，说道："三爷，邸报日日都给您的，皇上銮驾已经从泰安启程回来。八爷和我忖度着，这三五日必定就回来了。这几日没有朱批谕旨，一是皇上身子或者略有不爽；二则圣驾也就回来了，不必来来往往传递公文也是有的。其实您不叫，我也得过来回一声儿，原来畅春园驻的是善捕营，三个月一轮换，是死规矩，已经到了日子，换是不换？善捕营管带和我不相统属，由他自己

调配呢，又有点心里不托底。还有，年羹尧带着三千兵马回京演礼，驻在哪里为宜，也要未雨绸缪，这都是有野战功勋的，总不好住野地帐篷吧？”说着身子一仰，眯缝着眼瞧着这位小白脸皇阿哥，烛影下却看不出什么眼神。

“您说呢？”弘时似笑不笑地看看这位身份显赫的“皇帝舅舅”，呷一口茶道，“老舅爷，这些事我都不大懂的。八叔和您老成谋国，必定已经有了安排的吧？”说罢径自起身，摇着扇子徐徐踱步。

隆科多似乎觉得意外，瞟了弘时一眼。他出这些题目，原想难一难这个皇阿哥，没想到被弘时轻飘飘一句话，原封不动就被砸了回来！廉亲王明说自己是“三爷党”，但叔侄之间联手，到底有多深的瓜葛，允禩没说，他也不敢问，今晚来蹚水，才晓得这个风度翩翩白净面皮的皇阿哥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对付，若论起滑头，似乎还在允禩之上！正想着，弘时隔窗眺望着外边漆黑的夜色，头也不回地说道：“舅爷别犯嘀咕，恕我直言，八叔是宝刀已老，不堪再逢杀场了，当年与父皇、太子、大千岁那些个过节儿，都可以揭过去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虽是好诗，惜乎是把辰光说长了些儿，应该是‘各领风骚十几年’——”他倏然回身，目中陡地光亮一闪，“是么？老舅爷？”隆科多看着他寒凛凛的眼神，心里不禁一紧，但他毕竟老于世故，很快镇静下来，摇头笑道：“我不大明白你的话。”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弘时一哂道，“我们心思都一样，要让老爷子‘平安’返都嘛——所以，畅春园警卫要换一换，由步军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年羹尧的兵不能驻野外，丰台提督的行辕要让出来——这些，不是您和八叔他们商量好了的？怎么还要来问我呢？”

“这……”

隆科多大吃一惊，这是昨夜在廉亲王府，允禩、王鸿绪、阿灵阿和他密商一夜的造乱计划，控制畅春园、打乱丰台大营指挥体系、断掉雍正归路——廉亲王严令对弘时弘昼小心提防“不要让他们知道”，刚刚六个时辰过去，弘时就了如指掌，这简直太可怕了……隆科多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苍白。

“没有什么嘛！”弘时阴笑着坐了，若无其事地吃了一口茶，“这都是为皇阿玛的安全，该怎么做，你放心去做。就是‘各领风骚’心中得有数，不要乱了章法。”他口气一转，又变得温和爽朗，“我毕竟是坐纛儿皇阿哥，既要为皇上负责，也要为天下社稷尽诚，至于自己怎样，那就用着《出师表》里的话，‘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逆睹’的！”说罢纵声大笑，“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取来，给舅爷带去！”

雍正到丰台大营的第二日清晨，一乘大绿呢官轿照例在畅春园倒厦门前的双闸口落下。马齐一哈腰从大轿中出来，仿佛要驱散浑身的疲倦似的挺了一下身子，只是在这座庄严神圣的地方，即便是他——上书房宰辅

大臣——也不敢放肆地伸胳膊蹬腿地打呵欠。他仰首望天，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因见垂着藻须的仪门旁已有十几名官员等着自己接见，无声叹息一声，一摆手便进了仪门，却见是鄂伦岱当值，便住了脚，招手儿叫过来，问道："八爷和隆中堂那边有转过来的黄匣子么？"

"没有，"鄂伦岱忙垂手说道，"八爷身子还不见好，隆中堂预备着接驾回京的事，说今儿前晌过畅春园来和马中堂议事。"他脸色白中透青，看来夜里也没睡好，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马齐原本要走，听见接驾，又站住了，问道，"隆中堂没说别的？皇上御驾到了哪里？"鄂伦岱身子一躬说道："皇上御驾到了哪里，隆中堂没说，我也没敢问。只说畅春园的护卫到了轮换时候儿，要换一换，别的没话。"

马齐偏着头想了想，笑道："就到了时候儿，前后错个三五天打的什么紧？——你传话，叫外头进谒的大人们都到露华楼等候说话。"说着便沿蔷薇花洞甬道迤逦向西，过了十八行省候见官廨廊房，便是雍正在畅春园属处办事的澹宁居。马齐向宫一揖，踅身向北，一溪海子里新荷浓绿，岸边合抱杨柳烟笼雾罩掩映着一座五楹二层歇山顶儿的黄琉璃瓦高楼，这就是"露华楼"了。侍卫刘铁成早已等在楼前，见马齐过来，便令太监们挑帘。这是畅春园最高的地方，其实是一带土垃，专为康熙纳凉吹风去暑盖的一座书楼。再向北就是康熙晏驾的"穷庐"，却是一片茅舍，虽轩敞却并不高大，再向北便是宫墙，墙外是一大片海子，有几百亩大，茫茫碧波中带着水分的凉风穿楼而过，虽是盛暑，身上也凉爽得滴汗皆无。刘铁成跟着马齐进来，一边问道："往日都在韵松轩，那边虽不敞亮，其实屋里放上冰盆，比这里还凉，马中堂怎么忽拉巴儿到这边办事？害得这起子太监搬了半夜文书。"马齐命人将所有窗户打开，一边笑道："不瞒你老刘，我实在乏透了，这里风大，见人怕就少一点瞌睡。上回见蔡珽，我就听得打盹儿钓鱼，人家哪里知道我熬夜，只说我这宰相拿大——再说，圣驾也快回京了，韵松轩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儿，人回来才腾房子，不恭敬。"说着便整理文书，看着一份奏折，吩咐刘铁成："你看看要见的官来了没有——我见河南的车藩台来了，先见他。你是侍卫，不是跟我的人，不要在这侍候，园里各处转转，该打扫的叫太监们打扫打扫。来的时候听树上知了聒噪得心烦，皇上爱静，叫他们把澹宁居附近的蝉都粘下来。"一边说，便打火抽烟看折子，刘铁成答应一声便去了。一时，便听楼梯微响，一个五十多岁的官员，白净脸圆圆胖胖，修饰得十分精致的八字髭须墨黑墨黑、神气地翘着，身穿孔雀褂子，戴着蓝宝石顶子，脚步轻轻上来，"叭"地打了马蹄袖，说道：

"卑职给马老中堂请安！"

"哦，车大人。"马齐手虚抬一下，微笑道，"请起，坐着随便说话，不要拘礼。我有时一天要见一百多官员，都闹起规矩，什么事也甭办了。老兄几时到京的？"

车铭起身入座，微一欠身从容说道："卑职来京三天了。因户部催河南藩库银子调京库，田中丞那边现借用着一百万，好端端的又闹起亏空，孟

尚书行文叫藩里说清白。昨个儿见了孟大人，又说马中堂接见，有什么钧谕，请中堂吩咐，职藩好遵命承办。”说罢又是一躬方坐下。马齐呼噜噜抽着水烟听完，又安了一袋，用火媒子燃着，说道：“田文镜挪借藩银，公出公入，是用在河工上的，解到北京再发到河南反而费事。这是一纸文书的事，田文镜只是没有把圈子走圆。这事等圣上回京由我跟圣上回明。老兄管着通政使衙门，是朝廷方面大员，自然识得大体，不要为这些事和田文镜生分了，你说是不是？”车铭一肚子撩拨告状的心思，被马齐温吞水价几句淡话说得无言可对，只好咽一口气道：“是。职藩明白。”

“我叫你来不为这事。”马齐盯着折子道，“我想问问晁刘氏的案子，前边田文镜有奏折，说臬司衙门识大体，保奏按察使胡期恒，刑断司官张球急公好义，这折子还没有批下来，田文镜就又参奏胡期恒贪墨不法，草菅人命，臬司衙门四十四名七品以上官员，除了张球，请旨一概罢革——内里还连着白衣庵二十几个尼姑，葫芦庙七个和尚，就连你藩里也有十几名官员都卷了进去。这么着看，开封岂不是洪洞县了么？案子不是你审的，底细你未必明白。我想问问，据你看，胡期恒这人到底平素官声如何？河南官儿如此贪墨，牵扯面儿又这么大，真的叫朝廷扫尽颜面，真的有这么多官儿帷薄不修，糟到这地步儿了么？”车铭微睨了马齐一眼，见这位须发皓白的老宰相一脸漠然，倒一时犯了踌躇。他虽不管刑狱，但案子底细却心里雪亮，只是牵扯的官员太多，连自己的内眷有没有涉嫌的也难说，有些是他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一搭挂子兜了也于心不忍。但眼见这个愣头青巡抚已经把事情叼登大发，雍正的秉性刻猜残忍，断没有“一床锦被遮盖”那份仁德，蜂虿入怀各自去解，也只得实说。因道：“马中堂，这案子拖了三年，通省皆知，我虽不管法司衙门，情形还是略知道些的。听老大人的意思，办得是苛了一点，但内中黑幕真的揭尽，只怕还要厉害些呢！不知中堂大人——”“我没有什么意思。”马齐心里一沉，因为案子里连扯到他几个门生，他确实有点不自在，但脸上却不肯带出，因道：“你既晓得，说说看。”

车铭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晁刘氏丈夫晁学书之死，只是个火捻儿。论起来，单判这一案，早就结案了。三年前冬天头场大雪，晁明独自到白衣庵赏雪——那里临河，景致很好的——这秀才诗做得好，又是一表人才，被庵里头一群尼姑看中了，先是留饭留宿，后来干脆趁他睡着，剃光了头充作假尼昼夜宣淫。把个翩翩公子折腾得精枯力竭，骨头架子似的，又怕本主女人来寻，又无法处置。这群尼姑和葫芦庙七个和尚早就奸乱得不成体统，只好请和尚帮忙，诱到葫芦寺附近，杀到枯井里。当时开封知府萧诚，勘察破案缉凶来得很快，七天就查明了，把凶手法园、法通、法明拿到大狱里。

“不料一用刑，略一问，三个凶僧又供出师傅觉空，还有法净、法寂、法慧三个师兄弟都是同伙，干这勾当也不是头一回。于是发掘葫芦庙挖地三尺，从神库后又扒出八具无头尸，看样子都是进京应考的孝廉或进省乡试的生员——连和尚们也都记不清都叫什么名字，是怎样杀的了。

“这样大的奸杀案，萧诚当然不敢怠慢，立刻围了白衣庵，把尼姑们都拿到开封府，只逃掉了老尼姑净慈，绰号‘陈妙常’。

“您大人晓得，如今官宦人家内眷，没个不信佛的。白衣庵是开封最大的尼庵，这些个女尼们平素上至巡抚衙门、下至司道首县串通得殷勤，又拉着和尚充尼姑进官廨，和官员眷属们厮混，给官员‘求子’，拆烂污拆得丑不堪言。有的内眷没有宜男相，就有尼姑代为生儿子的，不少官儿们和尼姑们也厮混得热。大人，田文镜说‘帷薄不修’，实在也还是文雅得很了！这‘陈妙常’逃出来，不知跑到哪府里串连了几日，就有宪牌下来，叫放了尼姑。

“这一群尼姑放出来，更了不得，白天晚上各府里串，串了半月，七个和尚也放了出来‘监候待审’——没有苦主，没有凭据。晁刘氏也没法断言她丈夫定必是和尚杀的，只好上告。萧诚今儿接一道宪谕‘暂且放人’，明儿又接牌票‘严鞫凶手，不得宽纵’，搅得昏头涨脑七颠八倒，恰好他母亲病故，赶紧报了丁忧，解任去了。

“田中丞在山西扳倒诺敏，调来河南，晁刘氏又起了告状的心，刚透出去点风，不晓得怎么就走漏了出去。不知哪些人绑票绑了她的儿子，大约是想挟制她不要告，谁想逼急了晁刘氏，就田中丞巡城时候儿拦轿告状。臬司衙门不知是怕露馅儿想杀人灭口，还是想重审这案子好向田大人交待，夜里派人去拿晁刘氏，却叫田中丞埋伏的戈什哈当场堵住，一古脑全押了起来——案子，就是这么着叼登大发了……”

马齐一边听一边“嗯”着。车铭说的这些有的田文镜在折子上写了，有的胡期恒在奏辩中略有提及，却没有车铭把来龙去脉说得如此详尽，他所想的，和车铭说的其实不是一回事。雍朝以来，山西假冒亏空完结一个大案，紧接着广东一案九命奇冤，罢革查拿不法官员已经二百余员。河南这案子，真的要像车铭说的，和尚——尼姑——官眷——官员勾藤扯蔓地闹腾起来，不但吃挂连的人太多，而且事涉猥亵淫秽，把官场龌龊肮脏事体大白于天下，加上民间流言夹七夹八地添油加醋，什么话说不出来？朝廷脸面也实在是挂不住。但田文镜已经不顾一切，扣押了臬司衙门的人，革罢参劾了三十多名官员，意思还要穷追到底，明拜奏章载于邸报，一网打尽的心思毫无回旋余地，又该怎么处呢？他静待车铭说完，笑道：“看来老兄知之甚详啊！奏稿里东一句西一句，反而不易明白。今儿这里说，这里了，我只是听听。到底怎么办，要等皇上回来，奏明请旨办理。至于藩库银子的事，老兄也不要计较了，左右皇上这几日就回来，再说吧！”他一头说，车铭已端茶起身，未及啜茶，便听楼梯一阵急响，刘铁成脸色铁青，一手按剑一手挑帘大跨步进来，看了看车铭，却没言声。车铭忙一躬辞了出来。

“马中堂！”刘铁成脖子上的筋都涨起老高，黑红的脸膛拧歪了，看去十分狰狞，眉梢上的刀疤不停地抽搐着，目中闪着凶光，盯视着愕然的马齐说道：“九门提督的兵来接管畅春园，你知道不知道？”

马齐“啪”地拍案而起，“哪有这个话？”

“你看看！”刘铁成低吼一声，几步走到南窗前，“唰”地一把扯掉窗纱，一手指着楼下，“人都进园子了！各房各殿窜着乱搜，他娘的，这是抄检还是造反？！”马齐一言不发，急步走到窗前，这里居高临下，隔着柳阴看得清爽，果然一队队的兵士正由东向西沿着甬道向澹宁居和韵松轩、纯约堂、怡性阁开去……他的心猛地一紧，浑身的血倒涌上来，脸立时涨得血红，倏地转脸对刘铁成道：“方苞在清梵寺十三爷那里，派你的亲兵飞马去一趟请方先生，十三爷要能来更好，快！你先下去安排，传鄂伦岱到我这里来！”

刘铁成下楼去了，偌大五楹空楼死一般寂静，几个侍候笔墨的太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木偶似的垂手站着，一个个面无人色。只有熏风穿楼，罘罳下的铁马偶尔发出令人不安的响声。马齐原准备穿戴齐整就下楼，整理了一下案上的文书，心里忽然安定下来，干脆又脱掉了袍褂，回头对太监们笑道：“你们怎么啦？都成了庙里判官泥鬼！不要紧，没有起反的事。这是隆中堂安置按驾驻跸关防，几头没通气，拧了劲儿。我也真乏了，把那张春凳抬过来，我歪着略歇歇儿。”几个太监眼里这才泛上一丝活气，忙着张罗春凳，马齐便斜靠了，打着扇子心里拿主意。一时便见鄂伦岱仗剑上来，打了个千儿问道：

“马中堂，您叫我？”

“嗯。方才铁成来说，步军统领衙门的兵进园子了。你是当值侍卫，预先他们告诉过你？”

“……没有。方才九门提督衙门李春风带着人来，随身有领侍卫内大臣隆中堂的签票，说是皇上就要回来，大内和畅春园两处禁地都要清检一下，畅春园防务暂由九门——”

“我晓得，他们来多少人？”

“回中堂，李春风说一千二百人。”

“你去，叫李春风到我这里。进园的千总以上的官都到这里，我要训话！”

鄂伦岱深知这事于自己干系重大。其实从允禩口风里露出的话揣猜，这不啻一场兵变预演。原以为马齐已经慌乱得无所适从，此刻见他闲适得没事人似的，自己反而更加心慌，略一怔，忙小跑着下楼去了，马齐这才起身，微笑着穿袍着褂，戴了双眼孔雀花翎端坐在案前。早见鄂伦岱带着两个参将打扮的军官上来，后头十几个游击千总鱼贯跟着进来，一齐向马齐叩安，马刺佩刀碰得一片声响。马齐盯着为首的军官，良久才问道：“是你两个带兵来的？他叫什么？”

“回马中堂，他叫李义合。我们都在九门提督衙门当差！”

“李春风！”马齐仰着脸想了想，“康熙五十一年我主持武闱，记得我有个门生叫李春风。是不是你呀？”李春风忙跪前一步，双手秉胸说道：“是，老师！卑职中的第四十一名武进士。今年春才从云贵蔡大帅那里调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拜望恩师，望乞恕罪！”“皇上破门户之见，有旨意的事儿，何罪之有呢？”马齐莞尔一笑，又问：“李义合，你是哪一科的呀？”

李义合却不似李春风那样恭敬，双手一揖说道：“马中堂，卑职是康熙五十七年武进士。”马齐啧地一笑，扇子一挥道：“都起来站着说说——康熙五十七年主持武试的是我的门生侯华兴——论起来我是你的太老师呢！”他是熙朝老臣，除了李光地，没有人资格超过他，此刻甩牌子，二李也只好听着。正寻思如何回答马齐，马齐已经站起身来，格格笑道：“既是我的门下，我就少不得要点拨你们几句。这北京城是帝辇，畅春园和大内是禁苑，规矩分寸毫厘不可差错。步军统领衙门防区是九门禁城，紫禁城和畅春园历来由上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负责护持，不经圣旨，一兵一卒不得擅入，你们可明白？”

“我们带兵进园，有隆中堂的将令。”李春风一躬答道，“马老这‘擅入’二字，是不敢当的——难道隆中堂没有知会马中堂么？”马齐没有回答李春风的问话，回身向案前提笔濡墨疾书几行字，取出印匣子里上书房关防，小心地钤了印，递给鄂伦岱，说道：“你飞马进城，传我的钧谕，无论何人的指示，凡进入大内的兵立即全部退出来，在午门外听令。”

鄂伦岱听他口气绝无商量余地，迟疑地接了那张谕令，嗫嚅道：“是否请马中堂和隆中堂合议一下——”话没说完便被马齐打断了：“合议自然是要合议的，这个何待你来说？先退兵，别的再说罢！怡亲王和方先生立时就来见我，你进城见到隆中堂，请他也即刻来一趟。”鄂伦岱怔了半晌，只好讪讪答应着退了出去。马齐这才把脸转向李春风和李义和，他的声音变得喑哑而又低沉：“你们方才说不是‘擅入’。什么叫‘擅入’？越权非理即为擅，懂么？先前不懂，现在不迟。畅春园善捕营军加太监近四千，又没有奉移防令，双方误会冲突起来，连隆中堂也难以善后——先退出去听令，没有你们的事。不然，我就请王令先斩了你们，再调丰台大营进苑关防。你们要以卵击石么？”

这十几个军佐眼见马齐这番措置，这才觉得事态严重。他们只是奉命进园，并没有遇到阻碍厮杀的将令，碰到这么硬的个钉子，有点不知所以了，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李春风和李义合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进一步说道：“马中堂，您和隆中堂都是上书房领侍卫内大臣，这真叫我们为难了。既如此，我们听令，暂时退出园外，只请马中堂给个字儿，我们好向上峰交待，就是马老师体恤我们了。”“成！这就似乎像我的学生了！”马齐脸上绽出一丝笑容，立刻便写字据，口中说道：“如果我们议定，该进园自然还有命令，你们虽是武人，也是朝廷命官，要听朝廷的——去吧！”李春风自带着众人下楼去了。

这时，太监秦狗儿进来了，马齐问：“见着怡亲王了？”

“回中堂话，”秦狗儿躬身说道，“十三爷昨晚已去了丰台大营。后来把方先生也接了去。这里的事清梵寺十三爷的随从已经去禀十三爷，请十三爷这就过来。”

马齐一口气透过来，几乎瘫倒在椅上。直到此时，才晓得已经汗湿重衣，打火猛抽一口烟，长长吁了一口气：“隆中堂来了，立刻告知我！”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隆科多早已到了畅春园门前的双闸门，他把大轿停在大柳树下，背手儿踱着步只是犯迟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这里不同大内，紫禁城包围在步军统领衙门防区之内，他在上书房怎么说怎么行，除了东西六宫住有嫔妃的殿宇，连三大殿也都搜了。原想马齐一个汉大臣，从没有带过军务，未必理会谁来驻防畅春园这样的小事。待接到马齐钤着上书房官印的手谕，才晓得这个糟老头子并不那么好对付，一边命轿赶往畅春园，一边命徐骏飞马往朝阳门外廉亲王府请示机宜。

他在畅春园门口焦灼不安地等候允禩的下一步打算，似乎度日如年。五月的骄阳在晴得湛蓝的天空中缓缓移动，炎腾腾烤着滚热的大地，一丝风也没有；双闸外大片的庄田里，连蝈蝈都热得懒得叫一声，只听咯咕咯咕的玉米拔节儿响动；阵阵热浪扑面而来，热得人透不过气来，但隆科多却浑然不觉，乱丝一样的心绪理了一遍又一遍，仍旧是一团乱丝。京师总管防务的是怡亲王允祥，允祥既然有病，自己全权处置京畿兵马，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皇帝出巡将归，加紧一下大内和行宫关防，移调一下驻军，就有什么不是处，他自觉也担得起。但这次行动是廉亲王一手操纵，说造乱，并没叫自己拉硬弓，说不造乱，但允禩的心思自己一清二楚，无缘无故地来这么一手断没有那个道理。允禩自许为“弘时”党，但从弘时扑朔迷离的言语中，也满不像那回事。前日晚间，隆科多也曾直截了当地问：“八爷到底是什么章程？”允禩也只笑笑说：“什么事情难预料，只能走着瞧，你权作是替皇上办差，心里反而踏实。”拿这个话和弘时的话参酌，真难弄清他们各自打的什么算盘！隆科多想着，心里又是沮丧又是懊悔，自己好好一个托孤重臣，又极受雍正信任，不合因为一张纸弄得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由着人摆弄。到现在他才领悟到“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这句俗语真是愈嚼愈苦……思量着，日影里一匹青骢马沿黄土道飞驰而来，隆科多以为是徐骏返回来，待到跟前，才见是廉亲王府太监总管何柱儿。

“中堂爷，”何柱儿一头油汗，滚鞍下马笑道，“您怎么站在日头地里出神？中暑了了不得！”

“唔？唔！”隆科多这才从忡怔中惊醒过来，发觉自己紧张得有些发呆，连日影移动都没觉出来，忙退后一步，自嘲地一笑，说道：“两个黄鹂闹枝儿，就看住了。你刚从王府来，见着徐骏了么？”何柱儿张了张，见李

春风李义合两个人带着大队人马从仪门开出来，在畅春园外整队，黑鸦鸦站了一大片，便问：“怎么都出来了？”隆科多只睃了一眼，便知是自己的两个部下顶不住马齐败退出来，因见左近无人，便向树根靠靠，睃着眼恶狠狠盯着何柱儿，压着嗓门咬牙说道：“八爷是什么意思？这种事好涮着人玩么？你想必是奉王命来的吧！”

何柱儿被他阴森森的声音吓得一颤，忙道：“中堂别生气，八爷知道这里的事了。他立时就来主持，先叫我禀中堂一声儿，您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不能下软蛋倒了旗帜——李春风和李义合过来了，请下令他们就地待命，您先进去和马中堂交涉，八爷一来，二对一，他不能不从。”隆科多目光霍地一跳，他已经若明若暗地领悟到了允禩的真意，不由慌乱得心里突突直跳，眼见李春风二人一前一后过来，下死劲定住了神，端起架子问道：“差使办得不顺手？怎么我们的人都出来了。”

“回中堂话，差使没办成。”李春风看了何柱儿一眼，把马齐拦阻的事一长一短说了，又把马齐写的字据递过来，小心翼翼退后一步道：“弟兄们只串了几间空殿，几处正经地方都有侍卫拦着，没有您的钧令，又不能动武。马中堂又那个样儿，卑职们也只好在外头集结待命了。”“真是一群窝囊废！善捕营的兵单打独斗是好的，你们是练过野战的马步兵！”隆科多一阵光火，厉声训斥了一句，忽然觉得不是对象，也不是时候儿，因叹息一声变了话音：“不怪你们了，是我们几个上书房的大臣通气儿不到。我这就进去见马齐，看是如何。你们不要远离，等候我的军命！”

隆科多说着拔腿就进园子，刹那间，他忽然觉得有了信心，我是主管军政的宰辅，皇上御驾将返，净一净宫内、行宫，你马齐凭什么拦着？刚进园门口，便见鄂伦岱迎出来，因道：“我要见马中堂？”

“马中堂在露华楼，刚吩咐下来，也正要见您呢！”

“刘铁成呢？叫畅春园侍卫们都到露华楼！”

“刘铁成我出来时见他去了露华楼，这会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

隆科多不再说什么，一摆手便进了园子，路过澹宁居时，却见刘铁成已把畅春园驻守的二三等侍卫和几百名善捕营军校聚在了一处，正在训话。刘铁成是当年康熙皇帝南巡，在骆马湖亲自招安的水匪首领，有名儿的“刘大疤”，粗犷凶狠，武艺高强。康熙在世时，他眼里心里只有一个康熙，如今雍正让他管了善捕营，又成了个除了雍正谁也不认的角色。他下身穿着酱色湖绸灯笼裤，上身却是黄马褂，腰里悬着大刀片子，一双快靴蹬在石阶上，见隆科多过来，看也不看一眼，扯着破锣一样的嗓子只顾痛斥这群军校：“你们这群尿攮的饭桶，人都进园子了才晓得禀老子！先头武老军门在时也是这么办差的么？老子七岁走黑道儿，三十五成正果，杀了四五十年人，也不是好惹的！”隆科多听着这杀气腾腾的话，心里又是一紧，别转脸趋步向北，老远还听刘铁成吼

叫：“……给我把好园子，什么鸡巴弄中堂（隆中堂）弄后堂？！没有我的令，放进一个耗子，刘大疤送你碗大疤！……”隆科多没再细听，紧走几步进了露华楼拾级上来，向正在春凳上歪着假寐的马齐笑道：“谐松，你好自在！外头滚热乾坤，这里却是清凉世界。我见那些外省候见的官儿们都退出园子了，今儿不见人了么？”

“这里清风满楼，自然凉爽些。”马齐坐正了身子，略带浮肿的眼泡抽动了一下，满面倦容地微叹一声，说道：“读过宋玉的《风赋》么？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同。嗯……‘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这是大王之风。至于庶人之风‘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这种风吹人，‘□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啗□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怎么样，我背得不坏吧？”

隆科多没想到一见面马齐就背书给自己听，这篇《风赋》他也读过的，只这马齐娓娓背诵侃侃款款如歌似吟，听来竟句句都是警句，字字都是箴言。他站着愣了半日神才惊醒过来，一摆袍角坐了马齐对面，说道：“谐松，鄂伦岱说你请我。总不成是让我来听你背书的吧？”

“学问自书中来。”马齐浓浓吐了一口烟，语气却淡淡的，“我倒没有卖弄的意思，但你的兵进了园子，自然也有些惊心么！所以请你来，想问问，园里园外不同风是个什么缘故？”隆科多故作轻松地一笑，摘掉大帽子揩了一把汗，说道：“老马就为这个和我掉文？我还以为你疑心我谋逆呢！前几日接到泰安邸报，圣驾就要返京，皇上出巡这些日子，东西华门防务都懈了，有的太监还私自带了亲眷扮成女人六宫里乱窜。北京城你也晓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儿。允礽散禁后常出宫散步儿；就是允禔，也甚不安分。先帝崩驾前那些事你也晓得，不由得人不悬心；八爷闭门养病，王府里做些什么文章天才晓得！——十三爷呢，病得七死八活的，不能理事。万一出个三差二错，都是兄弟的责任。因此，禁宫和这边都要绥靖一下，你就起了这么大的疑心！”说到这里，他竟激动得涨红了脸，戟指点着窗外说道：“老马，我们同朝为臣，我素来敬你是老前辈，但你今日算当众掴了我一耳光！进园的人都赶了出去，你听听刘铁成嘴里都胡唚些什么！谁指使他在那里辱骂我的？笑话，我要真的占领这畅春园，善捕营能拦得住？你马谐松能安安稳稳坐在露华楼上吃茶吃烟见人办事，给我背什么《风赋》？老实说，这事见了万岁还要撕掳撕掳，我要革参这个刘铁成——依着我当年性子，这会儿我就扒了他袍子臭揍他这匪性！你说我敢不敢？”马齐格格一笑站起身来，踱到窗前看了看外头，回身说道：“这里头没有刘铁成的事，也没有李春风他们的事。我们上书房其实就是前明的内阁。宰相嘛，肩头心胸都要宽一些，要撕掳只管撕掳，我是跌了一辈子跤子的人，并不怕再跌一次。皇上回銮净一净宫宇，这原没说的，一是要有个招呼，二是要循规蹈矩。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军令一下，兵遇见兵更是说不清。所以我叫他们退出去，请你来商议。依着我，紫禁城，由内务府宗人府加紧关

防。畅春园，由善捕营刘铁成他们料理也就够了，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管好自己的九个门，就算差使办好了！”

隆科多听着这话，马齐不但责任全揽，毫无推滞，而且明白说了要和自己“撕掳”，两个把柄攥得结实，却又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似虚而实，似实又虚得四边不靠，心里陡地一阵懊悔，马齐当自己的阶下囚一年有余，怎么就不晓得叫人用土布袋一夜间黑了这老匹夫？他下意识摸了一下腰间，才想到自己没有佩刀，因冷冰冰说道：“心里没冷病，我也不怕吃凉药。方才进园子，我已着人去请廉亲王。就你我二人，还算不得‘合议’。”

“那好得很。方先生也是上书房的，还有怡亲王，都请来如何？”

“十三爷病得重，就不用请了吧？”

“十三爷不要紧。他昨日去了丰台大营。能去那里，自然也能来这里。八爷也病着嘛。两位亲王扶病议事，虽劳苦些，我们责任也都轻了。”

“好，虑得周详。索性连三贝勒也请来吧，他到底是坐纛儿皇阿哥。我们议，由他决。”

两个人一满一汉，都是宰辅城府，讲究的喜怒不形于色，心里咬牙嘴上开花，看似辞气和平地商议，其实剑拔弩张寸步不让，已到了图穷匕首现的关头！马齐微睨隆科多时，正遇隆科多盯过来，目光一触火花四溅，都又避闪开来。马齐正要回话，却见允祥带着丰台大营的参将张雨登楼上来，因笑道：“你看看，十三爷这不是好好的么？不请自到了！”说着便起身，隆科多也只好起身，含笑着说：“王爷到底年轻，前儿我去探望，还喘得起不来呢……只是气色还不好，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允祥却没理会两个人寒暄，一摆手命张雨侍立左侧，板着脸径直上首南面而立定，轻咳一声，说道：

“有旨意。马齐隆科多听宣！”

两个大臣惊得张大了口，半晌才合拢来，马齐心里松了一口气，隆科多却一颗心顿时吊起老高，额前渗出细密的汗珠——忙都一提袍角伏地叩头道：

“万岁！奴才恭请圣安！”

“圣躬安。”允祥表情呆滞，漠然看了看面前两个人，口中宣道，“圣驾昨日戌时已经返京，在丰台大营驻驾。命我传旨：速着隆科多马齐前往面见，钦此！”

隆科多和马齐同时怔了一下，忙伏身叩头领旨，站起来对望一眼，都没有说话，心里却转的是同一个念头：原来你早已知道皇上回来，故意儿给圈套让我跳！允祥宣过旨，显得十分随和，笑道：“两位宰辅，是不是

意见不合，在钻牛角尖儿呀？”一边说，就咳。马齐道：“园子外头有兵，十三爷想必是看见了。隆公要来接防，是我拦住了，就是这个过节儿。”

“我们头上是一个日头。”允祥打头下着楼梯，漫不经心地说道，“大臣意见不合，常有的事，什么大不了的？八哥、我，还有两个皇阿哥都在北京嘛！方才进来，我已训斥了刘铁成，园内侍卫亲兵不许集结，各回岗位。僵持不好，有事慢慢商量，和气致祥——舅舅，你说是么？”他忽然站住脚，回身笑问隆科多。隆科多满心转着念头，见了雍正如何对答、如何辩解、怎样参劾马齐……一团乱麻似的，允祥的话统没有听见，乍然兜了这一问，竟不知说什么好，张皇了一下才道：“十三爷说的是。”

三个人带了一大群太监出园，却见允禩刚刚从大轿哈腰出来，便站住了。允禩专为压制马齐而来，见允祥在这里，大觉意外，忙道：“你不是病着的么？昨儿他们还告我说你床也起不来的。这大毒日头底下，犯了暑气可怎么好？”允祥看了一眼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一千多人列成方队挺立在园门口空场上，一边招手示意李春风过来，口里说道：“身子不受用，就不给八哥请安了。前儿八哥送的人参、银耳都收了。你自己也病着，还惦着我——我是来传旨的，皇上和衡臣相公已经回京，在丰台大营接见他们。您是议政王，既能走动，也该去叩见的。”允禩先是惊得一震，随即安详地一笑：“唬我一跳！皇上竟已经回来了？我还以为圣驾还在山东呢！既如此，我当然要叩见的。”李春风早已过来，此刻见是话缝儿，忙上前打千儿道：“十三爷，您叫我？”

“这不是李春风么？”允祥笑道，“记得你在西山锐健营为差，几时调九门提督衙门的？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十三爷病着，就舍不得过来请个安。真个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李春风忙笑道：“奴才去年五月调步军统领衙门，还是爷批的札子呢！几回到王府请安，您都不在，听说您病了，府上人更不叫见，位份摆着，也是没法子的事。瞧十三爷气色——”“噢，我没什么，这不好好的么？”允祥笑着打断了李春风的逢迎，张着眼看了看黑鸦鸦的三个方队，努嘴儿道：“那是你带来的兵？”

“是！”

“多少人？”

“一千二百！”

允祥“嗯”了一声，说道：“兵带得不坏，满有规矩，你出息得不错了！”“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十三爷的提携。”李春风忙赔笑道：“奴才自己有什么能耐？”允祥扑哧一笑，说道：“这碗米汤灌得有味儿！——去吧，老热的天儿，太阳底下不能站久了。带兵两个字，一个‘严’一个‘爱’——叫他们散了，双闸堤边大柳阴下歇着待命。”

“扎！”

李春风单膝跪地一叩，起身便退了过去。在队前发了几句口令，便听军士们轻声鼓噪欢呼，哄然而散，原本肃杀得紧张的气氛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隆科多见这个牙将连自己这个主官问都不问一声，就执行了允祥的命令，气得脸色煞白，又听允祥连连招呼众人上轿，只好憋了一肚皮气升轿，随着允禩允祥的鹅黄亮轿迤逦向东南——丰台大营而来。

允禩允祥等人一溜大官轿在丰台大营辕门口停下，便见毕力塔迎了上来，笑着给两个亲王请安，说道："卑职的中军帐已经腾出来，万岁移驾那边，这会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说话呢！旨意王爷和大人们一来就进去，不必在这里候见了。"言毕，向马齐隆科多一注目，算是行礼，马齐没有理会，肃立听了旨转身便走，隆科多却陡地一阵心寒，觉得有点大事临头的感觉：方苞允祥张廷玉都是铁杆儿忠臣，马齐是对头，毕力塔这次也得罪得苦，三贝勒乌龟不出头，至今连面也没露，自己手里连一点底牌没有，谁知这个廉亲王不会"舍车马保将帅"，跟着众人把自己往死里治？原来心里存着那点子"光明正大"的心思，到这地步儿越想越靠不住了。眼见营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这极平常的关防威仪，也觉得是冲自己来的，蓦然间心头撞鹿般乱跳，已是冷汗热汗交流满颊，恍然听允祥在营门口交待毕力塔："熬几锅绿豆汤送畅春园门口，给李春风的兵解暑……"他再也不敢多想，跟着众人踽踽进了军营。允祥已从后头跟上来，随着允禩身后登了大军中堂，躬身立在滴水檐下，正要报名进去，却听雍正在里边笑道：

"大热天儿，规矩减些儿罢，都进来说话么！"

几个人互相略一注目，允祥允禩打头鱼贯而入，顿觉身上一阵清凉——屋内四匝都用大条盘垛了冰块——允祥是个病躯，竟打了个冷颤儿，允禩已领头儿叩下头去。因雍正已吩咐过，几个人只叩了三个头便起身退到一边跪下。马齐在外边因阳光刺眼，进来时一片昏暗，此时才仔细看，见雍正戴着白罗面生丝缨冠，青实地纱袍外套蓝实地纱褂，腰间束一条金镶蓝宝石红绿碧琊□马尾纽带，端正坐在案边，旁边方苞张廷玉都是一坐一立。正想着如何报说和隆科多的争执，允禩却先开口说道："方才进来太暗，这会子才看清了，皇上圣颜甚好，只是清减了些，似乎也晒黑了点。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说实在的，臣弟心里有点懈，想着銮驾少说也要五七日才能回，原来皇上竟是微服回京来了。亲民，固是好的，但皇上万乘之躯，白龙鱼服在外，出丁点儿差错，可怎么好呢？"说罢又是哭又是拭泪。见他用情如此真挚，张廷玉心里一阵惭愧，隆科多却是一阵寒栗：八王爷如此奸诈，就登极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儿！

"难为你们想着了。"雍正含笑抬了抬手，示意众人起身，"坐在乘舆上走马观花，能瞧出什么名堂？朕又惦记着年羹尧入城典仪，所以索性和廷玉扮成商客回来，差点儿连这丰台大营都进不来！"说着便笑，又叹息道："这次出巡得益良多啊！小饭店里用用餐，才晓得朕的制钱还没有真正流通；一两银子只能兑八百制钱，库里积罗盈案堆的却都是新铸的钱！还有，佃户们为少缴粮，把地都写到了缙绅名下，朝廷没得一分实

惠，都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们。朕若一味垂拱九重，不肯轻出御辇，这些利弊何年何月才能知道？马齐，限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库粮一律不准收白银，改收制钱的政令下去了没有？”

马齐见气氛如此和缓，也为错疑了隆科多，心里多少有点懊悔，见皇帝问，忙赔笑道：“廷寄头十天就发了各省，是臣和隆大人合印发的。有的省份如两广云贵，现今还未必收到呢。至于官绅纳粮，田文镜已在试行，遵旨稍后再办。”“嗯，好。”雍正啜一口茶，又转问允禩，“老八，说是病了，可好些儿了？”

“承主上关爱。”允禩身子一欠忙道，“臣弟是受了些热，头晕些，今儿刚刚好了出来视事，恰就主上回来了。”“这就是缘分呐。”雍正似笑非笑，淡淡说道，“既好了，有些事还要倚重你多料理料理。允禟这几日就随年羹尧回来了，劳军的事要偏劳你了。旗人分田的事看马齐转过来的折子，仍旧是个不成。还有允禑、允禵，朕并不为惩罚他们，他们和亏空官儿们牵扯太多，在京不遵政令，怎么就怨天怨地？细究起来，他们没有罪么？这些事你该劝劝，大约他们还听你的些儿！”说着，脸上已没了笑容，耷着眼皮只啜茶不语。允禩满腹心思原也是如何应付搜园的事，没想到雍正从这头挖剔自己的不是，垂头思量了一下，拣着容易的回答道：“劳军的事臣弟和隆马二位会同十三弟不知商议过多少次了，断不致误事的。现就年部回京驻扎地，实在没个好地方，大热天儿也不宜征用民房，十三弟病着，臣弟和舅舅商议，可否请丰台大营匀着些儿，左右三千人，不是难事。”

“嗯。”

“旗人屯田的事也差不多办下来了。在京闲散没有职分的旗人三万七千多，每人分田四十亩，都在顺义密云京畿这一带。都是上好的地土，离家也近。”

“嗯。”

“至于允禑、允禵，也确有他们难处。”允禩原打算从旗人分田自种这个题目上把话岔开去。谁都知道这班子八旗子弟各有旗主，亲套亲、人连人一直癞到几个铁帽子王爷跟前，人人都不是省油灯，这上头打擂台，就引得皇帝掉转矛头和八旗旗主去对花枪，不想雍正却只一味地“嗯”！允禩无可奈何，只好咽口唾沫说道：“允禑在口外水土不服，常闹肚子，上回写信给十三弟，已经瘦成一把干柴，想求十三弟奏明，请旨回京调养。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性气高些，心里不快是有的，并没有敢怨恚朝廷，他办事还有些章法，这里我也想代十四弟讨情，回京严加管束也是可行之道。”说罢便看雍正。

雍正听了没言语，半晌才冷笑一声，说道：“朕在外头栉风沐雨，巡河工，访民情，你们敢情坐在北京糊弄朕？！听起来倒是头头是道，其实真的是这么回事么？旗人，十个里头连一个真去的也没有，分的田有的租了别人种，还有的竟卖了！朕想叫他们变得有用些儿，反倒弄得他们更有钱吃喝玩乐！老十有病，老十四也有病，这朕都知道，但他们害的都是心病，心病好了，身子骨儿自然也就好了。朕登极以来连抄了一百四十多官员的家，这一次朱批抄李熙二十四家，早在出京第三天就批给了你，为什么至今还寄发不出去？嗯？”

他辞色间并不严厉，只是侃侃而言，但句句听来都像刀子一样，犀利得令人心悸，连允祥在旁听着，也觉心里不安，生怕他雷霆大怒，当场就处置允禩。

“回万岁。”允禩最怕的是雍正彻底追究隆科多，说这些事，他心里更觉不安，因一横心大声道：“其实臣弟不说，万岁也知道，这些差使都是极难办的！先帝爷何等英明？万岁何等刚毅？施世纶何等清正强干？从康熙四十六年清理亏空，十八年了，那里就一蹴而就了？本来已经人心不安，李熙七十多岁的人了，有擎天保驾功勋，还债已经还得精穷，再抄家，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要这样，我才菲力薄，实在办不来，甘愿也去守陵，请皇上另委能员，以免我误国之罪！”

允禩号称“八贤王”又名“八佛爷”，平素是最温文敦厚，人前不说一句刁话的。今日在这个铁腕帝王面前竟如此挺腰子，惊得众人愕然相顾，脸色煞白。一时间，静得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雍正也被惊得一震，但随即就恢复了平静，盯视着允禩道：“老八，你这是怎么了？这是议事，不是怄气嘛！”他站起身来，踱着步子，良久，才徐徐说道：“朕如今落了恶名儿，是个‘抄家皇帝’，朕自己心里有数。施恩是要施恩的，不是你那个施法。待整顿好吏治，朕自能把这恶名儿给改过来。上回刘墨林讽谏，写了一首诗，里头有两句，‘人事如同筵席散，杯盘狼藉听群奴’，说的就是被抄人家的苦。朕说，先甜者必后苦，甘于苦者必甜。这些赃官污吏，听任他们以贪婪横取之钱财，肥身家养子孙，国法何以立则，人心何以示儆？贪墨即是国贼，这些钱又没有拿来充朕的内库，满朕的私囊，朕有什么错？你老八说！”

“如今抄家抄得官员谈抄色变。”允禩毫不示弱，“打牌都打出‘抄家糊’了！官员为士大夫，难道不应稍存体面？朝廷办事还得指望他们嘛？”

他一心想兜着这个扯不清的大国策和雍正争论，一改平日徇徇儒雅的风度滔滔不绝，说得振振有词。张廷玉见雍正满脸乌云越聚越重，眼看就

要发作，便给方苞使眼色。方苞立刻会意，笑道：“八爷，主上刚刚回京，一路鞍马劳顿，这些事留着慢慢议的为是。”

“朕未必一定要和你议这事。没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雍正一腔怨毒之气，幽幽盯着允禩道：“你是好人，总在替别人着想，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如何用得起你这样的圣贤？你病着，且回府养病，回头朕自然有旨给你。”听着这阴狠苛毒的讥讽，堂里堂外几十号人心里无不发瘆。允禩却毫无惧色，伏身一叩头，说道：“臣弟与万岁政见不合，但并无自外万岁的心思。既然万岁有这旨意，臣弟自然凛遵如命，回府养病读书。”起身又打个千儿掉头便走。雍正气得胸脯一起一伏，突然扬手道：“慢着！”

允禩还未走到门口，听见这一声喝，怔了一下，旋即回身，却不肯失礼，深深一躬道：“万岁有什么旨意？”

“你读的那些书，都是做官的道理。”霎时间雍正也恢复了常态，只嘴角仍微吊着一丝轻蔑的冷笑，侧过身从文卷中抽出一本折子，递给身边的隆科多，说道：“舅舅，这是李卫上的折子，里头有一首《卖子诗》，拿给廉亲王带回府里看，民为国本，让廉亲王体味一下‘廉’字要紧不要紧！”隆科多两只汗湿了的手颤抖着接了折本，过去转给允禩。允禩伏身又叩头，说声“遵旨”，袖了折本竟自悻悻而去。

雍正盯着允禩潇洒飘逸的身影，许久才无声透了一口气。这才问马齐和隆科多：“你们两个怎么回事？畅春园出了什么事，两军对垒似的？”隆科多眼见马齐白发乱颤口鼻不正，生怕他恶人先告状，因抢先一步，口说手比，自己怎么请示三贝勒弘时，又与允禩合议，如何因管着善捕营的允礼去了古北口，又防着小人作祟，潜伏宫中有不利于雍正之举……一一备细说了，又道：“马齐并不管军政，靖园又没有干扰政务。他突然插手，本来没事的事，倒搅得满世界都惊动了。刘铁成在园里放肆辱骂，臣真的是忍气吞声，颜面扫地……”说着不知怎的触动情肠，心一酸，眼圈便觉红红的。

“我也是领侍卫内大臣，万岁安全，不是你一人的责任。”马齐不管不顾，扬脸盯着隆科多，“搜宫、靖园，其实应该请旨才能施行。就是我们一处合议过，也有些越礼，何况方先生、十三爷和我都不知道！”允祥觉得这事自己不应缄默，叹息一声道：“这事不妥当，马齐和舅舅不要犯生分了，我身子骨儿太不争气，由我来主持原是正理，也不会有这种事。”说罢连连咳嗽，嗓子一甜，知道是咯上血来，不敢吐，忙偷咽了。

方苞皱着眉头一直在沉吟，他是上书房唯一的布衣臣子，只有参赞权没有决策权，隆科多不来找自己商议，大理上是挑不出毛病的。但他精熟书史，人臣擅搜宫禁，除了曹操、司马氏、东昏侯这些乱国奸雄，自唐而后，连严嵩也没敢干过。这一迹象可怖不在于隆科多的莽撞，是后头有没有更深更大的背景。但京师内外人事纷纭乱如牛毛，他一时也理不出头绪来。想着，方苞说道：“都是为国事着想，国舅还该有个商量。这

种事开了例，后世不堪设想。”隆科多腾地涨红了脸，说道：“你在穷庐整理先帝国书，几次找你不见，今儿才知道你住了十三爷那儿。”马齐立刻顶了回来：“就是十三爷的钧命，马齐也不敢领！你那一千二百人是我赶出来了，你不要寻刘铁成的不是——这事回头我还要具本明奏，参劾你！”

“马齐，没人说你不是，”允祥勉强笑道，“不过舅舅也是好心。先头大行皇帝巡狩热河，也都要净一净避暑山庄嘛！”

“那不同。那是奏旨了的！”马齐脖子上的筋都胀起老高，“擅自带兵进避暑山庄的凌普已经正法！”“你太不像话！”隆科多目中喷火，“我是谋逆么？”马齐一梗脖子道：“我没说你谋逆，我说的凌普！”

雍正一直在静静地细听，至此见几个大臣翻了脸吵成一团，突然扑哧一笑：“都动了肝火，忘了君前失礼了么？舅舅这事做得粗了，但世人千反万反，朕保舅舅不会有谋逆的事，马齐也疑得太重了。这里放着个丰台大营，一千二百人能在畅春园据守么？不要这样——你们谁也不许说话——听朕说，事情慢慢就过去了，慢慢就有分晓了。谁也不要再追究这事。好么？”

马齐隆科多在畅春园闹到两军对垒的地步，众人原都以为雍正必定要穷追这件事，谁也没想到竟是轻描淡写的这么几句话，一片和息是非的意思溢于言表。隆科多本自怯情，吊得老高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众人的脸色也渐平静下来。但马齐仍旧心中不服，叩头道：“臣与隆国舅并无私怨。现步军统领衙门的人陈兵园外，传到外边甚骇视听。臣请旨，请隆大人下令兵士归营！”雍正一笑，看了看左右没言语。张廷玉道：“奴才以为马齐说的是。”方苞却道：“既来之，则安之为好。”

“也不宜太不给舅舅留面子。”雍正斟酌着字句说道：“进园也不好，退回去也不好。这样，李春风部带的这一千多人，改拨善捕营指挥，算是善捕营靖园，仍由舅舅主持。这样就理顺了统属，外人也没话了。十三弟，就这么办，你叫张雨去园门口传旨办理。”待允祥和隆科多辞出去，雍正才笑对张廷玉道：“衡臣，没想到一回北京就看了一出龙虎斗！”马齐气咻咻还要说话，张廷玉道：“松公，从长计议嘛！”一时，又见养心殿总管太监李德全率着几十个太监进来请安，大臣们方都辞了出去。当晚，雍正御驾返回畅春园，德楞泰、鄂伦岱、刘铁成、张五哥一干侍卫带着畅春园原班护卫亲兵，新补进来的李春风驻守外围，风平浪静，一点意外的差池也没有。

允禩憋了一肚子无名火“遵旨”回府“养病读书”。“养”了不到十二个时辰，畅春园传来旨意：仍着廉亲王筹办年羹尧入城献俘检阅事宜，“以资熟手”，欲待硬顶，他不敢；软辞推谢，旨意里先就有话：“廉亲王与国同休之体，虽有疾，卧而委之可也。王断不致因中暑疾推诿周张，致朕失望”！明话明说，必须带病办差。允禩心里倒了五味瓶价，悲酸苦辣辛搅成一团不成个滋味，此时才真的知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景

况。只好磕头接旨，勉力到上书房，一一召见礼部兵部户部司官，布置郊迎大礼。那里该搭彩坊，何处应设芦棚，百官迎接地址，官员排列次序，又传令京城京郊沿道百姓家家设香案，户户鸣爆竹，醴酒香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得胜还朝。所幸这些部院大臣官员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多年奔走门下，服从惯了，事事都觉顺手，无人不肯听令。渐渐地，允禩的心绪愈来愈好起来。待到五月初八年部兵马已到长辛店，初九可抵丰台，稍事休整，准定初十辰时入城受阅，前头驿站滚单递到，已是万事安排妥当了。允禩犹恐雍正挑剔出毛病儿，冒了暑热乘坐亮轿亲自踏看了潞河驿至午门一路布置情景，便向畅春园递牌子缴旨。

其实刚过端午，园中榴花甫落月季盛开，浓绿丛中猩红黛白灿花纷呈。金缸贮长春之水，朱门插溢香青艾，夹花墙鹅卵石道上官员们翎顶辉煌来来往往，三三两两聚一处，有的是等候上书房大臣接见，有的是接见过刚出来的，都在兴奋地议论年大将军凯旋归朝的大典。见他过来，忙都逼手让道儿，请安的、问好的、搭讪着说话，各种媚态自具一格，也不能尽述。允禩这才深味，办差虽苦，苦中之乐难以言传，因见隆科多从澹宁居闷头摇着方寸步过来，两个人只一对眼，允禩便偏转脸去，招呼正在镏金大铜缸前和翰林们说话的徐骏："你过来一下！"

"八爷，您叫我？"徐骏撇了众人趋步过来，抢一步打了千儿笑道："我刚刚儿见过万岁。这回迎接大将军回朝，在午门颁诏奖谕，他们拟了几稿都叫张中堂打了回来，方才万岁传旨叫我当场草拟，倒得了彩头呢！"允禩一笑，瞥眼见隆科多已经过去，方问道："万岁还有什么旨意？是单单召见你的么？"徐骏起身道："万岁说翰林院的几稿文字都太僵板，颂圣颂功颂德，要华美贵重，不能带八股气。其实我的文章也只词藻华丽些，谁知就对了主子脾胃！哦，方才接见，张中堂也在，听说话是隆中堂递了折子，请辞去九门提督，别的也没听见什么话。"

允禩头"嗡"地一阵发蒙：看来隆科多真的要洗手下船了，这怎么处？！怔了片刻，方想到和这个满脸得意之色的徐骏说不着这个，因冷冷道："用了你一篇文稿，就兴头得这样，我真得恭贺你了！我还以为抄你父亲的家产赏还给你了呢！告诉你，彭鹏和孙嘉淦联名儿参了你一本，万岁爷是个三伏脸，今儿塞你一把蜜，明儿不定就送你绳匠胡同！"

"他们——他们参我什么？"正高兴得心花怒放的徐骏像挨了一闷棍，脸色变得雪白。

"你和刘墨林争那个婊子苏舜卿。"允禩口气淡得像白开水，"刘墨林随宝贝勒西去劳军，你叫堂子，乘酒灌药，迷倒了那婆娘，嗯？有没有？下头的事用得着我说么？"见徐骏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允禩冷笑一声又道："你虽有才，缺德缺得冒烟。巴豆汤泻死了你的老师唐敬，这事参上去，幸亏隆科多跟我通气，'查无实据'保了你，隆科多要垮了，我也垮了，看是谁来用纸包你这把子邪火吧！"说完，也不等徐骏答话，拿起脚便扬长而去。

徐骏站在花荫下，通身都是冷汗。苏舜卿的事是实有的——刘墨林离京三天，他就叫了苏舜卿的局子。怕她不来，还拉上了王鸿绪、王文韶，听了几个曲子吃了几道菜，众人都辞出去，他就下了手用药弄倒了舜卿……因事毕发觉她不是处女，还骂了几句——这事外人并不知道，难道是家人吃里扒外走漏了风声？想想允禩的话，“查无实据”，眼下只有尽速灭口。不然，刘墨林回来就有一场好看儿——想着，徐骏再不迟疑，因见几个同寅兀自闹着要吃酒，说几句“改日奉请”，一脸假笑退出园外，吩咐家人：“备轿！——悄悄去嘉兴楼，好歹软硬请苏姑娘到府里！”

但苏舜卿却已不在嘉兴楼，早已搬到了前门外棋盘街。自从在徐骏府唱堂会上当失身，苏舜卿像害了一场大病，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见人也不说话，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悔恨，不应图谋王文韶状元虚名，轻易着了徐骏的道儿。也没料到徐骏竟如此胆大心黑，明知自己是刘墨林的人，居然就下蒙汗药，居然就……她心里像塞了一团烂棉絮，揪不清挑不完，堵得五脏六腑都是满满的，起先只是躺在床上整日无声流泪，后来连泪一并没有，只张着一双明洁的眼睛死盯着天棚出神。老鸨虽深知其中缘故，她开行院几十年，经这种事不止一遭，原想过几日自己想开了就撂开手了，眼见舜卿水米不进，倒像是立意自戕的样子，这才慌了神，过来安慰道：“咱们吃这碗饭的，就是卖嘴不卖身的，哪得个干净？何苦自己烦恼，糟踏了身子骨儿？不是我说句逞强话儿，我要立心从你身上赚夜度钱，早就有这一日了，探花爷也不得占这个先。话说回来，说煞了咱们是行园里头厮混的，就冰清玉洁，也没个立贞节牌坊的理。我的老姐姐上回带几个女孩子，说开封待不住，田大人封了所有妓馆，叫孩子们从良，遵的是万岁爷贱民脱籍的旨。但说‘从良’二字，哪得那么容易的，戏子王八吹鼓手，几百年代代传下来，不会种地，不会驾船，耕读渔樵谁不知道好？做不来做不得也是枉然呐！我也是苦过来的人，‘老鸨’是个什么好名儿？我也都认了，孩子，听我的，咱们得认命！”

……

“就是探花爷，我看你也不必要那么痴。”鸨母见她翻转身向里，知道劝的路子不对，抚着舜卿肩头道，“男人们有几个好的？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个！我年轻时候接的头一个，是个举人老爷。你没见他那个正经，坐那儿听我唱曲儿，活似个关老爷。众人一走就变了个模样，我身上来着红，他就拱头抱腿地舔下头，不管前头后头都……我是个娼妓，也恶心他那下作样儿！唉，谁叫咱们是女人来着？依着我说，吃个哑巴亏结了，一床锦被遮盖了，这事哪来的痕迹？”

苏舜卿“唿”地翻转身来，指着鸨母道：“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我跟墨林没那些脏事，就是有，也是我心甘情愿！你要说就说人话，再作践刘老爷，两个山字叠起，你给我走！”

“我是为你好嘛！”鸨母看了苏舜卿一眼，垂下了头，苦笑着一叹，又

道，“……当然更为我自己。徐公子是徐老相国的公子，又是八佛爷的红人。刘老爷新贵人，万岁爷跟前说得响的人。无论谁治我比捻死个蚂蚁还容易！眼见刘爷就回京来了，你有个三长两短，刘爷找我要人，我去哪里哭皇天呢？好妮子，千不念万不念，你总叫过我一声‘妈妈’，记念我从不逼你接客……”说着，掏出手帕子，已是泪如泉涌，握着嘴哽咽着就要放声儿。

苏舜卿大滴大滴的泪水扑簌簌淌出，长叹一声和衣又歪倒，双手捂着脸道：“我是没脸见他，可又想再见一面……妈妈你别凄惶，我……吃饭就是了……”

果然自此苏舜卿渐进饮食，作养数日，已能下地走动，只神情间冷冷的，连素常往来的姊妹们也不大理会。巴巴儿等到五月初十，是年大将军入城的正日子。苏舜卿料知城里必定人山人海，她厌闻人声，早早儿坐一乘二人抬竹丝凉轿，带了酒食香烟迤逦出了西直门，却见外头驿道两边挨挨压压都是城里拥出来瞧热闹的，不但树阴下，就是老日头下，不少人张着大青布凉伞，在伞盖下设香案迎候——其实雍正登极以来，还没有在京师子民前露过面，人们跑这么远，一为瞧“王师凯旋”的风光，心里倒是更想瞧瞧“皇帝老子”长什么样儿——苏舜卿见近城道边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卖小吃的、汤饼烧卖凉粉酥糖炒面烧鸡卤肉小摊子上，高一声低一声唱歌儿似的叫卖声嘈杂不堪，便沿驿道继续向前，足足走了十里之遥方见人流渐渐稀少，便在一株大柳树下设了香案，端坐静等，她只求远远再见刘墨林一眼便于愿已足。

卯正时牌，听得丰台大营三声炮响，一队队兵士举着矛戈顺序出营，沿驿道布防，每隔二十丈一道彩坊，中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彩坊两边各站一名军官，按剑挺立分段指挥，全部军士都是一色簇新的号衣，煞是威武森严。苏舜卿漠然坐着耐心等待。过了一会儿便见几个军士由西南官道打马飞奔入城，料是年羹尧军派人入城联络。不一时，便听城中拱辰台鸣炮三声，钟鼓楼齐撞响了，各个寺院大钟立刻相互遥遥相和。几乎同时，潞河驿那边画角齐鸣，军乐高奏，前头五百名校尉佩刀甩步而出把个黄土道踩得一震一颤，接着是一百八十匹健骡拖着十架红衣大炮炮车隆隆而过，也真亏了那些驭手，连骡蹄子都齐刷刷踩着鼓点子，黄尘都扬起老高。道旁的人们已经看怔了，苏舜卿好奇地看时，仪仗已出——前头是八十面龙旗，由八十名彪形大汉擎着过去。紧接着是五十四乘九龙曲盖，一色米黄色，只最后两个一翠一紫，为“翠华紫盖相承”。华盖后两长队军士都走得很从容，八面门旗导引，两面金鼓旗，两面翠华旗，四面销金小旗，出警入跸旗各一随后，一百二十名军士举着金钺、卧瓜、立瓜、钺斧、大刀、红镫、黄镫开过。苏舜卿巴巴地望眼欲穿，眼见五花八门的仪仗徐徐开过足有一刻，还不见年羹尧的影子。正发急间，便见六十四名军士护着纛车过来。纛车造得异常宽大，车上四角站着四名护纛将军，都是二品服色，昂首瞋目按剑，活似中岳庙里的四大金刚，车中纛旗旗杆有两丈余高，赤红流苏明黄镶边，宝蓝底色的纛旗足有丈二长短，上写着斗大的黄字：

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纛车后才是年羹尧的中军仪仗，却是十名穿着黄马褂的御前侍卫骑马先行，后边几十名中军护卫抬着天子尚方剑，擎着明黄节钺，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年羹尧，却并没有别人陪着。

苏舜卿虽是个女子，也知道允禟随军，是皇帝惩处这个“九爷”，自不能随在年羹尧身后。但宝贝勒和刘墨林是宣诏钦使，专门迎接年大将军回京的，至不济也要和年羹尧并辔而行，怎么连个影儿也不见？一时想着也许弘历不想喧宾夺主，留在西宁徐徐随后回来也是有的，一时又想莫不成刘墨林病了？胡思乱想着已是痴了，后边长长一队队兵士旗甲鲜明的仪仗也都没有留心看，只张着眼寻找刘墨林，却哪里得见？一直到三千人马过完，她才发觉树阴早已错过，自己已经坐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思量许久，苏舜卿轻叹一声起身来，对轿夫道：“回城去，西门进不去，从宣武门绕道儿回去吧……”一坐进轿，她便浑身瘫软，昏昏沉沉晕迷过去了。

坐骑上的年羹尧当然理会不到苏舜卿这点小小的心思，这番“班师”回朝大典，四月初从青海出发，入关后一路都是黄土垫道，香烛鲜花迎送。沿途甘陕豫直四省，从入境到出境都是总督巡抚亲迎亲送、行跪拜礼吃仿膳餐，礼敬如对神明。各地州府道司馈赠的“仪程”堆山积海盈庭积屋，总计在百万两上下，根本无法携带，也不便带来北京，都暂存各地藩库回程时再带。此刻千乘万骑簇拥着他，座下紫骝，手中黄缰，论千论万的百姓香花醴酒望尘舞拜，走到哪里，人们都像倒伏的麦田一样五体投地不敢仰视。这风光，这排场，这荣耀自古以来人臣有谁享受过？扫一眼前头，龙旗蔽日，环顾左右，金戈辉煌，全都为自己是功勋盖世的大将军，得胜回朝来了！他铁青着脸，尽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和沉醉，江牙海水四团龙袍外套着金灿灿的黄马褂，明黄丝绦束着黑纱战袍和顶子上的三眼孔雀花翎在微微的熏风中飘动，目光炯炯凝视着愈来愈近的京城。灰暗高大的西直门前三百余名礼部司官，远远望见纛旗，从尚书侍郎黑鸦鸦跪了一片，齐声高呼：

“年公爵爷亮工大将军万福安康！”

年羹尧正眼也没瞧众人一眼，略一颔首便纵马入城。此刻城里烟花齐放香雾缭绕，爆竹起火冲天炮如同开锅稀粥价响得不分个儿。一座接一座的扎花彩坊间人流如潮万头攒拥，万目睽睽如狂如醉，瞻仰大将军风采。九门提督和顺天府衙门的兵丁手拉手结成人墙为年羹尧的三千仪仗开道，个个累得臭汗淋漓，各家门口的香案都被挤得稀烂，哪里还能执行礼部传谕“拱揖伏礼，虔诚示敬”？做好做歹，总算在辰末时牌赶到午门。这里关防得没有一个百姓，连同入京引见述职的官员，由简亲王、恭亲王两个皇叔带着，廉亲王领衔，足有上千的官员，一见纛旗中营到达，允禩一声“百官跪接”！亲王以下“唿”地全部跪了下来。接着静鞭三声，年羹尧才从惊怔中醒悟过来，忙下马来，便见午门正门呀呀而开，三十六名太监抬着端坐在明黄亮轿上的雍正皇帝迎了出来。立时，丹陛

之乐大作，左掖门下三百六十名畅音阁供奉在黄钟编磬的撞击乐中，嘴唇一张一翕，念念有词地唱道：

庆溢朝端，霭祥云，河山清晏，铃旗迢递送归鞍。赫元戎，繄良翰，靖献寸诚丹。载于戈、和佩鸾。功成万里勒铭还，遐迩共腾欢……

雍正含笑徐步下了乘舆，静静听完歌乐，便向年羹尧走去，亲手解掉了年羹尧身上的战袍，年羹尧这才形式上“去了甲胄”，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嵩呼：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雍正含笑受礼，亲自扶年羹尧起身，说道：“大将军鞍马劳顿，着实辛苦你了！”一手携了年羹尧，另一手摆了摆示意百官起身，二人径自从午门正门而入。允禩忙高叫：“礼成！百官由左掖门入大内领筵！”众人起身来，立时便是一片嗡嗡嘤嘤啧啧称羡之声。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写着“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的大石碑前站着允祥和刚刚到京的邬思道。允祥只笑着观礼，邬思道架着双拐站在一旁，叹息一声道：“粗材！亮工没几日好活的了！”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邬思道是昨天夜里才到达北京的。自从在南京会见李卫，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钦定的“中隐于市”，老实听从雍正安排，是唯一的自全之道。想摆脱朝廷羁绊放舟江湖笑傲风月是办不到的。安置了家眷后，急急赶往北京，先去十三贝勒府拜会允祥。允祥却在丰台，直到深夜才见了面，两个人谈到天蒙蒙亮才蒙眬了一会儿，因知年羹尧今日入城，便和允祥同乘一乘大轿前来观礼。当下允祥听邬思道为年羹尧下此断语，不禁吃了一惊，疑惑地凝视了邬思道一眼，说道：“瘸子又要危言耸听了！年羹尧这一功，其实打稳了皇上的江山，如今圣眷还在我之上。你知道么？”

“十三爷，你只说对了一半。”邬思道若有所思地看着百官由左掖门鱼贯而入，“打稳了皇上的江山一点不假，年羹尧如果兵败，八爷就召集八个铁帽子王，逼皇上逊位；仗打得温吞水，后方财政不支，八爷不但扳不倒，还要造乱，他是战胜将军，皇上就是英武圣主嘛——堵住了所有人的嘴。但说年羹尧圣眷在你之上，十三爷就大错特错。圣上是用你安内，用他攘外，外患既去，他一点不知收敛，怎么会有好下场？”允祥听着这话，心里一阵阵发寒，许久才道：“等他面圣下来，我们和他聊聊。”邬思道猛地转脸望着允祥，目中灼然生光，断然说道：“十三爷，要聊你们聊，我是绝不见年羹尧的。我是奉旨来京的。万岁或者秘密召见一下，或者由您奉旨传话都可，余外的人我一个也不想见。”

二人还待往下说时，八王府太监何柱儿从右掖门出来，径自走到允祥面前，说道：“王爷，我们主子以为十三爷在太和门候着，谁知哪里也寻不见！万岁爷也问怡亲王怎么没来，请爷赶紧进去罢。”说罢看了邬思道一眼，却没言语。允祥因笑道：“方才我有些头昏，没有随班奉驾，这会子略好些儿了。你且去，告诉你八爷，我这就来。”直待何柱儿去了，允祥方道：“邬先生，看来你是不进去的了。就住我府吧，万岁早说过想你，必定是要见的，我这进去一说，主子必定欢喜的。”“这就是十三爷抬爱我了。”邬思道道，“你等筵散无人时再奏皇上，只说我已到京，在府里静候旨意。”说罢，便坐了允祥的大轿打道而去。

为年羹尧庆功的筵宴设在御花园。紫禁宫院内不许栽树，这样热天毒日头，一千多人的大宴设哪个殿也盛不下。允祥进来时，御厨房的太监们举着大条盘来来往往正在上菜，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允祥扫眼见雍正的首席设在拜月台的凉亭下，雍正坐在首席，挨身便是兴奋得满面红光的年羹尧，旁边是几个老亲王陪坐，便忙赶过去给雍正叩头，起身又打个千儿笑道：“给几位叔爷请安了！”又转谓年羹尧，“大将军今日不易！这次回京也走得劳苦，今儿主子专为你庆功，你可要多用几杯了！”年羹尧忙起身笑道：“年某何功之有，这都是主子调度有方，前方将士仰体圣德，那些丑类冥顽不化之徒，怎么抵挡我堂堂王师？十三爷过奖了！改日，我一定登门给十三爷请安！”

“拼命十三郎是朕的柱国之臣。”雍正见年羹尧没有离席给允祥行礼，又抢在自己前面说话，便皱了一下眉头，随即嬉笑道：“真正在后方调度的是老十三，朕不过托列祖列宗的洪福坐享其成而已。来来，老十三，你也这一席坐！”允祥忙躬身赔笑道：“这是主子厚爱，本不敢辞的。但主子也晓得，臣弟有个犬马之疾，同席同餐怕过了病气。就是别的席，臣弟也不相宜。今儿八哥是司仪，臣弟执壶司酒，挨桌儿把盏，略尽心意，不知万岁可能恩允？”雍正含笑听了，说道：“随你。只不可劳累了，乏时，想歇就歇着。”月台边站着的允禩见雍正颔首示意，便大声叫道：

“开筵——奏乐！”

于是鼓乐齐鸣觥筹交错。允祥先举一杯为雍正纳福。又为年羹尧敬了酒，依次按爵位给陪坐的几个老亲王上寿，这才又转到别的筵桌上。雍正只略举杯呷了一口，含笑道：“朕素不善饮，偏劳几位皇叔多劝几杯，今儿是亮工的好日子。”众人忙都躬身答应，轮流为年羹尧把盏。急管繁弦中，年羹尧左一杯右一杯的尽是敬酒，饶是量宏，早已醺然欲醉，仍是来者不拒，面儿上不倒，酒涌心头，耐不住便要说话：“我自幼读书破万卷，原想以文治为圣朝尽力。所以秀才、举人而进士，传胪保和殿还不足二十岁，后来皇上收在门下，入汉军正黄旗，不料改了武职，竟成杀人不眨眼将军。与皇上恩结义连数十年，无不听之言，无不从之计，荆棘丛中艰难竭厥，其中苦楚皇上尽知……”他突然打了个顿，意识到说错了话，接口又道：“所以我常向岳钟麒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皇上！西线军事大胜，一赖皇上如天洪福，二靠三军将士浴血用命，这就成全我年某为一代儒将。弥月之内歼敌十万，圣祖在位时也不曾有过——这都仰受皇上的如天洪福……”说着，便又滔滔不绝大谈西宁大捷。

因这筵席专为年羹尧而设，他说话便格外引人，所有的目光都扫向了他。听他黄腔走板地大吹大擂，已在月台边歇息的允祥听得心旌动摇，挣扎着起身，提了精神踱过来，笑道：“年大将军，你说得很是，君父之恩德，皇天后土都鉴谅着呢……”雍正似乎一直漫不经心地听着，脸上和颜悦色地盯着年羹尧不言语，见允祥端着酸梅汤，知是要为年羹尧解醒，也觉得年羹尧再这么说下去，出了事不好收场，一笑起身道：“年亮工是有酒了，但酒后真言，朕听来更觉受用，因为他这话坦诚，且为忠诚之坦诚！亮工，弥月歼敌十万，确是开国以来无与伦比的大捷，古之良将不过如此——趁此琼浆为朕舞剑一歌，叫你主子高兴高兴如何？”

“扎！”

年羹尧挺身而起，昂然答应一声。他醉眼迷离，众人的心思压根没理会，也没留神雍正是亲自给自己解围才说那番话，因接过张五哥递过的剑，就地向雍正打了个千儿，起身支一个门户，便在月台前舞太极剑。他舞得很慢，边舞边道：“奴才有《忆秦娥》一首，为主上佐酒助兴！”接着似唱似吟，曼声咏诵：

羌笛咽，万丈狼氛冲天阙！冲天阙，受命驰骋，三军奉节！将军寒甲冷如铁，耿耿此心昭日月。昭日月，锋芒指处，残虏破灭……

一边吟唱，手中的剑愈舞愈快，如飘风疾雪，银球价在筵前团团滚动。良久，年羹尧方收势站定，却是神定气闲，似乎酒意也没了。几百名文武官员目不转睛，看得五神皆迷，连喝彩都忘了。

“好！”雍正高兴得脸上放光，“堪称文武双绝！”因起身来，掏出怀表看了看，又道：“筵无不散，不知不觉已未时。朕稍事歇息还要办事见人，今儿你也劳乏了，就住在朕雍和宫旧邸，明儿陪朕到丰台，朕要亲自劳军！”年羹尧谦逊地一躬，赔笑道：“这实在是主子的关爱，奴才如何当的起？奴才是个带兵的，理应还回丰台军中，明儿就在丰台迎驾，似乎更妥当些。”雍正瞟了允祥一眼，点头道：“依你。不过明个儿你还是递牌子进来，和朕一道儿去，这样风光些。”

年羹尧还要逊谢，但雍正口吻并无商量余地，眼见允祥率王公、马齐张廷玉带着官员纷纷离席，王公们站成一排，官员们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跪下，已成送客格局，便不再说什么，只低头轻声称是。雍正拉起年羹尧的手，笑道：“朕还送你出去。”允禩看着这一幕，脸上毫无表情，将手一摆，顿时丹陛之乐大起。钟鼓撞击声中，王公一揖手，百官三叩头，送他二人出了御花园。年羹尧被雍正绵软冰冷的五指捏着手，觉得很不舒服，试着抽了一下，却没有挣脱，待出园门雍正撒开手时，他已通身都是燥汗。

当晚，廉亲王允禩在朝阳门外八贝勒府为允禟接风，陪坐的有侍卫鄂伦岱和礼部侍卫阿尔松阿。这个地方是允禟在京时来得最多的地方，自康熙四十二年原上书房大臣索额图密谋逼宫，拥立太子的阴谋败露，他三天五天必定要来拜会一下，院里园中一草一木都踏熟了。但今天到这里来，却无端生出一种陌生之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八、九、十贝勒当日号称“王中三杰”，领袖百官纵横六部，外加一个十四阿哥允禵将十万雄兵在外，互为犄角，真算得上一呼一吸朝野震动，没想到竟败在雍正这个“办差阿哥”手里，一二年间手足凋零，被拆得七零八落……也许因为乍从荒寒的沙漠瀚海返回这繁华世界锦绣富贵之地，他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或者因这番西域之行始终没敢挑明了和年羹尧深谈，虚与委蛇，徒劳而无功，不免怅惘；总之，无论如何允禟鼓不起兴头来。允禩见他呆呆的，只是出神，殷勤劝酒道：“你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回来，怎就像霜打了似的？是历练得深沉了，还是有心事？”

“我是有心事，金波玉液难下咽呐。”允禟沉重地将发辫向身后一甩，粗重地叹息一声，“我想十弟，有他在这块揎臂攘眉划拳行令该有多好！如今却在张家口喝风吃黄沙，阿灵阿肝胆照人忠直诚信，揆叙多才多艺谋事精当，都是我们满人里头的人尖子，也都身染沉疴一命归泉。留下我们几个孤魂，吃这杯枯酒，怎么畅快得起？”他看了鄂伦岱一眼又垂下了睫毛，端起杯来看了看，又放了下去。鄂伦岱心里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允禟心里对自己有所责备。在康熙宴驾那个紧急关头，鄂伦岱奉允禵之

命倒戈助了允祥一臂之力，诛戮了丰台提督成文运，原为的北京城允禩和雍正“打成平手”好让大将军回京收渔翁之利，想不到弄成眼下这个收拾不起的局面。鄂伦岱想着，自失地一笑，说道：“我晓得，九爷心里恨我。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自己是个混虫，辜负了爷们的心，误了爷们的事……”

允禩看看允禟，又看看鄂伦岱，“扑哧”一笑道：“秦失其鹿，高才捷足者先得！这是当时的情势嘛！老十四回京后，我们促膝谈了一夜，什么话都谈透了。不然，鄂伦岱也不会登我这个门。如今即为自全，我们也不能窝里炮——打起些精神来！把昔日恩怨抛向东流水！”他亲自倾了四杯酒，一一送到众人面前，说道：“来来来，满饮了！”

“我看话不说透，九哥是打不起精神来的。”阿尔松阿一直斜靠在椅子上嗑瓜子儿，微笑着端杯一啜，说道：“告诉九爷吧，世事如棋局局翻新，后头的事谁料得定呢？皇上一个孤家寡人，真正的独夫，支撑不了多久！”鄂伦岱惊异地转脸看看阿尔松阿，闷声叹息道：“我们不占中央位置，无论如何扳不回局面。这次搜宫，老隆亲自布置，先占紫禁城畅春园，再夺丰台大营，然后发文天下，‘皇上蒙难’在外，拥立三爷摄政。你们听听，盘算得天衣无缝吧？一个马齐出来就顶住了九门提督的兵，怡亲王不费吹灰之力就彻底儿搅黄了这件事？年羹尧这又带兵进京，轰动了满天下，你瞧他那势派，就差着没有加九锡进王爵了。文有张廷玉、方苞，武有年羹尧一干子帮凶，还说什么独夫？八爷——不是我鄂伦岱撂松炮下软蛋，至今刘铁成还防贼似的盯着我，疑心是我放了隆科多的兵进园子。这‘谋逆’二字好轻易担待的？！阿松，你也是侍卫，侍卫顶多大用场你清楚，女人生孩子屄疼，敢情男人不知道？”

阿尔松阿是鄂伦岱的本族堂兄，论亲还在五服之内。他穿着亮蓝套扣坎肩，绛红实地纱袍袖翻着雪白的里子，听着鄂伦岱发泄牢骚，不禁龇牙一笑，说道：“你这会子想和八爷撕掳清白？迟了些儿罢？”阿尔松阿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泛着黑红的国字脸上五官也还周正，只一口大白牙破相，尽自矜持着，笑起来仍似满嘴是牙。但只一闪便又抿住了，只盯着鄂伦岱不言语。

“你这话说得谬，”允禩盯了阿尔松阿一眼，冷冰冰说道：“鄂伦岱不是卖友卖主之人。要和我撕掳，犯生分，今晚就不来，来也不说这个话了！但也确实怪我，先头有些事没有跟鄂伦岱说清，为怕老鄂的性子不防头走了风，或者知道的多了反而瞻前顾后，弄得鄂伦岱有些狼狈。这里我给鄂老弟赔个情儿，撂开手好么？”说罢竟就座中起身向鄂伦岱一揖到地。鄂伦岱惊得忙双手扶住，说道：“八爷……奴才怎敢当得起？只是阴差阳错，走到这地步儿上，奴才心里憋得都要炸了。好歹什么章程，八爷您拿定了，就是死，奴才情愿当个明白鬼……不是么？”他说得动情，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嗓音也有些哽咽嘶哑。允禩抚着鄂伦岱的背，脸上也带了戚容，口里却笑道：“今日是给你九爷接风嘛。咱们边吃酒边谈。来，都坐好！”

允禟这会儿觉得心绪安定了些，笑着呷一口酒，说道：“接风不接风无所谓。但我的心绪真的是坏透了。自到西宁，我原想凭怎么不济，到底是个龙子凤孙，别的不说，参赞些军务总是该当的，偏偏姓年的把我当客敬，泥菩萨般供起，我没有奉旨管事，只是个‘军前效力’的名分，一件事也插手不得，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轻易吐口，后来宝贝勒他们去了，我更连个边也旁不上！我一肚皮的雄心，要凭银子凭心地套住这个姓年的，想不到都撒了西北风地里！你留京师，老十发落张家口，十四弟去看祖坟，雍正这一手算得上辣。原以为他只是个办差阿哥，必定是个琐碎皇帝，不懂政治，我竟瞎了眼！”他把头深深埋在两臂间，咬着牙两眼盯着闪动跳跃的烛台，瞳仁闪烁着，不知是火光还是泪光。

“这一条足证皇帝胆寒心虚。”允禩笃定地靠在椅背上，嘴角闪过一丝冷笑，“他以为拆开我们兄弟，就散了‘八爷党’，其实足证他不懂政治——”他缓缓站起身，漫步散踱着，一边想一边说，“‘八爷党’在哪里？在天下臣民心里！朝野如今都在流传，先帝遗诏写的‘传位十四子’是雍正改成了‘传位于四子’，这是说他不忠，他发落一母同胞的十四弟去守陵，气死皇太后，也有说太后是触柱自杀的——这是他不孝。隆科多依附的其实是新三阿哥，我把他推出去和皇帝打擂台，成则收利，败则毁他的名，他就是个不仁不义的皇帝！所以我看上去地位岌岌可危，其实稳如泰山。凭他那两下子，奈何不了我允禩，何况如今又加上一个‘年羹尧党’？”

这番话款款而言，语气却凶刁阴狠，允禟与他自幼相交，即便在一处商议一些极为机密的事，允禩也都是温文尔雅，以道为本，满口子曰诗云，今儿图穷匕首见，杀气腾腾，居然毫无饰词，要陷雍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地步！看着允禩带着狞笑的面孔，允禟浑身一震，吃惊地问道：“年羹尧！——年羹尧怎么了？”

允禩背着手，满脸阴笑，却不言语，只向阿尔松阿努了努嘴。此刻连鄂伦岱也怔了，手按酒杯盯视着阿尔松阿。

“年羹尧头上有反骨。”阿尔松阿嘿然冷笑，突兀说道，“银子加上刀，他已经把十万大军变成私人势力！西宁大捷前本钱不够，如今已经倒过来要挟朝廷了！”

“何……何以见得呢？”

“雍正以诸侯之礼待他，他也以诸侯自居。”阿尔松阿口气斩钉截铁，“九爷你细想，年羹尧所作所为，他吃饭叫‘进膳’，他选官叫‘年选’，节制十一省军马，要升谁的官，要罢谁的职，朝廷从来没有驳回过。为什么？一来他还有用处，二来也着实怕着他！宋师曾是个什么人？他在保定府借修文庙，贪污银子三千两，被李维钧出奏，原是要下大狱，至少要剥官夺职的人，年羹尧反奏李维钧挟嫌报复，结果李维钧降两级，宋某人却升两级为江西道，听说又要调升直隶布政使！范时捷有什么罪？不就和年羹尧顶了几句嘴，外放巡抚票拟都出了，又收回来！这次过河南，

田文镜办案，和臬司藩司衙门闹翻了，年羹尧又插手政务，命田文镜释放臬司衙门的人，你瞧着吧，河南还有热闹的！”

允禩一边听一边踱步，至此摆摆手插话道：“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我不敢断言。但年羹尧植党营私骄横跋扈僭越犯上，是真真切切。阿松方才讲的我知道，都是雍正不情愿的事，俯就了年羹尧。其实已经君臣相疑到了极点——你信里说的那个汪景祺年羹尧还养着，养着做什么？无非是备着应急！他上的密折，说你在军中很安分，皇上委婉批示‘允禟劣性断难改悔’，他又说‘十爷十四爷理当回京奉差’，却只回答‘知道了’三字，明是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驳了。皇上派去侍卫他用来摆队，他这次进京的情形更是荒谬之礼，见了王公大臣都不下坐骑，在皇帝面前箕坐受礼，这年羹尧不是昏聩了，就是别有用心！”

允禟和鄂伦岱都用心听着，许久，允禟才道：“年羹尧这些事我是目睹了的，但他实在是我们的宿敌，为什么要保我和老十老十四，我想不明白，皇上又何必这样待他呢？”“猪要养肥了再杀嘛。”允禩冷冷说道，“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亲口对我讲‘八爷比我主子厚道。我要像待主子那样忠于八爷。’口说无凭的事，他能赖账。但十四弟为大将军王，他做陕西提督，书信来往黑纸白字，赖起来就未必那么便当。雍正靠年羹尧的军功粉饰太平稳定人心，收拾我‘八爷党’推行他的新政，三阿哥弘时靠我和隆科多的势力去夺嫡，我呢？且作壁上观，到他收拾不了局面之时，请出八旗旗主再造局面——这就是当今局势的底蕴。”

“八爷这话真让人醒神儿。”鄂伦岱呵呵笑道，“我说呢，皇上几次发作您，拳头攥得出汗，脸气得紫茄子似的，只不敢动您一根汗毛。既然这样，不如挑明了和姓年的摊牌，拉他进我这圈子，两股合一股打他个冷不防？”

允禩格格一笑，说道：“你讲得何其容易！年羹尧的私财近千万，封到一等公，王爷都看不在眼里，用什么拉拢他？弘时也做的皇帝梦，我还得顺着他的梦做自己的事，也拉拢不得！让弘时占天时，年羹尧取地利，我得人和，稳稳僵持下去，以静制动，守时待变才是上策。弘时虽有心术，只握到半个隆科多，年羹尧虽然野心勃勃，能指挥如意，没有财源也是枉然。你瞧着吧，他这次觐见，准伸手要钱粮！”正说着，忽听自鸣钟连撞十响，忙又笑道：“原是给老九洗尘，放量好生吃几杯的，又议起这些个叫人心里发沉！今晚再不谈这些个了，咱们高高兴兴举杯，祝——祝皇上成佛成仙，长生不老！”

四个人粲然一笑，满腹忧愁尽化乌有，你一杯我一盏直吃到四更天。都没有回家，在廉王府逸兴斋抵足醉卧，俱都□然黑甜一梦。

宝贝勒弘历没有跟年羹尧一道入城。按刘墨林的想法，随军入城，风光体面些，但弘历却不肯出风头。一到丰台，弘历便带了刘墨林便装轻骑离了年羹尧的中军，直奔大内乾清宫面觐雍正，一缴旨，自然就没了钦差身份。雍正冷面冷心，在儿子们面前更是不苟言笑，稳坐在须弥座上

静静听完弘历述职，淡淡说道：“简明得体，很好。年羹尧代天讨逆回朝，朕要亲迎，你们不必受朕的礼，先来缴旨很是。这一路情形朕知道，供应周张，着实累了你们了，下去歇着罢！”

刘墨林满心急着要去嘉兴楼，巴不得雍正这一声，连连叩头谢恩。弘历却赔笑道：“皇上万几宸函昼夜宵旰，尚且亲自劳迎，儿臣怎敢言累？还该随三哥扈驾，等差使办清，皇上赐假时再歇息不迟。”

“不用了。”雍正偏着头想了想，说道，“你十三叔身子骨儿不好，朕也命他随意。方才他递了个片子，邬先生从李卫那赶来北京。你去见见，听邬先生有什么话。”弘历忙答应着，又问道：“阿玛要不要见邬先生？”“你代朕见就是了。”雍正沉吟道，“他有什么话由你代奏。要缺什么，叫他只管说。告诉邬先生，不要存归隐的心，哪里不是王土？”说着，见礼部的人忙得满头热汗赶进来奏事，便不再吱声。

弘历和刘墨林却步躬身退出乾清宫。刘墨林狐疑地问道：“四爷，万岁方才说的邬先生是谁？居然称先生而不名！”弘历轻轻弹了弹衣角，微笑道：“怎么，刘给事中想盘查一下这事？”刘墨林原与弘历并不相识，这次一道出差同行同止，时时说古论今谈诗论道，十分投了缘法。弘历甚喜刘墨林机敏博学滑稽多才，常谑称他是自己的“给事中”，刘墨林也觉弘历不拘形迹，比雍正好侍候，且弘历翩翩风度儒雅风流颇合着自己脾胃。这次返京，他才看出这个阿哥才识远非“倜傥”二字所能局限。碰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刘墨林不禁一怔，随即眯眼儿一笑道：“奴才怎能当起‘盘查’二字，不过好奇罢咧！我是想，像皇上都称‘先生’的人，我刘墨林居然毫无所知，这不是一大怪事？”弘历凝视了一下刘墨林，一笑说道：“你好大的口气！不过皇上既当着你的面说的，你就见见也无妨的，随我去一趟十三贝勒府吧。”刘墨林虽心里存着事，却也难违弘历的命，只好笑着躬身答应。

二人带着一群太监长随并辔而骑，径往西华门外北街的怡亲王府，一路却是行人稀少。连素常最热闹的烂面胡同槐树斜街，山陕会馆和几个大戏楼如禄庆堂彩云阁等处，平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此刻也都门可罗雀。刘墨林不禁叹道：“都去观瞻大将军风采去了！四爷听，那边钟鼓号角人如潮涌，爆竹焰火响得分不出个儿了。真真的天下人都醉了，疯了！”

“看来世人皆醉，唯尔独醒了？”弘历随马一纵一送，若有所思地点头笑道，“功必奖过必罚自古通理，但常人要读书历练才能得来，万岁爷却是天性中带的，坚刚严毅，聪查明晰，这就难能得很了。”

这话说得似虚又实，既回答了刘墨林的话，又似乎在暗示什么，但要把握时又飘然不定，什么也扑不到。刘墨林心里一动，还要说话时，下头一个长随揽住缰绳指着前头道：

“四爷，前头就是怡亲王府了。”

弘历未及答话，怡亲王府的掌门太监已一路小跑过来，见是弘历，忙磕头打千儿笑道：“是四爷啊！奴才艾清安给您老请安了！”一句话说得二人都笑了，刘墨林笑道：“这名儿真叫绝了，‘请安’而且‘爱’，世上还有爱请安的人！”艾清安笑道：“咱们侍候人把式，逢人低三辈，不请安哪成？所以索性就爱请安！不请安指什么吃饭呢？”说着爬跪两步伏在马下。

“十三叔在府里么？”弘历满面笑容，踩着他的肩从容下马，从怀里抽出一张三十两的银票丢了去，微笑道：“皇上命我来瞧瞧十三叔的病。”“哟！”艾清安笑得两眼挤成一条缝，“爷来迟了一步儿！我们王爷今早就出去了。打南京昨儿个来了个什么邬的先生，王爷原说今个歇的，竟和他一道出去瞧热闹儿去了。这位先生也真是的，自己是个瘸子，没瞧我们王爷瘦得一把干柴价。说声去，竟就喊轿，半个主子似的，亏了王爷好性儿，要是我，早打出去了！”弘历一头带刘墨林往里走，口中笑道：“你晓得他是谁，就敢说‘打出去’！你知道个屁！”

那艾清安前头带路，脸上赔笑道：“那是，小人省得什么！左不过瞧那人像个篾片子相公，或许早年认得我们爷，这阵子穷极了，进京来打个抽风罢咧……”一边说笑，带着弘历刘墨林进花园，在西书房安置了，让座沏茶，拧干了毛巾请二人擦脸，又在茶几上摆一盘子冰，说道：“奴才这就先去，叫人请王爷回来，请主子和这位爷稍候一下。我们千岁爷去不远，说过午前赶回来吃饭的。”说着哈腰儿退了下去。刘墨林端起盘子请弘历吃冰块，见弘历摇头，自拈了一块含在口中，顿时浑身沁凉，笑道：“这狗才虽说嘴碎，侍候人倒没说的。”

“那是当然，他是保定人，祖传手艺，一辈辈传下来侍候人全挂子本事。”弘历漫不经心地一笑，起身浏览着允祥的书房，因见瓶插雉尾，壁悬宝剑，图书檀架之外并无长物，口中微叹道：“十三叔雅量高致英雄性情。西边军中，年羹尧曾和我闲谈，年说怡亲王王府外观宏谟壮丽，进府各处设置粗率，意思说十三叔鄙俗。其实他没有进一步，到内室来看，这书房，是粗率人能办的？”刘墨林自与弘历相交，还是头一回私地里议论别人，不禁怦然心动，一欠身问道：“四爷是怎么回年羹尧的话的？”

“我说，王府自有规制。十三叔是亲王，又是上书房行走，户部兵部刑部都是他管着，一天有多少冗杂事？和三伯、八叔他们比不得，有那么多的闲暇料理府务。”弘历背着手，素纸竹扇轻轻摇着，转了话题：“这是仇十洲的《凭窗观雨图》了，怎么没有题跋？真是一件憾事。”因轻轻将画轴摘下放在案上细赏，刘墨林忙侧身在旁观看，半晌，笑道：“我知道了，当日仇十洲画完此稿，恰来几个朋友邀酒，打断诗思，就没有再作，大约是‘以待来者’的意思。只这么一幅画，等闲人怎么敢信笔涂鸦呢？”弘历极喜题跋山水，一石一山一草一木，只要兴之所至都要留墨。刘墨林无心之语，倒激了他的傲性，因从笔筒中抽出一支中号雪狼霜毫——现成研好的墨醮饱了，略一属思下笔如走龙蛇填在画的右上方：

朝雨明窗尘，昼雨织丝杼，暮雨浇花漏——

写到此手一颤顿住了：这三句诗恰好成韵，转没法转，续不能续，收又收不住——涂掉呢，不但此画价值连城，又如何丢的起这个人？再看左下脚，一方图章鲜亮，篆文“圆明居士”四字，知道是御赐，心下更是着忙，提着笔只是踌躇。

“三句一韵！”刘墨林脱口而出，他又噤住了。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怔了许久，弘历转脸笑道：“这番要出丑了，事虽不大，丢丑了，给事中，有法子挽回么？”刘墨林俯首沉思，移时笑道：“将错就错，说不定翻出新意呢！四爷，臣想了几句，四爷先写在纸上，斟酌好再誊到画儿上可成？”说罢起身踽步曼吟：

檐声如雨泉，槽声如飞瀑，讲声如决溜。竹树江崩腾，台池磬清越，蓬茅车辐辏。

“好！”弘历提笔大赞，“回天有力，很有意思了。只是稍嫌平了些儿。”却听刘墨林口锋一转，朗声咏道：

忽然振屋瓦，忽然鼓雷霆，忽然饰甲胄！蒙庄写三籁，师旷叶八风，邹衍吹六候。病中广陵涛，枕中华胥谱，庭中钧天奏——醉听可解醒，饿听可乐饥，想听可涤垢，辨非从意解，闻非从西来，声非从耳透！

一篇三句一韵的诗就此结煞，刘墨林自觉十分得意，转脸一笑道：“四爷，可还看得过？”弘历展纸细读，竟难更动一字，欣赏地看了刘墨林一眼，说道：“岂止看得过？新奇有致落落大方，实在是创新之作！”

“奇文共赏，异义同析，既有创新之作，拿来给我们饱饱眼福！”

门外忽然传来几个人的说笑声。弘历抬头看时，却是方苞，文觉和尚进来，邬思道架着双拐随后进来。弘历忙将笔放下，迎了两步，又矜持地站住，一揖说道：“堂头大和尚、方先生、邬先生，你们回来了，十三叔呢？邬先生，实在久违了，先生腿脚不便，请坐了这边安乐椅。”刘墨林这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瘸瘫人就是“邬先生”，因见他毫不逊让，居然坐了方苞上首，心里不免觉得他过于拿大，却不好说什么，双手当胸一拱，含笑道：“文觉大师和方先生，一个是皇上佛家替身，一个是帝友，都极相与得熟的。这位邬先生素未谋面，敢问台甫，如今在哪个衙门恭喜？”弘历忙笑道：“哦，忘了介绍了。邬先生如今在田文镜幕下赞襄——这位是刘墨林，今科探花当世才子，这诗就是他的手笔，端的绝妙好辞。墨林——你的字是叫‘江舟’罢？”

刘墨林一笑说道：“原是叫‘刘江舟’来着，后来有人说像是‘流配江州’，就不要字了，索性就叫墨林，就是本色也好。”邬思道欠身，淡淡说道：“既是本色为好，就称我邬思道好了。”

“十三爷去了御花园陪筵，”方苞这才回弘历的话，“恐怕过了申时才得下来。”说着便看那诗。文觉和尚在旁侧身观看，品味着只是沉吟，半晌才道：“四爷，这个诗怎么读不出韵来？”弘历笑着将方才的事说了，又道：“这是千古奇创，从没有这样格局的。你按两句一韵句读，当然读不断的。”方苞笑着将诗递给邬思道，说道：“大和尚见闻不广啊！我昔年读宋碑，会稽高菊□《略奏》就是三句一韵，《梁书》记载，竟陵王子良登泰山读秦始皇刻石，众人两句一读，茫然不能通断，范云按三句一韵，顺如流水；可惜原文我都记不得了。”邬思道将诗还放案上，说道：“这诗颇有意趣，畅顺明晰，只是为题画而作，不免局于僵板。不常见是真的，说是创奇之作就过了。即读《老子》，‘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颡，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用韵之诗，三句一易。但刘君仓猝之间能到此，确是难能。”说罢垂头吃茶。

刘墨林为这一首三句一韵诗大受弘历赏识，心中原是大得意，以为偶然之间自创亘古未有之诗格，方苞的话没有引出原文，已经不服气，待邬思道比出《老子》，忍不住笑道：“老子这部经可以一句一读的，‘大方无隅’似乎可与‘大器晚成’几句相连更恰。不知邬先生以为然否？”邬思道听了只一笑，说道：“老子‘建德若偷’，‘偷’字读‘雨’声，并不是偷东西的‘偷’。墨林兄只要细想就明白了。”刘墨林寻思半日，才明白，这一字之改便驳了自己四个“大”字相联的见解，正想着如何难一下这个姓邬的，邬思道却道：“请借刘先生扇子一观。”刘墨林不禁一怔，双手递了过去。邬思道借过展玩，见上面写着

笔床茶龟倚窗东，童儿煮茗插雀孔

“一笔好字！”邬思道莞尔笑道，“请方苞兄看看这副联。”

方苞一看便知，刘墨林误将“茶灶”二字写成“茶龟”，老鼠胡子一挑“扑哧”笑道：“昔年和顾八代老先生出对，他出‘酒鳖’二字，我竟对不来。现在有了‘茶龟’，真是天造地设的确对。”邬思道取回扇子审视良久，又问，“这‘雀孔’是什么物件？想必是‘庚仓’‘劳伯’[1]之类罢？”

一屋人见这三人斗文，至此不禁哄堂大笑，刘墨林自进学以来一直是“领袖名士”，从没有在论文上吃过谁的亏的。他以博学敏捷见长，偶有错用典故，也不肯服输，逢人诘问，便推说是《永乐大典》里的。一部《永乐大典》卷帙浩若烟海，谁能确查？今天在自己亲书扇题上竟有两处糟谬不堪的笔误被当众揭出，刘墨林顿时羞得汗颜无地，红着脸一字不能对，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

“英雄欺人，墨林也未能免俗。”弘历见刘墨林难堪得无地自容，笑着解

嘲道，“今儿败阵，不是你不中用，是你遇上劲敌而已，何必懊丧？”邬思道破颜一笑道：“四爷这话是。其实我昔年何尝没有掉过底儿？我们也只是笑你的谬处，就扇背上这阙词，恐怕我就填不好。”说罢弛然一仰身子背诵道：“茅店月昏黄，不听清歌已断肠。况是□弦低按处，凄凉。密雨惊风雁数行，渐觉鬓毛苍。怪汝鸦雏恨也长，等是天涯沦落客，苍茫。烛摇□空泪满裳！——情味苍凉感人泣下，不是大手笔恐怕是写不来的。”

弘历索了扇子，果见扇背密密麻麻填着这首词，方才众人只顾挑剔“茶龟雀孔”，竟都没有留意，便转脸笑谓刘墨林：“看你诙谐活泼，怎么来了这个风趣？”刘墨林这才定了定神，不便说是途中思念舜卿所作，只勉强笑道：“这是当年头一次应举不中，回乡路上作的。扇子是取凉的，自然要带一点秋色况味，所以就抄了上头。”“怪道的，”文觉笑道，“听了就浑身发噤，又是风雨，又是凄凉苍茫，扇起来岂不冻杀？”一众人等说笑着，不觉已近酉时，艾清安进来向弘历道：“四爷，我们王爷回来了。”几个人便忙起身，允祥一手扶着一个太监已进了书房。

“罢了吧。”允祥见众人要行礼，摆手命太监退下，自己却不肯坐，转脸问弘历：“你带着旨意？就请宣吧。”弘历忙道：“万岁命我来看望十三叔和邬先生，并没有旨意给叔叔。您请安坐。”说着又复述了雍正的话。允祥点头，深深嘘了一口气，几乎瘫坐在椅上，脸色苍白中带着一丝潮红，显得疲惫不堪，喝了一碗参汤精神方略好些，说道：“邬先生，万岁在京就不再接见你了。原说过的你有事由我代奏，我这身子骨儿你也瞧见了，打熬不了几日了。所以筵会下来特意留了留，万岁说往后你的密折交宝亲王代转。”他咳嗽了两声，又道：“回来得晚了些，叫毕力塔几个人商议了些事。明儿我还要陪驾去丰台，又去看了看大哥二哥。大哥已经疯得连人都不认得了，二哥和我的症候一模似样，眼见是不中用了。文觉师傅，就是万岁爷交待的那些事，先议年羹尧，是留京还是放出去。你们只管谈，我听着。我的精神实在济不来——这位是谁？”他的目光忽然扫向刘墨林，“似乎在翰林院见过。”

刘墨林陡地浑身一震，惊悟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自己怎么恍恍惚惚就跻身进来了？他正要回话，弘历在旁笑道：“是侄儿带来的。十三叔记得不差，他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刘墨林。人很伶俐。侄儿想，年大将军要是不留北京，就着墨林随行，所以带来请方先生邬先生看看。”刘墨林听着这话，越发觉得这汪水深不可测，无论如何先辞为佳，忙一躬身道：“墨林一介书生三尺微命，手无缚鸡之力，年大将军做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有什么用着我的去处？”刘墨林满心想勾问出允祥几个人的真意，说罢便嬉笑着盯视允祥。允祥却只点点头，说道：“弘历既看中了，必是不差的，不过，年羹尧的事还没定下来。定下来再给刘墨林交待差使不迟。”

“十三叔说的是。”弘历微笑着转脸对刘墨林道，“我看你的那首词未必是什么落第归途所作，不定是给那位苏什么卿的姑娘的。这样，你且去，待使着你时，我自然叫你。”他说着，刘墨林已经起身，听完一躬，忙辞

了出去，刚到二门，却见十七王爷允礼带着一群太监前呼后拥进来。刘墨林忙闪过一边，待允礼过去，一溜烟儿离了怡亲王府，自去寻苏舜卿。

到嘉兴楼时天色已至酉未，渐渐麻苍上来。刘墨林心里又是激动又是高兴还加着一点感伤，三步两步进来，不禁愣住了：怎么弄的，离京几个月，这里已改了戏楼，楼上楼下笙箫阵阵，还加着戏子们吊嗓子的咿呀声气，楼梯上上下下浓妆艳抹的女孩子叽叽格格莺声燕语，却是一个熟人不见。正在发怔，却见原先在苏舜卿跟前侍候的茶房头儿吴苏奴满头热汗带着一起子人抬着戏箱拿着行头下来，刘墨林便招手叫住了笑骂道："吴老王八！你妈妈还有那些姐姐呢？凭你这副驴叫天的嗓门儿，怎么改行唱戏了？"

"哟，是刘爷！"老吴忙站住，满面堆上笑来，上前打千儿请安道："您老钦差大臣回京了！这个楼上个月就盘给了徐爷，如今是徐老相国的家班子。嘉兴楼行院办不下去，顺天府的人说有旨'贱民从良'，不从良征税加两番！妈妈说生意清淡，姊妹们各听其便。有的荐去给大家子当丫头姨奶奶，有的回家，还有的自己开盘儿，散在苇子胡同八大胡同。爷明白，世上的事还不就这模样？"刘墨林笑道："贱民从良，演戏就是'贵民'了，难道还要加税？这不干我的事。只问你舜卿，她如今在哪？"老吴笑道："爷是贵人忘事。您不是在棋盘街给她置了宅子么？她和老鸨儿迁那去了……"刘墨林听了回身便走，老吴送着往外走，絮絮叨叨说道："说到'加税'，那不是哄世人玩儿的！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自古都这理儿。徐爷这个家班子不但没人收税，顺天府点堂会，一赏就几百两！收的'税'打这儿又流出来了……"

刘墨林边听边笑着点头一路出来，却见徐骏穿着熟罗月白长袍，腰间也没有系带子，带着两个小奚奴潇潇洒洒踱来。见了刘墨林，徐骏不禁一笑，当胸一揖道："墨林兄久违了，别来无恙乎？这番西域万里之行，着实辛苦了！"刘墨林见他彬彬有礼，也不敢怠慢，笑着还礼道："家驹兄好情致，好飘逸！这是要到哪里去？同我一道棋盘街舜卿那里吃几杯，如何？""罢罢！我不敢尝禁脔，更怕见王八婆子！"徐骏嘻嘻笑道："八爷今晚叫我的班子，还有这套新编的书也要送过几套。"说着便嗔老吴："你这王八蛋，在这卖什么呆？还不快叫他们预备着车马？"

刘墨林这才看见两个小厮怀里都抱着一叠书，伸手要过一本，却是《望月楼诗稿》，刚刚印出不久，切边上带着纸屑，翻开看时一股墨香扑鼻而来，遂笑道："听戏读诗，清雅得很。新书可能见惠一册？""说是诗，其实还有诗话（诗论诗评）偶也填点词，不过滥竽充数罢了。"徐骏笑道，"刘兄大人才，这么瞧得起，赠你两册。有丢丑处，刘兄不要笑话，悄悄儿告诉我，可成？"刘墨林刚刚在方苞邬思道那儿吃了败仗，哪里还敢托大？忙笑道："徐家三代书香，家学渊源，小子何人，敢妄加批评？必是好的，我带去好生拜读领略。"说罢夹了书上马一揖而别。

"好走。"徐骏知道刘墨林秉性，原料必有一番揶揄，见他满口逊谢，谦

恭有礼而去，倒觉诧异，站着看刘墨林去了，心里冷笑一声：“管你是什么东西，绿头巾已经戴上了！”怔了一会，自去八王府不提。

刘墨林赶到棋盘街时天已黑定。老鸨儿见他来，喜得眉开眼笑，一路带风脚不沾地忙着张罗酒食摆布在舜卿房中，口中笑说：“苏姐儿盼你眼都望穿了，原想爷早就该来的了，直到这时分儿！”又给舜卿使眼色，“姐儿，做什么愁眉不展的？贵人回来了还不是万千之喜？今晚好日子，你好生陪刘大人多吃几杯……”说着便掩门出去。刘墨林见舜卿目光盈盈，含着泪盯着烛光只是发怔，以为真的恼自己来迟，便打叠起温存，把书放在一边，一把揽过舜卿，温声笑道：“卿越是‘恨’我，我越是爱卿。我这不是来了么？”

“年大将军仪仗过来，我去看了。”苏舜卿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偎在刘墨林怀中一动不动，声音像是从很远处传来，却又十分清晰：“原以为你和宝千岁爷必定和年大将军一道儿的……”

刘墨林心里一动，忽然想到方才弘历的话，自己不定还要跟着年羹尧再回西宁？但这话机带双关闪烁不定，内中更深的意思又是什么？自己离开后，十三贝勒府此刻几个人正在议什么？真是愈想愈觉得扑朔迷离……怔了许久，刘墨林才回过神来，抚着苏舜卿的秀发，温存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笑道：“那是军国大事，卿管他做什么？我这不是来了？”一头说，手便伸向舜卿小衣里，把弄着她温润的肌肤和鸡头小乳，渐次间心动情热，手慢慢向下滑去……

“我身上有……”舜卿突然一把推开了刘墨林，挣起身来束好了衣带，大约觉得自己太过突兀和失态。她望着刘墨林，略带酸楚地一笑，“今晚不成！且待……日后吧。”刘墨林见她突然如此果决地站起来，愣了一下，笑道：“不来就罢了，我还以为蝎子蜇了你一下呢，就身上有，摸一摸有什么紧的？只是如此长夜良宵，枯坐对灯，可惜了的。”苏舜卿怔怔地盯着刘墨林，好像要把他印在自己的心里，许久，盥手焚香移筝案头，说道：“你是有名才子，此去西域万里相隔，必有佳作，取出来我唱给你听好么？”

刘墨林将折扇递过来，自失地一笑道：“才子二字从今收起，我竟是井底之蛙！不过这首长短句儿还略得了点彩头……”因将自己方才在怡王府受窘的情形一长一短说了，又道：“自此刘墨林不敢小觑天下之士了。”

舜卿却没有笑刘墨林，似乎对那些话也没大理会。她默默地接过扇子，仔细看了那首词，问道：“这很像是旅壁题词，是么？”

“是，是我题在陕州一家客栈壁上的。”

“你随宝千岁，怎么会住客栈？”

“宝千岁喜欢私访，我随他微服而行。”

舜卿默然良久，痴痴地又问：

“是……题给我的？”

刘墨林哑然失笑，说道：“也是想起我自己当年，卿中有我，我中有卿嘛——只管盘问这些个做什么，这里现成的酒菜，我吃酒，偏劳卿佐曲儿！”舜卿将扇子放在案上，却道：“既是写给我的，我就却之不恭了。不过你走后我也填了几首曲儿，这个牌子生得很，明儿练练我唱给你听。”说罢理弦调音，勾抹划挑，娓娓而歌：

嗟呀！良人万里归来，斑驳旧墙仍在，哪里寻得人面桃花？妾是那弱质蒲柳姿，新出的蒹葭，怎堪禁狂飚疾雷加！苦也苦也苦也……楼头残梦犹在，无情流水已过天津桥下。断魂幽恨付与谁？三生石畔，与你重做冤家！

“人面桃花就在眼前，怎么会寻不得呢？”刘墨林“咽”地咽了一大口酒，笑道：“只是也忒丧气的了，好怕不是好的？你是才女，我自认蠢汉！”说着又举一觥一仰而尽。苏舜卿过来，亲自又为刘墨林斟满了，返身取下琵琶，略一调弦，竟摇步而舞，手挥五弦目送秋鸿，真个歌声穿云：

一夜东风恶，东风恶！送去春不归……纷纷袅袅，落红缤缤，遍撒竹树芳径绿苔，尽是洛阳女儿泪！更哪堪飘转流溪，徘徊低回……凭谁？天台渺茫，阮郎不在，留住这桃花碧水？

刘墨林边听边饮，已是醺醺然口滞眼饬，听着这辞气，心里觉得不对，却似一盆浆糊打翻在肚里，再不得明白，他使劲晃了晃头，醉眼惺忪地问道：“你……你今儿是怎……怎么了？出，出了什——什么事么？”“没有。”苏舜卿强咽了泪，过来偎在刘墨林身边，又为刘墨林斟一大杯，含泪劝道：“我的刘郎，你再饮一杯。”

“牛郎？”刘墨林醉眼迷离道：“又没的什么王母娘娘……隔的什么银河？噢……卿是说叫我再牛饮一杯啊……”说着口齿愈来愈不清晰，顷刻间鼾声如雷。苏舜卿把他的鞋子脱下来，轻轻地搭在床边的两只脚移到床上，用银匙喂了刘墨林两口水。刘墨林适意地咂了咂嘴，翻身向里，睡得越发沉了。苏舜卿偏身倚床，久久凝望着自己的情人。

这正是孟夏五月夜最深沉的时分。一丝风没有，也听不到虫鸣鸟啼，只不远处池塘边偶尔传来一两声格咕蛙声，随即陷入更深的死寂。将圆的月亮透过满天莲花云，将清幽朦胧的纱幕幽幽撒落下去，层层叠叠的树、屋，院中的照壁都像被淡淡的水银抹刷了，苍白又带着阴森和幽暗。黑□□的阴影下一切都看去影影绰绰若隐若现，蹲踞在那里的石桌、鱼缸、盆花和假山石仿佛在无声地跳跃，随时都能扑出来咬啮毫无防备的人。

沉闷的，带着颤音的午炮透过深不可测的夜色隐隐传来，惊醒了兀坐痴

望的苏舜卿。她站起身来，幽灵一样在昏焰欲灭的烛影下踱着，呆滞的目光好像要穿透墙壁似的向远处望着。口中喃喃自语着似梦呓一般恍惚："我身子虽然下贱，心也贱么？我七岁丧母，十岁丧父，头插草标自卖自身……我是孝女……妈妈是个娼妓，可她幼年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并不逼我卖身……墨林，给你时我是干净人……我读了那么多的书，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诸般皆会，我是才女……皇上有旨蠲除贱籍——我本来能跟着你熬出头，做个一品夫人……"她踉跄着踱至窗前，黄黄的月光照着她苍白的脸，"……可现在还有什么？牛郎肯要不洁净的织女？我——"她惨笑了一下，"想不到苏舜卿竟有今日，不成鬼也不成人，心如天高命似纸薄。徐骏！我饶不了你，阴司里与你分晓！"

苏舜卿脚步蹒跚着回到案边，抖着手拿起那把诗扇。"茶龟"二字在灯下显得那样刺眼刺心，她翕动了一下嘴唇，没再说什么，就着烛火燃着了，直到扇子烧尽才丢了下去。接着，苏舜卿打开妆奁匣子，取出一个小纸包，将里头的药抖进酒杯，和了水，又深情注目了一眼齁齁酣睡的刘墨林，一仰脖子便吞咽下去……她忍着绞痛，和衣卧倒在刘墨林的床下，剧烈的腹疼痛苦得她伸直了腿又蜷缩成一团……到死她也没有呻吟一声。

刘墨林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宿醒未尽，只觉得口干舌燥，便连声要水。连着叫了几声没人应声，刘墨林坐起身来，犹觉头微微发晕，因见苏舜卿伏身挺卧在床前，因笑道："哪里就睡得这样死的？从床上掉下来都摔不醒！"又叫两声见毫无影响，刘墨林心下才觉得不对，急趿鞋下来扶时，却见苏舜卿星眸紧闭，颜面惨白，一摊泥似的仰在怀里，咬破的嘴唇隐隐渗出血丝。刘墨林大吃一惊，摸了摸鼻息，又按脉时，哪里有半点影响？

"舜卿！"刘墨林痛呼一声，使劲晃着苏舜卿冰冷绵软的身躯，连声叫道："卿醒一醒，卿这是怎的了，啊？卿给我醒一醒儿吧……嗬嗬……"他抱起苏舜卿，梦游似的在屋子里兜着圈子，已是涕泗滂沱，只一句接一句凄婉地呼叫着舜卿的名字："卿醒醒，啊……昨晚卿像有话，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本该问问卿的……我真混，我为什么不仔细问问呀……嗬嗬……"说着哭着，见老鸨推门进来，惊得满面土色呆立在门口，刘墨林把苏舜卿的尸体放在床上，发了疯似的扑到老鸨面前，劈胸提起，嘶哑着嗓子尖厉地狂吼："老母狗，是谁欺侮了舜卿？说！不然我掐死你！不——我送你顺天府，叫你骑木驴，零刀子碎割了你！你说我办到办不到？！你说我办到办不到？！"

老鸨子胸口被他箍得透不过气来，见刘墨林一脸凶相，五官都拧歪了，血红的眼冒着火光死盯着自己，她已经被吓呆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道："刘大人您别……这真的不干老婆子的事。大约……大约……"

"嗯？！"

"大约是徐大人……"

刘墨林一把搡开老鸨子，咬着牙想了想，已是信了老鸨子的话。他一句话没说，腾腾几步跨出房，站着一想，徐骏此刻必定还在廉亲王府，一迭连声叫备马。自牵了出院来，一翻身上马便狠加一鞭。那畜牲长嘶一声，泼风价向朝阳门外狂奔而去。

[1] 庚仓劳伯：正确读音为仓庚、伯劳。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刘墨林一腔怒火，在廉亲王府照壁前滚鞍下马。他喘了一口粗气，望着戒备森严的王府门房，却犯了踌躇，进这道门要通禀，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翰林，廉亲王若挡驾不见，又如之奈何？即让允见，问起自己有什么事要禀，又该怎么答对？再说，徐骏是允禩的座上客，老牌子的翰林院编修，允禩跟前说得响的红人，自己手中无凭无据进去揪人，等于当面掴允禩的耳光，允禩岂肯袖手旁观？就是徐骏现在究竟在里头不在，也在两可之间……正转着念头，听门里炮响三声，中门呀呀而开，一队太监拍着手出来叫肃静回避，接着便见一乘八人抬鹅黄曲柄伞亮轿抬着笑容可掬的允禩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王府护卫和清客幕僚，却并不见徐骏。刘墨林正自失望，闪眼却见徐骏从仪门一步一踱摇着扇子出来。刘墨林心里“轰”地一声，血全都倒涌上来，脸顿时涨得通红，将马系了拴马桩上待要过去，允禩却一转脸瞧见了刘墨林，吩咐住轿，问道：“那不是墨林么？”

“是……”刘墨林打了个顿儿，回过神来，忙趋跪一步，在允禩轿前行礼，磕头打千儿道，“卑职给王爷请安……”

“给我请安！”允禩见他恶狠狠不住瞟视徐骏，不禁失笑，说道，“今儿我好大面子！你从年大将军那来，还是从十三爷那来的？有什么事么？”刘墨林经这一问，倒被激得清醒了许多，一拱回道：“臣打宝亲王那来。一来给爷请安，二来寻徐骏兄打个饥荒。”

徐骏原也怕苏舜卿把首尾告了刘墨林，这冤家来寻自己晦气，本要躲开的，听说是借钱，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踅过来笑道：“也真亏你，跑八爷府寻我借钱，就这么猴急！”又转脸对允禩道：“王爷不晓得，墨林讨了个好女子，如今走着桃花运，要藏娇先筑金屋——成，这事我当仁不让，要多少？回头我叫家人给你送去。”“王爷要上朝，这不是说话地方儿。”刘墨林过来一把拉住徐骏，扯过一边，又向允禩一揖，逊笑道：“臣实在莽撞，对王爷不起……王爷，您请！”一头说一头运着气，趁徐骏毫无防备，猛一转脸“呸”地一口浓痰唾将去，徐骏顿时满脸都是痰迹！

“你这衣冠禽兽！”刘墨林后退一步，将辫子甩了脑后，狞笑道：“我寻你就打这个‘饥荒’！”允禩的大轿刚刚升起，轿夫们被这猝不及防的事变唬得腿一软，竟又将允禩墩在当地。允禩原本面带笑容的，一下子阴沉了脸，转身喝道：“刘墨林，在本王面前撒野么？”

徐骏情知底里，一来理屈，二来要显“涵养”，一把擦了脸，顿了一下才说道：“王爷，他是出了名的刘疯狗，您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你才是疯狗！”刘墨林恶狠狠道，“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名门相府书香世家，打徐乾学他爹算起，你们一门‘名狗’——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明白？”徐骏见刘墨林开口辱及父祖，腾地涨红了脸，眼中出火道：“我看你是失心疯了！先父先祖抬起脚板也比你的脸干净些！你不过狗洞子里钻出来的个穷王八酸丁，就这副小人得志模样！——八爷，他今日当众欺我，您老就是个见证，刘墨林，你当众说，凭什么侮辱我？”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你自己明白！”

“我不明白！”

“你明白！”

“我不明白！”

允禩此刻其实已经明白，必是为苏舜卿两人争风吃醋。眼见照壁侧已挤满了瞧热闹的闲汉，遂下轿断喝一声：“你们这是什么体统？刘墨林，我不管你是什么道理，徐骏是我召进府议事的人，你当着我的面就大口啐他！我是议政王，当今万岁同胞弟，凭你这一条，我就难容你！”

“八爷不能容我，稀松！”刘墨林哂道，“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您天子剑、王命旗牌件件都有，斩了我岂不爽快？”允禩被他顶得一愣，冷冷一笑道：“我素来宽仁待下，想来人必以敬诚事我，不料还真有你这样不识抬举的！你没有死罪，活罪难饶——来！”

“在！”

“刘墨林吃醉了酒，来闹我王府。”允禩淡然说道，“架他到我书房前晒晒太阳，痛出一身汗，酒就醒了——怎么发落，我奏明天子，吏部自有票拟。”

“扎！”

几个戈什哈齐应一声，如狼似虎扑上来，架起刘墨林便走。刘墨林呼天抢地挣扎着大叫：“八王爷你不讲理，拉偏架……苏舜卿被他害死，你知道么？徐骏！你手上沾着血，你满身都是血！你老师吃了你的毒药死了，舜卿也吃了你的毒药死了——他们都站在你后头呢！你回头看看，他们都要取你的命……”他的呼声惨切凄厉无比，在场的人浑身无不起栗，徐骏吓得面如土色，竟真的觉得背后冷风森森阴气逼人，惊得不由

自主回头看看。那允禩却无所谓地一哂，命令轿夫道：“快着点！万岁等着去丰台阅军，被这疯子拦了这么久，荒唐！”

允禩这一耽误，迟入朝近一刻时辰。待到西华门，刚要递牌子，里头高无庸喘吁吁跑出来，也顾不得请安，跺脚道：“马中堂张中堂早就进来了，都在太和门等着您老人家呢！想着爷要从东华门进来，那边叫张五哥派人去催，爷却从这边过来了！”允禩一边跟着进来，笑道：“万岁昨儿叫我西华门递牌子，我敢走东门么？这正是俗语儿‘叫往西不敢往东’！你就这么急脚猫似的！皇上想必是在乾清宫了，年大将军进去了么？”高无庸道：“年大将军早进来了，和隆中堂陪皇上在乾清宫说话呢！十三爷夜里吐血，原也要进来的，皇上叫免了，又着太医院医正去看，说等着太医的信儿再去阅军。不然，这早晚早已出来了……”

二人一边说话，已到太和门，张廷玉和马齐早在那里等候，见他过来，都松了一口气。马齐便道：“八爷可来了！叫人流星快马去府上，说王爷已经过来，东华门又说没到。一时皇上叫进，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呢？”张廷玉却没说什么，将手一让，哈腰道：“王爷先行，我们随后。”

于是三人由太和门入内，却不走三大殿，由左翼门过箭亭、崇楼，径由景运门、过天街在乾清门报名请见，一时便有旨：“着进来。”三个人进来时，却见御医刘裕铎正在给雍正回奏允祥病情，隆科多躬身侍立在身边，年羹尧却坐着。雍正示意他们免礼，却对刘裕铎道：“你说的那些个脉象，朕也不太明白，你也不必细说。你只说怡亲王究竟何病，于性命相干不相干。”

“回万岁，怡亲王是痨疾。”刘裕铎毫不迟疑地答道，“万岁圣明，这病最怕劳累的。这次王爷犯病儿，敢怕就是劳心过重调养不周的过。十三爷身子骨儿原极好的，只要安心荣养，得终天年的也尽有的。至于目下，奴才敢断言，三五年内，于性命决无干碍。怕就怕怡亲王忠君爱国不惜身命不遵医嘱，那就是奴才的医缘太薄太浅了。”说罢便磕头。

雍正的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良久才叹道：“李卫上年奏说脾胃失调，是你们院谢鹏去看脉的，朕下特旨，叫他办理事务量力而行，不可强费精神。他什么都听朕的，唯独这一条做不到，听说也咯血了。你既这么说，朕把十三爷索性交给你，衣食住行由你一人悉心照料。即便朕下旨意要见，你以为不宜，由你来向朕回奏，你可听着了？”刘裕铎道：“万岁原有旨意，理密亲王的病也由奴才照看。奴才去侍候十三爷，原来的差使谁来接替？还有大阿哥——”雍正想了想道：“二哥的病叫冀栋去，你们会同诊视过由他接替。大阿哥是疯症，勉尽人事而已，你裁度着指个太医，犯病时进去治就是了。”

都是一父同体的嫡亲兄弟，雍正如此薄厚不一，允禩听了不由一阵寒心。张廷玉在旁赔笑道：“主上，臣管着内务府，大阿哥，二爷，还有在遵化孝陵的十四爷近日身子也不爽，由臣揽总儿照应，这边十三爷的病，由刘裕铎专责侍候，这么着可好？”

“也好。”雍正掏出怀表看看，站起身来说道：“你是宰相，燮理阴阳调和万方是你的本职嘛——时辰到了，年大将军，到你军中看看吧？”年羹尧一直静听不语，默默若有所思，此刻忙立起身，一躬说道：“是！我给主子先导！”雍正微笑着拍拍他的肩头，说道：“不，你和朕同坐一个銮舆——你不要辞，王前则国兴，士趋则国衰，朕难道不如齐威王？朕看你胜过朕的顽劣之子，君臣父子，那么多的形迹做什么？父子同舆也是乐事嘛！”说罢呵呵大笑，竟携了年羹尧的手一同出宫，上了三十六人抬的明黄大亮轿。允禩见他拉拢年羹尧，不顾身份地□尊降贵，心里一阵冷笑。隆科多张廷玉马齐也都觉得这话不伦不类，却不敢说什么，各各上马随乘舆而行。

车驾赶到丰台，正是午时三刻，这天的北京天气酷热，万里晴空上一轮炎炎骄阳晒得大地一片蜡白，早上才洒过水的黄土驿道已是干得龟裂，马蹄车轮辗过发出簌簌的响声，焦热的细土一串串蒸汽似的微微窜起，似乎一晃火折子就能燃烧起来。雍正中过暑，最怕热。尽管乘舆中摆了几盆子冰块，仍不住用手帕子揩汗。年羹尧也是满头油汗，陪坐在雍正侧面，却是铸铁一般目视着愈来愈近的丰台大营。

年羹尧的三千铁骑早已作好迎候准备，这都是他军中精中选精选的猛壮勇士，个个体魄如熊，佩刀按剑，依着年羹尧预先曲划，分成三个方队挺立在火辣辣的热地里。操演场四周九十五面龙旗还有各色杂旗，分青红皂白按东南北西方位站定。见雍正和年羹尧的乘舆到达，校场口一个执红旗的军将将旗一摆，九门红衣“无敌大将军”炮齐声怒放，连响九声，撼得大地簌簌发抖。张廷玉马齐一干文臣在京也曾检阅过西山驻军和丰台大营，从没有见过如此森严肃杀的军威，个个听得心旌摇动。须臾，礼炮响过，侍卫穆香阿过来，甩着正步直至舆前，单手平胸行军礼，高喊：

“请万岁检阅！”

雍正看了看年羹尧，说道：“你发令吧。”

“方队操演！”年羹尧大喝一声，震得雍正都不安地抖了一下。他身子向前略倾一下，又矜持地坐端了。

“扎！”

穆香阿单膝跪地向雍正行了军礼，“拍”地一个转身，回到操演场大将军纛旗下，大喝一声：“大将军军令，方队操演请万岁检阅！”

“皇帝万岁，万万岁！”三千军士雷轰价齐吼一声。三个方队各由三名头戴孔雀翎顶，身着黄马褂的侍卫带领列队操演。时而横列，时而纵行，时而成一字形，时而又变换成品字形，黄尘滚中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偶尔有耐热不得中暑晕倒的，立刻便被凌空抛出队外，由专管收容的迅速拖下去疗治。年羹尧军令如此森严肃杀，雍正和上书房诸王大臣看得动魄。允禩久闻年羹尧在军中杀人如麻，却怎么也和在自己面前平和温淡

的形象联不到一处，今日实地见了颜色，才知传闻不虚。正发怔时，穆香阿双手黑红旗交错一摆，所有阵势立时大乱，浮土灰尘黄焰冲天。雍正不禁看了年羹尧一眼，年羹尧眼中闪着暗灰色的光，盯视着部队，头也不回地道："主子，这是变阵，是我据武侯八阵图演化而来。万一我军建制打乱，又受敌围困，就用这阵法结团整顿……"说话间，队伍已团成圆形，中间队伍成太极双鱼状蠕蠕周流而动，四周外围的军士则人手一弓，护卫着内里队伍整顿，顷刻间以两个太极鱼眼为核心，内中重新整成两个方队，外围军士向中一合，竟组成三千军士合成的一个大方队，纵横踏步而行，恰又结成"万寿无疆"四字。此时，众人已是看呆了。

"好！"雍正颜色霁和，点头微笑起身道，"咱们下舆。到毕力塔的军中接见游击以上军官。"年羹尧欠身答应一声"是"，自先下了乘舆，又回身扶着雍正下来。雍正在前，年羹尧稍后随陪，允禩、隆科多、马齐、张廷玉一干大臣亦步亦趋，穿过"万寿无疆"四字中间的人甬道。年羹尧手一摆，所有军士都跪了下来，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雍正乍从堆着冰块的舆中下来，立时觉得燥热难当，顷刻间已通身透汗。忍着热，他步履从容徐徐而行，至中军大堂阶上滴水檐下，才略觉清凉，因见毕力塔张雨张五哥都守在堂口，刚要进门，却又转回身子挥了挥手，笑道："诸位都是朕之瑰宝，国家干城，生受你们了！"立时又是地崩山裂价一声嵩呼："万岁，万万岁！"

雍正进内居中坐了，众人方鱼贯而入，年羹尧在外向指挥操演的穆香阿吩咐了几句也跨步进来，见雍正身侧设着座，料是给自己留的，躬身禀了一声："奴才已经传唤游击以上军佐前来陛见。"见雍正点头，便径自坐了雍正身边。马齐见他如此狂傲无礼，刚要说话，身旁的张廷玉悄悄用脚碰了一下他的脚尖，马齐涨红了脸，低下了头一声不吱，心头的火却一烘一烘直要往外窜。众人各怀心思正自沉吟，十名侍卫，还有二十多名副将、参将、游击已经进来，顿时腰刀佩剑铮铮，马刺踩得青石板地叽叮作响，就大堂上向雍正行三跪九叩大礼。

雍正上下打量着这群军汉，这热的天都穿着牛皮铠甲，结束得一丝不乱，人人热得大汗淋漓，便笑道："今年天热得早，没想到这早晚就三伏天似的。流火铄金的天儿，着实累你们了！宽一宽衣，卸了身上的甲罢。"

"谢万岁恩！"将军们答道，却没有一个人脱衣服。

"宽宽衣，把甲卸掉——毕力塔，还有冰没有？取来些赏他们！"

毕力塔答应着忙去操办。但将军们都没有听命卸甲，都把目光盯着年羹尧。雍正又说了一遍，年羹尧才道："万岁既有旨意，你们就卸了甲，凉快凉快吧。"将军们这才不忙不迭"扎"地答应一声退到两侧，三下五去二卸了甲，只穿着薄纱仆服侍候在侧，雍正眼中闪过一瞥阴寒的光，却是一瞬即逝，含笑道："一室之内，温凉不一呐。我们热得受不了，将军们卸掉牛皮铠甲，恐怕就觉得凉快，是不是呀？"众人都是远戍边关的外营

管带，多数人从没见过雍正，只听说雍正为人冷峭刻薄，听他言语温存诙谐，那种咫尺天威的警惕心顿时宽松下来，都是一笑。却见雍正掉头问毕力塔：“今儿阵势你都见了，你的兵比年大将军的兵如何？”毕力塔满心的不服，却只能顺着“圣”意，因语带双关说道：“奴才开了眼界，实在比奴才带的兵好！奴才托了祖荫，十六岁上就跟先帝爷西征，从没有见过这些阵法。真得好好儿跟年大将军习学习学。”

“朕今儿心里实在欢喜。”雍正不胜感慨地说道，“年羹尧是朕藩邸旧人，和朕还有瓜葛亲。打这样的大胜仗，带出这样猛壮的虎狼之士，朕很觉露脸。朕前有旨，年羹尧是朕之恩人，不单因他殚精竭虑报效朕躬。圣祖晚年西顾之忧也一役荡除，为圣祖雪了康熙五十六年兵败之耻。朕与圣祖一体一心，承继大位以来这是第一心事。祖训有非刘而不王之义，年羹尧格于这一条，只能晋一等公，但朕视他真如自己兄弟子侄一般。这是一层。但若前方只有年羹尧一人一心，万不能获此大胜，以致天下臣民共享尧天舜地之福，全赖了诸位将军辅佐，在前方一刀一枪拼杀出来。因而众位将军功在社稷如日月昭昭永不可泯！廷玉——”

“臣在！”

雍正徐徐说道：“今日会操诸军将佐弁员各加一级。还有年羹尧明折所保奏有关将佐升迁人员，转吏部考功司记档，票拟照准各职。”

“扎！”

“传旨，发内帑三万两，赏给今日会操军士！”

“传旨，着刘墨林草拟西征年大将军功德碑，勒石于西宁，永为存念！”

“扎！”

允禩心里格登一声：刘墨林这会儿还在自己书房前罚跪晒太阳呢，这怎么处？正紧张思索，张廷玉道：“万岁，圣旨勒碑，差谁去西宁办理？”“还是刘墨林吧。”雍正啜了一口茶随意答道：“给他钦差身份，实授征西大将军参议就是了。”允禩想想，此事终久难瞒雍正，心一横，在旁躬身道：“刘墨林虽薄有小才，但素常听人口风，行为颇不检点。”接着就将在廉王府前的事说了，却瞒了晒太阳罚跪这一节，“——因此我请他暂留我书房，等候我下朝训斥。苏舜卿歌伎出身，乃是个贱民。她死其实为徐刘二人争风吃醋羞愤自尽。这么一点事，刘墨林就敢当我的面侮辱命官。这样的人，为年大将军撰草功德碑，似乎不宜。”

雍正听着脸色已变。他即位不久即下诏解放贱民，连张廷玉马齐这些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忙着办这不急之务。在座的只有年羹尧影影绰绰听李卫说，皇上年轻时在安徽办差，为洪水所困，幸亏一家乐户救下，还与乐户的女儿小禄小福姐妹有过一段缠绵风流韵事。允禩娓娓而谈，自以为得体，却不知越说“贱民”越是触了雍正的忌讳。雍正一下子想起那个相貌极似小禄的丫头，跟了允禵去遵化，如今不知如何？直到允禩说完，

雍正方回过神来，冷笑道：“刘墨林这点子风流罪过打的什么紧？朕看比那些个道学先生还略强些儿！苏舜卿的事刘也没有欺瞒朕，朕知道。说到贱民，那是已经有过旨意的。细究起来，徐骏的祖母不也是贱民？还有——”他看了允禩一眼，却转了话题。“今天不议这个，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允禩却知道“还有”二字的含意，他自己的生母良贵人卫氏，原是皇家辛者库里的浣衣奴！雍正把题目点到为止，允禩深觉失言，又羞又恼，目中暗闪着愤怒的火光盯了雍正一眼，却没敢说什么，只一口接一口悄悄吐着粗气。

“刘墨林才气横溢，奴才在军中已经领教。”年羹尧欠身赔笑道，“奴才身边也正缺着文章事务上的人，墨林来，明发奏折都省了奴才动笔了。”雍正转脸对高无庸道：“你去八爷书房给刘墨林传旨。申牌过后叫他递牌子养心殿见朕。”年羹尧道：“皇上，阅兵一过，奴才就不打算在京滞留了。请旨，奴才何时离京为宜？这么多人马，打前站号房子安排粮草的要先走一步呢？”

“你们跪安吧！”雍正见几十个军将都挤在堂上，愈觉闷热难当，摆手命他们退下，起身轻轻摇着扇子来回踱着，缓缓说道：“岳钟麒递来密折，川军和你部下时常有点小别扭。你明日进去见见皇后还有年贵妃，后日黄道吉日，由张廷玉方苞设席代朕送行。你说的粮饷这类事，朕已经把折子转了户部，各路军都在青海，千把总以下军官，朕意由你黜陟，也要等部议了才能定下来。回去好生部勒行伍，你和岳钟麒都是朕的心膂之臣，精诚见心共事一主，下头自然就少了磨擦。”年羹尧怔了一下，愕然问道：“这三千人马不和奴才同行么？”雍正莞尔道：“十名侍卫，要留京另候听用。三千军士还是你的兵，朕今儿个看了，实在练得十分是好，朕意留他们些日子，京畿各地驻军没打过仗，兵也练得毫无章法，巡回操演着各军习学，然后再回西宁，你也省了心，他们也从容些儿，岂不四角俱全？”

年羹尧眉头不易觉察地轻挑一下，十名侍卫原就是雍正派去的，留下倒也无所谓，这三千军士都是他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弁佐，不但打起仗来个个拼死不要命，难得的是都用银子喂饱了，自己一声令下什么事都敢做愿做，一时也离不得。万一雍正变卦，竟将这些人全都留京，多年血本岂不赔得精光？但雍正说得这样堂皇，西宁前线已无战事，年羹尧一时竟寻不出理由堵皇帝的话，思量半晌方笑道：“奴才这可要驳主子一回了。兵是我带的，都吃的皇上的饷，拿的朝廷的钱粮，连我也是皇上的人，皇上怎么调度怎么听令！不过皇上也知道，进青海的岳钟麒的兵和下头不和气，我和岳是多年交情，就是主子不说，回去也要同他一德一心做事，下头那些愣头青儿军官，少壮气盛，身边没有这些得力的人弹压，闹出事来朝廷脸上也不体面，岂不辜负了主子的心？”

“不相干的。”雍正说着便站起身，“朕回去就下旨岳钟麒，部勒好他的军队，你再回去，不至于出什么事。”说着便走，年羹尧毕力塔张雨一干人直送到大营门口，跪着等雍正大驾去远方才回来。

第四十一回 史贻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一众上书房王大臣扈从雍正直到西华门口，炎炎红日西坠，火烧云染得西半天一片血红。张廷玉凌晨只吃了点点心喝了一杯奶子便上朝，雍正两次赐膳，都是刚举箸便有外任大员请求接见，竟没有吃成饭。夏日天长，虽没有黑定，取出怀表看看，已是戌初时分。眼见雍正下了乘舆，一口气松下来，张廷玉顿觉饥火中烧，正思量着弄点什么东西吃，却见雍正笑着招手道："衡臣，秀水，怎么忘了？还要见人呢！"张廷玉才想起，掩饰地一笑道："臣哪敢忘了公务！想着主子劳乏一日，也要稍稍歇息片刻，想等会子再进去。"

"朕用膳用得饱饱的，只去一趟丰台，坐了半天，有甚的劳乏？"雍正笑嘻嘻地说道，转脸见隆科多要走，又道，"舅舅，你也进来。"隆科多只好躬身答道："是！"

于是四人一径漫步回到养心殿，见刘墨林已跪候在垂花门外，低着头，也看不出什么脸色，旁边还跪着杨名时和孙嘉淦，一个是进京述职的，一个刚从外地巡视回来，雍正只说了句，"起来等着吧"便进了大院。白发苍苍的邢年忙迎上来，陪着走在侧边，回说："李绂方才递牌子，还有詹事府的史贻直也递牌子求见，他们没旨意，奴才叫他们天街候着，已经一个多时辰了。主子要不见，奴才这就叫他们退出去。宫门下钥，没有特旨出不去，就得守一夜了。"雍正边听边"嗯"，听到"史贻直'三字站住脚想了想，"史贻直，是年羹尧的同年进士吧，叫他进来。李绂明儿再递牌子——方先生进来了么？"隆科多不知雍正叫自己有什么事，一直想偷窥雍正神色，此时在宫灯下瞥了一眼，却见是面无表情。张廷玉肚子里咕咕直叫，听说要见这么多人，不禁暗暗叫苦，也没理会隆科多。

"臣在！"站在丹墀下的方苞听雍正问自己，忙趋前一步。因雍正屡次有旨不必下跪，打一长揖笑道："方才臣去看了看十三爷，进来不到半个时辰。"

"好好。"雍正淡淡说着跨步进殿，在东暖阁大炕上盘膝坐下，看着鱼贯而入的臣子们，含笑道："都免礼，赐座。这热的天，想必都口渴了，赐茶！"说着，已见一个小太监带着史贻直进来，雍正笑道："史詹事，你是后来居上啊！朕原说先见杨名时他们的，倒是你先进来了——詹事府是个闲衙门，你夤夜见朕，想必有要紧事了？"

史贻直是个高个子，头形长得有点像压腰葫芦，细长的脖子长着个大喉结，一说话便上下动，看去十分可笑，却是表情严肃，他伏地听了雍正的话，重重叩了头，仰起脸道："回皇上话，朝廷没有'闲衙门'，肯做事就有事，不肯做事，忙里也能偷闲。"雍正一笑道："说得好。不过你有什么忙事呢？"史贻直以头碰地，声音铿锵，突兀说道："今春四月初至今，直隶山东久旱无雨，不知皇上作何措置？""你就为这个巴巴地跑

来？”雍正又气又笑，说道：“朕焉有不知之理？四月中已由户部调拨三百万石糙米，早赈济过了。山东直隶不但口粮足，种粮饲粮也是不缺的！”不料话音刚落，史贻直又道：“赈灾之事早有明诏，圣主仁厚恩泽昭如日月。昔日我朝名臣于成龙推之《易》理，京师久旱不雨乃是因朝有奸臣，‘小人居鼎之侧，无屯其膏’。赈灾如扬汤止沸，如何釜底抽薪？”他这几句话如断珠落盘，又脆又响，几个坐着静听的大臣立刻面白如纸，连张廷玉也忘了肚饿，都瞪着眼盯着史贻直，好像看见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土行孙，不知他要指哪个人为“奸臣”！

“天道茫茫，圣人难知。”雍正起初被他惊得手一颤，杯中的奶子都溅了出来，渐次方镇定住了，冷笑一声道，“你大约吃醉了，到朕跟前发酒疯么？朕身边人如今都在，你指，是张廷玉、马齐，还是隆科多？”

“年羹尧是奸臣！”

史贻直一语既出四座俱惊，殿内殿外大臣侍卫太监宫女几十号人或不坐或僵立，都如土木偶人，一时沉寂得荒庙一般。唯独隆科多吊得老高的心落了下来，多少有点神情恍惚地望着摇曳的烛光。雍正目中波光一闪，睃了众人一眼，良久方格格一笑，问道：“你弹劾年某，这使得的。年羹尧刚刚立过不世之功，清廉刚正朝野尽知！朕就是听你的，他总该有个罪名儿吧？拿年羹尧只是一纸诏书，这‘莫须有’三字坏名声，你要加到朕头上么？”他的语气淡得白水一样无味，甚至有点枯燥，但张廷玉跟雍正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深知这主儿愈是阴狠刻毒性子发作，说话愈是寡淡平和，很怕他将史贻直就地处置了，不禁紧紧锁了眉头，思量如何调停。转眼看方苞时，却是泰然自若，只一双又黑又亮的小眼睛不住地眨着，显然也在打着主意。

“回主上话。”史贻直似乎身上颤了一下，立时便收起怯色，从容说道：“自古奸雄之臣，哪个不曾立过功劳？曹操若不荡平张角之乱，横扫诸侯，能当上汉相么？年羹尧西线之战，是赖皇上调度，倾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财，前线才有大捷，而年某为防岳钟麒争功，处置乖方，阻川军入青海，以致元凶首恶罗布藏丹增逃逸法外。这是他妨功害能忌贤妒才之罪，先前年羹尧举荐诺敏，通省相连欺蒙朝廷，诺敏事发东窗，并不见年羹尧有一字引咎之辞。朝廷自康熙年间清理库银亏空，至今湖广、四川、两广、福建数省银两仍未归还藩库——万岁，您只管去查，亏空官员十有八九是年羹尧的部僚亲信——若不属实，请斩臣头以谢天下——万岁容臣奏完：年羹尧选的官，只在吏部立档存照，遇缺即补，号称‘年选’；年羹尧吃饭，也称‘进膳’；年羹尧的家奴回乡省亲，知府以下官员们行跪拜礼。年羹尧的年俸只有一百八十两，家有私财银两逾千万两，试问从何而来？这次进京三千军士沿途干预民政，聚敛民财，受收贿赂，车骑仪仗超越王仪，见天子而箕坐，遇王公而不礼，试问曹操再世，能如此跋扈吗？”他琅琅而言，数落年羹尧拥兵自重专权欺君，稔熟得如数家珍，一句接一句词锋如刀似剑，真如一篇《讨年羹尧檄》。养心殿人人听得手颤心摇，“……万岁昔年在藩邸即说：‘吏治乃是一篇真文章’，登极以来屡下严旨，整顿颓风，以吏治为第一要务。即以此事论

之，不诛年羹尧断无办妥之日！大奸若忠大诈似直，乞望万岁查月晕础润而知风雨，奋钧天之威，斩年某于辇下，则万民幸甚、社稷幸甚，天必降祥雨膏泽神州！”他激昂慷慨地说完，连连顿首。

雍正已是听得惊心动魄。弹劾年羹尧，前头已有了范时捷。但范时捷是“造膝密陈”，史贻直却是公然出马。方苞邬思道他们几个议过，眼下断然不到处置年羹尧的时机。只是怎么处置这个胡冲乱闯的史贻直呢？他的眼睑垂下来，目光幽幽而动，想了想一横心，突然失态地大喝一声：“你狂妄！”“啪”地一击案，壶儿、盏儿、砚台都跳起老高！

雍正掩饰着心里极度的矛盾，“焦躁”地在殿中来回踱着，终于拿定了主意，走至史贻直面前问道：“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臣已奏完。”

“你想做龙逢比干？”

“回皇上，龙逢比干是千古忠臣楷模。”

“朕成全你。”雍正极力压抑着冲波逆折的情绪，咽了一口又酸又涩的口水，吃力地说道，“今晚回去别一别家人，明日自有旨意。”

“是……”

望着史贻直又高又瘦的身躯踽踽出了养心殿，消失在夜色里，雍正紧咬牙关，强抑着不让眼泪迸出，半晌，粗重地透一口气道：“叫杨名时孙嘉淦和刘墨林退出去，明日再递牌子——哦不，刘墨林留下——我们这边先议一下隆科多的事。”马齐和张廷玉愕然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把目光盯向隆科多。隆科多头“嗡”地一响，心脏急跳，冲得耳鼓哔哔直叫，脸色立时变得雪白，双膝一软已跪了下去，颤声说道：“臣……恭聆圣训。”

“你起来，还都坐下。”雍正阴郁地一笑，说道，“朕并不要怎样你。朕想问，畅春园的事到底为什么？”

隆科多绷得紧紧的心又是一缩，但这一问是早在预料中的，忙将当日情由说了一遍，又道：“臣是懂规矩的，先帝六次南巡，回銮时都由九门提督衙门清理宫殿，绥靖北京治安。”说罢看了马齐一眼。

“你不要看马齐。马齐没有告什么人的状。”雍正冷冷说道，“京都帝辇，国家根本重地，朕怎么会掉以轻心？有几封密折，你要真想看，回头贴了名字誊给你阅看，好么？”隆科多忙欠身，干笑道：“奴才焉敢？奴才的心思主子最知道的。就奴才而言，除了主子还是主子，并没有别的安身立命之地。怎么敢有二心？”马齐在旁顶了过来，说道：“谁也没说你有二心。我不是摆资格，我二十五岁就是顺天府尹，四十年的京官，先帝南巡回銮接驾，后四次都参与了的，没有步军统领衙门独自清理的例。京师京郊驻军近十万，都自行其是，闹出哗变摩擦，主子又不在，

谁能善后？我是后来才听说，上次太后薨逝，有人发急信到奉天，要请八旗旗主王爷进京，如照你如今的布置。万一有别有用心的人乘机作乱，是我来弹压还是你来弹压？”

方苞坐在雍正身边一直静听，眼见马齐又红了脸，笑道：“马中堂不要动性子。我们消消停停说话。隆大人是宣读传位遗诏的托孤臣，要有二心，当时是做手脚的机会，怎么会选在天下大定时乱来？但这事隆大人处置确实有误。圣祖回京，定有时辰日期，先有诏书安排定了，京师才清理宫闱，也都会同了顺天府和京师各营主官，发了咨文才办。京师武备揽总儿的是怡亲王，我就陪着十三爷住在清梵寺。出事头天你还去给十三爷请安，十三爷纵病着，我又没病，你就提一声这事，我总可顾问一下的吧？”隆科多听着这糟老头子的话，明面上心平气和，其实比起马齐更觉难对，却又难以发作，叹息一声道：“我是老了。我去清梵寺，怡亲王咳嗽得话都说不整，想着他才四十出头的人，就病得这样，当年十三爷何等英雄来着，我心里只是感伤叹息，又想着是小事，不过各宫看看而已，就没说。”

“舅舅。”雍正含笑道，“马齐只是浮躁。这事你是办错了。你明白么？”隆科多忙起身一躬说道：“奴才办砸了差使，引起物议，确是有罪。请主上发落。”雍正道：“你也是无心过错。你若有心犯过，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朕也不同你一处坐谈了。但既有错，便要依制度来，恐怕要有点小小处分。”

方苞张廷玉和马齐一听这话，忙都站起身来。隆科多一提袍角跪了，叩头道：“请皇上降谕。”

“你这次犯过，实因年老精神不到所致，朕很怜你。”雍正的神情似乎有点怅然，“错出无心，也毋须重处。你兼职太多了，内务府、宗人府都是你管，很多事照料不来，不如一概都免了，就保留上书房行走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两个职，你觉得如何？”

他虽没提步军统领一职，但一听便知，雍正真正要免的就是这个职。隆科多忙叩头道：“奴才奉职无状，主子隆恩高厚，但奴才已不宜再留上书房侍候，恳请一概全免，以警臣下怠忽公务之心！”

“处分你朕心里已经很难过，更不能罚不当罪。”雍正叹道，“照这意思，你今晚回去写个辞呈，朕自然要申饬几句，上书房大臣你还是要留任的——你这就退下吧。”

隆科多心里乱糟糟的，说不出个滋味，胡乱叩了几个头，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雍正温声抚慰道：“你的心朕知道，这不过走走场面，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眼罢了。你只管安心。你忠诚待朕，朕断没有亏负你的理。”说着竟扶起隆科多，直送出殿外。

看着隆科多由太监导引着出去，雍正踅回殿中，笑道：“原想见见刘墨林的，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史贻直！九门提督衙门出缺，议议看，谁来补

好？”马齐心里略一掂掇，说道：“这要懂军务的才好。跟着年羹尧的十个侍卫，看来在军中历练出来了。穆香阿如何？”雍正舔了舔嘴唇未置可否，朝外叫道：“传刘墨林进来——穆香阿到年羹尧军中一仗未打，这些花架子行径算不得真本领。朕就不信他那个‘太极图’阵就真的管用！穆香阿他们十个朕召见，另有委用，他不成。”“那就毕力塔。”马齐又道：“毕力塔是老将了，先年也跟圣祖爷打过仗。”

“丰台大营也是要紧的。”方苞说道，“张雨这些人一时还拿不起来。毕力塔一人兼职不合体例。”

“唔。”雍正又转面问张廷玉，“衡臣，你怎么不说话？”张廷玉此刻已是精神恍惚，只是觉得眩晕，已不觉得饿了。他勉强欠了欠身，说道：“其实奴才看，图里琛就好。粘竿处本是皇宫内侍卫的内廷衙门，图里琛几次外差都办得好。如今情势，臣以为应该撤掉粘竿处，与步军统领合衙，由图里琛为统领。内衙门养兵，容易留后遗症的。这件事臣早就想说了，乘着这事一处理顺了才好。”雍正听了一笑，说道：“粘竿处撤掉，很好。外头已经有议论，说粘竿处是朕的私人护卫，有点像东厂[1]。还说图里琛带的侍卫是‘血滴子’，真是活见鬼。越是能作践朕的话越是有人听信！其实你叫他指一指粘竿处不经法司衙门杀过捕过哪个官，他又说不出来！如今索性撤了，也就堵了那起子小人的嘴。”说着，走近了张廷玉，觑着张廷玉脸色道：“你脸色很不好，有什么地方不受用么？”

张廷玉勉强笑道：“奴才没什么。奴才是有心事。史贻直的事奴才有点放不下。詹事府原是侍候东宫的，现既不立太子，这个衙门又闲又富。年羹尧如今圣眷这样好，没来由他凭什么拼性命弹劾年某？且说的那些话，也不能说全无风影，就是处分，也没有死罪，如不处置，奴才也体贴得主子难为处。年大将军贺功刚过，就这么大肆攻讦，这史贻直也太不懂事。”

“于情而言，情犹可恕。”雍正被他说中心事，心里也是十分难过，“于理而言，不杀他无以对年羹尧啊！”

方苞在旁听着，也是十分为难。思量了一阵，说道：“我有一法——凭天决之！”雍正掉过脸问道：“这怎么说？”方苞闪着黑豆眼，嘿然一笑道：“他说要想天雨，必参斩年羹尧，原为祈雨而来的。就命他明日午门外跪地求雨，天若下雨，奸臣便不是年羹尧；天若无雨，年羹尧便‘不是奸臣’——这就替年羹尧出了气，白了冤。——这夜的事断然是瞒不过年羹尧的。”

“那史贻直呢？”雍正听着浑不得要领，“天若不雨，杀不杀他？”方苞笑道：“我断明日天必降雨。真的没有雨，史贻直就有君前狂言之罪，‘狂言’该当何罪，发刑部议处，依律而行就是。”雍正踱至殿口，下意识地看了看天，却是湛青无云，一天星斗灿烂。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也只好如此了。”张廷玉却觉得方苞的话近乎儿戏，刚说了句“方灵皋，这不

像读书人的话，倒像是方外术士——”话未说完，他眼一黑便晕厥过去。

殿中人顿时大吃一惊，方苞马齐霍地立起身来，雍正惊得倒退一步，心慌意乱地高声叫：“快传太医！”刘墨林早已进来，守在殿门口没敢打扰他们说话，此时三步两步抢进来，一边说：“臣粗通医道，容臣先看看——”急蹲下身去，翻开张廷玉眼皮，又扶着脉沉吟良久。雍正急问：“到底怎么样？是怎么了？”

“真令人难以置信……”刘墨林摇头道，“这怎么会呢？”

“你这是什么话，叫朕猜谜儿么？”

“张相没有病。臣看，是……是饿的了。”

雍正皱眉道：“你胡说八道，朕今儿两次赐御膳的！”高无庸在旁说道，“兴许是真的，两回赐张廷玉膳，都是奴才办差，找他办事的人太多，又急着过来侍候主子，他没有吃成饭……”说话间张廷玉已经醒过来，见雍正一干人惊愕地扶自己，不好意思地说道：“臣一时头晕，惊了主子的驾了。”待两个太监扶起身来，又笑道，“我们张家遵圣祖祖训，惜福少食摄养，竟饿倒了宰相，也算一大笑谈。”雍正却“笑”不出来，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半晌方惊醒过来，忙一迭连声叫“传膳”！方苞道：“御膳鱼肉荤腥，衡臣未必消受得。”刘墨林也不管顾，说道：“要一杯奶子，多加点冰糖，现成的点心用几口就成，不须用御膳。”雍正见高无庸站着发呆，厉声道：“你愣什么？还不快办去！”

张廷玉贪婪地喝了一大碗奶子，又吃两块宫点，渐渐回过颜色，揩着额上的汗笑道：“从没有在主子跟前这么放肆的，今儿出了丑。臣没事了，接着议事吧。”雍正的意思天已晚了，张廷玉又弱，想改明日再议。张廷玉笑道：“原打算今夜还要见杨名时和孙嘉淦的，都积到明日，明日不是更累？还是主子老话，今日事今日毕的好。”

“刘墨林，知道传你进来做什么的么？”雍正命给每人进一碗参汤，干咳一声问道。他一开口，殿中又恢复了宁静庄重的气氛。众人原想刘墨林必定说“不知”的，不料刘墨林却叩头道：“臣知道。臣今个在八爷府作践了徐骏，得罪了八爷。万岁必定听了八爷的话，要处分臣。这没的说，臣是故意儿的，凭主子发落。”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雍正道：“你伶俐得忒过头了！一点也没猜对。徐骏浮浪纨绔子弟，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你呢，放荡不羁无行文人，也确有点恃了朕的宠。朕不偏不倚说话，都够受的了！八爷已经代朕教训了你，朕就不处分你了。”

刘墨林叩头道：“谢主子宽宏之恩，但徐骏确是衣冠败类斯文禽兽。八爷处我并没有失礼，只当他面唾了徐骏是实，徐骏是翰林院的人，又不是八爷的奴才，八爷这个偏架拉得没道理。臣虽放荡无羁，实没有恃宠骄人的意思，臣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还是先咽下这口气。”雍正沉静地说道，“苏舜卿的事朕心里有数，为

一个女人和人怄气，朕很不取你这一条。回头你见见十三爷，赏你点银子，好好发送了她。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读饱了书的人连这个理都不知道？”劝人容易劝己难，天下通理，雍正说到这里，猛地想到小禄和跟允禵的那个丫头，竟触了自己隐疼，忙收摄心神，又道：“叫你进来不是议私事的。朕有意放你外任官，你怎么想？”刘墨林怔了一下，说道：“我是皇上的臣子，以身许国，在京在外仍是皇上的臣！既是皇上垂问‘怎么想’，做翰林的都有通例，无不巴望能当学政，收门生，熬资格。臣原也是这想头，皇上作过《朋党论》，读来令人心目一开——那都是为自己，并不为了社稷。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臣管取三年小治，五年大治，为皇上一方良牧！”

雍正盘膝坐得有点腿发麻，下榻在地下随意踱着，突然一笑道：“那自然是好的，但你实非一郡之治能局限。朕给你一个参议名义，还回西宁，就是参议道台吧！你愿意不愿意？”

……

“唔？”

“臣不敢不奉诏，臣亦不敢说假话：臣不愿往。”

“为什么？”

刘墨林连连叩头道：“年大将军严刚可畏，臣侍候不来！”方苞马齐和张廷玉三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张廷玉双手扶膝身子一倾说道：“主上并没说叫你侍候年羹尧。你是西宁参议道，主管为年、岳两军征调粮饷，调停西宁各驻军争端，并不受谁的节制，有事直报上书房。”

“直报朕。”雍正手一摆，邢年便过来，手里捧着个小黄匣子，上头摆着两把钥匙，雍正自取一把转手交高无庸，“替朕收着。”邢年便把匣子捧给刘墨林。刘墨林双手捧过，沉甸甸的，角上包着镀金黄铜页子，钥匙齿犬牙交错，显然是特制的锁，他立刻明白，这就是一直耳闻，却从来没见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正发怔间，雍正微笑着道：“这是圣祖爷的发明，古无前例。有人说朕耳目灵通不易受人欺蒙，是靠粘竿处去听壁角，他错得一塌糊涂！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蕞尔小官，朕给这匣子，就和家人通信一般，什么事都说，说出来是真是假是正是误，无处分也无奖赏，不管什么事什么时候朕拆看，随时批复，却不是正式公文。你有事要发明折，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也可先具折子请示朕——你直报张廷玉，发了明折，就变成公务，那就要秉公处置了。”

马齐见刘墨林发愣，笑道：“别看我们日日和皇上一处，我们也都有这个匣子呢！这是殊遇异数，你还不快谢恩？”

“是啊，这是异数。”雍正目光盯着远处，似乎在眺望什么，“可惜并非人人知恩。有的人恩赏密折专奏权，把匣子给外人看，卖弄专宠；有的人把朕批的朱批泄露出去；这两种人朕是不给他脸的。还有一等人，像穆

香阿，寄来的密折，满嘴都是拍年羹尧马屁的话头，读来令人肉麻——方才马齐还说他可任九门提督，可笑！”马齐被他数落得脸一红，忙起身道：“是臣妄言了！”“是无心嘛。”雍正示意马齐坐下，“这不过顺话提及。总之，密折要说朕关心的事。大至督抚将帅，小至茶肆耳食语，秦楼楚馆轶闻趣事，士大夫往来过从，凡有关世道人心，朝政阙失的，放胆奏进来，就如同家人父子通信，没什么忌讳，就是年岁丰歉，阴涝晴旱……只管奏！”

说到“阴涝晴旱”雍正猛地想到史贻直，心里紧抽一下，便不言语，只是出神，半晌才道：“今儿着实乏了，朕也没精神。刘墨林明儿见见张廷玉，就去年羹尧那里陪着。记着，事事要听年羹尧调度，事事要密折奏进来！”刘墨林一头死了苏舜卿，心中悲痛；受允禩窘辱，又觉愤恨；升迁是喜，与年羹尧打交道又是忧；受密折权又有点惊疑。心里翻倒了五味瓶似的，叩头道：“臣敢不凛遵圣训！”雍正点了点头，说道：“夜深了，散了吧。”

这一夜，雍正就歇在养心殿，也没有翻绿头牌叫妃嫔，在大炕上辗转反侧，只是睡不着，几次趿了鞋出来看天，天色却是晴好。

[1] 东厂：明代特务机关。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刘墨林因知张廷玉身体有病，第二日上午辰时才打轿往张廷玉私邸拜谒。一路隔轿窗都能听见，街上人沸沸扬扬说道史贻直弹劾年羹尧的事，有的说“史大人已经绑赴午门，午时三刻在午门问斩”！有的说“年大将军要亲自出红差 [1] ”！刘墨林只是一笑，“午门问斩”只在前明有过，清朝开国早已废止。只在吴三桂掀三藩之乱时，康熙皇帝在五凤楼阅兵，午门前杀掉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以示朝廷大张挞伐决心，史贻直这点子事怎么当得起这大的典刑？想着，轿子已落。刘墨林吁一口气哈腰出来，递上名刺，张廷玉的门官便笑了，“张相四更起身，五更临朝，几十年的规矩了，您大人的事张相昨夜就吩咐，请上书房见。”刘墨林不禁暗赞，张廷玉勤劳王事到这份上，也真难怪雍正爱重。忙命轿往西华门，特地绕道午门，要瞧瞧史贻直。他平素与史贻直只是点头交情，但既然史贻直遭了事，这点情分还该有的。

在午门“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碑前下轿，刘墨林倒犯了踌躇，自己眼见就要受年羹尧节制，特地看望史贻直岂不犯忌？他远远站着望了一眼，真的见史贻直已摘了顶戴，直挺挺跪在午门前的侍卫房门口，其时正五月中，久旱无雨，大临清砖铺起的午门大空场蔚蔚蒸起的地气煌煌直上，天上晴得一丝云也没，骄阳无情地将威炎的光直倾下来，晒得地下焦热

滚烫。眼见史贻直面无表情，头矗得葱笔价仰望上苍，刘墨林心里突然一阵难受。正发愣间，却见邢年带着几个太监，都热得大汗淋漓，脚步拖沓地过来，到史贻直面前，说道："有旨！"

"臣，史贻直！"

"皇上问你，"邢年干巴巴说道，"你这次无端攻讦年羹尧，有无串连预谋的事？"

"没有！"

"为何孙嘉淦方才与你说的一般，又拼死保你？"

史贻直仿佛意外，头略一指说道："孙嘉淦是昨日回京的，臣是昨夜见的皇上。他回京后我们没有见过面，即平日，臣与孙嘉淦素不往来，政见多有不合。他保臣，臣不知道，也不屑于他来保臣。"邢年只是奉旨传话，应无驳诘之权，听了点点头，又道，"皇上说，'朕很怜你'。命我传旨，只须向年大将军谢罪，便可赦你。"史贻直以手指天，说道："年羹尧所作所为上干天怒下招人怨。臣若谢罪，在皇上为佞臣，在年某为附恶，皇上何所取而赦臣？杀年羹尧天必雨！"他如此强项不屈，旁边几个侍卫都听呆了。刘墨林也不禁心下骇然，脸色已是变得苍白。

"皇上说，你与年羹尧同年进士，又受年某举荐入选东宫洗马。"邢年又道，"你必是想，年羹尧功高震主，朕必有鸟尽弓藏的事。想预为自己留一退步。事主唯诚，你这样的心地可问不可问？"邢年是大内最老资格的太监，曾亲眼目睹当年名臣郭琇批龙鳞，姚缔虞，唐赍成当年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的风范历历在目，这种事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但康熙性格宽仁，雍正刻忌阴狠眦睚必报，两个君王不一样。眼见史贻直如此冒犯雍正毫无惧色，不禁也替他捏一把汗。刘墨林听着这剔骨挖肉般的诛心之词，想象雍正发话时的脸色，竟倏地打了一个寒颤。却听史贻直答道："臣并不知年某推荐之事，今日听来，实堪羞愧。臣举进士，是自己考的，年羹尧举荐无论出于何心，但用臣的是皇上。臣以为皇上当以是非取舍，不应以揣猜之词加臣之罪！"说罢连连顿首。邢年揩一把汗，说道："你既不肯伏罪，皇上命我传谕。你就是小人，就在这晒日头。晒死了，天就下雨了！"

史贻直见邢年转身要走，一把扯住后襟，说道："你这老阉狗！去回皇上话，我不是小人！"显然，雍正的话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气得脸色雪白，眼中迸出泪花来。邢年却笑道："咱是传旨的。并不干咱的事。其实我倒佩服您大人这点骨气的。"说完，径回大内缴旨。

刘墨林一个愣怔，才想起自己还要见张廷玉，然后去见年羹尧。再不迟疑，拔脚便跟了邢年身后，从左掖门入内。邢年自回养心殿，刘墨林径奔上书房来。张廷玉正和杨名时谈话，李绂坐在一旁扇着扇子，似乎等着接谈。见刘墨林进来，张廷玉只点了点头，说道："原说头一个见你的，已经见了几个了你才到。索性名时谈完，我陪送你去大将军那里

——名时，你接着说。”

“云贵苗瑶杂处，不能同内地类比。”杨名时呷一口冰湃凉茶欠身从容说道：“内地是官府说了算，那里是土司说了算。如今蔡珽将军不再过问民政。我遵先王遗政，取怀柔羁縻之策，好容易才理顺了。皇上要改土归流[2]，不是我不肯办，在几个地方试，其实真的管不了苗瑶族里的事。中堂想想，那都是一个一个的土寨，隐在十万大山中，有的寨子连马都上不去，有的蛮荒不化，言语也不通。历朝历代世袭下来的土司，一旦取消，难免就有怨望心。各自为政久了，一造反就一寨皆反，一山皆反，派兵镇压，他们钻了深山老洞，兵去他归依然故我。有的县份，多年没有县令，衙门都倒了，有的县只有一个当地人替政府办事，也只是管着召集土司会议，宣布政令，回去他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你要设政府管理，就得派官员去，瘴气毒雾十去九不归，人们宁肯辞官也不去。这些个烦难，朝廷还得多多体谅。我以为还是维持现状，不易轻作更易的。”张廷玉双眉皱着只是沉吟，半晌才道：“剥夺土司特权，百姓们该拥戴才是嘛，政府并不收苛捐杂税，皇上这是仁者之心！”杨名时一听便笑了：“我说的是‘行不通’，不是‘不应行’。云贵于中原有茶盐之利，但贫瘠乏粮历代就是这样的。许多地方都还是刀耕火种，我去的第一件事，先教他们种地，衣食足知荣辱，‘三字经’得从这儿念起。然后扶植农桑，养育人才尊孔尊孟，慢慢开化了再设政府，才是水到渠成。硬来，逼反了，就事与愿违了。”

张廷玉看去心情有些忧郁，雍正忙着要改土归流他原也赞成，听了杨名时的话，倒犯了踌躇。半晌，张廷玉一笑道：“牛不喝水强按头。皇上是要给牛灌药，可惜牛不醒事啊！李卫递进折子，他要在江南试行火耗归公，听说你也不同意？”

“我和李卫私交极好的。”杨名时道，“但他这风头出得不好。单迎合皇上急于充盈府库的心思。所以我特意绕道去看他。看来意见难合。耗羡归公，只能叫清官日子难过，贪污墨吏要巧取豪夺，哪里寻不出‘名目’来？如今天下吏治到底如何，张相大约比我清楚。去年秋我参劾大理知府臧成文，刚摘了顶子下来就给他送了民伞保他。臧某贪墨一万余两查有实据，为什么下头百姓还保他？我心里疑惑，私访了一下才知道。老百姓说，今年年例刚送上去，您撤掉他，我们就白送了，充公又归还不来！再派一个，还得再送一份子。好比是狼，我们刚喂饱一个，你再派个饿狼！我心里气急，回省就请王命旗牌斩了臧某。再去的官他就不敢再当狼！所以清吏治充库银，要害在‘吏’，而不在‘治’法。李卫这办法一旦推行，下头必定又生出千奇百怪的办法多途搜刮，害的还是百姓。或许江南一省行之有效，但各省纷起效法，后果不堪设想！”张廷玉听了不禁默然，杨名时说的这些他深信不疑，但雍正多次与他促膝交谈，天下事非变法不可为，耗羡归公、改土归流、丁银入亩、官绅纳粮和筹钱法这些大政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几个亲信大臣已在外地试行。中途停止，那就是说雍正登极以来毫无政治建树，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允禩便能兴云作雨推波助澜，甚或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废黜雍正，自己作为宰相，又如何善后？像杨名时、李绂，都是雍正一手提拔的亲信大

员，细谈之下，对雍正刷新政治的措置竟无一赞同，想来也真令人可叹。张廷玉刚问了句：“依着名时意见，该怎么办？”杨名时未及答话，便见孙嘉淦扬着脸进来，便道：“嘉淦，下来了？你不要去顶撞皇上了，不要去了，皇上的难处我知道。多建议些，气平些，好么？”孙嘉淦道：“我只是过去保史贻直，没有顶撞皇上。皇上昨夜没睡好，性子很躁，一边听我奏说，有时还踱出殿散步，回来再听，看上去是有些心神不定。后来皇上就叫我过来，听你处分。请中堂处分！”说罢便是一躬。

张廷玉叹息一声，说道：“你是个傻子！皇上不给你处分，我给你的什么处分？言官嘛，你是御史，说话比我随便。”他扫视众人一眼，说道：“我只想告诉诸位一句话，‘雍正改元刷新政治’是皇上据天下大势决断出来的方略。我们做臣子的，只能在这个方略圈子里赞襄，万不可掣肘。不趁国运鼎盛时疾速整顿吏治，祸至悔迟！据我看，皇上这见地实在入木三分，只是看来性急了也不成。掣肘的太多，太多了。”

“圣祖成法应无错误。”杨名时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只是圣祖晚年诸法废弛，贪风渐起渐炽没有随时遏制。方才中堂下问，我说。抓住一批墨吏，无问亲疏远近，无问贵贱高低，一律明正典刑昭示天下。这一条办下来就堵住了贪风。先帝爷御制圣训三十六条，要颁示各地学宫切实宣讲，旌忠表孝，就能作养一代廉吏。徐图更张，不比如今这样急功近利舍本求末的‘变法’好？”张廷玉立即插一句，说道：“‘变法’的话是我说的。皇上从没说过‘变法’二字。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嘛。”“其实我也要说这就是变法。”杨名时昂然说道，“叫不叫这名儿何关紧要？宋神宗、英主；王安石，英才。变法变得怎么样？靖康之乱！”

李绂是张廷玉的门生，一直坐听不敢插言，此时觉得不宜沉默下去，一欠身道：“杨兄，《吕氏春秋·察今》中头一句就说：‘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如今情势与熙朝大不相同，墨守成规，政治难新。不过，老师，我也觉得急了些。这么多政务，又是摊丁入亩，又是耗羡归公；民、官一齐得罪，朝中又颇有不同意见，一个失闪，容易乱局啊！像文镜那样，几乎将省城各衙主官撤完了。凭他一人，就是三头六臂，办得下么？”刘墨林是“变法派”一直想寻机与杨名时辩诘，想到“掣肘”二字，倏然间才明白雍正写《朋党论》的真意，又联想到自己的新使命，恍然若有所悟，但李绂又提说到年羹尧。他翕了一下嘴唇，把话又吞了肚里。

一声沉雷拖着长长的尾音，像一盘空磨在远处颤抖着传进上书房。众人都是一愣，接着又是一声，音也不甚高，只是尾音更长，好像天也累极了，发出一声撼动人心的闷声叹息。

“天要下雨了！”张廷玉兴奋得一跃而起，几步跨出上书房看时，却仍是骄阳当头。因上书房坐西朝东，张廷玉疾趋几步到甬道上以手遮阳西望，但见黑沉沉乌鸦鸦墨染似的黑云峥嵘而起，缓慢地但又毫不迟疑地向已偏西的太阳压去，仿佛要闭合封锁整个湛清无云的天空。隐隐的雷电，金线火蛇一样闪击着云幕，却并不出头。少顷，远处林梢一阵刷刷

响动，凉风卷着浮尘隔着重重宫院袭进来。张廷玉浑身顿觉清爽，刚说了句“方灵皋智能之士，了不起”！便听一声石破天惊的雷声，撼得宫阙大地都颤了一下。先是几滴铜钱大的雨滴噼里啪啦撒落一阵，又停少顷，便听由西向东松涛一样的雨声渐渐近来，整个紫禁城的巍峨宫阙，龙楼凤阁刹那间便淹没在麻帘一样的雨幕中。原来晴好如洗的东半天也都被怒海翻腾的云涛压得黑沉沉的，惊雷一声接一声，忽儿把庭院照得雪白，忽儿又隐在云层中不停地滚动，把深邃的百年禁城笼罩拥抱起来，黯黑得像深秋的黄昏。张廷玉痴了一样站在雨地里，任雨水浇透了他的全身，闭目仰天，似乎在尽情享受上苍突然降临的甘澍，又像在默默祈祷着什么。李绂见他站得久了，忙冒雨出来说道：“师相之心，上天已鉴。不过雨地站久了要着凉，请师相回屋……多少大事等着要议呢！”

张廷玉喟然深舒一口气，由李绂搀扶着进上书房，一边更衣，一边说道：“此雨治人无数，是皇上洪福所致！我要立即面君！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回来……”说着，披了油衣拔脚便走，到门口，看了看惊雷疾走的天穹，招手叫过誊本处一个官员，命道：“你立刻去一趟户部，尚书以下官员都要出动，查看粮库。还有兵部，把武库也要检视一下，有漏雨的要立刻补。不许霉一粒粮，锈一件兵器。叫人知会顺天府，永定河堤是要紧的，还有京师民间土屋茅舍也要查看，防着倒房砸了人！”说完，也不等那司员回话，便径出月华门，直奔养心殿。

雍正站在养心殿口正默默出神。他天性喜凉畏热，穿着一身酱色轻纱袍，外头只套了件石青葛纱褂，也没有戴冠，一双青缎凉黑皂靴已被哨风裹到檐下的雨雾打湿，却是一动不动，凝望着天空。方苞就站在雍正身后，也是拈须若有所思，一眼瞧见张廷玉冒雨而来，便道：“衡臣来了。”

“唔？唔。”雍正点点头，返身回殿，命人在殿口摆了绣龙瓷墩，一撩袍角坐了，说道：“衡臣不要行礼了。见过人了？”“还没有谈完呢！”张廷玉到底还是打千儿行了常见礼，起身赔笑道：“天下这样的好雨，晓得主上心里欢喜，奴才过来给史贻直讨情。”雍正怔了一下，说道：“史贻直还是有罪的。他妄言年羹尧为奸佞，不杀年羹尧天不下雨。这雨下来了，他就有妄言之罪。善拿善放，不足以安功臣之心。”

张廷玉满以为过来一说即准，肯定立刻放掉史贻直的，不想雍正却这样说，不禁一愣。一时倒不知该怎样答对，瞥了方苞一眼，半晌才道：“万岁圣明。但天道无常，史贻直只是揣度有误。其大旨直说帝侧有小人，恐也是实情。今万岁惩罚史贻直午门长跪，像那样的太阳，史贻直能支撑多久？焉知上天竟为拯忠直之士而突降甘霖？”方苞在旁微微一笑，说道：“衡臣，这些万岁都知道。但别人的心思也要顾及。这次史贻直奏劾年羹尧。孙嘉淦又力保史贻直，是谁都瞒不过的。我方才跟万岁说，这雨可名为‘詹事雨’，但据此时朝廷情势，不过救了史贻直一命而已，其余的都还说不上。看看吧，忙什么？雨，一时住不了呢？”张廷玉听着这些捉摸不定的话，虽没有明说，已看出雍正心中更深的隐忧，倒一时语塞。君臣三人都没言声，注目着外边倾泻如注的大雨。

“廷玉，杨名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雍正抚着膝，看着闪动发亮的外院问道，“李绂是臣的门生，虽说没多的话，我看似乎也赞同杨名时的话。似乎都觉得朝廷急于事功，步子不稳。”说罢，便将杨名时的话细细说了。雍正听得很专注，却始终没有说话，直到张廷玉陈说完毕，起身踱了几步，转脸对方苞说道：“灵皋先生，蔡珽和杨名时很有成见的，奏上来的密折也说杨‘操守甚佳，民望所归’；李绂，朕深知的，在任也是一介不取，还有孙嘉淦，也是忠直之士。但听起来，似乎朕的政令，他们竟无一赞同！真真令人可叹……知人也难，欲人知也更难！他们似乎总把朕和圣祖分开来说，总将雍正之初与康熙之初相比，怎么才能叫他们知道朕的心，知道朕的难呢？”

雍正说得很动情，两道眉都拧攒了一处，目光炯炯望着外边，仿佛要穿透混沌蒙茫的雨雾，许久，才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方苞和张廷玉听了也都无话可答；雍正的心思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却解释不得；既不能说康熙晚年政务荒疏，又要矫正这些时弊；既要整饬吏治，刷新政治，还得说是承先启后，不离祖宗成法！普天之下无官不贪，雍正措置处处都针对着这一条，却还要靠这些官来推行他的新政。他的这个皇帝不好做，也难为煞宰相。一时间养心殿沉寂下来，只听外头翻江倒海价的雨声和雷声，突然一阵碎冰破裂似的巨雷震响，墨染似的浓云中一个火球几抛几跳砸落下来，不知落到哪个宫里，震得大地都撼了一下。几个人心里都是一悸，便听远处一阵吆喝，一个太监连滚带爬跑进来，脸色吓得死人一样，跪在殿口哆嗦着嘴唇道：“万万万……万岁爷……雷……雷……”

“瞧你这副德性！”雍正脸色又青又白，阴沉沉说道，“天塌了么？”

“太和殿……雷击了，走了水！”

坐着的方苞和张廷玉惊得一齐站起身来，跟着雍正疾步走出养心殿，张着眼向东南望时，却并不见火光，阴霾低沉的云层压得低低的，袅袅起落飘游，弄不清是烟还是云雾，隐隐传来时断时续的吆喝声，也听不清叫的什么。一时便见高无庸浑身淋得水鸡儿似的跑来报说：“火没烧起来就叫大雨浇熄了，主子放心……”

“你去午门传旨给史贻直。”雍正的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异常镇定，“京师久旱不雨，是朕凉德所致，若果是天降灾殃，自当由朕任咎。史贻直妄以天变之责加罪于忠直有功之臣工，学术不纯，譬涉乖谬，本当严议，念其初志尚无恶逆之心，着革职，永不议叙，免交部议。——你去，就这么传旨！”

张廷玉原本为救史贻直过来的，听见这道谕旨，不禁松了一口气。但雍正这诏旨其实带着罪己诏的意思，又不好顺着说，默谋了一会儿，赔笑道：“皇上责己似乎严了些。说是天旱，并不成灾。若论责任，宰相燮理阴阳调和朝野，责任在我……”“你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雍正慢慢转回身，“他们还在上书房等着，你还办事去吧。”张廷玉忙答应着，待要

退下时，雍正又叫住了，“杨名时李绂都是正人，意见不同尽情叫他们讲。你要有定见，劝说他们与朕一德一心。告诉他们，朕是仁君，不是暴君。慢慢往后他们就越看越明白了。他们的办法要能办好一省一地的吏治，也不妨允他们自为，只不要学史贻直。史贻直太不懂事了！”

目送张廷玉退出养心殿，雍正的神色似乎有点疲倦，踽踽回到东暖阁坐下，望着玻璃窗外的淙淙大雨只是出神。方苞跟着进来站在侧旁，沉默许久，说道：“这雨下得好。”雍正点点头，说道：“年羹尧好不识起倒！朕一直等他为史贻直说几句话，他未必要天来说话？”他目中瞳仁陡地一亮，又黯淡下来。

“皇上，您看。”方苞指着北壁上一张字画，说道，“这是先帝给你题的字，‘戒急用忍’。依臣看来，实实够皇上受用终生。”雍正看了一眼那张字，又把目光盯向方苞，却没言声。方苞一笑，说道：“李卫田文镜李绂杨名时，他们各自为政，眼下只能这样，急也没用。八爷和年羹尧两块石头当道，您想推行新政，只能忍着点，一块一块搬开，好比渠水，就流畅了。”

雍正双手揉抚着膝盖，恶狠狠地凝视着那张字，许久才道：“朕倒想敦睦友子兄弟和谐的，惜乎是一厢情愿。登极以来老八的人升了多少？他仍旧是作梗！朕看隆科多也靠向了廉亲王，就是因为朕始终只是苦口婆心地说，没有心狠手辣地作！倒叫他们瞧着朕‘外强中干’似的！年羹尧离京一走，朕立刻要赶允禩出上书房，看是谁敢作仗马之鸣？”

“年羹尧敢。”方苞翘着髭须冷冰冰说道。他的口气如此阴寒，在隆隆响震的滚雷声的夹缝里清晰地传过来，雍正竟不自禁打了个冷噤，他的脸立刻苍白了。不知过了多久，雍正才道：“还不至于吧？年羹尧在藩邸就是朕的门人，朕知道他，外谦而内骄，目空无物胆大妄为都是有的，说到谋逆造反，他未必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这一次进京又加了这许多恩宠……”方苞一笑，说道：“恕臣直言，皇上见的那个年羹尧是‘表’。据臣看，年羹尧秉性只有两个字——狐疑——狐狸过冰河，走几步听一听冰凌的动静。一旦觉得不会炸冰开河，他几步就跳过对岸了！”

雍正的脸色愈加苍白，他陡地想起当年，康熙两次废太子，年羹尧都曾进京刺探阿哥夺嫡内情，靠拢允禩，只是邬思道防守严密，警告年羹尧“不可玩火”才勉强拢住他没有公然倒戈背主。想着，雍正竟不由自主点了点头，半晌，冷笑道：“要真的这样，不晓得天如何料理他了！有那么便当的事么？岳钟麒就在青海，听他的？还有粮呢，饷呢？如今天下大定，总该师出有名的吧？”“年羹尧真正失算之处，不该与岳钟麒争功。二人原是莫逆之交，他自己闹出生分来。”方苞眼中放出贼亮的光，“您这边一动八爷，他立刻就师出‘有名’了。八爷下头的人现在各省都是有职有权的督抚提镇。您‘刷新吏治’，先就刷了这些人，心里怎么能不恨您？年羹尧这只狐狸真的过了河，粮饷都不在话下。臣再说一遍，年羹尧的后顾之忧，只有一个岳钟麒！年是一党，隆科多也是一党，八爷自不必说。隆科多这次不敢真的动手，并不是畏惧马齐，甚或

也并不为怕毕力塔，其实他们都还瞧不清年的步子！一来是万岁爷您天生威严又有十三爷忠心辅佐，二来也实亏了这次劳军的声势，才没有酿成大乱。万岁！这么多的城狐社鼠高居庙堂之上，您尽着防护自己昼夜警惕，试问怎么能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些制度？”

一道明闪，照得殿里殿外通明雪亮，接着便是一声劈柴一样干涩的裂响，拖着长长的尾音，那雷声愈去愈远。

“偏劳先生为朕多筹划筹划。你就和怡亲王住一处，也好随时顾问照料。”雍正的脸在晦暗的暖阁里，又背对着窗，看不出是什么脸色，一字一句顿着说道：“西边送来的密折先交你看。哪怕是半夜，随时可以见朕。”

那雨，猛猛地直泻了一夜，平明时分才转成蒙蒙细雨，霰雾一样笼罩着满街潦水的北京城。

[1] 即当刽子手斩杀犯人。

[2] 即设置正规政府，代替土司政治。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这场雨来得快去得疾，至第二日拂晓时分云散雨收，又复晴得月朗星灿。原打算在京再盘桓几日的年羹尧只好进宫辞行。雍正召见口气极温存亲密，就养心殿赐御膳，君臣席间谈笑风生，说得十分投机，雍正倒也没别的要紧话，只反复叮咛年羹尧“……要节劳，不可只顾感恩图报拼命做事，糟蹋了身子骨儿。朕已下旨，岳东美（钟麒）部仍旧退守四川，你只部勒好你的兵，少惹是非就好。粮饷的事刘墨林去，协统各省办理，还是你来节制。你妹子已经晋封贵妃，还有你父亲哥子，都有朕照应。你在军中如常办事，把兵练好，别的事竟可一概不管。如今青海西藏都已稳住，将来国力再充盈些，朕还打算由你将兵西进，殄灭阿拉布坦叛军。朕寄你厚望……朕自要做明主，切盼你做贤臣良将，单为你造一座凌烟阁也不是不可指望的事……”一头说，一头殷殷劝酒，一碗碗米汤只情灌起。年羹尧原打算问问如何处置史贻直的，倒被这些柔情蜜意的话堵了回去，只索雍正说一句答应一声。直到巳时初牌，礼部的人进来报说：“午门外百官已经候着，请年大将军受郊送礼。”

“皇上的圣谕奴才牢记在心”。年羹尧起身向雍正一躬，“奴才唯有粉身碎骨勤劳王事，才能报得主子知遇之恩！”

雍正也站起身来，环顾殿内，似乎想赏点什么东西，总觉无物可赐，思量一下，取过一柄镂金攒珠如意，仿佛不胜浩叹，说道："一切不用表白，都在心田之中。你这一番出去又要吃苦，朕不知怎样赏赐你才能浃怀。带走它吧，用餐时看着它，练兵时想着它，行军时带着它，就如朕在你身边一样……"

雍正说着眼圈一红，竟涌出了泪花。年羹尧感动得五内俱沸，"扎"地答应一声翻身拜倒在地，哽咽道："主子保重，奴才去了！"雍正双手扶起年羹尧，笑道："又不是生离死别，又何必伤感？朕今儿个也是的，这么多年头一回控不住自己。起来——朕还送你午门，咱们一道儿出去。"

于是二人并肩出了养心殿垂花门，却不乘乘舆，只散步南行，绕三大殿从右翼门进内，穿行太和门，过金水桥直趋午门。眼见午门外旌旗蔽日甲兵森立，雍正止住了脚步，凝望着外头似乎若有所思，摆手命张五哥一干侍卫回避。年羹尧一直随侍在侧亦步亦趋，见雍正似乎还有话，忙躬身问道："皇上似乎有心事？"

"有啊……"雍正叹道，"朕一直迟疑着，不知讲得是时候不是。"年羹尧疑惑地盯着雍正，不知道该如何回话，半晌才道："请皇上明示！"雍正顿了一下，说道："朕还是打算叫允禟回你军中。"

年羹尧一听便笑了，说道："九爷无论在京还是在军，有什么妨碍？他做不了耗！——而且据奴才看，九爷似乎还安分。"

"朕最怕你这样想。"雍正细牙咬着，冷笑道，"朕何尝不想兄弟敦睦？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话在殿里说，耳目太杂，也不是一两句说得清的。如今临别，朕只想问你一声，八爷如果反朝，你怎么办？"

"万不致有这样的事！如果真的出这种事，奴才十万精锐杀回北京勤王！"

雍正点点头，说道："只能说但愿不致有这样的事。但当年夺嫡他们何其拼命，图的是什么？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他们是小人之尤，断不可指望他们生改悔之心。如今分散措置他们，就为防他们谋为不轨！你们在外头把差事办得越漂亮，朕这个皇帝才坐得越稳，越有味！不然，出什么事都难以逆料的。朕所以不重处史贻直也为这个。史贻直说，'有奸佞居鼎铉之侧'，并不是欺君！"年羹尧腾地脸涨得通红，跨前一步，压着嗓子激动得声音发颤，说道："请皇上发旨，半个时辰奴才就端掉这个'八爷党'！"雍正一笑，说道："亮工，你不懂政治。你即便不在京，朕发狠要拿他们，也只一纸诏书的事。别忘了他们都是朕的亲骨肉弟弟！就是罪行昭彰，朕也于心不忍。朕连自己的兄弟都教化不了，何以化天下人？他们如今并不敢妄动，只是等着朕弄坏了朝局，再召集八旗旗主，按祖宗成法行废立的事。朕夙夜勤政，把江山治得铁桶似的，也就堵了他们的口实，妄心退了仍旧是朕的好弟弟嘛！"雍正一脸的郑重其事，一会儿说得年羹尧浑身热血沸腾，一会儿把心悬得老高，又像是要整治允

禩一干人，又似乎深切体念着“骨肉”情分，年羹尧也不及细想，只是觉得这些话如果不是拿自己当心腹，皇帝断然也说不出口。一边口里诺诺连声答应，又道：“奴才在外头带兵，小人们断然做不了耗。万岁说到兄弟情分，奴才不敢插言，但求皇上善自保重。一旦有使着奴才处，八百里加紧，三天可到奴才那里，旦夕可以响应的。”雍正一笑道：“这就好。朕不过虑之在前而已，白嘱咐你一句，你好心里有数。其实北京城里翻不了天——当初内有八王，外有十四王朕还不怕呢——走，朕送你出去，这里说话久了不好。”说罢，雍正便徐徐而行，年羹尧一脸庄敬之容跟在后头。五凤楼下的炮手见御驾启动，便点着了炮捻儿。随着闷雷价三声炮响，畅音阁供奉们击鼓撞磬，顿时黄钟大吕之声旱雷聒耳。高无庸几十个太监打着黄伞羽扇，簇拥着皇帝和大将军出了午门正门……

自年羹尧回京第五天，邬思道便赶回了开封，田文镜此刻已知道了这个瘸师爷的来头。尽自心里满不自在，却不得不礼敬有加。每日不问上衙与否，一大早先打发人恭送五十两台州足纹供这神仙花销。邬思道有时到衙门打卯儿，有时索性不来，收了银子便在省城名胜逛游，今儿相国寺上香，明儿游龙庭，泛舟潘杨湖，甚或登铁塔眺望黄河，吟诗弄琴，越发的逍遥。吴凤阁张运程姚捷三个师爷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几次旁敲侧击发邬思道的私意儿，田文镜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说：“他有残疾，该当的多照应些儿。你们挣的钱少么？这事不值得怄气。”三个师爷气得七窍生烟，索性也不到衙办事。

田文镜走马上任河南，一心要整顿吏治，没想到身为巡抚，手握重权，口含天宪，仍旧事事受制。为晁刘氏一案，拿了臬司衙门二十几号人，又具本参劾胡期恒、车铭两名大员“通同僧尼，卖放官钱，贿赂官司”，在押的和尚尼姑们都已招认，偏是朝廷部文下来，吏部批的“着该抚将车铭、胡期恒贪墨不法实证解部上闻”。刑部则批“僧民所供一面之词甚骇视听，显系诿过大臣以图淆乱是非，着该审评实再报”。田文镜看着这些部文，气得欲哭无泪：他已发出宪牌，要车铭胡期恒封印听参，为的就是革职部文下来，好与这些淫僧淫尼当堂对质，把案子审个水落石出。如今车、胡赫然在位，单审和尚尼姑怎么能定谳？再看身边，邬思道百事不问，吴凤阁几个袖手观火，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真正的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在签押房苦思一夜，田文镜一眼未合。直到卯时，巡抚衙门各房执事都来了，田文镜忍着心里那份难受，叫祝希贵去布政使衙门和按察使衙门请胡期恒和车铭。祝希贵答应着还没有离去，便见外头门政带着一个官员进来，个子高高的，又黑又瘦，凸出的颧骨上嵌着一对又黑又亮的小眼睛，头上戴着蓝宝石顶子，一望可知是个三品大员。田文镜惊愕地站起身来，细看时却是熟人，湖广布政使高其倬——不知几时来的开封？

“愣什么？”高其倬十分豪爽，大踏步进了签押房，一揖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年你在户部跟十三爷做事，去四川催缴库银，没有和其倬打过交道么？如今做了封疆，竟睹面不识了！”田文镜一边还礼，说道：“哪里的话呢？敢不认识你其倬兄？突如其来从天而降，我再想不到——怎么就不通禀一声儿，你们差使越办越成体统了！”高其倬笑着坐

了，一边接过李宏升送过的茶，笑嘻嘻道：“你别嗔下人。他们倒是要通禀的，是我不让闹这些虚文，又是开门放炮的，不合咱们的情分。”

几句寒暄过后，田文镜又沉闷下来，抚膝长叹一声说道：“樵山兄，你是进京引见的吧？”高其倬松弛地舒展了一下身子，啜茶笑道：“我是奉诏晋见。从李卫那边过来。皇上命我先看看你们。”田文镜忙起身一躬，说道：“文镜何以克当！”因见李宏升还站着，便道：“你去吧，就说高大人打湖广来，一并请过来说话。叫厨房备酒！”

“是这样，”高其倬待李宏升出去，坐了，摇着扇子道：“皇上要在遵化造陵。钦天监选了一处，去年我去看了。我说这地方地脉已尽，外面儿上瞧着好，其实下头土气太薄。他们不信，今年初春挖开看，果然七尺下头都是砂，还涌水。这次是邬先生荐的，我去给皇上选风水地——听说思道先生已经回了河南，快请出来见面呐！”田文镜苦笑了一下，叹道：“不知逛到哪里去了。樵山，我这一汪水毕竟太浅，养不住邬先生这样的大才。换一换人，我断不肯，也不敢说这个话，这个巡抚当得真是窝囊！”高其倬嘻地一笑，说道：“你心里的苦我知道。皇上让我来看你，在我的密折上都批了。连你上的折子也都转我看了。”

田文镜睁大了眼睛，疑惑地凝视着高其倬。

“李卫比你境遇好些。清理亏空，他保了一批官，鄂尔善累得要死不能活，也没查出江苏有亏空。”高其倬眯着眼说道：“其实他早已经另具密折，把江南亏空情形如实奏了皇上。他站稳了地步儿，然后再实行耗羡归公。不像你，一到任就整得河南官场鸡飞狗跳，一味硬来。但皇上赏识你这不避怨嫌，叫我过来和你谈谈，他知道你的难处。”田文镜目光熠然一闪，问道：“方才这话，是皇上说的，还是樵山兄的揣度？”高其倬正容说道：“皇上自己当初就是孤臣，不但与诸大臣落落寡合，就是和八爷比，人望也是不及的——文镜，我焉敢捏造圣谕？但皇上没叫我复述原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心上。”

只能说到这份上，田文镜就不能再追问了，他心里一阵欣慰，几乎坠下泪来，低着头只是发怔，喃喃说道：“皇上知道我田文镜这份心，就是难死，我也没有二话。我仔细想，皇上也是个难。但我不明白，车铭是八王爷的人，扳不动也就罢了。年羹尧大将军怎么这么护短？像胡期恒，真的交给我审，他的罪不在诺敏之下！这两个人，一个管钱粮官吏调度，一个管法司，扳不倒他们，我在河南有什么作为？还有个邬思道，顶着个师爷名儿，是我“聘’的，只拿钱不做事，衙门里师爷们心都散了！要真的是我聘的，我早让他卷铺盖回无锡了！”

“中丞，你若真的叫我卷铺盖走路，我从前取用的银子一两不少都还你！”

田文镜和高其倬说得专注，都不知道邬思道什么时候已经进来。听这一句话，田文镜惊得身上一颤，转脸见邬思道架着拐杖站在门旁，不禁腾

地红了脸，窘得不知如何是好。高其倬也是尴尬万分，但他是个灵性人，忙起身过来，亲自搀邬思道坐了，赔笑道：“河南地面邪，说曹操曹操到！田中丞刚刚儿□着你不是，可可儿你就进来，你再迟点说话，不定我也要发你的私意儿呢！我是从李卫那来，叫问着你先生好，翠儿和你两位夫人处得好，凡百事情都照料，请先生不必萦心——田中丞心里闷，牢骚无处泄，相交满天下，知音有几人？你甭往心里去……”

“我说的也是真心话，”邬思道诚挚地说道，“只拿钱不做事，我确实算不得好师爷。”他目光忧郁，笃笃踱了几步，徐徐道，“今日其倬是个见证，我实是当今雍正爷的朋友。十几年在雍邸朝夕参赞，直到皇上登极，原说命我进上书房的。我就是这么个身份。椎山兄，你和李卫是朋友，他当县令你是师爷，我的底细你晓得，我说的有假没有？”

田文镜脸色白得没点血色，这时他才明白雍正亲问“邬先生安”的深意，原以为邬思道不过是趁食京师王公府邸的名士而已，想不到居然真的和皇帝有这么深的渊源！高其倬早已站起身来，欠身称是，又对愕然不置的田文镜道：“邬先生说的句句是实，皇上在藩邸其实以师礼待先生的，李卫见了邬先生也行的奴才礼，就是皇上跟前的三个阿哥爷，也都称先生‘世伯’……”

邬思道摆手制止了高其倬的介绍，淡然说道：“帝师我不敢当。若不是文镜着实厌憎我，今日断不说这个话。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当初辞别，皇上说我‘既不愿大隐，朕也不许你小隐’，我在你这里中隐，其实是你代皇上养着我，你明白么——我是‘隐’在你跟前，怎么敢和别的师爷一样追名逐利？”他目光盯着天棚，仿佛不胜感叹，喃喃道：“其实持中最难，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文镜大人呐……我多想回去，回无锡。那山、那水、那梅、那雪……可没有圣命，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呀……”说着，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邬先生，不知者不为罪，恕文镜无礼。”田文镜见他动情，言下也不胜感慨，“皇上待你国士，我待你‘师爷’，可见我之心胸。但我的难处先生也瞧见了的。”他低下了头，用手抚着稀落的头发，深深叹息一声，正要倾诉苦情，却见祝希贵匆匆进来，忙收敛心神，问道：“见着胡方伯和东西司了么？”祝希贵当地向三个人打千儿行了礼，笑着回道：“胡大人车大人都不在衙，说是年大将军从郑州过境，昨儿他们都去请安去了。”

田文镜怔了一下，年羹尧过境他早知道，礼部头十天就发来咨文，命沿途各省官员以公爵礼迎送入境出境事宜，田文镜心绪实在太坏，也因与年羹尧有芥蒂，只将此事以火急滚单知会彰德郑州二府，向年羹尧行在发了一纸告病文书了事。今天请胡、车二人吃酒，原也想请他们代劳在年跟前请安行礼，却不料他们连声招呼也不打，径自就去了！田文镜干笑一声，说道：“好嘛！河南如今就这么个世界——既如此，就我们三个，再请吴老夫子他们几个过来，我们自己高乐！我犯不着得罪年大将军，可我也不大情愿拿他当主子敬！”田文镜陡地一个念头闪出来，放着邬思道这么硬的一座靠山，自己不但不用，反而三番两次想赶走，真是

愚不可及！想着一阵兴奋，脸上竟放出红光，一迭连声催着上席，哈腰儿让道：“高兄请！你就在这儿住几日，我要亲自了结了晁刘氏一案给你瞧瞧，你既精于堪舆，顺便儿瞧瞧这巡抚衙门山向——自我上任，我就没有一天舒心日子，看是冲了哪个太岁？邬先生，请！今儿算我的请罪酒。先生旷达人，必能杯酒释憾！”

“大人的心我领了，谢罪更不敢当，”邬思道微微一笑，说道，“我素来酒量窄，吴凤阁他们我也不想沾惹。有其倬陪着你们也就行了，我回我书房去。”说着夹了拐杖便走。田文镜忙一把扯住，笑道：“那就不叫吴凤阁他们了。我们三人浅酌漫谈，听听其倬说风水学问，也是风雅事嘛！”高其倬被田文镜搔着痒处，也不想放邬思道走，便过来搀回邬思道，笑道：“记得成都头回见先生，李卫是二百五县令，我是二百五师爷！给你往京里送信，骑的李卫的千里驹，五天三千里！——我是你的鸿雁使者，今儿久别重逢，你不吃酒行，不赏脸可不行——一个外人不叫，我们细谈……不然到北京，万岁怡王爷问起，其倬颜面不好瞧呢！”两人做好做歹又劝半日，邬思道才无可奈何地坐了。

车铭和胡期恒撇了田文镜到郑州见年羹尧，原想私地里狠狠告一状，借年羹尧的力一举挤走这个刺头儿巡抚。到了郑州才知道，除却本省巡抚田文镜，附近省的巡抚如陕西、山西、山东、安徽巡抚都过来凑趣儿，甘肃巡抚因道途远，也还派了两个儿子来接年羹尧。田文镜不来，看去就格外显眼。郑州府衙，驿馆，接官厅和大一点的店肆都是各省大员包了，无昼无夜轮番筵请，像车铭和胡期恒这样的位份根本无法专门单独长谈。想想年大将军身边还有个跬步不离的刘墨林，就有体己话也难畅叙。二人已是打消了妄想，恰六月初二年羹尧离郑那日，中军校尉送来了年的名刺，请胡、车二人到大将军行在叙谈。二人看那名刺，是大楠竹精制，比屋瓦还长一倍，打磨得滑不留丢，写着：

一等公、奉诏西征抚远大将军年顿首拜

沉甸甸的，怕有斤来重，不知用过多少次，看样子从来没有人敢收的。

“回复大将军，名刺断不敢当。”车铭见胡期恒发怔，忙笑着将名刺璧还，说道：“卑职更衣过后即刻前往谒见。”说着又取出一百两银票送给那军校，“杯酒之资不成敬意，请哂纳。”那军校自去了。

胡期恒车铭一刻也不停，换了官服带了手本升轿而去，直趋城隍庙——年羹尧的行辕。远远见轩敞的城隍庙口沿路边满都摆着各色官轿、亮轿、驮轿，足排出半里路远近。不少候见官员带着仆从，坐在庙外一溜大柳树下石条凳上吃瓜喝水打扇纳凉摆龙门阵等候接见。胡期恒和车铭不禁对望一眼：这等到什么时辰才见得上大将军？正发怔间，方才送名刺的那个军校出来，远远便招手道：“二位大人——年大将军专请你们先进去！”立时，招来一片欣羡疑惑的目光，直看着胡期恒和车铭摇摇摆摆进去。

“早就想见见你们了。”年羹尧站在西配殿前的滴水檐前，脸上笑容可掬，见胡期恒二人又递手本又请安的，忙用手虚扶了一下，说道：“你老胡和我还来这个！我一直疑惑，既来河南，怎么不见地主？前儿彰德府转来文书，才知道田中丞身子骨儿欠安，我进京他‘忙’，我出京他‘病’，这就叫没缘分——来，请进！”年羹尧话里藏锋，说得却十分随和。因天热，他只穿了件绛红纱袍，腰中系一条玄色带子，花白了的辫子随便盘在顶上，用手轻轻甩在脑后，一头说，带了二人进来。

车铭和年羹尧不熟悉，拿捏着跟进来，见里头大长条卷案旁坐着一老一少两个官员。老的六十多岁，已全白了头发，年轻的不足三十，一派斯文模样，手里还拿着一卷书坐在靠窗亮处。胡期恒抢上一步，给老人请安道：“桑军门，您老好哇！头回大将军进京，我寻思您必定跟着呢，谁知竟没来。想着这回见不上了，您偏就又来了，给您预备的二斤老山参也没带，你看看可不是不巧么？”年羹尧见车铭一脸茫然，因笑道：“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桑成鼎，我的中军参佐，也是我小时的奶哥哥；这位一说便知，新任西征军粮道，参议道刘墨林，雍正爷头开恩科的探花郎——这位是河南布政使胡期恒，老桑记得吧，当年我进京赴试，病在胡家湾，胡老爷子好医道，救下了我这条命！这位是这里的藩台，车铭，王鸿绪的得意高足！”四个人忙都寒暄见礼。刘墨林听车铭是王鸿绪的门生，便是“八爷党”，目中火花一闪，随即沉静下来，一拱手道：“久仰山斗！胡兄车兄是老前辈了！”车铭忙笑道：“甚的老前辈，过时之人耳！”觑着眼看了看刘墨林放在案上的书，又道：“大人在读徐家驹的诗集，可见风雅。徐先生的诗今可称海内独步，前年刊出来曾赠我一册，至今常在案头。”刘墨林笑嘻嘻道：“这诗确乎格调不凡，我这一路都在细读精研。诗言志、歌咏言，我要推敲一番，我朝前头已有《愚山诗话》、《渔洋诗话》，我说不定也写一部《墨林诗谈》好生品题品题呢！”

到底是文人，见面就谈投机了。年羹尧命人搬来西瓜，切开来亲手分给众人，咬了一口，吐着子儿笑道：“施愚山老先生曾说，渔洋诗如仙人五彩楼阁，弹指即现，自评作诗如造屋，砖瓦木石齐备才肯动笔——我读着其实都极隽永深味的，我与愚山曾有一面之缘，可惜年纪太幼，也不曾领教，他这话什么意思。”刘墨林淡然一笑道：“这大约和禅宗顿悟渐悟的意味相近吧。”年羹尧听了含笑点头，转脸对胡期恒道：“说说你们这里情形吧。听说河南三司衙门有些个龃龉，是怎么一回事？本来我不想过问这些事，皇上再三说叫我‘观风’，折子朱批下来一问三不知，不好交待。就是一面之词，你们聊聊我们听，怎么处置，皇上自有章程的。”

胡期恒和车铭眼睛都是一亮，他们私地来见，为的就是让这位宠眷无伦的大将军听听苦情，以大将军的威势压一压田文镜的气焰，甚或密奏当今，搬掉这块压顶石。但在座的还有刘墨林，却不知他是什么背景，万一说错了，还不如不说。胡期恒嗫嚅了一下便看车铭，车铭是康熙四十二年的老进士，宦海沉浮几十年，泥鳅价滑，只在椅中一欠身，笑道：“你是按察使，尽管说，有遗漏处我添补着就是了。”胡期恒却没这

些瞻前顾后，把田文镜到任，如何独断专行欺蔑同僚，怎样擅借库银，如何勒索官员筹谋河工乐捐，又借晁刘氏一案夤缘牵连官场，挤兑藩臬二司……一一细述了："通省官员，除了一个张球，田中丞竟是要一网打尽！张球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他原是山东阿城一个无赖，俗名'张大裤衩子'，茶馆酒楼吃白相饭的，先投奔大千岁当长随，放出来做归德县令。大千岁坏事，他又落井下石，改投廉亲王，如今许是瞧八爷也不得意，想着田文镜是张相选出来的，又跟十三爷做过事，就又投奔田文镜。这么不要脸的东西，偏田文镜就爱！还不为的他率先'乐输'了几十万河工银子？他发的昧心财，我那里有本账，上次说及，田文镜要我拿出来。我说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抖搂，谁也拦不住！"胡期恒越说越气，脖子上的筋都胀起老高，脸憋得通红，"他如今真正是个独夫，连他的几个师爷也都暗地去见我，说他们"东家昏了'。车铭，我说的有假没有？"

"臬司说这些，有的我是耳闻，有的是目睹。"车铭等他说完，心里已打定主意，只捡着田文镜证据确凿的事说，因略一欠身说道："我揪心的是，臬司衙门还有二十多个人扣在巡抚衙门！晁刘氏告状，我那里早已立案，她自己又不告了嘛！她儿子丢失，开封府回了上来，我们请原告到衙询问，这是大清律中题中应有之义。抚台竟在她家设埋伏，连我执法人役全都锁拿，又擅自革胡方伯和我的职，意思还要传拿官眷和那起子淫僧淫尼质对！这不是体面不体面的事，这不合律例么！譬如说，田中丞的师爷姚捷、张云程，还有吴凤阁，都在我的刑名师爷跟前关说过人命官司，能不能据这个理去推，田中丞自己不便出面，卖放人命呢？"他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即止，身子一仰便不再言语，刘墨林疑惑地说道："田文镜我虽不熟，也算相识，要是你们说的是实，真是骇人听闻。他虽不是正途进身，也是读书人，河南又不比云贵两广山高皇帝远，怎么就敢这样妄为？他图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话，刘大人明鉴！"车铭受到鼓励，脸上放光，说道："田中丞这叫残刻，急着敛钱邀恩，所以拿着通省官员任情作践！他是得了'钱痨'！"胡期恒冷冷补了一句："与其说是'钱痨'，还不如说是'官痨'。"刘墨林不禁一笑，说道："昔日仓颉造字鬼哭，周景王铸钱鬼笑；就因鬼不识字而爱钱，今有识字，'官痨'而爱钱者，必定是个厉鬼了！"

一语甫落，已是四座粲然大笑，连站在一旁肃然静听的桑成鼎也不禁莞尔。年羹尧一直听得很留心，他这次进京几次听雍正连口夸赞田文镜，又从怡亲王处知道，邬思道也在田文镜幕中。不管胡期恒和车铭有多大的冤气委屈，和田文镜公然翻脸是使不得的。跟着众人笑了笑，年羹尧舒了一口气，起身踱了几步，慢吞吞道："说归说笑归笑。田文镜做事认真，这一条难能。如今天下官肯认真做事的太少了，皇上看重的就是他的这长处。据你们两位老兄说的，我仔细听了，他是受了小人蒙蔽。他自己也还算清廉刚正。这次我进京保了期恒一本，车大人呢，吏部的人跟我透风，大约也要调离河南，如今你们和文镜这个样子，我看离开也好。你们有苦，在我这诉诉，哪里说哪里了，扳倒田文镜，不但做不到，也犯不着，就是一面之词也罢，我还是要委婉奏进去的，皇上圣明烛照，等着瞧，好么？"胡期恒稽首称谢，说道："这就是大军门的厚

意，这就是大军门的抬爱！河南这地方我是一天也不想呆，一刻也熬不得了——不知调我们哪里去？”

“车兄平调湖广。”年羹尧淡淡说道，“你嘛，大约去四川任巡抚——我说这话不作准，皇上不久就有旨意，到引见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车铭和胡期恒门系不同，平素也有不少芥蒂，只是因田文镜淫威压迫，二人被挤得成了一势。如今胡期恒高升天府之国的四川巡抚，自己却要挟铺盖去武汉，不免心里酸溜溜的，脸上却不肯带出来，只在椅上一欠身，冷冰冰说道：“多承大军门关照！大丈夫合则聚，不合则散，离开河南我是千情万愿。不过，顽石可裂而不可卷，这侮辱车铭却当不起。当日去拿晁刘氏，是胡藩台下到臬司衙门的札子，恐怕还要请大军门和胡大人一体周全！”年羹尧似乎有点意外，愣了一下才道：“那自然！我就写札子，叫田文镜放人！”说罢便命人取过纸笔，不假思索地一挥而就，桑成鼎便取出印来要加关防。

刘墨林一笑起身，索过那张纸看时，却只短短一句：

大将军年，咨尔河南巡抚使田文镜：晁刘氏一案扣留法司衙门人役，殊失鲁莽甚骇视听，即着见令释放，秉公依律谳理，此令！

“大将军好一笔字！”刘墨林笑了笑，“不过以军令干民政，于体例恐有不合的吧？”

“无所谓。”年羹尧微睨了刘墨林一眼，阴沉沉说道，“本帅节制十一省军政，河南巡抚兼管豫省军务，还是本帅的麾下。成鼎，用印，交给期恒带回去。”说罢又扫了刘墨林一眼，那意思再明白不过：我就要顶一下你这钉子，你怎么样？

刘墨林轻松地摇着扇子，已是取过了徐骏那本诗，倒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年羹尧猛地想起雍正叮嘱的“一心办好军务，别的事竟可不管——”直到现在，他才明白这话里另一层深意，由不得蓦地一阵不安掠过心境。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车铭和胡期恒得了年羹尧的亲笔手谕，自然心中得意，以年羹尧熏灼威风，跺一跺脚十一省震动，别说田文镜，就是京师等闲王公贵戚也不敢轻易与年羹尧挺腰子。只要田文镜释放臬司衙门被扣人后，晁刘氏一案立刻又是一件说不清道不白的疑案。即使不能一举扳倒这个刀枪不入油盐不浸的二杆子巡抚，从此田文镜在河南休想站得稳了。二人兴冲冲出了郑州老城隍庙，当夜也不乘轿，竟带了十几个随从星夜打马回开封，待到启明星起时，已到了坐落相国寺西的布政使衙门。两个人商量定了，胡期恒不回臬司衙门，就在车铭衙门书房稍歇片刻，然后一同拜会

田文镜，亮手谕，先请放人，余下的事从容计议。不料尚未坐稳，车铭的钱粮师爷万祖铭便闯了进来，也不及行礼，跺脚埋怨道：

“车翁，迟回一步、迟回了一步啊！”

车铭两只脚还泡在热水盆子里，舒适地对搓着，听这一说不禁一怔，看一眼正在喝茶的胡期恒，问道：“什么事‘迟了’？就值得这样气急败坏！”万祖铭眉头紧蹙，一屁股坐了胡期恒身侧，说道：“晁刘氏一案已经审结，前日晚间姚捷他们几个都来了，说田中丞今日大出红差，要请王命旗牌，把葫芦庙和尚和白衣庵尼姑一体正法——叫我们赶紧设法，偏生二位大人都去了郑州，我们几个师爷急得热锅蚂蚁似的，上不得台盘，又不敢声张……如今闹到这一步，捂也捂不住了，可怎么收场？”车铭顿了一下，冷笑道：“不定谁收不了场呢！去，叫他们几个都来，待会子我们一道去巡抚衙门。”万师爷急得说道：“他们要能来，我着哪门子急？都叫田中丞扣了！”

“什么！？”胡期恒吓一大跳，“姓田的居然把藩司衙门的师爷都给捉了！凭什么呢？”万祖铭摇头道：“备细我也不清楚。藩台没走时商定过，出几万银子买住晁刘氏撤回原诉，没了苦主，一个釜底抽薪万事大吉。大约晁刘氏不吃账，或者看守人门路没走通，总之是没有回音，昨儿去一个师爷没回音，又去一个又没回来，末后我叫老李去，商定过了酉时不回，肯定出了大事，这边就好准备。这一夜又过了，连个音响也没有，还不是出了大事？定必是晁刘氏这泼妇把我们给卖了！”说罢跌足长叹。胡期恒冷冷说道：“好歹你们是绍兴师爷，大清律一些儿也不懂！我衙门多少老刑名，也该去问问呀！这种案子不是告忤逆闹家务，也不是失窃，能私和了？人命关天，晁刘氏撤诉田文镜就罢手了？”

车铭已是镇定下来，擦脚蹬靴，格格笑道：“老先生不知就罢，我只要撤掉劫持晁氏儿子的案。巡抚衙门那头到底什么情形还不知道。这事不要乱了方寸。我们这就去拜田文镜，且走着瞧。”

二人赶到巡抚衙门时天刚放亮，沿街两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是开封府马家化布置的警跸，在人迹稀少的大街上还有一队队兵士巡弋，一派肃杀森严景象。空旷的衙门照壁前已有几十名官员鹄立在仪门旁，心神不定地窃窃私议，见他二人官轿落下，忙都闪开了路。车铭下轿，环顾了一下四周，因见马家化也在，便招手叫过来问道：“见过中丞了？”

“回藩台，卑职刚见过田中丞，今儿中丞要大出红差。人犯已经解到——”

“我知道。中丞现在哪里？”

“在签押房，和五个师爷说话。”

“嗯。”车铭含蓄地微微一笑，指着空场上堆得麦场一般大小的一垛柴问道：“那是做什么的？”马家化偏着头看了看柴山，说道：“卑职不知，是

夜里中丞吩咐叫办的。”车铭没再说话，看了看那群官员，都是省城七品以上的官，转脸对胡期恒道：“咱们进去。”

于是二人整冠振衣迤逦进衙直入签押房，果然远远便听田文镜在书房里说话：“河南和江南不同，办法也不能一样。李卫喜欢从婊子身上榨油，我就在开封开个一家春香楼，比得上六朝金粉地一条秦淮河？——车兄和胡兄来了，请进来。”车铭胡期恒哈腰一让鱼贯进了签押房，却见田文镜冠袍整齐，头上戴着起花珊瑚顶子，九蟒五爪袍子外罩锦鸡补服，足蹬黑缎官靴端坐在书案前，挨身吴凤阁、毕镇远、张云程、姚捷四个师爷见他们进来，忙都站起相迎，只有邬思道独坐屏风前，把玩着手中折扇沉吟不语。

“你们回来得正是时候。”田文镜等着起身一让，又自坐了，“晁刘氏一案前六天已经审结，兄弟将案由直报上书房。前日皇上六百里加紧发下廷谕——请二位过目。”说着便将案上一份黄绫封面的折子递过来。车铭口中道：“中丞大人雷厉风行，数年积案结于一旦，令人敬佩！”说着便翻看原折，见里边并没有涉及藩臬二司的是非，心里略宽，待看雍正朱批时，不禁全身一震，脸上已是变色。胡期恒凑过来看时，也不禁吃了一惊，只见上面写道：

览奏不胜骇然，清平盛世昭昭白日之下乃有此等事！朕忆当年圣祖南巡，毗卢庙朱三太子贼窝事，仿佛类比，不胜毛骨悚然。此等贼僧淫尼虽寸磔何足敝辜？着令该抚不必墨守戒律，唯以昭天理快人心为准绳速处极刑。堂皇省垣之下出此巨孽，法司衙门平日何所事事？胡期恒明白回奏！晁刘氏告状三载，通省官员岂有不知之理？即着田文镜宣谕，省垣官员皆着降二级，罚俸半年处分。钦此！

朱砂笔迹狂草淋漓，后边“钦此”二字已不甚显，一望可知是雍正狂怒之下一气呵成。胡期恒见提到自己名字，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立刻变得惨白，双手将折子捧还田文镜，颤声说道：“请中丞具折先容，期恒知罪。但其中原委甚多，容期恒具折详明奏知圣上。”

车铭没想到田文镜一见面就是一个下马威，忡怔了一会儿才想到，如果被他吓住，姓田的得寸进尺，不定乘兴头干出什么事来。思量着，已恢复了平静，遂欠身说道：“藩司衙门虽不过问官司，但前任现任开封府尹都是我那里出牌委任。这个案子我也早听说了，原以为普通命案，自有法司衙门处置，想不到其中丝萝藤缠，竟如此骇人听闻。万岁既已降旨，卑职自也要具折引咎。不过——”他翻着眼皮瞟了田文镜一眼，苦笑道：“不过这案子拖宕日子久了，或许牵扯到不少官员，陈谷子烂芝麻翻腾起来，河南官场要起轩然大波。所以这次觐见年大将军，大将军也十分关心，以为穷治这两座黑庙，绥靖治安也就足了，他还特地托我们带来一份手谕，请抚台过目。”说着便把年羹尧写的手令双手递了过去。

田文镜接过看了看，漫不经意地递给吴凤阁等人传阅，啜着茶道：“年大将军节制十一省军政，并没有旨意过问司法民政。案子办到这个地步，

我只能秉天理循王法。臬司衙门二十三名人役迟不捉人早不捉人，偏在我准状当夜捉拿人犯，既没有我的宪令，也没有开封府的牌票，事属可疑，因此我要一体擒拿并案处置，期恒，今日你既在这里，我想请问一问，这些人暗地去拿晁刘氏，是不是老兄出的票？”胡期恒见到雍正手谕，心里早已怯了，原打算担当起来的事却又犹豫了，万一与这些衙役口供对不起来，说不定这会子连自己也“并案处置”，略顿了一下，心中已有主意。干笑一声道：“出票拿人是巡捕厅的事，只用跟我的师爷回一声就办了，有时一天十几起，我哪里管得到这些小事？是巡抚衙门扣人之后他们才回我知道的。”田文镜“唔”了一声，说道：“那就好，今日结案，我也有几句心腹话直言相告。我是朝廷特简封疆大吏，受恩深重不得不报，此案无论牵连到哪个官员，我一概要秉公循法办了他。这是一。这二十三名人役口供已经取了，确属徇私，连巡捕厅的牌票也是没有的，因而不能轻纵，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兄弟奉旨牧豫，只对朝廷负责！年大将军如有所罪，兄弟自当勉承。这一个多月来，巡抚衙门只办了两件事，河工不去说它了，全衙的人都用来熬审这群僧尼，有些事事关官场闺闼，真真丑得令人作呕。真要都抖搂出来——”他看了一眼车铭，竟自深长叹息一声。

车铭身子已经木了半边，其实他与这桩命案沾惹不多，之所以拼命捂，是因他的几个姨太太和白衣庵尼姑们过往得密，万一和这起子贼秃们有染，几十年道学面孔没个搁处，此刻听田文镜说出“闺闼”二字，顿时通身冷汗如坐针毡，却又不敢问。

“所以我和几位师爷思量再三，还是要成全一下我们同僚诸公的官体，”田文镜诚挚地说道，“这官司没有请二位和其余官员公审，也为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已下令，所有尼姑和尚平素与绅宦官府内眷往来案由，无论事涉淫秽的或关说人情的，一概删除。这一条不便明宣，烦请两位老兄私地转告贵衙所属各堂官，叫大家仍旧安心办事。”至此，车铭总算一颗心放下。胡期恒却心不在此，一躬身道：“既然要成全，年大将军面子也是要紧的，可否请大人释放臬司人役，由卑职自行处置？”

田文镜呆笑着听完，并不答话，径自站起身来向邬思道略一点头，对吴凤阁等人道：“该升堂了。”于是众人纷纷起身，姚捷抢先一步出来，冲二门戈什哈高声道：“放炮！田中丞升堂了！”胡期恒突然觉得自己被车铭出卖了，不由满眼怨毒地盯了车铭一眼，只好随着起身。车铭悄悄拉他走在最后，小声说道：“他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争有何益？待会子看他如何结案，真下不来台，叫你钱师爷把他四个师爷攀咬出来！”

“嗯。”胡期恒鬼火一样的眼睛闪了一下，“还有张球！”

“中丞大人升堂□！”

随着三声炮响，平时锁钥封锢的巡抚衙门正堂门呀呀而开，三班六房执事衙役一改平日四平八稳做派，一色衣帽齐整集合在堂后，见田文镜带着合署堂官司官，由车铭胡期恒陪同着迤逦过来，“噢——”地低吼一声

依序雁行出堂，各按方位站定，待田文镜出堂，又是震耳欲聋三声堂鼓，田文镜居中在“明镜高悬”匾下就座，两旁公案上车铭和胡期恒也各自就座，一时间堂内只闻衣裳窸窣，一声咳痰不闻。

这是历时三年久拖不决的一件大案，事涉一庵一庙和尚尼姑，十几条人命，比之广东一案九命更加轰动，早已通国皆知。听说抚台衙门今日审结此案，开封百姓奔走相告，几乎倾城而来，哪个不要看这稀罕？是时六月初六，天已入伏，正是铄金流火天气，万里晴空纤云皆无，一轮炽白的太阳照下来，晒得大地焦热滚烫，几千人远远站在大照壁外巴巴地望着大堂，却被开封府衙的衙役们拦在远处不得近前。马家化一边要看守人犯，一边维持秩序，热得汗透重衣，听得那边堂鼓响，口中道：“给我拦住人，有走过石灰线的只管用鞭子抽！”一边忙忙赶进大堂，向田文镜行了庭参礼，说道：“外头人多，有晒晕了的，不好维持，卑职不能在这里站班。”

“很难为你了。”田文镜微微一笑，倏地翻转脸来，“啪”地一拍响木，断喝一声：“带人犯！”

“扎！”

几个戈什哈答应一声出去，顷刻间便带着七个和尚二十三个尼姑铁锁锒铛进来。这些和尚尼姑不知已经过了多少次堂，瘸的瘸拐的拐，衣衫褴褛不能蔽体，头发都长出二寸多长，汗污血渍浊臭不堪，一个个面无血色委顿不堪，半死不活地垂着头趴跪在地下。车铭细看时，很有几个面熟的，平日在自己府中走动，做法事，虽然叫不上名字，也都有点头交情。此刻见他们沦落到这一步，心里突然一阵难受，只是不能露在脸上。这时，便听田文镜吩咐：“姚师爷，念他们的犯由！”

“是。”姚捷躬身答应一声，从案上取过一份长折子，左右手倒换翻着朗读起来。三十个凶犯年貌籍贯犯由写了足有两万余字，都是巡抚衙门各司厅核过几次的，由田文镜亲自结撰，写得头头是道，但一向办事干脆利落的姚捷今天有点精神恍惚，几次都读不成句，强打精神足读了一个时辰才算完事。胡期恒原想，臬司衙门被扣的人总要带一笔的，但从头到尾却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正在诧异，田文镜一脸阴笑开口问道：

“觉空，你是首凶。勾通白衣庵尼姑的是你，通同造意设计杀人的也是你——还有静慈你也说说，方才念的犯由文案可有冤你们处？”

那个叫觉空的和尚挣扎着跪前一步，他还不足四十岁，眉清目秀，除了须发看去有点零乱，一身土黄布衲洗得干干净净，全不似人们心目中满脸横肉一身煞气的黑庙凶僧，连站在堂口的马家化也不禁一愣。却听觉空道：“回大老爷话，事实并无出入。但静慈她们女流之辈，并没直接参与杀人，请大老爷留意。”田文镜含笑听完，又问静慈：“你呢？你有什么辩处？”那静慈却不似觉空从容，浑身筛糠，抖得缩成一团，讷讷说道：“只求速死，只求速死……”

“本抚倒有好生之德。”田文镜咬牙狞笑道，“佛说六道轮回报应不爽，善恶之报只在迟早！有道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似你们这般作恶，岂有速死之道？！”他霍地据案而起，“啪”地一拍响木，满堂人无不战栗变色，听田文镜大喝一声：“将觉空静慈缚在一起，送上柴山——本抚亲自举火送他们涅□西归！其余淫僧淫尼一概枭首示众！”

按大清律，最重刑罚为凌迟，依次腰折、斩立决、绞立决各种死刑不等，田文镜居然敢非刑处决火焚活人，满堂人众登时都吓得目瞪口呆。车铭此时才想起外边广场柴垛的用场，蓦地冒出一身冷汗，看胡期恒时，也是脸色苍白半点血色全无。田文镜见众人发呆，顺手从签盒中拔出一根火签“咣”地掼了出去：“还不动手，愣什么？！”

“扎！”

“慢！”觉空两手一摆，止住了衙役，冲着姚捷大喊一声，“姚师爷，还有吴师爷、张师爷！你们怎么答应我们的？先缓决再减——不是你说的么？”

这一下变起仓猝，不禁满堂哗然！田文镜似乎也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恶狠狠扫视了身后几个师爷一眼。除了毕镇远因没有“沾包”尚能自制，吴凤阁姚捷张云程都被他看得身子一矮！吴凤阁摘下眼镜，脸色蜡白，哆嗦着手掏出手帕擦眼镜，口中嘟嘟哝哝：“岂有此理……含血喷人……”一个不小心，镜片被他掰成了两半……田文镜嘿然一笑，说道：“老先生，看来你的眼镜太不结实了！”

“是啊是啊，啊不——”吴凤阁慌乱得语无伦次，“这些个死囚，竟敢如此攀诬，实实罪不容诛，罪不容诛……”

胡期恒没想到田文镜做得过头，逼得犯人首发了田文镜的几个师爷，心里真是十二分惬意，身子一仰向后一靠，说道：“中丞，案情有变，既然事涉三位师爷，依律应停决再审。可否与敝衙门被扣人役并案处置？”田文镜饿狼一样的目光盯向姚捷，格格笑道：“胸中正，眸子□；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姚师爷，我平素待你们不薄，今儿还可再放一马，此刻自首，我按自首处置。否则，如按胡大人法子办理，你们三人恐无生理。”姚捷此刻已从极度惊慌中清醒过来：“人犯规避刑法，这是常有伎俩，只是如此凶狡，实实出人意表。我是对天可表的断没有受收一丝一缕贿赂，连凤老先生、云程兄，我也敢保，没有接过这群死囚一文钱！”吴凤阁和张云程也都恢复了镇静，异口同声否认接了贿赂。

“我看可以另案处置。”田文镜知道这样搅下去，又会变成理不清的一团乱麻，傲然归座说道。又对觉空道：“各人有各人的账。方才我已说过善恶有报。你们的罪既已情实，还是今日了断的好，回头我再撕掳这几个师爷的事。”说罢又是一声断喝：“缚起！推出去！”

衙役们不再迟疑，绑的绑、架的架、拖的拖将三十名死囚推出大堂。签押房戈什哈抱来一大捆亡命牌，都已写就了各人姓名犯由。田文镜嘴角

吊着一丝微笑，看也不看众人，援起大笔饱蘸朱砂，毫不迟疑一枝枝排头抹去，顿时满案殷红如血淋漓欲滴。

“今日大出恶气！”田文镜勾决完犯由牌，由着戈什哈们一枝枝拿了出堂给犯人一一插了，轻松地站起身来笑道：“去我开封一大戾气，皇上庙堂欣慰，百姓街衢欢颜，我佛于西天，见我清理佛门败类，异日我死必得升天之乐！——外头人多得很，车、胡二大人，我们一同监刑去！”

胡期恒和车铭哪里还说得一句话，只觉得目眩神摇恍恍惚惚，不由自主跟了田文镜出来。田文镜至堂口，又吩咐一句：“叫巡捕房请三个师爷各自安置，不许无礼，不许串供！”这才出来。

衙门外早已人山人海万头攒拥，人们嘈杂地议论着刚才衙门里的事，有的张着嘴翘首张望，有的挤来挤去寻找看热闹最好的位置，有的人中了暑，被周围的人抬出去放在池塘边用凉水浇的，正等得不耐烦，六十名刀斧手挟着三十名背插亡命标的囚犯疾趋而出，人群“唿”地围了上去。马家化辫子盘在脖子上，也不顾官体威仪，袍角掖在腰带里，指挥开封府人役，“这是法场！一律赶出石灰线！给我使劲用鞭子抽！”挤在前头的人兜头挨了鞭子又往后挤，后头又向前推，挤倒了的，踩疼了的齐呼乱叫，好一阵才平静下去。田文镜回头笑谓车铭：“今儿浴猪节，真不是杀人好时候，我竟忘了。”说着便径走到巡抚衙门纛旗旗杆下，厉声说道：

“把觉空静慈拖到这边！”

“扎！”

“其余人犯押在铁栏杆前！”

“扎！”

田文镜环顾了一下四周。人们镇静下来，在汗流和喘息声中，人们目睹这位巡抚的凶狠“风采”以为他必有一番说话。不料田文镜翕动了一下嘴唇，只是简单的两个字：

“行刑！”

刹那间便听石破天惊般炮响三声，铁栏杆前二十多名刽子手玄衣红带，手执鬼头刀各至就刑人身后，极为熟练地朝后膝窝一踹，挥刀斜劈下去，猛蹬一脚闪身离开，二十八颗人头便直滚出去。三伏天刚刚午后，正是人阳气最盛之时，具具尸体腔中鲜血激箭般直射而出，连衙门口大石狮子座上都糊满了殷红的血。只在顷刻之间已是了事。胡期恒一生不知当过多少次监斩官，即使秋决杀人，也极少一次超过十名的，见田文镜如此凶横蛮干，也觉骇然。

“把这一对首凶架上柴山！”田文镜指着缚在一边的觉空和静慈，“我亲自

举火焚化他们！”

觉空静慈早已瘫得稀泥一样，四五个戈什哈从没干过这种差使，连搓带揉费了半晌事才将两个缚在一处的首凶拖到柴垛上。田文镜回头，见车铭胡期恒都是大汗淋漓呆若木鸡，笑道：“昔日东林有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年大将军为定边疆杀人十万，文镜奉旨抚绥豫省，岂敢后人？”说着接过火把，撩袍捋袖大步走到柴垛前，却只是沉吟。

此刻观刑的人足有上万，不但地下，连附近树上房子上都爬的是人，都已看呆了，黑鸦鸦的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把心提得老高，一声喧哗没有，只远处有几个孩子吓得大哭，隐隐传来，悚人毛骨。田文镜举着火把，一手指着垛顶昏迷不醒的觉空和静慈，口中说谒：

嗟尔二师，四大皆空。今日西去，吾其送行。此世作恶，此世报应。来世作恶，莫逢文镜！咄！纵有万般孽障深，一火焚去真干净！

说完便将火把投向柴山。那柴山不知泼了多少清油，当此天气自然勃郁而发，只“腾”地一声，立时烈焰冲天，刮刮杂杂哗哗剥剥爆响着直冲九霄。可怜觉空静慈在这火焰山上升天无路入地无门，略一挣扎，已成两个火人，转瞬已成焦炭。

田文镜站在纛旗墩上，直看到烟消火尽人散场空才从容下来，佯笑着回衙。阖省城官员原都知道他挑剔刻薄，办事认真，以为不过如此而已，今日这场大杀大烧，令人悸心骇目，才真的见了这位新任巡抚专横强梁心地残忍的面目。远远见他过来，竟都吓得站不住，“嗵”地跪下一大片，田文镜将手一摆，一边进衙，笑道：“都起来！这是做什么？我们的事还没办完呢！”说着便升公座，请车铭胡期恒坐了，问胡期恒道：“老兄，你的那些人怎么办？”

“请中丞裁度。”胡期恒此时才从忡怔中清醒过来，欠身说道，“既然事情牵连敝衙，卑职理应回避。”车铭却知田文镜今日此举，必定要轰动朝野舆论，盼着他把事情惹得越大越好。因冷冷说道：“别忘了，还有抚台衙门几位师爷也在案中，难道叫中丞也回避？”

一语提醒了田文镜，回头看时只有毕镇远在，便问：“毕老夫子，看来只有你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了？”毕镇远苦笑道：“实不相瞒，若论一尘不染，天下没有这样的师爷。我家师承祖训三不吃黑，如此而已。”

“哦？敢问哪三不吃？”

“回中丞：谋逆案不吃黑，人命案不吃黑，离散骨肉案不吃黑——这三种案子伸手捞钱，不但容易败露，容易被仇家寻仇，而且伤阴骘殃及子孙。师爷混在官场里，我就吃官场，从不义之财中剥几个，就算事发，有官员顶在前头，左不过不当师爷罢了——这是我毕家秘传成法，从洪武爷到今三百多年，毕家师爷没一个吃官司的。所以田中丞你虽然风骨

硬挺，我仍泰然自若。姚捷吴凤阁他们刚才已经给我传话，他们认罪。我认为并不是他们没本事，是他们没这条规矩，所以栽了。”

三位台司大人听这番高论，不禁面面相觑。田文镜一门心思要学况钟，当堂摔死自己几个师爷，然后穷治臬司衙门的人，扳倒胡期恒，压服车铭，从此立威中原改革吏治，一举成为雍朝中流砥柱，思量毕镇远话中深意，想要所有官员皆都清如秋水严似寒霜，竟比水中捞月更其无望！沉吟良久，田文镜长叹一声道：“跟我的这几位老夫子，原来主张严办穷治晁刘氏一案，后来又都要缓办。我以为都是为我着想。谁知内里竟有这大一篇文章！”“这个何足为奇！”车铭笑道：“主张严办是放风出去叫人塞钱。钱塞足了自然主张缓办——毕师爷，我说的可是？”毕镇远听了笑而不言。

“我已说过官场事不为已甚。”田文镜正容说道，“所以对臬司衙门的人不再另案审理。毕师爷，我撂一句话给你，不论你说的是否实情，从前的我都不理论，年金我给你增到三千，从今非义之财也得分文不取。我田文镜明人不说暗话，邬师爷是于我有恩的，你不要与他攀比。我一心要做清官、好官，成全我这一条，我们长长远远，不肯成全，你可另投明主。不然，我不能像对吴凤阁几人一样宽纵你。”他突然正言厉声返回本题上，“所有拘捕臬司衙门人役，本系不奉宪命擅自弄权，显有情弊不可告人。本抚衙中吴凤阁、张云程、姚捷亦属刁赖讼棍借案渔利情实可恨——来！”

“在！”

“将我衙三名恶棍并臬司犯纪人役押出去在方才处刑铁栏杆前枷号三日！吴凤阁等人追赃之后逐回原籍！”

“扎！”

下边戈什哈齐应一声，各自下去提解人犯，车铭和胡期恒还要说话，田文镜已经端茶，口说“道乏”，二人只好讪讪起身辞出。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张廷玉接到田文镜处置晁刘氏一案的奏折，已是六月下旬。在此之前，他先已收到车铭和胡期恒的折子。两个人都自劾了失察之罪，请求处分，同时又异口同声告田文镜专横跋扈欺压同僚任用匪人残忍刻毒种种情事，说豫省缙绅“闻说田中丞欲行官绅一体纳粮，惶惶不能宁处，甚或‘谈田而色变’，纷纷变卖庄园弃农南下经商，明年岁计殊堪忧虑”，又说河南官员不畏朝廷之法而惧田某如蛇蝎，“皆有弃官隐退之志”，云云。张廷玉之所以没有立即把折子呈阅雍正御览，原是想等一等田文镜的折子，必定要解释这些事。不料田文镜的折子连篇累牍只是就事论事

说晁刘氏一案，对自己非刑火烧活人，也只一句“非如此不足震慑奸人挽回颓风，非如此无以慰圣躬爱养良善惩暴除奸之至意”。至于官绅纳粮、官场对晁刘氏一案反应，压根提也没提。张廷玉仔细思量，此事自己不宜轻易说话，便整理了三个人折子的节略，连原稿带上，径往养心殿请见雍正。他每天不知几遍要来请旨办事，所以不等通报便进了垂花门，因见张五哥在丹墀站班，便道：“皇上还在批阅奏章么？用过早膳没有？”

“回中堂话，”五哥笑道，“方先生从畅春园过来了，说十三爷今日身子骨儿见好，万岁今儿个欢喜，早膳过后留方先生在这说话，图里琛从奉天过来，正在里头说话呢！”张廷玉知道图里琛专为雍正料理宗室内务的事，既从奉天回京，必定见过十七阿哥允礼和十四阿哥允禵，他一点也不想搅和进皇帝和兄弟之间的公仇私怨里去，不禁怔了一下，说道：“我这不是急务，呆会儿皇上见过人，你打发太监到上书房传我过来就是了。”不料雍正在东暖阁里听见了他们说话，隔窗说道：“五哥，是衡臣来了么？叫他进来吧。”

张廷玉只好答应着进来，果见雍正盘膝坐在暖阁炕上，却只随常穿着米色葛纱袍，外套石青葛纱褂，只一条白玉钩马尾纽带束在腰间，剃得趣青的头，一顶万丝生丝缨冠端正放在案上。方苞撇着老鼠胡子偏坐在雕花瓷墩上，图里琛却垂手侍立在南侧。张廷玉一边行礼，瞥眼见还有个五品官跪在暖阁外，却一时想不起姓名，遂赔笑道：“听说十三爷病体大安，皇上欢喜，奴才也跟着高兴呢！”

“有欢喜也有不欢喜。”雍正说道，“就如此人，乘着朕欢喜递牌子请见，要为他母亲请旌表。”他呆着脸望着那个五品官，冷笑道：“朕岂有拿国家礼典随意施恩之理？当初委你台湾知府，朕是怎么说的？你能叫台湾粮食自给，朕就加恩封赏你的母亲！你做到了么？”

张廷玉这才想起，是前几天进京述职的台湾知府黄立本，只见他免冠连连叩头，说道：“臣并非冒昧请赏，福建藩库今年没有拨台湾一石粮，这是有案可——”

“世上就你聪明！”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海禁已经封了，你竟敢私自用大陆药材与红毛国海上贸易，换了钱又从漳州粮市购粮运往台湾！若论治理，台湾尚属安静，所以朕不罪你，但你此举，实为欺朕不知情，标榜伪孝沽名钓誉，似这样心肠事主，有一日首级难保，累及你的老母亦未可知！”

“是是是！”

“下去！好好想想朕的话！”雍正声色俱厉地喝道。见他要走，却又叫住了，口气已经变缓：“重农重商也是君子小人分野，回去一定好生劝农垦荒。念你尚属清廉，且台湾岁入确有加增，闽省巡抚请给你加二级，这一条仍算数。你是处朕亦不掩你功，你不是处朕自也要痛加申饬——去

吧！”

张廷玉见是空儿，忙将河南三台司的奏章和节略捧上，说道：“臣为等田文镜的折子耽延了几日，请圣上御览。再请旨，晁氏案前曾有旨，着胡期恒升调四川巡抚，车铭调湖广布政使，要不要吏部下票拟？”雍正却不理会张廷玉的话，倒换着细看奏章，口中随便问道：

“图里琛，你今年三十岁了吧？”

“回万岁，奴才犬马齿三十二岁了。”

“有正室夫人么？”

“原是有的，去年热病死了。”

“嗯。”雍正放下奏章，看了看方苞，说道：“朕要做主赐你一桩婚姻。这事萦在朕心里好久了，看来就是你还配得。朕请方先生看了你们八字，都是极相合的，想问你可情愿？”图里琛忙双膝跪下，叩头道：“君父有所赐，臣岂敢辞？但亡人撤瑟尚未经年，旧人尸骨未寒骤迎新人，于心难忍——但不知圣上赐婚是哪家女子？”“朕取的就是你这片心。”雍正笑道：“你答应得快了，朕许就不赐你了呢！听说去年朕选秀女那件事了么？朕原答应为她择婿的，但寻一个年貌相当的懂文墨的武将谈何容易！想来想去竟就是你吧！此女有识知礼，相貌也很看得过，就是出身略寒微些，朕已传旨宗人府，认为朕的义女，排为六格格——怎么样，不委屈你吧？”

张廷玉这才想起，这是为去年选秀女抗旨谏诤的福阿广择婿，当时随口一句话，雍正竟如此认真，不禁笑道：“皇上不说，臣已经忘了这档子事，当时没有记档，又是细事，圣上如此谨念，实在令人感佩。福阿广氏既已进位格格，图里琛以臣尚主，就是额驸，理应晋一等侍卫。”“这件事圣德攸关，礼部不记档是失职。”方苞在旁说道：“即便朝政缺失，该记的仍旧要记，为大清后世立戒。”雍正笑道：“就是这话。图里琛，你且跪安。六格格今儿已经进宫，这会子大约在钟粹宫谢你主子娘娘的恩。下午你进去给皇后请安，有什么懿旨你照办就是了。”

“扎！”

待图里琛退下，雍正笑谓张廷玉：“说你的正经事。方才说起车铭胡期恒。近日看了河南递来的些密折，说什么的都有，说谁坏的都有，就是没有好人，连朕也弄不清谁在欺君，反正有就是了。衡臣，还是与你们约法，不要避怨嫌，直述你的胸臆，朕自能判断。”张廷玉原想雍正拿定主意，自己顺旨办事，听雍正把话说得这样透，倒觉不好意思，鼓了鼓勇气笑道：“臣和主子一样，没有亲临实地。但臣的门生马家化前日有信，说了河南官场传的俚语，十分粗俗，说出来博主子一笑。抚、藩、臬，三驾车，各拉各的套；三台司、三把号，各吹各的调；田、车、

胡，三个尿，各尿各的尿——说的虽下道，确也是实情……”

他没有说完，雍正方苞都是一笑。雍正见几个太监捂着嘴咯儿咯儿笑个没了，旋即敛了笑容，瞋目命道：“大臣奏事，你们这个样子是什么体统？退出去！”

“据臣看来，田文镜是一心替朝廷办事的。”张廷玉蹙额沉思，斟酌着字句说道，“但行事求功报恩之心操之过急，未免落下苛酷名声。他想一夜治得河南道不拾遗，所以用极惨之刑处置了结晁刘氏一案。据马家化说，这群尼姑有的罪有应得，但全部处斩，有的量刑过重。”说罢看了雍正一眼。方苞在旁问道：“马家化怎么知道有冤抑的？冤杀几个？”张廷玉道：“白衣庵分前院后院，前院几个小尼姑应酬门面，淫乱的事间或有之，但并未参与杀人。其中有三个还是石女，罪名最大不过是‘知情不举’，杖决二十也就够了。因此田文镜此案未免莽撞。他是一片报效之心，又因资望不足，要立威，但如车铭胡期恒，身后有背景，手中有势力，眼见田文镜整的是官场，怎么肯和他通力合作？胡期恒折片后附有张球贪贿的单子，就是这个意思。这件事臣想来想去，就是打御前官司，人头已经落地，仍旧是说不清，就是说清于朝廷也未必有什么好处。还是依着皇上原旨，调出车、胡二人是上策。”

雍正听得很仔细，一边沉思着，目光炯炯望着外边。半晌，转脸问方苞：“灵皋先生，你看呢？”方苞也在看着殿外，不知什么时候天已阴了上来。隔玻璃望去，大团大团灰褐色的云缓缓滚动着南下，已掩了大半个天，微风吹得绛红宫墙上的细草不停地摆动着——虽不到立秋，但北边吹来的风已不像盛暑的熏风那样扑面灼人。几个太监都在穿堂里敞着领子吹风，只这殿宇里还是有些闷热。思量许久，方苞才说道：“车铭是廉亲王的人，胡期恒是年羹尧的人，田文镜则是朝廷的人。河南这一汪水真像镜子一样。邬思道上次来京，我们彻夜长谈，得益良多啊……疥癣之疾不足虑，心腹之患不可留……”

张廷玉心下不禁掂掇：谁是疥癣之疾，谁又是心腹之患呢？他是宰相，不能像方苞和雍正那样有什么说什么，他的差使只能是光明正大地摆平朝局，赞襄皇帝以法理治平天下。但从方苞这话可以听出，允禩和年羹尧这两“党”犯“圣忌”，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他只能循这个思路去“燮理阴阳”，因笑道：“臣以为原定车铭、胡期恒调离，车铭任湖广布政使尚可，但胡期恒越级晋升四川巡抚，似乎不妥。杨名时云南布政使出缺，不如让胡补上，四川巡抚暂缺或由四川布政使暂署，不知圣意如何？”

“就是这样。”雍正细白的牙咬着下嘴唇，说道，“叫岳钟麒兼任四川巡抚，胡期恒是晋秩，到部引见再去云南。衡臣——你拟旨褒奖田文镜，要加上这样两句，嗯——结数年不结之巨案，扫省垣阴霾乖戾之气而快豫省百姓望吏清之心——就这样说：叫他只管猛做去，而今天下事只患无猛不患无宽！”

“扎！”

张廷玉答应着刚要退出，雍正却叫住了，笑道：“这又不是军务，急什么？你和方先生留在这，陪朕用过早膳再去办事。”说着便命传膳。张廷玉和方苞只好答应、谢恩。一时便见御膳房的苏拉太监捧着一盒子一盒子的御膳摆在填漆花膳桌上，什么锅烧鸭子寒勒卷、红白鸭子炖杂烩热锅、羊西尔占、燕窝鸡糕、酒炖鸭子，还有烧狍肉攒盘、蒸肥鸡、鹿尾攒盘和四银碟小菜、馒首饽饽并各色小宫点，满满一桌子布好。雍正更衣居中而坐，说道：“你们就陪坐在旁边，只管放量用，拘束就没意思了。这桌御膳专为你两个要的，朕平日没有这么阔气，况且这温火膳，朕也进不香。”

但雍正吃不香，方苞和张廷玉更不可能狼吞虎咽，三个人一君二臣身份不同，都是很深沉的读书人，讲究“食不语”，因此这一餐御膳吃得甚是沉闷。此刻外边天色越发阴得重了，略带凉意的风裹进院子，在黯黑的墙角、照壁前卷起浮尘，打起一个又一个旋儿，陀螺似的满地乱转，时隐时现，给人一种神秘和不安的感觉。两个人拿捏着陪雍正略用了几口，见雍正放箸，便都起身谢恩。雍正若有所失地望着外边的景致，似乎心事重重，良久才深深吁了一口气，吩咐：“所有太监宫人出去！”

高无庸答应一声，督率着养心殿中的太监和宫女悄然退了出去。方苞和张廷玉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意识到雍正将有重要密谕，但雍正没开口，他们觉得不好问，只好默默侍立。良久，才听雍正问道：

“衡臣，朕这个主子比先帝难侍候——外头情形你知道比灵皋先生多，有没有这个话？你据实说。”

“有的。”张廷玉心里猛地一沉，这是官场有口皆碑的事，断不能欺隐，因躬身说道：“皇上严毅刚决，不苟言笑，与先帝性格不一。官场陋习揣摩逢迎，现无从揣摩，自然就有这些不经之谈。”雍正脸色变得有些苍白，摇了摇头道：“恐怕还不止于此。‘抄家皇帝’、‘强盗皇帝’、‘打富济贫皇帝’的话都是有的，是么？”张廷玉咽了一口唾沫，欠身一躬算是默认，一句话也不敢接。

方苞目中幽幽闪着光，说道：“据臣所知，这些话都是有的。但也尽有体贴圣恩的臣子，舆论不一，也是常情，请皇上留意。”

“朕并不懊丧。”雍正脸上带着一丝兀自解嘲的微笑说道：“恨朕的有三种人：希图大位的，位子朕坐了；贪官墨吏畏朕，因朕诛杀查抄他们毫不怜惜手软；缙绅豪强不得夤缘官府鱼肉乡里，自然也要说三道四。但廷玉，你是知道的，先帝驾崩时，存有多少库银？”

“回万岁，七百万两。”

“现在呢？”

“五千万。”

雍正缓缓站起身来，说道：“这五千万银子来自贪官，并非敲骨吸髓取自小民，五千万银子都入了国库，并没有拨进内库修宫造苑，所以朕自信得罪的人很有限，朕不能不得罪，也不怕得罪他们。”他慢慢踱着，青缎凉里皂靴在金砖地下橐橐有声：“五千万……保住这个数，很可做些事了，河道可修，灾馑可赈，兵事可备——我爱新觉罗·胤禛上可对列祖列宗，下可对亿兆百姓！”他仰首望着殿顶的藻井，语气极沉重惨怛，仿佛带着要穿透一切的火焰，燃得张廷玉的心也是火辣辣的，讷讷说道：

“万岁……”

“朕要做的事决不始张终弛，无论是宗室内亲，显贵权要，阻了朕的脚步，朕就不能容他！”雍正的目光变得绿幽幽的，闪着凶狠的炎威，“朕已决意，拔掉年羹尧这颗钉子！”

张廷玉的心像从万丈悬崖上直落下来，好久才定住了神，紧紧皱着眉头说道：“年羹尧居功自傲，妨碍政务都是明摆着的。但他刚刚青海立功，封爵进位极邀圣眷。骤然降罪，不但他本人不服，而且易为小人启端寻衅，搅乱了朝局，善后极难，请万岁三思。”他略一顿，说道：“可否缓迟数年，凉一凉，由臣设法明升暗降，剥掉兵权，然后处置，徐徐而图，似乎更稳妥些。”方苞叹息一声道：“衡臣兄，实不相瞒万岁下此决心，先征询过我和邬思道的意见，我们不在局中，说话不像你那样负责，也许思虑不周，仅供皇上参酌而已。但年羹尧骄横跋扈，势力膨胀之速，数年之后什么情形谁也难以逆料。他插手河南，田文镜改政便做不下去；插手江浙，李卫有所更张，就得暗中悄悄来；他插手广东，孔毓徇巡抚你已知道的，当年圣祖去曲阜，他敢拒开中门迎接，如今广东九命奇冤，他就昭雪不了！今日我们密陈建议，明人不说暗话，假设数年之后，年党与八爷党合流，张相你内掣于议政王威权之下，外囿于手握重兵的大公爵大将军，能处置得得心应手？你的相位能不能保得住呢？”

“朕已经四十八岁了，要做的事多着呢，不能坐等几年。”雍正冷峻地一笑，“衡臣，真正能控住军队的，靠得住的只有怡亲王，你瞧允祥的身子骨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许多事你想办也办不下来。舅舅是个不明不白的人，还有允禩，夺位自为的心至死不渝，已经有人在年军中暗地活动，据说和廉亲王颇有瓜葛——你连起来想，该不该现在着手？再说，朕意并不要年羹尧的命，只要他不在军职，安分守己，这也有保全他终身禄命的意思。马齐老了，方先生是个白衣书生，朕寄你以厚望啊！”

他们没有说完，张廷玉已全然领悟，一边听，一边已在搜索枯肠思量办法，此刻真是心血绞干，雍正说完许久都没有答话。三个人默默相对不知过了多久，院外沙沙雨声渐起，张廷玉才道：“臣遵旨。皇上不知怎样打算？”

“今日下午朕见图里琛。”雍正面无表情，徐徐说道：“由图里琛赍诏去西宁，调年羹尧为杭州将军。他办这种差使还是相宜的。”方苞见张廷玉面带诧异，在旁说道：“年羹尧如果奉诏，万事俱休；如不奉诏，可在岳钟麒大营设筵，一举而擒之。”张廷玉冷冷说道：“方先生，不能照搬古书，这是太平世界法统严密之时！能像演戏那样做事！年羹尧既不奉诏又不赴筵怎么办？筵上杀掉无罪功臣，怎样向天下交待？年羹尧的部众不服怎么办？岳钟麒在青海不足一万人，年羹尧的大军有十余万，而且九贝勒允禟也在军中——这样要造出大乱子的！”

这一连串反诘一环扣一环，问得雍正和方苞都怔了。许久，方苞垂下眼睑，说道：“衡臣责的是。我把事想左了，想急了。看来，要重作打算。”雍正却笑道：“这不是正在商量嘛。你权衡得好，不愧‘衡臣’二字。有什么良策，说说看。”

“还是要分步走，不过步子可以迈得快些。”张廷玉庄重地说道：“年羹尧眼下没有反迹，又立了大功，该施的恩还是要堂堂正正地施，军饷钱粮要拨足。目下战事已停，节制十一省兵马的权要收回朝廷。这不要皇上下旨，由我向兵部打招呼下廷谕就办了。谅年羹尧也不敢公然违抗。”

“嗯。”

“元旦召年羹尧回京述职，这是第二步。”张廷玉文心周密，侃侃而言，“他若不来，即是抗旨，朝廷处置有道。可以命岳钟麒署理征西大将军一职，并调川军入青。再不遵，即是谋反，以青海一隅之地，十万之兵，粮饷皆无，叛反无名，无须用兵，年军自己就乱了。他若来京，则在我掌握之中，要怎样办全凭圣意，不过不能处分，只能慰奖，皇上原意也不过是解掉他兵权，似乎不必过为已甚。”

一席话说得条理分明头头是道，连方苞也低头暗服，自失地一笑道：“衡臣这是阳谋，真正相臣风度。我以阴谋事君，实在惭愧。循着廷玉的思路，我想，一是要厚赏年部官兵家属，这边有个安乐窝，那边就难以鼓动他们做非礼无法的事。二是京畿防务，十三爷病着，可调十七阿哥允礼回京佐理。昨日巩泰送进的密折，舅舅隆科多现在私地里分藏财物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不管他是什么面目，搜宫是什么背景，他是已经与皇上生了二心。尽管他已辞了九门提督，但他管军管得时日很长了，还是要调开他，或者加以处分，扫掉他的威风，也就难以作耗。其三，我看过去朱批，皇上赞奖揄扬年羹尧的批语很多，要收回来。皇上一收，下边自然能领会圣意，该下点毛毛雨的，可以试探着与臣下讲讲，就不致有‘变起仓猝’的事，人心也易安定。”思路一对，方苞的这几条建议便显得周匝严密滴水不漏，张廷玉也不禁赞道：“好！”

张廷玉方苞辞出去时，更是天低云暗，蒙蒙细雨雾一般在清凉的风中轻轻洒落，满院临清砖地像涂了一层油样晶莹湿润。雍正亲自送出殿外，站在院子里仰着望天，甘露一样沁凉清新的雨珠飘落在他热乎乎的脸上身上，浑身舒坦而轻松，邢年隔玻璃瞧见，忙出来道：“主子热身子，这

么要着凉了，都是奴才的干系，还是打起伞，略凉一会子，清爽了还该进殿去的。”雍正闭目仰首，尽情沐浴了好一会，笑道：“六月天，哪里就凉着了？去钟粹宫看看，图里琛见过娘娘，叫他过来。”说罢转身进来，命人推开东暖阁南窗，安心定神披阅奏章。案上一高叠的奏章他都看了，但还没有批下去。和张廷玉谈过后，有的折子还要重看。雍正想了想，抽出广东总督孔毓徇日前递来的密折，援笔濡了朱砂，一笔一划写道：

向后除请安折子勿用黄绫封面，汝系圣人后裔，不知珍惜物力耶？

一滴大大的朱砂汁滴落在奏折上，雍正忙拂拭，却污了更大一片，忙在旁加注小字“此系朕所污，尔勿惊慌”接着又批：

尔前折所奏，都中传言朕至丰台阅军，系应年羹尧之所请，不知系听何人之言？年羹尧之兄即在广东海关，岂伊所云耶？此等妄言朕意或出于舅舅之口，不过妒年之功高而已。朕岂幼冲之主，必待年羹尧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奏陈而有是举乎？

写完，他满意地看了看，又扯过一份，却是四川巡抚王景灏的折子。因王景灏是年羹尧推荐的，他捉笔沉思了许久才写道：

尔有否开罪年羹尧处，伊乃必欲以胡期恒代你？今胡期恒不去矣，尔可安心做事。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其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志满而然。尔虽伊所荐，勿作依附之庸人，乃系朕所用之臣，朕非年羹尧能如何如何之主也。

他看了看折上贴名签“高其倬”三字赫然入目，这是年羹尧的死对头，因抽了过来，稍微思索便写：

看陵风水事近若何？遵化既无善地，可别处走走，务期得好地而后己。又近日年羹尧奏陈数事，朕甚疑其居心不纯，大有舞智弄巧潜蓄揽权之意。思卿前所奏，甚觉愧对尔及史贻直也！

写完，这才取过年羹尧的请安折，呆着脸仔细想了一阵子，挥笔疾书一通，却是草书：

前折谓朕“战胜不骄、功成不满”甚实。然朕实无心作不骄不满之念，出于至诚，惟天可表。西海之事，若言朕不福大，岂有此理？但就事而言，实皆圣祖之功。自你以下，哪一个不是父皇用的人，哪一个兵不是数十年教养的兵？前当危急时，朕原存一念，即便事败，朕不肯认大过，何也？当干起原是圣祖所遗的事。今如此出于望外，好就将奇勋自己认起来？实实而愧心惭之至！尔等此一番努力，据理而言，皆朕之功臣，据情而言，凡实心用命效力者，皆朕之恩人也！尔等不敢听受，但朕实居如此心，作如此想。朕之私庆者，真正造化大福人则可矣，惟以手加额，将此心对越上帝，以祈始终成全，自己亦时时警惕不移此志耳。

又，三月奏进，尔所代拟《陆宣公奏议》之序，请旨颁发，朕得暇好好写来赏你，定不得日期——览尔此奏，比是什么更欢喜，这才是，即此一片真诚，必感上苍之永佑。凡百就是这样对朕，朕再不肯好而不知其恶。少有不合朕意处，自然说给你，放心。

写完一抬头，见高无庸站在面前，便问："是图里琛来了么？叫进来。"说罢便起身趿了鞋，在地下散步。

图里琛已换了一等侍卫服色，浑身鲜亮，显得格外精神，进来见雍正正踱着步子想事，没敢惊动，悄没声跪了殿角。雍正看了他一眼，凝望着院外的潇潇风雨，许久才道："不要说谢恩的话了。朕有差使给你。"

"扎！"

"隆科多舅舅财产多得没处放了。"雍正带着阴寒的微笑，徐徐说道，"叫人看看，都挪移到哪里了，弄清之后，请旨查抄！"

"扎！"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隆科多家被抄，很快就传到了年羹尧军中。对这个虽然资历深却没有实际战功和功绩的上书房大臣，年羹尧历来打心里不服。初接任大将军一职时还曾递过一个密折，说："隆科多乃一极平常人。"就此，雍正整整写了三千字的朱批给他，解说隆科多的好处，过去"不但卿，即朕亦不深知，实为圣祖为朕留一砥柱之臣，与尔并为社稷干城"。皇帝这样屈心降志，年羹尧不能不买账，于是进京呈送贡物，时不时地也给隆带些礼物，两个人渐渐才有了交往。今春，年羹尧的二儿子年熙病重，雍正又要了年熙的生庚八字，让高其倬看了，说年羹尧命中不该有这个儿子。恰隆科多膝下无子，雍正灵机一动，命年熙过继给隆科多冲克此劫，"隆科多无子而有子，年羹尧有子而无子"，二人竟成了干亲家。外边看二人是"将相和"了，但年羹尧自知，这是强捏就的，因此，前头雍正朱批"舅舅今辞去九门提督一职，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年羹尧便知隆科多已失宠，尽自如此，他毫不关痛痒，只是想，如能把上书房大臣名义加在"大将军"号上，也许并非办不到的吧？

然而这毕竟是雍正登极以来处分最大的机枢之臣，按隆科多的宠眷，其实还在自己之上，说抄就抄了，他不能没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也隐隐觉得风头不对，究竟哪里不对，一时自己也想不清楚。接到邸报怔了半晌，叫过桑成鼎，蹙着眉说道："连日没睡好，头疼。今儿不要衙参了。你去前头叫将军们散了，派人请汪先生和九爷过来说说话儿。"

"是，老奴才这就办。"桑成鼎苍苍白发丝丝颤动，略带艰难地躬了一下身子，说道："不过刘墨林参议今儿去了岳将军大营，说过还要过来拜

见，他来了见不见？”年羹尧笑道：“这帖膏药可真够粘的。岳东美大营离这里几十里，要来也是黄昏时了。等来了再说罢！”说着，便听外头脚步橐橐，汪景祺呵呵笑着进来，说道：“大将军哪里不爽？晚生略通医道，可为您看看脉，一味贴膏药可不济事。”一边说，一边把当日从兰州转过来的文书放在年羹尧的案头。

汪景祺调来书办已年余，不但文牍极熟、办事迅速，而且腹笥盈库，应答如响，虽然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闲时常陪年羹尧，帮办军务之余阔谈古今，已成年羹尧一日不可或缺的智囊。见他进来，年羹尧忙命军士沏茶让座说道：“心里闷极，身上也不爽，正要请先生过来谈谈。”因将邸报递过来让汪景祺看，自己便去拆阅北京转过来的奏折批复。这个邸报汪景祺在允禟处已经看过，已是胸有成竹，他接过来，一边把玩，一边突兀说道：

“下一个就是大将军。”

“什么？！”年羹尧手一颤，密封匣子也没打开便停住了。

“我说，”汪景祺饱经风霜的脸上皱纹一动不动，已是没了笑容，不经意地将邸报甩在案上，“皇上疑大将军疑得重了。原准备先拿八爷开刀的，现已掉转了刀，要取大将军的首级了！”

年羹尧全身一震，仿佛不认识似的，下死眼盯着汪景祺，喑哑着嗓子道：“我与皇上骨肉亲情，生死君臣，又刚立功，皇上有什么疑我处？”汪景祺毫无惧色，盯着年羹尧凶光四射的目光，良久，扑哧一笑道：“亏大将军以儒将自许，天家父子兄弟之间尚无骨肉亲情，何况将军？隆科多与皇上骨肉情分如何，及不及您呢？当先帝晏驾之时，内有诸王虎视眈眈觊觎帝位，外有强敌重兵压境，隆科多一念之异，皇帝便不是当今，这托孤之重，拥主之功比大将军的‘勋名’如何？将军自思，有没有岳飞之忠？有没有韩信之功？有没有永乐叔侄的骨肉情分呢？古谣所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且不容’，您没有读过么？”年羹尧颊上肌肉迅速抽动了几下，口气中带着极大的威压，问道：“谁指使你来说这个话的？你是什么人？！”

“这个么，是我。”门外允禟的声气说道，说着一挑帘进来，撩起袍角便坐了年羹尧对面，眯缝着眼，略带挑衅地望着惊异的年羹尧：“大将军危在旦夕，势如累卵之急。我不能不请汪先生把话挑明了。一句话，救你，救我大清社稷！”

年羹尧目光游移不定，看看允禟，再看看汪景祺，突然纵声狂笑，倏地收住，狞声道：“九贝勒，你忠于皇上，我敬你是‘九爷’；你不忠皇上，我视你是允禟！莫忘了，我不是寻常提督将军，乃是持黄鉞节秉天子剑的专阃大将军！”

“唯其如此，越发令人可虑。”充禟不动声色徐徐说道，“你藏弓烹狗之危近在眉睫，我唇亡齿寒之虞继之即来。不救你亡，我也难以图存。所

以，有今日一席谈。”

年羹尧哼了一声，“噌”地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黄绫封面的折子甩了过去：“你们看花了眼，吃错了药！这是几天前才接到的朱批谕旨，不妨看看皇上与我何等情分。即死，我让你们没有怨尤。”允禟接过看了看，转手递给汪景祺，无所谓地一笑，说道：“原来你不会读文章！雍正如此响的一个耳光，竟认作是亲近！”汪景祺看着也笑了，说道：“大将军当局者迷。这篇批语粗看去亲，仔细看去疏，推敲起来令人不寒而栗！”“是么？”年羹尧被二人的镇定慑住了，略为迟疑地接过了折子，反复审视。

“听九爷教给你，你跟了四爷几十年，仍不懂你的四爷！”允禟嘿然一笑，“哗”地打开了折扇，又一折一折折拢来，挑着眉头说道：“这个朱批三重意思，西海大捷是皇上‘福大’；西海大捷是‘自你以下’将士用命之功；西海大捷之功你‘好就将奇勋自己认起来’？因此，你不可动‘贪’念，你的‘不合朕意’处，少不得要一一告诉你——将军自细想想，未去北京前，朱批里有这些露头藏尾的话么？”

年羹尧目光熠然一闪，随即冷笑道：“幸亏你没福当皇上。不然，天下臣子死无噍类了！这些话有的是调侃，有的是慰勉，有的是至情亲爱随笔戏语，拿这份折子危言耸听，九爷未免异想天开。”说罢又是一哂。

“把刚接到的那份朱批拿给年大将军！”允禟突兀说道。“什么？”年羹尧不禁一怔，诧异间，汪景祺又递过一份请安折子，年羹尧展开看时，两行血淋淋的朱红草字赫然在目：

年羹尧果系纯臣乎？“纯”之一字朕未许也！尔有何见谈，据实奏来密勿六月下浣。

这是再熟悉不过的笔体了，没有一笔有矫饰痕迹，断然不是假造！年羹尧心中不禁一阵狂跳，见折子上姓名糊了，便用手去抠，允禟一把抢了回来，嘿嘿笑道：“——使不得！别人也有身家性命！要还不信实——把王景灏的那份抄本给大将军！”

年羹尧此时已经呆了，傻子一样接过一张素笺，看了看，失神地丢落在地下：王景灏与云贵总督蔡珽密相往来，书信里说自己许多坏话，因此才密奏雍正王景灏在任草菅人命，请着胡期恒来代，这事除了在郑州露风声胡期恒要调任外，出于一人之手入于一人之目。凭谁假造不出这样的密谕！他的脸色又青又白，梦游人一样在书房地下转来转去，喃喃讷讷说着：“这不会……这怎么会呢？这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汪景祺咬着牙笑道，“和隆科多被抄一样真！您犯了皇上三大忌，不速自为大祸顷刻即到！”

年羹尧目光迷惘，还没有从震惊和恐惧中清醒过来，只是自语：“三大忌？三大忌……”允禟在旁大声道：“年亮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身为大将乃作此态！你打起精神来听！”年羹尧这才回过神来，颓然落座，

苦笑道：“这比晴天霹雳还要惊人！我是失态了，愿先生有以教我——这里先谢罪了。”他到底是年羹尧，瞬间，雷霆击蒙了他，旋即又恢复了镇静和威严。

“挟不赏之高功，这是一忌。雍正即位内外忧患危机四伏，你这一战为他稳住了大局稳住了人心。他要借你的力量去压服八爷和群臣不满之心，所以不能不赏你，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拟王侯，他再拿不出可赏你的东西了。

“但你挟震主之威，不懂韬略。不但不逊功让主，反而居功自傲意气洋洋。郭子仪是何等功臣？以酒色自晦，谨保首领以死；徐达退隐中山王府一政不参，难免蒸鹅之赐！你呢？黄缰紫骝凯旋入京，王公以下郊迎数十里，你居然受之不疑！皇帝在丰台令将军解甲，不得你一将令，无一人从命，换了你是皇帝，你容得么？

“猜忌之主，性本庸怯。他要整顿吏治，你却处处插手，亮工将军，你掣了皇上的肘！这是第三忌。平心想想，你选了多少官？外省的事你干预了多少？本来你不干政，他也要拿你，何况你处处插手？皇帝原意是借你的力压制廉亲王，处置八爷党后再解你的兵权。但现在看来，他觉得你比八爷更可怕，恐惧你与八爷党联手造乱，所以要先清除你了！”汪景祺滔滔不绝，句句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到此戛然收住，书房里一片寂静！年羹尧用颤抖的手，托着渗出汗珠的脑门，许久才吃力地说道：“我有些处是不检点，兴许是弄错了什么事，但我没有二心。必是这样的，不知哪里错了，惹了圣怒……”“你算了吧，痴迷大将军！”允禟揶揄地一笑，“你有我领教我四哥的多？自打大捷之后，先是宝亲王弘历，后是潦倒书生刘墨林，你这大营里有一天少了朝廷监视你的人？就是原来的侍卫，也是在这里盯着你，不过被你降服了就是！”

年羹尧呆呆地望着外边，七月的青海天气已经很凉，胡杨叶子开始凋落，空旷的大校场上西风卷着砂石，时而掠空而过，时而盘起一个个旋风互相追逐、合并，偶然一阵风挟着砂扑上来，打得大玻璃窗一片细碎的声响。门前一株柳树，是他来青海驻节头一天亲手栽的，已有茶杯粗细，仿佛不堪蹂躏似的摆动着腰肢婆娑起舞。年羹尧的心境像这天气一样荒寒。和一个时辰前相比，如同猛地堕进狂涛无边的海水里，只是漫漫无际的海天，见不到岸，连个歇力的礁岛也寻觅不得……收回目光，眼前这两个人既熟悉又陌生，他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又似恍若隔世。许久，他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臂间，发出像呻吟又像叹息的呜咽……“我该怎么办？……”

“八爷很知道你的苦楚。”允禟一举收伏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年羹尧，心中喜不自胜，却是脸带忧容，温声说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你不必作出此英雄气短之叹。我来军中已经二年，仔细审量，十四爷人心尚在，部旧尚在，十四爷无辜蒙冤，三军不服！若能迎十四爷回营主持，拥主而立，将军以得胜之师高张义帜，天下敢不景然而从。朝内八爷执掌旗务，会议诸王废无道而迎有道，示古事正可以不血刃而取。造

此局面，你大将军才真的是龙骧虎啸震铄古今的伟男子、大丈夫！”年羹尧忧心如煎，低头思忖良久，摇头道：“皇上是我恩主，无论怎样，现在，没指我叛臣，我这样作逆，天下人视我乱臣贼子，这怎么使得？”允禟哂道：“世人但以成败论英雄，亮工未免胶柱鼓瑟。”

汪景祺见年羹尧只是摇头不语，知道没有击中要害，因不言声起身，至案前援笔写了几个字，道：“大将军，你抬头看！这是大行皇帝遗诏原文！”

传位十四子

正发怔时，汪景祺执笔在“十”字上添了两笔，成了：

传位于四子

“这就是真谛所在！”汪景祺口气咬金断玉，“隆科多的‘功’，隆科多的‘罪’皆在于此！”他咯咯一笑撕掉了纸条：“他是什么‘皇上’？欺天欺地欺祖宗，地地道道的篡位奸雄！十四爷，才是真正的大清之主！这样的人，上天怎么会助他？群臣怎么会拥他？你也是熟读史籍的，前代年号带‘正’字的，金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武宗的‘正德’，哪一个是好东西？就‘正’字而言，是‘王心乱’之象，又可拆为‘一止’之象。你此举正为顺天应人，挽救大清，这是天底下最光明最堂皇的伟业，又何虑身后之名？”

这番话义正词严天衣无缝，加上灵机一动编出的篡诏谎言，从汪景祺这张如簧之舌直述而出，真有洞穿七札之效，年羹尧脸色由红到白，转而铁青，忽然两腿一软，颓然落座，双手掩面，喃喃自语：“这些话我不信……这事太大，让我想想，想想……”

刘墨林从岳钟麒大营回西宁城时天已黄昏，他是“西征参议道”，专为协调驻青海各军关系，筹调各地饷银粮秣分发各军，因是奉旨专办军务的钦差，并不受年羹尧和岳钟麒的节制，所以在西宁自设有参议道衙。刚到衙门口，尚未下马，门上人便禀说：“年大将军中午送过帖子，请刘大人过去赴宴。”刘墨林在岳钟麒那里议了大半天大军越冬军需事宜，又走老远的路，原已疲累不堪。猛地想起昨日接的朱批“年羹尧营务三日一报，无细无巨”的话头，便下马换轿直奔大将军行辕，也不待通报，径自青袍布靴进了中军大帐。果见七八桌酒筵坐满了人，都是年羹尧的部将，个个喝得满面红光。年羹尧坐在头一桌，他的三大都统汝福、王允吉、魏之跃，还有副将马勋，凉州总兵宋司进都陪在身边，觥筹交错酒兴正酣，见他进来，年羹尧便笑着招手：“来来！大参议，我们这边说酒令呢！你来迟了，要罚酒！”

“大将军好兴致！”刘墨林笑嘻嘻入座，“方才廊下还见有戏子，口福眼福耳福一齐饱么？说什么酒令，我今儿又累又乏，在东美将军那又先吃了酒，恐怕敷衍不来了！”年羹尧笑道：“我还不知道你！坐吧你——呃，是这样，皇上赏给我一套珐琅大花瓶，又专从田文镜那里调了几车西

瓜，一人独乐与众人乐，孰乐？所以请来坐坐——你先吃了罚酒再说。”说着连倾三杯。亲自捧过，刘墨林只得饮了。却听魏之跃笑道：“年大将军成心难为我魏大炮，我懂的什么酒令？何如叫戏子们演戏，你们该说酒令说你们的，不是两好凑一好？”

年羹尧笑道：“也是的，一多半都是炮灰丘八，我竟忘了。只管开戏——我们还说酒令！我接着说。”因以箸击盘曼声道：

我有一座房，送与汉刘邦，汉刘邦不要。为甚的不要？春色恼人眠不得。

刘墨林一听便知，这个令先说一物件，再用一个古人名，后句用一句古诗，正寻思间，隔座王允吉笑道：

我有一把扇，送给曹子建，曹子建不要。为甚的不要，剪剪轻风阵阵凉。

宋司进见轮到自己，忙也道：

我有一把弓，送给老逢蒙，老逢蒙不要。为甚的不要，一行白鹭上青天。

刘墨林含笑听着，心里却咯噔一下：怎么比出鸟尽弓藏来了？未及深思，年羹尧挨身的都统汝福接口道：

我有一公鸡，送给郭子仪，郭子仪不要。为甚的不要？雄鸡一唱天下白。

于是一座哄然，都说“不通”，魏之跃便按着要罚酒，年羹尧看一眼刘墨林，笑道：“老魏省得什么！这用得正合适，天亮了，要公鸡做什么？”刘墨林陡起惊觉，便有心转令，因道：

我有一月轮，送与刘伯伦，刘伯伦不要。为甚的不要？错认白玉盘。

年羹尧笑着摇头道：“这是想当然的，‘错认白玉盘’，出于何典？大约在东美那里吃多了，你这样的大才子也会马失前蹄。”其时廊下锣鼓笙箫声已起，演的是“草船借箭”，大厅上众将军都停了相战，都笑着看首席几个人乱哄哄罚刘墨林酒。

“不要乱，听我说。”刘墨林双手遮着几杯递过的罚酒，笑嘻嘻道，“李青莲诗云：‘小时不识月，错认白玉盘’，大将军没有读过？我在京和王文韶他们还用这作过令，我说‘小时不识风，只当天哼哼；小时不识雨，只当天□痢；小时不识雷，只当天放屁。’惹得他们大笑一场呢！大将军，该罚的是你，”年羹尧呵呵大笑，豪爽地举杯一饮道：“今晚笑得畅，本将军认罚！”说着便命开戏。

年羹尧看了一眼正在念白的“鲁肃”，侧转身问刘墨林：“你从钟麒处来，他那里越冬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刘墨林漫不经心地看着戏文，说道：“和大将军这边差不多，只是盘火炕地龙还缺些砖。我说这事不大，你留在青海的人不足一万，能用多少？从大将军这里匀一点也就够了。我最怕粮食供不上，甘陕的库粮都用了赈灾，要从李卫那里调拨二十万石，李卫给我回话，只能一万石一万石调运，我就想，万一遇上大雪封路，运不上来可怎么好？就和岳将军商议，叫四川自川北多运点米，互相调剂着兴许差不离。”年羹尧问道：“东美没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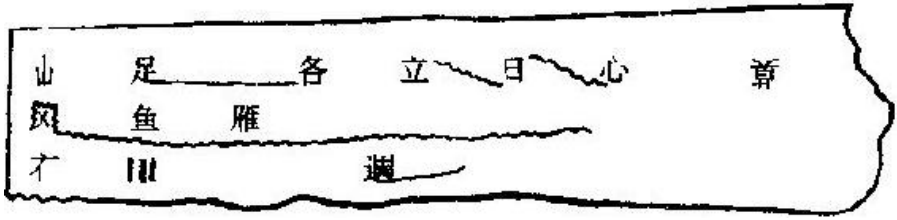
“都是皇上的差使，有什么说的？”刘墨林道，“他一口就答应了。”

年羹尧最担心的便是粮食。听刘墨林的口气，李卫那头指望靠不着，现放着四川天府之国，可惜那是岳钟麒控制……他无声叹息了一下，深悔当初为了争功，得罪了多年的知交岳钟麒，思量着，说道：“请你催李卫。越冬的粮，我不能指望四川，岳钟麒自己几万人马也要吃！”刘墨林欠身答应一声“是”。见年羹尧无话，便问道：“汪先生和桑军门怎么没来？还有九爷呢？”年羹尧笑了笑，说道：“他们有事——哦，我听说徐骏坏事了，被大理寺拿问。都说是你参的，却没有拜读参本。他是八爷心腹，又是出了名的才士，多少人参都没有参动。你可真能耐，一本就参倒了，必定是生花妙笔，何妨让我拜读一下呢？”

“没有的事。我没有参他。”刘墨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猛地想到了苏舜卿。因冷冷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自作孽者未必定要有人参他才倒。”但本章确是他写的，徐骏的罪名是“诽谤圣朝，追怀前明”，他为报苏舜卿之仇，精读徐骏诗集，抓住“明日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一句，作了一篇花团锦簇文章。即是这罪名，那是凭谁也保不住了。虽然出了胸中这口鸟气，自觉不甚光明正大。所以矢口否认。正发怔间，扮诸葛亮的老先生大声道：“吩咐船工，将船头掉转来受箭！”

刘墨林忙收神看戏，魏之跃在旁叹道：“孔明真是奇人！只有孔子这样的人才得有这样后代，可见天道不虚，善有善报。”年羹尧听得不禁一笑，正要插话，刘墨林也一本正经说道：“那是！秦始皇之后又有秦桧，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可见恶有恶报！”年羹尧忍俊不禁“扑”地一口酒全喷了出来，道：“说得好！比得妙！”将军们附和惯了，也都忙道：“那是，刘先生是大才子么！”

刘墨林、年羹尧和同桌几个将军，除了魏之跃都捧腹大笑，笑得众人都陪着干笑。刘墨林想到今晚还要赶写密折，因起身道：“大将军盛情筵，原不该早辞。但我今日实在累得受不了，恐怕失仪，更对不起年军门。”说罢一揖。年羹尧却也不强留，含笑点头算是答应。刘墨林回到下处，掏出雍正赐的怀表看看，恰正亥末时分，自觉宿醒未尽，恐怕文笔有误。酽酽地喝了两杯普洱茶，方觉耳目清爽。刘墨林凝神聚意正待打腹稿，一眼瞥见案头镇纸压着一件东西，取过来看时，却是折好了的一张纸鹤，展开了看，上面胡涂乱画得古怪：



刘墨林反复展玩，突然一个激凌寒战，浑身毛发森竖，他已破译了这个字条：“山高路远意迟迟，莫道惊风送鱼雁，夜半三更掩门逃！”刘墨林抖着手将纸条在烛上燃着了，看看身边，都是大将军府派过来侍候的人，强自镇定着笑道：“这是谁放在这里的？纯是放屁！”

“回刘大人。”管门的老刘头笑道，“大将军行辕今儿后晌派了个戈什哈来请您赴宴，您没回来，他在这坐了一会儿，是不是他画的我们没瞧见。”

“笑话笑话！哈哈哈哈……”刘墨林何等机警，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装着笑不可遏的样子呵呵大笑，“说我刘墨林文笔不通，还用了隐语！真不知这狗才吃了什么药——明儿告诉年大将军，寻出这个王八蛋，我倒真想见识见识他的‘才学’呢！”说完伸欠了一下，说道：“叫小猴子进来侍候，天好早晚的了，你们都歇着吧。”

人们一退出去，刘墨林一刻也不停，立刻将自己奏案底稿全部收到一处，用桑皮纸裹封了，想了想在封皮上写了四个字：

年羹尧了

贴身小厮小猴子已经推门进来，见他神色有异，诧异地问道：“刘相公，出了什么事么？”他是原来跟苏舜卿的小奚奴。一直到苏舜卿死都没有离开，刘墨林看他忠心机伶，便收了过来，所有侍候笔墨的事都由他来照料，十分得用。因为事体不明，刘墨林只含糊说道：“这包文书是给岳军门的，今晚就得送去，你怕不怕？”

“不怕。”小猴子笑嘻嘻道，“统共不到八十里地，我能骑马会射箭，还怕狼吃了我不成？”刘墨林嗯了一声：“好，你这就走一遭！”小猴子接过文书正要走，刘墨林却压低了嗓子，几乎是耳语道：“方才的话是叫墙外听的，你不要出城，明儿我没事，你还回来；我出事，你想法子把这包东西交给岳军门——可听仔细了，嗯？”小猴子满脸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看着刘墨林深沉又意味深长的眼神，愣了半日才点点头，低声道：“我在城内认了个干娘，今晚我住她那——省得了！明早我带岳军门的回执来！”他突然提高了嗓门，说着便退出去，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切又归于寂静。

见文件安全转移，刘墨林松了一口气。此刻他要走，大约无人拦阻。但他奉旨的职守头一条便是“制约年羹尧”，逃得了年羹尧的毒手，逃不掉雍正的诛戮。一样是死，就不如死于国事。况且从他观察，年羹尧只是

有些牢骚，并没有造反实迹，自己出走说不定弄假成真。反复思忖，刘墨林决定不走。躺在炕上，听着外边飞沙走石，打得屋瓦像骤雨袭荷塘般响成一片，许久许久才蒙眬欲睡……

突然，外间“砰”地一声爆响，接着里间房门也哗然洞开。刘墨林矍然而起，棱着眼看时，却是汪景祺带着几个戈什哈冲了进来，一股寒风卷着沙土扑面而来，满屋帐幔簌簌颤抖着飘动。刘墨林穿好鞋子坐在炕沿上，笑道：“汪师爷，是年大将军派你来取我的首级？”

“不，是崇祯爷！”汪景祺阴森笑道，“我知道你是才子，也很怜你死于我手。你太碍事了。为树年大将军光复大明伟业之志，你牺牲得值。”

“年大将军——光复大明？好大志向！”

“已经去请十四爷了。”汪景祺咯咯笑道，“十四爷一到，这边就能大动。动起来必乱，乱起来——嗬嗬……吕宋国避难的朱家子孙就可回来收拾局面了！”说着头一挥，身后一个人从瓶中倾出一碗酒端了过来。

刘墨林死死盯着汪景祺，仿佛要把这个人的影子一同带到地狱中去。许久才道：“我等着你！”说罢一饮而尽。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允禵在遵化孝陵“守陵读书”已经一年有余。他与大阿哥允禔二阿哥允礽不同，只得了个“大不敬”的罪名，削去王爵，却仍保留了固山贝子的封号。朝廷的邸报和明诏廷寄照例要发寄他一份，因而隆科多“查看家产”的消息，倒比年羹尧还早知道一点。但这个地方是顺治和康熙陵寝重地，寝卫关防都由京师善捕营羽林军执掌，不但遵化县令，就是直隶总督巡抚也不能轻入。间或八阿哥或其他兄弟送来饮食馈赠，或平安书信，都要经内务府陵寝司衙门的官员太监反复验尝才得到他面前，除了大路信息，余外的风闻半点不知。因而，知道隆科多“舅舅”被抄，他反而趁愿，只当笑话讲给乔引娣听：“这个混账东西也有今日！他凭什么当了上书房大臣？不就是父皇晏驾读了读遗诏么？”乔引娣倒劝他：“这些事爷甭操那么大心，昔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劝爷忘得越快越干净越好。我们小户人家吃饱穿暖就是足，平安无事就是福。奴才看着皇上心思，毕竟还念着一母同胞，要真的打发爷到口外，像九爷十爷那个样子喝风吃沙，爷可怎么受？奴婢就是跟着，也替不了您哪！”说得心酸，也便掉泪。允禵听了也觉灰心，笑着道：“卿这又是何必？木已成舟生米熟饭，我早已不生妄想了。”

话虽如此，允禵毕竟是性情中人，难免事事关心。依着他的想法，接着便要将隆科多拿去交部议处，但接着又有旨，命隆科多以理藩院尚书身份“克日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划准葛尔与喀尔喀游牧地界，事毕就地与罗刹使臣会议两国疆界。若该大臣实心任事思盖前愆，朕必宽宥其罪”。事隔一月又有旨，下得越发稀奇，切责隆科多曾“屡屡参劾允禩，必要将之置于死地，乃包庇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意欲代允禩而自立门户，网罗党羽招降纳叛，叵测之心甚不可问。”

允禵原以为雍正不过要诛权臣以自固，说透了还是兔死狗烹的故伎，如今搅进了八爷党，连自己的心腹将军汝福也连带在内，已经“明白”了的他，又堕入五里雾中。他纵有满腹心事，无奈这里不比北京，福晋侧福晋每两个月来探视一次，京里王府和这边一样，消息封锁得铁桶也似，根本带不来什么信儿。偌大陵园宫寝只留几十号宫女，除了乔引娣忠心耿耿，其余的多一句话也不敢随便讲。外院是蔡怀玺钱蕴斗两个管事，带着百十个家人随时侍候，却都是内务府的人，三月一换，人不熟就调走了。就是急煞，也只是自己气闷。

在沉闷焦虑中七月过去了，八月也过去了，允禵见朝局前无变化，索性撂开手，心思倒也放宽，便和引娣计议，九九重阳登高消寒，祛祛积在心中无法排解的郁气。引娣却也喜欢，因道：“这后头宫女，也有十几二十个解音律的，都带上，咱们好好儿乐一日。我把爷写的词都配了调子了呢！”

“引娣，”允禵苦笑着，“别忘了，这是先帝陵寝。叫人告上去，你我都成了‘丧心病狂’。就是没人去献勤儿，在坟上头歌舞，也瞧着不伦不

类。”引娣一心要他开心，偏着头想想，笑道：“说爷胆大，泰山都包了，胆小起来，芥菜籽儿也容不下。你瞧，那边是景陵，那边是孝陵，这南边呢？这座棋峰山虽略低些，上头有个亭子。万岁爷前日封了两坛子酒赐了爷，那不是叫爷过节用的？我们就登这棋峰，在上头唱曲儿，算是唱给祖宗听，凭谁说这都是孝道，再落不下不是的。”允禵笑道：“到底你伶俐，说得我也兴头起来，就依着卿！”

两个人正说着，外头钱蕴斗进来，在正房处阶下打千儿行礼道：“十四爷，京里来人了，是十三爷王府太监头儿赵禄，想见见爷呢！”“不见！”允禵立刻沉下了脸，高傲地仰头看着远处白杨树上的老鸹窝，“他有什么事，跟你们说了再回我，只怕我还少担着嫌疑。”引娣知道这类事自己插言也无益，只在旁轻轻叹息一声，钱蕴斗赔笑道：“奴才明白——十三爷带的有信，还有几坛子新糟的酒枣，奴才叫他们抬进来吧？”

“嗯，去吧。”

“扎。”

钱蕴斗答应一声慢慢退下。刚转身，允禵又叫住了：“既有信，叫他进来。你要不放心，或你或小蔡陪着一道来。”钱蕴斗忙笑道：“爷说哪的话！奴才们也是不得已儿……这是怡亲王的人，更使不着那些规矩了。”说着便去了。

“爷也是的，”引娣见他走远，笑道，“拿他们这些人出什么气？我看这姓钱的和蔡怀玺还算有良心的。上回爷给九爷的信，他们都带出去了，内务府知道把钱蕴斗两条腿都打得稀烂。他们不肯说，还是奴婢逼着问出来的呢！”允禵冷笑道：“周瑜打了黄盖，蒙了曹阿瞒！你是女人，男人们这里头的混账事哪里省得！”

说话间，果见一个太监戴着蓝翎顶子从甬道沿超手游廊过来，后头却是蔡怀玺陪着，恰在正房西侧，蔡怀玺便站住了，那太监自过来给允禵请安，笑道：“奴才赵禄给爷请安了——爷万福！”

“起来吧。”允禵淡淡说了一句转身便进了堂房坐下。见赵禄进来，便也命坐，“十三爷自己身子骨也欠安，还惦着我，实在心领了。”赵禄忙从怀中取出信双手递上。允禵一头拆看，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家怡王爷究竟什么病，可好些了？”赵禄斜签身子一哈腰答道：“我们主子这些日子调养得好了些，只不敢劳神。太医说是痰症，后来河南来了个姓邬的看脉，竟是痨疾，按这个治倒是有些效，时好时不好的也不敢定……”允禵看那信，说的无非是静摄养生读书养性的话头，甚无意趣，听说是痨疾，眉棱不禁霍然一跳（痨疾即肺结核，当时属不治之症），叹道：“你说姓邬，我知道是谁了。当年他给十三哥推造，说十三哥九十多岁的寿。有他保着，十三哥尽管踏实放心——引娣，给赵公公上茶！”

赵禄见引娣退下，左右看看无人，迅速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雪涛笺递给允禵，小声道：“这是八爷的信，务请十四爷多加留意。”允禵接过了，

狐疑地看一眼赵禄，赵禄忙道：“十四爷明鉴，奴才是廉亲王府何柱儿的把弟。康熙五十二年怡王爷圈禁，八爷叫我跟进去侍候的——要没这个身份，这张纸我也带不进来的。”

“唔。”允禵双眸炯炯，展开那笺看时，却是一张寿纸，不禁一怔。赵禄忙道：“米汤写的，用烟熏……”话未完引娣已端茶上来，便住了口。允禵笑道：“我何至于连一个心腹也没有？引娣，这张纸拿去，用油灯熏了我看。”引娣不言声接过便去了。允禵这才问道：“八哥如今怎样，圣眷还好？”

赵禄笑了笑说道：“面情上还过得去。我跟着十三爷，难得见八爷一面，就见面也说不上话，只听十三爷有回跟张中堂说话，不除年、隆，帝权难以独揽，也制不了朝中朋党。隆中堂如今只是个散秩大臣，一点权也没了，皇上要动手剥年羹尧的兵权——这是暗地里传的话，真不真我不晓得，也不敢打听。”允禵一边听一边仔细思忖，这个话断然不是太监能捏造得来的。他也有几分相信了赵禄。雍正要有意加害自己，似乎没有必要弄这玄虚。还要问话时，引娣已经出来，默默将熏得灰暗的纸递了过来，便不再吱声，接过看时，上面写道：

九弟来札，年部事有可为，但年本人尚在似可非可之间。老狗已携人前往迎驾。千古成败皆在吾弟一念间。是坐亦毙不坐亦毙，弟谨思之，此机再失，吾等噬脐难悔矣。

虽无头题落款，但草书字迹无一笔矫饰，确系廉亲王亲笔，允禵再无半点疑惑，心里一热一烘气血翻涌，什么滋味全有，晃着火折子将信燃成灰烬，脸色怅怅地望着外边五彩斑斓的山峦，问道：“汪景祺来了？”

“回十四爷，来了，就住在遵化城里。”

“哪里？”

“奴才不知道。”

“我怎么见他？”

“八爷说，爷只要出陵园，汪自己设法见爷。”

允禵立起身来，徐徐踱了几步，突然笑道：“我是心如枯木槁灰之人，早已磨去了昔年锐气。外头兄弟朋友们如此热心，真是可笑！你回去吧，谁派你来的你告诉谁，允禵情愿终老此地，让我静些儿，不要再来扰我了。”赵禄呆呆地看着允禵，不知该如何回话，半晌才起身打了个千儿道：“是。爷保重——奴才去了。”又叩了头方怏怏去了。

“十四爷这么处置最好。”引娣一直在旁提心吊胆，此时倒放了心，给允禵沏着茶道，“他们这些人最沾惹不得的！您先在外带兵，八爷怕你成事，还派了人在你跟前卧底，如今您两手空拳，他们倒要救你？就算不

是，爷如今处境，搅到他们那些事里，我瞧着也是险得很呢！”“你懂什么！”充禰断喝一声止住了引娣，“什么时候学会了老婆嚼舌头？这是女人管的事么？”乔引娣一向在允禰跟前敬如严师亲如长兄，低头惯了的，听这一声呵斥，脸色立时变得苍白，垂手后退两步一声不再言语。

允禰见她这样倒觉不过意的，长叹一声过来轻轻拍拍引娣肩头，温声说道：“你一片心为我，我有什么不省得的？这里……这里是活棺材，活在这里……也是行尸走肉——但外头什么情形我知道的太少太少了。我不会铤而走险。累及你，我也于心不忍……”引娣热泪夺眶而出，哽着嗓子道：“爷一个大男子汉囚在这里，爷的心我都知道，大主意您自己拿，水里火里我都跟着……但八爷眼见不是个心术正的，年羹尧就那么靠得住？我不愿爷走险……我身上已经有了……”“我当然不走险。”允禰似在安抚引娣，又似自言自语，讷讷说道，“不过总要蹚蹚这汪水有多深，有些机缘也未可知……”

原定九月九日携酒登棋峰山瞭高辞秋，但天公偏不作美，下起大雨来。按引娣的意思，不必出陵园，就在允禰住的偏殿会集家人小酌浅唱乐一乐也就罢了，但允禰想起赵禄的话，一心想会一会汪景祺，执意要出去。引娣便道：“这多些人带了乐器冒雨出棋峰山，太招眼了。爷喜爱雨雪天气都知道的，不如就是我跟了去，外院蔡怀玺钱蕴斗他们跟着，带一个食盒子登山观雨景，就是别人见了，也没得什么说的。”允禰也就答应了。

棋峰山离陵园宫寝并不远，正对着景陵和孝陵南边，垒垒叠叠一座孤峰，整座山都是青灰石，因山顶有泉四溢山下，作养得这山郁郁葱葱径幽林茂。不知何代文人墨客兴之所至，在顶泉边修了一座六角亭。这里远眺，北有景孝二陵，南有马兰峪，东西群山环抱，朝可观云海罩峦，夕可赏落日飞霞，实是天造地设一处观景胜地。允禰也不坐轿，一行四人穿了油衣拾级而上，待到山顶时，靴子下摆也都湿透了。允禰进亭倚柱兀坐，由众人摆布着酒食，放眼四望，但见茫雨如膏簌簌从天而降，远近山峦秋叶正艳，或红或黄或赭或紫，还有大片大片乌沉沉碧森森的松柏，笼笼统统迷迷茫茫中丽色杂陈，恍惚若动凝视则静，周匝风声雨声松涛声，泉水泼溅声，瀑布轰鸣声混沌一片，真令人洗心清目万虑皆空。乔引娣几个人安置好酒食，见允禰兀坐石栏，满目怅惘地鸟瞰雨景，一副似悲似喜若痴若醉的神情，都不敢惊动，呆呆地退到旁边侍立。不知过了多久，方听允禰太息一声，曼声咏道：

仰首我欲问苍君，祸淫福善恐未真。

豫让伏死徒吞炭，秦桧善终究何因？

无赖刘邦主未央，英雄项羽垓下刎。

自来豪杰空扼腕，嗟吁陵岗掩寸心！

此时冷雨袭骨劲风扑面，听着允禰悲愤凄楚的吟哦，三个人的心都像浸

在奇寒无比的冰水里，紧缩着颤栗。引娣双手合十，无望地看着乱云翻滚的天穹，讷讷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允禵苦笑了一下，说道：“不生不灭，轮回自有理，只是大道渊如海，我们凡夫俗子不能识这造化之数罢了。”说着，便坐了石案前，端起酒一仰而尽。

钱蕴斗见他落座吃酒，忙过来替他斟上，笑道：“爷心里闷，出来图的就是解闷，念这些诗叫人心酸。请爷再饮一杯祛祛寒，做一首高兴诗，奴才们也跟着欢喜欢喜。”蔡怀玺也道：“奴才不懂诗，也觉得太凄凉了。再说，诗里头有些话也不宜传出去。爷没听说？徐相国的公子徐骏为一句诗，叫人告了万岁爷，不得了呢！还有查嗣庭，考题出错了，也下了天牢。万岁爷心性最爱计较这些事的。”允禵不知道徐骏的事，但查嗣庭出考题遭文字狱他是知道的。因冷笑道：“你哪里知道根底？查嗣庭是隆科多的人，徐骏是八哥的人，皇上早就恨得牙痒痒了！要寻人不是处，哪里寻不出来呢？[1] 皇上要杀我，就‘大不敬’三个字也杀得，也不在乎这诗不诗的！”说着便又吃酒，慢慢回顾群山。引娣深知他是抱了个“冀有所遇”的心思，等着要见年羹尧的人，不由得也留心，但见雨雾中树影婆娑白草黄茅伏荡如波，一个人影也不见，既觉安慰又替允禵伤心，一边劝酒，说道：“爷方才的话是。安命守时，总归有出头一日的，佛法讲色空幻象，万缘都无，再强的心也不能和老天抗争啊！”

“引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允禵笑着饮了一口酒，“强汉不与天争，我……我认命就是。”因命三个人也坐了，轮流把盏，直到申时雨小了些，才扶着蔡、钱二人肩头一步一捱下了山。

允禵回到陵园寝宫侧殿刚刚更衣坐下，二门外守望的军校便进来禀说：“马兰峪总兵范时绎求见。”允禵未及答话，范时绎已带着二十多名军官直入二门，他只在门前稍一伫立，命：“你们外头候着！”便大踏步进来，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钱蕴斗蔡怀玺还没有退出去，见这阵势，顿时脸色雪白。允禵便起身道：“范时绎，你要做什么？！”

“给十四爷请安！”范时绎一丝不苟“啪”地打了马蹄袖打千儿叩头起身，“奴才奉圣命和上书房马中堂手谕，有人要劫持十四爷，昨儿已在遵化城大索一日，首犯汪景祺已擒拿在案，特来禀知十四爷。恳请十四爷体恤奴才难处，往后出门知会一下总兵衙门，以便关防保护。”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屋里所有的人，一时间都如木雕泥塑般僵立在地！允禵半晌才回过神来，自失地一笑，“是么？还有把我作奇货可居的？那汪景祺是何等人？谁派他来的？”

“回十四爷，奴才不晓得。”范时绎哏声哏气说道，“奴才只是奉命拿人，移交顺天府审理。昨晚直隶总督衙门又递来滚单，说陵寝里有汪景祺的内应——不知哪个叫蔡怀玺，还有钱蕴斗？请指示明白，奴才好遵宪命捕拿。”

蔡怀玺和钱蕴斗不禁惶惑相顾，未及说话，允禵却道：“就是这两个，都是内务府派来的。我看他们素日办差很用心，且受到皇上嘉勉，是汪景祺诬攀也未可知。你回禀直隶总督，还是查明了再拿人不迟，他们没翅膀，也不是土行孙，走不了的。”范时绎略一躬身说道：“直隶总督如今出缺，新任总督李绂大人还没到任。这是直隶总督衙门奉上书房命传来的宪命，火速拿人。总求十四爷体谅，奴才这里再给十四爷谢罪！”说着又打一个千儿，起身命人：

“拿下！”

“扎！”

外头军官们答应一声，几个戈什哈如狼似虎一拥而入，眨眼间便将蔡、钱二人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连推带架拖了出去。这边范时绎却换了笑脸，说道：“惊了十四爷的驾了，您老明鉴，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就奴才自己心里半点也不想揽这差使的……”

“你少他娘给爷来这一套！”允禵“啪”地拍案而起，脸涨得血红，脖子上的青筋绷起老高，“爷见过世面多了，统过兵也打过仗！直隶总督既有这么大的权，你请他们转奏雍正，十四爷要削发为僧，这个贝子老子不要了！”他气得手颤心摇，一把扯下头上的双层金龙冠下死劲掼了出去，上头缀着的十颗东珠立刻散落得满地乱滚……

范时绎却不生气，仍旧满脸笑容，温声道：“十四爷别错怪奴才，这是钦命又是宪命，奴才没法子。奴才在这里一日，总要尽心周全保护十四爷。您是天璜贵胄，再怎么也还是奴才的主子，这么着撒野，奴才自己也愧的。”他笑眼望着石头人一样的允禵，又道：“还有下情上禀，十四爷身边这些太监、宫女也都要换换……”他话音虽温驯，但语气中却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允禵头“嗡”地一响，心中急跳耳鸣眼昏，不由看了引娣一眼，想想此时处境，半晌才冷笑一声道：“连她们也放不过？必定要赶尽杀绝？”范时绎忙躬身道：“十四爷这话奴才不敢当，太监宫人都是内务府的，奴才只是遵命承办。十四爷要有什么话，尽可明奏皇上，料必有恩旨的。”

“我想留一个人。”

“谁？”

“乔引娣。”

“这是没法子的事。”范时绎见允禵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不由也动了恻隐之心，但内务府过来的牌票，劈头便是“乔引娣等四十八名宫人太监”真的是无可设法，因苦笑叹道：“天威不测天命难违呐！这样，人，我带到马兰峪，先不送京。请爷写奏章，只要万岁爷恩准，我立刻把人送回来……”

“不要求他了！十四爷，他是个提线木偶，求他什么用？”

引娣在旁突然说道，她脸色苍白得像汉白玉雕像，半点血色全无，半晌才咽了一口气，款款移步上前向允禵盈盈下拜，颤抖着嘴唇道：“今日一别，再会无期，奴婢有心腹话告十四爷，引娣原是苏北乐籍家女子，母亲与人相好有了奴婢，因此得罪族人，被迫逃亡山西，寄生乔家。这不是什么体面事，所以一直隐忍不言，今当别离，您既是我恩主又是我夫君，一句不敢隐饰……”她长长的睫毛一眨，顿时泪下如雨，抽咽了几声又道：“前头读《金缕曲》里头一首，奴婢说好，爷说不吉祥，今儿在山上也没唱。这会子爷伴奏，奴婢唱了就此分手，可成……？”允禵此时不知身为何物，他已痛苦得麻木了，浑不觉疼痒，半日才回过神来盯着范时绎不言声，范时绎虽是武夫，见此生离死别凄恻缠绵也不禁悚然动容，只垂手而坐不言。允禵便从书架顶取下瑶琴，略一勾抹，清冷琴音如寒泉滴水，一曲《罗绢寒》过门，已是四座嘘唏，引娣悲声唱道：

秋水漫岗……纷纷膏雨，遮不尽这碧树凋零蓑草黄！更恰恰似离人惆怅。曾忆春华对镜妆，眉目映虚廊，只这愁泪涌涟，祛祛罗衫，怎耐得瑟瑟冷露寒凉。道珍重告郎，莫为念妾断肝肠。念妾时且向盘石韧草泣数行……

唱毕，引娣转脸对范时绎道：

“我们走吧！”

说罢头也不回便出了院。范时绎一声也不敢言语，离座向允禵一躬，便带着军士太监宫女冒雨匆匆而去。

霎时间偌大的寝殿便空落下来。在淙淙大雨声中，允禵独自呆坐了足有移时，突然发了疯似的拉断琴弦，跳起身来将这架价值连城的古瑶琴向石阶上一击粉碎。他急步跑出院外，双目望天，两手空张着接那沁凉入骨的雨水，发出一阵狼嚎似的嘶哑的叫声：

“雍正——胤禛！你还是我的哥哥么？天哪！我前世作过什么孽，罚我生到这不人不鬼的皇家？啊！嗬嗬……”

那雨，是下得越发紧了。

[1] 查嗣庭出狱即后世所传“维民所止”文字狱。其实因当时考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百室宁止妇子宁止”有“正止”相连嫌疑被害。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遵化事变第二日，田文镜接到京报，上书房奉旨着征西大将军年羹尧进京述职。九月二十四日又见年羹尧的奏报起程折，便奉明发批谕“览奏朕实欣悦之至。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快何如之！十一月欢喜相见。”自田文镜严厉处置晁刘氏一案，已是直声震天下，胡期恒车铭二人奉旨引见另行委任，等于是卷铺盖走人，此时田文镜在河南威重令行，真是十二分得意。不料委派张球署理按察使第二日，突然接到雍正朱批，却是词气严厉：

张球果何如人，尔一保而再保，是甚缘故？但凡人有一俗念，公亦不公，忠亦不忠，能亦就不能矣，朕深惜之。

田文镜看着不得要领，因衙中师爷都换了新的，只留用了毕镇远管书房，文笔上头很有限的，他自己亲自批了几个奏稿都不满意，虽不愿招惹邬思道，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和邬思道商量才有把握，因此在签押房点过卯后，便打轿到惠济胡同邬思道的宅中移樽就教。

“文镜中丞，什么风吹得来？”邬思道似乎很高兴，正看着几个亲随收拾书箱，见田文镜进来，忙笑着让座，“我正说要过衙去见您，可可你就来了，又让您纡尊降贵了！”田文镜疲倦得有点发酸的眼睨了一下邬思道，已是深秋天气，还穿着雨过天青夹褂，一双千层底黑冲呢靴子洗刷得颜色发淡，发苍的辫子梳得一丝不乱，随便盘在脖子上，显得十分淡适洒脱，由不得叹一口气，说道：“先生，你是神仙，文镜羡煞了。我也想潇洒，不知怎么就潇洒不起！”邬思道淡然一笑，说道：“这就是官身不自由了，不过做官也有做官的好处，轩车驷马仆从如云，蒲留仙先生所云：‘出则舆马，入则高堂，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定立，侧目视’——人上之人嘛，这滋味也无可代替。我不久也就要南下回无锡故乡，他日车笠相逢，你可要只记情分莫念龃龉罗？”说罢又是爽朗地一笑。

田文镜怔了一下，愕然道：“先生，你不在河南就馆了？”邬思道点点头，叹道：“为有这一日，耗我多少心血！我要想惹你讨厌，赶走我了事，谁知竟是不成。南京到北京，仍旧转回开封城。如今好了，宝亲王亲自求了万岁，已恩准我江南养老，皇上待我真是没说的。”田文镜想起从前事，也不禁莞尔，旋即皱起眉头，说道：“你好了，我却不了了。”因从袖中抽出那份朱批递过：又道：“切望先生指教，不然，我不放你去呢！”

“又挨了皇上批了？”邬思道接过看了一眼便回给了田文镜，“告诉中丞一句话，挨批未必是坏事，不挨批未必是好事。李卫、鄂尔善都是皇上信臣，我见过几份朱批，骂得狗血淋头——这点子区区小事犯的什么愁肠？张球好，你就奏辩；不好，你就低头认个‘失察’的不是也就罢了。”田文镜想了想，说道：“我也想是这样，看来真的是叫张球几个钱迷了眼，不过，我以为齐根说是另有文章，胡期恒车铭进京面圣，定必在主子跟前灌了什么话，才有这个朱批。再仔细思量，我是和年大将军作了对头。”邬思道笑道：“那是当然，从诺敏一案起，你整治了多少大

将军的私人。我或者说话不知高低，若不是我在这里，年羹尧有投鼠之忌，早就拿掉了你！”

田文镜黯然说道：“可是你要去了。”邬思道道：“我来时不为无因，去时自然也不为无由，既然圣上允我回乡，大约总有他的道理。”田文镜听见这话，想起雍正朱批更觉心慌，叹道：“看来你前脚走，我后脚也要回广宁养老了。”

“抑光，你明于事暗于理啊！”邬思道身子一仰说道，“当今圣上即位二年，你从六品微末之员遽然特简封疆大吏，难道只是让你过一过官瘾？你要有了这个念头，这‘辜恩’二字不但皇上容不得，就是天下人也要嫌憎你了！”田文镜茫然说道：“我该怎么办！眼见是隆科多离位，年羹尧要入值上书房，这个夹板气要受到几时？”邬思道不置可否地一笑，说道：“总有一日你知道，年某最恨的是邬某，告诉你，连大行皇帝在内，自古君王耳目灵通深知下层利弊的，莫过于当今皇上！你以为是你扳倒了胡期恒？就这河南的事情，不知每十天有多少人书简直达九重。胡期恒车铭实在在这里扰了政务，单凭你与他们私怨，你要挤他，定必是你自己被挤！你倒是挤过我来着，挤得走么？”

田文镜深深吁了一口气，这才领会了邬思道开头说的“张球好，你就奏辩；不好，你就认错”的话原也不是敷衍。正思量间，毕镇远带着几个戈什哈，手里捧着奏事匣子进来，说道：“东翁，刚刚接到的，请拆阅。”

田文镜忙站起身向奏事匣子一拜，取过便掏出小钥匙打开了看时，是一份裁去头尾的奏折，仍是参奏自己任用匪人张球的，不由看了邬思道一眼，邬思道却只是抿嘴儿笑，急看后头朱批，却是：

有人具此一奏发来汝看，汝之居心不肯负恩欺朕，原可确信不疑，至若汝之属员负汝欺汝与否则未可定也。盖用人最不宜护短，听言尤不宜偏信。览之此奏，更访之他处，张球似一佥邪劣员，汝其或被其鼓簧不自觉知耳……

田文镜不禁大松了一口气，向椅背一靠，喟然说道：“我不但暗于知理，更暗于知人，皇上知我，我不知皇上这还可说天心不测，即如先生日日相见，我怎么就拿你当寻常师爷幕僚？可惜我明白了，你又要去了。”毕镇远却不知田文镜怎的一看奏折便轻松起来，听邬思道要走，惊讶地盯着邬思道道：“先生，你要走？你到哪里还有这么好的馆？谁能比田大人待你更大方呢？”

邬思道哑然失笑，说道：“我本就不是绍兴师爷，不是那块料，你们不是日日妒我拿的修金多么？你看——”他指着柜顶一个小匣子，“那里头都是银票，关云长能挂印封金，我也能袖拂清风而去！”

“先生——”

“听我说。”邬思道笑道，“你那个‘三不吃’我领教了，做到这一条我看也

不过是寻常师爷，仅能保全自己而已。文镜大人，毕镇远我看是很有心计的，你不妨多倚重些——忠心替田中丞谋利作事，五年之内，一个知府稳稳保你出来——中丞，可使得？”

“使得！”田文镜此时心头宽松，高兴得脸上放光，“这不是难事！”因将匣子交给毕镇远，“你带回去仔细看看，回去我们长谈，往后邸报来了你要精读，遇事多给我出点主意，刑名钱粮书启三房师爷都归你管！”看看毕镇远辞出去，田文镜又重新思忖了移时，讷讷说道：“……我是器量太浅，不容人也不容事。从前那样待你也是因此。但我是一心一意要报皇上知遇之恩，想作一番事业的。但如今做事就要得罪权贵，招惹了权贵你就作不成事，唉……”

邬思道见这个刚愎自用的田文镜今日如此诚挚，也不禁动容，他架起拐杖笃笃踱了几步，看看窗外满树红叶，久久才俯仰一叹，说道：“何尝单你作如此想？皇上也是这样想的……”

“什么？”

“我是说，皇上要‘振数百年颓风’，他就不免要开罪几乎所有的官员……在藩邸皇上以孤臣自许，如今他是个真正的‘寡人’，别看坐在须弥宝座上，其实如行荆棘丛中。”

“……”

“皇上是孤臣出身，受尽挤兑冲杀出来的。因此他赏识孤臣，越受挤兑也越要加意保护。”

“唔……”

邬思道又沉默片刻，一笑坐了，问道：“你想做个什么样子的臣子，是寻常巡抚，还是要做一代名臣！”田文镜不禁瞠目，望着邬思道道：“我这样辛苦所为何来？我当然想做名臣！”邬思道不言声，从匣子里又取出厚厚一份通封书简，封面上写着“密勿谨呈上书房代转直奏”却是火漆封得严严实实，微微笑着推过来。田文镜取过便用手拆封，邬思道却忙道：

“不要拆！拆了就不灵了！”

田文镜疑惑地缩回了手，询问地望着这个神秘的瘸子。邬思道道：“就是这样，你在封面下首签上‘臣田文镜’四个字，加盖巡抚关防递进去就是了。”田文镜道：“这是奏折，万一皇上问起什么，我全然不知，那算怎么回事？”

“我明日离开封，你今日发出这奏章。”邬思道笑道，“我走后会给你信，你自然就明白了。这份折子是我用心血最多的一份，原不打算给你，是想让李卫小朋友得个彩头。你今日来得有缘，所以送你为临别赠礼。你要信不过，折子还给我，信得过，就六百里加紧拜发。”

田文镜把奏折放下，审视一下又拿起来，像父亲看婴儿那样捧着又看了看，小心翼翼揣进怀里，翕动着嘴唇道：“先生必不误我，告辞了——明日我设席送行。”说着便起身一揖。邬思道已自起身，笑道：“我亦不肯自误。中丞只管放心！”

第二日田文镜在城南惠济桥接官厅设酒为邬思道饯行，阖衙师爷幕僚司官都来应酬，自然有一番酬酢光景，直到午错，邬思道方乘轿而去。田文镜回衙，毕镇远才道：“邬先生给大人留有信。”田文镜急拆开看时，只有短短几行字：

吾将南行，从此永诀于官场矣。感念同事共立之谊，临别代折，题为“参劾年羹尧辜恩背主结党乱政事十二罪”。此奏闻之，即年羹尧势力澌灭崩溃日，谓予不信，且拭目以待。吾此举非为君巡抚任上情，乃报大觉寺仗义执言之义，君自细思。邬思道顿首再拜。

田文镜大吃一惊，立刻吩咐：“用快马追回奏折！”毕镇远道：“这会子奏折恐怕到高碑店了。就是飞已追不上了。东翁，昨夜我和邬先生彻夜长谈，他才智学识绝非常人能望其项背，据我看竟是一位绝代杰士，又能全身而退，真正罕见！可惜我毕镇远日日同处一室竟毫无觉察，你放心，他断不误你，他还说十七年前就与你有过患难之交——你想想就知道了。”田文镜想想也只好听天由命，又拿起两封信看了看，喃喃说道：“大觉寺……哦……原来他就是当日被金府追拿的那个残疾……”

十月初九，年羹尧带着几十名扈从亲随赶到了北京。其实九月十三他就接到雍正的旨意，着他火速进京述职，立即飞骑回奏，因军队越冬事宜未毕，请“稍延时日”。仅过六天雍正旨意又到，说“召尔进京，即为大军越冬事宜有所筹措”。于是年羹尧又报病，但雍正的关切已出人意料，竟要派太医院医正率十名太医前来看脉，真叫他躲无可躲闪无可闪，因此才促装就道。

年羹尧这样拖延，倒也并不是怕。从他与皇帝渊源之深，他相信只用几句话便可解释“不纯的小小误会”。而且他自己觉得虽然允禟汪景祺竭力拉拢，却并没有上贼船，只是对刘墨林之死他自觉有保护不周之责，既非自己加害，也只是个破案的事。他这样拖，是在等待，但等待什么连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内心深处想等等看十四阿哥允禵能不能真的被廉亲王营救出来，也许是担心还有更多的人背地告状，自己得预备着如何应答雍正问话，也许是每见雍正总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他不大想见这个阴鸷刻薄的皇帝。但此刻既到了北京，他心里也就坦然了，因是奉旨进京，不便就回自己的私邸，胡乱在潞河驿站歇了一晚，自有不少同年契的来探望说话，踏实睡了一晚，第二日便打轿往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不一会便有旨，先由张廷玉接见，年羹尧想想前后两次进京冷热，不觉有点失落，也只好遵旨由隆宗门进去，正要进乾清门，侍卫德楞泰拦住，说道：“张中堂在军机处，请大将军那边去。”年羹尧真有点傻子进城模样，又打听着踅回来，却在隆宗门内，刚要进去，一个末等侍卫又挡驾：“张中堂在见人，请年大将军稍候。”年羹尧看了看门口竖的雍正

亲书铁牌“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非奉公允召不得擅入，违者斩”，只好站在干冷的风地里等着。这一等就等了足有半个时辰，才见棉帘一掀出来一个人，却是新任直隶总督李绂。两个人原本熟稔，年羹尧正要寒暄，两个小侍卫在旁催促道：“年大将军请进，张中堂一会儿还要去养心殿见驾呢！”年羹尧只好挑帘进来。

“哦，是亮工来了！”张廷玉正端茶要喝，见年羹尧进来，忙放杯起身，笑道，“一路辛苦！昨晚我就要去看你，廉亲王为旗人增加月例，竟亲自登门打擂台，直谈到子时，没有去成。今早进来皇上就有旨，叫我们先见见，不想你现在才来。”年羹尧此时真是气得无话可说，想想张廷玉和自己品秩一样，且爵位比自己低，便不肯行礼，就势坐了张廷玉对面，压了又压才按住火气，干笑一声道：“你是忙人嘛，天天和人打擂台。这不，我又来招怨了。”张廷玉却似不留心年羹尧的神气，一边命“看茶”，口中笑道：“亮工，北京这几日干冷，还觉得惯吧！”

年羹尧在暖烘烘的屋里，又喝了一口茶，一身寒气都祛散了，因笑道：“这算什么冷？衡臣不妨到我大营去几天，就知道滋味了，皇上既召我回来计议过冬的事，总求中堂多多斡旋，如今我那里粮草都不多，柴炭只够烧到正月底。二月里那里还是冰天雪地，叫兵士们怎么受？”“唔，”张廷玉若有所思地沉吟了片刻，说道：“青海西新疆东南过来驿报，说雪下得很大，是么？”年羹尧点点头，说道：“是。阿尔泰那边想从我军中调粮，我拨了一万石，那边运不过去。这一路走，潼关到洛阳也都半尺厚的雪，偏就我们那里没有雪，其实要真下得大一点，毡幕上蒙上厚厚一层，还倒暖和一点。”

“是啊！那边苦，我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张廷玉叹息一声，“这几天奏报，河南雪、湖广雨夹雪，山西也是雪，圣上原定命汝福进驻平凉，王允吉部撤回陕西，魏之跃部调防川南，以军就粮，我原还不同意，看来还是圣虑周详啊！”

年羹尧大吃一惊，原来竟是这么个“越冬”办法，没想到随便寒暄中不知不觉便被张廷玉套得死死的！年羹尧想想，外无敌寇内乏粮草都是自己说的，张廷玉的话无可驳诘，但就这么轻飘飘的兵权被削得干干净净如何能甘心？思量半晌方道：“这事关系很大，万一来春两边化雪早，策凌和罗布合兵东进，辎重都上不去，会误了大事的。再说，这么大的事也得我回去亲自调度。”

“也好。”张廷玉笑道。“不过圣上今儿斋戒，一会儿还要去祭堂子拜社稷坛，今日未必能见，嗯——这样，你先回驿馆。要是皇上有空，随召随见，没空呢，明日是必定要见的。”说罢便起身，年羹尧也只好辞出来。

张廷玉出军机房沿永巷向北，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却是张五哥当值，一见面就说：“皇上叫你一来就进去，不必通报。”张廷玉略一点头便匆匆入内，在殿外丹墀下老远便听雍正刁声恶气地训斥人，只怔了一下便跨进殿去，却是穆香阿等十名卫士直挺挺跪在当地。雍正只睨了一眼张廷

玉，继续说道：“朕是何等样主，用得着你放这些个虚屁？年羹尧才是你们的真主子呢！如今他住在潞河驿，有什么新鲜马屁只管去拍！”

“回皇上……”穆香阿连连叩头，“在大将军那里，并没有听见有什么过头的话，这是不敢欺隐的，至于说给年羹尧摆队，主子说过要听他节制；他那么严的军令，奴才们不敢不遵是有的，决没有自外主子辜恩负义的事，求主子圣鉴……”

雍正连连冷笑，说道：“衡臣，你听听这狗才的话，还说没有辜恩！朕叫你们侍候他，没说叫你们当他的奴才——你们必定以为‘侍候’就是奴才了？一是叫你们到军中熟悉营务，栽培几个满洲将军，二是年有什么是处不是处随时报给朕，有你们不便谏说的，朕好开导训谕，也是一片成全他的心。你们倒好，都给他作了摆队仪仗，还有给他提马桶倒夜壶的！送上来的折子捧得他诸葛重世吴起再生——还敢在朕前大言不惭，什么‘没有自外’，又是什么没有‘辜恩负义’！”

“……”

“年羹尧收留二十名蒙古妇女充作侍妾，有没有的？”

“回万岁……有的……”

“他和九爷以主仆礼相待，有没有？”

“有的……”

“他的戈什哈到外省，知府以下都以上宾平礼相待，有没？！”

“奴才们没见，这些亲兵戈什哈回来吹嘘，听见过。奴才以为不过是骄兵悍将在外仗势作威，只劝说过年羹尧，没有回主子——奴才已经知错了。”

“你以为！”雍正哂道，“朕竟不知对你说什么好了！似你这样的心肠事君，朕承当不起，别在这里让朕瞧着恶心，回去还去侍候你的真主子是正经！——起来，滚出去！”

十个侍卫被他骂得面如土色惶惑相顾，无奈只得纷纷叩头跪安，张廷玉在旁说道：“主子既叫你们去见年羹尧，去见见吧，总是你们跟过，他来京不见见也不好。”众人诺诺连声答应着，雍正又道：“既是你们的主子，原原本本把朕今儿这话透给他。他有的是银子，不似朕这般小气！”穆香阿经张廷玉这一转圜，脸上方有了点人色，忙又赔笑道：“好歹奴才是主子上三镇里的正经满洲人，求皇上给奴才个改过机会，断不致再给主子丢人。再给奴才十个胆也是不敢了。”

“敢不敢全在你。”雍正气色平和了些，呷着茶无所谓地说道，“朕是恨你们的心，你们的心没有放在朕这里，年羹尧立不世奇功，还是朕的心膂

重臣，朕并没要你们去轻慢刻薄他——去吧！”雍正目视十个侍卫，直到退出垂花门方深深透了一口气，“论起来都是亲贵子弟，祖宗血战功劳；都养出这班花花太岁，真正气死人！——不去说他们了，见过年羹尧了吧？他都说些什么？”张廷玉便将方才见年羹尧的情形备细说了，又说：“看来他不大情愿以军就粮，听起也有些道理，所以臣没有答复。明春如重新调这些兵入青，往返折腾不但费钱，而且好像专为撤调年某这么作，容易起谣言。”雍正听了默谋良久，说道：“朕总不能放心。汪景祺蔡怀玺他们劫持允禵，总要有个去处吧？难道去落草为寇么？”说着便摆手命坐。

张廷玉坐下，安详地一躬身说道：“皇上担心不为无因，但就此刻留年羹尧在京，他也只能听命，朝廷声名上却不好。年羹尧拖了一下又来了，据臣看，他是略有勾连却没有真正认承什么，没有龙头，西边造不出大乱子来，这件事只有汪景祺的案子审明才能定谳。所以不要急也不须急，倒是年羹尧提醒了臣——与其调兵不如调官，把年部三个都统调到云贵两广，由岳钟麒选派保举有功将弁补入年军中指挥，看来也就万无一失了。”

雍正来回踱了几个圈子，说道：“朕深以为然，既省钱又不动声色再好不过了，你这就过去以军机处名义发调令，晚间朕看过就用八百里加紧发出去。”张廷玉起身答应一声“是”，又徐徐说道：“年某如今只是涉嫌，罪不昭彰，请皇上留意，该有的体面还是要给他的。”雍正点点头，朝外喊道：“高无庸！”

“奴才在！”

“去潞河驿传旨，叫年羹尧这会子就递牌子进来！”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十一辆骡车在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上轧轧行驶。狂暴的西北风卷起万丈旋风，挟着沙土肆无忌惮地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互相追逐嬉戏，时而汇聚在黄土道上，把驮车和护卫仪仗的骑兵军士裹在盘旋呼啸的黄雾里，吹得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口透不过气，几十面写着“征西大将军年”的绣龙旗发了癫狂似的一忽儿南歪一忽儿东斜，在裂帛一样嘶号的风中猎猎作响。单调又枯燥的马蹄声在坚硬如铁的冻土上发出千篇一律的叮叮声，听得人昏昏欲睡，只偶尔踩在碎冰上，或车轮碾过小冰河，那细碎的喳喳声传进车厢，才多少带进一丝生气，随后又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此时是雍正二年腊月二十，年羹尧离京返青海大营已整整十一天，但他却像苍老了二十年。不知是整夜整夜失眠的缘故还是沿途缺水沐浴不便，年羹尧花白的发辫有些散乱，满是皱纹的眼圈也发暗，深邃的目光忧郁中带着茫然，似乎什么也没想，隔篷隙呆看着外边苍黄的天和天底

直连地平线的白茅荒草。同车对面坐着桑成鼎，见年羹尧舔嘴唇，料是渴了，俯身从案下取出用羊皮囊包着的水葫芦倒了一碗，轻声道："军门，将就着用一点吧。宝鸡到天水一路就这个样儿。自打出北京城，你整日就这个样儿，好歹有什么心事倒一倒，也好过些。"

"我不喝，桑哥，你喝吧。"年羹尧摇了摇头，仿佛要倒尽满腹郁气似的长长舒了一口气，身子半仰在后挡的虎皮垫子上，自嘲地一笑说道："心事我是有的，也不瞒你说，恐怕皇上对我是变了心。我不想我是什么地方作错了，下一步又该怎么作。"桑成鼎端着的碗水溅出了一点，怔了一下说道："不至于吧？这次送行还是满客气的。您这次是述职，不能跟上回比——坐八抬大轿离京，马中堂张中堂亲自送到潞河驿，任是哪个督抚将军也没这个风光的嘛……"年羹尧叹道："你安慰我，我岂有不知情的？内里的情形我回后慢慢说，就这十个侍卫，硬要同我一样坐车，从前是这样的么？沿途官员冷暖炎凉也大不同前，你该体味到的！"

桑成鼎不说话了，捧着碗只是出神，半晌才叹道："别说出京，进京时我就感觉到了。大将军，你怎么打算呢？"年羹尧微微摆了摆手，闭上了眼睛："是啊，前途凶吉莫卜，是得好生思索一下啊……"

雍正在京一共召见了三次，都十分客气随和。头一次主要听年羹尧报说西线军事设防，大营越冬事宜，年羹尧足足说了两个时辰，中间君臣共进午膳，雍正一边替年羹尧夹菜一边继续听，极少插言，年羹尧又加重陈述了大军不能内撤的理由，雍正也是频频点头，笑说："先帝是马背上皇帝，朕是书案上皇帝，张廷玉不懂军事，这都是和你商议嘛！既如此，那就一兵一卒也不调，粮草的事总归有办法的。"

"年亮工啊，你不够聪明。"第二次接见是在乾清宫西暖阁，雍正一见面就含笑说话，又命高无庸给年羹尧送来参汤，才对发愣的年羹尧道："上次见面，分手时朕至嘱再三，管好军队，各地政务不要理他，你怎么还要插手呢？"自己当时怎么回话来着？好像是说"臣并不敢非礼无法"。雍正也是一笑，却是出口惊人："你哥子年希尧在广东拿着你的信，在孔毓徇跟前关说凌某九命冤案。孔毓徇这人你不晓得？先帝爷还让他三分呢！亏得他递来的是密折，朕批下去不要干连你，他要明章拜发邸报一登，满天下都知道了，朕还怎么回护？"……就这样又是留膳，谈笑风生说了一阵，雍正亲送到乾清宫殿口，立在丹墀上告别时还说："不要为希尧的事担心。还是那句话，将军将军，就是管军的，民政上乱麻一团人事搅纷，打不到黄鼠狼惹得一身骚，何苦呢？"

……车子在黄土道上被土坎垫得一颠，年羹尧怔了一下，又回想起第三次觐见雍正。"又要送你回去吃苦了，朕心里很不忍。"雍正目光里带着一丝怅惘，"不过不会久的，明年无战事，朕就调你回来，你爱管军就管军，想换一换就到上书房来，左右你是儒将，是当今武侯再世嘛！"年羹尧辞谢不遑，说道："臣何敢当？臣只有继之以死而后已。必定要殄灭了罗布残部，镇服策凌阿拉布坦，报主子知遇之恩！"……当时是在御花园，红谢绿凋万木萧森，雍正一边漫步散看，恬淡地一笑道："这还是孔

明的话。不过，功劳不可一人挣完了，别人也就没机会了，这样树敌就多了。这也是朕成全你一身令名的意思。何妨叫岳钟麒也试试，他也就知道你这一等公爵是怎么得的了。”临别时，雍正在御花园门口拍着年羹尧的肩头道：“不要胡思乱想，朕信得你。不过，朕切盼你作一纯臣。纯臣，千古如诸葛武侯、岳飞辈能有几人？你好自为之，莫听闲话，听见闲话也不要怕，人生在世谁不要说闲话听闲话？听了闲话就生气，就疑惧，那还过得？”说罢呵呵大笑，命人：“抬轿来，送朕的武侯出去！”

“武侯——阿斗！”年羹尧瞿然开目，坐直了身子，恍然若有所悟地喝了一口水，乱麻一样的思绪终于归结到一处：只有把握住手中这十万精锐部队，“阿斗”才不敢下“武侯”的毒手！雍正之所以承诺“不调一兵一卒”，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敢——这是我年羹尧使出来的兵，激恼了这些黄沙碧血战场上滚出来的弟兄，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也没有一个人有能耐弹压他们招抚他们。年羹尧甚至想到，自己滞留北京这近四十天里，张廷玉不知密地征询了多少督抚将军意见，不得已才放虎归山作欲擒故纵之计。想着，他嘴角不禁微微吊起，现出一丝阴冷的微笑：手中有了兵，道理说不清，就是九爷，何尝不是可保之主？年羹尧粗重地喘了一口气。

但年羹尧不久就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车过兰州进盐锅峡，便见背山避风的驿道旁大片大片的军营连陌结寨，一色新的蒙古毡包，还有大批的粮食、干菜、柴炭车源源沿驿道西运。他是节制各路军马的最高统帅，居然不知道这里驻着偌大一支军队！当日年羹尧原定要赶到河桥驿歇脚的，为了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年羹尧特地命车轿提前在红古庙卸骡打尖。他是不指望这十个侍卫再替他办什么事了，便命桑成鼎亲自去镇上打听。刚进驿站上房，便见穆香阿一手提着个酒葫芦一手提着马鞭子闯进来，呵呵笑着道：“坐车坐得腿都木了，还是骑马痛快！大将军带的酒呢？赏给咱一葫芦！”说着一躬，一屁股便坐了炕沿上，又问：“今晚怎么歇这里了？到河桥驿多好！我告诉了打前站的，叫他们多多烧水，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呢！”

“我是主帅，我说在哪里驻马，有我的道理。”年羹尧冷冷说道，“我不知道谁教给你这么放肆的，但你须知，我这三尺禁地有规矩——马鞭子酒葫芦都给我扔掉，把你的纽扣扣好！不然我就叫我的亲兵抽你耳光！”穆香阿忙把手中东西扔了，仔细端详一眼年羹尧，笑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京住了几个月竟忘了大将军的规矩。我改还不成么？没人教我——谁教这个呀？不过就讨杯酒喝，何至于就犯了您的军纪呢？”这酒猫大约在路上喝了不少酒，已是醺醺然，大大咧咧在年羹尧房里徜了几步，竟无缘无故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泛着酒呃趔趔趄趄去了。年羹尧本来六神不定，被他一搅更是心烦意乱，因见护车的亲兵进来，没好气地问道：“桑中军还没回来么？”

那戈什哈见年羹尧气色不好，小心翼翼地打了个千儿，说道：“标下没见桑军门。兰州将军衙门转来黄匣子，原要送到河桥驿，见大将军在这里歇马，就径直递来了。”边说边就将一只黄绫封面的匣子捧上来。年羹尧

接过来，从腰间取出一把钥匙卡入锁簧，咯噔轻声一响便打开了。里边是两份折子，打开头一份，上面赫然朱批：

转去田文镜奏折一份尔看，尔若果真如此待朕，实实令人寒心之至。朕观尔在京作为尚属老诚，在外果如是乎？尔今番来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处，不知汝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志满而然？

年羹尧吃了一惊，不及看田文镜原折，便打开看第二份折子，却是：

朕今见胡期恒矣！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你年羹尧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

“这么快就下手了！”年羹尧嘴唇哆嗦着咕哝了一句，似乎是悔恨，似乎又是诅咒，摆手吩咐军士退下，两腿一软便坐了炕沿上，这才拿起田文镜的原折看。折子是誊录过的，字迹端楷得一笔不苟。题奏便触目惊心：

为奏大将军年羹尧党附阿哥，擅权乱政事，仰乞圣上将其革职拿问，穷究其源……

党附阿哥列举了三条，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第一次废太子时，年羹尧入觐，与当时夺嫡正烈的廉亲王允禩、十四阿哥允禵过从甚密，“于斗室之内私语终日，外伪觐见之名，内作首施两端之备，此岂纯臣所应为？”接着又说第二次废太子，“康熙五十一年，年某不经请旨潜回京师与揆叙王鸿绪一干佞臣夜聚日散。当此危疑之时，行彼诡秘之事，观风望色择路而行，意欲何为？”第三条更是厉害，说年羹尧在圣祖晏驾之后接任大将军一职，“曾与原大将军王密议数日，出语于心腹，‘王爷不肯听我劝，一意要回北京。北京如今龙潭虎穴，王爷手无寸铁回去，有什么下场’？”年羹尧心中一阵急跳，觉得头晕目眩，已无心再看下头说自己擅作威福插手各省政务的“罪”，满纸的字蚂蚁一样时昏时显地爬动，全然不知疼痒地木坐在炕边。恰这时桑成鼎进来，见年羹尧这副模样，忙道：“大将军，您怎么了？敢是犯了时气？”

连叫了两声，年羹尧才回过神，像是要浇灭心头怒火，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水，冷笑道：“你看看这折子，再看看皇上朱批，还说这是‘闲话’！既是‘不要听’，为什么几千里火速传给我？”桑成鼎忙取过，一看题目便吓了一跳，瞟一眼已经暴怒得脸色通红的年羹尧，不言声细看折子。年羹尧一时间心绪变得异常火爆，在灯下不停地来回踱着，口中念念有词：“我总算明白了看透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他的宗旨！……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用三爷整大阿哥，整倒了大阿哥他又整三爷……高福儿救过他的命，还填进雪堆里活活闷死，何况于我？……轮到我了，要给我‘莫须有’三个字了！这个折子——”他突然止步，指着那份折子道：“我敢断言是那个瘸子写的。那些事田文镜根本就不清楚！只有不要做官的，他才信得过！这个混账残废，机械倾轧小人，有一日我非屠了他不可！”他像一只落进陷阱里的饿狼，碧幽幽磷火一样的目光看着跳动的烛

火，好半日才平静下来，亲自磨墨。桑成鼎知道他要复奏，一边铺纸，小声道：“大将军，息一息性子，心平气和写好了，再看看誊发。”“我晓得。”年羹尧盘膝冥坐，移时才长叹一声援笔濡墨写道：

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顷接朱批，天语严厉，返己扪心，惶汗交集。田抑光奏折披阅再过，莫名惊慌，惟有自讼或可见信于同僚？臣功最高，臣罪最重。忆自先皇帝升遐之日，臣首蒙皇上特擢，比时宫闱未靖，西丑跳梁，内多跋扈□之虞，外有不服不臣之惧，臣于斯时不惜身命，与参密勿，赖皇上如天洪福夕惕朝乾运筹帷幄战事得竣。田某必以此妄意以为鸟尽弓藏兔死狗杀，试如明旨，则虽欲臣死不得不死，独奈何被以恶名而死以九族，亦恐有乖天地之和。

一口气写完，递给桑成鼎道：“你看看。”

“前半篇标下觉得好。”桑成鼎神色忧郁，缓缓说道：“皇上最计较人的，后半篇有些诛心话常人听了尚且不受用，何况皇上？”

年羹尧又要回看了，只用笔涂去“鸟尽弓藏兔死狗杀”八字，说道：“就是因为他忒计较人，所以越发得写心里话。你下了软蛋，他更瞧不起你。硬挺些，他倒是觉得你不是糊弄他。”桑成鼎想想史贻直的例，又想到孙嘉淦，觉得年羹尧不无道理，点头叹道：“主子是太难侍候了，心也刁。方才标下去营里看了看，军官都不认得。问了问，说是汝福的兵，就在这里过冬，别的事和他们也说不上。”

汝福，是廉亲王允禩的门人，又是允禵的心腹，此种情势下断然不会和自己过不去，年羹尧安心地舒了一口气。

从红古庙又行了三天，年羹尧终于回到大将军行辕所在地西宁。使他大吃一惊的是，这里的行辕实际上已经不姓“年”。岳钟麒率领着大小一百多名军官远出城东门接官厅迎接，他还以为岳钟麒特地远道赶来接风。但带来的军官却一个也不认得，连汝福马勋魏之跃王允吉宋可进这些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看那些下级军佐，只一小半面熟，莫名其妙地又增加了许多新面孔。年羹尧一脸不高兴，由岳钟麒陪着入座，冷笑道：“谅来东美也见过皇上旨意了。真的是墙倒众人推，年某一倒霉，放屁也要砸脚后跟了！九爷不说，有他的身份处境，我手底下的这些混蛋，都到哪里钻沙去了？”

“坐下，慢慢说。”岳钟麒个子比年羹尧矮着一头，却是浑身精悍之气，呵呵笑着替年羹尧斟酒，说道：“亮工兄去后不久就有旨意，叫钟麒来行辕代署。兄弟来这里是萧规曹随，一切按大将军制度办事，不敢丝毫走样。他们不来，是调走了，年兄不要错怪了他们——来来，吃酒，闲话慢慢叙。”年羹尧浑身一颤，刀子一样的目光盯着岳钟麒，喑哑着嗓子说道：“这杯酒慢喝。我如今最不爱听的就是‘闲话’。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东美兄，你怎么可以随便调本帅的将军？而且几个大将都调得干干净

净？你调他们哪里去了？”岳钟麒黑红的脸膛油亮发光，呵呵一笑说道：“汝福是调到蔡珽那去了。魏之跃去了阿尔泰，王允吉调伊克昭盟，都已晋位将军。这是大将军西线大捷保荐的。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况且你想想，我岳钟麒怎么能有这个权？只有汝福一部调到了青海和甘西交界处，是我做的主，老仁兄，那边靠驿道边，背风向阳好过冬啊！你还是你的大将军，你既回来了，我也就脱卸了责任。想调回来，还是你一句话嘛。”

年羹尧听着，心中一阵阵发凉，此刻他才真正感到了恐惧和孤独无援。“不调一兵一卒”却调完了自己的心腹大将，自己还蒙在鼓里！他失神的目光看着岳钟麒，突然发出一阵鸮鸟夜啼般的笑声，端起酒来“啰”地一饮而尽，说道：“让我来猜猜看：大约这三个新都统都是东美兄大营里的人补过来的？或者东美兄的大营已经移进了西宁？九爷也许已被你请到川北‘过冬’去了？”

“亮工，你一条也没猜对。”岳钟麒含笑看着年羹尧，手按酒杯，活像用爪子按住老鼠的老猫，徐徐说道：“接替汝福的是湖广水师副将吉哈罗；王允吉部是甘肃布政使德寿；魏之跃部是云南布政使曹森——我一个人也没有往你大营里安插。九爷还在这里，我并不拘管，今儿身子不爽，兴许不来了——至于我，我只带了我的中军七百人来驻西宁，我的大营还在老地方——来！吉哈罗、曹森、德寿，你们出来，敬大帅一杯！”

岳钟麒话音一落，三个新都统应声而出，一个瘦得像麻秆，细长条身子上长着一颗橄榄脑袋，戴着起花珊瑚顶子，连孔雀翎子都没有，想必是吉哈罗；两个布政使却都身材短粗，还是三品顶戴。这样的人在年羹尧军里闭起眼也能成把抓，整袋装。年羹尧看看一个也不认得，见他三人行礼，只板着脸点了点头。三个新都统却是气色从容，一个个上来敬酒，又不卑不亢地退到一旁。吉哈罗一副公鸭嗓子，话说得却又响又重：“标下奉圣命来大将军麾下听命。大将军有什么指令，水里火里誓不皱眉！标下自己也知道貌不惊人，但标下不是窝囊废。康熙六十年平苗寨土司叛乱，率三十人深入苗寨，擒斩土匪七百余人的那个吉哈罗就是标下！”看来他因自己的尊范不出众受人欺蔑不是第一次了，所以开首便自报履历。年羹尧这才知道，面前这人便是被康熙称为“孤胆英雄”的“吉将军”，再细看这水桶似的两个布政使，也都是目不斜视坦然进食，毫无寒吝谀容，似乎也都不是什么善人。年羹尧这才收敛了轻慢之色，说道：“兄弟焉敢以貌取人！下头兵如果不好带，只管禀我，你们自己也要自爱，触了我的军令，我也甚是无情。请，这里借花献佛，与三位军门共饮一杯！”岳钟麒在旁笑道：“我这就算当面交代了。年大将军既回来，我那边营务忙极，还是要回我大营里去。今日此酒，既为大将军接风，也算为我饯行。来来来，我敬大将军一杯，我劝诸位兄弟一杯！”说着便起身，从年羹尧起挨次敬酒。

接官厅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年羹尧心绪渐渐好起来，既然岳钟麒肯退出西厅，兵权在握，别的事都好慢慢办。年羹尧也起身轮桌劝酒，与这些新部下一一殷殷寒暄，直吃到申未时牌，便觉酲然欲醉，说声“方

便”，便离席出来，小解后从东厕出来，恰见允禟下马，年羹尧便笑道：“九爷怎么这早晚才来，席都要散了！”

“我在家预备后事，”允禟咬着牙说道，“预备我的，也预备你的！”

“九爷，我不明白你的话。”

“过几天你就明白了。”允禟嘿然冷笑，“你已经没了兵权。知道么？”

“九爷说的什么话。”年羹尧摇了摇发晕的脑袋，说道，“我还是大将军嘛！”

允禟一边连连冷笑，朝接官厅走去，下死劲冲醉眼迷离的年羹尧啐了一口，轻声道：

“韩信！”

年羹尧在西宁大将军行辕待了三日，虎皮帅椅都没有暖热，就接到了雍正朱谕：

年羹尧，红古庙途次奏悉，览奏不胜骇然：你是吃醉了酒，还是因杀人太多神夺了你的魄？朕倒一片佛心，将田折发给你看，不过欲启你天良，从此敛去锋芒，精白乃心公忠事主而已。尔乃大放厥词，以断不可对父兄言之言对朕，丧心病狂至于此极！这些话你只索寻田文镜言去！况尔折中“朝乾夕惕”四字，居然作“夕阳朝乾”轻慢之心溢于言表。尔既不许朕朝乾夕惕，则尔西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朕已发旨岳钟麒，征西将军由彼代替，看来尔亦当不得一个“大”字，着即改授杭州将军，见谕即行交割情事印信。尔放心，朕断不肯作藏弓烹狗皇帝，然尔亦须成全朕，作速起程内归。你那里旧部多小人多，挑唆得多了，生出些异样的事，朕虽欲保全，奈有国法在耳！至嘱至嘱。

年羹尧拿着这份短短朱谕足足看了小半个时辰，心里像一盆浆糊泼翻了，什么事也想不成，什么也想不透。看看发回的原折，果然“夕惕朝乾”是误写成了“夕阳朝乾”。想写辩折，翻出田文镜的原折对照朱批，雍正的这份朱批咬金断玉，居然一个字也驳不动！他像一段被雷击死的老树，嗒然兀坐在大火炕沿，许久都没有动一动，直到桑成鼎进来才有了点知觉，缓缓将奏折谕旨放在桌上，只说了句“黄粱熟了”，便背着手出来，站在台阶上怔怔向远处看。

天阴得很重，但却没有雪，浓重的云被塞外肆虐的风压迫着团团块块疾速向东南疾驶，卷起的砂石扑面而来，打得人面庞耳朵都是生疼。年羹尧像一尊铜铸的像，一手按剑，一手紧紧攥着。黑得古井一样的瞳仁盯视着空阔的大将军行辕。高高的铁旗杆在风中呼啸，发出“日日”的响声，旗杆上带着“大将军年”的军旗仿佛不胜其寒，被扯得直直地簌簌发抖。护旗的军士还有墙角门洞守望的将佐兵士一个个挺胸凹肚目不旁视，钉子似的站在风地里，除了砂石击打门窗和风声，到处一片死寂，

只有对过房中时隐时现传来允裆不紧不慢若隐若现的吟咏声：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汉家将赐霍嫖姚！”年羹尧苦笑了一下转身回房，见桑成鼎仍在发怔，便道：“这只是来早来迟的事，急无益怕也无益。我虽说比不上嫖姚校尉霍去病，毕竟这功劳还在，谁想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恐怕也难。不要这样，你看看这官做的，我像七十岁，你像八十岁的耄耋老翁！官做够了，钱我们也挣足了，名声也不低，慢说还给个杭州将军，就是一贬为民，也稀松的。”

“我瞧着没那么轻松。”桑成鼎忧心忡忡，声音像从空洞里发出似的闷声闷气，“国手布局一步一步紧逼，令人望而生畏！皇上像是要……”年羹尧低下了头，其实桑成鼎的话正是他心里想的。半晌，他无言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卷宗递给桑成鼎。桑成鼎接过打开一看，里头都是十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大约有七八十张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一手推开道：“二爷，我是世受年家大恩的家生子儿奴才，你这么着，叫我死了怎么见我家老爷子？”

年羹尧叹息一声，说道：“正为如此，我才这么办。要真的像你说的，不但我，就是我一门也是保不住了。实不相瞒，我早防着这一天，所以收了十个蒙古女子做妾。有两个已经有了身孕。今晚——”他顿了一下，压低了嗓子，“今晚你就带她们离开此地。我派兵密送你们到山西，你就打发那些兵回来。然后你们离开山西，不要投亲也不要靠友，找个僻静地方落脚。我若平安过去这道关口，自然寻得着你。若是抄斩我满门，天幸要有个男孩，你就算为我年氏一门留下了香烟后代。好兄长，你要人家一锅烩了我们么？”说着，热泪已夺眶而出，见桑成鼎仍在犹豫，又道：“要不是怕人瞧见起疑，我这会子早给你跪下了！”桑成鼎抱着那个卷宗，像抱着一个襁褓婴儿，早已老泪纵横，一边擦泪，说道：“二爷，我的心都要碎了……您别说了，我照办就是……”二人正凄惶到一处，外头军士走来报说：“年大将军，岳钟麒将军已经到了仪门，说奉旨来见，有旨意要宣！”

“放炮开中门，摆香案，我这就出迎！”年羹尧满眼恳求神色看了看桑成鼎，淡淡吩咐了一声。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年羹尧俯首受制听命，由岳钟麒亲自送到潼关，急报到京，张廷玉才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年部与岳部青海大火并终于没有发生。因带着这份八百里加紧奏报赶往养心殿来见雍正。

“他肯听命，朕也不为已甚。”雍正正和方苞下棋，听了张廷玉回奏，笑着转脸对旁坐观战的允祥道：“和方先生这盘棋朕是输了，朕输得起。和年羹尧这盘棋朕赢了，也赢得起。”说罢又是松快地一笑。允祥看去精神还好，只是瘦得一发可怜，听了雍正说话，苍白的面孔绽出一丝笑容，说道：“衡臣作事细。由内廷上书房办理这事，确实妥当。”雍正一笑起身，回暖阁案上取过一叠奏章，递给允祥道：“这是昨晚的朱批底本，正文已经发下去了。你们几个都看看。”

允祥细长的手指白得没点血色，接过看时一份是年羹尧西宁临行前发来的谢恩谢罪折，上边写着：

览此奏朕心稍喜，过而能改，则无过矣。只恐不能心悦诚服耳。勉之。

又倒换一份，是批给高其倬的，却是：

朕惜年羹尧之才而悯其功，尚用其力，自有保全他之道。他近日亦深知愧悔矣。

再看一份，是给田文镜的：

年某儇佻恶少耳。尔之折明发，彼之职降调矣，君子不为已甚，从此他再无力干政，放心自为就是。

还有几份，隐约辞令也都是替年羹尧开脱大罪的。允祥看了转给方苞。方苞看了无话，又递给张廷玉。张廷玉却又将厚厚一叠明发奏章节略捧给雍正，这才捧读朱批、谕旨。雍正接过浏览着翻看，一共有一百多条节略，都是控告年羹尧横行不法，四处插手政务，安排私人，索贿受贿的情事。不禁笑道：“墙倒众人推，世上人情真如纸薄，只有锦上添花的，谁肯雪中送炭？留中不发吧！”

张廷玉躬身笑应一声：“是。”又皱眉说道：“这是一百多官员的弹章，都留中不发似乎过拂众意。年羹尧实在太大胆，带一千二百亲兵赴杭州，驿轿二百七十乘，驿驮两千载，还有大车四百多辆。本来已经众口铄金不得了，他还发文杭州，叫布政使衙门为他再建一百二十间房子安顿人身——这怎么能不犯众怒呢？”他一口气报出这么多数字，允祥听了只是摇头。方苞却知道，年羹尧是想避开“犯上不规”这个罪名，情愿装出求田问舍的守财奴架势，让雍正知道自己没有野心，但这次张廷玉得罪年羹尧得罪到了死地，不治死年羹尧，翻过手张廷玉决无好下场，这个恶状告出来也是题中之意。方苞张了张口，又无言把话叹息了出去。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雍正脸色青中带白，“他不做大将军，要做赃官了！朕拿掉他，原为清理吏治，他情愿要触这个国典，朕也无法救

他。”说着，雍正站起身来，向案上抽出一份折子，看时却是杨名时的，一把拂开了棋子，提起朱笔写道：

君治云南以德化人，朕心甚慰。大凡德可恃而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

写罢，冷笑道：“是否兔死狗烹，由你们想。年羹尧装贪财奴，想逃掉‘背恩负主’不忠之名。其实朕倒不怕他造反，明着来明着就镇压敉平了。朕不诛他这贪官，天下官群起效仿，这吏治怎么弄？”一句话说得三个人都红了脸低头不语。

方苞沉吟了一会儿，笑道：“主上诛心之言，连臣听着也惭愧。不过带兵的人有钱，天下人皆知。用这个名目除年羹尧，不是烹狗，也有烹狗议论。年某嚣张跋扈如此，该循这个思路办理为好。”

“你说的是。你们都藏了语，朕岂有不知之理？但这是天理人情，朕也能体谅。”雍正漫不经心地说着，又向案头翻，翻出年羹尧在潼关递来的请安折子，又在上头写道：

朕早闻得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观卿作为，似欲与朕彼地逐鹿！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不肯自为，有你统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

写罢将笔一掷，对张廷玉道：“把这些弹章一律节略刊到邸报明发，着年羹尧一一据实回奏，着吏部、刑部、兵部、户部，有弹奏年羹尧的折子一概具本明誊！”

接着这次谈话第五天，雍正皇帝颁布明诏：

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十八级听用。

年羹尧终于走进了绝境。举朝上下无分京师内外一片是讨伐之声，雪片似的奏章通过各省督抚、监察御史、六部直送上书房。凡与年羹尧有一面之交，一事来往的，无不纷纷倒戈落井下石，添油加醋写出折子直送京师，瞬息间便被编汇成节略送入上书房。

“降十八级”的旨意抵达浙江，难坏了巡抚折尔克。按清制官吏共设九品十八级，杭州将军是“从一品”，再降十八级，便是“未入流”，然未入流又不设武官。折尔克既无法遵旨又不敢违旨，只好请示两江总督李卫。李卫答复得极快，用滚单送来个条子，上写“你竟是个笨□！皇上的意思不过就是革他的职嘛！寻个破城门让他看去！告诉他，过几日我去看他。”折尔克想想，杭州并没有“破城门”，只离杭州三十里有个叫“留下”的小镇，镇子北门年久失修，便命人将早已监护看管了的年羹尧“请”了去。

这位权倾朝野声震中外的极品大臣，在重新穿上带着烧饼大的“兵”字号

褂子的一刹那，突然意识到了人生的可贵。他十八岁从军，二十二岁便官居四品游击，在圣祖康熙南巡时护驾有功，又抬入旗籍拨归雍亲王门下，两次随康熙西征准葛尔，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之战中，凭着一杆银枪在万马军中，刀丛剑树里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在科布多战役征粮中以一名微末偏将擒斩甘肃总督葛礼，确保了北路军粮秣供应，蒙受康熙恩宠，直擢四川布政使、巡抚，又做到大将军……三十年间宦海沉浮中一位青云直上的得意弄潮儿，一下子从顶端倒栽了下来！——就此一蹶不振，就此了此残生，年羹尧突然觉得不甘心。

“留下”镇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城；北临富春江，南依龙门山，无数河湖港汊沿城四处纵横。城北门萋萋芳草下苔藓斑驳的守门房里仅可容身，住着这个“老军”年羹尧。城里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是个什么人，只看见他每天默默地扫地，开门关门，偶尔打打太极拳，闲着无事便拔城头上的草，用破铲子慢慢铲墙上的苔藓……年羹尧也绝不与任何人交谈一语，每天夜里都有省城送来的邸报，上头都写着他的滔天大罪，他就用一枝秃笔在邸报的反面写自己的答辩和认罪折，交与送邸报的人带回去。他在等待着朝廷对他命运的最后决策，在等着李卫来看他。昏夜中他望着黑□□的城，听着城外富春江潺潺的流水声，期望着自己能“留下”，就在这富春江上作个钓翁也成（他已不敢有严子陵那样的逸兴）。

但是等来的是愈来愈严酷的消息，五月二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背负，几致陷朕于不明。思之痛切！

七月十二日上谕：

年羹尧自任川陕总督以来，擅作威福罔利营私，颠倒是非，引用匪类，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又借用兵之名，虚冒军功，援植邪党，以朝廷之名，徇一己之私情。

待到九月十七，传来的却不是邸报，而是邸报后认罪折上的朱批：

尔尚望活命耶？朕已令图里琛往广州拿你哥哥，随即即来拿你矣！

随朱批还有上书房汇集百官奏劾年羹尧的奏折摘要节录，仅目录便是几大页，五条大逆罪、九条欺罔罪、十三条狂悖罪、六条专擅罪，贪婪侵蚀罪是十八条十五款……共九十二大罪，由大理寺、刑部合议，“请将年羹尧立正典刑”。

雍正期望年羹尧自尽，但年羹尧求生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九月十七夜晚，面对破窗明月，台灯破纸，他写下了《临死哀求折》：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的给主子效力。年羹尧椎心泣血

谨陈。

写完，年羹尧“咔”地撅断了那枝不能再用的笔，听天由命地向窝铺上倒下。

张廷玉接到李卫转来的年羹尧乞命折，一刻不停便赶往养心殿。一进垂花门，高无庸便迎上来笑道：“皇上正要我去叫您，您就来了。”张廷玉略一点头便进了殿，却见雍正正和马齐说话，见他进来，雍正便招手笑道：“你来得好，这匹老马要撂挑子，你替朕劝劝。”张廷玉一边双手将折子捧递给雍正，笑着说道：“马老相和我谈过了，奴才也劝不动他。皇上既不准他休致，他自然就歇不住。”

“朕亦不能强人所难。”雍正叹息一声下炕来，徐徐踱着步子，说道：“人都说朕刻薄，朕却不愿担这个名声。马齐你最知道的，你是保过允禩当太子的，原是个地地道道的‘八爷党’，先皇为此把你打入天牢，是朕把你放了出来，委以重权，赐以高爵。为甚的呢？为的你并没有私心要怎样怎样，为的你心中有君，为官清廉。畅春园的事不是你按住，后头情形谁料得定？所以，你是贤臣。国家要办的事多着呢，朕不忍叫你去，你又何忍离朕而去呢？”

马齐老态龙钟地站起身来，一躬说道：“皇上既说到这里，臣心里也实是恋恩难舍，不过臣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这个位置，办不了这个位置的事，不也是负了皇上？该退出来，腾位给年轻一点的，像阿尔泰、李卫这些年富力强的随在主子身边，于皇上天下都有益的。”

“上书房是办文墨的，李卫、阿尔泰都不合适。”雍正舒了一口气：“刷新吏治要靠各省督抚，像田文镜、李绂、李卫、阿尔泰这些人，朕要树为模范。因循祖训旧制陋规陈习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非利器不解呐……”张廷玉忙道：“主上说的极是。即如此，奴才以为可让马齐在京郊住，不必返乡，有事仍可随时咨询，也是一法。”雍正点点头，说道：“那就照衡臣这意见办吧。”说罢便看年羹尧的折子，却只扫了一眼便丢了桌子上，只是沉吟。

马齐看了看雍正，说道：“又是年羹尧的折子？事到如今，主上还有什么迟疑的呢？”雍正叹息一声说道：“他不肯自尽，朕终是不忍下辣手啊！他与你们不同，和朕是有私交的，况他妹子年妃正在病中……今晨朕去看她，已经瘦骨嶙峋，只剩一口气了，在枕上连磕头的力气也没，巴巴地望着朕说不出话……朕也无话安慰，但朕毕竟是人，她一门跟朕几十年……朕不能无惺惺之惜……”雍正说着，眼中已噙满了泪水。张廷玉见他如此难过，也自伤心，只垂头不语。

“万岁爷。”马齐核桃皮一样的满脸皱纹一动不动：“年妃是年妃，年羹尧是年羹尧。年羹尧犯不可恕之罪，圣上不株连到年妃，已经是旷世高厚之恩。国家、公器也，若与私谊连到一处办，什么也办不成了。”

雍正昂起了头，沉思着望着殿顶的藻井，良久，又粗重地透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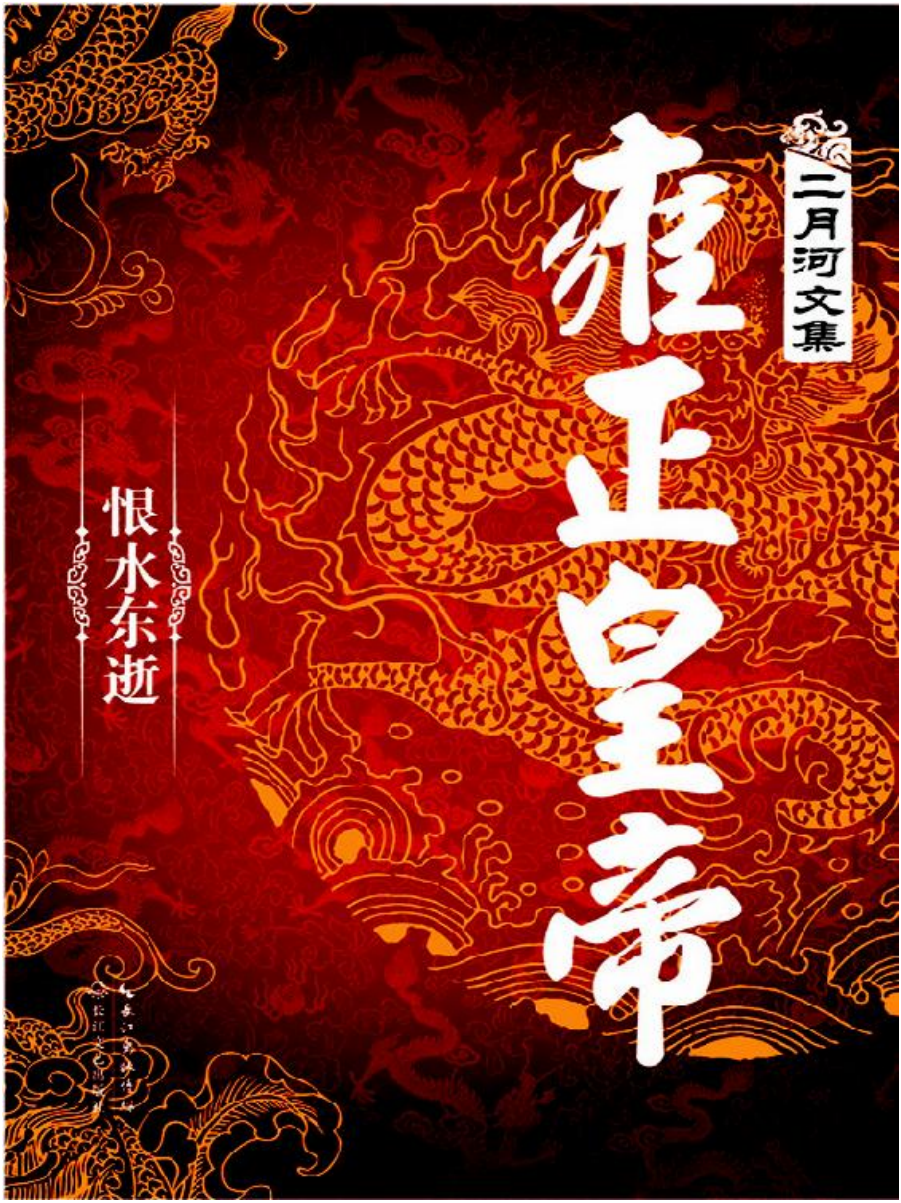
再不说什么，疾步走向案前，扯过一张纸写道：

乞命折览。尔既不肯自尽谢罪，朕只得赐你自尽。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地厚。且待尔父兄及汝子汝合家之恩俱不啻天高地厚。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作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矣，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雍正写完，将手谕交给张廷玉，迟缓的目光凝视着东暖阁。张廷玉知道，这个皇帝已在思考如何处置住在城东的弟弟允禩。年羹尧一去，允禩已成砧上鱼肉，剁这鱼肉虽不费力，却要沾上血腥，带上屠弟恶名。但若不去这个瘤子，雍正力挽颓风振刷政治的雄心仍旧只是泡影。

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有大殿上的自鸣钟毫不迟疑地“咔咔”作响。

一九九二年二月六日烟花爆门之夜于宛



作者简介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历史小说家、汉族，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高中毕业后入伍，由战士而及副指导员，1978年转业至南阳市委，现任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40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造“帝王系列”，目前已出版长篇系列历史小说13卷，计500余万字。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出版后曾分别获得河南省政府优秀文学艺术成果奖，湖北省出版佳作奖，并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奖”。其中《雍正皇帝》曾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香港明窗出版社、台湾巴比伦出版社相继出版繁体字本，韩国时代出版社出版韩文本。

内容简介

本书是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的第3卷。

年羹尧赐死，隆科多圈禁，但八爷党余威未尽。王府密议，欲借铁帽子王逼雍正逊位；乾清宫内，唇枪舌战，风浪迭起。

一边是赫赫天威，雍正严惩骨肉众兄弟，一边缠绵缱绻，强留酷似旧情人的弟媳。是上天报应，抑或世事偶然，承欢侍御却是天家骨血。乱伦之煎熬，丹药之蚀毁，亡灵之作祟，刚刚还抖擞精神，指点江山，转瞬却白虎玉兔同赴大真。鼎丹烛影千古谜案，掩卷深思云遮雾隐。

该卷是《雍正皇帝》的压轴之卷。作家在传统文化中浸润日久，不仅对三教九流，佛道禅儒谙熟于心，尤对帝王生涯，清宫史实颇有研究。他借助于自己对最杰出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多年探讨，把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与现代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这部恢弘的历史画卷谋篇出神入化，布局呈大家气象，不仅描写了雍正后期紫禁城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且展示了各地官吏之间的倾轧和无情争斗，以及文人命运的莫测和不幸。宫闱秘闻，市井风情，科举应试，秦楼酒肆，在作者的笔下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展卷品读，无疑是对雍、乾交替时期历史的一次艺术巡礼。

-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 第三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 第四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 第五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 第六回 情怡王情说囹圄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 第七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 第八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 第九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 第十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 第十一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 第十二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 第十三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 第十四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 第十五回 世袭王庙见消意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 第十六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禩闹龙庭
- 第十七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 第十八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禵蒙宽典
- 第十九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 第二十回 感途穷允禩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谳
- 第二十一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 第二十二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 第二十三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 第二十四 回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 第二十五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 第二十六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 第二十七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 第二十八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 第二十九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 第三十四 回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抚远臣
-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
-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鸷君堇忧
-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络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堞雉巍然兀立着，时而被缓缓飘过的团云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绽露它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队络车。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凉透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地扫起来，又无力地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络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一色新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响声。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倚倾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一个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地按着腰刀继续走路。

络车最后边的是马陵峪总兵范时绎。这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梢稍稍向上挑一点，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杵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地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照规矩满可以坐大轿的，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的兵作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枣骝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远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

突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戈什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时绎行一军礼，禀道："范军门，洵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塌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范时绎勒住马，盯视着戈什哈，徐徐说道，"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使，你们仔细着了！""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油壁车，竟劳动他奔波二百余里亲自接应！那戈什哈怔了一下，说道："是！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洵河涨得太凶，前头打站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成功。请示军门，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时绎听了一时没言声，摆手命络车队停下，方才对戈什哈道："走，带我去看看。"

"喳！"

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五里远便远远听见洵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趱行二里地，果见洵河横在前。范时绎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捕营"马陵峪大营兵，名符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见过这条温驯如处子、芳草芦花遍布河床的洵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山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洵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地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洪水混浊得像稀粥，也从这个三角地入洵河，两股水汇融相激，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地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沸的水，焦急地、没有规律地旋转滚淌，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啸声、拍岸声，水底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得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地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槌、斧子等造桥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地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儿做的漂在水上时沉时浮。范时绎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那边是十三爷的人？"见那戈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听不见，范时绎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指对岸，用询问的目光看看戈什哈。

“啊！”那戈什哈这才醒悟过来，大声道：“军门，那是直隶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了河里，只有一枝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双手捧给范时绎，说道：“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范时绎接过看时，见是一条明黄丝绦缚着一个油纸包儿，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雨读时，却见上面写着：

敕令：范时绎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勿勿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四年十月初三。

下方还钤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

范时绎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愈来愈暗的天色，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用火箭回信，范时绎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脚，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沙河店。

这是坐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沟河沿镇边穿过。这条沟河河面宽，水激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沟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齐腰。范时绎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溢漫了两支分流，水深不过没膝，络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时绎顿时放心，此时松一口气，他才觉得饥肠辘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络车上坐着四十三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黜在景陵为先帝守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禵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油壁车，押送的将军淋雨，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手令：“密送北京交我处置，不得委屈亵渎。”范时绎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只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号民房居住又不易关防，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范时绎下马握鞭，只是沉吟。带队戈什哈知道他为难，踩着潦水过来，笑道：“军门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八十几个人，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好！你晓事。”范时绎脸上绽出一丝笑容，“三十个男犯，除了蔡怀玺钱蕴斗两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十二名女犯，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儿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果见一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黝黝矗在夜空

里，十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湿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时绎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一身绛红夹袍，顿觉浑身松快。因见去客栈定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差使办好了？"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那亲兵回道，"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范时绎笑道："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一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时，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儿在脸上，微有些凉意。

店老板早已守在门口，见范时绎带着人车逶迤而来，忙迎上来，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说道："老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涮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远……"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时绎，被这几句温馨的奉迎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理，就是不出，你照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我先头也是开店的出身呢！"一句话说得老板笑哼哼的。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下来，忙招呼着："这天，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坐火上，爷们人多！嘿嘿，下头人多，楼上三间空着，只几个客人在那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范时绎见人已经都下车，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说道："乔姑娘，今晚我们就在这打尖，您，还有——"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道："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就些个，明儿天明咱们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点儿，主子断不见怪的。"

店主人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样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惘不解了。仔细打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下边系着石青宁绸金缉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笼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跟在她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来。还有十二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

"蔡先生，"范时绎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咱们的位子在楼上——钱先生，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喜吧。"说着带了三四名戈什哈不言声登楼上来。

这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隔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约五六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醺醺的，见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绎自和乔引娣坐了靠西北楼梯口桌旁，几个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地，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玺打破了沉寂，笑谓范时绎："老范，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天，能弄点酒么？"恰酒保上来，范时绎便吩咐："我这一桌搬一坛子三河老醪，南边那桌一瓶，给他们佐餐，楼下用餐的也是一瓶——我们明儿一早赶路，不能多吃，明白么？"

"是喽！"店小二高唱一声，"给老客上酒喽！"忙不迭便下楼去了。顷刻已安置停当，范时绎也不劝酒，自己也不喝，只拣着饭菜自用。蔡怀玺和钱蕴斗二人却甚放肆，左一杯右一杯一碰即饮，那乔引娣几乎不动箸，怔怔地只是想心事，范时绎也不敢多劝。因此，这餐晚饭尽自丰盛，却吃得十分沉闷。渐渐地，西南那桌客人的行令声倒渐渐听进去了。

"猜谜儿太费神了，"靠窗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胖子说道，"总是贾先生赢。本是请他吃酒，倒弄得我们都醉了——我们换酒令，要先说一个字，加个字又成一个字，去掉偏旁换个偏旁仍成一个字，末后加个俗语不能离题——"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留着八字髭须的说道："石江，你这不是吃酒，是难为人嘛！什么这个字那个旁，罗唣死了，今儿我们齐心合力，赢了这个贾仙长，也就不枉了这个东道了。"

范时绎听着瞥眼看去，果见石江挨身坐着一个道士，也没穿八卦衣，只头上挽了个髻儿，披着雷阳巾，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不禁暗想：这就是那个"贾仙长"了，这么年轻，能有多少道行？思量着，听贾道士说道："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无非要我多吃点酒好给你们推造命。其实人之造化数与生俱在，非大善大恶不能稍作更易。就今天酒楼上这些人，尽有横死刀下的，我就说明白了，白给人添心事，有什么益处？还是俗语'今朝有酒今朝醉，莫问明朝是与非'的好。"

"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想请仙长给我推一推。"石江笑道，"既然'今朝有酒'，我请贾神仙先醉——我起令了！"因唱歌似地吟道：

良字本是良，加米也是粮。除去粮边米，加女便成娘——买田不买粮，嫁女不嫁娘。

吟罢，众人鼓掌喝彩，八字髭须笑道：“好！我甘凤池今儿也下海，听我的——”因朗声道：

青字本是青，加水也是清。除去清边水，小心便成情——火烧纸马铺，落得做人情。

说完，自得其乐地呷一小口，对身边一个又黑又瘦的秀才说道：“曾静，你是东海夫子吕先生门生，瞧你的了！”曾静笑道：“这个有何难哉？”因道：

其字本是其，加点也是淇。去掉淇旁点，加欠便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正陪着乔引娣吃饭的范时绎心中不禁一动。突然想起重阳节那天，自己带兵闯进景陵拜殿，赫赫有名的大将军王、皇帝的嫡亲弟弟允禵连自己心爱的奴婢乔引娣也无力保护，生生从他面前带走了，自己可不是那戏龙的虾，欺虎的犬么？这些话听着是太刺心了。范时绎竟端起粥来慢慢地喝，连蔡钱二人也都凝神静听。范时绎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神仙”有什么门道，张了张口没说什么，只胡乱吃着侧耳静听。却见贾道士以箸击碗说道：

奚字本是奚，加点也是溪。去掉溪旁点，加鸟却成□——君不见□五大夫百里奚，山妻破扉烹志□。

又道：“凭这些酒令，你们难为不住贾士芳。下一个轮到石施主了，你要说的令我写在那边水牌上，说出来有一字之错，罚我吃一坛子酒！”

“好！”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范时绎这边几十个人本来吃饭吃得沉闷，此刻连亲兵、护卫、宫女都停了箸，呆呆地望着那边桌上，只见贾士芳徐徐立起身来，向室中众人横扫一眼，看到范时绎这一桌，目光熠然一闪，却没言声，背转身提笔在粉牌旧时客栈为方便客人题诗，专门设的白漆木板，用过可以用水洗净。上疾书了几行什么字，翻了牌子，转脸对石江笑道："请你说出来，看我猜得对不对。"

石江已经看愣了，世间真有这样的神技？他翻着眼皮，搜索枯肠，半晌才道：

相字本是相，加水亦是湘。除却湘边水，雨下便成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他话音刚落，贾士芳已将水粉牌翻了过来，一边笑道："我把'亦'字写成了'也'字。看来大道没有圆融啊！"此时众目睽睽，所有的人都盯向那块三尺见方的牌子，果然见除了"加水也是湘"中间一字微有不合，其余竟然全部契合。顿时，连范时绎带来的人也都啧啧称奇，满屋都是议论声。石江几个人已站起身来，笑说："虽然猜中，你自己说出错一字罚酒一坛。请君入瓮！"——那地下摆就的两坛三河老醪，其中一坛尚未启封——打开了就大碗倾。那贾士芳也不推辞，等着一碗接一碗喝了，霎时坛空碗净，已是酡颜微醺，对劝菜的石江说道："你不是问功名么？你说一个字，我来为你推算。"石江道："我早想好了——你猜猜看。"

"是个'乃'字，是么？"

"是。"石江道，"这个字难拆。"

"不难。你问的功名，乃字是缺笔'及'字，你终身不得及第。"

站在旁边的曾静笑道："纯是游戏，我是圣人门生，就偏不信你这些把戏。我出一个'也'字，你玩玩看。""这是个终身蹭蹬的字。无马不成'驰'，无水不成'池'，虽有'力'而'走之'不全，天罗地网布定，你走投无路！"曾静"扑"地一口酒笑得全喷了出来："这个牛鼻子，年轻轻的如此捣蛋——你要能说出我的家世，我就服你！"

"你三岁丧父，七岁丧母。"贾士芳端详着曾静，"舅母收养了你，想逼你学生意，你又逃回家里。你伯父想吞你家产，赶你出来，几乎逼你自杀。你婶母和你死去的母亲要好，不忍曾家绝后，出私房钱资助你外逃山东，投奔东海去找吕留良。你在山东进学为秀才，吕留良死，你又返回湖南收拾家业，迎养婶母，教读为生——我说的可有一字之谬？"

曾静先还怔怔地听，听到后来，两腿一软坐回凳上，已是面如死灰。喃喃说道："你不是人，你是鬼……圣人不云六合之外，我不能信你的——你一定在哪里打听过我曾静的惨史……"贾士芳笑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是圣人不以鬼神说教，不是圣人不懂得。天下亿万庙堂，若没有灵响，谁肯信他？"说着一转脸，对着旁桌看得目瞪口呆的一个军官，又道："这位兄弟，我总没有打听过他的'惨史'吧？——他也是七岁丧母，继母不良，调唆他父亲把他逐出家门，流落湖广、江南，又辗转到河南陕西，遇贵人收留，从军打仗，积功到五品——你是不是？"

"是！"那军官已被贾士芳说得满脸泪痕，竟忘了身份，一挺身答道："您真是活神仙！我叫霍英，是四川人，真服了您呐！请先生指明，我爹还活着么？"贾士芳随口答道："你出走三年父亲就病死了，你继母带你继母弟另嫁。你不要哭，这是孽缘，你也不要报仇，你继母嫁到这家苦受折磨，几乎天天挨打，冥冥报应，有人已经替你出气了。"说着转脸又问曾静："你可服气？你的磨难还在后边，若肯入我道门，为我弟子，我以五行颠倒大法为你除去霾云，颠簸红尘，否则有一日你终归悔恨莫及的！"曾静目光如醉，盯着幽幽的灯火，喃喃说道："恐怕你这点左道旁门还收伏不了我。君子知命……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范时绎眼见自己的人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道士渐渐迷惑，一个个竟跃跃欲试想请他推算造命，正要起身带人下楼，身边的蔡怀玺突然大声叫道："那位仙长，肯屈驾过来给我这一桌观观气色么？"贾士芳仰面咕咕又牛饮一碗，笑着从容一点头，隔桌子过来，一边走一边对那群军校一一指点。

"存心善些儿。已经死了两个儿子了，不晓得警惕么？"

"你家门山向不利，偏西南了，向南正过来，你母亲的病就不治自愈了……"

"良善人，公门里头好修行。你自己福薄，可以见儿子孙子身登龙门。"

"天道福善祸淫，祖德原本不薄，都给你折尽了。你养的那几个小厮，总有一天夺了你命去……"

……一路说着，贾士芳款步踱过来，站在钱蕴斗身后立定了，却一时不言语，盯着众人嗟讶一叹，仿佛不胜感慨。范时绎冷冰冰看着他，半晌才道："《道藏》万卷浩如烟海，不在口舌之间，你不安分，挟技入世，淆乱视听，已经犯了天威。你不收敛，恐怕祸到无门。"

"我学成道家三昧，奉师命出龙虎山济世，济世也是修道。"贾士芳满不在乎，笑嘻嘻说道，"这酒楼上三十一人，你们尽有相识不相识的，于我却没有秘密。我不违天行事，天也无奈我何。你看——"他说着手指成兰花状一弹，满楼五六支蜡烛突然同时熄灭，楼上顿时漆黑一团。人们被他突然露这一手惊呆了，竟谁也说不出话，漆黑中听贾士芳的声音瓮声瓮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太黑了吧？今天十月二十六，这时候不

该有月亮。我借来一片清光，为诸位佐酒。”

众人惊怔间，外边浓重的云已经散为莲花云，透明的，粉色的莲瓣中略带迟疑地闪出一轮明月，银色的清辉从南边一溜亮窗洒落进来，满楼都是融融宜人的月光。

“这是‘小道’能办的？”贾士芳满意地看着对面目瞪口呆的范时绎，格格笑道，“这楼为我设，此雨为我兴，那河为我涨，彼桥为我坍，这是一会人物，天意是天意，我勉尽人事而已。”范时绎按捺住心头的惊慌，悄悄用手按住了剑柄，闷哼一声，说道：“你是白莲教的吧？我虽是武将，却是文进士出身。自幼饱读史籍，何事不知？颠倒五行阴阳，你晓得前明徐鸿儒？你老实点，回你的山，修你的道，不然，三尺王法正为你设！”贾士芳将手一摆，已又是灯明月暗，竟向范明绎一躬致谢，“你的话和我师父的话一样，是正理，所以我不驳你，但我确不是白莲教。乃是江西龙虎山娄真人关门弟子，专门出山了却俗缘。我不悖理违法，从善行济世，你钢刀虽快，难杀我无罪之人——这位先生，方才你叫我，来为你推休咎的么？”他把脸转向了钱蕴斗。

钱蕴斗和蔡怀玺都被他方才的幻术弄得五神迷乱。钱蕴斗这时想到是自己失态，招这道士来的，因点头说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楼上多一半都是钦犯。这一番解往京师，吉凶如何？”

甘凤池曾静石江那一桌客人，原也纳闷这一群男女客人，突如其来坐得满楼皆是，却又互不言语各自闷头吃饭，至此才明白，原来是朝廷解往京师伏罪领刑的待决钦犯！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贾士芳环视周匝，苦笑着点了点头，喟然一叹说道：“生死事大，其理难明。”他用手指了指旁桌的乔引娣，又指了指蔡怀玺，“生未必欢死未必哀，君子知命随分守时而已。”范时绎心头不禁一震，军机处转来的廷谕：捉拿十四阿哥允禵身边的奸人，名单上头一个就是蔡怀玺，押解回京的内侍，批文也赫然写着：乔引娣等四十三名男女宫人。现在这些竟被这个年轻牛鼻子道人随口道出！这个贾士芳究竟是什么人物儿，范时绎真的起了戒惧之心。看看西边一桌，甘凤池一干人旁若无人地大吃大嚼快靴腰刀掩在袍下，举手投足孔武有力，似乎也都不像什么善人……范时绎呷一口酒，心里打着主意，却听蔡怀玺笑问：“活神仙，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就嘴里含了个枣儿？你倒是说明白点呀！”

“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贾士芳干笑一声，径自为蔡怀玺斟了一杯酒，轻轻一推送到蔡怀玺面前，“想活的死不了，你不想活，我有什么法子。”蔡怀玺举杯一饮而尽，还要攀谈时，楼下一个军校匆匆上来，对范时绎耳语几句，退后听命。

范时绎似乎怔了一下，随即起身对贾士芳道：“道长，今儿个真是幸会。不过我公务在身，实在不能相陪——”他转过脸，对早已停了箸的众人道：“都吃饱了，这里不是闲磕牙唠话的地方儿，下去安歇了，明儿还要赶路呢！”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押着蔡怀玺钱蕴斗和乔引娣一干人犯默默下楼。一阵浊重的步履响过，偌大酒楼上立时显得空荡荡的。范时绎瞟了一眼西边筵桌，对若无其事含笑站在身旁的贾士芳道：“请足下留下行止住处，日后我一定奉访，有些事情还想请教。”

“出家人四海飘泊，哪来一定的行止？”贾士芳笑道，“有缘的自然再见，没缘分留下行止住处也无益。”说罢便打一稽首。范时绎对这位能颠倒阴阳不卜而知的道士也真的不敢轻慢，双手一拱说道：“但愿有缘。”遂款步下楼。

范时绎下楼便是一怔，方才上楼的军士禀报，只说“江南巡抚李卫来了，在楼下候着”。他职在守护清室帝后陵，原本不受李卫节制，只早年在四川成都当城门领时和成都县令李卫过从密切，也想不透李卫何以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小镇。更使他吃惊的，李卫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不到四十岁年纪，通绣四爪蟒袍，石青补服，戴着金龙二层朝冠，颤巍巍缀着十颗东珠，正是当今雍正皇帝御前第一宠信爱弟怡亲王允祥！允祥大约身体受了寒，咳得满脸潮红，疲惫的眼神盯着范时绎，良久才道：“你这狗才，愣什么？不认得你十三爷？”

“奴才范时绎给爷请安！”范时绎这才回过神来，忙打下千儿，说道，“奴才是古北口爷练过的兵，怎么敢慢主子？——太出意外了，靠山镇离着这里五十多里路呢，这黑天这路，爷怎么走来？”允祥笑着对李卫道：“你听听，这是带兵的人说的话——差使不要紧，我才不肯黑灯瞎火来接你呢。就在这里，你和李卫交接。由李卫带乔引娣他们回京，你的人随行。你呢，随我回马陵峪，我要去见一见十四弟，有旨意和他谈谈。”范时绎这才和李卫攀话，“又玠公几时到京的？我瞧着也是气色不好，是冒了雨了吧？”

李卫是雍正皇帝藩邸时侍候书房的贴身小厮，放出去做官，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最是雍正另眼相看的人。却是生性豪迈不羁做事果敢机敏，听范时绎说，嬉笑道：“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这会子想起来，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和十三爷一样的病，一路咳嗽得此伏彼起，怎么会有好气色给你瞧？告诉你个好信儿，你哥子范时捷已经接了我的印，部议调到四川当巡抚。好嘛，兄弟俩一文一武，舅子们，家坟头大冒青气喽！”说得允祥也是一笑。当下范时绎便交割差事。备细说了如何拿到汪景祺一干策动允禵谋反的兵犯，又怎样奉旨到景陵捉拿蔡怀玺钱蕴斗和乔引娣等人……及到京移交人犯牌票手续也都交代了。又道：“今儿因为雨，岔了道儿。前头还有二百多里，虽说是京畿，近来民间官场对十四爷的事谣言很多，也有传言江湖好汉要劫持大将军王，拥山头扯旗造反的——请又玠公多留心——就楼上这群人，就难说是个什么背景儿……”因又详细说了方才楼上贾士芳、曾静、甘凤池一干人情形，足用了一顿饭辰光才算交代完毕。

“李卫。”允祥一直在旁静静地听，直到范时绎说完，方才吁了一口气，“不要大意。忘了我路上跟你说的话么？像这个姓贾的，呼风唤雨都做得来，要是匪人，我们怎样应付？主子再三叮嘱，一定要把乔引娣他们平安送京，死了逃了磕了碰了都是不好交待的，你不要马虎，人交给你，都是你的干系。”李卫笑道：“十三爷，您只管放心。乔引娣虽说要紧，总比不过十四爷。江湖上的传言，无非年羹尧坏事被拿，加上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到景陵联络十四爷，原是想着劫持十四爷到青海，拥立起来竖旗反回北京。如今阴谋已经网包露蹄儿，谁能临时拉起一支队伍，又劫了十四爷去占山为王？何况十四爷并没有起解北京，他们劫一个女子好派什么用场？爷今晚尽情倒头好好睡一觉。护卫的事交给奴才，有半点闪失，奴才也枉叫了‘鬼不缠’了。”说罢叫过范时绎带的军将，一一布置区划关防，又送允祥和范时绎到上房安歇了。掏出怀表看看，戌时将尽，那雨兀自烟缠雾绕星星点点地丢落着，李卫因见楼上依旧酣酒高歌，众人猜拳行令十分热闹，陡地闪过一个念头，想也去会一会这群人。抬脚正要上楼，隐隐听得店铺外有人嘤嘤哭泣，像是女人声气，便住了脚。叫过跑堂伙计问道：“你这店平常也是这么多人住店，这么热闹么？”

那跑堂的大伙计刚刚督率着众人收拾了范时绎这批人用过的桌子，忙得满头是汗，听李卫问，忙赔笑道：“回老爷您呐！这地域平日不成。早年驿道打这过，还要热闹呢！打从康熙爷修了马陵峪到靠山镇的驿道，又在洵河上造桥，这边就不行了。谁肯绕几十里道儿再走沙河这边呢？”

“那今晚怎么这么巧，你这边就这么热闹？”

“这是天照应。”那伙计十分健谈，一哈腰又道，“洵河桥冲毁了，南来北往的要去京师的、要出门的，还得走这大沙河。方才我们老板还说，要在洵河岸桥边修一处分店，老店还是不能丢，这是块风水宝地……”

“唔，”李卫沉吟了一下，“你这店是百年老字号儿，据你看，楼上这几位是什么来头？”

“这个说不好。反正来了，都是小的财神衣食父母。”

李卫一笑，又道：“外头像是有人哭？”那伙计被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问话弄得有点迷惘，眯着眼儿回道：“是个要饭婆子，还有十六七岁一个毛头小子，兴许是病了，又没钱住店，老婆子抱着他哭呢。爷要嫌聒噪，小的这就撵了去……”说着便要开门出去，李卫手一摆，说道：“慢！哪里不是行好积善？我瞧瞧看是怎么了。”说着拉开门出了店。

此时已近子时时分，又阴着天，乍从亮处出来，李卫顿觉漆黑一团，只觉得潮湿得冷雾一样的“雨”浸透骨髓，半晌才定过神来，果见店对门沿街榜下黑乎乎蜷缩着两个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婆婆坐在台级上，怀中横卧着一个小子，暗地看不清面目，只那老婆子已

是哭得声音嘶哑：“儿啊……你醒醒……你这么去了，娘怎么过活……”

“老人家，”李卫又近前一步，听那老婆子不管不顾哭得悲酸伤心，又道：“老人家，他——怎么了？”老婆子这才抬起头来，咽着声气道：“这孩子昨儿不小心，被恶狗咬了一口。不知怎的就病成这样……我们不是穷人，到这里来是奔他爹来的，偏那个老不死的这个时候跟人家出去走镖，不知哪里撞尸去了，连这里的镖局子也给人砸了……他又病成这模样，可叫我怎么办啊……”老婆子说着便又要放声儿。李卫皱了皱眉，温声说道：“这么着一味哭，不是事。这样，进店来，先暖和暖和身子，喝口水，再寻个郎中——”李卫说着，不料那小伙子蝎子蜇了似的大叫一声：“水！我不要水……水……我好头疼，吓死人了……把这人打出去！”

疯狗病！李卫浑身一颤，急速说道：“这耽误不得，快！进店来，调治早了兴许还有救！”老婆子在暗中泪水滢滢望着李卫，问道：

“你……”

“别问这个，我是叫化子出身。”

“好人哪！”

“这不是念经时候儿，快，进店来……”李卫说着，便向老婆子怀中抱过那小伙子，忙忙地过来，一边叫店伙计，“近处有生药铺没有？这边架上药锅子，我开个方子，抓药煎来就吃！”老婆子跟在后头，口中只是喃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药王菩萨……”那伙计方在犹豫，恰后头霍英听见动静出来查看，喝道：“混账！还不快去，找死么？”

李卫见霍英出来，一边安放沉迷不醒的病人，一边道：“你叫霍英！我说方子，你写，写完你去抓药，快，预备纸。”霍英忙应一声，急切中找不到纸，摘下水牌提笔等着，便听李卫说道：

防风 白芷 郁金（制） 木鳖子（去油） 穿山甲（炒） 川山豆根（以上各一钱） 金银花 山慈菇 生乳香 川贝 杏仁（去皮、尖）（以上各一钱五分） 苏薄荷（三分）

说完，便道：“快抓，快煎，快服！”待伙计和霍英忙不迭都去了，李卫方松了一口气，对满脸泪痕，怔在一旁的老婆子道：“你坐着歇歇。这个症候虽险，服下去我这药，先护了心，再慢慢调治，再没个不痊愈的。”

“先生原来是个郎中？”老婆子怔怔说道，“这也真算我儿命不该绝——”她扑地双膝跪下，“老婆子没法报你的恩，只有给您立长生牌位，天天生佛烧香罢了……请赐下您老尊姓大名。”李卫一笑，上前搀起老婆子，说道：“我说过，我是个叫化子出身，正牌子的叫化子都懂两手对付恶狗的法子。方才那药只是应急，这病时犯时好的，得两三年才调治下来呢！”老婆子正要说话，一阵楼梯响，甘凤池在前，曾静跟在身后，还有五六个伙计打扮的人，一色青布对襟蜈蚣套扣衫，黑孝绸灯笼裤，薄底黑缎靴脚步轻盈迤逦下来。李卫仔细搜寻那位贾道士时，却不见影儿。因站在灯影儿下装作查看那小伙子伤势，不住打量甘凤池。

甘凤池似乎心事重重，苍白的面孔上一对浓重的卧蚕眉紧紧蹙着。他三十多岁年纪，穿着件水色府绸风毛夹袍，连腰带也没系，没戴帽子，一条又粗又黑的长辫直垂到腰下，脚蹬一双黑缎面鹿皮快靴，显得又英武又洒脱，却是脸上笑容全无。跟在他身后一个伙计一边走一边劝说着：“师傅，他那不过左道旁门，算不得真本领，您何必计较他？真的要寻他的事，回南京寻着生铁佛师伯，怕逃了他公道？再者说，龙虎山娄真人是姓贾的师父，和您也是至交，说一声，张真人免不了要治他的……”甘凤池吁了一口气，说道：“这不是体面拳，也不是大事，不要说了。这个姓贾的，也带有老桑的信，也该是一会同志。我是生他这个气，小节不拘，大事也不同心，不像话！”话还没说完，买药的霍英已经提着几包药进来，倾进药锅，顿时药香满室。甘凤池不在意地看了看李卫，又审视了一眼晕在地下的小伙子，问道：“你是郎中？他害了什么病？”

“他是给疯狗咬了。”李卫咬着一口细白的牙笑道，“我用这个偏方儿给他救治一下，其实也算不得什么郎中太医。”甘凤池是两江两浙有名的大侠，李卫在两江臬司任上不知捉了多少他的门生，一直留心这位黑白两道上都蹚得开的“小孟尝”，想不到竟在这燕山小镇中邂逅相逢，想到自己方才接的差使，心里对这群人存定了戒心，便不肯多话。

甘凤池却不走，死盯着李卫，半晌才格格笑道：“想不到李制台身居高位，居然还有医国之手。佩服佩服，今儿个可真有点狭路相逢啊！”

李卫听得身上寒毛一炸，自己主持江南臬政任上，不知拿了多少甘凤池手下党徒，此人竟能到北京来寻自己的晦气。看那几个伙计，也是一个个慓悍孔武一身铮劲，也都不像良善之辈。回头看看，几个军校也从店后出来，李卫方略觉放心，和甘凤池四目相对，良久才嘻地一笑，说道：“你大概喝贾士芳的马尿喝得多了，要寻叫化子的事是么？我并不认得你呀！”

“可我认得你！”甘凤池冷笑道，“你在南通拿了我的徒弟胡世雄，连审都不审，也不申报朝廷，就那么一刀宰了；还有罗松，你追逼拷打，寻问他营救胡世雄的主谋。你是不把我送进死牢决不罢休啊！你李卫是清官这我知道，可你为什么总和我过不去，我一没犯王法，二没挖了你祖坟，你几次扬言要掏了我的‘贼窝子’，今儿既遇着了，我就想问问明

白！”李卫目不转睛地望着甘凤池，半晌“噗”地一笑，“你说的都是有的。只是那是我的饭碗，有什么法子？你追到这里忒辛苦了的，要怎么着，你说个章程！”

“我也不要你的命。”甘凤池铁青着脸，阴郁地说道，“无法非礼的事甘凤池从来不做。不过，汪景祺是家父的结义兄弟，如今被朝廷拿了。是你押着他进京问罪的吧？我想见见，给他饯饯行，顺便问问他的案子，我好到北京打点营救。李大人和我多年‘神交’，讨这点面子，总不至于叫我太难堪吧？”李卫见汤药已经煎好，那老婆子怔怔站着，似乎听得入神，便亲手接过药碗，扳起小伙子肩头，用羹匙撬开吐着白沫的嘴，一边小心地灌药，口中道：“我一点也不想让你难堪。你的兄弟里头帮我做事的也大有人在，我也当着是我的兄弟。你的兄弟也是我的兄弟，咱们两个论份儿也是兄弟喽。既然都是兄弟，有话自然很好商量……”他口中絮絮叨叨，手中灌药，从容不迫，听得甘凤池又好气又好笑，一口截断了说道：“我知道李大人诨号‘鬼不缠’，还有人叫‘您缠鬼’，不过我今儿没工夫听人嚼舌头。我要见一见汪景祺，这个面子给不给？”

李卫灌完了药，用手按按小伙子脑后和额头，满意地咂了咂嘴唇，直起身子，灯影下看去，他已经变得神气庄重，对那老婆子道：“不妨事了——”又转身对甘凤池道：“我当然买你的面子，昔日小孟尝，今世大郭解么！不过，汪景祺实实不在这里，已经另外押送北京。我李卫也是条汉子，跟你说明白，就是我押解，我也不敢违法让你们见面，将来他绑赴西市，你想见见，送一席饯行酒，我是成全你的。”

“说得真好！”甘凤池呵呵大笑，倏地又收了笑容，“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儿，顽皮无赖封疆大吏，所以多少有点不及。能不能容我放肆查看一下你带的人犯？”

“这恐怕不成。”李卫仍旧一脸嬉笑，“这沙河也是王法管的，这群兵卒是朝廷的。就算我李卫没话，他们不肯答应，扫了你面子也不好。你一口一个知法守礼，这叫识时务，照我方才的话，井水不犯河水，将来李卫倚重你的地方多着呢！何必把饭做夹生了？”

甘凤池咬着牙，看着这位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无赖巡抚，向前跨了一步说道：“我要是硬要看一看呢？”

“给你儿子灌一口热茶——看来我还得和甘大侠打打擂台——”他又转向甘凤池，“我在这救人，你却想害我？你可真称得‘大侠’二字。人要是自轻自贱，那可真比这疯狗病还难治！”说着对站在霍英身边早已跃跃欲试的一群戈什哈道：“你们不知道这位甘大侠，过了黄河，江南江北黑白两道，上至督抚大佬，下至绺窗子贼，提起这位甘英杰，没有不倒履相迎刮目相看的。我李卫还要回江南做官办事，不能不给足他面子，他只要不动武，你们不可孟浪拿人，听明白了？”

这群戈什哈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也从来没听过官场大员这种指令，个

个面面相觑，参差不齐地答应一声“是”！却都不肯离开，目不转睛地盯着甘凤池。霍英暗中不言声悄悄拔出绑腿中的匕首，冷不防“噌”地向甘凤池面门掷了去，料是他正和李卫斗口，这一刀即使要不了他的命，至少也要扎他个血流满面。不想甘凤池看也不看一眼，趁那匕首将到未到时，即速抬手，食指中指一夹，匕首已颤巍巍夹在手中！

“凭这点小伎俩想弄倒我甘某人？”甘凤池冷笑一声，把玩着那柄匕首，少许时间，便见那匕首被火煅烧了一样变得殷红——团了团已被捏得核桃大小，攥在手里，那铁汁子冒着青烟，一滴滴坠落在潮湿的地下，发出“哧哧”的响声。甘凤池直到匕首在手中熔化完，掏出手帕揩了揩手，方轻松地笑道：“李大人，你们不要惊讶，我这点子手段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石头城八义兄弟，我这点本事只能摆到第六。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和我动干戈，我们玉帛相见，让我见一见汪景祺，我抬脚就走人。”

楼前这一幕情景早已有人禀报了院后的允祥和范时绎，他们赶出来看时，正是霍英掷匕首时。范时绎原本要叫人拿甘凤池，但见他如此本领，李卫又近在身边，存了投鼠忌器的心，口张了几张又咽下去。允祥在旁也是眉头紧蹙，许久才道：“足下如此身手，出来为朝廷效力不好？为什么要和贼匪勾连呢？”甘凤池回头看了看允祥，哼了一声道：“尽忠尽义都是大道所在。我并不和朝廷做对，汪景祺是我的朋友，我想见见也算不得犯王法。”

“哪个有功夫与你磨牙！”李卫脸色倏地一变，大喝一声，“给我拿下！”

“扎！”

霍英等十几个戈什哈答应一声，立刻从桌后扑了上来。甘凤池的五个徒弟“嗖”地各人从腰间抽出一条软鞭，站定了方位护住甘凤池，霎时间满屋都是黑雾一样的鞭影。霍英见攻不进去，举起一张桌子猛力砸了进去，只那鞭子舞得密不透风，噼里啪啦几声碎响，方桌未到甘凤池身边已被鞭力切成无数碎木块，纷纷落地！甘凤池嘿然一笑，对李卫道：“大人，这是你逼我，你没有贾道士的妖术，大约难逃我的手。对不起，只好请你留下作人质，请出汪先生，我们说几句话，我自然撂开手。所有得罪处，回江南后我负荆请罪。”说着伸手便去揽抓李卫。忽然，他觉得一个人用手轻轻拦住了，虽然力道不强，但运足了力气也摆脱不掉这只手，定神看时，竟是那个老婆子抓住了自己的手臂！甘凤池大吃一惊，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打量着这位讨吃乞丐似的老婆婆，颤声问道：“你——你是什么人？”

“我是他妈。”老婆子两眼昏花，颤巍巍的声气，指着平倒在春凳上的儿子说道，“我儿子病成这样，得指望这个太医给看脉行方，你把他弄走了，我的儿怎么办？再者说，这个李大人也是我的恩人，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哪？”

甘凤池上下审视着这个老太婆，穿一身靛青粗布衫，滚着一道蓝花绣边，青灰布裤脚下一双小脚缠青裹腿。也就三寸许长，虽说不上蓝缕，上下都是泥浆，毫不出眼的一个乡间老婆婆，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女人竟有如许大的膂力，稍一拽，自己的手就伸不出去！甘凤池方凝思间，老婆子又道："瞧着我薄面，撂开手，等我儿子病好，你和李大人有什么过节，你们自己去料理，好么？"此刻，允祥范时绎，连李卫都看得目瞪口呆。甘凤池知道遇了劲敌，暗自运足了气，冷丁里一个"通臂猿掏果"，"唿"地冲老婆子面门打去——只听"砰"的一声，那一拳着着实实打在老太婆鬓角上。甘凤池只觉得好像打在一个生铁铸的镇庙石上，右手中指顿时痛彻骨髓。他是武术大家，在江南石头城八友中排名虽然第六，其实最爱闯荡江湖，四处以武会友，名声还在号称生铁佛的第一好手之上。这一拳志在必胜，运足了力气，竟然一下子打折了自己一个中指。这一惊非同小可，后退一步，对徒弟们说："给我使劲用鞭子抽！"徒弟们见师父一拳打不倒这个老婆子，原已是惊呆了。听师父一声招呼，五条软鞭墨龙似的，几乎同时劈头向老太婆抽去，齐声叫道："着！"

"甘凤池也会以众欺寡，好样的！"

老婆子冷笑一声说道，伶伶仃仃挪动了一下小脚，毫不出奇的步法，五条鞭子竟一齐落空。待第二鞭扬起，她突然纵身跃起，足有一人来高，就空中从容打个转身，双手一划，五条鞭子竟被她捉到四条……轻轻落地，用手一抖一送，四个徒弟鞭子一齐脱手，噔噔后退几步才站定马桩。老婆子冷笑着，将四根鞭子总起来用手提拉，那鞭子如细绒败絮纷纷断开落下。老婆子不屑地哂道："还敢无礼么？"此刻前头庭里老板伙计，后头允祥范时绎霍英，还有十几个军校都已看得五神迷乱如对梦寐。饶李卫见多识广，也呆坐在椅上瞠目不语。

甘凤池面如死灰，他一直怔怔地在观察老太婆的身手，除了那一纵，动作都毫无出奇之处，怎么会两个回合就打败自己师徒六人？眼见再打只有更取羞辱，甘凤池摆手命徒弟们住手，平捺了一下自己的心火，抱拳一拱说道："领教，我甘凤池认栽了！请教老太太尊姓大名，我再练三年，一定登门求教。"

"这也没什么好瞒你的。"老婆子俯身看了看小伙子，见小伙子已经睁开眼，放心地转过身，对甘凤池道，"我是端木子玉家的。"

"端木世家！"

甘凤池身上一颤，武林中世传"南皇甫北端木"耳闻已久，却从来不在江湖中走动，也不曾遇到过，想不到偶然间在这个山野小店里竟撞到一处！想着，不禁改容笑道："原来是端木夫人，方才的话失敬得很了。我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汪景祺是家父结义兄弟。这义气上，他如今身陷囹圄，想邀见一面，赠点盘缠。我也知道李大人是'官中豪杰'，必定不介意凤池鲁莽。"老婆子笑道："甘大侠我久仰了，古道热肠令人钦敬。不

过我可不敢当‘夫人’这两个字。我只是端木家一个奶妈妈，因为长得黑都叫我‘黑嬷嬷’。我在端木家伏侍主子三十年，放出来和老头子开了个镖局。这是我家少公子，因为一点小事和老爷闹别扭，私自出门，途中没有盘缠，又冻病了，被恶狗咬了一口。他吃我的奶子长大，就奔了我。我这是护送少公子回山东去的，路上他犯病犯得这样，亏得这位李大人救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黑嬷嬷怎么见我的主母老爷呢？”说着连连给李卫蹲福，“我知道您老是贵人，好歹救下我家公子，您用着我时，水里火里只一句话，黑嬷嬷报答您的恩！”

“这不算什么，我是讨过七年饭的人，如今做了官，还长着个讨饭人心。”李卫听着他们的话，左右权衡，已是得了主意，恬然一笑说道：“甘大侠，叫化子不打诳语，汪景祺真的不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他是未审的钦犯，别说是见外人，就我也不能随便和他说话。像你这样，是在江南称雄惯了，这京师御辇之下，不同石头城啊！我将来还要回南京，有许多倚重你处，我们不要为这事生分了。留作将来见面办事地步，成么？”说罢一揖到地。范时绎见李卫对甘凤池如此谦逊诚挚礼敬有加，又见允祥含笑一语不发站在身边，心中暗自诧异。刚要说话，允祥悄悄拽了一下他衣袖，便没言语。

甘凤池起初以为李卫挖苦自己，脸涨得通红，听到后来，方知李卫一片心地要结纳自己，喟然一叹道：“甘某纵横江南二十年，今日一会，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往后端木家人遇我门徒，只须通报一声，自该退避三舍。李大人义气，甘某也不敢忘——再会了！”他抱拳一拱，曾静和他的徒弟们随后，脚步杂沓出店，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三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甘凤池一群人离店而去，李卫一颗悬得老高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命人将端木公子抬到后院自己住的套房外间，褪下他的裤子仔细查看伤势，只见大腿肘弯处两排牙印深入肌里，核桃大一块肉连衣粘在伤处。一条腿肿得水明发亮，靠伤口马掌大一块凸起，却是乌紫烂青血渍模糊。看那端木公子时，已醒得双眸圆睁，只咬牙忍着痛楚，似乎还不能畅快说话。李卫命人烧了一大盆青盐皂荚水，让黑嬷嬷用生白布蘸着轻轻给端木清洗着伤处，自己在伤口周匝不停地擦抹着薄荷油，一边抹一边问：“端木公子怎么称呼？你家世代武林领袖，一条狗怎么伤得了你？……不妨事，这个症候虽险，救治得还算及时。再不至于伤了你命去的……”

“这是我家三少爷，叫良庸。”黑嬷嬷一边轻轻为他抹擦，噙着泪说道，“世上没有哪条野狗能伤了他。他犯了家法，不合喜欢上了刘逊举老爷的女儿，老爷就放疯狗咬他，他逃得这条命真是神佛保佑……”

李卫睁大了眼睛，世上有这么狠心的父亲，儿子喜欢上别人家的姑娘，

就行这样的“家法”？黑嬷嬷帮着李卫为端木良庸包扎了伤腿，叹了一口气坐到墙边木杌子上，缓着声气说道：“我们老爷什么都好，恤老怜贫，从不作践下人。就是一宗，认死理儿。自永乐年间靖难兵起，端木家被永乐爷满门抄斩，只逃出一个太祖公，对皇天发下重誓，子孙里头有和官宦人家联姻的，定杀不饶，三百多年里头传了十一代，隐居在山东即墨，只是放佃作生产，暗地教读子孙学文学武。儿孙们谨遵这祖训，没有一个敢和官府仕宦人家联姻的。”李卫笑道：“这家规真定得格外，天下人都像你们端木家，我的女儿嫁给谁呢？”

“可不是的么！”黑嬷嬷拍手打掌叹道，“我在端木家几十年，远的不说，良庸的叔爷就是盂兰会上和一个进香女子好上，那边是巡盐道家，曾祖生生把他叔爷关扣了三年，直到巡盐道一家子回原籍卸任才放出来。他叔爷一气之下，就出家当了和尚……可也作怪，听祖上传下来的话，几个犯了家法私自在外和人相好的，不是爹娘，就是伯叔，总有人病死。这条祖训也真成了端木家的家忌了。一听官家到府上拜望，除了家主，家里少爷、姑娘都躲起来不敢见面。”李卫笑道：“真有意思。良庸又怎么敢犯这条祖训呢？”

二人正一递一语攀话，躺在旁边一直沉睡不语的端木良庸轻轻一动，口中喃喃道：“梅英……梅英……”他突然睁开了眼，灯下看去，目光已经变得很柔和，不像李卫刚见他时那样又白又亮的刺人了。良庸怔怔地看着黑嬷嬷，又看了看李卫，问道：“我这是在哪儿？”

“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如今在阳世。”李卫笑道，“这是劫数。你端木家法不和宦家交往，偏偏你就爱上了个梅英，又是我救下了你，你的嬷嬷救下了我，我可是个不小的官呢！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黑嬷嬷小心替良庸掩掩被角，噙着泪花笑道：“小祖宗，你要吓死老婆子！亏得这位李大人，心好，也懂医道，不然你可怎么了？”一头说便拭泪。李卫俯身摸摸端木良庸额头，说道：“穷人分善恶，官人也有三六九等。你们怎么就这么个混账家法？——你爱的梅英是谁家闺秀，你的事我包揽了！”

端木良庸在枕上轻轻摇头，苦笑道：“这是我家三百年的规矩，谁也动不了。请教大人台甫，不知该怎么称呼？”李卫道：“我叫李卫，是江南巡抚，虽是官面儿上的，江湖上有名儿‘叫化子李’。人家帮我查族谱，也是永乐靖难败落下来的，还送了我个字叫‘又玠’。你这么年轻，叫我个又玠叔，不算玷污你端木世家吧？——说说罢，你和哪家官宦女儿好上了，你爹和谁相好？这个伐我是作定了！”

“是即墨县陆陇其大令的女儿，叫梅英……”端木良庸此刻神清气定，灯下显得十分安详，接过黑嬷嬷递过的水呷了一口，舒缓地说道：“今年四月初八浴佛节，她去大悲寺进香，被几个恶少纠缠住了，我奉了爹的命，去即墨运瓷器撞上了这事，就出手救了她。我和梅英当时连句话也没说，送她回家我才知道是陆家小姐。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也是缘法凑巧，五月端阳爹叫我去四眼泉取水，恰又碰到梅英和她妹妹去采桑，顶头儿见面，不得不说几句话。回去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梅英的影

子一直在眼前晃，家里人慢慢看出来我心神恍惚，询问小厮，才知道这个过结儿，爹就禁止我出门。谁知八月十五催租，人手不够，爹叫我东乡去召集庄头商议收租的事。鬼使神差的，梅英外祖母也在东乡，竟是我家佃户……我在东乡十里庙‘催’了整整十天‘租’……多一半时辰倒是和梅英一处……这一来，就包不住了。”他一双清秀的目光凝视着天棚，像是在回顾那十天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幽暗的灯烛无力地跳动着，他的话却十分清晰：“我们端木是圣人七十二贤弟子的后裔，我不敢说祖宗有什么不是。我真不明白，他们哪辈子结下的冤孽，凭什么叫我们后代儿孙承当？我……和梅英好，是我的不是，她家也是家法大，我死了没什么可惜，可她……”他凄声长叹一声，不再说下去了。

一时屋子里三个人都没言声，里里外外一片死一样的岑寂，只有起更的梆子在远处暗夜的巷弄中单调而枯燥地“梆！梆梆……”响着。

“真像戏里头说的，有意思。”李卫许久才从遐想中回过神来，笑道：“陆陇其是出了名的清官；端木，又是山东望族，圣贤后代，——这也是门当户对的事嘛！老爷子就这么古板！何况陆陇其已经死了多少年，有什么过不去的事，苦苦要难为两个孩子！你安心养病且就跟着我，我到北京走一遭还要回山东，你这闲事我是管定了。”黑嬷嬷这才问道：“李老爷，甘凤池的地盘在江南，你又是当地一方诸侯，你们怎么在这儿聚了头，他又何苦得罪你呢？他那么无礼，你又为嘛子容忍他。就算他本领大，这里是京畿重地，你又带那么多兵，还擒不住他这五六个人么？”

李卫慢慢站起身来，缓缓踱着步子，什么也没说。他今日营救端木，全然出于恻隐之心，并没有施恩图报的心思。李卫出身寒微，自小儿讨饭被雍正买入王府为奴，从没有进过学堂。但一放外任为成都县令，一举缉拿“天府十三太保”，积年大盗渊薮清除，四川通省治安一夜之内为天下之冠；升迁任湖广首府，弥月之内连破江汉“香堂三圣”、“龟蛇二杰”两个统驭全省的窃贼窝子。绿林豪杰闻风震慑，成了天下闻名的缉盗能吏。凭着这个本领，加上他是雍正藩邸的旧门人，自雍正即位四年之间，连连升任直到江南巡抚，又改任两江总督，却又奉密诏，总管天下缉捕盗贼事。他这次进京述职，雍正三次接见，都是说的治安，还特地提到甘凤池等人，严令从速捕拿。但李卫却另有见识，他认为甘凤池、宋京、窦尔登、生铁佛、吕四娘、一枝花、圣手二、莫卜仁这个所谓的“八义”其中良莠不齐。有的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纯粹是土匪；有的是为生计所迫鼠窃狗盗不足为大害；有的还和白莲教渊源甚深。像甘凤池、窦尔登，则是惩恶扬善扶弱抑强的江湖豪客领袖，引导得方，可以为朝廷所用。一体擒拿，反倒将这些不同的人挤到一处与朝廷为敌。因此，对甘凤池抱定的宗旨是结纳安抚。今夜他不肯认真捉拿甘凤池，也就为这个缘故。出乎李卫意料的是，山东端木家一个奶妈子的本领竟远在甘凤池之上，江湖上的事他原觉得心中有数的，如今看来反倒懵懂了。李卫徘徊了半晌，笑道：“你问我这个，不好答。甘凤池是好汉，我李卫也是好汉，这叫惺惺惜惺惺。我在江南管军政，兼管缉捕天下盗贼，甘凤池门下我拿了不少，有些罪大的，我杀了。我是朝廷的人，不得不如此，可甘凤池这人人品我敬重。他也只是想看看朋友，这不算

罪，所以我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公事公办。”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快到子时了，我到后院还要商议些事。恶狗伤毒，医家说是无药可医的症候，只有叫花子有这个不传之秘。良庸富家子弟出这事，已经是一奇，恰又遇了我，更是奇缘。他现在一时也回不得家，你们主仆且跟着我进京，慢慢调养，三个月才能除根儿呢！”说着，向案上提笔，提过一张素笺，叫过一个戈什哈，问道：“你识字不识？”

“读过几年私塾？”

“我说药方儿，你写？”

“是！”

李卫因含笑说道：

真琥珀八分 绿豆粉八分 黄蜡制乳香各一钱 水飞朱砂六分 上雄黄精六分 生白矾六分 生甘草五分

说完又道：“你去抓来，这药不稀奇，炮制得我亲自来——去吧！”他对满脸诧异的黑嬷嬷又是一笑，弹弹袍角便出去了。

允祥和范时绎都还没有睡，坐在上房一边吃茶食一边等着李卫。见李卫进来，范时绎忙站起身来笑道：“太医，治病救人辛苦！——方才那阵势，我真怕甘凤池发了性子坏了又玠大人，我可怎么跟皇上交待？”李卫给允祥打千请安了，笑道：“这算什么凶险？我擒拿十三太保，单人私访，你见见那个场面儿，什么都不在话下的了。”允祥也笑了，说道：“我知道，李卫是个泼皮，他奉有特旨笼络天下绿林人物，刀口上滚出来的人了。”说着，示意二人就座。

“像甘凤池这样的人，是不肯轻易和官府翻脸无情的，他有身家有财产，一家三百多口子都在南京。何况他总领江南各路豪杰，他自己的命比我这个穷官儿贵重。”李卫笑嘻嘻，一欠身坐了，接过侍者递上来的油茶喝了一口，说道：“好香，通身都暖透了！请给前头端木主仆也送两碗去——只今夜真的有凶险。我看甘凤池气色，像是在楼上和什么人生气了似的，也没见那个捉神弄鬼的假道士下来。要不是这个黑嬷嬷，说不定真的要吃亏呢！”

允祥身子仰了仰，干咳一声，说道：“说说差事吧。我离京时皇上有旨意，叫我去景陵看望十四弟，想召他回北京替八哥（允禩）整顿旗务。如今年羹尧已经赐死，隆科多抄了家，囚禁在养蜂夹道，念在他当日西

征追随先帝的功劳情分。皇上打算赦了他，命他出远差，去阿尔泰和罗刹国会议边界。一来差使办得好，还可以重用，二来他留京师容易和八爷党混在一处，于允禩与隆科多都没有好处。十四爷的事说到就里，骨子里和八哥不全是一回事。他和皇上一母同胞，说到天边是最亲近的骨肉兄弟，近来皇上龙体也不十分安。我说皇上面容憔悴，皇上说‘睡不好，一闭眼就梦见太后，说想念十四弟’。皇上颏下出了些文疙瘩，清热祛邪的药吃多了，又妨了胃气，心绪脾气再不好，还不是雪上加霜。”

“十四爷的脾性您知道的。”范时绎守卫景陵，兼管着“照看”允禵的差使，允祥的话他不宜缄默，因道，“据奴才看，前几个月十四爷似乎想通了些。汪景祺的事出来，又拿了他身边的蔡怀玺钱蕴斗和引娣，如今性气大发，每天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阴沉着脸绕景陵兜一大圈，回到陵园殿里一坐就是一天，给吃的就吃，给喝的就喝，不给也不要，说句该割舌头的话，竟像是个白痴！想想他也是个龙子凤孙，到了这个地步儿，也真让人瞧着难过。”

允祥听了默然良久，说道：“老十四毕竟是英雄气短。蔡怀玺和钱蕴斗是朝廷派去专门照看他的，却吃里扒外，和汪景祺勾结想和年羹尧联合称兵造乱。这样的王八羔子，专门陷主子于不义之地，有什么值得挂记的？”范时绎道：“蔡钱他们也只是想劫持十四爷，十四爷自己不像是知道底细。据我看，十四爷心疼的是这个乔引娣。”“这也值得的？”李卫一笑，“十四爷也真是的，乔引娣的相貌我怎么瞧也不及十四福晋，为个女人神魂颠倒，人都还说他是英雄气概的王爷！”

“人都是当局者迷。你李卫不也一样？皇上当年藩邸家法最严，你怎么就不怕，和翠儿好上了？要不是先头邬先生，你这会子恐怕还在皇庄上做苦力呢！”允祥说着，陡地想起自己，囹圄囚禁整整七年，放出来时，两个女子双双为自己殉情自尽，心里一阵痛楚。便转了话题，说道：“你把人解送回京，不要忙着回南京任上。去见一见宝亲王弘历，还有果贝勒弘时，他们都有差事给你。曹寅的儿子曹頫已经解到北京，他的亏空没还清，皇上说着你追比，恐防曹家在南京流散藏匿家产。另外，一枝花女匪在江西兴白莲教，有些剿抚的事宜也要和弘历商量办理。我离京前和弘历聊过，他很有些见地，要能等我回来更好，等不及时你就照宝亲王的指示办理就是。”

允祥说着，外头进来一个军校，双手捧着一份火漆通封书简，禀道：“王爷，军机处转来的，六百里加急。”允祥接过来，就着灯下拆开看时，却是军机大臣、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张廷玉的亲笔书信：

老臣张廷玉敬禀怡王爷讳祥：据奉天将军伊章阿密札，驻盛京简亲王勒布托、果亲王诚诺、东亲王永信、睿亲王都罗接内务府咨会，进京帮助旗务。臣思此四王皆为八旗旗主，世袭罔替亲王，驻奉天积世有年，例

非奉旨不得入京。询之内务府堂官俞鸿图等职官，皆称不知此事。奏闻皇上，皇上命臣即询问怡王，知否此事，亟盼急告，切切以闻密勿，观后即焚。

允祥看完，将书简信封一并就烛火燃着了，怔怔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卷纸烧成灰烬。因见范时绎和李卫都在盯视自己，笑道："你们别发怔，信里的事与你们无干。"因起身来把灯端到另一张桌前，濡墨挥笔写道：

衡臣枢密：札悉，莫名惊诧。此四王奉先帝诏书荣养奉天，从无干政之例。祥何许人，敢不请旨而私召入京？整顿旗务，历为廉亲王允禩的奉差，盼速将情形密陈圣上，令四王不必进京，徐图查明实蕴，允祥草。

写完，亲自用火漆封了，交给那军校，说道："你带几个人星夜返京，天明时交到张廷玉手。记住，如果四更天之后赶到北京，张廷玉已经去了畅春园，你们在园门口双闸那儿，准能见到张相。如果他已经进内，就叫侍卫张五哥代转，此外不准给第三人拆看，明白么？"

"喳！明白！"

"去吧！"

看着那军校退出去，范时绎和李卫对望一眼，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李卫说声"夜深了……"刚要起身，允祥却拍了拍他肩头，说道："再坐一时去，我今晚有点心神不定。"范时绎料想是方才那封信件惹得这位王爷心里不安，便道："十三爷，奴才请先告退。明儿回马陵峪，营里的人都不晓得，奴才要先派个人知会一声儿，给王爷腾处房子。高其倬如今就在景陵，王爷方才说也想见见，也得通知一声，他原说这几日就动身到泰陵去的……"

"我见高其倬也没大事，至少说不是急事。"允祥的目光幽幽，在灯光下不易觉察地流动着，"他风水看得好，正在给皇上看地宫；我想请他给我也留留心，选一处住地。早已写信告他说了，这次见不见的都无所谓。"他沉吟着，突然问道："范时绎，你马兰峪守陵大营实有兵力多少？"

"回十三爷，花名册上三万二千七十三名，出差在外的除去，还有病员……能立即应召办差的三万不过一千人。"

“你吃多少空额？”

范时绎似乎有点意外，看了允祥一眼。允祥笑道：“你不用瞅我，俸禄低嘛，哪个将军不吃空额？朝廷正在想办法，你不要觉得丢人。年羹尧不吃空额，那是因为他在西边打仗，军饷里的火耗银子就吃饱了他。年羹尧赐死，户部兵部查他的私财，只有十几万。其实我心里有本账，光是塔尔寺，他缴获了七十万两黄金，都没有上账，连同内地剿‘匪’，他洗了几个镇子，我估约他的私财总在一千万两银子上下。恐怕是早已藏匿起来了。你实说，吃多少空额？”

范时绎知道，在允祥这样的人面前再扯谎等于自取其辱，脸一红赔笑道：“主子是练过兵的王爷，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的驻地往来的都是朝廷大员，应酬的数目大，大约也就吃三五百名兵士的空额罢了……”

“我方才已经说过，不追究这事。”允祥一笑即敛，又道，“马陵峪这个地方冲要，不单是因为景陵是列祖列宗安寝之地。它又控制着喜峰口，同时策应北京、热河、奉天这三处国家根本重地。一旦有事，随时要用你的兵，所以要有规矩，不要学江南大营，一半兵带家拖口，一半兵有名无实，拉出来实战，一点用处也没有。你可知道利害？”

“奴才领训。随十三爷回营，请十三爷监督，奴才把兵额全部补齐。”

“对了，不要吃空额。”允祥点点头，“但你有应酬，也要照顾到。我从兵部军费特支你每月三千两用度。你不要见官就奉迎，那是个无底洞。要学你本家哥子范时捷，除了皇上，谁的账也不买，你这个特简的羽林军总兵才算够分量。”

“是！谢十三爷体谅！”

范时绎和李卫对视一眼，允祥这话似训似戒，还带着点郑重其事的安抚，像是谈心，又在不动声色地安排军务，摸不清他到底想的是什么。两个人都觉得和方才张廷玉寄来的急件有关。但允祥不说，他们又怎么敢随便问？李卫叹道：“其实今日朝廷财政，比起圣祖爷在时已不知好了多少，皇上要刷新吏治，我看就是抓了三件事。”

“也没有大的说头，”李卫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面孔，“一是廉洁，二是节流，三是开源。”

“老生常谈。”

“是。”李卫嬉笑道，“不过皇上说过，凡老生常谈都是圣贤之言。撇开开源节流，单就‘廉’字儿，有多大学问？您想让老范廉，不吃空额，可他一年年俸只有一百六十两，想廉也廉不起来。陆陇其是圣祖爷手里最清的县官，一个县令，死了谥号‘清献’，这个荣耀谁有过？可家里现在式微到这地步，要女孩子抛头露面采桑度日！所以没有制度，想廉也廉不起！范时绎的哥哥范时捷是个中人，十三爷是当今皇上最心腹的股肱。

不瞒你们说，前年报的江南省无亏空是假的，是我从秦淮河嫖客身上征重税，挖来的婊子卖肉钱顶了库里的亏欠。河南省无亏空才是真的，田文镜在那里当巡抚，如今又是总督，硬生生挤压着官儿们还亏空。官儿们不会屙金尿银，就逼老百姓。如今山东、安徽和江南讨饭的，你去听听，十个有九个是河南口音，这样治‘贪’能是长法儿？”

允祥听得目中炯炯生光。良久，抚膝长叹道：“说的是极。不过，两江总督的位子总归不能你李卫包揽一辈子，如果换你去河南当总督呢？开封只有一条黄河，没有秦淮河，你小叫花子又从哪里榨钱？”

“我有办法。”李卫笃定地说道，“从去年我就开始了火耗归公，由省城统筹安排，按各官缺份苦乐肥瘦，发给养廉银。上等县缺一年三千两，中等二千五百两，下等的两千两。今年开春，我请王命旗牌斩了射阳县令。奶奶的，你拿了我的养廉银子，仍旧不廉，李卫就下刀子——所以我江南一省没有清官，可也没有贪官。我看这法子满成！本来前年我就密奏上去了的，皇上发给年羹尧看，老年说李卫少不更事好大喜功，是个‘言利之臣’，这制度没推开实行。如今年羹尧崩角儿了，旧话重提，请王爷在万岁跟前说道说道，别叫李卫落了人后头。”

允祥点了点头，说道：“你那个折子我看过，皇上亲批，错别字三百七十五，说得也不像这样明白。我看这办法成，应该明诏颁布天下一体实行。过去有年羹尧隆科多挡道儿，如今没有了！”他兴奋地站起身来，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猛地想到四个铁帽子王进京的事，心里一沉，目光黯淡下来，咳呛几声，忙用手帕子捂住嘴，口中又腥又甜，知道是血，连手帕扔进了炭火炉里。

第四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当天一夜无事，第二日李卫便带了范时绎移交的人犯亲自押送京师。在靠山镇沙河店一天风风雨雨，使人觉得满天下都是这样天气，但过了顺义，因见天清气朗地土干燥，李卫着人一问，才晓得咫尺之间竟是两般气象，他越发信实了贾士芳是个能呼风唤雨的道德高深之士。

平安走了三天，由北驿道南下，巍巍的东直门已是遥遥在望。李卫驻马思忖。廉亲王允禩的王府就在东直门外朝阳码头旁边，押送这群“敏感”人物招招摇摇过他的王府大门，不但不恭敬，也容易引起北京人闲话猜疑。略一思量，便命霍英：“你派人飞骑到畅春园报知张相爷，说我已经返京，从北直门进城。押来的这四十多个人是一处送刑部还是分头安置，我们在神武门北等着张相指示。”说罢便催动人马向西，由北直门迤逦进了京城。

此时正是冬初时节，北京城北人烟稀少，护城河上已经结了细冰。一阵风吹过，紫的、红的、黄的、褐的柳叶从树上碎絮一样被抛进清冽的水

中，随着秋波涟漪瑟瑟沉浮。昏黄西下的斜阳有气无力地将余晖洒落下来，照射着这一群刚赶完远路、在神武门北景山下休息的车马人等，显得很是寂寥凄凉。李卫看了看那十几辆油壁车，揣想着车中囚人的未卜命运，也是不胜感慨。正没做奈何处，远处两骑飞也似打马前来。到了近前滚鞍下马，李卫才看清：一个是派去和张廷玉联络的军校，另一个也认得，是张廷玉的随身笔帖式张禄。两个人到李卫马前打千儿请安。李卫下了马，张禄忙说道："李制台，张相爷吩咐，蔡怀玺和钱蕴斗送交大理寺监押，太监们到原来大将军王府暂住，听候甄别使唤，不必派兵看管。您亲自押送乔引娣，这会子就去畅春园，递牌子请见。"

"是了，我明白。"李卫说道，"你去回复相公，李卫这就去。"说着便叫过霍英一一分拨随人押送人犯。顷刻间身边只留了一辆车，李卫命霍英亲自解送蔡钱二人，吩咐道："交割了差使，别忘了要一张大理寺的回执。今天没你的差使了，你带上端木主仆，今晚就歇我棋盘街下处，我面圣下来还有话交代——就这样！"说罢跃上马，和十几名亲兵簇拥着乔引娣的车一路往畅春园行来。

此时冬日昼短夜长，从神武门到畅春园还有二十多里路，李卫一干人到畅春园双闸大门口时，已是金乌西坠倦鸟归林，昏苍苍的暮色中景致不甚清爽，但见一大片皇家御苑有的地方林木萧森，有的地方黑沉沉碧幽幽，有的地方红瘦绿稀杂色斑驳，连连绵绵十几里地红墙掩映老树绰约——刚刚下马，便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侍卫大踏步过来。李卫边下马边说道："五哥军门么？我这会子递牌子请见吧？"

"李大人，皇上这会子正接见大臣，谈得很恼，暂时不见你。"张五哥英武的面孔上带着一丝笑容，亲自接了李卫的缰绳，说道："你带上乔引娣，先在我的侍卫房里稍息，吃点点心，我陪着你说说话，该叫时，刘铁成他们自然就来叫我们了。"说罢，竟亲自到车前，打开门，轻声道："乔姑娘，到地方了，请下车来。我不便搀扶，你自己小心点儿。"

车中没有回音。张五哥又说了一遍，才听得里边衣裳窸窣，一个头发蓬乱、衣衫皱巴巴的年轻女子一手扶着车框，小脚小心翼翼踏着车镫子下来。李卫押送这位神秘的女子已有两天，为避嫌起见一路都由别的宫女照料，其实没有认真看过她一眼。此时天色虽暗了点，但实在离得太近了，睹面相对，只见她容貌也并不十分出色，瓜子脸上一头浓密的头发因为几天没梳，乱蓬蓬堆着。左腮边还微有几颗雀斑，前额似乎略高点，一双弯月眉眉心微蹙，眼睛也不甚大，但配着这样的眉，什么样的眼也会瞧得怦然心动。她紧绷着嘴，嘴角微微翘起，嘴角旁一对笑靥衬在端正清丽的面孔上，妩媚中显得十分要强，只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令人不忍逼视——这就是那个掀起山西亏空大案，弄得巡抚诺敏腰斩，先为田文镜收留，又投奔十四阿哥允禵为奴妾，又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特诏押京的乔引娣——李卫只看了她一眼便收回目光，无声地将手一让。乔引娣也没有说话，看了一眼双闸大门石狮子北边的侍卫房，便踽踽走了进去。李卫和张五哥随即也跟了进去。打着火，点了六七支蜡烛，把个小侍卫房照得通明雪亮。

这是那种人世间最尴尬、最无可奈何的情景。乔引娣当初在十四贝勒府，张五哥常常去传旨送东西，可以说三个人都认识，但此刻彼此之间既不敢说话也无话可说。张五哥让乔引娣坐了炕上，倒了一杯水，轻声道："请喝杯水，这里我借来一套梳妆台，等会儿用点饭，你可以更衣梳洗。我只能转告你一句话，皇上万没有难为你的意思。"乔引娣脸上毫无表情，说道："谢谢。水我喝，饭我吃，我不更衣梳妆。"张五哥未及答话，一个十二三岁的小苏拉太监已捧着食盒子进来，将一碗粳米粥、四碟子小菜布在炕桌上，又摆了几盘子细巧宫点。那小太监却是伶俐。一边布菜，笑嘻嘻说道："乔大姐姐，我叫秦媚媚，就侍候您了。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这会子您多用点饭，就是体恤我了。"

"听我吩咐么？"乔引娣一怔，随即变得若无其事，端起碗来啜着粥，冷冰冰吩咐道："你去告诉皇上，我想死，我想见他一面，瞧他什么模样。"

张五哥和李卫大吃一惊，都是全身一震，这丫头文文弱弱，怎么这么混？但要呵斥，这个话又一点毛病也没。还没回过神，小秦却笑道："乔大姐姐先吃饭。您想死，总不能叫我陪着垫背的吧？皇上定必是要见你的，见了什么话由大姐姐您自个说不好？叫我瞧着，您这会子想死是一时想不开。赶到想开了，叫您死您也不肯呢！"一句话说得张李二人都笑了。

乔引娣却没有笑，木着脸喝完了那碗粥，又吃了一块点心，把条盘轻轻一推，盘膝坐着闭上双目，似乎在养神，又似乎在聚集着身上的力量。秦媚媚一边收拾碗筷，嬉皮笑脸说道："乔大姐姐，我瞧着您和皇上有缘分呢！"

……

乔引娣睁开了眼，闪着愤怒的火光，盯着这个小不点太监不语。

"您别这么瞧我，我还小，挺怕您这眼神儿的。"秦媚媚显然是雍正选了又选，挑出来的人精猢狲，一脸赖皮相，笑道："我没别的意思，方才您吃的饭是皇上赐的膳。皇上晚膳也就这么几样，平日我侍候得多了，皇上也是这么忙忙的吃碗粥，用一块点心，然后坐着谁也不理，闭着眼打坐。和您方才做派竟一模一样，这不是缘分凑巧儿么？"

乔引娣大约从来没见过这种人，皱着眉头盯了秦媚媚半晌，无可奈何地一笑，说道："你去吧！"

"是喽！"秦媚媚就地打个千儿，提起食盒子又道，"皇上说了，我要今晓能逗您一笑，五十两黄金赏我呢！往后侍候您日子多着呢！您多笑几笑，我就富贵了。"说着便一溜烟儿退了出去。

屋子里又只剩了三个人，但方才给这小鬼头搅一阵子，气氛好像松却了一点。乔引娣不再打坐，挪动着身躯下炕来，在灯影下缓缓踱步。她时

而双手合十喃喃念佛，时而又像诅咒什么，连看也不看李卫和张五哥一眼。这样，李卫和五哥倒觉得好受一点，时不时地交换一下眼神，却也交谈不成什么。

过了不知多久，那个秦媚媚又返了回来，站在当门说道："咱奉旨传话：李卫和乔引娣进去，皇上在风华楼见你们。今个天晚了，张廷玉不回府，住到清梵寺，着五哥侍卫送送张相。"

"是，奴才领旨！"李卫和张五哥如蒙大赦一齐起身答应道。待乔引娣出门，二人同时松了一口气。张五哥见两盏宫灯导引着张廷玉出来，忙迎了上去。

秦媚媚带着李卫和乔引娣到双闸口，已有两个宫女手执宫灯等着，见他们来，不言声就在前头先导，穿过雍正平常办事见人的澹宁居纯约轩，从黑黢黢的蔷薇花棚洞向北踅。与露华楼并排的西边，黑地里剪影一样高矗着风华楼，楼上并排八只黄纱宫灯，楼下里外都点的蜡烛，只有两名太监肃立在阶前，其余是一片寂静。李卫以为里边只有雍正一个人，站定了，理理身上冠袍，正要报名，却听里边有人说："就是这样，你退出去吧。一会儿你的学生李卫还要进来，他的政见和你可不一样呢！朕的话只是对全天下说的，你云贵既然现在不宜实行，先按你的办。改土归流的事是国策，迟早一定要办的，你慢慢想想，想通了给朕递个条陈。明天你走前，不要再递牌子进来，朕叫李卫、史贻直他们送你上路——来，把那包老山参带上！"接着便听里边有谢恩辞行的话头。李卫一听便知是云贵总督杨名时，二人极熟稔的，此时却不便见面，忙闪在灯影里，看着杨名时履声橐橐渐渐去远才出来报名请见。雍正在里面干咳一声，说道："进来吧。"

李卫在丹陛下答应一声，回头看了看乔引娣二人，进了楼，却见三楹楼底的西边设着雍正的大炕，中间用屏风隔了。东边一间一桌御膳像是刚刚有人用过，还没有收拾。屋内到处是灯火，亮得刺目。地下一个硕大的景泰蓝制大熏笼生着熊熊炭火，进门便觉得暖融融的。李卫一眼瞧见雍正坐在炕上漱口，"叭"地打下马蹄袖上前一步跪下，说道："奴才李卫给主子请安！"那乔引娣站在李卫身后却没有动，只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至尊。挨北墙的屏风各站着八名宫女和八名太监，见这个青年女子面君如此无礼，个个吓得心里"扑扑"直跳，苍白着脸垂着头一声不敢言语。

"起来吧。"雍正只穿一件白天马湖绸夹袍，腰间束一条黄绉绸褡包，盘膝坐在炕上手虚抬了一下，用目光微睨了乔引娣一眼，对李卫道："朕算计你昨天必定就回京的，路上有了什么滞碍了么？你十三爷几时去马陵峪了的？"李卫头重重碰了三下，起身回道："是！路上下了雨，改道儿走沙河，就迟了两天。十三爷此刻恐怕已经到了马陵峪……"因将在沙河峪交接的事，和张廷玉如何安置的情形约略说了。又道："这个就是乔引娣，奉旨随奴来见皇上。"

雍正这才认真盯视一眼乔引娣，恰乔引娣也把头抬起来，二人四目相

对，都又闪了开去。雍正对李卫满意地点点头，说道：“饿了吧？——赐膳！”李卫忙道：“方才杨名时赐膳，膳桌还没撤，奴才没那么多忌讳，就那里随便用两口就行了。”雍正道：“那个膳凉了，那是待外臣的。你是朕的包衣家奴，朕方才的膳照样叫他们做了一份，又家常又暖胃。这里摞个木杌子，你就在这里用吧。”说话间，还是那个秦媚媚捧进了食盒子。乔引娣留神看时，果然见和刚才待自己的那一份一模一样。她一向以为皇帝吃饭，必定餐餐山珍海味，看十用一的珍馐佳肴，此时不禁一愣。秦媚媚送上饭，哈着腰正要退出去，雍正却叫住了，“你不要去，一会还有话吩咐。”

“扎！”秦媚媚忙答道，“奴才省得！”

雍正这才转脸对乔引娣问道：“你叫乔引娣？”

“是，我叫乔引娣！”

乔引娣直挺挺站着，竟不畏惧地盯着雍正。雍正皇帝在藩邸就是有名的“冷面王”，他这样冷峻的目光不知使多少亲王勋贵心颤股栗。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在旁断喝一声：“你这是跟主子说话？跪下！”

“不要难为她。她就叫你按倒在地下，也不是心悦诚服，朕要那份虚礼做什么？”雍正无所谓地一笑，又问引娣，“你是山西人？”

“定襄人！”

“家里都有什么人？”

“爷、娘、哥。”

引娣满心的敌意，想着雍正必定要从自己身上盘询十四阿哥允禵的不是，再也没想到雍正竟从这里开口，绝不像是要难为自己的意思，诧异地又看看雍正。雍正的目光带着倦容，似乎有点疑惑，却满都是慈爱和温馨。她的心一动，但立刻想到重阳节的淙淙大雨中和允禵生离死别的情景，允禵双膝跪在雨地里呼天抢地的嘶嚎声都在她的耳际萦绕……她的脸立刻又挂了一层凛不可犯的严霜。雍正低下了头，说道：“十四爷待你好，是么？”

……

“朕知道，十四爷待你好。”雍正说道，“但他是犯了国法也犯了家法的人，要受惩处。”

“十四爷犯了什么法？”

“家事说不清，朕说你也不信。”雍正嘴角泛着一丝冷酷的微笑，“年羹尧派人和他联络，要暗地逃往西宁，拥他为帝反回北京。有人买通了蔡怀

玺和钱蕴斗，送进去条子，条子上写‘二七当天下，天下从此宁’，允禵藏匿不报。九月初九，汪景祺冒充内务府人想闯进景陵陵区，恰这一天允禵也到陵区棋峰山，只是没来得及接头朕就觉察了，才没有成功——这都是大逆的罪，他逃得家法，但你懂得王法无亲！”

乔引娣的脸苍白得像月光下的窗纸，没有一点血色。这些机密事，有些她是亲眼见，有的影影绰绰也能轧出苗头，大约也是真实不虚，坐实了“大逆”罪，按大清律便只有“凌迟”这一种刑罚。她心里挣扎了一下，强口说道：“皇上要作七步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听着叫人恶心！”

“朕兄弟二十四人，允禵是一母同胞。”雍正叹道，“朕发落他到景陵，为的是让他收收野性，也为的是让他远离那起子小人，不要挑唆得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儿。朕不愿做郑庄公，惯纵弟弟无法无天，然后再杀掉，那不是仁者之心。这李卫是个见证。年羹尧带的兵，都是些除了年羹尧谁都不认的人。他起了二心，朕一道旨意，削他的爵，剥他的职，赐他自尽，没有一个人敢替这乱臣贼子说情。李卫，你说是不是？”

李卫因为肚饿，风卷残云将雍正赐的御膳吃得精光，一个饱呃刚要打上来忙又忍了，欠身赔笑道：“年羹尧的《临死乞命折》奴才看过，他说‘万分知道自己的不是了’，但也迟了。主子是信佛的人，对十四爷这样的亲兄弟更要保全。也真怕十四爷叫人挑三窝四的不安分，做出大不是，谁也保不下。引娣，没听说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俗语儿么？”

“我是个女人，”乔引娣听着二人的话，自己万万占不了口台上风，决绝地咬了一下嘴唇，说道，“你们男人的是是非非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我只懂得从一而终，我既跟了十四爷，他就犯了滔天的罪，上山为匪，下地狱进油锅，横竖是我侍候的男人。现在我只求一死。要能死得快点我就谢皇恩，要能叫我和十四爷死一处，九泉之下我也笑。”说着端端正正凝神看看雍正，脸上半点怯色也无。满楼下一二十号宫女太监哪里见过人这样跟皇帝讲话，早惊得木立如偶，紧张得一片死寂。

雍正也在凝望着乔引娣，半晌转过脸去，舒缓了一口气，又道：“十四爷待你很好，是么？”

……

“朕会待你比十四爷更好。”

！！！

乔引娣瞪大了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毕竟和允禵同父同母，眉宇之间十分相近，尤其是雍正皱眉时，那双墨黑的瞳仁，简直和允禵一模一样。只是雍正比允禵身材高一些，年龄大出去整整十岁，比允禵看去憔悴疲倦。她从允禵那里不知听了多少雍正“暴戾无德”的话，但眼前这个

形象儿无论如何和那个刻薄寡情，性格喜怒无常的“雍正”对不起来。更不像戏上那种风流皇帝，见一个标致女人就双眼色迷迷的走不动路，一味纠缠。这是怎么回事？……引娣低下了头。突然间，她猛一仰脸，问道：“你方才一口一个顾念兄弟情分，为什么这么作践他？我是十四爷的人，你为什么拆散了我们？”

“你们？”雍正心里泛上一阵妒意，讥讽地吊了一下嘴角，说道，“你是福晋还是侧福晋？福晋要朕封，侧福晋要在内务府玉牒里注册，你有吗？照大清律，允禵犯这样的罪，所有家人都要发落到黑龙江为奴！”

“那就请皇上照大清律办我。”

“——或者是分发各王府、宫苑为奴——怎样处置，不由你，存于朕一念之中。”

引娣惊愕地望着雍正后退一步，她不明白自己这样顶撞，皇帝为什么始终忍耐，一点也不恼。若论“情分”，她过去跟从允禵，仅仅见过雍正一面；若论姿色，这间楼下的侍女也都不逊于自己；若论“名分”，那更是不啻天壤。她本意料皇帝见自己，无非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到允禵的“罪证”，但今晚的话题，似乎压根就不是这个！思量着，引娣颤声问道：“皇上，你……你要怎么着发落我？”

“你就留在这里做宫女，别无处分。”雍正淡然说道，“你下头还有侍候你的，你不是下等宫女。”

“你的意思是把我从十四爷那里夺来，侍候你？皇上，你不怕我犯弑君罪么？”

雍正突然仰天大笑，许久才道：“你越这样说，朕越要你侍奉。朕为天下共主，以仁以孝可化天下之人，就化不了你？”说罢，吩咐秦媚媚，“带她去。照宫里规矩，换衣服，花盆底鞋梳把子头，叫高无庸再拨三个太监、四个宫女日夜照顾她。”

李卫待他们出去，这才回过神来，在机子上向雍正一躬身说道：“奴才劝主子一句话，这样的人不宜在主子跟前侍候，或者拨到冷宫，或者杀掉，主子安全，也成全了她。”雍正似乎有点怅然若失，徐徐说道：“朕要是舍得就好了……这件事你将来问问你十三爷，他知道……”他脸上似喜似悲，叹息了一声。李卫尽自百伶百俐，此刻断想不到雍正为什么这样厚待引娣，思谋片刻，方道：“主子，乔引娣是诺敏一案的证人带进北京的，原告就是田文镜。田文镜其实还救过乔引娣。主子认真要引娣侍候，也得她心甘情愿。让田文镜进京劝说，也许就回心转意了。”

雍正摇摇头，说道：“这是朕的私事。你是朕家奴出身，所以不背着你。不讲这个了——说说看，外头对赐死年羹尧都有些什么话？”

“年羹尧人缘儿很坏。”李卫坐直了身子，庄容说道，“他的家奴到外催办

粮饷，知府以下都要跪接，人都说，即算年羹尧没有谋逆罪，他这样横行霸道，主子杀他也是千该万该。汪景祺写的《西征随笔》查出来，显见了他心怀不轨，想拥兵自重等待时机造乱。这个案子是铁证如山，任谁也替他翻不了案……”雍正不待他说完，轻轻摆手道：“朕不要听这个。这都是明面儿上的。背面的话更要紧，你别尽给朕颂圣。”

李卫干咳一声，舔舔嘴唇说道：“这个是皇上密折朱批上早就训诫过奴才的。奴才是皇上家奴，自己去官场听闲话，断没有人敢说真话。奴才奉旨结识江湖上的人，像漕帮、盐帮、青帮这些码头主儿，倒也还听奴才的。时不时就传来些民间的闲话，又怕断了这条言路，奴才只是听，奉朱批不予追查。”他缓了一口气，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雍正，说道：“反面儿的，一是说年羹尧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他要学郭子仪自卸兵权，就落不了这下场。

“还有一等妄人，说先帝爷驾崩，隆科多在内，年羹尧在外，两个人勾连好了，私改了先帝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所以万岁一登极就要灭口，拿着这三个人开刀。”

雍正的神色愈来愈严峻，目光望着宫灯后楹柱，像要穿透宫墙一样凝视着远方。因见李卫住了口，雍正忙收神道：“你说，说嘛。”

“是。”李卫咽了一口唾沫，“有人说，年羹尧的妹子是主子的贵妃，早年就在主子跟前周旋，知道皇上的事太多，皇上不除掉他，怕……怕天下后世议论……

“有人说，是奋威将军岳钟麒告了年羹尧刁状，年羹尧和岳钟麒争功，主子借机杀了年。

“还有人说，主子是‘抄家皇帝’。八爷是个贤王，声望能耐都比主子强。年羹尧看主子不是……仁君，就和八爷勾手，主子铲除年羹尧，是为防八爷作乱。

“太后薨逝，当时就有人传言，是主子逼得太后没法活，碰柱子自尽的。太后叫主子放开手，待八爷十四爷像个哥哥样子，皇上顶口，母子翻了脸，太后就……自尽了。当时十四爷就在场，把这事写信告诉了年羹尧，说主子是秦始皇。年羹尧想当开国功臣，想当王爷，就派汪景祺去马陵峪和十四爷联络，汪景祺被拿，事情就败露了。”

雍正一直听得很专注，但他的脸色却愈来愈难看，青灰的面孔紧绷着，两排细白的牙咬着嘴，不时颤抖抽搐一下。待李卫说完，雍正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奶子，大约奶子早已凉了，他像咽苦药一样皱眉攒目强噎了下去，将杯一举，似乎要摔碎那只杯子，却又轻轻放回案上。他下了地，背着手来回在地下踱着，青缎凉里皂靴发出橐橐的响声，越踱越快。李卫和满屋的侍女太监的目光都随着雍正的身影转来转去。突然，他停住了，目光盯住了炕后一张条幅：

戒急用忍

那上面四个茶碗大的字，隶书写得一笔不苟，这是康熙皇帝当年赐给雍正的座右铭。雍正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倾尽胸中积郁似的长长吐了出去。他的神色已经恢复了平静，对李卫苦笑了一下，说道："这是当年朕和废太子因为赈济山东的事口角，先帝赏给朕的。朕性子急，眼里不能揉沙，今晚差点失态了。"

"皇上，"李卫见他这样克制自己，心下也觉感动，他的神色也有点黯淡，"小人造言，什么话说不出来？众人心里一杆秤，朝野上下都晓得皇上仁德诚考勤政爱民。这些齐东野语，都是些无稽之谈。只防着小儿作乱，拿住有证据的，正法几个，谣言不扑自熄。"

雍正在当地站着，没有立刻说话，良久，招了招手道："李卫，你过来。"李卫惶惑地起身打了个千儿走近雍正。雍正一把抓住了李卫的手，走到案前，一只手将当日的朱批谕旨抹牌一样平摊了开来。李卫觉得他手心里全是汗，又冷又温又粘，试探着挣了一下，雍正却没有撒手，叫着他的小名儿，颤声道："狗儿，还有的话你没说，有人说朕每天都喝酒喝得醉醺醺，有人说朕是好色之徒。更有编得出奇的，说朕的侍卫是什么'血滴子'队，图里琛带这个'队'想杀哪个大臣，使个眼色，夜里就派人去杀！"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捏得李卫的手都发疼，"——这是今儿个朕批的奏章，一万多字，那是昨天批的，不到八千字。朕还要接见大臣，要到家庙祭祀……朕每天四更起身，做事做到子时才睡——狗儿，你想不到朕有多累——朕听你说的那些，与其说是震怒，不如说是沮丧，不如说是伤情……"他终于松开了李卫的手。

李卫惊异地看到，这位号称"铁汉"的冷面皇帝已经满面泪光。

第五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李卫惊得倒退一步，雍正本来就有病，此刻脸色更苍白得像僵尸。李卫抖动着嘴唇说道："皇……皇上……您这是怎么了？都是奴才不好，奴才气着您了……"雍正抚着李卫的背，竭力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说道："没有……二十年来，像这样子自己管不了自己，朕还是头一回。朕是说，朕这边没明没夜地操持国家大事，外头竟还有人把朕看得杨广也不如……"李卫急道："奴才方才说过，那都是小人！真正跟着主子过来的，这些朝廷大臣，奴才打保票，没人这么看！"

“他们可不是‘小人’。”雍正拭干了眼泪，接过宫女递过来的热毛巾揩了脸，渐渐地又恢复了平静，仍旧是那种牢不可破的冷峻，轻轻吊起的嘴角似乎随时都在向人表示自己的轻蔑：“你说的那些，小百姓造不出来。都是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才捏弄得！生他们的气，哼，他们配？”他悠悠地转动着踱步，倏然间停住了，问道：“李卫，假如此刻有人策动造逆，逼宫，你怎么办？！”

“哪有这样的事？！”

李卫惊得一跳，张皇着望望左右宫人。

“有的。”雍正一脸冷漠，扫视了一眼众人，“说说看——不要怕这些阉狗。他们谁敢泄这里的密，朕用柏油煮熟了，揭掉他全身的皮！”他的话像从很深的幽洞里吹出的风，连李卫也打了个寒噤，众人本来低着的头垂得更低了。

“奴才不是怕他们，自从去年皇上用笼蒸死赵奇，宫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往外传言了。”李卫说道，“奴才是不信！真要有哪个王八蛋想试试，娘希匹，奴才就在南京起兵勤王！”

雍正说道：“朕以万乘之尊，肯和你打诳语么？有人背了朕，联络八旗铁帽子王，串通他们来京，说是整顿旗务，召集八王会议，要恢复八王议政制度。朕看这是他们的第一步棋，和你听的那些谣言连到一处看，那就更有意思。一‘议政’，你说的那些就成了朕的‘罪’，就得下罪己诏，一道诏书下去，第三步棋就是逼宫，废了朕！”他狞笑着，“这个算盘打得可真不坏！”

“奴才暂时不回南京。”李卫梗着脖子，脸涨得通红，说道，“奴才没听说过这个‘议政’制度，也没见过这些旗主王爷什么模样，倒要见识一下。”

“你还是要回南京当你的总督。”雍正说道，“朕已经给了兵部旨意，连湖广所有旗营、汉军绿营的兵都归你节制。没有朕的手诏，你不缴兵权。”他的脸色平静得像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本来根本无需这样，张廷玉是个一滴水也不肯漏的人，朕恰好俯从他这片忠爱心。弘历弘时弘昼这三个儿子，弘历陪你去金陵，弘时留在北京，弘昼要到马陵峪，住到范时绎军中。其实，朕只要一个允祥，百事都应付得下来。”李卫这才感到事情不但是真的，而且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一躬身说道：“奴才理会了。回去奴才要调一调这些兵，不然到时候奴才使唤不动这些大爷。”

雍正笑道：“兵权给你，杀伐决断自然由你。告诉你，不要心里总萦着这事。朕的江山铁桶价严实，你的心思还是要操在你的差事上。毕力塔统着三万人马驻在丰台，隆科多的步军统领衙门现在是图里琛管。李绂已经卸去湖广巡抚，调京来当直隶总督。没有兵权，八十个铁帽子王在朕跟前也站不直身子！”

李卫听雍正侃侃而言，激动得扑扑直跳的心平静下来，他已经知道了允

祥去马陵峪的目的，心里一松。李卫“扑哧”一笑，说道：“没有兵，他们瞎起哄个什么？万岁一道圣旨，不许奉天的王爷来京，他们不就得乖乖地呆着？”

“脓包儿总要挤。”雍正也是一笑，“朕比你还想看看，这些王八蛋的黄粱梦是个什么景致。朕倒真怕他们缩了头，反而大费周折呢！”说着屋角金自鸣钟咚咚连撞十一下，雍正道：“子时了，道乏吧！你不要回城去，今晚和张廷玉住清梵寺。他累极了的人，你不要惊动他。你还可在京住些日子，见见你十三爷再回你那个六朝金粉之地。”

“扎！”

雍正笑着又补了一句：“翠儿如今是一品夫人了？她做的靴子很合朕的脚，捎信儿叫她用心再做两双——一点绫罗也不用，明白？”

“扎——明白！”

在离开沙河的第二天中午，允祥随范时绎来到马陵峪大营。这是和丰台大营、密云大营并称三大羽林军的一支驻军，不但装备精良，火炮鸟枪马铳俱全，马步军也都配套。还有一支水师营——其实北方用不着，因此专门为大营制作舟桥，有类于后世所谓“工兵”。马陵峪大营的设置，是熙朝名将周培公的曲划，当时吴三桂三藩之乱初平，国力尚不强盛，罗刹国日夕在东北黑龙江流域，这个大营和密云大营的建立，其实是为防止东北巴海将军与罗刹战事不利的“第二防线”。整个大营以马陵峪为中心，像个蛛网一样向北辐射，中军大营设处背靠棋盘山，山下旱道纵横，山上溪泉密布，景陵西侧大片房屋，可用来贮存粮食和军火，登上棋盘山北望，连绵数十里星罗棋布的营房尽收眼底。允祥视察了大营，登棋盘山观望形势下来，一边走一边不绝口夸赞：“我看过多少大营，这真是头一份，开眼！周培公算得一代奇才，可惜我生得晚，他活得短，只见过他一面，竟记不得他什么模样了！”

“奴才没见过周军门。奴才的爹跟周军门打过尼布尔。”范时绎用手搀着虚弱的允祥沿石级下着，说道：“听爹说周军门是个年轻公子模样，怎么瞧都是个文弱白面书生。打起仗来那真是诸葛再世白起重生，笔下文章好，又是好口才，说降平凉城，骂死过吴三桂手下的‘小张良’！这个营盘设置了快五十年了，您瞧了这部署，真是天衣无缝。北边不论哪一方有事，都能全营策应，掐不断的粮道，堵不断的水道！”允祥不胜感慨，说道：“老一辈是都风流云散了。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这话真是千金不易。到这里看看，先帝爷创业艰难，长策远图的谟烈都能体味到。我们不好生做，真不配做他的孝子贤孙。”

两个人一路说话，慢慢回到大营中军帐，身倦体软，在范时绎书房略坐了一时，还没来得及说话，突然身子一歪，几乎从椅子滑瘫倒了。慌得范时绎和允祥的亲兵一拥而上，小心搀架着他歪在炕上。范时绎一边忙不迭叫人传军医，用手试允祥额头时，却也试不出温凉。眼见允祥呼吸

均匀却百呼不醒，直急得在地下团团乱转。一时，范时绎营中几个军医都赶了进来，号脉、翻眼皮、掐人中，允祥脸黄黄的，只是个昏迷，几个随军郎中都是治跌打损伤青红刀破的好手，于内科却是外行。有的说是痰涌，有的说是血滞，有的说是冒风受寒，有的说是汗脱失调，众口不一地乱嘈。范时绎满脑门子都是汗，口中只是反复唠叨："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正乱着，大营门阍军校闯了进来，双手将一张道箓递上来。

"不见！"范时绎一摆手道，"你没长眼？十三爷这个样儿，我顾得着见和尚道士？"那军校却没有退下，赔笑道："那个人说他从龙虎山张真人处来的，叫贾士芳，说一提名字，军门要是还不见，他也就去了。"范时绎一怔，立刻想到是沙河见到的那位异能之人。他看了昏睡不醒的允祥一眼，嘘着气道："请他进来吧。"

一时，便见贾士芳飘然而入，却还是酒楼那身不道不俗的打扮，他一脚踏进书房便笑道："有贵人在这里遭难了，士芳特来结缘。"范时绎是早已领教了他的能耐了，一边令军医们都退出去，赔笑着对贾士芳一揖，说道："简慢了，就请仙长为王爷施治，范时绎自当重谢。""我说过是结缘来的，不要谢。"贾士芳觑了允祥一眼，转过身，从腰间褡包里向外取黄表纸朱砂和笔，口中道："王爷是去了康熙爷跟前，有点舍不得那边，忘了回来了——我书一道符，请他回来。"他口中呢呢喃喃念着咒，便坐在灯下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点点画画。此刻离得近，书房里十几支蜡烛亮如白昼，范时绎这才看清贾士芳：个头儿只五尺上下，弧拐脸又青又白，没有多少血色，嘴又小又尖，塌鼻梁旁长着一对骨碌碌乱转的小眼睛——哪里都是破相。偏是凑到一处却并不难看，像煞是个弱不禁风的寒门书生穿了道装。

这样一个人竟有那么大能耐！范时绎正在胡思乱想，贾士芳已是一笑，对书好了的符轻轻一吹，说道："人不可貌相，是吧，范军门？"范时绎被他说破心思，也是一笑，正要答话，贾士芳已经起身，也不踽步，也不作法诵咒，只将那符箓在灯烛上燃着了，说声"疾"！这才又坐下，笑道："不妨，王爷顷刻就回来。"

"给贾仙长献茶！"范时绎见他如此笃定，也就放了心，坐在贾士芳对面，似笑不笑地说道："怡亲王是万岁爷第一爱弟，他不能在我这里失闪。万一有个好歹，恐怕我就要请你殉了。"贾士芳满不在乎地说道："万事都有大数定着，王爷要是救不过来，我也就不敢来救。我敢来，你就殉不了我。比如说甘凤池，他要见汪景祺，造化没安排，他就见不到。我在楼上劝他们不要见，他们还想难为我，我就请他们喝马尿。和大人说这个大人未必懂，比如今晚我们共坐，说这些话，也都是前数定的。"范时绎道："你这些话莫名其妙。我现在最急的是十三爷——"他没有说完便戛然止住。因为允祥蠕动了一下身躯，已经翻身坐了起来。

允祥的神色里多少带着点迷惘，他确实刚从梦境里回来，但是怎样进入

的梦境，已经全然忘记。他瞟一眼笑吟吟的贾士芳，淡然对范时绎道：“你眼瞪着做什么？不认识我么？——这是个道士嘛，怎么在这里？”范时绎未及说话，贾士芳已经起身，微笑道：“方才十三爷和圣祖说话，给您递报急条子的就是贫道。放心，那是梦！由来世间不过是一大梦，雍正爷此刻安坐北京，只是有点小病，不碍的。就是有人请什么铁帽子王，变不了这个大数！”允祥仰着脸回想了一下方才的梦，又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眼贾士芳，叹道：“我明白了，是我大限到了。你救我回来的，是么？”

“大限到了谁也救不了十三爷。”贾士芳冷冷说道，“十三爷不过身子弱，走了元神而已。我晓得，您还想问那梦是真是假。告诉王爷，佛谓之空幻色，道谓之虚映实，由来大千世界也就是空虚一梦，何况梦中之梦？王爷是读过多少书的，也许我们此刻，正是方才那个王爷在梦境之中呢！”说罢又一稽首。他说话时，始终面向允祥单手并指。允祥觉得丝丝缕缕一股温热之气悠悠地扑面而来，直从眉心间透入胸膈，有如春风吹拂五脏，蕴藉温存，十分受用，顿时觉得气清目明。因改容说道：“仙长真乃道德高深之士。总归一条，仙长能游悠于空色虚实之间，能通行于幽明造化之道，允祥真是有缘！”“无量寿佛！”贾士芳粲然一笑，“王爷这话说得近了。贫道一来就对范将军说，要和王爷结善缘的。”

范时绎呆呆地听着他们两个人对话，他是将门之子，恩荫武职出身的将军，虽然读了几本书，不过为要装“儒将”幌子，会意而已，听允祥二人谈这些，似懂非懂的觉得没趣儿，见有话缝儿，忙道：“王爷和贾仙长真是有缘——奴才没顾着绍介，这位就是路上跟王爷提起过的贾士芳——江西龙虎山娄真人处来的。”

“既有缘分，请贾仙长随我京华一游。”允祥久病缠绵，今天又晕倒在范时绎军中，和贾士芳对坐闲聊这么几句，浑身四肢百骸都觉得清爽通泰。想到雍正皇帝时常犯热病，几次提到让自己留心访求异能之士密荐进宫疗疾。眼前这个贾士芳，和自己所谈的，也都是《道藏》中正派学问，由不得他心里一动。旋又笑道：“皇上以儒家仁孝之道治天下，胸中学术包罗万象，并不排佛斥道，如有善缘，贾先生还可为天下社稷多做些事。”

贾士芳仍旧一副不动声色似笑非笑的面孔，漫不经心地说道：“谨遵王命。这是光明我道门大善缘。道士有没有那么大的神明通会，还是要看天数安排。”他起身对允祥又是一揖，说道：“王爷，您今日很劳乏了，能这样兴致勃勃在这里长谈，是因贫道用先天之气护定了缘故，就请王爷安置。”见允祥点头，范时绎忙过来亲自料理，侍候着允祥睡了，又对贾士芳道：“那边我已经叫人给神仙收拾出一间净室，就请过去安歇。”贾士芳笑道：“我只是坐定，从来不睡觉的，王爷这也还得我亲自照料。”说罢便向西壁前东向盘膝而坐，双眸炯然一闪即瞑然入定，再也不说一句话。范时绎听允祥动静时，已是酣然黑甜入梦，掩门出去看时，已是斗柄倒转星河渺渺。他毕竟不放心，又推门进来，亲自坐在榻前假寐守护。

允祥一夜睡得很香，但醒得很早，听得远处村落鸡鸣三遍，揉着惺忪的眼轻轻坐起身来，见贾士芳兀坐西壁如庙中泥胎，范时绎斜倚在榻栏头上钓鱼打盹儿地睡不稳，又是好笑又是感动。范时绎已是听到他的动静，忙命人进来侍候洗漱，又道："天还早，王爷该多睡一会儿的。"允祥看了看闭目沉坐的贾士芳，说道："我是个心血不足的，有昨晚这一睡就很难得的了。不要惊动这位道长，他其实是为我疗病，也很累的。"于是二人便蹑着脚儿出来。

"王爷，"范时绎望着空荡荡的操演校场说道，"怕您歇不安，我昨晚已经下令，今日拉到峪北小校场出操。"允祥满意地点点头，说道："这是你的心。其实我早起惯了的，陪我就在这散散步，用过早点，我们到景陵去瞧十四爷。"

于是二人便沿着大操场月台边的草坪上慢慢散步。允祥似乎有心事，背着手望着东方的晨曦踱着步子一声不吱，范时绎也不敢搅他思绪，只能在他侧后亦步亦趋。足过一袋烟工夫，允祥突然止步，问道："时绎，你在想什么？"

"我……"范时绎猝不及防，怔了一下答道，"我在想，这姓贾的说不定是个妖人。太神了，也太玄了。前头沙河，还有这里他都在，似乎故意儿在王爷跟前炫耀能耐。十四爷是万岁爷屡次下密谕严加管束的人，说句良心话，奴才一半心思在军务上，一半心思都操在十四爷身上。您这次回京又带十四爷同行，还跟着这个半仙之体的贾士芳，奴才真难放心。"

"你说得是。"允祥点了点头，"贾士芳确实有些邪门。不过他说的大数之理还是正论，我也防备着呢，你晓得么？——万岁身子骨儿也不算很好，正在密访能医善法的人，我自己试试，如果可用，就荐上去。不可用也就罢了。我既不带他见十四爷，也不带他和我们同行回京，到时候你软禁了他，听我的信再作主张就是，怕什么？"

两个人绕阅兵月台旁满是白霜的草坪上一边转悠，又窃窃密语移时，直到红日高升才又回到书房。却不见了贾士芳，范时绎便问军士："贾道长呢？"

"贾道长走了有一阵子了。"军士禀道，"走时还留了个笺儿，说请王爷和军门回来看。"允祥见书案镇纸下果然压着一张信笺，几步上前拆开看时，上头却是一首诗。

奈何桃李疑春风，道家不慕冲虚名。

无情心香难度化，有缘异日再相逢。

允祥呆呆地将纸递给范时绎，说道：“我们负了心，他去了。”范时绎却觉得心中一宽，笑道：“这可都是他说的，有缘无情都是‘数’。异日相逢，今日我少操多少心！”

吃过早饭，允祥和范时绎二人打马顺马陵峪迤逦东行到埋葬着康熙皇帝的景陵。十几里夹山驿道上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范时绎夜里安排好的关防。行约少半个时辰，范时绎在马上扬鞭遥指，说道：“十三爷，前头就是景陵陵寝，这个地方和紫禁城一个规矩，爷下马走几步儿吧。”允祥向东觑着眼看，果然从马陵峪口出去约一箭之地，一片开阔地上坐落着寂寥无人的景陵陵寝。高大的景陵凿山而成，依山南下是巍峨的拜殿，环着瓮城下，是碧得发黑的老柏苍松，中间映着一座座飞檐斗拱的殿宇。寝宫正门外是三座一块石整雕的石块，卵石甬道从正中穿过。甬道旁也都是郁郁沉沉的松柏，掩着一对一对的石象、石马、石翁仲、天禄、辟邪……直向南边的驿道延伸过去。允祥踩着一个戈什哈的背缓缓下马，丢了缰绳。一股哨风吹来，他觉得冷，裹了裹披着的猞猁狲皮大氅，说道：“我来景陵三次了，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地方的驿道纵横交错，又都掩在岩石大树里，真像迷魂阵一样。”范时绎也道：“爷来景陵是代天子祭陵，走的是直通寝宫陵阙的正道儿，又是呼拥着来，攒簇着去，哪里留心这些个呢？”一边说，一边按剑跟在允祥身后直趋景陵前的石坊。

圣祖仁皇帝康熙的灵柩奉安景陵虽然才两三年，但这座寝宫修造已经交近五十年了。在灰暗高大的堞雉上满是暗红的苔藓，干枯了的牵手藤爬得满墙都是。正门箭楼的罘罳落满鸟粪。一群乌鸦见这么多人来，“唿”地一齐飞起，随着一阵难听的“呱呱”叫声远去，十几个守在寝宫门洞里的太监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兵，又簇拥着一位王爷逶迤近来，都有点不知所措地惊惶四顾。一时，便见一个蓝翎子管事太监飞也似跑出来。他却认得允祥，老远便打千儿请安，又跪着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奴才赵无信给十三爷叩安。”

“嗯。”允祥点点头，问道，“这里就你一个管事太监？”

“回十三爷！”赵无信一说话三磕头，“还有一个秦无义，随身儿侍候十四爷，他在里头，奴才这就进去传他。”

“不必了。本王是奉旨来看望允禵的。”允祥看着周围凄冷荒芜的景象，打心底叹息一声，说道：“也用不着通禀，你起来，带我进去。”

“喳！”

于是赵无信前导着允祥，范时绎紧随近边沿着寝宫西仪门石甬道进来。只见偌大的寝宫正院几乎阒无人迹，西北风掠过，满院都是松涛声。允祥一边走一边问：

“你十四爷住在哪儿？”

“就顺这条道儿直朝前走，您瞧，尽北头偏殿门口有人，那就是。”

“他身子骨儿还好？”

“回王爷，十四爷身子骨儿不像有大不好。只是睡不好，吃饭不香。”

“每天早起，还练布库么？”

“不打布库了，只偶尔打打太极拳。十四爷偶尔也散散步，只是从来也不说话。”

“弹琴么？下棋不下？”

“回十三爷，没弹过琴，也不下棋，十四爷常写字儿，不过写完就烧。”

允祥不再说话，眼见西偏殿丹陛下一溜太监宫女都已跪下，一个太监小心地迎上来，料是秦无义，因摆手示意免礼，径自拾级登堂而入。却见一个人黑衣皂靴，腰间束一条玄色腰带站在案前，一手握着笔正在写字，允祥站在门口，审量移时，轻轻叹息一声道：“十四弟，我来看你了。”

允禵抬起了头，他比允祥小不到两岁，倒颦八字眉，眉宇很宽，个头模样都和允祥很相似，只留着浓墨写出隶书的“一”字髭须，和允祥的八字须不同。允祥凝视着面前这位和自己一样并称“侠王”的弟弟，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慨。又怔了一怔，重复道：“我来看你。”允禵眉棱不易觉察地颤了一下，把笔放下，略带着口吃地问道：“奉旨来的吧？”

“……是。”

“是显戮，还，还是暗鸩？”

“兄弟，你别这样——”

“是显戮还是暗鸩？”

允禵削瘦的脸上目光炯炯，像盯着一个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他已经不再口吃，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的面孔上略带着讥讽的冷笑，说道：“雍正派你这个铁帽子亲王来见我，还会有别的事？你要问我这两样死法挑选哪样，我可以告诉你老十三，若是旨意把允禵绑赴西市，万目睽睽下明正典刑，允禵这会子磕头谢恩奉诏；要用毒酒灌我，就这里侍候的太监宫女全都叫来，我当众饮酒。若皱一皱眉头，我就不是爱新觉罗后裔！”

“十四弟，你误会得太深了。”允祥见他身陷囹圄，仍如此倔强英爽，不由一阵惺惺之惜，原准备复述雍正的话，只好换个办法说。他故作爽朗地一笑，坐了对面椅子上，说道：“请十四弟也坐，我和你同父之子，是

亲兄弟；当今皇上和你一母同胞，更是嫡亲兄弟，就疑到这个份上，就生分到这个地步儿？——来，谁是十四爷跟前侍候的太监？”

守在门口的秦无义也以为允祥来传旨命允禵自尽，吓得脸色煞白，听见传叫进来，差点绊倒在门槛上，就势儿扎下千儿道：“奴才秦无义听王爷吩咐！”

“没有吩咐的话，”允祥不禁一笑，问道，“十四爷每天进几次饭，一天吃多少肉？”

“回王爷，十四爷一天早晚两顿正餐，不吃肉。”

“吃饭香吧？是十四爷不肯吃肉，还是你们克扣了？”

“奴才怎么敢克扣！十四爷仍是固山贝子，就没有爵位，爷也是金枝玉叶！爷只肯偶尔用点素鸡蛋，一天也就吃半斤到十两粮……”

“早晚跟前有人侍候没有？”

“有！这屋里十二个时辰，十四爷身边不少于四个侍候人。”

“十四爷是来守陵读书的，不是囚禁。”允祥又道，“你们也该常陪十四爷走动走动，散散步什么的。”

秦无义微睨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允禵，叩头连声，说道：“这个差事奴才办得不好。十四爷随常时分只在这寝宫里头转悠转悠，从不出去。奴才们也不敢做主请十四爷外头去……”

“起来吧。”允祥淡淡说道，又转脸对允禵笑道：“老十四，别把弓弦儿拉得绷紧的，叫你小哥子瞧着心里难受。方才这话就是我奉旨要问的，你就杀头砍脑袋地先闹起来！”

“是么？”允禵似乎有些意外，瞟一眼允祥，旋即收回目光，眼观鼻鼻观心哼了一声，说道：“那就请十三哥上复雍正，老十四安分着呢！我琢磨着，他必定还要问我有些什么想法儿。也不妨直言冒奏，我想我是个不忠不孝不友不悌的人，什么福也享过，什么罪也受过，只想早点出脱了。他是皇上，我是臣子，君要臣死臣不死为不忠不是么？杀了我是最好最好，也不用担心和哪个王爷勾起手来和他作对了，也不心疑惑哪个将军劫持了我去当傀儡皇帝了！他恐怕不肯开这么大的恩——这个四哥比我晓得，谁也没他伶俐——怕落杀弟名声儿，那就请他允我削发为僧，要真正这样，我打心眼里感激他这个仁君了！”

允祥听他夹七夹八侃侃而言，一多半倒不能对雍正直言转告，知道他抱了必死之心，因叹道：“我懂得，我也知道。”

“什么？”允禵说得兴头，已是满脸泪痕，突然被允祥插进一句，不禁诧

异地抬起了头。

第六回 情怡王情说囹圄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允祥慢慢站起身踱到窗前，隔玻璃望着外面。外边起了风，苍黄的天上几朵灰褐色的云。云从高高的墨绿色的老柏树隙间滚滚南下，仿佛在互相追逐，又好像一只只绵羊被什么猛兽吓坏了，拼命地向南逃跑。呼啸着的风穿进陵寝院子，便没了一定方向，在树和墙间乱窜乱碰，扫起秋末的残叶和黄草节儿，扭成一股又一股的旋风在荒落无人的殿宇前即生即灭即蹈即舞。允祥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他奉旨来的目的十分明白，动员这个固山贝子回京。因为年羹尧已经死去，策零阿拉布坦又在新疆阿尔泰一带与蒙古王公聚会，拒绝朝廷册封，大有东进重新侵占青藏的势头。一来允禵在西大通带过兵打过仗，召到京师可以参赞一下军事，二来雍正自己也觉得允禵毕竟是一母同胞，怕囚得久了招引闲话。但允禵眼前这种心态，肯听雍正的摆布么？

一股贼风裹着沙土扑窗而来，允祥看得出神，急忙躲避时，沙土打在玻璃上，簌簌一阵响便没了影踪。他回头看允禵时，已经漫不经心地又在援笔写字——这是他多年的宿敌，不但政见不同，还几次弄手段几乎置他于死地，原本无感情而言，但允祥这几年身体羸弱，读尽了佛经，昔日的恩恩怨怨此刻看，不过是过眼烟云，早已不存报复之心。允禵的执拗风骨也让他赏识……一时间允祥心乱如麻，他不能不遵旨劝感允禵，又着实担心他回京不安分，枉自断送了性命。思量着，允祥转回身来，看着不管不顾埋头临着颜真卿帖的允禵，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你不是要问我懂什么吗？"

"方才是脱口而出。"允禵狠命地划着一捺，头也不抬说道："这会子又不想问了。"允祥道："我是想说，我高墙圈禁了整整十年。你大约不会忘记的吧。"

允禵放下了笔，颓然落座。

"我们这种人，触了圣怒或犯了罪，除死之外，圈禁是最重的刑罚了。"允祥苦笑道，"就那么个十三贝勒府，就那么个小花园子小四合院，我囚了十年。看四方天，看四方地，看蚂蚁拖苍蝇上树，看墙角的牵牛花儿一次又一次地爬墙、开花，一次又一次地枯黄败落……比起我，你眼前这点子'遭际'算得了什么？""你本来就是'英雄'嘛！"允禵刻毒地挖苦道，"我拿什么和你比呢？"允祥摆了摆手，不在意地说道："英雄不英雄，自个心里清楚，我是个凡而又凡的凡人。我落了一身的病：失眠、身热不退咳嗽不止，头发一多半都白了，我打起精神一天也只能做两个时辰的事。昔日那个'拼命十三郎'你再也见不到了！"

允禵惊愕地看着越走越近的允祥，允祥的口气也越来越咄咄逼人："当然如今不一样！我是亲王而你是贝子。因为兄弟逐鹿已见分晓了嘛！我的意思，皇上并不记从前的陈年旧账，当时是那种形势，彼一时，此一时么！有什么计较的？你是大丈夫，我借一句大丈夫的话，赢得起，也要

输得起！瞧你这副熊样儿，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爱新觉罗之子孙’！”

“我的乔引娣呢？”一股热血全涌到脸上，允禵苍白的面孔变得通红，“你有乔引娣么？他凭什么夺走我的乔引娣？”

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允祥离京前和雍正长谈，雍正百事肯让，唯独在乔引娣这个女子上寸步不移：“你告诉允禵，除了乔引娣，连朕的嫔妃在内，无论大内还是畅春园、热河行宫，他看中的，立刻送他！”但允祥怎么能对允禵转述这话？他紧锁眉头思索着，说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说我没有我的‘乔引娣’——我两个，两个呢！两个都……死了！”他目光陡然一闪，突然想到那个可怕的中午：大雪崩腾而下，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受命来赦免自己，阿兰和乔姐两个侍妾却都饮鸩自尽明志……允祥眼中突然涌满了泪水，喃喃说着：“阿兰，乔姐，都是我不好，我……错疑了你们……”

“我道是谁呢，原来是这二位！”允禵却没留心到允祥的异样神态。阿兰和乔姐他当然都知道，因为她们都是他和允禩安排到允祥府中监视允祥的坐探。原以为她们都是被这位二杆子王爷灭口杀掉的，此刻才晓得这两个女人是自杀！允禵咬着牙冷笑道：“这两个淫贱材儿有什么可惜的？你拿她们来比我的引娣，真是可笑——”

“啪！”没等允禵说完，允祥已是一掌照脸掴了将去。允禵被打得一愣，头嗡嗡直响，左颊顿时紫涨起来。他没有去捂脸，霍地站起身来，和允祥二人斗鸡一样恶狠狠互相盯视。屋里屋外，连范时绎都没听明白，这兄弟二人好端端说着话，会突然翻脸，个个吓得变貌失色，又不敢来劝，都站得木雕泥塑般一动不动。

“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允祥脸色白中泛青，“我并没有作践你的乔引娣，你怎么就敢糟蹋我的阿兰乔姐？”“你没有作践，但雍正却作践了我的引娣。”允禵对政治之事早已无所谓，他最伤心的就是雍正无端从他身边抢走了他的爱妾，因此梗着脖子毫不让步，“夺妻之恨你知道吗？雍正这样作为，还算是个明君？”

允祥已恢复了冷静，他似乎有点伤感，松弛了一下自己，微微点点头，说道：“皇上并没有把引娣怎么样，更没有纳她当嫔妃。这一条我能给你打保票。”他谨慎地选择着词句，缓缓说道：“蔡怀玺和钱蕴斗勾通汪景祺，想劫持你到年羹尧大营造逆作乱，这是已经审明查实的事。你身边窝了这么多匪类，朝廷难道连一点处分也没？乔引娣并没有注册是你的侧福晋，她只是一个寻常丫头，按例调换你身边使唤人，也是怕你陷得更深，那不是好意？”

“巧言令色为虎作伥！”允禵一屁股坐回去，大剌剌跷足而坐，脸上带着刻毒的笑容：“就凭这样的‘诚意’、‘好意’，还指望着我回京给雍正朝廷卖命！还是开头那个话，明着杀暗着杀都由你们，成者王侯败者贼自古通理，我也不很在乎把我怎么样。”

至此，允祥觉得已经竭尽所能劝允禵回京臣服。允禵不肯就范，他反觉心里轻松——允禵这样的心境，就回北京也是死心塌地和廉亲王联合与雍正作对，留在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地方，反而易于保全。思量着，允祥已经转了话题，笑道："何必这么剑拔弩张的？我囚禁，你出兵，我释放，你又来这里读书守陵。十五年了吧，我们两兄弟没有单独聊过。一见面又像乌鸡眼似的对着盯！方才是我兄弟斗口，并不是奉旨和你析辩道理。你既然不愿回京，在这里再静养些日子也好，引娣的事我回去和皇上说说，要能周全，自然要周全的。老十四，不论你怎样想，我们总是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要总闹别扭跟自己过不去……我明后日返京，今晚在范时绎营里设一席酒，我们高高兴兴吃一顿团圆饭，不再说这些钻牛角尖儿的话了，成么？"

"这尚在情理之中，"允禵点了点头，"成！"

允祥出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不由得打了个冷噤，叫过赵无信秦无义两个太监头儿吩咐道："好生侍候你们十四爷，缺什么又不便奏朝廷的，到怡亲王府找我，要委屈了十四爷我是不依的。方才我们兄弟说话，都是家务，谁胆大，谁就只管往外说去——我准能剥了他的皮！"

允祥回京当晚，北京下头场雪。初时也不甚大，只是霰雾一样细碎的雪粒随着袅袅的朔风在这座灰暗阴沉的古都街衢间荡来荡去，渐次变成软绵绵的雪片飘洒下来，早已冻得结结实实的路面上冰封一层，又加上雪，走上去一步三滑。隔着玻璃轿窗看，外面的街市雪光映着，一般商贾店肆早已打烊，门面招牌都还绰约可见。掏出怀表看时，却已到了戌末时牌。一个护轿的亲兵一头一脸的雪，扒着轿窗呼着白气禀道："王爷，前头是岔道，咱们是去畅春园还是回清梵寺？"

"已经戌时了，这会子皇上刚刚用过膳，还要念佛入定，晚间还要看折子，"允祥沉吟道，"去一个人禀那里的当值侍卫，请转奏皇上我已回来，住清梵寺，皇上要见我就随时过去。"

轿夫们悠着嗓子呼一声，轿子平稳地转向北行。允祥在轿中撩开轿帘小窗，外面苍暗的天底下已是一片雪野茫茫。他凝望辨识着轮廓模糊的清梵寺，想起这一路去遵化蹊蹊跷跷的事，心里又是迷惑又是怅惘。一会儿是甘凤池，一会儿是贾士芳，一会儿又是允禵，影子走马灯似的在心里晃漾。大千世界有多少识不透的理，看不破的情啊！思量着，一声声暮鼓晚钟穿越雪幕传来，便听隐隐约约和尚晚课诵经之声。大轿在一溜四盏米黄西瓜灯的山门外稳稳停住，清梵寺是到了。守在庙门里怡亲王府的太监们早接到传呼，听说本主回来，四十多个太监、王府长史、笔帖式早迎出庙门，一溜线儿按序排班等候。大轿一落，两个太监立刻过来，挑轿帘，搀架着允祥哈腰出轿，立刻给他披上了油衣。

"雪下得大了，"允祥立刻被寒风袭得打了个噤儿。他一边用鹿皮靴子登着木屐，一边吩咐道："告诉账房上，随轿的亲兵太监，还有轿夫，每人赏十两银子。寺东边有家酒馆，那边讨两桌席面大伙儿暖暖身。庙里是

佛家清净地，不要到里头搅和。”一边说着便进庙。果见正北大悲殿中灯烛摇摇，和尚们击鼓打锣喃喃诵经，沿大悲殿西庑一溜房，是自己静修的精舍。东庑一向都空着没住人，但今晚却见也挂着灯。允祥在庑廊间走着，问道：“那边也住了人，是哪家大臣？”

随行在侧的长史叫刘统勋，雍正元年的进士，黑红脸膛五短身材，十分精悍健壮，听允祥问，忙道：“北边是张中堂，南边是李卫李制台，这几日都住在这里。”允祥怔了一下，说道：“李卫，还没回南京？”一边说便进了自己屋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满身寒气立时都苏苏融化开来。

“回王爷话，”刘统勋跟进来，一躬说道：“李卫和六部里还有些公事没说完。他禀了万岁爷，要等王爷回来见见再去。”

允祥喝了一杯热腾腾的奶子，更觉暖融融的受用，脱去外边的狐皮大氅坐了，说道：“我们这边房里都是火墙地龙，没过冬就修缮好了的。对面张中堂他们面西，屋里又没有这设置，就是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子骨儿。你告诉太监们，挤挤腾出两间房，一间给张廷玉住，一间给李卫住。天晚了，彼此都很乏，没要紧事今儿就不见了罢。”“卑职这就过去传王命。”刘统勋说道，“不过张中堂后晌进的园子，见皇上还没下来，李制台才下雪时还在院里转悠过，要是已经睡了，可否就不惊动他了？”见允祥无话，刘统勋转身便去，还没出门槛，便听李卫在外边庑下报名：

“一等侍卫、两江总督、太子少保李卫请见怡王爷。”

允祥不禁一笑，大声道：“进来吧，狗儿！”待李卫进屋，一边见他行礼，一边笑道：“你这个职名有意味。你还兼管三齐监盗；连着报一二三，‘太’是‘大’，‘少’是‘小’，真真是占全了！”

“这屋里真暖和！”李卫磕了头又打千儿起身，赔笑道，“不光三齐，直隶山西河南的盗劫案子也归着奴才管呢！”就灯下觑着允祥脸色又道：“王爷气色比在沙河时好多了。奴才跟王爷一个病儿，有什么好药，好歹赏奴才一点。”“有什么好药！刚进这热屋子暖和的，我叫他们给你和张廷玉各腾一间，今晚就搬过来！”允祥说笑着摆手示意李卫坐了，又道：“我以为你早已经回南京去了，紧着在北京泡什么？”李卫敛去了脸上笑容，望着幽幽的灯火，说道：“奴才是奉了旨意的。就是不奉旨，不知怎的，奴才也想多在北京待几日，奴才这病，总担心这回子去了就什么‘壮士一去不复还’了的，有些恋主不舍。二则听到些风声，奴才也放心不下。三则有些细务还想请爷的示下。”说罢瞟了刘统勋一眼。

刘统勋十分机敏，立刻便向允祥一躬，说道：“那边书房还有几封要紧文书没拆，王爷和制台在这说话，没别的吩咐卑职就过去了。”允祥点点头说道：“其余的人也回避一下，给我和李卫在这炉子上温一壶奶子就成。”侍人都退出去，才笑问：“什么事这么弄神弄鬼的？”

“奴才惦记旗主来京的事。”李卫用火筷子把奶子壶支得更稳了点，紧皱

着眉头说道：“八爷也真胆大，这是豁出来性命和万岁爷作对呀！凭良心说，奴才真有点悬心——奴才在外省京里都有不少朋友，八爷外面上只管个旗务，其实势力很大，风声只要不对，朝局兴许真的推骨牌一样一下子就乱了。万岁爷上次谈了，奴才觉得心安了些。下来想想，八旗绿营里头的将校官员有几个不是旗下人？旗主在朝廷上撑住场面，军心再不会稳的，只要对峙住，带兵将官也会变心的。奴才死活是皇上的人，想着请十三爷再劝劝皇上，最好是别走这步险棋……”

允祥静静听完，抿着嘴唇说道：“你说这些皇上不但想到了，比你还要想得深想得细。从去年有这个风声，皇上就给驻京旗营游击以上管带官员发了几十个密折奏事匣子。军队里一动一静清楚得很。”他站起身来，在热烘烘的地龙上慢慢踱着，“我担心的和你全是两回事，我怕八哥这次铤而走险，陷得太深没法自拔，这是大逆罪，又没法救。十四阿哥这次不奉诏，真是件好事。可还牵连着八哥九哥十哥一个亲王、两个贝勒，文武百官过去党附他们的有多少？就文华殿、武英殿还有几个大学士你就难讲他们是什么心！李卫啊，这是多大的案子，你见过吗？你听说过没有？圣祖爷二十几个儿子，大阿哥已经囚禁疯傻了，二哥病得奄奄一息，有一天没一天的，活不了多久了；十四弟其实也是软禁了，再加上这三个……天下后世哪里理会‘树欲静而风不止’——写到史上，是个什么名声呢？”李卫一门心思担忧的是雍正的皇位，听允祥这一说，立刻心里清明，皇上和这个允祥其实是网罟俱备，单等这几条不知死活的鱼撞网的了。想想允祥的话，也替他们兄弟寒心，半晌才叹道：“说到这烦恼，还不如小家子寒门小户呢！八爷也真是的，没有得皇位，总还是个亲王吧！怎么闹起来没个完？”

“所以这是气数。”允祥忽然想到贾士芳那番议论，心里又是一沉，他细长苍白的手指不安地握在一处搓动着，说道：“我们没法去劝八哥，他要做，我们又没法拦，只能照皇上意见挤脓包儿。八哥要知趣一点，自己收敛，安分办差，就是这些旗主来，我也能保下他；不然我也保不下来，这真是无可奈何……”他变得有点神经质，只是喃喃自语：“你说够了……也争够了，还没个完么？天下那么多事等着我们做，只是要闹家务？……不能学学十四弟么？”

李卫眼中满是怜悯地望着这位雍正皇帝的第一宠弟。当年，他在康熙的儿子里最不安分，挥鞭江夏镇有他，火马踏筵席有他，大闹御花园也有他，康熙御赐封号“拼命十三郎”是个闯祸的都头惹事的领袖，二十年党争十年高墙圈禁，竟像变了一个人！猛地想起乔引娣的事，便问道：“十三爷，这个乔引娣是怎么回事，审诺敏一案我见过几次，标致是标致，算不上顶尖儿出色的。怎么十四爷就把住不放，万岁爷又指名硬要？都太痴了……为一个女人兄弟们闹生分到这份儿上，值么？”

“世上有几对夫妻像你和翠儿？青梅竹马患难之交又一双两好？”允祥怔望着微红的炭炉，“情之一事，任谁说不清的，为这个丢了江山、身家性命的要多少有多少，像吴三桂为一个陈圆圆称兵叛明，引大军入关，也还是个情——冲冠一怒为红颜！”

“可皇上过去和乔引娣并没有旧情。”李卫俯首沉吟，“太蹊跷了。我问皇上，皇上又叫我问您，您能告诉我么？”

允祥将沸了的奶子壶挪动到炉边，思量着，自失地一笑，说道：“方才你说到‘痴’，我想起来有人说过满洲人情痴的话。太宗皇帝要晏驾，世祖皇帝才六岁，睿亲王多尔衮揽总儿掌握朝政，眼看着的花花江山唾手可得，他就是不伸这个手。世祖皇帝在位十七年，才二十四岁，如今有说病故的，有说出家的，总之为了一个董鄂氏，和多尔衮一样为一个‘情’字。说到乔引娣，皇上要她也为这个字。不过不为她自己，倒为了另一个女人，就说皇上情痴，也是真的。”李卫颇费心思地蹙着额头听完，说道：“王爷的话太绕弯儿，皇上为情要引娣，又不为引娣，又为另个女子，这没法解。”允祥道：“这没什么不好解的，引娣长相太像皇上当年要的另一个女子了！二十年前，皇上巡视安徽，被大水围困，城破逃生后被一个女孩子救起来，在那女孩子家二人有过一段缠绵恩爱……”

“王爷，”李卫忽然想了起来，说道，“您这一提醒儿，我就都知道了。大水过后，皇上在扬州催办赈灾粮，人市上买下了我。我和皇上还一同去桃花渡、高家堰寻访过她。她叫小福……我们主奴那次险，差点在黑店里送了命！小福是乐户贱民，所以皇上还有一道特旨，为遍天下贱民脱籍。呀！乔引娣长得像小福？会不会——”一个更可怕的念头袭上李卫心头：会不会是母女？！但他随即否定了，小福是被火刑烧死的，死时是雍正亲眼所见，离二人分手满共才三四个月，不会有后裔留下，天下也没有这般巧的事——他口风一转，疑虑地说道：“会不会日子久了，皇上记忆错了？就算长得一模一样，还有脾气、性格儿呢！如今既然牵扯到国事，就让十四爷一步——”他又想到允祥比喻的多尔衮和顺治，便打住了，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一时间两个人都觉无话可谈，屋子里顿时沉寂下来。隔着大窗玻璃向外望，雪已经下得很大，一片片粘到玻璃上，顷刻就化成水，泪一样流下去，只远远的隐约听清梵寺方丈在朗朗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你们这么呆坐着参不语禅么？”寂静中忽然有人说道。允祥和李卫一回头，只见棉帘一动，随着一瞬即逝的冷风，一个人徐步跨进，张廷玉随侍在后。灯下看时，二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竟是雍正夤夜来了！

“是皇上！”允祥和李卫同时跳起身来一边行礼请安，一边李卫又忙将允

祥随常坐的鹿皮交椅搬过来，口中道：“老天爷！这黑夜大雪的，外头的路主子怎么走来！”允祥也道：“皇上有什么事，叫太监来通知一下我们就过去了。从畅春园到这里四五里地呢！”

雍正乍从冰天雪地进到屋里，不胜欣慰地搓着手，有些青白的脸色也渐渐红润，见众人都站着，因笑道：“都坐吧。怎么跟前连个使唤奴才也没？说机密事，朕在外头听，两个人又都不言声！”李卫冲出壶中的奶子先捧给雍正一杯，又给张廷玉和允祥倒了，口中道：“奴才正和十三爷说起当年，主子收留了我，黑风黄水店遇难的事。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想起来像梦……”他瞟了雍正一眼，叹了口气。

“是啊……二十年了……”雍正也不胜感慨，“要不是带着你，朕也就没命了，你有擎天保驾的功啊！可惜又只能埋没掉……那时候儿黄水泛滥，桃花渡到高家堰一带几十里没人烟。我们在沙滩上运粮，路过的村落里都没有男人。上次批范时捷的密折，朕还特意问，那些过水河田，如今开垦没有。范时捷说经过洪水的田最肥，早已垦了，为划地界子还出了几件人命官司。李卫，萧家渡口北边还有几万顷淤地，听说你下令不让开垦，是为什么？”李卫一门心思要引着雍正说上乔引娣，然后三个人一齐谏劝他把人归还允禵，消弭兄弟之间这个缝隙，但雍正却把话题引到政务上，只好躬身答道：“是。尹继善想发卖那三万二千顷地，是奴才拦住了。如今江苏的地多，再垦田贪多嚼不烂，眼见黄河已经归道，河堤修治好了，有钱主儿趁便宜买地，其实只是霸着不种。奴才想，与其叫这些土财主霸着，何如政府掌握？如今一亩只能卖到七两，康熙三十年那地一亩五十多两，到康熙四十年，一亩有的卖到二百多呢！奴才想等个好价钱，多卖几百万银子，也能办点大事。皇上要觉得不妥，奴才处置了就是。”雍正笑道：“你这是替朝廷理财。很好，没什么不妥的。不过，事先要是奏朕知道了，闲话也就没有了。”

坐在雍正旁边的允祥一笑说道：“这事李卫跟臣弟说过，想着过几年卖个大价钱，在南京给主子修个行宫。他盼着主子南巡呢！”张廷玉也不能不服李卫治事精明，在旁笑着叹道：“天下督抚都能像李卫田文镜一样，朝廷在财政上省多少心！”

“朕心中三件大事，一是火耗归公，二是士民一体当差，三是云南改土归流。”雍正端端正正坐着，淡淡说道，“现在一个是李卫，一个是田文镜，江苏和河南已经试行，其余各省没有推开，一来是年羹尧隆科多乱政，四处插手，二来这两省还没见到好处，一时还不能发明诏。杨名时来京时谈了谈，这三件事他竟一件也不赞同。但他在贵州办差办得不错，朕和他有约，七年不动他的总督兼巡抚位置。杨名时是个清官，他靠人品做官，李卫田文镜也是清官，却是靠制度刷新政治。朕想，暂时各行其是也好，内地这两件事办不下来，改土归流也一时上不了台面，等七年约满再说改土归流——那是苗瑶杂居之地，一不留心就要出大乱子的。”

张廷玉听着雍正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有些兴奋，但毕竟是当了近三十年宰

相的人，兴奋的火花一闪，接着就想到了困难。他不抽烟，只把玩着五冬六夏从不离身的一把湘妃竹扇，沉吟良久才道：“火耗归公发养廉银，损了官员收项，士民一体当差纳粮，又损富益贫。自祖龙到今多少皇帝，这是第一篇吏治真文章。做好了，皇上也是千古一帝，但掣肘的又何其多，办起来又千丝万缕，何其的难！”雍正面无表情，许久才道：“要没有难处，别人早办了。还轮得到朕？别说朝廷里外上下，就是宗室国戚，朕的兄弟子侄，不赞同的也居多。朕心里清清楚楚它的难。但这事和你们反复谈过，这些事越往后拖，留给子孙，他们越难办。朕不做圣祖之后的庸主，你们也不要做庸臣。就算是‘兴头’里，谁阻了朕这个兴头……最亲的人也难逃朕大义灭亲！”说罢将奶子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此时连和尚晚课也已经结束，深邃的古刹里一片寂静，暗夜中只听窗外微啸的西北风掠房而过，和无尽的大雪片片落地的沙沙声。

“皇上宏图远谋人所难及。”不知过了多久，允祥才幽幽地说道，他的声音很低，寂静中却显得格外清晰，“我们兄弟二十四个，早夭了四个，还有二十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要是八哥十四弟他们能……那该多好！平心而论，他们也都不是无能之辈啊……”李卫是何等精明的人，立刻揣摩到是为乔引娣的事谏劝皇帝，“此刻，提出来真是火候，十三爷真是个角色！”他心里暗自较劲儿，却不肯再插话，只竖起耳朵等着雍正发话。

第七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雍正当然知道这几个心腹臣子的心思。

他是今天上午用过早膳见的乔引娣。当时只是天阴得很重，白毛风刮得正紧，雍正洗漱了，坐在案前批了几份奏章，觉得心里烦躁不安：不知是因窦尔登一伙抢劫了几船漕粮，漕运总督和山东巡抚两个人各自具折推诿责任；还是允祺自张家口又请允禩代递了折子，说身体不爽，想请旨回京调养……另外，御史孙嘉淦从云贵发回折子，去秋云南洱海几十处崩溃，请旨调拨库银修葺；岳钟麒从四川也有奏报，弹劾兵部尚书阿尔松阿玩忽职守，以十万石霉变粮食支应军需，天水绿营因伙食太差军士哗变，杀了管带逃亡山林，请旨查抄阿尔松阿，以其家财折变军费以慰军心……这些消息没有一条让雍正清目舒心的。他扯过孙嘉淦的奏折批道：

尔是御史固然，尔亦是钦差大臣在彼处，宁不为朝廷着想乎？自尔赴两广福建，动辄奏本即伸手要钱——即将此折本转给杨名时看：洱海糜烂，总督巡抚平素所为何事？汝二人可商一筹策，就地措款整修洱海，

至于种粮，朕即着户部发往贵阳，不误春耕即是了。

还想往下写，觉得头有些晕疼，脖颈间有些发热，伸手摩挲，隐隐地淋巴有些隆起，雍正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朱笔，叫过高无庸问道："贺孟頫还没有来么？"

贺孟頫是太医院的医正，雍正自从患了这无名热的症候，一直都是他来看脉，昨天下午派他去通州给废太子胤礽看病，今早去传他进来给自己看，却还没回来。高无庸见雍正脸色不好，小心翼翼说道："奴婢已经叫人快马去传他来。主子别着急，稍等一会子就来的……"雍正没言声，踱下御座便往外走。高无庸见他要出去，忙道："我给主子取斗篷去，叫五哥过来侍候吧？"

"不用。"雍正一边说，已出了澹宁居。一股寒风立刻袭得他激灵一颤，见高无庸跟出来，因问道："乔引娣现在哪里住？"高无庸指了指西北方向，说道："在露华楼后方偏殿里。主子身子欠安，天又忒冷了的，不如奴才过去传她来见……"话未说完，雍正已是迈步，他只好在后跟着。

从澹宁居向西一箭之地再北踅就是露华楼，雍正一边走一边询问："听说她不肯更衣？"

"是，她说那是十四爷赏她的，不愿替换。"

"吃饭呢？"

"吃。不过不多。"

"朕赐的点心呢？"

"回主子，也吃的，"高无庸道，"她说她想见见主子，有话说。"

雍正站住了脚，怅怅望着远处，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有点漫不经心，几个外省大臣刚刚从韵松轩弘时那里辞出来，见皇帝站在外头，以为他要见三阿哥弘时，忙都侧身跪了给他让道儿。雍正却没有理会，仿佛要驱尽心中郁气似的吁了一口气，踅身径往露华楼而来。

乔引娣住在露华楼后院专供太监住的"听传房"。她的身份不明，高无庸没法安置，想来想去，便寻了这么一个既是下人住的，又能随时传呼上去侍候的地方。加之这里宽敞，后边宫人出出入入也便于监视。说是"后院"，其实和露华楼最下一层通连着，因此雍正没走旁门，径由高无庸带着穿楼而过——从楼下须弥座西北，绕过几只烧得通红的大兽炭铜炉，转过一道砂西番莲带座儿屏风，便见一间空旷的大房子，仿佛客厅的样子。沿东一带是大玻璃窗，掩在露华楼的西北翘檐之下。这窗下放着几

张竹藤春凳，执事太监平素就坐在这里听候传呼。东北角一个小门出去和外头太监住的排房超手游廊相通。后院的人进楼这是必经之地。乔引娣的床就摆在房子西南角，也是平常宫女用的板床。床头一个梳妆小柜，当屋一张八仙桌，桌下两只条凳，桌上放着茶壶碗具小匙等物，看去甚是零乱。雍正还是头一次进到下人们住的房子，乍从外边进来，也觉光线甚暗，只见一个女子穿着蜜合色棉裙，上身套着外发烧天马皮披肩，背朝外伏在八仙桌上用笔写着什么。几个宫女坐在春凳上，见是皇帝突然驾临，猝不及防唬得一齐起身，又忙伏地跪下。雍正见引娣专心致志地写着，似乎没发觉自己进来，摆手示意众人不要言声，自默默站在乔引娣身后。

“太像她了……”雍正怔怔地站着细细打量，那一头浓密得乌鸦一样的黑发放着黝暗的光泽，侧身那纤弱的腰肢，微斜在桌上的肩头，带着娇憨的红晕的腮，甚至阵阵传过来的幽香都像是为自己上火刑架的那个小福。他眼前闪烁着小福被绑在柴山上的影子，那殷红的火苗舔着她的全身，舔着她清秀的面庞和飘散的黑发。小福痛苦地来回扭动着身躯，至死都没说一句话……雍正已经完全沉湎在回忆里，脸上似喜似悲，喃喃说道：“佛设所谓轮回之道，为什么不是她转世？对，是她转世的……”

引娣身子倏地一颤。她转过身来见是雍正，像是突然在路上见到一条蛇，身子一仄几乎摔倒了。她惊怔地后退一步，一手握笔站定了盯视着雍正，问道：“你，你要做什么？”高无庸在旁喝道：“贱蹄子，你这是跟皇上说话？”

“她刚来，不懂规矩。”雍正摆手制止了高无庸，他的脸色有些忧郁，上前拈起那张纸笺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一首诗：

长夜无灯磷自照，断魂谁伴月作俦？凄凄一树白杨下，埋尽金谷万斛愁……

一色的钟王小楷，笔意笔神却都似允禵的字。雍正不禁叹息一声，问道：“这是你的诗？”

引娣是第二次见到雍正。上次见面时允禵刚刚黜掉王爵，带她进宫去看望弥留的十七皇姑，在皇姑的病榻前与雍正邂逅。当时雍正乍见她，吓得连退两步面白如纸，下来后她还好笑“皇帝老子怎么这德性？”她自幼学戏看戏，戏里的皇帝不是迷糊昏庸便是贪酒好色，但眼前这个活生生的皇帝站在面前，一脸的倦容满是忧郁之色，怎么也和戏里的形象对不上。她胡思乱想着听雍正问话，只戒备地点了点头。

“写得不坏，”雍正攒着眉头，神情里带着嗟讶，“只是太过阴惨。李贺诗风，不是福寿之语。你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多的愁绪？”乔引娣道：“皇上的意思，要作诗也强颜欢笑么？我由着命拨弄，生离死别来到这里，有什么‘欢乐之词’强捏得来？”

雍正不禁一笑，说道：“你是打定主意抬杠来了。谁说要你强颜欢笑来着？朕是问你，劝慰你嘛！听你的意思，舍不得离开十四爷？”

“是。”

“但他犯了国法。”

“我是他的人。”

“不！”雍正的语气沉重得像是自己也负荷加深了，喑哑的嗓音带着嘶嘎：“你是朝廷的人，不过分到他名下侍候而已。他是皇亲贵胄，娶妻纳妾都有制度的。”

“我是他的人。”引娣坚持道，“他在我心里，我也在他心里。皇上你留我，我抗不过你，可我的心不是你的。要不是怕拖累十四爷，我早就死了。比如我不吃不喝，皇上你挡得了我死？”

在场所有宫女太监都恐怖地瞪大了眼睛。引娣的话不愠不火，字字言语安详，但口气间斩钉截铁毫不让步，他们几曾见过有人这样跟皇帝说话？但雍正却不生气，只是脸色看去更加忧郁苍白，许久才道：“你有这样的心么？啊……朕赏识这样的人……但你必须活着，你死了，朕就下旨处死老十四！”他觉得头很晕，惶惑地又看了一眼引娣，无言转身出去了……

雍正坐在允祥的鹿皮椅子里，良久，才意马心猿地说道：“老十三说什么？哦……难道朕不想兄弟同心么？就因为他们都不是‘等闲之辈’，朕才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啊！大家当年夺嫡逐鹿红了眼，圣祖爷选我这个没心当皇帝的当了皇帝，他们心里这口气消不下来呀。连隆科多也不明不白地上了他们的贼船，年羹尧都跃跃欲试想造乱——如今又弄什么‘整顿旗务’，这么锲而不舍，朕一味给他们念佛经，成么？”他的手指有些发抖，从怀里取出一包药，灯下打开了，却是香灰一样的散剂。李卫忙从银瓶里倾出一杯水亲自端了站在旁边侍候，雍正苦笑着摇摇头，攒眉说道：“别的太医都不中用，贺孟頫的药稍好些，又苦不堪言……”说着将药抖抖地倒进口，接过李卫递过的水连冲几口才咽尽了，撮着嘴唇又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衡臣和李卫不要当哑子，言者无罪嘛。”

“皇上说的那些，老奴才都是亲眼目击。”张廷玉干咳一声，捋了捋苍白稀疏的胡子说道，“闲下来替皇上想，皇上也真难为。李世民曾说过‘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

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当皇子办差时到现在，不是一直在受攻么？奴才以为，人主权柄不旁落，人臣所谓‘勇力’也就难以动其心；人主聪察警惕，‘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伎。唯有‘嗜欲’是天性中自带的，不在‘克己’上用力，就难免堕入小人迎合之术中去。”

雍正一边听，含笑点头道：“衡臣说的是，但朕有什么‘嗜欲’，不妨明言。”允祥和李卫满以为张廷玉要说引娣的事劝雍正远色，不料张廷玉不慌不忙呷了一口奶子，说道：“主上的嗜欲在于‘急于事功’。下头吃准了这一条，就来投主子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来的，主上限令三年完库，先是一个湖广，虚报亏空补完，李绂一本奏上，几名方面大员罢职；山西诺敏假冒邀功，田文镜揭露两名封疆大吏死于非命。他们固然是咎由自取，朝廷给的功令期限太严也是原因。主上已经几次说‘不言祥瑞’，尚崇旷奏遵化凤凰翔集，鄂尔泰奏贵州都匀石芝丛生都没有发到邸报上。但据奴才看，私心以为主子还是盼着‘祥瑞’。鄂尔泰奏说古州一月之内七现‘卿云’，十三爷跟前这个刘统勋当时就在大理。调来北京，奴才问他‘卿云’是怎么个样子，刘统勋说兴许他眼里迷了沙子，他没看见过‘卿云’。浙江总督性桂奏说，湖州人王文隆家万蚕同织一幅瑞茧，长五尺八，宽二尺三，明摆是假的嘛，还是宣布了。田文镜奏报河南嘉禾瑞谷，一茎十五穗，皇上还表彰了。可河南该荒欠还是荒欠。奴才的意思不是说报祥瑞的都不好，奴才说的是主子心里的‘嗜欲’往往就启动下头的投合。日子久了，就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了。”他顿了一下，审慎地选择着句子，又道，“至于别的嗜欲……奴才是眼看着主子从小到大的，实在是不好酒也不贪色。外头传言什么乔引娣的事，奴才不敢信，也不愿信，但奴才也有一言，天子无私事，天子的‘私事’也和国事相连，说白了就是个国与家难分。是是非非，既然言者无罪，奴才也就放胆了。”

张廷玉说完，无声舒缓了一口气，李卫在旁不禁暗自佩服：这个张廷玉不动声色缓缓入题，把引娣这件最令雍正吃心的“小事”化入一大堆国事中奏谏，确比那种好色误国的直谏容易接受得多，难怪三十年荣宠不衰，真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李卫一边思量，一边说道：“张廷玉前头说的那些，奴才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奴才自幼就在主子跟前侍候，又在下头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情弊也还知道些。官场这个‘揣摩’二字，真是无药可医。你献四个穗的谷子，我就找得出二十四个穗的。那是光有个样儿——稗谷！——哄得主子高兴，不定就能升官，至不济也不会为这事儿罢了官，所以虚报亏空追索的事奴才也有过的。只不过哄弄朝廷的事奴才有过，密折子里头跟主子还得说实话。所以我心里觉得皇上的家事和国事还不全是一回事儿。听了衡臣老先生议论，奴才觉得原先是想左了。密折奏事连有的亲王都没这福分，可见是皇上为国家之事广大耳目所特设的，与明折是一反一正的一回事。比如八爷，那年我把他门前的照壁都偷卖了，也没为这个和主子犯生分。但国家大政，八爷从在下头使绊子点邪火踢倒油瓶儿不扶，遇事总盼着朝廷处置坏了——譬如一家子出这个子弟，也真得提防着点。可他们又是皇上的骨肉，葫芦提办了，又容易招惹小人嚼舌头。唉，说起来也真是个难。奴才识字儿少，就看那戏上，都说是女人祸国，其实哪一朝哪一代都是男人当家，朝廷

不听她的，她扳着手替皇帝写圣旨么？就算乔引娣的事是真的吧，一者是十四爷，我看犯不着为个丫头和皇上别扭。皇上也未必真的就爱她！审诺敏一案我的主审，天天见乔引娣，塌肩膀儿水蛇腰，四寸长个大脚片子，有什么看头？”他心里清明，口里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明知自己“不识字”皇帝有担待，故意说得语无伦次，一句也不直说，却句句含着劝雍正顾及大局放掉乔引娣。说得允祥和张廷玉都是一笑，又忙敛住。

“你们绕弯弯儿，说的什么朕一清二楚。”雍正想到见引娣的情形，心里一阵痛楚，不易觉察地蹙了一下额头，说道，“允禵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不守法不敬上，他是有罪之人，可他又是朕的兄弟。依着官说，为他更换身边侍候人是规矩；依着私说，朕也不愿他过分伤情。即这么说，朕体贴你们这片心。允祥可写信告诉他，在那里守陵也使得，回京做事也可，三年之内自省改过，还是朕的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他要是一味往什么‘党’里钻，也就不可救药了。”说罢便站起身，李卫等人也忙起身，因外头雪大，李卫检着烧红了的炭给雍正装了手炉，几个人簇拥着雍正冒雪直送到清梵寺山门外，看着他登舆而去才返回来，恰听寺中晓钟撞响——已是子夜时分了。

就在雍正与允祥等人在清梵寺议论国事的同时，坐落在朝阳门外的廉亲王府，允禩和允禟兄弟二人也在西花厅围炉夜谈，在座的还有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礼部尚书葛达浑、贝子苏奴，还有侍卫鄂伦岱和勒什亨。

西花厅坐落在廉亲王府花园西海子洲东岸，一半在岸上，一半压在水上，靠水三面，卧地到顶都是双层大玻璃镶嵌，坐在花厅里海子对面的压水台榭举目可见。夏天不用出门，隔窗可以垂钓，冬天坐在室内可以观雪景。为了赏雪方便，连花厅的柱子都是空心焊的铜板，地下周匝火龙通着熏笼，熏笼又通着“柱子”。点起火来，连花厅房顶的雪都要融掉，允禩又要暖和又爱赏雪，就在花厅顶加苫了半尺厚的黄笔草，草上又加瓦。因此，看似平常的一座花厅，足用了四万两银子，不但王府，就是加上宫室御苑，这也是头一份。此刻，几个人已是酒饭之余，坐在这风雪中的“玻璃房”中，遥看着对面水榭子上戏子们走步子练台功，灯映之下冻得镜面一样的海子上霰雪如雾随风回旋流溜，真是别有一番情致。

“别的话都是多余的了。”允禩靠在东边大理石座屏旁的鹿皮安乐椅上，目光炯炯望着外头纷纷飞扬的大雪，打破了岑寂，“如今真到了图穷匕首现的时候儿了！‘鱼肉’眼见要上刀俎，就为逃命，也须得跳、跳了。”他今年四十六岁，但看上去十分年轻，圆脸上一对弯月眉，蝌蚪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下吊，冠玉一样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洪亮却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得温存又不失帝室贵胄的尊贵威严。“八贤王”这个名声举朝皆知，他的这副相貌也为他增色不少。他缓缓说着这样激切的语言，却仍显得十分平和稳重。

允禟就坐在他的左侧，手里拿着一块汉玉扇坠，不厌其烦地把玩着。他

比允禩小两岁，看上去要老得多，黑瘦峭峻，阴沉沉的，语气也有点森人："八哥说的一点不假，老四（雍正）是个眦睚必报的刻薄人，确是要新账老账一处算了。内廷唐桂儿传过来信儿，听允祥说开春就送我去岳钟麒大营，所以时间也紧。八旗旗主进京一定要赶在正月十五前。这个时候刚过元旦，人都懈了，葛达浑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大学士，把王爷们都请到那里议事，然后请皇上接见，题目一摆，文章就做出来了。"他的情绪忽然变得有点亢奋，站起身子踱了几步，一手抠着大玻璃框帮子，盯着团团摇摇飘落的雪，说道："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圣祖殡天，我们兄弟要有一个人在畅春园外头主持大事，允祥能轻易到丰台大营杀人夺兵权？允祥去哭灵，我们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他敢宣读那份假遗诏？允禵如果不奉诏进京，就在西宁按兵不动带兵办事，凭八哥一呼万应的人望，雍正能控制得北京的政局？隆科多已经拉到手的人，假如那次带兵闯畅春园再早一天，雍正就只好当流亡皇帝。我不是指责什么人，这些事我也有责任。我如果公然杀掉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是已经萌了反心的，他就敢在青海自立为王！——我的意思是说，上天给我们多少机会都错过了，按理说已该厌弃了我们了。可它还在给！但我们还敢再次失之交臂么？"允禩听他历数往日失败，又是悔恨又是激动，浑身血脉贲张，脸涨得潮红，目中熠然闪着光，说道："以前的，以后的，责任都是你八哥。总想平平稳稳地不弄乱了朝局；再者我们也缺一个敢真搅真闹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我仔细思量过，只要搅乱了，雍正他收拾不了局势！"

"我管着礼部，文华殿的太监也听我的。"葛达浑眼圈熬得通红，他似乎心事很重，右手抚摸着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子，喟然叹道："皇上无道，擅改先帝成法，欺母逼弟，暴虐群臣，这都是真的。我担心的只有三条，我们没有实际的兵权这是一；我们毕竟君臣名分已定。这'造逆'二字罪名难当。万一有不服的，称兵勤王，我们用什么抵挡？这是二；三嘛，八旗旗主现在只找到四名，这些人从来没有从过政，只是背地里发发牢骚，真到阵仗上实地和皇帝较量，会不会临阵下软蛋？这些事想不透，预备得不好，毁了身家性命事小，可是九爷说的，我们只能赢，已经输不起了。"允禟听了一笑，说道："老葛，你得弄清楚，我们只是借这些旗主用一用。棋，分着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雍正下的旨意，我按旨意办事召诸王来京，他说不出我什么来。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旗人自谋生路，分田种田，然后减削旗人的月例钱粮；一条是八旗的下五旗统属不明，旗营披甲人不务正业悠游荒唐。我们先从第二件事做，在京各旗营牛录管带的案卷都已准备好，通知他们各自晋见自己的主子，旗主能对属下行赏行罚，下五旗的兵权就拿到一半。就如毕力塔的丰台大营，毕力塔是个汉人，下头三个佐领都是满人，一见旗主，毕力塔他就指挥不动了；旗人分田自种是坏了太祖太宗和圣祖成法的，早已怨声载道，所以这一条不但行不通，而且王爷们必定还要和雍正理论争议——要知道，平日他们在盛京毫无权柄，一旦旗下门人奴才肯听命服从，一定要千方百计恢复'八王议政制度'。如今雍正弄什么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又是火耗归公，抄家抄得鸡飞狗跳墙，真个是天怒人怨，暴虐无道，朝野布满干柴，一旦火起谁能扑救？八哥出来收拾局面，还不

是顺理成章的事？”

允禩不安地晃动了一下身子，摆手道：“老九最后一句话说错了，应该是八王旗主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也没有篡位的心。但雍正管不好这个朝局，理不了这个天下之政。社稷，公器也，应该‘公管’。下五旗王爷来了四名，勒布托是正蓝旗的，都罗是镶白旗，诚诺是正白旗的，永信是镶红旗的。这是四旗了，我是正红旗旗主，下五旗都在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弘历、正黄旗是弘时、镶红旗是弘昼。弘历是铁心跟雍正的，他就要同李卫一道儿下江南。弘昼无可无不可，是个懒散人。弘时，你们记住，在京坐纛儿办事的这位亲三爷，他才是我们共举之主。真的八王议政，弘时也是我们的首领——他要夺位，我们只要实权，号召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八爷剖析明白。”阿尔松阿说道，“我明儿去见见弘昼五爷。我是镶红旗第二佐领，归着五爷管。您别看五爷任事不管，他要发起火来，连三爷也怕。五爷整日在家烧丹炼汞，前年隆科多带兵搜官，当时也是三爷坐镇北京，没有通知五爷。五爷恼了，把一府的人都轰出去。守护东华门，说东华门是他丹炉罡斗冲位，不许兵丁带刀进紫禁城。隆科多请三爷写条子请见五爷，都被挡在门外。紫禁城都搜遍了，就是进不去东华门。那炉丹到底也没炼成。五爷上门‘请教’三爷为什么扰他静修，三爷当面赔罪才算了事。”允禩笑道：“可以和五爷聊，不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成仙之道。我那里还有一部元版《金丹正义》，你带了去恭送你家五爷。”

本来议论得十分紧张的话题，经这一调侃，气氛变得轻松了，说笑了一阵，允禩因阿尔松阿提起隆科多，想到他即将就道前往阿尔泰与罗刹会谈边界，心里一阵惋惜：此人虽然罢了相抄了家，在京师步军统领衙门旧部很多，是可资利用的一大势力。思量着，刚说了句“隆科多——”，屏风左侧门帘一动，进来一个家人。附在允禩耳旁轻轻说了句什么，退后躬身听命。

“隆科多来了。”允禩莞尔笑道，“说曹操曹操到。”他取出怀表看看，时针已指到将近子时时分，因站起身来说道：“九弟，你们几个在这边，把细节再议议，苏奴是我的侄儿，一处见见不妨——请舅舅书房那边坐！”

第八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允禩赶到书房门口，正听里边金自鸣钟沙沙一阵响动，接着钟摆晃动着连撞十二声，隔玻璃向里看，一个五十多岁花白胡须的老人一手端杯子，正侧着身子眯眼看着琅玕插架的书架。允禩让苏奴开了门，一步跨进去，微笑道：“舅舅安好？”苏奴就地打个千儿，旋即起身道：“给舅爷请安了！”

“我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如今只有隆科多，哪来什么‘舅舅’、‘舅爷’！”隆科多把抽了一半的书送回书架，转过脸来。此时离得近，允禩才看出他脸上有些浮肿，连额头的皱纹都有点发亮，手脚动作间也显得迟缓。允禩笑着吩咐侍候在门口的家人：“给隆大人送一碗参汤。”将手一让请隆科多坐了，说道：“苏奴也坐——舅舅，你心里有气，这我知道。万岁前次一旨查看你家产，你送来十万银票让我收存，我悄悄给你退了回去，是为这个不是？舅舅为亏空的事，当今万岁登极这几年，在野的在朝的官员抄了上千家，他生就的一个‘抄家皇帝’嘛。十四爷都抄了，我这里更是他早就瞄准的地方，有什么安全可言？我替舅舅想的要周全得多——”

允禩说着，探身向书架上取下一部《左传》，翻了翻，抽出一张笺儿递给隆科多，诚挚地说道：“这是我在顺义置下的一处庄子，十三万本银。抄家只抄浮财产业，不抄祖业祠堂田地，我把日期向前提了十年，你留着备个万一。舅舅，我不是那种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的人。这一条你尽管放心。”

“八爷，这事情不大，可见你的心田。”隆科多接过纸略看了一眼便收了怀里。他的神情有些憔悴，“我心里悬着的是那份玉牒。我去皇史宬借，是打过收条的。现在只是抄检了我的家，家私都还在宅子里封着没有没收。我现在情形八爷有什么不清楚的？说关就关起来，说杀也只一道旨意——连出门拜客都在这种时分！玉牒是弘时借去了的，我刚刚去三贝勒府见过他，说是八爷借看。三爷也说不安全，请八爷赏还了老奴才，不然，内务府追究起来连累面就大了。”

允禩看着这位曾经煊赫一时炙手可热的“天字一号”枢臣，不到半年光景隆科多仿佛老了十岁，原来棱角分明的黑红方脸变得皮肉松弛毫无生气，声音凄楚惨怛，丝丝散乱的白发在灯下颤抖。允禩的心不禁一沉，瞟了一眼苏奴沉吟不语。苏奴其实并不是允禩的近支侄儿，他的祖先其实是从太宗皇帝就分枝出去了的，到他父亲一代爵位递降，只封了个三等子爵，每年只是在光禄寺领一份六百两银子的年例，余外的收项一概没有，是个地道的闲散宗室子弟。但苏奴从小聪明伶俐，话不多却极善结交钻营，八岁上头进宗学读书，别人只是图个体面，甚至希图几两纸笔银子，苏奴却瞧准了这是结交权贵的机会。康熙皇帝的几个小儿子背不上书，他留替身罚跪，替写文章，帮着磨墨铺纸。有时还悄悄弄些稗官小说夹带进去给允祺允祜允祁这些“叔叔”们解闷儿，买些只值两个子儿的蝈蝈笼、泥绣球、插笔竹筒、糖人儿送给弘时弘旺这千金尊玉贵的近支皇孙。……既没误了读书也巴结得人人说他“晓事”。因此从宗学里肄业出来，允祺就要他到十贝子府帮办府务，又荐到礼部刑部帮允禩办差。允禩是最早封亲王的总理王大臣，一个票拟分发出来就又当了芜湖盐道，几个密保，康熙才知道爱新觉罗皇家宗室子弟里竟还出了一位能吏，超迁提拔为湖广巡抚。允禵出兵拉萨，从户部发去的粮食

都霉变了，唯独湖广送去的当年新米，允襳战胜，独本以军功扎扎实实又保一本，又叙他祖上功劳，康熙皇帝又发到允禩处命礼部议功议叙，一个“贝子”稳稳当当封了下来，又赐为侍卫。因此这个不哼不哈的远支宗室门楣重光，同学的穷宗室背地里都叫他“闷猴”。隆科多说的“玉牒”，上面只有几句话，记载的是现今宝亲王弘历的生辰八字。这种东西当时是绝密文案，为防着有人行妖法或魇昧之术加害皇帝皇阿哥，历来在皇史宬严封锁锢。三阿哥弘时不知要派什么用场，逼着隆科多弄权偷取出来，允禩从苏奴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又要“借阅”，不然就兜出来打钦命官司，弘时也只好俯就这位惹不起的八叔。

“八叔，”苏奴见允禩看自己，在机子上一欠身说道，“这玉牒背也背得烂熟的了。老隆眼下这么个处境，留着确是没益处。不过——”他略一沉吟，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咱们是从弘时贝勒爷那儿‘借’来的，几头不对面这会子舅爷取了去，三爷向我们讨，又该怎么办？”隆科多忙道：“我的确刚从三爷那来，三爷不便亲自来，让我们八爷这悄悄取回去。这个玉牒八爷留着除了招惹是非，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允禩这才笑道：“舅舅急什么，我当然还你。”苏奴这才起身，在书架上寻出一本书，从套页子里抽出一份硬皮折子，黄绫封面周匝镶着一道金边，打开了，里边端楷写道：

皇四阿哥弘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寅时诞于雍亲王府（雍和宫）。王妃钮祜禄氏、年氏、丫头翠儿珠儿迎儿宝儿在场，稳婆刘卫氏。

这就是那份价值连城，干系几家王公大臣身家性命的“玉牒”了。苏奴却没有直接还给隆科多，吊胃口似的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双手呈给了允禩。

允禩看也没看一眼，顺手将玉牒撂在书案上，转脸对隆科多笑问道：“舅舅去阿尔泰与罗刹合议，几时启程？”隆科多一刻也不想在这是非之地多呆，恨不得立地拿了玉牒就走，但他知道这位满身谦谦之风的“外甥”的手段，因一欠身说道：“皇上怜惜我。我原说就上道儿的，昨儿进去陛辞，皇上说接到阿尔泰将军布善的奏折，罗刹国使臣刚刚离开墨斯克，你是天朝使臣，不宜先到，冰天雪地的路也不好走，开春草发芽儿了再去不迟。所以我一时还不走呢！”允禩一笑，说道：“舅舅你是怎么回话的？”

“我说我是有罪之人，何得怕冷呢？”隆科多回忆着雍正接见时的情形，缓缓说道，“罗刹人阴险狡诈，想分割我喀尔喀蒙古，百年来锲而不舍。如今策零阿拉布坦蠢动，反相已露，罗刹国如果先到，二者勾结后患无

穷。不如奴才先去，军事上有所布置，一则震慑策零，一则可以与罗刹国顺利签约——我的意见还是早点去。皇上说，‘方才这些话都是老成谋国之言。阿尔泰将军也是钦差议边大使，你写一份条陈，朕发给布善，要他就地未雨绸缪。你虽有罪，朕还没拿你当寻常奴才看。过去你还是有功的嘛！这次差使办得好，朕就免你的罪——’八爷，总求你成全我，过了这道坎儿，奴才给您效力的日子有着呢！”隆科多说着，不知哪句话触了自己情肠，心中一阵酸热，眼泪已在眶中滚动，只他是个刚性人，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舅爷如今成了‘认罪大臣’了。”苏奴在旁说道：“你有什么罪？你是跟从先帝西征准葛尔的有功之臣，如今又说你勾结了年羹尧，其实没有你坐镇北京，年羹尧才真的要反呢！”他一脑门子撩拨心思，信口雌黄着替隆科多抱不平，“你辞去九门提督，原本为了弃权避祸，皇上就腿儿搓绳又免了你的上书房大臣，说‘勾结’又没有实证，说擅搜御园，那是你职权里头的差份，又拿不到桌面上，只好又找个台阶自己下来，他实实在在是个越王勾践！如今八爷在位，八爷再出事，他就又要治你‘勾结’八爷的罪了！”隆科多听了默不言声，许久才道：“我望花甲的人了，出将入相，这辈子也算不虚过的了，现在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能再做，只想平平安安地度此残年。说句实在话，平常在家静思，我还不如一了百了，也不至于遗祸子孙！八爷如若体念我这点心境，请放我一马，如不体念，我的鹤顶红已经预备好了，仰药而尽罢了……”他再也忍不住，眼泪扑簌簌淌落下来。

允禩见他如此伤情，也不禁动容，伸手将玉牒轻轻推过隆科多手边，说道：“舅舅不要这样……也许你恨我，恨我拉你下水，误了你的锦绣前程，不过有两层请你思量，我也是不得已儿，处在这个位置上，为求自保自全跟自己亲哥斗心思。你看对面墙上，那是我手书的条幅——”隆科多抬头看时，果然见酱色绫裱装的一张条幅，颜书写着：

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波浪激其根，仆御折其枝，此木非与天下有仇雠，盖所居者然。夫华霍之树檀，嵩岱之松柏，上叶干青雪，下根通三泉，上有鸾鸟凤凰，下有老豹麒麟，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亲戚，亦所居者然。

“这是《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里的。”允禩的目光在灯下游移，“都是木树，况遇不一样，这是造化安排的，没有办法，天地良心在这里，我从来没有起过害人的心，只是这个当哥子的皇帝不能容我！也就是个死吧，或者高墙圈禁，我都认了——本来成者王侯败者贼么！”他伸出两个指头，“二，我从不勉强人，更不卖友。舅舅，你和我这一‘党’的事不说它，你和弘时的事我也无一不晓。你败落下来，全是因为雍正皇上多疑猜刻，不能容人！他连自己一母同胞亲弟弟都容不得，何况我，更何况

你？自你抄家失势，大理寺、刑部动用了多少人清查你与年羹尧的事，与我的事？除了你转移家财，别的查出什么来了？没有！可见我不卖友的。”他用手指点点那封玉牒：“舅舅把这个拿去，好生把漏子弥缝了。我万不会再寻你的麻烦。你尽管放心……”

“谢八爷！”隆科多捧过玉牒，抖着手小心翼翼揣进贴身汗衫里，冰凉的金页子立刻激得他打了个寒颤，他昏眊的眼睛闪了一下允禩，随即低下头来，说道：“老朽无用之物，实在对不起八爷。不过八爷也请放心，隆科多半世英雄，也是从不卖友的。”说罢向苏奴略一点头，对允禩一揖到地，龙钟退了出去。苏奴望着长廊尽头隆科多消失的影子说道：“就这么放过他去了！便宜了这个老杂毛！”

允禩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说道：“他已是灯干油尽了。强逼着他出来给我们效力，急了，不定一下子把弘时和我们一古脑儿卖掉。他是当过宰相的，如今又罢了职，一行一动多少眼盯着，我们不吃他的背累就算不错。他不入我们伙，雍正的心思就放在他身上，一旦替我们串连人，反而招引得留心到我们，牛不喝水强按头，我也不做这样的事。就是何柱儿的话：年三十逮个兔子，没有它就不过年了？”他转过脸来，眼睛在烛下幽幽泛着绿光，闷声说道：“苏奴明儿走一趟三贝勒府，把我们议的结果告诉弘时，四个王爷已经到了承德，现在这个天儿也许要了允祥的命。可弘历一时也未必同李卫上道去南京，弘历不离开北京，几个王爷就暂住承德。告诉三爷，他八叔这次破釜沉舟为他争这个太子位儿了！”

但是允禩并没有完全估计对。时隔三天邸报出来，弘历以亲王、钦差大臣身份巡视江南，已由张廷玉代雍正皇帝到潞河驿郊送出京。弘昼奉旨到马陵峪视察军务，以皇子身份拜祭景陵。弘时传递过来的信儿，不但允祥已经卧病不能理事，雍正皇帝也患热症，暂停接见外臣。允禩觉得这些消息好得令人不敢相信，命太监何柱儿在宫里打听确实了，这才命轿去畅春园进谒雍正，亲自来探虚实。

“老八来了？”雍正在澹宁居召见允禩，看着他行了礼，含笑说道，“你身子骨儿一直不好，早有旨意不必专门进来请安的。难为你惦记着了。”他看上去果然精神十分怠倦，眼圈暗得发黑，脸色苍白中带着灰青色，颧骨又有点潮红。只散穿一件酱色江绸面貂皮袍，腰间束着黄绉绸褡包，半斜着身子懒散地偎在大迎枕上，声音显得慵懒温和，“那边杌子上坐吧。自己兄弟不讲那么多的礼数，朕见外臣从来也不肯这样的。你如今身子怎么样，看上去气色还好，上次的天麻用了么？”允禩忙欠身答道：“托皇上洪福，这几天好些儿了，主上赏的天麻正在吃，只是这个晕病不是三朝两夕就能好的。臣弟原也没敢来惊动皇上的，见邸报说皇上暂不接见外臣，担心皇上身子，因此赶着过来请安。”

雍正撑着臂坐直了身子，一时没言语。这一对亲兄弟自康熙四十六年犯生分，为夺这个皇帝位逐鹿紫禁城，变成生死冤家已经近二十年。但历来刀枪相见唇枪舌剑，雍正这边是允祥，允禩那边是允祺允禟，相

互直接交锋。雍正与允禩平时极少单独见面，朝会也只是揖让谦恭礼数不缺而已。此刻，两个多年的政敌相对已是一君一臣，心中都有万千感慨，却又不知从何说。不知过了多久，允禩才觉得这么干坐很不相宜，一躬身子道："上次见皇上还觉得您气色好，这次看上去有点憔悴，听说皇上一天要见三个时辰大臣，批折子到半夜，这么着打熬，没有病的也受不了。先帝在位勤政，千古帝王无人能及，皇上竟比先帝还要劳乏！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皇上学贯古今，好歹当心些儿，也是天下臣民之福。"

"朕有自知之明。凡百事务处置，聪明天亶朕不及先帝，只好以勤补拙罢了。"雍正心知允禩巴不得自己立刻就死，听这假惺惺慰告，不由一阵腻味，嘴角嚼了苦橄榄似的皱着眉头，语气却十分安详，"人呐，最怕没有自知之明——朕这阵子不爽，原来早想叫你进来问问的，旗务整顿的事，如今到底办得怎么样了？"允禩略一沉吟，笑道："说句实在的，臣弟与皇上政见多有不合的，唯独整顿旗务，我打心里赞同。可就是皇上说的，人得有自知之明。开国才八十年，我们满洲八旗子弟就都成了一群窝囊废！康熙五十六年传尔丹兵败青海，六万人全军覆没，逃回来的人说，听见敲鼓声就吓得拉稀。允禵进军西藏，年羹尧在青海打仗，都用的汉军绿营。就京师这些旗下，每个月领了钱粮，什么事也不做，提溜个鸟笼子，就晓得坐茶馆吹牛，再不然喂肥狗，栽石榴树，十个里头连一个会说国语国语：清时定满语为国语。的都没有了！所以这事臣弟十分经心着办，从没懈怠的。"雍正凝神听着，见高无庸送来奶子，说道："给你八爷——你接着说。"

允禩两手捧过奶子，谢了，呷一口奶子，从容说道："但万岁知道的，八旗旗下这些狗才个个都不是省油灯，骄纵惯了。他们又各有自己旗主，事权难从一统。前次奉旨，在密云、顺义、遵化这些地方划拨地土分给他们。老实一点的去了，滑头的把地租出去，坐收现成的粮。有一等不会也懒得生业的，干脆把地卖了。我追查这些事，抓了几个到我府里问，他们又都说请示过本主，气得我肺炸，又拿他们没办法。所以和三阿哥商议了一下，把各旗旗主叫到北京，列出整顿条例，由各旗旗主自己部勒自己旗下的满人，朝廷只是定期检视。办得好的褒扬奖励，办得不好的按例惩处。这些旗主在奉天也是无所事事，拿了俸禄也该叫他们办点正经事的。这是弘时和臣弟们思量的一个法子。合适不合适还要看皇上圣裁。"说罢垂头吃奶子。

"这些事你和弘时多商量吧。"雍正漫不经心地说道，"朕这头政务太多，下半年已经接见过各省知府以上官员。过了元旦，从直隶省开始，朕要接见所有的州县官。州县是最亲民的职份，朝廷一切制度都要他们去办，百姓的疾苦甘甜他们又最知道，刷新吏治先要从他们头上做起。有人说朕琐细，殊不知天下如今最缺的就是琐细不怕麻烦。朕知道你政见与朕不合，你不要为这个不安，杨名时李绂他们也都与朕不合，办好差使，不弄邪魔外道，朕还有这点容人之量。就整顿旗务而言，朕只有一句话，所有旗人都要体念朝廷爱养的深恩厚德，努力生业，共建大清极盛之世。有这个宗旨，法子由你们去想。"正说着，见张廷玉从韵松轩那

边匆匆过来，雍正便问：“有什么急事么？”

张廷玉向雍正打了个千儿起身，向允禩微一颔首示意，说道：“方才接到布善的军报，策零阿拉布坦带了三千蒙古骑兵偷袭阿尔泰大营，已经被打退。这是大事，所以奴才赶着过来奏主子知道。”雍正眉头一拧，立刻变得神采奕奕，问道：“他的折子呢？双方死伤情形如何？”“折子我叫他们正誊节略，这里先回一下主子，节略誊好也送怡亲王一份。我军死伤很少，只有七十三个死的，策零丢下二百多具尸体逃了。因是夜战，伤敌的情形不明，不过，敌军劫了我军一座粮库，运走粮食三千石，烧了大约七千石。阿尔泰大营冬粮不足，来春雪化泥泞，怕不好运输，请旨户部从速调拨一万石粮运去以资军需。”他顿了一下，略带迟疑地又道：“随折还有一份有功弁将名单，请朝廷议叙。”

“这是什么‘胜仗’？”雍正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冷笑一声说道，“布善是身统三万人马的建牙上将，被人家端了营，烧了仓库还带走了粮食，还外带死了七十多个人！他居然有脸向朝廷要粮请功？”他呼呼喘了两口粗气，按着胸口揉搓了一阵才平静下来，“你拟旨告诉布善，朕没有那多的恩典施给他！叫他革职留任戴罪立功，限他半个月也端敌军一个粮库，也允他战死二百人！不然，朕要锁拿他进京交部议处，想望首领可保也在可与未可之间。还生出这样的妄想，要朕给他‘叙功’！”他焦躁地来回踱着步子，不时站在玻璃窗前望一眼外边白雪皑皑的房顶树冠和化得满院都是的雪水，又心无所主似的转过脸来，茫然盯着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

张廷玉思索良久，说道：“打了败仗是明摆的事，但奴才以为这只是小挫。如今下旨撤掉布善，或者他半月之内不能如命立功，朝廷选哪员将去阿尔泰代替呢？请主子睿鉴圣裁！”雍正不胜忿然地啐了一口，说道：“朕并不为他‘小挫’生气，败了就是败了，明明白白回奏，为什么要欺君？你说没人代替，朕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带毛猪？！”

“皇上，”坐在旁边一直没言声的允禩忽然徐徐说道，“讳败冒功，边将积习历来都是如此，您大可不必为这事动肝火。”

“唔。”

“布善是从圣祖西征的老军务，并非无能之辈。”允禩微笑着侃侃而言，“青藏西北阿尔泰这些地方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瀚海苦寒之地，能在那里长期留守，布善也就算忠诚之士，不应以小过重罚，寒了守塞将士的心。换一个生手，威不足服众，指挥不能如意，反而要出大乱子。朝廷远在万里之外，臣弟以为更不宜作琐碎军务布置，策零阿拉布坦蒙古骑兵本来就飘移不定剽悍难制，他也未必有什么粮库。布善求功补过贸然出兵，又正值严冬之季，胜负之数更难预料，若再有败绩，隆科多来春和罗刹国的边界会议也不定因此吃更大的亏。这事本不是臣弟的分内差事，我坐在一旁细想，只能糊涂了。承认布善的小‘胜’，命他乘‘胜’相机进剿。皇上在密折朱批里倒可以明白直告他这样作的原由，布善自然

知恩感戴的。兵凶战危，这和政事不同，错了可以更正。臣弟刍荛之见，请皇上三思。”

雍正听不到一半就已明白允禩的主见是对的。他瞟一眼满脸温良恭谦的允禩，打心底里叹息，老八要能实心臣服，办事能耐比允祥也不逊色……脸上却不肯带出来，对张廷玉道：“老八的主张看来有些道理，暂时不要申饬布善了。粮食怎么办！这一万石粮从哪里调拨？”“粮食有的是。”张廷玉道，“河南陕西四川都有存粮，只是运起来不容易，骆驼、马匹、驴嚼，还有人夫吃，加上工钱，百里百斤一吊一运费计算方法，一百里路程一百斤东西，支付一吊一钱。，像这样的天儿恐怕还征不上来人，总算下来路上花销也要一万石粮才够呢！”允禩见雍正目视自己，知道他心疼这笔脚资，遂一笑道：“只怕百里百斤一吊三也未必征得足民夫数。岳钟麒的兵就驻在川北，发旨叫岳钟麒就营中军粮用军马运，脚银也就省去不少。”

“青海省原来年羹尧统辖的军队还驻有六万，靠的是各省支应军粮。青海省刚刚平定，也没有大粮库，岳钟麒能按住这头已经很不容易了，不宜再抽调岳钟麒的军粮！”张廷玉皱眉沉思着说道，“甘肃榆林军库现在还存着十万石粮，布善的缺粮可以从这里头调拨，榆林库里的粮也到了更新的时候，正好腾出库房来。甘东去年大旱，一开春就得赈济，也只能动用这批粮食。饥民熬冬无食，就由他们来运粮，脚资一律用现粮支付，他们有什么不乐意的？这样，粮库也腾出来了，也省了脚银，百姓也有粮过冬了，岂不四角俱全。这样变换一下，放赈变成工赈，春赈变成冬赈，来春就是不够用，也就差不多了。”

雍正的心绪一下子好起来，笑道：“集思广益，今儿议得爽！朕是性情中人，大喜大怒从不掩饰，幸得你们成全匡正。李世民对房玄龄说‘恒欲公等尽情极谏’，你们今儿是直谏，还算不得‘极’谏，朕已受益不浅。粮食的事就这样办。用六百里加紧廷寄发到甘肃，由骆文寿亲自经理，两个月内务必把军粮送到布善大营。发文田文镜，调拨他今秋的粮食十万石到榆林，叫他心里先有个数！昨日礼部有个折子，直隶今年乡试主考还没点。张廷玉发个廷寄，叫李绂赶紧赴任，湖广那边几个积案不要他管，交给李卫去办。宝亲王和李卫在一处，有什么办不下来的？”他顿了一下，舒适地打个欠身，道：“老八，好好做！就像今天这样做，成全了朕也就成全了你。往后遇有朕思虑不周的政务，廷玉你们不要心存顾忌，只管痛谏，朕再不会以这个恼人罪人的。”他目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彩，带着期望盯着允禩。允禩却仍是一副恂恂儒雅之风，起身向雍正一揖，说道：“臣弟自当努力巴结。”

“好、好！”雍正脸上带着笑，目光却已转暗，“你这样很好。昨晚接允禵的请安折子，他奉诏要回京做事了。都是自己亲兄弟，朕不在乎他请安这个礼数，只要让朕一个‘是’字就够了。老十四是个暴性儿，你们又相处得来，平素一处多劝劝他些。就这样，道乏罢。你身子骨儿也不甚结实，需用什么告诉朕一声。”雍正一边说，允禩连连辞谢，一躬身便退了出去。望着他的背影，雍正长叹一声，说道：“这未尝不是好样的人才

呢？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张廷玉默然一躬身，说道：“但愿八爷实心为政，社稷之福，也是天家之福。”

“他不弄什么‘八王议政’，朕自然不难为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瞧着他吧。”雍正脸上已经冷峻得像挂了一层霜，“十三弟病得很重，朕也身体难支。衡臣，你偌大岁数，里外忙你一个，朕好疼你！”张廷玉心里一阵酸热，正要说些谢恩的话，雍正又道：“李卫和允祥都推荐那个异人贾士芳。这事你写信给李卫，叫他着意访求，也不发展局限贾某一个，不要怕推荐错了，朕自有试用之道。”张廷玉儒学大宗，对这些绰神弄鬼的事满不以为然，怔怔听了，却道：“请皇上恕臣，臣不赞同，也不敢奉诏。”

雍正不禁一笑，半晌才道：“不奉诏就算了。”

第九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李绂接到升任直隶总督的明发诏谕已经半年，但湖广巡抚的印信他还不肯交卸。他心里也急着进京赴任，但手头压着一件大案：汉阳业户程森为夺佃户刘二旦之妻刘王氏，夺佃烧房逼死刘家一门三口。这个案子已经拖了三年，本来汉阳县、府都已审明结案了的，程家不知做了什么手脚，案子详到省里，臬司衙门驳了下去，说“夺佃非罪，房产为程家之产；烧房不仁，律无抵罪之拟。刘老栓祖孙三人怀砒霜到程家当众饮药，意图讹诈，亦不为无非。”判程森枷号三个月了事。刘王氏不服，在巡抚衙门击鼓告状。李绂接了状子便叫过按察使黄伦询问，黄伦倒也爽快，说程森固然为富不仁，刘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程森说是因地租看涨，夺佃是为了加租。刘王氏说她去找程森理论，程森大天白日意图强奸。地租涨价有据可查，“强奸”却没凭据。听黄伦这么讲，又是一番道理。李绂因此时朝廷已有明发诏旨调任直隶总督，他是军机大臣张廷玉的门生，在湖广任巡抚三年清介自守，在雍正皇帝跟前眷宠不亚于田文镜，也不想为这么个案子让御史说三道四，因此将案由密奏了雍正，请求将这遗案处置完，干净利落去北京上任。不久就奉到雍正朱批：

为地租涨价夺佃，尚在情理之中，烧房，则不可解；刘氏一门三命为夺佃当众自尽，更不可解。该抚疑得是。李绂可缓来京，查实办妥之后赴任可也。此系人命之案，不可掉以轻心。

奉了这道诏谕，李绂索性将衙务交代了藩司衙门署理，亲自下汉阳私访了半个月，已是得了实情。回到衙门，恰过了冬至节，见到雍正催他北行的旨意，李绂一边出火票到汉阳县提拿证人和程森，又发文按察使衙门，请黄伦腊月初三过来会审结案。

三天之后，坐落在武昌城西的巡抚衙门挂出放告牌，立时便招引了不计其数的人来看热闹。此时孟冬季节滴水成冰，人们猫冬在家无事，哪个不来瞧。自卯正时牌，挨挨压压熙熙攘攘的人统袖缩脖嘈杂而来，挤在衙门照壁前、石狮子座旁、仪门外平常停官轿的地方，晒着暖儿，脚跺得山响，叽叽喳喳议论着。

“李抚台不是已经升了直隶制台了么？邸报都出来了，怎么还管咱们这里的事？”

“刘王氏的案子听说已经结了，李制台亲自去北京奏明案中有疑，皇上下旨叫李制台复审的，李制台如今是钦差呐！”

“清官啊……”一个老头子闭目喃喃自语，“最好李大人就留下，老天爷保佑来了个清官管我们湖北，火耗钱只收六钱……”

“嘻！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也不是自己祖父事业！你想他留下，他就留下了？”

忽然，嗡嗡嘤嘤议论的人一阵起哄，原来是湖广按察使黄伦的大轿到了。人们急忙让出能过一个人的胡同来，只见一乘八人抬象格子暖轿，几十名手持水火棍的臬司衙门捕快前后簇拥着迤逦近来，后头紧跟着还有两乘四人官轿，是汉阳府汉阳县令坐着——都没有筛锣开道，直到巡抚衙门东侧仪门前停下。人们张望间，从签押房那边早飞也似跑过一个戈什哈，喘吁吁道：“抚院请诸位大人签押房少坐。”三个人也不言声，一哈腰算是答应，由仪门鱼贯而入。众人正看得没头绪，突然听得正堂堂鼓“咚”地一声暴响，人们立刻像冲闸的洪水似的涌向方堂口，要看原告刘王氏是个什么模样的人。谁知到了跟前看，才知道不是刘王氏，是武昌三元庙文昌宫前天天要饭的米疯子，不知听了谁的撺掇，悄没声揣了半截破砖，结结实实把堂鼓给砸了一砖，竟砸破了拳头大一个洞！抚院的人不知道他是疯子，早过来两个亲兵按住了他。守门的戈什哈脖子筋胀得老高，正在气急败坏地发问：

“你为什么砸堂鼓？”

“我有冤！”

“有冤，县里去告。”

“县里管不了！”

“那就府里道里臬司衙门！”

“这里也挂放告牌，我就要在这里告！”

“这个放告牌，专为刘王氏挂的！”

“啊哈哈！”米疯子双脚一跳，疯笑道，“李抚台也是刘王氏一个人的抚台……哈哈哈哈……”戈什哈劈脸掴了他一掌，骂道：“操你祖宗！不看看这什么地方？有你妈的什么冤，非要这个衙门告？”米疯子深似不觉，念着楚剧道白道：“好个不孝的儿啊……老父亲苦一世供你做官，如今看看老父身受恶霸凌辱如同陌路之人！你你……这忤逆不孝之子啊……”

那戈什哈气得三尸暴作，还要上前打时，旁边有知道的悄悄说道：“李头儿别和他生气，三元庙文昌宫那边天天转悠，出了名的米疯子——过继儿子当了官，又不认他这个宗，卷了地产的那位，您老不可怜他么？”李头儿笑骂道：“弄半天是个疯子？滚！”说话间，便见衙门口众人闪出一条路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前头由刑名房一个师爷导着进来。此时外头太阳已上三竿，千头攒动着的人们争看这个告状女人，李头儿便知这是刘王氏。只见她穿一身靛青粗布大衫，一头浓密的头发挽着一个髻儿，外头缠着孝布，平直得细线一样两条眉心微微蹙起，紧绷着的嘴唇边陷下两个浅浅的酒涡，在众目睽睽下怯生生进了衙门口，头也不敢抬。李头儿照李绂事先吩咐，将一柄四尺多长的鼓槌递给她，说道：“胆放开，使劲敲，不要停，直到放炮升堂，你再上去！”

“咚、咚、咚、咚……”

几声干涩沉闷的鼓声传入后堂侧畔的签押房。李绂平素是个冷人，不甚与人交往，今日坐衙专门等案，更是一声不吭。汉阳府县官卑位小，黄伦满心嫌李绂多事，也不来兜搭说话。四个人正枯坐得不自在，听见前头堂鼓声，李绂便站起身，看也不看三人一眼，只吩咐一声“升堂”，遂出了签押房。黄伦几个忙不迭随后跟出来，便听前堂口石破天惊般三声炮响，三班衙役，巡抚衙门几个师爷忙忙拿着纸笔从后堂照壁按序一拥而出，几十个手执水火大棍的衙役一声递一声威严的堂威：

“噢……”

所有嘈杂的人声立刻停止，静得一根针落地也听得见。刘王氏早已跪在堂口，听得“李大人升堂”一声高唱，手执状纸深深俯地叩头，口中喃喃说道：“李青天为民妇做主！”

李绂衣裳窸窣升了公座，见几个师爷已在肃静回避牌旁设了小案子援笔待录，公座侧旁西边一公案是为黄伦空着，汉阳府县是二人合坐一凳。他站在那里，用目光冷冷睃了一眼堂口，吩咐道：“传请黄大人，汉阳知府柳青、汉阳县令寿吾一同会审——把刘王氏的状子呈上来！”

“喳！”

那个叫“李头儿”的戈什哈答应一声，径至刘王氏跟前取过状纸双手呈给

李绂。李绂一边低头细看状子，一边对三个刚请过来的官员道：“三位老兄请坐！”一直到细细看完了那状纸，李绂方轻咳一声，叫道：“刘王氏。”

“民妇在……”

“你抬起头来！”

刘王氏不安地瑟缩了一下，躲避着众人的目光，抬头看了居中而坐的李绂一眼，忙又低下了头。大约她禁受不了巡抚衙门这样森罗殿一般的威严仪仗，双手一软，几乎跌伏在地下。

“你不要怕，”李绂轻声说道，“你的案子早已在臬司衙门立卷承审，本巡抚也有明查暗访，今日过堂为这案子审断，本巡抚虽已奉调北京，已经奏明当今，此案不结，我断不离湖北一步，你只管放心——让被告程森上堂！”

衙门外一阵轻微的骚动，两个衙役从西侧刑房带着程森出来。他大约五十岁不到年纪，戴一顶六合一统毡帽，灰府绸小羊皮袍，膀间束一条玄色槟榔荷包腰带，外头套一件黑湖绸褂子，胖胖的脸上倒也五官端正，只上唇凹陷些，留着一绺小黑胡子掩饰败相。程森却不怯场，脚步橐橐进了大堂，双手抱一揖，就地打了个千儿，看一眼跪在旁边的刘王氏，又是一揖站起身来。李绂一看便知是个做过官的，“啪”地将手中响木一敲，问道：“你叫程森？”

“晚眷生程森！”

“你做过官？什么职务，原在哪里任职，又因何在籍？”

“卑职原在江西盐道，康熙六十年因亏空库银撤差追比。雍正三年亏空补完，起复为泰安同知，因母死丁忧在籍守制。”

“好一个‘孝子’！”李绂警觉地看了一眼黄伦，他记得黄伦也在江西藩司衙门做过官，为程森一案翻案，莫非还有更深的背景？当下一边思索，冷笑道：“三年热孝未满，就敢奸宿有夫之妇，就不论孔孟之道，国法皇宪都不顾了么？”“卑职并没有奸污刘王氏。”程森不屑地看了一眼刘王氏，“因卑职起复需用银钱，随行就市为佃户加收一成租。所有佃户没有不服气的。刘王氏一家抗租不缴，下头人气急了烧掉她三间茅草屋的事是有的，我已为这事把烧屋家人开革处罚过了。刘王氏为赖租，来我府中，见我的时候百般卖弄风骚，敞胸露乳，说了许多疯话，我赶了她去——我一妻二妾，这把子年纪了，能上她这个当？——想不到她公爹也是无赖，八月十六带着她两个儿子闯到我家，当筵饮药自尽。卑职当即抢救无效，就成了这件人命官司。这个案子经臬台黄大人多次审讯，证词一应俱全，卑职是读书人，不敢欺心蒙理，求中丞大人明鉴识伪，这个罪名儿卑职实实不敢承受的……”说着就扯出汗巾子拭泪。李绂听了，转过脸不假思索地问道：“汉阳县，你是第一审官，这个程某人当时是不

是这样供的？”

县令寿吾坐在最下首，当时接这个案子时巡抚是他的座师杨名时，黄伦并没有调来，他没想到案子会这样扯皮。他今天陪审，原是坐定了当个泥菩萨，刘王氏胜了，他当时就审得不错，程森胜了，乐得给黄伦顺水人情，没想到李绂头一个就点到自己，顿时脸上一红一白，局促不安地说道：“当时程森没有到庭，是派他的管家程贵富代理的，还有几个在场求减租的佃户，口供和程森说的不一样。刘王氏父亲和儿子饮药是在八月十五，不是八月十六。八月十五程家设筵待佃户，续定来年佃租出了争执。刘家乘机揭出程森欺孤灭寡，被程家庄丁抓打吃药自尽的。这件事看见的人很多，卑职以为证据确凿，当即就断了程家无理。”坐在寿吾身边的知府柳青立刻说：“寿令当时申报的案情就是这样，卑职所以就照准了。”黄伦在对面一口就顶了回来：“程贵富不是正身。刘王氏告的是程森，怎么能据管家的话判断家主有罪？那程贵富对他家主怀有私仇，有意那样供，陷害程森的。”程森立刻接口响应，说道：“幸亏了黄臬台明察秋毫，不然我真叫程贵富坑到死处！”他摆着头还要说，李绂将响木“啪”地猛一击案，断喝一声道：“你给我住口！问到你再说！”几个人便一齐都住口。

“刘王氏，你说，到底是八月十五，还是八月十六？”

“八月十五！”

“八月十六！”程森立刻顶了回来，“庄户们都能作证。”李绂哼了一声，问道：“谁能出来证明？”程森向外看了看，围在堂口的几个衣裳褴褛的人跌跌撞撞地爬跪进来，一窝蜂儿跪下，口中乱嘈，说：“我们程老爷冤枉！八月十五我们都在场吃酒，刘老栓也在，没见他吃什么砒霜的呀？”

李绂转过脸，口气变得异常严厉，问刘王氏：“这是怎么说？”

“青天大老爷！”刘王氏脸色青灰，连着爬跪两步，指着几个证人连哭带说：“他们都是指着程家佃田吃饭的人，程森说八月十六，他们敢说八月十五么？八月十五夜里好月亮，我带着两个本家兄弟去程家抬回我的爹还有我的两个儿，当晚哭丧哭得满村都过不成节，老爷您随便叫几个村民问问，这种日子还有记错的么？”说着她放声号啕：“我屈死的老爹……我的儿，我的娇儿……嗬嗬……啊……”凄惨的哭声盈庭回旋，人人心上都被激得紧缩起来。外头几个毛头小伙子也挤了进来，七嘴八舌地说道：“我叫汪二柱，和刘王氏一个村的。我证老刘头是八月十五死的……”

“哭得满村人凄惶掉泪，这事谁不知道？”

“我娘还带着月饼去老栓家看来着！”

“我是住刘村抬死人的，八月十五，没错！”

李绂嘿嘿冷笑，倏地翻转脸来，问道：“程森，你讲，为什么私改日期，嗯？！”

“……兴许，我记错了……”“你是太聪明了。”李绂讥讽地吊着嘴角冷冷说道，“日子定到八月十六，证人就只限到你程家的人，就好作手脚了，可惜八月十五这个日子太好记了，更可惜的是你程森不能一手遮天，你只能胁逼你的佃户，别的人你掩不了口舌！”

程森仿佛被打了一闷棍，浑身激起一个寒颤，他有点张皇似的环顾一下四周，又看了看几个刚刚进来的证人，咬了咬牙强自镇定着说道：“就算是八月十五吧，反正就那么回事，他是自尽，又不是我强按着吃药的……”李绂狰狞地一笑，说道：“你没有奸污刘王氏么？”

“没有。”程森瞟一眼黄伦，低下了头，他的口气已经不再那样强横。李绂将目光扫向刘王氏。刘王氏被看得低着头只是抠砖缝儿，张了几次口才嗫嚅道：“他……他……”她偷看了一眼衙门口拥挤的人群，到底没有说出口。坐在西侧的黄伦将案一拍，喝道：“今日对簿公堂，你吞吞吐吐语言恍惚，你这刁妇，存的什么心？”

李绂瞟了黄伦一眼，吩咐戈什哈：“把证人带下去具结画押，门口这些人后退三丈！”衙役们答应着便来带证人。但门口的聚观人众听问奸情，却越发来神，推走这边，那边又涌上来，怎么也赶不走。还是一个师爷有办法，端了一碗墨汁，用毛笔蘸了站在堂口淋淋漓漓地就洒。前头几个脸上身上着了墨的立刻便往后退，后边伸着脖子听热闹的顿时挤倒了一片，外边一时吵声骂声哭叫声嘈杂不堪，好半日才安静住了。李绂对刘王氏说道：“这是公堂，你必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好为你结案。多少烈妇受辱而死，《春秋》并不责备。既是强奸，那就没什么可丢人的。你只管如实讲，不要心存顾忌。”

“是……”刘王氏咽了一口唾沫，“我是他家针线上人叫去的，说是帮着做过冬衣裳……我爹已经去过几次求他别加租，我想着帮做冬衣，或者能见太太奶奶们求个情儿，就去了。我在他们西厢屋做针线，不知怎么后来就剩我一个人在屋里。他……他就进来，动手动脚，先是说疯话，我不理他，后来他就……猛地搂住我，一手扯裤子，一手摸乳——我叫唤煞，也没一个人进来……后来……后来他就糟蹋了我。我在他大腿上抓了几把，不知道抓出印儿没有……”她羞得说不下去，又低下了头。

“这就好办了。”黄伦在旁说道，“既是抓抠过他，只要验验有伤无伤就知道了！”

刘王氏突然抬起头来，下死眼盯着黄伦，她突然没了羞涩，梗着脖子，苍白的嘴唇哆嗦着，大声说道：“黄大人！你得了程森多少银子？你——你还是个读书做官的！三年前抓的印儿现在还能验出来？你这么不要脸，一死就一死，我索性全兜出来，你占骗了我身子，答应替我雪冤，后来为什么变卦？”

她这个话一出口，立刻满堂皆惊。李绂、柳青、寿吾并所有的衙役都把目光射向黄伦，一个个脸色苍白，如同庙中鬼神泥胎，顿时大堂上一片死寂。黄伦万不料她竟攀出自己，脸色唰地变得蜡黄，没半点血色，半晌才回过神来，“啪”地猛一击案，吼道：“你放屁！可见本按察使没有看错你，你这个臭婊子，竟敢如此含血喷人！来！”

“在！”几个臬司衙门的人立刻雷轰般答应。

“大棍侍候！”

“喳！”

“慢。”李绂早已立起身来，案情这样一转，是他万万始料不及的，此时可怎么办？他攒着眉头紧张地思索一阵，松弛了一下，笑道：“黄大人少安毋躁么。问明了再加刑不迟——刘王氏，你要知道，你是以民告官，先已经有罪，要想清楚了！”

刘王氏此时将一切已置之度外，死盯着黄伦道：“民妇是破了身子的人，已经一钱不值，只要公道处置了我一家三口血债，什么罪我都领了！”她戟指指着黄伦，“你在二堂密审我，你说，程森给你送钱，你不稀罕可是有的？当时我磕头说，‘大人不爱钱，公侯万代’，你双手把我拉起来，你那副脏脸叫人恶心！你说……你说……”

“你这刁恶无赖的淫妇！你住口！”黄伦吼道，“瞧你那副模样，谁瞧得上？”李绂笑道：“你不要忙着问，让她说完——刘王氏，他说什么？”刘王氏道：“他说‘你真长得……可人意儿，我的四姨太也比下去了……’还说，只要和他‘春风一度’管保我的案子赢……大人，我不是人……为了替我儿报仇，我就从了……”

李绂冷冷睃了黄伦一眼，正要说话，黄伦恶狠狠问道：“你有什么凭证？说不出来，我剥了你的皮！”李绂因又问道：“是。你有凭证么？”

“这种事还要的什么凭证？”刘王氏掩着脸泣声说道，啜泣了一会儿，猛地抬起头说道：“我看见了，他肚脐左边有一块朱砂记，上头还长着红毛。还有，还有，他的‘那个’左边还有铜钱大一块黑痣。红毛记有半个巴掌大——大人，你验，他要没有，我就认这诬告罪！”

这一下把黄伦证到了死地，黄伦立时面如死灰，只是哆嗦嘴唇，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大堂上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瞠目望着李绂。

“士经兄，”李绂阴笑了一下，平缓了脸色，叫着黄伦的字说道，“案子已经涉到了你，真真假假自有泾渭。请士经兄回避一下，随我到二堂，我还有话说。”黄伦头昏目眩，形同白痴，眼睛直直地站起身，提线木偶般跟着李绂到了后堂。他们一离开，堂口立刻传来一阵人们兴奋的鼓噪议论声。李绂吩咐跟着的戈什哈“叫他们安静！”一边示意黄伦坐下，亲自倒了一杯茶端过来，娓娓轻声细语说道：“士经，你说实话，我还可成全

你的体面，不叫你当人出丑，不然，你想想看，万目睽睽之下，我也不好不秉公执法的。其实呢，这个案子我心里已经明镜一样——我自己调的人证根本就没有用上。你要一错到底，我可也就无法可设的了。因为这案子是皇上御批的，我不能没个交待。”

黄伦仿佛此刻才灵魂归窍，他仇恨地看了一眼满脸假笑的李绂，两只手抱着剃得发光的脑门子，来个一言不发。

“你再想想看。”

……

“唔？”

……

“你不肯招么？”

……

李绂勃然大怒，怒喝一声：“给你脸不要脸，本抚成全不了你了！来，给黄大人去衣！”

“喳！”几个戈什哈立时饿虎扑食般拥了过来，黄伦本能地一闪，怪声怪气叫道：“我是朝廷三品大员，士可杀而不可辱，你们谁敢？！”李绂格格一笑，说道：“你是‘士’？你是猪！我今天辱定了你！”说着手一挥。戈什哈们从没干过这差使，又新奇又好笑，两个人死死按住挣扎着的臬台大人，余下的七手八脚连解带撕，顷刻之间就剥得他一丝不挂。果然的真不假，黄伦肚脐左下侧一片红茸茸的细毛朱砂记。再扳开腿，那块黑痣赫然在目。

李绂什么话也没说，掉头便返回了大堂。嗡嗡嘤嘤满堂嘈杂立刻鸦雀无声。他站在公座上吸了一气，仿佛要吐尽纷乱的思绪，半晌才定住了神，咬着牙大声宣布：“黄伦已经招了！程森，你到底怎么和他勾结翻案，你给我从实——”他“啪”的猛击一下响木，连那个铿锵有力的“讲”字一齐“拍”了出去。

“我招……”程森面无人色，稀泥一样软瘫在地，“我和他在江西盐道上就是同事。头一回送银子三百两，他不肯要。后来叙出是旧行，我送他一千两银子，他就给我翻了案……”李绂无声透了一口气，坐回公座，吩咐道：“给他画押！”一边援笔在手在案牍上疾书批文。

据程森一案，该犯原系在籍守制之朝廷命官，乃敢据势鱼肉乡里，将佃

户刘老栓之家媳于光天化日之下骗诱到家，强行奸污，致使刘老栓祖孙三人饮恨自尽。又复交通赂赇朝廷方面大员黄伦，意图弭罪。灭绝天理于前，舞法弄权于后，使刘王氏一门三命久冤不解，实属罪不容诛。着判斩立决，报刑部详准施刑。黄伦身为朝廷法司大员，贪赃无耻，胁奸民妇，悍然弄法，即行监禁，案由申奏御览后遵旨严处。

写罢，接过画过押的状纸略一浏览，眼睛扫视一眼众人，朗声宣读了判词。立时外面千万人一齐欢声鼓舞，刘王氏满面泪痕，嘶声高呼："青天大老爷明断！李老爷公侯万代……"夹着程森家属含糊不清的号啕咒詈声混成一片……

恰此时，后堂匆匆出来一个戈什哈，对李绂耳语道："宝亲王爷，还有两江总督李卫制台来了，在后头签押房等候大人。"李绂脸上毫无表情，只点了点头，直到百姓散尽方徐徐说道："退堂吧！"

第十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李绂退堂回来，路过二堂，见黄伦形同木偶痴坐在堂角的木杌子上。他大概已经听到了李绂方才宣布的判词，见李绂精神抖擞地过来，身子一软便双膝跪了下去，说道："犯官有罪，总念我十年寒窗，四下考场，今天来之不易，求大人笔下留情……"李绂迟疑地站住了脚步，扬着脸看了看堂后院中签押房前肃立的几个太监近卫，叹了一口气，说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你的这件事太丢人，不单丢你自己先人面孔，朝廷脸上也是撑不住的。当今主子最讲心田，坏他名声的，断没有轻饶的理。这会子我还要谒见宝亲王，不能多谈，你先回府上闭门思过，写一个服辩给我，我奏皇上时夹片呈后上御览。就以你贪色顽钝这一条说，辜负皇上苦心栽培，罪认得好，心诚，或可有你一条生路。至于功名，眼下根本谈不到。世上没有什么好东西能洗掉耻辱，只有时间。撕掳下性命，拼几年工夫雪心改正，那时才能说这件事呢！"黄伦听一句，哽着嗓子答应一句，李绂见他吓得浑身筛糠语不成声，心里也是一软，却没有再说什么，拔脚便进去了。

"好啊，包龙图退衙了。"李绂在签押房门口报了职名，便听里头一阵爽朗的笑声。挑帘进去，见宝亲王弘历坐在炭火盆子旁烤手取暖，李卫用铁筷子轻轻翻着，屋子里一股浓烈的烤白薯甜焦香味。李绂就地打千儿请下安去，说道："奴才给亲王千岁请安！"起身来时，才又对李卫笑道："臭叫花子，在我这屋折腾烤红苕，巴结主子了！"他这才用心打量，只见弘历一身宝蓝色土布棉衫，脚蹬双起梁"踢死牛"鞋，头上戴着青毡瓜皮帽，腰间系一条黑布搭包儿腰带，通身上下都像一个乡下穷秀才。只弘历年纪还不到十六岁，尽管看去比实际岁数老成，但天生资质

秀丽雍容，貌如姣好女子，和他这一身微服打扮不甚相称。李卫也是便装打扮，像是乡里中户人家的长随。他永远是一副嘻天哈地模样儿，只是他身子骨儿不好，脸色带着青黄，借着翻弄烤白薯顺便儿取暖。李卫身后还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脸书卷气，眉宇间却甚是英武。武昌地气夏热冬寒，这种时节棉袍棉衣尚且冻得缩首顿足，他却只穿一件夹袍，单裤套着快靴站在靠窗处，一脸的泰然自若。

李卫见李绂不住眼打量那年轻人，嘻嘻笑道："我们宝亲王爷主仆是步行赶来湖广的。你瞧这年轻人不起眼儿，把你衙门人都加起来也未必是他对手。他叫端木良庸，如今跟宝亲王一道南巡。"李绂向端木良庸略一点头，漫不经心说道："国家承平之世，练武不如习文。我看你这资质，像个读书料子呢！——王爷，前几日接邸报，说您要到南京，奴才万没有料到来到武昌，不知皇上龙体近日如何？"

"皇上龙体欠安，不过不相干，你可放心。"弘历起身站着说了一句又坐下，"我这次出来也顺便访医。要有身怀异能绝技的，或者十分上好的医生，你写密折奏荐进去。哦不，你不是这就要离任进京么？留心儿访着就是。"李绂笑道："皇上其实就是一个'累'字。奴才一路进去，一定用心访查医生。不过说选'异能'之士，奴才不敢奉命，还要劝劝李卫兄，离经叛道之徒江湖术士，万万不可轻易进荐。你要荐，我就弹劾你！"

李卫嬉皮笑脸，说道："你弹劾我还少了？不过狗咬狗罢了，该荐谁我还要荐的。上回你弹劾我违旨看戏，反倒给了我好处，弄了个'李卫奉旨看戏'——我不为荒淫怠懈，吃喝玩乐儿，大约你李绂无奈我何。"这说的是前年的事。雍正下旨令天下文武百官不准看戏荒怠公务，李卫却几次在南京总督衙门叫戏班子。李绂便以"阳奉阴违擅自观剧"为题，密奏了李卫一本。雍正臭骂李卫一顿，令他"据实回奏"，李卫答称因自己"识字不多，学术不够，又蒙皇上严旨切责读书学史，只得捡些于治道有益的戏文儿看看，长长见识"。雍正朱批，"尔之粗率无学朕深知之，肯于看戏学史，其心其志仍在法理之中，朕甚嘉勉之。但嘱尔勿以观剧荒怠公事耳。"——本来偷偷看戏的，经李绂这么一弹劾，李卫反而变成公然奉旨看戏。此时说起来，李绂也只好自失地一笑，说道："只要我看你不地道，我仍旧要弹劾你的！"

"巨来，"宝亲王弘历见二人戏说斗口，也是一笑，他虽在少年，自六岁入宫即在康熙皇帝膝下读书，学贯古今兼长文武的老皇帝亲自调教的皇孙唯独他一个。因此在康熙的百余名孙子中，不但学问最好，而且养成气质，举手抬足皆有制度，龙子凤孙华贵雍容中又带着温馨可亲，使人一见忘俗却近而难亵。他一开口便阻住了二李说笑，"我是从信阳府直下湖广来的。有人劝我从南阳老河口过来，说是道儿好走，其实我看是因为南阳为河南富庶之地，'千里不断青'，那是河南的脸。我没有看这个'脸'，从河南的'背'面过来了。比了比，觉得湖广治得比河南要好。你说要启程调直隶去了，我想劝你一句，以你的清廉介直，直隶也能治好，不过皇上锐意振数百年之颓风，刷新吏治。有些陋习不能不有所更张，河南、江南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加上垦荒，岁入几乎都增了

一倍。已经证明了的好办法好制度，我劝你到直隶还是要推行。杨名时在云贵也是按兵不动，那个地方苗瑶汉杂处，和内地不一样，你不可类比。你是聪明人，又是皇上心膂股肱，皇上寄托期望殷重，巨来你要切切留心。”

李绂在椅中欠身恭肃一礼，庄容说道：“王爷训诲的臣切切在心。不过历来有人治而无法治，王爷熟读史籍，自必明了。即以王安石，岂是无能之辈？他的法政今日推详，也都头头是道。法治与人治相比，人治第一，这是千古不易之理。所以皇上整顿吏治，以峻刑严法惩贪罚赇，臣一力推行。至于耗羡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臣以为应该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不可千篇一律。”他看了看李卫，说道：“就像又玠（李卫字）在南京，广收烟花税补国用不足，是国家一堪悲之事，岂能作为成例成法推而广之？我和李卫私交很好，说到公事，他是小人之法，我就要鸣鼓而攻之！”

“黑猫黄猫，能捉耗子是好猫。”李卫听他当面指自己的办法是“小人”之法，顿时满心的不自在，嬉笑道：“你说我收秦淮楼嫖税不对，难道武昌的青楼不收税么？不过你轻我重罢了。你收的税都用了做什么，我也略知一二。有些没差使的，苦缺的官儿，你补贴了他们，官儿们说你好。我收的税，建了三十一座义仓，专门补济无业无产的穷民。如今天下讨饭的，你湖广去的也不少，他们都晓得我这南京长年设赈棚，迟早有饭吃。跟你不一样的，是破落产业户，叫饭化子说我好。嫖客身上抽血养活叫化子，圣人也不会说我没天理。”

“罢了罢了。”弘历摆手道，“再说下去就动了意气了。从来一兴一替制度变更之间，政见不一是常事常情。巨来你若不肯推行火耗归公，我也不夺你的志，恐怕这件事是当今第一要政，你就不宜出任这个直督，这是我临出京时皇阿玛谈心时说的。给你下个毛毛雨，你也好心中有数。”

李绂眼波不易觉察地闪了一下。他一向谨守成规，以仁厚清廉自戒，以例传法度理治湖北，无论士绅百姓都知道他是“青天”，湖广每年的考绩都是“卓异”，远远超过田文镜的官声人望。对田文镜，他们原是患难之交，私谊极好的，自从田文镜强制河南大力垦荒，不少穷民不堪其苦，流入湖广为丐，二人书信来往讨论政事，意见相左，情分也就淡薄了。他倒不在乎田文镜被雍正称为“模范总督”，因为从雍正朱批谕旨时看，对自己的信任丝毫也不亚于田文镜。宝亲王轻描淡写的几句话，透露了皇帝对“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些新政推行的决心，也或者说朝廷对田文镜的信望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李绂心里酸酸地泛上一股妒意，说道：“王爷给我下这个‘毛毛雨’足见厚爱。我也坦诚禀告王爷：我很爱湖北这地方，这里的百姓也爱我。这次进京见了主子，还想请求回湖广。主子可以瞧着我和田文镜比比脚力，看谁把省治得好！王爷是我的少主子，您的学问通天下都知道的。田文镜衙门里有‘三声’：算盘声、板子声、嚎哭声；我也有三声：琴声、棋声、议政声；两个‘三声’孰优孰劣请王爷判断。”

“这两个‘三声’有意思。”弘历爽朗地一笑，看了李卫一眼，说道，“湖北确实治得不错，李又玠也有同感。你手下现在已经没有遗案，新到的朱批谅你已经收到，不要再滞留了。今日一见就算别过，你从水师给我们主仆弄一条船，我们沿江东下去南京，你快点回北京，直隶的乡试你主持，这是万不可耽延的。”说罢便起身。李卫却道：“一条船怎么也不成，至少要三条船。叫水师提督换便装随着王爷的船暗地护驾，少主子的安全比什么都要紧。”

送走弘历三人，李绂再也不敢延误，立刻将刘王氏一案缮成奏章，用六百里加紧递送北京。此刻他要离省的消息已经传遍省城，当地士绅都暗地串连送万民伞，商议着选出头面人士赴京叩阍，请留任李绂，又有风传说要万人攀辕拦轿请求李绂从缓进京的。李绂深恐误了考期，匆匆将衙务交待给湖广布政使洛德，又出宪牌命武昌知府殷俊岩代理臬司。因汉江白河进中原一路都是逆水，李绂便不肯坐船，只带了两个小奚奴由陆路下襄阳，取道南阳鲁山北上。赶到洛阳时，已是过完灯节，算算日子，半个月可以轻轻松松抵京，李绂才松了一口气。因河南府知府罗镇邦是李绂会试同年，李绂便想在这里稍息两日，然后再趱行。李绂是简命湖广开府建牙的著名大臣，又奉调直隶总督，虽不是升迁，却是重用，罗镇邦自然十分殷勤，当晚就在衙中设筵为李绂接风。他深知李绂善爱文士，就近在老城邀了王宗礼、贺守高、杨杰、秦凤梧几个缙绅前来作陪。

“洛阳，兄弟还是第一次来。”酒过三巡之后，李绂已是满面红光，“白天在城里散了散步，商贾酒肆街面齐整，武昌也不及这里。武昌水旱两路九省通衢，洛阳交通五省九朝古都，伊阙邙山横亘其间，不愧天府重镇！就是省城开封，我看也不及此地！下晚时我去观瞻了孔子问礼处，碑倒还好，可惜碑亭破败了。你这个罗镇邦呐，也算读书人，就不知道修葺一下？”

罗镇邦年纪在五十岁上下，国字脸连鬓胡，身躯高大，显得十分壮实，喝了几觥酒，黑红脸膛油光光的，笑容可掬为李绂斟酒，说道：“来来，巨来制台，我知道你海量，满上满上！——嗨……您是不知道我们这里的难啊！岂止是孔子问礼碑、周公庙，文庙大成殿更是破败，要修就都得修，但那是要银子出来说话的。河南府比别的府养廉银子多些，我是个从三品，和臬台一样，一年六千两，要应酬往来，要养家糊口，还得置点田产防老，这些个余外的风韵事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要没有火耗归公这一条，洛阳的出息一年就是十几万，这些小事算什么！”李绂一听便知这是发田文镜的私意儿，他不愿背后议论这些事，略一思忖，说道：“风雅事总有风雅人办——谢谢，我不能喝得太多了——洛阳人文荟萃之地，从读书人绅士那里募一点怕也办得下来了。”

王宗礼执壶刚给李绂斟了酒，挨次正在给罗镇邦倒酒，听见这话，叹道：“大人，如今河南哪里还有缙绅？您去瞧田中丞身边那群人就晓得了。他的几个师爷，没有一个是做官出来的，不是讼棍就是刀笔吏出身。真不知读书人犯了田大人什么忌讳，一味地从士大夫头上开刀问

斩。如今缙绅们远离官府惟恐不及，生怕派差弄到头上，谁敢出头冒尖儿露富操办这些事呢？”王宗礼是两榜进士出身，放过道台的，经历多见识广，说话从容不迫，因知道李绂与田文镜不睦，便极力撩拨。“前次他派了个钱粮师爷，叫钱度，一眼看去就不是个正道人。也是在罗兄这里吃酒，我们说起来士绅难处，钱度说，‘你们再难，比佃户们还难么？比要饭的还难？’——您听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田中丞是替朝廷兴革，他私人又没得什么好处。谁不知道我们中丞爷是“模范总督”！别看李绂在湖北顶着不办，早晚他顶不住，还得学河南！’”坐在王宗礼身侧的杨杰是个墨瘦矮个子，操着一口江浙腔接口说道：“王兄说的没半句假话，我也在场的。说起来我和田抑光（文镜字）还是同年乡荐的孝廉。他一道宪命下来，我就得出河差，和那群泥脚杆子一道背沙包垛河堤。斯文扫地类同奴隶抬舆之辈，这什么世道嘛！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到当年一道儿游西子湖，谈棋论诗的往事旧情，请他对读书人网开一面。这是他的回信，请李大人赏鉴——说给我寄十五两银子，觅人代工！娘希匹，我说的是面子，他给我银子，我稀罕他的钱么？李大人，我接这信真是侮辱难当，气得几夜都睡不安！”李绂闪眼看了看杨杰，恍然说道：“你是叫四维的吧，原来我们是同年的孝廉！怎么刚才就不认呢？”

“礼义廉耻谓之四维，”杨杰似笑不笑说道，“如今你官大了，我还该有些儿自知之明，别像田抑光，我自触霉头巴巴儿去亲近同年，希图的不过是他能当个有古风的名大臣，哪承想自己讨人没趣儿呢？”李绂笑道：“你可算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了。我们同房同科中的孝廉，是世兄弟嘛，有什么穷讲究！”众人这才知道杨杰和李绂还有这层夤缘，便一齐恭维杨杰。王宗礼便腾出座儿给杨杰，笑道：“你和李大人同年世兄弟，坐这边，近些好说话。”李绂便拆看那信，果见是田文镜一笔刚劲的瘦金体楷书：

四维吾兄如面，马日札悉，不胜唏嘘。忆昔西子湖畔吟风弄月事，恍然有如隔世。其间二十余年，子逢、路青诸人纷纷凋谢，宁无悲乎！至兄所言，国事也。抑光深蒙圣恩，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亦为筹国之谋，非敢有一己之私念也。他日文镜退归泉林，亦当与兄一体为国负赋完差。但凡行一政、兴一事必有一弊相随，古之能臣不免于是。文镜何人，敢自期于无憾？然吾兄穷状文镜亦深念之，谨赠俸银壹拾伍两，兄可觅人代差，以免劳顿之苦。即颂冬祥。田文镜谨启正月人日。

李绂看了忍俊不禁扑哧一笑，杨杰是“马日”写的信，田文镜“人日”回信，刻薄峭拔真到了极处。因将信折起还给杨杰，说道：“田抑光还算大丈夫，明明白白。我是个过路客人，有些闲话给文镜听见不好。我们不要谈公务了。既是文人，以酒会文，且高乐儿，成么？”

李绂和田文镜一样的地位身份，如此恂恂儒雅平易近人，几位缙绅想起上次田文镜来洛阳，几乎一样的场合，一样的人，那种严冷倨傲，睥视万物的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不由感慨万分。当下众人一齐起身，赔笑道："制台之命焉敢不遵！"李绂便想测度洛阳文人才品，执酒沉吟片刻，说道："上次到南京，尹继善在莫愁湖，众人创制无情对，很有意趣，我们不妨也试试。"末座的秦凤梧最年轻，今天在座的都是做过官的，他还只是个秀才，因此一直插不上话，听李绂这一说，倒鼓起兴头，一欠身笑道："敢问何谓'无情对'？"李绂指着罗镇邦书房正面的联语说道："你们看这副联，'上巳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日；中秋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上下联文意相通，又都取自《四书》，指的又是一件事，这就叫'有情联'。上下联文意不相干对仗工切又不指一件事，用典不雷同，就叫'无情联'。现在请你出上联，我对一联，大家就明白了。"

"遵命。"秦凤梧一笑说道："我可要放肆了。"因俯首思索着说道：

"欲解牢愁惟纵酒。"

李绂执杯仰首，良久，笑道："不要那多的牢骚嘛，不见得只有酒才能解愁。"因吟道：

"兴观群怨不如诗。"

吟罢又道："这里头'解'与'观'都为卦名，卦象却又不一样，应对必须如此之工，才算得'无情'。"众人听如此之难，都不禁暗自咂舌，又不好扫了李绂的兴，只得搜索枯肠打起精神应对。便听李绂起句：

"树已半枯休纵斧，"

罗镇邦摇头笑道："我甘拜下风，罚一杯了事。"因举杯一饮而尽。杨杰沉思着说道：

"日将全昏莫行路。"

贺守高笑道："这是个兴比联语，不是'无情联'，要罚酒三杯！"李绂点头道："确是兴比联，贺兄得认罚！"贺守高只得饮了。王宗礼却对了上来：

"萧何三策定安刘。"

于是众人哄然叫妙，李绂见有人对出，便自饮一杯，说道："以'萧'对'树'，以'何'对'已'既不相干，对得切，真无情对也！"秦凤梧在旁道："我也对出来了——'果然一点不相干！'——可好？"

李绂不禁大喜，起身竟过来亲自为秦凤梧酌酒，说道："这一句浑成天然。以'果'对'树'，'然''已'虚对，以'干'对'斧'——妙！后生可畏。来，我吃罚酒，你吃一杯贺酒相陪。"秦凤梧笑道："那我们二人算对了一杯'无

情酒’！”“道是无情却有情嘛！”李绂与秦凤梧相对一饮，回到座位上，说道：“你还是个秀才，好自为之！今年必定要入场的了！”

“十年寒窗五车书，为的什么？我现在很犹豫，拿不定主意该去应考不去。”他叹息一声，“李大人，您不晓得，我是个秋风钝秀才啊！”

李绂说道：“你这个念头怪。这种事——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有什么犹豫的？”秦凤梧笑道：“我一向岁考都是优等，去年进场三卷都落了。还加有批语，一本卷子上说‘欠利’，一本上头批‘粗’，都是写好的批条粘上去的。还有一篇文章批得更奇，粘上的批条是‘猪肉一斤鸡蛋三十枚’。仔细想想，是根本就没看我的文章，连条子都是仆人们代贴的，把考场供给采买条子也误贴上了。”说到这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他们大抵也都落过卷，中式后也点过学差，想想其中道理确乎是这样。李绂笑道：“文章有时命，也许上一科你写得不好也是有的。”

“真是文章不好，我有什么怨气？”秦凤梧道，“学政张大人素来赏识我的，我带了卷子去见他，他也笑，说：‘你的文章并不荒谬。这一科是田中丞正主考，荐上来本来是你那一房的头卷。田中丞说：“皇上不爱见姓秦的，他断然高发不了，不如腾个名额给别人，也少误了一个人。”’我想了想也是的，秦松龄那么一个大儒圣祖爷手里到底没做上官，如今宫里太监都改姓秦、赵、高！谁叫我姓秦，和秦桧一个姓儿呢？——一怒之下，我在‘欠利’那篇文章后头又加了批，‘已去本银三十两，利钱还要欠一年。’在‘粗’的那个批上加批‘自怜拙作同嫪毐，云粗云细君当知！’李大人别怪我轻薄，我受这样的屈，心里太气苦了。田中丞如果今年还当主考，我就不能去考的了。”

李绂的脸色早已阴沉下来，田文镜的刁恶刻薄他已“久仰”了，不料处事如此悖情谬理！思量着，冷笑道：“今日大长见识。刘墨林在年羹尧军中参议，演《草船借箭》，有位丘八爷说：‘孔子之后又有孔明，可见善有善报。’刘墨林玩笑说：‘秦始皇后又有秦桧，魏武帝之后又有魏忠贤，可见恶有恶报！’想不到抑光兄竟真的照搬不误！笑话，李林甫是奸相，李卫和我要受株连，田蚡是佞将，那么文镜也不是好人了？”他没说完，众人已是鼓掌大笑。李绂也改了笑容，又道：“今年河南学差是张兴仁，没有点田文镜的学差，你还是去考吧！放出你的手段，收敛一些儿锋芒，可以中得的。如果再因为你姓秦贴了你出场，我自然要说个公道！”

当下众人又高兴起来，吟诗作令直到三更方各自散去，也不及细述。

第十一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李绂当晚就住了罗镇邦书房里。他有个失眠的症候,夜里吃了酒，又有心事，辗转反侧直到四更时分才蒙眬睡着，醒来觉得身上奇冷，原来因为炉子太热，蹬翻了被子。看天色时，窗纸却是通明透亮，李绂一披衣翻

身而起，洗刷干净推门出来，一股寒风卷着雪片立即扑面而来，激得他倒噎了一口气——原来昨晚后半夜落了雪。隔壁侍候的是罗镇邦的两个家人，听见动静忙过来请安。李绂笑道："生受贵纲纪了，我的那两个皮猴子呢？"

"他们岁数都小着呢，贪睡。"那个年长一点的长随笑道，"制台别瞧天，这雪下起来了，房顶都白了一层，映着屋里亮，其实还早呢！我们老爷刚过来了一趟，吩咐了我们，天儿冷，制台要是冷，要什么添换衣裳只管说，一时早点就送过来。今个儿下雪，爷要是没兴头，就再歇几趟，坐了轿才敢去呢！"李绂道："我最爱雪天，也不坐什么轿子。去龙门伊阙只有五十里，雇头毛驴，叫他们两个跟上就是。镇邦是有公事的人，也不必陪——都是老朋友，谁也不要拘泥谁。"那长随忙答应道："是！不过老爷说了，他一定要陪。夜来田制台到了洛阳，天不明就叫了他去驿馆，要看洛河河工。罗老爷说，请制台爷耐心等他，不到午时他就下来，什么事也误不了的。"

田文镜来了？李绂怔了一下，笑道："这可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田抑光来，我岂有不见之理？他们不是去了洛河么？我今儿不去龙门了，一处踏雪寻梅，不亦乐乎！……给我备一乘轿，到洛河河工上去。""轿子有，就是我们老爷家常坐的。"长随赔笑道，"我们爷说的意思，田制台知道您来洛阳，一定过来叙话的。老爷就不再劳动了。"李绂略一思索，说道："备轿吧，还是我去。"

知府衙门离洛河很近，李绂坐了轿子过了西关外向南，走了不到半个时辰，隔轿子便见白茫茫一片荒滩，远处乱羽纷纷的雪花中横亘着一条冻得镜面一样的大河。李绂指着路东一座破败不堪的大庙问跟轿的长随："好大一座庙，是谁的香火？""是周公庙。"长随踩着一步一滑的路说道，"破落多年了，我小时候它就这个模样。"李绂便不再言语，眼见远处大堤旁落着几乘大官轿，堤上几个人站在寒风里指指点点说着什么，料必就是罗镇邦一干人。李绂不等到堤根便命住轿，哈腰下来，徐步上堤，果然见是田文镜，带着一群师爷和省里司道官员在巡视河堤。因众人都不留心，李绂也不忙着厮见，悄悄儿随着众人走，瞥眼看田文镜时，仍是上次进京见面时那副模样，只是头发已将全白，干筋猴瘦的身躯在河堤上，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了，穿着锦鸡补服，起花珊瑚顶子后细长的辫子被风抛起老高，颏下的胡须上也全都是冰。

"镇邦，"田文镜眉头紧皱，指着散乱在堤内的方条石头说道，"你办事是越来越不经心了。这些条石，上次钱度师爷来，说还有几千方码得整整齐齐的。冬天上不去河工，你就不能派几个民夫看守着？都叫老百姓弄回去垒墙打石槽了！那石头是银子买的，要是你自己的，你舍得这么糟蹋？"罗镇邦一边陪着走，口中连连称是，又道："这里边有个过节儿，府学大成殿前头月台坍了，还有明伦堂和东院墙也都要修葺，几个府学教授训导住的房子也都要修一修。王翰林上次来看，说不像话。我说府里实在没有这笔钱，他们说冬天不施工，洛河滩闹着那么多的条石，先挪过来用用不妨的。省里张学台也下札子叫办。卑职就让他们先挪用

了，到春暖开工时——”“春暖花开？”田文镜刻板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说道，“三月有桃花汛，五月有菜花汛，临时筹措，来得及？”

他这一说，众人便都闷住。田文镜心境似乎很烦躁，一时疾走不语，一时又站着沉吟。他也真不怕辛苦麻烦，有时还亲自到溜滑的堤腰，用石头敲击河堤，敲到有空洞处，不言声上堤来，狠狠把手中石头一扔，“这修的什么堤，嗯？！要查查有没有克扣河工银子的事！”又指着堤外长满了荒草野蒿的滩，说道：“这块地少说也有十万亩吧？皇上多少次明颁诏谕垦荒，你们竟是聋子瞎子！洛阳城里那么多吃闲饭的，这边的地却荒着——老罗你看，从洛河那上游建一座闸，引出水来，这是旱涝保收的肥田！”他拍着手上渐渐干了的泥土，冷冷说道：“限你明年，全给我垦出来！”罗镇邦带的一群洛阳府县官，闷声不响地听这位刚愎急躁的总督大人训斥，个个垂头咽唾沫，人人脸色阴沉。罗镇邦苦笑道：“大人，这块地是荒了，可都是有主的地，不然我早垦了它了。今儿看不仔细，下滩走走就知道了，里头都是坟园儿，一个祖茔四周的地界都清清楚楚。这是私地，官府确实无能为力……”

“唔。”田文镜吁了一口气，仿佛于心不甘地又望了望那片荒滩，“是私地？”他思索着，一时没说话。此时风雪更大了，团团片片的碎玉琼花在广袤无垠的河滩上淆淆乱乱、浑浑噩噩，时而像狂浪飞溅，时而又似疾箭一样卷地而起扑面而来，有的又卷成雪柱儿旋舞，肆无忌惮地互相追逐着……李绂此时已浑身上下雪人儿一般，见田文镜兀自瞪着眼挺身站着，目光下抡着搜剔下头官员的毛病儿，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因在田文镜身后一笑，说道：“抑光，你好勤政。不愧模范！”田文镜回过头来，盯了半日才看出是李绂，正笑吟吟对自己长揖，忙也还揖，脸上绽出笑来，“原来是巨来公！方才镇邦说你来，打算看完这段河工就去拜望的，你怎么就来了！”又嗔着罗镇邦，“李制台是客，上堤也不告诉我一声！”罗镇邦只得干笑着解释。

李绂和田文镜并肩走了一段，谈了自己离开武昌的情形，田文镜也十分亲切，一路走，问道：“听说你不带家眷到任，为什么？”李绂漫不经心地说道：“太麻烦了，一年三四次回北京，见面尽容易的，何必带到任上？上回在襄阳遇到一个去宜昌上任的县官，除了他太太，姨太太，七大妗子八大姨，三姑六婆，师爷书办加起来足有六七十个，我当时就撤了他的差。宜昌就那么小块地方，你带了这么多的牛鬼蛇神，刮地皮天高三尺！我看熙朝不少贪官，原本也不是坏人，他不伸手，当不得婆娘爱小，背后接人家的东西，一来二去也就上了船。”田文镜“扑哧”一笑，说道：“你回直隶当总督，家就在北京，难道把她们遣返原籍？”李绂道：“北京不一样，外头是个西瓜，到北京就成了芝麻，上头六部九卿，科道御史下死眼盯着，朝廷御辇之下，家里就有几个不肖子弟，刁恶长随，也不得不收敛些。我其实不愿回北京，应不为怕这些事，在外头封疆，一切我说了算。到北京，想做贪官难，想做实事更难！”

“唔，这个想头有意思。”田文镜很想说“那些‘牛鬼蛇神’都是火耗银子养着。火耗归公，官员凭俸禄和养廉银吃饭，谁还带那么多吃客”，话到唇

边却改了口，“可惜的是天下官不尽这样想，也是枉然呐！”李绂笑道：“不要鼓吹你的‘养廉银’了。今儿不谈这个——你看这雪，下得真好，要在苏杭，有梅花点缀着该有多好！”田文镜望着堤下，洛河两岸已落了不到三寸厚，已是一片皑皑茫茫，河对岸沙滩一片连亘的白杨，在丢絮扯棉的落雪中灰蒙蒙的，景物都不甚清晰。只河面冰上留不住雪，烟雾一样被风扫得荡来荡去。许久，田文镜道：“河南有谚，‘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我宁愿这雪是棉花呢——这种天儿——”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招手叫过罗镇邦，吩咐道：“我带来的人，请钱师爷留下，其余的回去。河南府，这里的镇台衙门的人也回去。不过不能歇息，知会各县，看有没有雪压倒房子的，断炊的，从县库里周济一下。有些讨饭的这种日子难过，叫里甲长关照在庙里安置。两条：一、不许冻饿死人；二、谁敢从这里头克扣，吃一口，我田文镜叫他吐三升！”

“喳！”

罗镇邦答应一声，忙到后边吩咐，那起子官员戈什哈马弁轿夫巴不得这一声，跌跌撞撞下堤呼仆觅轿，顷刻便如鸟兽散。罗镇邦带着一个矮个子黑瘦中年人赶到他们面前，田文镜笑指着那个中年人道：“钱度——我衙里的钱师爷——见见李大人。”李绂见钱度虽然短小，更透着精悍之气，两只眼睛骨碌碌乱转，一望可知也是个不安分人，心里厌憎，却挽住了钱度道：“老头子别这样，请教你时多着呢！”钱度笑嘻嘻道：“巨来大人清名满天下。我学生是久仰了的呢！今儿天津桥畔风雪相会，学生缘分不浅。”说完，轻轻向堤下招了招手，早有一个戈什哈三纵两跳上堤来，怀中却抱着一大堆蓑衣，抖开来正好四件。钱度又道：“这个天儿，里头皮袍也冻煞！我叫他们到附近百姓家借了几件蓑衣，不为避雪，只图个挡风，雪中蓑笠而行，也助些雅兴么！”本来有些沉闷的气氛经他这么一搅和，顿时松快起来。

“天津桥我久闻其名，就在这里不成？”李绂和众人抖落了身上的雪，披上厚厚实实的蓑衣，果然觉得挡风，因笑着问罗镇邦：“桥离这里有多远？”罗镇邦一笑，用手遥指洛河对岸，说道：“那片小杨树林子北边，沙滩上就是。其实极不出眼的一座拱亭小桥，名气却大。文人墨客春秋两季时常到这里会文，平时也不大有人来。”李绂这才知道洛阳这座名满天下的“天津桥”并不横跨洛河，而是废置在洛河滩上的一处名胜。李绂见田文镜仍在出神，便笑道：“还在想你的‘棉花’？你这么当官，一多半得累死。咱们到天津桥看看去！”田文镜一笑，说道：“来洛阳五次了，不是河工就是垦田，哪处名胜也没看过，雅兴都没了。按说这样的天儿，这么开阔的河景，很该有点诗思的，如今我是出不了这个风头了。”

于是四个人颤巍巍下河堤拥雪而行。穿过一道沙滩，临河而立，更觉雪花迷离，天地混茫。李绂看着碧青如石的河面说道：“这里的水恐怕很深的吧，我小时候踩破冰落过水，至今心有余悸。走这样的河面，真是小心惴惴，如临深渊。”罗镇邦笑道：“不妨事的，你们看，这上头隐隐约约还有大车印。原来说李制台要去看伊阙，我叫人试过多少遍了。你两个封疆大吏，要在我河南府出了事，恐怕万岁要殉了我罗镇邦呢！不过

水深倒也是真的，夏天航船吃水吃到六尺也畅通无阻。去年李又玠（李卫字）去陕西打这里过，在洛阳城南安澜楼吃酒，天水一色，沙鸥成阵，也不亚江南风光。当地几个名流还写了不少诗呢！”

“又玠吟诗了？”李绂问道。

“他懂个屁诗。”田文镜道，“他就会卧底线听墙根儿捉贼！”

钱度小心翼翼走着，凑趣儿笑道：“李大人墨水儿不多，心思灵动，天生的聪明人。不过偶尔也作诗的。嗯……前年我去金陵出差，范时捷方伯是我府试发科的房师，去拜望他，刚凑上他请又玠公、继善公去燕子矶览江楼吃酒，大家一处联诗。继善公起句‘江天共一楼’，范老师是‘风清送春秋’。我见又玠大人抓耳挠腮想不上来，也替递了一句‘雁鱼随水去’——原想给他多想一会儿，不料说完他还是攒眉沉思，范老师和他极随便的，说‘你这穷叫化子作什么诗？我替了你吧？’又玠突然眼一亮，指着远处江面说，‘范大舅子甭多嘴，我也有诗了。你们看，那两个渔翁搅了鱼网，在船上揪打，我的诗句是‘两个渔翁揪打’！”

“这是五言诗，”罗镇邦摇头道，“又玠公怎么弄出六个字来？”钱度忍笑道：“晚生也是这么说，‘这是五言诗，大人可以把“打”字删去。也就叶韵了。’李大人高兴极了，按着我肩头说：‘日你娘好好地搞！就是“两个渔翁揪”——这诗真正妙极！’尹抚台说，‘你这句诗无论如何谈不上“妙极”！科场上要弄出这种句子，就该打了。’又玠公一愣，指着我说：‘我诗里头有个“打”字，他硬叫我删了么！’”

众人听了哈哈大笑。罗镇邦一个不留神一屁股跌坐到冰上滑出老远去。李绂猛地想起上次自己参劾李卫“不学无术”的折子，和这个田文镜比，李卫总算还对文人客气谦恭。田文镜倒是读书人，却一味和读书人过不去，思量着脸上已是没了笑容。说话间天津桥已到，李绂端详着，只见这桥正南正北对着洛阳城，长可五六丈，高约两丈余，是一座很普通的玉带拱桥，桥上面矗着一座亭子却十分玲珑。四个人缓缓踏雪踱着，先到桥上远眺，但亭子里风像刀子似的，分外冷，又下桥到南边。

“这边有桥挡风，连雪也没有，倒暖和些，”李绂笑道，“——这座桥桥座儿像唐时风格，上边的亭子死板，是前明格调——为什么叫‘天津桥’呢？”罗镇邦道：“洛阳为九朝古都，唐时各地秀才进京赶考，都从这桥上过，犹如青云路口，所以名为‘天津桥’。”李绂点点头，叹道：“一晃就是千百年，桥在，人呢？当时的秀才就是今天的举人了，也不作八股文，真是享福啊！看这桥，唐时洛水也并不大嘛！”

李绂的话虽不多，却不自觉间刺了田文镜。谁都知道他是三赶京试落榜，过不去“天津桥”的落魄“秀才”，纳捐拔贡选出的官。众人便都不敢回话。田文镜却似不在意，吊着嘴角笑了笑，说道：“洛阳共有四条河，伊、洛、瀍、涧，过去是分注入黄河的，后来伊河改道和洛河相并——是宋代陈康为通舟楫凿通了——洛河才有今天这个规模。陈康不是进

士，没有跳过龙门，可他这么一办，天津桥也就不实用了。”李绂自知失言，脸一红没言声。田文镜兀立雪中，望着北岸灰暗阴沉的洛阳城，许久才道：“镇邦，我明天去看涧河入黄河口工程，然后沿黄河北岸查看着回开封，你别介意我发作了你那许多。你办事还是认真的，毛病儿应我推一推，你才动一动。听下头的调唆，指着我们同年从省里藩库里挤银子。告诉你，洛阳商贾富甲天下，这里挂千顷牌的大绅士是全省最多的，要从他们身上打主意。省里的银子也不是我田文镜的，一条黄河要花多少，你连想都想不出！还有春荒赈济种粮口粮，那不都是银子？这些富户拥产坐吃，没有朝廷花钱办这些事，他们安生得了么？他是铁公鸡，你要有钢钳子拔毛！不要手软——这是为他们好。理喻不通，只好跟他不客气了。”李绂在旁听着，这些话没有一句入耳的。谁富，就用“钢钳子”拔毛，那叫劫贼勾当！堂皇国家取财有制度，怎么能乱来？但田文镜又是秉承雍正意旨，就有一车话也只能到北京见皇帝去说。李绂原想田文镜总要在洛阳盘桓三五日，自己趁空好好和他聊聊，听说明天就走，不禁一怔，想了想，说道：“文镜，我想借一步和你说句话。”说着将手一让，二人便离开了天津桥，沿洛河岸向东漫步。

此刻风小了些，洛河河面冰上已盖了半寸厚的雪，映着对面灰暗的石堤，片片白羽无休无止地落着，冻河两岸除了落雪的沙沙声一片寂静。许久，李绂才道：

“抑光。”

“唔。”

“你是一心要做名臣，太辛苦了。”

“你说对了一半。”田文镜无声透了一口气，“我一半心思想当名臣，更有一半是要报皇上的恩。不辛苦不成，周公吐哺才能天下归心。”

李绂叹息了一声。田文镜说的是实话。他一个二十年的穷部郎京官，熬资格熬出了个六品，雍正元年出差陕西宣旨，归途擅自动用钦差关防清查山西藩库亏空，一举扳倒“天下第一巡抚”诺敏，三四年间开府建牙升任到总督，居然一方诸侯，全靠了雍正一力支持，他也只有累死才能报得这份“圣恩”。许久，李绂才道：“我明白你的心思。不过有一言骨鲠在喉，想劝劝抑光兄。”

“什么？”

“待读书人好点，还有缙绅。”李绂道，“这是国家元气所在。”田文镜站住了脚，盯着李绂，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温存：“当然他们是‘国家元气’。但元气太旺了，阳盛阴衰，不也是国家之病？火太大，就要泄一泄。拔他们的毛是为利天下，从根上说于他们有利无害。这些短视眼，只顾眼前之利，忘却前车之辙，不可怕么？你看，这个洛阳，前明是福王的藩地，洛阳近熟之田都是这个酒肉王爷的，舍不得拿出一点来周济穷人，奖励将士。城破家亡，堆山积海的金银全送了李自成作军饷！你

要读读福王的诗，看看他的画，那何尝不是第一流的漂亮文人！”“我没有说你不要读书人。”李绂尽量按捺着自己心中的火，徐徐说道：“士大夫家脸面重于性命，就如你我下野，被官府撵了来这里筑河堤，背石头，填灰浆，这是国家优遇士人？邓州裴家营裴晓易，做过两年知府的清官，他死了，只剩下孤儿寡母五口，被撵到瑞河修桥出土，那是封过诰命的人，忍这样的羞辱，受得了么？熙朝没有实行养廉制度，我听说一个知府你每年给五千两养廉银，可裴晓易他没拿这笔钱！倒是贪官们平日聚敛，他们不怕你这个‘官绅一体当差’。抑光，这么做太寒读书人的心呐！”

田文镜走着，一阵风裹着雪片迎面扑来，激得浑身一个寒颤，他定了定神，说道：“裴王氏自尽的案子我知道，皇上也有手批，要加意抚孤。但做这样的事，从来没有万安万全的，读书人做官是为天下为社稷，不是为自己谋私利。所以出官差并不是什么丢人事。出不起官差银子的士绅人家毕竟是少数，可以再想法子优恤。但士人乡宦不出官差，时日久了害处不可胜言。”

“其实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的折子我都拜读了。我觉得有点杞人之忧。”

“你的折子我也拜读了，四平八稳，”田文镜眯着眼，无所谓地说道，“如今朝野上下，参劾我的文章百几十封，有分量的不多。”

“揠苗助长，恐怕要事与愿违。”

“琴瑟不调，当然要改弦更张。”

说到这里，两个人站住，忽然同时大笑——原来二人剑拔弩张唇枪舌剑中无意对了一副联语。站在天津桥边的罗镇邦瞧见了，笑着对钱度道：“都说田李二人势同水火，我看他们谈得满投机嘛！”钱度摇摇头，说道：“你不知道这些大人，哭未必是悲，笑未必是喜，他们这些人大事才能动真情，小事是不动真情的。你见这范时捷么？说是马陵峪范总兵的本家，连皇上都顶得一愣一愣的。上回去南京，他属下一个计财局堂官就开他的玩笑，说上衙路上碰到两个小孩子，互相骂对方是乌龟，百般调解不开，范老总说，‘这有什么调解不开的，你告诉他们，小孩子哪有“乌龟”？只有大人才能当“乌龟”的！’那堂官说，‘这个话是大人说的，卑职不敢说。’……范老师也只笑骂了一句，下来该怎么办事就怎么办，像我们这位——”他用嘴努了努田文镜，“你在他跟前龇龇牙儿，他就能把你轰出书房。到该办正经事，仍旧叫你进来，和颜悦色地布置。”

“说归说笑归笑，”罗镇邦笑道，“陕州金寡妇一案，田制台驳了，这后头有什么文章？这个案子涉及缙绅富商。洛阳这些秀才们群情汹汹，要赴京告状。弄不好出了罢考的事，就叼登得大了。你晓得金生一是河南府文人座首，人死了，魂还在呀！”钱度道：“这是毕师爷手里的事。金寡妇索债不遂，自尽在蔡家驹门前是雷雨夜里的事。毕师爷到陕州亲自查

访，金寡妇平日二门不出，最是羸弱的个女人，没有仇人，没别的因果，主张动严刑严鞫。蔡家驹不知从哪里请了个刁笔，辩状反诘：‘八尺门高，一女何能独缢？三更雨甚，两足何以无泥？’田制台说这驳得有理，所以发回来叫你重审的。”罗镇邦皱眉道：“这锅饭做夹生了。你看该怎么办？”

钱度只一笑，没言声。罗镇邦忙从怀里取出一张银票塞到他手里，说道：“金家确实冤，凑了点银子来打点，这个案子翻过来才能有点意思。”钱度也就老实不客气收了，问道：“原被告两造人都提到洛阳了？”

“提到了，”罗镇邦道，“我叫发审房过了几堂，两下里都咬得很紧，得有个办法，一堂审定了这案。”钱度笑道：“我有办法，可以不动刑办下来，替金氏讨这个公道，你可得谢我！”罗镇邦笑道：“那是自然的，金寡妇的侄儿说，只要能出这口气，倾家荡产也情愿的。如今不许私收火耗，也就这些事上能补益些了。”

钱度凑近罗镇邦，望着远处河岸上的田文镜和李绂，说道：“这事明摆的，是蔡家的人给金寡妇换了鞋。把那些女佣们分头隔开，验她们的脚，谁穿那双鞋合适，就连她和丈夫一起送大牢。回头再审姓蔡的——这件事串供是肯定的。就因为串供，知道的人就多了。你一个一个手不留情押她们大牢里，管情有人支撑不住招了。破了口儿，谁也堵不住了。”罗镇邦笑道：“你这钱粮师爷，刑名也不含糊嘛！”钱度眨巴着眼睛笑道：“两个制台那边谈得亲切，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边捣鬼呢！”

但李绂和田文镜已经谈崩了。

“抑光，我没有干预你河南政务，交友之道规之以义么！”李绂按捺着一脑门子火，尽量温言细语说道，“你我毕竟是乡试同年嘛！”田文镜哼地冷笑一声，说道：“你指手画脚，像是孔圣人派你来教训我。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比你大着十几岁，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觉得你在湖北那套办法好，偏是你的藩司私吞了库银。我做得不好，可我河南没有贪官！你是进士，你有你的进士同年，文镜可高攀不上。”

一声轻微的凌响，李绂轻捷地闪了一步，说道：“我一点也不想得罪你，是推心置腹劝你，你一味猛做，不宽恤，怕要弄出事的。官府统着士绅，士绅管着百姓。你是在整治官府的耳目爪牙呀！刷新吏治，就像走这冰河面一样，一步一留神还来不及呢！”

“狐疑。”

“什么？”

“我说你狐疑。”田文镜冷冷说道，“狐狸在冰上走，走几步听听，有一声凌响，就吓得倒退三步！你看——”他轻轻跺了跺脚。“这里都冻实了，根本没事！”

李绂腾地红了脸。他再也忍不住了："我倒一味尽让，你竟如此瞧不起人！做了官荼毒这些读书人！言利之臣——你是个小人，我要具本参你！"

"悉听尊便。"田文镜身子稍微晃晃，头也不回便往北岸回去。李绂也择路踏冰过河。

天津桥边钱罗二人正说得热闹，见他们两个忽然分道，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钱度忙去追田文镜，罗镇邦便赶着李绂，喘吁吁问道："好好儿的说话，怎么变出这模样儿？"

"我明天就走。"

"不是说还要——"

"这里铜臭味太重！"

钱度在这边问田文镜："东翁，李制台怎么了？你们不是说得很投机的么？"

"呸！"田文镜啐了一口，"伪君子！"

第十二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田文镜气咻咻回到驿馆，一大群师爷戈什哈接着，他也不理睬，甩手进了正堂房间，坐了火盆子旁闷声不语，只一杯接一杯喝着又苦又涩的酽茶驱那肚中的寒气。一时钱度换衣服进来，见他这个样子，不禁一笑，说道："制台，怎么这么大的火呢？合得来就套套交情，合不来呢，就逢场作戏。李制台是过路客人，何必那么认真呢？"

"钱老夫子，弄好笔墨，替我打个草稿，我要参这个李绂！"田文镜目光闪了一下，"我这会子还气得发晕，心里乱，写不成东西。"

钱度看看桌上，笔墨现成的，便过去铺平了纸，一笑又回身来道："制台，你还穿着蓑衣呢！宽宽衣，静静心，商量商量。有了个章程，文章才好写。"田文镜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又湿又重的蓑衣，忙脱下来。钱度趁他换衣服，又把火炉子捅开了，炭盆子续了新炭，屋里顿时温暖如春。经过这一折腾，田文镜心绪好了些，两手对搓着说道："这个李绂，你不要看他面儿上清廉道学，其实心里很污浊。我这个人宁可和真小人打交道，也不愿睬他这伪君子，他是见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妒火烧的了！参我？我先下手，看是他走得快，还是我的马跑得快！"钱度怔了一下，还是觉得田文镜说得不明不白，因道："不要着急着参他，李制台究竟都说了你些什么？"

“他说得我一无是处，”田文镜道，“他说天下十八行省，除了广西贵州青藏，老百姓最苦的就是河南。河南人在本地连做贼都不敢，逃荒在外的也属河南多。说我是个酷吏，只晓得蝇头小利不知《春秋》大义，他说转述的都是别人的话，其实我看都是他心里流出来的。我跟他讲，河南如今正大兴水利，见功不见利的时候儿，老百姓苦一点是真的。一劳永逸的事，明白人谁也不会反对，逃出去的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刁棍地痞，在我河南严刑峻法不敢鸱张，到‘君子’们辖地小偷小摸也是有的。后来他又说不该标新立异，弄什么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我说‘模范’二字就打标新立异上头来。我当模范不是出自本心，皇上既然表彰，那就证明我没错……”他这才心思放开了汩汩滔滔将二人在天津桥畔的争论说了个大概。

钱度一边听一边咕噜咕噜抽着旱烟，直到田文镜说完才道：“东翁，我听得仔细。这是你们两个大员私地交心，我看用不着写弹章参劾。李绂与朝廷政见不合，是人人皆知的事，说他阴谋不成。昨儿邸报湖广万名士绅联名叩阍，请他留任湖广，这个声势大得很呐。再说，李绂和您一样，都是在未遇前就深蒙皇恩的，他又是皇上一手提拔，幸宠并不在你之下。你为这些私下谈话弹劾他，皇上一定要把折子发给他，叫他‘据实回复’。你想想，他在北京，你在河南，他说话方便还是你说话方便？两个人的事，又都信任一样，皇上更容易信他的，还是你的？”田文镜原本满怀信心的，听这个其貌不扬的钱度一番剜筋剔骨的剖析，顿时觉得没了把握，但他毕竟心有难言，恨恨说道：“我就见不得他这个‘假’字，明明心胸狭窄，还要装出大度大量，包容万物的样子。”钱度笑道：“这种人多了。妒忌，怕是人人都免不掉有一点儿的。有在某人某事上妒忌的；也有眼空无物，谁都瞧不上，什么也看不惯的。学识好的掩饰得好，气质好的容易销蚀，容易认账而已。李制台和你一般宠幸，一般的地位，你这位杂途出来的如今是‘模范’，他正途出身，反而落了后，怎么会无动于衷？你看他为政，万事循的孔孟之道，不贪不暴，不事更张无为而治，他就是要证明他的那一套是‘正道’，复的古风！”

“若要复古，何不结绳记事？”田文镜思量着说道，“……如今京里正大肆整顿旗务，我看这位八王爷究竟不甘于臣位！整顿旗务，抓住内务府就办了。何必要旗主都进京？这群人久困沙滩，一旦进北京，不定闹什么乱子呢！我这段心绪不宁，也就为这个。他们要攻击皇上政务，多半我这个‘模范’就是靶子。一古脑翻案，李绂反倒气都对。我琢磨着皇上调李绂进京重用，也为防着八王的这一手。李绂要趁火打劫参我一本，也许皇上动心呢！”

钱度浓浓吐了一口烟，徐徐说道：“说句罪过话，赐死的年羹尧在西宁大破蒙古兵，一仗打下来，皇上地位已无可动摇，各地库银已经收齐，连着杀了几个大官，贪官也有些敛手。雍正改元，刷新吏治，自元明以来，现在的吏治恐怕是最好的。如今不比清初，皇帝一手掌握政权、治权、法权、财权、军权。几个空筒子讨吃王爷能造起反来？八爷真能异想天开！”钱度莞尔一笑，又道：“李制台何等聪明人，怎么会去那汪浑水？他大约只会去联络读书人上折子写弹章整治你。你何如也静观待

变，这种事先发制人没有不吃亏的。你写他一本，他不弹你了，显着你毫无器量，如果他见本便弹你一章，你们这叫‘互讦’，顶多打个平手，一点意思也没有。今上和历代皇帝不一样，耳报神满天下都是，所以从现在起，你压根不提这事最好。”

“好，”田文镜已心胸豁然开朗，欣赏地看一眼钱度，“听你的。”“我料李制台不会在洛阳久留，还该有点过从。他要走，你尽尽地主之谊，为他祖饯一席也是该当的。”

钱度这么说，田文镜却接受不了：刚刚谈得那么崩，忽拉巴儿颠着去套热乎，无论如何拉不下那张脸。钱度见他嘬着嘴唇只是踌躇，笑道：“可以把难题塞给李制台——”还要说时，罗镇邦已经挑帘进来。

“制台，”罗镇邦神情多少有点尴尬，看样子李绂在洛阳府也说了不少话，他有点应付为难，嗫嚅着说道：“李制台明儿一早就走……都是卑职的大人，这这……”钱度忽然想到“大人”、“乌龟”的笑话，一口茶憋了嗓子扑地全喷了出来。田文镜忽地已经得了主意，也是一笑站起身来，至案边一边提笔构思，笑道：“我们都是同年，生分了几句。他住你那里，你又是我的属下，你心里的难为我知道。我写封信你递给他。”说着便写：

巨来吾弟如晤！河干桥畔之争，是为吾二人政见不合起见。扪心而思，文镜雅不欲以公义而害私谊。顷接陕州报，三门峡凌结如坝，恐防来春洪水，弟即当星夜赴往矣！午间欲借此一馆地，薄酒浅酌再作探讨以释前憾，以为地主之谊。洛阳九朝故都，颇有可览处，弟可多盘桓数日，兄已令镇邦相陪。殷殷之言不胜于情，思君实介甫君实，司马光；介甫，王安石。二人政见不合，而私人交谊很好。古人之意，临颖一慨。文镜顿首。

因将墨渖淋漓的信递给钱度，说道：“你看看。”又对罗镇邦道：“你不要不安。田文镜再不会为这些事计较人的。这封信你带给李大人，他要不能来，就说文镜以后慢慢补过，过了未时我是一定要启程的，就不能送他了。”

“他当然不会来。”钱度看着信笑道。田文镜如此机变，反客为主把难题推给李绂，他也不能不服，因笑道：“制台这信写得好，既没有失礼，也占了道理。不过今晚可要辛苦奔波了。”

罗镇邦把那封信看了又看，才明白它的意思，小心地捡起，说道：“督帅，您请先去陕州。卑职明天送走李大人，自然追随过去侍候大人。”

李绂在洛阳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再也不肯滞留，第二天早晨便带了小奚奴，骑了骡子，生驴驮了箱子，冒雪离了洛阳。抄近路由孟津穿过冰封的黄河，翻越王屋山入山西境，取道阳城、高林、长治，前往邯郸。进了直隶自己的辖区，他才走得慢了一点。踏看庄稼，采记民情，顺便问着各府官员官箴民望，直到过了正月十五第三天傍晚才过卢沟桥。一路走来，雪已渐渐停了。他是奉旨回京另行简任的大员，虽然家在北京，不经见皇帝不宜回府，望着一轮落日沉沉从凋净了叶子的林杪间落下，李绂下骡来，挪动着颠得发麻的腿径往潞河驿。谁知到宁永巷口便被顺天府衙门的人挡住了。李绂的小厮上前一打听，原来是奉天来的睿亲王都罗已经占了潞河驿，顺天府接内务府牌票严加关防，文武百官无论何人一概不准私谒王爷。李绂向冷清清的巷里张望，只见里头路面扫得溜净，积雪都拥堆在两边墙根，沿墙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挺立着戈什哈，却都是内务府装束。

正没做理会处，西边巷口一个店小二提着一盏米黄西瓜纱灯，上头写着“蔡记老店”四字，远远便招呼：“那两位老客，请住咱们店吧！蔡记老店百年字号，前店后房铺盖俱全，后头专门盖的马厩，料水有人照应——前三十年张中堂，后三十年李制台都是我们店发抖出去的，爷要进考场，也图个吉利不是？”

“李制台，”李绂被他这一套说得一愣一愣的，不禁问道：“哪个李制台？”“湖广总督李巨来老大人呗！”那伙计大吹法螺，“如今奉调京师为直隶总督，天子辇下第一臣，赐紫禁城骑马，太子太保——前几日打这过，还专门下轿进店，看了他老人家昔年进京在店里题的诗呢！”李绂仰着脸思量半日，才想起当年自己赴京，和田文镜同路，确实在丰台住过一宿。住店写诗那是常事，是不是在这里写过，写的什么，已是全然忘却了，但此刻旧话重提，李绂不能没有感慨，他目光熠然一闪，说道：“好，图个吉利，就住你的店！”

那伙计喜得眉开眼笑，忙过来牵了牲口，带着李绂三人过巷口，约走一箭之地，果然见临街三间门面一处老店，泥金黑匾写着“蔡家老店”四个字，凤翥龙翔精神饱满，竟是熙朝故相高士奇的手笔。跋识字迹甚小，看不清楚。店里烛影摇摇，坐满了客人。早有跑堂的迎了上来，摆着抹布叫道：“老客来了，又来三位，后头马二家的快牵牲口——请里头坐，来点什么？热炒，凉拌，老烧缸，热黄酒都有，饺子馄饨京丝挂——吃点暖和暖和身子！”

“不要酒，京丝挂一人一碗，一荤一素两个炒菜。”

李绂一边说，主仆三人进了店。三间房子摆着六七张桌子，腾腾热气的雾遮着几枝摇曳不定的烛光。李绂定了好一阵神才看清楚，大抵都是应乡试的秀才，围着桌子一边吃喝一边议论考题。他沿墙看了看题壁诗，无非都是欲报君恩，不觉有些扫兴，才知道这是客栈招徕孝廉秀才的伎俩。李绂只一笑，捡了个角座坐下，一时饭菜上来，便和两个小奚奴边吃边听，原来这些秀才们都在猜自己要出什么题。李绂倒来了兴头，因

见两个小厮吃饱了，便叫过来耳语道：“你们俩一个回府告诉夫人一声，说我明日见过皇上就回去，请夫人不要惦记。一个到相公胡同张中堂那儿禀告，请老师示下，是到军机处先报到，还是递牌子见过皇上再去军机处？老师有什么指示，要一字不漏给我复述出来。”待两个小厮离去，李绂又要了半斤黄酒，就着残菜坐听。

“李大人名门正派。”隔桌不远一个老秀才捋着胡子说道，“这又是乡试，他老人家肯定出大题。那年张廷璐坏事，顺天府会试重考，就是李大人主持。三题，《子所雅言》、《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我非生而知之者》，不割不裂，不截不搭，那是何等的堂皇，大家的风范！所以据我看，李大人不会出偏题，他不是那种人！”

他旁边一个年轻后生一撇嘴说道：“那也不见得，一部《四书》四万来字，考了几百年拿它当题目，就是炒石头也翻成沙了。不出偏题怪题，那就都是熟题。烫剩饭千篇一律，怎么分个三六九等？”远处桌上一个小胡子道：“说的是！巨来大人在四川学政上出的就是上偏下全题，《其为人也，发愤忘食》——这是个半面题，《我非生而——女奚不曰》——这是隔章题，《好古敏以求之者》——这是截上题！谁说他不出怪题？”

李绂远远盯了那人一眼，都看不清面目，舒了一口气，端杯饮了一口，咕哝了一句：“百口难调，这都胡说些什么！”

“胡说？”小胡子大约喝得多了点，趔趔趄趄隔座儿走来，红红的眼盯着李绂，“你敢说他没出这题么？”李绂看他架势，似乎只要自己一张口，就会把杯子掼了自己脸上，不安地挪了挪身子，笑道：“议论嘛，你有你的解释，我有我的看法。”小胡子盯了他移时，突然大笑，说道：“四次了，”他伸出四个指头，叉一样横的在李绂面前，“十二年四进考场，真要叫我蒋文魁老死名场了！人，一辈子有几个十二年呢？”

蒋文魁，这个名字李绂听得耳熟。这人他在户部听尤明堂说过，通州名士，极有才学又荡检不羁的。康熙五十九年乡试，三篇文章都做得花团锦簇，内定已是榜首解元。诗却交了白卷，说是没有诗思，写得不好不如不写，考官都笑他“蒋疯子”。李绂受不了他咄咄逼人的眼神，向旁边趔了一下身子，说道：“君子知命守时。你这样浮躁，可见就不是大器。前次你要不留白，兴许就没了今天这些牢骚了！”隔桌老秀才笑道：“这位先生说的是！我见过尤司徒的批语刻本，嗯——‘皓月当空，一尘不染，君何吝赐教乃尔！回通州再翻诗韵，误尔三年，再言为朝廷效力！’可是指你文魁的么？”满屋人众吃酒说话热闹，冷丁地听这老者说出尤明堂批评蒋文魁的批语，不禁哄堂大笑，就有人鼓掌喝彩：

“无字诗，妙！皓月当空，一尘不染，这才是书生本色，不愧‘文魁’二字！”

“文魁是文魁，不过是个‘僵’文魁，可惜可惜……”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李绂见蒋文魁一副嗒然若丧的模样，不觉一笑，说道：“尤司徒虽然刻薄，也是你自取的。自负不羁之才，傲物狂放，也是文人一大忌呢！”众人一片嘻嘻哈哈声中，蒋文魁似乎酒醒了，他满脸冷汗，苍白得没一点血色，蹒跚着步子踽踽向店门口走去。忽然外头闪进一个年轻道士，一把攥住了蒋文魁，说道：“这不是蒋居士么？上次我托钵通州，多承你一饭之恩。当时没有吃酒，我也不在意，原来你是‘酒后相’。你只管应考，命里注定你本科解元。来来来，我请你吃酒！——别听那些凡夫俗子们老鸹聒噪！”一边说笑着又扯着迷迷糊糊的蒋文魁进来，指点着说道：“蒋居士命宫中带着五年官运，发运只在今科，你们笑什么？你们在座的只有一个人能和他比。春榜放了，若说得不准，你们抉了我贾士芳眸子去！”李绂见满屋的人都面面相觑，因问座旁一个中年秀才说：“这牛鼻子是哪个观的，这是好胡吹的？”

那个中年秀才道：“这是龙虎山张真人那儿的。前天在白云观和鲁道长斗法，这种天气平地里种出西瓜来。这事轰动了半个北京城，你怎么没听说过？”“这不过是个变戏法的游方道士。”李绂不屑地一笑，“我不信世上真有神仙！”

“我也不信。”旁边那个老秀才说道，“他那是邪术，要真有神仙，圣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说话间酒保已经过来，恭恭敬敬放了一坛酒在贾士芳桌子上，满脸赔笑说道：“贾神仙，我们掌柜的说，你老人家忌荤，这点酒先用着，后头把锅好好涮涮再给您炒素菜。你尽着量用，钱，我们是不收的。”“老板好客，对了我的脾性。”贾士芳旁若无人地坐了，孤拐脸冲伙计一笑，“不过我从不吃白食，何况这酒是我请蒋解元吃的！老板心肠不坏，不就想要个儿么？把他住的里间房内门摘了，明年管叫他汤饼待客！”一边说，信手从条盘里取出一个馒头，随随便便捏弄着，对那说风凉话的老者道：“我从来也没说自己是神仙。说算是邪术，你这位圣贤弟子能破得了？你瞧你自己那副熊样儿，能取功名？你除了弄那些高头讲章陈词滥调，还会什么？嫖窑子偷女人鞋，帮人打官司夺寡妇产业！”说着，手里已把馒头捏成一个一个棒子大小的面团儿，摆在桌上，神情古怪地审视着它们。

那老秀才气得浑身直抖，站起身来，指着贾士芳道：“你……你诬人清白！你这贼道士，别人怕你，我不怕！”说着就要扑上来，同桌的几个秀才扯他时，他猛地一挣，却从袖子里掉出一卷子东西。一个眼尖的拾起来，就着灯看，是一卷纸，里边真的裹着一只不足三寸长的绣花鞋，不禁大叫：“呀！这老杂毛真不是东西！”

这一下满座哗然，连李绂都看呆了。他身边的中年秀才瞪着眼，指着面无人色的老秀才道：“你这衣冠败类，真给我们儒林丢人！”那边几个人在灯下饶有兴致地抖开纸，果然是一张讼状，稿不知替谁写的，上控黄李氏拐带家产私通媒姻，要另行改嫁的事。当时读书人以文章道德立心，身入公门关说官司视为卑劣行径，老秀才当众出了这个丑，在周围

讥讽嘲弄的目光中再也无颜立足，状纸也不夺，绣鞋也不取，弯腰躬背匆匆去了。

“这个老刁棍，敢来寻我的晦气！”贾士芳漫不经心啐了一口，口中问，“还有哪个不服气的？站出来说，不要心里嘀嘀咕咕！”他抓起那些面团儿对搓了一阵，手里面屑屑纷纷落下，又吹了吹，“豁啷”一声放在桌上，却是六个齐明发亮的小银角子，每个大约二钱许，说道：“这不是偷的，也不是面变的，是我在沙河店和人猜板耍，赢了江南好汉的，扔在河里，这时取来一用而已——够不够？不够我再取一点！”他手望空一抓，伸开来，又是一枚银角子，一齐推给看得目瞪口呆的伙计。墙角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大声道：“你既是神仙，要能说出这一科乡试的考题，我才真的服你的气！”贾士芳抬头看了他一眼，笑道：“考题我当然知道，说出来犯律条。其实该考上的，不说也考得上，不该考上的，说给你也考不上。比如你，四十岁前甭想功名，过了四十岁，能中个副榜孝廉，你这辈子也就这么点前程。”

“我呢——！”一个黑瘦子年轻人怯生生问道。

贾士芳一笑，说道：“你明天早晨到东厕里去看，就知道了。”

李绂双眉紧锁，思量着这位奇人，自己是主考，尚且不知是什么考题，他竟肆口胡吹已经知晓，而且连谁是第一名都定了下来，这也太神了！可方才馒头中取银，揭露老秀才隐私，又都是亲眼目睹，再也思量不出这里的机关奥妙，想着，心忽然一动，站起身来笑道：“贾道长，我不是不信你，但你说得太玄了。这种空中取银，街上卖艺的也多有能玩的；就是那老者的阴私，假如两个人事先串通好了，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乡试题目是礼部出了，奉旨照准密封廷寄各省学宫的，你现在就知道了，未免令人生疑啊！”

“您先生不信，那是自然的。因为连主考都不知道嘛。”贾士芳从坛子里倒出三碗酒，一碗递给蒋文魁，一碗递给李绂，一碗留给自己，笑道：“儒家有为尊者讳的经义，以你地位，我不呲着你短处。你看这坛子，里边还有酒么？”

“有的。”

贾士芳一笑，一手端起坛子，一手伸进坛底向上一提，那个带釉陶罐竟像软革一样顷刻之间被翻了个里朝外！众人瞠目结舌间，贾士芳用筷子当当敲了敲，又问：“这坛子里还有酒没有？”

“没有了！”李绂惊诧激动到了极点，连说话声音都变了。

贾士芳道：“那么请你验！”李绂凑近了看，那只釉面朝里的坛子里边竟满坛彻沿的都是琥珀色的黄酒，满得似乎挪动一下就要溢出来。嗅了嗅，一股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李绂连连摇头，说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贾士芳笑道：“你是儒家，儒者是以文道治人的。大千世界万

流百川，哪一条河流不到海里？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才为百王之师，这难道不是史实？若论刑法文明理乱治世，也确实只有儒家能当得起。但大道有如宇宙，周流万世，耸高入于九天，渊深犹如四海，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万象？”

“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李绂连连嗟叹，“今日大开眼界！”他猛地想起雍正曾有密谕给自己，要他访求异能之士治病，莫非上天给自己这个机缘？李绂思量着正要说话，派出去的两个小厮已经回来，当着广众不便说话，因笑道：“鹤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吧？今儿我还有点事，我叫木子绂，家就在四牌楼。以先生之能，我也用不着再说什么。容我改日熏沐拜访。”贾士芳一脸古怪笑容，说道：“足下保重。足下晦容隐于印堂，恐怕有小厄，有惊无伤，但修德养性，韬晦自爱莫问世事，百日之内不要出门。否则祸不旋踵——蒋居士，我原说请你吃酒的，玩了半天把戏，连菜都凉了！来来来，斟上斟上——你们这会子不要围着我了，明儿到白云观，有病的我看，问功名的免开尊口。”他不再理会那些巴巴望着自己乞求的神色，和蒋文魁举杯一碰一饮而尽。

李绂默不言声随两个小厮进了内院。“百日之内不要出门”那是压根做不到的；“祸不旋踵”？什么“祸”呢？皇上对自己宠信实不在李卫田文镜之下，自己又没做什么错事，万名百姓联名叩阍请留自己在湖广留任，名望更是无人能及。又没有私仇，也没有隐私把柄在别人手……想着，李绂不禁微笑。术士好以危言耸听，真真半点不虚。李绂一边满腹狐疑思量，一边问：“你们谁见着张中堂了？”

“我去见的张中堂。”一个小厮忙道，“中堂老大人忙得很。多少官员都在他私邸客房里吃着茶等着接见。我一通禀，中堂就叫了进去！”看样子他觉得面子十分光鲜，口气中透着得意，又道：“诚亲王老千岁，庄亲王老千岁，还有几个武官，像是善捕营的人，有两个是内务府的，奴才都不认的。张中堂看上去气色还好，问了我们一路情形，说：‘李绂回来得正好。原想今晚见见他的。只他走了一天路，恐怕劳乏了。明儿我在上书房，抽空儿见了面后再请旨接见吧！’——我就回来了。”

李绂笑道：“老师年过花甲，还如此勤劳王事，有这个话，我务必现在就去。我不想骑牲口了，叫一乘小轿抬我去就是——去觅轿吧！”

第十三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因天黑路远，从潞河驿到张廷玉邸足走了一个时辰。他是张廷玉的门生，府里人头极熟的，见他进来，早有一个二管家笑嘻嘻迎上来道：“我们相爷竟是神仙。料定了您要来！客房候见的大人都撵了，说是李制台要是到了，直接就领进去呢！”李绂一笑，塞过一块银子，跟着管家径往书房去。一边走，一边细问：“张相还是四更起床？身子骨儿怎么样？梅凤大公子听说放了济南知府？”那管家一一小声答着，“相公越想越精

神，如今匀下来一天睡不到两个半时辰。梅凤哥儿原说留到直隶保定的，这是万岁的特旨，好随时照应老相爷，老相爷坚辞了。说他在朝为相一日，兄弟们不能留直隶做官。何况李——李大人您当直隶总督，又是他老人家的门生，得避嫌……”一边说，已到书房回廊口，管家便站住脚，说道：“里头正会议，是我爹在里头照应，我不能过去，老爷请自便。”李绂提着气点点头，弹冠振衣直趋书房，刚到门口，便听里头张廷玉的声气：“是巨来么？里头人多，不要行礼了，靠窗那边椅上坐了。”

“是！”

李绂答应一声进了书房，果见允祉允禄两位王爷坐在正面客位，都穿着朝服，二层金龙顶朝冠和朝珠都放在茶几上，其余的人也都穿戴齐整正襟危坐，很像是从朝里退出来，家也没回就赶到相府来的。除了诚亲王允祉和庄亲王允禄，下首坐着一位一品红顶子大员，是丰台大营提督德隆阿，一个二品顶戴的武官李绂也认得，叫图里琛，如今是九门提督。还有几位都是内务府的，除了一个叫俞鸿图的司礼堂官，李绂都不认识，因靠窗边椅上坐了，用目光和熟人一一招呼。

“李巨来来得正好，”庄亲王允禄正在说话，“你这位总督一到，京师各武备衙门主管也就齐了。我们这些人是今天下午在大内见的皇上。怡亲王病得不能理事，晚间皇上还要去看他。嗯……今晚是两个会议分头开：一头在廉亲王那里，几位旗主听八哥布置整顿旗务的事；我们这头也议一下。因为旗务已经七十年没整顿了，旗人现在不能打仗，也不事产业，这个样子下去将来都要变成废物——巨来刚才不在，怕你听不明白，我这里先说一下。我们并不要难为这些旗主王爷，是要帮他们有条理地办好差事。”在康熙皇帝留下的二十个儿子中，允禄排行十六，幼年因为顶撞太子允礽，挨了大千岁允禔一巴掌，打得耳朵有点背，倒也硕身玉立一表堂堂，因为他忠厚朴讷，一向只管迎送外藩，兼着一个内务府王大臣的差使，从来没有在办事臣子跟前出头露脸。这番话是专对李绂讲，让李绂“明白”的，可惜言语毫无伦次，云天雾地的乱扯，听得李绂瞪着眼，心里稀里糊涂，口中只得应着“是”。诚亲王坐在上首，见李绂一脸茫然，忙插口替允禄解释：“十六爷讲得很清楚。整顿旗务是件扎手差使。朝廷准备削减旗务开支，让旗人自食其力，在京各王府，旗营满人好几万，怕出乱子，八爷因此叫了旗主王爷进京。他们那边会议整顿细务，政府这边要严密关防督察，防着小人造衅生事。张相请大家来，就为商量这件事。”

李绂这才听明白，“这边”的会议明说是配合允禩“整顿旗务”，其实是为防着这干铁帽子王带领旗人造乱。允禩办这个差使时起时伏若明若暗已经几年，李绂原也没看在眼里，以为不过是安顿无差无业旗人生计的政务，至此才意识到这是绝大国政，而且连带着雍正皇帝与允禩二人近二十年的党争。想到潞河驿戒备森严杀气腾腾的关防布置，李绂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因躬身说道：“二位王爷的训诲臣已明白。臣是汉人，对这里边的制度不清楚。要派什么差使，王爷们和相爷另要交代明白，我努力去做就是。”

“你的差使有两项。”张廷玉满意地看看自己的得意高足，“一个顺天府乡试，由你主考，这里头尽有旗人子弟，防着他们在里头煽动士子闹事。京师防务有图里琛毕力塔二人各按防区关防，你是直隶总督，本省军务也是你职分，要留心直隶几个旗营动静。有串连的，行动诡秘的要随时查拿随时举报。你每隔一天到清梵寺见见十三爷，十七爷也在那里，汇报各旗营整顿情形。有喜报喜有忧报忧，这就是你第二个差使。”允祉笑道：“衡臣相公这一曲划就明白了，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礼仪。上次八弟和我说，按先朝制度，皇帝和旗主王爷只有上下座之分，不行君臣大礼。我说恐怕不行，如今允祥也是世袭罔替的亲王，平素相见是一回事，略庄重点的场合还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我没问允禄，不知老八你们是怎么说的。”

允禄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记不得了。记不得议这件事。八哥说要整出个条陈，几个王爷一道儿见皇帝，把条陈变成谕旨明发天下。我倒是请示过万岁，万岁一听就笑了，说‘什么三跪九叩，二跪六叩的，这不是件了不起的事。要紧的是把旗务办好，旗营要能打仗，朝廷要用得灵，旗人要能生业，户部能免些开支，又免了他们无事生非荒唐嬉戏，就是行鞠躬礼朕也是无所谓的’。”张廷玉道：“我随圣祖爷几次东巡奉天，王爷们见驾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也有圣命免礼的。在承德，王爷们见皇上也都随班免礼的。这次是在北京，君臣分际久别朝觐我看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礼，可不是小事。那是区划、分别；那是道理。”允禄舔了一下嘴唇，说道：“那，那就照张相的章程办。”

“这事等皇上召见时现定不迟。”允祉一笑，站起身子说道，“我还要到清梵寺，老十三的症候不好呢！你们接着议。也不要一味怕乱子，别在小事上打转转。议大政，照皇上的旨意把旗务弄好是正经。”他不疼不痒又说了几句便含笑离去。众人起立等他出去才又坐了。图里琛见张廷玉面带忧郁只是沉吟不语，笑道：“张相，您放心，不会出什么乱子的。铁帽子王帽子是拿的，头不是铁的。如今旗营和汉军旗都用朝廷钱粮，又不是吃的旗主的俸禄！他们乖乖照朝廷主意整顿旗务万事俱休；要生别的妄想，只要主子一道旨意，两个时辰我就能把他们逐出京师，要他们的头更省事！”

张廷玉摆摆手道：“这话还用你说？我最怕你这样想！我要的是顺利整顿。几个王爷安富尊荣，其实就坐镇在北京压着各旗牛录把钱粮减下来，把田土分下去租赋定住了，这个差使就算圆满。怕就怕有人挑唆着生出别的事，本来清理吏治田赋制度已经弄得我们四脚朝天了。朝局要越稳越好。”李绂一听便知，自己这位老成持重的师相一片佛心，想保全允禩一干王爷平安；因笑道：“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图大人这里磨刀霍霍，也是为有备无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说不得了。”图里琛向李绂投过一丝温存的目光，抚着左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微笑道：“巨来大人这是知心之言。不过我毕竟是厮杀汉出身，喜欢痛快处置。”

“最好不要翻脸。”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翻了脸就要出几百年没有出的大案子，不翻脸，也许有些人野心压下去，也就老实办差了。”张

廷玉不禁连连点头，雍正说允禄口齿艰难心里清明，果真一点不假。思量着说道："十六爷说的极是。"允禄站起身来，说道："现在天还早，衡臣相公和李绂图里琛，你们几个接着议，皇上还有旨叫我去理藩院，看看他们的礼仪有什么章程。还要去看看八哥，然后会同弘时、三哥去见皇上。我呢，今晚就不回王府了，住在理藩院签押房，你们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事，见我也方便。"

"恭送王爷！"张廷玉忙也起身道。

"免了吧。"庄亲王允禄随随便便摆摆手，带着俞鸿图和一群笔帖式出去。一阵寒风透帘而入，空荡荡的书房书画文卷簌簌，烛影忽明忽暗，立时，一种不安的念头袭得李绂一个寒颤，朝里紧锣密鼓，要出大事了！

允禄匆匆赶到朝阳门外廉亲王府门前落轿出来，掏出怀表看看，刚过了戌时。王府太监头儿何柱儿早已迎了上来，带着几个小苏拉太监一边行礼请安，一边赔笑道："里头八爷九爷和奉天来的王爷们已经开始会议。八爷原说庄王爷主持内务，已是通知过，必是要来的，后来天晚了，各位王爷回驿里还要走一程子路，所以叫奴才这里等着王爷……"允禄一边往里走，一边问："你是在西花厅？——都是兄弟，都是朝廷差事，八哥也忒细心的了。"何柱儿侧身带路说道："西花厅子小，在八爷正书房里呢！这边新修了火墙地龙，暖和着呢！"说着，带允禄过了二门倒厦，沿甬道直趋正书房，沿院阔大的空场两边超手游廊下，家人们已一递一声传进去，"庄王爷驾到！"正书房前大红西瓜灯下侍立着的几十名太监，阶前上百名王爷带的随从近卫亲兵像听了谁一句号令，立时黑鸦鸦跪了一地。便见允禩满面笑容，身后随着允禟迎出来。

三兄弟揖让客气一番进了书房，允禄顿觉暖意融融浑身舒展，看那书房，是五楹正屋打通了，沿南庑一卧到顶的大玻璃窗，东西两侧的书架是可着墙量就，一直顶到天棚。图书字画琅玕插架，北边炕里墙上张的是唐寅的《秋钓野趣图》，东西两侧是两道屏风，屏风俱用空心砖砌就，烘烘散着热气，一望可知是和地龙相通的火墙，虽为取暖，装饰得整个书房错落有致空而不旷。屏风前各设着茶几和扶手矮椅，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都是一脸肃穆之容端坐在屏风前。一色的东珠朝冠，滚龙绣舍瑞罩，四团龙褂套着江牙海水朝袍。

"来，我为你们介绍一下。"允禩冰冷的手握着允禄的手，对四位王爷说道："这是当今万岁跟前的主事亲王，我的十六弟。怡亲王身子欠安，毅亲王允礼常去盛京，你们都认识的，他在古北口练兵，还没有赶回来，现在里里外外就忙我这个十六弟了。呃——"允禩顿了一下，又指着左首最年轻的一位王爷依次介绍道："这是睿亲王都罗、东亲王永信、果亲王诚诺、简亲王勒布托……"四个王爷早已站起身来，点头应承着见礼。

允禄一律打躬还礼，显得冷淡而又客气，口中道："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就见了一面的。其余三位康熙年间在承德也都见过。不过那时候本王还是

藩邸阿哥，格于国家体制，心里虽然亲近，却不能像现在这样亲切。这次来京，觐见了万岁还要留几天，然后回盛京，万岁已经有旨意，由我一路护送。这边我请客，到奉天，你们可要尽地主之谊？”说罢抿嘴儿一笑，和允禩将手一让，分宾主坐了炕下的茶几旁。他顾盼着允禩的书房笑道：“八哥这一处书房布置得好，就这一笔《兰亭集序》临得似乎比三哥还要出神。三哥松鹤堂里的书虽然多也没见有这么多的宋版书。哦，上次我请八哥给我临一幅《樵读图》，我看这幅唐伯虎的画摹得更好。那一幅我不要了，就临这幅给我。八哥不是看中我的那一套内画鼻烟壶了么？咱兄弟一物换一物，如何？”允禩听他见王爷时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后头这些话又变得着三不着两，心知他暗地里“练”过，不觉暗笑，因道：“你眼力不差。这《兰亭集序》是三哥亲自临了送我的。这里头的宋版书有一多半都是赝品，倒是这幅《秋钓野趣图》还是真品。上年抄曹寅家，随赫德孝敬我的，你要喜欢，回头给你送去，自己兄弟，不要说分斤掰两的话。”允禄点头叹道：“八哥太夸奖了，我其实鉴别真假古董能耐很有限的。还是上回方苞先生指点了我几句，才略识真伪罢喽。”说着，脸上颜色已经不再那么拘谨冷漠。坐在一侧的睿亲王都罗是四王中最年轻的，见允禄听不出允禩满口揶揄之词，兀自“谦逊”着胡乱吹牛，一口热茶呛上来，几乎笑吐出来，憋得脸通红才咽了下去。允禩轻咳一声，说道：“咱们说正经差事吧。”

“方才说的不少了。”允禩瞟了允禄一眼，“这次整顿旗务，圣上是反复思虑，一定要整理出个名堂来：既不能伤了旗人身份体面，又要自力更生，作养出国初旗人大勇大智的风范。上三旗旗主自康熙年间已经收归皇帝主管，下五旗的整顿要靠我们在座诸位。诸位来京之前已经把各旗佐领、参领、牛录名单开列清白呈到我这里。我看了看，归属还算明白清爽。只是年代久了，各旗旗人中抬籍、换旗的尽有，一时也难拨回原主。以康熙六十年为时限，全数统计，我这里有一式五份册子，各位王爷可以按这个册子重新造册，统属归一，然后在京就地如何会议，布达圣意。我算计了一下，在京旗人共是三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名。密云、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延庆可以拨出旗田二百万亩，无论老幼，每人分四十亩旗田。从今年开始算起，五年内不动旗人月例钱粮，五年后每年减二成，十年为期，旗人全部自食其力。我已请示过皇上，皇上说，只要旗人自立，可以永远不纳赋税。实在有难处的老弱孤寡残疾病废旗人，经本主奏明，还是由国家养起来。其实呢，只要算一算细账，四十亩的出息无论如何也超过了现在旗人的月例，要说服旗人目光放远点，体谅圣主朝廷爱养满洲的至意。我说句关门体己话，汉人百姓累死累活，收那么点粮，得缴多少税，纳多少捐，多少层官吏剥削？就是汉人里的缙绅，朝廷也在几个省试着与百姓一体纳粮。我们满洲人这个优遇，还不是因为咱们是姓‘满’，是国家底气支柱，祖宗挣来的功德！”允禩侃侃勃勃长篇大论，从庙堂高远，圣恩浩荡讲到旗下生滋日繁，养尊处优日日随心的弊端。足用了一顿饭工夫，已是说得唇焦口燥。允禄不禁暗想：真是一把好手，可惜了和雍正心存嫌隙，早年要没有那段兄弟阋墙的孽缘，如今安生做个摄政王，允祥允礼也难及得他这份才情。他扫视一眼四个闷声不语的王爷，顿了一下，笑道：“我原想也说几句的，

廉亲王讲得这样清爽，响鼓不用重锤，你们都是明白人，倒不用多话了。宗旨就是这样定了，有些细务不明白的，可以聊聊，我见皇上可以代奏。”

四个王爷又沉默了一会儿，简亲王勒布托轻咳了一声，打火点着了旱烟，猛抽两口说道：“整顿旗务，没得说的，是圣上英明决策。”他是四王中年纪最长的，已经七十多岁，但说起话来仍旧思路敏捷言语简明，只是受过箭伤的左臂微微有点发抖，当下抚着一部雪白的大胡子说道：“镶蓝旗是我的旗下，如今下头旗人真是越来越不成话。别说北京，就是盛京那边，我旗下披甲人也有上千，多年不打仗，马都上不去，又不会办差做事，就会养狗转茶馆，吹嘘祖宗那份功劳。月例银子领到手，先下馆子解馋，不到半月就化得精光，四处打秋风借账吃喝。我每年三万俸银，要拿出一万来打发这些狗才。论起‘不争气’这三个字，真真恨得人牙痒痒。可想想他们祖上血汗功劳情分，又拿他没办法！所以去年整顿旗政的诏谕发到我那里，我当时就说一万个情愿赞成。”他从容装烟，点火，喷云吐雾说道：“但如今情势已经不是康熙初年，八王议政废止得久了，连哪些王爷算是八旗旗主都说不清爽了。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是皇上亲统的上三旗。十六爷既管着内务府，自然心里有数。下五旗呢？每旗五个参领二十个牛录，三百个佐领到底是谁——我们在座的哪个能说个子午卯酉？不把这个人事撕掳清楚，责任也就不明，谈整顿就是一句空话。比如说，我的一个牛录在蔡铤那里当副将，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参领花善反而在他手下当马弁——朝廷制度与八旗规矩顶着牛，你说是谁管着谁？我该找这个牛录来训话还是参领？”他话没说完，永信和诚诺便异口同声附和，七嘴八舌说道自己旗里情形。有的分布在云贵两广做官，有的上司又沦为没差事的闲散旗人，根本抓摸不着。一直默不言声的睿亲王都罗也说：“有的包衣奴才都做到封疆大吏了，福建将军方正明，汉军绿营里的，如今起居八座。他的本主牛录瓦格达在他营里当哨长，两个人没法见面。上年方正明去奉天见我，说了这事，请我给他抬籍，我说我是罪余的空筒子王爷，哪来这个权？劝他花几千两银子送给本主回去养老完事儿。”

“事情还不止这一端。”勒布托被众人的附和弄得兴奋起来，指着都罗道：“睿亲王原来是镶黄旗的座主王爷，顺治年间老睿亲王坏事，一蹶不振七十多年，镶黄旗自康熙十二年统归圣祖爷亲手料理。他是旗主，管着哪一旗，真是天晓得！”

允禩和允禟木着脸倾听几个王爷大发牢骚心里都是十二分惬意。其实除了永信之外，那三位王爷都不是他们的心腹。偏是永信的旗营都集中分布在辽宁黑山一带，是最容易整顿的，号召起来也方便，但这一来，反而是永信没有了发难的借口。雍正下旨着允禩允禟整顿旗务以来，为了串通这几个王爷同仇敌忾一致起来要求恢复八王议政，这难兄难弟二人不知翻搅了多少脑汁心思，甚至不惜重金从广州聘请了两个英国传教士。一个送奉天永信王府，一个礼尊在八王府教习英语，便用英文互通书信。所以四王到京，永信密告“他们各位都有此意，害怕皇上势大，偷鸡不成蚀把米”。眼见王爷们平日积郁的火激得发作起来，两个人都兴奋

得心里怦怦直跳，尽量抑制着把脸板得紧绷绷的。允禟见允禄一脸似睡非睡神情，对王爷们的话听若无闻，暗地里咬咬牙，加一把火，说道：“你们说这些，八爷我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现在要整顿的是旗务，不是政务。你们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意见？”说罢目视永信。

“两个章程。”永信黑红脸膛放着光，应声答道，“整顿旗务连着政务一道整，由皇上亲自主持，上三旗下五旗都囊括了。再不然，皇上暂将上三旗放权给十六爷、八爷和九爷，这样八旗全部事权都有了主儿。一同商量，一同下令，这盘死磨就推动了。”允禩转脸笑谓允禄道：“十六弟以为如何？”

允禄只觉得乱糟糟的理不出头绪，怔了许久，摇摇头道：“这样的大事要请示皇上。皇上全力以赴刷新吏治，掌握的是全局大政，不能分心来弄旗务，更不用说每天坐镇主持了。至于上三旗交出来由我们暂管，事关朝廷政体，恐怕也要和军机处上书房会议了请旨定夺。”

“什么他妈的军机处？”永信攘臂剔眉泼口骂了出来，“军机处会打仗？只会玩心眼子！青海一个罗卜藏丹增，统共人马不到八万，年羹尧花了八百万银子，用了二十三万兵力，还逃掉了首恶元凶。我弄不明白，皇上是汉化了，还是我们旗人的兵真的成了酒囊饭袋？当时出兵，我就有奏折，请以我黑山镶红旗三万丁末，一百万饷银为限，扫不平青海割我头当夜壶！皇上不温不凉给了我‘其志可嘉’四个字，不置可否！”他这么放肆兜底儿一开台，三个王爷立刻共鸣。

“就是！”勒布托接口道，“皇上是太惯纵汉人了。年羹尧得胜还朝，文武百官十里相迎，黄缰紫骝千乘万骑，连在京的王爷们都望尘舞拜，我跟着我们老王爷南征福建，白云岭一战灭敌二十万，谁迎过我爷孙们一步？”

“汉人有几个好东西？”果亲王诚诺一哂道，“周培公当年号称名将，其实没有图海老将军，他屁事也做不来！”

“别提那个周培公！心术最坏的一个人！要不是他建议全数征集在京旗人，我们八旗建制还打不乱呢！”永信信口雌黄，大肆攻讦，“我听我家老爷子说过，他还是为一个女人得相思病死的。呸，下贱！”

允禩皱着眉头趁火添柴：“王爷们，扯得远了，那是圣祖皇帝手里的事嘛！”“说的是一回事！”简亲王勒布托手一摆，兴奋得摘掉帽子，挥着手道：“当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今整顿起来何其困难！”永信立刻画龙点睛，说道：“先帝爷那时要不废除八王议政，用人行政都出自旗人之手，旗政旗务也不至于就拆烂污到这地步。”勒布托正要接话，诚诺拖着腔说道：“要依着我看，还是老祖先的制度好，皇上掌总儿，八王议政！当年我们入关，总共十二万人马，横扫中原，横扫江南，横扫两广福建——”他用手比着手势，“天下莫能谁何！”

“诸位，少安毋躁嘛。”允禄听到众人喊出“八王议政”，针刺了一样身上

颤了一下，双手虚按了一下，待众人平静方徐徐说道：“我们还是回到眼下的情势上，照皇上的宗旨来整顿旗务。王爷们说皇上向着汉人，这个话康熙年间就有了的。其实满人血食庙堂，享祖上余德，无论先帝还是今上，没有亏负满洲子弟的心。政务上有建议意见，我看到了旗务整顿有眉目时候从容再提为好。比如说镶黄旗，原来是睿亲王管着。现在上三旗是皇上亲自管，睿亲王怎么办，这是件事儿。我回去奏明皇上，必定还有旨意。恢复八王议政，事关国体，不是我们的差事，也不是我们职权里头的。”永信瞄了一眼允禄，干笑一声道：“没有八王议政，我们这些旗主连一个旗丁也指挥不动，怎么着手整顿？我真奇怪，先头圣祖东巡，常带着当今圣上一道儿去的，嘘寒问暖话家常，那是多么亲密！如今我们赶来北京办差，怎么连个面都见不上？请十六爷原原本本代奏，就说我们想念圣躬，也有些办差的难处，请皇上召见我们。”一直坐着极少言语的睿亲王都罗一笑说道：“我和各位情形不同。我们老亲王含冤蒙垢六七十年，如今又恢复了我的世职，心里感念圣恩，确实也想面见皇上一诉衷肠，听皇上训诫，踏实办好差事，尽我的本分——这是我的条陈，请十六爷代呈皇上。”说着，把一个通封书简递了给允禄。允禩在京已经几次会见这个年轻的外姓藩王，一谈到“八王议政”，这个王爷王顾左右而言他，整顿旗务又回避不了他。此刻见他这番作态，允禩真是要多腻味有多腻味，干笑一声道：“睿亲王少年老成，这个条陈一定切中时弊！”还要揶揄时，门帘一动，皇三阿哥弘时呵着冷气进来，也不行礼便道：“有旨意。”

允禩、允禟、允禄和诸王听这一声忙都站起身来，一撩袍角跪了下去。弘时掏出手揩了揩眉毛上挂的霜水，从容说道：

“允禩、允禟并东来诸王，明日由西华门入觐候见！钦此！”

“万岁！”

众人叩下头去。弘时笑着对允禄道：“十六叔，皇上说让我见见您。这边的事要有眉目，咱们先走一步如何？”他转过脸，意味深长地对允禩道：“八叔，你们还接着议——诸位王爷，皇上一直关念着你们，他老人家这几日身上时时高热——本来几次要逐位看望的，如今十三叔也病得不能起来，他也没好心绪。让我关照一下，好在你们不就走的，有事回头再见。”说罢和允禄一同辞了出去。勒布托望着他的背影，说道：“这位三爷，满干练的。”永信笑道：“龙凤百种嘛！你还没见我们宝亲王的风采呢！”

第十四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允禄和弘时同乘一抬绿呢大官轿进老齐化门，直趋坐落鲜花深处胡同北口的弘时府第——三贝勒府。允禄因弘时是奉旨“见一见”自己，便不言语，等着这个皇阿哥开口。但弘时好像心事很重，在小红灯笼幽暗的光

线下只是默默出神。隔玻璃窗向外望，街衢上黑黢黢的。二月春浅，料峭的寒风隔帘缝袭进来，酸冷，激得允禄一阵阵身上起栗。待过五贝勒府，因见府前灯火通明，二十几个家人在府前大倒厦过庭里，有的拿着扫帚，有的手持长竿，似乎在打扫收拾装点门面，允禄不禁好奇地问道："老五这是捣什么鬼？他不是北边去了么！"

弘时清秀的面庞绽出笑容，向外瞥了一眼，说道："走到密云就回来了，给皇上递了折子，说是肺气不好，咯血！今下晚我路过，去瞧了瞧他，看他气色很好，我还说了他几句。"弘时说着，仿佛拿定了什么主意，深深透了一口气。允禄不禁奇道："年轻轻的，怎么这么怠惰？没出息！"弘时格地一笑，说道："十六叔这话就是我说他的。弘昼当时就回了我一个倒噎气，说，要论能干出息，谁比得上我们几位叔叔伯伯，你瞧他们很得意么？见面脸上开花，背地咬碎钢牙，那种日子很开心么？"

"这是混账话！父辈有父辈的情势，子辈有子辈的事业嘛！"允禄心里一动，迅速看了一眼这位实际是长子的"三贝勒"，一边揣猜他的用意，说道，"皇上就你们三个儿子，他身子又常闹病，儿子们不分忧谁分忧？"弘时蹙额说道："可不是的！十六叔你还不晓得，外头有些闲话，说皇上自从得了乔引娣，身子骨儿就……这话我都说不出口。乔妮子这是地道的个狐狸精、扫帚星，在山西折腾败了半省官员，诺敏的小命都搭了进去。又狐猸十四叔，弄得十四叔狼狈不堪，如今进宫，皇上又——纵没那些事，什么名声儿呢？您和皇上如今是最说得进去话的，从容时变着法子劝劝——的卢马妨主，就不该留在身边的。"

允禄吁了一口气，这些话他也在旁处听说过。他自己也觉得乔引娣走一处败坏一处，是个不祥之身。但他也深知，雍正只是时时存问关爱这个女孩子，既没有役使也没有侍御，劝雍正"远色"的话断断出不了口。思量着又问道："老五就为这些个不肯出来办差么？"

"那倒不全是的。"弘时目光好像要穿透轿墙似的望着远处，"他说走到密云，遇到一个异人，叫贾士芳，断言他再往北走，今年有血光之灾。就是回京，也要韬光养晦深藏不露一年，才得躲过这一劫。他整修门面，大约就是听了贾士芳的妖言，听说还要在后院造一座高楼，想出门想急了，就登楼眺望一番……这些疯话他说得正颜厉色，我都忍不住笑。"允禄耳边听人说贾士芳都磨出茧子来了。府里几个太监想悄悄寻访进府，给允禄和十六福晋推推格。允禄想起当年大阿哥魇镇二阿哥，三阿哥请张德明大徒弟进府看相，八阿哥请张德明推造命的往事，一个个翻身落马鼻青脸肿的下场，虽然也有心见识一下这个神仙问问自己休咎寿际，到底忍住了，因问道："听说你也见过姓贾的，是不是真实有些本领？"弘时冷笑一声说道："有人劝过我是真的，我身为皇子，金枝玉叶之身，怎么会跟这种东西来结交？"

允禄明知是假话，听他说得冠冕堂皇倒不好再问，正要岔开话题，大轿已是稳稳落下，一个太监挑着公鸭嗓子道："三爷府到了，请二位主子驾！"当下二人便不再说话，相跟着下轿进府。弘时带着他们一边向书房

里走，一边吩咐：“进两碗参汤，要热热的。”一个家人答应着，又躬身禀道：“贝勒爷，怡亲王府的二爷钱名世他们来了，这会子还见不见？”弘时似乎怔了一下，转脸看了看允禄，说道：“十六叔，咱们不如见见，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再讲。”允禄想了想，弘时是坐纛儿皇子，一般政务不经请示雍正就有权处置，又奉旨和自己谈话，这种小事不宜推辞，便点了点头，和弘时一道踅到正房侧的小书房里。二人进来，果然见怡亲王允祥的二世子坐在书案前翻着一本册页坐等。旁边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子一脸谀笑陪着说话，允禄认出是翰林院侍读钱名世。还有两个中年人，个头模样都相似，都穿着万字印花宝蓝色宁绸小羊皮袍，外头套着黑烤绸马褂，一般模样留着浓密的八字须，却是神色惶惶，两手扶膝半个屁股斜签着坐在弘晓对面。见允禄弘时进来，四个人忙都起身行下礼去，说道：“给二位主子爷请安！”

“罢了吧。”弘时潇洒地一摆手，让允禄坐了，又对弘晓道：“咱们自己兄弟，抬头厮见的，往后你见我不要跪，给十六叔请安就是了。”

弘晓忙躬身答应一声“是”，又笑着对允禄道：“十六叔，我给您老介绍一下，这是康熙四十二年探花钱名世；这两位是双生兄弟同科登第的，一个叫陈邦彦，字所见；这位叫陈邦直，字所闻。”弘晓今年刚满二十岁，长弧脸，白净面皮，尖尖的脑袋，却一头好发，总成又粗又长的辫子，梢头还打了个红绒蝴蝶结，荡荡悠悠垂在脑后，说起话来又快又便捷，看去十分干练。他原是和老郡王膝下的第七个儿子，允祥未取福晋，雍正作主过继了怡亲王。后来允祥得罪，康熙又命他归宗原家，及到允祥脱得囹圄，圈禁中却和两个侍妾有了两个亲生儿子。他虽回到怡王府，雍正却只给了他个二等伯爵的位子，等于闲散宗室。要论起心境，和三贝勒弘时却是一拍即合，因此这府里走动得勤。弘时进畅春园帮着宝亲王弘历办理政务，说合着瞧允祥的面子，名义上给了个内务府帮办，倒着实和弘时亲近起来。这是前话也不及细述。当下坐了献茶，弘时便道：“弘晓，我忙死了，你们还要给我添乱。什么事消停点明儿再说，就烧焦了洗脸水？”

“三贝勒胳膊上跑马的人，这点子事大约还料理得开。”弘晓双手捧碗，笑嘻嘻说道，“他们几个心里熬煎得油锅似的，老钱我们平日交情分上，我不忍得失手不管。在您，是芥菜籽儿，在他们，那就重于泰山，您说是啵？”弘时见允禄一脸茫然，便道：“还是为年羹尧赠诗那件事，今天皇上批了下来，他们安不住心也是自然的。”

他这一提醒，允禄立时便记起来，谳断年羹尧大狱，赐年羹尧自尽，接着又清查出汪景祺受年羹尧指示，和蔡怀玺等人密谋营救囚困在遵化的十四阿哥允禵的大案。两案并为谋逆大案，株连极广。从西宁军中又查到了钱名世和二陈写赠年羹尧的诗。陈邦彦陈邦直都用“所见”、“所闻”字号，是和年羹尧的诗，除了年羹尧，也还称颂于“帝德如天被化外”、“尧天舜地封名将”。那钱名世却与众不同，皇恩帝宠一概不提，大肆吹嘘年羹尧“分陕旌旗周如伯，从天鼓角汉将军”，又是什么“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既吹年羹尧，又捧允禵平藏之功，被吏刑

二部专管磨勘的几个“魔王”查明奏上。雍正一来身子不爽，又正值听了许多闲话无处发泄之时，批了“卑鄙无耻殊堪痛恨”八字考语交部议处。听弘时说部文御批，允禄便道：“先批到我那里，我一时顾不上，请他们转到军机处去请衡臣相公照发回部，里头说的什么，我还不知道。”

三个人听说雍正对自己御批处分已经下达，顿时脸色苍白，张皇地互望一眼，都站起身来，把目光转向弘时。弘时见钱名世紧张得颊上嘴角肌肉抽搐，陈氏兄弟两膝也在微微颤抖，他却不急着说，吊胃口似的叹了一口气，三个人吓得心里格登一声。

“这事原来不是我的手里。老四（弘历）没出京，主持韵松轩政务，皇上召见过他几次。”弘时从容说道，“老四回来跟我说，你们的部议都按‘从逆’，按《大清律》谋逆不分首从，一概是凌迟的罪名。”他吮了一下嘴唇，一脸悲天悯人的神情，见三个人已面如死灰，满足地对搓了一下手掌，又道：“弘历也觉得太重，说几个读书人，又没有谋反实迹，干嘛下这么辣手，也没有请旨就驳了部议，叫他们重拟，后来又议成斩立决。宝亲王还是觉得重，改了绞立决送呈主子，弘历又跟皇上说，日下京师谣言诼话多，不如从轻发落，堵一堵那起子小人的嘴。听说十六叔和张廷玉他们都在场的。”允禄点了点头，说道：“那天没有决议。皇上说，谣言说我刻薄，我才不在乎呢，要堵谣言只有杀，杀掉这些无父无君之徒，谣言不攻自灭。我和衡臣都劝，皇上脸色才好看些，说‘且再等等看’。”弘时接着对钱名世道：“他们二位和你是有分际的。你写给年某的诗一句称颂圣德的话都没有，纯粹是拍马屁。他犯谋逆罪，你不卷到一处才怪呢！不要吓成这个熊样子，告诉你吧，你们三个都保住命了——革职还乡永不叙用，怎么样，还满意吧？”

三个人提得老高的心顿时落下，脸上颜色也回了过来，钱名世当头，二陈随后一撩袍摆崩角在地连连叩头，口中喃喃道：“皇恩浩荡，谢皇上再生之德，谢诸位王爷贝勒爷超生斡旋。”弘时把袖里一份朱批过的奏议折子递给弘晓，笑着对三个人道：“死罪虽免，有些活罪也甚是难熬啊——这是朱批，你看看——你们起来吧！”

弘晓接过那份折子看，前头洋洋数千言，都是刑部几驳几复议论谳断的过程，后边留的“敬空”里，一笔血红的朱砂草书触目惊心。

部议拟罪不当。若依“从逆”之罪，钱名世岂得仅以“绞立决”草草处置？钱名世实文人败类之尤，名教罪人之首也。朕在藩邸，其劣迹即稍有闻之。前奉大行皇帝御批，钱名世于修纂明史，将万斯同数篇传稿攘为己有，为高士奇所觉，恬然无耻毫不在意，着降两级逐回原班。此圣祖已早查此人奸佞之心矣！朕素以为不过文人无行，偶有贪念而已，乃以翰林清望之官，置君父于莫如，奉迎跋扈奸恶之边将，朕实不知其所读何书，所养何性。实名教之罪人，文士之匪类也！曷足以污朕之刀斧？彼

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赐以“名教罪人”四字匾额，示人臣之炯戒。至若陈邦彦陈邦直，吠声之犬耳，革职回籍可也，钦此！

弘晓看了，苦笑着把折本递给钱名世，说道：“亮工（钱名世字），性命是留下了，似乎还可作个富家翁，只这‘名教罪人’四字匾额太重——士可杀而不可辱，皇上真恨你到极处了。你可要支撑得起啊！”众人听说钱名世性命无虞，原是松了一口气，见这道诏旨，连允禄也是一愣：钱名世堂堂江南才子，武进书香世家，两榜进士标名天下的“探花郎”，要在自己祖宅门前，高高悬挂起写道“名教罪人”匾额，不但祖宗辱没，本人无脸做人，而且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受这样的奇耻大辱，钱名世真不如干干脆脆在西市上吃一刀红的痛快，为这份诏旨传到允禄手中时，边沿已被各人的冷汗浸得湿漉漉的了。允禄看着萎缩成一团的钱名世浑不知疼痒地木坐在旁边，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口吃着寻不出话来安慰，半晌才道：“你不要急，不要乱走门路说话。皇上如今身子不好，脾性正躁，又加上听人说自己闲话，郁闷恼怒，就有千言万语，先承受下来，我们从容解说就是了。”

“多谢十、十六爷……厚意。”钱名世吃力地说道。他抬起头，脸色苍白得像月光下的窗纸，头轻轻地神经质地摆动着，嗓音变得喑哑而又浊重：“名世确是名教罪人。二十年进士宦海浮沉，于君父无所答报，于生民无所裨益，谀墓文章残喘利途，蝇营狗苟龌龊度日，身不脱党争绳索，行未履圣人德义之道，说个名教罪人其实不冤我。至于是说在口里，写在纸上，还是张在门额上，以求实二字论之，并没有多大分别。”他两眼泪水突然夺眶而出，“……至于儿孙，我算对不起他们，我钱门五世七进士，为武进望族近百年，复极而剥也是自然之理……天幸孙子辈中有能明耻奋起的，重起草第再造家门，我今日虽蒙垢而死，也不冤了……”说罢再抑止不住，放声大哭。众人被他苍老凄厉的号啕声噤住了，木雕泥塑般呆坐着不言语。

许久，弘时才从忡怔中清醒过来，他掏出手绢拭着眼角迸出的泪花，对弘晓道：“你们劝慰一下。越是这个时候，要防祸从口出。我看圣上只是恨他党附年羹尧，这样处置，再没有更无故加罪的……”他踱到钱名世跟前，无限感慨地太息一声，说道：“哭吧，畅畅地哭一场，心里会好受些儿。保重些儿身子……记住，能洗去这种耻辱的，只有一样东西——时间。你精白其志，洗心涤过，还有见天日一天的——十六叔，我们那边书房谈去。”他惨白着面孔向允禄让了一下，允禄和弘时像逃路似的匆匆离开了这间满是幽怨啼哭之声的书房。

“十六叔，”二人到西书房，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弘时的精神渐次复元。看着慢慢啜着参汤的允禄，弘时皱眉道：“钱名世这个处置你觉得怎么样？”允禄也已镇静下来，说道：“这个姓钱的平日所为，不算个学正

品端之士。凭良心说，当日在年羹尧气焰之下，我们哪个没有打过他的顺风旗？就是写诗称颂，顶多也就是个‘文人无行’，得这样的处分，太重了。我一个人说情恐怕不成，明儿见见允祥，一同在皇上跟前保一保，也只走着瞧罢了。”弘时惨然一笑，说道：“十六叔，你忒老实的了，皇上要下手整八叔，你真的看不出来？”

……！

“钱名世真正得罪原因，不在那两首破诗。”弘时微笑着，从书案上抽出一张刑部供单用的折页纸，抖开了递给允禄。允禄接过，见是汪景祺的口供：“康熙六十一年冬，我自军中去江南武进，遇钱名世年兄。那年江南气暖，我们闲话，钱说前日风雷掣电，为冬月江南一大奇观，接着就传来圣祖崩驾皇四子胤禛即位消息，也是一大奇。我说这是灾异之兆，反常为妖，冬月雷电不以时，决不是国家祥瑞，钱年兄颔首称是。”弘时在旁指点道：“说这个话在场的还有尹继善的两个门人，李卫府的师爷都出了证。前头京师谣言说雍正得位不正，见这口供，反复查了，钱名世并没有传言‘风雷掣电’这些浪事。不然，他真的要祸灭九族呢！我想，钱名世到底不是个正直人，又有这口供，怕十六叔您动了恻隐之心，贸然在皇上跟前说情，自讨没趣，何苦呢？”允禄手中纸片滑落了出去。雍正口说“最不喜人报祥瑞”，其实他心里最盼祥瑞，什么庆云、瑞芝、嘉禾报来，受与不受，脸上欢喜之容就带出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这个钱名世竟把雍正登极和风雷烈电灾异降临联到一处！犯这样的大忌，就是宽仁大度的康熙也容不得，何况鸡蛋里还要挑骨头的雍正！半晌，允禄叹道：“钱名世到底是个才子，我很惜他。要是这么红一个炭圆儿，我也接不住——皇上命你找我谈，有什么事？”

弘时看了看窗外，天大概是阴了，黑得格外幽深，凉风掠过檐下，发出微微的啸声，像是远处有人隐隐约约吆呼着什么，给这万籁俱寂的寒夜平添了几分神秘和不安。怔了许久，弘时才道：“皇上叫我问问十六叔，八叔他们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因为明天皇上就要召见他们了。皇上还特意问，为什么八叔几次奏闻旗主会议，十四叔都不在场。不知明天十四叔去不去见皇上？”允禄笑道：“我当什么事呢！皇上原交代过，叫我明儿赶早进去，又巴巴儿这会子叫你来问。”因将在廉亲王府会议情形细细说了，又道：“八王议政是他们心里最盼的，从前一处谈，都是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今晚是和盘托出的了。但似乎又不像是预谋好了的。睿亲王从头到尾话都很少，似乎很犹豫，临打离去还递了个奏折。”说着仍从袖中取出那份折子递给弘时：“你要今晚还见皇上，就便儿递上去吧！”弘时皱着眉接过来信手放在案上，黑幽幽深不可测的目光凝视着书房门口那座金自鸣钟，仿佛在聚集着自己的勇气，良久，才道：“八叔要不另打心里的小算盘，八王议政也不是不可以跟皇上说的。要紧的是不能引动皇权旁落！”

“什么？”允禄浑身一个激灵，仿佛不认识似地下死眼盯着弘时，“这是皇上的话，还是你的话？”弘时灯影下的面孔棱角分明，格格笑了两声道：“你怎么这样瞧我，灯底下怪森人的。这是皇上的话，前日和今日下

午两次见皇上，他都透出了这个意思。”允禄素知雍正一向态度，当然不会轻信：“听着弘时，你十六叔是个扳倒树捉老鸹的人，熙朝阿哥党争二十年，谁也拿我没办法就是这个原因。我请你复述皇上的原话，不要用‘意思’两个字搪塞！”

弘时冷笑一声，说道：“皇上只叫我传达‘意思’，我当然只能照办。不过你是我的亲叔叔，我可以说原话。嗯……头一回见我，皇上说，‘允禩会做事会做人，朕心里清爽着呢！可惜此人终非池中物，真令人一憾！就是八王议政，何尝不是好制度？太祖太宗那时，正是我满人极盛之时，也亏了这个议政制度。’见我吃惊，皇上笑了笑，说：‘其余的事都好商量，就是皇权不能旁落。多几个人共治天下，朕倒可稍为安闲些。’”

允禄目不转睛地看着弘时，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但已经没有了戒备的敌意。弘时沉吟着，又道：“今天下午，我又到畅春园见皇阿玛。他刚从清梵寺回园里，看上去十分疲惫倦乏，跟我讲，‘当初登极不久，张廷玉和朕议起来，朕和圣祖比，有三不及。圣祖是幼年御极，在位日长，朕是盛年即位，享国不能像圣祖那样久远。朕想，再怎么不济，二十年还是有信心的。现在看来竟未必，朕是觉得身子骨打熬不来了……看你十三叔，拼着命做事，累成那个样儿，张廷玉、马齐他们都老了，老十七挑不起大梁，老十六是个中平之才，守成有余，创建不足——你和你十六叔可以私地里唠唠：这些旗主们自己断然不会有觊觎大位的心，可惧的倒是自己的亲兄弟，若能变着法子不使皇权旁落，又能使国家满族旧人参政，朕也得了左右膀，旗政旗务的整顿也顺乎自然地办下来了，岂不两全其美？’我说，皇阿玛既有这意思，何不召见十六叔，很好计议一下。这不是小事，还该征询一下军机处和怡亲王他们意见。阿玛说，‘这事是你十六叔的首尾，要你十六叔认可才能放心去问。明儿见见这些旗主们，他们提出来，再交军机处商议才是正理。’——十六叔，这是什么事，我敢胡言乱语？这里与皇上只有一步之遥，我敢矫诏乱政，自取灭顶之灾么？”

允禄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被弘时的如簧之舌打动了。想想在允禩那里众人愤懑又无可奈何的话，觉得皇帝和旗主各让一步，未始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且要真的这样，自己也理所当然可以入值中枢，如意指挥各旗旗主，比起这个专管“内务”的王爷不知强去多少倍。思量着，允禄道：“既有这旨意，我有什么说的？明儿见主子，就是我不说，他们也要提这个‘议政’的事的。不瞒你说，我是全身全心戒备着呢——已经知会了善捕营明儿戒严全城，谁有动作先拿下再说。这么着，倒失惊打怪的了。”说罢又轻松地透了一口气。弘时取过睿亲王的折子，口里笑道：“我就知道，一说这事，十六爷准犯狐疑。没想到你那么大的杀气，像是我要谋反似的——这个睿亲王，人就在北京，又眼见要召见，还写什么奏折？”他随手便撕开封口，将封皮揭开，看了看，说道：“这是一份请安折，还夹着一份贡单。”允禄凑过来看，果然黄绫封面折内写着：

臣王都罗恭叩万岁金安，并呈贡微方物祈圣上哂纳。

里边夹着一张折叠单面，写的却是贡物：

油炸白肚鱼肉丁十坛，窝雏鹰鹞各九只，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四十盘，鹿尾骨肉五十块，鹿肋条肉五十块，鹿胸条肉五十块，晒干鹿背条肉一百束，野鸡七十只，稗子料一斛，铃铛米一斛，树鸡五十只，七里香九十把，公野猪二口，母野猪二口，鲟鳇鱼三百尾，翘头白鱼一百尾，山楂十坛，梨八坛，林檎八坛，松塔三百个，山韭菜二坛，野蒜苗二坛，枢梨木枪杆名三十根，桦木箭杆二百根，椴木箭杆二百根，白桦木箭杆二百根，杨木箭杆二百根，海青芦花鹰白色鹰各五对，窝集狗五条，贺哲匪雅喀里奇勒哇官鹏鼠皮二千五百八十二张，紫桦皮二百张，上用紫桦皮一千四百张，官紫桦皮二千张，貂鼠皮二百张，白毛梢黑狐狸皮二百张，黄狐貉皮二十张，活梅花鹿、角鹿各二十对，虎、熊、元狐皮各十张，黄狐皮、猞猁皮、水獭皮、海豹皮、豹皮各三十张，雕鹳翎六十根，小黄米、炕稗子米、高粱米面粉、玉米面粉、小黄米面粉、荞麦糁、小米面粉、稗子米面粉各六百斤，野鸡蛋三百斤，山核桃仁、松仁榛仁杏仁、松子各二百斤，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各二百斤，野葡萄六百斤，杜李、羊桃各二百斤，巴众菜、山韭菜、黎蒿菜、枪头菜、河白菜、黄花菜、红花菜、蕨菜、丛生蘑菇、鹅掌菜各二百斤。

允禄看罢不禁笑道：“看上去是密密麻麻写的不少，其实不值几个，难得的是有这个心。春秋厥贡苞茅橘柚，所以示尊敬天子之礼也——睿亲王这个折子实际上是向皇上表心迹的。就是你方才的话，他们要是上遵皇宪，就议议政何妨呢？”

弘时却被这份折子弄得陡起惊觉：睿亲王现在手中虽然没有实权，也不管着哪个旗。但因老多尔衮功盖四海保扶幼主的声名，只要一排座次，仍是头一份。弘时和廉亲王又勾手又争权，本想借廉亲王之力夺掉军机处和上书房之权，弄掉弘历的储位，突然出来个都罗向雍正独表忠诚，这是什么用意？抑或是允禩的阴谋？这汪水此时是越看越深，愈发弄不清到底有多深了。思量着，弘时干巴巴一笑，说道：“十六叔说的极是。只一条叔王记住，八王议政的事，其实皇上也是吃不准，所以叫我们叔侄私下议议。我们不可出头，明儿看着他们如何动作再说。”说罢莞尔一笑，他要把自己摆在更超脱的地位上，坐收渔翁之利了。

第十五回 世袭王庙见消意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允禄一肚子心事，在炕上翻了一夜烧饼，刚蒙眬睡去，远远听雄鸡一声长啼，心知时辰尚早，又加了一个枕头还要再睡时，观音像前金自鸣钟沙沙一阵响，无比响亮地连撞四声，连纱屉子外头的茶炉子也烧开了，壶盖被热气冲着，好像专门凑热闹，嗤嗤响着，不时发出细碎而又连贯的敲击声。允禄叹了一口气，已醒得双眸炯炯，见四侧福晋吴氏已披衣偏身坐在炕沿，便道："这么早，起来呢么？"

"爷睡不安，我更睡不安。"吴氏穿着中衣，见他已经醒透了，趿了鞋为他斟了一杯茶兑温了端来，笑道："你漱一漱，安生再睡个回笼觉。就睡不着，闭着眼养养神也是好的。"允禄漱了漱口，说道："你听听这外头动静，能睡得着么？"一边说，一手拉过吴氏坐在身边，另一手伸进她小衣，在她温润绵软的腹皮上轻轻摩挲着不吱声。吴氏见他手摸了上面又往下面，啐了一口，飞红着脸道："我也三十岁的人了，叫丫头们撞见什么看相呢？既这么着，昨晚怎么——半截儿就……不中用了？爷也是个银样镴枪头，上阵就败的……"

允禄见她娇媚羞涩，越发撩得上火，一把拉她进被窝，口中道："女人嘛，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过了五十还坐地吸土呢！你不是还想要个世子么……"那女人已被他搓弄得眉低眼眵浑身软瘫，遂移船就岸如此这般一番，已是一个牛喘一个娇吁。事毕，允禄自起来穿衣整冠，威严地咳嗽一声出了房，看东方时，启明星刚露。他从滴水檐下一边下阶，对着迎上来的家人道："我立刻上朝，备轿——催着世子们赶紧起来，《子见南子》篇每人一篇文章，回来我要查功课！"

"请王爷示下题目。"

"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就这个题目，不得少于一千字！"

允禄一边说，已是出了二门。

允禄乘杏黄大轿赶到西华门，出来看时，启明星刚上屋梢。西华门外大大小小已经停了五六乘轿，有两个外省官员鹄立在门下大黄灯笼下，见他过来，都提袍角跪了下来。允禄因不认识，只含笑摆手命起身。定睛看时，其余都是内务府自己身边办事官员，便招手叫过俞鸿图，问道："八爷九爷，还有几位旗主亲王几时能来？你们都在这边，太粗心了！"

"回十六爷话，"俞鸿图一躬身说道，"奴才不敢掉以轻心。昨晚在各位王爷住处门口都安排了人随时打听随时报来，方才探马已经过来，说各府里都已掌灯，王爷们都已起来。张相爷已经进了大内，从这过时吩咐了奴才，说爷来了就请进去军机处说话。其余的张相没说，奴才也不敢自专。列位王爷来了，我们几个可先在这里照应，奴才料着皇上还在畅春

园，皇上来了听旨意和爷的调派就是。”说话间，里头一路小跑出来一个太监，见允禄已在门前，先对两个外省官员道：“今儿皇上和军机处都不接见，二位到礼部，一会儿随文武百官朝见万岁。”又转身到允禄面前，满面堆笑请安，说道：“万岁爷昨晚已经回宫，张相爷，鄂相爷都在军机处当值。吩咐了，王爷一到，请先进去，军机处说知。”说罢又打了个千儿，匆匆进了西华门。允禄正要进去，门前又落一乘绿呢大轿，却是李绂从里头哈腰出来，便住了脚笑道：“巨来，昨儿个约你到上书房来的，不防你去了我却忙得爽约了，真是对不起。方才传旨今儿朝会，你们从午门那边进去呢！”

“是庄亲王爷！”李绂紧趋几步过来，请了安笑道，“卑职已经知道朝会。西华门到正阳门中线归我们直隶总督衙门布防，我刚从南边看过来。他们告诉说杨名时进京了，在这边递牌子，怎么没见，莫不成下头竟敢骗我？——说到昨儿，我也没有跑冤枉腿，在上书房见了谢济世，我原听说他从浙江来，不知在京住在哪里，一问，他也在打听我，就借上书房宝地一块，我们聊了一个时辰。我又请他吃饭，虽没见着王爷，也满畅快的。”允禄不禁一笑，说道：“你们是同年嘛。他递了密折，参劾田文镜十大罪，又是惺惺惜惺惺，自然谈得来。你手头弹劾田文镜的折子写了没有？先不要拜发，我们谈谈以后再说。这阵子太忙，过几天我就消停了——你说的杨名时我不熟悉。他从贵州来京了？方才有两个外省官，已经去了午门那边。你过去，要是杨名时，自然见得着的。”说着便进了西华门。

此时东方曦光已经透明，隆宗门内天街扫得纤尘不染。清亮的晨色中，乾清门前一片庄重肃穆，一溜八口镏金大铜缸边各有一个太监端着木炭盒子，小心地给铜缸下石龛灶中添着炭。龛灶下发出细脆的爆裂声。几十名侍卫服色鲜亮，钉子似地站在巍峨的乾清门前纹丝不动，天街给人一种空旷寂寥微带肃杀的气氛。只有军机处几个小章京指挥着笔帖式们匆匆搬运着一叠叠文书，给这紧张气氛带出几分活意。见允禄进了隆宗门，几个军机小章京立刻迎上来，禀道：“王爷，方才有旨，您一进来就去养心殿见万岁。这就请吧！方先生、张相、鄂尔泰还有十三爷他们都在等着您呢！”

“三贝勒呢？”允禄这才知道，众人比自己都来得早，略一沉吟，忽然有一种大事临头的感觉，一边移步一边问：“连十三爷也来了？”那章京随着他脚步走着回道：“三贝勒进来半个时辰了。十三爷昨晚就宿在军机处，刚才他老人家进去，这边才把文书挪过来……”见允禄无话只是走，那章京才止步退了回来。

“好，好，好！”雍正正在养心殿东暖阁和几个大臣说话，见允禄进来，笑道：“咱们大管事王爷来了——免礼吧，和允祥一道坐那边墩子上。”允禄这才留心，屋里几个人，张廷玉和鄂尔泰是站着，弘时跪在炕边，方苞和允祥都坐在雕花隔纱栅前的瓷墩上。他到底还是行了礼忖着自己的位置坐了允祥下首，笑道：“我还以为我是最早进来的呢，还是落到诸位后头了。”雍正的心情似乎很好，微笑着喝着奶子，说道：“李卫

那边很顺手，江南、浙江两省已经推行火耗归公。养廉银子发下去，火耗银子归上来，藩库比平常年多收四成。从各府县密折奏上来的情形看，官场并没有多少闲话，没有人敢聚敛，也没有人敢怠懈。尤其是训导、教谕这些瘦缺官，还有些没人愿作的穷州县，如今都安置得好。冲聚疲难的大缺还是有人争着干，因为毕竟还比简缺多一点养廉银。李卫又抽出钱来设了义仓，周济衣食无着的穷民。赋均讼平吏清，官吏满意，百姓满意，朕自然更高兴。田文镜那边比李卫难，因为河南民风刁悍不纯，官场混账风俗惯了，田文镜又心高志大不甘落后，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双管齐下，务必要在麦收前两件事办完，所以有几份折子是参田文镜的。不过都是些微末小吏在背后嚼舌头。大员只有一个黄振国，置理藩司衙门。朕看也是因为田文镜堵了他的剥削发财路，发这个小私意，所以驳复下去，由田文镜全权处置。”

说着，高无庸带着个小苏拉太监托着条盘进上参汤，看样子是雍正早吩咐过的，每人一碗，因允禄后来，雍正便命：“把弘时那碗给庄亲王，我朝家法愈是子侄愈是严苛，愈是亲近愈是‘形远’。”弘时忙起身，活动一下发麻的腿，将参汤亲自捧给允禄，又笑嘻嘻回去跪下。允祥道：“近来河南和外地弹劾田文镜的人不少，他处境不好。”

“有人弹劾不见得不好，都说好的未必就好。允祥没有读《左传》么？”雍正喝了一口参汤，“当初你不也是这样，催办户部亏空，弄得怨声载道，还被冤圈禁高墙十年！那些好好先生，那些科名里有党援的人，做芝麻件好事，就有人替他捧得比西瓜还大。人主宰相，要特意地留心保全孤臣，他为朝廷办差不避怨嫌，身处四面楚歌之中，还架得住当主子的不体谅？不关爱？朕与你都是孤臣当过来的，见这情形，只能驰援，帮他解围，不能为他有这么那么一点小过掩了他的大节。孤臣难当，能护全孤臣的才是明主贤相。蔡铤在云南压制杨名时，说杨名时贪墨，朕说你拿证据来。观风使孙嘉淦，蔡铤也说不好，朕说蔡铤：‘天下就你一个好人，朕真昏庸了！’索性留孙嘉淦在云南，去为他设观风使衙门，只怕那里的贪赎还好些儿。”

允禄满心想的，今日朝会接见旗主，不知雍正有什么面谕，听他兴致勃勃，说了李卫又说田文镜，说了蔡铤又说杨名时，不觉心里发急。好容易等着雍正的话缝儿，忙赔笑躬身道：“都罗他们和老八老九昨晚会议了半夜……”雍正笑着一摆手，说道：“方才外头已经报进来，他们先在午门外跪候，一会儿听旨参加朝会，朝会完了朕再接见。朕这里是理一理思路。这次朝会之后要天下各省全面儿推开朕的雍正新政呢！”允禄不禁一怔，他这才明白，这次朝会根本不是专为旗政和接见旗主而设，甚或不是朝会的主要议题。想起那几个亲王热辣辣的心思，不觉有点凉心。雍正似乎没有留心他的不豫之色，只顾侃侃按自己的思路说道：“云贵的改土归流，鄂尔泰已经几次上了条陈，写得很细，思虑得也周详。杨名时在那里当云贵总督，与朕有七年之约，七年不动他的职位。但他反对朕的改土归流，所以朕叫他也进京。改土归流朕决心已定，他要反对，只好挪出位置，给乐意执行圣旨的人去作。”三阿哥弘时却对杨名时毫无好感，见雍正看自己，一碰头说道：“杨名时有大儒之名，无大儒之实。

他不但反对改土归流，连火耗归公、官绅纳粮、养廉制度都是不赞成的，其实是个沽名钓誉之徒。请皇阿玛留意！”

“看来杨名时着实犯了你的憎恶了！你这是第二次跟朕说这个话了。”和颜悦色的雍正倏地收了笑脸，“他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无非在京任职时弹劾了宗室阿哥荒废学业，扫了你一笔嘛！值得这样耿耿于怀？杨名时虽与朕政见不合，他也有人所不及的长处。云贵火耗银子只收三钱，天下没有比他再清廉的官了。云贵两省自他去，朝廷没再补贴一两银子，每年省七十万银子，你懂么？够赈济两次山东大灾！政见不合又是一回事，不要思路不清。等见到新政好处，他做起来比谁都会好。”弘时被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看得心里一寒，忙叩头道：“儿臣心胸太窄了，不过确实不是记仇——杨名时既然反对新政，无论安插到哪个省，那省里的政务都难与朝廷合拍，儿臣心里是这个想头，请阿玛圣裁。”雍正笑道：“不一定要在哪个省，可以到哪个部当尚书，或者当东宫太傅。他那好的学问，当你们老师，在毓庆宫讲学，岂不是人尽其才？”

允禄自接差事以来，既要贯彻朝廷宗旨意图，又要安抚东方诸王不平之气，两头奔忙说项，自谓这是极难办的差使，必是朝廷最重要的公务。听雍正曲划了半日，连远在云贵偏远地的苗瑶改土归流都想得周周到到，自己的差事却提也不提，心头不禁一阵光火。但他是淡性人，不惯作色，呆呆站着出神，心里塞了一团棉絮似的什么也想不成。弘时似乎也有点魂不守舍，怔了一会儿，见雍正长篇大论已经说完，便问道：“旗务旗政的事在朝会上是否也议一下？”

“允禄和廉亲王九贝勒旗政办得不错。”雍正笑道，“几个旗主王爷都赞同朝廷旗务整顿的宗旨，这很好嘛。旗人的头是最难剃的，朕知道这些大爷们，任事不会还要躺在祖宗功劳簿上卖大。但旗政和云南改土归流一样，不是全天下的大事，论起来只能说是我们满洲人窝儿里的家务。不就是八旗议政么，就议这个‘旗’政就好。先开始朝会，下来朕和这些功勋王爷们私地再谈谈，允禄既管着这摊子事，可以先退出去，由你带着他们进来，可好？”

“啊？喳——”

允禄一肚皮的不欢喜，见谈到自己差事，虽说表彰了，却又似乎没有摆到全局，意马心猿地听了雍正的训诲，忡怔间又听命自己出去带队进来朝会，一惊之下才回神答应，说道：“臣这就去传达旨意！”他是出了名的“十六聋”，弄得雍正也是一笑，摆手命他出去了。

“方先生一直没有任职。”雍正看着方苞笑道，“他现在名义上是在国史馆修史，其实是在朕身边随时参赞。这次朝会很要紧，事关雍正新政全部推行，有不赞同的大臣，还得叫人家说话，说不定要当庭辩论，所以方先生不能回避。朕看可以给方先生挂一个武英殿大学士的名义随班入朝，你们觉得如何？”众人听了俱各无话，倒是方苞说道：“即使当庭辩论，臣也只是参赞主子发言。臣原来没有职份，骤然封为一品，于礼不

合。如果主上觉得不封不好，就给个军机处章京名义就好，臣是当不起这样大位的。”张廷玉和鄂尔泰也都赞成方苞意见。鄂尔泰道：“布衣白丁宣麻封相，有骇物听，且容易启动一般没意思人幸进之心。但方先生是两朝老臣，做武英殿侍郎资格是够的，留着一级为进步之路也好。”

当下几个机枢臣子按照雍正方才的思路各抒己见，拾遗补阙，密密细细又议了小半个时辰。耳听金自鸣钟连撞七声，高无庸进来禀道：“辰时已到。”

“发驾乾清宫！”雍正神色庄重地站起身来，“传旨午门外，六部九卿各司衙门正官，并在京诸王，依次从左右掖门进乾清宫朝会！”

顷刻间，景阳钟登闻鼓声大作，悠扬沉稳的钟鼓之声漫过重重层楼琼宇，越过灰暗高大的五凤楼，直传出午门来。

“万岁爷起驾乾清宫！”

“万岁爷起驾乾清宫……”

一声一声的传呼由太监们递送出了午门。

允禄赶到午门外，掏出怀表看看，时针还差一刻不到辰时，此时午门阔大广袤的阅兵场上到处都是赶来朝会的各部官员。“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的石碑南边也黑鸦鸦一大片落着轿子，摆得煞是齐整。阅兵场上官员们或外地进京述职的，或同年科名不同衙办理的，有拉线认同乡、同年的，或找别的部衙门司官拉到背人处说事荐人的，三三两两五七个人凑在一处。有的大说大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望阙沉吟，有的顾盼寻友，簪缨辉煌翎领交错，到处都是来来往往四处乱窜的官员，足有上千的人。允禄张着眼寻了半日，才见侍卫房南边长跪着几个人，领头的像是允禩，疾走过去看，果然是允禩允禟打头，并排跪着都罗、永信、诚诺和勒布托。四个王爷都是金龙二层顶子，饰着十二颗东珠，上衔着红宝石，青狐端罩下石青五爪四团金戈补服裹套着蓝色蟒袍。在满场大小官佐中，几个最尊贵的人独独奉特旨“跪候”，部院小吏倒可以随意活动，因此几个王爷无不面带愠色，只有睿亲王低着头似乎在想事情，其余王爷都头矗得葱笔价盯着走近前来的允禄。允禄一边走，脸上已是堆笑，远远便说道：“八哥九哥，怎么叫王爷们都跪这里？快请起来，快请起来！”

“我们是奉旨‘跪候’么！”允禩脸色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又青又白，“怎么敢擅自违旨呢？”允禄一听便笑了，忙道：“那些官员哪个不是奉旨午门外跪候？都是望阙一叩头也就罢了，偏王爷们就这么认真！”允禩冷笑一声，说道：“我连这个都不晓得么？我们奉的是‘特旨’，难和别人一样！”

允禄听他们拧上了劲，心里越发着忙，赔笑说道：“那不算特旨，来午门的人人都说‘跪候’，跪了也候了就不算违旨。这么多人，你们太扎眼

了，快请起来的是。”“如今还思量什么扎眼！”允禩见周围一些官员在侧耳听，越发精神，大声道：“虽说是兄弟，也有个亲疏远近。老十四方才就随老三进乾清门‘跪候’去了。他不也是奉旨进京整顿旗务的？看来还是得和主子一个娘胞才更体面些。”

允禩在康熙儿子里是最会做人最温善可亲的，一夜之间忽拉巴儿变了性，竟这么执拗强项，在这个芥菜籽大的小事上当众别扭，允禄顿时没了主张。扎煞着手，看着四周的人，压着嗓子道：“快好生起来吧。这叫什么呢？人听见什么意思呢？”允禩这才哼了一声撑身起来，其余的人也自起身搓手弹衣。允禟便问：“皇上有什么旨意？议政的事你奏了没有？”

“你们都要见皇上，这种事我打的什么埋伏？昨晚已经和弘时说了，方才皇上也说了这件事。”允禄心里乱糟糟的，他此刻最怕这几个王爷在朝会上一窝蜂儿起来闹什么“八王议政”，搅了雍正新政大局，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因拣着要紧的，将雍正在养心殿的训话说了，又道：“这次朝会，议题就那么几个。我们是藩王，不干政，只是听听。皇上说，八旗旗主议政是满洲人家务，朝会下来另外接见，专门商计旗务，请诸位留意。”还要往下仔细说，大内钟鼓之声大作，两队太监拍着手小跑出了左掖门和右掖门。便听里头传出了“万岁爷启驾乾清宫——”的传呼。广场上顿时肃静下来，脱班离位的官员们脚步橐橐，寂然回班肃然跪下——此时才“跪候”了，几个刚站起来的王爷反而鹤立鸡群般的显眼。

允禩一眼瞧见诚亲王允祉从左掖门由太监们前呼后拥地出来，铁青着脸望着不知所措的允禄，心里骂了一声“笨伯”！口中却冷冷说道：“看来我们还得跪了才成！”于是几个人重垂头丧气又复跪了，允禄独个站着觉得不妥，便也跪了。

诚亲王允祉在侍卫太监众星捧月般簇拥下，健步走到午门正中，矜持地站定，用手轻轻抚了一把墨线一样修整的八字髭须，朗声说道：“有圣旨，百官跪接！”

“万岁，万万岁！”

所有官员一律伏下身子嵩呼。

“万岁爷已经起驾。”允祉悠长稳重的话语响彻午门前的广场，“着六部九卿各率司员，由允禄允禩允禟率奉天诸王，由左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钦此！”

“万岁！”

允祉宣完旨，扫视众人一眼，却不就进大内，徐步走到侍卫房前，对几个跪着的王爷双手虚扶一下，笑道：“老八、老九、老十六，请诸位王爷起驾，由我来带你们进去。”他今年刚满五十岁，因为修饰得好，又保养有术，看上去和小他十六岁的允禄年纪仿佛，红光满面，连眼角的鱼尾

纹都不甚清晰。他举止优雅，仪态端庄，看上去极可亲近，待诸王起身，又上前一一握手致敬温言嘘寒问暖，当着这么多的人，几个王爷自觉体面，心里的寒意便驱去不少。只允禩用多少迷惘的目光望着这位三哥：此人一手笼了十四阿哥，绝不参与“整顿旗务”的事，从内线传过来的话，似乎和朝廷也没有多少瓜葛，这会子又虚情假意来这一套，是什么意思？莫不成他也另外打着主意？允禩揣猜着允祉葫芦里的药，口中含糊笑道：“请三哥前头走，我们唯三哥马首是瞻。”

允祉不再多说，领头带着王爷们从左掖门进了大内。这四位旗主王爷在康熙年间也曾进京朝觐过，勒布托还不止一次。但他们来京，都是从西华门递牌子进内，或在乾清门，或在乾清宫觐康熙。康熙晚年勤躯已倦，不喜欢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召集朝会，接见或是君臣晤对，或赏茶赐膳，都是小场合，亲戚家人一样随和家常。几个人一进宫门，便觉和往日进京感受大异。从金水桥北的一溜正殿，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正门朱漆铜钉、狞恶辅首衔着栲栳大的铜环，都紧紧封锢。两行官员东西昭穆，按部就班摆着方步，肃然过昭德门贞顺门，从中左门后左门，中右门后右门进入天街。弘羲阁和体仁阁前，太和殿空旷的演场上，铜磬形的品级山从从九品一直向北两行延伸，直通“天下第一殿”——太和殿。从甬道到左右翼门各个出入道路，每隔三步便是一名带刀善捕营亲兵，穿着簇新的武官服，钉子似的各站岗位。巍峨高大的三大殿前，铜鼎铜龟铜鹤铜彝屃都焚了香，袅袅御香从龟鹤口中冉冉散淡而开，似乎到处都是紫光流雾，给龙楼凤阙平添了几分神圣庄严的气氛。几个王爷一路走，心里不住慨叹，什么位极人臣一方诸侯，什么出警入跸起居钟鸣！到了这里，人生意气一概销尽。待到乾清门，高无庸上前大声宣呼：“请王爷暂时留步！”几个王爷还没有从那种氛围中清醒，膝盖一软，几乎跪了下去。守在乾清门内的允祥刚吃了一碗三七老参汤，咳也略止了些，用手绢擦了擦嘴便迎出来，对高无庸道：“不必在这里滞留，礼部已经在里头安排好了——请，三哥；请，十六弟；请，八哥；请，九哥；请，睿王爷；请……”他竟是一个一个地在门内和各王爷握手见礼，亲自送他们进了阔朗的乾清宫，在雍正皇帝的须弥座东侧请他们跪候。此时，诸王心里窝着的“气”早已丢在爪哇国去了。一边跪了，一边悄眼看着各部官员在礼部司官带领下入班按秩序跪候。又闪眼瞧见御座东屏风前一溜排着十几个茶几小椅，料是给王爷们留的座位，各人心中暗自熨帖。

此时大殿中官员越进越多，满殿中但闻呼吸声衣裳窸窣声，轻快浊慢的脚步声，话语咳痰一概不闻。约有一袋烟功夫，西阁门突然无声洞开，一个小苏拉太监站在门口，“啪啪啪”连甩三声静鞭，殿外庑下百余名畅音阁供奉太监击鼓撞磬，瑟筝笙簧箫笛，黄钟大吕，编钟排律，乐声大作。供奉们口中不紧不慢，喃喃有词唱道：

万国瞻天，庆岁稔时昌。灿祥云，舜日丽中央。翕河乔岳纪诗章，附舆

梂

执靶标星象。胥蓺，正恩威克壮。奉金根陟响，奉金根陟响！帝心盼格皇仁广，和铃戛击和鸾响。德化风行草上，刑措兵销，绩熙工亮。春省秋省轸吾皇，轸吾皇，句陈肃穆出瑶阊，丛花缭绕时和盎。时和盎，闪龙旗，淠淠扬扬……村村绘出升平像，丰亨原野裕仓箱。一自龙舆降，九阍佚荡仰龙光。风俗淳美，泉水都廉让。都廉让，成功奏，避轨迈陶唐……时纳庆，岁迎祥，沛殊恩，沾浩荡，王辂听锵锵，酒醴笙篁，饮尧尊，歌舜壤……

在深闳沉着的歌声中，雍正从西阁门跨步出来，徐徐向设在殿中央的御座走去。他脸上挂着一丝似乎凝固了的笑容，站在御座前静听片刻，方到座前端正坐下。允祥、允祉、弘时、方苞、张廷玉、鄂尔泰也鱼贯而出，哈着腰撑着马蹄袖从座前趋步到东边屏风前依次跪了下去。殿中几百名大小官员低着头伏身跪着，仿佛有什么感应力，忽然都把头低得挨着了地——他们觉得出雍正御驾已经升座。

雍正皇帝坐在宽大得四边不靠的御座上鸟瞰着殿内，目光晶莹闪烁，为争夺这个雕龙黄袱面的天下第一座，兄弟二十四个中有九个卷进了党争的滔天狂澜。从康熙四十六年以后的十五年间，九兄弟人人机关算尽，个个呕心沥血，斗得焦头烂额，败的败，死的死，疯的疯，上天将这大任交与自己岂是容易的！他在康熙年间屡次说过，做皇帝是最苦的事，以示自己并无夺嫡野心。但从心里说，“大位”上无比的尊荣，一语间左右人之荣辱生死的威严，一纸诏书颁下九州皇风浩荡的权柄，实在撩得人夜夜五更不能寝。他自认是康熙的儿子中最有才干，也最守仁德的，原以为自己做了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必能雷厉风行，很快就能“振数百年之颓风”，剔清财政，整饬吏治，做一个父皇那样的千古贤君，令后世人主垂涎。但是，从登极五年的真实情形看，整顿吏治，西疆兵事中间夹着诺敏、年羹尧、隆科多几个大狱，多少人打横炮，多少人百般作梗。每天作事见人，朱批谕旨动辄千言万语，从五更到子夜，“宵衣旰食”四字竟全不是虚设！也只有在这个时刻，钧天之乐中接受王公大臣文武百僚的君臣大礼时，雍正才真正体会到帝皇的滋味。那种居高临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来的。他觉得自己多少日子的疲劳、困倦、沮丧、兴奋、郁抑的情绪都溶化在撞击着钟鼓的乐声中了。

“乐止！”弘时唱歌一样带有弹性的嗓音惊醒了雍正沉迷的遐想。定神听时，弘时又大声喊道：“向吾皇行三跪九叩大礼！”

“万岁！”满殿臣子伏地叩头，三番扬尘舞拜，嵩呼“万岁，万万岁！”

雍正双手平伸示意免礼，含笑对允禄道：“各位亲王，还有九贝勒，赐座；军机处王大臣赐座！”待允祥勒布托等都坐下，雍正见几座尚有空

闲，用眼风扫着，忽然又道：“朱轼大学士，你是做过朕师傅的，有年纪的人了，请那边座上坐。”

众人张目四顾间，听见礼部班中一个苍老的声音带着哽咽，高声道：“臣朱轼恭谢吾主隆恩！”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一品大员颤巍巍立起身来，迈过前边跪着的人向茶几走去。雍正忽然心念一动，竟亲自下座，扶着朱轼到几旁安坐了，才回到御座上。大殿里立时传来啧啧称羡的声音。

“诸臣工！”雍正收了笑容，提足了底气，声音显得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元旦朝贺不久，又让大家来，是有几件要紧国事与诸臣共商。现在已是雍正六年，从今年起，要普天下推行雍正新政，刷新吏治，均平赋税，沿圣祖文治武功谟烈，宏光我大清列祖列宗圣德，振数百年之颓风，造一代极盛之世，自今日始！”

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着。

第十六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禩闹龙庭

雍正按照和军机处商定的议题侃侃而言，讲得十分平静沉着，先说了圣祖“名为守成，实为创业”艰难竭蹶的六十一年。疆域之广大，人民之众多，政治之修明，生业之繁荣自开辟以来，为历代君主所无。接着讲天下官员于圣祖晚年倦勤之时“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劣迹渐起，以至于贪风日炽，赋捐不平，诉讼不公，都来自于“吏治不清”这个根本上。只有“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方能永享太平”。他用了近一顿饭的时辰，不惮其详地介绍了李卫田文镜的“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摊丁税入田赋”，又讲了鄂尔泰提任广西巡抚，不避怨嫌，推行改土归流卓有成效，称赞他集“公忠”为一身，可以与李卫、田文镜并称为“三大模范”。所谓雍正的改元新政，改土归流也被纳入主要国策之中。

十四阿哥允禵的座位安排在怡亲王允祥和庄亲王允禄之间。看着这个一母同胞的四哥高坐在龙椅上款款言政从容不迫，他心里真是百味俱全。当初夺嫡逐鹿，雍正是最没有指望的一个琐碎刻薄阿哥。上天是怎么安排的，偏偏让这样一个人登极称孤道寡！想到被雍正生生从身边夺走的引娣，他心里针刺一般痛楚了一下，用闪烁着火焰的目光睨视雍正一眼；又想到身边三哥多天来苦口婆心劝说，话中夹话地讲说允禩等人要破釜沉舟，恢复八王议政旧制，一切都要静中待命，宁为渔翁不为鹬蚌的至理名言。允禵悄悄舒了一口气，等着廉亲王发难。他料想，雍正必定要讲“旗务整顿”，廉亲王必是要抓住这个题目翻脸摊牌……一边思量，又偷看一眼南坐着的允禩。允禩却是毫无表情，只身子直矗着不向后靠，两手紧握着椅把手，听得出心里的紧张和不安。正胡思乱想间，听座中雍正口风一转说道：

“举凡上边说的，新政役大投艰，必须君臣文武一心一德方能期有成效。这里，朕还想说说‘朋党’。朋友也是五伦之一，往来交际也是人之常情。但人臣之间缘分相投交往过从得好，只可对平日私事。至于朝廷公事，那就要讲究‘秉公持正’，不能把党援之私掺和进去。”他瞥一眼屏风下坐的兄弟和外藩诸王，平静地继续说道，“朕自即位，在乾清门、养心殿听政，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要以‘朋党’为戒，圣祖仁皇帝也再三训诲廷臣。这是老话题，今日重提，就是因为朋党之风没有除尽！朕为天子，用人加恩，其实也有不当之处，只可本日月经天之义，时时自慎自警，而臣工们也要三省其身。不是他一党的就攻讦，罚一人，是他一党的就庇护——那么臣工吏员的荣辱就和赏罚不相干，只与是其党或非其党相联了。那么，君父呢？国法呢？这个事情重体大，你们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不要以为朕怀恩宽大存了幸心，不要以为‘罪不加众’就肆无忌惮。至于国法，朕虽欲宽大，奈何上头还有天理呢！”

说到这里，雍正舒了一口气，端起奶子杯，满殿鸦雀无声，只听得他啜吸的微响。良久，雍正才放下杯，因见屏风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不住地递眼色，又道：“不但吏治，旗务也要大加整顿，这是屡降明诏天下皆知的事。奉天诸王今天也来朝会，会议完了，朕还要专门安排细务。因为今天说的几条大政，都关于大清气运国脉，平时听下头有不少的议论，今天叫你们来，不是听听而已，有什么好的条陈建议，不妨当廷直奏；言者无罪，朕虚己纳谏择善而从。若是朝会不言，背地里嚼舌根打横炮，误国误君，朕只有用欺君之罪办他了！”他嘴角微吊，按着奶子杯，点漆一样的目光凝视着全场，说不清是怒是喜。许久，又问了一句。

没有人说话。

雍正站起身来，正要吩咐散朝，突然刑部班中有人高声道：

“臣有要奏的事！”

居然真的有人敢在这种场合作仗马之鸣！

本来跪得两膝酸疼，听得双耳嗡嗡的文武大员们都是身上一颤，角落上的小吏们不禁伸直了脖子向御座左前方张望。霎时，殿中气氛紧张起来。雍正向跪在前头的刑部尚书夏明滔看了看，问道：“是谁要奏事？”“是——”夏明滔脸如死灰，连连叩头，语不成声地说道：“是刑部员外郎臣陈学海。”

“陈学海。”雍正和蔼地说道，“你跪到前面来奏！”

在众目睽睽下，一个身材微胖，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白色玻璃顶子，侧身膝行穿过前面几个部院长官直到御座前，叩头道：“臣刑部员外郎陈学海！”

“你有什么要奏的？”

“田文镜乃是奸邪小人，方才万岁表彰他为模范督抚，”陈学海连连叩头，“皇上信任这样的误国害民小人，诚所谓雍正新政役大投艰，岂能期之必成？”

允禩见雍正今天摆的这个阵势，原已觉得气馁，没想到自己安排的湖广布政使勒丰没有发难，却先跳出来一个陈学海。他兴奋得呼吸都变得有点急促，强按捺了激动的心情，用目光寻找着勒丰。

“这说的是田文镜的私德。”雍正不安地注视了一下已有些骚动的会场，说道，“就朕说的几项国策，你有什么条陈？”话音刚落，下面有人高声道：“奴才勒丰有要奏的事！”雍正抬头看了看，说道：“你也跪上来！”

“喳！”

在瞠目结舌的人众之中，勒丰跪了上来，伏首叩头。陈学海连连叩头道：“私德不淑，何来的公义？求皇上圣聪明查！田文镜在河南垦荒，垦得饥民四处流散，他实行‘官绅一体当差’，已有河南学政申报，士子要罢考，河南官场有口号说：‘田抑光，如虎狼，强征赋，硬开荒。小户走四方，大户心惶惶。’这样应该投畀豺虎的酷吏，何得为天下表率？”勒丰膝行一步，也叩头道：“陈学海所奏句句是实。奴才湖广和河南比邻，前曾有奏本，外省饥民流入湖广，奏旨在汉阳三镇设粥场。奴才亲自查看询问，饥民中十个里有九个是河南人。田文镜去岁报的是丰收，而且有嘉禾祥瑞为凭。他这么作，难逃欺君之罪！”

田文镜自雍正元年在山西省大闹一场（见拙著《雍正皇帝·雕弓天狼》）获雍正赏识，以一个六品京堂骤迁巡抚、总督，朝臣、外省官员没有几个服气的。此刻见有人开了第一炮，会场上立时沸沸扬扬交头接耳，就有几个跃跃欲试的。张廷玉做了几十年宰相，从来还没遇到这种场面。他看看身边不动声色的允禩，心知这位不安分的王爷正在打主意，又见雍正似乎没有留心，心里不禁一慌，遂站起身来，却不言语，只用冷峻严厉的目光向会场各个角落扫去。他是熙朝老相臣，威望既高，门生故吏也极多，都是身居要津的大员，在他目光的威慑下，会场气氛安静了不少。

允禩和允禟迅速对望一眼，都知道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田文镜的事扒开豁口，雍正的新政本来就伤及不少高官显贵，今日一个朝会蜂拥而起，当场提出“八王议政”，众怒难犯，不怕雍正不服软儿。接下来的连锁儿反应简直令人心花怒放！允禩咬着牙，心一横，仇恨的目光直射雍正，两手紧攥着椅扶手轻咳一声。早已等得心痒难耐的东亲王永信应声而起，倏地立起身来，大声道：“臣王有本要奏！”

“是你？！”雍正刀子般的目光扫了过来，“你上前头跪了，一个一个说！”

永信刹那间似乎胆怯了一下，但话已出口，绝无转还余地，几步跨到御座前长跪在地，果亲王和简亲王眼见如此势头，也都立起身来，大声

道：“臣王有本要奏！”张廷玉见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会场又骚动起来，真的急了，一拍椅背站起来，向雍正说道：“皇上，不可一次接见多了，讲话也不清爽。”

“嗯。”雍正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危险正在向自己逼近。他脑子里“嗡”地一声，血立刻涌了上脸，对张廷玉笑道：“衡臣说的是。”他用最大的毅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心里已经慌乱得突突乱跳，两条小腿也痉挛得微微颤抖。方苞见这情形，不言声离位，向允祥坐处悄声耳语几句。允祥不安地看了看身边的允禵，说声“方便”起身离座。出了殿门，便见上书房那边图里琛一路小跑而来，也不及行礼，问道：“十三爷，听说里头闹起来了？”

“火速给我调一棚羽林军！”

“喳！”

“慢！”

允祥眼中闪着狠毒的光，一字一板说道：“听我的号令，我叫拿谁就拿谁，不要犯嘀咕！”

“是！”

“喳！”

允祥返回身来，殿中已是乱糟糟的一片声响。允禩已经亲自出马，戟指指着张廷玉，大声呵斥：“张廷玉你要挟权乱政？皇上说今儿言者无罪，你为什么指着说十四爷身子骨儿欠安，请十四爷和三爷回府去？你忘记了你的身份！你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满洲人一条狗，跟了个主子就有这副嘴脸！”御座上的雍正立即压制允禩，“廉亲王，你是犯了疯病。张廷玉乃是先帝老臣，社稷长城！听你话中的意思，满汉还有分别？”永信就在座中大叫道：“万岁！满汉何得无别？！列祖列宗八旗议政，里头有汉人么！？”诚诺立即响应：“对，东王说得对！八旗议政有什么不好？就请皇上这会训诲！”勒布托捋着胡须连连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此时殿内多数人已成了木雕泥塑，僵跪在地直着脖子听王爷们与皇帝斗口。雍正脸色雪白，“砰”地据案而起，厉声道：“你们这样和朕说话，还有没有君臣名分？”一刹那间的静寂声中，突然礼部班中一个年轻的笔帖式站起身来，竟径自走到屏风前，对已经吓木了的允禄说道：“方才万岁爷训旨，明白指令旗主王爷们的旗务另作安排，不在这个朝会上议。请十六爷下令着诸王遵旨。”允禄忡怔间还没及说话，允禩突然问道：

“你是谁？”

“内务府笔帖式俞鸿图。”

“六品官？”

“七品。”

允禩突然大笑，说道：“真正是乾坤倒置，连一个芝麻大的七品前程也在这殿宇上跳踉行威！”

“我是奉旨随十六爷办理旗务整顿的官员。”俞鸿图的嗓子又清又亮，老鼠胡子骄傲地一翘一翘，“何况今日朝会，主子并没有说几品以下不许发言。你们有人违旨行事，我请庄亲王本主出来说话，有什么错？”雍正万没有想到微末小臣中竟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站在自己这边说话，用极为赏识的目光盯着这个貌不出众的小吏，说道：“俞鸿图，朕调你都察院，晋封御史！你不是‘小吏’了，放胆讲！”允禄此时头脑也清醒过来，说道：“鸿图有什么建议只管说。”俞鸿图道：“还是按万岁爷的令旨办事，旗务与政务分开。请诸位王爷安坐观礼，就有什么话也少安毋躁。那边皇上该听谁的条陈奏议，由皇上自行安排。这样一哄而起，大殿里议题不一，各说各的，不是搅乱了场么？”

允禄心里顿时理出头绪，遂起身对几个亲王一躬，说道：“请诸位凛遵朝廷规矩，安心坐下听会。”永信格格一笑，说道：“方才万岁也讲到八旗议政的事，可见不是不能商量。我们也是本着祖宗家法说话，并没有出格儿，庄亲王你凭什么拦着？”

“整顿旗务只是雍正新政里的一条。”允禄说道，“并不是不议，皇上已经作过安排，我们应该遵旨办理。”“遵旨办理，皇上方才讲‘言者无罪’，”允禩不阴不阳说道，“既然这殿中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何必另找时辰？”

“皇上并没有说诸位有罪。”俞鸿图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响彻大殿，“是否光明正大，天下人和自己心中有数。”

允禩眼中出火，一拍案厉声喝道：“你狂妄！我府里三等奴才也比你大些，你就这么绰直站着和王爷们拌嘴？”

“这是万岁爷的龙庭，不是八爷府上！我是万岁爷的命官，也不是八爷的奴才！”俞鸿图寸步不让，大声道，“八旗议政已经废止六十余年，圣祖爷废的，难道圣祖爷也会错误？八爷您口口声声‘八旗议政’，请问上三旗的旗主是谁？下五旗的旗主怎样诏革？您管的是哪一旗，旗下佐领、参佐、牛录、包衣都是谁，在哪里办差？恐怕除了我内务府，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八爷，虽然我在您跟前无礼，我没有犯上作乱的心。若论‘礼’上一字，是您和诸位王爷先在主子跟前无礼的，也没有在万岁爷跟前大声呵斥廷臣的。”

允祥对这个俞鸿图真是感激到了万分。变起仓猝，他最怕的是图里琛到来之前这里已经局面大乱，尽管能镇平下去，但在这庄严的最高机枢之地，堂堂朝会上抓人拿人甚至杀人，毕竟不是什么体面事，善后仍难。

俞鸿图这么拼命一搅，争得了时间。眼见图里琛佩剑戎装已到殿口，允祥心里不禁一宽，起身直趋御座，向雍正低低说了几句，却步恭退下来。

“没有想到横中生出枝节。”雍正的脸色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勉强笑道，“请臣工退出天街外候旨。既然有人想议‘八王议政’的事，朕就先议这件事，议决了再叫你们进来。”他摆了摆手，又道：“暂且跪安！”

张廷玉见廷臣们面面相觑，正要说话，鄂尔泰大声说道：“怎么？还不谢恩退下？”

“谢……恩！”

文武官员们参差不齐地说了一句，依旧在礼部指挥下脚步杂沓地退了出去。到了乾清宫丹墀之下，他们才惊异地发现，一千余名羽林军的军士荷戈持枪，杀气腾腾集中在东西配殿前面。想起方才激烈的廷争，一个个都有恍若隔世之感。

大殿里只剩下雍正皇帝和方苞、张廷玉、允祥、鄂尔泰、允禄、弘时，还有另一方允禩、允禟、允禵、都罗、永信、诚诺和勒布托。看着战战兢兢鱼贯退出的文武朝臣，双方都在沉默。仇人日日相见，都还要装出笑脸；今日撕破了面皮，一个要灭此朝食，毕其功于一役，一个要鱼死网破，拼命一搏，都在可怕的沉寂中聚集着自己的力量。雍正见俞鸿图惶惑顾盼，似乎不知该怎么办，便笑道：“俞鸿图，你留一下。你的话没有说完嘛。”

“我的话也没有讲完！”允禵大声道，“我不关心什么‘火耗’，什么‘当差’，也不想当什么鸟议政王。我只是憋气，我犯了什么王法，把我囚在东陵，死不死，活不活，人不人，鬼不鬼，连个身边人都保护不住？我在西海打了胜仗！我不是万岁的同胞兄弟？本来，我听十六弟的劝告，朝会上不想说话的。那么多官员对你的新政不满，也想请你俯从民意！”“民意？”方苞立刻反唇相讥，“十四爷过去管兵部，又出兵放马，回来后又在东陵读书。您是深居简出养尊处优的金枝玉叶。您知道一郡之内多少田土，大业主占多少，小业主占多少么？您知道一任知府十万雪花银，都从哪里来？前明灭亡，李自成革命，不就因为地土兼并过甚，官员贪墨无度么？”鄂尔泰刚进军机处，全局大政还不熟悉，但允禵的情形他是知道的，他长跪在地，仰着脸不卑不亢接着方苞的话朗声说道：“先帝爷驾崩，十四爷大闹灵堂，太后重病，十四爷侍疾言语不谨，难道无罪？若是常人，这样的罪要发交刑部严议，万岁爷正是念兄弟情分，仅削去王爵，请十四爷守陵读书。这一片保全抚爱之心，十四爷为什么不能体贴？蔡怀玺汪景祺勾结十四爷身边人，图谋劫持十四爷造作大逆，万岁爷除首恶以外一概不问，将他们从十四爷身边遣散已是法外施恩。十四爷，您凭心想想，主子哪不是仁至义尽？”

允禩在旁见允禵被问得涨红了脸，欲言又止，虽也恨允禵来京不肯与自

己通力合作，但此时此地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他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儒者风貌，大剌剌跷足而坐大声喝道：“十四爷和万岁说话，你们插什么口？”

“今日言者无罪，允禩你何必如此浮躁？”朝臣们全部退出，雍正已经松了一口气，此刻这几个人跳踉放肆，他觉得很容易应付，早已定住了神。他的声调不高，口气却又刁又蛮：“你们不就指着乔引娣的事，想说朕一个‘淫昏暴虐’么？回头你们可以见见她，问一问朕有没有非礼之事！——还是开门见山的好。你们这样不顾身家性命地闹，是不是要弄什么‘八王议政’的玄虚？”

允禵咬着下嘴唇，恶狠狠看着雍正，良久说道：“就算是的吧！那是列祖列宗的旧制，我们在朝会上光明正大地提出来，也算不上什么犯上作乱！皇上，您不是也有旨意，说‘八王议政’也不是不能提吗？”

“朕几时说过这个话？”

“你问允禄！”

雍正狐疑又闪着火光的眸子盯向了允禄：“老十六，你——人都说你老实，你居然敢矫诏！”

“臣弟哪里敢？”允禄原本坐得笔直的，顺势跪了下去，盯着弘时，期期艾艾说道：“三贝勒……三贝勒说的，是皇上的意思……”雍正浑身一颤，掉头死盯着弘时不语，弘时此时吓得心胆俱裂，“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颤声说道：“儿子最是胆小，哪敢虚捏圣意害国乱政！必是十六叔误听了。儿子的意思，是说八王议政，皇上另有安排。议政议的就是旗政旗务，与今日皇上训诲说的一样！”

“嗯？！”

允禄死盯着脸色煞白的弘时，心中又惊又怒，双唇哆嗦着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但他很快灵醒过来，这个满口谎言的人毕竟是雍正的爱子，自己再辩白更加倒霉也未可知。半晌，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叩头道：“臣弟这会子心乱，实在记不清了。臣弟是有名的‘十六聋’，也许是误听了……”

“你误得好！”雍正勃然大怒，向前迈一步。张廷玉很怕他上前踢允禄，要上前拦时，雍正却止住了，冷笑道：“是朕糊涂，用了你这聋子办事！削去你的王爵，回去闭门思过。滚！”

允禄双眼饱含泪水，委屈胆怯地看了看雍正，叩头泣声说道：“是……”爬起身来踽踽退了出去。恰此时图里琛从外头进来，和允禄打个照面径到雍正御座前跪了，禀道：“礼部的人刚刚进来，让奴才代奏，百官已经都在乾清门前按班跪候，请示主子有什么旨意。”

“叫他们等着！”雍正满意地看了看图里琛的一身戎服，“待会儿还有旨意。告诉他们各部尚书，有私议国家大政者，休怪朕开杀戒！”

“喳！”

雍正眼中闪着阴狠的光，转过身来对允禩等人格格一笑：“朕即位之初就曾说过，朕无意做这个皇帝，只是圣祖托付，不得已而提了起来。圣祖德近三王，功过五帝，就是撤除八王议政，也是他老人家手里的事。你们今日突然发难于大庭广众之中，说是要恢复八王议政。朕想知道你们的真心，是圣祖措置失误，还是朕自己有失德的地方？你们谁想当这个皇帝，不妨站出来直说！？”

自从朝臣们遵命退出，允禩便有一种蓦然而至的失落感。平常在私邸里，几个人密议，雍正似乎无能得不堪一击。刹那间才感觉到中央机枢之权在握的威权，占起自己的便宜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从敞开着的大殿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黑鸦鸦集中起来的羽林军铁墙一样壁立在月华门北整装待命。允禩心知大势已去，打心里泛上一声悲凉的叹息。他强忍着又惊又怒的心境，叩头道：“万岁这话，臣子们如何当得起？臣等并没有自外朝廷的心，更何况造逆！八王议政乃是祖制，就是永信、诚诺他们，也无非想出来为国效力，辅佐皇上理治天下，臣弟担保他们没有异样的心思！”

“睿亲王请起身说话。”雍正没有理会他的话，含笑说道，“朕很高兴你没有和他们掺和。”

允禟眨巴着眼，形势这样急转直下，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觉得允禩太软弱，刀俎之鱼还要蹦几蹦吧！思量着，亢声说道：“万岁这话，臣弟还有话说！睿亲王入京，和其余东来诸王一样，我们一处议了整理旗务的纲目，一起谈了建议八王议政，并没有人背地里另支炉灶。不知万岁‘他们’指的是谁？‘掺和’又意所何云？”允禩立刻也意识到“服软”即是“理屈”，应口又道：“别说我们没有私地阴谋。皇上若无失政，何必如此堵塞言路；若有失政之处，又何必拒谏饰非？”雍正嘿然冷笑，说道：“嗬！朕‘堵塞’了你的言路？你有什么话，朕有什么失政之处，不妨明言！”

一句话问得二人都闷了。允禵在旁大声道：“田文镜明明是小人，敲剥聚敛的酷吏，河南官民恨不得食肉寝皮。皇上你树为‘模范’，任用不疑，这难道不是失政？”

“你身居东陵，他是小人，你怎么知道？”

“方才几位大臣说的，我听了很有道理！”

“你的道理？”雍正脸色铁灰，面上毫无表情，“你的道理是大业主、大豪绅的道理！”

“皇上难道要杀富济贫？”

雍正突然仰天大笑：“说得好！但朕不是要杀谁济谁，朕是要铲除革命乱根，创一代清明之世！”他倏地收了笑容，涨红了脸，连鼻息都激动得调息不匀，青缎凉里皂靴在金砖地下橐橐来回响着踱步，似乎对人，又似乎自语：“朕就是这样的皇帝，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父皇既把这万里河山交付给朕，朕就要将它治理得固若金汤！谁阻了朕的这点志向，朕决不容情！”他突然朝殿外喊道：“图里琛！”

“奴才在！”图里琛就站在殿外檐下，一步跨进来，“叭”地打了个千儿，“主子有何旨意？”

“你八爷、九爷、十四爷今儿累了。”雍正扬着脸道，“由你步军统领衙门护送回王府！”

“奴才遵旨！”

图里琛爬起身来，向外摆了摆手，立刻进来四名千总，向雍正行了军礼，肃立不动。图里琛脚下马刺踩得金砖地叽叮作响，直向允禩走去，打了个千儿道：“八爷、九爷、十四爷，奴才奉旨送你们回去。”

“无非一死而已！”允禩霍地挺身站起，“老九、老十四，不要脓包势求人宽恕！”又向雍正揖手一拜，说道：“皇上四哥，兄弟我等着你来杀！”说罢昂然出殿。允禟也是一揖，那允禵更格外，起身来只用轻蔑的目光盯视雍正一眼，哼了一声便离开了。

第十七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雍正的脸由铁青突然变得血红，细碎的白牙紧紧咬着，踱到四个唬得面如土色的王爷跟前，气出丹田地哼了一声，返身疾步到御案前提起笔来，似乎要写什么。因朱砂蘸得太饱，笔未落纸就先滴了两滴在专门颁发明诏的麻纸上。大约这血一般殷红的朱砂刺了他一下，雍正将笔又放下，背着手绕座彷徨。张廷玉知道他在思量如何处置这几个“铁帽子王”，因也恨满人平素跋扈骄纵，很愿意借皇帝之手压一压他们的气势，便低着头装没看见。鄂尔泰却深知事体重大，本来满洲各姓旗人已经对皇帝偏向汉人深为不满，自整顿旗务旨下，不知有多少西林觉罗本家本旗本门的跑到自己府上，质问“皇上还要我们满人不要了？”三个王爷今天在金殿上的作为，只要发交到部，至少要拟个“斩监候”。别说旗务没法“整顿”，整个奉天都要震动，说不定还要波及东蒙古诸王。满蒙是国本所在，一旦乱了，大清也就岌岌可危。鄂尔泰急切中，躬身说道：“皇上，奴才有话：天命六年，太祖武皇帝曾与诸王对天焚香共同祈祷：上下神□，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刑伤，以开杀戮之端——恭请万岁留意！”

“唔？”

雍正止住了愈踱愈快的脚步，他的精神似乎变得有些恍惚，蓦地殿西壁上一幅字映入眼帘：

戒急用忍

正是康熙皇帝题写给雍正的座右铭。他额前暴得老高的青筋渐渐隐去了。脸上的神色也平缓下来，轻轻叹息一声，踱至东侧的屏风前，良久，才问道：“尔等知罪否？”

“臣等……知罪！”

“知罪朕即不加罪。”雍正心知不能不饶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爷，却又于心不甘，仿佛在徐徐吐出自己心中的郁怒，缓缓说道：“说一句诛心的话，你们此时只是‘畏罚’，并不见得是真的知罪。朕治天下，其实只有两个字，一是孝，二是诚。就诚字而言，对天地，待父兄，御群臣，临万方，都出自本性，没半点虚伪矫揉。这有个内外的分别，朕待天下人，犹如光风霁月，恩惠是一体均等；待满洲人，则又似家人子弟，有骨肉亲情。期之愈高，求之愈苛，全是一片恨铁不成钢的心。你们今日跟着人胡闹，是让人当了炮使。就你们本心，还是信不过朕这个‘诚’字，这是其一，这就是不敬！其次，你们觉得自己久处奉天，管的事不出满族满人，受人蛊惑，要分一点皇权。你们须知，如今天下情势早已不是开国之初那样。本来汉人多出我们百倍，皇帝是满人，各部各省大员满汉各占一半，已经弄得怨声载道。架得住再弄一个‘旗王议政’？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因为情形变了，你们懂么？”

“臣……懂了。”

“你们不懂！”雍正的火气压抑不住地又涌上来，怒喝一声，又道，“如果你们懂，就不会听那三个逆王的挑唆大闹朝堂！八王议政，哼哼！你们死了那条心！”雍正摆了一下手，又恢复了理智：“压根上说，你们只是在这里叫嚣，今日朕若问你们，八王，都是哪八王？你们能说出来？”

几个王爷额前已碰得乌青，仍不住叩头，说道：“臣等真的不知道……”

“连这个都不知道，闹什么‘八王议政’？可笑之至！”雍正厉声说道，其实八旗制度早已湮灭溃散，他自己心中也是一塌糊涂，却转脸对跪着的俞鸿图道：“这是已过已死之事，是‘史’。鸿图，你讲给这几个畜牲听听！”

“是！”

俞鸿图极漂亮潇洒地叩了一个头，他是今天唯一得了彩头的人，惟恐高兴过头引起众人反感，略一沉吟，庄严肃穆地说道：“按《八旗通志》，己未天命四年，太祖令褚胡里、鸦希诏、库里缠、厄格腥格、希福五臣带誓书，与喀尔喀部五卫王共谋联合反明，起初并不是八个王，而是叫‘十固山执政王’。

“到天命六年，也就是鄂尔泰方才说的盟誓这一年，情形又是一变，参与盟誓的并没有五卫王，也没有喀尔喀诸王。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蒙古儿泰、皇太极，还有得格垒、迹尔哈郎、阿吉格和岳托四王——这就是所谓‘八王议政’。

“但此后有大事具名议政的，又不定是这八人。太祖遗嘱中说的各主一旗的，像多尔衮、多铎，都不在八王之内。其余和硕贝勒也只随时更定，直到圣祖手里八旗议政的制度，虽然名存，已经很少有人能确指八王议政是指的哪八个王了。”俞鸿图真的是十分熟知国故，将此之后屡次重要会议，哪一次是哪几个王爷参政，哪几个王爷又因什么原因没有参政，说得周备无遗，算来竟没有一次是完全的八王议政。又备细陈述太祖杀速尔哈赤父子，世祖杀肃亲王豪格，罢废睿亲王多尔衮一门之前后原由。他心思灵动，又十分好口才，将伏法诸王情致描绘得如目击亲见。俞鸿图神采焕发，长跪在地，口中振振有词：“正是因为八王议政从来也不能事权统一，而且易启人臣觊觎大位之心。我顺治爷当时一揽上三旗之权归于天子，康熙爷又将旗营、汉军营统编入兵部，由国家统一提调。七十年间，愈是皇权统一，愈是国家大治，旗主也得享太平盛世之福。三藩之乱，中央大权所及之处，有叛官而无叛兵，唯有尼布尔王子悍然称兵造乱，而上将军图海周培公十二日敉平者，恰又统率的是八旗旧人！设如圣祖因循祖制，八旗各方为政，吴三桂祸乱十一省，岂能轻易就范？即使无三藩之乱，西晋之八王之乱也是殷鉴，同室操戈萁豆相煎，不但无今日大治，诸王何能安会盛京血食一方，传之子孙而不替？”他辞色俱厉，侃侃款款口说手比，至此结束猛煞一笔，真是掷地有声。最后他向雍正一叩首道：“臣已奏完！”

“俞鸿图今天给你们讲这些，应该当功课，下去好好温习。温故而知新，也就本分些。”雍正极为赏识地看着俞鸿图，心中只是嗟讶：这样一个人才，近在紫禁城中，竟到今日才发现。他缓缓将目光转向永信等人，说道：“八旗干政，弊端不可胜言！但你们只是无知。造孽的是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还有一个叫允裪，是十阿哥，现在张家口。你们借他们的势，他们用你们的力，叵测之心难告天下臣民！念及你们祖上功业，朕不打算对你们诛戮惩处了。但自今而始，哪一个敢再冒险犯难，与当政人勾结图谋不轨，朕必取他的首级示惩天下！——你们退出乾清门候旨！”四个王爷磕头谢恩爬起身来，张撑着跪得酸疼的腿趑趄向殿门走去。雍正却招手道：“睿亲王回来！”

都罗身上抖了一下，忙回身趋至雍正面前，跪下说道：“万岁有何圣谕？”

“三王到京，都是两肩抬着一个口，他们是诚心和朕打擂台，一心要跟着允禩来捞好处的。你不一样。”雍正温存地笑着，“弘时递进了你的贡单，很替你说了些好话呢！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你这点区区贡物，朕是不希图的。难得的你不往那堆里搅和，难得你这片忠诚之心。多尔衮老王爷见你这样，可以含笑于九泉了！”都罗激动得浑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皇上！但臣王所居位置，像方才那样情形，不宜出头与诸王纷争，求皇上明鉴。”“当然，朕心里明白着呢！你若出头站在朕这边，外人就会以为满人内讧。你也是信得及朕自能处置嘛，所以朕很欣慰。但你已是世袭罔替之亲王，无上之爵位，朕无可赏赐。弘时记着记档，睿亲王冠上可再加一颗东珠，可以红绒结顶。除世子之外，由你自己从儿子里再挑一个，朕封为郡王！”

弘时正有劫后幸余之感，他最怕的就是雍正追究他与庄亲王传递圣旨失误的事。此时才完全放心，忙躬身赔笑道：“皇上圣明！睿亲王确是忠贞事主的贤王！”都罗还要谦逊时，雍正笑道：“不必说了，朕奖罚都有规矩尺度的。你若为非，朕也一样处置。你当得起，就可受之不疑。三哥，你出去传旨，叫乾清门外的人都进来，仍旧接着朝会。传完旨你到老八、老九处走一走，还有老十四。告诉他们不要惊慌，但要安分些，在家静候朝廷处分——带着图里琛一处去，叫步军统领衙门负责这几个王府的护卫。就这样，去吧！”俞鸿图忖度，这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事，忙也跪辞。雍正笑道：“好好！你还随班进来才是正理。”

乾清门离乾清宫咫尺之地，允祉出去一袋烟工夫，几百名官员再次循着原路进殿。这次没有奏乐，雍正高坐在须弥座上面无表情，张廷玉、鄂尔泰、方苞、都罗、弘时等人都端坐在老地方，神情严肃。怡亲王允祥却换了安乐椅，他是久病不愈的人，瘦得干柴一样的身子疲惫不堪地强撑直坐着，盯视着鱼贯而入的官员，不时低一下头，似乎不胜感慨，又似乎什么也没想，直到群臣高呼万岁，他才凝神注目雍正。

“朱师傅还上来坐。”雍正打破了殿中极度压抑的寂静，略晃动了一下身躯，又对允祥道：“老十三，朕就怕你身子骨不好，才赐坐安乐椅的。要这种坐法更受罪，高无庸，拿个枕头给你十三爷垫上——想歪就歪着，坐不住可以走动走动。这个朝会朕尽量短些——不妨事，难道还能再跳出一个曹操？”

底下的朝臣听着这寒彻骨髓的话，都吓得身子一伏。

“你们都瞧见了的，朕何尝愿意无事生非？树欲静而风未止，奈何？”雍正神色平淡，自失地一笑，说道：“他们也太小看了人，拿朕当汉献帝、晋惠帝，要弄什么挟天子令诸侯！须知今日高高在上者，乃是四十年栉风沐雨，忧患勤劳王事之雍亲王！办老了差事，就深悉民间官场情弊，荆棘丛里走过来，还不懂那些鬼蜮伎俩？”他口风一转，又道，“但我们

今天朝会还议大政，还是开头的题目，还是言者无罪，诸臣工可以备述己见。”

……

“不要缩头缩脑，朕只诛有罪之人，只治怀逆之身，从不以言词加罪于人，从不以文字降祸于人。”

这话说得太假了，前头徐乾学正因吟诵“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斩首在柴市口，血犹在目；现放着一个钱名世，文字之祸，尚在不测！朝臣们谁敢在他盛怒之时作仗马之鸣？

……

仍旧一片死寂。跪在御座西侧的杨名时膝行一步，朗声说道：“万岁，臣杨名时有条陈，已经写成奏章，愿呈皇上御览！”一个小太监忙走过去，将杨名时的本章恭敬地呈到御案上。

“很好。”雍正见众人不言语，心知是方才那一场大闹所致。他的本意是在今天朝会上痛驳几个不识时务，反对刷新政治的臣子，然后降明诏颁布火耗归公等大政，堵住六部九卿京师各司衙门私地妄加议论的口。允禩等人这一闹弹压下去，歪打正着，正有敲山震虎之效。而且此时雍正对允禩满怀怨毒之心，也没有情绪再与下边这些官员饶舌，他敛去了脸上的微笑，用手扶着杨名时的奏折，用略带嘶哑的声音说道：“既然再三征问，没有人有异议，那就是大体可行。有人对田文镜有所弹劾，那是寻常事，朕即下旨，着弘历返京时顺途访查，自然要公道处置。无论田文镜还是什么别的人，只要不是另有图谋，不是对君父心怀叵测，出于公心而言政，说对说错，朕决不计较。朕想，有些人其实心里有话，只今日场面被人搅了，有些心障不敢讲，或有愿在这场中讲，没什么，下去写条陈写奏章，或密折，或明发，只管奏上来，朕自能甄别洞鉴。就是明令颁布之后，施行起来有不便处，有错误处，仍旧可以直封奏陈。”

雍正说完，正欲散朝，坐在安乐椅上的允祥面部突然痛苦地抽搐一下。他用双手撑了一下，想勉强坐直，但手一软，像挨了一棍子，又歪倒了下去，口中狂喷出一口鲜血！雍正霍地站起身来，一手紧扶着椅背，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他的爱弟。十几个太监唬得一拥而上围住了椅子，雍正这才回过神来，一迭连声命：“快快！快传太医！”守在乾清宫东配殿的太医们早已闻风，跌跌撞撞冲门而入。有一个不小心在人腿上绊了一下，就地摔了个马爬。殿内骚动了一阵，鄂尔泰起身连呼：“跪好！不许交头接耳！”

“臣弟……”允祥半晌才睁开眼睛，见雍正在一群太医中俯身看自己，他使劲动弹一下，勉强笑道：“臣弟争强好胜一世，今儿当众丢人。看来真的大限已到……圣祖……圣祖……臣弟要跟圣祖去了……”雍正容色惨怛，抚着允祥的前额，他的眼中满是泪水，说道：“老十三，别胡思乱想。你寿……寿际长着呢！邬先生说你九十二正寝！你回去，朕用最好

的太医，最好的药，万事无妨的……”他的泪水大滴大滴滚落出来。允祥凄凉地一笑，说道：“托主子的福了……”几个太监再不迟疑，就安乐椅一起簇架着抬走了允祥。

雍正回到御座前，背对着群臣，好一会才猛地转过脸来。张廷玉最是熟知雍正秉性，料是允祥的病重激怒了他，眼见雍正满脸都是乌云，顷刻就要雷电大作，正寻思如何婉转谏劝，雍正丝丝带着浓重的咳音已经开口：“刑部听着：原已拟定秋决人犯，除大逆十恶的罪名，由朕特批的之外，停止秋决一年，为吾弟允祥纳福！”他的眼圈变得有些发红，仰首望站前上方，像是要穿透殿宇仰望茫茫苍穹：“他是跟着朕，跟着先帝爷办差累倒了的！二十年前，谁不知道英武豪侠义薄云天的‘拼命十三郎’！他累倒了。还有一个李卫，也累坏了身子。有人说田文镜长短，田文镜火耗只收到三钱，推行耗限归公，捐厘不入私门，官绅一体当差，也是四面楚歌。他给朕的奏折说，骨瘦如柴而不遑宁处，恐年命不永——他也要累疯了！朕自己一天也就胡乱睡一两个时辰，也累得筋疲力尽。你们看这个老臣张廷玉，三年之内头发已经皓白如雪！若不为上对列祖列宗缔造艰难，下对子孙万世昌荣，朕用得着这么熬灯油一样夙夜勤政？这些国家精英，至于一个个都累得这样么？”张廷玉闭上了眼，老泪已无声流淌出来。只听雍正声音愈来愈激扬难抑：“……朕在藩邸为王，威福并不减今日帝皇之尊，虽说也常办差，仰赖圣祖神圣威武，比起今日，还是闲适十倍不止！这皇帝位有什么好！偏就有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追求！朕一心一意追求政治清明，民生安业，偏是像允禩允禟允禵这样的小人，打横炮使邪力，必欲取朕代之而后安，他们的心思不在天下，不在臣民，只是希图这位上那点子威荣，他们狗猪不如般龌龊！阿其那、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他顿了一下，咬着牙抽过一张纸，朱笔狂草写道：

允禩允禟允等人结党乱政，觊觎大位至死不渝，枭獍之心人神共愤！着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允禟改名为“塞思黑”，允禵着——

他突然想到允禵和自己是一母同胞，十分烦躁地勾掉了他的姓名，恶狠狠又写了“钦此”二字，对鄂尔泰道：“你骑快马去允禩允禟那里宣旨，允禩改名‘阿其那’，允禟改名‘塞思黑’！”想想终究太便宜了允禵，由允禵又想到年羹尧钱名世，仿佛要出尽心中毒火，又扯一张大纸过来用擘窠大字写了“名教罪人”四字，扔掉了笔，这才抬起头来。

文武群臣从没有见过雍正这样暴怒的神色，都愣了，吓傻了，有几个直矗着身子忘了叩头，不知哪个部里，一个官员眼一黑，竟当场晕倒在殿里！

“朕之处事处心有如日月经天！朕之光明磊落祖宗神明皆知！”雍正咆哮道，“你们下头尽有‘八爷党’、‘九爷党’的，恐怕对朕口是心非都亦不为少。今日在这堂堂天枢之地，光明正大之殿宇，文武百官毕集，你们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说：朕不如那个‘阿其那’，那个‘塞思黑’，朕决不加罪，即行让位给他！”他用挑战的目光，带着冷峻笑容扫视着殿宇，许久，见没有人敢言声，似乎气平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瞬间的平静，他想到允禩党盘根错节经营多年，下面跪的这些人不知有多少是他的党羽，自己亲手写了御制《朋党论》，至今竟没有一个站出来揭露允禩允禟的阴谋！雍正顿时有一种莫名的愤怒，觉得自己只是在强权上赢了允禩，无论德行人望上都比不了那个“阿其那”，不禁又妒忌又不理解。“真奇怪，”他说，“君臣大义列在三纲之首，你们都是读书人出来的，竟然蠢如豸鹿，放纵允禩党羽在朝在野为非作歹这么多年！那个钱名世，探花出身，他什么书没读过，忝居翰林清贵之职，去捧允禩的死党年羹尧的臭脚！想起来就叫人恶心！这幅‘名教罪人’的横匾已经题好，就着礼部颁赐钱名世，‘礼送’他回江南，挂到他钱家大门上，常州知府、武进县令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挂匾情形，如未悬挂，呈报督抚奏明，朕自然另有一番料理。江南省本人文荟萃之地，居然出了钱名世这样的败类，自应反躬自省，思耻明过，着江南省停止乡试一年。汪景祺虽已伏法，但他的原籍浙江，也自应照此办理！钱名世离京之日，由礼部知会百官，大学士以下官员都要写诗为他‘赠行’，他既然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以炯戒！”

张廷玉眼见雍正言语越扯越远，由允禵又牵及汪景祺、钱名世案子上，深恐这位已经气得有些失态的皇帝口无遮拦，说出更使人难堪的“料理”。乘雍正喝水，他起身缓步踱到御座旁，小声道：“方才太医院来禀，怡亲王病体已经无碍，他想见见皇上。”

“唔！”雍正似乎被针刺了一下似的，憬悟过来，他已觉得自己失态了。很多话不及思索，有些事还该与军机处和上书房商议一下再定的，但是“君无戏言”，既然话已经出口，也无可更动。因点了点头示意张廷玉退下，说道：“本来要与诸臣商计新政大计，让夜猫子给搅了。可话又说回来，挤掉这个脓包儿，揭掉这层烂膏药，也未始不是一大快事。推行新政，或者梗阻也就少些儿也未可知！方才张廷玉禀说，怡亲王病体已经稍安，此乃国家良实之臣，古今罕见之贤王。若被今日事激病，有朕所不忍言之事，朕必以‘阿其那’、‘塞思黑’抵命！”说罢一摆手，拂袖出了乾清宫。

雍正没有回养心殿，径直乘銮舆出西直门，至清梵寺看望了允祥，即便返回了畅春园。他浑身乏力，似乎每个骨节都被醋泡得酥软了，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垛上，一高一低地，每一脚都踏不实，头也一阵一阵昏晕。他觉得饿，但御膳进上来，望着满桌的珍馐佳酿，变得一点胃口也没有。高无庸料是他胃气不适厌荤，命御厨房作了一碗京丝挂面，兑上醋姜汁，撒了点蒜花儿，滴了两滴香油捧进上来，雍正才勉强吃了。和衣歪在澹宁居暖阁大炕的大迎枕上，吩咐高无庸：“朕要静一静儿。除了张廷玉、方苞和鄂尔泰，谁也不见。”便随意取过几份奏章，一边看，一

边只是出神，方才去清梵寺的情形又闪现在眼前。

“皇上，”允祥精瘦的胳膊伸在被外，两只手紧紧握着雍正的手，仿佛一松手雍正就会突然消逝似的，声音凄楚而又清晰，“这几年我病，读了几本史书。自古帝王像皇上这样精勤求治，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连圣祖在内，没有一个及得您的。我有时也想，皇上——比如说您每次接见州县小吏，一个县一个乡的事都要躬亲询问，天语谆谆叮咛——是不是太琐细了？可返回大局思量，觉得也只有这样。因为……因为您这是‘为天下先’。数百年陋习陈陈相因，要扭转颓风谈何容易？除了皇上贴身的大臣，知道皇上要追踪圣祖，超迈前人的心胸的，实在没有几个人。您要作的是千古伟业，下面庙堂中辅弼的，却多是庸才，所谓曲高和寡，也真难为了皇上。所以请皇上多多留意人才……”

雍正听他话意，很像是要临终留言，心里一酸一热，几乎坠下泪来，抚慰道：“你瞧你，病得这样了还想这些。留着精神气力，待你康复了，咱们再聊……”

“康复——”允祥黄蜡一样脸上泛过一丝笑容，“我一生仗义，人们尽有称我‘侠王’的。可我也作孽不少。杀丰台提督成文运，成文运没有可杀之罪，但当时情势不得不如此，也还说得过去。阿兰乔姐两个弱女子，都是一心一意痴情于我，可我也错疑杀了……”他两颊滚下泪来，“现在我一闭眼就看见她们……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不是四哥您常说的么？所以……皇上雷霆之怒，该整治的人自然还要整治，但不要轻易动怒。就是八哥，心有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严，明摆着是奸党头子，可他毕竟和我们一个皇阿玛。剥了他们的权柄，没有能力祸害朝政也就够了，不要……杀！”雍正抽手拭泪，哽着嗓子道：“哥哥记着了。你不要胡思乱想，朕这里亲自给阿兰乔姐超生度亡——”他站起身来，双手合十，喃喃念诵《往生咒》：

拨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哆婆夜，哆他伽哆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阿弥利都！悉耽婆毗，阿弥利都！毗迦兰帝，阿弥利都！毗迦兰哆，伽弥腻，伽伽那，枳哆迦利娑婆河……

念完，他的手松垂下来，俯身对允祥道：“阿兰乔姐朕都很熟，方才心会意通，她们已经住东南好人家转世去了，和你不定还有再生之缘。这会子不要再去思量了，好么？”见允祥默默点头若有所思，心神似乎安定了一点，这才轻步离去……

澹宁居外似乎起了风，殿西一带的玉兰树尚未发芽，枝桠在风中摆动碰撞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东一片老竹则“沙沙”响成一片。雍正在蒙

眬中仿佛见弘时进来，便道：“朕乏得很，你且去吧。有什么话明儿再说。”

“外头风大。”弘时并没有退去，一躬身赔笑道：“这场风过去，今年不会有冷天儿了。儿子想到阿玛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话，有要紧事要奏。”

“什么事？”

“儿子心里疑惑。”弘时说道，“‘八王议政’，打一开头阿玛和王大臣们从来没有松过口，十六叔怎么会传错了圣旨？他是耳朵背，还是心里糊涂，还是后头有别的文章？”

“什么文章？”雍正惊觉地问道，“你听见什么了？”弘时一笑，说道：“儿子天天跟皇阿玛，谁能跟儿子说什么？据儿子看，或者是诚亲王（允祉）或者是宝亲王在后头掉的什么花枪。十六叔为人所使，不得已而假传圣旨罢了。”雍正心里蓦地一惊，问道：“你有什么凭据？”

弘时淡淡一笑：“父皇别忘了烛影斧声的故事。隆科多弄那个玉牒有什么用场？还不是要行妖法害您！他还是托孤老臣呢！宝亲王眼见是等着接大位的人了，四处收买人心！谁像儿子，跟着父皇没头没脑地傻干！”

“你放屁！”雍正一把抓起一个垫肩朝弘时砸过去，“弘历远在江南，怎么会假传圣旨？允禄树叶掉下来还摸摸头，他敢？！说假话办假事，你还不到火候！去跟你八叔学学再来跟朕掉花枪！”

弘时不见了，一个女人影子走近御榻，雍正说道：“朕连安生觉也不能睡一会儿么？你——”他一下子怔住了，原来竟是乔引娣，细看时，又像死了的小福，不禁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叫道：“是小福？”

“皇上好睡。”小福抿嘴儿一笑，说道，“真是得了新人忘旧人。如今您有了引娣，亏您还能想起我来！”说罢转身便走。雍正急得披衣起身跟着，说道：“你往哪儿？等着我！”“你不是给我念过《往生咒》了么？我到‘悉耽婆毗’去呀！”小福说着便走远了。

雍正心中迷惘，一脚高一脚低，驾云似的在后头追赶。倏间景色又似在广漠的黄河滩上，劲冷的河风吹得小福衣裾飘摇脚步踉跄。弥漫的黄沙旋风中，雍正追寻着她的影子边追边喊，好容易才赶上了，一看却又像是引娣。雍正抹着冷汗说道：“这是梦还是真的？你是小福，还是引娣？”

“亏皇上还是无上菩提，”引娣冷笑道，“岂不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梦也好，无梦非梦也好，不都是色相幻化？我烧死在这棵老柿树下，二十年前你就在那边青纱帐里，看得真真切切，还说什么梦不梦！”雍正恍惚觉得她又是小福了，听她说“烧死”，才想起她久不在人间，却也并不惊恐。正要问话，小福又道：“我们缘分已尽了。从此天各一方，人间世

事纷扰变诈，人心恶如九幽之风。您好歹保重些！”

一转眼间小福不见了，昏暗广袤的沙滩上凄凉的风呼号着，黄黄的沙浪在风中起伏追逐，远处黝黯的树杪暗影在风中婆娑起舞，雍正用失神的目光望着苍穹，悲怆得哽咽不能自已，一遍又一遍无望地呼唤，“小福！小福——你回来……引娣，引娣……你不要走！”他突然间又意识到自己是皇帝，急声大叫：“侍卫们太监们！你们都死到哪里了？给小福修庙！派人去，给我把引娣找回来！”……

“皇上！”

守在外间的高无庸几步跨进暖阁，一边替雍正掩着蹬开的被一边低声道：“你魇着了——奴才们都在这侍候着呢！您先喝口水，奴才去瞧瞧乔姑娘，她要肯来，叫过来侍候主子可成？还有，方先生和张廷玉进来了，主子见不见？”

“好，叫进。”雍正这才知道方才是南柯一梦，想起梦境，心头兀自突突乱跳，一边看着太监们掌灯，吩咐道：“引娣要不乐意，不要勉强。”

第十八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禵蒙宽典

高无庸打发小苏拉太监去传守在“旷真阁”书房的方苞和张廷玉，自己亲自到殿西北角工字房来请乔引娣。乔引娣因早听允禵等人数落雍正“好酒贪淫”，起初到澹宁居就戒心百倍，内衣都用细针密线缝得结实，昼夜备着一柄用来自裁的长银簪，略可疑的饭一口不吃，水一口不喝，准备着如皇帝来横施淫暴，当即一了百了。但日复一日过去，雍正到这里，千篇一律的就是听政，从不到下人这边来，偶尔也传人过去侍候，但都特意有旨，“引娣听便”。别的宫女虽也妒忌，因引娣时去时不去，十分不兜搭这些台盘上的差使，久了也就相安无事。高无庸笑嘻嘻进了拐角房，便见引娣穿着密合色裙子，撒花裤腿，连“花盒底”鞋子也没蹬，偏身坐在床帮上描花样子，便道：“乔姑娘，好洒脱，好标致！呀——啧啧……这花样子也能描得这样！这荷叶鲜灵得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贴上的！咱在宫里侍候这些年，手巧的也见得多了，总没有及得您的……”

“有什么事？”见高无庸打叠出这么一车好话奉迎，引娣便知雍正又想叫自己出去侍候，因抬起头，说道：“我洗了一天衣裳。又把大件该换的幔帏都叠好了送浣洗处。今儿差使我做得不少了！”“那些个粗活怎么能叫你做？下头人真是混账！”高无庸打叠起精神巴结，“你什么也甭作，身子骨儿养结实就是你的‘差使’！你脸上做喜相些儿，我们就沾光儿了！”

这是真的。有一次小太监给雍正拂纸，不当心茶水溅了，刚写好的一幅字要赏人的，渗散得不成样子。雍正恰心绪不好，便命人将他拖进后院抽篾条。打得小太监满地乱滚还不敢出声儿。引娣实在看不忍，出来给

雍正端了一杯茶，低声说：“甭打了，奴才给您拂纸，您再写一幅，成么？”雍正当时就命人停刑。因此，宫人们偶犯过失，常常找引娣告情。重罚改轻罚，甚或饶了，总没有不给面子的。当下引娣便问：“又是谁怎么的了？”

“谁也没怎么的。”高无庸赔着小心说道，“今儿听说几个王爷闹了朝堂。八爷九爷都改了名字叫什么‘阿其那’、‘塞思黑’，还有十爷十四爷也都捎带上了，皇上也气病了。方才还叫你过去，又说你过去不过去自便。今儿他老人家身子瞧着不好，性气也大，万一有个闪失，恐怕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好姑娘哩，你知道吃这碗饭，不容易啊……”引娣听说允禵出事，心里一沉，不等高无庸说完已是站起身来，从巾栉架上扯了一方手帕出了澹宁居外殿。她见雍正正在暖阁里歪在炕上和张廷玉方苞说话，默不言声福了两福，从银瓶里倒一杯茶捧到炕桌上，垂手侍立在一边。

“朱师傅是恺悌君子。”雍正本不渴的，因引娣之情，端起喝了一口，温和地看了她一眼，又向二人说道：“当年保太子允礽，那么朕也是保了的。他在文华殿坐了多年冷板凳，于君父毫无怨心，这就是忠！朕看他精神还矍铄，身板儿也硬朗，就进军机处吧，你们平素也相与得好，断不至龃龉误事的。这个建议很相宜。至于俞鸿图，灵皋先生既说放外任好，就放江西盐道吧。原来那个盐道太迂了。朕去年接见，问他一路到京，安徽水灾如何，他说‘怀山襄陵’，又问他百姓情形，他说‘如丧考妣’——改成教职算了。”说罢一笑。张廷玉和方苞也都一笑。乔引娣偏转脸也是偷偷一笑。雍正又问：“外头还有些什么话？不要顾忌，朕这会子已经想开，不至于气死的。”

张廷玉一欠身说道：“下头臣子震慑天威，没有人私议，更没有串连的。奴才下朝，各部叫来一个司官在私邸座谈。都说允禩——阿其那大肆鸱张，无人臣礼有篡逆心，连永信在内应交部严议，效宋仁宗诛襄阳王之成例，明正典刑以彰国法。翰林院编修吴孝登说同僚们对两个王爷改名有点微词，还说毕竟是圣祖血脉，后世听着也不雅训。”

“吴孝登？嗯，还有什么话？”

“还有……钱名世好歹是读书人，一方名士，辱之太甚，寒了士大夫的心。就是赐匾额惩戒，悬到正房或他的书房也就够了，不必一定悬之通衢，叫过往的贩夫商贾都耻笑。”张廷玉看雍正脸色微变，忙又道：“请主子留意，这不都是吴某人的话，是奴才请他们座谈的。”雍正天性是个刻薄的，原要说“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听张廷玉这样说，便咽了回去。偏转头想了想，又问道：“衡臣、灵皋，你二位的意见呢？”

二人怔了一下，方苞喟然一叹，说道：“若论允禩允禟允禵他们今日行为，放在其余人臣位置，十死也不足以弊辜！”引娣听见允禵闯了这么大祸，脸色立即变得苍白，方苞只瞟了她一眼，龇着黄板牙一本正经自顾说道：“但这样一来，圣祖的阿哥们凋零伤损得太厉害了。无论怎样解说，史笔留下，后世总是遗憾，更使万岁为难，只可由万岁圣躬睿断圈

之高墙，或软禁外地，他们得从善终天年，也不得再出来兴风作浪，这也就可以了。至于钱名世，不过一个小人，平素行为也不端。‘名教罪人’算得上中肯考评。口诛笔伐一下，使天下士子明耻知戒，于世风人心，于官场贞操，我看是得大于失的。”张廷玉接口道：“奴才也这么想。”

雍正紧蹙着眉头听着，两个心腹大臣都主张对允禩法外施恩，原是在意料中事，但允禩只是倒了牌子，他苦心经营数十年，朝野的潜在势力并无大损。留下这二人性命，他是担心的是自己身体不如这几个弟弟，万一先他们而死，儿子们怎能驾驭得他们。要有个风吹草动呢？何况还有外头的允禩，又如何处置，不趁此机会打得他们永不翻身，怎么也咽不下积郁多年的恶气。思量着说道：“允禩没有参与此事，他原本也只是个无知无耻昏庸贪劣之徒。朕看就在张家口圈禁。死不死的，他也作不起怪来。至于他们三个，可以不交部。但这案子是在朝会上犯的，千目所击，眼睁睁看着。各部要是缄口不言，那可真是三纲五常败坏无遗。文武百官尽丧天良了！杀他们不杀，还是要等等六部九卿的会议。其实，朕也并不忌讳灭掉他们。周公诛管、蔡，古人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么！”雍正还要往下说，高无庸匆匆进来禀说：“内务府慎刑司堂官郭旭朝有事请见。奴才说了皇上旨意，他说原本这些事是庄亲王代奏的，庄王爷如今听候处分。请旨，向谁回话？”雍正忖了一下，说道：“叫进来。”

“万岁方才圣虑周详。”张廷玉神情多少有点不安，沉思着说道，“阿其那结党营私二十余年，党羽爪牙不计其数。穷治起来，既要时日又牵扯精力。方今刚刚下诏推行新政，恐怕难以各方顾全。奴才以为可以借这件事令百官口诛笔伐，以声讨、诛心为主，以此方法瓦解朋党——有些极坏不可救药的绳之以法，其余只可以此事为戒，令其洗心涤虑，改过从新。至于允禩等人处分，可以从缓。他们要‘八王议政’，到底还打着恢复祖制名义，与谋逆篡位还是有所区别。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雍正点头不语，见高无庸引着郭旭朝进来跪下，不等磕头便问：“有什么事？”郭旭朝偷看方苞和张廷玉一眼，嗫嚅道：“方才八爷——阿其那府有人进内务府禀说，八爷府，不——”他“啪”地打自己一个耳光，“阿其那府把书信文卷都抱到西书房烧，几个大瓷盆都烧炸了……奴才寻思这不是小事，可庄王爷他——”“你不用说了。”雍正一听便知他是庄亲王负责监督允禩的耳目，这不是体面事，因止住了他，说道：“这种事往后暂且报给方苞。高无庸，带他出去，赏二十两银子！”雍正待他们出去，脸色已变得异常狰狞，对张方二人道：“老八给自己烧纸送终了。他们三个的府邸今晚就要查抄！证据毁了，将来如何处置？”

方苞和张廷玉对望一眼，都没有言声。

“嗯？”

“烧了也好。”方苞说道，“就是都搜抄来，反而更麻烦。”张廷玉见雍正阴着脸不言语，赔笑说道：“万岁当年在藩邸查出任伯安一案，当着众阿哥举火一焚。事情奏到圣祖爷那儿，奴才也很替主子捏一把汗。圣祖夸奖说：‘雍亲王量大如海，谁说他刻忌寡恩？只此一举可见他识大体顾全局。’当时太后老佛爷也在座，她老人家听不懂，是奴才解说了，‘这是王爷不愿兴大狱杀人，顾全兄弟面情’，老佛爷好欢喜，当时合十念佛呢！”

雍正听张廷玉复述当年康熙和太后对自己的评价，坐直身子肃然敬听了，一叹说道：“不过两案不同，朕当时是办差人，有这个权；阿其那是当事人。他是为保全党羽，毁灭罪证——”

“事不同而情同理同。”方苞躬身说道，“不同之处在于，抄收上来，朝廷反而更为难；阿其那焚毁，由他一人负责而已。”

“那——那就叫他烧吧！”雍正揆情度理，两个心腹大臣实是谋国之言，不由深长太息，事到其间，他才真正领会，当皇帝并不能想怎么就怎么地任性作为。他神色黯然，说道：“如不兴大狱，也确是这样的好，政府断没有焚烧证据的理。明天……后天吧，叫老三、老十六、弘时分头去查抄阿其那塞思黑和十四贝勒府，谅那时书信文件也烧得差不多了。”

这就是说，连庄亲王也解放了，雍正见张廷玉方苞诧异地看自己，解嘲地一笑：“阿其那的亲信死党都不料理了，还说什么老十六。他只是耳朵背，不甚精明而已——天已经黑透了，你们跪安回清梵寺去吧！允祥的病要有动静，随时进来奏朕知道。唉……”

“喳——”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偌大的澹宁居只留下三四个太监侍候，都垂侍在正殿的西北角听招呼，暖阁这边只留下了引娣。隔窗向外看，料峭的春风吹得园中万树婆娑，影影绰绰模糊混沌成一片，殿内寂静得阒无人声，只有殿角自鸣钟摆无休止地摆动着，发出单调枯燥的“咔咔”声。乔引娣原来打定主意趁张廷玉和方苞退出的时候离开这里的，自己也不知什么缘故，她犹豫了一下没走。见雍正半仰在榻上注视着天棚，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又似乎在侧耳倾听外边微啸的风声，一点也没留意自己的存在，她才小心地透了一口气。

“引娣……”

……

“哦？噢！”乔引娣从忡怔中惊醒过来，向雍正一躬，说道：“主子有什么旨意？”

“你在想什么？”

雍正的目光在灯下闪着慈和的光，已是坐起了身子，看着有点手足无措的引娣问道。引娣见皇帝眼神中毫无邪辟，略觉放心，低着头想了半晌，低声说道：“奴婢……奴婢心里害怕……”“怕？”雍正一笑，自己倒了一杯温水漱口，问道：“怕什么？怕朕杀掉允禵？”

“也为这个，不全是为这个。”引娣两道清秀的眉颦着，心情十分矛盾，“奴婢自己也说不清楚。连这园子里的树，连这里的房子都怕。更怕皇上——我是小家子小门小户出身的。别说是亲兄弟，就是隔了五服的本家子，也没有像这样子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杀我砍的。这……没个头么？”雍正无可奈何地一笑，呷了一口温水，品味似的噙了好一阵才咽下去，说道：“你还是见识不广。山西大同府阎效周一门兄弟三十四人，为争一块牛眼风水地，男男女女死了七十二口，一门一户几乎死绝了——那也是有争斗，也是见血的！你要明白，朕坐在这个皇位上，还有什么别的企盼？只有别人眼红来争的，朕也只是个自保而已。午夜扪心而论，一块坟地，尚且兄弟斩头沥血地争夺，何况这张九重龙椅？”引娣半晌才道：“别……别杀人……太惨了……”她仿佛不胜其寒地打了个寒颤。

雍正双手抱膝，望着幽幽的灯火，不知过了多久，问道：“引娣，你到这里侍候多久了？”

“四百二十一天了。”

雍正一笑，问道：“度日如年，是么？”

“我……不知道……”

“朕喜爱喝酒，贪杯，是么？”

“不，皇上不大喝酒。”

“那么，朕贪色，很荒淫么？”

引娣疾速瞟了雍正一眼，但雍正并没有看她，仿佛漫不经心地望着一跳一跃的灯光。其实这一条是引娣感触最多的，雍正十天里头有八九天都在澹宁居见人批本章，几十名宫娥在这殿里进进出出，极少假以词色的。后宫嫔妃，除了那拉氏、钮祜禄氏、耿氏和已病故的年氏外，还有齐氏、李氏和几个承御宫人，连圣祖的一半也不到。偶尔翻牌子召幸而已，天不明就又送回原宫，照常起来办事。就是引娣，也从来语不涉邪狎，似乎只要引娣能常在眼前就满足了。允禵纵对她有一千倍好，但她说不出雍正“好色”这两个字。嗫嚅良久，引娣方道：“皇上不贪色。”

“这是公道话。”雍正收回目光，趿了鞋下来随意踱着步子，似乎不胜感慨，“其实‘食色性也’是圣人的话，好色也是人之常情。但朕实在是不好色，自古帝王在这上头栽跟头的史不胜书，朕就敢说朕是世间最不好色的皇帝！”他踱到了引娣面前，用手抚了抚她的秀发，喟然叹道：“你也

许心里想，既然如此，为什么弄了你来这里？这里头的缘故朕不能说，也不愿说。朕只想告诉，你和一个人长得太像了。朕是说不出的疼怜你，比你的十四爷还要疼怜你！只要你说出来，朕作得到的，什么都给你！”他又移开了步子。

引娣方才见他近前，慌得心头突突乱跳，此时才定住心神，她望着雍正伟岸的背影，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惜之情，乍着胆子道：“皇上，既这样说，奴婢斗胆有事求您。”

“唔！”雍正倏地转身，疑惑的目光烁然有神，“什么事？”

“请万岁放十四爷一马！别……别……”

“这是国事。你不能干政！”

“我知道。”引娣受不了雍正目光的逼视，低下头来，喃喃说道，“您不答应，就算我没说。可您要放十四爷一条生路，不要和八……八阿哥一例处置——别杀……奴婢就死心塌地在这里……就这样伏侍您到老……”说着，已泪下如雨。

雍正已经黯淡的目光又幽然一闪，轻声道：“不要哭，不要哭么！允禵这次罪名非同小可。是在堂堂朝会上众目睽睽下犯的。如果问他的心，朕和允祥当年几次遭人谋杀，穷究起来，恐怕他难逃公道。但那是暗的，这次是明的。朕——”他咽了一口又苦又涩的唾液，“瞧着你份上，朕可以再放他一马。”“噢！”引娣又像惊诧，又似惊叹地轻呼一声，一下子抬起头来：“真的？！”雍正心头一阵难受，强忍着悲泪点点头，说道：“你毕竟和他牵心。朕若被他们篡位，谁肯为朕这样挂念？朕死了，又有谁为朕一掬清泪？你可以……可以去见见允禵，告诉他这些话。他要是还不甘心，朕还可召集百官，当众和他较量！”

引娣惊讶的眼中满是泪水，盯着雍正，连话也说不出，她第一次觉得这个冷峻严肃的中年人身上有一种允禵所没有的气质，第一次感到，几十年兄弟阋墙纷争，她所敬重的十四爷允禵也许有些不是对的。

“朕精神好多了。”雍正淡然一笑，起身来除去了朝服，只穿一件宁绸宝蓝长袍，却披上了小风毛天马大氅，踱到满脸泪痕的引娣面前，拍了拍她肩头道：“你该高兴才是呀！——朕要去一趟韵松轩，三阿哥办事朕不能完全放心。告诉高无庸，这屋里再弄暖和些，朕晚间还要批折子。”说罢便出殿来，守在殿下的侍卫和太监忙上来簇拥着他去了。

允禄当众挨训斥被逐，抱定了“躺倒挨锤”的主意，等着雍正的严旨处分。他原想夤夜求见雍正，造膝密陈，但思量来去，矫诏的事一旦落实，自己和弘时就成了不共戴天之敌，而且绝无转圜余地，不是弘时死就是自己亡。而弘时毕竟是雍正的亲生儿子，就算证得弘时山穷水尽，也只是给自己种下更大的祸而已。两端皆祸取其轻，只好认个“耳朵背”。但连着等了两天，不但自己，连允禩等三人永信等三爷的消息也没

有。只是听说六部三司官员纷纷写奏折弹劾廉亲王“犯上作乱危害社稷”，折子雪片样飞往军机处；邸报载朱轼以文华殿大学士入值为军机大臣；又说十七阿哥允礼已阅军完毕，刻日还京。接着又有明诏颁发，历数钱名世“卑鄙无耻盗名欺世”，赐匾严遣回乡，并命文武百官赠诗送行。允禄是闭门思过的废置王爷，例不许各处走动，只有坐在家里，让儿子们出去打听转述而已。

耐到第三天，允禄决定亲自去畅春园请罪。他对自己这位皇帝哥子秉性十分清楚：你热炭儿般赶着去巴结，他瞧不上你低声下气的奴才相，你拉硬弓和他挺腰子，又会疑你心存不敬另有别图，既近不得更远不得。因此，吃过早饭便命家人：“备轿，我去畅春园！”几个丫头老婆子忙过来替他更衣换朝服，正乱着，外头门阍老仆人跑得喘吁吁地进来，说道：“诚亲王爷，三贝勒爷来了！”

“是传旨么？”允禄霍地立起身来，一把推开正在往身上套袍子的小丫头，哆嗦着手亲自系着钮子。“开中门迎接！”老门子忙道：“二位爷已经进来了，不让奴才通报，奴才跑进来请爷迎一迎。”他说着，允禄闪眼见允祉和弘时一前一后已进了二门，忙撇开众人迎出堂外滴水檐下，一边快步下阶，口中道：“三哥，时儿，亏你们这时辰还来看我，快请进！”允祉一边上阶，跨步便进了堂房，面南站定，说道：“有旨意！”允禄怔了一下，一提袍角当地跪了，叩头道：“罪臣允禄恭聆上谕！”家下人顿时回避开来，站到外边庑下，一个个面面相觑脸色煞白。

允祉点了一下头，徐徐说道：“奉上谕，着允祉、弘时、允禄、弘昼四人前往查看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家产。允禄本系有罪之人，念皇考遗脉，且观其平素心性，似无大恶，朕不忍以一事之非遂掩其功，着复其原职办差。若敢故态复萌，瞻徇因循，则朕不尔恕矣！钦此！”

“罪臣仰邀皇上高厚之恩，定当精白己志以赎前愆，焉敢复蹈故辙，自干刑律！”允禄重重叩头说道，“谢恩！”起身来感激地看了一眼弘时和允祉，笑道：“三哥、时儿，坐，献茶！”这一道旨意传来，阴郁紧张的庄亲王府顿时气氛轻松下来，几个有头脸的大丫头早脚步轻捷地进来侍候茶水点心。允禄一边亲自给允祉端茶，说道：“必是三哥和时儿在皇上跟前为我说情，我这里也谢过了。”说罢微微一躬为礼。允祉呷着茶笑道：“你忒是个胆小，你这点子事顶多芝麻大，就唬得二门不出！当年老十三被圈禁，也是我去传旨，那真是坦然受之，我还没走他就叫齐了府中人，说接圣旨误了一会儿，叫接着排演《牡丹亭》！大辱不惊，真是英雄志量！”弘时道：“钱名世出京，上千官员抬匾送行，四百八十多人写诗辱他，潞河驿瞧热闹的百姓总有上万吧？我瞧他脸上也只淡淡的。人嘛，不就那回事，一股气撑起来，什么也不在乎了。”

允禄经二人这一说，才懊悔没去为钱名世“送行”看热闹，忙问道：“皇上有诗没有？钱名世说了些什么？”弘时笑道：“皇上没有写诗，军机处几个大臣都写了。所有大臣的诗都呈御览。翰林院的吴孝登不知吃了什么药，竟写诗安慰钱名世。“莫道苡薏存心田，明月五湖好垂钓’，激得皇

上大发雷霆，将他发配了黑龙江。陈邦直陈邦彦也咏弄风花雪月，御批‘乖谬’，将他们革职。你记得詹事府那个短胖子陈万策吧？——走起路来屁股哆嗦得凉粉似的那位——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因前头一个戴名世给《南山集偶抄》写序得罪，偏也叫‘名世’，年羹尧刚好也有个字叫‘亮工’，无巧不巧也被这丑八怪拈来，皇上老大赞‘造句新巧’，赏了二十两黄金呢！我看钱名世，虽然平素行为不甚端，这回见了真章，气度很从容，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开罪于名教，失节于圣道，这都是我自作孽，没有什么可辩的。’”允祉一笑，说道：“四百多首诗，集成一部《名教罪人诗》，也算亘古奇闻。你想听听我们方大儒的诗么？”他呷着茶从容吟道：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江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天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方灵皋这诗可以为《名教罪人诗》集压卷。”弘时满脸讥讽之色，撇嘴儿笑道，“亏他也是一代大儒！大凡一个人，学问品行再好，一入名利场，是人的也不是人了——混蛋！”

当着允祉允禄两个人的面，弘时说话这样放肆，允禄不禁吃了一惊。看允祉时，却浑似没有听见，只是缓缓起身，笑道：“该办的差使还得要办啊！旨意是咱们四个人，弘时是坐纛儿阿哥，他两兄弟去‘阿其那’府，我去‘塞思黑’府，十六弟你去允禵那儿。记住，旨意只叫‘查看’，没说抄捡没收。内务府那干人作践天家骨肉最是无情无义，好好约束住了，别叫他们发这个黑心财！”

三个人当下又议论了一会儿，一同升轿去弘昼府，约齐了再分头行动。允禄心知大家有意耽延，多给允禩留点准备时间，他此时能免祸于心已足。哪里敢说破了？

三乘八人抬绿呢大官轿前后卤簿齐全，在几百名内务府吏员簇拥下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直趋鲜花深处胡同。刚折转胡同口，便见一乘快马飞奔而来，在允祉轿前滚鞍下来，却是内务府慎刑司的一个笔帖式，叉手轿前禀道：“诚亲老王爷，五爷（弘昼）他——他殁了！”

“放屁！”允祉一把掀起轿帘，怒喝一声，“我今早上朝从他门前过，他还

在打太极拳！”

那笔帖式打千儿，一手扎地，一手指着远处道：“奴才怎么敢戏弄主子？请主子看，门神都糊了，里头人都哭成一片了！”

“真的？”

允祉在轿中手搭凉棚向胡同深处看时，果见五贝勒府门前灵幡纸花白汪汪一片，隐隐传来鼓吹哀乐之声。他心里一沉，不禁怔住了。

第十九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允祉满腹狐疑哈腰下轿，弘时和允禄已经从后边快步赶过来。两王一贝勒往巷口一站，瞧热闹的人立刻拥了过来。却都是说说笑笑指指点点，半点也不像看出丧那么郑重端肃。三个人正没做理会处，胡同深处一个家人浑身披麻戴孝飞也似奔过来，俯伏在三个人面前干嚎一声，禀道：“我们五贝勒爷升天了！”

“几时殁的？”允禄皱着眉头问道，“丧帖子发出去了没有？没有报宗人府、内务府，叫他们具本奏上去么？”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雍正子嗣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个儿子六个都出痘夭亡，只有弘时弘历弘昼三个成人的。这一去，雍正膝下更为荒凉了！正暗自嗟叹，身旁弘时喝道：“你这杀才！瞧瞧你那模样，像个替主子守丧的样儿？你是叫王保儿吧？”

允禄允祉这才细看，只见王保儿孝帽子反戴着，两根白飘带儿垂在额前。额前和脸颊上横一道竖一道涂着淡墨，活像开戏台跳神的个白无常。正要斥责，王保儿磕头道：“爷们甭生气难过。这是我们贝勒爷的钧旨，既不发丧帖子也不上奏，方才我们爷还说，自己家里热闹热闹算完……”

方才！三个人顿时如坠五里雾中。弘时眼一横，厉声道：“你这王八蛋，弄什么花枪？弘昼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爷就不能揭你的皮？”说着便喊：“来人，鞭子侍候！”王保儿捣蒜价磕头，禀道：“是奴才没说清。我们贝勒爷是活祭奠，他老人家——结实着呢！”大约想着府里此刻热闹，他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

“荒唐！”允禄和允祉对望一眼，拔脚便向五贝勒府门走去。后边瞧热闹的越发多了，弘时便命自己的随行太监和亲兵：“把这胡同给我封了，里边的闲人也赶出来——老五真是胡闹！”说话间已赶到五贝勒府门前。只见府外一箭之遥都摆满了灵幡，纸人纸马纸轿，金库银库钱库，几百面白纱帐在微风中漫天飘荡，纸花漫墙簌簌摇曳，纸钱随风飘洒，上千条金箔银锭细碎作响，倒也别有一番情味。门洞里十几个吹鼓手围着两张八仙桌，桌上垛的小山似的酒肴菜蔬，宫点汤饼一应俱全，唢呐笙簧竹旱雷聒耳欲聋，吹的却是“小寡妇上坟”。弘时眼尖，一眼瞧见一个二品

官，红顶子上套着一块孝布，双手抱着简板“啪啪啪！啪！啪啪！”随乐打拍，一俯一仰十分起劲。弘时一把抢了他过来，问道：“你不是军机处的罗铸康么？一个大章京，朝廷命官，做这样的事？呸！”他照脸就啐了罗铸康一口。

罗铸康在乐声中正手舞足蹈，被弘时捉来当头棒喝一声，半晌才醒过神来，见是允祉等人，忙跪了道：“我是镶蓝旗下的包衣奴才，五爷是我正路主子，叫过来侍候丧事的……这起子吹鼓手里最小也是知县，都是五爷的旗下奴嘛！”允祉忍俊不禁呵呵大笑，拍拍罗铸康肩头道：“你没错，还吹打你的！皇上整顿旗务，端正上下名分也是一条！”说着便进了院。

院子里更是热闹，四面白幛环拥，从甬道隔开，东边是大觉寺和尚，锣鼓声中双手合十呐呐咏诵《大悲咒》；西边是白云观道士铜鼓银锣笙歌齐鸣，也有百余人；却混杀了些家人，披麻戴孝载舞载歌，五音不全地大唱《龟虽寿》。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过了幔幛便是正庭。五贝勒的妻妾也有二十几人，还有儿子永壁，却是独身一人，一齐都跪在两侧廊下，正中阶下到处都是象、鼎、彝、盘、盂等明器，袅袅香烟笼罩着一大长案堆山积海的供馔。在地动山摇的法事鼓铙中，这边几十名男女唱歌般地扯着长音嚎哭。允祉允禄和弘时三个人乍从街上进到这庙不像庙、家不像家的贝勒府，一个个目迷五色，耳感天籁，都迷迷糊糊如对梦境，张着眼看了好半日，才看见“死人”弘昼一身簇新的贝勒服，端坐在供案后，用眼觑着哪一样供馔顺眼，便手拈筷夹来旁若无人地大嚼一通。

“止乐！”三贝勒弘时突然大喊一声，上前一把扯住弘昼拉下座儿来，“老五，你是越来越荒唐了。上回这么闹，圣祖爷当了笑话没追究，你还要胡来！叫皇阿玛知道，你还活不活了？”此时里里外外连家人在内是有七八百人，早已舞歇乐止，一个个痴痴茫茫望着上房檐下几个人，不知出了什么事。这种场合允祉允禄都不便出面，正是显摆哥子身份的时候，满院只听弘时一人大声呵斥：“这是堂堂大清的贝勒府？这是庙会——牛鬼蛇神的弄来这么大一堆！老五，统统给我打出去！”

弘昼此时才从刚才祭奠礼乐中回到现实中，见哥哥发脾气，两个叔王也呆着脸，因换了笑脸，说道：“三哥，气大伤身，别那么大火嘛！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呢？来，来，坐，坐！三伯伯，十六叔，侄儿给你二老请安了！”几个家人见状，早飞奔去搬了椅子来。允禄说道：“别怨你三哥生

气，你到胡同口瞧瞧，恐怕看你这活出丧的人有上万！什么名声呢？”弘昼是个单眼皮，满脸的迷糊相，似笑不笑一咧嘴说道：“十六叔，您老人家怎么忘了？七年前——也是这个月令吧——您带着我去安亲王府，小安郡王也做生祭。侄儿还陪着您一块儿上筵呢！今儿你们既来了，也是赏我的面子，都不要走。这几卷经唱完，我请你们一醉儿！”

“恐怕不行。”允祉在旁说道，“我们都奉有旨意，是到你这传旨来的。”弘昼笑着看了看满院的人，说道：“没法叫他们回避。这里现成的香案，请三伯伯把诏书赐给侄儿跪读，成么？”允祉无可奈何地看看这个活宝，说道：“好吧。”便将诏书捧给弘昼。

弘昼双膝跪地接诏，捧着默读完毕，将诏书捧还允祉，叩头说道：“儿臣弘昼遵旨！”因又起身让座。弘时不耐烦地说道：“既然遵旨，咱们这就走——叫家里人把里里外外这些劳什子撤掉，和尚道士们发送回去！”弘昼连连揖让，笑道：“这个似乎不必忙。阿其那叔叔又不长翅膀，他们飞不到哪里去。圣旨上也没说即刻查看，不得延误。这会子倒是我的生死事大。叔叔哥哥好歹给个面子，我虽然从不办差，也晓得里头通融余地大得很。今儿给我发送了，明儿——明儿一定跟你们去——说到做到，不去我是个——”他四个指头在桌上爬了一下，“——乌龟！”他满脸笑容，油腔滑调却又彬彬有礼，客气中带着固执。允祉是圣祖诸子中公认学问最博的，也拿他没办法。弘时却不知怎的，有一种受轻蔑的感觉。径自招手叫过弘昼的管家王保儿，主子似的吩咐道：“五爷已经奉旨办差。你叫这里人散了！”

“是，三爷。”王保儿口中答应，却不行动，一哈腰问道，“我们爷还叫了一班戏，点的《混元盒》，请爷示下，撤不撤？”

“当然撤！”

“是，三爷。”王保儿头也不抬，又问道，“几位老王妃，连诚亲王太妃娘娘、庄亲王福晋、怡亲王侧福晋，都说要来看戏的，请爷的示——”

弘时歪着头想想，底气已经不足，说道：“你派人知会各处娘娘、福晋、宫眷，戏改到明日唱，请她们明日再来！”

“是，三爷。”王保儿仍是老一套，再问道，“这府里爷也知道，前后院养着上千笼鸟。既然戏改到明日晚来，挪移怕不方便——有的鸟脾气太大，不好侍候——奴才叫后院退休了的老刘头照料一天，可使得？他是老行家了。”

至此，允祉允禄全然明白弘时已经上当，听见“有的鸟脾气太大”，两个人都几乎笑出声来。弘时虽觉不对头，但王保儿说得一本诚挚有礼，他一时还醒悟不过来，不耐烦地说道：“这是些小事，你裁度着就办了——”

“这不是小事，鸟是我们爷的命根子！”王保儿认真地说着，仍是头也不

抬，“奴才还得请示，给鸟配食的是四福晋太太，前头配好了够一天嚼吃的，城东三舅老爷昨儿来说四福晋太太的老太太和姑太太，姨太太都去了三舅家，接了四福晋太太家去，鸟食仓库钥匙还在她那里。奴才派人接四福晋回来，还是把钥匙要回来？”

“这都是你家琐碎家务，我为什么要管？”

“回三爷话，奴才不晓得！”

“你！”弘时此时才意识到已经堕入这个油头滑脑的家伙奸计中，一下子脸涨得血红，“啪”地按着椅把手站起身来，已是气得浑身乱颤：“你竟敢戏弄主子！谁教给你这样跟主子讲话的？”王保儿恭谨地抬了一下身子，又伏得更深，说道：“三爷千万别生气。话赶话地说到这里，奴才岂敢有轻慢主子的心？其实奴才也晓得，爷最后这一问该磕头谢罪的。不过五爷家法不许磕头敷衍，只许明白回话，爷才误会了的……”

允祉允禄这才知道弘昼有这个乖戾家风，不禁相视一笑。弘昼直见哥哥气得赤红暴脸，才喝退了王保儿，对允祉允禄说道：“二位叔叔，三哥，王保儿又皮又倔，前生乃是一头驴，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今天实在对不住，因为贾士芳贾神仙替我推数，十天里头不许出门一步，不然就有血光之灾，今儿是最后一日。这事你们甭犯愁，被抄的三家，你们刚好三个人。这事我今早也写了密折禀奏了皇上。你们要耐烦等，那就明天；要等不得呢，只管就去办差，我该得个什么不是，那也是命中注定。实在得罪了，办差事小，性命事大，是啵三哥？”

“从来奉旨办差急如星火。”弘时脸气得趣青，他一向以为弘昼和自己一样对红得发紫的宝亲王不满，所以长时间不交结人不办差，优游自娱。今日见着了这个乃弟，竟是一块撕不烂嚼不动的牛皮糖，因冷笑一声，“你自己相信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乌烟瘴气装死人，还要攀上别人！三伯伯十六叔，在这耽误的时辰不小了，咱们分头赶紧办差去！”弘昼却是不温不火，一丝也不缺了礼貌，一个长揖拜下去，亲自从他们到仪门里，就门洞里大声喝令：“罗铸康，你们几个有职分的奴才，替你主子送送三爷和两位王爷——别过了，明儿见！”

在十几个浑身重孝嬉皮笑脸的官员簇拥下，三个人各自上轿。弘时是一肚皮的窝囊气，阴着脸，甩帘进了轿，命人：“往南，出老齐化门到朝阳门码头！”允禄一头担心弘昼任性获咎，一头也抱怨白误了时辰，一边上轿，口中道：“三哥，咱们往北，少绕点道儿吧？”允祉却想着弘昼的种种乖僻怪诞举动和几个官员龇牙儿三分哭七分笑的滑稽模样，强忍着上了轿，轿帘一放下便笑不可遏，只憋着不肯放声儿。听那鼓吹时，已经又响起来，却是一曲怪腔怪调的《小放牛》。

弘时盛气上轿，起了不到一箭之地却已心平气和。弘昼这么作，焉知不是向自己表明，永远不觊觎这个帝位，站干岸看河涨，稳稳当当一个亲王位置是跑不了的。要是自己也处在这个位置，或许也是这模样呢！想

想八叔落到如今下场，他自己也觉胆寒。但他先前乘年、隆倒台，把二人手下的党羽收到门下的着实不少。弘历表面上看宽仁大度，似乎只知道顺从雍正意旨拼命办差，其实背后传话过来，弘历已对自己十分戒惧，曾向雍正说过“三哥收门人太滥，皇阿哥金尊玉贵，春华茂德，不宜结交外臣太多”。张廷璐科场一案，弘时也找过几个当事人询问，明明是已经疑到自己做手脚，却不见他当面只言片语的规戒，甚至连雍正面前也讳莫如深——这都是什么意思？留一手，到对证时和盘托出么？他转念又一想，弘历虽然封了亲王，三兄弟中地位最尊，但雍正似乎也颇有不满处，有一次在韵松轩议论调补外官进军机处，说起田文镜，弘历说田文镜急功近利，不是王臣气象。一个读书圣人门生，应该以学问立品，不然办事就是缘木求鱼，儿臣很不取他两条：一条乱报祥瑞，一条急于事功。雍正当面抢白：“当今之世，说空话不办实事蔚成风气了。你得好好下去看看，官是什么样子，大业户怎么说，小业户又是什么境遇，学问不单在你读的几本书上！”——这次由自己坐镇北京，弘历出京办差，看来雍正未必没有别的深意。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那才真是天字第一号傻瓜呢！……弘时正在胡思乱想，大轿已经稳稳落下。隔轿窗看，运河北岸巍峨壮观的廉亲王府赫然在目，弘时收敛心神，一哈腰便下了轿。随身太监牛森高喝一声：

“钦差大臣，三贝勒爷驾到！”

廉亲王府照壁阔大的空场早已密密麻麻站满了人。顺天府衙门派来的差役一百多人，都垂手侍立在大倒厦紧闭着的朱漆铜钉大门前。内务府二十几个人，都是七品以上的官员鹄立在高大威猛的石狮子侧旁。九门提督图里琛亲自带着戈什哈排成两列，持戈按剑挺立在门前，在春日融融的阳光下，刀枪林立闪烁耀目，杀气腾腾，一片紧张恐怖气氛。见弘时徐步过来，除了图里琛带的御林军，所有官员鸦没雀静地跪了下去。只图里琛大步上前，一扎跪地道：“奴才给三爷请安！方才内廷军机处朱相爷派人来问开始查看没有，奴才说三爷去约五爷了，说话就来——怎么，五爷没来么？”

“弘昼身子不爽，正发热说胡话，”弘时嘴角掠过一丝笑容，旋即又板起了脸，问道，“你是管内外警跸关防的，谁在里头料理查看事务呢？”说话间，石狮子旁一溜小跑过来一个四品官，也不过四十岁年纪上下，枣核一样两头尖脑袋，高颧骨凹嘴唇，浓眉下双小眼睛骨碌碌乱转，精干麻利，一看就知道是个浑身消息一揿就动的角色。他趋到弘时面前极熟练地打千儿，笑道：“奴才马鸣岐给主子请安，请三爷训示。”弘时笑道：“走吧，进去再说！”

不知关堵了多久的正门呀呀呻吟着被打开了。弘时居中，身后两侧图里琛和马鸣岐亦步亦趋，沿着王府正殿前的临清砖甬道进来。这是北京第二座最大的王府，仅比怡亲王允祥的府邸略小一点，连花园在内，占地也有三顷上下。若论内里殿宇规制，布局堂皇，除了紫禁城，没有别处能比。沿正门中轴，东西两大偏院对称构筑，东边三进院是允禩办差筵客，正式接见官员所在。前院男仆，后院女仆，西三院中院是允禩的书

房和起居所在。前院太监，后院家眷，中间银銮殿只是摆样子。但前面空场足有五六亩地，两庑廊一间间的小房子里住的都是当值的家人。院子中间还矗着三丈余高的一座“二仪门”，却是四墙不靠，像煞一座孤零零的石坊，与正殿遥遥相对。此时弘时进来，府里几乎不见人，只几个老得衰迈不堪的家人拿着扫帚、铲子，有的在铲月台基上暗红的苔藓，有的在仔细地扫着砖缝。月台前一群乌鸦正在啄食着什么，见突然拥进这么多人，“唿”地飞起老高，盘旋着“呱呱”叫个不停，仿佛在哀叹这曾冠盖如云的繁华场的殒灭。弘时也是嗟讶不已，站在石场前正打主意如何见这个“阿其那”八叔，忽然东侧门一响，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太监迎了上来，却是廉亲王府的总管太监何柱儿。何柱儿脸色白得半点血色也没，在门口用漠然迟钝的目光看了看弘时一行人，缓缓打下马蹄袖，哈腰趋步过来跪了，颤声说道：

“三爷，奴才给您老请安了！”

“料必你家主子已经知道了？”

“这是明摆的事儿。”何柱儿磕了一下头，“我们主子专候钦差，他这就出来。”话音刚落，允禩已经出了侧门，身后还随着自己的儿子弘旺、弘明、弘意、弘映。允禩见是弘时来传旨，似乎略觉意外，正了正缀着十颗东珠的朝冠徐步踱过来，只用极度轻蔑的眼神扫了图里琛一眼，竟一句话也不说，挺身站在弘时对面。

“八叔，”弘时忽然有点自惭形秽，两条腿也有点不听指挥，不时地哆嗦一下，“您身子骨儿还好？”

“没什么好不好的。膝关节肿了，跪不下去。你叫两个人把我按倒。”允禩胸脯急剧起伏，显然十分激动，语调却仍十分平静，“既然雍正皇帝给我起了新名字，你现在身份也不必讳避，就叫我‘阿其那’好了。我听着爱新觉罗·允禩还不如这个顺口。”他话中丝丝带着金石碰撞的颤音，半分恐惧和哀伤也没有。他的几个儿子已啜泣成一片，弘旺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哽咽着对弘时道：“三哥，我代父亲跪聆圣旨！”允禩突然发怒，大声断喝道：“忤逆种子们，嚎什么丧？！”

弘时瞟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图里琛，看着几个泪眼模糊的弟弟——都是宗学里日日见面的朋友，如今竟成阶下之囚——也由不得眼圈一红，说道：“八叔既然身子不爽，可以由儿子们代跪领旨。八叔，事情到这份儿上，侄儿也不想虚安慰您，您善自保重，回头皇上必定还有恩旨给你的。接这个差，侄儿心里也十分难过，先请八叔体谅。”说罢，硬着心肠板起面孔，大声道：“奉皇上旨，弘时前往廉亲王府，查看阿其那家产。钦此！”

“谢恩……万岁！”弘旺兄弟四人一齐叩下头去。

马鸣岐见当事人已经接旨奉诏，抢上一步，极干练地给允禩打了个千儿，说道：“奴才是奉差办事，身不由己，八爷海涵着些儿！”又转身叉

手躬身，对弘时道：“请贝勒爷示下，奴才们好遵谕承办！”内务府带进府里的一百余名衙役都站在二仪坊西侧，看见要动手，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眼中放光。

“我知道你们混账，发惯了抄家财。”弘时冷冰冰说道，“今儿奉旨，只是查看家产，并不要搬运。由何柱儿带着，各库房看看，把御赐物件和私产一类归堆儿，造册呈报。福晋是安郡王家人，过门时的妆奁、体己也是不少的，不能一体查封。这也由何柱儿指实，登记造册，但仍可启用。家属和家人都集中到太监住的院子里，不许惊扰，书房和签押房由我亲自处置。八叔，所有御批御札，和内外大人来往书札，恕侄儿要带走。至于八叔自己的图书，连封锢也是不必的，请八叔务必鉴谅。”

允禩冷冷说道：“我也抄过别人家，如今自己被抄，规矩我懂。内务府这些贼王八，你不叫他捞点好处，兴许就敢把御赐物件给我砸了，增我的罪戾，再不然弄几本违禁书到我的文书堆里，灭我的门的事都是有的。我早有准备，来的人一人二百两银子赏了。不要再偷着掖着弄不清白，也算我求诸位了。至于文书，我也都整理好了，该怎么办，都是现成的。”

“那再好不过了。”弘时脸上似笑非笑，说道，“请兄弟们就跪在这里，我陪八叔到书房吃茶说话。”说罢将手一让，熟门熟路和允禩相跟着到东书房。马鸣岐向几个书吏一摆手，内务府的人立刻分头行动，提着糨糊桶，拿着封条，有的查看书房，有的撵赶家人，待允禩和弘时进书房，已听西院乱哄哄人声嘈杂，隐隐传来女人哭骂声。那允禩竟似充耳不闻，弘时却面露不忍之色，命跟进来的人在书房外天井站着，独自跟着允禩进了书房。

“万没想到事情弄到这地步。”弘时一坐定便急急说道，“如今什么也说不得，也不是埋怨后悔的时候。八叔有什么指教，或有什么要办的事，趁着没人自管说，无论如何侄儿是要保全您的。”

允禩嘿然良久，只是默谋。对弘时这些话，他只信一半。但他此刻已经对东山再起绝望，满脑门子心思是对雍正的仇恨和报复心。思量着，从靴页里抽出一张薄如蝉翼的纸，也只可巴掌大小，上头密密麻麻都是蝇头小字，递给弘时，说道：“我不抱怨，也没有什么要办的事。这是‘八爷党’里头还没有暴露的官员名单，可惜一二品大员已经不多了，你拿去或者用得着。”他又从案卷下抽出一分文卷，说道：“这是书房里物件清单，东橱里是上缴的文卷，剩余的都是我的私藏图书。”

“上缴的就这么一点？”弘时极快地将名单收藏了袖子里，看着清单，皱眉说道，“书信没有一封，御批奏件也像不全。皇阿玛何等精明的人，这搪不过去的。”

允禩起身，在书房里款款踱步，许久才问道：“你知道不知道老四（雍正）准备怎么处分我？”弘时叹了一口气，说道：“一时间无碍，昨晚我

去请安，见皇上在礼部的折子上批的‘暂授民王，以观后效。凡朝会，视民公侯伯例’。别的我还没听说。”“他总要假惺惺再当两天‘仁兄’的，这个我想到了。”允禩的眼睛干涩得像暗红的炭，一眨不眨盯着前方，“不过这局面久不了，墙倒众人推，那些个巴结头、马屁精、墙头草也不肯饶过我，这正是献他们牛黄狗宝的好时候。生死，命耳！我早已置之度外，不然我也不走这个险棋。弘时，我从来也没有篡位的心。这一条你回去务必讲清楚。这也是我对你的心腹话。正为如此，我也不劝你篡位。那个雍正倒行逆施，违天拂命行事，他长久不了！你看他，其实现在已经累倒了！一个人能耐再大，这样违情悖理做事，没个不当独夫的。他累，就因为他不懂无为而治顺水推舟。他长寿不了！”他像吞咽着一块苦涩干燥的饼子，平静地述发着一腔怨毒之火，半晌才喘息了一下，又道：“至于你，我也有一言奉告，决不可保我和你九叔，要劝他把我们明正典刑——我们不但不恨你，九泉下还感激你！——还要告诉你一声，你办事处人，精明不及弘历。弘历不露锋芒，你太显棱角，不少人都看出来你是在和弘历争夺什么。这就落了下乘。你再不要吃我这一辈吃过的亏。要果决，明断！等人占了中央位置，你什么都晚了！”弘时听着这话，犹如雷轰电掣一般，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心里倒了五味瓶似的，什么滋味全有。他痛呼一声“八叔——”嘴唇抖动着竟再也接不下去。

“别为我难过，千万不要保我！”允禩浑身的血都在倒流，“弘历已经在以太子自居了！你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我的儿子们或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弘历！他是既定的继位人，哪里会想到我的儿子！”想到儿子们前途吉凶不测，允禩虽抱了必死之心，也不禁潸然泪下。

“叔王，别难过。”弘时起身来抚慰道，“留得青山最要紧。我只要不败事，好歹能照拂你的。听方苞说皇上说过‘罪不及孥’，福晋和弟弟们料也无妨。后头的事谁料得定？白急坏了身子更了不得！此处不可久留。您就歇在这里，我出去招呼一下带着人要走了。”他也怕再看允禩一眼，在门口略一停，顿足出来到了正院。

图里琛和马鸣岐两个人已经收到各处送来的抄单，二仪门旁十几个抄手坐在矮凳子上掌管抄录，算盘子儿打得下雨般哗哗响。见弘时出来，二人同时迎上来，图里琛笑道：“三爷，清单立时就出来，方才福晋传过来话，正殿东侧的八宝琉璃屏是她乌雅氏家的，是太皇太后当年赏给娘家的，但又是御赐物件，请爷示下怎么办？”

“这么快就出来了？”弘时从书吏手中要过几份抄单在手里倒换着看，口中道：“那不算什么违禁忌讳物。孝诚老太后赏我母亲的，我母亲寄在家里也好多件呢。造册上另加附记就是了。”因见弘旺几个人仍旧涕泪滂沱地伏跪在冰冷的砖地下，走过去温语说道：“弟弟们起身吧。我们公事说话就完，你们还该去照看你们父亲。该叫你们出来送行，自然有人叫去的。”待弘旺去了，弘时向马鸣岐道：“大约总数值多少银子，这会子也理不出细账。不过皇上要问，我不能说不知道。”

马鸣岐赔笑道："八爷的东西有条理，好清。绸缎是绸缎库，贡品是贡品库，玉器瓷器珍玩、古董、家具、金、银、钱都各自有库、有账，一丝不乱。这里的兄弟一人得二百银子，也没有敢再贪心大胆的，账银账物相符就封了。我粗估约一下，除了皇上赏的，私财在二百万两银子上下。各处庄子有十三座，银号、当铺、古董店二十七处不计在内。这里账上约值六百万上下。贝勒爷跟皇上估个七八百万，不至于出谱儿的。"

"也就这个数儿。"弘时知道允禩在东北还有挖人参加金矿税两项收项，私财决不至于这么一点，却也佩服他这么短时间撕掳得明明白白。因笑道："我连个零头也不及他的，他出手大方，自奉还是节俭的。当年抄十三叔，总共才抄出十几万来。就是兄弟，一样的俸禄，会营运不会，也是天差地别。"说着由马鸣岐和图里琛带领，各处库房查看了，又亲自封了银銮殿，看看天色将近黄昏，便指挥着众人离了廉亲王府。又关照图里琛："八爷还是王爷，并没有革职，这里守护的人不可缺礼，更不能动蛮。八爷家产都封了，要遣散些家人，这都是理所当然，不要擅自搜查扣留。你的人无故惹是生非，仔细我拾掇你！"说罢升轿去了。

第二十回 感途穷允禩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谳

一天惊心骇目的喧嚣过去，廉亲王府一下子岑寂下来。没有灯火，没有人影，连守夜的更夫也没有，到处黑黝黝的鬼影幢幢。允禩自倒卧在东书房的檀香木榻上，浑似做了一场噩梦，由着弘时出去，由着儿子们进来，由着福晋乌雅氏带着姬妾婢媪们进来。不吃，不喝，不言语，连叹息和眼泪也没有，只痴痴望着雕满西番莲的黄杨木天棚。一家子二十几口人，儿子们跪着，乌雅氏坐着，其余的人都是满腹心思地侍立着，仿佛都身处荒野深山中的古庙里，听着外边春风掠顶而过。外面的一切都好像和这屋里瘆人的气氛相呼相应。墙头上去岁的枯草在风中丝丝颤抖哀鸣，刚刚发芽的柳条在风中慌乱地婆娑起舞，一声声铜马"叮——咚咚——"从檐下传进来，更增了人们凄凉无主的心绪。终于，允禩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刚刚睡醒的人：

"都凑过来一点。"

人们互相望了一眼，向榻边挪动了一点。乌雅氏亲自给允禩端上杯暗红的水，说道："王爷将就着点，这是一碗参须汤。走到哪山唱哪山的歌，老爷你也不要太放不下。屋里原存着二斤老山参的，天杀的们'查看'了就没影了。落毛凤凰不如鸡，这是他娘的什么世道？！"说着，哽哽咽咽就要放声儿。她是老安亲王的老生女儿，由康熙指配了允禩。允禩的生母良妃，是内务府辛者库浣衣奴出身，倒是她嫁来，反而无形中抬高了允禩在兄弟们中的地位，因此平素最是骄纵，浑也不把允禩放在眼里，家里人暗地都叫她"王府太后"。如今家败势尽，她才觉得自己娘家毫不足凭，这个王府离了允禩，原是一文不值。乌雅氏当下泣道："这都怪我拖累了你……"她的这个话是有来由的：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太子，群

臣举荐允禩入选东宫，康熙为此专门下一道诏谕给儿子们，说允禩“受帛于妻，妻为安亲王岳乐女，嫉妒行恶……”其实暗含的意思实指允禩“怕老婆”，主宰天下恐怕有“女主当国”之祸。允禩从此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别这样。”允禩淡淡一笑，抚慰道，“其实忌妒为忌妒，你清楚我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我是树大招风、才高震主的罪，跟你不相干。圣祖原本只为惩戒一下太子，‘举荐’不过是幌子。没想到满朝文武都推举我，他老人家吓坏了，以为我有篡权的心。”他咬着牙笑了笑，又道：“我也自认不是当皇帝的料。可他老人家给我们选了个什么主子？每天心里都在打算盘怎么能多从老百姓身上捞钱！扣火耗、催亏空、士绅当差完粮，连讨吃的人头税，还有我们满洲人每月那二两月例银子都打到了算盘里！我好歹是个总理王大臣，总不能看着他把满朝文武赶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我为人中之杰，并不留恋他这五斗米；说到根上，他就是妒忌我，妒忌我得人心，他——他连个女人也不如！”他脸上泛起红晕，激愤地说着，但很快又平静下来：“不说他了，说他让人心里更恨更悲。像他这样的民贼独夫，天不会照应——还说我们的事。福晋是不相干的，顶多逐你回娘家。你一定把儿子们带好，不管是你养的不是，都是我的血脉，他们成人了，我活着死了都是安然的……”

他话没说完，屋里已一片嚎啕声。乌雅氏边哭边叫：“我的爷，你怎么说这个话？那个杀千刀的……他还要把你怎么样？我是死是活都是要跟着爷的……呜……老天老天，你好歹睁睁眼……哪见过哥子这么整治兄弟的……嗬嗬……”

“都别哭，听我说！”允禩低声一吼，哭声立止，“听说我改封民王。据我看这不过是一步棋分成两步走。他不把我整死或整疯，不会撒手的。你们谁比我知道我这四哥？所以百事要有预备。预则立，不预则废。万一我圈禁，何苦的你们都搭进去白牺牲？只可跟着两个人侍候也就是了。我看就是紫燕和湘竹两个通房丫头吧——你们说实话，要勉强，我宁可再换人。”话音刚落，榻边捧巾栉的两个丫头已经扑地跪倒，磕着头连哭带说：“我们都是讨吃的出身，爷把我们从人牙子手里买出来，如今老子娘都成了人上之人——就是死了，报得您的恩么？天爷不会亏了八爷这样的好人，奴婢们死也不离您半步！”允禩一阵欣慰，他当然相信紫燕和湘竹的话，进廉亲王府当差，就是为奴，也必须是受过他大恩的。他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人称“八贤王”，又有叫“八佛爷”的，就是这个缘故。当初怎样照应这两个丫头，都是顺情而作，早已忘怀了。此时见她们感恩图报，允禩心里一阵暖融融的。

乌雅氏在旁拭泪道：“难为你们两个了。不过事情还在可知不可知间。要真的那样，其余的人都跟我娘家去，总不成他还株连到岳父家？”允禩听了只是摇头，说道：“我知道你还有几个体己钱，不过百十万吧！你落魄回门，娘家人脸色也是不好看的。依我说，娘家站得住的，带银子回去，只算借住他们房子，孤苦无倚的跟你。其余家丁仆妇，我现在就要全部遣散！”

“现在？”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紧迫严重。

弘旺是长子，十五六岁年纪，已经完全懂事，跪前一步道：“父亲！这么着太扎眼。事情还不到那一步，容易起流言，皇上本来就疑心重，这时分动作越小越好。”允禩辛酸地一笑，说道：“到那一步再作就来不及了，好孩子！”

允禩翻身坐起，从枕下抽出厚厚一叠银票，在手里掂了掂，自失地一笑，说道：“人，最好是有权；有了权，什么银子美女、华堂名声都会不招自至。其次就是有钱。昔日祖龙礼尊巴寡妇，还不是因为她富可敌国？！抄去我八百万，这里还有一千万，我要全分了它，今晚分了。明天全部带走散了！我叫他抄！我叫他挨门挨户地抄——这个无药可医的钱痨！”

众人此时无不目瞪口呆，他们谁也没想到允禩平日口不言利手不沾钱，竟会亲自掌握着这么大一笔活钱！正发怔间，允禩将那把崭新硬挺的银票一分两半，一多半交给乌雅氏，说道：“这是咱们自家人的，由你分派，穷的就多点，富的可以略少点！”他略一思忖，对紫燕说道：“你去叫何柱儿，叫他和管家丁金贵带着二层管家们都来，在月洞门口听吩咐。”紫燕轻轻答应着，蹲身一福便去了。福晋已满脸是泪，说道：“好爷！我们这个家今晚可不就败了么？”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允禩苦笑道，“夫妻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其实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别说这家，这朝、这代、这国、这世界也有灰飞烟灭的一天！好了，外人就要来，你体尊位重的，不好看相。这里只留紫燕、湘竹还有你，何柱儿来了，由你分拨银两。”因见紫燕带着何柱儿进来，后头陆续跟着十几个二管家，最后是老管家丁金贵押后进来，允禩便命弘旺，“送你娘姨太太们回去！”

丁金贵等人垂手侧立着等弘旺等人出去，这才率管家们向允禩请安。丁金贵道：“奴才清点了一下，通府里人听爷的吩咐没有外出的，只西院茶库里三个小子裹了些钧瓷茶具逃了。还有东院东书房侍候的，有八个人告病的，东院刘家的最混蛋，一家四口跑了个精光。外门房憨牛儿他们几个商量着要一个一个找回来，叫他们跪死在爷的书房前。是奴才按住了，不叫他们妄动，这是见真章的时候儿，叛主逃跑，奴才总归要拿来打死这些畜牲！”

“你们千万不可这样！要真的忠于主子，就得听你主子这话。我是个施恩不望报的。留，是你们忠义；走，也必有走的道理。非但不许追打，每家都还要助五百两盘缠银子！”允禩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温和地扫视着他的这些家政纲纪，“我于外人尚且记恩不记过，何况自己家人？何况这种时分？不但现在，将来你们遇见，也不能造次鲁莽！”说完，他喘了一口气，接过湘竹捧来的茶呷了一口，将要遣散家人各奔前程的话一长一短说了，又道：“我想了一下，这三百五十万银子，单身奴每人五千，成了家的每口四千，我的家生子儿奴才每人八千，太监每人六千，剩余

的，我自己留十万，你们十几个把剩下的——还有二十来万吧——都平分了。不图个别的，服侍我一场留个心念儿。我不能学前头直亲王，把着抠着舍不得给下人，都让人抄干净了去。”

允禩说话间，众家人已经哭成一团。丁金贵连连磕头，声结气咽地说道：“爷，您……您糊涂了？您叫我们都当不义奴才么？死死活活不过一条命罢了，我们要什么钱！爷您放心，您走到哪一步，我们都跟着，就是种庄稼，我们主仆们养活不了自己么？好我的糊涂主子啊……”

“你们的爷饱读经史，不糊涂？”允禩眼中泪水转来转去，“我这是仔细思量了的。天幸我过得去这一劫，见面再容易不过。我要过不去，就不如早早离散。今晚分了银子，能走的就走，拖家带口的，白天一窝蜂出府也太扎眼。一拨一拨地，就走完了。给人知觉了，我如今只是改了个脏名字，还是个王，也还扛得住。雍正想一步一步斩尽杀绝，你们留下来也不过陪送。”他泪眼模糊地望着何柱儿，说道：“只苦了你了。你名声太大，又净了身子，是没个走处的。我给你十万银子，要有靠得住的朋友暂存起来，将来脱难也使得着。”说罢，眼泪已走珠儿般滚落下来。

何柱儿是康熙四十七年到允禩府当差来的。他原在毓庆宫废太子身边当总管太监。眼见满朝文武一致推举允禩承位东宫，自愿投靠了允禩。九位阿哥争夺嫡位，他以廉亲王府总管太监来往于各王府，周旋于紫禁城，也是雍正眼中一颗小钉子，名气这么大，自然难脱此厄。他此时却也沉得着气，忍着悲愤抗声说道：“奴才压根也没打算过什么‘出路’。银子奴才也是不要的，平素爷赏的足够他们度穷的了。他们也得远走高飞才成呢！再说了，奴才陪着爷吃官司坐圈院儿，咱爷们手里也得有点钱不是？”允禩想了想说道：“你说的虽是，照雍正秉性，断不会发大善心，叫我留那么多体面人的。你没见十四爷跟前的乔引娣么？银子，你还是拿去，你有这片心，也就不枉了我素日疼你。你跟别人不一样，身带着残疾在这府里侍候差使，有时为遮外人眼，我还得拿你作法、出气。你这一辈子苦，不容易啊……”他话没有说完，何柱儿已触了隐痛，公鸭嗓子遏了几遏，还是哭出了声，似断似续，如幽如怨的，在这漆黑无月的王府中荡送着。

隔了两天，军机处拟了旨意颁发下来，废黜廉亲王封号，允禩改封民王。允禟和允禵则压根儿一字不提。此时允禩的抄家清单刚转到韵松轩，允禟和允禵的还没有报上来。雍正派十七阿哥毅亲王允礼前往传旨催办，他自己坐乘舆回紫禁城，到奉先殿、承乾宫等处拈香告祭康熙处置弟弟原由，又踅到大觉寺为允祥进香添寿。回到畅春园，已是午初时分，听侍卫德楞泰说张廷玉方苞和朱轼都还在露华楼议政，没有退朝，便传膳赏了一桌过去。自己叫小厨房御厨现炒了几个菜，一边进膳一边随手翻阅。还没有吃完，高无庸进来禀报：“十七爷过来缴旨，主子这会子见不见？”雍正隔窗一望，果然见允礼弓着身子站在丹墀下，便笑道：

“老十七，尽那么站不累么？进来吧！”

允礼脚步如风地走了进来。他今年才二十七岁，康熙的儿子们大多身材颀长，唯独他个子矮小，常年在塞外练兵，小腿也因骑马变得稍有点罗圈，敦敦实实的，脸色又黑又红，好像浑身都是用不完的精神。允礼进来，规规矩矩给雍正打千儿行礼，笑道："臣弟的差使办了。先去的韵松轩，三位相公正在领筵，我就没进去。我想，先来回皇上，说不定也能饶点点心垫垫饥呢！"

"那你想得不差。"雍正呵呵大笑，他的情绪显得极好，用手指着案上的菜对高无庸道："这个都撤过去赏你十七爷，朕只用这盘小豆沙馅包子。"高无庸忙答应着连条盘端过来放在允礼面前几上。允礼看时，是一盘宫爆青椒野鸡，一盘芹菜豆芽，一盘烧三样，一盘酱蒸鹿口条。除了芹菜豆芽，其余的似乎只是动了动，四盘攒着中间还有一海碗鸭骨汤，另有一碟放着十几个饽饽——喜得眉开眼笑，说道："臣弟今儿起得早，这会子真饿了，可要放肆了！"说着夹起一大筷子鹿口条，油卤卤塞进口中，拿起饽一掰两半就着，鼓着腮帮子一顿大嚼，霎时间风卷残云吃得精光。雍正见他吃得香甜，将自己的豆沙包子也赏了他，允礼一躬谢恩，顷刻之间已又了账。雍正笑道："亏你还是天潢贵胄，这么饕餮！谁和你争么？饱了么？没有饱朕再赏！"

允礼满意地用手揩了一下油光光的嘴，笑道："皇上见笑了，这是带兵带出来的。我和古北口中军将领一个锅里搅勺子，吃起饭来那哪里是人，竟是一群狼！独我一个人细嚼慢咽，叫人笑话我是个公子哥儿，慢慢地也就惯了。十三哥其实就是那时在外练兵，弄坏了胃气，才落得一身病的。其实皇上不晓得，下头兵将最怕训练，倒是不怕打仗，打仗有好吃的，也没有早起操演，夜半集合，冷练三九热练三伏这些规矩。情吃情打仗，兵士们最高兴！所以有口号：天不惊地不惊，死不苦打不疼，就怕没事胡折腾，三九五更穷练兵。"他一头说，雍正笑得前合后仰，问道："你怎么就没有吃坏了胃气？朕瞧你比走时更壮实呢！"允礼道："胃这东西，底气壮，越吃越强，底气不壮，越吃越黄。各人禀赋不一样。十三哥比我心思重，他就吃了这上头的亏。"

"说正经事吧。"雍正又笑了一阵，觉得浑身轻松，盘膝坐了炕上，因见引娣又过来，便道："给你十七爷倒杯茶。——阿其那和塞思黑都有些什么话？"允礼虽然回京不久，但已经知道乔引娣不是一般宫人，欠身接茶一笑点头，回奏雍正道："臣弟先去见了十六哥传旨，十四哥已经迁居寿皇殿。他那里几次迁徙已经空空如也，怕寿皇殿那边家具日用物少，我倒关照内务府按贝子位置再给他添置些。阿其那已经几天没吃饭，躺在床上听旨，只笑了笑，一句话也没有。塞思黑接了旨，也谢了恩，神态很是倨傲，说：'皇上是至尊圣人，还会说错了我？说的都是，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只请你这台面上的阿哥爷代奏。我如今万念俱灰，请允我削发出家。如果罪大难赦，我自请明正典刑，以塞国法。幽居困禁，像大哥那样疯疯傻傻招人可怜，还不如死了的好！"雍正听着，脸色又阴沉下来，握着茶碗盖的手指都捏得发白。又问："还有什么话？你只管说。"

允礼叹一口气，正容说道："别的话是没有了。臣弟从九贝勒府出来，遇

到图里琛，说西山善捕营巡弋，拿住两个可疑人，自称是十二爷的门人。去十二爷府核对，府里没人能认得。行李里头夹带着两封信，一封是番文，一封是汉文，汉文的上头言语十分暧昧。请允禄辨认，说像是老九笔迹，番文的没人能识得，我都带来了，请皇上过目。”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两份通封书简双手递给雍正。雍正先抽一封，却是那封番文信，勾画曲连如同天书，有点像清真寺里的波斯文，又有点像钦天监档案存书里的英吉利文，好像还揉着一行藏文，颠来倒去瞠目凝注，竟是一字不识。看那汉文信，却十分简单：

王无天地谨识：藉以盖世之气，拔山扛鼎之勇，百战皆胜而终困垓下。以诡道终输竖子，殆天亡之，非战之罪也。事机已失空帐无盖，毋作虎帐虞歌儿女子情长之态，以此颈血酬心而已。知名不具。

雍正呆了半晌，问道：“捉到的送信人呢？招了没有？”允礼低沉地回道：“内务府的人认出来了，一个叫毛太，一个叫佟宝。都是九——塞思黑府里的。臣即在内务府后衙严刑夹讯，两个人都招了，是塞思黑写给允禩的信。那封西洋字的信，他们也看不懂。说是允禟在西宁时，阿其那亲手造的，为通信息方便，和塞思黑、允禩各持一本译码。我又赶紧查阅他们的抄单，里头却没有这本译码。谁也弄不清信里到底说的什么了。”

雍正心里暗自思忖。此时再去搜抄这个译文本，十九要扑空，更会有人说自己残忍刻薄，即便译出来，说不定案子牵连得更难处置，思量着，冷笑一声道：“他们的心思一点不难猜。都无非求死，让朕杀掉他们，落个暴君名声儿。引娣，就是你这当下人的在旁想想，还有半分兄弟情谊没有？”他冷冷地扫视一眼大殿，起身踱至案前，援笔在纸上疾书谕旨！

此二件发上书房、军机处及六部侍郎以上官员看。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前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向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共见耶？至塞思黑寄允禩书“事机已失”，其言尤骇人，此其可以“阴微卑鄙”概之耶？尔诸大臣议之奏朕。

他刚放下笔，外头便听张廷玉的声气，似乎在问守门太监，“皇上进膳了没有？进得可香？”便知几个人过来谢恩，头也不抬地说道：“你们都进来吧。”

允礼忙也站起身来，却见鄂尔泰也跟着方苞等三人进来。五个大臣点头一会意，张廷玉等人又复行礼。雍正命众人坐了，吩咐引娣“赏茶”，说道：“奇文可共赏。允礼带了塞思黑两封信，你们这些饱学大儒不妨开开眼！”

“皇上，”朱轼头一个看完了，递给张廷玉，在椅中一欠身说道：“事情是明摆着的。人人都晓得阿其那这几个人觊觎大位，二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您就再多一点证据，也加增不了什么。如今每天接几十封奏章，不是弹劾，就是条陈，总无外乎怎么敷陈他们的大罪，建议如何处置。皇上——无论如何，这只是一件案子，它毕竟不是政务。朝廷的思路还是应该放在天下大事上……”张廷玉也道：“塞思黑这案子不宜大张旗鼓。这其实是老案子里的新枝节。”“他们摆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阵势，”方苞接口道，“就是要朝廷心里眼里盯着他们，顾不得办别的事，横了肠子和您死挺死顶，一句话，求乱，乱中再生事，新政也就耽误了。”

雍正听几个人曲划分析，不禁悚然而悟。仿佛要泄尽胸中郁火，他长长吐了一口气，冷笑道：“朕也正在想这事，我们君臣可谓不谋而合。这样，由允祉允禄承办这案子，军机处别的人就不必专门过问了。军机处要督责各省新政推行，当作第一要务来办。鄂尔泰朕已有旨，叫他拿出云贵两广改土归流实施办法，然后分出主次一条一条地下旨叫地方去办。这当中有什么造梗阻的，你们随时商计报朕。春荒就要到了，山东、安徽、江西去岁有几处水灾的，前头已经有旨，从湖广调粮，催问一下调去了没有。菏泽县令奏上来一份报荒折子，他那里已经饿死了人，已经把粮库底子都翻尽了。施世纶在两湖任总督，他手里有的是粮，再特拨三万石去菏泽。除了人吃，还有种粮呢！饿死老子娘不动种子粮，这不是玩的！”他喝了一口水，猛地想起乔引娣是山西定襄人，又道：“山西雁门关，定襄、五寨几处闹了雪灾。下廷寄给山西巡抚，亲自去看有没有断炊的，就地赈济，免去山西通省钱粮。”几个大臣互相看了一眼，山西雪灾并不大，只是压塌了几处民宅，倒是甘肃旱灾更吃紧，怎么特地关照？允禄赔笑道：“山西巡抚鲁峰已经奏上来，晋北收成中平，晋东南是百年不遇的丰收，他们不缺粮。京师每年也要四百万石，年年都从江苏运来。所以军机处议了，从山西调拨一百万石，给松松担子，现今再免山西钱粮不合适。”张廷玉却摸透了雍正心思，笑道：“十六爷说的是，奴才以为不必免山西通省钱粮，着他们加意抚慰受灾府县，务使百姓感沐皇恩就是了。”

允禄还要说话，一眼瞧见乔引娣执着银水瓶侍立在旁，顿时恍然大悟，一笑点头道：“衡臣虑得比我周到。”

“河南乡试秀才罢考。”雍正盘膝坐得双腿发麻，下炕背抄着手来回踱着，一边思量一边说话，“看似是对田文镜，其实指的是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是嘛，多少辈子老规矩，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大小是个缙绅就不当差不完粮，这么大甜头没了，有些人死也不甘。田文镜不能说没错儿，但有些正牌子科名出身的官儿不服他这杂途官，从中挑拨生事也是有的。方苞可以写信给田文镜，就说已经有旨命宝亲王亲赴河南。另外，李绂也奏田文镜苛捐杂税太多且蹂躏读书人。李绂也系朕的亲信大臣，不会哄弄朕的。你不要提李绂的名字，只说事儿，让他据实密折奏上来。有不是处朕自然指点他，不要叫外人笑了去。”雍正在殿门上舒展了一下身子，大约从允禩的案子里跳出来，回到日常政务上，他的心境陡然豁亮了许多，用久病初愈一样的目光凝望着万木复苏的畅春园。

时当三月季春头，正是四季中最宜人的时光。园中所有树木都已抽出嫩娇的芽箭，篱笆边的迎春花，像无数灿然发光的黄星星攒簇在一处，牵牛藤无声无息攀着斑驳的老墙已经爬到它的中间。无数不知名的小花在绿茵茵的绒草上星罗棋布，融融的艳日中引来了小蜜蜂。呢喃而语的紫燕在檐下穿来穿去，衔泥筑巢，发出唧唧的叫声……

……许久，雍正才从迷人的景色中回过神来。回身进殿看着几个大臣一笑，说道：“今天议政不错。朕看这比兄弟们斗心思要快活得多。想想人生，光是斗心眼儿争名夺利，实在辜负了天，也实在没意思。朕想，就是阿其那他们，见这春光，也该彻悟点了。允禩就在张家口，发允禟去保定由李绂管起来，允禩就在北京。都在北京容易无事生非，他们只要不再为非，朕也懒得难为他们了。”他眼中闪着柔和的光，顿了一下，又道：“你们跪安吧。”

第二十一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弘历奉到返京旨意，已是四月初三。此时推行新政的诏谕已经通天下皆知，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会衔布告，解释新政。李卫不大识字，叫化子把式，把雍正的旨编成两份：一份原封装订成册发放各县各府学宫，由教谕、训导三天一讲，集中各地秀才听了，回乡再作宣讲。各知府、县令除了逢一考较举人秀才们领会圣意，逢五还要应付李卫和尹继善寄来的考卷。贴到大街上的，却不是上谕和廷寄的原文。李卫命令幕僚们把圣旨和廷寄文书，凡与新政有关的，都编成鼓儿词、道情、莲花落、加官词儿大量刻板印刷。各戏院开戏加官戏，茶肆酒楼说书卖唱的正文前加唱《颂皇恩》，甚至秦淮河上风月人家接客，也是每客一份免费赠送。江苏浙江两省真是连渔父樵夫也都对雍正新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弘历住在夫子庙东的驿馆前，因为是南京最热闹的所在，总督衙门专设了一个灯棚，各色灯上也都是李卫手下的俚语作品，白天晚上招引看客，猜灯谜猜中了并没有彩头奖品，只发放一张彩票，凭彩票一张，回乡可在义仓支粮一升。连彩票背面也都印的宣

传圣谕口号：

各位父老你是听，天子雨露恩情重。耗限本自民间取，中有余银应归公。文武吏员取养廉，廉官节用为百姓。赋者均来讼者平，白发黄童享太平……

而今大府设义仓，丰时积存欠度荒。富家好仁积阴骘，穷家得惠亦安康。簪缨富贵应慕义，虽是缙绅亦纳粮。应知吾皇远筹谋，为汝世世计平阳。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招惹得八僻四乡进城农人把个灯棚终日困得水泄不通密不透风。半个月前，弘历命人密采了这些彩票将样本直呈雍正，又写密折极力夸奖：

儿臣计之，以彩票一张兑米一升，发放一百万张计，仅付江南余粮一万石，而山野小民，僻壤穷乡皆得被沐皇恩，下愚黔首皆可体仰圣谕要旨。是又不可从区区万石之粮而计值矣。

今天在接到回京述职，并途访查田文镜被劾数事的旨意里，原折加朱批发还了他。仍是父皇雍正那笔极熟悉的端楷：

李卫公忠之声朕素知之，其聪明得之天性，人亦难学。已将尔之折誊发各省，可由其参照办理。天下事难以一概之，即如山东，今方赈灾，虽一万石粮亦筹措为难。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李卫是矣，然亦平日着意留心政务处也。

另，发邸报数份尔看。因尔即将离宁赴豫，途中多有不便，此几份邸报是尚未发出中省者。及尔至开封，可以接续阅读而无间滞也。

弘历又拿起随廷寄密封匣子交来的几份邸报，其实也没有重要内容。除了十八省行耗羡归公，推行官员养廉各处顺利的消息，醒目一点的是由礼部侍郎胡什礼亲自押送允赴保定，将“塞思黑”交李绂“严行看管”。李绂弹劾田文镜“五不可恕”的折子没有发原文，只刊登了一个标题。还有一件是阿尔泰将军的军情通报，说罗布卜藏丹增病死，罗之残余旧部已为策零阿拉布坦收留。准葛尔喀尔喀蒙古军队事权统归了策零，如今调动频繁。已经另有旨意给威远将军岳钟麒，命其戒备防范。还有两则，一则说杨名时已任礼部尚书之职，一则说孙嘉淦已由云贵观风使回任左都御史，即日启程回京云云。

他在书房中对照朱批参读这些邸报，原来有点忐忑的心放了下来。前些时“八爷党”大闹乾清宫，他这里急报一日多到五六件，对京师发出的事变他都了如指掌。李卫尹继善范时捷一干人每天过来请安，绕着弯弯儿打探内廷消息，弘历虽从容应付，但心里却也不踏实。起先担心廉亲王搅乱朝局，尔后又怕兴起大狱穷治允禩党。一切平静，又觉得自己久在外省，疑惑会不会有人在雍正跟前拨弄是非。这道密谕和邸报，所指示的事情大小无所谓，重要的是雍正更加信赖自己，为使自己不间断地掌握各省及边境全局，竟亲自将未发出去的邸报样本寄来。弘历不由得佩服父皇的心细如发，也隐隐意识到弘时在京政务措置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因此，放下廷寄文书，弘历心中已经完全释然。却见堂房外从二门进来四个长随打扮的汉子，也不进屋来，就阶前天井里一字排开，肥肥地喝一声“喏”，禀道：“四王爷，奴才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陪主子练招儿了！”

这邢家四兄弟原是山东人，从前明万历年间，祖传七辈的捕快世家，父亲邢连珠年老休致派自己的四个儿子出册到李卫处奔走。为考较邢家子弟武艺能耐，李卫特调了他们先到南京总督衙门听用，恰弘历每逢单日练武，便指定他四人陪练。弘历见他们到，随即脱去外身套的袍褂，内里月白长衫上只套了一件玫瑰紫巴图鲁坎肩，又换了一双灯芯绒皂靴，将袍角掩在腰带里，一手提了根齐眉棍步出堂前，笑道：“今儿恐怕是最后一次练把式了，我就要回北京，明儿起三天里头分别接见南京官员，就没空玩儿了——今儿怎么练？”

“凭爷吩咐！”邢建业叉手说道。

“你们拳脚已经领教过了。”弘历微笑道，“今儿换个花样。今儿我练棒，你们一个一个上，谁能夺下我手上这根棒，赏二十两银子！”弘历说着，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银票放在窗前台阶上，用石头压住了。过来支个门户，单手抡棒一招满天撒网，身子滴溜溜连旋十几个圈子，一手“举火烧天”，一手攥棒成秦皇负剑式，顿时满院生风。

四兄弟见他如此潇洒利落一个起手，不禁鼓掌，高声齐发一声彩：“好！”

那弘历舞得一发起兴，一根棒在手里勾、挑、拈、搭、撬、绰、崩、

刺……灯草般轻巧，时而支棒如轴，通身飞旋空中连环踢腿；时而进步连跃，双手倒舞得那棒如风车般，纵跳飞踢还夹着拳脚，连天井旁的花草都被棒风带得如风催动。这四个兄弟一时都没有出手，站在旁边细观顷刻，已经看出，弘历的棒法出自内廷，虽受过大内侍卫高手指点，但犯了“宫病”。尽自舞得密不透风，却只是个好看，四个人都觉得夺掉他手中这根柞木棒不是难事。但又虑他是当今“太子”，任性自负，扫了面子可怎么好？邢建业正在寻思办法，老四邢建义一个欺身已经进场，大叫：“四爷，得罪了！”在弘历的棒影中纵跃环跳，瞧准了弘历下盘不稳，飞足横踢弘历后腿。弘历急忙支着棒一个鱼飞，身子悬在半空，谁知建义却是虚招，左腿弓步，右足收势猛地一勾，弘历下头失了支撑，已经落地。建义眼见他要摔个马爬，将左手一拦，托住弘历，弘历一怔间，手中的棒已被邢建义右手震飞出三丈高许。那棒飘飘地落入邢建义手中。弘历笑着退了一步，说道：“不用再比了，连你都夺了去，何况你哥哥？真好身法，我的棒舞起来连水都泼不进来，你怎么进了场的？大内高手也没这个本事。”

“大内侍卫是让着王爷的。”邢建义笑嘻嘻说道，“天下棒法没有一样天衣无缝的，他专向您舞得密的地方泼水，自然就泼不进去。小人欠了人家赌银二十两，爷这张龙头银票太叫人眼热了，因此放肆了！”弘历不禁大笑，说道：“原来如此！你赌输了银子红了眼？好好好！这么实诚，你主子当得帮你填还！”一边说，回头取那张银票时，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台阶上好端端压在石头下的彩物已不翼而飞，不知被谁换成了一张薛涛笺，点点渍渍的似乎还有字！弘历小心得像怕被烫伤似的取出纸条，脸上犹带着凝固的笑容，抖着手指展开了看，纸上写着一首诗：

矜在勤政载功还，忍听旧歌鹊鸽原。妙手空空谨相告，北去途中防凋残！

细看时是自己素常用的笺纸，墨迹潮润触指即染，显然是刚刚写的。光天化日之下，又在戒备森严的钦差王邸，当着几个武林高手，这贼竟从容入书房题诗，寂然换银票，来无迹，去无踪，不但胆大到了极处，本领也令人匪夷所思。

邢家兄弟一愣，立即知道出了什么事，邢建业和邢建敏抢上几步一前一后护住了弘历，建忠建义呼啸一声飞身上房，两个人在房背上手搭凉棚四下眺望，但见青堂瓦舍接陌连阡，曲巷小街千回百折，时而传来小孩子叽叽嘎嘎的笑声，院内院外一片春光景象，太平世界，哪得见个贼影子？四兄弟又搜了弘历的书房，才请惊魂初定的弘历进去。见弘历呆呆地爽然若有所失，四个人都觉讪讪的。邢建业低着头赤红暴脸说道：“惊

了爷的驾了，都是小的们无能，也真不防南京还有这样的飞贼！”

“也许是这驿站里有江湖上卧底的人所为。”弘历见他们羞得无地自容，反过来替他们圆场道：“再说，你们都盯着我和建义过手，没有留神。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死了老子娘似的，这是一百两银子，爷照样还赏你们！”说着又递一张银票过去，四个人哪里敢接？正没做理会处，门阍上进来人报说：“两江总督李卫、江南布政使范时捷来拜。”弘历将银票向邢建业手中一塞，立起身来说道：“叫进来吧。”

须臾，便见李卫穿着一件宽大的九蟒五爪袍子，外边套了件锦鸡补服慢慢摆着方步进来。他久病方愈，一直犯着痰喘，瘦得像麻秆，空荡荡地挑着衣服。身后的范时捷却敦实得石磙似的，吃得红光满面，走一步脸上横肉乱颤。随后还有两个侍女丫头和一个老婆子默默跟着，过了二门便沿墙垂手站住。李卫朝她们一摆手，说道：“你们先在这听使唤。”转身朝迎出来的弘历打下千儿去，说道：“奴才李卫、范时捷给主子请安！”便和范时捷一同磕下头去。

“好好！起来！”弘历在阶上双手虚扶了一下，一边让二人进屋，一边笑问：“继善呢？我原想他也必定来的，怎么就你二位？”又看看李卫脸色，说道：“你脸色仍旧苍白，精神好多了。我请杨名时给你弄二斤上好银耳，他回信说已经回京，已请云南布政使江韵洲代办，这几天就能送到。那东西叫翠儿配上冰糖熬化了，随时进补，于身子最有益的。”“亏得主子惦记着了。”李卫赔笑道，“银耳今儿上午驿传来过，老江还专门附了信说是主子的恩典。尹继善这会子来不了，清江口那里去年黄河淤沙，堵漕运，今春要补运二百石粮到直隶山东。黄河菜花汛就过来，不及早清理就误了大事。继善正召集河道衙门的人议事，还有尖山坝工程，春化土松，要调民工修筑——这些都是肥缺，要用最清廉的人，也得巡抚操心。我跟他讲，‘你要弄些个河南操娘的黄振国那样的东西去治河筑坝，今秋江苏境江西境出一处纰漏，或决溃了，老子也就顾不得几十年脸面交情，非弹劾得你七窍生烟不可。银子，如今耗限归公，有的是。你派的那些河工官儿敢黑我这点新政钱，我非请王命旗牌斩他不可！’继善这人我一百个放心，不过丑话在前，图个顺利不是：——晚间我设水酒一杯给四爷饯行，继善必定来的。”

范时捷是个安静不住的，一边听李卫说话，一边东顾西盼，笑道：“继善也为这个忙，尹泰老相公在北京来信，大太太晋封了一品诰命，叫他写诗纪庆。他母亲又是五十大寿，他得采办寿礼。跟我说，想请四爷顺道儿带回北京，又说，既不能张扬，又不能叫母亲寒心。我说，‘你这事叫四爷难办。四爷是天上人，能背着尹老相公帮你给母亲塞体己？你这不是闹笑话！亏了你还是个大学问的探花郎！’……”他夹七夹八一顿说，弘历如堕五里雾中，李卫忙赔笑道：“继善公的母亲是小娘，自然不得与封诰命……尹泰老相公的正室妒忌得很，尹泰又是老古板，到如今继善这么大官，母亲在家还是青衣荆钗，站着侍候老爷子太太。这事继善没处说，只有自己苦罢了……”

弘历听了不禁点头叹息。李卫转了话题问道：“爷的随从奴才们呢？爷在这边和邢家兄弟练功夫，他们都不在跟前侍候？”弘历笑道：“你李卫是天下治盗第一能吏，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因这两天就要走，我打发他们到街上买图书。皇上仍旧是内热，我已经写信给黑龙江将军，叫他捉活熊送北京取胆，我从这边带点真牛黄回去。还有我母亲，也要带点东西，其余的人都在后院打裹行李。但看来你这里还不能夜不闭户啊，大白天的，几个人眼皮子底下竟有飞贼偷我的银子！”说着便将那张字递给李卫。

“是么？！”李卫吃了一惊，双手接过纸笺看看，有一半字不认得，便递给范时捷道：“老范，娘希匹这贼也太不给面子，总是我不知什么时候说了满话，到四爷这儿来出我的丑。你是识字人，给咱念念！”范时捷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读了诗，说道：“这贼不像有歹意，提醒四爷路上小心些。他这么显摆能耐，有意为朝廷效劳也未可知。”“格老子的！”李卫咬牙笑骂道，“这都是甘凤池一干人弄的，撒英雄帖在南京会筵，招惹得外省这些不三不四的蟊贼来捣蛋！黑嬷嬷陪端木良庸回去完婚去了，原打算请他们顺道护送四爷，如今看起来只有奴才亲自送您回去了。”又指着二门前站着的几个仆妇说道：“这是黑嬷嬷家的几个亲戚，她老了，叫家里人来侍候端木。端木他们回山东，我留下了这几个人，这几个丫头吹拉弹唱都能来一手。路上侍候四爷，到底比男人粗手大脚的好。”范时捷笑嘻嘻地看着邢家兄弟道：“怎么样，不吹嘘‘打遍山东无敌手’了？这回现眼，等着挨你家老爷子的家法板子吧！”李卫便招手叫丫头们进来。

弘历见四个人臊得满面涨红，忙止住了范时捷说话，道：“当时我们全神贯注练功夫，是大意了，何必责之过深呢？我回京，还由他们护送，李卫你放心，这贼绝不是冲我的命来的。你也甭亲自送，为一张小小帖子这么闹起来，不怕人笑话你少主子？”因见那个中年妇人带着四个丫头已款款进屋，便不再言语，留神打量时，那中年妇人约可四十岁上下，巴巴髻上插着象牙簪，容长脸儿高鼻梁，一望可知当年也是美人胎子。但两个女子形容都还小，只在十五六岁年纪，都是放了足的，一色撒花葱绿裤，鹅黄滚边绣花衫，容貌并不很俊，但齐站一处，犹如并蒂两枝黄花亭亭玉立，别有一番风致。弘历年少才高风流倜傥，只因是钦差大臣在外，有关物议，身边不便携红带绿，整日只有几个汉子服侍，见她们风致楚楚腼然赧颜站在书房里，顿觉精神一爽，把玩着手中折扇笑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中年妇人出前福了一福，说道：“小妇人姓温，温刘氏。主子叫我温家的就成。”又指着两个女孩子说道：“这两个孩子是两胎双生，都是小妇人的女儿。眉心有朱砂痣的是姐姐，主子给他起名儿嫣红，这个是妹妹，叫英英。”

“主子？”

“哦，就是黑嬷嬷，”温家的说道，“嬷嬷本家姓方。永乐靖难年间就败了，我们家那时就是方家的世仆。端木家是因为收养方家子孙有恩，方

家才认了恩亲，对外头说是主仆，其实不当奴才使的。倒是我们温家，是地道的低门头儿。”

她没说完，弘历已经明白其中的瓜葛，想不到李卫整日夸说武林里的端木和黑嬷嬷两个家族竟这么久远的渊源！思量着笑道：“既是方家，又是靖难时败的，一定是方孝孺了，忠臣烈士之后，相扶相携三百余年，这也算一段佳话呢！”说着便取杯要吃茶，温家的不待吩咐忙从茶吊子上摘下壶，嫣红撮茶，小心沏了三杯用盘子端了过来，英英将壶中热水倒了面盆中，又续了凉水，把搭绳上毛巾浸了三块，趁热拧出来，三个刚饮了两口，噙香品味间，热毛巾已送了上来。弘历不禁笑道：“屋里的服侍差事，还是要女人。我带的几个男仆，忠心也尽有的，一到这些事上都活似傻子。”见李范二人笑道起身要告辞，弘历忙又道：“别忙着走，我还有点事。天也好早晚的了，呆会儿我还要去看看李卫设的粥场。晚间你不是还要请我么？就便儿一同就去了。”

“是！”

范时捷和李卫对视一眼，又坐了下来。弘历从书架上取下一个镀金木匣子，用手一揿机关，“啪”地打开了，取出一封黄绫封面的折子。二人一眼瞧见是雍正常常批复用的请安折子，忙站起身来。李卫便问：“皇上有密谕么？”弘历点点头，把折子交给范时捷道：“给李卫读读。”范时捷一眼瞧见是皇帝手迹，忙打一躬，恭恭敬敬读道：

十八日折悉。朕近日身心皆有所不安，时时身觉灼热，头亦眩晕如有鬼神。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服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予有疑难之怀。你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达，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省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慎密。

李卫和范时捷不禁惊然。看那日期，是去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在此之前他们不知上过多少请安折子，一概都批的“朕安，勿念”。“办好尔之差事，胜于良药奉朕”之类的话头，想不到另外给弘历的是这样的旨意，意似迫不及待地在寻卜问医！

“我们边走边谈。”弘历一笑，收回折子，因见后头一个老苍头拍打着满身灰土过来，便叫进来，说道：“老刘头，这三个是新进来侍候书房笔墨的，就在这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来她们住。两个女孩子还小，告诉家人不可委屈了她们。”又对嫣红、英英笑道：“既来之则安之，凡事不必见

外，缺什么管老刘头要。我要出去到李大人府上，把墨给我磨好，回来我写字用。架上的书乱，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不要整理。”说着便和李卫一同出来。邢家兄弟互相使个眼色便都随后跟了。

范时捷边走边道：“四爷，您是便服，我们这身打扮跟着，不相宜，可否容我们回去更衣再跟着侍候？”李卫笑嘻嘻说道：“我轿里随时都有各色衣服备用。范大舅子，想当叫花子还是风月楼上的王八头儿，我立时打扮得你鱼目混珠！”范时捷是李卫骂惯了的，笑道：“又玠你要当小叫花儿，我就扮老叫化。你要扮小王八牵马儿，我就扮个老王八！”二人斗口，引得弘历在旁笑不可遏。一时二人从李卫官轿里出来，李卫头戴黑缎子六合一统瓜皮帽，黑缎褂子，腰里悬着槟榔荷包，瘦脸上还挂了副墨镜，活脱一个师爷。范时捷却顶了灰毡帽，灰府绸袍子外套青布褂子——却是管家模样。三人相视，不禁哈哈大笑，出了驿馆也不走大路，踅一个胡同从小巷里串出来，迤逦向东北——李卫为穷民专设的粥场就设在离粮库不远的玄武湖畔。

四月江南已是花谢树绿，从驿站踅北而行其实已是南京市郊，但见黄土便道两边杨柳婆娑，暖风宜人，不断头的菜花在西下的斜阳里漾荡有姿，间或有菜田，栽种着茄秧、青椒秧、小葱、水萝卜、黄瓜、菜豆、青笋等菜蔬，青翠欲淌。小孩子们在浇菜的水渠边，有的扑蝴蝶，有的捉虫子，有的在戏水玩耍，间或有滑落在水里的，被岸上一群总角小子抛泥撒沙，打着水仗，有哭的有笑的有闹的有骂的，有大人拉着泥猴一样的儿子打屁股的……一派农家田园风光。三个终日昏头昏脑钻在公事丛中角逐名利的亲贵大员，都觉耳目为之一新。弘历一边漫步走着，问李卫道：“你怎么会想起设义仓设粥场呢？皇上几次跟我夸奖这事。说几时天下督抚都办起这个善举，治化极盛也就快到了。大抵太平日久，地土容易兼并，总归富的少贫的多，即使太平，也不免有水旱蝗灾，历来革命都是雄杰奸狡乘了这个‘机’。从长远说，这真是庙堂百姓二者兼顾的好法子。”

“我没有皇上想那么远那么深。”李卫手里拿着一根草节儿，一点一点掐着在嘴里嚼，“我只晓得人饿急了什么滋味——看见吃的就想抢，看见有钱人就想打！我一个婶子，丈夫死了十年，守节不嫁，一场蝗灾过去，庄稼吃得像割过一样。她就卖花儿了即卖淫。——她还要养活儿子呀！”他沉默着，不再言语了。范时捷点头叹道：“这是真的。我在芜湖盐道，见过刘二饥民暴动，就为一斤粮没给足分量，那个刘二卖柴从那儿过，一扁担打得米店老板四脚朝天。几百饥民乘机抢米，烧店铺，抢银号，连不是饥民的也卷进去，逢大户人的门就砸，抢粮杀人奸污妇女……费了多大事才镇压下去。杀刘二是我当监斩官，外头设酒祭奠他的有几十桌，我只睁眼闭眼，不敢触这众怒，还亲自过去敬了他一碗酒这才行刑。四爷，你要身临其境就知道了，那真是一触即发，一发就不可收拾！”弘历幽幽望着远处，大约阳光下的油菜田太刺眼，略为眯缝的眼睑中瞳仁闪着光，他舔了舔嘴唇，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卫眼见前面乌沉沉一片高房，四周的墙边站着岗哨，用手一指道：“这就是江南粮库，过了粮库就是玄武湖，施粥场就设在湖边。”弘历问道：“为什么设

在这里呢？”

“那边有个破落了的五通庙，能遮个风雨。”李卫说道：“靠湖边有水，洗洗涮涮干净些，病也就少了。离粮库近，取粮方便——城里头我不许有讨饭的，外头要安置周到才不易生事。”

三个人边说边走，果然转过粮库，便见浩渺的玄武湖清波涟涌。湖南岸西侧一座大庙甚是雄伟，只年久失修，看去灰蒙蒙的。庙东一边空场，似乎是昔年过庙会的场地，空场东边一排芦席搭成棚子，旁边垛着拌子柴，棚后六个烟筒炊烟带着火星哔剥声直冲而起，轰轰直响。因快到饭时，空场上已集了上千的饥民，似排队又似散乱地站成六路，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手里的碗敲得山响，不耐烦地等着开棚舍饭。人群中不时发出争吵声，粗野的骂声，女人奶着孩子哼儿歌声，还有小孩子挨打尖叫哭声，也不时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哄笑声，乱嘈之极。范时捷一眼瞧见粮库账房的一个书吏正忙着指挥人从车上卸米，却不知姓名，“哎——”地喊了一声道：“你，喂，愣你妈什么，叫的就是你——过来，有问你的话！”

“是范大人呐！”那吏目觑着眼盯了半日才认出来，颠着屁股跑过来，给范时捷打千儿道：“小的殷贵给方伯大人请安！”立起来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弘历和李卫，满脸堆笑，说道：“您老人家怎么有工夫到这儿来啦？怪肮脏的，连个坐处也没……”范时捷不理会他啰唣，问道：“在这趁粮的有多少人？”

“不一等，多的时候三四千。今儿人少，一千五百人吧。”

“按人头分发，一人摊多少粮食？”

“三两。”

“带孩子女人呢？”

“回大人，按人头算。”殷贵笑道，“孩子也一样。饭前发竹签子，一个签子一份儿，省了争吵。”

弘历在旁插嘴问道：“都是本省的？外省人多不多？”殷贵瞟了一眼弘历，忙低头道：“回大人，本省十停里占不到一停。李督爷有宪命，凡本省饥民给粮回乡。各县地方上还有度荒粮，这里的本省饥民多是家里没有地的。你打发他回去，他依旧来了。”

弘历不禁一笑，又问道：“哪个省来这里讨饭的最多？”殷贵毫不犹豫地回道：“河南。不但多，且都是一窝儿一窝儿。有的一家子三代，有的独个来了又去了，叫一群来，最下作了——你少给他盛一点，日爹骂娘地乱叫。窝子狗似的，吃定了我们江南了！”他脸上带着鄙夷睃了一眼吵吵叫叫的人们，忽又叹息道：“也难怪他们，那边说叫‘垦荒’，有的县巴结田中丞，报数儿越多越升官，里保甲长们撵着人放荒熟田开生田，一个

不对就拆房子撵人，开出荒来种不出庄稼，原来的地也耽搁了。”范时捷见弘历脸色阴沉，只是沉吟不语，便笑道：“咱们棚里看看吧？”于是殷贵导引，三个人漫步来到棚前。只见六个棚面西坐东，一字排开六口大杀猪锅，都是满满的粥。棚里垛着米袋，摊有守夜的床铺，锅沿放着几把大勺子，几个火工脱得只剩一件单衫满头油汗手握长柄勺子翻搅那米。弘历用勺子舀起翻花大滚的粥，看那颜色似灰似红，凑到鼻子近嗅嗅。微微带着股霉味，不禁皱皱眉头，问李卫，“吃得饱么？”

“吃饱是差不多，这东西不顶饥，几泡尿就饿了。”李卫不禁一笑，“也不能吃饱了，也不让他饿死，这是我的宗旨。”弘历轻声叹息一声放下勺子出棚，沿着场边向西踅去。李卫这个话他在山东赈灾，听山东巡抚也讲过。舍粥是为救荒救命，不能叫灾民吃得比在家种地还强，也不能让他们饿得砸了粥棚，这里头的分寸难为了地方官。李卫和范时捷早已赶了上来，见他恍恍惚惚往西走，范时捷忙道：“主子，那边是五通庙，里头住的都是这些人，没什么看头。”

弘历似乎没有听见，加快了步子来到庙前。由于快到开饭时，这边庙里几乎已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衣衫褴缕的老婆子披着破袄，偎在门洞角晒太阳。弘历抬头看时，果见庙前一块破匾，上写“五通神祠”四个泥金大字，“祠”字已经剥掉半边。楹上对联还算完整：

有灵有神辉光照八方祐国而裕民，如应如响血食临万众祸淫且福善。

下边题签已经漫漶不清。李卫在旁解说道：“这祠堂红极一时。康熙初年每年都要一对童男童女灌了水银活祭呢！汤斌任南京知府，扒了神像一火烧了，撵走住持道士，说如果有祸我一身当之。汤文正公不但没事，还升了官。去年有两个洋和尚，说是法兰西的，看中了这块地皮，要建教堂，和我打了几次嘴皮。我说建庙，成！不过要建就建孔庙，或者佛寺，我不晓得你那个什么鸟耶苏孙苏的，他们也就罢了。”弘历点点头，说道：“往后逢这种事要上奏。这外来的人弄的名堂我们不清楚，小心着了他们道儿——”还要往下说时，便听粥棚那边“当当当”一阵敲钟声，人们炸了窝似地欢呼“开棚了，开棚了！”锅碗瓢盆人挤马撞响成一片。弘历刚一回头，这边庙里却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叫骂声，却是河南女人的声口：

“你个杀千刀的！堂堂六尺个大男人，老婆儿子都养活不了！吃舍饭，裤子烂得遮不住蛋，还要和人赌钱……啊啦……要去你自卖自身，我这么小个丫头送出去，还有她的活命？……”

第二十二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弘历几个人一愣，接着便听几个孩子“哇”地一声齐哭乱叫，一个壮汉子一手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挟在腰间从庙里出来，随后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疯子一样追出来，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跟在后头“爸妈”乱叫。女人叫：“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一刀两断！你把小丫给我放下！你个不要脸没囊气的男人啊……”那男人回身抡圆巴掌“啪”地打了女人个满脸花，跺脚怒喝：“贱人！叫你撵！我不写休书，你一辈子是王家人！”那女人毫不畏惧，扑上去死死搂住已经哭哑了嗓子的女儿，扬脸骂道：“我贱？你贵么？撒泡尿照照你那鳖孙样儿！我死也不叫你卖我的闺女，你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日你王老五八辈祖宗了……呜……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她一转眼见弘历和李范三个站在门口，丢了孩子趴跪过来，磕头如捣蒜，哭道：“你们老爷行善积德，放过我这闺女……死鬼男人争了你们亏欠，叫他去给你们当长工抵债。我这闺女才十三岁，她不会侍候人。你那个春香楼不是女孩去的地方儿……你们行行好……必定公侯万代！”那女孩见父亲发愣，一溜挣脱了身子，和弟弟妹妹一齐扑到女人身边，娘母子四人一顿抱头大哭。

弘历被这凄惨的生离死别先是惊呆了，此时才想到她把自己错认成买人的。看看三个孩子，都不到总角年纪，死死抱住母亲，用惊恐的目光盯着自己，他的心好像从老高老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下来。弘历正要说话，身后一个人格格笑道：“你求错主儿了。买主在这儿呢！”李卫范时捷都在全神贯注看这边，猛回头，见一个瘦高个儿站在旗杆石础边，旁边还有三四个街混儿打扮的人挤眉弄眼地嗑瓜子儿。王老五见他们来，憨憨地过来鞠了一躬，说道：“蔡五爷，你瞅我屋里的，她不情愿……孩子也忒小，不懂事也不会侍候人。算我输了我自己，给你家打三年长工，顶了那七两银的赌债，成么？”他说道，自己却落下了泪。

“我们开堂子的，又不发佃田，叫什么长工呢？”那蔡五爷嘬着牙花子，瞟了弘历几个人一眼，手托着下巴故作为难地说道，“说实在的，这么小不丁点的孩子到我们那，现今也派不上用场。瞧你这家子这样，我心里也怪不忍的。”

弘历没想到他说出这话，打量那蔡五爷时，只见他白白胖胖一张小圆脸，五官倒也齐整，只左颊上蚕豆大一块黑痣长着三寸长的毛，猪鬃似的，好端端带出了破相。弘历心中不禁暗自嗟讶：行院里也有善心人呢！正想走开，却见蔡五爷走到那女人跟前，一手托起她下巴，笑着对几个街混儿道：“你们瞧哎！我们五嫂人泼辣，模样长得可俊！别看脸黄，那是饿的了。到我那儿三个月不出，准调教出个老西施给你们看！”几个街混儿一阵哄笑，七嘴八舌道：

“是嘛，还是蔡爷眼里有水！这婆娘是脸上抹了锅灰，皂角香胰子咯吱咯吱洗出来，比蔡五爷跟前的三娘子还标致呢！”

“怪不得押宝时王老五舍不得呢！”

“喂，老五，拿堂客换了你闺女吧！”

“五嫂，跟蔡五爷去畅心楼享福吧，你这么一枝鲜花，干么守着这堆牛粪呢？蔡爷家烧火丫头也比你这日子排场些！”

“就是的。”蔡五爷格格一笑，转身对王老五道，“拿你老婆抵债，只在我那侍候三个月我就还你。”他俯身又端详一下低头不语的王五嫂，啧啧叹道：“真是个美人胎子，老五好有艳福啊！”

站在旁边的范时捷早已看不下去，跨了一步正要说话，李卫在旁轻轻拽拽他衣角，向弘历努努嘴，小声道：“瞧着四爷的。”范时捷看弘历时，已是阴了脸，一手摇着扇子，咬牙冷笑着一言不发。蔡五爷用眼瞟了一下弘历几个，又劝王老五：“你别迟疑，我准好好待她，还你的时候身上少了一件，我赔你！”

“好蔡爷哩，您高抬贵手我就过去了。”王老五拙讷地红着脸，“我是正经种地人家，她也是好人家——欠你七两银子，我死活挣命，半年给你挣出来，成么？挣不出来，我……我……”“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这‘家’一拍屁股就远走高飞了，我寻李制台为你下海捕文书拿你？赌场上头无父子，我抬的什么手？”蔡五爷色迷迷地看着王五娘，嬉笑道：“自古笑贫不笑娼，害哪门子臊呢？何况我也不是天长地久霸着五嫂不放，侍候几个月，她照旧回来了。说实在的，我也怕家里那只母夜叉欺侮五嫂呢！”旁边一个街混儿见那女人只是捂着脸哭，小声对蔡五爷道：“五爷，呆会儿这些吃舍饭的外省侉子们回来，要招麻烦的。”

一语提醒了蔡五爷，这里不是人市，是饥民聚集的舍饭场，饥民们吃饭回来，激起公愤不是耍的。他顿时翻转面皮，冷笑道：“好，好！你有本事赌，就有本事担待！我不要你这臭女人了，拉上他这丫头，走——我看是谁敢拦？！”他横了弘历一眼，吸了吸鼻子别转了脸。几个街混儿步喝一声，捋袖挽臂地扑上来，不由分说连撕带拽，从王五嫂怀里拉出哭得声嘶气嘎的女孩子拖起便走。那女人已全然无力再追，仰天躺卧着只是嘶声大哭：“老天爷！你就睁眼瞧瞧吧……我的娇儿啊……王老五，你个不要脸的，卖我的闺女……”蔡五爷哼地冷笑一声说道：“想要闺女你来换，多会儿想通多会儿来——我铺好床等你！——走！”几个人咋呼吆喝着便走。

“慢！”

弘历终于忍不住了，将手中折扇一合，大声说道：“他不就该你七两银子么？我代他还了你。人留下！”几个街混儿看看三个人打扮，虽不奢华，却也并不寒酸，弘历潇洒的气度黑瞋瞋的瞳仁中闪着光，不怒自威的气势更使他们心慑。一愣间，那女孩子已经挣脱了，扑身跃回母亲怀抱。蔡五爷转过脸，上下打量一眼弘历，说道：“外乡人，要知道这里是金陵城！他欠的是人债，不是钱债。人，已经是我的了。”

“就算是你的，我买下了！”

“成，七十两银子给你。”

弘历一张清秀的脸拧歪了，血一下子全涌到脸上，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李卫自小侍候这个少主子，从来没见他暴怒起来这副模样，下意识地竟打了个寒颤，看四周时，见邢家四兄弟正慢慢凑过来，才略觉放心。弘历狞笑着说了，向袖子里摸银票，才知道没带，范时捷忙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银票递上去，说道：“四爷，这是一张一百两的。”蔡五爷没想到弘历肯出十倍的价来争，倒是一怔，刁声一笑，说道：“我不卖了！”

“卖，由不得你；不卖，恐怕也由不得你。”李卫在旁冷冷说道，“这个女孩子本主是王老五，不是你姓蔡的。金陵三尺王法之地，想不到有你这样的恶霸，抢买子女为娼，当众调戏妇女，你活够了么？”范时捷曾做过一任顺天府尹，于《大清律》更是熟稔，接口便道：“赌债律不追索，欠了你就欠了你的，连王老五也不必还这笔债。你这贼王八忒煞大胆，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如此作恶！”

蔡五爷横着眼盯着几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嘿地一笑，说道：“你们像是咱们城哪个衙门里的，想着我蔡云程不过是个开行院的。是吧？告诉你们，就是李制台在这，也干预不了在下这点事情！这是北京万岁爷驾前三贝勒爷的差使，要买几个女孩子，教司出来送进去，大内里使唤的！他欠的债，情愿以女抵债。怎么，你们敢挡横儿？”李卫和范时捷原以为姓蔡的不过是个娼院掌柜，没想到后头竟连带着弘时，不禁都是一怔，都把目光射向弘历。弘历目光一跳，他也觉得有些意外，随即一声冷笑，却高傲地昂起了头不言声。李卫眼见邢家四兄弟过来，断喝一声：

“拿了！”

“喳！”

邢建业、邢建敏、邢建忠、邢建义四人齐应一声，转身便扑向蔡云程。几个街混儿吓得掉头便逃，被邢建义、邢建忠两个赶上，一顿拳脚打得鬼哭狼嚎，齐跪了李卫面前，捣蒜价磕头告饶：“不干我们的事，不过希图吃蔡五——蔡云程几个酒钱，跟着凑个热闹……好爷们哩，别和我们这些下三滥们一个见识儿，污了爷们的手脚……”那蔡云程被邢建敏反拧胳膊擒了，仍是一脸不服气，棱着眼问：“你们哪个衙门的？防备你头上的顶子！我们三爷如今是万岁爷身边第一人，就是张中堂、鄂中堂也得瞧我们爷的！只怕你上绳容易松绑难！”

“放屁，掌他的嘴！”弘历突然怒喝一声，“叫他冒充皇阿哥府里的人！”

邢建义在兄弟中性情最是暴躁，答应一声，“啪”地一个耳光，那蔡云程一只耳朵已是聋了，口中兀自不停地骂：“好，好！打得爷好！你这个小白脸——我操你十八辈……”邢建义见他口中出荤，哪里容得他再骂，左右开弓，噼里啪啦打得不分个儿，蔡云程口中泛着血沫，呜呜噜噜也不

知骂些什么。那王氏恨极了他，就地下车辙窝里挖出一把又腥又臊的湿泥，一纵身上去就糊了个满嘴满鼻子，顺手猛地就拽下了蔡云程脸上那一绺毛。蔡云程一个鲤鱼挺，疼得大叫一声，已是晕厥过去。

“打！使劲打！”弘历犹自气咻咻来回踱步，“别怕他装死！”

李卫此时才猛醒过来：弘历是想要他的命——因为既不能审，也不宜断——他也生了这个念头。只是此时吃过舍饭的饥民已经陆续回庙，站了一大群听王老五一家子哭诉，因乘人不留意，拉拉邢建业的衣角，轻声道：“去，弄死他！”邢建业会意，大步走上前，用脚踢了踢软得面条似的蔡云程，一脚踩在他胸口暗暗使劲，笑道：“这块臭肉，也配给三贝勒爷当差？真辱没煞人！”那蔡云程遭此暗算，吐着血沫长吁一口气，腿一伸，已是呜呼哀哉，此时早已惊动粥棚那边的兵丁，都飞也似赶过来瞧，见是主官范时捷在场，没人敢过来问。范时捷此时也舒了口气，叫过殷贵，吩咐道：“这个家伙抢劫民女，叫李制台撞上了。当场打死大快民心——你去禀一声南京知府衙门备案。这个臭尸快移化人场烧掉。春荒季里闹起瘟病不是玩的。”弘历却似不留心他们说话，漫步往回走着，对李卫道：“叫那个王老五一块到那边粥棚，我还有话问他们。”

“是！”

李卫恭恭敬敬回了一声，转脸又吩咐了几句，和范时捷快步赶上弘历，迤逦来到粥棚。那些棚丁们此时都知道这个少年身份了得，搬凳子绰桌子，沏茶倒水，颠得屁滚尿流，好一阵总算停当，就尽南边棚里安顿了弘历李卫三人，都退得远远地听招呼。王老五一家五口已是拖泥带水的来了，进来一排齐儿跪下。

“你这个甚是不争气，不及你婆娘多了！”弘历轻轻吁一口气，端起茶来呷了一口，皱皱眉又放下了碗，“赌钱，已是触了刑律，卖子，更不是作父亲的勾当。”

“老爷……老爷说的是……小人也是穷极了，想回乡，没奈何的……”王老五满眼是泪，结结巴巴连磕头带说，“老爷的大恩大德，我一家子变牛变马也报不完……我再也不敢赌钱了，只是死做挣钱回乡就是……其实，卖我闺女，我心里也跟刀铰似的。爷您是好人，就饶过我吧。我是再不敢的了……”

“唔。”弘历听他说得语无伦次不成章法，转脸问王氏道，“你们是河南人，哪个县的？”

王氏低着头，掩着方才被撕破的前襟，已经全然没有了那股拼命的泼辣气势，腼腆地说道：“回爷的话，我们是封丘县黄台镇人。”弘历怔了一下，说道：“黄台？唐时武则天称号，有一首诗叫《黄台瓜辞》，很有名的，是不是你那里呀？”王氏摇头道：“我不知道。不过我们村的西瓜长得好是真的。前明弘治年间一场大水过去，地也没了。成了河道，什么也不说了。”

“你们县在这里有多少人？”

“二百多个吧。”

“不想回老家么？”

王氏抬头盯了弘历一眼，叹道：“做梦都想……可回去粮没粮，种没种，牲口农具都没有着落，仍旧种不成地。田中丞是个清官，可我们死也不明白，自己种熟了的地偏不让种，逼着人开荒！荒开出来，好地又沙荒了——老爷，回去不就图过个安生日子？里甲长整日敲锣撵人开荒，人心都搅碎了。唉……”

弘历站起身来，悠悠地在刷干净了的粥锅旁踱着，又站到棚口，眯着眼望着景色宜人的玄武湖和湖岸东倒西歪等着下一餐的饥民。半晌，吁了一口气，说道：“垦荒，田中丞没有办错。豫南豫西有些地方地少人多，又有地荒着。你不要怨田中丞，下头州县不晓事，拿着垦荒投他缘，讨他的好儿也是有的。”王老五一家原以为弘历惹祸打死人，必定要逃的，见他这阵势，才知道大有来头，齐把目光睃他。只是弘历不过十七八岁，干净爽利一个公子哥模样，再也猜不出他的身份。李卫想起晚间还要为弘历送行，赔笑正要说话，弘历却问他道：“这二百多人善遣回乡，你估约得有多少银子？”

“这个我们衙门核算过。”范时捷见李卫仰着脸盘算，在旁赔笑道，“大人孩子统算，人均得五两。四爷想发遣他们回去，奴才这就拨银子。”弘历想了想，笑道：“我不想惊动官府，这笔银子先从你两个身上垫出来，下次进京到我府账房里支还你们就是了。”

他这一说，李卫和范时捷都笑了。李卫说道：“四爷也忒小看奴才们的了。这是爷的功德，也就是奴才的差事。奴才做了这大的官，这点子孝敬也还巴结得。爷请自放心，这事明日就办下来了。爷盘桓几日也要北上，说不定从他们那儿过路呢，奴才不敢糊弄。”

“就是这样，我让官府发遣你们回去。”弘历摸了摸那个小女孩的头，说道，“回去好好把地种起来，别往外逃了。至于垦荒的事，田中丞已经明白，前几日上折子说，‘胥吏不法，借垦田为名逼民外逃，今日已知为政当因势利宜矣’——他已经明白，又是清官，不会再让你们离乡背井了。”

王老五一家听得似懂不懂，但弘历的意思是听明白了：不必一路讨饭，回乡能安生种地过日子。大人孩子像仰望神明一样凝注着弘历，喃喃祈祷：“请老爷留个名讳给我们。我们给您立长生牌位……您老人家这么善行，天必定照应您中头名状元，代代公侯……”弘历听着只是暗笑，已转身出去，又对范时捷道：“赏他们二十两银子，回去好置农具牲口。”

李卫和范时捷陪同弘历回到城里总督衙门，天色已经向晚。三个人联袂从仪门进了大院，只见议事厅前已站满了大大小小官员，首府首县忙得

满头热汗张罗着摆布筵桌，家人们走马灯似地挂灯扛坐垫搬屏风，还有人喊叫道：“进内院请问一下宪太太，制台爷回没有？”弘历一笑，说道：“李卫，你不回来这里成了没王蜂，连翠儿也忙上了。我可是饥肠辘辘了，先在翠儿那吃点点心打打饥荒吧。”李卫说道：“请老范这边照应一下。我陪爷进去，开筵时再出来。”因见弘历已经走远，便跟过来一同进院。老远便听夫人翠儿大声大嗓地支派：“去寻老爷的人回没有？回来叫他快点来见我！主子爷是爱干净爱雅致的，那个花里胡哨的屏风弄一边去！倒是那幅虬龙凤竹松鹤图屏只怕还合适——你死瘟在门洞里作么？去，把那套紫砂茶具——哎呀，是老爷回来了！真是的，穿这么一身到哪里——哎哟！今我这眼是怎的了，这不是我们少主子么？”她絮叨着，一反眼见弘历也在，拍手打膝过来请安，替弘历拍打着身上的灰土连说带赞，口中还夹着叹息：“我小时落这个鸡视眼，每日到这时分竟是个瞎子，竟没瞧见我的少主子！这死鬼的也不吭一声，专站着瞧我的西洋镜儿。四爷，您怕有三四个月没来的了吧？我天天巴巴儿地盼，心里只是个放不下。说过去请安，日日都是使得的。偏他说四爷有话，除了逢年过节不叫我过去！怕四爷落个‘交通大臣’的名声儿——我想，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康熙四十六年就跟了主子万岁爷在娘娘跟前侍候的。说句卖老的话，四爷临盆还是我侍候热水呢！那也真是让人诧异，满院的那个香啊，屋里的烛不知怎么那么红、那么亮，连窗户纸都映得红透了。爷头一声哭出来，嘎声亮得金钟似的，里三院的奴才们都听得一愣：爷是大贵大富大不一样的命，这是注定了的！老主子当时正禅定，您知道他老人家那脾气，天塌下来也不相干的——竟也睁开眼，听了半日才又入定过去——那可真是异样的！”……一头说，一头和李卫搀拥着弘历进了堂房。请弘历居中坐了，插烛儿般和李卫跪下拜了三拜，起身又一迭连声吩咐：“先给主子送点心来，沏茶！”

“是！”

里里外外丫头老婆子见李卫翠儿都跪了，都“唿”地随着跪下，此刻忙答应着出去张罗，早有一个大丫头端着几只蛋花春卷，两个小馒头，几块细巧宫点进来，后头小丫头捧着一碗茶小心翼翼地跟着。翠儿和李卫忙接过来，亲自安放在弘历桌前，翠儿道：“请主子将就着用点。主子爱用我糟的鹅掌，因说您要回北京，都收拾了装车了。还有给皇上娘娘做的鞋，皇上说比大内那些针线上人做的合脚熨帖，我也叫人封了箱子里带上。皇上娘娘有事没事赏东西都还惦记着我这老村姑，我就有一万分心也答报不了。李卫也不是什么好身板，少主子瞧他老了，好歹在北京给他找个闲衙门混。我也得沾光儿常常进宫见见我们老少主子，主子娘娘，他时不时的还能进京，我只能干看，心里念记主子的心比他还强十倍！”说道便抹眼泪儿。李卫道：“大高兴的日子，你哭个什么？真是的，也不怕四爷笑！”翠儿破涕笑道：“我也真是，半老了越发没成色。我是见了主子爱呀！我们老主子是佛心慈悲，外面儿上冷心里热，拔苦救难降妖伏魔。这少主子，你细瞧，这模样，这身段，这气概，还有这心地学问，扮上观音是观音，扮上佛爷是佛爷呢！”

弘历边吃点心、啜茶边听她一套接一套聒絮奉迎，从政务丛繁中游脱出

来，主子奴才犹如家常闲侃，真觉得心恬意恰温馨不可名状。因笑道：“你都要成‘快嘴李翠莲’了！当日在我书房里侍候，还闷嘴葫芦儿似的呢！我就取你这依恋主子的心，这就叫不忘本。李卫把两江治理得好，督抚各司都听他的，相与得好。两江是天下财赋根本之地，不能没有个能干心腹大臣在这坐镇，所以现在不能想回北京，到时候我自然替你们说话的。万岁爷也时时惦着你们的，又怕门下奴才在外做官不成器，坏了他老人家名声，又怕累着了你们。他老人家想等新政有个眉目，学圣祖爷，也要南巡，是必要住到你家来的。就如今李卫去北京，也可带你。你是一品诰命，随他进京朝见一下主子、主子娘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见面尽容易的，何必伤感？”他又呷了两口茶，沉吟说道：“今儿筵上，就说我五日后走。其实呢，后天晚上我就要起程了。”

“四爷！”李卫惊讶地望着弘历，说道，“南京官员要郊送的呀！您要微服，路上变一变装就是了。五天后我突然说您早已去了，怕下头人议论，请主子……”弘历点点头，语气变得有点沉重：“我本不想大张旗鼓，而且这样一路也能看看春景，体察些子下情。你恐怕还要派些人丁暗地里维持一下，我总觉这一道儿上不甚安全似的。”

翠儿和李卫目光都是霍然一动。李卫皱着眉头冥思苦想，翠儿却道：“南京人说六朝金粉繁华之地，什么能人不出来？当年朱三太子钟三郎一窝子贼，就在毗卢院山上架红衣大炮，要在圣祖爷南巡时候行刺。那里头僧道杂处，飞贼大盗多的是，哪里能一网打尽了？奴婢前些时去鸡鸣寺进香，见一个游方道士，说是红阳教的，用铁铲剜开青石板，种上葫芦儿浇上沸水，吟诵咒语，当时就长出葫芦芽，拔丝似的抽蔓爬藤开花结葫芦，圈着看的人有好几千！我说这是个有道行的，布施了五十两银子。回来跟他说，他倒派人去拿那道士，说是‘白莲教’妖道惑众。四爷要出了什么事，说不定就是这些贼呢！”她说完，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双手合十喃喃道：“阿弥陀佛！”李卫却问道：“四爷，那首诗您能不能给奴才譬讲譬讲？”

“诗里没有恶意。”弘历不安地搓了一下手，“似乎和我游戏，报警有人暗算我。至于暗算我的人，他说是个权势极大的人。”其实李卫只要稍稍有点学问，或读过《诗经》，就知道“鹡鸰”二字特指兄弟，除了弘时没有第二人，无奈他不懂。但李卫是天分极高的人，出了名的“缠死鬼”，从“权势极大”四个字已经隐隐听出了弘历双关之意。他顿时凝住了眉头，说道：“四爷，记得前年您去山东赈灾，有个叫吴瞎子的火居道士，连杀莱芜三个朝廷命官当众投案。后来您查出这三个官都是侵吞赈灾款的赃官，出脱他只定了个斩监候。我已经放了他，补在山东臬司衙门当巡捕头儿。一个月前我虑着爷回京必定微服，没人护驾不成，写信叫山东放人过来。吴瞎子是终南剑侠胡富山的关门弟子，武林和他过招七个回合没有个不败的，所以诨名‘七步无常’。直隶山东河南安徽他黑道朋友多得不计其数，爷无论如何消停一下，等着他来再走，再不然请端木家来个高手也成。从这里到北京关山万里，奴才怎么放得心？奴才要亲自陪爷走的。翠儿也思念老主子，干脆都跟着，汤汤水水的也有人侍奉，可成？”

弘历笑道：“我不过随口告诉你一声，多留心此地治安，你就这么闹起来，又是展期成行，又是等人，又是护送的！生死百命，你就弄得万事周全，就保得我平安？还照我方才说的办，你只发文沿途照应，这是钦差的规矩。如今不是兵荒马乱年月，太平世界法纪严森，我装神弄鬼的，叫人笑了去！”

李卫还要说话，见尹继善、范时捷后头跟着按察使毛孝先，还有一个六品官，穿着鹭鸶补服五短身材黑红脸膛，随在毛孝先后头摆着方步进来，却不认识，便住了口。四个人给弘历请了安。弘历端详一下那位官员，笑道：“这不是户部的刘统勋么？怎么也在这里？”刘统勋端庄严肃不苟言笑，一躬身朗声说道：“回王爷，奴才是调粮来的，已经完差，奉皇上旨意，随同王爷回京。”

“前头席面已经备好。”尹继善见弘历还要问话，忙插口说道，“公事还有办完的时候？统勋左右是要随四爷一道儿走的，我们专门来请四爷安席。”

“好吧。”弘历一笑起身，说道：“我已经吃饱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么！”

第二十三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饯行筵设在总督衙门签押房北的正堂里，李卫性情豪爽，好阔朗，一来南京就任总督便命人将原来一个好端端的五楹大堂拆掉。他却有办法，仍旧是五楹，只是长宽各加一倍，整整比原来大了三倍，言官们又想告御状说他奢华，偏是他除了房子大些，“奢华”家具一概不设，也兴索罢了。弘历一行六人从后堂影屏中出来看时，满堂的官员翎顶辉煌，都已安坐在位。有的大说大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几个同乡凑在角落里侃家常，人声嗡嘤噪杂不堪，见他们出来，“刷”地立起身来，又“唿”地一片跪下，齐声道：“请宝亲王爷安！”

“这么多熟人呐！阿隆、殷德乾、姜文义、阿桂、英德、雷啸天、樊圃蕙、张化英……”弘历一边笑，向上首走着，辨识着下面赴筵的官员。他一口气点了四十多个人的名字，有的跟他视察过河工，检视过兵营，有的为他汇报过案件，调阅过文书，有的只是公事奉见一面之交，大的也不过知府，小的只是个县丞，弘历徐徐指名招呼无一错漏，连李卫也不禁惊讶“这主儿真好记心！”弘历一摆手，说道：“都起来，请坐了。今儿李卫请客为我饯行，一概不要拘礼，只管痛乐了！”

众人安席坐了，李卫陪坐在弘历身边，一手执杯，清癯苍白的面孔兴奋得泛上红晕，大声嬉笑道：“诸位，你们有的和我共事日子不长，有的相处得很久了。”他瞟一眼范时捷，“像我们范大舅子，都几十年交情了吧？我没有设筵请过客。有人说是叫化子小气，其实我是没钱，当赃官咱做不来，凭俸禄呢又请不起客。如今皇恩浩荡，吏治刷新火耗归了公，发养廉银，我李某人也就有了两个村钱。所以这头一杯咱们饮干了，恭祝圣上万福万寿！”他“咽”地一仰而尽，将杯底一亮。众人不敢怠慢，袍袖窸窣，杯声咂啧，顿时也就饮了。

“这第二杯，敬咱们宝亲王，我的少主子！”李卫起身为弘历满斟一杯，笑容可掬地说道，“咱们浙江两省，最先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又最先丈量了地土，最先摊丁入亩。皇上表彰我是模范总督，其实我肚里多少下水，诸位心里也都清爽。王爷在北京，替我李卫担待了多少，我清楚，继善老范老毛也是清楚的。我们王爷虽说年轻，处事虑世那种细密周详，待人接物那种仁德厚道，不身在其中你想也想不到，这次王爷奉钦命巡视咱们这块，事事高屋——嗯，这个这个远瞩，提耳命令。我们顺顺当当就把差事给办下来了。你们几曾见过四爷这样的金枝玉叶，赤了脚栉风沐雨巡查黄河堤，驾小船测量漕运淤泥，又有几个人和饥民拉絮家常，问长问短，到舍粥棚里亲自巡视赈灾？苏杭天堂近在一尺之远，我们四爷也没有去领略过。所以呀，四爷是咱们大清雍正朝的大梁大柱，也是我们的歇凉大树！来，为四爷福寿安康，顺风返京，我们干了！”

弘历听李卫连篇累牍夸奖自己，虽不无马屁上嫌疑又说得至诚天衣无缝，听他几个成语说得不地道，肚里暗笑着举杯说道：“小王何德何能？

这都仰仗皇阿玛宏图远虑，俯倚诸君精白忠忱实心治事，两江才治得好。李卫是大模范，诸君是小模范，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共勉就是！”说罢和众人举杯一倾而尽。

“两江天下财赋重地，”李卫笑嘻嘻为弘历和同桌的范时捷、毛孝先和陪坐的刘统勋一一又斟上，口中说道：“我来这里陛辞，皇上至嘱再三，新政推行要稳。我看我们是没辜负了皇上，又稳又快，所以不大才得了个‘模范’彩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全亏了两省大小七百多官儿帮衬我这大字不识的总督。所以，这第三杯酒我独自饮了，以儆效尤。”众人哄堂大笑，李卫喝了酒，问范时捷：“我说错了么？”范时捷笑得打跌，呛嗓儿咳嗽道：“应该说‘以示敬心’。‘以儆效尤’是刑法布告上的话，意思是不许别人照样儿做！就连你老兄说的‘高屋远瞩’、‘耳提命令’、‘栉风沐雨’，老范也不敢恭维。”李卫红了脸笑道：“我们师爷写的稿子，我背得不好。不过我的意思十分明白，总而言之，娘希匹的你们这些小狗和我们这几只大狗，在皇上和四爷跟前怪露脸的。共举一杯，干了！”

他有了酒，立刻本相毕露。弘历在南京平时见他，虽也有调侃，从不见他如此放浪形骸，把自己和下属统指为狗，因悄声问尹继善：“李又玠爱骂人，皇上跟我说过他粗率，平日也有这样子么？”尹继善微笑着小声道：“他在主子跟前不敢放肆，今儿是吃了酒。这些官平日都早被他骂皮了。他还有一条：越是喜爱那个官，越骂得凶。给四爷说个笑话儿，前头那个中军官，原来在签押房当差。我来见又玠，他说：‘告诉中丞一句话，我要升官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昨儿个制台骂我“滚”了！’——果不其然，隔了两日，他的中军五品武职的牌子就挂出来了。”弘历听得忍俊不禁，但他是个体尊矜贵的人，什么都讲究规矩分寸的，因俯下身子装着捡扇子偷笑了好一阵才又坐直。李卫忙过来劝酒，又大声说道：“四爷再过五六天就要走了。除了方才劝的三杯酒，奴才还有两件宝要献。”

“什么宝？”弘历心里“格登”一下，脸上已经没了笑容。李卫知道他心思，忙笑道：“四爷放心，不是金银珠玉，也不是奇珍异玩。松江、常州、镇江三府去年秋天大丰收，绅民自愿乐输粳米一百万石。粮虽不算多，是子民拳拳敬天尊帝的心意。我派人去这三府查看，府库、义仓充实，藩库银账两符，确是百姓的忠输，我想，这应该算一宝的，请王爷代奏贡献。”弘历听着，脸上已经泛出红光，大为高兴道：“三个府的知府，你写个保奏片子。乐输一千石的业主农户开列名单，这事我就作得主，给他们九品顶戴，以示荣宠！”弘历话一出口，立刻引起官员们一片啧啧称颂声。他先是一阵得意，陡地又觉不妥，此时也不及思量，笑问：“你的第二件宝呢？”

李卫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此刻一点也不像个沉疴在身的人，笑道：“苏北这地方爷也去过几次，高家堰以东到清江口黄运交汇地带，过了几次大水，已经分不出哪是主河道，哪是支流。四爷为此焦虑，请户部调拨一百万两银子修治黄河，清理漕运淤塞。这是四爷心头一块病。全省推行

官绅一体当差，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要朝廷费心，从秋季枯水开始各沿黄河府县分段治理。萧家渡以东缕堤已经全部合龙。菜花汛一过，黄水冲刷，立刻就能归复旧道，我算了算，可以淤出荒田七十万顷。四爷，那时候您就瞧李卫垦荒吧！”

“好好好！这真正又是一宝！”弘历大为兴奋，别说淤荒造田，仅就河堤合龙一项，也会高兴得雍正睡不着觉的。他杯一举：“诸君共饮，不干者罚酒三杯！”说着站起身来。

所有的人都立起身来举杯过顶，一片清脆的嘎玉相撞声后，杯底都翻亮过来相验。

“不过，我叫化子的酒也不是好吃的。”李卫待众人都坐下，脸上似笑不笑徐步下了公座，踱至靠西南角一桌前站定了。弘历不知他捣什么鬼，诧异地看了尹继善一眼，尹继善忙凑到他耳旁，低声道：“李公要处置人。”弘历细看时，果见一桌桌官员呆坐如木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这位总督发作。

许久，李卫才长透了一口气，踱到一张桌前，对一位中年官员笑道：“陈世倌，你是前年委的札，任太仓直隶州令的吧？”弘历打量那陈世倌，只见他三十五六岁年纪，戴着砗磲顶戴，八蟒五爪袍外套鹭鸶补服，方方的国字脸，一双不大的眼睛眨巴着，漆黑八字髭须下，下须微微翘起，透着精明和倔强。弘历一见便起好感，却见陈世倌从容起身答道：“大人记得不错，有什么训诲，请示下！”

“哪里！”李卫一笑，“我敬重你的才学。康熙五十一年，才二十岁的人，就中了进士。你选的墨卷我书房里有，还有你的《梅院诗抄》，虽说不大懂的，听人说都是一等一的佳作。”

“卑职谬承大人金奖，那都是雕虫小技耳！”

“客气了。”李卫淡淡说道，“你人品也好，没有伸手贪墨，也没听你那里有冤案。我去太仓，那里的人都说你是好人。你别小看了这个考语，这年头官场里能让人说人‘好人’的也是难得的。你修的那个太仓书院，我看比嵩山书院还要强些。走到你衙门里，听不见板子和算盘响，琴声、棋声、吟诗声倒是有的。读书人都说你是贤令。照我看，你是个‘雅官’。”

陈世倌淡淡一笑，说道：“不贪是本分，修书院是昌明圣学，也是读书人本分。我按本性做官为人。别人说我什么，也不大留心。”

“但我不明白，”李卫倏地勃然变色，“江南省七十二州县，还有浙江五十多个州县，都已经实行官绅一体纳粮，偏偏你就顶着？你凭的什么？你那里不归我管，或者是你蔑视我李卫，或者还有别的缘故么？嗯？！”

满屋里人听他夸奖陈世倌，原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不料李卫突然翻

脸，连珠炮价质问起他，声色俱厉丝毫不留情面，不禁都大吃一惊。陈世倌同桌的几个官员感同身受，都蓦地出了一身汗。陈世倌像是突然挨了一闷棍，身子踉跄了一下，脸色变得青中透黄，但他很快就镇静下来，向李卫一拱手说道："制台大人，你言重了。太仓地方官绅与佃户历来不合，我前任里每年都有八月十五夺佃，或逼死佃户，或杀戮东家业主的。去年秋天河南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情形传到我们那里，刁佃抗租，持械威逼业主的案子出了十几起。制台，业主是朝廷为政根基呀，王道治化，绥安地方，平日靠的就是他们。他们为佃户胁迫，本来就一肚皮的无名，我们再挤他们和佃户一处出差纳粮，斯文扫地，绅宦气短，不是助长痞恶顽钝刁民抗上犯尊，就是逼得绅士与刁民同流合污。一遇水旱欠收，那祸就不可测了。李大人，我是很敬佩你为人，也服气你做事干练的。只不知为什么我冒犯了您，今日当着王爷和上下文武，又是您的家筵，为什么无端给我难堪？"他说着，已是满面泪光，哽咽说道："我为自己难过，更为你难过，我还为太仓百姓担忧……"

李卫起先脸上还带着讥讽的冷笑，渐渐沉静，变得愈来愈苍白，最后竟是呆若木鸡，只死盯着面前这个陈世倌，头目眩晕，雷击了一样僵立不动。满庭文武屏息吞声，像古庙一样沉寂，半晌，李卫叹息一声，忽然对陈世倌一个长揖到地，低着头不肯抬起，说道："是李卫处事左了，我当众给你赔礼道歉！"

"大人，这，这如何当得起？"

"我终究不读书的过，"李卫哽咽嗓子道，"你当得起。你不原谅我，我拜到席终！"

陈世倌泪如泉涌，双手搀起李卫身躯，说道："既如此说，我勉从宪命就是。我也有不是，早已瞧出大人不满，应该早些把话说透。读书人性傲，弄到这田地，不全怪大人。何况您统管两省军民二政，又负责稽查天下匪盗，偶有不留心处，岂能以瑕掩瑜？"

"好，两个都是国家瑰宝。"弘历诧异而好奇而震惊，至此又感动又欣慰，起身一手执壶，一手执杯下来，满面春风说道："一个折节下士，一个循礼不悖，好！我来和你们共饮一杯合息酒！"说着为二人各倾一杯，自己也斟满了，三杯酒琥珀似的，晃晃一碰，已是各自干了。李卫已是恢复了常态，嘻嘻一笑，竟上去拍拍陈世倌肩头操一口安徽话，说道："娘希匹的李卫小瞧了读书人。你大有出息，贼娘好好地搞！"

众人不禁哄然鼓掌大笑。李卫笑道："雍正二年李绂参我一本，说我不读书不学无术，而且违旨看戏。我回奏万岁，不读书是有的，看戏是因为不读书又想懂史，所以天下督抚不许演堂会看戏，唯独我是'奉旨观剧'，今儿是我家筵，借官家一席之地，叫戏子人来唱一句！"他顺手扯了陈世倌往上席走，连声道："开戏开戏！——你来，和我坐一处说话！"

须臾，两厢笙簧齐鸣弦管应和。六个妙龄女子，一色汉装，荷绿长裙曳地，银红比甲醒神，随着节拍从屏风后冉冉而出。灯下看美人绰约掩映，销魂容光令人神往。弘历久羁在外，事务丛繁，烦恼郁塞至此一洗而尽，听那歌伎唱时，却是：

红樱悬翠葆，渐金铃枝深，瑶阶花少。万颗燕支赠旧情，争奈弄珠人老！扇底清歌，还记得樊姬娇小。几度相思，红豆都销，碧丝空袅……

“好，这是王沂孙的《三姝媚》了！”弘历按节而拍，细细品评，大赞道：“这曲子谱得也好，堪称绝调。”

“我终归是个俗人，听不懂。”李卫笑着呷了一口茶，望着摇曳婆娑的舞女，若有所思地摇摇头，又叹道：“没办法。”“有办法的。”范时捷笑着对弘历挤挤眼，“四爷就在跟前，四爷给你做个主，翠儿不依也得依！”弘历听得入神，恍惚问道：“你们挤眉弄眼的，是怎么回事？”

毛孝先笑道：“这是李大人的情孽。先头选戏班子，有个叫豆官的小生，很投制台的缘，就收了房里做丫头，那丫头也很倾慕大人的。可惜嫂夫人风流棒喝，胭脂虎啸厉害，到如今连个名目没有。这事可不是四爷一句话就算的么？”“翠儿还是个醋坛子？”弘历笑道，“不要紧，回头我去给你告这个情。”李卫不好意思地看看一脸正色的刘统勋，说道：“他们不知情，翠儿倒也不是妒忌。一来圣上当年有话，李卫不许讨小，二来我身子骨儿也不好，就放一边了。”

几个人说笑絮语间，已经换了散曲儿。

这的是无语脉脉春海棠，这的是杏花夭桃云中藏。销魂处翠华裹红妆，连钩凤窠，巧笑迎人，恰便似软玉塑王嫱，兰馥西施寄温香。怎得红娘报纱窗，则俺这立功心，封侯志，英雄泪，都化了一把情肠……

此时歌曲婉转，清音袅袅，座中客酲然半醉击节细聆，直令人心飞神越飘渺欲仙。弘历不禁大为赞叹：“今儿真个耳目一新，我在安庆听的徽调，在江南听这散曲和昆调，堪称三绝。北边那些野台子道情比起来，简直不堪入耳。且这词儿也编得甚好。”他随口一句话，却搔到了尹继善

痒处，一边说“这是袁子才的大作”，一边将椅子向弘历这边靠靠，便大讲起南北曲的异同，什么声、气、韵、形、格、味，滔滔不绝。李卫插坐在他们中间，既不懂也无兴趣，见弘历侧耳凝神听得专注，便索性起身告声“方便”，便悄悄出来。因见给自己侍候文稿奏牍的师爷廖湘雨坐在门旁一桌吃酒，递了个眼色便独自出来。廖湘雨会意，向众人一点头，跟着李卫下阶到天井里，问道：“东翁，有事？”

“嗯。”李卫的身影在暗中背对着光，看不清什么脸色，声音低沉浊重，“你不要吃酒了。到前院点起我的亲兵，立刻动手，把妙香楼包围了，男女贼犯，一个不得漏网。哦，还有个畅心楼，你知道不知道？”廖湘雨皱眉道：“畅心楼和妙香楼只隔一条路。大人，甘凤池他们一伙子一共八个人，眼线说端午会齐，然后一道儿去山东比武。现在只到了四个，铁罗汉、吕四娘、妙手空空、一剑道都还没来。就是这四个，现在也难说就在妙香楼。一惊动，再想遇这么个机会可就难了。”李卫嘘着气说道：“个奶奶的，顾不了许多了，只好打草惊蛇，护得四爷平安回去就成！”

廖湘雨惊得身上一颤，下死眼盯着李卫不吱声。李卫咬着牙说道：“这里头有个分别，妙香楼要连锅端，一个不许漏网。畅心楼要网开一面，一个也不许拿。”因见廖湘雨一脸茫然如堕五里雾中，李卫一笑，说道：“你甭问，知道的多了还不如不知道，就这样办！”

“是！”

“回来！”

李卫一招手又叫住了他：“完差回来，就在我的签押房给河南田制台写一封信，请他知会直隶李绂制台，说四爷秘道回京。江苏安徽境里安全我负全责，在他二人境里我只负半责。话要说透又不透，软里又带硬。这要看你老先生的本事了！”

看着廖湘雨匆匆出去，李卫返身回到大堂，已是换了笑脸，一进门便道：“四爷赏识咱们南京的曲儿，几个戏子很给我李卫露脸，每人赏十两银子！来啊来啊，诸位请酒——有什么好的，再唱几个大家听！”

隔了一日，弘历便悄悄起程了。他扮了个茶商，刘统勋一身账房先生打扮，雇了十几头走骡，两乘驮轿，二十几个挑夫挑着茶叶，走骡则驮着弘历给雍正和皇后带的药物和珍玩瓷器，还有尹继善给母亲的寿礼，温家的和嫣红、英英仆女分乘了驮轿，弘历自己却是骑马，扮了走镖的邢家四兄弟腰悬宝刀，臂挽硬弓，也都骑马护送。径由滁县、定远、怀远、蒙城、涡阳、亳州取道穿越安徽，一路晓行夜宿直入河南境。那邢家兄弟既辱于妙手空空儿，又受李卫严词至嘱至托，半点不敢怠懈。一路上轮班儿在驮车上休酣，每日十二个时辰寸步不离左右卫护弘历，连走七八天，居然平安无事。待至柘城，早就奉田文镜命守候在鹿邑的河南总督衙门亲兵大队人马赶上来护送，邢建业才一块石头落了心。此时

由总督衙中军护送，再也微服不成，弘历也就索性坐进了特意为他准备的鹅黄曲柄大轿。浩浩荡荡日行驿道，夜宿驿馆直趋开封。又走了三四天才到汴京，田文镜早已得报，率开封城文武直迎出十里处，在接官亭设酒为弘历洗尘，恭送入相国寺旁的驿馆里。一应安排周详，也不必细述。

“你太费周张了。”第二日早饭后田文镜来拜，一落座弘历便道，“我走的大官道，太平世界一马平川，又随这么多的人，还怕贼劫了我不成？走的时候我是单枪匹马，再不招惹你们地方官了。你就那么听李卫蛇蛇蝎蝎的老婆子嘴？”

田文镜越发瘦得可怜，连肩背看去都有些佝偻，坐在那里，时而也要一手按着胸口，呼吸时嘴唇微微翕合，似乎不胜其力。他干咳了两声，椅中一躬身说道：“倒是接到李卫一封信。不过奴才迎驾是奉旨行事，不为听李卫的话，他说的都是笑话。过我河南境，凭什么他还负半责？我一根秸草的责也不叫他负。四爷要信得过，我直送您回北京。连李绂我也不叫他负责。”弘历听罢一笑，用碗盖慢条斯理地拨着浮茶，说道：“河南治安皇上屡有表彰，我是很放心的。我关心的是两条，一是新政弄得如何，二是百姓平常能不能安居乐业。”田文镜早已准备好了汇报，因将新政情形大致说了，又道：“火耗归公之后，我连参三名知府，官场震动，如今贪墨的，我敢说没有。河南地土已经全部丈量，富豪人家隐匿土地少缴漏缴钱粮的，我也敢说没有。各衙门整饬吏治，从我总督衙门开头，我开革了五六个师爷，又查出二十几个亲兵有关说官司人命的事，多都放了流配，还请王命在辕门斩了七个，下头也都照此清理。因此，胥吏关说案子官司的，我不敢说没有，但如此峻法严刑，敢以身试法的不多了。新政说到归根，就是治贪官污吏，苏养民生。四爷，文镜身受皇上隆极之恩，是不敢稍有懈怠的。”

“你瘦多了。”弘历点头叹道，“不要管外头有什么闲话，皇上知道你，我们也知道你。”田文镜心头一热，眼泪立刻涌上眼眶，但他是个深沉人，只作迷了眼，用手绢掩饰着揉揉，沙哑着嗓子又道：“我这心只有皇上最知道，拼着这把老骨头报了这恩就是，顾不得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了。”弘历笑道：“这又何必伤感？虽说皇上有旨叫来查看，其实他心里有数，我们也都清亮着呢！社稷，公器也。帝王不得为私。有人告状，查看一下，不就更显你真正无私了？我知道你心里的话，怕我拿河南和江南比，说你不如李卫。你一点也不必存这个念头，以为李卫原是皇上龙潜时的旧人，心里偏向。他的长处短处，我们不掩不护，和你是一样的。戴铎你知道吧，到福建当过道台，是雍和宫出去最早的门人，只为借了库银还顶撞查账的人，一道诏谕打发黑龙江去了。李卫的事大处着眼，不拘细务，是他长处；你认真，是你的长处，取长而补短，自然政通人和了。”

二人正说话，刘统勋挑帘进来，禀道：“河南布政使阿山布罗、按察使柯英、学政张兴仁在外头，还有钦差查案的，俞鸿图侍御也来拜见王爷。”

“都叫进来吧。”弘历略顿了顿，又对田文镜笑道，“你写的垦荒折子我已经拜读了，这事确不能操之过急。李卫这几年就没有垦荒，如今诸事就绪，他又出新招，围滩造田。发卖出去，值上千万两银子呢！”因将李卫席前献宝的事说了。见刘统勋已引着四名官员进来，都在天井院里跪礼大行，便大声笑道：“免礼，都进来坐着说话！”

阿山布罗、柯英、张兴仁和俞鸿图鱼贯而入，在靠门边的长条凳上斜签着身子坐下，早有驿吏们捧茶献上。弘历向他们含笑点点头，说道：“我刚从江南过来，河南情形不熟，抑光先来谈谈。我晓得你们有些芥蒂，这是常事嘛，布政使、按察使不但要听省里的，还要应酬中央各部，都有自己的难处。我不是打结子，是来解扣子的。不过今儿你们不许在我这吵闹，不然我就轰你们出去。”他这一说，屋里别扭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弘历又向俞鸿图笑道：“你就是俞鸿图？好，万马齐喑之中敢作长嘶一鸣，你算一条好汉。”俞鸿图激动得脸一红，欠身一礼道：“这是四爷的抬爱，鸿图不敢当。”

“河南与江南比不得。李卫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啊！”田文镜见他们寒暄已过，接着自己的思路说道：“这里的沙荒比江南凶得多。黄河里裹泥带沙，沙重土轻，一样的决溃，这边留下的沙滩，那边淤出了良田。粮食单产也没法比。四爷说李卫的缕堤已经合龙，您不妨看看从洛阳到太康这几百里河道，都是大条石包面儿的堤，一乡一里都有专人管。我也知道这耗力耗钱。为百年计，河南这一代人要多吃些苦，人说我田文镜心狠，也真顾不得了。”

弘历斜靠在椅子上，只是听不言语。俞鸿图在内务府多少年，眼见着弘历幼时天天到毓庆宫听讲，却从没有机会接近。见弘历尚带着稚气的脸庞上，目光却已变得深沉凝注，不禁暗自思忖：三爷比他大着七岁，怎么就没他这份尊严？

“垦荒的折子四爷想必也过目了。”田文镜不胜感慨，叹道，“文镜确有失政之处。应该按曲划布置停当，该垦的地方加紧督促，不该垦的地方想办法加壮地力，把单产提上去。有些胥吏在下边借垦荒敲剥百姓，赶着农民外流，我也有失察之罪……”弘历早就见过几个人的奏折，垦荒填报亩数报户部，田文镜为显示政绩，不甘人后，督促多垦多报是实情，见阿山布罗翕动着嘴唇想说话，知道这位满洲哈喇一开口必定要说难听话，因笑道：“为政难，这个不用说得，你也不要一个劲自责。我看，已经垦出来的，想办法加增地土肥力，稳住。有的确实维持不下去的，就退荒了它，把现有的地种好。外地农民回来，要好生安置。政府补贴些农具修理钱，调拨种子粮，无息发给他们，劳役太重，人就外流，也不单是饿。”

弘历知道这几个人互讦互告，心口都不一致，他来河南，专为雍正再三密谕，协调河南三司衙门一德一心，不要闹纷争。只想私地一个个谈心化解完事，不料这几句批评带勉励的话却鼓起了阿山布罗的勇气，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四爷这话实在是见透了。我们这边报垦荒，开了

多少地，又是安置了多少人，朝廷、户部表彰，准备着加征钱粮。那边四川湖广安徽江南各省叫苦连天，告我们以邻为壑邀功取媚！”他话音一落，柯英立刻趁火添柴：“信阳罗汉英家，老爷子是跟圣祖三次亲征准葛尔的，一个世家，又封着伯爵，只留下少夫人和两个孩子，百把顷地，原是好好的安分日子。好，又量土地，官绅一体当差，县里来一群鸟鳖杂鱼，在府里又吃又住，盘账、丈量，佃户们趁火打劫，赖账的赖帐，抗佃的抗佃，没半个月，就家破人散。罗夫人带两个孩子离府出走，路上又遭了劫，竟讨饭到江西，寻着罗老将军的把兄弟杨云鹏，一场抱头大哭。杨云鹏做着江西将军，出了三万银子安置他们母子。这事惊动了礼部，连下文书叫藩司去接人回豫，几次都挡回来，罗夫人立誓永不回河南！”田文镜冷笑道：“那是黄振国的‘德政’，要算在我头上了？你们不是割头换命的朋友么？他没告诉你，罗家怎么败的？”张兴仁原来木坐着，打定主意不问不开口的，至此也忍不住，说道：“这件事没完，四爷必定知道邓州裴晓易家裴王氏自尽一案。本来对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士子们已经群情汹汹，两个案子不啻火上浇油。今年乡试近在眼前，已经有人酝酿着罢考……”

“谁敢暗地串连罢考？”田文镜一直忍着，不肯在弘历面前发作，红着脸憋着气，已是呼吸不匀，听到这里不禁气得五官错位，狞笑着道：“这事就着落在老兄身上。查出为首的，立刻除名。有再敢煽动罢考的，臬司衙门要捕了他，严办不贷！——就是诸位老兄方才说的，文镜也不敢苟同，什么‘邀功取媚’又是什么‘群情汹汹’？有些人的痛痒唯与豪绅士大夫相连！”张兴仁铁青着脸，冷笑一声说道：“你还嫌斯文扫地得不够？三爷几次来信，钧旨要抚安读书人，不可轻易作践。我听制台的，还是三爷的呢？”田文镜道：“你奉钧旨，我还奉的圣旨呢！老兄不肯办，文镜不怕坏了名声，我这个总督恐怕要越俎代庖也未可知。”阿山布罗冷冷在旁插口道：“藩里也有多少事难以料理，侍候不了你这王安石！”

“你可以上表皇上辞职。”

“读书人为你为政酷苛罢考，难道你是个称职总督？”

“你那是目光短浅一叶障目！”

“你是‘泰山’？”柯英当即反唇相讥，“我们处处尽让着，已帮你作了多少违心的事了！把这些孔孟之徒都提了监狱里？好大的仁政！”

弘历“砰”地一拳击在案上，霍地站起身来，已是立眉横目，恶狠狠扫视众人一眼，又无可奈何摆了摆手，说道：“我刚下车，很乏。你们——退出去吧。”

“喳——”

几个人起身，互相狠狠盯了一眼，各自跪辞出去。

第二十四 回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一连几天弘历没有接见开封城里的官员，每天早晨起来，他便把邢建业等人叫进来，命他们分赴城郊各镇，向各地进城农民打听麦收歉丰情形，米店面店售粮价格。有粮多少，骡马市牲畜进出，饲料贵贱，叉把、扫帚、牛笼嘴以及锄、铣、撅、犁铧、斧、镰、铲，多少是外地进的，多少是本地自产的，一概都要听问清楚，造册登记。众人不知道他弄这些什么用场，也不敢问，只见天天出去，稀里糊涂，竟是见货就问价，问了也不买，天晚回来归总儿在刘统勋跟前回禀交差，几天下来，都觉得琐碎无聊之极。弘历白天也不在驿馆，因乡试科场即将开龙门，相国寺、惠济河街、包府坑、南市巷一带店肆酒店住满了各府各县来省应试的秀才。今日相邀吃酒，明日同约会文，热闹不堪。弘历就在这堆人中厮混，有时到半夜才回来。一连六天过去，眼见第二日就要开考，弘历那日回来的才早些，命人“把刘统勋叫过来”。

“四爷，这是截至昨日收集到的百货价目。”刘统勋揉着熬得有些发昏的眼，将厚厚几大册簿子轻轻放在弘历案头，笑道：“除了竹木、玉器、轿杠、绸缎几样，连酱油、醋、柴、茶、青菜也都造了进去。没有师爷，都是我亲手抄录下来了。这样爷查看着方便些。”

弘历点点头，一本一本地浏览，有的地方含笑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却看得很细，时而闭上眼好像追忆着什么，口中喃喃有词，也不知念叨些什么，足有一个时辰才看完了。他恍恍惚惚地站起身来，脸上带几分刚刚睡醒的惺忪和平静在屋里转悠了几圈，对正襟危坐看着自己的刘统勋道：“几份册子，叫人誊录一份留下。你这份原件，密封呈送皇上。”

刘统勋愕然，张着口盯着弘历，半晌才道：“奴才明白！”

“你未必明白。”弘历一笑，说道，“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不妨直言告诉你。我很讨厌田文镜这人，我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清官、好官，难得的能员！这个话你晓得就是了，说出去我是不认账的。”

“四爷！”

“你看看这粮价，”弘历随手翻开一本，指着一栏说道，“麦价三钱四。去年是三钱七，前年遭灾，六钱；大前年田文镜把麦价由六钱降到四钱五，通常这时的麦价都在六钱五、六钱上下。这就是说，田文镜主持河南政务，遭灾年粮价与过去的平年仿佛——三钱四，太便宜了，和江南丰年的米价差不多。可还要想到，河南小麦就要开镰，粮店老板要腾仓，贱售是当然的，他们就在本地，如果河南今年小麦歉收，他就要囤积居奇了。还有你看，王二麻子镰和本地蔡家铁铺镰，价钱一样，都是五个制钱。把王二麻子的运费刨除，本地镰还贵半个子儿，你不要小看了这个——你笑什么——这是民计民生！”刘统勋笑道：“奴才焉敢笑爷，奴是觉得有意思。这个本子再没想到这么大用场和学问的。奴才读书两榜进士，圣人书里没讲这些经济之道呢！”

弘历仰起了身子，清秀的双眉慢慢蹙起，良久才道：“圣人设道，鸟瞰万方万物，岂能津津于这些细务？其实《大学》里头一句讲的就是这个。‘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化临民，精勤求善，都融在这个‘道’中。”他顿了一下，“有人以黄老无为之说劝皇阿玛，说是‘无为而无不为’，似乎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其实不懂得道不是死的，是如气如水般在流。天下繁琐，应该以宽疏纠治；天下疏纵，该繁琐时小事也得留心。所以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朱师傅一开讲先给我们皇阿哥进的，就是这一课。”正说道，见俞鸿图自外忙忙走进来，一边在天井里行礼，口中道，“四爷，奴才在张兴仁那里说事儿，邢建业刚刚见着奴才，来迟了些，请四爷恕罪。”弘历笑道：“不迟，现在天长，离天黑还有两个时辰呢；我要到黄河大堤上去，我们骑马，一边看堤，一边说话吧。”一边说着，一边出了堂房。刘统勋刚说了声“四爷——”弘历笑道：“没有什么回避的事，你也一同走走。”邢家兄弟一直候在西厢廊下，忙不迭便到后院牵马，又佩了兵器，也都骑马遥遥尾随。

“四爷，”俞鸿图上马，随辔纵送着，忧思忡忡地说道，“据奴才看，开封科场肯定要出事。”他身后的刘统勋惊得身上一颤，却听弘历道：“这我心里有数。你没听张植梅怎么讲？”俞鸿图左右顾盼了一下，说道：“我和张兴仁谈了，罢考。是大清开国从来也没有过的，就是前代也很罕见，请植梅兄留意。他说他已经出榜晓示，凡有无端衅事、骚扰考场的一概要严加追究，法无宽贷，我把面门开得大大的，大家不来考，有什么法子？——看样子，张植梅是拿定了主意，要瞧田文镜的好看儿？”

弘历看着小巷中稀落的行人，许久才道：“这个张兴仁不识大体。他忘了自己是学政，是主管河南学政教化的朝廷大员！”俞鸿图道：“听他话音，衡臣相公给他有信。他说，我这个叔爷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廷璐是手长，犯了贿赂，拿我和他比不是笑话儿？有人说我仗了张廷玉的势才和田文镜挺腰子，其实只要看看我的履历，要不是张廷玉矫情，我岂止做个一省学政？人说我是树下歇凉，我还觉得我这棵草叫他遮了阳才长不高呢！”刘统勋忙问道：“张兴仁还是张廷玉族里的？”弘历点头叹道：“是五服内的族叔族孙。张廷玉一代名相，族里人既沾他光儿又吃他亏。”

他顿了一下，又问：“臬司衙门那边怎么说，查出挑动秀才罢考为首的没有？”

“我先去见柯英。”俞鸿图紧绷着面孔，“河南这些官儿都是些油锤，又滑又硬。他说，士子罢考是学政衙门的事，就是拿到人犯，也归张兴仁审理。这事既有律条又有成例，臬司衙门管不到。”刘统勋叹息一声，说道：“这里和江南风气相差太大了。我觉得一进河南，人人讲的都是‘门路’，人人后头都有个‘后台’。中州之地，物华文明最早的，怎么出来这种陋习，真真令人纳罕。”俞鸿图笑道：“这也没什么希奇，离北京近么，骑快马两天两夜书信一个往返！北京那边扔一声石头，直隶河南就能听到响儿。那边窗户纸破了，这边就吹风。这就与江南不同。”

弘历没言声，他心里也有同感：李卫那边事权一统，讲究的是政绩，虽然也有人事扰攘，官场气也还正。田文镜锐意革新政治，却又处事僵板，乏了人情味儿，一味硬来，弄得自己四面楚歌。正思量着如何见田文镜促膝谈谈，俞鸿图在马上扬鞭指着前头，说道："这是铁塔，再过去那高高的土龙，就是悬河了！"弘历一怔间抬起头来，这才猛地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郊外。

此时天已向昏，高高的河堤几乎于铁塔塔尖平齐，像一道没有堞雉的长城，乌沉沉压在河岸，由西而来绵遥向东逶迤伸去。闷响的河啸仿佛带着紫褐色的水汽隔堤弥漫过来，与带着水腥的河风扫荡着堤内广袤的沙滩。沙滩上青郁郁的花生秧，碧幽幽的西瓜地，和东一片西一片已经发黄了的麦田，仿佛经受不住这令人发悸的河啸和熏风，受惊了似的随风荡摆着，不时发出瑟瑟的抖动声。西边远处落日正在闭合它最后的余晖，不甘沉沦似的在邙山的剪影间挣扎着降落下去。弘历踏着之字形的台级登上土堤，却又和在堤内的心境不同。田文镜说的一点也不夸张，从堤顶到河床，里边全都用大条石包面严严实实砌了，一色的石灰勾缝，几处凹湾间弘历抠那石头，竟然一块也不松动，细看居然用的糯米粉浆灌的缝。此时菜花汛尚未过完，河堤上半截过水的痕迹宛然犹在，已经落至半槽，放眼向对岸不到一里宽的堤岸望去，浑黄的激流裹挟着杂草、河藻，打着旋儿，一泻东下，涌浪足有人来高，仿佛无休无止地，从河心汹汹排水而来，在堤上激起两三丈高的水花，又无可奈何地退回去，浪声漂没在可怕的啸声中，像一声声叹息被闭掩得无声无息。

"真是壮观！"弘历的袍角被堤顶的劲风撩得老高，眼中闪着惊喜激动的微芒，回头对从侍在侧的刘俞二人道，"你们看看，这要费多少工，花多少钱？田文镜纵然来河南什么都没干，这条堤也就功德无量。他就一千条错了，这一条仍够个模范总督！""四爷说的是。"俞鸿图也凑趣儿道，"圣祖爷时治河能臣靳辅陈璜，毕生也没有建起这重大堤，奴才也是这么想，老百姓不堪劳役，逃荒还可以再回来。一丢儿秀才罢考，还可以等下一科，那是什么吃紧的事？真该叫攻讦田文镜的人都到这里来瞧瞧！"刘统勋什么也没说，陶醉了一样眯着眼盯着远方，直到弘历招呼下堤才惊醒过来，偶转脸向东望去，见一个人背着手踽踽沿着堤顶走，忙道："四爷，那个人像是田制台呢！"众人一齐回头，盯了好一阵，那人才走近了，果然是田文镜。他一边走一边眺望河景，没有留心到弘历一干人。直到两丈远近，弘历才在堤腰高声道："田抑光，口里喃喃地，跟谁说话呢？"

"是四爷呀！"田文镜猛地一呆，才认出来，碎步下到堤腰，台级上不便下跪，只躬身为礼，说道："心里闷极了，到河堤上走走我就心宽些。"

弘历望了他一眼，田文镜脸色青中透黄，头发都被河风吹得有些蓬乱，额前嘴角满都是刀刻一样的皱纹，却是凝固了的石像一样一动不动。此刻离得极近，他才留心到这位总督竟满手都是老茧，手背已都松树皮一样粗糙。弘历不由得心里一缩，说道："闷了，我就在开封嘛——"猛地想起自己曾下过逐客令的，便不再言语，一级一级漫步下到堤内。

“方才四爷问。”田文镜面无表情，漫不经心地跟着弘历在麦田埂上走着，徐徐说道：“奴才是跟皇上说话。有些人，有些事我死也不明白，有些人坐而论道口似悬河，一点实事不做，偏偏左右逢源青云直上，有些人苦死累死一心想为朝廷为百姓做点事，反而遭人唾骂。有些人做事驾了顺风船似的，扬帆就起，破浪乘风毫不费力；有些人做事处处掣肘，处处坎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讨不了好去……奴才……好恨自己无能……”

这是沉重得令人窒息的话题，弘历低头思索半晌，问道：“出了什么事？”田文镜因见前面一个老农在刈麦，口张了张没有回答。弘历也不再问，徐步上前，轻声问那老农：“老人家，您怎么开镰这么早？”

“这片种得早，地势高，已经熟了！”老人只顾低头割麦，没想到这时分会有人跟自己讲话，吓得身上一抖，直起身子，见几个陌生人不像歹人，脸上才没了戒备之色，双手用麦秆挽着捆麦“腰子”，说道：“我是叫水吓怕了，年年种的，快熟时候就别着镰在地边上转，熟多少割多少。”

弘历看他割过的地，东一块西一块，鬼剃头似的，凡没有熟透的都留了下来，不禁一笑：“你好勤谨会打算。儿子们呢？他们就累你老爷子独个儿？”

“他们说今年不会过水，再等两天割也不要紧，就不来了。唉，这些年轻人……”

“你看今年会不会破堤呢？”

“不会。”老人瞟一眼大堤，头也不抬起说道，“有一年我们全家合计好第二日开镰，当晚一场雨，河涨了，冲日塌了。从此熟一镰我就割一镰，我是叫吓怕了。”弘历一门心思想安慰一下身边的田文镜，遂道：“你得谢谢这道大堤，不是它挡住洪水，今年你麦田早没了。”老人道：“我得谢老天爷，修堤时没把命搭进去！”

弘历便觉讪讪的，又问道：“这地一亩收多少麦子？”

“也就一石五斗吧。”

“这算好年景吧？”

“好年景要打到两石。”老人用草帽扇着敞开扣子的前胸，说道，“今年只能算个中等，沙土地，得要肥料。草肥、粪肥、熏肥越多越好。别看地薄，照样出粮食。可惜我们没钱，买不起粪肥呀！”田文镜忍不住插口道：“开封城东专设了粪肥场，一文钱一担，算便宜的了吧，一亩买他几十石撒了，这里又不缺水，那就是铁定的旱涝保收地！”老人苦笑道：“田制台不会盘算。他光知道造肥，没看看肥场离地有多远，一来回四十里，百里百斤一吊一的价，豆腐盘成肉价钱了。脚力钱也是钱呐！”

弘历肚里一阵好笑，见田文镜发怔，一把拉了就走，说：“天晚了，城门就要关了。咱们回去吧。”田文镜只好随他们来到铁塔旁的驿道上，邢建业因见他没骑马，忙过来让出自己的马给他骑。田文镜一边认镫上马，自嘲地笑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我这个人是太痴了些，以为心到必定神知。我太痴了——”他猛烈咳嗽两声，用手帕子接了，见是血，手一颤，装作没事人将帕子掖了袖子里，一边放辔徐行，说道：“四爷，我实是累透了，心里也不好过，出来走走。李绂他从湖广到北京，在河南穿境而过，匆匆观花，对我不满，也还情有可原，阿山布罗、柯英、张兴仁他们天天和我一个城里，不知道我是忠是奸、是廉是贪？昨晚他们三个人联名拜折弹劾我‘沽宠邀功，苛酷为政’，专门抄了一份送给了我，还有万岁爷也转来一份糊了姓名的折子，说我‘作践圣道，欺蔑士人’，皇上叫我具折明白回奏。我想了一夜，一字也写不出。也许我真的错了？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我在康熙朝做了快二十年官，圣祖爷崩驾时，不过是个六品部曹。雍正爷登极，我奉命宣旨陕西，路过山西，弹劾‘天下第一抚臣’诺敏，与圣主际会风云，三年之内由开封府尹晋升巡抚，又在河南特设总督衙门，委我总督，成了位极人臣的封疆大吏。且就不讲忠孝节义这个大理，我田文镜受恩如此，不知道拼死答报，我还算个人吗？

“可如今我成了王安石一类的奸人！”田文镜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愤，提着缰绳的手都握得发白，“既不见容于士大夫，也不见谅于庶民。我们河南人勒紧裤带三年，这条堤修好，万事都可平安从容调理。如今堤修好了，逃荒出去的说是我逼出去的，民间说我催工派捐如虎似狼，官场说我邀功取媚说我沽宠邀功——我心里好恨！恨自己无能，不能使人知我的心，也恨这些鼠目寸光的乡愚！四爷，你大约不知道，我早已患了肝病，六十多岁风烛残年的人了，自知不久于人世。唯留此一片忠忱在这中州地上，什么也不顾忌了。天假我年，三年之内，河南若不能民殷粮足，四爷您请上方剑取了我这老头颅去！”

田文镜胸中积郁已久的话一泻而尽，泪水扑簌簌走珠儿般滚落出来。俞鸿图和刘统勋听着这发自肺腑肝膈的言语，心里一阵酸热，也不禁堕泪伤怀。

“这就是所谓‘知人也难，为人知也尤难’了。”弘历在得得的马蹄声中沉默许久，已是霁颜悦色，轻松地一笑说道：“国人皆曰可杀，我意独怜尔才。别那么死了老子娘似的懊丧，我既在此，当然给你撑腰到底。你是皇上的模范总督，心胸要再开阔些，度量要再大些嘛！方才看了大堤，我也很有感触，你凭一省之力，做这么大一件事，还没耽误了其余政务，真是不可思议。我要上奏皇阿玛，有谁再说田文镜的是非，一定叫他先来黄河大堤上看看！”

弘历正极力抚慰田文镜，昏苍苍的远处一阵马蹄急响，一溜儿米黄西瓜灯摇摇曳曳赶近前来。渐渐近了，众人才瞧见是总督衙门的灯笼。田文镜一眼瞧见自己的师爷钱度和毕镇元也在戈什哈里头，提名儿叫道：“你

们这么张皇，是起反了么？四爷在这里呢，不许惊驾！”

“四爷，制台！”钱度一头热汗，牵着马走近来，气喘吁吁说道，“秀才们罢考了！五百多人围了书院，请见总督，请见张学台！我们遍城里寻不见督帅，去王爷驿馆，人说王爷出城看河去了，才赶到这里！”

田文镜头“嗡”地一响：天天怕罢考，天天说罢考，是祸仍旧躲不过，这群秀才真的红了眼，不要命了！当下不及细想，在马上回头对弘历说道：“奴才这就去处置，四爷只管回驿馆，等着奴才的信儿！”缰绳一抖，两腿一夹，那马嘶鸣一声泼风般去了。

“四爷，”刘统勋见弘历驻马踌躇，说道：“田文镜去是正理。您是王爷，又兼着钦差大臣，和秀才们不宜善听善见。看他省里如何处置，您退在一边，有转圜余地。”弘历点头，说道：“延清说的是，不过我这里没人在场也不好。俞鸿图去走一遭——只看只听不说话，去吧！”说罢，径自调转马头回了驿馆，和刘统勋摆了棋对弈，却只心绪不宁，一个劲儿走神儿。

俞鸿图放马来到书院，只见文庙街口已经戒严，沿街店铺檐下大小灯笼挂了足有五六十盏，靠墙站的开封府衙役们一手提着绳索铁链，一手举着火把，钉子似的一动不动。亮如白昼的灯烛火把下，聚集了上千看热闹的士民商人，伸着脖子往文庙街里傻看。人们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嗡嗡嘤嘤议论，有的兴奋得鼓噪大喊，却也是意见不一：

“田制台也来了，看这些狗日的们咋办！”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嗨……”

“这都是政事不修闹出的祸。东汉太学生大闹洛阳，还不为政治昏暗？”

“你那是放屁！这些东西都是吃饱了撑的，拿住一个‘嚓’地割了头，他也就安生了！”

“阿弥陀佛，罪过，都这么年轻，可惜了性命儿的！”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俞鸿图将马拴在街口，挨身挤了半日才到文庙街口，却被两个兵丁拦住，说：“你瞎了眼了，还往里挤？里头不是秀才的，正在往外撵呢！想跟着这群王八蛋一道儿上西市么？”俞鸿图当众不便说明白自己身份，解说半日，无奈那兵丁竟是榆木疙瘩做的，好歹不放行。俞鸿图恼上性来，“啪”地一个耳光，掴得一个兵丁踉跄几步：

“你去禀知张兴仁，说是俞鸿图来了，问他叫不叫进？！”

“我管你妈的鱼红图鳖黑图，老子是奉命挡人！”那兵丁不禁大怒，“撒泡尿照你那影——还要找我们张学台！——拿下！”几个兵丁立刻一拥而上，死死架着俞鸿图便往街里走。俞鸿图一眼瞧见钱度带着几个书吏忙

忙过来，大叫道：“钱度，钱度！”

钱度被他叫得一怔，睃眼见是俞鸿图，忙喝退了兵士，说道：“大人受惊了，这会子不是赔罪说话时候。我还要去前头见开封城门领。四品武职，相当于城防司令。叫他们带您去见制台。”说着匆匆去了。俞鸿图憋了一肚皮的火，好半日才平静下来，随着衙役们径至坐落在文庙北边的书院，一到书院门口，便被那场面惊怔住了。

罢考的秀才共是五百多人，都坐在书院过厦三楹大门外的照壁后，绕书院八字墙高悬着上百盏气死风灯，还有从衙门里搜罗的各色灯笼约有几千盏，将这座河南最高学府门前照得通明雪亮。秀才们都穿着青衿，灯下看蓝汪汪的一片，盘膝正襟危坐，几乎咳痰也不闻一声。一丈多高的两个大石狮子各挂一块白布，上写着血红的朱砂大字：

斯文焉扫 地胥吏之能以欺 乃百代奸佞陋政 大吏小吏宁不戒惧？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此千古圣贤遗训 上智下愚岂可更易！

淋淋漓漓甚有精神。静坐场外也有十几个各衙门的师爷书吏，翻着册页瞟着人似乎在查对什么，照壁前灯影里黑鸦鸦站着三个方队，都是军士，却都没有带兵器，因此这边虽然是现场，只是沉闷压抑些，不像文庙街口那样森严肃杀。

“俞爷，请这边，从仪门里进去。”带路的书办见他看完了现场移步要上台阶，忙将手让至东边，说道：“制台臬台学台他们都在至公堂上议事呢！”

俞鸿图点头随他逶迤进了书院，果见田文镜、柯英和张兴仁都在至公堂里。这里只点了两支细烛，比起外边反而暗得多，幽幽晃动的烛影下，三个省台大员脸色变幻不定，张兴仁坐着，柯英站着，田文镜不停地踱步，清癯的身影幽灵一样不时掠过堂前的大玻璃窗。见俞鸿图进来，张兴仁欠了欠身子，说道：“四爷派人来了，请俞大人主持。”俞鸿图忙转述了弘历钧旨，笑道：“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你们该怎么办按你们的章程来。”

“秀才们并没有造反，也没有毁骂朝廷。”柯英剃得溜光的脑门子在灯下映着酒坛子一样的光，吭了一声说道，“他们就这么硬坐，请大人们出来说话。没犯王法，你叫我怎么下手，又该从谁身上开刀？”俞鸿图不言声绰了椅子坐在旁边，听田文镜道：“抗拒朝廷之令，聚众拒考还不犯法？！凡到这里的都是刁顽之徒，我看要一概拿下，剔别清楚，为首的

要正法，煽动闹事的革去功名，其余的记过，允许与考。就这么办！”

俞鸿图方才在堤上对田文镜刚刚生出一点怜惜的心，一下子消失了个干净：生员们不过是对朝廷“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新政不熟悉，不领会，老老实实坐在外头请见一下大人。你再尊贵，总逃不出这个天理人情，就出去解劝一下，宣明皇上恩旨的内衷，大事化小不也是功德？一开口就立意不善，一网打尽地整治！正寻思间张兴仁已冷冷顶了回来：“恐怕不能这么囫囵吞枣地处置。这里头多少都是十年寒窗苦熬了一衿，或者有些俊茂之才将来出将入相，事业功名不在我们下头。先在档上记这么一笔，也许就毁了他们一生，河南文气本来就平常，我还指望着里头出个状元呢，这事只能善罢，如要摧残，我这里就说不通！”

“田文镜！”柯英突兀地提名道姓喊了一声，“秀才们就是不满你的苛政才聚众请愿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出去见见，和息了不是更好么？”柯英是司兰布的次子，父亲在随康熙西征时是亲兵，在科布多掩护康熙突围阵亡，挡住了飞如羽蝗的箭护得康熙周全。康熙得脱大难，即在凉州城为司兰布建祠，封为城隍，司兰布子孙入镶黄旗世袭罔替的伯爵秩位。既是正牌子旗人，又无后顾之忧，常不把田文镜看在眼里。河南和田文镜闹生分，他是第一个撕破面皮的。此时柯英暴怒得青筋突起，啐了一口，骂道：“天生的周兴、来俊臣——我就和你过不去，你他妈怎么样？”张兴仁在旁忙道：“老柯，有话慢慢跟他理论，别动粗！”“动粗？”柯英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要由着我的性子，我还想揍他呢！”

田文镜盯着两个人，目光熠然一闪，又倏然隐去，他眯缝着眼睑，像两道能活动的土墙遮蔽着昏暗的瞳仁，良久，格格一笑道：“弹劾我的文章已经拜读过了，除了两句撒野的粗话没什么新鲜东西。皇上新政旨意早已布告天下，生员为天子门生，他们自己就有宣讲布化之责，这会子还要再去按着手教给他们？这是开国头一次罢考，如不能雷厉风行从严镇夺，往后群起效尤，我们谁能承担这‘始作俑者’四字？至于说我是什么酷吏，你们还可写折子嘛！”

“你就是酷吏，也会有请君入瓮那一天的！”柯英厉声说道，“河南人民不聊生，就为有你这个‘模范’！”

“模范是皇上说的，不是我自封的。你这话只索再写折子！”

“你以为我不敢？”

“你当然敢，你不是有个好老子么？”

柯英气得浑身乱颤，绰椅子就要砸过去。却被张兴仁死死按住，兀自呼呼直喘粗气。田文镜冷笑道：“我晓得李绂也参了我，加上你们也才四个人嘛。我等着皇上处分，也写了辩折。不过眼下我还是总督，河南军政民政财政文政的担子还是我挑着。你们怕做恶人，我是个王安石、少正卯，我不怕。既然臬司学政不肯出头拿人，我总督衙门要动手办这个案子了。”

“制台，”张兴仁站起了身子，灯光下，他的脸色毫无血色，“我来办。不过要折中一下。我去宣明制台的宪命，如果遣散了，也就罢了。然后从容追查为首的，请示圣命按旨办理。好在明日才是考期，今日静坐不要加这‘罢考’二字，成么？我们弹劾你是光明正大的，有舒适话下来再撕掳。君子爱人的德，就本心而言都没有恶意。如果我这个建议你不嘉纳，也只好悉听尊命的了。”

这一刻田文镜也已完全冷静下来。罢考是一件轰动天下后世的大案，一样的“模范”，李卫的江南，鄂尔泰的云贵都没有出乱子，偏自己最要强，偏河南就罢考，也甚不体面。思量着，田文镜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道：“好吧！且照你的办。这是为首的，一个叫秦凤梧，一个叫张熙——我已经查清了，你断不能行妇人之仁叫他们漏网。其余的只要明白按时应考，我就网开一面，胁从不问。”说着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条递给张兴仁，又转脸对柯英道：“这里的事交给学台，你也不用管了。”

“请俞大人回驿后代卑职请安，这里一切由张大人料理了！”柯英哼了一声，向俞鸿图一揖，理也不理田文镜拔脚便去了。田文镜也是一哼，待他走远了才独自出了仪门，恶狠狠扫视一眼静坐着的秀才，背着灯影拉过马来，朝马屁股狠抽一鞭，也自去了。

第二十五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田文镜一回衙，立刻叫过刑名房衙役班头李宏升，也不进屋，就黑地里站在天井院里吩咐：“派人到书院，知会毕师爷和钱师爷，说我已经回来了，留几个人瞧着张大人如何处置，请二位夫子回来商量事。你亲自到驿馆禀知宝亲王爷，就说总督衙门人已经撤回，臬司也撤了。请宝亲王示下，我现在能不能过去请安，并告王爷，文镜一定将这事料理妥当！”

“是是是！”

李宏升一迭声答应着。田文镜也不理会，径自进了签押房。几个亲兵忙随进来，见屋里只点了一支蜡烛，张罗着要点灯时，田文镜摆了手道：“所有灯笼都提到书院了，这盏玻璃灯是皇上赐的，不能轻易用。再添一支烛也就够用了，给我倒杯茶，你们退出去。”

众人知他性气不好，都无声退了下去。田文镜粗重地透了一口气，在安乐椅上半躺了下去，浑身骨节像散了架似的又酸又麻又困，肝膈间不时针刺般疼一下。他返身取了几本书垫在胁下压紧了肝部，见桌上放着当日从京师转过来的邸报，顺手抽了过来。看了一页，头一条就是户部列举各省垦荒亩数。河南是二十七万五千六百零三亩，赫然是第一名，但户部在后边加注说：“据该省藩司衙门禀，数目尚未核实。待查。”还有一条是刑部的，说河南臬司衙门张行球纳赇，私和内黄县任连斌打死人命案，奉旨“着刑部会同河南按察使柯英查实奏明，钦此”。接着是表彰

李卫的一条，说江南黄河河道缕堤疏水，已顺畅通过菜花汛，当年可以涸田三十万亩，也加了一条注："本年菜花汛，沿黄各省皆无水患，唯河南与安徽交界处微有决溃。奉军机处批，着两省藩司派员查看，厘清责任，限期合龙"云云。官场通习"邸报夹缝里看宪眷"一望可知，六部有高帽子就给别人戴，有尿盆子就往自己头上扣，田文镜气得将邸报揉成一团，"啪"地扔在地下。

"东翁，又生闷气了？"

门外传来毕镇远的声气。田文镜头也懒抬起，只瞥了刚进来的毕镇远和钱度一眼，说道："你们回来了，坐吧？"毕镇远俯身捡起邸报，小心地展舒着那纸团，和钱度坐了田文镜斜对面，笑道："这是扔不得的，要记档回缴呢！"田文镜冷笑道："有的省连密折朱批圣谕都缴不回去，这张破邸报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兴仁在作什么，还在那里说教么？"

"是。"钱度见毕镇远聚精会神正看邸报，恭恭敬敬欠身答道，"晚生和毕师爷走的时候，张学台还在书院门口台阶上训诲。劝秀才们安生回舍，明日按时应考。有不应考的，一概取消生员资格，有不遵宪命还要闹事者，要捕交臬司衙门严加处置。我看秀才们有些顶不住，交头接耳地议论，不知说些什么。"田文镜松弛了一下过于紧张的心情，抚着毛茸茸的前额叹息一声没有言语。毕镇远在旁笑道："怪不得群小一哄而起，皇上已经启驾去了奉天。十三爷病重，已经全然不能理事了。"

田文镜一把抓回邸报，果然见第二张邸报头一条便是："圣驾于四月二十六辰时发驾往奉天祭祖，前已有旨着睿亲王迎候。着三阿哥弘时晋封盛郡王，暂代宝亲王弘历理事。刘铁成、达格鲁乌、张五哥、德楞泰等侍卫从驾，张廷玉留京，鄂尔泰朱轼并礼部尚书尤明堂扈从前往。"急往下看，邸报又说："怡亲王允祥因沉疴历久不愈，请辞上书房大臣、军机处大臣等差。奉旨：着太医院医正刘印和率十二名御医尽夜看脉调护，着允祥子弘皎封宁郡王，入军机处值差。怡亲王与国同休之信臣，断不可一日辞差。体既不支，卧而委之可也。钦此！"下面密密麻麻还有几个省大员的奏折。却是处置地方要案的奏折被雍正驳了，另行具折说明情由的，田文镜也就懒得阅看了，将邸报放在桌子上，问道："宝亲王久在外省，如今又平白冒出个盛郡王，这里有没有什么文章？宝亲王的折子许久没有刊了。昨天邸报说，隆科多在阿尔泰山与罗刹会议，着撤去议边钦差大臣，即速回京听部严议。李绂奏称阿其那门人仍有来保定跪拜叩安的，请旨处置。总起来看，朝局莫不成又有什么动荡？你们劝我不要接阿其那来河南囚禁，看来还是对的。我其实不怕人查考我的政务，怕的倒是掉进'党争'窝里爬不出来——他们总不成把我也陷到'八爷党'里整我吧？"

"制台虑得太多了。"见田文镜草木皆兵杯弓蛇影，钱毕二人都是一笑。毕镇远道："阿其那和隆科多这两个大案大局已定，我劝你不要让八爷来河南，是怕他来了不好侍候。豆腐掉到灰窝里，吹不得也打不得。本来制台就有个刻薄名儿，他万一病死或自尽，您更是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楚。您是扳倒诺敏中丞起的家，诺敏是年羹尧的亲信，和隆科多也渊源甚深。您和阿其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您要和八爷沾边儿，那些御史言官还有六部里的大人们早炸了窝儿群起而攻之了，还等到今日了？”田文镜也觉得自己疑心太重，一笑说道：“我是给人整怕了，觉得时时、事事、处处都有人跟我为难。”钱度道：“您是太累了。既然还要等书院那边的信儿，不妨就在这椅上打个盹儿。我和毕师爷在隔壁给您拟折子，有事随时叫就是。”

田文镜已被方才这番话激得全无睡意，目光炯炯望着天棚说道：“既是拟折子，就在这屋吧。我歇我的，你们议你们的——钱夫子写的那一稿我看过一遍，也罢了，有些地方似乎解释得不明白，皇上这人容不得半点含糊的。你们斟酌了我再看。”

毕镇远默默取过钱度递来的奏折稿凑到灯下去看，钱度取了誊稿纸，见砚里墨汁已经不多，就茶碗里倾进了些水，便磨起墨来。在霍霍的磨砚声中，田文镜的心也渐渐静下来。从雍正元年山西虚报亏空完结一案，他才和雍正皇帝真正“风云际会”。几年来已经摸透了这个主子的心性，其实最重的只有两条：一是忠诚，跟着雍正做事，不怕做错了，最怕的做错了还要文过饰非；即便做对了，要是雍正觉得你哗众取宠，那还不如不做。二是治绩，得顺着皇帝“振数百年颓风，刷新吏治”这个思路办事。你嘴再甜，差使上搪塞他，他照样掴你的耳光。雍正的耳目也真厉害，别说自己这样的大员，就是有些芥菜籽大的微末小吏的政务，也都了如指掌。去年元旦田文镜进京朝贺，山东藩司参革了即墨县令曹学明，当着几个督抚被雍正骂得狗血淋头。他永远也忘不了雍正当时那副满脸刻薄讥讽的神态：双手背着回头，像要把那藩台倒过来看似的，口中的话像刀子一样：“曹学明到底因何得罪了你哈礼克？必定要挤之欲死？朕想，大约是你母亲寿诞，他只送了两包点心，或者有别的缘故也未可知。你说他诗里有‘关山明月牵望眼’，是追怀前明，你诗里‘春风明月总宜人’又是什么罪名儿？‘学明’的名字也是罪！真是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名‘礼克’，甚么叫‘礼’？公忠事君，以诚待下，你当得起这个字么？滚回去，下牌子叫曹学明以知府衔暂领即墨县令，陛见后另有听用。你当面向他认个‘居心不正’的错儿——听着，再敢这么陷人以罪，朕就要将你交部议罪！”雍正冷森森阴幽幽的话至今犹在耳畔，那哈礼克几乎被骂昏了过去的情景尚在面前时隐时现……灯花爆了一下，田文镜闪眼看了看，又陷入沉思，陛辞时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乔引娣捧着盘子立侍在澹宁居暖阁纱屉子一旁，雍正换替着用热毛巾揩着脸，语气沉重又带着嘶哑，说道：

“抑光，你又要回去吃苦了。”

……自己说什么来着？当时心里混沌一片，嗓子哽着，已经记不清楚说的什么了。“朕知道，你一边做事一边还要防人暗算，很苦。其实朕也一样。这不，有人在背后捣弄什么‘八王议政’，想夺掉这个皇权。朕尽量周全，人家要不拿朕当皇帝，也只好随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多少年的事朕也只好挽个结儿，也难顾子孙们怎么想我这‘雍正爷’了。有句

老话‘文死谏，武死战’，都是讲忠臣的，其实朕不赏识‘忠’臣。国乱出忠臣，势危出忠臣，君昏出忠臣，那是什么好事！朕赏识的是‘孤臣’——于艰难竭蹶之中处荆棘榛莽之内，诚心事主不计得失，动心忍性，打碎门牙和血吞，创不世之奇勋，即一时为人误会，也能峭然孤立，特出于众——这才是真汉子，大丈夫。朕自己就是孤臣出来的，忍受了奇耻大辱，挺住了十面埋伏，终于使圣祖识得了知道了朕。虽不想当这个大任，老人家还是把这万几宸函交付了朕。其实鄂尔泰在云贵，李卫在江南何尝不是众目所视，千手所指？他本来就在苦境中挣扎着为朕作事办差，还架得住朕再疑心他，作践他？所以愈是遭众人攻讦的，朕处置起来愈慎重，就是怕有孤臣在里头叫人给毁了。朕不敢负了圣祖托付，殚精竭虑要把天下治好，要那些四面净八面光，琉璃蛋儿哈巴儿狗溜好人马屁精的奴才做什么？”

……想到这里，田文镜如醍醐灌顶，心目顿时清亮。因见毕镇远托着下巴拧眉攒目地也在思索，笑问道：“毕老头子，出神呐！”

“哦！”毕镇远惊颤一下，回过神来，拍着钱度的折子道：“晚生在思量这份折子。钱度兄的文笔是无可挑剔的，方家手腕天衣无缝。我是想，这么就事论事地辩白，无论如何分量不够。”钱度是举人出身，半路当的师爷，为人极为精明机灵，总督衙门的人给他个绰号“钱鬼子”，听毕镇远这个头号师爷这么讲，心里不受用，笑道：“那就请毕老夫子指教。”毕镇远自邬思道去后成了田文镜须臾不离的左右手。田文镜也一改昔日对师爷颐指气使的性子，一口一个老夫子礼尊客敬，已替毕镇远捐了道台衔。只是衙务还离不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幕僚，一时没有放出去做官。毕镇远当下笑道：“我们商议，说不上指教。方才看过邸报，对制台心怀不满的人很多。今天这份折子细细辩白，明日又有别人弹劾，我们再写折子细细辩白，只有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这不是处常之法。”

田文镜低头想想，说道：“说的有理。不过，敢于公然具折书之庙堂的，并没有几个人。而且皇上朱批明写着叫我‘明白回奏’，怎么可以束之高阁？发下的折子又是挖去了弹劾人姓名的，就要回戈反击，又怎么措词呢？”毕镇远道：“我正是在想这件事。这折子文理脉络、语气，定是李巨来公的手笔，他也是天子驾前一等一的信臣。要是扳倒了他，别的人谁还敢信口雌黄？但皇上既挖去了名字，我们措词何其难也！”

“这不是李绂的手笔。”钱度心思灵动，他变得有点兴奋，小胡子一翘一翘说道，“我们不相信这是李公的奏折。”

“肯定是李绂！”田文镜道。

“我是这个意思，”钱度狡猾地一笑，“当然是李绂，但既挖去姓名，我们尽可装作不知道是他。”毕镇远道：“装糊涂容易，文字上又该怎么变？”“在‘朋党’两个字上做文章！”钱度小眼睛霍地一亮，精光通人，咬着牙笑道：“对他折子上那些荒唐话可以一概不予辩白，只向皇上谢罪：因为报效皇上的心太切，作事过猛，得罪了读书人。嗯——正好这边也

有罢考的事，连带着写一篇自劾文章给皇上看，就说：虽然不知道折子是谁写的，详其词意，必定是个进士。臣得罪了读书士子，进士们鸣鼓而击之，实是罪有应得，这一层一定要写得万分恳切惶惶危惧之心见于言表。然后说自己的本心，其实异样敬重读书人，把留心选拔人才，将有真才实学的科第出身官员升迁委任的事用列出来，只是耽心这些人借科名植党营私，沽名钓誉，这才时时严加训诫，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份诚心。最后说明制台自己不是进士出身，有不检点处亦不能见谅于科班出身的官员。总归一条，一片好心，难为人所知，身为大员不能审势量度结好同行，取信于孔孟之徒，这就是罪——我想这篇文章就这样写，大人以为如何？”

这真是一篇老谋深算的翻案文章。雍正厌憎臣下结党，历来对科目出身的官员拉同年攀乡梓争奥援深恶痛绝，在“结党营私”上狠做文章，确是棋高一着，不显山水便把李绂送到了绝路。同时连带河南士子罢考，把总督的责任一推六二五，也全是因张兴仁和柯英、阿山布罗共主通谋串连煽动的结果。一石数鸟，真是妙不可言。这一手段虽然绝无破绽，田文镜细思，绝非光明正大之举。且李绂在湖北万众拥戴卓有政声，只是因为不赞同皇帝的新政未列入“模范”，论起雍正心中的爱重，其实也不在田文镜之下。还有一层，田文镜与李绂未达之前曾是患难之交，下此毒手，士林清议民间口碑也甚可畏。因此，田文镜略一静心，脸色又阴沉下来，喟然叹道：“论起李绂这人，算不上我的私敌，这人也还正派。这个冤家结得很无谓。”

“这不是制台要整李巨来，”毕镇远略一沉吟，已知田文镜心思，缓缓说道，“是他定要跟您过不去。设如挖去的姓名不是李巨来，或果真就不是李巨来，为自卫计，制台的折子不也要这样写么？”田文镜心情沉重，点了点头正要说话，见李宏升匆匆进来，便不言语。李宏升叉手禀道：“制台，秀才们已经散了。”

田文镜无声喘了一口气，“张学台呢？”

“已经回衙门。”

“那个秦凤梧和张熙呢？拿到了没有？”

“回制台，小的不知道这件事，学台衙门没有拿人。只说为首的要薄有惩戒，其余不问。叫秀才们明日按时进龙门应考。”

田文镜“啪”地一拍椅背站起身来，目中凶光闪烁，说道：“罢考抗命聚众闹事，大清史无前例，早已惊动朝廷四海皆知，怎么能不疼不痒一散了之？！这个张兴仁仗了张廷玉的势，真是胆大妄为！李宏升，你带几个刑名房衙役，立刻到南市街口殷家老店，拿了张熙和秦凤梧。那个店的秀才是发起罢考的，其余的也都带来，只不要上刑具——给我备轿，去学政衙门！他不来拜我，只好我去拜他了！”他气血翻涌，咳嗽几口，又呛出一口血来。毕镇远和钱度待上前劝时，田文镜已不管不顾，梗着脖

子几步消失在黑暗之中。

但张兴仁却不在衙门里，田文镜扑了空。学政衙门司阍的见总督夤夜造访，也不敢怠慢，禀说："张学台回行没停就又出去了，说去了宝亲王爷那儿回事儿去了。"田文镜听了掉头便走，一边上轿，厉声吩咐："不要鸣锣了，转轿去惠济河驿馆！"轿夫们"噢"地应一声，抬起轿便是一阵疾走，待远远见到驿馆前红灯时，估约也就一顿饭光景。驿馆守门的见他下轿，忙过来禀道："制台来得正好。王爷传命正要派人去请呢！"

"张学台在里边么？"

"张学台，还有柯臬台都在里头给王爷回事儿。"

田文镜不再说什么，抿紧了嘴昂然直入。到天井里正要报名，弘历在屋里笑道："文镜么？一整日几乎都在一处，不要闹这虚礼了。进来吧！"田文镜听弘历语调松快，心头的紧张愤懑稍减了些，待嫣红挑起竹帘，从容跨进室内，果见柯英和张兴仁都坐在桌子旁边，别转了脸不看自己，田文镜便也不打招呼，只向弘历打了个千儿站在一旁。

"坐着吧。"弘历笑容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倦，说道，"我正在和两位台司打擂台呢！你来得好。河南千事万事，你是事主，还要你说了算。只有一条，见识不一样不要紧，不可有了生分的心。一个省和一个国道理一样，将相不和子弟离心，总归治理不好。你说是么？"

田文镜舒展了一下官袍前摆，一刹那间他已经冷静下来，自己的奏辩折子其实要扫到这两个人，此时犯不着当面动肝火。一边思索，口中笑道："是为罢考的事吧？我刚刚儿从学台衙门踅到四爷这边。秀才们闹事，冲的也不是我田文镜一个人，我们毕竟在一条船上。不然他们怎么不寻我闹事，反而去了兴仁兄那里？"张兴仁大约受了弘历的申饬，也不愿再次和田文镜争吵，脸上绷得紧紧的肌肉松弛了一下，叹道："我和督帅没有私怨，意见不一致也是因为公务。我来河南时日不久，学台又是个清水衙门，仰仗地方的多着呢！怎么敢随便开罪大府？河南文气本来就不盛，多少年别说鼎甲，连个二甲进士也是凤毛麟角。文人秀士于政事意见不合，多听听他们的总没有坏处呢？何必一定要硬压清议？""他们这也算不上什么清议。"田文镜一笑说道，"均田亩均赋税均到了他们头上，惹得光火了，跳出来找茬儿。前明海刚峰施行'一条鞭'法，也是激恼了大业主，群起而攻之，罢了海瑞的官。一条鞭法没能弄成，也就种下了亡国之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不可掉以轻心的。"

"当今时势和明嘉靖年绝不相同，人也不同，事也不同。"柯英立刻接口说道，"我就不信，不弄这个缙绅当差，大清就会亡国了！"弘历皱眉说道："缙绅当差是朝廷旨意，田文镜奉旨办差，柯英你说话留神些。"柯英道："朝廷旨意奴才自然奉遵。但旨意里还说，各省情形不同，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河南是个穷地方，大业主连江南十成之一也占不到，纳粮的事已丈量过土地，已摊丁入亩，为培养士林之气，给缙绅人家略存

体面，就免了这‘当差’一项，于通省财政疼痒不大。本来三个核桃两个枣的小意思，何必折腾得官场民间鸡飞狗跳，人人心里不舒服呢？”

田文镜至此已经知道弘历与他们意见分歧，顿时胆子壮了许多，格格一笑说道：“我半点也不想和二位争吵。这次秀才试院闹事，是有头领也是有步骤儿的，蓄谋得久，所以‘静坐’得也有条不紊，此事绝非小事，下瞒不了细民百姓，上瞒不了圣明天子。本来应该一体擒拿，根究穷治，我让一步，胁从既然不问，首作俑者难逃王章国典。我离开试院时已经委托兴仁兄代为缉捕张熙秦凤梧二人，不知拿到了没有？”

“没有。”张兴仁道，“现场不能拿人，怕重新激起事变。散了之后我派人去殷家老店查问，店里人说他们三天之前已经另挪了地方——这不是什么大事。明天他们进龙门搜身时，神不觉鬼不知的就拿了。”田文镜吊着嘴角，带着掩饰不住的轻蔑只是冷笑：“老兄仁德到了糊涂的地步，张熙和秦凤梧如果自觉无罪，何必逃离殷家老店，如果自觉有罪，此刻早已远走高飞了。”还要往下说时，驿馆门政进来禀道：“制台，衙门里李班头来，说有要事禀知。”

田文镜向弘历告便出来，迎面一阵冷风带着星星细雨扑上来，激得他打了个寒颤，这才知道天上已经下雨，踩着抹了油一样的石板甬道出来，见李宏升已在二门口等着，便问：“殷家老店人犯都走了？”

“是。”李宏升道，“原来鼓动闹事的那帮秀才，昨个都已经搬完。小的派人寻了半个城的店，拿到一个叫黄世雄的，抽了几个嘴巴才问出来，原来——”他放低了声音，“那个张熙是四川人，商丘有个老姑奶奶，他是外省生员来河南顶籍出考。秦凤梧是洛阳的，自号‘龙门秀士’，和河南府罗老爷他们相与得密。三天头里学政衙门梁师爷曾和这二位一处吃过酒，以后就搬家了。”

“你是说，秦张二人如今藏在学台衙门？”

“小的不敢说。”

田文镜顿时怔住：李宏升今晚还在试院门口向自己指认了张熙和秦凤梧，这两人就是插上翅膀此刻也出不了开封城。如果要藏，听李宏升说的话风，极有可能就藏在学台衙门。但省学台衙门直隶于礼部，虽然没有实权，地位并不低于藩台，没有圣旨，何敢擅搜？搜出来还好说，搜不出来便又起轩然大波，而且更要命的是省台大衙的方面大吏都是对头。张秦二人也许藏在柯英甚至阿山布罗衙里，那更是无法搜查。田文镜搜肠刮肚一顿思索，已经有了主意，对李宏升道：“你不要走，就在这等着我的号令。”说完转身疾步回上房，对张兴仁说道：“张熙秦凤梧已经畏罪潜逃，下头人说是贵衙门的梁师爷窝藏了。兴仁兄正好在此，请你出个主张。”

“在我衙门里？”张兴仁心头一震，脸色一下子涨得猪肝似的，“刷”地站起身来，手指着外边大声道：“哪个‘下头人’？你叫他进来！梁兴德树叶

掉了都怕砸脑袋的人，会做这种事？”田文镜一躬身笑道：“兴仁少安毋躁，兄弟这不是正和你商议么？”“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我忍气吞声，已经够了。”张兴仁回身向弘历一揖，说道：“田文镜实在是亘古第一位圣贤，我不配在这当学政。四爷，您将学生就地罢官，让姓田的派兵进驻书院好了。”

他态度如此强硬，田文镜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了，格格一笑，说道：“兴仁兄，派兵进驻你书院，只要有旨意，我也不是不敢。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个意思。秀才们这次闹事，你觉得事小，我觉得事大，你我二人不同仅在于此。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奏明皇上，焉有不缉拿首犯之理？我倒好意和你相商，你这么大火气，兄弟怎么当得起？”

“这种不阴不阳的样子真让人瞧着恶心。”柯英在旁越看越觉得田文镜面目可憎，见弘历端着茶杯只是沉吟，遂大声道：“你到底想怎么样，说明白点！”田文镜毫不容让，一字一板说道：“我根本不为已甚。请兴仁兄回衙自己清理一下。这开封城已被我总督衙门严密监视。人身三尺世界难藏，他们毕竟难逃我的掌握！”

弘历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紧锁眉头，几次要说话都咽了回去。柯英张兴仁同情秀才，窝藏主犯的事不见得做不出来，田文镜这般气势也逼人太甚。他也真看不下去这副嘴脸，但这种人偏偏皇阿玛就喜爱！他阴沉了脸，刚说了句：“你们放肆！不审量自己身份，在我这里大呼小叫，这是什么体统？——”门外远处雨地里叭叽叭叽一阵脚步，邢建业跑到檐下禀道：“四爷，外头一个秀才叫秦凤梧，要见学台大人，说他是秀才罢考的主犯，投案来了！”

几个人一同站起身来面面相觑。张兴仁脸上青红不定，柯英用得意的眼神望着目光游移的弘历。田文镜面现尴尬，干笑一声道：“他来投案，那再好不过。”弘历却道：“这人有胆，叫进来我瞧瞧！”

第二十六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秦凤梧被带了进来，他身上青布长衫已被雨水湿透，头发也抿得紧贴在头上，发辫梢儿微微向下滴水，白皙清瘦的面孔显得很平静，进了门也不行礼，揉着刚才被拧疼了的胳膊打量着屋里几个人，良久才对张兴仁道：“学台大人，您衙门口张了告示，要拿我。我是刚知道的，特地来投案，请大人发落。”说完，瞟了田文镜一眼，面向张兴仁一提袍角从容长跪在地。

“就你一个？”田文镜不知怎的，自觉有些狼狈，随着众人落座，咬着牙问道，“这么小个臭虫，就顶起卧单了？你的同谋呢？”

“晚生没有同谋。”

“那个张熙呢？”

“张熙不是同谋。”秦凤梧不屑地看了看田文镜，“我立心要罢考，做一件震动天下，惊醒后世的大事。从策划筹谋到串连秀才，领头静坐，都是我一人所为。张熙不是本省人，和我气味投缘，帮忙跑跑腿而已。他已经离了开封。”

田文镜见他一兜儿揽了，也很佩服他的胆量，盯着又问道：“他既无罪，为什么畏罪逃跑？”

“你是田制台吧？”秦凤梧冷笑一声，说道，“我现在还没革掉生员功名，是来向张老师投案的。你要审我？”

按清制举人秀才犯案，不经学台衙门革去功名，地方官无权拿审，田文镜被他顶得倒噎气，咬紧了牙盯着张兴仁。张兴仁在他目光的逼视下，无可奈何暗咽了一口气，厉声道：“你有大罪在身，还敢如此狂妄？回制台的话！”

“那好，我就实说。”秦凤梧道，“因为田制台是天字第一号的不讲理刻薄成性的人。张熙受我指使参与罢考，出头露面太多，匹夫无罪畏刑，所以跑了。”看着众人愕然惊讶的神色，秦凤梧接着侃侃而言：“田制台太爱滥杀无辜了。看看他判断的几个案子就知道，只是沾边儿入案，只有重判的，没有轻恕的。晁刘氏一案，杀了多少人？葫芦庙白衣庵和尚尼姑为首的活活烧死，为从的格杀勿论！内黄县令贪渎一案，正犯斩立决，归德府六十余名府县和未入流官人牵人人连人，罢了个干干净净——难道里头一个好人也没有？以刻薄为聪察，以残酷为乐事，这就是田制台——这样的行为心田，就是无罪，谁肯往案子里卷？”

弘历年纪虽然不大，但十三岁之后屡屡奉旨巡视数省，见过不少大吏审讯江洋大盗，其中也不乏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刑场大骂贪官污吏，但那都是就案说案，语言粗率不堪。秦凤梧以一介书生率众罢考，毅然投案，当面指斥田文镜为政之非，侃侃直陈毫无畏惧，见识不全对，这份胆识极为罕见。他稳稳坐着，目光灼灼盯着秦凤梧，心里盘算着如何救他。柯英和张兴仁只觉得秦凤梧的话句句都是自己想说又不能说不敢说的，越听越是解气、痛快。

“你说得真痛快。我佩服你的胆子。”田文镜的脸红一阵青一阵，头也阵阵发晕，听到后来，只看见泰凤梧一张模糊面孔，已不知他都说些什么，许久才回过神来，按捺着怦怦乱跳的心，用喑哑沉闷的语气说道，“好一张利口！田文镜岂不是应该投畀豺虎的巨奸大恶了么？汉继先秦，以宽刑法，诸葛治蜀，以猛为政，我不妄攀，但可类比。河南民风刁顽，痞癞之徒悯不畏官而惧刑戮，就是因为从前太宽纵了。所以我不能不冒残苛寡情的名声从严治豫。你身为生员且是洛阳名士，胆大妄为，辄敢于煌煌太平之世邪言惑众扰乱国家抡才大典，肆口侮蔑朝廷大

吏，自首虽有宽典，恐怕不及于你！兴仁公，这样的人还要留在斯文队伍里么？”

张兴仁被他当面将了一军，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他干咽了一口唾沫，说道：“学政衙门出告示时，已经革去了你的功名。张熙也是一样，已行文四川，照例除名。后生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到了臬司衙门，好生悔过认罪。你是投案自首的，援例宽贷，还有一线生机。”

秦凤梧绷紧了嘴，傲然昂起头来，一声也不言语：田文镜憋着一肚子气摆了摆手，李宏升已带了两个衙役进来，秦凤梧揉了揉跪得发木的腿，冷漠地扫视众人一眼，跟着李宏升踽踽去了。

“就这样吧，天快要亮了。”弘历心里突然一阵别扭，站起身来想打呵欠，又止住了，“按文镜的处置办理，下海捕文书拿那个张熙。其余与考生员，凡静坐过的一律记过一次。阿山布罗、柯英和张兴仁，我劝你们去看看黄河堤岸，各写一份谢罪折子递进去。从此不要再与田文镜过不去，听不听是你们的事。这个秦凤梧，文镜可以另外具一份折子奏进去。人，让我带回京去。”说罢，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几个人退出去，弘历仍毫无睡意，只觉得身上燥热，心里乱糟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默然踱出堂房，站在檐下，任冷风凉雨吹洒到身上，飘落到脖子里的细雨反而使他觉得心里清爽了许多。雨幕远处传来一声隐隐约约的鸡鸣，一切又沉沦进黑暗之中。

“今天谁也不见。”弘历对随在身边的邢建业说道，“明天一早就走，河南这地方太糟心，太没意思了。”

弘历第二天四更起身便离开了开封城。为了不惊动城中文武官员，将十几篓茶叶和走骡等一应物品都留在了驿馆。由俞鸿图出面至臬司衙门将秦凤梧从牢中提出来，弘历只带了刘统勋和温刘氏、嫣红、英英、由邢家兄弟护送连带看管秦凤梧，无声无息出了城北门。又沿堤向下游行了二里许地，见一带河面宽阔，渡口上只有两三条船，桥板旁边的沙滩上孤零零架着两间板房。此时天阴得很重，东方些微带了一点曦光，细得雾一样的雨尚在飘落，岸边稀落的麦田在风中不安地摆动着沉重的身躯。放眼北望，黑沉沉的河面蒙在霾云一样的霰雨中无涯无际，怪啸着直泻而下，漫漫荡荡消失在混沌不清的远方。弘历见刘统勋望着河面只是沉吟，笑道：“迟疑什么？快去叫门，过了河寻个店铺，我们还没吃饭呢！”秦凤梧规规矩矩站在邢建忠身边，也在眺望茫茫四野，不言声从袖子里取出三枚铜钱放在手里合掌摇了几下，抛在沙滩上。

“老实点！”邢建忠道，“你捣什么鬼？”秦凤梧没有理会他，蹲下身子看了看，失声叫道：“大人！现在不能过河！”

正要去敲门的刘统勋吓了一跳，踅回身来看时，只见三枚铜钱两反一正落在沙窝里，因道：“这是讼卦！——四爷，我看这天色不好，水势凶险，不急着过河，再等一个时辰，天亮定了再过河，成么？”

“‘讼’卦？”弘历也转身过来看了看，又打量一眼秦凤梧，说道：“这有什么稀罕的？昔日太宗皇帝与洪承畴松山一战，也卜‘讼’卦。为兵凶战危求卦，得凶反吉，懂么？这卦中有‘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的话，所以吓住了你们。但卦象还说过‘天与水违行’，我们做事能忘了‘天’道么？”秦凤梧显然没有料到这个阔哥儿一样的少年如此博学。但明明是凶卦偏要强释为吉，心里自然不服，因道：“生员是个人犯，淹死与刀杀无非都是个不吉。卦解中明明说‘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您非要这么说，我只好听命。”“你这句话还略有道理。”弘历一来肚中饥饿，二来也怕天亮，田文镜必然知道自己已经离汴，又来许多搅扰，一笑说道：“我命系于天，违命即是不祥。你们看，这么大的船，艄公住在岸边，有家有户，不是歹人，过这条河有什么为难处？我南下金陵，扬子江的风涛比这要大一倍，也是凌晨过的江，有什么不吉处。”

他们在外边大声说话，早已惊动了板房里的船夫。门吱呀一声响，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咳呛着，揉着眼出来，冲西边板房喊道：“阿二阿三，有客人摆渡了，还要挺尸么？天阴着，不然早就大亮了——老婆子，把夜来剩饭热热我们吃点就上艄了！”便听东板屋一个老女人声气答应一声，一阵柴火响，已冒出炊烟。两个儿子扣着钮子也推门出来，到船上起锚。一阵铁器相撞声风箱声和老头子的咳嗽声，给这阴沉可怕的凌晨带来不少活气。刘统勋上前对那老艄公说道：“老人家，我们要过河，这天儿成么——怎么这渡口只有你一家？”

“上游修了新渡口，客人多，都迁过去了。”老艄公接过老婆子送过的一大碗热面条，向嘴里胡乱挑着，满是眵目糊的眼看了看渡口，说道：“这边呢，还有几条船，都在对岸，早起儿进城人多，这边没生意——这天儿怎么了？只要不是河汛涨大水，下猛雨也照样过人！”说话间阿二阿三也已吃完饭，扯着衣襟擦着嘴不言声去河边解缆。刘统勋打量他的两个儿，都体魄剽悍身材魁梧，只是阴沉得像哑巴一样，心里觉得不妥，但见弘历已经挪步上桥板登船，只好和众人跟上来。那老人把舵，阿二阿三各人手持一根长篙，在料峭的晨风中冉冉走帆，“哟——嗬——”一声长号，双篙点岸，大船一荡，悠悠地离了岸。

船很大，分着前后舱和舱底。弘历和温家的、嫣红、英英坐在后舱，刘统勋和邢氏兄弟看押着秦凤梧坐在前舱，十个人乘坐还显得很宽敞空落。弘历原本心情颇好的，见刘统勋几个人面色紧张得苍白，手都攥得出水来，僵坐在前舱惶然顾盼，众人都沉闷得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由扫兴。此时隔舷窗外眺，苍苍茫茫天水相连，远近水面白浪翻涌黄水逆沸，片帆只影皆无，震耳欲聋的河啸声中不时传来舵把单调而又枯燥的咯吱响动。约一刻时辰，南岸也消失在混茫水色之中。弘历被潮湿的河风一吹，身上激灵一个寒颤，陡地升起一种不吉祥的感觉：我怎么忘掉妙手空空那首诗了？！万一船至中流有个闪失，谁来救护？万一上了贼船……他一阵心慌，不敢沿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定神看时，外舱依旧寂然无声，里舱三个女人倒似心情平静。嫣红手里拿着用竹圈绷得紧紧的一块生白布，用一根一根不同的丝线专心致志地抽空绣针。英英还不脱孩提之气，手心手背翻来覆去抛着抓弄一把铜钱。温家的神色安详，

一会儿张望船外景致，一会儿含笑看着两个丫头。弘历思绪一转，打量着她们又想，这两个孩子也算长得可人意儿了，就是这个温家的，退回十五年，也算标致人物儿呢！想着，笑道：“你们才来，驿馆里侍候的人手多，也没使唤着你们。过河再往前走，我的起居可要靠你们照应了。”

“爷这会子恐怕就要靠我们了。”温家的微笑道，“那个囚犯书生的卦真灵。爷，咱们上了贼船了！”

弘历身上汗毛一炸，几乎要跳起身来，双腿一软又坐了下去，惊慌地向外看看，阿二阿三仍在船头东一篙西一篙地乱点，摇舵声音也无异样，不禁失笑，说道：“你要吓死我么？秦凤梧要真有这个能耐，怎么不算算自己，就落到这个地步？”外舱秦凤梧听见弘历这话，忍不住回嘴说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知命不履于险地。即使平安过河，我的劝说也不错，不利于涉大川偏要涉就是违命。我一片好心肠半点歹意也没有，先得罪于田制台，后见误于大人，真是奇哉怪也！”刘统勋见秦凤梧如此狂放大胆，正要张口呵斥，和弘历挨身坐着的温家的从嫣红手里捏过一包绣花针，口中道：“我这就让爷瞧个热闹——”一头说，手指卡在底舱板缝里，略一用力，那底舱板“嘎”地一声大响，已被她揭起一块。

“娘的个脚，听壁角贼！”温家的一边骂，右手一挥，十几根绣花针脱手激射而出，口中兀自道：“钉瞎你们狗眼！”弘历正惊怔，便听舱底“妈呀”一声惨叫，似乎是两个人的声气。大约真的是被打瞎了眼睛，只听一阵急促的跺脚声，一个破锣嗓子吼声大叫：“黄水怪！失风啦！快他妈救我们！”

几乎同时，这条大船失了控。此地正当黄河中流，大船像断了线的风筝左一晃右一摆，飘飘摇摇顺流直下。邢建忠一把将秦凤梧揉进内舱，自己守了舱门。邢建业邢建敏邢建义三个人早拔刀在手一拥而出，只见那老艄公威风凛凛手持大板刀，钉子似的稳站在船头，已经扯去了胡须，竟是个三十多岁的精壮大汉！

“动手！”老艄公大喝一声，“上我黄水怪船者有死无生！阿二阿三对付那个小白脸，这三个货我包了！”

阿二阿三答应一声，在船尾拽出篙来，原来胳膊粗的篙头，还安着一尺来长的三棱钢刺。两个强盗目光一会意，一个望着舱窗里的嫣红和英英，一个盯死了温家的和弘历，隔着竹板从船尾猛地平扎进来，竟似要把内舱几个人蚱蜢一样连穿而过。只听“嘎啦”一声爆裂响声，阿三的竹篙从后舱直穿而过，竟透出前舱。秦凤梧紧挨舱门站着，左手上已着了利刃，觉得粘糊糊的，抬手看时，已是肉血模糊，顿时晕了过去。弘历见阿二阿三来势不善，情急之间，双手扳了舱顶横木，也不知哪来的气力，身子一翻，已紧贴在舱顶。阿二的一根篙钢刺头只扎进了一尺来长，却被温家的一只手紧紧攥住。阿二一扎不中，往外抽篙时，却哪里抽得动？阿二又气又急又奇怪，呜哩哇啦乱叫。弘历这才知道他原是个

哑巴，看嫣红和英英时，都是纤毫无伤。也不知她们用什么身法躲过了方才那凶恶无伦的一扎。温家的一闪眼见弘历腰间悬着一把裁纸削水果的小刀，说声“借爷的刀”，已是掣在手中，一甩手隔窗飞掷出去，阿二松手弃篙忙不迭躲时，哪里还来得及？那刀飞如疾电，正正扎在眉心当中穿脑而过，阿二“唿嗵”一声，麦个子似仰面倒在舱板上，眼见是不治了。温家的大喜，说道：“四爷这刀真好，赏了老婆子吧？”

“好，赏你！”弘历大声道，“那是红毛国贡的，削铁如泥呢！”话没说完，见阿三端篙红着眼又刺过来，疾忙躲闪。说时迟那时快，温家的已伸左手摸住敌人武器，平身向后窗一跃，已跳到后舱外船尾舱板上。

船头黄水怪和邢家三兄弟早已交上了手，以三对一，堪堪打成平手，但那黄水怪船上生涯，在滴溜溜盘旋乱转的船上进退如意，三兄弟禁不住船身摇晃，时而被摆得脚步踉跄，时而将身子送往黄水怪刀下，七十余合下来，三兄弟臂上都被削伤。因怕黄水怪进舱伤了弘历，都打定了主意，守在舱口宁死不退半步。黄水怪虽渐渐占了上风，无奈这三个抱的是必死之心，招招进击，都是同归于尽地拼命杀着，不禁心中焦躁，一边挥刀劈砍，一边高声叫：“阿三，了事没有？”却听阿三在后边应答：“贼婆子厉害，老二死了！”

“跳水凿船！”黄水怪大叫一声，一返身便跳进惊涛骇浪之中。船尾的阿三也弃了篙，看了看倒在船尾的阿二尸身，仰天惨笑一声也投水而下。

船上已没了敌人，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弘历身边，秦凤梧捂着受伤的手刚说了句“我说的‘不利于涉大川’，老爷们偏不——”“信”字没出口，脸上已挨了邢建义老大一个耳光，邢建义骂道：“都是你这臭书生晦气嘴说的了！你他妈非死到你这张嘴上不可！”

“不许吵，现在是同舟共济！”弘历此时又惊又急又光火，怒喝一声，“你们看看外边！”

众人这才留心，船已飘到一条大河与黄河交汇口。此地水面更是宽阔，浩浩渺渺两岸都模模糊糊，新注进的清水与黄水激荡着，掀起六七尺高的浪，巨大的涡流像风中纸鹞一样盘旋徘徊，时而被托起老高，时而又落到浪谷底下。眼见就要翻船，温家的急叫“快落帆！”话音未落，嫣红一跃出舱，用刀将绳索轻轻一搪，那大帆“哗”地一声落了下来，船体立觉平稳。众人不禁惊讶：船体摆晃得这样，这个小毛丫头竟有这样手段，轻而易举地就放下了帆！目瞪口呆间，只见嫣红飞速回身，操起阿二的竹篙，直插河底猛力撑持，那竹篙弯得像弓一样，发出吱吱的呻吟声。船，慢慢地离开了旋涡，豁然间已趋平稳——已是离了险地。她却并不急着回舱，“哗啦”一声放下铁锚，说声“好啦”，娉娉婷婷回到舱里，看了看天色，说道：“咱们飘下来足有五十里。天快午时了，快商议办法！”此刻众人早已呆了。

“这条河是惠济河。”刘统勋和弘历一齐出舱，指着南边河口说道，“再往

东二十里，就进了安徽境。奴才想，不如顺流而下，前边渡口水势略平稳些，不拘哪边靠岸，叫地方上送我们过河。”温家的说道：“船上有篙有舵，就从这儿过河。河北边是封丘地面，靠岸有个索象镇，也能歇脚打尖，七八里水面，说话就过去了。”秦凤梧道：“那个贼说要凿船，也不可不防。”温家的笑道：“像这样的险地，龙王也不敢往下潜。再说的，他是图财害命，怎么舍得凿船——这条船不值五六百两银子么？”秦凤梧道：“也许是图财害命，害不死恐怕又要杀人灭口呢！”

一语提醒了弘历，忙吩咐道：“打开舱板，下边还有两个贼呢！”温家的笑道：“他们中了我的散魂针，还能活到现在？”说着随手揭开两块舱板。弘历向里看时，只见两具尸体蜷缩得大虾一般，死鱼样的眼暴出，口鼻流血一动不动。弘历不禁心下骇然，盯着温家的和嫣红，许久才问道：“你们是剑侠？真看不出竟是红线女一流人物！”“我们算什么剑侠！”温家的扑哧一笑，“爷没见过我们老爷子的本事呢！李制台对我们家有大恩，老爷子派我们听李制台支使的。爷甭疑到别的上头去。”众人正说话，英英眼尖，指着上游说道：

“这贼是一窝子！那黄水怪带着人追来了！”

众人大吃一惊，向外望去，果然见一大一小两只船都鼓着帆逼近过来。小船船头坐着阿三，还有五六个水鬼，大船上足有二十个人，黄水怪赤膊站在船头，一手提着大板刀，一手遥指弘历等人，大声叫喊：“就是这起子羔儿坏了羊圈，下水凿沉了它，一个也不要走了！”那阿三喊声“下水！”几个水鬼青蛙般都潜了下去。弘历不禁心里叫苦，想不到一念之差惹出这么大祸来，此番性命休矣！环顾众人，惨笑道：“悔不听秦凤梧的话，致有今日下场。你们谁会水，自己逃命去吧！”

“嫣红下水！”温家的此时却十分镇静，一边脱外边大衣裳，冷笑道，“看是洪泽仙厉害，还是黄河鬼厉害！——你们在上头防着大船来攻！”说罢与嫣红目光一会意，二人一同无声无息钻跳入河。弘历刘统勋眼睛瞪得一眨不眨凝视着水面，只见逆波翻涌浊流如粥，什么也看不见。稍一移时，近船丈余一股红水泛上，正不知是谁受伤，一个黑衣水鬼已经浮尸上来。稍一移目，上流又泻下一缕血水，一个水鬼伸头换气，气没换完“哇”地一声大叫，死鱼一样飘了起来。眼错不见，一个水鬼手拽锚索正在透气，大约屁股上被扎一刀，惨叫一声也飘了下去。众人惊喜间，一个水鬼探身出水，双手张着，踩水向贼船逃去，一边逃一边大叫：“水底下不成事，贼婆子厉害，快，快——”像被人在水下猛地一拉，他也沉了下去……温家的踩着水回船，恰嫣红也从后尾爬上来，一手里握着匕首，一手拧着满是泥沙的湿发，对温家的道：“都了账了。我这里叫人扫了一凿——”她指了指胁下，“船底下这东西了得，百忙中还凿下一块板来，得赶紧堵住！”

不到半个时辰的水下恶战，敌我双方都看怔了，直到贼人水鬼悉数被歼，黄水怪才醒过神来，在船头跳脚号啕：“给我杀了这些王八蛋！我的好孩儿们喽……我半辈子的心血呀……”眼见大船驶近，众人心情紧张起

来。弘历把邢家兄弟等人叫到跟前，铁青着脸说道：“这些水匪不像是一路人马，像是有人纠集起来有意加害我的。他们没有行务历练，要是刚才上下同时动手，我们更难应付……我们只有边战边走，你们要好生出力，天幸脱得此难，我必报此大仇。万一我死在这里……你们活着的人要面见皇阿玛，原原本本把我这话奏知他老人家……”想起在北京的雍正和母后，弘历不知怎的鼻子一酸，眼角已迸出泪花。又转脸对秦凤梧道：“我就是当今驾前四阿哥，宝亲王弘历。和你缘分到这地步，我赦了你。舱底已经漏水，你不能动武，去堵漏去吧！”

秦凤梧满眼是泪，叩头说一声：“我跟定了爷！”爬起身跑进了后舱。温家的起锚鼓帆，摇着舵缓缓行驶。敌船因为完好无损，又有人撑篙，来得飞快，已经逼到十余丈远近。船上贼人一阵阵起哄：

“看这几只羊羔子逃天边去！”

“看哪！三个女的！”

“我要那个穿红衣裳的！”

“那个小的归我！”

“老有老的滋味，掌舵那婆娘我包了！”

哄笑声中“砰”地一声，两条船已经猛撞了一下。弘历和刘统勋手里握着刀，都被颠得跌倒在舱门口，对面舱上几个彪形大汉却带着劲风一跃上船。弘历大喝一声“上！”带着邢氏兄弟就要往前冲。

“四爷，”坐在舱门口的英英忽然说道，“我来对付他们！他们人多，这么打要吃亏的！”一边说，将手中抓子儿玩耍的一把铜哥儿劈面甩了过去，那四个人立脚未稳，已各自中了一镖，三个人仰面倒栽进水里，只有一个略一趔趄，挥刀大叫“快跟上来！”挺刀便去刺温家的。

“好，你比他们结实！”英英笑着手一扬，“再补个钱儿？”一枚铜哥儿激射出去，正中那人太阳穴，那人哼也没哼便栽进水里。英英见两船离得略远一点，索性提着那串小钱到船头温家的身边，瞧着敌船近一点便是一把铜钱，喊声“布施你们！”便打过去，敌船伤了五六个人后，谁也不敢再伸头，偌大一只船面上，竟被她打得人影儿不见。弘历看得呵呵大笑，拍手道：“今日大开眼界！”忽然见她停了手，为难地看了一眼温家的，说道：“妈妈，没钱了。”

对面黄水怪忽然大叫一声：“贼妮子没钱玩了，快撑船，靠上去！”弘历见敌势嚣张，不禁又复着忙。刘统勋一眼见弘历给雍正和三阿哥五阿哥买的云子儿扎成箱子码在前舱，忙问英英：“围棋子儿成不成？”崩断纸绳，立刻取出一盒。

“成！将就着用，快拿！”英英急说一句，棋子儿已经送到手里，见一个

贼在船帮上一伸头，照脸就飞过一枚，只听“咕咚”一声，显见敌人已中镖倒地，英英高兴地对温家的说道：“妈妈，这种围棋子儿比铜钱还趁手好使！”抓了几个挥手隔船打出去，那些棋子儿成一字形都嵌进对面船舱木板上，英英得意地大声喊道：“都摸摸自己的猪脑袋，觉得比这木板硬些的，就过来尝姑奶的黑枣儿！”

对面船上人大约被英英这一手镇住了，好一阵沉默。一个中年人刁声恶气说道：“妈的个屎，你死了七个，我他妈伤了十几个呢！巴巴地请我来吃板钉席，这生意做不成了——下锚转舵，送爷们回去！”话音一落，那船上咣啷啷一阵响，已经定住了。弘历此时方惊魂初定。却见秦凤梧一身泥水从舱中出来，揩着满脸泥浆，说道：“两个死尸太碍事，好容易才用棉袄把洞塞住了。”“唔。”弘历咕哝了一声，迈着迟钝的步子进了舱房，靠窗坐下。此时一口气松下来，才觉得又饥又渴，浑身软瘫得一点气力也无。温家的和邢家兄弟忍着累饿，把吃奶的力都用出来努力撑船，看看那贼船渐渐远了，消失在落日的余晖中。弘历陡然又想起妙手空空那首诗，“鹊鸽原”三字闪电一般划过脑海——果然是老三要加害于我，那说不定这一路还要有凶险。李卫召的那个吴瞎子又如何能寻到自己？凭这几个人保护能平安返京么？他的心绪一时又糟又乱，加上饿得心慌，手脚都颤得有点不听使唤。想睡又睡不着，半躺着叫了刘统勋和秦凤梧进来，却又沉默不语，良久才道：“今日之险，毕生难忘。你们说，前边的道儿好走么？”

“难说。”刘统勋的声音干燥得像劈柴，“我看这些贼不像是为财谋命，像是预备得停当等着我们似的。”秦凤梧点点头，问道：“晓得千岁爷禀性习惯的人多么？这些人这么锲而不舍地追杀爷，不图财又图的什么？”

弘历冷峻地一笑，说道：“大约图的比财更大的物事吧！”

“难说。”刘统勋舔了舔嘴唇，“弘时”这个名字今天不知几次从心里闪过，但这个念头只敢闪一闪，他仍不敢启齿明言。嗫嚅了许久，才说道：“也许有人不乐意我们君臣平安走路。这样的太平年景，仓猝之间能买通几路贼盗截杀我们，得要多大财力——也真舍得下功夫？”

弘历闭着眼养神，忽然问秦凤梧道：“‘讼’卦，嗯。这一节《易》还讲‘讼，元吉，以中正也。’是么？”

“是。”秦凤梧一躬身应声答道，“‘食旧德，从上吉也’也是象里说的。我的解说原来偏颇了。”

第二十七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弘历一行人与水贼恶斗一日，天傍黑时船方靠岸，已是累饿得人人筋软骨酥。收拾了细软贡物登堤看时，一带凹地过去，果然有一座大镇，凹

地上种着稻子，看样子是取土修堤留下来的，也许因为这个大坑，交通不便，才没在这里设渡口。远远望镇子，乌沉沉黑乎乎的，青白灰紫各色炊烟袅袅间倦鸟噪昏鸦翩跹。远处驿道上铎铃脆响，得得马蹄中不时传来车把式的吆喝声和甩鞭声，近处稻田里几个老农持着铁锹在入水涸田，不时互相答讪几句笑语。远处巷落里孩子们像是在捉迷藏，一阵阵传来叽叽嘎嘎的笑声……几个遇难不死的人，乍入人间香火之地，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柔和亲切之情。弘历欣慰地长出一口气，边走边说道："我真有点恍若隔世之感，今晚我们就住这镇上。也不必忙赶路，歇透了再走——秦凤梧，要不要你再卜一卦？"

"王爷识穷天下，这是取笑了。《易》云'再渎不告'么！"秦凤梧嘻嘻笑道，"焉有一日之内连遭凶险的事，我们爷们不是倒霉透了么？'讼'卦说'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后头一句已经应了。王爷回京是要见皇上的，这里我又蒙了您的赦。这都是'利见大人'，是么？"

众人说道，沿稻田埂仄径过去，上了大路一箭之地，已是进镇。大约这里散集不久，牛马市上满地都是湿牲口粪，街上星星点点的"气死风"灯下，卖水煎包子的，卖馄饨水饺拉面削面饽饽馒头油烙馍馍一应汤饼的，勺锅碰撞，并有烧鸡卤肉牛羊肉汤锅，香气溢满街衢。这群拖泥带水衣衫不整的人经过，引来了各色各样的目光。他们也不理会，咽着口水徐步走着寻觅下处。最后在镇西偏北处寻着了一处百年老店"王记客栈"，歇脚住下，一应饮食住宿，汤水侍候周备，也不必细述。

在索家镇歇息三日，弘历等人已经将养得精神完足。第四日头早，他们雇了走骡驮轿，特意又买一匹马给弘历坐骑，仍是行商模样，取道黄陵、留光、牛市屯，迤逦往东北行来。路过留光时，弘历想起王老五一家，特意打听"黄台"这个地方。乡人都说黄台这地方康熙五十六年过水，已经没了，王老五更是无从打听，弘历嗟叹不已，也就罢了。一路询问田文镜官缄为人，也是众口不一：有说清廉的，也有说苛暴的；有说爱民的，也有说残民的，竟和官场对田氏评价一样莫衷一是，问到后来弘历也懒得问了。此时已入五月，天气乍热，中午时分骄阳毒晒，豫北十多天没有落雨，大车道上浮土数寸，一踩一串白烟儿。弘历先在山东赈灾中过暑，最是畏热喜寒，驮轿里闷，马上又晒得受不得，便令中午辰时歇脚，过了未时再走，虽然起得早了些，倒觉路上安逸。秦凤梧名士风流，滑稽多智，一路吟诗说词，打诨说笑，打叠了百样殷勤讨弘历欢喜，因此也不觉寂寞。

这日行至镇虎集，刚刚过了辰中。按刘统勋夜里算计，上午多赶些路，晚间便可趱行到滑县，与官府接头，就可以沿驿站直送保定——他实在被黄河遇险吓怕了，生恐这位执拗的王爷再遭不测。自己作为扈从臣子百身莫赎——偏是这天响晴无云，早已热了上来。那太阳未至当午，便把大地照得一片蜡白。道旁的早玉米、高粱和大豆红苕地热气蒸腾，远远望去，房、树像隔着水一样在气流中颤抖。庄稼的叶片都晒卷了，在逼人的暑气中耷拉下来，偶尔一阵热风吹过又归寂静，反而觉得更加燥热难当。

“你们听听，树上的蝉都懒得叫！”弘历虽当盛暑，衣冠一丝不乱，在马上一把接一把用手揩汗，对身边骑着骡子的刘统勋道：“往前四十里没有集镇，万一有人热倒了，连个救护处也寻不来。再说车夫骡子也怕受不了——延清，要走你先走，我是非要歇在这里了。”刘统勋张望一下四周的青纱帐，舔着嘴唇赔笑道：“奴才也热得受不得。到前头小村里先喝点水，寻个荫凉地吃饭打尖，咱们从容计议。奴才那是为了主子好！”秦凤梧见道边有块甘蔗田，稀里哗啦趟过去，嘣嘣撅了五六根又追上来，刷去蔗叶先递给弘历一根，一边继续刷叶子，一边笑道：“主子您吃根儿，梢儿留给奴才。”又递给刘统勋一根，自己撅断一根，把根儿又递给弘历，其余的都送到车上温家的，他龇牙咧嘴地倒啃着蔗梢，说笑道：“太闷了，说个笑话儿吧。北边人和南边人在中间遇上了，北边人吹嘘，‘我们那边冷，冷得紧！摸铁铁咬手，触石石沾皮。撒尿时一手拿根小棍，尿一出来就结冰，得随时敲着，不然就连人冻住了。舌头舔牙要先试试，不然就连牙冻一处了！’南边人也吹，‘我们那里热，热极了！太阳地里放几个老玉米，一会儿就熟，时辰长了就爆了玉米花儿。有一回我赶猪进城，一路都不敢停步，路上寻人家喝了一碗水，出来猪都烤熟了。’……”弘历听得哈哈大笑，接过刘统勋递上来的蔗根，一边嚼着，一边说道：“烤猪是没有的事，五额驸去吐鲁番，热时在石板上摊鸡蛋，一会儿就熟成煎饼了。”他指着道旁的玉米，笑道：“我出一联，谁对出有赏！——今年的早玉米，旱得精细焦黄不长。”

刘统勋不长于此，一门心思想着合适的歇脚地，未及答话，秦凤梧已经对上，“到后来给个穗，下场雨还差不多。”“敏捷！”弘历笑道，怔着想想，吸着气道：“怎么总觉得你对得别扭呢？”车上传来三个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英英伸头道：“四爷，他少对了一个字！”弘历不禁扬鞭大笑，秦凤梧道：“那就必成‘下场透雨还差不多’，要再不下雨，我们这地下跑的也要变成烤猪了！”

一语逗得众人又是一阵哗笑，都觉得暑热好熬了许多。刘统勋在马上遥指前方，说道：“前头三岔路口那株老槐树好阴凉，我们先歇下来再说，可成？”

“成！”弘历手搭凉棚看了看，果见前边路分两岔，一向东北，一向西北，岔道口一株硕大无朋的槐树，老桠虬根枝叶茂密，遮了足有一亩多地的大阴凉，确是歇脚的好地方。因一纵马奔过去，飞身下来，一手解着项上扣得紧崩崩的钮子，一手不停挥扇，仰脸看着浓密的树冠，待众人赶上来，笑道：“这树是刘秀手植一千六七百年的岁数了呢！你们看那块石碑。——可煞作怪的，这一路几十里连棵大树也没有！这个树底下要是摆个茶桌棋盘什么的，再有卖瓜果酒水的，还愁没生意？这里的人真怪！”一个骡夫打火点着旱烟猛吸一口，说道：“早先这里树多啦。田制台那时还没来河南，是个叫阿西喇布的什么黄子的在河南当巡抚。说这里土匪多，一把火烧净了，结果土匪也没了，那边娃娃河也干他娘的了。没有水，不光土匪不能过，好人也不行，这一带迁光了。田制台又叫栽树。说也怪，树有了，河里也有了水，只是不如先前大就是了。这一路过来的都是新迁户，黄河冲了家的，都安置了这里。说是新垦的

地，其实都是过去的好地荒了，又垦出来罢了。嗨——官们的想头，咱死也不明白。”

这一番对田文镜的评介仍是有褒有贬，弘历听得多了，只无所谓地一笑。刘统勋看那石碑，只写了“汉光武帝手植此槐”，落款却是“明弘治二年”。秦凤梧便急着问骡夫：“附近有客店没有，哪里能洗澡，有没有瓜田。”正乱着，古北道上过来一个小姑娘，只可十二三岁，短袖衫青布裤，赤脚穿着草鞋，手提着瓦罐沿路过来，连踢带跳的口中还哼着曲儿。见这大一群人歇在树下，诧异地看了看，指着东边道：“娃娃河那边能饮牲口。洗澡不成，只有几寸深的水。”秦凤梧问：“喂，有瓜田没有？”

“有的。”那姑娘又看了弘历一眼，回答道，“我爹就是种瓜的现在瓜庵里，连锄地带看瓜。你要买么？”“买，买！”秦凤梧喜得眉开眼笑，“我一买就二三百斤，吃不了兜着走！”说着跟了女孩便走。女孩又回头看了弘历一眼，像是思索着什么去了。秦凤梧张着脸只是看刘统勋，刘统勋怔了一下才想起他没钱，从袖子里取出一把散碎银子，约莫五两的样子给了他。秦凤梧抽身追了上去。

小孩子趟着高粱地埂走了一袋烟工夫便到了瓜地，把瓦罐轻放在草庵前，喊了几声“爹”，一个壮汉才答应着从青纱帐中出来，手里还提着一把锄。女孩嗔道：“你就不瞅瞅天，贼热的，过了晌再锄就误了你那半亩花了！”

“天旱。”壮汉赤膊蹲在地下，喝着罐里的绿豆汤，讷讷地说道，“锄头底下三分水嘛。”女孩闪眼见秦凤梧渐渐近来，撞得高粱叶子沙沙乱响，忙凑到父亲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壮汉先是一怔，放下碗盯着问道：“真的？！你看清了？”

“像得很。”女孩又变得迟疑了，“舍粥棚里我跪得近，他眼下有几颗细麻子，方才离得远，没有看清，待会回去我再仔细看——”说话间秦凤梧已一头热汗过来，她便不再吱声。

原来这壮汉就是王老五，被李卫发遣回省。那二百多人，田地多被水冲坏了，有的地修河堤挖了土方，不能再种。恰河南核实垦田亩数，滑县原来垦荒的人都回了自己家乡，官府便贱卖了这一带的青苗租给这些无地难民，分五年期以粮顶债，安置了这批人。当下见秦凤梧过来，骨碌着眼珠子看瓜，王老五忙站起身，憨笑着道：“官人要吃瓜？西头的好，那边上的鸡粪，随便吃！”

“我要买二百斤。”秦凤梧顺手摘了一个甜瓜，“嘣”地掬开，青皮红瓤白里儿，咬了一口道：“好甜——多少钱一斤？”

“您是远处走道儿人，出门在外的不容易，”王老五道，“二百斤瓜我给你送去，出一吊钱，成么？”秦凤梧边吃边道：“成！咱们摘，我们东家等着呢！”王老五一边摘，一边套问：

“客官是做什么生意的？”

“绸缎，瓷器。”

“发财——是从南边来的？”

“我们生意大，南北都有分号。”

二人一递一答正说话，稀里哗啦一阵响，一个赤膊汉子闯到地头，摘起一个瓜掰开就吃，口中道：“日他奶的，这里的人都死了，瓜地不靠路边种，叫老子好找！——常掌柜的，叫兄弟们过来，这里有瓜！”只听远处应了一声，一片声碰得庄稼乱响，冒出二十多个人来，都是满身油汗，也不理会王老五三人，满地里践踏着摘瓜，口里咬着，手里摘着，生瓜扔得到处都是。王老五气得脸色煞白，忙低声道：“别言声，没见都带着刀，是——响马！”秦凤梧手一颤，瓜落到田里，心里盘算着钻青纱帐逃跑。那个叫常掌柜的趟着瓜地走来，问道：“喂，你们是一家子？”

“不是。”王老五护住女儿，盘着辫子低声说道：“他是买瓜的。瓜地是我的……”

“这儿离延津县多远？”

“回爷的话，顺官道往西七十里地。”

“走直道儿呢？”

“四十多里吧？”王老五道：“宁走三里光不走一里荒，谁走这样的庄稼地呢？”

常掌柜的还要问话，一个贼人眼实，指着秦凤梧尖声叫道：“这不是黄河船上那个兔崽子秀才么？这世界日他妈的真小啊！”

“小就小！”秦凤梧没等姓常的醒过神来，抄起一个熟透了的甜瓜劈脸砸了过去，打了个满脸花。他也真滑溜，哧溜便钻了高粱稞子里，没命地往回跑。强盗们扔瓜抄家伙，一窝蜂般从后追了上来。一个强人用刀比着对王老五道：“挑起瓜，跟着爷走！”王老五答应着一边挑瓜，一边悄声对女孩子道：“杏儿，快找你妈想法子！”那强人心不在焉地盯着外头，也没有听见。

弘历一干人一边在树下歇凉说话，巴巴地等着秦凤梧买瓜来，忽然听到远处一阵大呼小叫。转脸看时，秦凤梧疯了似的撒腿从高粱地里钻出来，头脸乌青，张着双臂大叫“抄家伙！抄家伙！响马来了——”他一个筋斗从田埂上倒栽下来，又翻一个身，满脸灰土臭汗，已是大花脸一般，抹一把跳起身来，指着青纱帐道：“贼人多！四爷，咱们赶紧到前头屯子里！”说话间高粱叶子一阵乱响，一群土匪发辫盘顶手持刀枪已拥下路来。刘统勋数一数，只有二十多个敌人，算计除了邢家兄弟，温家的

和两个丫头武艺高强，又是大白天，尽可支撑一会儿，略觉放心，便急急说道：“主子，叫温家的断后，邢家兄弟护着，走！”

那常掌柜的却不急于进攻，站在路当中，手含在口里尖声呼啸一声，听了听，又是一声，路南远处便传来一声口哨，隐隐约约传来哗哗的庄稼声，遥遥还有呼喊声。刘统勋见骡夫们都吓怔了，怒喝一声：“快！谁敢逃，立刻大棍打死！”此刻温家的和嫣红已结束停当，下轿尾随护送。温家的掣剑在手，对远处贼人喊道：“喂——听说过山东端木家么？你们要抢端木老爷子的镖么？”

“端木家还会接镖？老爷子封刀三十年了？”常掌柜的大笑道，“你真会吓唬人！——听说你们妮子暗器好准头，我挺着肚子硬挨，三镖打倒我，咱们桥走桥，路走路！”英英早已掏出那盒围棋子儿，相了相，觉得太远，没有把握地看看温家的。嫣红却手里暗扣着弹弓和铁丸，温家的一摸发髻，取出一个纸包，里边是一叠打磨得雪亮的蝉翼铁镖，口中道：“你不信我们是端木爷的门下，送你个信儿就明白了！”手中那镖轻轻一捻，倏然间蜻蜓一样直飞高天——却只盘旋着舞动，乘常掌柜的凝神看天，低声道：“打！”嫣红一弹弓便将铁丸激射出去，那英英也是奋力一掷，一把黑棋子儿冲胸打向常掌柜的。常掌柜的一心防着空中旋飞不定的蝉翼镖，肚皮胸前早着了五六下，却连个青包也没有鼓起。他外家硬功如此之好，众人无不骇然。说话间那蝉翼镖已又飞到常掌柜的眼前，他伸手想捉，见那镖旋转得太快，蝴蝶般上下飘忽不定，往回缩时，左手拇指已被搪了一下，略一怔间眉头又被碰了一下，顿时渗出血来，眼见那镖旋力仍强，竟像长了眼一样粘追着自己，吓得连纵带跳滚到一旁，直到飞镖落地，才惊怔着爬起身来。

温家的又取出一片蝉翼镖，冷笑道：“你信不信这独门暗器？再给你来一枚？”常掌柜的拱手道：“既是端木老爷的镖，我们不要了。车上那个小白脸跟我兄弟们有仇，你留下自己走路！”温家的道：“你说得真美，这是我家镖主！”

“常哥，”那个黄水怪的弟子见常掌柜的迟疑，忙凑到跟前说道：“不信别人，还不信我铁头蛟的？那个小白脸真的值五十万两银子！我们黄哥要不是想独吞，早得手了，您连一文也摸不着！这几个婆娘腕子再硬，也挺不住我们四十几个好手围攻，过了这个村，可再没这个店了！”温家的叫道：“姓常的，你是山东龟顶寨的黑无常吧？前年八月十五没去给端木老爷子贺节？为一个镖，要得罪遍绿林么？黄水怪是杂牌水鬼，你要跟他卖命？”

黑无常低头想了想，五十万两银子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黑沉着脸再不言语，将手一挥，说道：“上！杀光灭净心里清净！”土匪们噢噢呼叫着又冲上来。邢家兄弟前头护着弘历，温家的三人飞弹打镖且战且退，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正急切间，前边屯子里锣声大作，狗叫人嚷，谁也听不清有多少人，喊的什么话，刘统勋以为又来大股土匪，一眼瞧见大路北坡有座土地庙，忙大声喝命：“都退到土地庙去！”

这是一座不大的庙宇，新建不久，只正中一殿，塑着土地公婆二人，柱子上的泥漆摸着尚未完全干燥。院落中间东西两株大榆树分居了正庙门前两厢。也许正因此地树木稀少，人们才特选了这里建庙。周围砖墙也都砌起不久，一切都十分简陋草率。众人一拥而入，立刻将弘历拥进正殿，邢家兄弟守了殿门，温家的和嫣红英英守在榆树下，三人六目盯着大门和院墙。喘息未定，外头便听一片嘈乱的叫嚷声，刀器碰撞声。温家的一跃上房，大喜说道："四爷，这里乡民忠义，和土匪动上手了！"

原来王杏儿逃回村去，气喘吁吁把外头的事一长一短告诉了母亲。那女人一听里头有救援过自己的恩人，操起铁锅出门边敲边大喊大叫："外头人[1]们听着，在南京送我们回来的那位爷叫土匪围在屯外了，那些鳖王八们只有二十来个，都出去打啊！谁不去是窑子[2]里养的了！"其时刚过正午，在家歇晌的男人也有百十人，听受难的是恩人，土匪又不多，立时筛锣打盆地叫喊聚集起来，手里举着叉把铁锹、斧头、镰刀、镐锄镢铣，还有的拿着大棍，吆喝着互相壮着胆蜂拥出村。见一群土匪正要攻土地庙，双方立时混战成一团，土匪们单打独斗原是些好手，无奈这些庄稼汉人多心齐，教师[3]不如冒失，仓猝之间竟被打了个手忙脚乱，四散奔逃。那黑无常又踢又打又骂才将人众稳住。乱间王老五乘人不备，抽出扁担便追，却迎头碰上跑过来的铁嘴蛟，被王老五一扁担打得就地磨了几个旋儿，一屁股坐了地下发昏。

此时弘历已经出了土地庙观战，见乡民们虽勇，一来没有领头的，二来没有军事经验，知道只要匪众略加整顿，杀回来后果不堪设想，思量着大声喝命："邢建业，你们四个上，不要叫他们喘气，一个活的也不要逃掉！"

"喳！"

四兄弟叉手答应一声，立刻领头杀了过去。那群土匪喘息未定，乡民们又嗷嗷叫着冲过来，心慌意乱间已被砍翻五六个，其余的一哄而散，漫庄稼地四散奔逃。刘统勋在旁在大喝一声："乡亲们，不能留后患！拿贼呀，我们主子说了，拿住一个赏十亩地！"乡民们兴奋得大发鼓噪，立刻分头冲进青纱帐里穷追，邢家兄弟只盯死了黑无常，膏药似的粘着，跑到哪里追到哪里，那黑无常一个不留神竟掉进了井里！其余土匪虽然悍勇，无奈丧了斗志，地形也不熟，不到半个时辰，皆都束手就擒，倒是挨了王老五一扁担的铁嘴蛟见机得早，不知什么时候溜得无影无踪。也亏了弘历，临时安排，就将土地庙作了监房，挑出三十名精壮乡民随邢建义轮流看守，抚恤受伤百姓，按每亩七两银子官价发放赏银，忙得连热暑也忘记了，直到天黑才算诸事妥帖，此时滑县县令程荣青已带着衙役们赶来。乡民们放翻了两头猪，五六只羊，买酒设筵，就在王老五家大院热闹。弘历、刘统勋、程荣青坐了首桌，王老五一家和秦凤梧相陪，与众人频频举杯相贺。酒酣耳热间，乡民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描绘日间情景，无不满面红光酲然欲醉，直到起更时分方才各自归家。

程荣青却一直惴惴不安，见人散了，一边随弘历进堂房，口中请罪

道："田制台宪谕早已过来了，奴才沿官道布置了一下，太草率荒唐。王爷在奴才境里出这样的事，真是辩无可辩，奴才这里专听爷的发落。"说着便跪了。

"这是外省流寇，"弘历说道，"再说你也不知道我走这条道儿。"见王氏送上热毛巾，杏儿端着热水进来，弘历将脚泡在盆子里，用热毛巾揩着脸，一边思量一边说道："这次贼人突发袭击，这个屯叫——叫槐树屯的吧——槐树屯乡民义勇兼备，奋起杀敌，匪众才得全军覆没，这都是贵县平时教化有方导民有术。因此，功劳还是你的。"因见杏儿跪上来替自己搓洗腿脚，弘历夸了一句"好伶俐丫头！"又道："你就按这个宗旨处理这个案子，申报田文镜，至于我，提也不要提。"

"这个——奴才怎敢贪天之功——"

"就这么说。"

弘历站起身来，趿着鞋适意地摆了几下双臂，又道："所有人犯，明天一早你亲自押送回县。严加鞫审！"说着踱出院外，轻轻挥着扇子遥望天上星河，众人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

"四爷，"刘统勋说道："为首的那个黑无常，我们该带走。"

"唔？"弘历仰着脸，星光暗淡，看不清他什么脸色，却只沉吟不语。秦凤梧十分机警的人，已猜到刘统勋话中之意，因道："这伙子匪贼，苦苦穷追四爷，必定有所指使。再说，由您亲自处置，也解恨些。"他没说完，弘历已经领悟，点头道："此仇岂能不雪？就是这样，贵县报上去一个'匪首诨号黑无常者，为乡民诛杀'，也就是了。"

程荣青这才明白这位王爷的心思：不想张扬自己遇难的事。这样一来，匪首被杀，匪众全歼，一古脑儿都成了县里功劳。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心里不由一阵狂喜，见弘历摆手命退，诺诺连声带着衙役退了下去。弘历便命邢建业，"把那个黑无常带到这里来！"说完踅回了上房。因见王老五一家五口都垂手侍立着，便笑道："彼此知道身份了，就有这许多形迹。你们是主人，我们是客，这就摆平。"

"不是这意思，"王氏敛衽福了两福，说道："您不但救了我们一家，槐树屯一半的人都是爷从舍粥棚提携到这地步的。您就不是贵人，还是我们恩人呢！"杏儿便端上一盘削好了的甜瓜，小声道："井里湃过的，请爷趁凉用！"

弘历拿起一块咬了一口，沁凉香甜，不禁高兴地抚着她的发辫笑道："好丫头，可惜你娘太疼你，不然跟了我北京去，几年就出息了！"王氏忙道："死鬼那是把孩子往火坑里送，爷这样的好人家，我们巴都巴望不上呢！——痴妮子，爷收留你去北京享福，还不赶紧磕头！"杏儿早已俯下身子，就磕了不计其数的头，起身将弘历换下的衣裳便拿了去。一时见邢建业带着垂头丧气的黑无常进来，王家的人才退了出去。

“黑无常，”刘统勋见弘历给自己使眼色，便自坐了，沉着脸问道：“你知道自己犯的什么罪么？”

“知道，”黑无常梗着脖子道，“杀头的罪。走黑道那日我就预备着这一天了。呸，他奶奶的，过二十年——”

“又是一条好汉。对吧？”刘统勋道，“可惜的是不止杀头而已。你不是杀人越货，是谋害！且谋害的是当今万岁驾前皇子四阿哥，宝亲王爷！你掂量掂量，逃得掉这一剐么？”

黑无常睁大了眼，愕然打量着弘历。只见弘历穿着月白宁绸长衫跷足而坐，腰间系一条明黄卧龙带，缀着汉玉坠麝香袋，手里一把素纸湘妃扇不紧不慢地摇着，将一根油光水滑的辫子轻搭在肩头，面白如月目如漆星，看着自己轻轻点头，清华神韵中带着威气，一副龙子凤孙派头。黑无常怔了半晌，说道：“就是皇上，我已经做出来了，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认命！”弘历冷丁地在旁插问了一句：“黑无常，听说你是出了名儿的采花贼？”黑无常急得眼瞪得铜铃一样，大叫：“你听谁说的？叫那兔崽子站出来！杀官的事我有，劫盐船的事我也有，就是不糟蹋女人！这是黑道上有名头儿的，不然我也不敢去吃端木家的筵席！起小我爹就掰着嘴教我，做强人是天作孽，弄女人是自作孽。我们黑道也有黑道的规矩道理。你只管查，查到一起，剁碎了我喂狗！”

“盗亦有道，这是庄子的话。嗯——夫妄意室中之藏者，圣也；入前，勇也；出后，义也；分均，仁也……”弘历喃喃诵念几句，只一笑又敛住了，“其实杀头、凌迟、碎剁，都不是最酷之刑。昔日魏忠贤当国，动辄活剥人皮——延清，你看他如何炮制？”刘统勋一边寻思着弘历用意，摇头道：“明朝有剥皮之刑，都是把人杀死再从容剥皮、揎草、风干。”秦凤梧道：“魏珰剥人皮是活剥。用热沥青浇灌全身，再用冷水激硬，一块一块剥下——皮剥了，人还要活十二个时辰呢！”

三个人有意渲染酷刑，连在里屋的嫣红姐妹都听得心惊肉跳，大热天儿一个劲打寒颤，黑无常也苍白了脸，低着头，两腿不由自主簌簌发抖，只是不言语。

“你不肯‘自作孽’，还算善根不断。”弘历冷冷盯着已被打下气焰的黑无常，“我佛作则行道以慈悲为怀。世有不可救之心无不可救之人。我取你不采花这一条，可以为你开一线生路。王臣匪贼其实只一念之差。你在盛年，又有一身本领，我亦很惜你，你不可自误！”这番话又威严又夹着温馨，既说天理又沿及人情世道，刘统勋手里不知断过多少案子审过多少人犯，老官熟牍稔知人性法律，也由不得佩服得五体投地。黑无常已自料无生理，想不到弘历竟说得如此有情有义，崩角叩头说道：“老爷这么说，黑无常但凡是个人，还能不知恩，不感情的么？小的为匪，也是叫业主给逼的了。康熙四十五年山东丰收，东家八月十五夺佃，打死我兄弟卖了我侄女，我一怒之下就——烧了汪家寨，投奔龟顶山寨，当了三年小喽罗熬了个二等头目，就因为前头寨主王伦采花劫嫖妇女，我们

翻脸火并，杀了他众人才推我坐了头把交椅……”他说着，触动往年伤情事，禁不住五内俱沸，伏地号啕痛哭。众人被他的破锣嗓子号得无不凄惶。

“那龟顶峰离这里往返七百余里，又是太平世道。”刘统勋柔声问道，“你怎么敢犯浑到河南劫票？你也忒大胆的了。”说完偷看一眼弘历。黑无常拭泪道：“那个跑了的铁嘴蛟，他爹在世和我是把兄弟。五天头里上跟我说，有一路镖，肥得很，带的银子有十几万不说，镖主的仇人肯出五十万银子买他的人头。各路人马都调到南北官道上等吃块肥肉，谁劫下来分三十万，其余黑道朋友分二十万。总是我鬼迷心窍，带着弟兄们就下山了……”

“谁——谁出五十万？”

“回老爷，不知道。”

“嗯？！”

“真的！”黑无常抬起头来，急急分辩道，“铁嘴蛟说他也不知道。只说主人来头大极。各路都由一个道士主持，还有一个满口京腔，嘴上没长胡子的老公儿，叫潘世贵，是京里哪个贵人府里开革的。我们这一股把守延津，限期今晚赶到。别的我真的说不上来了。”

弘历听得心旌摇动，已经断然肯定了自己原来的猜想，他想不到平日温文尔雅，揖让谦逊的三哥居然下得这样的辣手，而且不惜动用江湖匪盗沿途设卡，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已！思量着，已有了主意，突兀一句对黑无常道：“你没有骗我，我也不骗你。我可以赦了你。你想走也可以，想留也成。”

黑无常瞪大了眼。

“我替你想，留在我这里好。”弘历脸上毫无表情，“因为你罪案未消，官府照旧要拿你。你的匪众已全数擒获，回山寨也做不成勾当。你自己怎么想？”“我愿随爷左右执鞭坠镫！”黑无常毫不犹豫地说道，“不是情极无奈，这年头谁还往黑道上钻？”弘历点头微笑，指着秦凤梧道：“他也是犯了罪，我赦免收留下来的。看来我还有点功德，你先前杀官劫路，这个罪名儿了不得，要分两步棋儿走。先到密云我的庄子上当个副管家，过两年事情息了，换个名字补到营里，几仗打下来挣个将军副将的，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么着可成？”他轻描淡写，为黑无常勾勒了后半世的如花似锦前程。黑无常全身的血几乎都涌到了脸上，心怦怦急跳，几乎要晕过去了，半晌才捣蒜价磕头，只是喃喃一句：“爷是我的再生父母……”

“我从来奉旨钦差，都是微服来微服去——人家太熟悉我的脾性了。”弘历盯着烛影叹道，“就是秦凤梧讲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命者不立乎险墙之下，告诉程荣青，明儿我和他同路走，通知李绂派人接我，我要

风风光光进北京城！”

[1] 外头人：即男人。

[2] 窑子：即妓院。

[3] 教师即武功教头。

第二十八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弘历九死一生脱难回京，已是五月下旬。他自滑县入驿道传舍进京，即由李绂从保定府派来的人接着，一直护送到京郊丰台大营。那李绂也真经心，除了派自己的中军日夕不离左右地保护，沿途驿跸关防一日一报，也都有他亲自停当曲划。弘历坐的是总督的八人绿呢大轿，警跸卤簿前呼后拥，提铃使报戒备森严，还有一棚绿营兵尾随半里之外随时策应。又怕热着了弘历，那轿都改装了，揭开顶盖，加曲柄伞，俨然就是王爷乘舆；阖上轿盖即可遮风避雨，随时用快马呈送瓜果冰块供应。因此，从马头到丰台八百余里，不但不见个贼影儿，走得也真快意。

当晚弘历宿在潞河驿，洗涮刚毕，外头便报“礼部尚书尤明堂请见”。弘历一边命“快请”，又对刘统勋等人道：“路上的事一字不许提——”已见尤明堂撅着小胡子踏着方步进来，在天井里扎手窝脚地预备行礼，便隔门笑道：“是老尤啊！免礼进来吧！”

“喳！”

尤明堂答应一声揭帘进来。他已是六十七八岁的人了，五短身材，白净面皮小胡子神气地翘着一对椒豆眼炯炯有神，看上去也只五十岁上下。尤明堂康熙三十三年就中了进士，足足做了二十多年京官，直到康熙晚年清理户部亏空，怡亲王才从郎官里将他提拔起来，几年之内不次擢升为礼部汉尚书，不声不响在京帮办中央枢务，其实若论起宠信，还在田文镜等人之上。尤明堂进来，到底还是打下马蹄袖叩安行了礼，笑道：“奴才是汉军镶黄旗下，是主子的包衣奴才。您不让行礼，奴才得多少天睡不安生，就算主子赏奴才个安心好了。主子忘了，前头工部郎官瞿家祥，是庄亲王爷门下。也是有一次吩咐免礼，他也真的就没行礼，回去越想越不对，觉得没脸再见主子，愈是不见愈是更觉没脸，精神恍恍惚惚，几个月就一病不起。还是儿子们去求庄王爷，王爷到他病榻前笑着赏了他一嘴巴，骂他：‘狗娘养的，快起来，爷有差使叫你办呢！’他就又欢天喜地起来办差去了——人，不可有心病啊！”他一番话

啰哩啰嗦连说带比，连侍立在后的刘统勋秦凤梧，想着瞿家祥的形容儿，也忍不住都笑了。弘历心情十分高兴，命人端来一盘冰湃荔枝，亲自剥了皮赏给明堂吃，又问道："我读邸报，你不是从驾去了奉天么？怎么又是你来接我？三哥是在城里。还是在园子里？衡臣相公呢？"尤明堂笑道："我已经准备好了走。皇上又来旨意，满尚书阿荣格父亲喀里领的坟在盛京，换了他从驾，就便把墓修一修。三爷如今是里里外外忙，这会子进宫给娘娘请安，不知道回园了没有。张廷玉一天要看几万字的折子，理清节略送到韵松轩三爷处裁夺，又要接见外省进京述职的大员——也真亏了他打熬得，日日月月年年就那么做事，要换了奴才，骨架子也散了——奴才刚见着他，他说一会就来，料想着他是约着三爷一道儿来呢。"

弘历心里突然一阵不是滋味。他已经几次见到雍正在奏章上的朱批，说"三阿哥处事干练不在汝之下"。"此等细心处弘时乃能体察，有子如此，吾复何忧？但汝兄弟皆如此心，则国家社稷之福也"。"三阿哥弘时昔有浮躁之病，今罕见矣"……诸如此类的话头，父皇反复批给自己看，是什么意思呢？皇阿玛虽然几次说过"弘历要懂得为君之难。栗栗懔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即如此也难免差错，粗率大意就更不可谅了"。"你是国家之宝，要善自珍爱"。"放胆做事，但存正大之心，朕不是庸主，断不朝三暮四"——但总观熙朝，皇帝爱太子，远远超过了皇阿玛爱自己，结果还是废了。一路上出的事，已使他对弘时百倍警觉，他在众人面前又这样拼命做事广博人望，真令人不寒而栗！思量着，脸上已没了笑容，却叹息一声道："皇阿玛是病身子出京的，我真担心。离开南京前，我访查了几次，总不得个好医生。十三叔我也着实惦记着，这几日可好些了？"尤明堂哪里知道刹那间弘历转了这许多念头，一躬身说道："怡王爷也惦记着您呢！昨个我去清梵寺请安，王爷还说，'弘历在外头时日不宜太长，我已经写折子请皇上早些叫他回来。'我说，'李绂那里已经递来滚单，明日就可到京。'王爷说：'他们小弟兄几个，从小就在我膝上玩耍，我真想他，回来叫他一定抽空儿来看我。我这身子骨儿，不定哪天就随先帝爷去了。'"

尤明堂说着，已是神色黯然。弘历听得心里滚烫酸热，两滴泪在眼眶里转了几转，还是淌了出来，忙拭泪笑道："待会儿见过三哥和张相，我就去清梵寺。"正说着，便见弘时满面笑容，和张廷玉联袂进了驿馆二门。弘历忙站起身来疾步出迎，就天井阶前给弘时打个千儿，起身又打一千，说道："三哥，您来了，叫我好想！"又对张廷玉道："老相越发瘦了，不过精神还矍铄！"

"老四，着实辛苦你！"弘时一把挽住弘历，"晒黑了，也瘦了些。德三上次来京，给我带的鹿胎、人参——我说给你要的药——看看都不合你用，也不是节令儿，叫他办了八两牛黄、一斤麝香，还有点冰片，叫人带了南京去，来信说你已经不辞而别。你可真行，这么热天儿微服赶路！不过看上去精神满好的——回来了，先好好歇歇，身子骨儿是要紧的……"他觑着弘历，眼中闪着欣喜温柔的光，说不尽久别重逢的兄弟亲情。弘历似乎也十分感动，拉着弘时的手不放，笑道："多谢哥哥了。你

自己也是个热底子，那些药用得着的。你喜欢吃碧螺春茶，这次我给你带了二斤，真正乔婆子家的！留在开封，过几日就送来了……”又转脸对张廷玉道：“给你也带了一斤，还有三令宣纸，一盒子徽墨，你可得好生写一幅字儿送我啰？”张廷玉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道：“老奴才怎么当得起？爷的字比奴才的强十倍呢！”

君臣兄弟话别寒暄亲如甘饴，张廷玉刘统勋都觉得平常。秦凤梧初入政门接触这些权要人物，看得一阵阵胆寒：就眼前如此雍雍穆穆，揖让谦恭如鱼游水的情景，谁能想到风涛黄河上槐阴老树下那场凶险无比的追杀？他甚至觉得弘历和刘统勋太过疑心，“是不是四爷多心了？”正自胡思乱想，几人献茶入座，弘时端杯用碗盖拨着浮沫问道：“这位先生眼生得很，是新跟了四爷的么？”

“他么？”弘历呵呵笑道，“李汉三，字世杰。幼年随父母到河南光山做生意，后来家道中落入资捐了个监生，随河道衙门当了个幕宾，不但熟知河务水利，文章诗赋也都很瞧得过。河南河道阮兴吾是我的门下，夤缘从我这儿求个出身，就带了京来。”秦凤梧只微微一怔，但他素来心高胆大，又机警过人，就坡儿打滚道：“这是阮公的厚爱，四爷的抬举，小子何德何能呢？后生晚辈，多侍门墙照应。”弘历不等他说完便连连吩咐设酒款待。本来钦差完差回京，朝廷照例不设公筵，以廉俭昭天子之德。但这次一来雍正不在京，不至于酒后见驾；二来这是兄弟相逢，弘历的一片恺悌情分，众人也不便拂了他的美意。略一逊让，弘时张廷玉刘统勋便都入席，秦凤梧执壶殷殷相劝。吃酒间弘历弘时频频举杯互道思念之苦，刘统勋尤明堂满口帝德君恩兄弟敦睦恺悌。张廷玉留心实务，时时向“李先生请教”河务利弊。弘历一头要照就弘时，一头生恐秦凤梧露了蹄脚。秦凤梧说笑打诨讲诗演词，一头打叠精神卖弄学问，一头还要应付张廷玉出的冷题。幸而他沿黄游冶过山水，又读过陈璜所著《河防述要》，天分又极高，实的虚的连编带蒙，夹着还要吹捧田文镜的治河业绩。一席下来，竟是口蜜与腹剑共酌，杯酒与谎言齐飞。酒足饭饱揖让礼送二人出去，弘历揩着头上的汗笑道：“我素来最怕吃酒，今儿吃酒比说话容易。我看你就改名儿叫李汉三吧！”

是时正是孟夏之仲，天虽过了亥时还不算黑。弘历本来送走他们，立刻就要去清梵寺见允祥的，已经走出房门又退了回来。半躺在竹藤春凳上望着天棚出神。刘统勋和秦凤梧既不能退，也不能说话，只好垂手干站着。

“延清啊！”许久许久，弘历才叹息一声说道，“我们许是错疑了老三了。”

刘统勋和秦凤梧交换了一下眼色，这次路上连连遭遇劫难，普通土匪根本没有这个胆量，也不会有那么灵通的信息，四面八方地集中到弘历经过的地方，准确地强袭，肯定有在朝的权要居中指挥。一目了然的事，弘历一路几次明白无误地疑到了弘时，为什么此刻又这样说呢？刘秦二人本来一无所知，也都是顺着弘历的思路去想的，现在弘历却说“我

们”错疑了，这个话说得也怪。略一思量，二人立刻明白，弘历是用官话说私事：他不想张扬这事，也告诉刘统勋和秦凤梧，如果张扬，他不承当“错疑”的责任。思索着，刘统勋道：“四爷说的是，这种事不像亲兄弟所为。奴才们自该慎守谨言，请四爷放心。”弘历坐直了身子，悠然地摇着扇子，说道：“当初疑也不为无因，圣祖爷时兄弟们闹家务，火爆得天下皆知，前车之辙犹在，历历惊心骇目。将前比后，又身处危境，多想想也是自然之理。就昔年闹家务，哥们几个也没有下这个辣手的。天下事诡变机械，万花筒儿一样，也难保有人借端生事，调唆我兄弟相疑也未可知。但你们留意，我方才说了‘许是’二字，并不下定论。统勋你做过刑狱官，捉奸捉双，拿贼见赃，一语既出，这地方泼水难收。我以仁义事君待下，万不可错会了我的意。”他一番话说，像荷叶上的露珠流滚不定，又严密得点滴不漏，两个人都听得心里佩服，垂首称是。

“秦凤梧你是精熟易理的。”弘历若有所思地说道，“君不密则失其臣，臣不密则失其身，是《易经》里的话吧？其实这个‘密’字不单指机密谨言。它是‘周全’的意思。面面都想清楚了，就有了开锁的钥匙。胡乱用钥匙去捅，把锁捅坏了也就完了。我说的是‘理’，至于‘事’，并不是不要去想。且存着心里去，该用的时候它就是开锁钥匙——明白么？”

“是，奴才们明白！”二人一齐答道。至此，他们才真正领略了这位少年王爷的心胸和智量。

弘历笑道：“那好。从现在起，我们不谈这件事了。统勋明儿就回部，秦——李汉三，你且留在我这里。我给你抬个旗籍，有进身机会就荐你出去。照我方才席上的话，你草拟一封信给开封河道衙门的阮兴吾。他是我的家奴出去的，信可以说透点，不要留把柄就是了。”说罢起身挺了挺腰，吩咐道：“备轿！”

弘时从潞河驿辞出来，原来要打道回府的，中途变了主意，转轿便奔了张廷玉府。本来三贝勒府在鲜花深处胡同一带，张廷玉的新宅就在西华门外，二人差不多一个去向。因此他的大轿落下，张廷玉还没有进院，正在门洞里和几个外省大员说话。弘时一眼瞧见大学士尹泰也在，一边拾级上来，远远便笑道：“尹老相也来了？”尹泰见他来，忙过来笑道请安，几个官也都跟着行礼。弘时一把挽起尹泰，说道：“老相国还和我闹这个——都起来——上回弘昼受了您一礼，弄得皇上好一顿数落，您恐叫我也躬背控腰挨训么？”说罢呵呵大笑。

“就是的，我也正说尹年兄呢！”张廷玉一边揣猜着弘时来意，一边笑说，“他就放心不下继英兄，这也是情理里头的事——你知道，由道员进封按察使，不是我说了算，得省里保奏上来，我们票拟了进呈御览，下旨奉行。你别着急，安徽今年考评，考功司还没有报上来呢！但有一线之明，总不教你失望。不然嫂夫人那里我连茶也吃不上了。”

弘时一听就知道这个尹泰又来给二儿子尹继英撞木钟求官。尹泰三个儿子，长子早夭，三公子尹继善多才多艺干练聪慧，二十岁上便是两榜进

士一甲及第，由翰林院编修外放知府，而道台，而布政使，到当巡抚时年纪尚不满三十岁。起初做官，不能说没有沾尹泰的光儿，但后来政声卓起，无论在江西剿匪，在广东杀贪，在南京理财治河，昌明圣道作养士人，竟是拿起甚么，甚么第一，把老爷子的名声早盖过去了。可惜的是尹继善不是嫡出，尹泰素来有季常之惧，偏是大太太的儿子继英争不起气来，屡试屡蹶，四十岁头只得捐了个监生。那大太太尹刘氏有气，只管在府里压制继善母亲黄氏，动不动便把老爷子拾掇得魂魄不全。她竟而亲自出马去央求雍正，到底给儿子讨了个“恩荫”。雍正瞧着尹继善的脸，又昔年当皇子时尹泰曾在毓庆宫伴读，不好过指其意，也就成全了老尹泰这番心意。这都是前话，也不须细提。弘时却打心眼里觉得尹泰倚老卖老，不肯给他心里受用，因笑道：“继英的事只是早晚的事，您甭急，我也要在皇上跟前说话的。且告诉你个喜讯，继善晋升伯爵，礼部老尤跟我说，票拟都出了。尖口坝修成，老四本章奏上来，那天皇上高兴得喝了一杯白酒，叫了我去说，尹继善真乃全才，要进贤良祠。又说尹泰也是兢兢业业，又养这么个好儿子，也该进贤良祠。嘿！一门两名臣，同入凌烟阁，我朝绝无仅有，遍查二十一史也罕见的，多咱我登门道贺。老相，把你后院埋的三十年老绍刨出来待我，如何？”

“那是皇上的垂爱，也是我祖上的胤德。”尹泰说道，“老夫和犬子受赐太多了！”他长长的寿眉和花白胡子都微微抖动，脸上露出极为复杂的笑容，像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半晌才莫名其妙地叹息了一声，拽着艰涩的步履，口中道：“你们忙吧，我走了。唉，我是老了……”弘时冲他的背影喊道：“走好！别忘了给我备酒！”

张廷玉洞明世事阅历沧桑，自然心中雪亮，他是百炼钢化了绕指柔的人，自然一切不形于色，当下掏出怀表看了看，对众人道：“三爷来有要紧事，今晚谈不成了。众位老兄谁明天离京，又有非禀不可的事，那就等着，余下的明天从容再谈。”说罢将手一让，众人便纷纷辞去。

“衡臣相公，”弘时随张廷玉进了书房，接过丫头递来的茶捧在手里，劈头一句言语惊人：“我不是个爱串门的阿哥。这次老四在河南境内连连遭人毒手，险些送命，是脱难逃回京城，你晓得么？”张廷玉刚刚端起杯，热水一下子溅在手上，忙放了茶盘，死死盯了弘时一眼，倒吸一口冷气道：“有这样的事？！田文镜居然不奏，一路过来的滚单，连提也不提！”“那是为了机密。”弘时声音低沉而又清晰，“详细情形我还不太清楚，老四渡河坐了贼船，在铜瓦渡口上游和水匪周旋了将近一天。附近有打渔的看见了，报案直到开封府。开封府派人去看，已经是第四天的事，在铜瓦渡口捞上七具尸体，穿着水鬼服装，身带刀伤，刚刚查明这股水匪是个叫黄水怪的领头。老四许是有高人暗中相助——因为水中打捞那么多尸体，船上还有两具都是匪盗，老四又安然无恙！田文镜的禀帖上来，我立刻下了片子叫查找老四下落，又令李绂送弘历回京。我知道的大抵就是这些了。”

张廷玉久久没有言语，心中极是不平静，这当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从康熙第一次南巡，杨起隆在毗庐院密谋炮打行宫，到现在几十年，天

下太平已久。别说皇子，就是寻常商贾南北来往，大肆劫掠杀人越货的也极罕见。出这样的事，他当宰相的首当其冲有着重大责任。但同时，张廷玉心中又起疑云：这么大的事，这位办老了事的坐纛儿阿哥竟然不晓得知会自己一声，越过政府就自行秘密处置，是什么意思呢？李绂和田文镜辖境接壤，二人又正笔墨官司打得火热，偏偏田文镜四面受攻时，可巧就在他境里出了谋害皇子案，这背后有没有别的文章呢？思量着，张廷玉徐徐透了一口气，说道："阴阳不调匪盗纵恣，乃是宰相之责。我是太大意了。这件事还要直接问问四爷，然后奏明皇上，或由刑部，或交李卫，一定要限期破案。"

"我知道这案子已经十二天了。"弘时扳指算了算松开手，"这不是件体面事——要知道，皇上推行新政，朝野非议得很多。你见过抄报了，湖南、湖广、云贵两广省城里都出了揭帖案。匪人奸徒散布流言惑乱人心，有说泰山崩的，有说太湖泛滥的，有说真主下世的，有说地震的，有说彗星出现的，总之是'人君无道天象示警'之类的话造得风雨惊心。这种事渲染出去，编戏唱道情的也许竟有的！说到责任，我当坐纛儿的更责无旁贷。但我不想惊动朝廷，也不想给皇阿玛添乱，因为与大政无益嘛！"他呷了一口茶，打住了话头，不时瞟张廷玉一眼，张廷玉拉得绷紧的心弦松开了。无论如何，弘时这片心肠皎然可对天地日月，既想到了维护大局，又想到皇帝身体身子骨儿，算得上思谋周详。张廷玉释怀地一笑，说道："三爷，政务孝道你都想齐全了。奴才老了，跟不上爷的脚踪儿了。爷这次主持韵松轩，几件事办得都叫人心服。湖广私铸雍正钱一案下来，连湖南粮价也趋平稳，杭州纺工叫歇[1]首犯拿了解到云贵铜矿枭首示众，我原觉得苛了一点，后来想想还是你对。果然矿工们也都安静下来没敢叫歇。不但少杀了人，而且铜矿开工更足。杀伐决断，临事机变顾全大局，都思量得面面俱到，真是好样的！"

张廷玉为相数十年，无论朝政人事，上至皇族阿哥，下至州县小吏，都以"持衡"相处，和谁也不疏远，也没有特别亲近的，平日信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从没有这样连篇累牍夸奖哪一个人的。弘时不禁听得脸上放光，立刻抄起高帽子奉还，皱起眉头深沉地一叹，说道："我是后生小辈，见过几多世面？您自小儿瞧着我长大的，还不晓得我？您才真正是朝廷柱石国家栋梁之臣！上回皇上说胳膊痛，我和老四赶紧去请安，他老人家看上去再不像病疼模样，皇上说，'张廷玉病了，他是朕的股肱，和朕连着体结着心呢！'——我们这才明白是您清恙在身。您封伯爵，礼部说您没有野战功勋，也没有地方政绩，难于措词，皇上说'张良有什么野战功勋地方政绩？决胜千里之外就是功。张衡臣就是朕的子房！'哎，对了，这次议的入贤良祠，礼部票拟您是头一名。皇上从奉天朱批回来，张廷玉不应同别人一样。既是元勋遗老，又是股肱良臣，善始而全终，应该进十哲祠，配享孔孟程朱这些圣贤。人呐，做到你这一步，算是彪炳史册辉耀千古的啦！"

他拣着好听的话一车一车地送，却忘了张廷玉是个城府极深的老宰相，一个清华皇子天潢贵胄这样捧一个臣子，太失身份了。弘时忘形时谀言佞笑的样子，口中的酒肉气息也叫他受不了。只强笑着听完，说

道：“‘善始’我作得说得过去，‘全终’还要看以后。踏实做事勉进臣道。身后荣名大小，都是天子恩德。”这淡淡一句话立即打哑了弘时，只一笑间他又恢复了常态，换了话题道：“皇上不知几时回銮，我们这边得预备接驾呢。我在思量，要不要亲自去一趟承德劝劝老爷子，这么热天儿，就在避暑山庄驻驾，立秋后再回京，赶上审批秋决也就行了。老四回来，还是他来主持韵松轩，我想走走疏散疏散筋骨。”

“四爷刚刚回京，他是钦差大臣，得先见皇上述职才能说到别的上头。”张廷玉自觉至此才明白弘时来意，笑着说道：“您也是奉旨坐纛儿，不奉旨就敢把差使交给别人？倒是李绂那份弹劾田文镜的奏折和田文镜的奏辩，已经发到各部几天了，要赶紧收集大吏们的意见是要紧的。皇上回京，头一件必定要问这个案子的。”

送走弘时，张廷玉看时辰，正是钟响十声。既是平日，也还不到歇息时间。门房里还有两个官员是明天一天就要离京的，叫进来问了问，却压根没有非办不可的急事。官场上的事张廷玉透熟，有事没事多见大人有益无害，耐着性子听他们说完，交待了几句应留心事项便端茶送客，自坐在书房反复思索。他只觉得心中烦躁气血不定，虽然弘历的遇险经过尚不详细，但在铜瓦渡口就发现八九具尸体，可见当时情形的险恶。弘历，那是在一百多名皇族子弟中唯一跟着圣祖侍候书房学习政务的，又是雍正儿子里唯一封了亲王的皇阿哥。除了瞎子，谁都看得出圣意所归。单只是水匪见财起意，那还只是一般盗劫案子，自己引咎请求处分，着田文镜李卫追缉漏网逃犯也就完事。但若不是这种情形呢？要是一场新的阿哥阋墙之争呢？张廷玉是亲历亲见过雍正兄弟间争夺嫡位血淋淋的场面的。投毒、截杀、刺杀、设陷于前落井下石于后……无所不用其极——要真的是这样，自己想后半生当个太平宰相的愿心就彻底完了！他想得头都涨疼了，终归知道的情节太少，得不出结论来。但弘时说的瞒着雍正，这件事却万不可行，漫说田文镜不会隐瞒，连弘时自己也保不定这会子正写密折给皇帝呢！张廷玉那张清癯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铺开纸来，下垂的眼睑一动不动凝注良久，缓缓写道：

奴才张廷玉叩请圣安，敬密跪奏：适才皇三子弘时夜造奴才府……

详细写了二人对话情形，笔触一顿，接着又写道：

弘时敬忠之心，孝拂之情溢于言表。然据奴才思之，兹事体大，长掩亦

属非道。惶骇颤栗之余谨陈密奏，并请皇上严加处分，以为大臣疏漏失职之戒。俟奴才与皇四子弘历谈之后，自当另行具折。所请当否，惟圣裁之后奉旨遵办。

写完又看一遍，满意地放下笔，仰身深深打了个呵欠。

张廷玉料得一点不假，他打呵欠时，弘时的密折已经誊清。不过他的折稿不是自己起草，是三贝勒府头号幕僚旷师爷所写，因密折不许代笔，所以由他亲自誊写。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和张廷玉折子不同的，前面有田文镜的奏片摘要和自己亲自处置的过程，和张廷玉谈话也略去了，只说“已知会军机大臣张廷玉，钩缉元凶”，其余都是赞誉弘历“颇识大体，雅不欲以己身安危致使皇阿玛焦虑劳心。观其情形，似日皇阿玛龙体欠安，俟痊好之后徐徐奏知，此亦孝诚之悃，儿臣亦心折感动，黯然涕下矣！”他也打了个呵欠，对守在身边的旷师爷道：“就这样发出去吧！”

“是！”那旷师爷拿起折稿回身便走。

“回来。”

旷师爷站住脚，用询问的目光盯着弘时，没有说话。他是保定人，叫旷清行，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十二岁入学，五进考场乡试，俱都名落孙山。替别人当枪手时却是考一场中一场，索性就以此为生，有名的“旷鸟铳”。自己秋风驽钝名场失意，代挣的银子却获资巨万。李绂到任访查出来又气又笑，革掉了他的秀才，当笑话讲给张廷玉，却被弘时听了心里，辗转罗致到府里。此人不但文章又快又好，遇事思路也十分敏捷，话不多却简捷明了，只一年间便成了弘时最得用的心腹清客。弘时目光在灯下流移不定，许久才问道：“都掐断了？”

“掐断了。”旷师爷道，“聂公公太扎眼，送到哪里人也能看出他是个老公儿，用的药酒。其余人知道的不多，我们不犯着杀那么多，都打发了黑山庄上，用人看着，用钱喂着——随时都能处置。只有铁头嘴，逃到了山东抱犊崮。其实，他一个土匪，知道的也不多，坏不了爷的事。”

弘时阴着脸又思索一会儿，摆手道：“买通抱犊崮的黄九龄，除掉！一个后患也不可留——你去吧！”

[1] 叫歇：即今之“罢工”。

第二十九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张廷玉和弘时的密折送到奉天，雍正的车驾已经离开了盛京，两封奏折辗转记档传递，刚好雍正到达承德的第二天才送到军机大臣鄂尔泰手中。按照康熙皇帝留下制度，大驾巡幸至行宫行营，本日进班的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大臣、侍卫章京都要昼夜随扈。鄂尔泰和朱轼都兼着领侍卫内大臣，鄂尔泰接到黄匣子，立刻到朱轼住的下处挹秀书屋，一进门便笑道："老中堂，昨晚接到四爷一份请安折子，李卫的一份奏折，今儿三爷和衡臣的密折匣子也递过来了。我们联袂而入去见驾，如何？"

"是秋心呐！"朱轼正歪在榻上，用神仙手自己轻轻捶背，听鄂尔泰说话，一翻身坐了起来，笑道，"我刚吃过早点，这把老骨头越来越不中用了，昨天轿颠得厉害，这里闪了一下，疼得才好些儿。这会子皇上召见蒙古王公会宴，还早呢，不到午时恐怕下不来。"鄂尔泰这次千里从驾，风吹日晒得皮肤黝黑中泛红，平常的嗽疾也好了，当下笑道："我到底年轻几岁，托主子的福，已经不咳了。离开云南人都说我是痨疾，都到了吐血的份上了，走动走动病都疏散了——吃得进东西又不操那多的心，什么病好不了呢？您腰疼是老病，瞧气色红光满面的比出京时气色好多了。我还是康熙五十一年来过一次避暑山庄，您也八九年不来了吧？咱们早些进，慢些走，连公带私，送了匣子也看了景致，岂不是好？"几句话说得朱轼也兴头起来，命太监进来帮着换了朝服袍褂，二人竟不坐轿，骑马直到山庄南丽正门前，却由偏门德汇门径入园来。

其时正六月当暑流火铄金天气。承德位居科尔沁蒙古之南，燕山中麓，本来就地高气寒，恰西边太行山位置更高，北地寒气被挡，折而东流，像一个大漏斗，从张家口到承德一带流吹入中原。兴州河、滦河、伊逊河、武烈河四河交汇从承德穿凿而过，更有热河源出于此，命中注定此地是清凉世界无暑胜地。二人进了庄中但见老木翳天枝柯交缠，水汽淼淼石凉苔滑，除了偶尔一声蝉鸣，仿佛提醒人们"现在是夏天"，其余但觉清清泠泠，苍苍翠翠风水宜人周身精神一爽。朱轼见鄂尔泰傻子一样东张西望，笑道："八大山庄、十二行宫间离宫别院千门万户，哪里一时就看完了？就庄里三十六景，主子住在烟波致爽斋中，我们进来那道挡水坝，叫'芝径云□'，这地方叫'无暑清凉'。再往前走，过了延薰山馆后头那个池塘，就到万壑松风堂。其余如松鹤清越、四面云山、北枕双峰、西岑晨霞、锤峰落照……累死我们今天也看不完。"

"到了这里真令人兴消意尽。"鄂尔泰叹道，"什么出将入相，开府建牙，起居八座，位极人臣？能有这一流水一片石，一间庵置身，我看就是神仙。"朱轼笑道："那还不容易？这园里常年守护的兵，定制是九百八十二名。公事出了挂误，请罚这里守园不就结了？老实说，我头一次进来也有这个想法儿，你是乍热还凉，觉得好，其实这里人工穿凿太过，已经失了自然真趣。待到回京，见到繁华世界红楼金粉情景，又是一番情趣了。"

二人一路散步，看看这个秀亭，抚抚那株怪树，有一搭没一搭说着闲话，鄂尔泰只是嗟讶赞叹："圣祖爷真有眼力，选中这块住地，景致山水佳丽不说，离京师不远不近，离蒙古不远不近，离盛京也不远不近！"朱

轼道：“圣祖爷不愧为‘仁’皇帝！其实把山庄设到这里，还是为了便利蒙古王爷朝觐。高士奇在朝，我曾请教过他老先生：万国冕旒朝天子。蒙古外藩王爷，就多走几步到京朝觐何妨呢？要天子冒风尘之苦几百里外赶来接见，恐怕于礼上不合。高先生说：‘这是天子仁德。蒙古人已出痘的叫熟身，没有出过痘的叫生身。生身不敢进京师，所以要加以体恤。赐外藩的殊礼，其实只要羁縻好蒙古，不但边患没了，连青藏也少了多少麻烦。所以又是天子深谋远虑。怀仁怀德怀远怀柔，也是礼啊！’——遥想先贤智仁之志风采，熙朝确实是后世难及。”说罢，遥指西北一带殿宇，笑道：“我们那边看看——那就是狮子园，当今万岁爷潜邸扈从就在这里。宝亲王爷随扈，就在紧挨着的那处院子。”鄂尔泰见说到了雍正潜邸，下意识地弹了弹衣角，换了庄容，跟着朱轼过来看时，果见一溜五楹倒厦，朱漆铜钉大门紧闭，吊着栲栳大的辅首衔环，上悬一块泥金黑匾，上写“狮子园”三个大字。旁边还有一副楹联：

日往月来明至道

花香鸟语露真机

却是雍正亲书，龙翥凤翔气韵华贵，整个宫殿和南边的书院阒无人声，只听浓绿荫中鸟鸣啾啾，草间纺织娘嘤嘤浅唱。墙头老藤倒垂，阶前芳草萋然一碧，仿佛在向客人介绍屋主曾在这里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为什么叫狮子园？”鄂尔泰问道，“曾在这里圈养过狮子么？”

朱轼指着南边的一座山峰道：“你看那座山像不像一尊狮子？那就叫‘狮子峰’。这宫邸是因峰而命名的——”还要说时，远处一个太监边小跑着边喊：“朱中堂、鄂中堂！主子筵会下来了，正召你们过去呢！”朱轼转眼瞧见一大群人纷纷从万壑松风殿前假山中出来。料是筵会就在那边设着，便和鄂尔泰一齐赶来。迎头见几个蒙古王爷喝得满面红光，叽哩咕噜说笑着过来，忙拉着鄂尔泰站了甬道旁给他们让路。

“这是朱师傅的！”一个王爷突然认出了朱轼，指着他叫道，“康熙四十八年我见过的，皇上的老师的，学问像天上的白云地上的羊一样的！”朱轼这才见是温都尔汗，忙上前打揖行礼，笑道：“汗爷也来了！我的学问没有白云那么高，也没有地上的羊多，王爷你夸奖了。我来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西林觉罗·鄂尔泰，原是皇上的模范总督，现在是军机大臣。文才武略兼备，学问像——大草原一样大的！”鄂尔泰听完莞尔一笑，忙上前和诸王见礼寒暄，笑道：“王爷是从漠北蒙古过来的，黄沙白草数千里跋涉，不容易。足见王爷忠悃诚敬之心。”

“皇上待我好的！”温都尔汗脸上菊花一样的皱纹都笑得皱到了一处，一双短粗的罗圈腿得意地蹬来蹬去，说道：“又赏了我十万石饲料粮，一万斤茶砖的！策零阿拉布坦——皇上说是喂不熟的狼羔子的，坏了的。他要敢到东蒙古来，科尔沁、喀拉沁、扎责特……我们，嗯？！”他用双手猛地一卡，“和他打一个七死八活，死样活气，死眉瞪眼的！”说罢和诸王嘻嘻哈哈说笑着去了。鄂尔泰扑哧一声差点笑岔了气。见高无庸和张五哥二人迎出来，忙和朱轼一同进了“万壑松风”宫院，绕过正殿，在一溜十几株银杏树旁站住。高无庸进东书房片刻，又出来道：“二位中堂请。”

雍正似乎没有饮酒，脸色如常，穿一件米色葛纱袍，头上戴一顶万丝生丝珠冠，腰间束着全镶三色碧□□马尾纽带，大热天儿，袍子外还套着石青葛纱褂，躺在竹安乐椅上，用热毛巾敷着颏下和耳朵后。乔引娣站在旁边，从盆子里拧着毛巾给他替换。见二人进来，雍正只摆了摆右手示意在窗下木杌子上坐下，微笑着说道：“去了朕当年的住处了？鄂尔泰还是头一次进来，该当的好好看看。料想你们也饿了——高无庸，弄点点心来！”又对乔引娣道：“热毛巾不用了。你把他们带的黄匣子打开，钥匙在朕榻上枕头旁边。”

“是。”乔引娣低声答应一声，接过鄂尔泰递过的匣子。将李卫的奏折、弘历的请安折子捧给雍正，自己悄没声去炕边开那两个匣子。看样子她做这差使已很熟练，雍正刚翻过弘历的请安折，两封专门装密折的通封书简已经轻轻放在雍正面前几上。雍正打开李卫的奏折，看了看就放在一边，笑道：“李卫真有意思，前头修了个关帝祠，请枪手大大写一篇文章奏上来，生花妙笔令人神往，今儿又奏湖山春社落成，又是一篇花团锦簇文章，还要请朕题字题联。他也真不怕麻烦了朕。”鄂尔泰笑道：“李卫写给奴才有信。他想勾起主子江南之忆，一片的忠爱心肠，晓得主子宵旰焦劳国事，曲笔请求主子南巡，也好疏散疏散——”他还要往下说，见雍正已经沉了脸，便不再言语。

雍正将毛巾丢给引娣，指着两封密折道：“你们两位也看看。如今竟有这种事，而且事情出在河南，真真令人不解。”说罢起身，趿着鞋子背手儿在书房里来回踱步。鄂朱二人忙上前一人捡了一份，只一看奏题便心里咯噔一下，急急瞄了几眼，又交换了看，心里打着主意如何在雍正跟前说话。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鄂尔泰道，“世道清平几十年，没有出过这么大案子。煌煌白昼，省垣之下，会有水匪追杀皇子！四爷福大，万一有个闪失，朝廷何以对天下，田文镜可怎么得了？”

乔引娣初入畅春园时，几乎天天见弘历，极是潇洒倜傥，温善聪敏的一个皇子，对他颇有好感，听见这信息吓得一愣，手中一松毛巾“扑”地落在盘子里，见雍正看自己，低下了头，说道：“外头道路这么凶险么？四爷金尊玉贵的，下头保护的人做什么的？这样事真吓人——四爷那么好一个人！”朱轼道：“四爷是太爱微行了，白龙鱼服要受制于渔夫禽鸟的

呀！还有田文镜，也忒大意了的，如今朝野都在攻他，办事还是这样不细密！”

“这值不得大惊小怪。”雍正吁了一口气，望着外边的浓绿世界，像是对众人，又像对自己，口中喃喃道：“这种历练比在毓庆宫听讲一年学问收益还大！怕怎的，不是一根毫毛没伤，平安回京了么？”他好像想得很远又收回神来，格格一笑说道：“道路凶险自古如此，朕为皇子时就住过黑店。那时李卫年纪还小，倒亏了他，不然，焉有今日？”他陡地想起那次自己遇险，是为寻访小福，心中一动，看了引娣一眼，没再说什么，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又道：“这两天留意弘历和田文镜的折子。情形不详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鄂尔泰忙躬身称是，又道：“田文镜既给三爷写了信，却没有本章递上来，恐怕也是正在破案，李绂那边的案子刚刚起来，境里又出这种事，他的心情可想而知。至于四爷，恐怕想得也很多。这不是什么好事，一来怕皇上为此添了不快；二来这案子连着田文镜的官声，他势必想叼登出来。三来——”他突然觉得失口，便闭了嘴不言语。

“你这人！”雍正睃了他一眼，“怎么和朕还说半截话？”

鄂尔泰尴尬得满脸通红，他本想说，“四爷怕人因为此案疑到政争上去。”但事连弘时关系太重，无论如何自己承受不了，憋了半天才改口道：“三来四爷也未必愿意张大其事，有伤皇上治化之明。”其实这个话也是不妥的，但两端皆害，算是取其轻者了。朱轼拱着手说道：“宝亲王既然已经回京。在外省巡弋将近一年，路上又受了惊。鞍马劳顿的，应该歇息一段时日。这里离京不远，奴才看，不如召了来，日夕侍奉左右，连路上那个案子都问清楚了。”鄂尔泰听了心里不禁由衷佩服：一样的试探，这么好的话自己怎么就想不出来呢？

“弘时还在韵松轩维持一下吧。”雍正似乎没有留意两个大臣的心思，自登了青缎凉里皂靴又站起身来，“不要为弘历这事再大惊小怪了，比起朕一生遭际，他这算个小小的困厄，困厄——你们读饱了书的——是坏事么？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蚀，山川厄于崩竭。天地尚且如此，人就更不用说。《故事雕龙》里有言：‘虞舜窘于井禀，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版筑，吕尚困于棘津，仲尼绝其粮，颜回败其丛兰……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之仁人也。’他才十六岁，刚入志学之年，吃点苦头是好事！弘历暂时还是不回韵松轩，发旨给他，要他在京统筹天下钱粮的事，兼管兵部。”

鄂尔泰不禁一怔：这么笼统，旨意怎么着笔呢？朱轼却一躬身道：“臣等领旨。”“你们先用点心，朕到隔壁去看折子。”雍正笑道，“朕在这里，你们肚饿也吃个不香。”说着便带了引娣绕过北屋屏风进了书房套间。

这是一个南北很长的套间房，西边是一排糊满蝉翼纱的长窗，下半窗固定上半窗可开可阖，临窗例是侍卫太监房，可以随呼随应。北边和

东“墙”都是依山凿石而成，房顶偏东开着亮窗，坐在窗下仰望，山上云树婆娑瀑布溪流宛如画图，附近绝岩泉水叮咚透窗而入——大约取了安全便于防护和观赏景致这两条，当初康熙才选中了这排并不豪华的东偏房作自己起居书房。屋里陈设也很简单，一溜儿春凳和茶几设在东窗下，靠门一座金自鸣钟，尽北又有一道活动门墙，折叠起来大炕居北面南，展开隔栅门，又像一道严严实实的屏风。沿北墙一带除了皇帝批文的御案，最出眼的是几十幅图画，密密沿墙排去——总之，与其余皇宫书房另具了一种朴实无华的文墨气。

“引娣，”雍正见引娣铺好纸，又端了茶过来，接过茶喝了一口，指着墙上的画儿道：“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儿。这些画的价钱，够盖一座养心殿的！”乔引娣道：“我不懂的。昨儿来也没细瞧，什么画儿值那么多钱呢？”雍正笑道：“这是熙朝名手周罗英的手笔，每一幅上都有圣祖的题识，还有一首高士奇的诗。《耕图》二十三，《织图》二十三，合为《耕织四十六图》。你看这耕图，这是浸种，这是耕田，这是耙耨，这是耖，这是碌碡，这是布秧……”

引娣一看就笑了，指着道：“这是割谷，这是登场，这是扬场，这是入仓……这后头是什么我可说不清，这女人怎么扯树枝子？”雍正笑道：“你是山西人，这是织图，你指的那幅是《采桑》，下头择茧、窑茧、缫丝直到成衣——是成套儿的。”引娣笑道：“这劳什子画儿就那么值钱？我道什么稀罕物儿呢！主子爷到我们那瞅瞅，什么布秧啊，拔秧啊，灌水放水啊的，都是平常事儿，一点也不新鲜。”

“当然。”雍正神色有点忧郁，“你当然不新鲜。朕第一次见它，可是新奇得很呢！就是你说的，阿哥金尊玉贵，住在宫里，出则是翠盖羽葆，入则是华堂高轩，锦衣绫罗钟鸣鼎食。问到它是怎么来的，就懵懂了。晋惠帝时，天下饿死人。奏上去，这位皇帝说：‘肚子饿了，怎么不吃肉粥？’皇帝当到这份上，天下就完了。你明白这几十幅画挂在这里的意思了吧？”

乔引娣看了雍正一眼，她已经明白了雍正方才对朱鄂两个大臣说到弘历的话。半晌，她才叹息一声，说道：“人和人不同的。”

雍正也不再说话，坐了雕龙交椅，从笔海里拔出一支新笔，扯过弘历的请安折子，濡墨写道：

三日请安折悉。已另有旨，着尔兼管天下钱粮事及军务事矣。尔此次视东南，尖山坝工竣，黄河漕运疏，江淮天下富庶之地，诸般新政顺畅施行而无扰攘纷纠。此固因李卫尹继善等人吏窍识大体，和睦与共勤劳王事，然尔之调停有度，张弛有当，举大而不遗细，谋远而不弃近，则江南之事定，天下各省翕然定矣。此朕委尔坐定金陵之初衷也，尔知之

否？朕东来诸事皆安。今见诸蒙王公，以恩给之以义连之，观诸王之心，与朝廷同仇敌忾，似无二情。彼策零阿拉布坦区区一部跳踉丑类，天兵一讨澌灭可期。当此之时，尔之受命，切切宜体朕之深心。

他满意地在砚中旋了一下笔，笔风一转写道：

黄河遇险之事，朕知之矣。昔杜鸿渐问无住禅师何谓无忆、无念、无妄，无住答称此为三句法门，无意为戒，无念为定，无妄为法。尔圆明居士当以此为定力消惊存安，人有定力何事不可为？戒之戒之。慎分以寻常祸福机转扰心，只“安之若素”四字，尔即受用无尽矣。

雍正写完，又抽过李卫的奏折，在旁边批道：

湖山春社落成折已览，心向往之。朕非不欲南巡，俟新政大定，海天皆欢之时与卿共游，岂不无牵无碍惬怀尽兴？此处泉村佳色恐亦不逊春社，即观此景题联赐卿。他日亲见，亦一趣也。

写到这里，他抬起头，对引娣道：“把窗子上扇支起来。”

“是。”

引娣不知他为什么正在疾书批章，突然冒这句话，答应一声扳开屈枢支起亮窗。雍正下座踱至窗前向外望望，但见空殿旷院中都是合抱粗的老树，合不着江南景色。雍正摇摇头，回身沉思间，一抬头，见引娣迎窗而立，上身酱色比甲滚边绣着红梅，雨过天青短袖纱褂露出皓腕如雪，一溜荷青长裙曳地无风自动，仿佛一枝婷婷玉立的君子兰。引娣给他瞧着，臊得满面通红，娇羞垂头，迎窗亮处站着探弄衣角，反而更增妩媚。

雍正喃喃咕哝了一句什么。

“皇上……”

“没什么。”雍正避开她的目光，回到座中，又忍不住看了她一眼，轻声道，“朕是说你长得太美了。”一边说，一边又换了支大号笔，亲自铺平宣纸，叫乔引娣：“那边用镇纸压着，你手扶着这边。”

引娣给他瞧得羞红满面，又被他夸得心里直跳，慢慢过来，警惕地瞟一眼雍正，却没有照雍正的吩咐，将镇纸压了“这边”，自己站了“那边”轻轻抚纸。雍正已定住了心，在纸上援笔大书：

花枝入户犹含润，泉水浸阶乍有声。

一边轻轻吹着，笑问道：“你去见十四爷，他都说些什么？要知道，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朕，居然不缴旨，没回音！”

“我没有去。”

雍正睁大了眼：“为什么？不想去了？”

“奴婢不知道十四爷在哪里，”乔引娣轻轻摇头，眼睛盯着殿角，“高无庸他们都不肯告诉我……”“竟有这样的事。”雍正不禁失笑，“这是你不懂规矩，你说一声奉旨去的，高无庸有几个胆子阻你。”说罢便叫：“高无庸进来！”

高无庸就站在屏风外，听招呼一转身便进来叉手听命。“回京之后，你带引娣去看看十四弟。”雍正温声说道，“可以在那里呆一个时辰。你也顺便看看他还缺什么东西，有没有下人在那里狐假虎威作践他的。回来跟朕说话。”高无庸听一句答应一声，又道：“鄂尔泰朱轼已经用饱了。在外头候着，因主子写字儿，没敢惊动。”

“叫进来吧。”雍正淡淡说了一句，叹息一声回到座上。乔引娣在旁又是感动又是难过。从雍正平日与自己接触中，她深有体味，这个皇帝对自己情分十分厚重。相待之间却严谨持礼，从来语不涉亵狎，生生像个温厚和平的大哥哥。怎么就和生性爽豪的允禵成了生死冤家了呢？设如没有那些肮脏政争，兄弟亲情间，自己有这么个长辈似的大哥关爱照应，那该有多好！思量着听雍正叫“赐茶”，才意识到朱鄂二人已经进来，忙答应着端茶过来。却见雍正指着晾在桌上的字道：“这是赏给李卫的，朕这会子又去不了江南，只能追忆着跟圣祖南巡时情形儿心拟而已。”

鄂尔泰和朱轼随口夸奖了几句，却听雍正问道：“田文镜李绂的奏折发往六部，下头都有些什么话？”朱轼一欠身说道：“回皇上，六部意见还没报上来。若等着处置，奴才这就发文知会他们。”

“你们自己有什么见识？”雍正冷冷说道，“就拿你朱轼说，那么多的门生故吏，他们难道不写信给你。既写信，难道不谈自己看法？”

朱轼入相还是头一回碰这软头钉子，蓦然间已经渗出汗来，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老奴才不敢欺蒙。书信不少，都是旁敲侧击探听圣意的。皇上御制《朋党论》告诫臣下不得夤缘营私，奴才主持科场甚多，尤为警惕不以师生之情介入公事，因而所有这类信一概不回。但皇上既垂询此事，奴才自己意见应该奏明。奴才以为田文镜与李绂都是正人，二人分歧，原是政见有所不同。各自管窥高天，见仁见智，不足深责。”

“好人误会，这是你的看法了。”雍正又问鄂尔泰，“你呢？”

“李绂与田文镜与奴才私交都很浅，无从谈爱憎。”鄂尔泰说道，“田文镜锐意振作，力矫时弊不避怨嫌，这是天下有目共睹的。俞鸿图从河南发回的几封折子看，田文镜报效主恩的心切，行事急于事功，偶有失察下层的情节。以至于垦荒亩数不实，胥吏借端欺压小民流徙外省的，也有的奸邪吏员投其所好，敲剥士绅邀媚取宠以图进身的。以至于一些匪人乘时而用制造事端——像罢考这类事就是了。李绂正如朱轼说的，是正人，且在湖广推行新政卓有治绩。但他为河南表象所迷，以为田文镜为群小所转，虚名邀功欺蒙圣君。因此酿出这一段政争。这是我的短浅之见，未必就对，请皇上圣鉴烛照。”

雍正端茶默坐，许久才道：“我们不是在这里评介人物，而是在这里论世。方才朱师傅讲了朋党的事。朕是在朋党丛中吃尽苦头的人，深解其味，所谓‘八爷党’，自圣祖晚年倦勤，到现在折腾了二十年。你想真正为朝廷生民做一点事，真比登天还难。弘历遇险你就可看到，连外省土匪都不在本省作案，要到河南境里给田文镜栽上一赃！如今阿其那塞思黑允禩虽然已就范，但那个‘八爷党’真的就散了阴魂？你们每天奏章都是读过的，川鄂云贵两广，省会都贴出了揭帖，含沙射影攻击新政，京师还流传着些骇人听闻的‘宫闱秘闻’，甚至有说隆科多得罪，是因为知道朕的‘隐秘事’太多，朕治他为的灭口！”

雍正越说越怒，“砰”地一声击案而起，涨红着脸，咬着米一样细碎的牙说道：“朕以仁道待人，人不以厚道感恩，再没比这个可气的！看来，阿其那他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关起来还不成，他们触的国法，不能仅治以家法。立即发明旨，叫六部议他们的罪，该杀的朕不能姑息，天下为公，朕亦不得私治之！”本来议的是田李之争，雍正却一下子又扯到了允禩身上，朱轼和鄂尔泰都是愕然一惊。允禩的事情还不算完？但此时正值雍正盛怒，他们谁也不敢撄此锋芒。许久，朱轼才道：“皇上，李绂并非阿其那一党里的……”

“你们为朕震怒之间岔开了议题，是么？”雍正哼了一声又坐下来，“其实朕说的是一回事——朋党。你们看看跟着李绂起哄的那起子人，有几个不是昔日八王府常来常往的？他们巴不得朕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奖励农耕这些新政一夜之间都垮光了，让天下人看朕是

个可笑皇帝。他们至死都不明白，朕矫治时弊推行新政振数百年之颓风，正是从根儿上孝顺圣祖，不负圣祖殷殷寄托！”雍正的眼中闪着不知是火是泪的光，喟然一叹，“他们不学无术，看不到盛世隐忧，不行耗限归公，那就无官不贪；不追索亏空，那就府库荡然，不施雷霆之威，那就四海无甘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不是《易经》里讲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九十载灭国，为什么？就是死抱着他没入关前那一套不放，毫无变通。大清入关也快九十年了吧，难道不该警醒些儿？李绂也许自恃身正，所以他要搏名，捡着朕最疼处揭疮疤儿，沾染了汉人阴柔奸狡拼死搏名的恶习，朕实感痛惜。就算他背后无阴谋，像马谡失街亭，岂得无罪？孔明杀了马谡，朕又何不能挥泪斩李绂？”

朱轼和鄂尔泰听着这激愤的言语，但觉字字惊心，句句警譬，金石般掷地有声，不禁离座长跪在地，说道：“圣上高屋建瓴，深思远虑，奴才已经明白。”

“就这样，照这宗旨，不提李绂的名字发旨六部，叫他们从速议政，不要再观望。”雍正冷峻地抬起头，傲然说道。又顿了顿，摆手道：“你们跪安吧，传旨给德楞泰，张五哥他们，后日——后日辰时起驾返京。”

“皇上！”

“国事纷扰，非人君宴息之时。”雍正不无依恋地看着外边青幽幽碧森森的院落，皱着眉头道：“梁园虽好，终非故乡。回京去！”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雍正返驾北京的诏书抵达北京的头一日，弘时已经接到太监秦狗儿的禀帖，里头备细说了雍正与鄂尔泰和朱轼在热河园中对话。立刻叫了旷师爷过西花厅“鼓雨轩”来商计。旷清行正在后书房和几个师爷分门别类代弘时给各地外官写回信。听见说叫，搁笔匆匆过来，一进门便道：“三爷，您叫我？”

“热得前后襟都汗湿透了。”弘时亲自端过一盘冰湃的西瓜，“来，吃一点去去心火——喏，那是秦狗儿的信，先看看再说。”说罢自歪了竹凉椅中摇着葵扇闭目沉思。

旷清行拿着那几页薄纸颠来倒去反复看了几遍。他没有言声，却踱到鼓雨轩外，站在堂檐下，晕头晕脑看着池塘边婆娑摇曳的杨柳出神，一阵阵熏风带着炙人的热浪扑面而来，树上无数只蝉一声尖似一声地聒鸣，竟似不觉不闻。许久才回身进来，对昏影里的弘时笑道：“三爷上回赏秦狗儿三百两银子，回来还心疼！就这一封信，一万银子您上哪儿买去呢？”

“我不是心疼。”弘时也笑道，“皇上宫规严厉，太监结交王大臣格杀勿

论。怕弄巧成拙嘛！老四就没有这些道道儿，消息不照样灵通？”旷清行摇头道：“您和四爷不一样。他母亲是贵妃，先头太后身边都兜得转的。圣祖爷康熙五十一年就叫了四爷宫里头随驾读书，在里头厮混得久了，又长年主持韵松轩政务，巴结他的人多了，见面随便一句话就透了消息，还用得着苦巴巴掏银子买消息？”

弘时听得心里酸溜溜的。他密地里不知请过多少相士为自推造命，都是极贵的格。自己素常照镜子对相书也不知看了多少遍，觉得无论才智、历练、心志还是相貌，总没有逊于弘历处。怎么偏偏父皇就那么爱重他呢？正胡思乱想，旷清行又说道：“秦狗儿报这个信儿，也未必就是银子的功效。四爷出去，您主持了中枢，占据了形势，这才是真正的原由！他在宫里当差，多少给外官一点方便，大把银子有的是，决不会稀罕爷那三百两银子来巴结的。”

“李绂要倒大霉了。”弘时悠悠地扇着扇子，“还有八叔、九叔和十叔——这真可叹——他们原本算不上一路人的。李绂文章人品都强过田文镜十倍，真太可惜了的。”“真正倒霉的是八爷。”旷清行眼中放着贼亮的光，“皇上其实最怕的是朋党。八爷没有失势的时候遍交朝中文武，都是些名驰文场的读书人。头脑人物虽然已经圈禁，这个‘党’却依然在。三爷，那次‘八王议政’的乱子在乾清宫折腾，不知您留心到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公然对着廉亲王的，开头时倒是先拿着田文镜作法！可见如今田文镜已经是根炮捻儿，攻击新政必拿着他首当其冲。所以圣上护着，谁攻田文镜，立地就疑人是冲着新政，冲着他自己。越攻越护，越护越攻。看热闹打太平拳的人，站干岸看河涨的人原先跟着八爷当走卒，现在又看笑话儿，甚至在后头写揭帖造谣言，就皇上那性子，没事见石头还要踢三脚呢，怎么容得下这么多的臣子跟他离心离德？他身上的病也是由此才越重的！”

弘时早已瞿然开目，坐直了身子，连扇子也忘了扇，说道：“可谓洞若观火！我当何以处之呢？”旷清行一笑，斩钉截铁说道：“两条：狠打死老虎决不手软；坐定韵松轩拼命办差。整治八爷党就顺应了皇上敌忾之情，拼命当差又顺应了皇上求治之心。至于对四爷五爷，礼尊之，诚布之，情爱之，心防之——都是他的儿子，让他自己看看谁的孝心重，能耐大！”弘时呆呆出了半日神，说道：“我看皇上意图还不止于此。弘历主管天下钱粮和兵部差事，也许有意叫他带兵去和阿拉布坦厮拼呢！”

“这个我也想到了。”

旷清行阴沉沉地说道：“学生自收入三爷门下，一直都在思量八王爷和皇上当年嫡位之争，为什么权倾天下的八爷深得人望，却败了，冷面冷心的‘办差阿哥’居然身登九五君临天下？道理也许有一百条一千条，归到根上说只是一条，皇上始终身在机枢之位，谋机枢之事。八爷却只是在旁边收取了人心。那些权要人物对八爷俯首贴耳，弄得他有点飘飘然，以为可资为夺嫡之用。结果到节骨眼上，这些人一个也没派上用场。连十四爷身将十万重兵拥权在外，一纸诏令下来，也只好束手入京。三

爷，无论如何不能再吃这个亏了。”

“那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弘时敢忘前事之师？”弘时咬牙阴狠地一笑，站起身来叫道：“来人！”

几个丫头老婆子应声而入，弘时不禁失笑，原来忘情之间，以为自己是在韵松轩。因道：“给我备轿进园子。告诉账房上，西街口那套三进院子我赠送了旷师爷，拨二十个家人过去侍候。”说罢一径出来升轿而去。

其时正是未中时分，略略偏西的太阳晒得大地焦干串烟，街衢上绝少行人，连狗都热得阴地四脚扑着吐舌头，家家户户门洞大开，男人赤膊，女人只穿着贴身汗衣，或冲凉或打扇喝茶消暑。偶尔只几个光屁股小儿，晒得黑不溜秋，在池塘杨柳下摸鱼打水仗。弘时一进轿便被燥热逼得退了出来，又换了竹丝凉轿，这才逶迤出城。一出城情形便不同，风尽管还热，但扑到身上没了那种逼人窒息的闷气，驿道两旁密密的杨树，就是极小的风也招得它们哗哗直响，偶尔从海子边吹来的风带着水气，稍稍给人一种清凉之感。愈近畅春园，森森碧树间吹过的风愈是宜人，待近双闸门时，弘时通身大汗已经落了。正要进园子，北边不远一阵颤悠悠的钟声透过层层叠叠的青枫白杨隐隐传来。弘时不禁一怔，这几天天热，竟忘了过来给怡亲王请安了。想着，弘时在轿中轻轻跺脚，说道：“转轿，先去清梵寺。”轿夫们“噢”地答应一声，这都是家养的杠房，里手行家，不知不觉间已转了轿头，在阴凉道里行了不到半里地，清梵寺已是到了。弘时下轿正要进去，见一个中年和尚匆匆忙忙夹着个土黄包袱出来，认得是寺中塔头和尚法印，便叫住了：

“秃驴，这么热天儿，贼头贼脑哪去？”

“哟，是三爷千岁！阿弥陀佛！”法印看清是弘时，已满脸堆上笑来，揩着光头上的汗过来稽首行礼，咧着嘴笑道：“爷吉祥，爷万安——可是有几日没来寺里了！我这正要北玉皇庙去呢。你瞅这天儿，半个月了，死活不下雨。十三爷昨夜里睡不着，传下王命，叫北京城所有寺院大和尚都去玉皇庙作功德祈雨。修空方丈去了，看着大钟寺的悟心师傅穿的袈裟比我们的好，特地打发我回来，把十三爷捐的掐金木棉的拿去。咱们这庙住着王爷，相爷，不能叫他们比下去了。”

弘时原本要进山门，听见这一说又站住了，笑道：“你们还算出家人，在这上头争奇斗富，贪嗔痴俱全，佛祖也不要这样弟子——做这么大功德，得要多少银子香火法事钱？”法印伸出巴掌亮亮，说道：“原是十三王爷独自出资五万。方先生说，这是国事，他也不能后人，也兑了三千两。张相爷不信佛，夫人和小姐各捐了一千两，共是六万五千两。”

“我出五千两。”弘时说道，“你告诉悟心大和尚，只管虔心祈雨，三天内天降甘霖，我叫礼部表彰，从国库里再拨一万银子，听着了？”说完抬脚进了山门。自从张廷玉，方苞和允祥相继住了清梵寺后，寻常香客早已摒绝，门口守的都是怡亲王府的太监和护卫。见弘时跨步进来，忙都躬

身迎接。弘时问道：“十三爷这会子睡中觉呢？”

一个王府太监忙道：“我们王爷连着几日不歇晌觉了。他老人家挪了净心精舍，原来那地方离大非殿太近，和尚们念经聒噪得心烦——又不愿一点也听不见经声，就挪西院去了。奴才带爷去！”说着便在前头带路。却不从原来的西廊向北，一进山门便西踅。由廊后甬道向北一箭之地，便见一处坐西朝东小院掩在茂林深处，院子里却一色都是竹，凤尾森森，龙吟萧萧，极为清幽，门额上白地黑字一笔颜书四字：

净心精舍

弘时便道：“你去吧，我自己去见就是了。”

“请王爷恕罪。”那太监却不退去，赔笑说道：“张相定的制度，无论何人见王爷，我们得有人陪着。”

“连我也不例外？”弘时似笑不笑说道，“你去吧！张相有话叫他找我。”说罢一挑帘子进了允祥屋。那太监倒也真的没敢跟进来。

弘时一进门便嗅到一股浓重的药香，因乍从亮处到这里，暗得什么也看不清，定了定神才见允祥和衣半躺在大迎枕上，大热的天儿腹部还盖着薄毯，却是形容越发削瘦，脸和手都苍白得没点血色。一个宫女长跪在地捧着药碗，弘皎偏身坐在炕沿用调羹一匙一匙地喂药。见弘时进来，弘皎点头一会意，对闭目不语的允祥轻声道：“弘时三哥来瞧您了。”弘时忙跪下请安，说道：“十三叔，侄儿给您请安！”

“哦，弘时呐。”允祥勉强睁开眼看了看弘时，有气无力地说道：“难为你，这么热天儿跑来瞧我。快……起来坐着吧。”弘时答应一声，稳稳重重起身坐了窗前木杌子上，赔笑说道：“接着承德的信儿，皇上六月初三起驾，初九回京。这几日忙着预备接驾的事，还有些别的细务缠身，没得过来给叔叔请安。方先生偶尔见见，张廷玉日日见面的，请他们代侄儿叩安问好儿了。”允祥似乎缓慢地透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说道：“方苞方才跟我说了皇上回来的事。你们又要忙起来了。可惜我……可惜我这回可帮不上什么忙了。”说完轻声一咳，又闭上了眼。

弘时看着这位叔父，心中也不胜感慨。允祥是雍正二十三兄弟中经历最坎坷的，幼年襁褓中母亲莫名其妙地出宫为尼（参看拙作《康熙大帝》第三卷），受尽了兄弟们的欺侮凌辱，有点头脸的太监也敢整治他，唯独雍正亲之爱之，一身呵护才得以成人。在逆境中允祥养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倔烈性子，使气任侠扶危济困，是出了名的“侠王”。康熙见他人

品正直与人接物无曲无阿，曾亲口夸奖为“吾家千里驹，几是拼命十三郎”。当年英风飒爽，谈吐雄健，佐雍正办差力担重任，指挥如意，在康熙晏驾当日，亲赴丰台大营斩将夺权，陈兵畅春园外，雍正才得以顺利登极。追想当日豪侠英雄风采，今日却到了气息奄奄，床簧垂目待死之人，弘时不禁暗地长叹一声，口中却笑道：“十三叔别想那么多。安心静养，痊愈了做什么事都从容的。弘皎，头回我就说过，叫你请贾神仙来看看。没有请到么？”

“三哥来得正巧，贾士芳一会儿就到。”弘皎微笑道，“早就说请，方苞和张廷玉拦住了，说那是邪魔外道。后来他们大约听说贾神仙的多了，不再拦了，贾神仙又云游出京了。我打听着，前日又回了白云观。请了两次，才答应今儿下午来看看的。”正说着，允祥忽然闭着眼轻声道：“来了来了……人不可貌相，真真一点不假！”

弘皎弘时吃了一惊，环顾四周毫无动静，但见窗外碧树森森，窗内阴气沉沉，二人气短间便觉毛发悚然。正没做理会处，院外一个公鸭嗓子声音传进来，“神仙爷，请这边走。”接着帘栊一响，贾士芳已经进屋。弘皎忙迎上去笑道：“您是贾仙长？快，快请。”

贾士芳仿佛永远只是一身装束。皂衣皂靴，一顶雷阳巾显得略大一点，连额头都遮住了，孤拐脸上亮晶晶的，像是刚刚用水洗过，白得毫无血色，却是滴汗全无。他站在门口朝三个人看了一眼，微笑道：“适才已经和十三爷神会，这位是三爷，这位是七爷吧？”

“是，宗室里排行各房叫法不一，也有把我排在老六的。”弘皎惊异地打量着贾士芳，说道：“这是三爷。”此时允祥已是双眸炯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奇人，却一声不吭。

贾士芳向允祥一揖，走到榻前，俯身轻声道：“十三爷，贫道稽首了！你的病不相干的，这会子已经好些了，是么？”

“是，我觉得不晕了，眼睛似乎也清亮了些。”

“不是‘似乎’，其实心明了，自然眼亮。十三爷，你胃气不展，饮食有亏啊！想不想吃点东西，比如桂花糕？”

“桂花糕？！”允祥眼睛一亮，竟不自禁咽了一口口水，“真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它？我真的肚里饥，想吃呢！”弘皎早已看愣了，过去三天里头，父亲只勉强喝过两小碗粳米粥！醒过神便一迭连声命人“取桂花糕来！”

贾士芳含笑看着允祥吃完两块桂花糕，亲自从银瓶里倒了一杯水递过去，允祥接过来滋咕滋咕居然一气饮尽，畅快地喘了一口气，笑道；“总有两年没有这样畅快饮食了，谢谢你，你怎么捣弄的，也没见你发功行气，烧符驱邪的呀！”“十三爷，《道藏》三十六部经共一百八十七万六千三百八十卷。习《洞真经》者仅通‘上炼’之术，习《洞本经》者仅知‘按摩’之法，习《洞神经》的略明‘黄庭’之道而已。万法通幽，岂能一

格构之？”贾士芳徐徐而言，“那种故作玄妙，装神弄鬼之辈，原是道家下乘之辈的勾当，十三爷叫他们哄了！——你想不想起来动动？”

“当然想。”

“能做到不能？”

“恐怕不能。”

“你能的。”贾士芳笑道，“人人都能走路，十三爷英雄豪迈一世，反而不能？你起来，自己下地，趿上鞋子走几步看看。”

允祥听着他的话，好像从很远处传来，又好像清晰得耳语一样，五脏中格格微响，像有一股热气在推撼着涩滞已久的经络。一个念头“试试何妨”刚刚闪过，已经不由自主推枕而起，恍惚之间已站立在地！

“我起来了！”他惊喜叫道，通身的不适刹那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试着走了几步，居然脚步健稳，高兴得扬臂大呼：“我能走了！哈哈哈哈……”他舒展双脚，甩着臂膀冲出门去。

净心精舍所有的太监宫女都惊呆了，如果不是眼前活灵灵的事实，就说是神仙下凡他们也不信允祥的病能好得这么快！弘皎用虔诚得近乎崇拜的目光凝视着毫无自矜之容的贾士芳，“扑通”一声长跪在地连磕三个响头，说道：“活神仙！你救了我阿玛的命，我给你起一座观，要赛过白云观！”

“不是救命，是治病。”贾士芳目光幽幽地看着院外欣喜适意正在散步的允祥，微笑道，“任谁的命都是本自生灭，非大善大恶不能移。十三爷命不该绝，沉疴自然能起。”弘时看着这一切，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道：“皇阿玛也有病在身，我要荐仙长进内给他老人家疗治疗治！”

说话间允祥已经回来，说道：“这一身汗出得痛快！”便脱外边大衣裳。弘皎忙要阻拦，刚说了句“看冒了风”。贾士芳便道：“不妨事的。焉有冒风之理？方才居士许愿给我盖道观，我云游天下救物济人，其实用不着。现在就住白云观，只是当客人不便，要能知会那里张真人，将我的箓籍收在观中，就足感厚爱了。”“这个有什么难为的？我回去就用印，叫顺天府办。”弘时笑道，“要不是张真人早已敕封过，就要你主持白云观也是理所当然！”

“道长，能不能就留在这里？”允祥坐了炕对面的椅子里，揩着汗笑道：“生死人而肉白骨这是大能耐，大本领。据小王看，凡有大本领人所不及之能耐者，必遭庸者之忌，在外于你无益。我愿随道长学一点吐纳性命之道，皇上龙体欠安已久，就便儿可以随时调理。”贾士芳随意端坐在允祥对面，笑道：“什么都讲究缘分。皇上的病如果该是贫道治好，他自然要召贫道去的。就比如王爷您，如果心里压根不信我，我来了也是束手无策。请十三爷留意，贫道闲云野鹤之人，不愿受一点规矩拘

束。”他站起身来，对弘皎说道：“王爷原来吃的药还可以接着吃。不吃也没要紧，随意儿些，想走动就走动，想吃就吃些东西。这也忌，那也忌，世间庸医常以此卖弄学识误人性命——贫道告辞，观里许多病人巴巴地等着呢！”

一语提醒了弘时，园里也有多少要紧事等着他办，忙也起身辞出来，弘皎直送他们出门口才回去。弘时掏出金表看看，对贾士芳道：“回头怡亲王必定有重礼谢你，我无物可赠，这块表是个稀罕物儿，捐给你，好么？”贾士芳莞尔一笑，说道：“我是天下最懒散人，表于你有用，于我实没有一点用处。我晓得，三爷想让我推一推休咎，可以实言相告，君王侯相命系于天，非尘间术士所能预知。但敬天守命，莫不所向唯吉，大抵有所克削，都因是自克，虽有天命亦不可恃。目下王爷正在熏灼之时，因时而导势，祺祥自在。”说罢飘然而去。弘时听着这话泛得毫无边际，只一笑当即升轿而去。弘时刚到园门口，便见光禄寺寺卿弘晏站在双闸口东张西望，他是康熙长子大千岁允□的大世子，地地道道的弘字辈大哥，已经四十五六岁了。允禔被缚圈禁时，他在黑龙江跟着巴海练兵，康熙晏驾时他又在岳钟麒军中应差，年羹尧败事他又恰在江西催粮，小心谨慎得逢人就笑，从不在背后说一句别人短长。有这些好处加上几次事变都不沾包，因而父亲的事不但没有连累他，秩位还多少升迁了一点。弘时下轿，一边精神抖擞往园子里走，一边打招呼：“大哥！在这等谁呢？”

“是三弟呐！”弘晏一溜小跑过来，胖乎乎的肉一步一颤，到跟前笑眯眯说道：“你是当家人哩，大哥不找你找谁呢？”弘时看左右进进出出的人太多，笑道：“大哥，走，里头慢慢谈。”

于是兄弟二人联袂而入，一路上到露华楼张廷玉那里的官员很多，还有来来往往在园里各处当差的太监见他们过来，纷纷侧身避道，请安的，问好的，故作庄重的，彬彬有礼的各色人物俱有。直到进了韵松轩，弘晏才觉心里安生。因见外厢有几个官员跪着候见，弘晏屁股略一落座便笑道：“我方才从户部过来。宗学里两处房屋都破败了，今年幸亏雨少，不的早塌了，得要五千两银子修缮。还有咱们小字辈的兄弟下半年学费，得一万多银子，平郡王、英郡王、车骑都尉将军允□家三位郡主下嫁，两位五千的，一位二千的……”

“大哥啰嗦的多了我也记不着。”弘时笑道，“你无非想要点银子，说个码子给兄弟就是了。”“到底兄弟是如今摄政王！”弘晏笑道，“手面气魄风度都出尖儿的，我方才和你一道儿走就想：今番也算狐假虎威呢！——我要五万七千两。”弘时不禁一笑，扯过一张条子在上头批了几行字交给弘晏，说道：“这里忙，不虚留哥哥多坐了。说归根儿，我们一个爷。记住这就成了，说不到虎还是狐的——别的没有事了吧？”

弘晏接了条子要走，又站住了脚，说道：“内务府昨个禀上来，二叔的病只怕不好呢！昨儿只吃了一碗稀粥，今儿水米都不进。内务府看管的人好歹劝着，中午才喝了半碗参汤。太医院这会子去人守护，二叔已经昏

晕不知人事，只口口声声要见皇上一面再西去。——你看，皇上这会子又不在北京，可怎么好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弘时皱起了眉头，“还有你父亲，就关在二伯伯隔院，如今疯得越发连人都不认得了。你想去看看他，是么？”

“不不不！”弘晏惊恐地向后趔了一下，双手摇着说道：“我父亲是乱臣贼子，我是国家忠良。三纲之内君臣大义为首，我怎么会想到他！”弘时道：“就是想也不是罪，值得大哥吓得这样？如今可真够热闹，阿其那得了干呕的症候，塞思黑在保定肚子疼，允禩在张家口‘眩晕不能自立’，十三叔和李卫咳血，田文镜肝病，大伯伯疯了，二伯伯病危……”没有说完自己已经先笑了，“人仔细想来，竟都是累出来的病，连皇上——”他想说雍正的病也是累的，话到口边改成“也为这个焦心呢”。

弘时站起来悠了几步，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大哥先回去。二伯伯和大伯伯那里，我一会就指使太医院，派最好的郎中去看脉。咸安宫上驷院都是要紧去处，内务府宗人府是朝廷直接管，也受你理藩院节制。告诉他们，就说我的话，两处太监都要换一换。如今朝廷仍是多事之秋，他们垂死之人，不要沾包儿最好。”弘晏满心的话，允礽是当过四十年太子的人，如今病危，至不济弘时弘历也要去探视一下，自己随同前往，或许有机会探望一下父亲。谁知这位三爷对自己尽自礼数周到客气十分，连提也没提这档子事，心里一凉，搭讪着便起身告辞。

“大哥走好，有事只管找我！”弘时目送他出了韵松轩客厅，对身边太监道：“我进来时见九门提督图里琛在外间候着，请他进来吧。”那太监答应着出来转了一遭，回来禀道：“王爷，图军门见大爷进来说话，先去见张中堂了，说稍等等再来。”弘时心里一阵不快，略一思量，笑道：“那就先叫顺天府府尹汤敬吾进来。”

“汤敬吾进来了。”与他同时进来的还有上书房奏事处司官李文成，李文成抱着一厚叠已经拆封的奏折，轻轻放在卷案上，然后才打千儿行礼，说道：“王爷，卑职刚从风华楼过来。这些折子张中堂都看过了，方先生摘要，连日加急递了皇上行在。上头画了圈儿的是要紧奏议，都放在上头。没有放到目录里，张中堂特意关照王爷，留心看保定胡什礼的折子。”

“老汤请坐。”弘时摆手示意汤敬吾坐下，抽过目录来看，前面几份是山东山西和直隶藩司报称“久旱无雨，秋赋可虑”请求朝廷予为地步，早筹赈灾粮食调拨备用的，其余的几乎清一色的是议论田李之争。尽自军机处批交六部时，批文上明写“实心王事者自有公论，党援私结之风断不可长”。但从奏折题目看，左田右李的折子还有一少半。弘时略一过目便撂了案上，见李文成要退出去，又叫住了说道：“岳钟麒军里要两千架牛皮帐篷，那个片子军机处批了没有？目录上没有见。你告诉张相，我见过

人就过去。”李文成忙躬身回道：“岳军门那是密折，皇上批转了军机处，张中堂已经处置过了，原折退回皇上，所以目录上没有。再回王爷，废太子允礽病危。方才宝亲王爷约了张相和方相去探视，这会子只怕在路上走呢！”

弘时心头一顿，突然有一种受嫉妒被冷落的感觉，呆了一呆，摆手道：“你去吧。”因见图里琛微微瘸着腿，马刺踏得地板叽叮作响昂然进来，弘时漠然一摆手道：“不用行礼了。刚刚儿我还派人去叫你，老汤也在这里，我们谈谈。”

汤敬吾咳嗽一声正要说话，图里琛却抢先说道：“我先说。天气早已入暑，我们军里常用的凉药还没发下来；还有夏装，顶不到秋凉就稀烂了。我下去看看，军士们都乱骂。有的营传痢疾，一倒一片，连操都练不成。请三爷早点调拨些绿豆、甘草二花黄柏黄连。这是半点也耽误不得的。”汤敬吾笑道：“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驻德化门的兵士和丰台大营的人，为争买药在德化桐君店前大打出手，一个店砸得稀烂，店主人告到我那里，凶手又拿不住。请示三爷和图军门张雨军门，怎么平息了这事不伤和气，药店那边也要有所敷衍。”

“这件事我听说了。”弘时看了一眼图里琛，不知怎的，他一直觉得这个满身傲气的家伙有点看不起自己。但图里琛原在东北与罗刹周旋，是有名的孤胆将军，擒拿诺敏是在他威势正盛之时，故是最得雍正信赖的满洲哈喇珠子。他也不敢开罪过甚。因又笑道：“店铺砸坏物品，由顺天府赔偿。图将军，闹事为首的也要惩戒，这样才能平复人心。张雨那边我去说，你这边自己处置，要带枷示众！”

图里琛其实对弘时也没什么成见，他天生的不苟言笑，加上颏下那道长长的刀疤，谁瞧了也有些心障。听弘时说“枷号”，图里琛冷然一笑说道：“我的人已经处置过了，为首三人袅首军中示众。其余的十四人枷号三日。汤大人可以去看。但药材还是得给，三爷，这误不得。”

“我稍等一会就叫户部星火来办。”弘时说道，“我想找你们另有差使。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禵的囚拘，无论在京在外，都归你两家管。他们是犯罪抄过家的，还都带着家眷和大群的奴才左右侍候。这样守刑，未免太舒服了。这些家人，如何柱儿、公普奇、雅齐布、翁牛行、吴达礼、毛太佟宝，自己逍遥法外不说，还到处捏造谣言，传闻宫闱秘事，诽谤圣祖当今。不追究他们当初助纣为虐仗势欺人的罪，按现在的罪，也断不能再留京师逍遥法外为非作歹！”

弘时接连点了许多人的名字，有的是允禩允禟门下已革犯罪官员，有些则是允禵府中太监家奴。主子失势被圈禁，奴才们不服，四处串着搬弄是非，历来都有，单允禩府两千家人，抄家拿问走了不到一千，还有一千余人，有指着主人四处告穷借贷的，有熟门熟路各衙门串着吃帮边子官司饭的，有在酒肆大街使酒骂座指桑说槐的……种种不法情事皆都有的。弘时齐根儿耨了扔出京外，无论图里琛和汤敬吾都觉得省心。汤敬

吾先就鼓掌称善，“三爷，这样最好！这干子二太爷们故意寻事，有时真气得干咽，那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活似一堆剁不烂煮不熟的滚刀肉！远远的打发出去，不但我们耳根清净，就是八——阿其那他们，也少吃这些腌臜杀才们的挂累！”图里琛却细心，问道：“三爷这么办，请过旨没有？四爷原来在这里主持有话：凡属阿其那塞思黑等几个人有关的事，无大无小都要请旨。”

“这是处置他们家奴嘛！”弘时木着脸说道，“我又没有动他们本人一根汗毛！这件事明天早晨就办。我给你们写手令，出了事都是我的。”

听见没有旨意，图里琛便有些犯嘀咕，把允禩身边人全部赶出京，流放外郡，这是几千人的大发解，不请旨就办，这个三爷也真是个荤大胆儿！他思量着，又问：“不知道御驾几时回京？三爷别误会。我本人其实心里赞同你的办法。不过事情不小，还是应该请旨。”

“我不知道皇上几时回来。”弘时冷冷说道，“你是九门提督，有直奏权。要请旨，我也不能拦着。”一边说一边去取胡什礼的折子。

图里琛和汤敬吾便觉无趣，讪讪辞出来。在韵松轩前假山石旁，二人不约而同站住了脚，图里琛道：“有他担着，咱们给他办！”

殿里的弘时此时目光也是一跳。原来，胡什礼的奏折上只说了一件事，这直隶总督李绂五月二十三日筵请自己，席后谈话说，“允禟罪不容诛，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叫皇上为难。老兄管着这事，可以便宜行事”。

“他想杀塞思黑，还不想沾血，”弘时阴冷地一笑，“真聪明啊！岂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弘时一记杀手锏突然打向允禩，京华震动。允禩允禟允禵三位王贝勒府家人残余的也有将近四千人，图里琛的九门提督衙门倾巢而出各府里突袭撵人，直到辰牌时分才集齐，由顺天府宣布，允禩家人发往云贵，允禟家人去广西，允禵家人发遣湖南四川。那些家人都是拖家带口的，立时哭声动地。无奈人在矮檐下，水火棍子无情棒逼着，也只好扶老携幼立时动身。三四千人的大起解，加上押送兵士衙役，总在五千人上下，出城又是盛夏白日，简直像一支浩浩荡荡溃败下来的军队。小的啼老的哭年轻的咒天骂地，景象惨不堪言，市民们尽有凄惶陪泪的。

但官场与民间历来不同风，老百姓见的是“形容儿”，官员们却是用心“品味儿”。张廷玉和方苞一到露华楼，第一批送上六部的奏折，拆开来，竟清一色的是弹劾阿其那塞思黑的。轻一点的说他们“纵奴为非，不思改悔”，兴头大的，就开列允禩等人十大二十大罪状，大逆犯上，觊觎帝位，乃十恶不赦罪不容诛之人。“伏愿皇上大奋天威，效周公之诛管蔡，大义灭亲，杀阿其那之党于辇下，以儆天下后世乱臣贼子。”有的官员“反省”更为“深刻”，连带着引申雍正御制《朋党论》，从允禩之结党不法为害邦国，联系到借科名结党，“师生夤缘，勿思纲常；科第私援，讵念君父”。点名大骂李绂，如同钱名世一样为“名教罪人，奸狡虚伪之徒”。也亏这班人文章来得快，天尚未午，已从大内军机处转到露华楼一百余份。

张廷玉已经三天没有回紫禁城，和方苞一起住在清梵寺。弘时在韵松轩施为，他竟全然不知。一下子接到这么多的奏章，心中惊疑不定，收拾了一下零乱的桌面，正要过风华楼那边去见方苞，楼梯一阵响，方苞已经上来。他一揖而坐，笑道：“大王之风一夜，云树骤起波澜啊！我那边楼下楼上，和你这边一般无二。”张廷玉道：“太反常了，出了什么事呢？”

“刚才我问过送折子的小太监。”方苞小眼睛眨着，椒豆一样放着光，“韵松轩发令，三府男女丁全部起解云贵川桂！这风的‘青萍之末’就在这里。”

张廷玉目光悠忽望着窗外，良久，微微抽着冷气说道：“我已知道这些折子来历了。三爷魄力好了不起！”正说着，秦狗儿一溜小跑上楼来，张廷玉摆手厉声道：“我和方相正议事。今天上午谁也不见，叫他们散了吧！”

“不是……是……”秦狗儿扶着楼梯，结结巴巴说道，“是八福晋闯进园子，先去韵松轩，三爷不在，就奔这儿来了。”说着便听楼下一个女人声气吼叫：“我男人还没有革掉民王王爵！就算他犯罪，改名‘阿其那’，我看你还不如阿其那体尊贵重！我是八福晋，顶尖的诰命也没有革掉，就算革掉了，我还是安亲王郡主——这个身份不能见见张廷玉？弘时这个

小巴儿都吓得钻沙子逃了，张廷玉算他娘什么阿物儿——闪开！”接着“啪”的一声，似乎哪个人挨了她一耳光。张方二人一愣间，一个女人大脚片子噔噔响着已经上楼，头上镂金二层朝冠上红宝石闪闪发光，颤巍巍饰着七颗东珠，身上穿着绣五爪金龙四团吉服褂，肩上披着镂金领约，重金黄绦中贯珊瑚，片金绿朝裙下露着一双天足，穿着青缎绣花鞋，年纪在四十岁上，形容却依然俏丽俊爽，却是星目含怒柳眉倒剔，盯着张廷玉——她就是允禩的结发妻子、安亲王岳乐的娇女、京师王府头号泼辣福晋观音图了。她怔怔地盯了张廷玉移时，忽然一屁股坐了楼板上放声大哭！

张廷玉忙叫：“快来几个苏拉太监扶起福晋——福晋，就是你方才讲的，你是体尊贵重的人，不要这样，有什么话慢慢说……”几个太监连扶带掖地撮弄着观音图坐了矮椅上，那观音图越发扯鼻涕丢粘珠泪滔滔大放悲声：“好张相爷哩……如今我还顾得上什么‘体尊’！当年死老头子没出事时……你也常去我府，我是这模样儿么？……张相爷你是这朝里最大的官，也是当官最长远的官。早先抄了明珠的家，索额图也是圈死的，圣祖爷也圈禁过‘阿其那’的兄弟大哥二哥老十三，家人们都是听其自便听其自散。哪有个狠到这地步儿，无论太监家奴，良贱老少一概充军到烟瘴远恶地的？——我那遭了瘟的老爷子！你这辈子都行的什么善？都相与了些什么兄弟啊……我那可怜无靠的老爷子，你都作了什么孽，痛得七死八活的，连个端汤送水的人也不给留啊——”正哭得凄惶，一眼见允祉上了楼，观音图一跃身长跪在地，急速膝行几步，连连磕头，越发放开嗓子哭叫：“三哥，三哥……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先前你们兄弟一处吃酒下棋吟诗写字儿的分上，你就放他一马……他快死的人了，还能坏了你们台面上人什么事……他平素口不离心地钦服三哥人品学问的……啊……嗬嗬……”

“老八媳妇，别哭了。这事也不是衡臣灵皋的首尾。”允祉脸色苍白，用阴郁的目光看着观音图，“我去了一趟八贝勒府。老八听是病得不轻，你别在这泡着，快点回去是要紧的。我从我府里已经拨过去二十个太监，暂时照料老八，皇上……皇上已经从承德启驾，等他回京，自然还有恩旨。”观音图闹了一场，心舒意平了些。她原本与允禩夫妻份上平常，人前逞强一辈子偏落了人后，借机发泄而已，听允祉给了台阶，又说雍正返驾，也无心再折腾，起身掩面哭着去了。允祉长叹一声，坐了椅上默然不语。

方苞和张廷玉处身在皇族角逐之中，也是十分为难，此时情况不明，更一句话也不敢乱说。三人对坐了不知多久，方苞才道：“三爷，方才说圣驾回銮的事……”

“上谕已经到了，先送上书房的。”允祉说道，“我是从老十六那边过来的，”他不紧不慢地说道，“如今遍北京城都在议老八的事，我查阅了上书房军机处两处档案，皇上又没有这个旨意。弘历也不知道，弘时做事太孟浪了！”

张廷玉和方苞都没有递话。弘时的孟浪毋庸置言，但谁能担保他不是奉了密诏行事的？眼见一夜之间官场风头大变，群起而攻“八爷党”，袒护田文镜攻讦李绂，都因弘时这“孟浪”一举，即使不是奉诏行事，雍正也决不会替允禩说话。皇族夺嫡遗风和朝廷政见之争丝萝藤缠，五色迷离，谁敢在这时候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

“皇上六月初七辰时到京。你们安排礼部预备接驾吧。”允祉心里冷笑一声站起身来，“弘时现在在弘历的会琴轩，我这去给他们传旨，就便儿先跟你们打个招呼：弘历要主管户部兵部的事，有这两类折子，你们从明天起直接转到会琴轩。”

张廷玉和方苞起身鞠躬送行。张廷玉问道：“其余的折子怎么呈转？”

“仍旧转到韵松轩！”

允祉头也不回，说着就去了。

偌大的露华楼只剩下了方苞和张廷玉。一个是宦海老相国，一个是帝室文案夺班领袖，两个人都是胸中城府文章包罗万象的人，老辣深沉到了极处。许久，方苞才眯着眼道：“昨天见了邸报，孙大炮要回京出任都老爷了。”“孙大炮”是御史孙嘉淦的官场绰号，最是刚直不阿守正敢言的。雍正元年不过是户部铸钱司的一个微末小吏，公然为铸钱成色，和户部满尚书葛达浑二人扭打到养心殿，慷慨陈词直犯九重。这是雍正初登极时轰动朝野的一大新闻，雍正不但没有加罪，反而接连升孙嘉淦的官，派往云贵，为两省观风使。如今又要回京，由副都御史晋升都御史了。张廷玉当然懂方苞话的题中之意，一笑说道：“瞧罢咧，也难说的。有些人原来敢说，后来就不行，官小时敢说官大时未必还敢，涉朝廷大政的敢说，涉天家骨肉又是一回事。”

“我看俞鸿图也是个有种的，”方苞笑道，“孙嘉淦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临出京，我私地送他，他说，‘灵皋先生记住我今天一句话，我是身负大罪，逃脱天罗地网的人。我为报父仇手刃仇敌，已经尽了孝，如今要做忠臣了。忠臣也有一般不好处，常为人君误会，将来我若死于刀下，请你把这话原本转奏皇上，足感厚爱。’”张廷玉听了默默点头，许久才蹦出一句：“我们办事人难，三爷不好侍候，有梗直人帮着说几句真话，会好得多。”

方苞没有回答，弘时比弘历难侍候，是用不着说的。难就难在他不和你过心，你也不敢像对弘历一样诚心去倾谈什么。皇帝去承德前还谆谆告诫：“弘历虽在外，和在内一样，宝亲王有的指令，要一如既往遵办不疑。”如今却把理政大权全部交了弘时，而宝亲王只管了个户兵二部！这是为什么呢？弘历又有什么地方失爱于雍正呢？他的目光游移着，停在张廷玉案上新铸的铜堪台上，那是给岳钟麒新铸的节制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湖南、湖广六省兵马的虎符——方苞眼睛陡地一亮：皇帝在承德接见了东蒙古诸王，又委岳钟麒这样的重任，莫非已在思量兴兵讨

伐喀尔喀蒙古的策零阿拉布坦？假如真是这样，弘历主管户部，征调天下钱粮，又主管兵部，配备武官弁将，还不是天字第一号的要差？！想着，听张廷玉叹道：“我们做臣子的，办差不怕，吃苦不怕，最怕的是主子没主见，怕的是天下多变。”

“不怕。”方苞“嚓”地打着火，深深吸了一口旱烟，喷云吐雾说道：“你瞧着吧，皇上不是个轻易变心的主儿！”

六月六日，雍正的车驾抵达顺义境内的李家峪行宫。这里三面环山，夹成两道谷，谷口相交处一大片沙滩空场地，潮白河纵穿南下。再向前一站之地即是通州，也就算是到了北京，往年康熙东巡归京，文武百官都到通州郊迎接驾。从这里丑时发驾，辰中时分刚好可以赶到。河滩地势开阔，取水造饭也都方便，取这个地利，明珠为相时便建了驿馆，张大扩建又为行宫，工程虽不奢华庞大，也有三座九楹大殿，配房二百余间。到达行宫时，太阳刚刚压到山顶，鄂尔泰安顿雍正在思黎居歇下。请朱轼陪着御驾，自己亲自巡视行宫周匝，布置关防，又命张五哥检视军士扎寨驻营，并查看明日大驾卤簿名物等类，天将黑才算料理清楚。此时京师已送来了当日奏事目录，还有礼部的迎驾仪程。鄂尔泰也不及细看，匆匆赶来给雍正请安。

“难为你一路辛苦。”雍正和朱轼正在对弈，见鄂尔泰进来，边抓子儿沉思边笑道：“明天到家，朕给你七天假，好生歇歇儿。”说着，问引娣，“看热水烧好没有，先不忙洗澡，脚有些发胀，泡一泡。”

乔引娣轻轻答应一声出去了，一时便提着一壶水进来，说道：“这是茶房里的热水，一样好用的。”将壶水倾了盆子里，又兑了些凉水放在雍正脚前，便跪下扒雍正的靴袜。雍正笑道：“水和水不一样，吃茶的水都是从玉泉山用水车拉来的，不该用来洗脚。”说着脚已泡进盆子里，早有两个宫女趋身跪过来轻轻替他按摩。

这阵功夫鄂尔泰已看完礼部的奏折，双手递给朱轼，说道：“礼部奉韵松轩指令，六部里主管尚书，还有一名侍郎到通州迎驾，各衙照常办差，其余大理寺、理藩院、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是司官以上，宗人府、内务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这些闲衙门九品以上官员到通州接驾。”

“共是多少人？”

“两千人上下。”

“两千人不算少了。”雍正笑道，“大热天儿，何必一窝蜂的都出城？”

朱轼将折子轻轻放下，说道：“老臣以为简亵了。六部所有九品以上文武官员都应到通州迎驾。”雍正一笑，说道：“朱师傅又叫上真儿了。何在乎他们那几个人？朕当年陪圣祖回京，有时还专门降谕各衙门照常办差，不必郊迎呢！”

“不是这一说。”朱轼认真地说道，“圣祖在位六十一年，晚年几乎年年都要到奉天热河。皇上这是头一次，应该示天下隆礼体尊——六部差事再要紧，也没有尊君重要。这是第一层。”

“嗬，还有第二？”

“当然。”朱轼平静地说道，“老臣也是扈从过先帝南巡北巡东巡的。只有礼部定的迎送仪程太繁，皇上可以减删的，从没有臣下自作主张削减，反而叫皇上加增的。这比第一层更要紧——不能开人臣擅作威福这个例！”

雍正身上一动，已经没了笑意。他轻轻用脚踢开两个宫女，自己用腿对搓着，许久才道：“万事都逃不出个理去，朱师傅的话对。倘若圣祖在外回銮，朕在京，断不能自行草率削减仪程。就照这个意思，你两个拟一道旨，连夜发给弘时。不要一朝权在手，胡乱把令行——一个钦差回北京，六部也还要照例迎接关照呢？朕为万乘之尊，冒着这暑热来回跋涉，他们就迎几步，走折了狗腿了么？”

“皇上又说左了。”朱轼笑道，“三阿哥绝没有恶意的，不过他私地体贴圣意孜孜求治，不计己身宵旰劳苦——推求格致之间见小而忘大，如此而已。只用提醒他一句，三爷自然就明白了。”他说着，鄂尔泰已挽袖援笔濡墨写了出来：

朕首次东巡奉天、热河，不计道里艰辛盛暑似汤，原为敬天法祖、羁縻外藩社稷安谧计。尔等自思在京办差之苦，较朕如何？尔弘时此事思虑未周也。即令阖京各有司衙门，九品以上文武行臣一体至通州迎驾，以示尊君敬天之至诚。钦此！

雍正双脚泡在水里，脚趾适意地活动着，仰脸听完这道诏谕，说道：“这‘名分’二字亏圣人怎么想，怎么造作出来的！没有名，不但言不顺，而且事不兴，礼乐不畅，而且使人无所措手足！想起那年二哥被废，年羹尧进京乱走门路托靠山。也是这么一盆水，朕光着脚教训他：别看我在这里洗脚吃茶，你规规矩矩跪在一边侍候，那是胎里带——天造就了我们这个名分，警戒他不要舞智弄巧鬼迷心窍。他到底也没把朕的话放在心上，落了没下场。朕这里有密折奏事匣子，你们有你们的私人函信儿——听说北京城里的事了么？”

“略知道一点。”鄂尔泰一欠身说道，“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他们三家家奴太监全部发遣出京去了。还有，参奏李绂、隆科多的折子，请旨处置阿其那结党乱政，图谋不轨大罪的奏议轰动朝野——其余的信息就没有了。

奴才在承德给家人写信，叫他们不要左一封右一封写信来，鸡毛蒜皮的事只管说。别说回信，连看信的工夫也是没有的。”朱轼道：“老臣的信多些，都是外省的。皇上召我回到枢位，自然外头巴结的人多。臣给他们规定，不说官司，不说人事，不说自己官箴。因此，说上来的都是地方丰歉，天气阴晴百姓乞望这些事。如今直隶旱得不成样了，邯郸以东怕要绝收了，到处都是祈雨的。单是武安，一天就晒死三个寡妇……读这样的信叫人落泪。南宫县不知哪来三个道士。登坛作法下了一场透雨，道士们又借机传布‘红阳教’，官府派人拿了这三个妖道，七千多人围了监狱烧香磕头，请求放了这几个人。北京城事多，外府县里事情何尝少呢？”

雍正将脚淋出盆外，由着两个宫女擦干了，趿上鞋子适意地踱了两步，笑道：“有些大事看大不大，有些小事看小未必小。南宫县令想必是你的学生了？处之以正，师生也在纲常之中，朕不但不以为是朋党，还要勉励。你可以写信告诉他，现在山东大旱，直隶大旱，山西晋东旱象也未解。三个妖人既能呼风唤雨，那再好不过，绑起来到处游，哪里旱哪里去。下了雨就再换地方，不下雨就地枷号，申说上来依律处置。允祥如今也信这个。昨儿送来请安折子，说是身子骨大有起色，全亏了一个姓贾的什么道士施法相救——”

“贾士芳。”鄂尔泰插了一句。

“对，贾士芳。”雍正脸上笑容一闪即逝，“果然有真本领特异之能的，自然要另当别论，圣人于鬼神之事存而不论，并没说鬼神压根就不存。春秋列国纷乱，民不聊生纲纪不维，圣人不能分心去研讨鬼神之事而已。”

当下三人又略谈几句各地旱灾蔓延情形，因还要早起，雍正便命散了。

回到北京第五天，乔引娣奉旨由高无庸带着，到北玉皇庙探视十四阿哥允禵，雍正倒也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只叮嘱：“他是犯了国法的人，又和阿其那是一党。如今满朝文武都在上折子议他们的罪。你若真的爱他，只好劝他安分向善，苦海有涯，或者有兄弟相和重归于好的一日。他若执迷不悟相抗到底，朕仍是不能因私废公。”话虽如此，雍正看着引娣时那种爱怜、惋惜，那种带着期盼的沮丧，还是让引娣一阵搅心地难过。她突然惊觉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已经不是用敷衍和应付的心情对待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一倍多的中年皇帝了。

北玉皇庙街一切还是老样子，十四贝勒府前还是那一大片海子，镜面一样碧绿的水，岸边垂杨柳下摆着石条凳——那是王府兴旺时官员们等候接见的地方——在炎炎的夏日下发着明艳的光，因为没有风，活脱儿是一幅不动的风景画儿。想起当初住在此地，每当傍晚时，允禵公余带着自己，一个从人也不跟，在池边远眺落日黄昏，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说诗词、笑话儿和宫里的事，如今景物依旧人事已非，乔引娣打心里发出一声悲惋的叹息。

高无庸带着乔引娣绕过贴着封条的正门，从仪门进来，沿着甬道花渡柳来到贝勒府西花厅。守门的太监再次验了内务府的签票，放他们进去。一个小苏拉道：“跟我来，十四爷在花厅后栏边钓鱼呢！”高无庸生怕说一声“请接旨”，惹恼了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阿哥，一点头便跟了过来。果见允禵坐在花厅栏边的石阶上，两只脚赤着泡在水里，将一根钓竿沉在水面下，呆呆地望着鱼漂子出神。因近前一步，轻声道：“十四爷，奴婢高无庸给您请安！”

“高无庸？”允禵回头瞟了他一眼，又把目光转向水面，“什么事？”

“奴才奉万岁旨意，来给十四爷传几个信儿，就便儿瞧瞧爷有什么需用的，回万岁爷请旨操办。”

“唔。”

高无庸见他不理不睬，小心翼翼又道：“万岁爷已经从奉天回来，初七到的京。”

“唔。”

“在奉天，主子接见了外祖公乌雅老王爷，老人家身子康泰，几位舅老爷、姨妈都好，也问着十四爷好。”

“唔。”

“如今京里正是多事时候。”高无庸说道，“隆科多已经从阿尔泰山回来，昨天下旨圈禁。各部官员纷纷都上折子请重处八爷九爷和十爷——”

允禵拿着钓竿的手似乎动了一下，他没有吱声。

“万岁爷有意保全十四爷。”高无庸道，“爷住外头有点扎眼。因此要给爷挪动个地方，请爷搬进咸安宫。万岁说，‘咸安咸安，大家都安宁’——”

允禵“刷”地将钓竿扔进水里，霍地站起身来，正要说话，一眼看见了站在红漆柱旁的乔引娣，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异常苍白！

分手已经两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想到会是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情景下见面。斯人斯世斯情斯景为造化所弄，真正不可思议！引娣心中轰然一声，觉得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澎湃冲击得头也有些晕眩，四肢都在颤抖。她软着脚勉强前行一步蹲了个万福，竟一时站不起身来，喉头像被什么哽着，嘤咛说了句：“十四爷……”下面的话都咽住了。

“你说的‘八爷’大约是阿其那吧？”允禵瞥了引娣一眼，他心中的悲悲楚楚只是一闪，旋即恢复了平静，嘴角挂着一丝狞笑说道：“他如今又招惹了什么是非？已经圈禁待死的人了，还是不肯放过么？”高无庸在他目光的逼视下头也不敢抬，就势儿双膝跪下服侍允禵穿鞋，下气赔笑道：“爷知

道，奴才是个什么阿物儿？这都是国家大事，一句多话也没有奴才说的。爷好歹体恤着奴才就是奴才的福。总之听主子说的，您和八爷不是一例处置。不然，就不会请爷迁进宫去住了。”“我和老八还不一样？真新鲜！”一脸讥讽之容，冷笑一声说道，“大约是一个娘的缘故吧！你传话给皇上，除死无大事。瞧我这身板，比在西宁时候还结实，我吃得饱饱的，养得壮壮的等着上西市。俗语说的‘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既然下了手，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别那么小家子气，只杀八哥他们。杀一个也是杀，杀十个也是杀。留下我，不怕我翻墙跑了，到外头啸聚山林扯旗造反？”

高无庸硬着头皮听他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语一声也不敢递腔，直到他说完才磕头起身，赔笑道：“爷就说到天边，毕竟您和万岁一个娘，胳膊断了连着筋呢！万岁不是您想的那个料儿，他想要爷的命，说句不该说的，一壶药酒就断送了爷。这不，我来传旨，皇上说引娣也着实惦记着您，叫她也跟着来，宽慰一下爷的心——引娣，你在这和爷说话儿，我各处看看房子，有漏雨的，该修的没有。”说罢一躬去了。乔引娣已是满脸泪光，缓缓站起身来，凄声说道：“爷，可苦了您了……”嗓子一哽，已软瘫着坐了石栏上……

允禵心里翻江倒海，刹那间，山神庙风雪相遇，贝勒府拥膝操琴，马陵峪凄风苦雨中死别生离的往事一一涌上心头。面前这个女子，在寂寥困苦中给过自己多少温存和安慰，多少个烦恼之夜中她陪着自己或在灯下挑针刺绣，或在园林中对月咏诗，敲棋弄琴……而如今却转而去侍奉自己的死敌雍正！他又盯了引娣一眼，只见她穿着水红纱褂，葱青宁绸裙子下露着弓鞋，蛾眉淡扫微颦，靥涡不笑亦晕，隐然已是少妇，绰约丰姿尤在与自己分手时之上，心里乍然一阵酸溜溜的，讥讽地一笑，说道：“你出落得越发俊俏了。”

“十四爷！”引娣压根没有听出来。这短短的珍贵时间，她也不想说这些，因道：“您瞧着也还好。原来我想着不知道憔悴到什么样子了……还是您想得开。且熬煎着等着灾星过去了……皇上其实也不算坏人，一直在惦着你，总还会有出头的日子的……”

“你怎么还穿这样的服色？”允禵恶毒地微笑着，“我原想你，又怕落了单相思，就全当你死了，看来你活得满得意嘛！不过，雍正也忒小气的，就封不了娘娘贵妃什么的，你这样姿质，还不该给个嫔御名号？我好像得喊你一声嫂夫人了吧？”

乔引娣一下子抬起头来，用惊恐哀伤的目光盯着允禵，轻轻颤声嗔道：“十四爷……您信不过我？我还是原来那个引娣！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盯着我的眼睛！”

“什么？”

“盯着我的眼！”允禵暴躁地喊道，“不许回避！”

引娣凝睇看着允禵虎虎有神的眼，她的眼神里有诧异、有爱恋、有痛惜，也有忧伤，也有纯真与勇气，但是没有允禵想察觉的胆怯与羞怯。许久许久，允禵垂下了头，一蹲身坐在石栏下的石阶上，双手猛地埋住了头，发出一阵受伤了的狼似的嚎笑：“你——你这贱人！我已经忘了你，你为什么还要来看我，既然对我有情，你当初为什么不死？！啊嗬……”几个守候在花厅门口的太监听见哭声，从墙角伸头看了看，又缩了回去。

“十四爷，我来看你，实在想得慌。”引娣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挨身坐在允禵身边，哭着道：“我没有死，是死不成。我也不甘就那么寻了短见。皇上待我很好，没有欺侮我，我觉得还有脸有指望见你……”

允禵擦干了泪，抬头怔怔望着湖水，说道：“指望！我还有什么指望？我原本就不该来，不该生在这帝王家！”引娣惨笑着在他身边跪下，说道：“宁耐些儿熬着……爷还能跳出牢坑的。等你灾星退了，自然还是人上之人。”她一长一短说了自己入宫后的情形，又转述了雍正的嘱咐，又道：“听人说八爷的奴才还在外头乱嚼舌头。朝廷下旨三家的家奴都充流到远处了。万岁说，为了这个天下，真逼急了他，他也只得担上杀弟的名声——十四爷，他是说得出也真做得到的——你和八爷不一样，何苦搅到那堆里去？何苦硬要背他的黑锅？听听引娣的话吧……我能骗我的十四爷不成？”允禵这才知道外面的情形，雍正为了上下同心求治，决意要彻底扫荡允禩的气氛了。想想允禩平素并不和自己知己，相互提防着，也和皇帝差不多，自己何苦硬要垫在里头替这个八哥拉硬弓？思量着，允禵一腔热血都化作冰水，他心灰意懒地叹息了一声，说道：“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也认了！”

“爷这样想，就是爷的福气。”引娣远远见高无庸散着步子过来，心里一阵酸楚，哽咽着道：“爷的辫子松了，我再服侍一次吧……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说着替允禵打开了头发，细心用手慢慢梳拢了，归总儿打了辫子，将自己头上一根蝴蝶结解了替他挽了结，不无依恋地站起身来。

高无庸打心底里叹息一声，慢慢踱过来，向允禵一躬，对引娣道：“时辰早已过了，咱们该回去了。”

一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允禵迟钝地站起身来，引娣向他蹲了两个万福，说道：“奴婢去……去了。”

“还能再来么？”

“要活着，要等……”

“你去吧！”允禵背转了脸摆着手道，“你不要再来了！”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乔引娣回到畅春园澹宁居，正是申牌时分，小宫女春燕告诉她皇帝在梵华楼赐筵，和一个大将同席共餐。还说有个山西口音的年轻人，说是五寨县的，在园门口向太监打听她的下落。引娣满心凄楚，又热又乏，起先心不在焉，见说打听自己，才留了心，问道："他打听我？有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什么名字。"春燕年纪尚在稚龄，迷迷糊糊摇头说道，"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吧，我没见，是双闸口守门的小蔡说的。"引娣问道："小蔡就没问问他来寻我有什么事？""问了。"春燕说道，"那人说他姓高，是你邻居，进北京跑单帮，折了本钱，想找你想办法拆兑几个盘缠钱。这种事宫里有规矩，不奉旨是不得见面的。小蔡请示了守门的张五哥，五哥这人你知道，最厚道的，自己出了十五两银子打发那姓高的去了。"

引娣听了呆了半晌，仔细想了想自己并没有姓高的亲戚。自离家七年，日思夜想的就是自己的娘老子，后来卷进雍正和允禩兄弟相斗的感情深波之中，竟冲淡了自己思亲思乡之情。娘的满带愁容的脸在眼前一晃，她的心像猛地被针刺了一下，脸色变得异常苍白。但此时再着急，人已经打发走了也是无法。引娣还要再问，见允祥和方苞厮跟着远远踱步过来，后头还跟着一个黑衣年轻人。她此时什么人也不想见，一句话也不想说，只对春燕道："我身子不爽，里头歇着，万岁回来只告禀他一声就是了。"说罢抽身匆匆进去，躺在自己床上，辗转反侧思量着，只觉得愈思愈苦，不觉已是泪湿枕衾。

允祥在清梵寺养病，已经三年不出寺门一步，此时出现在澹宁居，所有侍卫、太监宫人皆都新奇惊讶。秦狗儿率着众人一齐请下安去，笑着道："爷可是大安了，只是面目还清减些，这里的奴才们日日想，夜夜盼着爷康复。阿弥陀佛！总算见爷欢欢喜喜又进来了！"允祥含笑命众人起身，笑道："你们哪里是想我，只怕是又想打我的抽丰，或者犯了错儿撞我的木钟，在主子跟前替你们说情的吧？"

"想爷也是真的。爷在跟前儿，主子脾性就好些儿，奴才们差使好办也是真的。"秦狗儿顺竿儿爬着奉迎，嬉笑着道："四川提督岳大帅进京来了，主子的赐筵君臣同席说话，张相和朱相，鄂中堂都在那边陪着。爷想过去，奴才去禀，万岁爷必定欢喜不尽的。主子今早还说后儿是主子娘娘冥寿，要作法事演戏。只怕十三爷赶不得热闹，瞧爷这身子，竟是不相干了！"说罢偷眼看了那个黑衣人一眼。允祥笑着对方苞和黑衣人道："方先生、士芳，我们就在这等会吧。"贾士芳一笑，说道："万岁已经筵毕，和几位大人都过来了。"

方苞虽是儒学大家，几次见贾士芳，已知此人确有异能，正犹疑间，果见张廷玉和岳钟麒一左一右挨着雍正皇帝，弘历、弘时、鄂尔泰随在岳

钟麒侧畔说笑着踱过来。三个人忙都俯伏在地迎接。雍正只盯了贾士芳一眼，满脸却是笑容，说道："十三弟，早就说过你在朕前免行参礼的嘛——都进来吧！"允祥三人忙叩头起身，允祥拍着岳钟麒肩头，笑道："东美大将军真活得结实！打小儿我见你就这模样，现在见你还是老样子，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么？"

"十三爷取笑了，奴才其实也老了。"岳钟麒笑容可掬，"在川时我想着十三爷不定病成什么样儿呢，看来竟是一点也不相干！只是还消瘦，脸色也苍白。爷还得保重啊！"说笑着一齐进殿，又重新向雍正见礼。

雍正心情看上去颇好，吩咐众人坐下，叹道："今儿真是齐全，就是往常开御前会议，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有病，总有些不尽人意处。东美方才说，四川去岁稻子大熟，是百年不遇的好年景，今年全部换了圣祖爷亲自育出来的'一穗传'双季稻，估约比去年还要长出一成。他如今兵精粮足，厉兵秣马单等朕的一声号令，就可由青海西进新疆，朕心里说不出的欢喜。"

"四川存粮可支一年军用。"岳钟麒气度雍容，脸上泛着红光，在杌子上微一躬身，声朗气足地说道，"奴才身受两世国恩，不敢不用心练兵，今秋新粮下来，再请旨从李卫处调拨一百万石粮，就可移兵西宁，来春草肥击鼓西进。策零阿拉布坦一隅跳梁，挡不住我天兵一讨！"

"今天不议军事。"雍正笑了笑，接过春燕递过的热毛巾敷在左颏下，说道："朕实想不到十三弟竟尔康复，如此神速真出人意外——十三弟，这位想必是贾先生了？"

贾士芳是随着众人"赐座"坐下的，早已觉得不安，听得皇帝问及，就势儿跪了，叩头道："道士草野黄冠，圣化治道之余流，焉敢谬承'先生'！皇上过誉了。"

"嗯。"雍正不冷不热地一笑，说道，"只要有真本领，那又何妨呢？你的道号？"

"贫道道号紫微真人。"

"好大的名字！"

贾士芳连连叩头，说道："贫道自生人世命犯华盖，父母有缘得遇异人，以《易经》演先天之数点化，如不从道，克尽我家七百老小性命，自身潦倒沟壑穷死为饿殍。如若舍身三清，则为紫微星前执拂清风使者。三岁即上江西龙虎山，斩绝人间禄籍，我师娄真人为我取号'紫微'，贫道虽有些许小术小道，其实盛名难副。常自内愧，畏命敬教，从来不敢自称这道号的。"

"那个替你推造命的是什么人？"

贾士芳头在水磨青砖地上碰得山响，却不言语，雍正知他不愿说，叹道：“既不能说，敢就罢了。你很有些神通，治好了不少人的病。李卫的喘病，怡亲王的痨疾都大有起色。他们都荐你是有道之人。”贾士芳舒了一口气，说道：“那是十三爷，李大人自身祖德自身修为，又托了皇上齐天洪福，贫道怎敢贪天之功！”

岳钟麒原是赐筵后随同过来谢恩的，因雍正说“不议军事”，就有点坐不住，见是话缝儿，忙伏身叩头道：“奴才营务里有些细事，六部里还要走动走动。主子没有别的事，奴才要告退了。”雍正笑道：“我们不误你的军机。你去吧。有些事弘历也作得主的，就不必一一奏朕，有见地不一的要商酌着办，不可掉以轻心！”岳钟麒自叩头辞了出去。

“不过，朕还不能全然信你。”雍正倏然间敛去了微笑，又对贾士芳说道，“既然朕自己‘齐天洪福’为什么常年身热不退，困倦难支，且下颏上常出微疙瘩久治不愈？衡臣，你相信这些道术么？”张廷玉手一摆，极干脆地说道：“老臣不信。”

贾士芳双手据地，仰面凝视着雍正，又看了看张廷玉，说道：“贫道初觐天颜，胆气不壮，皇上若能赐酒一杯，贫道可立解皇上病楚。”雍正大喜，忙命：“高无庸，叫引娣端一碗酒来给他壮壮胆气。”

说话间引娣已经出来。她原在自己房里躺卧着，满心凄楚无以自遣。春燕墨香几个丫头都进来说外头进来个能未卜先知的活神仙正和皇帝说话，拉拉扯扯一块儿到西隔栅处偷看偷听。听见传唤，引娣忙在隔栅后倒了一小杯酒，双手捧着袅袅婷婷送到贾士芳面前。贾士芳看见她，怔了一下接在手中，咕咕一饮而尽，定神又看看雍正君臣，说道：“万岁恕贫道质直。紫禁城、雍和宫中都有戾气不散，似有不得血食之怨鬼作祟，戾气冲犯中央土星帝座，自然于龙体有碍。以祭奠血食发送，元神不损，自然就康复了。”

“怨鬼？戾气？”雍正皱着眉，死死盯着贾士芳，“你说详细一点。谁冤杀了人，又是什么样的人？”贾士芳摇头道：“贫道术数有限，天眼法力有限，不能详细。万岁只要思量一下就知道了，驻驾紫禁城，不如在畅春园安宁，在畅春园，又不及承德，承德又不及奉天。若是如此，贫道说的就不假。”雍正微微仰着脸想想，似乎确实是这样。正要再问，张廷玉笑道：“大内紫禁城自前明至今数百年为帝尊宴息起居之地，冤杀的人还少了？道士说的大实话，真可笑！”方苞也是格格地笑，说道：“‘戾气’大约就是所谓的‘阴’气了？数百年古屋老殿，焉得没有点阴气？”

贾士芳知道，不显本领，终究难使这些人信服，因道：“二位大人诚然说的是，皇上，您现在颏下的微疙瘩怎么样！贫道当场为您疗治。”雍正将热毛巾取下，摸了摸，说道：“这疙瘩起来又有五六天了，吃药热敷，再有十几天也就平了。”贾士芳低头喃喃吟诵几句，没有再和雍正交谈，却对张廷玉笑道：“相爷和方先生都是正统儒学，识穷天下。岂不知大道渊深，焉在口舌之间？方先生您左臂骨上有一骨刺，每隔半月疼痛不能举

臂，可是有的？”

“有的。”方苞一下子睁大了眼。

“张相爷，您的长公子前年骑马颠下来摔伤，右腿行走不良。”贾士芳平静地问道，“可是有的？”张廷玉笑道：“这事知道的人多了，不足为奇。”贾士芳笑道：“您可派人现在回去瞧瞧，贵公子的腿已经行走如常！”

张廷玉一怔，笑道：“谁听你这牛鼻子胡说八道！”雍正却道：“是真是假一看便知——高无庸，你亲自骑快马去看，立即回来奏朕！”

“喳！”

“这是张相爷家务处置有舛天和之报。”贾士芳冷峻地说道，“张相好生回顾，有没有不仁不慈之处？”

张廷玉心里轰然一声：这何待“好生回顾”，他的二儿子张梅清随他来京，私地和一个青楼歌伎要好，被他发现，打得死去活来，女的也自触而亡，多少年想起来自咎于心痛楚怅惘。此事极为隐秘，竟被贾士芳一语道破。张廷玉一时竟呆怔无语，贾士芳笑道：“请皇上再摸颏下，请方先生再摸摸骨刺，看看如何？”

雍正和方苞原已看呆了，此时惊醒过来，下意识用手触摸患处，都是平滑滋润——居然在顷刻之间，患处消逝得无影无踪！

“真有神仙？你真的是神仙？！”雍正大吃一惊，嚯然起身悠了几步，但觉心明气爽，望着这个不可思议的怪人，半晌才问道：“那方先生又是因什么得病呢？”贾士芳叹道：“方先生乃是一代文星，他要乡居著书，谁给他难受？他已坠入尘俗纷争之中，有了名利之心，机械阴谋为鬼神所忌，只是无大恶，所以小示惩戒而已。”

方苞心中此刻感慨万千，自己弃文从政，身为天子布衣师友，虽然只挂了个侍郎衔，其实已是权柄不下枢相的熏灼重臣。自康熙晚年进京，在诸阿哥党争之间帮皇帝出谋划策，各方周旋，说个“机械阴谋”也真不是冤枉了他。思量着喟然一叹，说道：“贾道长言之不谬。我身处其间虽然为难，也只能勉从圣命，这是不得已的事。”

“这毕竟都是小术小道。”雍正陡地起了一个心念，说道，“三清大道，宗旨也是济世救人。如今数省天气亢旱，各处祈雨无效，你既有通天彻地之能，能否祈雨来，此一功德，天地必定鉴谅！”

贾士芳怔了一下，叩头道：“皇上此一念之仁，上通九天下彻三泉。何必祈雨？雨已经来了！”

所有的人都一下子将目光转向大玻璃窗。众人隔窗望去，依然骄阳似炽

花树明艳，朱轼不禁笑道：“这个玄虚弄得过分——”话没说完便听西边极遥远的地方一声响，极似一堵高墙突然坍塌，“轰”然一声雷响，撼得大地都微微颤抖。便听远处传来太监们惊喜的吆呼声：“雨来了，雨来了！好黑的云……”雍正嚯然而起，亲自挑帘出外，站在澹宁居丹墀上极目西望，只见远在天边沉沉一线浓云如墨，漫漫雾霭冉冉而起，中间一带一团蘑菇似的黑云被阳光镶上一层耀眼的金边，涌动着，翻滚着，似乎缓慢又毫不犹豫地愈升愈高。隐隐间传来车轮子辗过石桥样的雷声。雍正见园中大小太监乱成一团，忙着搬运晾晒着的草苫被褥木榻等物，招手叫过秦狗儿命道：“告诉他们，所有晒在外边的东西一律不许往屋里搬！”

“万岁！这雨来得不善。”

“放屁，这雨来得最善！”雍正厉声喝止道，“所有太监全部出屋子，不许避雨，衣服不湿透不许回屋里！”雍正说罢转身回殿，却不过东暖阁来，只招手叫过引娣，命她端水来盥手，拈着香喃喃祷祝几句，这才满面笑容过来，说道：“贾道长，了不起！”贾士芳顿首叩头说道：“这是皇上的洪福善愿上格于天；这是天下百姓熙然向化王道祥和之气凝，确与贫道无干。”“能医病祛邪，能未卜先知，即是非常之人。”雍正笑道，“道长且回白云观。朕随后就有恩旨——高无庸，派两个太监跟着真人随时侍候！”

贾士芳去了，此时已是漫天漠漠浓云，轰鸣的雷声中凉风习习，“刷”地一阵铜钱大的雨点扫过又停下来，接着又是两次，已是大雨如注，殿宇中已变得黄昏一样晦暗。

“皇上，”淙淙大雨打得竹木一片山响声中，朱轼说道，“贾士芳乃是一个妖人，决非善类，皇上万万不能重用！”

天上一个明闪，旋即殿中不复晦暗，紧接着便是爆竹在闷罐子里响似的雷声。所有的人心里都是一缩。朱轼在雷雨声中语调显得异常从容安详，“皇上笃信佛释已是不该，如今又信黄冠，更是不应。这些小信小惠春秋以前何尝没有？唯其不是修治天下生民生业的大道，所以圣人弃置不论。所以后世贤人如董仲舒者毅然罢斥！”他话音刚落，允祥接口道：“朱师傅，您说的很对。但不能重用，不是不用。他现能治病，也许是天意让他来为皇上疗疾的。”朱轼沉静地说道：“十三爷，既用又不能信用，我说的不过是警惕防范而已。”

“奴才从侍圣祖时，圣祖爷也训诲过这事。”张廷玉吁了一口气，“先贤伍次友老先生曾谏圣祖：天设儒释道，以儒为正统，譬如五谷养生育人，释道譬如药石，可以小术辅佐治道。至于以术数符令通幽鬼神，又等而下之。像贾士芳之流，即使人主有用他处，可视为俳优太监，阿猫阿狗之类，即无大害了。”

雍正扶着自己已经平滑的下巴，望着窗外的大雨只是沉吟，方才一心要

贾士芳主持天下道箓的心已经凉了下来。鄂尔泰在旁又道："奴才以为朱师傅张廷玉讲的都是正理。说实话，方才奴才也为贾士芳道术震骇。细思可虑处更多。他参透天机，能治病救人固然是好，但能予之必能取之。能治人病，难道不能致人生病？请皇上留意。"

"医家所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皆可入药。"方苞笑道，"他如今现能为皇上治病却苦，就是有用之人。诸公的话我也同意，戒备一点是该当的，但也不可疑虑太重，杯弓蛇影反而吓了自己。就安置在长春宫原来丘处机炼气那处宫院，用得着叫他，用不着他就去自行修炼，相安无事有何不可？"

雍正的心松弛下来，笑道："就照灵皋先生的办吧。就算御医一样养起来也不为无益。"因见引娣一直发呆，问道："引娣，你怎么了？"乔引娣一个惊怔回过神来，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大人们的话我不懂。我死也不明白，贾神仙这样的人会没有用处？天下这么大，哪里闹旱灾，哪里闹涝灾，就请他作法下雨，退洪水，不就年年丰收，省了皇上大人们多少心呢！"雍正笑道："要是念几声咒就天下太平四海丰稔，皇天还要降生什么天子君臣，何必设这么多文官武将白吃闲饭？"

一语说得众人都笑了。雍正正容说道："不管怎么说，有这场喜雨，省了我们多少心，几处遭旱灾的府县，用不着预先想着调粮赈灾的事了。不说这个贾士芳了，有几道诏谕要立刻明发。趁你们都在，弘时先说说，大家参酌一下。"弘时和弘历从侍在雍正身后，从康熙传下来的规矩皇帝与大臣一处说话，阿哥们不奉旨不能插言。所以贾士芳演法时他们尽自惊诧，都忍住了没有说话。只是弘时对贾士芳这一手本领倾倒得神魂迷离，只顾自己想心事，后来大臣们议论的话都听得断断续续，听雍正点自己的名才收回神来，一躬身说道："是。"又怔了一下，才道："一件是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禵，还有隆科多的罪，六部和外省——除了两广和福建的折子没到，西藏蒙古例不参议外——都已收齐汇总。阿其那是结党乱政图谋不轨二十八大罪。隆科多大不敬罪五条——私藏玉牒，自比诸葛亮，还有将圣祖手书赐字贴在厢房里。欺罔罪四条，淆乱朝政罪三项，奸党罪六条，不法罪四条，贪婪罪十六条，共计是四十一大罪，既已汇总上来，处分的旨意不宜拖得太久。"

"这不是一回事。阿其那做的是皇帝梦，隆科多做的权相梦。"雍正笑道，"弘时理得不清爽，说的也还明白。你们看该怎么办呐？弘时你自己是个什么主张呢？"弘时扫了众人一眼，说道："王法无亲。既已交部议处，只能按大清律办。阿其那图谋不轨，觊觎帝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按律即应凌迟处死。隆科多欺罔乱政奸佞不法，但尚无篡逆显迹。腰斩之刑已废，应绑赴西市明正典刑。但儿子思量，几个人固然罪不容诛，到底都是天家骨肉，皇亲国戚，皇上仁德戴天遮地，可否略从缓减，将阿其那塞思黑和隆科多置斩立决，允禵令其自尽，既合国法又顾全亲情。"

他声音不高，但说得斩钉截铁，有理有据有情，殿中人人都是心中一

凛。此时外间风雨更大，满院竹树在黯黑的天穹下摇曳婆娑，像有无数鬼神奔走舞蹈，更增了殿中诡异阴森之气。一阵捎带着雨星的凉风透窗袭进来，连雍正都打了个寒噤。

“恐怕重了一点。”弘历双眉枯在一起，凝神盯着殿角，“阿其那觊觎帝位固然是情实，但我觉得还算不上显迹。圣祖爷在位时他们是皇子，即有非分之想，也还有情理可据。如果穷治当年的事，在朝大臣不知还要卷进多少。儿臣以为可以界分一下。圣祖朝的罪治他结党乱政，雍正朝治他不尊皇纲无人臣礼的罪。至于隆科多，不过是个擅权奸佞，念其在圣祖晏驾时是托孤重臣，高墙圈禁起来，以为人臣结党鉴戒也就可以了。这是儿臣刍荛之见，请皇上圣明烛照。”

弘时却是一心要置这几个人于死地：允禩固然已经得罪到了死处，隆科多更是手中还捏着自己不少的把柄，活着都是自己心病。因此，弘时不紧不慢地反驳道：“在交部议处之前，这几个人其实早已抄家软禁。如若无须重处，根本不用交部。现在万口一辞，又有煌煌明诏，如果不温不火又放下来，群下以为朝廷只是虚声恫吓，难以杜绝党援营私之风。四弟，这也很可虑的。”

“交部议罪也是处分。”弘历笑道，“允禩党众早已离散，根本无力撼动朝政。只是他们惨淡经营数十年，私恩小意儿结交人心，有些人尚识不透阿其那伪善面目而已，这一番议罪也使不少人看清了他们。教而后诛，留点余地还是好的。”

“你说这是不教而诛？这置父皇于何地？”弘时腾地红了脸，“我倒弄不明白你了。孔孟的书写出几千年了，他们没有读过？”

雍正见弘时动了意气，不禁一笑，说道：“这是议政嘛。朕听你两个说的都是循着道理说的，何必这么躁性。祥弟，你看呢？”允祥素来看他兄弟不分轩轾。他自己饱经沧桑，雅不欲以垂死之躯再卷入阿哥纷争中，但弘时这次驱赶三千犯罪家奴远戍，自己近在咫尺，竟连个商量也没有，难免多少有点嫌心。因笑道：“这几个人都已经是笼中鸟、落水狗，处死他们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窃以为皇上初衷，不过让百官议他们该当之罪，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出丑形而已。杀不杀的，只要这一条收了成效也就够了。”

“弘时这番留守北京，诸事都办得好。办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赶走了阿其那的三千残余党羽。”在轰鸣的雷声中雍正的脸忽明忽暗，“因为这些家奴虽然没身份，却有工夫。天天造谣生事，装可怜相替他主子招摇过市，搅得北京没一天不出谣言。这还在其次，有些个官员离了这个‘党’不能活，阿其那只是改了改名字，照样前呼后拥，照样养尊处优，就下不了这个狠心与‘八爷党’分道扬镳——因为他还带着侥幸心，心里还多少有点指望嘛。所以放逐令一下，铺天盖地弹劾奏章也就上来了。”

鄂尔泰边听边想，他觉得雍正对弘时此举效用估量得过高了。因从容奏道：“皇上，这些奏章有真有假，有的倒戈一击不过是投机转舵，其人品实不足取。请万岁爷圣鉴！”

“有时假的也是好的，大致好就成了。”雍正缓缓说道，“过去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府俸禄一年百把两，三年哪来十万？还不是从耗羡里抠出来的？如今耗羡归公，最冲要的肥缺一年也就五千两养廉银子。他们各地上表都说是‘沐浴皇恩，竭心赞同’，其实天晓得鬼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朕看十停里头，假的倒占九成——你剥了他八万五千两嘛——这层纸不要捅破，捅破了都成‘真’的了。可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他呷了一口茶，自失地一笑，又道：“一床锦被遮盖些，不过如此而已。比如夏天，有时就是扒净了衣服也还是热。但街上并没有赤条条一丝不挂的行人。照样有衣冠楚楚的，至不济也有条短裤。明知穿上是‘假’，还是不能不穿。这就是人！”

雍正正长篇大论说真道假，一转脸见高无庸在隔栅边翕着嘴唇似乎想说什么，便问：“什么事？”“二爷——允礽不中用了，还没咽气——太医院的人陪着他身边侍候太监都来了。”雍正怔了一下，果见两个淋得水鸡似的人站在殿门口，因道：“进来吧。”不等二人报名行礼便问道：“允礽很不好么？”

“前七天头就报了病危。”那御医冻得嘴唇乌青，磕头回道：“太医院去了三个医正给亲王爷看脉，昨天夜里气拥神昏，三焦不聚，已有离散之象，左脉尺浮、关滑、寸芤；里脉尺伙、关穑、寸微几乎不可扶。皇上知道，这府会太仓、藏会季胁、髓会绝骨……八会绝而不通，更兼着——”他还要往下唠叨，雍正不耐烦地一摆手止住了他，阴沉着脸道：“你是显摆能耐还是报说王子的病？到底现在怎么样？”御医吓得浑身一抖，连连叩头道：“回万岁爷，王爷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光景儿，只在两个时辰上下了……”

雍正点点头，又问太监：“你们爷有什么话？”太监忙叩头道：“王爷只是流泪看两个世子，没有嘱咐的话。指着柜上平时抄的经书吩咐奴才说，‘我死了，你把这些经书转呈皇上，皇上是佛爷转世，最爱这个的。’……”说着便拭泪。

“二哥……”雍正轻声念叨了一声，已是潸然泪下。几十年恩恩怨怨离离合合风风雨雨一下子涌上心头，潮头一撞，又缓然回落……听到允礽末路语，雍正只觉得五内都在沸腾，满腔都是悲酸的往事，他拭了一把，泪水紧接着又涌了出来，只是怔着不出声。满殿人俱都神色黯然。乔引娣自入宫，每日见雍正不是批奏折就是见人，虽也嬉笑怒骂，却是严刚多于温存，从没见过雍正伤心到这份儿上，当下也不言声只拧了热毛巾递给雍正。雍正揩了一把脸，抽咽着气问允祥：“二哥早年的太子銮驾，现在还在么？”

“回皇上，都在毓庆宫封着。”允祥却不像雍正那样难过，从容一揖说

道，“不过年代久了，有的地方拔缝，得修理一下才能用。”雍正道：“现在是要安慰二哥的心——高无庸，传旨给毓庆宫，立刻启封，把銮驾抬到允礽那里，点上灯摆开，一定赶在他咽气前叫他亲眼看见，传话给他，就说朕的旨意，他身后朕仍用太子礼发送！”

“喳！”

“快去！”雍正断喝一声，“一个时辰办不下来这差使，你的寿限就到头了！”

“喳！”高无庸脸色苍白，趴下磕了头，几乎连滚带爬地出了殿。

雍正沉吟了一下，叹道：“朕不能亲自去了。一来见面彼此更伤心，二来不愿他以臣子身份死在朕面前。本来弘历去一趟最合适，因还要商议岳钟麒的事，弘时去走一遭吧！”

“儿臣遵旨！”弘时听雍正话音，似乎更看重弘历，但转念又想，自己乃是代天子亲临，这身份也不寒碜，因一躬身说道：“儿臣一定好生抚慰，可否说一句，‘请二伯伯静养珍摄，早点用药也不是不能指望的。皇阿玛说等二伯伯康复，还要召您到西山品玉泉’，这样更能慰藉他临终之心。”

雍正听着，脸上竟泛出一丝笑容，说道：“很好，就这样，你快去吧！就在他身边侍候着，有什么遗言带回来就是。”

“是！”

弘时出殿，看看风雨如晦的天色，吁了一口气，披了油衣，急步消失在雨幕之中。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雍正目送弘时出殿，回到御榻上盘膝坐了，一时间仿佛老了许多，垂头忡怔，似若不胜凄楚。张廷玉叹息一声说道：“昔年允礽为太子时昏庸无能不忠不孝，先帝多方教正，两立两废，仁至义尽无以复加。老奴才都是亲见亲睹的。皇上全孝全悌，为臣子竭忠尽智辅佐太子，为帝君善保全养允礽，且从来没有以君臣之礼加于允礽。自古帝王废黜太子，或鸩或杀绝无好下场。允礽以天年善终，于圣化沐浴中归心向佛，是下场最好的。皇上，您已尽了心，他年过天命，也不为寿夭，大可不必为此圣躬伤怀。”雍正这才回过颜色，勉强笑道：“衡臣这些话实在。朕也不全为悼痛二哥，回想起来天命如此无常，心里不免栗栗戒惧而已。就朕几个兄弟而言，稳坐了太子位三十九年的，翻落在地；拼了死命用尽心机想当皇帝的，偏偏一败涂地。朕一心一意要为个天下第一闲人，偏偏做了第一忙人。上天偏把这至苦至累至操心，朕至不愿担当的大任撂在了

朕的肩头！这是从哪里说起？”

“皇上。”张廷玉在军机处还有一大堆事务要料理，知道雍正一说起“当皇帝苦”就没个完，忙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真正是加减乘除，一毫不爽！阿其那无德无量，卑琐阴微，落得今日下场，正是他作孽结果。依奴才见识，群臣既已议了他的罪，且把案子放一放，看还有没有新罪。即便是塞思黑，若有一线生机，奴才以为也可开一线之明。此至恶至险之徒得以苟延残喘，于后世子孙也可立一个警戒榜样。若其冥顽不化，继续作恶，祭告太庙祖宗，诛之以谢天下，也不为不可。”婉转之间，张廷玉已经将议题拉了回来，连方苞也不禁佩服，暗思：此人宰相之智，清明在躬，确到了炉火纯青地步了！雍正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说道：“就依衡臣意见，各部还可以议，折子还可往上递，案子处置往后放放。朕已经容了他们一百次，一百零一次也无干系。塞思黑处胡什礼奏来，他病晕不思饮食，阿其那沤稀不能进食。二哥这样，大哥疯了，想起兄弟零落到这份儿上，朕实不忍再取老八老九他们性命。”

“但朕也不以杀他们为讳！”雍正眼中的温柔只是一闪而过，看着太监们燃烛挂灯，他倔强地又昂起了头。“朕不指望阿其那塞思黑和允禵‘回心向善’，但盼他们不要怙恶不悛。这里放一句话给你们，朕要么就保全他们寿终正寝，要么就是俯允众议明正典刑。他们一定为非，后世说朕如何这样那般是非，朕也满不在乎！”

在场的王公大臣其实没有一个主张杀掉允禩等人的，至此才都略略放心。鄂尔泰说道：“既然暂不处置，对外还要有个交待，奴才以为圈禁也是一流，高墙之内，想为非作歹也是个不成。家奴既已发遣，断没有叫返回的理，可由内务府拨人照料。”他顿了一下，见雍正点头不语，知道没有不妥当之处，因又道：“既然暂不处置阿其那他们，隆科多似也可勉以宽典……”

“隆科多的事不要提他，朕听到他名字就恶心！”雍正厌恶地说道，“张廷玉草诏，隆科多身为先帝遗臣，有托孤之重，如何不精白乃心忠诚事主，乃敢植党擅权，贪婪不法，乱政欺君？！着他永远圈禁，遇赦不赦！”

“喳！”

“至于李绂。”雍正呷了一口茶，凝望着窗外风雨晦色，说道：“你们看怎么处置？”

方苞轻咳一声看了看张廷玉。李绂是张廷玉最得意的门生，举朝人人皆知，张廷玉此时只有尴尬回避，雍正见众人不语，笑谓张廷玉：“衡臣，你不要为此不安。你素来持公待人，并不袒护门生，别说是李绂，张廷璐是你弟弟，伏法腰斩，也没累及你一根汗毛。你有什么见地只管说，不要有所顾忌。”

“李绂素来守正，在职清廉自隅。他出事，很出奴才意外。”张廷玉说

道，“田文镜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推行新政卓有政绩，李绂或者有些妒忌？奴才实在想不透这个人这件事。奴才一向这样看，李绂、杨名时、孙嘉淦像是一路人，都是有忠心，肯做实事，但墨守历来成规，不赞同皇上诸般的新政举措，没有想到里边有结党情事。就现有的情形看，说他呼朋招友共谋谗害田文镜，似乎也还证据不足。奴才的心皇上最知道，再不敢有丝毫欺隐的。”雍正微笑道：“既然连你都瞧不透，可见此人深不可测。你举这三人，朕看并不是‘一路人’。杨名时是一泓清泉，孙嘉淦像一道瀑布，君子心性一望可知。李绂在朕面前说话圆润，观望朕的喜怒，在你面前不知如何。三个人看似‘一路人’也确有相仿之处，都有好名之癖。李绂攻讦田文镜，貌似堂堂正正，其实是见田文镜得罪的人多了，行事猛进不留后路，料着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就先奏一本，料着朕对他自己信任，绝无后患，成则收功，败则收名。朕就是瞧透了这一层，十分厌了他！”

一干臣子听着雍正解析李绂，一边和自己素日印象比照，都觉得雍正的话有道理，但挖剔得太深，一点余地也不留，又似乎太苛。有这番诛心之论，李绂就绝非“纯臣”，只是个功利之徒而已。但李绂廉隅清明、守正敢言是天下共知的，单凭着“观望风色”四字入人于罪，那就太过分了。乔引娣也见过李绂两面，原是觉得这人儒雅知礼，说话从容得体，风度十分凝重，印证雍正的话，忽尔觉得“似乎是”，但更多的却是不解。她听人说雍正细心刻苛不知多少次，一直留心体察，今日才算真正领教了。不禁暗想：“李绂这样人在百姓眼里要算好的了。这么着鸡蛋里挑骨头，天下还有好人么？”正思量着，鄂尔泰道：“皇上说的，奴才仔细思量，李绂确有这毛病，但依此议罪，似乎证据不足。就是胡什礼说的，李绂要加害塞思黑也是一面之辞。李绂是国家大臣，轻而罢黜治罪，中外震骇，其实无益，请皇上圣鉴。”“朕岂是‘轻易’入人于罪之昏君？！”雍正脸一下子拉得老长，冷笑一声说道：“鄂尔泰你这话本就欠思量！胡什礼与李绂素无怨隙，他密奏这件事时，田文镜的折子还没有递进来，以朕素日器重李绂，胡什礼怎敢凭空捏造李绂有罪？”

“胡什礼也许自己没胆量，”鄂尔泰面不改色，“借李绂探听圣上意旨也未可知。”

“现在说的是李绂，想必你与胡什礼有什么瓜葛？”

“奴才不认识胡什礼。但李绂事连胡什礼，奴才的意思不能只听一面之辞。”鄂尔泰免冠连连叩头，口气却毫无容让：“案情不明先审后断，乃是常情，阿其那塞思黑那么大罪，尚且慎重典刑。李绂的案子何妨也放一放，再看一看？”

雍正“砰”地一声拍案而起，脸色涨得血红，已是勃然大怒！戟手指着风雨如磐的院外大喝一声：“你这个忠臣给朕滚出去，晾晾风儿醒醒神！”

“喳！”鄂尔泰恭谨一叩头，又看了一眼暴怒的雍正，低头趋出殿外，就在丹墀下雨地里跪了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君臣好端端正在议事，雍正会突然发火。乔引娣更是惊讶：这个鄂尔泰从来不凉不热，极寻常的一个人，会突然和雍正顶口，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只听院外唰唰的雨声不绝于耳，间或滚动的雷声，震得人一阵阵心悸。弘历最是伶俐心思，料是雍正因不能重处允禩心里窝火，李绂的事也不得众人拥护，因此拿了鄂尔泰出气；方苞张廷玉他们和鄂尔泰意见一致；允祥身为皇弟，久病不能参政，乍然间难以说话——正是用着自己的时候，因顿了一下，弘历赔笑道："阿玛，您素知鄂尔泰的，昔年阿玛在藩邸，他不过是个兵部司官，就顶过阿玛，阿玛很看重他这一条的。他无论如何也是一片忠君的心。您瞧外头这雨，淋得久了要生病的。"

雍正粗重地喘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缓缓说道："叫他还进来。"他显得十分困倦，抚着剃得趣青的前额，又加了一句："叫太监拿身干衣服给他换上。"转脸又问允祥："老十三，你觉得李绂如何处置为好？"

"李绂这样的人是最难处置的。"允祥几年来从没有这样劳神过，显得有点气促，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难就难在他确实不是赃官奸臣。同声同气的官员多，鱼龙混杂贤愚难辨。恰恰弹劾田文镜的头面人物又多是他的同年，这就难逃结党攻讦之嫌。人主御下，使各取其长弃其短而已。臣弟以为无论坐实他欲杀塞思黑的罪还是联络科第同年讦告田文镜的罪，都可以作定谳。暂时搁置一下，也是一法。"

雍正听他说得委婉，仍和众人一致，皱眉想了半晌，扑哧一笑说道："看来有些事，虽然是人主也不得自专随意。就照这么办，但今日会议这些话，无论谁不许泄露，不然，朕必要真的'自专'一次，诛之以正他欺君之罪！"因见鄂尔泰更衣进来，又笑道："老西林 [1] 又回来了！好歹淋的时辰短，不妨事的吧？你总不至于有怨心的。"

"方才奴才言语不谨，也不为无罪。"鄂尔泰换了一身干燥蓬松的宁绸袍子，乍从雨地里回来，反觉身上十分舒适，雍正几句温言抚慰，打心里都暖透了，连连叩头谢罪。"奴才其实戆倔。盼皇上查其证听其言。但只于国事有益，何得畏惧这点子雨？！李绂——"

雍正一摆手止住了，"李绂的事已经议过了，朕听你们的意见。明天发旨叫胡什礼回京，有的事对证一下再作处置。"他仰脸看了看天，笑着对允祥道："你刚刚好一点，本来说见见就打发你歇去的，议起来就没个完。你这会子脸色不很好，外头仍旧是急风骤雨，不必急着回清梵寺，累了就在这安乐椅上歪歪。把岳钟麒的事安排定，他们跪安回去，你等雨小一点再去，成么？"允祥看了看那安乐椅，真想舒舒展展躺一会儿，却摇头笑道："谢皇上关爱，臣弟还挺得来。这都是皇上驾车奉天，京里积的案子，处置得不好，臣弟也是有责任的。"

"岳钟麒这次来京是奉了朕的密诏。"雍正面容严肃如对大宾，"六部里除了户部尚书蒋锡廷，别的人都不知道。如今策零阿拉布坦的使臣根敦现在北京，弘历已经买通了他的一个随从，阿拉布坦患了炭疽病，性命只

在半年之内，他之所以派人来讲和，就因为部落之间不稳，这里头还连带着西藏和喀尔喀蒙古。我天兵进讨准葛尔，还要防着西藏有变，断我归路，也要防着喀尔喀蒙古台吉坐收渔翁之利。说起这件事朕心里就生气，允禵在康熙六十年进驻拉萨，小胜即止，纵敌逃逸，罗布藏丹增又在年羹尧眼皮子底下安然逃走，其实准葛尔部实力并没有大损。说难听一点，他们拉屎不揩屁股，养虎遗患，为党争小利忘社稷大义，殊堪痛恨！”雍正每当说到这些事总有些控制不住，朱轼眼见他话匣子打开，抖落不尽地又要数落允禩年羹尧。众人正自担心，雍正瞥眼看见允祥疲倦不堪的神色，已是话归本题。“现在不讲细务，朕安排一下，根敦来京，朕暂不见他，朱师傅来和他周旋。兵事不论，只在一个‘礼’上做文章。”

“好！”朱轼笑道，“皇上的意旨老臣明白，他不府首称臣纳贡，老臣就和他泡上了。”弘历道：“朱师傅，您只管和他们磨，磨到策零一命归西，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雍正点头道：“就是这个意思。府首不府首，这一仗非打不可，打伤他的元气，再真正和他们论道讲礼，也才真有平安可言。”

几个大臣这才明白雍正的真正意图，不觉兴奋起来。鄂尔泰道：“圣祖爷晚年虽有小胜，打得不解气。年羹尧虽然打赢了，斩草未除根，令人想起来就难受。这一次一定灭此朝食！”“这事是宝亲王爷全局统筹，”张廷玉道，“需用什么，只用跟奴才打个招呼，军机处全力操办。”方苞笑道：“臣是个散轶大臣，可以为岳将军专办粮秣供应。”

“细务不能详议了。”雍正笑道，“弘历和岳钟麒已经谈了几天。西边作战，运上去一斤粮要耗二十斤粮，这自是最要紧的。现在的当务之急要选兵，河南山东山西三省营中要选出六千精壮军士，不但弓马熟练，还要会放鸟枪，准备西征做前锋。但这事不能明着操练，兵部也不能派人去选。军机处下个签子，不拘什么理由，赶紧办了这个差使！”

张廷玉忙躬身道：“这个容易。热河、京师善捕营调动一下防地，给各省下令精选士兵补充京师防务，神不知鬼不觉就办了。”弘历在旁道：“还要一万方木料，户部兵部征集都有不便，也请张鄂二相急办，又要秘密，又要快。”“要木料，这么多？”鄂尔泰怔了一下，旋即笑道：“征集容易，只是要个好借口。”雍正说道：“畅春园要扩大一点。朕意在园北再建一座圆明园，可以用这借口以民间征集。”

“这个……”朱轼迟疑了一下，“车马宫室建造，例从内府支付，公开征集动用藩库银子，有累皇上名声，御史们难保不说话。”

雍正细碎的白牙咬着，笑了笑说道：“圣祖爷扩建了畅春园，又在热河造避暑山庄。朕总也有老的一天，也要颐养天年，这点子小小供奉，御史们要说什么，只管叫他们狂吠，朕不理睬。”他一摆手：“今儿实在会议得见长，有累了，道乏吧！”

天已将近子时了。风呼雨啸整整两个多时辰，雷电虽然像不知疲倦，一

个劲地还在咆哮，但那雨势却明显减弱了。黯黑得锅底一样的天穹浓云仍旧压得很低，一阵急一阵缓，极有耐心地向亢旱已久的大地上洒着冷涩的雨水。

弘时的轿夫们拖着疲惫的步履，抬着他返回鲜花深处胡同。这里是北京王府□集的地方，并没有民居，每隔里许地都有一座巍峨的王府，高高的仿宫墙棋格子一样齐整，划出一条又一条逼仄的小胡同，即使这样的雨夜，也时而能见到善捕营巡夜的兵士，举着灯笼绕各胡同巡弋。一天的奔忙，坐在轿中的弘时已被颠得昏昏欲睡，忽然雨幕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细细鼓乐之声，隔轿窗望时，只见一片灯光明亮。弘时迷迷糊糊伸出头问道："怎么抬到戏园子来了？"

"回王爷，"随行太监忙凑近轿窗，赔笑道："这是庄亲王府，不是戏园子，再往前隔两家就是咱们王府。"弘时不禁一笑，他的府邸如今还没有赐匾，只是个贝勒府，下人们自他封王，已是顺口就改了。他顺灯光看去，果见康熙亲书御匾矗在五楹抱厦门正中，因用脚一顿命住轿。探身出来，立刻就有人将一件油衣披在他身上。热身子被飘飘洒洒的凉风冷雨一激，陡地打了一个寒颤，弘时立时睡意全无。因笑道："我们那边忙死，十六叔还有这份闲情逸致！人和人没法比。"

弘时一边说，鹿皮靴子淌着潦水过来。王府太监们都坐在门洞里边，见他进来，都吓了一跳，领头的王狗儿进前一步，极熟练地打了个千儿，五官都笑得挤到了一处，说道："好我的爷哩，这般时分再没想到您来！总有两个月没来了吧，奴才想煞了您老了！"弘时笑道："你这没蛋的家伙偏会说淡话——哪里是想我？不过想我袖子里的银票罢了！"边说边掏摸，因袖子里是一张五千两的大龙头银票，便不肯掏出来。只有几枚金瓜子，是前儿和弘皎猜枚耍子赢的，弘时撮出来都丢给了王狗儿，笑问："这半夜三更的，十六叔还在看戏？"

"可不是的么！"王狗儿笑道，"不但我们王爷，诚亲王爷，五贝勒爷都在里头，宝亲王原也说来的，后来又说有事来不了，只几个幕僚清客来了。这戏原为备着万岁爷祈雨用的，现在已经下雨。我们王爷请旨，说老天已经照应，我们的虔心不可缺。反正还要给太后作冥寿，练习一下进宫去演，叫万岁爷松乏一下身子，万岁就恩准了。叫的禄庆堂班子，班主葛世昌——嗬！那真叫绝了，唱生是生，唱旦是旦，唱丑是丑，一个亮相满堂彩！奴才这就带爷进去——"

弘时笑道："满院都吊着灯，我自己进去——葛世昌还用你介绍？我晓得的！"说着大步进了后院。边走边侧耳细听，却是一个小旦声气儿清越袅婷婉转传来：

惊魂蘸影飞恨绕秦娥，咱也曾记旧约，点新霜被冷余灯卧。除梦和他知

他们和梦呵，也有时不作。这答儿心情你不着些儿个，是新人容貌争多，旧时人嫁你因何？

心知正排演葛世昌最拿手的《紫箫记》，加快了步子走时，听得一个老旦声在念诗：

兰叶郁重重，兰花石榴色。少妇归少年，光华自相得。爱如寒炉火，弃若秋风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见。春至草亦生，谁能别无情。殷勤展心素，见新莫忘故。遥望孟门山，殷勤报君子。既为随阳雁，勿学西流水！

弘时听着十分耳熟，几步抢着上了台阶，只见正厅里十几盏宫灯照得满庭如同白昼，东边一溜戏箱，坐着十几个戏子，笙箫管弦鼓吹一应俱全正在奏乐。还有几个刚卸了妆的男女杂坐着嗑瓜子儿吃西瓜，正演到《泪烛裁诗》这一出。那扮霍小玉的小旦粉娇着，长袖掩泪细声正唱：

你可非烟梁笔是那画眉螺，蘸的秋痕泪点层波，佩香囊剪烛亲封过！

正是葛世昌。再看时，弘时不禁一怔：扮鲍四娘的，竟是毅亲王允礼的儿子弘庆，当老旦的，居然便是诚亲王本人！庄亲王本人扮的须生，口髯也没有取，面前放着茶杯，手执象板一脸正容，极为认真地看着场子打鼓板——一群王爷高兴，都下海作戏，戏子们反而看戏。弘时心里诧异，又好气又好笑，不言声偏身坐了戏箱上，一个戏子早已瞧见，斟一杯茶端过来，悄声道：“三爷来了！您先吃茶，这一出说话就完，小的们再给您老请安。”正说着，已到戏梢，王爷们与戏子一张一翕合口齐唱：

虽言千骑上头居，一世生离恨有余。叶下绮窗银烛冷，含啼自草锦中书！

厅西一大间坐的都是各王府带来的清客相公，也都摇头晃脑轰声相和。至此第三十九出《泪烛裁诗》演毕，王爷们解衣弛步和戏子们下场随喜。允禄摘着髯口笑道：“葛世昌，亏你还是个头号名角！锦中书的‘书’是‘输’字口白么？”

“别理他，”允祉用香胰子打着脸上的粉，一边洗一边说，“他错的何止这一韵？我早听见了，只不言声，等着叫这小粉头在万岁跟前出丑呢！”那葛世昌也不卸妆，嗲声嗲气地曳着女人腔，踏台步儿似的掠鬓扭腰，侍候了这个再侍候那个，撒娇作痴。葛世昌虽是男身，此刻上着妆，丢眼横波晕生双颊，工夫做到十分火候，真比女人还要女人。弘时看着也不禁怦然心动，上前拍了拍他屁股，笑道：“世昌，你这身挑儿比我的四侧福晋还苗条些，真亏了你会玩！怎么样，等我忙过这一阵，龙门大战三百回合如何？”

葛世昌一转身见是弘时，顿时精神一振，灯下看去真个娇媚如花。一个千儿打下去，起身伸了个兰花指轻轻一拍弘时肩头，俏笑道：“是三爷呐，吓我一跳！爷是贵人，怎么和奴婢们取这笑儿？再说，这么多人……”他忸怩了一下，立时召来众人一阵哄笑。允祉指着弘时道：“这是咱们当家阿哥，比弘历的权还大，你的事跟他说！”

“什么事？”弘时色迷迷地看着葛世昌笑道，“又是悄悄话？”葛世昌抿嘴儿浅笑，假嗔着低声道：“瞧爷这副馋相，这里这么多王爷大人呢！是这么回事，我的一个表哥去年选出来在江苏沐阳当个小县令。爷知道那是个鬼不生蛋的穷地方，苦极了的缺，想调个地方，诚老亲王已答允给尹中丞写信的。听说尹中丞就要进京，您老人家当面金口一开，还有什么难的？”弘时笑问道：“他想调哪个缺？”

那葛世昌一发的不堪，搂了弘时肩站挨挨擦擦碰着向席面上走，说道：“常州府金大人已经升了芜湖道，票拟都出来了，就把表弟升补上去不就结了？”弘时笑着拧他的脸蛋，说道：“他哪里是想调缺？他是想升官！跟爷实说，你‘表弟’送你多少银子？说实话，这事到爷这里还不是小菜一碟儿？”那葛世昌笑着斟一杯酒，手绢子捧了奉给弘时，手一推便送了弘时口中，道：“那就请爷成全了吧！”弘时已是笑着喝了。

此时座中开席，绛烛高烧酒樽溢香，几位王爷和葛世昌坐在首席，一大群各府门客相公散会在周围，一厢是吆五喝六说诗道文，一厢是明□玉佩珠动翠摇，嗲声劝酒放声粗笑，真个儿上下不分尊卑不论酣畅热闹快活。允禄这才问弘时：“你怎么这早晚才来，有事么？早知道你不忙，该请你下的。”弘时偷看看众人，见大家都不在意，才把奉旨去看允礽的事捡紧要的说了。又道：“二伯伯已薨了。这边吃酒唱戏，楞千万别叫阿玛知道了我来这里。”允祉在一旁已是听见，脸只是一顿，旋即又恢复了笑容，说道：“得乐且乐，人谁不死呢？我们奉旨演戏，也说不到别的上头

去。其实二哥活着，我看比死了还难受呢——这会子不要扫了大家的兴。”正说着只听旁席一阵轰然鼓掌，众人侧转身看时，却是一个门客拇战输了，要么是三大觥老烧刀子酒，要么当众占诗说笑话儿。弘时认得是弘历府里的李汉三，笑着对桌前的众人说道：“是宝亲王的幕客。”

“输了输了！”李汉三喝得满面红光，已有八分酒意，“这酒吃不下去呃——非要了晚生的命不可。我……我认……认罚就是了。”

看样子这群人已不是头一次相聚，众人立时鼓掌，允祉府里的一个老清客，指着葛世昌叫道：“就以小葛子为题，你口占一首绝。”

“以人为题不好。”李汉三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转眼见帷帐旁一盆鸡冠花，笑指道：“我以花为题念一首如何？”他却不看那花，醉步踉跄出席，只是上下审视葛世昌，口中粘滞慢吞吞吟道：

紫紫红红赛晚霞，临死犹自弄倚斜。辗转反侧啼春晓，此种原来不是花！

吟罢，居然上前拍了拍听得发怔的葛世昌的背，接着拈了一句“——不是商女，亦无亡国恨——这是后庭花！”

众人哄然叫妙，拍桌打椅前仰后合。弘昼笑得按着腰，手指着李汉三道：“是鸡冠子也是咏人，真个妙极！难为你这才地——你是四阿哥府里的？明儿我府里去玩儿，我那里有的是花儿！”又对葛世昌道：“后庭花，这诗作得怎么样？”葛世昌心知不是好话，却是茫然不解，问身边的弘时道：“三爷，后庭花什么意思？”众人立时又是大笑，弘时拧了他屁股一把，说道：“就是你的屁股！”

“屁股说得多难听啦！”李汉三笑道，“在座的都是风雅人，那叫‘白玉绵团’！”葛世昌笑着啐了一口，也放了粗话道：“你不就是那个鸡巴篾片儿相公么？和我隔壁的乌龟大茶壶也差不了上下，这么着骂人还叫‘风雅’！”不料话刚说完，李汉三又嬉笑道：“鸡巴比屁股更其不雅。那叫‘红霞仙杵’，和‘白玉绵团’正好是一联，你不懂得？”

又是一阵哗然大笑，厅中一片噪杂说笑，说粗论长更是污秽不堪。允禄是东道，又刚听允礽死讯，觉得有点出格，雍正知道了更是麻烦，忙把话题拉回来，怎么样排戏单，正日子怎么演，宫里眷属怎么安排，正颜厉色扯淡一通，大家又吃了一会才散席。

[1] 鄂尔泰姓西林觉罗。

第三十四 回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抚远臣

允礽死后第三天，尹继善和俞鸿图二人同行回到北京。尹继善是回京述职，俞鸿图是完差缴旨，恰好二人同路同时而行。尹府和俞家虽然都在北京，但俞鸿图多着一重钦差大臣身份，不见过皇帝不能回家，尹继善自己没有分府另居，也不大乐意回家。于是二人同约住在潞河驿，尹继善免了家礼家规约束，俞鸿图也好有个伴儿。本来说得好好的，吃过晚饭尹继善却变了卦，执意要回家去看看。俞鸿图知道尹家家法森严，料是这位名震天下的封疆大吏怕老爷子尹泰计较他的礼数，略挽留几句便由尹继善升轿去了。俞鸿图独自占了六间上房，空落落的没个人说话，礼部的人又来交待朝廷要派员前来照例接待，又不能出门。他便要了砚笔，独自在窗下临帖。正百无聊赖间，忽然帘栊一响，转脸看时，却是自己在内务府当差时的朋友尚德祥，遂放下笔笑道："是德祥啊！怎么就你独个儿来了？老马老金他们就住这一片，他们呢？我估着你们知道我回来，一定来看的。"

"俞大人！"尚德祥一脸是笑，先一个起手揖，打下千儿道，"卑职给俞大人请安。"起身又是一揖。俞鸿图慌得忙双手拦住，笑道："你还和我闹这个？那年你一道去老金家吃酒，回去路上下雨，又怕湿鞋，咱两个人赤脚片子跑了十几里，歇到你家，你都忘了？"尚德祥顺他手势坐了檀木椅上，接过驿丞递过的茶，笑嘻嘻说道："到哪山唱哪山歌，做此官行此礼才能不坏交情。今儿他们不能来，先头太子死了，在内务府设祭，万岁爷御驾亲临，大大小小的王爷们都去了，内务府忙得底朝天。我讨了个巧差，专门来购纸札香烛，这才得偷个空儿来拜望大人。"

看着面前这位笔帖式，俞鸿图也是不胜感慨，才一年过去，几位当日一道儿跑龙套的"办差哥儿"依然如故，自己已在都察院身为台阁卿贰，奉旨出巡又奉旨回京，人的际遇真是从哪里说起！想着，俞鸿图笑道："朋友还是朋友，位份变了遮遮外人眼就是了。这会子在你们面前抖精神儿，背后不骂死我才怪呢！""谁敢骂您哟！"尚德祥用碗盖拨茶唏留了一口，说道："太渴了！——大人不知道，您羡慕死我们了！王爷们闹殿，老马也在场。下来见我们'啪'地先掴了自己一个耳光，说：'我他妈的怎么这么浑，光顾了瞪眼看了！我要抢先一步说话，不也他娘当场升官？就算跟着姓俞的刨几句，不定也选出去弄个府县干干！'我说，这就是人跟人不同！八爷们是好惹的？东边几位王爷你惹得起？鸿图是脑袋别着上去帮皇上，你没这份忠心也没这份胆，还是老实跟我们待着，在内务府衙吃茶看邸报听司官爷招呼吧！"俞鸿图道："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他们闹得太不像，我实在忍不住了。"

"所以我说这是大人的德行嘛！"尚德祥顿了一下，身子一倾说道："俞大人，我这会子想仗爷你一件事，不晓得肯不肯给面子呢？"俞鸿图惊觉地

看了一眼尚德祥，说道：“我是御史言官，能帮你什么忙？”尚德祥打个哈哈，说道：“大人消息不灵通呐！你放了四川藩台了！票拟都下来了！合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真的？”

“真——的！”尚德祥拖着长声，笃定地说道，“是宝亲王爷荐的你。说岳大将军在四川，身统十几万大军，四川为天下第一军需供应重地，一定得要干练精强的人来任藩台，就荐了老爷您哪！”他不知不觉已将“大人”换成了“老爷”，又压低了嗓门儿道：“岳大军门又要出兵放马了！您瞧着吧，一仗打下来，您稳稳坐定了升巡抚，不定还是总督！打仗，凭的是金山银海，你这番不但升官，那钱——”他瞪着眼，仿佛面前就有一座金山，“——海啦！”

俞鸿图微微一笑，说道：“你素知道我，我是不爱钱的。”“那是那是！咱们内务府还有谁比我更知道您？老爷最不希罕钱了！”尚德祥立即转篷，说道：“越不爱钱升官越快！我敢说您老爷准比李制台田制台和鄂中堂还要高发！为甚的呢？您得了圣意，又忠心又不爱钱，年纪比他们轻，身子骨儿又结实。您瞧他们几位，肝不好的肝不好，痨病的痨病，长江后浪推前浪，后风流吹前风流，轮到老爷您了！”

俞鸿图在内务府和尚德祥交情其实中等，酒饭不分家也是真的，如今龙门一跃而过，终日与尹继善李卫甚或弘历一干王公勋贵一处办差，居移气养移体，已很瞧不上这种低级马屁。但尚德祥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雍正的“三大模范”都是病秧子，确是自己崭露头角的时机。千穿万穿，马屁毕竟不穿。俞鸿图因笑道：“甭说这些话了，像个老公儿，听着叫人肉麻，你有舒适事托我呢？”

“我那个‘一提挑儿’姐夫您还记得不？”尚德祥道，“——就是前年腊月初八在嘉兴楼请客的那个——叫董广兴——淮南府上叫人砸了一黑砖，前年来京就是谋起复的。托了小三爷的面子，放到四川去当了个同知还是候选的。这回又进京来引见，说话就补实缺。在这等了几天等不到您，就先走了。”俞鸿图至此已知尚德祥来意，搜寻着回忆，已是想起嘉兴楼应邀吃酒的那回事，倒也对董广兴没有恶感，正要说话，尚德祥又道：“这次他进京，我们回请他。席间大伙儿都捧您，说这是我们内务府建府八十二年的头号人物儿，是咱朋友们的光彩体面。广兴说，‘可惜我不能慧眼识英雄，当面错过！这是我朝郭琇张廷玉一流人物！’您瞧人家心里这份景仰！”

俞鸿图道：“这太过奖了，俞某断不敢当的！”“我们带着广兴去拜望了嫂夫人。”尚德祥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广兴一看家里那个穷，当时就落泪。说‘我们这些做外官的，就是个未入流的也比大人这房子强些’。又是‘君子固穷’，还说‘国而忘家’……什么的我也没记住。恰好他在北京棋盘街那一带买了一处宅子，不算大，三进三出卧砖到顶的瓦舍，几个哥儿们说合说合，就请嫂子搬过去了。”俞鸿图一下子瞪大了眼，说

道：“你们糊涂！怎么给我弄这种事？要我当贪官么？不行，我要搬出来！”

“老爷您别忒瞧扁了我们。”尚德祥道，“您不是白要的！堂上您写的那几副联，广兴说这字儿一百两一个也值。那副‘务外非君子，守中是丈夫’广兴要去了，其余的几个兄弟你一张我一张揭了个净。拿字画换房子徐乾学老相国、李光地老相国不都这么作过，有甚的相干？他还是个朝廷命官、风雅学士，又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又不是借您的势要为非作歹，老爷何必就清高到这份儿上呢？”

俞鸿图还要说话，外边隐隐传来请安声，驿丞传呼：“宝亲王爷到！”尚德祥自是上不得台盘，打千儿急急道：“明日早饭后嫂夫人和我们都到畅春园双闸口外接您，见过万岁爷，我们给您洗尘！”说完脚不点地溜了。尚德祥恰在二门口遇上弘历，他哪里敢抬头看一眼，忙垂手侧身让路，待弘历等人过去才闪出门去。俞鸿图已是迎到阶下，磕头叩了千儿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雍正皇帝也站在弘历身后！

“主子！”俞鸿图十分机警的人，见雍正穿着便装，便不宜暴露他的身份，只是赶紧补行三跪九叩大礼，长跪在地道：“请主子和王爷屋里坐！”雍正点头没说话，和弘历一起拾级登阶进了堂房。俞鸿图这才小步趋进，又打千儿请安跪下。那驿丞早瞧见是雍正到了，连切了几个冰湃西瓜，选了个最好的用盘子亲自端进来，也不敢言声，蹑着脚退了出去。俞鸿图这才道：“万岁爷，您怎么亲自驾到，臣子们如何当得起？再说这天儿，虽说刚下过雨不很热，也闷得很呢！”

弘历捧了一块瓜奉给雍正，笑道：“万岁去吊祭了允礽二伯伯，回园子顺道过来看望你们，尹继善呢？”俞鸿图把尹继善方才情形说了，又道：“他既回去了家，未必就再回驿站了。”

“你起来坐着吧。”雍正的心绪似乎不佳，皱着眉头淡淡说道，“朕刚从内城出来，拜辞了二哥的灵，心里忽忽若有所失。听说继善和你回京了，还有孙嘉淦带着岳钟麒的老母亲进京，今晚也要到，就过来瞧瞧。看不看你们无所谓，倒是朕想见见这位老太太。”俞鸿图忙道：“奴才下午就到了，没见着孙嘉淦他们来。”弘历道：“探马过去了，人已经到丰台，顿饭工夫就来。岳钟麒去了兵部武司，一会儿就来了。”

雍正点点头，对俞鸿图道：“你这番江南之行，差使办得不坏。清江河督衙门上了折子，你监修的一百里大堤在高堰一带，可抗百年不遇的洪水。那个地方朕去过，如果修不好，洪水就会漫到淮北！这个功劳不容易立得。还有文山坝合龙，确保江西浙江和福建不受水害，五百里引水渠已经修成，可灌田两百多万亩。还有，你帮着尹继善在江南督建义仓，每乡一座，又代各乡撰写《义仓乡约》，带着各州县去看你在无锡的‘模范义仓’……”他历历在目地谈着俞鸿图的政绩如数家珍，俞鸿图自己都听怔了：天下十八行省，万几宸函政务如麻，雍正竟记得如此清爽！思量着，又听雍正道：“你鲠直敢言，朕原看是个御史材料儿。现在

看你才地不能局限，所以准备放你四川布政使。岳钟麒就驻节在那里，你一头要应付巡抚，一头要应付军需，还要管民政。宝亲王荐了你，你不可负了他，明白么？”

“奴才明白！”俞鸿图半个屁股坐在椅上，忙一躬说道，“这是主上的隆恩，宝亲王爷的厚爱！奴才在江南，也是谨遵王命办差，和李卫尹继善通力协作，奴才平庸之材，主子如此赏识，何以克当！奴才还要谏主子几句，主上龙体一直不适，刚刚儿痊愈不久，不宜过劳，即如臣等在馆舍，有所诏谕传旨入内即可……”“朕是心里闷。”雍正面色忧郁，深沉地说道，“方才在二哥灵前拈香，朕想得很多。他若不失德，勤敬修心，何能落到这一步？太子如此，皇帝也不例外。弘时回来说：‘允礽见了太子銮驾，已经全然不能说话，只是用头碰枕头……’朕当时真是心如刀绞……”说着泪水便淌了出来。弘历早已听到了弘时允祉允禄他们演戏的事，暗思“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句诗，现在连“亲戚”也在那边歌，而皇帝却在这边掉泪，人情冷暖浇薄如此，也真令人可叹。正要开口慰劝，院里一阵动静说话，几个挑夫把行李卸在西厢檐下，一个男子声气说道：“岳老太太住北间套间，两个丫头在外间侍候。我住南边这间小屋，老太太有什么事只管叫我。”便听驿丞和两个女的应声称“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说道：“孙大人，还是你住北间，少不了有官场朋友拜见你，也方便些。我一路坐轿，吃得饱歇得够，安安生生的，住哪里不一样？”

屋里人都静了下来，弘历到门口望望，回身一躬说道：“皇阿玛，孙嘉淦他们到了！”雍正隔窗看，果见孙嘉淦在檐前灯下指使家人搬行李，因起身出来，含笑站在阶下，徐徐说道：“孙公别来无恙！”

“唔。”孙嘉淦应了一声，一回头立刻大吃一惊，愕然看着雍正不言语，雍正不等他说话，笑道：“这位就是东美的老母亲？来，来，咱们住上房，鸿图他们住下房。”竟向前几步搀了岳钟麒的母亲。俞鸿图极敏捷地跨到另一边扶了那位惊讶不置的老太太，颤巍巍进了上房，在中间椅上坐了。孙嘉淦已是跟进来，向雍正行了礼，方对坐着发愣的老人说道：“这是万岁爷！”

老人身上陡地一颤，拄着拐杖想站起来，手一软又坐回椅里，又一顿才站起身来，伏地跪倒连连叩头，没有说话，先哽咽了几声，已是泪如泉涌，说道：“万岁爷，您折煞老婆子了……”雍正含笑双手搀起她，还请她上座，她却死活不肯，只侧身坐了一旁。雍正这才坐了，觑着老人道：“老人家好福相，好慈祥——今年高寿？”

“犬马齿七十三了。”岳母颤着声气躬身回话，“托主子的福，身板儿还硬朗……”

“这一路几千里，难为你走。”

“不累！一路上有孙大人照料，事事都尽着我，钟麒跟着也不过这样儿。

地方官走一处都来看望侍奉，我老婆子都受不得了。”

雍正还要问话，却见岳钟麒尹继善二人进来，两个人都愣在灯下，似乎有点不知所措。雍正不禁一笑，说道：“东美，是孙嘉淦代你尽孝，一路照顾老太太来的，你该好好谢谢他！”

“万岁！”岳钟麒和尹继善一齐跪了下去。还要行礼，雍正命止住了，说道：“都起来吧，朕就是来看看你们，看看岳老夫人，没有什么要紧的军国大事。见到老太太健朗，朕心里十分欢喜。只嘉淦是瘦了一点，既已回京，不忙着到都察院就任，先歇几天再说。你们几个比起允祥他们身子好，朕心里甚喜甚慰。我朝有几个实心办事的身子骨儿都不好，朕私里疑惑，也许朕是求治心切，累坏了下头人？这也不是小事，过了允礽二哥断七之日，又是老佛爷的冥寿，朕演大戏给你们看。”

几个人又复谢恩，岳钟麒这才给母亲请安。岳母却不急着叫他起来，双手扶杖激动得喘吁吁的，说道：“儿子，跪着听你老娘说几句。你也不用问我的安，我托万岁爷的福，硬朗着呢！”

“是！”

“我十七岁入你岳家门，正是康熙十二年，算来已经五十六个年头了。”老人两眼古井一样深邃，“你爹升龙当时是永泰营的千总。永泰营游击许忠臣是你爹的顶头上司。他受了吴三桂的封诰跟着造反，升你爹当了副将。你爹是条好汉子，就那么几个兵，在自己营盘里设筵邀请许忠臣，就筵上一刀杀了这贼！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情形儿！因为谁也不防你爹突然会杀了上司，我当时也吓傻了，钉子钉到地下似的动也动不了。许忠臣的亲兵，还有你爹手下的叛兵几次进帐篷。外面喊得地动山摇，‘杀掉岳升龙一门良贱’！屋里蜡烛被风吹得一明一灭。你爹对我说，‘女人事夫和男子事君一个样，都是从一而终。许忠臣待我并不薄，我杀他是因为他失了大节！现在我要突围出去，你留着也只是叫别人作践，杀了你。天幸我能走出去，将来给你立庙！’

“我说，‘这话不用你说，不过我想全尸。’当时就用帐上的帷带悬梁自尽。

“谁晓得老天是什么意思，三次悬梁，那么结实的牛皮带子生生断了三次！我当时绝了念头，一闭眼说，‘我的爷，你砍吧！’他的几个把兄弟拦住了，说‘嫂子节烈不死，是大福之人，命不该死。带上嫂子走，不定我们跟着沾光儿能活着出潼关！’

“就这样，我跟着他们十七个人逃出去。也亏了那夜风大雨密，他们逢人就杀，我见路就逃……从前半夜戌时，到天明寅时遇上瓦尔格将军的溃兵，才一道逃出潼关……”

岳母说到这里叹息一声，众人还浸沉在五十五年前那个可怕的秋夜里，谁也没有言声。

“从打那时，朝廷但有出兵放马的事，你爹没有不上阵的。”岳母眼中炯炯生光，“他的官或升或降，一直当到提督，也还罢过官。那是朝廷的章法，我不管，也没问过，可我知道，他没有怯过敌。他几次罢官受处分，都是因为贪功杀敌做事太猛。没有个阵前畏缩保名保位的！

“你如今的官做得比你爹大了，功劳似乎也比他强些儿。”岳母目光温和地看着儿子，“我只是跟你说，咱们是身受两世皇恩的人家。你爹跟圣祖爷，没丢祖宗的人；你跟雍正爷，也不能给我丢脸。什么叫‘夫死从子’？你为忠臣，我自然是忠臣的妈，你当奸臣，我就成奸臣的妈。你都看见两代万岁爷怎么待咱们两代了。你爹祖籍甘肃，在四川当官，圣祖爷怕你祖母孤单，把你祖母安车蒲轮送到四川；你如今官封大将军，皇上怕四川那地方热，又接我来北京……”她的眼中迸出泪花，“我有吃有穿有钱花，膝下有孙有重孙，不要你的小孝顺。今儿送我人参，明儿送我鹿茸的，你妈什么都经过见过，不希罕你那些！你给我好好替皇上带兵打仗，就是马皮包着你的骨头送到我面前，我只会欢喜，不会难过！”

岳钟麒一头听，一头流泪磕头称是，哽咽着嗓子说道：“娘的训诲儿子句句照办……儿粉身碎骨移孝为忠，答报皇上知遇之恩，您老只管放心就是了！”至此，已是听得满座嘘唏。

“东美，起来吧。”雍正自己心里也热得发烫，眼中泪皆滢滢。他低缓地说道：“朕查阅过你的宗谱，你这一支是岳飞的嫡脉。岳飞这人，圣祖爷原有意定为武圣人的。只干碍当时他抗‘金’，乃是满人先祖，所以才选了关夫子。”他不无遗憾地自失一笑，“但圣祖与朕多次言及，岳飞此人大忠大义震古铄今，堪足称万世楷模典型，就是抗金，那也是各为其主。当初任你威远将军，有人曾说闲话，说你是岳家后代，身拥重兵恐有不利朝廷。朕照脸啐了他一口，说，岳飞能佐宋抗金，岳钟麒自能佐清抗准葛尔！这种人不懂史也不懂事，不知天理也不晓人情。朕说这个话，是怕你权重自疑。你不要存这个念头，要听到什么闲话，就像家人父子，你写密折来，朕给你宽心开导。”岳钟麒拭泪道：“主上如此待臣，臣只能磨成粉来回报了！”“不要你磨成粉，要你好生办差衣锦回京。”雍正笑道，“你现在只有一条，好好办军务，一切闲话不要听。学施琅，不学年羹尧。施琅是郑成功的部将，他灭台湾收伏了郑家。这是此时天心所在。年羹尧若有你这样的贤母，若有你半分的忠忱，朕也断不教他落了没下场。凌烟阁上，朕给你留一位置！”

说了这么一排话，雍正的心绪变得非常好，起身踱了几步，至案前提起笔，略一沉吟，写道：

陈师鞠旅卜良朝，万里糇粮备已饶。习战自能闲纪律，临戎惟在戒矜骄。剑莹□鹈清光闪，旗绕龙蛇赤羽飘。听彻前锋歌六月，云台合待姓名标！

他仰面想了想，微微一笑又写道：

万里玉关平虏穴，三秋瀚海渡天兵。裹粮带甲须珍重，扫荡尘氛远塞清。

写完，笑道："朕素乏捷才，御极以来政务匆忙，诗词早荒疏了。勉成二章为岳钟麒壮行耳！"岳钟麒这才知道，这两首诗都是赏给自己的，慌得忙跪下磕头领受，激动得两唇哆嗦，连自己也不知道都喃喃念叨了些什么。

"很好。"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你娘母子今晚就住这上房，好好叙谈叙谈。朕和他们到西厢北屋，我们也聊聊，待一会朕去，你们不要再送。老人家有岁数的人了，早些安歇。这次东美来京，事关军事机要，所以朕这就算亲自送过了。明儿让弘历携酒河干为你长堤饯行就是了。"

于是一干人众又跟着来到西厢。大家没有再见礼，只雍正坐在正面炕上，其余的人一概都在炕下环坐。雍正亲手切开一个西瓜分赐众人，自己取了一小块吃着，笑道："随便用吧。朕一则是累，二则是为二哥难过，心绪一直不好。倒是来这里见见你们，心里倒畅快了些。继善，你怎么不吃瓜呢？你回去了一趟，尹泰怎么样，身子还好么？你母亲好么？"

尹继善面对绿皮红沙瓤的西瓜，泪眼汪汪只是发呆，竟没有听见雍正的话，身边的弘历推了推他，才猛地惊醒过来，慌得说道："啊？啊！奴才任上诸事都好……"几个人都听得笑起来，弘历又复述了雍正的话，才慌得说道："请主上恕罪，奴才还在想着岳钟麒的母亲，不免心有感触，走了神儿了。"他跪了下去，免冠叩头，颤着声气，喘着粗气，好半日才道："臣回府……回府……"下面的话竟接不上来，弘历在旁代言，说道："尹泰没让他进府。"

"为什么？"雍正面部肌肉不易觉察地跳了一下，"儿子千里迢迢回来，竟然拒之门外，这是什么道理？这不近情理的老糊涂！"

“不不……万岁！”尹继善崩角儿头叩得山响，慌乱得不知说什么好，期期艾艾说道：“父亲只是说，奴才现为封疆大吏，位份甚高，理应先国后家。等……等见过主子述职后再……再见面不迟……”

众人一听便知，尹泰的原话决不会这么温存客气。弘历是太熟悉这家人了，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明白了。许是我做事不谨密，送继善母亲的礼物让家里别人知道了，惹出这场闲是非来。”尹继善的头磕得越发又急又快，结结巴巴说道：“王爷……王爷别这么说。话不能这、这这么说……总是继善不孝通天，一……一人之过就是了。”

“不像话！”雍正将瓜皮丢进盘子里，边揩手边仰着脸沉吟，“你起来。无非你家老醋坛子又翻了而已，也算不了大事。尹泰的生日是几时？”

“回皇上……”尹继善道，“是后日。奴才带的寿礼都在驿馆，送不回去……”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雍正默谋良久，也已揣透了尹继善的为难处境：既不能说父亲的不是，也不能寻出替父亲辩白的理由，又见了岳钟麒母子亲情同沐皇恩，他不能不心有所感。这么大的才子，这么大的官，为家事被折腾得如坐荆棘丛中，雍正也不胜叹息。遂道：“你的难处朕已知道，什么也不用说了。弘历——”

“儿臣在。”

“你，”雍正脸上毫无表情，“你这会子就带着继善，一道儿去尹泰府，看他见儿子不见！”尹继善大惊，忙道：“万岁爷，您……这万万使不得——”“什么使不得？”雍正接口说道：“朕就不信制不服你家主母那个河东狮子！你们只管去，回头朕还有恩旨。这里留着孙嘉淦俞鸿图，我们说话，朕今儿心里欢喜，这会儿只想多聊聊。明儿园里见人多，反而不得——你们上去瞧瞧岳钟麒就走吧。”尹继善还想说话，看了看雍正脸色没敢再言语，出去了一会儿，但听驿外车马一阵响动，渐渐远去。岳钟麒已是挑帘进来。

尹继善和弘历同车而行，一路都愁眉不展。弘历眼见已进城，笑道：“你这人，那份干练果断英爽洒脱哪去了？有我跟着，老尹泰能抽你的鞭子？放心！”

“您能住在我府里么？”尹继善摇头苦笑道，“您不晓得，鞭子没得抽的，那份罪难受，还不如痛痛快快挨一顿鞭子！唉……主子这又何必？我还有些事想禀主子和您，就这么赶了我来了。”弘历笑问道：“什么事呢？”尹继善吁了一口气：“外头谣言多极了。”

弘历目光霍地一跳，盯着尹继善不言语。尹继善叹道：“这会子只能简捷着说一点，都是风言风语。有说皇上得位不正，是篡了十四爷的位登极的。”弘历无谓地一笑，说道：“这早听见过了。说隆科多将‘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改了‘传位于四子’是吗？”

“不止这个。”尹继善道，“这皇上就是为了灭口，圈禁了隆科多。还说皇上……不仁，斩尽杀绝，阿其那塞思黑他们这些亲兄弟也放不过。还说先太后不是病亡，是皇上和太后顶口拌嘴，太后一气之下……悬梁自尽——也有说是触柱……而亡的，皇上不肯把墓修在遵化，就是怕……怕……”

“怕什么？”

“怕死后没法见圣祖和列祖列宗！”

弘历身子猛地向后一仰，他一时也惊呆了。眼见外面灯火辉煌，已到尹泰府邸。但他心里乱糟糟的一团，无论如何按捺不住起伏的心潮。弘历直到停车，还在发怔，良久才道：“你先下去，我稍定一下神，我就下来的。”“四爷，”尹继善道：“是我孟浪，不该这时候说这些。其实还有好消息，我和东美原准备从容密奏的。您别吃心。”说着便下车，在车边站着。待管家迎上来看时，弘历已定住了心，也下了车。

“是二老爷又回来。”那管家举灯睃了半日，笑道，“二老爷，不是小的们大胆，实在老太爷脾性不好。这会子还和老太太生气呢！方才传出来话，说二……二老爷要是再回来……还是请先回去……”

他话没说完，“啪”地一声脸上已着了一记耳光。

“你滚进去！”弘历一肚皮的五味不和，怒喝一声，“告诉尹泰，宝亲王来拜望他，问他见是不见？”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那管家被打得就地一个磨旋儿，愣着看了半晌才认出是宝亲王，忙不迭翻身跪倒，捣蒜价磕头道：“小的是有眼无珠！没瞧见王爷您老人家……小的吃屎长大的，千岁爷千万别计较……小的这就进去报……报……”

“滚起来！”弘历被他这几句不伦不类的话逗得一笑，顺势踢了一脚，问道：“尹泰睡了没有？”“没没……没呢！”管家起来道：“有位陈老爷来拜，正在……在花厅说话儿……”“前头带着路，”弘历道，“给我们掌着灯！”

“是是是……”

那管家又磕了个头，屁滚尿流跑去，亲自掌了个玻璃球灯，一边殷勤带路，口中念念叨叨说道：“其实老相爷心里很亲尹老爷的，甭看说话狠——这边拐弯，千岁爷走好，这是道月洞门坎儿——只我们老爷子生就的孤拐脾气，他见了我们哪个爷也都是脸拉得老长，我们都吓得躲得远远儿……”说着已穿过一道篱笆花墙，便听北边书房侧西花厅有人说话。

尹继善蓦地一阵紧张，竟站住了脚。弘历一把拉了他冰凉的手，挑帘便进了花厅，却见是陈世倌和尹泰一处盘中放着瓜果，二人正下大棋下得入神。

“将！”尹泰一匹“马”卧槽过去，听见有人进来，不耐烦地说道，“跟你们说过，我要和陈大人下棋，不过东院去了，怎么又来了？！”陈世倌将士角炮别了马腿，笑道：“阃令大于军令嘛。你是我朝的房玄龄。告诉你们大太太，老陈今晚不走了，明儿打一副银头面谢他——当头炮给你架起，你歪老将吧！”尹泰死盯着棋盘，口中道：“不一定歪老将——张氏，茶凉了——快换！”

弘历见这一老一少棋瘾如此大，不禁好笑，正要说话，一个中年妇人在外答应一声，端着茶盘进来。她一眼瞧见尹继善站在一边，顿时惊得浑身一颤，竟僵立在地。尹继善面无人色头颤身摇，叫了一声“爹，娘！”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王爷！”两个棋友这才转脸，见弘历似笑非笑站着，忙乱局起身伏地请安。尹张氏忙也捧盘陪跪。尹泰磕头说道：“再没想到王爷夤夜来到臣府，上午臣陪驾去吊祭先太子，原想见见四爷。后来张五哥说四爷忙大事，连张廷玉都见不着，只好罢了。”

弘历一把拉起跪着的尹继善，命众人都起来，笑着坐了，说道：“刚刚从畅春园下来，半道儿碰见继善。他说他去了清梵寺给十三叔请安，要回驿站，我说我要去老尹相公府借书。你又不是钦差大臣，泡那个驿馆干什么？论忠也不在这上头，就拉了他回来。陈世倌，几时进京的？”一边说话，命众人都落座。

“奴才今早时来的，解了一百多万两银子交了藩库。”陈世倌笑道，“李制台和范时捷都有信给爷，原说到王府的，路上碰见尹老，说四爷忙得不着屋，就拉了我来下大棋了。”他们说话，张氏早已悄悄退出去，又重沏了四杯茶端来，依次给弘历、陈世倌、尹泰置茶，到尹继善时，尹继善却先起身一揖，又长跪在地双手接过，张氏向众人福了两福，低头退到一边垂手听招呼。

弘历这才留心到她，上下打量时，不过四十三四岁，白皙的圆脸上已爬上细细的皱纹，嘴唇略显厚一点，左唇下还有一颗殷红的美人痣。她穿着一身青布衫，靛蓝裤边滚着杏黄梅花边，浆洗得干干净净，低着头一声不言语。弘历极细心的人，立时意识到了什么，便问：“继善，怎么行这个礼？”

“回王爷。”尹继善胆怯地看了尹泰一眼，说道，“她是继善的生母张氏。”

弘历陈世倌立时一怔，忙也起身向张氏一揖。弘历故作惊慌，连连说道：“我们太粗心，请夫人原谅！这是下人们侍候的差使，小王断断不敢当——夫人，请坐！继善，你愣什么？快给你母亲搬座儿？”尹继善早已

起身，双手端了个绣花墩，放在尹泰身边，轻声道：“娘——您坐着歇歇……”张氏一句话没听完，已是滴下泪来，连连后退，对尹继善道：“二老爷，我不是这牌名上的人，这怎么使得？”

尹泰的脸涨得血红，勉强笑道：“王爷赐你坐，你就坐呗！”张氏向丈夫一躬，才斜签着坐下。弘历装作没看见，轻松地一笑，对陈世倌道：“你寻我回事儿，回什么事？”

“回王爷。”陈世倌也被弄得浑身不自在，歉意地看了一眼尹泰和局促不安的张氏，说道：“我这点事说公不公，说私也不算私。来京前，李制台准了我七天假回海宁看了看，我们家乡苦啊！那里不像苏北，一个人只顶不到二亩田，又没有荒地可垦。一人不耕数人受饥，一人不织举家无衣！前年又被了水，去年元气没有恢复过来，因各地征粮，那里的米涨至四钱二分一斗。”说着，他的泪水已经涌了出来，“这不过是一州之地。我来求四爷可怜我家乡爷老，能不能免了今年的赋？我替他们给爷磕头了！”说着离座便叩下头去。

弘历没想到是这么个题目，见众人尴尬，也想借此缓松一下气氛，因笑道：“这么点子事，你跟户部说一声，省里又有李卫尹继善，还作不了主？”陈世倌道：“我们那里都在设义仓，一是国库，二是义仓，无论如何不能短，是李制台下的严令，谁办不下来就撤差，谁不肯办就换肯办的去。我去问户部，户部说短一两粮宝亲王也不依，所以回过来还得求您。您松松手，漏几粒米，就够我们海宁人足家饱了……”

“好了好了，你甭难受。”弘历笑道，“我答应还不成么？”说着起身到书案上扯过一张纸，写了几行字交给陈世倌：“你拿这个交给征粮司收他们照办就是。”

陈世倌喜得眉开眼笑，弘历已经站起身来，看着书架搜寻了一会儿，抽出一本《宋元学案》挟了怀里，笑道：“我也该去了。世倌也是吧！叫人家爷娘父子们坐一会儿说说体己话儿。后个儿你寿诞，我亲自过来拜寿！”尹泰两道寿眉抖着，脸上似乎不笑，也说不清是悲是喜，还要起身送行。弘历说声“不必”，已和陈世倌相跟而去。

“阿爹！”尹继善看了一眼早已站起身来的母亲，忍着心里酸楚回身一揖，“您老人家七十大寿，恰恰儿子进京述职，这是天教我们合家团圆，真是不胜之喜！吏部马堂官给我去信，哥哥的事也办下来了，补了江西盐道。我给他回信，我在南京，哥子在江西都离北京太远，您已是古稀之年，大太太也望六十的人了，能好给我哥哥补到天津或保定，来往和爹娘见面方便，也能代儿子尽孝……”他又看了一眼自己的亲娘，“老马回信说，天津道出缺，可以换过来。不过江西盐道是要缺，天津道是瘦缺，叫我再商量一下。请阿爹和大太太商议一下我给他回话。儿子急着回来，也为这件事。”尹泰满是皱纹的脸似乎舒展了些，说道：“这也算你一份孝心。其实我心里，你哥两个都一样，并不偏哪个向哪个。只你如今已经官居极品，你哥哥科场蹭蹬，官运也平常，未免多替他操些心

就是了。”

尹继善见这位严父没有发怒，心下稍觉宽慰，从袖中取出几张纸双手捧上，说道：“这是儿子给阿爹带的寿礼礼单。”张氏忙过来接住转交给尹泰，就在母子手一触的一刹那，尹继善仿佛觉得母亲的手热得发烫，心里又是一紧，问道：“二姨娘，您身子不舒服？”尹泰也道：“我也瞧着你脸色不好，何必这么熬着？你歇去吧。叫五姨娘她们不拘谁在这侍候，都是一样的。”

“不不，我没有病！”张氏忙道，“是方才捧着热茶，手暖得烫了些，别的姨娘早歇了。我在跟前侍候老爷子！”说完，好像生怕尹泰再赶自己走，拧了一把热毛巾递给尹泰，径站在尹泰身后，轻轻替他捶背，只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泪水直在眼里打转转。尹继善回避着母亲的眼神，说了自己任上的情形，弘历在南京与自己的交往和皇帝对自己的几次嘉勉。说着说着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便道：“皇上待儿子真是恩高如天，还问及母亲的安来着，就是娘姨，皇上也关怀着——娘，您别总那么站着——”不知怎么，胆子一乍，竟亲自搬了张椅子拉过母亲，说道：“阿爹也说了不让您劳累，您就坐下歇歇吧！”又回身喊道：“来两个丫头，给老太爷捶背打扇！”

尹泰被尹继善这一连串大胆的举动弄得一怔，旋即大怒。他在外面待人接物温厚亲切，极有涵养容量的，就是比他低五六品的县令县丞，也是揖让谦恭，但一回家就成了皇帝，除结发大太太，别的人一概都是“奴才”。大太太范氏是他随康熙西征，运粮路上认识的一个镖局家姑奶奶，一身武艺，被蒙古兵包围时冒着箭雨背着他逃出重围，康熙指婚成配的。他当二品官时，太太已经封了一品诰命。初婚也还“平等”，太太生了八子，他又纳了几房妾，就恩爱犹存，平等全无，成了举朝皆知的“房玄龄”[1]。他本来也喜爱这个二儿子温文儒雅风流倜傥，但无奈张氏却是“乐户”[2]出身，根本没法和“樊梨花”似的巾帼诰命相比。偏生的大太太养的儿子名位不显，又加上他自己的侯爵是在诏封尹继善为巡抚时附笔加上的，显见是沾了尹继善的光。尹继善不到三十岁斩将夺关直上青云，做了封疆大吏，但大儿子快五十的人了，当个道台还要投门路说人情……这些诸端，他越发地压制张氏，一来为夫人息火，二来也防张氏倚儿之势压倒众人，三来自己心里也略觉好受。眼见尹继善如此举动，尹泰心中的火一蹿一蹿，用“相臣度量”压了又压，终于还是忍不住，冷笑一声，说道：“你不要坐不安，有道是母以子贵，你自然是要上台盘的！继善，你如今官做大了，也历练出来了，学会了叫你爹难堪了！”

“回阿爹！”尹继善脸色雪白，却不肯服低，只长跪在地，说道：“儿子并不敢非圣无礼。母亲站着侍候老太爷是应该的，但我瞧母亲气色似乎有病，老太爷自己也说了的。礼有经亦有权[3]，儿子跪着代母亲侍候老太爷，如何？”

尹泰被儿子堵得一怔，他也是个大理学家，无论情、理，儿子做得无懈可击，说得天衣无缝，真也无从辩驳，因又从别处挑剔：“我不指这个

说，我问的是你的心！”

“儿子问心无愧。”

“我当年随先帝爷出兵放马，那时还没有你。我随今上伴读东宫，和皇上敲棋吟诗，你还穿着开裆裤！”尹泰的话刀子一样犀利，“没有我哪有你，没有我之昨日，焉有你之今日？你阿爹什么事没见过，什么事想不清爽？你以为我不知道宝亲王来意？——你本来孝顺有加，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请一位王爷来压制你的老爹——”他一口气噎住，立时猛烈地咳嗽起来。张氏和尹继善都一跃而起，忙不迭地给他捶背端嗽盂，口中只是劝他别多心。

尹泰却不领这母子的情，喘息略定便推开二人，说道：“作民依朝廷王法，咱们家有自己的规矩家法——你们好自为之！”竟一甩手去了。

“儿啊！”张氏听尹泰脚步去远，一把揽过尹继善，“你——你叫娘说什么好？你心疼娘，还用这么说，这么做么？娘在一旁站着瞧你，心里也是熨帖的，何必在乎这些摆样子的东西？你在家还好，可你终归还要南京去的。我的不懂事的儿啊……”她浑身都在抽泣颤抖，伏在儿子坚实的肩头，仿佛一松手儿子就会突然消失似的紧紧抱着，一只手轻轻打着尹继善的背。

尹继善也是泪流满面，抽着声气道：“娘，你儿是个有种的，有声气有胆量也有学问。我肩头挑得起！你一点也不用怕。大不了我接你到任上，我叫你享尽人间清福！”

“你爹要不依呢？”张氏两手紧紧扶着他肩头，“老爷子那倔性你晓得的。”

“他不肯也得肯。”尹继善想到雍正对自己的信任亲情，笃定地说，“我准能把你接到南京。这么着苦熬，万一……我一辈子都难受。”

母子二人正又哭又说，忽然听到花厅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却是高无庸闯了进来，说道：“尹大人，有旨意。”尹继善忙起身，对母亲道：“儿子接过旨还回来。”

“不，不单你接旨。”高无庸看了看一脸可怜无告相的张氏，说道：“还有尹泰和尹泰的范夫人，还有张氏一同接旨！在前院正厅，快去！”说罢匆匆先去了。

子母二人愕然相顾，一阵慌乱过后，张氏便忙着翻衣服，尹继善道：“娘，您甭打份。旨意叫您去，就定必有您的话。您穿得再好，比得及大娘么？”说罢双手扶着母亲来到前院，已见满院都是灯烛，内务府的人站得满阶前都是。合府大小家人慌得拾爆竹似地备酒送茶前后乱窜。尹继善见母亲一脸迷惘，一边小声安慰，扶着进了正堂，早见香案已经摆好，尹泰冠袍履带齐整，“樊梨花”凤冠霞帔凝立在侧。二人似乎都有

点心神不定的样子，见他们进来，尹泰淡淡说道：“你们也站过来吧。”尹继善这才看见是当今皇帝的十七弟毅亲王允礼前来传旨，忙和母亲挨身站在尹泰身后。那张氏几时经过这种场面，瑟瑟抖着站不稳，只靠着儿子勉强站定。

“接旨人已齐。”高无庸给允礼打了个千儿，说道，“请王爷宣旨！”

允礼点了点头，高无庸立刻退下，转眼之间便又上来，双手捧着一个金盘，盘上放着一套辉煌华丽的一品诰命服饰，还有两个黄灿灿亮闪闪的头号大金元宝放在盘边，诰命服上压着一顶镂花金座朝冠，三颗榛子大的东珠中间攒一棵樱桃大小的红宝石，颤巍巍的在灯下灼灼生光——这套行头阖府都知道是正室夫人范氏的得意之宝，怎么又递来一套？——此刻，外间廊下仆夫长随丫头老婆子里鸦鸦站了三四百，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场面，静得一声咳痰不闻。允礼此时才到案前南面而立，却是口宣谕旨：

“有旨：尹泰、尹继善、范氏、张氏听宣！”

“万岁！”

四个人一齐叩下头去。

“尹泰相从先帝有年，卓有劳绩，辅佐朕躬，恭心慎事，乃朕之心膂大臣。”允礼轻咳一声，接着背诵，“且尹泰训子有方，有子如尹继善者秉公畏命，怀诚事主，廉能爱民，封疆江南以来于我朝诸军国要差办理妥善，不愧古之名臣。朕思子贵父荣之义，已屡有加恩。父子并为同朝柱厅之臣，乃亦尔家之福也。然非有张氏，则无尹继善，无尹继善，则尹泰之勋名焉得如此之显？是张氏之相夫教子功亦不可泯。今继善已贵，其母仍忝青衣之列，甚有乖于母以子贵之礼。前已封诰尹泰之妻范氏为镇国将军一品诰命，今遣毅亲王允礼持冠传旨，即着张氏谨受诰诏，同为镇国将军夫人，赐一品诰命服色。尔其受之随子赴任，毋负朕望。钦此！”

四个人一齐怔在当地。

“恭喜尹老相公，范夫人。”允礼满面笑容，又向尹继善一拱，“恭喜张夫人，继善公！”因见四人僵跪不动，诧异地问道：“怎么，你们不奉诏？——我可是自带酒筵要在此饱醉而去的呀！”

尹泰左右看看，似乎有些茫然，身边的三个人都低着头，各人心里什么滋味他心里雪亮。但这种绝不可能的事居然此时真真实实地出现在自己身上，他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恍惚之间，他叩下头去，说道：“老臣谢恩！”他这么一开口，尹继善三人也都参差不齐地叩头含糊不清地谢恩领旨。

“这是天大的喜事，小王今日好高兴！把我带的席面抬上来，我陪大人和

二位夫人高兴！”因见范氏和张氏瘫在地下都没有起身，径上前一把挽了张氏。那尹继善何等聪明之人，疾步上前双手扶起软得面条似的范氏，径是尹泰坐了主席，两个一品诰命分坐两旁，允礼亲自开樽相陪，尹继善按捺着激动得要跳出腔子的心，转桌儿斟酒。尹泰是恼中带着对浩荡皇恩的感激。范氏是羞中带怒加着对张氏的妒忌和圣命不测的畏惧，张氏则是悲喜恐惶如对梦寐迷惘无主。允礼却是觉得有趣高兴，兴味盎然。四个人各怀天差地别的异样心思同席相坐，都是来酒即饮，举杯即干，不足半个时辰，都已玉山倾颓，烂醉如泥。尹继善侍候他们各自安歇了，也几乎瘫倒在地。幸是他心思还算清明，替熟睡的母亲打了一会扇子。叫丫头过来替着，伏案提笔，挖空心思地给雍正写谢恩折子。

雍正此刻却在光火。听了弘历传来的“闲话”，他立命将弘时和弘昼都召来澹宁居。依着雍正的意思，还想叫方苞这个“老给事中”，同时叫进孙嘉淦来细问，却是弘历拦住了，说道：“这都是宫闱里的细事。就是假的，也是无形消弭了的好。只可儿子遇时，套着话问来由——不过看样子，就是不问，孙嘉淦似乎也要密奏皇上的。依着儿子，就兄弟们这里问一问就是了。”

“就是四哥说的。”弘昼揉着惺忪的睡眼说道，“这种事晓得的人越少越好。咱们先就自惊自怪的，反倒叼登大了。家丑不可外扬嘛！”他是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的，脸上还带着睡相。弘时听他说得极不得体，瞧着他的样子真想笑，只低着头装作不听见。雍正素来威压百僚，性冷如冰，极挑剔的一个人，偏偏对弘昼这个小儿子异样宽容温和，只瞪了他一眼，说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朕有什么‘家丑’不可对人言？这是有人刻意造谣！原来只在京师，好嘛，现在扇到平头百姓那里去了。捉住为首的，朕必处他极刑！”

弘历方在沉思，弘时说道：“阿玛说的极是，这不是无根之谣。有些宫闱里的事外头人捏造不来的。皇上孜孜求治，累了一身的病，有人心怀叵测，还在百姓中这样传言，真可令人发指痛恨！”弘昼立刻反驳，说道：“三哥，我们都是皇上的儿子，‘痛恨’还用说？现在不是商量恨不恨的事，是商量办法！像太后薨逝的谣言，十足的是宫里太监嚼舌头——不不，这不叫嚼舌，纯粹的捏言造衅乱政欺主！”

“高无庸！”弘昼一语提醒了雍正，他提高了嗓门叫道，“你进来。”

高无庸就守在殿门口，他从来没见这爷四个半夜三更聚在一处说机密，连引娣都支开了，心里忐忑着只觉得像要出大事。猛听雍正一叫腿一颤，忙颠着步儿跑进来，说声“奴才在”，便跪了下来。

“嗯……”雍正却觉得一时无从谈起，板着脸沉吟良久，说道：“你虽然不是六宫都太监，位份不高。但你朝夕跟朕侍候，其实比都太监还要紧。”高无庸忙叩头，说道：“这都是万岁爷的抬——”“不说这个，”雍正摆手止住了他，“朕有时接见大臣，只言片语的怎么就传出去了？”高无庸顿时慌了，连连碰头道：“奴才是两代主子使出来的人，晓得主子的规

矩，怎么敢在外头犯老婆子舌头？有时外官希图奴才传话，能早点觐见，塞给奴才一点红包儿接了是真的，再大点的坏事奴才没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就是这殿里侍候的，也都还规矩……”

“规矩？”雍正冷笑一声道，“甘肃布政使调湖南，他本人怎么就先知道的？”

“回万岁！”高无庸越发惊慌，磕着头苦着脸道，“那事儿已经发落了，是秦可儿传的，已经撵到了打牲乌喇去了……不干奴才的事……”

雍正没来由叫高无庸进来，见他吓成这副模样，不禁一笑，倏地又收了笑脸，说道：“近来宫禁不严，门户不紧，有些不该外头知道的事传出去了！——你不要怕，朕知道不是你。但你有责任！”“是是是……”高无庸揩着头上的汗连连说道，“奴才明早起来就召集他们训话，谁敢再犯舌，抽了篾条撵出去！”

“你说得好轻松！泄露宫闱秘事，朕是一定杀他的！”雍正咬着牙，语气淡淡地说道，“近日之内，朕必定教你们看个样子。都给我滚吧！”

弘历这时才开口说话，皱着眉头道：“太监们串茶馆吹牛犯舌头是有的，远播到云贵川的民间，简直不可思议。就是五弟说的，也无须惊怪，看看是什么苗头再说。如今有些事很怪，扑朔迷离。宁可续密过一点，疏漏断不可取。万岁爷是包容天地的人主，似乎也不必为这些闲言烦恼。”他的话其实和弘昼意见相同，“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有的事不能认真，也不能解释，不然就会越描越黑——雍正当然听懂了的。但这件事愈是咀嚼，后味愈是不佳。文官武将之间结党，党援之中传谣，可以召集起来痛加训斥，可以捉来下狱、流放、杀头。百姓们传谣，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可畏的是有的地方已兴起白莲教，屡禁不止有扯旗放炮啸聚造反的。各地各行也都自有帮会各有势力，朝廷也没有当一回事来控制，也极易为匪人利用作难。想着，雍正问道：“弘历，你回京曾经说过，李卫荐了一个叫吴瞎子的跟你，后来他来了没有？”

“来了，”弘历一心还在想着孙嘉淦说的那些可怕的谣传，不知道这一霎雍正已经动了那么多的心思，忙一躬身，“现就住在儿臣府里，教习儿臣些功夫，万岁想见他么？”

弘时突然一阵失望，弘历公事之余，和私邸里几个男女高手一处练习武艺，他是早已听说了的，正想着寻个题目说他“私养死士”狠狠地上一次烂药。如今这么明白认承，此事算是休矣。思量着，雍正摇头说道：“朕暂时不要见他。但这些人物黑白两道都蹚得开，江湖民间消息灵动，又把握着一些帮会，要施之以恩结之以义晓之以理加之以威，他们说话办事，比朝廷方便得多。你先从兵部下个折子，让他有个明白身份，接见的事以后再说。就像这些谣言，江湖上有什么动静，须得让他留心。”

“是。”弘历吃透了雍正心思，忙道。

雍正端起茶一边呷着，出了半日神，说道：“你们不要轻看这件事。谣言，小则伤人，大则灭国，朕遇这种事从来不肯轻易放过。弘历现在管军务钱粮，能留心政治，这就是有大局。弘时你管政务，琐碎事千头万绪，但有风闻也要及时密陈奏朕。弘昼，朕是看你疏散，身子骨儿也不好，所以把太常寺、太仆寺、銮仪卫、太医院这些闲差给你，并不是叫你养老。你怎么可以任事不问，只在府中胡闹？你们兄弟三人秉性才德各有所长，要各尽所长帮着你们的老阿玛治理这个天下。信这个任那个，你们瞧着是那么回事，其实朕的骨肉不就你们三个？你们三个为一体，要从心里头和睦这才成事。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没有内鬼，招不来外祟，懂么？”

“儿臣们懂了。”三个人一齐叩头。弘昼道：“儿子一定记住阿玛的话。其实儿子那里有点——”他搔搔头，“有点百无禁忌，倒是人们见了儿子随便些儿，什么话都听得见。像杨名时、孙嘉淦这些正臣，还有些宦场不得意的，宫里的太监什么的，儿子都处得好。往后一定多替皇上留心。有大树才能乘凉，连这都不晓得，儿子还成个人吗？”

弘时一脸的郑重其事，说道：“圣祖驾崩，皇位交接之时那些谣言，儿臣敢断言，一定是隆科多那个老匹夫造了去的。他现在已经圈禁，但谣言已经传出去，这种人岂可轻恕？杀掉他，以震慑那些不规之徒，也不失为一法。”“三哥这个想头不对。”弘昼一脸皮里皮气形象儿，半笑着说道：“我倒觉得隆科多死不得。皇上当初继位继得光明正大，是八叔——哦不，是阿其那他们在后头捏造谣言，有事没事乱搅朝局，杀了他，更死无对证。他活着，不定什么时候能用得着，能给世人当个见证。”弘历说道：“五弟这是聪明话。不是你提醒儿，我几乎忘了。上次允礽二叔病危我去探望，顺便看了隆科多禁所，还没有走到屋边就闻到臭气。看守的兵士悄悄回我，隆科多大小解都不能出屋。这么热天儿，非过病气不可！三哥，你赶紧换换那群看守的，隆科多罪再大，他前头还算有功嘛！”

雍正愈听愈觉不对，但“不对”在哪里，他一时也想不清楚，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他也不能把心思和盘托出。他一口接一口地呷着茶，神色平淡又似有着深深的忧郁，一直都不言声。弘时见众人词竭，笑着岔开了话题，说道：“父皇料理事情常有出人意料的，多难办的事也都是欢喜结束。就如尹继善，他府里此刻不知怎么个热闹法呢！”雍正这才回过神来，想象着尹府情形，不禁一笑。三兄弟又凑趣儿奉迎承欢给他说笑话儿解闷，钟撞十一点子时时牌才恭肃退出。

[1] 唐朝宰相，著名政治家，以“怕老婆”闻名。

[2] 乐户：贱民，如民间吹鼓手行业。

[3] 有经有权，意味有常规，但特殊情况可以变通。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隔了一日六月十八，是雍正生母乌雅氏的六十冥寿正日子。早晨天刚放明，雍正便从畅春园发驾回了大内。他先到寿皇殿给康熙和乌雅氏的坐像拈香，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念了三遍往生咒，出来又带着高无庸秦狗儿乔引娣一干宫人到弘德殿接见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允祉允禄允礼，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弘皖弘晓弘皎等子侄和一大群近支皇亲。军机处因奉旨照常办差，早已进来磕头拜过退了出去，只留朱轼一人随驾侍候。因为几乎都是家人兄弟子侄，见了礼后雍正便命各人随喜自便。却见管御膳房的常宁进来禀奏请旨："厨下正预备早膳，请旨，是设到这殿里，还是送到养心殿？"

"朕早上用过点心了。"雍正沉吟道，"这会子还早，急什么？——嗯，这样，先抬过一桌来送到寿皇殿供到圣像前，其余的设在畅音阁水榭子东边。"因见常宁听得愣神儿，雍正笑道："朕要赐筵——这么多人都空着肚子看戏？一边看戏一边进膳，熙熙和和热闹儿些，母后冥中瞧着也会欢喜的。——允祥胃气不好，告诉大厨房做的点心软和一点，须要能克化得动。朱师傅，你也不要回去当值了，陪朕一处坐坐吧。"朱轼忙跪了谢恩，起身说道："老臣千情万愿！早年臣在工部，因黄河决溃诖误处分，罚俸三年。先太后对先帝爷说：'朱老师清贫如洗，来客人连茶叶都备不起，罚俸三年可怎么过？国家制度不可废，我可是要拿体己儿赏他的。'赏了老臣三百两黄金！"说着已老泪纵横。雍正想着母亲，心里悲凄，看着朱轼，又觉伤怀。思及近日民间流传自己不孝弑母，愤怒中又带着无可奈何，苦笑道："今儿给太后作冥寿，朱师傅不要伤感了。"因见张五哥进来，又问道："你十三爷来了么？"

张五哥此时已年过六十皓首白发，他年轻时罹祸曾被允祥营救，犯罪绑赴刑场又被康熙赦免，极是忠诚不二，和允祥私交很深。自允祥病卧清梵寺，他几乎天天退值都要到榻前问安侍候，雍正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一见便问允祥。张五哥行礼起来，摇头一叹说道："十三爷夜来犯病儿了。这会子人事不省……老奴才惦记着主子这边，赶过来请安，就便说明十三爷不能过来。主子……"他摇着头，好像含着一个酸果，满脸都是凄楚神色。

"贾士芳呢？"雍正也是心里一颤，皱眉问道，"他怎么说？"张五哥道："已经去白云观请了。奴才想等着他来，又怕误了万岁爷这边差使，就先过来了。"雍正又问："太医们怎么说？"

张五哥拭泪道："太医们说十三爷脉相平和，和昨日一样，只是昏迷不醒，他们不敢妄断。这会子还在商量脉案……"

“你去吧。”雍正听说脉象平和，心中惊疑不定，却也知不十分凶险，因道：“朕这边还少了人侍候？你在这里牵挂两头，不如守在他跟前，朕也放心。”

张五哥匆匆去了。雍正怔怔望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轻声道：“朱师傅。”

“臣在！”

“你说，”雍正偏着头道，“允祥这症候，是不是有人背后使坏，魇镇他？”

朱轼原本压根不信世间有什么“魇镇术”，但他阅世已久，这种事熙朝在皇子里头发生过，又亲眼目睹过贾士芳的手段，也有点不敢断然否定了。思量着道：“圣人不说，臣不敢妄议。但略查史籍，不绝于书，似乎确有这类邪术，自古以此成事的却没有。君子于鬼神一事，敬谨回避而已。但十三爷并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私敌，几个政敌又都身在囹圄，怎么会有人下此毒手？臣也是不得其解。”

“现在不谈这个。”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还不到辰时，离正时辰还早。朱师傅，陪朕出宫走走。”“是！”朱轼躬身道，“请旨，主子要去哪里？”

“去看看隆科多。”雍正将表塞进怀里，淡淡说道。

雍正和朱轼只带了几名侍卫骑马出了神武门，向西，一路小跑，穿过部院街后胡同又向北就到了隆科多府邸。这是一处坐西朝东的大院落，和王府规制一样的五楹抱厦门顶，一色的青琉璃瓦都被用黑漆涂了，有的地方木档上露出斑驳的黄漆，好像还在炫耀着主人当年的辉煌。沿门外石阶修了一道凸形的高墙，阴沉沉挡住了锁锢得死死的铜钉朱漆大门。夏日骄阳把墙照得死人脸一样又灰又白，那墙头上已经长出了青青的狗尾巴草。雍正下马来，见朱轼老眼昏花地站在墙前发怔，便问：“朱师傅，你怎么了？”

“雍正二年我来过一次，请隆科多拨款修缮皇史宬。在这门前被挡驾，说隆大人忙，叫我直接去户部接洽。”朱轼脸上似喜似悲，“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登过这个门。今天到这儿来，心里不能没有感慨……”雍正没来及说话，侍卫索伦已从北侧门那边过来，说道：“已经和这里管事太监说了，咱们从北边进去。”雍正点点头，跟着索伦向北半箭之地，果见在墙上开着一个四尺多宽的洞，安着铁栅门。门洞开着，十几个太监衣冠齐整，伏俯在焦热滚烫的砖地上，个个热得满头汗流。雍正看也没看他们一眼便进了院子。里头守护的却是内务府的人，已得知皇帝来了，一群打着赤膊的衙役忙成一团在穿换公服，打头的是个笔帖式，小跑着过来，跪下就磕头，说道：“主子，隆科多不在那边，请主子这边走！”

正要进仪门的雍正止住了脚步，诧异地问道：“他不在正院？正院谁住？

你是哪个衙门的？”那笔帖式极迅速地又双膝跪下，说道：“奴才是内务府的笔帖式黄全发。隆科多本人在后院马厩。”“马厩？”雍正像被刺了一下，偏着脸道：“怎么会住那里？这是谁的批令？”

“本来住在正院的。”黄全发见雍正脸色不善，忙道：“后来慎刑司来人看了，说他是犯罪的人，不杀他就是便宜，还要当老太爷供起？——就迁马厩里去了，小的只是管这院子，马厩监所又归太仆寺管。这处圈禁所是三个衙门共管的。”

“总头儿呢？”

“总头儿是太仆寺的监押司官王义。他不在这儿，只有时来看看就走了。”

雍正不再说话，和朱轼一前一后到北偏院马厩门前，里边看守的人早迎跪在地——这里又是太监在看守了。二人一进院便嗅到一股难闻的气息，却不像马粪味儿，像是一股带着腥味的臭鱼和呕吐出来的稀物混在一处，还夹着点饭菜的“香”气。雍正立刻眉眼鼻子和嘴都皱一处，手掩着鼻子跟着太监来到一个大铁栅前。这是一间厩房，有两个马槽宽，马槽早已拆掉换上了铁栅，一块油布沿房檐卷起，看来是下雨时挡风吹雨飘时用的。里边一个矮桌子，上面放着瓦罐和一只大碗一双筷子，旁边一条蚱蜢小凳，和桌子一样都是白木，没有刷漆，沾了一层似油似灰的污垢。桌子上还放着一块啃得只剩下青皮的西瓜皮。靠里边墙一张小绳床，床头放着一个大尿罐，罐上盖了一张纸——那股恶臭，大约就由此而发——床上蒿荐上铺了一领席，一个凉枕，一个竹夫人和一床薄被，便是这“屋”里全部家当。雍正走到跟前，一股臭味扑面而来，这次却是极为“味厚”，他定了定神才抑住了反胃，凑到铁栅跟前看时，隆科多正在床上脸朝里躺着，似睡不睡地晃着一把破薄扇。雍正轻声叫道：“隆科多。”

隆科多没有应声。

“隆科多！”守护太监大声道，“你聋了么？皇上来了！”

隆科多身上一颤，抖着手支撑着坐起身来。一眼便瞧见雍正和朱轼站在栅外树影下，他一下子呆住了。瞪着呆滞的目光，乱蓬蓬的胡须和头发都随着头摇动着，仿佛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盯了雍正，嘴唇翕动着，好像磨磨叨叨念诵着什么。半晌，他突然清醒过来，大叫一声“主子——”疯子一样赤脚片子下床，扑到栅栏边爬跪在地，两只手紧紧握着铁栅条，嚎声叫道：“老奴才又见着您了！”他惊恐的目光一眨不眨，似乎只要一瞬目，这位能决定自己生死荣辱的至尊就会突然消失！

“朕来看看你。”雍正看着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舅舅”，当初在府中跺一跺脚九城乱颤的宰相，恨、惜、怜、痛、悲一齐涌上心头，倒了五味瓶子似的什么滋味全有。他不敢正视隆科多的目光，也闻不得那屋里的恶臭，舒了一口气吩咐道：“给他打开这劳什子铁门——马厩外头院里那株

桧树下给朕和朱师傅设个座儿。”掌钥匙的太监迟疑了一下，说道：“他有时候犯疯病，怕发作起来伤了主子……”“你才是疯子！”隆科多头摇手颤，怒声低吼：“我不装疯，早叫你们打死了！”雍正怔了一下，只微微顾盼了一下便疾步出了厩院，在老桧树下的椅子上坐了。

隆科多已从极度的兴奋中恢复了理智，他的这位外甥皇帝此番探望，虽然决无不利于自己的事，也不可指望有太大的恩典：因为无论赐死自己或者释放自己，只消派一名小苏拉太监传旨就办理了。他伸展了一下又脏又皱的青布袍子，把前额上乱蓬蓬的头发向后抿了抿，将木拖鞋子后跟提着穿上，尽量步履稳重地踱到雍正面前伏地跪倒，口称：“罪臣隆科多叩见皇上，伏愿皇上万岁千秋圣躬安详！”

“那边有块条石，你坐着吧。”离开那个臭烘烘热烘烘的马厩，雍正气色好看了一点，一颔首对隆科多说道：“朕来看看你——索伦，叫所有这院里人都退出去！——没有想到你如今是这个情景儿，原该关照一下的……”“奴才是死有余辜的人，吃这点苦已是皇上的恩典，岂敢更有奢望？”隆科多道，“只是奴才还有话，有机密要事奏陈皇上，皇上这一来，臣虽死九泉，也含笑瞑目了……”说着泪下如雨。

“你说这话奇。”雍正想起隆科多方才的“疯话”，皱眉说道，“你是已经有旨永远圈禁的人，圣祖和朕都给过你免死誓书，怎么这么怕死？你有什么事要奏朕呢？”

“这里的看守要加害奴才！”

“谁敢？——他们打你？”

“万岁金尊玉贵之体，哪里知道覆盆之下暗无天日！奴才……奴才已经连着背了两晚的土布袋了。万岁不来，早则明日，迟则后日奴才必死无疑！”

雍正看了朱轼一眼，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背土布袋”。朱轼忙道：“臣读方苞《狱中杂记》，背土布袋是私刑，将犯人夜里缚起，背上压上一只装满土的布袋，身子稍弱一点，一夜就死了，而且无伤可验。”雍正勃然大怒，问道：“谁？这些杀才真的无法无天了！”

“不知道……”隆科多悲恸得浑身颤抖，伸出两只带着绳痕的手腕，“他们蒙了我的眼，缚在床腿上，又是夜里……奴才昼寝，就为挺过这一夜之苦——那是不敢合眼的……”

“你有什么事奏朕？”

“朝中还有奸臣！”

“谁？”

“廉亲王！”

“阿其那？”雍正一笑，才想起逮捕允禩前隆科多已失去自由，因道：“你大约不知道，他现在和你一样。”

“廉亲王背后另有其人！”隆科多多少有点意外，看了雍正一眼说道，“他既然被逮，难道没有供出来？”

雍正站起身来，扇着扇在树下兜了一圈，细望着密不透光的大树冠，冷笑一声说道：“这株桧树有八百年了吧，当时有个秦桧。你要做本朝的秦桧么？你就因为心术不正身陷囹圄，身陷囹圄还要怙恶不悛，还要害人，你活够了么？”“罪臣焉敢？”隆科多面不改色，一揖说道：“先太后薨逝时，廉亲王要臣陈兵造乱。因为张廷玉把住了军机处调兵虎符没有成功。当时罪臣说这事情是灭门之罪，万万不可。八爷——允禩说，‘就是灭门也另有其人。你以为我想当皇帝？你错了！’”他顿了一下，又道：“罪臣偷借玉牒，也是奉的允禩指令。当时他说‘有人要用’。也说，‘这种物事我不信它，也从不用这法子治人。’——还有，万岁爷出巡河南未归，允禩叫了罪臣去，说‘机会千载难逢’。命罪臣利用职权带兵进驻畅春园。罪臣当时说，‘天下已定，我就占了畅春园，你能坐稳这个江山？’他说：‘只要不是雍正，谁坐也都一样。’……皇上，奴才本该零刀碎割，万死犹不足辜的人，已经到此绝境，还有人想加害灭口！若无奸臣，此时又岂能于高墙之内行权作恶？”雍正听这几件事自己竟一无所知，不禁骇然，看朱轼时也是惊得面如土色，因问道：“朱师傅，你看……？”

“万岁，此事非同小可。容臣细思后再奏。”朱轼心中闪过一个人，竟无端地打了个寒颤，转脸问隆科多，“你还是个人臣？你受了什么人挟制甘心从恶？当初未逮时，皇上朝夕可见，你何以不自首认罪？”

隆科多看也不敢看这位双眼喷着怒火的老师相。伏下身子，将头埋在两臂间稽首叩头啜泣，断断续续说道：“罪臣丧心病狂……朱相这话真使臣九泉无颜！当初皇储未定，群王争嫡，万岁势力最孤。起初是允礽，后来是允禩声势最大。我们佟家一门都和八王交好，先帝重用罪臣之后，叔父佟国维和臣密商，由我来保今皇上。立定契约，无论谁胜都要维护族门……契约不知什么缘故落到允禩手中。他们……他们就以此要挟，逼臣上了贼船，以致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臣自幼追随圣祖，又受托重任保扶皇上，本应矢志不二为君上捐躯尽劳。谁知自甘堕落为匪人所用，永坠轮回地狱，生难见天日，死难见圣祖地下之灵，千古罪人无过于臣……今天见了主子痛诉曲衷情曲。求主子将奴才交付有司明正典刑，为后世奸臣祸国者立戒！”隆科多说完痛哭失声，已是泥一般瘫倒在地。

隆科多毕竟是宦海沉浮阅世极深的人，他从看守自己监护太监的态度颜色陡变中意识到弘时要下毒手灭自己的口，因此乘机破釜沉舟地告这一刁状，却又隐去了弘时名讳，以防扳不倒这位炙手可热的阿哥，反而身

罹更大的不测，且这样一来，也把自己摆在了“允禩党”里一个二等角色位置。虽然仍存机诈心，但人处绝境悲凄不胜之情却是真的，雍正见他这般，也不禁恻然涕下。良久，才徐徐说道：“论起你的过恶，朕将你付之凌迟头悬国门犹有余罪！念你还有一念之心在君父上头，朕不追究了。回头给你纸笔，把你知道的都写出来。密封奏朕，你知道法度，这种事泄露到六部里，朕虽有好生之德，也挽救不下，你要慎之又慎。安生守法遵命，不要再生妄念，朕可以给你个天年。”说完站起身来，看了看表，叫过索伦吩咐道：“你留下善后。隆科多不要住马厩，可以回他原来正院里住，圈禁院内不限他行动。这里守护的人全部换下来，发往——”他犹豫了一下，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朱轼。

“皇上，”朱轼一边听，早已在心中反复权衡了，因道：“隆科多今天说的不但事体极大，而且不是一时半刻料理得清的。这里守护的人有两种处置，一是直接看管的全部发往密云，找一处皇庄关起来互相告举，二不动声色，各回原在衙门照常奉差。只守管太监要由内务府看管起来，严鞫谋害隆某的凶手和谋主，密奏皇上然后再议处分。”

“好。”雍正满意地翕了翕嘴唇，“给隆科多换一身行头，看成了什么样子了！——朱师傅，咱们走！”

于是二人出门上马，雍正揽着辔绳沉吟道：“朱师傅，你好好替朕想想，‘有人’是谁，回头我们二人再谈。”

“是！”

雍正君臣二人返回大内正好巳末午初时分，诚亲王允祉为首，以下允祺、允祚、允禄、允禑、允禑、允禄、允礼等皇兄皇弟，以下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弘皖七十多个子侄，还有三四个与康熙同辈的老亲王都已齐聚在畅音阁水榭子对面的月台上，月台旁边则是一大群额附，老的六十多岁躬背哈腰，少的正当及冠气宇轩昂，也有七八十人。这些兄弟们，女婿们难得聚到一处，都各自寻自己投缘的请安问好。大说大笑的、窃窃私语的、指手画脚说事情的，乱糟糟一片人声。帷幕后却是皇后、嫔御和几个老太妃，还有几十个和硕、固伦公主，却甚是安生，只听佩环叮当、微咳声，间或有几句说笑。听高无庸扯着嗓子叫一声“皇上驾到”！众人立时悚然屏息，黑鸦鸦跪了一片。台上戏子们已经上妆，连鼓板乐队，畅音阁供奉太监也都齐齐跪下叩头，齐呼万岁。

“今儿只朱师傅是客人，大家随意儿一点。”雍正见朱轼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笑着扯起他的手，说道：“其实朱师傅当年已常陪圣祖爷看戏，下头这些王爷多是你的学生，也不犯着不安——都起来吧——三哥，来，朕和你、老十六、老十七，还有老二十四、朱师傅我们坐头桌。其余他们早安排好了——叫他们传膳！”

“老二十四”叫允祕，是康熙最小的儿子，今年才十一岁。雍正登极不到六天，就封了贝勒，今天本来坐在第五席。雍正越过十几个哥哥点他坐

了首席，顿时招来无数双眼睛。众目睽睽下，只见他端凝起身肃冠整衣越席而来，至雍正面前跪下说道：“皇上，臣弟不敢——这里这么多的叔叔伯伯，还有几位老亲王爷。皇上抬爱之情我也不敢辞，可否就叫臣弟沿席执壶劝酒？”

“好弟弟，懂事！”雍正眼中满是慈爱的目光，“圣祖爷在时，你就坐过首席的，你比弘昼还小着几岁呢。朕政务匆忙，向来却一直惦着你。写的功课朕都看了，很有进步儿。既这么说，就依你。轮桌儿劝酒，完了还到朕身边来坐。”此时满座人众看着允祕人物俊秀端庄，言语恂恂有礼，都不禁啧啧称羡。唯独允祉心里明白，当初康熙在畅春园临终传位，千钧一发之际，为口谕不清晰兄弟勃谿，就是这位六岁的“好弟弟”口无禁忌，头一个叫出来“皇上说叫传四哥”，咬得死死的说“我听得清爽”——如今雍正要报这份情义了。允祉正胡思乱想间，筵桌上水陆果珍已经递次布上来。四十张桌子间，太监们来来往往穿梭般按序摆上葡萄、荔枝、西瓜、苹果……主菜只有八个：一大盘全猪肉丝，一盘羊乌叉，猪肉茄子馅提折包子一盘，攒丝肥鸡一盘，醋溜白菜一盘，糟鸡糟肘子一盘，酸辣羊肚一盘，熏鹿肘一盘，加上四个银碟小菜，二个银螺蛳盒小菜，每人一碗稗子米干膳一盘象眼小馒头……倒也把桌子摆得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首席后正中供台上奉献太后冥灵的另加一桌，却是一千枚拳头大的六月白寿桃，白生生鲜亮亮的十分惹眼。雍正见菜品上齐，徐徐站起身来，向供在身后的“仁皇后”灵位躬身三鞠，拈香默祷了一会儿，回身到座上，向高无庸一点头，高无庸立刻高声道：“开筵——开戏了！”

在锣鼓声中帽儿戏开场。扮了麻姑的葛世昌双手捧着个硕大无朋的桃子向王母献寿。戏班子班头掌柜飞也似跪下来，双手将戏单子捧上。高无庸忙接过来转呈雍正。

“唔，很好。”雍正漫不经意地浏览着，随手点了《天妃济世》和《咒枣记》两出，笑着对允祉道：“母后生时就爱看这些神魔戏，其实朕无所谓的。三哥，你也点一出。”允祉接过戏单看了看，却点了《木莲救母》，还有一出《金丹大道》。《金丹大道》也还罢了，木莲一戏却是写其母生前吃人喝血恶业满盈，死后坠入轮回地狱不得超生，木莲身入九幽十八狱营救母亲的故事。虽说结煞极好，但这“恶业”二字，放在乌雅氏的身上，也真是有点不伦不类。雍正脸上掠过一丝不快，又道：“朱师傅，你点，不必拘神魔戏了。”朱轼也是不爱看戏的，随意点了一出《宝刀记》笑道：“臣从不看戏，也不知这‘宝刀记’演的什么，应景儿承奉太后就是了。”接着允禄等人也都点了。

正戏开场，雍正便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他瞥了一眼儿子们那一桌筵席，陡地一个念头升起来：莫非这三个孽种如今为鬼为蜮，在下头演夺嫡丑剧了？隆科多已是身居极品的人，八阿哥还敢要挟他上船，这艘“贼船”要驶往哪里？“有人”又是谁呢？又想到外省民间纷传宫闱谣言，把自己说得隋炀帝一样不堪，捏造得有鼻子有眼的，顿时心乱如麻。看看下面吃酒说笑兴兴头头看戏的勋戚，再看看高无庸身后那群直着脖子看戏

的太监，雍正油然生出一股厌憎之情，只按捺着性子吃菜饮酒，搭讪着允祉允禄的话。台上只恍惚见花花绿绿的人影晃来晃去，台词竟充耳不闻。允祉和允禄他们倒是看得津津有味，时而穿插说几句京里这个班子好，那个班子败了，哪个班主使坏，用耳屎坏了庆佑堂的罗四方的嗓子……时而给朱轼解说折子戏前面的来由戏文，连朱轼都渐渐看入了戏。

“你们坐着，只管说笑看戏。”雍正心里烦躁得坐不住，一边思量着起身离席，说道：“几个老叔王、老皇姑那里，朕要去劝一杯酒。”说着便向左首两席走去。郑亲王、简亲王、老果亲王他们忙都起身相迎。

此时台上正演《混元盒》，正是《封神》故事，倏而鬼神乱窜，倏而烟雾弥漫，越发的热。那葛世昌扮的赵公元帅，直从两丈高的梯顶，一个大转回旋连翻三四个筋斗从空而降，落在台子中央，稳稳一个亮相，扯着嗓子叫道：“我好——恼啊！”

“好！”二百多人轰然大叫一个堂彩，惊得敬酒刚回席的雍正身上一颤。此时恰过弘时弘历一桌，兄弟三人早已站起身来鞠躬行礼。弘历笑道：“这个姓葛的戏子今儿真卖命，年纪看去也不大呀？——没有三十年工夫不敢玩这一招的！”弘昼笑嘻嘻的，说道：“我枉看了半辈子戏，叫了多少堂会，总没有见葛世昌这样儿的好角儿，生旦净丑样样出色……”还要往下说，见雍正瞪自己，才想起雍正多次申斥自己“叫堂会玩戏子，不务正业！”舌头一伸，后头的话咽了回去。

弘时微笑着道：“弘昼最会看戏的。今儿太后六十冥寿，姓葛的当得效力卖命！”

父子正说话，台下忽然一阵哄笑。雍正回头看时，台上已换了《郑儋打子》。扮了丑儿的葛世昌在雨点一样的板子下疾步躲闪，却又装出死命挣扎的模样。老生板子一停，便揉屁股抹嘴儿地扮鬼脸儿，逗得台下前仰后合。那老生累得气喘吁吁，吹胡子瞪眼道：“你这忤逆不孝的东西，一板也打你不着，真气煞老爹！只索寻根绳儿自尽了吧！”

“别别别——您老爷子可别这么着！”葛世昌抱着板子，就势儿发科道：“雍正爷刷新吏治，这么好的太平日子，咱们爷们得好好过呢！再说了，万岁爷将来还要办千叟筵，您不去讨盅福酒吃吃？您打不着我，那是因您在常州府，葛世昌在北京，那板子太短了。打死了我，谁还看咱爷们的玩艺儿呢？”

饶是雍正秉性严谨且心绪不畅，也被葛世昌逗得一笑，说道：“这个狗崽子的玩意儿不错，赏他二百两银子！”又道：“这会子先不用谢恩，待会儿散席了再过来。”高无庸忙躬身，趋到台上传了旨，那班戏子越发打叠精神，连鼓板也打得格外起劲了。

一时未末申初时牌，雍正便叫散场。他一边起身，笑着对朱轼道：“朱老师有岁数了，不用再回军机处，回家里歇一晌，明儿送牌子进畅春园。

由弘时兄弟陪朕到观音堂礼佛就是了。”弘时三兄弟正接见葛世昌发放赏银，几个门客忙着帮他们散福桃，接谢恩折子，听见叫陪驾，忙撂下众人赶了过来，随雍正到畅音阁后礼拜观音。

他们这一去，这边一群人立时如释重负，王爷、太监、戏子混到一处，也不忙收拾残席，只是说笑逗趣儿，议论今日戏文。允祉招手叫过葛世昌道：“喂，葛家的！你那个亲戚常州府的票拟已经批出去了，不该谢谢爷们？”“是了是了！”葛世昌一溜小跑过来，打千儿笑道：“这都是王爷和十六王爷的成全，方才三王也给小的透了风儿，小的这出《郑儋打子》活儿就做得那么清爽？”允禄一眼瞧见李汉三也在那边桌上，扑哧一笑，说道：“今儿李汉三也来了？”

“是，”李汉三也忙过来，躬身一礼，又笑着对葛世昌道：“后庭花今儿出风头见彩！我们万岁爷难得这一笑呢！”允禄手上戴着个玉石大扳指，顺手丢给李汉三，道：“这个赏你！”李汉三故作惊诧地后退一步，说道：“这是忌讳物件，王爷怎么赏我这个？”

几个人都不禁诧异，允禄说道：“这是常戴的，我从小戴到如今，没听说有什么忌讳。”

“我从打入京就听人说，北京人如今和福建人一模似样——爱男宠。”李汉三一本正经说道：“女的月癸忌房——房事，男的却有痔疮，那些犯了痔的就戴个大扳指，也是回避相好儿的意思。我没这个癖好戴上这物事，不知道的还道是我也有了龙阳之好……”他没说完，众人已是大噱。允祉笑得捧着肚子道：“弘历养这么个撒野的杀才，连我们王爷都开起玩笑了……”李汉三指着葛世昌手上的嵌宝石大扳指，笑得弯着腰道：“王爷留心，葛家的犯了痔疮呢！”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见雍正带着弘时等人过来，才忙止住，起身肃立恭迎。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大约在观音堂里静了一下，雍正心绪看去很安适，一边坐了，见小太监端上冰块，自拈一块噙了口里，又命分赐众人。这才对葛世昌道：“你的戏演得好，念打做唱都有根底，角色行当扮得也都够分寸。太后老佛爷在世别无嗜好，朕随着行孝承奉而已，今儿几出戏逗得朕也笑了，你不容易！”

“万岁爷！”葛世昌没有想到雍正这么随和，原来绷得紧紧的心弦松弛下来，连连叩头道：“小的们这些玩意儿能入您老法眼，就是小的们如天的福分！老佛爷见万岁爷勤政爱民，有一点空时辰还纪念着她老人家，就为九天圣母心里也欣慰允喜！就小的们这些下九流，如今串乡走户，乡

里的百姓们都富了，都说是尧天舜地，从来没有过的太平饱暖日子，再加上风调雨顺，都盼着雍正爷万岁长生不老！这都是万岁爷一片诚孝感格了天地——连我们都跟着沾光儿。”

雍正不禁大笑，顿时显得容光焕发。他一生最得意的就是康熙曾夸他是“诚孝”之人，葛世昌戏台上赞颂雍正刷新吏治，这里又说乡户间家给人足天下饱暖太平，虽然说得秩序不清，但句句都挠到了痒处，不由大喜，叫道：“高无庸，把这碟子点心赏他——可怜见的，吃这碗戏子饭不容易！”

“万岁！”葛世昌顿时浑身发热，有点飘然欲醉，连连磕头谢赏，“小的不知哪辈子修来这大福分！这碟子点心比金子贵，小的要分给班里的徒弟们，叫他们都分润皇上这份恩宠！”他顿了一下，又道：“小人们虽在下流，天下人都传言万岁爷的字赛过王羲之。今儿趁主子高兴，要能赏小的个‘福’字儿，小的一门九族都生生世世感恩无地了……”

像所有贪得无厌的人一样，葛世昌缺乏那种恰到好处的境界，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停止最好。赏赐“福”字，是康熙晚年逢年过节时眷顾老臣宰辅和退休养居的元勋大臣时的特殊恩典。别说是戏子，一般台阁卿贰大臣也不敢轻易开口求赐。他这一开口，连弘昼也不禁心里咯噔一声，弘历弘时也都把目光射向雍正。雍正仿佛手略微颤了一下，旋即笑道：“好，圣母冥寿，朕就给你个特典！”说着要过纸笔，就着膳桌大大写了个“福”字。笑道：“拿回去挂起来能辟邪。省得常州府没人看戏。”本来事情到此，敬退谢恩，久了也就忘了。偏是葛世昌今天欢喜得五神皆迷，竟随口问道：“万岁爷，您晓得常州知府是哪个？他是我的表台！”

“嗯。”雍正的脸色已是阴了天，嘴角挂着一丝狞笑，问道：“是么？”葛世昌笑道：“这还不是皇上的恩典，您大笔一挥，他就是了。”雍正还要问详细，弘历身后的李汉三突兀一句说道：“万岁！孝廉李汉三要谏主子一句：葛某只是个优伶，他可以询问国家职官调配么？”

允祉一直都在胡思乱想，一时想着要回去看三希堂法帖，一时又想着方才的戏文，见弘昼手指上戴着个亮晃晃的嵌宝石大扳指，又忍不住偷笑。猛听李汉三这一嗓子，才吓得回过神来，已见气氛不对，因大声道：“李汉三，这里有你插的口？仔细失仪！”李汉三挤出身来俯伏在地，顿首正容说道：“诚亲王爷，要是戏子都可以干政，太监即可以欺君。我是堂堂正正的贡生，谏君以正理，有什么错儿呢？”

“你谏得好。”雍正盯着李汉三，语气淡淡的，又瞥了一眼目瞪口呆的葛世昌，说道：“是朕疏于监戒了。确如你所言，戏子可以干政，太监即可以欺君。昔日开元之治，李隆基何其英明，耽于声色即肇天宝之乱。梨园三千弟子祸国之罪难恕——你是哪府的幕宾？”

“回万岁，我是宝亲王的执砚清客。”

“好，有其主必有其仆。”雍正格格一笑，转脸面向慌乱得不知所措的葛

世昌，用冷如寒冰的目光凝视良久，问道：“你知罪么？”

葛世昌此时已面如土色，捣蒜价叩头道：“小人实在不懂事，误犯了天颜，只戏文里郑儋是常州人，万岁爷提起来，小人不过巴结个高兴儿……”允祉眼见雍正的目光愈来愈阴寒，葛世昌哓哓折辩又很不得体，忙躬身赔笑道：“这种戏子，除了眉高眼低巴结，什么也不懂。小人心性近之不逊远之则怨。主子何必生他的气，您的身骨儿金贵！”

“朕生他的气，他配？”雍正方才说话，早已瞧见允祉心不在焉，又偷偷发笑，心里已是大不欢喜，见他又出来替葛世昌说情，更不啻火上浇油，冷笑一声扬着脸说道：“孟子云社稷为重君为轻，朕身子骨儿金贵，这大好江山更金贵！这戏子擅索‘福’字，又擅问官守。如不重处，后宫里太监有一日就要问朕的子孙‘谁是军机大臣’，此祸曷可胜言——来，拖他去用大棍打！”几个太监一拥而上，老鹰撮鸡般提起葛世昌便往下疾走。那葛世昌不敢呼救，挣扎着，一脸乞容楚楚可怜，怀里的点心散落了一地。允禄弘昼满心想救，见允祉都碰了没趣，自是不敢言声，心里暗暗着急。弘时则生恐他喊出“三爷救命”，把自己也扯连进去，脸色焦黄地站着心里扑扑直跳。只弘历含笑而立，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班戏子早已吓得软瘫了，伏在地下只是瑟缩。允祉却仍不甘心，老着脸又赔笑道：“万岁，今儿是老佛爷的冥寿，大家欢喜——”

他话没说完，东北角已传来板子敲肉的声音，那葛世昌杀猪般大声嚎叫求饶，口中却含糊其辞，听着倒像一串惨厉的怪唱，夹着一声接一声的板子，听得人人毛骨悚然。允祉还要再说，高无庸小跑过来，说道：“请旨，打多少？”

“这杀才嗓门儿倒真不坏。”雍正被怪唱声逗得一乐，倏地又收了笑容，对高无庸道：“打不死他，你就替他死！”高无庸被他吓得身子顿时矮了一截，再也不敢说话，脚不沾地走了，不知向行刑的嘀咕了几句什么话，只听“扑”的一声闷响，葛世昌呻吟一声“我的爷吧……”便不再言声。畅音阁这边众人立时死一般寂静。

弘历原本见葛世昌无礼，倒也赞同刑处他，但没想到雍正竟尔下此辣手，听那人的一声绝气呻吟，心里也是一寒，暗自叹道：“一代名优，可怜如此下场。”

“这班做戏的无罪，戏唱得好且应该赏。”雍正笑道，“葛世昌有罪，不株连到他们。加赏他们一千两银子，外加给葛世昌五十两发送银，叫他们赶紧抬回去安葬，天热，放不得的——阿弥陀佛！”戏子们忙都胡乱叩头谢恩，一哄过去收拾尸体。雍正命高无庸传各宫总管太监来听训，见李汉三还在跪着，因笑道：“莽书生，你也起来吧。你越秩奏事，也有个‘不应’之罪，但你的话说得好，提醒得及时，这又有功——”他横了一眼弘时兄弟，“这个谏奏，如果是朕的儿子出来说的，那该多好！——所以朕不罪你，但也不能给你官。一言之幸加官封职也是人主之误。既是贡生，可以凭本事殿试，有这份资质胆气，谁也限量不了。”

李汉三原是瞧不惯葛世昌的卖弄男色相，又见他在皇帝跟前放肆妄为，一股气顶着贸然挺身说话的。他本来有点怕触批龙鳞，给弘历带来不利，见雍正这样从谏如流矫枉过正，心中早是一块石头落地，忙躬身道："贡生只是出于义愤，不计后果贸然行事，不敢稍有幸进之心。此戴罪之身唯有感佩皇恩，努力读书养气收敛而已。万岁爷一个'莽'字，贡生即终生受用不尽！"

"唔！"雍正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他也觉得李汉三锋芒毕露，要训诫他"读书养气"，不料李汉三却自省出来，这份灵气人所难能。雍正还想考校他学问，见太监们排着队一个个控背躬腰垂手趋步过来，便命秦狗儿将御座向中央移了移，吩咐："太监无论大小，都跪下，其余不论高低，都站着。"

雍正手摇折扇，轻松地跷足而坐，轻咳一声说道："朕今儿开了杀戒，杀的是个戏子。你们大约都认得，叫葛世昌。"

他顿了一下，太监们本来伏着的身子又向下伏了一下。

"自从藩邸里朕处死叛奴高福儿，朕登极以来杀人都要叫六部议罪。朕是有这个'好生之德'的。"雍正脸容似笑非笑似怒非怒，"葛某的戏是好的，为甚的要诛他？因为他只是个戏子，演好玩艺给人瞧热闹儿是他的本分。就如你们，是太监，安生侍奉主子衣食起居，主子闷时说笑取乐儿，这是你们的本分。但葛某他不安这个本分。居然乘着主子高兴，不防头的时候干问外官职守，妄求非分之福。所以，朕就治他的死罪。"

雍正还想再说几句道理，忽然觉得有点目眩，定了定神说道："人生天地之间都有个'分'，朕这么坐着，几位王爷他们都站着，你们就得跪着。这就是孔圣人定下来的制度，叫'礼'。越礼就是非圣无法，就要惩治。嗯……这一段朕忙于整顿吏治筹谋国策，宫里很有些顽钝狡奸之徒，到处嚼老婆子舌头，无中生有地散布宫闱谣传。朕本心实是想捉一个太监打杀了为妄言者戒，这个葛世昌却撞到了刀口上。杀他，明明白白说就是给你们看，给你们立个榜样。要存了'宰鸡给猴看'的心思，料着朕未必杀猴，你就只管试着来！保定府净了身子等着入宫侍候的有的是！——再敢妄言生事，朕连知情不举的也一并诛之，决无宽贷！"

弘时见雍正脸色愈来愈苍白，声音也变得嘶哑，心知他要犯病，因见是话缝儿，忙道："老爷子，这些个奴才不给他们见个真章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您今个儿着实累了。且别为他们伤着自己身子。依儿臣说，先回去歇歇。他们这头儿子从今多留心些，逮着一个犯贱的拾掇了油锅炸，准成！"雍正这会儿越发目眩，心头嗵嗵像小鹿在撞，天地宫阙人物都在不停地旋转，听了弘时的话勉强咬牙笑道："好，今儿就且说到这里，言出法随，朕说一句——是一句！"弘历此时也慌了，打着手势请允祉允禄等人跪安。弘历弘昼兄弟们扶掖着他到永巷，一边悄悄叫传御医，一边上乘舆抬了雍正，暂时回了养心殿。

换了个地方，雍正觉得略好了点，胸口不是那样堵着烂絮样的又慌又闷。由着弘时兄弟七手八脚将他安置在东暖阁，喝了两口凉茶，雍正便觉得心里清凉了许多，脸色也回转上来红润，只是自觉身上热又出不来汗，命人拧了热毛巾搭在额上，轻声吩咐道："朕想安静一会儿。你们不要都围在这里，弘时可以回园里，韵松轩不知有多少人等着见，不去，又要传谣了……弘昼去清梵寺看看你十三爷。顺便问问那个贾士芳，我兄弟二人同日犯病，是不是……克冲了什么。弘历你就留这儿侍候，给朕读……诵点诗词什么的……"他无力地摆摆手，众人便都肃然退下。弘历亲手点了息香，定了神坐在一旁，一首一首舒缓而悠远地背诵：

一夜东风，枕边吹散愁多少！数声啼鸟，梦转纱窗晓。来是春初，去是春将老。长亭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

"回阿玛，是曾舜卿的……"

秋寂寞，秋风夜雨伤离索。伤离索，老怀无奈，珠泪零落。故人一去无期约，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雍正蒙眬中眼饬口涩，兀自道："这是孙道绚的《秦楼月》。朕还记得……太……太凄凉了，背首《诗经》吧……"弘历见他眼旁挂泪珠，轻轻用手绢揩了揩，轻声诵道：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日之方中，在前上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雍正说声"甚好"。还要命他再诵，忽然见允祉进来一躬，说道："老四，母后在慈宁宫那边，咱们一道儿过去请安吧。"

“好，我这就去。”雍正迷迷糊糊下床趿鞋，刚刚出门，却不见了允祉，身边却跟的是李卫，恍惚间已忘了是在梦境中，因问李卫：“你怎么来京了，看见你三爷过去么？”

李卫笑道：“我想主子了呗。翠儿还给主子新作了两双鞋，还有给太后带了十二坛糟鹅掌，给老主子祝寿来了。”雍正笑道：“如今有了养廉银子，你还穷么？”一边说便向慈宁宫方向走去，却见马齐、方苞、张廷玉都在。年羹尧却躲在宫门口的石狮子后头，似乎不敢出来。恍惚间雍正已忘了他死，冷笑一声说道：“你居然有脸见朕！”

“主子，”年羹尧蹭出来说道，“我敢指天为誓，造反的事我没有——隆科多他是见证！”雍正不理会他，心里急着去见母亲，似乎怕十四弟允禵抢先到母亲那儿去讨好儿似的，头也不回说道：“不造反该死也得杀！造反的该不杀朕也不杀！”忽然见太后乌雅氏老态龙钟拄着拐杖出来，却是李德全和允禵一边一个搀着，颤巍巍站在阶前盯着自己不言语。

雍正见太后神色不喜，料是允禵先行一步进了谗言，深悔自己没有和允祉一同赶来。趋跄一步跪下请安，说道：“母亲安心颐和凤体，儿子不肖，但没有对母后不敬之心。您不要听谣言。”

“谁说你不敬不孝来着？”太后眼望着远处似笑不笑地说道，“那是隆科多的坏水，他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于四子’，不干你的事！”

众人“噢”齐声欢叫，所有的人一齐变成了牛鬼蛇神狂呼乱舞，叫道：“传位十四子——传位十四子——传位十四子噢啰！”雍正惊恐间，见年羹尧舌头伸得老长，滴着血扑身上来，口中道：“篡位就篡位！你篡位我为什么不能？！”惊回头却是葛世昌，一脑袋白灰又跳又叫张牙舞爪：“你冤杀我——你冤杀我——你还我命——”

“张五哥！”雍正嘶声大叫，“德楞泰！你们这干侍卫都哪去了？快护驾——打出去，打，打——呸！”……忽然听见弘历的声音道：“皇上！您不要慌，儿臣在此保驾——您醒一醒儿……”

雍正蓦然间睁开眼，但见窗外日影西下，宫阙明亮，丹墀下张五哥德楞泰挺胸仗剑而立，外间几个小太监垂手侍立，高无庸拿着一大锭墨在砚中磨得橐橐微响，只有弘历在自己身边，父子两个紧紧握着手。至此雍正方明白刚才是南柯一梦。

“阿玛……您魇着了。”弘历拭泪道，“方才您难受，真吓了儿臣一跳。御医们来把过脉了，只左尺略有点浮滑，万不相干的。您不要胡思乱想，只静摄就好了。”“朕恐怕今天是杀错了人了。葛世昌其实不是死罪……”雍正喟然一叹，“朕这些日子精神绷得太紧了。杀错了人，人家自然要作祟。可为警戒太监，除了叫他们见血，别的也是没法……”

弘历给雍正去掉了额上的毛巾，摸了摸觉得并不热，问道：“还要毛巾么？”见雍正摇头，弘历轻声安慰道：“父皇杀他千当万该！这事放到圣

祖爷手里，他的罪不止杖杀，是要显戮的……别说没杀错，就是真的有点上下参差，自古忠臣冤杀不知凡几，都来找主子讨命，那还成什么世界？您是累的了，儿臣憋了许久，一直想说，好阿玛您求治太切，咱们雍正朝日子长着呢，缓着点您也不至于整日倦得烦躁不安。有道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父皇……你可千万要自己保重啊……”说道便低头垂泪。

“你不要自疑。”雍正几乎就要说出来“你是皇储”的话，苦笑了一下又咽了回去，“……三兄弟里人品学问你都是最好的。孝父敬友爱人有度量，朕就挑剔，除了你这‘从缓’一条朕不取之外，别的也说不上。圣祖爷已经‘弛’过了，朕的事业只能在‘张’上作文章。迟早有一天你明白，叫你管兵是向着你——政务，你已经熟了嘛……朕若没有兵，早就翻了座儿了……”他用温热的手抚着弘历的手心手背，神情忧伤，悠着气说道：“朕……恍惚迷离……闭目就见鬼神……这是不祥之兆，你要心里有个数……”弘历心中又悲酸又喜悦，见小苏拉太监捧上药碗，忙接过喝了一口，品着味儿道：“朱砂重了一点，下一剂减二分朱砂，添二分天麻。甘草也要再加少许——请皇上用药！”见雍正闭目点头，弘历轻轻托起他身子靠在大迎枕上，一匙一匙喂药。沉静中只听一阵衣裳窸窣，引娣已经进来，还有彩云、霞姑几个宫女依次跟着，见有宝亲王亲自喂药，众人默默一蹲身退立一旁。雍正却睁开了眼，问引娣：“三阿哥呢？”

引娣见雍正容颜憔悴，几个时辰里仿佛老了十年，眼一红已坠下泪来，忙拭泪说道：“三爷去了韵松轩，他说奉旨照常办差……万岁爷，您这是咋的了？……”

“朕没什么……”雍正的眼睛竟被她哭得一亮，吁气垂脸又道：“朕还要回畅春园，这里住还是太热——你们何必来回奔呢……”引娣见他如此温情，更觉伤感，因道：“园子里宫里都不净，许是什么克撞了。那个贾士芳什么的已经在垂花门外候着，他是有道法师，主子召他进来行行法，恐怕就好了。”弘历见雍正点头，他却素来不喜与黄冠缁流厮混，因赔笑道：“儿子今晚还要见几个人，户部几个司官也要接见。万岁这里现下有人，儿子回去，就便传贾某进来。宫门下钥前儿子再进来给阿玛请安。”雍正摆手道：“去办你的正经事……今儿不要再进来了……”

弘历出去一时，便见弘昼带着贾士芳进来，贾士芳依旧那套黑衣，头发顶心挽了个髻儿，活似女人粗心梳拢错了头，几个宫女瞧着要笑又不敢。弘昼引着贾士芳在雍正榻前行了礼，笑道：“万岁，我十三叔已经恢复如初，贾某是有点真实手段的。”

“贾道长，”雍正闪眼看了贾士芳一眼，“朕若见鬼神……你瞧瞧这宫……有什么毛病……”

贾士芳漫撒一眼，笑道：“建这座宫不知请了多少喇嘛高僧星术羽士来看，至不济的也和贫道本领相埒，不会有什么‘毛病’。方才五爷说了葛世昌的事，入宫时我就留心，果然有他的魂，却没有为祟，是给宫门门

神挡了出不去，所以或有妖梦入怀的事。”雍正“嗯”了一声，他想起了方才的梦，喃喃合十说道：“就请士芳在御花园办个道场，清净一下这宫里吧……”

“道长，”雍正见贾士芳沉吟不语，顿了一下，“朕的大限是不是……”贾士芳扑哧一笑，说道：“皇上，《烧饼歌》里有几句，‘螺角倒吹也无声，点画佳人丝自分。泥鸡啼叫空无口，一上当年心在真。’说的就是皇上这一朝。天定的数虽不可亵，但我观皇上紫气蒸蔚，日未中天，寿祚正长呢，您只管放心！”雍正自他进殿精神便陡地好转，听他这样讲，已是一抖擞身子坐了起来，问道：“那朕的病怎么说也祛不退？”

贾士芳相着窗外，又看看殿门口，一边回答雍正道：“凡食五谷者孰人无病苦之厄？皇上日理万机劳心最重，二竖自然为害。但今日皇上这病绝非寻常灾厄，乃是有大神通人作法危害！”

“什么！”

“有人暗算您。”

“谁？”

“不知道。”贾士芳含笑摇头，“我见有怪气贯空而入，所以这么断言。万岁想验证，贫道的真气现在护着你，贫道出殿门，您就会觉得了。”雍正点了点头，贾士芳脚步橐橐退了出去。

雍正起先还笑，贾士芳一转身他便觉得心头猛地一沉，每一步踏向金砖地的响声，都似空谷传音一样，搅得他一阵心惨头眩，贾士芳转出殿门，雍正已是脸色蜡黄，目光凝滞。乔引娣高无庸几个宫女太监眼见不对，一拥而上到榻前，递水垫腰服侍个不停。只皇帝不发话，他们也不敢叫贾士芳进来。迟滞片刻，雍正觉得眩晕得眼前发黑，这才吃力地说道：“叫士芳先生进来……”那贾士芳进门向雍正一揖，顷刻之间雍正便爽然若常。因涨红了脸，咬着牙恶狠狠说道：“这是哪个贼子，与朕有这么大仇恨，无君蔑上至于此极！这……这怎么办呢？”

“是个番僧！”贾士芳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窗外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了天，浓重的云中黑雾翻搅，如烟如霾，压在死气沉沉的紫禁城上。雍正见贾士芳从怀中取出表纸，问道：“你要行法？不要在这殿里，传出去不好。你就守在朕跟前，叫他们在御苑里给你搭法台。”“皇上，我从不上法台行法。我以济世救人为本，不弄那个玄虚。”贾士芳脸上毫无表情，“焚一道表问一问——我还要到民间，总留在皇上跟前怎么成？”说道一晃火折子燃着了那道表。

可煞作怪的那道表火苗儿大异寻常，本来轰然一燃就尽的东西，火苗儿一会儿紫红，一会儿幽蓝，飘飘悠悠似明似灭，扑地一声像被谁吹了一口，燃了一半就熄了。

“孽僧，密宗就那么了不起么？”贾士芳腾地红了脸，已是勃然大怒，转脸对雍正一躬，说道：“您是真命天子，法大不制道，无论如何他伤不了您。贫道也有好生之德，轻易妖孽也只驱逐而已，但这个密宗喇嘛太过不自量力。贫道要除掉他以正天规——除了这个女人——”他指定了引娣，“其余阴人一概退出殿外。皇上，我借您正气，要兴法除害！”

雍正不知哪来气力，矍然一跃而起，摘下墙上宝剑，问道：“朕怎么助你？”

“您是万乘至尊。皇上，您想偏了。这些方外之术究竟是雕虫小技，哪能劳驾呢？”贾士芳话虽说得轻松，但他的脸色白得可怕，心里也是极度紧张，笑容也显得惨怛：“您安坐龙床，守意定神，冲虚无怖看我作法，全当是看玩艺观剧就是，雷再响，它也是冲我来的，您不要怕。”

雍正本来凭一股罡气才显得“无畏”，被他这一说倒有点心里发毛，但此时无论如何也要硬挺，因抽身取一部《易经》对引娣道：“你坐对面，朕给你讲《易》。”

“这最好！”贾士芳一把打散了头上髻儿，把挽髻的木剑拿在手中，咬牙笑着又焚了一道符。火光一闪，那符已经倏地燃尽。贾士芳戟指向天，左手持剑断喝一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疾！”

“咔咯咯……”

上天好像爆裂了似的一声雷震应声而响，紫禁城都被撼得一颤。哨风狂飙穿殿而过，豆大的雨点顷刻之间便砸落下来，所有殿宇上的琉璃瓦一片山呼海啸价响，天色黯黑得锅底也似。雍正哪里还顾得“讲经”，双手合十只是喃喃诵佛，引娣已被吓得呆若木鸡。

顷刻雨声稍减，外头永巷里似乎有躲雨太监大呼小叫着跑，一个淋得水鸡儿似的小苏拉太监哗哗蹚着水，边跑边叫“太极殿着雷起火，又叫雨浇灭了——”雍正张眼望时索伦已经迎上去“啪”地打了他个满脸花：“滚西厢里去！这会子就是太和殿着火也不能报！”雍正刚松弛了一点，接着又是一个炸雷，就像在养心殿顶炸开一样，震得殿顶藻井簌簌发抖。引娣惊得“妈呀”叫了一声便钻进雍正怀里。雍正一惊之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瞠目望贾士芳时不知他什么时候竟被什么划破了脖子，殷红的血珠子已渗了出来。

“好孽僧！”贾士芳牙关紧咬，死盯着怒云翻滚的云层，“噌”地从怀中又抽出一道符表，手指蘸血在上边疾书了“太上老君”四个字。此时雷声又紧又密雨又大又急，两个红炭球似的东西一跳一跃在云中时隐时现渐渐近来，贾士芳情急之间，燃火焚符大叫“敕——疾！”顺手将木剑竟隔墙抛了出去，那木剑霎时便消失在霾云之中。贾士芳恶狠狠道：“妖僧，汝已激怒上天，难逃此劫！”

话音刚落又是接得极紧的两声暴雷，窗上嵌得紧紧的玻璃细脆一响，裂

开了一条缝。玻璃照壁前一个太监不知是被击还是被震，一声不响倒了下去。

“好了。”贾士芳搓了搓手。不知怎的，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忧郁，对雍正道：“贫道有罪，惊了驾了。”引娣这才发觉自己躲在雍正怀里，羞得一缩身子细步出了暖阁，站在外头只是低头发呆。

雍正看着外边雨下得平缓，雷声越去越远，长长吐了一口气，脸上已回过颜色，便见德楞泰进来禀：“太监小葵子被雷击死了！”“击死拉出去埋了。”雍正无所谓地说道，又对贾士芳道：“你确是得道真人。朕自觉身上通泰无碍，病已经好了。怎么，你有心事？”

“贫道的木剑毁了。”贾士芳道，“那是——我的外师所授，丢了毁了，也许我命不久长。”

“你还有外师？你的正师是谁？”

“我的本门是龙虎山娄师垣，”贾士芳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拱着手答道：“他说我聪慧太甚快手破掣，只叫我守关参玄。后来碰到一位老人同在山下打水，就熟了。他给我开了天眼，教我法门神通。其实我所学的外法真功，连本门师父也及不上了。娄师父怕我给山门招祸，叫我还俗了，我说决不为非作歹，只作济世救人的善事，决无上天降灾之理，我自认还是道士。”

“那个异人是谁？在哪里能找到？”

贾士芳苦笑了一下，摇头道：“找不到的，他是黄石公。”他缓缓跪下叩头道：“那个死头陀尸体在神武门外金水河，请万岁叫人捞出他，好生安葬。并求万岁允准贫道返回江西，用功诵经赎过消愆。”

雍正大笑，说道：“哪有广行善事反受天谴之理？不就是桃木剑么？朕好生再赐你一柄，给你盖一座观，有事为朝廷效力，无事深藏不露，何来之祸？”

“万岁爷——”外边有太监失惊打怪喊道，“神武门外头击死个黑头老和尚，掉在河里漂起来啦！”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溽热难熬的盛夏终于渐渐过去。雍正五年的秋天，在知了愈来愈凄苦的鸣声中悄无声息地走向人间。七月十五盂兰会后接连几场雨，当天气放晴时人们惊异地发觉，早晨起来，需要披夹衣御寒了。

张熙在河南结众罢考不成，得到学政张兴仁资助得脱大难，不敢返回湖

南永兴老家，却踅身浙东，遵从老师曾静临行嘱托去投奔“东海夫子”吕留良，不料赶到才知道吕留良已死十余年。吕家宗里对老爷子的私淑门生徒孙向有惯例——一概赠银送书——送了他二十两盘缠和一部《明月集》诗稿。客居繁琐难安，便辗转来了山东济宁，又登游泰山，猛然想起曾静的好友旷世臣就在泰安。急下山寻访，却又扑了空，旷家的人不似吕家大方，连饭也没有留一餐，只告诉他旷世臣已经中举，现在北京三贝勒府帮办文书，打发了张熙出来。

张熙奉遵师命“出山”，筹划是要作一番大事业的，先去江西龙虎山拜娄师垣，要求学道，娄师垣说他“俗孽未了”不肯收留。恰又遇见被娄师垣逐出师门的贾士芳，二人相晤初面倒也投缘。不料他刚吐露一点“反清复明”的意思，贾士芳便飘然离去。张熙为了学到这位奇人的道术，跟踪江西、浙江、山东直隶数省，在沙河店又有一会，再追时，贾士芳已杳然无踪。他是个牙关咬得极紧的男子汉，眼见甘凤池在南京罹难，结识江湖英雄为难，一横心到河南府投靠表姐家，改籍投考，在秀才们间串连闹事，眼见要成功，又被田文镜扑灭。

他永远也忘不了张兴仁那晚赠银送别的情景。当晚天刚黑，在学台衙门前静坐的张熙被一个陌生人叫出去，悄悄道：“张学台要见你，来，跟我走。”他起身迟疑地扫视一眼默然端坐的众人，看不见秦凤梧的影子，心知事情有变，转身见那人仍在黑影里等他，快步赶了过去。

二人钻了几条胡同，在城郊长满了荒蒿的一个破砖窑前站住。张熙问道：“张学政呢？”

“我就是。”一个黑乎乎的身影从窑后转出来。张熙觑着眼看了半日，始终看不清来人眉眼，正要发问，张兴仁道：

“你不用看，我绝无歹意。”

“学台大人，学生只是区区一个秀才，召了学生这里相晤，有何见教呢？”

“田制台已经会同臬司衙门，开封府衙门，并预备调驻城营兵包围闹事考生，一体擒拿。”

“他敢！”

“他有兵有权又有胆，怎么不敢？”张兴仁冷冷说道，“这是天下第一石心铁腕总督。河南官场号称第一难缠，如今人人畏之如虎。”

“难道他不怕千夫所指？”

“他要怕这个，就不敢架柴山，亲自举火焚死白衣庵葫芦庙僧尼！”（见拙著二卷《雍正皇帝·雕弓天狼》）

张熙倒抽了一口冷气，全身激灵一个寒战，问道：“老大人，您又何苦救我？我与您并无渊源的呀！”“我调阅过你的墨卷，也赴过几次你们文会。惜你的才……”张兴仁在暗中叹息一声，从怀中抽出一张纸递给张熙，“田文镜仗势欺人，刻意作践读书人，河南文气本来就薄，更哪堪如此蹂躏！朝廷里有奸佞，皇上为群小所围，重用匪人轻薄圣道。我无力救大局挽狂澜，只能就我职权里稍尽绵薄——这是三十两银票。你带着它远走高飞，海捕文书一下，我就护不了你了。”

“老大人……”

“你行事十分孟浪，快牛破车！”张兴仁见他伏地叩头，双手挽起他来，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一去再无会期，这就是我的临别赠言。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你也快走！”他手一摆，有人即牵过马来，倏然扬鞭，已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如今资斧将尽，故乡难返，投亲不着，怎么办呢？一阵秋风吹来，扑怀沁凉，张熙从迷惘中醒过来，但见远山含翠云盘如带，近廓村树已老，黄叶飘地，此身站在通往北京和河南的三岔道口。

“到北京去。”张熙几乎没有怎么想就决定了。这一路上，无论是在省垣还是县城里，到处酒肆客栈里都在流传“当今爷”弑母、篡位、屠弟的谣言，有的地方又在传说“雍正炮轰年羹尧”害功杀能，更有密地议论岳钟麒暗里私购军粮准备起兵造反：“雍正爷召岳大将军进京，岳大将军畏惧，不敢奉诏”……诸如此类的蜚语，更证实了曾静老师“如今天下干柴遍布，一点即燃”的说法。到北京可以亲自看看是真是假，说不定寻出些新的机缘来。再者，不见见旷师爷，他的钱已经不够返回湖南了。张熙一路不再耽误，径由德州取道保定直趋北京，虽说也有一千多里地，但都是一马平川的驿道，又是秋凉天高气爽好天气，走了小半月也就到了。当日天色已晚，张熙打听着在城东一家小客栈住下。第二天起了个绝早赶往鲜花深处胡同北头弘时的王府。

此时天刚放亮，张熙觑着眼瞧，只见门口几个太监正在摘灯熄烛，十几个戈什哈挺胸凸肚按刀而立，钉子似的兀立不动。王府正门紧紧闭着，还有几个巡更的沿着胡同高墙一丝不苟地敲着梆子云锣，寒气袭人的清晨寂静中带着肃杀。他小心翼翼过去，刚开口说了句：“我是远地投亲，要见府上侍候的旷——”“走北偏门通报。”一个太监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正门不接外客！”张熙倒咽了一口气，只好向北，走了大约一箭之地，因见一道垂花抱厦门大开着，却是平出平入没有石阶，小贩们推着柴、煤、菜还有挑着一担一担的蛋肉，厨房调料，时新瓜果都从这里过往。一个小太监在门口扯着公鸭嗓子吆喝：“王爷就要下值，快点！混蛋——那猪往北赶，猪不往厨房，要赶到轿房，日你姥姥的倒会想！喂，那车水是叫你喝的！是从玉泉山拉来的！”他忙着指挥，张熙叫了几遍才转过脸来，上下打量着问道：“刚才你说什么？”

“我要见旷师爷。”

“你是哪里的？”

“我是湖南来的，旷师爷是我老师的亲戚。”

小太监好半日才想出他们的关系，看他一身打扮谈吐，绝然是来打抽丰的，也不说叫进不叫进，却道：“你先等着，王爷下值了再说。”便奔过去张罗别的事去了。张熙无声叹了一口气，蹲身坐在下马石上，望着秋空上刚刚起飞的雁阵，心头突然一阵悲怆：母亲这时辰起来了吧，正在纺花还是造炊？哥哥呢？……正在劈柴还是已经下田？思量着，听远处有戏子吊嗓子“咿呀——”的声音，还有隐隐的拨筝调弦声传来，张熙一阵感喟，信口吟道：

当时只应掉头转，转得头来路遥远。何似仁王高阁上，倚栏闲唱望江南。

“好雅兴，这早晚有人在我府门前头吟诗！”身旁突然有人说道。张熙抬头看时，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牵着马过来，身后还有一大群护卫太监家人。正要开口问，那个小太监早已叩头请安起来，对那青年笑道：“这人是来寻旷师爷的，说是旷师爷亲戚的学生，老远的从湖南来了。王爷上值去了，奴才寻思着旷师爷这门‘亲’也忒远了，就没让进去……”

“找我来的，湖南的？”弘时身边站着的旷师爷眼睛一亮，“你是曾求仁的学生吧？”见张熙低头称是，旷师爷转脸又对弘时道：“曾求仁这人学生对王爷说过，和我都是东海夫子的私淑门生。”弘时点头笑道：“那也可叫得你一声老师了。潦倒异乡望门投止而不遇，难怪他牢骚。既是外地来的，先请安置用饭，完了过来我见见。”说罢便摆着步子进去了。

旷士臣就住在王府正院厢房，张熙跟着他高一脚低一脚穿堂入室，好一阵子才到。这时吊得老高的心才放了下来，迷迷糊糊跟着进了屋，按师礼给旷士臣叩拜了坐下笑道：“侯门深似海，真一点不假，连回路我都记不清了。”旷士臣出外吩咐人送饭，返身回来道：“曾求仁给我来信，你在河南的事他已经知道。幸亏昨天接到信，不然我也不能见你。如今四下都在拿你，你竟钻到北京来，真好胆子！”

“旷老师。”张熙笑着一躬身，说道，“我不连累您，想把我送官也可，给我几两盘缠自己走也可。”旷士臣盯视他移时，笑道：“贤侄真不愧曾子学生——我不是那样人。‘灯下黑’，你在这里安如泰山。不过曾先生确实有信叫你速归，待会儿你一看就明白了。”

一时二人用过早饭，旷士臣果然取出一封信交给张熙。张熙展开看时，

上面写道：

农雨吾弟展笺如晤，久违岁月，延迁年华，计来已十三载矣！虽时有存问，而音容暌隔，思之神伤。吾弟子张熙已离河南，承谢详告。计来彼盘费已尽，难以返湘。其若赴京秋风，盼促其速归。十八盘抵足夜眠，畅言‘百年’之事，君尚忆否？勿勿不云曾静顿首。

正是曾静老师一笔极楷正的钟王小书。张熙将信交还旷士臣，笑道：“既如此，就请旷老师‘秋风’些许，我这就登程——”还要往下说，院里有人喊：“王爷请师爷和客人过去说话。”

“好，我这就来。”旷士臣答应一声，转身对张熙道：“王爷想知道外头情形，他问什么你直说什么，不要紧的。”说罢二人出来，却不进上房，从南边西墙月洞门进了花园，果见弘时站在书房门口送客，两个翎顶辉煌的大员一前一后迎面过来。旷士臣拉着张熙站到甬道边让路，口中笑道：“孙大人杨大人走好。”那两个官员不言声出去了。

弘时招呼二人进来，见张熙只是东张西望，坐在椅上有些局促不安，便笑道：“随便些，不要拘束。我有许多时候没有出京走走了，想找个人聊聊。孙嘉淦和杨名时他们过来了，不然连这点空也没有的。”张熙出身湖南佃农家，离着县城还有四十多里。那里人多地少，“家有两顷田，不把米箩担”在佃家看来就是天上人了。他跟曾静读书也在乡间，以后多次应考，也只省城里走走，连这次闯祸在内，奔逃数省，也是见官就躲，并没有真正稍涉宦海。乍然到这天潢贵胄钟鸣鼎食之家，但见宝瓶异鼎文窗窈窕间全册满架图书琳琅，眼前人物个个文绣辉煌仪威堂皇，就是廊下立的三等仆妇小厮也都遍身罗绮体态尊贵，仿佛处处都有一种看不见的威压，抑得头也抬不起来，紧张得两手里捏得全是冷汗。直到弘时开口说话，张熙才稍为松弛了一点，揩着鼻尖上的汗说道：“外间……这时正是地藏王生日……是女人们过的节，有烧酬愿香的，送寄库的，点肉身灯报娘恩的……”

“不是问你这个。”旷士臣见他紧张得发呆，说话都结结巴巴，呵呵一笑起身给弘时和张熙都倒了一杯茶，一边往手里递，说道：“比如各地阴雨旱涝了，庄稼收成了，还有街谈巷议，你随便聊。”弘时笑着一点头，说道：“我要民间口碑，对大事有什么议论。比如说岳钟麒、年羹尧、田文镜、李卫这些人，还有我和宝亲王，阿其那塞思黑，外间有些什么议论？”

张熙这才明白弘时的意思，他毕竟是个胆大如斗的人，喝了两口茶，已渐渐镇定下来，笑道：“今年各地只是春夏之交时略旱了些，有的地方死

了苗。补种了之后长势极好，河南山东直隶这三个省丰收已定。百姓们说幸亏朝廷料在前头，种子备得足，不然就辜负了夏秋这几场好雨了。我过来这几州几县，都忙着晒囤腾仓库，旧粮国库折价一半，老百姓都争着买……三爷说的这几个人都是国家大臣，老百姓指着囤里看着锅里。只要有吃的，不大说这些事的。”弘时道：“我可是听说了些闲话呢！有人说我和宝亲王闹家务争位，可是有的？”“没有没有！”张熙被他闪得一惊，“并没有说爷和宝亲王闲话的。倒是说——”他突然觉得失口，便掩住了，喝口茶又改了题：“说李卫制台身子不好，还有说田制台已经病倒了，还说京师来了个神仙，使五雷法震死个老番们——”

“你这位贤令侄可真能逗。”弘时似笑不笑说道，“我问东他说北，我问南他说西！——有没有这皇上短处的，比如说他篡位？”

这兜头一问，张熙仿佛挨了一闷棍，顿时脸色煞白。旷士臣说：“三爷是何等样人，能搪塞他么？你既来奔我，应该信得我的主子！连你河南闹闹场的事他都知道！”“你这老旷，看你把他吓的！”弘时莞尔一笑，说道：“老四能保秦凤梧，我难道保不得一个张熙？撤掉河南这一案，我方才已经给孙嘉淦和杨名时打过招呼——你已经不是犯人了。”

“三爷您这份宽厚心，这一举功德无量。”张熙这才心悦诚服，也放开了胆，“既这么着，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因将路上听来的，康熙怎么晏驾，隆科多如何矫诏，大将军王允禵奔丧回京，兄弟俩如何在慈宁宫吵架，太后怎么相劝，雍正又说“太后不可自轻自贱”，气得太后碰死在柱上。雍正又为什么要杀年羹尧，囚隆科多，八爷九爷十爷“见皇上不孝，也就不忠了”，雍正又如何把三个弟弟打入天牢。末了又说起岳钟麒，张熙才顿了一下，沉吟道：“外间传言岳大将军害怕走了年羹尧的道儿，在四川屯兵，养威自重，朝廷很疑他要造反。这是不久才听说的，真的假的您反正只要听，所以也禀告三爷。”

弘时一直没有插话，时而啜茶沉吟，时而用扇背打手，听得极为专注。至此笑道：“当然只是说说听听而已。再说，我一只手也捂不住悠悠之口呀！岳大将军那边还有什么言传？”张熙道：“这个传言不多，很新鲜的。说皇上几次下诏叫岳大将军进京，岳大将军怕夺了他的兵权，称病不敢来。悄地里招兵买马聚粮，口外的黄豆都涨了价。”说罢便看弘时。

“没有了？”弘时问道。

“没有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弘时笑道，“当家人泔水缸，我是当家人，也不过想知道泔水什么味儿。自古以来国家有事，总是谣言先出。比如说万岁爷登极的事，硬说隆科多改的诏书——那都是满汉合璧的国书，他改得成么？但有些也不是无根之言，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他也确实心里有些怕——”他想起雍正说的“军务绝密”，便住了口。眼见外头一个家人一探头，招手叫进来道：“夏浩财，你这探头探脑的是什么规矩？我叫你办的

事怎么样了？”

夏浩财是奉弘时的命，专门打听原来监看隆科多下落和质审情形的。隆科多圈禁自雍正视察之后，调换了全部看守，都是图里琛一手管着。原来的黑院看守一夜间全被押送密云，一点消息也透不出来。夏浩财原来在密云皇庄当过二层庄头，人熟，因此派他去打听。现在他回来了，自然急着见弘时。见他当着客问，只好回说：“他们那边的承审，我转了几个圈儿才摸到底细。那几个杀才口咬得很死，本来嘛，压根就没有人害隆科多。隆科多是囚急了，倒咬一口的。这事承审官刑也动了，口供也都一致，谁也没办法！”

“一个国家大臣堕落到这份儿上，令人殊堪痛心痛恨！”弘时皱着眉头，一颗心已是放下，喟然一叹说道：“得便儿我奏万岁，不能信他一派胡言。监守人贱眼狗见识，虐待他也是有的，吃点苦头，还是要放回来。”正说道，管门的太监脚步匆匆进来，对弘时说道：“高公公来了，有密旨给王爷！”弘时忙立起身来说道：“是！”又吩咐：“请高公公进来。”旷士臣忙一把拉起坐着发愣的张熙躲进内房回避。

张熙又新奇又兴奋，觉得单为开开眼这趟北京就没有白走。到隔子窗前随缝儿往外偷瞧，只见一个中年太监，头上戴着蓝翎顶子迈着方步进来，在书案前立定。弘时忙着说：“容我换换衣裳接旨！”

“不必了。”高无庸拉着公鸭嗓门笑道，“三爷也不必行礼了。”

但弘时还是跪了下去，小声道：“儿臣弘时恭聆圣谕！”“阿其那病危。”高无庸脸上毫无表情，淡淡说道，“着由弘时前往探视。”待弘时叩头起身，高无庸又道：“万岁说，他毕竟还是兄弟。叫三爷悄悄儿瞧瞧，别像隆科多那样受委屈。太医也要叫好的，药要好的。一定要尽力让他终天年。还说，三爷去问问他还有什么需用的，要有什么话，好听难听都听，回来密奏万岁——外头谣言多，万岁叫三爷缜密着点——告诉爷一句话，万岁爷很不欢喜，九爷——塞思黑已经死了！”

高无庸传一句，弘时答应一声“是”。听到后来消息，目光霍地一跳，旋即笑道：“我都理会得。塞思黑死得不是时候——外人正说主子作践兄弟呢——我一定叫人好生照料阿其那。”高无庸道：“万岁爷疑心是李制台弄死了塞思黑呢！和田文镜那事两案相并，还有好戏看呢！”“来人！”弘时朝外叫了一声，“给高公公取五十两黄金！”他看了一眼旷士臣这屋子，不言声送了高无庸出去，旷士臣和张熙二人忙开门出来。

“我换衣服。”弘时一进门便道，“这会子就去朝阳门外。”旷士臣忙要叫人时，弘时却止住了。“你一叫就都知道了。我自己换，你两个——”他看看张熙，“那橱里有青布衣，也换了，跟我同去。”

旷士臣不禁一怔，说道：“可我们不是衙门的公人呐！”

“恰恰不能叫他们。”弘时换着衣服说道，“越是生人越不惹眼。”

允禩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原本体气就弱，不善饮食。自从弘时下令所有家人全部赶出府之后，换了一批粗手大脚的太监和几个黜进冷宫里的宫女过来服侍。他一生下来就养尊处优，绮罗丛中，师傅保姆整日一大群围着侍候，尚自三灾八难不断。骤逢大变，一夜之间从人臣极巅被推落到险不可测的深渊里，而下手的还是自己的亲兄弟，连妻子儿女都不能厮守在自己病榻前。因自三月以来允禩便患了隔噎病，稍一进食就呕秽难咽。守护的人更换之后，更是把这病不当回事，太医也忙，三天两早晨来一趟，胡乱用些不痛不痒的药，这种人情冷暖炎凉古今皆一，也就不必备述。

此刻他和衣躺在王府正殿西偏院里西配房中，这是个东西两边都开着亮窗的房子，榻也修得高，躺在上边，东边可以看到巍峨的银安宝殿，西边可以观赏花园景致，窗下临水，隔窗就能垂钓。他和隆科多不一样，这座高墙圈封的王府占地上千亩，除了正殿院锁锢，他哪里都可以去。即便过去没有势败时，其实除了元旦，他也极少启用这个正殿，他挑了这个原来下人们住的房子，一是这里轩敞，二是尽量回避自己昔日办事见人的处所，以免睹物思情……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西窗外的海子，那沿岸的老柳似乎还是那么绿，在灰色的云层下被西风一吹，烟雾一样涌动着，只靠湖岸一带水面上漂满了枯黄的柳叶，和睡莲们拥挤着。一阵西风漫过，满湖愁波涟漪催送着迎窗而来，不管柳叶、杂草、睡莲都在水面上惊恐不安地上下抖动，仿佛在向凝视它们的旧主人乞求着什么。允禩向它们微笑了一下：昔日这时候，管家率着仆夫天天清扫这沿岸，一片树叶落进水里也要打捞起来的，现在他觉得自己蠢得可笑：铺满了厚厚的青草上再加上一层落叶，这样的林阴小道，独自一人踽踽散步，不比铲得白亮亮的扫得纤尘不染的路上走更加适意？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洁癖其实俗不可耐。弘时其实早已进了屋里，和旷士臣、张熙三人站在门口没有惊动允禩。张熙和旷士臣都是第一次见着这位号称“八贤王”名震天下的八爷党首脑，也还觉得无所谓。弘时却是万般感慨齐集心头，当年的允禩是何等儒雅倜傥，何等平和大度——就是弹劾过他的臣子，只要听说因诖误罢官，也都要召见，勉慰温存赠银助行。从燕台文坛七子到海南蛮荒域中刚考出来的孝廉，允禩都时加存问，照拂备至，真是熙朝辉映朝野贤名昭著的王爷，而今却落到了这一步：陋舍冷炕，秋风破屋中茕茕独卧，奄奄一息凝望天上云雁，池中秋水。一股又凉又涩的苦水涌上来，弘时喉头哽了一下，轻声叫道：

“八叔。”

允禩脸上的皱纹有点像晒蔫了的青瓜皮，轻轻抽动了一下，他已经没了翻身的力气，也没胡说话，目光搜寻了半日才见是弘时，他漠然闭上了眼睛。

“八叔，”弘时满脸是笑，向前凑了凑，“侄儿奉旨来瞧瞧您。”

允禩艰难地半侧转身子，面对弘时蠕动了一下嘴唇，说道：“很好。是鹤顶红还是孔雀胆？要是黄绫布，这屋里梁太低，而且我一点气力也没

有，要有人服侍我才成。”“八叔想到哪里了！”弘时听着他淡淡的话如诉家常，心里一阵阵起栗，笑道：“决没有那种事，也永不会有那种事，万岁爷其实惦记你的病，他不方便，就由侄儿代步了。”允禩不屑地一笑，却没有吱声。

弘时端起碗，见里面还有半碗剩藕粉汤，叫人进来，吩咐道：“现沏一壶茶。把我带的那盒子蛋糕，你们已经验过了——取来。”那太监忙不迭跑出去，一时和一个带顶子的管事太监一齐跑来，气喘吁吁跪安。管事太监禀道：“不是他们无礼挡驾，又验东西，实在我们没接内务府的条子，不晓得爷是奉密旨来的……这里奴才给您磕头谢罪了。您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哪一处都惹不起的……”

“我不是说这个。”弘时亲自沏了茶，解开点心包取出一块蛋糕，偏身坐了炕上，先喂了允禩一口水，掰开点心一点一点送到他口中，头也不回地对太监道：“八爷就是沦落到法场，侍候他归西，你也得执奴才礼，刀上也得有皇封标，这是圣人定的天理！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就留了两个蠢猪样的村姑在这里，地不扫桌子不抹，碗不刷，茶不倒，这是他娘什么侍候规矩？”他又喂了允禩一口茶，顺手将多半杯茶连杯掼到那太监身上，这才返过脸“呸”地啐了一口，已是恼得通脸涨红，过来又踢一脚：“滚起来！听着，自今个起，分三班人，昼夜守护侍候。我就管着韵松轩，你敢怠慢，我就有本事发配你乌里雅苏台！”又指着门断喝一声：“——都给我滚！”那太监连身上的茶叶沫也不敢拂落，便和众人退了出去。

张熙万不料这位言语温和可亲阿哥发起怒来如此声色俱厉威气夺人，在旁边也被镇得发愣。却见弘时又俯下身，极耐心地又给允禩喂了几口点心，问道：“八叔，可受用些？吃着好，我叫他们再送。我走得匆忙，顺手带了这么一包。”

“我还有明天？”允禩气息微弱地一笑，“我的昨天和今天被人夺得精光，现在到了穷途末路，还要那个‘明天’作什么？”

“八叔——”

“听着。”允禩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很像是燃尽了的炭盆中的余烬，淡红的颜色闪烁不定，声音比先硬朗了许多，说道：“我落到这样半分也不后悔，半分也不原谅你的阿玛。一夕为帝国朝共事，谁都知道谁。他不愿我死，我也不愿死，这再清楚不过。他是怕落杀弟的名声，我是想让他杀掉——就像你方才说的，刀上带‘封标’一刀切下来——明正典刑……现在这种死法不明不白，我也不得清白，他也不得清白。政局上是他赢了，人情局只打了个平手，我好恨——”

他突然一阵痰厥，身子一挺，两眼反插上去，脸色灰败如土，似乎想呕吐，张着嘴呵了半日才略为定住。弘时道：“我把这里的太医都撵了去，太医院马士科正在赶来。八叔，别这儿么死心眼傻想……万岁还是你的

哥子么！”“天家父子无亲情，何况哥哥！”允禩愤恨地说道，他看了看旷士臣二人，说道：“你们出去！”

“八叔，你有什么要紧话么？”

“你要有兵，没有兵你斗不过你四弟。”允禩热切地凝视着弘时，眼中闪着希冀的光，双手紧握着弘时的手，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声音也变得凝重有力：“不要瞎盘算，雍正已经坐稳了，就是我在位也弄不动——他在最后时候让你十三叔弄到了兵权。要是你十四叔当时在京，天下就不是今日局面！”他松开手，神志已经变得昏迷，只喃喃而语：“天意，天意……”

弘时把他轻轻放在枕上开门出来，用手搓了一下发烫的脸。他需要仔细思忖一下这几句话。他原以为允禩只是胆小，丢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身统十万大军的允禵，只须一道矫诏就可以杀进关内嘛！——现在看来，雍正把丛繁的政务塞给自己，让弘历管钱管兵，竟是另有深意！眼见几个太医踉踉跄跄奔过来，摆了摆手示意他们进去，又怔了良久，才对旷张二人道：

“咱们走吧。”

当夜，这位深孚众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帝位的康熙皇子，在昏黄的烛下，望着窗外莲花云中穿行的月亮结束了他的一生。到死，他的眼睛也是睁得大大的。在他死后许多日子里，那些曾经受惠过的士大夫官员，多有悄悄夜祭他的灵魂，求上天赐福他的子孙。但毕竟随着他的死，那个本来就无形的“八爷党”也就从此消弭干净，仅仅残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张熙返回湖南永兴，已是天近重阳。北京城此时秋霜已临，红叶满城，山染丹翠水濯清波，阔人们携友担酒登高消寒，观赏秋景，一般人家已在忙着预备柴炭，贮存冬菜，修理火炕，准备过冬。湖南地气温暖，仍旧竹树繁茂，云蒙雨洒，似是北方刚入初秋模样，山峰翠绕溪流滑畅，举目一望四野伤心一碧。他一路步行回来，顾不得身体劳倦，赶回自己家拜见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家吃了团圆饭，盘桓了三四天。弘时通过旷士臣送他三百两银子，他留了二百两安置好了家，便到曾家营去寻访自己的老师曾静。

“好好！”曾静听了张熙出去这一年的活动情形，把旷士臣写给自己的信放在烛上烧了，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出欣喜的笑容说道：“不枉我教导你一场，你也不枉这万里奔走。真正是英才好儿郎！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事情还是大有可为！”一边说一边叫老伴给张熙上饭。他今年五十四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点，头发都灰白了，拉杂辫在一处，略长的脸颜色黑红，两道花白的寿眉下一双深邃的三角眼，时而一闪，透着精明强干，鬓边和嘴角的须髯梳理得一丝不乱，直垂到胸前，有点超俗脱凡的飘逸之感。见张熙直盯盯看着自己，曾静笑道：“我是老了，你倒还是走时模样，只看去深沉得多了。”

张熙见师母端过饭来，忙欠身起来接过，说道：“谢谢师母。”又转身对曾静道：“边吃边谈吧——啊，还是家乡饭好吃！——情形就是学生方才讲的那些，后来三阿哥实在太忙，我和旷老师谈了几次，因不知道老师这边有什么安排，没往深处说。”

“何必说透呢？”曾静一笑，将两本书顺桌子推过来，“这是我的两本书，刚刚校刻出来的样书，你拿去读读——旷士臣他辅佐的是三阿哥，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义兵揭竿，天下景从的路，其行不一其心无二。如此而已。”张熙匆匆扒完了碗中的饭，剩下的鱼汤和腊肉兑了开水喝下，揩揩头上的汗，忙拿起老师著的两本新书。只见一本封皮上写着《知新录》，另一本则叫《知几录》，叫了一声“好”，说道：“察情而知几，温故而知新——好！”曾静拈须微笑，说道：“《知新录》都是老生常谈，我写的五胡乱华时的政情民情。还有宋辽金元的，加了自己的读书见识。‘知几’篇采集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合为世而著，开章明义还是圣人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张熙又翻看了一下，果见《知几录》中密密排行加注：彼年黄河清而天下乱，此年陨石落而英主逝，还有当时名宿的论断及后来验证情形。又以解释《易经》形式，从义理和象数细加详评，十分周密圆到。“十几万字的书，一时哪里看得完了？下去再浏览吧。”曾静按烟点火抽了一口，喷着烟雾说道：“还是你走时我说的那句话，大清如今气数已经将尽了。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个昏暴之君倒行逆施。你来瞧瞧这个雍正——篡

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这且都不去说他。他的政令，一头栽培田文镜鄂尔泰李卫这样的酷吏，一头压制杨名时孙嘉淦这些敢言正臣。乡间士绅要一体完粮应差，草间小民，又逼着人家背井离乡垦荒。他自己宫室车马玉帛供奉，还要聚敛天下之财，无分贵贱良莠一网打尽地整治！纵观吏治，横看民心，他不是个暴君？

“年羹尧是征边立功勋名卓著的大将军，有功于他也有恩于他；隆科多是托孤重臣，威重望高，也是一言不合立下天牢。他这样行事，像岳钟麒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疑不惧？”

曾静斜靠在椅上，一边凝望着外边绿得像要流淌下来的山峦，一锅接一锅抽着烟，思索着说道：“你方才说得对，秀才造反不成。要不是张兴仁这样的义烈之臣营救，你已经身首异处了，所以劝岳钟麒起兵确是上策。”“学生愿意再走一趟西宁。”张熙想着老师的话，和自己的经历印证着，愈想愈觉得雍正确实是独夫民贼，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岳钟麒高张义帜起兵东下，天下揭竿响应的壮观景象，自己从僚幕中，倚马草诏讨伐无道的事业激得他浑身热血沸腾。他腾地站起身来，声音也变得有点嘶哑：“岳东美不敢进京述职，终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他还在举棋不定。这种事拖下去，朝廷准备好了，再干就迟了。所以我要早去！”

“少安毋躁嘛！”曾静磕了烟灰站起身来，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劝岳钟麒造反，事非寻常，你不准备好，等于飞蛾投火，他或者拿你去请功邀赏呢？”

“那怎么会？他是岳武穆的子孙！”

“自古忠臣出逆子，不能以这衡量，既自认是汉家儿男忠臣后代，他当初就不做这个官了。”曾静额头的皱纹折起老高，“这要好好想想，我觉得还是从利害入手劝动他再晓之以义，好生写一封书信让他能反复读，反复回味。他怕的是雍正诛戮功臣，就从这上头下手，然后再讲岳鹏举与金人为敌，忠义气概千古流芳，要他明晓春秋大义。这篇文章写不好，你不能去！”

“那就请老师构思动笔。”

曾静回头上下打量张熙，半晌才叹道：“你也要想明白，你这一去犹如荆轲西行，凶多吉少。我已经老了，什么都置之度外了。你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

“这些我早就想好了。”张熙慨然说道，“家里我也交代过。我的母亲也是深明大义的人！”

七天之后，张熙与曾静师生洒泪而别。计算日程，从永兴到西宁要穿越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省总约三千多里，张熙已抱定必死之心，也不计较山水遥远，只带了四十两银子，其余的硬塞了老师家用，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袍便上了路。曾静直送出二十里去，才依依挥手，直到看

不见他的背影才回来。张熙一路再无半点牵挂，吃干粮住冷店夜宿晓行只是趱赶，待到西宁，已是雍正七年正月。

西宁已经是一座兵城。这里自允禵出兵入藏，多半居民已经内迁，年羹尧设空城诱敌来攻，逼着城里百姓在城外当“诱饵”，又死了一批逃亡一批，几经和罗卜藏丹增在此血战，又杀死饿死不少。城里只剩下些喇嘛寺和中原来做茶马生意的商人，多数空房都号了作兵营。只有几家稀稀落落的骡马店散处城里，举目一望冰冷刺骨的劲风裹着黄沙在大街小巷横冲直闯，满街都是运粮运草的骆驼，在狂舞的风沙中不紧不慢地走着……张熙寻了一家干店，在烧得滚热的大炕上和一群骆驼驭手们挤着睡了一夜，把剩下的五六两银子都买了水，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身衣服，穿上曾静送他的皮袍。打问清楚大将军的行辕在城西，一声不言语，提足了精神径投大营，让守门的戈什哈进去通禀：“我是湖南专程来的，有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一封信，请代烦通禀。”

“请问尊驾高姓大名？”

“哦，我叫张熙。”张熙望着灰蒙蒙天穹下风沙中的大将军行辕正门，说道，“我有极要紧的书信，一定要面见岳大将军。”

那戈什哈不再说什么，带了张熙的名刺进去，约莫一袋烟工夫才出来，笑着说道：“岳大帅正和几位将军会议，您跟我来。”张熙点点头，跟着那个亲兵，却从仪门进去，在校场一个偏门又进内院，在一间很高大空旷的签押房里安置了。那亲兵说道：“这是大帅的签押房，他正在议事厅安排军务，一会就下来。壶里有热茶，您好坐。”说完便去了。

张熙独自一人坐在岳钟麒签押房里，突然觉得有一种离奇的感觉：前日在北京，昨日去湖南，今日又来到这风沙酷寒的西宁，人生变迁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打量这签押房时，中间一张公案桌放着纸砚等物，贴墙一张长条桌，叠着一摞一摞尺来高的文书；北边一条大炕，铺着虎皮褥子，上面安了个炕桌；南边靠门支着茶吊子，水气在炭火中丝丝冒着白烟；东窗下一溜白木板凳，其余一无长物。只西墙长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却只有两个：

气静。

既无题头也无落款，在这屋里十分显眼。张熙心里闪出第一个念头就是“清寒”。多少有点忐忑的心安静下来。

“叫高师爷——高应天，明白么？叫他过来一趟。”外边一阵脚步声，一个粗重的声音在大声吩咐，“你去传令军需司，昨晚冻死了两个值夜站岗的，皮袍子毛都掉光了，库里要有，都换下来。要短缺，发文命甘肃将军甘肃巡抚，限七天运到！”

接着，厚重的棉帘一响，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进来，九蟒五爪蟒袍外套着仙鹤补服，脚下穿着一双齐膝牛皮高腰靴子，浓眉如帚，黑红脸

膛上一双小眼睛精光四射——一望可知这就是雍正朝第一名将岳钟麒。张熙已是站起身来，眼瞧着跟前来的七八个军校帮着他脱换冠服，拍打身上的浮土，岳钟麒仰着脸只是沉思，他心里蓦地一阵紧张——本来铆得很足的劲，突然信心若有所失。

“你叫张熙？”岳钟麒换了件酱色江绸面猞猁猴皮袍子，看了一眼兀立发呆的张熙，一笑说道：“好相貌，英俊男儿！专门从湖南来下书，这个天气真不容易。”张熙这才醒悟过来，喊一声“岳大将军安好！”便跪了下去，叩头道：“小人是湖南生员张熙，奉老师石介叟之命，有机密要紧的事面禀将军！”岳钟麒诧异道：“不是说送信来的么？”

张熙顿了一下，看了看屋里几个人。“噢，你是说他们？”岳钟麒一笑，说道：“这都是老兵痞。跟我几十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多要紧的机密大事也没有背过他们。你有话只管说，有信只管取出来。偏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忸忸怩怩的煞有介事！”几个军将听了也都一笑。张熙思量，这种情势下无论如何不能先开口，便撩起皮袍角，“嗤”地一声撕开了，小心翼翼抽出一封信双手呈上，说道：“大将军请过目。”

“一笔好字！”岳钟麒端详了一下信封，信手抽出信来，第一眼便吓得身上一震：

湘水石介叟顿首拜上宋鹏举元帅武穆

少保之后东美将军麾下

他翻眼看了看张熙，接着又默读信件。那信写得很长，从略概述了岳飞抗金，百死不回的英雄气概，陈明当时情景，若是高宗信而不疑，力主决战，倾东南之力横扫中原，百代之下决无风波亭之遗恨。接着又谈历代功臣受主猜忌，勋名赫然功垂竹帛然后身死家亡的惨祸……岳钟麒一边看，觉得上面的字麻花花一片乱跳，一时间头涨得老大，陡然间曾静笔锋一转：

夫昔日之“金”即为女真之族，狼狈蹂躏中原而后遁逃长白山兴安岭改称曰“满”。是满之祖为君祖之仇，乃少保之子孙有如东美者反为仇之臣！此岂以为孝？彼蛮类之族，豺狼之心，蛇蝎之性，虽窃有神器，实华夏之难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也，是以此獠非但非君，且为吾诸夏之仇也。以仇为君而事之，岂得为忠？昔年羹尧助纣为虐，杀良报

功，窃得勋名无双，此固彼之不仁也，然一言不合于中朝，身死而无闻。将军以彼为法，岂得与仁与智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军乃恋栈于伪朝，苟延于危疑之间，拥兵处凶险之地，将军之危危若朝露！君知之否？五百年有王者兴，自建炎年至今，恰已适其数，君以忠良之后，英资天表，怀亿万兆华夏儿女同忾之仇，高张义帜复我汉家衣裳，则鼙鼓一鸣天下皆起，十万熊虎之士不出三秦，陆沉百年之中原可以复苏矣！石介叟疾首椎心痛陈

岳钟麒看到这里，已经通身是汗。竭力按定突突乱跳的心，岳钟麒双眉紧蹙，说道："这确是一封性命交关的信，一辈子能读到这么一封信也不枉为人了。只是——只是这石介叟，像是一个人的号，当然我不能计较。但我既承信任，总该知道他是谁，总该见一面才好呀？"

张熙拉得弓弦一样的心松了下来，岳钟麒看信时，他紧张得脸色蜡白，一颗心差点跳出腔子外，简直比熬受酷刑还要难忍。此刻心智清明，态度也就随便从容了许多，因一揖说道："现在我只能禀知麾下，这是我的老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能通，天文地理风角六壬皆贯。东美大将军只要心同此意，旗帜一张，老师千里万里朝夕可至。"岳钟麒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道："难以凭信。"

"张熙也是七尺之躯，我留在这里为质。"张熙昂然说道，"您举事之时老师不到，您杀我祭旗就是！"

"这么大的事，单凭你我他，恐怕也难办起来。"

"只要照信上说的办，天应人归，有的是人拥护。"

"你们看看这位少年娃娃。"岳钟麒对几个听得如堕五里雾中的军将笑道："他来劝我造反，又信不过我。我要这么带兵，你们不哗变才怪。"几个军将都以为岳钟麒开玩笑，不禁哄然大笑。

张熙感到一种被人轻蔑的羞辱，"刷"地站起身来，说道："大人如不相信，就放我走，大人如要邀功，人头就在这里。何必讥笑？！""放走——邀功——哼，讥笑？"岳钟麒冷笑一声，"你太嫩了，年轻娃娃！快讲实话，派你来的是谁，你又从哪里到这里的？"张熙此刻才知道岳钟麒的真意，此时自己身陷天罗地网，绝无生还之理，因仰天大笑，说道："岳飞后代原来如此，哈哈哈……"

"来！"岳钟麒声音冷得像结了冰，"拿下！"

"喳！"

"拖出去，抽四十篾条，狠点！"

“喳！”

几个戈什哈眨眼间就把这个座上客揪了下来，拉到外边廊下缚在柱子上，噼里啪啦就是一顿猛抽。

“送后堂用刑，”岳钟麒听不见张熙一声呻吟，气得三尸暴炸，大声喝令，“只要不死，什么刑都可以用！”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嫌凉，又亲自去茶吊子上倒，又倾在手上，烫得手一缩，“豁朗”一声把杯子掼得稀碎。恰高应天一步跨进来，怔着道：“外头打人，里头生气，大帅这是怎的了？”岳钟麒喘了口粗气，指了指案上的信，一句话也没说。

高师爷几步上前，拿起信，头一行看完两腿就是一软，顺势坐了木凳上，定着神又仔细看。岳钟麒道：“尽着有人拿着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他还来送把柄！这世道怎么了？似乎人人都活够了！我这里军事旁午，忙得四脚朝天，他还要把祸推给我！”高应天缓缓折起信，问道：“大帅，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案子应该刑部问。”岳钟麒道，“大枷拷起解送北京！”高应天道：“万万使不得。你一公开解送，或者迟滞审问，元凶首恶拿不到，御史们鸡蛋里头还要挑骨头呢，立地就要弹劾你姑纵主凶，这事办得利索了，不但那些说你是岳飞后代，图谋不轨的谣言不攻自破，说不定帮着皇上查出一个泼天造逆大案。不但无祸，而且有功呢！你把这功劳拱手送给刑部那起子龌龊官儿们么？”高应天是岳钟麒幕僚里最不起眼的一个。叫他来，原为训斥他粮草调度失宜，此刻岳钟麒早已把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他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师爷，说道：“老高，这见的是！你说怎么办？我现在最怕这小子咬碎了牙一声不哼。”

高应天抚着稀疏的黄胡子，闷着孤拐脸思量，说道：“那当然。那还要出新谣言，说苍蝇不抱没缝的蛋。不定说是你预约在先毁约在后又想邀功——想送您忤逆，什么话编派不出来？”他顿了一下，双手一合，眯缝着的眼睛里猫一样放着绿幽幽的光：“苦肉计——对。”

“唔？”

“大帅这样干一下极好。”高应天嘻嘻笑道，“使劲打，打得吐了口最好。打不怕这厮，直娘贼的咱们再用软功。一上来就哄，他不定反而起疑心呢？”

岳钟麒咀嚼着他的话，半晌才道：“我这里正保奏人呢。不拘怎的，先保你个军功道台。”

张熙被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中被人搡进一间小房子里。他也见过府衙过堂，也瞧过巡抚衙门三堂会审，衙役们将犯奸妇女按在烧得通红的铁链子上，一股青烟儿就人事不省。比起那个刑罚，他也觉得这干军务们下手忒毒了些……先用盐水蘸皮鞭子抽，抽得还要出米字形花样，待全身都是“花样”，渗出的已不是血，而是黄水。军校们喝着酒，慢慢烧烤着

通条，一点一点照着“花”样烙描……疼昏了烙醒，烙醒了再烙昏，就这样重复……

半夜时分，在燔灼似的疼痛中，张熙渐渐醒转来。他浑身都是焦痂，反而觉得疼楚并不那么难忍，只是口中渴，渴得从咽喉到心脏都干裂了。他头稍微侧仰了一下，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隔着土墙的小套间里，身下是暖烘烘的火炕，炕下桌上依稀能看见花杯茶碗。他想喊人要水，但又倔强地绷紧了嘴，漆黑的夜中只能看见他一双眸子幽幽地闪着光。忽然，隔屏风两个人低得近乎耳语的交谈传过来：

“喂……醒了吗？”

“没有。哦，是高——”

“嘘——你们没弄点水给他喝？”

“这是个倔驴性子，醒着时候不渴，昏迷时候灌着喂了几次。”

“军医来看过没有？”

“来过了，都上了药。说请大帅放心，一点内伤也没有。当然，疼是免不了的。马军医说，只要好好吃喝，几天就好了。”

“嘘——趁他昏迷，你再去喂点水，我去见大帅。”

几声极轻的脚步响过，外间没了声息。一个穿着号褂子的老兵举着油灯进来，觑着眼瞧张熙时，张熙忙闭上了眼。一阵倒水声响，老军叹息一声过来，接着张熙便觉唇边一凉。这一次他装着不省人事，不再拒绝喝水，贪婪地喝了一大碗，又半昏半迷地蒙眬过去。

“张熙——张先生……”

一个带着哽咽的声音在耳畔叫道，接着灯光一亮，张熙睁开了眼，却是那位凶神恶煞似的岳大将军站在眼前。他哼了一声，想背转身去，箭钻心价的痛楚止住了他。

“张先生，我来看你了。”岳钟麒眼中满是柔和的光，凑近了张熙。高师爷在旁边掌灯，帮着岳钟麒查看着伤痕，小声道：“不妨事的，大人，都是皮肉伤，老马他们还算会办事。”

一滴冰冷的水落在张熙脖颈上，张熙激得一颤，凝神看时，竟是岳钟麒的眼泪，高应天在旁劝道：“大帅，不要伤感嘛……张先生养好了我们再细谈。”张熙一眼不眨地盯着岳钟麒冷冰冰说道：“你是满家大将军，我是汉家冤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岳钟麒像猛地挨了一棍，脸色苍白得没一点血色，缓缓却步退到一边颓然坐下，将脸埋在双臂之间，仿佛抑制着极大的痛苦，浑身抽搐着啜泣。

“岳大将军是岳飞老帅的第二十一代孙。”高应天冷冰冰说道，“你要再糟蹋他，我就叫人把你拖出去喂狗！反清，是灭门九族的大祸；复明，又是光耀千古的事业。你张熙凭什么一纸书信就要我们相信？”张熙像被焦雷震了一下，浑身一个寒颤，口吃地说道：“原来……原来是试我？”

岳钟麒挨过身来，用粗糙的手抚着张熙的头发，缓声说道：“好兄弟，去年皇上调我进军机处，我不敢弃军赴任。也有那么个人，到我军中劝我起兵，他还不知从哪弄来的朱三太子谕令给我。我信了他，结果他送出去的信给我的人截回来，原来是雍正粘竿处的细作！你知道，我一身系汉家安危，仰承祖宗英烈，要担着很大很大的干系的呀！”张熙死盯着岳钟麒的脸，但那张脸，那双眼里满都是诚实的泪水，饱经沧桑的皱纹在灯下一折一折地放着光，掩藏着心底无尽的忧患。良久，张熙也叹息一声，问道：“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知道是谁派我来？”

“我们不知你根底，焉敢跟你一处做这种事？”高应天冷笑道，“你真的是太嫩了。马光佐的三万人就驻在甘肃，勒格英的一万五千人就驻在松潘。西安将军瓦德清五万军马都挡着路，你说一声举义旗，就能出三秦？既然来共谋大事，你就该剖诚相见，你自己不诚，却要我们诚？你这个老师真有意思！”

张熙绷紧了嘴唇，岳钟麒和高应天这番做作深深打动了他，而且剖析出的理由也真是无懈可击，他翕动了一下嘴唇，又抿住了。

“张先生也累了。”岳钟麒站起身来，“老高，明天你严严实实弄乘轿，送张先生走。给他带一百两盘缠。”

“慢着！”

张熙不知哪来的劲，一撑身子竟坐了起来，说道：“既是诚意，你们可愿与我结为生死兄弟？”“有何不可！”高应天愣着没有回过神来，岳钟麒已经慨然答应：“来来来，就这里撮土为香，我们三人结为金兰之好！”

于是二人搀着张熙下炕，在一盏忽明忽灭的瓦台油灯下拟好誓词，南面而跪，齐声念诵：

今有岳钟麒、高应天、张熙三人面对昊天上帝并告祖宗神明。我三人心志同一，为天下苍生，为光复汉家伟业奋起共讨满清丑虏。生同此志，死同此心，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如有违此志，叛兄卖弟者死于刀箭之下，永世不得轮回！

一阵惊风掠房而过，砂石打得屋瓦一片声响。张熙低声说道：“二位兄长，我的老师是……”

岳钟麒和高应天回到签押房，二人在灯下相视一笑。高应天道：“既然已经知道了曾静，大帅怎么还和他优礼周旋？”岳钟麒道：“从现在起，我不再见他，由你和他打交道，直到拿住曾静！——万一他再弄假，我这一整治，再想唱戏比登天还难呢！唉……千古艰难唯一死，张熙要走正道儿，不失为一条好汉呢！”

“皇上那头怎么交待？”高应天提起了笔，“共同盟誓的事要不要写？”

“写。”岳钟麒略一思索，断然说道，“原原本本地写。要把我们万般无奈，只好计出下策的情形写足，不必再提誓词里反满复汉的话，只说结为同生共死兄弟也就可以了。”

天色黎明时，岳钟麒的八百里加急奏折已拜发出去直呈畅春园。

四天之后，由军机处发出的八百里加紧廷谕由北京直发湖南永兴。

再越五日，永兴县衙倾巢出动，快马缇骑直奔曾家营……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曾静张熙一案骤出，震动京华。一个小小秀才，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不远数千里直奔野战军营，劝说主帅倒帜造反，这真是亘古没有见过的异事。本来已经传说得老疲的谣言再度乘风而起，有说曾静在湖南聚兵十万，专派张熙去西宁联络，和岳钟麒互为犄角之势，约同起兵两路进攻中原的；说岳钟麒的奏折是试探朝廷，如果朝廷还信任，那就押送张熙进京，如果不信任，依旧造反；更有说得玄乎的，朱三太子已从吕宋国启程回国，主持讨清复明大计……如此种种，像瘟疫一样在酒肆茶楼秦阁楚馆中散布，连六部小吏们也一改往日懒散习惯，天天一早就到班，从主管司员脸色到部院大吏只言片语，探查朝廷有没有大的行兵动向。

整个北京都睁大了眼睛。

但接着出来的旨意却是人所意料不到；刚过正月十五，弘时便带人亲自到刑部传旨：“李绂、谢济世、蔡铤等人结党营奸，攻讦正人，李绂着即革职，锁拿进京交部问罪。刑部员外郎陈学海通连其中，诋毁坑陷国家大臣田文镜，其罪亦不可逭，亦即就地革职。余犯着大理寺严鞫窍实，依律定罪。钦此！”

旨意宣过，刑部大堂死一般寂静。李绂田文镜互讦时日已久，现在作结论，尚在意料之中。陈学海不过口风不严，生就一张臭嘴，传言了些田

文镜任上的笑话儿，他竟也“不可逭”？还有对蔡铤的罪名也定得奇怪，蔡铤是康熙平定三藩时就功勋卓著的老将军了，四十多年镇守西南，人们所知道的，也就是他曾经推荐过黄振国当河南布政使，和李绂过从得近一点，时有诗文酬唱。那谢济世是出了名的戆迂人，跟李绂只是点头交情，怎么也卷了进去？因此众人一齐愣住，面面相觑着没有说话。许久，刑部尚书柯英才领衔叩头，说道：“臣领旨！”

“众位大人也都起来吧。”弘时换了笑脸，“我是夜猫子进宅，来了没带好事儿。”见陈学海兀自跪着没有动，便走过去笑道：“陈学海，你可知罪么？”

陈学海看了一眼弘时，重重叩头道：“奴才知罪！”他挺起腰来，拍蚊子似的“啪”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奴才嘴臭！”弘时性格阴微，被他逗得一笑，便发不起火来，问道：“你嘴臭，都说过田文镜些什么，跟谁说的？”陈学海道：“奴才说过，田文镜是顶尖的好人。却偏他娘的跟好人过不去，真是莫名其妙。其实去河南的官，在原任各省也都是些了不起的能人，偏一去河南一个个都成了窝囊废。田文镜在河南就相信亲近过一个张球，偏偏张球是个墨吏，这也就太不给田大人长脸了！王爷别笑，我说的真心话，就是有点想不通——说他这个人，连家眷也不带。当巡抚当总督，没有一个亲眷跟着发财，他只做事，不发财，和李卫一样。凭谁论，他也不是个昏蛋。但既是好人，又和所有的好人都弄不到一处。这不怪么？我见谁都这么说，走哪里也说。我这嘴不是臭极么？”

弘时一边听一边肚里不住暗笑，但他是奉旨问话，必须拿起架势，因又问：“你和谢济世说过没有？”“说过！”陈学海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是见人就说。这部里没有不知道的，就在三爷您府里，宝亲王府，还有五爷府，我也说过。旨意既问到这里，奴才还敢隐匿么？”弘时想了想，又问：“谢济世把你的话转述皇上，写了奏折预先和你商议过没有？”

“没有。”陈学海越发觉得轻松，装了一脸可怜相，“好三爷你哩！谢济世是浙江道，我是刑部员外郎，离着大几千里地，我们两个没有通过信，就是兔子也没有那么长的耳朵呀！”

“近段时间他来京，没有见过面？”

“三爷，奴才不知道他来京。这几日部里上下都忙，瞪着眼竖着耳朵等着湖南消息。”他果真十分饶舌，“要是永兴县审问曾静，是个串连造反的人，那招一个是要拿一个的，又怕他们不谙事，拿着良民顶供邀功，又怕他们怕事，走了要紧从犯。我们都急得了不地等着他们的信儿。三爷，我忙得连家也没空回，哪里有空找谢济世这个混账王八扯闲篇？再说……”

“好了好了！”弘时好气又好笑，摆着手道，“不就是没见面么？”想起旨意里还有革职的话，因又道：“来，革去陈学海的顶戴！”

陈学海止住了走上前来的官员，自己摘下大帽子，边旋着钮子取那红

缨，边笑道：“这个顶子没花钱挣来，又没花钱去了。如今世事真正有意思，像田制台，花钱买捐挣的红顶子，到底戴得牢靠结实——和买东西仿佛。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交了顶子，叩头谢恩，见弘时要走，兀自追几步笑问：“三爷，您还欠着我一回东道呢——几时回请？——您走好了！”

弘时打轿回畅春园，一直捺不住肚里发笑。刚在双闸口落轿，便见小太监李来苏迎上来道：“奴才等了有一阵了。万岁在澹宁居等着召见您，请爷这就过去。”弘时点点头加快了步子。

进了澹宁居，弘时立刻觉得气氛不对，雍正没有在东暖阁，迎门坐在正殿的须弥座上，朱轼、方苞、张廷玉、鄂尔泰、允祉、允禄、允礼和弘历都侧身侍立身旁。一个身穿鹭鸶补服的六品官，砗磲顶子放在地下，正在激烈陈词：

“汉武帝戾太子之事乃千古帝王殷鉴。不但阿哥，即使太子，也不宜干预外事。皇子春华毓德，修身养性，万岁万年之后，期望他们辅佐垂治，才是至公之理！”

弘时不禁一怔，不言声向雍正行了礼，挨着弘历站定，悄悄问道：“这是谁？”“工部主事陆生楠。”弘历也悄悄说道，“已经和皇上顶了一会子了。”弘时看时，果见雍正脸色铁青，死盯着陆生楠，说道：“你说这话罪不可赦！不立太子，是圣祖定的。今日朕为天下之主，也不立太子，天下如今有什么不安之处？你说的是圣祖不该废太子，还是朕不该不立太子？”

“圣祖不立太子，所以有皇上兄弟骨肉之变！”陆生楠抬起头来正视着雍正目光，“以圣祖之天纵英睿，尚且不易善后；后世子孙，皇上能使他们都似您一样？”弘时这才看清，陆生楠是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五官也还匀称，只眉心倒剔，一双斗鸡眼好像总在盯着前上方，脖子梗得有点歪，随时随地都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相。别说和皇帝说话，就是这神态儿，能在工部衙门混到主事，也令人纳罕。再看雍正，果然已经恼得额上青筋胀起，口气也变得阴寒异常：“连圣祖也不放眼里，你还算个人臣！朕与左右臣工追随圣祖数十年，竟不知道圣祖有‘不易善后’的事！你既然这么大的才学，倒要请教一下！”陆生楠侧耳听着，他脸上天生的那副倨傲相越发令人瞧不受用，碰一头便直起身子，说道：“圣祖晚年不立太子确是一憾，阿其那塞思黑所以敢于觊觎皇位，落了身死囹圄下场，就是因为没有太子。设如先帝早定储位，君臣相信，兄弟相安，焉有阋墙之祸？又哪来的流言蜚语充斥朝野？”

雍正身子向前一探，冷笑一声说道：“原来你是在替阿其那叫撞天屈！哦，朕倒想起来了。当初阿其那闹八王议政，有几十个京官联折上奏，跟着呼应起哄，联名，其中是有你的吧？”陆生楠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昂声说道：“有的！皇上下诏求直言，难道是摆样子的？这么大的天下，用封建制兄弟分而治之，皇上垂拱九重统驭万方，不比现在这样早

起五更夜伴明灯‘宵旰’劳作好些？自周以来，国祚没有超过五百年的，就因为秦始皇为他的一己贪念，行使郡县制。人主威以愈重，为祸愈烈，就因为他可以随意赏罚，生杀予夺。人虽怒而不敢言，虽欲报复而不敢举。蓄之既深，其发必毒，难道不应警惕？”说罢叩头碰地有声。

殿中诸人此时个个面如土色。召见陆生楠，是张廷玉的建议，原本是为计议岳钟麒制造六千辆战车的事想听听司官建议。谁知陆生楠劈头说讲了一番民间流传岳钟麒的那些闲话，请雍正“先息谣言，以不疑之心用兵”，惹翻了皇帝，撤去东暖阁会议，升御座正规接见。陆生楠如果磕头认错也就罢了，但他生性倔强傲慢至死不变，又进而以谣言扯到允禩等人的死，愈说愈僵，没等几个军机大臣想出转圜办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弘历眼见他是脾性不好加上一副天生不讨人喜欢的尊容，要说话，连个插口的余地也没有，心里喟然一叹：此人休矣！此时连张廷玉方苞也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好一篇利词！”雍正目光闪烁，脸上带着刻薄的笑容，“自秦始皇以来二百余帝，你是一个也瞧不起！圣祖也不在你眼里，何况朕这样的寻常皇帝。你既有如此通天彻地前无古人的大才，怪道的与谢济世同乡，又受李绂重用！过去有个‘八爷’，弄了个大‘党’，害君祸国；如今又是一个李绂，通连一位蔡铤，拉上黄振国、谢济世，又成了一个小‘党’。朕御制的《朋党论》你们瞧不到眼里，不读也还罢了。连圣人的四书五经，你们也是个‘蔑如’。不就是翻过朱子几篇格言评注，会抄几篇高头讲章么？就好把自己扮了诸葛亮，把朕躬看成是阿斗？——你们似乎忘了。朕为四十五年皇阿哥，并不是干领那份俸禄，一言一动听之于保夫保妇的阔哥儿！朕是水里进火里走，六部里办差，外省民间闯荡出来的铁汉子、硬骨头！朕在滔天黄水中视察河工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呢！你既无忠君之义，朕又何来的爱臣之情？——来！”

“在！”

“将他官服剥掉，”雍正凶狠地一笑，对拥进来的侍卫道，“送到养蜂夹道狱神庙，和谢济世、黄振国一处关押，待李绂和蔡铤押解来京。刑部大理寺着实谳审后，自有应得之罪！”陆生楠不等人来架，急一叩头道：“万岁，臣愿尽言而死！”雍正不屑地一摆手，道：“刑部大堂上说去！”

几个侍卫不容分说，扑上来撮起陆生楠脚不点地便往外走，陆生楠身子一纵，说道：“死则死耳，这么侮辱斯文！”仰天哈哈大笑渐渐远去，老远还听他在叫，“杀英雄头，剥英雄皮，千古一快……”叫得殿中人无不失色。

“狂生！”雍正额上青筋霍霍跳动，端起杯来喝，茶水已经震齿价凉，“豁啷”一声将杯掼得稀碎，恶狠狠笑道：“有时候刀子比四书管用——像陆生楠这样的王八蛋，吏部还保了个‘清才’——传旨吏部尚书、侍郎、考功司主事，各罚俸一年，记过一次！”说着，径下御座，向东暖阁走着问

道："弘时，刑部传旨过了？"

弘时边跟着进来，一一回奏了传旨经过，也亏得他好记性，滴水不漏将陈学海的话复述了一遍。说得雍正一肚子气全泄了，笑道："天下大了，什么样人全有。范时捷当顺天府尹，拿了我雍王府的人，朕那时还是掌管部务的皇阿哥。和他好说叫放人，死死顶着一定要审。老十三拧着他耳朵臭骂一顿，笑嘻嘻把人就放了。"弘历见雍正气消了，赔笑道："皇阿玛说的是。君子小人也只在人主调配得宜，各得其所而已。就如陆生楠，按情罪而言，实在也是诛不胜诛，不过一个妄人就是了，主子别生他的气。"

"你们不晓得。"雍正叹了一声，"还有一个杨名时，昨天整整在这谈了一个时辰。他当然不像陆生楠，陆生楠不单是个狂妄人，他后头是有另外图谋的，所以不一样。朕也不一律相待。像杨名时，阿其那的政见和他几乎没有多大区分，但杨名时全然是一片忠爱心，想照他那套办法辅佐朕治好事情。他说的话又都是下来私地和朕商榷，朕就喜欢分出好歹人不同料理。杨名时朕和他谈了，他学问好人品也好，也是作实事不说空话的。但天下十七省耗羡归公，发养廉银子，没出什么乱子，库银也加增了，可见朕的制度不错。他说已经想通了。朕说，既然想通了，还回去当你的云贵总督。君子不结党，结党非君子。杨名时孙嘉淦是君子，李绂这人朕原看和杨、孙是一样的，想不到背地里行为如此龌龊！"

他长篇大论地说着，众人这才明白，雍正其实心里是把这群人按允禩的余党来处置的，都不免觉得雍正这样眦睚必报搜剔无遗未免过分。但雍正此刻正在气头上，又说得振振有词，谁肯在这时候儿去触他的霉头？张廷玉思量着军机处还有许多公务，不能再为李绂一案耽误时辰，因道："李绂谢济世他们已是笼中之囚鸟，处分等部议过后再参酌也可。现在两件大事是不能轻心的。岳钟麒集兵西宁十万人，甘陕大雪，粮草都是从四川运上去的，运一斤粮要耗十七斤粮，四川的库底儿都叫俞鸿图给腾净了——俞鸿图这人还是能办事的，但这一来，得赶紧给四川调拨春荒用粮和种粮。陆生楠是专管给岳钟麒造战车的，他坏了事，车还得造，这些事情奴才们料理得。但曾静一案，是极要紧的，得赶紧把人押来北京，交刑部审理。在湖南审，京师里谣言太多，六部里都无心办差了，尽是到奴才那里探问消息的，可否请皇上下诏，限期押来，邸报一登人心自安。"

"很好。"一说到政务，雍正便忘掉了烦恼，昨天他接到了湖南初审曾静的奏折，今天召集这些臣子来，本就为了商量这事，却被陆生楠中间插了一曲。当下略一沉吟，说道："就依廷玉意见，立刻出京报，曾静张熙一案已经破获。不过这案子不能交给刑部，也不能给大理寺，刑部他们清理李绂一案就是了。""曾张一案该刑部照理。"弘历说道，"放在湖南审讯有许多不便。刑部如果人手少，可以临时从别的部抽调人去。"雍正道："湖南只是初审，为的怕案犯人数众多闻风逃逸。现在既然已经查清只是两个人，当然要调京。不过这次朕要亲自审理，由军机处调度，不交部。待审结之后，将案由交部议处，颁布天下。"

众人听了，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历来皇帝亲自过问刑案，都只在戏上见过，是一般稗官野史小说家吃饱了撑的，捏弄出来个“新奇”招徕读者。孰料最不爱看戏的雍正皇帝，居然要坐明堂亲审御案，而且案犯是两个微不足道的百姓！弘历愈想愈是不妥，但他是十分持重的人，想听清楚雍正的真意之后再说。允禄却觉得新鲜，笑道：“这是千古奇案，皇上亲审再好不过。臣弟也得目睹天子坐堂的风采。曾静既说是读吕留良的《春秋大义》萌生反叛之心。臣弟建议，吕留良一并也应拿问。《春秋大义》、《知几录》、《知新录》都应立即查禁毁版。”

“要你现在说，岂不迟了？”雍正一笑说道，“吕留良一家早已拘禁，逆书已查到了原版。这个吕留良埋得好深。他是前明遗少，说他忠于前朝，明亡，他却没有跟着殉节，却来考了我朝秀才。既已失节，就该苟延残喘沐浴我朝圣化，却又不安分，造作逆书诋毁我朝，还造就出一批刁恶文徒。这边他的信徒曾静鼓动岳钟麒造反，你们没见，刚到的急报，山东还有个严鸿逵也是他的学生，在日记中对我大清肆口侮骂。朕以为，曾静张熙只是愚妄无知受人蒙蔽，真正的元凶首恶，是浙江那个‘东海夫子’吕留良，还有那个严鸿逵，也是吕留良的得意门生。日记说海拉尔地震，毁伤满洲人四千，场面‘壮观’，热河泛滥，淹死满洲人二万余，写诗‘洪水亦知解人意，天岂不知天当知！”——一片心的幸灾乐祸！实属毒詈铭心之词。不知我满洲人有什么亏了他处，这般的恶毒枭獍之心！”雍正翻看着湖南、青海、浙江和山东的飞奏密折，越看越气，“啪”地一击案：“丧心病狂至于此极！曾静乃是吕留良教唆，论心犹有可恕。吕留良严鸿逵好乱乐祸蛊惑人心，虽然已死，其罪难饶——着浙江巡抚立即拘押吕氏全族，听候旨意处置！”

因为这几份奏折都是特急飞递进来的，除了雍正，别人都还没有过目。鄂尔泰、方苞、张廷玉觉得曾静张熙毕竟是正犯，现在都被雍正撇开了，甚至隐隐有回护的意思，却把枪头掉转，冲着已经死了的吕留良严鸿逵，都是大惑不解。朱轼听见“严鸿逵”这个名字好生耳熟，此时才想起来，自己在康熙年间曾经推荐过严鸿逵进国史馆修纂《明史》，立时“轰”地一阵慌乱，翕动了一下嘴唇正要说话，弘历说道：“曾静张熙是造逆主凶，依律应该凌迟处死。儿臣尚未看过奏章，但听阿玛方才训诲，吕、严似乎应该另案处置，这样就更清楚了。”弘时也忙道：“儿臣以为老四说的是。”允祉允禄立时也都对雍正这番左袒曾静的话不佩服。允禄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只不言声。允祉笑道：“曾静张熙通同造谋，诱劝国家大臣造逆作乱，臣以为断无可恕之理。至于吕留良、严鸿逵，已经死了多年，他们是前明孑遗，说一些诋毁本朝的话不算奇怪，把他们的书征集销毁也就是了。”

“老三你见的不是。”雍正近来愈来不喜允祉，觉得他这个三哥本来饱有才学，大可在自己和允祥等人身体欠安时多为国事操点心，但却仍旧高卧筵嬉游悠自在，大有看笑话的光景，因此一口就堵上了他：“你是读饱了书的，少正卯几曾唆使人叛鲁来着？孔子为相，七天就诛了他。他的罪是五条，心达而险，行群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孔子说这五罪只要犯一条，‘不得免于君子之诛’。吕留良的罪大过少正

卯，而且他的门生有的著书立说煽惑民心，有的密谋策划造逆作乱，岂可毁版禁书草率了事？曾静张熙固有应得之罪，但他们是受人蛊惑而不自知，造下这弥天之罪，愚夫草民也不无可悯。”他偏转头问朱轼道：“朱师傅您说呢？方才朕见你仿佛有话要说。”

朱轼轻咳一声镇定了一下，说道：“若依律法，曾静张熙都应该寸割了。此事已经天下皆知，臣以为还是应该彰明较著公审。至于法外施恩，是人主专权。但无论如何他们身犯十恶罪，不应以‘受人蛊惑’免其一死。臣竭力赞同皇上追究吕留良之罪，他的罪确实在曾静张熙之上。如果制造异端邪说的轻纵了，还会有人再学曾静张熙，再出一个张三李四蛊惑造逆，而且也还会再出一些吕留良这样的人物私作著述，坏乱世风。臣方才要说的不为这个，是臣想起当年臣曾荐严鸿逵去修《明史》，严鸿逵虽然坚拒没有应诏，但臣视人不明荐人失当，也有应得之罪。现在严鸿逵已经查明是逆党，臣自当请罪，请皇上发落！”说着便跪了下来。雍正忙道：“弘历搀朱师傅起来——这是多少年的事了。你不说谁也不知道，可见你的心地光明。朕不但不罪你，还想叫左右臣工子侄们学习你呢——你议吕留良的罪也很允当，是老成谋国之见，这才是读书君子心性呢！——朕不主张严惩曾静。除了方才说的之外，还有一条，张熙被逮之初酷刑用遍紧不认供，岳钟麒为套出口供，和张熙义结金兰，指天盟誓不相负。朕杀一无用的曾静张熙，使岳钟麒背负义之名去打仗，后世人看朕是个什么主子呢？”

他这个话更是儿戏，岳钟麒套口供的誓词，本就是假话，皇帝都要替他假话负责！几个人听得都是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雍正相信江湖切口也迂得这么个样子！但此刻说话，立时就要牵进岳钟麒。他在外出兵放马，不宜说忌讳话扫雍正的兴，于是众人呆立不语，来了个充耳不闻。

“你们看一下曾静给岳钟麒的信吧。”雍正将几份抄誊了的信件副本递给弘时分发众人，“朕共被列了十大罪状。京师朝野传闻的谣言，这是个集大成的本子。”

张廷玉接过看，目光一滑便骇了一跳。罪名共是十条：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他心里一阵阵起栗，如此毒恶的诽谤，雍正为什么还意存宽恕呢？想表明自己是仁德宽厚的君王么？这念头一闪，张廷玉立即就否定了——雍正自己也说过自己“刻薄”的。思量着，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皇帝是想显示自己的“光明正大，无事不可对天下”，也想借机抒发一下对那些无根谣言的憎恨，借审询曾静痛快淋漓地加以反驳昭示国人。张廷玉毕竟机敏过人，揣透了皇帝的心思，当时就有了主意，却不言声等着众人开口。

“这，这——这样的人还能宽恕？”弘时脸色苍白，略为口吃地说道：“儿臣愚昧，实在不能懂得。”他和允禩的不同就在这里，他并不赞同否定雍正继统的合法——雍正是“篡位”，他和弘历的交锋就没有半点意思了——一边说，偷看弘历时，弘历也是满面通红，拿着信咬牙只是发呆。

雍正知道众人很难和自己一致，思考良久，笑道：“如若单一就事论罪，曾静二人剁成肉酱也抵不了。说句实话，朕开初见这封信时惊讶堕泪，睡时梦里也想不到天下有人如此议论朕。但朕的秉性，‘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朕是作得到的。且不说朕的勤政爱民夙夜兴作，百代皇帝没有及得上朕的。就算朕是平常皇帝，这也是断断不受的。所以，朕不把这封信看作是诽谤。只能看他是猪叫狗吠！譬如你们，听到猪狗嚎叫，肯生它们的气，值得和它们计较么？”他从容下炕，背着手徐徐踱着，说道：“所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奇人奇事。遇到这样的怪物也不容易，朕少不得有一番出奇料理，你们等着瞧就是了。”

“万岁，”张廷玉一躬说道，“尽管是疯狗，吠咬人主，也还是要诛戮的。就信里说的那些，奴才还是觉得最好是密审。所以万岁叫上书房审办，确实比部里去审妥当。逆信所谓十大罪状虽说都是‘狂吠’，却断不是曾静和张熙二人可以面壁捏造得出的。正好顺藤摸瓜，追查前一段的谣言来源。”张廷玉猜透了雍正的用意，但他还是不能同意雍正的办法。因为这十条罪状不但雍正不能接受，弘历弘时兄弟也是深深怀恨的，康熙雍正帝位交替时他自己身为宰相，也不能承担责任。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从重办理都是妥善之策，因顿了一下，“审明之后，奴才以为还是应由法司衙门依法治罪，为天下后世儆戒。”他自觉已经尽了“有言在先”的责任，便收住了，默然后退。

雍正还有一大堆奏折要批，此时身上又乏上来，因笑道：“你们为人臣的，当然该有这个想法。人解到北京再说，你们随时见朕还可以议议。别为曾张这两块臭肉耗时辰了。李绂一案要抓紧审，从重判！这个陆生楠目无君长傲慢无礼有欺君之罪，尤其不可恕。就这样，散了吧！老十三又病了，叫允礼去看，这会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唉，四下里糟心的事太多了。”

“是！”

众人一齐跪安辞出。弘时一眼瞧见允礼从韵松轩迎面过来，忙站定了等着，待到跟前，弘时赔笑道：“十七爷，从清梵寺过来了？十三叔这会子怎么样？万岁方才还说起着呢？”允礼脚步也没停，说道：“贾士芳就在韵松轩，我这要去见驾，你们谈吧？”说罢便去了。弘时迟疑了一下，拽着步子回到韵松轩，果见贾士芳一身黑缎袍褂，头上戴着瓜皮帽，腰里玄色带子，脚下一双冲龙千层底靴子，正站在自己案前看邸报。他加快了步子，一进门就笑道：“老贾，你这牛鼻子，穿这一身像一团黑炭，又配着这张白脸没点血色，活像个无常。方才见了十七爷，他一脸的不喜欢，十三叔身子不好么？”

“十三爷大限已到。”贾士芳神情悒郁，冷森森说道，“我这一身就是吊他的，倒是三爷这‘无常’二字说得好。就是帝室贵胄，王孙公子，福命滔天，也毕竟有用尽之时。愈是养德惜命，不敢稍微妄为，上天才肯将全福全寿赐予他。三爷您说对么？”弘时一笑坐了椅上，把玩着一方玉石镇纸，说道：“后唐时节皇帝求长生，宫中养活多少异能道士，自古痴人

多，毕竟也没见着个真神仙。像你，也只是个‘假’神仙嘛！天意你晓得？活见鬼，我就死活不信你！”贾士芳笑道：“我为这里是不得已。也知道下场不好，也只好随遇安之而已。我劝三爷，您万万当心，不要玩聪明了，帝位没有您的。再玩聪明，什么也没有您的了。”

弘时像被烫了屁股，弹簧一样跳起身来，审视着贾士芳，良久，格格一笑道：“道士，我也劝你安分一点。捣鬼弄术不过巫师神汉的伎俩，摆不到大雅之堂上。别以为你在皇上跟前得用，忘了自己身份根本儿，祸不旋踵！”“我是个小人物，原本就无足轻重。”贾士芳道，“过去恃强好胜，得罪了师门，也得罪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异能之士。我手没了那把木剑，现在不能回江湖了，在这里应付些琐碎事情，还是绰绰有余。三爷，君相之命系于天，不系于鬼，十三爷是命数已尽，我也救不了他。把你神龛底下压的那张魇镇纸收了吧，它只会害你自己，真的，听我良言没有坏处！”

“你是说我害皇上，害十三爷？！”

“对，还有弘历四爷！”

“证据呢？”

“在你心里！”贾士芳冷笑一声，“头顶三尺有圣灵，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你敢对天起誓没有那些鬼祟事么？”

弘时像被人抽干了血的一具僵尸，死盯着贾士芳。未及说话，高无庸在外咳嗽一声已经进来，给弘时躬身一礼，对贾士芳道：“皇上叫先生过去说话。”

“是。”

贾士芳抽身便走，高无庸随后跟出来小声问道：“三爷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有病么？”

“要下雪了。”

贾士芳抬头看看天上绛红色的云，所答非所问地说道。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贾士芳随高无庸来到澹宁居前，几个太监已经备好了马等着。二人进殿，便见乔引娣彩云等几个丫头忙着给雍正换便衣，雍正自己系着项下斗篷带子，问高无庸：“雪下大了么？”

“回主子话，刚刚儿飘起来，还不大。”高无庸忙道，“只白毛风冷得邪

乎，请主子加衣。”雍正转脸又问贾士芳：“道长，他……他还有多长时辰……”贾士芳无声透了一口气，躬身说道：“十三爷将到弥留了。不过，他还有个回光返照的时间，等得着主子说话。”

雍正心里一酸，已是落下泪来，当时顾不得再说什么，匆匆出殿来。一个小太监伏跪在地下，雍正一边踏了他的背上马，一边大声对秦狗儿道：“李卫今天要到京，叫他直接去清梵寺见朕。其余的除了王大臣朕一概不见。天冷，不要叫他们干等！”说罢回身对允礼贾士芳一点头，双腿一夹，那马泼风似地驰出。德楞泰等十几个侍卫也忙上马紧紧随后。

此时天色更加晦暗。彤云在劲急的北风催送下，逃跑一样争先恐后地滚动着向南。远近苍色的穹窿下，挺拔的白杨枝条碰撞着，发出单调枯燥的哗哗声。银米似的雪粒一阵一阵地撒落下来，打得人脸生疼，寺外一片广袤的白茅，枯萎的长叶带着霜一样的白色雪粒在风中波动不定，给人一种凄凉寞落的感觉。待到清梵寺前，众人下马时，雪粒已经换了不太稠密的轻羽，在灰暗的殿宇檐下摇动飞舞着坠落下来。雍正在庙前旗杆旁下马，发觉与以往气氛有点不同。细看时，庙中方丈和尚带领寺中所有和尚都鹄立在山门里边，沿甬道每隔三步不到就有一个沙弥，一色的土黄棉直裰，合掌而立喃喃吟诵。见方丈和尚印空身披袈裟迎上来，雍正一边往里走，一边问：“大和尚，你坐关几年，今儿出来了？”

“阿弥陀佛！”印空合十回话，“太己道人（允祥道号）久居我寺，和尚坐关心动，他要归还我僧舍脱囊而去，我合寺沙弥为他送行。”雍正站住了脚，目光似喜似悲地望着愈来愈白的殿瓦，说道：“有劳大和尚了，道释其实是一家。其实就是儒，何尝与释道不相沟通？你看，这场雪，万物都在带白，看来老十三真的是要去了。”

雍正强抑着心里悲怆直趋西院，但见允祥院里人来人往，有的预备着搬衣箱，有的忙着寻刀觅剪给允祥裁寿衣，有的提着水到灶屋烧，满院的药香扑鼻，檐下还有几个太医在耳语，似乎在商榷脉案处方。雍正原嗔着人多嘈乱，见众人都蹑手蹑足十分小心，便不言声上了正房台阶。众人这才留意到皇帝来了，鸦没雀静屏息一齐跪下。雍正也不理会，带着允礼高无庸和贾士芳进来。果见允祥仰躺在炕窗旁边，脸色黄蜡一样难看，闭着眼静摄，呼吸也一粗一细不匀称。因屋里暗，好一阵子雍正才看见李卫在这里，还有自己最小的弟弟允祕捧着一碗参汤站在炕前。二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允祥发呆，连雍正等四个人进来也没有觉察。

“皇上来了。”允祕听见动静，一转脸见是雍正，忙推了推李卫，李卫这才觉得，一把拭了泪，伏地叩头。雍正点点头，轻声道：“起来吧，李卫是才到的？”李卫忙道：“是。奴才原要进园子去的，碰到衡臣相公下来，说主子刚议过政，身上很乏，叫奴才明儿再见驾，就折过来先来瞧十三爷的病。不想——”他看了允祥一眼泪水又夺眶而出。

允祥昏昏沉沉中听到雍正言语，睁一眼睛。他昏花的眼睛迟钝地搜寻着，见到雍正时毅然闪了一下，枯瘦的胳膊也是一动，似乎想动。雍正

忙俯身按住了他，见他翕动嘴唇，又把耳朵附过去，却任是如何也听不见说的什么。雍正掉转脸看着贾士芳，问道："能想想办法么？"

贾士芳点头会意走到炕前，却也没有什么花哨举动，只对允祥说道："空明即是灵动。十三爷，我昨儿说过的，您不要紧。"他话音一落，允祥脸上竟奇迹样地泛上了血色。允祕忙凑上去，操着童音道："十三哥，这汤不热不凉，你喝了它。"李卫忙过来接了碗捧着跪下。允礼见允祕个子太矮，喂汤很艰难，趋走过来要过匙羹，一口一口喂允祥。

允祥喝了几口，精神显得更好了一点，渐渐地，脸上泛起潮红，对雍正自失地一笑，说道："老十三这回走到尽头，再不能给皇上奔走效命了。"雍正心里一阵酸热，勉强含笑道："你这傻子说傻话！忘了邬先生当年的话？你的寿是九十二善终！——士芳，邬先生断得准么？"

"儒者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比释老看得还透。"贾士芳回避了直接答问，白得令人不敢逼视的脸上没有微笑，说道，"十三爷心放宽。士芳在这时，哪个无常敢来！"允祥已和他厮混得很熟，笑道："贼牛鼻子又说大话，我其实半点也不恐惧。邬先生神相，说我的寿，是连昼带夜，我才想明白，今年我可不是四十六岁么？"

众人方诧异他精神突然如此振作。允祥又道："我真的一点也无恐惧，这会子想着死，就像是农夫锄完了地回家，又像是读完了一本书合起来就是。我清楚贾士芳也明白，我这是回光返照。"他突然孩子气地笑了笑，说道："老贾给我护持一个时辰，我要单独和皇上谈些事情。我不要人打扰，有一个时辰就够我用了。"

"十三爷达观爽明，真是英雄肝肠。"贾士芳道，"我可以护持您一个半时辰，您放心。我就在东厢配房里作功。"他向雍正一躬就退了出去。允祥又对允礼允祕和李卫道："诸位也过去陪着贾士芳，和他谈话下棋就是。记着，和他谈话下棋。你们玩儿得安心，我才高兴。"

目送他们出去，雍正转回身来对允祥道："该安心的是你。把病治好，多少话不能慢慢说？"

"吉隆里河，英不撒坦切用，德台吉博克隆汗罗风？"[1]

雍正被他说得一愣，半晌才醒过神来，用满语说道："弟弟，你用满语说话，他们是听不懂的，用蒙语我听着太费力，你也太耗神了。"

"你寻机会杀掉这个道士。"允祥用眼瞥了瞥厢房，用熟练的满语说道。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他能操纵您的健康。他要你觉得自己需要他，一步都不能离开他，迟早有一天他会反过来要你做他要做的事。这其实是巫术，并不能用它来治国的。"

“这好办，我很轻易就能处置掉他。”

“不，”允祥的眼神中透着严肃，像是怕雍正突然在面前消失了，一字一板说道：“这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不怕火烧水溺，甚至雷击，更不说刀斧之类了，除掉他并不容易。”雍正陡地想到，自己近来犯病，果然是连御医都懒得叫了，不禁心里一缩。他看着允祥说道：“你好像已经有了办法？”允祥道：“李卫能办这事，别的人恐怕不行。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李卫来京，进军机处兼管天下刑名。”

“成。”

大约说满语太耗神，允祥屏息了一下呼吸，改说了汉语，他的音调立刻充满了离愁别绪：“皇上啊，我的四哥……我追随您做事三十年了。从小我就是您一手拉扯大的，现在弥留回首，我真舍不得割掉这缘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有些心里话说出来，知道四哥不会恼我，可也耽心四哥以为我是临终的昏话……”他说着，泪水已毫无节制地淌出来，雍正轻轻替他揩拭着，说道：“你这么婆婆妈妈的，我都要笑你了。”

“八哥我们是一辈子死对头。”允祥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声音显得清晰而又遥远，“现在八哥九哥都死了，十哥是个草包炮筒子，现在也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什么也不念记，总是一父所生的亲兄弟，宽容一点放他回京吧。”他顿了一下，怅然若有所失地一笑，眼睛直盯盯望着远处，仿佛在回顾自己壮丽的一生，“……病了这几年不少人到这里来谈谈，我也有功夫腾出空儿好好想想。自古勤政爱民的皇帝四哥您是第一，我是直心人，先帝爷留下了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烂摊子，只要是个中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天下百姓不懂这个，他们不懂得国库里只有七百万银子，既不敢打仗，也救不起灾。皇上收拾这个局面，如今有了近六千万两银子，吏治不能说毫无疵瑕，但我敢说可以与朱洪武的吏治相比！您累坏了，可也得罪了一批乡绅，读书人，得罪了很多地方官，因为一个‘养廉’制度就断了他们发财的路。人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但这些墨吏的口舌，咬人一口入骨三分，我真怕了这些人。如今我也要丢下您去了，您可要更加小心。”

雍正边听边流泪，说道：“这是你的心腹之言，别人说不出来，也没这个胆量。朕之所以甘冒风险大力整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难，留给儿孙，他们更不好料理。所以我说‘当皇帝难’，因为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老十三，你是个好样的，支撑住，看着我扳回舆论。我这就要借一个大案子，把心剖白给天下人。真的不能领悟，也无所谓。后世总有有心人，看出我的苦衷……”因将曾静张熙一案前后情形说了，又道：“这是上天赐给我的说话机会。他们那些会写八股文的能造传谣言，我要借这机会告诉他们，我也能写文章传之天下的！岳钟麒俞鸿图他们已经说服了曾静张熙，我化教这两个冥顽的读书人，叫他们走遍天下为我的新政现身说法！”

“成么？”

“当然一定。”雍正笃定地说道，“我和曾静直接对话，集成书印发天下，名字也想好了，叫《大义觉迷录》！”

“四哥说成，我信得及。”允祥眼中光波一闪，又黯淡下来。他的脸色渐渐转色，变得又灰又白。雍正轻轻摇晃了他一下，说道：“老十三，你……很不受用么？我叫他们过来？”

“别！别……”

允祥拼着全身的劲，手和脚都在轻轻地抽搐颤抖，咬着牙吃力地说：“我的话没完，来不及细说了。皇上跟前三个儿子，学问都……好，心……心性……不一……三阿哥是个好的……但心性不一，又面对皇图，皇上不能不想得更周备些……”

这确是极重要的话，雍正几乎是伏在他的身上，听着允祥愈来愈弱的声息：“先前圣祖——阿哥们争……争来争……去，为的不过是您如今这个位儿……如今又是一代……这种事也是免不了的……四阿哥是个好的……有人魇镇……追杀……唉……免不了的事……”至此，允祥只是翕动嘴唇，再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了。雍正一转眼见他伸出三个指头，忙问：“是老的，新的？”允祥喉中咯咯作响，脸色又转潮红，吃尽了力才说出：“问问弘昼……”三个指头兀自抖着不肯垂下。

“太医！贾士芳！”

雍正大声唤叫，他的头嗡嗡直叫，眼前一片昏花，心里塞了一团烂絮样混沌不清，直到众人一拥而入，团团围住允祥抢救，才略定住神。他在旁急急说道：“救醒他，朕有赏！”贾士芳见医生们切脉刺人中灌参汤只是不中用，在旁断喝一声：“十三爷，再留一步！”

允祥忽地睁开了眼睛，极清晰地对雍正道：“皇上保重，此番永别了……”头一歪，再也醒不过来了。这个自幼失家在宫中备受轻慢的贵王阿哥，几十年间由受雍正照拂到成为雍正的左右膀，追随雍正忠诚不二，从无半点芥蒂疑忌，而今终于走进了生命的最后归宿。当贾士芳无可奈何地说“回天乏术，十三爷已不可救”时，雍正先是一阵迷惘，胸口一甜“哇”地吐出一口血来，一屁股坐回椅中。

“皇上！”允礼允祕李卫高无庸一拥而上，扶着他躺在春凳上，几个太医丢下允祥遗体忙趋身过来为他扶脉。只有贾士芳，用怜悯的神情看着这一切，没有动，只是说道：“皇上这是急痛迷心，血不归经，不要紧的。”

雍正吐了一口血，反而觉得胸口畅顺了些，呆呆望着允祥的尸体，半晌颓然说道：“回去吧……”

一行众人回到澹宁居时，天已擦黑，只是雪下得大了，满园的树枝都带了雪挂，松柏竹林冬青等常青竹木上都压了厚厚的雪。宫阙殿阁也都冰雕玉砌似的，白莹莹光闪闪，映得一片明亮，并不觉得天色已经向晚。雍正被李卫和弘历搀扶着进了暖烘烘的大殿，精神兀自恍惚，听得自鸣钟连响八声，已是戌正时牌才勉强说道："高无庸，允礼、允祕、弘历、李卫、贾士芳他们在你十三爷跟前守了一天，传膳给他们用。朕累透了，要歪一歪——这天气膳不要送过来，他们到御膳房附近的平暖斋去就是了。"高无庸知道雍正心情不好，连连答应着和众人辞了出去。秦狗儿见众人都黑沉着脸一副沮丧相，忙追出去扯住高无庸问了几句才回来。见雍正坐在暖阁里炕沿上，两个小太监跪在地下替他脱靴脱袜，便踅身向下人住处寻着乔引娣，说道："乔姑娘，今儿晚请你劳神侍候主子。十三爷殁了，他心绪坏透了，别人侍奉不来。"

"十三爷殁了！？"引娣正在吃饭，手一哆嗦，放下了碗，便随秦狗儿过暖阁来。果见雍正和衣仰卧在大迎枕上，神情呆滞地隔玻璃向外望着。引娣扶膝一蹲身，说道："奴婢来侍候主子……十三爷那么好的人，去得可惜了的。不过是人总都有那一天，人死如灯灭，主子伤心伤情也没有用处。您天不明就起来，劳乏了一天，多少还该用点膳。来，主子，振作一点，您乏透了，我给您烫烫脚，再用点膳，精神就会好起来的。"几句莺声燕语杂着山西口语喃呢而言，雍正已是坐起身来。引娣端来铜脚盆，兑上热水，一边用手试着，一边命人，"把我今晚用的姜醋面片儿端来，给主子取两个小馒头，一碟子老咸菜，再滴两滴香油。"

雍正双脚泡在热水里，由着引娣两只柔嫩的小手揉搓着，一脸悲怆冷峻之气顿时融化在乌有之乡。端起那碗面片儿，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说声"好香！"喝了一口，但觉满口热酸辣香，不由又说："好！而且很素。"乔引娣道："我们家乡病人就吃这个，有点小病那也是福气。有个懒汉，到土地庙里祷告，说'大小给个病，别叫送了命。姜醋面片儿，喝个半月儿'——"她没说完，雍正扑哧笑了。引娣又道："恰好土地爷神像后睡着个叫化子，大声说'得病就死！'——吓得他一溜烟儿跑了……"雍正笑道："看来朕也是个懒汉，要喝半月面片儿了！"

"主子这个样儿做事，是天下最勤快的人。"引娣用干毛巾搓着雍正略带浮肿的脚腿，"奴婢实在看您苦受，心里也不好过，说个笑话儿给您开开心啰……"说罢便叫人端了脚盆去。雍正喟然一叹，说道："难为你了。"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要想见十四爷，还可以过去走走。"

引娣收拾了碗筷，用抹布不停地擦着桌面，脸一红，说道："我……不想去了……""为什么呢？"雍正盯着她问道："你不是一直惦着他么？"引娣低下了头，皱眉叹道："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都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这都是我的命……"

雍正心里一动，正要再问，高无庸过来道："几位王大臣，军机处大臣都过来了，允礼王爷他们也过来谢赐筵恩，主子这会见不见？"雍正看了引娣一眼，说道："都叫过来吧。"

高无庸出去少顷，便见窗前人影幢幢。允祉为首，张廷玉、方苞、允禄、鄂尔泰、弘时、弘昼、允礼、允祕、弘历，最后是贾士芳诸人鱼贯而入，一片声请安谢恩杂沓不一。雍正皱了一下眉头，说道："士芳是方外人，可以退下了。小弟弟也不要陪着熬，高无庸弄辆严实点的轿子送他回府。"

"十三弟可怜，"允祉和弘时聚客饮酒赏雪，被张廷玉叫人拖来，心里还在恋席，竭力皱眉苦容，瞟了一眼允祕的背影，说道："正当壮年时说去，不言声就走了。人生，这是怎么说？"弘时也是攒眉拧目，叹道："若论十三叔这病，绵延纠缠也有几年了，再想不到这么快！"弘历却道："皇阿玛，您吐血几乎唬煞了儿子！谁都知道十三叔和阿玛的情分，您得节哀顺变……十三叔的后事儿子们多操点心就是了……"说着便拭泪。弘昼也是和弘时同席同路的，却没有弘时那副做作相，咚咚磕了几个响头，说道："十三叔生荣死哀，也不枉了大丈夫一遭大英雄一世！儿子痛惜之情有及儿子欣羡之心！前天儿子过去给十三叔请安。十三叔说他还有一桩心愿未了,儿子以为这是最要紧的。"

他的这番话落拓不羁，与众人都不相同。允祉想起他曾"自办丧事",不禁莞尔，却又背转脸装作擤鼻涕。雍正早一眼瞥见，心里一阵厌恶，忙屏息凝神，问道："你十三叔说了什么心愿？"

弘昼叩头道："回万岁的话，雍正四年京师大水。十三叔查勘河道，卫河、淀河、子牙河都从天津交汇入海，沧州景陵河道淤塞，堵住了洪水不能畅泻。十三叔说他真想起来办这件事，疏通了沧州砖河、青畏兴济河故道，在白塘口入海处开一条直河泻水，这样就为京畿直隶河道泻了洪，还可以浇几千顷地……儿子当时听他说得很多，只劝他不要劳神，等病好了再办不迟，也没有全部记清。十三叔当时叹了一口气，说'恐怕没有那一天了'。如今既然他不幸言中，这就是他一大心愿……"

"允祥真是公忠体国的贤王，这样的人史册上难寻！"雍正确曾听过允祥谈及这事，只不料竟是允祥的心头一病，禁不住五内俱沸音容皆变。他对张廷玉道："衡臣，原说等岳钟麒军事有了眉目再办的。老十三既这么说，了了他这个心愿吧！"

张廷玉忙躬身道："是！明天就叫户部先拨三十万银子，由工部办理。奴才瞧着俞鸿图实在是位能员，涪江疏浚工程报部三年修成。他亲自下工地督办，几个月就办下来了。眼下天冷地冻，可以先备工料，等到民工募集起来再拨五十万，也就够用的了。"他顿了一下，又道："礼部的人想必已经知道了十三爷的事。怡亲王的丧仪谥号，请万岁赐下，他们办起来心里明白，就不致误事了。"

"忠也好，孝也好，无非是个'贤'。谥号就是'怡贤亲王'吧。"雍正说道，"允祥一生侠义，侠心忠忱循道不悖，'行义合道谓之"贤"'，也合着他的性格儿。朕方才说自古无此公忠体国的贤王，朕待允祥也不同于寻常亲王。举朝辍朝三日以示哀悼。朕为他素服一月，大臣们不必换素，

但要停筵乐一个月。怡贤亲王的‘允’字，原是避朕的讳改的，现在朕为素服兄弟平礼，自然仍应恢复为‘胤祥’。——至于他的神主牌牌，”雍正站起身来，背着手在殿中兜了几步，回案前提起笔来。高无庸忙将烛架上新换的大白烛连烛台端过来。见雍正在宣纸上落笔写道：

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

写完交给张廷玉等人传看，雍正说道：“朕从不谀墓。这八个字加在谥号上，没有一个是虚设的。在朝诸臣工，‘忠勤慎明’的可以找出不少来，‘敬诚直廉’这四个字，朕不能轻许于人。赐给胤祥，也是砥砺你们几个。”允祉原对允祥并无恶感，听雍正这样一层一层给允祥加赐殊恩，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抿了抿嘴唇说道：“皇上的考语极是！祥弟敬于事，诚于主那是有目共睹的。率直任侠之性得自于天，所以兄弟里边，人称为‘侠王’。有这八个字，胤祥可以含笑九泉了。”因为胤祥一直吃的双亲王俸，雍正三年又加俸一万，每年俸禄比允祉要多出两万八千两银子，所以他不动声色地替雍正删掉了“廉”字。雍正生性最爱鸡蛋里挑骨头的，自然一听就明白，但允祉是唯一的掌事哥哥了，他不想过于使他难堪，因道：“他的‘廉’字更足称道楷模，诸王里他是唯一没有自己置庄子的。白家疃十三村朕赏给怡亲王，他也从没有收过租子。当年皇阿玛分封诸王，各得钱粮二十三万两，三哥你是三十万吧？——允祥只得了十三万。他说，‘三哥家口人多，而且养活着一群人在编书，我用不着那些银子。’都辞了。其实允祥一生扶危济困恤老怜贫，有难处见地的，没有不肯相助的，这一条也极为难能。”一顿话说得允祉红了脸，再不敢多一句口。雍正想想还觉得不惬怀，又道：“白家疃十三村百姓早就要给老十三建生祠，朕怕折了寿，没有许。现在可以办了，仍免白家疃租赋，另拨三十顷地为胤祥祭田，给他建祠堂！”

张廷玉听得耳不暇接，都是亲王丧仪典里没有的。不禁有点忧心，正寻思办法，鄂尔泰在旁说道：“皇上这些恩典，胤祥当之无愧，可以含笑于九泉了。但请皇上圣鉴，仅我朝在位的新老亲王郡王还有上百位，是否作为成例，请圣裁明示。”

“当然是特恩。”雍正冷冷说道，“还有谁能和胤祥并肩么？”他摆了摆手，又说道：“今晚允祥就要易箦回府，弘时兄弟三个过去代朕守灵。允祥的丧事朕就交给三哥主持。虽说辍朝放假，你们几个恐怕更忙，今晚好生休息一下，明天叫礼部的人过来把细节奏朕——跪安吧。”

众人都辞出去了，空落落的大殿里只留下雍正和几个太监。他扯过几份奏章，都是弹劾李绂的，又推了过去；再取几份，是各地晴雨奏报，特

意留心了一下河南安徽山东山西，见无灾情，也撂了一边。窗外漆黑的夜中倒卷风不时扑过来，裹的雪花都粘在玻璃上，冻成稀奇古怪的花纹，封得严严实实的双层窗纸不时一鼓一吸，居然也会有凉丝丝的风钻进来，吹得烛光摇曳不定。雍正躺在烧得暖烘烘的炕上想着允祥临终前的言谈举止，但觉意马心猿神不守舍。起身漱了漱口，侧耳听着外间山呼海啸的树涛声风雪声，更是醒得双眸炯炯。高无庸眼见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也是个没法。灵机一动，还是去传了引娣和彩云彩霞秋菊几个宫女过来侍候。

“失眠了。”雍正爽然自失地抚着脑门子说道，“揪心的事太多，件件拿得起放不下……朕反不知是怎么了……秋菊和彩霞上炕替朕捶捶腰腿，引娣你们不要站着，坐到熏笼边和朕答答话，不定就睡着了。”彩云用单被盖了雍正的腿，和彩霞一边一个轻轻捶着，说道：“该做事时想做事，该歇息时就别想事，慢慢就睡着了。”彩云道：“皇上心里数数儿，数不清时不要想，重新数，就睡着了。”雍正微笑道：“这些办法都不成的，朕是个‘老失眠’了。”

引娣和两个小丫头点了息香，往茶吊子里续了水，靠坐在熏笼上，听着外头的风雪声，觉得这里的安谧温馨，比在宫女房里还要舒适。引娣在旁叹道：“我们自小儿看戏，哪晓得皇帝是这样的！别说是万岁爷，我在一旁从头看到尾，白替着想想也是累。和大家子当家老爷一个样儿。”

“哦？”雍正闭着眼，闷声闷气问道：“你们原来想着皇帝是个什么样儿？”彩云嘴快，说道：“想什么吃就有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银子。每天把人叫到朝廷，说声‘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人们散了，就宫里花天酒地听歌看舞——再不然出去走走，瞧见哪一对才子佳人心愿难遂，就成全了他们，或者瞧见状元年少，就给他配个公主……”她没说完，雍正已经笑了。引娣笑道：“你这是叫主子睡么？皇上，依着我说，既睡不着，您就索性捡着琐碎一点的事想，不要再想睡不睡的事，烦恼了就想，大不了今晚不睡着了，明天下午痛痛快快准能睡个好觉，不定就睡着了。”

雍正依言合目，索性捡着那些枯燥的公务想：哪个地方冲要的知府不胜任，该换一换了；哪一州该蠲免钱粮了；又从李卫的义仓想到赈灾，又想云南的改土归流得防着苗瑶土司据寨抗旨，该派哪个将军，张广泗，还是鄂尔泰，还是……他呼吸渐渐均匀了，忽然见小福被人缚在老柿树下，几个庄丁正举着火把要点燃柴堆烧死她。雍正一急之下，说道：“朕已经是天子，你们还敢这么欺侮人？五哥！给我救下她！”

“皇上，”引娣睡得轻，一下子就醒过来，看时针时，已是丑末寅初钟下三点，几个丫头都睡沉了，彩云和彩霞都窝在炕里边轻声打鼾儿，便走过来问道：“您叫张五哥么？”

雍正已醒得毫无睡意，灯下看引娣时，粉莹莹的鹅蛋脸，水杏眼如秋波一样明净，悬胆腻脂一样的鼻子下，一张小口笑靥生晕，活脱脱就是梦

魂萦绕的小福。他一把拉住了她的手便往自己怀里拽，小声说道：“来，坐到朕身边……”

“别！”引娣叫了一声又捂住了自己的嘴，轻声道：“皇上，您乏透了，好好睡，有话明儿说……”

“怎么，你讨厌朕？”

“不……”

“朕不是个好皇帝？”

“您是……”

雍正盯着她只是微笑，拉着她的手向自己下身慢慢滑……引娣飞红了脸，小声说道：“这不好，皇上别……”夺手时哪里夺得动，雍正翻身拉她上来压在自己身下，毫无章法连撕带拽地解着她的小衣，笑问：“有什么不好，无非你和十四弟有……我们满人才不在乎这个呢……你摸摸，我的不如他的么？”说着自己的也伸向她的……喘吁吁说道：“朕三个月没翻牌子了，可怜见的小宝贝乖乖……”引娣既不敢喊叫，也不敢挣扎，又怕惊醒了彩霞彩云，已是通身香汗娇喘吁吁，被他揉搓得久了，也觉动欲动情，叹息一声道：“这是我的命，由你吧……”雍正不容她再说话，死死压住，在她脸上眼上乳上狂吻，吮吸着她的口……乔引娣初时不惯，几度云雨苦尽甜来，反而下意识紧紧搂住了他……

一时事毕，二人各自着衣。雍正笑问：“比允禵手段如何？”引娣默然良久，突然掩面而泣，说道：“我是个贱人，一钱不值的了……求皇上一件事……”

“什么事，你只管说。”

“别再难为十四爷，您已经对不起他了。”

雍正沉吟了一会儿，说道：“瞧你的面子，朕再宽放他一点，叫他原来的福晋家人进去侍候吧。”

[1] 古蒙语，意谓：大皇帝，我有要紧的话，别人不能听。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弘时弘历弘昼三兄弟当天夜里便将允祥遗体运回劈柴胡同北的怡亲王府。此时狂风乱雪弥漫京华，允祥府中只有一百多名家丁，一边布置灵

堂，设计灵棚筵客之地，撤除府里吉色，一边通知平素要好的亲朋好友。允祥没有正福晋，两个侧福晋宁氏和察氏从来没经过事，也上不得台盘。弘晓只哭得昏天黑地，什么事也料理不开。亏得李卫随后赶来。他虽在内务府，户部吏部朋友极多，把随从戈什哈叫过来吩咐："你们通通出去叫人。这些人都办老了丧事的，就说我的话：他家里起火冒烟房倒屋塌我都不管，说一声推辞，就是嫌雪大，和我的交情也就掰了。"说着摸出一把裁好的纸条儿，上面写好的姓名住址分给众人。他自己也不怕辛苦，叫过允祥的几个管家，先命糊了门神，红灯红烛都换了素色，把正房的火撤掉然后安置灵床，点长明灯，在正房西檐下接着热水房搭起灵棚。又吩咐管家，"把你家的白纸、白幔、白尺头兀绢，只管搬到东厢，等一会帮手来了叫他们办——你们这么瞎折腾，天明吊祭的人上来，连顶孝帽子都备不上。"一边说，一头一脸的雪扑打着，一边走到正房檐下给弘时兄弟和弘晓磕了个头，说道："三爷四爷五爷七爷！请各位爷到十三爷灵前磕个头，请七爷陪着三位贵客在灵棚里守着，外头的事奴才给您操办吧。您这里的管家没经过事，至于御祭，朝廷丧仪，那是另外一套，有诚老亲王料理。还有礼部，那是半点差池也不得有的。"

"好，我们听你的，"弘昼拉了一把哀哀恸哭的弘晓，四个人跟着李卫到堂口，在长明灯前的草苫上跪下。李卫喊了一声"举哀！"接口放声号啕大哭。兄弟四个跪在草苫上当时都一怔，忙磕下头去哭丧。弘晓是刚刚哭过；弘时迷迷糊糊，对今晚的事还在懵懂之中；弘历见人乱糟糟的，也哭不出情来；只有弘昼，眼泪鼻涕现成，丢一把擤一把，口中念念有词，唱歌似地哭得有板有眼。李卫略哭了一会儿，忍住悲痛起身，说道："爷们请起，灵棚里坐。小事奴才在外头处置，大事进来请示就是了。"

四个人进了用油毡草苫围得密不透风的灵棚，才不得不佩服李卫能干会办事。靠茶房北边已经打通了半间，四张草苫铺在烧得热烘烘的地龙上，每张草苫前放一张矮几，除了文房四宝，还有几碟子细巧宫点，迎着灵堂一边虽然敞着口，但棚下生起人来高的棒槌炭火，连吹进棚里的风都是暖融融的。隔着火墙南边是茶房，茶吊子里的水汽丝丝响着沿墙过来，显得既洁净又不干燥，刚一坐下，一个管家已拧了热毛巾一人递一块揩脸。放下毛巾，一碗热油茶又捧了上来。弘昼吃了一口茶，不禁赞道："好！尽礼尽哀尽情理。铜锅铁刷子，李卫做事不含糊。"李卫看着外边灯影雪幕中忙里忙外的人，不知怎的神色有些忧郁吭吭地咳了几声，说道："我是大臣，更是皇上的家奴。十三爷活着待我恩重如山，这正是使着我的时候，当得给少主子们出力。可惜我身子骨儿也是个不成了……"说着眼中迸出泪花，因见自己管家进来，便问："请的人手都到了么？"

"差不多了，接了条子的都来了。"管家冻得脸趣青，揩一把鼻涕说道："只有五六个不在家，说去了诚亲王府赏夜月吃酒，没回来。下头人去诚亲王府，见里头热闹，而且王爷也在，没敢进去叫人。"

兄弟四人不禁都是一愣，允祉受命主持允祥丧务，下圣旨时他们都在，

他怎么敢回府吃酒赏雪！再说，允祥热丧刚刚易箦，他这个当哥哥的未免也太忍情了。李卫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眉棱骨挑了一下，却说道：“有多少算多少。来的有的官大，做屋里差事，官小的做外头差使，说李卫拜托他们，就忙这一晚上，明儿圣上来祭，事完了我酬劳众位。”弘历从敞棚里见外头一大群人进来，一递一递儿跪在允祥灵前磕头，一个个都是浑身的雪，便道：“李卫，你不用这里侍候，弄几本经书，我们兄弟们边守灵边抄。你还该见见这些人——这两千两银票拿了去，有些没缺份的官来了，补贴他们一点。”李卫也不推辞，接过银票谢了赏，打个千儿便出去了。

兄弟四个也不再说话，一时一个长随送进几本《金刚经》，便各自抄经，直到后半夜乏上来，一人已经有了十几张纸，都伏在草苫上和衣倦困睡去，也不必详述。

第二天天刚放明，一阵鞭炮声便把四个人惊醒。坐起身来发怔时，李卫咳呛着匆匆进来，禀道：“请爷们起驾，礼部尤明堂他们来了，抬了万岁亲书的谥号牓牌主位，爷们得迎一迎。”

四个人忙出来，弘历看表，还不到卯正时分，鹅毛片子般的大雪兀自纷纷扬扬落下，只是风已停了。雪光映着满院都是人，执着叉帚推雪板清扫着，沿厢房竟堆起六对齐房檐高的童男童女雪人，李卫重裘裹身指挥着往雪人身上披挂红绿彩纸。一班吹鼓手坐在东厢头山墙北边棚下，也是生着棒槌火，桌上有酒有菜有茶点，见他四人出来，允祥的管家忙叫一声：“鸣炮，奏乐！”

霎时鼓吹齐奏，噼里啪啦的鞭炮在正房檐下崩得硝烟弥漫，乐声中李卫疾步过来双手搀定弘晓，对弘时三人道：“爷们只管在十三爷灵前等着接牌子……”便和弘皖，弘晓、弘升、弘景一群近支本家兄弟一同迎了出来。此时大门口几挂万响鞭炮也同时响起，从灵棚望去，六对高大的雪人间鹄立着几百名家丁和李卫请来帮丧的小官，都是披麻戴孝手捧丧棒恭肃站立。天上是飘着的雪，房上是飘落的雪，满正房都是白幔白幢，纸花灵幡在正房檐下挂得密不透风。李卫忙了一夜，把怡亲王府变成了白得不能见底的世界。三个兄弟正自胡思乱想，外边鼓乐声渐近，四名太监抬着一座龙亭龛子，庄亲王允禄、张廷玉、鄂尔泰、方苞皆头顶白布，腰系麻带亦步亦趋跟着进了正院。礼部尚书尤明堂双手捧着敕诰祭文走在最前方，直到檐前石阶下站定。弘历见弘时弘昼站着发呆，悄悄拽他们衣襟，三个人便在草垫子上跪了。弘昼偷看那牌位时，只见上面写道：

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故怡亲王讳胤祥第十三神王

看来是清晨雍正重新亲书，十分精神鲜亮。尤明堂捧敕直身站在允祥箦床前，看着弘晓和允禄等人将神主牌位请出安放好，向允祥遗体一躬，走到允禄面前道："十六爷，您知道我跟十三爷情分不寻常。请您代捧一会这敕书，容我放肆，先给十三爷磕个头。我心里这会子刀铰似的，站都难站定。"

"我知道。"允禄接过敕书，"你也该当如此。只不要哭，一开哭方苞衡臣鄂尔泰他们也都忍不住，我也听不得……"说着便拭泪。

尤明堂弓着身子到长明灯前，端起清油注了一点，泪水已是扑簌簌滚落出来，伏身叩头下去，浑身都在剧烈地颤抖，两只手爪都抓在湿漉漉的砖缝里死命地抠挖，只是不敢放声儿。弘昼忙对弘晓道："快扶起尤大人，到我们棚里，索性叫他放声，这么着老尤会伤了身子的。"……弘晓忙上前搀起他，踉踉跄跄扶到灵棚里间，那尤明堂是礼部老官，始终没敢放声，外间只听他时断时续强抑着的哭声。唯是如此，更令人觉得揪心难过。李卫眼见方苞也要掩面放声，忙大声道："举乐！"

立时乐声大起，顿时缓冲了灵堂上悲凄沉闷的气氛。允禄走到弘时三人面前，说道："礼成，起来吧，地下湿气太大。"又道："老三办得不错，都已经就绪了，彩棺也快到了吧？陀罗经被皇上一会儿亲自带来。"弘历弘时都没言声，弘昼却道："三伯伯一夜连来点点卯也没有，只怕这会子酒还没醒呢！这里的事都是李卫一手操办，人手不够，李卫连夜七拼八凑起来。亏了还是亲兄弟，要是外臣，还不知怎么样呢！"

"他竟一夜不来！"允禄大惊之下继而大怒，"他说要过来照应，叫我们在衡臣那里只管议，打包票这边不误正事。难道他回府就病了，再不然就是在马上摔死了？！"弘昼听得一咧嘴，像哭又像笑，说道："告诉十六叔一句话，三伯伯保准是吃多了酒。昨个儿是他四侧福晋的生日，还不到三十岁，出落得像个小丫头，又伶俐得能写诗会填词——"他咽了一口口水，"天塌下来，他也不肯扫了她的兴儿的！"正说着，见允祉带人抬着彩棺，还有一小车藉草进了二门，弘昼便住了口。允禄只装没有看见，一转身便进灵棚去劝尤明堂去了。

允祉昨夜确是吃醉了酒。他原说回府点一下就走的，四侧福晋新编的几个曲儿要演，硬要他润色。他刚从园里回来，又不好在寿筵上说允祥的噩耗，天上的雪又正下得紧，一点托词也想不出来，不合吃了几杯，反而勾起兴来，吃酒吟诗听曲赏夜雪，竟忘了允祥的丧事。此刻见众人已布置得齐整停当，允祉也不免面带愧色，忙着到允祥灵前施礼，默默祷告几句，指挥着众人在牌牓前又支起柩床，亲自抱了藉草细细铺了五层，命三十六个人抬着沉重的彩绘楠木棺稳稳放了上去。他也不怕脏，上前亲自揭了蒙在棺上带着雪的油布，双手抱着出了正堂。恰在此时，雍正带着朱轼冒雪从二门进来，高无庸疾步前走，高声道：

“圣上驾到！”

顷刻之间，两厢庑廊丹陛之乐大作。张廷玉带来的畅音阁供奉们建鼓编钟齐击，箫琴笙笛共扬，哀乐悠远凄漫在纷纷大雪里，与方才灵棚鼓吹的俗调迥不相同，一曲未终犹自绕梁一曲又起增人愁绪。雍正满意地看了一眼允祉，徐步走至允祥床前，为长明灯续油，拈了香三鞠躬，亲手将香插好，退到一边。尤明堂大步上前展开祭文，略舒了一口气便朗声宣读。此时院中数百人，除了雍正全都齐跪在地。但那祭文是国子监祭酒张照所撰，有名的大才子，纯用先秦四言古雅之句，写得妙笔生花，可惜读时人们很难听懂。雍正却听得极为肃穆，待到收束，尤明堂已涕泪满面，提着嗓门读道：

……王也其灵，唯鉴朕衷。从兹一别，人天相绝。身虽相违，心依旧榭。澍蕙芳芷，其香不灭……呜呼哀哉，述此宸怀，王其尚飨，俎豆绵长……

至此雍正已是泪流满面。允祉是奉旨主持的，见尤明堂读完祭文，方从忡怔中醒悟过来，却没见允禄递上来仪单，拉拉允禄衣襟，允禄却不言声。他情急之下喊一声：“举哀！”不料允禄同时也喊一声：“点神主！”

二人一齐发仪仗令，却又不一样，立刻引起院中一片窃窃私议。雍正顿时红了脸，此刻却不便发作，见弘晓捧了牌位来，从高无庸手中接过朱笔，在“神王”的王字上点了一点。允祉生怕再喊错，看允禄时，允禄也不言声，一时都僵住了。倒是尤明堂见机得快，哀哀已是痛哭出声。弘晓“哇”地一声扑到箦床上号啕大哭，张廷玉顺势一句“举哀”，满院的人立时大放悲声，马马虎虎将方才的僵局掩了过去。雍正狠狠瞪了允祉和允禄一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随众也哭，但无论如何已减去了悲怆之气。

接着便是装殓入棺。偏是那棺材盖儿怎么也揭不开，几个太监累得满头大汗，后来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上头钉了两个钉子，于是又拔钉子，叮咚了半日，才算把允祥安殓进去。雍正气得手都是哆嗦着，兀自耐着性子把一床陀罗经被搭了允祥身上，至此乐声虽然还在回荡，人们已是哭得没了精神。只是弘晓已经哭软在地下，双手扒在棺材边呼天抢地，不许人盖棺。

几件窝囊事平安过去，允祉已经平静了一点。棺材里躺着的这个弟弟平素与他相与得很平和，既不知心，也算不上疏远，但不知怎的，他无论如何起不了悲痛之情。看着弘晓扑棺恸号，那只带着大扳指的手敲得棺材咔咔直响，他竟突然想到李汉三说的“痔疮”笑话儿，竟尔“扑哧”一声

笑了出来！这一来连张廷玉也忍不住怒火填膺，跪在棺旁，一手扶着哭得发昏的弘晓，恶狠狠盯住了允祉，说道：“诚亲王爷，您有心搅和，不如回府去！”

“三哥太不像话！”允禄脸气得发青，“你这么没人伦，我站你远点！”

允祉此时才意识到犯了众怒，顿时面如土色，后退一步，说道：“我怎么了！我招惹了谁了！”

“你招惹了十三弟在天之灵！”雍正回过头来，他额前的青筋崩起霍霍直跳，低声吼道，“别人哭，你笑！朕都听见了！你一夜不睡就昏头昏成这样？”

至此已是乐止哭歇，灵堂里外静得只闻落雪沙沙，所有的人都吓呆了。允祉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讷讷说道：“十三弟，你是见证……你知道我的心……”“你就别假惺惺了。”允禄鄙夷地瞥了他一眼：“大约主子还不晓得，三哥昨晚陪他的小老婆过生日，根本没顾着过来。你大约难逃这‘违旨欺君’四个字！”

“有这种事！”雍正本来已是气得魂不归位，被允禄左一句右一句撩得怒火冲天，咆哮道：“你眼中既没有朕这个皇帝，朕也瞧不上你这个臣子。你眼中既没有允祥这个弟弟，允祥也未必稀罕你这哥子！你大约是想定了，朕已经处置了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和允禩，不敢再料理你？你错了，我们皇族也就如一棵树，就算是金枝玉叶，疯枝子病枝子有一根，朕就剪一根。”

“那是！”允祉惊到极处，反而横下心，抓住雍正最后一句话的毛病，立刻反唇相讥：“皇上脾性我从小看到老，小时候您玩荷兰老鼠打架，败的被咬死，胜的你再打死。只要被皇上盯上了，逆着也不顺眼，顺着也不顺眼。总归都打下马践到脚下，才能叫你出气就是！”雍正紫涨了脸，用极为轻蔑的目光盯着允祉，他的声音倏地缓和了，像外边的天气一样又阴又寒：“好嘛……连朕小时候踩死蚂蚁的事你都记着账！这话何其耳熟，同曾静似乎如出一辙？你是君子？当年大哥魇镇二哥，怎么你借给他邪书？阿其那塞思黑闹八王议政，你又是个什么角色？你的儿子弘晟天天往阿其那府跑，都商议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朕已经容让你多少年了，你就不晓得‘感恩’二字！你快点滚回你府里，朝廷自然有人议你当得之罪，别叫这里的人都恶心了你！”

允祉望着那张毫无通融余地的面孔，高傲地崩起嘴角，任谁也没听清他说了句什么。他用头象征性地“磕”了两下，起身头也不回地去了。

“伪君子！”雍正望他的背影恨恨说道：又望了望允祥的棺柩，说道，“朕必治他的罪，给十三弟出气！”

接连三天辍朝为允祥治丧，在紧张又不安的气氛中过去。天上的雪却没

有停，断断续续地仍在下着，只是势头已经没有那样猛烈了。朝臣们在礼部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怡亲王府吊唁，又拖着沉重的步履出来。在一般人的心目里，雍正性格躁急暴烈，刻薄忌猜不能容人，唯独允祥和允祉两个人的话还听得进去，往往有触怒了皇帝的，私地里去求允祥，再不然备一点雅致点的礼去求允祉撞木钟，也能挽回天心。三天之内，允祥薨逝，允祉得罪身在不测，好像皇帝身边又熄了两盏灯，宦途变得更加不卜吉凶。

第四天早晨，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来到衙门。

这是他从云南回来后第一次到衙视事。从雍正三年，他以右副御史身份兼着云贵川观风使，一直驻节在外，又亲赴广州主持审询凌氏残杀九命焚庄灭尸一案，直到捉到包庇罪犯的年羹尧。当时年羹尧一案尚未爆发，年家一门炙手可热，两广总督孔毓徇是有名的耿直臣子也办不了这案子。孙嘉淦下车第一件事就是封年家的门，打掉年希尧的威风，几次亲临栗家湾勘查现场访询乡民，又一举擒获年希尧派来的刺客。雍正派图里琛兼程赴广州提调人犯，孙嘉淦已经将凌氏一门十人和年希尧等八名犯贪官员绑赴朱雀桥，请王命旗牌全部杀掉，连威风十足的图里琛也扫兴而归。孙嘉淦返回云南，又恰遇杨名时被参劾，同时接旨奉调回京。他偕同杨名时回任，原也打算死命谏诤雍正的新政。加上雍正元年他在养心殿与户部尚书葛达浑打钦命官司，犯颜直陈时弊。因此他人在外省，已是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的人了。有些先声夺人，听说他正式到衙视事，一向拖沓因循了的都御史衙门大司官、御史、监察御史们没有一个敢迟到的，早早就在衙中候着他了。卯正时分，听得外边一阵锣响，官员们一个个结束停当，都到衙门口相接这位都老爷。见他恭肃哈腰出轿，从容拾级登阶，心里都是一紧。

“不要这样。”孙嘉淦显得很从容，口气一点霸道也没有，面对一干躬背控腔的大小官员徐徐说道：“大家可以随便一点。孙某走的时候是姓孙，回来还姓孙么！”将手一让，请众人都到大堂，“我们也是久别重逢，见一见儿，我还要到大理寺观审李绂谢济世。来来来，都请坐！”说着自己先坐了公案侧边。

众人原想他不知怎么严肃冷峻的，至此身上都轻松了一下。分着议事次序都坐了，右副都御史英诚是孙嘉淦的同年，比众人随便，亲自沏了茶送到他跟前，笑道：“孙大人，你在外头是个包龙图的名声，回京来又一客不见。老实话，连我也有点怕你。老实说，你这张尊范一丝笑容没有，我也怵呢！御史衙门清寒，比起六部消闲得多。我就从没见过人来得这么齐，这么早的。”

“该说你们说，该笑你们笑，我生就的这副脸，你们不要计较。”孙嘉淦晃了晃冬瓜一样泛着青色的脸，语气还是那么干巴，“但御史衙门不是个闲衙门，这正是我想说的头一条。我先前在户部也有这个看法，现在不。其实我们都是在这里‘等’。等着哪一省哪一府出了案子，有人举劾，这里才动。这样子我看也不必设这个都察院。”他顿了一下，拱手

道："皇上圣明在躬，整顿吏治，正是御史大显身手的时候。自从有了养廉银子，大家也都不很穷，更用不着仰着外官的鼻息过日子，坐在这里吃闲饭，别说皇恩，也对不起朝廷的俸禄！——这几天下雪天冷，就不说了。签押房的书吏把人分一分，分成三拨，一拨去外省，一拨到六部，体访民情，纠察吏治；一拨留院汇总，该建议的，该纠弹的，该谏议的理出头绪，我们有权处置的，就地就时办理，这么着还闲得起么？"

孙嘉淦轻咳一声，见众人都侧身听得凝神，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道："我学生年轻，没有赶上一睹前辈名臣风采。唐赍成上书北阙拂袖南山，郭琇于千人大筵上当面弹劾权相明珠，才过去几十年，现在已经难见这样的人。所谓'文死谏'，正是御史的本职，所以如果胆小，你趁早儿卷铺盖走路。还有一等人也不可取，事无巨细轻重，见了就写，把些鸡毛蒜皮的事一个劲做文章，自己都轻贱了自己，叫别人如何瞧得起你？谁再敢弄些'某人贪贿二两银子'，'某厨所制御膳甚咸'，'某官朝会时咳嗽一声'之类的东西搪塞，我孙某就先弹劾你个'琐碎亵渎'！"

他长篇大论，还要往下说，一抬头见刑部谳审司堂官陪着刑部尚书卢从周进来，便道："其实我要说的就是三条：诚心辅佐朝廷；敢言；不挑剔。今儿人到得齐，由英诚老兄主持，你们议议。有不是处可以商榷。"说罢站起身来一揖手团团一拜，便和卢从周联袂出门升轿而去，都察院会议向来开起来扯皮连筋没头没尾，他这么利索，众人都不禁爽然。

卢从周和孙嘉淦来到部院街大理寺衙门，刚刚过了辰初时牌。其余衙门都倾巢出动在门口扫雪堆雪人，唯独大理寺门口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戈什哈们手按腰刀目不斜视站在踩得结结实实的雪上，靠石狮子旁还有两队善捕营的御林军，黑鸦鸦站在雪地里雁序排成八字，气氛显得十分森严肃穆。见他们二人哈腰下轿，一个门官高唱一声，"孙大人卢大人到！——放炮开中门！"便听三声沉闷的炮响，中门哗然洞开。二人忙一揖让拾级而上，已见大理寺卿高其倬率着几个会属迎了出来。高其倬却不似孙嘉淦那样深沉严肃，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顽皮相。三人一举手见礼，便嘻嘻笑道："从周兄倒是常见，嘉淦架子大不肯来，我也不敢去碰你的门。"孙嘉淦道："我没有那么大架子，其倬来了我还是要有清茶相待的。"卢从周边走边问："你出差了么？来了几次也没见着你。"

"我又走了一趟易州。"高其倬左右看看，小声道："去给皇上看陵去了。"说着便往签押房里让，又道："三爷一会儿也来监审，他一来咱们再升堂。"

三人在签押房坐定，孙嘉淦见满架都是书，不禁讶然，顺手抽出一本，是《堪舆家言》，再抽一本是《风水记》，连带着掉在地下的一本捡起来看，却是《易说地脉》。孙嘉淦从来不苟言笑的，也不禁破颜莞尔："高其倬，武大郎玩夜猫子，你就看这些书！""你是除了孔子六亲不认。"高其倬笑着打火抽烟，说道："其实天地与人相应相合，堪舆之说不离经叛道。张廷玉原来也不信，我看了他家祖茔，说处处都好，就怕

要夭折一个公子。他家张梅清果然就病死了。他说要换一处风水，我说梅清已经逝了，你换也换不活他，那是极好的风水，千万不敢乱动！皇上的风水地换到易州，来了几个蒙古喇嘛一块踏看，他们也说好，只怕土气薄，不及马陵峪。我说你就这里挖，一丈五尺之内要出水出沙，你剜了我眸子去！他们就地打井，刨了两丈还不见沙水，这才服了……皇上原先也一心想在遵化建陵，挨着圣祖爷近些。我六次去看，说这里不成，几个喇嘛呜哩哇啦说些什么鸡巴我也听不懂，穿了几处，里头涌出水来他们才服……”他一说风水便兴致高得不可遏止，别人想插话也插不上。孙嘉淦乘他换气，冷冷说道：“照你这么说，做一辈子坏事，只要选一块牛眼地，就能胤福儿孙？”

“这你就不懂了！”高其倬正色说道，“没有德的人，他就选不到好地……”还想唾沫四溅往下说时，一抬头见弘时进来，三个人忙站起身来，高其倬道：“今儿爷来，应该放炮开门迎接的呢！下头人越来越浑了。”

弘时守灵几天，大概是乏累了，脸色苍白里带着阴沉，说道：“是我不想虚排场。我刚从澹宁居过来，有两个信儿告诉你们。曾静已经解来北京，皇上意思要优待，不下南狱，囚到狱神庙，由弘历和鄂尔泰主审传话，你们刑部专管看押，曾静吃八品官的俸禄。二件事允祉三爷已经革去一切爵秩，迁到景山永安亭囚禁。诚亲王世子弘晟也革去世袭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由宗人府严加管束。咱们这边，由其倬和从周主审，我算是个坐纛儿的。皇上这几日气性不好，我给大家提个醒儿，都要小心仔细办差。”三个人起身听了，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卢从周道：“这事自然我和高兄努力办好，断不能叫皇上为此操劳。高兄自然主审，兄弟从旁帮助就是。”

“好吧，”高其倬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孙嘉淦，一扬颏儿对外喊道：“升堂！带李绂！”

李绂、谢济世、伍铤、黄振国和陆生楠并案五人，都已押在大理寺大堂东侧的栅房里，每人各占一间。李绂和伍铤是朝廷犯事大员，栅房里还生有火备有茶，其余三人官不过四品，便无此优待，但比起刑部大堂，无分干证罪人高低贵贱一律塞进湿漉漉的待审厅里，这里已是天堂了。听得那面硕大无朋的堂鼓响震和“带李绂”的传呼声。李绂端茶的手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两个戈什哈在栅门外给他打了个千儿行礼，打开栅门又是一躬，说道：“我们大人传您过堂。请！”

李绂高傲地摆了摆头，又略事整理了一下头发，铁锁锒铛随着两个戈什哈到了堂口，两班皂役见他到来，黑红水火棍子双手一掬，“噢”——地拖了一声堂威，立时静得地下掉根针都听得见，满堂只听见他身上的铁链哗啷乱响。他深吸了一口气，向堂中瞥了一眼，只见高其倬卢从周分中居上而坐，弘时和孙嘉淦在公案西侧另设一桌并肩而坐，承审监审，无一不是熟透了的朋友。他似乎有点怅然，自失地一笑，双膝跪了下去，说道：“犯官李绂跪见三爷，高卢二位大司寇，孙总宪大人！”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给李绂去刑。”

高其倬吩咐道。看着人提着一套刑具退下，高其倬又对李绂说道：“巨来，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竟成今日之局，实在也令人感慨！既是如此，敬请绂兄体仰兄弟难处，凡问答之处不可再有藏匿粉饰，审结之后自然皇上还有恩旨。该为你说话处，我们也非草木之人。”这都是大理寺审官的老套头，高其倬说得却十分诚恳，连孙嘉淦也是心里一动。卢从周接着说道：“今天传你来，就为询问你与谢济世、伍铤、黄振国、陆生楠结党，陷害田文镜的事。我们只是审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你是身份很高的人，除了我们依律谳定，还要交六部议因，由皇上亲自裁决。”

“犯官弹劾田文镜是实，而且至今犯官也不觉得弹劾词中有不实诬陷之词。”李绂长跪在地，直盯盯望着堂上四个人，说道：“至于‘结党’，我不明白意指云何？谢济世是我同年，他也是朝廷大员，他也弹劾田文镜，是他的要权。若说我指参不实情节有误，李绂自有应得之罪，说到别的上去，李绂实难认承。”

高其倬“啪”地一扣响木，厉声问道：“你与伍铤同年进士，谢济世又是你的门生，显见得黄振国在信阳说了田文镜许多不是，由你进京纠集密议弹劾。陆生楠为广西人，与谢济世同乡，你又作过半年广西巡抚，未必不与陆生楠谢济世互为党援，今既败露，更有何说？”李绂双手据地，仰面说道：“高公也是读书明理之人！您与李卫同在成都府做事，又受李卫荐举做官，不才雍正三年曾上章弹劾李卫‘不学无术’，能不能据此实证您与李卫串通一处陷害李绂？卢从周是鄂尔泰门人，谢济世曾经上表陈词云南不当改土归流，鄂尔泰是否串通了卢从周挟嫌报复？你问这些话不觉得脸红么？何况我离滇返任，径由洛阳，和田文镜在洛阳见的面，根本没见黄振国，又怎说我和黄振国勾连谋害田文镜？”高其倬被李绂问得脸一红，旋即镇定自若，笑道：“好一张利口！既说没到信阳，你又怎么得知黄振国一案是受了田文镜冤抑？你到京之后，和谢济世、伍铤在高兴楼一处吃酒，席间都议论了些什么？讲！”他又使劲拍了一声堂木。

“回大人，”李绂哪里在乎这些虚声恫吓，直挺挺跪着，语气振振有词，“黄振国冤抑，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然是我同年，我和他没有杯水私情之交。信阳府讼平赋均百姓乐业，雍正四年田文镜报过卓异，雍正五年朝廷有旨给黄振国原任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据邸报说的。田文镜误用匪人张球，他自己也上折自劾。我的劾本指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有何错误？至于高兴楼吃酒，我是说了田文镜蹂躏读书人，说他是不可救药的偏执人，谢济世、伍铤也都有同感，但在那里我们谁也没说写本弹劾的事。‘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当时陈学海也在场，传来一问就知道了。”

卢从周盯着侃侃而言的李绂，也觉得指他“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的罪名难以成立，在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好人受屈，现从黄振国住宅搜出赃银两万，又有茶马贩子客氏指实黄某私卖茶引，客氏收据已献录在案，你现在还有什么话？”李绂道：“黄振国与犯官并无深交，他犯赃既有实在凭证，犯官确是误听人言，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没有别的说话。”

至此问答已成僵局，高其倬一边传命带谢济世，对李绂说道：“巨来，你如今身在不测，要仔细思量承奉圣意。你既有错处，更当反躬自省，如果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呈。”

“田文镜岂得谓好人？”李绂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拂袖而去，边走边道：“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他是河南总督，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黄振国屡加表彰，难道他无责任？”

接着谢济世便被带进来，他个子比李绂稍高一点，宽宽的脸苍白清癯，大冷天儿只穿一件土灰尘布夹袍，浆洗干净得纤尘不染，发辫也整理得纹丝不乱。去刑之后，他很仔细地又理了一下前额上寸许长的头发，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四位堂审大员。一望可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角色。高其倬因他官小，平时也无交情，便想劈头打下他的气势，猛地一击案，喝道：

“谢济世，你可知罪？”

“不知道。”

“你参劾田文镜的事可是有的？！”

“有的。”谢济世偏着脑袋想了想：“——那是去年五月的事——怎么，我不能参他？”

谢济世一句就顶住了高其倬。他是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官秩虽然只是四品，但却是言官，举劾不法是他的本职分内，他当然有权参田文镜。高其倬是个见机极快的，口风一转说道：“你当然可以参，但不能挟怀私意！我问你，受谁的指使参劾田文镜？”

“我受孔孟指使。”谢济世不慌不忙说道，“我饱读经史，束发受教就循的孔孟之道。千古之下，哪有田文镜这样的暴虐乖戾之徒安座堂皇，不受正人弹劾的？”

他话一出口，高其倬和卢从周便面面相觑，堂下亲兵皂隶也是一片窃窃私议。孙嘉淦见审讯李绂答问都如儿戏，早已听得大不耐烦，此刻也不禁凝神贯注打量这个谢济世，心里想：此人风骨不俗，怎么早先竟不认得他？正胡思乱想间，高其倬冷笑一声，说道：“你好大口气，读了几本经史，会作几篇八股文，就自称孔孟受教门生！”

“我没说是门生。你问我答，我就是受教孔孟！至于我的学问，不在此案中，你除了看风水说勘舆别无所长，自然和我说不到一处。”

“你放肆，大胆！本部堂是有权动刑处置你的！”

“宣扬孔孟圣道是堂堂正正的事，没有什么放肆可言。我自幼读圣贤书，讲学也著书，《古本大学注》、《中庸疏》都是我所作。我只知道事上尽忠，见奸不攻不是忠臣！”

高其倬不禁大怒，他平生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勘舆学，一开头便被谢济世说成了不值一文的下九流，叫他如何忍得，因使劲一拍响木，大喝一声：“大刑侍候！”

“喳！”

大理寺的衙役们大约从来还没有夹打过官员，略带兴奋地答应一声，“咣”地向谢济世面前扔下一副柞木夹棍，瞪着眼盯着高其倬等他发号施令。高其倬贸然间觉得不妥，但事到其间却没有平白下台阶的理。心一横便要吩咐上刑，身边的卢从周一拍堂木，大喝一声道：“谢济世，你招是不招？”他带来的刑部衙役立刻助威：

“快招，快招，快招！”

谢济世绝望地望一眼弘时和孙嘉淦，忽然悲凄地放声大哭，边哭边道：“你们夹吧……打吧！圣祖爷呀……您睁开眼瞧瞧，这些不争气官儿们怎的糟踏您的基业……”

他这一喊，众人立时目瞪口呆。原来雍正元年就有旨意，无论何种场合，只要一提康熙庙号，所有文武百官不得坐听，要全体起立致敬。孙嘉淦头一个腾地站起身来，弘时也忙不迭起身肃立，高其倬和卢从周便也起身。满堂衙役不知其中缘故，痴痴茫茫不知所措地站着发呆。那谢济世头也不抬，一口一个“圣祖爷”，哀声很是凄惶：“……您老人家才过世几年，这些人都记不得您的话了……《圣武记》毕您一生心血写成，如今大臣们也都忘了您的训诲——‘非圣者即是乖谬之臣，虽有才而不能用；言利者即是导主忘义，虽聚敛有法亦为佞幸”——这不是圣祖爷您的教诲……田文镜难道不是言利导主忘义之臣？高其倬难道不是非圣乖谬之徒？而今他们高坐堂皇，反而来审我这个迂书生！我的圣祖爷……您好歹看看这些东西……他们能算是好人么？噢……呜……”也真亏了谢济世好记性，一边哭，长篇累牍地引用康熙所著《圣武记》里《辨奸识忠》篇里的论断，畅似流水毫无羁滞，夹带着对自己奏折的辩护，横攻一堂审官，满朝文武骂得一无漏网：“如今满朝上下，只剩下了都俞吁咈捏造祥瑞，假报政绩欺蒙当今，略略敢言的就群起攻讦，不至于死地不罢手……圣祖爷……痛心您九泉之下也不得瞑目……”至此，孙嘉淦已被他哭出一身汗来。高其倬早已听得烦躁，好容易等到个话缝儿，咬着牙大声道：

“动刑，看招是不招？”

衙役们又好气又好笑，极熟练地将棍子套到谢济世腿上，用力一收。那谢济世是个文弱书生，脸色立时惨白如雪，略一挺，大叫一声：“你夹死我吧！——指使我的是孔子、孟子，还有圣祖爷——”他一下子就晕厥过去，口中呢呢喃喃还在咕哝，听时，仍旧是在念诵康熙的庙号，众人只好仍复起身聆听。

“不能再用刑了。”孙嘉淦离座，看了看昏晕不醒的谢济世，对高其倬一揖，说道：“我要回去写本，保这几个人。”又对弘时一躬，便退了出来。弘时从大堂里追出来，扯住正要上轿的孙嘉淦，说道：“嘉淦，我最知道你的。从容一点，别急着动手，更不要蛮来。皇上这些天气性不好。”孙嘉淦瞟了弘时一眼，客气地说道：“多承三爷关照。这明明是个文字狱。我为御史岂能坐视？就不为这个案子，我另外还有许多话要陈奏持上的。身为都御史，我也不敢看着皇上的气性说话。谢谢三爷。”说罢也不回衙门，也不去畅春园，一径赶回府里索了笔砚就拟奏稿。

大理寺刑询李绂一案，李卫和弘历却奉旨和曾静在养蜂夹道对话。曾静被逮之初，深恨张熙卖师，原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一言不发的。湖南巡抚因为本省出这样大逆造反的案子，被降二级留用处分，他把曾静抓来后也不审问，每天二十小板，再灌一碗凉水送回监狱囚起。四天下来满身疮痕血疤，又腹泻不止，把曾静一把老骨头折腾得求死无门求活无路。又过几天，张熙由青海解到四川。圣命又到，命俞鸿图交任复京另委要差，顺途解押曾张二犯到京。俞鸿图带着张熙同到湖南时，曾静已瘦得一把干柴一样了。

那俞鸿图却甚是通达世情，一把人犯要到自己手，大一件就是把他师徒合囚在一间房里，由着他二人翻脸吵闹一夜。第二天他自己亲自来劝，又带着郎中给曾静看病。他也真放得下藩台架子，亲自灌汤侍药安排饭食衣着，一直到解押起程，绝口不提案情。一路上关防看押，也是内紧外松。殷勤将息着，连护送的人都改了长随衣着，一口一个曾老爷张老爷奉迎，但有需求都是立即照办，形同厮役皂仆。俞鸿图和他们同处一车，偶尔也说学文章词赋，打打棋谱什么的，十几天下来，居然“老俞”、“老曾”、“小张子”地叫起。眼见京师渐近，俞鸿图脸上便露出愁容，无缘无故地还时而对着车角抹眼泪儿。二人开始也不以为意，见得多了，不免诧异。曾静忍了几天，不自禁问他：“俞大人，您这几天忽忽不乐，是因为雪大路难走么？”

“雪大有什么不好？”俞鸿图掀了掀驮车窗望着外头道，“这雪天只要不冻饿，读书人没个不爱的。你们看，前边那个土丘，就是燕王的黄金台，绕过这道弯儿，一条冻河过去，就是京师驿站潞河驿。去日苦多，前程途穷，二君祸在不测，我非草木之人，焉能不动情？”

两个人顺他目光向外看，但见六出缤纷雪花如绵，远村近廓树头塘坳一片玉砌冰凿世界，带着雪挂的老柳枝浑如梨花怒放，轻轻在风中摇曳生

姿……一阵死一般的沉寂过后，曾静喟然一叹，说道："这是造化驱使，事已至此，有死而已。"

"你们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这一路我只能聊尽友谊而已，凭我俞某人，断然救不下你二位。"俞鸿图先把前途说到二十分无望，死死地绷住嘴，让两个人绝望到无可奈何。足有移时，他才又说道："这一路一想到这一层，我心里就刀铰似的，可又无法可施。你们写的那封信，气得皇上几夜没睡，生怕你们死在湖南，所以才叫优礼送来北京。但一路相处，我觉得你们不过是误入迷途，上天有好生之德，难道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么？"

曾静和张熙的"决心"早已在俞鸿图的软功下被暗地销蚀，此刻被他如簧之舌连推带拉如弄小儿，早已听得痴了，只是还放不下脸来询问"办法"，只低下头叹息流泪。

"谁叫咱们有缘朋友一场呢？"俞鸿图目中幽幽放光，由车厢移动着身子，仿佛陷入极度的深思，徐徐说道："现在要想活命，我苦思百计，都不中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一试。"

"什么法子？"曾静和张熙眼中陡然放出希冀的光，竟不约而同问道，问过之后又都觉失态，不禁又都红了脸，低下了头。

俞鸿图满心得意又为雍正立一大功，却装作愁眉苦脸，手撮着牙花子沉吟道："一是张熙和岳大将军有兄弟之盟，誓同生死。皇上爱重岳钟麒军门，他又领兵在外，最忌切口。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一条，要多称赞岳大将军忠义节行，提醒皇上。"他轻咳一声，"皇上是个强性子人，你们要服输，输得心悦诚服，不能带出半点口是心非。你弄假的，皇上就会觉得你们戏弄他，那就完了。你心悦诚服，皇上觉得你们顽石可化，就有一万个人想杀你们，也拗不过皇上。"见二人连连点头，已是一副乞活的猴急样，自以为已经吃准"圣意"的俞鸿图又有点犹豫，因一笑说道："事已至此，大错铸成，苦劳焦思也都是尽人事而已。还要看天命，看你们的运气。你们照我说的，十成有七成活命指望。"

……此刻，面对上座的弘历和李卫，傍坐着的俞鸿图，还有刑部侍郎励廷仪，曾静伏跪在暖融融的地龙旁边，挖空心思奏对雍正的问话。他心中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万一是上了俞鸿图的当，服了软，低了头仍旧不饶，那才真叫"掬尽西江水，难洗今朝羞"！他偷眼看了看座上四个人，一个个皆都表情严肃刻板，没有一点笑意。不由心里一寒，身上一颤。

"旨意问你，"弘历问道，"你在上岳钟麒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所归么？还要讲这个话，是何所指？"他睨一眼这两个活宝，一个冬烘糊涂，一个顽钝无知，都是一副小心翼翼土头土脑的乡巴佬模样，半点灵

爽之气也无，不禁厌恶地别转了脸。心想：皇阿玛还嫌国家朝廷事情少，和这样的蠢材大费唇舌，还要著书立说！思量着，曾静叩头回道：“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实是孤陋寡闻之极。这次赴京，俞大人一路譬讲，才知道本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定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亶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从前弥天重犯实实蹈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自外于圣世。”

弘历满意地点点头，不禁看了一眼俞鸿图：能在几天里调理出这么一对犯人，也真是一员干吏。他似乎高兴了一点，挪动一下身躯又问：“旨意问你：书信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士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禽兽之名，是因为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通，所以叫‘夷狄’，并不是生于中原就叫人，生于外地就不是人！如果照你说的，中原只生人类，为什么猪狗马羊比人还多？就是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这是异常痛快，刁毒犀利的问词，最合着雍正的性情，倒也合了弘历此刻的意。因问过之后啜茶跷足而坐，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曾静。曾静听得一怔，想起俞鸿图谆谆告诫，此刻才明白，做低服小，就是不可有羞耻心。羞耻之心泯灭干净，什么话都能说得畅若流水。索性便流出眼泪来，崩角叩头道：“这都是弥天重犯读书减少，义理不能透彻，错以地域远近划分华夷，不知道以人之善恶分华夷的缘故。圣祖爷殡天诏书到，就是我们那深山穷谷，百姓们也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也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他泪涔涔地，涨红了脸略一顿，“但在当时，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能如此感化万众？只因为一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了经书旨要，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今日才知《春秋》这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和本朝龙兴情形天悬地别。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夷狄，华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孟子既称大舜、文王为东西夷所生，又评诋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为禽兽。所以中原岂无夷狄？蛮荒岂无圣人？只是以‘心’来分夷狄就是了。所以弥天重犯虽然昔同禽兽，今蒙皇上金丹点化，幸而已转人胎了。”曾静这一番胡说八道，任谁一个经史家都可一望而知。但雍正既然先已谬了，也只好任谁都随着。也幸得曾静精熟经史，抓住一个“心”字拼命做翻案文章，虽然七拐八弯闪烁暧昧，总算理上说得清通无碍。弘历不禁开心一笑，但想到这些问答还要辑录成书发布天下，又由不得嗫嚅。正要再往下问，李汉三从外匆匆进来，向耳边极轻地说道：“万岁这会子发怒，朱师傅叫请爷进去解劝解劝。”

“唔，和谁？”

李汉三前凑一步，又对弘历耳语“孙嘉淦”三字，便后退一边，好奇地打量曾静张熙时，恰张熙也看过来，四目相对，都是吃一大惊，忙都别转了脸。弘历不敢再迁延时分，起身略一整衣，说道：“这是皇上的问话旨

稿，李卫在这里维持一下，叫书吏们好生记录供词。曾静，生死荣辱都存于你一念之中，好生回奏你的供词，去掉疑虑之心。皇上万几宸函中亲自问你的供，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事。你不要再自误了。”说罢出来，在狱神庙门前认镫上马，加一鞭，带着李汉三直西而去。

雍正果然正在怒不可遏。孙嘉淦上书的消息，当天卢从周便密报了他。雍正早已知孙嘉淦对诸多政务有不同意见，就是李绂，雍正原本也十分爱重，也盼有个把人出来说几句话，以为自己开恩留个地步。因此卢从周密报，雍正还笑了一笑，说道：“那是个铁心铁御史，朕也都堵不住他嘴。你们只管照原旨意从严审议。”

但孙嘉淦递牌子进来，呈上自己的奏折时，雍正却笑不出来了。折子是素纸贴了黄签的，厚厚的一叠，雍正一边展读，口中还笑道：“什么好文章，写了这许多——”话没说完便一下子打住，因为压根就不是保李绂的，标题便赫然醒目：

为停纳揖、罢西兵、亲骨肉三事臣孙嘉淦跪奏

雍正的头“嗡”地一阵轰鸣，哆嗦着双手一点一点展开来读。看着看着，一股怒气陡地涌起，他“刷”地一声将奏折甩在地下！他离开了暖阁，背着手在正殿快步兜着圈子，满殿太监宫女都吓得悚息股栗。孙嘉淦跪在暖阁隔扇前头也不抬，他已经感到了咫尺天威即将发作的紧张气氛，深吸了一口气，准备着雍正雷霆大作。高无庸一阵心慌，眼见没一个人能说上话的大臣在跟前，悄悄溜到后院正房叫了乔引娣过来。

雍正似乎心情极为矛盾，拧眉攒目走几步，回头恶狠狠盯一眼孙嘉淦，又无可奈何地舒一口气，踅回身来亲自捡起他的奏章接着再看，瞥一眼，正看到几行字：

纳揖为千古弊政，彼以钱入官求位，将本求利，何事不可为？暴虐贪酷之吏皆由是辈所生。即微臣言，主上岂不知耶？知非而不能去，犹见善而不能举也。中平皇帝不屑为之，今皇上英睿聪亶，何以仍取此补疮而剜肉！臣甚疑皇上有非道敛财急功近利之心也……

雍正只看到这里，气得“刷”地又将奏折甩得老远。但他踱步不到半刻，又狐疑地停住了，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满眼恨意又盯一眼孙嘉淦想去捡那奏章又停住了。引娣忙捡起平摆在案上，又拧了一把热毛巾递上来。雍正擦了一把扔下毛巾，又坐下来看。他看过了“罢西兵”这一节，似乎心情平静了一点，但看到“亲骨肉”一条，又紫涨了面孔，几行遒劲干瘦的小字剜心刺目，看得人头目眩晕。

阿其那塞思黑其自有应得之罪，乃罪之又复加以恶名，先帝之子虽众，而各王之兄弟凋零不堪，皇上陡负不悌之非议，何以率天下遵五伦之道义，又何以彰先帝慈悯之圣衷？

“你是说朕不孝？！”雍正读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愤怒之心，“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待朕的？你一个外臣，干预朕的家政，你活够了！”

孙嘉淦一直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挺着。雍正一开口，反而觉得身上轻松了不少，顿首说道：“臣岂敢干预天家家政？但自大阿哥允禔之下，皇上七个亲兄亲弟身遭囚狱之苦，天下有目共睹，圣祖在天之灵能不伤怀？”

“朕和你想的不一样！”雍正的嗓音嘶哑沉闷，带着丝丝金属的颤音，“大阿哥二阿哥是先帝亲自处置，朕并没有难为他们处。他们不孝不悌，气得先帝寝食不安，要朕代为受过？八阿哥一世奸雄，联络外臣图谋不轨，也是世人有目共睹！你为什么奏折里一字不提？嗯？！”这无比凶狠的一问，都自丹田而出，震得大殿嗡嗡作响。一个小太监站在外殿边，紧张得眼一黑，竟自吓晕了过去！孙嘉淦以头碰地有声，语气却毫不浮躁，一口便顶了回去，说道：“臣的奏议不是为指他们的罪，臣是提请皇上留心，古有‘八议’之理，他们为非应予惩处，但惩处应当有度，闲置而散其权，使其不能为非即可，何必为天下造不悌之口实？”雍正一听“谣言”二字，更加光火，怒声吼道：“不轨之徒造谣生事，难道是朕的主使？！”

“当然不是。但皇上如能措置得更为妥当，曾静这些鼠辈何由而能造谣生事？”

“好！你顶得朕好！”雍正气得浑身乱颤，抓起一方端砚“啪”地一声掼得稀碎，满殿回旋着他的咆哮：“他们怎么整治朕？魇镇、投毒、刺杀、中伤，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没作出过！朕这里稍加惩处，你就出来拦横儿！你是什么忠臣？”孙嘉淦连连叩头，说道：“主上息怒。臣没说不应惩处，只是皇上既为四海之主，自应有包容四海之量，百川之中岂无泥沙？殿庙宇下亦难免藏污纳垢！为皇上计，为天下后世皇子皇孙计，皇上立一宽宏大量表率有何不可？”他没说完，雍正已经大喝一声：“叉出

去！”

孙嘉淦不等人来架，叹息一声，磕了三个响头起身便走。

“回来！”

雍正叫了一声，见孙嘉淦仍是那副不躁不急的样子，稳重安详地又跪了回来，反而略有点气馁。哼了一声又回了炕桌前，孩子一样坐着怄气。恰此时朱轼来澹宁居，在殿门口遇上疾步如星的弘历，二人略一会意便跨进殿内。弘历一进门便故作失惊，说道：“这不是孙韵公么，你这是怎么了？”朱轼把一叠子文书轻轻放在案上，说道：“这是臣和方苞刚刚整理的奏议节略，都是部议三——允祉的，请万岁裁夺。”

“看来朕真的要当‘寡人’了……”雍正抚着剃得趣青的脑门子，不胜凄楚地叹道：“李绂结党攻讦，说朕为群小所围；杨名时反对改土归流，劝朕别受佞人蛊惑；十三弟骑鲸，朕饮食不能下咽，三哥却有心笑！民间风言风语，说朕许多不是，还冒出像曾静这样的畜牲，居然敢策反岳钟麒……现在又是孙嘉淦，趁着朕心力交瘁打上门来……真的要众叛亲离了？”他哼了一声，把孙嘉淦的折子推给朱轼：“你们看看，这是翰林手笔，与众不同！”

弘历忙凑到朱轼身后，看到奏折题目“亲骨肉”三字一怔，当一行行看下，那些直指雍正喜爱聚敛之臣，信任酷吏，以为凡科第出身都是“党徒”的话，还有指责雍正积财为打仗，本可抚绥的云南土司，偏要“改土归流”。策零阿拉布坦遣使来京礼节周到，也是可以一纸诏书传檄而定的，却硬要“耗资亿兆骤兴大兵”。换言之，简直是贪财奴役，聚来的钱烧得没处放，无端地又要打仗！后边说到兄弟，用词大胆，简直更是肆无忌惮。无论哪一条，都比李绂等人的“狂吠”要激烈多少倍。看着看着，弘历的脑门子上也渗出了汗：这怎么处？朱轼却拿着奏稿，仿佛在掂它的分量似的，只是沉吟不语。

“你们以为如何？”雍正要过奏稿，紧锁眉头，“怎么处置这个犯上的狂生？”

“万岁……”足有移时，朱轼才轻声说道：“孙某确实带着狂气。但我……我很服他的胆子！”

一句话说得雍正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看着地下一动不动的孙嘉淦道：“朕也不能不服他的胆子。”

满殿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弘历见父亲不再生气，放下了心，便辞出去。因见李汉三跺着脚，还在双闸口的大柳树下候着,便笑道："你先回府就是了，这里还少了护卫？再说，这是北京，辇下之地，还会有剪径大盗不成？"李汉三扶着弘历上了马,自己也乘骑紧随，瞟一眼身后尾随的护从亲兵，低声道："四爷，有件事不妙之极，我恐怕要遭狗咬！"弘历略一愣，偏转头问道："谁？"

"张熙那个狗崽子。"李汉三道，"他认出了我。原说叫'张熙'，我想天下重名重姓的多了，没想冤家路窄，竟真是开封和我一处闹闹的这一位！"

弘历勒住了马，略一沉思，立刻掂出了这件事的斤两：那张熙求生的心正盛，什么事做不出？科场案例不要紧，如果把曾静张熙和李汉三连成一线，自己就有窝藏造逆重犯的嫌疑……深一层再想，岳钟麒素来在自己府里走动得殷勤，李汉三再被人栽上一赃，两案相并，立刻就会把自己抛到滔天恶浪的中心！他抿了抿发干的嘴唇，心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李汉三逃走避风，或者干脆灭口，但他立即就否定了这个冒险念头：李汉三或死或走，万一张熙攀咬出来，更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如果密地里杀掉张熙呢？他又想，这当然风险小些，但张熙现在是未结案的人犯，五六个衙门公用看管，很不容易下手，如不能得手，假的也成了真的了……一时间，这位稳沉凝重的少年王爷竟有点乱了方寸。他驻马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不去狱神庙了，咱们回府去合计。"因叫过从人吩咐："你们不要跟着，派人叫刘统勋到府里来一趟。"说罢加马一鞭，和李汉三泼风价去了。待到进鲜花深处胡同，路过弘昼府门，却见门口正在送客，二人把马勒到墙角，却见是方苞从里边辞出来。弘历此时半点也不想应酬，只和李汉三闪进夹道里，等方苞的轿过去，才回府里，已见刘统勋在门口下马了。

"延清，你倒腿快。"弘历按捺着一腔心事，请刘统勋一同进了西书斋，一边让刘统勋和李汉三坐，微笑道："从绳匠胡同走比这边远着老大一截子呢，比我们还先到一步。"刘统勋笑道："我是从养蜂夹道来的，李卫说您去了皇上那儿，我就来府里等了。"两个人想了想，不禁都是一笑。刘统勋是府里走动得极熟的人，因见嫣红和英英都开了脸，便笑道："都作了侧福晋了，恭喜你们高升！温家的呢？"

嫣红笑着给众人上茶，飞红了脸瞟一眼弘历，说道："刘大人只管拿我们下人开心！听说您已升了户部侍郎，您才高升了呢！温妈妈连日身子热，没过来侍候。"小英却只背转脸吃吃地笑。

"好，都高升！"刘统勋大笑道，"我们不都托的四爷的福么？"几个人听得都是一笑。刘统勋又道："俞鸿图修河，要户部供两千根木料，户部的木头都拨了兵部，我们梁尚书说，'你在四爷跟前有面子，你走一遭。'这是一件，我也有几日没来了，着实惦记着，就奔来了。"说着将木料调拨单呈上来。

弘历连想也没想，提起笔就签字，一边写一边笑道："这个俞鸿图了不得，一心干事，而且精明练达，又年轻，想当名臣呢么！"刘统勋笑而不

答，接过调拨单，只手望空一抓，道：“有这毛病儿，只怕名臣难当！”弘历目光闪了一下，问道：“怎么，手长要钱？没有证据不敢妄言！”刘统勋微笑道：“只听了点风言风语。”

“这个世界风言风语太多了，精明人都弄迷糊了。”弘历叹息一声道，“我叫你来，也是怕风言风语到这头上。”因将张熙认出李汉三的事说了，又道：“汉三怎么跟的我，前前后后你都知道，我也不瞒你说，如果张熙狗咬人，并到这天字第一号官司里，很麻烦呢！”李汉三道：“四爷，我给您招惹了事，我还是承当。我可以去刑部投案。”

刘统勋脸上已没了笑容，摇头道：“投案不行。你投的什么案？曾静案跟你没瓜葛，闹场案朝廷已撤销。只要没人存着心整治四爷，这件事压根不算什么。要是诚心扳倒四爷，他也不一定用这个法子。就张熙而言，认出李汉三就是秦凤梧，不会轻易说出来。明摆着的皇上有心赦他，他干吗要节外生枝胡攀乱咬自寻死路？如果朝廷要杀剐他，临死拉个垫背的，那兴许会乱说的——这是人之常情。我判过多少案子，最笨的蠢货也晓得避重就轻。”他一番话说，弘历和李汉三都松了一口气，才意识到自己是当局者迷。嫣红和英英此时才领悟到弘历的担心，倒挂上了心思。嫣红皱眉道：“要有人专门使坏，撩拨着曾静攀咬朝廷里的人呢？”

“不会。”

刘统勋默谋良久，突然一笑，“你比四爷还关心，才这么想。曾张一案是四爷主持，四爷不允他们，谁敢胡乱撩拨？”他沉吟了一会儿，叹道：“要是落到别人手里问案，也真难说了。不是我埋怨，四爷当初回京，应该原原本本把路上的事奏明，查他个水落石出，就许没有今天这么多担心事了。您太宽厚，太善行，人都以为您只会笑，不会杀人，他就敢上头上脸地作践！”“不会杀人？”弘历微微一笑，说道：“作皇阿哥的，心里存着个牙眼报复的念头不好，总归还是光明正大才对。不过，我也不是毫无防范。没有防范就成了烂好人，也成全不了君父事业。”他有些弛然地斜靠了椅子上，一时间已放下了心。刘统勋道：“你没有留心，方才我说的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要禀爷，先前说的吴瞎子已经来京，和奴才一道儿来的，请爷赏见一下。”

“吴瞎子，”弘历看一眼嫣红，说道：“你叫人传他进来。”话音刚落，便见窗外竹影间一声细碎响动，一个洪钟一样的声音在门外说道：“吴学子叩见宝亲王爷！”弘历和李汉三都吃了一惊，只见棉帘一动，吴学子已跨步进来。弘历略为僵硬地点点头，打量着这个诨名吴瞎子的江湖豪客。只见他穿着一身酱色土布夹袍，身材与刘统勋仿佛，方脸权腮上一部漆黑的大胡子，鼻子翅微张，黑里透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看去煞是威猛精悍，只双眼睛细眯着，好像总在眨巴。他就地给弘历叩了头道：“奴才就是吴瞎子，和本名谐音，又爱挤眨眼儿，索性也就依了这个诨号。”弘历一点架子也没有，含笑看着吴瞎子，吩咐道：“英英，给吴壮士上茶。”

英英轻声答应一声，却不用茶杯，将弘历从江南带的竹篾筒儿腾出来稳稳重重放在吴瞎子面前茶几上，返身回去提壶。众人都不留意，刘统勋还在埋怨："我们一道儿来，偏四爷回来，转身就不见了你。堂堂正正请你，偏要偷偷摸摸进来，江湖气不改！"弘历眼见英英提着壶过去要往竹篾"杯"里倒水，忙笑道："英英，那是笔筒儿！你也眼睛不好使么？"英英笑道："吴瞎子眼睛不济事，是上了火。竹篾儿茶水祛热，管情就喝好了。即使不行，我换杯就是了。"

"使得的，使得的。"吴瞎子笑着端起满是筛子眼儿似的"杯"，依然平静地和刘统勋攀话："这府里有个温家的老婆子恶作剧，偷走了我的腰带，给我换了根麻绳，刘爷你说可气不可气？要不瞧着四爷脸上，就把麻绳给她吊起！"他说着话，"杯"里已倒满了水，可煞作怪的居然滴水不漏。弘历惊讶得双目圆睁，离座凑到跟前，仔细看，满杯的热水冒着白烟儿，筛眼间像被什么透明的胶汁护着，愣是不漏水！弘历压根没留心吴瞎子说了些什么，用扇柄划拨着热雾，说道："奇，奇！这是法术还是真功夫？"说着便要伸手端杯。吴瞎子笑道："这妮子跟前可玩不得假，这是我用气护着，四爷一端，准漏。"又仰脸笑着对嫣红道："给点茶叶，白水怎么吃？"

英英说道："四爷别信他，我看也是个江湖篾片儿，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本领。您瞧，我也能用气护住这水不洒！"她说着便端起篾筒儿，果然也不漏水，刚说了句："你也不过如此——"突然"杯"水激箭般喷出来，恰就都溅在她的脚上。英英"哎哟"一声将杯放在茶几上，那杯也就不漏了。几乎同时，嫣红站在一丈之外，满抓一大把茶叶撒手一扬，说道："给你茶叶！"

"莫恶作剧，少许一点就够了！"吴瞎子挤着眼，双手箕张，但见半屋碎细飘摇的茶叶着了魔似的一片片旋转着聚拢，慢慢移到吴瞎子面前。吴瞎子三个指头从容取出一撮泡在水里，手一推茶团道："回去吧！"那绣球儿大的茶叶团疾飞回去，嫣红忙不迭双手来接，已是撒落地下许多。她脸一红说道："佩服，吴瞎子名下无虚。"

至此一场文盘斗功结束，高下胜负不言自明，众人粲然一笑。弘历笑道："两个泼妮子敢这么慢客，太没调教了。"嫣红道："我们过了黄河，在索家镇见过他！就算黄河渡你没赶上，后来在老槐树那一战，打得狼烟动地，你怎么敢袖手旁观？你不是奉了李爷的命保护我们主子的么？"

"小的有罪。"吴瞎子宽宏大量地一笑，说道，"槐树屯我确实在场。因为又玠公再三至嘱，事不危急不出手。那些野高粱花子土镢头笨镰刀，我看黑无常他们就招架不住。不过，那个铁头蛟，还有掉到井里的黑无常还是都落在我手里，这次进京给您带来了。"他又转脸对嫣红、英英道："你们是温家嬷嬷养女，我是黑嬷嬷养子，论起狠来，都是端木家一手活计。本是同根生，相煎莫太急，好么？"说得嫣红也是一笑。

弘历听说擒了铁头蛟匪首，心中大喜，但他是个端凝持重人，只用黑瞋

瞋的瞳仁盯着吴瞎子，微笑道：“着实不容易，着实难为你！论起来还是李卫会办事。铁头蛟是联络各方匪徒的人，一定知道是谁主使追杀我。我此番一定审个水落石出。延清公，你说我不杀人，我只能承认我不轻易杀人。我一定叫你看看，弘历是不是懦夫孱头！”

“铁头蛟已经招了。”吴瞎子不安地看一眼刘统勋，斟酌着字句说道：“这人打不怕杀不怕，我治不了。李制台说弄几个女人试试，就在窑子里挑出几个出精儿的母狗，果然再审，承许他这几个女人，铁头蛟就一兜儿全招了。”说着又看嫣红英英一眼，二人听他粗话说得不堪，都背转了脸暗笑。刘统勋极聪敏的人，知道自己在场不方便，他也不想在这些事上知道得太多，因袖了木料调拨单起身告辞，说道：“铁头蛟他们已经交给邢家兄弟看管，奴才没有审过他们，是李制台审的。他们已经开了口，四爷只问他们就是了。”弘历也站起身来，叮嘱几句公事，又道：“俞鸿图你们可以半真半假地谈谈，这是个人才，可惜了材料儿的。”

送走刘统勋，弘历立刻叫人传带铁头蛟和黑无常。吴瞎子也要退出去，弘历笑道：“你不要学刘统勋，他是命官，你是江湖上人。”吴瞎子笑道：“是李制台钧令，不要我在官面上走动，江湖上的人一到官面上变成狗腿子，黑道上就吃不开了。”弘历大笑，说道：“铁头蛟他们还能回江湖？既入这家门，就是这家人，李卫就是经你的手控制黑道的吧？我不误你们的事就是。”吴瞎子道：“我也只管着沿江几省，别的省李制台怎么控制另有其人。现在李制台和黑嬷嬷、端木家有了来往，我就更不清楚了。”

“端木家是个什么身份，江湖上名声这么显赫？”

“这个——”吴瞎子道，“这两个姑娘难道不知道？”

“我是问你。”弘历一笑。

吴瞎子嗫嚅道：“他们是前明年间败落的，二百多年的大世家。万历年间改名换姓走镖，从康熙三十年封刀，聚族习武种田，不再插手江湖。不过他家牌子太亮，每逢年节，各地绿林、镖局黑白两道的都还去给当家的拜贺。去年老爷子过世，临终说，‘江湖上的事，谁再插手，就逐出端木门庭，太平世道，习武只为健身，种田吃饭比什么都强。’”他看着嫣红和英英笑道：“别看她们有了身份，现在连个回门的地方也未必有呢！”弘历叹道：“这个爷子深通养生活命之道——”还要往下说，见邢建业带着铁头蛟一前一后进来，便住了口，盯着审视这个铁头蛟。在黄河风涛中只顾应乱，听见过他吆喝几句。槐树屯二次相遇，离得远，也没有瞧清面目。此刻近在眼前，才见这铁头蛟三十岁上下，白皙清秀，半点狞恶相也没有。只个头瘦小，伶伶丁丁的，一双眼珠子骨碌碌乱转，不甚安分模样。弘历看了他足有移时，突兀一句问道：

“听说你是采花贼，是么？”

铁头蛟双手一撑，盯住了吴瞎子，说道：“王爷别听别人放我的坏水儿。

我练的童子功，这回被拿住才……破了戒。老端木家门前挂的铁牌，‘采花贼有进无出’！我要采花，敢年年登门拜寿？这两个女娘们，是李叫花子——不，李制台送我的……”

“你为什么叫‘铁头蛟’，头格外结实么？”

“小人原名范江春，水里营生走得。江湖上有人损我，叫我‘泛江虫’。我嫌难听，有一次水里讨换一船瓷器，几个兄弟下凿子也没弄沉它，我一个猛子潜过去，在水底把船板顶了个大洞，从此有了这个名儿。”

这两句问答，都和弘历想知道追杀自己的主使人毫不相干。众人听得莫名其妙，正发怔时，弘历一叹说道：“江湖上尽有能人好汉，可惜了一念之差去走黑道。你身为大盗，能顾惜人家妇女名节，可谓天良未泯。你好生认承，是谁主谋造意，是谁串连江湖要取我性命？本王珍惜人才，少不得还你个出身。”

“谢王爷超生，”铁头蛟连连叩头，说道，“谁主使这事，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是黄水怪负责联络，说北京有个三王爷，要取一个仇人性命。银子出到三十万，说如果在黄河了当这事，分给我十万。我想得这套富贵，从此洗手，就答应了。那王府的师爷见过三四次，有时他姓课，有时他姓王，后来又说姓谢。黄水怪失利，谢师爷骑快马去见我，叫我邀集山东好汉陆地截，送了我二百两黄金五万银票，说截下这一票再给二十五万，三十万也能商量。结果在槐树屯和爷们遇上……事败之后李大人追得我紧，我就逃到北京。先去的诚亲王府，说没有这个人。后来又去三贝勒府，门上人说姓谢的死了。后来又来了个旷师爷，又说谢师爷没死，诓我进府。我看他不怀好意，趁着小解，从花园水榭子里潜水逃出来……实话实说，就是这么个情形过节，小人再不敢有半点欺瞒的。”

弘历听得心动神摇，双目发呆。尽管早已隐隐感到这位“三哥”是几年来身边怪事迭出的渊薮，一旦证实了，他还是深深震惊了；居然出资几十万两银子收买江湖黑道人物，穷追数百里，苦苦地要自己的性命！想着弘时平素温存揖让彬彬有礼的模样，那带着恍惚神情莫测高深的笑容，弘历竟不自禁打了个寒颤……如今怎么处？继续“和光同尘”装模糊断然是不成了，但要揭发此事，立时又要轰动朝野：老一辈“八爷党”余波犹在，李绂谢济世“结党案”方兴未艾，曾静一案尚在审理，突兀又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三爷谋嫡”大案，一直动荡不安的朝局到哪一天才能安定下来。但若隐忍不言退让，又事关自己前途，身家性命，一旦弘时得志，雍正百年之后，自己想做个弘昼那样的安乐公也是妄想。他咬牙思想着，已是拿定了主意，冷笑道：“我已经让他多次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有这个虎狼心肠的兄弟，为君为臣，都是个不得安宁。”他狞笑着看了看吴瞎子和铁头蛟吩咐道：“起来吧。话说透了，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不除掉后患，我就抬举你们，也架不住别人整治你们，要想清楚这个理儿！”

“四爷，您的意思我明白。”吴瞎子道，“江湖上头争个堂主会主，都投着

下药打翻一锅汤呢！何况这大的花花世界？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说不上完全是我的事，与你们也不少相干。”弘历的目光幽幽闪动着：“现在不拿到那个旷师爷，说不清楚河南这事情，河南的案子悬着破不了，李卫总有一天也吃挂落。此番我要斩草除根，你们助我一臂之力，擒旷师爷的事就落在你们头上。”吴瞎子怔了一下，说道：“他要躲在三爷府不出门，活捉只怕难。”

弘历一笑，说道：“只能活捉。姓旷的手里走了这位铁头蛟，他就得防着自己是第二个谢师爷叫人家灭了口，我断他宁肯逃出去再不敢还呆在三爷府。这个人交给你们两个，办法你们去想。”铁头蛟嘻嘻笑道：“我晓得，姓旷的在南市胡同养着个李大姐。咱们那里捂着他，准成！”吴瞎子笑道：“那今晚咱们掏他的窝儿去！”

……

弘历当晚就歇在书房，却是心潮澎湃，想东想西折腾得通宵难眠。好容易到后半夜才蒙眬睡去。待到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他惺忪着眼披衣起身，忙忙地要了青盐擦牙漱口，笑道：“从来没起得这么迟的，幸亏在这边审办案子，有差使。不然已经误了过去给皇阿玛请安了。”正说话时，邢建敏进来，把当日邸报送到嫣红手上，说道：“刑部励大人过来了，爷见不见？”弘历拈了一块点心吃着，说道：“老励还和我闹客气，请进来吧。”说着看那邸报，几行题目映入眼目：

云贵将军蔡铤奏劾杨名时私扣盐税，请旨查拿照准。

部议原诚亲王允祉斩立决，旨意着部再议。

允裪请旨回京养病，旨意着张家口知府就地征集名医疗疾，回京事勿庸议。俞鸿图奏请疏开兴济河故道，已召集民工一万，请旨补给河工银两。

弘历只细看了杨名时得罪原由，却是为开云南洱海，私征盐税，翻他的奏辩折子，却没有。来不及整理一下思路，励廷仪已经进来请安。弘历一边叫起，笑道：“圣旨问曾静那些话，早都一条条开列清爽了的，你问我问还不一样？”

“卑职来见王爷不为审曾静的案子。”励廷仪端端正正坐着，一副老学究模样，说道，“今儿回部，说要出李绂几个人的红差。去了李宗中监斩，我来见见四爷。李绂就有罪，也不该死罪，想请四爷面见万岁，请万岁

开一线之明，恕了他吧！”说罢眼圈便觉红红的。

弘历腾地站起身来，又翻邸报，只有伍铤罢职回乡，永不叙用一条，并没有李绂斩立决的旨意，励廷仪在旁说道：“刚刚接的旨意，提出李绂人犯四名至午门外候斩。”弘历不禁愣了一下，“推出午门问斩”，其实是戏词，就是前明政治昏乱之时，也只是把犯事大臣拿到午门外廷杖房里廷杖。雍正怎么这样处置？思量着说道：“我去畅春园，你去午门看着李绂，等着我的话再下刀。”说罢，二人匆匆出去上马各奔东西。弘历在畅春园双闸口下马进来，直奔澹宁居。此时已满天放晴，园中到处堆的雪狮子雪象雪弥勒佛白灿灿光闪闪，一树树银色雪挂枝条蟠螭交错，浓绿的常青竹上片片挂着晶莹耀目的雪，仿佛在缓缓淌流下来。他有心事的人，也顾不得欣赏，径趋身来到澹宁居，便听里头雍正正生气：

“弘历么？进来吧。”

弘历一脚跨进殿，因屋里暗，稍定了定神才看清雍正在正殿大案上写字，彩霞和乔引娣一头一个扶着纸慢慢挪动。弘历请了安并不起身，正要说话，雍正笑道：“你的来意朕知道，不过是为李绂谢济世乞命吧？”弘历被他一猜一个中，不禁笑道：“圣上明鉴，何尝不是！儿臣已叫励廷仪去了午门，等着儿臣请旨的消息。”

“秦狗儿去午门一趟，就说宝亲王的话，叫励廷仪回养蜂夹道办正经差使。”雍正写着字，吩咐了，又对弘历道：“你就在这等着消息。”弘历道：“请阿玛告诉儿臣个准儿，不然就是在这侍候着，我也心神不定的。”雍正一下子笑起来，说道：“杀的是陆生楠和黄振国。李绂和谢济世有罪，但罪不至死。朕要他们陪陪法场，收收他们的党援之心。弘历，你也是几经生死之人，要知道单是读书是不成的。学问还从历练来，叫李绂谢济世见见血，比要他们光读《四书》有用得多！”

弘历一颗忐忑的心放下来，无论如何，李绂的命先保住了。因赔笑道：“李绂有矫揉造作处，这个儿子也晓得。人家送礼他不收，人家走了他懊恼。这就心地不纯，也太爱名。他有克制功夫，圣人造出来，就是给凡人用的。克制总比不克制强，爱名总比图利好。他清廉，有这一条，杀了就害大于利。”雍正点头道：“这话差近于理，起来吧。”弘历起身凑近来看，见雍正临写的是楷书大幅。正是孙嘉淦的“言三事”不禁吃了一惊，失口说道：“皇上要张挂这幅奏折么？”

“不，朕只抄写一下，聊以自戒而已。”雍正说道，“其实唐太宗也挂过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孙嘉淦就是朕的魏征，也没有什么挂不得的。今早已经发了旨意，孙嘉淦进文华殿大学士，给他升了两级——就这份奏章，他也当的起。”他一边写，住了笔又道：“孙嘉淦与李绂不同之处，他心中只有君，没有他自己。李绂是一心一意给自己立功立名，这就是区分！——你明白么？朕那天大动肝火，并不为他说‘亲骨肉’的话，难能的是他敢言人之不敢言。朕当时疑他‘停纳捐’是为科举党援的人说话，仔细看看，没有这个意思，写奏折也没同别人参酌，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的大丈夫，又是忠君一片心，措辞再激烈朕也受得，照样升他的官！先轸为将，一口啐在晋文公脸上，文公拭面认错，那是圣贤！朕就学定了晋文公这个度量！”他偏转了脸盯着弘历，“你也要有这个度量，懂么？自今而始，你要有太子的心胸办事，学习孙嘉淦的为臣之心，也要学习朕的为君之道！”

弘历万万没有想到雍正竟当面以太子相许，心里轰然一声顿时跳不止，忙双膝跪下：“皇上春秋鼎盛，说这个话儿臣断不敢当！即为儿臣计，皇上此时也不宜这样说，先帝立嫡太早，致使兄弟相争，至今余波不尽，宁不使人畏惧？”雍正的精神看去很倦怠，但又很平静，喟然一叹说道：“你不知道，昨夜这里是通宵热闹。弘昼、方苞、张廷玉、鄂尔泰他们天明才退出去，图理琛已经奉旨暗地拿下了弘时。此刻，朱轼和孙嘉淦正在抄捡三贝勒那个贼窝子呢！”

“啊！？”弘历惊呆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敢相信方才的话是从雍正口中所出，浑如梦中一样晃了一下头，结结巴巴问道：“三哥他——？！”

正在这时，高无庸挑帘进来。弘历惊怔间看他，眼圈红得发暗，显然也是通夜未眠。跪下正要说话，雍正问道：“黄振国和陆生楠处置掉了？”

“回万岁，已经杀了。”高无庸说道。乔引娣和彩霞也都心头一颤，脸色立即变得苍白异常。高无庸刚从法场下来，似乎还有点余惊未息，口吃地说道：“黄振国说：‘辜负国恩，罪有应得。’陆生楠说：‘想不到一篇文章送一条命。’”

“李绂和谢济世呢？”

“李绂是奴才问话。奴才问他：‘如今知道田文镜好处么？’”高无庸看着雍正的脸，小心翼翼说道，“当时李绂撑着胳臂说，‘臣至死不以为田文镜是好人！’——谢济世也问的这句话，他说‘田文镜是当今周兴、来俊臣[1]！’——奴才不懂，他说‘没来由叫你这……杀才懂’！奴才就回来复命来了。”

雍正脸上似悲似喜地望着阳光刺眼的园子，仿佛要出尽胸中的郁气，长长叹息一声，说道：“传旨，李绂革去顶戴职衔，戴罪去皇史宬纂修《八旗通志》，归方苞管辖。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中效力行走。”弘历在旁说道：“阿尔泰离中原近万里，蛮荒不毛之地，谢济世文弱书生，还求皇上从轻发落。”雍正笑道：“那里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平郡王福彭驻守在阿尔泰，福彭几次在朕跟前夸奖谢的品行学问，不会给他亏吃。中原各省，你叫他去，下头的官希图迎合朕意，说不定就作践了他。或者再寻出他的不是，你说杀是不杀？”

“皇上圣明！”弘历这才领悟到雍正心地，说到底还是慈祥的。一个充军发配，还有许多学问，他也受启迪不小，但此刻他更惦记着弘时的事，昨晚自己还在为捉旷士臣这个人证大伤脑筋，想不到一觉醒来，敌人已

入囹圄，这世界也太不可思议了！弘历还在思量如何把话题扯回到“太子”一题上，雍正已经开口说话：“弘时的事你不要管。他不交部，朕按家法处置。你从此要兼管军机处上书房和户兵二部，一来习学政务，二来也代朕担些劳。朕已经看了你多少年，别无吩咐，在这个位置上只‘防微杜渐’四个字。你听说过农夫进城的故事么？一个农夫穿了新鞋进城，天刚下过雨，泥泞不大。他懒了懒，以为小心点鞋就脏不了，就没有脱。走了一阵，鞋底就污了，他还是很小心，仔细挑着干了的地方跳着走，鞋帮上一会儿也星星点点沾了泥；再走一会儿，人多了，互相溅着，鞋面上也污了。他就又想，反正已经污了，也不挑路了，也不避污水洼了，不到城门口，新鞋已经湿透，污得成了泥团一般。弘时原来穿的何尝不是‘新鞋’？他不晓得这四个字，自己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朕见他落到这一步，也是难过呢！”他说着，已是流下泪来。引娣忙将毛巾捧过来，劝道：“万岁，从半夜到现在，说起来就伤感流泪。三爷不好，已经拿下了，您也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难过。”

雍正一边擦脸，泪水还在往外涌，哽咽着说道：“朕的子嗣远不及圣祖，朕兄弟三十五人，序齿的二十四个，活成的二十二个。儿子呢？十个只活下来三个，弘时又变成个猪狗不如的畜牲！天啊……朕是前世作孽，还是今世凉德，叫朕一日的舒心日子也不得过……”他伏在龙案上，浑身都在剧烈地抽搐颤抖着，泪水涌出来，孙嘉淦的奏稿抄纸都湿了一大片。满殿的内侍宫女，从来只见过雍正嬉笑怒骂，或刻薄讥讽，或高谈阔论，或言语暴躁，或温馨宜人，谁也没见过这位刚愎强悍的皇帝如此伤心落泪。弘历高无庸和引娣几个将他扶到东暖阁，做好做歹哄孩子似的说了一阵安慰话，雍正大约是累极了，眼上带着泪花沉沉睡去了。

弘历向睡着了的雍正默默一躬，退出殿径往韵松轩。这里已经挤满了等着候见弘时的大小官员，都还不知道弘时已经出事，见弘历进来，忙齐站起身来让道，有的人还小声叽咕，四爷既来了，三爷也就该来了。忽然内幔一动，张廷玉闪出身来，向弘历一躬身，又转脸对众人道：“众位，三阿哥弘时王爷身子欠安，皇上有旨，四爷还回来办事，兼管军机处上书房和兵部户部机宜，并代批御折。我这里交待一声，凡是部里军机处能办的事，不要到这里特批。我们作不了主的，自然要请示宝亲王爷。从今天起，军机处和六部都在这外间派有章京官员随时联络。大事小事都来这里搅四爷，我知道了是不依的，可明白了？”

“明白！”

众官员马蹄袖子打得一片山响，向弘历叩下头去，哈腰恭肃辞了出去。这一刹那间，弘历已经品出了“太子”的滋味，无论管韵松轩，还是管部务，做阿哥就是比不了。正要回身说话，一个官员留住脚步，手捧着禀帖说道：“四爷，下官陈世倌有事请见。”弘历见张廷玉一脸不高兴，因笑道：“这是我在江宁认得的，一会儿准哭，不信你瞧着。”将手一让请张廷玉坐了，又问陈世倌：“你几时到京的？是我保荐你到河工上帮办河务的，民工钱物都归你管，要仔细料理。你人品我信得及，不要叫下头吏油子们糊弄了你。”

“是！四爷。”陈世倌恭恭敬敬说道，“世倌一介书生，不谙世务烦琐，那些个老河工油子，我不敢使。想请四爷从户部拨几个盘账算账能手来使。使自己家里人，又怕他们仗势施为作威作福，坏了名声不说，朝廷的事也办不好。”张廷玉原来讨厌陈世倌这时分搅来谈话，听了听觉得此人心田不错，因笑道：“这是正经主意，军机处原来从户部抽人盘点阿其那塞思黑家户的几个吏目，我看还算精干，拨给你用就是了。”陈世倌喜得站起身谢道：“这么着我就放心了，我实在担心的，自己不通这庶务，办砸了差使，四爷就不说，我这脸也没处放……”他又叹一口气，说道：“我看那些民工实在可怜，下河掏烂泥，有时齐腿根都到水里，一条腿上下都是细血口子。昨天我那棚里又冻倒了几个……一个老河工说，‘先前康熙年间，这时候出河工，有羊肉汤喝，有酸辣汤还有黄酒，有口热汤，下水就不伤身子了。’想请四爷发慈悲心，可怜这些劳力人，拨点银子在工地设几个汤酒棚，朝廷就赔几个，也是有限的……”说着，便用袖子抹泪。

弘历笑道：“衡臣相公，你瞧，我就知道这位陈世倌准要为百姓哭。好啦，别难过，给河工上每个民工每天加二斤黄酒钱，到三月清明为止。汤棚由你去设，好吧？”陈世倌这才连连称谢退了出去。弘历想起弘时，脸上的笑容顿时敛去，问道：“衡臣，三哥是怎么回事？”

“是十三爷临终时举发的，说的什么皇上也没说，只说十三爷到死还举着三个指头。”张廷玉道，“这些天来方苞一直独自操办这事，昨天夜里传叫弘昼来，爷两个密谈了半个时辰，叫了我进来，传说弘时行施魇镇法害父灭弟，连太后冥寿那天雷震死的番僧也查清了，是蒙古黄教的巴汉格隆喇嘛。四爷，您知道我对这些是不信的，但接着图里琛连夜抄了弘时的家，抄出许多法物名器，还有几卷邪经，都是白莲教里使的。在府里还拿住个姓旷的师爷，从他那里抄到了几封江湖上窝盘匪盗的书信，言语暧昧，抽了几个鞭子也招了，说是曾在湖南设伏谋害四爷您。皇上当时就气晕了过去……事情就这么着叼登开，东窗事发就不可收拾。我们几个也议到万岁当时出巡河工，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的事，整整一夜，谁也没睡……”他叹息一声没再说话，其实他的弟弟张廷璐贪贿被杀，弘时事前请托，事后落井下石见死不救，昨晚他也一吐痛快。但此刻又觉得自己多此一举，心里有些懊悔，也就不再向弘历复述了。弘历听得目中幽幽发光，问道：“皇上没说怎么处置？”张廷玉微微摇头，说道：“皇上最后口气很淡，又说要抄孙嘉淦的奏折静静心，我们就退出来了。四爷您知道的，皇上越是淡，脾性越是发作得……”下面的话碍难出口，便打住了。

“没想到三哥这么没人伦！”弘历眼中怒火闪烁了一下，但语气很快便转得异常柔和，“此时七事八事，皇上心里窝着一团火，我们这时候最好不说话，等事情凉一凉，从容再说情会更好些。”

张廷玉没言声，弘历的话他当然懂，他也赞同：不救这个弘时。

[1] 周兴、来俊臣都是唐武则天时的酷史。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

一夜之间，弘时由王爷就成了囚徒。他懵里懵懂被家人叫进来，说有大人夤夜来拜，睡眼惺忪到西花厅“接见”图里琛。没等他发问，图里琛就向他宣布圣命：“着图里琛前往密查皇三子弘时家产，并将弘时暂行密囚。”多余的话一个字也不说，弘时便被九门提督衙门的人用八人大轿严严实实送到了畅春园风华楼西边一处闲置多年的小院落里。从文绣幔帐，宝鼎兽炭，一大群丫头老婆子太监拱着的王府中，突然跌落到这冷清凄凉的土壁房中，他才清醒过来，那一夜的惊心场面并不是梦。他抱着双膝孤零零坐在烧得暖烘烘的炕席上，靠在墙上只是冥思苦索：到底哪里出了毛病？然而心里像泼了一盆浆糊的乱丝，无论如何理不出头绪来：张廷璐一案已是死无对证。凭着张廷玉的小心翼翼，就是有什么证据，决不敢事过多年突然举发。隆科多当然恨自己，但他手中没有证据。他不过是一条囚禁了的疯狗，谁会相信他狺狺狂吠？隆科多擅自带兵进驻畅春园，搜查紫禁城，都是借手允禩命令他干的。允禩既死，连最后的证人也没有了，他怎敢攀咬自己这个身居九重之侧的管事阿哥？那么，是追杀弘历？主持这事的谢师爷已经灭口，就算捉到几个江湖匪豪，能凭他们含糊不清的口供定自己的罪？巴汉格隆行法魇镇雍正，他原本不同意，后来旷师爷力劝，说：“不管皇上藏在乾清宫匾后的遗诏传位给谁，三爷您在韵松轩，掌握了中央机枢权。只要事发突然，乱中有意为之，谁也替不了您！”结果更奇，一个神通广大的蒙古活佛，竟在雷霆大震中被摄得无影无踪，死在金水河畔！……但旷世臣并没有被捕过，白天还在书房帮自己看稿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告发自己？……

“莫不成是图里琛勾通弘历，假传圣旨造乱？”

这个念头陡然袭入弘时心里，他霍地跳下炕，趿了鞋到门边拉门，只听“咯啷”一响，那门在外边死死地扣锁定了，哪里拉得动？他心慌气促，越想越真越想越怕，又跳上炕，死命掀那亮窗，憋出一身汗，那窗户也是纹丝不动。恼上来他“砰”地一拳打碎了窗玻璃，双手握在窗棂上，使劲大叫：“来人哪！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我要出去，我要见皇上！开门！你们这群混蛋……”喊着，嗓子已经带了哭音。一个守门的军士过来，用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疯子一样的弘时，冷冷问道：

“三爷，您犯了痰气么？大呼小叫的，有什么事？”

“你才犯痰气！”弘时隔窗照脸啐道，“你们那个图里琛才犯痰气！凭什么把我关在这屋里？”

“这个小人不知道，我也是奉命行事。三爷您老鉴谅着点，安生着点，您也好受点，我们差使也好办了。”

“我不要听你胡说八道，我要见皇上！叫图里琛来！”

正嚷得不可开交，图里琛进了院子，亲自启钥打开门进来，便嗔着军士：“这办的什么差？三爷是天潢贵胄金尊玉贵之人，连口茶水，一碟子点心也不备？混蛋！”“我不要你假惺惺，你这瘸腿子狗！”弘时狂躁地喊道：“我很疑是你假传圣旨捉了我来！我要见皇上，我要见！不然我就不吃不喝不睡，到死为止！”图里琛英俊少年将军，所憾的一腿受伤微跛，最忌人叫“瘸子”，他颏下一道暗红的刀疤抽搐了一下，捺住心头拱起的火，冷笑道：“三爷您安生一点，我还把您当三爷看；您要发疯，我就要当疯子看！您瞧瞧外头，那就是风华楼，楼南边就是澹宁居，我假传圣旨，敢把您带到这里来？您要验旨，圣谕还在这里，您自个看，是真是假！”说着他甩过一张纸来。

弘时紧张地接过那张圣谕，仔细地看那笔字——再熟悉不过的一笔楷书，连一笔矫饰也没有。再看看冻得干干的树枝间露出的风华楼角，这才确认是雍正亲自下诏拿自己，自己也确实囚在畅春园。他亢奋的情绪像是从很高的地方一下子跌落破碎，突然变得忧郁低沉下来。用迷惘的神情环视一眼四周，不言声蹲在了炕角，双手埋头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三爷要什么吃用的，不要委屈了他。”图里琛看了看弘时的可怜相，但觉顽钝可憎，轻蔑地微笑着吩咐，“把窗子碎玻璃弄干净，用窗纸糊上。”说罢皮靴咯吱咯吱一阵响，去了。

在难熬的岑寂中暮色降临了，军士送进一枝白烛，又给弘时换了一壶热水，掩门退了出去。随着几声细碎的金属碰撞声，一切又归寂然，只远处偶尔传来上夜人悠长凄凉的吆呼声：“宫门——下钥，下千斤，小心灯火——啰！”弘时挪动着麻木的身躯，就着开水吃了两块点心，觉得心里好受了点，既然事到临头，又想不出什么结果，且就听天由命吧！他拉过一块毡，在炕头叠了个枕头，拽过一床毯子，正要和衣卧倒，门一响，雍正已经进来，图里琛拿着钥匙站在他身边。

“你出去。”雍正对图里琛说了一句。回转身来，用一种难以描绘的神情看着弘时，一时没有说话。弘时的脸色苍白得厉害，似乎稍微受一点惊吓就会昏晕过去。眼睛绿得发暗，在微陷的眼窝里，幽幽闪着鬼火一样的光。嘴角微翘，似哭又似笑，似讥讽又似发怒。弘时早已坐直身子，用惊愕的目光盯着父亲，恍惚如对噩梦。半晌，才伏下身去叩头道：“儿臣无礼，因为儿臣都糊涂了，浑如身在梦境，既不知身在何处，也不知怎么来的……”不知怎的，他的声音发颤，身子也在不停地抖动。雍正似乎迟疑了一会儿，说道：“你起来，坐着说话吧。”说着自盘膝坐了炕上。

弘时听雍正口气并不严厉，甚至还带着平日少有的温和，心里略觉放宽，叩头起身，在靠门小杌子上坐了。便听雍正干涩的嗓音问道：“听你的口气，并不知罪，且是很委屈，是吧？”

“是，儿臣确实不知道是怎么了。但雷霆雨露，皆是浩荡皇恩，儿子只想知道原因，并没有怨尤之心。”弘时愁眉苦脸，顿了一下，又道，“儿臣生性不如弟弟们聪敏，办差或有失误，但自问敬上爱下，没有使过黑心！”

“没有？！至今你居然还敢如此大言不惭！”雍正的火顿时被他撩起，腿一动就要下炕，却又自制住了，用冷得发噤的语气问道：“八王议政一案，你充的什么角色？你和允禄十六叔都说了些什么？还有永信、诚诺！陈学海你接见没有，说了些什么？”弘时先听“八王议政”还觉得这是陈年老账，虽然心慌，并不惊悸，见雍正摆出了自己密地接见的人，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小。脸上顿时一红一白，期期艾艾说道：“时日久了，儿子记不清爽……”雍正一口截断了他的话，说道：“‘祖制就是八王议政，闹一闹给万岁提个醒儿也不是坏事。’可是你说的？还有，说‘先帝和当今都是圣明天子，万一后世出了昏君，有个八王议政，能主持废立的事，于江山社稷还是有好处的！’”

弘时没想到这最隐秘的话，也都给人兜了出来，顿时背若芒刺，硬着头皮说道：“这是儿子当时一点蠢想头，想着恢复祖制是堂堂正正的事，圣躬独裁，遇上明主还好，遇上昏君就会坏了江山。皇上不说，儿臣至今还没有觉得错误……”“巧言令色！”雍正沉闷地说道，“你和朕打马虎儿！你私调他们进京，又调唆他们这些话，睿亲王不和你们串连，你就安排他远远住到潞河驿。你心心意意怕弘历立太子，自量德力不够，要控制八王，亲掌上三旗，坐定了摄政王地位和弘历平分秋色！你妒忌弘历，是么？”“没有没有！”弘时仰脸看着雍正，慌得连连摆手，“儿子纵不肖，怎么会妒忌弟弟？”

“不妒忌？”雍正冷冷说道，“既不妒忌，你告诉朕，那个姓谢的师爷现在哪里？他到河南山东几处地方都做了些什么？”

弘时惊恐地望着雍正，又躲闪着雍正刀子一样的目光，两只手下意识地死死攥住了小机子，好半日才道：“阿玛这话我听不懂。我府姓谢的倒是有一个，发痧死了……”“只怕不是发痧！”雍正的声音嘶哑中带着沉闷，像是从一只坛子里发出的声音，“他联络匪盗，两次堵截追杀弘历，事情不成功，自然是要灭口的——你不要忙着申辩。你那个旷世臣，生恐当了谢师爷第二，昨天下午偷盘了你一处当铺款要逃，已被图里琛拿住。他没有你嘴硬，连同你魇镇朕和弘历的法物，连同你勾结巴汉格隆图谋要你阿玛的命，都招了！”

“这一定是弘历！”弘时突然绝望地叫道，“他见我主持韵松轩政务，心生妒忌，设计陷害我！”

“算了吧！”雍正冷笑道，“演这个像生儿有什么意思？弘历替你开脱说情，你倒攀咬他，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你怕隆科多揭发你下令闯宫的事，所以你叫他背土布袋。你怕阿其那情急把你的丑事张罗出来，所以遣散他的家人，故意不给他治病！宁肯让你的皇阿玛背上屠弟杀功臣的

恶名——”他陡然间提高了嗓门，“你可以算作个人？！上苍白给你披了一张人皮！夫人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镜子，你照照自己的形容儿，可有半伦一伦？张廷璐受你之托科场行奸，事情败露处刑腰斩，你整日围着朕，连一句减刑的话也不曾说。像你这样的东西，作恶事坏事也是毫无章法，哪个人跟着你不要留一手？哪个人肯替你出力卖命？”

弘时浑身已经瘫软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杌子上溜跪到地下，直到雍正说完，他都像听着天上的雷，一声一声沉重地打击着他本来已十分衰朽脆弱的心。他张皇四顾，似乎在寻着什么可以依靠的东西，但这屋里，除了那枝闪着一幽一明的光的蜡烛和一个毫不动情的皇帝，什么也没有。半晌，他忽然无望地发出狼嚎一样的悲啼，边哭边叩头，说道：“皇阿玛圣明，皇阿玛圣明……那都是冤枉的……您从小儿看着儿子长大。儿子虽然愚顽不肖，作坏事的心胆是没有的……”

“朕半点也不‘圣明’。”雍正看也不看弘时，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杀张廷璐，你一句话也没说，朕只是觉得你‘忍’。他的事朕过后有疑惑也有所不忍，所以自他之后，朕废除了大清律里的腰斩之刑，也为恕自己的心。八王议政，朕只是觉得你暧昧，心地阴暗，想和这群污糟猫王爷分一杯羹。隆科多搜园，朕对你已经十分警惕，还想着你毕竟是儿子，能包容就包容了，也许是你不掌权，想着好比一只狗，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孰料你进而要杀人，杀你的父亲，还杀你的弟弟。你可以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恣暴虐的衣冠禽兽了！”弘时向雍正爬跪了几步，悲号道：“皇阿玛，皇阿玛……您是儿的父亲，那些事……有的有，有的没有……你不要听信外人谗言……”“你也是读过书，受过明师指点教诲的，”雍正一脸鄙夷的神气，继续说道，“岂不闻杀人可恕情理难容？你身为皇阿哥，万岁之侧千岁之体，若不为非，哪个敢来动你，又有谁敢来离间父子之情？朕若证据不足，又焉肯将你夤夜捉拿到此？朕若无情，又焉能不把你交部严议明正典刑！”

“皇阿玛！您听我说……”弘时的精神堤防，在雍正排炮一样的轰击下突然崩溃了。他像一座受潮的糖塔，委顿着软瘫在地，说道：“……总归可怜儿子糊涂，听了下头人调唆，以为……以为除掉了弘历，儿子……占定嫡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有魇镇的事……河南追杀弘历……那是他们办过了我才知道，并不是儿子生谋造意……阿玛……您要把我交部议罪么？……啊？您说话呀……”

雍正听他哭得凄惶，一股又酸又涩的口水涌上来，眼泪已夺眶而出。他像石头人一样站在当地，听着弘时撕心裂肺的哭声，突然想起那年承德事变，太子允礽和十三阿哥允祥被囚，狮子园里一片恐怖，奶妈子抱着刚满两岁呀呀学语的弘时逗自己开心的往事。又忆到让弘时骑在自己脖子上去捉爬在树干上的蝉，尿了自己一身……雍正不禁长叹一声。但这温存只是一霎间闪过。很快地，他的眼睛里又像结了冰一样阴寒，放过这逆子天理人情不容。别说后世，就是张廷玉鄂尔泰这些近臣也会腹诽自己处心不公。往后每说一次“光明正大”都等于当众打自己的耳光。他

用沉缓的语调说道：“朕瞧不起你这模样，大丈夫死则死耳，作得出就当得起，你起来！”

“是！”弘时爬起身来，已是额青眼红，畏缩地又坐回小杌子上，说道：“请父亲训诲……”“你弑父杀弟，欺君灭行，依着《大清律》，除了凌迟，没有第二条刑罚。”雍正幽然说道，“朕思量，把你交部，又是哗然天下一件大案，不但你死，还要带累多少人，家丑也外扬了。所以朕一开头就是密地捕你，为的不招众议。”弘时用感激的目光看着父亲，低声说道：“谢父皇成全呵护恩典。”

雍正也看着这个不成器的儿子，从心底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走下炕来，背对着弘时，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知恩就好！你的罪犯在十恶，断无可恕之理，但朕与上书房军机处等人商计，不能把你交部显戮。一是国家禁不住大案迭起，二是朕也觉得丢不起这个人。”

“那——皇阿玛打算——圈禁？”

……

“到岳钟麒军中……效力恕罪？”

雍正依然摇头，说道：“没法给你判，没法给你身份，你到军中没有名目。”

“那么儿子只有削发为僧，在佛前忏悔赎罪了……”

雍正倏地转身，灯影里看不清他的神色，只听语气深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你还是尽想着活命之道！凭你这身份，哪个庙藏得住你？你借忏悔之名求生活命，不怕有一日暴露，让你伤透了心的老阿玛再蒙羞耻？且不说你的罪没法恕，就是可恕，你的心可恕么？既然你自己不愿想，朕就替你说，你除了自尽没有第二条可以恕心谢罪的路！”

“皇阿玛！”弘时顿时吓得泪流满面，“嗯”地跪直了身体扑上前，紧紧搂住雍正双膝，摇撼着，哭泣着，说道：“儿子有罪当死……原没有可辩之处……念起皇阿玛子胤单薄，儿臣一死不足惜，带累孙子都是有罪之人，宗室近亲更是零落……”“你此刻才想到‘宗室’？晚了！”雍正见他一副苦乞命相，心中更增反感，冷冷说道：“朕不想和你纠缠，你这副可怜相打动不了朕！一条是你今夜从速自尽，朕念父子血胤相关，关照你的家人子女不受株连，给你一个小小处分塞了众人耳目。一条你就这么挺着，朕自然将你的罪名证据一并发给大理寺刑部议处。他们若肯饶你，朕不加罪。他们不肯饶你这人神共愤的逆子，朕只有依律处置，绝无宽贷之理！因为朕已经加恩，亲自来劝，你不受这个恩！”他的语调变得异常沉痛，“虎毒不食子，朕何忍置你于死地？但你细想，活着有什么面目见朕，你又怎样见你的弘历弟弟？你又怎么样面对你的妻儿？如何周旋于王公大臣之间？不但你，连朕也羞得无地自容……但你若自尽一死之血可以洗清你的罪，世人怜你是作得当得的汉子，不至于让你的家人再

蒙羞辱……儿子，你……你自己思量吧！”他后退一步，挣开弘时的双手，拖着深重的步履出来，对守在门口的图里琛说道：“给你三爷把东西预备好。抬一桌酒席，要丰盛些！”

图里琛身负雍正安全，一直紧靠门站着听里边动静，父子二人的对话听得明明白白。他心里也是紧缩了一团，恍惚迷离半日才回过神来，躬身道：“喳！奴才遵旨！”看了看屋里半晕半瘫伏跪在地的弘时，忙着便去为他张罗绳子、刀和药酒。

弘时没有谢恩，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雍正迈着灌了铅似的步履回到澹宁居，正是子初时分，殿角人来高的大金自鸣钟沙啦啦一阵响，当当连撞十一声，仿佛四周都在呼应。一声午炮的沉响隐隐从极远的城内拱辰台那边传来，清梵寺的夜钟也悠然入殿。因雍正没有睡，满殿太监宫女都在亮如白昼的灯下垂手等候。张五哥刘铁成扶着他进来，众人见雍正脸上并无怒容，才略觉放心。几个大太监忙趋步过来给雍正除掉大衣裳，搀着他坐了大暖炕沿上。彩霞彩云拧了热毛巾请他揩面，雍正挥手命道：“这么亮得刺眼，怎么歇息？留两枝就够了，你们也不用在跟前侍候。朕烫烫脚，留下引娣，彩霞彩云在这说会子话，今晚不批奏折了。”

于是众人纷纷撤灯退出。引娣拿了花样子坐在雍正对面刺绣，彩霞和彩云用热水泡了雍正的脚，一边一个跪着替他揉捏搓洗。

“唉……”

好半日，雍正才深长叹息一声，注目着烛火，眼中熠熠闪着光，却没有说话。引娣放下手中活计，跪到他身后轻轻捶背，温声说道：“主子，您心里郁的气太重了，说说话儿兴许会好些儿的。”

“朕知道，但朕无话可说。”雍正垂了一下眼睑，又睁开了眼，“说句心里的话，当初圣祖爷料理儿子，朕是觉得他样样都好，就是不善调停，连自己的儿子们都管不住……如今轮到朕，这才知道难。朕还不如圣祖，你们知道么？朕方才去了穷庐，弘时就囚在那里，朕要他自裁，以谢列祖列宗之灵……”彩云彩霞都吃了一惊，齐停了手张大着口望着雍正。引娣也忘记了给他捶背，顿了一顿方缓过气来，说道：“论理我们不该插口，可他是您的儿子呀……”

“他是鸱枭——夜猫子！”雍正双腿动着互搓，慢吞吞，带着幽咽的嗓音说道，“你们总能明白为什么杀他……他没有半点人伦……”雍正说着，忽然觉得颏下火燔一样热，用手一摸，仍旧是老地方起了一层细如米粒的小疹泡，刚开口说叫传贾士芳，又想起允祥的话，改口说道：“老毛病犯了。朕就这么歪一歪……有引娣在这里就够了，彩霞你们去吧……”

彩霞彩云知趣，答应着退了下去。雍正由引娣给自己按摩，闭着眼说道：“引娣。”

“嗯……”

“朕心狠，是么？”

“有人这么说。我不这么看，您其实内底里善，不过脾性太烈，眼里不能揉沙罢了……”

“说得好！”雍正闭着眼道，“圣祖爷晚年倦勤……天下文恬武嬉，朕若不扳这个吏治，不扭这个颓风，就要学了元朝，八九十年天下散乱不可收拾。朕处在这个地位，命中注定是要吃些苦，背些黑锅的……朕和曾静诏书对话，就是要世人明白朕的心。”引娣道：“我不懂，我也不想问，您必有您的道理。”“朕想叫天下人都懂，所以朕不惜纡尊降贵，耐烦琐碎和两个土佬儿大费笔墨唇舌。”雍正说道：“要天下人都懂得大清得位之正，并不是从朱家手里得的天下，而是替朱家报仇，灭了李自成，从闯贼手里夺的江山。要天下人都懂夷狄之人也可以为圣君，要天下人都懂朕为什么要整顿这个吏治，处置像阿其那塞思黑这样一群人！朕好恨……连自己的儿子都要伙同外人，图谋杀父害弟……连养心殿贾士芳斗法，雷击死的喇嘛也是弘时家里养的！朕一行一动别人说朕是‘铁腕’，其实别人扼朕时，何尝留过半点情？”他缓缓说着，已又流出泪来。

引娣忙下炕给雍正倒水取毛巾，这才觉得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也哭了。一边自拭，又轻轻替雍正擦着泪，笑道：“不说这伤心的了，作恶的不是都败了么？才见天也容不得他们。倒是自己的病得留心，依着我说，明儿一早还叫贾神仙来给您瞧瞧……”

“什么假神仙真神仙……”雍正渐渐定住了神，见引娣这样，穿着水红裙，蓬松长发挽在肩头的葱黄坎肩上，灯光下只见皓腕如雪，酥胸如月，兼之脸上泪痕未尽，由不得动火，一把拉了她到怀中，做了个嘴儿，笑道：“放着个活仙姑，还治不了朕的病？”说着一翻身便压了她在下头。乔引娣却还浸沉在方才那个可怕的话题里，一点心绪也没有，又怕扫了他的兴，只不言声由着他遍体抚摸，许久才道：“万岁，您今晚别……”雍正淫兮兮笑道：“‘别’什么？为什么‘别’？”

“这是你办事见人批奏折的地方，”引娣被他压得有点透不过气，“我不惯……”

“那好，明天在西边再建一间偏宫……”

“偏宫？”引娣一笑，“我算什么牌名的人？”

“朕先晋你嫔，然后妃，然后贵妃。这也和官一样，一步一步儿升……”

引娣吃地一笑掩住了脸……由着雍正折腾了，替他擦着额上的汗，柔声说道：“您得当心身子……我留心来着，你越是心里苦闷，身弱，越是爱翻牌子……你这人真怪！”雍正微喘着笑道：“是么？朕自己也没留这个

心。那你往后看朕心情不好，多到跟前侍候嘛！”引娣挪出身来，在炕下洗了洗下身，穿好衣服，又侍在雍正身边，说道：“好了，皇上该安心睡一觉了。”

“嗯。”雍正答应着，却毫无睡意，直盯盯看着慵妆妩媚的引娣，问道：“知道朕为什么待你最好么？”

引娣不好意思地一笑，说道：“知道……我生得……俊呗……”

“也为这个。不过，宫里朕身边人，都也不丑。”雍正翻身坐起来，双手抱膝，索性漫谈起当年的事来：怎样到淮安治水，又怎样洪水破城，和仆人高福儿倚着一个大鱼缸漂水逃命，又怎样遇救，和小福儿相好。小福儿又触了族规，在大柿子树下被族人聚火焚死，他又带着李卫去高家堰寻访，又如何在黑风黄水店遇贼逃生……足足说了多半个时辰。那乔引娣已是听得痴了。雍正末了说道：“你一定是小福儿托生，来完朕这一片夙愿的。不然，怎么活脱和她长得一样。你总该明白，朕为什么不讲情不讲义，生把你从允禵那里要来？这事朕确是不讲道理，若论起‘理’，朕也只有这件事做得霸道，不过朕不后悔。你如今……后悔么？”

“唉……叫我怎么说呢？我不后悔……不过要一开头就遇上您……就更好了……”她抬起了头，望着窗外无尽的暗夜，讷讷说道：“几次打听，我们老家也迁了，我娘他们，这会子不知流落到哪里了……”

“这不要紧，交待给李卫，这是个地里鬼，什么事他都有办法……”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虽然身倦心疲，都靠在大迎枕上蒙眬对答，一直到窗纸发白才倦极而眠。但雍正满腹心事的人，只略睡了一会，便被自鸣钟声惊醒，悄悄起来，替引娣掩掩被角，放下幔帐，自出外殿来。值夜太监早已惊动，忙过来侍候，高无庸却挑帘从外头进来，给雍正请了安，呵着冻得发红的手说道：“奴才一夜都在穷庐那边。三——弘时今晨丑正时牌已经悬梁自尽。图里琛正在装殓他入棺，叫奴才瞧着主子醒了禀一声。”说着将一张纸双手捧上，又道：“这是弘时的绝命词儿……”雍正接过看时，一色钟王小楷写道：

茫茫无数痴凡夫，机关众妙门难入。泉台将至昏灯尽，残月晓风向谁哭？计程西去漏三更，回首斯世情已输。寄语我家小儿女，清明莫将新柳赋。

“扯淡！”雍正将纸放在烛上，看着它烧卷了发黑变灰，面颊不易觉察地

抽搐了一下，说道：“他至死不悟，还以为是自己计算不周！”说罢大步出来直趋韵松轩。

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允礼、方苞、弘昼还有李卫都在韵松轩，他们知道迫在眉睫的是弘时的事，几乎都是一夜不睡，寅正时分已经进园，在弘历这边等候。待雍正一脚跨进来，已是满屋烟雾缭绕，众人忙都一齐跪了下来。

“起来吧，”雍正一摆袍角坐了弘历原来的位置，凌晨中，他的声音显得惺忪，又很清晰：“弘时不肖，危害宗庙社稷，朕已令他昨夜自尽，以正国典家法！”见众人一齐噤住，雍正严峭的面孔放松了一点，说道：“朕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但朕只能用一把天平量世界。不这样，人就不能服，法令也不能真正遵行。”

“皇上睿断果决，义灭亲子，千古帝王无人能及！”张廷玉原来心中也是猛地一收，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他已真正看到这位皇帝的风骨，真的领教了雍正推行新政，刷新吏治的决心，因也不再作无谓的安慰，正容说道：“臣乍闻之下，为皇上悲为皇上惊，细思且为皇上喜，今日天下，大清开国以来小民最富，国库最盈而吏治之清，数百年仅见。这不单是皇上夙夜宵旰孜孜求治，更要紧的是皇上励身作则，为天下之先，风节之烈与日月同昭。以此化天下，无不化之天下，以此化人，无不可化之人。臣唯有时涤虑肝肠，追随皇上努力明德资政，皇上为尧舜之君，臣等也得为皋、夔之臣……皇上，您且得保重，您……不容易呀……”说着眼圈便觉热热的。众人听他说得既堂皇又贴心，句句都发自肺腑，也都垂头感泣。

雍正原是准备了一大篇剀切沉痛的训词的，此时倒觉得多余，勉强笑道：“衡臣说的是，愿我们君臣共勉吧。趁着都在这里，朕安排几件政务。朕近年身子愈来觉得支持不来，要儿子帮朕分劳。弘历自今天起移到澹宁居，在御座前另设一案办事见人，奏折也由他代拟。大事疑难事朕就地随时决策。十七弟年富力强，又带过兵，即以果亲王身份摄政，统领卫戍大内的责任，督促军机处上书房办差。允禄和弘昼襄助协办，兼管内务府、顺天府事宜。弘昼就袭和亲王位，帮着你十七叔十六叔办差。其余的都是朕亲信任用大臣，已经各有差使。允祕今天没来，回头传旨给他，朕的弟弟里他年纪最小，朕也最疼他，叫他进园在韵松轩读书，得便学习参与政务。朕现在外间新政吏治都已经有了规矩章法，你们只管照着努力去作就是。要紧的事有三件，岳钟麒的西路军事、西南苗瑶的改土归流和曾静一案的审理结案。你们不要小看了这案子，朕一生心血行迹，都要用这本《大义觉迷录》昭示天下。朕之磊落光明，正大无私之心，不但要你们知道，还要借曾静之口，演示百代之后。”他搓了一下略带浮肿的脸颊，侧转脸问张廷玉，“这样安排可成？”张廷玉忙躬身道：“奴才以为十分妥帖。”

“就这样，你们跪安吧。”雍正说道。看着众人纷纷跪辞，他心里觉得踏实安生了许多，但又升起一种寞落孤寂之感，坐在弘历的案前看着自己

的儿子，一时舍不得离开。

弘历深知他的心事，还在为弘时难过，亲手端了参汤捧给雍正，说了一阵俞鸿图河工进展，又回了岳钟麒战车制造情形，将雍正的思绪拉回到政务上，雍正阴沉的脸才开朗了些，说道："你放心，弘时死，朕不伤心，朕要舍不得他，难道就不能给他别的处罚？朕如今每每回心，一想起阿其那他们，就愀然不乐，但国法家法俱在，该怎么办还怎么办。社稷，公器也，虽天子不得以私据之，你一定得明了这一条。朕老了，身子骨儿愈来愈差，精神也渐渐不济。圣祖爷晚年放任了点，天下就变得异常难治。你就在朕身边措置政务，朕就懒怠一点，你多操办也一样的。"

"身子欠安，还是要瞧御医，这是正道。"弘历说道，"皇阿玛，十三叔曾说——"他顿了一下，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易经》翻开来，递给雍正看。雍正看时，却是一张纸条，上写："诛贾士芳"四个字，目光一闪说道："你十三叔曾跟你说过么？这要李卫来办。他有神通，朕现在用得着，而且现在有功无过，不能无缘无故处置。你要谨密，说不定他能猜测出你这纸条的！"弘历笑道："他要能连《易经》都看穿了，也就制不住了。我和十三叔谈话，都是用这部宋版《易》，决无相干的。"

雍正笑着点点头，说道："你很会想事情，朕现在还是用得着他。到时候也用《易经》给你传旨。"说罢起身踱去了。

当晚便有旨意，乔引娣晋位"贤嫔"在畅春园造宫居住。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雍正断然绝情杀子，虽然没有明诏布告天下，但弘时因"处事妄诞，放纵不羁"，当时就革掉了王爵，数日之后便传出他"羞愧自尽"的消息。数年之内瘐死允禩允禟，囚禁允祉和"舅舅隆科多"，加上弘时这个亲生儿子，凡有党援情事的勋贵格杀殆尽，真个苞苴不行于铁面，亲情不移其刚肠。这种唯法是行六亲不认果真惊世骇俗震慑了官场猥琐龌龊之风。尽自天下官员地主对雍正新政火耗归公，改发养廉银，摊丁入庙，士民一体当差完粮……这些措置心里仍旧腹诽不已，对田文镜鄂尔泰曲阿圣意，刻意剥削，假报考成邀功图进的"小人行径"切齿仇恨，但也确实没人再敢作仗马之鸣，攻讦他树的这几位"模范总督"了。不但雍正，就是张廷玉，鄂尔泰等大臣，也觉得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政务绝少滞碍。

政务顺手，军务却十分棘手，云南广西改土归流，当地土司本来就不服，新选派的州县官到这些穷乡僻壤做官，事多任繁，又毫无油水可榨，许多地方州县衙门没有主管，任凭胥吏上下其手敲剥苗瑶百姓，激起民变。自雍正五年镇沅土司刁瀚率苗民聚众放炮，焚烧府衙，几次用兵征剿，都是"兵来我进山，兵去我再来"，总不能平服。鄂尔泰是以"改

土归流”投合“圣决”入为枢相的，当然深感不安，亲自请缨返回贵阳主持。雍正自然照准，仍命他以军机大臣身份督办云贵军政，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都由鄂尔泰节制，进剿扫荡叛苗。岳钟麒大军自雍正七年正式誓师出兵，大军共分北路军与西路军，钳形西进，岳钟麒坐镇西路军，由将军纪成赋，副参领查廪护理北路军。临出征前上疏雍正，言有十胜把握，写得酣畅淋漓：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粮草广储，六曰将士精良，七曰车骑营阵尽善，八曰火器兵械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断言策零葛尔丹跳梁小丑不难指日荡平。雍正也大加奖赞，升任钟麒的长子岳睿为山东巡抚，亲自在太和殿择吉日为岳钟麒送行，命岳睿直送父亲到西宁军中以示恩礼隆重。

正当旌旗蔽空士马饱腾，即日升纛开拔之际，突然前军来报，准葛尔派特使特磊进京朝见，路过西宁，要求请见岳钟麒。

其时正是雍正九年七月，塞外胡杨正青草原雨多草茂，西宁城无风无沙，湟水如带横亘于苍天茫野之中。岳钟麒刚刚巡营回来，听见这一消息不禁一怔，总兵张元佐、樊廷、冶大雄恰都在身边，因用征询口气问道：“见他不见？”

“这是策零阿拉布坦的缓兵之计。”张元佐说道。他是曾允禵和年羹尧两度和葛尔丹打过仗的，深知这个小阿拉布坦奸诈异常，略沉思了一下说道：“他既是朝见的特使，不干咱们的事，放他去北京，咱们该怎么干还照计不动。”冶大雄是个兵士出身的老行伍，说道：“这个时候士气正旺，最忌这种事。下头知道要讲和，有些旗人听说能不打仗，烧香磕头还来不及呢！依着标下建议，权当拿住了奸细，割了他的鸟头，三军号示他娘！”樊廷却道：“万一他来投降呢？擅杀来使，皇上怎么想？见见面于我何损呢？”冶大雄道：“这种事犯什么嘀咕？仗打赢了就总有理，仗打败了就百无是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宰了这个兔崽子，得胜回朝有人说话老冶顶着！”

几个将领意见不一，岳钟麒一时犯难：军中满汉将领心思不齐，满人骄横无能，汉人心怀不满又招惹不起，特磊是奉命到北京朝见雍正的，自己半路截杀了，保不定就有人写密折，砸自己黑砖。以雍正专断权威，亲子尚且不姑息，万一将来军事稍有失利，大祸只在顷刻。但与特磊接谈，又确实于士气有碍。思量了好一阵，才道：“在侧耳配庭见见他。”说着带着马弁戈什哈进了大将军署，在正殿西边亲兵守值的耳房坐定了，不一时便见人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蒙古人进来。岳钟麒不等他坐定，便道：“你叫特磊？如今两家兵戎相见，不在喀尔喀等死，到我军中有何贵干？”说着目视通译官。

“不要这个蹩脚的通译官了。”特磊没听完通译官的翻译就笑了。“我能说汉话，我自幼随阿爸在张家口做茶马生意，我的母亲也是汉人，我和汉人有很亲近的情分。”他是那种很深沉很干练的蒙古汉子，黑红的脸膛上，浓眉长出了寿眉，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睛晶莹闪光，满脸都是慈祥温

和的笑容。一口流利的汉话略带了晋北口音，不知道的根本听不出是蒙古人。特磊顿了一下，说道：“我不是给将军下战表的，我身上带着息争和平的使命。”

岳钟麒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特磊，不动声色地说道：“谁能相信你呢？你们准葛尔人已经几次遣使去北京，只会骗人，一句真话也没有。一边在北京恭敬朝见，一边背地里进兵青藏！我见你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好奇，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是‘东西’，是人。”特磊一本正经说道，“岳将军怎么汉话也说不好？”

有此误会，便显出特磊毕竟是蒙古人，几个将军不禁掩嘴葫芦。岳钟麒问道：“是谁派你来的？策零阿拉布坦？”

“啊，将军。”特磊大约嫌屋里热，袒了一只袖子，说道：“《孙子》里曾经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将军对我准葛尔情形可以说一无所知。策零阿拉布坦去年十一月已经病死，现在我们准葛尔各部是由噶尔丹策零大汗台吉执掌权力。噶尔丹策零汗爷一向尊容中央道统，仰慕中华文明，谨守西疆为中央屏障，几次击退哥萨克侵略。他臣守喀尔喀蒙古是康熙博格达有诏书特许的，修表称和也是有诚意的。我来，是为消除误会，争取和平而来。”

“误会？”岳钟麒格格一笑，“雍正二年春，被我天兵在青海击败的罗卜藏丹增，不是你们窝藏起来了吗？”

特磊在椅上欠身一躬，说道：“将军须知，当时和现在的政情不一样，当时我们执政的是策零阿拉布坦。鉴于老阿拉布坦、老葛尔丹与罗卜藏世家的渊源，不能不予收留，汉人叫这为‘讲义气’。但罗卜藏丹增是一条毒蛇，是草原上的豺狼。他在我们的地盘里收罗旧部，联络葛尔丹残部，借祝寿为名带兵入帐，要杀害年轻的噶尔丹策零。我们的台吉汗爷正好要与朝廷修和，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命令我把罗卜藏丹增押解北京，以表我们博格达汗朝廷的忠忱。但是——”他皱紧了眉头，对目瞪口呆的岳钟麒道：“我走到科舍图西的三叶河，就遇到了将军的部队正在向西挺进扎营。逃亡的蒙古人都告诉我，岳将军要率军横扫喀尔喀蒙古。我不能带着我们主人的忠诚之心身入不测之地，因此暂时命人把罗卜藏丹增押回了伊犁。将军，每一条生命都是珍贵的，请您将我的话转奏雍正陛下，我就留在军中作您的人质。这样好吧，将军？”

“好吧。”岳钟麒听着一篇天衣无缝的说辞，一时实在挑剔不出什么毛病，因起身道：“我这就奏上去。你大约要在我营中等半个月，给你划一处小院子住。你和你的从人食膳都有人照应，只是半点不能越轨，否则休怪我军法无情。”

当天，岳钟麒就将特磊来朝的情形备细具折奏陈，并说，“策零阿拉布坦奸诈为怀，素无信义，特磊所言多不可信。请旨将特磊就地正法，以励

士气。”

十二天后就接到了雍正发来的八百里加紧朱批谕旨：

夫不战而屈人之兵，上胜也。东美未闻之耶？噶尔丹策零果能谨守臣道，俯伏阙下，朕亦不必以犁庭扫穴而后快。即将特磊妥送来京，俟朕亲询，我军暂缓西进。唯恐特磊有诈，戒备不可稍懈，汝将军事布防调停恰妥，亦同特磊进京可也。钦此！

岳钟麒明知此举不妥，但旨意毫不含糊，雍正的性子又半点违拗不得。只得连夜安排军务，带了几十名亲兵，快马护送特磊赴京。特磊带的贡品驼队，则由驿站递传进京。

几十骑人马日夜趱行，赶到北京时已是将近八月中秋。当年河南、山东、山西都丰收，正是清风潇洒金谷登场之时，北京城里人已在忙着制月饼，扎兔儿爷，供小财神，走斋月宫，一片热闹。城外丹枫染秋艳色杂陈，山含淡翠云薄西岭，永定河子牙河清潦流素，两岸杨柳未老，依旧伤心一碧。正是北京天气景致最佳之时，众人一路奔波，却都是满身风尘，眼倦腿胀，哪里有心思观赏？当晚在潞河驿安歇住，张廷玉已来慰问，传旨明日进园，召见噶尔丹特使特磊。同来的还有工部尚书俞鸿图，新升任的京畿道李汉三，礼部外藩司长陈学海，大家吃西瓜品葡萄说闲话。那陈学海仍是饶舌，又是河修治得好，又是各地丰收，又说荷兰国、日本国、法兰西国、罗刹国“万国来朝”。东洋鬼子西洋鬼子怎么恭敬，万岁高兴得病都去了一大半……一有话缝儿就插进来乱嘈，众人也都不计较他。热闹说话一阵便各自散去。

第二日清晨，岳钟麒冠袍履带结束停当，与特磊并马来到畅春园双闸门口。高无庸已在候着，二人一下马他便宣旨：“特磊在此候旨。岳钟麒进去。”见特磊恭恭敬敬双膝跪下。岳钟麒没言声，抿了抿嘴唇便随高无庸进园，径趋澹宁居。

“东美一路辛苦。”雍正盘膝坐在大炕上，李卫和朱轼从侍在旁，炕西靠南窗设着一案一椅却是弘历坐着。见岳钟麒进来行礼毕，雍正笑道：“弘历替朕扶一把东美。这会子都是朕的亲臣，坐着说话儿。”

岳钟麒打量雍正，只见雍正穿着驼色江绸夹袍，外边罩着绣石青江绸棉金龙褂，项间挂着蜜蜡朝珠，腰间系着金带头线纽带，戴着一顶天鹅绒纱台冠，正襟危坐在东阁大炕里，精神比两年前离别时要好得多。只是身上削瘦，连衣服都看着有点不合体，岳钟麒觑着眼看雍正，边坐边道：“圣颜比奴才离开时还清减了些，鬓边头发更苍了。皇上依旧只是吃

素么？奴才是个厮杀汉，释佛道理不懂，但供佛也还用三牲，他也不禁荤。所以皇上还要增进些肉食。奴才离开时皇上戴着斋戒牌，今仍旧戴着，难道主子用的常斋不成？”“朕生性喜爱素食，倒也不禁血食。但今天是田文镜头七之日，朕为他超度。”雍正咳嗽一声，一个小太监忙捧着漱盂过去，咯了一会儿却没有痰，又坐正了，叹道：“你大约不知，田文镜已经去了。社稷少一人呐……不说这些了，说说你那个特磊吧。”岳钟麒从河南过，田文镜死，当地缙绅大户爆竹连天响地祝贺，他亲眼目睹。他这个话无论如何不能在雍正跟前提说，因双手按膝，将军备西征情形诸多事务一长一短说了，又细细说了接见特磊的经过，奏道：“《春秋》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最要紧的。准葛尔部历来反复无常狡诈难测，盼皇上掷还他的贡品书表，斥见来使，以示天朝讨敌不共戴天之决心。奴才在西边大营鸣鼓扬旗而进，不难殄灭丑类。”

“文死谏，武死战，你的这个想头原不错。朕见他，也是想看看他的虚实再作定夺。”雍正说道，“你大约见了邸报，睿亲王多尔衮的案子，已经平反昭雪，鳌拜的子孙也复了世职。朕不是个烂好人，但若能以德服人，少杀生而获胜，朕是求之不得。特磊万里迢迢来了，还是要善见善言。近来十几个外藩国如日本、琉球、荷兰、法国等遣使朝贡，礼仪周备，措辞谦抑，这种祥和之气是大清的洪福么！假如噶尔丹策零果然安分守己臣服西疆，朕又何必一定赶尽杀绝？上天有好生之德嘛——高无庸。”

“奴才在！”

“传特磊晋见。”

“喳！”

待高无庸出去，雍正笑道：“法兰西国贡来二十支双筒镶金鸟铳，赏给你六支。回头你到宝亲王那里领去。”弘历忙起身答应，又笑道：“东美大将军你好风光，我才得了两支，李卫才一支。你一人就得六支——儿臣看日本国进的倭刀也好钢火，请阿玛赏给岳钟麒几把。”“好，赏二十把。”雍正笑道，“大将军有八面威风么！东美的亲卫队可以抖一抖。”岳钟麒忙又躬身谢赏，笑道：“这是圣上激励我全军将士的，钟麒不敢据以为私。擒斩敌上将一名，奴才转赠鸟铳一枝；擒斩敌千夫长一名，赠赏倭刀一柄，如何？”李卫笑道：“岳大将军这法子好。这么说我也厚脸皮，向主子再讨两把倭刀，像吴瞎子这些不领俸禄，为朝廷缉拿山野大盗，赏他一把，比封他的官还要管用呢！”说话间高无庸进来，雍正便问：“怎么这么久？”

“特磊从双闸口三步一拜进来，走得特慢，奴才先进来禀一声。”高无庸赔笑说道，“他说，准葛尔部落历年来叛服不常，他是有罪之人，不能以常礼晋见天子博格达汗。还送了奴才这个，叫奴才在主子跟前替他美言——”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块金饼，足有烧饼来大，少说也有二百多两，呈给雍正。从人见他出手如此大方阔绰，都是心中一动。

“既然赏你的，你主子知道了，收起来吧。”

雍正听见特磊如此恭谨有礼，高兴得脸上泛光，又道：“特磊如此知礼，事情有几分指望。钟麒，你和李卫可以退下了。既然已经回到北京，索性放心歇息一下，前方军事奏章，军机处接到就转给你，只留心些就罢了。这部《大义觉迷录》刚刚刻成，已经颁布天下学宫。这是样书，赐你一部，拿回去仔细参详。像曾静，张熙这样的人，只要向化，不但不杀，还有官给他做，由他们游学天下现身说法，比朕自己四面八方地应付谣言不是强得许多么？”他把一部切得整整齐齐的书递给岳钟麒，看了一眼朱轼和弘历。朱轼和弘历都是力主要杀曾静的，只低了头不言语。

李卫和岳钟麒出殿，见特磊手捧贡单，才拜到蔷薇墙洞旁。二人绕开了，从花间小径到双闸口。岳钟麒要回潞河驿，李卫生拖住了，笑说道：“那个驿里闷死了，这会子还有屁的军务，你跟我来，和你说说话儿——我如今要办一个要差，得借你一点威气呢！”李卫是出了名的顽皮，岳钟麒虽然不苟言笑，也禁不住他这死乞白赖的顽筋，只好一笑，说道：“人都说你病得七死八活，我看你阳寿早着呢！拿你没办法，到哪里玩儿，这威气又怎么个‘借’法呢？”

“我这身子骨儿得谢谢我们贾神仙。”李卫一边和岳钟麒认镫上马，笑道，“——也是来京之后承他咒诵些个，果然就无碍了。”

二人在马上一纵一送正向东边城里来，走了约一里许地，只见一乘二人小轿闪悠闪悠迎面而来，旁边还有四名顺天府的衙役护送，走得飞快。岳钟麒正奇怪这样的缠藤轿怎么能抬到禁苑，李卫已跳下马去，笑嘻嘻拦住了，说道：“老贾出来！”正自诧异，那轿已经顿住，贾士芳已笑着躬身出来，岳钟麒知道他在雍正跟前身份，也便缓缓下马。李卫一把扯了岳钟麒，指着贾士芳笑道：“如今也是宫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儿了，又使不完的金银，还是个出家人，仍旧勒啃，坐这样的小轿！”“岳大将军安详！”贾士芳神采奕奕，向岳钟麒一稽首，说道：“——你小瞧这轿么？比马还快呢！我本来爱骑驴，庄亲王爷说没个骑驴进出紫垣的，太扎眼了，我就换了这乘轿。”

“你这小藤轿不显眼么？”李卫仍旧嬉笑着，说道，“你这会子不要进园子了，皇上正忙着接见外臣呢！他现在身子没事，进去也是闲着。来来，随我到个好去处，我给你二位开开眼，一个是杀人不眨眼大将军，一个是砍不掉脑袋的牛鼻子道士，加上个饿不死的叫化子，好玩呐！”岳钟麒笑道：“我带一辈子兵，就我身上这把刀，不知杀了多少人。总没见还有砍不掉脑袋的人！”李卫笑指贾士芳，说道：“这位就是了！上回在荷风亭他吹出来，张五哥不信，连砍他三刀，都像砍在弹簧上，刀蹦起老高，脖子连个红印也不起！”岳钟麒只当玩笑话，贾士芳也只笑而不语。

于是三人弃马辍轿，干脆步行入城，在宣武门西大廊庙转了一会儿。这里却十分热闹，一街两行书画、玉器、碑帖、烟料、料器、瓷器、花木、旧书、唱本书的……应有尽有。旁边有狗市、蝈蝈市，一片声嘈叫

乱叫。卖耗子药的大声吆喝：

“一包管保六个月，坐地户儿，药不死耗子您找我！”

卖首饰的说：“买过的您知道，戴过的您认得，露出铜色给我拿回来！”

“金回回的膏药！五痨七伤骨断筋折只用一帖管好！”

“买孟家百补增力丸！不损阴不伤阳，一夜管睡百姑娘！”

岳钟麒看着周匝把式卖艺的，说相声弹弦子把式耍叉卖眼药的，乱哄哄人来人往，笑着对李卫道：“你真是个乞丐儿，专爱转悠这些地方。我来北京这多次数，从不知还有这种地方！”李卫显得如鱼得水，买了十几个雕镂蝈蝈葫芦说是“送给小主子（小阿哥）们玩”，又要了三大串冰糖葫芦，给贾士芳和岳钟麒一人一串，还有什么云片糕、桂花糖、饧人儿，每人怀里塞得满满的，笑道：“能天天到这里转转玩玩是福气！你到西边出兵放马，想起今儿准会思念我这叫化子。你别小看了这西庙会，没听人家说，‘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别以为你我身份高——你瞧，那不是五爷？！”两个人眼花缭乱，口里塞着，怀里揣着，耳朵里听着，已被这位“缠死鬼”总督弄得五神皆迷。顺他手指看去，果见新封的和亲王弘昼头戴红绒结顶六合一统青缎帽，一身月白府绸夹袍，脚下蹬着双梁起明检鞋，握着一柄汉玉坠儿湘妃竹扇一步一踱自东悠闲着过来。岳钟麒忙拉贾士芳，说道：“咱们躲躲！”李卫笑道：“不成，五爷已经瞧见咱们了！”

“原来是你三个！”弘昼身边也有人耳语了一下，他目光一跳，加快了步子赶过来，笑道：“李卫这狗才，你们想躲我么？”李卫嬉皮笑脸道：“是东美想躲，怕不好见礼。您瞧我买这蚰子葫芦儿，有永壁小世子爷一份子呢！”弘昼笑道：“这种地方行什么礼呢？方才我还见小叔王带几个太监那边玩，见面一笑就罢。”

李卫见弘昼说着就要走，笑道：“五爷，有什么好地方儿玩，带携我们则个。好歹今儿碰上，也是我们的缘分。我们都打园子里才来，可怜见的饿得前胸贴着脊梁骨，吃这些个充饥！”

“别他娘装穷卖苦了！”弘昼笑道，“不是我不带你们，其实我去庆云堂，有吃的有玩的，怕的是你们嘴不严，漏出去我就得写谢罪折子。再说，士芳是出家人，到那种地方，万一破了戒，往后狗皮膏药卖不成。”贾士芳便知他去的地方邪僻，因道：“贫道如没有大定力大神会，焉能修到这一步？我无欲，欲何能诱我？我们道中也尽有男女修合采补御女成道的，不过我不从那一路出就是了。‘天地由我主持，鬼神由我支使，’上回我给主子发气疗病，主子不高兴，说，‘你都主持支使了，朕呢？’我说，‘您是人主，管人嘛！’既这么着，你们去玩，我回去读经了。”说着便要走。李卫哪里肯放他走，死乞白赖拽住了，说道：“臭牛鼻子，天天嚼你的烂经簿子！什么意思嘛？走，扰定了五爷的，他老有的是钱，咱们帮衬！什么鸡巴定力见了真的你不动心，那才是真神仙！”连说带撕

拽，岳贾二人都拗不过他，便跟了弘昼向西，又向北。走了一段胡同，出到棋盘街口，一带粉墙，仿江南沈园式样的歇山顶二层酒肆矗在街北，便是有名的“庆云堂”了。

四个人穿过热闹嘈杂的前店酒楼门面，踅过楼北一个小侧门，由后梯拾级登楼，迎门便是一座镶金嵌玉的玻璃屏风[1]，又向北折，出门来，却是一座加亭空中游廊，窗上糊的都是碧绿色如云的蝉翼纱。脚下是海子，满塘的莲叶，远处的水榭、池心亭、曲曲弯弯的石栏桥透窗可见，模模糊糊的影子映着，廊中都铺满了猩红地毡，汤裱铺糊的米黄壁纸，每隔不远就悬一盏小巧玲珑的宫灯……到了这里，处处都有一种身处仙境，隔绝尘圜之感。见弘昼不由人引导，穿堂入室走得熟门熟路，李卫不禁笑道：“我的爷！再想不到庆云堂后头还有这么大景致！这和内苑比也不相上下。”“别瞎扯了，”弘昼在前头走着，笑道，“这是专门接待王爷的堂子！——那不是老鸨？”

三个人眼迷神怅，发怔时，果见一个袅袅婷婷的中年女子，年纪不过三十，淡施粉黛轻步迎出，相貌端丽举止娴雅，迥异寻常妓院老鸨那副赶前赶后，絮絮叨叨蛇蛇蝎蝎的俗像。至四人跟前，只瞟了岳钟麒一眼，稳稳重重蹲下身去，说道：“五爷您来了！爷们吉祥！”

“我是五爷，你是五娘，咱俩刚好配对儿。”弘昼笑道，“这是我几位朋友，都没有开过洋荤，我带他们来玩玩儿。”那五娘脸红了红，笑道：“人都在后头水榭子上排戏，这里只有小五子小六子。爷们且进去坐着，叫她们唱曲儿听，我这应叫她们过来——不知爷们要开西洋荤，东洋荤？”

弘昼见几个人都瞠目不知所云，笑道：“你别问他们，都是土佬儿——就来东洋秘戏，下次再见识西洋的。”说着便进来。三个人傻子一般跟着弘昼进了楼，这才看清是一座环楼，原是个四环天井院，上头封了顶子，院内一色的红毡铺地，四角挂着盏粉色玻璃灯，既照楼上又照楼下，都映得一片柔润晶莹的光，不刺眼也看得清。沿四周栏杆的天井中间，幔着一层雾一样的云纱，楼下情形一览无余却又模模糊糊。天井院下四壁都挂的小红烛灯，比楼上亮得多，这样，楼下人就看不清楼上的人。四个人在临栏前坐下，弘昼和贾士芳对面倚栏，中间隔着条案，李卫和岳钟麒，一个挨弘昼，一个挨贾士芳居正而坐。正看得没头脑，那五娘带着两个云鬟小丫头，捧着条盘、酱西瓜、荔枝、葡萄、菠萝、香蕉、苹果一一进上来，最出奇的还有一大盘鲜桃，绝非时令果品，也献了上来。李卫先就咂舌道：“别的也罢了，这桃子希罕！五爷，到这来玩一晌，怕得几十两银子吧？”

“几十两！”弘昼扑哧一笑，转脸对五娘道：“你听他是个土佬儿吧！想开东洋荤，得一千五百两银子，开西洋荤，得两千两呢！”说得五娘、小五子、小六子都是一笑。五娘道：“什么一千两千两，人意儿比钱贵重！小五子小六子，给爷们来一套《春宵帐》，我献个丑讨爷点赏！”弘昼顺手抽出一张银票递给五娘，说道：“难得你巴结。这是两千两的票子，今儿

揽总儿有了，你自己调停分赏就是！”

五娘笑着领了，略一顿首，小五子琵琶，小六子筝，旁边一个小丫头吹箫伴奏，微微调弦试调，一阵轻舒、柔缓、温滑的曲调如流水行云悠然而起。五娘轻舒皓腕，眄目四流柔声唱道：

自将杨柳品题人，笑拈花枝比较春。输与海棠三四分，再偷匀，一半儿胭脂一半儿粉……

“太柔靡了。”岳钟麒听着五娘的曲音，如风送春水，细雨润石般袅袅萦绕，若有若无，若断若续，突然想起冰天雪地的青海，不禁叹道：“像我这样的人，不宜听这歌的。”李卫笑道：“人生能得几回欢？好好听着罢！别惦记你那些兵，听起来就入耳了。”

此时乐声再起一叠，岳钟麒见贾士芳听得心不在焉，侧耳小声说道：“贾道长，我想求问一件事——”

“唔？”

“西线军事，想必你推过休咎的……”

贾士芳神情似乎恍惚不定，很随便地一笑，说道：“半凶半吉吧……再过几天就有消息……”岳钟麒还要问，李卫道：“老贾别理他，这会儿听曲子。”贾士芳便不言语，看弘昼时，却是闭着眼如痴如迷地双手拍节，五娘唱道：

海棠红晕润初妍，杨柳纤腰舞自翩。笑倚玉奴娇欲眼，粉郎前，一半儿支吾一半儿软……

五娘一边风荷摆塘般婉转嘤鸣而唱，一边向席上送风情媚眼，人似烟中仙姝，歌如软金缠玉，除了贾士芳，都听得如身在醉乡，随拍按歌微摇着身躯。忽然，弘昼欠身倚栏，指着纱幕下的天井说道：

“你们看，东洋海歌舞！”

四个人齐往下看，六对男女歌手从楼下屏风两边翩翩而出，楼上五娘这边乐止，楼下笙管竹丝之声却冉冉而起，与五娘的歌声衔接得丝丝入扣，却已换了曲调牌子：

开帘怯睹落花红……

只这一句男女柔声齐唱，便似柔金软玉十丈红飞，令人销魂不禁，饶是岳钟麒铁石心肠将军，也把剥了半个的荔枝落了案上。

安顿春愁……亭午中……

那两队舞手接着唱，岳钟麒定神看，只见六个是妙鬓云鬟的少女，小可十四五，大可十八九，都穿的一色枣花碧罗紧袖衫，浅红吴丝裤微露紫绢履，腰围绣带下垂于膝。娈童则都一色紧身玄色衣靠，黑缎皂靴。从上往下看，女的宛如桃李之丰，男的犹似牙琢玉雕，一边随节而舞一边互送媚眼秋波，偶尔横斜一眼楼上，勾得弘昼等人都是神魂俱失。且听歌词时却是：

……吩咐呢喃双燕子，替人千万骂东风。同眠转觉绣衾宽，哪识秋生午夜寒。最是晓窗鸳枕畔，红腮无计避郎看……

“你们瞧！”李卫心中一片杀机，脸上却毫不带出，指着楼下道：“各是各的一对儿，脱衣服了……”说着，他自己也咽了一口水。

其实不用他指点，几个人都在张着嘴看，先是六个女郎，旋转歌舞着委拽脱衣，男的也开始松带解钮，交拜舞蹈中口中仍在唱：

为浴兰汤羞避人，红寮掩映碧纱新。闻欢昨夜调家婢，一笑花间事恐真……

唱着唱着，十二个韶颜男女已是脱光了衣服，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在红毡地上徐徐蹈步，交错搂抱着旋舞，所有的男女互相拥抱亲吻之后，年岁仿佛的一对儿便滚倒在地下。至此歌歇乐停，只余一缕似有似无的箫声仍在隐隐吹奏，配着下面六对男女寻欢鱼水，真个淫靡万端。此时从楼上往下看，男的女的已经分成六对，都在互相抚摸，犹如柔道，缱绻翻滚皆有制度。有的口索足交紧紧缠着打滚，有的女坐男身男吮女乳交媾。有的女男劈叉交媾，女的和另一男的亲吻，男的又抓抚另一女的大腿下阴。最出奇的还有一对颠倒相抱口淫，男的舌奸女阴，女的则把弄着那活儿亲吻狂吮……楼上楼下一片淫喋浪语之声。楼上几位看客都是面热神昏，连五娘和两个丫头也都直喘粗气。忽然下头几个女的乐极呻吟，小亲亲、小乖乖、亲妈好妹子混叫一气，那弘昼头一个掌不住，一把便拖过了身边的五娘。李卫也抱了个丫头做嘴儿，他有心的人，瞥一眼红筋暴胀的岳钟麒，已是垂头侧身不能自已，不禁一笑。

贾士芳以定力自诩，开头还能自持，胡乱吃两个葡萄，削一片菠萝，后来倚栏微笑着看。下面的淫媾浪话不时传起来：

“往下一点，奴的亲哥……”

“你用手导引一下……”

“我的小心肝儿肉……”

“奴的亲达达哟……留着点劲……别弄坏了！”

……贾士芳把持不住，合掌闭目守定，但李卫偷看时，他胸部起伏呼吸愈来愈粗，双手也在不停地抖……李卫轻轻放开那丫头，踱至栏边，说声：“真好风流相！”猛然间“刷”地抽出岳钟麒腰中悬剑，空中弧光一闪，“噌”地一声，贾士芳已经身首异处！那颗头直滚到天井幔中间，兀自含糊叫了一声：“好李卫！”

这一突如其来屠手疾如闪电，直到血如缤纷之雨溅得楼上楼下都是，岳钟麒才惊醒过来，所有的人都惊木了，都原姿势不动盯着这位满脸阴笑的两江总督。

“坏了你们好事，污了你们宝地。”李卫笑着用粉纱擦干净剑上黏糊糊的血，把剑还给岳钟麒。“请五爷再赏他们点银子，奴才这就给万岁爷缴旨。”

[1] 当时玻璃尚是极名贵的装饰用品。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李卫杀掉贾士芳，见众人都吓得痴痴茫茫呆若木鸡，笑道：“明儿是八月十五，我今儿给你们先挂一彩！冤有头债有主，贾士芳要报冤自然寻我李卫。东洋戏西洋戏是我和五爷苦心研磨出的办法。他既一死，你们开堂子万不可再演，国法天理都不许的。五娘给我和五爷备马，我们这就要进园子复命缴旨。”弘昼笑道：“没想到这牛鼻子脑袋这么不经砍，原想连西洋秘戏图双料演练来着！东美将军、五娘，你们都受惊了！”岳钟麒此时才知道这是二人奉旨精心设计，专为杀贾士芳的办法，自己无意中被拉来作了跑龙套的。他脸上回过神来，说道：“这法子杀人新鲜，不过太费钱了。”说着，三人一齐下楼逶迤，但见前楼座客仍旧吆五喝六划拳吃酒，酒保小二举菜端酒穿行其间，外间街市依然车来轿往，嘈杂之声不绝于耳，都有恍若梦醒之感。

三人骑马出宣武门，岳钟麒因恐有旨传到驿中，或有朋友来拜，匆匆打马去了。按李卫的意思，要和弘昼一同进畅春园。弘昼却道：“我在府里给贾士芳预备着往生水陆道场，他是真有道行的人，得防着他作祟，你自个去缴旨就是。”因也放马回府，李卫只好独自进园，到澹宁居见雍正。不知怎的，李卫原来极兴奋的心，突然变得有点失落低沉，进园连着碰见几个熟人，打招呼都有点心不在焉。他悠着步子在澹宁居石阶前站定，看一眼西边正在丹垩修饰的配宫。正要禀报，小太监秦媚媚已挑起帘子，说道：“主子叫进呢！”李卫这才收神定性，几步跨进殿内，却见雍正正和孙嘉淦、朱轼说话，忙伏身叩头行礼。

“你气色像是不大好，受惊了的模样。”雍正侧转脸看了看李卫，说道，“挨着孙韵公坐吧！高无庸，把朕的那碗参汤赏了李卫。朕用一碗奶子就成。”高无庸忙答应着去了。

朱轼接着方才的话题说道：“河南地处中原，其实没有多少军务要办，当初设这个总督衙门，是因为田文镜资望政绩应升总督，河南又离不开，所以一身兼了总督巡抚二职。田文镜既出缺，这个总督衙门设着似无必要。现在王士俊是署理安徽巡抚，到河南任巡抚也略有提拔，不如就便撤裁掉总督衙门，省了许多事。”李卫这才知道是安排田文镜身后公务，深觉朱轼说的有理。但雍正却道：“王士俊在安徽疏通淮河，清理漕运，差使办得极好，升任总督也是该当的，为田文镜死王士俊去，恰就撤衙，反见这衙门专为田文镜设的了。西边岳钟麒军事未了，河南为运粮周转之地，也算军务，暂时留着这个总督衙门吧。”孙嘉淦道：“王士俊在安徽民间有个诨号叫‘王一光’，和田文镜的‘抑光’谐音，犯的一样毛病。求主上留意，务请他效文镜之长，弃文镜之短。”

“田文镜晚年精力不济，政务有许多不是处。”雍正语气平缓，像是咀嚼着什么似的慢吞吞说道，“他的急功事利是明摆着的，人都说朕袒护他，不知私地里申斥过他多少次！一个人存了这念头事君，就是心诚，天也会不许。河南近几年连连有灾，就是上天的儆戒。你们将来看朕给他的

朱批谕旨就明白了，他是报喜报惯了，又屡蒙奖赞，有忧也不敢报。看来上天总不肯叫人一点毛病也没有，想做个‘完人’谈何容易呢？朕不明指田文镜缺憾，一来他确实对朕赤诚不二，办事尽心到十二分。二来他也有病，又是累出来的，朕也不忍。他能全名而终，也是朕的心愿。”说着，见弘历进来，只点头示意他在自己案前坐，又转脸对李卫道：“漕运的粮船盐船，在山东安徽境里几次被截，折子转给你看了没有？”

李卫喝完一碗参汤，精神好了许多，忙赔笑道：“励志廷已经转了奴才那里，只粗粗过目，还没有细看，已经安排了人沿运河去查。奴才已经杀掉了贾士芳，这几日也要出京，回南京任上料理一下衙务，专心办理漕运，主子尽管放心。”

“贾士芳已经处置了？”坐在侧旁边听边看奏折的弘历失口问道。“几时？”雍正也问道：“弘昼呢？”朱轼和孙嘉淦不禁对望一眼，他们方才陛见还在向雍正谏说“方士道释之流，像贾士芳这样的，其实是妖人，应该逐出皇宫，以清内苑”。雍正只笑不说话，忽然顷刻之间，贾士芳已经人头落地？这也太惊人，太不可思议了！

李卫忙离座伏身回话，说道：“和亲王爷回府，给贾士芳办往生道场去了。回四爷话，奴才刚刚儿割掉他首级，一路不停就赶到这里来了。”因将方才庆云堂楼上的情形拣着要紧的回奏了，笑道：“奴才知道这法子龌龊下作。但几次玩笑试过，这贼道不怕水溺，不怕火烧，不怕刀砍，还能平白的就没了影儿……实在是个妖精！没法儿，只好用下三滥门道……朱大人孙大人必定要笑我。我本就是个叫化子，玩叫化子手段也只凭大人笑去。”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为正道，”孙嘉淦笑道，“以毒攻毒众妙之门，这一点也不丢人。”朱轼仰脸想了想，说道：“我也不笑你。大宗旨是除患嘛！这办法台湾的刘国轩曾经用过，也是有个头陀，会些邪术，在郑成功军中骄纵不法。刘国轩设筵歌舞，乘其不备挥剑杀掉了他。我朝名相熊东园以为，刘国轩虽然投主不明，处事机断杀伐有度合道。李卫这么作是为国家君主，自然更为光明正大。”

李卫最怕这差事办成，又要遭人非议攻讦，见朱轼和孙嘉淦都这么说，不禁高兴得脸上放光。雍正也深感欣慰，看了看表，笑道：“朕用贾士芳这些黄冠释流，不过万几余暇偶尔和他们讲道说禅，娱乐而已。这两年来朕身子不爽，只要医者能用药，从来不轻易传叫贾士芳。贾士芳几次为朕按摩，口诵咒语，天地鬼神都由他主持管辖，不经之言不臣之心已经溢于言表，是他自罹于杀身之祸。他要修己自隐敬天畏命，就在朕跟前侍医，何至于落到这一步？唉……不去说他了。明儿八月十五，你们几位是朕股肱，朕为你们单独赐筵。天色已经向晚了，弘历替阿玛陪一陪吧。”

“是。”弘历忙起立躬身说道，吩咐高无庸传旨备筵，整理着案上卷宗，捡出一份呈给雍正，赔笑道：“这是今年秋决名单，刑部才送上来的。下

头这一份粘单是云南巡抚朱纲的，请旨勾决杨名时。还有一份附件，说杨名时在云南邀结士民围攻督署衙门为自己请命，皇上先看着。儿子遵旨，没有勾决杨名时。因有这些新奏件，并请皇上圣裁。”雍正一边接过看，口中道：“朱纲已经有旨署理云贵总督，他是急着要得正差职！杨名时早已下狱囚禁，又怎能去‘邀结士民’？若是平日就‘邀结’了，不又恰证杨名时是清官？杨名时这人断不能杀，他的案子还要再看看，再复审。”

朱轼和孙嘉淦原已站起身子的，见议说到这事，朱轼跨前一步，说道：“老臣愿意走一趟大理，复审杨名时！”孙嘉淦道：“臣根本不信杨名时会有贪污的事。”李卫笑道：“奴才也不信。奴才是参劾过杨名时的，当时觉得有理有据，但一直心里犯嘀咕，怕冤了他，奴才也以为另派钦差复查复审是正理。”

“你们用膳去吧。”雍正摆了摆手，“这不是说说就清楚的，朕自有主张。”

人们都退了出去，澹宁居九楹大殿立时显得空落落的，雍正看了一眼平时贾士芳为自己疗疾前打坐的蒲团，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怖，一阵心悸，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忙命秦媚媚：“把那个扔到后院烧掉，看引娣这会子作什么，叫过来和朕说说话儿。”秦媚媚去了一刻，果见乔引娣带着两个宫女过来。乔引娣是新封的嫔，头上戴着二层顶的东珠冠，朱毪瓔珞上衔的十七颗珍珠闪闪摇摇晶莹生光。身上还穿了一件石青色片金绿朝褂，彩兑上绘着云芝瑞草，全身上下簇新，走一步珠动佩摇叮咚乱响。雍正笑道：“这么一打扮，把头髻梳起，任谁也看不出你是汉人了。西偏宫已经造好了，现在正在丹垩修饰。这会子天晚，我们出去走走，顺便看看你的宅子，好么？朕今儿杀了那个贾士芳，心绪也有点不宁，想疏散一下。”

“啊！贾士芳死了？”乔引娣惊愕得张大了口，半天才道：“怪不得秦媚媚方才去烧那个蒲团！”雍正笑道：“杀他，是因为他有罪。有什么惊怪的？过了中秋，朕还要勾决几百死囚。非惩恶不足以扬善，这就是孔子的章程。走吧走吧，不要想这件事了。贾士芳一个出家人来侍候朕，不晓得韬晦深藏，却借机会掌握朕——他要朕好朕就好，要朕病就病——这样的人当着不可怕么？”雍正说一句，乔引娣念一声佛，说道：“我不是怕，是想着这人生不可捉摸……大前天见他，他还有说有笑，说我和娘就要见面了，转眼儿几天，他已经伏法了……”一边说一边随雍正出来。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殷红的晚霞像渐渐冷却的一块红铁，变得又灰又暗，几处云薄的地方，泛着死鱼肚一样苍暗的白色。一阵又一阵的西风，吹得满园竹树都在不安地摇曳发抖，影影绰绰像无数舞蹈着的黑影子。森凉的风时而扑面，带着浸骨的凉意，袭得人直打寒颤。雍正和引娣在苍色中绕着西偏殿看了，那殿还没有装饰好，工人们没用完的浆料、颜色桶杂乱无章地放在阶前。脚手架被风吹得吱吱咯咯作响，听得人很不舒服。雍正下意识地回头，见张五哥德楞泰两个老侍卫不远不近

跟着，心里安宁了点。一边踏着花径走，一边问道：

“你家还有什么人？”

“娘、爹，还有个弟弟。”

“你入京后，有他们消息儿么？”

“自从打诺敏一案，我卷进去，和家里就失散了——家里人怕，也许地方官巴结诺敏欺侮人，待不住——后来我又连着遭事，只想……死罢了，也没顾上。前次内务府有人山西出差，我托他们打听，人还没回来……贾士芳虽不好，料事还是神的，但愿他说中了……阿弥陀佛！我娘也是四十岁的人了，再隔几年，见面兴许都不认得了呢！”说着便拭泪。

雍正被风吹得身上一阵阵发噤，把引娣揽在怀里，一边往回走，小声安慰道：“他要打听不出来，朕明儿写密谕给山西巡抚叫他查！你每年也有两千两银子进项，在这京里花五六百两银子能买一处上好的宅子。朝廷制度你不能随意归宁，但你娘每月照例能进来看你的……啊哟——这是什么？！”

“什么？”引娣正听得受用入神，忽见雍正似乎绊了一下，俯身用手去摸什么，忙凑到跟前。雍正却吓得暴然后跌一步，引娣的手已是触着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只觉得是冰凉黏湿，水桶来粗长的东西，还在蠕蠕而动。她叫了一声“老天爷！”身子一软就瘫了下去……

雍正惊得两眼圆睁，此时园中暮色晦晦如瞑，微风吹来树动草摇鬼影幢幢，什么也不清爽，看着那东西蠕动着进了草丛，急过来扶起引娣，颤声问道：“你……怎么样？”引娣一返身便扑进雍正怀里，说道：“是蛇！又凉又粘的……”雍正蓦然间毛发森树，说道：“朕……朕摸着是刺，狠狠扎了一下，出血了呢！”二人惊悸间，林中突然一阵刺耳的鸱鸮怪叫“血利利……格格格格……”像煞是贾士芳平日得意时的笑声。雍正紧紧护住引娣，大声喊道：“侍卫，侍卫！”

“奴才在！”

张五哥和德楞泰就在林边石甬道边，已经听见这边动静有异，边跑边答应：“奴才来了……”雍正自己身软难支，还勉强架扶着引娣，竭力镇定着慌成一团的心，说道：“叫两个太监来搀着引娣主儿，你们点着火把搜这片草丛！”说话间，有两个小太监飞也似跑来，一边一个扶了引娣，和雍正出了那边小树林。那德楞泰和张五哥也不点火把，见那片草丛也不大，叉手拽脚踢混搜一气。约莫半袋烟功夫，五哥大声喊道：

“有了！畜生，哪里跑？”

雍正此刻站在澹宁居檐前灯下，听见这一声，又吓得心里一悸。听得两个侍卫脚步蹬蹬地跑过来，张五哥用衣服裹着一团东西，抖开撂地下瞧

时，却是一只豪猪！雍正说道：“不对，这里怎么会有豪猪？再说，引娣说摸着又凉又湿，黏滑的……朕摸的是刺……”

“主子您瞧。”五哥笑道，“您摸着这厮的刺了，引娣主儿摸了它的鼻子……这地方紧挨着放飞泊，圆明园南边还有一座放生园。刺猬、豪猪、鹿、狍子常有跑到这边觅食的呢！”

雍正这才松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内衣都汗湿透了，勉强笑道：“还是放生吧，吓了朕一跳！”乔引娣也从殿里出来看看，双手合十念佛道：“阿弥陀佛！吓死人了……”她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见东边灯笼导引着朱轼孙嘉淦李卫，由弘历陪着一路过来，料是领筵已毕过来谢恩的，闪身便回了自己下处。众人随雍正进殿，这本是照例行礼虚应故事的事，雍正却又叫住了，说道：“弘历退出去吧，明儿还有多少事等着呢！你们几个——叫方苞也过来，再陪一会朕，朕今儿心绪不宁，想听你们说说话儿……”

这是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弘历似乎迟疑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良久，退了出来。李卫眼尖，见雍正神思恍惚目光如醉，眼内微微潮红，额前和颏下却发暗，不时地摇头发噤，因笑道：“主子，奴才瞧您似乎受惊了的模样……敢是方才在园子里克撞了什么了？”

“嗯，也没什么。”雍正留下这几个人其实没话说，但他就是不愿让他们走，因将方才的事约略说了，又道：“虽说是一场虚惊，朕仍是不能释怀快心，神思不净若有鬼神……朕疑心是贾士芳冤魂作祟……”说话间，方苞也进来了，后边还跟着弘昼，方苞笑道：“张五哥都说给臣了。主上安心宁耐，入定一会儿也许就好些。那贾士芳以妖术要挟人主，上获天谴，罪在不赦，皇上不过代天惩罚他罢了。这种人，死一万个也不足挂怀，也无足为祟！”朱轼道：“臣以为贾某不过是个会变戏法的骗子，世上压根没有鬼神，这都因皇上信佛的过。皇上，你闭上眼想想，世上谁真的见过鬼，见过神，见过什么神天佛菩萨？你不信他，他就祸害不了你！”孙嘉淦道：“圣天子百灵相助，哪个妖邪敢近？这是皇上心障罢了。如有什么，奴才一身当之！”

弘昼却是个什么都信的，这些“君子之言”一句也听不入耳，忙起身叫过高无庸，叫他寻《玉匣记》、《青囊传》来混翻一气，吩咐小苏拉太监到园里焚香烧表发送。李卫却另是一种做派，笑着对雍正道：“我借皇上朱笔用一用。”见雍正点头，要过一张黄表纸，蘸了朱砂写字。弘昼凑过来看时，上头歪歪斜斜写道：

贾士芳：操你妈的牛屄道士！生情造意杀你的是叫化子李卫，割你鸟头的还是李卫！五爷已经寄（给）你做了水绿（陆）道场，还不赶紧投胎混张人皮？要聒噪你崩（甭）寻我们主子，到我宅里咱们折腾！不然，

我就叫龙虎山真人五雷劈你，万姐（劫）不得复生！李卫切告。

李卫口中喃喃呢呢煞有介事地念诵一阵，将那裱放在烛上烧了，几个人都想笑又不敢。雍正比先前安生了许多，端膝趺坐着，呼吸匀称，脸色也好了。听众人俱各不安，雍正叹道："朕好些了，这里不要人多，留一个在门口侍候，余下的回去歇着。"他这样一说，几个臣子都争着要留下守候。弘昼道："依着我说，朱师傅有年纪的人了，回府歇着。李卫值头半夜，孙嘉淦有煞气，值子夜，后半夜我值，我年轻……"正说着，太医院医正刘绍宜亲自带着两个太医匆匆进来，刚要诊脉，雍正说道："谁这么蛇蛇蝎蝎叫你们来的？朕没有病，你们退出去！就照弘昼的话办。"

"跟我来。"朱轼越看雍正越像有病，招手叫过几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医生，"这里留下李卫，别的人都到东书房。"孙嘉淦虽觉张罗太过，但雍正有病似乎不假，因便跟了众人一同过东边小书房商议办法。

"我已经叫人去兵部请四爷了，这里的事暂由五爷维持。"方苞老鼠胡子翘着，两只小眼睛椒豆一样又黑又亮。"头一件就是不能张扬，皇上这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今晚要能不犯病，大抵也就过去了。明儿八月十五，照例要筵赐百官，怎么着不显山水过去，大家想一想，一会请四爷定准。""好，我先说，"弘昼说道，"我瞧着这里没有一个信神的。不过我相信，因为谁也没有我知道这个贾士芳。《三国演义》里头有个左慈你们知道吧？贾士芳就是今日的左慈。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是左慈。为什么这会子我特别防他，还为他是左慈！四哥一会来了，他也是不信神鬼的。所以我这会子就告诉你们，前一个月我已经派人去江西请龙虎山娄师垣真人，我估摸着也就要到京了。原请他来，是为降伏这个贾士芳，现在来了，我要在这园里设场子降他。我先说一声儿，你们不要拦着我。"

他这一说，几个人齐皱眉头，雍正不过碰一只豪猪，略受了点惊，这么大事铺张闹起来，叫外头臣子瞧着乌烟瘴气的，这公明朝廷算怎么回事？正发怔间，弘历已经进来，众人忙都起身相迎。

"我刚接见过岳钟麒。"弘历语气很深重，说道，"准葛尔人两万人偷袭北路军，科舍图两军已经交战，岳钟麒得连夜赶回大营，这是头等军务，大家说，要不要奏？"

几个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这边皇帝有恙，那边要请道士降妖，突然又冒出绝大一件军国要务，驴唇不对马嘴似的不协调。弘昼绷着脸问道："特磊呢？叫这王八蛋出来解说！""这也是一件事，"弘历似乎心里很焦急，皱眉说道："是杀是放，我们不便做主的。"

"这样办，"朱轼说道，"请四爷五爷这会子过澹宁居看看，如果主子能理事，还是要请旨，如果不能理事，就叫张廷玉、鄂尔泰、十六王爷十七

王爷进来，由四爷主持决定。等万岁龙体好一点再奏。”

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最好，弘历起身招手叫过弘昼。二人一齐出了书房，一边往西走，一边说话。弘历因笑问：“你方才说有什么事来着？好像还怕我知道！”弘昼将要设坛的事说了，又道：“你是个道学君子，我怕你不同意。”弘历一边走一边默谋，说道：“好弟弟，这是孝道嘛，病急乱投医，还说什么道学不道学。贾士芳在阿玛那里许多年，他有些道术，那是一点不假的。我也有些心障呢！怎么拦着你？只密些儿，不要闹得满世界都知道了，御史们又要唠叨了。”说着李卫已迎了过来，弘历便问：“皇上这会子怎么样了？”

“皇上一直睡不着，坐一会躺一会的，不能安宁。”李卫忙道，“您听，这又起来漱口了，爷们要见，这会子最好。”说着先挑帘进了殿，一时便出来，小声道：“二位爷请进。”

弘历和弘昼进殿行礼毕，抬头看雍正时，不禁都吃一惊，刚刚离开一会儿，雍正就仿佛老了许多，头发也有点蓬乱，颧骨凸起处还有一点斑红。弘历这才知道雍正的病比众人说的还厉害些，因跪着劝道：“阿玛，听说您不叫太医看脉，儿子不以为然，您身子骨儿是受了风寒，神不守舍，所以恍惚不安。这是常见病，几剂药就会好的。”

“朕没有病……朕是让贾士芳给缠上了……一闭眼就是他在面前，直冲着朕笑……”雍正半歪在大迎枕上，看着昏幽幽的烛光，炯炯地睁着双眼，气弱声微地说道：“有病自然叫太医，但这确实不是他们治得了的，治不好还要张扬出去……方才贾——贾士芳来，说朕碰到的是年羹尧……年羹尧不有个绰号叫‘年豪猪’么？唉……体气一弱，譬如衰草，一点风都经不得了……”

兄弟两个听着这似梦呓似真切的话，都觉得汗毛根儿直炸。弘历正要安慰，雍正却问道：“西边军情有变，是么？弘历。”弘历忙叩头道：“是……皇阿玛，您……？”

“贾士芳……方才告诉朕的……”雍正惊悸不安地震颤了一下，一枝烛“嘭”地一爆，弘昼吓得身上一缩。仿佛那具血淋淋的尸体就站在面前，他不安地挪动了一下双腿，靠近了一点弘历，却听雍正微微一笑，说道：“他……他已经退下去了。说吧，说说正经军务，朕还好过一点。”

弘历压抑着极度的不安，把西部科舍图一带敌军异动情形，条理清晰地说了，又把方才众人意见奏明，俯身等着雍正旨意。

“朕现在这个样子太憔悴，不愿见臣子。你兄弟两个代朕送送岳钟麒，命他火速回营处置军务……”雍正此时不觉得心悸，但却觉得心跳得厉害，额前的青筋都胀了老高，无可奈何地一笑，又道：“要有什么紧急军情，朕又不能料理，弘历自己可以作主，但要和众人商议着，集思广益。你虽聪慧，到底没有历练过军事……”

“是，儿臣明白。”弘历咬了咬牙，说道，“那特磊是专为欺君而来，准葛尔部三番五次耍弄这种伎俩，朝廷不能示弱。儿臣以为应该诛之以儆后来。”

雍正听了深深太息，说道：“朕何尝不知道特磊该杀？但朕的手软了，更不愿杀这个自投罗网的人。各为其主嘛……特磊是条汉子呢！当年他曾在科布多围困过圣祖，他也不避讳，都对朕说了……老葛尔丹自尽，他是亲兵，就在他身边……这是个百战之余的汉子，朕不忍下这个手。”弘昼说道：“皇上赏他那么多东西，至少应该收回！”

“人都饶了还说什么东西？别那么小家子气。弘历照朕这些话传给他，叫他回去打仗。”雍正显得很是慵懒无力，剖断却依然明晰，“你们退下吧。明儿八月十五，朕不能接见臣子们了。朕也不愿他们到园子里聒噪，由你十六叔，十七叔，你兄弟还有军机处所有大臣代朕在乾清宫赐筵，朝朕的御座磕头完事。不要张扬，反正朕这几年时好时不好的，人们已经惯了。”

“是！”兄弟二人深深叩下头去，慢慢却步退出了澹宁居。

他们退出去，时钟正敲十一声，天交子时。疲累已极的雍正却不敢合眼，听着外边的风声，细微得像远处有人不停地吆呼，一会儿又传来白杨树叶哗哗的响声，又像无数的人在鼓掌欢笑，在这凄风冷月深苑静夜中显得格外阴森。高无庸几个大太监侍坐在隔栅子外边，几次挑那蜡烛芯，总觉得挑不亮，心里越是发怵。青黯的烛下幔幛微动，几案死寂，仿佛隐藏着什么怪物，随时都要扑出来似的，听着外头动静，都一阵阵心里发懔身上起怵……

突然，窗纸上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像是谁在上面撒了一把土，接着檐下铁马叮咚乱响，像是还不够热闹，几只鸽子惊起，扑棱棱带着哨音飞去，中间还带着怪笑一样的咯咕声。雍正腾地撑身而起，直瞪瞪盯着挂衣服的一丈红，恶狠狠道：

“是朕！你怎么样？君臣无狱 [1] ——别说你罪有应得，就杀错了你也不能报！”

几个太监几乎被他吓瘫了下去。满殿寂然青灯绿暗，几案似乎都在蠕动，又像有几团霾雾一样的黑影在无声移动。雍正索性闭上了眼，立时便见贾士芳那张惨白的脸，上边还涂了一层垩粉，盯着自己直笑；笑着，眼中流出血来！雍正再也撑不住，大叫一声：“侍卫们何在？把他打出去！”

“臣在此保驾！”孙嘉淦几步跨进殿来，向雍正一躬身，朗声说道：“臣孙嘉淦在此，主上安息，哪个邪魅敢近？！”

“噢，嘉淦！”

雍正的神志一下子清明过来，一把拖了孙嘉淦说道：“坐到朕跟前——你在跟前，朕很安心……”孙嘉淦望着惶恐不安的雍正，心里一酸，已是坠下泪来，把持着说道：“臣就坐万岁爷身边。您不要忧心，只管放心好好睡一觉。贾士芳一撮尔妖道，他何能作祟？！”雍正点点头闭住了眼，果然没有见神见怪，口中兀自喃喃说道：“有你在，朕安心……你是朕自元年就识定了的臣子，还要留给儿子使。貌丑心正孙嘉淦，清廉循良杨名时，朕知道的……”他终于稳住了呼吸沉沉睡去。

孙嘉淦脱掉官靴，轻步满殿游弋，什么怪变也没有，连太监们也都平静下来。

[1] 指君臣之间不以平等身份判别是非。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鸷君堇忧

岳钟麒离京半个月后，科舍图前线八百里红旗报捷，清兵与小噶尔丹蒙古部落大战于叶河畔，斩敌两千四百人，缴获火炮两门，辎重粮草无算……此时雍正病体痊愈不久，张廷玉接到奏折，顾不得身边十几个大员等着请示事情，立即赶往澹宁居见驾。

“也不枉了朕信赖岳钟麒一场，难为他尽心办差！”雍正看着折子，眼睛放出光来，对身侧的弘历道：“你拟旨给岳钟麒，有他在西线，朕安枕高卧待捷！查廪前有失机之罪，后有斩将之功，将功折罪免议处分。纪成斌、樊廷着加赏二级，待准葛尔部面缚来京，朕还要大封功臣！”他看上去比以前苍白清癯了许多，本来就又细又白的手更没有多少血色，多少有点神经质地时而颤抖几下，但尽自瘦弱，仍是修饰得干净利落，雪白的马蹄袖里子翻着，看去显得精干清明。弘历答应着“是”，写了几行，又迟疑了，看着父亲说道：“是否不用明发？这其实只是小胜，击溃敌军主力再颁旨布告中外，似乎好些。”雍正下炕来，蹬上靴子踱了两步，问张廷玉：“衡臣的意见呢？”

张廷玉其实只是图个雍正高兴，赶来报喜，他也看出这份折子叙事含糊言语支吾，因躬身说道：“前天鄂尔泰报来镇沅叛苗未能全歼，逃遁入山。古州、台拱地方苗民聚众焚烧都匀府的凯里县，皇上不喜。无论如何这是个好消息，奴才赶来为讨皇上一个宽心。岳钟麒这折子没有报明我军损折伤亡，所以这个‘胜仗’难保没有水分。奴才以为四爷说的是，密折批出去为好。”

“不。”雍正沉默良久，微笑着说道，“你说的这个，朕也看出来了，但西南闹得凶，鄂尔泰似乎办法不多，要激励他一下；岳钟麒那边经特磊这样折腾，兵气也不扬；借此可以督促再接再厉。朕心里想的是这个，倒

不为粉饰太平。”弘历听皇帝已经定了主意，便不再言语，援笔疾书，已将诏诰写好。张廷玉忙过来，亲手转呈雍正。

张廷玉昨天转来李汉三参劾京畿总河河督俞鸿图冒滥支银贪贿不法的折子，正想问雍正看了没有，高无庸用盘子端着一丸药小心翼翼呈上来，秦媚媚忙就银瓶里倾一杯温水过来侍候。张廷玉见那丹药艳红如朱砂，大可如蚕豆，知道是娄师垣炼的丹，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皇上，娄师垣驱鬼有术，医好了龙体，奖励他还山就是。这种药奴才知道，最是霸道燥性的，万万不可常服……皇上，说句忌讳话，奴才一见这药，不自禁就想起了前明的‘红丸案’……”他低下了头，没再说下去，弘历赔笑道：“阿玛，还是用太医院配的消热散，功效虽然慢，那是有益无损的。”

“朕也并不天天都用。”雍正和水吞了那药，说道：“这药并不是娄师垣配的，倒是白云观的秘丹，几百年道士们常用的，里边加了百草霜，确有清热功效。娄师垣倒是劝朕不要用这些药的。你们放心，这一颗丹药原有核桃大小，多少人尝过朕才用呢。”张廷玉还要说，雍正笑道：“不要谏了，你要学孙嘉淦，专挑朕的不是么？朕往后不用这药，成不成？”

一句话说得两个人都笑了，弘历道：“这次阿玛欠安，实吓坏了儿臣。当时儿臣许愿，阿玛病愈，要请旨停止勾决一年。今儿您高兴，就便说出来请旨裁度。”张廷玉也道：“皇上登极已近十年，停勾一年也好。”

“这是你们的忠孝心，高兴不高兴，朕都要酌量成全。”雍正微皱着眉头，仿佛自失似的一笑，“朕用法严峻是情势不得不如此，你们是知道的，就停勾一年吧。不过，有两种人朕还是不饶，一是像山东王老五，扯旗放炮与朝廷作对的；二是像俞鸿图，身在朝廷受朕不次之恩，悍然不畏刑法贪渎受贿的墨吏，该杀的请旨斩立决，不算秋决，也顺了天地肃杀之气。你们看怎么样？”

张廷玉沉吟叹道：“俞鸿图再不想会出这种事，是个人才呢！河道上头办差很用心的……但他贪吞的数目太大了，又没法入缓决罪。我朝自靳辅陈璜于成龙之后，没几个像样的人能承担河务，我心里很惜的。”弘历也是神色黯然，说道：“他其实有点暴发户味道，去四川前我就和他谈，要学会像李汉三，历一事长一智，谁知竟如此令人失望——在四川他虽不受贿，但给人办过事后，礼物还是收的。”

“俞鸿图的案子朕反复思量过。”雍正带着掩饰不住的惋惜神情，很艰难地说道：“天下吏治能到今天这样子，是朕几十年不懈于心，躬身于行的结果。败家容易兴家难，你饶了他，别人照此办理，还怎么说话？杀吧……不用迟疑了。人才，我们还可慢慢罗致。”雍正说着，蓦然想起当年允禩和铁帽子王大闹乾清宫，俞鸿图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的往事，心里不禁一酸，却摆摆手吩咐道：“你们有什么事接着谈。朕乏了，要到西偏殿歇息一会儿。”

乔引娣的殿里已经生火，乍从深秋凉风里进来，雍正觉得全身都热烘烘的。引娣正和几个宫人讲究织“璇玑图”针法，见他来就脱大衣裳，忙过来侍候，笑道：“皇上总有五六天没来了，今儿兴致！内务府那边送来几只石鸡，刚刚上火糊上，您累了就歪着歇歇，熟了我叫您。”雍正笑道拧了她脸蛋一把，说道：“还是汉装好，出落得越发标致了。几天没来——朕在皇后和李氏耿氏那边，人家也得应酬一下不是？”引娣红了脸，说道：“我才不妒忌呢！我看都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炼的那丹药的过……您从前没有这么‘龙马精神’的。一夜有时几次……”

“几次？几次什么？”

……雍正坐在炕边将她揽在怀里，抚着一头油黑的秀发，笑道：“没有儿子的嫔御终久吃不开，朕不也是为你？倒也不全是丹药，药也许有效，朕这些时心也略闲些。岳钟麒和鄂尔泰军事改流差使办好了，朕更要舒展些呢。”引娣听着，揉弄着衣角，许久才道：

“皇上……”

“唔。”

“您怎么待我这么好？”

“朕也说不清楚。”

“人家说，您年轻时候相好的那个贱民女子。”引娣微笑道，“为这，您还特意下旨除掉贱民籍，是么？”

雍正轻轻放开了引娣，点头说道：“是的，天生斯民于世，并不分贵贱，操业不雅，就成了贱民，所以朕下旨除籍，给这里头人一点盼头，一个进身机会。”他显然被引娣的话勾起了往事思绪，缓缓立起身来踱着步子，望着外边清澈明净的秋空，说道：“你很难想象，那种事有多惨！……几十个壮丁叠起柴山，把她缚在老柿树杈西桠上，柴山泼上清油，噼噼剥剥就燃着了。那个夜晚也是这个季节，多么黑，多么冷啊！朕就伏在不远的青纱帐里，看着她活活受火刑。那么红的火焰，血似的，那么黑的头发飘着，乌鸦似的……她只是疼得挣扭身子，直瞪瞪地望着远处。到死，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句话！唉，一晃二十多年……”

乔引娣已是第二次听雍正说这段故事了，还是被他的神气噤得心里揪成一团。她明白，就是因为自己长得酷肖小福，才引得雍正如此痴情不二，心里不由一阵感动，因道：“早就过去了，皇上别为这事牵心了，您再念记，她能活过来么？告诉您个好信儿，您派出去那个去岳钟麒营里劳军的鄂善，在山西打听到了我娘的信儿。山西那个布政使叫——”雍正关注地望着她，说道：“叫喀尔吉善。”“对，喀尔吉善。他已经密地派人去定襄相证。定实了，就妥送到北京。”引娣不胜欣喜地笑道，“我攒的体己钱不多，皇上能否再赐一点，好叫她也舒展几年。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这不算事儿。”雍正一笑说道，“圆明园东边就有一处好宅子，赏了你娘，见面尽容易的。”

但定襄那家姓乔的却不是引娣要寻的。

乔引娣有哥哥，那家人有个儿子，却比引娣小得多，就坐实了不是引娣的家。不过，喀尔吉善因此知道皇帝在山西有这门子亲戚，下决心就翻塌了太行山吕梁山也要寻出来。接连二年间他就寻出了十五家“定襄乔家”，都住过乔家岙而且都有个女儿叫“乔引娣”的失踪离散。此时喀尔吉善已升任山西巡抚，他得知引娣已经升了妃，更是不怕麻烦，每找到一家叫“乔本山”人家，就详细开列履历，由家奴直送内务府“转呈乔娘娘”。世态冷暖、人情炎凉引娣是经过的，开头还每家布施点银子，后来见一窝又一窝的“娘家”层出不穷地往外冒，也就不敢再“鼓励”了。这期间朝里也出了几件大事，岳钟麒的兵在科舍图的那次报捷，原来竟是假的。准葛尔两万人马偷袭大营，劫掠牲畜十几万头。查廪逃遁，求救总兵曹襄，曹仓猝出战，损兵三千大败而回。樊廷张元佐冶大雄三人死命相敌，才把敌人抢走的牛羊辎重夺回来。兵士伤亡敌少我多，“夺得”的战利品原是自己丢失的，仗打得窝囊之极。但雍正前有明诏褒扬，尽自生气岳钟麒讳败报胜，也只好打碎门牙和血吞。西南改土归流和西北差不多，鄂尔泰尽管累得吐血，终于控制不住崩溃局面。镇沅民变没有压下去，又冒出个“苗王”，以古州、台拱为据点，攻陷镇远府黄平城，又焚劫都匀府凯里，围困丹江厅，叛众十万糜烂全省，贵阳省城为之戒严。气得雍正连着几个月寝食俱废，加派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削去鄂尔泰伯爵令其回京“养病”，任用允礼弘历弘昼张廷玉，户部尚书庆复主意办理苗疆事务。盘算着岳钟麒西线胜利，调兵南进云贵，彻底踏平苗寨叛民……引娣都不大留意这些事，随着位份愈来愈尊贵，更加思念双亲，索性叫人带信给李卫，查询母亲家人是否流落外省。待到雍正十三年六月，终于有了信息。还是那个锲而不舍的喀尔吉善，竟在大同一个穷山坳里找到了引娣的母亲乔黑氏，和引娣介绍的情形处处丝丝入扣，只是父亲乔本山已经亡故五年。喀尔吉善生怕马屁拍错了，专程从定襄带上乔本山的本家兄弟认定具结，又绘了乔黑氏的小像敬呈送给引娣，还带了乔黑氏给引娣的一包信物，由内务府转交高无庸。如今引娣身份地位均非昔比，高无庸哪里敢怠慢，立刻赶往澹宁居西偏殿，一脚跨进门便笑道：“宜主儿，喀中丞那儿又有信来了，这回十拿九稳要寻着老太太了！”

“是么？”引娣正在用纸牌开牌卜卦，起身过来，一边读喀尔吉善给鄂善的信，问道：“皇上这会子在哪里？怎么两三天也没过来照面儿了？”高无庸看着她的脸赔笑道：“前儿李娘娘有点犯痰涌，主子过去看了看，昨晚就宿在澹宁居。方才召见李卫，皇上脸上才带了点喜相。说是李制台在山东擒住了白莲教一个大师兄叫王老五，亲自解送进京来了。江西那边‘一枝花’聚的山贼，也叫李爷给打散了……”“一枝花，真好名字。”引娣漫不经心地放下信，拆解那张卷着的图，一边笑问：“是个女的吧？”

高无庸也是一笑，说：“是。一枝花是桐柏山的人，不知在哪修成的道

行，能腾云驾雾撒豆成兵。宝亲王爷上回还说要亲自去罗霄山活捉了她瞧瞧，看是个什么妖精……”引娣边听边笑，已是展开了那幅画。她看得很仔细，从头到脚慢慢抚摸着，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高无庸在旁端详，赔笑道：“眉眼间有几分像娘娘呢！就是颧骨似乎高了一点……”

“娘颏下有个小痣，低着头就瞧不见。”引娣凝视着画儿，脸上似喜似悲，“画工许是没有留心。唉！这里对了——娘给人家缝洗衣服，手指受冻左手中指伸不直，这个女的……手指也曲着的！”她急忙又打开那包“信物”，顿时心头轰地一声，身子一软坐了下去！恰雍正此时挑帘进来，刚开口要问，引娣腾地起身扑过来，紧紧攥住雍正胳膊兴奋、急切地说道：“娘——是娘！主子，我寻到我娘了！万岁爷您看，这是半枝银簪子……可怜我到江南，上路时家里一文钱也没有，娘把这簪子拔了给我……”她的泪水无声地涌淌着，“……我说，我跟人去学手艺，有吃有穿，这簪子一掰两半，我们娘母女留个心念儿……万一我在外头病了死了……也算有件娘给的物件留在身边……”说着，已是泣不成声。

雍正看了看桌上的图画和信，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也替她欢喜，笑道：“莫哭，这是喜事嘛！既然已经认准了，朕叫山西把她妥送进京，来回十天半月，你们准能见面！”引娣一手拉了雍正过来，用簪子指着那画儿，一点一点给雍正譬讲，“皇上您瞧，这条眼纹，自我记事时就有的，还有这片胎记，偏着脸，画工只画了小半儿边。……只头发白了，右边也稀落了些……人老了，哪能一点不变样呢？您再瞧……”她又说又笑，兴奋得喘不过气来，雍正一眼瞧见她手里拿着的那柄断簪，笑问：“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娘俩分手时娘给的心念儿信物。”引娣又看了一眼簪子，这才递给雍正，“簪头是个攒花如意……是爹爹给娘的……”

雍正拿着那半枝银簪，只见是约有三寸许长的簪尾。簪尖儿打平磨光了，恰似一枝耳挖子，因年深月久，簪身宝色已退，黑油油的发亮。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慢慢看清了上面的龙形花纹。突然，雍正像挨了电击一样，手一颤，那枝簪“叮”地落在地下！雍正忙亲自又捡起来，翻来覆去地细看，他的脸上神色已经没了喜容，诧异中带着一些莫名的慌乱，见引娣不解望着自己，问道：“这簪子像大内造的……是你家相传的？”

“不知道。”乔引娣皱眉思索着，喃喃说道，“是爹给娘的。”

“你……母亲姓什么？”

“姓黑。”

雍正身子一震，腿软了一下，又问：“她是山西地祖籍？”“不是。”引娣惶惑地摇头，说道：“逃荒从外地来的。”

“哪里来的？”

“不知道。”

“她会唱歌，会弹琴么？”

“没听她唱过弹过。”乔引娣奇怪地盯着雍正，“皇上，您怎么会问这些个？”

雍正轻轻舒了一口气，说道：“没什么。朕是看你能棋会唱，想着是你母亲的家教。”引娣一下子笑了，用银匙调着一小碗冰糖银耳羹捧给雍正，说道：“那也不值得这么煞有介事地问呐！我会的这几句唱儿，在江南学过几天，后来——”她突然顿住，后来的琴法棋艺都是允禵在马陵峪囚所把着手教的。因改口道：“后来自己没事摸索着练的，这两年嗓子不好，早撂开手了。不过棋谱儿还打一打，几时主子闲了，我再侍候玩两盘……”

“唔，好。”

雍正喝着那碗银耳汤，呆着脸只是发怔，意马心猿地哼哈着。坐了一会儿，更觉心里空落落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想不成，因起身笑道：“这些天事情多，没有心情，等略闲些陪朕下几局，看你有没有长进。朕还要前头去批折子见人，回头再来看你。这银耳汤很好，你也是常常肺热嗽喘，要多用些……”他勉强笑了笑，又道：“你娘来了告诉朕。朕要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生出你这么俊的女儿。”说罢去了。

雍正回到澹宁居，兀自心中惚惚不安，因见李卫张廷玉方苞正和弘历议事，便问：“是苗疆又有事了么？”三个人见他进来，忙跪了下去，弘历缓缓起身说道：“张照奏章到了。他刚去，打了个小胜仗，歼敌五六百，说奏给主子先宽宽心。还有岳钟麒的奏章，请皇阿玛过目。平郡王是给军机处一封廷寄，说谢济世在军中当差用心，且身体有病，请儿臣代奏，可否免罪放还……”“叫谢济世回来，看哪个部有缺，先补个员外郎。”雍正定住了心，接过一叠子奏章，一边看一边说道：“谢济世学问不坏，福彭的面子也要紧。”挪过一份看时，是工部黄永的，因是“侍郎”，人们叫串音，喊他“黄鼠狼”，因觉得不雅训，请旨改外任。雍正丢给弘历，笑道：“黄鼠狼不但吃鸡，也吃老鼠嘛。总是他不自尊，别人才放肆，这个不准。”又见一份是礼部侍郎蔡毓青的，说是请了几个星士算命，今年流年不利不宜出京，请求“皇上矜全，免以外差委臣”。雍正偏着头想想，说道：“这一份弘历裁度着办，别派他外差就是了。”

“是！”弘历接过奏折，赔笑道：“岳钟麒上折请罪，建议十六条，请在吐鲁番屯田，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哨所为久战之计……”

雍正看也没看岳钟麒的折子就撂了一边，忿忿说道：“你给他批回去，身统两万九千名前敌猛士，屡战屡挫，不是将军之罪？过去他倡言要‘长驱直入’，今天又说取守势，为‘久战之计’，没有算计一下后方粮草消耗是多少？这样黏糊，死不死活不活地熬，能保必胜么？——不准，驳下去！”又扯过张照的奏本，前后看了看，亲自在上面加批：

尔之不负朕恩原可信得及。黔省苗变已成糜烂之势，然毕竟一隅跳踉之类，不足为深虑，从容收拾军力，调和各部协力徐图恢复不难也。兵者凶也，战者危也，勿徒以文章词赋之事等闲视之，朕日寄厚望焉。

写罢交给弘历，又道："张照文学之士，把打仗看得太容易了，你再细看看加批，有不明白处和你十七叔商酌着办。"

"儿臣遵旨。"

弘历双手接过奏本，嘴唇嚅动了一下。允礼也是没有实战过的王爷，他很想请旨去十四叔允禵讨教，但自引娣晋升嫔位，允禵早已辞病杜门，再次和雍正生分，想了想没敢开口，咽了口唾沫坐了下来。雍正见李卫要告退，因道："这几日你离京不离？"

"天太热了，奴才原本不急着走，"李卫忙赔笑道，"继善来信，说今年长江汛期长，水量大，怕苏东浙江有的地方堤防不保险，他要到下游巡视，南京得有人坐守，请奴才回总督衙门视事。还没给他回信，南京如今热得火炉子似的，奴才想等两天，可想着山东安徽漕运上头还有不少事等着料理，方才已经索了宝亲王，想一路慢慢走，顺道儿办事，到南京天气就凉快了。这里头带着奴才的私意儿，没敢禀老主子呢！"

雍正看看左右都是太监，门外还有几个大臣等着接见，遂起身道："你跟朕走，到后边屋里说话。"说着起身下炕，便往西北穿堂走。

"是。"李卫答应一声，又给弘历打了个千儿，跟着雍正去了西北后廊，径在后院尽北一处大一点的套间房里坐了。澹宁居他不知来了多少次，却还是头一回到这所在，见院外不少宫女都在晾晒衣服，还有几个太监挑着水桶来来往往，因问道："主子，这是什么地方儿？"

说话间秦媚媚端着一大盘冰湃西瓜进来，又有两个小太监将两小盆冰块安放在雍正身边，肃然退下。雍正这才笑道："这原是宜妃的住处，朕在前头办事乏了，偶尔也进这里歇歇。那都住的是宫人。"他取了一块瓜咬了一小口，将盘子向李卫推了推，说道："这瓜很好，就是太凉，你用一块吧。"李卫忙谢恩称是，也吃了一口，说道："果然好。奴才年轻时要遇上这个，非吃个肚儿圆不可。如今胃气不成了，容奴才慢慢用……"

"叫你来，是朕为一件事忧愁疑惑——这事情你狗儿原来是知道端底的。"雍正仿佛颇难启齿，慢吞吞说道："你是朕藩邸里使出来的人，一向伶俐，口也紧密，说给你，替朕想想，拿个主意。"说罢叹息一声，将乔引娣与自己瓜葛一长一短说了，又道："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一模一

样炼出两根带耳勺的簪子？偏偏他母亲也和小福一样姓‘黑’！朕更怕的是，引娣年岁也和这故事相合，万一……”说到这里，雍正打了个噤儿，“那可怎么好呢？”“皇上，小福烧死了的呀！”李卫吃一大惊，忙道：“您怎么想到别的上头了？”“这件事朕一直是这样想的。”雍正话中带着深深的忧虑，“别忘了还有个小禄，和小福是双胞胎，长得一样！烧死的是小禄——这个念头朕越想越真！”

李卫心里咯噔一声，口中西瓜连籽儿咽了下去，这故事里就有他，当年就曾和雍正一道去寻访过小福，想不到过了二十多年又冒了出来，而且摆了大大一个难题给自己——假如证实小福就是乔引娣的母亲，那引娣就是雍正的……这个现实太可怕，饶是李卫智计百出聪明伶俐，头上顿时冒出一层虚汗。他不敢顺这思路想，又绕不过这个可怕的思路，低着头想了半日说道：“乔黑氏已经再嫁，也许真的引娣是姓乔呢！”

“真的万事俱休，怕就怕是朕的孽种，这可怎么好！”

“万岁，”李卫说道，“不会的！您忘了，我们住黑风黄水店，马老板说，‘是个大胖小子’。”雍正摇头道：“想起来过，那马老板自己就是个贼，他要是敷衍咱们呢？”李卫哑住了，怔了半日，说道：“奴才讲些不知深浅的话，这件事只能装糊涂，万不可钻牛角尖。越清楚，您心里越受不了。您不和那个乔黑氏见面，不去对证这件事，那就引娣也不知道，乔黑氏也不知道。”他终于找出了办法，口齿也就伶俐了许多。“慢说宜主儿未必是，就是真的，那也是无意巧合，不知者无罪，一床锦被遮盖了——人，也不就是几十年么？至于奴才，到死封紧口，决不会这么想，或不防头说给人的。”

但雍正却是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道理上觉得李卫说得对，心里的乌云却驱散不开，想到小时跟朱轼读书，讲到春秋齐文姜兄妹苟且，《北齐书》中冯翊王与母通奸，朱轼唾骂，“匪类祸国衣冠禽兽！”脸上那种憎恶的表情，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万一流布载之史册，一生辛勤争胜要强，都将被这一笔抹得臭不可闻。雍正觉得心中焦热如火，冲得五脏六腑隐隐作痛，冲得脸上燔灼一般火辣辣的。他掩住了脸，说道：“你去好好办差，朕听你的劝告……”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

绕不过去的事终于还是绕不过去。中秋节刚过乔引娣的母亲黑氏安车蒲轮，被喀尔吉善妥送进京。内务部总管鄂善立刻一边奏知雍正，禀明宜妃乔引娣，一边将老太太安送到圆明园东雍正赐的宅子。雍正一来心里有鬼，二来也确实西线西南军事旁午，战事打得不如意。他又是个躁性，一生政务出尖儿，扳回了吏治，不肯在军事上露出无能，连诏急催岳钟麒要在大雪封山前，出奇兵截断准葛尔通往新疆富八城的粮道。因此一二日内仍旧到偏西殿见见引娣，仍旧亲切关怀，却绝不肯再有狎亵

燕私之举了。引娣虽然微有感觉不似平日温存，但母亲新到，蒙恩旨不拘自己探望，每日都能天伦阔叙，她心里十分欢喜感激，也没有放在心上。原本想就便儿带母亲进紫禁城开开眼，谒见一下皇后，等着雍正高兴接见一次，不介母亲高兴，自己脸上也风光些。

但八月十二日内务府就传旨，文武百官今年十五随皇帝到天坛祭祀，祈祝来年丰稔，祷求西路军事大捷。皇后要随同前往以示虔重，其余宫妃宫嫔恩允归宁母家团圆。这一来，宫中所有有名分的贵妃、妃、嫔、答应、常在如渴临甘露般欢喜不尽，唯独引娣微觉扫兴，头天就禀雍正，十五晚上要陪母亲团圆整宵，雍正只叮咛:“叫秦媚媚跟你侍候，关防得严密些。从来也没有嫔妃归宁在家过夜的，你是孤母寡女，可以例外，别叫别人犯了妒忌。朕这阵子忙，过了节，十六七朕过去看你。”

但雍正十六也没来西偏殿,十七了也没来。他接到了张照的奏折，一力主战请缨前敌时说得慷慨激昂的张照,突然一反常态,认为改流建制不合时宜，不合民情，不合地宜，眼下军事滞缓，“应强力为不可为之事”，请求下旨改“剿”为“抚”。张廷玉为相三十年，一看就知道这是打了败仗。果然，接到张照奏折不到两个时辰，将军张广泗就有弹章飞递进来，说张照“大言欺君畏敌如虎，且心地偏私行法不公”，支持董芳压制哈元生，致使“将帅不和军心离散。老龙洞一战，张照率劲兵数千，苗夷仅以数十人袒臂赤膊出寨迎战，数千之众如乌合之散，马踏滚涧逃遁而亡者不计其数。张照只身逃亡臣军帐中，犹自惊魂不定，战栗无人色……”张廷玉惊出一身汗来，半点不敢怠慢，叫过一个小太监，说道：“你到我府去，叫他们送饭来，要有人在府里等着接见，告诉他们进园来，别在家里呕等。”说罢夹着奏折出西华门，匆匆向守在门外等着传见的几十名官员一个团揖，压抑着心头慌乱说道：“朱相在里头，凡事也都主张得。老兄们先见见，有需兄弟料理的，回头再安排。”说罢升轿扬长而去。待到双闸口时，已近午正时牌，张廷玉下轿便见高无庸出来，问道：“你要出去传旨么？”

“这真巧极了。”高无庸脸上也一红一白的不是颜色，忙迎过来说道：“旨意叫你呢。”他压低了嗓门，对张廷玉耳语道：“岳大军门打了败仗，阿尔泰将军和平王爷递个密折奏进来，皇上气得发昏呢！”

张廷玉腿一软，几乎坐到地下，高无庸忙过来扶他时，却被他轻轻推开。只这一刹那间，他已恢复了平静，一边思量着应对局面，一边想着安慰雍正，脚下加快了步子。果然一到殿门口，便听到雍正喑哑沉闷的声音：“劳师糜饷丧师辱国，他还有脸折辩？岳钟麒之罪断无可恕之理！他耗了近两千万库银，给朕的是大大小小的败报，庸将无能！立即发旨，岳钟麒辜恩溺职，朕亦羞见，令其军前自尽以谢天下！”张廷玉略定了定心，雍正娴于政务，疏于军事是明摆的事，先是对前方将军期望过高，又要显摆自己不外行，处处“指点”提调，受了挫折又责备太严，吓得将军无所措手足。但这种短处别说是君臣之间，就是朋友，也不宜直接去呲着。雍正这种乖戾自傲的性子，谁敢直陈其过？所以今日接连致败，张廷玉内心深处并不意外。一边拿着主意，提高了嗓门报道：“臣张

廷玉见驾！”

“进来吧。”

张廷玉哈腰进殿叩拜起身，才见允礼、弘历、方苞都在，还有鄂尔泰也在一边，看样子刚刚咨询过西南改土归流的事。雍正用碗盖拨着杯面上的浮茶，脸色又青又白，颊边还带着一丝暗红，一头灰暗的头发微微发颤，扶碗盖的手也有点哆嗦，显然在盛怒之间。他舒了一口气，对鄂尔泰道：“你也起来吧，虽说你有处分，并没有免你的军机大臣嘛！”张廷玉想，与其让皇帝气平了再发脾气，不如归总一并倾泻出来，反而好些，心一横，硬着头皮将张照和张广泗两份奏折递上去，低声道：“主上，您得保重！奴才从小儿看着主子的，多少惊涛骇浪急流险滩，主子都处之泰然的，何况这都是些疥癣之疾，皮毛之病，从容料理，扳回局面不是难事。”他给雍正呈递折子，从来没有这许多话的，弘历方苞鄂尔泰看着，便知必定又有大恶消息，本来吊得老高的心又高了寸许。

“痛可忍，痒不可耐啊，衡臣！”雍正略迟疑地接过那两份奏折，先看张广泗的，便炮烙似的一缩手，撂一边又看张照的，立时之间脸色又涨得血红！他摇了一下头，似乎不大相信，又拿起张广泗的折子，比着看了看，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好，好！又一个欺君的！哈哈哈哈……”雍正磨旋儿样转了一圈，像一捆割倒了的稻子，一下子晕瘫在榻上……

“皇阿玛！”

“皇上！”

五个人一拥而上围住了雍正，高无庸和几个小太监唬得面无人色，上炕来七手八脚将雍正身子摆平放正，有的要出去传御医，有的要去叫道士，还是弘历喝住了，说道：“去一个太监到我府，叫温家的和两个侧福晋过来给皇上发气治病！”说话间，雍正已是醒过来。

“弘历呐，别让他们可嗓子张扬……”雍正脸色黄得褪尽了血色，神志却显得异常清楚，“朕不要紧的。娄师垣回江西了，叫张太虚他们过来给朕发气疗治一下，不要劳动媳妇们了……”

弘历哽着嗓子“嗯”了一声，却道：“嫣红小英他们也都有些功夫的，道士们不可靠，还是咱们自家一家子信得及……她们学的先天内气功，不带一点邪气，儿臣试过的……”雍正闪眼见张廷玉站在炕边，伸出枯瘦冰凉的手握住了张廷玉的手，眼却看着方苞和鄂尔泰，说道：“胜负是兵家常事，朕并不糊涂到那个份上。朕心里恨张照和岳钟麒，是因为朕把心都掏给了他们，他们还要哄弄朕。小败不报，到败得掩不住才告诉朕，叫朕颜面扫地，叫人议朕无知人之明……”

张廷玉道：“万岁，您这会子静摄养息，我们且不言政好么？”

“好……”雍正闭上了眼，口中尚自喃喃而言：“岳钟麒怎么会这么无能？张照书生误国，情殊可恨……真是败得奇哉怪也……军力粮饷我都过敌数倍的呀……”

雍正昏晕谵语，几个大臣都坐在旁边关切地看着，一时又有太医进来诊了脉退了出去，一时又进了药方，几个人小声参酌。过了大约小半时辰，温家的和嫣红英英进来，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回避时，弘历却摆手止住了，命三个人给雍正发功放气。方苞儒学大宗，除了孔孟百事不信，原以为她们也要焚符烧香绰神弄鬼地折腾，但见三人齐跪在雍正榻前，绝无其余花哨，只是双手五指箕张对着雍正全身，人虽然不在榻上，也能见到恍恍惚惚若有若无的彩光在雍正身上扫动。似乎还有一股似麝非麝似檀非檀的香气在殿中飘渺流移，呼吸之间沁凉清爽，心目为之一开。正诧异间，三个女子已经收功。温家的说道：“皇上试着张开眼睛……您头还会有点晕，那是您饮食不调，进膳太少。……晚间用点粥就会好的……”

“嗯。”雍正慢慢睁开了眼。他晃了晃脑袋，脸上泛出笑容，看着嫣红和英英，慈祥地说道：“这是朕的两个小媳妇子？好，贤惠而且有本领！弘历是个大造化的，你们也有福相。好！是汉人？”

嫣红和英英怯怯生生地看着雍正这位皇帝老爷子，叩头道：“是。”雍正此时颜色已经回过来，坐起身来对温家的笑道：“朕头也不晕。你是她们的嬷嬷？好本领，真是真人不露相！朕赏你四品诰命衔——无庸取柜顶那两把如意，给朕的媳妇们。”

“是！”

“朕给你们抬籍入旗吧。”雍正微笑道，“大的赐姓高佳氏，小的赐姓金佳氏……”

“奴婢们谢主隆恩！”

雍正一笑，说道：“那是戏里的话。高无庸，带她们去，这几日就住韵松轩，随时能给朕发功治病。”方苞等人见雍正不但身体恢复，气性也平和下来，心里顿觉欣慰。张廷玉便道：“主子身上不爽，今儿且好生将息，奴才们明儿再递牌子进来。”说罢和方苞、鄂尔泰、允礼一同辞了出来。

四个大臣退出来，天色已经向暝，出了双闸，互相对视一眼都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

“我是奇怪，主子的性气是越来越怪了。”允礼望着晦色中的漠漠秋云，“他好像一点也管不住自己似的。”

鄂尔泰道：“他是有病，又比前世帝王格外的惜名要强，心里又孤寂，才变得性格无定。其实从心底说，极慈祥心软的。”“我看皇上是有点灰心，岳张二人太叫皇上失望了。”方苞说道，“你们想，这两仗打下来胜

仗，西疆绥宁，西南建府置县，又是什么光景？这是圣祖爷都梦寐以求的事啊！”

张廷玉没有加入议论：他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盖全。雍正是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人，像这个世界，谁也解释不清。许久，张廷玉才道：“要下雨了。”

雍正只休息了一天，八月十八、十九、二十接连三天，在淙淙的大雨中接连召集上书房军机处会议，听取兵部、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汇奏两方用兵兵源、粮秣、银饷、军需供应情形，接连下旨。

即着张广泗为云贵川鄂湘两广七省经略大臣、统一军事进剿。原经略大臣张照锁拿进京交部议罪；

即着承顺郡王锡保代为靖边大将军。原大将军岳钟麒着革去顶戴花翎，撤差回京待罪。原参赞大臣陈泰于和通泊之役临阵弃军逃遁，即着军前枭首示众。

当日傍晚，张廷玉又接到弘历代批的谕旨：“朱轼自入军机处襄赞以来，政务多有荒疏，举荐颇见荒谬。本应严议，念其先帝遗臣，且年老身弱，即着革去军机处大臣、上书房大臣职衔，仍任原文华殿大学士之职。钦此！”张廷玉顿时吃了一惊，仔细想想，张照是朱轼推荐的，以雍正的严刚不苟性子，自然要追究责任。但反思自己，当初也曾力荐岳钟麒为将西征，此时自也应该引咎请罪。刚要叫备轿，张廷玉又犹豫了，此时天已戌时，又下着这么大的雨，特地为“引咎”进园见雍正，又没有军国重务要请示，未免显着太矫情，为自己的事太郑重其事了；若为朱轼说情，雍正那种石头里挤油，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性子，加上连日心绪极坏，保不定还要落个“明是为朱轼，实是为自己”的把柄。想着，张廷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打消了立刻见雍正的念头。

第二日早晨，雨还没有住的意思，但已小得多了，均匀得像从箩筛过的细雨，雾一样在空中荡来荡去，把天、地、房屋街衢和行人都影影绰绰笼罩起来。满街的潦水被冰冷刺骨的秋风吹掠而过，泛起粼粼细波，上面还缀着密密麻麻的雨花儿。张廷玉一夜没有好生睡，只匆匆吃了两块点心，喝了一碗奶子便赶往澹宁居来见雍正。

“皇上昨晚在圆明园皇后那里。”弘历也是刚进澹宁居，见张廷玉呵着冻得发红的手进来，一边让座，一边说道：“昨晚是温家的给他发功治病，又用了一碗药，精神才好些。说今儿要见孙嘉淦和傅鼐。您稍坐一时，皇上就过来了。”弘历看样子也没睡好，两眼睛圈都有点发暗，但他素来极修边幅，虽然看上去带着倦色，仍是通身上下精干利索，已经穿旧了的灰府绸袍也浆熨得挺括齐整。看着弘历，张廷玉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情景，他微笑着，却又回到了现实，叹息一声道：“唉……我是老了。”弘历亲自给张廷玉倒了一杯奶子送过来，笑道：“昨儿晚皇上也说这个话。其实累得狠了，都有这个想头。消停一下就好了。”正说着，见

雍正扶着高无庸肩头进来，二人便忙跪下请安。

雍正精神气色还好，但也显着憔悴，穿着驼色江绸棉袍，外边还罩着件小风毛石青江绸羔皮褂，一边踱到炕边坐下，要了热奶子吃着，淡淡说道："衡臣起来吧，你也很乏的，往后不要过来这么早。""是奴才自己有心事。"张廷玉谢恩起身，略一思忖，将自己夜来的想法说了，又道："如今两处失利，奴才即便没有举荐失当的事，也不能安居相位，恬然自适。请皇上降罪处分，奴才才安得下这个心来。"雍正淡然一笑，喊道："高无庸，朕过来时见孙嘉淦他们在月洞门候着，叫进来吧。"这才温声对张廷玉道："朕也仔细想了想，两处仗打得不利落，朕也有过失。朕筹划得虽然不错，但没有想到将帅临敌失机的权宜之计，这是朕的无能不明，怎么能推到你们身上？至于朱师傅，举荐张照一个文学之士去打仗，一心想要他立功，确实有过失，不能不稍加拂拭。叫下头弹劾出来再处分，不是更失体面？这也是保全他的意思。"

"是，"张廷玉听着，觉得有点鼻酸，哽着嗓子道："主上如此矜全，奴才更是思愧无地……"因见孙嘉淦和户部郎中傅鼐一前一后进来，便住了口。雍正见张廷玉要告退，笑道："还是昨天军机处会商的，你是宰相，一道见见他们吧。"

张廷玉这才坐下来。雍正神色忧郁，望着外面阴得很重的天，许久才道："嘉淦、傅鼐，你们两个当初都是不赞同出兵准葛尔的。如今战事……情形你们都知道了。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他顿了一下，又道："是接着整顿再打，还是退兵？"

"朝廷不能示弱。"孙嘉淦叩头说道，"臣以为日前不宜再打，但也不能退兵。就地屯兵，整顿军务，稍事恢复之后，还是要打。"傅鼐也道："孙嘉淦言之有理。奴才以为无论西北西南，我军都是小挫。比较实力，都大过敌军数倍。前见邸报，策零部又在遣使求和，可见他们也打不下去，不能只看到我军失利小战受挫。如今大军已经占领了科布多，新疆边缘已经是前线。如果退兵，将来收复仍要耗兵耗力。可以降恩旨，接受准部蒙人求和，但我军不宜后退，以至于前功尽弃。"雍正用嘉悦的神情看着两个臣子，笑道："好，讲的是。朕本来还迟疑，就这样定了，和策零阿拉布坦讲和。"孙嘉淦道："皇上仁慈之心上通于天，这实在是社稷之福。"

雍正含笑看着傅鼐，默谋了一会儿，说道："你还这么年轻，有大局观，很好的。朕一向因为你是个国戚，局限了你。孙嘉淦身子骨儿不好，你以宣旨钦差大臣身份去一趟科布多，全权和策零使者议和。大的有三条：他上表谢罪称臣，补交历年贡物；退回他原来驻地，不得东进一步；他侵吞喀尔喀蒙古的事可以既往不咎，但不能再侵犯漠北蒙古和东蒙古。其余细节，由张廷玉给你们布置。"正要说西路兵马冬季供应和屯田事宜，秦媚媚进来了。他见雍正在东暖阁和大臣说话，没敢过来，只对高无庸耳语了一句什么，退在熏笼旁垂手侍立。雍正见高无庸脸上微微变色，知道又有了事情，自己觉得身上不很自在，便道："这不是小事

情，弘历主持一下，叫上方苞鄂尔泰一处商量。总之要‘周全’二字。朕有些乏累，今儿不见人了，你们到韵松轩那边去。”待到众人都退出去，雍正方叫过高无庸和秦媚媚，皱着眉问道：“出了什么事？你们两个嘀嘀咕咕的？”

“回皇上话，”高无庸道，“乔黑氏殁了！”

“什么？！”

“真的！”秦媚媚道，“昨天奴才在宜主儿这边侍候，今早家主儿起得迟，奴才方才过去——”“别啰嗦！”雍正一口打断了她的话，“怎么好端端的就死了？是什么病？”

秦媚媚低下了头，说道：“老太太不知道什么事想不开，是……上吊了的！”

“啊！”雍正轻呼一声回坐了下去。他忽然间觉得一阵眩晕，说道：“把王定乾张太虚的丹药取来朕用！”高无庸因奉过弘历的命令，不得再让雍正服丹药，便道：“丹药还有几粒在宜主儿那边放着，主子既要用，奴才过去取来。”秦媚媚却道：“外间殿里珐琅盘子里还放着一粒呢！”说着便取过来，掰了一多半一伸脖子咽下去，将剩下的一小半捧给雍正。高无庸见那药比平时多了约一倍，刚要拦止，雍正已经全吞了下去。高无庸只好说道：“这药最是霸道，宝亲王爷再三吩咐，他不尝，不许奴婢们给主子用呢！”雍正道：“断不至于有事的，朕平日有时比今天还用得多呢！”

那凉凉的、带着麻咸味、散发着浓重的麝檀香气的丹药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功效，雍正服下去少顷，焦烦燥热的感觉便渐渐平静下去。“人死万事俱休”，雍正望着外边灰蒙蒙的天空，苍暗的色调笼着静谧的澹宁居，有一种催人欲眠的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安稳地躺在了炕上，心里想：“她这一死，显见是已经知道了过去的隐秘，但她既死，这隐秘也就永远揭不开了……”忽然心中又是一动，“也许引娣和她母亲已经说透了呢？……”他挣了一下身子，但觉得身子铅一样沉重，躺着又无比地舒适安稳，他带着浓重的睡意，喃喃说道：“不要人来打搅朕……给朕诵《金刚经》，朕要歇息一会儿……”高无庸立刻焚香，跪在雍正炕下，轻声诵读：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

在朗朗侃侃的诵经声中，雍正沉沉睡去了。

……直到戌末时牌，雍正才醒过来。这沉沉的四个时辰的觉，不知怎么，并没有使雍正压抑到极处的心境舒缓过来，他觉得心里像晒焦了的木炭一样，只要一晃火折子就燃着了。大冷天儿，连喝了两碗冷开水才略压住了，头也疼，心头别别直跳。想了想，睡梦里做的全是噩梦，更觉烦躁。因见园中风止雨歇，他低头叹息一声，说道："高无庸秦媚媚随朕到引娣那里坐坐。"

"万岁爷……"乔引娣正在灯下梳理一头浓黑的头发，见雍正进来，惊慌不安地站起身来，声音也有点发颤，"您请坐，我给您倒杯茶水。"她的脸色异常苍白，脚步也有点蹇滞艰难，给雍正倒了茶，连碗盖也没有扣就端过来。见雍正似乎精神恍惚，便轻轻放在他面前案上，默默坐了一旁。雍正勉强笑了笑，说道："这几天军机处事情多，没过来看你。朝廷打了败仗，朕心里很不好过……"引娣顿了一下，说道："败了？我听……听人说，战事只是不大顺手嘛！"

雍正点点头，说道："这就和两人打架一样，一个壮汉子和一个小孩子打了个平手，那还不是败了？所以，要逮回岳钟麒和张照，依律处置。"

"皇上打算怎么处置呢？"

"恐怕不能活命。"

"不能恩宽一点么？"

"凭什么要恩宽？"雍正冷冷一笑，"朕为了追索亏空，冒着人言，艰难竭蹶二十多年，国库里这六千万两银子，是多少百姓的血汗？他们两个几年就挥霍了一半，换来的是朕的骂名，换得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败仗！"他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站起身来，如困兽一样匆匆踱了几步，倏然回身，脸色在灯下泛着青色，"朕空有心胸，要承继恢弘圣祖事业，这千古一代令主，但命运竟是如此不济，命运竟如此捉弄朕，把朕放在一个可笑的位置上令后人羞辱！"

引娣承受不住他狰狞可怕的目光，惊恐地回避着，说道："皇上，没有人那样想……"

"有的！"雍正盯着引娣，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因见大金漆柜顶放着的丹药，亲自取一丸，和水便咽了下去，口中兀自道："朕为扳回圣祖爷晚年朝局颓败之风，得罪了多少人？兄弟，大哥二哥三哥、八弟九弟十弟，还有……十四弟、年羹尧、诺敏，杨名时、岳钟麒、张照……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天下所有的豪门大户！今人视朕为铁腕皇帝，后人必有的指斥朕为暴君独夫——是的，小民百姓说朕好，贱民也会说朕好，因为朕不许贪官污吏苛剥他们，朕除掉了他们的贱籍……可这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他们没有笔，也没有口，后世谁能知道朕？"

雍正原以为这丸药下去，会使自己平静下来，不知是药性不一还是用药过量，他的五脏六腑都燃烧起来，连眼睛都燃得血红。他像一只饿极了的狼，狂躁地在水磨砖地下橐橐踱着，双手神经质地颤抖着，低吼："朕想打出这两场胜仗，与民休息，也与官休息——可这两个畜牲，耗了朕库中多少银子——不明不白，不死不活地把战事搅得一塌糊涂……"他瞪着一支昏黄的蜡烛，突然爆发出一阵闷哑的干笑，似乎在哭一样的笑声，却是一滴眼泪的也没有。他仰着脸喃喃说道："人们都在骗朕，连你引娣不也是这样么？"

"皇上！"

"住口！"雍正摆手命吓呆了的高无庸和秦媚媚，"出去看着，无论谁不叫不许进来——你没有骗朕，你母亲是什么人？"

……

引娣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雪白，就在这一刻里，她突然变得异常镇静，惨然一笑说道："这事是一层窗户纸，再没有捅不破的，皇上不说我也羞在人间。天啊——我有什么罪，您要这样惩罚我？……先把我拐卖到江南，又把我送进京师，先配我的亲叔叔，再配……"她的头剧烈地颤抖着，像一个无主的游魂踉踉跄跄在空旷的大殿里游移。她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茫无目的地用目光搜寻着什么，口中喃喃而言，"我……本想问问清楚……可现在……还用得着么？……噢，老天爷……"突然，她在炕边抓到了剪花样用的剪刀，看了看，格格一笑，猛地向自己胸口扎去……

雍正此时热血奔腾暴涌，也已完全失去理智，急步抢上前去，拔出那把带血的剪子，一声狞笑，向自己胸口扎去！但这一剪刀并没有刺中要害，昏沉中见引娣伏在案上，似乎还没有死，雍正吃力地说道："好……很好……你冲这里帮朕……帮我一把，再来……"他踉跄站过去，翻过引娣的脸看，引娣身子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眼见已是死了。雍正耐着胸中焦热欲焚的火，用血蘸着在青玉案上写了几个字：

不许难为引娣，钦

"此"字没有写完，血已经写不显字了。他也不再去写，在极度的燥热、兴奋、愤懑与痛苦中再次高高举起剪子，对准自己的心窝猛地刺了下去……

夜，已经深了。

深秋的狂风透骨浸凉，吹得一苑竹树都在婆娑舞蹈。忽然，一股哨风鼓帘入殿，殿中所有烛光都闪烁着晃动了一下……

《雍正皇帝·恨水东逝》全卷终

1993年6月于宛

Table of Contents

大宋王朝

大宋王朝第一卷·雷滚九天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第一回 百年辉煌付流水 君臣聚议论变法

第二回 陈季常义救歌女 苏子瞻禅赋王诗

第三回 纲不移变法问世 时不待介甫放蹄

第四回 吕慧卿一针见血 王介甫“偷梁换柱”

第五回 吕献可夜访书局 司马光语助介甫

第六回 琵琶报恩进苏府 王诜话别入宴席

第七回 琼林苑君臣答对 苏子瞻侃论商鞅

第八回 宋皇帝进退两难 王介甫一语释疑

第九回 二府三司失权柄 同声相应织罪名

第十回 菊花盛会惊环宇 红烛残酒话凄凉

第十一回 读《离骚》君实教子 闻墨香老友交心

第十二回 雅驸马情慰公主 贤公主画赠苏轼

第十三回 箫声幽咽触灵魂 杀气诡厉现血刃

第十四回 奸惠卿暗设陷阱 耿司马跌入泥潭

第十五回 司马自责愧先帝 淳甫悲号哭师恩

第十六回 司马光冒死奏谏 苏子瞻奋笔上书

第十七回 变法纷争白热化 皇帝心绪乱如麻

第十八回 皇帝用谋期太平 大臣离心难相容

第十九回 惊恐笼罩宰执府 安石夜闯福宁宫

第二十回 安石善辩服皇帝 征诛再起苦贤臣

第二十一回 苏子瞻头悬利剑 司马光失意朝廷

第二十二回 御苑射弓显盛世 皇宫设宴藏玄机

第二十三回 怜丈夫王妻买妾 性高洁安石拒美

第二十四回 恨无穷聚散匆匆 浇块垒其乐融融

第二十五回 别京都子瞻无憾 送长亭王诜有情

大宋王朝第三卷·暮鼓斜阳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第一回 变法创造万象新 旱蝗招致流民乱

第二回 皇帝夜读《钱塘集》 韩维驱车洛阳城

第三回 王安石“心游万仞” 吕嘉问“当绝流俗”

第四回 韩学士承旨奉诏 司马光泪书奏折

第五回 皇帝诏令求“直言” 安石应对贬“流俗”

第六回 流民图惊心动魄 赵皇帝倒王“换马”

第七回 《钱塘集》波及皇室 “老天爷”定王去留

第八回 吕惠卿阳奉阴违 邓李舒构诬设陷

第九回 赵皇帝议停新法 王介甫气噎昏眩

第十回 “天命”磨人火烧天 暴雨呼啸定乾坤

第十一回 王安石失意新法 吕惠卿荣登相位

第十二回 《钱塘集》风波袭来 灵隐寺佛印谈禅

第十三回 种瓜得豆介甫恨 收非所种师生搏

第十四回 苏轼自嘲“杞菊餐” 子瞻吊民“雩泉饮”

第十五回 谣言啄伤司马光 勘审追踪独乐园

第十六回 吕惠卿背后插刀 王安石欲辩无词

第十七回 御史台千里追捕 苏子瞻悲歌人生

第十八回 圣上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之身

第十九回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更伤神

第二十回 曹氏临终救子瞻 艺伎魂牵梅花棚

大宋王朝第三卷·暮鼓斜阳

长篇历史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的洞察力

第一回 定惠院苏轼思过 临泉亭亲人聚首

第二回 揣圣意用兵西夏 受蒙蔽决战灵州

第三回 曲水流觞韩公宛 天降大哀独乐园

第四回 征师葬身永乐城 皇帝吐血宣德楼

第五回 暮鼓苍凉大内哀 梦境陆离赵顼惊

第六回 闻败讯司马中风 忧朝政君实上表

第七回 意未平安石著书 情难了尧桀入梦

第八回 东坡雪堂密友醉 赤鼻矶岸苏轼歌

第九回 王安石“凄怆江潭” 吴夫人“泪看黄花”

第十回 王苏聚会肝胆照 故友相逢情意深

第十一回 宰执大臣厮斗紧 病危皇帝忏悔迟

第十二回 福宁宫皇帝早逝 延和殿赵熙登极

第十三回 天汉桥司马亮相 春官居君实逃亡

第十四回 春官居司马摆宴 崇庆宫君实拒旨

第十五回 司马光罢废新法 章子厚争议殿宇

第十六回 别登州子瞻进京 探旧友老者讲史

第十七回 苏子瞻语出惊人 政事堂又起纷争

第十八回 星辰坠落安石卒 黄土覆掩黎庶吊

第十九回 悼介甫君实情真 作敕文子瞻意切

第二十回 司马府君实临终 政事堂老相长逝

第二十一回 人生坎坷终有尽 诗文浩瀚当长存

第二十二回 暮鼓哀鸣金兵入 汴京陷落北宋亡

汉武大帝：全3册

汉武大帝：1君临天下

楔子

第一章

惊天刺案动长安 刘彻请缨出京都

第二章

慧识忠勇赠虎鞶 谋出少壮擒元凶

第三章

刘彻远虑焚狱词 李广出奇却敌兵

第四章

金屋藏娇谈笑里 风雨化虹辩词间

第五章

登楼追远忧国政 帝后论人起锋争

第六章

尊儒策问正纲纪 上林不眠议国是

第七章

王婊书札言心事 刘彻细柳振军威

第八章

心怀高远拒风雨 积怨太深两情疏

第九章

张骞持节使西域 汉皇探心宴刘安

第十章

赵绾倾舟坠情网 祸起萧墙遇逆风

第十一章

公主明理救汉使 刘彻动情遇红颜

第十二章

汉皇韬晦待崛起 窦后锁眉愁烽火

第十三章

柏谷历险镌足痕 江南伐酋主沉浮

第十四章

盈泪出宫恨无语 思漫归京赴新程

第十五章

暮霭深秋残阳落 风雨关河看英杰

第十六章

不战屈兵平南叛 力主和亲谋北安

第十七章

闽越分国南藩定 永巷事发韩嫣倾

第十八章

静心自问思官品 开怀放眼选良才

第十九章

王恢巡边雁门郡 周风沐贤古雍城

第二十章

余吾水荡情爱曲 未央廷议析战局

第二十一章

马邑首战失地利 池阳闻报怒冲冠

第二十二章

痛追败因还自省 争宠尤人意难平

第二十三章

窦婴含恨辩朝堂 阿娇泄妒作巫蛊

第二十四章

引颈喋血巫蛊案 废后阿娇出椒房

汉武大帝：2汉武执鞭

第一章

东方朔怒斥董偃 张使君再征瀚海

第二章

卫将军初战告捷 长公主情发春华

第三章

沧桑尽在酒时语 风流当属情中人

第四章

瑞雪妙赋摇玉树 金麟嘤啼降皇廷

第五章

阿娇含泪诉积怨 卫后喜盈入椒房

第六章

血洒疆场志未酬 推恩狂飙振长缨

第七章

铁骑重击破楼烦 卫青封赏犒三军

第八章

主父弄波齐王府 淮南梦破推恩潮

第九章

汲黯判案公生明 刘彻护法义灭亲

第十章

阏氏凛然玉石碎 张骞倾泪归长安

第十一章

论官语中见官品 情怨话里识情操

第十二章

大将军负重出京 卫子夫遭嫉添愁

第十三章

霍去病漠南试剑 淮南王寿春布局

第十四章

龃龉始觉心隔远 佳气天赋麒麟情

第十五章

淮南平叛血雨飞 祭祖忧思立嗣急

第十六章

月夜遇刺蒙虚惊 情爱萌生公主心

第十七章

恃威联姻一厢愿 雨化云散两情结

第十八章

雄略谋通身毒道 风从上谷燃烽燧

第十九章

谈笑帷幄定战局 廷议重案见人心

第二十章

汲黯上谷查军情 去病祁连出奇兵

第二十一章

焉支山巅飞剑影 上林捷报扫浮靡

第二十二章

决战河西驰万马 旌指雁门动千军

第二十三章

干戈化帛定河西 瀚海染血泪雨飞

第二十四章

爱在英雄心事定 贷贳风波强项官

第二十五章

莽原见证山海誓 汉皇痴迷思倾国

汉武大帝：3天汉雄风

第一章

整饬盐铁诏官营 赏雪乐坊遇佳人

第二章

李广报国再请战 公主伤别痛阳关

第三章

大将军漠北布阵 霍去病北海扬威

第四章

李广刎颈泣神鬼 卫青抱愧念忠魂

第五章

温柔夜里倾国恋 无疆亭下伤情别

第六章

巡察风波漫朝野 秋雨玄甲哭骠骑

第七章

连环案毁两重臣 兴国计出双英杰

第八章

秋风辞载悲凉意 酎金案拷忠义心

第九章

上林悲风问心惆 阴山勒兵凌胡霜

第十章

嵩山群峰呼万岁 泰岳松涛恸哀音

第十一章

绝爱失爱各自痛 君情臣魂天地分

第十二章

香魂一缕随水去 思念不尽伴月来

第十三章

念罢美人又北顾 尊官贰师还西征

第十四章

两年受降成梦影 三载远征千马回

第十五章

天汉光照苏武志 战云搅动李陵心

第十六章

纵弟秽乱延年死 为友激辩太史冤

第十七章

错中错李陵蒙垢 忍上忍太史守志

第十八章

巫蛊又生宫闱乱 歧见远疏父子情

第十九章

相望无言亦无恨 林深山静心不宁

第二十章

落叶萧萧长安树 阴霾重重汉宫秋

第二十一章

卫后抱恨自裁去 父子反目动刀兵

第二十二章

刘彻痛思平叛误 燕王心随立嗣浮

第二十三章

霍光观画体君意 汉皇一怒斥红颜

第二十四章

钜定籍田感民意 轮台罪己明得失

第二十五章

恨满关河残梦断 情绝汉宫悲歌终

后记

唐太宗：全3册

唐太宗1（鹿逐中原）

内容梗概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唐太宗2（大治天下）

内容梗概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唐太宗3（百川归海）
内容梗概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明史演义
明史演义上
自序
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

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

第三回 攻城略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

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

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

第六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

第七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絷归绝粒

第八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

第九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

第十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

第十一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

第十二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

第十三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

第十四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

第十五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

第十六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枭擒雏南京献俘

第十七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

第十八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

第十九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

第二十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奸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第四十一回 白圭讨平郧阳盗 韩雍攻破藤峡瑶

第四十二回 树威权汪直窃兵柄 善谲谏阿丑悟君心

第四十三回 悼贵妃促疾亡身 审聂女秉公遭谴

四十四回 受主知三老承顾命 逢君恶八竖逞谗言

第四十五回 刘太监榜斥群贤 张吏部强夺彼美

第四十六回 入槛车叛藩中计 缚菜厂逆阉伏辜

第四十七回 河北盗横行畿辅 山东贼毕命狼山

第四十八回 经略西番镇臣得罪 承恩北阙义儿导淫

第四十九回 幸边塞走马看花 入酒肆游龙戏凤

第五十回 觅佳丽幸逢歌妇 罪直谏杖毙言官

明史演义下

第五十一回 豢群盗宁藩谋叛 谢盛宴抚使被戕

第五十二回 守安庆仗剑戮叛奴 下南昌发兵

征首逆

第五十三回 伍文定纵火擒国贼 王守仁押俘至杭州

第五十四回 教场校射技擅穿杨 古沼观渔险遭灭顶

第五十五回 返豹房武宗晏驾 祭兽吻江彬遭囚

第五十六回 议典礼廷臣聚讼 建斋醮方士盈坛

第五十七回 伏朝门触怒世宗 讨田州诱诛岑猛

第五十八回 胡世宁创议弃边陲 邵元节祈嗣邀殊宠

第五十九回 绕法坛迓来仙鹤 毁行宫力救真龙

第六十回 遘宫变妃嫔罹重辟 跪榻前父子乞私情

第六十一回 复河套将相蒙冤 扰都门胡虏纵火

第六十二回 追狡寇庸帅败还 开马市荩臣极谏

第六十三回 罪仇鸾剖棺正法 劾严嵩拼死留名

第六十四回 却外寇奸党冒功 媚干娘义儿邀宠

第六十五回 胡宗宪用谋赚海盗 赵文华弄巧忤权奸

第六十六回 汪寇目中计遭诛 尚美人更衣侍寝

第六十七回 海刚峰刚方绝俗 邹应龙应梦劾奸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箓 脱身羁绁怅断鼎湖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哱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缇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第九十回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殁卢象升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第九十八回 扰秦楚闯王僭号 掠东西献贼横行

第九十九回 周总兵宁武捐躯 明怀宗煤山殉国

第一百回 乞外援清军定乱 覆半壁明史收场

李自成：全4册

李自成（①天寒霜雪繁）

内容提要

北京在戒严中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潼关南原大战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义送摇旗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谷城会晤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崤函疑兵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卢象升之死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商洛潜伏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从北京到商洛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张献忠谷城起义
第二十九章
夫妻会师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北京的忧郁
第三十二章
商洛壮歌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汴梁秋色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杨嗣昌出京督师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张献忠与左良玉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李自成（②闻说真龙种）
内容提要
从商洛到鄂西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紫禁城内外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李自成星驰入豫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李岩起义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伏牛冬日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河洛风云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高夫人东征小记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燕山楚水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洪承畴出关
第三十八章
三雄聚会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辽海崩溃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项城战役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横扫宛叶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李自成（③长风驾高浪）
内容提要
再攻开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燕辽纪事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慧梅出嫁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袁时中叛变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朱仙镇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洪水滔滔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一败孙传庭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慧梅之死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汝宁会师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襄水奔流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烟波江南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二败孙传庭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威加海内归故乡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李自成（④风散入云悲）
内容提要

甲申初春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围城时刻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崇祯皇帝之死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李自成在武英殿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招降失败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决计东征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多尔衮时代的开始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兵败山海关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悲风为我从天来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太子案始末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巨星陨落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尾声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后记
胡雪岩
楔子
第一回 逢讨债怒气难平伸援手 救落水芳心不死弄轻舟
第二回 火驱寒有龄陋室说捐纳 人勤暖雪岩纸篓拣账单
第三回 死有梦火葬亡父西溪地 心皆迷瞎指职官城隍山
第四回 用心机送猫但求捐纳费 明大义赠佩为凑厚黑钱
第五回 寻嫁女月夜怆呼运河岸 违行规清早被逐开泰行
第六回 瞒开缺胡母挥鞭责浪子 谋实任大使让座遇故交

第七回 送密札盐大使改授粮台 看红灯扛包人竟成饿鬼
第八回 妓女院小杂役愧见坐办 天音房风流官喜逢侍人
第九回 办漕粮易地徒手借银票 救弱女扬帆怒目结亲情
第十回 闯公所解困游说尤掌舵 探秀园将错拜谒佘太君
第十一回 筠秀溪义理征服闹事者 床上镜春情惹恼多情人
第十二回 情与义两番缄劝王坐办 战还乱一船堵阻大运河
第十三回 谒钦差异水悲音行酒令 求靓女移花接木换男人
第十四回 得漕银借鸡生蛋让肥水 比算盘堆花剪彩兴钱庄
第十五回 乱纷纷借银存银讲诚信 甜蜜蜜亲妹嫁妹斗机心
第十六回 刹贪心略施小会收开泰 重信誉大展宏图益阜康
第十七回 净月庵兄弟俩喜还夙愿 湖州城花魁女早结珠胎
第十八回 悼亡堂贤婿初会怪二叔 益庆楼国人共指洋流氓
第十九回 购军火要挟汉斯得遂愿 问生丝访谈蚕农颇称心
第二十回 散定金麻子凶戾闹丝栈 梦雕舫二叔神奇疗烧伤
第二十一回 借快枪船舱偷情假小妹 图联手赌场暗阴庞二爷
第二十二回 庞家院安排高管问总管 上海滩聚合丝商斗洋商
第二十三回 苏绣行名花飞针绣极品 英租界领事低调谋生丝
第二十四回 探船班消息砥定生丝战 品螺蛳风味引出风流觞
第二十五回 松江畔有情人终成眷属 杭州城大贪官竟作流囚
第二十六回 上家法登徒子忍痛挨鞭 抗天灾胡雪岩临危受命
第二十七回 小包厢假话难为月下老 大围城重兵不禁俏娇娘
第二十八回 破杭州王有龄守城殒命 病留下胡雪岩痛友伤心
第二十九回 明诋毁忠义士当堂申辩 辨是非恪靖侯祭旗出征
第三十回 理善后药店择建大井巷 结同心小妹婚配上海滩

第三十一回 “八岁红”偷欢戏迷辱大佬 “元昌盛”恭服对手归阜康
第三十二回 当坐办巨商二度镇上海 任总督老帅全策复新疆
第三十三回 金銮殿起争执保海保塞 上海滩做手脚为钱为枪
第三十四回 做笼子洋无赖捏造奥尔 讨凭证皇近亲打点衙门
第三十五回 度假村洋经理近色丧胆 土城子左湘侯闻炮惊心
第三十六回 锦绣园三姨太花容失色 北京城众公卿冷面含威
第三十七回 连环套胡相公频施巧计 单打一宝二爷大逞威风
第三十八回 游杭州宝二爷春心漾漾 定北漠梁书办气息奄奄
第三十九回 辩朝堂雪岩走马紫禁城 憎机括芙蓉锁困红芸院
第四十回 游豪宅美人棋学士惊艳 吃年饭时尚装娘姨不屑
第四十一回 除夕夜小欢哥淫乱暴死 薄暮中大老板走私阴藏
第四十二回 抱着愧原状安抚秦少卿 生隔阂温言气坏尤小妹
第四十三回 办交涉官府讨了洋鬼子 压丝价内外夹击杭铁头
第四十四回 赶寿诞马蹄踏碎全福梦 陪总督机器留难离散心
第四十五回 郭皇亲推心置腹弹火气 左湘侯殚精竭虑小危机
第四十六回 招招狠毒阜康爆发挤兑 句句谎骗美女开展进攻
第四十七回 说公卿赶尽杀绝分巨富 奉圣旨追魂夺命役孤盆

蒙古帝国：全4册

蒙古帝国：①鹰击长空

代序 烟花在星空绽放

第一章 草原美人孛儿帖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第二章 月圆有缺时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第三章 凋零的“薰衣草”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四章 阳光与阴霾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第五章 我心相随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六章 雄风·烈马·号角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七章 合兰真大战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第八章 祺儿的心事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九章 青 锋 剑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十章 撒满珍珠的草原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第十一章 陈兵居庸关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第十二章 攻陷中都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第十三章 喋血城垣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十四章 梦里故国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第十五章 神鹰曲，鹰之旅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十六章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蒙古帝国：②狂飙西进
第一章 蒙古高原的风暴
壹
贰
叁
第二章 幽兰，为你一生绽放
壹
贰
叁
第三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壹
贰
叁
第四章 伽勒伽河之战
壹
贰
叁
第五章 巧计避祸殃
壹
贰
叁
第六章 人算·天算·胜算
壹
贰
叁
第七章 最毒妇人心
壹
贰
叁
第八章 斡罗斯烽火
壹
贰
叁
第九章 燃烧的多瑙河

壹
贰
叁
第十章 谁 主 沉 浮
壹
贰
叁
第十一章 汗 位 之 争
壹
贰
叁
第十二章 雄 视 欧 亚
壹
贰
叁
蒙古帝国：③皇皇盛世
第一章 冲出地平线
壹
贰
叁
肆
伍
第二章 大理烟云洱海雾
壹

贰
叁
肆
伍
第三章 风雨飘摇的金莲川幕府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四章 血战钓鱼城
壹
贰
叁
肆
伍
第五章 兄弟阋于墙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六章 首鼠两端的李璮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七章 真金崭露头角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八章 义利之争
壹
贰
叁
肆
伍
第九章 皇室风云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十章 拉开统一战争的序幕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十一章 一江挽歌东流去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十二章 垂死挣扎

壹

贰

叁

肆

第十三章 大厦将倾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十四章 零丁洋里叹零丁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十五章 圣朝崛起在东方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十六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壹
贰
第十七章 大元风雨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十八章 天人永隔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十九章 永远的中国
壹
贰
叁
肆
伍
蒙古帝国：④帝国余晖
引子 刺迪夫之死
第一章 传说中的绿林好汉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二章 人生第一场豪赌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三章 东 山 再 起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四章 成就霸业第一步
壹
贰
叁
肆
第五章 金星塞西娅
壹
贰
叁
肆
第六章 止 战 之 殇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七章 征服，再征服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柒
捌
玖
拾
第八章 帝国的巅峰
壹
贰
叁
肆
第九章 魂 之 挽 歌
壹
贰
叁
肆

伍
第十章 咎 由 自 取
壹
贰
叁
肆
伍
陆
第十一章 最后的统一
壹
贰
叁
肆
尾声 燃放在帝国星空的最后一束烟花

少年天子
内容简介
引子
一
二
第一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二章
一
二
三
四
第三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四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五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六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第七章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八章
一
二
三
四
五
武则天：全三册
序:女性题材的开掘与作家的人文视野
上卷：凤鸣天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中卷：君临九州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下卷：凤凰涅槃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后记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雕弓天狼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第一回 瘦西湖他乡逢故知 天光楼布衣窘官宦
第二回 虎踞关冤家巧聚头 人市口小童偶作

戏

第三回 赈粮难筹敲山震虎 往事堪忆潦水烟沙

第四回 桃花渡口故地寻旧 微服皇子误宿黑店

第五回 狭路相逢鬼魅相斗 猢狲用智孩儿倒绷

第六回 钝书生误投虎狼穴 奸翁婿设计谋人命

第七回 情场潦倒栖身古刹 文士热中闲论时艺

第八回 大觉寺虚情哭假友 畅春园贤臣说弊政

第九回 畏艰途能吏辞重任 清库银明君呈愁颜

第十回 刻薄贝勒恶宴刁客 硬弓射鸟鞭骡马惊

第十一回 冷面王夜宿江夏镇 热肠郎仗义铲不平

第十二回 讨没趣溜须碰硬壁 恶作剧拍马踏筵席

第十三回 畏阅墙胤祥争出头 敲木钟御苑学驴鸣

第十四回 明庭训胤禛戒子弟 献良策小酌试才人

第十五回 清库银贝勒晋王位 观贵相王子延妖人

第十六回 怀叵测乱言天子气 泄私意胤辱大臣

第十七回 放厥词浪子受鞭责 明是非慈父行家法

第十八回 议巡狩起心废国储 拒谏诤太子抖威风

第十九回 庸太子中流辍桨舵 邬思道智鉴识皇心

第二十回 背水一战英雄讨债 功亏一篑釜底抽薪

第二十一回 拼命郎酒肆会弱女 菩萨王刑堂接皇差

第二十二回 冷胤禛初萌登龙志 热胤禩知难退激流

第二十三回 皇帝失意悠游巡幸 群雄逐鹿煞用心机

第二十四回 情重阿哥情牵一线 昏懦太子昏夜失道

第二十五回 大故骤起波浪翻涌 风云色变鱼鳖惊慌

第二十六回 蓄险心胤禔进密言 抱恶意移祸社稷臣

第二十七回 落井下石诚王摇舌 杯弓蛇影雍王惊心

第二十八回 邀功名叔侄存芥蒂 拦乘舆孤臣逞强项

第二十九回 谣诼四起帝辇纷乱 指挥若定王府划策

第三十回 嘉兴楼侑歌警痴人 上书房厉声斥妄言

第三十一回 意难消存心欺君父 稳大局复辟再还宫

第三十二回 颠倒口令福儿驯马 淆乱视听胤祥谈诗

第三十三回 斗蟋蟀兄弟犯口舌 有恻隐救弱浣衣局

第三十四回 换谋略八府整旗鼓 说天命四王立门户

第三十五回 谒廷臣年羹尧入觐 破贼穴江夏镇遭焚

第三十六回 行诈谋胤禛稳阵脚 遵密令福儿访当铺

第三十七回 明修栈道雅令赏雪 暗度陈仓恶擒魑魅

第三十八回 抢功劳胤礽枉行权 殉气节紫姑染黄泉

第三十九回 皇心不测宠辱难辨 玲珑机宜暗布间谍

第四十回 祸转福谏说齐家道 仆变主李卫入宦途

第四十一回 慊吏治胤禛嗟世路 恨不肖二次废太子

第四十二回 重雾漫幛歧路彷徨 密云未雨智士观局

第四十三回 忙党争孝子忘母寿 对陵丘兄弟叹世情

第四十四回 鼙鼓西震兵败青海 警钟东应八王用谋

第四十五回 邬思道精微析时局 二阿哥囹圄盼将军

第四十六回 忠王掞忠谏讽胤禛 烈郑氏烈殒答胤礽

第四十七回 十四阿哥拜帅西征 十三阿哥缧绁逢兄

第四十八回 鄂伦岱倒戈回帝都 康熙帝染恙中和殿

第四十九回 雍亲王撤差担惊忧 隆科多受命入穷庐

第五十回 邬思道当机决大事 康熙帝寿终赴泉台

第五十一回 丰台营胤祥夺兵权 畅春园雍正登大宝

第五十二回 高鸟已尽良弓宜藏 书生明哲克保全身

雍正皇帝·九王夺嫡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 关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第三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丧 乌雅氏柩前正位号

第四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第五回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第六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第七回 吃晶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第八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第九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第十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谳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宫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第二十一回 吃胙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袴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询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禵遭贬斥

第二十八回 孤孀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阄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囤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态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第四十一回 史贻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雍正皇帝·恨水东逝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第一回 孤弱女羁押归京师 守陵督客旅逢异人

第二回 贾道士挟术演神技 李制台行医救畸零

第三回 黑嬷嬷闲说江湖道 奉天王违制进京华

第四回 澹宁居雍正会风尘 畅春园飞语惊帝心

第五回 谆谆语旧主慰旧僚 关关情仇兄会仇弟

第六回 情怡王情说囹圄人 雄心主雄谈治世图

第七回 心意不投引娣抗颜 背水一搏密室划策

第八回 隆科多贬官忧罪谴 廉亲王晤对侃治术

第九回 李巨来沽清判遗案 宝亲王奉诏下江南

第十回 政见不一黑猫黄猫 志趣相投无情有情

第十一回 巡河防风雪会故交 论政治歧道天津桥

第十二回 钱师爷幕府展狡计 贾士芳酒肆逞异能

第十三回 悌党争枢臣谋善策 怀私意诸王议整顿

第十四回 揣叵测弘时会庄王 狱文字名士遭奇辱

第十五回 世袭王庙见消意气 雄猜帝朝会颁新政

第十六回 论朋党明堂起纷争 弹幸臣允禩闹龙庭

第十七回 赫然天威雍正惩弟 怀刑畏祸弘时下石

第十八回 弥反侧议政清梵寺 念亲情允禵蒙宽典

第十九回 活出丧贝勒逃命劫 承严旨廉王遭抄检

第二十回 感途穷允禩散余财 统全局雍正息狱谳

第二十一回 妙手空空投诗报惊 天潢贵胄巡视粥棚

第二十二回 仁义皇子挫强救弱 诰命夫人闲说邪教

第二十三回 督署堂李卫设祖饯 驿馆店大员互攻讦

第二十四 回察吏情弘历巡河务 抗酷政秀才罢科考

第二十五回 感皇恩抚台效孤臣 恪圣道学台纵首犯

第二十六回 风涛黄水弘历遇险 同舟共济倩女显能

第二十七回 槐树屯阿哥尝果报 析案情手足惊相残

第二十八回 遮掩周张信口雌黄 曲心魑魅随意酬唱

第二十九回 避暑庄君臣论世情 热河宫乾纲抑党争

第三十回 弄神通道士疗沉疴 逞巧智阿哥迁家奴

第三十一回 八福晋撒泼闹御苑 乔引娣承恩会旧情

第三十二回 贾道士蒙宠入宫闱 废太子染恙归大梦

第三十三回 雍正帝苛察论人心 诚亲王政暇娱府邸

第三十四 回俞鸿图得意忘形骸 雍正帝折节抚远臣

第三十五回 慰名臣妾庶封诰命 析谣言父子生疑猜

第三十六回 隆科多囚狱告御状 雍正帝冥筵明孝心

第三十七回 杀名优皇帝严宫禁 诛妖僧士芳邀恩宠

第三十八回 庸阿哥暗会落难生 失意客撒手绝尘嚣

第三十九回 莽张熙游说西宁城 智东美苦肉诳真情

第四十回 泄郁忿再兴文字狱 明心志颠倒奇料理

第四十一回 意未尽怡亲王骑鲸 情恋误雍正帝种祸

第四十二回 举丧嬉戏允祉削位 奉旨还京都院训顽

第四十三回 考校刑讯啼笑皆非 名臣强项片语释怀

第四十四回 文盘武功弘历纳士 持正割爱弘时被擒

第四十五回 义灭亲挥泪诛亲子 勤躯倦忧时托政务

第四十六回 当断不断畏祸失机 邪道伏诛血溅红楼

第四十七回 烽火起西疆再传惊 神思昏御苑扰邪祟

第四十八回 军情失利边将讳败 亲情乍变鸷君堇忧

第四十九回 鼎丹烛影千古谜案 白虎玉兔同赴大真